三联苏俄经典文学译著

（套装15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母亲

家事

赌徒

少年

烟

当代英雄

沙宁

十月

罗亭

死魂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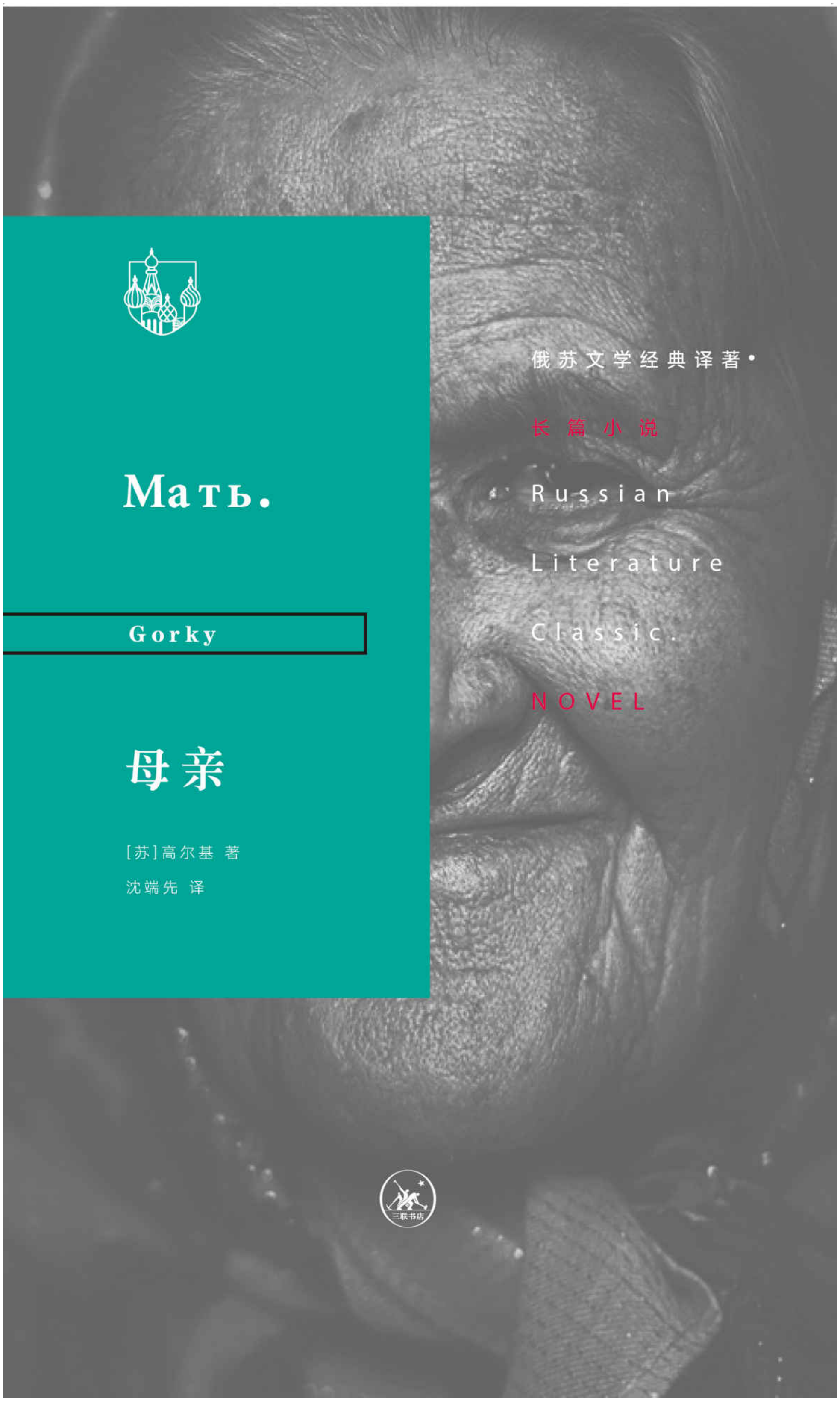
叶甫盖尼·奥涅金

复活

贵族之家

毁灭

诸神复活：雷翁那图·达·芬奇传


Мать.
Gorky
母亲
[苏]高尔基 著
沈端先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母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苏）高尔基著；沈端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02-5

Ⅰ．①母…　Ⅱ．①高…　②沈…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985号

责任编辑　韩瑞华

封面设计　樱　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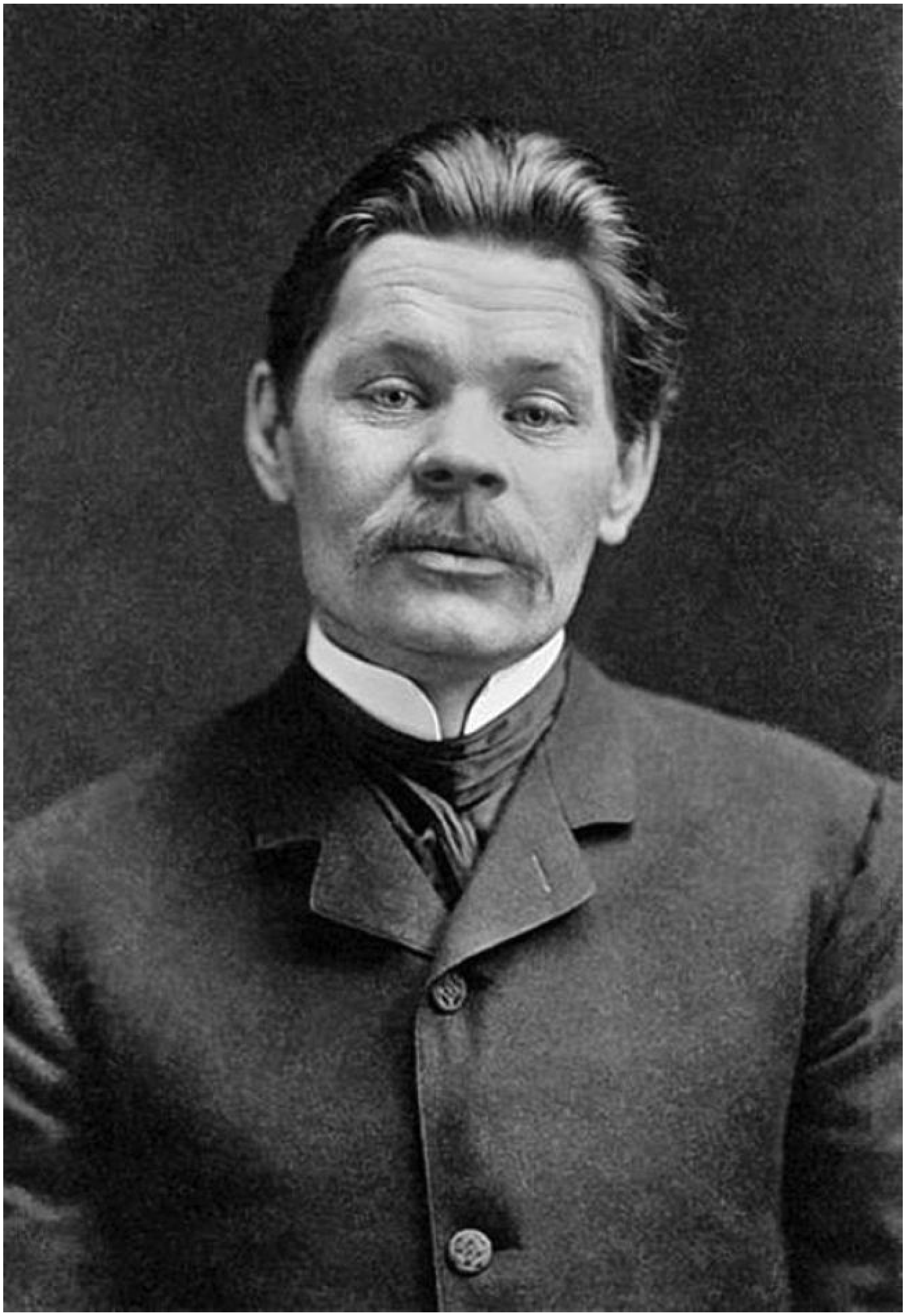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359千字



高尔基

目 录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

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

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

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

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

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张亚权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外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第一部

一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那些脸色阴郁、睡过觉却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听见这吼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没有铺修的道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汽的怨怒声。高高的黑色烟囱，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火红的霞光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疲倦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从自己的胸膛里，将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他们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露着饥饿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生气，甚至还有几分高兴——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即将得到休息的愉悦和烟雾腾腾的小酒铺里的欢乐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每逢假日，他们睡到十点左右，有家室的中年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责骂对教堂漠不关心的年轻人。他们从教堂回

来，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长年的积劳使他们失去了食欲，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拼命喝酒，用烈酒来刺激胃口。

傍晚，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荡。有套鞋的，即使没有泥泞，也把套鞋穿上；有雨伞的，即使出太阳，也把雨伞拿着。

他们相遇的时候，总是谈论工厂、机器，咒骂工头。他们所谈所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情。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迟钝的头脑偶尔也闪出几星火花。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动辄挥拳殴打她们。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极度劳累的人很容易喝醉，酒醉后，一种病态的莫名的积愤在胸中翻腾，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烦躁心情的机会，他们就紧紧抓住不放，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厮打起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重残，甚至闹出人命。

潜藏在内心的仇恨成了人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感情，这种感情和无法消除的筋肉疲劳一样，由来已久。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疴。它如影随形，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盲目的残酷勾当。

在休息的日子里，年轻人直到深夜才回家，他们有的衣服撕破了，浑身污泥和尘土，鼻青眼肿，但还幸灾乐祸地夸耀伙伴如何饱尝了自己的拳头；有的因为受了屈辱，怒气冲冲，或挂着委屈的眼泪。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露出一副副可怜相，既不幸又令人讨厌。有时，一些年轻小伙子是被他们的父母硬拉回去的。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

或者在酒店里面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便破口大骂，用拳头朝儿子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回家后，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像浑黑的溪水流过似的在空中怒号起来的时候，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他们虽然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同样酗酒和打架，也被他们父母殴打。生活向来就是这样的——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年复一年，平坦徐缓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想所做的都是老一套。所以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有时候，也有些外来人到工人区来。起初，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后来，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过的地方，便稍稍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消失，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大家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的。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有时候，陌生人中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闻所未闻的事情。大家也不和他们争论，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谈论。他们说的话，激起了一些人盲目的愤怒，引起了另一些人模糊的焦虑，使第三种人由于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淡淡的希望而惴惴不安。他们为了排遣那种不必要的、妨碍他们的焦虑不安，便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要是发现外来人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工人区的人们就长久地难以容忍。他们对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本能的戒心。他们确实

害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投入他们的生活，从而破坏这种极其无聊的生活常规，这种生活虽然凄苦，但总还算安定。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对他们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他们并不期待任何好的变化，他们认为一切变化只能更加加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躲开那些讲述新事物的人们，后者就只好离开，再流浪到别的地方，要是留在工厂，如果不能和这工人区所有的人融为一体，那他们就只能孤单地生活……

一个人这样活上五十来年就死去了。

二

钳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这样生活着。他是一个毛发浓密、面色阴郁、眼睛细小的人；他那双眼睛从浓眉下面看人的时候，总带着猜疑的神情和不怀好意的冷笑。他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是工人区头号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怕他。有时候，他们想要打他，但是都没有打成。弗拉索夫看见有人要来打他的时候，便抓起石头子、木板或铁块，两腿宽宽地叉开，一声不响地等待着他的对手。他那张从眼睛直到脖颈长满了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大家感到恐惧。他的眼睛尤其令人害怕——细小而又尖锐的眼睛，好像钢锥一般刺人，凡是和他的目光相遇的人，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身上有一股野蛮的力量，他无所畏惧，会随时无情地殴打别人。

“给我滚开！混蛋！”他用低沉的声音喝道。从他满脸的浓须里面，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想打他的人胆怯而又悻悻地回骂几句，就纷纷走开了。

“混蛋！”他朝他们身后短短骂了一声。他的眼睛讥诮地闪射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光芒。然后，他挑战似的伸直脖颈，跟在他们后面喊道：

“来！谁想找死就滚过来。”

谁也不想找死。

他平时言语不多，“混蛋”是他常用的字眼。他用这两个字称呼工厂里的上司、警察，也用它呼唤妻子。

“你这混蛋！没看见吗？裤子破了。”

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十四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想揪住儿子的头发来回摇晃，但是儿子抓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单明了地说：

“不准动手……”

“什么？”父亲问，一边走近瘦长的儿子，像阴影移近白桦树似的。

“够了！”巴维尔说，“我再也不愿忍受了……”

说罢，他扬起铁锤。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把毛茸茸的手放到身后，冷笑说：

“好哇……”

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补充说：

“嗨，你这个混蛋！……”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

“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巴什卡[1]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问。

“不要你管，混蛋！我去找个姘头……”

他并没有去找姘头，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他有一条和他长得一样壮实而多毛的大狗。那狗每天都伴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每逢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逛逛。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好像要寻找人似的用眼睛扫视着别人的脸。那狗拖着长毛大尾，从早到晚跟在他的后面。他每次回到家里都喝得醉醺醺的，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他不打也不骂那条狗，但从来也没有爱抚过它。吃完晚饭，要是妻子不及时过来收拾，他就把碗碟从桌上摔到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使人忧郁的低沉的声音哀号似的哼着歌。那凄惨难听的声音，含糊不清地从他唇髭里发出，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震落了下来，他便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独自哼唱着。歌词没人能听懂，字音拉得挺长，曲调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或者把头伏在桌上，就这样一直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狗也躺在他的身边。

他是患疝气病死的。在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乱滚，他紧闭着眼睛，咬得牙齿咯咯作响。有时他对妻子说：

“给我拿些砒霜来，把我毒死算了……”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治疗，而且说必须动手术，要当天就把病人送进医院。

“滚他妈的，我自己会死的！……混蛋！”米哈伊尔喑哑地说。

医生走后，他的妻子流着眼泪劝他去做手术，但是他握紧拳头，威吓她说：

“我好了，对你没有好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人们上工的时候，他死了。他张着嘴躺在棺材里，但是怒冲冲地紧锁双眉。他的妻子、儿子、狗、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给他送葬。他的妻子低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遇到棺材，就停下来画着十字，相互谈论着：

“他死了，佩拉格娅兴许会非常高兴的……”

有些人纠正说：

“不是死了，是玩儿完了……”

埋了棺材，人们都走了，但是那条狗没有离开，坐在刚掘起的泥土上，一声不响地在坟上嗅了许久。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

[1] 巴维尔的卑称。

三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对着房门的右墙角，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冲母亲大声喊道：

“拿晚饭来！”

母亲走到他身边，和他并排坐下，把他的头搂到自己的怀里，抱着他。他用手撑着她的肩反抗着，嘴里喊道：

“妈，快些！……”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了他的反抗，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我还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喝醉。伏特加使他身子发软，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在他脑子里不断发出一个问题：

“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里的悲伤使他感动。他想哭，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他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摩着他汗湿了的蓬乱的头发，轻轻地说：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

他开始感到恶心了。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到床上，用一块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稍稍清醒一些，但是他觉得身体下面和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波浪起伏一般在晃荡。眼皮变得很重，嘴里感到一种难受的苦味。他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胡乱地想道：

“看起来，在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事儿，我却觉得恶心……”

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你怎能养活我呢……”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知道，除了酒店，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遣。但是，她仍然说：

“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父亲已经替你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些悲哀而温存的话，巴维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像没有母亲这个人似的，她沉默不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巴维尔因为不愿意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现在，他渐渐清醒过来，凝视着她。

她长得很高，有点驼背，被长年累月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坏了的身体，活动时没有一点声响，走起路来稍稍侧着身子，好像总担心撞着什么东西似的。宽宽的、椭圆的脸上刻满了皱纹，还有点浮肿，黑色的双眼，像工人区大多数妇女一样，带着哀愁不安的神情。

右眉上面有一道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稍稍有点往上吊起，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高一点，这使她的面孔具有一种似乎总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神态。在浓密的黑发里已经有了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都显得悲哀和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滚下来。

“不要哭！”儿子低声央求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冰水来……”

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她低头看着他，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水舀儿在手里颤抖着，冰块轻轻地碰击着铁水舀儿。她把水舀儿放在桌上，默然地跪到圣像前面。从玻璃窗外传来了醉鬼们的吵闹声。在秋天薄暮的潮湿空气里，手风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在高声唱歌，有人在用下流话骂街，恼怒而又疲乏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弗拉索夫家小小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比从前安宁、平静些，同工人区别的人家相比，也有点不同。他们的房子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个不高的陡坡旁，坡下是一片沼泽地。厨房与用薄板和它隔开的一间母亲的小卧室，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房间，在一个角落放着巴维尔的床，对着屋门的右墙角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衣柜，柜顶的一面小镜子，一口衣箱，一架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幅圣像——就这么些家当。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维尔都有了——买了手风琴、胸部浆得笔挺的衬衫、鲜艳的领带、套鞋、手杖。他和同年岁的青年一样，参加晚上的聚会，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假日，他喝醉了

回来，而且总是非常难受。早上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头痛，烧心，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昨天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的烦躁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我还不如去钓鱼呢，要不，去买一支猎枪。”

他干活很卖劲，既不旷工，也没有挨过罚。他沉默寡言，一双和母亲一样的蓝色大眼睛，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他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他明显地离开了大家所走的那条老路：很少参加晚上的聚会，休息日虽然也出去，但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非常留心地注意他，觉察到儿子黝黑的面孔渐渐变尖了，眼神越来越严肃，嘴唇闭得特别紧。仿佛他由于什么事情在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朋友来找他，现在因为在家里总碰不到他，他们也就不来了。母亲看见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是当她注意到他正一心一意地离开生活的暗流向一旁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里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夫卢沙[1]！你身子骨兴许不舒服吧？”她有时候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你太瘦了！”母亲叹口气说。

他开始带一些书回来，读书的时候尽量不让人发现，读完书，立刻藏起来。有时候，他从小册子里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的纸上，写

好后，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谈话，见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喝完早茶就去上工，中午回来吃饭，饭桌上，他们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饭又走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仔细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看自己的书。在休息日，他一早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有时是去看戏，但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找他。时间一天天过去，她觉得儿子的话越来越少了，同时她还发觉在他的话里有时出现一些她所不懂的新字眼，而她听惯了的粗野的、不堪入耳的话，却从他的谈吐中消失了。他的举止中也有许多引起她注意的小节：他不再讲究打扮，开始更加注意身体和衣服的清洁，他的步履变得较为大方、矫健，外表也变得比较朴实、和蔼了——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焦虑不安的关注。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也有些新的变化：他有时候打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亲自动手整理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想尽量减轻母亲的操劳。在工人区谁也不这样做。

有一次，他拿回来一张画，把它挂在墙上。画上的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又兴冲冲地向什么地方走去[2]。

“这是复活了的基督到以马忤斯去。”巴维尔解释说。

母亲很喜欢这张画，但是她心想：

“你尊敬基督，可又不到教堂去……”

在他的木匠朋友替他做的漂亮书架上，书渐渐多起来了，房间也收拾得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叫她“好妈妈”，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她说：

“妈妈，我回来迟一点，请不要担心……”

这使她很高兴，儿子的谈吐给她一种严肃而又坚定的感觉。

但是她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在不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她的心情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被搅得更加惶恐不安了，因为她预感到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有时候母亲对儿子产生了不满情绪。她想：

“别人都像个人，他却像个出家人。他太老成了，和他的年纪不相称……”

有时候，她又想：

“兴许是他结交了什么姑娘吧？”

但是，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差不多把全部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时间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去了。奇怪而沉默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日益增多的担忧，在这种生活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

---

[1] 巴维尔的爱称。

[2] 是据《圣经》故事画的一幅画。按《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三日后复活，前往加利利，途经距耶路撒冷二十五里的以马忤斯村时，遇到两个门徒正在议论耶稣被害和复活的事儿，耶稣便在他们面前显灵，证实自己确已复活，并与他们同行。

四

有一次吃过晚饭，巴维尔放下窗帘，在屋子一角坐下，把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就读起书来。母亲收拾了碗碟，走出厨房，小心地走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1]！我随便看看！”她急忙说道，难堪地皱皱眉头走了出去。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一副陷入沉思、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洗干净手，又走到儿子身边。

“我想问问你，”她轻声说，“你老是在看些什么书呀？”

他把书合起来。

“好妈妈，你坐下……”

母亲笨重地在他身旁坐下，直着腰，神情贯注地期待着会听到什么重大的事情。

巴维尔没看着母亲，不知为什么用非常严峻的口气低声说：

“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止看，是因为这些书说出了我们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些书都是偷偷地秘密印刷的，要是从我这儿查到这些禁书，就会抓我去坐牢，让我坐牢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你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眼睛望着儿子，觉得儿子好像是个陌生人。他的声音也不一样了，变得低沉、有力而又响亮。他

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奇怪地皱眉凝视屋子的角落。她替儿子害怕，而且也可怜他。

“你为什么这样干呢，巴沙？”她说。

儿子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用平静的语调低声回答说：

“我要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眼睛放射出执拗的光辉。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可怕的事业。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不可避免的，她已经惯于不假思索地听天由命。现在，在她充满痛苦和忧伤的心里，找不出什么话可说，她只有低声地哭泣。

“不要哭！”巴维尔温存地低声劝说，但是母亲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你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可你过过一天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明白了，爸爸是在你的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不知道这痛苦是怎么产生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做起，现在，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母亲怀着又恐惧又很有兴致的心情听着。儿子的眼睛放射出美丽明亮的光芒。他把胸口抵住桌子，向母亲靠近了一些，直对着她泪痕斑斑的面孔，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他用青春的全部力量，用一个因为有知识而自豪并虔诚地信仰这些知识中的真理的学生的热忱，说出了他所理解的一切。他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母亲听，不如说是想对自身做一番考查。有时候想不出适当的词，他就停下来，这时，他看见自己面前那张悲哀的脸，脸上那对和善的眼睛饱含着泪

水，目光黯淡。她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和惶惑的神情。他可怜自己的母亲，他又重新开始说了，但这时谈的已是关于母亲的事，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你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里，有什么值得妈妈怀念的呢？”

她听着并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心里掀动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的感情波澜。这种感情温存地抚慰着她创伤累累的心。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谈论她本人，谈论她的生活，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忘却的朦胧的思想，轻轻吹燃了已经熄灭的对生活隐隐不满的感情，这是遥远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和感情。她曾和女伴们谈到过人生，每次谈的时间都很长，而且谈到生活的一切方面，但是大家，连她自己在内，只是埋怨，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这样艰难困苦。但眼下她的儿子坐在她面前，他的眼神、脸上的表情和他所说的话，这一切都触动着她的心灵。她为有这样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痛苦并怜惜她的儿子而心里充满自豪。

做母亲的向来不会有人怜惜。

这她是知道的。儿子所说的有关妇女生活的一切，都是令人伤心的、她所熟知的事实。她百感交集，胸中漾起一层微澜，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使她感到温暖。

“那究竟想干什么呢？”母亲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要学习，然后再教别人。我们工人应该学习。我们必须知道，必须懂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样苦。”

母亲高兴地看到，他那双一向认真而严厉的蓝眼睛，现在竟露出了和蔼亲切的目光。在她脸颊上的皱纹里虽然还闪着泪珠，但她的嘴角已露出满意而又温柔的微笑。一种双重感情在她心中起伏，她为儿子能把生活的悲苦了解得这样清楚而感到自豪，但她不能忘记儿子还很年轻，也不能忘记他的谈吐与众不同，而且儿子还决心一个人去对这种她和大家所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抗争。她很想对他说："亲爱的，你能干出些什么呢？"

但是她担心这样会妨碍她对儿子的欣赏，他在她面前突然变得这样聪明……尽管对她又有点陌生。

巴维尔看见母亲嘴上的微笑、脸上专注的表情，以及眼睛里的慈爱，他觉得似乎他已经使母亲了解了他所说的真理，于是，年轻人那种对自己的语言力量的自豪，使他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他兴奋地说着，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有时他的话里还流露出仇恨的感情。当母亲听到这种仇恨的铮铮有力而又激愤的言论时，惊恐地摇着头，低声问儿子：

"真是这样吗，巴沙？"

"真是这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接着他对母亲谈起了那些愿为人民造福而在人民中传播真理的人，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像捕捉野兽一样将他们逮捕、投入监狱或流放去服苦役……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满怀激情地扬声说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些人在她心里引起了恐惧，她又想问儿子："真是这样吗？"

但她没有问出口，只是屏息静听儿子讲她所不了解的人的事迹，正是他们教会她的儿子去谈论和思考对他如此危险的事。后来，她终于对他说：

“天快亮了，你还是躺下睡一会儿吧！”

“好，我这就躺下！”他答应说。接着，他向母亲凑过身去，轻轻地问道：“你懂我说的话吗？”

“懂！”母亲叹了口气答道。眼泪又从她的眼里滚落下来。她抽搭了一声，补了一句：“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他站起来，在房里踱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样，我在做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现在你都知道了，我全对你说了！母亲，你既然爱我，我请求你不要妨碍我！……”

“我亲爱的！”她大声说道，“也许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拿起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双手中。

他用充满热情的力量叫出来的那声“母亲”，使她非常震惊，还有这种握手也非常新奇。

“我绝不妨碍你！”她断断续续地说，“只不过你要当心自己，要当心！”

她并不知道要当心什么，只好忧虑地补充了一句：“你越来越瘦了……”

她把亲切温存的眼光凝注在儿子强壮匀称的身体上，匆匆地轻声说：

“上帝保佑你！我不会妨碍你的，你过你自己愿意过的生活吧。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多加小心，不要随便对人说！对别人一定要提防着点，人和人都在相互地仇恨！他们又贪心又嫉妒，都喜欢干坏事。你要是去撕破他们的脸皮，说他们不好，他们就会恨你，害你。”

儿子站在门口，听着这番忧心忡忡的话，等母亲说完，他含笑说道：

“是的，人们是很坏。但自从我知道世界上有真理以后，我觉得人们就变好些了！”

他又微笑了一下，继续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时候所有人我都怕，长大了，便恨他们，对有些人恨是因为他们卑劣，而对有些人恨，我却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但就是恨！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怜惜他们还是怎的呢？我闹不清，但自从我知道人们的丑恶并非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后，我的心就软下来了……”

他沉默了，好像在倾听自己的心声，过了一会儿，他沉思般地低声说：

“真理是多么有力量啊！”

母亲看了他一眼，轻声说：

“主啊，你变得真叫人担心！”

等他躺下睡着后，母亲小心地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巴维尔仰面躺着，白色的枕头上清晰地衬托出他那黝黑、倔强而又严厉的面孔。母亲只穿着一件衬裙，赤着脚，两手按在胸口，站在他的床边，她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从她眼睛里均匀地慢慢流出一滴一滴混浊的大泪珠。

---

[1] 巴维尔的爱称。

五

他们母子俩又开始默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

有一次，在一周中的一个假日，巴维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

“星期六城里有客人来。”

“从城里？”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噎起来。

“我说好妈妈，这是怎么啦？”巴维尔不满地大声问。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叹着气说：

“我不知道，就是这样……”

“是害怕吧？”

“害怕！”她承认。

他俯身对着她的脸，像他父亲那样气冲冲地说：

“就因为害怕，我们大家才走投无路！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人，看见我们害怕，就变本加厉地恐吓我们。”

母亲哀伤地恸哭着大声说：

“你不要发火！我哪能不害怕呢？我害怕了一辈子，心里装满了可怕的事。”

儿子用比较温和的口气低声地说：

“妈妈，原谅我，没有别的法子！”

说完，他就走了。

这三天她只要一想起一些可怕的陌生人要来，就吓得心惊胆战。儿子现在所走的道路，正是他们指点的……

星期六傍晚，巴维尔从厂里回来，洗了脸，换过衣服，又要出去的时候，眼睛也不看母亲，说：

“客人要是来了，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无力地坐到长凳上。儿子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建议说：

“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句话使她感到不高兴，她不同意地摇摇头说：

“不。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十一月底的时候。白天在冰冻的地上落了一层细粒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听见儿子出去后，雪在他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浓重的暮色，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玻璃窗上，怀着敌意在窥伺着什么。母亲坐着，两手撑在凳子上，眼睛盯着门，她在等候……

她觉得，在黑暗中，好像有些衣着奇怪的坏人，弯着腰，东张西望，从四面八方悄悄地朝这座房子走来。果然有人已经在房子周围走动，用手在墙上摸索。

可以听见口哨的声音。这口哨声委婉而哀怨，好似一股细流在寂静的空气里回荡，它沉思着，在无边的黑暗中徘徊，仿佛在寻找什么，渐渐地接近了。突然，这声音在窗下消失，就像钻进了木墙似的。

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母亲战栗了一下，紧张地竖起眉毛，站了起来。

门开了。最初，一个戴着毛茸茸的大皮帽子的头伸进了屋子，接着，一个身材修长的人弯着腰慢慢钻了进来。他伸直了身体，不慌不忙举起右手，粗声粗气地舒了口气，用低沉浑厚的胸音说：

“晚上好！”

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巴维尔不在家吗？”

来人从容地脱下皮外套，抬起一只脚，用帽子拂去长筒靴子上的雪，接着又把另一只脚上的雪拂去，然后把帽子扔到角落里，迈开两条长腿，一摇一摆地走进房来。他走到椅子旁，细细察看了一番，像是要弄清这张椅子是否牢靠，最后才坐了下来，用手掩住嘴巴，打了一个哈欠。他的脑袋圆圆的，头发剪得很平整，两颊刚刮过，长长的唇髭往两边下垂着。他用那双突出的灰色大眼睛，把屋子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在椅子上摇晃着，问道：

“这房子是您自己的，还是向人家租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回答说：

“是租的。”

“这房子不怎么样。”他议论道。

“巴沙马上就回来，请您等他一会儿！”母亲低声挽留他说。

“我是在等他呀！”高个子平静地答道。

他从容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朴实的面容，使母亲放下了心。他坦率诚恳地望着她，在他清澈深邃的眼睛里闪出愉快的火花。他长着两条长腿，耸肩曲背，瘦骨嶙峋的整个身材，有着令人好笑而又讨人喜欢的地方。他穿着蓝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肥大灯笼裤，裤脚塞在长筒靴子里。母亲想问他是干什么的，从什么地方来，是不是很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忽然他整个身子摇晃了一下，先开口问她了：

“大妈！您脑门上的伤疤是谁打的？”

他问得很亲切，眼睛里含着明快的微笑，但这个问题使母亲感到难堪。她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有礼貌的口吻反问道：

“我的小爷子，这跟您有些什么关系？”

他整个身子向她凑了过去。

“您不要生气，干吗要生气呢！因为我的养母也和您一样头上有这样一个疤，所以我才问您。您听我说，她是被同居的靴匠用楦头打破的。她是帮人洗衣服的，他是个靴匠。她在收我做养子以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找了他这么个酒鬼，真是她天大的不幸。他常常打她，打得可厉害啦！吓得我心惊肉跳……”

由于他的率直，母亲觉得好像完全消除了对他的嗔怪。她心想，巴维尔也许会因为她这样不客气地回答这个怪人的问题而生气的。她负疚地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气，不过您问得……太突然了。这是我过世的男人给我的礼物，愿他进天堂！您是鞑靼人吗？”

他把两腿抖动了一下，咧开大嘴笑了，笑得连耳朵都移到后脑勺了。然后他很正经地说：

“还不是。”

“听您的口音好像不是俄罗斯人。”母亲领会了他的诙谐，笑着解释道。

“这种口音要比俄罗斯人的好听！”客人愉快地点点头，说道，“我是个霍霍尔[1]，出生在卡涅夫城……”

“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吗？”

“在城里住了一年光景。一个月前，才进了你们这里的工厂。在这里遇到了许多好人——您的儿子和其他一些人。在这里打算住一阵。”他揪着胡子，说道。

母亲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他称赞了自己的儿子，母亲想酬谢他一下，便建议说：

“要不要喝杯茶？”

“怎么，就我一个人喝吗？”他耸着肩膀回答，“还是等大家都来了，您再招待吧……”

这句话又引起了她心里的恐惧。

“但愿他们都和他一样！”她热切地这样期望着。

过道里又传来了脚步声，门很快打开了，母亲又站起身来。但使她吃了一惊，走进厨房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姑娘。面孔像乡村姑娘一样纯朴，留着一根亚麻色的粗辫子。她低声问道：

“我来迟了吧？”

“哪里，不迟！”霍霍尔从房间里朝外望着回答，“是走来的？”

“当然！您是——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您好！我叫娜塔莎……”

“父名呢？”母亲问。

“瓦西里耶夫娜。您呢？”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

“好，我们认识了……”

“嗯！”母亲轻轻叹了口气说，含笑打量着姑娘。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问道：

“冷吗？”

“野外很冷！风大……”

她的声音圆润而清亮，小嘴圆鼓鼓的，甚至她整个身体都圆乎乎的，容光焕发。脱了外套，她用冻得通红的两手使劲地揉擦绯红的脸颊。她快步走进房间，鞋后跟在地板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连套鞋都不穿！”这想法在母亲脑子里闪了一下。

“是啊！”姑娘颤抖着，拖长了声音说，“冻僵了……真够呛！”

“我这就给你们去烧茶炊！”母亲急忙向厨房走去，“马上就好……”

她觉得好像老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并对她怀着一种母性的纯真的怜爱。母亲微笑着，侧耳倾听着房间里的谈话。

“您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纳霍德卡？”姑娘问道。

“嗯，没什么，”霍霍尔低声回答，“这位母亲的眼睛长得很好看，我就想，我母亲的眼睛大概也是这样吧？您知道，我常常想起母亲，我总觉得她还活着。”

“您不是说她死了吗？”

“那是我的养母。我现在说的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觉得似乎她在基辅的什么地方讨饭。她还喝酒，喝醉了，警察就打她的耳光。”

“唉，怪可怜的！”母亲想着，叹了口气。

娜塔莎急促而又热烈地低声说了些什么。接着又传来了霍霍尔洪亮的声音。

“嗨，您还年轻，同志，还没有尝过什么苦头！生儿养女固然不容易，但是教人学好就更难……”

“嗬，真有两下！”母亲心中称赞了一声，她想对霍霍尔说些安慰的话。这时候门慢慢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整个工人区有名的性情孤僻的人，他老是阴沉着脸避开所有人，因此人们都取笑他。母亲惊奇地问他：

“你有什么事，尼古拉？”

他用大手掌擦了擦颧骨突出的麻脸，也不问声好，就闷声闷气地问道：

“巴维尔在家吗？”

“不在家。”

他向房间里看了一眼，便朝里面走去，说道：

“晚上好，同志们……”

“这人也是？”母亲心里不快地想道，她看见娜塔莎亲切而又高兴地向他伸过手去，不觉大吃一惊。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几乎还像孩子一样的小伙子。其中一个尖脸宽额、一头鬈发的小伙子，名叫费多尔，母亲认得，他是厂里老工人西佐夫的侄儿。另外一个头发梳得很光，样子非常朴实，母亲不认识他，但他长的模样也不可怕。最后，巴维尔回来了，和他一起还来了两个年轻人。她认识他们，两个都是工厂里的工人。儿子对她亲热地说：

“茶炊烧好了？那真要谢谢了！”

“要买点酒来吗？”母亲建议说，她不知道如何向儿子表示自己的感激，至于感激的原因，她一时还说不清。

“不，这不必要！”巴维尔对她亲热地微笑着，答道。

她忽然想到，儿子故意夸大这次集会的危险性，是为了跟她开玩笑。

“这些就是危险人物吗？”她悄声问他。

“这些就是！”巴维尔走进房间时答道。

“唉，你这人啊！……”母亲看着他，亲切地感叹了一声，心里却宽厚地想道，“还是个孩子嘛！”

---

[1] 帝俄时代对乌克兰人的鄙视的称呼，这里是一种诙谐的表示。

六

茶炊烧开了，母亲把它端进房间。客人们围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只有娜塔莎一个人，手拿一本小书坐在屋角的灯下。

“为了要弄明白为什么人们生活得这样坏……”娜塔莎说。

“还有，为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好。”霍霍尔插嘴说。

“……应该先看看，他们是怎样开始生活的……”

“应该看看，亲爱的，应该看看！”母亲一面沏茶，一面嘟囔说。

大家静了下来。

“妈妈，您怎么啦？”巴维尔皱着眉头问。

“我？”她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瞧着她，便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只是自言自语，随便说说：你们应该看看！”

娜塔莎呵呵笑了，巴维尔也莞尔一笑，霍霍尔却说：

“大妈，谢谢您的茶！”

“还没有喝呢，就谢谢！”母亲回答说。她看了儿子一眼，问道：“我不碍事吧？”

娜塔莎回答说：

“您是主人，怎么会碍客人的事呢？”

接着娜塔莎像小孩子似的可怜地央求说：

“亲爱的！快给我点茶吧！我全身发抖，腿都冻僵了。”

“就来，就来！”母亲急忙大声应道。

喝完一杯茶，娜塔莎大声舒了口气，把辫子甩到背后，开始朗读那本黄封面的、有插图的书。母亲尽量不使茶杯发出声音，一边倒茶，一边仔细听姑娘流畅的朗读声。姑娘清亮的声音和茶炊微弱而沉思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关于用石块猎兽的穴居野人的故事[1]，像一条美丽的带子在房间里盘绕飘荡。这故事很像童话，母亲几次朝儿子望望，想问他，这种故事有什么可禁止的呢？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她听疲倦了，就开始悄悄地仔细打量着客人，不让儿子和其他人发现。

巴维尔和娜塔莎坐在一起，他比谁都长得好看。娜塔莎低低地俯在书上，不时用手撩开垂到两鬓的头发。有时她抬起头来，用和善的眼睛环视听众的脸，不看书本，放低声音，说一些自己的意见。霍霍尔把宽阔的胸脯靠在桌子角上，斜着眼睛竭力想看清自己揪乱的胡须尖。维索夫希科夫将手掌撑在膝盖上，像木头人一样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他那张薄嘴唇、淡眉毛的麻脸，活像一副假面具，一动不动。他细细的眼睛眨也不眨，死死盯着映在发光的铜茶炊上自己的面影，好像停止了呼吸。个子矮小的费佳[2]听着朗诵，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好像在心里重复书上的话。他的同伴弯着身子，把臂肘放在膝上，用手掌托住两腮，沉思地微笑着。和巴维尔同来的，有一个长着红色鬈发和快活的绿眼睛的小伙子，他大概想说些什么，所以不安地动弹着；另外一个浅黄色头发剪得很短的小伙子用手掌抚摩着头，瞧着地板，看不见他的脸。房间里显得特别舒适。母亲感到了这种她从未经历过的特别气氛，在娜塔莎像流水般的朗读声中，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喧

闹的晚间聚会，想起了那些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酒气的小伙子们说的粗话和下流玩笑。想到这些，一种怜悯自己的痛苦感情隐隐地触动了她的心。

她想起已去世的丈夫向她求婚的一段往事。在一个晚间聚会上，他在黑暗的过道里抓住了她，用整个身子把她挤在墙上，闷声闷气、怒气冲冲地问她：

“肯嫁给我吗？”

她觉得疼痛和受辱，可他却用力地揉搓她的胸部，喘着粗气，把湿热的呼气喷到她的脸上。她试着挣脱他的胳膊，拼命往一旁挣扎。

“你要往哪里跑！”他大声吼道，“我说，你到底答不答应？”

羞耻和屈辱使她喘不过气来，她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有人打开了过道的门，他才不慌不忙地把她放了，并且说：

“星期日我叫媒人去……”

星期日媒人果然来了。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要知道的，不是人们过去怎样生活，而是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屋子里响起了维索夫希科夫不满的声音。

“对！”红发小伙子站起身来，表示赞同。

“我不同意！”费佳喊道。

一场争论爆发了，人们七嘴八舌，就像篝火闪耀的火舌在蹿动一样。母亲不理解他们在喊什么。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没有生气，谁也没有说那种她听惯了的刺耳的粗野话。

“在姑娘面前他们有点拘束！”她这样判断。

母亲喜欢娜塔莎那副严肃的面孔，这姑娘一直细心地注视着所有人，似乎在她眼里，这些小伙子还都是孩子。

“等一等，同志们！”娜塔莎突然说道。于是大家都停止说话，望着她。

“那些认为我们什么都应该知道的人，是对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燃起理性的火光，使蒙昧无知的人们可以看见我们。对一切问题，我们都应该做出公正而又正确的回答。必须懂得全部真理，知道一切谎言……”

霍霍尔听着，随着她的话，有节奏地晃着头。维索夫希科夫、红发小伙子，还有和巴维尔同来的那个工人，他们三人抱成一团，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不喜欢他们。

娜塔莎说完后，巴维尔站起来，平静地说：

“我们难道只是为了能够吃饱肚子吗？不！”他用坚定的目光望着他们三个人，自问自答地说道，“我们应该使那些骑在我们头上想蒙住我们眼睛的家伙知道，我们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并不是傻子，不是禽兽，不只是为了要吃饱肚子，我们希望能过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向敌人表明，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苦役般的生活，妨碍不了我们和他们一样聪明，甚至还超过他们！……”

母亲听着他的话，一种自豪感在她胸中起伏激荡——他说得多么有条有理！

“脑满肠肥的人不少，可他们中间正直诚实的人没有。”霍霍尔说，“我们应该架起一座从这种腐败的生活沼泽通向未来真正的善良王国的桥梁。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同志们！”

“搏斗的时候到了，哪还有时间去治手！”维索夫希科夫闷声闷气地反驳道。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维索夫希科夫和红发小伙子最先走，这又使母亲感到不快。

“瞧，这么着急！”母亲一面冷淡地点头，一面这样想。

“您送我吗，纳霍德卡？”娜塔莎问。

“当然啰！”霍霍尔回答。

娜塔莎在厨房穿衣服的时候，母亲对她说：

“现在还穿这样的袜子，太单薄了！要是您不嫌弃，我给您打一双羊毛袜，好吗？”

“谢谢，佩拉格娅·尼洛夫娜！羊毛袜子扎脚！”娜塔莎笑着回答。

“我给您打一双不扎脚的！”弗拉索娃说。

娜塔莎微微眯着眼睛在看她，这凝视的目光使母亲觉得不好意思。

“请您原谅我的冒失，我是出于一片真心！”母亲低声说。

“您真好！”娜塔莎很快地握了握母亲的手，也低声回答。

“晚安，大妈！”霍霍尔看了看母亲的眼睛，说。随后他弯下腰，跟着娜塔莎走进过道。

母亲看了儿子一眼，他站在房门旁微笑。

“你笑什么？”母亲窘迫地问。

“没什么，心里高兴！”

“我又老又笨，这不用说，可好事我还是懂得的！”母亲说道，口气有点委屈。

“那就太好啦！”他回答说，“您还是去睡吧，已经不早了！……”

“这就去睡！”

她围着桌子忙着收拾茶具，心里感到满意，由于心情愉快激动，她身上甚至还出了汗，她很高兴，一切都这样顺利地、平安地结束了。

“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巴夫卢沙！”她说，“霍霍尔非常可爱！还有那个姑娘——啊，她真聪明！她是干什么的？”

“小学教员！”巴维尔在房里踱步，简短地回答说。

“难怪这么穷！穿得很不好。唉，实在太破旧了！这样不是很容易感冒吗？她父母在哪里？……”

“在莫斯科！”他走到母亲面前停下脚步，严肃地低声说，“告诉你吧：她的父亲是个有钱人，做钢铁生意，有几所房子。因为她走了这条道路，被她父亲赶出来了。她是在不愁吃穿的家庭长大的，从小娇生惯养，要什么给什么，可现在，她得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七俄里……”

这使母亲大吃一惊。她站在屋子中间，惊诧地扬起眉毛，默不作声地望着儿子。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问道：

“她是到城里去？”

“是到城里去。”

“哎呀！她不害怕吗？”

“她就是不害怕！”巴维尔笑了笑。

“她干吗要这样？还不如留在这里过夜，和我睡在一起多好！”

“那不方便！明天早上这儿的人会看见她，我们不希望这样。”

母亲沉思着向窗外望了一下，低声问儿子：

“巴沙！我真不懂，这有什么危险，为什么要禁止呢？又不是什么坏事。对吗？”

母亲对这一点还没有充分把握，她很想从儿子嘴里听到肯定的回答。儿子坦然地看着她的眼睛，用坚定的口吻郑重说：

“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们大家今后免不了要坐牢。妈妈，你可得知道这一点……”

母亲的手哆嗦了一下。她声音嘶哑地说：

“兴许……老天会保佑，总会有法子避免吧？……”

“不会有的！”儿子亲切地说，“我不能骗你，没法避免！”

他笑了笑。

“睡觉吧，够累的了。晚安！”

房间里剩下她一个人。她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望着街上。窗外又冷又黑。外面寒风阵阵，把雪从沉睡的小屋顶上刮下来，吹打在墙上，像在急促地絮絮低语，还刮到地上，卷起团团干雪，沿街飞舞……

“耶稣基督，饶恕我们吧！”母亲在小声低语。

眼泪在她的心里翻滚，儿子那么镇静、自信地说出的不幸的前景，好像夜间的飞蛾，盲目而愁苦地在心里扑腾。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坦的雪野。寒风裹着如絮的白雪，发出尖细的啸声，在狂奔，在漫天飞舞。在旷野里，一个年轻姑娘小小的黑色孤影，摇摇晃晃地在走着。寒风在她脚下飞旋，吹起了她的裙子，冰冷的雪扑打在她的脸上，有如针刺一般。她的那双小脚陷进雪里，很难迈开步子走路。周围又寒冷又可怕。她的身体微微向前弯着，好像昏暗的旷野上被猛烈的秋风吹刮着的一棵小草。她的右边，在沼泽地上，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光秃细长的白桦和白杨发出凄凉的喧嚣声。在前面遥远的地方闪着城里的暗淡的灯火……

“主啊！饶恕我们吧！”母亲喃喃自语着，害怕得哆嗦了一下。

[1] 可能指库德里亚夫斯基的小册子《古时候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该书当时在工人革命小组中流传甚广。

[2] 费多尔的爱称。

七

日子像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到巴维尔家聚会。每次聚会都像一个坡度不大的长梯上的一个阶梯。这梯子慢慢把人们引向高处，通往一个遥远的地方。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出现，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窄又闷。娜塔莎常来，她虽然挨冻受累，却总是显得无比快乐，充满朝气。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过了一会儿，忽然不作声了，她沉思着低声说：

“我过去有个保姆，心地也非常善良！多么奇怪啊，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工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人来，他们倒更热情、更善良。”

说着，她把手一挥，指着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

“啊，您原来是这样！”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她不善于用言辞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默默地望着娜塔莎的脸，体味着一种对她的感激之情。母亲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姑娘低着头，沉思地含着微笑。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没什么！我父亲很粗野，哥哥也是，而且都是酒鬼。姐姐非常不幸……她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您一样憨厚直爽，像老鼠一样瘦小，跑得也那么快，见人都害怕。有时，我真想见到她……”

“您真可怜！”母亲悲哀地摇着头说。

姑娘忽然抬起头，好像要推开什么似的伸出手来。

“噢，不！有时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幸福！”

她的脸色发白，蓝色的眼睛突然射出明亮的光芒。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深情的声音说：

“要是您知道……要是您了解，我们正在做多么伟大的事业，那就好了！……”

一种近似羡慕的感情，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伤地说：

“干这种事我已经太老了，又不识字……”

巴维尔议论得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人也瘦了。母亲觉得，他和娜塔莎谈话或者看着她的时候，他严厉的目光就变得温和些，说话的声音也亲切些，整个人都变得更单纯了。

“愿主保佑！”母亲想，露出了微笑。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过于激烈甚而到了狂热的地步时，霍霍尔总是站起来，身体像钟摆一样摇晃着，用洪钟似的响亮声音说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是心情阴郁，显得很不耐烦，他和叫作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脑袋圆圆的、头发像被碱水洗得变成淡黄色的伊凡·布金表示附和他们俩。身体结实、外貌整洁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说起来声音低而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娜塔莎从城里来参会。他戴着眼镜，蓄着一小撮亚麻色的胡须，他来自边远的省份，说话总带一种“噢”“噢”的特别口音。他整个人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的是些很平常的事——家庭生活、孩子、买卖、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总之，他谈的是有关人们每天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他能从中发现虚伪、混乱，发现某些任何时候都明显对人们不利的、愚蠢的甚而是可笑的东西。在母亲看来，他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从别的国度来的，在那里，人们过着诚实、轻松舒适的生活，但在这儿，他觉得一切都格格不入，他过不惯这种生活，不能认为这种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生活他不喜欢，在他心里激起一种根据他的想法改造一切的沉着而执拗的愿望。他的脸色微微发黄，眼睛周围布满了鱼尾纹，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手总是温暖的。他和弗拉索娃问好时，用他有力的手指，握住她的整个手，这样的握手使母亲觉得心情有点松快和平静。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的高个子姑娘，在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她叫萨申卡[1]。她的步态举止有些地方很像男人，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总是气咻咻地紧锁着，她的鼻梁很直，说话的时候，小鼻孔不住地翕动着。

萨申卡第一个高声而激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母亲听到这话的时候，怀着无言的恐惧凝视着这姑娘的脸。母亲曾听说过，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2]。这是她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当时传说，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要向沙皇复仇，他们发誓不杀掉沙皇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伴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散会后，母亲问巴维尔：

“巴夫卢沙，你真的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母亲面前，像平常一样直截了当而又坚决果断地说道，“怎么啦？”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垂下眼睛问道：

“巴夫卢沙，真是这样吗？他们不是反对沙皇，不是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维尔在屋子里走了走，用手摸摸脸颊，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平静而严肃的声调对母亲讲了许久。她望着他的脸，心里想：

“这个孩子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他绝不会！”

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渐渐多了，它的锋芒也就渐渐磨平了，这个名词和其他几十个她所不懂的名词一样，变成听惯了的东西。但是她对萨申卡没有好感，她每次来，母亲就觉得有点不安，也不自然……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萨申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发号施令，你们应当做这个，你们应当做那个……”

霍霍尔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对，大妈！您的眼力不错！巴维尔，你说是吗？”

他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里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维尔干巴巴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也表示同意，“不过她不明白，她应该做什么，而我们要实现而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们又争论起什么问题，母亲听不懂。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对她儿子的态度最严厉，有时甚至冲他叫嚷。巴维尔只是含笑不语，用以前看娜塔莎的那种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姑娘的脸。这也使母亲感到不快。

有时候，突然他们大家一起都欣喜若狂，使母亲感到吃惊。这通常发生在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新闻的时候。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着喜悦的光辉，大家很奇怪地都变得像孩子一样幸福，发出欢乐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着肩膀。

“德国的同志们真是好样的！”有人好像被喜悦所陶醉，大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有一次他们高声呼喊起来。

他们把这呼喊声传送到遥远的地方，传送到他们素不相识的、语言不同的朋友那里，似乎他们深信，那些不相识的人一定能听见并理解他们的欢呼。

霍霍尔的眼里熠熠闪亮，心里充满了对大家的热爱，说道:

“要是写封信给他们就好了，对吗? 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为他们的胜利而高兴的朋友！”

于是大家沉浸在幻想中，脸上含着微笑，长时间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像在谈他们自己所尊敬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一样。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在精神上亲密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把所有的人融成一体，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以欢乐、年轻、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所有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人、奥地利人都是，你们为所有的人忧伤和高兴！”

“为所有人！大妈！为所有人！”霍霍尔扬声说道，“在我们看来，没有国家，也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同志和敌人。所有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有财主、所有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慈祥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当你看到我们工人是那样多、那样强大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充满欣喜，会感到无比高兴！大妈，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要他们看看周围的生活，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也一样会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母亲就是世界各

国工人友爱团结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是正义天国的太阳，而这个天国就在工人的心里，不论是谁，不论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永远是信念一致的兄弟，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久是这样！”

这种天真的然而却是坚定的信念，越来越频繁地在他们中间产生，渐渐提高，日益发展，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当母亲意识到这种信念的时候，不由得感到世界上确有一种和她所看见的太阳一样伟大而光辉灿烂的东西。

他们常常唱歌。他们高声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非常深沉和节奏奇妙的新歌。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是放低声音，非常严肃，好像唱赞美歌似的。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容光焕发，在响亮的歌词里，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支新歌[3]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听不见那种受尽凌辱而独自在悲哀疑虑的幽暗小径上徘徊的灵魂的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经恐惧、没有个性、没有光彩的心灵的呻吟。在这支歌里，没有茫然地渴望自由的力量的悲叹，也没有不分善恶一概加以毁坏的那种好斗而无所顾忌的挑衅的呼喊。在这支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从事建设的那种复仇和怀恨的盲目的感情。在这支歌里，听不到任何一点昔日奴隶世界的声音。

母亲不大欢喜这支歌中激烈的歌词和严峻的曲调，但是在这些歌词和曲调后面，有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曲调和歌词，使母亲的心预感到一种她的思想还不能领悟的伟大的含义。这种伟大的含义，她在年轻人的表情和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从他们的心

胸中可以感觉到，她被这支歌曲的歌词和声调所容纳不下的力量所征服，每逢他们唱起这支歌时，她总是比听别的歌子更入神、更激动。

他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歌曲要低，但比任何歌曲都要强劲有力，好像三月天——即将到来的早春第一天的空气，温暖人心。

“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阴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行窃坐牢的时候，尼古拉对同志们平静地说：

“现在可以到我家开会了……”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他们忙得脸也不洗，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吃饭喝茶也手不离书。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

“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

生活变得非常紧张，忙得不可开交。人们更加迅速地读完一本书接着读另一本，就好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那样。

“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很快就会遭殃的！”

“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当他叫她“大妈”的时候，这称呼就好像儿童的一只嫩手在她的脸颊上抚摩。每逢星期日，要是巴维尔没有空

闲，他就来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他的手很巧，拿起斧头，一会儿工夫就把门口台阶上腐朽了的板子换了。还有一次，他也是不声不响地修好了坍倒了的栅栏。他一面干活，一面吹着口哨，吹得非常好听，但是有点悲伤。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搬到咱们家里来住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呢？”巴维尔耸着肩说。

“嗨，瞧你说的！我已经麻烦了一辈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为好人麻烦是可以的！”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

[1] 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萨申卡是昵称。

[2] 指民意党人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在彼得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

[3] 指《工人马赛曲》。歌词作者是拉甫罗夫，写于一八七五年，以《新歌》为题，发表在一八七五年七月一日《前进报》上，用的是法国《马赛曲》的曲子。

八

这所坐落在工人区尽头的小屋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已经有许多怀疑的目光在向这所房子窥探。围绕这所房子，流言四起，闹得人心不安。人们竭力想要揭开、发现坐落在山谷上的这所房子里的秘密。每天夜里，总有人向窗里探望，有时候敲敲窗子，然后又胆怯地赶紧跑开。

有一次，小酒店老板别贡措夫在路上叫住了弗拉索娃。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小老头，在肌肉松弛而发红的脖颈上总围着一块黑色的三角丝巾，身上穿一件很厚的紫色丝绒背心。在发亮的尖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因此人们都叫他“骨头眼”。

他把弗拉索娃叫住，不等对方答话就像连珠炮似的枯燥无味地叨叨起来。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身体好吗？令郎呢？还不打算替他娶个媳妇啊？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结婚的好时光，早一点给儿子成亲，做父母的就早省心。成了家，身心会更健康，男人有了家，好比酸醋泡蘑菇，坏不了！要是我，老早就替他娶亲了。如今这年头，对每个人都得严加看管，现在的人都自作主张起来了。思想混乱，行为不检点，真该骂。年轻人不去教堂，也不去公共场所，鬼鬼祟祟地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为什么要咬耳朵呢，请问？为什么要避开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中，比如在酒店里，不敢说的话，究竟是些什么话呢？秘密话！秘密话，只有在我们神圣的正教教堂里可以说。在旮旮旯旯搞其他的秘密，全都是因为头脑发昏！好，祝您身体健康！”

他怪模怪样地弯起手臂脱下帽子，在空中一挥，拔腿就走，把母亲弄得莫名其妙。

弗拉索娃的邻居，铁匠的遗孀，现在在工厂门口摆饭摊的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市场上碰到母亲的时候，也说：

“佩拉格娅！当心你的儿子！”

“当心什么？”母亲问。

“外面有闲话！”玛丽亚神秘地说，“可不好了，我的大婶啊！人家都说你儿子组织了一个像鞭身教[1]一样的团体！据说这叫作教派，要像鞭身教徒那样相互鞭打……”

“够啦，玛丽亚，少胡扯吧！”

“不是揭的人胡扯，是护的人胡扯！”女商贩回答说。

母亲把这些话全告诉了儿子，他一声不响地耸耸肩，霍霍尔却发出了沉厚而柔和的笑声。

“姑娘们也对你们有气！”母亲说，“所有姑娘都把你们看作好对象，不酗酒，又会干活，可你们连理也不去理她们！她们说，有些从城里来的不三不四的小姐找你们……”

“那还用说！”巴维尔厌恶地皱起脸来，感叹地说。

“沼泽地总是臭的！”霍霍尔叹口气说，“大妈，那您就去开导开导那些傻丫头，说说出嫁是怎么回事，叫她们不要急着去折断自己的骨头……”

“哎呀，我的老天！”母亲说，“她们也看到这痛苦，她们也明白，但是除了嫁人，她们没有别的出路！”

“她们没有真正明白，要不然就会找到出路了！”巴维尔说。

母亲望了望他严峻的面孔。

“那你们去开导她们吧！挑几个聪明一点的来咱们家……”

“这不方便！”儿子淡淡地回答。

“试试看怎么样？”霍霍尔问。

巴维尔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开始是成双成对地散步，然后有些人就结婚，结果就是这样！”

母亲陷入了沉思。巴维尔那种僧侣般的严峻使她感到不安。她看到甚至年纪比儿子大的同志，比如霍霍尔，都听他的意见，但她觉得，大家都怕他，谁也不喜欢他的那股古板劲。

有一次，她已经躺下睡觉了，儿子和霍霍尔还在读书，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她听见了他们的低声谈话。

“我喜欢娜塔莎，你知道吗？”霍霍尔突然低声感叹说。

“我知道！”巴维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可以听见，霍霍尔慢慢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他的光脚在地板上发出啪啪的声音，还传来轻轻的、忧郁的口哨声。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低沉的说话声。

“她觉察到了吗？”

巴维尔没有回答。

“你看呢？”霍霍尔压低声音问。

“她觉察到了！”巴维尔回答说，“所以她不愿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活动了……”

霍霍尔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着。房间里又响起了他颤抖的轻轻的口哨声。过了一会儿，他问：

“要是我告诉她……”

“告诉什么？”

“就说我……”霍霍尔低声说道。

“干吗要这样？”巴维尔打断了他的话头。

母亲听见霍霍尔站住了，觉得他好像在那里微笑。

“你知道，我是这样想的，要是爱上一个姑娘，那就得告诉她，不然一点结果也没有！”

巴维尔用力合上书，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可以听见他提的问题：

“你要期待什么结果呢？”

两个人沉默了许久。

“你说呢？”霍霍尔问。

“安德烈，你想得到什么，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巴维尔慢条斯理地说，“就算她也爱你——我不这样认为——就假定说是这样吧！你们俩结了婚。这种结合很有趣——一个知识分子姑娘和一个工人！然后生下几个孩子，那时候，你只得一个人去做工……而且，要做很多的工。你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为一块面包、为几个孩子、为一套住房而生活，在事业上就再没有你们的份了，两个一起都完了！”

屋子里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巴维尔似乎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又开始说了。

“安德烈，这些念头，你最好全部放弃，你也别使她为难……”

一片寂静。挂钟的钟摆一秒一秒地摆动着，发出清晰而均匀的嘀嗒声。

霍霍尔说：

“心的一半在爱，另一半在恨，这难道算是心吗，啊？”

书页发出簌簌的声音，大概是巴维尔又在看书了。母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不敢动弹。她觉得霍霍尔太可怜了，但是她更可怜自己的儿子。她心里想着他：

“我亲爱的孩子……”

霍霍尔突然问道：

“就这样，什么也不说？”

“这样做更好些。”巴维尔低声说。

“就这么办吧！”霍霍尔说。过了几秒钟，他伤心地轻声继续说：“巴沙！要是你自己碰到这种事情，你也要难受的……”

“我已经在难受了……”

风刮在墙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钟摆清晰地数着逝去的时间。

“你不要拿这事取笑我！”霍霍尔慢吞吞地说。

母亲把脸伏在枕头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母亲觉得安德烈变得矮小了些，显得更可爱了。儿子还跟平时一样瘦削，挺着身子，一声也不响。以前，母亲用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2]称呼霍霍尔，而今天，却不知不觉地对他说：

“安德留沙[3]！你的皮靴该修一下了，不然会冻脚的！”

“开了工钱，我就去买双新的！”他答道，笑了笑，突然，把他那只长胳膊放在母亲肩上，问道：

“您兴许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吧？只不过您不愿意对别人承认罢了，因为我长得太丑，是不是？”

母亲默默地拍着他的手臂。她很想对他说许多安慰的话，但是怜悯的感情紧紧地钳住了她的心，使她说不出话来。

---

[1] 十七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皈依基督的教派，教徒们举行苦行仪式时，常有鞭打自己或互相鞭打的举动。

[2] 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是尊称，安德留沙是爱称。

[3] 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是尊称，安德留沙是爱称。

九

工人区的人们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者，后者散发了用蓝墨水写的传单。这些传单愤怒地谴责工厂的制度，讲到彼得堡和南俄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厂里一些拿高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骂：

“这些煽动分子！干这种事该打耳光！”

他们还把传单送到工厂管理处。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读这些传单。

“这是真话！”

而大部分人，由于过度劳累对什么也漠不关心，懒洋洋地说：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难道可能吗？”

但是传单使人兴奋激动，要是一个星期看不到传单，大家便纷纷议论说：

“看样子他们不再印了……”

但是星期一又出现传单了，于是工人们又悄悄地议论开了。

在酒店和工厂里，出现了几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在询问、观察、探听，有的过于谨小慎微，令人怀疑，有的又过分刨根究底地纠缠，所以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母亲心里明白，这场骚动是她儿子工作的结果。她看到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她为巴维尔的命运担忧，又为他而自豪，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一天傍晚，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外面敲了几下窗子，母亲打开窗子后，她用耳语般的声音提高嗓门说：

“要当心，佩拉格娅，宝贝们闹出事来了！今天夜里要搜查你们家，还有马津和维索夫希科夫的家……”

玛丽亚的厚嘴唇急促地一张一合，肥大的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眼睛不住地忽闪着，东张西望，像在搜寻街上的什么人似的。

“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过，要不就说今天我根本没有碰见过你。你听懂了吗？”

她立刻不见了。

母亲关上窗子，慢慢地坐到椅子上。但是，由于意识到危险正在威胁着她的儿子，她又立即站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不知为什么用围巾紧紧包着头，匆匆地跑到了费佳·马津的家里。马津病了，没有上工。母亲到他家时，他正坐在窗前看书，一边用跷起大拇指的左手摇着右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站起来，脸色发白。

“果然来了……”他喃喃地说。

“该怎么办呢？”弗拉索娃用颤抖的手擦着脸上的汗，问道。

“等一等，您别怕！”费佳回答说，用他那只好手抚摩着自己的鬈发。

“你自己不是害怕了吗？”她扬声说道。

“我？”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尴尬地微笑着说，“是啊，见鬼……应该告诉巴维尔。我这就派人去找他，您请回吧，没事儿！总不至于打人吧？”

回到家里，她把所有小册子收集在一起，抱在胸前，在屋子里走了很久，看了炉膛、炉下，甚至连盛着水的水桶都看过了。她以为巴维尔一定会丢下工作，立刻回来，但是他没有回来。最后，她终于累了，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把书放在自己身子底下。因为怕站起来会被人发现，她就这样一直坐到巴维尔和霍霍尔从厂里回来。

“你们知道了？”她大声问道，还是坐在那里没有动窝。

“知道了！”巴维尔微笑着回答说，“你害怕吗？”

“害怕，真害怕！……”

“不要害怕！”霍霍尔说，“害怕也不顶事。”

“连茶炊都没有烧！”巴维尔说。

母亲站起来，指着书，负疚似的解释说：

“瞧，我一直没离开这些……”

儿子和霍霍尔笑了。这笑声使她胆壮了些。巴维尔挑了几本书，到院子里藏了起来。霍霍尔一边生火烧茶炊，一边说：

“一点也没什么可怕的，大妈，我只是替干这种无聊事情的人感到害臊。那些人年轻力壮，腰上挂着军刀，穿着装有马刺的皮靴，来了

就到处乱翻。床底下，炉灶下，都要看到。要是有地窖，就爬进地窖里去，阁楼上也要爬到。在那儿脸碰着蜘蛛网了，也要乱嚷一通。这些家伙自己也觉得很无聊，很可耻，所以装出一副非常凶狠的样子，对你发脾气耍威风。这是卑鄙无耻的勾当，他们也知道！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里把什么都翻遍了，他们觉得很狼狈，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但是另外一次，把我抓去了，关在监牢里，我蹲了差不多四个月。在牢里蹲着蹲着，有时忽然来传我，由士兵押着经过大街，去受审讯。这些家伙都是笨蛋，胡说一气，说完了，又叫士兵把我押回监牢。就这样把我带来带去。他们总不能白拿薪水呀！后来把我放了出来，就算完事了。”

“您老是这么说，安德留沙！”母亲大声说道。

他跪在茶炊旁边用火筒使劲吹火，这时他抬起涨得通红的脸，用两手把胡子抚平，问道：

“我是怎么说的？”

“您不是说好像谁都不曾欺侮过您……”

他站起身来，晃了晃脑袋，笑道：

“难道世界上有没受过欺侮的人吗？我受的欺侮太多，都懒得生气了。要是人们非这样不可，那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屈辱而生气会妨碍工作，老是一肚子委屈，就会白白浪费时间。生活就是这样！以前，我也常和人家生气，但是仔细一想，就想通了：犯不上。人人都怕邻居打他，于是拼命地想先去打邻居的耳光。生活就是这样，大妈！”

他平静地讲着，他的话滔滔不绝，把等待搜查的恐慌不安的心情也驱散了。他凸出的眼睛含着微笑，炯炯有神。他整个人虽然显得粗笨，实际却非常灵活。

母亲叹了口气，亲切地祝福他。

“愿上帝赐给您幸福！安德留沙！”

霍霍尔朝茶炊跨了一大步，又蹲下来，在喃喃低语：

“给我幸福，我不拒绝，但要去祈求，那我不干！”

巴维尔从院子里回来，很有把握地说：

“一定搜查不出了！”他说完便开始洗手。

然后，他仔细地用力把手擦干，对母亲说：

“好妈妈，要是您让他们看出害怕的样子，他们就会想：这房子里一定藏着什么东西，否则她不会那样发抖。您也清楚，我们不干坏事，真理在我们这边，我们要毕生为真理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罪过！有什么可怕的呢？”

“巴沙，我会顶住的。”她许应道。可接着她不由自主，有点烦恼地说了一句：“他们还不如干脆早一点来呢！”

但是，这一夜他们没有来。第二天早上，母亲恐怕他们笑她胆小，就先嘲笑起自己来：

“我自己先把自己吓唬住了！”

十

在这个令人不安的夜晚过后不到一个月，他们终于来了。那天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也在巴维尔家里，他们和安德烈三个人，正在讨论自己的报纸的事情。天已很晚，快到午夜。母亲已经躺在床上，正要入睡，她朦朦胧胧听见忧虑的轻轻说话声。这时安德烈小心地走过厨房，随手轻轻把门虚掩上。过道里传来了铁桶的响声。门突然又敞开了，霍霍尔一步迈进厨房，用耳语般的声音提高嗓门关照说：

“有马刺的声音！”

母亲两手颤抖着去抓衣服，从床上一跃而起，但巴维尔来到房门口，镇静地说：

“您躺着吧，您身体不好！”

可以听见过道里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沙沙声。巴维尔走到门口，用手把门一推，问道：

“是谁？”

一个高大的灰色身影神速地钻进门来，跟着又进来一个，两个宪兵把巴维尔挤到一边，然后站在他的两旁，响起了一个响亮而嘲弄的声音。

“不是你们要等的人吧？”

说这话的是一个瘦长的军官，他蓄着稀疏的黑色唇髭。本区的警察费佳金来到母亲床边，他一只手举到帽檐上，另一只手指着母亲的

脸，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说：“这就是他的母亲，大人！”接着把手朝巴维尔一挥，又说道：“这是他本人！”

“你是巴维尔·弗拉索夫吗？”军官眯着眼睛问。巴维尔默默地点了点头，军官便捻着胡子郑重说：

“我现在要搜查你的房子。老婆子，起来！那里是谁？”他问道，探头朝屋里张望，蓦地一步蹿到门口。

“你们姓什么？”他问道。

这时从过道里走出两个见证人——老翻砂工特维里亚科夫和他的房客司炉工雷宾。一个魁梧而黝黑的庄稼汉。他低沉地大声说：

“你好，尼洛夫娜！”

她穿着衣服，为了壮自己的胆，低声说：

“这成什么体统！深更半夜跑来，人家都睡了，他们还来！……”

屋子里显得很挤，不知怎的，还散发出一股很重的鞋油味。两个宪兵和工人区的警官雷斯金从书架上把书取下，摆在军官面前的桌子上，他们走动时，脚步很重。另外两个人用拳头敲打墙壁，往椅子下探望，其中一个笨拙地爬上炕炉。霍霍尔和维索夫希科夫紧挨着站在屋角。尼古拉脸上的麻点变得通红，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紧盯着军官。霍霍尔捻着胡子，看见母亲进来，他微微笑了笑，亲切地对她点点头。

母亲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恐惧，走路不像平常那样侧着身子，而是直起腰，挺着胸脯。这使她的身体具有一种滑稽的又似乎是装出来的

威严神态。她的脚步放得很重，眉毛却在颤动……

军官用细白的手指，很快地抓起书，翻了翻，又抖一抖，然后他的手动作敏捷地把书扔到一边。有时书轻轻地掉到地板上。大家都默不作声，只听见满身是汗的宪兵沉重的喘息声、马刺的锵锵声，时而可以听到低声的问话：

"这里搜查过了吗？"

母亲走到巴维尔身边和他并排站在墙边，她跟儿子一样，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也望着军官。她的小腿在颤抖，觉得有一片尘雾遮住了她的眼睛。

在一片沉默中，突然响起了尼古拉刺耳的喊声：

"干吗要把书扔在地上？"

母亲战栗了一下。特维里亚科夫的脑袋晃了一晃，好像有人推了一下他的后脑勺似的，雷宾干咳了一声，注意地看了看尼古拉。

军官眯起眼睛，朝那张一动也不动的麻脸横了一眼。他的手指更快地翻着书。有时他把灰色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他感到身上疼痛难当，但又无可奈何，气恼得快要大声吼叫起来。

"当兵的！"维索夫希科夫又说，"把书捡起来……"

所有的宪兵都向他转过身来，又转脸望望军官。军官又抬起头来，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尼古拉粗壮的身体，拖长着鼻音说：

"嗯……捡起来……"

一个宪兵弯下身，斜眼看看尼古拉，把摔坏的书捡起来……

“叫尼古拉不要作声！”母亲悄声对巴维尔说。

他耸了耸肩。霍霍尔垂下了头。

“这本《圣经》是谁读的？”

“是我！”巴维尔说。

“这些书都是谁的？”

“是我的！”巴维尔回答。

“嗯！”军官往椅背上一靠，说道。他把细长的手指捏得咯咯作响，把两条腿在桌子底下伸直，捋了捋胡须，便问尼古拉：

“你就是安德烈·纳霍德卡吗？”

“是我。”尼古拉往前走着说。霍霍尔伸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到后面。

“他弄错了！我是安德烈！……”

军官举起手来，用他细小的指头威吓维索夫希科夫说：

“你给我小心点！”

他开始翻弄自己的公文。

夜空一轮明月冷漠地在窗外窥视着。有人在窗外慢慢地走动，雪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纳霍德卡，你因政治罪受过审问吗？”军官问。

“在罗斯托夫受过审，在萨拉托夫也受过审……但是那儿的宪兵是用‘您’称呼我的……”

军官眨了一下右眼，还用手擦了擦，露出一口细小的牙齿，说道：

“纳霍德卡，您，问的正是您，是否知道在工厂里散发违禁传单的混账东西是谁？”

霍霍尔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咧开嘴笑着，好像要说什么。但是，这时候又响起了尼古拉的愤慨的声音：

“我们现在第一次看见混账东西……”

屋子里一片寂静，大家都愣了一会儿。

母亲脸上的伤疤发白，右眉向上吊起。雷宾的黑色胡须奇怪地抖动起来，他垂下眼睛，用手指慢慢梳理胡须。

“把这个畜生带走！”军官说。

两个宪兵抓住尼古拉的手臂，粗暴地把他往厨房里拖去。他用力把两脚蹬在地板上，站着不动，高声喊道：

“等一等……我要穿衣服！”

警官从院子里回来，向军官说：

“都仔细看过了，什么也没有。”

“哼，那还用说！”军官冷笑着大声说，“这里有个老手……”

母亲听着他颤抖的有气无力的破嗓音，恐怖地望着他那张蜡黄的脸，她感觉到这个人就是对人民满心怀着贵族老爷式的轻蔑和残酷无情的敌人。她很少碰见这种人，所以几乎忘记了有这种人存在。

“啊，原来就是惊动了这些人！”母亲想。

“私生子，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纳霍德卡先生！现在要逮捕您！”

“为什么？”霍霍尔很镇静地问。

“这我以后告诉您！”军官用一种不怀好意的客气口吻回答。然后他转向弗拉索娃问道：“你识字吗？”

“不识字！”巴维尔回答。

“我不是问你！”军官严厉地说，接着又对母亲说：“老婆子，回答！”

母亲不由自主地对这个人感到憎恨，突然，好像跳进冷水一样，浑身打战，她挺直了身子，脸上的伤痕变成紫红色，眉毛垂得很低。

“您别嚷！”母亲把手向他伸过去，说道，“您还年轻，没有吃过苦……”

“妈，冷静些！”巴维尔拦住了她。

“等一等，巴维尔！”母亲喊道，要朝桌子那边冲去，“您为什么要抓人？”

“这不关你的事，住嘴！”军官站起来喊道，“把被逮捕的维索夫希科夫带进来！”

军官把一件公文举到眼前，开始宣读。

尼古拉被带了进来。

“脱帽！”军官停止宣读，高声喊道。

雷宾走到弗拉索娃身边，用肩膀碰了碰她，小声说：

“别急，大妈……”

“抓住我的手，我怎么脱帽？”尼古拉大声问道，压过了宣读记录的声音。

军官把公文往桌上一扔。

“签字！”

母亲看着大家在记录上签字，她的激动消失了，心情沮丧，眼睛里涌出了屈辱和无可奈何的眼泪。在婚后的二十年生活里，她一直流着这种眼泪，但最近几年，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眼泪的辛酸滋味。军官看了她一眼，嫌恶地皱着脸说道：

“太太！您哭得太早了！您等着吧，以后您的眼泪还不够呢！”

母亲又满腔愤怒地对他说：

“做母亲的眼泪是不会不够的，绝不会不够！要是您也有母亲，那她一定知道，一定知道！”

军官匆匆把公文塞进有个明亮锁钮的簇新皮包里。

“走！”他命令道。

“再见，安德烈！再见，尼古拉！”巴维尔和这两个同志握着手，深情地低声说。

“说得很对，会再见面的！”军官嘲笑地也说了一遍。

维索夫希科夫沉重地喘息着，粗壮的脖颈变得通红，眼睛里闪射出极其憎恨的光芒。霍霍尔坦然地微笑着，点着头还和母亲说了几句话，母亲画着十字为他祝福，也说道：

“上帝知道谁是好人……”

这伙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一起走到过道，马刺发出一阵阵响声，最后都消失了。最末一个走出去的是雷宾，他用那双黑眼睛仔细地打量了巴维尔一眼，深沉地说：

“好，再见吧！”

他透过胡须发出几声咳嗽，从从容容走了出去。

巴维尔反背着双手，跨过乱扔在地上的书籍和衣服，在房间里慢慢踱步。他阴郁地说：

“他们是怎么干的，你看见了吧？”

母亲困惑不解地望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哀愁地低声说：

“为什么尼古拉要对那个人发脾气呢？”

“大概是因为慌了。”巴维尔轻声说。

“他们来了，抓了人就带走了。”母亲摊开两手嘟哝着。

由于儿子没有被抓走，她的心跳得稍稍平静了些，但是思想仍然停留在刚发生的事情上，而且还不能理解这样的事。

“那个面孔蜡黄的家伙，就会嘲笑人，威吓人……”

“好了，母亲！”巴维尔忽然决断地说，“来，咱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吧。”

他称呼她“母亲”或“你”，平时只有当他和母亲更亲近时才这样说。她向他靠近了些，端详了一会儿他的脸，小声问：

“让你心里很难过吧？”

“是的！”他答道，“这叫人太难受了，还不如跟他们一起被抓走呢……”

母亲觉得儿子的眼里噙着泪水，模糊地体察到他的苦痛，很想安慰安慰他，便叹了口气说：

“你等着吧，也会把你抓去的！……”

“会抓去的！”他应声说。

母亲沉默了片刻，伤心地说：

“巴沙，你真狠心！你哪怕有时能安慰我一下也好！可你相反，我说可怕，你说得比我更可怕。”

他瞧了母亲一眼，走到她身旁，轻轻地说：

“妈妈，我不会那样做！你得习惯这样。”

母亲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抑制着恐怖的颤抖，说道：

“他们兴许会对人上刑吧？会打伤身体，敲断骨头吗？巴沙，好孩子，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真可怕！”

“他们折磨人的心灵……当心灵被肮脏的手折磨的时候，那就会更加痛苦……”

十一

第二天才知道，被逮捕的还有布金、萨莫伊洛夫、索莫夫和另外五个人。傍晚，费佳·马津跑来。他的家也遭到搜查，为此他很得意，感到自己是个英雄似的。

“你害怕了吗，费佳？”母亲问。

霎时他脸色苍白，面孔也拉长了，鼻翼颤动了一下。

“我害怕军官打人！那个家伙是个胖子，留着黑胡须，手指上长满了毛，鼻子上戴着一副墨镜，好像没有眼睛似的。他又叫又嚷，还用脚跺地板，他说：‘我叫你们烂死在牢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从来没有打过我，他们都很疼爱我，因为我是独生子。”

他闭了一会儿眼睛，抿紧嘴唇，两手敏捷地把头发弄松，用布满血丝的红眼睛看着巴维尔说道：

“假如有人打我，我就要像刀子一样整个儿扎进那人的身体，用牙齿咬他，让他当场把我打死算了！”

“你长得太瘦弱！”母亲大声说，“你怎么能和人家对打呢？”

“能！”费佳低声回答。

他走后，母亲对巴维尔说：

“他准第一个被人打垮！”

巴维尔没有作声。

过了几分钟，厨房的门慢慢打开了，走进来的是雷宾。

“你们好呀！”他微笑着说，“瞧，我又来了！昨天是给拖来的，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他握住巴维尔的手用力摇了摇，然后用手扶着母亲的肩膀说道：

“可以给点茶喝吗？”

巴维尔默默地端详着他那留着浓黑胡须的黝黑的宽脸庞和黑黑的眼睛。在他镇静的目光中，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情。

母亲到厨房里去烧茶炊。雷宾坐下来捋了捋胡子，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看巴维尔。

“是啊！”他好像接着被打断的话头在继续说，“我得跟你坦白地谈谈。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咱们几乎是邻居，我发现你这里经常有很多人来往，可你们既不喝醉酒，也不胡闹。这是第一点。要是有人不胡闹，那他们就会立刻引起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叫人家看不惯我。”

他说得低缓，但很流利。他用黧黑的手摸着胡须，眼睛一直盯着巴维尔的脸。

“人们在议论你。我的房东说你是异教徒，因为你不去教堂。我也不去。后来出现了传单，这是你想的主意吧？”

“是我！”巴维尔回答。

“哪儿是你呀！”母亲从厨房里伸出头来，惊慌地大声说道，“不止你一个人呀！”

巴维尔笑了笑，雷宾也笑了。

“好！”雷宾说。

母亲用鼻子大声地深深吸了口气，就走了，因为他们没有理睬她的话，觉得有点委屈。

“传单，这想得很妙。传单能使大家动起来。一共有十九张？”

“是的！”巴维尔回答。

“这么说，我全看到了！对啦，这些传单里面，有些地方看不大懂，也有些话是多余的。嗯，话说得太多，就难免说些废话……”

雷宾微微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结实的牙齿。

“后来，就是搜查。这才引起我对你们的真正好感。你，霍霍尔，尼古拉，你们都暴露了……”

他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字眼，便不作声了。他望了望窗外，用指头敲了一阵桌子。

“他们觉察到了你们的打算。你就说：长官，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吧。霍霍尔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有时候我在厂里听他的讲话，我想，除了死，什么也战胜不了他。他是个硬骨头好汉！巴维尔，你相信我的话吗？”

“相信！”巴维尔点了点头说。

“好。你看，我四十岁了，我的年纪比你大一倍，经历比你多二十倍。当过三年多兵，娶过两次老婆，一个死了，一个被我扔了。到过

高加索，见过反仪式派[1]信徒。老弟，他们是不能战胜生活的，绝不可能！”

母亲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那铮铮有力的话。母亲高兴地看到，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来到她儿子面前，像忏悔似的诚心诚意和他谈话。但是她觉得，巴维尔对客人太冷淡，为了缓和一下他的态度，她问雷宾：

“要不要吃点东西，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

“谢谢，大妈！我吃过晚饭了。那么，巴维尔，这么说，你认为现在的生活是不合理的啰？”

巴维尔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踱着。

“现实生活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说，“正因为这样，生活才使你来找我开诚布公地谈话。生活使我们这些一辈子在劳动的人们渐渐团结起来，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体都团结起来！生活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是艰难的，但使我们看到了痛苦的意义，生活本身向人们指出了应该怎样加速它的进程！”

“对！”雷宾打断了他的话，“应该把人变成新人！如果一个人生了疥疮，带他到澡堂洗个澡，给他换一身干净衣服，他的病就会好了！就是这样！可是怎样清除人们心灵上的污垢呢？这就成问题了！”

巴维尔激烈而尖锐地谈到厂主和工厂，还谈到外国工人怎样维护自身的权利。雷宾有时好像打句点似的用指头敲着桌子。他不止一次地喊道：

“是这样！”

有一次，他笑了起来，低声说：

“唉，你还年轻！对人还了解得太少！”

这时，巴维尔停下来，站在他的面前，严肃地说：

“咱们不要说什么年老年轻！最好看看，谁的思想更正确。”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还用上帝来欺骗我们？是这样。我也这么想，我们的宗教是虚伪的。”

这时母亲也插嘴了。每逢儿子谈起上帝，谈起与母亲对上帝的信仰有关的一切，谈起她认为珍贵而神圣的一切的时候，她总想寻找机会和儿子的视线相遇。她想默默地要求儿子，希望他不要说那些尖锐激烈的不信上帝的话来伤她的心。她感觉到，儿子虽然不信上帝，却有另一种信仰，这又使她安下心来。

“我怎么能理解他的思想啊？”母亲心想。

她以为上了年纪的雷宾听了巴维尔这些话，也会感到不快和生气的。但是，雷宾却平心静气地对他提出问题，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简短而固执地说：

“说起上帝，你们最好还是慎重一点！你们爱信不信，随便！”她换了口气，更有力地继续说：“但是，如果你们把上帝从我的心里夺走，那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在痛苦的时候就什么依靠也没有了。”

母亲的眼睛噙着泪水。她洗着碗碟，手指却在颤抖。

“好妈妈，你没有理解我们的话！”巴维尔温存地低声说。

“请原谅，大妈！”雷宾用深沉的声音缓慢地补充说道，含笑看了巴维尔一眼，“我忘了，大妈已经上年纪了，割瘊子已经太晚了……”

“我所说的，”巴维尔接着往下说，“不是您所信的那个大慈大悲的上帝，而是神父们当作棍子来吓唬我们的上帝！他们利用这个上帝的名义迫使所有人屈从少数人的罪恶意志……”

“对，这就说到家了！”雷宾用指头在桌上敲了一下，扬声说道，“连我们的上帝也被他们偷偷换了，他们利用手中的一切来和我们作对！大妈，您记住，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就是说，既然人和上帝相像，那上帝当然也就和人一样！可我们呢，非但不像上帝，简直和野兽一样。教堂里给我们看的是用来吓唬人的上帝……大妈，应该把上帝改变一下，替他刷洗干净！他们给上帝穿上了虚伪和中伤的外衣，歪曲了他的面目，以此来扼杀我们的心灵……”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是他的一言一语，都好像震耳欲聋的沉重打击，落在母亲的头上。他那张大脸长满了络腮胡子，像镶在黑框里似的，显得哀伤，使母亲看了觉得害怕。他乌黑闪亮的目光，也使母亲难以忍受，他在母亲的心里引起了隐隐的恐惧感。

“不，我最好还是走开！”她摇着头说道，“听这种话，我受不了！”

她很快走进了厨房。雷宾在她身后说道:

“你看，巴维尔！问题的根本不在头脑，而在心灵！在人的心灵里，有一个不让其他任何东西生长的地方……”

“只有理性才能够解放人！”巴维尔断然地说。

“理性不能给人力量！”雷宾坚持己见，大声地反驳道，“能给人以力量的是心灵，绝不是头脑，没错！”

母亲脱了衣服，没有做祷告就躺到床上去了。她感到又冷又不舒服。她起初觉得雷宾稳重、聪明，而现在对他产生了反感。

“异教徒！捣乱分子！”听着他的声音，母亲心里想，“他也是那一套，他也来了，也有事！”

而雷宾还是非常自信而又平静地说：

“神圣的地方是不应当空虚的。上帝所在的地方，正是心灵中至关紧要的地方。假使上帝从心灵中消失了，那一定会留下创伤！这是一定的！巴维尔，我们应当想出一种新的信仰……应当创造出一个人类之友的上帝！”

“不是已经有一个基督了吗？！”巴维尔说。

“基督的精神并不坚强。他说：‘求你将这杯撤去。’[2]他承认了恺撒。神是不能承认统治人类的人间权力的，他才是万物之主！神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分开：这是神的，那是人间的……但耶稣承认交易，承认婚姻。而且，他不公平地诅咒无花果树[3]，难道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是由于它自己的意志吗？灵魂也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意志而不结善果，难道是我自己在灵魂里面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吗？你看，是这样吧！”

房间里，两个声音此起彼伏，好像激烈地角斗，互不相让，争论得难分难解。巴维尔在来回地踱步，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说话的时候，一切音响都被他的话声淹没了，但是当雷宾用深

沉的声音平静而缓慢地说话时，可以听见钟摆的嘀嗒声和像锐利的爪子在抓挠墙壁似的轻微的冰霜冻裂声。

“按我的说法，就是照我们司炉工的说法，神好似一团火。就是这样！他活在人的心灵里，《圣经》上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4]，所以道也就是精神……”

“是理性！”巴维尔坚定地说。

“对！就是说上帝既在心灵中，也在理性中，反正不在教堂里！教堂是上帝的坟墓。”

母亲已经睡着，所以不知道雷宾是什么时候走的。

此后，雷宾就常常来了。要是巴维尔家里有别的同志在，他便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只是偶尔插一句：

“不错。是这样！”

有一次，他从墙角用暗淡的目光望着大家，阴郁地说：

“应当说说现在的事情，将来怎样，我们不知道，就是这样！当人民获得解放，他们自己会看清，怎样做才好。他们的脑子里给灌进了相当多他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够了！让人民自己去思考。也许他们要抛弃一切，抛弃全部生活和一切科学，也许他们会把一切都看作如像教堂里的上帝一样，在同他们作对。你们只要把所有的书交给他们就行了，他们自己会做出回答，就是这样！”

但如果只有巴维尔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会立刻展开无休止的然而却是平心静气的争论。母亲总是不安地听着他们的话，注意谛

听，竭力想要理解他们所谈的话。有时候母亲觉得，这个肩膀宽阔、蓄着黑胡须的粗壮汉子和身体匀称而结实的儿子——两个人都好像变成了盲人。他们到处乱撞，寻找出路，他们用两手有力但盲目地抓住一切东西，抖动一番，拿来拿去，掉在地上，用脚踩着掉下的东西。他们去碰所有的东西，用手逐一抚摩，然后又把它们抛弃，但始终没有失去信念和希望……

他们使母亲听惯了直率而大胆得使人觉得可怕的谈话。但这些话，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强烈地刺激她，她学会了不去理会这些话。有时，在否定上帝的话背后，她反而感到对上帝坚定的信仰。这时候，她就露出宽恕一切的温和的微笑。虽然她不喜欢雷宾，但对他已经不再有什么敌意了。

母亲每星期去一次监狱，给霍霍尔送衣服和书籍。有一回，她获准和霍霍尔会了面，母亲回来后，很感动地说：

“他在那里也像在家里一样。对谁都很和气，大家都跟他说笑。他虽然处境困难，心里很痛苦，但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看出来……”

“就应该这样！”雷宾说，“我们大家都在受苦受难，像陷在火坑里一样，里里外外受尽煎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并不是所有人的眼睛都被蒙上了，有些人是自己把眼睛闭上的，就是这样！既然是傻子，那就忍受吧！……”

---

[1] 反仪式派，从俄国正教会分离出来的精神基督派的一支。不敬拜圣像、十字架和圣徒，反对东正教的仪式和圣礼，不承认教会和神职人员，拒绝参加教会活动，视本派领导人为神圣。在沙皇时代因反对政府和不愿服兵役受到迫害。

[2] 据《圣经》记载，耶稣预感到他将被叛徒出卖而遭谋害，在最后晚餐时，向门徒们祝酒，用葡萄酒比喻自己为众人流的血，以表达自己的忧伤。随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耶稣便伏在地上祷告上帝说："求你将这杯撤去。"（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七至三十六节）他还对众门徒说心里难过得要死。雷宾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耶稣基督的精神并不坚强。

[3] 据《圣经》记载，有一次耶稣出门传道，肚子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便往那树走去。走近一看，一个果子也没有，因为还不到收果子的时节。耶稣却对那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不久，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同上第十一章第十二至二十一节）。

[4] 引自《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全节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十二

弗拉索夫家的灰色小屋子，越来越引起工人区人们的注意。在这种注意里，包含着许多猜疑、过分的谨慎和不自觉的敌意，但是也渐渐产生了出自信赖的好奇。有时有人跑来，小心地向周围望望，然后对巴维尔说：

“我说，老弟，你在那里常常看书，法律你一定知道。那你来讲讲……”

于是来人就对巴维尔讲起警察或工厂当局干的某一件不公正的事情来。要是情况复杂，巴维尔就给来人写一张字条，叫他去找城里认识的律师，他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人们对这个认真严肃的年轻人渐渐产生了尊敬。他简明而大胆地谈论一切事情，因为他总是细心地观察一切、倾听一切。由于这种细心，他对每一件纷繁事情进行顽强的分析研究，又随时随地能从千万个把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线结里找出一根共同的、没有尽头的线索。

自从“沼地的戈比”事件之后，巴维尔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是大大提高了。

在工厂的后面，有一大片长满枞树和白桦的腐臭沼地，像一个圆圈几乎把工厂围住了。到了夏天，沼地上蒸发出浓厚的黄色气体。成群的蚊子，从沼地飞到工人区，传播疟疾。沼地是属于工厂的，新厂主为了要从这块沼地上捞取利益，便想弄干这块沼地，顺便还可以从这里挖取泥炭。他对工人们说，这一措施可以改变这一地区的卫生状

况，并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便下令从他们工钱里每卢布扣除一戈比，作为沼地排水的费用。

群情激愤。使工人们感到特别气愤的是，职员可以不必负担这笔新规定的税款。

星期六厂主贴出征收戈比的布告时，巴维尔正生病在家。他没有去上工，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第二天午祷后，仪表堂堂的老翻砂工西佐夫和身材高大、性子暴躁的钳工马霍京来告诉他厂主的决定。

“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聚集在一起，”西佐夫庄重地说，“经过商量，决定派我们两个来问问你，因为你是我们当中最明白事理的人，厂主要用我们的钱来和蚊子打仗，难道有这样的法律吗？”

“你想想！”马霍京闪着细细的眼睛说，“四年前，他们这些骗子曾经募钱盖浴室。那次募集了三千八百卢布。钱到哪里去了？浴室……连影儿都没有。”

巴维尔和他们说明了这次苛捐是不合理的，这种主意明显对厂方有利。他们两人皱着眉头走了。母亲送走他们后，笑着说：

“瞧，巴沙，连老人也来向你请教了。”

巴维尔没有回答，他心事重重地坐到桌旁，开始写什么东西。几分钟后，他对母亲说：

“我有一件事请你去办：你到城里去一趟，把这张字条交给……”

“这危险吗？”她问。

“是的。那里在印我们的报纸。这桩戈比事件一定要在这一期见报……”

“好吧！”母亲说，“我这就去……”

这是儿子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母亲很高兴，儿子对她坦率地说明了事情的真实情况。

“巴沙，这我懂！”她一面穿衣，一面说，“他们这简直是抢劫！那个人叫什么？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很晚，她才回来，她虽然疲乏，可是心里很满意。

“我看见萨申卡了！”她对儿子说，“她向你问好。那个叶戈尔·伊凡诺维奇非常直爽，好开玩笑，爱说笑话。”

“你喜欢他们，我很高兴！”巴维尔低声说道。

“都是些直爽的人，巴沙！这些人都很直爽，太好了！他们也都很尊敬你……”

星期一巴维尔又没有去上工，因为他头痛。午饭时，费佳·马津跑来，他喜气洋洋，异常兴奋，累得气喘吁吁，他说：

“快去！全厂都闹起来了。大家派我来叫你！西佐夫和马霍京都说，你最会讲道理。真带劲儿！”

巴维尔一声不响地穿起衣服。

“女人也都跑去了，在那里叽叽嘎嘎！”

“我也去！”母亲说，“他们打算干什么？我去看看！”

“去吧！”巴维尔说。

他们一声不响地在街上快步走着。母亲激动得直喘粗气，她心里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工厂门口有一群妇女在尖声叫骂。他们三人悄悄地走进厂院，立刻卷进了激昂喧闹的黑压压的密集人群里。母亲看见，大家的脸都朝着一个方向，朝着铸造车间的墙壁，在红色砖墙前的破铁堆上，西佐夫、马霍京、维亚洛夫，还有五六个上了年纪的有威望的工人，挥动着手臂站在那里。

“弗拉索夫来了！”有人喊道。

“弗拉索夫？叫他到这里来……”

“静一点！”几个地方同时有人喊道。

这时候，在附近响起了雷宾平稳的声音：

“不是为了一个戈比，而是为了正义，就是这样！我们看重的，不是自己的一个戈比……它并不比别的戈比更圆，可是它却比别的戈比的分量更重，我们的一个戈比所含的血汗，比厂主的一个卢布里的还多，就是这样！我们看重的不是一个戈比，而是血汗、真理，就是这样！”

他的话传到人群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

“说得对，雷宾！”

“完全对，司炉工！”

“弗拉索夫来了！”

人们的喊叫声汇成喧闹的旋风，压倒了机器沉重的隆隆声、蒸汽粗重的叹息声和电线耳语般的簌簌声。人们急忙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挥舞着手，用激烈讥刺的话语使彼此的情绪变得更加炽烈。在疲乏的胸中一直沉睡着的愤怒，这时候觉醒了，要爆发出来，它得意地在空中飞翔，愈来愈宽地展开黑色的翅膀，更紧地笼罩着人们，吸引他们跟在自己后面，使他们互相碰撞，然后变成熊熊燃烧的怒火。乌云似的煤烟和尘土在人群上空翻滚，一张张通红的面孔汗流如雨，脸颊上冒着黑色的汗珠。在乌黑的脸上，眼睛熠熠闪亮，牙齿泛着白光。

巴维尔来到西佐夫和马霍京站着的地方，大声喊道：

“同志们！”

母亲看见，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她不禁推开人群，挤上前去。有人怒冲冲地对她嚷道：

“往哪儿挤呀？”

人们推挤着她。但这并没有使母亲止步，她为了想和儿子站在一起，便用肩膀和胳膊肘把人们拐开，慢慢地朝儿子一步步挤过去。

巴维尔从胸中喊出的这个词，他一直赋予它深刻而重大的意义，他觉得一股战斗的欢乐激情，哽塞了他的喉咙；现在他充满了要把燃烧着向往真理之火的心抛给人们的愿望。

“同志们！”他重复了一句，并从这个词中汲取着欢乐和力量，“我们是建筑教堂和工厂、铸造锁链和金钱的人！我们是所有人从生到死赖以生存和得到娱乐的有生力量！……”

“对！”雷宾喊道。

“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总是干活在最前面，而生活却最差。有谁关心我们？有谁希望我们幸福？有谁把我们当人看待？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有人像回声似的应道。

巴维尔控制着自己，开始说得更简明、更镇静，人群慢慢地向他靠近，黑压压的合成一个千眼的身体，将无数专注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贪婪地倾听他的讲话。

“只要我们不感到我们彼此都是同志，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友爱大家庭，人人都怀着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共同愿望，那我们就不能争取到更好的命运！”

“谈谈实际的问题吧！”母亲身旁有人粗暴地喊道。

“不要打搅！”从不同地方发出两个不很响亮的声音，一张张被煤烟熏黑的脸，阴沉而怀疑地皱着眉头；数十双眼睛，严肃、沉思地望着巴维尔的脸。

“不愧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傻瓜！”有人说。

“嗬！说得真大胆！”一个高个子独眼工人碰了碰母亲的肩膀，说道。

“同志们，现在我们应该明白，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帮助我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果我们要战胜敌人，那就应当把这作为我们的准则！”

“弟兄们，这话说得对！”马霍京喊了一声。他把手臂一扬，捏着拳头在空中挥动着。

“应该把厂主叫出来！”巴维尔接着说。

人群好像被一阵旋风扫过，开始晃动起来，紧接着几十个声音喊道：

“把厂主叫来！”

“派代表去找他！”

母亲挤上前去，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她昂首仰望着儿子：巴维尔站在受人尊敬的老工人中间，大家都在听他讲话并赞同他的意见。她儿子不像别人那样暴跳如雷，破口谩骂，这使她很高兴。

人们不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呼叫、谩骂和愤怒的话，有如阵阵冰雹打在铁板上一样。巴维尔从高处望着大家，他睁大眼睛在人群中寻找什么。

“选派代表！”

“西佐夫！”

“弗拉索夫！”

“雷宾！他的嘴厉害！”

人群中忽然有几个人声音不大地喊道：

“他自己来了……”

“厂主！……”

人群向两边闪开，给那个留着山羊胡子、长脸高个儿的人让开了一条道路。

“让一让！”他一边说，一边用快动作做手势叫工人让路，但手并不去碰他们。他眯起眼睛，用一种老练的统治者的审视察看工人们的脸。在他面前，有人脱帽，向他行礼，但他没有回礼，继续走着。由于他的到来，人群沉默了，人们感到惶惑，露出难堪的微笑，发出低低的感叹声，在这些声音里，可以感到一种小孩子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的后悔情绪。

他经过母亲身旁，用凶恶的眼光朝她脸上瞟了一眼，走到铁堆前停了下来。有人从铁堆上向他伸出手，但他没有理会，他的身体一纵便轻快地爬了上去。他站在西佐夫和巴维尔的前面，问道：

“聚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干活？”

出现了片刻的寂静。人们的脑袋像麦穗一样在摇摆。西佐夫把帽子在空中一挥，耸耸肩膀，垂下头来。

“我在问你们呐！”厂主大声喊道。

巴维尔站到他身旁，指着西佐夫和雷宾，高声说：

“我们三个人受同志们的委托，要求您撤销扣除一戈比的命令……”

“为什么？”厂主问巴维尔，连眼也不抬。

“我们认为向我们征收这种捐税是不合理的！”巴维尔声音响亮地说。

“你们怎么，以为我排干沼地的计划只是想剥削工人，而不是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是的！”巴维尔回答。

“您也是这样想？”厂主问雷宾。

“都一样！”雷宾回答。

“那么，您老人家呢？”厂主转向西佐夫问道。

“是的，我也请求您给我们留下这一个戈比吧。”

西佐夫说完，又垂下头，负疚地微笑了一下。

厂主慢慢地向人群环视了一遍，耸了耸肩，然后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巴维尔，对他说：

“据说你是个很有知识的人，难道您也不懂得这个措施的好处吗？”

巴维尔高声回答：

“如果厂里出钱来排干沼地，那大家都会懂得的。”

“工厂不是从事慈善事业的！”厂主冷冷地说，“我命令所有人立即上工！”

他用脚小心地探着铁块，对谁也不看一眼，走下铁堆去。

在人群中响起了一片不满的喧哗声。

“什么？”厂主站住了问。

大家不作声了，只听见远处有一个人在喊：

“你自己干活去吧！……”

“如果十五分钟以后你们还不干活，我就下令罚全体的款！”厂主口气强硬、毫不含糊地说。

他又穿过人群，但现在他身后响起了一片低声的怨言，他越向前走，叫喊的声浪就越高。

“跟他谈没用！”

“什么权利不权利！唉，命苦……”

人们转向巴维尔，对他喊道：

“喂，大律师，现在怎么办呢？”

“你说了一大堆，可是他一来，全都白说了！”

“我说，弗拉索夫，怎么办？”

呼声变得越来越高，这时巴维尔郑重地说：

“同志们，我提议，只要他不收回征收一戈比的命令，我们就不上工……”

人们激动地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哪有这样的傻子！”

“罢工吗？”

“就为了个把戈比？”

“那又怎么？罢工就罢工！”

“这样一来，把大家的饭碗都砸了……”

“有谁去做工？”

“会有人的！”

“是叛徒吗？”

十三

巴维尔走下来，和母亲站在一起。

周围的人都嚷嚷起来，相互争论着，叫喊着，情绪激昂。

“罢工你是搞不起来的！”雷宾走到巴维尔身边说，“大家虽然心疼钱，但是胆子小。赞成你的，最多才三百人。一把叉子叉不起一大堆粪……”

巴维尔沉默着。在他面前，人群就像一张巨大的黑脸在晃动，恳求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弗拉索夫觉得，他刚才说的话，犹如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久旱的干土上，在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忧郁而又疲乏地走回家去。母亲和西佐夫跟在他后面，雷宾和他并排走着，在他耳边闷声闷气地说：

“你说得很好，但是没有说到心里去，就是这样！一定要说到他们的心里去，在心灵深处点燃火花。用理性说服不了人，鞋小不合脚嘛！”

西佐夫对母亲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该入土了，尼洛夫娜！有新的人出来了。以前我们过的叫什么生活？跪在地上爬，老是要低头哈腰。如今的人，不知是觉醒了，还是变得更糟了，总之，和我们不同了。比如今天，年轻人跟厂主讲话，平起平坐……是啊！再见！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你

老弟，今天为大伙儿真出了不少力！愿上帝保佑你，兴许你能找到办法和出路的，上帝保佑！”

他走了。

“对，你们还是死了的好！”雷宾嘟囔说，“你们现在就已经没有人样了，是油灰，只配拿你们去填墙缝。巴维尔，你看见，是谁喊着要你做代表的吗？就是那些说你是社会主义者和暴徒的家伙！就是他们！说什么会把你赶出工厂——赶走了活该。”

“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巴维尔说。

“豺狼把同伴吃了，也有道理……”

雷宾脸色阴沉，说话的声音颤抖得有些异常。

“空口说白话，人们是不相信的，非吃点苦头不可，一定要通过血的教训……”

整整一天，巴维尔满脸愁云，一副疲倦的模样，心神非常不安。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母亲见他这样子，小心地问他：

“你怎么了，巴沙，啊？”

“头痛。”他沉思着说。

“那你躺下吧，我去请医生……”

他看了母亲一眼，连忙回答：

“不，不需要！”

然后他突然低声说：

“我还年轻，力不从心，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信任我，不愿按我讲的真理去做，就是说，我还不会说明真理……我很难过，觉得窝囊！”

母亲看着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想安慰安慰他，于是轻声说：

“你不要着急！他们今天不懂，明天是会懂的……”

“他们应当懂！”他喊了起来。

“你看，连我也懂得你说的真理……”

巴维尔走到她身边。

“妈妈，你是个好人……”

他说着转过脸去。母亲好像被这句轻轻的话烧灼了似的颤抖了一下，用手按在胸口上，珍惜地承受着儿子的爱，走开了。

夜里，母亲睡了，巴维尔正躺在床上看书，宪兵来了。他们怒冲冲地搜遍了阁楼和院子。一个蜡黄面孔的军官和第一次一样，侮辱、讥讽别人，以欺凌别人为乐事，极力刺痛人家的心。母亲坐在屋角，默默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的脸。巴维尔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激动情绪，可是，当军官放声大笑的时候，巴维尔的手指古怪地颤动起来，母亲觉得，儿子很难不去回敬军官，对他的嘲笑已经忍无可忍

了。现在她不像第一次搜查时那样恐慌，她对这些靴上带着马刺、身穿灰色军衣的夜客感到无比憎恨，这种憎恨压过了她的恐慌心情。

趁他们不注意，巴维尔赶紧悄声对母亲说:

“他们是来逮捕我的……”

母亲侧着头，小声回答:

“我知道……”

她知道，儿子要抓去坐牢，是因为今天他对工人们讲了话。但是，大家都赞成他说的话，所以一定会出来为他辩护，这样就不会长时间监禁他……

她想拥抱着儿子哭一场，但是军官站在旁边，正眯着眼睛打量她。军官的嘴唇在哆嗦，胡须也在颤动，弗拉索娃感到这个人正在等着她哭泣和哀求。她鼓起全身力量，尽量少说话，握住儿子的手，屏住呼吸，慢慢地低声说:

“再见，巴沙。要用的东西全拿了？”

“全拿了。不要惦记……”

“基督与你同在……”

他被带走后，母亲坐到长凳上，闭上眼睛，低声恸哭。她像丈夫生前常做的那样，把背靠在墙上，深深地陷入了忧伤之中，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极其委屈，她仰着头，久久地，一直在低声恸哭着——在这哭声里，倾吐出受伤的心灵的哀痛。在她面前，那个留着稀疏唇

髭的蜡黄面孔，好像一个斑点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一双眯缝着的眼睛，带着扬扬得意的神情在看人。母亲对那些因为儿子寻求真理而从她身边把他夺走的人们充满愤恨和憎恶，这种感情好似一团黑线缠绕在她的心头。

天气很冷，雨点扑打在窗上。夜里，长着长手臂和宽阔的红脸、没有眼睛的灰色身影，在房子周围走动、窥伺，还隐约可以听见马刺发出的响声。

“不如把我也抓去算了。”她心想。

汽笛吼叫着，要人们去上工。今天汽笛的吼声喑哑、低沉而又犹豫不决。门打开了，进来的是雷宾。他站在母亲面前，用手掌擦着胡子上的雨滴，问道:

“抓去了？”

“抓去了，那些该死的东西！”母亲叹口气答道。

“是这样啊！”雷宾苦笑了一下，说，“我也被搜查了，是啊，到处都翻遍了，他们还破口大骂……不过，他们没把我怎么样。这么说，巴维尔被捕了！厂主眨眨眼，宪兵把头点，人不就没有了吗？是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一帮家伙挤人民的奶，另一帮抓住角……”

“你们应该去营救巴沙呀！”母亲站起来高声说，“他是为了大家才被抓的。”

“谁去营救？”雷宾问。

“大家呀！”

“看你说的！不，这是办不到的。”

他一边苦笑着，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他严酷而令人绝望的话增加了母亲的痛苦。

“万一要打他，要上刑呢？……”

她想象着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这时，恐怖像一大块冰冷坚硬的东西，压在她的胸口，使她感到窒息。眼睛也觉得疼痛。

她没有生炉子，没有做饭，也没有喝茶，到晚上天色很黑时，她才吃了一块面包。当她躺下睡觉的时候，她觉得有生以来日子从没有这样孤独、空虚。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对某种重大美好的事情的日夜盼望中。年轻人在她周围热闹地、生气勃勃地转来转去，儿子严肃的面孔总在她眼前呈现，是他安排下这种令人惶恐不安然而却是美好的生活。现在他不在家，一切也都随之消失了。

十四

一天慢慢地过去了，经过漫长的不眠之夜，第二天过得更慢了。她期待有人会来，但是谁也没来。傍晚到了，接着黑夜来临。冷雨在叹息，沙沙地打在墙上。烟囱在低鸣，地板下有东西在跑动。雨点从屋顶上落下，凄凉的滴水声和挂钟的嘀嗒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整个房子好像在轻轻地摇动，周围的一切全是不必要的，在忧伤中变得毫无生气……

有人轻轻敲了几下窗子，一下，两下……她听惯了这种声音，已经不觉得害怕，但是现在她却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喜悦，颤抖了一下。她怀着模糊的希望，立即站起来，把围巾披在肩上，开了门……

萨莫伊洛夫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大衣领子遮住了他的脸，帽子压到眉毛上。

“我们把你吵醒了吧？”萨莫伊洛夫没有问声好就这样问道。他跟平时不同，神情忧虑而阴沉。

“我还没睡呢！”母亲回答，并用一种期待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萨莫伊洛夫的同伴声音嘶哑地、粗重地喘着气，脱掉帽子，向母亲伸出指头粗短的大手，像老朋友似的亲热地对她说：

“您好，大妈，不认识了吗？”

“是您啊？”弗拉索娃突然像有什么高兴事似的叫了一声，“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正是！”他低着好像唱圣歌的助祭那样蓄着长发的大脑袋，回答道。他胖胖的脸上带着善良的微笑，灰色的小眼睛亲切而明亮地望着母亲的脸。他像一具茶炊，跟茶炊一样又圆又矮，粗脖颈，短胳膊。他的面孔润泽而光亮，他大声地喘着气，胸腔里总是发出呼呼噜噜的嘶哑声……

“请到屋里去吧，我去穿衣服！”母亲说。

“我们是有事来找您的。”萨莫伊洛夫紧蹙双眉望着母亲，心事重重地说。

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走进房里，隔着板壁对母亲说：

“亲爱的大妈，今天早上，你认识的那个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从牢里出来了……”

“难道他也在牢里吗？”母亲问。

“关了两个月零十一天。他在牢里看见了霍霍尔——他向您问好，也看见了巴维尔，他也向您问好，让您不要担心，并转告您在他所走的道路上，人们休息的地方永远是监狱，这是对我们照顾周到的长官们已经规定好了的。大妈，现在我谈谈正事吧。您知道这里昨天抓了多少人吗？”

“不知道，难道除了巴沙还有人被抓？”母亲高声说道。

“他是第四十九个！”叶戈尔·伊凡诺维奇不慌不忙地打断了她的话，“应该准备官府再抓上十来个！这位先生也会被抓去的……”

“对，我也会被抓去的！”萨莫伊洛夫皱着眉头说。

弗拉索娃觉得呼吸轻松起来……

“在那里不止他一个！”这个念头在她头脑里闪过。

她穿好衣服，走进房来，显得很有精神地对客人微微一笑。

“抓了这么多人，总不至于关很长时间吧……”

“对！”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说，“如果我们想办法破坏他们这场好戏，他们就一定会完全落空的。事情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我们的小册子送进厂去，宪兵就一定要抓住这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去为难巴维尔和跟他一起坐牢的其他同志们……”

“这是什么缘故？”母亲惊慌地大声问了一句。

“很简单！”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温和地说，“有时候，连宪兵也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你想想，巴维尔在厂里，厂里就出现传单和小册子，现在巴维尔不在厂里，无论是传单还是小册子都没有了！这就是说，小册子是巴维尔散发的，是不是？这样，他们就会逼所有的人。当宪兵的这些家伙，最喜欢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懂了，我懂了！”母亲忧愁地说，“啊，主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从厨房里传来了萨莫伊洛夫的声音：

“差不多全给抓去了，真见鬼！现在我们必须像以前一样继续干下去，不单是为了事业，而且也为了营救同志。”

“但是，找不到人去干！”叶戈尔带着苦笑补充说，“传单小册子倒是非常好，我们自己弄的！但是怎么带进工厂，还不得而知！”

“厂门口开始对所有人搜身了！”萨莫伊洛夫说。

母亲感觉到他们这是想要她做什么事，对她有所期待，于是急忙问：

“那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办呢？”

萨莫伊洛夫站在门口说：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您认识那个女商贩科尔苏诺娃……”

“认识，怎么？”

“去跟她商量商量，看她肯不肯拿进去？”

母亲不同意地摇摇手。

“这可不行！她是个喜欢多嘴的女人，不行！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经我交给她的，是从我家拿去的，不行，不行！”

忽然，没料到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低声说：

“你们交给我吧，交给我！我能办到，我自有办法！我去求求玛丽亚，请她收我当帮手！就说我得干活儿，挣点钱吃饭！这样，我也可以拿饭到那儿卖了！我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带进去！”

她把手按住胸口，性急地担保说，她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好，而且不让人发觉。最后，她高兴地扬声说道：

“那时候他们会看到，巴维尔不在，可他的手却从监狱伸到这儿来了。他们会看到的！”

三个人都很兴奋。叶戈尔用力搓着手，微笑着说：

“妙极了，大妈！你要知道，这可太好了！简直是好极了。”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我会像坐安乐椅一样去坐牢！”萨莫伊洛夫搓着手说。

“您真可爱！”叶戈尔声音沙哑地喊道。

母亲微微笑了笑。她很清楚：如果现在工厂里出现传单，当局就会明白，传单不是她儿子散发的。她感到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高兴得全身都颤抖起来。

“您跟巴维尔会面的时候，”叶戈尔说，“告诉他，他有一个好母亲……”

“我会提前见到他的！”萨莫伊洛夫笑着应许道。

“您就告诉他，要做的事我都能做到！让他知道这一点！……”

“如果人家不抓他去坐牢呢？”叶戈尔指着萨莫伊洛夫问道。

“那可怎么办？”

他们两人都哈哈笑了起来。她知道自己说错了，便不好意思地有点解嘲似的跟着轻声笑了。

“只顾自己，就忘记别人了！”她垂下眼睛说。

“这很自然！”叶戈尔说，“至于巴维尔的事，请您不用担心，不要悲伤。他从监狱回来会变得更好的。他在那里可以休息、学习。在外面，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这些工夫的。我坐过三次牢，虽然不那么心甘情愿，可每次对头脑和精神毫无疑问得到了好处。”

“您的呼吸真困难！”母亲很关切地看着他朴实的面孔，说道。

“这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举起一个指头，回答道，“那就这样决定，大妈？明天我把材料给您送来。为了冲破长期的黑暗，我们的锯子又要发挥作用了！言论自由万岁！母亲的心万岁！好了，再见！”

“再见！”萨莫伊洛夫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可是，这种事情，我连半句话都不敢对我自己的母亲说，真的！”

“大家都会明白的！”弗拉索娃想宽慰他，就这样说道。

他们走后，她关上门，跪在房间的中央，在沙沙的雨声中开始祈祷。她默祷着，一心只想着巴维尔引进她生活里的那些人。仿佛他们一一都在她和圣像之间走过，他们都是些朴实、彼此非常亲密却又孤单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去找玛丽亚·科尔苏诺娃。

那个女商贩像平时一样，满身油污，喋喋不休，她看见母亲表示很同情。

“心里不好受吧？”她用肥胖的手在母亲肩上拍了拍，问道，“算了吧！抓了人，押走了，这有什么！这没有什么不好。从前都是因为偷东西才坐牢，现在为了真理也要蹲监狱。可能那天巴维尔说的话不合适，可他是为了大家出来说话的，大家都理解他，你放心吧！大家嘴

里尽管不说，但心里清楚，谁是好人。我一直想到你那里去，可就是脱不开身。一天到晚做饭卖钱，看来临了还是会像叫花子一样死去。一帮男人来缠我，都是些该死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啃我，就像一群蟑螂咬一个大面包似的！刚攒上十来个卢布，准有哪个鬼东西立刻挨上门来，把钱舔个精光！做女人真是倒霉，做女人是世界上最糟糕不过的了！一个人过日子困难，两个人又无聊！”

“我来是想说说给你当个下手！”弗拉索娃打断了她的唠叨，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玛丽亚问道。她听母亲说完后，同意地点点头。

“好的！从前我老公打我的时候，你常常把我藏起来，这你还记得吧？现在你有困难，我也该帮帮你……大家都应该帮助你，因为你儿子是为大家的事才被抓走的。大家都一致说，你有一个争气的儿子！人人都同情他。我敢说，这样抓人，官府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看，厂里怎么样？都不说好话，亲爱的！那些当官的，大概以为咬了人的脚后跟，就走不远了，可结果呢，打了十个，恼了一百！”

最后她们谈妥了，第二天午饭时，弗拉索娃把两个盛着玛丽亚做的饭菜的大罐子拿到工厂去，而玛丽亚自己到市场去做买卖。

十五

工人们立刻发现了这个新来的女商贩。有些人走到她身边来说两句称赞的话：

“尼洛夫娜，出来干活了？”

有些人安慰她，说巴维尔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另一些人说些怜悯的话，使她悲伤的心感到惴惴不安；也有些人愤恨地痛骂宪兵和厂主，引起她心里的共鸣；还有些人却幸灾乐祸地望着她，考勤员伊萨·戈尔博夫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是省长，就把你儿子绞死！不让他妖言惑众！”

听到这种恶意的威吓，她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向她袭来。她没有理睬伊萨，只是看了看他满是雀斑的瘦小的面孔，叹了口气，低下眼睛看着地上。

工厂里很不平静，工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窃窃议论着什么，坐立不安的工头到处乱窜，不时可以听到咒骂声和充满怒气的笑声。

两个警察带着萨莫伊洛夫从她身边走过。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只手抚摩着浅红色的头发。

一群工人，百十来人，跟在后面，用咒骂和嘲笑赶着警察。

“格里沙，你是去散步吧！”有人对他喊道。

“我们的弟兄真排场！”另一个人帮腔说，“带了卫兵散步……”

这人接着狠狠骂了一句。

“看来抓小偷没什么利可图了，”高个子独眼工人大声挖苦说，“所以现在抓起好人来了……”

“哪怕夜里来抓呢！”人群里有人附和说，“大天白日的，不要脸，畜生！”

警察神情颓丧地快步走着，竭力装得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似乎连跟在他们身后的人的叫骂声也没听见。迎面有三个工人，手里拿着一根大铁条走来。他们用铁条对着警察喊道：

“当心点，抓鱼的！”

萨莫伊洛夫走过母亲身边的时候，微笑着对她点点头，说：

“抓去了！”

母亲一声不响地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这些为人正直、头脑清醒、面带笑容去坐牢的年轻人，使她非常感动。在她心里，对这些人产生了母性的怜爱。

从工厂回来，母亲一整天在玛丽亚家帮她干活，听她饶舌，很晚才回到冷清、寂寞而又僻陋的家里。她在屋子里久久地走来走去，坐立不安，不知做什么才好。已经快到深夜了，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还没有把答应送来的材料送到，这使她焦急万分。

窗外秋天沉重的灰色雪片泛着暗淡的光，飘飘洒洒。雪片软绵绵地落在窗上，无声地滑下去，然后融化，留下水湿的痕迹。她在想念儿子……

有人小心地敲了敲门，母亲赶紧跑过去摘下门闩钩。进来的是萨申卡。母亲已经很久不见她了，现在首先引起她注意的是，这姑娘胖得不太正常。

“您好！”母亲说，因为有人来了，夜里有个伴，所以很高兴，“很久不见您了。到外地去了吗？”

“没有，我坐牢了！”姑娘微笑着回答，“和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在一起，您还记得他吗？”

“怎么会不记得！”母亲大声说道，“昨天叶戈尔告诉我，他已经放出来了，但是关于您的情况，我不知道……谁也没提起您也在那里……”

“这有什么说头呢？趁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还没有到，我要换件衣服！”姑娘看看周围说。

“您浑身湿透了……”

“我把传单和小册子带来了……”

“拿出来，拿出来！”母亲催促着。

姑娘很快地解开大衣的纽扣，抖了抖，一叠叠纸像叶子从树上落下时发出簌簌的声音，从她身上掉到地上。母亲一边笑着，一边从地上将纸捡了起来，说道：

“我见您这样胖，还以为您出嫁了，快生小宝宝了。哎哟，拿了这么多！难道是走来的？”

“是的！”萨申卡说。她现在又和从前一样匀称而苗条了，母亲看见她面颊消瘦，眼睛变得很大，眼窝发黑。

“刚放出来，您该休息休息，可您真是！”母亲叹了口气，摇着头说。

“需要这样！”她打着寒战说，“请您告诉我，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怎样了？还好吧？他不怎么焦急吧？”

她问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母亲。她歪着头整了一整头发，她的手指在发抖。

“还好！”母亲回答说，“他是不会把心事流露出来的。”

“他身体一直很结实吧？”姑娘低声说。

“没生过病，从来没有！”母亲说，“您浑身在发抖。我去给您弄点茶和马林果酱。”

“这可太好了！不过，太麻烦您了吧？天这么晚了，我自己来……”

“您还不嫌累啊！”母亲责备说，开始在茶炊旁张罗起来。萨莎[1]也走进厨房，坐在长凳上，把两手放在脑后说：

“不论怎么说，坐牢还是消耗体力的！讨厌的是没事可干！这是最痛苦的了。明明知道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可是像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有谁来报答你们这一切呢？”母亲问。

接着，母亲叹了口气，自问自答地说：

“除了上帝，还能有谁呢！您大概也不信上帝吧？”

“不信！”姑娘摇摇头，简短地回答说。

“可是我不相信你们的话！”母亲突然兴奋地说。她把被炭灰弄脏的两手很快地在围裙上擦了擦，以坚定不移的口吻继续说：“您不理解您的信仰！不相信上帝怎么能过这样的生活呢？”

在过道里有人很响地跺着脚，在喃喃地说话，母亲颤抖了一下，姑娘霍地站起身来，匆匆地和母亲耳语了几句：

“不要开门！如果是那帮宪兵，您就说不认识我！是我走错了人家，偶然到这儿来，忽然晕倒了，您替我脱衣服，看见了这些书籍，懂了吗？”

“我亲爱的，为什么要这样？”母亲感动地问。

“等一等！”萨申卡侧耳听着说，“好像是叶戈尔……”

进来的果然是叶戈尔，他浑身都湿了，累得喘不过气来。

“好啊！这不是茶炊吗？”他喊道，“大妈，这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萨申卡，您已经来了？”

小小的厨房充满了叶戈尔沙哑的声音，他慢慢地脱下了沉重的大衣，一口气说道：

“大妈，这就是让官府伤脑筋的姑娘！监狱的看守欺负她，她就对看守说，如果不向她道歉，她就饿死，她真的八天没吃一口东西，差

一点一命呜呼。有两下吧？瞧，我的肚子像什么样子？”

他一边说，一边用短粗的手捧住难看地向下垂的肚子，走进房间后，随手带上了门，在那里还继续说着什么。

“您真的八天没吃东西吗？”母亲吃惊地问。

“为了要他道歉，必须这样做！”姑娘回答道，冷得直缩肩膀。她的镇静和顽强，在母亲心里唤起了近似责备的感情。

“原来是这样！……”她心想，接着又问道，“如果真的饿死了呢？”

“那有什么办法呢？”她低声回答说，“看守终于道歉了。人是不应该任人欺负的……”

“是啊……”母亲缓缓地答应着，“可是我们姊妹一辈子受人欺负……”

“我把东西卸了！”叶戈尔打开了门，宣布说，“茶炊烧好了吗？让我来拿进屋……”

他端起茶炊，一面走，一面说：

“我的亲生爸爸，一天至少要喝二十杯茶，所以在人世间才无病无灾地活了七十三岁。他体重八普特[2]，是复活村的教堂执事……”

“您是伊凡神父的儿子？”母亲大声问道。

“对啦！您怎么知道？”

“我就是复活村的人呀！”

“是同乡？娘家姓什么？”

“你们的邻居！我是谢廖金家的人。”

“是瘸腿尼尔的女儿吗？这人我认得，因为我的耳朵被他拧过不止一次……”

他们面对面站着，一面互相问来问去，一面笑着。萨申卡含笑看了看他们，便开始沏茶。茶具的声音使母亲从追忆中回到现实。

“啊呀，对不起，只顾说话了！见到同乡真叫人太高兴啦……”

“我才应该说对不起呢，我在这儿喧宾夺主了。不过已经十点多了，我还要走很远的路……”

“上哪儿去？到城里？”母亲吃惊地问。

“是。”

“这怎么行？天又黑，又下雪！您已经累了！在这儿过夜吧！叶戈尔·伊凡诺维奇睡在厨房里，咱们俩睡在这儿……”

“不，我一定得走！”姑娘简单地说。

“是的，老乡，这位小姐必须离开。这儿的人认识她。如果她明天在街上出现，那就不好了！”叶戈尔说。

“她怎么去呢？一个人去行吗？”

“行！”叶戈尔笑着说。

姑娘给自己倒了茶，拿起一块黑麦面包，在上面撒点盐就吃起来，她沉思地望着母亲。

“这样的路，您和娜塔莎，你们怎么走呢？要是我，就不去了，害怕啊！”弗拉索娃说。

“她也害怕！”叶戈尔说，“您怕吗！萨莎！”

“当然！”姑娘回答。

母亲看看她，又看看叶戈尔，低声赞叹道：

“你们可真是……了不起！”

喝完茶，萨申卡一声也不响地握了握叶戈尔的手，走进厨房，母亲跟在后面送她。在厨房里，萨申卡说：

“见到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请代我问候他！”

她握住门的把手，忽然回过头来，低声说：

“可以亲亲您吗？”

母亲默默地抱住她，热烈地吻了吻她。

“谢谢！”姑娘小声说道，点点头，便走了。

回到房里，母亲不安地望了望窗外。在漆黑的夜色中，下着湿漉漉的鹅毛大雪。

“您还记得普罗佐罗夫一家吗？”叶戈尔问。

他宽宽地叉开两腿坐着，使劲吹着杯里的茶，发出很大的声音。他红红的脸上，汗津津的，带着满意的神情。

“记得，记得！”母亲沉思着说，侧身走近桌子，她坐下来，用那双充满悲哀的眼睛望着叶戈尔，慢慢地拖长声音说，“哎呀呀！萨申卡行吗？她能走到城里吗？”

“她会累得够呛，”叶戈尔同意说，“这姑娘本来身体还比较结实，可是牢里的生活把她折磨坏了……况且她是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的……好像肺已经有毛病了……”

“她是什么人？”母亲低声询问。

“是地主的女儿。据她说，父亲是个大坏蛋！大妈，您知道他们想要结婚吗？”

“谁？”

“她和巴维尔……但是总不凑巧，他没坐牢的时候，她在坐牢，现在呢，又相反！”

“这我不知道！”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巴沙从来不说他自己的事……”

现在，她更加可怜这姑娘了，不由得怀着不快的心情向客人瞧了一眼，说：

“您应该送送她！”

“不行啊！”叶戈尔低声说，“我这里还有一大堆事情，明天从清早起，就要奔走一整天。对我这个有气喘病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件美差……”

“她是一个好姑娘。”母亲想着叶戈尔告诉她的话，顺口冒出这么一句。她觉得很委屈，因为这件事不是从儿子口里而从旁人口里听到的。她紧紧地抿着嘴唇，眉毛低低地垂着。

“是个好姑娘！”叶戈尔点点头，“我看出，您在可怜她。这没用。如果您对我们这些谋反的人全觉得可怜，您的心就不够了。老实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就在前不久，我有一个同志从流放地回来。他经过尼日尼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斯摩棱斯克等他，可是，当他到了斯摩棱斯克，她们都已被关进莫斯科监狱了。现在轮到他的妻子流放到西伯利亚了！我也有过妻子，是个非常好的人，五年这样的生活，把她送进了坟墓……”

他一口气把一杯茶喝完，接着又讲下去。他历数着监禁和流放的岁月，讲了各种不幸的事件、监狱里的毒打和西伯利亚的饥饿。母亲听着，两眼看着他，对他简单而又平静地讲述这种充满苦难、迫害和凌辱的生活，母亲感到吃惊……

“好了，咱们谈谈正事吧！”

他的声音变了，脸色更加严肃。他开始问母亲，她打算怎样把小册子带进厂里去，他对各种细枝末节的小事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使母亲感到很惊讶。

谈完这件事，他们又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叶戈尔风趣地谈着，母亲却深深地沉溺在回忆里。她觉得，过去的生活很像一片单调地布满

一块块小土丘的沼泽地，上面丛生着纤细的、瑟缩战栗的白杨、矮小的杉树，还有长在小土丘之间的稀稀落落的白桦树。白桦长得很慢，在稀软而腐烂的土地上长五六年，就悄悄地倒下烂掉。她看着这幅图景，忍不住可怜起什么来了。在她眼前，出现一个面孔严峻而倔强的姑娘，她正冒着潮湿的雪片孤独而疲倦地走着。儿子却在监狱里。他大概还没有睡，正在想着什么……但是他想的不是她，不是母亲，他有了一个比母亲更亲近的人。沉重的思虑，像乌黑纷飞的乱云向她爬过来，紧紧地笼罩着她的心……

“您累了吧，大妈！咱们睡觉吧！”叶戈尔微笑着说。

母亲和他道别后，怀着满腔辛酸悲苦的感情，侧着身子，小心地走进厨房。

早上喝茶的时候，叶戈尔问母亲：

“如果他们抓住了您，问您这些异端邪说的小册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您怎么说呢？”

“我就说：‘你们管不着！’”她答道。

“这样他们绝不会轻易罢休的！”叶戈尔不以为然地说，“他们非常自信，认为这正是他们要管的事！他们会穷追不舍，问个没完！”

“我就是不说！”

“那就把你关进牢里！”

“这算什么？连我也配坐牢，那就谢天谢地了！”她喘着气说道，“谁需要我？谁也不需要。据说，还不至于拷打……”

“嗯！”叶戈尔仔细地打量她一眼，说道，“挎打，倒是不会。但是，好人应该保护自己……”

“这一点跟你们是学不到的！”母亲笑着回答。

叶戈尔沉默了一会儿，在房间里走了走，然后走到她跟前，说：“很困难，老乡！我觉得，您是很困难的！”

“大家都困难！”她挥了挥手，答道，“大概只有明白人比较轻松一些……而好人要的是什么，我也渐渐懂得一些了……”

“大妈，您既然懂得，那他们大家就都需要您——大家都需要！”叶戈尔一本正经地说。

母亲看了他一眼，默默地笑了笑。

中午，她非常镇静熟练地将小册子塞进自己的怀里，她放得那样巧妙而又合适，连叶戈尔也满意地啧啧称赞道：

“捷尔·古特！[3]壮实的德国人喝干一桶啤酒后，常常这样说。大妈！这些书没有使您的模样改变！您依然是个高高胖胖、上了年纪的善良妇女！无数的神都在祝福您旗开得胜！……”

半个钟头后，母亲若无其事、信心十足地站在工厂门口，沉重的担子压弯了她的背脊，两个守门的人被工人们的嘲笑惹火了，一面粗暴地搜查进厂的所有工人，一面跟他们对骂。旁边还站着一个警察和一个细腿红脸的家伙，眼珠子滴溜儿乱转。母亲把扁担换了个肩，她觉得这家伙就是特务，便皱着眉头注视着他。

一个高个子鬈发青年，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对搜身的门卫喊道：

“你们这些鬼东西，不要在口袋里搜！在脑袋里搜吧！”

一个门卫回答道：

“你的脑袋上除了虱子什么也没有！”

“要你们就是抓虱子的，不配抓鱼！”工人回骂道。

那特务很快地打量了他一眼，啐了口唾沫。

“让我进去吧！”母亲请求说，“你们看，人家挑着重担，腰都快压断了！”

“走！走！”一个门卫怒气冲冲地喊道，“少啰唆……”

母亲走到老地方，放下大罐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向四处张望。

钳工古谢夫兄弟立刻走到她跟前。哥哥瓦西里皱着眉头，大声问：

“有包子吗？”

“明天拿来！”她答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兄弟俩喜形于色，伊凡忍不住叫了起来：

“您啊，真是个好妈妈……”

瓦西里蹲下身来朝罐子里瞧，在这同时一叠传单塞进了他的怀里。

“伊凡，”他大声说，“不要回家了，就在她这儿吃午饭吧！”他说着把传单很快塞进自己的长筒靴里，“应该照顾一下新来女商贩的生意……”

“应该照顾！”伊凡附和他说，接着哈哈笑了起来。

母亲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嘴里吆喝着：

“菜汤——热面条！”

同时，母亲悄悄地，把一摞一摞小册子塞给兄弟俩。每当她把小册子从手里交出去的时候，她眼前就闪现出那个宪兵军官的脸，它像黄色的斑点，有如在黑暗的屋子里火柴发出的昏黄亮光一样。她怀着快意的感情，在心里对他说：

“拿去吧，老总……”

她在递交下一摞小册子的时候，心里又痛快地补充了一句：“拿去吧……”

手里拿着饭碗的工人们走了过来。当他们走近时，伊凡·古谢夫就大声地笑起来，弗拉索娃便盛汤盛面，从容地停止了递送。古谢夫兄弟跟她开玩笑说：

“尼洛夫娜手脚挺麻利！”

“穷得没法子的时候，就逼得你连耗子也要逮！”一个司炉工阴郁地说，“挣钱养她的人被抓去了！一群畜生！好，给我三戈比的面条！不要紧，大婶！总可以熬过去的。”

“谢谢您的好意！”母亲向他微微笑了笑。

他离开时，独自喃喃地说：

“好意算什么，不值得一谢……”

弗拉索娃不时吆喝几声：

“热的——菜汤，面条，疙瘩汤……”

她心里想着如何把自己第一次的经验告诉儿子，但是在她面前，总是出现军官那张惊讶而又凶恶的捉摸不透的黄脸。他脸上的黑色小胡子惊慌失措地在抖动；从他会哼哼地翘起的嘴唇下面，露出紧紧咬着的一排白牙。母亲心里像有一只小鸟在唱歌似的那样高兴，双眉在狡黠地耸动。她很麻利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自言自语地说：

“嘿，还有呢！……”

---

[1] 萨莎是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2] 八普特合一〇一公斤多。

[3] 德语：很好！

十六

傍晚，母亲正在喝茶的时候，听见窗外有马蹄踩着稀泥的声音和一个熟悉的说话声音。她急忙站起来，跑进厨房，来到门口。在过道里，有人很快地走着，她觉得眼前发黑，便把身子靠在门框上，用脚踢开了门。

“晚安，大妈！”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双瘦长的手搭在她的肩上。

失望的苦恼和见到安德烈的欣喜，一起涌上她的心头。两种感情燃烧着，融合成一种灼热的强烈感情，它像一股热浪拥抱着她，拥抱着并把她举起，她把脸埋在安德烈的胸口。他紧紧地抱住母亲，他的手在颤抖，母亲一句话不说，只是低声哭泣，他抚摩着母亲的头发，像唱歌似的说：

“不要哭，大妈，别伤心！我跟您说实话，他很快就会放出来的！他们手里没有任何他的把柄，大家都像煮过的鱼不开口……”

他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扶进房里。母亲靠在他的身上，用像松鼠一样敏捷的动作擦去眼泪，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

“巴维尔向您问好，他非常健康、愉快。那儿很挤！抓了一百多人，有我们这儿的，也有城里的，每间牢房关三四个人。监狱当局没什么，还算好，该死的宪兵给他们添了这么多事，弄得他们精疲力竭。因此监狱当局管得并不怎么严，总是说：‘诸位，请你们安静些，不要给我们找麻烦！’嗯，所以一切都很好，可以谈话，传看书籍，有吃的大家分。这种监狱不坏！虽然监狱又旧又脏，但管得松，日子好

过。刑事犯人也不错，帮了我们许多忙。这次，我、布金和另外四个人被释放了。巴维尔也很快可以出来，这毫无疑问！维索夫希科夫可能要关得最长，他把人家都惹火了。他一天到晚骂人，什么人都骂！宪兵都没法见他。看来他得受审判，或许要挨一顿。巴维尔常常劝他：‘尼古拉，别这样！即使你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反正也不会变好的！’可他还是大声叫喊：‘我要像抠疮痂一样把他们从地球上除掉！’巴维尔表现很好，既稳重又坚定。您听我说，他快出来了……”

“快了！”母亲得到了安慰，亲切地微笑着说，“我知道，快了！”

“您知道，那就好！嗯，总得给我杯茶喝吧，您说说，您是怎么过的？”

他满脸笑容，望着母亲，他是那样可亲可爱，在他圆圆的眼睛里，闪动着深情的、有点忧郁的火花。

“我非常喜欢您！安德留沙！”母亲深深叹了口气，端详着他消瘦的、长满滑稽可笑的一簇簇黑胡子的脸，说道。

“我能够得到一点，就满足了。我知道您喜欢我，您能够爱一切人，您有一颗伟大的心！”霍霍尔在椅子上摇晃着身体说。

“不，我特别喜欢您！”她坚持说，“如果您有母亲，大家都会羡慕她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的……”

霍霍尔摇摇头，然后又用手使劲揉了揉头。

“我母亲一定还在什么地方……”他小声说。

“您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吗？”她扬声说道，接着她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稍加渲染地讲起她把宣传品带进工厂的经过。

起初，霍霍尔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手舞足蹈，用指头敲着脑袋，高兴地喊道：

“啊哟！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件大事呀！巴维尔知道了一定很高兴，是不是？大妈，真是好极了！无论对巴维尔，还是对大家都一样！”

他怀着钦佩的心情弹响着指头，吹着口哨，全身摇摆着，喜笑颜开，这在母亲心里唤起了极其强烈的共鸣。

“安德留沙，我亲爱的！”母亲说，仿佛她打开了心灵的门，充满内心喜悦的话像溪流一般翻滚着涌流出来。

“我也曾想过我这半辈子。主耶稣基督啊！我过去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挨打……干活……除了丈夫，什么都没见过；除了害怕，什么也不知道。巴沙怎么长大的——没注意过；丈夫在世的时候，我是不是疼爱儿子，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干的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想尽法子让我那头野兽吃得香、吃得饱，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不叫他生气，希望他不要打我，哪怕可怜我一次也好。我不记得他有哪一回可怜过我。他打我，好像打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所有他痛恨的人。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年，结婚前的事，我记不得了。我回想了，可像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不久前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到这儿来过。我和他是一个村的，他谈了许许多多，可我只记得那儿的房子，记得那儿的人，但人们是怎么生活的，说过什么话，谁发生过什么事，全忘

了！失火的事我倒还记得，闹过两次。看来，我心里的一切都被打掉了，心灵好像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看不见，也听不见……”

她歇了歇，像从水里捞出的鱼拼命地吸气，向前弯着身子，放低声音，继续说：

“丈夫死了，我就指望儿子，但他去做这种事。这下我可难受了，心疼他……他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受过多少怕，担过多少心，每当我想到他的命运，心都要碎了……”

她沉默了片刻，轻轻地摇晃着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这种女人的爱，是不纯洁的！我们只爱自己所需要的！就拿眼前您来说，您想念自己的母亲，但她对您有什么用呢？你们大家都是为大众去受苦坐牢，流放西伯利亚，去死……年轻的姑娘，半夜三更独自一个人，踩着泥浆，冒着雨雪，从城里走七俄里路到这里来。有谁催她们？有谁逼她们？这是因为她们爱人民！像她们那样才是纯洁的爱！她们有信仰！她们有信仰，安德留沙！可是我，却做不到！我只爱我自己的、亲近的！”

“您做得到的！”霍霍尔说着把脸转到一边，像平时那样用手使劲揉了揉脑袋、脸颊和眼睛。“所有人都爱亲近的，但是有博大的心胸，远的也会变成近的。您能够做许多事情，您有一颗伟大的母性的心……”

“但愿能这样！”她低声说，“是啊，我已经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很好！真的，我喜欢您，您和巴沙相比，也许我更喜欢您！他什么都藏在肚子里……比如，他要和萨申卡结婚，但是也不跟我这个做母亲的说一声……”

“不对，”霍霍尔表示不同意，“这件事我知道。您说得不对。他爱她，她也爱他，这是真的。但结婚是不会的，不可能！她倒是愿意，但巴维尔现在不想……”

“原来是这样！”母亲沉思着轻声说，她的眼睛悲伤地注视着霍霍尔的脸，“噢。原来是这样！人们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

“巴维尔是一个难得的人！”霍霍尔低声说，“是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人……”

“可现在——他在坐牢！”母亲若有所思地接着说，“这种事真让人担惊受怕，不过现在好多了！整个生活不同了。现在所担心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是替大家担心。心也变了，心灵睁开了眼，一看：觉得又悲又喜。有许多事情我还不理解。你们不信上帝，这使我很难受，很不高兴！不过，这也没法子！可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的确是好人！你们为人民情愿吃苦，为真理甘心受难。你们的真理，我也了解：只要还有富人，人民就什么也得不到，无论是真理，还是欢乐，什么也得不到！现在我在你们中间生活，有时夜里会想起过去，想起我被糟蹋的力量，想起我年轻时受到压抑的心，我就可怜自己，感到痛苦！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些了。我对自己也渐渐更了解了……”

霍霍尔站起来，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慢慢踱步，尽量使脚不发出声音，他又高又瘦，在沉思默想。

“您说得很对！”他轻声赞叹道，“很对。在刻赤城曾经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写诗，有一次他写了这样的诗句：

‘连无辜被害的人，

真理的力量也能使他复活！……’

他本人就是被刻赤城的警察当局杀害的。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知道真理，又在人们中间大量传播了真理。比如您，也是无辜受害的人……”

“我现在说这些话，”母亲继续说，“自己说，自己听，可我不敢相信。过去我一辈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么能躲过一天算一天，怎么悄悄地挨日子，只要人家不碰我就行。可现在我却想着大家，也许，我还不很了解你们的事业，可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很亲近，谁我都疼爱，希望你们都好。安德留沙，对您尤其是这样！……”

霍霍尔走到她身旁说：

“谢谢！”

他把母亲的手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摇了摇，很快把脸扭到一旁。母亲由于激动感到乏力，一声不响地慢慢洗着茶杯，她胸中缓缓升起一股热流，温暖着她的心，使她振奋。

霍霍尔一边踱着步，一边对她说：

“大妈，您哪怕也给维索夫希科夫一次温暖呢！他父亲也在牢里——是个不怎么正经的老头子。尼古拉隔着窗子见到他就骂。这不好！但尼古拉心地挺善的，狗呀、老鼠呀，所有的小动物他都爱惜，但人呢，他却不爱！唉，一个人竟被毁成这样！”

“他母亲失踪了，父亲是个小偷，又是酒鬼。”母亲沉思着说。

安德烈去睡的时候，母亲悄悄地为他画了十字。等他躺了半个小时左右，母亲低声问：

“安德留沙，没睡着？”

“没睡着，怎么啦？”

“好好睡吧！”

“谢谢，大妈！谢谢！”他感激地应道。

十七

第二天，尼洛夫娜挑着担子走到工厂门口的时候，守卫蛮不讲理地把她拦住，喝令她把罐子放在地上，仔细地搜查了她。

“把我拿来的饭菜都弄凉了！”他们粗暴地搜查她衣服的时候，她镇静地说。

“住嘴！”一个守卫阴沉着脸说。

另一个轻轻推了一下她的肩膀，很自信地说：

“我说——就是从墙外扔进来的嘛！”

老工人西佐夫第一个走到她身边，向周围看了看，低声问：

“听说了吗，大妈？”

“什么？”

“传单呀！昨天又出现了！简直像面包上撒盐一样到处都有。你看，又抓人又搜查，还不是没用！我的侄儿马津也抓去坐牢了。哼，又怎么样呢？你的儿子也抓去了。现在总该清楚了吧，这不是他们干的！”

他攥着满把胡子，看了看母亲。走开的时候，他说：

“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去坐坐？一个人一定闷得慌吧……”

母亲谢了谢他。嘴里喊着饭菜的名称，眼睛机警地观察着工厂里特殊的活跃气氛。大家都很兴奋，一会儿聚拢，一会儿散开，从这个车间跑到那个车间。在充满煤烟的空气里，可以感觉到一种振奋勇敢的气息、激励的欢呼声和嘲笑的叫喊声。上了年纪的工人谨慎地微笑着。厂方的人满腹心事地到处走动，警察疲于奔命，工人们看见他们，就慢慢地散开，或者站在原地，闭上嘴，默默地看着他们凶神恶煞、气急败坏的面孔。

所有工人的脸好像都洗得很干净。古谢夫高大的身影，不时在眼前闪过。他弟弟伊凡，像小鸭似的走着，哈哈大笑。

木工车间的工头瓦维洛夫和考勤员伊萨不慌不忙地从母亲身边走过。身材矮小瘦弱的伊萨，仰起头，向左侧着脖颈，望着瓦维洛夫呆板而又怒气冲冲的脸，他抖动着山羊胡子，急匆匆地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他们都在笑呢。尽管像厂主先生说的这是涉及危害国家的案子，他们却很高兴。伊凡·伊凡诺维奇，我看只锄草不行，非得翻耕不可……”

瓦维洛夫反背着手走着，紧攥着拳头……

“你们随便印什么都可以，狗崽子，”他高声说，“可是要弄到我头上——那绝不行！”

瓦西里·古谢夫走到母亲身边，说：

“我又到您这儿来吃午饭了，做得很好吃！”

接着他压低声音，眯起眼睛，又说：

“打中了！嘿，大妈，好极了！”

母亲亲切地向他点点头。这个工人区最调皮的小伙子用“您”称呼她，秘密地跟她谈话，使她很高兴。整个工厂的气氛紧张兴奋，也使她高兴。她心里想道：

“是啊，要不是我……”

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小工，其中一个很遗憾地低声说：

“我哪儿也没找到……”

“那最好能去听别人念念！我不识字，但我看得出，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另外一个说。

第三个向周围看了看，提议说：

“咱们到锅炉房去吧……”

“起作用了！”古谢夫使了个眼色，低声说。

尼洛夫娜很愉快地回到了家里。

“厂里有人抱怨自己不识字呢！”她对安德烈说，“我年轻的时候还认得一些字，但后来全忘了。”

“可以再学一学嘛！”霍霍尔建议。

“像我这么大年纪？干吗要让人笑话……”

安德烈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用刀尖指着封面上的字母，问：

“这是什么？”

“P！”她笑着回答。

“这个呢？”

“A……”

她既不好意思，又有点懊恼。她觉得似乎安德烈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窃笑的神情，所以她避开了他的眼光。但是他的声音听来却是温和平静的，面孔是一本正经的。

“安德留沙，您真的想要教我吗？”母亲不由得微笑着说。

“这有什么？”他回答，“您既然以前学过，那记起来是很容易的。没有奇迹，没坏处；有了奇迹，倒不坏！”

“但是还有这么说的：‘看一眼圣像，成不了仙。’”

“哎！”霍霍尔点了点头说，“俗话多着呢。知道少点，睡得香点，这不也对吗？有人因为吃不饱肚子，才按俗话来思考，他用俗话为灵魂编织笼头，为了更好管住灵魂。这个是什么字母？”

“JI！”母亲说。

“对！您看这个字母像人撇开两腿似的。好，这个呢？”

她聚精会神地看着，吃力地耸动着眉毛，拼命回想已经忘记的字母。她不知不觉只顾拼命想，把周围一切都忘了。但是，不一会儿，她的眼睛就疲劳了。起初由于疲劳出现了眼泪，后来却簌簌地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我现在才学认字！”她抽搭了一下，说道，“四十岁的人了，刚开始认字……”

“不要哭！”霍霍尔亲切地低声说，“从前，您只能过那种生活，现在，您总算明白了，您过去的生活很苦。成千上万的人可能比您生活得好些，可是他们却像牲口一样活着，而且还夸耀说：‘我们过得很好！’一个人今天干活吃饭，明天也是干活吃饭，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这种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的生活有什么好的呢？这当中，生下一堆孩子，起初还拿孩子解闷，后来他们也吃得多起来，他就发火，骂他们：饭桶，快点长大，该做工了！他本来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家里的牲口，可他们干活也只顾得上自己的肚子，这样，他们也同样受着煎熬，过牲口般的日子！只有砸碎束缚人思想锁链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比如，您现在正尽自己的力量开始做这样的事。”

“哪里，我算什么？”她叹了口气说，“我怎能配得上？”

“怎么不能？这和雨水一样，每一滴都能滋养种子。您一旦能识字读书……”

他笑了，站起来在房间里走着。

“不，您学习吧！等到巴维尔回来，一看，嘿，您怎么啦？”

“哎呀！安德留沙！”母亲说，“年轻人觉得什么都简单。可是等上了年纪——悲伤多了，力量少了，头脑也完全不好使了……”

十八

傍晚，霍霍尔出去了，她点了灯，坐到桌子旁织袜子。可是，很快又站起来，犹犹豫豫地在屋里走了走，然后走进厨房，扣好门钩，眉毛紧张地耸动着又回到屋里。她放下了窗帘，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重新坐到桌旁，向周围看了看，俯着身子看书，她的嘴唇开始翕动。街上一有声响，她就震颤一下，用手掌按在书上，竖起耳朵倾听着……随后眼睛时而闭上，时而睁开，又轻声念道：

"生活，生——生，土地，我们的……"

有人敲门，母亲蓦地站起身来，把书塞到书架上，不安地问：

"谁？"

"我……"

雷宾走了进来，威严地捋着胡须，说：

"以前你是不问就让人进来的。就你一个人吗？我还以为霍霍尔在家呢。我今天看见他了……监狱没有把人折磨坏。"

他坐下来，对母亲说：

"我们谈谈吧……"

他意味深长地、神秘地看着，使母亲感到隐隐不安。

"什么都得用钱！"他声音低沉地说，"不管是生还是死，都离不了钱，就是这样。无论是传单还是小册子，都得用钱！你知道弄小册子

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

“不知道。”母亲产生了一种危险感，低声说。

“嗯，我也不知道。还有，小册子是谁写的？”

“有学问的人……”

“是大人先生们！”雷宾说，长着大胡子的脸变得通红而又紧张，“就是说，大人先生们写了书，分给大家。可是，这些小册子里写的却是要反对大人先生们。你倒说说看，花了钱叫人民反抗自己，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母亲眨着眼睛，胆怯地说：

“你在想些什么呀？……”

“是啊！”雷宾的身子像狗熊似的在椅子上转动起来，说道，“就是嘛。我也是，一想到这里，就凉了半截。”

“你知道了些什么吗？”

“这是骗人！”雷宾答道，“我觉得，这是骗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是骗人。是这样。大人先生们说得天花乱坠，可我要的是真理。我也知道真理了。我是不会上大人们的当的。需要我的时候，大人们就把我推到前面，他们要像过桥一样踩着我这把骨头过去，好继续往前走……”

仿佛他用阴森森的话缠住了母亲的心。

“上帝呀！”母亲郁悒地感叹道，“难道巴沙真的不知道吗？还有所有那些人……”

她眼前闪过了叶戈尔、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和萨申卡的严肃而正直的面容。她的心颤动了一下。

“不，不！”她不同意地摇着头说，“我不能相信。那些人都是真心诚意的！”

“你说的是谁？”雷宾沉思着问。

“大家……我知道的所有的人！”

“不要只看表面，大妈，你要看得更深一点！”雷宾垂下头说，“和我们接近的人，他们自己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相信就应当这么干，但是，在他们后面兴许还有别的人，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呢？一个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去反对自己的……”

接着，他怀着农民的固执信念，又说：

“大人先生们永远不会干出好事来的！”

“你想怎么办呢？”母亲又怀疑起来，问道。

“我吗？”雷宾向她看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重复说，“要离这些大人先生们远一点，就是这样！”

他又沉默了一阵，脸色阴沉。

“我本想和这些年轻人接近，和他们在一起。我对他们的这种工作会有用的，我知道该对人们说些什么。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我要走

了。我不能相信他们，所以我一定要走。”

他垂下头，想了想。

“我要一个人走遍大小村庄。我要鼓动人民反抗，让人民自己起来干。要是他们一旦理解了，他们会自己找到出路的。所以，我要努力使他们理解——除了依靠自己，他们是没有别的指望的，除了自己的智慧，再没有别的智慧。就是这样！”

母亲可怜起他来，替他感到害怕。一直使她不愉快的雷宾，不知怎的，现在忽然使她觉得很亲近。她轻声说：

“人家会抓住你的……”

雷宾望着她，平静地回答：

“抓了，放出来，我就再干……”

“农民会亲自把你绑起来，这样，你就非坐牢不可……”

“坐一阵牢，就会出来的，我就再去干。至于农民，他们绑我一次、两次，到后来一定会明白，不应该绑我，而是应该听我说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只要听我说话就行了。’只要他们听了，就会相信的！”

他说得很慢，好像每个字说出口之前，都要经过一番琢磨。

“近来我碰到了许多事情，懂得了一点道理……”

“你会白白送命的！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她忧愁地摇着头说。

他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带着探询和期待的神情看着她。他结实的身体向前弯着，两手撑在椅子上，长着一圈黑胡须的黝黑的面孔显得苍白。

“你知道基督关于种子所说的话吗？不死，就不能在新的麦穗里再复活[1]。我离死还远着呢。我是有心眼的！”

他在椅子上动了动，慢慢地站起来。

“我到酒店去，在那儿跟大家坐一会儿。霍霍尔为什么不来呢？又开始忙了吧？”

“是啊！”母亲微笑着说。

“应该这样做。请你把我的情况告诉他……”

他们慢慢地并肩走进厨房，互相也不看一眼，只是简短地谈了几句。

“好，再见！”

“再见，什么时候去结账？……”

“已经结了。”

“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一早，再见！”

雷宾依依不舍，弯着身体笨拙地走进过道。母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倾听着他笨重的脚步声和在自己心中提出的疑问。然后，慢慢转

过身走进房里。她稍稍掀开窗帘，向窗外眺望。玻璃窗外万籁俱寂，笼罩着一片漆黑的夜色。

“我是在黑夜里生活！”她这样想。

她觉得这个稳重老实的庄稼汉很可怜——他是这样魁梧强壮。

安德烈回来了，他兴奋而又快乐。

当母亲把雷宾的情况告诉他后，他大声说：

“好吧，让他到农村走走，去传播真理唤醒人民。他很难跟我们搞在一起。他的头脑里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容纳不了我们的思想……”

“对了，他说了些关于大人先生们的话，似乎有点道理！”母亲谨慎地说，“这些大人先生们总不至于骗人吧！”

“他触动您的心了？”霍霍尔笑着喊道，“哎，大妈，钱哪！要是我们自己有钱就好了！我们现在还要靠别人的钱过日子。比如说，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每月收入七十五卢布，给我们五十。还有别人也是这样。有时候，忍饥挨饿的大学生们每人凑几个戈比给我们寄一点来。大人先生们当然各有不同。有的会骗人，有的会离开，但是和我们一起走下去的，都是最好的人……”

他两手一拍，很有力地继续说：

“离我们欢庆胜利的日子虽然还很遥远，但不管怎样，五月一号我们要举行一次小小的庆祝活动！一定会很愉快的！”

他的兴奋情绪，驱散了雷宾所引起的忧虑。霍霍尔用手揉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眼睛看着地板说：

“您可知道，有时在心里会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好像不论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有同志，大家都像一团火一样满腔热血，人人都很快活、善良、可爱。不用说话，彼此也能了解……大家生活很融洽，有如一支合唱队，每个人的心唱着自己的歌曲。有的歌曲宛若条条溪水奔流，汇入大江，这条宽广的大江一泻千里，奔入充满光明和欢乐的新生活的海洋……”

母亲为了不妨碍他，不打断他的谈锋，所以尽量一动不动地听着。她听他说话，总比听别人说话更加注意，因为他的话比任何人的都容易领会，更有力地激动人心。巴维尔从来不谈对未来的展望，但母亲感到，霍霍尔的心中却始终想着未来。

在讲话中，他常常谈到对未来普天同庆的神话般的美好向往。这种美好的向往，向她揭示了儿子以及其他所有同志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可是当你醒悟过来，”霍霍尔抖动了一下头，说道，“向周围一看——现实却是冷酷而又肮脏！大家都筋疲力尽，变得凶狠……”

他带着深切的悲哀继续说：

“这实在令人难过，不能相信别人，而必须提防他，甚至憎恨他！人就变成具有二重性了。你一心只想去爱别人，可那怎么能行呢？如果别人像野兽一样向你袭来，不把你当人看待，还打你的脸，那你怎么能饶恕他呢？那是绝不能饶恕的！倒不是为了自己而不能饶恕。为

自己，我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但是，我不能纵容强暴者，我不愿意让人在我的脊背上练就打人的本事。”

现在他的眼睛里，燃烧起冷酷的火焰，他倔强地低着头，更加坚定地说：

“我不能宽容任何有害的东西，即使它并没有伤害我。在地球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容许人家欺侮我，我尽可以一笑置之，因为他并未伤害我。但是，到了明天，这个人在我身上试过自己的力量，就会去剥别人的皮。所以，必须区别待人，一定要很好控制感情，对各种人加以识别：这是自己人，这是外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令人不愉快的！”

不知什么缘故，母亲忽然想起了军官和萨申卡。她叹了口气说：

“没有筛过的面粉是做不成好面包的！……”

“苦恼就在这儿！”霍霍尔大声说道。

“是啊！”母亲说。在她的记忆里，浮现出丈夫阴郁、笨重的身影，好似一块长满苔藓的巨石。她又想象着霍霍尔做了娜塔莎的丈夫和儿子娶了萨申卡的情景。

“这是什么缘故呢？”霍霍尔有点激动地问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可笑的。这就是因为人们的地位不平等！那就让我们使所有人都平等吧！我们要平均分配由头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我们不要再受互相恐吓和嫉妒的奴役，不要再成为贪婪和愚蠢的俘虏！……”

此后他们常常进行这样的谈话。

安德烈又进工厂做工了，他将自己的全部工钱交给母亲。母亲也像从巴维尔手里接过钱一样，毫不介意地收下。

有时，安德烈眼睛里含着微笑向母亲提议：

“咱们读会儿书吧，大妈，好吗？”

她便用开玩笑的口气，但执拗地表示拒绝。因为他那种微笑使她觉得不好意思，她有点见怪，想道：

“要是你笑话我，那又何必呢？”

母亲越来越频繁问他书上她所不懂的陌生字眼。她问他的时候，眼睛总是瞧着一旁，声音里流露出无所谓的样子。安德烈猜出她在悄悄自学，理解她的害羞心理，于是不再提议母亲和他一起读书。不久，她对安德烈说：

“我的眼睛不行了，安德留沙。应该配副眼镜。”

“是得配！”他应声说道，“那星期天咱们一起进城，带您去找位医生看看，就可以配副眼镜了……”

---

[1] 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原经文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十九

母亲已经去过三次，要求和巴维尔会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将军，一个紫红脸膛、大鼻子、白头发的小老头婉言拒绝。

“大婶子，过一个星期吧，再早了不行！等过一个星期对我们再说，现在不行……”

他又圆又肥，母亲觉得他像放得过久、发霉长毛的熟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尖尖的黄牙签剔那细碎的白牙。浅绿色的小眼睛温存地微笑着，他的声音显得殷勤和蔼。

“挺客气的！”母亲若有所思地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

“是啊！”霍霍尔说，“他们样子不错，很客气，总带着微笑。要是有人对他们说‘喂，这是个聪明正直的人，他对我们有危险，把他绞死’，那么他们也会笑一笑去把他绞死，然后，他们又满脸堆笑！”

“来搜查我们的那个，头脑简单点，”母亲比较了一下说，“一看就知道是豺狼……”

“他们都不是人，只不过是些打人的锤子，是工具。用他们来收拾我们，要我们驯服，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手中的驯服工具。他们唯命是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且从来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母亲终于得到探视的许可了。星期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肮脏矮小的房间里，除了她还有几个等候探监的

人。看来他们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互相都认识。他们懒洋洋、慢吞吞地低声交谈着，像蛛网一样，黏黏糊糊，东拉西扯。

“你们听说了吗？”脸上肌肉松弛、膝头上放着手提包的胖女人说，“今天做早弥撒的时候，教堂的领唱把唱诗班一个孩子的耳朵扯破了……”

身穿退伍军人制服的上了年纪的人大声地清了清嗓子，说：

“唱诗班都是些调皮鬼！”

一个秃顶、长胳膊、短腿、下颌突出、身材矮小的男人，在办公室里无谓地跑来跑去。他用不安的干巴巴的刺耳声一刻不停地在说话：

“东西越来越贵，人也就变得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进来几个囚犯，一律穿着灰色的衣服和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昏暗的屋子，眨着眼睛。有一个犯人的脚上发出了脚镣的𠺕啷声。

这里的一切异常平静，单调得令人难受。似乎所有人都早已习以为常，安于自己的现状。一些人平静地坐着，另一些人无精打采地看守着，还有一些人按时但又厌倦地来探视犯人。母亲由于不耐烦，感到心在颤抖，她茫然望着周围，一切是那样沉闷单调，她感到惊奇。

弗拉索娃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皱纹，但她的眼睛却像年轻人一样有神。她转动着细细的脖颈，倾听着人家的谈话，同时非常热情地望着大家。

“您的什么人关在这儿？”弗拉索娃悄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很快地高声回答，“您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弗拉索夫。”

“没有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六个多星期了……”

“我的有九个多月了！”老妇人说。母亲感到，她说话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非常自豪。

“是啊！”秃顶小老头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很气愤，都在叫嚷，所有东西都在涨价。相比之下，人却更不值钱了。迁就容忍的话再也听不见了。”

“完全是这样！”军人说，“太不像话，最后，应该下一道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就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大家都参加了谈话，非常活跃。每个人都急于想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在他们所有人的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在家里，谈话不是这样，比较简单明了，声音也响得多。

一个留着四方红胡子的胖看守，叫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走了，腿有点瘸。

她一步一步地走着，很想在看守背上推一下，好让他走得快些。巴维尔站在一间小屋子里，微笑着伸出手来。母亲一把握住他的手，笑了起来，频频地眨着眼睛，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只是低声说：

“你好……你好……”

“妈妈，你别激动！”巴维尔握着她的手说。

“没有什么。”

“是母亲！”看守叹了口气说，“顺便提醒一下，你们分开一点，中间要保持距离……”

看守说完，大声打了一个哈欠。巴维尔问了有关她的健康和家里的情况……母亲在期待着别的一些问题，于是在儿子的眼神里寻找，但是没有找到。他和往常一样平静，只是脸色变得苍白，眼睛也显得大了。

“萨莎向你问好！”她说。

巴维尔的眼皮颤动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些了，他微微笑了笑。一阵剧烈的悲痛，刺疼了母亲的心。

“他们什么时候才放你出来？”她难过而又气愤地说，“为什么叫你坐牢呢？那些传单不是又出现了吗……”

巴维尔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喜悦的光芒。

“又出现了？”他很快地问道。

“不准说这些事！”看守懒洋洋地说，“只许谈家常……”

“这难道不是家常话吗？”母亲反驳说。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谈的。”看守冷漠地坚持说。

“妈妈，就谈家常吧，”巴维尔说，“妈在做什么？”

她感到自己身上充满了青年人的热情，回答说：

“我把这些东西挑到工厂里去……”

她停了一会儿，带着微笑接着说：

“菜汤，粥。都是玛丽亚做的，还有别的食物……”

巴维尔理会了。他的面孔由于想忍住笑而颤动起来，他搔着头发，用一种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调亲切地说：

“妈妈有事干，太好了，就不闷得慌了！”

“那些传单又出现后，他们也开始搜查我了！”母亲有点自豪地说道。

“又谈这个！”看守生气地说，“我说了，不准谈！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就是要让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还说你的！你应该明白，什么是禁止的。”

“嗯，妈妈，别讲了！”巴维尔说，“马特维·伊凡诺维奇人挺好，不要惹他生气。我们和他处得很好。他今天是临时来监视探监的，平常总是副狱长来监视。”

“会见时间结束！”看守瞧着表，宣布说。

“好，谢谢妈妈！”巴维尔说，“谢谢，好妈妈。不要担心，很快就会放我出去的……”

他紧紧抱住母亲，吻了她一下，母亲非常感动，觉得很幸福，不由得哭了。

“分手吧！”看守说。他领着母亲出去，嘴里喃喃说道：

“不要哭！会放的，全都要放的……这里关不下了……”

回到家里，她满脸微笑，兴奋地耸动着眉毛，对霍霍尔说：

“我巧妙地跟他说了，他懂了！”

接着她又伤感地叹了口气。

“一定是懂了！不然，不会对我那样亲热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哎，大妈！”霍霍尔笑了起来，“人各有所求，而母亲要的总是亲热……”

“不，安德留沙。我是说，人真怪！”母亲突然惊骇地喊道，“他们居然这么容易就习惯了！孩子被抓去，关在牢里，但是他们呢，却若无其事，来了，坐着，等着，聊天，不是吗？要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这样容易习惯，那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很好理解，”霍霍尔带着他特有的嘲笑的神态说，“不管怎么说，法律对他们要比对我们更宽大些，而且他们也比我们更需要法

律。所以法律在他们脑门上敲一下，他们虽然也皱眉头，但只是略微皱一皱就是了。自己的手杖打自己，总要轻一些……”

二十

有天晚上，母亲坐在桌旁打毛线袜，霍霍尔在朗读一本描写罗马奴隶起义的书，这时候，有人用力敲了敲门。霍霍尔开了门，进来的是维索夫希科夫，他腋下夹着一个包袱，帽子戴在后脑勺上，污泥一直溅到膝盖。

“走到这儿，看见你们家还有灯光，就来打个招呼。我刚从牢里出来。”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解释道。他抓住弗拉索娃的手，使劲摇了摇，说：

“巴维尔向您问好……”

他这样说着，有点犹豫地坐到椅子上，用阴沉和怀疑的目光扫了屋子一眼。

母亲过去不喜欢他，他那剃光了的方脑袋和小眼睛，都使她感到有点害怕。但是现在她却非常高兴，带着微笑，亲热而又兴奋地说：

“你瘦了！安德留沙，给他喝点茶……”

“我已经烧上茶炊了！”霍霍尔从厨房里应声说。

“我说，巴维尔怎么样？还有谁放出来了？只有你一个吗？”

尼古拉垂着头回答：

“巴维尔还在里面，在忍耐着！只放了我一个！”他抬起头来望着母亲的脸，慢慢地咬牙切齿地说，“我对他们说：‘受够了，放我出去！……不然，我要打死个把人，我也不活了！’于是就把我放了。”

“啊，是这样！”母亲离开他往后退了一步说，当她的视线和他目光锐利的小眼睛相遇时，不禁眨了几下眼睛。

“费佳·马津怎么样？”霍霍尔从厨房里大声问道，“还写诗吗？”

“还写。我真不懂！”尼古拉摇摇头说，“他是什么？是黄雀吗？关在笼子里，还要唱！我现在只知道一点：我不想回家……”

“你那个家还有什么呢？”母亲沉思着说，“空空的，炉子也没烧，冷冰冰的……”

他眯着眼睛，沉默了，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不慌不忙地点着火抽起烟来。他看着在他脸前消散的一团青烟，轻声冷笑了一下，像一条阴郁的狗发出的声音一样。

“是啊，一定冷得很！地板上都是冻死的蟑螂，连老鼠也冻死了。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让我在您这儿过夜，行不行？”他没看母亲，闷声闷气地问。

“那当然可以，我的小兄弟！”母亲连忙说。但是，和他在一起，她觉得有点别扭和不方便。

“这年头，做儿女的为父母害臊……”

“什么？”母亲战栗了一下，问道。

他瞧了瞧母亲，闭上眼睛，顿时他的麻脸变得像瞎子的脸一样。

“我是说，儿女现在为父母害臊呢！”他重复了一遍，大声吁了口气，“巴维尔任何时候也不会为您害羞的，可是我为我父亲感到害臊！

他的那个家……我再也不去了。我没有父亲……也没有家！我现在受警察局的监视，要不然，我就可以到西伯利亚去……在那儿释放流放犯，帮助他们逃走……”

母亲那颗敏感的心觉察到，眼前这个人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的痛苦并没有引起母亲的怜悯。

“是啊，既然这样……还是走的好！”母亲说道，怕不搭理他会惹他生气。

这时候安德烈从厨房进来，笑着说：

“你在讲些什么大道理？”

母亲站起来说：

“应该再弄点吃的东西……”

维索夫希科夫凝视着霍霍尔，突然说：

“我这样认为，有些人就该杀掉！”

“啊哟！这是为什么？”霍霍尔问。

“免得有这种人……”

瘦长的霍霍尔站在房子中间，身体摇晃着，两手插在口袋里，俯视着尼古拉。尼古拉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周围烟雾缭绕。在他灰色的面孔上麻点变得通红。

“我非叫伊萨·戈尔博夫的脑袋搬家不可，你瞧着吧！”

“为什么？”霍霍尔问。

“叫他再也当不了密探，告不了密。我父亲就是被他拖下水的，现在正想通过他的关系去当密探。”尼古拉怀着一种阴郁的敌意望着安德烈，说道。

“原来是这样！”霍霍尔喊了一声，“但是，有谁会因为这事怪罪你呢？傻瓜才会！”

“不管傻瓜还是聪明人，都是一路货！”尼古拉深信不疑地说，“比方说，你是聪明人，巴维尔也是，但是，你们难道把我也看成像马津或萨莫伊洛夫那样的人吗？或者说，难道你们对我的看法也和你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一样吗？不要说谎，反正我不相信……你们都把我抛到一边，孤立我……”

“尼古拉，你有心病！”霍霍尔坐到他身旁，和蔼地轻声说。

“是有病！你们呢？也有病……只不过你们自以为你们的病比我的要高尚些罢了。但是我敢说，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坏蛋！你还有什么可对我说的，嗯？”

他锐利的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龇着牙，在等待回答。他的麻脸一动不动，但是他厚厚的嘴唇在颤动，好像被什么热东西烫了似的。

“我什么也不想说！”霍霍尔说道，蓝眼睛里含着忧戚的微笑，他想以此温暖地抚慰双目充满敌意的尼古拉，“我知道，当一个人心上的创伤还流着鲜血的时候，和他争论，那就只能使他痛苦，这我知道，老弟！”

“和我没法争论，我不会争论！”尼古拉垂下眼睛，喃喃地说。

笑。

“我想，”霍霍尔继续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赤着脚在碎玻璃上走过，每个人在艰难的时刻，心情都和你现在一样……”

“你对我没什么好说的！”尼古拉慢慢地说道，“我心里有说不尽的痛苦！”

“我也不愿说！不过我知道，你的这种心情会过去的。也许不能完全消除，但是一定会过去的！”

他笑了笑，拍拍尼古拉的肩膀，继续说：

“老弟，这是和麻疹一样的小儿病。我们大家都要得这种病，身体强的人得的轻一些，身体弱的人得的重一些。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但是还没有看清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时，他就会得上这种毛病。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好吃的黄瓜，所以大家都想吃掉你。过了不久以后，当你发现，你的美好心灵，和别人的心灵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你就会轻松些。而且，你会觉得有点惭愧——你的钟是那么小，在节日钟声鸣响时，连听也听不见，那又何必往钟楼上爬呢？以后，你还会知道，你的钟声只有在齐鸣的时候才能够听见，单独鸣响的时候就会淹没在那些旧钟的嗡嗡声中，好像苍蝇掉在油里一样。我说的，你懂了吗？”

“也许懂了吧！”尼古拉点了点头说，“不过，我不相信！”

霍霍尔笑了，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发出很大的响声。

“过去我也不相信。哎，你这个笨重的大车！”

“为什么说是笨重的大车呢？”尼古拉望着霍霍尔，阴沉地笑了笑。

“因为很像！”

突然，尼古拉张开大嘴高声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霍霍尔在他面前停下，惊奇地问道。

“我在想：谁要是欺负你，谁就是傻子！”尼古拉摇摆着头说。

“怎么个欺负我呢？”霍霍尔耸着肩膀说。

“我不知道！”尼古拉说，不知是表示和善还是宽容，他咧开嘴露出了牙齿，“我的意思是，那个欺负你的人，事后一定会觉得很惭愧。”

“你想到哪儿去了！”霍霍尔笑着说。

“安德留沙！”母亲在厨房里叫他。

安德烈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尼古拉一个人，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把穿着笨重靴子的一只脚伸直，看了一会儿，俯下身用手在粗壮的小腿肚上摸了摸，然后把手举到脸前，仔细地看了看手掌，接着翻过手背。手长得很厚，指头粗短，上面长满黄色的汗毛。他把手在空中挥了挥，站起身来。

安德烈把茶炊端进来的时候，维索夫希科夫站在镜子面前，对安德烈说：

“我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嘴脸了……”

他得意地笑了一下，摇着头继续说:

“我的嘴脸真难看！”

“你怎么想起说这个啦? ”安德烈好奇地看了看他，问。

“萨申卡说的，脸是心灵的镜子！”尼古拉慢慢地说。

“这话不对！”霍霍尔喊道，“她的鼻子像钩子，颧骨像剪子！可她的心，却像一颗明星。”

尼古拉对他看看，憨笑起来。

他们坐下喝茶。

尼古拉拿了一个大土豆，往一块面包上撒了很多盐，像牛一样，慢慢吞吞嚼了起来。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他嘴里塞满了东西，问道。

安德烈高兴地把工厂宣传工作取得进展的情况告诉了他，可他又沉下了脸，闷声闷气地说:

“这一切搞得太慢，太慢！应该快一点……”

母亲看了看他，心里隐隐地产生了对这个人的反感。

“生活不是马！是不能用鞭子赶的！”安德烈说。

维索夫希科夫固执地摇摇头。

“太慢！没有那个耐性！我该怎么办呢? ”

他望着霍霍尔的脸，一筹莫展地摊开了两手，默默地等着回答。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并且去教别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安德烈低着头说。

尼古拉问：

“那什么时候才干呢？”

“在搏斗之前，我们还会受到几次打击，这我是知道的，”霍霍尔笑着回答，“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作战，那我可不知道！你要懂得，我们首先应该把头脑武装起来，其次才是武装两手，我这样认为……”

维索夫希科夫又开始吃起来。母亲皱着眉头，悄悄地望着他的宽阔的脸庞，竭力想在他脸上找出什么东西，可以使她对他那笨重的四方的身材不感到讨厌。

母亲和他那双小眼睛发出的刺人的目光相遇时，就胆怯地耸动着眉毛。安德烈心神有点不安，忽而又说又笑，忽而打住话头，吹起口哨。

母亲觉得，她理解安德烈心中的不安。而尼古拉却默默地坐着，霍霍尔有话问他的时候，他也很不乐意地只简短回答几句。

在小小的房间里，两个主人感到闷热憋气，他们不时地轮流向客人匆匆看上几眼。

尼古拉终于站起身来说：

“我想睡了。在牢里蹲了很长时间，忽然放出来，我就来了，很累了。”

他走进厨房，稍稍收拾了一会儿，接着像死了似的毫无动静了。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四周一片寂静，便和安德烈耳语道：

“他想得真可怕……”

“是个乖僻的青年人！”霍霍尔表示同意，一边摇晃着脑袋，“但是会过去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心里的火焰不明亮，就会积上厚厚的烟黑。好，大妈！您睡吧！我再看一会儿书。”

母亲走到屋角，那里安放着一张床，床前挂着印花布帐。安德烈坐在桌旁，很长时间还可以听到她热诚祈祷和叹息的声音。他一页一页很快地翻着书，兴奋地不时揉揉额角，用细长的手指捻捻胡须，两脚发出沙沙的声音。钟摆在嘀嗒嘀嗒响着，窗外风在叹息。

传来了母亲轻轻的祈祷声：

“主啊！世上有那么多的人，都在呻吟，各有各的苦衷。快乐的人究竟在哪里？”

“这种人已经有了，有了！不久会有很多很多。啊，会有很多很多！”霍霍尔应声说道。

二十一

岁月迅速地流逝，生活千变万化，日子各不相同。每天都要发生新鲜的事情，但母亲已经不再感到恐慌不安了。晚上，一些陌生人来得越来越勤，他们满腹心事，和安德烈悄声谈话，直到深夜，才竖起衣领，把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眉上，小心谨慎、悄然无声地在黑暗中离去。可以感到，他们每个人都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好像他们都想歌唱和欢笑，但是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总是来去匆匆。有些人喜欢讥刺嘲讽，非常严厉；另一些人活泼愉快，充满青春活力；还有些人喜欢沉思，性格文静。在母亲看来，他们都具有同样顽强和坚定不移的特点，各人的面貌虽然不同，但在母亲眼里，所有的脸都融合成一张脸：清瘦、从容、坚毅、开朗，黑眼睛的目光深沉、温和而又严峻，正如前往以马忤斯的基督[1]的目光一样。

母亲数着他们的人数，在心中把这些人集合在巴维尔的周围，因为在这样一大群人中间，巴维尔不会引起敌人的注目。

有一次，城里来了一个活泼的鬈发姑娘。她给安德烈拿来一包东西。临走的时候，她快活的眼睛闪着亮光，对弗拉索娃说：

“再见，同志！”

“再见！”母亲忍住笑答道。

送走姑娘后，母亲走到窗前，含笑望着她的同志敏捷地移动着小巧的双脚，走在路上，她如春花一般鲜艳，像蝴蝶一样轻盈。

“同志！”当女客人消失后，母亲说，“啊，可爱的姑娘！愿上帝赐给你一个一辈子对你忠实的同志！”

母亲常常发现，在城里来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孩子气，这时她便宽厚地露出微笑。但是，他们的信仰使她感动，而且也使她既惊奇又高兴。她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种信仰的深度，他们对正义的胜利所怀的理想，使她得到安慰和温暖。听着他们的谈话，母亲常常由于一种莫名的悲哀而不由自主地叹息着。可是使她特别感动的是他们的纯朴和慷慨无私的高尚献身精神。

现在，他们关于生活的谈论，母亲已经懂得了很多。她觉得他们发现了人类不幸的真正根源，因此也就很习惯地赞同他们的思想。但是，她在心灵深处还不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生活，不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带动全体工人。每个人都只顾今天吃饱，要是眼前就可以饱餐一顿，那谁也绝不愿把这顿饭拖到明天再吃。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愿走这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只有少数人能够在这条道路的尽头看到人类友爱的神话王国。正因为这缘故，这些美好的人，虽然已经长了胡须，有时显得面容憔悴，但在她看来，却还都是孩子。

“我可爱的人们！”她摇摆着头这样想。

现在他们已经都过着美好、严肃而理智的生活，谈些有益的事情，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别人，而且他们忘我地去这样做。她知道这种生活尽管危险，但值得热爱。她感慨地回顾着往昔，她的过去像一条暗淡而狭窄的带子，平直地拖在后面。在她心里，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意识：自己对新生活是个有用的人。以前，她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对什么人有用，但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许多人需要她，这种新的感觉给她带来愉快，使她稍稍抬起头来……

她一直准时把传单带进工厂，她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义务。暗探们经常见到她，对她也就不介意了。她曾几次被搜查，但是每次搜查，都是在工厂出现传单的第二天。当她没有带东西的时候，她就巧妙地故意引起暗探和守卫的疑心，他们抓住她，搜遍她的全身，她装出受冤屈的样子，和他们争吵，最后还羞辱他们一番才走开，心里为自己的机智而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这样捉弄他们。

维索夫希科夫因为工厂不再雇用他，就去给一个木材商当工人。他在工人区里运圆木、木板和劈柴。母亲几乎天天看见他：两匹瘦弱的老黑马，由于用力而颤抖的腿在地上使劲撑着，精疲力竭而又悲伤地摇晃着脑袋，浑浊的眼睛疲惫不堪地眨着。它们拉着由于颠簸而跳动的长长的湿圆木，或者拉着木板，木板的顶端互相碰撞发出噼啪的巨大响声。尼古拉放松了缰绳，跟在车旁，他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衣裳和笨重的靴子，帽子戴在后脑勺上，那笨拙的模样，好像土里掘出来的树墩。他也摇晃着脑袋，两眼看着自己的脚下。他的马像瞎了似的常常撞着迎面走来的大车和行人，怒骂声像蜂群似的环绕着他，恶狠狠的呵斥声划破了天空。他总是头也不抬，不予理睬地走着，嘴里吹着尖声刺耳的口哨，用低沉的声音对马咕哝着：

“驾，走好！……”

每一次，当同志们聚集在安德烈那里念小册子或新到的国外出版的报纸时，尼古拉也来参加。他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地听上一两个小时。读完后，青年们长时间地争论不休，但维索夫希科夫从来不参加争论。他一直等到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他和安德烈两个人时，才向安德烈提出一个阴郁的问题：

“谁的罪过最大？”

“要知道，罪过最大的是第一个说出‘这是我的东西’的人！这人几千年前就死了，所以也不值得跟他去生气！”霍霍尔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可是他的眼睛却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那么，财主呢？还有给财主撑腰的呢？”

霍霍尔一会儿捧着脑袋，一会儿揪揪胡子，用简单的话长时间地谈论着人和生活。但是他每次谈话让人感到，似乎所有人都有罪过，尼古拉对这种看法觉得不满意。他紧闭着厚嘴唇，不同意地摇着头，提出怀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然后阴郁不满地走了。

有一次，他说：

“不对，一定有罪人，他们就在这里！我跟你说，我们要把整个生活都翻耕一遍，像翻耕生满杂草的田地一样，毫不留情！”

“对啦，有一回考勤员伊萨说到了你们！”母亲想起来了。

“伊萨？”尼古拉沉默了一会儿，问。

“是的，是个坏人！监视所有的人，到处去探听，也开始在我们这条街上活动，朝我们窗子里偷看……”

“偷看？”尼古拉重复了一遍。

母亲已经躺在床上，看不见他的脸，但是她明白不该说这些话，因为霍霍尔连忙打圆场说：

“他要活动，偷看，就随他去吧！他有空闲时间就要逛逛……”

“不，等一等！”尼古拉沉闷地说，“他就是罪人！”

“他的罪是什么？”霍霍尔马上问道，“因为他愚蠢吗？”

维索夫希科夫没有回答就走了。

霍霍尔在屋里慢慢踱步，他那像蜘蛛似的细腿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已经脱了皮靴，为了不妨碍弗拉索娃睡觉，他一直如此。但母亲并没有睡意，尼古拉走后，她惶恐不安地说：

“我很怕他！”

“是啊！”霍霍尔慢慢地拖长声音说，“他这小子火气大。大妈，以后您不要再对他提起伊萨，那个伊萨确实是个暗探！”

“这有什么奇怪？他的教父就是宪兵！”母亲说。

“恐怕尼古拉会揍他一顿！”霍霍尔担忧地继续说，“您看，生活中统治我们的老爷们在他们的下属身上培养了什么样的感情？像尼古拉这样的人，要是感到受了屈辱，并且忍耐不住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会让鲜血飞溅到天上，让大地淹没在血泊中，像肥皂一样冒着泡沫……”

“太可怕了，安德留沙！”母亲低声惊叹道。

“不吃苍蝇，就不会呕吐！”安德烈沉默了片刻后说，“大妈，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每一滴血都已提前被人民的泪海所冲洗净了。”

他忽然低声笑了，又补充了一句：

“他这样做是公道的，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1] 意指复活后的基督。参看注[1]。

二十二

有一次，在一个假日，母亲从铺子回来，她推开家门，刚要跨进门槛，突然全身像被夏天的暖雨绕了一般，感到一阵狂喜——房间里可以听见巴维尔坚强有力的声音。

“瞧，她回来了！”霍霍尔喊了一声。

母亲看到，巴维尔很快地转过身来，他脸上焕发出一种使母亲感到有重大希望的神采。

“你到底回来……到家了！”因为太意外，她茫然失措地说着，坐了下来。

他的脸色苍白，俯身看着母亲，眼角闪着晶莹的泪珠，嘴唇在颤动。他一时说不出话来，母亲也默默地望着他。

霍霍尔轻轻地吹着口哨，低下头，经过他们身边，到院子里去了。

“谢谢，妈妈！”巴维尔用抖动的手指紧紧攥住她的手，声音低沉地说，“谢谢，亲爱的妈妈！”

母亲被儿子的表情和声音感动得满心欢喜，她用手抚摩着儿子的脑袋，抑制住急促的心跳，小声说：

“你怎么这样说！为什么要谢我？”

“因为你在帮助我们的伟大事业，所以谢谢你！”他说，“一个人要是能够称自己的母亲是思想上的亲生母亲，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

她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贪婪地倾听着儿子的话，一边默默地欣赏着儿子。他站在母亲面前，是那样容光焕发、可亲可爱。

“妈妈！我知道有许多事伤透了你的心，你的日子不好过。我曾经以为，你永远不会和我们一致的，不会接受我们的思想，你只会像过去一辈子那样继续忍气吞声地熬下去。那时候我是很难受的！”

“安德留沙教我懂得了许多事情。”她插了一句。

“你的情况，他已经和我谈了。”巴维尔笑着说。

“叶戈尔也教我，我和他是同乡。安德留沙还想教我读书识字呢……”

“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悄悄学习，是吗？”

“他看出来了！”母亲难为情地说。由于只顾了自己心中的无限喜悦，她感到有点不安，就对巴维尔说：“叫他进来吧！他怕妨碍我们，所以故意走开了，他没有母亲……”

“安德烈！”巴维尔推开了过道的门，喊道，“你在哪儿？”

“在这儿。我想劈点柴。”

“到这儿来！”

他过了一会儿才来。他走进厨房，用管家人的口气说：

“得告诉尼古拉，叫他送点柴来，咱们的柴剩下很少了。大妈，您看，巴维尔怎样？官府非但不给他吃苦头，反而把谋反分子养胖了……”

母亲笑了。甜蜜的感觉依然充溢着她的心，她沉醉在欢乐之中，但是，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吝啬和谨小慎微的心情，使她想看到儿子像往常一样平静。她心里太高兴了，她希望这种有生以来初次感受到的巨大喜悦，就像它刚降临时那样生动有力地永远保留在心里。她生怕这种幸福感会减弱，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尽快把它珍藏在自己心里，就像捕鸟的猎人把偶然捕到的一只珍贵的鸟藏起来一样。

“咱们吃饭吧！巴沙，你还没有吃过吧？”母亲神情慌乱地说。

“没有。昨天，看守告诉我，决定要放我出来，所以今天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我回来遇见的第一个人，是西佐夫老头，”巴维尔讲道，“他看见我，就从街对面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对他说：‘我是危险人物，受警察的监视，您现在和我来往要小心点。’‘不要紧。’他说。关于他的侄儿，你猜他是怎样问的？他说：‘费多尔在那里表现好吗？’我就说：‘在牢里怎么才叫表现好呢？’他说：‘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什么对同志们不利的话？’于是我跟他讲，费佳是个诚实和聪明的人。他摸着胡子，自豪地说：‘我们西佐夫家不会有没出息的人的！’”

“他是个有头脑的老头！”霍霍尔点着头说，“我们常跟他聊天，他是个好人。费佳很快就会放出来吧？”

“我想，所有人都会放的！除了伊萨提供的情况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可伊萨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母亲在屋里走来走去，望着她的儿子。安德烈背着手站在窗前，听他说话。巴维尔在房里走动着。他的胡子长得很长，两颊密密地长满了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这使他的脸色显得不那么黝黑了。

“坐吧！”母亲把热汤端到桌上，对儿子说。

吃饭的时候，安德烈讲了雷宾的情况。他讲完后，巴维尔很遗憾地说：

“要是我在家，我就不会放他走！他带走的是什么呢？是满腔的愤慨和一脑袋糊涂思想。”

“唉，”霍霍尔苦笑着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和自己内心的愚蠢想法做过长期的斗争，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

他们又争论起来了，开始说些母亲听不懂的话。吃过饭，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那些难懂的话就像噼噼啪啪的冰雹向对方砸去。有时候，他们说得也简单易懂。

“我们应该走我们的路，一步也不能偏离！”巴维尔坚决地说。

“我们在征途上要遇到千千万万和我们作对的人……”

母亲仔细听着他们的辩论，知道巴维尔不欢喜农民，而霍霍尔却为他们说话，证明也应该教农民做有益的事。安德烈说的话，母亲懂得多些，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当他对巴维尔说些什么的时候，她总是凝神屏息，等待着儿子的回答，想尽快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但是他们只是互相嚷着，毫不生气。

有时母亲问儿子：

“巴沙，真的是这样？”

他总是笑着回答：

“真的是这样！”

“我说，先生，”霍霍尔用一种善意的挖苦口气说，“您贪多嚼不烂，卡在喉咙里了。您喝点水冲冲嗓子吧！”

“别闹着玩了！”巴维尔劝告他。

“可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在追悼会上一样！”

母亲摇着头在暗暗笑着……

二十三

春天临近，积雪融化，露出了深深埋在雪下的污泥和煤灰。泥泞一天天变得更加显眼，整个工人区好像披着肮脏、褴褛的衣衫。白天，屋檐滴着雪水，家家灰色的墙壁慢悠悠地冒着水气。夜里，到处挂着冰柱，发出朦胧的闪光。太阳越来越频繁地在天空中出现，溪水开始发出轻轻的淙淙声，向沼地缓缓流去。

有人已着手准备庆祝五一节。

工厂和工人区不断出现解说五一节意义的传单，连没有接触过宣传的青年，看了传单，也说:

“这应该庆祝！”

维索夫希科夫闷闷不乐地微笑着，感叹道:

“时候到了！捉迷藏玩够了！”

费佳·马津非常高兴。他变得异常消瘦，举止言谈急躁而又激动，酷似关在笼子里的云雀。那个不爱说话、少年老成、在城里做工的亚科夫·索莫夫整天和他在一起。由于蹲监狱而头发变得更红的萨莫伊洛夫、瓦西里·古谢夫、布金、德拉古诺夫和其他几个人主张携带武器游行，但是巴维尔、霍霍尔及索莫夫等几个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叶戈尔来过了，他总是一副疲倦的模样，流着汗水，气喘吁吁，他还开玩笑说:

“改变现行制度的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同志们，但是为了使工作进行得更顺利，我得去买一双新靴子！”他指着自己脚上又湿又破的皮鞋说，“我的套鞋也破得无法修补了，我的两只脚每天都泡得湿漉漉的。在我们没有与旧世界公开而明确地决裂之前，我还不愿意搬到地狱去住，所以我反对萨莫伊洛夫同志关于武装游行的提议。我建议用一双结实的靴子把我武装起来，因为我深信，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比痛痛快快抽一阵耳光更有益！”

他也用着这种巧妙的说法把各国人民为改善自己生活进行斗争的历史，讲给工人们听。母亲很欢喜听他讲话。从他的话里，母亲得到一个奇怪的印象：最残酷而又最经常欺骗人民的、最狡猾的敌人，是一些个子矮小、大腹便便、脸膛红红的小人，这些人天良泯灭，贪得无厌，又残酷又狡诈。当他们在沙皇统治之下日子难过的时候，就唆使劳苦人民起来反对沙皇政权，一旦人民起来，从皇帝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些小人就用欺瞒的手段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而把人民赶进狗窝。要是人民和他们抗争，他们就成千成百地杀戮人民。

有一次，母亲鼓起勇气，把他描写过的这幅现实生活的图景再讲述给他听，并且不好意思地笑着问：

“是这样吗，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他向上翻着小眼珠，哈哈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两手直揉胸口。

“一点不错，大妈！您已经抓住了历史的关键了。在它黄色的背景上，还有点装饰图案，就是绣花，但是这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正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小人，才是罪魁祸首，才是伤害民众的最毒的害虫！

法国人替他们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叫作资产阶级。大妈，记住，资产阶级。他们吃我们的肉，吸我们的血……”

“就是那些财主吗？”母亲问。

“正是他们！他们的不幸就在这里。您想，要是在儿童的食物里加一些铜，孩子的骨骼就长不好，会变成矮子，同样，要是大人中了黄金毒，他的灵魂就会变得渺小、僵死、阴暗，就像一个只值五分钱的皮球一样……”

有一次，谈到叶戈尔的时候，巴维尔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心里有痛苦的人，才最喜欢开玩笑……”

霍霍尔沉默了一会儿，眯着眼睛答道：

“如果你的话是对的，全俄罗斯的人都会笑死了……”

娜塔莎来了，她也在另外一个城市坐了牢，但她没有什么变化。母亲看出，她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不住嘴地说笑，或者善意地挖苦所有人，以博取她的欢笑。但是等她一走，他就忧郁地用口哨没完没了吹起自己的曲调，无精打采地拖着沙沙作响的脚步，在房里走来走去。

萨申卡也常来，总是皱着眉头，匆匆忙忙。不知为什么，她变得越来越乖僻、暴躁。

有一次，巴维尔送她到过道，门没有带上。母亲听见他们在很快地谈话。

“是你拿旗？”姑娘低声问道。

“是我。”

“已经决定了？”

“嗯。这是我的权利。”

“又要坐牢了？！”

巴维尔没有作声。

“您能不能……”她刚开口又立刻停住了。

“什么？”巴维尔问。

“让给别人……”

“不！”巴维尔高声说。

“您想一想，您很有威望，大家都爱戴您！您和纳霍德卡是这儿的领头人，你们在牢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您想一想！这样，您会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时间也会很长！”

母亲觉得，这个姑娘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熟悉的感情——忧虑和恐惧。萨申卡的话，像大滴的冰水一般，滴在她的心上。

“不，我已经决定了！”巴维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放弃的。”

“连我求您也不行？”

巴维尔忽然用一种非常严厉的口气很快说：

“您不应该说这种话。您这是怎么啦？您不应该这样！”

“我是人！”她低声说。

“是个好人！”巴维尔也低声说，可是有点异样，好像透不过气来，“是我敬重的人。所以……所以不能说这种话……”

“再见！”姑娘说。

听她鞋后跟发出的声音，母亲知道她几乎像跑一样匆匆走了，巴维尔跟着她走到院子里。

一阵恐怖感攫住了母亲的心，沉重地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他们在说些什么，母亲不太明白，但她已经感到，将要发生对她不幸的事情。

“他要干什么呢？”

巴维尔和安德烈一起回来了。霍霍尔摇着头说：

“哎，伊萨这家伙，对他怎样办才好呢？”

“我们得劝告他，叫他停止他的阴谋！”巴维尔阴沉地说。

“巴沙，你打算做什么？”母亲低着头问。

“什么时候？现在？”

“一号……五月一号？”

“噢！”巴维尔压低声音说，“我打旗开路，走在所有人前面。这样，大概又要抓我去坐牢了。”

母亲觉得眼睛一阵发热，口干舌燥，十分难过。他抓住母亲的手，抚摩了几下。

“需要这样做，你应该理解我！”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她慢慢地抬起头来说。当她的眼睛和儿子倔强的目光相遇时，她又弯下了脖颈。

他放开了她的手，叹了口气，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不该悲伤，应该高兴才是。要到什么时候母亲才能高高兴兴送自己的孩子去就义呢？”

“跳呀，跳呀！”霍霍尔不满地嘟囔着，“我家老爷把长衫一掖，骑上马儿快马加鞭！……”

“难道我说什么了吗？”母亲又说一遍，“我不妨碍你。如果说我心疼你，这也不过是做母亲的心意！”

他从母亲身边走开，母亲听见了一句生硬、刺耳的话：

“有的爱是妨碍人生活的……”

母亲战栗了一下，怕他再说出什么使她伤心的话，所以赶紧说：

“不要说了，巴沙！我懂，你没有别的法子，为了同志们……”

“不！”他说，“我这是为自己。”

安德烈的个子比门高，他站在门口，好像嵌在门框里似的弯着两腿，样子很怪，一个肩膀靠在门框上，另一个肩膀和脖颈、脑袋向前伸着。

“您少叨唠几句吧，先生！”他用突出的眼睛忧郁地望着巴维尔的脸。他的神气很像石缝里的蜥蜴。

母亲很想哭一场。但她不愿意让儿子看见眼泪，所以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我的天啊！我忘记了……”

母亲走进过道，头埋在墙角，任凭委屈的眼泪尽情流淌。她无声地哭着，哭得精疲力竭，好像鲜血从心里随着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透过虚掩的房门，传来了低沉的争论声。

“你怎么了，你折磨了母亲，很得意，是吗？”霍霍尔问。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巴维尔喊道。

“要我看着你像一只蠢山羊乱蹦乱跳，一声不响，那才算是你的好同志！你为什么说那些话？嗯？”

“任何时候都应当毫不含糊地说‘是’或者‘不是’。”

“对母亲这样？”

“对所有人都这样！我不需要那种拖人后腿的爱和友情……”

“真是个好汉！还是擦掉你的鼻涕吧！擦干净了，把所有这些话去说给萨申卡听！这些话应该跟她说才是……”

“我已经说了！”

“说了？撒谎！你跟她说话既亲热，又温存，我虽然没听见过，可是我知道！你在母亲面前逞英雄……告诉你吧，蠢山羊，你的这种英雄气概一钱不值！”

弗拉索娃赶紧擦去脸上的眼泪，她怕霍霍尔会惹恼巴维尔，急忙推开门，走进厨房。她浑身打战，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恐惧，高声说：

“噢，好冷！可已经是春天了……”

她毫无目的地在厨房里把各种东西搬来搬去，为了要盖过房间里压低了的谈话声。她用更大的声音继续说：

“一切都变了。人变得更加狂热，天气倒反而更冷了。从前这时候，早已暖和了，大晴天、有太阳……”

房间里静了下来。她站在厨房中间等待着。

“听见了吗？”霍霍尔小声问道，“应该理解这意思。鬼东西！她内心比你丰富……”

“你们喝茶吗？”母亲用发抖的声音问。她为了掩饰自己在颤抖，不等他们回答就说：

“不知怎么搞的？我冷得很！”

巴维尔慢慢地走到母亲身边，皱着眉，望着她，嘴唇颤抖着露出一丝负疚的微笑。

“妈妈，原谅我！”他轻声说，“我还是孩子，不懂事……”

“你别管我！”母亲悲伤地说，把儿子的头搂到自己胸前，“什么也别说！上帝保佑你，你怎么生活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要伤我的心！做母亲的哪能不心疼呢？这是办不到的……你们所有人我都心疼！你们都是我的亲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除了我，还有谁来心疼你们呢？你在前面走，其他人跟着你，他们抛弃了一切，跟你走……巴沙！”

伟大而热烈的思想在她胸中起伏奔涌，唤起了一种悲喜交加的激越感情，使她的心振奋昂扬，但是，她苦于不会说话，不知如何表达，只好挥着手，眼睛里闪射出明亮而又极其痛苦的光芒，望着儿子的脸。

“好吧，妈妈！原谅我，我知道！”他低下头喃喃说道。他微笑着匆匆瞥了她一眼，难堪而又高兴地转过脸去，补充说：

“这我不会忘记，保证不会忘！”

母亲推开了他，朝房里望着，用和蔼的恳求口气对安德烈说：

“安德留沙！您不要骂他了！您比他大，当然……”

霍霍尔背对着母亲，一动不动地站着，古怪而滑稽地低声吼道：

“哼！我要大声骂他，而且还要打他！”

她慢慢走到他身边，伸过手去，说道:

“您真是个可爱的人……”

霍霍尔转过身，像头公牛低着头，两手紧紧捏着放在背后，从母亲身边经过，走进厨房。从那里传来了他闷闷不乐的嘲笑声:

“巴维尔，快走开吧，免得我咬下你的头！大妈，我是在开玩笑，您别当真！我这就烧茶炊。哎，咱们家里的炭……都是湿的，真见鬼！”

霍霍尔没有再吱声。当母亲走进厨房的时候，他坐在地上吹茶炊里的炭。他没有抬头看她，又开始说:

“您别不放心，我不会碰他的！我这人像蒸过的萝卜一样软和！再说……喂，好汉，你别听，我是喜欢他的！可他那件背心，我瞧不上！您看，他穿上那件新背心，非常得意，瞧他挺着肚子走路……见人就推：你们看，我的背心多好啊！背心确实挺好，但是，干吗要推人呢？不推已经够挤的了。”

巴维尔苦笑了一下，问道:

“你要唠叨到什么时候？你骂了我一顿，也该满足了！”

霍霍尔坐在地上，将腿伸在茶炊两边，眼睛看着茶炊。母亲站在门口，慈祥而又哀愁地盯着安德烈的圆圆的后脑勺和长长的弯着的脖颈。霍霍尔把身子往后一仰，两手撑在地板上，抬起稍稍发红的眼睛看了看母子俩，然后眨着眼睛，低声说:

“你们都是好人，真的！”

巴维尔弯下身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拉！”安德烈声音低沉地说，“我会被你拉倒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母亲忧郁地说，“你们最好亲一亲，紧紧拥抱一下……”

“好吗？”巴维尔问。

“好呀！”霍霍尔站起来说。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屏息待了一会儿——两个身体融成了一个炽烈地燃烧着友情的灵魂。

在母亲脸上，流下了眼泪，不过已经是轻松愉快的眼泪。她一边擦泪，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女人就喜欢哭，悲伤时要哭，高兴了也哭！”

霍霍尔慢慢推开巴维尔，也用手指擦着眼泪，说：

“好啦，开心够了，该干事了！哎！这些该死的炭，吹着吹着，倒把灰吹到眼睛里去了……”

巴维尔低下头，走到窗前坐下，轻声说：

“这种眼泪没什么可羞的……”

母亲走到他身旁，和他坐在一起。一种令人振奋的感情，温暖而柔和地笼罩着她的心。她感到悲伤，但又觉得愉快而平静。

“我来收拾，大妈，您坐着吧！”霍霍尔说着走进房里，“休息吧！让您伤心了……”

房间里响起了他像唱歌似的声音。

“我们现在才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真正的、人的生活！”

“对！”巴维尔看了母亲一眼说。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母亲接下去说，“悲哀不一样了，快乐也不同了……”

“就应该是这样！”霍霍尔说，“这是因为新的精神在成长，我亲爱的大妈，新的精神在生活中成长。一个人用理性的火焰照耀着生活，一边走，一边高声召唤：‘喂，全世界的人们，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吧！’所有的心都响应他的号召，用各自健全的机体结合成一颗巨大的心，像一口银钟那样坚实，响亮……”

母亲紧紧抿着嘴唇，以免嘴唇打战。她牢牢闭住眼睛，为了不使眼睛流泪。

巴维尔举起一只手，想要说什么，但是母亲抓住他另一只手往下拉了拉，轻轻说：

“让他说下去……”

“知道吗？”霍霍尔站在门口说，“在人们面前还会有许多痛苦！从他们身上还要榨出许多鲜血。但是我所有的痛苦，乃至我的鲜血，所有这一切，和我心里以及脑里已有的东西比较起来，已经算不了什么……我的内心已经很丰富，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我可以忍受一

切，经得住一切，因为在我心中充满了欢乐，不论谁，不论什么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扑灭这种欢乐！在这欢乐中，蕴藏着力量！”

他们喝着茶，在桌旁一直坐到半夜，倾心畅谈着人生、人和未来。

当母亲清楚地理解了某种思想时，她总是叹一口气，从她过去的生活中，找出一些痛苦而粗暴的事例，并用这些像压在心头的石块似的事例，来印证她所理解的思想。

在这场亲切的侃侃长谈中，她的恐惧消失了。现在，她的心情就像有一天她听到父亲说了几句严酷的话以后那样。当时父亲说：

“有什么不满意的！有个傻瓜来娶你，就去吧！是姑娘就要出嫁，是女人就要生孩子，是父母就要替儿女赔眼泪！你怎么，不是人吗？”

听了这话，她看见了在自己面前是一条非走不可的小道，这条小道无情地伸展在一片荒凉而黑暗的地方。由于知道非走这条小路不可，她心里也就充满了一种盲目的平静。眼下也是这样。但是，由于感到新的不幸将要降临，她内心好像在对什么人说：

“给，拿去吧！”

这使她心中的隐痛减轻了一些。这痛苦在胸中震颤，一根调紧的琴弦在弹奏。

由于等待所引起的忧愁使她心里惴惴不安，但她在心灵深处仍然抱着尚未破灭的一线希望：总不至于把她的一切都拿走，全抢光吧！总会有些东西剩下来的吧……

二十四

大清早，巴维尔和安德烈刚出门，科尔苏诺娃就惊慌地敲着窗户，急匆匆地喊道：

“伊萨被人杀死了！咱们去看看……”

母亲打了个寒噤，在她脑子里，杀人者的名字像火花似的闪了一下。

“是谁？”母亲往肩上披着围巾，简短地问道。

“凶手是不会坐在伊萨身上等着人来抓的，把人打死，就跑了！”玛丽亚回答。

她在街上说：

“现在又要开始搜查，寻找凶手了。幸好你们家的人昨晚都在家，我可以做证。下半夜，我经过你们家，朝窗子里望了一眼，看见你们都在桌子旁坐着……”

“你怎么的，玛丽亚？难道能怀疑是他们干的吗？”母亲惊恐地喊道。

“那有谁会打死他呢？多半是你们的人！”科尔苏诺娃确信地说，“大家都知道，他在一直跟踪他们……”

母亲气喘吁吁，站住了，她把手放在胸口上。

“你怎么啦？你别怕！他是罪有应得！快点走吧，不然尸首就被拉走了……”

母亲一想到维索夫希科夫，心里就感到沉重，脚步也不稳了。

“瞧，真干出来了！”她呆呆地想道。

在离工厂围墙不远，不久前失火烧掉一所房子的地方，有一大群人像一窝蜂似的发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有许多女人，还有更多的孩子、小铺子的老板们、酒馆里的堂倌、警察，还有一个叫彼特林的宪兵——他是个老头子，身材很高，留着蓬松的银白胡须，胸前挂着许多奖章。

伊萨半躺在地上，背靠着烧焦了的圆木，脑袋耷拉在右肩上，头上没有戴帽子。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的指头抓住松软的泥土。

母亲朝他脸上看了一眼。伊萨的一只眼睛呆呆地瞧着帽子，帽子掉在他无力地撇开的两腿中间，嘴巴好像吃惊似的半张着，红色的小胡须向一旁翘着。他干瘦的身子连同那尖尖的脑袋和长满雀斑的瘦削的脸庞，死后缩得更小了。母亲吁了口气，画了个十字。伊萨活着的时候，母亲十分讨厌他，但现在却引起她隐隐的怜悯。

“没有血！”有人低声说，“看来是用拳头打的……”

一个凶狠的声音喊道：

“告密人的嘴给堵上了……”

宪兵的身子一震，两手推开了妇女们，以威胁的口吻问：

“这话是谁说的，嗯？”

人们被宪兵驱散了，有些人急忙跑开，有人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母亲回家了。

“谁也不可怜他！”她想。

尼古拉宽阔的身影像幽灵似的呈现在她面前。他细小的眼睛冷酷无情地望着，右手好像碰伤了似的来回晃着……

儿子和安德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她一开头就问他们：

“我说，怎么样？谁也没有因为伊萨的事被抓吧？”

“没有听说！”霍霍尔回答。

她看到，他们两个的心情都很沉重。

“没有人谈起尼古拉吧？”母亲低声问。

儿子严厉的目光望着她的脸，声音清晰地说：

“谁也没有说什么，恐怕未必会想到他。他不在这儿，昨天中午到河边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已经打听过了……”

“啊，谢天谢地！”母亲宽心地舒了口气，说道，“谢天谢地！”

霍霍尔朝她望了望，低下了头。

“他倒在那儿，”母亲沉思着讲道，“脸上的表情好像很惊讶的样子。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也没有一个人说他好话。人很小，又难看。好像什么东西折断了，掉下来一块，落到地上就躺在那儿……”

吃饭的时候，巴维尔突然把匙子一扔，说道：

“我真不懂！”

“什么？”霍霍尔问。

“仅仅为了吃肉就要宰牲口，这已经是够可恶的了。打死野兽或者猛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可以亲自动手杀人，如果这个人成了有害于人民的野兽。但是打死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怎样能下得了手呢？”

霍霍尔耸了耸肩，过了一会儿说：

“他的害处不比野兽小。蚊子只不过吸我们一点血，我们不也要打死它吗？”霍霍尔又补充一句。

“那当然啰！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这样做太卑劣！”

“那有什么办法？”安德烈又耸着肩膀说。

“要是你，会不会杀这样的人？”巴维尔沉默了许久，然后若有所思地问。

霍霍尔睁大圆鼓鼓的眼睛看了看他，又向母亲瞟了一眼，哀伤但很坚定地回答：

“为了同志，为了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做！杀人也可以。哪怕杀自己的儿子……”

“啊呀！安德留沙！”母亲轻轻地喊道。

他对母亲笑了一下，说：

“没有别的办法！生活就是这样！”

“是啊！”巴维尔慢慢地拖长了声音说，“生活就是这样……”

安德烈受到内心的冲动，突然激动起来，他站起来，两手一挥，说道：

“您会怎么做呢？为了人们之间只有爱的时代早日到来，我们现在不得不憎恨一些人。阻碍生活前进的人，为了金钱出卖别人以获取自己的安乐或荣耀的人，我们必须消灭！假如犹大站在正直的人们前进的路上，等待时机出卖他们，而我不去消灭他，那我自己也变成犹大了！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吗？那难道我们的老爷们，他们就有权拥有军队、刽子手、妓院、监狱、苦役刑和其他一切可以保护他们安逸舒适的可耻工具吗？有时候我不得不拿起他们的棍子，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定会拿的，决不反对。他们成千上万地杀戮我们，这使我有权举起手来。打在敌人头上，打在一个最靠近我、对我毕生工作最有害的敌人头上！生活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反对这种生活，我不愿过的正是这种生活。我知道，用他们的血创造不出任何东西，结不出什么果实！只有当我们的热血像密集的雨点洒落在大地上，真理才能蓬勃成长，他们的血是污浊的，会毫无痕迹地白白流掉，这一点我知道！如果我看到有必要，我会一个人承担罪过，去杀人！不过我只是说我自

己！我的罪过会和我一起死亡，绝不会给未来留下什么污点，不会玷污任何人，除了我，绝不会玷污任何人！”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自己面前挥动着一只手臂，好像在空中砍着什么东西，使它和自己分割开。母亲怀着忧愁和不安的心情望着他，感到他精神上受了什么刺激，使他很痛苦。母亲关于打死伊萨的种种阴郁不安的想法已经消失。“既然不是维索夫希科夫，那巴维尔的同志中更不会有别人去做这种事。”她想。巴维尔低下头，听着霍霍尔的话，霍霍尔这时还在坚定有力地讲着：

“我们还必须强迫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应当做到贡献出一切，献出全部心灵，献出生命，为事业而牺牲这是容易做到的！还要做出更多的牺牲，献出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时候，你的最珍贵的东西，你的真理，才能茁壮地成长起来！”

他走到房子中间，停了下来，脸色苍白，半闭着眼睛，举起一只手，郑重地、信誓旦旦地说：

“我知道，人们互相敬爱，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像一颗明亮的星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由于得到自由而变得伟大的人们，将自由地在大地上行走。人人都真诚坦白，大家不再嫉妒。人与人之间毫无恶意。到那时候，人们不只为了生活，而是为人类服务，人的形象将变得极其崇高。对自由的人来说，一切高度都可以达到！到那时候，人们是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谁能更虚怀若谷地拥抱世界，谁更深切地热爱世界，谁就是最优秀的，谁就是最自由的，谁也就是最优秀的，在他们身上，才会有最大的美！这样生活的人是伟大的……”

他停了一下，挺直了腰，用整个胸腔的音量，洪亮地说：

“因此，为了这种生活，我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他的面孔忽然颤抖了一下，沉甸甸的大颗泪珠从眼睛里一滴滴流下来。

巴维尔抬起头来，脸色苍白，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他。母亲从椅子上欠起身来，她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心情在增长，渐渐笼罩着她。

“你怎么啦，安德烈？”巴维尔轻声问道。

霍霍尔摇晃了一下脑袋，身子像弦一般伸直了，望着母亲说：

“当时我看见了……我知道……”

母亲站起来，很快跑过去抓住他的双手。安德烈想抽出右手，但母亲紧紧地抓着它，用耳语般的声音热切地低声说：

“我的好孩子，别说了！我亲爱的……”

“等一等！”霍霍尔低沉地说，“我告诉你们，那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不必了！”母亲低声说，眼里噙着泪看着他，“不必了，安德留沙……”

巴维尔用湿润的眼睛望着同志，慢慢走到他跟前。他脸色煞白，强作笑容，声音不高地慢慢说：

“母亲担心是你干的……”

“我没有担心！我不相信！即使我看见了，也不会相信的！”

“等一等！”霍霍尔不看着他们，一个劲摇晃着头，一边想挣脱右手，一边说，“不是我干的，但我当时可以制止……”

“不要说了！安德烈！”巴维尔说。

巴维尔一手紧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按在霍霍尔的肩上，好像要制止他高大身躯的颤抖似的。霍霍尔向他们俯下头，断断续续地低声说：

“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你是知道的，巴维尔。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德拉古诺夫站在大街拐角上，这时候伊萨从拐角处走出来，在一旁站住了。他看着我们，奸笑着……德拉古诺夫说：‘你看！就是他整夜都在监视我。我要好好收拾他。’说完他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了……可是这时，伊萨走到我跟前……”

霍霍尔喘口气。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卑鄙地侮辱我，这狗东西！”

母亲默默地抓着他的手，把他拉到桌旁，好不容易才让他坐到椅子上，和他并肩坐在一起。巴维尔站在他们两人面前，阴郁地不时揪揪胡子。

“他对我说，我们所有人，他们都知道，我们都在宪兵的黑名单上，‘五一’前，要把我们全部抓去。我笑了，没有搭理他，心里却升起了一股怒火。他还说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该走这条路，最好是……”

安德烈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搓了搓脸，眼睛射出一道冷漠的光。

“我懂了！”巴维尔说。

“他说，最好为官府干事，怎么样？”

霍霍尔把手一挥，摇晃了几下紧握的拳头。

“给官府干事，该死的东西！”他咬牙切齿地说，“还不如打我一个嘴巴呢……这样我会好受一些，对他或许也舒服些。但像这样，他用一口恶臭的唾沫玷污了我的心时，我忍无可忍了。”

安德烈猛地从巴维尔手里抽出手来，用嫌恶的口气更低沉地说：

“我给了他一嘴巴，就走了。这时，我听见后面德拉古诺夫低声说：‘受气了吧？’大概，他一直等在拐角上……”

霍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说：

“虽然我感觉到……听见了打击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去看……我心情平静地继续走我的路，就仿佛踢了一只癞蛤蟆似的。到上工的时候，大家都嚷开了：‘伊萨被打死了！’我不敢相信。可是我的一只手感到酸疼起来，不听使唤了，其实不是疼，像短了一截……”

他往那只手斜睨了一眼，说道：

“大概这一辈子也洗不掉这个污点了……”

“只要你问心无愧就行了，我的好孩子！”母亲小声说。

“我不是责怪自己，不是的！”霍霍尔断然说，“我讨厌这种事！这对我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巴维尔耸耸肩说，“又不是你打死的，再说就算是……”

“老弟，明明知道，有人要杀人，却不去阻拦……”

巴维尔坚持说：

“这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思忖了片刻，又补充说：

“理解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那种感觉，我可不会有。”

汽笛响了。霍霍尔侧耳听着，直到威严的吼叫声停止，他全身抖动了一下，说道：

“我不去上工了……”

“我也不去。”巴维尔应声说。

“我到澡堂去！”霍霍尔笑着说。他不声不响地匆匆收拾了一下，神色阴郁地走了。

母亲用怜悯的目光望着他出去，然后对儿子说：

“巴沙，随你怎么想！我知道，杀人是罪孽的，可又认为谁也没有罪过。伊萨很可怜，他只是一颗很小的钉子。今天我看了看他，想起他曾经威胁我说要绞死你，我并没有恨他，也没有因为他死了而高兴，只觉得可怜。可现在连可怜的感觉也没有了……”

她停了一会儿，想了一想，好像吃惊似的带着微笑说：

“我的天啊，巴沙，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巴维尔大概没有听见，他低着头在房里踱步，皱着眉沉思般地说：

“这就是生活！你瞧，人们是怎样互相敌对的？不愿意打，可还是要打！打谁呢，打的也是无权无势的人。他比你更不幸，因为他愚蠢。警察、宪兵、暗探，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可他们又是和我们同样的人，人家也吸他们的血，同样不把他们当人看待。都是一样！有人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用恐怖和愚昧蒙住他们的眼睛，捆住所有人的手脚，压榨他们，让他们互相践踏、互相殴打。把人变成枪支、棍棒、石头，还说：‘这是国家！……’”

他走近母亲身边。

“这是犯罪，妈妈！这是对千百万人的最卑鄙的杀害，是对灵魂的扼杀……你要懂得，他们扼杀灵魂。你看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我们有谁打了人，他就感到厌恶、羞耻、痛苦。厌恶，这是主要的！而他们呢，杀戮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满心欢喜地去屠杀！他们荼毒生灵、扼杀一切，仅仅是为了保住金银、微不足道的证券，为了保住使他们有权统治人们的这一堆乌七八糟的破烂。你想想看，他们杀害人民，摧残人们的灵魂，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珍惜的不是自己内心的东西，而是身外之物……”

他握住了母亲的双手，俯下身来，一边摇着她的手，一边继续说：

“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切卑鄙龌龊和无耻腐败，那么你一定能够理解我们的真理，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的真理是多么伟大、光辉！”

母亲激动地站起来，胸中充满了想把自己的心和儿子的心熔成一团火焰的愿望。

“等一等，巴沙，等一等！”她喘息着说，“我已经体会到了，等一等！”

二十五

过道里有人发出很响的声音。母亲和儿子两人都吓了一跳，互相看了一眼。门慢慢地推开了，雷宾笨拙地走了进来。

“啊！”他抬起头，含笑说道，“我们的福马什么都喜欢，喜欢面包也喜欢酒，喜欢人家向他问安！”[1]

他穿着沾满了焦油的短皮袄，脚上穿着树皮鞋，腰带上塞着一双黑手套，头上戴着毛茸茸的皮帽。

“你们身体好吗？巴维尔，把你放出来了？很好。尼洛夫娜，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咧开大嘴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声音比从前稍稍柔和一些，脸上的胡子长得更密了。

母亲很高兴，走到他身边，握住他黑黑的大手，闻到浓郁强烈的焦油气味，说：

“咳，你呀……嗯，我真高兴！”

巴维尔望着雷宾微笑。

“好一个庄稼汉！”

雷宾慢慢脱着皮袄说：

“是啊，又变成庄稼人了！你们慢慢变成大人先生，我呢，是向后倒退了……是这样！”

他把花粗布衬衫抻平，走进房来，仔细地把屋子环视了一遍，说道：

“看来，你们的家当倒没有增多，书可添了不少，好，讲讲吧，情况怎么样？”

他坐下来，两腿撇得很宽，手掌撑在膝头上，黑色的眼睛用探询的目光打量着巴维尔，和蔼地微笑着，等待回答。

“情况非常热闹！”巴维尔说。

“耕地又播种，空口讲白话没有用，收了庄稼酿好酒，痛痛快快躺个够，是吧？”雷宾打趣地说。

“您过得怎样？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巴维尔坐到他对面问。

“没什么，过得挺好，在叶季尔格耶沃住了下来。您听说过叶季尔格耶沃这个地方吗？是个很好的村子。每年逢两次集，有两千来人，当地的人很厉害！因为没有地，就租公家的地。土地很贫瘠。我在一家富农当雇工，那里的富农像死尸身上的苍蝇一样多！我们的活儿是干馏木焦油，烧木炭。工钱只有这里的四分之一，而干的活儿要重一倍，就是这样。在那个富农家里，我们共有七个雇工。还好，都是年轻人，除了我，都是当地人，他们都认得字。有个小伙子叫叶菲姆……性子很暴烈，不得了！”

“您怎样，经常跟他们谈谈吗？”巴维尔兴致勃勃地问。

“我的嘴没闲过，我把这儿的传单都带去了，一共三十四张。不过，我更经常用《圣经》进行宣传，那里面有些东西可以利用。《圣经》很厚，是官方的书，圣经公会印的，他们总可以信得过！”

他对巴维尔挤了挤眼，笑着继续说：

“光这些还太少。我到你这儿要书来了。我们来了两个人，跟我来的就是这个叶菲姆。我们出来运木焦油，绕个弯，顺便到你这儿来了。趁叶菲姆还没到，你给我一些书，没有必要让他知道得太多……”

母亲看着雷宾，她觉得他除了脱掉一件上衣外，还脱下了什么东西。他不像从前那样庄重，眼睛也不像过去那样坦率，而是带着狡黠的神情。

“妈妈，”巴维尔说，“您走一趟，去拿些书来，那边知道给什么书，您说乡下用的就行了。”

“好！”母亲说，“等茶炊开了，我就去。”

“你也做这种事情啦，尼洛夫娜？”雷宾笑着问，“好。我们那儿爱看书的人很多，是个教员使他们对书感兴趣的。他虽然出身神父家庭，可大家都说他这个年轻人很好。离我们七俄里路左右，还有个女教员。不过，他们是不用禁书的，他们安分守己，都怕事儿。可我要的是激烈的禁书，我借他们的手悄悄散出去……如果警察局长或者神父发现是禁书，他们会以为是教员散的！我就可以暂时躲在一旁，见机行事！”

他为自己的计谋感到很得意，乐呵呵地咧着嘴笑了。

“你还真有两下！”母亲暗想道，“看上去像头熊，可实际上却像只狐狸……”

“您怎么想的？”巴维尔问，“如果他们怀疑是教员们散发的禁书，叫他们坐牢，那怎么办呢？”

“坐就坐呗，怎么啦？”雷宾问。

“散发禁书的是您，不是他们！应该是您去坐牢……”

“怪人！”雷宾拍着膝头笑了一笑，“谁会想到是我呢？一个普通庄稼人干这种事情，难道可能吗？书，是大人先生们的事，他们才应该担当责任……”

母亲觉得巴维尔不能理解雷宾，见他微微眯起眼睛，看来是在生气。于是她小心委婉地说：

“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是想由他自己来干事，而让别人来担罪名……”

“就是这样！”雷宾摸着胡子说，“暂时这样。”

“妈妈！”巴维尔冷峻地喊了一声，“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如说安德烈吧，借我的手去做了什么事情，而坐牢的却是我，那你会说什么呢？”

母亲打了一个冷战，困惑不解地看了看儿子，不赞同地摇着头，说道：

“难道可以这样坑害同志吗？”

“噢！”雷宾拖长了声音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巴维尔！”

他带着嘲笑的神情挤了挤眼，对母亲说：

“大妈，这事情可真不简单呐。”

他用教训的口气又对巴维尔说：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老弟！做秘密工作是没有诚实可言的。你想：首先，抓去坐牢的是被查出有禁书的人，而不是教员，这是一层。其次，教员们给的是合法的书，但是书中的实质和禁书没有区别，只是字句不同，真理少些，这是二层。这就是说，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和我一样，不过他们走的是小道，我走的是大路。在官府看来，我们都是同罪，对不对？第三层，老弟，我和他们毫不相干。俗话说得好，马下人不是马上人的朋友。要是受连累的是老百姓，我就不会这样干。他们呢，一个是神父的儿子，另一个是地主的女儿。他们为什么要发动老百姓，我不明白。他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想法，我这个种田人是无法理解的！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当然了解，但是大人先生们想要什么，我可不知道。他们千百年来一直稳稳当当地在做老爷，剥我们庄稼人的皮，现在他们突然醒来，让庄稼人也擦亮眼睛！老弟，我是不欢喜童话的，而这种事情，跟童话差不多。不管哪位老爷先生，都跟我隔得很远。就像冬天在田野里走路，前面有个动物时隐时现，是什么动物呢？是狼，是狐狸，还只不过是条狗——看不清楚！离得太远。”

母亲看了儿子一眼。他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但是雷宾的眼里却闪着黑亮的光，他扬扬自得地望着巴维尔，兴奋地用手梳理着胡子，继续说：

“我没有工夫献殷勤。生活是严酷的。狗窝和羊圈不能混，狗叫羊叫声不同……”

“有的大人先生，”母亲想起了几个熟人的面孔，开始说，“为人民做出牺牲，一辈子在监狱里受着折磨……”

“他们是例外，对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雷宾说，“农民发财，就升为老爷，老爷破产，就降为农民。钱袋空了，灵魂自然干净。巴维尔，你还记得吗，你以前对我解释说，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想，如果工人说‘好’，老板一定说‘不好’，工人说‘不好’，老板出自他们的本性，一定会喊‘好’！所以同样农民和老爷的本质是不同的。如果农民肚子吃得饱，老爷晚上就睡不着。当然，什么出身的人中都有狗崽子，所以我也不同意袒护所有的农民……”

他站起身来，显得又黑又壮。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胡须抖动了一下，好像他的上下牙齿无声地互相磕碰了一下。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五年来，我进过不少工厂，对乡下，确是生疏了！这次回到乡下，看了看，觉得那种生活，真是受不了！你明白吗？我受不了！你们生活在这儿，见不到那种屈辱！在那儿，饥饿像影子一样跟着人们，别指望吃面包，指望不上！饥饿吞噬了人们的灵魂，把人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人们不是活着，而是在难以忍受的穷困中受煎熬……加上当官的像乌鸦似的，在周围窥伺着，看你还有剩下的一点什么没有？看见了，就抢去，还给你脸上一拳……”

雷宾向周围望了一眼，一只手撑在桌上，向巴维尔俯下身。

“当我重又看到这样的生活时，我甚至想呕吐。我一看到，就受不了！不过我还是战胜了自己，我想：‘亲爱的，胡来是不行的！我要留下来。我不能给你们弄到面包，可我要把你们搅成一锅粥。’老弟，我

非搅成一锅粥不行！我感到他们又可怜又可恨。这种心情，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的心里绞动着。”

雷宾的额上沁出了汗珠，他慢慢地走近了巴维尔，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的手在发抖。

“帮帮我忙吧！给我一些能使人读了坐卧不安的书。应该在人们的脑袋里塞个刺猬，浑身是刺的刺猬！告诉城里那些替你们写文章的人，叫他们也给我们乡下写！希望他们写的东西能使农村翻天覆地闹腾起来，使人民能去拼死搏斗！”

他举起一只手，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要以死制死，就是这样！就是说，为了使人们复活而死！为了使整个地球上无数人民复活，宁可死上几千人！就是这样。死很容易。只要大家能够复活，只要大家能够站起来！”

母亲端茶炊进来时，斜眼望着雷宾。他阴沉而有力的话使她感到压抑。母亲觉得雷宾有些地方和她丈夫相像，她丈夫也是这样龇着牙，卷起袖子，指手画脚，在他身上，也同样充满着难以抑制的愤怒，虽然难以抑制，但他默不作声，而雷宾却说了出来，雷宾不像丈夫那样可怕。

“这是必要的！”巴维尔点点头说，“给我们材料吧，我们给你们印报纸……”

母亲微笑着看了看儿子，摇摇头，默默地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写吧！我们什么都能弄到！写得简单些，让什么人都能看懂！”雷宾大声说道。

厨房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这是叶菲姆！”雷宾朝厨房里张望着说，“叶菲姆，到这儿来！这就是叶菲姆。他叫巴维尔，就是我常常和你说起的那个。”

在巴维尔面前，站着一个头发浅褐、脸庞宽阔的年轻人。他身穿短外套，手里拿着帽子，皱着眉头，用一双灰眼睛望着巴维尔。他身体匀称，看样子很有力气。

“您好！”他声音沙哑地说，和巴维尔握了手，用两手捋平硬直的头发。他向屋子里扫视了一眼，立即慢慢地，像蹑手蹑脚似的朝书架走去。

“他看见了！”雷宾对巴维尔使了个眼色，说道。叶菲姆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便一边翻书一边说：

“您的书真多！一定没工夫读吧。可乡下看书的时间比较多……”

“不过，看书的兴趣比较小吧？”巴维尔问。

“为什么？可有兴趣啦！”年轻人搓了搓下颌，答道，“老百姓开始动脑筋了。《地质学》，这是讲什么的？”

巴维尔解释了一下。

“这对我们没用！”年轻人把书放回架子上，说道。

雷宾大声叹了口气，说：

“庄稼人感兴趣的，不是土地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土地怎么分到人们手里的。就是说，老爷们怎么从老百姓脚下夺走了土地的？地球

是站着不动，还是在转，这不重要，哪怕你用绳子把它吊起来，也没关系，只要它给我们吃的就行，哪怕你用钉子把它钉住也好，只要它能养活我们就行！”

“《奴隶制度史》，”叶菲姆又念了一遍，然后问巴维尔，“这是讲我们的吗？”

“还有讲农奴制的书！”巴维尔说着把另一本书递给他。叶菲姆接过书，在手里翻了一阵，放到一旁，平静地说：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您有份地吗？”巴维尔问。

“我们？有！我们弟兄三个，份地嘛，一共四俄亩。是砂地，拿来擦铜器，倒是很好，可是种粮食，就不行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已经摆脱了土地，土地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养活我们，反而捆住了手脚。我在外面当了三年多雇工。秋天，该轮到我去当兵了。米哈伊洛大叔说：‘别去！现在军队常被派去打人民。’可是我想去。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那会儿，军队都打过人民。现在这种现象该结束了。您是怎么看的呢？”他凝视着巴维尔，问道。

“是该结束了！”巴维尔面带笑容答道，“只不过，很难！必须知道对兵士说什么和怎么说……”

“我们学一学，就会的！”叶菲姆说。

“如果被当官的抓住，那是要枪毙的！”巴维尔说完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叶菲姆。

“当官的是不会客气的！”小伙子很镇静地表示，随即又开始翻起书来。

“喝茶吧！叶菲姆！很快就该走了！”雷宾说。

“这就来！”小伙子应道。然后他又问：“革命——是暴动吗？”

安德烈回来了，面孔通红，冒着汗，闷闷不乐的样子。他一声不响地和叶菲姆握了握手，在雷宾身旁坐下来，打量了他一番，笑了笑。

“为什么不高兴啊？”雷宾在他膝盖上拍了一下，问道。

“没什么。”霍霍尔回答说。

“也是工人？”叶菲姆朝安德烈摆了摆头，问道。

“也是！”安德烈回答，“怎么了？”

“他第一回看见工人！”雷宾替他解释说，“他说，工人是一种特殊的人……”

“有什么特殊的呢？”巴维尔问。

叶菲姆仔细地端详着安德烈，说道：

“你们的骨骼有棱有角，农民的比较圆……”

“农民的脚站得更稳些！”雷宾补充说，“他能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即使他自己没有土地，他也会感觉到：这是土地！可是工人像鸟儿一样：没有故乡，没有家，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就是女人也不能把他拴在一个地方，他动不动‘再见，亲爱的！’就一刀两断走了，去找更好的地方了。农民却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想把自己四周安排得好一些。看，大妈来了！”

叶菲姆走到巴维尔跟前，问道：

“可以借本书给我吗？”

“拿去吧！”巴维尔很乐意地答应了。

小伙子的眼睛闪出贪婪的光芒，他立刻说：

“我一定还！我们有很多人常在这儿附近运送木焦油，让他们带来。”

雷宾已经穿好衣服，腰带也束紧了，对叶菲姆说：

“走吧，到时候了！”

“这下我可以读它一阵了！”叶菲姆指着书架上的书，咧开大嘴笑着扬声说道。

他们走后，巴维尔对着安德烈，兴奋地大声说：

“看见这些鬼家伙了吧？”

“是啊！”霍霍尔慢慢地拖长了声音说，“好像不祥的乌云一样……”

“是说米哈伊洛吗？”母亲大声说道，“他就像没在工厂里干过似的，完全变成一个庄稼人了！而且还真可怕！”

“可惜你刚才不在这儿！”巴维尔对安德烈说。安德烈坐在桌旁，阴郁地望着自己的茶杯。“要不然你可以看到内心的表露，你说话不是总离不开一个心字吗？雷宾在这儿气势汹汹地发了一大通议论，把我压倒，不容我喘气！我简直无法反驳他。他对人们是多么不信任，而且还把他们看得多么不值钱！妈妈说得对，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这一点我看出来了！”霍霍尔阴沉着脸说，“人们被毒害了！他们一旦起来，会把所有的一切都一一打倒！”“他们只需要光秃秃的土地，他们会把大地夷为平地，要把一切都捣毁！”

他说得很慢，显然是在想别的事情。母亲小心地碰了碰他。

“你打起精神来吧，安德留沙！”

“等一等，大妈，我亲爱的！”霍霍尔和蔼地轻声恳求说。

他忽然激动起来，用手在桌子上一拍，说：

“对，巴维尔，要是农民一起来，他们会把大地荡平！像经历过一场鼠疫，他们会一把火烧光一切，使自己大大小小的屈辱统统雪洗干净……”

“然后就会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巴维尔小声插了一句。

“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巴维尔，就是要阻止他们这样做！我们最接近他们，他们会信任我们，会跟我

们走的！”

“你听我说，雷宾建议我们为农村出版报纸！”巴维尔告诉他。

“这很有必要！”

巴维尔笑了笑说：

“很可惜，我没有跟他辩论一番！”

霍霍尔揉了揉脑袋，从容地说：

“以后有我们辩论的！你吹你的笛子，脚没有长到土地里去的人，自然会跟着你的音乐跳舞的！雷宾说得对，我们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也不应该感觉到，因此摇动大地的责任才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摇一下，人们就会离开土地，摇两下，就离得更远！”

母亲笑着说：

“安德留沙，在你看来，一切都很简单！”

“就是嘛！”霍霍尔说，“很简单！像生活一样！”

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到野外去走走！”

“刚洗了澡就去？外面有风，要着凉的！”母亲警告他说。

“正需要吹吹风呢！”他回答。

“当心，会感冒的！”巴维尔关切地说，“还是躺下睡吧。”

“不，我还是要去！”

他穿上衣服，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他心里很难过！”母亲叹口气说。

“你知道吗，”巴维尔对她说，“在谈伊萨这件事以后，你开始用‘你’称呼他了，这样很好！”

母亲惊奇地看了他一眼，答道:

“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怎么会这样称呼的！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你的心真好，妈妈！”巴维尔轻声说。

“但愿我能替你、替你们大家尽点力！要是能做到就好了！”

“不必担心，你会做到的……”

她低声笑了起来，说:

“可是要我不担心就做不到呀！”

“好了，妈妈！咱们不谈这个了！”巴维尔说，“你要知道，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

她不想用自己的眼泪使儿子难堪，所以就到厨房去了。

天色很晚了，霍霍尔才疲乏地走回来，并立即躺下睡觉，只说了一句:

“我走了差不多十俄里，我想……”

“有好处吗？”巴维尔问。

“别打搅，我要睡了！”

说完便像死了似的一声不响了。

过了一会儿，维索夫希科夫来了，穿得又破又脏，和往常一样，脸色很不高兴。

“你没听说是谁把伊萨打死的吗？”他问巴维尔，笨拙地在房间里走着。

“没有。”巴维尔很简短地回答。

“真还有人不厌恶干这种事！我一直想亲手把他干掉！这是我干的事，对我最合适不过了！”

“尼古拉，不要说这种话吧！”巴维尔和蔼地对他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母亲亲切地接过去说，“你心肠很软，可偏要大声吼叫。这是为什么呀？”

此时此刻，母亲看见尼古拉，觉得心里很高兴，甚至他的麻脸似乎也好看多了。

“我除了干这种事，什么用处也没有！”尼古拉耸着肩说，“我想了又想，哪儿是我待的地方呢？没有我待的地方！应该找人们谈谈，可是我不会！什么事我都看在眼里，人的一切屈辱我也能感受到，可我就是不会说话！我的灵魂像哑巴一样。”

他走到巴维尔身边，垂着头，手指在桌上抠着，不像他平素那样，而是像孩子般可怜地说：

“你们给我一些繁重的事干吧，伙计们！这样毫无意义地活着，我受不了！你们大家都有工作，我看着工作在不断发展，自己却站在一旁，整天搬运圆木、木板。难道可以就为了这种事情而活着吗？给我些繁重的事干吧！”

巴维尔握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我们会给的！”

这时，从帐子后面传来了霍霍尔的声音：

“尼古拉，我教你排字吧，你将来做我们的排字工，好吗？”

尼古拉朝他走过去，说：

“如果你教会了我，我送你一把刀子……”

“拿着你的刀子见鬼去吧！”霍霍尔大声嚷道，突然笑了起来。

“是一把很好的刀！”尼古拉还坚持说，巴维尔也笑了。

维索夫希科夫在房间中央站住了，问道：

“你们是在笑我？”

“就是啊！”霍霍尔说着从床上跳下来，“我说，咱们到野外去走走。今天夜里月亮多好。去吗？”

“好吧！”巴维尔说。

“我也去！”尼古拉说，“霍霍尔，你笑的时候，我很喜欢……”

“你答应送我东西的时候，我才喜欢呢！”霍霍尔笑着回答。

他在厨房里穿衣服的时候，母亲絮絮叨叨地对他说：

“穿暖和一点……”

他们三个走出去后，她隔着窗子瞧了瞧他们，然后又看看圣像，低声说：

“主啊，愿你帮助他们吧！……”

---

[1] 原文是带诙谐味的押韵的顺口溜。

二十六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母亲连考虑五一节的工夫都没有。白天喧闹纷乱，她紧张忙碌，疲惫不堪，只有夜晚躺下的时候，才觉得心里有点隐痛。

“但愿那一天早点来吧……”

天刚亮，工厂的汽笛响了，巴维尔和安德烈匆匆喝完茶，吃点东西，把一大堆事情托付给母亲，就上工去了。她整天像松鼠蹬转轮似的忙得不可开交，烧饭、煮传单用的紫油墨、打浆糊，还不断有人跑来，把转交巴维尔的字条塞给母亲，就匆匆走了。他们的激昂情绪也感染了她。

号召工人们庆祝五一节的传单，几乎每天夜晚都贴在各处的围墙上，甚至贴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这种传单也天天在工厂里出现。每天早上，警察们骂骂咧咧地在工人区巡视，把紫色的传单从墙上撕去、刮掉，但是一到中午，传单又满街飞了，飞到行人的脚下。城里派来了一些密探，他们站在街角，贼眉贼眼地监视着回去吃饭和饭后回来的那些愉快而兴奋的工人。大家对警察的束手无策都感到高兴，连上了年纪的工人都在嘲笑地议论：

“他们在干什么，啊？”

到处聚集着一堆堆的人群，他们在热烈地议论那令人激动的号召。生活在沸腾，这一年的春天，生活对大家都有点不同寻常，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给有些人增加了恼怒的理由，他们怒骂谋反的人，给另一些人带来了模糊的希望和不安，给第三种人（他们

是少数）带来的是极大的喜悦，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唤醒大家的力量。

巴维尔和安德烈每夜几乎都不睡觉，直到汽笛快要拉响时，才回家来，两个人都精疲力竭，嗓子嘶哑，脸色苍白。母亲知道他们是在树林中的沼地开会。她也知道，在工人区的周围，夜晚有骑警侦缉队在巡查，有密探在暗中活动，他们扣留并搜查个别的工人，驱散人群，有时还把人逮走。她明白，儿子和安德烈每夜都有可能被捕，但她又似乎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因为她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更好一些。

暗杀考勤员的案件，很奇怪，已经无声无息没人提了。当地的警察局一连两天讯问许多人有关案件的情况，但审问了十来个人之后，便失去了对这案件的兴趣。

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和母亲的谈话中，流露出警方的意见。她和警察处得挺好，就像和所有人的关系一样。她说：

“哪里抓得到凶犯呢？那天早上，有一百来人见到过伊萨，其中至少有九十个人都会给他一巴掌。七年来，他把所有人都得罪遍了……”

霍霍尔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他的脸消瘦了，眼皮也抬不起来，垂在鼓出的眼睛上，遮住了眼睛的一半。他脸上从鼻孔到嘴角出现了细细的皱纹。关于日常事务，他谈得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容易激动，他经常沉浸在使大家如醉如痴的欢乐之中，谈论着未来——自由和理智获得胜利的美好光明的欢乐日子。

当伊萨被打死的案子再没有人提起的时候，他鄙夷而又忧郁地冷笑说：

“他们不仅不爱惜人民，就是对那些被利用来迫害我们的走狗，也看得一钱不值！他们爱惜的不是忠实的犹大，而是银币……”

“这件事不要再谈了，安德烈！”巴维尔毅然地说。母亲也低声补充了一句：

“朽木一碰就碎！”

“有道理，但并不能令人宽慰！”霍霍尔闷闷不乐地说。

他常说这句话，在他的嘴里，这句话含有一种特殊的、无所不包的意味，苦涩而又辛辣……

五月一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汽笛和往常一样，气势逼人、威风凛凛地吼叫起来。母亲彻夜未眠，她起床生着了昨晚已预备好的茶炊。她和平常一样，想去敲儿子和安德烈的房门，但想了一会儿，挥了挥手，坐到窗前，一只手像牙疼似的放在面颊上。

在淡淡的蓝天上，片片白色和粉红的浮云，仿佛被汽笛尖利的吼叫声惊吓了的一群大鸟，很快地飘浮着。母亲仰望着云彩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她的脑袋昏昏沉沉，由于夜不成眠而充血的眼睛非常干涩。她心里却出奇的平静，心脏均匀地跳动着，在想一些平常的事情。

“我茶炊烧得太早，水要烧干了！今天让他们多睡一会儿，两个人都累得够受……”

初升的太阳闪着快乐的光芒，朝窗户里探望。母亲把一只手放在阳光下，灿烂的阳光照着她手上的皮肤，她沉思着，露出亲切的微

笑，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抚摩了一阵阳光。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轻手轻脚拿开了茶炊上的拔火筒，洗完脸，便开始祷告，虔诚地画着十字，默默地翕动着嘴唇。她脸上露出喜色，右边的眉毛时而慢慢扬起，时而又突然垂下……

第二遍汽笛拉响了，声音不如第一遍尖利，也没有那样坚定，好像微微颤抖着在低低呜咽。母亲觉得今天的汽笛声比往日要长。

房间里传来霍霍尔洪亮而清晰的声音。

“巴维尔！听见了吗？”

他们俩不知是谁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动，又不知是谁舒坦地打了个哈欠……

“茶炊烧好了！”母亲喊道。

“我们起来了！”巴维尔高兴地答道。

“太阳出来了！”霍霍尔说，“天上还飘着云！今天这云可是多余的……”

他走进厨房，头发蓬乱，一副刚睡醒的模样，但是很高兴。

“早上好，大妈！睡得好吗？”

母亲走到他身旁，小声说：

“安德留沙，你可要和他走在一起啊！”

“那当然！”霍霍尔在她耳边轻声说，“只要我们在一块儿，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走在一起，你放心吧！”

“你们在那儿嘀咕什么？”巴维尔间。

“没什么，巴沙！”

“大妈对我说，脸洗得干净一点，姑娘们要看咱们的！”霍霍尔说着，走到过道去洗脸。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巴维尔低声唱起歌来。

天越来越晴朗，风吹散了浮云。母亲在准备茶具，她摇着头在想，这一切多奇怪：早上，他们喜气洋洋，开着玩笑，可是，到中午谁知道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也这样镇静，几乎是满心欢喜。

为了消磨等待的时间，他们喝茶喝了很久。巴维尔和平常一样，细心地用茶匙慢慢搅着杯子里的糖，仔细地把盐撒在一块面包上，这是他喜欢吃的带硬皮的面包头。霍霍尔的两脚在桌下来回挪动着，他总是不能很快把两脚放舒适，他望着被茶水反射的阳光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来回摇晃，讲起了往事。

“当我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的时候，我想用茶杯去捕捉太阳。有一回，我拿了茶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往墙上猛地一扣！结果呢，手割破了，还挨了一顿打。刚挨过打，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太阳在水洼里，我就拼命用脚踩它，哪知溅了一身泥浆，又挨了一顿打……我怎么办呢？我就对着太阳大骂起来：‘我不疼！红毛鬼！我不疼！’还对它伸了好一阵舌头，这样，总算出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觉得像红毛鬼呢？”巴维尔笑着问。

“我们对面有个铁匠，火红的头发、红胡子，他是个又快活又和气的汉子，我觉得太阳很像他……”

母亲忍不住说：

“你们最好还是谈谈你们怎么去游行吧！”

“谈已经决定的事，只能把事情弄乱！”霍霍尔温和地说，“大妈，如果我们都被抓去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会来找你，他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好吧！”母亲叹了口气说。

“到街上去走走才好呢！”巴维尔非常渴望地说。

“不，暂时还是在家里等一等好！”安德烈搭腔说，“我们何必白白地让警察看着讨厌呢？他们对你知道得够清楚的了！”

费佳·马津跑来了，他容光焕发，脸颊绯红。他无比欣喜，全身战栗，驱散了他们因等待而感到无聊的心绪。

“开始了！”他说，“群众出动了！大家拥到街上，人人的面孔都像斧头似的，杀气腾腾。维索夫希科夫、瓦西里·古谢夫、萨莫伊洛夫站在工厂门口演说。许多人都回家了！咱们去吧，时候到了！已经十点钟了！”

“我要去了！”巴维尔坚决地说。

“你们看吧，”费佳很有把握地预言道，“吃过午饭，全厂都会起来的！”

他说完就跑了。

“这个人像风里的蜡烛，烧得很快！”母亲目送他出去，轻轻地说道。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穿外衣。

“大妈，您到哪儿去？”

“跟你们一起去！”她说。

安德烈揪着自己的胡子，朝巴维尔看了看。巴维尔迅速地整了整头发，走到母亲跟前：

“我什么话也不准备对你说……你也不用跟我讲什么了，好吗？”

“好的，好的，愿基督保佑你们！”她喃喃地说道。

二十七

母亲走到街上，只听见一片沸沸扬扬的人声，人们在不安地期待着。她看见家家户户的窗口和门前都聚集着人群，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她的儿子和安德烈，她觉得眼睛里有一片朦胧的影子在晃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时而透明碧绿，时而浑浊灰暗。

不断有人向他们招呼致意，在问候的话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她可以听见低声议论的只言片语：

“看，他们就是领头的……”

“我们不知道谁领头……”

“我并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另一个地方，有人在院子里气哼哼地喊道：

“警察把他们统统抓去，他们就完蛋啦！”

“以前也抓过呀！”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惊慌地从窗口飞到街上：

“你别糊涂，你怎么啦，是光棍还是怎么的？”

他们走过每月从厂里领取抚恤费的失去双腿的卓西莫夫家时，他从窗口伸出头来大声喊道：

“巴什卡！你这贱货，干这种事情，你会掉脑袋的！你等着吧！”

母亲打了个寒噤，停下脚步。这喊叫声，引起了她极大的愤慨。她朝残废浮肿、肥胖的脸瞪了一眼。残废骂骂咧咧，把头缩了回去。于是母亲加快脚步，赶上了儿子，她紧跟着，尽力不落在后面。

巴维尔和安德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沿途人们的喊叫声，似乎也没有听见。他们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地走着。忽然，米洛诺夫叫住了他们。他是个质朴敦厚的上了年纪的人，生活上一向规矩清白，因此受到大家的敬重。

“达尼洛·伊凡诺维奇，您今天也不去上工啦？”巴维尔问。

“我家女人马上要生孩子了！再说，这日子又不太平！”米洛诺夫解释说，一面仔细打量着伙伴们，然后低声问，“小伙子们，听说你们今天要跟厂长捣乱，要打碎他的玻璃窗？”

“您当我们都喝醉了吗？”巴维尔大声反问道。

“我们不过是打着旗在街上走走，还唱唱歌！”霍霍尔说，“您听听我们的歌吧，歌里说的就是我们的信仰！”

“你们的信仰我知道！”米洛诺夫沉思着说，“我看过传单了！哟，是尼洛夫娜！”他惊叫了一声，他聪慧的眼睛含着笑意望着母亲，“连你也出来造反啦？”

“入土前，哪怕跟真理一起走走也好哇！”

“嘿，你真行！”米洛诺夫说，“看来，人家说得一点不差，厂里的禁书是你带进去的！”

“这是谁说的？”巴维尔问。

“有人这么说呗！好，再见吧，你们可要稳重一点！”

母亲轻声笑了，关于她的这种传闻，她听了心里很高兴。巴维尔笑着对母亲说：

“你也要坐牢的，妈妈！”

太阳渐渐升高，春天清爽宜人的空气充满了阳光的温暖，浮云慢慢地飘拂，云影渐渐淡薄、透明。云影轻轻掠过街道和房屋上空，笼罩在人们身上，仿佛在为工人区扫除、擦拭墙壁和屋顶上的泥土和尘埃，拂去人们脸上的愁容。街上渐渐热闹起来，人声更加高昂，盖过了远处的机器响声。

不安的和凶狠的、沉思的和愉快的话语从四面八方——从窗子里，从院子里，时而缓慢，时而迅速地传到母亲的耳朵里。但现在母亲很想和他们争辩，向他们致谢，对他们说明，她很想投身到今天这格外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

在街角后的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聚集了一百多人。从人丛中间可以听到维索夫希科夫的声音。

“他们像榨浆果一样榨我们的血！”他笨嘴拙舌地说着，话音在人们头上传开去。

“说得对！”几个人马上一齐大声喊道。

“这小子很卖力气！”霍霍尔说，“好，我去帮帮他的忙！”

巴维尔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弓着瘦长而灵活的身子，像螺旋钻插进瓶塞似的，钻进了人群，接着传来了他的悦耳的声音。

“同志们！有人说，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什么犹太人和德国人、英国人和鞑靼人，可我不相信！其实只有两种人，两种不可调和的人——富人和穷人！人们穿不同的衣服，说不同的话，但是只要仔细看看，有钱的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是怎么对待劳动人民的，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有人，对工人来说，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他们都该被骨头卡死！”

人群里有人笑了起来。

“我们再从另一面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鞑靼、土耳其的工人，和我们俄罗斯工人同样过着猪狗般的生活！”

从街上来的人渐渐增多，大家都伸长脖颈踮起脚，一个接一个默不作声地挤进小巷子。

安德烈把声音提得更高。

“在外国，工人已经理解了这个简单的真理，所以在今天，在五月一日这个光辉的日子里……”

“警察！”有人喊了一声。

四个骑警，挥着鞭子，从大街上朝巷子里的人群直奔而来，嘴里喊道：

“散开！”

人们皱着眉头，不乐意地给马让路。有些人爬到围墙上。

“猪儿骑在马背上，神气十足乱哼哼，冒充将军耍威风！”有人挑逗着大声嚷道。

只剩下霍霍尔一个人站在小巷中间，两匹马摇摆着头，向他冲来。他闪到一旁，就在这时，母亲抓住他的一只手，拉着他走，一边埋怨说：

“说好了和巴沙一起，可你又一个人干这种冒险的事！”

“我不对！”霍霍尔笑着说。

尼洛夫娜感到心慌意乱，四肢无力。这种感觉在她内心升起，使她头晕目眩，悲哀和欢乐在心中奇怪地交替出现。她一心希望吃午饭的汽笛早些拉响。

他们来到广场，向教堂走去。在教堂四周和围墙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这里有五百来个兴高采烈的青年和孩子。人群在晃动，人们不安地抬起了头，向远处和四面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可以感到一种激昂的情绪。有些人的眼神有点惊慌失措，有的人表面上显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妇女们压低嗓门在喁喁私语。男人们不屑一顾地扭头避开她们，不时可以听见低声的咒骂。含有敌意的低沉的喧闹声，笼罩着这五颜六色的人群。

“米坚卡！”一个女人声音颤抖地轻轻说道，“当心你自己……”

“别缠着我！”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说。

西佐夫用庄重的声调镇定而又令人信服地说：

“不，我们不应扔下年轻人不管！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也更有胆量。是谁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出了力？是他们！这应该记住。他们因为这件事坐了牢，可得到好处的是大家……”

汽笛吼叫了，它凶恶的声音吞没了人声。人群骚动了一阵，坐着的人站了起来，一瞬间，大家屏息静气，凝神等待着，许多人的脸变得煞白。

“同志们！”巴维尔用响亮有力的声音喊道。母亲的眼睛模糊了，像被烫了似的感到干涩疼痛，她的身体突然变得坚强有力，敏捷地一下站到儿子身后。大家都朝巴维尔转过身去，就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似的聚拢在他周围。

母亲望着他的脸，只看见他那双自豪、勇敢、炽热的眼睛……

“同志们！我们决定公开宣告，我们是怎样的人！今天，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旗帜，举起理性、真理和自由的旗帜！”

一根白色的长旗杆在空中一闪，便倾倒下来，分开人群，隐没在人丛中间。过了片刻，一面工人的大旗，像红色的鸟儿，突然飞扬在翘首仰望的人们上空。

巴维尔一只手往上举起，旗杆摇晃了几下，倾斜了下来，这时，十来只手，其中也有母亲的手，抓住了光滑的白色旗杆。

“工人万岁！”他高声呼喊。

几百个人也应声随他高呼了一句。

“同志们，我们的党，我们精神的源泉，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人群沸腾起来，了解这旗帜意义的人，在人丛中挤到旗子下面。马津、萨莫伊洛夫和古谢夫兄弟站到巴维尔身旁，尼古拉低着头，推开人们挤了过来，还有些母亲不认得的、眼睛熠熠闪亮的年轻人，也推挤着母亲……

“全世界工人万岁！”巴维尔又高呼一声。接着成千的人发出震撼心灵的呼喊，齐声响应，这声音变得越来越有力而又欢快。

母亲抓住尼古拉和另外一个人的手，眼泪哽塞着咽喉，但她没有哭，她两腿发抖，嘴唇颤动着说：

“亲人们……”

尼古拉的麻脸上眉开眼笑。他望着旗子，向旗伸过手去，嘴里呜呜噜噜说着什么，然后蓦地用这只手搂住了母亲的脖子，吻了吻她，笑了起来。

“同志们！”霍霍尔亲切悦耳地说道，他柔和的声音盖住了人群的喧哗声，“现在，我们为新的上帝，为光明和真理的上帝，为理性和善良的上帝，开始神圣的进军！我们离目标还很远，但离荆冠[1]很近！谁不相信真理的力量，谁就不会有誓死捍卫真理的勇气；谁不相信自己，谁害怕受苦受难，就请离开我们！我们号召相信我们必胜的所有人跟我们走。而看不见我们目标的人，就不必跟我们一起走！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痛苦。同志们！站好队！自由人民的节日万岁！五一节万岁！”

人群聚拢得更紧密了。巴维尔把旗一挥，红旗在空中招展，飘舞着向前移动，在阳光照耀下，鲜艳的红旗仿佛绽开了笑容……

“我们要抛弃旧世界……”

费佳·马津声音嘹亮地唱了起来。接着，几十个人的声音，汇成一股从容有力的声浪应和着他。

“我们要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母亲满心欢喜地含着微笑，走在马津后面，越过他的头，望着儿子和红旗。在她周围，闪动着喜气洋洋的面孔和各种颜色的眼睛。她的儿子和安德烈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她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安德烈柔和圆润的声音和儿子宽厚低沉的声音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起来，起来斗争，饥饿的人们！[2]……

人们迎着红旗跑来，嘴里喊着什么，与人群汇合，转身跟着人群一起前进，他们的喊声淹没在歌声里。这支歌，在家里唱时，比唱别的歌声音要低，可是今天，却流畅、奔放而又气势磅礴地在街道上空荡漾。这支歌唱出了钢铁般的英勇气概，号召人们踏上通向未来的遥远征途，并如实地指明了征途上的艰难险阻。在这支歌的伟大、永恒的火焰里，昔日痛苦的黑渣和各种因袭陈旧的感情的重压熔化了，对新事物的可恨的恐惧心理，也化为灰烬……

一个又惊又喜的面孔，在母亲身边晃动，同时，有一个颤抖的、呜咽的声音喊道：

“米加！你到哪儿去？”

母亲没有停下脚步，边走边说：

“让他去吧！您不必担心！过去我也很害怕，现在我儿子走在最前面。打旗的那个，就是我的儿子！”

“一群暴徒！你们到哪儿去？有军队在那儿！”

接着，那个说话的瘦长女人忽然用瘦骨伶仃的手抓住母亲的手，赞赏道：

“亲爱的，他们唱得多好！米加也在唱……”

“您不必担心！”母亲喃喃地说，“这是神圣的事情……您想想，如果人们不为基督去赴死，那也就根本不会有基督了！”

她的头脑里突然产生了这个思想，它所包含的明白而简单的真理使她自己感到惊讶。她望了望紧紧抓住她手的女人，惊奇地微笑着重复了一遍：

“如果人们不为基督去赴死，那也就根本不会有基督了！”

西佐夫走到了她的身旁，跟着歌曲的节拍挥动着帽子，说道：

“大妈，开始公开活动了，是吗？有人编了一支歌。这是多么好的歌啊，是吗？”

皇上的军队要士兵，
你们就得把儿子送……[3]

“他们什么都不怕！”西佐夫说，“我的儿子已经进坟墓了……”

母亲由于心脏跳得过于激烈，已渐渐落后了。人们很快把她推到一旁，挤到围墙边上。密集的人群像波浪似的，在她身边摇荡着徐徐

流过，人数很多，这使母亲非常高兴。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仿佛有个巨大的铜喇叭在空中吹奏，它吹奏着，唤醒着人们，使一些人胸中充满准备战斗的激情，使另一些人感到模糊的喜悦，预感到新事物即将到来，产生强烈的好奇。在这儿，激起隐隐的不安与希望，在那儿，使多年郁积的强烈愤怒得以发泄。所有人都注视着前面摇曳飘扬着的红旗。

“前进！”有人异常兴奋地喊道，“兄弟们，太好了！”

看来，有人感到了一种不能用普通语言来表达的重大变迁，所以狠狠地咒骂起来。但是，那种憎恨、那种奴隶的阴暗而盲目的憎恨，就像被阳光照射而受惊的蛇，在凶狠的语言中蜿蜒爬动，发出咝咝的声音。

“邪教徒！”有人从窗子里伸出拳头威胁着，声嘶力竭地喊道。

另一个刺耳的尖叫声，厌烦地在母亲的耳旁回响：

“反起皇帝陛下，反起沙皇陛下来啦？要暴动啊？”

一张张异常激动的面孔在母亲眼前闪过，男男女女连跳带窜地从她身边跑过，这时被歌声吸引的黑压压的人群，像惊涛骇浪似的向前奔流而去。这歌声用气势磅礴的音响，冲垮了前面的一切，扫清了道路。母亲遥望着远处的红旗，她虽然看不见儿子，却好像看见了她儿子的面孔，他古铜色的前额，燃烧着信仰的明亮火焰的眼睛。

她终于落在人群的后面，落在那些早已预料到这种场面的结局的人中间，这些人不慌不忙地走着，怀着无动于衷的看热闹的好奇心，冷漠地观望着前面。他们一边走，一边确信地低声说：

“一个连在学校附近，还有一个连，在工厂旁边……”

“省长来了……”

“真的吗？”

“我亲眼看见的，确实来了！”

有个人高兴地骂了一声，说道：

“他们到底还是怕我们了！又派军队，又来省长。”

“亲人们啊！”母亲的心在跳。

她周围的谈话，听来死气沉沉，冷语冰人。她加快脚步，以便离开这些人，他们缓慢而懒散地走着，母亲轻而易举地赶过了他们。

突然，队伍的前面好像碰上了什么，但人群并没有停下，只是向后晃动了一下，发出一阵不安的轻微骚动，歌声也震颤了一下，接着，更急速更洪亮地响了起来。但歌声像浪潮一样，又慢慢低落，向后滚去。人们的声音一个个退出合唱。只有个别几个人提高嗓门唱着，竭力想使歌声回到原来的高度，并继续保持下去：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去和敌人搏斗，饥饿的工人们！……

但是，在这呼唤声中，已失去了共同一致的信心，流露出惶恐不安的情绪。

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推开人群，匆匆向前挤去，但人们迎面向她退来。有些人低着头、皱着双眉，有些人露出窘迫的微笑，还有些人嘲弄地打着呼哨。她忧虑地细细观察着他们的脸，她的眼睛在默默地向他们询问、请求、呼唤……

“同志们！”传来了巴维尔的声音，“士兵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不会打我们的。为什么要打我们？是因为我们传播大家所需要的真理吗？要知道，他们也正需要这种真理。眼下他们还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会在我们自由的旗帜下，而不是在掠夺和屠杀的旗帜下前进的，这样的时刻已为期不远了！为了使他们早日理解我们的真理，我们必须前进。前进吧，弟兄们！永远前进！”

巴维尔的声音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清晰明了，在空中回响。但是游行的队伍渐渐散乱起来，人们纷纷向左右两旁的房子跑去，紧靠围墙站着。现在队伍成了楔子的形状，巴维尔站在楔子的顶端，劳动大众火红的旗帜在他头上飘扬。人群又像一只黑鸟，张大翅膀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起飞翱翔，巴维尔是这鸟的嘴……

---

[1] 据《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行刑的士兵给他穿上大红袍，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将他戏弄一番。此处意谓随时有受到沙俄政府的迫害和牺牲性命的可能。

[2] 《工人马赛曲》中第一段歌词。

[3] 《工人马赛曲》中第三段歌词，与原歌词稍有出入。

二十八

母亲看见，在街道的尽头，一排分不清面目的一模一样的人，像一堵灰色的墙壁，挡住了通往广场的道路。在他们每个人的肩上，刺刀锐利的刀刃闪着寒光。一阵冷气，从这堵默然不动的墙壁向工人们袭来。这股冷气吹透母亲的胸膛，钻进了她的心。

母亲挤进人群，挤到前面，在那儿的旗帜下，站着她熟悉的人们，他们和她不熟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仿佛靠着那些人似的。她侧身紧靠着一个身材很高、剃着光头的工人身上。这人是个独眼，为了看看她，他猛地扭转头来。

“你怎么啦？你是谁？”他问。

“巴维尔·弗拉索夫的母亲！”她回答说，觉得小腿在哆嗦，下唇不由自主地耷拉着。

“噢！”独眼人说。

“同志们！”巴维尔说，“永远向前进——我们没有第二条路！”

四周非常寂静，可以听见任何细微的声响。旗子高高举了起来，摇晃了一下，沉思着在人们的头上飘动，平稳地向士兵组成的灰墙前进。母亲颤抖了一下，闭上眼睛，惊叫了一声。只有巴维尔、安德烈、萨莫伊洛夫和马津四个人离开人群向前走去。

费佳·马津嘹亮的声音，缓缓地在空中荡漾开来。

你们牺牲了……

他唱了起来。

在殊死的……斗争中……[1]

人们用浑厚低沉的声音，像发出两声深沉的叹息，跟着唱了起来。人们向前迈了一大步，发出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人们唱起了这支充满坚毅决断的新歌。

为了人民，你们献出了一切……

费佳的歌声，像一条明亮的丝带，在空中回旋飘荡。

为了自由……

同志们齐声唱着。

“嘿嘿！”有人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叫喊，“唱起哀歌来了，狗崽子！”

“揍他！”有人愤怒地喊道。

母亲两手抓住胸口，向周围望了望，看到刚才挤满街道的人群，都踌躇地站着，迟疑不决地望着打旗的人们。离开人群前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只有几十个人，每走一步，总有人向旁边躲开，就好像街道中间的路烧红了，灼烫了他们的脚。

专制即将垮台……

费佳嘴里唱的这歌发出了预言……

人民就要起来！……

响遏行云的合唱坚定而威严地跟着唱道。

但是透过这整齐的歌声，可以听见轻轻的说话声：

“要下命令了……”

“端枪！……”前面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喊。

一排刺刀在空中一划，晃了一下，倒下来，向前伸直，迎着旗子露出狡黠的笑容。

“齐步走……”

“他们出动了！”独眼人说，两手塞进口袋里，向路旁跨了一大步。

母亲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士兵像灰色的波浪一起一伏，横着排满整个街道，他们胸前端着刺刀，酷似一把银光闪闪的钢齿梳子，步伐整齐，冷酷无情地向前走来。母亲跨着大步，走到离儿子更近的地方，同时看见安德烈也一步跨到巴维尔前面，用自己高大的身体遮住他。

“并排走，同志！”巴维尔厉声喊道。

安德烈唱着歌，反背着两手，高高地昂起头。巴维尔用肩撞了他一下，又喊道：

“并排走，你没有这种权利！走在前面的应当是旗子！”

“解——散！”一个矮小的军官，挥舞着明晃晃的军刀，尖声喊道。他的腿抬得又高又直，雄赳赳地用靴底使劲跺着地。他那双擦得

锃亮的长靴使母亲感到刺眼。

在这个军官旁边稍后的地方，吃力地走着一个身材高大、剃着光头、留着厚厚的白色唇髭的人，他穿着红里子的灰大衣，下身穿着缀有黄镶条的宽筒军裤。他也像霍霍尔那样反背着手，高高扬起浓密的白眉毛，望着巴维尔。

母亲看见的远远超出这些，她胸中憋着一股想要大声呼喊的闷气，这呼喊随着每一次呼吸都可能从喉咙中迸发出来。她感到窒息，但是她用两手抓住胸口，克制着不喊出来。人们把她推来挤去，她跌跌撞撞，神情恍惚，几乎是无意识地向前走着。她觉得身后的人越来越少，寒气袭人的巨浪向他们迎面滚滚而来，把他们冲散。

护着红旗的人们和紧密排成一横列的灰色士兵渐渐接近，已经可以看清士兵的面孔。这些面孔异常难看，像压得扁扁的一条土黄的窄带子，横贯在整条街上。在这条窄带上，高低不齐地缀着各种颜色的眼睛，在它前面，刺刀的尖刃冷酷地闪着寒光。刺刀对准人们胸口，还没有碰着他们，已经把他们一个个剔出队伍，使人群四分五裂地溃散了。

母亲听见背后逃跑的脚步声。不断有人用压低的声音惊惶地叫喊:

“散开，伙计们……”

“弗拉索夫，快跑！”

“回来，巴夫卢沙！”

“把旗扔掉，巴维尔！”维索夫希科夫忧戚地说，“给我，我藏起来！”

他一手抓住旗杆，旗子向后晃了一下。

“放手！”巴维尔喊了一声。

尼古拉好像被烫了似的立即把手缩回。歌声消失了，人们停住脚步，紧紧地围着巴维尔。但他排开了人群，向前走去。突然，出现一阵沉默，它自天而降，无踪无影，好似透明的薄云笼罩着人们。

旗子下，至多不过二十人，但他们却是坚定不移地站着，母亲为他们担忧，并有一种要对他们说些什么的模糊愿望，这使她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走去。

“把他们手里的东西夺下来，中尉！”传来了高个子老头的平稳的声音。

他伸出一只手，指着旗子。

那个矮小的军官跑到巴维尔跟前，用手抓住旗杆，尖声喊道:

“放下！”

“手拿开！”巴维尔大声回答。

鲜艳的红旗忽而倾向左边，忽而倾向右边，在空中来回摇晃了一阵，然后又笔直竖了起来，军官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到地上。尼古拉伸直胳膊，紧握拳头，从母亲面前一晃而过，快得异乎寻常。

“把他们抓起来！”老头把脚往地上一跺，大吼一声。

几个士兵向前奔来。其中一个挥了一下枪托，旗子晃了晃便倒下来，消失在一群灰色的士兵中间。

“哎呀！”有人悲伤地喊了一声。

母亲发出了像野兽般的怒号。可是，回答她的是从士兵队伍里传来的巴维尔清楚的声音。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亲爱的……”

“他活着！他想着我呢！”母亲的心震动了两下。

“再见了，我的大妈！”安德烈喊道。

母亲踮起脚，挥着双手，竭力想看见他们。在士兵们的头顶上方，她看见了安德烈的圆脸——他的脸微笑着，在向母亲致意。

“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巴沙！”她叫喊着。

“再见了，同志们！”他们在士兵队伍里叫喊着。

回答他们的是许多次断断续续的回声。这回声从窗子里，从天空上面，从屋顶上传来。

---

[1] “你们牺牲了……在殊死的……斗争中……”是一支革命葬礼进行曲的歌词，阿·阿尔汉格尔斯克作词。

二十九

有人在母亲胸口推了一下。透过发花的眼睛，她看见面前那个矮个子军官。他的面孔通红，绷得紧紧的，对母亲喊道：

“滚开，老婆子！”

母亲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番，看见在他脚下横着折成两段的旗杆，有一截上还剩有一块红布。她弯腰把它捡了起来。军官从她手里把旗杆夺去，往旁边一扔，跺着脚大声喝道：

“叫你滚开！”

在士兵中间，忽然响起了一阵歌声。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周围的一切在旋转、摇晃、跳动。空中笼罩着一片低沉、惊慌的喧闹声，很像电线发出的模糊的嗡嗡声。军官急忙跑过去，气急败坏地尖叫道：

“不准他们唱，克拉伊诺夫司务长！”

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到被军官扔掉的半截旗杆旁边，又把它捡了起来。

“堵住他们的嘴！”

歌声变得混乱，高高低低，断断续续，最后听不见了。有人抓住母亲的肩膀，把她的身体转过去，在她背上推了一下……

“走，走……”

“把街上的人统统赶走！”军官叫嚷道。

母亲看见在离自己十来步的地方，又有一堆密集的人群。他们在怒吼、抱怨、打着呼哨，慢慢地向街道远处退去，躲进了人家院子里。

“走，鬼东西！”一个蓄着浓密胡子的年轻士兵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大喊一声，把她推到人行道上。

她拄着旗杆走着，两腿发软，为了不至倒下，她另一只手扶着墙壁或栅栏。在她前面，人群在后退，她的旁边和身后，士兵们一面走，一面叫喊:

“走，走……”

士兵们经过母亲身旁，朝前跑去。她停下脚步，向四面看了看。在街道尽头，也有一队士兵稀疏地排成一行，挡住广场的入口。广场上空无人迹。再往前，也有一些灰色的人影在晃动，慢慢地向人群进逼……

她想向后转过身去，可是不知不觉地又朝前走去，走到一条小巷，便拐了进去，这是一条窄小无人的巷子。

她又停下来，吃力地喘了口气，侧耳谛听着。在前面什么地方，有人群的喧哗声。

她拄着旗杆，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忽然她出了一身汗，眉毛耸动着，嘴唇在蠕动，来回摆动着一只手，她心里，有些话像火花似的迸

发着，千言万语充塞着胸膛，使母亲燃起执拗、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话说出来，喊出来……

小巷向左转了个陡弯，母亲拐过弯后，看见密集着一大堆人，不知是谁有力地高声说道：

“弟兄们，要是闹着玩，他们是不会往刺刀上碰的！”

“他们真是好样的，是不？冲着他们来了，他们纹丝不动地站着。弟兄们，他们面不改色地站着……”

“真没想到，巴沙·弗拉索夫就是那样！”

“还有霍霍尔呢？”

“他反背着手，还笑呢，这鬼东西……”

“亲爱的人们！”母亲挤进人群，喊道。人们满怀敬意地给她让开道。有人笑了：

“看，拿着旗！手里还拿着旗！”

“别说了！”另一个人严厉地说。

母亲宽宽地摊开两手……

“看在基督面上，你们听我说，你们大家都是亲人……你们大家都是好心人……你们大胆看看吧，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亲骨肉，在世界上为寻求真理而奔波……为了大家！为了你们大家，为了你们的孩子，他们给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十字架的道路……

他们在寻求光明的日子。他们希望建立充满真理和正义的另一种生活……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幸福。”

她感到心在剧烈跳动，胸口憋闷，喉咙里干燥而又火辣辣的。她内心深处，不断涌现出无限热爱一切事物和所有人的热情洋溢的话，这些话使她的舌头抑制不住，她越说越有力，越说越流畅自如。

她看见，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听着。她感到，大家都紧紧地围着她，在思索。她心里产生了一个愿望，现在对她已经是十分明确的愿望：想推动人们去跟着她的儿子，跟着安德烈，跟着一切被士兵带走、现在处境孤单的人们前进。

她望着周围那些愁眉不展、神情专注的面孔，用一种温柔而有力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孩子们在世界上向着快乐的生活前进，他们是为了大家，为了基督的真理，去反对那些恶毒、欺诈、贪婪的家伙，用来愚弄、束缚和扼杀我们的一切东西！我的亲人们，要知道，我们年轻的亲骨肉是为了全体人民而起来干的！他们是为了全世界，为了全体工人而出来干的！你们不要离开他们，不要抛弃他们，不要把自己的孩子丢弃在荒凉的路上。你们可怜可怜自己吧！相信儿子们的信仰吧！他们传播真理，为真理而牺牲。相信他们吧！”

她的声音嘶哑了，浑身无力，身体摇晃了一下，有人及时扶住了她的胳膊。

“她讲的是大实话！”有人嗓子暗哑地激动喊道，“是大实话，善良的人们！听她讲吧！”

另一个人怜惜地说：

“唉，看她多伤心！”

有人用责备的口吻反驳那人：

“她不是伤心，她是在骂我们这些傻瓜，你要知道！”

人群头上响起了一个高亢、战栗的声音：

“同胞们！我的米加是个诚实清白的人，他干了什么呢？他就是跟着伙伴们，跟着要好的同伴们去游行……这位老太太说得对，我们为什么扔下我们的孩子？他们对我们干过什么不好的事吗？”

母亲听了这番话，身体颤抖起来，她默默地流着眼泪，作为回答。

“回家去吧，尼洛夫娜！回去吧！他大妈！你受苦了！”西佐夫很响地说。

他的脸色苍白，胡须也零乱了，还不住地抖动。忽然，他皱紧眉头，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挺直了身子，一字一句清晰地说：

“我的儿子马特维，在工厂里压死了，这你们都知道。假如他现在活着，我一定亲自叫他和同伴们一起去，和那些人一起。我一定说：‘你也去吧，马特维！去吧，这是正义的，这是光荣的！’”

他忽然停下，沉默了。大家都阴郁地沉默着，被一种巨大的、清新的、不再害怕的感情紧紧地笼罩着。西佐夫举起手来，在空中挥动着，继续说：

“这是老年人的话，你们是知道我的！我在这儿干了三十九年，我在这个世上已经活了五十三年！我的侄儿是个聪明老实的孩子，今天又被抓去了！他也和巴维尔一起走在前头，就站在旗子旁边……”

他挥了挥手，缩着身子，握住母亲的手，说：

“这个妇女说的是实话。我们的孩子希望过合乎正义、合乎理智的生活，可我们却扔下他们，都跑了，是啊！尼洛夫娜，回去吧……”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看大家，说道，“生活是为了孩子们，世界是孩子们的！……”

“回去吧！尼洛夫娜！给你，拿着这棍子。”西佐夫说着把半截旗杆递给母亲。

大家用忧郁和尊敬的眼光瞧着母亲，在一片同情声中，送她回去。西佐夫默默地把人们排开，大家一声不响地给母亲让路。一股莫名的力量吸引他们跟着母亲，驱使他们在她身后慢慢走着，一边低声简短地交谈几句。

到了家门口，母亲转过身来，拄着那半截旗杆，向大家鞠躬，感激地低声说道：

“谢谢你们！”

她又记起了自己的想法，一种她感到是在自己心里诞生的新想法，便说道：

“如果人们不为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赴死，那就不会存在我主耶稣基督了……”

人们默默地望着她。

她再一次向人们鞠躬，然后走进门去。西佐夫低下头，跟着她走了进去。

人们站在门口，谈论着什么。

随后大家便陆续慢慢散去。

第二部

二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迷雾似的回忆中和身心所深深感到的极度疲劳中过去的。在母亲眼前，那个矮小的军官像一个灰色的斑点在跳动，巴维尔古铜色的脸精神焕发，安德烈的眼睛含着微笑。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在窗前坐下，望着街上，一会儿扬起眉毛，战栗着，又走动起来，她四处张望，神情恍惚地在寻找什么。她喝了水，但不解渴，也不能泼灭心中隐隐灼痛的悲伤和屈辱。这一天被分割成两半，开始很有内容，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在她面前展现的是一片凄凉的空虚和不断出现的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现在怎么办？”

科尔苏诺娃来了。她两手比画着，扯着嗓门说话，一会儿哭，一会儿高兴，不时地跺着脚。她又出主意，又许愿，甚至还威胁什么人。可是，这些都打动不了母亲的心。

“哼！”她听见玛丽亚刺耳的尖声叫嚷，“到底把大家惹火了！工厂起来了，整个厂都起来了！”

“嗯！嗯！”母亲摇着头，低声说。但是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盯着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盯着随安德烈和巴维尔一起离她而去的东西。她哭不出来，因为心已经紧缩、干枯，觉得口干舌燥。她两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轻微颤抖着。

晚上，来了几个宪兵。母亲见到他们，并不觉得奇怪和害怕。他们闹哄哄地走了进来，流露出一种兴高采烈、得意扬扬的神情。黄脸

军官龇着牙说：

“我说，您近来过得怎么样呀？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是不是？”

母亲没有理睬，只是用发干的舌头舔着嘴唇。军官带着教训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讲着，母亲觉得，他这样讲，是因为他乐意说话。他的话，母亲没有听进去，也不妨碍她。直到他说：“老大娘，如果你没有教会你的儿子尊敬上帝和沙皇，那只能怨你自己……”母亲站在门口，对他看也不看，这时才低声回答说：

“嗯，孩子们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听任他们在这样的道路上走，对这一点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判决的！”

“什么？”军官大声嚷道，“说大声点！”

“我说孩子是审判官！”她叹着气，重复了一遍。

军官气急败坏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是他的话，只是一阵耳旁风，并没有使母亲生气。

玛丽亚·科尔苏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她站在母亲旁边，可是没有看母亲，每当军官问她什么的时候，她总是急忙向军官深深地鞠躬，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个没读过书的女人，只会做小生意，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好，住嘴！”军官胡子一翘一翘地喝令道。她一面鞠躬，一面悄悄地对他做了个轻蔑的手势[1]，用耳语般的声音对母亲说：

“哼，想得倒美！”

军官令她搜查弗拉索娃的身上。她眨着眼睛瞪着军官，吃惊地说：

“大人，干这样的事我可不会！”

军官把脚一顿，大声嚷了起来。玛丽亚只好垂下眼睛，低声求母亲说：

“没办法，解开衣服吧，佩拉格娅·尼洛夫娜……”

她摸索着搜查母亲的上衣，脸涨得通红，低声说：

“唉，真是一群狗东西，是吧？”

“你在说些什么？”军官朝她正在搜身的角落望了望，厉声嚷道。

“我说的是女人家的事，大人！”玛丽亚战战兢兢地含糊说了一句。

后来军官命令母亲在记录上签字，她用不习惯写字的手，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号黑体印刷体字：

“工人的寡妻佩拉格娅·弗拉索娃。”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军官厌恶地皱着脸大声喊道。他随后又冷笑着说：“都是些野蛮人！……”

他们走了。母亲两手叠放在胸口，站在窗前，高高耸起眉毛，眼睛一眨不眨，茫然地久久望着前面。她紧闭嘴唇，用力咬紧牙关，不

一会儿就连牙也咬疼了。灯里的煤油已经点完，灯火发出必剥的响声，快要熄灭。母亲吹灭灯，站在黑暗中。她胸中无限惆怅，如堕五里雾中，心好像也搁浅了。她站了许久，两腿疲乏，双眼昏花。她听见玛丽亚在窗下站住了，用醉醺醺的声音喊道：

“佩拉格娅！你睡了吗？我不幸的苦命人，睡吧！”

母亲和衣躺到床上，好像跌入深渊一般，很快就进入了可怕的梦境。

她梦见沼地后面通往城里的路旁，有一座黄灿灿的沙丘。巴维尔站在沙丘边的陡坡上，下面是人们取沙的沙坑，他用安德烈的声音平稳、洪亮地唱着：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她顺着路走过沙丘，用手遮在额上，望着儿子。在蔚蓝天空的背景上，儿子的身影轮廓清晰、分明。她不好意思到儿子跟前去，因为她怀孕了。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继续向前走去。孩子们在野外玩球，球是红色的。手上的婴儿探着身想到孩子们那儿去，大声哭了起来。她让婴儿含着乳头，又转身往回走去。可是，沙丘上已站着士兵，用刺刀对着她。她急忙朝耸立在田野中央的教堂跑过去。教堂是白色的、轻飘飘的，仿佛用云朵砌成，高入云霄。那里好像在为谁举行葬礼，黑色的棺材很大，棺盖封得很严密。神父和助祭们穿着白色法衣在教堂里走动，嘴里唱着：

基督死而复活了……

助祭摇炉散香，向她点头微笑。他的头发鲜红，脸上神情愉快，很像萨莫伊洛夫。从教堂拱顶上面射下如毛巾那样宽的一道道阳光，两旁唱诗席里的歌童们低声唱着：

基督死而复活了……

“把他们抓起来！”神父在教堂中央站住，忽然大喊一声。他身上的法衣不见了，脸上出现了威风的灰白唇髭。大家撒腿就跑，助祭也把香炉往旁边一扔，两手抱住头跑了，跟霍霍尔一模一样。母亲手里的婴儿掉在地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他们绕开婴儿从一旁跑过，胆战心惊地回头看看他裸露的小身体。母亲跪在地上，对他们喊道：

“不要扔下孩子！把他抱起来……”

基督死而复活了……

霍霍尔反背着手，笑嘻嘻地唱着。

母亲弯下腰抱起婴儿，放在一辆运板子的大车上。尼古拉在车旁慢慢地走着，哈哈大笑着说：

“他们给我派了繁重的工作……”

街上潮湿泥泞，人们从窗口伸出头来，打着呼哨，叫喊着，挥着手。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没有一点阴影。

“唱吧！大妈！”霍霍尔说，“生活就是这样！”

霍霍尔唱着，他的歌声压倒了一切声音。母亲走在他身后，她突然一脚踩空，刹那间跌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这深渊迎着她发出可怕的

呼啸声……

她惊醒了，浑身发抖。好像什么人的一只沉重粗大的手抓住她的心，凶狠地揉着，慢慢地挤压。催人上工的汽笛一个劲儿地鸣响，她断定这已经是第二遍汽笛声了。房间里书籍、衣服满地狼藉，一切都挪动了，翻乱了，地也踩脏了。

她起床后，脸也不洗，祷告也没做，就收拾房间。在厨房里，她一眼就看见那截挂着一块红布的旗杆。她气恼地抓起旗杆，想把它塞到炉子下面，但她叹了口气，从旗杆上摘下剩下的红旗碎布片，仔细折叠好，藏在衣袋里，在膝头上折断旗杆，丢在炉台上，然后用冷水擦洗玻璃窗和地板，点着茶炊，穿好外衣。当在厨房窗前坐下的时候，她又想起了那个问题：

“现在究竟怎么办？”

她记起还没有做祷告，便站起来在圣像前站了片刻，又重新坐下，心里觉得非常空虚。

四周异常寂静，好像昨天在街上那样尽情呼喊的人们，今天都躲在家里，默默思考着那不平凡的一天。

忽然，她回忆起年轻时有一次曾看见过的一幅情景：在扎乌萨伊洛夫老爷家古老的花园里，有一个长满睡莲的大池塘。一个阴沉的秋日，她走过池边，看见池塘中间有一只小船。池水黑黢黢的，非常平静，水面上凄凉地点缀着黄叶，小船好像粘在黑色的水上。这只孤零零的无人无桨的小船，一动不动地停在晦暗无光的水面上，四周净是枯叶，令人感到无限的悲哀和莫名的忧伤。母亲那时在池边站了好久，心里想着，是谁将这小船从池边推开的呢，为什么要推开呢？那

天晚上才知道，扎乌萨伊洛夫家管家的妻子，一个满头乱蓬蓬的黑发、步履轻快的矮小女人，在这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了。

母亲用手摸了摸脸，昨天的印象一幕幕不安地开始在她脑际浮现。她陷入了回忆之中，呆呆地望着已经凉了的茶，坐了许久。她心里热切地盼望能遇见一个聪明纯朴的人，向他请教许多事情。

好像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似的，午饭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来了。可是，母亲一看到他，却又突然惊慌不安起来。她没有回答他的问候，便低声说：

“哎呀，我的好兄弟，您不该到这儿来！这样太大意了！被人看见了，会把您抓去的……”

他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扶了扶眼镜，将脸凑近母亲，急急忙忙地对母亲解释说：

“您要知道，我跟巴维尔和安德烈已经讲好，如果他们被抓去，第二天我就接您到城里去住！”他亲切而又担心地说，“您这儿搜查过了吗？”

“搜查过了。全都翻遍摸到了。那些人一点羞耻和良心都没有！”她大声说。

“他们要羞耻有什么用？”尼古拉耸了耸肩膀说。接着便谈到，她为什么有必要搬进城去住。

母亲听着尼古拉亲切关怀的声音，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望着他。她并没有听懂他讲的理由，只为自己竟对这人抱有亲切的信任感而觉得惊诧。

“如果这是巴沙的意思，”她说，“而且也不妨碍您的话……”

他打断她的话说:

“这您可以不必担心。我只有一个人，只有我姐姐偶尔来一趟。”

“可是我不愿意白吃饭。”她把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只要您愿意，会找到事情干的！”尼古拉说。

对她说来，事情这概念已经和她儿子、安德烈以及其他同志们所做的工作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融在一起。她向尼古拉走近一步，看了看他的眼睛，问道:

“能找到吗？”

“我这个独身汉的家务事不多……”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是家务！”她低声说。

她伤心地叹了口气，他竟不能理解她，这刺伤了她的心。尼古拉站起身来，他近视的眼睛含着微笑，沉思着说:

“对了，要是您见到巴维尔，您想法子问问他，那些需要报纸的农民的地址……”

“我知道！”她高兴地叫了起来，“我可以找到他们，只要您吩咐，我一切都能办到。谁会想到，我身上带着查禁的书报呢？我还带到工厂里去过，感谢上帝！”

她突然想要背起口袋，手拿棍子，沿着大路，经过森林和村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亲爱的，您就让我做这件事吧，我求您！”她说，“为你们我哪儿都可以去。走遍各省，什么路我都可以找到！我可以像一个朝圣的女人，不分冬夏地走，一直到死——我这样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她仿佛看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朝圣的女人，站在农舍的窗下，以基督的名义挨家请求施舍，这时，她感到一阵悲伤。

尼古拉小心地握住母亲的手，用自己温暖的手抚摩了几下。然后，他看看表，说：

“这事以后再谈吧！”

“亲爱的！”她喊道，“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的亲骨肉，他们能献出自由和生命，毫不犹豫地去牺牲，我做母亲的，又该怎么做呢？”

尼古拉的脸色变得煞白，他亲切而又关怀地望着母亲，低声说：

“您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能说什么呢？”她悲伤地摇着头说，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要是我能够把做母亲的心意表达出来……”

她站起身来，一股升腾的力量冲击着她，愤怒的语言像汹涌的热潮，使她的头脑非常兴奋。

“许多人听了都会哭的……哪怕是狠心的人、没良心的人……”

尼古拉也站了起来，又看了看表。

“就这样决定了，您搬进城到我那儿去，好吗？”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搬？您快点去吧！”他要求说，又温和地补充了一句，“说真的，不然我会为您担心的！”

母亲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他跟她有什么关系？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站在她前面。驼背，近视，穿着普通的黑上衣，他身上的一切和他的为人很不相称……

“您有钱吗？”他垂下眼睛问。

“没有！”

他马上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打开后递给母亲。

“给，请拿吧……”

母亲不由得笑了笑，摇着头说：

“一切都按新的方式！连钱也不值钱了。有人为了钱连自己的灵魂也可以不要，可您把钱看得很淡。您带着钱好像是专门为了施舍给别人的……”

尼古拉轻轻地笑了。

“钱是非常不好、非常讨厌的东西！无论是拿钱还是给钱，总是让人觉得不好意思……”

他抓住母亲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再一次要求说：

“您就快点来吧！”

他说完后就像平常一样悄悄地走了。

母亲送走他后，心里想道：

“这样好的人，却不怜悯……”

她也不清楚，这使她不愉快呢，还只是使她惊奇？

---

[1] 手握拳头，将拇指从食指与中指间伸出来，是一种表示嘲弄或轻蔑的手势。

二

尼古拉来探望后的第四天，母亲收拾好行装出发到他家去了。当大车载着她的两只箱子离开工人区开到田野的时候，她回过头去，突然感到，她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在这地方，她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痛苦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充满新的忧喜悲欢、光阴飞逝的另一个生活时期。

工厂像一只巨大的暗红色蜘蛛，伸开脚爪趴在被煤烟熏黑的土地上，它的一根根烟囱高耸入云。工人们的一片小平房紧挨着工厂，低矮的灰色小屋鳞次栉比地挤在沼地的边上。那些阴暗的小窗，悲戚地互相望着。和工厂同样颜色的教堂耸立在这些小屋上空，它的钟楼比工厂的烟囱稍低一些。

母亲叹了口气，松了松勒紧喉咙的衣领。

“驾！”赶大车的人用缰绳不时拍打着马，嘴里低声吆喝着。他是个罗圈儿腿，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褪色的须发长得很稀疏，目光无神。他左右摇晃着身体，走在大车旁边。显然，无论往哪儿走——向右还是向左，他都无所谓。

“驾！”他有气无力地喊着。脚上穿着沾满泥巴的笨重的长筒靴，两条罗圈儿腿一拐一扭地走着，十分可笑。母亲朝四周环顾了一下。田野和她的心里一样空寂……

马沮丧地摆动着头，四条腿在被太阳晒热的厚厚的沙土里吃力地走着，发出轻轻的簌簌声。破旧的大车好久没有上油，吱扭吱扭响个不停。这一切声音和扬起的尘埃一起留在马车后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住在城厢一条荒凉的街上，他住的是一排小小的绿色厢房，与一幢古老臃肿、光线昏暗的二层楼房相连。厢房前面，有个草木繁茂的庭园，紫丁香和槐树的枝条、小杨树银白色的叶子，亲切地窥视着这套住宅三个房间的窗户。房间里幽静整洁，一片斑斑驳驳的影子在地板上无声地摇摆着。沿墙摆着几排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些神情严肃的人物画像。

“您在这儿住好吗？”尼古拉把母亲领进一间小房间，问道。这间屋子的一扇窗子对着庭园，另一扇窗子朝着野草丛生的院子。房间的四壁也摆满了书橱和书架。

“我最好还是住在厨房吧！”她说，“厨房里又亮堂，又干净……”

母亲觉得，尼古拉不知怎么像吃了一惊似的。他很过意不去，十分为难地劝阻了她一番。当母亲答应后，他马上变得高兴起来。

这三个房间里的气氛也不同一般，令人感到非常轻松舒畅，但说话时却不由得要压低声音，不愿提高嗓门，以免妨碍墙上那些凝神专注的人们安详宁静的沉思。

“花该浇水了！”母亲摸摸窗台上花盆里的泥土，说。

“对，对！”主人不好意思地说，“您要知道，我喜欢花，可没有时间为它操劳……”

母亲仔细观察着他，发现他在自己舒适安逸的住宅里，一举一动也非常小心，他对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而又疏远。他看东西的时候，总是把脸凑得很近，用右手细长的指头扶正眼镜，眯缝着眼，带着默默疑问的神情盯着他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用手把东西拿到眼前，细

细地察看，好像他和母亲一起初来乍到，走进这间屋子，和她一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惯。母亲看到他这样，她在这所房子里感到的不安心情立即消失了。母亲跟在尼古拉身后，注意着各样东西放置的地方，询问他生活起居的习惯，他用抱歉的语调回答着母亲，好像他明知什么也做得不对，可又无能为力。

母亲浇完花，把乱放在钢琴上的乐谱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摞，看了看茶炊，说：

“该擦一下了……”

尼古拉用指头在暗淡无光的铜茶炊上摸了一下，把手指举到眼前，认真地瞧了瞧。母亲和蔼地笑了。

她上床睡觉时，想起了过去的一天，她惊奇地从枕头上稍稍抬起头来，向四处张望。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而且并不觉得拘束。她关怀地想着尼古拉，她心里产生一种愿望，想尽可能地把他照顾好，给他的生活带来亲切和温暖。尼古拉那种笨手笨脚举止可笑的样子，他对一切习惯势力的格格不入，以及他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聪慧的稚气，都引起她的同情。接着，她的思想突然转到儿子身上，在她面前又展现出笼罩着新的声响、受到新思想鼓舞的五月一日！这天的痛苦，和这一天本身一样，非同寻常。这种痛苦并没有使人一头栽到地上，像挨了令人头晕目眩的一闷拳，而像万箭钻心，激起心中无言的愤怒，使人把压弯的脊背再挺直起来。

“孩子们在世界上行动起来了！”她想着，倾听着城市夜生活中各种陌生的声音。这些从远处传来的隐约可闻的懒洋洋的声音，伴随着庭园里簌簌的树叶声，飘进敞开的窗子，悄悄地在房间里消失。

第二天清早，她擦净茶炊，烧好开水。轻手轻脚地准备好餐具，然后坐在厨房里等待尼古拉醒来。随着一阵咳嗽声，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捂着喉咙，走了进来。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把茶炊端到房间里，尼古拉开始洗漱，溅得满地是水，把肥皂、牙刷也弄掉在地上，对自己很不满意。

喝茶的时候，尼古拉对母亲说：

“我在地方自治局[1]里做的工作真叫人非常难受，我天天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的……”

他歉疚地微笑着继续说：

“人们忍饥挨饿，虚弱到了极点，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大批地死去。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也知道不幸的原因，我们领着薪水，整天只研究这些原因。可往下呢，老实说，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您是干什么的，是大学生？”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我父亲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却当了教师，由于我在乡下把书散发给农民，就被抓去坐牢了。出狱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因为办事不谨慎，又被送进监狱，后来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儿，又和省长发生冲突，就把我流放到了白海沿岸的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在那里待了五年。”

在这充满阳光的明亮的房间里，他的声音听来平心静气，从容不迫。母亲已经听到过许多类似的经历，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这样的遭遇，把它们看成一种不能避免的事。

“今天我的姐姐要来！”他说。

“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了出来，两年前在国外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我许多事情都多亏有了她的帮助。您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好！这是她的钢琴……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我的东西就是书……”

“她住在哪儿？”

“到处都是她的家！”他微笑着答道，“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一会儿，他去上班了，而母亲开始思考这些人坚持不懈、沉着镇静地日复一日所进行的“这种工作”。她感到他们有如黑夜里一座高山屹立在自己的面前。

快到中午时分，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身材修长苗条的太太。母亲开门让她进来，她把一个黄色的小箱子扔在地上，立即握住母亲的手，问：

“您是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吗？”

“是的。”母亲看着她身上华贵的衣服，困惑地回答说。

“我想象中您就是这个样子！我弟弟来信说，您要住在他这儿！”这位太太说着在镜子前面脱下帽子，“我和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是老朋友，他常常对我谈起您。”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说话慢条斯理，可是她的动作却敏捷有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笑眯眯的，显得年轻、开朗，可是眼角旁爬满了细细的鱼尾纹。小小的耳朵上方已经出现银发白丝。

“我想吃点东西！”她说，“现在要是喝上一杯咖啡就好了……”

“我马上就煮，”母亲应声说着，从橱里拿出煮咖啡的用具，并低声问，“巴沙真的常谈起我？”

“谈了很多……”

她取出一个小皮烟盒，点燃一支香烟，在房间里边走边问：

“您非常为他担心吧？”

母亲望着咖啡壶下的蓝色火苗的颤动，脸上带着微笑。由于心里充满了喜悦，她在这位太太面前的拘束感也消失了。

“我的好孩子，他还那样常常提起我啊！”她心里这样想，嘴里却慢慢地说，“当然，不好受，要是在以前，那更受不了啦，现在我知道，不止他一个人……”

她瞧着那妇女的脸，问道：

“您叫什么名字？”

“索菲娅！”她答道。

母亲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她。这个女人有点粗犷豪放，过于随便和急躁。

她很快地喝着咖啡，很果断地说：

“主要的是，不能让他们长期关在牢里，要使他们的案子尽早判决，只要一流放，我们就立刻设法让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逃走，他是这儿不可缺少的人。”

母亲将信将疑地看了看索菲娅。索菲娅东张西望，看什么地方可以扔烟头，最后把它塞进花盆的泥土里。

“这样花会弄坏的。”母亲不由得脱口而出。

“对不起！”索菲娅说，“尼古拉也总是这样对我说。”她从花盆里取出烟蒂，扔到窗外。

母亲局促不安地瞧了瞧她的脸，抱歉地说：

“请您原谅我！我这是随口说出来的，没有好好考虑过。我怎么能说您呢！”

“既然我这样随便，为什么不能说我呢？”索菲娅耸了一耸肩膀，说，“咖啡煮好了？谢谢！为什么只有一只杯子？您不喝？”

忽然她把两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看着她，惊奇地问：

“难道您还客气？”

母亲笑着说：

“刚才我不是连烟头的事都跟您说了吗？可您还问我是不是客气！”

母亲并不掩饰自己奇怪的心情，好像探询似的说：

“我昨天刚到你们这儿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一点也不陌生，想说什么就说……”

“就应该这样！”索菲娅扬声说道。

“我有点晕头转向了，我好像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母亲继续说，“以前，对一个人要观察来观察去，才跟他说心里话，现在呢，总是爽爽快快的，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现在冲口就说出来了……”

索菲娅又点了一支烟，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亲切地默默瞅着母亲的脸。

“您是说要设法让巴沙逃走吗？可是，他成了一个逃亡者，以后怎么生活呢？”母亲提出了这个使她不安的问题。

“这不成问题！”索菲娅说着给自己倒了些咖啡，“就像其他许多逃亡者一样生活……我刚接送了一个人，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要流放五年，可是在流放地只待了三个半月……”

母亲凝神注视了她一会儿，笑了笑，摇着头低声说：

“不，看来五一节那天把我弄糊涂了！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好像同时走着两条路：有时好像什么都懂，可忽然又像掉在云雾里。就说眼

前，像你这样的太太也干这种工作……您还认识巴沙，又那样看重他，非常感谢您……”

“要感谢您才对呢！”索菲娅笑了。

“我有什么可谢的？这又不是我教他的！”母亲叹了口气说。

索菲娅把烟蒂放在自己的茶碟上，摇了摇头，一缕缕浓密的金发披散在背上。

“好，现在我该把这一身豪华的衣服脱下来了……”

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

---

[1] 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所谓自治机构，代表地主利益从事经济事务方面的咨议活动。

三

傍晚，尼古拉回来了。他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索菲娅不时微笑着讲她怎样去迎接和掩护一个从流放地逃出来的人，怎样担心会遇到密探，并把所有人都当成密探，以及那个逃亡者的举止是多么可笑。她的口气使母亲觉得，好像一个工人很好地完成了一件困难的工作，非常得意地在夸耀。

这时索菲娅穿了一件宽大的银灰色的薄连衣裙。她穿着这件衣服，显得更高了，眼睛似乎变成深灰色，动作也文静些了。

“索菲娅！”尼古拉吃完饭说，“你还得干一件工作。你知道，我们给农民办起了报纸，可是由于最近几次搜捕，和那儿的人失去了联系。现在只有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找到负责在农村散发报纸的人，你和她一起到那儿去一趟，需要快一点去。”

“好！”索菲娅抽着烟说，“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我们就去好吗？”

“好吧，咱们一起去……”

“远吗？”

“大约有八十俄里……”

“好极了！现在我要弹一会儿钢琴。佩拉格娅·尼洛夫娜！稍微来一点音乐不会妨碍您吗？”

“您用不着问我，只当这儿没有我这个人好了！”母亲说着坐到沙发的一端。她看出，他们姐弟俩好像不再注意她，可是与此同时，她

总是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吸引，不由自主地参加他们的谈话。

“尼古拉，一会儿你听一听！这是格里格[1]的曲子，我今天带来的……你把窗子关上。”

她翻开乐谱，左手轻轻地弹着键盘。琴弦发出洪亮、浑厚的声音。接着，好像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出现了一段华丽的旋律。从她的右手下响起了一阵清亮的高音，琴弦异常明快的飘浮摇曳的声音，像一群受惊的鸟儿，在阴沉的低音烘托下，拍着翅膀，上下翱翔。

开始这琴声并没有打动母亲的心。她在这钢琴奏出的曲调中，只听到一片杂乱无章的音响。她的耳朵听不出由无数音符组成的复杂的琤琮声中的旋律。她只是睡意蒙眬地时而望着盘腿坐在宽大沙发另一端的尼古拉，时而注视着索菲娅端庄的侧影和她一头浓密的金发。阳光起初温暖地照在索菲娅的头上和肩上，然后移到键盘上，抚弄着她的手，在她的手指下闪闪发光。琴声不断地充满着整个房间，不知不觉地唤醒了母亲的心。

在母亲面前，不知怎么从往昔暗无天日的洞穴中，浮出了一件早已忘却了的屈辱的往事，可是现在它又历历在目，令人痛苦。

有一次，她死去的丈夫深夜回来，喝得醉醺醺，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拖下床来，朝她的腰上踢了一脚，说：

“滚出去！贱货！老子讨厌你了！”

她恐怕挨打，慌忙抱起刚两岁的孩子，跪在地上，用孩子的身体像盾牌似的挡住自己。孩子温暖的身子赤裸着，他吓得在她手里哭闹。

“滚蛋！”米哈伊尔吼着。

她站起身来，跑进厨房，把一件上衣往肩上一披，用围巾裹住孩子，默默地，既不叫喊也不抱怨，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裙和披在外面的上衣，光着脚跑到街上。那是五月天气，夜里寒意料峭。街上冰凉的尘土沾在脚上，塞满了脚趾缝。孩子还在哭闹，她解开衣服，把孩子贴身紧搂在怀里，吓得心惊肉跳，在街上走着，嘴里低声哼着：

“噢——噢——噢……噢——噢——噢！……”

天快亮了，她心里又恐惧又羞愧，生怕有人出来看见她半裸露的身体。她走到沼地附近，坐在一片密密的小白杨树下。就这样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黑暗，在夜色的笼罩中坐了许久。她胆怯地哼着，摇着入睡了的孩子，抚慰着自己那颗蒙受屈辱的心……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正当她坐在那儿的时候，有一只黑色的鸟儿静悄悄地从她头上掠过，向远处飞去。母亲惊醒了它，它飞走了。她冷得直打哆嗦，怀着已经习惯了的、准备挨打和受辱的恐怖，走回家去……

钢琴洪亮的和音发出了冷漠无情的最后一声叹息，随即便寂然无声了。

索菲娅转过头来，低声问弟弟：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他像从梦中惊醒过来，全身震颤了一下，说，“非常喜欢……”

往事像回声一样还在母亲心里鸣响震荡。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

“你看，这些人和和气气、平平静静地生活着！不吵架，不酗酒，也不为了一块面包争吵……和那些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的人完全不一样……”

索菲娅抽着烟。她抽得很多，几乎不间断地抽着。

“这支曲子是科斯佳生前最喜欢的，”她说道，匆匆吸了口烟，又弹出了低回凄切的旋律，“以前我是多么喜欢给他弹琴。他对人十分关心体贴，富于同情，感情充沛……”

“她一定是在怀念她的丈夫，”母亲遽然间觉察到，“可是，她还带着微笑……”

“他给了我无限的幸福……”索菲娅轻声细语地说，一边用轻快的琴声为她的思绪伴奏，“他是多么懂得如何生活啊……”

“是啊！”尼古拉摸着胡须说，“他的心地真好！……”

索菲娅把刚吸了几口的香烟随便一扔，回过头来问母亲：

“我弹的噪音不妨碍您吧？”

母亲忍不住有点懊丧地回答：

“您不用问我，我什么也不懂。我坐着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事……”

“不，您应该懂得，”索菲娅说，“女人不会不懂音乐的，尤其是在她悲伤的时候……”

她刚劲有力地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呼喊，就像一个人听到了对他极为不幸的消息，这消息震动了他的心，使他喊出了这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声音。一阵活泼清脆的声音好像吃惊似的颤抖起来，又惶惑地匆匆消失；接着又发出一声愤怒的高喊，淹没了一切音响。想必是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可是它引起的不是哀怨，而是愤慨。随后仿佛来了一个亲切而又刚强的人，他唱起一曲朴实无华、委婉动听的歌，在劝说和召唤人们跟着他走。

母亲心里充满了希望，想要对他们说些美好的话。她陶醉在音乐里，脸上浮出了微笑，觉得自己还可以为他们姐弟俩做些有用的事。

她左顾右盼地看了一阵，可做些什么呢？然后悄悄地走到厨房去准备茶炊。

可是母亲的这种愿望并没有因此消失。她倒着茶，好像要说些温暖亲切的话，既抚慰自己的心，又能使他们姐弟俩同样分享这种抚爱，于是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我们这些生活穷苦的人，什么都能感觉到，可就是很难用话表达出来。懂是懂了，可是不会说，真惭愧。我们也常常因为这种惭愧而对自己有一些想法感到生气。生活从各个方面鞭笞着你，你想要休息一下，可是思想却不让你安宁。”

尼古拉一边听，一边擦着眼镜，索菲娅圆睁着大眼睛，凝视着母亲，忘记去吸快要燃尽的香烟。她坐在钢琴前，侧身对着尼古拉，不时用她右手纤细的指头轻轻按着琴键。琴声悄悄地和母亲的话融汇在一起，母亲用出自肺腑的纯朴语言匆匆倾诉着自己的情愫。

“我现在好歹能说一些关于自己和别人的事了，因为我现在渐渐明白了，能够比较了。以前活着，没什么可比较的。在生活方面，大家都一样。现在，我看到别人的生活，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就非常痛苦、难受！”

她压低声音继续说：

“也许，有些话我说得不对，也没有必要说，因为你们全都清楚……”

她的声音里带着呜咽，但眼睛里却含着微笑望着他们，说：

“我真想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对你们说出来，好让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万事如意，生活幸福！”

“我们知道！”尼古拉低声说。

母亲感到还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心愿，又对他们讲起在她看来是非常新鲜和无比重要的事情。她嘴角挂着惋惜的苦笑，平心静气地讲述着自己充满屈辱的生活和默默忍受的痛苦，讲到过去无数黯淡、悲惨的日子，列举着一次次被丈夫殴打的情景。如今想到这些被打的原因是那样微不足道，她感到吃惊，而对自己无法避免这种殴打，又觉得奇怪……

他们默不作声地听她讲着，被她平凡经历中的深刻意义所深深打动。别人把她看作牲口，而她长期以来也毫无怨言地默认自己是牲口。好像千万人的话都通过她的嘴说了出来。她的全部生活平凡而又简单，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同样平凡而简单，因此她的经历便具有象征的意义。尼古拉把两肘撑在桌上，手托着脑袋，身体一动不动，紧张地眯着眼睛，透过眼镜望着母亲的脸。索菲娅靠在椅背上，不时颤动一下，感到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她的脸变得更瘦削、更苍白了，她停止了吸烟。

“有一段时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好像我的一生充满波折，饱经忧患。”索菲娅垂着头低声说，“那是我被流放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事情可做，除自己的事也没什么可想的。由于无事可做，我一一回忆起自己的全部不幸，并加以估量，这些不幸是：和我所热爱的父亲吵翻了，被学校开除并受到欺辱，坐牢，一个亲近的同志叛变，丈夫被捕，第二次入狱，流放，丈夫去世。那时候我以为，最不幸的女人就是我。可是，我的全部不幸，即使再加十倍，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还抵不上您一个月的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您是一年到头天天受着这种折磨！人是哪儿来的力量忍受这种痛苦的呢？”

“慢慢就习惯了！”弗拉索娃叹了口气说。

“我从前以为，我是懂得生活的！”尼古拉沉思着说，“可是，当说明生活的不是书本，也不是我自己东鳞西爪的印象，而是身受者表述的生活本身，那就简直是骇人听闻！就连琐碎的小事，任何的细枝末节都是可怕的，岁月正是由这样可怕的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

谈话在继续，不断深入，触及悲惨生活的各个方面。母亲深深地陷入回忆中，从逝去的朦胧岁月追溯着每日所受到的屈辱，描绘出一

幅充满无言的恐惧的悲惨画面，她的青春就是在这种无言的恐惧中流逝的。最后她说：

“噢，我讲得太多了，让你们听烦了吧，你们该休息了。这些事是讲不完的……”

姐弟俩默默地和她道别。母亲觉得，尼古拉鞠躬的时候，身体比往常弯得更低了，握手也更用力了。索菲娅把她送到房门口，站在门旁低声说：

“休息吧，祝您晚安！”

她的声音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灰色的眼睛温柔亲切地望着母亲的脸……

她抓起索菲娅的手，用两手紧紧地握着，回答说：

“谢谢您！……”

---

[1]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作品以钢琴抒情小品最受欢迎。

四

几天后，母亲和索菲娅穿着贫苦市民的衣服，来到尼古拉面前。她们穿的是破旧的布连衣裙和短外套，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拿着拐杖。这身打扮使索菲娅显得矮了些，她苍白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峻。

尼古拉和姐姐告别的时候，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在这时候，母亲又一次发现他们的关系朴实自然。这些人不亲吻，也不说亲热的话，可是彼此是那样真挚、关切。在她过去生活的地方，人们虽然时时亲吻，常常说亲热的话，可是他们又总像饿狗似的互相撕咬。

她们默默地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来到野外。两人并肩沿着两排老白桦树中间坑洼不平的宽阔大路走去。

“您不累吗？”母亲问索菲娅。

索菲娅像在夸耀小时候各种淘气的事情似的，高兴地向母亲讲起她的革命工作。她不得不常常冒名顶替，利用假证件或化妆，为了躲避暗探的耳目，有时候把好几普特重的禁书运送到各个城市，帮助流放的同志逃跑，送他们到国外。她家里曾设立过秘密印刷所。宪兵发觉后，前来搜查，在他们到来前的一刹那她化装成使女，在家门口和这些“客人”相遇，然后脱身走掉。她外套也没有穿，头上披着一条薄薄的头巾，手里拿着盛煤油的铁罐，冒着隆冬凛冽的严寒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另一次，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找熟人，当她已经走上通向这寓所的楼梯时，她发觉这家住宅正在被搜查。要退回去已经迟了，于是她壮着胆子，按了住在她朋友楼下人家的电铃，她提着箱子走进毫不相识的人家，如实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处境。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我交出去，可是我想，你们不会这样做。”她深信不疑地说。

这家人吓得胆战心惊，一夜不曾入睡，时刻提防有人敲门。可是他们非但没有把她交给宪兵，第二天早上还和她一起嘲笑了那些宪兵。还有一次，她装扮成一个修女，和追踪她的暗探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的同一排座位上。暗探还吹嘘自己的机敏，对她讲了如何干这种跟踪人的勾当。他满以为他所注意的女人一定是坐在这辆火车的二等车厢里，所以每到一站，他总得出去一趟，回来后，对她说：

“没有看见，一定是睡了。他们也会疲倦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一样艰苦！”

母亲听了她的故事，笑了起来，用亲切的目光望着她。索菲娅身材修长、瘦骨嶙峋，她匀称的双腿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在路上走着。她的步态、谈吐，她那虽然有些嘶哑但充满朝气的说话声调，以及她整个昂首挺胸的体态都表现出精神饱满、快活大胆。她用年轻人的眼光看待一切，她到处都能看到充满青春欢乐的、使她高兴的东西。

“您看，这松树多好！”索菲娅赞叹道，指着一棵树让母亲看。母亲停下来看了看，觉得这棵树并不比别的树高大和茂盛。

“是棵很好的树！”母亲微笑着说。她看见微风吹拂着索菲娅耳朵上面的缕缕白发。

“云雀！”索菲娅灰色的眼睛射出了温柔的光芒，她的身体仿佛要离开地面，迎着在晴空中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音乐腾空飞去。她不

时俯下柔软的身体采摘野花，用她纤细灵活的手指轻轻触摸并喜爱地抚弄抖动的花瓣。嘴里低声哼唱着优美动听的歌曲。

这一切使母亲的心和这个浅色眼睛的女人更加接近。母亲不由得紧靠着她，尽量和她走得步调一致。可是，在索菲娅的话里有时突然冒出一些刺耳的词句，母亲觉得，这大可不必，还引起了母亲的顾虑：

“米哈伊洛·雷宾恐怕不会喜欢她？”

过了一会儿，索菲娅说的话又变得简朴热诚了，母亲含笑瞧着她的眼睛。

“您还这样年轻！”母亲叹了口气说。

“咳，我已经三十二岁了！”索菲娅大声说道。

弗拉索娃笑了笑。

“我指的不是年岁，看您的样子，不止这样的年纪，可是看了您的眼睛，听了您的声音，真叫人吃惊，好像您还是个年轻的姑娘！您的生活动荡不安，又艰苦又危险，可您的心总像在微笑……”

“我不觉得苦，同时我也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更有意义的生活……我以后就叫您尼洛夫娜吧，佩拉格娅对您不合适……”

“随您怎么叫吧！”母亲沉思着说，“您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一直看着您，听您说话，并且在琢磨。我很高兴看到，您善于了解别人的心。在您面前，一个人可以把心里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顾虑地都

说出来，心会自然而然地向您敞开。我看，你们大家都一样，能战胜生活中的一切罪恶，一定能战胜！”

“我们一定能战胜，因为我们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索菲娅满怀信心地扬声说，“在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他们在一起，一切都能做到！只不过还必须唤起他们的觉悟，现在他们受到限制，不容他们觉悟……”

她的话在母亲心里唤起了复杂的感情。不知什么缘故，母亲对索菲娅产生了一种不会使人感到屈辱的既疼爱又可怜的心情，并且想从她嘴里听到一些别的更普通的话。

“你们这样劳苦，谁来报偿你们呢？”她伤感地低声问。

母亲感到，索菲娅以一种似乎是自豪的口气回答说：

“我们已经得到报酬了！我们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此外还有什么奢望呢？”

母亲向她瞥了一眼，低下头来又暗自想着：“米哈伊洛恐怕不会喜欢她……”

她们尽情呼吸着芬芳的空气，并不匆忙，只是轻快地走着。母亲觉得，她好像是去朝圣。她想起童年和节日里跑到离村子很远的修道院去参拜显灵的圣像时那种欢欣的心情。

索菲娅有时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轻轻唱着一些关于天空和爱情的新歌，或者突然朗诵一些赞美田野、森林和伏尔加河的诗句。母亲含笑听着，她在诗句音乐性的节奏感染下，不由得随着诗的韵律摆动着头。

她仿佛出现在夏天傍晚的一座古老的小花园里，心里感到温暖宁静，充满遐想。

五

第三天，她们来到了这个村子。母亲向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打听了木焦油工厂的地点。她们顺着一条陡峭的林间小径走下去，小径上一个个树墩好像阶梯似的，不一会儿她们来到了一块不大的圆形林中空地，地上到处是木炭和碎木片，遍地洒满了木焦油。

“总算到了！”母亲不安地环顾着四周说。

在用木杆和树枝搭起来的棚屋旁，雷宾浑身漆黑，衬衫敞开，露出胸膛，正和叶菲姆以及另外两个年轻小伙子坐在桌旁吃饭。桌子是用三块没有刨平的木板做成的，下面由几根埋在地里的木桩支着。雷宾第一个看见她们，用手挡在眼睛上，默默地等着。

“您好，米哈伊洛兄弟！”母亲老远就喊道。

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迎上去。当他认出是母亲，就站住了，脸上露出笑容，用黑手摸了一摸胡须。

“我们去朝圣，”母亲边走边说，“我心想，还是顺便来看望下兄弟吧！这位是我的朋友，叫安娜……”

母亲对自己编的假话很得意，朝索菲娅严肃认真的面孔瞟了一眼。

“你好！”雷宾阴郁地微笑着和母亲握了握手，然后对索菲娅行了个礼，继续说，“不用说假话，这儿不是城里，不需要说假话！都是自己人……”

叶菲姆坐在桌旁，聚精会神地打量着这两个朝圣的女人，并对同伴们嘀嘀咕咕讲着什么。等她们走到桌前，他站起身来默默地弯腰行了个礼，可是他的同伴们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看见客人似的。

“我们这儿的生活像出家人一样，”雷宾轻轻地拍着弗拉索娃的肩膀说，“谁也不来，老板不在村里，老板娘进了医院，所以我好像成了主管。请坐下吧。也许想吃点什么东西？叶菲姆！拿点牛奶来！”

叶菲姆不慌不忙地走进棚屋。两个朝圣的女人从肩上取下背包。一个瘦长的小伙子站起来，去帮助她们。另外一个头发蓬乱的矮胖小伙子，双肘撑在桌上，沉思地望着她们，不时搔搔头，低声哼唱着。

木焦油难闻的气味和腐烂的树叶臭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脑发晕。

“他叫雅科夫，”雷宾指着瘦长的小伙子说，“这个叫伊格纳季。我说，你儿子怎么样？”

“在牢里！”母亲叹口气说。

“又坐牢啦？”雷宾吃惊地喊道，“他喜欢起坐牢来了，不过……”

伊格纳季停下不唱了，雅科夫从母亲手里接过手杖，说：

“请坐！……”

“您怎么啦？请坐呀！”雷宾对索菲娅说。她默默地在一个木墩上坐下，一面仔细地打量着雷宾。

“什么时候抓去的？”雷宾问，在母亲对面坐下。他摇了摇头，高声说：“尼洛夫娜，您真是不幸！”

“没什么！”她说。

“怎么？习惯了吗？”

“不是什么习惯，而是看到不这样不行。”

“对！”雷宾说，“好，你谈谈经过吧……”

叶菲姆拿来了一罐牛奶，从桌上拿起了一个杯子，用水涮了涮，倒了牛奶，挪到索菲娅面前，一面注意地听着母亲说话。他走路干事非常小心，没有一点声音。母亲简单地说完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彼此谁也不看谁一眼。伊格纳季坐在桌旁，用指甲在桌板上划着花纹。叶菲姆站在雷宾后面，胳膊肘放在雷宾肩上。雅科夫靠在树上，两手叠放在胸前，低着头。索菲娅紧皱眉头打量着这些农民……

“是啊！”雷宾阴郁地拖长了声音说，“原来是这样，公开干了！”

“在我们这儿要是也搞一次游行，”叶菲姆苦笑着说，“一定会被乡下人打个半死……”

“一定会被打个半死！”伊格纳季点点头，表示同意，“不，我要到工厂去做工，那儿要好些……”

“你说，巴维尔要受审判吗？”雷宾问，“那么，会判什么刑，你没有听说吗？”

“服苦役或者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母亲低声回答说。

三个小伙子一齐朝母亲望了望，雷宾却低下了头，慢慢问道:

“他想这么干的时候，知道他会遇到危险吗？”

“当然知道！”索菲娅高声地说。

大家都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好像被一个冰冷的思想冻僵了似的。

“是这样！”雷宾以严峻、郑重的口吻继续说，“我也想，他事先是知道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他是个严肃的人。我说，小伙子们，听见了吗？人家明明知道了要挨刺刀，要被判服苦役，可还是要去干。即使母亲躺在路上挡住他，他也会跨过去的。尼洛夫娜，他会跨过你的身子继续前进的吧？”

“会的！”母亲颤抖了一下说，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朝周围看了看。索菲娅默默地摸了摸她的手，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雷宾看了一阵。

“这是真正的人！”他低声说，接着他乌黑的眼睛朝大家环视了一遍。六个人又沉默下来。阳光在天空光芒四射，像一条条金色的细丝带。有只乌鸦一个劲儿地在聒噪。母亲忆起五一节的情景，加上惦记儿子和安德烈，心里十分难受，茫然四顾。狭小的林中空地上，乱堆着木焦油桶和连根挖出的树墩。空地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橡树和白桦树，无形中从四面八方将这块空地围在里面，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树木凝然不动，温暖的阳光透过树木在地上投下斑驳的阴影。

忽然，雅科夫离开树干，朝旁边迈了一大步，站住后把头一甩，严厉地大声问:

“他们是要我和叶菲姆去反对这些人吗？”

“你以为是去反对谁呢？”雷宾郁悒地反问他，“他们要用我们的手去绞杀我们自己人，这就是他们要的把戏！”

“我还是要去当兵！”叶菲姆执拗地低声说。

“谁留你了？”伊格纳季高声说，“你去吧！”

他盯着叶菲姆，冷笑着说：

“不过你对我开枪的时候，要对准脑袋……不要弄得人不死不活，痛痛快快一枪打死。”

“这一套我早听说过了！”叶菲姆刺耳地喊了一声。

“等一等，小伙子们！”雷宾慢慢举起手，望着他们说。

“瞧，这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指着母亲说，“她儿子现在大概算完了……”

“你干吗提这个？”母亲忧郁地低声问。

“应该说！”他阴沉地答道，“绝不能让你的头发无缘无故地变白了。你们看，这样就能把她吓倒了吗？尼洛夫娜，你带书来了吗？”

母亲瞧了瞧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

“带来了……”

“好！”雷宾用手掌在桌上一拍，说，“我一看见你，就立刻明白了。要不是为了这事，你何必到这儿来呢？大家看见了吗？儿子被捕了，母亲就来代替他！”

他凶狠狠地用手做着威胁的手势，嘴里恶声骂了一阵。

母亲被他的叫骂声吓了一跳，她看着他，发现米哈伊洛的脸变化很大。他瘦了，胡子变得参差不齐，络腮胡子下的颧骨突出。淡青色的眼白上布满红丝，好像他很久没有睡觉似的。鼻梁的软骨更显眼，鼻尖凶恶地向下弯着。红衬衣如今沾满了木焦油，领口敞开着，露出干瘪的锁骨和胸口浓黑的汗毛，整个体态比以前更阴森可怕。他黑黝黝的脸上充血的眼睛闪着冷酷无情的光芒，喷射出愤怒的火焰。索菲娅的脸色变得苍白，她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些农民。伊格纳季眯起眼睛，微微摇晃着脑袋。雅科夫又站在棚屋旁，用乌黑的手指气呼呼地剥下木杆上的树皮。叶菲姆在母亲背后沿着桌旁慢慢地来回踱步。

“前几天，”雷宾继续说，“地方自治局的官长叫我去，对我说：‘你这坏蛋跟神父讲了些什么？’我说：‘为什么说我是坏蛋？我靠自己的气力换饭吃，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人的坏事。就是这样！’那家伙大喝一声，一拳朝我嘴巴打过来……还关了我三天三夜。好，你就这样跟老百姓说话，是吗？你这个恶魔，不会饶你的！如果不是我，别人也会替我报仇！你死了，也要向你的孩子报复，你记住好了！你用凶恶的铁爪抓开人民的胸膛，种下了仇恨！恶魔，饶不了你的！就是这样。”

他满腔的仇恨在沸腾，他说话的声音在颤抖，使母亲听了非常害怕。

“我对那神父说了些什么呢？”他稍稍平静下来，继续说，“有一天开过村会，他和一些农民坐在街上，对他们说什么人和家畜一样，永远需要牧人！我就开玩笑说：‘要是派狐狸做林务官，那树林里只会剩下许多羽毛，鸟儿就会绝迹！’那神父斜眼瞪了我一下，又讲起什么人应该忍受，要向上帝祈祷，求他赐给忍受的力量。可我说，人们祈祷得太多了，看来上帝没有工夫，所以不听了！他就盯着我，问我念哪些祷文？我回答说，我像所有老百姓一样，一辈子只念一个祷文：‘上帝呀，请你教会我们替贵族老爷搬砖头，吃石头，吐木头吧！’他连话也不让我讲完。您是贵族吗？”雷宾突然打住话头，问索菲娅。

“为什么我是贵族呢？”索菲娅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吃了一惊，立刻对他反问道。

“为什么！”雷宾冷冷一笑，“这是命中注定的，您生下来就是这种命！就是这样！您以为一条布头巾就能掩盖住贵族的罪恶，使人们看不见了吗？神父哪怕是披着席子，我们也能认得出的。刚才您的胳膊肘碰到洒在桌上的水，您就抖了一下，皱起了眉头。您的脊背也很直，不像工人……”

母亲担心他说的这番话和令人难堪的声调、嘲讽的冷笑，会使索菲娅生气，连忙严厉地说：

“她是我的朋友，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她是好人，因为干这种工作连头发都白了。你不要太过分……”

雷宾沉重地叹了口气。

“难道我说了让人生气的话了吗？”

索菲娅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问：

“您是有话要对我讲吗？”

“我吗？是的！最近这儿来了一个新伙伴，是雅科夫的堂兄弟，他生了肺病，可以叫他来吗？”

“这有什么，去叫吧！”索菲娅说。

雷宾眯起眼睛，瞟了她一眼，然后压低声音说：

“叶菲姆，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叫他晚上来，就是这样。”

叶菲姆戴上便帽，一声不响，对谁也不看一眼，不慌不忙地走进树林。雷宾朝他的背影摆了摆头，低声说：

“他很苦闷！轮到他去当兵了，还有雅科夫。雅科夫干脆说：‘我不能去。’他也不该去，可又想去……他想可以去鼓动士兵，我认为，脑袋是撞不倒墙壁的……等他们拿起刺刀，也会跟着走的。是啊，他很烦恼！可伊格纳季还去刺疼他的心，这不应该！”

“决不能说不应该！”伊格纳季眼睛不看雷宾，阴沉着脸说，“到了那儿，他们给他一做工作，他就会跟其他士兵一样开枪……”

“不见得吧！”雷宾沉思着说，“不过，能够逃避兵役，那当然最好。俄罗斯这么大，到哪儿去找他？弄一张身份证，哪个村子都可以去……”

“我就这么办！”伊格纳季用一块木片在自己腿上慢慢敲着，说，“既然下决心要反抗，就坚决这样干下去！”

谈话中断了。蜜蜂和黄蜂忙忙碌碌地在飞舞，在寂静中发出嗡嗡的响声，使周围显得格外静谧。鸟儿啁啾着。远处传来一阵歌声，在田野里荡漾。雷宾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我们该干活了……你们是不是休息一会儿？棚屋里有铺板。雅科夫！你去给她们拿些干树叶来……老妈妈，你把书给我吧……”

母亲和索菲娅解开背包。雷宾俯身看着背包，满意地说：

“带来的可真不少，你们真行！这工作您干了很久了吧，您叫什么名字？”他问索菲娅。

“安娜·伊凡诺夫娜！”她说，“干了十二年……怎么啦？”

“没什么。也许，还坐过牢？”

“坐过。”

“清楚了吧？”母亲带着责备的口吻低声说，“你刚才当她面还说了那样不客气的话……”

他沉默了一阵，手里接过一堆书，咧着嘴说：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农民和贵族老爷，好像焦油和水，很难和在一起。”

“我不是贵族，我是个普通人！”索菲娅和气地微笑着反驳他说。

“这也可能！”雷宾说，“据说狗似乎从前就是由狼变来的。我去把这些书藏好。”

伊格纳季和雅科夫走到他面前，伸出了手。

“给我们吧！”伊格纳季说。

“都是一样的吗？”雷宾问索菲娅。

“不一样。里面还有报纸……”

“是吗？”

他们三个人很快地走进了棚屋。

“农民等不及了！”母亲低声说道，用沉思的眼光看着他们走去。

“是啊，”索菲娅轻轻地应声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的脸，简直像个殉道者。我们也到里面去吧，我想看看他们……”

“他很不客气，您不要生他的气……”母亲低声请求说。

索菲娅笑了起来。

“您太好了，尼洛夫娜……”

她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伊格纳季抬起头来，只是匆匆朝她们瞥了一眼，他把手指伸进鬈发里，低头看着放在膝上的报纸。雷宾站着，把报纸放在从屋顶缝隙射下来的阳光下，翕动着嘴唇念着。雅科夫跪在地上，胸抵着床沿，也在看书。

母亲走到棚屋的角落里坐下。索菲娅搂着母亲的肩膀，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米哈伊洛大叔！这儿写的是骂我们农民的话！”雅科夫头也不回地低声说。雷宾转过头，朝他看了看笑着说：

“那是出自好意！”

伊格纳季吸了口气，然后抬起头来，闭着眼睛说：

“这儿写着：‘农民已经不被看作人了。’当然，已经不是了！”

在他的单纯坦率的脸上，掠过了愤懑的阴影。

“哼，你要是落到我的地位，过一下我的生活。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个人，自以为聪明的家伙！”

“我得躺一下，”母亲悄悄地对索菲娅说，“还是有点累了，这儿的气味也熏得我头晕。您呢？”

“我不想睡。”

母亲在床板上伸直了身子，就打起盹来了。索菲娅坐在她旁边，一面看着他们读书。要是有黄蜂或是野蜂在母亲脸上飞来飞去，索菲娅就关切地把它们赶开。母亲眼睛半睁半闭望着这种情景，她很高兴，索菲娅这样关心她。

雷宾走到跟前，用浑厚的嗓子轻轻地说：

“她睡了？”

“嗯。”

他凝视着母亲的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低声说：

“她大概是第一个跟着儿子，走儿子道路的母亲。她是第一个！”

“不要打搅她，我们离开这儿吧！”索菲娅建议说。

“对了，我们也该干活了。真想再谈谈，只好等到晚上了！咱们走吧，小伙子们……”

他们三个人一齐走了，剩下索菲娅待在棚屋旁边。母亲心想着：

“好，总算顺利，谢天谢地！他们已经交上朋友了……”

她闻着森林和柏木焦油辛香的气味，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六

木焦油工人回来了，他们很高兴，因为下工了。

母亲被他们说话的声音吵醒，她打着哈欠，微笑着走出棚屋。

“你们都去干活了，我却像个太太，在睡大觉！”她说道，用慈祥的眼睛看看大家。

“人家不会见怪你的！”雷宾说。他的态度平静一些了，好像由于疲劳，他过分激昂的情绪也随之减弱了。

“伊格纳季，”他说，“弄点茶吧！我们这儿轮流烧火做饭……今天该轮到伊格纳季给我们弄吃的喝的！”

“今天我情愿让别人来做！”伊格纳季说。他开始捡一些生火的碎木片和树枝，同时在注意听大家说话。

“大家都对客人感兴趣。”叶菲姆在索菲娅旁边坐下说。

“我来帮你，伊格纳季！”雅科夫低声说着走进棚屋。他从屋里拿出一个大圆面包，把它切成几块，按座位分放在桌上。

“听！”叶菲姆低声喊道，“有人在咳嗽……”

雷宾仔细听了听，点点头说：

“不错，是他来了……”

他转身对着索菲娅解释说：

“证人马上就到了。我真想带他到各个城市去，叫他站在广场上，让老百姓听听他说的话。他讲的虽然老是那一套，可是应该让大家都听听……”

四周更加寂静，暮色渐渐变浓，人们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柔和。索菲娅和母亲一直在观察这几个农民，他们走起路来都很缓慢、笨拙，好像异常小心，他们也在注意这两个女人。

这时，从林子里走出一个瘦长驼背的人。他牢牢地扶着拐杖，慢慢腾腾地走着，已经可以听见他嘶哑的喘息声。

“我来了！”他刚说完就咳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拖到脚跟的破旧长大衣。从揉皱的圆帽下，稀疏地垂着一缕缕淡黄色的直头发，瘦骨嶙峋的蜡黄脸上长着浅色的山羊胡子，嘴巴半张着，眼睛深陷，从黑眼窝里喷射出火热的光芒。

当雷宾介绍他和索菲娅认识的时候，他问她：

“我听说，您给我们带书来了？”

“是的。”

“我替百姓谢谢您！现在百姓自己还不懂得真理，所以我这个懂得真理的人，代表他们来致谢。”

他呼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口贪婪地吸着空气。他说话常常中断，两手骨瘦如柴、软弱无力，他的手指在胸前摸着，竭力想扣上大衣的纽扣。

“天这么晚，在树林里对您身体有害。这是阔叶树林，又潮湿又闷人。”索菲娅说。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有益的东西了！”他气喘吁吁地说，“只有死对我才有益处……”

他的声音使人听了很难受，他整个体态让人看了觉得可怜，但也枉然，因为明知自己爱莫能助，只能唤起一种莫可如何的惋惜之情。他坐到桶上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弯着膝盖，好像担心会把腿折断似的，然后擦了擦汗涔涔的额头。他的头发像枯草，毫无光泽。

篝火点燃了，周围的一切都颤动、摇晃起来。影子像被火烧疼了似的害怕地逃进林子里去了。伊格纳季两颊鼓鼓的圆脸在火光上闪了一下。火熄灭了，散出一股烟的气味。寂静和黑暗又笼罩在林中空地上，凝神静听病人喑哑的说话声音。

“可是，我对人民还是有用的，我可以做罪行的见证人……你们就看看我吧……我现在二十八岁，可是就要死了！十年前，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扛起十二普特[1]重的东西，一点不在乎！我想，像我这样的身体，可以活到七十岁，还一定很硬朗……可是刚过十年，就已经完了。老板们敲骨吸髓地压榨我，夺去了我四十年的寿命，四十年！”

“你听，这就是他说的老一套话！”雷宾闷声闷气地说。

篝火重又燃烧起来，比刚才烧得更旺更亮。人影一会儿往树林里窜，一会儿又蓦地回到篝火旁，怀着敌意默默无言地围着篝火婆娑起舞。火堆里的湿树枝发出吱吱的响声，如怨如诉。炽热的气浪使树叶不安地簌簌抖动，发出如同窃窃私语般的声音。欢快活泼的火舌在嬉

戏、拥抱，红黄色的火苗向上飞蹿，撒下朵朵火花，燃烧着的树叶在飞舞，天上的星星也含着微笑在向火花招手。

“这不是我的老一套话，是千千万万人的心声，虽然他们还不懂得这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是多么有益的教训。有多少人被工作折磨成了残废，无声无息地饿死……”他一阵咳嗽，弯着腰，全身在震颤。

雅科夫把一桶克瓦斯饮料放在桌上，又扔下一把绿油油的大葱，对病人说：

“去吃吧，萨韦利，我给你拿了些牛奶来……”

萨韦利推辞地摇摇头，可是雅科夫扶着他的腋窝，把他搀起来，领到桌子前。

“您听我说，”索菲娅带着责备的口吻低声对雷宾说，“您为什么把他叫到这儿来？他随时都可能死的。”

“是可能的！”雷宾也这样认为，“不过，暂时还是让他说吧。他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把命都搭上了，现在为大家的事就让他再忍耐一下，不要紧的！就是这样。”

“您好像还挺欣赏似的！”索菲娅提高声音说。

雷宾瞅了她一眼，板着脸回答：

“只有贵族才欣赏基督在十字架上呻吟的情景。我们是向人学习，也希望您能学到一点东西。”

母亲担心地扬起眉毛，对他说：

“你呀，别说了吧！”

病人坐在桌旁，又讲了起来：

“他们用繁重的劳动把人累死，为的是什么？我说，他们剥夺人的寿命，为的是什么？我们的老板——我的这条命就是在涅费多夫的工厂里葬送的——我们的老板送了一套金的洗漱用具给一个歌女，连尿盆也是金的。这个尿盆里有我的力气、我的生命。你们看，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种东西白白送掉的。这个家伙要我干活，把我累死，为的是用我的血汗来换取他情妇的欢心，用我的血汗替她买金尿盆！”

“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造的，”叶菲姆讪笑着说，“可又这样糟蹋他们……”

“不能再沉默了！”雷宾一拍桌子，高喊道。

“不能再忍受了！”雅科夫低声补充了一句。

伊格纳季只是苦笑了一声。

母亲发觉，三个年轻人都如饥似渴地注意听着，每当雷宾开口的时候，都用紧张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脸。而萨韦利说话的时候，他们脸上却显出古怪的、明显的嘲笑神情。在这种神情中，感觉不出对病人有丝毫恻隐之心。

母亲朝索菲娅稍稍弯下身子，悄声问道：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话？”

索菲娅大声回答说：

“对，是真的！送金器的事报上登过，这事发生在莫斯科……”

“而且那家伙没受到任何惩罚！”雷宾声音低沉地说，“应该判他死刑，把他押到老百姓面前，千刀万剐，拿他的臭肉喂狗。一旦人民起来，就要对他们处以极刑。为了洗刷自己所受的凌辱，人民要他们偿还大量鲜血。这些血，是人民的血，是从人民的血管里吸去的。人民是这些血的主人！”

“好冷啊！”病人说。

雅科夫扶他起来，搀他走到火跟前。

明亮的篝火在熊熊燃烧，模糊的人影惊奇地观望着欢快嬉戏的火焰，在篝火周围晃动。萨韦利在树墩上坐下，向篝火伸出干枯透明的手。雷宾朝他的方向摆了一下头，对索菲娅说：

“这比书里写得还要厉害！机器轧断了手或者轧死了一个工人，还可以怪他本人不好。可是吸干一个人的血，就把他当死了的牲口扔掉，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不论怎样杀人，我都懂得，可是为了开心去折磨别人，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折磨人，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家受苦？就为了开心，为了高兴，为了在人世间寻欢作乐，为了用血可以买到一切——歌女、马、银餐刀、金盘碟、贵重的儿童玩具。你干活吧，你尽量多干，我呢，可以靠你的劳动发财，去买金尿盆送给情妇。”

母亲听着，看着，在她面前的一片黑暗中，像一条光带又闪现出巴维尔和他的同志们所走的道路。

晚饭后，大家围坐在篝火旁。他们前面，火焰熊熊燃烧着，急速地吞没木柴；他们后面，夜幕低垂，遮住了森林和天空。病人睁大眼睛望着火焰，不停地咳嗽，全身抖动着，好像他余下的生命竭力要抛开这个病得奄奄一息的躯体，急不可待地要冲出他的胸膛。火焰的反光在他脸上跳动，可是他的皮肤仍然像死人一样，毫无生气，只有他的眼睛还像余烬一样闪着微弱的光。

“萨韦利，你最好还是到屋里去吧？”雅科夫俯下身问他。

“为什么？”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要坐一会儿！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望了望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惨淡地笑了笑，继续说：

“和你们坐在一起，我觉得心情很好。我看着你们，心里想，也许你们会替那些被剥夺了生命的人，替那些被贪欲者残杀的人们报仇……”

大家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脑袋无力地垂到胸前，他打起瞌睡来了。雷宾瞧了瞧他，低声说：

“他常到我们这儿来，坐下就讲这一套，讲这件欺凌人的事情……他的整个心都放在这件事上，好像他的眼睛被这件事所遮住，除此，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不过还要他怎么样呢？”母亲沉思着说，“既然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供老板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天天在卖命干活……那还要求他怎么样呢？”

“他的话真叫人听烦了！”伊格纳季低声说，“这样的事，只要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可他翻来覆去总讲这一套。”

“可就这一件事却包括了一切……要明白，也包括了整个生活！”雷宾阴郁地说，“他的遭遇我已经听过十遍，可有时还是难以相信。每当我心境好的时候，就不愿意相信一个人会这样卑鄙无耻、丧尽天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富人和穷人都很可怜。富人也是误入歧途！穷人是被饥饿遮住了眼睛，富人是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喂，大家好好想想，我说，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凭良心想想，不要怜惜自己，动脑子想一想！”

病人摇晃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然后就地躺下。雅科夫悄悄站起身来，到棚屋里拿了一件皮袄盖在他堂兄弟的身上，又在索菲娅身边坐下。

火焰红润的脸上带着欢快的微笑，映照着周围黑魆魆的人影。人们的说话声与火焰微弱的噼啪声和簌簌声沉思地融在一起。

索菲娅在讲述全世界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讲到很久以前德国农民的斗争、爱尔兰人民的不幸，以及法国工人在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披着天鹅绒般夜幕的树林里，在那四周围着树木、上面覆盖着黑暗天空的林中空地上，在火光前面，在带着敌意的惊奇的人影中间，那些使饱食终日贪得无厌的人们的世界受到震撼的事件，一幕幕重现出来：进行坚苦卓绝战斗的全世界人民，流着血，相继走过；为自由和真理而斗争的战士的名字，一个个被回忆起来。

索菲娅略带喑哑的声音在轻轻回响，仿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这声音唤起希望，给人以信心，大家默默地听着关于志同道合的弟兄们的故事，他们凝视着这个女人苍白瘦削的面孔。在他们面前，全世界人民的神圣事业——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变得愈来愈清晰明确。人们从被血腥的黑幕遮住的遥远的过去，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异国民族中间，看到了与自己相同的思想和希望，使他们从内心——从理智到感情都想参加到这个世界中去，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看到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很早就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决心要在世界上实现真理，为了使自己的决心变得神圣崇高而历尽艰辛，为了光明欢乐的新生活取得胜利而血流成河。和所有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的感情产生并增强了，一种满怀热望要了解一切、联合一切的新精神诞生了。

“总有一天，世界各国的工人都会抬起头来，毅然决然地说：‘够啦！我们再不要过这种生活了！’”索菲娅说道，声音里充满信心，“到那时候，靠贪婪起家而貌似强大的力量必将垮台！土地将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他们就无立足之地了……”

“那是一定的！”雷宾点头说道，“只要不怕死，就可以战胜一切！”

母亲高高竖起眉毛听着，脸上凝聚着又惊又喜的微笑神情。她觉得，以前她认为在索菲娅身上是多余的东西——生硬、空喊、粗犷，现在在她的热情洋溢而又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黑夜的宁静、火焰的跳动、索菲娅的面孔都使她喜欢，而最使她高兴的是农民们那种严肃专注的神情。他们纹丝不动地坐着，尽量不妨碍说话人平心静气的畅谈，生怕扯断把他们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那根光辉明亮的线。他们中只有偶尔有人轻轻地往篝火里添些木柴，并当篝火飞

起一阵火星和烟气时，就很快用手在空中挥动几下，不让火星和烟气飞到她们那里。

有一次，雅科夫站起来，低声请求说：

“请等一等再讲……”

他跑进棚屋，拿来了衣服，和伊格纳季一起不声不响地用衣服裹住两个女人的腿和肩膀。索菲娅又开始讲了起来，她描述着胜利的日子，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跟那些为脑满肠肥的富人的无聊消遣而徒劳一生的人们的命运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这些话并没有使母亲激动，但是索菲娅叙述的人和事，在大家心里唤起的巨大感情也充满了母亲的心胸，她怀着感激和虔敬的心情想着那些人，因为他们冒着危险走向被劳役的铁链捆住的人们，并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智慧和对真理的热爱。

“愿上帝保佑他们！”她闭上眼睛心里默念道。

天已破晓，索菲娅感到疲倦，不再谈了，她含着微笑朝周围心往神驰、豁然开朗的面孔看了一眼。

“我们得走了！”母亲说。

“是得走了！”索菲娅困倦地说。

有个小伙子大声叹了口气。

“你们要走了，真可惜！”雷宾用从未有过的温柔的声音说，“您讲得真好！要使人们互相接近，这是一件重大的事！现在知道了千百万

人和我们怀有同样的希望，你的心就变得更加善良，而善良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你的好心不一定得到好报！”叶菲姆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说完便立即站了起来，“米哈伊洛大叔，趁现在没有人看见，她们该走了。要不然，等我们把书分发出去，官府来追查这些书是从哪儿来的？有人会记起，曾经有两个朝圣的女人来过……”

“好了，老妈妈，谢谢你帮忙！”雷宾打断了叶菲姆的话，说，“我看见你，心里就总要想到巴维尔。你干得真不错！”

他的态度变得很温和，满脸带着善良的微笑。天气很凉，他却只穿一件衬衫，敞着领子，袒胸露怀。母亲望了望他魁梧的身体，亲切地叮嘱说：

“天气很冷，穿件外衣吧！”

“心里可暖着呢！”他回答说。

三个小伙子站在篝火旁，低声地谈着话，病人盖着几件短皮袄，躺在他们的脚旁。东方泛白，阴影消融，树叶在摇摆，等待着旭日东升。

“好，那就再见了！”雷宾握着索菲娅的手说，“在城里怎么找您呢？”

“你来找我就行了！”母亲说。

几个小伙子挤在一起，慢慢地走到索菲娅跟前，默默地和她握手，他们很亲切，但又显得有些拘谨。从他们每人的脸上，可以明显

地看出一种隐而不露的感激和友爱的满足心情。大概正是这种新的感情使他们有点拘束，他们因彻夜未眠而干涩的眼睛含着微笑，默默地望着索菲娅的面庞，站在那里不停地倒换着双脚。

“不喝点牛奶再走？”雅科夫问。

“可是，有牛奶吗？”叶菲姆说。

伊格纳季狼狈地摸着头发，说：

“没有了，牛奶被我打翻了……”

三个人都笑了。

他们虽然谈的是牛奶，可母亲感到，他们心里想的却是别的事，他们在默默地祝愿母亲和索菲娅平安和顺利。这显然感动了索菲娅，也使她感到不知所措，她说不出别的话来，只是怀着真诚的谦逊轻轻地说：

“多谢了，同志们！”

他们相互望了望，好像同志们这个词轻柔地触动了他们一下。

病人发出一阵喑哑的咳嗽声。篝火的余烬已经熄灭。

“别了！”农民们低声说。这句伤感的话久久回响在她们的耳际。

在朦胧的晨曦中，她们沿着林间小径不慌不忙地走着。母亲跟在索菲娅后面，说：

“一切都很顺利，好像做梦一样，太好了！大家都想知道真理，亲爱的，都想知道！好像在盛大节日早祷前的教堂里一样……神父还没有来，教堂大殿里又暗又静，很是可怕，可是祷告的人已经陆续来到……有人在圣像前点起了一支蜡烛，接着所有蜡烛都点燃了，渐渐赶走了黑暗，照亮了圣殿……”

“说得对！”索菲娅愉快地回答说，“只不过这圣殿指的是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母亲沉思般地摇晃着脑袋，重复了一遍，“这太好了，简直叫人不能相信……我亲爱的，您讲得真好，太好了！我本来还担心，怕他们会不喜欢你呢……”

索菲娅沉默了一会儿，心情有点忧郁地低声说：

“跟他们在一起，人会变得单纯起来……”

她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雷宾、病人和小伙子们。这几个年轻小伙子是多么聚精会神地谛听着，一声不响，他们是多么笨拙地又是多么感人地用自己对两位妇女的体贴入微的关怀，表现出他们的感激和友情。她们来到田野。太阳迎面冉冉升起。眼睛虽然还看不见，可是玫瑰色的万道霞光像一把透明的扇子在天空展开。草丛中，五彩缤纷的露珠闪动着充满朝气的春天欢乐的光芒。鸟儿醒来，在愉快地歌唱，使早晨充满蓬勃的生机。一群肥胖的乌鸦发出一阵聒噪，鼓着沉重的翅膀飞过。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只黄鹂不安地唱着。远处的景色渐渐地展现在眼前，迎着朝阳，山冈上的夜影已经褪去。

“有时候一个人讲了半天，你也听不懂他的意思，一直到他终于对你说出一句简单的话，才使你忽然都明白了！”母亲沉思着说，“这个

病人的话就是这样。工人们在工厂和别的地方受压榨的情况，我听人说过，自己也知道。可是由于你从小看惯了，心里也就不觉得受到多大震动。现在这病人忽然讲了那样令人气愤、那样卑鄙无耻的事。天啊！难道人们干了一辈子，就为了让老板拿他们开心吗？这真是岂有此理。”

母亲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它像一道暗淡可憎的光，照亮了母亲曾经知道但已忘却的许多类似的胡作非为的事情，使这些事又在她眼前重现。

“看来，他们对一切都吃够玩腻了！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方自治局长官，在他的马牵过村子的时候，强迫老百姓对他的马鞠躬，谁不照办就抓起来。我说，他干吗要这么做呢？真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索菲娅低声唱起歌来，这歌像清晨一样朝气蓬勃……

---

[1] 十二普特合一百九十多公斤。

七

尼洛夫娜的生活过得异常平静。这种平静有时使她感到惊奇。儿子在监狱里，她明明知道，会判他重刑，可是每当她想起这事的时候，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安德烈、费佳和其他许许多多人。在母亲的眼中，儿子的身影和他命运相同的人们渐渐融合在一起，不断变大，引起她许多遐想，使她对巴维尔的思念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得到扩大，向各个方面展开。这种思念像一道道纤细的、强弱不同的光，射向四面八方，照到所有的角落，力图照亮一切，把一切汇集到一个画面，不让她的思想停留在一件事上，不让她老是一心怀念儿子，为儿子担忧。

索菲娅不久就走了。五天后，她回来了，显得非常高兴，生气勃勃。可是过了几个钟头，她又不见了，两个星期以后才回来。她的生活范围好像非常广阔。她有时来探望弟弟，使弟弟的房子里充满她的生气和音乐。

母亲已经喜欢上音乐了。她听着音乐，感到一阵阵温暖的波澜在胸中掀起，流入心田，心跳动得更加平稳。思潮犹如撒在雨水充沛、经过深耕的沃土里的种子，在心里迅速蓬勃地生长，在充满活力的乐声感染下，心里涌起千言万语，宛若绽开着万紫千红的花朵。

可是对于索菲娅到处乱扔东西、烟蒂和烟灰的散漫习气，尤其是对她的毫无顾忌的高谈阔论，母亲却难以习惯。和尼古拉稳重沉着的态度，一贯文雅严肃的谈吐相比，这一切就令人更加看不惯。在母亲看来，索菲娅像个急于要装成大人的孩子，却仍然把别人看作有趣的玩具。她常常大谈劳动神圣，可是由于她马虎随便，总是给母亲增添

不必要的操劳。她经常讲自由，可是母亲感到，她的粗暴、偏执和无休止的争论却明显地压制了所有人。她身上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母亲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对待她非常谨慎，处处小心，总没有像尼古拉在她心里所引起的那种始终如一的温暖亲切的感情。

尼古拉总是心事重重，天天过着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早上八点钟喝茶，看报，给母亲讲述新闻。母亲听他讲着，好像异常逼真地看见了生活的沉重机器是怎样无情地把人轧碎、铸成金钱的。母亲觉得，他和安德烈有某种共同之处。他和霍霍尔一样，谈到人的时候毫无恶意，因为他认为在现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有罪，但是他对新生活的信念不如安德烈那样强烈、那样鲜明。他讲话的时候总是很冷静，声调像一个正直而又严厉的法官，即使说到可怕的事情，虽然露出遗憾的淡淡的笑容，可是他的目光却非常冷峻、严厉。母亲看见这种目光，就明白，这人对人对事都不会宽恕，而且也不能宽恕。母亲觉得，这种严厉对他也很不好过，心里便对尼古拉产生了怜悯，而且越来越喜欢他了。

他九点钟去上班，母亲就收拾房间，做饭，洗洗手脸，穿上整洁的衣服，然后坐在自己房间里细细观看书上的插图。现在她已经能够看书，不过还是非常吃力，看一会儿，就会疲倦，看不懂字句的连贯意思。可是图画却像吸引孩子似的使她着迷，因为这些图画在她面前展现出一个能够理解、几乎可以摸到的、美妙神奇的新世界。巨大的城市、漂亮的楼房、机器、轮船、纪念碑、人类所创造的无数财富，以及大自然塑造的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世界呈现在她的眼前。生活无止境地在扩大，每天在眼前都出现巨大的、从未见过的、奇妙的东西，生活以其无穷无尽的财富和不可胜数的美景越来越强烈地激发着母亲已经觉醒的饥渴的心灵。她特别欢喜看大本的动物图册。虽然这

些图册是外文版的，可仍然能使她对世界的美丽、富饶和辽阔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概念。

“世界真大啊！”有一次她对尼古拉说。

她最喜欢的是昆虫，尤其是蝴蝶。她惊异地看着这些图画，议论说：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这多好看啊！是吗？这些让人喜爱的好看东西到处都是，可是，一切都跟我们无关，它们从旁边飞过，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人们疲于奔命，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欣赏。他们既没有时间欣赏，也没有兴致。要是他们知道世界是这样丰富，有这么多奇妙的东西，他们会得到多少乐趣啊。一切为大家，个人为全体，对吗？”

“就是这样！”尼古拉微笑着说。后来他又陆续拿来一些有插图的书。

晚上，尼古拉家里常常聚集了许多客人：有面庞白净、蓄着乌黑的胡须、神态庄重、寡言少语的美男子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有满脸酒刺、脑袋滚圆、总是遗憾地咂嘴的罗曼·彼得罗维奇；有身材瘦小，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细嗓门，急性子，喜欢大叫大喊，说话像锥子一样尖锐的伊凡·达尼洛维奇；还有一直拿自己、同志们以及他自己日益加重的疾病开玩笑的叶戈尔。再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边远城市。尼古拉跟他们一起细谈慢说，谈话的内容总是一个——关于世界上的工人。他们经常争论不休，激昂慷慨，挥舞着手臂，喝了许多茶。有时候尼古拉在大家谈论声中，默默地起草传单，

然后给同志们朗读，并当场用印刷字体把传单抄写清楚。母亲仔细地把撕碎的草稿纸片收在一起烧掉。

母亲为他们倒茶，对他们谈到工人的生活和命运，谈到怎样更迅速更有效地在工人中传播真理、提高工人的斗志时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感到非常惊奇。他们常常争得脸红脖粗，各持己见，互相指责，甚至生起气来，可是不一会儿，又接着争论起来。

母亲感到，自己比他们更了解工人的生活。她还觉得，她比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担负的任务的艰巨性。这种感觉使她对他们怀着一种宽容的乃至有点忧伤的感情，正像大人看到孩子在玩扮演夫妻的游戏，却又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悲剧性时的心情一样。她不由得常常拿他们的话跟巴维尔和安德烈的话比较。经过对比，她感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是起初她并不能理解这种差别。有时她觉得，在这里人们叫喊得往往比工人区的人更响。她对自己解释说：

“知道得越多，说话就越响……”

可是，母亲几乎总是看到，这些人好像是在故意互相激励，做出一副激昂慷慨的样子，似乎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他比别人更接近和更珍视真理，别人听了不服，也来证明自己更接近真理，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她觉得，每个人都想压倒别人。这引起了她的不安和忧虑，她耸动着眉毛，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大家，心里想：

“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别的同志……”

母亲总是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着这些争论，无疑是听不懂的，可是她不断探寻着语言背后的感情。她看出，在工人区里讲起“善”的时候，是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儿却把一切分割开，弄得七零

八碎；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厚、更强烈的感情，而这儿的人具有剖析一切的锐利思想。这儿谈论更多的是破坏旧的事物，工人区里却憧憬着新的事物，因此母亲觉得巴维尔和安德烈的话更亲切、更容易理解……

母亲注意到，每当有工人来访的时候，尼古拉就变得特别不拘礼节，脸上露出温柔的样子，说话也和平常不同，不知是更加粗鲁，还是更加随便。

“他这样做是想尽量使工人能够懂得他说的话！”母亲想着。

可是，这并不能宽慰她。她看出来，来访的工人也很窘迫，好像心里感到拘束，不像跟母亲、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轻松自如。有一次，尼古拉出去后，母亲对一个年轻小伙子说：

“你为什么这样拘束？这又不是小孩子在考试……”

那人咧开嘴笑了起来。

“由于不习惯，虾也会变红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

有时萨申卡也来，她从不久坐。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笑也不笑。每次临走的时候，总是问母亲：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谢天谢地！”母亲说，“还可以，他心情很愉快！”

“替我问候他！”姑娘说完就走了。

有时候，母亲向她诉苦说，巴维尔已经关押了很久，还没有决定审判他的日子。萨申卡就紧锁双眉，一声不响，她的手指却在不停地微微抖动。

尼洛夫娜常常想对她说：

“我亲爱的，我早知道你在爱他……”

但是母亲拿不定主意，没有说出口，因为这姑娘严峻的面孔、紧闭的嘴唇，以及严峻枯燥的言谈，好像预先拒绝了这样的爱抚。母亲只好叹着气，一声不响地握着她伸出的手，心想：

“我可怜的孩子……”

有一次，娜塔莎来了。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和母亲吻了又吻，突然间，她低声说：

“我妈妈不在了，去世了，怪可怜的！”

她摇摇头，很快地用手擦了擦眼睛，继续说：

“我很舍不得我妈妈，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应该还能多活几年。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使人不由得想到，也许死了比这样活着更好受。她总是孤苦伶仃一个人，谁也不去理她，谁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心惊胆战，怕父亲冲她叫骂。难道她这样也算生活吗？人活着都指望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妈妈除了受气，没什么可指望的……”

“娜塔莎，您说得对！”母亲想了想，说，“人活着都指望过好日子，要是没有指望，那还算什么生活呢？”母亲亲热地摸了摸姑娘的手，问道：“现在只剩下您一个人了？”

“就我一个人！”娜塔莎轻快地回答。

母亲沉默了片刻，突然微笑着说：

“没关系！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的……”

八

娜塔莎在县里一家纺织厂当教师，尼洛夫娜就常常把禁书、传单和报纸送到她那里。

这成了母亲的经常工作。每月总有好几次，她扮成修女、卖花边和土布的小商人，有时候还装作富裕的小市民或云游的朝圣者，背着口袋，或提着皮箱，在全省到处奔波。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还是在旅馆、客栈里，她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主动和陌生人攀谈，她和蔼亲切、善于交际，以及饱经世故、阅历甚广的稳健举止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她毫不畏惧。

她喜欢跟人攀谈，乐意听他们讲自己的生活、不满和困惑。每当看到有人表示强烈不满时，她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因为有这种不满就能反抗命运的打击，对头脑中早已形成的问题紧张地寻求答案。在她眼前，越来越广泛而又多样地展现出人间生活的画面——人们为了糊口在忙碌不安的生活中挣扎。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欺骗人，掠夺人，为自身利益拼命压榨人，吸干人血的、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无耻贪欲。她也看到，世界上一切都很丰富，可是人民却非常贫困，周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他们过的是忍饥挨饿的生活。城市里的教堂充满了对上帝毫无用处的金银，可是在这些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乞丐们在瑟缩颤抖，徒然地指望有人会把一枚小铜币塞到他们手里。从前，她也看见过这种情景：一边是金碧辉煌的教堂和神父锦绣的法衣，另一边是穷人的破落茅舍和他们的褴褛衣衫。可是过去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却感到这是不能容忍的，是对穷人的侮辱。她知道，与富人相比，穷人更接近、更需要教堂。

她从画着有基督的图上以及从有关他的故事里，知道基督是穷人的朋友，穿着朴素。可是，在穷人来向他祈求安慰的教堂中，她看见，基督却无耻地被禁锢在黄金中，披戴窸窣作响的绸缎，对穷人不屑一顾。这时，她就不由得想起了雷宾的话：

“他们甚至用上帝来欺骗我们！”

她祈祷的次数不知不觉地渐渐减少，但是越来越多地想到基督，想到有些人，他们虽然不提基督的名字，甚至好像不知道基督，可是在她看来，他们似乎遵照基督的训诫生活着，而且和基督一样，也把世界看作穷人的王国，希望把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平均分给所有的人。她在这方面想得很多，这种思想逐渐在她心里成长、加深，并涉及她的一切所见所闻；这种思想在不断增长，像祷文发出的光环，以它永恒不变的光辉普照黑暗的世界，普照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类。她觉得，她始终用一种模糊的爱——恐惧和希望、感动和悲哀紧密交织成的复杂感情爱着的基督，现在和她更接近了，而且和从前的基督不一样了，变得更崇高，使她看得更清楚，他的脸变得更愉快、更明亮，好像基督受到人们热血的洗礼（人们为他甘洒热血，却谦逊地不喊出基督这个不幸的人类之友的名字），苏醒了，复活了。母亲每次远行归来，回到尼古拉那里的时候，总是为一路上的见闻感到愉快、兴奋，为完成任务感到振奋和满足。

“能够到处走走，多看看，这样很好！”晚上，她常对尼古拉这样说，“你可以知道，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人民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受尽屈辱，在那里拼命挣扎，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都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给我生存的余地？世界上的东西是那么丰富，为什么我还挨饿呢？世界上到处都有知识，为什么我却愚昧无知呢？在慈悲的上帝面前，人是没有贫富之分的，所有人都是他心爱的孩

子，他究竟在哪里呢？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渐渐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感觉到，要是他们再不为自己着想，那就会被这不合理的生活吞噬掉！”

母亲越来越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通过自己的嘴告诉人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有时候她竟难以克制住这种愿望。

尼古拉每次见到母亲看插图的时候，总是微笑着讲些非常神奇美妙的事情。人类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所表现出的大胆无畏使母亲感到震惊，她将信将疑地问尼古拉：

“这样的事当真可能吗？”

于是，尼古拉透过眼镜用和善的目光望着她，怀着对自己预言的正确性不可动摇的信心，以坚定的口气讲述未来的事情。

“人的愿望没有止境，人的力量用之不尽！可是世界在精神方面的发展进行得很慢，因为现在一个人要使自己取得独立地位，不得不积蓄金钱，而不是知识。可是，当大们一旦能克服贪欲，能够摆脱强制劳动的奴役时，那么……”

母亲对尼古拉讲话的意义还不甚理解，但是，对他那种使自己的话富有生气、满怀坚定信念的感情，她越来越理解了。

“世界上自由的人太少，这就是它的不幸！”他说。

这一点她是能理解的，她认识一些毫无贪欲和恶意的人，她懂得，要是这样的人能够多一些，那生活黑暗狰狞的面目就会改变，变得比较亲切淳朴，比较和善光明。

“人们身不由己，非变得残酷无情不可！”尼古拉忧郁地说。

母亲想起了霍霍尔的话，点头表示同意。

九

尼古拉一向非常准时，有一次回家却比平常晚了许多。他外套也不脱，激动地搓着双手，急急忙忙地说：

“尼洛夫娜，你听我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同志越狱逃出来了。但是谁呢？还没有打听到……”

母亲立刻变得非常紧张，身子晃了一下，跌坐在椅子上，低声问：

“会不会是巴沙？”

“有可能是！”尼古拉耸耸肩膀说，“可是怎么帮他躲起来呢？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刚才在街上到处走了走，心想，也许可以碰到他？这当然很傻，可是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再去走一趟……”

“我也去！”母亲高喊道。

“您到叶戈尔那儿去，看他是不是知道一点什么情况。”尼古拉建议说，然后匆匆走了。

母亲披上头巾，心里充满希望，急忙跟了出去。她眼睛发花，心在剧烈地跳动，她不由得几乎奔跑了起来。她怀着侥幸的心情低头走着，周围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

“等我到了叶戈尔家，也许他就在那儿！”这种希望不断在脑子里闪现，推动着她向前走去。

天气很热，她累得气喘吁吁，等她走到叶戈尔住房的楼梯口，她再也没有力气往上走了，便停下来回头望了一望。她不禁轻轻惊叫了一声，眼睛闭了一下，她仿佛看见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站在院子里，两手插在口袋里。可是当她再睁开眼睛时，却什么人也没有……

“是眼睛花了！”她心里想，一边上楼，一边倾听着，可以听到楼下院子里传来缓慢低沉的脚步声。她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停住脚步，弯腰往下看了看，又见到一张麻脸在对她微笑。

“尼古拉！尼古拉……”母亲大声呼喊了起来，迎着他跑下楼去。可是她心里却感到失望和痛苦。

“你走你的！别下来了！”他摆了摆手低声说。

母亲很快跑到楼上，走进叶戈尔的房间，看见叶戈尔躺在沙发上，她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说：

“尼古拉……从监狱里逃出来了！”

“哪个尼古拉？”叶戈尔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声音嘶哑地问，“那儿有两个尼古拉……”

“维索夫希科夫……到这儿来了！”

“好极了！”

维索夫希科夫已经走进房间。他挂上门钩，脱下帽子，一边用手抚平头发，一边轻声笑着。叶戈尔从沙发上撑起身来，摇着头，咳了几声说：

“请过来吧……”

尼古拉满脸带笑走到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

“要是见不到你，就只好回监狱去了！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要是到工人区去，立刻就会被抓住。我边走边想，真傻！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正在这个时候，忽然看见尼洛夫娜在跑！我就跟着你来了……”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母亲问。

他笨拙地坐在沙发边上，不好意思地耸着肩膀，说：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放风，有几个刑事犯打起一个看守来。他原是个宪兵，因为偷盗被赶到监狱。他专门做暗探，告密，逼得大家没法活了！他们打他的时候，出现一片混乱，看守们都害怕得跑来跑去，吹着警笛。我一看，牢门开着，外面就是广场、市区。我就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了……好像做梦一样。走了不远，才明白过来。到哪儿去呢？回头一看，牢门已经关上了……”

“嗯！”叶戈尔说，“您先生应该回去，客客气气地敲敲门，请他们放您进去。您就说，对不起，我当时有点心不在焉……”

“是啊，”尼古拉笑着继续往下说，“做得欠考虑。在同志们面前总觉得过意不去，对谁也没有说一声……我走着，看见有人在替小孩子出丧，我就跟着棺材，低下头，谁也不看。我在坟地坐了一会儿，被风一吹，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法……”

“只有一个想法？”叶戈尔问。他叹了口气，又添了一句：“我看，只有一个想法，脑子未免太空了！”

维索夫希科夫把头猛地摇了摇，毫不介意地笑了。

“不，现在我的脑袋不像以前那样空了。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可你还一直病着……”

“每个人都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叶戈尔回答说，喉咙里带着痰音在咳嗽，“好，讲下去！”

“后来，我走进城里的博物馆，在里面转了一圈，参观了一下，心里一直盘算着怎么办，我现在到哪儿去呢？甚至还生起自己的气来了。肚子又饿得要命！我来到街上，随便走着，心里很懊恼……我看到，警察好像在仔细地观察所有的人。我心想，就我这副尊容，马上会被抓去受上帝的审判！这时，突然尼洛夫娜迎面跑来，我闪到一旁，然后跟在她后面，这就是全部经过！”

“可我就没有看见你！”母亲抱歉地说。她仔细打量了维索夫希科夫一番，觉得他好像比以前瘦了些。

“同志们一定在着急……”尼古拉搔着头说。

“可你不可怜官府吗？他们也在着急呢！”叶戈尔说。他张开嘴，嘴唇动着，好像在咀嚼空气一样。“好啦，不开玩笑了！得把你藏起来，这虽然让人高兴，可事情不那么简单。要是我能起来就好了……”他喘不过气来，马上把两手放到胸前，有气无力地揉着。

“你病得很厉害，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尼古拉说着低下了头。母亲叹了口气，焦灼不安地朝这窄小的房间扫了一眼。

“这是我个人的事！”叶戈尔回答说，“大妈，您别不好意思了，快问问巴维尔的情况吧！”

维索夫希科夫咧开嘴笑了笑。

“巴维尔没什么！身体很好。他在那儿好像是我们的头儿，和官方办交涉是他，总之，是他指挥，大家都尊重他……”

弗拉索娃点着头，在听维索夫希科夫讲话，一面斜眼看着叶戈尔浮肿发青的面孔。他的脸死板呆滞、毫无表情，好像出奇的扁平，只有眼睛还活泼愉快地在脸上闪闪发光。

“给我点吃的吧，实在是饿极了！”尼古拉突然大声说道。

“大妈，面包在架子上，再请您到走廊里，敲一下左边第二扇门。会有一个女的出来开门，您跟她说，请她来一趟，把所有吃的东西全拿来。”

“干吗全拿来？”尼古拉反对说。

“你放心，没多少……”

母亲走到走廊，敲了敲门，凝神听了听，屋子里没有动静。这时她悲伤地想到叶戈尔：

“他快要死了……”

“谁？”房间里有人问。

“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叫我来的！”母亲低声回答说，“他请您去一下……”

“就来！”里面应道，但没有开门。母亲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这次门很快开了，走出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女人。她匆匆地整着

揉皱的衣袖，口气严厉地问母亲：

“您有什么事？”

“是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叫我来的……”

“噢！咱们走吧。啊，我认得您！”那妇女低声喊道，“您好！这儿很暗……”

弗拉索娃瞧了她一眼，想起她曾经到尼古拉家去过几次。

“都是自己人！”这想法在她脑子里闪过。

那女人慢慢走近母亲，几乎要撞到她身上，使得母亲不得不走在前面，她在后面边走边问：

“他不舒服吗？”

“是啊，他躺着。他请您拿点吃的东西去……”

“啊，还是不吃的好……”

她们走进叶戈尔房间的时候，听见了他嘶哑的说话声：

“我的朋友，我就要去见祖宗了。柳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这位好汉没有得到官府的准许就从牢里出来了，胆子真不小！请您先给他点东西吃，然后把他藏起来。”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仔细瞧着病人的脸，严厉地说：

“叶戈尔，他们一到您这儿来，您就该立刻让人来叫我！我看，您已经两次没有吃药了，怎么这样不在乎呢！同志，跟我来！医院马上就会来人接叶戈尔。”

“还是要送我进医院？”叶戈尔问。

“是的，在那儿我陪您。”

“在那儿陪我？唉，天啊！”

“别固执了……”

她边说边整理叶戈尔盖在胸前的被子，仔细察看了尼古拉一番，然后看看玻璃瓶里还有多少药水。她说话平稳，声音不大，举止从容不迫，脸色苍白，两道黑眉毛在鼻梁上几乎联结在一起。母亲不喜欢她的脸，因为它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两眼无光，没有笑意。她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发号施令。

“咱们走吧！”她继续说，“我就回来！您给叶戈尔倒一匙这药水。不要让他说话……”

说完她就领着尼古拉走了。

“她这个人真好！”叶戈尔叹了口气说，“她太好了……大妈，应该把您安排在她身边。她很累了……”

“你不要说话！来，还是吃药吧！”母亲温柔地劝道。

他吃了药，眯起一只眼睛说：

“我即使不说话，反正也快要死了……”

他用另一只眼睛望着母亲，他的嘴角慢慢露出了笑意。母亲低下头，一阵强烈的怜悯使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没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尝到了生的乐趣，最后就要尽死的义务……”

母亲把手放在他额头上，又轻轻地说道：

“不要说了，好吗？”

他闭上眼睛，好像在倾听自己胸中的痰声，又执拗地继续说：

“大妈，不让我说话是毫无意义的！不说话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晚死几分钟，可是会失去跟好人谈话的乐趣。我想，像人世间这样的好人，在阴曹地府是不会有的……”

母亲非常不安地打断了他的话：

“等那位太太来了，她一定要责骂我不该让你说话的……”

“她不是太太，她是个革命者，是同志，是好人。大妈，她一定会责骂您的。她是什么人都责怪，总是这样的……”

叶戈尔慢慢地、费力地动着嘴唇，讲起了他这位女邻居的经历。他的眼睛里带着微笑。母亲看得出来，他是故意和她逗趣。她望着叶戈尔青色的脸上满是虚汗，惊惶地想：

“他快要死了……”

柳德米拉走进来，仔细地把门关好，对母亲说：

“您的那位熟人一定要换身衣服尽快离开此地。所以，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您现在就去替他弄一身衣服，把东西拿到这里来。可惜索非娅不在，把人藏起来是她的专长……”

“她明天回来！”母亲把围巾披在肩上，说。

母亲每次接受任务的时候，总是一心想把它完成得既快又好，除了她要办的事以外，她什么也不能想了。现在她也是心事重重地皱着眉头，一本正经地问：

“您打算让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都行！反正他夜里走……”

“夜里反而不好，街上人少，监视得更严，他又不很灵活……”

叶戈尔声音嘶哑地笑了起来。

“可以到医院里来看你吗？”母亲问。

叶戈尔咳着点了点头。柳德米拉用她的黑眼睛瞅了瞅母亲的脸，说：

“您愿意来和我轮流照看他？是吗？很好！可是，现在赶快去弄衣服吧！”

她亲切地可又不容分说地挽着母亲的手臂，把她送到门外，在那儿低声说：

“我硬把您领了出来，请您不要生气！讲话对他是有害的，可我还抱着希望……”

她捏着手，手指发出咯咯的声音。她的眼皮困乏地垂了下来……

这番解释使母亲感到难堪，她含糊不清地说：

“您这是怎么啦？”

“您得注意，看有没有暗探！”柳德米拉低声说。她抬起双手，揉了揉太阳穴，她的嘴唇在发抖，脸上的神态比刚才温和了一些。

“我知道！”母亲有点自负地说。

走出大门，母亲站了一会儿，一面整理头巾，一面警惕地悄悄向四周巡视了一遍。在街上的人群里，母亲几乎已经能够准确无误地认出暗探。他们故作悠闲的步态，装得很不自然的潇洒举止，满脸的疲于奔命和百无聊赖的表情，以及他们张皇失措的贼眉鼠眼难以掩藏住的恐惧和心虚的神色——这一切母亲都很熟悉。

这一次，母亲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就不慌不忙地朝大街上走去，后来雇了一辆马车来到市场。她给尼古拉买衣服的时候，和商人激烈地讨价还价，同时她还故意大骂自己的酒鬼丈夫，害得她几乎每个月要给他买一身新衣服。她编造的这番谎话对商人并不起什么作用，可是母亲自己却非常得意，因为她路上已经考虑过，警察局当然知道，尼古拉一定要改换服装，所以会派暗探到市场上来。她采用了同样天真幼稚的各种谨慎的提防措施回到叶戈尔住所，随后她又得把尼古拉送往城郊。她和尼古拉分别在街道的两边走着，尼古拉低着头，跨着沉重的步子，那件土红色长大衣的下摆总缠住他的两腿，帽子不时滑到鼻梁上，他只得不断去扶正帽子，看到这情景，母亲觉得又好笑又高兴。萨申卡在一条偏僻的街上接应他们，母亲向尼古拉点头告别后，便独自回家去了。

“可是巴沙还在牢里……还有安德留沙……”她伤心地想道。

十

尼古拉一看见母亲，就惊慌失色地大声说道：

“您知道吗？叶戈尔病得很厉害，非常厉害！已经送他进医院了，刚才柳德米拉来过，要您到她那儿去……”

“到医院去？”

尼古拉神经质地扶了扶眼镜，帮母亲穿上外衣，用温暖干瘦的手握着母亲的手，声音发抖地说：

“噢！您把这个包裹带去。维索夫希科夫安顿好了吗？”

“一切都很顺利……”

“我也去看看叶戈尔……”

母亲由于疲劳，觉得头晕目眩，可是尼古拉惊恐不安的情绪使她产生了不幸的预感。

“他快死了。”这个阴郁的念头不断萦回在她的脑际。

可是当她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小病房，看见叶戈尔靠着一堆白枕头坐在病床上，声音沙哑地在大笑时，她又马上安下心来。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听病人对医生说：

“治疗是一种改良……”

“别开玩笑了，叶戈尔！”医生忧虑地用尖细的嗓音大声说道。

“我是个革命者，最讨厌改良……”

医生小心地把叶戈尔的手放在他的膝上，站起身来，沉思地捋着胡须，开始用指头按摩病人脸上浮肿的地方。

母亲跟那个医生很熟。他是和尼古拉的关系很接近的一个同志，名叫伊凡·达尼洛维奇。母亲走到叶戈尔面前，叶戈尔对她伸了伸舌头。医生转过头来。

“啊，尼洛夫娜！您好！手里拿的是什么？”

“大概是书。”

“他不能看书！”身材矮小的医生说。

“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白痴！”叶戈尔抱怨说。

从叶戈尔的胸中发出一阵阵短促沉重的喘息和痰的嘶哑声。他的脸上渗出许多细小的汗珠，他慢慢地举起不听使唤的、沉重的手，用手掌在额头上擦着。浮肿的脸颊显得异常呆板，使他善良的宽脸盘儿变丑了。他的脸像死人的面具，连轮廓也辨认不清了，只有因为脸肿而显得深陷的眼睛，依然很明亮，含着温情的微笑。

“喂！科学家！我累了，可以躺下吗……”他问。

“不行！”医生说得很干脆。

“好吧，等你走了我就躺下……”

“尼洛夫娜！请您别让他躺下！把他枕头垫好。还有，请您不要和他讲话，这对他身体不好……”

母亲点了点头。医生走着碎步很快出去了。叶戈尔向后仰着头，闭上眼睛，一动不动了，只有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小小病房的四面白墙，使人感到寂寞冷清和惆怅悲哀。高大的窗子外面，可以看见菩提树枝叶繁茂的树梢。在沾满尘埃的深暗色的叶丛里，片片金黄的叶子在显目地闪烁着，这是即将到来的秋季的初寒留下的轻微痕迹。

“死神正向我走来，慢慢地……不乐意地……”叶戈尔说道，仍然一动不动，闭着眼睛，“看来它有点可怜我，因为见我是个非常和气的小伙子……”

“你还是别说话吧！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母亲轻轻地抚摩着他的手，央求说。

“再等一等，我就要不说话了……”

他气喘吁吁，说话非常吃力。他由于衰弱，间隔很长地断断续续接着往下说：

“您和我们在一起，这太好了，看见您的面孔，心里就高兴。我常常问自己，她以后会怎么样呢？一想到您也会和大家一样，坐牢，受肮脏气，就觉得难受。您不怕坐牢？”

“不怕！”她简单地回答。

“是啊，那当然。可是，不管怎么说，监狱总是讨厌的。您看，我的身体就是被监狱折磨坏的。说真心话，我不愿意死……”

“也许，你还不会死的！”母亲想这样说，可是瞧了瞧他的脸，没有说出口来。

“要是我还能工作的话……不过，要是不能工作，活着精神上感到空虚，而且也没有意思……”

“这是对的，可是，并不能使人得到宽慰！”母亲不禁想起了安德烈的话，沉重地叹了口气。一天下来她感到非常疲倦，肚子又饿。病人带痰音的单调低语声充满了房间，在光滑的墙壁上发出微弱无力的回音。窗外菩提树的树梢有如低垂的乌云，黑压压的显得悲伤忧郁，使人看了感到惊奇。周围的一切，在暮色中，凝然不动，异常寂静，凄凉地等待着黑夜的降临。

“我真难受！”叶戈尔说着闭上眼睛，不再开口了。

“睡吧！”母亲劝他说，“睡着了也许会好一些。”

后来她凝神听了一会儿病人的呼吸，向周围看了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心里充满了凄凉和悲哀，随后便打起盹来。

门轻轻地响了一声，把母亲惊醒了。她吓了一跳，看见叶戈尔睁着眼睛。

“我睡着了，对不起！”母亲低声说。

“我才对不起你呢！”他也轻轻地说。

窗外的暮色正浓。雾蒙蒙的寒气使人睁不开眼睛。周围的一切异常朦胧昏暗，病人的脸也变得阴暗起来。

随着一阵窸窣声传来了柳德米拉的声音：

“黑着灯在悄声说话。电灯开关在哪儿？”

忽然，整个房间被刺眼的白光照亮了。身材修长、姿态娉婷的柳德米拉，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房间当中。

叶戈尔全身猛地抖动了一下，把手举到胸前。

“怎么啦？”柳德米拉失声惊呼道，朝他跑过去。

他的眼睛呆滞地望着母亲，现在显得很大，而且发出异样的亮光。

他张大着嘴，仰起头，一只手伸到前面。母亲小心地握住他的手，屏息注视着他的脸。他的脖颈剧烈地抽搐了一阵，头向后一仰，他高声说：

“我不行了，完了！”

他身子轻轻抖了一下，脑袋无力地垂到肩上，在睁大的眼睛里毫无生气地映出了悬挂在床上的电灯的寒光。

“我亲爱的！”母亲用耳语般的声音叫道。

柳德米拉慢慢离开病床，伫立在窗前，望着前方，用母亲感到陌生的格外高的声音说：

“他死了……”

她弯下身子，两肘撑在窗台上，遽然间，像头上被人打了一下似的颓然跪下，两手捂着脸，低沉地呻吟起来。

母亲把叶戈尔沉重的双手叠放在胸前，把他异常沉重的脑袋在枕头上摆好，擦着眼泪，走到柳德米拉身后，向她俯下身，轻轻地抚摩

着她浓密的头发。柳德米拉慢慢地朝母亲转过身来，她暗淡无光的、病态的眼睛睁得很大，她站起身来，嘴唇颤抖着低声说：

“在流放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到了那儿，一块儿坐过牢……有时候，忍受不住，痛苦万分，很多人灰心丧气了……”

她没有流泪，一阵号啕哽塞着她的咽喉。她终于忍住了恸哭，把由于悲哀和温情而显得柔和、年轻的面孔凑近母亲的脸。她无泪地呜咽着，急促地继续絮絮低语说：

“可是他从早到晚总是非常愉快的，爱说笑话，笑声朗朗不断，顽强地把自己的痛苦埋藏在心里……竭力鼓励意志薄弱的人。他善良、热情、亲切……在西伯利亚，无聊的生活容易使人堕落，人们会产生各种不健康的情绪，可他却非常善于同这些情绪进行斗争！您要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他的个人生活非常艰难痛苦，但任何时候、任何人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怨言！我和他是亲密的朋友，在许多方面都多亏他的热心帮助，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知识教给我，他虽然孤单一人，终日劳累，可从不要求别人对他报以体贴关怀……”

她走到叶戈尔面前，俯身吻吻他的手，悲切地低声说：

“同志，我最亲爱的人，我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永别了！我要像您一样工作，不知疲倦，坚定不移，奋斗终生！永别了！”

一阵啜泣使她全身颤抖。她哽噎着将头伏在叶戈尔脚旁的床上。母亲在默默地哭泣，眼泪似泉水般地涌流着。她不知为什么竭力想忍住眼泪，用一种特殊的强有力的爱抚来安慰柳德米拉，说些亲切和悲痛的美好的话来悼念叶戈尔。母亲眼泪汪汪地看着叶戈尔消瘦的脸，

望着他像入睡似的合上的眼睛和还凝聚着一丝微笑的发紫的嘴唇。房间里静悄悄的，光线很暗……

伊凡·达尼洛维奇像平时一样，匆匆迈着细碎的步子走了进来。他进来后，突然在房间中央站住，两手迅速地往衣袋里一插，紧张地大声问：

“很久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他搓着额头，身子微微摇晃着走到叶戈尔面前，握了握他的手，然后退到一旁。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像他这样的心脏，在半年前就会发生……至少……”

他故作镇静，过分大声的响亮嗓音突然中断了。他背靠着墙，用手指很快地捻着胡须，不断眨着眼睛望着床边的两个女人。

“又少了一个！”他低声说道。

柳德米拉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子。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人紧挨着站在窗前，望着秋天昏暗的夜色。在一片黑乎乎的树冠上空，星星在闪烁，使天空显得无限深远……

柳德米拉挽着母亲的手，默默地靠在母亲肩上。医生低垂着头，用手帕擦拭着夹鼻眼镜。窗外笼罩着一片寂静，只有市区夜间的喧嚣声在懒洋洋地叹息。寒气迎面袭来，轻轻吹拂着人们的头发。柳德米拉身子颤抖着，还在抽泣，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流淌。医院走廊里传来惊慌不安的说话声、急促的脚步声、呻吟声、悲切的耳语声。他们三人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窗前，默默地凝视着沉沉的黑夜。

母亲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她悄悄地抽出了手，向叶戈尔鞠躬致哀，然后向门口走去。

“您要走吗？”医生头也不回地低声问道。

“嗯……”

母亲走在街上，想着柳德米拉，想起她难得流下的眼泪：

“连哭也不会……”

叶戈尔临终的话引起了母亲轻轻的叹息。她沿着大街慢慢地走着，回想起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讲的笑话和关于生活的故事。

“好人活着困难，死起来容易……我将来死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

后来，她眼前浮现出在光线刺眼的白色房间的窗前站着的柳德米拉和医生，以及他们背后叶戈尔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她心里满怀着对人们深深的怜悯，沉重地叹了口气，加快了脚步，仿佛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促使她快走。

“快些走！”她想着，内心深处有一股悲痛的，然而是振奋的力量在轻轻催促着她。

十一

第二天，为了准备葬礼，母亲忙了整整一天。傍晚，她和尼古拉、索菲娅喝茶时，萨申卡来了，她谈笑风生，异常兴奋。她的两颊绯红，眼睛愉快地闪烁着。母亲觉得，她全身充满着某种快乐的希望。她的情绪突然猛烈地闯进了大家追念死者的悲痛气氛中，二者互不相容，就像黑暗中突然亮起一团火光，使大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尼古拉沉思着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您今天有点异常，萨莎……”

“是吗？也许是！”她回答说，幸福地哈哈笑了起来。

母亲用责备的目光默默地看了她一眼。索菲娅提醒她说：

“我们在谈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他真是个好人，是吗？”萨申卡感叹说，“我每次看见他总是面带笑容，说着笑话。而且他工作得多么出色啊！他是革命的艺术家，是通晓革命思想的巨匠。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善于简单明了而又有力地描画出一幅幅暴露虚伪、暴行和奸诈的图画。”

她低声说着，眼睛里含着沉思的微笑，但是这种微笑并不能使她目光中令人费解，而又是一目了然的狂喜的火花熄灭。

他们不愿使悼念同志的悲痛心情被萨莎带来的喜悦情绪所取代。他们本能地维护着这种把自己沉浸在哀伤之中的权利，并且不由自主地竭力把这位姑娘带进他们的情绪中来……

“可是现在他死了！”索菲娅注视着她，执拗地说。

萨莎用疑问的目光很快扫了大家一眼，皱起了眉头。接着她低下头，慢慢地整理着头发，沉默不语了。

“死了？”过了一会儿，她高声说道，用挑衅的目光又看了大家一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死了？难道我对叶戈尔的尊敬，对他这个同志的热爱，对他的思想影响的怀念，都死了吗？难道这种影响死了吗？难道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消失了吗？我一向把他看作勇敢正直的人，难道我对他这种看法也动摇了吗？难道这一切都死了吗？我知道，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永远不会死的。我觉得，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未免操之过急。‘他的嘴永远闭上了，但他说的话将要永远活在生者的心里！’”

萨莎非常激动，重新在桌旁坐下，胳膊肘撑在桌上，眼睛里噙着泪水，含笑看着同志们，压低声音，用更加深思的口气继续说：

“也许我说的是蠢话。可是，同志们，我相信正直的人是不会死的。那些给我带来幸福，使我能过现在这种美好生活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这种极其错综复杂的生活、形形色色的现象，以及对我来说好像我心灵一样可贵的理想的成长，使我感到陶醉。也许我们过于珍惜感情，想得太多，这使我们变得有些古怪，我们只是评价、判断，而不动感情……”

“您是碰到什么好事了吗？”索菲娅笑着问。

“是啊！”萨莎点点头说，“我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和维索夫希科夫谈了一个通宵。以前我不喜欢他，觉得他粗鲁无知。当然，他过去也确实是这样。他心里对所有人都深深怀着难以平息的愤恨。他顽

固得无可救药，总是把自己放在一切的中心，嘴里粗暴凶狠地一个劲说——我，我，我！在这里面，有一种小市民的、令人气愤的东西……”

她微微笑了笑，又用明亮的眼睛把大家看了一遍。

“现在，他能叫大家同志们！应该听一听，他是怎么叫的。他是怀着一种羞涩的、温柔的爱。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他变得非常单纯，非常真诚，一心想要工作。他认清了自己的使命，看到自己的力量，知道自己的不足。主要的是，在他心里萌发了真正的同志感情……”

弗拉索娃听着萨莎的讲话，看到这个严峻的姑娘变得这样温和、愉快，她心里很高兴。但同时在母亲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嫉妒的想法：

“巴沙究竟怎么样了呢？”

“他，”萨莎继续说，“一心只想着同志们，你们知道，他要说服我干什么？要说服我必须设法帮助同志们越狱，是的！他说，这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事……”

索菲娅抬起头来，兴奋地说：

“您是怎么想的呢，萨莎？这个主意不错！”

母亲手里的茶杯晃动起来。萨莎抑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严肃的口气，但又带着愉快的微笑，不连贯地说：

“如果一切都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应该试一下！我们义不容辞！”

她的脸涨得通红，朝椅子上一坐，不再说话了。

“可爱的姑娘！”母亲含笑想着。索菲娅也笑了笑，尼古拉却温柔地望着萨莎，轻声笑了起来。这时姑娘抬起头来，严厉地扫了大家一眼，脸色发白，炯炯的目光一闪，声音里带着委屈，冷冷地说：

“你们在笑，我懂你们的意思……你们是不是认为这和我个人有关？”

“为什么？萨莎？”索菲娅站起身来朝她走过去，狡黠地问。母亲觉得，这话问得多余，而且会使萨莎生气。她叹了口气，耸起眉毛，用责备的眼光看了看索菲娅。

“不过，我不想回答！”萨莎喊道，“如果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参加讨论……”

“萨莎，别这样说！”尼古拉平静地说。

母亲也走到萨莎面前，俯着身子，小心地摸了摸她的头。萨莎抓住母亲的手，抬起涨红的脸，难为情地朝母亲的面孔瞟了一眼。母亲微微笑了笑，不知对萨莎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悲伤地叹了口气。索菲娅在萨莎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搂着她的肩膀，带着好奇的微笑望着她的眼睛说：

“您这个人真怪！”

“是的，我似乎说了许多傻话……”

“您怎么会认为……”索菲娅接下去说。可是尼古拉打断了她的话，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经说。

“关于组织越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不会有人反对。但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狱中的同志是不是愿意……”

萨莎低下了头。

索菲娅点燃香烟，朝弟弟瞥了一眼，然后使劲一挥手，把火柴扔到屋角里。

“我想，他们怎么会不愿意呢！”母亲吁了口气说，“只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可能的……”

大家都没有吭声，可是母亲却非常想再听一听是否有越狱的可能！

“我要跟维索夫希科夫见见面。”索菲娅说。

“明天我告诉您时间和地点吧！”萨莎小声回答说。

“他准备干什么工作？”索菲娅问道，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已经决定让他到新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在去之前，暂时住在看林人那里。”

萨莎皱起眉头，脸上露出平时的严峻表情，说话的声音也是冷冷的。母亲在洗茶杯，尼古拉走到她身边，对她说：

“后天您去探望巴维尔，要把一张字条交给他。您知道，我们应该了解……”

“我知道，我知道！”她连忙应声答道，“我一定转交给他……”

“我要走了！”萨莎说。她默默地很快和大家握了握手，迈着似乎特别坚定的步子，身体笔直，神情冷淡地走了出去。

母亲坐在椅子上，索菲娅将手放在她的肩上，轻轻摇着她，笑着问：

“尼洛夫娜，您欢喜有这样一个女儿吗？”

“啊，天啊！要是能看见他们在一起，哪怕一天也好啊！”母亲喊道，几乎要哭了出来。

“对，有一点点幸福，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尼古拉低声说，“然而谁也不希望只有一点点幸福。可是幸福多了，就没有价值了。”

索菲娅坐到钢琴旁，弹起一支忧伤的曲子。

十二

第二天一早，男男女女几十个人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着他们同志的灵柩抬出来。暗探们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竖起灵敏的耳朵偷听人们的只言片语，记住他们的面貌、举止和谈吐。街对面，一队腰里挎着手枪的警察注视着他们。暗探的厚颜无耻，警察嘲讽的微笑，以及他们准备大显威风的神气，激起了人群的愤怒。有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愤怒，开着玩笑；有的人阴郁地瞧着地面，竭力不去看这种令人感到受辱的情景；有的人按捺不住怒火，嘲笑当局对除了语言之外别无武器的群众也如此害怕。秋日淡蓝的晴空俯视着落满黄叶、铺着灰色圆石的街道。秋风卷着落叶，把它们吹到人们脚下。

母亲站在人群中，看着熟悉的面孔，忧愁地想着：

“你们来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几乎没有工人……”

大门开了，灵柩抬出来了，棺盖上放着系有红缎带的花圈。大家一齐脱下帽子，酷似一群黑鸟在他们头上飞起。一个红脸、膛上留着浓密黑须的高大警官快步走到人群中间。一队士兵蛮横地推开人们，跟在他后面，笨重的皮靴在石子路上发出巨大的响声。警官用声音沙哑的命令口吻喊道：

“请把缎带解下来！”

那些男男女女紧紧把他围住，挥动着手，情绪激动，你推我挤，在对他说着什么。母亲的眼前闪过一张张激动苍白的脸，他们的嘴唇在发抖。一个女人的脸上淌着屈辱的眼泪……

“打倒暴力！”一个年轻人喊了一声。但这一声孤单的呼喊在一片吵闹声中消失了。

母亲心里也感到一阵悲痛。她对身旁一个穿着寒碜的年轻男子气愤地说：

“连按照同志们的意愿给人送葬都不允许，这太不像话了！”

群众的敌对情绪在不断增长。棺盖在人们头上摆动，风吹拂着缎带，在人们的头上和脸上飘动，可以听到缎带发出的清脆、时急时缓的窸窣声。

母亲担心发生冲突，急忙对左右两旁的人悄悄说：

“算了，既然这样，就解下缎带吧！让让步有什么要紧呢！”

一个洪亮急剧的声音压倒了喧嚣声。

“我们要求，不要妨碍我们给被你们折磨死的同志送葬……”

这时有人用高亢响亮的声音唱了起来。

你在斗争中牺牲了……

“把缎带解下来！雅科夫列夫，把它割掉！”

传来了军刀出鞘的铿锵声。母亲闭上了眼睛，等待着会有人叫喊。可是喧闹声小了一些，人们像被追逐的狼似的发出唔唔的怒吼声。后来，大家一声不响地低垂着头往前走，街上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

被洗劫的棺盖在前面的人头上缓缓地向前移动。棺盖上的花圈遭到了蹂躏。前面还有一些警察骑在马上，左右摇晃。母亲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见被密集的人群紧紧围着的灵柩，群众不知不觉地渐渐增多，已经挤满了街道。人群后面，也有高高骑在马上的警察灰色的身形，徒步的警察手按着马刀，在两旁走着，母亲常常看见的暗探们的尖锐的眼睛到处闪现，在仔细地察看人们的面孔。

永别了，我们的同志，永别了……

两个悦耳动听的声音悲伤地唱了起来。

“不要唱！”传来一声喊叫，“诸位，我们要保持肃静！”

这声喊叫有一种威严的感化力。悲哀的歌声中止，谈话的声音沉寂。只有坚定的脚步踏在石子路上，使街道充满了低沉的整齐的声音。这声音越过人们的头顶，升到透明的天空，仿佛远处暴风雨发出的第一声隐约的雷鸣，震动了空气。寒风渐强，卷起城里街道上的尘土和垃圾，猛烈地朝人们迎面刮来，掀动着人们的衣服和头发，吹迷了人们的眼睛，扑打着人们的胸膛，在脚下飞舞旋转……

这种没有神父、没有令人愁肠寸断的挽歌的肃穆葬礼，一张张沉默哀思的面孔，紧皱的眉头，在母亲心里唤起了惶恐不安的感觉。有一个思想在她脑际慢慢盘旋，终于把她的感想用一句忧伤的话表达了出来。

“你们为正义而斗争的人现在还是不多……”

她低头走着，她觉得要埋葬的不是叶戈尔，而是另外一种非常熟悉、亲近而且不可缺少的东西。她感到苦闷、困窘。她由于不赞成为

叶戈尔送丧的人们的做法，心里疙疙瘩瘩、惴惴不安。

“自然，”她想，“叶戈鲁什卡是不相信上帝的，他们大家也和他一样……”

但她不愿再想下去，为了排解心头的重压，她连连叹息不止。

“主啊，耶稣基督啊！难道将来也这样给我送终……”

人们到了墓地，在坟墓中间蜿蜒曲折而又狭窄的小径上绕了许久，最后来到竖着许多低矮的白色十字架的一块茔地上。大家聚在坟墓旁，静默地站着。在许多死者的坟墓之间，活着的人们的肃静，给人一种恐怖的预感，母亲的心紧缩了一下，然后就像停止了跳动似的等待着什么。风在十字架中间呼啸哀号。棺盖上被蹂躏的花朵在悲哀地瑟缩抖动……

警察们倍加警惕，身体挺得笔直，眼睛望着警官。一个身材高高的年轻人站到墓旁的土堆上，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眉毛乌黑，头上没有戴帽子。就在这个时候，传来警官嘶哑的声音：

“诸位……”

“同志们！”黑眉毛的年轻人声音洪亮地开口说道。

“不行！”警官喊道，“我宣布，不准演说……”

“我只讲几句话！”年轻人镇静地说道，“同志们！让我们在我们导师和友人的墓前宣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遗训：对于祖国一切不幸的根源，对于压迫祖国的邪恶势力——专制政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终生不懈地为它们挖掘坟墓！”

“逮住他！”警官喊。可是一阵嘈杂的叫喊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打倒专制！”

警察推开群众，向演说人奔去，而他被四周的人紧紧围住，还在振臂高喊：

“自由万岁！”

母亲被挤到了一旁，她惊恐失色地靠在十字架上，闭上眼睛准备挨打。纷乱的嘈杂声像一阵猛烈的旋风袭来，使母亲感到震耳欲聋，大地在脚下摇动，恐怖和寒风使她窒息。警笛声划破天空，令人心慌。可以听见一个粗野的嗓音在发号施令，女人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木栅栏发出断裂的响声，沉重的脚步在干硬的地面上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一切继续了许久，使母亲觉得，再闭着眼睛站在那里简直可怕得难以忍受。

她睁开眼一看，大喊一声，伸出两手向前奔去。离她不远，在坟墓中间狭窄的小径上，警察围住了那个长头发的人，拼命抵挡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群众。一把把出了鞘的马刀在空中闪着白色的寒光，从人们头顶上飞起，又急遽地落下。手杖和栅栏上的碎木条在挥舞，人们扭在一起，疯狂地呼喊，乱作一团。那个青年苍白的面孔在高处出现，在凶猛狂怒的风暴上空，响起了他坚强浑厚的声音：

“同志们！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呢！”

他的喊声渐渐产生效果。人们丢下棍棒，相继退到一旁。可是母亲在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的驱使下，还继续向前挤去。她看见尼古拉

的帽子滑到后脑勺上，正在推开狂怒的人群，她听见他责备的叫喊声：

“你们发疯啦！快镇静下来！”

母亲似乎看到，尼古拉的一只手上已经被鲜血染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快走！”母亲喊着向他奔去。

“您往哪儿跑？那儿您会挨打的……”

这时索菲娅正站在母亲旁边，一把抓住她的肩膀。索菲娅头上没有帽子，头发散乱，扶着一个几乎还是孩子般的小伙子。他一只手擦着被打伤的、鲜血淋淋的脸，嘴唇颤抖着喃喃说道：

“松手，不要紧……”

“照看他一下，带他到咱们家去！这儿有头巾，把他脸包上！”索菲娅匆匆说着，把小伙子的胳膊放到母亲手上，然后跑开了，嘴里喊着，“快走，在抓人了！”

坟场上的人群向四面散开，警察骂骂咧咧，挥着军刀，在坟堆中间笨拙地跨着步子，在后面紧紧追赶着，大衣的下摆绊得他们迈不开腿。小伙子用狼一般凶狠的眼光目送着他们。

“咱们快走吧！”母亲用头巾擦着小伙子的脸，低声喊道。

他不住地吐着带血的唾沫，含糊地说：

“您不用担心！我不疼。他用刀把打我……我也回敬了他，用棍子狠狠揍了他一下！打得他嗷嗷直叫！”

他摇晃着血糊糊的拳头，用嘶哑了的声音最后说了一句：

“等着吧，有你们好受的。我们全体工人一起来，不用打就可以制服你们！”

“快走！”母亲催促着他，他们加快脚步，向坟场围墙的小门走去。母亲觉得，围墙外面的田野上，似乎有警察躲着，正等着他们，只要他们一出去，就会扑过来殴打他们。可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推开小门，朝那秋天黄昏时分笼罩着朦胧薄雾的田野张望了一下的时候，外面却静悄悄的，空旷无人，这使她立刻安下心来。

“让我把您的脸包起来。”她说。

“不，不用，我就这样也不觉得丢脸！这次交手公平合理：他打了我，我也打了他……”

母亲很快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一看见血，她心里不由得充满了怜悯，当她的手指碰到黏湿温热的血时，她害怕得战栗起来。母亲默默地拉着受伤的小伙子的手，很快地在田野上穿行。小伙子拉开遮住嘴巴的头巾，声音里带着嘲笑说：

“您把我拉到哪儿去，同志？我自己能走！”

可是母亲感觉到，他的身体摇摇晃晃，脚步不稳，手也在发抖。他没等回答，用变得衰弱的声音问她：

“我是白铁工伊凡，您是谁？我们三个人在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小组里，都是白铁工人……小组里共有十一个人。我们非常敬爱他，愿他能在天堂安息！虽然我不信神……”

母亲在一条街上雇了辆马车，把伊凡扶上车坐好后，悄悄地对他说：

“现在别讲话！”她说着用头巾小心地围住他的嘴。

伊凡把手举到嘴边，可是已经没有力气把头巾从嘴上拉开，手无力地垂到膝上。但是，透过头巾，他还继续含糊不清地说着：

“我亲爱的，你们打了我，我可忘不了……在叶戈尔·伊凡诺维奇之前，有一个大学生季托维奇……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后来被捕了……”

母亲抱着伊凡，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胸口，小伙子的整个身体忽然变得十分沉重，也不再作声了。母亲吓得不敢喘气，她偷偷地朝马车两旁张望，她觉得从某个拐角马上会跑出几个警察，他们看见伊凡的头包扎着，立刻会抓住他，把他打死。

“他喝醉了？”马车夫从座位上转过头来，和气地笑着问。

“喝得醉成一摊泥了！”母亲叹了口气，回答说。

“是您的儿子？”

“嗯，是个鞋匠。我帮人家做饭……”

“你够苦的。是——啊……”

车夫朝马甩了一鞭，又回过头来小声继续说：

“你听说了吗，刚才坟场那边动武打起来了！一个搞革命的人出丧，是反对官府的那种人……他们反对官府的做法。当然，送葬的也

是跟他一样的人，是他的朋友。他们拼命高喊‘打倒官府’，说官府把人民搞得家破大亡……警察就打他们！据说警察把他们往死里砍。当然警察也有挨打的……”他停了一会儿，十分难受地摇着头，用异样的声音说，“死人都不得安宁，把死人也要吵醒了！”

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伊凡的头轻轻地撞击着母亲的胸口。马车夫侧身坐着，沉思般地喃喃说道：

“老百姓闹起来了，天下就要乱了，嗯！昨天夜里宪兵跑到我街坊家，一直折腾到天亮，早上抓走了一个铁匠。听说，夜里要把他带到河边，偷偷地把他淹死。可那个铁匠人挺不错……”

“他叫什么？”母亲问。

“那铁匠吗？他叫萨韦利，外号叫叶夫钦科。年纪还轻，可懂得的事很多。看来，懂事是有罪的！有时候他来了就说：‘赶马的伙计们！你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说：‘说真的，日子过得连狗还不如。’”

“停下！”母亲说。

马车一停，把伊凡震醒了，他低声呻吟起来。

“小伙子醉得太厉害啦！”马车夫说，“唉，伏特加，伏特加……”

伊凡整个身子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在院子里走着，嘴里说：

“不要紧，我能走……”

十三

索菲娅已经先回到家了。她慌慌张张、情绪激动地迎接着母亲，嘴里叼着一根烟卷。

索菲娅把受伤的人安顿在沙发上，敏捷地解开他脑袋上的头巾，不断地吩咐着别人。她的眼睛被香烟熏得眯了起来。

“伊凡·达尼洛维奇，受伤的人带来了！尼洛夫娜，您累了吧？受惊了，是吗？您休息一下吧。尼古拉，给尼洛夫娜拿一杯葡萄酒来！”

今天经历的事使母亲惊魂未定，她喘着粗气，胸中感到一阵阵刺痛，她含糊地说：

“您不必为我操心……”

其实她整个身心都隐隐约约地在期望得到别人的关怀、安慰和爱抚。

一只手包扎着的尼古拉，还有衣服和头发像刺猬一样竖着的伊凡·达尼洛维奇医生，从隔壁房间走出来。医生快步走到伊凡面前，俯下身说：

“拿水来，多拿些水，还要干净的亚麻布和棉花！”

母亲朝厨房走去，可是尼古拉用左手挽着她，把她带到餐室里，亲切地说：

“他不是叫您去拿，是叫索菲娅去拿。亲爱的，今天您太受惊了，是不是？”

母亲遇到他关注、体贴的目光，忍不住呜咽着大声说：

“亲爱的，这叫什么事！居然用刀砍，用刀砍起人来了！”

“我看见了！”尼古拉把葡萄酒递给母亲，点了点头说，“双方都有点动火了。不过，您不用担心，他们是用刀平着打的，所以受重伤的好像只有一个人。我亲眼看见他们砍了这个人一下，我就把他从人堆里拖了出来……”

尼古拉脸上的神情和他说话的声音、房间里的温暖和光亮，使弗拉索娃渐渐平静下来。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问道：

“您也挨打了？”

“这大概是我自己不小心，手不知碰了什么东西，擦破了皮。喝茶吧，天气很冷，您穿得太单薄了……”

母亲伸手去拿茶杯，看见自己的手指上全是凝结了的血迹，就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膝上，裙子也被血弄湿了。她睁大眼睛，竖起眉毛，斜睨着自己的指头，感到头晕目眩，有个想法搅动得她的心突突地跳：

“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巴沙的！”

伊凡·达尼洛维奇穿着西服背心，衬衫袖子卷着，走了进来，用尖细的声音对尼古拉默默无言的询问回答说：

“脸上的伤不重，可是颅骨骨折，不过也不算厉害，小伙子身体很好！只是流血太多。送他进医院吗？”

“为什么？让他留在这儿吧！”尼古拉高声说。

“今天没关系，明天大概也还可以，不过以后他要是住进医院，我就方便多了。我没有工夫出诊！关于今天坟场上的事，你是不是写一份传单？”

“当然可以！”尼古拉回答说。

母亲悄悄站起身来，朝厨房走去。

“尼洛夫娜，您上哪儿去？”尼古拉不安地叫住了她，“索菲娅一个人照顾得了！”

母亲瞥了他一眼，身子在哆嗦，古怪地笑着说：

“我身上都是血……”

母亲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时候，又想到这些人多么沉着镇静，他们能善于迅速应付可怕的事变。这种想法驱散了她心里的恐怖，使她清醒起来。她走进受伤的小伙子躺着的房间，索菲娅正俯身对伊凡说：

“同志，别说傻话了！”

“我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他声音微弱地说着表示不同意。

“您就别再说话了，这样对您更好些……”

母亲站在索菲娅身后，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含笑望着受伤的小伙子的脸。母亲一边笑着，一边叙述，他怎样在马车里说胡话，他不小

心说出的话使她非常担心。伊凡听着，眼中射出火热的光芒，咂着嘴不好意思地低声叹道：

“唉，我这个傻瓜！”

“好，我们不打搅您了！”索菲娅替他盖好被子，说，“您休息吧！”

他们走到餐室，在那儿久久谈论着这天所发生的事。不过他们已经把这惨案看成遥远的往事，而且满怀信心地在展望未来，讨论今后如何工作的问题。大家脸上显得很疲倦，但思想很活跃，谈到工作时，毫不掩饰对自己的不满。医生坐在椅子上，心绪不宁地动来动去，尽量压低自己尖细的声音说：

“宣传，宣传！现在只宣传是不够的，青年工人们说得对！现在需要进行更广泛的鼓动。我认为，工人们是对的……”

尼古拉学着他的口吻阴郁地说：

“现在各地都抱怨宣传品不够，可我们一直还没能建立一个像样的印刷所。柳德米拉已经精疲力竭，如果不派人去帮她，她会累病的。”

“维索夫希科夫怎么样？”索菲娅问。

“他不能住在城里，他只能在新印刷所里工作。柳德米拉那里还少一个人……”

“我合不合适？”母亲低声问。

他们三个人一齐看了她一看，沉默了一会儿。

“好主意！”索菲娅大声说道。

“不行，尼洛夫娜，对您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尼古拉冷冷地说，“这样您就得住到城外去，不能和巴维尔见面了，总之……”

母亲叹了口气，反驳说：

“这对巴沙并不是什么大损失，再说这样的见面只能使我伤心！什么话也不能说，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儿子面前，有人盯着你的嘴，看你是不是要说不该说的话……”

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使她非常疲劳。现在她一听说有可能住到城外，远离城里种种不幸的事情，就急迫地紧紧抓住这种机会。

可是尼古拉又岔开了话题。

“你在想什么，伊凡？”他对着医生问道。

坐在桌旁的医生抬起了低垂的头，怅惘地回答说：

“我在想，咱们的人太少！必须更加拼命地工作……而且一定要说服巴维尔和安德烈越狱逃出来，他们两个人空坐在牢里未免太可惜了……”

尼古拉皱着眉头疑惑地摇了摇头，悄悄瞟了母亲一眼。母亲明白了，他们当着她的面不便谈论她儿子的事，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对他们这样忽视她的愿望，心里有些生气。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他们絮絮的低语声，不禁忧心忡忡，十分不安。

过去的一天，令人忧虑、困惑，充满了不祥的预兆。想起这些，母亲感到心情沉重。为了摆脱这些令人愁闷的印象，她就想念起巴维尔来。她希望能够在狱外见到他，但这同时又使她感到害怕：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紧张起来，随时都有发生剧烈冲突的危险。人们默默无声的忍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紧张的期待，急躁的情绪在明显增长，说话的言辞尖锐激烈，到处都感到一种令人激昂紧张的气氛……每一份传单都会在市场上、小铺里、用人和手艺人中间引起热烈的议论。城里每一次逮捕之后，人们谈论逮捕的原因时，总是会引起惴惴不安、困惑不解，有时甚至是不自觉的同情的反响。现在她越来越频繁地从普通人的嘴里听到像暴动、社会主义者、政治等等过去使她害怕的字眼。说这些字眼时，有的人用嘲笑的口吻，但在嘲笑的背后却掩盖不住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有的人怀着恶意，不过在恶意中同时又流露出内心的恐惧；还有的人则沉浸在思考中，用的是充满希望和威胁的口吻。这种骚动，在停滞的黑暗生活中，像死水潭上激起的波纹慢慢地然而是一圈大一圈地扩散开去。对现状习以为常、无动于衷的态度动摇了。这一切母亲看得比别人更清楚，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充满辛酸凄苦的生活面貌。现在，当她看到这张脸上出现了深思和愤怒的皱纹时，她感到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她认为这是她儿子工作的结果；害怕的是，她知道，如果儿子出狱，他一定站在所有人的最前面，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会牺牲。

有时候，儿子的形象在她眼前变得像神话里的英雄那样巨大，母亲听到的一切正直、无畏的话，她所喜欢的所有人的优秀品质，她所知道的一切英勇光辉的业绩，都汇集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她感动而又骄傲，心中暗自欣喜，她赞赏着儿子，满怀希望想道：

“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爱——母亲的爱炽烈地燃烧起来，使她的心紧缩到几乎感到疼痛。随后这种母性的情感阻碍了人类情感的发展，并把后者逐渐焚烧殆尽，而取代这种伟大感情的是一种忧伤的思虑，它在忧心如焚的灰色余烬里胆怯地战栗着：

“他会牺牲的……会送命的！”

十四

中午，母亲在监狱办公室里坐在巴维尔的对面。她眼睛里噙着泪水，端详着儿子胡子拉碴的面庞，等待机会把紧紧攥在手中的字条交给他。

“我身体很好，大家也很好！”他低声说，“我说，你怎么样？”

“我还好！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去世了！”母亲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真的吗？”巴维尔失声惊叫道，慢慢地垂下了头。

“出殡的时候，警察动手打人了，还抓走了一个人！”她毫无顾忌地照直接下去说。副典狱长气呼呼地咂了一下薄薄的嘴唇，霍地一下站起来，嘟哝着说：

“不准谈这个，你应该懂得！禁止谈政治！”

母亲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装作不懂的样子，抱歉地说：

“我讲的不是政治，是打架的事！他们打架了，这是事实。有一个人打破了头……”

“那也不能说！我请您住嘴！就是说，凡是跟您个人和家庭无关，总之跟你们家里没有关系的事，都不准说！”

他觉得自己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便又在桌旁坐下，翻着案卷，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补充说：

“我是要负责任的，是这样……”

母亲向周围看了一眼，赶紧把字条塞到巴维尔手里，如释重负似的松了口气。

“真叫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巴维尔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

“那就不必探视！”狱吏生气地说，“没什么可说的，还老要来找麻烦……”

“快要过堂了吗？”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

“前两天检察官来过，说快了……”

他们只好说些彼此都觉得没用的无关紧要的话。母亲看到，巴维尔的眼睛温柔、亲切地望着她的脸。他还像平时那样持重沉稳，没什么变化，只是胡子长得很长，使他显得老了一些，手也比以前白了。母亲为了使他高兴，想告诉他尼古拉的事，于是她保持原来的说话声音，用刚才谈论无关紧要、枯燥无味的事情那种口吻继续说：

“我见到你的教子了……”

巴维尔用探询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母亲的眼睛，为了使他想起维索夫希科夫的麻脸，她用指头在脸上点了几下……

“那孩子还可以，平安无事，不久就有工作了。”

儿子顿时领会了，向她点了点头，眼睛含着微笑回答说：

“那好极了！”

“就这些！”她扬扬自得，又由于儿子很高兴而受到感动，心满意足地说道。

分别时，他紧紧握住母亲的手。

“谢谢你，妈妈！”

和儿子心灵上的接近所产生的喜悦，使她陶醉，她无法用语言来回答他，只是默默地握着他的手。

母亲回到家里，碰到萨莎正好来了。每逢探望巴维尔的日子，这个姑娘总要来看母亲。要是母亲自己不提到儿子，萨莎从来不问起巴维尔的事，她只要凝视着母亲的脸，就感到满足了。但是今天，她一看见母亲就担忧地问道：

“他怎么样了？”

“没什么，身体很好！”

“字条交给他了吗？”

“当然！我很巧妙地塞给了他……”

“他看了吗？”

“在哪儿看？那儿怎么可能呢？”

“对，我忘了！”姑娘慢条斯理地说，“咱们还得等一个星期，还要等一个星期！您看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她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的脸。

“这我可不知道，”母亲思忖着说，“如果没有危险，那怎么会不逃出来呢？”

萨莎晃了晃脑袋，声音不那么柔和地问：

“您知不知道，病人可以吃些什么东西？他想吃东西。”

“什么都可以吃，都能吃！我这就去……”

她朝厨房走去，萨莎慢慢地跟在她后面。

“要我帮您忙吗？”

“谢谢，不用！”

母亲弯下腰，正要从炉子上拿起一个钵子，姑娘轻轻地对她说：

“请您等一下……”

她脸色发白，忧愁地睁大着眼睛，嘴唇颤抖着，热烈而又急切地好不容易才低声说出口：

“我有件事要求您。我知道，他是不会同意的！您劝劝他吧！您对他说，少了他不行，工作需要他。我怕他会病倒。您看，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

看来，她说话很费力。她挺直身子，眼睛看着一旁，声音忽高忽低。她疲乏地垂下眼皮，咬着嘴唇，紧捏着的手指发出咯咯的声音。

母亲被她的冲动弄得不知所措，不过，她理解了这种心情。她心里充满惆怅的感情，激动地抱着萨莎，低声回答说：

“我亲爱的！他除了自己，什么人的话都不肯听，不管什么人！”

她们紧紧抱在一起，沉默着。后来萨莎小心地从肩上拿下母亲的手，颤抖着说：

“对，您说得对！我说的都是傻话，太神经质了……”

最后她忽然严肃起来，简单地说：

“那我们给病人吃东西吧……”

她坐在伊凡的床边，关心地亲切问道：

“头痛得厉害吗？”

“不怎么厉害，就是什么都模模糊糊！而且没劲儿，”伊凡害羞地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回答说，像怕亮光似的眯着眼睛。萨莎看出他不愿意当着她的面吃东西，就起身走出去了。

伊凡在床上坐起来，望着她的背影，眨着眼睛，说：

“真漂亮！”

他有一双明亮快活的眼睛，一口密实的细牙，说话的声音还不像成年人。

“您多大年纪？”母亲沉思着问道。

“十七……”

“父母在哪儿？”

“在乡下，我十岁就到了这儿，上完小学就来了。同志！您叫什么？”

当别人称呼她“同志”的时候，她总是觉得既好笑又感动。这一次她也笑着问道：

“您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解释说：

“我们小组的一个大学生，就是帮我们学习的那个，跟我们讲起工人巴维尔·弗拉索夫的母亲，您知道五一节游行的事吗？”

她点了点头，开始注意细听。

“是他第一个公开举起了我们党的旗帜！”小伙子自豪地说。他的自豪感在母亲心里引起了共鸣。

“我没有参加那次游行，那时我们想在这儿组织游行，可是没有成功！当时我们的人还太少。不过到明年，您就请来看看吧！”

他预感到未来的事件会带来的喜悦，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接着，他在空中挥动着匙子，继续往下讲：

“刚才我提到的母亲弗拉索娃，在这次游行后也加入了党。听大伙说，像她这样的母亲简直少有！”

母亲咧嘴笑了一笑，她听到小伙子热烈的称赞，心里觉得很高兴，高兴的同时又感到不好意思。她甚至想对他说：“我就是弗拉索娃！”但她忍住了，带着轻微的嘲笑和惆怅对自己说：“唉，你这个老糊涂！”

“您就多吃一点吧！赶快恢复，好去干有用的事！”母亲突然俯身对他激动地说。

房门开了，吹来一股秋天潮湿的寒气。索菲娅两颊红润，神情愉快地走了进来。

“有几个暗探总跟在我后面，就像求婚的人追求富家小姐一样，真是那样！我得离开这儿了……我说，凡尼亚[1]，你怎么样？感觉好吗？尼洛夫娜，巴维尔怎么样？萨莎也在这儿？”

她点燃香烟，不等回答便提了一连串问题，她灰色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母亲和小伙子。母亲瞧着她，心里暗自笑着想道：

“我也成了这些好人中的一个了！”

她又俯身对伊凡说：

“快点养好吧，孩子！”

她说完便走进餐室。索菲娅正在那儿对萨莎说：

“柳德米拉已经准备了三百份！她这样干工作，非把自己累死不可！这真是英勇精神！我说，萨莎，生活在这些人中间，成为他们的同志，和他们一起工作，这真是莫大的幸福……”

“是啊！”姑娘低声回答说。

傍晚喝茶的时候，索菲娅对母亲说：

“尼洛夫娜，您又得到乡下去一趟。”

“没问题！什么时候去？”

“过两三天以后，可以吗？”

“好……”

“您坐车去！”尼古拉低声建议说，“雇驿站的马车，最好走另外一条路，经过尼科尔斯科耶乡……”

他停下了，皱起眉头。这和他的脸很不相称，使他一向沉着冷静的神情变得难看而又奇怪。

“走尼科尔斯科耶那条路太远了！”母亲说，“而且雇马车又很贵……”

“您要知道，”尼古拉继续说，“我本来不同意这次派人去。那儿很不平静，已经在抓人了。有一个教员被逮捕，应该谨慎小心一些。最好等到合适的时候……”

索菲娅用指头敲着桌子，说：

“做到不断散发宣传品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尼洛夫娜，您去不害怕吗？”她忽然问道。

母亲很不高兴。

“我什么时候害怕过？就连第一次干的时候也没怕过……现在却忽然……”她话没说完，便低下了头。每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方便不方便、某件事能不能做到的时候，她总能听出在这些问话里有一种向她请求的语气，她觉得别人把她当外人看待，而不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

“您问我怕不怕是多余的，”母亲叹着气说，“你们相互之间是从来不问怕不怕的。”

尼古拉匆匆摘下眼镜，重新又戴上，定睛朝姐姐脸上瞥了一眼。难堪的沉默使母亲深感不安，她怀着歉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这时索菲娅碰了碰她的手，低声请求说：

“原谅我！以后不再这样问了！”

这句话引得母亲笑了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三个人又关切地心平气和地谈起了到乡下去的事。

---

[1] 伊凡的爱称。

十五

天刚亮，母亲坐在驿站的马车上，沿着被秋雨冲刷过的道路颠簸前进。刮着潮湿的秋风，泥浆飞溅。马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侧身朝着母亲，用沉思的、带着鼻音的声音抱怨说：

“我对他，就是我兄弟，说，怎么样，我们分开过吧！这样我们就分家了……”

他突然在左边的马身上抽了一鞭，凶恶地喝道：

“驾！妈的，混账东西，走呀！”

秋天肥胖的乌鸦，在收割了的田野里发愁地踱着。寒风呼啸着吹在它们身上。乌鸦侧身顶着风头。风掀起乌鸦的羽毛，吹得它们站不稳脚，只好让步，懒洋洋地拍着翅膀飞到别处去。

“结果，他少分给我了。我一看，没剩下什么了。”马车夫说。

母亲好像在梦中似的听他说着，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近几年来所经历的事一一呈现在她的面前。她重温这些往事的时候，处处都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从前，生活是在遥远的地方进行，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要创造生活。现在，许多事她都目睹了，甚至还助了一臂之力。这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对自己既怀疑又满意，困惑不解而又有些惆怅……

周围的一切在缓缓移动、摇晃。一团团沉重的灰云在天空飘浮，互相追逐。道路两旁闪过湿淋淋的树木，光秃秃的树梢在摇曳。田野向四面八方伸延，山冈时隐时现。

马车夫带着鼻音的说话声，驿马的铃铛声，潮湿的秋风发出的呼哨声和簌簌声，仿佛汇合成一条蜿蜒曲折、微微颤动的小溪，在田野上空不断地流着……

“有钱的人到了天堂还嫌挤。事情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压迫人，当官的是他们的朋友。”马车夫在座位上摇晃着，拖长声音说。

到了驿站，马车夫解开了缰绳，用一种绝望的声音对母亲说：

“给我五个戈比吧，哪怕让我喝上一口也好！”

母亲给了他一个硬币，他把硬币在手掌上掂了一下，用同样的声调告诉母亲说：

“三戈比喝烧酒，两戈比吃面包……”

午后，母亲又冷又乏，到了尼科尔斯科耶这个大村庄。她走进驿站，要了茶，在窗前坐下，把沉甸甸的箱子放在自己坐的凳子底下。从窗口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广场，上面像地毯似的铺着踏平了的枯草，还可以看到乡公所深灰色的房子，屋顶已经倾斜，台阶上坐着一个秃顶长胡须的农民，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在吸烟。一头猪在草地上走动，不满似的扇着耳朵，用嘴在地上乱拱，摇晃着脑袋。

重重乌云在天空纷飞。四周寂静无声，一片昏暗，使人感到寂寞无聊，仿佛生活隐藏起来，销声匿迹了。

忽然，一个县警骑马飞奔到广场上，在乡公所的台阶旁勒住了枣红马，在空中挥舞着鞭子，对那个农民吼叫起来。吼声震动了窗上的玻璃，可是话却听不清楚。农民站起身来，伸出手指着远处，警察跳

下马来，摇晃着身子，把缰绳扔给农民，两手抓着栏杆，笨重地走上台阶，走进乡公所的大门，看不见了……

四周又寂静下来。马蹄在松软的地上踢了两下。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驿站，她脑后梳着一条黄色的短辫，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可爱的眼睛。她伸直手端着一个边上碰得凹凸不平的大托盘，盘子上放着食具，她咬着嘴唇，频频点头，对母亲行礼。

“你好，聪明的姑娘！”母亲亲热地说。

“您好！”

姑娘在桌上摆着盘子和茶具，忽然激动地说：

“刚才抓了一个暴徒，就要带来了！”

“是个什么样的暴徒？”

“我不知道……”

“他干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姑娘重复了一遍，“我只听说抓了个人！乡公所守门的跑去找区警察局长了。”

母亲向窗外望了一望。广场上来了许多农民。有的人慢慢腾腾、不慌不忙地走着。另一些人一边走，一边急急忙忙地扣着短皮袄的纽扣。大家都在乡公所的台阶旁站住了，眼睛都看着左边。

姑娘也朝街上看了看，然后跑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母亲浑身哆嗦了一下，把凳子底下自己的箱子又往里推了推，把围巾朝

头上一披，急忙朝门口走去，克制着突然产生的莫名其妙的企图赶快逃走的想法……

当她走到台阶的时候，感到一股寒气直扑她的眼睛和胸膛。她顿时呼吸困难，双腿僵直。雷宾反绑着两手在广场中央走着。两个乡警和他并排走着，手拿棍子有节奏地在地上敲着。乡公所的台阶旁站着一群人，默不作声地等待着。

母亲茫然若失，目不转睛地盯着。雷宾在说着什么，母亲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的话在她阴郁、战栗、空虚的心中消失殆尽，没有引起回响。

母亲清醒过来，透了口气，台阶旁站着一个蓄有浅色大胡子的农民，他的那双蓝眼睛盯着母亲的脸。母亲咳着，两手吓得发软，揉着喉咙，好不容易挣出一句问话:

“这是怎么回事？”

“您就瞧吧！”农民答道，然后转过身去。这时又来了一个农民，站在旁边。

两个乡警在人群面前停了下来。人越来越多，很快围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人作声。突然在人群上空响起了雷宾深沉浑厚的声音:

“乡亲们！你们听说过有一些写我们农民的真实生活的书报吗？里面说的都是真实可靠的。就是因为那些书报我受到了折磨，那些书报是我散给大家的！”

人们更紧地围住雷宾。他的声音沉着镇静，从容不迫，这使母亲渐渐清醒起来。

“听见吗？”后来的那个农民用手捅了一下蓝眼睛农民的腰，低声问道。蓝眼睛农民没有搭理，抬头朝母亲的面孔看了一眼。另外那个农民也看了看母亲，他比较年轻，蓄着稀疏的黑须，瘦削的脸上满是雀斑。接着两个人都离开台阶，走到一旁。

“他们害怕了！”母亲不由得想道。

她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她从台阶上面清楚地看到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黝黑的脸上满是伤痕，看出他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芒。她希望雷宾也能看见她，于是踮起脚，朝他探着脖颈。

人们阴沉地、将信将疑地望着他，默不作声，只是在人群的后面，可以听到窃窃低语的声音。

“乡亲们！”雷宾声嘶力竭地高喊道，“你们要相信散发的书报，为了这些书报，我很可能会死，他们拷打我，折磨我，想要我说出这些书报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还要拷打我，我都忍受得住！因为这些书报里讲的是真理，对我们来说，这个真理应该比面包更宝贵。就是这样！”

“他干吗要讲这些？”台阶旁的那个农民低声感叹道。蓝眼睛农民慢吞吞地回答他说：

“现在反正豁出去了。死两次不可能，死一次免不了……”

人们默默地站着，皱着眉忧郁地看着雷宾，好像有一样看不见然而很沉重的东西压在大家身上。县警察在台阶上出现了，身子摇摇晃晃，醉醺醺地吼道：

“是谁在讲话？”

他忽然跑下台阶，揪住雷宾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前后摇晃着，一面喊道：

“是你在讲话，狗崽子！是你吗？”

人群骚动起来，响起一片嗡嗡的声音。母亲痛苦地感到无能为力，垂下了头。这时又听见雷宾的说话声：

“善良的人们，你们瞧……”

“住嘴！”县警打了他一个耳光。雷宾晃了一下，耸了耸肩膀。

“他们捆住了别人的手，高兴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

“乡警！把他带下去！大家散开！”县警像一条狗被拴在一块肉前面似的，在雷宾面前乱蹦乱跳，挥拳朝他的脸上、胸口和肚子上乱打。

“别打！”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

“干吗打人？”另外一个人附和说。

“咱们过去吧！”蓝眼睛农民点了一下头说。于是他们两人不慌不忙地朝乡公所走去。母亲用善良的眼光目送他们。她轻松地吐了口气。县警又笨重地走上台阶，在那儿挥着拳头，疯狂地嚷着：

“我说，把他带到这儿来！”

“不行！”人群中发出了一声有力的呼喊。母亲听出这是蓝眼睛农民的声音。“弟兄们！不能让他带去！带到了那儿，会把他打死的。然后会推到我们身上，说是我们打死的！不能带去！”

“乡亲们！”响起了雷宾洪亮的声音，“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吗？难道你们不懂得，你们是怎样受掠夺，怎样被欺骗，怎样让人吸干你们的血的吗？无论什么事，没有你们是不行的，你们是天下最有力量的人，可是，你们有什么权利呢？你们只有一种权利，就是饿死！”

农民们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

“他说得对！”

“把局长叫来！局长在哪儿？”

“县警骑马叫去了……”

“那个醉鬼！”

“叫局长不是我们的事……”

叫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你讲下去！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打你……”

“解开他的手……”

“小心，可别闯祸！……”

“我的手疼！”雷宾平静洪亮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乡亲们，我是不会逃跑的！我不会逃离我的真理躲藏起来，真理就在我的心里……”

有几个人低声交谈着，微微摇着头，显得很神气的样子离开人群，四散了。可是，匆匆披着破旧衣服的、激动的人们，却越聚越多。他们围着雷宾，像黑色的浪花在翻滚。雷宾站在他们中间，宛若森林中的一座教堂。他把双手举到头上，挥动着，对人群说：

“谢谢你们，善良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的手应该由我们自己互相来解开！就是这样！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呢？”

他摸了摸胡须，又举起一只染了鲜血的手。

“这是我的血，这血是为真理而流的！”

母亲走下台阶。可是站在地上她看不见被人群紧紧围着的雷宾，于是又走上台阶。她胸中感到热乎乎的，一种模糊的喜悦使她的心突突地跳。

“乡亲们！你们去找散发的书报看吧，别相信官老爷和神父的话，他们把那些给我们带来真理的人叫作坏蛋，真理秘密地在大地上传播，要在人民中间扎根。在官府眼里，真理就是刀与火，他们不能接受真理，真理会杀掉他们，烧死他们！对你们来说，真理是好朋友，在官府看来，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真理要避开官府的缘故……”

人群里又发出了几声呼喊。

“乡亲们，听着！”

“唉，老弟，你要完了……”

“是谁把你出卖的？”

“神甫！”一个乡警说。

两个农民便破口大骂起来。

“当心点，弟兄们！”有个人提醒说。

十六

警察局长向人群走来。他长得肥头大耳、又高又壮。他歪戴帽子，一撇胡子向上翘，另一撇胡子往下垂，因此他的脸看上去是歪的，由于皮笑肉不笑，更显得丑陋不堪。他左手拿着军刀，右手在空中挥动。已经可以听见他沉重的橐橐的脚步声。人群给他让开了路。大家脸上露出一种阴郁压抑的神情，嘈杂的人声渐渐沉静下来，就像钻入地下消失了一样。母亲觉得额头上的皮肤在颤抖，眼睛一阵发热。她又想挤进人群，她向前探着身子，突然又紧张得怔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警察局长在雷宾面前站住，打量着他，问道，“为什么手不捆起来？乡警！捆上！”

他的声音又高又响，可是很平淡。

“本来是捆着的，大家给他解开了！”一个乡警说。

“什么？大家？是哪些人？”

警察局长朝他面前站成半圆形的人们看了看，用同样单调平淡、不高不低的声音继续说：

“是些什么人？”

他用刀柄在蓝眼睛农民的胸口用力一戳。

“楚马科夫，有你一个吧？好，还有谁？有你吗，米新？”

接着用右手揪了一下另外一个农民的胡子。

“散开，混蛋！要不走，给你们点厉害看看！”

他的声音和脸上，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威吓的神气，他说话不紧不慢，他用两只粗壮有力的长手习惯地、不急不忙地打着人。人们低下头，侧过脸向后退去。

“喂，你们怎么啦？”他对乡警说，“捆呀！”

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几句，又看了雷宾一眼，大声对他说：

“你把手背到后面！”

“我不愿意让人捆我的手！”雷宾说，“我既不打算逃跑，也没有打人，为什么要捆我？”

“什么？”警察局长向他走近一步问。

“你们把老百姓折磨够了，野兽！”雷宾提高了嗓门继续说，“你们流血的日子也快到了……”

警察局长站在他面前，耸动着两撇胡须，望着他的脸。然后退后一步，用他尖细的声音拿腔拿调地拖长声音惊叫起来：

“啊——啊，狗崽子！这是什么话？”

他突然猝不及防地朝雷宾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拳头是打不倒真理的！”雷宾挺身上前冲他喊道，“你没有权利打我！你这条癞皮狗！”

“我不敢？我不敢？”警察局长拖长声音吼道。

他对准雷宾的脑袋又挥手打来。雷宾往下一蹲，警察局长打空了，身子晃了几下，差点摔倒。人群里有人大声扑哧笑了。这时雷宾又愤怒地大声喊道:

“我说，你敢打我，你这个魔鬼？！”

警察局长向周围看了看，黑压压的人群忧郁地、默默地紧紧围成一个圆圈……

“尼基塔！”警察局长朝四面望望，高声唤道，“喂！尼基塔！”

从人群里走出一个穿短皮袄的身体壮实、个头不高的庄稼汉。他垂着头发蓬乱的大脑袋，望着地上。

“尼基塔！”警察局长捻着胡子，慢慢吞吞地说，“打他的嘴巴，狠狠地打！”

尼基塔朝前走了一步，站在雷宾面前，然后抬起头来。雷宾直冲着他的脸说了几句沉痛真实的话。这话好像打在他的脸上:

“大家看，野兽是怎样用你们自己的手来掐死你们的！你们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吧！”

那农民慢慢举起手来，懒洋洋地朝他头上打了一下。

“这算是打了吗？狗崽子！”警察局长尖声喊了起来。

“喂，尼基塔！”人群里有人低声说，“别忘了上帝！”

“我说，你打啊！”警察局长在那农民的脖颈上推了一下，嚷道。

那农民退到旁边，低着头怏怏地说：

“我不打了……”

“什么？”

警察局长的脸抽搐了一下，跺着脚，骂骂咧咧，扑向雷宾，给了他一闷拳。雷宾的身子摇晃了一下，手在空中一挥，可是警察局长接着第二拳就把他打倒在地，围着他暴跳如雷，咆哮着用两脚朝他胸口、腰上、头部乱踢乱踹。

人群发出了充满敌意的嗡嗡声，人们骚动起来，朝警察局长涌过去。警察局长见此情况，连忙闪开，从鞘里抽出军刀。

“你们这是干吗？要造反？是吗？好哇，原来这样……”

他的声音颤抖了，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嗓子好像被掐断似的，变嘶哑了。嗓子一哑，他的力量也随之丧失了。他缩着脑袋，弯下身子，茫然若失的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用脚试探着身后的地面，向后退去。他一面后退，一面用嘶哑的声音惊惶地喊着：

“好！把他带走，我要走了，你们敢怎么样？该死的畜生，你们知道吗，他是个政治犯，他反对沙皇，图谋造反，你们知道吗？可你们还要保护他，啊？你们也是暴徒？好哇！”

母亲一动不动地呆立着，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她全身无力、脑子空空，好像在做噩梦一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怜悯。人们不满的、阴沉而凶狠的叫喊，警察局长发抖的声音，还有低低的絮语声，像一群野蜂似的嗡嗡响着……

“如果他有罪，审判他好了！”

“大人，您饶了他吧……”

“说实在的，您怎么连一点法律也不讲？”

“怎么可以这样？要是大家都这样打人，那会成什么体统？”

人们分成两堆，一堆围住警察局长，叫喊着，在说服他。另一堆人数较少，围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雷宾，忧郁地低声议论。有几个人把他扶了起来，乡警又要来捆他的双手。

“等一下，恶魔！”大家对他们喝道。

米哈伊洛擦了擦脸上和胡子上的污泥和血迹，一声不响地朝四面看看。他的视线在母亲脸上扫过，母亲战栗了一下，向他探过身去，但不由得挥了挥手，雷宾已经转过脸去。可是过了几分钟，他的目光又停留在母亲脸上。母亲觉得，雷宾好像伸直了身子，抬起了头，血淋淋的脸颊颤动起来……

“他认出来了，真的认出来了吗？”

母亲对他点点头，心里又是悲戚，又是害怕，又是高兴，不由得颤抖起来。可是接着她就看见，那个蓝眼睛农民站在他身边，也在看着她。刹那间，他的视线在母亲心里唤起了危险的感觉……

“我这是在做什么？他们也会把我抓去的！”

那个农民对雷宾说了些什么，雷宾把头猛地一摇，用发抖的声音，可是清晰而又很有精神地说：

“不要紧！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真理，他们是抓不完的！我待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记得我，就是这样，虽然他们捣毁了我们的老窠，那儿再也没有我们的同志了……”

“这是对我说的！”母亲立即领会了。

“可是，鹰儿自由飞翔、人民获得解放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一个女人拿了一桶水来，开始替雷宾洗脸，一面不住地叹息、哭诉。她尖细、诉怨的声音和雷宾的说话声混在一起，使母亲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一群农民跟在警察局长后面走了过来，有人大声喊道：

“喂！来一辆车子给犯人坐！是谁值班？”

接着，警察局长用另一种像是受屈抱怨的声音说道：

“我可以打你，你就不能打我，你不能，你也不敢，笨蛋！”

“原来这样！你是什么——你是上帝吗？”雷宾大声喊道。

人们七嘴八舌，一起发出的低低的呼喊声，盖过了雷宾的声音。

“大叔，别争了！人家是长官！”

“大人，别生气！他一时控制不了自己……”

“闭嘴，你这傻瓜！”

“现在他们马上就要把你解到城里去了……”

“城里总会讲理的吧！”

人群的叫喊声带着规劝和恳求的口气。这些叫喊声汇合成一阵乱哄哄的喧闹，但听来仍然充满绝望和哀怨。乡警抓住雷宾的手，把他带上乡公所的台阶，然后拥进房子里去。农民们慢慢地在广场上四下散开了。母亲看见，那个蓝眼睛农民皱着眉头望着她，向她走来。她的小腿颤抖了起来，悲哀的感觉揪着她的心，使她作呕。

“用不着走开！”她心里想，“用不着！”

她紧紧抓住栏杆，等待着。

警察局长站在乡公所的台阶上，挥着两手，用他原来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声音斥责道：

“你们这些傻瓜，狗养的！什么都不懂，也要来管这种事，这是国家大事！畜生！你们应该感激我，给我磕头，感谢我的一片好心才是！要我愿意，我就叫你们都去做苦工……”

二十来个农民脱了帽子站着，听他说话。天色渐渐黑下来，乌云垂得更低了。蓝眼睛农民走到台阶前，叹了口气，说：

“您瞧，我们这儿出了这样的事……”

“是呀。”母亲低声应道。

他用坦率的眼光看了看母亲，问道：

“您是干什么的？”

“我想从女人那里收买花边，还有土布……”

那农民慢慢捋了捋胡子。然后，眼睛望着乡公所，冷冷地低声说：

“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母亲从上俯视着他，想等待适宜的机会走进驿站。那农民面貌英俊，好像在沉思，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情。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穿着缀满补丁的长外衣和干净的布衬衫，下身穿着用乡下呢子做的赤褐色的长裤，光脚上套着一双破鞋……

母亲不知为什么轻松地透了口气。突然，她受到一种直觉的支配，来不及深思熟虑，连自己也觉得意外地问道：

“你那里可以过夜吗？”

问完后，她觉得全身的肌肉和筋骨都紧张起来。她挺直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在她脑子里很快闪过几个使她感到痛苦的念头：

“我会害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我会长时间看不到巴沙……他们会把我打个半死的！”

那农民眼睛望着地面，用长外衣掩上胸口，不慌不忙地说：

“过夜？可以，那有什么？不过，我家的房子不好……”

“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母亲随意脱口而出。

“可以！”那人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母亲，重复了一句。

天已经黑了，在暮色中他的眼睛闪着冷光，脸色显得十分苍白。母亲怀着如同下山时的心情，小心翼翼地低声说：

“那好，我现在就去，你帮我拿一拿箱子……”

“好。”

他耸了耸肩膀，重新把前襟掩上，低声说：

“看，马车过来了……”

雷宾在乡公所的台阶上出现了。他的两手又被捆绑了起来，头和脸上用什么灰色的东西裹着。

“善良的人们，再见！”在寒冷的暮色中响起了他的声音，“你们要寻找真理，维护真理，要相信告诉你们真话的人，为了真理，不要怜惜自己！”

“闭嘴，狗东西！”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警察局长的声音。

“乡警，快赶马，笨蛋！”

“你们有什么可留恋的？你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马车动了，雷宾坐在两个乡警中间，声音低沉地喊道：

“你们何苦要白白等着饿死？为自由而奋斗吧，自由会给你们带来真理和面包。再见了，善良的人们！”

车轮急速的转动声、马蹄的嗒嗒声、警察局长的呼喊声，搅乱了雷宾的话，最后盖过并完全淹没了他的声音。

“完了！”那农民猛地摇了摇头说，接着对母亲低声说，“你在驿站里坐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母亲走进屋子，在放着茶炊的桌子前面坐下，拿起一块面包看了看，又慢慢把它放回盘里。她不想吃东西，心里又感到要呕吐。那种令人难受的憋闷感觉吸干着她心里的血，使她浑身无力，头晕目眩。在她眼前浮现出蓝眼睛农民的脸——这张脸样子很怪，轮廓不清，使人难以信任。她不知为什么不愿直截了当去想，这个农民会出卖她，可是这种想法已经在她心里产生，并且沉重地、牢牢地压在她的心头。

“他已经觉察到我了！”母亲思想迟钝而无力地琢磨着，“已经觉察到了，猜出来了……”

但她没有继续这样想下去，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哀伤和阵阵不断的恶心感觉之中。

窗外萧瑟冷清，寂静悄悄取代了喧闹，村子里显出一种沉闷、恐惧的气氛，增加了母亲的孤独感，使她昏暗的心里充满了像灰烬般灰色的、软软的东西。

姑娘进来，站在门口问:

“要一份煎蛋好吗？”

“不要了。我不想吃东西，刚才的吵闹把我吓坏了！”

姑娘走近桌子，激动地但声音不高地说:

“警察局长打人真凶啊！我站得很近，看见那人的牙都给打掉了，他吐了一口，都是很浓很浓的血，颜色发黑！眼睛差不多看不出来了！他是个木焦油工人。眼下有个警察在我们那边躺着，他喝醉了，还一个劲儿嚷着拿酒来。他说，他们是个土匪帮，刚才那个大胡子是

头领，也就是头子。抓住了三个，有一个听说逃掉了。还抓了一个教师，也是和他们一起的。他们不信上帝，还劝人去抢教堂，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儿的农民，有的可怜他这个人，可也有人说应该把他干掉！我们这儿有的农民心真狠，哎哟哟！”

母亲尽量克制住内心的不安，为了排解等人时的烦闷心情，注意听着这个姑娘说得又快又不连贯的话。小姑娘大概看见有人听她讲话，非常高兴，便压低声音，更加起劲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下去：

“我爹说，这是因为荒年的缘故！我们这儿连着两年一点收成也没有，大家都活不下去了！所以现在出了这样一帮农民——真倒霉！村里开会时大喊大嚷，还打起架来了。前不久，瓦修科夫因为欠税，村长要变卖他的东西，他就狠狠打了村长一个耳光。嘴里嚷着，这就是我给你的税……”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母亲两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

蓝眼睛农民走进屋来，没有脱帽就问：

“行李在哪儿？”

他毫不费力地提起箱子，掂了掂，说：

“空的？玛利卡，把客人领到我家来。”

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在这里过夜？”姑娘问。

“是呀！我是来收花边的，买花边……”

“这儿不织花边！在京科沃和达里诺伊纳那边有人织，可是这儿没有。”姑娘解释说。

“我明天到那边去……”

母亲付了茶钱，另外给了她三戈比小费，姑娘非常高兴。在街上，小姑娘的光脚在湿润的泥地上啪嗒啪嗒很快地走着，一边对母亲说：

“您要不要我到达里诺伊纳去跑一趟，叫那儿的妇女把花边拿来，要是她们来，您就不用去了。路可不短，有十二俄里呢……”

“用不着了，好孩子！”母亲和她并排走着，回答说。寒冷的空气使她精神振作起来，在她心里渐渐产生了一个不很明确的决定。这种模糊的但预示会带来某种结果的决定慢慢地明确起来。母亲想促使自己下定这一决心，不断地问自己：

“怎么办？要是直截了当，老实说了……”

四周一片黑暗，又湿又冷。农家窗户里亮着凝聚不动的、微微发红的昏暗灯光。在寂静中，可以听到家畜的带有倦意的哞叫声和人们短促的呼唤声。笼罩在黑暗中的村子陷入了悲哀的沉思……

“这儿来！”小姑娘说，“您投宿找错了人家，这家农民穷得很……”

她摸到了门，把门推开，朝里面活泼地喊了一声：

“塔季扬娜大娘！”

她喊完就跑了。黑暗中传来她的声音:

“再见！”

十七

母亲站在门槛旁，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打量了一下。房子又挤又小，但是很干净，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一个年轻妇女从炉灶后面出来张望了一下，默默地行了个礼，又进去了。迎面角落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

主人坐在桌子旁边，用指头不时地敲着桌子边，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的眼睛。

“请进来！”过了一会他才说，“塔季扬娜，去叫彼得来，快些！”

那妇女很快走了出去，没有向客人望一眼。母亲坐在主人对面的长凳上，环视着四周，没有看见她的箱子。屋子里笼罩着一片令人沉闷的寂静，只有油灯的火焰发出轻微的必剥声。那农民的脸显得很忧虑，皱着眉头，模糊地在母亲眼前晃动，使她感到忧郁和懊恼。

“我的箱子在哪儿？”母亲自己也没有料到忽然高声问。

那人耸了耸肩膀，沉思着回答说：

“不会丢的……”

他压低声音，阴郁地继续说：

“刚才在那个小姑娘面前，我故意说箱子是空的，不，其实不空！里面装的东西重得很！”

“是吗？”母亲问，“那又怎么样呢？”

他站起身来，走到母亲跟前，俯下身低声问道：

“你认识那个人？”

母亲哆嗦了一下，但果断地说：

“认识！”

这短短两个字好像透露了她的内心，使一切都一目了然。她轻松地透了口气，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坐得更稳当一些。

那农民咧开嘴笑了。

“当您跟那人打暗号，他也跟您打暗号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我凑着他的耳朵问他，是不是认识站在台阶上的那个女人？”

“他怎么讲？”母亲急忙问。

“他？他说，我们的人多得很。是的！他说，多得很……”

他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母亲的眼睛，又笑着继续说：

“那人真坚强！也很勇敢……他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打他，他也不改口……”

他迟疑无力的声音、轮廓不很分明的面孔、神情坦率而又明亮的眼睛，使母亲越来越放心。在她心里，对雷宾辛酸而又痛心的怜悯渐渐取替了不安和沮丧的情绪。她终于忍耐不住，怀着突如其来的痛苦和仇恨，愤恨地喊了出来：

“那是一群强盗，残忍的暴徒！”

随着抽噎起来。

那农民从她身边走开，阴郁地点着头。

“这下当官的可算交上了一批好朋友喽，是啊！”

忽然，他又转过身来，对母亲低声说：

“我猜，箱子里是报纸，对吗？”

“对！”母亲擦着眼泪，直率地说，“是给他拿来的。”

他皱着眉头，把胡子攥在手心里，眼睛看着一旁，沉默了一会儿。

“过去报纸也送到我们这儿，还有小册子。这个人我们认识……以前看到过他！”

那农民站住了，想了想，然后问：

“那么，现在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箱子呢？”

母亲看了看他，用挑衅的口吻说：

“给你们留下！”

他并不吃惊，也不反对，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一句：

“给我们……”

他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松开了握着胡子的手，用指头梳理了一下胡子，然后坐下。

深深印入脑际的记忆无情而又不可阻挡地使母亲眼前又出现雷宾被折磨的情景。雷宾的形象排除了母亲头脑中的一切其他思想，为雷宾而感到的痛苦和屈辱胜过了她心里一切其他感情。她已经不能去考虑箱子以及别的一切事情。眼泪忍不住从她的眼睛里涌流出来，她脸色阴沉，和主人讲话时，声音也并不发抖：

“他们掠夺人，压迫人，把人踩在泥里，该死的东西！”

“他们有力量啊！”那农民低声应道，“他们的力量大得很！”

“可他们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母亲恼恨地大声喊道，“还不是从我们，从人民手里夺去的，一切都是从我们这儿抢去的！”

这个农民高兴、令人费解的脸部表情，使母亲感到不快。

“是啊！”他沉思着拖长声音说，“车轮声……”

他反应敏锐地警觉起来，侧耳倾听门外的声音，听了一会儿，低声说：

“来了……”

“谁？”

“自己人……一定是……”

进来的是他妻子，后面跟着一个农民。那人把帽子扔到屋角，很快地走到主人身边，向他问道：

“喂，怎么样？”

主人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捷潘！”女主人站在炉灶旁叫道，“她老人家路过这儿，恐怕饿了，想吃点东西吧？”

“不饿，谢谢，亲爱的！”母亲回答说。

刚进来的农民走到母亲跟前，用嘶哑的声音很快地说：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彼得·叶戈罗夫·里雅比宁，绰号叫‘锥子’！对你们的工作，我也懂得一点。我会写会念，可以说，不是傻瓜……”

他握住母亲伸出的手摇着，对主人说：

“斯捷潘！你得当心！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太太当然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对所有这类事情，她都说，不值一提，白日做梦。她说，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和一些乌七八糟的大学生，因为不懂事胡来，把老百姓弄糊涂了。可是，我们都看见了，刚才被抓去的那个真正的铁汉子，还有眼前这位上了年纪的大婶，看来都不是什么富家出身。请您不要生气，您是什么出身？”

他匆忙地、口齿清楚地一口气说下去，他的胡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眯着眼睛，目光在母亲的脸上和身上很快地上下打量着。他的衣服破烂，头发蓬乱，好像刚跟人打过架，并打败了对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他的爽快和开门见山、平易近人的谈吐，使母亲很喜欢。她亲切地望着他的脸，回答了他的问话。彼得再一次用力地摇了摇母亲的手，声音喑哑地轻轻干笑起来。

“斯捷潘，这是很正当的事情，你看见了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从前我对你说过，这种事是老百姓亲自动手干起来的。那位太太是不会说出真话的，因为这对她没好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尊敬她的！她是个好人，也希望我们好，可是只能稍稍好一点，而且还不能使她吃亏！可是老百姓愿意一直干下去，不怕什么吃亏，受损失，懂吗？现在整个生活对老百姓都是有害的，处处都要吃亏，没有路可走，周围什么也没有，只听到四面八方在喊：‘不许动！’”

“我懂！”斯捷潘点着头说，接着又说了一句，“她不放心那口箱子。”

彼得调皮地对母亲使了个眼色，摆摆手，要她放心，然后又接着说：

“您不用担心！不会出问题的，大妈！您的小箱子在我家里，刚才斯捷潘跟我谈起您，说您也参加干这种事，而且认识那个人。我就对他说，斯捷潘，你要小心！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能有一点疏忽！我说，大妈，刚才我们站在您旁边，您大概也能感觉到我们是什么人吧。好人的脸一看就知道。老实说，因为好人是不会在街上闲逛的！您的小箱子在我家里……”

他在母亲身旁坐下，用请求的目光望着她的眼睛，继续说：

“要是您愿意把箱子里的东西处理掉，我们很乐意帮您的忙！我们需要这些书……”

“她要全交给我们！”斯捷潘说。

“那再好没有了，大妈！我们全都包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笑了，然后在室内快步踱来踱去，满意地说：

“可以说这真是巧极了！虽然非常简单。绳子的一个地方断了，可是另一个地方打好了结头！没有关系！大妈，那些报纸很好，很有用处，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老爷们当然不高兴。我在离这儿大约七俄里的一位太太家里做木匠活。应该说，她是个好人，经常给我各种书看，有时看了，心里豁亮多了！总之，我们都感谢她。有一次，我拿了一份报纸给她看，她甚至有点生气了。她说：‘彼得，快把这扔掉！这是没有头脑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这只会增加您的痛苦，为这事得坐牢，流放西伯利亚……’”

他又突然沉默了，想了一会儿，问道：

“大妈，请告诉我，那人是您亲戚吗？”

“是外人！”母亲回答说。

不知什么事使彼得非常得意，他点着头暗自笑了起来，母亲马上觉得，“外人”这个词用在对雷宾的关系上不妥当，这使她感到难受。

“我跟他不是亲戚，”她说，“不过很早就认识，也很尊敬他，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这使她不太高兴。她又抑制不住自己，低声地哭泣起来。屋子里充满了哀愁和寂静，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彼得歪着头站着，好像在倾听什么。斯捷潘将胳膊肘支在桌上，一直若有所思地用手指不时敲几下桌面。他的妻子靠在昏暗中的炉灶旁。母亲感觉到她凝视的目光，自己有时也瞧一眼她的脸——一张皮

肤黝黑的椭圆形的脸，鼻梁很直，下巴宽宽的。淡绿色的眼睛闪着神情专注而敏锐的光芒。

“这么说，是好朋友！”彼得低声说，“性格倔强，是啊！他非常珍视自己，应该这样！塔季扬娜，这才是了不起的人呢，是吗？你说……”

“他有老婆吗？”塔季扬娜打断他的话，问道。然后紧紧闭上了小嘴上的两片薄嘴唇。

“老婆已经死了！”母亲伤心地答道。

“难怪他这样勇敢！”塔季扬娜用她低沉的胸音说，“有家的人不会走这条路——他们怕……”

“那我呢？有家不也照样吗！”彼得高声说。

“算了吧，大兄弟！”那女人撇了撇嘴唇，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你算什么，只会说说，偶然看看书。你跟斯捷潘鬼鬼祟祟地在角落里嘀咕，对大家没什么好处。”

“听我说话的人可多啦！”彼得委屈地低声反驳说，“我在这里像酵母一样，你这样说我是没有道理的……”

斯捷潘默默地瞧了妻子一眼，然后又低下了头。

“庄稼汉为什么要讨老婆呢？”塔季扬娜问道，“都说，是要一个干活的帮手，可有什么可干的呢？”

“你还嫌活少哇！”斯捷潘声音低沉地插了一句。

“干这种活有什么意思？还不是天天挨饿。生了孩子，没有工夫照管，因为要去干那种连面包也换不来的活。”

她走到母亲身边坐了下来，执拗地说着，不抱怨也不忧伤……

“我生过两个孩子，一个在两岁的时候被开水烫死了，还有一个没有足月，生下来就是死的，都是因为干这种该死的活。我心里能快活吗？所以我总是说，庄稼汉讨老婆只会束缚手脚，一点好处没有，要不可以自由自在，没有家累，可以去争取应有的制度，像那个人一样毫无顾虑地为真理奋斗！我说得对吗，大妈？”

“对！”母亲说，“说得对，亲爱的，要不然，就不能战胜生活……”

“您有男人吗？”

“死了。有一个儿子……”

“他在哪儿？跟您住在一起吗？”

“在坐牢！”母亲说。

她觉得，这句话除了引起像往常一样的悲伤外，还使她心里充满了平静的自豪感。

“这是第二次被关进监狱了，因为他懂得上帝的真理，而且公开地传播真理……他年纪还轻，长得英俊聪明！办报纸，就是他想出来的，也是他帮助雷宾走上了这条道路的，别看雷宾的年纪要比他大一倍！因为我儿子干了这些事，最近就要受审了，然后就判罪，不过，他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重新去干他的工作……”

母亲这样讲着，自豪感在她心里不断地增长，哽塞着她的喉咙，她寻找着适当的词句来描绘英雄的形象。她一定要用光明理智的东西来抵消这天她看到的充满不可思议的恐怖和无耻的残暴、使她心疼的那种悲伤的情景。母亲不知不觉地听从着健全心灵的要求，把她看到的一切光明纯洁的东西汇成一团光耀夺目、灿烂辉煌的火焰。

“现在那样的人已经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所有人都将终生捍卫人们的自由和真理……”

母亲忘记了警惕，把她所知道的为了将人民从贪婪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秘密工作，全都讲了出来，只是没有提到人的名字。她描绘着她心里所敬重的形象，把她全部力量、把她胸中很晚才被生活的动荡不安所激起的无限热爱，都倾注在她的语言里。她自己也怀着极大的喜悦赞叹着在她记忆中浮现出来的、被她的感情的光辉照耀得光彩夺目的人们。

“这种工作在全世界、在一切城市里共同进行着。好人的力量是无限的，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力量在不断成长壮大，直到我们胜利的时刻到来……”

她侃侃而谈，语言流畅，很容易找到贴切的言辞，她要从心灵上洗净这一天的鲜血和污泥的愿望，宛若一根牢固的细线，把词句像彩色的珠子一样很快地串联起来。她看到，这几位农民纹丝不动地在听她讲话，像在原地生了根似的，神情严肃地凝视着她的脸。母亲还听见坐在她身旁的那个妇女急促的呼吸声。这一切使母亲增加了对自己说的话和向人们许下的诺言的信心……

“所有生活困苦的人，受贫穷和横行不法行为压迫的人，受有钱人和他们走狗欺压的人——所有这些人，全体人民都应该支持那些为了人民在监牢里牺牲和准备赴汤蹈火的人。他们毫无私心地开导大家，指明通向幸福的道路，他们毫不隐瞒地说明这是一条困难的道路，他们不勉强别人跟自己走，可是只要你一旦跟他们并肩站在一起，便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因为你看见，他们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母亲很高兴她很久以来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她在亲口向人们宣传真理！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人民完全可以信得过。他们不彻底战胜一切欺骗、凶残和贪婪决不妥协，决不罢休。他们一定要奋斗到底，直到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同声喊出：‘我们是主人，我们自己来制定人人平等的法律……’”

母亲疲倦了，停下来，朝周围望了一望。她心里非常平静，确信她的话绝不会白说。农民们瞧着她，还在等着她说。彼得两手交叉叠放在胸前，眯起眼睛，他那长满雀斑的脸上带着微笑。斯捷潘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整个身体向前探着，伸着脖子，好像还在倾听似的。阴影罩在他的脸上，因此他面孔的轮廓显得比较端整了些。他的妻子坐在母亲旁边，弯着身子，两肘撑在膝上，眼睛看着自己的脚下。

“原来是这样！”彼得低声说，他摇着头，小心地在凳子上坐下。

斯捷潘慢慢地伸直了身子，望了望他的女人，仿佛要拥抱什么似的张开了双臂……

“如果要干这种事，”他沉思着低声说，“那真是应该全心全意地去干……”

彼得怯生生地插嘴说：

“对，不要有任何顾虑！……”

“这工作要广泛开展起来！”斯捷潘接下去说。

“遍地开花！”彼得又补充了一句。

十八

母亲背靠在墙上，仰着头，在听他们的经过思考的低声谈话。塔季扬娜站起身来，朝四周看了一看，又坐下了。当她的脸上带着不满和轻蔑的神情看着两个庄稼人的时候，她那双绿色的眼睛闪着冷漠的光。

“看来，您受过不少的苦吧？”她突然对着母亲问道。

“可不是！”母亲回答说。

“您讲得很好，您的话能打动人的心。我心想，天哪！对您讲到的那种人和生活哪怕能看上一眼也是好的。我这算是什么生活？像绵羊一样！我识字，也看书，我想得很多，有时想得夜里睡不着觉。可有什么用呢？我不想吧——一辈子白白完了，想吧——也没用。”

她说话时眼睛里带着嘲笑，有时好像把线咬断一样，突然停下不说了。两个庄稼汉一声不响。风轻柔地吹在窗玻璃上，屋顶上的干草被吹得簌簌作声，烟囱里也发出轻轻的呜呜声。狗在吠叫。雨点好像被迫地偶尔打在窗上。灯的火苗抖动了一下，变暗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亮起来，稳定了。

“听了您的话，才知道人们为什么活着！而且真怪，我听您一说，觉得这些我都知道啊！可是在这以前，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而且这样的事情想也没想过……”

“该吃饭了吧！塔季扬娜，熄灯吧！”斯捷潘皱着眉慢吞吞地说道，“人家会注意，楚马科夫家里怎么老点着灯。我们倒没关系，可是对客人也许不大好……”

塔季扬娜站起身来，走到炉灶旁边。

“对！”彼得微笑着低声说道，“老兄，现在要非常小心！等到报纸散发给大家以后……”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就是被抓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的妻子走到桌前，说：

“让开……”

斯捷潘站起身来，让到一旁，看着他的妻子摆桌子准备开饭。他冷笑着说：

“我们这样的人不值钱，五戈比一堆，而且每堆还得满一百个……”

母亲忽然可怜起他来了，现在她越来越欢喜他了。说了那番话后，她觉得摆脱了白天发生的卑鄙龌龊的事所引起的沉重心情，对自己很满意，也希望大家都好。

“您这么说不对！”母亲说，“人不应该同意那些专门吸他血的家伙对他的评价。你们应该由自己来对自己做出评价，不是为敌人，而是为了朋友……”

“我们有什么朋友呢？”斯捷潘低声叹道，“连一片面包都争……”

“可是我要说，人民是有朋友的……”

“有是有，可不在这儿，问题就在这里！”斯捷潘沉思着说。

“那你们就在这儿找呀！”

斯捷潘想了一会儿，低声说：

“嗯，说得对，应该这样……”

“大家坐下吃饭吧！”塔季扬娜说。

彼得刚才听了母亲的话有点压抑，似乎茫然不知所措。吃晚饭的时候，他又显得很有精神，很快地说：

“大妈，为了不招眼，明天您得早些离开这儿。您不要乘车到城里去，而是到下一站，乘驿站的车子去……”

“为什么？我可以赶车送她。”斯捷潘说。

“不要送！万一有什么事，大家要问你，昨晚上她住在你家里吗？是住在我家。她到哪儿去了？我送她走了！哦，是你送走的？你去坐牢吧！你懂吗？何必这样急着要去坐牢呢？什么事都有个次序。俗话说，时候一到，沙皇也死掉。而现在呢，很简单，说她住了一夜，第二天叫了马车走了！这村庄来来往往都要经过，谁家来个人过夜算不了什么……”

“彼得，你是从哪儿学会的这样胆小怕事？”塔季扬娜嘲笑地问。

“大嫂，什么事都应该知道！”彼得在膝上拍了一下，大声说，“既要学会谨慎小心，也要学会大胆勇敢。你还记得吧，就是因为这种报纸，地方自治局局长让瓦加诺夫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就是给瓦加诺夫一大笔钱，他也不敢拿书了，就是！大妈，相信我吧，我做事是很机灵的，这大家都很清楚。小册子和传单，无论有多少，我都可以给您

好好散发出去。我们这儿的老百姓，识字的当然很少，又都胆小怕事，不过现在这年头压得人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些小书能给人非常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这么回事——你想想，好好考虑考虑！有好些例子说明，不识字的反而比识字的人，特别是比那些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识字的人懂得多！这一带我哪儿都去过，什么事情都知道。情况还可以！可以干得下去，可是要有头脑，要非常机灵，免得闹不好一下子就出漏子。官府也感觉到了，从农民那儿好像刮出一股冷风，都不大有笑脸，态度非常冷淡。总之，想不听官府的！前些日子官府派人到离这儿不远的小村子斯莫利亚科伏去逼人交税款，农民都火了，拿起了棍子！警察局长当众说：‘好哇，你们这些狗养的！这不是反对沙皇吗？！’那儿有个农民叫斯皮瓦金，他就说：‘去你妈的沙皇！连最后一件衬衫都要从身上扒走，还说什么沙皇？……’大妈，您看事情闹到了什么地步！不消说，斯皮瓦金被抓去坐牢了，可是他的话却是传开了，连小不点儿的孩子都知道。他的话影响很大，一直在流传！”

彼得顾不上吃饭，一个劲儿很快地低声说着，一双有点狡黠的黑眼睛活泼地闪动着。他好像从钱袋里倒出硬币似的，把他观察到的农村生活的无数现象一股脑儿都告诉了母亲。

斯捷潘对他说了两三遍：

“你先吃饭吧……”

彼得拿起一块面包和汤匙，可是又像金翅雀唱歌似的动听地讲了起来。吃完晚饭，他站起来说：

“好，我得回去了！”

他站在母亲面前，摇着她的手，点头说：

“再见了，大妈！也许再也见不到了。应该对您说，一切都好极了！能碰到您，听到您的话，这再好也没有了！在您的箱子里，除了印刷品，还有什么？一条羊毛头巾？非常好，是一条羊毛头巾。斯捷潘！你可记住！他马上就把您的小箱子拿来！斯捷潘，咱们走吧！再见了！祝您一切顺利！”

他们走后，可以听到蟑螂的沙沙声、屋顶上的风声、烟囱挡板震动的响声，以及细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塔季扬娜从暖炕和搁板上取下几件衣服铺在长凳上，给母亲准备睡的地方。

“那人很有精神！”母亲说。

女主人蹙着双眉望了母亲一眼，回答说：

“他喊得虽响，可是声音传得不远，没什么用。”

“您的丈夫怎么样？”母亲问。

“没什么。是个安分的庄稼人，不喝酒，大家和和气气地过日子，还不错！只不过性格太软……”

她伸直了腰，沉默了一会儿，问：

“现在究竟要干什么呢，老百姓应该起来造反，对吗？当然是的！大家都这样想，不过各人想各人的，都放在心里。应该让大家都说出来……而且应该有一个人敢带头……”

她坐到长凳上，突然问道：

“您说，连年轻的小姐们也干这种工作，到工人中去，念书读报，难道她们不嫌弃，也不害怕吗？”

她仔细听完母亲的回答，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垂下眼皮，低下头，又说道：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没有思想的生活’这样一句话。我立刻就懂了！这样的生活我是知道的，思想是有的，可是没有联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来回游荡，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把它们集拢起来……这就是没有思想的生活！我真想摆脱这样的生活，连头也不回。这样的烦恼，当你懂得一点道理的时候，就会感到极大的苦恼！”

母亲从她那双绿色眼睛的冷漠的闪光里和瘦削的脸上，看出了这样的苦恼。从她的说话声音里也听出这种苦恼。母亲想安慰和爱抚她一番。

“亲爱的，您不是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塔季扬娜低声打断了她的话。

“可是还要会做才行。床给您铺好了，睡吧！”

她走到炉灶口旁，默默地站在那里，身子笔直，好像是在思索。母亲和衣躺下，感到骨节又酸痛又疲乏，她小声地呻吟起来。塔季扬娜吹灭了灯，屋子里一片漆黑，这时可以听见她平静低沉的说话声。这声音好像在突破笼罩着四周的一片闷人的黑暗。

“您不做祷告吧。我也认为，没有上帝，也没有奇迹。”

母亲在长凳上不安地翻了个身。窗外无边无际的黑暗直对着她的脸，微弱的沙沙声和簌簌声执拗地要闯进这寂静中来。她用耳语般的声音胆怯地说：

“关于上帝我不知道，可是我信基督。我相信他的话，要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样的话我是相信的！”

塔季扬娜沉默着。在黑暗中，在炉灶的黑色背景上，母亲看见她笔直的灰色身形的模糊轮廓。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母亲忧愁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又响起了塔季扬娜冷冷的声音：

“我的孩子都死了，所以我不能原谅上帝，也不能原谅人们，永远不能！”

尼洛夫娜不安地微微抬起身子，心里很理解使她说出这句话的痛苦是多么巨大。

“您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母亲亲切地说。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才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说：

“不！我身体不行了，医生说过，我再也不能生了……”

一只老鼠在地上跑过。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很响的干裂声，音响好像无形的闪电，冲破了四周的沉寂。过了一会儿，又可以听到秋雨落在屋顶干草上的低语般的簌簌声，好像有人用战栗的纤指在屋顶上摸索。雨淅淅沥沥凄凉地落在地上，仿佛标志着秋夜在缓缓流逝……

母亲在睡意蒙眬中听到门外和过道里沉重的脚步声。门被小心地推开了，听到低低的一声呼唤：

“塔季扬娜，你睡了吗？”

“没有。”

“她睡着了？”

“大概睡着了。”

火光忽然亮了，跳动了几下，又消失在黑暗中。那农民走到母亲床前，整了整皮袄，把母亲的脚裹好。这种纯朴的关怀温柔地感动了母亲，她又闭上眼睛，微笑了一下。斯捷潘悄悄脱去衣服，爬上了暖炕。周围又静寂下来。

母亲躺着不动，敏锐地倾听着在沉寂中发出微弱的动静。雷宾流着鲜血的面孔在她眼前的黑暗中晃动……

暖炕上传来了喃喃的低语声。

“你看，是些什么人在干这种工作？是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受尽了痛苦，起早贪黑地干了一辈子，本来应该休息了，可人家还在干！你呢，年纪还轻，又很懂事，唉，斯焦帕[1]……”

斯捷潘用圆润低沉的声音回答：

“这种事，不经过仔细考虑，是不能动手干的……”

“你这话我听过了不知……”

话声中断了，接着又响起了斯捷潘低沉的声音：

“应该这样，先跟老乡们个别谈谈，像阿廖沙·马科夫，他很机灵，有文化，又受过官老爷的气。还有谢尔盖·肖林，也是个有头脑的庄稼人。克尼亚节夫，是个正直大胆的人。暂时这样就够了！应该去看看她提到的那些人。这样好了，我拿把斧头到城里去，装成是给人家去劈柴，挣两个钱。应该小心点。她说得对，人的价值，决定于他自己，就像今天那个庄稼汉一样。那个人，即使你把他放在上帝面前，他也不会屈服的……他宁死不屈。可是尼基塔怎样呢？他也觉得难为情了，真是难得的！”

“当着你们的面打人，你们却张嘴结舌地看着……”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没有动手打他，你就应该说一声谢天谢地了。这个人是好样的，没错！”

他低声说了许久，一会儿嗓音很低，母亲几乎听不见他说的话，一会儿又突然提高嗓门，说得很响。这时塔季扬娜就打断他：

“轻一点！别吵醒她……”

母亲昏昏沉沉地入睡了。睡魔好像一片令人憋闷的乌云一下子笼罩在她身上，裹着她，把她带走了。

塔季扬娜唤醒母亲的时候，小屋的窗外还是一片微微的晨光。在寒冷的寂静中，教堂报时的钟声在村子上空无精打采地飘荡着，渐渐消逝。

“我把茶炊生好了，喝点茶，不然一起来就走，会觉得冷的……”

斯捷潘梳理着乱蓬蓬的胡子，一本正经地问她在城里的地址。母亲觉得，今天他的脸变得好看些，轮廓更清楚了。喝茶的时候，他笑着说：

“真是巧得很！”

“什么？”塔季扬娜问。

“我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很简单……”

母亲沉思着但又深信不疑地说：

“干这样的事，什么都出奇的简单。”

告别的时候，主人克制着感情，没有多说话，可是对母亲路上的安适却照顾得无微不至。

母亲坐在马车上，心里想，这个农民会像田鼠那样小心地、悄悄地、不知疲倦地开始工作。他妻子不满的声音将始终伴随着他，她那双绿色的眼睛闪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而且只要她活着，那种母亲思念死去的孩子的、狼一般复仇心切的哀怨，就不会在她心中消失。

母亲想起了雷宾，想起了他的血、他的脸、他炽热的眼睛和他的话。由于在野兽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她的心痛苦地紧缩起来。进城的路上，在灰暗天空的背景上，母亲眼前一直浮现出满脸黑须的米哈伊洛结实的身形，他穿着一件破衬衫，两手反绑，头发散乱，充满了愤怒和对自己的真理的信念。母亲想起了胆怯地蜷缩在大地上的无数村落，想起正在暗暗期待真理到来的人们，想起成千上万终生毫无思想、默默干活的无所期待的人们。

在她看来，生活好像是布满丘陵的未曾开垦的荒地。它无言地急切等待着拓荒者们的到来，默默地向那些自由、诚实的人们许下诺言：

“请在我这里播下理性和真理的种子吧，我可以百倍地偿还你们！”

母亲想到自己这次很顺利，心底掀起一层喜悦的微澜，可她又羞惭地克制着这种感情。

---

[1] 斯捷潘的别称。

十九

母亲回到家时，尼古拉头发蓬乱，手里拿着一本书给她开门。

“回来了？”他高兴地喊道，“您真快！”

在眼镜片后面他的一双眼睛亲切而活泼地眨着，他帮母亲脱去外衣，带着和蔼的微笑瞧着她的脸，说：

“您瞧，昨天夜里忽然来搜查，我心里琢磨，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您出了什么事？可是他们没有把我抓去。要是您被逮捕了，当然不会把我放过的。”

他把母亲领进餐室，兴致勃勃地继续说：

“可是，现在一定会解雇我的。这倒不值得难过。天天统计没有耕马的农民的人数，我已经厌烦了！”

房间里乱七八糟，好像有一个大力士傻性大发，从街上使劲猛推房屋的墙壁，直到把屋内的一切都推得东倒西歪。画像扔了一地。糊墙纸被撕破，一条条挂在墙上。有一块地板被撬了起来，窗台掀开了，炉旁的地上撒满了煤灰。母亲看到她所熟悉的这幅情景，不禁摇了摇头，凝望着尼古拉的脸，在他脸上看到了一种新的表情。

桌上放着熄了火的茶炊和没有洗的盘碟。香肠和干酪没有放在盘子里，就放在纸上。面包块、面包屑、书籍、烧茶炊用的木炭，都乱堆在一起。母亲苦笑了一下，尼古拉也狼狈地笑了一笑。

“这是我在遭劫的画面上又添了几笔，不过，没关系，尼洛夫娜，没有关系！我想他们还要再来，所以没有把东西都收拾好。我说，您这次出门怎么样？”

这问话好像在母亲的胸口重重地推了一下，她眼前又出现了雷宾的身影。她觉得一回来没有立即讲雷宾的事，似乎很不应该。她弯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朝尼古拉挪了挪，竭力保持镇静，唯恐遗漏什么似的开始讲起来。

“他被抓走了……”

尼古拉的脸颤抖了一下。

“是吗？”

母亲举起手来拦住他的问话，继续往下讲，仿佛坐在正义面前，向它控诉残酷迫害人的罪行一般。尼古拉靠在椅背上，脸色苍白，咬着嘴唇听着。他慢慢地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在脸上摸了一下，好像要拂去看不见的蛛网似的。他的脸变得尖削起来，颧骨突出，显得很怪，鼻孔在掀动。母亲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副模样，因此觉得有些害怕。

母亲讲完后，他站起身来，把两个拳头深深地塞在口袋里，默默地在房间里来回走了走。过了一会儿，他才咬着牙说：

“他一定是个宁死不屈的人。他在牢里会很痛苦的，像他这样的人关在牢里一定很难受！”

他想抑制住自己的激动，两手在口袋里伸得更深，可是母亲仍然能感觉得出这种激动，而且受到他的感染。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好像刀尖一样。他又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冷峻而又愤怒地说：

“您看，这是多么可怕！一小撮愚蠢的人，为了维护自己危害人民的权力，毒打、残害、压迫百姓。您想想看，变得越来越野蛮了，残酷变成了生活的法则！有些人因为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竟随意打人，兽性大发，他们有虐待狂。这是那些可以自由地充分表现奴性和兽性的奴才们所患的一种可恶的毛病。另一些人只想复仇，还有一些人则被打得痴呆，变成了哑巴和瞎子。人民受到腐蚀，全体人民都受到腐蚀！”

他站下来，咬着牙，沉默了片刻。

“在这种野兽的生活中，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像野兽一样凶狠！”他低声说道。

但是，他终于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几乎已经平静下来，目光坚定地望了望母亲无声饮泣的面孔。

“可是，尼洛夫娜，我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亲爱的同志，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

尼古拉脸上带着苦笑走到母亲跟前，俯下身，紧握住母亲的手，问：

“您的箱子呢？”

“在厨房里！”她说。

“我们家门口有暗探，这么多印刷品拿出去想不让人看见是不可能的，家里又没有地方可藏。我想，他们今天夜里还要来的。所以，尽

管花了许多劳动，很可惜，我们还得把它们都烧掉。”

“烧什么？”母亲问。

“箱子里的所有东西。”

母亲领会了他的意思，心里虽然很难过，可是由于自己的成功而产生的自豪感，使她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里面什么也没有了，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了！”母亲说着，精神渐渐振作起来，讲起遇见楚马科夫的事情。尼古拉听着，起初不安地皱着眉头，可是渐渐流露出惊奇的表情，最后竟打断母亲的话，欢呼了起来：

“听我说，这简直好极了！您真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他紧握着母亲的手，低声说：

“您对人的信任感动了他们……我真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那样爱您！”

她带着好奇的神情，含笑注视着他，想知道，他的情绪为什么变得这样强烈而又兴奋。

“总之，妙极了！”他搓着手，亲热地轻声笑着说，“您知道，最近我的生活过得非常好，一直和工人们在一起，读书啦，谈话啦，观察啦。因此，在我心里积累了很多非常健康纯洁的东西。尼洛夫娜，他们真是太好了！我说的是那些青年工人。他们坚强、敏感，心里充满了要了解一切的渴望。见到他们，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将成为世界上最光明的民主国家！”

他像宣誓似的确信不疑地举起了手，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

“我老是坐着不停地写，人好像发酸了，在表册和数字里发霉了。这样的生活差不多过了一年，这是很不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一向是习惯了待在工人中间，离开了工人就觉得很不自在，要知道，我是勉强自己、强迫自己过这种生活的。而现在，我又可以自由地生活，可以和他们经常见面，和他们一起学习工作。您懂吗，我将时刻处在新思想的摇篮旁，在青春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面前。这是极其朴实、美好的事，令人非常激奋，使人变得年轻、坚强，使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他腼腆而又愉快地笑了。母亲理解他的这种喜悦心情，母亲心里也感到很高兴。

“还有——您真是个少有的好人！”尼古拉赞叹说，“您把人描绘得多么鲜明，对人看得多么透彻！”

尼古拉在母亲身旁坐下，不好意思地把愉快的脸转向一旁，用手把头发抿平，但很快又转过脸来，望着母亲，贪婪地听着她流畅、纯朴、生动的叙述。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顺利！”他扬声说道，“这一次，您本来完全有可能坐牢，可是，没想到很顺利！是啊，看来，农民也动起来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您提到的那个女人，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了她！我们需要增添一些专门从事农村工作的人！需要人手！我们现在缺人，生活要求有几百个人手……”

“要是巴沙能出来就好了。还有安德留沙！”母亲低声说。

尼古拉瞧了母亲一眼，垂下了头。

“尼洛夫娜，您听了我的话一定会很难受，可是我还是要说：我很了解巴维尔，他是不会越狱的！他愿意开庭审判。他要光明正大、昂首挺胸地站在法庭面前，他不会逃避审判，而且也没有必要！他到了西伯利亚后，会逃走的。”

母亲叹了口气，低声回答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他知道怎么做更好……”

“嗯！”尼古拉透过眼镜望着她，接着说道，“要是您认识的那个农民能赶紧到这儿来一趟就好了！您要知道，雷宾的事必须给农村写一份传单，他既然表现得这样勇敢，这样做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今天就写好，柳德米拉可以很快印出来……可是怎么送到那儿去呢？”

“我送去……”

“不用，谢谢您！”尼古拉马上说，“我想，让维索夫希科夫去，不知道合不合适，您看呢？”

“要跟他谈谈吗？”

“对，您去试试看！还得教教他。”

“那我干什么呢？”

“这您就不用担心了！”

他坐下来就写。母亲一面收拾桌子，不时瞧他一眼，看见他手里的笔抖动着，在纸上写下一行行的黑字。有时，他脖子上的皮肤微微

颤抖几下，他不时闭着眼睛仰起头，他的下巴也在抖动。这使母亲感到不安。

“写完了！”他站起来说，“您把这份传单稿子藏在身上。不过，您要当心，如果宪兵来了，也要搜查您身上的。”

“见他们的鬼去吧！”她镇定地回答说。

傍晚，伊凡·达尼洛维奇医生来了。

“为什么这儿的官府突然慌张起来了？”他在屋子里快步地走来走去，问道，“夜里搜查了七家。病人呢？”

“他昨天就走了！”尼古拉回答说，“你看，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要学习，他不愿意错过……”

“唉，这真是胡来！头打破了还参加学习……”

“我劝过他，可他不听……”

“想在同志们面前炫耀一番，”母亲说，“他会说，你们看，我已经流了血了……”

医生看了母亲一眼，装出一副凶相，咬着牙说：

“哟，好厉害的女人……”

“我说，伊凡，这儿没你的事，我们在等客人，你走吧！尼洛夫娜，把稿子交给他……”

“还有稿子？”医生吃惊地大声问道。

“你看！拿去交给印刷所。”

“我拿了。一定送去。没别的事了？”

“没了。门口有暗探。”

“我看见了。我家门口也有。好，再见了！厉害的女人，再见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坟地上的一场冲突，结果变成了一件好事！全城都在纷纷议论。关于这次事件的传单，你写得非常好，也很及时！我一向认为，有理有据的争论胜过得过且过的和平……”

“得啦，你走吧！”

“您可不要太客气！尼洛夫娜，握握手吧！那个小伙子这么做毕竟太傻了。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尼古拉把地址告诉了他。

“明天应该去看看他，这孩子挺好，是吧？”

“对，非常好……”

“应该好好爱护他。他的头脑很清醒！”医生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正是这种青年应该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将来等我们到那个也许没有阶级矛盾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就能接替我们……”

“伊凡，你怎么变得这样爱唠叨了……”

“这是——因为我很高兴。这么说，你是在等着去坐牢？希望你能在牢里好好休息休息。”

“谢谢。我并不累。”

母亲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对工人的关心，使她很高兴。

送走医生后，尼古拉和母亲开始喝茶，吃点东西，一面低声谈话，等候着夜客来访。尼古拉向母亲讲到被流放的同志，讲到逃跑后化名继续做工作的一些同志，讲了很久。房间里空空的四壁，听了这些把自己的力量无私地贡献给改造世界这个伟大事业的谦虚的英雄们的事迹，像是感到吃惊和难以置信似的，把尼古拉轻轻的说话声推开。柔和的影子亲切地围绕着母亲，她温暖的心里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产生了热爱。这些人在她的想象中变成了一个充满无穷力量的巨人。这个巨人慢慢地然而不知疲倦地在大地上走着，用热爱自己劳动的双手，清除大地上千百年来积存的虚伪的霉层，在人们眼前显示出简单而明白的生活真理。这伟大的真理渐渐苏醒，用一视同仁的亲切态度召唤着所有的人，并许诺使他们都能摆脱贪欲、残暴和虚伪——这三种用无耻的力量来奴役和恐吓世界的怪物。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唤起的那种感情，正像她过去有时在圣像前面，用愉快和感激的祈祷来结束似乎是她生活中比较轻松的一天时的感情一样。现在，她已经忘记了这些日子，可是，这些日子所唤起的感情却扩大了，变得更欢乐、更愉快，在灵魂里更深地扎下了根，充满了生气，越来越明亮地燃烧着。

“宪兵好像不会来了！”尼古拉突然打断自己的话说。

母亲朝他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才气恼地说：

“见他们的鬼去吧！”

“对！不过，您该睡了，尼洛夫娜，您一定累得够受了吧？应当说，您的身子骨很硬实！有多少事让您担心和不安，您都能很容易地经受住了！就是头发白得很快。好，去休息吧。”

二十

母亲被一阵很响的叩门声惊醒。有人耐心而执拗地不停地敲着厨房的门。天还很黑，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在一片寂静中，这种固执的敲门声使人感到惊惶。母亲匆匆穿上衣服，急忙走进厨房，站在门前问道：

“谁？”

“我！”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说。

“你是谁？”

“请开门吧！”门外的人低声恳求说。

母亲摘下门钩，用脚踢开了门，进来的是伊格纳季，他高兴地说：

“哦，没有敲错！”

他的下半身溅满了污泥，脸色发灰，眼睛深陷，只有一头鬈发还那样乱蓬蓬地从帽子下向四面钻了出来。

“我们那儿出事了！”他关好门，小声说。

“我知道了……”

这使小伙子非常吃惊。他眨了眨眼睛，问：

“从哪儿知道的？”

母亲匆匆地对他简单扼要讲了一遍。

“另外两个也被抓去了吗？和你在一起的两个同伴？”

“他们不在，去报到了——他们是新兵！包括米哈伊洛大叔在内，一共抓去五个……”

他用鼻子吸了口气，得意地一笑，说：

“就没抓住我。他们一定在找我。”

“那你怎么逃掉的呢？”母亲问。这时通向房间的门轻轻开了一条缝。

“我？”伊格纳季坐在长凳上，朝四周扫了一眼说，“就在他们来之前一分钟，看林人跑来敲着窗子说：‘伙计们，小心点，有人来找你们的麻烦了……’”

他轻声笑了起来，用长外衣的下摆擦了擦脸，继续说：

“嗯，米哈伊洛大叔用锤子砸也不会晕头转向的，他立刻对我说：‘伊格纳季，快到城里去！你还记得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吗？’说着他草草写了一张字条。‘拿去，走吧！’我躲在树丛里趴着，听见果然他们来了！人数很多，四面八方都是他们吵吵嚷嚷的声音，这些魔鬼！工厂被围住了。我在树丛里躺下，他们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马上爬起来，拔腿就跑！一口气走了两夜和一整天。”

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得意，褐色的眼睛里含着微笑，厚厚的红嘴唇颤动着。

“我马上给你弄茶！”母亲匆匆说着端起茶炊。

“我把字条先给您……”

他吃力地抬起一条腿，皱着眉头，哼哼哧哧地把腿放在长凳上。

尼古拉在门口出现了。

“同志！您好！”他眯着眼睛说，“来，让我帮您忙。”

他俯下身子，很快替他解开沾满污泥的绑腿。

“这怎么行！”小伙子的腿动了几下，低声叫道。他惊奇地眨着眼睛，瞧了瞧母亲。

母亲没有注意他的目光，说：

“要用伏特加酒给他擦擦脚……”

“对！”尼古拉说。

伊格纳季不好意思地用鼻子哼了一声。

尼古拉找到了字条，打开后，把这张揉皱了的灰色纸条举到眼前，读道：

母亲，不要放弃这儿的工作，请对那位高个子的夫人说，请她不要忘记，多写些关于我们工作的文章！别了。雷宾。

尼古拉慢慢地垂下拿着字条的手，低声说：

“这真了不起！”

伊格纳季望着他们，微微地动着满是污泥的脚趾。母亲把泪水纵横的脸扭了过去，端着一盆水走到小伙子面前，在地板上坐下，伸手去抓他的脚，他很快地把脚缩到凳子底下，吃惊地大声问道：

“干吗？”

“你快把脚伸过来……”

“我去拿酒来。”尼古拉说。

小伙子把脚朝长凳下面又缩了缩，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您怎么啦？又不是在医院……”

于是母亲动手替他解开另一只脚的绑腿。

伊格纳季的鼻子很响地嗅了一下，笨拙地扭动着脖颈，滑稽地张开嘴巴，低头看着母亲。

“你知道吗？”她声音发抖地说，“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挨打了……”

“是吗？”小伙子惊恐地低声叫道。

“是呀。他被带来的时候已经挨过毒打了，在尼科尔斯科耶村，又被警察打了一顿，警察局长打了他的脸，还用脚踢……他还流了血！”

“他们干这一套是很拿手的！”小伙子皱着眉头说。他的肩战栗了一下。“所以我就像怕魔鬼似的怕他们！庄稼人有没有打他？”

“有一个打了一下，是警察局长命令他打的。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打，甚至还有人出来替他说话，他们说，不许打人……”

“嗯，农民开始明白了，什么人站在哪一边和为什么这样。”

“那儿也有懂道理的人……”

“哪儿没有呢？穷得无路可走了！这种人什么地方都有，可是不容易碰到。”

尼古拉拿来了一瓶酒精，然后在茶炊里加了几块炭，又悄悄地走了。伊格纳季用好奇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悄声地问母亲：

“这位老爷是医生吗？”

“干这种工作是没有老爷的，大家都是同志……”

“我觉得很奇怪！”伊格纳季将信将疑、困惑地微笑着说。

“奇怪什么？”

“没什么。那儿的人打你耳光，这儿的人替你洗脚，那在这两种人的中间是什么人呢？”

通向房间的门打开了，尼古拉站在门口说：

“在中间的是舔打人者的手，吸被打者的血的家伙。这就是中间的人！”

伊格纳季肃然起敬地望了望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看来是这样！”

小伙子站起身来，倒换着脚使劲在地上踩了踩，嘴里说：

“好像变了一双脚！谢谢你们……”

后来他们坐在餐室里喝茶，伊格纳季声音庄重地说：

“我过去送过报纸，我能走很长的路。”

“看报的人多吗？”尼古拉问。

“识字的人都看，连有钱人也看，他们当然不是从我们手里拿到的。他们很清楚，农民要用自己的血来冲掉地主和富人的土地，就是说，他们要自己来分土地，他们要这样来分土地，使得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东家和雇工。当然是这样！要不是为了这个，那还为什么去斗争呢？”

他甚至有点生气，满腹狐疑地望着尼古拉。尼古拉默默地微笑着。

“如果今天大家都起来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可是，明天又是一个穷一个富，那又何必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财富就像沙子，不会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一定又要向四处流去！不，要是这样，那又何必呢！”

“你不要生气！”母亲开玩笑似的说。

尼古拉若有所思地大声说：

“我们得想法子，把关于雷宾被捕的传单快些送到那儿去！”

伊格纳季立即凝神注意起来。

“有传单吗？”他问。

“有。”

“给我，我送去！”小伙子搓着手，建议说。

母亲没有看着他，轻声笑了起来。

“你不是说过已经很累，而且又害怕吗？”

伊格纳季用大手抚摩着自己的一头鬈发，煞有介事地镇静说道：

“怕归怕，工作归工作嘛！您为什么要笑呢？瞧，你们也笑话我！”

“哎，我的孩子！”母亲被他的话引得高兴起来，情不自禁地喊道。小伙子显得很窘，笑了笑。

“你看，又成了孩子了！”

尼古拉和善地眯起眼睛打量着小伙子，说：

“您不要再到那儿去了……”

“怎么啦？那我到哪儿去呢？”伊格纳季不安地问。

“有人代替您去，您详细告诉那个人，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好吗？”

“好吧！”伊格纳季过了一会儿才勉强地说。

“我们给您弄一张万无一失的身份证，安排您当一名看林人。”

小伙子很快抬起头来，担心地问：

“如果农民来砍柴，或者那儿……有点什么事，那我怎么办？把他们捆起来？这种事我可不会干！”

母亲笑了起来，尼古拉也笑了。这又使小伙子感到窘迫和失望。

“您不用担心！”尼古拉安慰他说，“不会让您去捆农民的，我可以担保！”

“好，那还可以！”伊格纳季微笑着说，这才放下心来，“我要是能进工厂就好了，听说，那里的年轻人都很聪明……”

母亲站起身来，沉思着望着窗外，说：

“唉，这就是生活！一天要笑五次，哭五次！好，伊格纳季，说完了吧？去睡吧……”

“可我不想睡……”

“去吧，去吧……”

“你们这儿还挺严！好，我就去……谢谢你们的茶、糖，还有你们的关心……”

他往母亲床上躺下的时候，用手搔搔脑袋，喃喃地说：

“今后这儿所有东西都会有木焦油的气味了！这完全用不着……哎！何必这样呢，我不想睡。他关于中间的人说得非常清楚，这家

伙……”

说着，他忽然发出了很响的鼾声，高高地扬起眉毛，半张着嘴，睡着了。

二十一

傍晚，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伊格纳季坐在维索夫希科夫的对面，蹙着眉，压低声音对他说：

“在中间的窗上敲四下……”

“四下？”尼古拉关切地重复了一遍。

“先敲三下，像这样！”

他弯起一个指头，在桌上边敲边数着说：

“一，二，三。然后，过一会儿，再敲一下。”

“懂了。”

“有一个红头发农民出来开门，问您是不是来请产婆的……您就说是的，是工场老板让来的！其他什么也不用说，他就明白了！”

他们头凑在一起，面对面坐着。两个人的身体都很结实健壮。他们压低声音说着。母亲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站在桌旁，端详着他们。她听到这些秘密的敲窗记号和约定的问答，心里忍不住好笑地想：

“还都是些孩子……”

墙上的灯照着堆在地上的旧水桶和洋铁片。屋子里充满铁锈、油漆和潮湿的气味。

伊格纳季穿着一件毛茸茸的厚厚的秋大衣，他很喜欢这件衣服。母亲看见，他爱抚地用手掌摸摸衣袖，使劲扭着粗壮的脖颈打量着自己。母亲看了，心里涌起了一阵阵温暖的感情：

“孩子们！我亲爱的……”

“就是这样！”伊格纳季站起身来说，“这么说，您记住了——先到穆拉托夫那里，问老爷爷……”

“记住了！”维索夫希科夫回答说。

可是，看来伊格纳季并不相信他，又把敲门的暗号、该说的话和记号重复了一遍，最后伸出手来说：

“代我问候他们！他们都是好人，见面您就知道了……”

他用满意的目光打量了自己一番，双手摸了摸大衣，向母亲问道：

“可以走了吗？”

“路认得吗？”

“那还用说！认得。再见，同志们！”

他高高耸起肩膀，挺着胸，歪戴着一顶新帽子，很神气地把两手插在衣袋里，走了出去。浅色的缕缕鬈发在他的太阳穴上一颤一颤地抖动着。

“好，现在我也有事干了！”维索夫希科夫慢慢地走近母亲说，“我正闲得发慌……我从牢里逃出来为的是什么？现在整天就这么躲着。

在牢里还能学习，巴维尔逼着大家动脑子，可有意思啦！尼洛夫娜，我说，越狱的事情是怎样决定的？”

“不知道！”母亲回答说，不由得叹了口气。

尼古拉把一只粗大的手放在她的肩上，脸凑近她，说：

“你去对他们说说，他们会听你的，这事很容易！你看，这儿是监狱的围墙，旁边有一盏路灯。对面是块荒地，左边是坟地，右边是大街。市区白天有个管路灯的人来擦灯，把梯子靠在墙上，爬上去，把绳梯的钩子挂在墙头上，然后把绳梯放到监狱的院墙里面，人就马上走开！狱墙里的人知道放梯子的时间，他们可以叫刑事犯人吵闹一阵，或者他们自己闹也行，这时候该走的人就可以爬过梯子，翻过墙头，一会儿工夫就行了！”

他在母亲面前用手比画着叙述自己的计划。他的整个计划非常简单、清楚而又巧妙。母亲曾认为他是个迟钝粗笨的人。从前，尼古拉的眼睛里总怀着忧郁、憎恨和怀疑来看待一切，而现在他好像重新换了一双眼睛，闪射出平静、温暖的光辉，使母亲信服而又感动……

“你想想看，这要在白天干！一定要在白天。谁会想到，犯人敢在大白天，当着整个监狱的人的面逃走呢？”

“他们会开枪的！”母亲浑身颤抖了一下，说。

“谁开枪？那儿没有士兵，看守人的手枪只用来钉钉子……”

“这似乎太简单了……”

“你会看到——事情就是这样！你还是跟他们谈谈。我一切都准备好了——绳梯、挂绳梯的钩子。这儿的房东可以装成擦灯的人……”

门外有人在走动、咳嗽，还有铁器的响声。

“就是他！”尼古拉说。

一个洋铁浴盆从开着的门塞了进来，有个嗓子喑哑的人在嘟哝：

“进去，鬼东西……”

接着出现了一个不戴帽子的头发灰白的圆脑袋，这人眼睛突出，嘴上蓄着浓密的胡子，相貌和善。

尼古拉帮他把浴盆搬了进来，一个高大、稍稍有点驼背的人走进屋来，他鼓着刮得干干净净的两颊咳了一阵，随后吐了口痰，用沙哑的声音招呼说：

“你们好。”

“正好，你就问他吧！”尼古拉大声说道。

“问我？问我什么？”

“越狱……”

“啊，啊！”房东用黢黑的手指捻着胡须说。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你看，她不相信事情就这样简单。”

“嗯，不相信？就是说，不愿意干。我和你想干，所以就相信！”房东镇静地说，他忽然弯下腰，声音低哑地咳了起来。他咳了一阵，然后用手揉着胸口，在屋子中间站了很久，鼻子里发出喘息的声音，睁大了眼睛打量着母亲。

“这要由巴沙和同志们来决定。”尼洛夫娜说。

尼古拉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

“巴沙是谁？”房东坐下来问。

“我的儿子。”

“姓什么？”

“弗拉索夫。”

他点了点头，拿出烟袋，取出烟斗，一面往烟斗里装烟丝，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听说过。我的外甥认识他。我的外甥也在牢里，他叫叶夫钦科，您听说过吗？我姓戈本。要不了多久年轻人都会被抓去坐牢，那时候就我们这些老年人倒还逍遥自在！宪兵对我说，要把我的外甥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干得出来的，狗东西！”

他吸了口烟，转过脸朝着尼古拉，频频地往地上吐痰。

“这么说，她不愿意？这是她的事。人是自由的，坐烦了，就走走；走累了，就坐坐；被抢了，不吭声；挨打了，就忍着；被打死了，就躺着。这谁都知道！可我要把萨夫卡救出来，一定要救出来。”

他大声嚷叫出来的这几句简短的话，使母亲感到困惑不解，可是最后一句话使她很羡慕。

母亲冒着寒风冷雨在街上走，心里想着尼古拉:

“啊，你变多了！”

她想起戈本的时候，心里几乎像祈祷似的想道:

“看来，开始新生活的不止我一个人！”

接着，她心里想起了儿子:

“他要是同意了该多好！”

二十二

星期天，母亲在监狱办公室和巴维尔分别的时候，觉得手里有一个小纸团。她好像被纸团烧疼手心似的颤抖了一下，用请求和询问的眼光看了看儿子的脸，可是没有找到答案。巴维尔蓝色的眼睛和往常一样，含着她所熟悉的沉着坚定的微笑。

“再见！”母亲叹着气说。

儿子又向她伸出手来，在他脸上掠过一种很亲切的表情。

“再见了，妈妈！”

母亲握住他的手不放，等待着。

“别担心，别生气！”儿子说。

母亲从这句话和他额上固执的皱纹里得到了回答。

“唉，你怎么啦？”她低下头，含糊地说，“那有什么……”

母亲没有瞧他一眼便匆匆地走了，她不愿让儿子看见自己含泪的眼睛和颤动的嘴唇所流露出的感情。一路上，她觉得紧握着儿子回答的纸团的那只手的骨头在作痛，整个手臂非常沉重，就像肩上被人打了一拳似的。回到家，她把纸团塞到尼古拉手里，站在他面前等他打开卷紧的字条，这时她又感到了不安。可是尼古拉说：

“果然是这样！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越狱，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当中谁也不愿意，否则会失去自己的尊严。请你们注意那个最近被捕的农民。他应该受到你们关怀，为他花费气力是值得

的。他在这里非常困难，每天和狱吏冲突。他已经关了一昼夜的禁闭。他们会把他折磨死的。我们大家都请求你们照顾他。请安慰一下我的母亲，把情况向她说明，她一切都能理解的。'”

母亲抬起头来，声音发抖地低声说：

“这——有什么可跟我说明的，我全明白！”

尼古拉很快地扭过脸去，拿出手帕，大声擤了一下鼻子，含糊不清地说：

“您瞧，我感冒了……”

然后，他用两手遮着眼睛，扶正了眼镜，在屋子里踱着步，说：

“看，我们反正来不及了……”

“没什么！让他们审判吧！”母亲皱着眉头说，沉重而朦胧的忧伤涌上了心头。

“我刚才接到彼得堡一个同志的来信……”

“他不是可以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吗……能吗？”

“当然能！这位同志写道，案子的审判日期很快就会确定，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看见吗？这些卑鄙的骗子把审判变成最庸俗的闹剧。您要懂得——判决是在彼得堡拟定的，而且是在审判之前……”

“别谈这个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断然地说，“不用安慰我，也不必解释。巴沙是不会错的。他不会白白折磨自己和别人。他

爱我，这是肯定的！您看，他挂念着我。他不是写着，向她解释清楚，好好安慰她，不是吗？”

她的心跳得很快，头脑因为兴奋而眩晕起来。

“您的儿子是个很出色的人！”尼古拉异乎寻常地大声赞叹道，“我十分尊敬他！”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雷宾的事吧！”母亲建议说。

她想马上就做点事情，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精疲力竭为止。

“对，好的！”尼古拉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回答说，“应该通知萨申卡……”

“她会来的，每次，我去看望巴沙的那一天，她总要来的……”

尼古拉沉思着低下头，咬着嘴唇，捻着胡子，然后在沙发上挨着母亲坐了下来。

“很遗憾，姐姐不在这儿……”

“最好趁巴沙还在牢里就把这件事办成，这样他一定会很高兴！”母亲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母亲慢慢地低声说：

“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尼古拉站起身来，这时门铃响了。他们马上互相看了一眼。

“这是萨莎，对！”尼古拉低声说。

“怎么对她说呢？”母亲也低声问道。

“是呀，要知道……”

“她太可怜了……”

门铃又响了，不过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响，仿佛门外的人也在踌躇不决。尼古拉和母亲站起身来，一起往外走，走到厨房门口，他却退到一旁，说：

“最好还是您去……”

“他不同意？”母亲给萨申卡刚打开门，姑娘便断然地问道。

“嗯。”

“我早知道了！”萨莎随便地说了一句，可是她的脸色却变得煞白。她解开了大衣的纽扣，接着又扣上两个，试着把大衣从肩上脱下来，可是脱不下来。这时她说：

“又是风，又是雨，真讨厌！他身体好吗？”

“好。”

“身体很好，也很快活。”萨莎望着自己的手，低声说。

“他写了个字条，要我们设法营救雷宾出狱！”母亲没有看着她，说道。

“是吗？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娘慢条斯理地说。

“我也这样想！”尼古拉在门口出现，说，“您好？萨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成功吗？”

“可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很忙……”

“交给我去办吧！”萨莎站起来，立即说道，“我有工夫。”

“您去吧！不过要问问其他同志……”

“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坚定地用纤细的手指重新扣上大衣的纽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说。

萨莎轻轻地笑了笑，声音柔和地回答说：

“您放心，我不累……”

她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握手，神情显得冷漠而严肃，然后走了出去。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前，看着姑娘走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旁坐下，开始写东西。

“她去办这件事，心里也许好受些！”母亲若有所思地低声说。

“对，那当然！”尼古拉应声说道，然后他转过脸来对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经受过，您恐

怕不知道思念爱人的烦恼吧？”

“唉，”母亲把手一摆，高声说，“哪儿有这样的烦闷呢？以前就知道害怕，生怕把自己嫁出去！”

“您谁也没有喜欢过吗？”

她想了想，说：

“记不起了。哪能谁也没有喜欢过呢？一定喜欢过的，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母亲望了一望他，带有几分惆怅，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丈夫打我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嫁给他以前的所有的事，好像都忘了。”

尼古拉朝桌子转过脸去。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回来的时候，尼古拉和蔼地看着她，亲切地轻声追忆起自己的往事来。

“您看，我以前也像萨莎一样，有过一段经历！我爱过一个姑娘，她是个难得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起就爱她，老实说，现在仍然爱她！像从前一样爱她，整个身心爱她，充满感激，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旁，看着他那双射出温暖明朗的光辉的眼睛。他把两手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望着远方。他的整个单薄瘦长然而结实的身体，仿佛要向前冲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阳光一般。

“那还不好办，结婚不就得了！”母亲劝说道。

“唉！她已经结婚四年多了……”

“这以前您干什么了？”

他想了一下，回答说：

“您看，我们的事不知怎的总是这样：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等我从监狱出来，她又入狱或被流放！这和萨莎的处境很像，真像！后来，她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在天涯海角！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到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

尼古拉停了下来，摘下眼镜擦了一下，对着亮光照了照，又擦了起来。

“啊，我亲爱的！”母亲摇着头，深情地感叹道。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使母亲露出了温暖的慈母般的微笑。他换了个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似的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消耗革命家的精力的，总是要消耗的！要生儿育女，生活又没有保障，为了糊口还得多做工作。可是一个革命者应该不断地、更深更广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永远走在大家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负有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落后了，不能战胜疲劳，或是被眼前取得微小胜利的可能所迷惑，这就很不好，这可以说是对事业的背叛！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和我们并肩前进，而又无损于我们信仰的伴侣，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我们的任务不是取得小小的成就，而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

他的声音变得坚强起来，脸色发白，眼睛里充满了和往常一样的那种沉着镇定的力量。门铃又大声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是柳德米拉来了，她穿着一件不合时令的薄大衣，两颊冻得通红。她一面脱破套鞋，一面气哼哼地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再过一个星期！”

“这确实吗？”尼古拉从房间里喊道。

母亲匆匆朝尼古拉走去，心里很激动，不知是害怕还是高兴。柳德米拉和她一起走着，用讽刺的口吻低声说：

“确实！法院完全公开地说，判决书已经拟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是政府害怕它的官吏会对敌人手软吗？政府这样千方百计地长期腐蚀自己的奴仆，难道对他们甘当卑鄙无耻之徒的决心还有怀疑吗？”

柳德米拉在沙发上坐下，用手掌揉着瘦削的双颊，暗淡的眼睛里燃烧着轻蔑的火焰，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米拉，您这是白说！”尼古拉说，要让她镇静下来，“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话……”

母亲紧张地在听她讲话，可是什么也没有听懂，她心里不由自主地重复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星期就要审判！”

她突然感到，某种不可避免的、异常严酷的事情即将发生。

二十三

母亲在疑惑和忧虑交织的心情中，在令人苦恼的等待的重压下，一声不响地过了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萨莎来了，她对尼古拉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一点钟……”

“已经准备好了？”他惊奇地问。

“这算得了什么？我只要替雷宾准备一个地方和一身衣服，别的事都由戈本去办。雷宾只需走过一段街区就行了。维索夫希科夫在街上接应他——当然是化了装的——替他披上大衣，给他一顶帽子，为他引路。我等着他，给他换身衣服，然后把他带走。”

“不坏！这个戈本是谁？”尼古拉问。

“您看见过他的。您在他家里跟钳工们一起学习过。”

“啊！想起来了。是个有点古怪的老头……”

“他是个退伍士兵，铺屋顶的工人，没有什么文化，对一切暴力都怀着无穷的仇恨……还有点头脑。”萨莎望着窗子，沉思着说。母亲默默地听着她的话，一个模糊的想法在她心里慢慢成熟起来。

“戈本想让他的外甥越狱。您记得吗，就是您喜欢的那个叶夫钦科？他最爱漂亮、爱干净。”

尼古拉点了点头。

“他一切都安排好了，”萨莎继续说，“可是能不能成功，我却开始有点怀疑了。因为大家都同时放风，我想，犯人看见梯子，会有很多人想逃跑的……”

她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向她身边靠近了些。

“这样，大家就会互相妨碍……”

他们三人都站在窗前，母亲站在尼古拉和萨莎后面。他们急匆匆的谈话在母亲心里唤起了一种不安的感情……

“我也去！”母亲忽然说。

“为什么？”萨莎问。

“亲爱的，别去！弄不好您会出事的！您不要去！”尼古拉劝她。

母亲看了看他，放低了声音，但更坚定地重复了一遍：

“不，我要去……”

他们很快地相互望了一眼，萨莎耸着肩膀，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

她朝母亲转过身，挽起她的手臂，身子靠着她，用率直的、使母亲心里感到非常亲切的声音说：

“不过我还是要对您说，您会白等的……”

“亲爱的！”母亲用发抖的手搂住萨莎，大声说，“带我去吧，我不会碍事的！我要去。我不相信能够逃出来！”

“她也去吧！”姑娘对尼古拉说。

“这是您的事！”他低着头回答说。

“我们不能待在一起。您走到空地，往菜园那边去。在那儿可以看见监狱的墙。不过，如果有人问您在那儿干什么呢？”

母亲非常高兴，很有把握地回答说：

“我会找到话来应付的！”

“您不要忘记，监狱里的看守是认识您的！”萨莎说，“要是他们看见您在那儿……”

“我不会让他们看见的！”母亲大声说道。

母亲一直隐藏在心中的一线希望，突然像过分明亮的火光炽烈地燃烧起来，使她十分兴奋……

“也许，他也会……”母亲一面想着，一面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

一小时后，母亲到了监狱后面的一片空地上。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在她周围吹起她的衣服，扑打在冰冻的土地上，摇撼着母亲走过的菜园子的破栅栏，朝着不很高的监狱围墙猛冲过去。寒风越过围墙，从院子里卷起什么人的喊声，把这些喊声吹散在空中，带到天空。天空的乱云纷飞，露出一块块高高的蓝天。

母亲身后是菜园，前面是墓地，右面十俄丈的地方，就是监狱。墓地旁边，有一个士兵拉着长索在练马；另一个士兵站在他身旁，大声地跺着脚，吹着口哨，又喊又笑。此外，监狱附近再也没有别人了。

母亲慢慢地走过他们身边，朝墓地的围墙走去，不时斜眼朝右面和后面看看。忽然，她觉得两腿抖了一下，好像冻在地上似的不能动弹。从监狱拐角后面，一个驼背的人肩上扛着梯子，像平时路灯工人那样匆匆地走了出来。母亲惶恐地眨了眨眼睛，急忙朝两个士兵看了看——他们在原地踏着步，马围着他们在跑圈。母亲朝扛梯子的人望了一眼，他已经将梯子靠在墙上，不慌不忙地爬了上去。他朝院子里招了招手，很快爬了下去，消失在拐角后面。母亲的心急速地跳动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过得很慢。狱墙上溅满了污泥，石灰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砖块，梯子靠在这脏黑的墙上，几乎看不出它的轮廓。忽然，墙头上露出了一个黑脑袋，随即又露出了身体，跨过墙头，顺着墙爬了下来。跟着，又露出了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脑袋，一团黑黑的东西滚到地上，很快消失在墙角后面。米哈伊洛直起腰，回头看了看，猛地摇了摇头……

“跑呀，跑呀！”母亲顿着脚，小声说道。

她的耳朵里在嗡嗡作响，可以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这时墙头上又露出了第三个人的脑袋。母亲双手抓住胸口，屏息凝视着。这个长着浅色头发、没有胡子的脑袋，好像要脱离身体似的猛地向上一蹿，但突然消失在墙后面了。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凶猛。警笛尖细的颤音随风飘逝。米哈伊洛沿墙走着，已经从母亲旁边走过，正在通过监狱和住房之间的那块空地。母亲觉得雷宾走得太慢，头也不必抬得那

么高，因为任何人只要朝他的脸上看一眼，就会永远记住这张面孔。母亲耳语般地说：

“快……快……”

监狱的围墙里面，啪的响了一声，可以听到打碎玻璃的清脆声音。一个士兵两脚使劲蹬在地上，把马拉到自己身边；另一个士兵把手掌卷成筒状放在嘴边，朝监狱喊着什么，喊完后，把头转过来，侧耳静听。

母亲紧张地转动着脖子向四周张望。她虽然目睹了这一切，但不相信，因为她想象中的这件可怕而又复杂的事，竟如此简单而又迅速地完成了。这种神速的行动使她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街上已经看不见雷宾的身影。一个身穿大衣的高个子男人在走着，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奔跑。从监狱拐角后面跑出三个看守，他们紧挨在一起，向前伸出右手，飞奔着。一个士兵迎着他们跑去，另一个士兵围着马跑着，拼命想跳上马去，可是马乱蹦乱跳，不让他上去，周围一切好像也随着马儿在跳动。急促、尖利的警笛声在空中响个不停。这些惊心动魄、声嘶力竭的警笛声使母亲感到处境危险。她打了个寒噤，眼睛盯着看守们，一边沿着墓地的围墙走去，可是他们和士兵都朝监狱另一个拐角跑去，转过弯，就不见了。她认识的那个副典狱长穿着没有扣上纽扣的制服上衣，也跟在他们后面朝那边跑去。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批警察，还跑来了许多老百姓。

风好像在庆幸什么高兴的事，旋转着，飞舞着，把断断续续的杂乱的警笛声和叫喊声送进母亲的耳朵。这场骚动使她喜出望外，她加快了脚步，心里想道：

“照这样子，其实他也能逃出来！”

从墙角后面，迎面突然窜出了两个警察。

“站住！”一个警察喘着粗气吆喝道，“有个人，留着胡子的，你看见了吗？”

母亲指着菜园那边，镇静地回答说：

“往那边跑了，怎么啦？”

“叶戈洛夫！吹警笛！”

母亲走回家去。她觉得有点遗憾。痛苦和懊恼的情绪笼罩着她的心。她穿过空地走到街上的时候，一辆马车挡住了去路。她抬起头，看见车子里坐着一个留着浅色口须、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年轻人。他也看了母亲一眼。他侧身坐着，大概由于这缘故，他的右肩显得比左肩要高。

尼古拉见母亲回来，非常高兴。

“我说，那儿怎么样？”

“好像成功了……”

她开始讲述越狱的情形，尽量回忆起一切细节，她好像在转述别人的话，对它的真实性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们的运气很好！”尼古拉搓着手说，“不过，我真替您担心！鬼知道会出什么事！尼洛夫娜，请您接受我的好心劝告，不要害怕审

判！审得越早，巴维尔也就越快能够得到自由，请您相信我的话，说不定他在半路上就能逃走！而审判，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罢了……”

他把开庭审判的情景对母亲描述了一番，母亲听着心里明白，尼古拉在为什么事担心，想鼓起她的勇气。

“是不是您以为我会在法庭上对法官说什么？”她突然问，“会向他们哀求什么？”

他一跃而起，对她摆着手，委屈地说：

“您想到哪儿去了！”

“我害怕，这倒是真的！可是怕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向屋子里扫来扫去。

“我有时觉得，他们在法庭上或许会侮辱巴沙，嘲弄他。他们会说，好哇，你这个乡下佬，你是乡下佬的儿子！你想要什么花招？可是巴沙的自尊心很强，他会狠狠地回敬他们！说不定，到时候安德烈会嘲笑他们。他们都很容易激动。所以我想，要是他们突然忍受不住……那他们会被判得很重，使我们永远不能见面！”

尼古拉皱着眉头，默默地揪着胡子。

“这些想法整天在我脑子里盘旋！”母亲低声说，“审判是很可怕的！他们对什么都要追根究底，反复考虑！真可怕！可怕的倒不是判刑，而是开庭审问。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感到尼古拉不理解她的心情，这使她觉得要讲出自己的恐惧心情就格外困难了。

二十四

这种恐惧，在母亲心里大大滋长了，像散发出浓重潮气的霉菌，令人透不过气来。开庭审判的那一天，她怀着压得她直不起背、抬不起头的忧虑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法院。

在街上，工人区的一些熟人和她打招呼，她默默地点点头，挤过阴郁的人群。她在法院的走廊和大厅里遇见了几个被告的亲属，他们也压低了声音在谈话。母亲觉得他们的话毫无必要，同时她也不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大家都被同样的悲伤情绪笼罩着，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母亲，使她更加难受起来。

“坐在一块儿吧！”西佐夫在长凳上挪了挪身子说。

母亲顺从地坐下，整了整衣服，朝四周看了看。在她的眼前不断地浮动着连成一片片红红绿绿的条纹和斑点，闪耀着一根根黄色的细线……

“你的儿子把我的格里沙坑了！”坐在母亲身边的一个女人低声说。

“住嘴，娜塔莉亚！”西佐夫板着脸回答说。

母亲朝那个女人看了一眼，是萨莫伊洛娃。再过去坐着她的丈夫，一个五官端正的秃顶男子，蓄着又密又宽的红胡须，面孔瘦削，他眯着眼睛望着前面，胡子在颤动。

晦暗的光线透过高大的窗子均匀地射进大厅来，雪花在窗外的玻璃上滑落。两扇窗子中间挂着装在金光闪闪的大镜框里的沙皇巨幅肖

像。沉重的深红窗幔打着垂直的皱褶，从两旁稍稍遮住窗框的两边。肖像前面，摆着一张铺着绿呢子的长桌，桌子几乎和法庭一样宽。右面靠墙的铁栏杆里面，摆着两条长木凳。左边摆着两排深红色的圈椅。职员们穿着绿领子的衣服，胸前和腹部钉着金黄色的纽扣，他们轻轻地跑来跑去。在浑浊的空气里，飘荡着胆怯的低语声，还有一股药房里各种药品混杂的气味。这一切——颜色、光线、声音和气味，使母亲感到目眩，随着呼吸一起涌进了她的胸部，空虚的心里充满了阴郁的恐怖，好像塞满了各种颜色的沉淀物。

忽然有人高声说了一句话，使母亲吃了一惊，随即大家都站起身来，她也抓住西佐夫的手站了起来。

大厅左角的一扇高大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蹒跚地走出一个戴眼镜的矮小的老人。在他灰色的小脸上，稀疏的连鬓白胡子颤动着。刮去胡须的上唇瘪进嘴里，高高的颧骨和下巴架在制服的高衣领上，好像衣领底下根本没有脖颈。一个高个子青年在后面扶着他的手臂，青年人的面孔长得像瓷人一样又红又圆。在他们后面，还有三个穿绣金制服的人和三个文官慢慢地走着。

他们在桌旁磨磨蹭蹭，半天才在圈椅上坐下来。坐定后，他们中一个制服敞开、脸刮得干干净净、神情懒洋洋的文官，费力地翕动着厚嘴唇，低声对小老头说着什么。小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得笔直，在听他说话。透过他的眼镜，母亲可以看到两个没有光泽的小斑点。

一个微微秃顶的高个子站在桌子尽头的斜面高讲台旁，不时咳嗽几声，一面翻动案卷。

小老头把身体向前一倾，开始说话。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说得还清楚，可是后面的话却好像从他的两片薄薄的灰色嘴唇上爬走了。

“宣告开庭……传被告人……”

“看！”西佐夫低声说着，轻轻推了母亲一下，站了起来。

铁栏杆后面墙上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肩上扛着出鞘军刀的士兵。跟在他后面走出来的是巴维尔、安德烈、费佳·马津、古谢夫兄弟、萨莫伊洛夫、布金、索莫夫，还有母亲叫不出名字的五个青年人。巴维尔和蔼地微笑着，安德烈也咧着嘴在微笑，频频点头致意。他们的微笑、生气勃勃的面孔和举止，打破了紧张、拘束的沉默气氛，法庭里顿时好像变得明亮和舒服一些了。那些人制服上辉煌的金光黯然失色，也不那么耀眼了。法庭里洋溢着的令人振奋的信心和生机勃勃的活力触动了母亲的心，使它受到激励。坐在她身后长凳上的人们，直到刚才还神情沮丧地等待着，现在也发出了低低的应和似的嗡嗡声。

“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母亲听见西佐夫的耳语声。右边，萨莫伊洛夫的母亲忽然啜泣起来。

“肃静！”有人严厉地喊了一声。

“我要警告……”小老头说。

巴维尔和安德烈并排坐下，马津、萨莫伊洛夫、古谢夫兄弟也和他们一起，在第一排凳子上坐下。安德烈把胡子剃了，唇髭留得很长，两边朝下垂着，使他的圆脸很像猫的脑袋。他的脸上出现了新的表情——嘴角的皱纹里流露出尖刻讥刺的神气，眼睛显得阴沉沉的。

马津的上唇多了两撇黑道，脸胖了一些。萨莫伊洛夫还像以前一样，满头鬈发。伊凡·古谢夫依旧那样咧着嘴笑呵呵的。

“唉，费佳，费佳啊！”西佐夫低下了头，小声说道。

母亲听着小老头含糊不清的问话。他审问时，不看被告，他的头一动不动地架在制服的领口上。母亲听见儿子镇静而简短的回答。她觉得，审判长和他的全部同僚都不可能是凶恶残忍的人。她仔细端详着这些法官的脸，企图做出某些预测，一面悄悄地谛听着在她心里萌生的新的希望。

面孔像瓷人的青年人毫无表情地读着案卷，他呆板的声音使法庭充满了枯燥的气氛。笼罩在这种枯燥气氛中的人们像失去知觉似的一动不动呆坐在那里。四个律师在热烈地和被告低声谈话。他们的动作有力而又迅速，好像几只巨大的黑鸟。

在小老头的一边，坐着一个肥胖臃肿的法官，两只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的身体塞满了整个圈椅。另一边，坐着一个驼背的法官，苍白的脸上蓄着淡红的唇髭。他疲倦地把头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在想着什么。检察官的脸上也露出倦乏无聊的神情。在法官们后面就座的，有市长——一个威风凛凛、神情庄重的大胖子，有贵族长——一位红脸庞、白头发、大胡子、生就两只善良的大眼睛的绅士，还有乡长——穿一件腰部带褶的外衣，腆着大肚子，看来大肚子使他觉得很窘，他总在设法用外衣的前襟把肚子遮住，可是前襟却不断地滑下来。

“这里没有罪人，没有法官，”响起了巴维尔坚定的声音，“这里只有俘虏和胜利者……”

法庭里变得鸦雀无声，在这几秒钟内，母亲的耳朵只听见笔尖在纸上写字时发出的微弱急促的唰唰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审判长也好像在倾听着什么，并等待着。他的同僚们在椅子上动了一阵。这时他说：

“嗯，安德烈·纳霍德卡！您是否认罪……”

安德烈慢慢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揪着胡子，皱眉蹙额，望着审判长。

“我有什么罪可认？”霍霍尔耸了耸肩膀，像平时一样声音悦耳、从容不迫地说道，“我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盗，我只是不赞成这种逼得人们互相掠夺残杀的生活秩序……”

“回答问题要简单一点。”老头吃力地但清晰地说道。

母亲感到坐在后面凳子上的人活跃了起来，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议论，好像要挣脱蛛网似的不愿听那个瓷人的东拉西扯、平淡无味的话。

“你听见他们是怎么说的了吗？”西佐夫低声问道。

“费多尔·马津，您回答……”

“我不愿意说！”费佳蓦地站起来，十分明确地说。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两眼闪光，他不知为什么把双手藏在背后。

西佐夫轻轻地“哎哟”叫了一声，母亲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我拒绝辩护，我什么也不愿意讲，我认为你们的审判是非法的！你们是些什么人？难道人民授权你们来审判我们了吗？不，人民没有授权！我不承认你们！”

他坐了下去，那张通红的脸隐没在安德烈的背后。

胖法官把头偏向审判长，跟他耳语了一阵。脸色苍白的法官抬起眼皮，斜眼看着被告们，接着伸手到桌上，用铅笔在面前的纸上写了几个字。乡长摇了摇头，小心地挪动了两脚的位置，把肚子贴在膝上，用两手遮着。小老头脑袋一动不动，把身子转向红胡子法官，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红胡子法官低头听着。贵族长在和检察官低声交谈，市长摸着腮帮子在听他们谈话。又响起了审判长的毫无生气的声音。

“回答得多干脆，是吗？直截了当，比谁都说得好！”西佐夫惊奇地在母亲耳边说。

母亲困惑地微笑着。她起初觉得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多余而又枯燥的开场白，接着就要发生一件冷酷恐怖、顿时会把大家压倒的可怕的事情。但是，巴维尔和安德烈沉着镇静的发言是这样大胆而坚定，就好像他们是在工人区的小屋里，而不是在法庭上说话。费佳激烈的态度使母亲感到振奋。法庭里勇敢大胆的气氛在增长，母亲根据后排听众的动静猜到，有同样感觉的人不止她一个。

“您的意见如何？”小老头说。

秃头检察官站起身来，一手按着讲台，开始分条列项地很快说起来。在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但是，同时有一种冷漠、刺人的感觉搅乱着母亲的心，使她惶恐不安。她已模糊地感到有一种对她含有敌意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威吓人，也不叫嚷，可是却在不可捉摸地悄悄扩大。它懒洋洋地、迟缓地在法官们的周围摆动，好像把他们裹在不透气的云层中，使外界的一切东西和他们隔绝。母亲看着法官们，她觉得他们是不可理解的。和她的预料相反，他们并没有对巴维尔和费佳大发雷霆，也没有恶语伤人。但是她觉得法官们所问的一切，对他们都是毫无必要的，他们仿佛都是勉为其难地在审问，吃力地听着回答，好像一切早已知道，所以对一切毫无兴趣。

这时，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宪兵用低沉的声音说：

“大家都说，巴维尔·弗拉索夫是领头人……”

“那么，纳霍德卡呢？”胖法官懒洋洋地低声说。

“他也是……”

一个律师站起来说：

“我可以发言吗？”

小老头对一个人问道：

“您没有意见吗？”

母亲觉得，所有的法官都是病病歪歪的人。他们的姿势和声音里都显露出病态的萎靡不振。他们的脸上也表现出这种病态的倦容和令人厌恶的阴郁无聊的神情。显然，他们对这一切——制服、法庭、宪

兵、律师，以及坐在圈椅上审问和听取回答的责任，都感到厌烦和不适。

母亲熟悉的那个脸色蜡黄的军官站在他们面前，态度倨傲，故意拖长声音大声讲着巴维尔和安德烈的情况。母亲听他讲着，不由得想：

“你知道的并不多。”

这时母亲望着铁栏杆里的人，已经不再为他们害怕，也不怜悯他们。对他们不应该怜悯，他们使母亲感到的只是惊奇和温暖她心窝的爱。惊奇是平静的，爱是欢乐的、鲜明的。他们年轻、健壮，坐在靠墙的一边，对于证人和法官的单调的谈话以及律师与检察官的争辩，几乎不去插嘴。有时候，他们中间有人发出轻蔑的冷笑，和同志们交谈几句，于是同志们的脸上也掠过一丝讥笑。安德烈和巴维尔几乎一直在悄悄地和一位辩护律师谈着。母亲前一天在尼古拉家里曾看见过这位律师。最兴奋好动的马津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萨莫伊洛夫不时对伊凡·古谢夫说几句话。母亲看见，每次伊凡都是勉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悄悄地用胳膊肘在同志身上捅一下，脸涨得通红，鼓起两腮，低下脑袋。他有两次已经扑哧笑出声来，过后又绷着脸坐了几分钟，竭力想装得严肃一些。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虽然努力克制着沸腾奔放的青春活力，可是这种力量却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束缚。

西佐夫轻轻地碰了碰母亲的臂肘，母亲回过头来，西佐夫的脸上带着得意而又有几分担心的神情，小声说道：

“你瞧，他们多么坚强，这些小子，啊？好大的气派，是吗？”

法庭上，证人们用枯燥单调的声音匆忙地陈述着，法官们则冷淡地、无精打采地说着。胖法官用肉乎乎的手捂住嘴打着哈欠。红胡子法官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有时他抬起手来，用一个指头使劲按着太阳穴，悲哀地睁大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检察官偶尔用铅笔在纸上划几下，又去跟贵族长悄悄地交谈。贵族长捋着白胡子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神气地侧着脑袋在微笑。市长跷着腿坐着，用指头在膝上轻轻敲击，聚精会神地望着指头的动作。只有乡长仍旧用膝盖托住肚子，还用两手小心地捧着肚皮，低头坐着，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倾听这种单调的嗡嗡声。小老头的身子埋在圈椅里，好像无风天气的风标一样，一动不动地插在那里。这种状态继续了许久，无聊的呆滞场面使人们重又感到迷惑起来。

“我宣布……”小老头说着站了起来，下面的话就被他薄薄的嘴唇挤了回去。

喧哗声、叹息声、低低的惊呼声、咳嗽声和脚步声充满了整个法庭。被告们被带了下去。他们出去的时候，含笑向自己的亲属和熟人点头致意。伊凡·古谢夫低声对什么人喊道：

“不要怕！叶戈尔！”

母亲和西佐夫来到走廊上。

“要不要到小馆子里去喝杯茶？”老人关切地、沉思似的问她，“我们还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呢！”

“我不想去。”

“那我也不去了。你看，孩子们真了不起，是吧？他们坐在那里，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其余的人，都算不了什么！费佳就是这样，是吧？”

萨莫伊洛夫的父亲手里拿着帽子，走到他们面前。他带着阴郁的微笑说：

“我的格里戈里不也是这样吗？他拒绝要辩护律师，什么话都不愿意说。听说了吗？这办法是他第一个想出来的。佩拉格娅，你的孩子赞成请律师，可是我的孩子却说不要！于是四个人都拒绝了……”

他的妻子站在旁边，不断眨着眼睛，一边用头巾的一角擦着鼻子。萨莫伊洛夫手攥着胡子，眼睛瞧着地板，继续说：

“原来他们还有这么一手！看着他们这些鬼东西，心想，他们的一切打算都会落空的，白白地害了自己。可是现在我忽然开始认为，也许他们是对的吧？你回想一下，他们的人在工厂里越来越多，他们虽然常常被抓走，可是他们就像河里的鱼，是抓不完的，绝对抓不完！我又想，力量也许是在他们这一边？”

“斯捷潘·彼得罗夫，这种事情我们是很难弄得懂的！”西佐夫说。

“不错，是很难！”萨莫伊洛夫表示同意。

他的妻子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气，说：

“这些不要命的家伙身体倒都还结实……”

在她肌肉松弛的宽脸盘上忍不住露出微笑，她继续说：

“尼洛夫娜，我刚才说话太随便，怪你的儿子不好，你可别生气。老实说，究竟怪哪个不好，只有鬼知道！你瞧，刚才宪兵和暗探都说到我家的格里戈里。他也真卖力气，这红毛小鬼！”

显然，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她也许还并不理解自己的感情，但是母亲很熟悉这种感情，她和蔼地微笑着低声说：

“年轻人的心总是更接近真理的……”

人们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兴奋而沉思着低声谈着。几乎没有一个人单独站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明显地露出想要交谈、打听的神情。在那两堵白墙之间的狭窄走道里，人们好像被阵阵狂风刮得来回晃动，似乎大家都在寻找可以牢牢站稳脚跟的地方。

布金的哥哥，一个面容也很憔悴的高个子，挥动着手，匆匆忙忙到处跑来跑去，证实说：

“乡长克莱巴诺夫不配审这个案子……”

“别说啦，康士坦丁！”他的父亲，一个矮小的老头，向他劝说道，害怕地朝四面张望着。

“不，我要说！传说，他去年为了要把自己管家的老婆弄到手，把那个管家杀了。现在，管家的女人跟他同居——这该怎么解释呢？再说，他还是个出了名的贼……”

“咳，我的老天爷，康士坦丁！”

“对！”萨莫伊洛夫说，“确实有这事！这种审判太不合理……”

布金听见哥哥说的话，赶紧跑到他跟前，大家也都跟了过来，他挥动着两手，激动得涨红了脸，大声说：

“杀人案和盗窃案，由陪审员和老百姓——农民和市民审问！可是反对官老爷的人，却由官老爷来审问，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你欺侮我，我打了你，然后由你来审判我，那我当然会成为罪犯。可是，最初欺侮我的是谁？不是你吗？正是你嘛！”

一个白头发、鹰钩鼻子、胸前挂着几枚奖章的法警，推开人群，伸出手指威吓布金说：

“喂，不准乱嚷！这儿难道是酒馆吗？”

“是的，戴奖章的先生，我知道！你听着，要是我打了你，却由我来审判你，你怎么看……”

“看我叫人把你带出去！”法警严厉地说。

“带到哪儿去？凭什么？”

“带你到外面去，免得你瞎嚷……”

布金向大家环视了一遍，低声说：

“他们最要紧的是不让人说话……”

“你想要怎么样？！”那老头声色俱厉、态度粗暴地喝道。

布金双手一摊，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还有，为什么法庭上除了亲属外，不准其他老百姓旁听？如果你审判得公平合理，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审判好了，怕什么呢？”

萨莫伊洛夫也重复说了一遍，不过声音已经响了些：

“审判不公平，这是事实！”

母亲想把从尼古拉那儿听来的关于非法审判的话告诉他，可是她对这个问题并不完全理解，而且有些话已经忘记了。她想尽量回忆起这些话，离开人群，走到一旁，这时，她发觉有个蓄着浅色胡子的年轻人正望着她。他右手放在裤袋里，因此左肩显得低一些。母亲对这种姿态的特点觉得有点熟悉。可是，那人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母亲，而母亲因为急于要回想起那些话，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人忘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一句低声的问话：

“是她吗？”

接着，另外一个比较响的声音高兴地回答：

“对！”

母亲向四周看了看。那个肩膀一高一低的人侧身朝她站着，正在跟旁边一个穿短大衣和长筒靴、蓄着黑胡子的年轻人说话。

她又不安地回忆着，心里不由得一颤，但什么也记不清了。在她心里不可抗拒地燃烧起要把儿子的真理告诉人们的愿望，她想知道，人们能说出什么来反对这种真理，她想根据他们的话来推测法庭的判决。

“难道能这样审判吗？”她小心地低声对西佐夫说道，“他们只问谁干了什么，可是为什么干，他们却不问。况且他们都是些老头子，年轻人应该由年轻人来审判……”

“对，”西佐夫说，“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很难！”他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法警打开法庭的门，喊道：

“家属们！拿出入场券来……”

一个阴沉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入场券，简直像到了马戏院！”

现在大家心里都感到一种暗暗的焦躁和模糊的激奋。他们变得随便起来，开始喧闹，和法警争论。

二十五

西佐夫在凳子上坐下，嘴里咕噜着。

“你怎么啦？”母亲问。

“没什么！老百姓太傻……”

铃响了一阵。有人用冷漠的口气宣布：

“开庭……”

全体又重新起立，法官还按照原来的次序进入法庭，然后就座。接着，被告带了上来。

“沉住气！”西佐夫说，“检察官要说话了。”

母亲伸长脖子，整个身子向前探着，再一次屏息等待着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

检察官面朝法官侧身站着，一只臂肘撑在桌子上，喘了口气，开始讲起来，右手不断地在空中挥动着。开头几句话母亲没有听清楚。他的声音飘忽低哑，时快时慢，很不平稳。他的话单调地连成一长串，好像衣缝上的线迹，突然之间，又像麇集在糖块上的一群黑色的苍蝇一哄而起，在空中盘旋飞舞。但是从他的话里，母亲听不出有什么可怕和危险的地方。他的话像冰雪一样冷，如灰烬一般暗，仿佛是干燥的尘埃纷纷坠落，使法庭充满令人不快和厌烦的气氛。这种喋喋不休、平淡冷漠的长篇大论，看来对巴维尔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起什

么作用，显然没能触动他们，他们都平静地坐着，照旧在窃窃低语，时而微笑，时而为了掩饰笑容，故意皱着眉头。

“他在胡说八道！”西佐夫悄声说道。

这句话母亲是说不出的。她听着检察官的话，知道他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大家都有罪。检察官说完巴维尔的事，又开始讲费佳。他把费佳和巴维尔相提并论，然后又硬把布金和他们扯在一起，好像他想把大家互相紧紧连在一起，装进口袋缝起来。可是，他讲话的表面意义既不能使母亲满意，也不能触动她和使她害怕。她仍然等待着可怕的东西，执拗地在他的言语之外，即从检察官的脸部表情、眼睛神色、说话声音以及他不慌不忙在空中挥动的手势中，寻找这种东西。可怕的东西是有的，她已感觉到，但捉摸不到、无法确定，那种严酷而辛辣的滋味又充溢在她的心头。

母亲望着法官们——他们听着这种诉词，一定也感到无聊。在他们死气沉沉、蜡黄晦暗的脸上，毫无表情。检察官的话，好像在空中散发出一片肉眼看不见的烟雾，不断弥漫扩散，在法官们的周围，形成冷漠和厌倦的期待的浓重云雾，紧紧地裹住他们。看到审判长端坐着，凝然不动。在他镜片后面的两个灰点，有时在脸上变得模糊不清，以致消失。

母亲看到这种死气沉沉、无动于衷的场面，看到这种并无恶意的冷淡的情景，困惑不解地暗自问道：

“这是在审判吗？”

这个疑问压在她的心头，渐渐驱除了对可怕事情的等待心情，一种强烈的屈辱感扼住了她的喉咙。

检察官的话不知为什么突然中止了，后来他又很快地简短补充了几句，向法官们行了个礼，便搓着手坐了下去。贵族长瞪着眼睛，向他点点头。市长伸了伸手臂。乡长望着自己的肚子微笑着。

但是，他的发言显然不能使法官们满意，他们连动也不动。

“现在，”小老头将一份案卷拿到自己面前说，“请费多谢耶夫、马尔科夫、扎加罗夫的辩护律师发言……”

母亲在尼古拉家里看见过的那个律师站了起来。他宽宽的脸盘非常和善，一双小眼睛微笑着，熠熠闪亮，有如从淡红色的眉毛下伸出两把尖刃，像剪刀一样在空中剪着什么。他从容不迫、洪亮清晰地讲了起来，可是母亲听不懂他的话。西佐夫附在她的耳旁说：

“他说的你懂吗？懂吗？他说这些人精神不正常，丧失理智。这是说的费多尔吗？”

母亲感到极其失望，没有回答。屈辱的感觉越来越强，使她心情沉重。弗拉索娃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她曾期待有一场公正的审判，为什么她以为可以听到儿子的真理和法官的真理之间严峻的、正直的争辩。她原以为，法官们会长时间地审问巴维尔，认真、详细地了解他的内心生活，用锐利的眼光研究他的全部思想、活动和经历。一旦他们看到他是正确的，他们就会公正地、大声宣布：

“这个人无罪！”

但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仿佛被告和法官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对被告来说，法官们毫无必要。母亲感到厌倦，对审判失去了兴趣。她不去听辩护律师的话，气愤地想道：

“难道能这样审判吗？”

“骂得好！”西佐夫赞许似的低声说。

这时已经是另一个律师在说话。他身材矮小，面孔瘦削苍白，带着嘲笑的神情。法官们不断阻挠他的发言。

检察官跳了起来，气冲冲地急忙说了几句关于记录的事，随后小老头以训话的口吻说开了。那个律师低头恭敬地听完他的话，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有话统统说出来吧！”西佐夫说，“全部说出来……”

法庭里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战斗的激情，律师辛辣锋利的言辞激怒了厚颜无耻的法官们。法官们好像挤得更紧了，气得两腮鼓起，全身膨胀，准备反击劈头盖脸袭来的尖锐辛辣的言辞。

可是，这时巴维尔站了起来，周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母亲整个身子向前探着。巴维尔镇定自若地开始说话：

“我是一个党员，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要讲话，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按照同样也拒绝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试向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理解的事情。检察官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指引下所举行的游行活动说成反对最高当局的暴动，而且始终把我们看作反对沙皇的暴徒。我应该声明，在我们看来，专制制度不是束缚我们国家机体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应该从人民身上首先砸碎的第一条锁链……”

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法庭内显得更加寂静。这声音仿佛冲开了法庭的四壁，巴维尔好像渐渐远离人们，站在一旁，身影显得更加突出

高大。

法官们惶恐不安，蠢笨地蠕动起来。贵族长在一脸慵懒相的法官耳边嘀咕了几句，后者点点头，转过脸去同小老头说话。就在这时，一个满脸病容的法官又在另一侧对他附耳低语。小老头坐在椅子上左右晃动着身子，对巴维尔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在弗拉索夫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演说中淹没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们是私有制的敌人，私有制使人们分裂，尔虞我诈，因为私利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为了竭力掩饰这种仇恨或为之辩解，不惜编造谎言，用谎言、伪善、邪恶来腐蚀人们。我们认为：把人只看作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的社会，是违反人道的，是和我们势不两立的，我们不能容忍它虚伪和欺骗的道德。这种社会对待个人的残酷和无耻的态度，是和我们水火不相容的；对这种社会奴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一切方式，对于为了贪欲而分裂人类的一切手段，我们一定要进行斗争。我们工人，用劳动创造了一切——从巨大的机器到儿童的玩具。我们是被剥夺了为自己的人格尊严做斗争的权利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何人都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变成工具，而且他们可以这样做。现在，我们要求有足够的自由，以便使我们将来能够赢得全部政权。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你们可以看出，我们绝不是暴徒！”

巴维尔冷笑一声，用手慢慢摸了摸头发，他的蓝眼睛里闪出了更明亮的光芒。

“请您不要离题！”审判长吐字清楚，声音响亮地说。他转过身子，胸口对着巴维尔，眼睛看着他。母亲觉得，审判长那只浑浊的左

眼燃烧着不怀善意的贪婪的火焰。所有的法官都那样看着她的儿子，好像他们的眼光粘在他的脸上，附在他的身上吮吸他的鲜血，渴望用他的血滋补自己衰老的身体。而巴维尔高大的身躯傲然挺立，不可动摇，向他们伸出一只手，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地说：

“我们是革命者，在一些人只管作威作福，另一些人只能辛苦劳动的情况没有结束之前，我们永远是革命者。我们反对你们奉命要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我们是你们的这个社会以及你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前，我们之间绝不可能和解。我们工人一定会胜利！你们的主子决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他们牺牲了千百万受他们奴役的人的生命而积累和保存的财产，以及他们享有的统治我们的权力，在他们之间引起了敌对和冲突，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走向毁灭。为了保护私有财产，需要做出无比巨大的努力。所以实际上，你们这些统治我们的人，与我相比，更是奴隶。你们是在精神上受奴役，而我们只是在肉体上受奴役。你们无法摆脱在精神上扼杀你们的偏见和习惯的桎梏，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们成为内心自由的人。你们用来毒害我们的毒药，敌不过你们违反自己意愿灌输到我们意识中的抗毒素。我们的觉悟在增长，不停地发展，日益迅速地熊熊燃烧，甚至把你们中间一切优秀的、精神上健康的人吸引过来。请看，在你们那里，能够在思想上为你们的政权而斗争的人已经没有了，能够使你们免遭历史的正义惩罚的一切论据已经枯竭了。在思想领域，你们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了。我们的思想却在不断成长，燃烧得日益光耀夺目，掌握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他们为自由而斗争。对工人伟大作用的认识，使全世界的工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你们除了残酷和无耻以外，已经毫无办法阻止改造生活的这种进程。可是，无耻逃不过雪亮的眼睛，残酷只能激起愤慨。今天残害我们的手，很快就会像同志一样握住我们的手。你

们的力量，是增殖金钱的机械力，它使你们结成注定要互相吞噬的集团。我们的力量是一种日益觉悟到所有工人要联合起来的朝气蓬勃的力量。你们的所作所为全是犯罪，因为都是为了奴役人类。我们的任务是要消灭你们的虚伪、仇恨、贪欲所孕育出来的威胁人民的妖魔鬼怪，使世界得到解放。你们使人们无法生存、毁灭他们，社会主义却要把被你们破坏的世界联合成一个伟大的统一整体，而且这是一定会实现的！”

巴维尔停顿了片刻，接着用比较低的然而更有力量的声音重复说：

“这是一定会实现的！”

法官们丑态百出，交头接耳。他们贪婪的眼睛一直盯着巴维尔。母亲觉得，他们嫉羡巴维尔的健壮和青春活力，所以想用他们的目光来玷污他灵活柔韧、强壮结实的身躯。其他被告们神情专注地听着自己同志的讲话，他们的脸色苍白，眼里闪射出欣慰的光辉。母亲贪婪地听着儿子的话，这些话有条不紊地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小老头几次打断巴维尔的话，对他解释几句，有一次他甚至凄然地笑了笑。巴维尔每次默默地听完他的话，然后又严峻而镇静地继续讲下去，迫使他们听他说话，使法官们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可是，审判长终于向巴维尔伸出手，吼叫了起来。作为对他的回答，巴维尔带着几分嘲笑说：

“我就要讲完了。我并不想侮辱你们个人，相反，我被迫在这种被你们称作审判的闹剧中出场，我甚至感到你们有点可怜。不管怎样，你们毕竟还是人。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即使是对我们的目的抱有敌

意的人——这样卑鄙无耻地为暴力服务，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意识丧失到这种地步，我们总是觉得非常难受……”

他对法官们连看也不看，就坐下了。母亲屏息凝视着法官们，等待着。

安德烈满脸笑容，紧紧地握住巴维尔的手。萨莫伊洛夫、马津和其他所有人都兴奋地朝他探过身去。巴维尔被同志们的激情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微笑着，朝母亲那边看了一眼，对她点点头，好像在问：

“这样行吗？”

作为回答，母亲高兴地长长地舒了口气，全身充满了爱的热浪。

“好……这才是审判开始了！”西佐夫低声说，“他把他们审得多带劲，啊？”

母亲默默地点点头，对儿子的大胆发言感到满意，也许使她格外满意的是儿子把话讲完了。这时却有一个问题不安地萦绕在她的脑际：

“下一步呢？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二十六

巴维尔的发言对母亲来说并不新奇，她原来就了解这些思想，但是，在这里的法庭上，她第一次感到了儿子的信仰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巴维尔的镇静使她惊奇。儿子的话在她心里变成一片灿烂的星光，使她坚信儿子是正确的，并且一定会获得胜利。现在，母亲正等着法官们要同儿子进行激烈的争辩，提出他们的道理，愤怒地反驳巴维尔。但这时候安德烈站了起来，晃了晃身子，横眉望了望法官，开始说：

“诸位辩护人……”

“在您面前的是法官，不是辩护人！”面带病容的法官气咻咻地大声对他说。母亲从安德烈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是在取闹，他的胡子在抖动，眼睛里闪耀着她所熟悉的那种狡黠的、猫儿般亲昵的神色。他用一只长胳膊使劲揉了揉头，然后叹了口气。

“难道是真的？”他摇着头说，“我还以为你们是辩护人，而不是法官呢……”

“我请您谈与本案有关的问题！”审判长冷冷地说道。

“与本案有关？好，我就姑且假定你们确实是法官，是公正而独立的人……”

“法庭用不着您来评头论足！”

“用不着？嗯，那好，可是我还得讲下去……对你们这些人来说，不应该有自己人和外人之分，你们是有权做主的人。现在，原告和被

告两方都站在你们面前。一方控告说：他抢了我的东西，还蛮不讲理地毒打了我一顿！另外一方回答说：因为我有武器，所以我有抢劫和打人的权利……”

“关于本案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小老头提高声音问。他的手在发抖，母亲见他发怒，觉得很高兴。但是安德烈的举止却使她不满——这种举止和儿子的讲话不很协调。她所期望的是一场认真严肃的辩论。

霍霍尔默默地望了望小老头，然后用手揉着头，一本正经地说：

“关于本案的？我为什么要和您谈论本案的问题呢？你们需要知道的，刚才那位同志已经讲过了。没有说到的问题，到时候，别人会对您说的，还有时间……”

小老头欠着身子宣布：

“我剥夺您的发言权！格里戈里·萨莫伊洛夫！”

霍霍尔紧闭嘴唇，懒洋洋地坐到长凳上，和他坐在一起的萨莫伊洛夫甩了甩鬈发，站起来说：

“刚才检察官说我的同志们是野蛮人，是文明的敌人……”

“只能讲和您案子有关的话！”

“这就是有关的。没有一件事是和正直的人无关的。所以我请您不要打断我。我问您，你们的文明是什么？”

“我们在这儿不是来跟您辩论的！谈正题！”小老头龇着牙说。

安德烈的举止使法官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话仿佛把他们身上的一层什么东西擦去了，使他们阴暗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眼睛里冒出无情的绿色的火花。巴维尔的话虽然激怒了他们，但是这些铿锵有力的话使他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克制了自己的愤怒。霍霍尔却使他们失去了这种克制力，轻而易举地揭开了掩盖在这克制力下面的东西。他们怪模怪样地互相耳语着，过分迅速地动来动去，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培养特务，你们使妇女堕落，你们使人沦为窃贼和杀人犯，你们用伏特加麻醉人们。国际间的战争、漫天大谎、荒淫和野蛮，这就是你们的文明！是的，我们是这种文明的敌人！”

“我请您注意！”小老头喊了一声，下巴在哆嗦。可是满脸通红、两眼闪光的萨莫伊洛夫也大声喊道:

“但是，我们尊重和珍视另外一种文明，创造这种文明的人却受到你们的长期监禁，被逼得发疯……”

“我禁止您发言！费多尔·马津！”

矮小的马津站了起来，就像突然伸出的一把锥子。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我……我敢发誓！我知道，你们已经判了我的刑。”

他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发白，只能看见他脸上的两只眼睛。他伸出一只手喊道:

“我老实说！无论你们把我流放到哪儿，我一定要逃跑，然后再回来，一辈子永远干下去。这是我的大实话！”

西佐夫满意地大声咳了一下，摆动着身体。所有旁听的人受到越来越兴奋的情绪的影响，奇怪地、低声地喧哗着。一个妇女在哭泣，有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宪兵们带着惊奇呆滞的神情看着被告，但看着听众时却是一副凶相。法官们坐立不安，小老头尖声尖气地叫道：

“伊凡·古谢夫！”

“我不想说话！”

“瓦西里·古谢夫！”

“不愿意说！”

“费多尔·布金！”

一个脸色有点苍白，面容憔悴的青年勉强地站起身来，摇着头，慢慢说道：

“你们应该觉得可耻！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可是连我也懂得正义！”他把一只手举过头顶，半闭着眼睛，好像要看清远方的什么东西似的，突然停下不说了。

“怎么回事？”小老头往椅背上一靠，恼怒地愕然问道。

“算了，去你的吧……”

布金脸色阴沉地坐到长凳上。他这几句意思含糊的话却具有一种重大深刻的含义，一种忧郁、谴责、天真的口吻。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连法官们也竖起耳朵听着，好像等待着，会不会引起比这些话说得更清楚的反响。听众席上一片静寂，只有幽幽的啜泣声在空中飘

荡。过了一会儿，检察官耸了耸肩膀，冷笑了一下。贵族长大声地咳了一下，接着又渐渐响起了一片低语声，激动地在法庭里缭绕。

母亲把头凑近西佐夫，问道：

“法官要讲话吗？”

“都完了……只剩下宣判了……”

“再没有别的了吗？”

“对……”

母亲不相信他的话。

萨莫伊洛娃不安地在凳子上动来动去，用肩膀和胳膊肘不时推推母亲，还低声对丈夫说：

“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可以？”

“你看吧，可以的！”

“那格里沙怎么办呢？”

“别烦人了……”

所有的人都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搅乱、破坏和伤害。人们困惑地眨着昏花的眼睛，好像他们面前燃烧着一个光耀夺目、轮廓模糊、意义不明却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人们对突然在面前展开的重大事情还不了解，只好急忙在一些一目了然、明白易懂的小事上表露自己的感情。布金的哥哥毫无顾忌地大声说道：

“请问，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检察官却能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讲多久就讲多久……”

站在长凳旁边的一个官员向人们挥着手，低声说：

“安静！安静……”

萨莫伊洛夫把身子向后一靠，在妻子背后嘟囔着，断断续续迸出一些话来：

“当然，就算他们有罪。可你总得让人家解释清楚！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我想弄个明白！我也很感兴趣……”

“安静！”那官员用手指威吓着他，大声说道。

西佐夫阴郁地点着头。

母亲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法官，看见他们越来越激动，他们交头接耳，但听不清说些什么。他们冷漠、狡猾的谈话声音向母亲迎面传来，使她的两颊发颤，嘴里产生一种像生病似的难受和讨厌的感觉。母亲不知为什么觉得，他们都在谈论她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体魄，谈论这些血气方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筋肉和肢体。这样健壮的身躯在他们心里引起了像乞丐才有的那种心怀叵测的嫉妒，激起了身体衰竭和多病的人所怀有的那种执拗的贪欲。他们咂着嘴唇，好像在为这些能够劳动、生产、享受和创造的身体惋惜。现在，这些身躯不能继续在生活中劳动创造，要脱离生活，使别人再也不能支配他们，再也不能利用并吞噬他们的气力了！因此，这些年轻人在老朽的法官们的心里引起了像奄奄一息的野兽所有的那种复仇、悲哀和恼怒，因为这野兽眼看着新鲜的食物，但已没有力气去攫取，又不能汲取别人的力

量来壮大自己，眼看着可以充饥的源泉渐渐远离自己，于是发出痛苦的怒号和哀鸣。

母亲越是仔细观察这些法官，这种粗犷奇怪的想法就变得越加鲜明。母亲觉得，这些曾经可以大吃特吃的馋鬼，现在并不掩盖他们强烈的贪欲和无济于事的暴怒。她作为一个妇女和母亲，儿子的身体对她一向要比称作精神的东西更宝贵。所以，母亲看到这些毫无生气的目光在她儿子脸上移动，触摸着他的胸膛、肩膀和双手，擦过他发热的皮肤，不禁觉得很可怕。这种目光好像在寻找机会起火燃烧，使他们硬化的血管和僵死的肌肉里的血液得以温暖。这些行将就木的家伙，虽然要把年轻的生命加以判处，但因为受到对这些年轻生命的贪欲和嫉妒的刺激，现在稍稍有了一点生气。母亲觉得，她儿子也感觉到了这种萎靡、讨厌和难以忍受的目光，所以身体微微颤动着，望着她。

巴维尔用他略微有些疲倦的眼睛镇静而温柔地望着母亲的脸，不时对她点头微笑。

“快要自由了！”这微笑好像在告诉母亲并温柔地抚慰着她的心。

忽然，法官们全体起立。母亲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他们要走了！”西佐夫说。

“去商量判决？”母亲问。

“是的……”

母亲的紧张心情忽然缓和了，全身疲乏无力，感到窒息，她的眉毛在抖动，额头冒汗。失望和屈辱的沉重感情涌上她的心头，又很快

变成对法官和审判的厌恶和轻蔑。她觉得脑门疼痛，便用手使劲擦了一下前额，然后朝四周看了看。被告的家属都向铁栏杆走去，法庭里充满了一片嗡嗡的说话声。母亲也走到巴维尔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她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欣喜，心情矛盾，百感交集，不禁哭了起来。巴维尔对她说了些安慰的话，霍霍尔却又说又笑。

所有的女人都哭了，不过这种哭泣与其说是因为悲伤，不如说是由于习惯。她们并没有感到像突然遭到沉重打击时令人惊呆的悲伤，没有那种出人意料突然降临到她们头上的悲伤的感觉，有的只是那种不得不和自己的孩子分别的悲伤的感觉。但是，连这种感觉也在当天产生的许多印象中淹没了、消融了。父母们怀着茫然的心情望着自己的孩子们。他们对年轻人的不信任以及平素对孩子们的优越感，现在和另外一种近似对孩子们尊敬的感情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父母们对今后如何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忧虑，也被年轻人的谈论所激起的好奇冲淡了。因为这些年轻人勇敢无畏的经常谈论可能会出现一种迥然不同的美好生活。他们的感情由于不善于表达而受到抑制，话虽讲得很多，但讲的都是关于替换衣服和保重身体之类的琐事。

布金的哥哥挥着手，劝弟弟说:

“最主要的就是正义！别的都无关紧要！”

弟弟回答说:

“照料好那只椋鸟……”

“保管不会出问题！”

西佐夫抓住侄儿的手慢慢地说:

“费多尔，这么说，你要走了……”

费佳低下头，有点狡黠地微笑着，对西佐夫耳语了几句。一个卫兵也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板起脸，咳了一声。

母亲和别人一样，跟巴维尔讲的也是有关替换衣服和保重身体的事。可是有关萨莎、儿子和她自己的几十个问题，却使她心绪不宁。不过，除此之外，蕴藏在她心里的对儿子的无限眷爱，要使儿子喜欢她以及想成为儿子的贴心人的强烈愿望，在慢慢增长。等待发生可怕事情的心情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想起法官时那种不愉快的战栗以及关于他们的已经淡漠了的模糊想法。母亲感到，在她心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欢乐喜悦的感情，可是，她还不理解这种感情，所以觉得有点困惑。母亲看见霍霍尔和谁都说话，心里明白他比巴维尔更需要亲切的安慰，于是和他谈了起来：

“我看不惯这种审判！”

“为什么，大妈？”霍霍尔带着感激的微笑大声说，“俗话说得好，风车虽老，干活不少[1]……”

“大家并不怕，可又不明白，究竟谁对？”母亲犹豫地说。

“哎哟，您还指望这个！”安德烈喊着，“难道这儿是讲理的地方吗？”

母亲叹了口气，微笑着说：

“我原来还以为很可怕……”

“开庭！”

大家很快回到了原位。

审判长一只手撑在桌上，另一只手拿着判决书举在脸前，用黄蜂般微弱的嗡嗡声开始宣读。

“宣判了！”西佐夫留神听着，说。

四周一片寂静。全体起立，望着小老头。他矮小、干瘪，站得笔直，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拿着的一根木棍。法官们也都站着，乡长歪头望着天花板，市长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贵族长捋着胡子。形容枯槁的法官、他的肥胖的同僚和检察官都看着被告那边。法官们的后面，肖像上穿着红色制服、神情冷漠、脸色苍白的沙皇从他们的头上望下来。有个小虫在他脸上爬动。

“流放！”西佐夫松了口气说，“噢，总算结束了，谢天谢地！本来听说要判服苦役！没什么，大妈！这没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母亲回答说，声音中带着倦意。

“总算有个结果了！现在是真的定下来了！要不然，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西佐夫转过脸望着被押下去的犯人，大声说，“再见，费多尔！还有各位！上帝保佑你们！”

母亲对儿子和他的同志们默默地点头，想哭，可是又不好意思。

---

[1] 此处嘲讽那些老朽的法官。

二十七

母亲走出法庭，感到惊奇，因为夜幕已经降临，街上亮着路灯，满天星斗。法院旁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寒冷的空气中，可以听到嘎吱嘎吱的踏雪声和年轻人此起彼伏的喊叫声。一个戴灰色风帽的人瞧了瞧西佐夫的脸，急忙地问：

“判了什么刑？”

“流放。”

“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

“谢谢！”

那人走了。

“看见了吗？”西佐夫说，“都在打听……”

忽然，有十来个青年男女把他们围住，急不可耐地七嘴八舌一起大声问着，吸引了许多人。母亲和西佐夫站住了。他们问到判决的情况，被告们的表现以及谁讲了话，讲些什么等等。在所有的问话里，都可以听出同样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口吻。这种真诚而急切的好奇心唤起了母亲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愿望。

“各位！这是巴维尔·弗拉索夫的母亲！”有人低声喊道。于是，大家虽然没有立即停止说话，但是很快便安静了下来。

“请允许我和您握手！”

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有个人声音激动地说：

“您的儿子是我们大家的勇敢的榜样……”

“俄罗斯工人万岁！”响起了一个响亮的呼喊声。

呼喊声不断增强、扩大，此起彼伏。人们从各处跑来，挤在母亲和西佐夫的周围。警察的警笛声在空中一声声吹响，但颤抖的警笛声压不住人们的呼喊声。西佐夫不住地笑，母亲觉得这一切像一个美妙的梦。她也微笑着和人们握手，向大家频频点头，幸福快乐的泪水哽塞着她的喉咙，她的双腿累得发颤，可是她充满喜悦的心感受着这一切，好像明净的湖面反映出各种印象。在她身边，有个清亮的声音激动地说道：

“同志们！一直在吞噬俄罗斯人民的怪物，今天又用他贪得无厌的大口吞下了……”

“大妈，咱们还是走吧！”西佐夫说。

这时候，萨莎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她挽着母亲的手臂，急忙把她拉到街对面，说：

“走吧，说不定会打人的。也许还要抓人。是判流放吗？到西伯利亚？”

“是，是的！”

“他讲得怎么样？不过，我知道。和别人相比，他最坚强，最纯朴，当然，也最严厉。他有同情心，很温柔，只不过是他不好意思流露自己的感情。”

萨莎热情的低语和充满爱的言语，使母亲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使她恢复了气力。

“您什么时候动身到他那儿去？”母亲用胳膊把萨莎的手夹在自己身上，亲切地低声问道。萨莎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回答说：

“只要一找到能够代替我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其实我也在等待对我的判决。说不定，他们也会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时候，我就要求流放到他所去的地方。”

后面传来了西佐夫的声音：

“那时候替我问他好。就说是西佐夫问候他。他知道的。费多尔·马津的伯伯……”

萨莎站住了，转过身向他伸出手说：

“我认识费佳！我叫亚历山德拉！”

“父名呢？”

萨莎看了他一眼回答说：

“我没有父亲。”

“这么说，已经过世了……”

“不，还活着！”姑娘激动地回答说，她说话的声音里含着一种固执倔强的口气，脸上也流露出同样的神情，“他是地主，现在是地方自治局局长，他拼命掠夺农民……”

“噢，是这样！”西佐夫沮丧地说道。他沉默了一会儿，和姑娘并排走着，从旁看了她几眼，说:

“好，大妈，再见了！我要往左拐了。再见，小姐，您对父亲太厉害了！当然，这是您的事……”

“如果您的儿子是坏蛋，是害人虫，您非常讨厌他，您也会这样说的吧？”萨莎情绪激烈地说道。

“那——我一定会说！”老人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

“可见，对您来说，正义比儿子更宝贵；对我呢，正义比父亲更宝贵……”

西佐夫笑着摇摇头，然后叹了口气说:

“好家伙，您真行！要是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您会胜过老年人的，您很有毅力！……再见了，祝您万事如意！对人要宽厚些，对吧？再见，尼洛夫娜！要是见到巴维尔，告诉他，他的演说我听到了。我并不完全懂，有些话甚至很可怕，不过，可以告诉他，他说得对！”

他举了举帽子，迈着庄重的步子，转过街角走了。

“他大概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萨莎说，她的大眼睛笑盈盈地望着他的背影。

母亲觉得，今天萨莎的脸要比平时温柔和蔼。

回到家里，她们坐到沙发上，紧紧地依偎着。四周一片宁静，母亲休息着，又谈起萨莎去找巴维尔的事。姑娘沉思着耸起两道浓眉，充满幻想的一双大眼睛凝视着远方，在她苍白的脸上，洋溢着恬静冥想的神情。

“将来等你们有了孩子，我可以到你们那儿去，给你们照管孩子。在那儿，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定不会比这儿差。巴沙可以找到工作，他的手很巧……”

萨莎用试探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问道：

“难道您不想现在就跟他一起去？”

母亲叹了口气说：

“我去对他有什么用呢？他要逃走的时候，我反而会拖累他。再说，他不一定会同意……”

萨莎点了点头。

“他不会同意的。”

“再说，我还有工作！”母亲有点自豪地说。

“对呀！”萨莎沉思着说，“这很好……”

突然，她哆嗦了一下，像要抖掉身上的什么东西似的，率直地低声说：

“他不会在那儿住下去的。毫无疑问，他一定会逃走的。”

“那么您怎么办呢？要是有了小孩呢？”

“到那时候再说吧。他不应该考虑我，我也不愿意拖累他。和他分离，我会很痛苦，不过，我一定能经受得住。我不会拖累他，绝对不会。”

母亲觉得萨莎是能说到做到的，便可怜起这个姑娘来，搂着她说：

“亲爱的，那往后您一定会很困难的！”

萨莎整个身子紧贴在母亲身上，温柔地笑了笑。

尼古拉回来了，他面带倦容，一面脱外套，一面匆匆地说：

“我说，萨申卡，您趁还没出事，快走吧！今天一早就有两个暗探盯我的梢，而且毫不隐蔽，看来要抓我了，我已经预感到了。大概在什么地方已经出了事。正好我这儿有巴维尔的演说词，已决定要把它印出来。您给柳德米拉送去，请她赶快印出来。巴维尔讲得非常好，尼洛夫娜！要当心暗探，萨莎……”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搓了搓冻僵的手，走到桌旁，急忙拉出抽屉，挑选文件，把有的文件撕掉，有的搁在一边。他的神色焦虑，显得无精打采。

“不久前刚清理过，现在又是乱糟糟一大堆，真见鬼！尼洛夫娜，您看，您最好也不要在这儿过夜，好吗？碰见这种事情，真让人感到

腻味，那些家伙可能把您也抓去坐牢，而您还得到各处去分发巴维尔的演说词呢……”

“可是，他们抓我有什么用？”母亲说。

尼古拉在眼睛前不时挥动几下手，很有把握地说：

“我的嗅觉很灵敏。再说，您可以帮助柳德米拉，是不是？还是躲一躲，离这些灾祸远一点吧……”

母亲有机会参加印刷儿子演说词的工作，感到很高兴。她回答说：

“既然这样，我就走吧。”

突然，她自己也觉得意外自信地低声说：

“感谢基督，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那好极了！”尼古拉没有看着她，扬声说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我的箱子和衣服放在哪里？您的手真厉害，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了，连个人财产我也不能自由支配了。”

萨莎默默地把碎纸片丢进炉子里烧掉，烧完后，又仔细地把纸灰和炉灰搅在一起。

“萨莎，您走吧！”尼古拉说着对她伸出了手，“再见了！如果有什么有趣的书，不要忘了我。好，再见了，亲爱的同志！要多加小心……”

“您估计会很久吗？”萨莎问。

“鬼知道他们！很可能他们手上有我的什么材料。尼洛夫娜，您跟她一起走，好吗？同时盯两个人的梢要困难些，好吗？”

“我就走！”母亲回答说，“我马上去穿衣服……”

她仔细观察着尼古拉，发觉有一种担心的神色遮住了他脸上平时善良温和的表情，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别的什么。在她最亲近的这个人身上，她看不出任何不必要的慌张的动作和不安的痕迹。他对所有人都同样关怀备至，和蔼可亲，一向平静而孤单，在大家看来，他仍然和以前一样，他内心有自己隐秘的思想，而且他的内心生活已远远超越了别人。可是母亲知道，尼古拉跟她最接近，她也用一种十分小心的、似乎连自己也难以相信的感情爱着尼古拉。现在，母亲情不自禁地可怜起他来，但是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她一旦流露出这种感情，尼古拉会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会像往常那样变得有点可笑，而母亲不愿意看到他的这副模样。

母亲又回到房间里来，尼古拉握着萨莎的手说：

“好极了！我相信，这对他和您都很好！有点个人的幸福，这不会有害处的。尼洛夫娜，您准备好了？”

他微笑着扶了扶眼镜，走到母亲面前。

“好，再见了，我希望三四个月，最多半年！半年——日子够长的了，请自己保重，好吗？让我们拥抱一下吧……”

瘦长的尼古拉用有力的双臂抱住母亲的脖子，瞧着她的眼睛，笑着说：

“我好像喜欢上您了，我真想一直拥抱着您！”

母亲默默地吻着他的前额和脸颊，两手发抖。为了不让尼古拉发觉，母亲松开了手。

“当心点，明天可要多加小心！这样吧，您明天早上派个孩子来。柳德米拉那儿有个男孩子，叫他来看看。好吧，再见了，同志们！祝你们一切顺利！”

在街上萨莎低声对母亲说：

“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样毫无顾忌地去就义的，大概也同样会有点匆忙的。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会扶一扶眼镜说：‘好极了！’就这样死去。”

“我很喜欢他！”母亲低声说道。

“我很钦佩他，但并不喜欢他！我非常尊敬他。他这人有点枯燥，虽然很善良，有时甚至还很温柔，但这一切总有点不太像一般人……好像有人在盯我们的梢？我们分开走吧。要是您觉得有暗探跟着，就不要进去找柳德米拉。”

“我知道！”母亲说。可是萨莎又执拗地添了一句：

“不要进去找她！您就到我这儿来！再见！”

她很快转身往回走去。

二十八

几分钟后，母亲坐在柳德米拉小房间的炉旁烤火。女主人身穿一件黑衣服，束着腰带，在房间里慢慢来回走着，室内充满了走路时发出的窸窣声和她那发号施令似的说话声。

炉子的火焰吸着屋内的空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和呜呜的吼声。女主人在从容不迫地说话。

“人们愚蠢的程度要大大超过凶恶的程度。他们只能看见自己身旁的、伸手就立即可以拿到的东西。可是，近在眼前的东西都毫无价值，而珍贵的东西却很遥远。其实，如果生活能够过得好些，人们更聪明一些，这对大家都很有利，大家都会很愉快。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现在就要操心想办法……”

她突然在母亲面前站住，好像抱歉似的低声说：

“这儿难得有人来，所以一有人来，我就要讲这些。您觉得很可笑吧？”

“为什么？”母亲回答说。她竭力想要知道柳德米拉是在什么地方印刷的，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东西。在这间有三扇临街窗子的屋子里，摆着沙发、书橱、桌子、几把椅子，靠墙放着床，离床不远的角落有个洗脸池，另一个角落放着炉子。壁上挂着几张画的照片。东西都很新，既牢固又干净，所有这些陈设都反映出女主人修女般的冷若冰霜的影子。房间里可以感到掩盖和隐藏着什么东西，但又不知道在哪里。母亲仔细把两扇门观察了一番——一扇门是她刚才从小过道走进来时穿过的；另一扇门在炉子旁边，又高又窄。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母亲发觉女主人在注意她，于是有点窘迫地说。

“我知道！没有事是不会到我这儿来的……”

母亲觉得，柳德米拉的声音好像有点怪，母亲朝她脸上看了看，她薄薄的嘴唇旁边挂着微笑。眼镜片后面闪动着没有光泽的眼睛。母亲移开目光，把巴维尔的演说词交给她。

“就是这个，请您赶快印出来……”

接着，母亲讲起尼古拉已做好被捕的准备的情形。

柳德米拉默默地把稿子塞进腰带下，然后坐到椅子上。在她眼镜片上反射出炉火的红光。火光像热情的微笑在她凝然不动的脸上跳动。

“要是他们到我这儿来，我就对他们开枪！”听完母亲的话，柳德米拉低声地坚决说道，“我有权自卫，反抗暴力！我既然号召别人反抗暴力，我也应该这样做。”

炉火的反光从她脸上消失，她的脸又显得严峻和有些傲慢。

“她的生活太苦了！”母亲忽然爱怜地想道。

柳德米拉开始读巴维尔的演说词，起初并不十分感兴趣，后来渐渐把头凑近稿纸，很快地把一页页看过的稿纸放到一旁。读完后，她站起来，挺直身子，走到母亲面前。

“这——太好了！”

她低头沉思了片刻。

“我本来不想跟您谈您的儿子，我没有见过他，再说也不喜欢谈这种让人伤心的事。亲人被流放的滋味，我是知道的！可是，我要问您，有这样的儿子，一定很高兴吧？”

“对，是很高兴！”母亲说。

“同时也很害怕，是吗？”

母亲平静地笑着回答说：

“现在已经不怕了……”

柳德米拉用黝黑的手整了整梳得很光的头发，脸转向窗口。一个淡淡的影子在她脸上颤动，也许，这是她抑制住的一丝微笑的影子。

“我很快就把字排好，您睡吧，您忙了一天，也够累了。您睡在我床上，我不睡了，可能夜里要叫醒您帮忙……您躺下后，把灯熄了。”

她在炉子里添了两块木柴，然后伸直身子，走进靠近炉旁的那扇狭窄的门，随手把门关紧。母亲看了看她的背影，一面脱衣服，一面想着这位女主人。

“她心里有什么烦恼……”

母亲累得头昏脑涨，但她心里异常平静。一种温暖柔和的光，平静而均匀地充满母亲的心胸，照亮了眼前的一切。母亲很熟悉这种平静的心情，在每次大的动荡后，她就出现这样的心情。过去，她会感到有些不安，但现在只会使她的胸襟更为宽广，受到巨大激情的鼓

舞，变得更加坚强。她吹熄了灯，躺在冰冷的床上，在被窝里蜷缩着身子，很快就睡熟了……

当母亲再睁开眼睛时，房间里已经充满了晴朗冬日的寒冷白光。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带着与往常不同的微笑，望着母亲的脸。

“啊呀，我的天呐！”母亲不好意思地叫道，“我怎么啦，睡了很长的时间吧？”

“早安！”柳德米拉应声说，“快十点了，我们一起喝茶吧！”

“您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我本来想叫您的。我走到您跟前，看见您睡得那么香，脸上带着微笑……”

她动作轻盈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床前，朝母亲的脸俯下身去。在她温和的眼睛里，母亲发现有一种亲密和坦率的神色。

“我不忍心叫醒您，大概您做了一个好梦……”

“什么梦也没做。”

“好，反正一样！我非常喜欢您的笑容，那样安详、和蔼……真挚！”

柳德米拉笑了起来，笑声低而柔和。

“我也在琢磨您……您的日子真不好过！”

母亲耸着眉毛，默默地思忖着。

“当然不好过！”柳德米拉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小心地说，“有时候好像日子很不好过。可是事情那么多，所有的事都那么重要，又那样美好，一件紧接一件，发生得那样快……”

母亲所熟悉的那种振奋激越的心潮又在胸中涌起，使她心里充满了各种形象和思想。她在床上坐起来，急忙用语言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

“一切事物都在前进、发展，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您知道，会有许多艰难困苦！人们受苦，挨打——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而许多愉快高兴的事却没有他们的份。这是很痛苦的！”

柳德米拉很快地抬起头来，用爱抚的眼光瞧了母亲一眼，说：

“您说的不是自己！”

母亲朝她看了看，然后起床，一边穿衣，一边说：

“当你觉得这个人你很喜欢，那个人也很亲近，你替大家担忧，怜惜每一个人，并胸怀一切的时候，怎么能把自己放在一旁……怎么能脱离大家呢？”

母亲衣服穿了一半，站在房间当中，沉思了片刻。她觉得，过去她成天只为儿子担心害怕，想的只是保护儿子的身体。这是她过去的情况，现在她已经不是这样了。过去的她已经一去不复返，消失在遥远的地方，也许已被激情的烈火焚烧殆尽。这使她感到轻松，心灵纯

洁，心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她倾听着自己的心声，希望能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害怕会唤醒原有的那种焦灼不安的情绪。

“您在想什么？”女主人走到她的身边，亲切地问。

“不知道！”母亲回答说。

两人默默地相视了一会儿，然后都笑了起来。柳德米拉一面朝房门口走去，一面说：

“我的茶炊不知怎么样了？”

母亲看看窗外，外面寒气凛冽，阳光灿烂，她心里也感到豁亮而热乎。为了她心灵中所获得的一切，为了她心中能闪耀着日落前的霞光，她怀着一种要对什么人致谢的模糊心情，想痛痛快快地倾心畅叙一番。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要祈祷的欲望又使她激动。她想起一个年轻人的脸，耳边又好像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这是巴维尔·弗拉索夫的母亲！……”萨莎的眼睛闪射出了愉快温柔的光芒，雷宾阴郁的身影在眼前出现，儿子的古铜色的、刚毅的面孔微笑着，尼古拉窘迫地眨着眼睛。突然，这一切被一声轻轻的深沉的叹息所搅动，交织成一片透明的彩云，把所有的思绪笼罩在平静的感觉之中。

“尼古拉说对了！”柳德米拉走进来说，“他被捕了。我照您说的，今天派了个孩子去打听。他说院子里有警察，他看见一个警察躲在大门后面。还有暗探在走动，这个孩子认识他们。”

“果然是这样！”母亲点着头说，“唉，可怜的……”

她叹了口气，但是并不悲伤，对这种心情她自己也暗中感到吃惊。

“最近他在城里经常组织工人读书学习，总而言之，他也是该出事了！”柳德米拉蹙着眉镇静地说，“同志们都对他说：‘走吧！’可是他不听！依我看，到了这种时候，不能靠劝告了，应该强迫他走才行……”

一个黑头发、面色红润、长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和鹰钩鼻子的男孩子在门口出现。

“要把茶炊拿进来吗？”他声音响亮地问道。

“拿来吧，谢廖扎！这是我的学生！”

母亲觉得，柳德米拉今天和往常不同，变得比较平易近人。她苗条的身材动作柔软灵活，蕴含着无限的美和力量，使她的严厉苍白的面孔显得温和了一些。一夜之间，她眼睛下面的黑晕更明显了。可以感到她在强打精神，她的心弦绷得很紧。

孩子端来了茶炊。

“谢廖扎，认识认识吧！这是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就是昨天被判刑的那个巴维尔的母亲。”

谢廖扎默默地鞠了一躬，和母亲握了握手，接着又出去拿了面包进来，在桌旁坐下。柳德米拉倒茶的时候，劝母亲不要回去，等打听清楚警察在那里等候什么人再说。

“也许等的就是您！他们一定会盘问您的……”

“让他们盘问吧！”母亲说，“就是抓了去，也没什么大了不起。不过先得把巴沙的演说词散发出去……”

“已经排好了。明天就可以分发到城里和工人区。……您认识娜塔莎吧？”

“当然认识！”

“请您送到她那儿去……”

那孩子在看报，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但是他的眼睛不时从报纸后面望着母亲。当母亲遇到他活泼的目光时，心里很高兴，脸上露出了微笑。柳德米拉又讲起了尼古拉，对他的被捕并没有表示惋惜的意思，母亲觉得她这样的口气是很自然的。这一天的时间过得比往常快，喝完茶，就已经快到中午了。

“哟，时间不早了！”柳德米拉大声说道。

这时，有人性急地敲了一阵门。孩子站起来，眯着眼睛，好像询问似的望了望女主人。

“去开吧，谢廖扎！这是谁呢？”

她镇静地把一只手放进裙子的口袋里，对母亲说：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如果是宪兵，您就站到这个墙角。你呢，谢廖扎……”

“我知道！”孩子小声回答着跑了出去。

母亲笑了笑。柳德米拉的这些预防万一的准备没有引起她的惊慌，因为她心里并没有要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不幸。

个子矮小的医生走了进来。他匆匆地说：

“第一，尼古拉被捕了。啊，尼洛夫娜，您在这儿？抓人的时候您不在？”

“他叫我到这儿来的。”

“嗯，可是，我不认为，这对您会有什么好处！……第二，昨天夜里许多年轻人把演说词油印了五百多份。我看了，印得不坏，字很清楚。他们准备今天晚上在城里散发。我不赞成，城里最好用铅印的。那些油印的最好送到别处去。”

“那就让我送到娜塔莎那儿去吧！”母亲连忙说道，“给我！”

她恨不得马上把巴维尔的演说散发出去，好让儿子的话传遍各地。她用期待回答的目光望着医生的脸，准备恳求他。

“天知道您现在做这种工作是不是合适！”医生犹豫不决地说着，掏出表来，“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三分，火车下午两点零五分开，五点十五分到那儿。您到的时候是傍晚，但还不太迟。不过，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是不在这儿！”女主人皱着眉头重复了一遍。

“那问题在哪儿呢？”母亲走近他们，问道，“问题是只要能把这事办好……”

柳德米拉凝视着她，揉着前额说：

“这对您很危险！”

“为什么？”母亲用坚持的口吻性急地问道。

“您听我说，为什么！”医生声音忽高忽低地匆匆说道，“您是在尼古拉被捕前一小时离开家的。您跑到工厂，那儿的人都知道您是一个女教员的婶母。您到工厂后，出现了违禁的传单。这一切像根绞索紧勒住您的脖子。”

“我可以不让那儿的人发现！”母亲非常激动，想说服他们，“回来后，如果被捕，问我到哪儿去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扬声说：

“我知道怎么说！我从那儿出来，直接到了工人区，那儿我有一个熟人，叫西佐夫。我就说，一出了法院就去找他，因为很伤心。他也很难受，因为他的侄儿也判了刑。西佐夫也可以这样做证。你们看行吗？”

母亲感到，他们对她的强烈愿望会做出让步的，于是竭力想赶快催促他们同意。她越来越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终于让步了。

“既然这样，您就去吧！”医生勉强同意了。

柳德米拉没有吭声，沉思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拉长了脸，神情阴郁。她抬起头，颈部的肌肉明显地绷得很紧，好像脑袋突然变得沉重了，不由自主地要垂到胸前。母亲看出了她的心情。

“你们总是爱惜我！”她笑着说，“可却不爱惜自己……”

“不对！”医生说，“我们是爱惜自己的，而且也应该爱惜，对那些无谓地浪费自己力量的人，我们要狠狠地责骂，应该责骂！现在这样吧，您在车站等着取演说词……”

他对母亲说明了应当怎样去做，然后朝她的脸瞧了一眼说：

“好，祝您成功！”

医生好像仍然有些不满似的走了。门关好后，柳德米拉默默地笑着走到母亲身旁。

“我能理解您……”

她挽着母亲的胳膊，又轻轻地在房间里走着。

“我也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十三岁了，可是他跟着父亲。我丈夫是个副检察长。孩子和他住在一起。我常常想，将来孩子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她那带着哭意的声音抖了一下，然后又沉思般地平静地讲了起来。

“教养他的人，是我认为世界上最好、我所亲近的那些人的死敌。儿子长大后，可能成为我的敌人。他不能跟我在一起，我现在冒用别人的姓名。我有八年没有看见他了。八年，时间很长了！”

她站在窗前，望着空阔苍白的天空，继续说：

“如果儿子能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更坚强，心里就不会留下创伤。哪怕他死了，我也会好受些……”

“我亲爱的！”母亲低声说道，一缕同情涌上心头，使她感到灼痛。

“您真幸福！”柳德米拉含着微笑说，“真了不起，母亲和儿子并肩战斗，很难得啊！”

弗拉索娃情不自禁地喊道:

“对，是很好！”她好像吐露秘密似的压低了声音说，“你们所有人——您、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在并肩战斗！人们突然变成了亲人，我了解大家。他们说的话我不懂，可是其他的一切都明白！”

“您说得真好！”柳德米拉说，“说得真好……”

母亲把手放在柳德米拉的胸前，轻轻地推着她，用耳语的声音说着，仿佛在倾听自己说的话。

“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前进！这一点我懂。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前进，从四面八方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所有心灵美好、正直聪明的人，都起来坚决顽强地反对一切邪恶，用脚狠狠地把虚伪踢开。他们年轻力壮，把锐不可当的力量全部贡献给一个目的，也就是正义的事业！他们去征服人类的一切苦难，奋起消灭地球上的一切不幸，去战胜一切丑恶，而且必将取得胜利！有个人对我说，我们要创造阳光普照的新世界，而他们一定能创造出来！他还说，我们要把千万颗支离破碎的心连成一条心。他们也一定能做到！”

母亲想起了已经忘却的祷词，燃起了新的信仰。她把这些祷词像火花一样从自己心里抛撒出来。

“在真理和理性的道路上前进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爱献给一切，他们为一切创造了新的天空，用发自内心的不灭的火光照耀着一切。在

孩子们对全世界像烈火般炽热的爱里，正在创造着新的生活。有谁能扑灭这种炽热的爱呢？有什么力量高于这种爱？有谁能战胜它？是大地孕育了这种爱，希望这种爱能获得胜利的是——整个生活！”

母亲由于激动而感到乏力，她离开柳德米拉，喘着气急忙坐下。柳德米拉就像怕弄坏什么东西似的，也小心地悄悄走开了。她的两眼黯淡无光，目光深邃地望着前面，步履轻盈地在屋子里走动，这使她显得格外颀长、挺拔苗条。她瘦削严峻的脸上露出全神贯注的神情，嘴唇紧闭着。房间里十分安谧，使母亲很快恢复了平静，当她注意到柳德米拉的心情后，便怀着歉意低声问道：

“我也许有什么话说得不合适吧？”

柳德米拉很快地转过身来，吃惊似的望了母亲一眼，向母亲伸出手，好像要阻止什么似的匆忙说：

“讲得很好，挺好！不过，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希望能像您所说的一样。”接着她比较平静地继续说：“时间快到了，您该走了，路很远！”

“对，时间快到了，您知道，我多高兴啊！我带着儿子讲的话，我亲骨肉的话！这不就是跟自己心里要说的话一样嘛！”

母亲微笑着，但她的微笑并没在柳德米拉的脸上引起明显的反应。母亲感觉到，柳德米拉克制自己的感情，为的是使母亲欢快的心情也平静下来，可是突然之间，母亲心里却产生了一种执拗的愿望，要把自己心里火热的情绪灌注到柳德米拉严峻的心灵中去，使它燃烧起来，让它和自己充满喜悦的心发生和谐的共鸣。她拍着柳德米拉的手，紧紧地握着说：

“我亲爱的！当一个人知道，在生活中已经有了普照全人类的光明，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看见并衷心欢迎这光明的到来，这是多么美好啊！”

她慈祥宽大的脸在微微颤动，眼睛闪射出光芒，在微笑，眉毛在眼睛上面飞舞，使那双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伟大的思想使她陶醉，她把使她心情激动的一切，把她所体验到的一切，都灌注到这些思想中去。她把这种思想压缩在由光辉的言语构成的、容量很大的坚固的结晶体里。这些思想在充满活力的春天阳光照耀下，在年事已高者的心中，越来越茁壮地生长起来，好似鲜花怒放，日益璀璨瑰丽。

“这不正像为人类诞生了一个新的上帝吗？一切为人人，人人为一切！我就是这样理解你们大家的。真的，你们大家都是同志，都是亲人，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真理的孩子！”

母亲的心里又掀起了兴奋的波澜，她停下来，喘了口气，好像要拥抱似的伸开了双臂，继续说：

“当我默念着‘同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听见前进的脚步声！”

她的目的达到了。柳德米拉的脸泛起了奇异的红晕，嘴唇在颤抖，晶莹的大颗泪珠夺眶而出。

母亲紧紧地抱着她，无声地笑了，为自己心灵的胜利感到几分自豪。

临别的时候，柳德米拉看了看母亲的脸，轻声问道：

“您知道吗？跟您在一起是多么好啊！”

二十九

街上干冷刺骨的寒气紧紧裹住母亲的身体，侵入咽喉，弄得鼻子发痒，使她一时喘不过气来。母亲停下脚步，朝四周看了看。离她不远的街角上，站着一个戴皮帽的马车夫，远处有个人弯着腰，缩着脖子在走。他前面一个士兵搓着耳朵连蹦带跳地跑着。

“这个士兵大概是派到小铺子去买东西的！”母亲琢磨着，又继续向前走去，她愉快地听着脚下的雪发出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她很早就来到了车站，她要乘坐的那班火车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在肮脏的、被煤烟熏黑的三等候车室里已经有许多人。严寒把铁路工人赶到这里，马车夫和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人也来取暖，还有一些旅客——几个农民，一个穿着貉绒大衣的肥胖的商人，一个神父带着麻脸的女儿，四五个士兵，几个忙忙碌碌的市民。人们在抽烟、闲聊、喝茶和饮酒。小卖部前有人在哈哈大笑，人们的头上烟雾缭绕。候车室的门被打开时，发出吱扭的声音，当砰的一声关上时，玻璃被震得叮当直响。烟叶和咸鱼浓重的气味扑鼻而来。

母亲坐在门口显眼的地方等待着。每当门打开的时候，就有一团寒气向她吹来，这使她感到很爽快，她便深深地吸上几口寒冷的空气。有几个人手里提着包裹走进来，由于他们穿得很厚，笨拙地在门口堵塞了一会儿。他们嘴里骂着，把包裹扔在地上或凳子上，抖掉大衣领子和衣袖上的霜花，再把胡须上的霜花也擦去，喉咙里发出像干咳似的声音。

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黄色手提箱走了进来，朝四周匆匆扫了一眼，径直走到母亲面前。

“是到莫斯科去吗? ”那人低声问。

“是的，到塔尼亚那儿去。”

“好！”

他把箱子放在母亲身旁的长凳上，很快掏出一支香烟，抽起烟来，稍微抬了抬帽子，然后默默地向另外一扇门走去。母亲用手摸了摸冰冷的皮箱，把胳膊肘靠在上面，心里很得意地仔细观察着人们。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朝通向月台的门口近旁的另一条长凳走去。她毫不吃力地提着箱子——箱子并不大。她昂着头走过去，打量着在她眼前闪过的面孔。

一个身穿短大衣、把领子竖起的年轻人和母亲迎面相碰，他举手在头旁边挥了一下，默默地闪开了。母亲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她回过头来一看，只见那人正用一只闪亮的眼睛从衣领后面盯着她。这种注视的目光像利剑刺痛了母亲。她提着箱子的那只手不由得抖了一下，手里的东西顿时沉重起来。

“我在哪儿看见过他！”母亲暗自想道。她用这个念头来抑制胸中隐隐不快的感觉，而不想用别的言语明确说出这种感觉在增强，升到喉头，使她口干舌燥。母亲忍不住想回头再看一眼。她回头瞟了一眼，那人小心地倒换着两脚站在原地，看来，他想要干什么事而又犹豫不决。他的右手插在大衣的纽扣中间，左手放在口袋里，使他的右肩显得比左肩略高一些。

母亲不慌不忙地走到长凳子跟前，小心地慢慢坐下去，好像生怕自己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会破裂似的。由于她强烈地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她想起了这个人曾在她面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城外的旷

野，雷宾越狱以后；第二次，在法院，当时他和在雷宾越狱时曾向母亲问路而被她骗过的那个警官站在一起。他们都认识她，而且在跟踪她。这是显而易见的。

“完了吗？”母亲问自己道。但接着颤抖地回答：

“也许还不至于吧……”

可是，她立刻强打起精神，严厉地说：

“完了！”

她向四周环顾着，可什么也看不见，脑子里像火花似的闪过一连串各种念头，然后又熄灭了。

“丢掉箱子逃走吗？”

但这时另一个更明亮的火花闪了一下。

“扔下儿子的演说词？让它落到这伙人的手里……”

她把箱子紧紧靠在自己身边。

“提着箱子逃吗？赶快跑……”

她觉得这些想法跟她格格不入，好像是外人强加于她似的。这些想法好像在烧灼着她，使她的头脑感到剧痛，仿佛几根燃烧着的绳子在抽打着她的心。这些想法使母亲感到痛苦羞辱，使她背离自己，背离巴维尔，背离已经和她的心紧密相连的一切。母亲觉得，有一种敌对的力量执拗地紧紧抓住她，压着她的肩膀和胸口，玷辱她，使她陷

入无法摆脱的恐怖之中。她太阳穴上的血管在剧烈跳动，连头发根也觉得发热。

这时，她心里猛然产生一股好像震撼她全身的巨大力量，扑灭了所有这些狡猾而微弱的小火星，以不容争辩的口吻对自己说：

“可耻！”

她立刻觉得好受了一些，变得十分镇静坚定，又补充了一句：

“可别给儿子丢脸！他们没有一个人害怕。”

她的眼睛遇到了一个人的忧郁胆怯的目光。随即脑子里便闪过雷宾的脸。几秒钟的动摇似乎使她更加坚毅刚强，心也跳得平稳些了。

“现在会怎么样呢？”她一边观察，一边在揣度。

那暗探叫来了一个路警，用眼睛望着母亲向路警示意，并对他耳语了几句。路警打量了他一番，退了出去。又来了另一个路警，他皱着眉头仔细听暗探说着。这是个身材高大、没有刮脸的白发老头子。他对暗探点了点头，向母亲坐的长凳走来，暗探很快离开不见了。

老头子不慌不忙地走过来，用怒气冲冲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母亲的脸。母亲把身体朝凳子后面挪了一下。

“只要不挨打……”

老头子在她身旁站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严厉地低声问道：

“你瞧什么？”

“没瞧什么。”

“哼，是个小偷！上了年纪，还要干这种勾当！”

母亲觉得，他的话像在她脸上抽了两个嘴巴。这些恶毒的、声音嘶哑的话使母亲感到好像撕去脸皮、打掉眼睛一样疼痛。

“我？你胡说，我不是小偷！”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喊道。眼前的一切在她愤怒的旋风中旋转起来，受辱的痛苦激起她心里无比的愤慨。她把箱子猛地一拉，箱子打开了。

“你看吧！大家都来看吧！”母亲站起来，抓起一把传单举到头上晃了晃，喊道。透过回响在耳际的一片喧哗声，母亲听见聚拢来的人们的说话声，同时看到人们匆匆从四面八方跑来。

“什么事？”

“瞧，有暗探！”

“怎么回事？”

“说这个女人偷了东西……”

“看样子倒很体面，哎呀呀！”

“我不是小偷！”母亲放开嗓门说道，看见人们从四面紧紧地挤在她周围，心里稍稍平静了些。

“昨天审判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我的儿子弗拉索夫！他在法庭发表了演说，这就是他的演说词！我把它带给大家，让大家看看，想想真理……”

有人小心地从她手里抽了几张传单。她把传单往空中一抛，撒到人群里面。

“这么样干也不行！”有个人胆怯地说。

母亲看见人们抢着传单，把传单藏到怀里和衣袋里——这又使她坚定起来。她全身紧张，觉得心中激起的自豪感在增强，受到抑制的喜悦再也按捺不住，在心中激荡，她变得更加镇静坚强了。她一边说着，一边不断从箱子里抓起一叠叠传单，向左右如饥似渴的人们迅速伸过来的手里抛去。

“我儿子和跟他一起的人为什么要被判罪，你们知道吗？请你们相信母亲的心和她的白发，我可以告诉你们，就因为他们要把真理带给你们大家，所以昨天被判了罪！我到昨天刚知道，这种真理……是谁也驳不倒的，任何人也驳不倒！”

人群静了下来，人数不断增多，越来越挤，大家的身体组成了一个圈子把母亲紧紧围在中间。

“贫困、饥饿和疾病，这就是人们劳动的报酬。一切都欺侮我们——我们成天干活，却过着贫穷的日子，受人欺骗，就这样一天一天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是，别人靠我们的劳动寻欢作乐，坐享其成，把我们看成像链条锁着的狗一样，使我们愚昧无知，恐惧害怕！我们的生活就像黑夜，暗无天日、漆黑一团！”

“说得对！”有人声音低沉地应道。

“堵住她的嘴！”

母亲看见暗探和两个宪兵在人群后面。她想赶快把最后几叠传单散发出去，可是，当她把手伸进箱子的时候，她的手碰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

“拿吧，拿吧！”母亲俯身说道。

“散开！”宪兵推开人群，喊着。人们不愿离开，大家推挤着宪兵，不让他们过去，也许并不是有意要这样做。他们被这个面容善良、头发花白、长着一双正直的大眼睛的妇女有力地吸引住了。他们本来被生活分开，互相隔绝，而现在被她火一样炽热的语言所鼓舞，融成了一个整体。许多受到不平等生活凌辱的人们也许早就寻求和渴望听到这些话。近旁的人们默默地站着，母亲看见他们如饥似渴、神情专注的眼睛，并且自己脸上还感到了他们温暖的呼吸。

“大妈，走吧！”

“他们马上会把你抓走的！……”

“啊，胆子真大！”

“滚开！散开！”宪兵的喊声越来越近，母亲面前的人群摇晃着，互相拉着。

母亲感到，大家都愿意了解她，相信她，她也急于要把她知道的一切，把她觉得具有强大力量的一切思想，完全告诉大家。这些思想毫不费力地从她内心深处升起，谱成一支歌曲。可是她懊恼地感到，她已经声嘶力竭，嗓音发颤，力不从心了。

“我儿子的话是一个工人的诚实的话，是一个不会出卖灵魂的人的话！你们从他大无畏的气概中可以看出，他是坚贞不屈的！”

有个年轻人怀着既钦佩又恐怖的目光望着她。

母亲胸口被人推了一下，她踉跄地跌坐在长凳上。宪兵们的手在人们头上闪动，抓住人们的衣领和肩膀，把他们推到一旁，扯下人们的帽子，扔到远处。母亲觉得眼前发黑，一切都旋转起来，但她克服了自己的疲劳，用尽最后的气力又喊道: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

宪兵用一只红润的大手抓住母亲的衣领，使劲扯了一下。

“住嘴！”

母亲的后脑撞在墙上，一瞬间她的心被一团恐怖的浓烟蒙住，但浓烟很快消散，心里又燃烧起明亮的火焰。

“走！”宪兵说。

“你们什么也不要怕！你们受苦一辈子，没有什么比这更苦的了……”

“我叫你闭嘴！”一个宪兵架起母亲的一只胳膊，用力拉了一下。另一个宪兵抓住她另一只胳膊。他们迈着大步，把母亲拖走。

“这种生活每天在折磨你们的心灵，吸干你们的血肉！”这时暗探跑到前面，在母亲面前晃着拳头，尖声喝道:

“住嘴，你这个畜生！”

母亲两眼圆睁，闪射出炯炯的光芒，下颌颤动着。她两脚用力撑在石板地上，高声喊道:

“复活的灵魂，是杀不死的！”

“狗东西！”

暗探猛地挥手抽了她一个嘴巴。

“这个老婆子该揍！”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喊道。

霎时间，一样黑红的东西使母亲眼睛发花。嘴里充满了血的咸味。

人群中七嘴八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呼喊声使她振作起来。

“不许打人！”

“伙计们！”

“你这个混蛋敢打人！”

“揍他！”

“血是淹没不了理性的！”

有人推搡母亲的后背和脖颈，打她的肩膀和脑袋。在一片呼喊、怒吼和警笛声中，周围的一切像昏暗的旋风旋转起来。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浓稠的东西钻进母亲的耳朵，堵住喉咙，使她感到窒息，脚下的地面在摇晃下陷，她两腿弯曲，全身像火烧似的疼得发抖，身子沉重无力，摇摇晃晃，但眼睛里的光芒并没有熄灭，她看见了许多别人的眼睛，在这些眼睛里燃烧着她所熟悉的勇敢的烈火——是她的心感到亲切的火。

他们把母亲往门外推。

母亲挣脱一只手，抓住门框。

“真理是用血海也扑灭不了的……”

他们打她的手。

“你们这些疯狗，只会使人更加仇恨！你们会得到恶报的！”

宪兵掐住母亲的喉咙，使她透不过气来。

母亲发出嘶哑的喊声。

“你们这些愚昧的家伙……”

不知是谁对她报以号啕大哭。

高尔基（1868—1936）

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作家。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历丰富。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代表作品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沈端先（1900—1995）

即夏衍。中国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号端先，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毕业于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左联，曾任左联常委。1933年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著有话剧剧本《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报告文学《包身工》，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有《狂流》《春蚕》《林家铺子》等。另有《夏衍杂文随笔集》《懒寻旧梦录》等文集行世。

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

Gorky

家事

[苏]高尔基著
耿济之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家事

（苏）高尔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事/（苏）高尔基著；耿济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3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10-0

Ⅰ．①家… Ⅱ．①高…②耿…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0002号

责任编辑 陈丽军

封面设计 樱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　　数　247千字

目　录

一
二
三
四
返回总目录

一

农奴解放令下后两年，基督变容节那天弥撒祭时，尼古拉教堂的信徒们发现一个陌生的人——挤在人群里，不客气地推搡着——勇武有力的男子，被鬓霜侵蚀得极多的圈形的大胡须，吉卜赛式的、微黑的、卷曲的头发形成一只厚帽，巨大的鼻子，瞳仁像小鸽似的灰色的眼睛从浓厚的山丘形的眉毛底下大胆地望人。当他垂手时，人们看得见宽阔的手掌触到膝盖那里。

他走进一群知名士绅的行列，朝十字架膜拜，这尤其使他们不悦。弥撒祭告终时，特辽莫夫的知名人士聚在廊下交换对于这陌生人的意见。有些人说是贩牛商人，有些人说是郡长，但是体弱、心善、性好和平的市董长叶夫赛意·巴意马阔夫却轻声咳嗽，说道：“也许是家仆出身，猎师或是服务贵族娱乐方面的职业。”

布商博卖洛夫，绰号“守寡蟑螂”，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登徒子，爱说尖刁话，满面雀斑，十分丑陋，当时不怀好意地说道：“你们瞧——他的手巴掌多长？走起路来，好像钟楼上的钟全是为他撞响的。”

阔肩巨鼻的人在路中大踏步行走，好像走的是自己家里的土地。他穿着质地佳良的藏青呢外衣，好黑的软皮长靴，手插在口袋里，肘紧压腰际。市民们嘱咐烧圣饼的女人叶尔唐司卡耶详细打听他是什么人，随后在彻响的钟声里各自回家吃馅饼了。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受了到博卖洛夫的杨梅林里去喝晚茶的邀请。

饭后有些特辽莫夫人看见这不见经传的人到河边——牛舌湾——拉脱司基公爵的辖地。他在柳林里走来走去，用平正宽阔的步伐量着沙峡地，将手掌掩在眼上，瞭望城市，奥卡河像绳结般纷乱的支流，

池沼状的小溪瓦达拉克莎。特辽莫夫城里住的全是谨慎的人，谁也不敢唤他，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后来到底打发了巡捕棰子·玛司卡前去。他是城里的小丑和酒鬼。当时当着众人，也不避妇女，不知羞耻地脱下官家发的制服裤子，揉皱的军帽还留在头上，涉足渡过沉泥颇厚的瓦达拉克莎河，挺起醉鬼的大肚，举着可笑的、鹅走的步伐，走到陌生人面前，为了增加勇气，故意大声问："你是谁？"

没有听见陌生人怎样回答，不过棰子立刻就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叙说道：

"他问我，你怎么这样难看？他的眼睛恶毒得很，像强盗一般。"

晚上，在博卖洛夫的杨梅林里，烧圣饼的女人叶尔唐司卡耶，颈腺肿大的女人，著名的占卜者和先知者，凸出可怕的眼睛，向良善的人们报告道：

"他名叫伊里亚，姓阿尔达莫诺夫。他说他打算住在我们这里，经营一种事业，是什么事业，我没有探出来。他顺着伏尔哥洛特的大路来的，三点钟后就从原路回去了。"

就这样也没有打听出这人什么特别的来。这很不痛快，好像有人深夜叩窗，然后隐没了，因此一言不发地预告灾害的降临。

过了三星期左右，市民们记忆里的创痕差不多磨平了，忽然这阿尔达莫诺夫在星期四那天亲身到巴意马阔夫家去，像劈斧似的说道：

"你瞧，叶夫赛意·米脱里奇，新的住户到你的聪明的手里来了。请你帮帮忙，让我在你的附近住下来，创立好的生活。"

他简短而有头绪地讲述自己是拉脱司基公爵的人，原住勒提河库尔司基封田。他曾充当戈渥尔基公爵的收租人，农奴解放令颁布后离开公爵，受了重赏，决定经营事业：开设布厂。他的妻子已过世，长子叫彼得，次子是驼背，名叫尼基大，第三子叫奥莱士卡，本是他侄儿，收做儿子。

“此地的乡下人不大种麻的。”巴意马阔夫在凝想中说。

“我们会让他们多种。”

阿尔达莫诺夫的声音浓重、粗鲁，他说话好像大鼓，然而巴意马阔夫一辈子在地上谨慎走路，轻声说话，似乎怕惊醒一个可怕的人。他眨着悲哀的、丁香般的、和蔼的眼睛，望着阿尔达莫诺夫的儿子。他们像石头般站立在门外，长相不大相同的：老大像父亲，宽阔的胸部，眉毛聚拢在一起，眼睛是小的，像熊眼；尼基大的眼睛是处女式的，大而发蓝，像他的衬衣；奥莱士卡是头发卷曲、脸色发红的美男子，皮肤白皙，目光直而快乐。

“有孩子要当兵去吗？”巴意马阔夫问。

“不，我自己需要他们，有证书在手里。”

阿尔达莫诺夫向孩子们挥手，吩咐道：

“出去吧。”

在他们守着长幼辈分，鱼贯地轻声走出以后，他将重掌放在巴意马阔夫膝上，说道：“叶夫赛意·米脱里奇，我想连在一起，向你求媒，把你的闺女嫁给我的大儿子。”

巴意马阔夫竟大吃一惊，在长椅上跳了起来，摇手。

“你怎么啦！我初次和你见面，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居然来这手！我只有一个闺女，出嫁还早，你也没有看见过她，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人……你怎么啦？”

阿尔达莫诺夫从卷曲的胡须里发出冷笑，说道：“关于我，你可以问警官，他受过公爵的恩德，公爵写信给他，叫他尽力为我帮忙。你不会听到什么坏的传言，圣像可以做保证。你的女儿我很了解，我私下到这城里来过四次，这里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全都打听清楚了。我的大儿子也来过，见过你的女儿，请你安心吧！”

巴意马阔夫感觉好像是一只狗熊扑到他身上来一般，求着客人道：

“你等一等……”

“稍等是可以的，如果久等——就等不及了。”固执的人严肃地说，并朝窗外院里喊道，“你们来呀，对主人鞠躬。”

他们辞别后，巴意马阔夫惧怕地望着圣像，画了三次十字，微语道：

“上帝保佑我！这是什么人？免去我的灾难吧。”

他击着手杖，踱进花园里去，妻子和女儿正在菩提树下烧糖浆。肥胖、美丽的妻子问道：“那些在院里站着的年轻人是什么人？”

“不知道。娜泰里亚哪里去啦？”

“到厨房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巴意马阔夫阴郁地重复着，坐到草编的椅上，“人们说，农奴解放令下达后大家都很不安，这话很好。”

妻子盯了他一会儿，惊慌地问：“你说什么？又不痛快了吗？”

“我的心痛起来了，心想这人是来接替我的。”

妻子开始安慰他。

“得了吧！现在人从乡下到城里来的有的是呢。”

“就因为来的人多呢。我暂时不对你说，让我想一想。”

过了五昼夜，巴意马阔夫躺下床去，又过了十二昼夜便死了，而他的死投下了更深厚的黑影到阿尔达莫诺夫和他的儿子们的身上。在市董长病时，阿尔达莫诺夫来过两次，他们两个人面对面谈了许多话。第二次巴意马阔夫把妻子唤进来，两手疲乏地合在胸前，说道：“你同她说吧。我大概在世也不久啦，让我休息休息吧。”

“同我出去一会儿，乌里央娜·伊凡诺夫娜。”阿尔达莫诺夫命令着，也不瞧女主人是不是跟在后面，自己出屋去了。

“去吧，乌里央娜。大概这就是命运。”市董长看见妻子不敢跟客人出去，就轻声劝她。她是聪明的女人，具有自己的性格，不会不假思索地去做任何事的，但是结果却是这样的：一小时后她回到丈夫身旁，美丽的长睫挥弹下泪珠，说道：“米脱里奇，显然真是命运；你祝福你的女儿了吧。”

晚上她将服装华丽的女儿领到丈夫床前，阿尔达莫诺夫把儿子推过来。男女两人互不看视，拉住手，低头跪了下来。巴意马阔夫喘着气，将镶珠的祖传的古神像盖在他们头上:

“为了圣父、圣子的名……上帝，愿时常赐恩惠给我的唯一的子息！”

又厉声对阿尔达莫诺夫说道:

“记住，我将女儿托付给你，你应对上帝负责！”

阿尔达莫诺夫对他鞠躬，手触着地板。

“知道的。”

没有对未来的儿媳说一句和蔼的话语，看也不看她和儿子，头朝门外一指，阿尔达莫诺夫说道:

“出去吧。”

等被祝福的男女走出以后，他坐在病人床上，坚决地说道:“请放心吧。一切会进行顺利的。我给我的公爵们当了三十七年的差，没有一点儿差错。人不是上帝，人不是慈悲的，很难博取他们的欢喜。亲家母乌里央娜，你将来不会错的。你代替做我的孩子们的母亲，我已经吩咐他们要尊敬你老人家。”

巴意马阔夫听着，默默地望着屋隅的神像，哭泣了。乌里央娜也啜泣了。这人却恼怒地说道:

“唉，叶夫赛意·米脱里奇，你回去太早，不肯保重自己。我真是需要你，太需要了！”

他用手将胡须梳得唰唰地响起来，大声叹气。

“我知道你的事情。你诚实又极聪明，你同我再活上五年，事情会做得很好的，但这是上帝的意志。”

乌里央娜喊着，显得可怜的样子:

“你这乌鸦怎么尽呱呱地叫着，来吓唬我们？也许会……”

但是阿尔达莫诺夫站起来，对巴意马阔夫齐腰鞠躬，像拜死人似的:

“感谢你对我的信心。告辞吧，我要到奥卡河去，载着财产的小船到了。”

他走后，巴意马阔夫女人生气地痛哭起来:

“这乡下野人，连一句和蔼的话都没有对他儿子的未婚妻说一下。”

丈夫阻止她:

“不许哭，不要吵我。”

想了一想，又说:

“你可以依靠他，这人也许比我们这里的人都好。”

巴意马阔夫死后全城都来送殡致敬，五个教堂的牧师们全到了。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同死者妻女一起在灵后随行：这使市民们感觉不快。驼子尼基大落在最后，听见人群里嘟哝着说：

“不知道是什么样人，居然一下子就钻到头位上去。”

博卖洛夫旋转着橡实色的圆眼，微语道：“死者叶夫赛意和乌里央娜两人全很谨慎，从不做乱七八糟的事，一定有什么秘密在里面，一定是这鸢鸟用什么方法诱惑了他们，否则他们会同他结成亲戚吗？”

“是的，这是黑暗的事情。”

“我说是黑暗的事情，一定是妖惑。要知道巴意马阔夫生前真是圣人一样呀。”

尼基大俯首听着，驼背弯得低，似在期待打击。那天有风，风追着人群吹刮，几百条腿举起的灰尘像云烟般在人后面飞扬，厚厚地拍贴在除下帽子的油光头发上面。有人说：

“你瞧，灰尘把阿尔达莫诺夫撒得满脸，发灰色气了。这吉卜赛人……”

乌里央娜在丈夫葬后十天上就带着女儿到修道院去住，把自己房子租给阿尔达莫诺夫。他和他儿子们像狂飙般旋转着，从早到晚在众人眼前闪过，在街上迅快地行走，匆忙地向教堂画十字。父亲好嚷闹，爱怒；长子阴沉，不好说话，显然是胆怯或害羞；美男子奥莱士卡同男人们好争辞，看见女人就大胆地眨眼睛。尼基大从日出后就把尖驼背带到河的对岸的牛舌湾去。在那里，木匠、石匠聚了一大堆，建筑一所长形的、砖制的工人宿舍，又在旁边奥卡河边用十二俄寸厚

的木头造了一所双层大房，活像一所监狱。晚上，特辽莫夫的居民聚在瓦达拉克莎岸旁嗑南瓜子和向日葵子，倾听锯刀尖利的嘶声、刨子的沙响、锐利斧头甜蜜的裂声，带着嘲笑回忆建造巴比伦宝塔的无用。博卖洛夫还用安慰的口气为这些陌生人预断一切的不幸：

“春水会把这难看的建筑物淹没的。也许会发生火灾：木匠们尽抽烟，到处是刨屑。”

痨病样的神父瓦西里应和着他：

“在沙上建筑的。”

“工人聚拢来，开始喝酒，偷东西，淫乱。”

身躯伟大、灌满脂肪、满身肥肿的磨坊主人兼酒店老板路加·巴司基用嘶哑的低音安慰大家：

“人多了，容易吃饭。不要紧的，让他们工作吧。”

最使市民们可笑的是尼基大·阿尔达莫诺夫。他在一大方块地皮上砍倒柳树，掘去树根，整天挖瓦达拉克莎河里的肥烂泥，切开池沼里的泥炭，驼背朝天，放在小车上运走，铺到沙地上，乌黑的一堆堆地放着。

“想弄菜园呢，”市民们猜出来了，“这个傻子！沙子上加肥料有什么用？”

太阳落山后，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父亲在前，其他人随着鱼贯地渡越小河，身影落在碧绿的水上。博卖洛夫指着说：“瞧呀，瞧，这驼子的影儿！”

大家都瞧见第三个走着的尼基大的影子在异乎寻常地战栗，似乎比他的弟兄们的长影还重些。有一次，大雨后河水涨了，驼子被河藻绊住脚，或是向坑里踏空，竟没入水里去了。岸上的旁观者全都高兴得哈哈大笑，只有奥里贡卡·奥洛瓦，醉鬼钟表匠的十三岁的女儿，怜悯地喊出：

“喔唷，喔唷，要沉死了！”

有人朝她的后脑击了一下：

“不许瞎嚷嚷。”

走在最后的奥莱士卡钻身入水，抓起他哥哥，让他站住了身子。两人全身湿淋淋，烂泥涂满在衣裳上。登上岸后，奥莱士卡就一直朝着人群走去，使大家全退后让开他。有人惧怕地说：

“你这小畜生……”

“他们不喜欢我们。”彼得说。父亲一边走，一边朝他的脸望了一下：

“过些时候，他们会喜欢的。”

他又骂起尼基大来了：

“你这笨蛋，瞧着点脚，不要让人家发笑。我们活着不是为受人家嘲笑的，木头！”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住在那里，同谁也不相识。一个肥胖的老妇替他们管理家务。她全身穿着玄色服装，头上扎着黑头巾，头巾的结儿

凸出着，像是尖角，说的是一种揉压的言语，说得不多，也不易了解，好像不是俄罗斯人。关于阿尔达莫诺夫家里的事情向她是打听不出什么来的。

“假装做和尚，这些强盗……”

有人打听出父亲和长子常到附近乡村去劝农人种麻。有一次出行时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受了偷逃兵士的袭击。他用缚在鞣皮带上的两磅重的铁锤掷过去杀死了一个，把另一个的脑袋击破了，第三个便逃走了。警官夸奖阿尔达莫诺夫，但是贫穷的伊里因教区的青年牧师却为了这杀案决定作赎罪的苦行——站在教堂里诵经四十昼夜。

秋天的晚上，尼基大对父亲和弟兄们朗诵圣贤生活记述、教堂长牧的遗训，父亲却时常打断他说：

“这些言辞很高深，不是我们的理性所可了解的。我们是粗人，不会想这些，我们生出来是做普通事情的。先公爵犹里读了七千卷书，用思想用到连上帝也不信了。他走了许多地方，见过不少帝王，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但是造了一所布厂，没有弄好。无论想做什么，都做不成，只有一辈子靠乡下人的粮米过活。”

他说时把话语说得很亲切，停下来想想，自己凝听所说的话，重又教训起孩子们来了：

“你们以后的生活很难过，你们自己就是律法和保障。我这一辈子过的日子不靠自己的意志，是听人家吩咐的。看出来不应该这样做，却不能更改，不是我的事情，是主人的。不但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连想都不敢想一想，就怕把自己的和主人的理性搅乱了。你听见没有，彼得？”

“听见了。”

“对呀。你要明白，人活在世上，好像没有他似的，自然责任小些，不用自己走路，有人驱使你。不负责任的生活容易过些，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他说上一两点钟，老是问孩子们“听见没有”，坐在炉台上面，脚悬空挂着，手指梳理胡须圈儿，不慌不忙地烙出一环环的话链。宽广清洁的厨房里是温暖的黑暗，窗外风雪呼啸，在熨贴玻璃，像熨烫丝绸，或是霜冻在蔚蓝的寒冷里破裂着。彼得坐在桌旁蜡烛前面，翻纸作响，轻声地打算盘珠子；奥莱士卡帮助他；尼基大熟练地用树枝编筐。

“现在皇上给我们自由了。这应该明了：这解放究意有什么计算？喂羊吃草也不是没有计算的，现在却是整个民族，好几十万人都被解放了。这意思就是皇上已经明白，在贵族们身上取不到什么，他们自己也要用的。戈渥尔基公爵在解放令以前已经猜到这层，对我说：‘强迫的工作并不合算。’这才信任我们，叫我们做自由的工作。现在当兵的不再背二十五年的枪，却应该去工作。现在每人应该表现自己能做什么事。贵族制度已到了末途，现在你们自己就是贵族，听见没有？”

乌里央娜·巴意马阔夫在修道院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月，回家以后的第二天，阿尔达莫诺夫就问她：

“快办喜事了吧？”

她恼怒了，生气地瞥着眼睛。

“你怎么啦，醒醒吧！她父亲过世还没有半年，你就……你不知道罪孽吗？”

阿尔达莫诺夫严肃地阻止她：

“亲家母，我看不出有什么罪孽。贵族们做得还算少？可是上帝包庇着。我有需要；彼得需要一个女主人。”

随后他问她有多少钱？她答道：“女儿的妆奁是五百块钱，多一个也不能给！”

“你会多给的。”这个身材高大的农人盯着她，自信而且不经意地说。他们对坐桌旁，阿尔达莫诺夫靠在桌上，双手的手指插进胡须的浓绒中，女人皱着眉头，胆怯地挺直身子。她的年纪已在三十以外，但是她显得十分年轻，在她的饱满红润的脸上闪耀着浅灰色的、聪明的眼睛。阿尔达莫诺夫站起来，挺直身体。

“你很美丽，乌里央娜·伊凡诺夫娜。”

“还要说什么话？”她问，带着生气和嘲弄的神情。

“没有什么话说了。”

他不高兴地走出，沉重地倒退着两脚。乌里央娜目送着，偶然在衣镜般的冰面上瞥了一眼，愤愤地微语道：

“胡子鬼，黏上了……”

她感到在这人面前的危险，就走上楼找女儿，但是娜泰里亚不在那里。她向窗外望去，看见女儿在院里大门旁和彼得并立着。乌里央

娜赶紧跑下楼梯，站在台阶上喊道：

“娜泰里亚，回家来！”

彼得对她鞠躬。

“年轻人，母亲不在身边，你同她女儿讲话，太不合规矩了。以后不准这样！”

“她是我的未婚妻。”彼得提醒她。

“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规矩。”乌里央娜说，但是同时又自问道：

“我生气什么？年纪轻，还能不亲热亲热？有点不好，似乎是妒忌女儿。”

到屋里她狠狠地揪住女儿的辫子，到底禁止她同未婚夫私自讲话。

“虽然他已和你定亲，但是还没有到时候，不定怎样呢。”她严肃地说。

阴暗的惊慌搅乱她的思想。几天以后她到叶尔唐司卡耶那里去问卜未来，全城妇女是常到这颈腺肿的、肥胖的、像一口钟的魔术妇人那里去诉出自己的罪孽、恐惧和苦痛的。

“这没有什么可问卦的，”叶尔唐司卡耶说，“我对你直说，你应该依靠这人。我的眼睛朝额角头上蹿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知道人，我看透他们，像看透那副纸牌一样。你瞧他的事情多么顺利，像滚球一

般，我们的人妒忌他，只好吞咽恶毒的唾沫。你无须怕他，他生活着不像狐狸，却是像一只狗熊。”

“就因为是狗熊呀。”寡妇同意着，叹了一口气，对女卜者说道，“我害怕，从第一次他来求亲的时候就害怕了，好像忽然从黑云里掉下一个谁也不熟识的人，硬来攀亲。难道有这样的事吗？我记得他说着话，我看着他的傲慢的眼睛，他说的什么话我全答应，好比他掐住我的喉咙管一般。”

“这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聪慧的烧圣饼的女人解释着。

但这一切不能使乌里央娜安心，虽然女卜者从布满草叶味的屋内送她出去的时候还赠言道：

“记住呀，唯有傻子是在故事里成功事业的……”

她很可疑地把阿尔达莫诺夫大夸一顿，夸得那样厉害，好像被贿买似的。但是玛德连娜·巴尔司卡耶，身大，肤黑，干瘪得像一条咸鲈鱼，却说了另样的话：

“全城都替你叹气，乌里央娜。你怎么不怕这些外来的人？你瞧！有一个小伙子是驼背，这不是偶然的，父母的罪孽不轻，才生出这样的怪物来。”

乌里央娜心里难受，时常殴打女儿，同时又感到恨她是没有理由的。她努力避见房客们，但是那些人却时常横梗在她面前，在她的生命上遮掩一层恐慌。

冬不经意地窜进，轰响的风雪，坚固的霜冻立刻侵袭过来，白糖般的雪山压倒了市街和房屋，椋鸟窠和教堂的尖顶戴上棉帽，白铁封

住了河和池沼的黑水。奥卡河的冰上市民和附近村庄里农人开始了拳击戏。奥莱士卡每逢节日出去参加拳击，每次回家时总是挨了打，气狠狠的。

“怎么啦，奥莱士卡？”阿尔达莫诺夫问，“显然这里的战士们比我们的熟练些。”

奥莱士卡用铜币或冰块磨擦伤处，阴郁地沉默着，瞥闪着鹰眼。彼得有一次却说：

“奥莱士卡打得挺凶，只是自己的人——那些城里人——尽打他。”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将拳按着桌子，问道：

“为什么？”

“不爱。”

“不爱他吗？”

“不爱我们大家。”

父亲用拳击着桌子，蜡烛竟从蜡台里跳出来，熄灭了。黑暗里传出一阵吼声：

“你为什么老对我讲爱情，好像姑娘一样？我不要听这种话！”

尼基大一面点蜡烛，一面说：

“奥莱士卡可以不必去参加拳击了吧。”

“这样——为的是使人们笑我们阿尔达莫诺夫害怕了吗？你住嘴，你这教堂撞钟的！烂好人！”

这样把大家都骂了。几天后晚餐时阿尔达莫诺夫说着和蔼、唠叨的话：

“孩子们，你们最好去猎熊，是一桩好游戏。我同戈渥尔基公爵到略庄司基树林去过，替他背猎枪，真有趣！”

他兴奋地叙述几桩打猎成功的事件，几天后就同彼得和奥莱士卡到树林里去打死一只庞大的老熊。后来弟兄几人自行前去，追到了一只母熊。它把奥莱士卡的短筒皮袄撕破了，还抓伤了他的大腿，但是弟兄们到底把它打死了，将一对小熊带回城里，把杀死的野兽留在树林里，做狼的晚餐。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怎么样？”市民们问乌里央娜。

“没有什么，很好。”

“猪到了冬天总是安静的。”博卖洛夫说。

寡妇有点不相信，开始感到从某个时候起人们对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的仇恨态度会使她生气，所流露的对于他们的不友善会使她也倒抽一股凉气。她看见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生活得清醒，友善，固执地经营自己的事业，看不出什么坏处来。她严密地留心女儿和彼得的行动，相信这矮胖、沉默的少年举止十分严正，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并不想把娜泰里亚推到黑暗的屋隅里，搔她的痒痒，附耳说些羞人的话，像城里的那些未婚夫那样。使她不安的是彼得对她女儿那份不易了解的，干燥的，却又爱惜的，同时似乎又含着醋意的态度。

“他将是一个不失温情的丈夫。”

有一天，她走下楼梯时，听见下面外屋里女儿的声音：

“你们又要去打熊吗？”

“想去的。怎么样？”

“危险得很，奥莱士卡被野兽抓伤了。”

“那是他自己的错，不应该性急。这么说——你是想我吗？”

“对于你，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咦，你这女浪人。”母亲含笑地想，叹了一下。

“然而他却是个笨货。”

阿尔达莫诺夫带着越来越坚决的态度对她说：

“赶紧给他们成亲吧，否则，他们自己会忙起来的。”

她看出来是应该忙了，姑娘夜间失眠，不能隐瞒肉体苦闷在压逼着她。复活节时她又把她送到修道院去。过了一月回家后，她看见荒芜的花园收拾得十分整齐，树上的苔藓业已除去，莓果树全被剪齐，扎好；这全是熟练的手做成的。她顺着小道到河边去，看见驼子尼基大正在修被春水冲倒的篱笆。长及膝盖的麻布衬衫里可怜地凸露出驼峰的骨架，差不多把包在齐直、光亮的头发里的巨头全遮掩住了；尼基大用榆树枝包住头发，不使它披露头上。他的灰色的身形处在嫩绿的叶丛中，很像一个专意工作到自忘程度的老隐士。他挥摇阳光里发银光的斧头，熟练地劈砍一根木柱，轻声浅唱，用女郎的、柔细的声

音，哼着一种教堂的歌调。薄绸样子的水在篱外闪烁着绿光，阳光的金影在水中嬉戏，活像一群鲤鱼。

“上帝帮助你。”女人带着出乎自己意外的、温柔的神情说。尼基大柔和的蓝眼瞥看她一下，和蔼地说道：“上帝保佑。”

“是你收拾的花园吗？”

“是我。”

“收拾得很好。你爱花园吗？”

他跪在那里，简单地讲述他从九岁起就被公爵送到花匠那里做学徒，现在他已经十九岁了。

“驼背，却并不恶。”女人想。

晚上她同女儿在楼上喝茶的时候，尼基大站在门外，手持一束鲜花，不美丽、不愉快的、微黄的脸上含着微笑。

“请收下这一束花。”

“这为什么？”乌里央娜惊奇起来，可疑地审视那束选理得十分美丽的花和草。尼基大对她解释说，他在贵族家里每天必须送花给公爵夫人。

“噢，原来这样，”乌里央娜说，脸上带点红润，骄傲地抬头，“莫非我像公爵夫人吗？她是不是一个美女？”

“你也是呀。”

乌里央娜又脸红了。她想道：

“不是他父亲教他的吗？”

“谢谢你这样尊敬我。”她说，但是并没有请尼基大喝茶。在他走后，她想着就说出声来了：

“他的眼睛很好，不像父亲的，大概像母亲的。”

她又叹了一口气：

“显然，我们同他们住在一起是出于命运。”

等到丈夫去世一周年满后，她不再劝阿尔达莫诺夫延到秋天再成亲，却坚决地对亲家公声明道：

“只有一样，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请你不要干涉这喜事，让我照我们的老规矩来办。这于你也有利的，你可以一下子和我们那些阔人们结交，显得体面好看。”

“噢，”阿尔达莫诺夫骄傲地吼起来，“没有这样，人家也会远远地看见我的。”

她看见他这样傲慢，有点气，说道：

“这里的人们全不爱你。”

“会惧怕我的。”

他暗笑一声，耸着肩：

“彼得也老是讲什么爱不爱的。你们真是怪物……”

“但是这不爱显然也落到我的身上。”

“亲家母，你不必着急！”阿尔达莫诺夫举起长手，指头握紧成拳头到紫红的程度，“我会把人们击碎的，谁也不能在我身边跳得长久。没有他们的爱我也过得去的……”

女人不说话了，带着苦恼的惊慌想道：

“真是野兽。”

于是，她舒适的房屋里挤满了女儿的女朋友们，城里好家庭的姑娘们。她们全穿上华丽的、古式的、锦织的长袍，带着洋纱和薄布制成的、白水泡形的袖子，镶缘边和莫尔度式的刻花丝边，手肘上围着丝花边，穿着山羊皮和摩洛哥皮的软靴，长辫上戴着绸结。新娘穿着沉重的、银色的锦袍，从领子到缘边缝着一排金色的、细工刺绣的纽扣，肩上披着金锦织的外衣，披着白色和湖色的绸带。她坐在前面屋隅，像冰人一般，用丝织手帕擦着流汗的脸，一面喘气，一面响亮地唱诗：

“绿绿的草原上，
绀青的花朵上，
流满了春水，
冰凉的、混浊的水……”

女郎怨诉的呻吟沉息下去了，女友们就亲密地，大声地接唱下去：

“送我这小姑娘，
送我到水里去，
赤着脚，不穿鞋儿，
光着身，不穿衣裳……”

奥莱士卡埋身在女郎们堆里，嘻嘻哈哈地笑，喊道：

“这支可笑的歌！把姑娘塞在锦织里面，好比火鸡装在洋铁桶里，还嚷着‘光着身，不穿衣裳！’”

尼基大坐在新娘旁边，一件藏青的新袍丑陋而可笑地从驼背峰那里拥到脑后，蓝眼张得很大，向娜泰里亚很奇怪地望着，似乎惧怕姑娘立刻就要融化，消失似的。玛德连娜·巴尔司卡耶站在门前，把整个门的空间都占满了，旋转眼珠，用深沉的低声说道：

“你们唱得并不凄凉，姑娘们。”

她跨了一下宽阔的马步，严声教导她们，应该怎样照古式唱歌，预备结婚时应带着怎样的战栗。

“古话说：嫁丈夫好比跟从一面石墙。你们要知道墙是厚的，不容易撞破，是高的，不容易跳过。”

但是姑娘们不大听她。屋里又挤又热，她们推开老妇人，跑到院里和花园里去了。奥莱士卡穿着金色的绸衬衫、棉绒的马裤，挤在姑娘们中间，像花丛的蝴蝶，嘻嘻哈哈地喧闹着，像醉鬼似的快乐。

巴尔司卡耶翘起厚唇，瞪着眼睛，往前高抬锦缎裙子的边缘，像一股浓烟的乌云般跑上楼去找乌里央娜，用先知者的口气说道：

“你的女儿很快乐，这个不对，不合规矩。凡是快乐的开始必得到恶劣的终局。”

乌里央娜跪在一只包铁的大木箱前面，在那里焦心地寻找什么。她身旁地板上，床上，掷满了一块块的锦缎绢布、莫斯科红绫布、毛绒围巾、缎带、绣花手巾之类，像开了一爿市集上的小铺。宽长的目光静卧在鲜艳的绸缎材料上面，使它们熠炽着各不相同的光，好像晚霞里的云乳。

“新郎没有结婚以前就住在新娘的家里，这不合规矩。应该让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搬出去……”

“你早说，现在说这话晚了。”乌里央娜喃声说，身躯俯到箱上，掩藏那副生气的面孔。她又听到了一阵低音的话语：

“大家说你是聪明人，所以我也不说了，心想你自己会想到的。于我有什么关系？我呢，只要拿实话说了出来，人家不采纳，上帝会记下分数的。”

巴尔司卡耶站在那里，像一尊巨像，头挺得动也不动，像端一个灌满了智慧的瓶。她不等到回答，就钻出门去。乌里央娜在花彩的、火烧的锦缎里跪着，带着烦恼和恐怖微语道：

“上帝，保佑呀！不要叫我失去理智！”

门外又有衣裳擦响的声音，她赶紧把头埋入箱内，藏掩着眼泪。尼基大站在门前说：

“娜泰里亚打发我来问您要不要帮忙。”

“谢谢，亲爱的……”

“奥里贡卡·奥洛瓦在厨房里被糖浆烫了一身。”

“啊呀，那怎么办？很聪明的姑娘，可以做你的媳妇……”

“谁肯嫁我呢……”

园中菩提树下，坐在圆桌上喝家酿啤酒的有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笳佛里拉·巴尔司基——新娘的继父、博卖洛夫、皮匠芮铁意金——空虚的眼睛的人和专造大车的伏洛博诺夫。彼得靠在菩提树上站着，黑发上涂了不少的油，头好像是铁制的。他恭敬地倾听长辈们的谈话。

“你们的风俗不同。”父亲凝神地说。博卖洛夫吹起牛来了：“我们是基本民族，大俄罗斯！”

“我们也不是附属的。”

“我们的风俗是古代传来的……”

“许多莫尔特瓦人、丘瓦士人……”

姑娘们互相推搡着，随着尖叫声和嬉笑声跑进园里，围着桌子，许多长绸袍成了鲜艳的花圈。她们唱着颂歌：

“喂，伟大的亲家公，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

跨一步——折断一脚，

再跨一步——又折一脚，

跨了三步——脑袋离去。”

“怎么这样歌颂！”阿尔达莫诺夫转身向着儿子，惊异地喊了。彼得谨慎地冷笑一声，望着姑娘们，揪了揪自己的耳朵。

“你再听下去！”巴尔司基劝着，哈哈地笑了。

“这还不够，我们的亲家公，

姑娘的掠夺者……”

“还不够吗？”阿尔达莫诺夫兴奋地喊着，显然感到不安，手指击着桌子。

姑娘们起劲地唱下去：

“应该和着歌声让你撞着犁耙，

从山上把你扔到石上，

好叫你不哄骗我们，

不尽信口夸奖，

那辽远的异方，

无人迹踏到的荒村，

在那里播满了忧愁，

撒满了眼泪……”

“原来是这个意思！”阿尔达莫诺夫生气地喊着，“姑娘们，我虽然不敢触怒你们，可是自己的家乡总是要夸奖的：我们的风俗温和些，人们客气些。我们还有一句谚语，司瓦帕和乌骚若流到赛姆河里。托上帝的福，没有流到奥卡。”

“你等着，你还不大知道我们，”巴尔司基说，不知是夸口，还是恐吓的意思，“应该赏点什么给姑娘们！”

“给多少？”

“愿给多少就多少。”

阿尔达莫诺夫给了姑娘们两块银卢布。博卖洛夫生气地说：

“你给得太多，干吗要阔！”

“你们是真难侍候呀！”阿尔达莫诺夫也发怒，喊起来了。巴尔司基哄笑了，皮匠芮铁意金却向空中撒布着细碎、尖锐的笑声。

姑娘们的游戏到黎明时才完结。客人散了，屋里每人差不多全睡熟了。阿尔达莫诺夫同彼得和尼基大同坐园中，摸着胡子，低声地说话，不时向园中看望，眼睛抚摸着玫瑰色的云：

“全是些尖刻的人，不和气的人。彼得，你丈母娘叫你做什么，你全依着她做，哪怕是女人的无聊事情，也应该做！奥莱士卡去送女孩子们了吗？女孩子们对他很要好，男孩子们却正相反。巴尔司基的儿子恶狠狠地看他……尼基大，你应该和气些，你是会的。你父亲在那里做下了裂缝，你就当作封泥，替他挡住了吧。”

他用一只眼睛望着大火壶，继续阴郁地说：

“大家都喝了酒，喝得像马一样。你想什么，彼得？”

彼得手里抚弄丝织的腰带——新娘的赠物，小声说道：

“乡村里随便些，住得比较安静。”

“嗯……自然随便些，即使天天睡觉……”

“他们把婚礼拉得太长了。”

“忍着点吧。”

于是到了彼得困难的大日子了。彼得坐在屋子前面的角落里，明知他的眉头紧皱着，感到这不大好，使新娘瞧着不愉快，但是不能将眉毛放松一下，像被一根硬线缝住了。他蹙额望着客人们，摇着头。蛇麻草撒到桌上，撒到娜泰里亚的面纱上。她也低着头，疲乏地微闭眼睛，面色惨白，害怕得像小孩，由于害臊全身抖索着。

“酒苦呀！”一些通红的、多毛的嘴脸，张着凸挺出的牙齿，轰吼起来，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彼得转身过去，像一只狼，不弯下脖颈，抬起面纱，用干燥的嘴唇、鼻子向面颊上撞去，感到她的皮肤上一种像摸到缎子似的凉意，肩头近于恐惧的颤索。他很怜惜娜泰里亚，也觉得羞惭。但是挤坐成圈的酒客们又喊起来：

“新郎官不会呀！”

“往嘴唇上去！”

“叫我吻起来才好呢……”

酒醉的女人声音尖响着:

“我来吻你！”

“酒苦呀！”巴尔司基喊了。

彼得咬紧牙齿，把嘴按到新娘的滋润的唇上。唇抖索着，她全身白白的，似要融化的样子，好像太阳下的云儿。他们两人都饿了，从昨天起没有吃东西。彼得由于心神的惊惶，蛇麻草浓烈的气味，又喝了两杯起沫的秦木良司基酒，感到自己醉了，又怕新娘觉察了出来。周围的一切都动摇了。一群难看的嘴脸形成红色的泡沫，一会儿见凝为色调斑驳的一堆，一会儿飘散到各处。儿子带着哀求和生气的神情看着父亲。阿尔达莫诺夫头发蓬乱，望着乌里央娜赧红的脸，全身像冒火焰似的喊道:

“亲家母，碰一下甜甜蜜蜜的杯！你身上全是蜜——甜得很……”

她伸出一只圆白的手，镶翠石的金镯在阳光里闪烁，项珠圈在高耸的胸部摇曳。她也喝了酒，灰色的眼睛里含着疲倦的微笑，微开的唇诱惑地动着。她碰了杯，喝完了酒，向亲家公鞠躬。他呢，摇着毛发蓬松的头，快乐地喊道:

“你的举动真好，亲家母！你真是有公爵夫人的举动！”

彼得模糊地明了父亲的行动有点不大对了。在客人们醉酒的吼闹中，他微细地捉住博卖洛夫恶意的呼喊、巴尔司卡耶低音的责备话、芮铁意金的细笑声。

“不是喜事，却是——审判所。”他想着，又听见人家说：

“你瞧这狗怎样望着乌里央娜。哈，哈！”

“还有一顿喜酒吃，只是没有牧师……”

这类的话贴进他的耳朵里去，但他立刻就忘掉了，每逢娜泰里亚的膝盖或手肘触到他身上，引起他全身一种惊慌的疲倦的时候。他竭力不看她，头挺直不动，但是眼睛不肯管事，老是向她直盯。

“这一切快完了吗？”他微语。娜泰里亚答道：“不知道。”

“真叫人害臊……”

“是的。”他听见她说，很喜欢新娘和他有相同的感觉。

奥莱士卡同女孩们在花园里喝酒；尼基大和长身的神父并坐着，神父满是雀斑的脸上长着潮润的胡须、黄色的铜眼。市民们从院里和街上朝敞开的窗里张望，几十颗头在蔚蓝的空气里摇动着，不时地互相替换；张开着的嘴微语着，发出嗤声，呼喊着。窗户好像是一只只的麻袋，这些喧闹的头颅立刻就要从那里像西瓜般滚进屋里。尼基大特别注意到浚河工人奇虹·瓦洛夫的脸，颧骨耸起，长满赤红的浓毛和斑点。初看过去没有什么颜色的眼睛很奇怪地眨闪着，只是眼珠在耀光，睫毛毫不动摇；还有不动的是不大的嘴上柔细、紧闭的唇，四围有卷曲的胡须微掩着；耳朵不合适地贴在头盖骨上。这人将胸部压在窗台上，人家想推开他的时候，不嚷，也不骂，只是默默地借着肩和肘轻微的行动抵抗着。他的肩膀圆得笔直，脖颈藏在里面，头似是从胸部直接生出来的。他好像也是驼背，尼基大在他的脸上找出些易于接近的、善良之点。

一个跛腿少年忽然出其不意地敲响小鼓，手指在鼓皮上紧紧地弹着。小鼓咚咚地响起来。有人打啸了一下，在膝上伸开两行键的手风琴，立刻在屋的中央旋转起来。司铁巴萨·巴尔司基，圆脸、蓬发的男傧相，和着音乐的节拍喊起来了；

“喂，姑娘们——顽抗的女人们，

转圈跳舞、好游戏的女人们，

我这里钱儿叮叮地响，

对着我，出来吧！”

他的父亲挺直魁梧的身躯，大喊道：“司铁巴萨！不要给城里人丢脸，给那些小鸡们看看！”

阿尔达莫诺夫跳起身来，摇动着像扫帚般蓬乱的头，脸上充满了血，鼻子像烧煤似的红，朝巴尔司基的脸上喊道：

“我们不是小鸡，是老鹰！还不知谁能跳过谁呢！奥莱士卡！”

奥莱士卡满脸堆着喜意，像涂上蜡油一般，微笑着审视特辽莫夫的舞客。忽然，他面色惨白，用不可捉摸的迅速的姿势跑去跳舞，像女孩子那样尖声喊叫。

“连谚语都不知道！”特辽莫夫人们喊。阿尔达莫诺夫凶狠的吼声立即发了出来：

“奥莱士卡——我揍死你！”

奥莱士卡不停歇下来，清脆地踏着鼓声起落，彻响地呼啸，大声唱道：

“有一个靡开老爷，

用了五个仆人。

现在靡开老爷，

自己是一样的仆人！”

“你们瞧！”阿尔达莫诺夫胜利地咆哮起来。

“吓，吓！”神父意义深长地喊着，举起手指，摇着脑袋。

“奥莱士卡会赛过你们的人的。”彼得对娜泰里亚说。她胆怯地答道：

“身子轻些。”

父亲们鼓煽着儿子们，像嗾使战斗的雄鸡。他们喝得半醉，并肩站在一起，一个身材魁梧，举动笨拙，像一袋燕麦，眉毛底下红而窄的缝里巨量地流出醉后欢乐的眼泪；另一个抬着整个身体，好像准备跳跃，摇动着长手，抚摸着大腿，眼睛差不多疯狂的样子。彼得看见父亲颧骨上的须子在动弹着，猜想着：

“他在咬牙吧，立刻会打人的……”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跳得不好！”玛德连娜·巴尔司卡耶发出喇叭管的声音，“跳得没有样子！不强！”

阿尔达莫诺夫朝着她的圆似铁锅的脸儿，朝着她宽阔的鼻子哈哈地笑起来。奥莱士卡胜了，巴尔司基的儿子摇曳着身子，走出门外。阿尔达莫诺夫粗鲁地把乌里央娜的手抓了一把，命令道：

“喂，亲家母，出来跳呀！”

她脸色发白，挥摇着空着的手，含怒而慌张地后退着：

“你怎么啦？叫我同你跳？你怎么啦？”

宾客全不出声了。博卖洛夫暗笑一声，同巴尔司卡耶眨着眼，他的话语似油剪般发出嗞嗞的声音：

“不要紧！乌里央娜，你让我们快乐快乐，跳一跳，好不好？上帝会饶恕的……”

“有罪孽——到我身上去好了。”阿尔达莫诺夫喊。

他似乎清醒了，皱着眉头，好像出场拳击赛，非出于本意似的。有人把乌里央娜推到他的前面。薄醉的女人倾斜了一下身子，往后退了一步，随即昂头挺胸，旋转起来。彼得听出有人惊讶地微语着：

“唉，老天爷！丈夫躺在地底下还不到一年，她就把女儿嫁出去，自己跳起舞来！”

他不瞧妻子，却明白她在替母亲害臊，喃声说：

“父亲不该跳的。”

“母亲也不该的。”她轻声，忧郁地回答，站在长椅上，朝拥挤的人的头上看望；身子摇动了一下，她的手抓住彼得的肩。

“小心！”他和蔼地说，扶住她的手肘。

晚霞的薄光，通过观众的头上，从敞开的窗里流了进来，一男一女在这微红的暮光中像盲人一般的旋转着。花园里、院里和街上，人们嘻嘻哈哈地笑着，闷热的屋内越发静寂了。绷得紧紧的鼓皮碰出一种深沉的声音，手风琴啜泣着，在青年男女拥挤的一群人里，这一对还在狂热地滚来滚去，像被烫伤了似的。姑娘们和年轻小伙子们默然望着他们跳舞，持着严正的神情，像看特别重视的事情。正经的人们一部分已走到院里，只剩下一些昏倒的、不动的醉鬼。

阿尔达莫诺夫跺了一下脚，停住了:

“你跳过我了，乌里央娜·伊凡诺夫娜！”

女人抖索了一下，也忽然站起身来，像站在墙前一样，向大众团转地鞠躬，说道:

“请恕罪呀。”

她摇着手帕，立刻离开屋子。代替她出场的是巴尔司卡耶！

“引开新郎新娘！喂，彼得，跟我来。傧相们，扶着他！”

父亲把傧相们推开，重重的长手搁在儿子的肩上:

“去吧，愿上帝给你幸福！让我们拥抱一下。”

他推他一下，傧相扶着彼得。巴尔司卡耶在前面行走，一面向各处吐唾沫，一面喃声说:

“嗤，嗤！无病，无灾，无妒忌，无恶行！火呀，水呀，按着时间，免灾得福！”

彼得跟着她走进娜泰里亚的房里，里面铺上一张华丽的床。老婆婆沉重地坐在屋中椅上。

“听着，别忘掉啦！”她郑重地说，“给你两个半块钱的银币，你放在靴里脚趾下面。娜泰里亚进来，跪下来替你脱靴，你别让她脱……”

“这是为什么？”彼得阴郁地问。

“不是你的事情。你三次不准她脱，第四次才许她，然后她吻你三次，你就把银币给她，对她说‘我送给你，我的奴隶，我的命运！’你记住啦！你脱了衣裳，躺下来，背朝着她，她会来请求你：让我睡吧！你不要作声，到第三次才向她伸手，明白了吗？以后就……”

彼得惊讶地看这女教师黑暗宽阔的脸。她张开鼻孔，舔着嘴唇，用手帕擦肥胖的下颌，头颈，威严而亲切地说出一些粗鲁的、无耻的话来，临别时还重复着说道：

“呼喊——别相信，眼泪——别相信。”她摇曳着身子，钻出屋去，留下一种酒醉的气味。一阵愤怒占据了彼得全身。他脱下靴子，扔到床下，迅快脱衣，跳到床上，像上马似的，咬紧着牙关，像是受了一种使他透不过气来的大辱，怕要哭出来似的。

“一些池沼里的小鬼……”

鸭绒被褥的床上热得很，他跳到地板上，走近窗前，打开窗框，一阵醉酒的哄笑声，女孩的尖叫声从园中朝他的脸上扑来。树际蔚蓝色的朦胧里荡走着一些黑黑的人影。尼古拉钟楼的细尖顶举着铜指直

触到天上，没有十字架，卸下来涂金了。奥卡河在屋顶后面悲戚地发光，圆块的月亮融化了，无尽休的树林躺在远处，黑黑的堆在一起。他忆起另一块田地——广阔的田地、金黄的耕田，他抖索了。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嘻嘻哈哈的笑语，他重又跳到床上。门开了，缎带窸窣地发声，皮靴吱吱地作响，有人轻声啜泣了。放进铁搭里的门环响了一下，彼得谨慎地抬头，在朦胧中白色的人形站在门旁，有节拍地挥手，伛身及地。

“祷告呢。可是我没有祷过告。”

然而又不想祷告。

“娜泰里亚，”他轻声说，“你别怕。我自己也害怕。烦得要死呀！”

他两手摸着头发，揪了揪自己的耳朵，喃声说：“这一切都用不着，脱靴的一切事情。愚傻事情！我的心痛得很，她还闹玩笑呢。你不要哭！”

她侧着身子，谨慎地走近窗前，轻声说：

“还在游玩呢。”

“是的。”

两人都十分累乏，像怕什么似的，不敢互相挨近，只是许久交换些无用的话语。黎明时楼梯吱吱地响着，有人用手抚摸着墙，娜泰里亚走到门前。

“不要放巴尔司卡耶进来。”彼得微语着。

“是母亲呢。”娜泰里亚说着开门。彼得坐在床上，脚垂了下来，不满意自己，烦恼地想道：“我很坏，没有勇气，她会笑我，等得到的……”

门开了，娜泰里亚轻声说：

“母亲唤你。”

她倚靠炉旁，在白瓷砖里藏着，几乎看不见她。彼得走出门外，黑暗里迎接着他的是乌里央娜气愤的、惧怕的、热喷喷的微语：

“你是怎么啦，彼得？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叫我和我女儿丢脸吗？快到早晨，人们就要来唤醒你们，应该拿出女人的内衣给大家看，使他们看见：我的女儿是贞节的！”

她说完，一手扶住彼得的肩膀，另一手推他，愤怒地问：

“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力气，还是不情愿？你别吓唬我，别不作声……”

彼得低声说：

“很可怜她。有点害怕。”

他看不见岳母的脸，却听见女人短短地笑了一声。

“你去吧，快去做你男人的事情！对受难者基督祷告，去吧。让我吻你一下……”

她紧紧抱着他的脖颈，嘴里吹出温暖的酒味，举着甜蜜、黏湿的嘴唇吻他。他来不及回答她的吻，大声空吮了一下，走进小屋来，关

上门，坚决地伸出手来。女郎挺身向前，投进他的怀抱，用抖索的声音说道：“她有点喝醉了。”

彼得期待着的是别的话语。他退到床边，喃声说：“别害怕！我虽不美丽，心是好的……”

她越发紧紧地偎依在他身上，微声说：

“腿也支不住了……”

特辽莫夫城是喜欢闹酒的，这喜事延长了五天。人们从早到晚闲游着，成群结队，在街上从这家走到那家，在酒醉的氛围里旋转着。巴尔司基预备的酒席特别丰盛而且阔气。奥莱士卡打了他的儿子，为了他侮辱了青年女子奥里贡卡·奥洛瓦。巴尔司基夫妇向阿尔达莫诺夫告了状。阿尔达莫诺夫惊奇起来：

“哪儿看见过年轻小伙们不打架的？”

他慷慨地送给姑娘们缎带和糖果，还给男孩们银钱，把他们的父母灌得烂醉，拥抱着大家，颤声说：“喂，诸位！我们还活着吗？”

他闹得很凶，喝许多酒，好像是灌进去扑灭心里的火，喝多少也不醉，这几天来显得瘦了。他离乌里央娜远些了，可是他的儿子们看出他时常看她，带着要求和愤怒的神情。他对自己的力量很骄傲，同驻军的兵士们抢拉木棍，把消防队队员和三个石匠斗胜了。这以后浚河工人奇虹·瓦洛夫走了过来，不是提议却是要求了：

“现在同我吧。”

阿尔达莫诺夫为他的口气吃了一惊，眼光向浚河工人矮短的身躯扫了一下。

“你是谁？力量大，还是吹牛皮？”

“不知道。”他严正地回答。

他们两人互相揪住腰带，在一个地方盘旋了半天。阿尔达莫诺夫从奇虹的肩旁瞧着女人们，无耻地向她们眨眼。他比浚河工人高些，但是身子细些，也整齐些。奇虹用肩头顶住他的胸部，想把竞斗人举将起来，再摔到后面去。阿尔达莫诺夫明白这层，喊道：

“你这不算狡猾，不算狡猾！”

忽然他一下把奇虹扔到他的头后，使劲太大，把他撞倒地下，折坏了腿。奇虹坐在草上，拂拭头上的汗，惭愧地说道：

“有力气。”

“我们看见的。”有人嘲笑着回答。

“很结实。”奇虹重复说。

阿尔达莫诺夫向他伸手。

“起来吧！”

浚河工人不去接手，想自己起来，又起不来，重又伸直腿，举起奇怪的、融化下去的眼睛目送着这群人。尼基大走近他身，同情地问：

“痛不痛？要帮忙吗？”

浚河工人冷笑了一声。

“骨头痛。我比你的父亲有力气，却没有他灵巧。我们跟他们走吧，尼基大·伊里奇，好人儿！”

友善地拉着驼子的手，跟在一群人后面走去，双腿微跺，大概想借此减轻痛苦。

新婚夫妇为数夜的失眠和疲乏所折磨，和在色调斑驳、喧闹酗酒的人群中，不自主地一齐走着，给人家观看，又喝着，吃着，为倾听些无耻的玩笑话而脸红害臊，努力不互相看视，还挽手同行，并头同坐，像陌生人似的默不发言。玛德连娜·巴尔司卡耶觉得这样极有趣，夸口地问阿尔达莫诺夫和乌里央娜道：

“你的儿子被教导得好不好？你瞧，乌里央娜，我把你的女儿训练得多么好！女婿呢？像一只孔雀一样。我不是我，妻子不是我的！”

彼得和娜泰里亚回家去睡觉的时候，抛去了衣裳，便连使他们受拘束，恭谨地接受着的一切，然后谈论着这已过去的一天。

“你们的人真能喝酒。”彼得惊讶着。

“你们的人还喝得少吗？”妻子问。

“乡下人怎么可以这般喝法！”

“你们不像乡下人。”

“我们是侍仆，有点类乎贵族。”

有时他们拥抱着坐在窗旁，呼吸园中美妙的清气，不发一言。

“为什么不说话？”妻轻声问。丈夫也轻声答：“不高兴说些普通的话。”

他想听些不普通的话，但是娜泰里亚不知道怎么说。他对她叙讲金色的沙原是如何无境止的广阔。她问道：“一点树林也没有吗？喔，这是多少可怕！”

“恐怖是在树林里生活着的，”彼得闷闷地说，“沙原中有什么恐怖，只有地和天，还有我。”

有一天，他们坐在窗旁，静默地赏览着星夜，在园内浴房旁边忽然听见一阵喧哗，有人跑着，拨开，并且倾折杨梅树上的干枝，随后听见一句低微的、怒骂的喊声：

“你怎么啦，魔鬼？”

娜泰里亚害怕地跳起来。

“这是母亲的声音！”

彼得探首窗外，宽阔的背部挡住了整个窗子。他看见父亲抱住岳母，推她到浴房的墙上，想把她压倒在地上。她不住地挥手，打击他的脑袋，喘着气，出声地微语道：

“放开我呀！我要喊了！”

又用不像自己的声音喊道：

“亲家——不要触到我身上来！可怜可怜吧……”

彼得无声地关上窗户，拉过妻子，让她坐在他的膝上。

“别瞧。”

她挣脱他的手，喊：

“怎么，怎么？谁？”

“父亲。”彼得说，紧紧地抱住她，“难道不明白吗？”

“这是怎么回事？”她微语，怀着羞惭和恐怖。丈夫抱她到床上，柔顺地说：

“我们不是父母的裁判官。”

娜泰里亚手捧住头，摇曳着身子，哀声说：

“真是罪孽！”

“不是我们的罪孽，”彼得说，忆起父亲的话来了，“那些贵族也是这么做的。这倒好，不会再来打你的主意。他们这些老人是很随便的。在他们看来，和儿媳妇逗逗，是‘小鸟的罪孽’。别哭呀。”

妻子含泪说：

“他们在跳舞时，我就想到了……假使他是强迫起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但是她已为惊慌所困倦，立刻和衣睡熟了。彼得打开窗，向园里张望，一个人也没有，吹着黎明的风，树儿摇撼着香馥的黑暗。他任

使窗打开着，在妻子身旁躺下，不闭眼睛，想着那件发生的事。最好是同娜泰里亚两人住到一个小村里去……

娜泰里亚不久就醒了，她觉得是对于母亲的怜惜和为她感到的侮辱惊醒了自己。她裸着腿，穿一件单褂，迅速下楼去。母亲的房门本来夜里关闭的，现在微开着，这使她更加害怕，但是向放着母亲的床的那个屋隅一瞧，看见了被单底下一个白色的东西，和散披在枕上的黑发。

“睡觉呢。哭够了，愁够了……”

必须想个办法，怎样安慰受侮辱的母亲。她走进园内。露水里的湿草冷冽地使脚发痒；太阳刚从林后升起，斜斜的光眩盲着眼睛。阳光发出一点点的温暖。她摘下一张被露水染成银色的牛蒡叶，放在颊上，一会儿又放在另一颊上，擦了擦脸庞，开始采集一串串红酸栗，放在叶上，一边不含恶意地想着她的公公。他用一只重手拍她的背，冷笑着问:

“怎么样——好吗? 呼吸着吗? 嗯，生活着吧！”

他显然是没有什么别的话对她说。和蔼的拍击有点使她恼怒，爱抚马匹是用这种方式的。

“真是强盗。”她想，迫使自己对公公作仇恨的想念。鶸鸟、黎明鸟啼着，金翅雀吱吱地叫，树叶轻轻地发出唑唑的绸子移动时的声音，牧童在远远的市稍上游戏，瓦达拉克莎岸旁，工厂所在的地方，传来一阵阵的人语声，在光明的静寂里迟缓地泅着。什么东西嘀嗒一响，娜泰里亚抖索了一下，抬头一看，苹果树枝上悬挂一只捕鸟的陷网，一只金翅雀在细细的干枝中间跳跃着。

“谁在捕捉？尼基大吗？”

一根干枝不知在什么地方压折了。

她回到屋去，向母亲的屋子张望了一下，她醒了，朝天躺着，惊异地举着眉毛，一只手弯放在脑后。

“谁？……你有什么事？”她惊惶地问，手肘微抬着。

“没有什么，给你采点儿红酸果喝茶。”

床旁桌上放着大玻璃瓶的汽水，差不多是空的，汽水流溅在桌毯上，瓶塞躺在地板上。母亲严厉的、发光的眼睛旁边围上一层黑蓝的影圈，但并非由于流泪而发肿，像娜泰里亚希望看见似的；眼睛似乎也发黑，深凹了进去，眼神以前永远带点傲慢的，今天显得不熟识，看得远远的，带点茫然的样子。

“蚊子不让我睡觉，我要到堆房里去睡。”母亲说，被单裹住了颈脖，“咬得很厉害。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为什么在露水里光脚走路？边缘全是湿的。你会着凉的……”

母亲说话时并不和蔼，好像不甚乐意，一边自己还在思索着。女儿的惊惶渐渐地被一种不友善的、尖刻的女子好奇心更替了。

“我醒后想到你……梦见了你。”

“想什么？”母亲探问着，眼望着天花板。

“你一人睡在这里，我不在身旁……”

娜泰里亚觉出母亲的两颊涨得通红，当她含笑说“我不害怕”的时候，那微笑显然是虚假的。

“去吧，亲爱的，你的人儿醒了，你没听见脚声吗？”母亲命令着，闭上眼睛。

娜泰里亚慢慢走上楼梯，憎厌而且带点仇恨般地想着。

“他在她那里宿了一夜。汽水是他喝的。她的颈上全是斑点，那不是蚊子咬，却是吻出来的。这点不能对彼得说。又想到堆房里去睡，还喊嚷过的呢……”

“你到哪里去了？”彼得问，锐利地审看妻子的脸。她垂下眼睛，感到自己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采红酸果，到母亲房里去了一趟。”

“唔，她怎么样？”

“好像没有什么……”

“是啦。”彼得说，揪自己的耳朵，“是啦！”

他冷笑一声，擦着深红色的下颌，叹气了：

“显然，那傻女人巴尔司卡耶说得很对：呼喊——别相信，眼泪——别相信。”

随后他又严声问道：

“尼基大看见了没有？”

“没有。”

“怎么没有？那不是——他在园里捕鸟吗？”

“喔唷！”娜泰里亚惧怕地喊了，“我可是还穿着一件里衣出去的！”

“可不是吗……”

“他何时睡觉呀？”

彼得穿靴的时候，喉咙里打了一嗝，妻子斜斜地瞧他一眼，冷笑着说：

“虽然是驼背，却很有趣，比奥莱士卡有趣……”

丈夫在喉咙里又打了一个嗝，但是轻了些。

每天日出时，牧童正在召集牲畜，悲哀地吹着桦树皮的长号筒。河边已开始斧头的砍声，住民把牛羊赶到街上的时候，嘲笑地互相对话：

“砍起来了，刚刚天亮……”

“贪财是静谧的劲敌。”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有时觉得他已经克服了城内对他的懒洋洋的敌态。特辽莫夫人恭谨地对他脱帽，注意倾听他讲述关于拉脱司基公爵的事情，可是总有人带点骄傲地说：

“我们这里的老爷们随便些，贫穷些，都比你们的严厉些。”

休假日的晚上，他坐在奥卡河旁巴尔司基酒店里美丽的树荫深浓的花园里，对一些富人，特辽莫夫的中坚分子说：

“我的事业会于你们大家都有利的。”

“但愿如此。”博卖洛夫回答，发出短短的、小狗样子的暗笑，无从明了：是和蔼的舔或咬？他的揉乱的脸不成功地藏在乱麻似的须胡里，灰色的鼻子不信任地嗅闻一切的东西，橡实般的眼睛恶毒地看人。

“但愿如此。”他重复说，“固然没有你的时候我们也活得不坏，也许你来了，我们也可以活下去。”

阿尔达莫诺夫皱着眉头：

“你的说话含混得很，不够朋友。”

巴尔司基哈哈笑着，喊道：

“他是这样子的人！”

在巴尔司基脸的部位上吝啬地涂上了一些红肉块。他的巨头、颈脖、面颊、手和他整个身子，全长满了狗熊般的厚绒毛，耳朵是看不见的，无用处的眼睛隐藏在肥厚的小枕里面。

“我的全部力气都跑进肥肉里去了。”他说，哈哈大笑起来，张大着砌满钝牙的大嘴。

造车匠伏洛博诺夫举起十分明亮的眼睛审看阿尔达莫诺夫，用干涩的声音教训道：

“做事是应该的，可也别忘记了上帝的事！俗语说得好：千算万算，天有一算！”

他的明亮的、好像空虚的眼睛那样地望着人，仿佛已算到了什么，立刻将发出不寻常的话语使人震撼。有时他似乎已开始说什么了：

“自然，基督也吃面包，所以玛尔佛……”

“唔，唔，”皮匠芮铁意金——教堂的会首——止住他，“往哪里去啦？”

伏洛博诺夫不说话了，灰色的耳朵动弹了一下。阿尔达莫诺夫问皮匠：

“你明白我的事情吗？”

“这为什么呢？”芮铁意金诚恳地惊讶起来，“事情既是你的，应该由你去明白它。你这怪物！你有你的事情，我有我的。”

阿尔达莫诺夫喝着浓酒，从树林的隙里望奥卡河混浊的水，在它的左旁，像一条绿蛇般蜿蜒弯曲的瓦达拉克莎河从枞树林里、一些池沼里爬将出来。在水岬地上，金色锦缎的沙泥上，一些碎木片与木屑熠耀着，砖头发出红色；在被蹂踏的枞树棵中间，透出一所长形的，肉色的厂屋，像没有盖的棺材。堆房在太阳下熠耀着，盖上了粗糙的尚未油漆的铁皮；双层房屋黄色的骨架像蜡制似的溶化着，朝炎热的天举起拉得极紧的金色的椽。奥莱士卡说得很巧妙，说这房子远远里看来像一把“古司里”琴。奥莱士卡就住在里面，和城里的青年男女远隔着。和他相处是很难的，他性情热烈，好怒。彼得比他沉重些，彼

得这人有一种模糊的性格，他还不明白一个勇敢的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阿尔达莫诺夫的脸上闪过一阵阴影，他冷笑着从浓厚的眉毛底下看这班市民们。他们是贱价的人，经营事业的心志是畏缩的，没有真正的热气。

在夜里全城死沉沉睡熟的时候，阿尔达莫诺夫像窃贼似的顺着河边、里院，偷偷地溜进寡妇乌里央娜的花园里来。蚊虫在暖和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仿佛是它们把黄瓜、苹果、莳萝的香味传播到地上来似的。月儿在灰色的云端里滚着，黑阴抚摸着河水。阿尔达莫诺夫跳过篱笆往园里来，轻轻地走进院内，在黑暗的堆房的隅角里害怕的微语迎接着他：

“走进来没有被人发觉吗？”

他脱着衣服，生气地嘟哝着：

“真可恨，躲来躲去的！我是一个小孩子吗？”

“那么你可以不姘女人的。”

“很想不姘，可是上帝做了媒。”

“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这异教徒？你我两人做的事情是反对上帝的……”

“得啦，得啦！以后再说这事。乌里央娜，唉，你们这儿的人真是……”

“你算了吧。别烦人了吧。”女人耳语着，于是用狂暴的贪馋和他亲热了半天，在休息过来以后，才详细叙讲那班人：谁应该怕，谁聪明，谁的行为奸恶，谁有多余的钱。

“博卖洛夫同伏洛博诺夫知道你需要许多木柴，想把四边的树林全收买下来，抵制你。”

“迟了，公爵已把树林卖给我了。”

他们的身旁和头上是穿透不过的一片黑漆。他们彼此连眼睛都看不见，说着无声的微语。空气里散发着干草和桦木扫帚的气味。地窖里升起一阵阵湿润的、愉快的凉味。沉重的、铅铁铸就的静默弥漫在这小城。有时一只大鼠跑了过来，小鼠啾啾地鸣叫，每小时在尼古拉的钟楼上，一只破钟将忧郁的、病态般战索的声音投进黑暗里去。

“你真胖！”阿尔达莫诺夫赞赏着，摸着女人肥满的、热热的躯体。“你真有力气！你生养得很少，是不是？”

“除了娜泰里亚，还生过两个，因为软弱，死了。”

“这么说来——是丈夫不大强……”

“不知道。”她微语着，“我未和你在一块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女朋友有时候讲着，我不相信，心想这是为了羞惭而说谎！因为我和丈夫在一起，除了羞惭不知道别的什么，好像一块石头似的躺到床上，还祷告上帝：但愿他睡熟，不要动我。他人很好，静静的，又聪明，就是上帝没有给予他爱情的才能……”

她的叙述使阿尔达莫诺夫兴奋而惊讶。他紧紧地抚摸她丰厚的乳头，喃声说：

“原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还以为每个男人对于女人都是甜的。”

他和这女人在一起，感到自己更坚强些，更聪明些。这女人在白天永远是那样平静，安详，有理智，且因了她的智慧和学问，她为全城所尊敬。有一天，为她的小姑娘一般的抚爱所感动，他说道：

“我明白，你有什么样的心思？我们不该给小孩们成亲，倒是应该我们自己来结婚……”

“你的孩子们很好，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也不要紧，就是城里的人知道了……”

她全身抖索了。

“不要紧的。”阿尔达莫诺夫微语。

有一次她发了好奇的问话：“你说一说，你曾经杀过人，但是做梦不做梦？”

“不，我睡得很熟，不做梦。而且没有什么梦可做的，我没有看见他是什么样子。人家打我，我连脚也站不住，就用铁锤朝一个人头上打去，后来又打了另一个人，第三个人便逃走了。”

他叹了一口气，生气着喃语道：

“傻子们来袭击你，你倒要为他们对上帝负责……”

躺在那里，几分钟没有说话。

“打盹了吗？”

“不。”

“去吧，天快亮了。建筑场上去不去？你同我在一起，会累得很，唉……”

“你别怕，有精神做事，也会有精神游玩。”阿尔达莫诺夫夸着口，穿起衣裳来了。

他在清晨的珍珠色的朦胧里，凉爽地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手叉在背后外衣底下；外衣举起着，像雄鸡的尾巴。他的沉重的脚压踏着刨花、木片，想道：

“应该让奥莱士卡玩一玩，让泡沫在他的身上除去些。这小伙子性子太坏，人是很好的。”

他躺在沙上或刨花堆上，立刻睡熟了。朝霞在微绿的天上和蔼地熠耀着。太阳在地上骄傲地张开孔雀尾巴似的光线，自己满是金色的，也随在后面泅游着。工人们醒了，看见横铺着的、魁梧的身躯，互相警告着：

“来啦！”

颧骨凸起的奇虹·瓦洛夫肩上抬着鹤嘴锄，闪烁的眼睛望着阿尔达莫诺夫，那样子似乎想跨过他的身体，而又不敢似的。

人们像蚂蚁似的繁忙，呼喊，打击，都不能吵醒这魁伟的伟人。他朝天仰睡，发出鼾声，像迟钝的锯子。濬河工人走开了，回头看望，像头上受了一击似的眨着眼睛。奥莱士卡从屋里出来，穿着白麻布的衬衫、蓝裤子，像腾云似的飘飘地走着去洗澡，谨慎地绕过叔父的身子，好像怕脚下践着的刨花的低微的声音将他吵醒。尼基大天刚

亮就进树林里去了。他差不多每天从林里运来两车腐殖土，倒在已清除好预备做花园的那个地方上面。他已经种好桦树、枫树、山槐、樱树，现在在沙子里掘深坑，装进腐殖土、泥滓、黏土，这是为栽果树用的。到了节日，奇虹·瓦洛夫和他一块儿工作。

“栽花种树是一件没有害处的事情。”他说。

彼得揪着自己的耳朵，看视着工作。锯啃着树木，津津有味地发出鼾声；铇磨轧着，吹出呼啸；斧清脆地劈着，听得见石灰水有滋味的溅泼声，磨刀石舔着斧口，发出呜咽。木匠们举起梁木，唱着木棍歌。年轻的声音响亮地唱着：

“亲家扎蛤里去找玛丽，

朝玛丽的脸上一拳过去……”

“唱得太粗了。”彼得对濬河工人奇虹说。奇虹齐膝站立在沙里，答道：“唱什么，都是一样的……”

“那是怎么回事？”

“词句里是没有灵魂的。”

“莫名其妙的乡下人。”彼得想，离开了。他忆起父亲向奇虹提议，要给他一个监工的位置，这工人望着父亲的脚，回答道：

“不，我不配做这事情，不会支配人。你用我做看院的吧……”

父亲重重地骂了他一顿。

潮湿寒冷的秋天来了，花园被锈霉覆掩着，乌黑的、铁一般的树林也锈得长了红色的斑点。湿潮的风呼啸着，把淡白的、被践踏的刨花驱入河内。每天早晨有载着麻的大车开到堆房那里，这些大车由乱毛的马驾着。彼得在那里收货，关切地留意，不让这些长髯的、阴沉的农人把“出汗的”（就是浸上水）“吃分量”的东西塞进来，不要把普通的麻作“高麻”的价格卖。他同农人们交易很不容易，不耐烦的奥莱士卡愤愤地和他们相骂。父亲到莫斯科去了，岳母也跟着去了，说是去进香的。吃晚餐时，奥莱士卡生气地抱怨着：

“这里的生活真闷，我不爱这里的人……”

这话永远会把彼得惹恼的。

“你自己太好了！把大家都顶撞了。好夸大口！”

“有可夸的才夸呢。”

他摇了摇卷曲的头发，伸直肩膀，挺起胸脯，骄傲地瞥着眼睛，看着弟兄们和嫂子。娜泰里亚老是躲避他，好像怕他身上的什么似的，同他说话很严肃的。

饭后丈夫和奥莱士卡重新上工的时候，娜泰里亚走进尼基大小小的、僧士住的房子，手持活计，坐在窗旁那个驼子巧妙地为她用桦木制成的沙发上面。驼子履行着会计员的职务，从早到晚写着，算着。娜泰里亚进来后，他停止工作，对她讲公爵们如何生活着，在他们的花室里长着什么样的花。他的高亢的、女孩子般的声音兴奋地和蔼地响着，蓝蔚的眼越过女人的脸，向窗外看望。她低头缝活计，在沉思中，默不发言，正像一个人独处屋中那样的沉默。他们几乎互不看视，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但尼基大偶或用和蔼的、温情的蓝眼，谨

慎地而且仿佛身不由己地把嫂子拥抱一下。他的大的、狗一般的耳朵显然发出玫瑰色来。有时女人望她的小叔一眼，对他作宽容的微笑，一种奇怪的微笑。有时候尼基大觉得她有点猜到那使他骚动的一切，有时候呢，这微笑在他看来是又受辱，又冒犯。他像做错事似的垂下眼睛来了。

窗外雨滴沥滴沥地响着，冲去夏的凋谢的颜色，听得见奥莱士卡的喊声，新近钉在院隅铁链上一小狗熊的吼声。打麻女人像打鼓般敲打着麻。奥莱士卡闹哄哄地走进来。他全身又湿又脏，帽子退在脑门顶后面，但到底还像春天。他笑着讲述奇虹·瓦洛夫被斧子砍断了手指。

“好像是不经意，其实很明显：怕当兵罢了。我倒是愿意去当兵，但求能离开了这里就是了。”

他皱着眉头，像小狗熊似的吼了一声：

“真要到后院找鬼去……”

后来带着要求的神气伸出手来：

“给五分钱，我要进城去。”

“什么？”

“不干你的事情。”

他一边走出去，一边唱着：

“姑娘在小道上跑着，

给亲爱的人儿送饼……”

“唉，他会玩出不好的事情来的！”娜泰里亚说，“我的女朋友们时常看见他和奥里贡卡·奥洛瓦在一起。她只有十五岁，没有母亲，父亲是醉鬼……”

尼基大不高兴她说这话的神气，在他的话语里听得出充分的忧愁，多余的惊惶，又仿佛是欣羡。

阴郁、疲乏的彼得走进来了。

“该喝茶啦，娜泰里亚。”

“还早。”

“是时候了，我说的！”他喊着。妻子走后，他就坐在她的位置上，也嘟哝着抱怨起来：

“父亲把这全部机器全推到我的肩膀上来了。我转着舵轮开往哪里去，可不知道。假如我走得不对，他会骂我的……”

尼基大婉和而且谨慎地对他讲奥莱士卡和女人奥洛瓦的事情，他挥摇着手，显然没有倾听他的话。

“我没有时间来欣赏女人。我连自己媳妇只在夜里或梦里见一见，白天却像猫头鹰似的瞎着眼睛。你的脑子里尽是些傻念头。……”

他拉了拉自己的耳朵，谨慎地说道：

“开工厂，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最好是退到沙原里，买下土地务农。闹哄哄的声音少些，意义却多些。”

阿尔达莫诺夫回家来了，精神很快乐，显得年轻些，把胡须剃掉了，肩膀发展得更宽些，眼睛熠耀得明亮些，整个身子像一根重新铸炼过的铁犁。他照老爷的架子横躺在沙发上面，说道：

“我们的事情应该进行得像兵士一般。工作是你们，你们的孩子们、孙子们都够做的，够做三百年。应该从我们家里，阿尔达莫诺夫的家中发祥出经济的大富源来！”

眼睛扫了儿媳一下，喊道：

“你肚子大了，娜泰里亚？如果养一个男孩，我会好好地送一副重礼给你。”

晚上临睡的时候，娜泰里亚对丈夫说：

“爸爸高兴的时候是很好的。”

丈夫斜看他一眼，不和蔼地应声说：

“答应送礼物，还会不好吗？”

但是过了两三星期，阿尔达莫诺夫静下来了，开始凝想了。娜泰里亚问尼基大：

“爸爸生什么气？”

“不知道。不容易了解他的心事。”

当天晚上喝茶时，奥莱士卡忽然亲切而且洪声说：

“爸爸，你把我送去当兵吧。”

“送哪儿去？”阿尔达莫诺夫口吃着问。

“我不愿意住在这里……”

“滚出去吧！”阿尔达莫诺夫命令着孩子们。正当奥莱士卡走到门旁的时候，阿尔达莫诺夫朝他喊：

“等着，奥莱士卡！”

他对年轻人打量了许久，手插在背后，眉毛挪动着，后来说道：

“我以为，我有一只鹰鸟！”

“在这里是住不下去的。”

“你瞎说。你的位置是在这里。你的父亲把你交给我管养，一切归我做主，你去吧！”

奥莱士卡像被捆缚似的跨了一步，但是叔父抓住他的肩膀：

“不应该同你这样说话，我父亲是用拳头和我说话的！去吧！”

阿尔达莫诺夫又喊他回来，教训似的补了一句：

“你应该做一个大人，明白吗？往后不许你再有什么尖叫到我耳朵里来……”

剩了他一个人在屋里窗旁站了半天，胡须在握紧的拳头里，看潮湿的、灰色的雪掉落在地上，等到窗外黑得像在地窖里一样，就到城里去了。乌里央娜家的大门已经关闭，阿尔达莫诺夫击着窗，乌里央娜自己出来开，不满意地问：

“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

他不答，也不脱衣，走进屋内，帽子朝桌上一扔，坐在桌旁，身子斜靠着，指头插进胡须里，讲起奥莱士卡的事情来了。

“他是外生的。我的姊姊同老爷搭上了，所以也就显出那个样子来了。”

女人看了看窗板开得密不密，把蜡烛吹熄了，屋隅圣像前面一盏银托里的蓝灯在发着微光。

“快快地给他娶亲，就可以系住了。”她说。

“应该这么办。不过这还不好。彼得这孩子，没有一点热气，这才是糟心呢！没有热气——是不生，不死的。好像工作的不是自己的事业，好像还在替主人做工，还是一个农奴，感觉不到意志力，你明白吗？至于尼基大更不必说了，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筋里只有花园和花草。我原希望奥莱士卡会钻进事业里去的……”

乌里央娜安慰他：

“你自己着急得太早了。等一等，等轮盘转得急些，践踏着一切，一切都会蹂碎的。”

他们在静寂、温暖的屋内促膝谈到午夜，屋隅里摇曳着模糊的淡蓝的光云，胆怯的火花战颤着。阿尔达莫诺夫诉说着孩子们缺少事业的热忱时，并没有忘掉那些市民们：

“一帮心灵泯绝的人们。”

“因为你的成功，他们才不爱你。我们女人为成功而爱，男人们却是对于别人的成功看作眼中的钉刺。”

乌里央娜善于劝慰。阿尔达莫诺夫只有一次不愉快地哼了一声，当她对他说着：

“我有一件事情怕得要死，那就是和你怀孕……”

“莫斯科的事业像火一般的烧着！”他继续说着，站起身来，拥抱着女人，“唉，你要是个男人才好呢……”

“再见吧，亲爱的，去吧！”

忏悔节的那天，叶尔唐司卡耶把奥莱士卡从城里运来，衣服撕破得稀碎，挨了打，昏迷了过去。叶尔唐司卡耶和尼基大两人用捣碎的姜头和着烧酒擦他的身体，擦了很久。他只有呻吟，不发一言。阿尔达莫诺夫像野兽似的在屋内旋转着，一会捋起衬衫袖子，一会又放下来，牙齿咬得发响，等奥莱士卡醒时，他对他嚷叫起来，挥摇着拳头：

“谁打你的，快说？”

可怜地半开着一只恶狠的、臃肿的眼睛，喘着气，嘴里吐着血，奥莱士卡哑声说：

“你把我打死了吧……”

吓得厉害的娜泰里亚大声哭了，公公向她跺脚，喊着：

“去！滚开！”

奥莱士卡手抓住头，好像要把它摘掉似的，呻吟着。

后来他手一摆，身子往旁边一倒，昏了过去，张开渍血的，发哑声的嘴。蜡烛在床旁桌上眨眼，黑影在破损的躯体上爬着，似乎奥莱士卡的身体越来越发黑了，臃肿了。弟兄们在他的脚旁垂头丧气地，默默地站着。父亲在屋内踱步，问着什么人：

“果真——活不了的吗？”

但是过了八个昼夜，奥莱士卡起床了，咳嗽里带着痰音，还咳着血。他时常到澡堂去蒸发，喝浸辣椒的烧酒；眼里熠耀着黑沉沉的、阴郁的火，这使那双眼睛更加美丽了。他不愿意说谁打他，但是叶尔唐司卡耶打听出打他的是司铁巴萨·巴尔司基、两个消防队员和一个莫尔特瓦人——伏洛博诺夫的看门人。阿尔达莫诺夫问奥莱士卡对不对？他答道：

“我不知道。”

“你胡说！”

“我没有看见。他们拿了一件外褂，从后面套在我的头上。”

“你有点隐瞒着什么。”阿尔达莫诺夫猜着。奥莱士卡凶恶的、熠耀的眼睛向他的脸看了一下，说道：

“我快痊愈了。”

“多吃些！”阿尔达莫诺夫劝告，从胡须里喃喃地自语，“为这种事情——应该宰一只红公鸡，烤鸡爪……”

他开始对奥莱士卡更显出注意，露着粗鲁的、和蔼的态度，而且炫耀地工作着，不隐瞒自己的用意是在于启发孩子们对于劳力的热心。

“你们一切都应该做，不许吹毛求疵！”他教训着，还做了许多本可以不做的事情，到处表现兽性的、锐利的灵巧。这灵巧使他能精确地断定抵抗力在何处较为坚强，如何易于予以克服。

媳妇的怀孕非自然地延长着，等到娜泰里亚受了两昼夜的磨难，第三天上生下一个女孩的时候，他愤然说：

“唔，这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感谢上帝的恩惠，”乌里央娜严声劝告，“今天是叶林娜·连娜尼蔡的日子。”

“是吗？”

他抓起一本寺历，瞧了一下，像孩子似的快乐了：

“领我去看儿媳妇！”

在儿媳的胸前放下一副罗宾石的耳环、五个金币，他喊道：

“拿去！虽然没有养男孩——也是好的！”

又问彼得：

“怎么样，鲶鱼，高兴吗？你生出来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

彼得畏葸地望着妻子失血的、痛苦的、几乎不认识的脸。她的疲乏的眼睛陷入黑坑中间，从那里望着人与物，似在回忆久已遗忘的事情，舌头做出迟缓的姿势，频频舔着咬焦的嘴唇。

“她为什么不说话？”他问岳母。

“喊得累了。”乌里央娜解释，把他推出屋去。

两昼夜以内，日夜听着妻子的呼号，起初怜惜她，怕她死，后来被她的喊声震得聋聩，被家里的忙乱情形弄得脑筋麻木，连惧怕和怜惜都累乏了。他只想离开得远些，使妻子的呼号达不到他的耳朵，但是躲开是办不到的，呼号在他的头脑的内部响着，挑逗出些不寻常的思念。无论他往哪里去，总看见尼基大持斧子或铁铲在手，在那里劈、刨、掘抗，像鼹鼠似无声地迅跑着，似乎他跑的是圈子，所以到处遇得见他。

“好像生不下来。”彼得对兄弟说。驼子把铲子插入沙里，问道：

“产婆说什么？”

“安慰，给我们希望。你为什么抖索？”

“牙痛呢。”

生产的那天晚上，他同尼基大和奇虹在坐在家里台阶上面，带着凝想的微笑说道：

“丈母娘要把孩子放在我的手上，我因为喜欢，连重量都感觉不到，几乎把女孩扔到天花板上去。真难以了解，为了这么一点点的东西，受了这样严重的痛苦……”

奇虹·瓦洛夫搔了搔颊骨，安静地说，像平常说话时的样子：

“一切人类的痛苦是由于一点点而起的。”

“这是怎么回事？”尼基大厉声问。看院人打着哈欠，冷淡地回答：“是的，是这样的……”

家里唤他们吃晚饭。

婴孩生下来又大又沉，但是五个月后被煤气熏死了，母亲也几乎死去，同她一块儿受了煤气。

“得了吧！”在坟场上父亲安慰彼得，“还可以生的。现在我们家的坟墓都将设在这里——那是说，抛下了深深的锚。在你身旁是你的，在你脚下是你的，地上是你的，地下也是你的，人在世上是站得这样坚稳！”

彼得点着头，望妻子一眼。她拙笨地弯着背，看自己的脚下，又看那座小坟山，尼基大正在上面聚精会神地举铲工作。她用手指挥去颊上的眼泪，那样战栗般的迅快，好像把手指触到红肿的鼻上炙伤了似的。她微语着：

“天呀，天呀……”

奥莱士卡在十字架堆里行走，打着旋转，读石碑上的文字。他瘦了，显得比自己的岁数老些。他的不像农夫的脸长满了深毛，好像被烤焦，并且被烟煤熏黑了似的；胆大的眼睛深陷在黑眉底下，不客气地看一切人。他用深哑的声音说话，高傲而似乎故意含糊，有人追问他时，便尖嚷了：

“你不明白吗？”

然后他就骂开了。在他对于弟兄们的态度中间有点不好的、嘲弄的成分。他当对娜泰里亚喊嚷，像喊女仆，尼基大责备他说：

“你何苦这样欺侮娜泰里亚？”

“我是病人。”他答。

“她的性子十分懦善。”

“那么让她耐着点儿吧。”

奥莱士卡时常说他有病，而且永远很骄傲地说着，似乎疾病是使他和别人分别的一种善德。

他同叔父并肩从坟场回家。他对叔父说：

“我们应该造自己的祠堂，死了同这班人躺在一起也是可耻的。”

阿达尔莫诺夫暗笑了一声。

“我们会都弄好的。我们什么都会齐备：教堂呀，坟场呀，还要设立学堂、医院，等着吧。”

在瓦达拉克莎桥上行走时，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穿着乌红色的、破烂的睡衣，像是饮酒伤残的官吏，扶住栏杆在桥上站立。在他的长满了灰色的、剃硬的粗毛的松弛的脸上，毛茸茸的嘴唇挪动着，展开黑牙的裂片，温润的小眼模糊地闪烁着。阿尔达莫诺夫扭转身，吐了一口痰，但是看见奥莱士卡特别和蔼地对这废物似的人点头时，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表匠奥洛夫。”

“早看出是奥洛夫！”

“他是聪明人，”奥莱士卡坚决地说，“人家迫害他——”

阿尔达莫诺夫斜看了他一眼，不响了。

干燥、旱热的夏降临了，奥卡河的那头，树林在燃烧着。白天，地上布满玛瑙色的、云一般的浓烟；夜间，光秃秃的月亮显出不愉快的红色，星儿在黑暗里丧失了光辉，像铜钉的帽一般凸出着，河水被混浊的天色照映，好像是地底下冒出的寒冽的、浓厚的烟。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晚餐后坐在园中半环的槭树里面喝茶，在闷热中喘着气。这些树下容积极阔，但是图案形的叶子所形成的壮丽的帽子在这半黑暗的夜里不能给予多少的阴凉。蟋蟀鸣着，独角的铁甲虫响着，水火壶啾啾作声。娜泰里亚解开小褂的上面一排纽扣，一声不发地斟茶，她胸前的皮肤作温暖的像甜乳油似的颜色。驼子俯首坐着，刨树枝，预备做鸟笼。彼得用手指揪着耳朵，轻声说：

“惹恼人家是有危险的，父亲却喜欢惹人。”

奥莱士卡干咳了一声，看着城市的方面，似在期待什么，伸直着脖颈。

城里钟吼响了。

“警报吗？火灾吗？”奥莱士卡问，手掌按在额上，跳起身来。

“你怎么啦？看钟楼的人在打钟报时辰呢。”

奥莱士卡站起身来走了。尼基大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

“他一直在做火灾的梦。”

“他成为恶性的人了，”娜泰里亚谨慎地说，“他曾有过多少的快乐……”

彼得带着教训的意思，装出长辈的模样，责备兄弟和妻：

“你们两人都用愚傻的神气望他。你们的怜惜在他是一种侮辱。睡觉去吧，娜泰里亚。”

两人走了。尼基大目送他们，也站起身来，到凉亭里去——他就在里面干草上睡——蹲坐在门限上面。凉亭造在泥炭堆成的小丘上面，从那里越过围墙看得见城里的房屋像黑黝黝的牛群，而由钟楼和消防队瞭望台看守着。仆役收拾桌上的器皿，茶杯叮当地响着。织工们沿围墙行走，有一个拿着曳网，另一个打得铁桶叮叮作响，第三个在燧石上击出火星，准备点燃火绒抽烟斗。狗吠了，奇虹·瓦洛夫的安静的声音向静寂里投击：

“谁在走路？”

静寂在大地上绷得紧紧的，好比鼓上的皮，连织工们脚底下沙泥的微弱的压响也被它反映得不愉快的明晰。尼基大最喜欢夜间万籁静寂的景象。这景象越圆满，他越能将全部的想象力聚在娜泰里亚的周围，那双可爱的眼睛永远有点受怕或吃惊的，也越发熠耀得光亮。很容易想出各式各样对于他来说幸福的事件：不是他寻到了富有的宝藏，交给彼得，由彼得再交给娜泰里亚，便是有盗贼袭击，他干出异

乎寻常的功劳，使父亲和哥哥自己把娜泰里亚交付与他，以奖酬他所干的一切。疾病侵来了，病后只剩他和娜泰里亚两人活着，那时他可以向她表示，她的幸福是藏在她的心灵里面的。

已经是子夜了，他看见城内一大群的房屋上面，从花园边静止不动的乌云那里，又生出一堆乌云，慢慢地升上深灰色的、混浊的天空。一分钟后下面发出血红的光，他才明白发生火灾了，跑到家去，看见奥莱士卡迅快地从楼梯上爬到堆房的顶上去。

“着火了。”尼基大喊。弟弟一边爬高，一边答:

“我知道的。唔？”

“可不是——你是等待着的。”驼子忆起来了，便惊异得在院中立定了。

“是等待着的！怎么样呢？在这样干燥的日子永远会生火灾的……”

“应该唤醒织工们……”

但是职工们已经由奇虹·瓦洛夫唤醒了，他们一个随着一个，跑到河边去，快乐地喊嚷着。

“爬到我这儿来。”奥莱士卡提议，坐在马背似的屋顶上。驼子驯顺地爬上去，说道:

“娜泰里亚不会吃惊吧。”

“你不怕彼得再给你打出一个峰来？”

“为了什么？”尼基大轻声问。他听见回答：

“你的眼睛别尽射到他的妻子身上去。”

驼子许久不能答出一句话，他觉得他从屋顶溜了下来，立刻就要倒下，跌在地上。

“你说什么？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他喃声说。

“唔，好了，好了！我看见的……你别怕。”奥莱士卡快乐地说，像这样是好久没有说过的了。他用手掌按在眼上，望着厚厚的火舌摇曳着，使静寂骚动起来，呼呼地作响。他活泼地讲：

“这是巴尔司基家里失火了。他们园里有二十桶胶油。火不会达到邻舍，花园给挡住了。”

“应该离开这里。”尼基大想，向远处被火光撕破的黑暗里瞭望。在微红的空气里站立着树，是铁炼成的，在微笑的地上忙乱地跑着一些玩具似的小人，还看得见他们将细长的钓竿伸进火里。

“烧得真好。”奥莱士卡夸奖着。

“我要到修道院去了。”尼基大想。

在院子里彼得睡得迷迷糊糊地，而且生气地嘟哝着，奇虹·瓦洛夫回答他的话懒洋洋地浮泅着。娜泰里亚站立窗前，像被配在镜框里一样，画着十字。

尼基大坐在屋顶上，直坐到大烧的场所一堆火炭熠耀出金光，将一排黑烟囱围绕住为止。随后他爬下去，走出门外，和父亲撞到了。

父亲全身潮湿，涂满了烟煤，没有戴帽子，穿着撕破了的外褂。

“往哪里去？”父亲特别愤怒地喊，把尼基大推进院里，看见奥莱士卡的身影在屋顶上，更加凶狠地命令道：

“你为什么在那里站着？爬下来！你应该保重你的健康，你这傻子……”

尼基大走进园内，坐在父亲屋子窗下长椅上，不久就听见父亲重重地合着门，小声却沉重地问：

“你要害自己吗？叫我丢脸吗？啊？我打死你……”

奥莱士卡失声回答：

“是你自己示意的。”

“住嘴！你应该感谢上帝，那个混蛋丧失了舌头……”

尼基大站起身来，轻轻儿，却匆忙地走进园隅凉亭里去了。

早晨喝茶时，父亲讲道：

“有人放火。人们发现出放火的是那个醉鬼——表匠。大家把他揍了，一定要死的。大概是巴尔司基使他破了产，而且他还恨他的儿子——司铁博加。那是一件黑暗的事件。”

奥莱士卡安然喝牛奶，尼基大觉得他的手抖索了，便伸到两个膝盖中间，紧紧地捏了一把。父亲看见他的行动，问道：

“你为什么缩作一团？”

“不舒服呢。”

“你们大家都不舒服。只有我是健康的……”

他生气地推开一杯未喝完的茶，走了。

阿尔达莫诺夫的事业吸引了许多人，从工厂起两俄里长的路，沿着栽满灌木的小丘，在稀稀的枞树林里，造起了一些小小的土屋，没有院落，没有篱笆，远远里好像蜂窝。阿尔达莫诺夫为单身无家室的工人在不深的沟上，一条不知名的河的已经干枯的底床上，盖好了一所长长的板房。房顶带着一个斜坡，顶上有三个烟囱，还有些为保持温度造得小小的窗；这些窗户给板房添上和马厩相似的形状，工人称呼它做“小马院”。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开始越发好作夸大口的闹嚷，但是富翁的那种傲慢性还未取得，同工人们交接随随便便的，到他们家去吃喜酒，做小孩们的教父，爱在节期同老织工们谈心。他们对他说，让他劝农人们在旧牧场上和烧焦的树林里种麻，结果良好。老织工们对于好迁就的主人深致赞赏，看出他是一个连命运对他慈祥地微笑的农夫，还教训青年们:

“你们瞧，应该怎样经营事业。”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也教训自己的孩子们:

“农人、工人，比市民们较有理性。城里人的肉体是软弱的，脑筋是摇动的。城里人贪心，却没有勇气。他们做出的一切事肤浅而不坚固。城里人不知道精确的分量，乡下人却在真理的范围内紧紧地抓住

自己，不去东撞西窜的。他们的真理极简单：譬如说就是上帝、面包、皇上。农人整个是简单的，你们应该依赖他们。彼得，你同工人说话太干燥，讲的尽是关于事业，这是不行的，应该会讲些乱七八糟的话。应该开开玩笑，快乐的人是容易被人了解的。”

“我不会开玩笑。”彼得说，又照老习惯揪着自己的耳朵。

“你学一学。玩笑是一分钟的事情，却管得到一个钟头。奥莱士卡也和人们处不合适，好闹嚷，爱吹毛求庇。”

“他们是流氓和懒徒。”奥莱士卡热烈地回响。

阿尔达莫诺夫厉声喊：“你知道多少人呀？”但是隔着胡须微笑了，为使微笑不被觉察，连忙用手遮住。他忆起奥莱士卡如何勇敢而有理性地和那些市民们辩论关于坟场的事情。特辽莫夫人不愿意在他们的墓地上葬阿尔达莫诺夫的工人，他只得向博卖洛夫买一大块赤杨林地，布置自己的墓地。

“墓地（Pogost），”奇虹·瓦洛夫思量着，同尼基大一块儿在斫伐细弱的树木，“这个字放得不是地方。名叫Pogost，其实是永久的居住。倒是房屋，城市才算Pogost呢。[1]”

尼基大看见奇虹工作得很轻巧，在劳动里所发现的理性，比在隐暗的、常出人意料的话语里所发现的为多。他和父亲一样，能在一切事情内迅快地找到最小的抵抗点，节省力量，用狡猾取得一切。但是显然内中大有区别：父亲是永远热心地着手一切事情，而奇虹则好像不很乐意，出于一种好意，好像是一个自知尚能干较好的事的人。他说话也是这样：不多，带着好意，并且意味深长，有点忽略，似在暗示，“我知道许多事情，能说的还不只此呢”。

在他的话语里尼基大永远听出某种暗示，这暗示引起他对于这人的恼怒、惧怕和尖锐的、惊慌的好奇心。

“你知道得很多。”他对奇虹说。奇虹不慌不忙地回答：“活在世上就为了这个。我知道是没有害处的，我是为了自己。我的‘知道’藏在悭吝人的箱里，谁也看不见的，你放心吧……”

从没有看见奇虹盘问过人家，他们思想的是什么，他只是用闪烁的鸟一般的眼睛强缠地注视一个人，似在吮吸他人的思想，突然说出他不应该知道的一些话语。有时尼基大希望奇虹咬掉自己的舌头，砍掉它，像他曾砍过一只手指似的，他砍掉自己的手指，也不像一般情形，在右手上，却是左手的无名指。父亲，彼得和一般人都认他做傻子，但是尼基大不觉得他是这样的。他对于奇虹，这颧骨高耸，不易了解的农人，那种好奇和恐惧混合着的情感越来越增长了。恐惧的情感特别的增加了，当奇虹同尼基大从树林里回来的时候，忽然说：

“你越发消瘦下去了。你这怪物，该对她说出来，也许她会怜惜的，她好像是有善心的。”

驼子止步。由于恐惧，他的心沉住了，他张皇地喃声说：

“说什么？对谁说？”

奇虹看他一眼，往前走了一步。尼基大抓住他的衬衫袖子，奇虹轻蔑地推开他的手。

“你为什么装假？”

尼基大将林里掘出的桦树从肩上掷到地上，回头望了一下，想向奇虹粗糙的脸上打去，想叫他闭嘴。但是奇虹眯着眼睛，向远处望

去，照常安静地说:

“如果她没有好心，那么你可以装装假。女人是好奇的，每个女人全愿意尝试尝试别的男子，辨别一下，有没有比糖再蜜的？我们男人有什么很多的需要？两三下就饱了，健康了。你老是消瘦下去，你试一试，说一说，也许她会答应的。”

尼基大从他的话里听出一种友谊的、怜惜的情感，这对于他是新奇，无可捉摸，喉咙里压出一阵苦味，但同时，又似乎觉到奇虹在卸除他的衣裳，使他裸露。

“你想出这些无聊的话来。”他说。

城内钟声响了，召唤人们赴弥撒祭。奇虹摇了摇肩上的树，往前走去，铁铲叩击着地，还是安静地说:

“你别怕我。我是怜惜你，你是一个有趣的、有意思的人。你们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全是十分有趣的。你的性格不像驼子，但你到底是驼子。”

尼基大的惧怕在热烈的忧愁里融化了。他惧怕得眼里模糊，像醉人般颠踬着，想躺倒地上休息一下。他轻声问:

“你不许乱说这件事情。”

“我已经说过，像在箱里关住了一样。”

“你忘掉它。不许对她乱说出来。”

“我不会同她说的。为什么同她说呢？”

两人默默地一直走到家去。驼子的蓝眼显得更大些、圆些，更忧郁些。他的眼睛不向人注视，却朝人家的肩旁看望。他开始更加沉默，更加躲起人来了。但是娜泰里亚看出来了一点。

“你为什么这样忧郁？”她问。

尼基大回答：“事情很多。”然后就很快地走开。这使女人生气，她已非初次感到小叔不像从前那样待她和蔼。她的生活很苦闷。四年之内，她养了两个女孩，现在肚腹中已经不是空的了。

“你怎么尽养女孩，她们有什么用处？”在她养下第二个女孩时，她的公公嘟哝着说，一点东西也没有赠送给她。他对彼得抱怨道：

“我需要的是孙子，不是孙女婿。我创这事业，难道是为了别人吗？”

公公每一句话使女人感到自己是有错的，她知道连丈夫都不满意她。夜间，她同他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远星，摸着肚子，在思想中祈求着：

“上帝，但愿得一个儿子……”

但是有时她想朝丈夫和公公喊嚷：

“我要故意养出女孩来泄恨！”

于是想做出点奇怪的，使众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做点好事，让大家对她和蔼些，或是恶事，让大家害怕。但是无论好的、恶的，她都想不出来。

她黎明起身，下厨房，和女厨同备喝茶的凉菜，跑上楼去给小孩吃东西，给公公、丈夫、小叔子斟茶，又喂小孩奶，随后就缝针线，替大家补衣裳，饭后带孩子们到花园去，直坐到喝晚茶的时候。活泼的绕线女工向园中窥望，谄媚地夸奖小女孩的美貌。娜泰里亚微笑着，却不信夸奖，她觉得小孩子们是不美丽的。

有时候，尼基大在树木中间闪了一下，他是唯一对她和蔼的人。但是现在每逢她请他同坐一会，他总是像做错事似的答道：

“对不住，我没有时间。”

她不知不觉地发出一个恼怒的念头：驼子对她和蔼是虚假的，是丈夫派他做看守人，监视她和奥莱士卡。她怕奥莱士卡，因为她喜欢他；她知道只要这美丽的小叔愿意，她是抵抗不住他的。然而他不愿意，他简直不注意她。这使女人气恼，引起他对这活泼胆大的奥莱士卡的仇恨。

五点钟喝茶，八点钟开晚饭，随后娜泰里亚洗婴孩，喂奶，打发她们睡觉，跪下来祷告许多时候，才躺到丈夫身旁，怀着得子的希望。如果丈夫想她，他就躺在床上嘟哝着说：

“够了。快躺下吧。”

她匆忙地画着十字，中断了祷词，走近他身边，驯顺地躺下。有时候，很少的时候，彼得打趣着说：

“你为什么祷告得这般久？不是样样都能求到的，有的是不足的事……”

夜间被婴孩的哭声惊醒了，喂了奶，把他安慰好了，娜泰里亚走到窗前，向园中，天空里看了半天，无言无语地想着自己，母亲，公公，丈夫和一个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的、不容易的日子所给予她的一切。奇怪的是听不见熟悉的声音：女工们快乐或忧郁的歌声，工厂里各色各样的叩击声，沙沙的声音，蜜蜂的嘈动声。这无止休的匆忙的喧闹声音充满了整个日子，它的回响在各屋内荡漾着，在树叶里裂爆着，在窗户的玻璃上纠缠着。工作的喧声迫使人听，妨碍人们思想。

在夜籁的静寂里，一切生物睡梦的沉默之中，娜泰里亚记起了尼基大关于被鞑靼人俘虏的女人的可怕的讲述，神圣的女隐士和苦行者的行述，记起了关于快乐的、幸福的生活的故事，但记忆总是时常将苦痛的事情私下顶替了。

公公望她时，像望着一个空虚的地位，这还算好，他还时常在外屋或屋内和她面对面相遇时，无羞耻地用尖锐的眼光抚摸她，从乳部直到膝盖，而且敌视地发着鼾声。

丈夫严肃而冷淡，她感到有时他望着她，那种样子好像她妨碍他看见一些隐在她背后的别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时常脱了衣裳，不躺下去，却许久地坐在床边，一手支撑着鸭绒枕头，另一只手揪自己的耳朵，或摩擦颊上的胡须，好像牙痛似的。他的丑陋的脸皱得有时显出可怜，有时显出生气的样子，在这时候娜泰里亚是不敢躺到床上去的。他很少说话，只是讲些家务事，偶尔回忆着农人和田主的生活，这生活对娜泰里亚是不能理解的。每逢冬天过节的日子，圣诞和忏悔节，他带她乘车游城。一匹魁伟的玄色的雄马套在雪橇上，它有一双黄色的铜眼，附着血丝的条纹，恼怒地摇着脑袋，大声嘶叫。娜泰里亚很怕这野兽，奇虹·瓦洛夫却更加吓唬她，说着：

“一匹贵族的马，不满意别人家的权力。”

母亲时常来。娜泰里亚羡慕她的自由的生活，羡慕她眼里的闲暇的光辉。女人看见公公和母亲如何开着年轻人的玩笑，他如何自足地摸着胡子，欣赏自己的姘头，而她走路像一只孔雀，摇着臀部，无耻地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美貌。每当这时，她的羡慕就显得更加尖锐，而且苦恼了。城里人早就知道母亲同亲家发生了关系，严厉地责备这行为，看见她就躲开了。正经的人家禁止女儿们去找她——一个坏品行的女人的女儿，外路的、来历不明的农人的儿媳，充满了骄傲的、阴郁的丈夫的妻子。女孩子生活的小快乐，现在她看来是大的，鲜明的了。

她觉得气恼的是看见母亲以前那样心直口快，现在竟和人们虚伪地周旋，施展狡猾的手段；她显然怕彼得，而为使他不注意到，和他说话十分谄媚，对于他的事务的能干，深致其赞美；她大概怕奥莱士卡的嘲笑的眼睛，同他和蔼地打趣，交头接耳地讲什么事情，时常送东西给他，命名日那天送他一口磁钟，上有几只绵羊和一个装饰着花的女人，这个美丽的、奇巧制成的东西使大家惊讶了。

“有人欠了债留下这只钟来，一共值三个卢布，是古式的，不能走的了，”母亲解释着，“奥莱士卡成亲的时候，可以用来装饰自己的屋子。……”

“我也可以用来装饰呀。”娜泰里亚心想。

母亲详细问家务的情形，闷闷地教训着：

“平常日子不必把饭巾摆到桌上，饭巾经胡子一擦立刻弄脏的。”

尼基大是她以前喜欢的，现在却咬着嘴唇向他看望，同他说话像对待一个遭人家疑惑做了不干净行为的伙计。她还警告女儿：

“你瞧着，别太和他客气，驼子全是狡猾的。”

娜泰里亚屡次打算对母亲诉说她丈夫怎样不相信她，吩咐驼子监视她，但是永远有一点什么事情阻碍她说出这话来。

但是最坏的是母亲也为了娜泰里亚不能生下男孩感到不安，盘问起她和丈夫夜里所干的事来了，她问得没有一点羞耻，不加任何的隐饰，她的潮润的眼睛微笑地眯着，低压的声音呜呜地叫着，她的好奇沉重地骚扰着人，使娜泰里亚很高兴听到了公公的一句问话：

“亲家母，——要套马吗？”

“最好步行回去。”

“好啦，我送你。”

丈夫凝虑地说：

“岳母是聪明人，她很灵巧地抓住了父亲。在她面前他对待我们软和得多。她最好把房子卖掉了，搬到我们家来住。”

“不必这样。”娜泰里亚想说，却又不敢，因为越发对母亲生气为了她受人的爱，是有幸福的。

她坐在朝花园的窗中，或花园内，手持活计，听着奇虹和尼基大两人谈话的片断，他们在澡室旁梅果树里而工作着，这看院人的安静的话语从工厂的柔和的喧声里渗了出来。

“烦闷是由于人而来的，他们聚在一堆，便开始了烦闷。”[2]

“真对！”娜泰里亚想。但是尼基大愉快的声音宣告着：

“你说的是些无聊的话。环围舞呢？游戏呢？没有人便没有快乐。”

“这也对。”女人一面惊讶，一面同意着。

她看见在她周围的一切人说话全有信心，每人都深切地知晓一些事情，她看见那些互相紧紧地靠凑拢来的、普通的、坚实的言语给每个人围栏下一方块坚固的真理。人们以言语互相区别，以言语为装饰，以言语为显耀，游戏，像玩弄表上的金银链条。她却没有这样的言语，她无从给自己的思想披上什么衣装。这些思想，是无可捉摸的，像秋雾般混浊的，只是压窒着她，使她的脑筋糊涂，使她时常怀着烦闷与苦恼，沉沉的想：

“我很愚傻，一点也不知道，不明白……”

“狗熊是魔法师，猜得出藏蜜的所在。”奇虹在红梅果树林里喃喃地说。

“就是这样的。”娜泰里亚想，抖索了一下，忆起奥莱士卡杀死她的爱物的情节来了：这狗熊在十三个月以前，在院中跑来跑去，十分安静，和蔼如狗，钻进厨房，后腿站立住，求面包吃，轻声鸣叫，闪着可笑的眼睛。它很可笑，性善，也能了解善。大家全都爱它。尼基大服侍它，给它梳理一团团浓厚的堆在一起的毛，带它到河里去洗澡，因此狗熊也爱上了他，当尼基大到什么地方出去时，这野兽会抬着头，惊慌地嗅闻着空气，一面吼叫，一面在院中跑着，推门到办事

室去，保育人的屋中去，屡次打破窗上的玻璃，压坏窗框。娜泰里亚爱用小麦面包涂上糖蜜喂它。它自己学会了把面包浸泡在糖蜜的杯子里，快乐地吼叫着，摇摆着茸毛的腿，把面包塞进玫瑰色的、尖牙的嘴里，舔着黏涎的、蜜甜的脚掌。它的善良的小眼快乐地闪光，头撞娜泰里亚的膝盖，引她和它游戏。同这可爱的野兽是可以说话的，它已经有点明白了。

但是有一天，奥莱士卡给它烧酒喝。喝醉了的熊跳舞了，打着跟斗，钻到澡堂顶上，把烟囱拆坏，又把砖头推滚下来。一群工人聚了拢来，瞧着它，哈哈大笑。从那天起，奥莱士卡每逢过节的日子，为博人们的欢娱，开始给狗熊喝酒，后来这野兽习惯了酗酒，竟去追赶身上有酒味的工人，而且不让奥莱士卡通过院子，总要扑奔到他身上来。大家把它锁了起来，但是它弄破自己的窠，颈上戴着链条，链的另一端带着一根木棍，开始在院中走来走去，挥着脚爪，摇着脑袋。大家想捉住它，它把奇虹的腿抓伤了，把青年工人莫洛作夫给摔倒了，又用脚爪抓着尼基大的臀部，弄伤了他。后来奥莱士卡手持猎枪跑来了，一跑过来就举枪朝野兽的肚腹上触去。娜泰里亚从窗里看见狗熊蹲着后腿，挥摇着脚爪，像是向在它周围怒喊的人们求饶恕似的。有人讨好似的把一把尖利的、木匠用的斧头塞进奥莱士卡手里。这长着尖胡子的小叔就跳跃起来，用斧头劈它的脚爪，又劈另一只脚爪。狗熊咆哮了一声，蹲坐在被斫伤的脚爪上面，向左右面流着鲜血，在已踏平的地上染上了浓厚的红斑点。野兽可怜地吼叫着，把头伸到斧子底下去。那时候奥莱士卡宽阔地摆直了腿，将斧头插进狗熊的后脑，像劈木柴一般。狗熊的脑袋撞倒在血泊里，斧头深进骨内，奥莱士卡只好用一只脚踏在茸毛的肚子上，费了许多力量好容易才把斧子从脑壳里抽了出来。可惜这狗熊，尤其可惜的是这无畏的、灵便

的、快乐的、好捣乱的小叔竟同一个不值钱的小娘打混，却不理她——娜泰里亚。

大家都夸奖小叔，赞他的伶俐、勇敢。公公拍着他的肩膀，喊道：

“你还说是有病呢？你这人，唉……”

尼基大从院里跑了出去。娜泰里亚哭了，丈夫带着惊讶和恼怒问她：

“假使在你面前杀死了人，你又怎么办呢？”

就像对小孩似的喊道：

“停止了吧，傻子！”

她觉得他想打她，忍住眼泪，忆想和他过第一夜的情景来了，那时候他是如何的情爱，小心。她又忆起他还没有打过她，像一般丈夫打妻子那样，便忍住呜咽的哭声，说道：

“对不住，很觉得可惜。”

“怜惜的应该是我，而它是狗熊。”他低声答，显得和蔼些了。

当她初次向母亲怨诉丈夫如何严肃的时候，她记得母亲对她说道：

“男人是蜜蜂，我们对于男人是花朵。他们向我们采蜜，这是应该明白的，应该学会耐性，亲爱的。男人们支配着一切，他们关心的事

情比我们更多，他们在那里造教堂，造工厂。你瞧，你公公在一块空地上造好了多少……”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越加疯狂地忙着发展和巩固自己的事业，他仿佛预感到他的日子不多了。五月间，尼古拉节前不多的日子，第二厂屋用的汽锅到了，在小船上运来的，停在奥卡河沙岸旁，就在瓦达拉克莎河绿油油的池水懒懒地流合在一起的处所。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必须将汽锅在沙地上拖拉一俄丈半远。尼古拉节那天，阿尔达莫诺夫给工人们预备下一顿饱满丰盛的饭食，还有烧酒和家酿啤酒。桌子摆在院里，女人们在桌上装饰了枞桦树枝、早春的花束，自己也打扮得花枝招展。主人和一家人，还有几个客人，坐在老织工们的桌上，同一些能言善说的绕线女工说着带脏字眼的玩笑话。一个老织工喝了许多酒，巧妙地逗人们快乐，用手拨开灰白的胡子，兴奋地喊着：

“喂，孩子们！我们不是生活着吗？”

大家欣赏着他以及他的举止。他感觉到自己受欢迎，由于喜悦他成为这样的人，醉得更加厉害了。他容光焕发，像这阳光燠暖的春日，像这整个大地盛装地穿着青春的绿草和翠叶，吹出桦树和幼松的香气。这些树朝着蔚蓝的天举起金色的烛光。今年的春天来得早而热，樱花和丁香已盛开了。一切都带着过佳节的样子，一切都喜洋洋，连人们在这天里也似乎盛开内心最优良的鲜花来了。

老式的织工莫洛作夫，瘦弱的小老头儿，蜡黄的脸舒服地藏在灰中带绿的胡须里，全身是白的，像死人般洗得干干净净，站了起来，扶着长子——一个六十岁模样的农人的肩，猛烈地叫喊起来，摇着尽是骨头没有肉的手：

“你们瞧，——我九十岁了，九十多岁了，——瞧呀！当过兵，打过蒲加奇，自己也在莫斯科造过反。在有瘟疫的那年，还打过拿破仑……”

“但是亲过谁呢？”阿尔达莫诺夫朝他的耳朵喊嚷，这织工是耳聋的。

“两个妻子，除了别的女人以外。你们瞧！七个小子，两个女儿，十九个孙子，五个曾孙，赶了这一大堆！那不是他们，全在你那里过活，全在那边坐着……”

“再来一些。”阿尔达莫诺夫喊。

“会有的，我活过了三朝皇上，一朝女皇。在许多主人家里做工，全都死了，只有我活着，织了许多里路长的布。你是主人，你爱事业，事业也爱你。你不会欺侮人的。你是我们自己树上的枝儿，你向前进吧！好运对于你是结发的妻房，不是姘头：玩耍几下，就没有她了！你用全力向前进吧。祝你健康，老弟！祝你健康，我说的……”

阿尔达莫诺夫抓住他的手，微举他起来，吻了一下，感动地喊：

“谢谢你，小伙子！我派你做经理……”

人们喊着，哄笑着，薄醉的老织工高高地被举在他们头上，在空中摇着骸骨般的手，尖声地嘻嘻笑着：

“他做一切事有他自己的办法，特别的……”

乌里央娜一点不害臊地从颊上拭去快乐的泪珠。

“多少的快乐。”女儿对他说。她一边吸着鼻涕，一边答道：

“是这样的人，上帝造成他这样快乐的人……”

“你们要学一学，孩子们，怎样和人们相处。”阿尔达莫诺夫朝孩子们喊，“你瞧呀，彼得。”

饭后收拾好桌子，女人们开始唱歌，男人们角力，拉棍，扑斗，阿尔达莫诺夫到处有他的份，又跳舞，又扑斗。他们闹酒闹到天明。太阳刚出时，主人领导了七十多个工人，闹闹嚷嚷地到奥卡河去，像出去抢劫一般，醉醺醺地唱歌，呼啸，肩上荷着粗粗的铁棍、橡木杠杆、绳子之类。老织工跟着，在沙子上一拐一拐地行走，喃声对尼基大说：

“他会达到目的的！他呀？我知道的……”

红色的、呆笨的怪物，像一只无头的牛，顺利地从木船运卸到岸上；周围绑好绳子，啊唷啊唷地，友谊地发着吼声，装在铺在沙上的木板的铁棍上搬运起来。汽锅摇曳着往前移动，尼基大好像看见汽锅张开着愚傻的、圆圆的大嘴，致奇于人们的快乐的力量。醉醺醺的父亲也帮着拖拉汽锅，兴奋地喊：

“轻些，喂，轻些！”

离工厂不到五十俄丈远的时候，汽锅摇得特别厉害，不慌不忙地从前面的铁棍上脱走，一张呆钝的大嘴直撞进沙里。尼基大看见它的圆嘴向父亲的腿上吹了灰色的尘埃。人们生气地围在沉重的躯体上面，预备把铁棍塞到底下，但是他们已经使尽了最后的力气，汽锅却

顽固地黏在沙里，不肯迁就他们的努力，而且似乎越埋越深了。阿尔达莫诺夫持杠杆在手，挤在工人中间忙乱着喊:

“好汉们，齐心一致地着手！啊唷……”

汽锅不乐意地动了一动，又沉重地坐了下去。尼基大看见父亲举着不熟识的步伐从人群出来，他的脸也是不熟识的了。他走时一手伸进胡须里，扶着自己的喉咙，另一手捉摸着空气，像瞎子那样做法。老织工跟在他后面喊道:

“吃点土，泥土……”

尼基大跑到父亲面前去。父亲噎了一声，吐出一口血到他脚下，沉重地说:

“血。”

他的脸发灰白了，眼睛惧怕地眨着，下颚抖索起来，他的整个魁伟的、聪明的躯体惧怕地缩小了。

“压伤了吗? ”尼基大问，抓住他的手，父亲靠在他身上，推了一下，低声答:

“也许，血筋爆裂了……”

“我说，你吃点土下去……”

“离开我，走吧。”

又吐了多量的血，阿尔达莫诺夫怀着惊疑喃喃地说:

“还吐呢。乌里央娜在哪里？”

驼子想跑回家去，但是父亲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低垂着头在沙地上拖着慢步，似欲倾听在工人们的怒喊中辨不清切的飒响与轧声。

“怎么回事？”阿尔达莫诺夫问着，走回家去，谨慎地踏步，像跨着悬在深川上面的木板。乌里央娜站在台阶上，和女儿道别。尼基大看见她望见了父亲的时候，她的美丽的脸很奇怪地好像轮子似的往右一转，又往左转去，变了白色。

“拿冰来，呀！”她喊着。父亲笨拙地弯着腿，坐倒在台阶上，时常打噎，吐血。像在梦里一般，尼基大听见奇虹的声音：

“冰是水，水不能代替血的……”

“应该嚼点泥土下去……”

“奇虹，骑马请神父来……”

“举起来，抬着。”奥莱士卡命令说。尼基大抬着父亲的手肘，忽然有人踏他有脚趾，踏得那样厉害，使他的眼睛发了一阵黑，但是后来他的眼睛开始看得更加锐利，带病态的贪馋一般记下了人们拥挤在父亲屋内和院内所做的一切。奇虹在院里跳上一匹大黑马，却无力驾驭它。那匹马不肯走大门，跳跃，旋转，仰起恶狠狠的嘴脸，驱散着众人，大概是太阳在天上炙烧出来的炫目的火光使它吃惊。后来它才跳了一下，跑将前去，但是跑到汽锅前面一大堆红色的东西时，便往旁边蹿去，把奇虹扔了下来，回到院里，鼻中哼了一声，摇着尾巴。

有人喊：

“小孩子们，快跑去……”

奥莱士卡坐在窗台上，捏着深暗的、尖尖的胡须。他的不好看的、非农人般的脸尖长了些，好像蒙着灰尘。他目不转睛地隔着人们的脑袋，向床铺望去。父亲躺在那里，用不是自己的声音说着:

“那就是——错了。上帝的意志。孩子们——我的命令：乌里央娜应该代替你们的母亲，听见没有？乌里央娜，为了基督的分上，你帮帮他们忙吧。唉！外边人请他们离开屋子……”

“你别说话了吧，”乌里央娜拉长着调子，可怜地呻吟着，把一小块冰塞进他的嘴里，“这里没有外边人。”

父亲咽着冰，不坚决地叹口气，说道:

“你们不是我的罪孽的裁判者，而且也不是她的错。娜泰里亚，我待你严，但是不要紧的，孩子。彼得、奥莱士卡，你们和和气气地生活下去，对工人和气些。他们全是好人。选好的，奥莱士卡，你就娶了这个，你那个吧……不要紧的！”

“老爷子——你别丢下我们呀。”彼得请求着，跪了下来，但奥莱士卡推他的背，微语道:

“你怎么啦？我不相信……”

娜泰里亚用厨刀在铜盆里砍冰，铜器的锒铛和女人的呜咽伴着清脆的打击。尼基大看见她的眼泪掉在冰上。黄黄的阳光照进屋里，反映在镜内，无形式的斑点在墙上抖索着，预备拭去黑夜的天色那般蓝的墙纸上的红色长胡华人的图形。

尼基大站在父亲脚边，等候他忆起他来。乌里央娜一会儿用梳子理清阿尔达莫诺夫卷曲的浓发，一会儿用饭巾在他的唇边擦干不断的血流、额角上和两鬓的汗。她对着他模糊的眼睛微语，热烈地微语，像祷告一般。他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另一只手放在膝上，沉重的舌尖上发出最后的话语:

“我知道的。愿基督救你。你们把我葬在我们自己的坟场上，不要在城里。我不愿意在那里，他们那些人……”

他又带着极大的、沸腾的烦闷，微声说:

“唉，我弄错了，上帝……弄错了……”

来了一个高身、弯背的神父，带着基督式的小胡和忧郁的眼睛:

“等一等，神父。”阿尔达莫诺夫说，重又对孩子们说道:

“孩子们——你们不要分家！和和气气地生活下去。事业是不喜欢仇恨的。彼得，你是长子，你应该负一切责任，听见没有？你们去吧……”

“尼基大。”乌里央娜提醒着。

“尼基大——你们要爱他。他在哪儿？你们去吧。以后……还有娜泰里亚……”

午后，太阳还在天顶上慈祥地照耀的时候，他流尽血，死了。他躺在那里，微仰着头，蜡脸发皱，显出焦虑的样子，闭得不很紧的眼睛似乎在看望驯顺地按在胸上的宽阔的手肘。

尼基大觉得家里所有的人对于他的死并不有所忧愁与恐惧，却是怀着惊讶。这惊讶他在一切人身上都感到，只是除了乌里央娜以外。她不发一言地坐在死人身旁，像冻僵了似的，对于一切都充耳不闻，手搁在膝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石头般的脸，四围修饰着雪般的胡须。

彼得挺直身子，说些多余的话，声音不合适地洪响，走进父亲躺着的屋内，同尼基大轮流着进来，一个肥胖的女尼诵唱诗篇的诉词。彼得怀着疑问看视父亲的脸，画着十字，站了两三分钟，就谨慎地走出来。后来他的矮胖的身形在花园里、院里闪来闪去，好像寻找什么似的。

奥莱士卡忙乱地张罗丧事，骑马进城，一会儿回来了，跑进屋内，询问乌里央娜关于殡葬和追悼祭的手续。

“等一等。”她说。奥莱士卡便溜走了，满头大汗，身体十分累乏。娜泰里亚进来了，胆怯而且可怜地劝母亲喝碗茶，吃点东西。母亲注意地听着，说道：

“等一等。”

父亲在世时，尼基大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却只是怕他，虽然这惧怕并不阻止他对于这待他不和蔼，也不理会有没有这驼背儿子存在的人所做的兴奋神往的工作，致其欣赏。但是现在他觉得是父亲一个人真正地、深深地爱了他，他感到自身充满了模糊的烦恼，为这坚强的人突然的死亡感到无怜惜的、粗鲁的侮辱。为这烦恼与侮辱，他连呼吸都困难了。他坐在屋隅箱子上，等待轮到他诵读诗篇的时候，默唱着赞诗，还回头环顾，温和的微光充满了屋子，鲜花般的蜡烛的黄光摇曳着。长胡的华人粘贴墙上，像在魔术里的样子，肩挑着茶叶

箱。在每条墙纸上有十八个华人，两个一行，一行向天花板，一行往下垂着。油油的月光落在墙上，月光下的华人显得活泼些，迅快地往上或往下走着。

忽然从诵经人单调的、流水似的话语里，尼基大听到了一个低声的、固执的问题:

“难道——是死了吗? 上帝呀? ”

问的是乌里央娜，她的声音响得万分的凄凉，所以女尼竟中断了诵经，有过错似的答道:

“死了，太太，死了，奉了上帝的意志……”

尼基大觉得完全受不了了，立起身，带着响声离开屋子，带走了对于女尼的一份沉重的、恶毒的恨意。

奇虹坐在大门里的长椅上面，用手指把一块大木片拆碎成一块块小片，塞进沙泥里，用脚蹬得深深的，埋到看不见为止。尼基大并排坐着，默默地看着他工作。他觉得奇虹很像城里那个面貌可怕的傻子安得努司卡——一个衣衫褴褛、脸色乌黑的少年。奇虹一只脚膝部有点弯曲，圆圆的眼睛像一只猫鸮，握着木杖在沙上画圆圈，在圈的中央用木片和树枝搭着方块，刚刚搭好，立刻用脚践踏，拿沙泥、灰土堆在上面，还用鼻音唱道:

“——基督复活，复活！

马车丧失了轮儿。

蒲铁马，巴意，巴意，蒲司搭马。

巴意，巴意，巴意，基督复活！”

“出了这样的事情，啊？”奇虹说，拍着自己的脖颈，打杀了一只蚊子，手掌在膝上擦了一擦，朝挂在河边柳树枝上的月亮瞧了一眼，随后就把眼睛停放在一大堆肉似的汽锅上面。

“今年蚊子生得早了，”他安静地继续说，“是的，蚊子——会活着的，但是……”

驼子有点怕似的，不让他说完这句话，生气地提醒他道：“但是你杀死了那蚊子。”

驼子赶紧就离开了看门人，但是过了几分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重又回到父亲的屋内，代替了女尼，开始诵经。他把自己的烦恼输进赞美诗的话语里，没有听见娜泰里亚在什么时候进来的，忽然从他的背后传来她的声音，就像微浪的溅激。每逢她走近他时，他永远感到也许会说出或做出一点异乎寻常的事，也许是可怕的事，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怕自己会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说出什么话来。他低着头，微抬驼峰，压低了进出的声音，当时随着第九诗篇的话语，流出来呜咽似的两个语音。

“你瞧，我把他身上佩带的十字架卸了下来，预备自己佩带。”

“妈妈，亲爱的，原来我也是一个人呀。”

尼基大又抬高嗓音，想压抑，不去听这潮润的微语，但到底倾听了下去。

“上帝不能容忍罪孽……”

“在陌生的窠里，独自一个人……”

“往何处避看你的脸，往何处逃掉你的怒？”尼基大努力唱出恐怖与失望的呼号，但是记忆给他暗中提出了一个悲哀的谚语：“没有爱情的生活是苦痛，有了爱情就成双。”他羞惭地感到娜泰里亚的苦痛对于他将熠耀成幸福的希望。

巴尔司基和市董长耶古夫·芮铁意金早晨从城里坐着弹簧马车来了。耶古夫是一个目光短促的人，绰号“煎不透的”，圆圆的身子，的确像是一块生面团制成的。他们走到灵前鞠躬，每人都朝那发黑的脸惧怕而且不信任地看了一眼，显然对于阿尔达莫诺夫的死亡也大为惊讶。后来，耶古夫发出咬人似的、恶毒的声音对彼得说：

“听说你们想把你父亲葬在自己的坟场上，是不是？彼得·伊里奇，这是对于我们全城的一种侮辱，好像你们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和和气气地生活着。对不对，对不对？”

奥莱士卡咬响着牙齿，对哥哥微语说：

“把他们赶走吧。”

“亲家太太，”巴尔司基冲着乌里央娜发出洪大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真可气。”

耶古夫盘问彼得：

“是不是格莱勃神父出的主意？不行的，你取消了吧，你父亲是本县第一个厂主，新事业的发起人，本城的名人。连警察局长都奇怪了，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信正教的？”

他不间断地说着，不理会彼得屡次企图打断他的话头，但是等到彼得说这是父亲自己的意思，耶古夫立刻就安静下去了。

“无论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来送殡的。”

大家开始明白他不是为了说这些话而来的。他走到屋隅里去，巴尔司基正在那里把乌里央娜逼在墙根上，喃声说些什么话，但是耶古夫刚走近过去，乌里央娜就喊道:

“你是个傻子，亲家，你走吧！”

她的嘴唇和眉毛抖索着。她骄傲地抬着头，对彼得说道:

“这两个人，还有博卖洛夫和伏洛博诺夫请我劝你们弟兄们把工厂卖给他们，还答应给我钱，如果我帮他们的忙……”

“走吧。……两位先生！”奥莱士卡说，指着门外。耶古夫咳了声嗽，含笑着把巴尔司基领到门外，推他一肘。乌里央娜坐在箱上，哭着怨诉:

“他们想磨去对于死人的纪念……”

奥莱士卡看着阿尔达莫诺夫的脸，庄严而且恶狠狠地说:

“我也许还坏些，可是像这样子的人是不愿意做的！宁可砸破自己的脑袋。”

“居然找到这时候来打交易。”彼得嘟哝着，也斜看着父亲。

娜泰里亚走近尼基大身旁，轻声问他:

“你为什么不作声呢？”

他受了感动，因为有人忆起了他，尤其喜欢的是娜泰里亚忆起了他来，因此抑制不住快乐地微笑，也轻声地说：

“我有什么……我同你……”

但是女人忧郁地离开他了。

差不多全城优秀人士都来送殡。警察局长，一个高身羸瘦的人，尖尖的下额，灰色的小胡，庄重地微拐着腿，在沙地上和彼得同行，两次对他说了同样的话：

“先尊是蒙公爵大人郭尔基·拉脱司基介绍给我的。对于这介绍，他完全没有什么辜负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警察局长又对彼得说：

“朝山上抬死人吃力得很！”

说完这些，警察局长侧身从人群里离开，紧咬着剃光的嘴唇，站立在松树荫里，让一群市民和工人走过自己的身边，像阅兵典礼时的兵士。

天气晴朗，太阳慈祥地放光，照耀着黄绿浓点中间花花绿绿的人群。这群人慢吞吞地从两个沙土山爬到另一个土堆上去。山上已有好几十个十字架点缀着，高耸在蔚蓝的天上。年老弯曲的松树伸展着宽阔的巨掌；沙土闪着宝石般的金星，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在人们头上摇曳着神父们浓重的歌声；最后颠踬着，而且跳跃着走的

是傻子安得努司卡。他用无眉的圆眼看望自己脚下，伛着身子，拾道旁的细树枝，挟在怀里，也是尖响地喊：

“——基督复活，复活，

马车丧失了轮儿……”

虔信的人们打他，禁止他唱这个。现在警察局长用手指向他威吓，喊道：

“去你的，傻子……”

城里的人不喜欢安得努司卡。他是莫尔特瓦人，或是丘瓦士人，所以不能把他当作基督教的疯僧看待。但是大家全怕他，认他为一个不幸事端的先知者。在追悼宴时，他走到阿尔达莫诺夫家的院里，在斟斟的桌子中间走来走去，喊出一些离奇的话语：

“库耶退尔，库耶退尔，鬼到钟楼上去。啊呀，啊呀，快下雨了，快湿了，卡耶玛司哀哀地哭！”

当时有几个善于猜事的人们偶语起来：

“这么看来，阿尔达莫诺夫一家是不会有幸福的！”

彼得提到了这偶语。过了几分钟，他看见奇虹·瓦洛夫把傻子推挤到院隅，又听见看门人安静，搜索似的问话：

“卡耶玛司——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吗？得啦。滚开吧！喂，走吧……”

一个年头像山上冲下来混浊的秋水那般迅快地溜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故发生，只是乌里央娜头发白得厉害，太阳穴上刻镂下老年的悲苦的微光。奥莱士卡变化很明显，开始温和些，和蔼些，但同时伴随的是一种不愉快的匆忙的样子。他时常用快乐的玩笑话，尖刻的话语鞭挞着一切的人，最使彼得不安的是奥莱士卡对于事业的胆大的态度，好像他把工厂当作游戏的玩具，正和他同那只狗熊游戏一样，随后又自己把它杀死了。很奇怪的是他的对于贵族日用物品的嗜好，除了乌里央娜赠送的时钟以外，他的屋内摆了些无用而美丽的小物什，墙上挂着碎珠绣成的图画——女孩们滚圈游戏的情景。奥莱士卡很会省钱，何以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面花钱呢？他开始穿时髦的、贵重的衣裳；蓄养深黑的、带尖刺的胡须，两颊剃得精光，这更加丧失了普通乡下人的样子。彼得在这表兄弟身上感到很陌生的，不明显的一切，便不知不觉地对他不信任地审看着，这不信任越来越见增加了。

彼得经营事业，谨慎而畏葸，像他对人一样。他自己造成一种不慌不忙的步调，偷偷地靠近工作，似在期待他所靠近的东西会离开他溜走似的。有时候，因为操心事务而累乏了，他感到自己处身在一种特别的、恐慌的、烦闷的冷云里。在这样的时候，工厂在他看来像一头石头般的，却是活的野兽。这野兽屏住呼吸，伏在地上，影儿投在一边，像它的翅膀翘起烟囱的尾巴。它的嘴脸是迟钝的、可怕的，白天时窗户闪耀得像冰齿，冬天的晚上则是铁的，由于狂怒而炙烧得通红。彼得又觉得工厂的真正的、内蓄的事并不在于织许多里长的布，却是做另一件为他所嫉恨的事情。

父亲周忌的那天，坟上悼祭以后，全家聚在奥莱士卡那间光明、美丽的屋内。奥莱士卡神志骚扰地说：

“父亲遗嘱要我们和和气气地生活着。这是对的，我们在这里像被俘虏着一般。”

尼基大看见和他并坐的娜泰里亚很奇怪地望着小叔，抖索了一下，但是奥莱士卡继续很温和地说：

“但是即使在和气之中，我们也不应该互相妨碍。事业是大家一致的，生活却是各人不同的。对不对？”

“怎么样呢？”彼得谨慎地问，朝兄弟的头上看了一下。

“你们大家全知道我同那女孩奥洛瓦同居着，现在我想和她结婚。尼基大，你记得，在你落入水里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怜惜你。”

尼基大点着头。他初次和娜泰里亚挨坐得这样近，这对于他太好了，竟不愿动一动，说句话，甚至不想听别人所说的话。当娜泰里亚不知为什么原因抖索了一下，手肘微微地推他一记，他微笑了，望着桌下她的膝盖上面。

“她对于我是命中注定的，我这样想。”奥莱士卡说，“同她是可以过另一种的生活的，但是我不愿意接她到家里来住，怕你们和她住不合适。”

乌里央娜举起低垂着的，注满了沉重的忧郁的眼睛，帮着奥莱士卡说话：

“我知道她这人，是一个稀贵的做女红的手儿。她识字。她父亲是醉鬼，她除了养自己，还得养他，只是有点脾气：恐怕娜泰里亚同她合不拢来。”

“我同任何人都合得拢来的，”娜泰里亚生气地说。丈夫斜眼看了她一下，对兄弟说：“这确是你的事情。”

奥莱士卡对乌里央娜提议把她的房子卖给他：

“这房子于你有什么用？”

彼得附和着他：

“你应该同我们住在一块。”

“我走了，叫奥洛瓦快活一下。”奥莱士卡说。他走后，彼得推尼基大的肩，问道：

“你做什么？打瞌睡吗？想什么？”

“奥莱士卡这事做得很好……”

“是吗？往后瞧吧。你的意思怎么样，妈妈？”

“他要和她结婚自然好，将来他们怎样过活，那谁知道呢？她是特别的人，好像是傻子。”

“攀了这样的亲戚，多谢得很。”彼得嘲笑着。

“也许我说得不对。”乌里央娜说，仿佛朝着那一切错乱地摇动着，肉眼无接触地向黑暗处望去。

“她狡猾得很，她父亲有不少东西，她拿来藏在我那里，不让他卖了变酒喝。夜里奥莱士卡把那些东西送到我那里，以后算是我送给他

的。她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妆奁，都在他手里，也是贵重的东西。我终归不很爱她——因为她任性得很。”

彼得背朝岳母，向窗外看望，园中椋鸟喃语，反复地逗引着世上的一切，彼得忆起奇虹的话来了：

“我不爱椋鸟，它们像些小鬼。这奇虹是一个愚人，显然是太愚傻了。”

乌里央娜还在轻声地，不乐意似的（显然间杂着别的思想）叙讲奥洛瓦的母亲——女田主，一个放浪的女人——在丈夫在世时就和奥洛夫相奸，和他姘了五年多。

“他是一个工匠：做木器，修表，用木头雕刻人像。在我那里还藏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奥洛瓦把它认作她母亲的遗像。他们两人都喝酒。丈夫一死——他们就结婚，就在那年工匠喝醉了酒，到河里洗浴，淹死了。……”

“人们是这样相爱的。”娜泰里亚突然说。这句不对题的话使乌里央娜用责备的眼神对女儿看了一下。彼得冷笑着说：

“这讲的是酗酒，不是爱情。”

大家不作声了。尼基大留神观察娜泰里亚，看出母亲的叙讲使她心神骚动，她的手指拘挛地抓掏掉毯的须头，一张自然的、善良的脸涨红着，显得生气，令人不能相识。

晚餐后，尼基大坐在园中窗下，丁香的矮树丛里，听见了彼得的凝虑般的言语在自己的头上：

“奥莱士卡伶俐得很，他很聪明。”

接着立刻传来了娜泰里亚刺心的号哭：

“你们全是聪明的，唯有我是傻子。他说得很对，做了俘虏！这是我生活在你们家的俘虏里面……”

尼基大由于惊吓，由于怜惜，竟呆住了，两手捧住长椅，一种自己也莫名所以的力量把他举了起来，往什么地方推去。然而在他的头上，那个心爱的女人的声音越加响得洪亮起来，引起他热烈的希望。

娜泰里亚正在编辫子，丈夫的话突然炽燃了她心里的怒火。她靠在墙旁，手叉在背后，那两只手真想举起来去撕打。她哽咽着说话，带着干涩的哭声，不听自己所说的话，也听不见吃惊的丈夫的喊声。她在家里是一个外人，没有人疼爱，像一个下仆。

“你不爱我，不同我说什么话，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到我身上来，就完事了！为什么你不爱我，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吗？我有什么不好的，你说！你瞧，我母亲多么爱你的父亲，有时候我的心竟羡慕得要爆裂了……”

“你也就这样爱我好了。”彼得提议。他坐在窗台上，审视屋隅阴黑里妻子的变样的脸。她的话语他认为愚傻，却惊讶地感到她的忧愁是合理的，而且明白这是聪明的忧愁。最不好的是在这忧愁里含有一种长期不安的危险，将发生新的关心和惊惶的事的危险，而关心的事已经多得很。

妻的白白的，穿着睡衣的，无手的身影战栗着，发着光耀，怕要隐灭的样子。娜泰里亚一会儿微语，一会儿叫喊，好像在秋千上一升

一降地摇曳着：

“你瞧，奥莱士卡多么爱自己的那个……爱他也容易，他性子快乐，穿扮得像阔公子。你是怎么样呢？同谁也不和蔼，永远不笑。假使我同奥莱士卡在一块儿，我们可以心心相印地过活，但是我同他却永远不敢说一句话，你把你的驼子派到我面前来看守着，故意派这可憎恶的滑头……”

尼基大立起身来，低垂着头，神志颓丧地走到花园深处，用手拨开触他肩膀的树枝。

彼得也立起来，走近妻子身旁，抓住她头顶上的头发，把脑袋推后，看她的眼睛：

“同奥莱士卡在一块儿。”他用不洪亮却浓重的声音问。妻子的话使他吃惊到不能恼怒她，不想打她的地步。他更加明显地承认妻子说的是实话：她的生活是十分的厌闷。这厌闷他是明白的。但是必须使她安静下去，为达到这目的，他把她的后脑朝墙上碰撞，轻声地问：

“你说的是什么话，傻东西啊？同奥莱士卡在一块儿？”

“你放手，你放手，我要喊……”

他用另一手抓牢她的喉咙，抓得紧紧地，妻子的脸立刻涨得通红，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贱货。”彼得说，把她推到墙根，自己走开了。她也跳开墙边，从他身旁穿过，走到吊悬的摇篮那里去；婴孩早就呱呱地哭了。彼得觉得妻子跨越了他的身体。一块蓝色的天在他面前摇曳，从这头爬到那头，星儿跳跃着。妻子坐在身旁，差不多并排着，不用站起来，就

可以朝她的脸打一下大耳刮子。她的脸显得迟钝，好像变成麻木了，但是颊上缓缓地，懒懒地流着眼泪。她喂小女孩吃奶，隔着眼泪的玻璃般的薄膜，向屋隅看望，没有理会到这婴孩极不方便地吮着奶头，凸出着成垂直线的奶头不时从她的嘴唇里滑出。婴孩一边啜泣，一边吮着空气，摇转着脑袋。彼得战栗了一下，像从黑夜的梦魇中醒来一般，说道：

“把奶头挪一挪，没有看见吗？”

“屋里有苍蝇，”娜泰里亚喃声说，“没有翅膀的苍蝇。”

“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没有两个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活在世上呀。”

他模糊地感到他所说的不是那想说的话，而且还说了一些不真实的话，但是为了安慰妻子，避免自己的危险起见，必须要说实话，十分自然的，无可辩驳的明显的实话，使妻子立刻了解它，服从它，不再用愚傻的怨诉、眼泪，那至今她从未做过的女人的玩意儿，阻碍着他。他瞧着她在漫不经心地、拙笨地哄弄女儿睡觉，说道：

“我有正事！工厂，那并不是种粮食，栽马铃薯。那是一件难题。你的脑筋里有什么呢？”

他起初说得极严正、庄重，试着接近这无可捉摸的真实，但是它滑走了，他的声音便开始响得近乎可怜的样子。

“工厂，那不是随便可办的。”他重复说，同时感到话语枯竭了，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妻子默然无言，背朝他，摇着摇篮。奇虹·瓦洛夫的低低的、安静的声音救了他了。

“喂，彼得·伊里奇！”

“有什么事？”他问，走近窗前。

“请你出来一下。”看门人用要求的神气说。

“糊涂东西！”彼得喃喃地说，又责备妻子了，“你看见没有？连晚上都没有安静的时刻，你还这样沮丧……”

奇虹没有戴帽子，眼睛闪耀着，和彼得在台阶上相遇。奇虹回头向被月光照耀得通亮的院落看了一眼，轻声说：

“我刚才把尼基大·伊里奇从吊梁上救了下来……”

“什么？从哪里？”

彼得垂坐在台阶的级段上面，像要钻进地里去似的。

“你别坐下，快到他那里去，他要见你呢……”

彼得不立起来，微声问：

“他是怎么啦？啊？”

“现在已经醒了。我用水喷醒了他。我们走吧……”

奇虹抬着主人的手肘，领他到花园里去。

“他在澡堂里的前屋上吊，一根绳子从阁楼的屋椽上悬下，就开始……”

彼得站定了脚步，重复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父亲吗？”

看门人止了步：

“他竟到了开始吻她的衬衫的地步了……”

“什么衬衫？你说什么？”

光赤的脚抚摸着土地，彼得朝看门人的狗细细地审看，它从树木中间走了出来，摇着尾巴，疑问地望着他。他怕去见兄弟，感到自身是空虚的，不知道对尼基大应该说什么话。

“唉，你活在那里，不张着眼睛。”看门人喃喃地说。彼得不作声，期待他还要说什么话。

“她的衬衫，娜泰里亚的衬衫，挂在那里，洗了以后晒着。”

“他这是为什么？……你等着！”

彼得一脚把狗推开，意念中想象着一个短短的、驼背的兄弟的身形在吻女人衬衫的景象。这实在可笑，引出他一口厌恶的痰来。但是一个炙热的猜想立刻撞过来，震聋了他。他抓住看门人的肩膀，摇着他，咬牙问：

“他们亲吻吗？你看见了吗？”

“我全看见的。娜泰里亚连知道也不知道呢。”

“你扯谎吗？”

“我有什么扯谎的原因？我并不等待你的奖赏。”

奇虹似乎用斧劈开黑暗里的微光一般，用不多的言语对主人讲述他兄弟的不幸事。彼得明白了看门人说的是实话，在兄弟的蓝眼的眼神里，在他对娜泰里亚那种殷勤侍候的样子里，在琐细的，却不断关心她的行动里，他早就模糊地觉出一点儿来了。

“是的，”他微语着，又自言自语地思索起来，“我没有工夫明了这个。”

后来，他推奇虹往前走，说道:

“我们走吧。”

他不愿意先行承受尼基大的眼神，所以走进澡堂低矮的门时，还没有辨清在黑暗里的兄弟的所在，就从奇虹背后用抖索的声音问:

“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尼基大？”

驼子没有回答。他在窗旁长凳上坐着，黑黑的看不大见他的身子，模糊的光降落在他的肚上、脚上。后来，彼得才分辨出尼基大垂头坐在那里，驼峰支在墙上，衬衫从领子那里一直破到边上，而且是湿的，黏贴在他前面的驼峰上，头发也是湿的，颧骨上印着深黑的星儿，紫血印发着闪闪的光。

“血吗？跌伤了吗？”彼得微语地问。

“不是的，这是我匆忙时弄伤了他一点儿。”奇虹发出愚蠢的大声回答，走到一旁去了。

彼得走到兄弟身旁去，显得可怕。他像听别人家说话似的听着自己的话，揪着自己的耳朵，抱怨着，责备着:

“多么可耻。违背上帝，弟弟呀。唉，你……”

“我知道的！”尼基大哑声说，发的也不是自己原来的声音，“忍不住了。你放了我吧，我要到修道院去。听见没有？我是用整个心灵请求你……”

他带着啸声咳嗽了一下，就沉默了。

彼得不知为什么受了温和之感，开始重又轻声而且和蔼地责备，终于说道：

“关于娜泰里亚的事，自然是魔鬼把你弄昏了……”

“唉，奇虹，”尼基大用哭声喊着，痛苦地呻吟一下，“我求过你的，奇虹，不要作声！最好不必对她说呀。看基督的分上！她要笑起来的，会生气的。可怜可怜我吧！我将一辈子替你们祷告上帝。千万别说！永远不要说。奇虹，这全是你，唉，你这人……”

他喃语着，头挺得不自然的直，还动也不动，这样子也是很可怕的。看门人说：

“假使没有出这件事，我是不作声的。她绝不会从我的嘴里知道这事……”

彼得的温和感更加深些，而自己对于这又怀着惭愧，当时坚决地答应着：

“十字架做保证，她绝不会知道的。”

“谢谢你，我就要到修道院去。”

尼基大不响了，似乎睡着的样子。

“你痛吗？”彼得问。没有取得回答，彼得又重复问：

“脖子——痛吗？”

“没有什么，”尼基大哑声说，“你们去吧……”

“不要走开。”彼得向看门人耳语，从他身旁走过，退到门外去。

然而当他步进花园，深深地吸进了甜蜜的、温暖的湿土的气味的时候，他的温和感立即消逝，一阵恐慌的念头拥了过来。他顺着小径行走，留神着不使脚下的碎石发响。他需要的是伟大的静寂，否则将不能对于这些念头加以分析。这些仇恨的念头多得吓人，好像并非从他的内心里发生，却是从外面，从黑夜的朦胧里侵袭而来，像蝙蝠一般闪来闪去。这些念头迅快地互相更迭，使彼得来不及将其捉住，化为言语，只捉到一些巧妙的绳结的花样，那绳结把他、娜泰里亚、奥莱士卡、尼基大、奇虹都捆在一起，束成一个旋转得分外迅快的乱哄哄的圆环，而他则独自处身于这个圆圈的中央。他用言语所思想的却是极普通的应对措施：

“应该让岳母赶紧搬来，把奥莱士卡支走。娜泰里亚应当好生哄一哄。‘你瞧，人家多么相爱呀。’他的上吊不是为了爱情，却是为了自己那种丑样。他去修行很好，在尘世上本来没有他的份儿。这是很好的。奇虹是一个愚人，他应该早些告诉我。”

然而这些话并不是那些使他惭愧和惊吓的、无从捉摸的、无言语的念头。那些念头会使他恐惧地注视着浓厚、潮湿的夜的黑影。在工厂的村落里远远地传来不愉快的歌声，像一条微微的河流那般蜿蜒

着，发着微光。彼得明确地感到有尽快驱走、压抑恐慌的必要。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丁香树那里，在自己卧室窗下坐了许久，手肘支住膝盖，手掌捧住脸，注视黑黑的土地，脚下的土地微微的动弹，还冒水泡，似乎准备松塌下去的样子。

“真奇怪，尼基大如何吞得下沙土的，他得到修道院去做园丁。这对于他是很好的。”

他没有看见妻子走过来，正当白色的身形似乎从地底下升了出来的时候，他惧怕得跳了起来，但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安心了一点：

“我刚才喊闹，看基督的分上，恕了我吧……”

“那有什么，上帝会饶恕的。刚才我自己也喊闹的。”他宽容地说，显得快乐，因为妻子自己来了，现在他不必再寻觅一些软话，以涂抹口角的裂缝。

他坐了下来，娜泰里亚不坚决地坐在他身旁。到底应该对她说点安慰的话，彼得说：

“我了解你的烦闷。我们家里没有快乐。有什么可快乐的？父亲在工作里找到了快乐。在他看来，普通的人是没有快乐的。除去乞丐、老爷们以外，其余人全是工人，大家都为了事业而生活着，事业以外是看不见人的。”

他谨慎地说话，怕说出些多余的来，一面听着自己说话，一面发现他说话的样子像一个严正的业务家、真正的主人。但是他感到这些话全是外表的，在思想的上面溜滑着，而不予以剖析，没有嚼碎这些

思想的力量。他觉得他坐在深渊的边上，也许下一分钟会有人把他推下去，那人正注意听他的话语，微语着：

“你说的不是实话呀。”

恰在这当儿，妻子的头搁在他的肩上，她微语道：

“要知道你对于我是一辈子的事。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儿呢？”

他立刻抱着她，把她搂在怀里，一面听着热烈的微语。

“你不了解才是罪孽呢。把女孩子娶了来，她给你养了许多小孩，而你仿佛没有这女人在心上，你对于我是没有一点儿心的。彼得，这真是罪孽。还有谁再比我对你亲近的，在痛苦的日子里谁来怜惜你呀？”

他觉得妻子把他举了起来，在空中翻了一转，弄得他愉快地累乏无力，他沉浸在醒人的凉爽里，近乎感谢地说：

“我答应他不说的，现在不能了！”

于是他匆忙地对妻子叙讲从看门人那里听来关于尼基大的一切事情。

“他吻你的衬衫——在花园里晒着的——竟狂到这个地步！怎么你不知道，没有理会到你这种情形吗？”

妻子的肩在他的手下剧烈地抖索起来。

“怜惜什么？”彼得想。但是她匆忙地、恼怒地答道：

“从来没有看出他有这样贪婪的心思！真是阴沉的人！驼子全很狡猾，这话真对。”

“嫌恶呢？或是假装呢？”彼得问自己，又提醒妻子道，“他对你很和蔼的……”

“那有什么？”她挑战似的回答，“图龙也是和蔼的……”

“但是到底……图龙是一只狗。”

“所以你把他当作狗一般的安插在我身边，叫他监视我，不让公公和奥莱士卡想念头，我明白的！我看他真讨厌，真可恶……”

显然，娜泰里亚是十分愤激，而且恼怒，这从她的皮肤的战栗上，从她揪捏衬衫时指头的拘挛性的行动上可以感觉到的，但是男人觉得愤激是过分的，无法置信，所以又对妻下了最后的打击：

“奇虹把他从吊梁上救了下来。他在澡堂里躺着。”妻子的身体在他手底下松软了，坐了下去，带着显然的恐怖喊了：

“不……你说什么？上帝……”

“如此说来——在扯谎呢。”彼得推定。然而她把头一甩，好像有人打击她的额角，恶狠狠地抽咽，微语道：

“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死后才稍稍地隐瞒了人们的批评，现在又开始说我们家里的事了！唉，上帝，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弟弟上吊，另一个却娶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娶他的情妇。这是怎么回事？尼基大·伊里奇！怎么这样无耻，谢谢还要你来侍候呢，这昧良的人……”

丈夫叹了一口气，紧紧地抚摸妻子的肩膀。

“不要怕，谁也不会知道的。奇虹不会说出，因为他是尼基大的朋友，而且还对我们满意。尼基大预备去修行……”

“什么时候？”

“不知道。”

“快些才好！现在叫我怎样同他在一块儿呢？”

彼得沉默了一会，提议说：

“你到他那里去，看一看……”

但是妻子好像被针扎一般跳了起来，几乎喊嚷了：

“不要叫我去，我不去！我不愿意去，我怕……”

“怕什么？”彼得迅快地问。

“怕吊死鬼，随你怎样处置，我是不去的，我害怕。”

“好了，我们去睡觉吧，”彼得说，站定了坚固的脚跟，“今天我们也被折磨得够了。”

慢慢儿同妻子并行走着，他感到这一天随着些坏的还赠予他一些好的，而彼得·阿尔达莫诺夫这人，在今天以前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是一个既聪明又狡猾的人，他刚刚把那个硬生生以黑暗的思想搅得他心神不安的人给愚弄了。

“自然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他对妻子说，“谁还比你亲近？你应该想，你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时候便一切都妥当了。……”

过了这夜的第十二天早上，在晨曦里，尼基大执棒在手，驼峰上负着皮袋，沿着被多量的露水浸黑的流沙小径，迅快地走着，似欲赶紧脱离刚才家人们送他时一幅画景的回忆：他们大家都没有睡足的样子，聚在厨房旁边的饭厅里，规规矩矩地坐着，约束地说话，显然他们中间谁也没有一句知心的话对他说。彼得和蔼，而近乎快乐，像一个做了有利的事情的人，两次说着：

“我们家里现在有了自己的人，可以为我们的罪孽祈祷……”

娜泰里亚冷淡却很留神地斟着茶水，她的老鼠般的耳朵显然燃烧着，好像揉扁了似的，她皱着眉头，时常离开屋子。她的母亲凝虑地沉默着，用唾沫黏湿了手指，抹平两须上的灰斑头发，唯有奥莱士卡超越了寻常的样子，显出不安，耸肩问：

“你怎么会决定的，尼基大？突如其来？我不明白……”

身材不大，鼻子尖尖的女人奥洛瓦和奥莱士卡并坐着，举起深黑的眉毛，不客气地审看大家，她用以看人的那双眼睛大得和脸庞不相称，尖得不像姑娘应有的样子，而且闪得次数太多，尼基大瞧着不大中意。

尼基大坐在这些人中间感到难过，不由得惧怕地想：

“要是彼得对大家说了出来，便怎样？赶快放走罢了……”

彼得首先来告别。他走近来，抱着尼基大，用抖索的声音说得十分响亮：

“亲弟弟，告别吧……”

乌里央娜阻止他：

“你怎么啦？应该坐一会，静默一刻，再做祈祷，然后大家告别。”

一切做得很快，彼得重又走近来，说：

“请饶恕我们。关于献金一层，你写信来，我们立刻寄出去。你别答应修累重的苦行，告别吧。你替我们多多地祈祷祈祷。”

乌里央娜朝他画着十字，三次吻额与颊，不知为什么缘故哭了；奥莱士卡紧紧地抱着他，细看他的眼睛，说道：

“愿上帝和你同在。每人有自己的路。我终归不明白你怎么忽然决定了……”

娜泰里亚最后一个走过去，但是没有走到跟前，就手叉胸前，低低地鞠躬，轻声说：

“告别吧，尼基大·伊里奇……”

她的胸脯还是高高的，像女孩子的一般，虽然已经喂了三个孩子的奶。

这就完了。还有奥洛瓦：她伸出像木片般坚硬的、热烘烘的小手，她的脸近看更加显得无趣了。她愚蠢地问：

“果真要剃度吗？”

三十多名老织工在院内和他道别，古貌的、耳聋的鲍里司·莫洛作夫摇头喊着:

“兵丁和僧士是世界上第一位仆人，好极了！”

尼基大转到坟场上，对父亲的墓作别，跪在前面，凝想了一会，并不祈祷，生活是转变得如何急呀！他的背后升出太阳，一个宽阔的、多角度的影子覆在露水洗涤的坟墓的草根泥上，形式像恶狗图龙的窠儿。尼基大叩着头，说道:

“恕了我，爸爸。”

在早晨的敏锐的静寂里，声音响得沉重而且发嗄，静默了一会，驼子又重复得响些:

“恕了我，爸爸！”

他哭了，哭得十分悲苦，像女人一样抽咽着，对于自己那种明晰、洪亮，和以前一样的声音感到忍耐不住的怜惜。

离开坟场一俄里路远，尼基大忽然看见了奇虹。奇虹肩上背着铲子，腰里系着斧头，站在道旁树棵里，像一个岗兵。

“走了吗? ”他问。

“走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

“打算掘一棵山梨树，栽在我的看更屋窗旁。”

两人站了一分钟，默默地互相看望，奇虹把溶化着的眼睛挪到一旁去。

“你走吧，我送你几步。”

默默地走着，奇虹首先说话。

“露水真重。这是有害的露水，会得到旱灾，收成不好。”

“但愿上帝拯救了吧。”

奇虹说了一句不清楚的话。

“什么？”尼基大问，带点吃惊的样子，他永远期待这人有触人心灵的特别的话语。

“我说，也许会拯救的。”

但是尼基大相信浚河工人说了一句不愿意再复说的话。

“你怎么——不相信上帝的恩惠吗？”他责备着问。

“为什么？”奇虹安静地回答，“现在需要的是雨，这些露水对于蘑菇是有害的。好的主人是一切都应时而有的。”

尼基大叹气一声，摇头。

“你心里想得总不大好，奇虹……”

“不，我想得很好。我不是用眼睛思想的。”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五十几步路。尼基大望着脚下，自己的宽阔的影子；奇虹合着步伐的节拍，用手指弹斧头上的木柄。

“我会来看你的，尼基大·伊里奇，过了一年以后，好不好？”

“来吧。你是好奇的。”

“这个很对。”

他脱下帽子，止步：

“这样吧，告别吧，尼基大·伊里奇，”——摸了摸颧骨，他凝虑地补说：

“我从心灵上喜欢你。你有温和的性格。你的父亲有聪明的肉体，而你却是精神的、心灵的……”

尼基大把手杖扔在地上，摇了摇驼峰，为着改正皮袋的位置，默默地抱着他。奇虹紧紧地搂住，大声、坚决地回答：

“如此说来，你要来的。”

“谢谢你。”

走到道路深折进松林的地方，尼基大回头看了一下，奇虹把帽儿挟在腋下，身支着铲子，站在路的中央，似乎决定不放任何人走过似的，朝风吹了过来，摇动着在他的不愉快的头上的头发。

远看奇虹有点像傻子安得努司卡。尼基大想起这个黑暗的人物，加紧了步伐，在他的记忆里固执地响着：

“基督复活，复活，

马车丧失了轮儿……”

[1] 俄文墓地（Posgost）一字另有“暂住”义，但坟墓为人死后永久居住的处所，所以奇虹发此妙论。在中文内找不到这样双关的词句，只好予以直译。——译者按

[2] 这又是双关语。“烦闷”的俄文skuka和“堆聚”skuchatjsia音相似，故谓烦闷由于人们的堆聚。——译者

二

父亲死后第十周忌的那天，阿尔达莫诺夫家的教堂方才落成，题名“先知伊里亚教堂”。造了七年，负迟延责任的是奥莱士卡。

“上帝可以等待的，他不忙。”他敏捷而且恶毒地打趣着，竟两次用去了造教堂用的砖头，一次造第三厂屋，又一次造医院。

题名后，在父亲自家小孩们的坟场上做完了追悼祭，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等待人们从坟场散尽，有礼貌地不去理会乌里央娜独自留在家院内榆树下的长椅上面，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没有什么可忙的，为宗教，亲友，职工们预备的盛宴下午三时才开始。

一个灰色的日子。天皱着眉，照秋天的样子；湿润的风像疲乏的马似的打鼾，摇动着枞树的尖顶，预定了雨。一些微黑的小人形在栗色丝带般的砂道上，摇曳着，爬到工厂那里去；处在半径形的地位上的三所厂屋插立在地里，像拘挛地伸直着的红色的指头。

奥莱士卡挥摇着手杖说：“过世的父亲看见我们这样的作为，一定会喜欢的。”

“沙皇被打死的时候，他会愤激的。”彼得想了想才回答，不愿意和兄弟随声附和。

“他不很喜欢愤激。他不是依照沙皇的，而是自己的智慧生活着的。”

奥莱士卡把帽子拉得进深些，止步，看了女人们一下：他的妻子，小小的、齐整的身材，穿着普通的深色的衣裳，在揉碎的砂子上

轻快地走着，手帕擦着眼镜，像一个乡村女教师；并排走着的是肥胖的娜泰里亚，穿着黑绸外套，肩上和袖头带着硝玉，深紫藤色的头上美丽地覆掩着她的丰满的、发栗色的头发。

“你的媳妇越来越美了。”

彼得默不作声。

“尼基大又没有来过周忌。是不是生我们气？”

每逢阴天奥莱士卡胸腿作痛；他拐着腿行路，支着手杖。他打算磨平追悼祭上忧郁的印象和灰色的日子的悲愁。他做一切都是固执的，执意使他哥哥说出话来。

“岳母留在坟上痛哭，还全记念着。一个好老太太。我低声吩咐奇虹，让他等一等，送她回家。她说她气喘，她说她走路都困难。”

彼得低声而且勉强地重复着：

“困难呀。”

“你睡着了吗？什么困难？”

“奇虹应该打发走了。”彼得回答，朝旁边看，朝向竖着柏树的山丘看。

“为了什么？”兄弟奇怪地问，“他是一个诚实、勤谨的乡下佬，并不偷懒……”

“是一个傻子。”彼得补说着。

女人们走近了。奥洛瓦用愉快的声音，对于她的小身体显得突然强烈的声音对丈夫说：

“我劝娜达里亚把伊里亚送到中学里读书，她却害怕。”

怀孕的娜泰里亚走路像一只饱食的鸭子，两腿反复地摇摆，用长辈的语气，慢吞吞地从鼻子里哼着说：

“据我看来，中学是有害的时新样儿。叶连娜写起信来，用的那些话语叫人没有法子明白。”

“大家全应该读书，读书！”奥莱士卡严声说，除下帽子，擦流汗的额和早期的秃头发。这秃发从鬓上爬往头顶，成尖角形，使他的脸拉得长长的。

娜泰里亚含着疑问看了丈夫一眼，辩论道：

“博卖洛夫说得很对，人因读书而变成野蛮。”

“是的。”彼得说。

“你们瞧！”娜泰里亚满意地喊。但是丈夫焦虑地补说：“应该读书的。”

兄弟和奥洛瓦都笑了。娜泰里亚责备他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忘记了吗？你们刚刚做了追悼祭。”

他们搀着她的手，走得快些，彼得却放慢了步：

“我等一等母亲。”

这无趣的人——奇虹·瓦洛夫使他愤怒。做追悼祭以前，彼得站在坟上，向远远的工厂眺望，出声说了一句话，是自对自说的，并不是夸嘴，却是说他所见的：

“事业扩展了。”

他立刻在肩后听见了以前的浚河工人的安静的声音：

“事业好比地窖里的霉菌，是用自己的力量生长的。”

彼得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连回头看也不看，但是看门人这句话显然的、可气的愚傻使他生怒。一个人工作着，给几百人吃饭，日夜想着事业，在事业中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自己。忽然一个傻子说，事业是用自己的力量生活着的，而非依了主人的理智。这小人儿永远喃语着灵魂、罪孽一类的话。

彼得蹲坐道旁砍掉的松树的老根上面，拉自己的耳朵。记得他有一次曾对奥洛瓦诉怨道：

“思想着灵魂都没有工夫。”

他听见一个奇怪的问题：

“难道灵魂是离开你而生存的吗？”

他在这句话里嗅出一个女人的玩笑，但是奥洛瓦的面容是正经的，她的微黑的眼睛在眼镜的玻璃里面和蔼地发着微笑。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人们离开了人，谈论灵魂，好像谈论一个领养的孤儿。”

“我不明白。”彼得重复说，丧失了同这女人谈话的愿望。他对于她是陌生，而不易了解的，却爱她的坦白的性情，但是又怕在这明显的坦白里面隐藏着狡猾。

他永远不喜欢奇虹·瓦洛夫。一瞧这颧骨耸起、斑点重重的脸，奇怪的眼睛，藏在栗色头发后面、黏贴在脑后的耳朵，生长得紧紧的胡须，不迅快，却还赶得上的步伐，丑陋而矮短的身躯，他便感到不愉快。他感到不愉快的，又似乎可羡慕的，是他的安静；连奇虹工作时那种勤慎样子也会惹出他的气来。奇虹工作着，像一架机器，永不授予遭埋怨的借口，但这也能引起愤恨。最不痛快的是看着这人一年年越插越深地埋根在家务里面，显然感到自己是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生活之轮里的一个必要的条辐。奇怪的是小孩们爱他，狗和马也爱他。老猎狼狗图龙被系在铁链上面，因此性情显得激怒，除去奇虹外谁也不让近身。他的大儿子，好任性的伊里亚，听从看门人的话，比他的父母还多些。

彼得为使奇虹离远些，给他一个教堂守役或守林人的位置。奇虹总是否定地摇着沉重的头：

“我不合宜做这事。假使你厌烦了，你可以休息一下，给我一个月的假，我到尼基大·伊里奇那里去一下。”

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你可以休息一下。”这句愚蠢、胆大的话，随着又提出了隐藏在池湖后面森林里的穷修道院的兄弟来，当时勾起彼得的惊慌的疑心。除去奇虹从吊绳上把尼基大救下来时所说的话以

外，大概他还知道一些可耻的事，他似在期待新的不幸事情，他的闪耀的眼睛暗示着：

“不要动我，我对于你是有用的。”

他已经到修道院去了三次；背着麻袋，持杖在手，不慌不忙地走了。他在地上行路，好像施恩惠于它，他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种恩惠。

等奇虹回家后，彼得问起尼基大的一切，总是寥落地回答，而且含糊不清，永远使人想他说的不全是知道的。

“他很健康，受着尊敬。为着你们带的祝福，还有送的糖果，他叫我向你们道谢。”

“他说什么呢？”彼得盘问着。

“和尚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总有话的？”奥莱士卡不耐烦地问。

“讲到上帝的事情；对于天气发生兴趣，说雨下得不是时候；还抱怨蚊虫，他们那里蚊虫太多了；还问起你们。”

“怎么样呢？”

“关心着，怜惜着。”

“怜惜我们？为了什么？”

“为了一切。你们在迅跑中生活着，他却止住步了，所以怜惜你们，为了你们的不安。”

奥莱士卡哈哈笑着，喊着：

“真是废话！”

奇虹的眼瞳溶化了，眼睛空虚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说他所说的话。我是普通人。”

“是的，很普通！”奥莱士卡嘲笑地赞成着，“类乎傻子安东的样子。”

风吹着香馥的暖气到彼得·阿尔达莫诺夫的身上，天色明亮了些。太阳从云端里的深蓝坑里透了出来。彼得看了看太阳，眼睛炫瞎了，更加沉浸到自己的思想里去。

尼基大捐给修道院一千卢布，除去终身用费每年支一百八十卢布以外，其余父亲死后的遗产部分全拒绝收受，让给弟兄们，这举动总有点令人可气的。

“这是什么礼物？”彼得嘟哝着。但是奥莱士卡却高兴了：

“他要钱做什么用？给那些吃白食的和尚们长肥肉吗？他这个决定是很好的。我们有事业，还有儿女。”

娜泰里亚居然感动了。

“他总算没有忘记他对我们的错处！”她满意地说，手指从粉红的颊上挥去孤单的泪珠，“叶连娜的妆奁也有了。”

兄弟的举动在彼得的心灵上落了黑影，城里对于尼基大遁入修道院说些坏话，对于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不好听的话。

彼得和奥莱士卡相处得还平和，虽然活泼的兄弟担任了最容易的一部分事情：他到下新城博览会去，每年去莫斯科两次，回来以后，热闹地讲述一些京城里的实业家如何成功的故事。

“生活得十分体面，不比贵族们差。”

“过老爷的生活是简单的。”彼得暗示着。但是兄弟没有明白这暗示，还在赞扬着：

“商人造着大楼，就像教堂一样！孩子们都是有学问的。”

他虽然年纪近老，但是青年人的活气却返了回来，那双鹰眼快乐地闪耀着。

“你为什么老皱着眉头？”他问哥哥，甚至教训起来了，“一个人应该闹着玩笑做事，事情是不爱烦闷的。”

彼得发现他和父亲有相似之点，不过他对于奥莱士卡不了解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我是有病的人。”他还在时常提起这话，但又不去珍惜健康，喝许多酒，整夜赌博，显然同女人们也不讲干净。他的生活中间有什么主要的呢？似乎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窠儿。乌里央娜的房子早该重新修理，但是奥莱士卡不去注意它。孩子们生出来全是软弱的，只有米郎活着，不愉快的、多骨的男孩，比伊里亚大三岁。奥莱士卡和他的妻子染上了贪得无用物件的可笑的习惯，他们的屋子装满各色各样贵族用的家具，两人都把它们赠送出去，送给娜泰里亚一张装饰着

瓷器的有趣的柜子，送给岳母一只大皮安乐椅、卡莱里亚桦木和古铜制成的华丽的床。奥洛瓦会巧妙地用小珠绣织图画，但是丈夫到省里去走了一趟回来时又给她带了同样的织物。

“你在作怪呢。”彼得接到兄弟的一件礼物后说。那是一张巨大的桌子，有许多抽屉，还带着花巧的雕刻样子，但是奥莱士卡用手掌拍着桌子，喊道:

“在唱歌呢！这样的东西不容易再有的了，莫斯科的人都明白的！”

“你不如收买银器，贵族们银子很多的……”

“等候几天——我们会把一切收买下来！在莫斯科……”

如果相信奥莱士卡的话，在莫斯科生活着一些半糊涂半聪明的人，他们不但经营事业，还每个人都努力过贵族的生活，因此向贵族收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从庄园一直到茶杯为止。

彼得坐在兄弟家里做客，永远又恼怒又欣羡地感到比在自己家里舒服得多，这使他同样的不了解，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奥洛瓦一样。奥洛瓦在娜泰里亚面前像是一个仆妇，但是她没有对于煤油灯的愚蠢的恐怖，也不相信煤油是学生们从自杀者身上的脂油里挤出来的。听她的柔和的声音感到有趣，而且眼睛也极美丽，眼镜隐藏不住和蔼的眼睛的光辉，但是讲起事情和人来，却总是带着气恼和孩子气，好像从远远的什么地方来的。这使他惊讶，惹恼。

“你看起来——是个没有做错事的人，是不是？”彼得嘲笑地问。她答道:

“错的人是有的，可以我不爱加以审判。”

彼得不信她的话。

她似乎比她丈夫年长些，并且知道自己比他聪明。奥莱士卡并不生气，称呼她婶婶，偶然带着轻微的气恼，说道：

“止住吧，婶婶，烦死人了，我是有病的人，让我娇惯一点是没有害处的。”

“娇惯得够了，可以了！”

她对丈夫微笑了一下，那微笑是彼得愿意在自己的妻子的脸上看得到的。娜泰里亚是模范妻子、巧妙的主妇，腌黄瓜、酱蘑菇、烧糖浆都很拿手，家里的用人像钟表机器里的齿轮那样精确地工作着。娜泰里亚用安静的爱，像乳油那般凝止住的爱，无休息地爱着丈夫。她用钱十分节省。

“我们在银行里现在存着多少？”她问着，又惊慌起来，“你瞧着，那银行好不好，别关闭了！”

她手里握着银钱的时候，美丽的脸显得严肃了，红红的嘴唇紧紧地抿紧着，眼里现出一点油光光的、恶毒的神情。她点着花色不同的污秽的钞票，肥肿的手指谨慎地摸着那些纸，似乎怕银钱会从她的手里像苍蝇似的飞散。

“你们怎么样，收入是不是和奥莱士卡均分的？”她在床上问，在和彼得亲热到满足了以后，“他不会算得使你吃亏吗？他狡猾得很！他和他妻子全是贪财的。一切都抓着，抓着！”

她感到自己被一群坏蛋包围住了，说道：

“除了奇虹以外，我谁也不相信。”

“如此说来，你相信傻子。”彼得疲乏地喃语着。

“他是傻子，却很有良心。”

彼得第一次同她去游下新城博览会，对于这全俄市场那种伟大的气派感到惊讶，问妻子道：

“怎么样？”

“很好，”她回答，“一切很多，而且全都比我们那边便宜。”

她开始盘算应该购买的东西：

“两普特肥皂、一箱蜡烛、一袋砂糖，还有方糖……”

她坐在马戏园里，演员出台的时候，闭上了眼睛。

“啊哟，不识害臊的人们！光着身子！我瞧他们好不好？对于婴孩好不好？你不应该叫我吃惊吓，我也许怀的是鬼胎呢！”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在这时刻内感到压榨着他的是一种烦闷，发绿的、浓密的烦闷，像瓦达拉克莎河底里的泥，里面住着的只有一些鱼——愚蠢的、肥满的鲤鱼。

娜泰里亚还是一本正经地祷告了许多时候，祈祷完毕，就倒身床上，努力引逗丈夫，来享受她的肥满的躯体。她的皮肤发出伙食间里

的气味，里面藏着咸菜罐头、西红柿酱、熏鱼、火腿之类。彼得时常感到妻子努力得过度，她的亲热劲儿把他蹂躏得空无所有。

“走开，我累了。”他说。

“好啦，好好地睡吧。”妻子驯顺地回答，很快地睡熟了，惊异地竖起眉毛，微笑了，似在用闭住的眼睛观看一些很好的，永未见过的东西。

在彼得特别明晰而且烦恼地感到他不愿意和娜泰里亚在一起的时候，他使自己忆起她在生产头生子时的可怕的情景来了。她的痛苦延长到第十九小时，惊吓异常的岳母包着眼泪领他到充满一种特别闷热的屋子里来。在揉皱的床铺上转侧不已，瞪出被凶狠的痛楚变了形相的眼睛，头发蓬乱着，样子和平日不大相像的妻子发出野兽般的号哭迎接着他：

“彼得，告别吧，我要死了。男孩会生下的……彼得，别了……”

她的因咬紧而发肿的嘴唇几乎不动了，话语似乎不是从喉咙里出来，却是从丑陋的肿胀着，快要涨破，已经垂悬在腿上的肚腹内出来的。发紫的脸也肿了，她喘着气，像疲乏的狗，也伸出红肿的、嚼破的舌头。她抓住头发，拉着，揪着，一直号哭着，怒吼着，在劝解、战胜那个不愿或不能对她让步的某个人：

“生了男孩……”

天上有风，窗外樱树摇曳，喧哗着，黑影在玻璃窗上战栗，彼得看见那些影儿的跳跃，听见蟋蟀的声音，狂怒地喊道：

“把窗户挡好帘子，没有看见吗？”

他带着恐怖跑走了，伴着一声声女人的尖叫。

“喔唷……喔唷……”

一个半小时以后，由于幸福与疲乏说不出话的岳母重又把他领到妻子的床旁。娜泰里亚用大苦难行人那种忍不住发笑的眼神迎接他，发出软弱，酒醉般的言语说道：

“男孩。儿子。”

他伛身把脸颊附在她的肩上，喃声说：

“母亲，这是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你要知道，唔，谢谢你……”

他第一次称呼她“母亲”，把一切的恐怖和一切的快乐全放进两个字里去。她闭着眼睛，沉重而乏力的手抚摸他的头。

“一个大力士。”雀斑满面，鼻大的助产师说，举着小孩给他看，带着那种骄傲样子，好像是她自己生产下来的。但是彼得没有看见儿子，一切都被妻子的死脸挡住了，她的眼睛现出了深黑的坑：

“不会死的吧？”

“好吧，”雀斑脸的助产师大声而且快乐地说，“如果这样就会死去，那么我们助产师就不会有了。”

现在这大力士已经九岁，身高，健壮，巨额弯鼻的脸上正经地闪耀着深蓝的大眼，奥莱士卡的母亲，还有尼基大，都有这样的眼睛。一年以后娜泰里亚又生了一个儿子——耶可夫，但是从五岁起，高额的伊里亚已成了家内最显著的人物，他受了众人的骄纵，谁的话也不

肯听从，独立地生活着，时常落进不方便的、危险的局面里去。他的淘气样儿差不多永远具有点不寻常的性质，这引起父亲一种近乎骄傲的性格。

有一天彼得在堆房里遇见了伊里亚，这男孩冀图把水车的轮子装进旧水槽里。

“这是什么？”

“轮船。”

“不会走的。”

“我的轮船，会走的！”儿子用祖父那样充满活力的口气说。彼得不能够劝信他这个工作的无用，一面劝，一面想：

“真的像他祖父的性格。”

伊里亚为达到目的是勇往直前的，但是他到底不能用水槽和两只水车轮盘造成轮船。他于是用煤炭在水槽的边上画了轮子，拖到河边，放在水里，自己当时陷到水泥里了。然而他并不害怕，立刻对洗衣服的女人们喊道：

“喂，娘儿们！拉我出来，否则要淹死了……”

母亲吩咐人把水槽劈碎，揍了伊里亚一顿，从那天起他开始用白眼看她，和看两岁的小妹妹达尼亚一样。大体上，他是好做事的人，永远在刨着，劈着，拆着，装着。父亲在旁留神观察，心想：

“会有出息的，一个建筑家。”

有时候伊里亚许多天不理会父亲，忽然到办事处来，爬到膝上，命令道：

“给我讲点什么。”

“我没有工夫。”

“我也没有工夫。”

父亲冷笑一声，把纸张推到一旁去了。

“好了。有几个乡下人……”

“关于乡下人的事情我全知道了，你讲些可笑的事情。”

父亲不知道可笑的事情。

“你去找外婆吧。”

“她今天直打喷嚏。”

“找母亲去。”

“她要让我洗脸。”

彼得笑了。儿子是唯一的人能引起他善良的、轻松的笑的。

“那么我去找奇虹。”伊里亚声明着，打算从父亲膝上跳下来，但是他阻止他。

“奇虹说什么话？”

“全说。”

“究竟是什么话？”

“他全知道，他在白拉赫娜住过。在那地方造货船、小船……”

有一次伊里亚从什么地方掉了下来，弄破了脸，母亲打他，喊着：

“不许爬屋顶，你会成为残废、驼子！”

儿子受了侮辱，脸涨得通红，并没有哭，却对母亲威吓道：

“你还要打我，我就给你一个死。”

她把这威吓告诉彼得，他笑了一声：

“你别打他，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儿子来了，站在门柱那里，手叉在背后，彼得对他除了好奇和动人的柔情以外，没有其他感觉，当时问道：

“你为什么对母亲这样硬？”

“我不是傻子。”儿子生气地回答。

“既然这样硬，还不是傻子吗？”

“那么她还打架呢。奇虹说的，唯有傻子才挨揍呢。”

“奇虹说的吗？奇虹自己……”

但是彼得不知为什么避着称呼看门人做傻子。他在屋内踱步，审视门旁的人，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你也打你兄弟耶可夫的。”

“他是傻子。他不痛，他胖得很。”

“胖子——就应该挨打？”

“他贪吃。”

彼得感到自己不会教训儿子，儿子也明白这个。也许打他的耳刮一下，比较的简单而且有用些，但是手举不到这亲爱的乱发蓬松的头上去。在这双可爱的蓝眼凝神期待的视线之下，连加以惩罚的念头都不好意思想起来。太阳也停止着，永远在有阳光的日子里，伊里亚淘气得最厉害。彼得对孩子说些普通的劝谕的话的时候，总忆起他自己也曾听过同样的话，这些话达不到他的心上，不留在记忆里，唯有引起沉闷和偶来不久的恐怖，但是挨揍，即使是应该得的，也难于忘却，这是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深知道的。

次子耶可夫，圆圆的、红红的脸，很像母亲。他多哭，甚至好像喜欢哭，流泪以前总要气喘，鼓腮，拳头触眼睛。他胆怯，贪吃，吃得多，吃多了觉得累重，不是睡觉，便是诉怨道:

“妈妈，我闷呢！”

女儿叶连娜夏天才回家来，她是一个陌生的小姐。

七岁时，伊里亚开始向格莱勃神父学识字。有一次，他知道了办事员尼可诺夫的儿子并不读圣诗集，却读带图画的小书“国语”，便对

父亲说：

“我不读了，我的舌头痛。”

父亲长久而且和蔼地盘问他，他到后来才解释道：

“巴莎·尼可诺夫读的是国语，不是别人家的言语。”

然而有时这个很活泼的孩子忽然停留在什么念头上，会许多钟点内孤独地坐在小丘上松树底下，把干松实扔在瓦达拉克莎河混浊的、发绿的水里。

“发闷呢。”父亲猜想。他也曾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被事务的喧声震压得聋聩，旋转着，旋转着，忽然堕入一些不明晰的浓雾里，盲目地在烦闷里被缠住了，不能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目眩：对于事务的关心，或是由于实际上单调的关心而来的烦闷？在这些日子，他时常和人们过不去，为了斜看的眼神，为了一句说得不对的话，开始恨这人。就在这个灰色的日子里，他差不多把奇虹·瓦洛夫恨得要死。

奇虹搀着岳母的手，走近过来，一面叙讲着：

“我们瓦洛夫是一个大家庭……”

“那么你为什么不同你自己家族一起生活？”彼得问，走近乌里央娜身边，拉着她的手肘。奇虹不作声，走到一旁。阿尔达莫诺夫固执而且严厉地重复这问话，看门人这才把无色彩的眼睛眯小些，冷淡地回答：

“自己家里的人已经没有了，全都弄死了。”

“什么叫作弄死？谁弄死的？”

“两个兄弟被赶到雪瓦司托鲍尔去，就在那里丧了命。大哥加入了叛乱，就在那年乡下人为解放造反的时候。父亲也和叛乱发生了关系，政府强令农人改种马铃薯，我父亲不肯答应；他们要抓起来打他，他跑出去躲藏，掉入水里淹死了。我母亲和第二个丈夫瓦洛夫捕鱼为生的，我和兄弟雪尔该意……”

“兄弟在哪里？”乌里央娜问，眯着哭得红肿的眼睛。

“他被杀死了。”

“你的叙讲好像读祭文。”彼得生气地说。

“这是因为乌里央娜·伊凡诺夫娜好奇的缘故。……她有点发愁，所以我……”

没有说完这句话，他俯下身去，从道上捡了一根干枝，扔到一旁去。他们沉默地走了两分钟。

“谁杀死兄弟的？”彼得忽然问。

“谁杀死的？人杀死的。”奇虹安然说，乌里央娜叹了一口气，补说道：

“雷电也会的……”

仲夏里临到了艰难的日子，压迫人的，暑热得无情的静寂，横立在大地上，充满黄色烟雾的天上。泥炭地和树林里，四处起火。干热的风忽然狂暴地吹了过来，疯狂地发着啸声，从树上剥去干叶和隔岁

的栗色的松针，吹起一堆沙子的乌云，带着刨花、麻皮和鸡毛之类，一并赶到地上来。风推着人，冀图剥去他们的衣裳，又躲藏在林内，更加热辣辣地吹炽火灾来了。

工厂里有许多病人，彼得从纺锤和铁梭的喧闹的声音中间听见了困惫的干咳，在机器旁边看见一些忧愁的、生气的脸，观察到疲弱的行动。出产的数量低减了，货物的品质显已见劣，怠工的日子大增，男人们开始饮酒，女人们的孩子病了。快乐的木匠赛拉菲姆，一个带着婴孩的玫瑰色的脸的老人，不停地做着小棺材，也时时用枞树的白木板为那些做完了自己的功课的大人们钉棺材。

“应该举办游艺会，”奥莱士卡主张，“应该让人们快乐一下，鼓励鼓励！”

同妻子到博览会去的时候，他又提议道:

“办一个游艺会，人们会活跃起来的！你要相信，快乐是一切灾害的救星！”

“着手办吧，”彼得对妻子说，“办得好些，丰富些。”

娜泰里亚不满意地哼了一声，他生气地问:

“什么？”

妻子表示抗议似的在围巾边上擤了擤鼻子，回答:

“听见啦。”

游艺会开始时先行祈祷礼，格莱勃神父很庄严地领导着。他显得更加干瘦、破裂的声音发出不寻常的话语，响得很可怜，似用最后的力量哀求着。生着痨病的织工们灰色的脸严厉地皱紧着，虔信地呆立着。许多女人呜咽地哭着。神父举着悲切的眼睛向烟云的天看望的时候，人们也随着哀求似的望烟云中的黯淡的、光秃的太阳，大概是以为温良的神父会在天上看见那知道他、倾听他的一个人。

祈祷礼完后，女人们把桌子抬出村庄的街上，全体工人端端正正地坐在盛满油肥的羊肉面条的木盆旁边。每只木盆周围坐了十个人，每张桌上放着一桶强烈的家酿啤酒和一瓶烧酒。这使那些精神不振，身体疲弱的人们很快地高兴起来。像一只热辣的帽子覆盖着大地的沉寂摇动起来，推移到池沼上林火那边去了。村庄上发出快乐的语声，有木匙的叩击声、孩子们的笑声、女人们的呼唤声、青年人的语声。

这顿丰满、耐饱的饭食吃了三个多钟头，随后把喝醉的人们扶回家去，青年人全聚在清洁、勤快的木匠赛拉菲姆身旁。他的缟织的蓝衬衫和洗过多次的同样颜色的裤子变成湖色的了，薄醉的、玫瑰色的脸，带着尖尖的鼻子，欢欣地微笑着、活泼的，不见老的眼睛眯眯地发光。在这快乐的棺材匠身上，和他的名字相符合，有一种乐天的气息，一种轻松的战栗。他坐在长凳上，把“古司里”琴放在尖长的膝上，用弯曲像老姜根一般的乌黑的手指拨理弦条，唱着行乞瞽者的调子，用故意的凄凉的声音，还发着鼻音：

“现在给众位讲故事逗趣，

凭你们的智慧细细推详！”

对女郎们使了一下眼色，他的女儿缫线女工齐诺伊达，乳峰耸起，姿色美丽，有一副胆大的眼睛，就在她们中间庄严地站着，更加高声，而且凄凉地唱起来了：

“基督坐在光明的天堂上，

天空上香馥的清凉境地，

高高的、金色的菩提树下，

端坐在韧皮制的宝座上。

他分散金和银，

分散珍珠宝石，

奖给富有的人们。

为了他们这些富人，

穷人们的恩主，

爱贫穷的弟兄，

喂饱乞丐和残废。”

他重又向女郎们使眼色，忽然将声音转成跳舞的拍子。他的女儿照吉卜赛女人的样子，双手叉在脑后，摇着乳头，尖喊了一声，就在父亲的洪响的歌声和弦琴的操奏之下跳起舞来：

“谁取了银子——

腿将成跛！

谁取了金子——

火焰烧身！

宝石珍珠，

全是眼中的钉刺！……”

青年男子们的啸声把“古司里”琴声和赛拉菲姆快乐的歌声压了下去。女郎和女人们随着唱起舞歌来了：

“快船从海上驶来，

给美女们致送礼物！”

齐诺伊达一面跺脚，一面尖声地唱：

“帕诗卡送给帕拉诗卡

做衬衫的席；

铁莱士卡送给玛德雷士卡

两只桦木的耳环。”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和保罗·尼可诺夫坐在一堆木板上面。保罗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衰老的、光秃的头在长颈上不安地旋转着，畏葸的、灰色的眼睛在灰色的、不健康的脸上贪馋地迅跑着。伊里亚很喜欢穿湖色衣裳的小老头子，有趣地倾听“古司里”琴的奏演，和赛拉菲

姆快乐的、可笑的声音，但是那个穿红锦布短衣的女人忽然着烧了，旋转了，摧残了一切，引起了狂暴的啸声，不整齐的、喊嚷的歌调。他觉得这女人十分讨厌，保罗附耳说道:

“齐诺伊达是荒唐女人，同许多人姘识，同你父亲也有关系，我亲自看见他和她捏手捏脚的。”

“为什么？”伊里亚糊里糊涂地问。

“你知道的！”

伊里亚的头垂下了。他知道为什么要捏姑娘们，所以对于自己还向同伴询问，觉得遗憾。

“你胡说。”他嫌恶地说，不再去听尼可诺夫的耳语。他并不喜欢这个畏缩的、胆小的男孩，在松软而且单调地讲些关于工厂女工们的沉闷的故事，但是尼可诺夫对于猎鸽颇有研究，而伊里亚最爱鸽子，并且喜欢保护这软弱无力的小孩，免受一群工厂顽童的蹂躏。此外，尼可诺夫会讲述他所见的一切事情，虽然他所见的唯有不愉快的事情，并且像小兄弟耶可夫一样，什么事情都说，好像抱怨着一切的人。

伊里亚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回家去了。家里的人正在园中蒙着尘土，发灰色的热树荫底下喝茶。有些客人坐在大桌旁边：静肃的格莱勃神父，头发高耸，而且黑褐得像吉卜赛人一样的机器师郭卜乔夫，洗得干干净净的办事员尼可诺夫，他的脸洗到难以了解是什么样子的地步。有一个小小的、连着胡髭的鼻子，额上有一个肿块，鼻子与肿块之间浮着微笑，拥起抖索的皮肉有褶纹，把眼睛的窄隙封闭住了。

伊里亚和父亲并坐，不相信这不快乐的人会同不知羞耻的缫织女工打混的。父亲用沉重的手，默默地摸他的肩。大家都被暑热困扰，流着汗，不大高兴地说着话，只有郭卜乔夫的响亮的声音像在冬天水晶般的、霜冻的夜里那样锵锵地发声。

“我们到村庄去吗？”母亲问。

“是的，我去换衣裳。”父亲说，从桌旁立起，走到屋内去。过了一分钟伊里亚跑过来追他，在台阶上追到了。

“你有什么事情？”父亲和蔼地问。儿子望着他的眼睛，也问道：

“你捏齐诺伊达，还是没有捏？”

伊里亚看出父亲吃惊了。这不使他惊异，他把父亲看作胆怯的人，对什么人都害怕，所以那样的沉默。他屡次感到父亲连他也害怕，那不是——现在也害怕着。为了鼓励这受惊的人，他说道：

“我不相信，我只是问一问。”

父亲把他推进外屋，又从走廊推进自己屋内，紧紧地关好了门，自己却像守壕似的从这个屋隅走到另一个屋隅，在他生气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走的。

“到这里来。”彼得说，站立在桌旁。伊里亚走过来了。

“你说什么？”

“这是保罗说的，我不相信。”

“不相信吗？是的。”

彼得从自己身上喷出怒气，盯着儿子的额角广阔的头，正经的、不和蔼的脸。他拉自己的耳朵，心里估计：儿子不相信同他自己一样的小孩子的愚蠢的啮舌，而且显然用这不信来安慰他，这究竟是好，或是不好？他不知道应该对儿子说什么话，以及如何讲，他也完全不愿打伊里亚一顿。但是必须做点什么，他决定最普通而且易解的是打。他当时重重地举起不很听命的手，把指头插进儿子的生硬的乱发里，揪住了，开始喃语：

“不许听傻子们的话，不许听！”

彼得推了一下儿子，命令道：

“去吧。坐在自己屋内，一直坐着。是的。”

儿子走出门外，斜垂着头，好像端着别人的头，父亲瞧着他，安慰着自己：

“不哭。我没有打痛他。”

他试着生气：

“你这东西！我不信！我叫你试试我的颜色。”

但这掩不住对儿子怜惜之感，代他的气恼和对自己的不满。

“第一次打他。”他想着，敌视地细看茸毛的、红红的手。“我呢，到十岁为止，大概挨了一百次的打。”

但是这不能使他安慰。他朝窗外望着太阳，像混水里的一滴油渍，听了听村庄内叫唤的喧声，不乐意地出去看游艺会，途中对尼可

诺夫轻声说：

“你的继子对我的伊里亚说些蠢话……”

“我来揍他。”办事员带着充分的准备，甚至是愉快，提议着。

“你叫他少嚼舌头。”彼得补说，斜眼望着尼可诺夫空虚的脸，轻松地想：

“真是简单极了。”

全村庄的人喧哗而且亲善地迎接主人们，醉酒的微笑荡漾着，谄媚的话语大声地喊出。赛拉菲姆穿着新草鞋、白脚袢，照莫尔特瓦人的式样系着红纽扣，跺着脚，在彼得面前旋转着，唱着犹太的“得救”歌：

“噢，谁来？

自己来！

他领谁？

领自己！”

灰须长发的伊凡·莫洛作夫像一个牧师，用低音说：

“我们满意你。我们很满意。”

另一个老人马马也夫欢欣地喊：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待人太好了！”

尼可诺夫对郭卜乔夫说，说得大家全听见了:

“见恩的人是会珍重他们的恩人的！”

“妈妈，人家推我！”耶可夫抱怨着，他穿玫瑰色的绸衬衫，像只圆球。母亲拉着他的手，庄严地向女人们微笑，劝慰着:

“你瞧，那小老头儿跳得多好……”

湖色衣装的木匠无止歇地旋转，跳跃，嘴里说着谚语:

“喂，跺脚呀！

再跺呀！

草鞋比皮靴轻，

女人比姑娘甜！”

彼得并非初次听见对他夸奖的话，他有理由不信这类夸奖的诚恳，但是它总使他的心松软了。他冷笑说:

“得啦，谢谢！还好，我们还和气。”

彼得心里想:

“可惜伊里亚没有看见人们如何赞扬他的父亲。”

他的心里发生了做点好事，借以安慰人们的需要。他想了想，拉着耳朵，说道:

“儿童医院必须扩充两倍才好。”

赛拉菲姆广阔地挥手，从他身旁跳开。

“你们听见没有？来呀，喊万岁，对主人喊！”

人们不和谐，却大声地喊万岁。娜泰里亚被女人们围在中间，受了感动，用鼻音像唱歌似的说：

“喂，你们女人再去取三桶啤酒来，奇虹会发给的，快去吧！”

这更加增加了女人们的喜悦。尼可诺夫摇头，感动地说：

“真和主教府上办的宴会一样……”

“妈妈，我热。”耶可夫喊着。

伙夫伏尔可夫，黑胡子，李子般巨大的眼睛，将这喜悦稍稍地揉碎，破坏了。他跳到娜泰里亚身旁，左手不谙熟地抱着婴孩，这婴孩骨瘦如柴，由于暑热脸上发土色，紫蓝的皮肤上长着痂癣。他跳了过来，神经性地喊：

“怎么办？妻子死了。受了暑热死的！留下了这块东西，怎么办？”

从他的疯狂的眼里流出黄澄澄的眼泪。女人们推开伙夫，好像道歉般说：

“你不要听他，你瞧，他的脑筋错乱了。他的媳妇是荒唐女人，害痨病。他自己也有病。”

“抱走他的小孩。”彼得含怒提议，立刻有几只女人的手伸到软弱的婴孩的身体上去，但是伏尔可夫狠狠地骂了一声，跑走了。

大体上一切都好，花样翻新，而且十分快乐，像节日应该有的样子。彼得瞧着一些新工人的脸，近乎骄傲地想：

“人数增加了。父亲如果看见了……”

妻子忽然惋惜了：

“你把伊里亚惩罚得不是时候，他没有看见大家对你的爱。”

彼得不作声，蹙眉偷看齐诺伊达。她在十几个姑娘前面走着，用不愉快的低声唱：

“挨近了走过，

可爱的样儿，

显然在心坎里，

下了情爱的种儿。”

“会闹极了，”他想，“歌调也不好。”

他掏出表，看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原因撒了谎：

“我回家去一趟，大概奥莱士卡有电报来。”

他迅快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应该对儿子说什么话，想到了几句十分严厉又充分和蔼的话，但是轻轻地开了伊里亚的房门，便全忘却了。儿子跪在椅上，手肘支在窗台上，瞭望血红的、烟云的天空。朦胧的光线像栗色的灰尘似的充满了小屋；画眉在墙上大笼里忙着：准备睡觉了，清理着它的黄鼻。

“为什么坐着？”

伊里亚抖索了，回转身去，不慌不忙地从椅上爬下。

“你瞧！尽听些无聊的话。”

儿子低头站立，父亲明白他是故意这样做，表明还记着挨打的事情。

“为什么弯腰？头挺直些。”

伊里亚抬起眉毛，却不看父亲。画眉开始在小竿上跳跃，低声地啸叫。

“生气呢。”彼得想，坐在伊里亚的床上，指头触在枕上，“不应该去听空虚的话。”

伊里亚问：

“但是人家讲，便怎么样呢？”

他的正经的、好听的语音使父亲快乐了。彼得愈加和蔼而且勇敢地说：

“让人家说，你不要听！你忘掉它！以后人家在你面前说脏话，你应该忘掉。”

“你会忘掉的吗？”

“当然喽！假使我把听来的一切话全记住，我将成什么啦？”

他不慌不忙地说，小心地选择比较普通的话语，同时明白这些话没有用处，很快地在这些普通话语阴晦的智慧里绕不过弯来，便叹了一声，说道：

“你到我这里来。”

伊里亚谨慎地走过来。父亲用膝盖夹住他的腰部，手掌轻轻地压着他阔广的额，感到儿子不愿抬头，发火了。

“你为什么这样任性？你看我。”

伊里亚盯直眼睛看他，但是结果却更坏了，因为他问：

“你为什么打我？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保罗的。”

彼得没有一下子回答。他惊异地看见，由于某种奇迹，儿子和他并肩站立在一起，不是他自己升到了成人的意识的程度，便是把成人降低到和自己一般的地位。

“这气劲儿是和他的年龄不相符合的。”他脑筋里转了一个念头，便立起来，匆忙地说，竭力想快些和儿子讲话。

“我没有打痛你。我的父亲打起我来真凶呀！母亲也是的，还有马夫、经纪人、德国仆人。自己人打时，并不可气；别人打，那才苦呢。父母的手是轻的！”

他在屋内踱步，从门到窗走十步，很快地了结这谈话，有点怕儿子还要动问什么话。

“你在这里会看到、听到一些不相宜的事情和话语。”他讷讷地说，不看贴紧在床背上的儿子，“你应该出去读书，到省城里去。你愿意读书吗？”

“愿意的。”

“好极了……”

他打算和儿子亲热一下，但是有什么东西阻梗着。他记不清，他挨打了以后，父母是不是就和他亲热的？

“快去玩吧。最好不要再同保罗要好。”

“谁也不爱他。”

“这个腐败的小孩，没有什么可爱的。”

彼得走下楼到自己屋内，站在窗前，想着：他同儿子这一幕没有弄好。

“我娇惯他。他不会怕我了。”

村庄的方向传来杂乱的喧声、女郎们的尖叫和歌声、嘈杂的话语声、手风琴的弹奏声。大门里明晰地传来奇虹的话语：

“你怎么在家里，官官？开着游艺会，你倒坐在家里？你要外出读书吗？好极了。‘不念书，和没有生出来一样。’有人这样说。但是没有了你，我要闷得慌了，官官。”

彼得打算呼喊：

“你胡说！闷的是我！你倒会奉承小主人，你这卑贱的灵魂。”他恶狠狠地想。

彼得打发儿子进城到格莱勃神父的兄弟家去，他是一个教师，由他替伊里亚补习功课，预备考进中学。儿子走后，彼得却感到心灵里的空虚和家内的烦闷。他觉得那样不方便，不惯熟，好像卧室内神龛油灯熄灭了。彼得对于这绿油油的灯光太惯熟了，如果灯光熄灭，他会在这漫漫的长夜里自己醒来的。

伊里亚离家以前特别地淘气，似乎有意打算留下关于自己的恶劣的纪念。他对母亲说许多狠话，竟使她哭了，把耶可夫的鸟全从笼里放生，又把答应给耶可夫的画眉送给尼可诺夫。

“你怎么这样淘气？”父亲问，但是伊里亚没有回答，只是将头侧垂下去。彼得觉得儿子在逗他，重新提起他想忘却的事情。奇怪地感触到的是这小人儿在他的心灵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难道我父亲也是这样为我不安吗？”

记忆坚信地回答，他从没有感到他父亲是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却只是一个严肃的主人，对奥莱士卡比对他注意得多些。

“怎么我比父亲心善些吗？”彼得自问，心中起了疑问，不知道他是善的，或是恶的。一些杂念阻扰着他，突然在不适宜的时间发生了，在工作的时候袭击着。事业热闹地发达起来了，有几百只眼睛望着主人，时常需要兴奋的注意，但是只要为什么事情想起了伊里亚，——事务上的念头就裂碎了，像腐败朽坏的屋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用紧结重新系住。他尝试填满因伊里亚的离家而造成的空虚，增

加对于幼子的注意，然后怀着阴郁的恼怒，明白耶可夫是不会使他得到安慰的。

“爸爸，给我买一只山羊。”耶可夫请求着。他永远有所请求的。

“买山羊做什么用？”

“我要骑它。”

“这主意想得不好。魔女才骑山羊呢。”

“叶连娜送给我一本画书，里面有一个好看的小孩骑在山羊背上……”

父亲想：

“伊里亚是不会相信这类画的。他一定追着要求讲述关于魔女的事情。”

他不喜欢耶可夫把工厂里的小孩惹恼了，反而诉怨：

“他们欺负我呢。”

长子也是好争善斗的人，但是他永远不控告任何人，虽时常在村庄内被同伴们聚殴；耶可夫却胆怯、懒惰，永远在嚼着什么，吃点什么。耶可夫的举动里有时发现出不易了解的、不良好的地方：母亲在喝茶时给他斟牛奶，衣袖碰了玻璃杯，弄翻了，开水把她烫痛了。

“我看见你碰倒的。”耶可夫大笑地夸口。

“我也看见，可是没有作声。这个很不好，”父亲说，“你看，母亲的脚给烫痛了。”

耶可夫眯着眼睛，哼了一声，继续悄悄地嚼食。过了几天父亲听见他在院里对什么人说话，像啜饮汤水一般的样子：

“我看见他想打他；走着，走着，走了过来，就从后面来了一拳！”

彼得向窗外看望，看见儿子挥拳作势，兴奋地和坏蛋保罗·尼可诺夫谈话。他唤耶可夫来，禁止他同保罗要好，想说些教训的话，但是瞧着丁香色的眼白和一种很光亮的眼珠，叹了一口气，打发儿子走开了：

“去吧，你这白眼的东西……”

耶可夫谨慎地走着，像走光滑的地面，手肘压紧腰际，手掌拉得很长，好像携着不便的、沉重的东西。

“举动笨拙，带着愚蠢。”父亲决定。

身材高大、不爱说话的女儿也和耶可夫有相像之点，带着沉闷的样子。她爱躺着读书，饮茶时吃许多糖浆，午饭时怕脏似的用两只手指夹着面包，匙子在汤盘里摇晃，似在捕捉汤里的臭蝇。她咬紧着满注血的、极红的嘴唇，时常用小姑娘不应该有的口气对母亲说：

“现在不这样做的，已经不时髦了。”

父亲对她说：

“你既是有学问的，怎么不去看一看，你做衬衫的布是如何织法的？”她回答：“好吧。”

她穿上出客的衣裳，取起洋伞——奥莱士卡叔叔的赠物，驯顺地跟在父亲背后走着，注意地看：衣裳不要碰着什么。她打了几次喷嚏，在工人们祝她健康的时候，涨红着脸，庄重地鼓着的脸上不含一点微笑，默默地向他们点头。父亲对她讲述工作的情形，但是很快地看出她并没有望着机器，却在看自己的脚，便不作声了，为了女儿对于他这种繁重的事业的冷淡，感到恼怒。从织布间里出来，他终于问：

“唔，怎么样？”

“灰尘很多。”她回答，审看自己的衣裳。

“你看见了，不多。”彼得冷笑，愤愤地喊道：

“你为什么尽举起衣裾？院子很干净，裾缘又那么短。”

她惧怕地将扶着裙子的两只指头放开，做错了事似的说：

“油味很重。”

特别使他恼怒的是她的两个指头，彼得嘟哝着说：

“你瞧，两个指头是取不了多少的！”

有一个阴天，她躺在沙发上看书，父亲坐到她旁边，打听她看什么书。

“关于一位博士的事情。”

“是的。大概是科学。”

但是看了看书，他生气了。

“你干吗撒谎？这是诗。科学可以用诗体写的吗？”

她匆忙而且凌乱地叙讲一桩故事：上帝允许撒旦引诱一个德国的博士，撒旦派了一个鬼到博士那里去。彼得拉着耳朵，诚意地想明白这故事的用意，但是女儿用教训的口气说着，使他听着可笑而且可气，便妨碍他的了解。

“这博士是不是醉鬼？”

他看见他的问题使叶连娜惶惑，不再听她的解释，生气地说：

“乱七八糟的事情，玄空得很。博士是不信鬼的。你这本书从哪里来的？”

“机器师借给的。”

彼得记起来叶连娜有时用猫儿般的灰色眼睛凝神地向前看视，认为有警告女儿的需要：

“郭卜乔夫和你不是一对，你不要同他很亲近呀。”

是的，叶连娜和耶可夫比伊里亚沉闷些、灰色些，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不知不觉地，他在爱儿子的地位上渐渐地产生了对于保罗·尼可诺夫的仇恨。他遇见这瘦弱的小孩，便想：

“为了这下贱的东西……”

这孩子的形状使他讨厌。保罗弯背走路，头在柔细的颈上惊慌地旋转着；在他跑步的时候，彼得都觉得他蹑足而行，像一个胆怯的流氓。保罗做许多工作，整理继父的皮靴和衣裳，劈了柴搬进来，运水，又从厨房里抬秽水桶，在河里漂洗兄弟的尿布。他像麻雀般忙忙乱乱，身上又脏又破，口吃地对一切人微笑，狗似的微笑，一看见彼得，就远远里对他鞠躬，弯着鹅一样的颈脖，头落在胸前。彼得几乎带着愉快看见这孩子在秋雨里，或是冬天，劈着木柴，用哈气吹暖冻僵的指头，像鹅似的，独脚站立着，翘起了另一只脚，脚上千孔百疮的靴子要褪下来似的。他咳嗽，发蓝的手掌捧着胸脯，像开瓶塞的器具那样弯曲着。

彼得听说这孩子在澡堂的平台上养两对鸽子，吩咐奇虹把鸟放走，看着不要让这孩子爬到平台上去。

“从屋顶上掉了下来，会摔死的。他真是坏极了。”

一天晚上他走进办事室，看见这孩子用刀子在地板上刮着，还用一块湿布洗去流在地上的墨水。

“谁流倒的？”

“父亲。”

“不是你吗？”

“真的——不是我！”

“那么为什么还哭呢？”

保罗跪在那里，伸头受击，没有回答，彼得用眼睛死盯了他一下，满意地说：

“你是应该这样的。”

彼得忽然醒了过来，隔着胡须暗笑了一声，感到自己对于这低卑的小孩的仇恨是有点童稚气，而且可笑的。

“闹着玩玩罢了！”他宽容地想，将一个沉重的五分铜钱扔在地板上。

“拿去买蜜糕吃！”

男孩谨慎地伸出污秽的、骨头似的手指去取铜币，似乎惧怕铜币会烫痛的样子。

“继父打你吗？”

“打的。”

“那有什么要紧？大家都挨打的。”彼得安慰他。过了几天，耶可夫来告诉保罗欺负他，彼得并不相信儿子的话，只是照着习惯，向办事员提议道：

“你打你的继子好了。”

“让我来打他。”尼可诺夫恭敬地说。

夏天暑假时，伊里亚回家了，穿着不熟识的衣裳，头发剃得平平的，更加显得额角宽广了。彼得看见耶可夫固执地继续同瘦条子要好，更加深刻地恨保罗了。伊里亚自己也显出非出于好心的客气，对

父亲称“您”，手插入口袋里走路，在家里接着客人的态度，逗着兄弟，直到他生气流泪才罢休，又不知为什么把姊姊气得取起书来摔到他身上。总而言之，他做着捣乱鬼的一切行动。

“我说过的！”娜泰里亚对丈夫说，“大家都说，学问会引出不逊的行为来的。”

彼得不作一声，惊慌地观察着儿子的举动。他觉得虽然伊里亚淘气异常，却带点不快乐，故意的样子。澡堂的屋顶上又出现鸽子了，咕咕地在屋顶的尖端上走着。伊里亚和保罗不是坐在烟囱旁，热闹地谈话，谈上几个钟头，便是追赶鸽子。在儿子回家的最初几天，父亲对他说：

“你说一说你的生活。我已经对你说过许多话，现在该轮到你了。”

伊里亚很简短而且匆遽地讲了些无兴趣的话，讲着孩子们如何逗先生。

“为什么去逗呢？”

“讨厌了。”伊里亚解释。

“是的。这仿佛不大对。读书难不难？”

“不难，很容易。”

“瞎说吧？”

“您瞧这分数。”伊里亚说，耸着肩，他的眼睛却注视园里和天空。父亲问：

“你看见什么？”

“一只鹰。”

彼得叹气。

“去玩吧。可见你同我在一块儿闷点儿。”

剩彼得一人时，他忆起在儿童的时候父亲同他说话，他永远觉得闷或是怕。

“还逗先生呢。教堂执事还用皮鞭教我念书，像他们这样的念头我是决不会钻进脑筋里去的。孩子们的生活好像轻松得多了。”

伊里亚临动身进城的时候对父亲请求——这是他唯一的请求：

“爸爸，请你允许保罗在澡堂里平台上养鸽……”

父亲并没有答应，却说：

“凡是不好的人是无从加以安慰的。”

“这么说是可以的，”儿子决定，“我要对他说，他会喜欢的。”

使彼得生气的是儿子只顾着一个卑贱的男孩的快乐，不顾到且也不能输进一点点的快乐到父亲的生命里面。儿子走后，他感到自身种了对于办事员的继子更加强烈的仇恨。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子，只要在家里，在工厂里，或在城里，他受了什么气恼，一个衣衫褴褛、满身

污秽的男孩自然而然地闯进了一切气恼的中心里来，似在召唤将一切恶毒的思想、一切不好的情感全挂到他的虚弱的骨头上去。这个男孩确乎像毒菌一般地生长着，时常像贼鬼那般闪来闪去，钻到他的眼睛里来。

一个晚夏的和蔼的日子里，彼得疲乏而且生着气，走进园中。天色薄暮，在微绿的天上，雨刷得干干净净的天上，疲乏的秋阳在融化着，并不给予多少的煦暖。奇虹·瓦洛夫在园隅做工，用耙子耙聚落叶。悲惨、柔和的蟋蟀声在园中浮游；工厂在树后呼呼地作响；灰色的烟懒洋洋地弄脏透明的空气。主人为了避与看门人见面说话，走到对面的园隅澡堂那边去。澡堂的门没有关好。

“这孩子在里面。”

他谨慎地朝澡堂前屋窥视，看见屋隅黑影里长凳上面敌人的展宽的身形，他低着头，宽摆两腿，从事于孩子的罪恶。这使彼得喜悦了一会，但是他立刻忆起了耶可夫、伊里亚，便恐惧地、嫌恶地喊了：

“你做什么事，你这坏蛋？”

保罗的手停止了抖索，向空中挥摇了一下，他很奇怪地离开长凳，张开嘴，轻轻地尖叫一声，身子缩成一团，投跪到大人的脚下。彼得愉快地用右脚打他的胸脯，就止住了。男孩微微地哼了一下，发出爆裂似的脆音，便倒了下去。

在一个刹那间，彼得觉得他这一脚踢去，是从心灵上抛去了一些肮脏的破布，他所讨厌的重载。但在其次的刹那间，他向园中窥探，倾听，关上门，俯首低声说：

“喂，起来呀，我们走吧！”

男孩躺在那里，一只手抛在前面，另一只手被压在膝上，一只脚显得比另一只脚短得多。他似乎不知不觉地爬到彼得身旁，他的伸直着的手显得不自然，而且可怕地长。彼得倒退了一步，手抓住门柄，脱下帽子，用他的里子擦突然发出多量汗水的额角。

“起来吧，我不会对谁说的。”他微语，却已明白自己杀死了男孩，因为看见附贴在地板上的面颊底下蜿蜒地流出一条黑血的丝带。

“杀死了。”彼得在思想里说了这句话。不智慧的、短短的一句话发出了震聩的巨声。彼得将帽子塞进外衣的口袋里，画着十字，迟钝地看着弯曲得可怜的小身体；一个不狡猾的念头惧怕地战栗了。

“我要说是出于无意，门撞倒的。门的缘故，门是重的。”

他回转身子，沉重地坐在长凳上面，——奇虹站在他的身后，扫帚在手，柔软的眼睛望着保罗，凝想地搔石头似的下颧。

“你看。”彼得开始大声说话，双手扶着长凳的边，但是奇虹摇着头，把他的话打断了。

“软弱的小孩，手脚不伶俐。我许多次劝他——不要爬高！”

“什么？”彼得一面带着恐惧，一面却怀着希望地问。

“我说会摔死的。你老人家也预告过，你记得吗？一切的行猎都需要伶俐的手脚。怎么，昏了过去吗？”

看门人蹲身下去，摸保罗的手、颈，又用指头触着脸颊，手指朝围裙上抹了一下，嚓的一声，像划一根火柴。他说道：

“也许完全咽气了。他本是瘦弱的，还用费多少事吗？”

奇虹安静地说话，慢吞吞地移动着，一切和以前一样，但是主人不相信他，期待着一些威吓、责备的话。然而奇虹向天花板上望镂刻着的方块，听了听鸽子咕咕的叫声，重又安静而且自然地说话：

“他爬门，一只脚放在长凳上，另一只脚立在门把上，又踏到门的顶上，手抓住边，就想跳上去。但是他的手没有劲，就一脱手，心撞在门的尖角上，送了命。”

“我没有看见这个。”彼得说。自卫感给他暗示迅快的猜度：

“说谎？假装？给我上圈套，想挟制我？或是果真没有疑心到，是一个傻子吗？”

最后猜度对些。奇虹的行为的十分愚蠢。他摇着头，像用额角撞什么人似的，叹了一口气：

“唉，像一粒灰尘！这种人有什么用？我去对他母亲说。他的继父也许不会十分悲伤，这孩子在他是多余的。”

彼得很疑心地细听着门人的话，想捉出内中的虚假，但是奇虹说话还和以前一样，用着不存好奇心思的人的口气。

“听着！”他说，眉毛动了一动，倾听着。在院里一个女人生气地喊：

“保罗！保——罗——！”

奇虹摸着颧骨。

“给你这保罗！预备下眼泪吧……”

“是一个傻子。”彼得决定，从口袋里掏出帽子，走进园里去，注意地审视折破的鸭舌头。

两三星期之间，他感到他的心里有阴暗的恐怖的浪潮在行走着，摇荡着，每天怕有新的、无从知悉的灾害发生。一会儿门开了，奇虹爬进来，说道:

“我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外表上一切都好。大家对于男孩的死持老练、自然的态度，循从生育死葬的习惯。保罗黄色的颈上缚了一根新的、黑色的领带，洗得干净上的脸上发现了谦逊的庄重，好像取得了久应取到的奖赏。被杀者的母亲，身高，瘦弱，马脸，默默地不流一点眼泪，忙着葬她的儿子——彼得看来是这样的。她不停地整理棺材头前洋纱的褶带，挪动尸首的蓝额上的花圈，手指谨慎地压平掩在死人眼上的新的、栗色的戈比铜币，迅快得离奇地画着十字。彼得瞥见她的手十分的疲乏，追祭礼上竟抬不起来一抬，就垂了下来，像打断了似的。

在这方面一切平顺。尼可诺夫一家人为了给予殡葬的补助费，说了许多讨厌的谢言，虽然彼得生怕过度的慷慨将引起奇虹的疑窦，给了不多。他始终不相信看门人会像在澡堂所表示出来的那样愚蠢。这澡堂已经第二次把这人推在首位上，使他更深地陷进彼得的生命里去。这真是奇怪，而且可怕。彼得甚至想把澡堂烧掉，或拆了去，劈

作木柴，况且房子已经陈旧、朽烂。应该在另一地方另外造一所起来。

他注意观察奇虹，看见他还是那样生活着，好像不甚乐意，出于恩惠，而且违反自己意志似的，还是不大说话。他对待工人们十分粗暴，像警察一样，所以他们也不爱他；他对女人特别地、嫌恶般地粗鲁，唯有同娜泰里亚说话有点特别，好像她不是女主人，而是他的亲戚，婶子或长姊。

“你为什么同奇虹十分亲热？”他屡次刺探。妻子答道：

“他在我们家里住得太熟惯了。”

假使看门人有朋友，常出门，可以猜想他是旁门教徒；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教门信徒。但是奇虹除去木匠赛拉菲姆以外没有朋友，他很乐意进教堂，虔信地祈祷，但不知为什么缘故永远不美丽地张大嘴，似乎准备呼喊。彼得偶然看着看门人闪耀的眼睛，便皱眉头，他觉得在这双柔软的眼里藏着威吓，他感到有抓住这乡下人的领口，把他摇晃一下的愿望：

“唔，你说吧！”

但是奇虹的眼眶融化了，泄散了，他的高颧骨的脸上所现出石头般的镇静压下了彼得的恐慌。安东傻子在世时，时常在看门人的更屋内出现，有时同他一起晚上坐在大门外长凳上。奇虹总要盘问这疯子：

“你不要乱说，你想一想，再解释：库耶退尔是谁？”

“卡耶玛司，”安东喜悦地尖叫，唱道：

“基督复活，复活……”

“等着！”

“马车丧失了轮儿……”

“你是什么用意？”彼得问，带着他自己也不明白的烦恼。

“为了解释非人的言语。”

“这是傻人的言语。”

“傻人也有自己的意识。”奇虹愚蠢地说。

总而言之，是无从同他说话的。一个失眠的、痛苦的夜里，彼得感到再也无力负戴心上死的重载，便唤醒了妻子，对她讲和男孩保罗所发生的事件。娜泰里亚默默地闪着睡眼，听他说话，打着哈欠，说道：

“梦中的事我常会忘掉的。”

但是妻子忽然抖索了一下：

“我怕耶可夫也要做这事情！”

“什么事？”丈夫惊奇地问。等到她明白地解释她所怕的时候，他愤愤地拉自己的耳朵，想道：

“白说了。”

在这夜里，风雪的蟋蟀和啸鸣之下，他怀着本身如此孤独的深刻的意识，想出了对于这件杀案的来源和理由：他杀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男孩，对于伊里亚危险的朋友，由于对子的爱，替他担忧而起。这样将可以了解的理由加进对于男孩保罗阴黑的愤恨里去了，这样使他稍感轻松。然而很想完全脱卸这重载，将它推到任何别人的肩上。他请格莱勃神父来家里，打算和他谈这不寻常的罪，不在忏悔的时候，不在忏悔寻常罪孽的时候。

晚上，瘦瘦的、颧骨高耸的神父来了，轻轻儿坐在屋隅。他永远将长长的躯体深深地塞进屋隅比较阴黑拥挤的地方，好像为了羞惭躲避着。他的穿着黑旧长袍的身形差不多同座椅的黑色的皮子相融合，唯有他脸上的斑点在朦胧的后景里黯淡地凸现着，几点融化的雪在鬓发上像玻璃的灰尘似的发光。他永远将稀少，却长长的胡须握在多骨的拳头里。

彼得不敢开始谈话就讲主要的题目，先讲着一般人民风俗很快地败坏了，传播着懒惰、狂饮、荒淫的风气。讲了讲觉得厌闷，他不作声了，在屋内踱走。于是神父的言语，很像怨诉一般，从朦胧的屋隅里流出了。

“没有人关心人民，他们自己又不惯，而且不会在精神上照顾自己。一些有学问的人们……我这并非责备，实在我们这儿有学问的人还少得很。他们并不深入普通的生活里去，人民的生活里去。虽然希望很多，却不全是主要的。他们被引去造反，遭到政府对于他们的压迫。总而言之，我们这里终归弄不妥当。只有一个声音在乱吵的喧声里响得最洪大，针对着世界人士的良心，持着威力做努力启发它的工作，那就是托尔斯泰伯爵——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声音。他是

一个非常的人物，他的话语勇敢到狂妄的地方，但是因为……您知道，正教的教会被牵涉了……”

他讲了托尔斯泰的许多事，虽然彼得不十分明白，但是神父的带着叹气的声音从朦胧中像小溪的水一般地流着，描画出一个非常的人的像故事般的轮廓，将彼得从自身的一切引离了。他没有忘却邀请神父的缘由，却渐渐地中了怜惜他的情感。他知道全城的贫人视格莱勃如神人，因为这神父不贪，待一切人很和蔼，在教堂里做很好的礼拜，而且特别动人地为死者诵经。这一切彼得认为自然——神父应该是这样的。他的对于神父的同情是由于全城僧众和僧士们普遍的嫌恶他而起的。但是教士应该是严肃的，应该知道，而且说特别的、刺心的话，应该鼓起人们对于罪孽的恐怖，对于罪孽的嫌恶。彼得知道格莱勃未拥有这般的力量，听着他的没有可信力的话语，这些话语摇曳着，显然怕得罪什么人似的，他忽然说：

“格莱勃神父，我惊吵你，请你来，是想通知你：今年我不打算斋戒了。”

“怎么回事？”神父忧郁地问，没有寻到回答，就说，“你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好了。”

彼得听出格莱勃说这话，同看门人奇虹一样地无心。神父穷得套鞋也没有穿，靴跟在泥浆里践踏，说话似在怨诉，却非责备：

“观察一切发生的事，使人安慰的只是生命的恶加增着，合成一体，好像就为了容易战胜它的力量似的。我的观察永远是这样的：发现了小轴的恶，随后就在这上面，像绕在线轴上似的，增加越来越多

的恶。分散在各处的是难以战胜；聚在一起，就可以用公理之剑一下子，予以砍断……”

这些话留在彼得的记忆里，他听出里面带有安慰。保罗是一个轴心，一切黑暗的思想却聚在他身上，是他吸引出来的。在这时候他重又想到他的罪孽的多少成分论理是应该归于儿子身上的。他轻松地叹息，邀请神父喝茶。

饭厅里光明、舒适，暖和的空气里充满美味的香气。桌上水火壶沸腾着，善心地吹出蒸气。丈母坐在椅上，给四岁的小孙女愉快地唱：

“神圣的上帝

分施自己的赠物：

将夏天的热

赐予天使彼得；

海上，湖上的自由

给追从的尼古拉；

又赐予先知伊里亚

一根金枪……”

“异教的歌。”神父说，坐在桌旁，做错了事似的笑了。

在卧室里妻子对彼得说：

“奥莱士卡回来了，我看见他了。他对莫斯科痴迷得发疯。唉，我真怕……”

夏天的时候，在娜泰里亚皙白的颈上，光泽的、红红的脸上，发现了一些小红斑点。这些斑点虽然小得像针眼，却终妨碍着她，所以一星期两次临睡前，她拼命地将蜜糖色的油膏擦进两颊的皮肤上面。她坐在镜前，挥动光裸的手肘，从事于这个工作；乳球在衬衫里面沉重地摇曳着。彼得躺在床上，手叉在头后，胡须仰向天花板，斜看着妻子，发现她像一架机器。她抹了油膏，发出白煮鲟鱼的味道。娜泰里亚用坚信的微语祈祷后，躺在床上，照着健康的身体的诚实的习惯，将自身付献与丈夫，但是他假装睡熟了。

“一个轴心，”他想，“我就是梭子，转来转去。但是谁在纺织呢？奇虹说：人织布，鬼织麻。真是狂诞可笑的人！”

奥莱士卡所扩充的事业一天天在河上沙丘上开展出去。这些山丘已丧失了金黄的色彩，消灭了云母石的银光，散失了石英的尖尖的火星，沙子踏得平平的。春天沙上的杂草一年年长得越见丰盛，越发鲜绿，车前草已在小径上迸出绿叶；牛蒡展开了大耳；工厂周围花园里的树播散着花粉，秋叶朽烂了，充做肥沃的沙田的肥料。工厂越加大声地发吼，呼吸着惊慌和焦虑；几百只梭子发出咝咝的声音，织机微语着。机器整天喘息作响，工厂上面不断地盘旋着焦虑的、劳动的吼声。彼得意识到自己是这一切的主人是十分有趣，甚至有趣到惊异、骄傲。

但是有时候，而且越来越勤的，疲乏占据了彼得的全身，他忆起了自己的儿童时代，乡村，安静、清澈的小河拉其，辽阔的远景，农人平凡的生活。那时候，他感到有看不见的、紧握的手把他抓住了旋

转，整天不止的喧声装满在头里，除了一些事务所暗示的念头外，无从容留任何别的念头。工厂烟囱里的卷曲的烟把周围的一切全涂上了悲哀与烦闷。

在发生这类兴致的时间和日子里，他特别不喜欢工人，好像他们更加没有力气，丧失了农人的耐力，染上了女人惹恼的脾气，过分地好怒，胆大地互相争闹。他们的身上发生了无秩序、不坚定的气质。以前父亲在世时，他们生活得和气些、亲密些，不大喝许多酒，不这样无耻地荒淫；现在却一切都乱了，人们胆壮些，甚至好像聪明些，但是对于工作都散漫些，互相狠恶些，而且老是不客气地、狡诈地互相审视，互相试探。青年们特别地淘气，而且不恭起来。工厂很快地使青年人完全不像乡下人了。

伙夫伏尔可夫不得不送到省城疯人院去，而五年以前他是一个美丽健康的人，因为家里着了火，带着活泼的妻子到工厂里来。过了一年，他的妻子游玩了，他开始打她，把她打成痨病，现在两个人都没有了。这类迅速的毁人的事件，彼得看到很多。五年后发生了四次杀案，两次是殴打，一次由于报仇，一次是一个老年的织工为了吃醋把缫麻女工杀死了。工人时常打架到流血或重伤为止。

这一切显然没有对奥莱士卡发生影响。兄弟显得不易了解了。他有和衣裳整洁、生性好嬉的木匠赛拉菲姆相同之点。这赛拉菲姆会同样快乐而且巧妙地为孩子们做风笛、箭弩，又为他们钉棺材。奥莱士卡的鹰眼闪出一种可信力，认为一切都好，而且将来也好。他的陵地上已有了三所坟墓；只有米郎还坚定，而且紧握地生活着，全身是用长长的骨头和软骨不美丽，而且急就章地搭成的，尽吱吱地发响。他有一个弯折指头，使它发出洪响咯声的习惯。十三岁上已戴起眼镜，这使他的长鸟鼻稍短些，而且使不愉快的、光亮的眼睛发黑。这男孩

走路时永远持一本书在手里，手指挟在书上，好像书和它生根似的。他同父母说话，和平辈一样，并且不是说话，而是讨论。这使他们喜欢，但是彼得确定地感到侄儿并不爱他，也同样地报答他。

奥莱士卡家里全是不正经、不庄重的。彼得看见他的生活和兄弟的生活之间的区别差不多和修道院与市场货摊之间相差一样。在城里，奥莱士卡和他的妻子没有朋友，但是在他的狭窄的屋内——颇像堆货房，塞满了东横西斜的旧物，过节日子时常聚着些性质可疑的人：装金牙的工厂医生耶古夫莱夫，好嘲笑的、恶毒的人；好喊嚷的机师郭卜乔夫，醉鬼、赌徒；米郎的教师，一个大学生，警察禁止他读书；他的响鼻的妻子吸纸烟，奏六弦琴。还有些人的片断，他们全一样大胆地骂神父、官厅，显然每人都认自己是一个极好的聪明人。彼得从整个身体内感到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所以不明白他们对于兄弟，一件重要大事业的一半的主人，究竟有什么用处？他听着他们的喊嚷，忆起神父的怨诉来了：

“希望着许多，却全不是主要的。”

他并不问自己，主要的在何处，而且是什么，他知道主要是在事业里。

兄弟所爱的显然是好喊嚷的吉卜赛人郭卜乔夫。他的样子像喝醉了酒，他的脾气带点急躁，甚至似乎很聪明，他时常说：

“这全是闲事。哲学呀！工业呀！技术呀！”

但是彼得疑心郭卜乔夫的性情里有一点异端的、破坏的成分。

“危险的汉子。”他对兄弟说。奥莱士卡奇怪了：

“郭卜乔夫吗？你怎么啦？他是好汉，能干事，又聪明！这样的人上了千数才好呢！”

彼得冷笑了一声，补上去说：

“假如我有女儿，我一定让她嫁给他，用一根链条系住他，让他参加事业！”

彼得忧郁地离开他了。如果不打牌，他便孤独地坐在平常爱坐的，宽阔柔软像床铺似的安乐椅上，望着众人，拉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同任何人唯唯诺诺，尽想和大家辩论。不仅因为这些人不睬他这事业的首席主人，才想辩论，却还具有某种别的理由。这些理由他不大明了，自己又不会说，只是偶然使了大劲，才插进一句话去：“你们瞧，格莱勃神父对我讲起有一个伯爵……”

郭卜乔夫立刻朝他吠叫了：

“你和伯爵有什么相干，你，你？这个伯爵是乡村俄罗斯最后的叹息……”

他喊嚷，不恭敬地将手指朝着彼得点触，其余的人听着他说话，也有点像吉卜赛人，无家无室、流浪为生的民族。

“蛀虫，”彼得想，“吃白食的。”

有一次他说：

“人们说：事业不是熊，不会跑进树林的，这句话不对。事业就是熊，它用不着跑走，它会搔爬前足，立得挺直。事业是人的主子。”

“是啦，是啦，”郭卜乔夫吠叫了，“在哪里说的？谁说的？这才是危险呢！”

兄弟奥莱士卡嘲笑地问：

“你这是从奇虹那里借来的意思吗？”

这使彼得十分生气，他回家后对妻子说：

“你留神点叶连娜，这个吉卜赛人郭卜乔夫尽在她身边环绕，奥莱士卡纵容着他。叶连娜是一块肥肉，不配嫁这种人的。你替她寻觅一个未婚夫吧。”

“在这里能替她找什么未婚夫？”娜泰里亚焦虑地说，“未婚夫是应该在省城里找的，而且还早……”

“你说：早，早——会早出毛病来的。”彼得嘲笑着，因此引起妻子一阵游戏似的哈笑。

他在短时期内从顾念工厂的有限制的圈子里溜出来的时候，便重又感到自身堕入仇恨他人，不满意自己的浓雾里了，只有一个光明的斑点——那就是爱子之情，但这爱情被男孩保罗的黑影所蒙蔽，或已深深地压入杀案的重载之下。他望着伊里亚，有时感到必须对他说：

“我做这事，是由于替你担惊而起的。”

他的理性并不充分狡猾，不能隐瞒这担惊仅发现于凶案前一秒钟，然而彼得明白也只有这一担惊，才能替他开脱一点儿罪。他和伊里亚说话时，甚至怕忆起他的朋友来，怕一不经意，漏说出这犯罪来，在这犯罪上他颇想添加一个功劳的外貌。

他看见儿子长得很快，却似乎向旁面长的。伊里亚显得安静些，和母亲说话柔和些，也不逗惹耶可夫，现在他已是中学生了，而且喜欢同小妹妹达姬央娜玩耍，时常用不伤人的口气嘲笑叶连娜，但是他所说的话里，却露出一种关切的、沉思的凉味。米郎代替了保罗·尼可诺夫，弟兄俩几乎分不开来，无尽歇地谈论着什么事情，不住地挥摇着手，坐在园中凉亭内一块儿学习、读书。伊里亚差不多不住在家里，早晨喝茶的时候见了一下面，就到城里叔叔家去，或同米郎和毛发蓬乱、皮肤黑褐的郭里慈魏托夫到树林里去。这个短小、狡猾的男孩，像牛蒡草似的多刺，走着弯转的步伐，眼睛带着嘲笑的样子，好像是斜的。

“你倒喜欢同这个犹太孩子要好。”娜泰里亚嫌恶地对儿子说，彼得·阿尔达莫诺夫看见儿子的细画的眉毛抖索了一下。

“犹太孩子是一个不好听的名称，妈妈。您知道阿历山大是我们的神父格莱勃的侄子，所以是俄罗斯人。他在中学里考第一名……”

母亲轻蔑地从鼻孔中吼了一声：

“犹太人到处是朝第一个位置上爬的。”

“您怎么知道的？”儿子不肯退让，“城里面有四个犹太人，全是穷的，除了药房主人以外。”

“有四十个犹太人。在伏尔哥洛特四处全是犹太人，市集上也是……”

伊里亚带着侮辱的固执重复着：

“犹太是一个不好的字。”[1]

母亲拿起茶匙叩击碟子，深红着脸喊道：

“你教训我做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吗？我不是瞎眼，看得见这马屁手对谁都要拍一拍，甚至对奇虹都要奉承。和气得像一个犹太孩子，凡是和气的人都是危险。我知道这类和气的人……”

“够了！”彼得严厉地干涉。但是她准备哭出来，诉怨说：

“怎么，彼得，连说话都不能了吗？”

伊里亚皱着眉头，不作声了，母亲又对他提醒：

“是我生你出来的呀。”

“谢谢。”伊里亚说，把空杯推开。父亲斜看了他一眼，冷笑着，拉自己的耳朵。

从妻子的话语里他听出她惧怕儿子，像以前惧怕洋油灯一样，而最近又开始惧怕需要技巧的咖啡壶，奥洛瓦的赠物。她想咖啡壶会炸破的。父亲自己也在儿子面前感到一种近乎母亲的惧怕儿子的心情。年轻人是无从了解的，三个人全是不易了解的。他们在看门人奇虹的身上找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晚上同他坐在大门外，彼得听见这乡下人训诫般的语声：

“这是对的。取得少些，走得轻些。关于角度——你们不必相信。天上有什么角度？天上是没有墙的。”

中学生们哈哈地笑了。伊里亚笑得像天鹅绒一般的溜滑，却不多；米郎笑得干涩、毒辣；郭里慈魏托夫笑得不像他们两人那般的乐意，永远坚决地打断了自己的笑声，劝朋友说：

“等着，这并不可笑！”

奇虹的阴沉的言语重又懒洋洋地响了：

“孩子们，你们应该多学习关于人的一切，究竟人是怎样的？谁配做什么？谁有什么命运？应该对于这些事情施展魔术。话语也是如此。话语应该了解透彻。你们时常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自然都是圆圆的话儿。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完结！”

奇虹·瓦洛夫重复了彼得熟稔的一个谚语：

“人织线，鬼织麻，就这样没有完结。”

青年们哈哈笑了，奇虹也浓浓地笑，叹了一口气：

“唉，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都是没有烤透的！”

薄暮的朦胧里，孩子们显得比在阳光下小些、短些，可是奇虹却肿大，伸展，说话比白天更加愚蠢了。

伊里亚同奇虹的谈话使彼得对看门人的仇视更加增进，同时给暗示时出一种不清晰的恐惧。他问儿子：

“为什么你对奇虹发生兴趣？”

“一个有趣的人物。”

“有什么趣味？是他的愚蠢吗？”

伊里亚轻声回答：

“愚蠢也应该加以了解的。”

这回答中了彼得的意思。

“这是对的：我们在愚蠢中生活着。”

但是他立刻想到了：

“又是奇虹的话！”

儿子使他引起一种特别的希望。他看见伊里亚手塞入口袋里轻声呼啸，从窗内看望院中工人，或是不慌不忙地在织布间里行走，或在举着轻松的步伐到村里去的时候，满意地想：

“他会成为一个精明的主人。他加入事业不会像我那样的：一套上，就得去搬运！”

有点可气的是儿子不好好说话，即使说，也是短短的，好像是预先想好的言语，引不起继续谈话的愿望。

“有点干涩。”彼得想，而借以自慰的是伊里亚侥幸不像好喊嚷，多嘴的郭里慈魏托夫，不像懒惰、萎靡的耶可夫，更不像米郎那样很快地丧失了少年气，说的是书本子上的话，而且举止傲慢，像一个深知对于每个生命的事件能在书本里找见严肃的律法的官员。

数星期的暑假跑得捉不住地快，孩子已经预备离家了。结果是娜泰里亚对耶可夫说了些临行的善意的劝告，而父亲对伊里亚说的并不是自己想说的话。怎么能说生活在单调顾虑事务的蚊云里是如何苦闷的话呢？这些话是不能对孩子们说的。

彼得真想经历些和寻常不可避免的一切，如雪、雨、泥、暑热、灰尘等不相仿的事，终于找见了，或想出了一点儿来。他在某县森林的道上遇见了冰雹和雷雨，雷声震聩地发响，乌云里爆出蓝光。水流在狭窄的林道上不加分别地在黑暗中汹涌着，马脚下的土地溶化了，流了，马车轮子直浸到车轴。可怕的是一刹那冽凉的蓝光威严地照耀沸腾的、溶解的大地，在道旁湿的阴黑中，通过玻璃网，黑马受了惊吓，跳跃飞奔起来。看不见的马停住了，长嘶了几声，马蹄在水里践踏，肥胖的马夫耶基姆，一个温和的人和蔼而胆怯地安慰着马。冰雹很快地撒了下来，冰块的喧声充满了树林，代替着冰雹而来的是一阵暴雨，好几万万沉重的雨点打小鼓似的鞭抽树叶，怒吼声震满了黑空。

“应该到博博瓦家去。”耶基姆说。

于是彼得穿上别人的衣裳，包得紧紧的，不安地坐在一间温暖的屋子桌旁，在愉快的半朦胧里，如已进入了梦境。镀镍的水火壶发出喧声，一个高声、柔细的女人，带栗色的头发卷上头巾，穿着深色、宽阔的衣裳，给他斟茶，在她的惨白的脸上和善地熠耀着灰色眼睛。她用柔和的声音，很自然而驯顺，且不加一点抱怨地叙讲着最近丈夫的死，又说打算出售庄院，搬进城中，开设中学校。

“这是令弟劝我这样做的。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真活泼，有独创的性格。”

彼得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事物，羡慕地由喉咙中咽了一声。青年时他同父亲在省里走动，时常到贵族的家庭里去，却没有看出任何特别之点，只感到一种由于人和事物而来的压迫，但是在这个人家却毫不感到压迫，有一种和蔼、正直的气象。糙面的灯罩下一盏大灯发出乳

光，照着桌上的碗碟和银器，一个小女孩的深黑的头覆着绿色的鸭帽。小女孩前面放着一本纸簿，她用细铅笔画图，轻声地哼唱着，并不妨碍听母亲的平正的言辞。屋子不大，堆挤着家具，一切事物好像生根在里面，但是每根血脉都单独生存，而且说出了自己，正和墙上三张很鲜艳的画一样。对着彼得的一张画上有一匹白马骄傲地仰着头颈，鬃毛不可思议的长，几乎触地。一切奇怪地舒适、安静。女主人的美丽的声音响得好比从远处传来的忧郁的歌曲。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住上一辈子，没有惊慌，不做任何坏事；有这样的女人做妻子，可以尊敬她，可以和她谈论一切。

门后凉台外，通过五色玻璃的半圆圈，黑魆魆的天空爆裂出蔚蓝的光，却不使心灵有所恐惧了。

黎明时彼得离开了，慎重地带走和蔼的静谧与舒适的印象，以及制成这舒适的灰色眼睛的静肃的女人的形象。马车在泥浆里泅游，里面不加分别地映影着太阳的金光和被风裂破的黑云的污点。他怀着忧愁与羡慕想：

“人家的生活是这样的呀。”

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对妻子说起这次相识的事，还瞒了奥莱士卡。过几星期后，他到兄弟家去，看见博博瓦同奥洛瓦并坐在长沙发上，心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兄弟推他到长沙发旁边：

“魏拉·尼古拉也夫娜，这是家兄。”

女人微笑伸手：

“我们已经认识了。”

“怎么认识的？”奥莱士卡奇怪地喊，“什么时候？你怎么没有说？”

在兄弟的惊异里，彼得感到一点不好的印象，他的胡须不由自主地动了一动。他拉着自己的耳朵答道：

“我忘掉了。”

奥莱士卡无耻地指着他喊道：

“你们瞧——他脸红了没有？你回答得不巧妙，我的孩子，难道这样的太太，见了一次，能够忘掉的吗？你们瞧——他的耳朵痒了，长大了！”

博博瓦和蔼地微笑，并不生气。

在高脚的玻璃砖的杯子盛着带冰的蜜。蜜是这女人带来送给奥洛瓦的，它像琥珀般发着金色，快乐地咬着舌头，给彼得暗示一些勇敢的话，但是无法插进去。兄弟不断地，而且不安地叽叽咕咕地说着：

“魏拉·尼古拉也夫娜，您不必忙着出卖！这应该卖给爱静的人，这是灵魂休息的地方。至于我们弟兄——能出多少价钱？您没有田地，树林也少，而且很坏，这里除了野兔以外谁需要树林呢？”

彼得说：“不必出卖。”

“为什么？”博博瓦问，忧郁地啜饮蜜糖，叹了一口气，“必须要卖的。”

彼得不喜欢奥洛瓦注视的眼神和她的掩藏着微笑的嘴唇的抖颤。他阴沉地喝完了蜜，以沉默替代回答。

过了两天奥莱士卡在办事室里对他说打算借给博博瓦钱，以物件做抵押。

“她的庄院价钱值七千卢布，但是东西却……”

“不要借。”彼得很坚决地说。

“为什么？我知道东西的价值的。……”

“不要借。”

“但是为什么呢？”奥莱士卡喊，“我带着行家到她家去，带着估价员去。”

彼得否定地摇头。他很想劝兄弟不要做这批生意，但是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忽然提议道：

“我们两人合借，你一半，我一半。”

奥莱士卡盯视着他，冷笑了。

“开始作怪了吗？”

“那就是——时候到了。”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大声说。

“你瞧，别投递不到了呀！”兄弟警告，“我试过的，她是一条鱼。”

在两三次和博博瓦见面后，彼得学会了对她发生幻想。他把这女人和自己放在一起，在他面前立刻发现了一个轻松、舒适、奇怪的生活。这生活外表上美丽，内部静谧得愉快，也没有每天看见好几十个不忠心事务的人的必要：他们永远有所不满，一会儿呼喊，诉怨，一会儿说谎，努力骗人，他们的烦死人的谄媚和掩遮得不严，而且随时增长的仇恨同样地令人烦恼。在这一切以外，远离了不断地织广阔的网的红肥蜘蛛似的工厂，是很容易造成一幅生活的图画的。他看见自己像一只大雄猫。它觉得温暖、安静，女主人很喜欢爱抚它，它再也无所求了。

以前男孩保罗对于他是一个黑点，周围聚着一切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博博瓦成为一根磁针，吸引的只有好的、轻松的思想和意念。他拒绝同兄弟和一个戴眼镜的狡猾老人到博博瓦庄院去估财产的价值，但是等到奥莱士卡办好抵押款回家以后，他又提议道：

“你把押单卖给我吧。”

奥莱士卡露出不愉快的惊讶，盘问了半天，终于说道：

“你听着：这于我不合算！给她钱不多，东西的价值很高，明白没有？你加点钱吧！”

两人讲好了价。奥莱士卡皱眉头说：“希望你成功。这是好事。”

彼得也感到他做了好事：他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角隅。

“是不是不要告诉你的妻子？”兄弟问，眯了一眼。

“随你便。”

奥莱士卡用试探的神情望着他，说道：

“奥洛瓦认为你爱上博博瓦了。”

“这是我的事情。”

“你别急叫。在这年头差不多每个男子都淘气。”

彼得粗鲁而且生气地回答：

“你不要管我……”

不久，彼得感到奥洛瓦开始同他更加亲善地说话，但是带着点怜惜的意思。他觉得不高兴。一个秋天的晚上，他坐在她家里，问道：

“是不是你丈夫对你讲过关于博博瓦的事情？”

她的轻松的手摸着他的多毛的手，说道：

“这事到了我这里就不走的。”

“它不会走到哪里去的，”彼得说，拳头叩击膝盖，“它就只同我存留着。你不明白这个，你一点也不要同她说什么。”

他对于博博瓦并不感到渴望，在幻想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他愿意占有的女人，却是对于家庭和爱的舒适，美好的、正直的生活一个必要的补充。但是当这女人搬进城去，他在奥莱士卡家中和她时常见面，忽然感到自己受了震动。他在病倒的奥洛瓦的床前看到了她。她掠起衣袖，俯身就着脸盆，在水里弄湿毛巾，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挺直。她的身体十分苗条，带着一对不大的、小姑娘似的乳头，是无从抑制地动人。他默默地站在门旁，俯额偷视她的白手，紧硬的腿肚、

大腿，突然地被欲望的热雾紧紧地包围住了，甚至感到她的手在自己身体的周围。他回答了她的问候，艰难地弯下脖颈，走到窗前，坐下来，喘息过后，忧郁地问：

“你怎么啦，奥洛瓦？这样不好呀……”

第一次女人这般有威力和破坏力地影响他。他甚至惧怕了，模糊地感觉这里有点危险的、威吓的成分。他打发马夫请医生，自己立刻徒步顺着大道到工厂去了。

那是二月的尽头。融雪的日子里含有发生暴风雪的危险；灰色的雾悬在地下，将天空隐藏了，使广阔的地面变成一只碗盏覆罩在彼得头上。从这碗盏里慢慢地倾流出湿的、寒冷的灰尘。这灰尘沉重地落在胡须毛发上，阻碍人的呼吸。彼得在松软的雪上行走，感到自己也是被揉碎、被压倒的，和尼基大冀图自杀的那夜，还有杀死保罗·尼可诺夫的时候一样。这两个时间的沉重性的相仿是他所明了的，第三个时间显得更加危险。显然，他永远不会使这位太太成为他的情人。他这时已看出，突然爆发的对于博博瓦的爱恋，破损而且弄脏了他内心所珍爱的东西。将这女人推到寻常的行列里，他深深地知道妻子是什么样的，他没有理由设想情人会两样些或比妻子好些，她的平淡的、例行的亲热差不多不能使他发生兴奋了。

“你需要什么？”他自问着，“你想淫乱吗？有妻子在呢。”

在他有什么危险威胁时，他感到一种兴奋的趋向，就是要赶快越过危险，将它遗留在后面，不予回顾。站立在威胁的前面，好比深夜黑暗中站立在大河上松软的春冰上面，这恐怖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感到过，从整个身体里记住了的。

过了生活在沉重、窒息的麻木状态下的数天，他失眠了一夜，清早到院里，看见锁住的狗——图龙躺在雪里，满身是血。天色尚在朦胧，血显得黑如胭脂。他用脚拨动多毛的尸体，图龙也动了动狰狞的嘴脸，凸出的眼睛看了人的脚一眼。彼得抖索了一下，打开看门人更屋的矮门，站在门限上问："谁杀死了这狗？"

"我。"奇虹说，五根伸展开的手指上端着一碟茶。

"为什么？"

"又咬了人。"

"谁？"

"齐诺伊达，赛拉菲姆的女儿。"

彼得想了想，沉默了一会，便说：

"这狗很可惜。"

"有什么办法？我喂大了它。它开始朝我吠叫。人如果系在链上，也许也要发疯的……"

"对呀。"彼得说。他很紧地关上了门，走了，心里想：

"有的时候连这人也会说有道理的话。"

他在院子站立了一会，倾听工厂隆隆的喧声。远远的角隅里熠耀着黄黄的斑点，那是赛拉菲姆寓所窗里的灯火。这寓所是靠着马厩的墙建筑的。彼得向灯光走去，朝窗内看了一下，齐诺伊达穿着一件衬衣，坐在桌旁灯前，用针线缝什么。他进屋去，她头也不抬，问道：

“为什么回来啦？”

当她抬起眼睛，把缝的东西向桌上一扔，含笑立起来，喊道：

“啊呀，老天爷！我当是父亲呢……”

“听说，图龙把你咬了？”

“咬得厉害呢！”她好像夸口似的说，便把一只腿放在椅上，掠去衬衣的边缘，“您瞧呀！”

彼得瞥眼向膝盖下面包扎着的白腿看了一下，挨近女孩的身旁，沉声问：

“但是你为什么天刚亮就在院里跑？为什么？”

她带着疑问看着他的脸，立刻猜到什么似的冷笑了一声，使劲隔着洋灯的玻璃罩，吹了一口气，灯灭了。他说：

“门儿应该关一关。”

半小时后，彼得·阿尔达莫诺夫不慌不忙地到工厂去，身上感到愉快的空虚。他拉了拉自己的耳朵，吐着涎痰，惊讶地回忆那缫线女工亲热时不要脸的神情。他觉得他很巧妙地把什么人哄骗了，瞒过了！……他闯进女工们荒淫的生活里去，像狗熊进了蜂房一般。起始，这生活超越了他所听到的一切，使他惊讶的是言语和情感快乐的裸露。这生活里一切是放荡不羁的，以挑逗的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歌曲唱出，哭出这无耻的情感。齐诺伊达和她的朋友们称它的爱情，里面带着一点辣的、苦的、比酒还醉人的味儿。

彼得知道工厂服务人员称这所靠在马厩墙旁的赛拉菲姆的小屋为“陷阱”，给齐诺伊达起了一个“唧筒”的绰号。木匠自称他的住宅为“修道院”。他坐在炉旁长凳上，永远持着“古司里”琴，用一块绣花的毛巾垫着，这毛巾从肩上一直搭到颈后。他精神抖擞地昂起卷发的头，玫瑰色的脸露出游戏的样子，眨着眼睛，喊道：

“快乐快乐吧，尼姑们！彼得，她们全是尼姑，你以为对不对？她们为快乐的鬼修行，我是她们的住持，好像是神父，响骨头！扔一个卢布下来，唱一下快乐的生活！”

他收到了钱，塞进脚绊后面，像扇风箱似的唱着，同时奏起“古司里”琴来：

“太太坐在地狱里，

要求吃炸黄的冰，

鬼拿起一根火棒，

塞进傻女人的嘴！”

“你知道很多的小调。”主人惊讶起来。老人夸口地嚼舌说：

“筛子！我好比筛子，无论什么烂东西倒进我肚里去，我会给你筛出歌曲来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一只筛子！”

老人又叙讲起来：

“这是老爷们教会我的。有些著名的老爷，像库图作夫一家，耶蒲士金先生，他也是一个醉鬼。他假装穷人，坏极了！肩荷木箱，徒步

而行，好像贩卖杂货，把一切所见所闻全都记录下来。然后，他就去见皇上。他说，陛下，你看农夫们想的是什么！皇上看了看，读了记录，心里不安，便下令给农夫们自由，在莫斯科给耶蒲士金设立铜像，不许将他本人加害，却遣送到苏兹达里去，让他随意饮酒，由公家开支。你知道，因为耶蒲士金还写下了许多人民的秘密事情，是于皇上不利的，所以要设法隐藏起来。耶蒲士金在苏兹达里因饮酒过度伤命，他的记录自然全被偷走了。”

“你在扯谎。”彼得说。

“除了对女人以外，从来没有对谁扯过谎，这不是我的本行。”老人说，什么时候他不开玩笑，是难以了解的。

“谁知道真实，才会扯谎，”他又嚼舌头了，“我是不能扯谎的，因为我不知道真实。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对你说：我看见过了许多真实。我的小调是这样的：真实好比女人，只在年轻时是美丽的。”

但是他不知道真实，却知道无数关于贵族们的历史，他们的荒嬉、不幸、残暴和财富。每逢叙讲的时候，他总要带着显明的惋惜补上说：

“自然他们是完了！离开了生命的点线，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脱线了……”

他用指头在头上画了一个圈，迅快地垂手，又在地板上画了同样的圈。

“淘气尽了！”他说完，又唱起来：

“老爷们活了一辈子，

吃着小牛肉，

老爷们吃尽了

牛肉的筋儿。”

赛拉菲姆讲强盗和女魔、农人的叛变、命定的爱情，又讲火蛇如何夜间飞到熬不住的寡妇家去。他说得兴趣盎然，竟连他的没有耐性的女儿也默默地听这些故事，带着婴孩的沉思的贪心。

彼得在齐诺伊达身上，嫌恶地看到疯狂的荒淫与有计算的企图心联合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忆起了保罗·尼可诺夫的谣言，这谣言竟成为预言了。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女人呢？”他自问着，“有的是美丽的女人。假使儿子知道了，我的脸子不好看了。”

他又注意到齐诺伊达和她的女友们将嬉游看作无从避免的义务，好像兵士的服役，有时候想到她们也是用她们的无耻行动骗自己，还骗什么人。齐诺伊达对于金钱的无厌的贪婪、她的强求的性格，很快地使他产生厌恶。她这种性格比赛拉菲姆还表现得显著些，她喜欢花钱买“台涅里夫”甜酒（不知什么原因，他称它为“芜菁酒”），买他爱吃的夹蒜香肠、果汁软糖和乳油甜面包。

彼得很喜欢这轻松、逗乐的小老头子，有技巧的工人。他知道大家全喜欢赛拉菲姆，工厂内称他做“安慰者”，彼得看出这绰号里真实比嘲笑多，嘲笑也带着和蔼的响声。

他最易了解，而且令人不愉快的是赛拉菲姆同奇虹的亲交，奇虹好像故意在加深这不愉快。奇虹在阿尔达莫诺夫家里服务第二十年生

日的那天，娜泰里亚决定做得特别热闹些。

“你想，他是如何少有的人！”她对丈夫说，“二十年来我们没有看见他做过坏事，像蜡烛一样的温和。”

他想特别对看门人表示尊敬，亲自把礼物送去。衣装齐整的赛拉菲姆在更屋里遇见了他，奇虹站在他背后，点头看主人的靴子。

“我送给你的是一只表，拿去吧！妻子送了一段衣料，还有钱。”

“钱是多余的。”奇虹喃声说，随后就说：

“谢谢。”

他请主人喝“台涅里夫”酒，是赛拉菲姆送给他的。当时这小老头儿又要起话来了：

“彼得·伊里奇，你是知道我们的价值的，我们也知道你的价值。我们明白！熊爱蜜，铁匠烧铁。在我们看来，老爷们是熊，你是铁匠。我们看见：你的事业巨大，而且艰难。”

奇虹手指上旋转着银表，一面瞧着，一面说：

“事业是人的栏杆。我们在深渊边上行走，必须扶着栏杆。”

“是的！”赛拉菲姆喜欢什么似的喊了，“对了！否则是要堕落的！”

“你们说的都不对劲，”彼得说，“因为你们不是主人，你们不会明白的……”

虽然奇虹的话语立即使他生气，但是，他找不到充分强有力的言辞。奇虹并非初次在说话里套上这种固执、黑暗的思想，使主人觉到恼怒。他瞧着看门人抹了许多油的石头般的头，在寻觅着压倒一切的话语，拉着耳朵，鼻中发出鼾息。

“事业自然是不同的，”赛拉菲姆调解般说，“有好有坏……”

“刀子虽好，却不合嗓子的尺寸。”奇虹讷语着。

主人想痛快地骂奇虹一顿，好容易压住了这愿望，严声说：

“你为什么永远唠叨地讲事业？真难以明白……”

奇虹向桌底下看了一下，同意了：

“是难以明白的。”

木匠重又说：

“彼得·伊里奇，他只承认没有害处的事业。……”

“赛拉菲姆，你等一等，让他自己说。”

奇虹当时动也不动，把头顶上手掌大小的灰色的秃发朝主人露着，叹了一口气：

“鬼教会卡因做事业……”

“他尽转弯子！”赛拉菲姆喊，手掌打击膝盖。

彼得从椅上立起来，含怒劝看门人：

“你最好不要谈你不明白的事情。是的。”

他在愤怒中离开更屋，心想应该开除奇虹，明天就开除才好。明天不必，过一星期再说。博博瓦在办公室里等他。她干涩地道安，像不相识的人似的，坐在椅上。洋伞击叩地板，说她不能立刻清付押款的利息。

“这是小事。”彼得轻声说，没有瞧她，听见她又说：

“假如您不答应延期，您有拒绝我的权利。”

她恼怒地说着这话，重又将伞叩击，离走得那样出人意料地迅速。只在她关门的时候，他才来得及看她一眼。

“生气了，”彼得盘算着，“为了什么事情？”

过了一小时，他坐在奥洛瓦那里，将鸭舌帽朝沙发拍击，说道：“你对她说：我不要利息，并不问她要钱。这是什么钱？叫她不必担心，你明白了没有？”

奥洛瓦清理着几卷杂色的丝线，挪动着，放在桌上的珠子盒，沉思地说：

“我是明白的，她却不见得明白。”

“你想法子使她也明白。你是我的什么人！”

“谢谢。”奥洛瓦说，眼镜里闪着光亮，这种玻璃里的微笑引起彼得的厌恼。

“别打趣！”他粗鲁地说，“我并不想在她的菜园里养猪，我并不寻找这个，你不必这样想！”

“真是乡下人。”奥洛瓦叹气说，疑惑地摇梳得光光的头。

彼得喊:“你要相信！我知道我所说的话……”

“真的知道吗？”

她同情地叹气，这是彼得听得出来的。他看见她的眼睛从眼镜里望着他，露着怜惜，而且近乎温柔的样子，但是这只能使他生气。他打算对她说些可信的、明显的话，却没有找到相当的话语，只是望着窗台。窗台上像兽耳般的秋海棠多肉的叶子中间，悬挂着一串串美丽的鲜花。

“我是舍不得她的庄院。那样有趣的庄院！她在那里生长大的……”

“她生在略庄省的……”

“她在那里惯熟了，这是一样的！我的心灵第一次在那里静静地睡去……”

“睡醒。”奥洛瓦加以更正。

“这对于心灵是一样的，睡熟，睡醒……”

他说了半天自己都不明白的什么话。奥洛瓦手倚桌上，听他说话，等到他的话消耗完了，才说:

“现在请听我的话……”

她便告诉他，娜泰里亚知道了他同缫线女工的纠缠，很生气，对他有抱怨。但是这并不使彼得冲动。

“狡猾得很，”他说，冷笑了，“一句话也不露出她是知道的。对你抱怨过吗？是的。不过她并不爱你呢。”

他寻思了一会，补上去说：

“齐诺伊达的绰号是‘唧筒’，这是对的！她把一切肮脏东西从我身上吸了出来。”

“你说的是胡话，”奥洛瓦皱眉，叹气：“我记得，我对你说过你的心灵是养子。这是对的，你怕你自己像仇敌似的……”

这些话触怒了他：

“你和我说话真胆大。我是一个小孩子吗？你应该想一想：我和你说话，我的心灵开展了，此外我没有人可以一同说话。同娜泰里亚是说不来话的，我有时想打她。但是你呢……唉，你们这些女人！……”

他戴上帽子，突然被静默的烦闷占拥了，想起妻子来，他早就不想她，差不多不注意她，虽然每夜她同上帝耳语后，便熟练地、温和地躺在丈夫的身旁。

“她知道了，还爬过来，”他含怒地想，“一只猪”。

妻子是彼得瞎了眼睛，还能走过，不稍颠踬的熟径。他不愿意想到她。但是他忆起在沙发上慢吞吞地等死的丈母，全身发肿，带着丑陋的、肿胀的、通红的脸，越发仇视地望着他；从他的以前美丽的，现在黯淡、湿润的眼睛里可怜地流出眼泪；弯斜的嘴唇颤动着，但是

不听指挥的舌头从嘴里像哑子似的吐出没有力气说什么话。乌里央娜用半死的右手的指头捏着他。

“这位是有感觉的。她真可怜。”

他需要极大的意志的努力去停止他和齐诺伊达无耻的纠缠。然而他刚做了这努力，立刻随着对于缫线女工的半醉般的回忆，发现了一些痛恼人的念头。好像另一个彼得·阿尔达莫诺夫产生了，他同第一个并肩生活着，在他的背后行走。他感到这个双重的人长大着，成为可以触觉的，对于真正的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应该做，而且轮到做的一切，加以阻碍。这第二个人巧妙地利用像街隅的风一般突然袭击来的沉思的时间，向他附耳细语着恼恨的、恶毒的思念：

“像牛马一般地工作着，但是为了什么？一辈子饱了，到了儿子工作的时候。为了爱子——杀死了男孩；喜欢一个太太——开始荒淫了。”

永远在这样的念头溜过了以后，生活变成黑暗、烦闷了。

他好像没有看到究竟什么时候伊里亚变为大人的，不只这一件事不经意地过去；同样不经意地娜泰里亚求媒把叶连娜出嫁给省城里的一个举止活泼、留黑胡子的青年，有钱的珠宝店主人的儿子；终于丈母也咽了气，在一个六月里暑热的正午，暴风雨来临之前死的，还来不及将她放到床上，近处就发生了雷击，把大家吓了一跳。

“窗、门都关上呀！”娜泰里亚喊，俯着头，手举到耳朵上面。母亲的一只大脚从她手里滑出，足趾沉重地击打地板。

一个高身、挺直的男子走了进来，穿着灰色、轻快的衣服，黑黝、消瘦的脸上留有显著出来的胡子。彼得·阿尔达莫诺夫觉得他竟一下子认不清他的儿子了。宽阔、肥胖的耶可夫，穿着中学生的制服，比较多的像他些。儿子们有礼貌地道安，坐下。

“你们瞧，”父亲说，在办公室里踱走，“外婆也死了。”

伊里亚不作声，抽着烟。耶可夫用一种新的、不是自己的声音说：

“亏得在假期内，否则我不能来的。”

彼得把次子的不聪明的话从耳旁略过，注视着伊里亚的脸来。这脸变了很多，结实了，深黑的发卷微掩着的额角并不怎样高，蓝眼睛深凹进去。回忆着这穿着老气的衣服的沉思的人曾被他揪过头发，是多么可笑，而且有点不合适；彼得竟不能置信曾有过这样的事。耶可夫只是长高了，增大了，还是以前那样胖胖的，张着以前那样虹彩般的眼睛。他的嘴还是小孩般的。

“你成长得很厉害，伊里亚，”父亲说，“你可以仔细研究事业，过三两年就掌起舵来。”

伊里亚拿压扁了角的书背式的香烟盒子游戏着，瞧着父亲的脸：

“不，我还要读书。”

“久不久呢？”

“四五年。”

“啊！读什么？”

“历史。”

彼得不喜欢儿子抽烟，他的烟盒也是坏的，可以买一只好些的。最使他不喜欢的是伊里亚继续求学的愿望，而且将这愿望立刻在最初的时间内就说了出来。

他指着窗外工厂的屋顶，在那里细细的烟囱喷出蒸气，传来工作的嘟哝似的喧声，用暗示的口气说话，努力说得很软和些：

“它在喘气，这历史，应该学习它。我们被派定了织布，历史不是我们的事情。我已经五十岁，该有人来替我了。”

“米郎会接替的，耶可夫也行。米郎可以做工程师。”伊里亚说，手伸到窗外，把香烟灰摔掉。父亲提醒说：

“米郎是侄子，不是儿子。但是这事以后再说吧……”

孩子们站起来走了。父亲用恼怒，惊讶的眼神送他们：怎么？他们竟没有什么话同他说了？坐了五分钟，一个说了几句蠢话，打着哈欠；另一个烟熏了满屋，立刻招出他的怒来。现在他们在院里走着，听得见伊里亚的语声：

“我们到河上看一看，好不好？”

“不，我累了。震荡得厉害。”

河水明天不会流完的，但是母亲为外祖母的死十分悲伤，正张罗着丧事。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服从着一个习惯，就是赶紧朝不愉快的事情上走去，为了可以快快地推开它，躲开它。他还给了儿子一个星期的休息，就在这时候看出伊里亚对工人们称呼“您”，夜里同奇虹和赛拉菲姆坐在大门外长谈。他居然从窗里偷听出奇虹发着死沉沉的声音，倾倒出傻话来：

“是的，是的。乞丐的生活就等于无从生活。伊里亚，这是对的，假如没有贪心——大家都会满足的。”

赛拉菲姆快乐地、咕咕地说着：

“这是我知道的，我早就听说了……”

耶可夫的行为容易明了些：他在厂房里跑来跑去，和蔼地看女孩子们，从马厩顶上瞭望河岸，中饭的时候有女人们在河里洗浴。

“一只小公牛，”父亲皱眉想，“应该对赛拉菲姆说一声，让他留神看他，别染上了病……”

星期二是一个灰色的、沉思的、静谧的日子。清早细雨吝啬而且懒洋洋地落到地上，有一点多钟的工夫，正午时太阳探头出来，不乐意似的望着工厂，两条河的交叉处就隐在灰色的云里，埋到松软的柔肉里，正好像娜泰里亚夜里把红红的脸深埋进鹅毛绒的枕头里一般。

晚茶以前彼得问耶可夫道：

“哥哥在哪儿？”

“不知道。可能坐在小山上松树下面。”

“你去叫他来。不，不用了。你们怎么样——和好了吗？”

他觉得次子不甚显明地冷笑了一声，说：

“没有什么，要好的。”

“到底怎样？你说实话……”

耶可夫低下头，思索了一下：

“思想里不很和谐。”

“什么思想？”

“关于一切的。”

“究竟是什么？”

“他永远离着书本；我呢，就是从理智里出来的。依照我所看见的。”

“是啦。”父亲说。他不会再问得详细些。

彼得将帆布大衣套在肩上，取了奥莱士卡的赠物——一个带瘤头的手杖，头上是银鸟爪抓住孔雀石制的圆球——走出大门，将手掌举在眼前，看望河旁的小山，树底下正躺着穿白色衬衫的伊里亚。

“今天沙子有点潮湿，会伤风的，这不谨慎的人。”

父亲诚恳地秤衡所有必须对儿子说的话语的重量，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那里去，脚踏着脆碎的、灰色的小草。儿子仰卧着，读一本厚

书，铅笔在篇页上叩击着。他听见脚步声，柔软地弯着脖子，看了父亲一下，把铅笔放在书页中间，大声地把书本拍合上了；随后坐了起来，背倚在松树棵上，眼神和蔼地抚摸父亲的脸。彼得吹了口气，也坐在秃裸的、弯弓形的树根上面。

“今天我不想谈论正事，还来得及的，我们随便谈一谈吧。”

但是伊里亚两手抱着膝盖，低声说：

“爸爸，我决定将自己供献于科学。”

“供献，”父亲重复说，“好像要做神父似的。”

他打算带着玩笑似的说，但是听出他的话里带着忧郁，甚至恼怒的响声，他对自己发恨，手杖向沙上叩着。于是，立刻开始了一种无从明了、不必要的事情。伊里亚眼里的蓝光发黑了，两道清切分开的眉毛聚了拢来，他把头发朝额上一捋，用不好的固执的神情说：

“工厂主我是不会做的，我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才干……”

“这就是奇虹所说的。”父亲插进去说，冷笑着。

儿子不注意他的话语，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工厂主和一切事业的主人。他说了许久，有十分钟，偶然在他的话里父亲捉到了似乎有点真确的，居然和他的模糊的思念愉快地相符合的地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他明显地看出儿子说话不合理性，带小孩子气。

“你等一等，”他说，手杖触儿子脚旁的沙里，“等一等，这不对，这是没有道理的话。指挥是必需的。没有指挥，人民不能生活。没有了私欲，谁也不想去做工。大家永远说：‘我有什么私欲？’大家全唱

着这个调儿。你瞧，有多少谚语：‘假使心灵不求牟利，媒婆会成为透彻的圣者。’或是：‘圣者为牟利而祈祷。’‘机器’是死物，连它也要求抹油。”

他不慌乱地说话，忆起了适当的谚语，将里面智慧的油脂充分地涂抹在自己的言辞上面。他很高兴，他能安静地说话，对于话语不发生困难，很容易地找到，他深信谈话会得到良好的结果。儿子默不作声，一把一把地将沙子来回搓弄，筛去栗色的松针，在手掌上吹掉它们。但是忽然他说了，也是静静的：

“这一切不能使我相信，往后凭这种智慧是无从生存的了。”

彼得支住手杖，站起身来，儿子没有帮助他。

“是的，那么父亲说的不是真实的话吗？”

“是另一种真实。”

“你胡说。另一种是没有的。”

手杖向工厂挥摇，父亲说：

“那是真实！你的祖父创始了它，我把一辈子放在里面，现在轮到你的班了。就是这样子罢了。你要干什么？我们工作，你去游玩，是不是？你想在别人的劳力上充当义士吗？想得到不坏！历史！你把历史扔掉了吧！历史不是女孩，不能娶她的。而历史是什么傻玩意？有什么用处？我不能让你躲懒的……”

彼得感到他开始过分恼怒地说话，想说得和平些：

“我明白，你想在莫斯科生活。那边快乐些，所以奥莱士卡也……”

伊里亚举起书，吹掉书上的小沙子，说道：

“请你允许我求学。”

“我不能允许！”父亲喊，手杖插进沙里，“你不必再求了。”

伊里亚也站起来，发白的眼睛朝父亲的肩膀看望，低声说：

“那么，我没有得到允许，也会过去的。”

“你不敢！”

“一个人想照他愿意的那样生活下去，是不能禁止的。”伊里亚说，摇着头。

“一个人？你是我的儿子，不是一个人！你身上一切是我的。”

这是自然而然脱口说出的，这话不应该说的。于是他将嗓音放软些，用责备的神情摇着头，说道：

“我这样关顾着你的一切，你竟如此报答我吗？唉，这傻子……”

他看见，伊里亚脸红了，手抖索着，想藏在裤子袋里，可是手找不到口袋。他怕儿子将说出一些多余的，甚至无从挽救的话，连忙自己先说：

“为了你，我杀死了人……也许……”

彼得加上“也许”两个字，因为一说出头上一句话，立刻就明白：在这种时候，对一个显然不愿意明白这些的男孩，是不能说出这话来的。

“他一定立刻要问：杀了什么人？”彼得心里想，迅快地顺着碎沙的山坡往下跨了一步。但是儿子朝他脑后震耳般洪响地说：

“你不止杀了一个人，您看，那边整个坟场是被工厂杀死的。”

彼得止步，回转身去。伊里亚伸出手，用书籍指着灰色天空里的一些十字架。沙子在父亲的脚下松软地发响，他忆起数分钟以前，他已经听见一些关于工厂和坟场的不好的话。他想将他的失言隐瞒过去，必须使儿子忘掉它，于是用狗熊的攻势，挥着手杖，迅快地朝他走去，想吓唬他一下。彼得喊：

“你说什么，你这混蛋？”

伊里亚跳到树后：

“你醒一醒：您怎么啦？”

父亲用手杖朝树身打击，手杖打断了。他把断了的根朝儿子的脚下一扔，恰巧斜斜地插在沙里，绿球朝着上面。彼得威吓道：

“我要让你收拾茅厕！”

彼得便迅快地走了，摇曳着身子，滚了开去，感到他的理性在忧和怒的话语里彷徨着，像梭子在搅乱的经丝里。

“我要把他赶走。没有了钱——会回来的。那时候再叫他收拾茅厕。唉，别发傻念呀！”他把短短的念头从迅速旋转的思念之环里拔断，同时模糊地明了自己行为不对，做得太过分，脾气发得太大了。

他走到奥卡河旁，疲倦地坐在沙坡上，擦干脸上的汗，向河里瞭望。一群鲤鱼在不深的小河湾里泅泳，像钢针缝水。随后，鲤鱼发现了他，郑重其事地鼓动着翅，泅了泅，侧翻过去，红眼向混浊的天空瞧望，在水里放出流动的环圈，好像光明的烟一般。

彼得用手指向鲤鱼威吓，出声说：

“我给你预备下命运！”

他回头看了一下，听出这句话含有虚假的语调。河水的静流洗净了怒气，灰色的、温和的静谧暗示出充满着呆钝的、惊讶的思想。最可惊讶的是他所爱的儿子，二十年来不断地，怀着惊慌想着的，忽然在几分钟内从心灵里溜了出来，遗留下恶毒的痛楚。彼得相信二十年来每天不疲乏地想着的只有这儿子，凭着对他的期望，对他的爱生活下去，希望他做点不寻常的行动。

“像火柴一般，划着了，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灰色的天有点发玫瑰色，在一个地方发现了比较光亮的斑点，像穿旧呢子上的油渍。一个破损的月亮窥了出来，觉得清凉、潮湿；雾像轻烟般在河上泅游。

彼得回家时妻子已脱去衣裳，左脚放在右脚的圆膝上面，皱着眉头剪指甲。妻子斜看了丈夫一眼，她问：

“你打发伊里亚到哪儿去？”

“找鬼去。”他答道，脱着衣裳。

“你老是生气。”娜泰里亚叹息了，丈夫不作声，鼻里发出鼾气，故意手脚忙动得响响的。雨开始鞭打玻璃窗，潮润的微话在花园里泅游。

“伊里亚太勤学了。”

“他的母亲是一个傻子。”

母亲从鼻孔里抽了一口气，画了十字，躺到床上。彼得一面脱衣，一面愉快地给她气受：

“你能做什么？什么也不会。孩子们不怕你。你教过他们什么东西？你只会一样：吃饭和睡觉。还有在脸上抹油。”

妻子朝枕上说：

“谁送他们出去读书的？我说过的……”

“住嘴！”

他也不作声，倾听雨愈加剧烈地落到尼基大栽种的樱树叶上。

“驼子选择了好运。没有孩子，不做事。蜜蜂，我连蜜蜂都不高兴养，让每个人随便自己采取蜂蜜吧。”

娜泰里亚翻身，胸脯向上，翻得十分谨慎，好像躺在冰上一般，温暖的脸颊触到丈夫的肩上。

“你同伊里亚相骂了吗？”

彼得不好意思讲述他和儿子间发生的事，他嘟哝道：

“同孩子们不是相骂，是骂他们。”

“他进城去了。”

“会回来的。没有白吃白喝的地方。只要嗅到了穷困的味道，就会回来的。你睡吧，不要妨害我。”

过了一分钟，他说：

“耶可夫再也不要读书了。”

又过了一分钟，他说：

“后天到博览会去，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考虑着，闭上眼睛，面前看不见那副额角阔宽的脸，忆起了伊里亚眼里恼怒得按捺不住的光彩。

“把父亲像工人们般的开除了，这混蛋，像乞丐般推在一边……”

使他惊异的是这破裂来得莫名其妙的迅速，好像伊里亚已经早就决定脱离似的。但是什么东西迫使他做这个举动？他忆起伊里亚猛烈的、责备的话语，想道：

“是米郎这猎犬指使他的。至于说事业于人有害，这是奇虹的思想。傻子，傻子！听这种人的话，还念书呢！念的是什么？他怜惜工人，却不怜惜父亲。他竟跑走了，在旁边种植自己的正义。”

彼得想到这里，恨伊里亚的心更加鲜明地燃烧了。

“胡说，你脱不掉的！”

彼得忆起了逃到旁边静静的屋隅里的尼基大：

“大家把我套进工作里去，自己却逃走了。”

但是彼得当场把自己戳破了：这是不对的，奥莱士卡并没有走，他爱事业，像父亲一样。他贪心，无餍足地贪心，他做一切事巧妙，自然。他忆起有一天工厂里发生醉鬼打架的事情，他对兄弟说：

“人心坏了。”

“坏得很。”奥莱士卡同意。

“大家不知为什么缘故，变得恶狠了，好像大家用一样的眼睛看人……”

奥莱士卡也赞成这意思，冷笑一声，说道：

“这是很对的。有时我忆起，父亲在你结婚的那天同兵士们搏斗的时候，奇虹就是用这样的眼睛看望父亲。后来自己也开始搏斗了，你记得吗？”

“奇虹是什么东西？他是一个愚人。”

奥莱士卡正经地说：

“你怎么时常说：人坏了，人坏了。但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是神父们、教师们的事情。还有什么人？各种医生、官厅的事情。应该他

们来注意人心的不变坏，这是他们的货色，你我是买主。老哥，一切都会慢慢儿变坏的。你老了，我也老了。但是你不能对一个女孩子说：你不要生活，女孩子，因为你会成为老妇人的！”

“真聪明，这小鬼，”彼得想，“真聪明。”

他听着兄弟活泼的、用新的谚语装饰的话语，羡慕他那种快乐的劲儿，重又忆起尼基大来。父亲本将驼子当作慰藉者，但是他在愚蠢的女人的事情里起了纠纷，便没有他了。

彼得在这雨夜里反复地想了许多事情。还有些别的、陌生的思想，像一股烟似的穿进他悲苦的思虑里去，仿佛是黑暗的雨声低语出来的。妨碍他自己的宽解。

“我有什么错处？”他向什么人问，虽然没有找到回答，都感到这问话不是多余的。黎明时他突然决定到修道院去找兄弟，也许在这离开诱惑和惊慌生活着的人那里，可以发现点慰藉，甚至决定的东西。

他乘着驾一对驿马的车子走近修道院，在田道上行走时颠簸得异常累乏，心里想道：

“在角隅里站立是容易的，你往街上跑一跑看。地窖里的黄瓜坏不了，在太阳里很快地朽坏了。”

他已经四年没有看见兄弟，同尼基大最后一次的晤面沉闷而且干涩。彼得觉得驼子对于他的驾临显得不安。他的身子缩短了，压紧了，好比蜗牛藏进贝壳里一样；酸溜溜的声音谈讲的不是上帝，不是自己和亲族，却尽谈修道院的需要，修行祈祷的人们和人民的贫穷。

他说话不大乐意，显然十分吃力。彼得提议给他钱的时候，他轻声、不经意地说：

“你给主持吧，我并不需要。”

全体僧徒显然恭敬地看待着僧父尼可提姆[2]。住持身躯魁伟，骨架高耸，长满毛发，一只耳朵已聋，颇像穿袈裟的林神。他黑眼里可怕的眼神朝彼得的脸上瞧着，话说得过分地洪响：

“僧父尼可提姆是我们的贫穷的道院的装饰。”

修道院隐藏在不高的小山上，四面有紫铜的松树做屏栅，浓密的松荫做顶，彼得来到的时候正响着平常的、稀疏的钟声，晚祷的召唤。看门僧，又直又长，像一根竿子，有一个小小的、不必要的、孩子似的头，戴着烧焦的、揉皱的头盖帽，口吃着，像啜泣似的喃声说：

“欢——迎——”

一下子带着呼啸吹了出来：

“光——降。”

暗蓝色的云盖满了半个天空，呆定地悬在修道院上面。由于这朵云，周围的一切全被浓厚的、潮湿的、闷热的烦闷所压抑，铜钟的呼喊无力去摇动它。

“一个人不能抬起。”客舍的使者做错了事似的说，试着从马车里拖出一箱子送给尼基大的礼物来，小黑拳头朝箱子上叩击了一下。

灰尘满面、疲劳异常的彼得，慢慢地走进花园，到兄弟的僧房里去，这僧房舒适地躲藏在樱桃和苹果树中间。彼得一面走，一面想，他到这里来没有什么道理，还不如到博览会去的好。颠摇的林道，还有树根乱七八糟地横梗着，将一切忧愁的念头摇动，搅乱了，代替着的是辛酸的烦闷、休息和遗忘一切的愿望。

“好好儿狂欢一下才对。”

他看见兄弟坐在长椅上，在幼嫩的菩提树的半包围里，有十来个人立在他面前，好像一幅熟识的图画上所画的样子：黑胡子的商人，穿帆布大衣，脚包裹着抹布，伸入橡皮套鞋里；肥胖的老人，像阉人样子的兑换庄主人；长发的少年，穿士兵大氅，颧骨高耸，有鱼一样的眼睛。特辽莫夫城的面包店主人摩尔静，爱喝酒，好捣乱的家伙，像一根柱子似的站着，好比贼对着审判官，哑声地说：

“对的，上帝是很远的。”

尼基大用白漆的僧杖朝踏平的地上画着，不瞧一瞧众人，教训道：

“人越低，上帝被我们罪行朽烂的臭味所驱走，离他越远。”

“他在安慰呢。”彼得想，在思想里冷笑了一声。

“上帝看见我们信仰不专，不专的信仰——于他有什么用呢？我们的互动和爱情在哪里？祈祷的是什么？都是祈祷些琐碎的小事。祈祷是应该的，但是无论如何……”

他举眼瞧瞧地向哥哥看了一分钟，从下到上，凝视地看，然后慢慢地，像抬重物一般，将僧杖举起，似乎打算打什么人的样子。驼子

站起身来，无力地垂手，对大家画着十字，但是没有祷告，就说道：

“你们瞧，家兄来找我了。”

秃发的老人，不善良地睁圆着铜眼，看了彼得一下，大模大样地，显然故意似的，画了十字。

“走吧，愿上帝和你们同在。”尼基大补说。

人们零落地像一群牲口一样离开牧场。老人搀着病腿商人的手肘，面包店主人摩尔静搀住他另一个手肘。

“唔，好呀。给我祝福吧。”

僧父尼可提姆举起带着黑袈裟袖子做翅膀的长手，推开哥哥伸向他的握成一把的手，不带快乐地轻声说：

“想不到你来。”

僧杖朝僧房一挥，他在哥哥面前走着，一跳一耸地走，张开斜腿，一只手放在胸前心上。

“你老了。”彼得不安地说。

“可是还活着。腿开始痛了，我们这地方潮湿得很。”

好像尼基大的背更加驼了。他的背角和右肩抬了起来，将身体弯得离地更近，低矮了下去，身子更加宽些。他像一只蜘蛛，脑袋已被切去，而它盲目地、弯斜地在清脆的碎石道上爬行。在狭小、清洁的僧房里，僧父尼可提姆显得大些，却更可怕些。他除下头巾，他的半裸的，好像没有皮肤的、多骨的脑盖闪了出褪色的光，像死人一般；

两鬓上，耳后，脑顶上，悬挂着不平整的一束束灰色头发。他的脸也尽是骨头，蜡色；褪色的眼睛不能使他的脸发生光彩，眼神好像聚在一个巨大、松软的鼻子的尖端上面，干瘪的嘴唇的黑条在鼻下无声地动弹，嘴更见大些，嘴唇的深凹将脸部分为两橛，上唇上须毛的灰霉色显得特别可怕，而且不愉快。

僧士轻声地，好像倾听什么似的，又慢吞吞地，似乎艰难地回想着话语，对肿脸的，像澡堂擦背样子的少年和尚说：

“水火壶。面包。蜜。”

“你说话真轻。”

“牙齿掉了。”

僧士坐在桌旁白漆的木椅上。

“家里都好吗？”

“好。”

“奇虹活着吗？”

“活着。他有什么事？”

“好久没有到我这里来了。”

尼基大移动手的时候，袈裟唑唑地发响，这蟑螂般的唑唑的声音更增浓了彼得的烦闷。

“我给你带点食物来。你吩咐他们把箱子抬进来，里面有酒。你们这里允许喝酒吗？”

兄弟叹了口气，答道：

“我们这里不严。我们这里很困难。自从人们开始造访道院以来，连醉鬼都养成了。大家都喝酒。有什么法子？俗世在呼吸着，毒害着，僧士也是人。”

“我听说——许多人来见你，是不是？”

“这是没有理智的缘故。”僧士说，“是的，有人来的，包围起来了。他们寻觅正义、义士，如何生活下去的指导。活着，活着，现在竟……不会了。没有耐性了。”

彼得感到僧士的话使他产生惊慌，嘟哝地说：

“骄纵的结果。忍受了农奴制度，现在解放了倒耐不住了。约束得太软。”

尼基大不作声。

“贵族管的时候，没有人闲荡，行乞的。”

驼子瞥了他一下，垂下眼来。

两人艰难地寻觅话头，时常中止了谈话，作长久的沉默，后来房侍僧端进水火壶、香馥的菩提蜜和热面包来，面包上还升起醉人的蒸气。白眼睫毛的房侍僧拙笨地在地板上忙乱着，启开箱盖。彼得把一罐新鲜鱼子，两瓶酒放在桌上。

“Port-wine‘酒名’，”尼基大声念着，“这种酒住持爱喝的。他是聪明人，明白得多。”

“但是我却不大明白。”彼得挑战似的自行承认。

“你需要多少，就会明白多少，再多有什么用处？明白得比需要多些是有害的。”

僧士谨慎地叹了一口气。彼得在他的话语里听出悲酸的调子。袈裟在朦胧里又污秽又有油渍地褪去光泽，屋隅油灯的微光和桌上便宜的黄玻璃洋灯的光吝啬地照耀屋子。彼得看见兄弟带着如何有计算的贪心吸进一小杯的Madeira酒，嘲笑地想：

“懂得酒味的。”

尼基大喝了杯酒后，用干枯、白净的手指揪下一团面包，放在蜜里浸湿了，不慌不忙地嚼着。他的灰色的，似乎拨乱的小胡须摇曳着，看不出来酒使僧士生出醉意，但是他的模糊的眼睛发光了，却依旧聚在鼻子的尖端上面。彼得谨慎地喝酒，不愿意对兄弟露出醉样，喝着，就想：

“没有问起娜泰里亚，上次也没有问过，一个人也没有问过。都是俗世的人，他却是教门中人，人们都要寻求他。”

他生气地将胡须在坎肩上摩擦着，拉自己的耳朵，说道：

“你在这里躲得真巧妙。好呀。”

“以前很好，现在坏了，进香客太多，老是接待……”

“接待吗？”彼得冷笑，“好像牙医生一样。”

“我打算搬到僻静些的地方去。”僧士说，小心地把酒斟进杯里去。

“安静的地方。”彼得补说，重又冷笑了。僧士吸着酒，深黑的，抹布似的舌头舔着嘴唇，摇着骨架子的头：

“不安的人的数目明显地增长了。大家躲藏起来，想躲开这些烦恼……”

“这我倒没有看出来，”彼得反驳，自知说的不是真话，“那是你躲藏起来了。”他想说。

“但是惊慌像影子似的随着他们……”

彼得的舌头上自然而然地有了责备的话。他想争辩，甚至对兄弟喊嚷，一面想着兄弟，一面怒声说：

“人自己寻觅惊慌，自己找贫困，应该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要智慧，就可以安静地活下去！”

但是兄弟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语，被自己的思想弄得聋了。他忽然摇晃角形的身躯，仿佛睡醒了，袈裟像深黑水泉般缓流着。他弯着嘴唇，很明晰，而且似乎生气地说：

“他们都来请求：教训教训我呀！我知道什么？教训什么？我不是有智慧的人。住持把我想了出来。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像一个受了不当判决的人，判断着该归你教训！但是为什么这样判法呢？”

“暗示呢，”彼得想，“想抱怨呢。”

他明白尼基大有抱怨他命运的理由，他以前造访他的时候，也期待这诉怨。他拉自己的耳朵，提醒般警告兄弟：

“许多人怨命运，不过这是没有用处的。”

“是的，满足的人是显不出来的。”驼子说，眼睛瞄看屋隅油灯的火光。

“过世的父亲还对他说过：你应该安慰人！做一个慰藉的人。”

尼基大嘲笑地拉直着嘴，灰色的小胡须聚在一堆，擦去了这嘲笑，继续在朦胧里播种话语，这些话语使彼得嫌恶，同时也引起他的好奇和紧张的危险的期待。

“他们对我和人们暗示，好像我是圣智的人。这自然是为了道院的利益，借此吸引人，但对于我——这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哥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用什么来安慰？我说，你们忍耐着吧。但是我看出：大家都难以忍耐了。我说，你们希望着吧。但是希望些什么？上帝是不能使人安慰的。一个面包店主人来了……”

“他是我们的摩尔静，醉鬼。”彼得说，想挪开，推开什么似的。

“他已经自认为上帝的裁判官，在他看来，上帝已经不是人世的主人。现在这种大胆的人不少。还有一个没有胡子的人，你看见没有？他是一个恶人，嫉恨整个世界。他们来了，盘问了半天。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为了捣乱而来的。”

僧士说得越发活泼了。彼得忆起以前几次造访时兄弟的样子，看出尼基大的眼睛眨得不像以前那样做错了事似的。以前，驼子所感觉到的自己有错使彼得安慰，有错的人是不应该抱怨的。现在他抱怨了，声明他受了不公的判决。彼得怕兄弟会对他说：

“这是你对我下了判决！”

他皱眉，玩弄表上的链条，寻觅自己防卫的话语。

“是的，”驼子说，显然暗中对他所抱怨的话怀着满意，“人们固执起来，他们的思想是大胆的。最近有一个学者住在我们这里两星期。他年纪还轻，但是好像神志不安，一个吃了惊吓的人。住持对我暗示：你用你的自然的性格给他定一定神，你对他如此这般地说。但是我对于别人的话记不住。这学者在整整几小时里抽我的筋，说了又说，我连他的话语也不明白，别说思想了。他说：魔鬼不能认为是我们肉体的主宰，这将成为二神，侮辱了基督的圣体，因为我们领圣餐时说，‘领受着基督的圣体，吃不死的源泉’。他尽说些侮辱上帝的话。他说：即使上帝带了尖角，也是应该只有一个，否则是难以生活的。他把我折磨苦了，我忘记了僧父费道尔一切教唆的话。我喊：‘你的肉体是变形，精神是毁灭。’住持骂了我一顿。他说：‘你怎么啦？竟说出这样渎神的无意义的话来了。’你瞧就是这样的。”

彼得觉得兄弟的叙讲很可笑，露出他的可怜相来，因此使彼得自己安静了一点。

“上帝是不容易谈论的。”他喃声说。

“难得很，”尼基大同意着，又苦楚地问，“你记得不记得，父亲教训过的：我们是粗工人，这智慧对于我们太高深了？”

“记得的。”

“是的。僧父费道尔叫我多读书。我是读的，但是书于我好比远林一般，发出不清切的声音。书不能回答今天的问题。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思想，这思想是不能用书来覆盖的。外教信徒从四面八方前来。人们讨论着，像是叙述梦境，或是由于醉酒的缘故。这个摩尔静……”

僧士喝了一杯酒，嚼食面包，把一小块面包捏成一个小球，开始用手指将它在桌上旋转着，继续说：

“僧父费道尔说：一切灾害由于理智而起；魔鬼在恶狗身上将它烧炽着，逗引着，恶狗就平白地乱咬起来。也许这是实在的，可是难以承认。这里有一个医生，是个快乐、随便的人。他的想法不同：理智好比小孩，在他看来一切全是玩物，一切全都可笑。他想看清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如何构造的，里面是什么情形。自然他要拆毁的……”

“也许是的，你说话真危险。”彼得说。兄弟的话重又惊慌地推搡他，摇动他，它的突然和尖刻使他又惊讶，又惧怕。他重又想制止尼基大，看轻他。

“这僧士喝醉了。”他试着安慰自己。

僧房里十分闷热，有煤炭和灯油的酸溜溜的味，熄灭彼得的思想的味。在小黑正方形的窗上凸出着某种植物的叶子，呆板不动的，像铁制的一般。兄弟却像一只蜘蛛，轻轻地、固执地织着自己的网儿。

“一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普通的。拿奇虹做譬喻吧。”

“他是半疯的。”

“不对，这话不对！他的理智很严肃。我起初竟怕和他说话，想同他说话，又怕！父亲死后，奇虹和我接近了。你并不像我那样地爱父亲。这不公平的死并没有使你和奥莱士卡感到可气，却使奇虹恼怒了。那天我并没有对女尼生气，为了她的愚蠢的举动，却对上帝生气，而奇虹立刻注意到了。他说，蚊虫生活着，但是人……”

“你在说梦话呢！”彼得厉声说，“你喝得多了一点。什么女尼？”

尼基大固执地继续说：

“奇虹说：假如上帝是世界的主人，那么雨水应该及时下降，以利粮食和人民。并非一切的火烧是由于人的关系，树林是闪电熠烧的。为什么卡因要犯罪，置我们于死地？一切的残废于上帝有什么用处？譬如说，驼背吧，他要驼子做什么用？”

“啊，原来如此！”彼得想，在胡须里暗笑着，感到兄弟对上帝的诉怨很能安慰他，幸而他没有抱怨自己家里的人。

“卡因是不能了解的。奇虹就用这个好像链锁似的把我系住了。从父亲死的那天起，我的毛病就开始了。我想逃进修道院去便会熄灭的。但是不成。现在我就在这类的思想里生活着。”

“以前你没有讲过这个……”

“一下子是说不完的。我也许会一辈子沉默着，但是香客们来搅我，良心受了惊扰。而且危险得很，忽然我的话语里露出了奇虹的语调，怎么办呢？他是聪明的人，虽然也许我并不爱他。他还想到你，人为了儿女劳碌，但是儿女对他生疏……”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生气地问，“他怎么能知道的？”

“他知道的。他说，事务的欺骗……”

“我听说过的。……应该把他这傻子赶走，他知道我们的家事太多了。……”

彼得说这话，想对尼基大提醒那天痛苦的夜里奇虹把他从吊绳里救出的情景，可是一面还想着男孩保罗。僧士没有明白这暗示。他举杯就口，舌头在酒里沉浸了下，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马口铁般的话：

“怕是有人侮辱了奇虹，他就脱离了一切，像破了产的人……”

必须让僧士离开这个念头。

“你怎么现在不信上帝了吗？”他问。他惊讶了，因为他想恶毒地问，结果却有点不是这个样子。

“很难明白，现在有人信不信，”僧士停了一会才回答，“大家想得很多，却看不见信仰。既然信，就不应该想。这个说上帝带尖角的人……”

“算了吧，”彼得劝他，回头看了一下，“这一切全是由于厌闷，由于无事可做。应该把大家全套在铁圈里，才好。”

“信仰两头是不行的。”

钟楼已经打了第二遍的钟，有韵律的击声闯进黑暗的玻璃窗里。彼得问：

“你去做礼拜吗？”

“不去。脚站不住。”

“替我们祈祷吗？”

僧士不答。

“我要睡一下子，路上累了。”

尼基大默默地用长手支撑椅背，谨慎地抬起角形的躯体，唤道：

“米卡？”

他重又坐下来，做错了事似的说：

“对不住，我忘记了，我的房侍僧在客店里睡觉呢。我打发他走的。这样可以自由地说话，他们全喜欢告发人家，搬弄嘴舌……”

他不必要唠唠叨叨地对哥哥解释到客店去的道路。彼得进到黑暗里去，迎着寒冷，灰尘的雨的时候，想道：

“这好嚼舌的不愿意我走。”

突然怀着熟稔的恐怖，彼得感到重又在深渊的边上行走，停了一会儿就会堕落下去的。他加快脚步，伸手向前，指头摸触着黑夜的水气的细尘，不断向远远里街灯的亮点望去。

“不，”他一面颠踬，一面想，“这一切于我无用。明天我就要走。出了什么事情？伊里亚会回来的！应该坚定地生活。奥莱士卡耍了起来。他会把我耍完的。”

他勉强地想奥莱士卡，因为不愿意想尼基大，想奇虹。但是他躺到修道院客店的硬铺上的时候，对于僧士和看门人的压迫的思念重又

拥抱他了。奇虹是什么人？他的影儿落在周围的一切上面，他的话语在儿子的孩子气的言辞里作响，兄弟也被他的思想着了魔。

“安慰者！”他想着兄弟，“但是赛拉菲姆，一个普通的人，却会安慰人的。”

睡不着觉，蚊虫咬人，墙后有三个语声喃喃地说着，彼得心想大概是面包店主人摩尔静、病腿的商人和带着阉人脸相的那个人。

“一定在喝酒呢。”

修道院的更夫间或用小锤敲打铁板，后来忽然很匆遽地，好像迟了似的吃了惊，打着早祷的钟，彼得就在这钟声下睡着了。

兄弟到他那里来，像昨天在园里看见他的样子，带着一样的陌生的、恶意的、斜视和由下往上的眼神。彼得匆匆地洗脸，穿衣，吩咐侍僧套车到最近的驿站去。

“为什么这般快？”尼基大问，并不表示惊讶，“我以为你要在这里住几天的。”

“事务不能容许我呀。”

喝茶。彼得想了半天，有什么话问兄弟？他立刻忆起了：

“那么说来，你想离开这里吗？”

“想是想的。人家不放呀。”

“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我对于他们有益处，有利益。”

“是啦。那么你想到哪里去呢？”

“也许出去云游。”

“带着病腿吗？”

“连没有腿的人都会移动的。”

“这是对的，会移动的。”彼得同意。

沉默了。后来尼基大说：

“替我给奇虹问好。”

“还有谁？”

“大家。”

“好了。你怎么没有问奥莱士卡的情形？”

“有什么问的？我——知道，他是——会的。我也许快要离开这里了。”

“冬天不能走的。”

“为什么？冬天也有人走。”

“对的，有人走的。”彼得重又同意，便给兄弟银钱。

“可以用作修理磨坊的费用。你不能到主持那里去一趟吗？”

“没有工夫了，马套好了。”

弟兄临别时，拥抱了。抱尼基大不很方便。他没有给哥哥祝福，他的右手在袈裟的袖子里搅不出来了，彼得心想是故意搅乱的。他的驼峰顶在他的肚子上面，尼基大沉声地请求：

“如果我昨天说了些多余的话，请你恕了我吧。”

“那有什么？我们是弟兄。”

“夜里想着，想着，就……”

“是的，是的！嗯，再见吧……”

走出修道院大门，彼得回头一望，在客店的白墙上看见兄弟的身形，像一块石头。

“再见吧。”他讷讷地说，脱下帽子，细雨多量地淹着他的头。马车在松树林里跑着，静寂得很，只有松树上的针叶明晶晶地在雨珠下面作响。一个僧士在马车驭座上跳跃着，马是栗色的、有秃毛的耳朵。

“人们谈论些什么？”彼得想，“上帝不及时送雨下来。这全是由于心恶，由于妒忌，由于残废，由于懒惰。没有顾念。人没有顾念，正像无主的狗。”

彼得回头看，身子缩短了些，发现雨确乎下得不是时候，不快乐的念头重又像灰色的云似的包围他了。

晚上，远远里发现烟雾的城市，喘气的列车穿过大道，汽笛响了一声，蒸气四散着，钻进地底里，在一个半圆的洞穴里消灭了。

---

[1] 俄文里犹太人有两个称呼，evrei与jid，而第二个字是轻蔑的称呼。娜泰里亚说的就是这第二个字，好比我们称呼外人为“洋鬼子”，俄罗斯人为“老毛子”，一样的带有轻蔑的意思。——译者

[2] 尼可提姆是尼基大的法名。——编者注

三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回忆着博览会上狂暴生活的日子，感到痛苦的惶惑，且近乎恐怖。他不能置信记忆所复现的一切是见到的真境，更不信自身就沸腾在巨大的石头的锅炉里，内中充满了音乐、歌声、呼喊的一切骚声和发了疯病的人们震荡心灵的烦闷的呼号。一个身躯伟大，头发卷曲，戴高礼帽，穿常礼服的人烹煮和搅动着这一切。在他的发蓝的、剃光胡须的脸上贴着凸暴出的猫头鹰般的眼睛。这人拍动厚唇，把彼得抱着，推着，嘴里喊:

“傻子——别作声！俄罗斯的洗礼，明白吗? 每年一度的在伏尔卡、奥卡河上的洗礼！”

他的脸像厨子，从穿的衣服上看，像一个手执火把，被雇着送有钱的死人进坟墓的人。彼得模糊地明白他同这人打过架，后来两人喝白兰地酒，把冰激凌掺和在里面。这人一面哭，一面说:

“记住俄罗斯灵魂的吼声！我的父亲是神父，我呢——我是一个无赖！”

他的声音浓厚，像喇叭里出来似的，却还柔和。他把一些从未听见过的话语像一道黑暗的泉水似的灌到每人身上，这些话语无从抗拒地使人们惊扰。

“肉体的腐烂！”他喊，“同魔鬼决斗，扔给他，这猪，污秽的礼物！压止肉体的叛乱，彼得！不犯罪，便不会忏悔！不忏悔，便不会得救。把心灵洗洗干净吧！我们到浴室去，洗的是肉体。但是灵魂

呢？灵魂也需要洗浴。给俄罗斯的灵魂，神圣的、伟大的灵魂以广阔的天地！”

彼得也感动得哭了，喃声说：

“灵魂是孤子，继子，确是这样的！被遗忘了，我们不可惜。”

众人全喊了！

“对的！对的！”

一个光秃、栗须的人，烤得红红的脸，紫藤色的耳朵，圆圆的身子，旋转自如的举止，像陀螺一般旋转着，疯狂地像女人一般地尖叫：

“斯帕怕——真理！我爱你。我有三样东西深爱着：你、酸东西，还有真理。讲到灵魂——须说真话！”

他还哭着，唱着：

“死蹂躏着死。”

彼得用安东傻子的话语和着他：

“马车丧失了轮儿。”

他也觉得他爱黑黑的斯帕怕，他着迷似的听他的呼喊，虽然有时有不寻常的话语使他吃惊，但是大半的话都是甜蜜而且深深地骚动着，似乎开了门，从黑暗中喧闹的混乱里，走到一种光明的、静谧的境界里去。特别使他喜欢的是“歌唱的灵魂”这个名词，内中有很真确的、可怜的情调，和下面的图画融化在一起：一个暑热的工作的日子

里，在特辽莫夫污秽的街道上，立着一个高身，白须，瘦骨凸出，如死神一般的老人。他疲乏地转动手风琴的扶手，前面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穿着揉皱的、藏青色的衣裳，昂头，闭眼，吃力地用破嗓唱着：

“我对于生命无所期待……

只寻觅自由与安谧……”

彼得忆起这小女孩来，对长着紫藤色耳朵的人喃语着：

“灵魂是歌唱的！他这话很对！”

“斯帕怕吗？”栗须的人喊着问，“斯帕怕知道一切，他有开一切灵魂的钥匙！”

栗须人的脸烤得更红，尖声叫着：

“斯帕怕，人类的挚友，怒吼吧！律师帕拉提作夫——带我们到难攻的洞窟里去！一切都做得到的……”

人类的挚友是一群闹酒的实业家的牧师和领袖，只要他领着一群醉鬼出现在任何地方，那地方便哄闹着音乐，响起歌声，一会儿是凄凉的，使人心弦裂碎至于落泪，一会儿是热闹的，带着疯狂的舞蹈。留在听觉的记忆里的音乐唯有沉重的叩击大鼓的吼声和一只绝望的箫笛的尖啸。唱拉长的、悲戚的歌曲的时候，好像酒店的石墙紧缩了，压到你身上来，但在合唱队热闹地高唱，穿花绿衣裳的年轻人舞蹈的时候，墙像风一般摇曳着，狂吹着。狂暴地摇晃着，从快乐摇晃到悲愁的欣赏，有时有一种欢乐拥抱着，燃炙着他，使他想做点不寻常的事，杀死什么人，倒在人们脚下，跑在他们面前，当众呼号：

“裁判我吧，严刑处死我吧！”

他们到“自转车”去，那是一片疯狂的酒店，里面地板、桌子、人们、仆役们，都在慢慢地旋转；不动的只有大厅的几个角隅，大厅里像枕头里装鸭毛般塞满了宾客，喧声四处荡漾。地板的圆圈旋转着，在一个角落里显出一堆拼命奏铜管的音乐师；另一角落里是合唱队，一群头戴花圈、色彩缤纷的女人；第三个角落里饭堂的器皿和酒瓶上面反映着挂灯的光影；第四个角落却裂成几扇门，人们从里面钻进来，走上旋转的圈里，摇晃，倒地，挥手，哄声大笑，随着走出去了。

人类的挚友，乌黑的斯帕怕，对彼得解释道：

“愚蠢，却有趣！地板有铁杆支持着，像一只碟子托在张开的指头上面，铁杆插进木柱里，木柱上横放着两根杠杆，每根杠杆上套着一对马，它们一走，地板就转了。不是简单吗？但是这里面是有意义的。彼得——你记住：一切都含有自己的意义的！”

他将手指朝天花板举着，手指上一块淡绿的宝石像狼眼似的闪耀着。一个狗头、宽胸的商人揪着彼得的袖子，一双死人的、玻璃似的眼睛朝他盯着，像聋子似的大声问：

“杜娜要怎么说呢？你是谁？”

没曾等待回答，他就问另一个邻人：

“你是谁？叫我怎么对杜娜说？啊？”

商人仰靠在椅背上，吹了一口长气：

“嗤，嗤，鬼呀！”

他拼命地喊:

“我们到别地方去！”

后来他当了马夫，坐在御者的座位上，车上套着一对灰色马，大声招呼着所有行人，对面过来的人们:

“我们到珀乌拉那里去！来吧，同我们一块儿去！”

冒雨行走，车内坐着五人，有一人躺在彼得脚下，喃声说:

“他骗了我，我也要骗他。他骗我来我骗他……”

在大圆面包形的丘陵旁边的广场上，马车颠覆了，彼得落地，碰破了头、肘，坐在小丘湿草上面，望着一个紫藤色耳朵、棕色头发的人爬上小丘回教堂的围墙那里，大声呼喊:

“滚开，我要信鞑靼教，我要做回教徒，你们放我走呀！”

黑脸的斯帕怕抓住他的脚，拉他下来，领开了，从店铺里，从“商队宿舍”里跑出一群波斯人、鞑靼人、蒲哈拉人；一个穿黄长褂、戴绿头帕的老人举着手杖朝彼得恐吓着。

“俄罗斯人，恶魔……”

铜色脸庞的警察拖彼得立住，说道:

“捣乱是不许的。”

街车跑了过来，让醉人们坐上，带着走了！人类的挚友首先走着，站立在车上，把拳头当作传声筒，大声地呼喊着。雨停了，但是天黑得可怖，是清醒时永远未见过的样子。在“商队宿舍”巨大的建筑物上面，闪出电光，在黑暗里划裂了几道火缝，马蹄沉重地踏在通白唐古尔运河的木桥上面的时候，显得太可怕了。彼得期待着桥会倾塌下去，大家将在静止不动，像树胶般乌黑的水里送命。

在这些零断的、噩梦似的图画里，彼得在这些荡游到发狂的人们中间，寻觅着发现自己是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人。这个人喝得泥醉，贪婪地期待在下一分钟内会开始发生一种完全不寻常的，最主要、最快乐的事情——不是堕落在无边的烦闷里，便是永久地升到同样无边的快乐里。

像炫耀的斑点一般留在记忆里的最可怕的是女人，珀乌拉·米诺底。他在一间空大、光墙的屋内看见了她。屋内三分之一的地方占着一只桌子，放满了酒瓶，各色的玻璃杯、花瓶、果盘、盛鱼子和香槟酒的银桶。十来个栗色、斑白色头发和秃发的人们不耐烦地坐在桌旁；在几只空着的椅子中间有一只装饰着鲜花。

黑脸的斯帕怕站在屋子中央，高举金头的手杖，像举一支蜡烛似的，指挥道：

“喂，猪猡们，等一等再吃！”

有人沉重地说：

“别装狗叫。”

“住嘴，”人类的挚友喊，“应该归我来指挥！”

不知为什么缘故，忽然黑暗了，门外立刻传来沉重的击鼓声，斯帕怕走到门那里，打开了；一个肥人，肚上顶着铜鼓，摇摇摆摆地走进来，像鹅一样地走着，用劲叩击大鼓:

“嘭，嘭，嘭……”

五个同样体面、正经的人，伛着身子，像马一般使着大劲，把一只大钢琴搬了进来，手抓住缚在钢琴腿上的毛巾。钢琴的发亮的黑盖上面躺着一个光身的女人，皮肤白皙得眩目，身体赤裸到无耻地可怕。她躺在那里，胸脯朝上，手放在头下；松散的黑发和黑腊的彩光相融合，伸进钢琴盖里去了。她移动到桌边愈近，她的肉体的形式愈加清切地辨别出来，腋下、腹上的毛丛愈加顽强地钻进眼里。

铜质的小转轮吱吱地发响，地板格格有声，大鼓沉重地叩击着；被套在这重车上面的人们止步，挺直身子。彼得等候大家发笑，那时候倒容易明白些；但是坐在桌上的人们大家全站立起来，默默地望着这女人懒懒地从钢琴上脱黏开来。她好像刚从梦里醒来，她的身底下是黑夜的一块，浓厚到石头般的坚厚；这好像是一个故事。这女人站立着，丰满浓厚的头发披在肩后，跺着脚，白尘的斑点和黑腊的彩光相搅和，听得见在她的脚的叩击下琴弦的轰响。

两人走进来：戴眼镜的白发老妇和穿燕尾服的男子。老妇坐了下来，同时显露出黄牙和双色的琴键，穿燕尾服的男子，眯小栗色的眼睛瞄准了一下，用弦弓切裂小提琴，于是钢琴的低音的弦声里闯进了柔细的、尖响的小提琴声。光身女子波浪般地挺直身子，摇了摇头，头发披到无耻地凸耸着的乳头上面，遮盖住了。她摇曳着身子，慢吞吞地，低声地，用鼻音和辽远的、幻想的声音唱了起来。

大家不作声，仰头望她，大家的脸全是一样的，眼全是瞎的。女人不乐意地唱着，像是半睡半醒的样子，十分鲜艳的嘴唇说出不明白的话语，油油的眼睛朝人们的头上盯视。彼得从未想到，女人的身体会这样修整，会这样美丽得吓人。她的手掌抚摸乳峰和大腿，不断地摇头，好像她的头发生长了，她全身生长了，显得丰满些，大些，将一切都遮住，除她以外一切看不见了，好像一切都没有了。彼得记得很清楚，她在任何时间内都未曾鼓起他拥占她的愿望，而只暗示着恐怖，引出胸中重重的压紧的感觉。她身上吹出一阵魔术的骇怕的气味。但是他明白假使这女人有所命令，他会追随于后，做一切地她愿意他做的事。他望着人们，对于这层得了深信。

“每人会跟随的，一切的人。”

他酒醒了，想不知不觉地溜走。他决定这样做，他听见了一个人出声的微语：

“暗沼，自然界的渊。你明白吗？暗沼。”

彼得知道，所谓“暗沼”就是湖沼地树林内的一片草地，上面长着的草特别美丽，发绿，像一块丝绸，但是如果踏了上去便会掉进无底的泥水里去。他到底向这女人看望，被她的赤裸所发的无与抗拒，克服一切的力量所吸住了。当她的沉重的、油光的眼神朝他身上掉落的时候，他动了动肩膀，弯着脖子，眼睛挪到一旁，看见一些丑恶的、半醉的人都瞪出眼睛，持着呆钝的惊异的神情，好像特辽莫夫城的市民们瞧着漆匠从教堂顶上掉落下来摔死的情景一样。

黑脸、卷发的斯帕怕坐在窗沿上，张大着厚嘴唇、抖索的手摸着额角，好像他立刻就要倒地，头撞在地板上，他不知为什么将衬衫的

硬袖解扣卸了下来，扔在屋隅里去。

女人的行动开始更加迅速，抖战了。她弯曲着身体，好像要从钢琴上跳下，又不能似的；她压抑着的呼喊开始从鼻中发出，更加显得恶毒了；特别瞧着可怕的是她的腿像波浪般弯曲着，她剧烈地抽动头部，浓厚的头发在肩上抛起，像翅翼一般，落在胸前、背上，像一张兽皮。

忽然音乐断了，女人跳到地板上，黑脸的斯帕怕拿起金色的长袍把她裹住，同她一块儿跑出去了。人们却呼喊，狂吼，拍掌，互相拉揪，仆役们旋转起来，白白的，像穿上寿衣的死人，酒杯发响，人们开始贪馋地饮酒，像在暑天一般。他们吃喝的样子不好看，不雅观，看着这些脑袋俯在桌上，简直感到憎厌，好像立在槽旁的一群猪。

一班吉卜赛人来了，她们惹厌地歌舞，有人把黄瓜、饭巾扔过去，他们隐去了。代替他们的位置的是斯帕怕赶来了一帮哄闹的女人，内中一个女人，小小的、胖胖的，穿红衣，坐在彼得的膝上，把一杯香槟酒送到他的唇边，用自己的酒杯互相响响地碰了一下，提议道：

“赤发人，我们来喝酒，祝米卡的健康！”

她身轻如蛾，名唤——伯舒达。她很灵巧地奏吉达琴，动情地唱：

“我梦见的蔚蔚的、晴朗的早晨——”

当她的响亮的声音特别悲凉地说出：

“我梦见我的无可挽回的青春——”

那句的时候，彼得亲密地慈父似的摸她的头，安慰道：

“你别哭，你年纪还轻，别怕……”

夜里拥抱她的时候，他紧闭眼睛，为了能好生看见另一个女人，珀乌拉·米诺底。

在稀少的、酒醒的数小时内，他大大惊讶地看见这轻浮的伯舒达须由他付给贵到可笑的代价，便想：

“这真是一只蛾！”

使他惊讶的是博览会里的女人那种吮吸金钱的能干，还有由于无耻的、酒醉的夜的代价得来的工资竟予以无意义的浪用。有人对他说，狗脸人是一位大皮货商人，用几万块钱花在珀乌拉·米诺底身上，每逢她裸体表演一次，便付给她三千卢布。另一个紫藤色耳朵的人用一百卢布一张的钞票在蜡烛上点燃着抽雪茄烟，把一大把钞票塞进女人的怀里。

“拿去吧，德国女人，我多得很呢。”

他把所有女人全唤作德国女人。彼得开始在她们每个人身上看出那个浓发的珀乌拉的猖狂的无耻，感到一切女人——愚的、巧的、隐暗的、胆大的——都极可恨，甚至想到妻子时，也注意到她身上含有一些隐在的仇恨的性质。

“蛾。”他心想，注视着一群美丽年轻的女人彩色缤纷的环圈戏，这些女人使他时时在记忆里活泼而且鲜明地复现着。

他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工作着，事务的铁圈震得使自己聋聩，只是为了多积下钱来，但是以后却将金钱烧毁，一把把地扔到荒淫的女人的脚下。而这全是庄重的大人物，有妻室、儿女，是大工厂的主人。

“父亲也许也是这样胡闹的。”他近乎自信地想。他看着自身不是这生活，这酗酒的参加者，而是偶然的、不由自主的旁观者。但是这些念头使他醉得甚于饮酒，而且唯有饮酒才能扑灭这念头。他在酗酒的噩梦里过了三个星期，等奥莱士卡来后才清醒了。

彼得躺在地板上稀薄、坚硬的草褥上面。他身旁放着一桶冰、几瓶汽水、一碟红酸白菜，加上了很多磨细的辣菜根。伯舒达在沙发上伸展着，张大着嘴，像娜泰里亚一样仰起眉毛，一只白白的腿悬挂在地板上，腿上露出青筋，指甲像鱼鳞。窗外是全俄罗斯的交易市场，从几千只贪婪的嘴里吼出巨声。

头里带着薄醉的轰声，中了毒的躯体里感到恼人的痛楚，彼得阴郁地忆起昨夜的事件和游戏，忽然奥莱士卡来了，像从墙上钻出来似的。他微拐着腿，叩击着手杖，走近身来，话语零落地撒将出来：

“怎么——倒地躺下来了？昨天我找了你一天一夜，今天早晨也寻了许多时候。”

他立刻招呼仆人，要下汽水、白兰地酒、冰，跳到沙发旁边，拍伯舒达的肩膀。

“起来吧，姑娘！”

姑娘不立即张开眼睛，喃语着：

“去你的。走开。”

“你去你的吧。”奥莱士卡并不生气地说，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抬起来，让她坐下，摇她的身体，指着门说：

“去吧！”

“别动她。”彼得说。兄弟冷笑了一声，安慰他道：

“不要紧，我们一叫——就会来的！”

“你们这些鬼。”女人说，已在顺从地穿小褂。

奥莱士卡指挥着，像一个医生：

“起来吧，彼得，脱下衬衫，用冰擦一擦身！”

伯舒达从地板上取起压扁的帽子，戴在头发蓬乱的头上，朝沙发上面的镜子照了一下，说道：

“很美貌的女后！”

她把帽子往地板上、沙发底下一扔，长长地打着哈欠；

“告别吧，米卡！你记住：我住在西曼司基旅馆十三号。”

彼得开始可怜她，坐在地板上不站起来，对兄弟说：

“给她点钱。”

“多少？”

“唔……五十吧。”

“哎！太多了。”

奥莱士卡把一张钞票塞到女人手里，送她出去，将门关紧了。

“你给得太少，”彼得挑战似的说，“她昨天买一顶帽子比这花得多些。”

奥莱士卡坐在大椅上，手抓住手杖，下颚支在上面，用干湿的、上司般的声音问：

“你做些什么事？”

“我喝酒呢，”彼得快乐地回答，站起身来，开始用冰擦身，唂唂地叫着。

“酒可以喝，却不要丧了神智！你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奥莱士卡走近他身旁，像陌生人似的望着他，用轻声带着呼啸问道：

“你忘了吗？有人告你，你打了律师一记耳光，把警察推到河里去……”

他许久时候指数所做出的错事，竟使彼得感到：

“他在撒谎呢，吓人呢。”

他问道：“哪一个律师？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八道，你打的那个黑脸的……他叫什么名字？”

“我同他以前也打过架的，”彼得说，酒清醒了些。但是兄弟继续更加严厉地续说下去：

“为什么你侮辱体面人？骂自己人？”

“我骂过吗？”

“就是你！你骂妻子、奇虹、我，还忆起一个小孩，哭了一场。你喊着：阿伯拉姆、伊萨克、羊！这是什么意思？”

恐怖烧炙着彼得，他倒落在椅上。

“不知道。醉了。”

“这不是原因！”奥莱士卡几乎喊起来，身体跳跃，好像骑在跛足的马上，“这是另外一件事，‘醒时所思，醉后出言’，这话是对的。酒店里没有人喊嚷家务事情的。阿伯拉姆呀，牺牲呀，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扰乱我们的事业，你牵涉到我身上来了。你怎么竟像在澡堂里似的把衣裳全脱光了？幸亏在闹事的时候有我的朋友劳格且夫在场，想到用白兰地酒把你灌醉了，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我，他把一切事情都给我讲了。他说，起初大家全笑了，但是以后便倾听起来——这人喊嚷的是什么话？”

“大家全在喊嚷呢。”彼得喃声说，听了兄弟的话显得精神颓丧，重又醉了。奥莱士卡近乎微语地说：

“大家讲的是一件事。你却讲一切事！幸而劳格且夫想到把大家全灌个稀醉。也许会忘掉的。但是我们的事情是政治性的：劳格且夫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明天会成为劲敌的。”

彼得坐在椅上，后脑门紧压墙上，墙抖索着，浸满了疯狂的喧声。彼得不发一言，等待这抖索摇去他头里的醉态，驱走他的恐怖。兄弟所说的一切事，他一点也不能记忆。听着很生气的是兄弟用裁判官的口气，长辈的话语说话；可怕的是等待着奥莱士卡还要说出什么话来。

“你是怎么回事？”他追问着，老是跳来跳去的，“你说你是去找尼基大的……”

“我到他那里去过了。”

“我也去过。我发去电报，回电说你不在那里，我自然也就赶到那里去了。大家全很害怕；我们是活在地上，会被人杀死的。”

“我的心里生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彼得做错了事似的轻声承认了。

“那么就应该把这一切往众人面前倾倒吗？你记住：你在糟蹋我们的事业里的名誉，你有什么牺牲？你是波斯人吗？同小孩子们打什么交道，哪一个小孩儿？”

彼得两手摸头发和胡须，隔着手指说：

“伊里亚……全是为了他……”

慢吞吞地，不决断地，像摸索黑暗里的小道，他开始对奥莱士卡讲述同伊里亚吵嘴的事情，并没有说许久的话。兄弟轻松地，大声地说：

“噢！这是不要紧的！劳格且夫解释到斜里去，心想有什么乱子出来。这么说来——是伊里亚吗？对不住，哥哥，不过这总是不很高明。商人应该学习一切，站住整个的脚跟，但是你……”

他用巧妙的辩才讲了许久的话。他说，商界的子女应该做工程师、官吏、军官。震人耳膜的喧闹声钻进窗里来；马车驶近戏院，卖冷饮和冰激凌的小贩们呼喊着；特别响得难耐的是天幕里的音乐，这天幕是巴西人在运河上面用铁和玻璃支在木桩上搭成的。击鼓声使人忆起珀乌拉·米诺底来。

“我的心里生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彼得重复说，摸着耳朵，另一只手却把白兰地酒倾倒在柠檬汽水的杯里。兄弟从他的手里把瓶子夺过来，警告说：

“你瞧，你又要喝醉了。我的米郎想学工程，好啦！想到国外去，请吧！这一切是往家里进，不是从家里出的。你要明白，我们的阶级是主要的力量……”

彼得一点也不愿意明白，他在兄弟热闹的语声里想这人为了什么竟得到了比他富，又一定比他聪明的人们尊敬和友谊，他们掌握住全国的商业，另一兄弟藏在修道院内，获得了圣者与义士的名誉，而彼得，他呢，却为了某些偶然的事情陷进苦恼里去。为什么？什么原因？

“你骂那些体面人荒淫也是多余的！”奥莱士卡带点柔软，婉转地说，“这不是由于荒淫，却由于力量的充沛。律师确是一个恶汉，但他有正确的了解，他是聪明的人！自然他们全是上了年纪的人，甚至这是老头子，但是他们的淘气劲儿和小孩子们一般，小孩子们的淘气也是由于长成的力量而来的。还有一层你须注意的，那就是我们的女人全是淡而无味，同她们相处十分沉闷，我并不是讲我的奥洛瓦，她是特别的！世上有一类愚蠢的女人，她们的那只看见坏事的眼睛好像是瞎的，奥洛瓦就属于这类。她是不能加以侮辱的，她看不见坏事，不相信恶。对于娜泰里亚你却不能这样说，你当众说她是‘家庭的机器’，这话很对！”

“我说了吗？”彼得阴郁地问询。

“劳格且夫不至于自己造出这些话来的。”

还打算问兄弟许多话，但是彼得怕提醒奥莱士卡也许已经忘却的事情。他的心里生出对于兄弟恼恨和羡慕的情感来了。

“这小鬼越来越聪明了……”

他看出兄弟有一点迅马被鞭策般的行径和狐狸似的机智。惹人的是鹰般的眼，颤动的上唇后面发光的金牙，卷曲得威武的斑白的小胡子，快乐的须，鸟样的、带钩似的手指，特别感到不愉快的右手的食指永远在空中画着一点异想天开的玩意。那件铁色短尾的上身褂子使奥莱士卡像一个替别人办事的，带点流氓性的中人。

他忽然想叫奥莱士卡离开。

“我要睡一下子。”他说，微闭眼睛。

“这很有理，”兄弟赞成了，“你今天不必出门。”

“他教训我，像教训一个小孩子。”彼得送他出门的时候，生气地想。他走到屋隅脸盆那里，停住了，看见一个和他相似的人同他并排一起，无声息地移动着，他的头发蓬乱得可怜，脸揉皱着，眼睛惊惧地凸出。他一面移动，一面用红手抚摸湿须、多毛的胸。他有好几秒钟不相信这是他在沙发上镜内的影子，随后可怜地冷笑了一声，重又用一块冰擦脸、颈、胸等处。

“雇一辆马车，到城里去。”他自己决定，穿起衣裳，但是手插进上身褂的袖里时，又朝椅上一扔，手指紧紧地压按骨制的电铃钮儿。

“拿茶来，泡得浓浓的！”他对仆人说，“拿点咸味来，还有白兰地。”

从窗上望去，店铺的广阔的门已经关闭，被热辣辣的阴黑压得和石块齐平的人们在街上爬行着，戏院大门洞旁蛋白色的街灯发出爆裂的声音，女人们在近处什么地方唱歌。

“蛾虫。”

“可以，收拾房间吗？”背后有人说，他倏地回转身去，门前站着一个独眼老媪，手持擦地刷子和烂布。他默默地走进走廊，和一个戴黑眼镜、黑帽的人相撞。那人朝未合上的门缝里说：

“是的，是的，别的没有什么了！”

一切都感到无趣，使人纳想，使人寻觅话里隐藏的意义。后来彼得坐在圆桌旁，小火壶在他面前呼啸，头上的玻璃灯叮叮地作响，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微微地触动它。记忆里闪来闪去的是些狂醉的人

们奇怪的形状、歌曲的词谱、兄弟命令式的言语的片断、某人的偶然看到的眼神，然而头里总是空虚、阴暗。似乎有一道柔细、抖战的光穿进他的头里，人们像灰尘似的就在这光里面舞蹈，旋转，妨碍他寻思很重要的一些念头。

他喝浓浓的热茶，吞咽白兰地酒，把嘴里烫痛了，但是感觉不到酒醉，唯有不安在增长着，想到什么地方去。按了铃，来了一个似在雾里流出来的人，没有脸，没有头发，像一根装骨柄的手杖。

“拿绿蜜酒来，温卡；要绿的，知道吗？”

“是的，是莎脱寥兹酒。”

“你是不是温卡？”

“不是，我叫康司但丁。”

“好了，去吧。”

仆人取蜜酒来时，彼得问道：

“你当过兵吗？”

“没有。”

“可是你说话，像一个兵士。”

“职务相像，应该服从。”

彼得想了想，给他一个卢布，劝他道：

“你不必服从。不要管他们，自己去贩卖冰激凌。别的没有什么了！”

蜜酒腻得像糖蜜，辣得像阿摩尼亚。喝了它，头里轻松些，明亮些，似乎全都化浓了，在头里发生化浓的时候，街上也静寂些，一切全紧固了，形成柔细的喧声，泅游到远处，遗留下来的是静寂。

“必须服从吗？”彼得想，“服从谁，我是主人，不是仆役。我是不是主人呢？”

但是一切的思念突然打断了，消灭了，被恐吓走了。彼得突然看见一个人在他面前，就是他妨碍彼得过轻松和干练的生活。像奥莱士卡那样，像其他活泼的人们那样。妨碍他的是一个宽脸、生胡须的人，坐在火壶旁边他的对面。他默默地坐着，左手插进须里，脸颊撑在手掌上。他向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悲苦地看望，似在和他道别，同时又似在怜惜他，责备他；看望着，又哭泣着，从他的栗色的眼眶里流出毒泪。一只大苍蝇在左眼旁长须的边上移动；它像在死人脸上似的爬来爬去，爬到须上，站在眉毛上面，窥探着眼睛。

“怎么回事，混蛋？”彼得问自己的仇敌。那人不动，也不回答，只是移动嘴唇。

“你哭吗？”彼得含着敌意大喊起来，“你这混蛋把我弄得乱七八糟，自己又哭了吗？自己可怜自己吗？吓，吓……”

他从桌上抓起瓶子，一挥手朝那秃光的头顶上打去。

镜子被击碎了的裂响，火壶和器皿从推倒的桌上掉落下来的轰响，招来了人们，来得不多，但是每个人都劈成两段，浮游了过去。

独眼老媪同时弯身下去，捡起火壶，笔直地站着。

彼得坐在地板上，听见诉怨的语声：

“夜深了，大家都睡觉着。”

“把镜子砸碎了。”

“这真是不对劲……”

彼得挥摇着手，像往那里泅游，怒喊道：

“苍蝇……”

第二天晚上，奥莱士卡迅步跑了来，像医生看病人，或是马夫照护马那样关心地视察着他的兄长，用一只小刷子梳理胡须，说道：

“你的发肿的形状太自然了，这样子回家去是不行的。而且你可以在这里帮我的忙。胡须是应该剃去的，彼得。你再给自己另买一双皮靴，你的皮靴是赶马车的人穿的！”

彼得咬紧颚骨，驯顺地跟在兄弟后面到理发店去，奥莱士卡严厉而且精细地解释，应该如何剃胡须和头发，在皮鞋店里他自己给彼得选了一双靴子。彼得朝镜中看望，发现自己像一个商店的伙计，皮靴又压他的脚背。但是他不作声，承认兄弟的行为是对的：剃发和换靴全是必需的事。总而言之，应该整理自己的外表，忘却模糊的、压迫的一切，那由于酗酒遗留下的，可称量，可触摸地重压着的一切。

隔着头里的雾和中毒的躯体的疲劳里，他仔细观察兄弟，感到越来越复杂的情感，羡慕与尊敬、隐藏的嘲笑和仇视的混杂物。这个迅

步马一般的人，瘦瘦的身子，持杖在手，尖眼，在发出光芒和蒸汽，露出对于以事业为游戏的无餍止的贪心。彼得同他到上等酒店的雅座里去，赴知名商人的午餐和晚餐时，常带着不小的惊讶看出奥莱士卡好像装着丑角的样子，努力给富人们逗笑取乐，但是他们好像不注意滑稽的样式，显然爱敬着奥莱士卡，注意地倾听他的像乌鸦叫一样的话语。

躯体伟大、胡须紧密的纺织厂主郭莫洛夫用红萝卜颜色的手指向他威吓，瞪出公牛似的眼睛，很有味地咂着嘴唇和蔼地说道："你真机灵，奥莱士卡，你是一只狐狸！你把我骗了……"

"叶马拉意·伊凡诺维奇！"奥莱士卡欢欣地喊，"竞争——是不是？"

"对呀。你别忽略过去，留着'爱斯'（A）做最后一张的胜牌！"

"叶马拉意·伊凡诺维奇，我在学习呢！"

郭莫洛夫同意他的话：

"学习是应该的。"

"诸位！"奥莱士卡挥摇着叉子，还极欢欣，而且婉转地说，"我的儿子米郎，很聪明，未来的工程师。他说：在西拉库兹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对皇上提议，请你给我什么支撑的东西，我会把整个地面翻了转来！"

"你瞧！你这灰色肚肠的人……"

“你说，我会翻转来的！诸位！我们这阶级所支撑的是——钱！我们用不到再会翻转地面的智士，我们自己都有一手儿。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官吏！诸位！贵族阶级已没落，它不是我们的障碍，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官吏，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是自己的，商人出身，应该明白我们的事业，是不是？”

一些斑白头发的、秃发的、肥胖的人们愉快地同意着：

“对呀，灰色肚腹的人！”

一个尖鼻、独眼、多骨的小老头子，经营押款生意的洛谢夫有礼貌地嬉笑着，说道：

“奥莱士卡的智慧像一只老鼠，永远知道油放在哪里，米放在哪里，于是啃呀，啃呀！祝他的健康！”

大家举起酒杯，奥莱士卡快乐地同众人碰杯，洛谢夫用小孩般的手拍郭莫洛夫的斜肩，说道：

“聪明人在我们中间产生起来了。”

“永远有的！”郭莫洛夫骄傲地回答，“我的父亲是搬运夫出身，创立了家业……”

“有人说你的父亲是杀死了一个有钱的阿尔美尼亚人起家的，”洛谢夫笑着说。但是浓须的纺织厂主像山羊般哈哈笑着，答道：

“造谣的人们！我们常说：谁有运气发财，便是犯了什么罪，其实是愚蠢得很。库兹玛，还有不少不好听的谣言讲到你呢……”

“是有讲我的，”洛谢夫证实着，叹了口气，“谣言好像苍蝇，唉！”

彼得一面喉咙里咕咕地作响，吃许多东西，极力少喝酒，忧郁地感到自身在这群人中间是另一种类的野兽。他知道：他们全是昨天的农人；看出他们大家身上都有点强盗性的、故事式的、引起人们的尊敬，而且和他父亲相似的东西。自然，父亲是要同他们合做生意，同聚酗酒，大概也要度荒淫的生活，浪掷金钱像抛弃刨花一般。金钱在这种人看来是刨花，他们用全力而且无休止地刨刮整块地皮、整个乡村，还互相刨刮。

然而兄弟有点不像这些大人物，彼得虽对他含有敌意，但偶然也感到奥莱士卡比他们聪明些、尖刻些，甚至危险些。

“诸位！”他像着了魔似的狂喊，“你们想一想，我们的手有多少永不枯竭的力量，农人是有几千万的巨大的数目，他们是工人，也是购主。在什么地方有如此大的数目？什么地方也没有的！我们用不着任何的德国人、任何的外国人，我们自己来！”

“对极了。”一些微醉的人们狂喊地同意着。

他讲对于外国货物的输入有增加关税的必要，应该大批收买地主的田地。认购贵族银行的害处，他也知道。凡是他所说的一切，人们全欢欣地同意着，这是使彼得惊讶的。

“尼基大说得很对，这个人是会生活的。”他带着羡慕想。

奥莱士卡虽然健康不佳，也过着荒唐的生涯。他有一个长年包好的，且做了很久时候的情妇。这是个莫斯科的女人，组织着一个女子

歌唱团。她是肥胖、结实的女人，有蜜样的喉音，发光的眼睛。人们说她已有四十岁，但是从她的蛋白色的脸部，皮肤底下带着红润的样子看来，好像她还没有到三十岁。

“奥莱士卡，我的鹰儿呀！”她说着，露出狐狸般的尖牙，身体覆掩着奥莱士卡，和母亲扶抱婴孩相仿。

她大概也知道奥莱士卡对于她的歌唱团里的女子未免染指，她自然看得见的。但是她对于他的态度仍持着友谊。彼得好几次听见奥莱士卡同她讨论人物和事务，这使他惊异，于是他忆起父亲和乌里央娜·巴意马阔夫来了。

“这小鬼！”他瞧着兄弟，心里想。

连他的淘气也具有一种特别的、滑稽的性质。一个肥胖的丑角，德国人玛叶儿在马戏院里表演一只猪。它穿着长边缘的礼服，戴着高礼帽，酒瓶套在脚上当作靴子，用两只后腿走路，形容商人的样子。这使观众逗乐，商人们自己也笑了，但是奥莱士卡的看法不同，他生气了，劝朋友们把那只猪偷出来。向马夫行了贿，把猪偷了出来，于是这帮商人们便兴高采烈地吃它的肉，由一个手艺高妙的旅馆厨师巴尔巴登高制成各色各样的菜。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模糊地听说那个丑角急得上吊了。[1]他在博览会上注意到的关于奥莱士卡的一切，使他生出很恐慌的思想来。

“一个骗子。没有良心。他会使我倾家荡产，而自己觉察不出来。他的毁人并非由于残狠，只是游戏而已。”

这危险的感觉使他醒了转来，站住了脚跟。他独自回家，奥莱士卡到莫斯科去了。九月的天气，有风，潮湿，正是彼得回到了特辽莫

夫城的时候。驿站的马响着小铃，蹄儿风趣地朝发酵的地上吻着，快乐地穿过不高的枞林，那些树站着严整的行列，一动不动地守护狭条的池沼般的道路。天上涂满灰色面团似的云，天也是灰色的，在薄醉的头里感到沉闷。彼得仿佛在埋葬一个很近的，却终于使他讨厌的人。既惋惜这死人，却又愉快地知道你再也不会遇见他，他也不再会用不明晰的要求、沉默的责备和妨碍真正的活人生活下去的一切来烦扰你的了。

“应该做事，别的没有什么？”他劝自己，“一切的人是为事业而生存的。是的。”

他着手用全部的精力做事。晴朗的晚夏的日子安然地过去，由发出凄凉光辉的月夜替代着。

彼得在珠光朦胧的秋晨的霞里醒来，听见工厂的带着要求意味的笛声，半小时后起始了无休的喧响，沉重有力，且使耳鼓熟悉的工作的声音。交麻的农家男女，从黎明到深夜，在堆房旁边呼喊，瓦达拉克莎岸边，无数莫洛作夫家人的一个所开的酒店附近，发出醉人的高歌和手风琴的尖响。脚步沉重，像机器般准确，又对人严峻的奇虹·瓦洛夫在院内走着，持帚、铲或斧在手，不慌不忙地扫、掘或斫，对乡下人、工人喊嚷。穿湖色衣裳，永远干干净净的赛拉菲姆到处闪来闪去。家里娜泰里亚也像机器一般，主持一切，对于丈夫从博览会上带来的丰厚的礼品，尤其是他的沉默的、齐整的安静深为满意。一切平顺，似乎安排得十分稳妥；工厂、人，甚至马全都工作着，像一辈子安排定似的。日月迅速地泅游，像风驱赶着的云，堆积成了年岁。

彼得像公牛般低着头，在厂屋里、院里行走，又在村落的街上通过，使孩子们吃惊，然而到处得到一种新的、奇怪的感触。那就是在

这件大事业里他差不多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好像是旁观者。他觉得愉快的是耶可夫对于事业有了了解，好像被吸引住了。他的行为不但使彼得忘却对于大儿子的思念，而且使他平息对于这儿子的气忿。

“没有你也过得去的，学者。你去读书吧。”

耶可夫吃得饱饱的，脸颊红润，愉快的眼睛微笑时像肥皂泡沫般映出一切的颜色，圆圆的躯体显得神气十足，走近拢来活像一只鸽子，远远里却成为一个能干的、灵巧的主人。女人们和蔼地对他微笑，他同她们叽叽咕咕地谈话，甜蜜地眯着眼睛，在她们身旁侧身行走，不会隐藏在外表的庄严底下那种年轻的雄鸡所具有的淘气劲儿。父亲揪自己的耳朵，暗笑一下，想道:

“把珀乌拉给你看才好，小傻子……”

使他喜欢的是耶可夫到他叔父家去，去见米郎同他的朋友，衣衫不整、举止不宁的郭里慈魏托夫做着无穷尽的争论时，他并不去参加。米郎完全不像商人的儿子，瘦瘦的，大鼻上架着眼镜，穿上一件镀金纽扣的上褂，眉上有些文字写着，颇像初级法院的推事。他像兵士般直身行坐，说话傲慢、狂妄。彼得虽明白他侄子永远说些聪明的话，却不喜欢他。

“老兄，是一种拙学，”他教训似的说，两手插在腰际，伸进上褂的袋里，“这类智慧是由于拙笨，由于软弱而来的。”

彼得觉得郭里慈魏托夫也说得不坏，不笨。短小的身材，学生制服里套着黑衬衫，纽扣不雅观地解开着，头发毛耸，眼睛红肿，好像几夜未睡，深黑的尖脸上全是雀斑。他喊着，不听任何人的说话，两手抽风似的挥摇着，向米郎攻击。

“你可以做得到使太阳依照你们工厂的汽笛上升，烟雾的白日依照机器的呼唤从池沼里，从树林里爬出来，但是，你对于人却有什么办法呢？”

米郎抬起眉毛，皱紧眉头，整理了一下眼镜，干涩且匀正地像打小鼓似的说起话来：

“这是拙学，这是打油诗！这是古淫、虚慧，我的朋友！人生是奋斗；抒情诗，干喊是极无用，而且可笑的……”

两个辩论者的话语，像白鸽杂在灰鸽中间那样易于辨识。彼得心想：

“啊，原来是新鸟唱新调。”

他模糊地明了辩论的要旨，在留心观察耶可夫的时候，愉快地看见他摸着上唇上光亮的软毛，因为要隐藏讥嘲的微笑。

“是的，”彼得想，“不知伊里亚将说什么话？”

郭里慈魏托夫喊：

“把地和人打成硬铁，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

米郎摇着鼻子，对他说：

“你所关心的人是无用的东西。他要灭亡的，如果明天还不明白他的得救在于工业的发展……”

“谁的话是真理？谁好些？”彼得·阿尔达莫诺夫猜度着。

他不喜欢郭里慈魏托夫，比不喜欢侄儿为甚，他身上有一种液质的、无希望的气息，他显然有点惧怕，尽在呼喊。他一无礼貌，像醉人一样，抢在主人前面，坐到餐桌上去，慌忙地移置刀叉，吃得很快，显得不雅观，烫痛，咳嗽。他这人和奥莱士卡一样，有点跳动，多余，似乎恶毒的脾气。他的红肿的眼睛里的黑瞳像瞎眼似的看人，他同彼得·阿尔达莫诺夫默默地行礼，不恭敬地伸出粗糙的热手，迅快地抽了回来。他终归是一个无用的人，真不明白米郎要他有什么用?

“斯铁巴，你吃东西吧，不要说话啦。”奥洛瓦劝他。他清脆地回答:

“我不能，你们这里宣传着有毒的异说！”

使彼得惊异的是奥莱士卡对于两个学生的争论那种沉默的注意，他只有偶然赞成儿子的话:

“对的！有力就有权，力量是在工业里面……”

奥洛瓦的鬓上露出发光的皱纹，鼻尖是红红的，鼻上沉重地架着没有铸边的厚玻璃的眼镜，茶余饭后坐在窗旁绣花，默默地、仔细地、无境止地用碎珠绣出特别鲜艳的花朵。彼得在兄弟家里感觉比在家里舒适，在兄弟家里有趣些，永远可以喝到好酒。

彼得同耶可夫回家时，问儿子道:

“你明白，争论的是什么事情? ”

“明白的。”儿子简单回答。

为了隐藏自己的不明白，彼得严声盘问:

“什么事情？”

耶可夫永远不大乐意似的，简单地却十分清楚地回答着，照他的话，米郎是说俄罗斯应该采取全欧洲般的生活，而郭里慈魏托夫却相信俄罗斯有它自己的道路。彼得到这里必须向儿子表示他做父亲的对于这问题也有自己的意见，所以教训似的说：

“假如外国人生活比我们强，那么他们不会钻到我们这里来的……”

但这是奥莱士卡的意见，自己的意思是没有的。彼得生气得皱眉。当儿子说着以下的话的时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气：

“不夸耀智慧，不说这类话也可以生活的……”

彼得哼着说：

“没有这些也可以的……”

他愈加时常感到小气恼和惊异的冲动。这些小气恼和惊异把他推到一旁，确认他做了必须看见一切、思考一切的旁观者的角色。然而周围的一切不经意地，却迅遽地变了，随处，言语间和事情中，有新的、不安静的成分固执地喊出。奥洛瓦在喝茶不知怎么说了一句：

“真理是在心灵充实、无所冀求的时候有的。”

“对呀。”彼得答话。

但是米郎将眼睛一摇摇地发出光彩，开始教训母亲道：

“这不是真理，却是死亡。真理是在事业里、行动里。”

等他带了一张卷成烟囱形的厚纸走后，彼得对奥洛瓦说：

“你这儿子对你很粗暴。”

“并没有什么。”

“我看出，很粗暴！”

“他比我聪明，”奥洛瓦说，“我没有学问，时常说傻话。孩子们终归比我们聪明。”

彼得不相信这个，冷笑着回答：

“你确是说傻话。老人们比我们聪明，老人们说过：‘受儿子们苦，受女儿们更苦’，明白了没有？”

她所说关于孩子们的智慧的话中了他的伤处，自然她在暗示着伊里亚。他知道奥莱士卡资助伊里亚金钱，米郎和他通信，但是由于骄傲的缘故，他从不询问伊里亚住在哪里，生活得怎样。奥洛瓦明白他的骄傲，自己巧妙地叙讲出来。他从她那里知道伊里亚为了什么事情到阿尔汉格尔司克去住，现在却到国外去了。

“让他到国外去吧。会聪明些，明白他自己的愚蠢。”

有时候他想到伊里亚的时候，对于他的固执颇为惊奇。四周围大家全会聪明起来的，而伊里亚，他还在等待什么？

他在兄弟家中时常遇见博博瓦和她的女儿。博博瓦还是那样美丽那样凄凉地安静，而且对于他生疏。她同他不大说话，说起来时，他像他有时心想无缘无故得罪了伊里亚时所说的话的神气一样。她使他

感到压迫。在寂静的时间内，博博瓦的形象在他眼前立着，但是除开惊奇以外，引不起什么来。你既爱这个人，时常思念他，但是——无法明白，他于你有什么需要，而且同他说话都不能，好像对着聋哑人一样。

是的，一切都变了。工人们都变得固执些，性格恶劣些，痨废些，女人们更加好喊嚷了。工人住房区里的喧声显得不安些，到了晚上，好像有狼群在里面吠叫，甚至堆满脏物的沙子也生气地作不平鸣。

工人里出现一种坐不定的样子，流浪出去的愿望。一些青年小伙子，并没有受谁的气，忽然到账房里来，要求清算工资。

“你们到哪儿去？”彼得问。

“看一看别的地方怎么样。”

“他们发什么疯？”彼得问兄弟。奥莱士卡扮了一下狐狸似的丑相，笑了一下，说工人们到处搅动着。

“我们这里还好，还安静，但是彼得堡……那些官吏、各部大臣都是要不得的……”

随后他又说了些胆大的蠢话，彼得不由得阴郁地教训他起来了：

“这是瞎扯！夺去皇上的政权是对于老爷们有利的，因为老爷们穷了。我们呢，没有权也可以发财的。你的父亲过节时候穿上胶油靴，你却穿上外国皮鞋、丝领带。我们应该替皇上做工，不应该做他的猪。皇上好比橡树，金黄的果实是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的。”

奥莱士卡听着，冷笑了，这更加使他惹恼。彼得以为现在人们发冷笑的次数太多了，在这新的习惯里含有点不愉快和愚蠢。但是任何人也不会发冷笑，发得那样使人安慰而且可笑，像木匠赛拉菲姆，那个不死的小老头那样。

彼得和“安慰者”很亲密。烦闷重又时时攻击他，引起他无从克服饮酒的愿望，到兄弟家去喝酒不大好意思，永远有外人在那里盘桓，而他特别地不愿意让博博瓦看见他的醉样。在家里，逢着这种日子，娜泰里亚老是弯着身子，受压迫似的沉默着，最好是让她破口出骂，那么他自己也可以骂她。她好像一个被抢劫的人，不能引起恶感，只能引起一种近于怜惜的情感。彼得便常到赛拉菲姆家去。

“想喝点儿酒，老头子。”

快乐的木匠微笑了，赞成着说:

“这是寻常事情，像夏天的太阳一样，你累了，一定疲乏了！应该补一补！你的事情不算小，并不是脸颊上的小瘤！”

他为主人保存着各种特别味道的蜜酒，家酿甜酒，从许多屋隅里取出颜色不同的瓶子，夸口着说:

“自己发明出来，叫一个教堂执事的寡妇酿的，她是一个泼辣女人！你尝一尝，这是用榆树的葇荑花和着春水酿成的。好不好？”

赛拉菲姆靠近桌旁坐下，拉长着调子，絮絮地说:

“至于那个教堂执事的寡妇——真是十分不幸的女人。姘识是尽是贼。没有情人活不下去，她的经络里有股子急不可捺的性子……”

“我在博览会上看见过这样的女人。”彼得回忆着。

“自然喽！”赛拉菲姆忙着接下去，“那里全是各地来的上选的货色。我知道的！”

赛拉菲姆知道一切人，晓得一切事，有趣味地讲述职工们的家务事情，讲起什么人来，同样地和蔼，讲自己女儿也是那样，好像讲着和他陌生的人。

“这坏家伙正经起来了，和铜匠赛道夫同居，过活过得很好。你瞧！一切的生物找得到自己的坑子。”

坐在赛拉菲姆清洁的、充满木屑的松脂味的小屋内，在温暖的朦胧里，墙上一盏洋铁灯的微薄的灯光并不妨害这朦胧的景象，真是十分舒适。

彼得喝了酒，抱怨起人来，木匠安慰他：

“你不要瞧那个人怎样，是好是坏，那是不稳固的，昨天好，今天坏。我看见了不少事情，好事坏事都有。噢，我看见的真多呀！有时候一看：那是好事！但是没有它了。我和它，但是它没有了，像一阵风把灰尘吹走了一样。我却还是我！但是我是什么东西呢？我是一只苍蝇。在人堆里我是看不见的。但是你……”

赛拉菲姆意义深长地举起指头，不作声了。

阿尔达莫诺夫听他的话语感到两重的愉快。这些话确能使他安慰，使他发笑，但同时他也明白，这小老头儿是唱戏，扯慌，说言不由衷的话，是照安慰者的职业所发的话。他明白赛拉菲姆所唱的戏，他心想：

“这老头子是一个光棍，太狡猾了！尼基大却不会。”

他忆起了一生里看见到的各色各样的安慰者：博览会上不识羞耻的女人、马戏班的丑角、武技师、魔术师、驯服野兽的人、歌者、音乐师、黑斯帕怕——“人类的挚友”。他的兄弟奥莱士卡身上也有一点和这人共同之点。但是在奇虹·瓦洛夫身上是没有的。珀乌拉·米诺底身上也没有的。

他喝醉了，对赛拉菲姆说：

“你在扯谎，老鬼！”

木匠用手掌拍突尖的膝盖，很正经地说：

“不，不！你想一想，我扯什么谎，好像我不知道真理？我是从心灵里对你说话；我既然不知道真理，如此说来，叫我怎么扯谎呢？”

“那么你不要说好了！”

“难道我是哑巴吗？”赛拉菲姆和蔼地问，玫瑰色的脸上露出微笑，“我是老人，我这一点点时间没有真理也活得完的。年轻的人才应该努力想一想真理，眼镜就为他们安排做这个用的。米郎戴着眼镜走路，他看得出应该怎么办，走什么路。”

彼得对于木匠的不爱米郎，感到愉快，当时哈哈大笑，在赛拉菲姆弹着“古司里”琴，快乐地唱出以下的歌调的时候：

“啄木鸟在工厂里走着，

隔着光明的眼睛看望，

表示我是最聪明的人，

其余的全是一群傻子！”

“对呀！”彼得表示赞成。

木匠也有点醉意，跺着谨慎的步伐，重又唱道：

“不像鹰，不像枭，

揪去小鸟的羽毛，

那是奥莱士卡，

上帝的小宠儿。”

这一段歌也使彼得高兴；后来赛拉菲姆无耻地唱起耶可夫来了：

“耶莎抱着玛莎，

什么也不明白……”

两人这样地取笑，有时闹到天明，之后奇虹·瓦洛夫来叩门，要是主人睡熟了，便唤醒他，冷淡地说：

“该回家啦，一会儿就要叫汽笛了。工人们看见了你，不好的！”

彼得喊道：

“什么不好？我是老板。”

可是到底服从着看门人，摇晃着身子，沉重地回家躺下来就睡，有时睡到晚上，夜里又坐在赛拉菲姆家里了。

快乐的木匠在做工的时候死去了。他给独眼助医的被淹死的儿子做棺材，忽然倒地死了。彼得想送老人往坟上去，便到挤满工人的教堂里去，听那个棕发的神父阿历山大严正地做着礼拜，这神父接替了安静的格莱勃的位置，因为他忽然辞职，不知往何处去了。教堂里歌唱班美丽地唱着，这班是工厂附属学校的教师格莱可夫，一个像猫一般的人组织成的。教堂内青年很多。

“因为是星期日。”彼得给自己解释人多的原因。

一只不大的轻棺也由年轻的织工们抬着，比较正经的工人都站在一旁。齐诺伊达穿不合礼节的花颜色的上褂，皱着眉头，却不流眼泪，在棺后行走；服装整洁、肩膀宽阔的铜匠赛道夫和她并肩而行；奇虹·瓦洛夫也在旁边沉重地揉碎着沙子。太阳照得鲜明，歌者们有力而和谐地唱着，在这出殡的行列里显然奇怪地短少悲哀。

“这殡葬很热闹。”彼得说，拭去脸上的汗。奇虹止步，瞧着脚底下想了一想，后来说道:

“这人颇有趣，爱游戏，跟那个女人一样……”

他的手向空中转了一圈。

“老头子在街上把她抬着，小姑娘唱着歌。他是会安慰人的。”

他用不恭敬的、使彼得恼怒的严肃的神情向主人瞧了一眼，补说了一句:

“他把人们的思想引到不正的方向上去。他不得罪任何人，但是他的生活是不合正义的。”

“正义，正义！”主人嘲弄他，“你是被缚在这种思想的链上了。你瞧，你要发疯，像那只狗图龙……”

彼得突然转身离开看门人，径自回家了。

天色尚早，大约午时模样，但已很热，道上的沙子和蔚蓝的空气显得滚热。近黄昏的时候，太阳蒸热了山形的白云，那些云慢慢地泅游到东方的地平线上，加浓了闷热。彼得在园中游玩，走出大门。奇虹用黑胶涂大门上的铰链。那铰链在天下雨时生了锈，响得不好听。

“为什么你在今天休息的日子涂抹起来？”彼得懒懒地问，坐在木凳上面。奇虹瞪着眼白，斜斜地看了他一下，轻声说：

“赛拉菲姆是有害的。”

“有什么害？”

一些奇怪的话语像黑蟑螂一般爬了出来，回答着彼得：

“他有记忆力，记忆许多事情，所见到的全都记到。但是可以见到些什么？尽是些坏事，缠不清的、忙乱的事情。他就对大家讲这些事，由他那里起了大的骚乱。我看到的。”

他把黑胶往五根铰链上涂着，继续嘟哝地说：

“应该把记忆力从人身上割去。恶事是从它那里生长的。应该这样才好：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死去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一切蠢事

应该随着消灭。产生了另一些人，不记得恶，只记得善。我也是吃记忆的苦。我老了，想得到安静。但是何处是安静？安静是在无记忆里……”

奇虹说话，从未一下子说得如此的多，而且那样恼人。他的话永远是愚蠢的，现在说出来，也不知为什么缘故使彼得特别嫉恨。他瞧着看门人卷成碎团的胡须、稀薄的游荡着的眼珠、刻着皱纹的额头，对于这人越来越增长的丑样深致其惊异。皱纹深得不自然，好像靴筒上的褶纹，被衰老所侵蚀的颧骨高耸的脸成了轻石般的灰色，鼻子是像海绵般聚满了小孔。

“衰老下去了，”彼得想，这使他愉快，“开始多说话。不是做工的人，应该开除，给他点奖金好了。”

一手拿着刷子，另一手拿着一小桶胶油，奇虹挪近他的身边，举起刷子朝深红的、生肉颜色的厂房指着，喃声说：

“你去听一听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话，那个穿漂亮衣裳的赛道夫，跛足的莫洛作夫，他的兄弟扎哈尔卡，还有齐诺伊达，他们简直说别人手创的事业是有害的，应该毁灭它……”

“好像是你的意思。”主人嘲笑着说。

“我的意思？”奇虹否定地摇头，“不，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能接受这个话。每人应该替自己工作，那么不会有什么坏事生出来。但是他们尽说一切是为我们而生的，我们便是主人，你瞧，彼得，这是对的，一切由于他们而生！他们把你套了进去，你把重载车拉到平坦的道上，而现在……”

彼得正正经经地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立起身来，手插在袋内，坚决而带点错乱地说，朝奇虹的头后的云端里看望。

“你瞧！我自然明白，你同我过了一辈子，这是对的！但是你老了，你已经不容易……”

“赛拉菲姆又迎合着他们说话。”奇虹说，显然没有听见主人的话。

“你等一等！你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每人都有这时候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等着……你的性格是十分固执的……”

奇虹·瓦洛夫听到开除的话，并不惊异，安静地喃语道：

“好吧……”

“我自然要赏你的。”彼得向他预约着，对于他的安静的样子有点歉然了。奇虹不作声，用胶油涂自己的蒙着灰尘的靴子。彼得用坚决的声音说：

“这么说来——再见吧！”

“是啦。”看门人回答。

彼得到走河边去，希望在那里可以凉爽些。就在松树底下，他同伊里亚口角的地方，赛拉菲姆给他用橡树的白枝造了一只像宝座似的东西。从那里很清楚地看得到整个工厂、房屋、院落、工人住宅、教堂、坟场。工厂附设的医院，学校里的大窗闪耀出冰一般的光彩；小

小的人们像梭子般在地上穿来穿去，织着无尽休的事业的绢布，更小些的人们在工人住宅区内沙地上跑着。像玩具似的一群山羊在教堂围墙旁边，赤杨的灰色树干中间吃草。独眼的助医莫洛作夫，就是老织工鲍里司的孙儿，养着这群羊。工人的妻子们买许多小羊奶给孩子们吃。医院后面，一方块不生草木的田地上，有一些穿黄睡衣，戴白软帽，像疯人似的小人们徜徉着。工厂附近养了许多的鸟：小雀、乌鸦之类。喜鹊叽叽地鸣叫，匆忙地来回飞跃，闪耀着白缎般的纤腰；灰色的鸽子在地上行走，鸟特别多的是在瓦达拉克莎岸边酒店的附近，农人们运麻来常停留的地方。

然而从有时候起，这庞大的事业已不能引起彼得的快乐和骄傲，而对于他成为各种气恼的源泉。看着气恼的是兄弟、侄儿和各色各样围绕他们的人呼喊、挥手，像市集上的吉卜赛人，互相争论，却不注意他——事业里居首席的人。即使在谈论工厂的时候，他们也忘却了他，当他向他们提醒时，这些人默默地听他说话，好像赞成他似的，但是无论大小事情，仍照他们的办法做去。这情形早就开始，还从他们违背了他的愿望，在工厂里建筑电站的时候就开始的。彼得很快就相信这样是合算些，安全些，但是到底不能忘记掉这侮辱。琐碎的侮辱很多，在数字里很快地增长起来。

特别胆大而且讨厌的是侄儿的行为，他已在学校里毕业，穿了一件非俄罗斯式的皮上褂，全身从金眼镜到黄皮鞋都是亮晶晶的。他眯着眼睛，皱着眉头，说道:

“伯伯，这已经陈旧了。时代不同了，伯伯。”

他惧怕时代，像仆人怕严厉的主人。但是他所怕的只有这个，对于其余一切，却恨得不得了。有一次他居然说:

“您要明白，伯伯，俄罗斯有了您和您这类的人，是过不下去的。”

这给予彼得一个厉害的打击，居然没有问：为什么缘故？就气得走了，有好几礼拜没有到兄弟家去，在工厂遇见米郎，不和他谈话。

米郎准备娶魏拉·博博瓦的女儿。她也是高身，挺直，像她的斑白头发的，冻凝似的母亲一样。这姑娘也和大家一样，不愉快地发出冷笑。她摇晃着脖颈，一双张大得无耻的，大概是任何什么都不相信的巨眼固执地审看一切的事物。她从牙缝里唱着歌调，像苍蝇似的嗡鸣，从早到晚，糟蹋许多布，涂抹些色彩杂乱的图画到上面去。她的草帽用一根缎带系在颈上的，永远在背上摇晃着，她的头发也是编草的颜色。她打扮得不齐整，裙子短到膝盖那里，露着腿。

那个游手好闲的郭里慈魏托夫也真讨厌，像小燕般闪来闪去，突隐突现，又像一只恶狠的小狗，攻击一切人，喊着：

“你们要把精神上富足的俄罗斯变成没有灵魂的美国，你们建筑着捕鼠机，用来捉人……”

彼得有时在这些呼喊里听出一点真确的意思，但是时常听出的却是和奇虹·瓦洛夫的蠢话相同之点，虽然他不知道人群里有没有比这像火烫似的、抽风般的、坐立不定的人，和性质阴沉、对一切都冷淡的奇虹相差别的。郭里慈魏托夫跑到叶里萨魏达·鲍鲍瓦前面，向她喊道：

“为什么您不说话，您是神人吗？”

她微笑。她的脸傲慢、呆板，微笑的只是她的灰色的、秋天般的眼睛。彼得听出一些从未听过的、无从了解的话语。

“浪漫主义的回光返照。”米郎说，用一块鸡皮擦眼镜的玻璃。

奥莱士卡在莫斯科什么地方飞翔。耶可夫发了胖，正经地站在一旁，很少说话，却大概说得很好。他的话语同样地使米郎和郭里慈魏托夫惹恼。耶可夫蓄了鞑靼式的浓密的小胡，加上一道栗色的中须，显出了嘲笑的神情。听得发松的是儿子对那些狡黠的人们懒懒地说：

“你们在到做老爷的道上要陷在泥淖里的，你们本可以生活得随便些！”

叶里萨魏达·鲍鲍瓦忽然到莫斯科去，就在那里和郭里慈魏托夫结婚。这消息使彼得觉得很可笑，他看见耶可夫也是这样。米郎气得发昏，也不掩瞒着。他捻着尖尖的非商人式的小胡，从里面拉引出干涩的话线，装着假腔假调，说道：

“像郭里慈魏托夫这类的人是快要灭亡的种族里的人。世界上没有像他那种人那样无用的。”

耶可夫逗着说：

“然而就有一个这类的人恰巧从你的鼻子前面巧妙地抢去了你心爱的一块肉！”

米郎耸肩回答：

“我不是浪漫主义派。”

“什么？谁？”彼得问。于是米郎一字一顿地朗声说话，像一个判决书的推事：

“谁也不明白浪漫主义派是什么，你更不会明白的，伯伯。这是为美丽而设的，好像秃头上的假发，或是为谨慎而设的，好像流氓的假胡。”

“啊，把你的鼻子轧破了。”彼得愉快地思想着。

这小愉快使他稍稍地平了一点气，他从那些狡黠的人们那里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气，他们把事业越发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把他推在一旁，使他陷于孤寂。但是在孤寂里，他发现了，想出了一点悲惨、愉快的滋味。孤寂使他认识了新的，固然已经模糊地熟识的东西，认识了另一种图画，另一种性格的彼得·阿尔达莫诺夫。

这是一个好人，他残酷地受了侮辱。生活对待他不公平，像后母对待前妻的儿子。他的生活的开始是做了他父亲的不声不响的、驯顺的儿子，他父亲未曾给予他任何的快乐，只给他一个愚蠢的、讨厌的妻子，还把一桩重大的事业推在他的肩上。是的，妻子爱过他，他同她第一年的生活还不坏，但是他现在知道，连那个浮荡的缫线女工齐诺伊达都把爱情识得有趣些、热烈些。最好是不必去回忆博览会上那些巧黠、疯狂的女人。妻子一辈子所怕的，起初是奥莱士卡、煤油灯，后来是电灯；电灯一亮，娜泰里亚就跳一下，画着十字。她在博览会上留声机店里的行为使他感到惭愧。

“不要，不要买，”她请求着，“也许在这玩意儿里喊嚷着受了诅咒的鬼，藏着他的灵魂！”

现在她怕米郎，医生耶古夫莱夫，自己的女儿达姬央娜。她整天吃东西，胖得离奇。为了她，兄弟几乎缢死。孩子们不尊敬她。她劝耶可夫娶妻时，儿子嘲笑着劝她道：

“妈妈，你最好吃点什么吧。”

她顺从而且迟疑不决地回答：

“我好像不想吃了。”

但是她重又吃了。

父亲对耶可夫说：

“你为什么笑你母亲？你也该娶亲了。”

“现在不是叫家庭来束缚自己的时代。”耶可夫正正经经地回答。

“你为什么永远惧怕时代？”父亲生气了。儿子不回答，耸了耸肩。

他也说：

“爸爸，你不明白。”

他说这话，说得很软，但是父亲比儿子少明白些，这到底是不会有的。人们赖以生活的不是明天，却是昨天，一切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他所疼爱的长子失踪了。消灭了为了对于他的爱，不得不做了那种不愿加以回忆的事情。

大女儿叶连娜一个宽肩大股的女人，被财富和醉鬼丈夫娇纵惯了，完全成为一个陌生的人，她偶或回家探视父母，服装显赫，指头上套了许多戒指。她摇着金链和小饰品作响，饱满的眼睛从金单眼镜里看望，用疲乏的声音说道：

“你们这里气味不好闻；整个房子全烂坏了，你们必须造一所新房。现在谁会邻着工厂居住呢！”

彼得偶然听见她对母亲说：

“爸爸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大概同他在一起是很厌闷的！我的那位是醉鬼、淘气精，可是十分快乐。”

她有一种惹人讨厌的洁癖：她坐在椅上时，必须用手绢拂拭一下，她身上发出强烈的香水味，令人要打喷嚏。她对于家中的一切那种无礼貌的、恼人的嫌恶引起彼得向女儿报复的愿望。他当她面前穿了一件单裤，套上不系腰带的睡衣，光脚上穿套鞋，就在屋里甚至院子里行走，吃饭时大声嚼食像巴士基尔人那般打噎。女儿气愤起来：

“怎么回事，爸爸？”

他想取到的就是这气愤。

于是打噎、嚼食得更加起劲。

女儿到过外国，晚上时候用光滑的声音懒洋洋地对母亲讲些闲话：某城里女人用拭帚和肥皂洗房屋的外墙；另一城里冬天和夏天起着浓雾，整天点燃街灯，却始终看不见什么；巴黎人大家都买着现成的衣服，有一座高塔，在上面望得见海外的城市。

叶连娜时常和妹子争论，甚至相骂。达姬央娜长得瘦瘦的，皮肤深黑，为自己相貌的不漂亮而生气。她有点像教堂执事的模样，大概是为了她的短辫、平胸和蓝鼻。她住在姊姊家里，不知什么缘故，中学没有毕业，惧怕老鼠，赞成米郎所发俄皇的政权应加限制的议论，最近又开始吸纸烟，从白天到工厂里来，对母亲像呼叱仆役一般，和父亲从咬紧的牙关里说话，整日读书，晚上到城里叔父家去，由镶金牙的医生耶古夫莱夫送她回来。为了姑娘们特有的烦闷，夜里睡不着觉，用鞋子打墙上的蚊虫，好像放手枪。

周围的一切显得陌生、吵闹，而且触眼地愚蠢，一切都是这样——从米郎胆大的话语，直到伙夫瓦喜卡的无意义的小曲，这伙夫是一个跛足的农夫，股骨脱了节，头发蓬乱像扫炉的帚。每逢节日，他向厨妇追求，在厨房窗下盘桓着，弹着手风琴，闭住眼睛，大声喊:

“你现在成为我的

不幸的习惯！

愿意每时每刻里

见到你的嘴脸！”

奥洛瓦许久没有讲起伊里亚什么话，而新的彼得·阿尔达莫诺夫，一个受了气的人，仍旧时常忆念长子。有一天晚上，他到兄弟家去，在外屋内脱大衣，听见从莫斯科回来的米郎说:

“伊里亚是那类从书本里看视人生，而不会辨别牛和马的人们之一个。”

“胡说。”彼得心想，在侄子仇视的批评里发现了一点安慰。

奥莱士卡问：

“他和郭里慈魏托夫同党吗？”

“他还要危险些。”米郎答。

彼得走进屋内，理想里向他们威吓：

“等着，等他回来——会给点颜色你们看的……”

米郎立即讲莫斯科的情形：生气地怨诉政府的没有理解力。娜泰里亚同儿子来了，米郎讲起必须要造一所纸厂，他早就提出这计划来麻烦他们。

“伯伯，我们的钱空放着。”他说。娜泰里亚脸红到耳根，喊着驳辩道：

“在哪里放着？在谁那里放着？”

一阵烦闷忽然拥抱着彼得，好像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屋门，里面一切熟稔，使他厌烦得好像这间屋子是完全空洞的。这突如其来的，身体上感到的烦闷像雾一般从外面侵了过来：它使耳朵塞聋，使眼睛眩盲，引起了疲乏的感觉，逗起一些疾病、死亡的可怕的念头。

“你们烦死我了，”他说，“什么时候能使我离开你们，休息一下呢？”

耶可夫嘟哝着：

“现在已经够麻烦的了……”

娜泰里亚喊:

“养了这许多工人，连出门都不能了！闹酒，骂街……”

彼得走近窗旁——园中立着奇虹，正仰着头，用手指点着一棵苹果树，给一个姑娘看。

“你瞧，你这亚当。”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心里想，把烦闷摔脱走了。这类辽远的念头时常像老鼠一般溜到他的心里。他对于这类念头的突袭永远是喜欢的，甚至十分爱它，因为它不会使他惊扰，闪了来，就消逝而去，也就完了。

奇虹又来了，彼得·阿尔达莫诺夫看见他兄弟把看门人收用到家里来，十分生气。奇虹离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住了一年多，忽又出现，带来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尼基大从修道院出走，不知去向。彼得相信奇虹知道尼基大的所在，之所以不说出来，只是因为喜欢做不痛快的事。为了这人，彼得同他兄弟大吵一场。奥莱士卡确切地替自己辩护:

“你想一想，这人一辈子替我们做事，而我们把他抛弃了，嗯，好不好呢？”

彼得知道是不好，但是让奇虹留在家内，对于他是更坏些。妻子似乎是出生第一次站到奥莱士卡的方面，用在她方面不经常的坚决的神情说:

“彼得，这不大好，哪怕揍我一顿，我也要说不好。”

他们和奥洛瓦都劝他，安慰他。但是那个受了气的人占了胜利。

“怎么？你的意志是没有人能遵从的……你看见没有？”

受了气的人使彼得感到得越发清切，而且容易捉摸了。他将沉重的躯体谨慎地抬到小丘上的松树下面，坐到椅上，想着这人，诚心地怜惜他。设想出一个不幸的、无人了解和珍重却十分良善的人，感到又甜又苦的滋味。设想出来是很容易的，无中生有，像暑天的池沼上，蔚蓝的空虚里发生出白色的烟云。

这人眺望工厂和由它所产生的一切，教训着：

“没有这些玩意儿，也可以生活下去的。”

工厂主彼得反驳他：

“那是奇虹的意思。”

“格莱勃神父和郭里慈魏托夫也这样说的，还有许多人都这样说。是的，人们像苍蝇落在蜘蛛网里一般地挣扎着。”

“便宜是生活不下去的。”工厂主不乐意地反驳。

一个人的沉默的争论有时炽燃得特别热烈。受了气的人丝毫不加怜悯，差不多呼喊起来：

“你记得不记得，你这醉鬼，在博览会上当众忏悔，你拿儿子做牺牲，像阿勃拉姆之牺牲伊色克一样，但是人家把尼可诺夫的小孩代替小牛，给你了，你记得吗？对的，这是对的！就为了这，为了真理，你用酒瓶击打我。唉，你把我掐死，伤害了！你连我也拿来做牺牲了。但是给谁？牺牲给谁？给尼基大所说的那个长角的上帝吗？给他吗？唉，你呀……”

在如此热烈争论的时间，工厂主紧闭眼睛，抑制可羞的、恶狠的、悲痛的眼泪。但是眼泪抑不住地流着，他用手掌从颊上、胡须上擦去，随后两手掌互相摩擦，擦得干干的，目光迟钝地望着红肿的手。他大口喝玛台拉酒，一直从瓶嘴里倒。

虽然挤出了悲苦的泪，彼得对于受了气的人仍旧感到愉快而且必要，好像对于擦澡的人一样——每当他用柔软的、热得合度的、抹上香肥皂的菩提树皮，擦背上的皮肤，就在人自己不能搔痒手达不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忽然，在西伯利亚后面远远的地方，举起了一只坚硬的拳头，开始殴击俄罗斯。

奥莱士卡跳起身来，挥摇着报纸喊道:

“强盗，枪击！”他朝天花板上举着鸟般的手掌，凶狠地挥动手指，丝声地喊:

“我们要把他们……我们要对他们……”

镀金牙的医生伸手袋内，倚靠温暖的炉壁而立，喃声说:

“也许他们也会把我们那个的。”

这个古铜色头发的大人自然冷笑了一下，他是无论说什么话，总要冷笑的；他连谈论疾病死亡时也发着和谈论赌牌输时同样的冷笑。彼得把他看作一个为了不能明了别人的话惭愧得微笑的异邦人。彼得不爱他，不相信他，另找城里的医生、沉默的德国人克朗医病。

米郎焦虑地撚弄胡子，皱紧眉头，似在头痛，像仙鹤般在屋隅里来回踱步，教训大家：

“开始应该先和英国联盟……”

“究竟是什么事呢？”彼得探听着。但是热闹的兄弟和聪明的侄子两人都不能明白讲出，因为什么忽然爆发这次战争。他愉快地看着那些一切都知晓、自信甚深的人们那种慌张的样子。他觉得兄弟特别可笑，他的举止是那样莫名其妙，会令人设想：这次出其不意的战争使他——奥莱士卡最先受了影响，妨碍他做很重要的事情。

城里举行十字架游行，胡须满脸的商人阶级举起沉重的腿，郑重而且恭敬地踩着丰降的雪，像拥挤的牛群一般，跟在矮胖的、金色辉煌的教僧阶级后面，端着神像、幡旗。全城教堂的联合歌唱班大声而且威武地唱：

“上帝救吾人……”

和要求相仿的祷告的话从一只只圆嘴里飞出，变成白茫茫的蒸气，在眉毛和胡须上凝为白霜，落在不整齐地跟唱着的商人阶级的胡子上面。唱得特别地尖响、坚决，而且和歌唱班特别地不合腔的是市董长伏洛博诺夫，车匠的儿子。他有着胖胖的、红润的脸颊，螺钿纽扣颜色的眼睛，从他父亲那里随着财产取得了对于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按捺不住的仇恨心。

他们七个人同行。奥莱士卡在前面拐着腿走路，手搀扶妻子，耶可夫同母亲和妹妹达姬央娜跟在后面，随后是米郎和医生，最后穿着软靴走着的是彼得·阿尔达莫诺夫。

“一个民族。”米郎低声说。

“力的巡行。”医生答。

米郎除去眼镜，用手绢擦。医生补上去说：

“你们瞧，会吹破的！”

“这块生材料是不容易烧着的……”

“别说啦。”彼得对侄子说，他斜看了一眼，眼镜挂在长鼻上，手指预先摸了一下。

“上帝救吾人！”伏洛博诺夫特别洪响地要求，随着呼啸声唱出一个个字来。人们像狼一样回转头来，朝市民们看望，不知为什么缘故，朝他们挥摇海獭帽子。

唱得好而浓的是四十岁，却姿色鲜艳、脸儿圆圆、胸脯高耸的博卖洛夫的女儿——做了三次的寡妇，是城里第一个度着喧闹无耻的生活的女人。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听见她低声劝娜泰里亚道：“亲家母，你最好劝丈夫去打仗，他容貌可怕，敌人看见他会跑散的。”

她又问耶可夫道：

“你为什么不娶亲？你这小雄鸡。”

彼得摇晃着头，话语像苍蝇一般，阻碍他思索一些重要的事情。他退到一旁，在行人道上慢慢地走着，让一群人从他身旁通过，这人潮在丰足、纯洁的雪上显得异乎寻常的黑。人们走着，走着，呼吸着蒸气，像沸腾的火壶。

魏拉·博博瓦扳起石头似的脸，带领一群女生行走着。雪花在她的斑白的发上闪出火星，点着她没有戴什么的、毛发丰盛的头的时候，蒙上一层白霜的睫毛抖栗了一下。彼得怜惜她：

“蠢极了。自己套上去，看守一群小鸭子。”

一些剃平的头的长浪滚了过来，那儿两个市立学校的学生。半团的兵士移动着，像沉重的、灰色的机器，由城中著名的冷酷的玛尔文中尉带领。他每天在奥卡河内洗澡，从春天涨水起到结薄冰为止，大家都知道，同博卖洛夫发生不合法的关系，而且用他的钱。

宪兵军官涅司铁连阔，一个蓄着中国式胡子的人，神气活现地走路，像一只吃饱了的鹅，他的病妻同兄弟芮铁意金——故世的市董长的儿子——皮革工厂的老板，相扶而行。人们讲起芮铁意金来，说他虽然和女尼们胡闹，却读过七百本书，而且精击小鼓，甚至暗中将这艺术交给兵士们。

肥胖的司铁潘·巴尔司基同醉鬼女婿和独眼女儿坐着雪橇驰过。一些小人物一堆堆地移动了半天：市民、皮匠、织工、车匠、乞丐和一些毫无用处，像老鼠一般的老太婆。雪懒洋洋地腌秃露的头，远远地传来伏洛博诺夫带着绝不通融的要求口气的呼喊：

“上帝救吾人……”

“上帝要这些人有什么用？真是莫名其妙。”彼得想。他不爱城里的人，除去事务上的相识，在城里差不多没有什么朋友。他知道，城里的人也不爱他，把他当作骄傲而且脾气坏的人，但是十分尊敬奥莱士卡，因为他具有为城市装门面的癖好。他把主要的一条街路砌好石块，广场上栽好了菩提树，在奥卡河旁造了花园、林荫道。城里人怕

米郎，甚至还怕耶可夫，把他们当作过分贪财的人，说他们把周围的一切全抓到自己手里。

彼得审视这些在凝虑中的人们的缓慢的行列，皱紧了眉头，有许多不相熟的脸，还有太多颜色不同的眼睛，用同样的敌意看望着他。

在奥莱士卡家门外奇虹对他鞠躬。彼得问道：

“我们打起仗来了吗，老头儿？”

奇虹默默地用一只沉重的手熟稔的姿势，摸着颧骨。一生里第一次，彼得怀了信任的心向这人问道：

“你以为怎样？”

“算不了什么的事情。”奇虹立刻回答，仿佛他正等待着这个问题。

“你是永远算不了什么的。”彼得不是很坚决地说。

“那怎么样呢？是狗吗？我们不是野兽。”

彼得冒着丰多的细雪往下走了。雪下得越来越厚，差不多把远远里的人群遮掩在白洋洋的山丘似的树和屋顶下面。

现在“安慰者”赛拉菲姆死后，彼得到教堂执事的寡妻达意谢·帕拉克里托瓦家里去消遣。她是一个有着不确定岁数的女人，瘦瘦的，像十几岁的少年和黑山羊。她性子很静，对一切事情永远同他唯唯诺诺的。

“对的，亲爱的！”她说，“是的，是的，亲爱的！”

彼得喝许多酒，但是醉得很慢，使他发恼的是那些黏固的、忧郁的念头在达意谢的浓烈的、美味的烧酒里久不溶化，久不沉失。醉后的最初几分钟是不愉快的，醉使彼得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思念显得更加苦辣，将整个生活染上恶毒的、池沼般绿油油的颜色，使它们添加了沸腾般的速度。彼得以为这沸腾把他旋转着，一会儿就把他扔出什么地方去。他咬紧牙齿，倾听审视自身里面阴沉的反叛，随后对教堂执事的女人喊道:

“为什么不说话？知道什么，说什么吧！”

女人像山羊似的跳到他的膝上，她又轻松，又暖和！她打开一本无形的书，念道:

“博卖洛夫和玛尔文中尉拆伙了，他又赌输了三百二十块钱。她想把期票交送法庭追款，她有几张签字的期票。至于宪兵军官把妻子放在这里，因为他在城里，姘了情妇，并不因为他的妻子有病……”

“这一切全是无聊话。”彼得说。

“是的，无聊，亲爱的，真是无聊呀。”

她所讲关于城里无聊的故事搅乱了彼得的念头，引到旁边去，同时证信了，增加了他对于这些沉闷的罪人们、市民们的敬意。博览会上疯狂的酗酒的图画站了起来，转着圈儿，代替这些念头。发狂的人们跳来跳去，贪心地瞪着酒醉的却从不饱满的眼睛，任意虚掷金钱，毫不怜惜地拼命沉浸在肉欲的怒潮里，寻求大的、黑白分明得炫耀的、裸露到无耻地步的女人……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默默地吮吸各种颜色的烧酒，嚼食光滑的、酸味的蘑菇，从整个酒醉的躯体里感到强有力的激情真正的一切是隐藏在博览会上的无耻女人身上，她们为了金钱露现自己的肉体。一些知名之士为了她们丧失金钱、廉耻、健康。但是对于他，整个生活所遗留下的只是这只黑山羊。

“脱衣裳吧！”他吼叫，“跳舞！”

“没有音乐，叫我怎么跳？”教堂执事的寡妻一面说话，一面解开纽扣，“最好叫猎人诺司可夫来，他奏一手好手风琴……”

在这类的嬉游里，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有时候从那些混沌日子的潮水里跳跃出一点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冬天时候有人传说彼得堡的工人打算拆毁宫殿，杀害沙皇。

奇虹·瓦洛夫嘟哝着说：

“还会把教堂拆碎的。那有什么？人民不是铁做的。”

夏天时候又有人说一只俄罗斯军舰在俄罗斯海上行驶，炮击各城市。奇虹说：

“那有什么？学会了打仗？”

城内又持神像游行，伏洛博诺夫穿着栗色的上褂，端起俄皇的相片，要求着：

“上帝救吾人！”

这一次他喊得更响，甚至更恶狠，但是随着他的“啊！啊！”的呼喊，响应着的是一些带着惊慌的声音。

皮匠芮铁意金手持双筒猎枪，喝醉了酒，没戴帽子，闪耀着薄红色的秃头，在皮匠的一群人前面行走，狂激地捣乱，拼命地喊：

“孩子们！不能把俄罗斯交给犹太人！究竟是谁的俄罗斯？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皮匠们同声喊叫。他们也喝了酒，遇见他们的仇敌、织工们，和他们寻事打架，用手杖击打耶古夫莱夫医生，把开药店的老人扔到奥卡河里。皮匠芮铁意金满城追赶他的儿子，两次朝他后面开枪，却没有中，然而裁缝勃罗司阔夫的背部受了碎弹的伤。

工厂停止工作，青年们撸起衬衫袖子，奔进城去，不管米郎和别的有理智的人们的劝告，也不管女人们的呼喊，哭泣。

工厂空虚无人，似在风下皱缩了。风也反叛，怒吼，呼啸，溅出冰水般的雨，在烟囱上涂抹黏质的雪，后来又把它吹走，洗净。

彼得坐在窗旁，呆钝地眺望一些黑黝黝的男女的身形像蚂蚁般从城里来，往城里去；隔着玻璃听得见呼喊，好像他们十分快乐。手风琴在大门前奏演着，伙夫瓦喜卡·克洛托夫在工人群里唱着：

“地上显得拥挤：

同外国人打仗！

他们打我们的嘴巴，

我们用神像去还击！”

风从城里带来嘟哝似的喧声，好像一只装满了整湖的水的大水壶在那里沸腾着。奥莱士卡的马驰进门里来，独眼的助医莫洛作夫坐在御者座上，裹着围巾的奥洛瓦跳了下来，彼得害怕了，忘却了脚痛，跳起来迎接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像母鸡般抖了抖身子，说道：

“那些皮匠们击破了我们的窗户……”

彼得让她走路，冷笑了一声，喃声说：

“好了……信口乱说，竟说到这种地步！大家全对我喊嚷，现在怎么样呢？皇上是……”

忽然他听见了充满怒气的奥洛瓦不寻常的、洪响的回答：

“去你的吧！你的皇上才不是正直的人呢！”

“你对于皇上明白什么？”他生气地回答，摸着自己的耳朵。

使他惊讶的是那个戴眼镜的小老太婆的发怒——她永远那样静静的，从不责备人。她的话语里含着点十分诚恳的，虽然是无用的、可怜的成分，正像一只老鼠的尖叫，对于一条公牛并未见到而且非出本愿踏了它的尾巴时提出了抗议。彼得坐在椅上沉思起来。

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奥洛瓦，因为同她儿子生了口角，避免和他相遇。还在夏末的时候，彼得·阿尔达莫诺夫肿了腿，躺在床上；

神气活现、尽流汗珠的伏洛博诺夫光临了，鼓起沉重的、发蓝的嘴唇，请他署名在一封发给皇上的电报上面——那是请求皇上勿将自己的权力让与任何人。市董长这种胆大的意图使彼得感到惊奇，但是他署了名，深信这将使兄弟和米郎等发生不愉快，而伏洛博诺夫也一定会从彼得堡得到一个厉害的警告：意思是说你这傻子不许再乱管闲事，不许往上高爬！

伏洛博诺夫把那张纸往上褂袋里一塞，扣好了全排的纽扣，开始说奥莱士卡、米郎、医生等人的坏话，说这些人受了犹太人的蛊惑，有的是盲目的，有的带了自私心反对皇上。彼得几乎怀了愉快的神情，听他的怨诉，并且应和了几句，只在伏洛博诺夫的蓝唇开始恶狠地谈论魏拉·博博瓦的时候，他才厉声说：

“魏拉·尼科拉也夫纳是没有关系的……”

“怎么没有关系？我们知道……”

“你一点也不知道。”

“你们会玩出把戏来了。”市董长威吓了一下，就走了。

晚上，侄儿、女儿像恶狗一样向彼得一齐狂吠，不怜惜他的年老。

“你做的是什么事情，爸爸？”达姬央娜喊，在她的不美丽的脸上跳跃着疯狂的眼睛。耶可夫站在窗旁，手指向玻璃上打小鼓似的击着。彼得觉得儿子也反对他。米郎恶毒地问：

“您读过没有，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没有读！”彼得说，没有读，却知道写的是不让小狗们得到自由！

他看见米郎和达姬央娜生气，感到愉快，但是耶可夫的沉默使他不安，他相信儿子的干练，猜到他做了违反他利益的行动，但是让耶可夫参加辩论，问一问他的意见，又为自尊心所不许。他躺在那里，咬着牙齿，吼叫着，米郎擦着鼻子，说道：

“您要明白：皇上被一群奸党所包围，必须换上廉洁的人们……”

彼得知道米郎就想做廉洁的人，他的父亲曾上莫斯科去运动，派米郎为议会的候补议员。设想这仙鹤似的侄子接近了皇上，是又可笑，又危险。头发蓬乱、衣服纽扣解散的奥莱士卡忽然跑了进来，跳跃着，咶咶地叫着：

“你做的是什么事，你这疯子？”

他像对待下属般呼喊着。

“滚你的！”彼得怒吼起来，“教训我吗？你们大家全滚开！滚出去！……”

怒气的突发使他自己都害怕起来。

现在，坐在屋隅里，听着奥洛瓦不含恶意地叙讲关于城中暴动的情形，忆起那次口角，尝试着了解：究竟谁有理，他呢？还是这些人？

使他特别不安的是奥洛瓦孩子气的、发怒的话语。现在她已经安静地，甚至温和地说：

“我们的织工真是可爱的人们！他们把伏洛博诺夫的工人和皮匠们驱走，留在那里，看守房屋……”

十分惧怕的娜泰里亚生气地诉说：

“就从你们的家里出来的混乱。那是你们活该！全是从你们那里得来的。”

米郎来了，没有道安，就在屋内踱着弹簧的方步，威吓着说：

“这些伏洛博诺夫和芮铁意金训练人民造反，是要付很贵的代价的。这不会让他们轻易地过去，这会发生反响的，伊里亚·彼得洛维奇·阿尔达莫诺夫的朋友方面所发起的叛乱已有了充分的教训，如果这些人也开始……”

彼得沉默着。

自从为了伏洛博诺夫的请愿书出了纠纷以后，米郎在他看来是异常讨厌，但他看见工厂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米郎办事灵敏，且有公信力。工人听他，也怕他；他们比城市的工人安静得多。

风静下去，爬进厚雪里面。雪沉重而且垂直地下着，成为一块块厚棉絮，像白窗帘似的把窗户遮住，院内一无所见。谁也没有同彼得说话。他感到除了妻子以外，大家全认作他在一切方面都是错的，如造反、恶劣天气，还有对于皇上的行为不大高明的一层。

“耶可夫哪里去了？”母亲惊怪地问，“我说，耶可夫到哪里去了？”

米郎嫌脏似的皱着鼻子，没有看伯母一眼，说道：

“大概藏在城里，自己的鸡窝里面。”

“什么？什么鸡窝？”娜泰里亚害怕地喃语。

彼得心想：

“这傻子，也许不知道耶可夫有情妇。”

他又忽然坚定地说：

“好吧，你们随便生活去吧！好啦！我真是不明白。老了。这里的事情……这里有鬼在玩耍。活着——活着——一点也不明白……”

---

[1] 此系事实，为那个八十年代事。鲍鲍莱金P．D．Boboreikin曾于《俄罗斯邮报》上叙载极详。——原注

四

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在二十六岁以前生活得很好，很安静，没有感到任何特别的不愉快，但是后来时间——那个喜爱安静生活的人们的仇敌，开始给耶可夫要出了错综的、奸诈的游戏。这事开始于四月的夜里，在发生了使有耐性的人民震荡的叛乱后的三年。

耶可夫躺在沙发上抽烟，享受消失一切愿望的饱足的感觉。这感觉是他认为生活中最珍贵的，在这里面看出了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吃了美味的餐食以后，和拥占了女人以后，同样使他生出这种愉快的感觉。

一个女人，圆圆的脸庞、苗条的身体，站在屋中桌旁，凝想地瞧着咖啡壶底酒精灯的发怒的、紫藤色的火苗。她的赤裸的手臂和孩子样的脸，被红灯罩下的灯光所照，染成烤得极有滋味的馅饼的外皮的颜色。蓬乱的、深色的头发有景致地披在颈上、肩上。鲍里娜的光裸的身体上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蒲哈拉式的睡衣，脚上套着绿色的山羊皮制的鞋子。她的身上有点很轻松的非俄罗斯的气质，她有可爱的少年男孩似的脸庞；肿肿的唇，快乐的眼，圆圆的像樱桃一样。即使在这时候，她已使耶可夫满足的时候，他还觉得她十分可爱。她自然比一切他所知道的女郎们好得无可比拟，假如不是她那种愚蠢的性格，那就完全的好了。

“我不要喝咖啡，小橘儿。”耶可夫说，吐出了一阵香烟的厚烟幕。鲍里娜没有瞧他，问道:

“但是——我呢？”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耶可夫回答，疲劳地打着哈欠。

“不，你知道的。”她从空中抓住他的话语，摇着头，用薄脆的声音说。听了一两分钟她的抓破人的、尖钩般的话语，耶可夫坐了起来，将烟卷扔在地板上，穿上皮鞋，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不明白你这种搅乱好兴致的习惯！你知道，父亲没有死，我不能娶你……”

鲍里娜当时像平常一样，用些恼怒的话朝他攻击：

“你这蜘蛛，自然先需要好兴致！我知道，你为了好兴致准备把我卖给鞑靼人，那个收买破烂的！你真是不诚实的人……”

耶可夫特别不喜欢她称他做蜘蛛，在亲密的时间，她对他备好了别的可笑的名字——咸人儿。他以为今天她本可以不起争吵，两小时以前，他曾给过她一百卢布。

“你尽呼喊是得不到什么的。”他安静地警告她，戴上帽子，伸出手，“再见吧！”

“猪猡！又把香烟头往地板上扔……”

街上旋转着湿风，云影在地上爬行，似愿拭干泥浆，月亮窥视了一分钟，泥浆里的水蒙上一层薄冰，闪耀着铜色。今年的冬天固执地不肯让位给春天，昨天还落了厚厚的雪。

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不慌不忙地走路，手插在袋里，腋下持着沉重的手杖，心里想人们是如何愚蠢得无从解释，而且奇怪。这可爱的傻女人鲍里娜需要的是什么？她的生活极安静，没有一点焦虑的事

情，收下不少的礼品，打扮十分美丽，每月花费一百多卢布。耶可夫也知道她是爱他的。但是还要什么呢？为什么她还想结婚呢？

“愚蠢得像糖浆罐头里的老鼠。”他用心爱的、自己想出来的谚语结束着。生活在他看来是平凡的，于人无所要求，除去他已拥有的一切以外。实际上显明的是一切的人全努力在取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完全的安静。白天的忙乱不过是到静寂的夜里去的不很有趣的引子，在那时候你同女人对聚一处，随后就受她的拥抱而感到愉快的疲劳，睡了下去，不做一个梦。这里面含有真正的意义和现实。人们所以愚蠢，是因为大家不是隐藏着，便是明显地认为自己比他人聪明。他们想出不少多余的事情，也许他们这样做是借了一种盲目的力量，每个人都愿意比别人显著，怕在人群里丧失了自己，怕看不见自己。

伊里亚是愚蠢的：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在书本里面绕圈子，现在却到一群社会主义者中间去鬼混。耶可夫从他身上看见了许多可气的地方，现在，在前些日子还要给伊里亚汇点钱到西伯利亚去。母亲愚蠢得无可忍耐，而且可笑；最蠢得无可忍耐而且严重的是固执的父亲，一只老熊，不会同人们相处，整天酒醉，而且肮脏。那个好忙乱、跳跃的奥莱士卡叔父十分可笑：他想加入国家议会，为了这，他贪心地看各种报纸，同城里一切人虚假地客气，还和工厂里工人们搭腔，像淫荡的老女人。蠢得特别、可怕，仿佛压迫人的是那只大鼻子的啄木鸟米郎。米郎自认为是全俄罗斯最聪明的人，自认为未来的大臣，现在就不隐瞒只有他一人明白应该怎么做法，应该如何去思想。他也努力靠近工人，为他们举办各种的游戏，组织足球队，设立图书馆。他想用红萝卜喂狼。

工人们织华丽的布，穿着破衣，生活在烂泥里，整天的喝酒。他们成群地被一种特别的愚蠢所蛊惑，这愚蠢是大胆地显露的，丧失了

每个农人所具有的自然的、生产的巧滑。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对于工人想得比别的一切人们多些，因为他每天同他们接触，而且在青年时代他们已在他身上种下了仇恨的情感，那时候他和一些青年织工们时常为女人发生厉害的冲突，他的几个情敌至今还显然没有忘却旧日的侮辱。他还没有长胡须时，就有人两次在夜里向他扔掷石头。母亲那时候要屡次用金钱来消灭那些乱子和女人的吵闹，她时常可笑地劝他：

“你怎么像公鸡一样？可以等到娶亲，或是弄上一个女人，再生活下去！要是告到你父亲面前，他要把你赶出去，像赶伊里亚一样……”

在叛乱的两三个年头，耶可夫在工厂里没有看出什么危险的情形，但是米郎的话语、奥莱士卡叔父惊惶的叹息、耶可夫不爱读的报纸（报纸上以强项的服务精神，掩不住的恶毒的威吓，叙述工人运动，刊载工人代表在议会里的演讲词），这一切在耶可夫身上种下了对于工厂工人们的仇感，一种受他们节制的恼恨的情感。他觉得他已经学会了将这情感巧妙地隐藏在对于他们的要求的小让步下面、一些微笑和玩笑下面。然而大体上总算不错，固然有时候会突然有一种恼恨包围而且压迫着他，好像他，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以一个老板，而住在那些替他工作的人家里做客，早就住着，且已为他人所厌，而他们烦闷地不作声，望着他，仿佛愿意说：

“你怎么还不走？是时候了！”

在他感觉到这情景的时候，他便生出一种模糊的预感，就是在工厂里隐秘地熠燃着对于他，对于他本身十分危险的东西。

耶可夫相信人是平凡的，他认平凡为最可爱的东西，人是从来不会怀抱任何惊慌的思想。这些含毒气的思想生活于人身以外，人一受它的传染，成为可惊地无从了解的了。最好不去知道，不去点燃这些毒思想。耶可夫仇视这些思想，在自身以外感到它的存在，看出它不但不能解开普遍的愚蠢的紧结，却只是将一切他所爱于生活的平凡、明朗加以紊乱。

他觉得奇虹·瓦洛夫是他所认识的人中间最聪明的一个。他观察他对于人们安静的态度、他的慈祥的工作。奇虹连睡觉都带着聪明的姿势，耳朵伏在地上、枕头上，仿佛偷听什么似的。

他问老人道:

“你做梦吗? ”

“为什么做梦? 我不是女人。”奇虹说，在他的话语里他感到一点浓厚，沉淀和无可动摇的强力。

“女人的梦。”耶可夫想，在奥莱士卡叔父家中听着辩论和话语，心里想着，暗中冷笑着。

他时常艰难地思索着，在沉思时身体沉重地移动，像背负重载，低头注视自己的脚。那天夜里他离开鲍里娜后就这样地走着道路，所以也没有注意到从什么地方有一个矮小的、灰色的人形出现在他面前，高高地挥摇着手。耶可夫赶紧跪下来，立刻从大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攻击的人的腿，开了一枪。枪声沉重，而且微弱，但是那人跳了开去，肩撞在围墙上，吼叫了一声，就顺着围墙倒下了。

以后耶可夫才感到怕得要死，怕得想喊，又不能喊；他的手抖索，想站起来时脚不听使唤。离他两步远的地方，那个人没有帽子，一头的蓬发，也想起来，在地上挣扎着。

“我要放枪打死你这混蛋，”耶可夫嗄声说，伸出持手枪的手。那人的宽阔的脸朝转着他，喃语道：

“你已经放了枪了……”

耶可夫这才认清了他，也惊讶地喃语起来：

“诺司可夫吗？你这坏东西！是你吗？”

耶可夫的恐惧迅快地让位于一种近于喜悦的情感，这情感的引起并非由于感到他幸运地还了袭击，却因为攻击者并非工厂里的工人，似他所想那样，却是一个外人。他名唤诺司可夫，猎人，善奏手风琴，常在办喜事时演奏，一个孤独的人；他住在教堂女执事帕拉克里托瓦家中；在那夜以前城里没有人说过他任何坏话。

“啊，你原来干这种营生吗？”耶可夫说，站起身来，四面看望了一下。各处极静，唯有风摇撼着围墙旁的树枝。

“我干什么营生？”诺司可夫忽然大声问，“我打算开玩笑，吓唬了一下，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你立刻‘啪’的一下子！你瞧这是不足取的！我自己也害怕了……”

“啊，原来如此！”耶可夫用战胜者的口气，冷笑着说，“好啦，站起来，我们到警区里去。”

“我不能走路，你把我弄残废了。”

诺司可夫拾起帽子，瞧了瞧里面，补说道：

“我不怕警察。”

“到那里再瞧吧。站起来！”

“我不怕，”诺司可夫重复说，“你用什么来证明是我攻击你，不是你攻击我，为了惊骇？这是一层。”

“好了。二层呢？”耶可夫问，冷笑了一声，但是有点奇怪诺司可夫的镇静。

“也有二层。我对于你是有用的人。”

“这是故事。故事里编出来的！”

耶可夫举起手枪，朝手风琴师的脸上比画着，以突来的恶毒的神情威吓道：

“我要把你的脑袋瓜子砸得粉碎！”

诺司可夫抬了抬眼睛，重又瞧着帽子，意味深长地说：

“你不要惹生事端。你虽然有钱，却一点也无从证明出来。我说，我是开开玩笑罢了。我认识你的父亲，有许多次替他奏过手风琴。”

他用迅快的手势把帽子扔到头上，俯身微举裤子，牙缝里透出呻吟声音，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开始绑扎膝盖上部受伤的脚。他不断地含含糊糊地喃语着，耶可夫没有听他的话语，重新被那个失败的强人的奇怪的行为弄得糊涂了。

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异常迅速地考虑一下：应当把诺司可夫留在围墙旁边，自己到城里去叫更夫看守伤者，然后到警区去声明被攻击。之后警察开始侦查，诺司可夫将供出父亲在教堂女执事家中酗酒的情形。也许他有朋友，也是恶徒，也许要报复。但是无论怎样是不能把这人搁下来，不加以报复的……

夜越来越冷，持手枪的手冷得发痛，离警区很远，自然在那里大家都睡着了。耶可夫生气地哼声，不知如何决定，懊悔没有把这矮小的家伙枪杀，他那两条拐腿，似乎是一辈子骑坐在木桶上似的。他忽然听到了使他惊出望外的话语：

“我对你直说了吧，虽然这是秘密，”诺司可夫说，还在张罗自己的腿，“我在这里居住，是为了你们的利益，监督你们的工人。我也许故意说我想吓唬你，其实我要抓一个人，认错了人……”

“见鬼，”耶可夫说，“怎么？”

“就是这样……你不知道，社会党徒们在教堂女执事的澡堂里开会，又在讲造反，读小册……”

“你胡说，”耶可夫轻声说，相信了他的话，“谁？谁在开会？”

“这个我不能说，等逮捕后你会知道的。”

诺司可夫抓住围墙的木板站起身来，恳求道：

“把手杖给我，我没有它，走不了路……”

耶可夫俯身拾起手杖，递给他，回头看望，轻声问：

“那么你怎么，为什么攻击我呢？”

“我并没有攻击。我认错人了。我不需要你，我要的是别人。你把这事揭开了吧。那是一个错误。你不久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你应该给我点治腿的钱，对不对……”

扶住围墙，支着手杖，诺司可夫开始慢慢地移动拐腿，离开菜园，向黑暗的市边的房屋的方面去，行走时像驱赶冷冽的云影，走了十多步，便低声唤：

“耶可夫·彼得洛维奇！”

耶可夫很快地走到他面前，诺司可夫说：

“这件事情——你对谁也不必提起！否则的话……你自己明白。”

他挥摇手杖，向前走去，把耶可夫愣愣地留在那里。耶可夫想，必须立刻思索许多事，必须立刻决定：他所做的行为对不对？假如诺司可夫监督社会党人，自然他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人，但假如他扯谎，欺骗，竟在延宕时间，以后再报他所遭失败，受枪击的仇？他说错认了人，意在吓唬吓唬，那是扯谎，显然是扯谎。如果他是被工人们收买来谋杀的呢？工厂织工中间确有许多好捣乱的分子，但是社会党人在他们中间是难以想象的。最正经的工人像赛道夫、克利孔诺夫、马司诺夫等人新近曾自行要求账房开除一个最难驯服的捣乱鬼。不对，诺司可夫一定是骗人。要不要对米郎讲呢？

耶可夫不能想象，假如对米郎讲述关于诺司可夫的事情，会生出什么情形；但是兄弟一定要开始详细盘问他，像一个裁判官的样子，又要责备他，一定要用种种方式笑他。如果诺司可夫是侦探，那么米

郎大概知道的。最后，到底还不大弄清楚——是谁弄错的！诺司可夫或是他，耶可夫？诺司可夫说：

“你不久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他目送猎人，直到他隐灭在黑夜的阴影中为止。本来似乎是很普通而且明显的：诺司可夫的攻击，显明地意在抢劫，而耶可夫向他枪击。但是以后却开始了不安的紊乱的，像噩梦似的玩意。诺司可夫是那样不寻常地沿围墙行走，黑影是那样不寻常地摇曳着浓密的破裂，跟他爬着。耶可夫初次看见黑影是这样沉重地拖在人的背后。

耶可夫受了杂念的牵缠，感到疲乏，决定不作声，等待着。对于诺司可夫的想念不离开他，他皱紧眉头，感到自己是一个病人。午饭时工人从厂屋内出去，他站在账房间窗旁，细看他们，努力猜：他们里面谁是社会党人？伙夫瓦喜卡，雀斑脸，跛脚，在木匠赛拉菲姆那里学会了编唱嘲笑人的山歌，是不是他呢？

过了几天，耶可夫驾着久闲不用的马，在林边看见宪兵军官涅司铁连阔。他穿着瑞典式的紧袄，长靴，持枪在手，腰内系着装满野味的猎囊。涅司铁连阔站在那里，脸朝树林，背朝大路，手举到脸上，抽起烟来，太阳照着他栗色皮的背部，背部好像是铁的。耶可夫立即决定办法，把马赶到他面前，匆忙地道安：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到了第三天，内人的病越来越坏，真是的！”

涅司铁连阔很活泼地通知这个悲哀的消息，立刻用手拍着猎囊补说道：

“你瞧我！不坏吗？”

“你认识诺司可夫，那个猎人吗？”耶可夫低声问。军官的栗色的眉毛惊讶地向上爬耸，中国式的胡子移动了，他支住一根胡子，眯了一下眼睛，向天看望。这一切引起了耶可夫的猜疑：

“他要扯谎呢。”

“怎么样？诺司可夫吗？那是谁？”

“猎人。毛发蓬松的，拐腿的……”

“是吗？我好像在树林里有见过这人。不好的枪……怎么样呢？”

现在军官朝耶可夫的脸上看望，灰色的眼里露出凝聚的、询问的神情，眼珠中央闪出光亮的火星。耶可夫迅快地对他叙讲关于诺司可夫的事情。涅司铁连阔听着，目视着地，用枪把将松核击进土里，听完了，没有举眼睛，问道：

“为什么你不报告巡警？这是它的事情，也是你的责任。”

“他好像监督工人，那是你的事情……”

“是呀，”宪兵军官说，在枪把上把香烟弄灭，重又用眯细的眼睛朝耶可夫的脸直看，教训似的说些不很明白的话。结果是耶可夫将意图抢劫的事情匿不报告警察，是不合法的，但是现在报告却已太晚。

“假如你当时就把他缚送警察，那么事情是很明显的！就是那样也不大对。现在你怎样能证明是他攻击你呢？受伤了吗？惊吓中本来可以把人打死的，由于不谨慎……”

耶可夫感到涅司铁连阔在那里耍滑头，弄得乱些，甚至似乎想吓唬人，把他或自己移挪到离这件事情远些的地方去！当军官说在惊吓中可以杀人的时候，耶可夫的疑惑确定了：

“他扯谎呢？”

“是的。对于他自称监督者一层，自然应该得到报偿的。我们要问他，知道的是什么。”

军官的手放在耶可夫肩上，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你应该给我一句信实的话，就是这一切事情必须保守秘密。这是为了你的利益，明白吗？好不好，信实的话？”

“自然哩。好吧。”

“你不会对令叔和米郎说的，你的确还没有对他们说过吗？是啦。我们把这件事情委诸内部的逻辑。对谁也不说出一句话！好不好？猎人自己受了伤，于你毫不相干。”

耶可夫微笑，同他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快乐的、善心的人。

“再见吧，”他说，“你要记住，信实的话！”

耶可夫回家时，心里有点安静，晚上叔父叫他到省里去走一趟，他愉快地走了，过了八天，回家后，到叔父家去吃饭，带着新的惊慌，听米郎说着下面的话：

“涅司铁连阔并不像我所想那样的饭桶，他在城里捉去了三人：小学教师莫台司托夫，还有什么人。”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捉去了赛道夫、克利孔诺夫、阿勃拉莫夫，还有五个年纪轻些的人。虽然是省里来的宪兵逮捕的，但这明明是涅司铁连阔所做的事情，所以他的妻子生了病，显然是于我们有益的。是的，他并不傻。他怕人家谋害他……”

“现在停止谋杀了。”奥莱士卡说。

“嗯，”米郎说，“是的！在城里还有哪个猎人被捕……”

“诺司可夫吗？”耶可夫轻声，害怕地问。

“我不知道。他住在教堂女执事家里。这些革命党就在她家的澡堂内开会。你的父亲却又在她的家里，还同她一块儿玩耍，这是你所知道的。这种巧合是不大强的……”

“真是的，”奥莱士卡说，摇着秃头，“对他有什么办法呢？”

耶可夫眼睛里黑了，他已不能听叔父和堂兄弟说的什么话。他想，诺司可夫被捕，显然他也是社会党徒，并不是强盗，而是工人们命令他杀死或殴打主人的。这些工人们是他，耶可夫，认为最正经、最安静的！永远穿得干干净净，年纪已经不轻的赛道夫；有礼貌，而且快乐的铜匠克利孔诺夫；有趣的阿勃拉莫夫，能歌唱，手艺灵巧的工人。能不能设想这些人也是他的仇敌吗?

他也觉得这几天叔父家里更加乱嚷而且慌忙了。镶金牙的医生耶古夫莱夫对于任何人、任何事永远不说好话，而且讪笑着，用陌生的眼睛，从远处看视一切的，现在更加露脸，并且威吓地翻得报纸直响：

“是的，”他说着，牙齿闪出光彩，“我们在蠕动，惊醒！人们开始像贪懒的仆役，一知道主人突如其来，预料不到的回家，怕被革除，赶快带着被鞭挞般的恐惧扫除，清理，想把一所荒芜的房子收拾干净。”

“你说的话意思含混，医生，”米郎说，皱着眉头，“你这种阿安其主义、怀疑主义……”

但是医生越说越响，他的言论显得冗长，话语引起了耶可夫的惊慌。好像大家在惧怕什么，以不幸相威吓，互相激起恐怖，甚至能令人猜想人们所惧怕的就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己的思想和话语。耶可夫在这上面看出了普遍的愚蠢的增长，他自己也生活在并非虚构，却十分现实的恐怖之中，在整个的皮肤里面感到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套到他的脖子上去，这绳索越系越紧，引他去迎接一个大的、无从躲避的灾难。

两个月后他的恐怖越发增长，因为诺司可夫重又在城里出现，而脸剃得光光的，黄瘦的阿勃拉莫夫又到工厂里来了。

“你收留我这老人吗？”他含笑问，耶可夫不敢拒绝他。

“怎么，监狱里困难吗？”他问。阿勃拉莫夫还是含着笑回答：

“很挤！如果不是伤寒帮了官长的忙，不知道这许多人如何安插进去！”

“是的，”耶可夫送织工出去的时候，心里想，“你含着微笑，我却知道你所想的什么……”

当天晚上，米郎为了阿勃拉莫夫，跟他闹了一场，几乎骂他，甚至跺脚，好像对仆人一样。

“你疯了吗？”他喊叫，气得鼻子通红，“明天就革除他……”

过了几天，他早晨在奥卡河上洗澡的时候，遇见了玛尔文中尉和涅司铁连阔。他们坐在小船里，船里放了许多钓竿像长了胡子似的。冷酷的中尉对耶可夫不经意地点头问候，不发一言，立刻驶向河的中心去，涅司铁连阔却脱着衣服，轻声说：

“你何苦不收留阿勃拉莫夫，我很可惜没有预先告诉你一声。”

“这是米郎。”耶可夫喃声说，感到军官的话语含着强烈的酒精的气味。

“是吗？”涅司铁连阔问，“这与你不相干吗？”

“不。”

“可惜。这个小伙子是有益处的。一个饵物，钩钓上的小虫。”

军官用同谋人的眼睛瞧着耶可夫。他光着身子，在太阳下作金黄色，皮肤闪着光彩，像鲤鱼的鳞。他重又问道：

“你的朋友见到没有？那个猎人？”

涅司铁连阔发出自足的人的轻笑。

“你知道他猎取你的动机是什么？他想买枪，一支双筒枪。全是欲念，老爷子，全是欲念支配着人们。为了他同你发生了这个错误，我把他紧紧地捏住喉咙，现在他是极有用处的了……”

“有什么错误，既然你说……”

“错误，确是错误。”军官坚决地说，水向四处溅，在光胸上画了十字，就下河里去，像一匹马似的走着。

“滚你们大家的蛋。”耶可夫忧郁地想。

忽然，好像屋门被关闭了，在闹哄哄的地方降临了死亡。

深夜里母亲哭着唤醒耶可夫:

“快起来呀，奇虹赶了马来说，奥莱士卡叔叔死了！”

耶可夫跳起身来，喃语道:

“这是怎么回事？他并没有生病……”

父亲钻进门里，摇曳着身子，沉重地呼吸着。

“奇虹，”他嘟哝着，“凡是奇虹在的地方，是等不到好事的！耶可夫，对不对？忽然……”

他光着脚，穿着套在睡衣上的晨服，拉自己的耳朵，回头瞧了一下，好像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叹气道:

“唉！唉！……”

“这是怎么回事？”耶可夫疑惑着。

“还来不及忏悔。”母亲说，像一只大面袋。

他们坐了马车赶去。耶可夫代替马车驾着马，看见奇虹在前面骑马跳跃，影子在道旁铺展着，好像要钻进土地里去似的。

奥洛瓦在院里迎接他们，她从马厩到大门口来回地行走，穿着白裙、睡褂。在月光底下她好像发着蓝色，显得透明。从她的身形那里投下了浓密的黑影到秃头形状的石块上面，看着是很奇怪的。

“我的一辈子完了。”她轻声说。黑狗库丘姆不离步地跟随她。

米郎在厨房窗下板凳上伛身坐着；一只手里有香烟冒烟，另一只手摇晃着眼镜，玻璃发光，柔细的金线在空中荡曳。米郎的鼻子不架眼镜，显得更加大些。耶可夫和他并坐，父亲站在院子中央，看着敞开的窗，像期待施舍的乞丐。奥洛瓦仰视天空，用高昂的嗓音对娜泰里亚讲述：

“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忽然他的肩膀死冷，嘴张了开来。没有来得及对我说一句最后的话。昨天说过心针刺得痛。”

奥洛瓦轻声叙讲，好像也有黑影从她的话语上投下来似的。

米郎扔去熄灭的香烟，头枕在耶可夫的肩上，轻声哭诉：

“你不知道他为人如何地好……”

“有什么法子？”耶可夫回答，找不到别的话，也应该对婶子说几句话，但是说什么呢？他默不作声，往地上瞧视，脚在地上拖来拖去。

父亲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一声，谨慎地走进屋去，耶可夫也蹑足跟在后面。叔父躺在那里，盖着被单，头上露出系下颚的手帕的结，像

长了尖角，大的脚趾把被单拉得很紧，好像要撕破它似的。一边已溶化的月亮明朗地向窗内窥视，窗帘的纱微微地摇动。库丘姆在院里吼叫，彼得似在回答它，不相宜地洪响地说话，大摇大摆地画十字：

“轻松地活着，也轻松地死了……”

耶可夫从窗内看见魏拉·博博瓦全身玄服，像一个女尼和婶母并肩在院内行走。奥洛瓦重又用崇高的口音叙讲：

“在梦里故去的……”

“别发傻！”奇虹轻声喊。他用一团燥草擦马，摇着头，不让马的嘴唇抓他的耳朵。阿尔达莫诺夫也朝窗外看，喃语道：

“这傻子直喊，一点也不明白……”

“用不着说什么话。”耶可夫心里想，走出台阶，开始看望一白一黑的女人的影子拭去石上的灰尘，石头逐渐发亮了。母亲和奇虹微语，他点头称是，马也同意，在它的眼睛里铜色的斑点发出光芒。父亲从屋内出来，母亲对他说：

“应该给尼基大发电报，奇虹知道他的所在。”

“奇虹知道的！”父亲生气地重说，“快去发，米郎……”

米郎站起来走了，肩触着门把，手掌摸了门把一下。

“给伊里亚也发一封。”彼得朝他后面说。米郎从墙上开凿的黑洞里回答：

“伊里亚不能来。”

“我同他生活了三十年，”奥洛瓦叙讲，好像自己惊奇自己所说的话，“而且还在结婚以前要好了四年。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父亲走到耶可夫面前。

“伊里亚——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说谎吗？”

“现在不是谈论伊里亚的时候，爸爸。”

耶古夫莱夫医生匆忙地走进院里，问道：

“在卧室里吗？”

“傻瓜，”耶可夫想，“人死不能复活的。”

压迫着他的是感到无从使这悲哀的时间从他身旁跨越过去。周围的一切是痛苦的，不需要的：人，他们的话语，月光下像古铜像那样发光泽的栗色的马，还有那条黑色的、默默地悲哀着的狗。他觉得奥洛瓦婶母夸口说她同丈夫生活得如何的好；母亲在院子角落里抽咽得带点放肆、虚假；父亲的眼睛呆瞪，脸庞发木。一切都是坏得、痛苦得不应该的。

奥莱士卡叔父在坟场上殡葬的日子，棺材业已入穴，投扔一把把的黄沙进去的时候，尼基大叔父到了。

“还有呢。”耶可夫心里想，审视僧士的驼峰的身形，倚靠在他手栽的榆树干上面。

“你来迟了。”父亲走近兄弟身旁，对他说，擦去脸上的眼泪，僧士的头缩进驼峰里，像乌龟一般。他的形状像乞丐，袈裟在阳光下褪了色，头巾着上了旧洋铁桶的颜色，靴子补了破绽。他的满面灰尘的脸是浮肿的，一只模糊的眼睛望着围在坟旁的人们的背部，对父亲说什么话，发出听不出来的声音，灰色的胡须抖索着。耶可夫斜眼一望，有好几十只眼睛好奇地抚摸着僧人，人们看着这丑陋的阔人的兄弟和叔父，一定在期待着，会不会发生乱子？耶可夫知道全城都相信：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把驼子藏在修道院里，为的是享受他应得的父亲的遗产的一部分。

肥胖、善心的神父尼古拉用次中音劝奥洛瓦道：

“我们不要用呻吟与哭泣侮辱上帝，因为他的意志……”

奥洛瓦用崇高的语音回答：

“我并没有哭，也没有抱怨！”

她的手抖索。她用抽筋般的奇怪的手势摸索裙子，想把它团成一小团，为泪水浸湿的手绢藏进口袋里。

奇虹·瓦洛夫帮着看坟人，熟练地向墓中填倒沙土；米郎挺直地呆立在坟旁。驼背的僧人轻声，而且诉怨似的对娜泰里亚说：

“啊呀，你成了这样啦，真是认不得了！”

他的手指触着驼峰，不合时宜地补说：

“我是不会认不得的。耶可夫，是你的吗？那个高的，奥莱士卡的米郎？是不是？好了，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耶可夫留在坟上。他在一分钟前，从一群工人队里看见了诺司可夫，这猎人和跛腿的伙夫瓦喜卡并肩从他面前走过。他们走近身的时候，猎人用不好的、询问的眼神朝耶可夫的脸上瞧了一下。这个人心里想什么？自然，他对于枪击他，也许会把他打死的人是不能想着不怀恨的。

奇虹走了过来，用手掌拍去工衣上的沙土，说道：

“奥莱士卡真是十分努力，但是无论如何……尼基大的身体也软弱……”

“这里有一个。”耶可夫忽然说，却又将自己的话打断了。

“什么？”

“工人们很怜惜叔父。”

“那怎么样呢？”

“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诺司可夫，猎人，”耶可夫重又开始说，“我可以对你讲这个人的事……”

“马倒下了，也是可惜的，”奇虹沉思着说，“奥莱士卡过的是驰骋的生活，也就在驰骋中逝世了，好像被撞倒似的。在死的前一天还对我说……”

耶可夫不响了，明白他的话语是到不了奇虹那里去的。他决定向奇虹谈起诺司可夫，是因为必须要跟什么人谈起这个人来。对于他的念头压迫着耶可夫，甚于一切发生的事。昨天在城里，这个拐腿的

人，带着一副呆钝的丘八的脸容，从街隅里走到他面前，除下鸭舌帽，瞧着帽子的里子，说道：

“你欠下我一点点的债，答应给我治腿的钱。你的叔叔又死了，就为了灵魂的遗念也可以的。我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到一只好手风琴，给你的老太爷解闷……”

耶可夫惊愕地瞧着他，不发一言。诺司可夫带着教训的口气，坚决地说：

“我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服务，反对俄罗斯的仇敌……”

“多少？”耶可夫问。

诺司可夫迟钝地回答：

“三十五卢布。”

耶可夫给了他钱，迅快地离开，心里又愤怒，又害怕。“他把我当作傻瓜，他以为我怕他，这混蛋！不，等着瞧吧……”

现在，耶可夫慢慢地步行回家的时候，心里仅只是想着如何甩去这个人，这个一定想把他像公牛般牵到斧子底下去的人。

追悼宴的喧闹的时间无尽休地拉长。人们闹着玩笑，让教堂执事卡尔且夫和歌唱班的人们唱遗念故人之歌。皮匠芮铁意金喝得大醉，挥摇着叉子，不规矩而又威吓地唱着：

“战士忆昔日，

同战疆场上……”

司铁潘·巴尔司基在他的柔软得像鸭绒枕头的躯体挤进车里去的时候，大声夸奖道：

“彼得，你真是爱你的老弟！这样的追悼宴是永远不易忘却的！”

耶可夫听见喝得大醉的父亲阴郁而嘲笑地回答：

“你不久就要忘却一切，不久就要爆裂的。”

皮匠芮铁意金、巴尔司基、伏洛博诺夫，还有几个尊敬的市长是父亲自己去邀请的，这显然违反了米郎的意愿，因此他十分愤怒。他在追悼席上坐了不到半点钟，就站起来走了，像仙鹤那样地走路。奥洛瓦婶婶不让人注意他，也随着避开了，后来僧士也走了，显然对于那些半醉的人们盘问修道院的生活感到厌烦。父亲的行径却好像愿意得罪所有的人们，所以耶可夫一直到追悼宴的终了为止，老在期待父亲和市民中间会发生口角的事情。

母亲为了博博瓦侍候着奥洛瓦婶婶感到侮辱，生着气回家了，但是父亲不知为何缘故要留宿在奥莱士卡叔叔的书房里。这一切耶可夫觉得是出奇地任性，而且并无需要，因此更加使他心绪恶劣了。他在沙发上躺了两小时，虚空地守候睡梦，后来走出院内，在厨房窗下的板凳上面看见僧士的黑身，形同奇虹并坐着。僧士的形状像一架破损的机器。他的秃头上没有了头巾，人显得小些、宽阔些，霉烂的脸带着小孩的样子。他以手执杯，一瓶汽水并排放在板凳上面。

“这是谁？”他轻轻地问，立刻自行回答，“这是耶可夫。同老人们坐一会儿，耶可夫。”

僧士举起杯子，就着月光瞧杯里混浊的水。月亮藏在钟楼后面，雾样的银光包裹着它，从黑夜的暖和的朦胧里奇怪地挺出着。云彩停在钟楼上面，好像污秽的补缀的破片，笨拙地缝在蓝色的海虎绒上面。奥莱士卡宠爱的、大嘴的狗库丘姆在院里疑虑地行走，嗅着土地。它一边走，一边嗅，忽然举首向天，带着疑问，低声尖叫。

“嘘，库丘姆。”奇虹小声说。

狗走拢来，厚大的头伸到奇虹的膝上，吠叫了几声。

“它也感到的。”耶可夫说。没有人回答他，他很想说话，为了不去思想。

“我说，它明白的。”他坚决地重复说。看门人轻声应答：

“自然喽！”

“在苏兹达里，一只修道院的狗能从气味里认出窃贼来。”僧士回忆。

“你们谈论什么话？”耶可夫问。僧士喝了汽水，用袈裟的袖口擦嘴，闭着牙关说话，好像从楼梯上面走将下来：

“奇虹注意到，人们又倾向叛乱。有点像！大家全沉郁起来……”

“事情折磨的。”奇虹插进去说，玩弄狗的耳朵。

“把狗赶走，”耶可夫下命令，“它身上有跳蚤。”

看门人把库丘姆的脚爪从膝上摘下，用脚把它推开。它垂着尾巴坐下，烦恼地吠了两次。三个人看着它，内中一个人闪出一个念头：

也许奇虹和僧士怜惜这孤寂的狗，比埋在地里的它的主人还甚些。

“造反会发生的，”耶可夫说，谨慎地向院子黑暗的角隅里看望，“奇虹，你记得，赛道夫和同伴们被捕了吗？”

“怎么样呢？”

僧士从袈裟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小洋铁盒，从里面取出一撮烟丝，闻了闻，告诉侄子道：

“你瞧，我闻烟草。这于眼睛有帮助的，看不大见了。”

他打了喷嚏，续说道：

“甚至在乡下也逮捕人……”

“养了许多侦探。”耶可夫说，努力说得自然些。

“侦探一切的人。”

奇虹喃语：

“不侦探是打听不出什么来的。”

耶可夫不坚决地旋转舌头，为了深夜的凉气，或是为了恐怖，缩着身体，近于微语似的说：

“我们这里也有的。对于那个猎人诺司可夫说着不名誉的谣言……好像赛道夫和城里的那些人是他告发的……”

“你这傻瓜。”奇虹停顿了一下，应声说，手朝狗的方面伸去，但是立刻又放在膝上。耶可夫感到他的话是白说的，落在空虚里，不知为什么缘故警告奇虹道：

“但是你不要说出关于诺司可夫的事情来呀。”

“为什么呢？他与我不相干，而且对谁去说，谁也不会相信的。”

“是的，”僧士说，“信仰心很少。战后我同伤兵们谈话，看见兵士并不相信战争。耶可夫，各处都是铁和机器，机器工作，机器歌唱、讲话，铁工厂需要的是另一种生活和人，需要铁的人。有许多人明白这层，我遇见过这类的人。他们说，我们要给你们这些肉馅颜色看看！有些人却感到侮辱。在人指挥的时候，大家习惯了，到了铁器指挥的时候，就可气了！人们习惯用斧子、锤头，一切手里可以取的东西，但是这里是一百普特的东西，就像活的一样。”

奇虹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一声，发着耶可夫不认识、听不见的笑声，说道：

“车子在马的前面跑了。唉，见鬼！”

“于是许多人气愤了，”僧士继续轻声说话，“三年来我到各处去过，我看见许多人愤激得很，但恨的不是地方。他们互相怀恨，但是大家都有错，错在聪明，也错在愚蠢。格莱勃神父对我说，很好！”

“神父还在世吗？”奇虹问。

“神父是不干了，”尼基大回答，“他脱离教门，现在在乡下市集上卖书。”

“很好的神父，”奇虹说，“我曾对他做过忏悔。人是很好的。他只是为了贫穷才充当神父，实际上并不信仰上帝，我这样想。”

“不，他是信仰基督的。每人照各人自己的办法来信仰。”

“因此就出了乱子，”奇虹坚决地说，重又发出恶意的冷笑，“想了出来的……”

彼得赤脚，穿睡衣，不声不响地走到台阶上面，看望惨白的天空，对窗下的人们说：

“睡不着。狗叫，你们也叽里咕噜说话……”

狗坐院子中央，竖直耳朵，尖声吠叫，向敞开的窗户的黑洞里看望，大概在等待主人叫唤它。

“奇虹，你尽唠叨你那一套鬼话！”彼得说，“耶可夫，你瞧，这乡下人撞在一个念头上面，就像狼掉进陷阱一般。你的哥哥也是这样。尼基大，你知道伊里亚的事吗？”

“听说的。”

“是的。我赶了他出去。他跳上别人家的马，骑着就走，但是往何处去呢？自然不是每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抛弃财富，莫名其妙地生活着的……”

“奥莱士卡也是这样的。”尼基大轻声提醒着。

彼得举手摸着太阳穴，不作声了，走到花园里去，对耶可夫说：

“你给我把被服、枕头拿到凉亭里来，我也许可以在那里睡着的。”

他身子累重，全身素白，头上毛发凌乱，深栗色的浮肿的脸，那样子近乎可怕。

“尼基大，你说关于机器的话不大对劲，”他站在院子中央说，“你对于机器有什么了解？你的事情是谈论上帝。机器不会阻碍的……”

奇虹不恭而且固执地打断他的话头：

“有了机器，生活贵得多，而且声音也多。”

彼得对他摇手，慢慢儿到花园里去。耶可夫拿着枕头在他前面行走，忧郁而且生气地思想：

“父亲，叔父，都是亲人，——但是他们于我有什么用呢？他们不能帮我的忙。”

父亲没有邀请兄弟到自己家去，僧士住在奥洛瓦婶婶的家里阁楼上面，预先对她说：

“我稍微住些日子，不久就要走的……”

他住在那里，差不多看不大见，如果不唤他下楼，是从不进屋里来的。他常在花园里徘徊，摘去树上的干枝，又像乌龟般趴在地上，清除杂草，皮肤一天天地发皱，身体一天天的干瘪，同人们轻声说话，似在诉讲重要的秘密。他不大喜欢到教堂去，推说不健康，在家里很少祷告，不爱谈论上帝，固执地躲开这类的谈话。

耶可夫看见僧士和奥洛瓦很要好，不声不响的魏拉·博博瓦尊敬他，连米郎听着他讲各处游行和各种人物的时候也不皱眉头，虽然米郎从父亲死后显得更加傲慢、严肃，在工厂里指挥，像首领似的，并且将耶可夫看作雇员。

僧士望着娜泰里亚散漫的、红红的脸，跟看一切物、一切人同样和蔼，但是同她说话比同别人少些，而她自己也渐渐地不大会说话，只是呼吸着。她的迟钝的眼睛呆住了，偶然在模糊的眼神里闪耀出关于对丈夫健康的担忧，对米郎的惧怕和看见肥胖、庄重的耶可夫时的爱悦。僧士同奇虹有点不大对劲，他们互相说坏话，虽然并不争吵，但是两人不大互相搭理，像两个瞎子。

叔父的驼起的、黑黝的身形又输进一个黑影到耶可夫的生活里去。僧士的形状引起他严重的预感，他的深黑的、溶化的躯体使他想到死亡。耶可夫从关心自身的高处，看家内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自我的关心日见增加，但家中所发生的新的惊慌也越见加多。一个对于爱情事件有经验的男子的感觉暗示于他的是鲍里娜和他显得冷淡，而那个冷酷的玛尔文中尉证实了耶可夫的疑窦。现在中尉和他相遇时只是轻蔑地用手指触动制帽，眯一眯眼睛，好像审看一点辽远、渺小的东西，而以前他却客气些，有礼貌些，在俱乐部里向耶可夫借钱赌牌，或请他暂缓还债的时候，屡次赞美似的说：

“耶可夫，你有一个炮队军官的身材。”

或者说些别的也很愉快的话。使耶可夫受宠若惊的是这个好像用橡皮铸成的军官的粗暴的善心，他对于寒冷的贱视，他的机灵、有力和无疑含蓄在内心的可怕的勇敢使全城的人惊叹不止。他用圆圆的、石头似的眼睛看人们的脸，用命令的口气嗄声地说：

“我是一个冷静的男子，最恨人家吹牛。”

他同邮政局长特洛诺夫——一个有病却带着阴险脑筋，为全城惧怕的小老头——一同打牌，对他说：

“我并不是胡吹，你确是一个老傻瓜！”

耶可夫疑心他是自己的情敌，却怕同他冲突，然而他并没有产生把鲍里娜让给玛尔文的念头，他对于这女人更加爱悦了。他到底好几次警告她：

“你留神，我要是发现你同玛尔文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扔掉的！”

同时，为了猎人诺司可夫而引起的惊慌更加增长了。他在市梢瓦达拉克莎河上小桥旁边候着耶可夫，突然从土地里生长出来，坚决地借钱，眼睛望着鸭舌帽子。

奇怪而且不好的是猎人永远在同一地点发现，从荨麻和龙芽草里，从两株斜柳底下浓密的乱草丛内走出。两年前，在这地方本来是种菜园的潘菲拉的一所房子。潘菲拉被杀死，房屋纵火焚烧，柳树烧焦了，炭灰混杂着的黏土质的地被耍木球的人们踏得很紧；在剩余的砖头的屋基上还放着一只壁炉，凸出着烟囱；在明朗的夜里，绿油油的星星在烟囱上面空中不高的地方摇曳着。诺司可夫不慌不忙地拨开荨麻，从烟囱里出来，慢吞吞地从头上摘下帽子，喃语道：

“我能替你服务的。你们那里近来又发生了团体……”

“这些团体不是我的事情。”耶可夫生气地说。在诺司可夫的回答里听见了显明的不逊：

“自然不是您所组织，但是事情是与您有关的。”

“可惜我当时没有把他打死了。”耶可夫惋惜了第十次。给侦探钱的时候，他说道:

“你瞧着，谨慎些！”

“我知道。”

“不要把我牵在里面。”

“为什么？您放心吧。”

“自然他把我当作傻瓜……”

耶可夫明白诺司可夫是一个有用处的人，但也相信这个扁脸拐腿的家伙不会不报他一枪之仇。他希望做这件事。他将吓他，或是用耶可夫自己给他的钱，收买几个工人，吩咐他们谋害他。耶可夫已经觉出近来工人们看着他注意些，而且恶毒些。

米郎老说着：工人的叛乱并不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是有一种离奇的、疯狂的思想从旁面宣传给他们，说他们应该攫取银行、工厂和全国一切产业。他说这话的时候，挺直身子，长长的脚在屋内踱步，头颈旋转着，手指插进衣领里，虽然他的颈是细的，衬衫的领子是充分宽阔的。

“这已不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而这种想头的赞成人却是你的亲哥哥。我们的政府真是一群老乌鸦……”

耶可夫明白米郎说这些话是为了使听者和自己深信他有在议会中取得一席位置的权力，然而无论如何，兄弟的含怒的言语给耶可夫遗留下恐怖的渣滓，增强了他个人在几百工人中间孤立无助的感觉。他甚至体验着一点近乎恐怖的感觉：有一天早晨，工厂院里的呼喊声惊醒了他，他从枕上举头，看见堆房皙白、平整的墙上驰骋着一堆暴乱的黑影，挥手跳跃，好像把整个堆房在地上转动起来。他立即全身发汗，想着，无声响地喊着：

“叛乱……”

这一堆不知为什么原因比真人还可怕的黑影迅快地消灭了，耶可夫才明白在工厂大门旁边演奏着星期一常演的打架。假期后差不多常有打架的事情发生的，然而在他的记忆里遗留下了可怕的、阴黑、呼号的斑点的奔驰。总之，整个生活显得太恐慌了，耶可夫竟不高兴去看报，也不想去看报。自然和明朗的一切消灭了，到处闯进了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新的人物。

达姬央娜妹妹忽然从伏尔哥洛特带来一个未婚夫，干瘪、栗发的人，戴着工程师的制帽。他身轻，腿快，很快乐，比达姬央娜年轻两岁。就从她开始，家里所有的人全都喊他米卡。他会弹弦琴，唱歌，他特别常唱的一首歌，耶可夫觉得是侮辱了他妹妹，而且使母亲十分生气。

“我的妻子在棺材里。

愿上帝

把你的奴仆安排在

天堂里！”

然而妹妹并不认为侮辱，她跟别人一样，觉得这人很可笑，甚至母亲也时常感动地对他说：

“你这金翅雀！你真会唱，你这丑角！”

米卡吃东西好像鸽子一般，可以吃得无穷的多。彼得审视着他，像在梦中一般，眯了眯惊讶的眼睛，问道：

“像你这样的性格是应该喝酒的。能喝吗？”

“能喝的。”女婿回答，在晚餐时证明了他确能喝很多的酒。他各处都去过：伏尔卡河、乌拉尔山、克里米亚、高加索；他知道许多有趣口语、故事、可笑的话，他似乎是从一个快乐无虑的国度里跑来的。

“生活是一个美人！”他说，立刻就堕入不断地旋转着的事务的圈里，而且工人们都喜欢他，年轻人笑着，老织工们和蔼地点头，连米郎听他的闪出笑声的言语，都用舌头向柔薄的唇上舔出微笑。他同米郎从工厂的院里走到第五厂屋去，这厂屋刚刚插进地里去，是红砖的手掌的第五根手指。整个厂屋全用木架包着，一些木匠门在木板上忙着，银色的斧子闪耀着。米郎的眼镜闪耀出玻璃光和金色，他的手挺直着，像五分钱旧式图画里的将军。米郎又点头又挥手，好像把什么东西扔到地上似的。

耶可夫从账房间窗里望着他们。他也喜欢妹夫，同他在一起很高兴，忘却许多肩负困难的事情。耶可夫甚至羡慕这人的性格，但对他感到一种奇怪的不信任：好像这人是不长久的，等到明天，就会宣布

自己是一个伶人、理发师，或像来时那样突然地消失。他还有一种好性格——他显然不贪，并没有问达姬央娜有多少嫁资，虽然也许在这里面隐伏着达姬央娜某种的狡黠。但是父亲清醒时嘟哝着说：

“我是为了这样的栗发的人工作着的……”

米郎也结婚了。

“容我把内人介绍给你们。”他从莫斯科回来，说着这话，便把一个蓝眼、痴肥、头发卷曲、头向侧斜的洋娃娃放在自己面前。他的妻子具着玩具一样的小尺寸，但是做得有点特别地真切。这在耶可夫的眼里给她添上了非真正女人的样子，却和一个瓷器的人形相仿。这人形塑在奥莱士卡叔父心爱的钟上，它的头打碎了，黏得稍稍斜些；钟放在镜架上面，那瓷像背着人，朝镜里看望。米郎宣布他的妻子名叫安娜，十八岁，但是对于他取得了二十五万卢布的嫁妆，而且她是纸厂主的独养女儿一层，却沉默着。

“人家这样才是结婚，”父亲嘟哝着，红赤的眼睛望着耶可夫，“可是你不知同什么女人搅在一起。而伊里亚却像垃圾似的被人家扫出去了。”

父亲艰难地走路，累重地摇晃着松软的、衰敝的躯体。耶可夫觉得这躯体使父亲的性子变坏，他故意对人们暴露出老人的裸体的作呕的丑陋。他穿着睡衣，不系腰带的晨袍，赤脚上套睡鞋，胸脯敞开，就像在女儿叶连娜面前走路，故意气她的情形一样。他有时到账房间去，坐了许久时候，妨碍耶可夫的工作，抱怨着说他把全部力气交与工厂和儿女，一辈子套在事务的石辕里面，在分心焦虑的烟雾里生活，不感到任何的快乐。

儿子听着，不说话，看到这些抱怨的话使父亲安慰，而同时把他吹成、扩大成钟楼的形状，早晨太阳看见它，比看见房屋早些，也同它最后辞别，走入夜里去。从这些抱怨的话里，耶可夫抽出了可为自己教训的结论：像父亲那样的生活是无意义的。

他又永远看见，在说够了抱怨的话之后，拥占着父亲的是一种热痒，侮辱人、取笑人的不安的愿望。他走到坐在通花园窗下的老妻面前，将无用的手放在膝上，空虚的眼瞪住在一个点上。他和她并坐，唠叨地说：

“你在想什么？你肥胖，却没有人看见你。达姬央娜同厨妇说话，还比同你说话客气得多。叶连娜忘记了，长久不来了，显然，又弄上新情人。伊里亚——在哪里呢！”

然而逗恼妻子是很闷损的，她的通红的脸上迅快地流着眼泪，好像泪水不仅从她的眼睛里流出，却从鼓紧的脸皮的各点上，从双层的、松软的下脖那里钻出来，在耳朵附近的一个地方渗透出来的。

“唔，又湿透了。”老人嫌脏似的嘟哝着，走了，朝她挥手，像挥去烟雾。不，她是不能使人逗趣的。

他并不逗耶可夫，但是儿子老觉得父亲持着侮辱性的怜惜心瞧着他。有时他叹气说：

“唉，你这白眼的人……”

米郎是不能用讪笑加以攻击的，父亲显然怕他，躲开他。耶可夫是明白这情形的。大家全怕米郎，工厂里，家里，从母亲和他的瓷器

形的妻子，以至开大门的小孩格里士卡。米郎在院内行走时，他的长影似乎创造着周围的静寂。

取笑栗发的女婿并不快乐，这人自己会取笑自己，他显然愿意在别人打他之前先自己打击自己。达姬央娜怀了孕，身子发肿，神气活现地努翘嘴唇，饭后静卧下来，一口气读三本书，然后就出去游玩。丈夫和她并肩行走，像一只巴儿狗。

彼得吩咐套车，进城去逗兄弟和奇虹。耶可夫屡次听见他这样地做。

“怎么样，戴僧帽的大学生，把上帝抛弃了吗？”他朝着僧士起腻。

尼基大动了动驼峰，长手掌紧紧地抚摸锐尖的膝头，轻声而且可怜地说：

“唉，这又何必呢……”

“怎么叫作何必？你戴的不是那只帽子，你戴的是假帽子。你的衣服是虚假的。你是什么和尚？”

“这是我自己的灵魂的事情。”

“你闻烟丝。你输了，弄错了。你应该当时娶一个穷女郎、孤女，她会感恩地替你养些子女，你现在便和我一样，做了祖父。但是你竟干了那个勾当，你还记得吗？”

僧士慢慢地像一只大乌龟似的爬开。于是彼得·阿尔达莫诺夫便到奥洛瓦那里，对她讲奥莱士卡的酗酒和在博览会上的情形，但是这也

并不使他感得有趣。小老太婆于丈夫死后被传染了一种坐不下的习惯，她老是走来走去，挪动木器，把物件从这地方搬到那地方，一面还向窗外看望。她走路时，头端直着，动也不动，虽然她的鼻上装饰着一架厚玻璃的眼镜，可是她在摸索中生活着，手杖触碰地板，右手向前摸着。对于老人的恶意的讲述，她冷笑着回答:

“随便你怎么说好了。对于我所知道奥莱士卡的一切，是再没有什么坏的可以贴上，好的可以添上的了。”

“他对于你说得很对：你是用一只眼睛看人的。”

“我两只眼睛都差不多看不见了。”奥洛瓦说，“我没有看见，昨天把他心爱的一只瓷杯在摸索里砸破了。”

彼得试一试逗奇虹·瓦洛夫，但这也是很难的。奇虹并不生气，斜看着，喉咙里咯咯地作响，简短且安详地回答。

“你活得很长远。”彼得说。奇虹有条理地回答:

“还有活得更长远的。”

“你为了什么生活着？你说！”

“大家都生活着的。”

“很对，但不是每个人都一辈子扫院，收拾垃圾的……”

奇虹有自己的思想。

“坐下来，就活到死。”他说。但是彼得没有听他，继续说:

“你同扫帚活了一辈子。你没有妻子、儿女，你没有任何操心的事。这是为什么？我的父亲曾给过你另外一个位置，但是你不愿意要，拒绝了。你这样固执是什么道理？”

“你问得迟了，彼得。”奇虹回答，朝旁边看去。

彼得生着气，坚决地唠叨着：

“你瞧，你活着的一辈子有多少人发财。一切的人都达到使自己舒服的目的，积蓄着钱……”

“积蓄着，积蓄着，积买到一个鬼。”奇虹说，把“着”字说得特别响。

耶可夫等候父亲生了气，骂奇虹一顿。但是他沉默了一会，喃喃地说些含糊不清的话，离开看门人走了。看门人虽然头发脱落，露出秃顶，皮肤成为单种颜色，带点黏土质，但并未遭受衰老的变换，依然身体结实，甚至取得了一种优美，而且用更加郑重、带着教训的口气说话。耶可夫觉得奇虹的说话和行为比父亲还带着“主人味”。

耶可夫自己越发明显地看出他在家属里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而唯一有趣的人却是一个陌生人，米卡。米卡在他看来既不傻，也不聪明，他是从这种估计里脱离出来，和别人不同的。性格暴躁，喜欢指挥人的米郎同米卡相处融洽，虽时常争论，却永不吵闹，而且争论时也很谨慎。家中从早到晚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呼唤：

“米卡！”达姬央娜喊。

“米卡在哪里？”母亲问。连父亲也探首窗外，呼吼着：

“米卡，是吃饭的时候了！”

米卡举着狐步在工厂里跑着，用厚毛尾巴似的可笑的话语、快乐的玩话，巧妙地扫去米郎同工人和职员们那种恼人的严峻。他称工人为朋友们。

“朋友，不是这样！”他对一个胡髭满脸、态度庄重的木匠头目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皮的小书和铅笔，或是在木板上画着图样，问道：

“你看见没有？对不对？是这样吗？怎么样？弄对了吗？”

“对的，”头目同意，“但是我们全照老法子，习惯了……”

“不对，亲爱的人，应该习惯新的东西——比较有利些！”

头目同意着：

“对呀。”

米卡那种快乐地和事务相游戏的精神，颇像奥莱士卡叔父，他这人身上看不到所有者的贪心，他的快乐的诙谐很像木匠赛拉菲姆，这个父亲也注意到的。有一次晚餐时，米卡把在座的生气的情绪清除，扫荡了以后，父亲冷笑了一下，喃语道：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安慰者’……是的！”

耶可夫有一天在发生了父亲和米郎照例的冲突以后，米卡对米郎说：

“‘可怕和嫌恶’同‘可怜和联合’便成为纯粹俄罗斯的化学！”

他立刻就安慰道：

“但这是不要紧的！这快要过去，没落了。我们在做着清洁自己的工作。……”

休息日的晚上，在花园内饮茶时，父亲抱怨道：

“我没有什么休息日，活了一辈子！”女婿立刻放起焰火，流溅出金沙般的快乐的话语：

“这是您的错处，不是别人的！休息日是人给自己设立的。生活是一个美女：她要求礼物、娱乐，乃至一切的游戏，应该愉快地生活着。每天应该寻求些快乐的事情。”

他巧妙地说了许多时候，好像演奏箫笛，在座的人们全不响了。时常，人们听着他，似乎会睡着似的。耶可夫也感到他的话语的芬香，他体验到内中的真理，但是他想问米卡：

“但是你为什么娶不美丽而且愚蠢的女郎呢？”

耶可夫看出在他对于妻子的态度里有一点虚假，太客气且着重的关切；耶可夫觉得他妹子也感到这虚假。她悲郁地、沉默地生活着，十分容易惹气，而且时常和米郎热闹地谈论政治，却不大和快乐的丈夫交谈。除了政治以外，她是不会谈什么的。

耶可夫有时心想米卡并不是从快乐、无忧的国土里出来的，而是从一只深黑、烦闷的坑内跳了出来，闯到不相识的，对于他完全新颖的人们前面，为了到底达到了的快乐，在他们面前舞蹈，说笑话，对于他们的富裕深为感动，而且有点惊讶。就在他的这种惊讶里耶可夫

注意到一点愚蠢：一个男孩走进了玩具店里时是这样惊讶的，但是这个男孩是聪明的，立即分辨出哪一种玩具好些。

家中和工厂里一切人中间，有两个人确定地不爱达姬央娜的丈夫的是尼基大和奇虹·瓦洛夫。耶可夫问奇虹喜欢不喜欢米卡，看门人安静地回答：

“不信实的人。”

“什么？”

“一只苍蝇。坐在一切的烂东西上面。”

耶可夫坚决地追问老人许多，但是他终于没有说出一点明白的话：

“你自己看见的，耶可夫，”他说，“你看见的，这人很会装样。”

僧士也这样说着。

“他这人火性很大，”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看见许多这类能言善语的人。他们尽搅乱别人，自己也被话语搅缠住了。你对他说东，他偏要说西……是的，是的。”

听得奇怪的是这个温良的丑人生气地说话，几乎带着完全于他本性不适合的恶意。更使人惊讶的是奇虹与叔父对于达姬央娜的评价完全一致，两老人平日并不和谐，陷于一种显明却是沉默的仇恨之中，几乎互不交谈，互相躲避。在这上面，耶可夫又看出了他最感厌烦的人类的蠢性：这种人明天就要被死亡颠覆的，还有什么不相和谐呢？

尼基大叔父快要死了。耶可夫觉得父亲在努力促成这事，每次遇见僧士时，他总要讥刺他，责备他：

“我在人世一辈子活着像一条公牛，你却像一只猫。大家都张罗着让你暖和些，舒适些，甚至好像看不见你是驼背。大家全把我当作恶人，我哪里是恶人呢？我一辈子……”

僧士将头缩进驼峰里，咳嗽一声，请求道：

“你别生气。”

对于父亲，对于他的裸露的，好像涂上肥皂的，蒙着一层灰白细毛的胸脯所生的嫌脏的感觉也妨碍耶可夫的生活，这感觉是极难掩藏的。他有时提醒自己：

“父亲。我是他生出来的。”

但是这也不能将父亲装饰起来，不能消灭对于他的嫌脏，甚至还含着点可生气的、使人侮辱的感觉。父亲几乎每天进城好像就为了监督僧士的死。他喘着气，艰难爬上阁楼，坐在僧士床旁，红肿的眼盯住他。尼基大默不作声，咳嗽，锡样的眼神望着天花板。他的手开始不安静，不住地抽拉袈裟，从上面摸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站起来，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咳出脆音了吗？”哥哥问。

尼基大爬到窗前，手抓着哥哥的肩，还抓住床背、椅背；袈裟挂在他身上，像破桅檣上的帆。他坐在床旁，张开嘴，看望下面的花园和远处深黑的、含怒的、马鬃般的树林。

“好了，休息休息吧。”哥哥说，拉着枯萎的耳根，走下楼去，通知奥洛瓦道：

“咳出脆音了。快了……”

肥胖的僧士玛尔达里神父来了，力劝送尼基大到修道院去。根据某种章程，他应该死在那里，而且必须葬在那里；但是驼子劝奥洛瓦道：

“等我死后再运去好了。”

驼子再三哀求着：

“棺材盖做得高些，不要压紧。千万别忘啦？”

战争开始前四天，他死了，死前的一天要求家人通知修道院：

“让他们来接我，他们到的时候我就会死的。”

死的那天早晨，耶可夫扶着父亲到阁楼上去。父亲画着十字，注视黑暗的、灰烬似的脸和半闭的眼睛，陷下的嘴。尼基大不自然地大声说：

“恕了我吧。”

“你怎么？为了什么？”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喃声说。

“为了我的孟浪的举动……”

“恕我吧。”彼得说，“我有时同你开玩笑……”

“上帝是不会责备玩笑的。”僧士微语。彼得停顿了一下，又问：

“你现在怎么样呢？……往哪里去？”

“我忘记了，”僧士匆忙地说，打断哥哥的话，“耶可夫，你对奇虹说一声，叫他把凉亭旁边的枫树锯了去，这枫树是长不高的……”

耶可夫听着这种过分真切的嗓音，瞧着胸骨非人形地耸高，好像匣子的角，感到十分难受。总之，在这一堆裹着黑衣，手内持铜十字架的不动的骨架里，毫无人形的遗留。耶可夫很可怜叔父，但是心里总要想：老人和一切家人都要在众人面前死去，这种规矩有什么道理？

父亲怕他兄弟还要说什么话，等了一会，才由耶可夫搀着手，默默地低下头，走出去了。在楼下，他说：

“快死了。”

“是吗？”米郎问，坐在桌旁，一大张报纸遮住半个身子。他问着话，眼睛没有离开报纸，但是，后来将报纸朝桌上一扔，对坐在角落里的妻说：

“我是对的，你看！”

他的圆圆的身体的妻子滚到桌边。母亲坐在窗前，害怕地问：

“米郎，果真，果真发生战争了吗？”

“第二个阿尔达莫诺夫又完了。”彼得大声提醒着。

“自然是扯谎。”米郎对妻或耶可夫说。耶可夫正在俯身就着报纸，读惊慌的电报，心里猜度着：这一切将对他发生什么危险？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摇着手，到院子里去，院内太阳把地上的石块烤得烫热，热钻进绒靴的软底里去。窗里流出米郎教训式的、严肃的话语；耶可夫站在窗前，持报在手，看见父亲举起红红的拳头向什么东西威吓着。

第三天清早，僧士们来了，一共七个人，全是不同的身材和腰围。耶可夫对他们分辨不清，好比新生的婴孩似的。内中只有一个人，身子最高最瘦，长着浓密的胡须，带着对于僧士，又对于这件事不相配的洪响、快乐的声音，在众人前面走路，手持黑大十字架，仿佛是没有脸容的：他的头发秃光，鼻子在脸颊上浮游，除去秃头和胡须之间有两个小黑酒窝以外，脸部上什么也没有。他走路时慢吞吞地举腿，像是瞎子，他唱出三种声音：

“神圣的上帝”低声，近乎Bass（低音）；

“坚定的神圣的”，高些，带点Tenor（中音）；

“神圣的，不死的，赐恩惠于我们！”唱得那样响亮，连赶在前面快跑的小孩们都惊讶地望他的胡子，一个看不见、唱出三音的嘴的容器。

出殡的行列从街上出广场时，发现广场上挤满了市民们、后备兵、玛尔文中尉的兵丁，还有不多的官员和僧士在一群人的中央。冷酷的中尉像在阅兵礼时一尊石像似的站在兵丁前面，太阳照耀着他；圆锥形的神父和教堂执事们也像金像般站着，在太阳下溶化，袈裟的

光辉也落在玛尔文中尉身上；一个肥胖的、带着净铁般脑袋的军官挥摇军帽，在读经台面前跳跃。

三种音调的僧士摇着黑十字架，在人墙前面止步，用低音说：

“散开些！”

然而人们没有在他面前，却在一匹警察副区长埃开的栗色的、高大的马前面散开了。他挥着白手套，驱马到僧士身旁，马横在街头，用责备的、生气的声音喊道：

“往哪里去？你们没有看见？往回走！”

僧士举高十字架，拉长着调子说：

“神圣的上帝……”

“万岁！”军官喊，广场上的全体民众发起好几种声音，疯狂地喊：

“万——岁……”

埃开站在马蹬上面，也喊道：

“彼得，请你绕小胡同！绕着走！米郎，请求你。这地方十分兴奋，你怎么能这样？”

彼得站在棺材前面，由妻子和耶可夫扶住，仰头望埃开的木脸，阴郁地朝抬棺材的僧士们说：

“转弯走吧，神父们……”

他哭着补说一句:

“显然是最后一次下命令了……”

这一切耶可夫觉得不大体面，甚至有点可笑，但是弯进鲍里娜住的胡同里去的时候，他看她迎着殡葬的行到迅快地走来，穿着白衣，撑了玫瑰色的洋伞，匆快地在凸出的、紧绷的胸脯面前画着十字。

“她欣赏玛尔文去了。”他立即猜到，惹恼得喘气。僧士们走得快些，黑须的那个唱得轻些，阴郁些，至于歌唱班完全不响了。市外屠宰场对面停着一辆奇怪的大车，盖上黑呢，套好两匹杂色的马，棺材放在车上，开始做追悼祭。然而从街上，好像从喇叭管里，传来声势浩大的铜器的吼声，音乐奏着“上帝佑吾皇”，三所教堂的钟叩响着，流来了一阵阵灰尘似的，烟云般的咆哮:

“呀——呀——呀——呀！”

耶可夫觉得他听见了玛尔文中尉指挥的声音:

“立正！”

追悼祭后又得回到婶母的家去，在遗念桌旁坐了许久时候，听父亲生气的怨语:

“哪一个傻子吩咐把大车放在屠宰场前面？”

“警察，警察。”米卡安慰他，还解释道，“您知道，这不大方便。一面是民族的兴奋，另一面却是灵车，不大配的……”

米郎舔去唇上的微笑，对耶古夫莱夫医生说（在艰难的、不愉快的日子里，他特别地显露在人前）：

“假如我们都仰着肚子倒下来，像银公爵里的米奇加……总而言之，世上的一切是以数字的比例决定的……”

“技术来决定的。”医生反驳。

“技术吗？是的……但是……”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耶可夫才从这闷损的麻烦事情里脱身出来，跑到鲍里娜的家去，心里感到从来没有的，在这时间以前没有体验到的恐慌，预感到将生出一点不寻常的事来。这事情果真发生了：

“喔唷。”鲍里娜的厨妇说，当耶可夫从院子里走过，走进厨房里的时候。她说完了，就沉重地坐落在炉旁板凳上面。

“下贱的拉牵的女人。”耶可夫回答，站在屋门外，倾听明晰的、兵士式的步声和熟识的军人的声音：

“所以应该要考虑一下，是，或不是？……您考虑一下吧！”

“还称呼您，”耶可夫忖度着，“也许还没有出事。”

然而打开门，站在门限上，他立刻相信一切业已发生过了。冷酷的中尉严厉地皱紧眉头，站立屋子中央，军褂纽扣解开着，手插在袋里，军褂下面看得见背带，一根带子从裤子的纽扣上离开；鲍里娜坐在沙发上面，脚压在脚上，一只脚上的袜子像螺旋样子似的褪了下来，她的活泼的眼睛显得不寻常地圆，漾出厚厚的红润的脸涨得通红。

“怎么样？”冷酷的中尉问，这问话完全证实了耶可夫的一切疑团。他往前走一步，帽子扔在椅上，用自己不认识的、脱口而出的声音讲话：

“我从殡葬上回来……从追悼宴上……”

“是吗？”中尉用主人的口气反问着。鲍里娜欠直身子，香烟摇晃着，吐出一口烟，并不像做错事似的，却是不介意地说：

“伊鲍里脱·赛尔诺维奇劝我去做看护妇……”

“做看护妇吗？嗯，是的，”耶可夫说冷笑了一声。冷酷的中尉当时朝他走了一步，明朗地问：

“这冷笑是什么意思？请您记住：我是不，不爱吹牛的！不，不能忍受的！”

在这两三分钟里，耶可夫感到从他身上通过一阵气恼、恶狠的热流，遗留下一种压迫的、近乎悲苦的意识，意识到这小女人为他所需要的，正和他躯体上任何部分一般，他是不能允许她脱离掉的。由于这意识，怒气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发着冷，站起身来，手插进袋里：

“不许走近来！”他警告中尉，感到他的眼睛瞪得发痛。

“这，这是为什么？”中尉问，又走了一步。他这种爱叠句的讨厌的习惯，耶可夫素来不大喜欢，现在把他引到疯狂的地步，他想把手伸出袋里，喊：

“我要杀死你！”

玛尔文中尉抓住他的手，痛苦地掐着手腕，手枪在口袋里沉沉地发了一枪。耶可夫的手发出剧烈的痛，好像手肘间折断了似的，后来从口袋里挣脱出来。中尉从他的手指里夺去手枪，扔在沙发椅上，说道：

“没有成功！”

“耶可夫，耶可夫！”彼得听到洪响的微语，“伊鲍里脱·赛尔诺维奇，先生们！你们发疯了吗？为了什么？这是闹乱子！为了什么？”

“唔，唔，”冷酷的中尉吼叫起来，拉住耶可夫的胡须，往下揪着，让他鞠躬下去！“赔……赔罪……傻瓜！”

他每说一个字，就把胡须往下拉一记，后来又朝下颚轻声的一击，让那把胡须举将起来。

“唉，唉，真是难为情！”鲍里娜微语，拉中尉的手肘。

耶可夫的右手不能动，但是紧咬牙根，用左手推开中尉。他吼叫着，脸颊上流着耻辱的泪。

“不许触动我！”中尉喊，推他一下，让他坐在沙发椅上，手枪上面。耶可夫手掩脸，忍住眼泪，在半昏晕的状态中闭住气，头脑里轰响，听不大见鲍里娜的喊声。

“我的上帝，这真是不体面！你们，你们怎么这样！真是乱子！为了什么？”

“滚你的蛋，小姐！”中尉发出生铁的声音说，“拿一个卢布去，作为快乐的代价。这，这是很够的了！我不喜欢吹牛，你是最寻常的一

个女子……”

中尉用沉重的脚步踩着地板，拍响着门，出去了，遗留下挂灯上玻璃的碎响和鲍里娜简短的尖叫。耶可夫站住松软的腿跟，两腿弯曲，全身抖索，像受了凉；鲍里娜站在灯下屋子中央，她的嘴张大着，她瞧着手里污秽的钞票，喘着气。

“混蛋，”耶可夫说，“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你还说过……应该打死你……”

女人看了他一眼，把钞票扔在地上，带着惊讶，用哑嗄和拉长的声音说：

“真是混账东西……”

她坐到沙发椅上，弯腰，手捧住头。耶可夫举拳击打她的肩膀，喊道：

“把手枪给我……”

她动也不动，还是那样惊讶地问：

“那么你爱我吗？”

“我恨你！”

“你瞎说！现在你还爱着！”

她迅快地跳到他身上去，耶可夫竟来不及推开她，她抱他的颈脖，用紧咬似的亲吻，带着疯狂的固执，炙烧他的皮肤，热气吹进他的眼里，嘴里微语道：

“瞎说，瞎说，你是爱的。我也是这样！唉，你这柔软的，我的咸人儿……”

“咸人儿。”她的心爱的亲热的字眼，只到了最强烈的兴奋的时间内才说出来，永远使耶可夫醉得生出一种甜蜜的温柔的兽性的冲动。在这时候也是如此。他揉她，掐她，吻她，喘着气，喃声说：

“下贱东西。讨厌的。你知道……”

一小时以后他坐在长沙发上，她躺在他的膝旁。他摇着她，惊讶地想：

“一切都很快地过去了！……”

她疲乏地说：

“我生了气，想扔弃你。你尽忙着自己的事，办什么丧事，可是闷得要命。我也不知道你爱我不爱。现在你会强烈地爱，因为你会吃醋，在有了醋心的时候……”

“最好离开这儿。”耶可夫疲乏地说。

“是的。去巴黎，我会说法国话。”

他们没有点灯，屋内又黑又闷。后备的兵士们、女士们，在街上呼喊，虽然天色已到了深夜。

“现在国外是去不成的了，那里有战事。”耶可夫忆起来了，“战争，真是要命……”

女人重又说起自己那套话来：

“唯有狗相爱是不吃醋的。你看，一切的戏剧、小说，全是从吃醋里出来的……”

耶可夫冷笑着，抖索了一下：

“手枪射得还好，子弹会击中我的脚，现在只是裤子上有了一个小洞。”

鲍里娜将手指伸进小洞里，忽然呜咽地哭了，带着静静的却是恶毒的恨意说道：

“可惜你来不及把他击死，朝他那个紧绷绷的、橡皮似的肚腹上面！”

“不许说！”耶可夫说，强烈地摇她的身体。然而她继续从牙缝里发出啸声，还是凶狠地说：

“混蛋！臭骂了我一顿！你们这些人全是……你们一点也不懂得女人！”

翘起肿肿的嘴唇，露出紧咬的狐狸似的牙齿，她补说道：

“即使女人变心，这并不等于她不爱这男人呀！”

“你闭嘴，我说。”耶可夫喊，掐得她呻吟起来：

“喔唷，我感到，你是爱的！耶可夫，我的咸人儿！……”

黎明时他举着轻松的步伐，离开她家，感觉自己是一个人，在危险的游戏里赢到了一点珍贵的东西。更加增强他心脏跳动的还有以下的事实：他临走时问鲍里娜要她藏起来的手枪，她不肯给他，他不得

不说他没有手枪不敢出门，当时告诉她那件诺司可夫的历史。鲍里娜的惧怕使他十分高兴，她的心神骚乱使他确信她确是珍重他，爱他。他叹气，摆手，责备她说：

“为什么你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情？”

于是她惊慌地计较起来：

“侦探——自然这是很有趣的！譬如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你读过没有？但是我们这里的侦探一定也是混蛋，对不对？”

她把手枪交还给他，想查一查，手枪还能射击不能，便劝耶可夫朝打开的壁炉上放一枪。耶可夫只好伏身在地板上面；她也躺下来。耶可夫开枪，一阵煤灰生气地从壁炉里吹到他们身上，鲍里娜啊呀地喊了一下，滚到旁边去，后来举起手掌，轻声说道：

“你瞧！”

在油漆的地板边上有一个深斜的小洞。

“你想一想，死神钻到那里面去了！”鲍里娜说，叹了一口气，皱紧细描的眉毛。

耶可夫还从未看见她这般可爱，从未感到她这般亲近自己。在他讲述诺司可夫的事情的时候，她的眼睛露出孩子气的惊讶，在她的少女形的尖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点的恶意。

“她并不感到错处。”耶可夫惊讶地想，这使他感到愉快。

她送他走时，摸着耶可夫的胡须，说道：

“唉，耶可夫，耶可夫！原来这个样子！我们是正经的吗？唉，我的上帝……但是这个混蛋！”

她的手掌握成拳头，摇撼着。她恨恨地，抱怨着：

“老天爷，有多少混蛋在世上！”

忽然她抓住耶可夫的手，忧郁地皱紧眉梢，轻声说：

“等着，等着！这里有一个姑娘，啊，是的！”

她脸上露着笑容，对耶可夫画着十字，放他走了：

“去吧，咸人儿！”

早晨是凉爽的，有露水；吹着黎明前的风，绿珠色的天呼吸出苹果的香味。

“她自然是一赌气才犯了淫，等父亲一死，就娶她。”他宽容地想，立即忆起“安慰者”赛拉菲姆可笑的语来了：

“一切女人全好像快沉入水中似的，看见一根干草也要抓一把。你去捉她就是了！”

一想到冷酷的中尉，使他生出惊惶，他不像一根干草，生了气，大概要做点下贱事情出来的。但是中尉不久就要出发去打仗。耶可夫想起诺司可夫居然也安静了一点，虽然他仍旧疑心地环顾，细心倾听，口袋内握住手枪柄，诺司可夫是时常在这个时间内捕捉耶可夫的。

过了两星期，对于猎人的恐惧重又像煤气的浓烟般拥占耶可夫的全身。星期日，耶可夫视察向伏洛博诺夫买来用作劈砍的树林，看见了诺司可夫，从丛林里出来身上挂着捕机，背后扛着麻袋。

“幸福的遇合。”他说着，走近拢来，除下帽子——他照兵士的式样戴帽；帽顶的圈子折到右眉上，脱下来时不握住鸭舌，却拿着帽顶。

耶可夫不去回答他的奇怪的问候，在这里面感到了威吓，咬紧牙齿，紧捏住口袋里的手枪。诺司可夫也沉默了一分钟，手指摸弄帽子的里层，不看耶可夫。

“嗯？”彼得问。诺司可夫抬起狗眼，摸竖直的坚硬的头发，明晰地说：

“您的爱情，就是潘拉该亚·安特列也夫纳同司拉特阔潘夫且瓦神父的女儿认识了。您最好对她说，叫她不要和她相交。”

“为什么？”

“是这样的……”

猎人听着城内的钟响，补说道：

“我是从心灵里劝告，希望您好。您可以赏给我……”

他望着天空，数道：

“三十五个卢布。”

“我要打死这狗！”耶可夫心里想，一面数着银钱。

猎人收下钞票，拐着腿转弯，铁制的捕机撞击得发响，没有戴帽，就钻进林内。耶可夫感到这人使他更加不愉快了。

“诺司可夫！”他大声唤。诺司可夫已被松枝掩没半身，当时站住了。耶可夫对他提议：

“你最好停止做这件事吧！”

“为什么？”诺司可夫问，头伸到前面，耶可夫觉得在诺司可夫空虚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点惧怕或很恶毒的意思。

“危险的事情。”耶可夫解释。

“必须会做，”诺司可夫说，眼睛的光焰熄灭了，“对于不会的人——什么都是危险的。”

“随便你吧。”

“您说这话，违反了自己的利益。”

“在仇恨之中，有什么利益可说的。”耶可夫喃语，后悔他同侦探谈起话来了。

“同他讨论什么，你这疯子……”

诺司可夫教训似的说：

“没有这个活不了的。每人有自己的仇恨，自己的需要。再见吧！”

他转身背着耶可夫，钻进浓绿的松树里去了。耶可夫听他拨开有刺的树枝，干枝脆响着，便迅快地走到林道上，一匹套着弹簧马车的马等候着他，便赶着进城去见鲍里娜。

“真是坏蛋！”鲍里娜近乎喜悦地惊讶了，“已经打听出她常到我家来的事情了吗？真行呀！”

“为什么你同这类人交朋友？”耶可夫生气地责备。但是她也生气地拉胸间黄色的薄纱围巾，叽叽咕咕地说：

“第一层：这是为了你！第二层：是叫我养猫、狗，姘玛尔文吗？我一个人住在家里，像住着牢狱，没有人伴着上街。她这人还有趣，她借小说、杂志给我，研究政治，讲解一切的事情。我曾和她在博博瓦的中学校里同过学，后来我们相骂了……”

指头触他的肩膀，她更加惹恼地说：

“你心想过秘密情妇的生活是轻松的吗？司拉特阔潘夫且瓦说情妇像一只橡皮套鞋，在地上污秽的时候是用得着的。她同你们的医生来往，他们并不隐瞒，你却把我藏起来，当作隐疾看待，你不好意思，好像我是斜眼或驼子，但我并不是丑物……”

“等一等，”耶可夫说，“我会娶你的，我说的是正经话，虽然你是一只猪……”

“我们两人，谁比较有猪相，还是问题呢。”她喊着，孩子气似的哈哈大笑，重复着说，“猪相呀，蠢相呀，弄乱了！我的咸人儿……亲爱的，不贪心的！别人也许不作声。这侦探是于你有益的……”

耶可夫照例心神安宁地离开她的家里。过了七天，清早时候，计时员叶拉更，小小的身材，雀斑脸，歪鼻子，报告说黎明时职工们曳网捕鱼时，一个织工莫尔特维诺夫想去救落水的猎人诺司可夫，几乎也淹死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面。耶可夫听着鼻音腔的报告，伸腿坐着，为了把两手深藏在袋里，他的手抖索起来了：

“他们把他淹死了。”他心里想，设想着莫尔特维诺夫带着一副柔和的女人的脸，决不相信他会杀死什么人的。

“幸福的事件。”他心想，轻松地叹气。鲍里娜也同意着这是幸福的事件。

“自然这样是最好的。”她说，正经地皱眉头，“因为如果用别种方法把他杀死，那么一定要闹嚷起来的。”

但是她又惋惜起来：

“有趣些是把他捉住，让他忏悔，再把他绞死或枪杀，你读过的……”

“你尽说无聊的话，鲍里娜。”耶可夫打断她。

过了几个静谧的日子，耶可夫到伏尔哥洛特去了一次。等他回来后，米郎开心地皱眉，说道：

“我们这里又发生一件肮脏的历史，埃开奉到省里的命令，开始侦查猎人淹死的情形。莫尔特维诺夫、基略可夫、伙夫克洛托夫——那个小丑角，凡是同猎人一块儿捕鱼的人全被捕了。大概他们看出内中有点政治性质。……自然这不是什么撕破了耳朵的事情……”

他在钢琴旁站住，手指玩弄眼镜，眯细的眼睛朝角落里看望。他穿着揉皱的瑞典式的短褂，栗色的裤子，高及膝盖、蒙着尘埃的皮靴，颇像一个机器匠。他的剃得干净的，耸骨的脸颊和剪短的胡子像一个军人。无论他说什么，或怎样说，他的不大动的脸差不多是不变的。

“疯痴的时代！”他凝虑地说，“我们加入了新的战争。我们的打仗照例是为了使眼睛避开看见自身的愚蠢。同愚蠢交战呢，不会，也没有力量。工党想在农人的土地上面夺取政权。名列这党内的有商人的儿子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一个负有完成使国家工业上、技术上欧化的伟大事业责任的阶级里的人。离奇上面的离奇！背叛阶级利益应照刑事罪处罚，实际上这是叛国……对于知识分子郭里慈魏托夫，我是了解的，他没有任何关系，自身不知向何处容留，因为他没有能力，不爱劳苦，只会读书，谈论。我以为俄国的革命事变，是无能的人们所做的唯一的事。……”

耶可夫觉得米郎说话时，看见满屋的人在他前面，他不停地眯小眼睛，终于完全闭住了。耶可夫停止听他的话，想着自己的事：侦查诺司可夫事件的结果如何？会不会牵到他，耶可夫身上？

米郎的妻子怀了孕，像一只五星柜，看了丈夫一下，用疲乏的声音说：

“去换衣裳吧！”

米郎听命唯谨地把眼镜架在鼻上，走了。

一个月，差不多所有被捕的人全释放了。米郎用不许反驳的严厉口气对耶可夫说：

“把他们都开除。”

耶可夫已经早就不自觉地习惯于服从米郎的严肃的命令，这还方便些，卸除对于厂务的责任，但是他到底说道：

“那个伙夫应该留下来。”

“为什么？”

“他这人是快乐的，可以使人们解闷。”

“是吗？也许留下好。”

米郎舔着嘴唇，说：

“丑角确是有用处的。”

有的时候耶可夫觉得大致一切都好，战争把人们压得紧紧的，大家都静谧凝想起来。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经历不愉快的事情，预感到一切对于他尚未完结，模糊地期待新的事情的发生。期待并不很久，城里重新出现了涅司铁连阔，手携高身的女太太，像魏拉·博博瓦。他在屋上遇见耶可夫，远远地就盯看了一眼，走拢来时，互相问候以后，问道：

“一小时后，您能不能到我那里来一趟？我住在丈人家里。您知道，我的太太快死了。所以我请您，不要在大门上按铃，免得惊吵病人，您可以从院子里进来。再见吧！”

这一小时是累重，而且不自然地长，耶可夫·阿尔达莫诺夫累乏地坐在一间放满书橱的屋内椅上的时候，涅司铁连阔侧耳静听了一下，

轻声说：

“我们的朋友被人弄死了。这是无疑的，虽然没有证据。做得很巧妙，可以嘉奖的。现在有这件事：您的心上人潘拉该亚和司拉特阔潘夫且瓦小姐相识，这位小姐最近在伏尔哥洛特被捕了。她是不是相识的？”

“我不知道。”耶可夫说，立刻全身出汗。宪兵军官把手端到鼻子旁边，一面审看指甲，一面很安静地说：

“您知道的。”

“大概相识的。”

“这就对了。”

“他需要什么？”耶可夫猜想，蹙额看那张灰色的、凸出红筋的、扁平的脸，宽阔的鼻子，模糊的眼睛，从这眼睛里好像渗出严重的烦闷，流出强烈的酒气。

“我和您说话并不是正式的，只像一个朋友，希望您好，还关心您的事务上的利益。”耶可夫听着嘶哑的话语，“你瞧，就是这么回事，我的尊贵的……枪击手！”宪兵军官冷笑一下，沉默一会，就解释道：

“我说枪击手，因为我还知道您有一次不成功地使用了火器。事情是这样的：司拉特阔潘夫且瓦小姐同潘拉该亚——您的心上人相识。现在请您考虑一下，猎人诺司可夫的事务性质，除去你我以外，是谁也不会知道的。我是这相识的锁链里之外。诺司可夫并不傻，虽然性子是松软的……”

涅司铁连阔叹了一口气，朝桌子底下看了一下：

“一切事情是没有永久的。现在剩下了——您……”

耶可夫觉得从军官的嘴内出来的不是言语，却是柔细的、看不见的绳索。这绳索套他的颈脖，捏得非常紧，使胸脯发冷，心脏停跳，周围的一切摇曳怒吼，像冬日的狂雪。但是涅司铁连阔显然故意慢吞吞地说：

“我以为，我差不多相信，您在言语间有点不谨慎，是不是？您想一想看！”

“不。”耶可夫轻声说，怕他的嗓音露出真情来。

“真的吗？”军官问，红手指挥摇着胡子。

“不。”耶可夫摇头，重复说。

“奇怪，很奇怪。但这是可以改正的。现在应该用另一个人，于你们有益的人代替诺司可夫。有一个名唤米娜也夫，会到您那里去，您能不能雇用他？”

“好的。”耶可夫说。

“这就好了。完了。请您谨慎些！不要对任何太太们说，一句也不要说！明白吗？”

“他像同小孩、傻瓜说话似的。”耶可夫想。

以后宪兵军官说秋天飞鸟的时期临近，又说战争、妻子的病，现在他的妹子服侍他妻子。

“但是应该要准备更坏的情势。”涅司铁连阔说，抓住胡须，举到厚厚的耳根上面，上唇也随着微举，露出黄澄澄的牙骨。

“快逃走。”耶可卡想，“他会把我弄进圈套。离开这里。”

“滚你们这些人的蛋。”他心想，在奥卡河岸旁行走。“你们于我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

细雨，秋天的预报者，懒洋洋地在地上散播，黄澄澄的河水起了涟波。和暖到使人呕吐的空气里有一点更加增加耶可夫悲哀的气息。难道不能生活得安静、随便，没有这一些无用的、无意义的惊慌吗?

然而月份沉重而多量地载着一些异乎寻常的惊慌状态，鱼贯地移动，像重载火车一般进入严冬的风雪里去。

莫洛作夫家里的一个扎哈尔，从战场上回家，胸前挂着“葛渥尔基司基”十字勋章，烤焦的秃头上全是红疮疤，耳朵被揪去了一块，右眉的地位上有一条红疤，疤底下藏着一只被压折的、死人似的眼睛，另一只眼睛露出严厉、注意的神情。他立刻同伙夫克洛托夫熟识。“安慰者”赛拉菲姆的跛足的学徒奏唱起来了：

“唉，风呀，雨降，

卧在壕沟里。

拼命地帮忙

替欧洲打仗！”

耶可夫问莫洛作夫：

“怎么样，扎哈尔，我们打得不好吗？”

“没有什么好的。”织工回答。他的声音像大胆的狗叫似的，话语里听出伙夫的小调一样狠心的无耻。

“我们这里没有主人，耶可夫，”他朝着主人的脸说，“做主的全是恶徒。”

这人和伙夫瓦喜卡两人有点特别地显著了起来，好比在黑暗的秋夜里点燃着的街灯。快乐的达姬央娜的丈夫穿着口袋宽阔得可笑的裤子，裤子的颜色和扎哈尔的破烂大衣相同。伙夫看了他一眼，唱道：

“这真是笨蛋用的裤子！

立刻看出了区别：

这一条长出脑瓜，

那一条长了屁股！”

使耶可夫惊讶的是妹夫对这嘲笑并不生气，只是哈哈大笑，显然鼓励伙夫再做些话语的捣乱行为出来。工人们也笑了。后来扎哈尔·莫洛作夫把一只茸毛的小狗领到院里来，它的绒毛的尾巴英雄气概般翘到背部，尾巴的末端系着白色的“葛渥尔基司基”十字勋章，在那里摇晃不已。当时工厂里的人全哈哈大笑。米郎受不住这样的恶作剧，警察将扎哈尔逮捕，小狗落在奇虹·瓦洛夫手中。

市街上走着跛腿的、盲目的、断手的和各色各样破折的人，全穿着兵士的大氅。周围的一切染成他们的衣裳的脓水似的颜色。城里的太太们领这些四肢残破的兵士一同去游玩。细瘦身材，像扫帚一样的

魏拉·博博瓦指挥着这些太太们，她也吸引鲍里娜做这些事，但是她摇头喊嚷，还抱怨道：

“不，不，我不能够！这太不好看了！你瞧，耶可夫，他们全年轻，健壮，可是全都得了残废，他们身上那股味气，我真受不了！喂，我们走吧！”

“往哪里去呢？”耶可夫悲哀地问，看出他的女人更加容易惹恼，抽许多许多的烟，嘴里呼吸着苦焦的气味。总之，城中，特别是工厂里，所有的女子全变得恶狠，尽嘟哝，叹气，抱怨生活程度的高贵；她们的丈夫们呼啸着，要求增加工资，却工作得更坏了。工人的村落晚上更见喧哗，照新的样式哄闹着，怒喊着。

举止严肃的铜匠米娜也夫在工人中间闪来闪去，这人有三十多岁，皮肤黑褐，鼻子巨大，像犹太人。耶可夫畏葸地躲开他，竭力不和铜匠的眼神相遇。这铜匠的黑眼向一切的人们看望，似乎忘却了什么，不能忆清似的。

父亲在院内泅游，像污秽的碎木块一般，勉强移动着病足。现在，在他的宽阔的肩上披了一件旅行用的狐皮大衣，皮子全磨得平平的，他止住人们，厉声询问：

“你往哪儿去？”

人家回答后，他挥手喃语道：

“嗯，去吧。游手好闲的人们！臭虫们，你们靠我的血生存着呢！”

他的紫藤色的、浮肿的脸，嫌恶地抖索着，下唇塌了下来。妹妹达姬央娜整天翻阅报纸，也是害怕到耳朵永远发红的地步。米郎像小鸟般飞到省里、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处，回来后踩着美国皮鞋的宽后跟，幸灾乐祸地讲述一个酒醉的、荒淫的农人，像水蛭一般吮咬着皇上的身体。

“这个农人我不相信是活的！”眼瞎了一半的奥洛瓦固执地说，同儿媳并坐在沙发上面，她的两岁的儿子伯拉东在沙发上喊叫，乱动，“这是故意造出谣言，做一个譬喻……”

“这真有趣！”快乐的达姬央娜的丈夫说，“这真新奇！乡村在报仇！啊？”

他喜悦地擦肥胖的、长满栗色茸毛的手。他一个人带着信心等待什么节日。

“我的天！”达姬央娜恼怒地喊，“什么东西使你喜欢？我真不明白！”

米卡惊讶地张嘴喊道：

“怎么？你不明白吗？那么你该明白！乡村对于所忍受的一切是会报仇的！它以这农人为代表，制成了破坏一切的毒质……”

“等一等！”米郎皱眉说，“最近你还说着另一种话……”

但是米郎近于疯狂地吞咽着说出来的话语，用极感动的微语说道：

“这是——象征，并不完全是——农人！三年前，他们庆祝皇朝三百年纪念，那不是……”

“胡说八道。”米郎厉声说。耶古夫莱夫医生照例冷笑了一下。耶可夫心想要是这类话让宪兵军官知道了的时候……

“为什么尽说这类话？”他问，“有什么意义？”

他注意到米郎也是精神异常地散漫，而且显得惊慌，这特别使耶可夫感到不快。所有的人中间，只有米卡一个人到底还带着原来的样子，还是像陀螺似的旋转，溅出玩笑的话语，晚上奏着弦琴，唱道：

“我的妻子在棺材里……”

但是达姬央娜已经厌听他的小调：

“真是讨厌死了！”她说着，便去找儿女去了。

米卡懂得巧妙地安慰工人。他劝米郎在乡下收买面粉、豌豆、马铃薯等物，照本卖给工人们，只加上运费和损折。工人们很喜欢这个办法，耶可夫开始明白工厂对于这快乐的人比对于米郎相信多些，耶可夫也看出来米郎时常和达姬央娜的丈夫吵嘴……

“你愿意顺风转舵，是不是？”米郎清清楚楚地问，不隐瞒着忿恨的心情。米卡微笑着回答：

“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权利……”

“你究竟是谁？”米郎喊。

“你们闹嚷得也够了吧？”彼得·阿尔达莫诺夫嘟哝着说，但是耶可夫在父亲的模糊的眼睛里，看出了愉快的火星，老人看着女婿和侄儿口角感到愉快。在听见达姬央娜惹恼的尖叫的时候，他暗笑一声，在母亲畏葸地请问着“达姬央娜，给我再斟一杯……”的时候，他又暗笑了一声。

新的一切是恐慌的，似乎是忽然和前面没有联系而跳跃出来的。忽然，眼睛全瞎的婶母奥洛瓦着了凉，过了两昼夜就死了，她死后过了几天，一个消息像雷响般震聋了城市和工厂：皇上逊位了。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共和国？”耶可夫问快乐得将鼻子插进报纸里去的兄弟。

“自然是共和国！”米郎回答，俯身桌上，手掌支住布展开来的报纸。纸被拉得紧紧的，忽然撕裂了。耶可夫觉得这是恶兆。米郎挺起腰来，他的脸是不寻常的，他用不是他本有的声音，嚷闹地却和蔼地说：

“俄罗斯开始了恢复，更新。你瞧着吧，弟弟！”

他挥着手，似乎打算拥抱耶可夫，但是一只手立刻垂了下来，另一只手仍旧在外面伸着，一会儿举了起来，扶正了眼镜，重又伸出手来，像红绿灯闸，宣布说他明天晚上就要到莫斯科去。

米卡也是挥着手，像冻僵的马车夫，喊道：

“现在一切都将进行顺利。现在人民将说出自己的强有力的话语，早就在他们的心灵里成熟的话语！”

米郎不再和他辩论，凝虑地微笑，舔着嘴唇。米卡看出来真是这样的：一切进行顺利，大家都喜欢。米卡在台阶上对聚在院里的工人们讲述彼得堡的情形，工人们呼喊万岁，后来抓住米卡的手脚，开始把他向空中抛掷。米卡缩成一团，像一个大球，大家也去抛掷米郎，但是他好像在空中破裂了，好像他的手和脚全脱离开来了。一群老工人包围米卡，一个身材高大、血筋暴出的织工格拉西姆·伏意诺夫朝他的脸上呼喊：

“米脱里·伯夫洛夫，你是合适的，合适的，明白吗？伙计们——喊他的万岁！”

大家喊着万岁。伙夫瓦喜卡，秃光的脑盖照耀得雪亮，一面跳舞，一面像酒鬼似的喊嚷：

“离开皇上的宝座，

人们坐得很远！

走近拢来看一看，

乌鸦在宝座上！”

“来呀，瓦喜卡！”大家鼓励他。

有人也想抛掷耶可夫，但是他逃走了，藏在家里，深信工人们把他往上抛扔——决不会再用手接住的，那么他将摔死在地面上。晚上，坐在账房间里，他听见院内窗下奇虹的声音。

“为什么你把小狗取去？你卖给我吧。我会使它成为一只好狗。”

“喂，老头儿，难道现在是养狗的时候吗？”扎哈尔·莫洛作夫回答。

“那么你做什么事？你就卖了吧，拿一个卢布去，好不好？”

“去你的。”

耶可夫从窗内看望，说道：

“皇上呢，奇虹？”

“是的。”老人应声说，向房屋的角上看了一眼，轻声吹啸。

“皇上被推翻了！”

奇虹俯身拉直靴筒，朝地上说：

“热闹的演出来了。安东的话很对：马车丧失了轮儿！……”

他挺直身子，走到屋角后面呼喊，声音不大：

“图龙，图龙……”

快乐的数星期在喊嚷中像环圈戏一般走动着。米郎、达姬央娜、医生，还有其他的人们全都互相和蔼了一点，从城里来了些不相识的人，把铜匠米娜也夫带走了。后来春天来了，阳光的、热的春天。

“你听着，咸人儿，”鲍里娜说，“我到底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皇上逊位了，兵士们全被杀死，弄成残废，警察也解散了，一些文官指挥了起来，那么现在怎么样生活呢？随便什么鬼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然芮铁意金是不会给我舒服的。他，还有别的人，凡是对我追

求，被我拒绝的。我不愿意，在现在这大家平等的时候，也不能住在这里，我应该住在无人知道我的地方。还有，既然革命和自由成功了，那么就为了每人能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鲍里娜越说越坚决，越说越多，耶可夫感到她的话有点无从辩驳，便安慰她说：

“你等一等，等到大家清醒些的时候，再……”

然而他已不信周围的骚乱会安静下去的，他看见工厂里的喧闹声一天天地沸煮得浓厚些，显得可怕起来。习惯于惧怕的人永远找得到发生恐怖的理由，扎哈尔·莫洛作夫的炸焦的脑瓜使耶可夫害怕。扎哈尔走来走去，像一个小皇帝，工人跟随他，像群羊跟着看家狗。米卡像养熟的喜鹊一般在他周围飞绕。莫洛作夫确乎很像一只学会用后腿走路的大狗。他头上炸烧的皮肤大概时常破裂，他有时用米卡送给他的、达姬央娜洗浴用的毛巾包扎脑袋，像回教徒的头帕。庞大的头压住扎哈尔，身材显得矮些。他走起路来，神气活现，像肥胖的副警区长埃开，大手指插入破碎的兵士大氅的腰带里面，别的手指摇晃着，像鱼摇晃鳍，喊道：

“同志们——守秩序！”

他审判三个年轻小伙子偷窃布匹的罪。他大声询问，整个院子全都听见了：

“你明白不明白偷了谁的东西？”

他自己回答道：

“你偷自己，偷我们大家！难道现在可以偷东西吗，你们这些混账孩子？”

他吩咐鞭打窃贼，两个工人愉快地用干柳枝抽打他们。伙夫瓦喜卡疯狂地一面唱，一面跳：

“现在是这样殴打昆虫！
正直的裁判官是如此的……”

伙夫唱脱了腔，喃语着什么话，摇摆双手，忽然喊道：

“上帝，救吾人！”

米卡喊道：

“好呀！好呀！”

米卡穿着灰色裤子，皮帽推在后脑上，汗水在栗色的脸上发光，眼睛里闪耀薄醉的、绿油油的快乐。昨天夜里他和妻子大吵一顿。耶可夫听见从他们的屋窗飞到花园里来的，起初是洪响的微语，以后是达姬央娜按捺不住的呼喊：

“你是丑角！你是不诚实的人！你的信仰呢？乞丐是没有信仰的！胡说！一个月以前你这些信仰……够了！明天我就进城，到姊姊家去……孩子们也跟着我……”

这并不使耶可夫惊讶，他早就看见这个栗色的米卡成为最可憎的人物，但是耶可夫惊奇的，甚至有点引为骄傲的是他首先看出了这栗色的人的靠不住。现在连母亲，不久以前还爱米卡，像她爱雄鸡似的，居然抱怨说道：

“他怎么竟成为这样反复的人，像犹太人一样？你去养他吧……”

米卡喊：

“一切都好！生活是美女，聪明的女人！至于说狼和羊可以在一处和平生活的老调，那是应该忘却的了，达姬央娜·彼得洛夫娜！这老调已经唱迟了！”

米郎恶狠而且严肃地问他：

“明天你要怎么说法？”

“看生活如何暗示！是的！嗯，还有什么？”

妻子和米郎在米卡身旁很谨慎地走路，好像他身上被煤灰弄得很脏似的。过了几天，米卡搬进城去，拿走了自己的财产：三包书，一箱衣裳。

耶可夫到处看到一种无意义的、火灾似的忙乱样子，一切人身上冒着一股显然的愚蠢的烟，没有苗头看出这种疯狂的日子将完结。

“嗯，”他对鲍里娜说，“我决定走了！先到莫斯科，以后再说……”

“早该如此呀！”女人高兴了，拥抱着吻他。

七月的夜晚里，薄红的朦胧弥漫了花园，雨水浸湿，阳光煦燠的土地的浓味吹进窗里来，让人既觉得舒适又感到悲哀。

耶可夫把鲍里娜潮润、烫热的手从头上摘下，忧郁地说：

“胸脯遮一下……最好——穿上衣服！有正经话说。”

她从他的膝上跳到地上，跳了两跳，跑到床边，裹上睡服，一本正经地和他并肩坐下。

“你看，”耶可夫说，手掌把胡须在脸颊上摩擦得须根吱吱地作响，“应该想一想，找一个地方，一个安静的国家。在那里用不着去了解，也不用思想别人家的事情。”

“自然喽。”鲍里娜说。

“应该做得谨慎。米郎说，火车塞满逃跑的兵士。应该装得穷点……”

“不过你要多拿些钱。”

“那自然喽。我离开这里，不让我家里的人知道到哪里去。我就说是到伏尔哥洛特去，明白吗？”

“为什么隐瞒呢？”鲍里娜奇怪，而且不信任地问。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产生了这个念头，但是他感到这是很好的念头。

“你知道——父亲、米郎那一套盘问……这全是用不着的。钱在莫斯科放着。我可以取得很多的钱，好多的钱……”

“不过要快些才好！”鲍里娜请求，“你看，这样生活下去是不成的。一切都贵，而且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开始抢劫，因为——叫人家怎样生活下去呢？”

她朝门外环顾，微语道：

“厨妇本来是很好的，现在都鲁莽了起来，好像时常喝酒。她会乘我睡熟时把我砍死。一切都这样的乱，为什么不会把我砍死呢？昨天我听见她同一个人耳语。我的天呀！我心想，这一下子来了！我轻轻儿开门，她跪在那里喃喃地说话！真可怕！”

“你等一等，”耶可夫止住她的惊慌的微语的急流，“我先走……”

“不，”她大声说，拳头叩击膝盖，“我先走！你给我钱，并且……”

“你不相信我吗？”男子生气而且感到侮辱似的问，取得了下面坚定地说出的回答：

“我不相信。我是老实的。在现在这种时候，大家对皇上叛变，而且互相叛变的时候，还能相信人吗？你相信谁？”

她坚决地说话，藏在打开的睡衣褶缝里的胸脯更加坚决地说话。耶可夫对她让步。当下决定，她明天就收拾行装，到伏尔哥洛特去等他。

第二天早上，耶可夫开始诉说自己肚痛、头痛，这是很可信的。近数月来他瘦得厉害，身体松软，精神散漫，彩虹般的眼睛显得黯淡。八天后，他在从城里到车站去的大道上走着。他的车子在崎岖难行的路边慢慢地行走，大路上石块全掘了出来，现露在深坑里，坑里驼峰般鼓起，并且画着裂缝的烂泥晒得干瘪了。在他的后面遗留下同样的破碎的、翻得凌乱的生活，但是在前面，死沉沉的太阳从烟雾中央柔软的坑里穿了出来。

一个月以后，米郎从莫斯科回来，低头审看自己的手掌，对达姬央娜说：

“我应该通知你一点悲惨的消息：那个和耶可夫姘识的下贱的女人到莫斯科来见我，说有一帮人，唔，现在还有什么好人呢？把耶可夫揍了一顿，扔出火车窗外去了……”

“不能的！”达姬央娜喊，想从椅上站起来。

“在火车开行的时候。过了两昼夜他死了，她把他埋葬在彼图司卡站附近的乡村坟墓场上面。”

达姬央娜默默地将手帕按在腿上，她的尖尖的肩膀抖索着，黑衣好像从肩上溜下来，似乎这长颈的瘦女人将溶化了似的。

米郎扶了一下眼镜，手指轧得脆响，摩擦着手，倾听孤独的钟声，教堂唤晚祷的钟响，随后在屋内踱步，说道：

“哭做什么？我们私下说，他本是一个完全无益的人，而且愚蠢得不体面。对不住！自然是很可惜。是的。”

“我的天呀！”达姬央娜说，闪着通红的眼珠，在手指上黏了些唾沫，抹平眉毛。

“那个活泼的女郎，”米郎说，手伸入袋里，“很笨拙地装作悲哀的寡妇，但是穿得十分阔绰，显然，她把耶可夫的钱全拿去了。她说她曾写信到这里来的。”

达姬央娜否定地摇头。

“没有吗？我就猜到的。我以为不必对父母提起这件事情，让他们心想耶可夫还活在世上。对不对？”

“是的，这样好些。”达姬央娜同意。

“大概伯父已经什么也不懂，伯母是会哭得要死的……”

达姬央娜摇头说：

“不久我们大家全要完了。”

“再留在这里，也许会的。但是我立刻要打发妻子和儿女们离开这里。我劝你也走，不要等扎哈尔·莫洛作夫……好了！我们不必对老人们说什么。对不住，我要回家去，妻子不舒服……”

他伸出长手握妹妹的手，一面走，一面说：

“现在出门是困难得厉害，铁路上秩序坏极了！”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生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里，慢慢地沉进越睡越深的梦中。黑夜，他躺在床上，其余的时间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窗外是蔚蓝的空虚，有时云涂抹着它；镜内映出一个肥胖的老人，鼓得肿肿的脸，四处浮泅的眼睛，断块的、灰色的胡须。彼得望着自己的脸，心想：

“蚊虫真好。”

妻子进来了，俯身摇着他，呜咽着说：

“应该离开这里，应该治病……”

“你走吧，”彼得懒洋洋地说，“你走吧。讨厌死了。让我安静一下。”

于是彼得独自留在那里，倾听院内、园中和各处的人们过节似的喧哗着。但是工厂沉默起来了。

习惯了的谈话者、那个被骗的人扎着思想的小针使彼得活泼的人消灭了，死了。而且来得正好，老人已难以思想，不愿思想，他也早就明白思想无用，因为是没有法子了解。大家都消逝到何处去了：耶可夫、达姬央娜、女婿?

有时他问妻子：

“伊里亚——回来了吗?”

“没有。”

“还没有吗?”

“没有。”

“耶可夫呢?”

“耶可夫也没有。”

“是的。他们游逛着。事业被米郎吸吮光了。”

“你不要想这些事。”娜泰里亚劝他。

“你去吧！”

她到角落里坐着，黯淡的眼光望着这过去的人，同他过了一辈子的人。她的头摇曳，手挪动得不正确，像脱去骨节似的。她瘦了，像蜡烛般浮散了。

家里偶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忙乱的情形，但是日见增加地使彼得惊醒。来了一些陌生的人，他审看他们，努力了解他们的喧闹的谵语，听着妻子的哭声：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为了什么？这里是主人，我们是主人！让我带他去，他需要治病，他应该到城里去！是的，让我把他带走吧……”

“她想藏起来。但是有什么可藏的？”彼得忖度着，“傻瓜，做了一辈子的傻瓜。耶可夫像她，就是这样的。伊里亚像我，他回来后，会整顿一下的……”

下雨，飘雪，霜冻轧响着。风雪怒吼，呼啸。

一种尖锐的饥饿的感觉把彼得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摇醒了。他看见自己在花园凉亭里；从凉亭的玻璃窗里，潮湿的树枝中间，透露红红的、近得奇怪的天，好像就挂在树后，可以用手触到它。

“我想吃。”彼得说，没有人回答他。

园中充满了发蓝色的、潮润的烟雾；两匹马，一匹灰色，另一匹黑色，站在凉亭前面，脑袋互相碰撞；旁边木椅上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人，解开一大捆绳子。

“娜泰里亚，你听见没有？给我点东西吃……”

以前，他从浑忘中醒来，呼唤妻子的时候，她立刻进来，她永远在附近什么地方，但是今天却没有她。

他举起头来，澡堂门前树棵中间有什么东西闪耀着，以后才发现那是在树棵里分辨不出的穿绿色军服的兵士背后扛着的带刺刀的步枪。院里有人喊:

“你们怎么啦，同志们，是闹玩笑吗？马可以这样放的吗？连猪也不能这样放着！为什么干草不收拾起来，弄得这么湿？你想关在澡堂里吗？”

穿白衬衫的人把绳索从膝上扔到地上，站起身来，朝兵士的方面低声说:

“天下落下了头目，鬼捉他去！”

“指挥官比以前多了。”兵士回答。

“谁派这些小鬼的？”

“自己派自己。现在，一切都自然而然弄妥了，像老太婆的故事里一般。”

那人走到马前，抓住马鬃。彼得喊得响些:

“喂，叫我妻子来！”

“住嘴，老头儿，”人家回答他，“你这家伙，还想要妻子……”

马走了，彼得举手摸脸和胡须角，冰凉的手指摸索耳朵，四面望了一下。他躺在凉亭的进深的、没有安放玻璃的墙旁，就在苹果树底

下，树上的红苹果像山梨般一串串地下垂着，躺着很硬。他盖着一件穿旧的狐皮大衣，身穿冬天的厚短褂，但是并不觉得热。无从了解——为什么他在这里？也许家中施行节日前的修理？什么节期？马在花园里，兵在澡堂旁边，是什么意思？又有人在院里大喊：

“同志，你真是讲不明白的小孩！什么？人累乏了？累乏还早呢！不许做傻子……”

在远处喊，但是喊声使人震聩，引起头里的响声。脚好像也没有了，膝盖以上的腿部不能动弹。墙上的苹果树是油漆匠温卡·路金——一个小偷画的；他后来到教堂里去行窃，坐在监狱内死了。

有一个人，宽阔的身材，戴假皮帽，走进凉亭；他带进了寒冷的影儿和胶油的浓味。

“你是奇虹吗？”

“不是他是谁……”

奇虹的嘟哝似的回答也使他震聩。老看门人摆着手，好像在吱吱作响的地板上面浮泅着。

“谁在喊？”

“扎哈尔·莫洛作夫。”

“士兵是怎么回事？”

“战争呀。”

停顿了一会，彼得问：

“敌人竟到这里来了吗？”

“这是反对你的战争，彼得……”

主人严声问：

“你这老傻子，别开玩笑，我和你不是朋友！”

他听见安静的回答：

“最后的战争，再也不会有的了。现在大家全是朋友。对于傻瓜，我确是老的。”

显然奇虹在取笑他。他无礼貌地坐在主人脚下，不脱帽子。院内有人用破碎的嗄声下命令：

“八点钟以后街上不许有人行走！”

“我妻子在哪儿？”彼得问。

“去寻觅面包。”

“怎么——寻觅吗？”

“不寻又待怎样？面包不是砖头，不会在地上横躺的。”

园中的阴影愈加浓厚，发蓝。一个兵士在澡堂附近打哈欠，叫了一声，他完全看不见，唯有枪刺闪耀着，像水里的鱼。想问奇虹许多事情，但是彼得沉默着。奇虹的话终归是弄不明白的，而且问题似乎在跳跃着，紊乱着，无从了解哪一个问题比较重要一点。真想吃点东西。

奇虹唠唠叨叨地说：

“傻瓜，却比别人先明白了真理。一切都翻了转来。我说过，大家受罪！现在来了，像用一块烂布把灰尘全扫去了，像木屑似的被擦去了，是的。鬼推磨，人帮忙。为什么如此呢？作孽，作孽，作了无数的孽，我全都看见的。什么时候完结呢？现在完了。这一切像铅片似的铸成了。……马车丧失了轮儿……”

“发谵语呢。”彼得心想，但还是问道：

“为什么我在这里？”

“把你赶出来了。”

“是米郎吗？”

“全都被赶走了。”

“但是……耶可夫呢？”

“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伊里亚在哪儿？”

“听说同这班人在一起。也许因为他，你才活到现在，否则……”

“发谵语呢，”彼得确信地决定，就不说话了，心想，“老头儿发了疯。真是料得到的。”

黯淡的细星撒播在天空中，以前好像没有这些星。没有这么多。

奇虹拿起帽子，在手里压紧着，重又唠叨了：

“你们那些狡猾的愚蠢事情呕吐了出来。乞丐们轻松些。”

忽然奇虹用另一种声音问道：

“那个小孩，办事员的儿子还记得吗？”

“嗯，怎么样？”

彼得不能明白：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使他害怕呢？或使他惊讶？但是他立刻明白了，在奇虹一说出下面的话的时候：

“你杀死了他，像扎哈尔杀死那只小狗一样。你杀死他，有什么用意？”

彼得开始明白：奇虹到底告发他，所以他这病人被捕了。但这不使他十分害怕，使他恼怒的却还是那非人性的愚蠢。他支住手肘，欠起身来，带着针刺和嘲笑说话，感到舌尖上的苦味和口内的干燥：

“但这是胡说！每一件行为是有期限、时效的！你把所有期限全错过了。是的！你发了疯。忘记你自己看见，当时自己说的……”

“我说什么？”老人打断他的话，“我自然没有看见，但是我明白的！我说话，是为了看一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我说了谎话，但是你很高兴，就抓住了这谎话。我瞧着——瞧着，等着，等着……你们全是一样的。奥莱士卡教自己的丈人，那个醉鬼，放火焚烧巴尔司基的酒店，你的父亲猜到了这层，设法使人家把这醉鬼打死。尼基大·伊里奇知道这事，他也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想到的。他本可沉默不说，但是他为了恨你的缘故，对我说了。我说，你是僧士，你应该忘掉这一

切，让我来记住吧。你们用种种事情吓唬他。你们赶他上吊绳，以后又赶进修道院：你就替我们祈祷吧！但是他怕替你们祷告，不敢！因此就丧失了上帝……”

奇虹显然可以说到这些日子的尽头为止。他轻声、忧郁地说话，似乎并没有含恶意。在深晚中浓厚、热辣的黑暗里，他差不多是看不见的。他的竖毛似的话语，像蟑螂在夜间的蟋蟀声，并不使彼得惧怕，却压着重量，使他惊讶到声哑的地步。他更加相信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发了疯。但看他长长地叹气，像从肩上卸去了重负，继续单调地开掘过去的、无用的东西：

“你们，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也使我失了信仰。为了你们，尼基大也把我推到迷途上面，使我不信上帝……你们没有上帝，也没有鬼。家里所供的神像是为了欺骗人家。你们有什么？没有法子明白，好像也有点什么。你们是靠着欺骗生活的。现在全都明白了：把你们的衣裳脱去了……”

彼得艰难地移动躯体，异常沉重的脚扔到地板上，但脚跟的皮肤感觉不出地板。他觉得腿脱离了他，他的身子悬在空中。这使他惧怕，他两手抓住奇虹的肩膀。

“往哪里去？”看门人问，粗鲁地摔脱他的手，“不许动。你没有力气，捏不死人的。你的父亲真有力气，为夸大口丧了性命。你们使我丧失了信仰。我不知道现在我怎样死法，看你们看出事来了。”

彼得更想吃东西，腿也使他惧怕。

“难道我要死了吗？我还没有到七十五岁。上帝……”

他重又试一试躺下来，但是没有力气抬腿。他就吩咐奇虹：

“帮帮忙，抬一抬腿！”

奇虹把前主人的死腿放在长椅上，吐了一口痰，重又坐下，手触进帽子里去，他的手里有什么东西发亮。

彼得仔细看：原来是针，奇虹在黑暗里缝帽子，由这里证实他的疯狂。灰色的夜蛾在他头上闪来闪去。三道黄光在花园里空中伸出来，一个人声远远地，却亲切地说：

“对于我们，向后转是没有的，也不会有的。”

奇虹把这声音遮掩下去：

“你的父亲也是这样。他把我的兄弟杀死了。”

“胡说，”彼得不由自己地说，但是立刻问，“在什么时候？”

“就在那时候……”

“你尽胡说些什么，疯子！”彼得忽然生气，同时感到饥饿吮吸他，使他全身发干，“你需要什么？你是我的良心，我的裁判官吗？为什么你沉默了三十多年？”

“我就是沉默着。那就是思想着！”

“积蓄着恶恨，是不是？……好了，你去向警察告发吧。”

“警察——没有了。”

“你就说——他给了一辈子的吃喝，现在裁判他吧！你一定已经告发过了！还要什么？压迫我，吓唬我，要钱，是不是？”

“你没有钱了。你什么也没有。以前也没有。我才不去找裁判官呢。我自己就是裁判官。”

“那么你威吓我做什么，发谵语的人？”

但是奇虹好像没有威吓，彼得模糊地感到这层。奇虹喃语道：

“一切都完了。你们为什么把我的兄弟杀死了？”

“对于兄弟的事情你是造出来的！”

两个老人开始说得快些，互相打插。

“我撒谎吗？我当时同他在一块儿……”

“同谁？”

“同我的兄弟。你父亲弄死他的时候，我跑走了。你父亲流的是他的血。为什么要流血呢？”

“你迟了……”

“现在推翻了你们，你是受不到保护的了，而我还和以前一样站在旁边……”

“发疯了……”

彼得感到以前的浚河工人把他逼到角落里，赶进坑里，里面一切分不清楚，无从了解而且可怕。他坚决地说：

“你迟了。你胡说，你并没有兄弟，像你这样的人是什么也没有的……”

“良心是有的。”

“就是你把我的儿子，伊里亚推到迷途上去！”

“是你们，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人推我到迷途上面，尼基大·伊里奇刺激了我！”

“但是他说是你把他……”

“我许多次想杀死你的父亲。我几乎用铲子朝他的头上砍去……你们很狡猾……”

“你自己……”

“蓄养了赛拉菲姆。他也把我弄得糊涂：既不欺负人，自己却过着不合理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到处是狡诈……”

“谁走路？往哪儿去？”黑暗里生气地大声喊着，“对你们说过，八点钟以后不许走路。”

奇虹站起来，走近门前，掉入黑暗里去了。彼得被心神骚扰，饥饿与疲劳压迫着，看见有宽阔的、黑的东西穿过三道黄光，在园内闪过。他闭眼，等待着现在就有点完全可怕的事发生。

“你取到了吗？”奇虹问什么人。

“你瞧，就这么一点。”

这是妻子的声音。她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他同这老头子放在一起？

彼得张开眼睛，支着手肘，微抬身子，朝门外两个黑身影掩着的地方望去。突然他忆起他一辈思想着，是谁对不起他，是谁的错处，使他的生活弄得这样乱七八糟，充满欺骗。现在这一切明白了。

妻子走到他身边，俯身细语：

“谢天谢地，现在你……”

“奇虹，你瞧，这一切是谁的错处。”彼得坚决地说，轻松地叹气，“她贪心，她唆使我的，是的！”

他胜利似的喊：

“尼基大弟弟就为了她倒霉的。你自己知道，是的……”

彼得喘不过气来，奇怪的是看见妻子并不生气，也不害怕，不哭。她用抖索的手摸他的头发，惊慌却和蔼地微语：

“轻些，别嚷，这里人全是很恶的……”

“给我吃点东西……”

妻子把一条黄瓜和沉重的一块面包塞到他手里，面包像一团湿面似的黏在手指上面。

彼得惊讶了：

“这是什么？给我吃？这么一点？”

“轻声些，为了基督的分上，”娜泰里亚微语，“一点东西也没有！兵士们也是这样……”

“你这是给我的——为了一切？为了整个的恐惧，为了整个的生活？”

他用手称量面包，喃语着，猜出已经发生了一件难以忍受、可耻辱到死的事情，在这事情里，连她，娜泰里亚也没有错处的。

他把面包扔到门前，沉重而且坚决地说：

“我不要吃。”

奇虹拾起面包，嘟哝了一声，用嘴吹了吹，娜泰里亚重又把一块面包塞到丈夫手里，微语着：

“你吃吧，吃吧，别生气……”

彼得推开她的手，紧闭眼睛，带着疯狂的愤怒从牙缝里反复道：

“我不要吃。走开。”


игрок.
Dostoevsky
赌徒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洪灵菲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赌徒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徒/（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洪灵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16-2

I．①赌…　II．①陀…②洪…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254号

责任编辑　陈丽军

封面设计　樱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　100010

印刷　常熟市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排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38千字

目　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总序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出版说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 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

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张亚权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外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二

我去了两个星期才回来，知道了我的保护人已在三天之前到了卢勒登堡。我受了一种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欢迎。将军冷冷地注视着我，用着宁可说是傲慢的态度招呼我，并且辞却我向他妹子的致敬。他已经从什么地方弄到了钱，那是显然的事实。我以为我能够在将军的眼光中找出害羞的神色。玛丽亚·菲里波芙娜，也好像心慌意乱，和我说话总带着淡淡的神气。然而，她拿了我递给她的钱，数着，谛听着我所说的话语。那天来赴宴会的是一位法国先生米正沙夫和一位法国小姐，还有一个英国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将军手里一有钱，便常常举行俄国式的宴会。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在看见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但是，并没有等着一声回答，她便走了开去。这显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事件，我觉得必须明了那个中的真相。现在正是我要弄个明白的时候了。

我被指定住在旅馆四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你可要知道，我是将军的一个随员）。就我所见识到的来说，这个集团已经在此地获得了相当的名望，人们都以为将军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俄国贵族。真的，就是在用餐之前，百忙之中，他还命我拿了两千佛郎的钞票到旅馆的账房去给他找换，这样可使人家认为我们是百万富翁——无论如何总有一星期的富翁做的！过了一会儿，我正要带着米沙和娜底亚去散步的时候，从楼梯那边传来了命令，叫我一定要去见将军。承他询问我要把孩子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而当他问话的时候，我可看见他没有办法来注视我。他一定要这样看着我，但是每一次都碰到了我带着一种固定的、轻蔑的凝视，使他烦乱地停止了注视。他虽是在夸张地说着话，然而这一句夹杂着那一句，结果词不达意。他让我领着孩子们离开俱乐部，去外面的公园。最后他的怒气发作了，他锐利地道:

“我以为你一定高兴带他们到俱乐部去赌轮赌？啊，请恕我说话这样率直吧，可是我知道你是怎样嗜赌的。虽然我不是你的良师，也不想做良师，至少我可有权利要你不至于带累了我。”

“我没有钱可赌。”我镇静地回答道。

“可是你马上便可得了一些。”将军回驳着道，微红着脸儿，在他坐到写字台旁边注意着杂记簿的时候。从那簿子里查得我有一百二十卢布存在他那儿。

“我们算一算吧，”他说道，“我们把这些卢布按德国银币计算。这样——拿去一百块，算是一个整数。剩下来的这些存在我的手里。”

我拿了银子，默默无言。

“你一定不要对我的言语生气，”他接着说，“你对于这些事情是太容易生气了。我刚才说的一席话只是一个警告。这些言语是不至于超过我的权利的。”

当我在饭前带着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遇见我们集团的一队人马，他们是乘车子去游览几处废墟古迹的。两辆华丽的马车，一辆是坐着布兰希小姐、玛丽亚·菲里波芙娜和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而那法国人、英国人和将军却乘着马陪随着！街上的行人都停住了足步，在惊视着他们的豪奢；那是将军不能再事铺张的了。我计算我带来的四千佛郎，再加上我的保护人似乎已经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数目，这队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佛郎的——虽然布兰希小姐并不觉得太多。她和她的母亲及那法国人，也是住在我们的旅馆里的。那法国人被尊为“伯爵先生”，布小姐的母亲被称为“伯爵夫人”。也许他们事实上的确是“男伯爵和女伯爵”。

我知道在聚餐的时候“伯爵先生”并不会注意到我，而将军做梦也想不到介绍我们认识。虽然，他曾在俄国住过一段日子，并且知道一个属于“乌鸦”一类的人物从来不会被看成羽毛漂亮的鸟儿的。严格地说起来，他当然是认得我；但我是一个不被邀请的来客——不是将军忘记了安排，便是我该吃旅馆的客饭去。然而，我在将军用着许可的眼光望着我的情景之下入了席。虽然好心的玛丽亚指给我座位，而事实是我先已碰见了那个英国人——亚斯里先生。他救了我，于是我才得以像一个客人般列席了。

这个奇妙的英国人，是我在布鲁西亚第一次无意间碰到的，在那儿，我们偶然在火车里相对而坐，我是乘火车来赶我们的队伍的。后来我在法国又遇见了他，又在瑞士相遇——两星期间碰到了两次呢！因此我在卢勒登堡又突然遇见了他，倒是意料中的事！我一生中从不曾遇一个比他更怯懦畏缩的人，因为他怕羞得近于懦弱，虽然见识很好（因为他并非傻子）。同时，他又是一个文雅可亲的人物，所以在布鲁西亚，我便想法子引诱他尽情说出他自己。于是他告诉我，说他正从北角回来，现在要到尼次尼·脑夫哥洛去会一个女人。他怎样和将军认识，我可不知道，但是，明显地，他非常热恋着波琳娜。他也高兴我坐在他的旁边，因为他把我当作他的挚友。

在吃着餐的时候，那法国人洋洋得意，他和每一个人大吹瞎说。我记得，他在莫斯科也曾吹过一大套牛皮了。他不停地讨论财政学和俄国的政治。虽然，有时将军假装反对他，但他反对得这么谦虚，不至于完全失却他自己的尊严。

而我自己呢，我正在异想天开。就在吃了半席的时候，我已向自己提出那个老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赶快离开将军和他的家

属，而偏要来奉承他呢？”我时常去瞅波琳娜，但是她并没有留意我，真是气得我顾不得一切礼貌了。

首先，我毫无理由地，突然高声地插进大家的会话中间去，主要的是我要和那个法国人争论；随后的目的是我向将军抢白了几句——的确，我以为我真是捣断了他的谈话——我说夏天要一个俄国人随便到哪一个地方去吃旅馆的客饭，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将军惊异地看了我一眼。

“如果一个人是个自尊的人，”我说下去，“他因为去吃旅馆的客饭而受尽虐待，被迫去忍受各种侮辱。在巴黎或者在莱茵——是的，且也在瑞士——那些地方有许许多多的波兰人和他们的同情者法国人都在吃旅馆的客饭。只要碰到的是个俄国人，谁也不能够从旁插嘴的。”

这些话我是用法语说的。将军犹疑地看着我，他不知道对于我的如此忘形，是要发火，还只是觉得惊异呢?

“自然，一个人常常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学得点见识。”那法国人用不关心而轻蔑的声音说着。

“在巴黎，我也曾和一个波兰人争论，”我继续说，“然后又和一个帮着他的法国官吏争起来。后来有一群法国人出来帮我。当我告诉他们，有一次我怎样威吓着不管公爵爷喝咖啡茶的事情，他们都立即相信了。”

“不管他吗？”将军用沉重的声音惊异地问道。同时那法国人不相信地望着我。

“正是呢，”我答道，“你一定要知道，在两天之前，我忽然想到，我曾因事要到罗马，去找驻巴黎的罗马教皇的大使签护照。在那里我碰见了一个教堂司事，他约莫五十岁，是个态度冷静的人。在谨慎有礼地静听了我的自述来意之后，这个教堂司事要我等一下子。我是急于要走的，但我只得坐下来，拿出一本《国家论》，偶然读到里面辱骂俄国的一段奇文。当我在等候时，我听见有人走进邻室要找公爵爷；其后我看见那教堂司事向来客鞠躬，客人走的时候又是一个鞠躬。我走上前去向教堂司事又提起我的事情，他冷淡地又要我再等一会儿。立即便是第三个客人到来了，他和我一样，是来交涉事情的（他像个澳洲人）。他刚把来意说完，立即便被引上楼去了！这使我非常生气。我站起来，走向那教堂司事去，告诉他，在公爵爷一开始见客的时候，他就该好好地把我的事情办清楚。我的样子吓得教堂司事往后退。那只是让他晓得一个卑贱的俄国人更敢把自己和公爵爷的其他客人相比！他带着一派恶神气，想找个机会来侮辱我，上下地打量我，然后说道：‘你以为公爵爷要丢下他的咖啡茶不喝来办理你的事吗？’但是我只是更大声地喊道：‘我告诉你，我是不管什么咖啡茶喝不喝的！是的，如果你不立即把我的护照签好给我，我会自己拿到公爵爷那里去的！’

‘什么？在他正和主教长会见的时候吗？’那教堂司事尖声叫喊着，吓得又再往后倒退。然后，他冲向门的那边，伸张着手臂，好像他宁死也不给我走进去。

于是我声明我是个英雄又是个蛮汉——我这样说：‘Je suis heretique et barbar[1]。这些大主教、主教长、公爵爷，以及其他的大人物，我觉得不算什么东西。总之，我给他说明我是不肯让步的。他看着我，带着无穷尽的恨意。然后他拾起我的护照，带到楼上去。一分

钟后，护照已经签了字了！如果你们有意要看看，现在正在这边呢。'"于是我拿出了护照，指示着罗马文的签字给大家看。

"可是——"将军开始说。

"真能佐证你的事实，倒是你说你是个英雄又是个蛮汉，"那法国人微笑地说，Cela n' etait pas si bête（他不是这么愚蠢）。"

"可是俄国人应得这样的待遇吗？喂，如果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一声也不敢响的——他们有意反对俄国人啊！在巴黎我住的旅馆里，在把我和教堂司事吵闹那事情告诉同住的人们之后，我常常得到他们的关心。一个肥胖的波兰贵族，他是在饭桌间最感到生气的一个，立刻便走上楼去。而当我说两年前碰见一个法国'英雄'只为着开玩笑乱放毛瑟枪的时候，有几个法国人只觉得厌恶。那个中枪的人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他的一家人还住在莫斯科呢。"

"不可能的！"那法国人急说道，"没有法国兵会对小孩子放枪的！"

"然而事情可如我所说的，"我回答道，"是个非常可敬的副司令告诉我这件事，我还可想见他颊上的伤痕呢。"

法国人于是口若悬河地开始饶舌，将军帮着他。可是我举了个例子，叫那法国人去读读彼罗夫斯基将军的回忆精华录，彼罗夫斯基将军是一八一二年的法国俘虏。后来玛丽亚·菲里波芙娜说些别的事体把这谈话混掉了。将军恼恨我和那法国人争论。而亚斯里先生好像很高兴我和那法国人争气，在席间站起来，约我们一道去喝酒。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我照例走去和波琳娜攀谈，谈话间便转成散步了。我们进了公园，向俱乐部走去。波琳娜坐在近喷泉的一张长凳上，把娜底

亚送到相离不远的地方和几个小孩子玩耍；我也打发米沙在喷泉近旁玩耍。那么，在这样安排之下，就只剩下我们俩——那就是说，波琳娜和我自己。

当然我们开始谈着杂务琐事。我只拿给波琳娜七百古丁，她好像很生气，因为她押当了她的金钢钻，以为最少可从巴黎收到两千古丁，也许要多一点。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钱，”她说，“我要想法得到，不然我就会破产了。”

我问她，当我不在的时候可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只是彼得堡来了两个消息。重要的一个是，我的祖母病得很厉害，很难活下去。我们从比德罗维慈那里听到这消息，他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们时时刻刻在盼望这消息的结果呢。”

“你们一家人都非常盼望吗？”我问道。

“自然啦——我们一家人，并且是每天每分钟呢。我们盼望着这消息已经有一年半了。”

“盼望着她？”

“是的，盼望着她。我不是她的亲骨肉，你知道——我只是将军的继女。可是我料定那老太太在她的遗嘱上会提到我的。”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收入一大笔钱。”我有几分相信地说。

“是的，因为她溺爱我。可是你以为怎样呢？”

我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她。我说："你们的那个侯爵，他可也是你们家属的密亲吗？"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呢？"这便是她的回答，同时她狠狠注视着我。

"请别介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将军是向侯爵借到钱了。"

"也许是这样呢。"

"如果侯爵不是与你的祖母相当熟悉，可想他会借给钱吗？你可也曾注意着，在吃饭中间有了三次，当说到她的时候，他叫她做'La Baboulenka'？[2]真是多么挚爱亲切的行为啊！"

"是的，那是的确的。他刚听见我大概可得到她的遗产，他马上便向我求婚。我以为你该知道这事的。"

"那么，他是刚求婚吗？啊，我以为他老早便这样做了呢！"

"你须晓得他没有，"波琳娜带气地答道。"可是你在什么地方认得那英国人？"过了一会儿，她这样问。

"我早已知道你会问到他的！"于是我告诉她，我在旅行中便先已遇见亚斯里了。

"他是非常怕羞，且易动情，"我说，"他也在恋着你。"

"是的，他是恋着我。"她回答道。

"并且，他比那法国人要富十倍。事实上，那法国人有些什么财产？他所有的一切，我至少是怀疑的。"

“啊，不，那是无可怀疑的。他确有几座宫殿或者别的大厦。昨夜里，将军告诉我，那是的确的。现在你可满意了？”

“可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来说，我愿意嫁给那英国人。”

“为什么？”波琳娜问道。

“因为，虽是在两人中间，那法国人比较漂亮，也比较谦虚；可是那英国人不只是个贵族，而且是比那法国人要富十倍的。”

“是吗？可是那法国人是个侯爵，又是两人中比较灵慧的一个。”波琳娜镇静地说。

“是这样吗？”我又重复着说。

“是的，绝对是的。”

波琳娜对我的问话不太高兴，我能够看出她极力用针锋相对的回答来激恼我，但是我不以为意。

“我看见你生气，我便快活。”她继续说，“不过，你有注意我的权利，所以我才许你这样尽情发问，任意猜度的。”

“我以为我有十足的权利向你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便是我的平静的回答，“因为我已经准备注意他们，同时也要稍稍打算一下我是怎样的结局。”

波琳娜冷然地笑着。

“从前你告诉我，在希伦正堡的时候，说你准备叫我去跳下千尺的深渊。有时，我会想起这些话，想看你是否和你的言语一致。是的，

你可以相信我会这样做的。我恨你，因为我已经允许你弄到这样的地步了，我也恨你——更恨的——因为我是这样的需要你。我现在正需要你，那么我一定要守住你。”

听了这些话之后，她便动身站起来。她发着非常气愤的声音。真的，之后她和我的谈话，已经带着愤怒的声音——是的，真的发怒了。

“许我问你布兰希小姐是谁吗？”我问道（我不愿意波琳娜没有一点表示便离开去）。

“你是知道她是谁了——就是布兰希小姐。别的并没有什么事情了。大概她不久便是将军夫人——那便是说，如果祖母要死的风传已经证实了的话。布兰希小姐、她的母亲以及她的表亲——那伯爵，都完全知道我们破产。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

“将军终于在恋爱了？”

“别说这些事情吧。听我说，把这七百古丁拿去赌轮赌。尽你的能力给我赢回来，因为我真是穷得要命。”

这样说着，她叫回娜底亚到她身边来，走进俱乐部，加入我们留在那儿的队伍。而我自己呢，我在默然的惊异中走向左边去。当她叫我去赌轮赌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击我的脑袋。同时，十分奇怪地，那也好像使我迟疑起来，使我在分析着我对她的心情。事实上，我在离开她的两星期间，比现在回来的日子，要快乐得多。虽然在旅行中，我像怯懦者一般地发着呆，像害热病者一般地东闯西窜，并且我在梦中真切地看见了她。真的，有的时候（在瑞士，当我在火车中熟睡的时候），我和她大声的谈话，致使车中的旅客们都为之失笑。

因此，我又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我爱她呢，或者不爱她？”于是我再一次不能够得着自己的解答——或者，宁可说，我已经向自己说过第一百次我恨她了。是的，我恨她，有时（特别是在我们一道谈话的结尾时），我真想用我的半生力量来缠死她！我发誓，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旁边有一把刀，我一定会快乐地捉住那把刀，直插进她的胸怀里。可是我也要发誓，如果在希伦正堡的时候，她真的对我说，“跳进深渊里去”，我一定会跳进去，带着同样的快乐。是的，这是我知道的。不是这样便是那样，事情马上便可告结束。她也奇妙地有几分知道了。我知道她的难亲近，和我的梦幻现实的不可能，那是给予她愉快，我相信，那愉快是十分可能的。不然的话，像她这样的一个仔细而又聪明的妇人，她可高兴毫无忌惮地和我亲密，向我开诚布公吗？直至现在（我敢断定），她看待我，好像老皇后对待她的仆人——一个皇后并不怕在她的奴隶面前裸露她自己，因为她不把奴隶当人看。是的，波琳娜是时常不把我当人看待的！

她依旧委托我一种任务——要我尽可能地去赌得胜利。可是我时常不得不在怀疑，为什么她这样需要得到胜利，在她那丰富的脑子里可发生了什么新花样？好像在过去的两星期间发生了许多新的、不可知的原因了。好的，我应该去推测，去探求这些原因，并且要尽可能快。可是并非现在，因为目前我必须到赌场中去呢。

---

[1] 法语，即我是个英雄又是个蛮汉。

[2] 意即亲爱的小祖母。

二

我自认并不喜欢赌博。虽是我立定主意去赌，然而为着别人去做这事情，我总觉得厌恶的。事实上，那几乎使我失了常态，我怒气填胸地走进赌场去，一眼看见那种情景便激恼了我。没有一时一刻我能够忍受那种奉承上流社会的恶习，那恶习是在世间的印刷物上普遍可以遇见的，特别是在俄罗斯，几乎每一个晚上，总有许多新闻记者写着两种特别的题目——标题是，《在莱茵河流域的城市中所见的俱乐部的豪奢》《在他们的桌子上天天都可看见一堆堆的金子》。这些新闻记者这样做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写的这些，不过是无精打采的没趣的态度罢了。因为说到建设并没有华丽之可言，而在他们的桌上没有一堆堆的金子，只有很少的钱，这便是看得见的一切了。自然，在极盛时，来了几个狂人或是其他的人物——一般都是一个英国人，或者亚洲人，或是个土耳其人——（如我所写的这夏天便遇到了）他俩输赢得很大，但是，说到其余的人众，可只是赌着小钱，在场面上罕有很大的数目。当我走进赌场的这个时候（我一生是第一次），许久许久我几乎很难决定去赌。举个例子来说，如群众使我气闷。如果是为我自己来赌的话，我想我马上便会离开去，完全没有想赌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的心开始在跳着，殊难冷静。我也知道，我已经立定主意好久了，非到我的财富有了最后的根本的变化，我绝对不会离开卢勒登堡的。那一定会是这样的。虽然我希望赌赢，你好像觉得滑稽可笑，可是我蔑视那一般人认为希望赢钱的想法是愚蠢的，是更加卑鄙的。为什么赌博比别的赚钱方法更坏呢？譬如说，怎样比做生意更坏呢？真的，一百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赢钱，可是，什么生意才是你的或我的？

无论如何，我开头约束住自己，只在观望着，不冒险胡为。真的，我觉得，如果我开始不顾一切而动手赌起来，我一定是糊里糊涂，乱碰机会地赌着——我觉得真会这样。而且，那也使我合理地去学会赌博自身的道理。虽然，我不停地熟读了轮赌的说明书，但我仍然不知道它的法则，就是别人赌轮赌的场景也还没有看过呢。初头，我觉得一切事情都好像是这样的愚蠢，这样有道德意义而又愚蠢。可是我并不是说那几十个——不，有几百个呢——围拥在赌桌旁边的又饥饿又不安静的人们。我总觉得要赢得快又要赢得多，并非卑污下贱的念头；我时常赞扬那种抱着为死之心的观念，而这，道德家大概为要辩护一句“人常该赌得乎中”的话句，于是说抱着必死之心只能使事情更糟，似此情形，则获利也常是只“得乎中”了。小利与大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不，一切事情都是互相比较的。一个鲁希蔡人认为小数目的，也许我觉得很大。人们随处都能获利，都能夺取他们的同伴的一些东西，那并不是押者或是赢者的罪过，正像他们赌轮盘赌一般。至于押者和赢者是否不道德，这问题已连带到别的问题上去了，我不想对它发表什么意见。可是我蛮有强烈的愿望，想不管目前的卑污下贱，只要赢得这场赌博的利益；同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把我见到的一些亲密和一些同情心都赢了去，因为我的眼睛时常去观察人们的不拘礼节、本能的动作，以及放纵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我要这么欺骗自己呢？我所见到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又无效果又无道理的追求罢了。而且，这一众赌徒严肃地，甚至于谦恭地围站在赌桌旁边——那一种对他们的职业的尊敬，我一看见便觉得是一种最丑恶的状态。

我还时常细分那堕落者的赌博与正人君子的赌博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那是两样赌博——所谓上流人的赌博与民众的赌博——有益的娱乐与愚蠢的赌博。像上面说的，我分出详细的区别。可是，那是多么无价值的区别啊！譬如说，一个上流君子可以押注，说五个

或者十个金路易士[1]——便难以再多了，除非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才押下一千佛郎；但是他不过是对于赌博本身有所嗜好才这样做的，他只是娱乐，只是为要考察成功或失败的程序，而且，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好像是一个对胜利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他胜利，也许他自由自在，放声大笑，或者在这情形之下向旁人做样子，或者再来押一下，或者加倍他的押注。然而虽是如此，他不过是出于好奇心，不过是因为推算着押中的机会是快乐的，而非为着赢钱的种种卑鄙的欲望。总之，他会把那赌桌，把轮盘赌，把一、二、三、四都只当为他的享乐而设的一种消遣罢了。利诱与赢钱的存在，还有了崖岸，而他一定要装作没有一点儿注意。尤其是，他应该去想一想他的赌伴以及其余的人众，他们虽是为着一个小钱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但是该认为他们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富有，一样的斯文，也只是为着娱乐而赌博的了。这种事实的完全清白，这种人类的天真无罪，我以为这才是构成真正的高尚的要素。举个例子吧，我看见了慈爱的母亲们，娇纵她们的天真的、娴雅的女儿们——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娇纵到给她们一些金币而教她们怎样去赌博。虽然这班年轻的小姐有赌胜的，有失败了的，而她们都有着不变的笑容，都好像非常高兴地走了开去。同样地，我看见我们的将军有一次呆笨地、郑重地走向赌桌去。一个仆从走过去拿一张椅子给他坐，可是将军连注意也没有注意他。他缓缓地拿出钱袋，缓缓地摸出三百金佛朗押着黑色，最后赢了。可是他并不把赢的钱收起——他放在那儿桌子上面。黑色又转了上来，但是他还是没有拿起他赢的钱；而当第三次转上红色的时候，他输去了一千二百佛郎的赌注。可是他当时微笑地站起来，这样便保全他的荣誉。但是我知道他的钱袋一定使他烦恼，正如押注已经连着翻倍下去的时候而输掉了，他仍是自制着不露出他的失望。而在另一方面，我看见一个法国人开始赌胜，及后输了三万佛郎——还是高高兴兴地，并不敬一句牢骚话。是的，一个上流君子即使输去了他的全

部财产，他也一定不会烦乱的。金钱是有助于温文知礼而并不值得一想。自然，完全忘却暴乱的人群的泥污，是最高尚的事情，但有时一种相反的方法也可成为高尚的——去注意，去观察，甚至于去赞叹群众，正像一个人把群众及其污贱置于西洋镜中，一种专供上流君子娱乐的西洋镜中一样。虽然一个人会给群众所压害，可是一个人一定要去考察，好像确信是一个观察者一样地去考察——不要与考察的事物相分离，也不要相混合；同时去紧紧地注意谁是不变的，那又非正人君子之所为，因为没有一种景象值得公开的考察。然而，那现象对于我个人好像是值得公正的思考——尤其是因为我不只是来注意，而且是真挚地、全心全意地使我自己与群众合成一片。就我私自的道德观说来，我对于他们并不存有什么成见。我只是为着慰藉我的良心而写作，就让其站在这样的立场吧。可是也要让我这样说：我从第一次起，由于一种道德标准，使我对于我的行为和思想的无论何种实验，都已含有一种极端的厌恶，和其他的道德标准一起，领导我的人生……

就事实说，群众是用非常愚蠢的方式在赌着。真的，我总以为最后的胜利还是在赌桌上进行着。两个庄家坐在赌桌的两端，不只是在收发赌注，且也在计划运筹——他们两个人的一种极大的工作！至于那聚赌的人群呢——是的，法国人占最多数。可是我并不是写了许多文字只想给你一个轮赌的描写，而是因为要使我忍受着我的行为，在我自身着手赌博的时候。譬如，我注意到一个人的手伸出去捉着另一个人所赌赢的钱那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于是起了一阵争论，常常是大声争吵，而情形必会是“我请你证明，请认清事实，那押注是你的”。

开头，我对于一切的进行完全莫名其妙。我只能够分辨出押注押在数字，而押在猜单双的数目和押在色彩上都是没有把握的、偶然的事。那一晚，我决定拿波琳娜的钱冒险一试，总数只是一百古丁。我不是为自己赌的那种思想使我没有勇气。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我很难把这感觉驱去。我觉得，一替波琳娜赌钱，我便会破坏了自己的幸运。我也怀疑，任何一个人，如果去赌博，是否都会堕于迷信之中呢？我开始推出五十古丁，押在“双”上。那轮盘旋转着，停在“十四”这数字上。我输了！觉得恶心要呕，好像我应该出了人群走回家去的样子。我押下其他的五十古丁——这一次是押着红色，红色转上来了。第二次我押下一百古丁在原位上——而红色又再转了上来。提起我的四百古丁，我放两百古丁在数目字“十二”上面，试试看怎么样。结果庄家赔给我四倍的押注，于是我从一百古丁赢到八百！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这样的一种不可解的、不寻常的感觉压制我，使我决定离开赌场。那常使我又想起，如果我为自己而赌，我永不会有这样的幸运。我再一次押下全部八百古丁在“双”上。那轮盘停在“四”字。我赢了八百古丁，于是，拿起我的一千六百古丁这一大堆钱，走去找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

我发觉所有人都在园中散步，只有晚餐后才能够和她相会。这时，那法国人没有来吃饭，而将军好像更加有所感想的样子。在许多事务之中，他以为有再说我的必要，他看见我去赌博觉得难过。在他的意见，以为这样的行为是大大地带累了他——尤其是如果我赌得大输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赢了许多，我总会给带累的，”他郑重其辞地又道，“自然，我没有权力来管辖你的行为，但是你自己应该同意着……”他照例没有说完他的话。我干脆地回答道，“我只有很少的钱，就是我去赌，我总是很难赌得痛快的”。后来，在我回我自己的房

间的时候，我才得以把为波琳娜赢的钱递给她，并且告诉她，我不会再替她赌了。

“为什么不呢？”她兴奋地问道。

“因为我愿意为自己赌，”我用着虚作惊异的眼光答着，“那就是我唯一的理由。”

“那么你可十二分确信你的轮赌会使我们脱离困难吗？”她带着滑稽的微笑问道。

我非常庄重地说道：“是的。”然后我接着道：“我确信能够赌赢，也许你觉得是滑稽可笑，可是请你不要静悄悄地离开我。”

没有别的，她固执着要我和她平分那天赢的钱，给我八百古丁，作为此后我替她赌的条件。但我拒绝了这个，直截了当地——根据我的理由，说我觉得自己不能替任何人赌钱。“我并不是不愿意这样做，”我又道，“但是我有八九成是会输了的。”

“好的，就算是悖理可笑吧，我对你的轮赌抱着很大的希望，”她沉思地说道，“因此你应该去赌钱，算作我的一个股东，平均股份。因此，自然地，你要如我所望的去做。”

于是她便离开我，并不听我这一方面的更进一步的抗议。

---

[1] 一金路易士值二十佛郎。

三

第二天，她对我并不提赌钱的事。在事实上，她有意地避开我，虽然她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她遇着我总是同样地冷酷无情——甚至于夹杂着一些轻蔑和厌恶的那一种冷酷的态度。总而言之，她对我包藏憎恨是毫无痛苦的，这我能够明白地看出来。同时，她把她需要我，把她为了某些目的而守住我的这种事实，都对我隐藏起来，也不觉得难过。结果，我一想到她的事事骄傲和隔离的态度，遂使我对于建筑我们中间的关系，从大处说，变成不可解的了。虽然她知道我爱她爱得发狂，她允许我向她诉说我的热爱（虽是她不能够十分表示出她对于我的蔑视，较多于她没有阻住我，也不叱责我，而允许我对她说出我的爱情）。

“你看，”她说，“我对于你的情感是这么少注意，我对于你和我说的话以及你对我的感想也是同样少留心的。”然而，即使她在谈及她的事务之前，也是从来没有用完全坦白的态度。而她对我的蔑视倒是精炼之至。虽然她清楚我预料到她一生中的必然的穷境——总有一天有些事情使她感到困苦，她定会把她的事务说给我知道（总有一个时候，她为了一种确定的目标而需要我），一若我是个奴隶，或者是个邂逅的相识者。可是把那些事情告诉我，也不过是为暂时利用一个人，给他知道他必要知道的那些事罢了。我岂不知道那全部事件的结果，她岂不晓得她的恼人的固执是这样使我伤心而且烦恼，她岂从来没有想到用这种坦白的态度来安慰我是可贵的。然则，自从她常常利用我去代办事务，那托办的事务不只是麻烦，而且是必要冒险的时候，我以为她便该事事坦白才对。但是，对得很，她是不值得因我感伤而忧心的。我感到难过的事实，也许，比她为着她的忧思和不幸而感到的切身烦恼，还要增加三倍呢！

我知道她的赌轮赌的志向已经有三星期了。她还提醒我，说在她的帮助之下，她喜欢我去赌钱，因为她亲自去赌钱是不合适的。而从她说话的声音中，我推度她除了赢钱的一个愿望之外，在她的脑子里还有一些什么事情，一若金钱与她有关系。不，她有了一定的目的，在某些情形上，我能够推测得到，但是我不确定。真的，她给我的那种奴性和厚面皮，可以让我有胆量去问问她，唐突而又直接地去问她（我在她的眼里是一个奴隶和不中用的人，所以她不能够因为何种笨拙的好奇心而十分生气）；但是事实是，即使她任我问她，她从不会给我一个简单的回答，有时还没有充分地注意我呢。这便是事实。

第二天，大家都在大谈特谈一个电报，那电报是在四天之前送到彼得堡，而没有得到复音的。将军显然是烦恼而且悲伤，因为那事情关系着他的母亲。那个法国人，也是很兴奋。在午饭之后，全部的人们都在一起谈得又长又起劲，那法国人的声音是特别放肆而且信口开河。那真令人想起了这一句俗谚，“请了一个人来吃饭，他马上便把脚儿放上去”。就是对波琳娜，他也是不客气得近于无礼了。可是他好像仍然高兴参加我们俱乐部的散步，或者参加我们驱车历览市镇的漫游。我很久前便看出那一种使将军不能离开他的情景；我很久前便知道他们在俄国已共定下一些计划——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关于别的事情，抑或是单单针对现在所谈的事件。然而我知道这一家庭的一部分秘密——那是，在去年，那法国人替将军还债，给了将军三万佛郎，在他退职的时候垫还国库的缺款。而现在，将军自然是品行不端，虽然事情的大部分是因为布兰希小姐的浪费。是的，关于后者，我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可是布兰希小姐是谁呢？有的说她是出身名门的一个法国妇女，和她的母亲一道拥有巨大的财产。也有人说她是侯爵的亲族，可是不

过是个远亲——是个堂妹子，或是个嫡堂妹子，或者是这一类的关系。然而我知道，在我到巴黎旅行的时候便知道，她和那法国人对我们的队伍是非常的拘礼——他们是非常注重文雅与礼貌；但是他们现在的交情——他们的友情、他们的相厚——已经采取一种非常无礼、非常随便的态度。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财产太过平庸，所以不值得慎言和讲礼。同时，在这三天以来，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亚斯里在诋骂布兰希小姐和她的母亲；那使我以为他从前必定已经和他们母女两人有点儿相识。同时我又疑心那法国人以前一定也遇见了亚斯里先生了。亚斯里是如此羞缩的一个人，他的态度又是这样的沉默寡言，遂使一个人可以从他那方面寻找到一些什么事实。无论如何，那法国人和他的交情只是浮面的招呼，甚至于没有很留意他。他的确不像害怕他，那是容易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布兰希小姐也全不注意那英国人呢？尤其是，在谈论之间，侯爵说那英国人是真确的、非常的富有的时候？可是那还不足使布兰希小姐注意那英国人吗？总之，将军非常不安，谁都能够知道那电报是给他报告他母亲的死耗的！

虽然我以为那大概是波琳娜避开我的一个明确的理由，而我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因为我觉得非常确定的，在不久之后她自己会来寻我的。因此，我两天来向布兰希小姐集中我的注意。那位可怜的将军是绝望了！五十五岁而闹恋爱，而且是这么的热情，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再加之以他的邻居、他的子女、他的破产、他的负债和他所热爱的妇人，更是不幸了！布兰希小姐虽是长得漂亮，但我可以说她有着这么一个令人害怕的脸儿，或者不必提起也可以。不过，我个人是时常害怕这样的妇人的。差不多是二十五岁的华年，她有着高高的身材和阔阔的肩胛，展开着的肩儿；她的颈脖和胸膛虽是宽大得非常合适，而她的皮肤是暗黄色的，同时她的头发（那是极多的，足可做两个头饰）是像印第安墨水一样的黝黑，加以一双黄眼白的黑眼

睛，有一种高傲的顾盼，闪光的牙齿和永久油润而芬芳的香唇。至于她的衣饰，那是异常华奢、出色而且精巧，非常好看。最后说到的是，她的手和足，都是殊堪赞美的，她的声音是一种不高亢的反中音。有时，在她笑的时候，也现出她的牙齿，但是她的态度常是恬静寡言，目空一切，尤其是在波琳娜和玛丽亚·菲里波芙娜的面前。不过我觉得她好像是缺少教育，甚至缺少才智，虽然她是狡猾而且多疑。显然地，这并不是因为她的生活偶然得缺少教养。如果知道了一切情形的话，也许侯爵完全不是她的亲族，而她的母亲也并非她的生母；可是，我们在柏林和他们一对人儿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们已经是非常之熟识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而侯爵自身呢，我至今还怀疑他是否是侯爵；虽然在事实上，他昔已是属于高等社会（如在莫斯科与德国），是无可疑义的了。他从前为何来法国，我不晓得。我所知道的是，据说他有一座大厦。在最后两星期间，我可有了许多发现，但是我那时对于布小姐和将军两人中间的关系还是毫无所知。一切的事情都好像靠着我们的财富——靠着将军是否能够在她面前有充足的金钱可花。如果接到了一个消息，说祖母并不会死的话，我觉得很确切，布兰希小姐一定会在一转瞬间就不知去向了。真的，那使我骇异，也使我乐得去观察我对于这复杂的情节的情绪会有怎样的变化。可是我是怎样地憎恶这一切啊——如果我能对于一切人，对于一切事都不搭理，那是如何快乐啊！只是我不能够离开波琳娜。那么，我又怎能够鄙视她周围的这些人呢？探人隐私是件卑鄙龌龊的事，但是我何尝做出一些什么来呢?

亚斯里先生，我也觉得是个奇怪的人物。我只知道他爱着波琳娜。一种最可注意的情景是在一个羞怯而极拘谨的人的外貌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他是受了神圣的爱情所激动，尤其是在他宁可埋入地下也不愿以简单的言语或态度去迷惑他自己的时候。虽然亚斯里先生时常

在我们到外面散步的时候遇见我们，而他只是脱下帽子打我们旁边走过去，我知道他对于和我们集会是渐渐地冷下去了。就是请他来，他也会拒绝的。而在各个娱乐的场所——在俱乐部，在音乐会，或在水泉旁边——他又是从来不会和我们闲谈的地点远离的。事实上，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公园中，在树林里，或在希伦正堡——一个人只要抬起他的眼睛向周围一望，便可以看到亚斯里先生，最少是现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或在邻近的路上，或在矮林的后边。可是他并不曾失却和我个人说话的时机。在早晨，在我们相遇而交谈着一些说话的时候，他照例地突然说出话来，也没有说一声“早上好”。

“那个布兰希小姐，”他说道，“啊，我已经看过许许多多像她那样的妇人了。”

说了这话之后，他静默着，有意味地看着我。他的用意何在我不知道，但对于我的询问的眼波，他只是回答着一个呆然无味的点头，而且重复着说“那是这样”的话句。现在，他终于说道：“布兰希小姐可像花朵一般吗？”

“我真的不能够说。”这便是我的答语。

“为什么你不能够说？”他大惊地喊道。

“不，我从来没有注意她像不像。”我微笑地回答道。

“嘻！那么我脑子里有了这个观念。”他结束道。终于，点了一下头，他带着满脸喜容走开去了。谈话是用惹人讨厌的法语说的。

四

今天是蠢笨而不合理的一天。这时候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我坐在我的房子里沉思着。这天早晨，我尽了全身的力开始去替波琳娜赌轮赌。当她把她的积蓄的六百古丁递给我的时候，我提出两种要求：一是我无论如何一定不要和她平分赢的钱（那就是说，我一定不为自己取得任何东西）；二是她在同一天的晚上，要和我说明白，为什么她这样的需要赢钱，她所需要的总数共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够以为她做了这一切事情只是为着金钱而已。不过她明明是需要一些钱，而且尽可能的要快弄到手，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好的，她答应解释一切，于是我便离开了。在赌间里有一群可怕的人。那是怎样的一种僭妄而贪婪的群众啊！我挤向房子中间去，直至我安然坐在庄家的旁边。然后我畏缩地开始赌起来，一次只押着二三十个古丁，同时我考察着，做着笔记。策略对于我好像是多余的，别的赌客所注意的重要事件是全无意义的，虽然他们把法则单放在手里，依着法则单在运筹策划，预测良机，算着，押着，但输掉了，正像更简单的俗人，完全没有计划地在赌着的一样。我依据情形，在我认为可靠的时候下结论——在潮流中有了意外的良机，即使并非一定的系统，总有它的一种定则。这自然是非常神妙的事情。举个例子吧，在来了一打的中间的数字之后，时常会遇到将近一打的外部的数字。譬如那球子一再停在一打的外部的数字上，那么会走到一打的第一个数字，于是又停在一打的中间的数字上，而且重复了三四次，然后又回到一打的外部数字上去了；有时，在另一次轮转之后，那球子会再到第一个数字上去，偶然碰了一次，于是第二次回到中间的数字上——这样地继续了一点半钟或两点钟。一、三、二；一、三、二。那完全是很奇怪的。有一整天或者整个早晨，那红色和黑色在变换着，但是差不多连一点儿规则都

没有，忽而红，忽而黑，所以很难有两次连续的轮转会停在红或黑的位置上。可是，到第二天，也许在第二天的晚上，那红色独自转上来，一直来到四十次以上，并且这样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候——可以说，一整天。这些情形，大部分是亚斯里先生向我指出来的，他整个早晨都站在赌桌旁边，可是从来没有亲自押下一次押注。而我自己呢，我把我的押注全输了，而且输得非常神速。开头，我押两百古丁在“双”上，赢了——如是赢了两三次。一瞬间我手里有了——共在五分钟之间——差不多四千古丁了。那自然是我离开赌场的恰好的时间，但是我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好像是一种向好运道挑战的念头——像是给她来一个打击，给我有口说她的一种愿望。于是我押下照章允许的最大的押注——四千古丁——而输掉了。受了这次不测之祸所刺激，我尽倾其所有，都在同样的冒险中，弧注一掷，而又输掉了！然后我从桌旁站了起来，觉得我好像是发昏了。我会遇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在饭前我把输钱的事告诉了波琳娜。在告诉她之前，我一直在园中散步。

用餐时，我像三天前的一次吃饭时一样的兴奋。布兰希小姐和那法国人和我们在一道吃饭，这说明那一天的早晨，布兰希小姐去过俱乐部了，在那儿已经看见我的事业了。所以现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她对我更加表示小心；同时那个法国人走到我旁边来，尽量地问我所输了的是否是我自己的钱。他怀疑波琳娜和我自己之间有了一些胶葛，但是我只有发怒，回答说那钱完全是我自己的。

这好像使将军觉得非常的奇怪，问我什么时候得到了它；于是我回答说，我初头只有一百古丁，六七次便增加到五六千古丁，而后来我在两场间便全数输光了。

当然的，这一切都是万分诡辩的。在我说话时，我睥着波琳娜，但是在她的脸上可没有丝毫的表示。虽然，她允许我发怒，并没有来纠正我，由是我最后决定发怒，并且把我替她赌钱的事实隐藏起来。“无论如何，”我自想道，“她，今夜轮到她把一切事情给我说个明白，给我一些什么启示了。”

将军虽要查察我，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可以看见他的脸上的不安和烦乱。也许他的贫迫的环境使他听到一大堆的金子，由一个像我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傻瓜，在三十分钟之内便消失了，觉得难过。现在，我想起了，昨夜他和那法国人有一次重要的会议。总之，他们是在一起密议着，接着又是一个又长又热烈的争论；后来那法国人带着动情的样子辞去，但在今天一早便回来，重新讨论争论。那法国人听说我输钱了，虽然只是郑重地说道，一个人务须格外小心，但那神气可以说是包藏祸心的；其次，他为着某些理由说，虽有一大群俄国人走去赌钱，但他们赌得不高明。

“我以为轮赌是可计划的，尤其是对于俄国人。”我回答道。而当那法国人在我回答时轻蔑地微笑着的时候，我更进一步说我确信我说得对，接着还说，提起俄国人在赌徒中的才能，我责骂他们比赞美他们要更甚——那是他能够相信的。

“你的意见有何根据？”他询问着。

“根据那事实，那就是文明的西欧人的品质和功业，已是变成历史地增加着——那虽不是主要点——一种发财的才能；而俄国人不但有发财的能力，而且任情地把它用掉，且是出于正直的愚蠢。我们俄国人不少是时常缺乏钱的；因此我们高兴着，并且用全部精神去注意着一种像轮赌那样的发财方法——因此，在几点钟之间，一个人没有做

什么工作便可以致富。这种方法，我再说一遍，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诱惑力，但是直至我们放荡地赌着，并且没有受到什么烦难的时候，我们几乎时常是输掉了。”

“在一定的范围内那是真的。”那法国人带着自满的神气同意着。

“啊，不，那不是真的。”将军严厉地插嘴道。“而你，”他对我又道，“你应该为了丧辱国体而害羞啦！”

“请原谅我，”我说，“可是，那很难说两者间哪一种是更坏呢——俄国人的愚蠢呢，或者是德国人由忠厚的劳苦而致富的方法呢？”

“多么奇特的一种观念啊。”将军嚷道。

“又是这么一种俄国人的观念啊！”那法国人也道。

我微笑着，因为我宁可说是高兴和他们有了争论。

“我宁愿过着流浪的天幕生活，”我嚷道，“比向德国的偶像跪拜好得多了！”

“向什么偶像呢？”将军嚷道，现在他是非常气愤。

“向着德国人的积蓄致富的方法。我到这里还不久，但我能够对你说我所亲眼见的，所亲自实验的，都使我的鞑靼人的热血沸腾。仁慈的主啊！我愿意没有那一类的品质。我昨天出去散步，差不多走了十俄里。随处我都可以看到像我们在上等的德国画册上读过的东西——就是每间屋子都有‘家长’，他仁慈而且忠厚。他忠厚得和他交涉事情都可怕；我可忍受不了这类人。每一个这样的‘家长’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每天晚上总要高声读着进步的书籍。在他们的庭树上面低吟着榆

栗的树声，太阳已经沉下去了，一只鹊鸟栖息在翼墙上，而这一切都是美丽的、诗的、动人情绪的。请不要生气，将军。让我告诉你一些更能动人的事情吧。我还能够回忆起来，在暮天的时候，我已死的父亲，怎样时常坐在他的小园中的菩提树下，高声地读着书籍给我和我的母亲听呢。是的，我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做才对。可是每一个德国人的家庭受尽了服从‘家长’和做奴隶的束缚。他们像牛一般地工作着，像犹太人一般的积蓄财富。也许那‘胖子’积下一些钱传给他的长子，因为长子可以得到一项生意或者小小的一片土地。好了，结果是那‘胖子’把女儿的一副妆奁剥夺去了，于是女儿留了下来而未出嫁。同样的理由，父母又把小的儿子出卖，或者命他去当兵，为的是他可以赚多一点钱来增加家庭的财产。是的，这般事情是做出来了，因为我已访问过那班居民了。做这一切事情都是出乎纯正的忠诚的——出乎一种忠诚，那是小的儿子相信他是被正当地出卖，而当他被质卖出去的时候，还相信那只是取悦双亲的一种牺牲，由于这一点信仰扩大起来的那一种忠诚。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啊，这个事情给那长子也正一样的够受的。也许他有了心仪的情人，但是他不能够娶她，因为他还没有积蓄足够的金钱。于是这一对人儿挚诚地等待着，贞节地祈望着，并且那时他们已经交换定情物了。情人的双颊瘦损了，她开始憔悴了；直至最后，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们的物质翻倍了，足够的金钱已经积蓄起来了。然后，那‘家长’祝福他的四十岁的承继人和三十五岁的、胸瘦鼻红的媳妇，这之后他掉下了眼泪，教导这一对夫妇要有道德，然后死了。轮到那长子变做一个有德的‘家长’了，而那老的故事又开始重复了一遍。到五六十岁时，那原来的‘家长’的孙子已积蓄下了一个可观的总数；那总数是他传给他的儿子的，到后来便会传给卢斯蔡男爵，或者‘好不公司’，或者鬼才知道是什么！那可不是一种美丽的展览物吗？那可不是一两个世纪传下来的劳工，忍耐、智慧、忠诚、德性、毅力和经营，还有一只鹳鸟坐在屋脊上的一幅展览物

吗？还再有什么呢，他们以为世间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因此，由他们的观点看来，他们开始去裁判世界其余的人类，去审定一切有过错的人们的罪状，那就是说那些不十分像他们自己的人们。是的，你容易有你的说法。至于我这方面呢，我宁愿仿效俄国人的方式以求富，或者把我的全部财产浪费在轮赌上面。我并没有心愿在五代之后开一间‘好不公司’。我要钱来自己花，因为我没有办法想我的品性是财富所需要，或者为财富所沉溺。我也许是错的，但是你可有你的见解。这些便是我的意见了。”

“你刚才说的对到什么地步我可不知道，”将军愤愤然地说道，“但是我可知道你已经变为一个难堪的滑稽家了，无论何时，你总有很少的机会。”

照例地，他总是留下他的未完的话句。真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从事于任何事情，那是极少超过日常琐话的范围的，他总是留下他说不完的话语。那法国人轻蔑地静听着我，他的眼睛放出藐视的光芒；但是他不能够把我的长篇大论领会得很多。至于波琳娜呢，她平静漠然地在注意着。她在餐事进程之间，好像既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听见别人的说话。

五

是的，她是异常地沉默的。可是，在离开饭桌的时候，她忽然命我伴她去散步。我们带着孩子们一道走到公园里的水泉那边去。

我头脑是在这样的一种激动的状态之中，遂使我鲁莽而唐突地发出如下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克里耶侯爵爷爷已经停止伴着她散步，或者不和她在一道作竟日的长谈了。

“因为他是个畜生。”她用一种可说是奇怪的方式回答着。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这样说克里耶，所以我被这一种怨恨的表情吓得一声也不敢响。

“你可也注意到今天他不得不和将军和睦起来吗？”我说道。

“是的，我想你要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她用偏要作对的口吻答道，“你是预先知道的，你可不知道将军向侯爵借钱，把他的全部财产做抵押吗？因此，如果将军的母亲不会死，那法国人便会变成他现在只作抵押的一切东西的绝对的所有人了。”

“那么一切东西都已抵押，可是事实了？我已经听到了对于那财产的谣言呢，但是没有料到那谣言有多少是真的。”

“是的，他们是实在的。那么又怎样呢？”

“啊，那会是‘请了，布兰希小姐’的原因，”我说道，“因为这样的事件，她永不会成为将军夫人了。你可知道，我相信那老人是爱她爱到这般田地，如果她弃掉他，他一定会自杀的。在他的年龄，堕入情网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我相信，他一定会碰到什么事情。”波琳娜沉思着同意了。

“而那一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继续说，“世间能有什么事情比她只为着钱而答应结婚的那花样更可鄙的呢？一件合礼的事情已是不会有，全部事情是连最低的仪式也没有的。说到祖母呢，有什么事情比打电报去问她是否已死这件事更滑稽可笑，而且更怯懦、可怜的吗？你可觉得怎样呢，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

“是啊，那是非常可怕的，”她颤抖着插嘴道，“所以我更加奇怪你会这样高兴。你是为了什么事这样高兴呢？可为了你把我的钱输掉了的事情吗？”

“什么？那钱可不是你给我去输的吗？我告诉了你，说我从不会替别人赢钱的，至少替你去赌是这样。我服从你，只是因为你命我去，但是你不能为那结局而咒骂我。我警告你说那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好像对于输了你的钱觉得很是懊丧，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的钱呢？”

“为什么你总要拿这些问题问我？”

“因为你答应将事情对我解释明白。听着，我确信我即刻开始为我自己而赌（我仍存有一百二十古丁），我会赢钱的。那么，你能够从我这里拿到你所需要的。”

她做着一个蔑视的鬼脸。

“你一定不要和我生气，”我继续说，“为了这样的一个提议。我知道我在你的眼中只是一个废物，所以你接受我的钱是无须介意。何况，我又是输了你的钱的那个人。”

她看着我，可是，看见我持着一种极受刺激而且讥讽的态度，马上便转变了题目。

“我的事情没有使你感到兴趣的可能，”她说，“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是负债了。我借了一些钱，现在一定要给还了。我有一种好奇心、一种无意识的观念，使我向往着赌博赢钱。为什么我做这样的想头？我不能够说，不过我是这样想，而且有了一点确信。也许因为了那确信，我觉得舍此别无他种的方法。”

“也许是因为你这样地需要赢钱。那正像一个跌下水的人捉住了一根稻草一样。你自己是会同意那个的，如果不是他跌下水，他不至于把稻草错认为一根树干的。”

波琳娜惊异地注视着。

“什么？”她说，“你可也对它有些什么希望吗？你在两星期之前，可不是屡次地告诉我，说你如果在这儿赌钱，你是有把握去轮赌赌赢钱的？你可不是要我对你这样说，不要把你当成傻子吗？你是开玩笑的？你可不能够开玩笑，因为我记得你是带着一种庄严的态度说的。那庄重的态度不许你有开玩笑的观念。”

“是事实，”我沉闷地回答道，“我时常觉得我会有胜利的把握。真的，你所说的话使我自问——为什么我有了今天的矛盾，无意识的输钱使我的脑子里起了一种怀疑？可是我仍然确信着，如果我马上开始为自己去赌，我一定会赌赢的。”

“你为什么这样有把握呢？”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一定会赌赢罢了，只知道那是我所留下来的一种办法。是的，为什么我在这一点上觉得这么矛盾呢？”

“也许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是幻想着有把握这样做，他便不得不胜利了。”

“可是我敢打赌，你没有想到我在这事情上面有了认真的感觉？”

“我不管你有与没有。”波琳娜冷静地答道，“好的，直至你问我，我还是怀疑你对于各事都采取认真的态度的能力。你是有烦忧的可能，但是不深刻。你是个太无秩序太不安定的人。但是为什么你需要钱呢？不尽是如你所说的，只因为认真，这一个简单的理由。”

“你说，”我插嘴道，“你要还掉一项债务，那一定是一项大数目。可不是还给那法国人？”

“你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你今天倒是很聪明。你可真的没有喝醉吗？”

“你要知道你是不讲客气的，有时我会把一些非常坦白的话来问你。我再说一遍，我是你的奴隶，而奴隶是不能够害羞或者动气的。”

“你说得像小孩子一样了。庄重的人时常会使他安乐的。如果和一个人有了一场吵嘴，那就应该尊重他，总比侮辱他好些。”

“好一句引经据典的格言啊！也许庄重程度不能够与我自己的身份适合呢。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是个稍知自爱的人物，却不能够善于自处。你晓得这是什么道理吗？那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不善于辞令，不晓得及时应用一种合适的说话风格的缘故啊。这全是风格的问题。

我们大都由于仁慈的主赋予这样一种智力，希求一点儿天才来选择适当的行为。我们缺乏天才的行为，天才家的发现直等于凤毛麟角。只是法国人有着天才的行为，虽然有了其他几个欧洲人苦心经营，想把他们的仪表造就得十分威严，结果却成为无足重轻的人物。这便说明在我们中间风格的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要的缘故了。法国人可以接受一场侮辱——一场真正的、恶毒的侮辱，他却能够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但光是捻一下鼻头，他便受不了，因为这样的行为是一种损时失礼的勾当。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小姐们这样喜欢法国人的缘故呀——她们说，法国人的态度是尽善尽美了！但照我的意见，事实上并没有所谓法国人的态度这件东西。法国人只是一只鸟——一只Coqgaulois。同时，因为我不是一个妇人，我不能很准确地来了解这个问题。公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出众的鸟，如果我说错了，你必须阻住我。当我说及你的时候，你更应该时常阻住我而且改正我的错误，因为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你看，我已经完全忘记礼貌了。我完全没有礼貌，也没有什么尊严可说。我要告诉你到底是什么理由。我对这些事情全不介意，我对任何事情都加以谴责。你晓得这里面的道理吧。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丝生人之念。已经有了好久，我完全不晓得世界怎样在转，在此地或者在俄罗斯都是一样。我曾经到过子来斯登，但子来斯登的样子究竟怎样，我还是一无所知。你晓得我的窘迫的缘故吧。我现在是没有希望了，我在你的眼里等于零；故此我不妨直截了当向你说，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所看到的只有你，其他一切，我都是淡然置之。为什么我更爱你？我自己都不明白。事实上你并不见怎样好看啊。你知道吗，我甚至连你的面孔像什么都弄不清楚；再便是你的心肠也许全不美好，你的头脑也许全是蠢笨。”

“因为你不相信我的灵魂高贵，想用钱来收买它？”她问。

“我什么时候想这样做呢？”这便是我的回答。

“你失去辩论的线索。如果你不愿意收买我的灵魂，无论如何要收买我的自尊心。”

“完全不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我自己觉得难于解释。你冷酷地对待我，不要因我的多话生起气来。你知道为什么你是不应该生我的气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懦夫啊。不管怎样，如果你真的生起气来我也是不介意的。坐在我的房子里，我只是想念着你，对着自己想象着你的衣裙的丝线，即刻我便几乎忍不住要来咬着我的手了。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因为我向你说我是你的奴隶？我求你，把我当作你的奴隶看待吧，不要客气。你可知道有时候我能够杀你？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或者妒忌你，而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把你生生地一口吞进。你在笑吧！”

“不，我并没有，”她反驳着，“但不管怎样，我命令你停止，不再说下去。”

她停着步，气得几乎断了气息。上帝知道，她不一定是个美丽的妇人，但我爱看她这样停步的样子，因此更加愿意使她动气。也许她已经预先知道这点，所以更爱动气。我连这点也向她说了。

“是怎样的废话啊！”她耸肩叫喊着。

“我并不介意，”我继续着，“再便是你可知道你和我在一道散步都是不妥当的啊？我时常觉得要打你，弄得你不成样子，把你活活勒死。难道你有把握说这是不可能的吗？你令我发狂。我没有希望地爱着你，而且知道往后我更加要千倍地来爱你。我如果把你杀了，我便把我自己也杀掉了。但我要尽我的力量忍耐着多么长久就多么长久地

去这样做，因为我要继续来享受你的冰冷所给我的难堪的痛苦啊。你知道一件顶奇怪的事情吗？那便是每天都增加对于你的爱恋，虽然这有点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为什么不会变成一个宿命论者呢？记起我们登上希伦正堡第三天的时候，我向着你这样耳语着‘只要说一声跳，我便要跳进这深渊里去’。你如果说了，我便一定会跳下去的。你不相信我吗？”

“是怎么蠢的废话啊！”她叫喊着。

“我不管它到底蠢不蠢，”我高叫着回答她，“我只是知道在你的前面我必须说话，说话，说话。因此我在说着。当我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把我的自负全部丧失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管。”

“我为什么要你从希伦正堡跳下去？”她枯燥无味地说着（我想），带着固执的怒气，“那对我没有一点用处。”

“呱呱叫！”我叫喊着，“我知道你一定用这句‘没有用处’的话来压制我。我能够看穿你。‘没有用处’，你这样说吗？为什么，给人家开心不是常有用处吗？至于一种野蛮的、无限制的权力——甚至只是驾乎苍蝇之上的权力——终归是一种奢侈品啊。人类都具着专制的性质，爱令人受苦。你，特别是这样。”

我记得在那瞬间，她很特别地凝视着我。事实上是我的面部一定把我的内心沸腾着的无知的、粗鲁的感情表现出来了。直至现在，我还能够记起当时的每一句话，像我所写下来得一般。我的眼睛充满着血，我的口唇滚满着泡沫。可是我仍然可以发誓，如果她要我从希伦正堡之巅跳下来，我还是一定会遵命去做的。是的，纵是她嘲笑地来

吩咐着我，藐视着我，而且吐着口水在我的脸上，我还是要跳下去的。

“啊，不！为什么这样？我相信你啊。”她说，但是用着这样的态度——像女主人一般的态度和口气呢，一种全然藐视、恶毒、倨傲的口气。只有上帝才晓得我是怎样要把她杀掉啊。

是的，在那瞬间，她是站在危险之中。我并不是对她空言恫吓。

“你真的不是一个懦夫吗？”她骤然地问着我。

“我不晓得，”我答复着，“或者我是，但是我不晓得。对这类事情我好久没有想及了。”

“如果我对你说，‘把那人杀了’，你杀不杀他？”

“哪一个？”

“随便我所愿意杀的一个。”

“那个法国人吧？”

“不要对我发问，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再说一下，随便我所愿得而甘心的一个。我愿意看一看你现在说的是不是真话。”

她等待着我的回答，态度是这样严肃和不耐烦，使我感到不快。

“你还是告诉我吧，”我说，“这儿到底闹的什么把戏。为什么你对我像有一点惊怕？我觉得这是错的。你是一个毁坏了的、无知的人物的义女，这人和布兰希小姐鬼混恋爱起来了。还有这个法国人，却得到你的倾慕。但是你仍然向我问着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把这件事

情向我说清楚，我便向你忠告一番，并要有所表示了。你是不是害羞不敢坦白对我说呢？你对我觉得羞怯吗？”

“我并不想和你讨论那个题目。我已经提出一个问题来问你，在此恭候着你的答案呀。”

“好，那么我将把你愿得而甘心的任何人干掉了。但你真的要吩咐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将要断绝你的关系，你觉得怎样呢？我将吩咐你去那样做，否则，请你抛弃我。你能够抛弃我吗？不，你晓得你不能够抛弃我。你先把我所要杀的人杀掉，然后再来杀我，因为我更敢于拒绝你啊。”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的脑筋受了大大的打击。自然，那时我把这些话一半作为说笑，一半作为挑战看待；可是她却是说得那么严重的。我大受震动，想不到她会这样说，会这样俯视着我，高高乎在上地对我这样全盘说出，“或者你听从我的吩咐去杀掉我所要杀的人，或者你便滚蛋”。真的，她所说的话实有些出乎人情之外。因在我干了血案以后，她怎么还能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呢？这不只是奴视我和蔑视我，这足够使人回复着他的真正意识了。但不管我们的谈话如何荒唐、粗暴，我的心仍在跳动着。

骤然间她狂笑起来。我们同坐在一把椅子上，在孩子们游戏的地方附近，恰好在客辛奴前的小路对面，那儿正是乘客下车的地方。“你看见那个肥婆子爵夫人了吗？”她高叫着，“这是伯玛振子爵夫人。她到此地已经三天了。看啊，那个便是她的丈夫——那个高个子、枯槁的普鲁士人，手里执着手杖的便是啊。你记起在某天他注视着我们吗？啊，跑到那子爵夫人身边去，向她脱帽，用着法文说几句。”

“为什么？”

“因为你发誓说为着我的缘故可以从希伦正堡跳下来，并且可以听从我的吩咐去杀掉任何我所愿意杀掉的人啊。代替着这样的血案和悲剧，我只希望得到一场欢笑。不要回答我便跑去，让我看一看那位子爵用手杖给你一阵痛打啊。”

“那么，你这样给我来一场挑战？你认为我不会这样做吗？”

“是的，我在向你挑战。去，这是我的命令。”

“那么，我便去，不管你的想象是多么狂妄。只是，还得顾虑一下：这样做会不会给将军带来损害，甚至于连带你也未为可知呢。我自己倒没有什么踟蹰，就只是顾虑到你和将军啊。怎样，光是为了你的一个幻想，我便应该去侮辱一个妇人吗？”

“啊，那么可见你只是一个不中用的蠢材，”她藐视地说，“你的眼睛充满着血，不过是因为有点喝醉了的缘故。难道我不晓得我要你做的是蠢笨而且错误的事，并且将军会为此发怒？但我只要一场玩笑，再没有旁的什么了。真的，你为什么应该侮辱一个妇人？只不过是要你这样做，给人家一顿痛打啊。”

我转着身子，静默地跑去执行她的吩咐。自然，这是一件蠢事，但我没有方法解脱它啊。我记起，当我跑到子爵夫人旁边去的时候，我觉得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兴奋。我是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中，像是喝醉了一般。

六

在那癫狂的一天过了两日之后，那天是怎样闹得天翻地覆啊！闹得多么不成样子，一场糊涂啊！我便是里面的一个主角啊！可是这套把戏有一部分还可以说滑稽的，无论如何我觉得是这样。我弄不大清楚到底这事情怎样做的，究竟我只是昏迷失次，还是有目的地四处狂奔呢？有一段时间我的脑筋似乎完全混乱；在另外的一些时候，我却觉得似乎回到儿童时代，在学校的书桌前面，所以做出这种事情来只是由于恶作剧而已。

这完全为了波琳娜的缘故；是的，为了波琳娜。但谁都不晓得是她主动的，事情是被她鼓噪起来的啊，或者我是在一阵绝望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虽然我这样想是蠢的）？我不能够想象，她到底有什么迷惑人的地方；可的确有点迷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美丽。除开我而外，旁的人们已经很有些为她神魂颠倒了。她长身玉立，体态苗条。她的身体温柔得像绳子一般可以打结或者折叠。她的足印是纤小而长，这是令人发狂的足印；是的，简直令人发狂的足印啊！她的头发有点红色，她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般——虽然能够用骄傲、蔑视的态度看着人家。四个月以前，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记起她和德格利厄司坐在客厅上密谈。她那样专注地看着他，当我回到楼上我的房子的时候，我不住这样幻想着，她是用着她的目光在打量着他的面部——不偏不倚地对着他的两颊。当她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她和他的视线是这样的奇怪啊。从那晚起，我便爱上她了。

但言归正传吧。

我跑向车道去，站在那边的中间。我等候着那位子爵和子爵夫人。当他们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向他们脱帽，点头。

我记得子爵夫人穿着华丽的丝的衣服，颜色灰白，饰着边的裙裾。她矮胖壮健，她的肥而生肉的下颌把颈部都遮掩起来了。她的脸孔是紫色的，小眼睛有了一种轻蔑的、凶狠的表情。可是她这样跑着，还像在给人家以青睐一般哩。关于子爵呢，他是高身材，枯槁，脸部多骨，戴着眼镜，显然是差不多四十五岁的人物。他的脚几乎是从胸部生下来的——不，甚至于从下颌生下来的！可是，他的神气还像孔雀般自负，他的衣服有点低垂，他的脸部却是沉沉地挂着疲倦的神情。

在几秒钟之内，我便把这一切都注意到了。

一开始，我的点头和脱帽便大大地惹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位子爵只是有点怒形于色，子爵夫人却只顾一直向前跑。

“子爵太太，”我大声地，清楚地说着，注意每个字的修辞，像“得为君仆，宠莫大焉”。

然后我又点着头，戴上我的帽子，脸上带着粗鲁的笑容从子爵旁边跑去。

波琳娜只命令我去脱帽，点头和一般失规矩的事是我自己的发明。上帝才晓得什么东西在鼓动着我来犯这种暴行啊——在我的疯狂之中，我觉得我像是御空而行。

“哼！”子爵骇而怒地转向我这边来，怪叫着，不，无疑说是狂吠着。

我亦转着身子，假为谦恭地在候着他。当我注视着他的时候，我的脸上仍然挂着轻蔑的笑容。他像在踟蹰着，眼眉紧紧地锁着。在每一个瞬间，他的样子不断地变得更加阴暗。那位子爵夫人也转向我这边来，恼怒迷惑地看着我，同时有些过路人开始在向我们注目，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则直截了当地停住了足步。

“哼！”这位子爵又是大声叫喊着，狂吠和发怒的程度更加厉害了。

“Ja wohl!”我回答着，依然对着他望。

“Sirad sie raseud？”他叫喊着，挥着他的手杖，显然地觉得兴奋起来。可能是由于我的制服使他不敢动手，因为穿得很漂亮、时髦，和上流社会的人物衣着一样。

“Ja wo-o-ohl!”我用尽平生之力又叫喊着——学习柏林的方式把“ohl”这个音特别拉长（柏林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常用这句成语““Ja wohl!”，把“ohl”这个音拉得长或短可以区别出他的意义和语气）。

这时，子爵和子爵夫人迅速转身，几乎是震骇狂奔。有些旁观者不禁失声叫喊，有些却依然惊异地注视着我。但对于其他的细微末节我并不记得十分清楚。

静默地转身，我跑回到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那里去。但当我距离她的坐位还有百步远的时候，她便站起身来，和孩子们一道跑向旅馆去。

在走廊上，我追上了她。

“我做了——一件蠢事。”当我跑到和她并列的时候，这样说着。

“已经做了？那么，你一定能够负责。”她回答着，连看都没有看我，然后移向楼梯那儿去。

我把那一晚上剩下来的辰光消磨于公园里的散步。于是我穿过树林，一直跑着，直至我发觉自己跑到邻近的边境上。在一间路旁的酒馆我吃了一些蛋糕和喝了一点酒，我付了这一餐饶有牧歌风味的食物，费用是一个半法国银圆[1]。

直至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才回家——看见将军的召唤票已先放在那儿了。我们共占了旅馆的两套房子；每套房子包括了两个房间。第一套（较大的一套）包括了客厅、烟室，附近便是将军的书房。在这书房里面，他庄严地站在写字台旁边等候着我。德格利厄司却倚在近旁的睡榻上。

“我的好好先生，”将军开始着，“可以让我问你今天干了些什么吗？”

“我当然乐意，”我回答着，“如果我即刻谈到本题上面去。大概你是指我今天和一个德国人闹下来的事情而说的吧？”

“和一个德国人？啊，这德国人便是伯玛振子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啊！我听说你对他和他的夫人十分无礼？”

“不，我没有什么对不住他们的地方。”

“但我知道你把他们吓坏了，我的好好先生啊！”将军高叫着。

“一点都没有，”我回答着，“你一定知道，当我在柏林的时候，我时常听见柏林人多说着而且讨厌地拉长着一些成语，例如，‘Ja wohl’。恰好在停车场碰到这一对，忽然，站在某些理由上面，我忆起

这句成语，使我的精神分外鼓舞起来。再便是，在以前某个时间，我曾经碰到这位子爵夫人，她向我直冲，似乎以为我是无足重轻的小虫，可以容易便用足压死一般。自然地，我也是具有自尊心的人物；所以这一回碰到她，我便脱着帽，向着她有礼貌地说（是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是很有礼貌的），‘太太，得为君仆，宠莫大焉’。于是子爵回转身来说‘哼！’，跟着我便回答着他‘Ja wohl’，向他说了两声——第一次用着平常的声调，第二次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大声地拉长地叫喊出来。这便是一切了。”

我必须承认，这种稚气的解释，给予我绝大的快慰。我十分愿意去把这个事件说得更加粗鲁，因此，我越说越觉得有趣起来了。

“你在开我的玩笑！”将军大声呼喊着，转向法国人那面宣称我的这种行动完全是无理取闹的。德格利厄司轻蔑地笑着，耸着他的肩。

“不要那么想，”我插嘴道，“那全不是这样。我承认我的行为是坏的——我全部地承认，绝不隐藏着事实。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向你承认我的行为可以说是笨拙愚蠢，但过了这个限度以外便不能承认了。再便是让我告诉你，我觉得对于我的行为甚是抱歉。但照我的意见，尚有一种理由，可以使我稍告无罪。那便是在最近两个礼拜来，我的身体有了一点疾病，是一种神经衰弱的、易怒的、胡思乱想的病，因此我时常地不能自制。例如，不止是一次，我甚至于想和坐在这里的侯爵先生吵闹；在那样的情形之下，真是碰到谁就会和谁吵起来。总之，我近来是有点病的症候了。不晓得伯玛振子爵夫人是不是谅解这样的情形，当我去要求着她的原谅的时候（我的确要向她谢罪）我不晓得她到底怎样，但我怀疑她会原谅我。不过这样的情形倒没有什么严重，在近来的医学上对于罪人的审判，都要看他们犯罪时是不是在不健康的状态中。‘我的当事人确是一个凶手——这是真的，但他是在

一种昏迷的状态中做下这件事来啊。’而医生实际上是给了这律师一种证明，说出的确有这样的一种病症——在一种昏迷的状态中起来胡做乱行，过后他却连一点点都不能够记忆起来！但子爵和子爵夫人都是一些老辈人，就和旁的普鲁士船夫和地主一般。他们对于这种站在医学上的裁判的潮流了无所知，因此很难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一种解释。你的意见怎样呢，将军？”

“够了，先生！”他忍怒高喊着，“够了，我说！我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和你这种鲁莽的人物断绝关系。要你在子爵和子爵夫人面前承认错误终是不可能的了。和你任何方式的谈话，甚至便是把你乞求他们的原谅的道歉包括在内，也只有使他们感到屈辱而已。我可以告诉你，子爵和子爵夫人听说你是我的家庭中的一员，特地到巧辛奴[2]访我，要求我给他们以满意的答复。你晓得你给了我一些什么麻烦，我的好好先生啊？你使我不得不向子爵小心赔罪，并且负责向他说即刻便要把你辞退，断绝彼此的关系了！”

“恕我的罪，将军，”我插嘴道，“他是不是说我应该‘被你辞退，断绝彼此的关系’，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呢？”

“不。是我自动向他这样提出：这样终使他满意了。故此，我们必须分手了，我的好好先生。依照账目我还得付还你四十Giilden（久尔登）和三Florins（佛郎）呢。[3]钱便在此地，账目也在此地，任由你查收好了，再会。从此以后，我们便成路人。我从你那儿永远得不到旁的什么，只有麻烦和不快而已。我就要叫旅馆老板来，向他声明从明早起我便不再负责你在旅馆的一切开销了。我依然以能得到为君之仆为荣啊。”

我把钱和账单拿起（账单是用铅笔写的），向着将军深深地鞠着躬，严肃地对他说：

“事情并不能这样结束。我对于你在子爵手里弄得这样不快甚为悔恨，但罪过（恕我的罪）全是你自己的。你在子爵面前把我怎样处置了？你说我是你家庭的一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只是你的家庭教师——并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卫兵，更不是在行为上需要你负责的什么人物。我是一个法律上十足合格的人物，年龄已有二十五，大学毕业生，一个绅士。在我未曾碰到你以前，我们彼此是毫无关系的人物。只是因为我是无限地敬重你的勋业的缘故，才不敢要你向我道歉说好话，和质问你为什么对于我的品性能够随便品评哩。”

他是这样为我的说话所刺激，张开着他的手，转向那位法国人，对他解释，说我对他（将军）挑战，要求决斗。这位法国人高声地笑着。

“我也不想把子爵轻轻放过，”我冷静地继续着，没有因为受到德格利厄司的喧笑而有半点的挫败，“而你，将军，这样听子爵一面之辞，完全站在他那面来说话——把你自己也卷入这漩涡里面——我得荣幸地通知你一声，最迟在明天早上我便要以我自己的名义要求那位子爵正式向我解释是什么理由让他不把这件事情认清楚。这只是关于他和我自己之间的纠纷，还这样藐视我跟别人去交涉，像是认为我没资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般。”

于是，我所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将军在听见我进一步的暴举时，表示让步了。

“什么？”他叫喊着，“你是不是要进行这种糊涂的下流勾当呢？你晓得这会给予我怎样的损害吗？我求你不要笑我，先生，不要笑我，因为此地是在警察的权力统治之下，站在我的地位的关系上，以及那位子爵——。总而言之，先生，我对你发誓，我将使你被捕，离开此地，使我不会再受到你的任何吵闹。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吗？”他几乎气得断了气，同时却又异常震骇。

“将军，”我用着他所不能忍受的冷静答复着，“没有谁能够乱用吵闹的罪名来抓人，直至他真的被吵闹了以后。我还未尝开始对我与子爵情况做解释，而你还完全未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呢。我只要向这位子爵抗议他为什么使我受辱，把我看作一个受人家管理、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物。这一点用不到你这样受惊受扰哩。”

“为了上帝的缘故，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把你的无知的计划告一结束吧！”他喃喃着，挽着我的手，他残暴的语调骤然间变得和平了。“你晓得结果会弄成怎样？只有弄成更加不快而已。无疑地，你将会赞成我在现时的举动应该特别小心——是的，应该特别小心。你还未能完全明白我处在什么环境中呢。当我离开此地的时候，我将再请你回来；但现时我——啊，我不能够把我的理由都完全告诉你啊。”跟着，他用着失望的声音说，“啊，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啊！”

我跑向门口去，劝他冷静，并答应他把各事都做得合礼有序。然后，我跑了。

在外国的俄罗斯人最容易成为懦夫，最担心他们的言语，猜虑人家对于他们的品格有些什么批评，这样、那样的事情究竟是不是做得

适当。总之，你们是过于自爱和顾大体。他们时常需要一种行为的方式可以永远受人家欢迎和信任的。他们驯服地追随着这种规矩——不管在旅馆中，在散步中，在会议中，或者在旅程中。但这位将军向我承认在这一切顾虑以外，还有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特别留心他的举动”，这样的事实使他失神而又懦弱，使他对我不得不改变语调。这样的事实我早就料到，很适当地注意到，因为，明早他自然会请求官厅保护，而使我不得不更加小心做事了。

但使我生气的不是这位将军而是那位波琳娜啊。她这样残酷地对待我，把我陷入这样的泥坑中，因此我觉得非胡做下去直至她来劝我停止不可。自然，我的笨拙会连累她，但我的脑筋里已经构成了一些别的感想和愿望。如果我在她的眼里是等于零的话，我就成为拖泥带水的小雄鸡，而那位子爵痛打我一顿都是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上是我开他们一场玩笑而我自己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吧。让波琳娜一下子吃一惊，不得不再来招呼我和她亲近吧。但，不管她怎样殷勤地招呼我，要她看清楚到底我并不是一只拖泥带水的小雄鸡啊。

我刚刚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我刚刚在楼梯上碰到我们卧室的使女，她告诉我，玛丽亚·菲里波芙娜今天坐夜车离开旅馆，到巧尔斯伯和他的表兄弟同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使女宣称夫人一早便收拾了她的行装，但到底要干什么好像是谁都不晓得一般，或者只是我一个人不晓得呢。再便是这使女告诉我三天以前，玛丽亚·菲里波芙娜和将军之间有了一些争论。那么，我晓得了！大概那些争论是关于布兰希小姐的吧。自然，不久还有下文哩。

---

[1] 注：法国银圆thaler，约当中国七角三分。

[2] 巧辛奴，地名。——编者注

[3] Gillden和Florins为欧洲货币名。——编者注

七

早起，我到旅馆的账房去，向他解释，以后关于我的账目由我自己负责。事实上，我的开销并不是怎样大得令我吃惊，亦没有使我觉得有离开这个旅馆的必要；再便是我还剩下来一百六十Giilden，在这里面，是的，在这里面，或者，还可以有着发财的机会在等候着我呢。这是一件奇事，虽然我还未曾赌赢过什么钱，却老是觉得像真的一般，不久我便会发财，因为除此以外我再没有旁的什么可以想象了。

跟着，不管时间是不是太早，我想去访一访亚斯里，他是住在英格利他旅馆里（距离我们的旅馆没有多远）。但骤然间德格利厄司跑进我的房子里来，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最近这位绅士是和我站在势不两立的地位上——他对于我的蔑视从不加以掩饰（他甚至于在言语间表现出来了），我自然也不想和他来往。总之，我憎恨他。因此现在他走进我的房子里来，使我大为惊讶。即刻，我便预料到一定有些什么意外的事情要来惹起争论了。

他显出格外和蔼地跑进来，即时在我的房子里对我致意起来。跟着，看见我手里拿着帽，他问我这样早要到什么地方去，当他听说我要到亚斯里那儿去以后，他即刻停止不说话了，表现出严肃的态度，似乎在深思着。

他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虽然当他适意的时候，他会现出活泼、可爱样子，但过了这样的时候以后，他便会即刻变成难堪的笨拙和讨厌的样子。一个法国人本性上很少能够算得是开化的：他好像只是在一定的目标上才算得是开化的。再便是，如果他想要率性，不照规矩

而做，他便会表现出很蠢、很不自然的行为，理由是那些行为只混杂着些陈旧的、讨厌的方式。总之，一个地道的法国人是平庸、琐屑、呆板的总和，是世界上最讨人厌的人物。真的，我相信除开一些乳臭儿和十足的俄罗斯人而外，再没有谁会受到法国人的吸引了；因为，任何聪敏的人对于这样陈腐俗套的举止——一种繁文缛节——即刻会变成难堪起来。

“我有事来和你商量，”德格利厄司开始用着一种仓促的却还有礼的音调说，“实不相瞒，我这来是奉着将军的使命，来做密使和中间人的。对于俄文不大通晓的缘故，我对你们昨天晚上的谈话几乎都弄不清楚；但将军现在向我解释这件事情，我必须承认那是——”

“算了吧，德格利厄司先生，”我插嘴道，“我晓得你是来做中间人的。自然我不过是一个教员，从未尝要求做这家庭中的一员，也不想和它过于亲近。因此，我不晓得这里面的整个情形。可是还要请你向我解释：你自己是不是变成这家庭中的一员，事事都要你来管，现在更做起中间人来了？”

这法国人似乎对于我的质问有点不悦。这样的质问于他是太率直了，而他是毫不想对我坦白的。

“我和将军的关系，”他枯燥地说，“半由于事务上，半由于特殊情形。他要我到此处来只是要请你放弃昨晚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你所想的计划是很聪明的；但他仍然嘱咐我来告诉你，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计划。因为子爵不但不会接受你的挑战，而且一定会尽可能地避免从你这边得到任何其他的麻烦。真的，你自己也该把这一点看清楚的。那么，这样干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另一方面将军答应你只要将来

他一有机会便一定先请你回去教课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你的薪金——加以任命。这将适合尊意吧，不是吗？”

我十分安静地回答他（这法国人），说他是劳而无功；或者，结果我并不会受到子爵的驱逐，而是相反地受到他的欢迎；最后，如果德格利厄司先生承认他现在来访我是要看我怎样更具体地进行我的计划，我是异常高兴了。

“天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将军是这么关注这件事，难道不可以让他知道你的计划吗？”

我又开始我的解释，但这法国人只是感到局促不安并且摇着头，当他脸上带着一种显然的、不能掩藏的虚伪的表情在听着我说话的时候。总之，他有一种夜郎自大的态度。关于我自己呢，我尽力去使我的态度表现得十分严重。我宣称着，子爵已经这样向着将军指斥我，好像把我当作将军的仆人一般，他不仅侮辱了我的人格，而且把我看得一钱不值，以为我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了。自然地，我说，我认为被侮辱便在这一点。可是，我确曾顾虑到年龄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等等（说到此地我禁不住笑起来），我并不急于亲自去要求子爵和子爵夫人向我赔罪。我只觉得我有亲身向子爵和子爵夫人要求原谅的权利，尤其是近来我觉得身体有病，更加有这样的权利，诸如此类。另外（我继续着），子爵昨天对于我的有害的行为（那是指他向将军指斥我这件事而说的）和他坚决地要将军辞掉我的职务，已经使我陷到这样的地位，令我不能好好地对他（子爵）和他的好太太表示我的悔恨，因为如果这样做，他和子爵夫人一定会以为我只是在希望借此来企图恢复我的饭碗而已。因此，我觉得我自己不得不先来要求子爵向我表示他自己的悔恨，用着最恳挚的态度来表示。事实上，要这样说出他是完全没有任何侮辱我的企图的。在子爵这样做了以后，

关于我这方面，才能够即刻感到自由地、开诚布公地、没有条件地对他表示出我自己的悔恨。“总之，”我在结论中宣称着，“我唯一的希望是要子爵可以让我去向他赔罪。”

“啊哟！说得多么漂亮，多么狡猾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此外，你还要表示悔恨什么呢？承认吧，先生、先生——原谅我，我把你的名字忘记了——承认吧，我说，承认你这全部的计划只在使将军得到更多的苦恼而已，或者你此外还有一些旁的、特殊的意思呢？”

“我的亲爱的侯爵，反转来让我问一问，你必须原谅我，并且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管理这样的事情？”

“将军——”

“将军什么？昨晚他说，为了某些理由起见，你应当‘在现在更加特别小心’，因此他觉得有点神经衰弱。但我不明白他究属何所指而云然？”

“是的，确有一些特殊理由使他不得不如此，”德格利厄司用着和解的口吻承认着，但一面却增加着他的气愤，“你和布兰希·德康珉小姐认识，是不是呢？”

“你说的是布兰希小姐吗？”

“是的，布兰希·德康珉小姐。无疑地你也知道将军是和这位少女恋爱着，甚至在他离开此地之前，便要和她结婚的。那么，想象着吧，任何吵闹和玷辱将使他怎样难堪呢！”

“我看不出婚姻的计划会因任何吵闹和玷辱而受到影响的。”

“但子爵倘若是易怒的呢——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天啊！总之，一个德国人是轻易惹不得的。”

“我是不在乎的，”我回答着，“横竖我就要和这个家庭断绝关系的（我故意尽可能乱七八糟地说着）。但布兰希小姐和将军结婚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吗？他们还在等候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保密起来——连我们这些和将军很接近的人都不给晓得？”

“我不能够告诉你。结婚的事情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们还在等候着俄国的消息。将军有些事务尚待处理。”

“啊，无疑地，和将军的老太太大有关系？”

德格利厄司用着憎恨的眼光注视着我。

“把事情弄简单些，”他插嘴道，“我完全信任你的礼貌和你的智慧。我感觉你一定可以照我所希望的做去，就只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利益起见。这个家庭一向是把你看成一个亲人，时常是爱你和敬你啊。”

“也应该这样的看到，”我提醒着，“这同样的家庭刚刚把我驱逐了。凡你所说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当人家向你说，‘自然，我们本来是不愿意把你赶跑的，但为了顾全外表起见，你必须自动地滚蛋’，这有多大的分别呢？”

“那么，很好，”他用着更加严厉和骄傲的声调说，“你既不听从我的劝请，我有责任告诉你，别的办法将有采取的必要。此地有警察，你必须记起，即日他们一定便要让你收拾行装跑路了。魔鬼呀！想一想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物敢向子爵挑战，提出决斗啊！你想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得到容许呢？不妨试一试，看有没有人害怕你！我所以劝

你停止的理由是因为你这样做只会惹起将军的苦恼。你相信子爵不能够告诉他的仆人把你赶出门外去吗？”

“无论如何我是不愿出门的，”我绝对冷静地反驳着，“你在无的放矢，德格利厄司先生。事情将比你想象的进行得顺利。我刚要到亚斯里先生那儿去，要请他来做我的中间人——换句话说，做我的副手。他和我有着很好的感情，我想他是不至于拒绝我的。他将替我到子爵那里去，那子爵自然是不能不接待他的。虽然我只是一个教员——属于一种下僚，但亚斯里先生是谁都知道的真正英国贵族匹力伯兹亲王的侄子，他自己也是一个有爵位的贵族。是的，你可以不用担心，子爵一定会很斯文地对待亚斯里先生，会静听着他的话。或者，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亚斯里先生一定把这种拒绝当作对于他自己的一种侮辱（因为你知道英国人是怎样固执的了），于是再介绍他自己的一个朋友给子爵（他有许多地位很高的朋友）。便是这样，你自己能想象到事件的结局——这件事并没有像你所推测一样易下台的。”

这段说话使这法国人怯懦起来。“真的，事情像这个家伙所说一样是可能的，”很明显地他是这样想着，“真的，他可以闹出另一套把戏出来。”

“我再来要求你把事情告一结束，”他现在是完全用着一种调解的口气继续着，“人家会以为你真是喜欢吵闹的！真的，你所寻求的是吵闹而不是高明的玩意儿。我已经说过，事情可以有些转变，甚至可以弄聪明些，在这里面你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我仍然可以告诉你（他这样说，只是因为看见我站起来，拿着帽子），我所以到此地来，同时是把某一个人写着的几句话拿来给你看的。请你把它们念一念吧，因为我是必须得到回音的。”

这样说了以后，他便从他的衣袋中拿出一封细小的、结实的、糊封的短简，递给我。我念着波琳娜的手书：

> 我听说你想把这件事情再闹下去。你现在已经是冒火了，开始要现出蠢样子来了！请你停止你的笨拙的举动，好好地约束着自己吧。全都是蠢笨哩。我需要你，而且你答应要服从我。记住希伦正堡呀。我要你听话。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将命令你听话。
>
> 你的波琳娜
>
> 再者，——如果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你还对我有所憎恨，请原谅我。

当我在念着这些词句的时候，眼前的各件东西似乎都改变了。我的嘴唇变得青白，开始在颤抖着，同时这该被咒诅的法国人却在斜着眼偷视我，像是要掩饰着他对我的混乱的目击一般。如果他痛痛快快地笑出来，还要比这个更好些呢。

“十分好，”我说，“你可以告诉波琳娜，要她宽怀不要自扰。”我严肃地补充道：“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把这封信拿出来呢？你的那些喋喋之谈大可不必，你应该先把这封信即刻交给我——如果像你所说的你真的是奉了委托而来的话。”

“啊，恕我自己太唐突，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奇怪。我本希望先探问你自己的意见；再便是，我并不知道信的内容写些什么，我以为什么时候拿给你都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我回答着，“很明显地你是被命令着要在最后没有旁的方法可以使我和解，才把这封信拿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呢？说出来吧，德格利厄司先生。”

“或者是。”他说着，用着极端忍耐的态度，但却含恨意地凝视着我。

我拿着我的帽子；然后他点着头，跑出去了。在他的嘴唇上面，我想象着还可以看出揶揄的笑容来，怎么会有着旁的表情呢?

“你和我容以后再来算账吧，法国人先生，”当我下着楼板的时候，我喃喃着，“是的，我们将有一场恶战。”但我的方寸已乱，好像又有一些什么东西使我发晕了。即时地，清新的空气使我有点复原，几分钟以后，我的脑筋里才清爽地形成两个最有力的思想。第一，我问自己，我昨晚随便说一说的荒谬、稚气、夸张的恫吓，为什么使到每个人这样受惊？第二，这法国人表现出可以指使波琳娜。他只是下个命令，即刻她便照着他吩咐的做——即刻她便写给我一封信要我忍耐着！自然，这一对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对我隐瞒着——他们已经这样如胶似漆，在我刚和他们相识的时候，但近来我觉得她对于他的态度有着大大的改变，甚至于轻视他，同时，他却连看都不看她，只是用着极鄙野的态度对待她。是的，我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再便是，波琳娜自己曾经对我说过她不喜欢他，很明显地对这题目有了一些发挥。因此，他必定有了一些东西压住了她——像把她夹在虎头钳里面一般。

八

即时地，在那游步场上——那是说，在栗子路上——我当面碰到我的英国人了。

“我是正要来看你的，”他说，“你似乎也想访我的。你已经和你的雇主分开了吗？”

“你为什么会知道呢？”我惊异地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呢？”

“不至于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的。真的，我从不曾听任何人说及。”

“那么你为什么会晓得呢？”

“因为我确有了知道它的机会。你准备跑向哪儿去呢？我喜欢你，所以跑来拜访你。”

“你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物呀，亚斯里先生！”我叫喊着，虽然对于他知道我的这回事仍然觉得奇怪，“这时候，我还未喝过咖啡，你大概也是未曾喝过，让我们一道到巧辛奴咖啡店去。在那儿我们可以坐一会，抽着烟，倾谈着。”

那咖啡店只是距离百步之远，即刻便到。当咖啡已经拿来之后，我们都坐下，我点着香烟在抽着。亚斯里不会抽烟，只是坐在我的一旁，准备听我说话。

“我并不想离开，”我这样开头，“相反，我想继续留在此地。”

“这我并不怀疑。”他脾气极好地答复着。

那是一件奇怪的事实，当我要去访他，我并不想把我对于波琳娜的爱告诉他。事实上，我是有意来避开这个题目的。而且，一直从我们住在此地起，我是丝毫未向他说及这样的事情。你明白，不但是因为亚斯里是个羞缩的人物，而且因为一开始我便看出波琳娜对他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虽然她从不曾提起他。但现在，十分奇怪，当他刚坐下，睁着他的钢一般的眼光对着我时，我即刻为了某些理由起见，觉得要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他——告诉他我全部对于波琳娜的爱。我用了半点钟的时间谈着这个题目，觉得异常痛快，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向人家谈及这件事情。真的，有些时候，当我看见他为了我的热烈的言词感到混乱，我故意地说得更加热烈。但有一事使我悔恨的是：我提及那法国人是对她有无上权力的人。

亚斯里先生坐着不动，当他在静听着我说话的时候。他望着我的眼睛，没有说出一句话，也没有任何的响声。可是，骤然地，当我说及那个法国人的时候，他插嘴，严肃地质问着我为什么要说及一件题外的事情（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总是很奇怪的）。

“不，恐怕这不是题外的事情。”我回答着。

“关于这个侯爵和波琳娜间的事情，你除了推测之外便了无所知吗？”

“不，确切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晓得，”这便是我的回答，“不——一点都不。”

“那么，你对我这样说，甚至于想象他们有了任何事情都是极大的错误。”

“十分对的，十分对的，”我有点惊讶地插嘴，“我接受你的批评，但问题并不在这儿。”跟着我把两天以前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我说及和波琳娜的破裂，和子爵的冲突，以及我的被辞退，将军的特别懦弱，最后说及今晨德格利厄司曾拜访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把那封刚刚收到的信给亚斯里先生看。

“你有何高见呢？”我问着，“当我碰到你的时候，我便要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自己的意见呢，我觉得最好把这法国人赶走，但还未曾十分决定。”

“我的意见和你相同，”亚斯里先生说，“关于波琳娜呢，啊，你自己是知道的，在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要和他憎恶的人接近，甚至就这一对中间的关系，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可以凭借外来的任何东西。关于我自己，你可以放心，我是不至于偏袒哪一方面的。至于波琳娜两天以前的那种态度，的确是奇怪的；奇怪不在于她想和你断绝关系，也不在于想使你受子爵一顿痛打（事实上有点奇怪，虽然他手上有手杖，却并不打你），而在于这样的行为，由这样一个佳人波琳娜做出来，最低限度是不适合的。但她是想不到你会执行她的荒谬的念头吧？”

“你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吗？”我骤然地呼喊起来，一面却定定地睁视着亚斯里先生，“我相信你一定已经从什么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从波琳娜自己那儿听到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给我一阵惊怪地睁视，作为回答。

“你的眼睛很是冒火，”他仍冷静地回答着，“在你的眼睛里面，我可以看出你的猜疑来。无论如何你是没有猜疑的权利的。我不能在任

何瞬息间承认你有这种权利，我全然拒绝你的问题。”

“够了！你用不着再说了。”我叫喊着，胸中起了一种奇怪的感情，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发生。真的，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样弄的，波琳娜会把亚斯里作为她的一个信任者？近来，我也曾在窥探他和她的关系，虽然波琳娜对于我永远是谜一般——现在更加是这样，当我刚才把我的恋爱史告诉我的朋友的时候，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我的叙述中，我看出我和她的关系是暧昧的、不实际的。我和她的关系是纯粹属于幻想的、奇异的、不真的；这种关系是和我所能想起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相似的地方。

“十分好，十分好，”我回答着，态度和亚斯里的差不多同样激烈，“那么，我仍然弄不清爽，不能再说出什么意见来。但你是一个好人，我喜欢来征求你对这件事的意见，虽然是这样，却并不喜欢你的劝诱。”

“例如，你觉得是什么理由让将军这样吃惊起来呢？为什么我的蠢笨的举动会使世上的人都这样认真起来呢？甚至连德格利厄司亦觉得有自动加入这场玩意儿的必要（他在最重要的关头便来加以干涉），跑来看我，用最恳挚、谦逊的态度来和我谈话。是的，他，德格利厄司，已经向我恳求过了，而且，你还要注意，虽然他那么早在九点钟便跑来看我，手上却已经准备好了波琳娜给我的短简。我要问，这短简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波琳娜一定是从梦中被唤醒起来，特地来写这样的信的。这样的情形，无论如何，表现出她完全是那位法国人的奴隶，因为她真的在信中要求我的原谅——真的要求我的原谅啊！可是她自己对这件事到底做何感想呢？她是不是对这件事感到有趣呢？再便是为什么他们全体这样害怕着这位宝贝子爵呢？你觉得将军将和布兰希·德康珉结婚叫作什么生意经呢？他昨晚告诉我，因为环境的关

系，他必须‘现在，行动特别小心’。你的意见怎样呢？你的样子表示出你知道的一定比我多一些。”

亚斯里先生笑着，点着头。

“是的，我觉得我会比你知道的多一些，”他承认着，“事件集中在这位布兰希小姐身上。这一点我是觉得没有疑问的。”

“布兰希小姐又怎样呢？”我不耐烦地叫喊着（因为我忽而有一线希望，想从这里发见波琳娜的一些什么）。

“啊，我相信在此刻，布兰希小姐一定是有了一种特殊理由不敢得罪子爵和子爵夫人，生怕不但弄出不快来，而且受到凌辱。”

“啊，啊！”

“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位布兰希小姐从前也曾到过卢勒汤白，因为三季度以前她曾经住在此地。我自己那时亦住在此地，那时这位布兰希小姐并不是叫作什么德康珉，她的母亲亦不是叫作德康珉寡妇，甚至也没有在人世。无论如何，没有人说及她的。德格利厄司也并没有其事，我相信他们彼此间不但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甚至于连相识也还没有相识多久的。德格利厄司侯爵这个称号也是创造出来的。在某种情形之下，我觉得我是丝毫可以无疑的，甚至便是德格利厄司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创的名字，我有一个朋友曾经碰到这位所谓的‘侯爵’，那时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但他有很多的朋友啊？”

“可能的。布兰希小姐也可以有很多的朋友呢。可是她被关在警署时，由于子爵夫人的要求，把她驱逐出境，到现在还没有三年呢。”

“但为了些什么呢？”

“啊，我必须告诉你，她初到此地的时候是和一个意大利人混在一块——属于王子一类，有了一个古典的名字（伯尔伯利尼或者近于此类）。这家伙简直是一堆环佩、金刚石——而且是真的金刚石。这一对便常在高贵的车上载驱载游。开始的时候，布兰希小姐真是盛极一时，但往后，她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地变得很坏。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上她失去了大批的金银，跟着便来了更坏的事情，在一个美丽的早上她的王子失踪了——马、车和一切随之而去。再便是他离开后留下的旅馆未付的账目是很大的。于是，迷尔·子尔玛（她不再叫伯尔伯利尼太太而冒用这个名字）是绝望了。她在旅馆里到处啼喊着，叫号着，在她的疯狂中她甚至于撕开了她的衣服。在旅馆中，同时住着一位波兰的伯爵（你必须明白一切在外旅行的波兰人都是伯爵啊！）。这迷尔·子尔玛撕开她的衣服，猫一般的样子，用她的美丽的、香芬的指甲在抓着她的脸孔这种景象，给他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故此，这一对一块儿地倾谈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已经被安慰了。真的，那晚这一对跑进巧辛奴去，手挽手地——迷尔·子尔玛照着她平时的习惯高声地笑着，并且在她的态度上表示出异常阔气，比往时还要阔气些。举例来说，她冲进那一列女赌徒间，态度完全和贵族小姐鲁莽地在推开她的赌友占据赌台前地盘时一样。无疑地，这样贵族小姐的态度你是曾经注意到的？”

“是的，自然的。”

“啊，她们是不值得注意的，给公正的社会一种苦恼。便是容许她们留在此地，无论如何，她们每天都要在这赌台上交换四千法郎（虽然，没有多久这群妇人便停止了这样做，她们被逐出境）。不管怎样，迷尔·子尔玛继续这样狂赌着，但她渐渐地赌得大输特输起来，虽

然这类妇人们的赌运大都很好的，因为她们有着大批现钱，任由她们处置。骤然间这位伯爵亦是失踪了，甚至就和那位王子一模一样地失踪了，在那同一晚上迷尔·子尔玛不得不孤单单地在巧辛奴出现着。这时，再没有人欢迎她了。两天以后她的来源俱竭了；于是，在她把她最后的一个钱都赌输了的时候，她恰好四边观望，看见子爵伯玛振站在她的身边，用着不赞成的神气在看着她。迷尔不管他的不悦，转向他，用着她的出名的笑脸，请他替她赌钱，把二百法郎放在红边上。那天晚上子爵夫人向官厅控诉，不要让迷尔再进巧辛奴去。如果你对于我晓得这些详细的、琐碎的底细觉得有点奇怪，我可以告诉你理由，我有一个亲戚恰好在那一晚，载着迷尔·子尔玛从卢勒汤白到史巴去。现在，你该注意，迷尔·子尔玛要变成将军的太太，这样可以使她在将来不至再受巧辛奴官厅的干涉，像她三年前所受的一样。现在，她并没有赌博；但那只是因为看这样子，她把钱借给了旁的赌徒赌博。是的，这是更大的一种赌博。我甚至于怀疑这不幸的将军自己欠着她的债，或者德格利厄司也是同样的，或者这位德格利厄司说不定是她的一个党羽。因此，你自己可以看到，当婚姻快要成局的时候，迷尔是不会怎样高兴子爵和子爵夫人来注意她的，总之，无论哪一个在她的地位上，来一场凌辱都是十分有害的。你成了这些人们中间的一个极有关系的人物；因此你的任何举动都可以形成一场侮辱——特别是自从她每天在公众中出现时都是和将军，或者和波琳娜手携手地跑着。现在，你明白了吗？”

“不，我并不明白！”我高喊着，用着拳头打着台子——打得这样大力，吓得侍者跑向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亚斯里先生，为什么，如果你晓得这全部的历史，并且时常晓得这位布兰希小姐是什么人，你从不曾警告过我或者将军，甚至亦未曾警告过波琳娜（她时常在巧辛

奴出现着——在公众的每个地方——和迷尔·子尔玛一块）？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

“对你下警告并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沉静地回答着，“理由是对你并没有什么影响，再便是我拿什么来警告你呢？影响一定等于零，将军关于布兰希小姐的事情甚至知道得比我还要多些；但这不幸的人依然和她以及波琳娜一道跑着。就便在昨天，我看见这法国妇人在骑着马，高贵地蹬上去，和德格利厄司在一块，同时这将军坐在栗色马上疾驰着紧跟着他们。他说，那天早上，他的脚伤着了，但骑马仍然骑得很好。当他经过的时候我注视着他，脑子里忽而有了这样思想，认为他是永远没救了。不管怎样，这并不是我的事情，因为最近才有幸去认识着迷尔·子尔玛。再——”他思索了一回之后继续道，“我已经告诉你有些问题你是没有权利问我的，不管我和你的感情是怎样好。”

“够了，”我说，站起身来。对于我这是像白昼一样明白，波琳娜完全晓得布兰希是什么人，但不能够和她的法国人离开；因此她便允许和布兰希一块儿在公众面前出现着。你可以一点都用不着怀疑没有旁的东西能够劝诱着她去和那位法国妇人一道跑着，以及写信给我，要我不要触犯那位子爵。是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件东西能使全世界都向他低头！但是使我进攻子爵的是她自己呀！让魔鬼抓去吧，我只好硬干下去了。

“第一点，你忘记这位布兰希是将军的情妇；第二点，你忘记这位波琳娜是将军的义女，她有着更年轻的弟弟和妹妹，虽然他们是将军自己的儿女，却完全被这位疯人所摒弃以至剥夺一切了。”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现在连我都被赶跑了，让小孩们受不到一点教育，这就是对他们全部的摒弃；反之，如果我留在此地，我

便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或者能够替他们争到一半的财产。是的，那是十分确切的。还有，还有——啊，我能够明白他们都这样注意着将军的母亲的原因了！”

“注意谁？”亚斯里先生问着。

“注意莫斯科的老妇人。她快要死了，但关于她，他们仍不断地等候着证明她业已死去的电报。”

“啊，那么自然他们的注意都集中在她身上了，那便是遗产的问题。如果那已经弄妥当了，将军便将结婚，波琳娜便将远走高飞，而德格利厄司——”

“是的，德格利厄司呢？”

“将收到他的钱，他现在是在等候着。”

“什么？你认为他现在是在等候那个吗？”

“我不晓得旁的什么了。”亚斯里先生固执地说着。

“但，我晓得，我晓得！”我在我的愤怒中叫喊着，“他也在等候着这老妇人的遗嘱，因为在里面一定有一笔款作为波琳娜的嫁妆的。当她得了这笔钱的时候，她一定即刻便和这法国人结婚。所有的妇人都像那个样子，甚至便是她们里面最骄傲的，当婚事已定的时候便变成奴隶了。波琳娜好处在哪儿，也只是能够沉湎于恋爱而已。这是我的意见。看住她——特别是当她独坐而且沉思的时候。这全部都已决定而且可以预言。这是值得诅咒的，波琳娜能够使我发狂。她——她——但谁在呼我的名字呢？”我骤然打断着，“谁在叫唤着我呢？我听

见人家用着俄国话在叫着我，‘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这是一个妇人的声音。听着！”

这时，我们跑进我的旅馆来。我们已经离开了咖啡店好久了，甚至连怎样离开也没注意到。

“是的，我的确听见一个妇人在叫唤着，但是谁，我还不晓得。只知道有人在用俄国话叫着我。啊！现在我能够明白这叫喊的声音从哪儿来的。这些声音是从那位太太那儿来的——那位坐在睡椅上的太太，那位被一群仆从护卫到阳台上面去的太太。看她的后面是怎样多的囊箧啊！她一定是刚从火车来的。”

“但她为什么要叫我呢？听，她还在叫喊着！看！她正向着我们招呼着！”

“是的，她是在这样做。”亚斯里先生说。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天啊，怎样的一个蠢东西啊！”从阳台上传来了这个绝望的叫喊。我们几乎跑到走廊去，我刚刚伸着足到那儿去，我的两手立刻变得麻木，我的双足黏在铺道上跑不动了！

九

在旅馆最高一层的阳台上面，一位宾客坐在靠臂椅上被抬上来，一群仆从、女婢和旅馆中的小厮簇拥着，旅馆老板在前引导（他尽职地跑出去迎接着这样的一位宾客，她的来势是这样显赫，仆从前呼后拥，箱箧提囊堆积如山）。在最高一层的阳台上面，我说，坐着的正是这位祖母。是的，正是她，富贵、尊严、七十五岁的年纪——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他拉司耶弗娜·他拉司耶弗差，莫斯科的地主和老太太。这“La Babouleuka”便惹起这么多电报的往还。她快要死了，却还没有死。她自己亲身到此地来，就和从云中降下雪来一般！虽然不能够行动，她却活生生地到此地来，高坐在靠臂枕上（这是她最近五年来代替步行的方法），还是这样活泼的、挑战的、自足的、挺直的、骄傲的和平常一般的无礼。事实上她的样子和我从做将军的家庭教师以后所见过的两次完全一样。自然地，我惊呆得站立着不动。她在百步以外便看见我！虽然她是被抬在椅子上面她却能够认识我，招呼着我的名姓（她照例只听过了一次，便能够永远记起的）。

“这个妇人便是他们在想着她把遗嘱弄好以后去看她的坟墓的！”我对着自己想，“但她比我们的寿命还长，比旅馆里的任何人还要死得最后的。仁慈的主啊！现在我们将怎样对付她呢？对于将军是怎么天大的一回事啊？她和他的地位将要互相倒置着！”

“我的好先生，”这老妇人用着咆哮的声音继续着，“你为什么站在此地，眼睛几乎睁了出来？你不能够向我说身体好吗？你难道不屑和我握手吗？或者你连认识都不认识我吗？这儿来，普特匹慈！”她对着一个老仆人高喊着，这老仆人穿着一件粗外套、一件白色的背心，有了一个秃发、红色的头（他是仆人的头子，时常在旅馆中服侍着

她）。“只要想一想啊！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不认识我呀！他们完全把我葬送了。是的，打了这么多电报去打听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去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经听到这故事的全部了。可是，我却还是这样活生生地，你可以看呀。”

“恕我的罪，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我恢复了我的意识，脾气很好地答复着，“我绝不愿意你的贵体违和。我只是骤然看见你有点骇异。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怎么出乎意料之外——”

“你为什么要骇异呢？我只是坐上我的椅子，便到此地来了。在火车里面甚是安静，因为没有谁在多话。你是不是出来散步呢？”

“是的，我刚到巧辛奴去散步。”

“啊？不错，这儿是怪好的，”她继续着，向周围眺望，“这个地方似乎还舒适，外面又有这些树林。我十分喜欢它。你们这些人都在家吗？举例来说，将军是不是在家呢？”

“是的，他们大都是在家的。”

“是不是他们已经趁着方便，来保全他们的面子呢？这样的事情时常是会给人家议论的。我已经听说他们有一部专车，就和俄罗斯的贵人一样阔气。我们俄罗斯人在外面时常是耀武扬威的。普来司苦魏亚是不是亦在此地呢？”

“是的。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亦在此地。”

“那个法国婆娘呢？不管怎样，我自己就要去把他们看一遍。告诉我，到他们房间去的那条最近的路。你在此地觉得高兴吗？”

“是的，多谢你，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

“你，普特匹慈，跑去告诉那个蠢老板给我留一套合适的房间。要有精美的装饰，楼层不要太高。我的行李已经拿上来吗？但，你为什么在打颤呢？为什么在乱冲呢？这些家伙多么笨啊！这个和你一道的是谁呢？”她再向着我问。

“是亚斯里先生。”我回答着。

“是怎样的一个亚斯里先生呢？”

“是一个旅伴，我的一个十分好的朋友，和将军也是认识的。”

“啊，一个英国人吗？那么莫怪他只睁着他的眼睛连开口也开不得。不管怎样，我是喜欢英国人的。现在，带我上楼，一直到他们的房子去。他们住在哪里呢？”

老太太坐在椅子上被仆人们抬上来，我带着她到那大楼的楼梯口去。我们的行动是十分惹人家注意的，每一个碰到我们的人都停住步来看着这种排场。这家旅馆恰好声誉卓著，是在这里最好的、最耗费的、最贵族的旅馆，在楼梯口和走廊上随时打一转的时候都可以碰到一些美貌的小姐和样子很是重要的英国人。不止是一两个人匆忙地跑下楼去问着那惶惧的旅馆老板新到的人物到底是谁。对于这些问题，他总是这样答复着——例如，这老太太是一位有势力的外国人、俄罗斯人、伯爵夫人，而且是一位尊贵的奶奶，她所住的一套房间，上礼拜便是N公爵夫人所住的。这时搅动大家视听的祖母已经被高高地抬在她的椅子上面了。她碰到每一个人都是用着好奇的眼光打量，高声地问着我那些男男女女到底是谁。她的身材矮短强健，虽然她不能够离开她的坐椅，但她使人一见之间便觉得她是一座崇高的雕像。她的

腰背像木板一般挺直，从不曾倚靠在她的坐椅上面。再便是，她的大而灰白的头，有着锐利、粗鲁的形状，时常竖立着。当她向着四周闪视着的时候，她的态度是骄傲的、挑战的、毫不文雅。虽然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她的面部仍然丰满，她的牙齿仍然没有衰落。她穿着黑丝的外衣，戴着白色的女帽。

“她使我觉得可怕的有趣。”亚斯里先生耳语着，一面仍在抽着烟，在我的旁边跑着。同时我想到这老太太或许真的会知道那全部的电报是怎样弄的，甚至还知道德格利厄司是什么样的人，虽然对于布兰希或许极少乃至一点都不知道。我全都对亚斯里先生说了。

但人类是多么脆弱的生物啊！我的第一次的惊讶刚减退，即刻我便又发觉我自己跟他们一块儿振奋着，当我们快要跑进去见着将军的时候。我受了这样思想的鼓舞，兴高采烈地跑在前头引导着。

我们这一群是住在三楼的。没有敲门，也没有对我们到来有任何声明，我打开大门，祖母胜利似的被抬进去，好像是故意似的。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物都在将军的书房聚集着。时间已经是十一点钟了，这群人似乎正想出去游玩（一部分人坐车，一部分人骑马，还有一两个新结交的陪伴着）。将军在那儿，波琳娜也在那儿，孩子们、保姆、德格利厄司、布兰希（穿着骑马装）、布兰希母亲、少年王子，以及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有教养的德国人，一概都在那儿。在这人群中间，仆人们把祖母抬到中间去，距离将军只有三步远地放下来！天啊！跟着而至的景象将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啊！在我们进去之前，将军和德格利厄司正在对众演说。我还可以说及，在最近两三天以来，布兰希和德格利厄司已经把这个少年王子当着这可怜的将军面大为布摆。总之，这一群人虽然投机而泥守习俗，却还有一种快乐而友好的神气。当祖母进来的时候，将军死一般呆立着，话没有说完便

停止着，垂着牙床，紧紧地睁视着这老太太——他的眼睛几乎睁了出来，他的神情就和碰到蛇王一般的疯迷。祖母给他的回答也是静默地睁视着他连动也不动——虽然是混杂着一种挑战的、胜利的、滑稽的神气在她的眼光里面。有十秒钟之久，这一对继续彼此相视，在这群人的深沉的静默中间，甚至连德格利厄司也呆坐着，脸上挂着一种特殊不安的表情。布兰希呢，她亦惊异地睁视着祖母，扬着眉毛，张着嘴唇；同时这王子和那德国博士在深沉的骇异中静观这幅活画。只有波琳娜还只是表现出迷惑或惊讶，但立刻她脸色亦变得像纸般白，跟着便又连鬓角在内都变红起来了。真的，这位祖母的来临似乎对于每个人都是一场灾难！关于我自己，我站立着一次又一次地看看祖母，又看看这一群，而亚斯里先生则和平常一般，站在人家背后，安静地而又乘机地在观察着这一幕。

“啊，我便在此地，而且也是代替了电报啊！”祖母最后终于这样叫出来，去打破着沉默，“什么？你没有想到我会到此地来吗？”

“英通尼打·魏司立耶弗娜！我的亲爱的母亲啊！但天晓得你会，你会——？”这不幸的将军喃喃着的声音消歇了。

我十分相信如果这位祖母再饶舌几秒钟，她一定会受到一场痛打。

“天晓得我会什么？”她高喊着，“我只是坐上火车便到此地来。在路上还有旁的什么呢？但你想我已经死去，把我全部的财产都遗留下来给你。啊，你们所打的电报我全都知道了。我想，这些电报一定耗费了你一大笔款项，因为没有钱便不能打这么远道的电报啊。好了，我动一动身，便到此地来了。这位法国人是谁呢？一定是德格利厄司先生吧，我想？”

“是的，太太，”德格利厄司承认着，“我是十分快乐啊！祝你康健！这是灵迹，看见你的降临啊，是一种怪适意的事情！”

“正好是这样。‘适意！’我恰好知道你像一位江湖卖药者，因此便不大敢相信你了。”她用着她的小指头指示着，“那位是谁呢？”她继续下去，转向布兰希。显然地这位法国妇人这样漂亮地穿着骑马装，手上执着马鞭，给这老太太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位法国妇人是谁呢？”

“布兰希，”我说，“这位是她的母亲，德康珉老太。她们亦住在这旅馆里。”

“这位女儿和人家结婚了没有？”老太太问着，一点儿礼貌也没有。

“没有。”我尽量恭敬地回答着，低声下气。

“她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物吗？”

我不能够明白她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不是一个惹人厌的人物？她能够说俄国话吗？当这位德格利厄司在莫斯科的时候，很快便学会了俄国话。”

我向这位老太太解释这位布兰希从不曾到过俄国。

“那么，早安呀。”老太太骤然鲁莽地说。

“早安呀，太太。”布兰希回答着，优美地、有礼地鞠了一躬，表示出异常的谦逊。她企图在她的脸上以及她的态度上表现出对于老太

太奇怪的行为的极端惊异。

“这个妇人怎样用她的眼睛盯视着我呀！她是怎样地在装模作样啊！”这便是祖母的批评。然后她骤然地转向将军，继续着：“我亦寄居此地，故此，我们即刻变成紧邻了。你喜欢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喜欢呢？”

“我的亲爱的母亲，当我说我是真诚的喜欢的时候——”将军答复着，他现在已经有点恢复他的意识了，而且，已经能够在碰到机会的时候把话说得流畅、严肃，而又有些效果了。他继续地解释着：“我们大家都为了你的身体不好的消息所吓呆和烦恼！我们接到关于你的绝望的电报！于是骤然地——”

“废话，废话！”母亲插嘴。

“同样地是天才晓得你，更会决定你的旅程啊？”将军继续着，声音说得更高，企图把母亲后面的品评掩饰过去，“真的，在你这样的年龄，在你现在这样的健康状态，这件事是这么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的惊异起码可以说是合理的。不管怎样，看见你我是十分欢喜的。真的，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他带着威严，但仍然挂着调解的笑容这样说着，“我将用着最善的努力来使你住在此地，尽可能得到快乐。”

“够了！这一切都是空谈。你在说着一些全无意识的话。我十分晓得怎样来消遣我的辰光。你问怎样会走上我的旅程？啊，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是十分简单地这样做着。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神游物外呢？你好吗，普历司苦魏亚？你在此地干什么呢？”

“你好吗，祖母？”波琳娜回答着，跑向老太太身边来，“这次旅行费了很长的日子吗？”

“我所听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最通情达理！啊，你自己便将听到这一切经过了。我躺了又躺，请了医生又是请医生，直至最后我把我身边的医生都赶跑了，特地到尼可莱那儿的药房去重新请了一个医生。他医好了一个老妇人，其病症差不多和我的一样——只是一个田舍夫便把他医好了。啊，他把我医治得极佳，第三天的时候，我发了遍身重汗，便能够离床了。于是我的德国医生们又开了会议商量，戴上他们的眼镜，告诉我应当出外旅行，转地就养，那么便可以断绝病根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自己思索着。因此一切便准备了，第二天——礼拜五——便出发到此地来。在火车上我占有一个特别车厢，当我须转车的时候，只要几个铜板，火车站上的挑夫便来抬我。这个房间的确是很不错呀。”她继续说下去，向着房间里四面望着，“但天晓得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么多钱来付房租呢，我的好先生？我想你的一切都是由押产借银而来的吧？光是这个法国人恐怕便借了许多款子给你，是你很多的债主之一吧。啊，我全都知道了，全都知道了。”

“我——我对你不胜骇异，我的亲爱的母亲啊，”将军有点混乱地说着，“我——我是不胜骇异之至。我是不需要向外有任何借贷的。再便是，我的开销并没有超过我的入款呀，而我们——”

“没有超过你的入款？嘻！什么，你在劫夺着你的孩子们最后的一个戈比。你，他们的保护人啊！”

“在这以后，”将军说，完全是吓住了，“在你刚刚这样说过之后，我不知道究竟——”

“你不知道什么？天啊，你是不是还不愿意停止你的Roulette[1]赌博呢？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财产都赌光呢？”

这些谎话给予母亲这么一种印象，几乎使他气得梗塞气息了。

“赌着Roulette，真的？我赌着Roulette？真的，在我的地位上——记起你说的是什么话，我的亲爱的母亲啊。你的病一定还没有痊愈。”

“废话，废话！”她反驳着，“事实上是你不能够和Roulette离开。你只是对我说谎。只是今天我自己便要去看一看Roulette到底是怎样啊。普历司苦魏亚，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看见这种玩意儿。你，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可以各事指示我吗？你，普特匹慈，替我找张旅行的地图吧。什么地方可以见着呢？”她又问波琳娜。

“那儿是一座荒城，在希伦正堡。”

“希伦正堡？是什么东西呢？一片森林吧？”

“不，一座山，在山巅筑有堡垒。从那儿你可以看见一种最美丽的风景。”

“坐椅子，可以登上这座山吗？”

“没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挑夫来抬着椅子。”我插嘴道。

这时，诗奥倒司亚，一个看护小孩的婢女跑到老太太身边来，带着将军的孩子们。

“不，我不愿看他们，”祖母说，“我不喜欢吻孩儿们，因为他们的鼻子时常是湿的。你的生活怎样呢，诗奥倒司亚？”

“我是十分好的，谢谢你，太太，”这保姆答复着，“你的福体怎样呢？我们都在挂念着你啊！”

“是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物。但那些旁的来宾是谁呢？”这位老太太继续看，再转向波琳娜，“例如，那个带眼镜的老棍徒是谁呢？”

“尼尔斯基王子，祖母。”波琳娜耳语着。

“啊，一个俄罗斯人吗？什么，我全没有想到他能够听懂我的说话啊！真的，他听不懂我的说话吧？关于亚斯里先生我已经看见过他了，我在此地又看见了他。你好吗？”她向亚斯里问着。

亚斯里先生沉默地鞠着躬。

“你没有话可向我说吗？”这老太太继续说下去，“说一点，为着仁慈的缘故啊！翻译给他听，波琳娜。”

波琳娜这样做了。

“我只想说，”亚斯里十分严肃地却还活泼地说，“我是十分欢喜看见你的身体这样健康。”这句话被翻译给祖母听，她似乎很欢悦。

“英国人是怎样喜于回答人家的问题啊！”她批评着。“这便是为什么我欢喜他们胜于法国人了。到这儿来，”她又向亚斯里先生说着，“我将设法使你不会太受麻烦。波琳娜，翻译给他听，我住在下层楼的房间。是的，在下层楼。”她向着亚斯里复述着，用手指着下面。

亚斯里在接受这样邀请的时候，表现出欢悦的神情。

跟着这老太太从顶至踵地细心观察着波琳娜。

“我几乎是很喜欢你，普历司苦魏亚，”她骤然间品评着，“因为你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女郎，这一群中最美丽的。你是有一些特质的。我也有我的特质。打一转啊。真的，你的头上没有戴着假发吗？”

“不，祖母。那是我自己的头发。”

“好呀，好呀。我不喜欢现在流行的笨款式。你是十分好看的。我如果是一个男人，一定会和你恋爱起来的。你为什么还没有嫁人呢？现在是我要去的时候了。我要跑步，但我只能坐车。你是不是还在发怒呢？”她向着将军加上这一句。

“不，真的，”现在已息怒了的将军迎合着说，“我十分明白在你这样老的年龄——”

“老年人是在坟墓和婴孩之间。”德格利厄司向我耳语着。

“但我要到四周稍微看一看，”这老太太又向着将军说，“你将让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来做我的向导吗？”

“任从你喜欢。但我自己——是的，连波琳娜以及德格利厄司先生——我们全都希望能够陪你一游为乐啊。”

“但是，太太，他还隐藏着一种愉快啊。”德格利厄司批评着，带着一种蛊惑的笑容。

“‘愉快’，真的！什么，我把你完全看成一个笨货，先生，”于是她向着将军提醒着，“我将连一个钱都不给你。我现在必须到我的房子去，看他们布置得怎样。跟着，我们便要到四周稍微看一看。把我抬起来啊。”

祖母又被抬高起来，在一群人中间被抬下楼梯——将军像被人家用木棒打伤了头颅般地跑着；德格利厄司似乎在沉思着；布兰希想最好还是落在后面跟人家跑着；紧随着她的是那王子；只有德国博士和德康珉老太太没有离开将军的房子。

---

[1] Roulette是一种赌博，以小圆球旋转于分红黑格的盘上，视其所停之格，以定胜负。

十

差不多全欧洲的旅馆，都由旅馆的老板或经理分派房间给旅客，并不是完全由旅客们自由选择；而且还可以这样说，这些老板们、经理们的分派，大都符合旅客的身份，没有什么错误的。不管怎样，对这位祖母，我们的旅馆老板为了某些理由，总觉得非奉承一下不可，情不自禁地派给她这么一套富丽的房间。这一套房间包括了四间美丽的、特备的房子，有着浴室、仆人住的地方、娘姨住的地方等等。事实上，前一个礼拜住在这套房间的亦是一个了不起的公爵夫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把房间的价钱稍为提高一些，亦是很有理由可说的。这位祖母被带着，或者不如说，被载着在各个房子里跑来跑去，这样才可以使她对这里的环境有着精细的考察。这时，这位旅馆老板——一个高年的、秃头的人物——毕恭毕敬地在她旁边侍候着。

每一个人怎样看待这位祖母我不能够知道，但最低限度是这样表现出的，她不但被看成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而且被认为富有财产。他们丝毫也不迟疑便在旅馆的簿上替她登记上“将军的太夫人，塔拉司魏慈洼的公主”。虽然她整整的一生，未曾做过什么公主。她的扈从、她的专车、她的成堆的用不到的衣箧、旅行提囊、坚固的箱子等等都在增加着她的威信；同时她的有轮的椅子、她的尖锐的声音、她的不照常例的问话（带着作威作福的神气而又专横自态），乃至她的整个躯体——垂直的、粗鲁的、发号施令的——造成她全部的威严。当她对她的新居加以视察的时候，她命令她的辇者随时停止，指着一些家具，不时向着这位露着尊敬的笑容，暗地里却有些害怕的旅馆老板问东问西。她向他说着法国话，虽然她的发音是坏透了，有时还要我再替她翻译一遍。从大体上说，这旅馆老板的应答不能令人满意，不能使她高兴；而那些问题本身也有一些反常，里面的意思只有天晓得。

举例来说，有一回她在一幅图画前面停住了，是一幅画得很坏的神像。

“这是谁的画像呢？”她问着。

这位旅馆老板向她解释说或者是一位伯爵夫人的像。

“但你怎么会晓得呢？”这老太太痛驳着，“你住在此地，可是你还说不出真确是谁的像来！那么，这张像干什么挂在此地呢？她的眼睛为什么看起来这样阴险？”

对于所有的问题这位旅馆老板都不能够有着满意的回答，不管他是怎样手舞足蹈，努力万分。

“这笨东西！”这位祖母用着俄国话叫起来。

于是，她动身了——远远地看见一座撒克逊人种小像，又演着同样的把戏，为了某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便命人家把那座小像拿来给她看。后来，她问这位旅馆老板，她房子里的地毡值多少钱，是什么地方制造的，但这位老板只能说等他再去探问一下。

“这些家伙是怎样的一些驴子呀！”她品评着。随后，她把她的注意力移向那卧床去了。

“多么大的一套床被呀！”她呼喊着，“转向后面去呀，多谢。”仆人们听从她吩咐，照样地做了。

“还要再过一点，还要再过一点，”这老太太叫起来，“向着右面转，再把这些枕头和坐垫拿去，把羽毛床举高起来。”

仆人们照吩咐把卧床上旁的东西搬去了，给她看。

“谢天谢地，没有臭虫，”她批评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开，把我自己的床被、枕头拿来。这样的地方给我这样的老妇人住，太奢侈了。给任何人来睡都是太大呀。阿勅思·伊温奴委慈，没有教你的学生的时候，便到此地来玩啊。”

“明天以后，我便不再在将军这里做事了，”我回答着，“只为了我自己的私事在这旅馆住着。”

“什么道理呢？”

“因为，有一天，从柏林来了一位德国人和他的妻子——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恰好我在散步，向他们说着德国话，没有说出很好的柏林腔来。”

“真的？”

“是。我这样的行为，那位德国子爵认为是对他的侮辱，向着将军申诉。将军便在昨天辞退我的职务了。”

“但我想你一定吓坏了那位尊贵的子爵，或者发生了同这一类差不多的事情吧？不管怎样，即使你是那样做了，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呀。”

“不，我并没有那样做。那位子爵是个挑衅者，他先拿起手杖对着我。”

听了这话以后，这位老太太严肃地向着将军。

“什么？你这蠢物，你能够让你自己来这样对待你的教师，和辞退他的职务吗？你是一个笨伯——完完全全是一个笨伯啊！我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不要使你自己受惊，我的亲爱的母亲，”将军带着崇高的神气回答着，在那样的神气里面渲染上一些亲密的色彩，“我能够处置我自己的事情的。再便是，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并没有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

“你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呢？”这老太太问我。

“我要向子爵挑战，来一场决斗，”我尽量谦逊地回答着，“但将军不准我这样做。”

“你为什么不准他那样做呢？”她询问着将军。然后，她转向旅馆老板，问他，如果他被人家挑战，要他决斗，他究竟做何态度。“因为，”她又说着，“我不能看出你和子爵间有着任何差别，也不能够忍受你的德国人的容貌。”于是这旅馆老板点首而退，虽然他并不能够听懂老太太的申诉。

“恕我的罪，母亲，”将军冷笑地说下去，“可是决斗难道是可以实行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可以？人类都是啼叫的鸭，这便是为什么他们喜欢争吵的缘故。我可以看出，你是一个笨伯——甚至不晓得怎样去注意自己的举止的一个人物。把我抬起来啊。普特匹慈，你要时常替我准备着两个挑夫啊，去替我雇吧。但我只需要两个便够了，因为只在上楼梯的时候才需要抬起，在平地上或者在街上，我的椅子可以轮转着跑。跑去这样告诉他们，并且先拿一些钱给他们，使他们知道尊敬我。

你，普特匹慈，也要时常跟住我，而你，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当我们跑去的时候，要把这个子爵指给我看，让我赏识一下这位宝贵的‘Von’。什么是赌轮赌的地方呢？”

我向她解释，这样的赌博是在巧辛奴的客厅里举行的。跟着便有一大串问题，诸如关于那儿是不是有着许多客厅，是不是有许多人在那儿赌博，那些人是不是整天地赌着，那些赌博是不是照着一定的规则进行着。最后，我想最好还是她自己亲自去看一看便知详细，因为光是叙述要使人家十分明了是件困难的事情。

“那么，直接带我到那边去吧，”她说，“请你在前面引导我，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

“什么，母亲？在你的长途旅行还未休息之前？”将军有些挂虑地问着。还有，因为某些我所不能够知道的理由，他似乎变得不安。真的，这整群人都表示出有点混乱，彼此在交换着眼色。他们大概以为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甚至是屈辱的——陪伴着祖母到巧辛奴去。那儿，她一定会表现更多的怪现象出来，而且是在大众的面前啊！但他们仍自动地说要陪着她去哩！

“我为什么要休息？”她反驳着，“我并不疲倦，因为我已经静坐着经过了五天。让我看你们可以治病的泉水是怎样的，并且在什么地方。什么，关于那，那——你叫它做什么，普历司苦魏亚？啊，关于那山巅？”

“是的，我们就要去看它了，祖母。”

“很好。此地还有旁的什么东西可看呢？”

“是的，有着很多的东西。”波琳娜不得不这样说。

“玛莎，你亦必须和我们一道来。”这老太太对着她的女婢说。

“不，不，母亲！”将军叫将起来，“真的，她不能来，甚至连普特匹慈都不能让他进巧辛奴那儿去的。”

“废话！因为她是我的女婢，难道这是把她撵跑的理由吗？什么，她和我们同一样是人类啊。她已经跟我旅行了一礼拜，一定喜欢到处看看。除开和我在一块而外，她能够和谁到外面去呢？她单人是不敢在街上露面的。”

“但，母亲——”

“你是不是害怕和我在一块给人家看见呢？那么留在这儿不要出去，便不会有人对你询问了。你是一个漂亮的将军，毫无疑问地！我是一个将军的寡妇呢。但，归根到底，我为什么要所有的人都来跟着我呢？我要去看一看这儿的光景，光是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一个人陪着我够了。”

德格利厄司坚决地主张每一个人都要陪着她去。是的，他说了许多漂亮话，表示做她的向导是多么愉快，等等。每一个人都为他的话所感动。

“但她是在坟墓和孩童时代中间，”他在将军旁边说，“她是老糊涂。”除此以外便不能够偷听到旁的什么，但他似乎脑子里有了什么计划，或者甚至于感觉又有了新的希望。

旅馆距离巧辛奴将近半俄里远，我们的路径是由栗子巷经过，直至我们到达的那块地方，就在那座建筑物前面。虽然我们的行程很明

显有些怪，但最低限度却是整暇而有秩序，这使将军觉得稍微有点放心了。事实上，在这疗养癖病的矿泉上，看到一个不会走路的人，也不是一件惹人骇异的事情。但明显的是，将军最害怕的是巧辛奴这个地方：为什么一个四肢失去活动能力的人物——特别是一个老妇人——会到这个专门为赌轮赌用的地方来呢？在轮转着的椅子两边，波琳娜和布兰希在跑着。布兰希在笑着，谦逊地在说着笑话，总而言之，极力正向着祖母讨好，结果，这老太太果然对她很是怜爱起来了。在椅子的另一边上，波琳娜忙于应答着祖母发出来的一些琐碎的问题，例如，“刚才跑过去的是谁？”“那个跑到此地来的是谁？”“这个城市是很大的吗？”“公众的花园是广阔的吗？”“那些树木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些小山叫什么名字？”“我可以看那边的飞鹰吗？”“那座难看的建筑物是什么啊？”诸如此类。同时，亚斯里刚好在我旁边跑着，向我耳语着，他在那天早上的确碰到好多的事情啊。普特匹慈和玛莎在老太太的椅子后边跑着。普特匹慈穿着粗外套和白背心，外面再盖上一件大衫，年纪四十岁，脸为玫瑰色，但头发却有点灰白；玛莎戴着女帽，穿着棉织的服装，踏着发响的鞋子。这老太太时常转着身子来和她的婢仆们谈话。德格利厄司呢，他说话时的神气就像已经下决心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似的（虽然事实上他的这种态度大概是他已经和将军有过什么密商，要他步步留心着的一种表示）。但糟透的是老太太已经说出这种致命的话来，“将来我的钱丝毫也不要给你”。虽然德格利厄司会轻轻地放过这句话，将军是更加明白他的母亲的。再便是，我看见德格利厄司和布兰希在交换着眼光；同时那王子和那德国博士却在栗子巷末端便已不见，在那儿他们转着身子，溜之大吉了。

我们顺利跑进巧辛奴。即时地，这里的行路人与旅馆中的仆从一样地表现出了一种大大的敬畏。但他们仍然不免带着一些好奇心地在看着我们。没有虚耗一点时间，祖母便下着命令说她必须到每一间房

子去；有一些地方，她称赞了几句，另外的一些地方，她却表现得很冷淡。不管怎样，对于每件事物，她是一律地发问。最后，我们到了赌钱的客厅了。那儿有一个仆人在管着门，他立刻把门打开了，就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似的。

祖母跑进赌厅来，给大众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许多赌台的周围，以及在房子里的深处，摆着“三十和四十”的台子，一共集合着有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赌徒，列成几个行列。那些要挤近前去的人物都是稳稳地站住，借以避免被人挤开，直至他们赌完了以后才肯离去（因为光是站着看——没有赌钱而占住赌徒的地位——是不能够容许的）。真的，赌台周围设着椅子，但没有什么赌徒在坐着——特别是当人众多的时候，因为站着是可以靠近台边些，下注和算数的时候都要方便得多。在最前一行之后，成群地直立着第二行和第三行，他们都在等候着轮到他们，但有时他们等得不耐烦便把手伸过第一行去下着他们的注，甚至第三行的人会冲进去下着注。这样，很少耗费五分钟或十分钟以上，没有经过什么争辩，金钱便从台子这边跑过那边去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巧辛奴的警察是一些能干的人物，要去避免压服是不可能的，不管一个人怎样想避免，八个收发赌注者分配在每张台间，睁着眼在守着赌注，执行着必需的计算，替人家排难解纷。最后的办法，他们才是叫巧辛奴的警察来，即刻地一切的纠纷都可以这样解决了。警察穿着正式制服驻扎在巧辛奴，混杂在旁观的人们中间，使人不容易辨认他们。他们特别注意扒手和拐子，这些扒手和拐子只是在赌厅里拥挤着，乘机浑水摸鱼。真的，在每个地方银钱总是在衣袋里或者银袋里被人窃去——虽然偷不过手的时候，自然是惹起一场大吵闹。一个人跑近赌台去，开始赌着，公开地攫取旁的人们赌赢的钱，于是有了一阵鼓噪，而这窃贼大声呼喊着，那些钱是他的。这种计谋如果进行得十分巧妙，而证人的证词又有了动摇，这窃贼便

伴为不大愿意把钱拿去，倘若不是一笔大款子——不能够惹起收发赌注者或者赌伴的注意的大款子——的时候。再进一步，如果是一笔无足轻重的赌注，它的真正的物主有时是不愿意争吵下去，免得受了侮辱。反之，这窃贼如果被查出来，他便会受辱地被驱逐出去。

关于这些，祖母带着好奇心，张开眼睛凝视着，而当有些窃贼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她觉得愉快。“三十和四十”给她的趣味是很少的；她喜欢轮盘赌，爱着她永远在旋转着的轮子。结果，她表示愿意跑得更近些去看人家赌博。因此在一种神秘的态度中，仆从和旁的好管闲事的人们（特别是一两个堕落了的波兰人之类，他们不断地在服侍着赌赢钱的人们和一般的外国人）即刻在人丛中腾出一个地方来给这位老太太，是在一只赌台的正中，在第一收发赌注者的近旁，便这样他们把她辇到那边去。于是许多参观者，那些没有赌只在看的人们（特别是一些英国人和他家的家眷）都挤向台前来，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在赌徒的行列间的祖母。我看见许多双眼睛转向她那边去，那些收发赌注者也抱着很高的希望，以为像她这样奇怪的赌徒，一定能够给他们一些异乎寻常的宝藏。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虽然不会走路，却要来赌博，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现象。我也挤近台前去，把我自己列在祖母的旁边；同时玛莎和普特匹慈仍然是站在人群背后的一些地方，将军、波琳娜、德格利厄司以及布兰希都藏匿在旁观的人们里面。

开始的时候，这老太太不过是在注视着一些赌徒们，一边耳语地问着我这个和那个是谁的一些简短的问题，特殊的是她特别宠顾一个很是年轻的人物。那人沉溺着，大大地赌赢了（人们在耳语着），已经有了四万法郎在他前面，堆满台上的都是金子和钞票。他的眼睛在闪耀着，他的手臂在震颤着；但这时，他仍然乱下着注，没有经过任何计算——正好得心应手。他继续地赢了又赢，把台上所有的黄金扫

了又扫。在他的周围，仆从们在喧嚷着——拿着椅子放在他站着的地方的后面，把他邻近的观客清光——自然，这样殷勤无非是要得到大量的赏赐。时不时，别的赌徒们总拿出赌赢的一部分钱交给他——都喜欢让他替他们代下注，要拿多少便拿多少；同时一个波兰人站在他的旁边，在一种暴烈的，但却可敬的焦急中，他亦在希望着大量的赏赐，一有停的瞬间便向他耳语着（大概是告诉他怎样去下注，并且劝导他和指示他怎样赌博）。但这位赌徒从不曾看过他一眼，他下注又是下注，又把所有赌赢的钱都扫起来了。显然地，我们所说的这位赌徒，他对于旁的一切是完全没有感觉了。

祖母注视他有几分钟之久。

“跑去告诉他，”骤然地她叫喊着，用肘触着我的肘，“跑去告诉他不要再赌下去，要他把钱收起来，回家去。即刻地，他便要赌输了。是的，要把他所有赢来的都输光了。”她几乎兴奋得断了气。“普特匹慈在什么地方呢？”她继续着。“要普特匹慈去跟他说。不，你必须告诉他，你必须告诉他，”说到此地，她便又触着我的肘，“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普特匹慈在哪里。不要赌下去，不要赌下去。”她向那少年人高喊着，直至我转向她那面，向她耳语着说此地不允许人家高声大叫，甚至连说话说得声音太高都是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做便会妨害赌徒的计算，会被人家驱逐了。

“怎样的一种煽动啊！”她反驳着，“那么这个少年人完了！我想他是希望倾家荡产的。但我不能忍受去看他把一切都输光啊。是怎样蠢的一个家伙啊！”于是这老太太迅速地转身了。

在左边，赌台的另一端，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许多赌徒中间和她身边一个矮子在赌着。这个矮子是做什么的——究竟是她的亲戚呢，或

者是她的一个衬贴物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在前一次便已经看见她在那儿，因为每天她都很准时地在一点钟的时候到巧辛奴这儿来，两点钟的时候便离去，恰好赌了整整的一个钟头。因为她对于这些仆从而言已经是一个十分出名的人物，因此时常总有一把椅子专留下来给她；从袋里拿着一些金子和几千法郎出来——于是安静地，冷淡地，在很多计算之后，便下着注，一面还用铅笔在纸上记着数目字，像是在整理着一个系统，依照它，在一定的时候便可以得到胜利。她时常下着很大的数目，或输或赢都是一千、二千、三千法郎为度，不会再多。过去以后，她便跑了。祖母观察了她好久。

“那个妇人是不会赌输的，”她说，“她是谁的妇人？你是不是知道她？她是谁呢？”

“我相信，她是一个法国妇人。”我回答着。

“啊！显然地是一只按时来去的鸟啊。此外，我还可以看见她的皮鞋是擦得很亮的。现在，向我解释在这每一场中的每一转是什么意义，怎样才可以下注啊。”

于是，我向着她解释这里面的意义：什么是“红色和黑色的”，什么是“偶数和单数”，什么是“欠缺的和完全的”，最后又说到数目的系统的不同的价值。祖母专心致志地静听着，摘要记录着，用各种方式来提出问题，全部记在心上。真的，因为每一种押注系统的例子都可以时常碰到，一大部分报告能够容易地、迅速地加以类推。祖母大大地感到愉快。

“那一个‘零’是表示什么？”她问着，“我刚刚听到那个亚麻色头发的收发赌注员在喊着‘零！’他为什么不断地在扫取着赌台上全部的金

钱？想一想，他这样把成堆的钱都拿去呀！那个‘零’是什么意思？”

“‘零’表示赢钱的所在。如果轮盘停在那个数字上面，在台前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银行的钞票了。如果轮盘继续还在转着，银行便用不着付钱了。”

“那么如果我也来下注的时候，一定不会得到什么了？”

“不，除非在一些机会上，你故意下注下在‘零’字上面；在那个地位上，如果中了的时候，你可以收到三十五倍的钱。”

“为什么三十五倍，‘零’字是这样时常碰到啊？如果是这样，这些蠢东西为什么不多多下注在‘零’字上面呢？”

“因为三十六次只有一次碰到的机会啊。”

“废话，普匹特慈，普特匹慈！到此地来，我将给你一些钱。”这老太太从她的衣袋里拿出一个扣紧的银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十久尔登（Giilden）的纸币来，“即刻便去，把注下着那个零字上面。”

“但是，太太，‘零’字是刚刚才看到的，”我劝阻着，“因此一定要过一个时间才可以碰到它。等一下，那时你才可以有着更好的机会。”

“废话！请下着注吧。”

“原谅我，但‘零’字会等到今晚，甚至在你下注千百次以后才会再碰到呢。时常是这样的。”

“废话，废话！害怕豺狼，便不敢跑进森林来。什么？我们赌输了吗？那么再下着注啊。”

我们又再输了第二次的十久尔登，于是我们试着第三次。祖母几乎不能再在椅子上安坐了，她是这样专注地在看着那粒小球在那永远转动的轮盘的沟上面转着。无论如何，第三次的十久尔登也跟着前两次一样失败了。于是祖母变得完全疯狂起来了。她再不能够静坐着，真的用着她的拳头打着台子，当那收发赌注者叫喊着，“三十六”，而不是“零”字的时候。

“静听着他！”这老太太满口喷着涎沫，“什么时候那个值得诅咒的‘零’字才会转上起来呢？直至我看见它以后，我不能够呼吸着。我相信那个阴奸的收发赌注者是在故意地不叫它转上来。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这时下注要下两个金的十久尔登啊。此刻我们不下注，那个可诅咒的‘零’字一定会转上来，我们便将一无所得了。”

“我的好太太啊——”

“下着注吧，下着注吧！这并不是你的钱。”

我依命再下着两个金的十久尔登。小球绕着翰盘转动着，在沟上停止着，同时祖母像化石般坐着，抽搐地把我的手抓在她的手里。

“零！”收发赌注者叫出来。

“那儿！你看，你看！”老太太呼喊着，转着身子向着我，笑将起来，“我告诉你这样！那是上帝自己要我来下着这笔赌注啊。现在，我应该收到好多呢？他们为什么还不拿出来还我呢？我们的人变成怎样了？普特匹慈！玛莎！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普特匹慈，普特匹慈！”

“此刻，太太，”我耳语着，“普特匹慈是在外面，他们不许他进来。看啊！他们把钱拿出来还你了。请你收起吧。”收发赌注者装了很

重的一袋银，里面有着五十个十久尔登用着蓝纸封着，另外的一袋没有封着，却装着二十个。我用着银锹把所有的钱都拿给祖母。

“唯赌最乐，诸位先生！唯赌最乐，诸位先生！无以加矣。”收发赌注者宣称着，常在人家下注，并准备转着轮子的时候。

“我们将要太迟了！他又要转着轮子了！下着注啊，下着注啊！”祖母是十分的狂热。“不要踟蹰！赶快啊！”她似乎近于发狂，用力地触着我的肘。

“我下注要下在什么地方呢，太太？”

“下在‘零’字上，下在‘零’字上！还是下在‘零’字上呢！下注下得怎样多便怎样多！我们收到多少呢？七十个十久尔登吗？我们不要失掉它。每次下着二十个十久尔登便好啊。”

“想一下啊，太太，有时继续转了二百次，‘零’字还没有转上来的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你所有的钱都赌输了。”

“你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下着注吧，我告诉你！你是多么饶舌啊！我完全明白我是怎样地做着。”这老太太兴奋得在打颤。

“但照章一次是不能够下在‘零’字的注超过二百久尔登的啊。”

“为什么‘不能够’？你真的是错了。先生，先生——”她用肘触着那个收发赌注者，他正坐在她的左面，准备去旋转着那个轮子，“‘零’字几多？十二的吗？十二的吗？”

我匆忙地替她翻译着。

“是的，太太，”这是收发赌注者有礼的回答，“下一次注不得超过四千佛郎。这是章程所载的啊。”

“那么再没有旁的什么。我们必须拿一百二十久尔登来冒一下险。”

“唯赌最乐！”收发赌注者叫出来。轮在转着，停在“三十”上面。我们赌输了！

“再来，再来，再来一下啊！再下注啊！”老太太高叫着。我不想再去劝阻她，只是耸着肩，又在台上下了一百二十久尔登。轮盘转了又转，祖母只是一面在抖颤，一面在注视着。“难道她还在想‘零’字可以再赢钱吗? ”我思索着，惊骇地睁视着她。但她的脸上仍然闪耀着对于胜利的确信之光；她的样子表现出充分的自信，“零”字很快便可以再被叫喊出来了。结果，那小球在轮盘的一个沟上停止了。

“零！”收发赌注者高喊着。

“啊！”老太太啼喊着，胜利地转向我这面来。

我自己是个实在的赌徒。在那个时候，我敏锐地知道这里面的事实，我的手和脚都在抖颤着，脑筋亦受了震动。自然，这是一种稀奇的现象——在没有转上十二次却有三次是“零”的这种现象；但这样的事情实是不足为奇的，只在三天以前，我自已亲自看见有三次连续转上“零”字来，因此有一个赌徒专在记录着这样的数字，他指出过去几天完全没有碰到“零”字转上来的！

对待祖母，就和对待旁的赌赢大批钱的赌徒一样，经理部对她大加注意和恭敬起来了，因为她是这样幸运，可以得到四千二百久尔登

了。这笔款项，零数是用现金还她，整数是用银行支票支付。

这时，这老太太不再呼唤着普特匹慈了，因为她太有成见了。虽然表面上并没为这新的胜利所震动（真的，她像是十分镇静），暗地里她却是自顶至踵在抖颤的。最后，完全聚精会神在赌博上面，她叫喊出来：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这个收发赌注者刚才不是说过每次下注不得超过四千佛郎吗？好吧，就拿这四千下注下在红点上。”

反对她是没有效力的。轮盘再一回在转着。

“红的！”收发赌注者宣称着。

又赢了四千佛郎——总共是八千！

“把它们给我拿来，”祖母命令着，“再拿四千下注下在红点上。”

我照办了。

“红的！”收发赌注者宣称着。

“一万二千了！”老太太叫喊出来，“把全部的钱拿来给我。把那些金子放进这银袋里，数一数银行支票。够了！让我们回家去吧。把我的椅子转动着跑啊。”

十一

这椅子上面坐着容光焕发的祖母，转向客厅的另一端的门口来，同时，我们这一群人匆忙地跑来围绕在她的身边，向她致着庆祝。事实上，她的性格是这样怪癖，同时又为着她的胜利所弄昏了。那样的结果使将军不再害怕在公众中被人家看见他在陪伴着这位奇怪的妇人，相反地，他是自卑地、愉快而又亲密地在笑着，像在安慰着一个小孩一般地向着这位老太太道贺。同时，他和其余的旁观者显然地有着深刻的印象。到处有人在指着祖母，在说着她。有许多人甚至跑到祖母的椅子旁边来，借以把她看得更清楚。同时，在稍远的距离上，亚斯里正在和他的两个朋友谈论着这个题目；德格利厄司只是简单地满面春风，随口道贺；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姐们正在惊视着祖母，像把她看成一种神秘的存在。

“何等的胜利啊！”德格利厄司高喊着。

“但是，太太，这是预定还你的债款啊！”布兰希补充道，带着闪避的笑容。

“是的，我已经赢了一万二千佛郎了，”这老太太回答着，“还有这些金子。连这加上去，将近一万三千了。这抵俄罗斯钱多少呢？我想，六千卢布吧？”

可是我计算着那数目是超过七千卢布的，或者照现在的汇率计算，甚至有八千卢布。

“八千卢布！是怎么光荣的事情啊！想想你们这些蠢物坐在此地，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啊！普特匹慈！玛莎！看我赢了好多！”

“你是怎么弄的，太太？”玛莎销魂地叫起来，“八千卢布！”

“我将给你们每人五十久尔登。那儿便是。”

普特匹慈和玛莎向她身边跑去，吻着她的手。

“每一个肩夫我亦将给他十个久尔登啊。从这些零银中拿出来给他们，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但这些仆人为什么向我鞠躬，旁的人们也向我行礼呢？他们是在祝贺着我吗？好吧，给他们每人十个久尔登啊。”

“皇妃太太，一个贫苦的离乡别井者，一个永远的可怜人，望发慈悲呀！”一个汉子说，那人已经跟随在这老太太的椅子周围好一会儿了。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穿着褴褛的粗外衣和五颜六色的背心，不断地拿下他的帽，悲怆地笑着。

“给他十个久尔登，”祖母说着，“不，给他二十个。现在，够了，否则，我将应付不了。休息一下，然后抬着我跑。普历司苦魏亚，明早我要买一套新衣服给你。是的，还要买一套给你，布兰希。请你翻译给她听呀，普历司苦魏亚。”

“感谢您，太太。”布兰希感激地回答着，脸上做着揶揄的笑容，这种笑容平常只是德格利厄司和将军对她施恩时才可以看见的。将军表现出混乱的样子，当我们到达栗子巷时，他像是大大地得到解救。

“诗奥倒司亚，也不晓要觉得怎样奇怪呢！”祖母继续下去（想及将军的保姆），“她，像你们一样，也将有一套新衣服的钱。便在此地，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拿些什么给那个乞丐呢？”（一个曲背的衣衫褴褛之人走近来，向我们睁视着。）

“但或者他并不是一个乞丐，只是一个棍徒呢。”我答复着。

“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给他一个久尔登啊。”

我跑近那个所谓乞丐，把钱给他。他十分骇异地凝视着我，沉默地接受着那个久尔登，同时，从他的身上发出一种酒味来。

“你不曾尝试过你的幸运吗，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

“不会，太太。”

“但现在我看出你是渴于一试啊？”

“我此刻确是愿意去尝试一下我的幸运。”

“那么把一切都下在‘零’字上面。你已经看过那是怎样弄的？你有好多本钱呢？”

“二百久尔登，太太。”

“不十分多。看看此地，如果你愿意，我将借给你五百久尔登。拿着我的这个银袋。”于是她严肃地对着将军说，“但你不用希望得到我的任何钱。”

这似乎使他困恼，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德格利厄司怒目而视。

“怎样的魔鬼呀！”他向着将军耳语着，“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老人呀！”

“看啊！又有一个乞丐，又有另一个乞丐！”祖母叫喊起来，“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跑去给他一个久尔登啊。”

在她这样说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头发灰白，接着木脚的老人——穿着蓝色的粗外衣，带着一根杖。他的样子像个老兵。当我拿钱给他的时候，他退后一两步，恫吓地看着我。

“妈尔屁！”他呼喊着，跟着又有一顿咒骂。

“这人是个十足的蠢货！”祖母叫喊着，摇着她的手，“动身吧，我差不多快要馋死了。当我们吃过点心之后，我们又要到那个地方去。”

“什么地方？”我叫喊着，“你又要去赌博吗？”

“不赌博又做什么？”她反驳着，“你是不是要坐在此地，枯燥无味地让我来看住你吗？”

“太太，”德格利厄司机密地说，“得意不可再往。一个不好的时机，会全部失败，尤其是在你的赌博中。这是多么可怕的啊！”

“是的，你会完全输光。”布兰希插嘴。

“和你有什么相干？”老太太反驳着，“我要去输的并不是你的钱，那是我自己的。你们的亚斯里到什么地方去呢？”她对着我说。

“他还在巧辛奴。”

“多么可怜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好人！”

到了家，在楼梯口碰到那位旅馆老板，祖母招呼他到她身边来，向他夸说着她的胜利，往后便再向着诗奥倒司亚说及，并且给了她三十久尔登，跟着她便吩咐她收拾着点心。吃完餐之后，诗奥倒司亚和玛莎是在一种销魂的状态中。

“我整个时间都在守候着你，太太，”玛莎颤声说着，“我问普特匹慈，女主人是在做着什么？啊，我说！成堆成堆的金银都堆在台上呀！我一生从没有看见这么多的金银呀。那儿有许多绅士围绕着，有许多却是坐着。我问普特匹慈，这些绅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我想，或者是圣母送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女主人的。是的，我为你祈祷着，太太，我的心不能够跳动了，我不断地在抖颤着，抖颤着！上帝祝福她，我对着自己思索着；对我的祈祷的答复，上帝现在是送她这么多财宝来了！可是我仍然在抖颤着——一想起来的时候便不得不抖颤着。”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这老太太说，“吃过点心以后，——也就是说，差不多四点钟的时候——准备着和我再出去。但此刻，请不要忘记替我请一个医生，因为我是到此专门疗养的啊。现在你应当去休息一会儿。”

我在一种惑乱的状态中离开了祖母。我想不出我们这一群人将变成怎样，将会碰到什么事情。我能够看出我们这一群中还没有人能够恢复他的头脑的平静——尤其是将军，更是糟糕。为了不是接到时时刻刻在盼望的祖母的死的电报（自然，遗产同样弄妥），而是祖母亲自到此地来的原因使他们全部计划都归失败。因之这一队同谋者在看着祖母赌轮盘的时候，心绪是多么不快和麻木啊。但这第二个原因，还没有像第一原因那么重要，因为，虽然祖母已经有两次宣称不愿意给将军任何钱，但这样的宣称还未至陷于完全绝望的地步。自然地，德格利厄司和将军勾结得异常好，还未至于完全丧失了勇气。我还觉得布兰希毫无疑义的也是。布兰希不但和旁的两人同样深深地卷入漩涡，而且她在希望着变成将军的夫人和得到一批重要的遗产——不愿轻易放弃这样的地位，于是用着各种方法向着老太太献媚，借以反对

那罪有应得的波琳娜，她是这样令人难以了解，而且缺乏媚人之术的。可是，现在，当祖母刚好表演出一幕赌博的惊人的行动以后；当这老太太的人格这样清楚地、标准地显露出来，谁都知道她是粗鲁、倨傲、“与死为邻”的一个老妇人以后；当每件事情表现出失败了以后，——什么，现在，祖母正像在玩着多刺之地的小孩一样快乐啊。“仁慈的主啊！”上帝赦免我，我带着狠毒的笑在思索着，“祖母每一次下着十个久尔登的注一定使将军心痛、德格利厄司发疯，而且令布兰希癫狂，看见这种在她唇前摇摆不定的羹汤啊。”另一个原因是，祖母虽然因赌赢而在兴高采烈中，左右施舍，把每一个人看成乞丐，却对着将军声明不给任何钱给他。这说明这老太太是下了决心，非达到她的目的不止了。是的，危险还在当头出现。

这些思维都在几分钟间从我的脑子里闪现着；当我离开老太太的房间，跑到顶层楼我自己的房子里去的时候。最令我激动的是这样的事实，我已经知道这幕剧里面各种角色的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可是一直到现在却还不明白这里面的方法和秘密。因为，波琳娜对我还完全未曾开诚布公。虽然，有时在无意间，她也许向我吐露了一些心事，可是我注意到大都是——事实上，几乎时常是——由她用一笑来抹杀，或者变得混乱起来，或者故意地把态度弄得格外模糊。是的，她一定有许多事情不肯告诉我，但我有了一种预觉，以为这样紧张而神秘的情形快要结束了。再来一击，一切便都完了，揭露出来了。关于我自己的幸福，我虽然很是关心，却没有计算。我是在一种奇异的地位下面，只有二百久尔登，一筹莫展，没有职业，没有糊口之资，没有一星儿的希望，没有一点儿关于未来的计划，但我仍然是毫不关心。我如果不是这样关怀着波琳娜，一定会在这辛酸的喜剧中嬉笑怒骂，大快其意；但只要一想到波琳娜，便使我痛苦。她的命运已经决定，我已经有所预见了；但还不至于使我感到这样不安。我的真正的

愿望，是去探出她的秘密。我要她到我此地来说，“我爱你”。如果她不来，或者如果这样的想象是一种荒谬的想象，那么，此外我还要些什么呢，甚至便是现在，我还是不晓得要些什么。我觉得像个失路的人一般。我只渴慕着在她的面前，希望在她的光明和荣耀的圈子里面，希望现在在那儿，将来也在那儿，终我的一生都在那儿。此外，便非我所知的了。我怎么能够离开她呢?

到达旅馆的第三层楼的时候，我忽而震动了一下。我刚刚跑过将军那套房间，忽而觉得有举头四望的必要。在门外二十步左右的距离，波琳娜正好迎面而来啊！她看见我时，踟蹰了一下，跟着便招呼着我到她那边去。

“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

“静着！不要这样高声。”

“刚才是心血来潮，”我耳语着，“于是我四边一望，便看见你了。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电力发散出来呢。”

“拿着这封信，”她蹙着额继续说下去（她大概连我的话都没有听，她是这样有成见），“亲手地把它交给亚斯里先生。请你尽量赶快地去，不须复信。他，他自己——”她没有把她的话说完。

“给亚斯里先生？”我有些惊异地问着。

但她又不见了。

啊哈！这两人间有了这样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怎样，我出发去寻觅着亚斯里。首先到他的旅馆，跟着便到巧辛奴，在那儿我在那些客厅上打转着，都没有找到。最后，烦恼，而且几乎绝望，我的归途上

才碰到他，杂在一群英国小姐和绅士们中间，他们是刚出来乘马的。招呼他停下来，我拿出那封信给他。我们几乎连彼此相视的时间都没有，但我猜想他是故意这样迅速地骑上他的马背的。

那时，妒忌是不是在我的里面嚼啮着我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十分懊丧，虽然我是不愿意去假定他俩间的关系的，只要想他是她的亲信者啊！“我的朋友，我自己的亲密的朋友！”这种思想经过我的脑子里。但这里面是不是包含着任何爱情呢？“自然是没有。”理性这样告诉我，但理性即时便消失了。我觉得事情必须弄清楚，因为它是变得这样不快而且复杂起来了。

我在旅馆几乎还没有停足的时候，经理人和旅馆老板（后者特地从他的房子跑来）都来告诉我他们到处在寻找我，将军已经三次派人来探问我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我跑进他的书房的时候，我只是感到不快。我看见将军、德格利厄司以及布兰希都在那儿，但布兰希的母亲却并不在，这位母亲只是这样一个人物，用她的有名声的女儿来装点门面而已。因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由这女儿亲自出马，她的母亲好像并不被人知道的。

一些热烈的讨论正在进行着，同时书房的门是开着——这是一种从前未有的情形。当我跑到门口的时候，我听见一阵高声喧噪，因为在德格利厄司无礼而恶毒的腔调和布兰希的兴奋、傲慢、凌人的口气中，将军用着忧愁的哀诉，明显地企图对于他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有所说明。但当我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停止说话了，想把脸色装得好看一些。德格利厄司在梳理着他的头发，把发怒的脸装上微笑——一种我所憎恶的卑鄙的、虚伪的、法国式的微笑。同时这位颓丧的、困恼的将军装出一种尊严的神气——虽然只是一种机械的方法。另一方面，布兰希却不曾想把她脸上的怒容隐藏起来，只是用着一种不耐烦

的等待神气俯视着我。我可以指出来她一向对待我是完全傲慢无礼的，时常是把我对她的施礼置之不理。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将军用着亲热的谴责的口气开始着，“我可以向你说吗？我觉得奇怪，异常得奇怪，那是——。总之，你对于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行为——。一句话，你的极端地——”

“啊！不只是这样，”德格利厄司用着不耐烦和藐视的腔调插嘴（明显地他是这密会里的领袖），“我的亲爱的先生，你是将军自己的一家人啊。他所要说的是他劝你——他十分恳切地求你——不要毁坏他。我这样说，因为——”

“什么？什么？”我插嘴问。

“因为你使你自己成为这样的引导，这样，——我应该怎样说呢？——做着老太太的引导，她是一个可怕的老妇人啊。但她将把她所有的东西都赌光——像Thetle down般的赌光了。你，你自己看见过她的赌博。她有一次尝到赌博的滋味，便将永远不愿离开轮盘的赌台。她将因为她的乖戾、怪癖，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来赌博，都拿来输光。问题便在她是一个不能和赌博离开的赌徒，于是——于是——”

“于是，”将军断言着，“你将毁坏了我的整个家庭。我和我的家庭是她的后嗣，因为没有谁和我们一样是她血肉的关系的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的事业是大大得不行。你自己也已经明白了大半了。如果她把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家产输光，我们将变成怎样——我的孩子们将变成怎样？”（此时将军和德格利厄司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或者，我将变成怎样？”（此时他凝视着布兰希，她却藐视地把她的头转开）“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我求你救救我们。”

“告诉我，将军，我该怎样做呢？我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上面呢？”

“不要带她到处跑。让她自己去。”

“但她很快便会找人来代替我的地位了？”

“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德格利厄司又插着嘴，“怎样的魔鬼啊！不要离开她，而是诱劝她，引导她，把她拉到旁的道路上面去。无论如何，不让她赌博，替她想出一些相反的有趣事情来做。”

“我该怎样做呢？还是你来担当起这个责任吧，德格利厄司先生！”我尽可能天真地这样说，但即刻便看见布兰希传递着兴奋的疑问眼光给德格利厄司，而在德格利厄司的脸上亦溢现出一种他所难以压抑下去的神情。

“啊，此刻她是不能够接受我的劝慰的，”他作态地说，“但如果，后来——”

此时他又给布兰希另一下满有意义的眼色，于是她跑到我身边来，带着一种感人的笑容，紧紧地捉住我的手。魔鬼抓它，她的鬼态度是多么能够随时变化啊！此刻她的态度是多么恳切，表情的温柔就和微笑着的婴孩一般啊，偷偷地把我从大众中拉开，就像要把我完全拉到旁的地方去一般。虽然她这样做没有给我任何妨害——因为这只是一种蠢笨的奸计，此外再没有什么了——但已经给我一种老大的不快了。

将军匆忙地给她一种援助。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他开始着，“恕我刚才所说的话——说得有点过分了。我恳求着你，我吻着你的衣裾，像俄国的谚语所说一般，因为你，只有你，才能够搭救我们啊。我和布兰希，以及我们全体都在求你。可是你明白了，还是不明白呢？真的，你明白了？”他用着眼睛向布兰希示意。真的，他的样子是痛苦万分了。

这时，门外有了三声低细而严肃的扣门声。门开的时候我便看见一个使女和站在她后面的普特匹慈——他们是祖母派来，要来请我到她的房子里去的。“她在发着脾气。”普特匹慈说着。

这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半了。

“我的女主人无法睡着，”普特匹慈解释着，“故此，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一会儿之后，她忽而跳起身来，叫着她的椅子，并要我到此地来看你。她现在是在阳台上。”

“何等奇怪啊！”德格利厄司叫喊着。

一点儿都不错，我在阳台上看见老太太为我的迟缓十分生气，因为她是不能够忍耐着等到四点钟的时候啊。

“把我抬起来。”她向着肩夫叫喊着。于是我们再到赌场去。

十二

祖母是在不耐烦而且易怒的状态中。没有疑问地轮盘赌已经把她弄昏了，因为她表现出对旁的事情都很冷淡，而且似乎有点心慌意乱。例如，在路上她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只是当一辆富丽的四轮马车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一阵灰尘的时候，她才用手指了一下，问：“那是什么？”但甚至便在那时，她也表现出没有心绪听我的回答，虽然有时她的遐思是被一种猝然的、骤发的不安所阻断。再便是，当我向她指着跑向巧辛奴来的伯玛振子爵和子爵夫人时候，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把他们看了一看，冷淡地说：“啊！”然后，她即刻转向在我们后面跑着的普特匹慈和玛莎，猝然高喊着：“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一道来？我们并不想每次都把你们带出来啊。即刻回家去。”当仆从们向她急速鞠躬，跑回去的时候，她便再向我这样说：“我只要你来陪着我。”

到巧辛奴来，祖母像是被等待着的，没有耗费了什么，她便得到了她前次的地位，坐在收发赌注者的旁边。我的意见是，虽然收发赌注者状似平庸、蠢笨的职员——不管谁输谁赢都不关心的——事实上却是站在赌头方面，帮他吸引赌徒，关心赌头的利益。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得到金钱和奖赏。无论如何，这轮盘赌场上的收发赌注者已经把祖母看作他的一种合法的牺牲品了：以后，便发生了像我们的一群人所预料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当我到赌场去的时候，祖母即刻命令我继续下一百二十个久尔登的注在“零”字上。一次、二次、三次，我都是这样做，但“零”字还没有转上来。

“再下着注。”祖母说，不耐烦地触着我的手。我依命而行。

“我们统共输了多少次了？”她询问着，在她的兴奋中真的磨着她的牙齿。

“我们已经输了一千四百四十四久尔登了。”我回答着，“我告诉你，太太，那个‘零’字或者会等到今晚才转上来呢。”

“不要介意！”她插着嘴，“继续下在‘零’字，并把一千久尔登下在红色上。这是银行支票，拿去这样做吧。”

“但是你看，你看！”老太太耳语着，“我们现在差不多又捞回我们的本钱了。再试着‘零’字。让我们再试十次‘零’字，然后再放弃它。”

但是，到了第五次，祖母便对她的计划觉得厌倦起来了。

“让那个‘零’字给魔鬼抓去吧！”她高叫着，“下四千久尔登在红色上面。”

“但是，太太，这一下的冒险是会太大了！”我劝谏着，“或者那个红色不会转上来呢？”祖母在她的兴奋中几乎打着我。她的焦急很快地弄得她变成喜欢叫闹。因此，我只好照她的命令，把四千久尔登下在红色上面，再没有旁的办法了。

轮盘在转着，祖母像桩一般直直坐着，态度骄傲而安静，对于她的胜利像是连一点怀疑都没有。

“零！”收发赌注者高叫着。

开始的时候，这老太太还没有把这里面的情形弄清楚；但当她看见那位收发赌注者把她四千久尔登以及台上任何东西都扫去的时候，她即刻认清楚这个“零”字等候了这么久，几乎丧失了我们二千久尔登，结果，像故意开我们的玩笑般骤然间出现了——什么，这老太太开始在诅咒着它，坐卧不安，在大众面前哀号着，手脚挥舞着。真的，一些在我们附近的人们都失声地笑将起来了。

“想一想那个值得诅咒的‘零’字现在会转上来啊！”她啜泣着，“该被诅咒，该被诅咒的东西啊！这全都是你的罪过。”她再说下去，在疯狂中环视着我，“就是你劝我不再去下‘零’字的注啊。”

“但是，太太，我只是向你解释着赌博上的情形呢。我怎样能够担当起你所碰到的任何不幸呢？”

“你和你的不幸！”她恫吓地耳语着，“去！即刻滚蛋！”

“那么，再会了，太太。”我转身要跑。

“不，不要跑，”她迅速地说着，“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你这笨货！不，不，不要离开此地。我才是笨货啊。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呢？”

“我不晓得应该怎样劝告你，因为如果我是这样做的时候，只会受到你的责骂。听从尊便地赌吧。清楚地说，你要下怎样的注，我便替你下着。”

“很好。再下四千久尔登在红色上面。把这张银行支票拿去吧。我的现银还有二万卢布。”

“但是，”我耳语着，“这么多的钱——”

“不要介意。我不能够睡觉，直至我把输去的钱赢回来的时候。下注吧！”

我下了注，输了。

“再下注，再下注——一次下八千啊！”

“我不能够，太太。最大的数目只允许下四千久尔登。”

“那么，好吧，就下四千。”

这次是胜利了，祖母有点高兴起来了。

“你晓得，你晓得！”她高喊着，触着我的肘，“再下四千吧。”

我这样做着，又是输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都输了。

“太太，你的一万二千久尔登已经输光了。”最后，我这样报告着。

“我晓得了，”她回答着，似乎带着一种沉静的绝望。“我晓得了，”她又是喃喃着，直视着她的前面，像是一个发狂的人一般，“啊，一定要再赌另外的四千久尔登，我才能够休息。”

“但你已经没有钱可以那样赌下去了，太太。在这个袋里只有几个小钱、几张公债票和电汇票！没有什么现钱了。”

“我的银袋里呢？”

“亦只有一点点。”

“但此地难道没有银铺吗？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票都可以换现钱的。”

“不错，要看有多少折。但你一定会受了亏，这样的生意是连犹太人都要受吓的。”

“废话！我决心要捞回我的本钱。带着我去，把那些蠢笨的肩夫叫来啊。”

我把椅子从众人中间推出来，肩夫也来了，我们离开了巧辛奴。

“快些啊，快些啊！”祖母命令着，“把最近的银铺地方指给我看，是不是很远呢？”

“只有几步路，太太。”

在栗子巷转角的地方，我们碰到我们的人了——将军、德格利厄司、布兰希和她的母亲。只有波琳娜和亚斯里先生不在。

“啊，啊，啊！”祖母叫喊着，“但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了。你们要些什么呢？我不能在此地和你们谈话啊。”

“她把今早赢来的钱都输光了，”我耳语着，“还有她自己本来的一万二千久尔登也都失去。此刻我们要去找换一些公债票。”

德格利厄司顿足叫苦，急速把这消息传递给将军。同时我们继续在推着老太太向前跑。

“阻住她，阻住她。”将军在惊惶中耳语着。

“最好还是你自己来阻住她。”我回答着，也是用着耳语。

“我的仁慈的母亲，”他说着，走近她的身边，“我的仁慈的母亲，请让，让（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而下沉）——让我们雇一轮马车，到四处玩玩吧。在这附近便可以领略一种迷人的风景。我们，——我们——我们刚要来请你去玩一玩呢。”

“让你和你的风景都滚蛋！”祖母生气地说，用手挥着。

“那儿有树林，我们可以在下面喝茶。”将军继续着——现在是在一种完全绝望的状态中。

“我们饮着牛乳，在那些茂草之上。”德格利厄司补充说，用着野兽一般的呼声。

“饮着牛乳，在那些茂草上面”——这是波斯的资产阶级的牧歌和理想——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然和真理”上面！

“算了，你和你的牛乳！”老太太叫喊着，“你自己如果喜欢，便请自己去灌个饱，我的口胃是太不喜欢这种东西的。你停在此地干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可以和你说的了。”

“此地便是，太太，”我宣称着，“此地便是银铺了。”

我跑进去兑钱，祖母却留在外面的门廊下，旁的人们都在一个距离不远的地方等候着，在怀疑着他们到底有没有好办法。结果，老太太怒视着他们，他们只好离开，自向巧辛奴跑去。

兑钱的手续包括着复杂的计算，必须要我重新到祖母这儿来，请她下主意。

“这些盗贼！”她叫喊着，拍着她的手掌。“可是，不要介意。就把它兑成现钱，不，把那银行家唤出来见我。”她思索了下，又这样说。

“是不是只要一个书记便可以了，太太？”

“是的，要一个书记。这些盗贼！”

那位书记答应跑出来，当他晓得当事人是个不能跑路的老妇人的时候。跟着祖母开始用着很大的气力谴责他，混杂着俄国话、法国话、德国语，骂他的重利剥削——我替她当翻译。同时这面孔严肃的办事人看着我们，静默地点着他的头。对于祖母，他特别出奇地看着，几乎是达到无礼的地步。结果，他也在笑着。

“请你自己定一定神！”祖母叫喊着，“是不是我的钱梗住你的咽喉呢！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告诉他，我们很容易可以和旁的人们交易。”

“书记说旁人将给你比他还要少的钱。”

我不能够很清楚地记起是打了多少折，总而言之是可怕的。收到金子一万二千佛郎，还有一张账单，我把那账单拿出来交给祖母。

“啊，啊，”她说，“我不是会计员。让我们赶快地跑吧，赶快地跑吧。”她把那账单丢在一旁。

“不管怎样，不要把注下在那鬼东西的‘零’字，也不要把任何一个铜板下在那同样可诅咒的红色上面。”我对着自己喃喃着，当我跑进巧辛奴的时候。

这时我尽我的能力规劝着祖母尽量下小小的赌注——告诉她等待机会到了的时候，才可以任意下大注。可是，开始的时候她虽是听从我的说话，不一会她便变得不耐烦，再不能制止着她了。在开端的时候，她赢了一两百个久尔登。

“哪，你看！”她说着，触着我的肘，“看我们赢了多少了！真的值得一次下四千而不是一百，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赢回另外的四千。啊，以前都是你的错误，都是你的错误啊。”

我这样守在她赌博的时候觉得非常不开心，于是我决定不再开口，也不再给她任何忠告。

骤然地，德格利厄司跑到此地来。似乎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和他所有的伴侣都在我们的旁边窥视着我们。虽然我看出布兰希比其他的人们特别站得退后，那位王子正在吊膀子。明显地，将军对于这点大大地不快。真的，他是在一种十足苦痛的状态中。但布兰希当心着不去看他，虽然将军是在尽他的能力想引起她的注意。可怜的将军！他的脸色忽红忽白，而且抖颤着到了这样的程度，几乎不能够留意老太太的赌博了。结果布兰希和那位王子离开了赌场，将军亦跟着他们跑。

“太太，太太，”德格利厄司用甜蜜的语音向着祖母耳边低语着，“那样的赌法将永远不会赌赢。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他扭转着头，用俄国话又说着，“不，不！”

“但为什么不呢？”祖母问着，转了一转，“告诉我应该怎样赌。”

即刻地德格利厄司用着法国话喋喋地劝告着，跳来跳去，宣称着这样那样的机会应该等候着，而且开始在计算着那些数字。这一切他

都向我说着，靠我的力量来替他翻译，同时用他的手指拍着台子，而且指来指去。结果，他拿到一支铅笔，开始在纸上计算着总数，直至他弄到祖母完全不能忍耐了。

“滚你的蛋吧！”她插着嘴，“你说的只是一些毫无意识的话。虽然你不断地在说着‘太太，太太’，你一点也不晓得应该怎样做。滚你的蛋吧！”

“但是，太太——”德格利厄司喁喁着，一直又是开始着他的絮絮不休的教训。

“依照他所说的赌一次，”祖母向着我说，“然后我们便可以看个明白。自然，他或者会赌赢。”

事实上，德格利厄司唯一的目的只是想使老太太不下大批的赌注。因此，他现在向她提议下注要下在某些数字上面，单数的以及复数的。依照他的教训，我在二十以内的几个单数字上各下了十个久尔登，并在那些复数字上各下了五十个久尔登——从数字十二到十八，从十八到二十四，总共下了一百六十个久尔登。

轮盘在转着。“零！”收发赌注者叫喊着。

我们全部都输了！

“这笨货！”老太太转向德格利厄司叫喊着，“你这鬼法国人，想一想你对于我的规劝啊！滚你的蛋吧！你虽然在此地絮絮不休，实在却连你在说些什么都还不晓得啊。”

深深地被触犯着，德格利厄司耸着他的肩，给了祖母一下藐视的目光，便跑了。好一会儿他羞于在人丛中间被人家看见，并且终于怀

恨在心。

一个钟头以后，我们把一切都输光了。

“回家去！”祖母叫喊着。

一直跑到栗子巷那边去，她一句话都不说；但跟着，一直到我们跑到了旅馆，她不断地叫喊着：“我是怎样的一个笨货！一点都不错，我是怎样的一个老笨货啊！”

到达了旅馆之后，她叫了茶，跟着便吩咐把行李收拾起来。

“我们又要跑了。”她宣称着。

“但到什么地方去呢，太太？”玛莎问着。

“干你什么事？打理你自己的事情吧。普特匹慈，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因为我们即刻便要回莫斯科去啊。我已经糊里糊涂地赌输了一万五千卢布了。”

“一万五千卢布，仁慈的女主人啊？我的上帝！”于是普特匹慈吐着口水在他的手掌上——大概是表示出他准备着为她赴汤蹈火。

“那么现在，你这笨货啊！你即刻地开始你的哭泣和哀号了！应当安静，收拾行装，还要跑下楼去，把我的旅馆单拿上来啊。”

“第二列车是九点半钟开，太太。”我从中插嘴道，想去减少她的焦急。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

“八点半。”

“多么讨厌啊！但不要介意。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我连一个戈比都没有剩下来了，我只有这两张银行支票。请到钱铺替我换一换啊。否则，我连旅费都没有了。”

奉她的命令而去，在半个钟头以后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这个团体全都到她的房子里来了。她的即刻便要回莫斯科去的消息使这群同谋者吃惊的程度显出比她赌输钱这回事还要厉害些。因为，他们说，虽然她一回去可以保全她的财产，但将军将变成怎样呢？谁来付还德格利厄司的钱呢？明显地布兰希不允许等候到祖母之死，而是即刻便要和王子或者旁人成其好事了。故此，他们都聚集在一块，想来加以劝阻，使祖母安静，只有波琳娜没有到。波琳娜看清楚祖母对这一群人不会表示什么，只有一顿臭骂。

“滚你们的蛋吧，你们这些棍徒！”她在吵闹着。“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尤其是对于你——”此时，她指着德格利厄司，“带着羊须到此地卑躬屈膝做什么呢？而你对于我，”她又转向布兰希，“究何所求呢？何所苛求呢？”

“见鬼！”布兰希低声喃喃着，眼睛却闪着发怒之光。然后，她忽然间失声地笑将起来，离开了房子，一面这样做，一面对着将军叫喊着：“她是老而不死！”

“故此你在计算日子等候着我的死，是不是？”老太太口里吐出口沫来，“滚你的蛋！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把他们赶出去吧。这干他们什么事？我倾家荡产的钱并不是他们的，却是我自己的啊。”

将军耸着他的眉，点头而退，德格利厄司跟在他的后面跑着。

“叫普历司苦魏亚来。”祖母命令着，有人在五分钟之内便把波琳娜带来。波琳娜本来是在她自己的房子里和孩子们在一块的（故意在那天不离开房子）。她的脸上表现出严肃而忧伤。

“普历司苦魏亚，”祖母开始说着，“是不是我在道旁听到的消息是真的？例如，你的笨义父是不是想和那个蠢玩具法国妇人结婚？那个女戏伶，或者是更坏一些的贱货啊？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我并不十分确定，祖母，”波琳娜回答着，“但从布兰希的表示看起来（因为她似乎不想保藏着什么秘密）是这样——”

“你不用再说下去了，”祖母插着嘴，“我明白这里面的情形了。我时常想他一定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常把他看成一个无用的、蠢笨的人物。他时常流露出无礼的态度，因为他是一个将军的这个事实（虽然他事实上只是一个退职的大佐）。是的，我晓得全部的电报在质问着究竟‘是不是这老妇人很快便死去了？’。啊，他们在窥伺着遗产！没有钱，那个贼妇（她的名字叫什么？——啊，布兰希）便做梦也不要这位将军和他的假牙齿。不，便让他当她的仆人她也不要。因为，他们说，她自己拥有巨资，专来借给人家，剥取利息。不管怎样，我所要责骂的并不是你，普历司苦魏亚，打那些电报去的并不是你。而且，那已是过去的了，我也不想旧事重提。真的，我知道你的性格是悍泼的，就和黄蜂一般，谁触着它，就刺谁；但我仍然为你心酸，因为我爱你的母亲加德琳娜啊。现在，你是不是愿意离开此地的一切，和我一道回去？否则，我不晓得你将来会变成怎样，而且你继续再和这些人住在一块是不好的啊。不，”她接着说，当她看见波琳娜想要说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说完。我并不希望得到你的回答。我在莫斯科的房子，你是知道的，像皇宫般宽阔，如果你喜欢的时候，你可

以独占一层楼，经常不和我见面都是可以。你愿意和我一道去呢，还是不愿意呢？”

“第一步，让我问问你，”波琳娜回答着，“你是不是即刻便想离开此地呢？”

“什么？你以为我是在说笑的吗？我说一声去便去。今天我在你们的鬼轮盘赌博上赌输了一万五千卢布，虽然在五年前，我答应着莫斯科近郊的一些人，要替他们建筑石墓来代替木头的，可是我却在此地浪费我的金钱！不管怎样，现在我是要去建筑我的教堂了。”

“但关于你的疾病的水医法的治疗呢，祖母？真的，你到此地来是为着水医法治疗的吧？”

“你和你的水医法！不要激怒我，普历司苦魏亚。真的，你想激怒我吗？那么，说吧，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一道回去？”

“祖母，”波琳娜深思地回答着，“我十分感激你，要来这样地庇护我，而且在某种限度之内，你把我的地位推测得很对的。我愿意和你住在一块，很快便到你那边去，也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的。但这里面仍然有些重要的理由，使我不能即时地下着决心。如果你让我有两个礼拜的考虑——”

“你便是说，你不愿意和我一道去了？”

“我只是此刻不能够和你一道去。无论如何，我不忍离开此地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因为——因为——如果我离开他们，他们便会完全被抛弃了。但如果，祖母，你愿意把这些小孩子和我一道带去，那么，

我自然能够和你一道去，而且可以尽我的能力来服侍你。”（她很是恳挚地说出这些来）“只是没有带着小孩的时候，我便不能够去。”

“不要说得这么多。”（事实上，波琳娜从不会多说话，或者哭泣的）“伟大的义父能够替他自己的儿子们设法的。没有孩子们，你便不去？但想一想啊，普历司苦魏亚。我愿意你好，没有旁的什么，只愿意你好。但我仍然晓得你为什么不和我一道去的理由呢。是的，我是什么都知道了，普历司苦魏亚。那个法国人是不会给予你任何幸福的。”

波琳娜眼熟，脸红了，我亦不觉惊起着。“就像，”我自己思索着，“每个人都知道这回事情一般，或者只有我一个人是傻瓜了？”

“现在，现在！不要皱眉，”祖母继续说下去，“我并不是故意要说扫兴话。你要当心才不会碰到钉子啊！你是一个有意识的女郎，我为你担忧——我对待你和对待旁的人们不同，是另眼相待的。现在，请你离开我吧。再会。”

“但让我再在此地陪伴你一下吧。”波琳娜说。

“不，”祖母回答着，“用不着这样。不要骚扰我，你和他们都已经厌倦我了。”

可是当波琳娜要去吻祖母的手的时候，这老太太把它缩退了，她自己却去吻这女郎的颊。当她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她给了我秋波一盼，于是很快地把她的眼睛避开。

“我们也再会了，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火车还有一个钟头才要开，我想你一定也对我觉得讨厌起来了。把这五百久尔登拿去吧。”

“我十分感谢你，太太，但我是羞于——”

“拿去，拿去！”祖母这样有精力地叫喊着，带着一个恫吓的态度，使我不敢再拒绝她了。

“当到莫斯科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栖身之地，”她又说着，“要来见我，我一定替你介绍一件事情做。现在，普特匹慈，东西准备好啊。”

我跑上我的房子，在床上躺下。整整一个钟头我都是这样躺着，把我的头枕在我的手上。危机已经到来了！我要好好地来思考一下。明早，我该和波琳娜谈一谈。啊！这位法国人！那么，这是真的了？但怎么会这样呢？波琳娜和德格利厄司是怎样的一种配合！

不，这是不可能的。骤然间我忽而有了这样一种思想，想找到亚斯里强逼他来说个清楚。那是无疑的，他比我知道得更多。亚斯里？啊，他是我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啊。

骤然地，门口有人敲门。我把门开了，看见普特匹慈在外面等候着我。

“先生，”他说，“我的女主人来请你。”

“真的？但她不是刚刚启程了吗？火车还剩十分钟便开行了。”

“她心里不安，先生，她不能够休息。快点来，先生，不要延缓。”

我即刻走下楼去。祖母刚从她的房子里被抬出来，跑到回廊上去。她拿着一束钞票在她的手里。

“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她叫喊着，“在前头跑，我们还要去了。”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太太？”

“我不能够安息，直至我把我的本钱捞回来的时候。向前跑啊，不要问我任何问题。赌博一直继续到中夜，不是吗？”

好一会儿，我吓呆地站立着——站立不动地在沉思着。但不久，我便下决心了。

“请答应我，太太，”我说，“我不能够和你一道去。”

“为什么不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此地个个都是无用的蠢材吗？”

“原谅我，但我觉得尚没有什么该受责难的地方。我只是不愿意去。我只是不想去参观或者帮助你赌博。我再求你让我把五百久尔登归还你。再会了。”

把银子放在祖母刚要经过的一个小台子上，我点首而退。

“是怎样的笨货啊！”祖母在我的后面吵闹着，“那么，很好。不要来，我自己会去的。普特匹慈，你一定要和我一道来。把椅子抬上来，把我带去啊。”

我找不到亚斯里先生，跑回家来。现在渐已夜晚了——过了午夜，但我随后从普特匹慈那儿听到祖母这天的结果是怎样了。她把那些我替她找来的钱都输光了——总数差不多是一万卢布。她这天的赌博是受了那个在午后祖母给了他二十久尔登的波兰人的指导的。但在

那个波兰人未来之前，祖母命令普特匹慈替她下注。到后来，祖母便也不要他了。于是，那个波兰人乘机而至。不但是因为他懂得俄国话，而且是因为他也能够说得三种混合着的方言，因此这一对算是能够互相了解了。可是这位老太太不管这波兰人对她的恭敬的态度，仍然没有停止骂他，并且不悦意地把他和我拿来比较（所以，普特匹慈终于抱怨了）。“你，”这老仆人对我说，“像绅士般对待她，但他——他对她左抢右劫，我自己亲眼看见的。她捉住他两次，高声地叱责着他。有一回，她甚至于挽着他的耳朵，惹得旁边的人都笑将起来了。可是，先生，她仍输个精光，——那是说，你替她找换的钱都输完了。于是，我们把她带回家来，要了一些水和诵了她的祈祷词之后，她便睡觉去。她是这样疲倦，躺下去马上便睡熟了。上帝给予她甜美的梦啊！这便是到外国来旅行所赐给我们的了！啊，我自己的莫斯科啊！在莫斯科，我们在家中有什么不足呢？像此地所不能看见的花园、新鲜的空气、开花的苹果树和美丽的风景，故乡才有。啊，但她一定要到外国来旅行干什么呢？唉！唉！”

十三

几乎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又开始这些深于忧患的记录。以前我所觉得的危机现在已经到了，但比我所预料的还要紧张百倍和出乎意料之外。对于我，这全都像是奇怪的、罕有的和悲剧的。有一些遭遇简直离奇得难以置信。无论如何，我有着这样的考察。我认为他们最低限度有着这种关系。在这些事情的漩涡中，我被卷入了。但奇异的是我在这里面扮演的什么角色，我一向都是弄不清爽的。但现在实际上的危机已经像梦般过去了，甚至连我对于波琳娜的热情也已经消沉了。那种热情是像我一向所想的那么强烈和高尚吗？如果是这样，现在又变成怎样了？有时我幻想着我一定是发狂了，我现在一定是坐在癫狂院里面。这些事情像是已经碰到，又像是再要碰到。

我又一次清点我的钞票（或者是借以证实我并不是在癫狂院里面）。现在，我寂寞而且孤独。秋已到了——叶也黄落了。我沉思地在这悲伤的小城里坐着（这德国的小城是怎样一个悲伤的小城啊！）完全没有顾念着将来，只沉溺在怀旧的暴风雨中，回味着新近卷入爱的漩涡而又被丢弃了的酸辛。有时，这暴风雨似又要来了，似乎又从我的头上经过，把我卷入它的怀抱里面，使我又失去了意识，昏迷惶惑，继续地在漩涡里转着，转着。

但我如果能把刚过去一月的那笔糊涂账算清楚，我便可以使我不再旋转着了。有许多个晚上我没有一事可做，很有点想执笔来写一写了。但奇怪得很，近来我很喜欢读保罗德郭克的著作，读的是德文译本，从一个可怜的地方图书馆借来的。这些著作我读得不耐烦，却仍然还是读下去，以此自觉惊异。我像是有点害怕任何严肃的书籍——生怕它又会惹起我的旧恨新愁。我的旧梦对于我是这样的珍贵，所有

的旧伤痕对于我是这样宝贵，使我不敢再有任何新的想象，生怕它如烟般的消灭。但旧情对我是这样珍贵的吗？是的，它对我是这样珍贵，它将在我的回忆里永远新鲜——甚至便在四十年以后，也还是这样……

所以，我只能够把它很简略地写出一部分来，要把全部的印象写出来是不可能的。

首先，让我来结束祖母的故事。第二天她把她所有的久尔登都输完了。事情是一定要这样碰到的，像她这一类的人物，急转直下的陷落，就和电车从高坡上滑下来时一般。她整天地赌着，直到晚上八点钟。虽然我自己没有亲自看见她的功绩，过后却从旁人的口里听到。

普特匹慈整天都在服侍着她，但指导她赌博的波兰人却不只换了一次。一开始，她便辞退了她前天所用的那个波兰人——她曾经挽着他的耳朵的波兰人——雇着另外的一个；但这后来的一个证明比前一个更坏，她又把他解雇了，再请前一个波兰人。这前一个波兰人自从解雇以后，持续不断地在祖母椅子旁边跳来跳去，时不时把他的须挂到祖母的肩上去。结果，这老太太变得绝望了。因为这第二个波兰人被解雇了之后，仍学习第一个波兰人的榜样，不肯跑开，结果是两个波兰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在祖母的两旁。怎样才能够赌赢呢，这一对宝贝在争吵着，互相责骂着彼此的下注，尔娘、尔妈地闹个天翻地覆。最后，他们彼此得到了一种互相谅解的办法，把钱随便丢掷着，落在哪儿，便把注下在哪儿。于是，又吵起来了，他们两人各在祖母椅子的一边下着他们的注（例如，这一个波兰人下注下在红色上，另外的那个波兰人便下在黑色上），直至把祖母弄得头昏眼花，弄得受惊受吓，使她几乎哭将起来，不得不报告收发赌注者的头目要求保护，把这两个波兰人赶出去。不管这两个棍徒的呼喊和抗议（说

这位老太太欠他们的钱，说她欺骗他们，以及她的行为是卑污的、下贱的），赌场很快地照祖母的希望把他们弄跑了。在那同一晚上，这不幸的普特匹慈带泪地向我叙述着这个故事——申诉着这两个波兰人把他们的衣袋都塞满着金钱了（他自己亲眼看见他们这样做），那些都是无羞地从他的女主人那儿偷去的。举例来说，一个波兰人要求祖母拿五十久尔登酬劳他，把这些钱拿来下注下在祖母的赌注旁边。恰好她赢了，于是他叫喊起来说赢的赌注是他的，祖母的输了。当这两个波兰人被驱逐出去，普特匹慈即刻离开房子，跑去告诉管理人说两个波兰人袋里装满着金子；祖母亦请求收发赌注者的头目来清查此事。于是警察来了，不管这两个波兰人的抗议（他们当场被抓获了），他们的衣袋被翻转出来，所有的钱都拿来还给祖母。事实上，因为她整天输钱，巧辛奴里所有的收发赌注员和管理人是很注意她的。她的声名也远播全市，每一个国家在此地的旅客——甚至一些最知名、最出色的人物——都群集到这儿来求一见"这位俄罗斯的老伯爵夫人，一个老不死的人物"，她已输了"这么多的百万"。

虽然把那两个波兰人窃去的钱拿来还给祖母，可是仍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即刻便有第三位波兰人来做祖母的指导人了——那人能够说流利的俄国话，穿得像一位绅士（虽然是一种仆人的款式），有两撇大须。他虽然对这位老太太这样有礼，却和一些旁观者一样来偷窃。总之，他不是来当一个仆役，而是来做一个东道主。每次，他总是转向这位老太太，向她发着可怕的誓，说他是一个"光荣的波兰绅士"，他不屑去拿她任何一个戈比。可是虽然他是这样屡次发誓，结果还是使她吃惊了。表面上他是帮她一臂之劳，替她赢钱，使她觉得没法赶跑他。一个钟头以后，那两个驱逐过的波兰人又来了，站在祖母的椅子后面，重新再来服务——像是被召而至一般。可是随后我从普特匹慈那儿听到，这两个棍徒和那位所谓"光荣的绅士"，彼此在传递

着眼色，当他把钱递到他们手里去的时候。其次，便是因为祖母还没有吃过点心——她几乎一刻也不能够离开她的椅子——两个波兰人中的一个跑到巧辛奴的酒馆去替她拿一碗汤来，随后又拿来一些茶水。事实上，这两个波兰人都在争先奔走着。结果，当一天快结束，祖母的钱也差不多输光了的时候，可以看见站在祖母的椅子后面的不只六个波兰人——这些家伙在此刻以前是连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的。当她在赌着她的最后的钞票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注意她了，只是跑进台前去，抢着那些钱来下注——同时争吵着，辩驳着，和那位“光荣的绅士”闹成一片（他同样地是忘记了祖母的存在），把他和他们看成同样货色似的。甚至当祖母的钱全部输光，要回（将近八点钟）旅馆去的时候，有三四个波兰人还舍不得离开她，跟她一路吵闹着，说她欺骗了他们，要她把错拿了的钱还给他们。就这样，这一群光棍一直吵闹到旅馆里去，便自动地、迅速地跑掉了。

依照普特匹慈的计算，祖母那天所输的和前天的计算在一块，共计九万卢布。

她所带来的任何股票——五厘债票、国债券、本国借单和所有的一切——她都换成现钱。再便是，我不能不惊异她在那样一连七八个钟头中，都坐在椅子上，没有离开一步。还有，普特匹慈告诉我，有三回，她真的开始要赌赢；但是，卒为希望所骗，她并没能够及时地离开赌场。每一个赌徒都晓得，一个人怎样能够在赌钱时，夜以继日地坐着，连动也不动一动。

在那同一天，我们的旅馆中发生了另外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一早十一点钟的时候——那是说，在祖母离开她的房子的时候——将军和德格利厄司决定做他们最后的挣扎。换一句话说，在听见这位老太太不愿回去，而是又要到巧辛奴赌博这个消息以后，这一群人全体

（波琳娜是唯一的例外）都集合到她的房子来，为的要向她做最后的、最坦白的一次表示。但将军为了他的未来而战栗，惊惧，不禁小题大做起来。经过半个钟头的祈祷，敦劝，而且承认他的欠债和对于布兰希的爱情以后（是的，他的神经已是十分混乱了），他骤然间用着恫吓的语气，向着这位老太太发怒——说她在污辱着家庭的光荣，在公众前面玷辱着她自己，并且在败坏着俄罗斯的美名。结局是祖母用手杖把他赶出去（而且是真正的手杖啊！）。在那天的早上，他和德格利厄司商量了几回。他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利用警察，告诉他们说“这个可敬的但是不幸的老太太已经发狂了，她在倾荡着她最后的一个戈比”，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总之，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管理或者约束这位老太太？不管怎样，德格利厄司对此只有耸着他的肩，当着将军的面笑着，同时这位老军人继续不停地噪喋着，在他的书房里跑来跑去。结果，德格利厄司挥着他的手跑去了。等到晚上的时候，大家才都知道他是在和布兰希有了一次秘密而且重要的会议以后，离开旅馆了。至于这位布兰希在那天一早便下了决心，完全拒绝将军到她面前去，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真的，甚至当将军在巧辛奴追逐着她，碰见她和那位王子手挽手地在跑着，他（将军）从她和她的母亲那儿所得到的是反眼若不相识。那位王子自己也不和他点首为礼。那一天剩下来的时间，布兰希都用来打探王子，并想使他宣布他自己的实际情形，但在这一点上，她犯下了可悲的错误。这件小事情是在晚上发生的。骤然地，布兰希看清楚了这王子是不名一钱的，而且，他想从她那里借钱去从事轮盘赌。在不高兴中她把他从她的面前赶跑了，将她自己关在房子里。

在那同一个早上我跑去看了看——或者不如说去窥探——亚斯里先生，但并没有找到。不管在他的房子里，或者在巧辛奴里，或者在公园里，都找不到他。那天，他也不像平时一样在他的旅馆里吃饭。

可是，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我看见他从火车站跑向英格利他旅馆去。他像是很匆忙，而且先有了成见，虽然我看出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困恼和仓皇的痕迹。他向我伸出他的友谊的手，照常地叫喊着“啊！”但并没有停止他的大步。我转过身子，在他的一旁跑着，但有点看出他的答复使我不能详细问下去。还有，我觉得不愿和他谈起波琳娜。在他那方面，亦从未向我问及她，虽然当我把祖母的赌博的成绩告诉他的时候，他留心地、严肃地静听着，跟着便耸耸他的肩。

“她是把她所有的一切都赌输了。”我提醒着。

“真的？她到巧辛奴来，是在我坐火车到旁的地方之前，故此我知道她已经在赌博了。如果有空的说话，今晚一定到巧辛奴去，看一看她。这件事情使我觉得有趣。”

“你今天到过什么地方呢？”我问——惊异我直到这个时候才这样问起他。

“弗兰福。”

“有些事务？”

“有些事务。”

在这个问题以后，还有什么话可以问呢？我伴着他一道跑，直至我们跑到苦铁利旅馆的时候，他忽而向我点着头跑了。我自己亦跑回家来，并得到这样的结论，以为即使我在下午两点的时候碰到他，亦正和在五点时碰到他一样得不到什么消息，因为我是不能向他问详细的问题的。命运决定是如此。对于我，要把真正希望的问题提出来简直是不可能。

波琳娜那天整个儿不是和保姆、小孩们一块在公园里消度着，便是坐在她自己的房中。已经有好久了，她避着将军，几乎连一句话都不向他说（我说的是几乎连一句有关系的话都不说）。是的，我曾经注意到了。还有，我虽然知道将军所处的是什么地位，可是从没有想到他会避开她，或者在家庭的意味上烦扰了她。真的，当我和亚斯里先生谈过话后，跑回旅馆去的时候，恰好碰到波琳娜和孩子们，我能够看出她的脸上是这样镇静，就像这家庭的混乱没有影响到她一般。回答我的问候后，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脾气很不好地跑回我的房子里去。

自然，自从和伯玛振那个事情发生了以来，我和波琳娜彼此间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任何过交谈。可是我已是计竭智穷，因为与日俱增，我有了一种被煮熬着的不快。她便不爱我，也不应该这样蹂躏我，不应该这样蔑视我的自白，明显地她一定知道我是爱她的（她自动地容许我去向她这样说）。自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点奇怪的。差不多两个月以前我便看出她是要把我当作她的朋友，看作她的腹心——她是故意在试探着我；但因为某项理由，结果没有达到，遂使我们陷入现在这种奇怪的关系中，使我像往常一般的来向她求爱。同时，如果她对我爱她感到不快，她为什么不拒绝我向她表示呢?

可是她并没有拒绝我。相反，有时还是她请求我向她表示哩。自然，我是十分知道她只是由于淫荡之故才这样做——我只是注意得太清楚了！故此，在她听见我向她说的情话以后，撒娇地向我大发脾气，骤然地用着蔑视、高压的态度来困恼我。她一定知道，没有她，我是不能够生活啊。和子爵冲突的事情，过了三天之后，我再不能够忍这种孤独的滋味了。那天下午，当我在靠近巧辛奴那儿碰到她的时

候，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使我发晕了。她也不能够离开我，因为她不是说过她需要我吗？难道那也只是说着玩吗？

无疑地，她定有一些难言之隐。她和祖母的那场谈话，很是使我伤心。不止一千次，我要求她向我开诚布公，她也并不是不晓得我是能够为她而牺牲生命。可是她仍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用一种藐视的态度来对待我，或者可以说她只要我像对子爵扮演那类的恶作剧，并不要我对于她有生命的贡献。啊，这一切难道不令我痛苦起来吗？难道她的心眼中就只有那个法国人吗？关于亚斯里先生，又是怎样呢？这样事情是太难明白了。我的上帝，这是使我多么受罪啊！

回家以后，在一阵疯狂中，我如下地写着：

> 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我觉得我们彼此间开诚布公的机会已经到了。因为我曾经问过你，你不是需要我的生命？如果需要，便请找我。如果需要必要的谈话，我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在我的房里间守候着的。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便请示复啊。

我封着信，嘱咐旅馆的仆役送交收信者。虽然我没有希望回信，却在不到三分钟之久仆人便回来，带着“某人的致意”。

跟着，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应将军之召到他那儿去。我看见他在书房里，明显地他是准备再出去，因为他的帽子和手杖都放在沙发上面。当我跑进去的时候，他站在房子中间——他的脚跨立着，他的头垂下；而且，他正在自语着。我跑迟了一步，准备走出房子。于是，他用两手捉住我，把我拖向沙发那边去，自己坐下，并强逼着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然后，没有放开我的手，他便颤声、洒泪地叫喊着：

“啊，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救我，救我啊！应该对我有点仁慈啊！”

有好久，我弄不清楚他的意思何在，虽然他不断地说着，不断地对着自己复述着，“要有点仁慈，仁慈！”结果，我总算是晓得他要我给他一些什么善策——或者，只是因为被每个人所摒弃，为忧愁所压损，忽而想起我的存在，便使人来呼唤我，不住地谈着，谈着，借以得到安慰。

事实上，他是这样的混乱而且绝望，扣住他的双手，他真的跪下来求着我，要我跑到布兰希那儿去，求她，劝她跑回到他这边来，并且答应和他结婚。

“但是，将军，”我叫喊着，“布兰希大概连我的存在都几乎是没注意到的呢，我能够劝她做出什么来呢？”

我对他的抗议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他不能够明白我向他所说的是什么。跟着，他突然谈起祖母来，但常是一些不连续的语气，他唯一的思想，便是要到警署去。

“在俄罗斯，”他骤然发怒地说，“或者在任何有秩序的国家里面，都有着一个政府，像我的母亲一样的老妇人都受到很适当的保护。是的，我的好先生，”他继续说着，陷入一种诟责的语气，伸着足，开始在房子里跑来跑去，“难道你不晓得这一点吗？”（他像对着角落里他想象着的人物说话）——“难道你不晓得这一点吗？在俄罗斯，像她这样的老妇人一定是受到约束的。让魔鬼把他们抓去吧！”他又颓然地在他的沙发上坐下。

一分钟以后，虽然啜泣着，而且几乎断了气，他却一边喘，一边在说着布兰希所以不肯嫁给他，是因为祖母没有死而是亲自到此地来，使她知道遗产的无望。

明显地，他以为我一直到现在完全不明白这里面的底细。当我提及德格利厄司的时候，将军又做出绝望的姿势来。“他已经跑掉了，”他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押给他，连我的皮都给他剥去了，甚至你从巴黎替我带来的钱，我不晓得是不是还剩下七百法朗呢？自然，这个数目尽够应付了。至于将来呢，我全不知道，全不知道啊。”

“那么，你将怎样付还你的旅馆的账呢？”我惊惶失措地叫喊着，“你以后又将怎样呢？”

他茫然地看看我，可是很明显地他是全不明白——或者连听都没有听到——我的问题。于是我试去向他说起波琳娜和孩子们，但他只能够回复着忧愁的回答“是的，是的”，然后又喃喃地说着那位王子或许会和布兰希结婚。“天晓得我将要怎样做？”他结束着。“天晓得我将要怎样做？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这还不是忘恩负义吗？”他不禁流下眼泪来。

对着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的，但不管他是危险的，因为他或许会碰到什么意外。我暂时离开他的房子，但警告保姆看守着他，并且嘱吩着回廊上的仆役（一个喜欢说话的家伙），他也答应管顾他。

我刚离开将军的时候，即刻便碰见普特匹慈奉着祖母之命来呼唤我。现在是八点钟，她已经把她所有的一切都赌输，从巧辛奴那儿回来。我看见她坐在她的椅子上——这样的悲伤而且疲乏。玛莎即刻地

拿着一杯茶来给她，强迫她饮下。便在那个时候，我还能够看出这位老太太的语气和态度有了大大的改变。

“晚安，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她缓缓地说着，垂着她的头，“原谅我又来扰你。是的，你必须原谅像我这样的一个老妇人，因为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输光了——几乎十万卢布。你在今晚曾经十分正当地拒绝着和我一道去。现在我是不名一钱——连一个格老铁（注：值四便士）都没有。但我一定不能耽搁一刻，我一定要搭九点半的火车离开此地。我已经派人去找你的英国朋友，要向他借三千法朗，期限是一个礼拜。请你向他说，要他不要担心，不要拒绝我，因为我仍然是一个富妇，有着三个村镇和两座邸第哩。是的，钱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因为我还没有把一切财产都倾荡完。我告诉你这点，可以使他无疑——啊，但是他已在此地了！无疑地他是一个好人。”

一点都不错，亚斯里在接到祖母的请求以后，即刻匆忙地跑来。几乎连停下来思索都没有，几乎连话都没有说一句，他拿出三千法朗的即期支票，由她签字。于是，事务完了，他点着首，即刻便跑。

“你亦请离开我，亚历西斯·伊凡奴维慈，”祖母说，“我的骨头都酸痛了，我还有一个钟头可以休息。不要难为我，我是这样的一个老笨货。我再不敢责骂青年人的蠢笨了。我觉得甚至去责骂那个可怜的将军是错误的。可是我并不想让他得到我的任何财产（那是他唯一的愿望），因为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笨东西，我虽然是这样蠢，最低限度还要比他聪明些的。是如此真实，上帝降临，责罚老年人的臆断啊！啊，再会。玛沙，来，把我抬上来。”

不管怎样，我想去给这老太太送行。再便是我有所盼望着——我不断地想着或许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因此我不能够安静地在我的房

子里休息着，只是跑出回廊来，跟着便跑到栗子巷，做着数分钟的散步。我给波琳娜的信是明白而又稳健，我觉得现在危机终于到来了。我已经听到德格利厄司离去，那么不管波琳娜怎样不把我看作她的朋友，总可以把我看作她的仆人吧。她会需要我替她从事贱役，我准备要这样去做。难道还有别的花样吗?

将近开车的时候，我匆忙地跑到车站去，把祖母安置到她的车厢去——她和她的一群陪伴占据着一座专定的家庭客厅。

“感谢你的无私的扶助啊，”在别离的时候，她说，“啊，并且请你提醒普历司苦魏亚我昨晚和她所说的话啊。我盼望很快便可以见到她。”

于是，我回家了。当我经过将军的房子的时候，我碰到那个保姆，并询问着她的主人。“没有什么新的情形可以报告啊，先生。”她安静地回答着。可是我仍然决定跑进去，当我刚到门限时却大为震惊而停住足步了。因为在我的面前，我看见将军和布兰希彼此愉快地相视而笑！同时，在他们旁边的沙发上，她的母亲正坐在那儿哩。明显地将军几乎欢悦得发狂，他在说着一些毫无意识的话，脸上露着痴笑。那样的笑使他脸上起了无数皱纹，使他的眼睛几乎在皱纹中消失了。

后来我从布兰希那儿听到，在她撵跑了那位王子以后，听说将军伤心洒泪，便跑来安慰他。她刚来，便碰到我进去。幸运地，这可怜的将军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决定——那位布兰希已经在老早以前便收拾好了她的行装，准备乘第二天早车到巴黎去啊！

我在门口踟蹰了一会儿，便悄悄儿地跑了。走向我自己的房子，开门，我看见一个人坐着在半黑中，靠近窗畔的角落里。当我跑进去的时候，那人并不站起身。故此，我迅速跑近那人旁边去，细细地一看，觉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荡了。那个人便是波琳娜啊！

十四

这一惊使我吓得大叫一声。

“什么事？什么事？”她用着一种奇异的声音问道。她的脸色惨白，她的眼睛黯淡无光。

“什么事？”我回响着，“哎呀，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我是有了事情才来的。”她说，“我的行动时常是这样的，你马上便会明白了。请你点一点洋烛。”

我照办了。于是，她站了起来，走向桌子旁边，把一封拆开了的信放在桌上。

“读信。”她又说。

“那是克里耶的手笔啊！”当我捉着那信件的时候，我叫道。我的手在颤抖，抖得那纸上的字都在我的眼前乱跳着。虽然，有了这样长久的时间，我已经忘记了那信中的完整的文句，如果有所出入的话，那总是我追加上了理所必然的通常意思罢了。

“小姐，”那信件写着，“某种恶劣的情境迫得我匆忙地走了。自然，你自己直至现在，应该注意到我时常约束着自己给你做任何一种最后的解释，因为我不能够把全部的情形述说出来。而现在，对于我的难言之隐，因那老祖母的降临和她后来的诉讼，已经得到最后的说明了。而且，我的缠身的事务不许我写信来结束那些终得幸福的希望，那幸福在许久许久以前我自许能够如愿以偿的。我悔恨过去，但是同时希望你在我的行为之中，绝对不能够查出任何一种事实，那是

一个上流人和一个贵族的卑污的事实。虽然，我的金钱几乎全部借给你的继父，已经失掉了，而我觉得必须自己去把还剩下来的一部分弄妥当。因为，我已经托我在彼得堡的一些朋友，把抵押给我自己的一切财产出卖。再者，你要知道你的蠢笨的继父，已经把你自己名下的金钱都浪费精光，我决定在他的抵押的财产中给还他一部分，为的是使你经过法律的手续控告他，可以得回你所失掉的财产。所以，我相信，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的这一行为，可以带给你一些利益。我也相信，用这一行为，使我尽了一个上流贵族分内应尽的义务。我永远地怀念着你。”

“这一切是十二分的清楚，”我说，“你真的一点儿也没有盼望他吗？”我是觉得有点儿烦恼了。

“我对他一点儿也没有企图的。”她回答着，外表看来好像十二分的平静，可是她的声音带着恼怒的调子了。“这个人，我老早便有了主意，因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并且知道他想些什么事。他以为我会有控告他的可能——终有一天我会变成累物。”在这里，波琳娜停了半晌，站起来，咬着她的嘴唇，“所以我立定了主意，加倍给他轻蔑的待遇，等着看他弄出什么把戏。如果彼得堡打来了电报说我们是遗产继承人，我马上给他偿清我的愚蠢的继父的欠债，便和他分散了。我已经痛恨他很久了。他早已不是一个人了，何况现在！啊，我如能把这五万卢布当着他的面，并且唾着口水，用它们擦口水，那是多么痛快呢！”

“但是那信件退回的五万卢布的抵押物，将军可有收到？如果收到了，你自己拿着，送给克里耶去。”

“不，不，将军没有收到。”

“那才合我的愿望啊！那么，将军怎么办呢？”说完后，我骤然想到一个意见，“祖母又怎样呢？”

波琳娜着急而昏乱地注视着我。

“你为什么要提起她呢？”这是她的动情的回答。“我不能够走去和她住在一起。”她热烈地又道，“我也不向什么人跪下我的双膝。”

“你怎会呢？”我叫道，“可是想一想你是曾经爱过克里耶！那混蛋，那混蛋！但是我要在决斗中杀死了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在弗兰福，他在那儿要多住三天。”

“好的。我办理去，我搭明天的早车到他那里去。”我热情地说着。

她微笑着。

“如果你和他决斗去，”她说，“他只要告诉你首先好好地把三十五万佛郎还给他。那么，和他决斗有什么用呢？你真是在胡说八道。”

我磨切着我的牙齿。

“问题是，”我接着说，“怎样去取得那五万佛郎？我们不能够祈望在地板上便能找到佛郎的。听着，亚斯里先生怎么样呢？”在我说话的时候便想到了一个新奇的意见。

她的眼睛喷出火来。

“什么？你自己愿意我为他而舍弃你吗？”她说着，带着一种狡滑的表情和骄傲的微笑。这以前她从未尝对我表示过这样的意思。

她的头一定是给热情弄昏了，因为她骤然地坐到沙发上，好像她再没有力量站立了。

我站立在那里，好像有一阵火焰燃烧着我。我几乎不能够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那么，她在恋着我啊！那是我而不是亚斯里先生呢！她已经转变过来了！虽然她，一个孤单的女儿，到我的房里来找我——在一家旅馆的房间中——而且自许着差不多是定情的密约，我是不会了解的啊！

于是又有第二个狂妄的念头来到我的脑里了。

“波琳娜，”我说，“只给我一个钟头，只在这里等我一个钟头我便回来。是的，你一定要等我。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留在这里一个钟头就够了。”

我来不及回答她的询问的表情便走出了房间。她在后面叫着我说些什么，但是我没有回过头来。

有时，有一种非常狂怪的痴想，那种最无可能的观念会在一个人的脑袋里变成这样的确定，结果使那个人相信那种思想或那个观念是真实的。而且，那思想或观念如果混杂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的愿望，他便会把上面所说的思想和观念看成命定的、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遭遇。不管是包含了一种与预知相结合的天然性，或者是一种包含意志的伟大的努力，或是一个人自己否认真实的希望破灭的观念，诸如此类，我是弄不清的。但是，无论如何，那夜我所感觉到的（我终生不忘的一夜）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然性。虽然这事情可容易地由科学来说明，我仍相信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不过为什么那时给我

这样的坚信，而且今后我也还保留着？以前我考虑这个意见，并不当作一种真的遇到的事件，而是当作绝对不能遇到的。

当我走进俱乐部的时候，已是十一点十五分了，在这样的一种希望（虽然同时也是怀疑）之中，那是我以前全没有经验过的情景。在赌室里仍有一大群人，但不及早上来赌的人数的一半。

以往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时常只留下那些真正的、绝望的赌徒，那些除了赌轮赌别无所事的人们，他们到那儿孤独地赌着。这些赌徒对于他们周围的事情是很少注意的，对于季节时序是没有兴味的，只是日以继夜地赌着，并且准备着尽可能地要从黑夜赌到天亮。所以，每当午夜轮赌停止的时候，他们时常是不愿意地分散了。同样，在轮赌将近收场的时候，那庄家称为“最后的三击”，他们大多数人都准备着去押那最后的三场，尽倾他们的所有——而绝大多数是输掉了。至于我个人呢，我走到一个来迟了的老太太选好的座旁。直等到围住的人群不大拥挤的时候，我在众赌徒中取得了立脚地，而在正对我的面前，在那青布上，我看见那记号是“Passe”。

“Passe”是从十九至三十六所包含着的一列数目字，而从一至十八所包含着的一列数目字则称为“Mauque”。可是我将怎样押注呢？我没有注意——我没有许多的见闻——没有注意到上场所开的那数字；而且，当我开始赌押的时候，我没有惨淡经营，好像任何一个守法的赌徒所做的一样。不，我只拿出了我的押注二百古丁，投到在我对面的“Passe”那一格上。

“二十二！”那庄家叫道。

我赢了！我又押着同样的位置——把我的本钱和赢的统统押下去。

“三十一！”那庄家叫着。

我又赢了，现在是领有了八十个十古丁的银币了。然后，我把这八十个银币统统押在“十二”的中间数字间（这一押注，如果赢的话，是要给我三倍多的，可是也包含着机会不再的危险）。那轮子旋转着，而停止在“二十四”上面。因此，我被赔得了我的钞票和金币，直至我身边已有了二千古丁的总数了。

我好像热病似的把一卷、一大堆的钞票押在红色上。然后，我才骤然地清醒过来（虽然是唯一的一次，在那一晚上的赌博间，恐怖放出冷酷的符咒来作弄我，而且在手足的颤抖中表现出恐怖的自身），我带着恐怖的心情，确信我一定赢钱，而且确信我的整个生命都依靠在这个押注上了。

“红色！”那庄家叫道。我长长地抽了一口气，而全身的热血都奔腾起来了。我被赔得了许多钞票——自然地，一共已有了四千块和八百古丁（我还能够数出那总数呢）。

那之后，我记得，我又押了二千块钱在“十二”的中间数字间，输了。我又再把我的全数的金币和八百古丁的票子都押下去，又输了。于是我几乎发狂起来，急忙拿着我最后的二千块钱押在“十二”的第一个数字上——完全依靠命运的决定，一点儿计划都没有。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有过短时间的怀疑，和布兰查夫人在巴黎乘气球落下地来的经验相比拟。

“四！”那庄家叫道。

又一次地，增加了我的本钱，我已领有了六千块钱了；又一次地，我左右顾盼，好像是个征服者；又一次地，我什么也不怕了，当我把这银币拿了四千块押下黑色的时候。那庄家们环视着那些银币，互相交换了几句话语，观赌的人们祈望着在低语。

那黑色转上来了。这之后，我没有真切地记忆着，那是我的计划呢，或者是我的押注合法则了。我只记得，好像在梦中，我在一圈间赢了一万六千块钱，在第三圈间我输了一万二千块；那么，我把其余的（四千块）押在“Passe”（虽然我所押着的完全没有把握的——我只是在等待着，几乎是机械地、没有思虑地等着一些东西），而赢了，接着终于输去了四倍所赢的数目。是的，我还能够回忆起堆得成千成万的金钱，但是最常赢的是押着“十二”的中间数字，我紧紧地捉住那数字，而那数字是近似有法则地出现着的——首先，有三四次地走来，接着，在转了两圈之后，出现了其他的黑色的“三”或“四”。有时，这奇怪的法则片段地表示出来；这是一件使那些手拿着铅笔和笔记簿在统计着的赌徒们心中纷乱的事。命运向轮赌者开着可怕的玩笑呢！

自从我入场来还不到半个钟头，忽然一个庄家告报我说我已经赢了三万块钱了，这恰是最高限度的数目，赌场每次确定这么多为极限，而那桌轮赌因为夜深必须收场了。于是，我拿起我的一堆金币，塞进我的袋里去，同时捉着我的一束钞票，走进隔厅的赌桌去，在那儿第二个轮赌正在进行着。人们成团地跟着我，替我在桌旁肃清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像先前一样地押赌下去——那就是说，无目的而且无计划赌着。怎么样才会把我从失败中救了出来，我可不知道呢。

自然，我时常大脑空白了。譬如说，我时常对于某些数字和某些场合思索了许久，虽然是时常听其自然地押了多时，但完全不知道我

在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不能运用我一切的才能，我记得那庄家不止一次地改正我的赌押，因为我犯了严重的法则错误。我的眉头全湿了汗水，我的手在颤抖着。那些波兰人也走来围住我，献着他们的殷勤，可是我对于谁也不去注意。突然间在我的周围起了一阵高声的谈笑。

“勇敢呀，勇敢呀！”这是普遍的喊声，有些人甚至于鼓着手掌。我已经赢得了三万块钱，而那赌博又因夜深而收场了。

“现在走吧，现在走吧。”一个声音在我右边低语着。那个向我说话的是一个弗兰福的犹太人——他一直站在我的身旁，而且有时帮着我赌押的。

“是的，为着上帝的缘故走吧。”第二个声音在我的左耳间细语着。环视了周遭，我看见这第二个声音是来自一个衣服整洁、不到三十岁的贵妇，她的脸庞虽然是苍白而带病容，却也有着很明显的原有的美丽的残痕。那时，我把摺皱的钞票塞进衣袋里，同时集中剩在桌子上的全部金子。我急促地拿起最后的五百古丁的钞票，我想静静地，没人看见地放进那个苍白的少妇的手中。一种胜利的冲动使我这样做了，我记得她的纤小的手指怎样地紧压着我的手，在表示着她的由衷的感激。这一切事情是在一顷刻间发生的。

然后，我集拢了我的所有财物，走进那个在赌着“三十和四十”的地方去——那是一种比较高等的赌博，是用卡片代替轮盘来赌的。在这一部门中，赌博的限度是十万德国银圆，而最高押注的允许额，正和在赌轮赌一样，是四千块钱。虽然我对于赌博是外行——虽然我所知道的，除了押着红色和黑色之外，几乎难说是懂得赌的——我加入了赌客之中，同时，其他人都群集着围住我。在这个时间，我不记得

是否我有想念着波琳娜。我好像只觉得有一种抢着拿钞票的茫漠的乐趣，那些钞票是自动集合起来一堆堆地摆在我的面前的。

但是，无论何时，幸运好像是跟在我的背后的样子。一若有规定的目的似的，来了一个帮着我的情势，这在赌博中并不是不易遇到的。这个情势是幸运时常地连结着的，譬如说，红色并不与它分离；譬如说，总离不了“十”，或者甚至于“十五”之间，接续地轮转着。三天之前我便听到，在上星期，红色来了二十二场呢——这是在轮赌中前所未闻的一个遭遇，因而人们带着惊怪在谈着它。极自然地，有许多人在十二转之后便放弃了红色，实际是没有一个人再去押着它了。可是押到黑色也是如此——正是红色的对偶——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赌徒会一直押着一个位置，因为每一个熟练的赌客都知道“幸运无常”的意义。那就是说，在十六次连开红色之后，谁都要想到第十七次必然地会落在黑色上面；因此门外汉在第十七圈便会转过来押黑色，甚至于两倍或三倍他们的押注——只是，到头来，都输掉了。

可是有些突然的念头引领着我，在注意到那红色已经连接不断地来了七次，使我去紧押着这一色。大概这最主要的是出于自夸，因为我想要观众们为我的赌博的危险而惊异。同时我也记得——啊，好奇怪的感觉啊！——我忽然间，也没有对我自己的假定加以反对，给一种冒险的志愿所制服了。那种精神通过一种复杂的感觉触摸到，很有可能地，它不能够有顷刻的时间停留，而是更加兴奋起来，要求更多的感觉，而且渐渐地坚强了起来，直至最后陷于疲乏之中了。当然，如果赌博的法则会许我一次押着五万块钱的话，我一定会如数押了下去。骤然地，我听见四周都以为这是件奇事，惊呼了起来，当那红色第十四次转起来的时候。

“先生，你赢了一万块钱了。”在我近旁的一个声音这样说。

我觉醒过来了。什么？我已经赢了一万块钱了吗？如果是这样，我还要赢着更多的什么呢？我捉住了钞票，塞进我的衣袋里，抓起那些金币，也没有去数着它，着手离开了那俱乐部。当我走过那客厅的时候，人们带着微笑地看着我的膨胀的衣袋和不稳定的步容，因为我所携带的银钱统计起来定有半磅重呢！我看见有几只手直伸向我来，而当我走过的时候，我把我能够把握着的一把一把的钱给那些手装满了。最后有两个犹太人在近于出口的地方阻住了我。

“你是个勇敢的青年，”一个说，“可是要记住，趁早些离开去——尽你能够多早便多早，因为如果你不走，你会把你所赢的一切都失掉了的。”

但是我并不理他们。那巷是这样的黑暗，黑得连手指都很难于看清楚，而那旅馆大约还有半俄里的距离。但是我完全不怕扒手，也不怕强盗。真的，从我的童年时代便不怕的。同时，我也忘记了在路上我想些什么。我只觉得有一种可怕的快乐——成功的、胜利的、有力量的快乐（我怎么才能够好好地来表现它呢？），而且，在我的前面正飘荡着波琳娜的影子。而我牢牢地记住，并且回想着我自己是走去见她的，她在等着我，我必须马上赶到。我必须马上把每一项事情向她说明。仅有一次我回想起她最后向我说的话，或者我为什么要离开她的缘由，或者回想到这一切的复杂的感觉，那感觉是我在一个半钟头以前经验到的。不，这些感觉好像是过去的事情，是已经纠正而成长了的事情，是关于我们不用再来烦恼着自己，而我们的生命已是在开始新生的事情。可是在我正走到那小巷的尽头的时候，我怀着一种被抢或被暗杀的恐怖。那恐怖逐步而增加，直至我在恐怖中几乎要狂奔起来了。骤然地，当我出了那小巷时，那旅馆的灯光射映着我，无数的灯火在闪耀着呢！是的，应该感激的是上帝，我已经走到家了。

走向我的房间，我急冲开那房门。波琳娜仍是坐在沙发上，她的前面放着点亮了的洋烛，而她的手是紧握着。在我进来的时候，她惊异地注视着我（因为，在那时，我一定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外貌）。一切我所做的，是在她面前立住了，把我所负的重量抛到桌子上。

十五

我也记得，她没有动一动位置，或者换一换姿态，注视着我的脸庞。

“我已经赢了二十万佛郎了！”当我把最后的一捆钞票拿出来的时候，我叫道。那堆纸的银币占满了全桌。我不能够把眼睛离开了它。因此，波琳娜在一二分钟间逃出了我的脑里。然后，我着手去整理起那堆钱来，把那些钞票分类，把那些金币分开堆叠着。做完这些，我任它放着，而当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我开始在房中用着急促的足步在踱着。然后，我又走向桌子去，开始去数着那金钱：直至我突然间记起一些事情，我急走向那门，关上它而且重锁着。后来，我迟疑地走到我的小行囊的前面。

“我可把那金钱放在那儿直等到明天吗？”我问着，直转向波琳娜，在我又回头想到她的时候。

她仍是在她的老位置中——仍然一声也不响。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跟随着我的每一个举动。在她的脸上有了一点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让我不高兴的表情。如果说那全然是在表示着憎恨，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

我兴奋地走向她去。

“波琳娜，”我说，“这里是二万五千块钱——五万佛郎，也许多些。拿去，明天把这些钱去抛掷到克里耶的脸上罢。”

她没有回答。

“或者，如果你答应的话，”我继续着说，“让我明天自己拿去给他——是的，明天一早。要我去吗？”

接着她立刻大笑了起来，而且笑了许多时。我带着惊异和一种犯怒的感觉去注视着她。她的大笑太像她后来时常放纵着的那种讥讽的嬉笑，那讥笑是时常在我有最热烈的表情的时候发出来的。后来，她停止了笑，而向我颊蹙着她的眉头。

“我不想拿你的钱。”她鄙弃地说着。

“为什么不呢？”我叫道，“为什么不拿，波琳娜？”

“因为我的习性不愿无端而接受金钱。”

“但是我拿钱来送给你是出于友情。同样，我把我的真生命来献给你。”

对于这种话，她给了我一个久久的、疑问的睨视，好像她在深刻地细察着我的底细。

“你给我的太多了，”她微笑地说道，“克里耶的情爱不值得五万佛郎呢。”

“啊，波琳娜，你怎能够有这样的说法呢？”我带气地说道，“我可是克里耶吗？”

“你吗？”她叫道，她的眼睛突然闪视着，“啊，我恨你！是的，是的，我恨你！我爱你并不会比我爱克里耶更多的。”

于是她把她的脸庞掩埋在她的手里，而且陷入歇斯底里的态度中。我跑到她的身旁。我直觉地知道她所遇到的事情，那是我自己没法对付的。她全像一个发狂的人了。

“买我，你想，你想吗？你可想用五万佛郎像克里耶一样的来买我吗？”她凄啼呜咽几不成声了。

我把她紧抱在手臂上，吻着她的手和足，我的双膝跪在她的面前了。

现在那歇斯底里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把她的双手放在我的肩上，她很久地注视着我的脸面，好像是想去细察着它的样子。我和她说了一些话，但是很明显地她没有听见。她的脸容是这样灰暗而且失望，那使我替她害怕起来。到最后她把我拉向她身边去——一个有信心的微笑在她的容貌间动着；然后，骤然地又把我推开去，同时她暗淡地注视着我。

后来她把自己抛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

“你爱我吗？”她说，“你可是这样吗？你愿意甚至在我的吩咐之下去和那男爵打架的吗？”

然后，她笑了——笑得好像是她记起了一些又可爱又可笑的事情似的。是的，她笑和哭在同一个时候。我又怎样呢？我好像一个发狂的人。我记得她开始和我说些什么——虽然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她用带颤嘴唇地说着，好像她想很快地把一些话告诉给我。同时，她发出微笑，那微笑使我开始恐惧起来。“不，不！”，她重复着说，“你是我亲爱的人，你是我所信任的人。”她又把双手放在我的臂上，又在注视着我。当她反复地说：“你爱我，你爱我吗？你将永远地爱我

吗？”我不能够把我的眼睛离开她。我从不曾看她在这种凄柔而且亲爱的举动中。真的，那举动是歇斯底里症的结果。但是，骤然地，她注意到我的热情的眼光而轻轻地微笑了。在第二个瞬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她开始说及亚斯里了。

她继续地谈着他，但是我不能够分清她所说的一切，更较明显地是她想把最近遇到的某些事情告诉我。总之，她表示着在讥笑亚斯里，因为她屡次说到他在等待着她，而我不晓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站在窗下呢。“是的，是的，他在那儿，”她说，“开开窗子，看看他在那里不在吧。”她推我到窗子那方向去，可是在我立即服从她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她马上笑了出来，于是我留在她的身旁，她拥抱着我。

“我们明天可走吗？”现在她问道，好像她记起了一些麻烦的思想的样子，“如果我们去追赶祖母，又是怎样呢？我想我们会在柏林赶到的。你对于这做什么想头呢？当我们赶上她的时候，她可会对我们说话，可会第一眼便看我们？而亚斯里先生又怎样呢？他并不会为着我而由卢勒登堡跳了来的！不啊！我对于那是很确信的！”然后，她笑了。“你可知道明年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他为了科学的探求想到北极去，并且邀我和他一道去啊！哈哈哈！他也说我们俄国人什么都不懂得，什么都不能够做出来，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的话。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好人。譬如说，他各事并不诅骂将军，而是骂着布兰希小姐——那个爱人——可是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骤然地停止了，好像她已经说完了她的话，并且觉得迷惑。“这些人是怎样可怜的人物啊！我是怎样地替他们和祖母担忧啊！可是你在什么时候去杀死克里耶呢？你真的没有坚决地想去杀害他吗？你这傻子！你可以为我去和克里耶决斗吗？你也不会把那子爵爷杀死的。”这时她破口地笑

了，“你看来是多么荒谬，当你向Binmergelms说话的时候！我全部时间都在注意着你——从我坐着的地方注意着你。而当我送你的时候，你是怎样地不愿意走啊！啊，我应怎样地笑着呢！”

于是她又吻着和拥抱着我，她又把她的脸儿温存地紧压着我的脸。可是我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着她，因为我的头昏眩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七点钟了。日光已经照进来了，而波琳娜坐在我的旁边——在她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好像她看见了一个幻影，而不能够去改正她的思想的样子。她也是刚刚醒了过来，而现在惊视着桌上的金钱。我的头在痛，觉得很沉重。我试去拿着波琳娜的手，但是她推开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晨光里充满着浓雾，因为已经下雨了。她走向窗子旁边去，开了窗子，她的手臂倚在窗棂上，伸出她的头和肩儿去吸空气。在这位置上她停留了几分钟，完全没有转来看我一下，或者听我在说着的话。我的脑子里来了一种不安的思想：现在将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又将怎样呢？突然，波琳娜从那窗畔站了起来，走向桌子旁边，用着无限憎恨的表情在注视着我，带着怒颤着嘴唇说道：

“啊？你可是要把我的五万佛郎交给我吗？”

“波琳娜，你怎么说了又说？”我说道。

“那么，你已经变了心了？哈哈哈！你把它们许给我又反悔了吗？”

在那桌子上，昨夜我已经数好了的一包二万五千块钱仍是放着。我拿来交给她。

“那么，这佛郎是我的了，它们不是吗？它们不是我的吗？”在她把钱放在手里端量的时候，顽固地问着。

“是的，它们永远是你的。”我说。

“那么，把你的五万佛郎拿去吧！”她把那些钱掷了我一脸。那包钱撒开了，当她那样掷着的时候，而地上撒满了钞票。她做了这事情之后立即便跑出房间去。

在那时，她不能够有清醒的头脑。可是她情绪失了常态的原因何在，我是不能够明白的。她在一个月前是病了。不过，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这心境——主要的是因这爆发呢？还是伤害了她的自尊心？还是她出于对来找我的心愿失望了？还是出于对我的好运道太多的推测，好像我要弃掉她（就像克里耶所做的一样），在我已经给了她五万佛郎的当儿？但是，以我的名誉作赌，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志向呢。我想，错误的是她自己的骄傲，那促成她不相信我，而来侮辱我——虽则她没有把那事实现出来。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和克里耶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我的罪过不全是我自己的。她的后来的言行，已是近于麻木不仁的一类了——那我是十二分知道的；可是我从不曾拿来充分地考虑。也许她现在不会原谅我了。啊，但是这是现在啊。将来会怎样？她的迷乱和害病是不会使她忘记她带克里耶的信件来给我时所做的事情的。不，她一定知道她带信来时所做的一切的。

我打算把那堆钞票和金币塞在床下，将它们盖住，然后在波琳娜去后约十分钟时离开了房间。我觉得她一定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因此，我想静悄悄地跟随着她，去问问那开门的仆妇说她的女主人好不好。所以，当我在楼梯间撞见那仆妇，她告诉我说波琳娜还没有回

来，说她（那仆妇）正要走到我的房间里去找波琳娜的时候，真使我不禁惊异起来了！

“姑娘在十分钟前离开了我，”我说，“她能够发生什么变故呢？”

那仆妇怨骂地注视着我。

各种谣言已经散布全旅馆了。在经理室和在馆主室中，人们都在耳语着说，那天早晨七点钟，波琳娜便离开了旅馆，冒雨起程，向Daugleterroe旅馆走去。从语话和暗示中使我可以明白波琳娜那一夜住在我的房间里的事实现在是公开的了。同时，各种谣言也传播着关于将军的家事。人们都说他昨夜的事，同时也说那年老的太太，她是从俄国走来阻止她的儿子和布兰希小姐结婚，如果他不服从她，她的遗嘱是会把他除名的。也说因为他不服从她，她便把她全部的银钱浪费在轮赌上面，为的是没有一点儿东西遗留给他。“啊，这些俄国人啊！”那旅馆主人说着，气得频摇着他的头；同时旁观者笑着，而那账房自从事着他的算账。每一个人也已听说了我赌赢的事。加尔，那个漆过廊的漆匠，是第一个来恭贺我的人。但是同这些家伙，我是没有事情做的。

我的事情是极快地出发到Daueletors旅馆去。

还未到亚斯里先生见客的时间，但是当他听说是我到来的时候，他立即便走出来到回廊间来见我。在他等着听我所要说的话时，他站立着，用着他的灰色的眼睛静默地注视着我。我询问波琳娜的情况。

“她病了。”他回答道，仍然用他的呆直不动的眼光看着我。

“她可在你的房中？”

“是的，她在我的房里。”

“那么你想留她在那儿了？”

“是的，我想留她在那儿。”

“但是，亚斯里先生，那要发生败坏名誉的丑事。那是不容许的。此外，她又是病着。也许你没有注意这些呢？”

“是的，我有。这就是我把那告诉了你的原因。她如果没有病，她不会去和你一起过夜的。”

“那么，你统统知道了？”

“是的，因为昨夜她伴着我到我的一个亲戚家里去。不幸地，病了，她有了误会，而走到你的房间去。”

“真的吗？那么我愿你快乐，亚斯里先生。巧极了，你可使我忆起了一些事情了。昨夜你可在我的窗下吗？波琳娜姑娘时时叫我去开着窗子，看你是否在那里，说完后她常是微笑着。”

“真的吗？不，我没有在那边；但是我是在回廊间等待着，在旅馆间走来走去。”

“她应该去找医生，你知道吗，亚斯里先生？”

“是的，她应该去，我已经去请了。如果她死了的话，我要你负责。”

这使我惊异起来了。

“原谅我，”我回答道，“可是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介意吧。请告诉我，昨夜你赢了二十万德国银币，可是真的事？”

“不，我赢了十万块钱。”

“天呀！那么我以为你这个早晨要起程到巴黎去？”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俄国人一富贵便到巴黎去。”亚斯里说道，好像他常在书本上读到这事实似的。

“但是在夏天的巴黎我能够做什么呢？——我爱她，亚斯里先生！你可真的知道了吗？”

“真的吗？我确信你不会。再者，如果你停留在这里，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失掉的，而没有东西留下来供给你在巴黎的费用了。好的，现在请了。我觉得今天一定会看见你离开此地呢。”

“再会。但是我不到巴黎去。否则——请原谅我——这家庭要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以为将军和波琳娜姑娘的事马上便传遍全市镇了。”

“我敢说，但是我只想到那会伤了将军的心。而且，波琳娜姑娘有着十足的权利去居住在她所中意的地方。总之，我们可以说，好像这家庭已经停止存在了。”

我同亚斯里分别了，不觉自笑那英国人的奇怪的自信，说我一定马上到巴黎去，“我以为他想在决斗中把我杀死，如果波琳娜会死的

话。是的，那就是他想做的事了”。

现在，虽然我是忠实地替波琳娜担忧，而事实上，从昨夜在我走去赌场赢得一大包钞票起始，我与她的爱情已进到一个新的局面了。是的，我现在能够这么说；虽然在那时候，我是没有想到。那么，难道我居心想做个赌徒吗？难道我不十二分地爱波琳娜吗？不，不！上帝是我的证人，我爱她呢！就是在我从亚斯里先生那边回到家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纯正的，我的自责是真挚的。但是我今后要经历着一种非常奇怪的经验了。

我走到将军的房间去，当我听见一个邻近我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叫着我的名字的声音的时候。那是布兰希的母亲，那寡妇，她用她的女儿的名义，请我进去。

我走进去，因此我听见一个笑声和一个微细的呼声从卧室里传出来（她俩共占了两个房子）。在那卧室，布兰希小姐正刚刚起身。

“啊，是他啊！快来吧，蠢货！你赢了一大堆金和银，可是真的事吗？我更爱金货币呢。”

“是的。”我微笑地回答着。

“有多少呢？”

“十万块钱。”

“孩子，你是何等的蠢笨啊！走进来，我听不出现在你是在哪里。我们来吃东西吗，好吗？”

走进了她的房里，我看见躺在一张红缎的被儿里，露着一双褐色的异常健康的肩儿——那肩儿正和梦见的一样——那层儿盖着白纱的夜服，饰着花边，浮雕般地反映着她皮肤的黑色。

“我的孩子，你有心情吗？”在她看见的时候，她叫道，然后嬉笑着。她的笑常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笑，有时还表示出真挚来。

“全是别的——”我寻着孔尼耶的句法开始着。

“看这儿吧，”她喋喋地说道，“请替我找我的袜子，并且帮我穿上。那么，你不至于太笨了，我带你到巴黎去吧。我正要走，我告诉你。”

“这个早晨吗？”

“在半点钟后。”

十足的真确，行装都齐备了——皮箧、行囊等都收拾好了。咖啡早已摆着侍候了。

“啊，很好，你到巴黎去。你是很笨，笨到你成为笨‘乌鸦’了。我的袜子哪里去呢？请帮我穿着吧。”

于是她举起一只真个销魂的肉脚来，细小而且梭色的，不会奇形怪状，好像大多数的脚只在半节靴才好看的一般。我笑了，走去将一只丝袜穿在那肉脚。同时，布兰希小姐坐在床沿上，饶舌着。

“啊，好的。如果我带你和我一道去，你觉得怎样？最主要的是我一定要五万佛郎，你要在弗兰福拿给我。然后，我们到巴黎去，我们

同住在一起，并且我教你看见星星充满着的光辉。是的，你会看见这样的妇人，在你的眼里从未见过的。”

“请停止一下子吧。如果我给这五万佛郎，我自己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再来十万佛郎呢，请记住吧。此外，我能够和你住在你的房间里一个月，或者就是两个月，甚至更久一点都行。但是我们用着五万佛郎可不要多到两个月以上。因为，你看吧，我是个好孩子，而你是个——你一定要相信的。”

“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两个月间把全部的金钱花完吗？”

“当然地。那可使你十二分的惊异吗？啊，卑贱的奴隶啊！那一个月的生活要比你从前所过的好得多呢。一个月之后，离开了！可是你是不会了解的。哼！去吧，去吧！你是不值得的——啊，你愿意做吗？”

当穿上第二只袜子的时候，我几乎想去吻着她。她立即缩了回去，用她的足趾踢着我的脸，提着我的颈子，把我推到房外去。

“好的，我的‘保护者’，”她在我后面叫道，“我等着你，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在十五分钟内便动身了。”

我回到我的房里，我的头昏了。波琳娜用钞票掷着我的脸，并且向我说着亚斯里先生的坏话，那都不是我的错误。有一些钞票仍是撒在地上，于是我把它们拾起来。在这时房门开了，出现了旅馆主人

——他是直至现在，从不曾赏我一眼的。他竟走来问我可要迁到下一层楼去——住在那一间正是某伯爵住过的房间。

我想了一会儿。

“不！”我喊道，“请开清我账来吧，在十分钟里我就要走了。”

“到巴黎，到巴黎啊！”我自己又道，“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必定要和它认识的。”

在十五分钟间我们一共三个人坐在家庭的车厢里——布兰希小姐、她的母亲和我。

小姐常看着我的时候，她总是歇斯底里地笑着，而寡妇回应着她；但是我可不觉得这样的快乐。我的生活已经分为两截，而昨天我是染了把我的全部生命付之赌博的恶习；虽然，也许我要赌输我的押注，也许我迷失了我的感觉，也许我要求不到更好的东西。我觉得那情形只在一个相当的时候便要发动的“从现在起的一个月后”，我自己思量着，“我要再回到卢勒登堡的。那时我才和你算账吧，亚斯里先生！”是的，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记起我感到大大地沮丧，痛恨着反常的布兰希的卑鄙的嬉笑声。

“你怎么了？你是多么沉闷啊！”后来她叫道，当她打断了她的笑声认真着盘问我的时候。

“来吧，来吧！我们是要去替你消费那二十万佛郎，而你像小王子一样的幸福。我自己要替你结领结，把你介绍给阿廷斯。而当我们用完了你的钱的时候，你要回到这里来，再把赌场弄破产。那两个犹太人告诉你什么话呢？说那东西最必要的是勇敢，而你有勇敢冒险的精

神。因此你的袋里带着钱匆促地到巴黎去，这并不是第一次呢。我自己，有五万佛郎的年金，于是——”

“可是将军怎样呢？”我插嘴说。

“将军吗？你已知道他每天这时候走去买花来给我的。在这时我小心地和他说，他一定要去寻找最好的花朵；而当他回来的时候，这可怜的东西要发觉鸟儿飞去了！他也许有带上翅膀追赶上去的可能呢。哈哈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不要烦恼，因为在巴黎他对我是有用的，而亚斯里先生会偿还他欠的债。”

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我前往那快乐的城市去。

十六

关于巴黎，我要说些什么呢？这全部事情的进行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那儿我住了三个多星期，而在那期间，我眼看着我的十万佛郎耗费个干净。我只说十万佛郎，因为其他的十万是我用现金给了布兰希小姐的。那就是说，我在弗兰福交给她五万佛郎，而在三天之后（在巴黎），给了她手签的五万佛郎的支票。虽然是还没有经过一星期，她便又来向我要钱了。“我们只剩十万佛郎，”她又道，“可给你和我消费了，我的lltchilel。”是的，她时常叫我作她的“lltchilel”呢。谁都不能够想象一个比布兰希小姐更经济、更节俭、更悭吝的人了。但是，这只是说用她自己的钱。我的十万佛郎（像她后来和我解说的），她是用去创立她在巴黎的建筑物，“所以有时，并且是永远地我要堕落下去，受尽人们的攻击——无论如何，终要实现的”。虽然我对于这十万佛郎，视若无物，因为我自己的袋里（那衣袋是她每天所检查的），从来没有一次藏着超过一百佛郎的数目的；通常地，就是那数目也还不够呢。

“你要钱做什么？”她带着一种绝对天真的神气和我说着，而我总不会去和那说法争辩。虽然她用钱赁置了她的平房，非常不好，而那事实不会阻止她这样的说法，当她后来领我去看她的新寓所的房间的时候：“看看最穷困的人的省钱布置是怎样的细心而别致呢！”然而，她的“穷困”已经值五万佛郎了，同时，她把剩下的五万佛郎买了一驾车子和马匹。我们也开了两次跳舞会——夜会，邀请了阿廷斯、丽莎和克里奥波德，她们都是有名的妇人，在她们的私通的数目上，以及她们的美貌上，都是有名的。在这些欢宴上，我是充当着主人——去会晤和招待着无可理喻的粗暴和大言不惭的暴富的肥胖商人、饥饿的著作家以及新闻记者。这一切的人都穿着时髦的燕尾服，戴着淡黄色

的手套，表示着这样的一派虚伪和自夸，就是在圣彼得堡也难想到的样子——据说在那儿是非常多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要拿我来开玩笑，但是我喝着香槟酒以自慰，然后躺在休息室里，虽然我觉得死气阴森的。“那是一个utohitel，”布兰希说及我，“他赢了二十万佛郎，但是我呢，没有想去怎样用掉它们。现在他要回到他的保护人那儿去。可有谁知道一间空的住所吗？你们要知道，谁都应该帮他一点忙的。”我更加求助于香槟酒，在酒里我不断地感到沮丧和疲乏，我事实上活在最资产阶级化的商人气氛之中——在那气氛之中，每个人都是计较而且嫉妒的。真的，还没到两个星期，我便看出布兰希并非真心爱我，虽是她给我穿着漂亮的衣服，每天她自己给我打领结。总之，她十分明显地轻蔑我，但是那并不使我伤心难过。衰颓而沉闷地，我大部分的晚上都在花宫中消磨掉了，在那儿我要喝得泥醉，然后光荣地跳着卿卿舞（在那屋子里，这舞是非常猥亵的）。最后便到了布兰希把我的钱袋拿个干净的时候了。她有一种意见，说当在我们同居的时节，如果我带了纸笔走在她的后面，记下她所耗费和她所剩下的——她所用出的和她所储蓄的数目，那是很好的事。啊，当然我不能预知这会引起每十佛郎都有了争端，所以，虽在我有反对的可能时，她已经准备着一个适当的回答。她立即便看出我不反对，因而倒和自己争辩起来了。那就是说，她会爆发出辱骂的言语，我撞到那辱骂，只是默无一言，躺在沙发上，呆看着天花板。这大大地使她着惊。初头，她以为那正符合着我是个傻瓜，是个“utchitel”的事实，因此她会突然中止了她的信口雌黄，相信我是个无希望的家伙，蠢得不能了解的。于是她离开那房间，循环地，十分钟之后，又争辩起来了。这样的情形继续着，直到她把我的钱消耗尽了——一种和我们的悭吝成正比例的消耗。她将她第一对马匹换了两头价值一万六千佛郎的，便是个例子了。

“亲亲，”当她走向我来的时候，她说道，“你真的不生气吗？”

“不——不，我只是倦了。”就是我的回答，在我把她推开去的时候。这好像给她好奇心，使她坐到我的身旁来。

“你看吧，”她说下去，“我要费这许多钱去买这两匹马，只因我能够容易地再把它们卖掉呢。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卖得二万佛郎的。”

“是的，是的。它们都是精良的马匹，而且你会得到一驾精良的马车。我是十分满意的。请别给我多说这事件吧。”

“那么你不生气吗？”

“不。我为什么要生气？你对于你所必要的东西，是自讲得很能干的，因为这一切将来都会得心应手地到来的。是的，我十分明白你自己建立好基础的必要，因为，没有基础，你便永远不会赎得你的千百万银了。我的十万佛朗，在我看来不过是个开始——只是交易场中的一点滴罢了。”

布兰希，她决不希望我说出这些话，但是，她与其是生气和反对，宁可是惊惶失措。

“啊，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她嚷道，“但是你可有理解的智能。你，我的孩子，虽然你是个教师，你应该生下太子呢。你可担忧着你的钱用得太快吗？”

“不。愈快愈好。”

“但是——你——但是这些赠与，你可真是有钱吗？但是你，你太过看不起金钱了。你往后怎能有这些钱呢？”

“往后吗？我要到汉堡去，再去赢十万佛郎。”

“是的，是的，那是的，那是伟大的！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赌赢钱，并且在你赌赢了的时候，你会把钱带给我的。这些赠与——你到头来会使我爱你的。从你这样的时候起始，我立意永远地爱你，永远不对你不忠实。你看吧，从前我不爱你，因为我相信你不是个utchitel（像一个从仆那样的东西，可不是吗？）可是我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扯谎了！”我插嘴说，“我刚不看见你，有一天，同着亚尔伯——同着那个黑颊的官吏在一道吗？”

“啊，啊！可是你——”

“是的，你撒谎撒得十分好。但是怎么使你以为我要生气呢？脏东西！就是那官吏现在如果在这里，我也会阻止着我以为你真的心向着他而把他逐出房外的行为的。只是，你要记住，不要把我的任何一文钱给他就是了。你听见了吗？”

“你说，你说真话，你不会生气吗？你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你是吗？是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呢！啊，很好，我爱你，我爱你。你是——你会满意的。”

确实是这样，从那时起她好像只是一心向我，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一块儿过着我们最后的十天。那个许给我的“etoiles”我没有见过，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她在某种范围内，遵守她所说的话的。她把我介绍给阿廷斯，她是一个有名望的妇人，在我们中间是以德拉斯哲学家见称的。

但是我不必再拉长下去了，因为这样写下去，它自身便可成为一篇小说了，并且我不要把现在的叙述染下色彩。中心点在于我想要用着我的全部的气力去把这插曲尽可能地快点完结。不幸的是，我们的十万佛郎给我们过了差不多近于一个月，如我已经说的——那大大地使我惊异起来。总之，布兰希给自己买了八万佛郎的东西，剩下来的正够我们生活的消费。到了那事情的结尾，布兰希变成几乎完全坦白地待我（最少，她不至于完全对我说谎话）——声明着，在别的事情中，没有一种她负下来的债务的重担，落在我的头上来的。“我有意地使你为我的支票和借贷免负责任，”她说，“因为我替你烦恼。别一个妇女，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会这样做的，而让你走进牢狱去。那么，你看看，我是多么的爱你，我又是多么好心肠呢！也要想一想，这个可痛恨的和将军结婚的事将要使我多么痛苦啊！”

确实是这样，那婚礼实行了。那是在她和我同住的日子结束之时，我决意把我最后所剩的钱用在那婚礼上面。和它一道的这插曲——那就是说，我和那法国妇人的侨居——告了一个段落，而我正式地退回幕后去了。

那遭遇是这样的。一星期之后，我们离开了巴黎那边到将军这儿来。他直接地走来看我们，于是和我们同住，好像我们的客人一样，虽是他自己有了一所平房。布兰希搭着快乐的谐谑与笑语去会他，甚至于伸着她的臂膀去围抱他。在事实上，她安排得使他无论何处都追随她的左右——无论是在林荫公路上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坐马车，或是到戏院听戏去，或者去拜访客人；而且她时常使他摆着十足的将军架子，仍然是威严的外表和态度，以及同样的高贵，他有染色的胡子和髭须（他从前还穿着胸甲），以及一个虽然有些皱纹的漂亮的面孔。他的态度也是非常漂亮的，他能够将燕尾服穿得很到家——甚

至，他在巴黎连他的肩章也穿上去呢。散步于林荫公路之间，同着这样的一个人物，不但是可能的事，而且可以说是一件足可为训的事情呢。那良好然而愚蠢的将军依着这秩序单而进行，没有找出一个错处。事实是当他到巴黎去寻找我们的时候，他是没有想到这个秩序单的。在那时，他的外貌恐怖得几乎战抖起来了，他以为布兰希会马上发怒，把他赶出门外去。因此轮到他来做那些事情，他是更加喜乐的，而且在那个月头，消磨在全无知觉的销魂状态之中了。在我们从卢勒登堡不意别离之后，我已经知道他有了发痫那一类的病症的——他曾骤然发昏，一星期都在一种呢喃不休的疯狂病中。医生已经提醒了他，但是他当成耳旁风突然搭车到巴黎去。当然，布兰希的接待于他是一帖最好的医药，但是他虽有了现在的快乐的情景，而忍受悲苦的伤痕也够长久了。清楚地去思想，或者甚至去细听着每一次复杂的谈话，现在于他是没有可能了。他只能够在每句话的后面发出“唔！”的一声，接着便切实地点着头儿。有时，他也会笑，但只是一种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方式；同时在别一个时候，他会呆坐了几个钟头，他的浓眉颦蹙着，看来好像夜色一般的黑。他更进一步便是昏迷了，因为他完全失了知觉，而在自言自语着。只有布兰希能够唤醒他的生之状貌。他的痫病的丧气失神时常合着一种意义，那是因他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她，或者是她出去时没有带他一同走，抑是她在分别之前没有安慰他。当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会拒绝说他究底是要什么，他也没有一点儿意识到他是这样的含怒而发呆。在这样的情景中经过一两个钟头之后（这我注意了两次，当布兰希外出——大都是去访亚尔伯的时候），他环视着周围，而觉得不安起来，着急得好像他忆起了什么东西，一定要去找到它的样子。那之后，没有找见他所寻觅的目的物，也回想不起那目的物的所在，他又骤然地失去了知觉，这样继续到布兰希回来的时候——她快乐，淫荡，半掖着衣服有着咯咯的笑声，好像她走上前来爱护他，甚至于吻着他（虽然接吻他很难领受

到）。有一次他对她这样做是快乐得流出泪来了。就是我，也觉得惊异呢。

从他到巴黎的那刻起，布兰希和我辩护着她的行为：而在这辩护的时间中，她甚至用尽她的辞令——说她的弃掉他是为着了我，虽然她已经差不多和他定约，几乎答应他了。他离弃他的家庭是为着她的缘故。布兰希说我是替他办事务的人，应该记得那事实，而且觉得害羞的。对于这一切的话语我都没有话说，任她饶舌下去。直到最后，我笑将起来了，而意外的事件便会到来了（开头，如我所说的，她以为我是个傻子，但后来她才断定我是个神经过敏那一类的人物）。总之，我高兴我探得她的较好的性情；因为在开初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这样断定她，而事实上，她是一个好心肠的妇人——好像她自己的说法。"你是良好而且聪明，"她最后对我说，"而你也是一个这样的昏头昏脑的人，这却是我的一件恨事。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一个'加尔寞'。"她时常是这样称呼我。

有些时候，她呼我带将军到街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其实，这事她可以叫一个仆从和她的叭儿狗便能照办了的。但是我带他到戏院去，到玛比儿去，并且上酒馆去。为着这个目的，她时常答应给我一些钱，虽然将军他自己也有了一些，并且高兴在生客面前拿出他的钱袋的。有一次我用着很大力量去阻止他买一驾价值七百佛郎的四轮马车，当他在皇家旅馆看见一驾车子而起了他的幻想，想买来作一件献给布兰希的热情的赠礼时。她有着一驾七百佛郎的马车又将怎样呢?而将军尽其所有也不过一千佛郎罢了！便是这些佛郎的来源，我不能够确定地说，但以为是由亚斯里先生那里来的——直至亚斯里先生替那家人还旅馆费的时候才完全明白。说到将军对我取何种的态度呢，我以为他从未尝离开过我，和布兰希站在一道的地方的。真的，他彷

佛已经听说我赌赢了一大堆金钱；但是他大概还以为我是当他的情妇的书记——或者是仆从那一类的职任。无论何时他继续用他的骄傲的老方式向我寒暄，好像是我的尊长一样。有时他甚至骂起我来。有一天早晨，很奇怪，他在我们用过早茶之后，开始冷讽着我。虽然没有谁去干怒他，而他忽然地，为了在这天完全与我无干的某些理由，而向我大发脾气。自然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理由。约言之，他开始说一些没头没尾的话，用着疲乏的声调说着，说我是他教养起来的一个小孩子——如此这般的话语。可是谁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话，到最后布兰希大笑起来。后来有些事情缓和着他，于是他走到外面散步去了。然而，还有一次，我注意到他的疯病怎样地发作，他好像觉得要些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那除非是布兰希的来临，不然，他是要错认了一些生人的。其次，在这些癫病发作的时候，他和我攀谈了起来，虽然他已失去理性，只是谈及一些事务，说到他的后妻、他的家庭和他的财产而已。时或有些特别的话语使他喜欢的，因此，他在那一天要反复地说一百次——虽然那句话并不表明他的思想，也不表明他的感觉。再者，我想引他谈到他的孩子们，但是他时常用他的执拗的老法门来打断我的话语，而谈到别的题目上去。“是的，是的——我的孩子们”，这便是我所能引起他说的话了。“是的，你说到他们的那些话语都是对的。”只有一次，他露出了他的真实的情绪。那是在我们带他到戏院去的时候，他突然说道:“我的不幸的孩子啊！是的，先生，他们都是不幸的孩子。”还有一次，当我乘机提起波琳娜的时候，他非常痛恨着她。“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说道，“她是一个坏的、忘恩负义的女人！她破坏了一个家庭。如果这样有法律的话，我一定要把她来行杙刺之刑。是的，我一定要。”说到克里耶呢，将军是连他的名字也不提起的。“他已经使我破产了，”他是这样说着，“他抢劫了我，而且把我的喉都割断了的。足有两年，他对于我是个十足的梦魇。有许久，他是时刻也不会离开的梦幻。别再提起他吧。”

现在我明白布兰希和他是要订婚了。可是，照我平常的习惯，我是没有话说的。到后来布兰希开始来说这一切了。她在我们分别的前一星期便这样做了。

“那是个机会，”她喋喋不休地说，“因为祖母现在病了，而且是要死了。亚斯里先生刚刚打来了个电报这样说，而你会和我同意将军有希望做她的继子。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也不会错过的。第一，他有了他的养老金；第二，他会安心住在一间后房的，而且我要成为将军夫人，进到一个好的社会地位去（她是时常想念这个的），从而变成一个俄国的贵族。是的，我会有自己的一座房屋、农奴以及一百万金钱在我的身边了。”

“但是，也许他要妒忌呢？他可以盘问一切事情的，你要知道。你可要跟着我吗？”

“啊，他是怎样的可笑啊！此外，我已经有计划地去阻住那个的。你用不着来警告。那便是说，我引诱他亲笔签了亚尔伯名下的支票。结果，任何时候我都能责罚他。他可不是可笑的吗？”

“很好，那么，嫁他吧。”

而事实上，她是这样做下去了——虽然那婚礼只是一个家常的婚礼，也没有铺张，也没有特别的结婚仪式。事实上，她也没有邀请什么人来参加那婚礼，只有亚尔伯和几个别的朋友而已。何丹斯、克里奥巴德和其余的人，她是坚决地隔离着他们。而那新郎呢，他在他的新地位上觉得非常有趣。布兰希亲自给他打领结，布兰希亲自给他擦发油，而那结果是，他穿着他的燕尾服和白背心，看来十分适合他的身份。

“非常合他的身份的。”当布兰希从他的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她说着，好像那个“非常适合他的身份”的观念，就是她也深深地有印象的样子。而我自己呢，我对于那事件的次要的述说的知识是如此缺少，至多也只是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所以我已经把在这情景中经过的大半忘记了。我只记得布兰希和那寡妇不是代表着姓“孔”而是姓“布拉瑟”。为什么以前是姓“孔”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使将军十分地满意——他喜欢“布拉瑟”这名字，总比“孔”这名字高兴得多了。在结婚的那一天早晨，他摆着他的宴会的态度走到河龙来，自己重复地说着话，带着一种非常庄严而且郑重的神气：“布兰希小姐，布兰希小姐，布兰希、布拉瑟小姐！”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表现着满怀快乐。在礼拜堂中和在结婚晨餐上，他总表示着不但快乐和满足，甚至高傲。她也全变了样子，因为她现在保持着一种庄严神气。

“我一定要有一致的言行，”她认真地委托着我说，“可是，请你注意，那是一种讨厌的情境，我以前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是，怎样才能把我的新家庭的姓名说得顶好呢。查哥里安斯基，查哥里安斯基，河古将军夫人，十四个字音的将军夫人——啊，这些复杂的俄国名字啊！最后的一个是顶适用的了，你以为怎样呢？”

最后，我们分别的时候到来了，而布兰希，那个奇怪的布兰希，流着真切的眼泪，当她和我分手的时候。“你是个好孩子，”她悲苦地说道，“Je te cnoyais bete, ettu ou avais l'air，但是那于你是适宜的。”说完后，给我一次最后的握手，她说：“珍重啊！”这之后，她跑进她的闺房，带给我两千佛郎的钞票。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呢！“这些钱可以带在你身边，”她说，“因为，你虽是个很有学问的教师，但你也是个极笨的人。然而，我不给你比两千佛郎更多的数目，因为如果我给

了你，你会完全拿来赌输掉的。现在再会了。Nous serons toujours bons srui，如果你再赌赢钱，别忘记来找我啊，et tu seras beuren。”

我自己仍剩下五百佛郎，一个时表价值一千佛郎，还有一些钻石的纽子等等东西。大概我还能够维持许久许久的生活，用不着特别使自己兴奋做事。我有目的地勾留在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一半是自己休养一下子，一半是在等着亚斯里先生。他，我已经听说，大概在一两天内因事要到这里来了。是的，我知道，然后——然后我要到汉堡去。但是卢勒登堡我是要到第二年才去的，因为，据说一个人想两次到赌场中去撞运气是极坏的事。而且，汉堡那儿有最好的赌博在开场呢。

十七

等到我看到这些笔记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八个月的光阴了。我现在这样做只因为我是压满了郁闷，想胡乱地读着它们来昏迷我的头脑。我把它们搁置起来，正在我到汉堡去的当儿。我的天，我是用着怎样的一种轻松的心肠（是比较的说法）来写我的结尾的几行呢！虽然，也许不尽然是这么多的一种轻松的心儿，可比得上用一种自信和无涯的希望的限度。在那时，我对自己可有任何一种怀疑吗？可是现在我全了解了。差不多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是处于一个比那最下贱的乞丐还要坏的地位。但是什么才是乞丐呢？下贱到去求乞！我已经把自己弄得一败涂地——那就是了。没有任何的东西我能够拿自己来比一比的，也没有什么道德使你有效力地读给我听。在现刻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道德更不适用的了。啊，你们这自满的人们，在你们的油滑的骄傲中，你们是永远准备着去高谈你们的格言——如果你只要知道我自己是怎样充分地领悟了我现在的处境的卑贱，你便不会再向我徒费唇舌了！你怎么能够对我说我不是早已知道了呢？那么，因此便留下了我的困难吗？那在事实上，是由于轮赌的轮子简单地旋转，而我呢，已经完全改变了。可是，另有事情来临了，这些道德家会给我带来友爱的嘲笑和祝贺。是的，他们永不会使我转变过来，像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管！我是什么东西？我是等于零——没有东西。我明天变成怎么样？我也许会死里回生，开始一种新生活。因为我仍然发觉我自己是个人，如果我的人的资格不至于完全破产的话。

我说我到汉堡去，但是后来我也到了卢勒登堡，也到了斯巴和巴丹；在较后的那地方，我扮成一个充当枢密院顾问官的无赖汉（名叫海次）的随员，他到后来也是我在这里的主人。是的，我有五个月是

当小厮过活！那正是在我从卢勒登堡的监牢里走出来之后，我在卢勒登堡是负了一些债的。我出狱是被人保释，被——被谁呢？被亚斯里先生？被波琳娜？我不知道。总之，那债务是还了两百块钱，于是我得到自由了。但是我自己可要做什么事呢？在我进退两难间，我乞助于这个海次，他是个年轻的无赖汉，而这一类人能够说三国的语言。初头我充当他的书记，薪水是三十古丁一个月，但是后来我变成他的仆人，因为他无法雇用一个书记——只是一个没有薪水的仆从。我没有别的可以转行，所以我跟着他，并且答应做他的穿着号衣的仆役。但是我自己节衣节食，经过了五个月的服役，我剩下了七十古丁。于是，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在巴丹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想辞职，然后急赶去赌轮赌。啊，当我这样做时，我的心是怎样在急跳着啊！不，那金钱于我是无价值的；我所愿望的是使海次这一群人、旅馆的掌柜、巴丹时髦的太太小姐们都在谈着我，报告着我的事件，惊异着我，称颂着我做的事情，崇拜着我的胜利。真的，这些都是幼稚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谁要知道我如果遇见波琳娜，能够把每件事情都告诉她，看她为着我战胜这样多的不幸的命运的打击而表现出惊异来。不，我并非为要金钱而想着金钱，因为我是十二分地注意我只用来消费在一些新的布兰希身上——再到巴黎去消磨它三个星期，在买了价值一万六千佛郎的一对马匹之后。不，我从不会相信自己是个积蓄者；事实是，我知道得太多了，知道我是一个消费者。我的心中带着一种恐惧，一种沉沦的情绪，我还听见那庄家的呼喊声——“三十一，红色，单数，”“四，黑色，双数”！我是多么急切地注视着那赌桌，上面散放着铜板、角子和银圆；注视着，当金币从庄家手中放出来的时候，积成一堆堆的钱山，耀着如火一样的金光；注视着，一行行的银币，围放在庄家的周遭。便是离了两间房子，我也还听见金银镐玎的声音——这足以使我几乎闹昏了呢。

啊，那个我带着这七十古丁去赌博的晚上是我可纪念的一个夜晚呢。我开始押下十古丁在单数上面。因为单数是我时常偏爱的，可是我的押注在那上头输掉了。这使我只剩下六十古丁的银币。我想了一下之后选定了“零”，——开始押着五古丁一次。我输了两次，但是第三次突然来了那热望着的押中。我几乎快乐得要死了，当我接到我的一百七十五古丁的时候。真的，在从前，我便是赢了二十万古丁也没有这么欢喜的。别失去时机，我又押下一百古丁在红色上而赢了；押二百古丁在红色，又赢了；押四百古丁在黑色，赢了；八百古丁在双数，也是赢了。这样，加上我所余的原来的本钱，我已经有了，在五分钟之内，有了一千七百古丁了！啊，在这样的一瞬间，谁都会忆记他从前的失败的！这是我由于冒险撞命而得到手的。我敢于这样的冒险，而且，看一看吧，我又是人类中的一员了！

我走去租了一间房子，把自己关在里面，坐着数我的钱银直到早上三点钟。试想一想，我在明天醒来的时候，我不是仆役了！我决定立即离开这里到汉堡去。在那里我既不会像地下人一样去服役，也不会被禁在牢狱里的。在起程之前半小时，我冒险走去再押几下——完了，结果是，我一共输了一千五百块钱。我仍是到汉堡去，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月了。

自然，我无日不是活在恐惧之中——到赌场去赌着最小的押注，时常注意着——计划着，在赌桌旁边站了一整天去守着那赌博——甚至于梦里也还看见赌博——可是同时，好像已是硬化，已结成一团，在泥泞里。但是我必须结束我的笔记，那是我用最近和亚斯里先生冲突的印象来完成的。自从在卢勒登堡我们分别之后，我没有遇到他，而现在完全出于意外地我们相遇着了。那时候，我在公园中散着步，不只是为了我仍有五十古丁钱，而且是为着我三天之前还了旅馆费的

事情而在犹豫着。必然地，我到非再去赌钱试一试我的幸运的田地了：如果我赌赢的话，我能够继续我的赌博；然而，我如果将所有都输光了，我应该再去接受着一个奴仆的位置，在我找不到一个需要教师的俄国家庭的时候，这二者任择其一都行的。沉溺于这些回想之中，我在我日常散步时间走到外面去，穿过公园和树林，走向邻近的亲王的领土去。在这些时节，有时我在路上消磨四个钟头，等到回汉堡来已经是又疲倦又饥饿。但在这特殊的时间中，当我看见亚斯里坐在长凳上的影子的时候，我几乎要离开那园林而到公园去了。他一看见我，立即便叫着我的名字，于是我走去坐在他旁边；但是在注意到他的态度有点顽梗的时候，我急速地去限制他在外额中露出来的快乐的表示。

“你在这里吗？”他说，“好的，我有了一个念头总以为我会遇见你。把任何事情都告诉我，不至于麻烦吧，因为我知道了一切——是的，一切。事实上，你过去二十个月的全部生活总是放在我的想念中的。”

“你对于你的老朋友是多么关心啊！”我回答着，“那使你有着无限量的荣誉。但是，且慢说吧。你有使我想念的事情。当我为了两百古丁的债务而吃官司的时候，把我保出卢勒登堡的可是你？有人这样做了。”

“啊，真的不是我啊——虽然我完全知道你被禁在那儿。”

“也许你能够告诉我，是谁把我保释出来吧？”

“不，我恐怕我不能。”

“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我知道在这里的一切俄国人，并没有一个人和我要好的。在俄国，我们这些正教的门徒，时常不是这一个去坐监便是那一个去的。但是在这情形之下，我以为那一定是出于一些英国客人所做的事，他们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情形还未熟识的。”

亚斯里先生好像带着一种惊异在细听着我。明显地，他所了解的我的情况比我现在的状况还要更加支离破碎。

“好的，”他说——并不十分快乐地，“我觉得你还保持着你的原来的独立的精神以及你的快乐，这是不会减少我的高兴的。”

“那意思便是说你想象中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加卑陋下流，并为此感到不安吗？”我带笑地问道。

亚斯里不是很快能了解这话，但是现在知道而笑了。

“你的话时常是使我高兴的，”他继续说着，“在这些言语中我看见了聪明的，胜利的，而且是愤世嫉俗的往日的朋友。只有俄国人才有能力去把这许多的不同的性质综合在他们自身之中。是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看见他们最好的朋友凄凉破碎；因为一般地说，在这凄凉破碎的身世中才能发现友情。一切有思想的人们都知道那古老的真理。可是，在此刻，我告诉你，我是真挚地高兴看见你没有堕落失败。请告诉我，你完全没有去赌钱吗？”

“可诅咒的赌博！是的，我一定要戒绝赌钱，那不是——”

“那么你赌输了？我想是这样的。你不用告诉我更多的东西，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因为你已经颓丧地说过了，所以是真实地。你除了赌钱便没有别的职业吗？”

“不，什么都没有。”

亚斯里给我一个询问的眼光。在那时那是老远的事，好像我看见一张纸或者翻着册页所经验的一般。

“你是衰老了，”他说，“你不只是拒绝生命，用着生的乐趣和社会的联系——一个市民和一个人的责任；你不只是摈弃了我所知道的你的朋友，而且你拒绝了你的挂念。虽然我能记得在你的生命中的健康活泼的年华，我总想劝你现在把每一时期的较好的感觉忘掉吧——忘掉你现在的美梦，物质的欲望不要在双单数、红黑色、十二的中间数目等等吧。”

“够了，亚斯里先生！”我有点生气地喊道——几乎是发怒了，“当心点，别使我再忆起更多的事情，我自己倒能够记得呢。只要给我片刻，等我把它们赶出脑里吧。只要等到我把回忆消灭，把我自己定一定神，到那时你会看见我从死里复活了。”

“那么你要在这里住十来年了，”他回答道，“我在世一天，总是一天想念你的——在这里，坐在这只长凳上——像我已经说过的挂念你。真的，我想和你打赌，我要这样做去的。”

“别再多说了，”我禁不住地插口道，“我想对你表明我并非完全地忘记了过去，我可以问一问波琳娜小姐哪里去了？如果不是你去保释我出狱，那一定是她了。”

“可是我完全没听到关于她的只字片语。”

“不，我以为不是她。此刻她在瑞士，同时请你别再拿关于她的这些问题来问我。”亚斯里坚决地说着这话，用着差不多是发怒的神气。

“那是说她已经给你一个深刻的伤痕了？”我用着一种勉强的冷笑说了出来。

“波琳娜小姐，”他继续着，“是人间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我再次感谢你停止用她的事情问我。你并没有真的了解她，她的名字在你的口里说出来会干犯着我的道德情绪的。”

“真的吗？那么，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题目来和你谈呢？那缠上了你我的往事。然而，别下警告，我不想过细地去说及你个人的私事、你的秘密的事件。我对于波琳娜小姐的趣味，并不是超过她的周围的环境的。关于那些，你可以用三言两语告诉我了。”

“好的，因为那边的事情将要完结，我要告诉你，波琳娜病了好久，而且现在仍在病着。我的母亲和妹妹在她们英国北部的家款待她。此后是波琳娜的祖母死了，波琳娜继承了七千金镑的英国币。那大概是六个月以前的事，现在小姐和我的妹妹的一家人去旅行了——我的妹妹已经结了婚。小姐的弟弟和妹妹也得到祖母的遗产，现在在伦敦接受教育。那将军呢，他前月因中风死在巴黎。他待布兰希小姐很好。她已经把她自己插身到祖母遗留给他的一切遗产中了。我以为，我的话可以结束了。”

“克里耶呢？他也到瑞士旅行去了吗？”

“不，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也要再告诉你一次，你最好别再胡思乱想，否则你便非和我算一算旧账不可了。”

“什么？不顾我们的老交情吗？”

“是的，不顾我们的老交情。”

“那么，我要千万地求你原谅了，亚斯里先生。我对于波琳娜并没有什么恶意，并不想怎样责骂她。再便是，这法国人和这俄国少女中间的关系，对于你和我来说，成了不用讨论的问题，也用不着再去研究的。”

“如果，”亚斯里答复着，“你不以把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为意，可以让我问一问你所说的‘这法国人’‘这俄国少女’‘他们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些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这样特别地把他们称呼做‘这法国人’和‘这俄国少女’呢？”

“啊，我晓得你是觉得有趣了，亚斯里先生。但这是一个老长老长的故事，而且要引起长篇的争论的。同时，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虽然初见时似乎很是滑稽。亚斯里先生，一个法国人只是一个漂亮的人物。关于这点，像旁的不列颠人一般，你定会不承认的。由于妒忌的缘故，我也像旁的俄国人一般，不肯承认的。但我们的慈祥的姑娘们关于这点或者别有会心吧，举例来说，人家可以把莱辛看成一个颓丧的、乡气的、俗艳的人物——有些人甚至觉得他的作品不值得一读。我亦觉得他是一个滑稽的对象而已。但亚斯里先生，关于他，确有某种动人之处，而且，他的确是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人家老是喜欢否认他。是的，这法国人，这巴黎人，具有他的本色，出落得很是漂亮，相形之下甚至于使我们俄国人成为粗野的人物了。法国大革命留给法国贵族一些遗产，现在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巴黎人都有着优雅的态度，善于说话，不受责难的思想的方式，同时他自己却在那种方式之中，没有充实任何内容，没有建议，没有智慧，没有灵魂——他的态度和其他一切都是遗传下来的。是的，除此而外，法国人时常是蠢人中的最蠢者，懦夫中的最懦者。相反地，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像这位俄国的少女这样值得尊敬和可以推心置腹。德格利厄司会戴上他的

假面具，很容易便可以征服着她的心。因为，他有着一个庄严的样子，亚斯里先生，这位少女会很容易便把它当作真的——以为他的那种样子是整个身心，整个灵魂的自然表现，而不知那只是一种由于遗传而来的虚有其表的空架子。不怕你不高兴听，我仍然要说，你们英国人也是大都不漂亮和不文雅的，而我们俄国人随处都能够认识美丽，并且为之向往。但要辨别出灵魂的美丽、人格的伟大，远非我们的妇女界的识力所及，尤其是年轻的妇女界。无论如何，她们需要更多的经验。例如，这位波琳娜——原谅我，但这个名字是脱口而出，我亦不大能够记得清楚——经过了许久才下决心来爱你，觉得你比德格利厄司先生还好。她会尊敬你，会变成你的朋友，会向你推心置腹；但主宰着她的心的却仍然是那个可憎的鄙夫，那个卑鄙下贱的重利剥削者——德格利厄司。这属于顽固的自爱，属于那样的事实，德格利厄司曾经变形为一个侯爵在她的面前出现，曾经混充阔佬尽力来帮助她的家庭和那蠢笨的老将军。虽然这种奸谋后来被揭露出来了，可是你可以看出这种揭露对于她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只要再把从前的德格利厄司给她，她便没有旁的什么希求了。她更加憎恨着现在的德格利厄司，便更加悼惜着过去的德格利厄司——虽然过去的德格利厄司只是她自己的幻想中的人物而已。亚斯里先生，你是一个制糖专家，是不是呢？”

“是的，我属于闻名的罗惠耳公司。”

“那么，看吧。一方面，你是一个制糖专家，另一方面你是一个阿波路彼兰畏地亚。但这两重性格并不互相混合的。我呢，不是一个制糖专家，我只是一个轮盘赌徒，而且曾经当过仆役。对于这样的事实大概她会知道的，因为她似乎是神通广大，消息灵通。”

“你只是觉得心痛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亚斯里冷淡地说，“但在你的话里面仍然是没有丝毫新奇哩。”

“我同意。但在这一切里面隐伏着恐怖——不管我的控诉是怎样的卑下、滑稽，但仍然不失为真切的。但我只在说着废话啊。”

“是的，你是这样，你只是在说着一些全无意识的话啊！”我的伴侣呼喊着——他的声音震颤着，他的眼睛闪着火。“你可知道，”他继续着，“虽然你是一个多么破碎、下贱、卑微、不幸的人物，却是为了她的请求，我才到汉堡来看你，来和我严肃地长谈一下，并且要把你的感情、思想以及希望都带回去告诉给她，——是的，还要说及你对她的回忆啊。”

“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叫喊起来，眼泪开始如泉地奔涌出来，从前永没有碰到这样的事。

“是的，可怜的不幸者啊，”亚斯里继续着，“她曾经爱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理由是因为你已经完全失败了。便是我再进一步告诉你说她现在仍在爱你，你亦无从变更你的现状。是的，你已经沉沦得不可解救了。从前，你曾经有过某种才能，天性活泼，相貌也还不差。你对你们的国家是有用的。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们的国家是需要的。但是滞留此地，而你的生命现在是完了。关于此点我并不责备你：在我的观点上，所有的俄国人都像你这样的，或者可以说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不是沉溺于轮盘赌，一定会沉溺于旁的什么了。例外是很少的。你也并不是第一个来学习谁是你的赌头。因为轮盘赌并不是俄国人独有的赌博啊。一直到现在你宁愿忠厚地沦为奴厮，却不愿有盗贼之行。但你的将来会变成怎样，我真是不堪为你设想。现在，再会了。我想，你是没有钱用的吧？那么，把这十个路易士拿去吧。我不

再多给你了，因为多给你，你只会简单地把它输光。当心这些钱，再会了。再说一声，珍重着这些钱吧。”

“不，亚斯里先生。在说了这一切之后，我——”

“珍重着这些钱啊！”我的朋友复述着，“我毫不怀疑你仍是一个绅士，因此我给你这些钱是像一个绅士给另一个绅士的钱一般。此外，如果我能够相信你可以离开汉堡和赌场，回到你自己的故国去，我可以赠给你一千镑，以为开辟新生活的帮助。但我只给你十个‘路易士’，而不给你一千镑，因为现在一千镑和十个‘路易士’对于你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你能够把这两数目同样很容易输光。拿着钱，而且，再会了。”

“是的，我愿意拿它，如果同时你能和我拥抱一下。”

“非常欢迎。”

这样我们便离别了——彼此依依不舍。

但他是错了。如果我判断波琳娜和德格利厄司是苛刻和错误的，他对一般俄国人的认识也是苛刻和错误了。关于我自己，我是不想说什么的。但是——但是说话终归还只是说话啊。我需要实际上的行动。超乎一切之上，我想到瑞士去。明早，明早——啊，如果明早我能够把事情安排得不错，于是再生了，于是从死人堆里再跳起身来了！但是不，我不能够。但是我向她表示，我能够做些什么。甚至于便只使她听到我还是在做着一个人，那已经是值得了。今天是太迟了。但我仍然有一种预感，觉得事情并没有改善的希望。我只有十五个路易士在我的袋里，但我可以拿十五个久尔登开始。如果我一开始便下决心赌下去——不，不，真的，我并不像那样的笨货。但为什么

我不应该死里求生呢？我只要在开始时慎重地、忍耐地赌着，往后便可照样做。我只要能够把我的本性约束一个钟头，我的整个命运便可以改变了。是的，我的本性是我的弱点。我只要回想几个月以前我在轮盘赌场中所做的事情，在我最后的失败之前啊，是怎样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我的意想力不差啊！这回所说的问题，是我在这次的钱完全赌输了——完全赌输了；但当我离开巧辛奴的时候，我听见我的袋子里还有另外的一个久尔登在响着！“或者应该把它留下来过一餐。”我自己思索着。但再跑了百步以后，我改变了主意，跑回去了。我把那个久尔登下注下在“Mauque”上面，而且有了这样的一点感觉，虽然是孤身为客，远离着家庭和朋友，而且不晓得第二餐怎样打算，却仍然把最后的一个钱拿来下注啊！啊，我赢了这一注，在二十分钟之内，我离开巧辛奴，在我的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久尔登！这是一个事实，这表示着最后的一个久尔登能够做出什么来……但如果我的心软弱起来，我的决心会动摇吗?

不，明早一切便都要结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当过制图员。1845年发表中篇小说《穷人》，后又写出《双重人格》《白夜》等中篇小说。1849年因参加反农奴制活动被判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发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后出版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

洪灵菲（约1901—1933）

中国现代作家。原名伦修，笔名林曼青、林荫南等，广东潮安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左联。1933年在北平（今北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秘密杀害。作品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著有长篇小说《流亡》《前线》《转变》，短篇小说集《气力出卖者》等。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Подросток

Dostoevsky

少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三联书店

少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2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30-8

I．①少…　II．①陀…②耿…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241号

责任编辑　陈丽军

封面设计　樱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41.5

字　　数　554千字

本书主要人物表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本书的主人公，是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之私生子。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阿尔卡季法律上的父亲。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地主，阿尔卡季的生父。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阿尔卡季的生母，马卡尔的妻子，婚后不久就和韦尔西洛夫同居。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韦尔西洛夫与前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的大女儿，阿尔卡季同父异母的姐姐。

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韦尔西洛夫的二女儿，阿尔卡季的亲妹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索科利斯基——富有的老公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老公爵之女，韦尔西洛夫的女友。

莉季娅·阿赫马科娃——卡捷琳娜之女（前母生）。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科利斯基——即谢廖扎。年轻的公爵，莉扎韦塔的情人。与韦尔西洛夫因遗产而涉讼。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小地主，韦尔西洛夫家的亲戚（姑姑），先前曾帮韦尔西洛夫打理田产和家务。

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律师，曾兼管过韦尔西洛夫的事务。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玛丽亚的丈夫。阿尔卡季的朋友。

克拉夫特——阿尔卡季之友。

瓦辛——阿尔卡季之友。

斯捷别利科夫——瓦辛的继父。

奥莉娅——为生活所逼而自杀的女学生。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奥莉娅的母亲。

比奥林格——男爵。

彼得·伊波利托维奇——阿尔卡季的房东。

兰伯特——阿尔卡季之同学。

阿尔福西娜——兰伯特的情妇。

目　录

本书主要人物表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三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尾声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

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

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

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

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

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第一卷

第一章

一

我忍不住，坐下来写在我生命史上最初所走的几步路的历程，其实不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样我确乎知道：我现在不写，以后就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的自传，甚至我能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写。除非成为卑鄙的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羞耻地写自己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忽然想把从去年起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全都一字不遗地记载下来，那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想这样做：我被一切发生的事情震愕得太厉害了。我单只记载一些事件，努力避开一切枝节，主要的是避开文采修饰上的美。一个文学家写作了三十年，临到末了还完全不知道他写了这许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打算做文学家，把我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生动描写拖进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我认为那是不雅观和卑鄙的事情。但是，我恼恨地预感到，如果完全不描写情感，不加进一些思想的叙述（也许甚至是极庸俗的思想），似乎也办不到。可见，一切文学写作，都会对人产生坏的影响，哪怕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而从事写作。我的思想也许是很庸俗的，因为凡是自己珍贵着的一切，在旁人看来，很可能认为并没有任何价值。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就把这几句话作为序言吧！以后，这一类的话是不会再有的了，现在讲到事情本身上去。最聪明不过的办法就是着手做什么事情，甚至是随便做什么事情。

二

我起初写作，那就是说，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开始我的记载，那天我第一次遇见了……

但是，这么早就解释我遇见了什么人，尤其是在什么人还不知道的时候，未免显得过于庸俗。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庸俗的格调：既然决定躲避文采上的美，而自己却从第一行起就陷进这种文采里去了。此外，为了有条理地写点什么，似乎单靠一种愿望还嫌不够。我还要声明，欧洲的文字中似乎以俄文最为难写。我现在把我所写下来的一些话重读了一遍，感到我比所写的还聪明得多。一个聪明的人所表示出来的一切，怎么会弄得比他自身所做过的一切还愚蠢得多呢?在这最近的厄运当头的一年来，我在自己身上，且在我和人们言语的交流上，屡次看出这一点来。

我虽然从九月十九日起开始记载，但还要加上两句话叙明我是什么人，以前到过什么地方，在九月十九日早晨，我的大脑里发生什么样的想法，即使只是一部分的想法。这是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些，但也许还为了使我自己更清楚些。

三

我是个中学毕业生，今年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是韦尔西洛夫家以前的农奴。这样，我就是婚生子了，实际上我是私生子。我的出身丝毫没有疑惑的地方。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以前，地主韦尔西洛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来到图拉省他自己的庄园上来。我猜想，这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从我的儿童时代起，对这个人就感到十分惊愕。这个人对于我的心灵和习性具有如此

重大的影响，甚至也许会长久地影响到我的整个将来，甚至直到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人还有极多的地方完全是一个谜。关于这件事情，我以后再说。这是不能就这样的讲述出来的。即使我的这本书上不讲到这些，也会写出这个人的许多事情来的。

那年他正好二十五岁，他的妻子死了。她姓法纳里奥托娃，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并不很富有。她生下了一男一女。关于这个很早就离开他的夫人的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完全，因为缺乏材料。在韦尔西洛夫的私生活中有许多情节为我所不知悉，因为他永远对我十分傲慢、沉默、不注意，虽然有时在我面前露出似乎使人惊愕的柔顺。但是我要预先表白出来的是，他一生挥霍了三份产业，而且是很大的产业，总价值一共有四十万，也许还多些。现在他自然身无分文。

他当时到乡村里来，“天晓得是为了什么”——至少他自己以后这样对我表示。他的小孩子们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在亲戚那里。他一辈子就这样的对待他的子女，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样。在这庄园上有极多的农奴，其中有一个花匠名叫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为了一劳永逸起见，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样一辈子会如此恨我的这个姓了。这自然很傻，但是实在是这样的。每当我第一次进入什么学校，或者遇到一些按照我的年龄报出自己姓名的时候，总而言之，每一位教师、家庭老师、学校监督、神甫——甚至随便什么人，只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是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总认为必须补上一句话：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每次我必须对那些无聊的人们解释：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平民”两字开始使我发疯。我在这里作为一个稀奇的事例似的说出，我并不记得有什么例外——大家都这么问的。有些人显然并不需要问，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需要？但是大家都问，无一例外。问的人听见我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照例用迟钝的、呆傻而冷淡的眼神向我扫射了一下——这眼神证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问——就走开了。同学们问起来时，比其他人更显得侮辱。老生们盘问起一个新生来真是非同小可！一个慌张的、羞惭的新生在第一天进校时（无论进什么学校），都会成为众人的牺牲品：大家命令他，戏弄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对他。一个强健肥胖的男孩忽然站在自己的猎物前面，用长久的、严厉的、骄傲的眼神观察了他有几秒钟。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如果不算懦怯，便斜眼看了他一下，等着下面会出现些什么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

“啊，平民的！傻瓜。”

他的话很对——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成为公爵——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我把这愚蠢拉在自己身上，并没有一点错处。后来我很生气的时候，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永远回答：

“不，我是以前的农奴，农奴的儿子。”

后来，在我气到极点的时候，对于“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我有一次竟这样坚定地回答：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我的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在读到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想出了这句话，虽然不久就深信自己是愚蠢的，但终归不会立刻停止做出愚蠢的行为的。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不过也就是他一个）发现我“充满了报复和自尊的观念”。一般来说，大家总带着一种阴郁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这种举动。后来有一个同学，一个很尖刻的家伙，我和他只谈过一次话，他带着严肃的神色，但目光稍稍避开我，对我说：

“这样的情绪，自然给您带来极大的声誉，无疑地，您有可以骄傲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到底不会因为我是私生子而十分庆幸的……而您提到它简直就像过命名节似的！”

从那时候起，我停止了夸耀自己是私生子。

我再重复一句，用俄文写作是很难的。我已经写满了三大页，讲我如何一辈子为这个姓生气，但是读者一定已经猜想出，我的生气就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的缘故。然而，对于我来说，再解释一次，再加以辩白，那就更加显得可耻了。

四

除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以外，在这一群人数还很众多的农奴中间，有一个姑娘，在她十八岁的时候，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表示想娶她。大家都知道，在农奴制度时代，农奴间的婚姻是必须经过主人准许的，有时甚至必须遵照主人的意思。当时住在庄园上的是一位姑姑，不过她并不是我的姑姑，她自己也是地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辈子都称呼她为姑姑，不仅仅是我，大家都这样，甚至连韦尔西洛夫的家里也是这样叫她，虽然她和这家实际上几乎没有亲戚关系。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她当时在同省同县内还有三十五个灵魂（即农奴）。并不是让她管理，而是为了住得邻近的关系，让她监督韦尔西洛夫的田产（田产内有五百农奴）。这监督我听说抵得上一个有学问的总管而有余。然而，关于她的知识如何，于我丝毫不相干。我抛开了一切的思想、谄媚和恭维，单想说，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是一个极正直的，甚至古怪的人。

她不但没有阻止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想和那位姑娘结婚的倾向（有人说，他当时是很忧郁的），相反地，不知为了什么，还竭力加以鼓励。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的母亲）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女。她那去世的父亲在世时，很尊重多尔戈鲁基，还为了什么事情十分感激他。他也是农奴。六年前，他临死时，在弥留之际，甚至在断最后一口气的一刻钟以前——因此在必要时可以当作谵语看待，况且他以一个农奴的资格，也无权做到——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了来，当着全体农奴的面，还有神甫在场，指着女儿，响亮地、坚决地对他说出最后的遗言：“你把她养大以后，就娶了她吧。”这是大家都听见的。至于说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不知道他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娶她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带着极大的愉快，或者只是为了履行义务。十之八九，他会露出完全冷淡的神色。他这人在当时已经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并不见得是博学的人，或是通

达文理的人（虽然完全通晓教会祷告的仪式，尤其知道几位圣徒的行述，但多半由于听来的），也不像那类农奴的空论家；不过具有固执的，有时甚至是冒险的性格；他说话带着热情，判断事物时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是“恭恭敬敬过日子”——按照他自己的奇怪的说法——那时他就是这样的。自然，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同时有人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在他不当农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圣徒和受了许多苦难的人了。关于这个，我是确实知道的。

至于我的母亲，虽然管家坚决地主张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一直到十八岁。她传授给她一点技能，那就是教她缝纫、裁剪，甚至姑娘走路的模样，还教她读一点书。至于写字，是我母亲从来不曾写得好的。在她看来，她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这段婚事是早已决定了的。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她认为极好，且极妥当。她上教堂结婚的时候，露出在这类情事时可能有的最安静的神色，因此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当时称她为一条鱼。关于我母亲当时的性格，我都是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听来的。在这个婚事以后过了整整的半年，韦尔西洛夫就回到乡村里来了。

五

我只想说，我永远无从知道，也无从满意地猜到，他和我母亲之间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十分愿意相信他去年自己脸上怀着红晕对我所说的话，虽然他讲这一切的时候神态十分自然而又“俏皮”。他说这里并没有任何的爱情，一切就是那样发生的。我相信是那样的，俄文里“那样”这个字眼是巧妙无穷的。但是，我到底永远想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关系的？我自己一生最恨这些讨厌的事

情，自然，这里并不仅仅只是我一方面无耻的好奇。我还要声明，我一直到去年为止，几乎完全不知道我的母亲。我从小就被送到别人手里，为了韦尔西洛夫的舒适起见。这话以后再说。因此我怎么也不能想象出来，她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容貌。如果她并不怎样美丽，那么当时像韦尔西洛夫那样的人，所能贪图于她的是什么？这问题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能显现出这个人极不寻常的一面。我是为了这一点而打听的，并非为了出于龌龊的心理。他自己，这个阴沉的、城府极深的人，他那种和蔼的坦白，不知是从哪里取来的（好像从口袋内取来的），在他看见这是必要的时候——他自己对我说，他当时是一个极“年轻的小笨狗”，倒不见得是感伤的。的确是那样的。刚刚读了《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两部文学作品，对于当时少年那一代所具有的前进的意识，受到深邃的影响。他说他当时也许受了《苦命人安东》的影响才到乡村里来的。他说这话时态度异常严肃。这个“愚蠢的小狗”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和我的母亲发生爱情的。我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即使我只有一个读者，也必将向我大笑，把我看作一个极可笑的少年，在保存了愚蠢的天真之后，还要管闲事，研究和解决不能理解的一切。是的，我确实还不能理解，虽然我并非由于骄傲而承认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如此的没有经验，那真是愚蠢到家了。不过我要对这位先生说，他自己也并不理解，且向他证明出来。固然，我对于女人一点也不懂，而且还不愿意懂，因为我一辈子不去注意这种事情，并决定这样做。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些女人用她的美貌，或者用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一瞬间把人迷住了。但对于另一种女人，必须用半年的工夫加以琢磨，才能明白她的心。要看清这类女人，并和她谈恋爱，仅仅是准备做一切事情还不够，必须还要具备某种天赋。我深信这个，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然的话，那就应该一下子把所有的女人全降到普

通的家畜的水平，并只照这种样子把她们畜养在自己身边。也许有许多人想这样做。

我从几方面肯定地知道，我的母亲并不是美女，虽然我没有见过她当时的照片（这种照片还在什么地方保存着）。所以，对她一见钟情是不可能的事。韦尔西洛夫要是单纯为了无聊的“消遣”起见，可以选择别的女人，这种女人是有的，而且还没有结婚，例如安菲萨·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一名婢女。作为一个因为读了《苦命人安东》才到乡下来的人，倚仗地主的特权，破坏自己农奴婚姻的神圣，应该感到十分可耻的，因为，我再重复一句，他在几个月之前，也就是在二十年以后，还十分严肃地提起过《苦命人安东》。但是，安东那里被夺去的不过是一匹马，而这里却是一个妻子！一定发生了一些特别的情形，因此萨波日科娃小姐输了（据我看来还是赢的）。去年，有一两次我缠上他，在可以和他谈到所有这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和他谈论的），发现他虽然见过世面，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却好像还在那里装腔作势。至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屡次和我施展出来的交际社会上常见的厌烦神色，很奇怪地喃喃说出，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女人，不见得会使人爱——恰恰相反，完全不是这样，却会忽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使人怜惜，是不是为了性情的驯顺，否则是为了什么呢？但这是永远没有人知道的，不过会使你永久加以怜惜。一旦怜惜，便产生了爱恋……“总之，我的亲爱的，有时是会弄得摆脱不了。”这是他对我说的话。如果确实如此，我不能不认为他当时并不是愚蠢的小狗，像他自己给当时的他所下的评价。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然而，他当时就对我说，我母亲爱上他，是由于她的“奴性”。他居然还想出根子在农奴制！他为了伪装而撒谎。他的撒谎违背了良

心，违背了正直的性格！

我说出这一切，自然似乎是为了恭维我的母亲，其实我已经声明过，我对于当时的她并不知道。不但如此，我知道，她从小时候经历过的，以后又一辈子留着的那个环境和可怜的见解是如何的崎岖难行。因而灾害形成了。说到这里，应该顺便更正一下——我跳进云端里，忘记了一桩事实，是应该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是：他们是一直从灾害上开始的（我希望读者不会这样装腔作势，竟不能一下子明白我想说什么话）。一句话，他们是按照地主对待农奴的方式开始的，虽然萨波日科娃小姐落了选。但是到了这里，我又要加进一些话，预先声明，我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天呀！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即使在意乱情迷的时候，他又能和我的母亲这样的女人说出什么话来呢？我从那些好色的人们那里晓得，男女之间在苟合的时候，经常会完全不说话。这自然是十分奇怪，也十分恶心的。但是，韦尔西洛夫在和我的母亲发生关系的时候，大概也不会不是这样开始的，即使他不愿意这样做。难道是从向她解释《波琳卡·萨克斯》开始的吗？但他们两人和俄国文学没有发生一点关系，相反地，根据他所说的话语（有一次他打开了话匣），他们躲藏在角落里，在楼梯上互相等候，一有人走过，便像皮球似的跳开，涨红了脸，“魔王似的地主”竟会因为看见了最普通的擦地板女人而发抖，即使他握有农奴制度下的一切权力。虽然开始是按照地主对待农奴的方式，而结果弄得不尴不尬，实际上简直无从加以解释，甚至弄得扑朔迷离。连他们的爱情进展的范围都成为一个谜，因为韦尔西洛夫这类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达到目的之后立即抛弃。但结果并不如此。一个好色的“小狗”（他们全是好色的，毫无例外，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守旧派）和一个容貌很好的、轻薄的女仆（其实我母亲并不轻薄）犯下一两次罪过，本来不但可能，而且也避免不了，尤其以他那种年少鳏居的浪漫处境

和他那游手好闲的生活上看，是会如此的。但是爱一辈子——那是太过分了。我不能担保他爱她，然而他一辈子把她拖来拖去——这倒是真的。

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不敢直接对我的母亲提出，虽然我去年和她很亲近，因为我是一只粗暴的、不知感恩的小狗，认为人家在我前面做了错事，所以和她毫不客气。问题是这样的：她自己以一个业已结婚半年的人，素来被屈服在合法婚姻的一切见解之下，被屈服得像一只无力的苍蝇，而且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尊敬并不亚于一个什么上帝，她自己怎么会在短短的两星期内做出这种罪孽来呢？我的母亲本来并不是一个淫荡的女人。相反地，我现在可以预先说，有像她那样纯洁的心灵，而且以后一辈子如此，甚至是难于想象的。除非用下面的理由加以解释，那就是她在不记得自己的情形时做下了的。这并不是律师们现在替自己的凶手和小偷们说话的意思，而是她当时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加上她相当的天真，所以在劫难逃，被悲剧性的命运给控制了。谁知道呢，也许她真的爱上了……他的衣服的式样，巴黎的发型，他的法语，一定是的，她对法语一窍不通，还爱上了他坐在钢琴旁唱出的情歌，爱上了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的一切（他的容貌是很美的），把所有他的一切，连同衣服式样和情歌全都一股脑儿爱到了痴迷的地步。我听说，在农奴制度的时代里，农奴中的女郎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形的，而且还是一些最诚实的女郎。我明白这个，如果有人单只用农奴制度的权利和“奴性”的处境来解释，他便是一个混蛋！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有这许多直接的诱惑的力量，把一个在这之前还是非常纯洁的女人，主要是把完全和自己不同类的女人，完全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土地上引诱到如此明显的灾难上去？到毁灭上去？我想连我母亲始终都是很清楚的，不过在

当初走上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毁灭上面去。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永远是如此的，即使知道是毁灭，还要往里钻。

他们犯下了罪孽以后，立即忏悔。他很俏皮地对我讲，他会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肩上痛哭一场——他特地为了这件事情叫他到书房里去，而她——她当时躺在自己那间农奴的小屋内晕倒了……

六

但是，关于那些问题和丑事的详细情节大可不必多讲。韦尔西洛夫在把我的母亲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赎身以后，不久就离开那里，从我业已叙写的那个时候起，开始把她带在身边，除非他必须出门较长时间。那时他多半把她交给姑姑照顾，也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她永远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他们在莫斯科住过，也在其他各村各城住过，甚至住在国外，最后在彼得堡住下来。所有的这一切以后再说，或者不必去说。我要说的，只是母亲在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分开以后，我就出世了，再过一年，我的妹妹生下来了，后来隔了十年或十一年，又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一个有病的男孩，活了几个月便夭亡了。我母亲的美貌随着这次难产而丧失，至少人家这样对我讲：她很快就显得衰老、憔悴。

但是，他们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关系到底一直没有断绝。无论韦尔西洛夫一家人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了几年，或者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定会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有点庄严的、近乎严肃的关系。在贵族的风俗内，在这样的关系上面一定还要掺进一些滑稽的成分，我知道，但是这里并不如此。他每年必寄来两次信，不多也不

少，而且每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我看过这些信，里面极少提到关于私人的事，相反地，尽可能地只是一些庄严的汇报，只谈一些最一般的事件和最一般的情感（如果可以这样形容情感）。最先汇报的是自己的健康，然后又问人家的健康，最后是一些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这就完了。大概就在这共同与毫无个性中，包含着一切体面的举止和这阶级内待人接物的礼节的谙熟。“谨向尊敬的，优雅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极谦卑的鞠躬……”“向优美的子女致以永无缺憾的父母的祝福。”子女们的名字则依他们出生的次序，全都逐一写下来，我自然也在其内。我还要说的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竟固执得从来不把“可尊敬的大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在每封信中一定会写出谦卑的鞠躬致敬的话，一面还向他请求恩惠，希望上帝降福于他身上。回复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信，很快地就由我的母亲寄出去，信的内容也总是写得跟他差不多。韦尔西洛夫自然没有参与通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的各处，从城市中，从修道院里——他有时在那里住得很长久——寄这些信来。他成为所谓的云游人了。他永远不开口提出请求，但是三年内必回家居住一次，一直停留在母亲家里。我母亲永远有一所单独的住宅，和韦尔西洛夫的住宅分隔开来。关于这一点，容我以后再说，在这里单只说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并不横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却谦逊地安身在围墙后面的什么地方。他住的时候并不久，有时住五天，有时住一星期。

我忘记说，他很爱很尊重自己那个“多尔戈鲁基”的姓。自然这是可笑的愚蠢。最愚蠢的是他喜欢他的姓，就是因为还有多尔戈鲁基公爵的缘故。真是一个奇怪的思路，完全倒转来了！

如果我说全家都聚在一处，那么自然是除去我不算。我好像被抛弃了，从生下来就被安置在别人手中。但这里并没有一点特别的用

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竟弄成了这样。母亲生我以后，年纪还轻，姿色还美，所以他需要她，有了哭吵的婴孩在旁边，自然会妨碍一切，尤其在旅行中。因此竟弄得我在二十岁以前几乎没有看见过我的母亲一面，除去两三次偶然的机会以外。这情形的发生并非是母亲的意愿，而是由于韦尔西洛夫对人十分傲慢。

七

现在开始讲另外一件事。

一个月之前，也就是九月十九日前的一个月，我在莫斯科决定和他们大家断绝关系，专心致志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写着这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话，因为这句话差不多会指出所有我的主要的思想——就是我赖以活在世上的一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以后有许多话可说。这理想从中学的第六年级起，在充满了幻想的离群索居的日子中，和多年的莫斯科生活中就形成了，从那时候起也许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它占据了我的一生。在这之前我就生活在幻想中，可以说，从儿童时代起，我就生活在某种特色的幻想天国里。但是，自从发现这个主要的、占据我整个心灵的一切的理想之后，我的幻想就显得牢靠起来，一下子铸成了一定的形式，从当初的愚蠢变为有理性的了。中学不妨碍幻想，也不妨碍理想。我还要补充的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的学习成绩很差，但在七年级以前，我永远名列前茅。这也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在于我从中得出的也许是不正确的推论。因此，不是中学学习妨碍了理想，而是理想妨碍了中学学习，妨碍了我上大学。我在中学毕业后，不但打算立刻跟所有的家人断绝关系，而且想在必要时，甚至和整个世界断绝来往，虽然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我给一个合适的人写了一封信，通过他转告彼得堡，请他们完

全不必管我，再不要寄生活费给我，如果可能的话，就完全忘记了我（那自然在人家还有点记得我的时候），最后还说我“无论如何”不上大学。在我的前面有两条无法回避的路：或是上大学继续求学，把准备实施的理想再延期四年；或是立即实施我的“理想”。我毫不畏惧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具有数学公式似的深信。韦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一生中只见过他一次，在一瞬间，在我只有十岁的时候（就在这一刹那间已使我感到震惊）。韦尔西洛夫亲笔答复我那封并不是写给他的信，唤我上彼得堡去，答应安排我去私家当差。这个严肃而傲慢的人，对待我那样的侮慢，而且漫不经心，既生下了我，又把我扔在外面，不但完全不认识我，甚至从来也不加以忏悔（谁知道呢，也许对于我的存在只具有模糊的、不正确的见解，因为后来发现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并不是他付的，而是别人付的）。现在，这个人忽然想起我来，竟亲笔写信来唤我。这样的传唤使我感到荣幸，解决了我的命运。奇怪的是，他的信中有让我感到高兴的地方（只有一页很小的信纸），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大学，并不叫我变更计划，也不责备我不愿意读书。总之，并没有提出父母方面在这类事情里照例有的任何想法。不过，这也正是他很坏的一面，因为更加表示出他对我的不关心。我决定去，是因为这决不妨碍我的主要理想。“我先看看以后的情形再说，”我盘算着，“我先和他们暂时来往，也许只要用极短的时间。一旦我发现这一步，虽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很有限的，但如果使我和主要的理想越离越远，我就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抛弃一切，钻进自己的硬壳里去。”就是钻进硬壳里去！“像乌龟似的钻进硬壳里去。”这比喻我很喜欢。“我将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继续思量着，在最后的几天内，在莫斯科像疯子似的走来走去。我现在永远不会是一个孤独的人，像现在以前那些可怕的年头似的。我的理想和我在一块儿，我永远不会叛变它，甚至即使我很喜欢他们大家，他们能给予我幸福，我能和他们住上十年！”就是这个印象，我预先说在前面，就是

我在莫斯科就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和目的的双重性，到了彼得堡还一刻也不曾离开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彼得堡有没有这样的一天，我不把最后的期限放在前面，以便和他们断绝关系以后，独自走开）。就是这双重性，大概成为我一年来所干出的许多不谨慎的举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我干出许多龌龊的事情，甚至许多卑劣的、愚蠢的举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父亲，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从莫斯科动身走的时候，还在火车上时，这念头就把我迷醉了。父亲不父亲，还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不喜欢温柔，但这人以前并不愿意知道有我的存在，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我却同时在这些年来对他有着深深的幻想（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幻想）。我从儿童时代起，每一个幻想总有他的影子：环绕着他飞翔，以他为最后的目标。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恨他，还是爱他，但是他充实了我未来的一切，所有我对于生活的打算，而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伴随着我一天天长大。

促使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桩有力的事实，一个诱惑，一想起它，我的心在动身前的三个月内就开始跳跃了（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彼得堡去）。另外，我被吸引到这片茫茫人海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即我能在其中直接主宰和支配别人的命运，而且还是那个人的命运！然而，我心里沸腾着的，并不是残酷的，而是宽宏的情感。这是我要预先声明的，免得从我的话里发生了误会。韦尔西洛夫会心想（如果他肯想着我），来的是一个小孩，少年以前的中学生，完全不谙世事。但是，我已经知道他的一切底细，而且身上还带着一个极重要的文件，为了它（现在我是确实知道的）他会牺牲几年的生命，如果我当时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他。我觉得，我设置了不少谜团。关于这一

切，将来有极充分的时间来写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提起笔来的。不过这种写法，真是像梦呓或浮云。

八

为了完全转到十九日那天上去，我暂时简单扼要地说说，我遇到他们大家的时候，就是韦尔西洛夫、母亲和妹妹（妹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们正处于困境中，几乎是贫穷或是到了贫穷的前夜。关于这层我在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所看见的总是料不到的。我从孩童时候起，就惯于把这个人，这个“我的未来的父亲”，几乎在一种光芒中想象着，始终觉得他无论在哪里，都应该立在第一等的位置上面。韦尔西洛夫从来不和我的母亲在一个寓所里居住，永远给她另外租房子。自然这样做是由于他那种极卑鄙的“体面”而起的。但是，现在大家都住在一起，谢苗诺夫团驻地的一条胡同里，一所木造的偏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完了，所以我甚至暗中瞒着韦尔西洛夫，把我的神秘的六十卢布都交给母亲了。所谓“神秘”，因为这钱是从每月拨付给我五卢布的零用费中积了两年才积下来的。这积蓄就从我的“理想”形成的第一天开始的，因此韦尔西洛夫不应该知道这笔钱的事情。我怕的就是这个。

不过，这点帮助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工作着，妹妹也替人家缝衣服，而韦尔西洛夫还是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尽闹别扭，继续保存着许多以前富贵时的习惯。他尽唠叨着，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的一切举止完全是专制的、暴虐的。但是，母亲、妹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去世的安德罗尼科夫全家（安德罗尼科夫是一位科长，同时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事情，于三月前死去了，他的家庭内有无数的妇女），却像偶像似的崇拜他。我不能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我

看出他在九年以前比现在漂亮得多。我已经说过，在我的幻想中，他似乎被围在一种光芒中，因此我不能想象到，从那时起，仅仅过了短短的九年，他竟会显得这样苍老，这样憔悴。我立刻感到了忧愁、怜惜、惭愧。对于他的观察，成为我刚到那里之后所产生的第一个最痛苦的印象。然而，他还不是老人，他只有四十五岁。我细看下去，发现他那清秀容貌，甚至有比在我的回忆中残存的一切还可惊愕的东西。当年的光辉黯淡下来了，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也没有过去那么漂亮了，但是生活似乎在这张脸上刻下了比以前有趣得多的痕迹。

我是很明白的，在他所经受的挫折中，贫穷只不过占了一二成，除了贫穷，他还要面对某种十分严重的情况——且不算那场还有希望打赢的遗产官司。这官司是韦尔西洛夫在一年前和索科利斯基公爵家打起来的。韦尔西洛夫有在最近的将来取得价值七万，也许稍微多些的田产的希望。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个韦尔西洛夫一生挥霍完了三笔遗产，现在又有一笔遗产来救他了！案件在近期内就要由法院裁决。我就是为了这个赶来的。当然，仅仅凭这个希望，谁也不会借钱给他，没有人肯用未来的希望做抵押借款。因为举债无门，所以他只好先熬着。

韦尔西洛夫也没有上任何人家里去，虽然有时整天不在家。他已经有一年多被社会赶出了社交圈。这段历史不管我如何努力探索，在主要的情节方面我是调查不清楚的，虽然我在彼得堡住下了整整一个月。韦尔西洛夫有没有错？这对于我十分重要，我也是为了这个跑来的！为了一个谣言，好像说他在一年以前在德国做下了一桩极低微的，而在“交际圈”的眼光中却认为最坏不过的捣乱行为，甚至仿佛希望他当时在大庭广众中挨了索科利斯基公爵家人的耳光，而竟没有要求对方出去决斗。就为了这谣言，大家全都躲避他，其中还包括那些

他善于结交的达官贵人。就连他的子女们（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和女儿，也都躲避他，不跟他住在一起。诚然，儿子和女儿借着法纳里奥托娃一家人和索科利斯基老公爵（韦尔西洛夫以前的知己朋友）的帮助，在上流社会里鬼混。我在这整整的一个月内审察他的结果，看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并不是社会把他从自己的圈子里赶走，而是他自己把社会从他身旁赶走——他露出了那种独立不羁的神色。但是他有没有权利露出这种神色，这是使我感到慌乱的！我应该用最短的时间打听出一切的真相，因为我就是为了判断这个人而来的。我还把自己的力量瞒住他，但是我必须或是承认他，或是完全推开他。最后的一层我感到很难受，也很痛苦。我必须完全承认：这个人是我所珍视的！

我暂时和他们住在一个寓所内，工作着，勉强忍受，不做出粗暴的举动，但也快无法忍受了。住了一个月之后，却使我与日俱增的坚信，无论如何，我不能要求他做最后的解释。这个骄傲的人一直立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使我深感侮辱。他和我甚至很亲密地开玩笑，但是我宁愿争吵，也不愿开这样的玩笑。我和他所谈的话永远含有暧昧的意义，老实说，他的口气里永远露出奇怪的讪笑。起初，在我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用不正经的态度接待我。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他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固然，他做到了在我面前显出高深莫测的姿态，但我自己也不肯低首下气请他对我正经一些。再加上他有一些奇怪的派头，使我不知道怎样对付。简单地说，他对待我，就好像对待一个极不成熟的少年，这是我几乎不能忍受的，虽然我也知道会这样。因此，我自己也不说正经话，我等候着，甚至差不多完全停止说话。我等候一个人，这个人来到彼得堡以后，我就可以完全知道一切的真相。我的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上面。总之，我已经准备和他完全断绝关系，并采取了一切措施。我很可怜我的母亲，然

而……“不是他，便是我”——我想这样向她和我的妹妹提议。甚至日子我都定下了，但我暂时还要去当差。

第二章

一

在十九号那天，我还应该领取我在“私家”当差第一个月的第一笔薪水。关于这差事，他们事先没有向我征求意见，简直好像在我来到那里的第一天上就把我送去当差。这显得很粗暴，我差不多应该反抗。这差事就在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家里。然而，当时一反抗就等于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这虽然并不使我惊吓，但对于我的主要目的大有妨碍，因此我暂时默默地担任了这份差事，用沉默保持我的尊严。我要首先解释一下，这位索科利斯基公爵是一个富翁，位居枢密院顾问官，但和韦尔西洛夫正在进行诉讼的莫斯科的那些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并无亲属关系（后者一连好几代都是微不足道的穷人），只不过是同姓而已。但是，老公爵对他们发生极大的兴趣，特别爱公爵中的一个，也就是他们族中最长的辈分——一位年轻军官。韦尔西洛夫在最近还对老人的事务起到极大的影响。他是他的好友，却是奇怪的好友，因为我看出这个可怜的公爵很怕他，不但在我去当差的时候，而且似乎在整个和他发生交往的时候永远如此。但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大家所指责的那桩不体面的行为，恰巧和公爵的家庭有关，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钻了出来，由于她的介绍，我被安置到老人身边。他希望有一个“年轻人”到他的书房里去。再说，我后来发现，他也很想做点取悦于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那就是先向他走近一步，而韦尔西洛夫竟允许了。老公爵趁着他的女儿（一位将军的遗孀）不在时就这么办了，要不，她是肯定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关于这个以后再说，但我要说的是，他对于韦尔西洛夫的奇特态度，使我在吃惊之余偏向于我的父亲。我意识到，既然对一个蒙受侮辱的家庭的家长韦尔

西洛夫还存有敬意，那么外面传播着的关于韦尔西洛夫如何卑劣的议论就是离奇的，至少是有争议的。一部分说来，也就是这个情节使我在上差的时候不加反抗。我之所以愿意干这份差事，就是希望调查清楚这一切情形。

当我在彼得堡遇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时候，她扮演着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她了，怎么也料不到她会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的。在这之前，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也曾见过她三四次。在每次必须把我安置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在进入图沙尔寄宿学校的时候，或是在两年半以后我转入中学，搬到令人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里去的时候，她总会出现，天晓得她是从什么地方来，受了谁的嘱托。她一出现之后，就伴着我一整天，检查我的衣物，带我到库兹涅茨桥去，到城里去给我买一些日常用品。一句话，整顿我一切的行装，一直到最后的书包和削笔刀为止。再加上一直对我唠叨，骂我、责备我、考问我，提出其他一些荒诞的男孩，以她的朋友家和亲戚家的男孩们做榜样，说他们全比我好。她甚至捏我，还推我，而且还推了好几次，弄得我很痛。她把我安顿妥当以后，就失踪了，好几年来没有信息。现在，就在我刚来到彼得堡以后，她立刻又跑来安置我了。她是一个干瘪的，身材很小的女人，鹰钩鼻，一对小眼睛也锐利如鹰。她像奴隶一般，忠心侍奉韦尔西洛夫，崇拜他，像对待教皇一样，且带着深信。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惊异地发觉，她一直是一位到处受大家尊敬的人，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她。老公爵索科利斯基对她特别敬重，他的家人也是如此；韦尔西洛夫的两个骄傲的孩子，还有法纳里奥托娃家的人，也都是这样。她以缝纫和洗涤一些丝制品为生，从店铺里揽一些活计。我和她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吵嘴，因为她竟和六年前一样，马上对我唠叨起来。从那时候起，我们每天必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谈谈心，说说实话。到了一个

月快完结的时候，我开始喜欢她，我觉得这是因为她有一种独立的性格。不过，我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她。

当时我就明白，我被派到这个有病的老人那里去做事，只是为了给他“解闷”，我的职务就是这个。自然，这使我感到屈辱，我立刻就想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不久之后，这个老怪物就给我留下一种意外的印象，似乎有点怜悯，所以到了一个月快完的时候，我竟奇怪地对他产生依恋的情感，至少让我放弃了做出粗暴举动的计划。他的年纪还没有过六十岁。这里发生了一整段的故事。在一年半以前，他忽然得了一个毛病。当时，他上什么地方去，中途发了疯，因此发生了和出乱子相近的情形，当时惹得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像发生这类情形时应该这样处置似的，他立刻被送到国外去，但是，过了五个月之后忽然他又出现了，而且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不过把官职辞掉了。韦尔西洛夫严肃地断言（而且露出热烈的样子），他并没有发狂，那不过是一种神经性的发作。我立刻注意到了韦尔西洛夫这种热烈的神色。不过我要说，我自己也几乎赞成他的意见。老人不过有时显得过于轻浮，似乎和他的岁数不相称，据说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人家说他以前曾在什么地方出过什么主意，有一次，他办一件人家委托的事情，办得十分出力。我认识他已有整整的一个月，怎么也看不出他有做参谋的特殊才能。有人注意到（虽然我还没有看出），他在发病以后，似乎特别想续弦，在这一年半内，他已屡次想实现这个想法。在交际圈里，大家全知道这件事情，也有人发生兴趣。但是，因为这倾向和公爵周围的几个人的利益不相适合，所以他们从四面八方对公爵进行监视。他的家庭人数很少。他的太太已经在二十年前过世了，他只有一个独养女儿，就是那个将军的遗孀，现在每天在等候她从莫斯科来，她的性格是他深为惧怕的。但是，他有很多远亲，以他故世的妻子方面为多，他们差不多全是穷困不堪的。此外，他还有许许多

多的养子和受他恩惠的养女，这些人都期待在他遗嘱里能分到一小部分遗产，因此大家全帮着将军夫人监督老人。此外，他还有一个奇怪的脾气，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可笑的，那就是承揽贫穷姑娘的出嫁之事。二十五年来，在接连着把她们嫁出去，不是远房的亲戚姑娘，便是他太太的堂弟兄的继女，或是他的干女儿，甚至连看门人的女儿也归他包办出嫁。起初他把她们收留到家里来的时候，她们还不过是小姑娘，由保姆和法国女人来把她们养大，后来又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读书，最后预备了妆奁把她们嫁出去。这些事总是层出不穷。养女们出嫁后，自然又养出了一些女孩们，所有生下来的女孩们也忙着做他的养女，于是他又到各处去参与洗礼，她们又全来祝贺他的命名日。他觉得这一切是十分愉快的。

我到他那里去当差后，立刻看出老人的大脑里存着一个痛苦的信念（这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那就是世上的人全都奇怪地看他，大家对待他好像不再像以前一样，不把他当作健康的人看待，甚至在最快乐的交际集会上，他也摆脱不了这种印象。老人开始多疑，开始在大家的眼睛中觉察出什么。大家还疑惑他是疯子的那个念头显然使他感到痛苦。他有时甚至带着不信任的态度偷看我。如果他打听出有人传播或证实关于他的这个谣言，那么这个心地并不恶毒的人会成为他永久的敌人的。这个情况，我请你们记住。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情况，使我在第一天上决定对他不采取粗暴的手段；如果有时能博得他的欢心，或使他解闷，我甚至会觉得高兴的。我想，我这样自白应该不会有辱我的尊严。

他把大部分的钱放在事业上面。他病后还投资加入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这是一家十分可靠的公司。虽然由别人办事，但是他也露出很大的兴趣，出席股东会议，被选为公司的筹备委员，参加董事

会，作冗长的演说，参与辩驳和吵闹，显得十分愉快。他很喜欢演说，因为这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出他的聪明来。总之，他甚至很喜欢在极秘密的私生活里，把含有深刻意义的东西或妙语用到自己的谈话里去。我很明白这个。他家内楼下设了和家庭账房相类似的机构，有一个官员在里面办事，主要是算账和记账，同时还管理着公馆的事务。这位官员还在外面兼任公家的差事。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够的，然而依照公爵的意旨，又添上了我作为助手。但是我立刻被调到书房里去，经常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既没有案卷又没有簿册，甚至连装装样子的文件也没有。

我现在写这些，对往事早已醒悟，且在许多方面差不多像局外人一样，但叫我怎样形容当时郁积在我心中的忧愁（这忧愁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主要的是怎样形容我当时骚乱的心情，这骚乱已达到了模糊的、热烈的状态，甚至使我整夜不眠。这是由于我的不耐烦，由于我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谜团。

二

要钱是一桩极讨厌的事情，即使讨薪水也是的，如果你在良心上觉得你十分不配领取它。然而，头一天晚上，母亲和妹妹就附耳微语，瞒着韦尔西洛夫（“为了不使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发愁”），打算把她不知为什么认为极珍贵的神像从神龛里送到典当里去。我每月的薪水是五十卢布，但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够领到手里。我被介绍去做事的时候，人家没有对我说。三天以前，我在楼下遇到那个官员，向他打听：应该向谁领薪水？他露出一脸的惊讶，微笑着看了我一眼（他不喜欢我）：

“您也领薪水吗？”

我以为他会跟在我的回答之后补上一句话：

“这是为了什么？”

然而，他只是冷冷地说“一点也不知道”，便埋头到画横线的簿册里去。簿册里面插了一些文件和账单。

他不是不知道我也做点事情的。两星期以前，我整整做了四天的工作，这工作也就是他交给我的：那就是抄写稿子，而结果几乎等于重新编写过。那是公爵的一大套“意见”，准备送到股东委员会上去的。必须把所有这一切联结成完成的一份文件，还要修改和润色。我后来和公爵两人在这份文件上花了一整天的时候。他会和我很热烈地辩论，结果极为满意。我只是不知道，后来这份意见书送出去了没有？此外，关于他请我写的两三封生意上的信，我不必多提。

要薪水之所以让我觉得可恼，还因为我已经决定辞职，预感到我由于无可避免的情势不得不离开这里。那天早晨醒来以后，我在楼上的小屋内穿衣服，感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虽然我觉得满不在乎，但是走进公爵家的时候，我重又感到了慌乱：今天早晨有一个人要到这里来，是一个女人，我正希望从她那里，解开让我苦恼着的一切问题！那个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年轻的寡妇。我已经提起过她，她和韦尔西洛夫结下了不解的深仇。我终于把这名字写出来了！我自然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能想象，我将如何跟她说话，并且会不会说话。但是我觉得（也许有充分的根据），她一来，就可以解开我心中有关韦尔西洛夫的谜团。我不能做到始终若无其事：我刚走了第一步，就这样胆怯和笨拙，这让我很烦恼，同时又十

分好奇，而主要的是感觉很讨厌——这就是我当时所有的三种感受。那天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的公爵还丝毫不知道女儿就要来到，心想她大概在一星期以后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是在头一天晚上，完全在偶然中得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接到了将军夫人一封信，当着我对母亲说了出来。她们虽然附耳微语，并且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我猜到了。我自然没有去偷听，只是我不能不听下去。当然我看到母亲在得知这个女人即将来到的消息以后，忽然露出那种慌乱样子的表情。那时韦尔西洛夫没有在家。

我不想告诉老人，因为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不能不看出他如何怕她的来到。他甚至在三天以前透露出来，虽然用的是畏葸和婉转的口气。他说他怕她来，是因为我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会因为我而受到攻击。然而，我应该补充的是，在家庭关系方面，他到底还保持着独立和家长的地位，尤其在处理银钱方面。起初我断定他完全是懦夫，但后来不得不重新断定，他虽然是懦夫，但身上到底有时还留着一股顽强的劲儿，如果不说是真正的勇气，至少也是一种倔强。有些时候，你几乎无从对付他的这种性格，虽然这性格在外表上看来是胆怯的。随和的韦尔西洛夫后来对我很详细地解释过。我现在还要好奇地记起一桩事情，那就是我和他差不多从来不讲起将军夫人，好像故意回避似的：尤其是我在回避它，同时他那方面也避免谈论韦尔西洛夫。我简直可以猜到，如果我从那些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微妙的问题中对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来，那么他是不会回答我的。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在这一个月中和他讲了些什么，我可以回答，实际上是什么都讲，并且所讲的尽是些奇怪的事情。我很喜欢他对我那种过分的坦白。我有时带着极大的疑惑审察这个人，对自己发问：

“他以前在哪里当过委员？他应该进我们中学，插到四年级里去——就会成为一个极可爱的同学。”我也屡次对他的脸大为惊讶：他在外表上是极严肃的（几乎可以算漂亮），那干涩卷曲的头发是浓密的，灰白色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整个身子是清瘦的，身材也很好。但是，他的脸具有一种不愉快的、几乎不体面的特质，那就是会从特别的严肃忽然变为过分的戏谑，使初次见到的人怎么也料想不到。我把这些对韦尔西洛夫讲，他听着露出好奇的样子。他似乎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他含糊其辞地说，他在病后才发生这种现象，说不定还是最近才变成这样的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谈论两个抽象的话题，一个是关于上帝及其存在，也就是说上帝是否存在；还有一个是关于女人的。公爵虔信宗教，情感极强。他的书房内挂着一只大神龛，前面点着油灯。但是他会突然像中了邪似的，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说出一些奇怪的论调，显然想引起我的答复。一般讲来，对于这些问题，我是十分冷淡的，但是我们两人谈得还很融洽，永远带着诚恳的态度。甚至现在回想起来，所有的这些谈话都是极愉快的。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因为我不喜欢这类话题，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交谈者。他有时甚至感到激愤。

那天早晨我刚走进书房，他恰巧谈起这一类的话题。我发现他的情绪很轻松，而昨天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知为什么露出极忧愁的样子。然而，我必须在今天，在几个人物来到之前，了结关于薪水的问题。我预料今天一定有人来打断我们（我的心是不会无端跳得厉害的），那时我也许不能提起钱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说到钱上去，我自然对于自己的愚笨大为生气。现在还记得，我为了恨他那个

过分快乐的问题，竟把我对于女人的见解用十分热烈的样子，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三

“……我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是蛮横无理的，她们是笨拙的，她们是不能独立的，她们穿着有伤风化的衣装！”我不连贯地结束了我那套冗长的议论。

“好人，饶了我吧！”他喊了出来，因为把我惹恼得更加厉害，显得非常的高兴。

我只在小事上肯让步、肯马虎，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从来不愿意退缩。在小事上，在交际方面的礼节中，随便人家怎样摆布我都可以。我永远诅咒自己的这个性格：由于那份迂腐的善心，我有时甚至准备附和任何一个交际场上的花花公子，被他客气的态度所迷醉，或者和一个傻瓜辩论个不休，这更是无可饶恕的了。这全是由于性格的不坚定，还由于生长在小地方的缘故。但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人家有时把我看成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孩。但是，我现在并不想获得坚定的性格，宁愿在小地方里更加缩得紧些，哪怕采取的是厌世的态度：“让我笨拙好了——但是我们再见吧！”这话我说得很认真，而且永远要如此说。但是我写出来却不是为了公爵的关系，甚至还不是为了当时那次谈话。

“我并不是为了使您快乐才说这种话，”我几乎对他喊叫起来，“我只不过是发表我的看法。”

“但是女人怎么会蛮横无理，而又穿得有伤风化呢？这真是新鲜！”

“她们是蛮横无理的。您走进戏院里去，到散步的地方去看看。每一个男子都知道朝右边走，碰了一下，就让开了。他朝右边走，我也朝右边走。女人，就是那些太太们，我说的是那些太太们，就一直朝我们身上撞过来，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好像我们一定而且必须跳到旁边去让路。我准备给弱智的女子让步，但是为什么竟成为她们的一个权利，为什么她们深信我应该这样做？这才是可气的事！我在遇到这类情形的时候，永远要唾一口痰。她们还要说，她们受了屈辱，要求平等。哪里还有什么平等，她竟然践踏我或是把沙土往我嘴里灌进去！”

“把沙土灌进你嘴里去？”

“是的，因为她们穿着有伤风化，这只有色鬼看不出来。法庭里审理风化案件的时候，便要关上了门，那又为什么在街上人更多的地方，竟会允许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发生呢？她们在衣服后面公然衬着薄纱，为了表示她们是贵夫人，而且明目张胆！我不能不觉察出来，即使我不觉察，年轻人也会看到的，甚至刚开始发育的男孩也会看到的。这真是太卑劣了。尽管让那些老色鬼去欣赏，伸出舌头，跑来跑去的欣赏，但是还有必须加以保护的纯洁的年轻呢。因此我只好对她们唾痰。她们在林荫路上走着，后面拖着一俄尺半长的尾巴，在那里扫拂灰尘。你在后面走着真是要命，除非赶到她们前头去，或是跳到一旁去，否则她们会把五磅的沙土灌进你的鼻孔和嘴里去的。再加上那些材料全是绸制的，她们竟在石头上拖三俄里远，仅仅为了出一出风头，而她们的丈夫在参政院里只领到五百卢布的年俸。就是为了这

个才收受贿赂的呀！因此我只有对她们永远唾痰，大声唾骂，还要把她们痛骂一顿。”

虽然我把这次谈话写得带一点幽默的情调，还带着我当时特有的激愤，但那种看法到现在还是我的。

“居然不出乱子吗？”公爵好奇地问。

“我唾了一口就躲开了。自然她们会感到，但是并不露出神色，还是庄严地向前走，没有回过头来。有一次，我在林荫路上很认真地骂起那两个女人来，她们全拖着一条尾巴在后面。自然骂的不是脏话，不过说出尾巴是可耻的。”

“就这样说吗？”

“当然。第一，她们违背社会的准则；第二，她们扬起许多灰尘。林荫路本为大家而设：我走路，另外一个人也要走路，第三个人，不管是叫费奥多尔还是叫伊凡，全是一样的。我把这一些话全说出来。我不喜欢女人走路的那种姿势，尤其是从后面看。我把这话也说了出来，不过用的是暗示。”

“我的朋友，你这样会弄出严重的事情来的！她们会把你拖到法庭上去！”

“一点也不会的。没有什么可以控诉的！一个人在旁边走路，自己和自己说话。每个人有向空气里表示自己见解的权利。我说得很抽象，并不向她们说话。她们自己缠上来。她们开始辱骂，她们骂得比我还恶劣，骂我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应该禁止吃一顿中饭，又骂我是虚无派，要交给警察治我的罪。我之所以缠上她们，因为她们只有两

个人，她们是软弱的女人。如果有男人在她们旁边，我会立刻溜走的。我冷静地对她们声明，让她们不要再和我胡闹，我将走在林荫道的另一边。为了向她们证明，我并不怕她们的男人，而且随时准备接受决斗，所以要在二十步外跟着她们，一直跟到她们家里去，然后就站在门前，等候她们的男人。我就这么做了。”

“真的吗？”

“当然，这是十分愚蠢的，但我当时很兴奋。她们在大热天里把我拖了三俄里路远，走到高等学校区里，走进一所木质的平房里去。我应该承认，那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房屋，从窗外看得见屋内有许多花，两只金丝雀，三条牧羊狗和装在镜框里的印画。我在街上门前站立了半小时。她们有三次偷偷地向外窥望，然后把窗帘放下来。终于从门里走出一个年迈的官员，身上穿的并不是晨服，而是普通的家常衣服。他立在门前，两手交叉放在背后，开始看我，我也看他。后来他把目光挪开，然后又看了一下，忽然对我微笑。我转过身就走了。”

“朋友，这有点像席勒笔下的情节呢！我一直觉得奇怪：你满面红润，露出健康的气色，但竟会对女人这样的厌恶！在你这样的年纪，女人怎么不能使你引起相当的好感呢？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就指责我，说我在夏园——建于1704年彼得堡的第一座花园，坐落在一个独立的小岛上，四周河水环绕，园中有大理石雕塑，对那些裸体的石像注视得太久了。”

“您是满心想让我到这里的什么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63—181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后。约瑟芬以美丽著称，但据说也是一个放荡的女人）那里去，再回来把一切情况报告给您听。这是用不着的。我自己在十三岁

的时候，就看见过女人的裸体，整个的裸体。从那次起就感到了嫌恶。”

“真的吗？但是，可爱的孩子，女人美丽的、新鲜的皮肤上会发出苹果的香味，哪里会使你嫌恶呢？”

“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也就是还在进中学以前，我有一位同学，名叫兰伯特。他尽打我，因为他比我大三岁。我尽侍候他，给他脱皮靴。他到教堂去行坚信礼（又称坚振圣事或坚振礼、按手礼，是基督宗教的礼仪，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主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的时候，修道院院长里戈亲自跑来，祝贺他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人流着眼泪互相拥抱。里戈把他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还不停地变换动作。我也哭泣着，很羡慕他。后来，他的父亲死了，他离开学校，我有两年没有看见他。两年后，我在街上遇见他。他一定要到我那里去。我已经进了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里。有一天大清早他来了，掏出五百卢布给我看，叫我和他一块去。他虽然在两年前打过我，但永远需要我，并不是仅仅为了脱皮靴，而是他需要我做他的听众。他说，这钱是他配好了一把钥匙从母亲的小箱里偷出来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父亲遗下的钱应该都属于他，所以她也不能不给。他说，修道院院长里戈昨天到他那里去劝他，一走进来，站在他面前开始啜泣，向他描绘出可怕的景象，举手向天，‘但我掏出刀子来，说我要宰他’（他把“宰”字念成了“裁”字）。我们一边说一边走上库兹涅茨街去。路上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和里戈院长私通，被他撞见了，对于这一切他根本不加理会，他们所说关于圣餐的一套话，全是鬼话。他还说了许多话，我倒害怕起来。他在库兹涅茨街上买了一支双管枪，一个猎袋，装好的子弹、马鞭，还有一磅糖果。我们上城外去，路上遇见了捕鸟人带着鸟笼走来。兰伯特向他买了一只金丝雀。他在小林里

把金丝雀放出去，因为它被关在笼内很久了，所以不能飞得很远。这时他就向它射击，但是没有打中。那是他第一次开枪。他早就想买枪，在图沙尔寄宿学校的时候就想过。我们早就幻想着有一把手枪。他好像要哭出来似的。他的头发黑得可怕，脸又白嫩，又红润，好像戴了面具；鼻子是长的，隆鼻梁，像法国人一般；牙齿是白的，眼睛是黑的。他用线把金丝雀绑在枯枝上面，离开两俄寸的距离，然后用双管枪瞄准好以后，朝那只金丝雀连开了两枪。它一下子飞散成一百根羽毛了。我们后来回到城里，到旅馆去开了一个房间，点菜吃，还喝了香槟酒。一个女人来了……我记得，我看见她打扮得那样讲究，穿了绿色的绸衣，使我十分惊愕。我当时全都看见了……就是我刚才跟您讲过的那件事情……后来我们又喝酒。他逗她，骂她，她坐在那里，一丝不挂，因为他把她的衣物都抢去了。她骂起来，吵着要衣服。他就用鞭子用力向她赤裸的肩膀上猛抽。我站起来，抓住他的头发，抓得那样巧妙，一下子把他扔到地板上去。他于是抓起叉子，戳我的腿。人们听见喊声，就跑了进来。我连忙跑走了。从那时候起，我一想到裸体的女人，就觉得讨厌。您信不信，她还是一个美女呢。”

在我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公爵的脸色渐渐从轻薄变为忧愁。

“我可怜的孩子！我永远深信，你的儿童时代有许多不幸的日子。”

“请您不必担心。”

“但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是你自己对我说的，就算那个兰伯特也和你在一块儿。你把这一切形容得太好了：那只金丝雀呀，含泪行坚信礼呀，但是过了一年工夫，他说他的母亲和那个院长……唉，现下这个儿童问题简直太可怕了！这些金黄色的小脑袋，披着鬈发，那样

天真烂漫地在你面前扑来扑去，望着你，露出光明的笑容和眼神，好像天上的天使或是美丽的小鸟，可是后来……后来发生的变化让人觉得，他们还是不要长大才好呢！”

“公爵，您真是太软弱了！好像您自己也有小孩。您自己不是没有小孩，而且永远不会有了的吗？”

“听着！”他的整个脸色在一刹那间变了，“正好有位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雅，在三星期以前，你大概在这里和她见过面的，你想一想，她在前天忽然对我说了一番让你想不到的话。当时我说如果我现在娶亲，至少我可以放心不会有孩子了，谁知她忽然对我说，甚至露出恶狠狠的样子：‘恰恰相反，您会有的，像您这种人一定会有的，甚至在第一天上就会生出来的。您瞧着吧。’嘿嘿！大家不知为什么缘故，都想我会忽然娶亲的。他们虽然带着恶意这样说，不过你得承认，还说得挺俏皮。”

“俏皮固然俏皮，但是未免可气。”

“亲爱的孩子，不能对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觉得可气呀。我最器重的是，人们的俏皮话，现在显然已经不大听见了。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说什么话，难道还能算数吗？”

“您怎么了？怎么说？”我抓住了他的这句话，“不能对每个人都……就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器重的，这是一条很妙的原则！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我要写下来。公爵，您有时会说出极可爱的话来。”

他露出满脸的笑容。

“不是吗？亲爱的孩子，真正的俏皮话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是懂得女人的！你信不信，每个女人的生活，无论她怎样声明，总归是永远在那里寻觅服从一个什么人。你要注意，这是没有一个例外的。”

“说得对！说得妙！”我欢欣地喊。在别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曾用整整一小时的工夫，对这个话题进行哲学的思考，但是忽然似乎有什么东西把我咬了一下，我的脸涨得通红。我觉得我这样恭维他，是谄媚他的金钱。我一向他要钱，他一定就会这样想。我故意现在就把要钱的事提出来。

“公爵，我请您立刻就把这个月我应得的五十卢布发给我。”我像放排枪似的一下子讲了出来，激动得顾不上失礼了。

我记得（因为我把这天早晨的一切记得十分详细），我们中间当时发生了在现实的情形方面极坏的一个场面。他起初不明白我，看了我半天，不明白我说的是哪一笔钱。当时，他没有想到我会索取薪水，并且为什么要领薪水？他后来对我说他忘记了，在猜到的时候，立刻掏出五十卢布来，但是弄得很忙乱，甚至脸红了。我看出了怎么回事，便站起身来，坚决地宣布我现在不能接受这笔钱，显然人家所说的关于薪水的话是错误的，或者带有欺骗性的，为了使我不致拒绝这个位置。我现在十分明白，我不应该领取什么薪水，因为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公爵吓坏了，竭力说我做了许多的事情，我还会做更多的事情，五十卢布太少了，他还要给我加钱，因为他应该这样做，本来是他自己还想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讨论我的薪水问题，但是“无可饶恕地全都忘记了”。我的脸涨得通红，最后宣称，就为了讲那桩送两个拖着尾巴的女人到高等学校区去的捣乱的故事，就凭这个而领取薪水，我觉得十分卑劣，我被雇来并不是为了给他解闷，而是为

了做事，既然没有事情可做，就应该结束等等的话。我简直想不到，在我说出了这几句话以后，竟会如此害怕。结果自然是我停止了辩驳，而他还是塞给我五十卢布。我收下了这笔钱，至今回想起来还会脸红！世事往往都是以卑鄙的结局而告终，而最糟糕的是，当时他几乎向我证明，我是无可辩驳地应该领取这笔钱的，而我还愚蠢得竟会相信他，而且似乎根本不能不取。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他喊着，吻我，抱我（说实话，我自己不知为什么竟要哭出来，虽然一下子忍住了，甚至现在提笔写这些事的时候，我还会脸红），“我的朋友，你现在好像就是我的家人一样；你在这一个月来，好像成为我自己心头的一块肉！在交际社会上也不过是交际社会，别的没有什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觉得骄傲，但是她经常，真是经常，我的亲爱的，经常给我气受……至于这些小姑娘们，她们是可爱的，还有她们的母亲们，每到命名节时，她们总是会来的，她们也不过把自己绣花的十字布送来，但是什么话也不会说。我那里聚集了她们的许多画布，足够可以做六十个枕头，绣的全是狗和鹿。我很爱她们，但是我和你差不多好像是一家人，不是儿子，而是兄弟。我最喜欢的是你在辩驳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文采。你读过书，你善于欣赏……”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完全没有文采，我不过随便拿起什么来读一下，最近两年来竟完全没有读，以后也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呢？”

“我另有目标。”

“亲爱的……那是很可惜的，如果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你将像我似的对自己说：我经受过一切，但是没有感受过任何美好的东西。（Je sais tout, mais je ne sais rien de bon）那就太遗憾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真是十分感谢你……我甚至想……”

他忽然止住了话头，似乎显得很颓丧，而且沉思起来。在极度的亢奋之后（他是时时刻刻，不知道为了什么，就会发生这种亢奋的），他通常会有一段时间仿佛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不能控制自己，但是很快就会恢复了原状，所以这一切并不危险。我们坐了一分钟。他那很肥胖的下唇完全垂了下去。……最使我奇怪的是，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来，而且还带着十分坦率的样子。自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神不宁的缘故。

“亲爱的孩子，你不会因为我对你称呼‘你’而生气吧，是不是？”他忽然冲口问道。

“一点也不，老实说，起初，在最初的几次，我有点感到侮辱，也想对您称呼‘你’，但我认为这未免有点蠢，因为您对我称呼‘你’，并不是为了侮辱我呀。”

他已经不再听我说话，也忘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了。

“跟我说说，父亲怎么样了？”他忽然抬起沉思的目光看着我。

我猛然一惊。第一，他称呼韦尔西洛夫为我的父亲，这是他从来不愿意的；第二，他提起了韦尔西洛夫，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没有钱，尽发愁。”我简洁地回答，但自己却好奇得要命。

“是的，关于金钱。今天在地方法院里开庭审理他们的案子。所以我在等候谢廖扎公爵，他会带着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从法院里出来后，就直接到我家里来。他的命运全在这个案件上面。一共有六万或八万。当然，我永远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就是韦尔西洛夫），希望他好，大概他会胜诉，公爵恐怕什么也得不到。那是法律呢！”

“今天开审吗？”我惊愕地喊。

我一想到韦尔西洛夫甚至连这个也漏下来，没有通知我，真使我异常惊愕。“如此说来，竟没有对母亲说，也许对任何人也没有说，”我立刻想到，“他就是这种性格！”

“难道索科利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另一个想法忽然使我震惊。

“昨天就来了。一直从柏林来，特地为了这个案子赶来的。”

这也是对于我极重要的一个消息。“他今天会到这里来，这个人，这个打他耳光的人！”

“那有什么？”公爵整张脸忽然变色了，“他照旧会传扬上帝的教义……也许……也许又会去寻觅小姑娘们，那些没有依靠的小姑娘们？哈，哈！现在这里又要出一个极有趣的笑话……哈，哈！”

“谁传扬教义？谁寻觅小姑娘们？”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信不信，他当时像一片树叶似的黏贴在我们大家身上，问我们吃些什么，想些什么？几乎就是这样的。他吓唬我们，叫我们洗净自己的心灵。‘如果你信上帝，为什么不去做修道士呢？’简直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了。这真是奇怪的观念！即使很对，那不太严厉吗？他最爱用恐怖的裁判吓唬我，吓唬得比谁都厉害。”

“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我已经和他住了一个月。”我一面回答，一面不耐烦地倾听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说话慢吞吞的，前言不搭后语，让我懊恼死了。

“这些话他只是现在没有说罢了，但请你相信，事实确是这样的。这个人很有口才，那是无疑的，而且学问也很深。但他的脑筋是不是正常的呢？这个问题是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以后才发生的。说实话，他使我十分惊愕……使大家都惊愕……亲爱的孩子，我是爱上帝的……我信仰，我尽我所能地信仰，但是我当时真的发了火。这使我使用了拙劣的手段，那是我故意在恼怒中做出来的，再加上我反驳的话在实质上是很坚决的，好像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我对他说：‘如果最高的生物是有的，确乎实质地存在的，并不是流转的、气体的形状，或是什么液体（因为这更难于理解），那么他住在哪里？我的朋友，这无疑是极愚蠢的，但所有反驳的话都归结到这一点上啊。这是关键。’他听了十分生气。他在外国时改信了天主教。”

“我也听说过他有改信天主教的想法，大概是瞎编的。”

“我以一切神圣的名义向你担保，这是真的。请你仔细看一看他……不过你刚才说他变了。想当初他把我们大家折磨得好苦！你相信不相信，他自己做出好像是圣徒的姿态，还出现他的神灵。他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报告给他。我可以发誓，确是如此！神灵，真是的！如果是修道士或者隐士，那也就罢了，但明明穿着燕尾服，而且什么都不在乎……竟会突然出现了神灵！这对于上流社会上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奇怪的愿望。老实说，也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而发生趣味的事。我并没有说什么：当然，这一切是神圣的，全会发生的……这一切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对于上流社会上的人来说，甚至是不体面的。如果在我身上出了这类的事情，或者对我有什么提议，我可以赌

咒，我会拒绝的。我总不能今天在俱乐部里吃饭，然后突然去显灵吧！我真会让人家笑死的！当时我把这一切讲给他听……他还戴过修士禁欲用的锁链呢。”

我气得涨红了脸。

“您亲眼看见过锁链吗？”

“我自己没有看见过，但是……”

“那么我要对您声明，这一切全是虚伪的，是仇人们卑劣的诡计和谣言织成的，其实也只有一个仇人，一个主要的，无人性的仇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这个人就是您的女儿！”

公爵当时也跟着脸红了。

“我的亲爱的，我请求你，我坚持要求你，从此以后，永远不许在我面前把我女儿的名字和这件丑事一块儿提出来。”

我欠起身子。他有点儿失常了：下巴在哆嗦着。

“这件可恶的事！……我不相信它，我永远不愿意相信，但是……人家对我说：你相信呀，你相信呀，我……”

仆人忽然走了进来，报告有客人来拜访。于是，我又重坐回我的椅上。

四

进来的是两位女客人——两个姑娘。一个是公爵亡妻的堂兄弟的继女，或是这一类的亲戚。她是他的养女，他已经分拨给她一笔妆奁，她自己也有财产（这个交代是为了将来做伏笔）。第二个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年纪大三岁，她和她哥哥同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内，在这之前，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街上偶然见到的，至于我和她的哥哥，在莫斯科倒有过一次冲突，也是偶然的（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以后会提起这个冲突，因为实际上这是没有价值的事）。这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从小就被公爵特别宠爱（韦尔西洛夫很久以前就和公爵认识了）。此时，我被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弄得十分慌乱，她们走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站起来，尽管公爵已经站起来迎接她们了；等我回过神来，想到站起来时，又未免更显得羞惭，所以仍旧坐着没有动。主要是因为公爵在三分钟以前那样朝我呼喊，弄得我非常的慌乱，还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离开这里。但是，老人照例完全忘记了一切，在一看到姑娘们的时候，脸上显出愉快的神情。他甚至带着变化得很快的脸色，似乎神秘地使出眉眼，在她们走进来之前对我匆匆地微语着：

“你仔细看一看奥林皮阿达，看得仔细些，再仔细些，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用十分专注的眼神朝她看望，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是那种身材不是很高的女郎，身体丰满，脸颊有特别的红晕。她的脸庞是十分有趣的，为唯物派人物所喜悦的。也许脸上有善良的表情，但是带着皱纹。她没有流露出特别的智慧，不过这是指最高的意义而言，因为从眼睛内露出了狡猾来。她的年纪看起来不过十九岁。总而言之，并没有一点显著的地方，如果是在我们中学里，会管这种姑娘为“枕头”（我写得如此详细，那仅仅是为了将来有用处的缘故）。

我在这之前所描写的一切，在表面看来，这么详细是没有必要的，但这一切都和后文有关，全有用处的，一切全会在相当的地方发出回响。我不懂得怎样去避免，如果沉闷，尽请不用去读它。

韦尔西洛夫的女儿却完全是另一种人。她身材很高，甚至有点瘦。一只椭圆的、特别惨白的脸，乌黑而蓬松的头发，眼睛黑而大，目光深邃，小嘴巴，嘴唇殷红。她走路的姿态是第一个不让我感觉讨厌的女人。不过她是柔弱的、单薄的，脸色不是十分和善，但极为端庄。她有二十二岁，容貌上差不多没有和韦尔西洛夫相似之点，但由于一种奇迹，在脸庞的表情方面和他特别相像。我不知道她的相貌美不美，这是要看各人的审美观如何而定的。两人都穿得很俭朴，不必加以叙写。我等候着我会被韦尔西洛夫女儿的眼神或姿势所侮辱，因为我在和她的哥哥相接触的时候，他就把我侮辱了一顿。她不认识我，但自然听说我经常上公爵家里来。凡是公爵想做或正在做着的一切，立刻就会在他的亲属和那些“等待分遗产的人”中间引起关注，成为一件大事，何况他又突然对我产生了感情。我肯定地知悉公爵对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兴趣，正在给她寻找未婚夫。但是，比起那些在十字布上绣花的姑娘们来，给她寻觅未婚夫就要难得多了。

然而，跟我的预料正好相反，韦尔西洛夫女儿在和公爵握手，并和他交换一些快乐的交际上的话语以后，特别好奇地看着我，看见我也正看着她，忽然带着微笑对我鞠躬。诚然，她刚走进来，所以用刚走进来的人的样子鞠了躬，但是她的和善的微笑，显然是出于礼貌上的。我记得，我当时有了特别愉快的感觉。

“这是……这是我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喃喃地说，在看见了她向我鞠躬，而我还坐着的时候。

可是突然地把话头扯断了：也许因为把我介绍给她，实际上等于介绍弟弟给姐姐，未免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枕头”也对我鞠躬，但我忽然十分愚蠢地发起火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充分表现出那种毫无意义的、故意装出来的骄傲——这全是由于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俄国人姓名中的第二组为父名，即表示其人为某某人之子，仅须在父亲的名字上加上“维奇”两字即可。书中主人公含怒说出的这句话，乃系强调他是多尔戈鲁基（名马卡尔）之子，而非韦尔西洛夫（名安德烈）之子。——译者注］

我生硬地断然反驳道，完全忘了必须向女客们还礼。就让这片刻的失礼见它的鬼去吧！

“但是……听着！”公爵喊了一声，手指叩击自己的额角。

“您在哪里读书？”一直走到我身前来的那个“枕头”在我的头上发出了愚蠢的、拉着长调的声音。

“在莫斯科的中学里。”

“啊！我听见过的。那边学校里教得好吗？”

“很好。”

我一直站着，好像兵士回答长官的问话一样。

毫无疑问，这位姑娘的问话并不机智，也没有技巧，但她竟会把我那愚蠢的举动给遮掩了过去，且使公爵的羞惭大为减轻。公爵已带着快乐的微笑倾听韦尔西洛夫女儿对他附耳说着什么快乐的话语，显

然并不是在说我。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完全和我不相识的姑娘会自告奋勇，遮掩我那愚蠢的举动呢？再说也不能设想她就是这样对待我。这里面一定另有用意。她十分好奇地望着我，似乎希望我也去多多地注意她。所有的这一切，我后来才弄明白，我并没有弄错。

“怎么？难道就是今天吗？”公爵突然喊道，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么说，您不知道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吃了一惊，“妙极了！公爵竟然不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今天会来的。我们就是来找她的，我们猜想她乘的是早车，早就该到家了。刚才恰巧在台阶上遇到她呢。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吩咐我们到您这里来。她立刻就来……那不是她来了吗。”

旁边的门开了，于是，那个女人出现了。

我已经从挂在公爵书房内的那张奇怪的照片上认出了她的脸：在这一个月内，我研究着这张照片。她进来后，我只在书房里停留了三分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但是，如果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照片，过了三分钟以后，有人问我：“她长得怎么样？”我会一时回答不上来的，因为我已经心醉神迷了！

在这三分钟内，我所记得的只是一个确实十分漂亮的女人。公爵吻她，又用手对她画十字。而她，可以说，一进来就开始打量起我来。我明显地听出公爵显然指着我喃喃地说些什么，带着小小的一种笑声，说关于雇用新秘书，还提起了我的姓名。她的脸似乎抽动了一下，难堪地朝我望着，露出傲慢无礼的微笑，使我忽然向前走了一步，走到公爵面前，一面哆嗦，一面喃喃地开口，但似乎牙齿在那里打战，一句话也没有说完：

“从今以后我……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情……我要走了。”

我回转身就出去了。谁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连公爵也没有说。大家只是瞧着。公爵后来对我说，我当时的脸色惨白得使他“简直吓坏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

第三章

一

的确真的算不了什么：高尚的考虑将一切小节全都忽略，而实力感又满足了我的一切。我在一种欣悦的状态中走了出去。我走上街后，准备引吭高歌。很凑巧的是，这是一个美妙的早晨，阳光、过客、喧哗，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群充满了喜悦。“难道这个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怎么会忍受得了这样的眼神，这么傲慢的微笑，而在我这方面竟没有发生抗议，哪怕是极愚蠢的抗议呢？”必须注意的是，她跑来就为了对我施加侮辱，其实她从来没有看到我。在她的眼睛里，我是“韦尔西洛夫派来的人”。当时她深信，后来的许多时候也深信，韦尔西洛夫把她的整个命运掌握在手里，他有办法，如果他愿意，可以利用一个文件立刻把她陷害。至少她这样疑惑着。这里涉及的是生死的搏斗。然而，现在我并没有感到侮辱！也就是说，侮辱是有的，但我没有感觉到它！哪里会有这种感觉呢！我甚至觉得高兴。我本来准备仇恨她的，现在却觉得甚至开始喜欢她了。“我不知道，蜘蛛会不会恨它想去捕猎的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招人喜爱的，至少是可以爱的。我就爱我的敌人，譬如说，她这样美丽使我觉得喜欢。太太，您这样傲慢，庄严，使我觉得很喜欢，如果您驯顺些，便不会有这样的愉快。您唾我的面孔，而我还感到胜利，如果您果真把真正的痰朝我的脸上吐去，我也许真的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是我的，而不是他的。这念头是多么令人陶醉呀！在私下里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远比公开的主宰要愉快得多。如果我是亿万富翁，我大概会以穿破旧的衣服为乐事。我乐意人家把我视为一个极渺

小的，几乎是在行乞着的人，乐意人家推我，看不起我，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就足够了。”

上面的话就是我当时喜悦的想法以及许多我所感受的诠释。我不过要补充一句，就是现在在这里写出的文字中显得浅薄些，实际上我而是深沉得多，羞愧得多。也许即便现在，我的内心也远比我的言行还显得羞愧些。但愿如此呀！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反而显得很糟糕：因为人们内心远比表达出来的言辞要丰富得多。你的想法，即使是坏的，寓于心中时总是比较深刻些，但一用文字表现出来，便显得可笑些，不连贯些。韦尔西洛夫跟我说过，只有坏人才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他们不过是说谎，因此觉得很容易。我而是要努力写出全部的事实，这就十分困难了！

二

在十九日那天，我又迈出了另外“一步”。

我自从来到彼得堡以后，口袋里第一次有了钱，因为我把两年来所积蓄的六十个卢布全交给了母亲，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在几天以前就决定在领到薪水的那天“试着”做早已想做的事情。我昨天就从报上剪下一个地址——“彼得堡地方法院执行吏”发布的公告，说到“九月十九日，正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段某街某号门牌拍卖列勃列赫特夫人动产”，还说“清单、货价和所售财产可以在拍卖之日观看”云云。

时间已经有一点多钟，我就按照地址步行前去。我已经有三年没有雇过马车——我自己下了这个决心（否则也不会攒下六十卢布来的）。我从来没有到拍卖场上去过，我还不肯这样做，虽然现在这“一步”不过是一个尝试，但我早已决定，即使要做这个尝试，也要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在跟所有的人断绝来往、躲进自己的壳里。然而，我还没有钻进自己的“壳里”，我还没有自由，因此我打算仅以试验的形式走这一步，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看一看，几乎好像是幻想一下，然后就不再去做，也许有许多时候不去做，一直到正正经经地干起来的时候为止。在一般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愚蠢的拍卖，但对于我来说，竟等于哥伦布乘着去发现美洲的那艘船的第一根木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一到那个地方，就走到公告上所指的那所房屋深深的院落，走到列勃列赫特夫人的寓所里去。这个寓所一共有一间前屋和四间不高不大的房间。有一群人站在前屋旁边的第一间屋内，居然有三十人左右。其中一半是做买卖的，另一半从外貌上看来不是好奇的，便是爱好的，或是列勃列赫特派来的。也有商人和犹太人，他们全看中了金器。还有几个人穿得很“齐整”。在这些先生们当中，有些人的面貌甚至深刻的留在我的记忆里。右面的房屋，在敞开的门里，恰巧在两扇门的中间，放着一只桌子，所以要想走到那间屋里去是不可能的。里面放着被查封的准备拍卖的物件。左面还有另一间屋子，但是门虚掩着，虽然时时刻刻开着一条小缝，看得见有人从里面窥望，大概是列勃列赫特夫人那一大家子中家庭成员，自然在这时候总有点害臊的。佩戴徽章的执行吏先生坐在门旁桌后的椅上，主持拍卖物品。我到场时，拍卖已经进行了一半。我一走进去，就挤到桌子那里。这时，正在拍卖铜烛台。我开始观看着。

我张望了一下，心里立刻想：我能在这里买些什么？这个铜烛台我现在能派上什么用场？会不会达到我的目的？事情应该这样做吗？我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呢？我一面想着这一切，一面等候着，感觉有点类似在赌场前的情形，那时你还没有下注，但是走了过去，想下一下注："愿意就下注，不愿意就走，这是我的自由。"此刻我的心还没有怦怦直跳，但似乎微微地沉住，而且哆嗦着——一种未免有趣的感觉。然而，犹豫不决的情绪很快地开始压迫你，你的眼睛有点眩晕了；你伸出手来，取了一张牌，然而是机械地，几乎违反了意旨，似乎另外有人在牵动你的手；你终于决定了，下了注，那时候已是另一种伟大的感觉。我并不写拍卖场上的情形，我只写我自己：还有什么人会在拍卖场上感到心跳呢？

有的人兴奋着，有的人沉默着、期待着，有的人买了以后又后悔。我甚至不去怜惜一位先生，他由于没听清楚，犯了错误，竟把一只银牛奶壶当作真正的银器买下来，出了五个卢布，其实只值两个卢布。这甚至使我感到异常的快乐。执行吏拍卖对象是不分类别的：在烛台之后接着是耳环，在耳环之后接着是羊皮枕，跟着就是小箱，大概为了花样不同，或是为了适应参与拍卖的人们的要求。我没有站到十分钟，起初挤过去想买那个枕头，后来又想买小箱，但是在将下决心的时候都打住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完全不适合自己。末了，执行吏手里终于发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用的纪念册，红皮装，用过的，里面有水彩画和铅笔画，套子用象牙雕成的，有银扣环——价值两个卢布！"

我挤了过去。这纪念册从外观上看还很漂亮，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一个地方有损伤。只有我一人走过去看，大家都不说话，并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扣环，把纪念册从套子里掏出来，看一看货色，

但是我没有去使用我的权利，只是挥着颤抖的手，意思是说："看不看都是一样的。"

"两卢布五戈比。"我说，牙齿似乎又打战了。

东西卖给我了。我立刻掏出钱来，付清了，抓起纪念册就走到屋子的角落里去，在那里把它从套子里掏出来，激动地、急急忙忙地仔细察看它：抛开封套不算，那东西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大小像小型的信纸，薄薄的，边上涂着的金色业已磨损，简直就是以前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姑娘们常备的那类册子。里面用炭笔和水彩颜色画着山上的庙宇、爱神、池塘和戏水的天鹅。还有一首诗：

我将踏上遥远的征程，
永远和莫斯科分离，
辞别了亲爱的人儿，
在驿道上奔驰。

（这首诗居然会在我的记忆中存留着！）我断定这回我是"失算"了：如果还有谁也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本纪念册了。

"不要紧，"我暗自下了决断，"第一次赌牌总是要输的，这甚至是一个好兆。"

我真的感到快乐。

"啊哟，我来迟了！到了您手里了吗？您买下了吗？"一位穿着蓝大衣的先生在我身旁喊了起来。从外表上看，他显得很阔绰，服装也讲究。他来迟了。

"我来迟了，啊哟，真是可惜！多少钱？"

“两卢布五戈比。”

“啊哟，真可惜！您可以让给我吗？”

“我们出去说。”我微语着，心都揪紧了。

我们走到楼梯上。

“十个卢布让给您？”我说着，背后感到一阵冷气。

“十个卢布！您怎么啦？”

“买不买随您啦。”

他瞪着眼睛望我。我穿得还好，完全不像犹太人或收买旧货的商人。

“您省省心吧。这是一本不值钱的旧纪念册。谁需要这东西？封套实际上并不值钱。您是不能卖给任何人的。”

“但您还想买呢。”

“我是出于特殊的情况，我昨天才知道：也只有我一个人呀！您是怎么啦？”

“我本来应该要二十五卢布，但毕竟把握不大，担心您不会买，所以我只要了十个卢布。这是很公平的交易。我一个戈比也不能再让了。”

我转过身走了。

“我出四个卢布，”我已经走上院子里去，他追过来，“五个！”

我没出声，继续走着。

“给您，拿去吧！”他掏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给他。

“您要知道，这是很不公道的！两个卢布买进，十个卢布卖出！”

“为什么不公道？这是市场！”

“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有了需要，就成为市场。您如果不需要它，四十戈比我也卖不出去的。”

虽然我一脸认真，没有发出哈哈的笑声，但内心却大笑不已，并非由于欢欣，而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有点透不过气来。

“您听着，”我完全按捺不住地喃喃说着，但是露出友善的态度，心里十分喜欢他，“您听着，巴黎那个已经故世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身后遗下了十七亿法郎的财产（他点点头），他还在年轻时代，因为偶然比别人早几小时晓得贝里公爵被杀的消息，立刻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一些人，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一转眼就赚到了几百万——人家就是这么干的！詹姆斯的致富实际上是因为及时得到了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战败（1815）的消息，而不是提早得知贝里公爵被害的消息。”

“那么，您是罗特希尔德吗？”他愤恨地对我嚷嚷，就像对一个傻瓜喊叫似的。

我匆忙地从屋内走出来。仅仅一步，就赚到了七卢布和九十五戈比！我承认，这一步路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儿童的游戏，但他到底和我的想法相吻合，不能不使我激动万分……不过，情感是不必加以描写的。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已放在背心口袋里，我伸出两个指头去摸它——就这样走着，没有将手拿出来。我在街上走了一百步路，就将那十卢布掏出来看了看，看过之后，就想吻它。一辆马车忽然在一所房屋的大门前面按响喇叭。看门人开了门，一位太太从房屋内走出来，坐上马车。她年轻美丽，服装阔绰，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拖着两俄尺长的尾巴，显得很有钱。忽然一只漂亮的小皮包从她的手里溜出来，落在地上；她已经坐上车了；仆人俯下身去要捡拾那件东西，但我连忙跳过去，捡了起来，递给那位太太，微微地举起帽子（那是大礼帽，我打扮得像阔少年，还不算坏）。太太拘束地，但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说道："谢谢，先生。"马车走了之后，我吻了吻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三

这一天我必须去见叶菲姆·兹韦列夫，他是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但半途辍学，转入彼得堡某专科学校。他本人并不值得加以描写，我和他也没有发生过亲密的交情。但是，我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他，因为他能够立刻把克拉夫特（我极需要见到的一个人）的住址告诉我，在他从维尔诺城一回来的时候。兹韦列夫前天告诉我，他今天或明天就会回来的，所以今天我必须走到彼得堡区去，但是我并不感到疲乏。

兹韦列夫（他也是十九岁）临时住在他姑姑家，我在他姑姑的院子里遇到了他。他刚吃过饭，正在院子里像踩高跷似的走来走去。他

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已经回来了，住在以前的寓所里，就在彼得堡区，他自己也想赶紧见到我，以便把一点要紧的话告诉我。

“他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叶菲姆补充了一句。

因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见到克拉夫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领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那寓所其实离得很近，只有两步路，就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但是兹韦列夫说他已经在一小时之前见过他，他已经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了。

“那我们就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吧。你为什么总是畏畏缩缩？这么胆小？”

克拉夫特真会在杰尔加乔夫家里坐得很长久的，可是我怎能在那里长时间等他呢？我并不是怕上杰尔加乔夫家去，而是不想去，虽然叶菲姆已经拉我去了三次。他说出那句“胆小”的话时，永远露出对于我来说十分难堪的微笑。这里并不是胆怯，我预先声明。如果我怕，也完全是怕别的事情。这一次我决定前去。这也只有两步路，我在路上问叶菲姆：他是不是还有跑到美洲去的计划？

“也许还要等一等。”他带着轻松的微笑回答。

我不大喜欢他，甚至完全不喜欢他。他的头发是白色的，还有一张肥胖的、过于白净的脸，甚至白得不大雅观，近乎孩子气。身材甚至比我还高，但是只能把他当作十七岁的孩子看待。我和他没有什么话可讲。

“那里怎么样？难道永远有一群人挤着吗？”为了在心中有底，我向他探听。

“你干吗老是这样胆怯？”他又笑了。

“滚你的蛋！”我生气了。

“并没有一群人，来的全是一些朋友，全是自己人，你放心吧。”

“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我难道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我呢？”

“是我带着你去，也就够了。他们甚至都听说过你的。克拉夫特也会介绍你的情况。”

“喂，今天瓦辛去吗？”

“不知道。”

“如果有他，我们一走进去，你就推我一下，把瓦辛指给我看。刚走进去就指，你听见没有？”

我已经听到关于瓦辛的许多事情，对他早就发生了兴趣。

杰尔加乔夫住的是一所小侧屋，坐落在一个商人妻子的木房子的院子里。这间侧屋由他独自租住。一共有三间清洁的房屋。所有的四个窗子全用帘子挡住。他是一位技师，在彼得堡有工作。我在无意中听说，他在省里弄到了一个私人的肥缺，现在就要准备到那里去。

我们刚走进了豆腐干大小的前屋，就听到一阵谈话声：大概他们正在热烈地辩论着。

我果真露出了一点不安，当然，不习惯于社交，甚至包括任何的社交。我在中学里和同学们用“你”的称呼，但几乎和谁也没有深交。

我给自己弄好了一个角落，就住在这个角落里。但使我不安的并不是这个。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和人们发生辩论，只说一些极必要的话语，为了使人家不能对我有所判断，主要的是：不参与辩论。

在一间不很大的屋内聚了七个人，如果包括太太们，那就是十个人。杰尔加乔夫有二十五岁，已经结婚。他的夫人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女亲戚。她们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里。屋内的陈设也很简单，家具已经够用，甚至很清洁，墙上挂着一张石印的照片，角落里的神像没有金属饰物，油灯却点燃着。杰尔加乔夫走到我面前，跟我握了握手，让我坐下。

“请坐，这里全是自己人。”

“随便坐呀。”一个容貌姣好，穿得很朴素的年轻女人立刻补充说。她微微地向我鞠躬之后，立即出去了。她就是他的夫人，看样子大概也在那里辩论，现在走出去喂孩子吃奶。但是屋内还留下两位太太：一个身材矮小，二十来岁，穿着黑衣，也不算难看；另一个也二十来岁，身材瘦削，目光机灵。她们坐在那里，听得很起劲，但是没有参与谈话。

至于男子们，却全都站着，除了我之外，只有克拉夫特和瓦辛坐着。叶菲姆立刻给我指出他们两人，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克拉夫特。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和他相互认识。克拉夫特的脸型让我过目不忘：它并没有一点特别的美，可是具有和善的、文雅的相貌，虽然时常显露出一种自尊感。他的年纪大约有二十六岁，身体很瘦，中等身材，金黄头发，脸色是严肃的，但极柔和。不过，如果你要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脸，也许甚至是极其平庸的脸，换成他那张我觉得十分招人喜爱的脸？那么，我的回答一定是不愿意。因为他那张脸

上有一种神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那种精神上过分冷静，那种类似于不自觉的藏而不露的傲气。不过，我当时大概不能进行如此精确的判断。我现在才觉得我当时这样判断，也就是说，在已经出了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这里有一封信，和您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请到我家里去。”

杰尔加乔夫中等身材，肩膀宽阔，头发乌黑，胡须很长。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机灵，显得老成持重。他虽然多半时间沉默着，但显然在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脸庞并不使我惊愕，虽然我听人家说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一双淡灰色的巨大的眼睛，脸很爽朗，但同时似乎有点过分坚强，让人觉得不好相处，但眼神是极聪明的，比杰尔加乔夫还聪明些，深刻些，比屋内的一切人都聪明些。然而，也许我现在有点夸张。其余的人当中，我只记得两张年轻人的脸：一位脸色阴郁的高个子，蓄着乌黑的胡须，话很多，年纪在二十七岁左右，是什么学堂的教员，或是和这一类相近的人；还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穿着俄罗斯式的长褂，脸上有皱纹，一直沉默着，属于爱倾听人家说话的一类人。后来才晓得他是农民出身。

“不对，这问题不应该这样看，”蓄着黑胡须的教师开始说，显然重新恢复之前的辩论。他比大家都显得兴奋，“我并没有说到数学的证据，但是这个观点，即使没有数学的证据，我也相信的……”

“你等一下，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走进来的人们是不会明白的。瞧，事情是这样的，”他忽然对我一个人说（说实话，如果他有意考一考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或是让我说

话，那么他这种手段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到这层，而且做好了准备），“您瞧，这个克拉夫特先生，他的性格，他的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大家早已知悉的。他由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做出了使大家惊异的极不平常的结论。他表示，俄罗斯民族是二等的民族……”

“三等的。”有人喊道。

“二等的民族，它的使命只是给卓越的民族当材料，在人类的命运中，它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角色。克拉夫特先生根据自己这种也许有道理的推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每个俄罗斯人将来一切的事业会被这个观念所麻痹，那就是说大家必将无所作为，并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该这样讲。”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抢上去说（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讲）。“因为克拉夫特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工作，根据生理学得出像数学一样正确的结论，他也许花了两年工夫去研究，才得出自己的这个观点（我却会安然地，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的），为了这个理由，也就是为了克拉夫特那种忧患意识和严肃的态度，这个问题应该作为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来看待。由上述种种引出了问题，但克拉夫特却无法理解应该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必须从事研究它，即研究克拉夫特不了解的一切，因为它已成为不寻常的现象。必须解决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是不是应该看成单独的事件，属于研究室的，还是在其他场合下也会正常地重复出现的一种属性？为了共同的事业，这一点值得注意。关于俄罗斯，我会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也许很高兴：如果这个观点能为大家所理解，就等于解去了人们身上的束缚，让人们放手去行动，给许多人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并不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似乎带着一些紧张的神情说着。这一番辩论大概是他并不喜欢的。

“是不是爱国主义，那是可以放在一边的……”本来很沉默的瓦辛开口说话了。

“但是请问，克拉夫特的结论怎么会削弱人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教师喊着（他一人喊叫，别的人发言都是轻声轻气的）。“即使俄罗斯被判列入第二等，但是不单为了俄罗斯，也可以工作的。如果克拉夫特停止信仰俄罗斯，他怎么还能成为爱国主义者呢？”

“何况他又是德国人。”又有一个声音发出来。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个问题是和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杰尔加乔夫对打断争论的人说。

“你们应该走出狭隘的思路，”季霍米罗夫不去听任何人的说话，“如果俄罗斯不过是供比较卓越的民族利用的材料，那为什么它不去充当那个材料呢？这还是一个十分体面的场合。为什么不安于这个观念，以扩充自己的课题呢？人类正面临着变革的前夜，变革业已开始了。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当前的课题。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失去了信心，就离开它，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还不知晓的民族工作，这民族一定是以全人类组成，没有种族区别的。俄罗斯将来总也有死亡的一天。任何民族，哪怕是最有才智的民族，其活力也只能保持一千五百年，或两千年。两千年和两百年不都是一样的吗？罗马人并没有生气勃勃地活到一千五百年，也变成了材料。他们早就没有了，但是他们留下了思想，这思想融入到人类的命运里去，成为未来的一个组成部

分。怎么能对人说，没有事情可做呢？我设想不到会有无事情可做的局面！你们就去为人类做事，其余的一切不必多管。如果仔细环顾，事情太多了，生命是不够用的。”

“必须按照自然和真理的法则生活下去！”杰尔加乔夫夫人从门后说。门缝开了一点，看得见她站在门旁，胸前抱着婴孩，乳头被遮掩着。她正在热心地倾听着。

克拉夫特一面听，一面微笑，终于似乎露出有点疲倦的神情，然而十分诚恳地说：

“我不明白，既然一个人的心智受其指导思想的支配，既然他处于主导思想的影响之下，那他怎么还可能靠这思想之外的东西生存呢？”

“但是，如果有人用逻辑的方式，数学的公式对你说，你的结论是错误的，全部思想都是错误的，你没有丝毫的权利，使自己脱离公众的有益的事业，单只为了俄罗斯是注定沦为第二等民族，如果有人对你指出，只要抛弃了狭隘的视角，你的前面将有无尽的天地开展出来，代替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地摇手。“我已经对您说过，并不是为了爱国主义……”

“显然这里有点误会，”瓦辛忽然插嘴说，“错误在于克拉夫特并不仅仅只有逻辑的结论，他的结论业已变为情感了。不是每个人的天性都一样，有许多人的逻辑结论有时会变为强烈的情感，把整个身体全把握住，很难加以驱逐或改造。为了救治这种人，必须变更这情感的本身，除非用其他的、力量相等的情感来代替才行。这永远是很难的，在许多情形下是不可能的。”

“错啦！”那个好争论的人大声喊起来。“逻辑的结论本身就会把偏见分析开来。合理的信念也能产生情感。思想从情感里出来，在人的心里扎根，组成新的情感。”

“人的性格是各异的！有的很容易变更情感，有的困难些。”瓦辛回答，好像不愿继续辩论。但是我对于他的理论深为赞赏。

“您说得很对！”我忽然把坚冰击破，把脸转向他，对他说起话来。“必须把别的情感插进去，以代替这个情感。四年前，在莫斯科有一位将军……你们瞧，诸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说实话，他本人或许就不值得尊敬……再加上事情本身也可能显得荒唐，但是……他的孩子死了，实际上是两个小姑娘，相继得了猩红热死去……他忽然垂头丧气，一直在那里悲伤，悲伤得没了人形，看都不能看了，结果是半年之后就一命呜呼了。他为了这事而死，那是一个事实！那么，当初该怎样做才能使他获得新生呢？答案是用同等力量的情感！应该把这两个小姑娘从坟墓里给他掘出来，还给他就行了，必须用这类的方法。可是他死了！但是，当初也可以对他提出极好的理由：那就是生命是即刻就过去的，大家都会死的，还可以从年鉴中找出统计的数字，有多少小孩死于猩红热……当时，将军已经退役……”

我打住话头，一面喘气，一面向四周看望。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说。

“您举出来的事实，虽然和这件事情不是同类的问题，但终归有点相像，可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四

我在这里应该供认，为什么我对于瓦辛提出的关于“理想——情感”的理论深为赞赏，而且还应该承认令我十分羞愧的事。是的，我怕上杰尔加乔夫家里去，虽然并不是由于叶菲姆所猜想的那个原因。我知道他们是辩证派（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一类的人都是一样的），也许会击破“我的理想”。我深信自己，我绝不会把我的理想向他们泄露出来、直说出来，但是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一类的人）自己会对我说出些什么，使我对自己的理想失去信心，甚至在我并没有对他们提起它一个字来的时候。在“我的理想”里还有一些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不愿除我以外，有什么人去解决它。在最近两年来，我甚至停止读书，怕碰到于“理想”不利，会使我震动的地方。现在，瓦辛忽然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使我感到了无比的安慰。说真的，我到底怕什么呢？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辩证法，又能把我怎么样？那里也许只要我一个人明白瓦辛所说的关于“理想——情感”是什么！推翻某个美好的理想还不够，必须代以同等力量的美好的情感。否则，无论如何我也不愿和我的情感分离，会在我心里推翻这个观点，哪怕用强制的手段，不管人家怎样说。再说，他们能给予我什么以代替它呢？因此我可以勇敢些，我必须大胆些。我一面对于瓦辛的话深为赞赏，一面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是个不中用的小孩。

这里还有一件可耻的事。使我开口说话打破僵局的，并不是那种想夸耀我的智慧的讨厌的情感，而是那种想“博取欢心”的愿望。这种想博取欢心的愿望，为的是使人家承认我是好人，开始拥抱我，或做出类似的行为（总之，恶劣透顶）。现在想来，我认为在我一切羞耻事件当中，它是最卑鄙的。很久以前，我就在猜想，自己心中怀着博取别人欢心的愿望，这就是我躲在角落里这么多年的缘故，虽说我对此至今不后悔。我知道，我应该在人们面前装得阴郁些。在遭遇到一切耻辱以后，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那就是我的“理想”到底还藏在我

的心中，没有泄露给任何人。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到，在我对任何人泄露我的理想之后，我的心里将忽然一无所有，我将和大家一样，也许会把理想抛弃，因此我才珍惜它，爱护它，生怕乱说出来。但是现在，在杰尔加乔夫家里，我几乎第一次跟他们接触就不能自我克制。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是竟无可恕宥地乱说起来。结果出了丑。现在回想起来，真令我难堪呀！不，我是不能和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即使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我这话还将管用四十年。因为我的理想，需要一个角落。

五

听到瓦辛的夸赞，我就立即迫不及待地想继续往下说了。

“据我看来，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情感……如果这情感来自于信念……但愿任何人都不要为此而去责备他。”我对瓦辛说。我虽然说得很活泼，但好像并不是我在说，倒是像别人的舌头在我的嘴里转动着。

“真的吗？”一个声音立刻抢上来，用嘲讽的口气说。这声音就是打断杰尔加乔夫的话，对克拉夫特喊他是德国人的那一位发出来的。

我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所以把脸转向教师，好像刚才是他对我呼喊似的。

“我的信念是，我对任何人都不敢批判。”我哆嗦着，已经知道我要栽跟头了。

“何必这样高深莫测呢？”那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声音又传出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盯着教师。他沉默着，含笑打量着我。

“那您呢？有吗？”那个小人物又喊了一声。

“说来话长……我的理想一部分就是希望人家给予我休息。在我有两个卢布的时候，我还要独立地生活着，不受任何人的管束（您不要着急，我知道人家反驳我的是什么话），什么事情也不做，甚至为了人类的伟大的未来，就是克拉夫特先生被请去工作的那个事业也不去做。个性的自由，也就是我自身的自由，应该放在前面，别的我不想知道。”

错误就在于当时我生气了。

“您在宣传饱食终日的奶牛式的安宁，是不是？”

“就算是吧。奶牛不会侮辱人的。我不欠任何人钱，我给社会缴税，为的就是使人家不偷我，不打我，不杀我，谁也不敢再向我有所要求。也许我个人还有其他的理想，愿意为人类服务，我会做的，也许比所有其余的宣传家还要多做十倍。不过我不许任何人要求我做，命令我做，像命令克拉夫特似的。即使我连手指都不举起来，那也是我完全的自由。由于爱人类而四处奔波、上蹿下跳、讨好别人，还感动得挥洒热泪——这只是一种时髦的举动。我何必一定要爱我的邻人，或是爱你们的未来的人类。这人类我是永远看不见，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他们照样会化为灰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时间在这方面是毫无意义的）。到那时候，地球照样变成冰石，在无空气的空

间和无数同样的冰石一同飞翔。那就是无意义到不能想象的地步！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请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做正直的人？何况，既然一切都只是瞬息即逝？”

“咦！咦！”那个声音又喊出来。

我神经质地、恶狠狠地把这一切倾倒出来，把所有的绳索都扯断了。我知道我会栽跟头出丑，但由于害怕反驳，所以慌不择言。我意识自己好像把思想往筛子里撒放，一点也没有连贯，放过了十个念头，跳到第十一个念头上去，但是我忙着说服他们，抢先击倒他们。这对我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准备了三年的工夫！但奇怪的是，他们忽然沉默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全都听着。我继续对那个教师说话。

“事情正是这样。顺便提一下，有一个极聪明的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要知道，世界上有三类小人：第一类是天真烂漫的小人，他们相信自己的卑劣行为是最高尚的、最正当的行为；第二类是有羞耻之心的小人，也就是对于自己的卑劣行为感觉羞耻，但由于决心已定，所以还是要把卑劣的行为做到底；第三类是真正的小人，纯粹的小人。你们听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对我说，他一有钱，他要做的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把面包和牛肉喂给狗吃，听穷人的孩子们饿死；在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当柴烧的时候，他要买下一整家木材厂，堆在田野里，把田野烧热，但是一块木柴也不给穷人们。这就是他的情感！你们叫我怎样回答这纯粹的小人的问题：‘为什么他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呢？’尤其是现在，在你们改造成这种样子的现代，因为像现在那样糟糕的时代从来没有过。诸位，我们的社会里一切事情全是模糊不清的。既然你们否认了上帝，否认了功绩，那么还有哪一

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哪一种毫无生气的、盲目而愚蠢的思想，会使我按你们的方式去行事，而不让我做对自己更有利的事呢？你们会说：‘对于人类的合理的态度也就是有利于我。’但是，如果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合理，所有这些军营式的组织，这些‘法郎吉’（“法郎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的学说。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但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建立一种以“法郎吉”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合理的呢？既然我在世界上只活一次，那我才管不了这些事情，也管不了未来的一切！就让我自己来关心我的利益吧：这样会快乐些。千年以后，你们的人类将成为什么样子，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依照你们的法典，我不会取得什么，既没有爱情，又没有未来的生活，更不承认我的功绩？不，如果这样，那么我要用十分无礼的方式为自己生活下去，哪怕以后大家全都完蛋！”

“一个极好的愿望！”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块完蛋。”我补充说。

“那更好！”（插话的还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仍旧沉默着，大家全张望着，都看着我，但屋子里的各个角落渐渐地开始笑了起来，尽管笑得很轻，大家一直看着我的脸发笑。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不笑。蓄黑胡须的人也发出冷笑，他盯着我，倾听着。

“诸位，”我全身哆嗦，“我无论如何不肯把我的理想对你们说出来，但是相反地，我要问你们，用你们的立场问你们。你们不要以为

是用我的立场，因为我爱人类，也许要胜过你们总体总和的千倍以上！你们说，你们现在应该说，因为你们在那里笑。请你们说：你们用什么来吸引我，使我跟随你们？请你们说，你们用什么来证明你们那里更好些？你们将怎样处理我的个性在你们组织里的反抗？诸位，我早就想和你们相遇！你们会有组织，公共的住所，Sricte nécessaire（法文，译为“一切最起码的必需品”），无神论和不生儿育女的公共妻子，这是你们的结局，我是知道的。就为了这一切，为了你们的合理主义给我保障下的这点儿蝇头小利，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暖气，你们要把我的全部的自由夺去！请问，如果我的妻子被人家夺走，你们会不会压抑住我的个性，使我不把仇人的脑袋砸破吗？你们会说，在那时候我自己会聪明些。但是妻子对于这种有理性的丈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她多少还有点儿自尊的话。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事情。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您对于妇女方面是专家吗？”传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可恶的声音。

刹那间，我真想扑过去，用拳头朝他身上揍一顿。他的身材不高，头发带点栗色，脸上长着雀斑……不过，真是见鬼，我干吗要去理睬他的外貌！

“您放心吧，我还从来没有跟女人发生过关系呢。”我厉声说，第一次把脸转向他。

“一个珍贵的报告，但是有太太们在场，也许应该说得客气一点才对！”

突然，大家纷纷活动起来，开始挑拣自己的帽子，打算走开。自然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时间到了。他们这种对我沉默的态度，使我感到十分羞惭。我也跳了起来。

“请问您贵姓，为什么尽朝我身上看着？”教师忽然朝我身边跨了一步，带着极卑劣的微笑。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平民的多尔戈鲁基，以前的农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儿子，我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诸位，你们不必着急，请放心，我这么说绝不是希望一下子博得你们的欢心，使我们大家感动得像小犊一般痛哭号叫！”

顿时爆发出一阵极不礼貌的大声哄笑，以致把隔壁睡熟的婴孩吵醒，哇哇地哭了。我愤怒得浑身颤抖。他们一个个和杰尔加乔夫握手，走了出去，对我则不屑一顾。

“我们走吧。”克拉夫特推了我一下。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地握他的手，又用力摇了好几次。

“库德留莫夫（指那个棕红头发的人）老惹您生气，请您原谅。”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克拉夫特走了出来。我毫不知耻。

六

当然，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我继续“毫不知耻”，在楼梯上就赶到瓦辛面前，把克拉夫特丢下，像丢下二等人物一般，用极自然的态度，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问道:

“您大概认识家父吧？我指的是韦尔西洛夫。”

“说实话，我并不认识他，”瓦辛立刻回答（并不像那些识趣的人们，在和刚受了耻辱的人说话的时候，做出那种虚伪的客气的样子），“但是，我对他略有所知。我见过他，也曾听过他说话。”

“既然听过他说话，那么自然是知道的，因为您那么聪明！您对他有什么看法？请恕我这样冒昧地发问，但是我认为这是极重要的。那就是您怎样想，您的意见是十分必要的。”

“您对我的期望太大了。我觉得这人能够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也许还能够履行这要求，但他对任何人都不做解释。”

“说得很对，太对了。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他是不是一个纯洁的人呢？您对于他的信天主教有什么看法？我忘记了，您也许不知道……”

如果我不这样慌乱，我自然不会把这类问题平白地向从来没有说过话，只不过听见过的那个人身上乱说。但使我奇怪的是，瓦辛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疯狂！

“这件事情我听见过，但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他仍旧安静地，心平气和地问答。

“没有那回事！这话是不确实的！难道您以为他会信仰上帝吗？”

“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在那些骄傲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信仰上帝的，尤其是那些有点瞧不起世人的人。许多强者好像全有一种天然的需要，就是发现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还要崇拜什么。那些强者有时很难承受自己的力量。”

“这大概很对！”我又喊起来。“只是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极为明显：他们为了不愿对人们崇拜，所以选择了上帝。崇拜上帝是不会感到耻辱的。他们当中会生出热诚信仰的人，说得确切些，会生出热烈地愿意信仰的人。但他们将愿望视为信仰本身。这类人当中，以后感到失望的也会特别的多。我觉得韦尔西洛夫先生具有极诚恳的性格的特质。”

“瓦辛，”我喊道，“您使我高兴！我所惊异的不是您的智慧，让我惊异的是，以您这样纯洁的人，比我站得那样无限高的人，怎么会和我在一起走路，那样自然而且客气地说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瓦辛微微一笑。

“您太恭维我，那只是因为您过于喜欢抽象的谈话的缘故。您大概在这之前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沉默了三年。我在三年内准备着说话……您自然不会把我视为傻子，因为您自己太聪明，虽然我的行为是笨得不会再笨了，但是您会认我是一个小人！”

“小人吗？”

“是的，一定是的！请您说，您会不会暗中看不起我，因为我说了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还自夸是一个农奴的儿子？”

“您把自己折磨得太厉害了。如果您认为说错了，只要第二次不说就好了。您的前面还有五十年的时间。”

“我知道我应该和人们少说话。一切荒唐行为中，最卑鄙的就是博取别人的欢心。我刚才已经把这话对他们说过，现在又要博取您的欢心！但这里是有区别的，有没有呢？如果您明了这个区别，如果您能够了解它，那么我要感谢这一时刻。”

瓦辛又微微一笑。

“如果您愿意，可以到我家里去坐坐，”他说，“我现在有了工作，很忙，但是您来坐坐，会使我觉得快乐的。”

“我刚才从您的容貌上判断出，您是过于坚强，而且是不好相处的人。”

“这也许很对。我认识令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那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卢加……瞧，克拉夫特停下来了，好像在等候着您。他得转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跑到克拉夫特面前去。我和瓦辛说话的时候，克拉夫特一直在前面走着。我们默默地走到他的住宅那里去。我还不愿意，而且不能和他说话。克拉夫特的性格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态度温和。

第四章

一

克拉夫特以前在什么地方供过职，同时还给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帮忙（有报酬地帮忙）办理一些私人的事务，这些事务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承接的。我认为极重要的是，克拉夫特既然和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一定知道许多在我看来十分有趣的事。我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知道，她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太太。我上中学时住在他家里许多年，她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在他家里长大，很受他宠爱。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克拉夫特甚至“被委托”把什么东西转交给我。我已经等了他整整的一月了。

他住在小小的寓所里，一共有两间屋子，完全是独立的。因为他现在刚回来，甚至连仆人都没有，皮箱虽已打开，但没有收拾好。东西在椅子上乱放着，沙发前面的桌上摊放了手提包、旅行小箱、手枪等物件。克拉夫特走进去的时候，露出十分忧虑的神情，似乎完全忘记了我。他也许没有觉察出，我在路上没有和他谈过话。他立刻动手寻找什么，但是偶然朝镜子看了一下，就止了步，仔细端详自己的脸，有整整的一分钟之久。我虽然看出了这个特别的样子（后来也记得十分清楚），但我自己心里也很忧愁，有点混乱。我没有力量集中自己的思想。有一瞬间，我忽然想就此走开，把一切事情就这样搁下来。实际上，这一切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就是自找麻烦吗？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也许只是由于一种情感的作用，竟浪费许多精力到没有价值的琐碎事情上去，同时自己前面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候着。

但是，从杰尔加乔夫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看，又显然表明我没有能力去干大事。

“克拉夫特，您还要到他们那里去吗？”我忽然问他。他慢吞吞地转身向我，似乎不大明白我的意思。我坐到椅上去了。

“您饶恕了他们吧！”克拉夫特忽然说。

我自然觉得这是嘲讽的话，但我在仔细看了一眼以后，在他的脸上看出了一种奇特的，甚至惊人的朴实，甚至使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正经地请我“饶恕”他们。他把一张椅子放在我身边，自己也坐了下来。

“我知道，我也许是一切自尊心的混杂物，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开始说，“但我并不请求饶恕。”

“也完全不用向任何人请求啊。”他轻轻地正经地说。他说话总是轻言细语，显得慢吞吞的。

“就算我归罪于自己……我是喜欢归罪于自己的……对不起，克拉夫特，我在您这里尽是胡说八道，请您饶恕我。请您告诉我，难道您也是这个小组织里的人吗？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

“他们不比别人愚笨些，也不比别人聪明些；他们是疯子，和大家一样。”

“难道大家全是疯子吗？”我转身问他，不由得露出好奇来。

“现在好一点的人全是一些疯子。只有那些不上不下和无能的人才寻欢作乐……不过，这些都不值得讲的。”

他一边说，一边似乎向空中看望，刚开始说了几句，又停住不说了。特别令人惊愕的是他声音里的一种忧伤。

“难道瓦辛也和他们在一起吗？瓦辛这人是有智慧的，而且有道德的观念！”我喊着。

“道德的观念现在完全没有了，突然一点也没有，主要的是好像从来没有过似的。”

“以前没有吗？”

“最好不必去谈它。”他说着，显然露出疲乏的样子。

他那忧郁、严肃的样子打动了我。我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惭，就开始说一些他比较愿意听的话。

“现在的时代，”他自己开始说，在沉默了两分钟以后，还是向空中看望着，“现在的时代……那是以黄金为核心和冷漠的时代，嗜好粗蛮、懒惰，没有能力做事，需要一切现成东西的时代。谁也不去沉思，不大有人会体验出理想来。”

他又刹住了话头，沉默了一会。我倾听着。

“现在大家砍伐俄罗斯的树林，破坏它的土地，使它变为荒原，供卡尔梅克人作为牧地用。要是出现一个怀有希望的人，种起树来，大家全笑了：‘难道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另一方面，那些期待幸福的人们议论着千年以后将会有什么情形。贴近现实的理想完全丧失了。大家好像住在客店里，准备明天离开俄罗斯，大家都得过且过……”

“等一等，克拉夫特，您说‘有人顾虑千年以后的情形’。那么您的绝望……对于俄罗斯命运的绝望……难道不也是一样的顾虑吗？”

“这是……这是一个极紧要的问题，只有这一个问题是紧要的！”他气愤地说，迅速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哎哟，是的！我竟忘记了！”他忽然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惊疑地看着我。“我叫您来是为了点事情……看在上帝的面上饶恕我吧。”

他好像忽然从梦中醒来，几乎感到惭愧，从放在桌上的皮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

“这就是我要转交给您的。这个文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开始神情专注地用极干练的神色说着。后来过了许久之后，回想起来，我还对于他这种能力深为惊愕：他竟能在这种时候，那样和蔼地关心别人的事情，那样安静而且坚强地讲述着这件事情。

“这是斯托尔别耶夫所写的一封信，正是他死后留下的遗嘱，才引发了韦尔西洛夫和索科利斯基公爵们的官司的。这案件现在正在法院里审理着，大概结果会于韦尔西洛夫有利，因为法律站在他的后面。然而，立遗嘱的人在两年前所写的这封私信里，自己表示出他的真正意旨，或者不如说是愿望，所表示出来的大概于公爵们有利，而于韦尔西洛夫不利。至少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在辩论遗嘱时所根据的几点，在这封信里可以取得有力的支持。韦尔西洛夫的对手可以出许多钱换来这个文件，虽然它并没有法律上的决定的意义。承办韦尔西洛夫事务的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即安德罗尼科夫）把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里，在死前不久时候，把它交给我，吩咐我‘仔细保存着’，也许他预感到自己的要死了，因此为这个文件担心。我现在不愿意判断阿列

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对于这件事情的用意，说实话，我在他死后曾处于一种痛苦的迟疑不决的状态中，那就是叫我如何处置这个文件，特别在这案件快要在法院中裁决的时候。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她是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生前很信赖的人。在三星期以前，她写信给我，坚决地让我把这份文件转交给您。这大概（她的说法）和安德罗尼科夫的意旨相合的。瞧，就是这封信，我现在能够交给您，我觉得十分高兴。”

“请问您，”我说，被这样突如其来的新文件弄得惶惑了，“现在叫我怎样处置这封信呢？叫我怎么办呢？”

“这是您的自由。”

“那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自由，您自己也晓得的！韦尔西洛夫正等候这笔遗产……您知道，他没有这笔遗产的帮助会完蛋的……但是忽然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文件！”

“它只存在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

“真是这样吗？”我认真地望着他。

“如果您在这件事情上自己不能想出怎样处置的办法，我还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转交给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否则我就会断绝韦尔西洛夫的一切希望，成为背叛他的人……从另一方面说，我把它交给韦尔西洛夫，就会把无辜的人们推到贫穷的处境当中，同时又使韦尔西洛夫处在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遗产，要么沦为窃贼。”

“您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

“请问：这个文件在法律上有没有最后的决定的性质？”

“不，没有的。我是一个不成名的法律家。对方的律师自然会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文件，从这里面取出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来，但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却认定，这封信即使呈上去，也不会有很大的法律意义，所以韦尔西洛夫总归会打赢官司的。这个文件也不过能起到所谓良心上的作用……”

“这就是最重要的啊，”我插上去说，“因此韦尔西洛夫会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他也许会把这文件销毁，那时候便可免除一切的危险。”

“您有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他会这么做，克拉夫特？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也就为了这事才上您这里来的！”

“我觉得，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上都会这样做的。”

“您自己也会这样做吗？”

“我并不领取遗产，所以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好吧，”我说，把信往口袋里一塞，“这件事情现在暂时这样了结。克拉夫特，您听着：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曾经告诉我许多事情，她说，您，只有您一人能够把半年前韦尔西洛夫和阿赫马可夫一家人在埃姆斯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等候您，像等候太阳，它一直在我身上照耀着。您不知道我的处境，克拉夫特。我求您把所有的事实全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

“我真奇怪，怎么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自己没有告诉您。她可以从安德罗尼科夫听到一切的。不用说，她自然已经听到过，而且也许比我知道得还要多些。”

“安德罗尼科夫自己对于这件事情都弄不清楚。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就是这样说的。大概这件事情谁也不会弄明白。在这事上，连魔鬼都感到棘手的！我知道您当时自己在埃姆斯……”

“我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但是所有我知道的，我很愿意讲出来，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使您满意。”

二

我现在不想把他所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只是简单扼要地写出大概的内容。

一年半以前，韦尔西洛夫通过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介绍，成为阿赫马科夫家中的朋友（大家当时全住在国外，在埃姆斯），他先是给阿赫马科夫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位将军，年纪并不很老，但是在结婚后的三年内，因为好赌，已经把他夫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丰厚的嫁妆都输光了，又由于不节制的生活曾经中过风。他神志清醒以后，到国外养病，渐渐地好转了。至于为什么住在埃姆斯，那是因为他前妻所生的女儿住在那边的缘故。这位姑娘是有病的，年约十七岁，得了肺病，但是听说相貌十分漂亮，脾气却有点古怪。她并没有嫁妆。他们照例把希望寄托在老公爵身上。据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善心的后母。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姑娘和韦尔西洛夫特别要好。当时他还在宣传一些“狂热的思想”。按照克拉夫特的说法，是宣传一种新生活，“怀有一种极崇高的宗教的情绪”——这个奇

怪的，也许是嘲笑的说法，出自安德罗尼科夫之口。我是后来听人说的。然而，有趣的是大家后来都不喜欢他了。将军甚至很怕他。克拉夫特完全没有否认那个谣传：韦尔西洛夫成功地使这位有病的丈夫确信，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对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怀有好感（公爵当时已经离开埃姆斯到巴黎去了）。他当然不是直接地说出来，却“照例”用些谗言、诱导的话语以及各种转弯抹角的花样，“他对于这个是很拿手的”。克拉夫特这样说。总而言之，克拉夫特认为他是一个骗子和天生的阴谋家，而且宁愿认为他是这种人，也不愿把他当作确乎怀有高尚的或独特思想的人。我在听克拉夫特介绍之前就已经知道，韦尔西洛夫起初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但后来却渐渐地和她闹翻了。这场把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从克拉夫特那里打听出来，但是说到他们两人在友谊以后发生互相的仇恨，这是大家都可以证明的。后来出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有病的女儿显然恋上了韦尔西洛夫，或是迷上他身上的什么惊人之处，或是被他滔滔不绝的言论燃起了激情，或是出于我不理解的原因，但大家都晓得韦尔西洛夫有一个时候差不多整天在这个姑娘旁边逗留着。结果是姑娘忽然对父亲宣布，她愿意嫁给韦尔西洛夫。这事确曾发生过，是大家都能证明的，克拉夫特呀、安德罗尼科夫呀、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呀，甚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一次在我面前也说过的。大家还说，韦尔西洛夫不但自己愿意，而且甚至坚持地要求和姑娘结婚，又说这两个年龄不相当的男女，老男少女的结合是互相情愿的。但是，这个想法却把当父亲的吓坏了。他随着对于以前深爱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嫌恶程度的增进，几乎开始崇拜他的女儿，特别是在中风以后。可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自己成为反对这婚姻的最激烈的人。于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秘密的，十分不愉快的家庭的冲突、辩论、气恼，总之是一切丑恶的事情。做父亲的看见他心爱的、被韦尔西洛夫“弄得神魂颠倒”（克拉夫特的说法）的女儿那

股顽强劲儿，开始让步了。但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仇恨难消，继续反对。正是这一点开始把人们引入迷津，谁也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下便是克拉夫特根据所得的材料而做的猜测，但到底不过是猜测而已。

韦尔西洛夫好像用了别出心裁的、巧妙而且无懈可击的手段给年轻女郎一个暗示，仿佛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之所以不赞成，是因为她自己爱上了他，对他吃醋，追求他，实施各种阴谋，而且已向他表示过爱情，现在准备烧死他，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总之，全是这一类的话。最糟糕的是，他好像把这话也对那父亲，那个“不忠实”的妻子的丈夫“暗示”过，还说公爵不过是消遣消遣罢了。家庭里自然开始了整个的活地狱的情景。根据另一些传说的材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很爱自己的女儿，现在被人家造谣中伤，还加上对有病的丈夫的感情起了裂痕，便陷入悲痛中了。不过，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令我痛心的是，不但克拉夫特深信这种说法，而且我自己也相信的（对于这个我已经听见过了）。有人说（据说是安德罗尼科夫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听到的），韦尔西洛夫在这之前，也就是在和年轻女郎产生情感之前，曾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表示过爱情，而她呢，本来是他的好友，甚至在一段时间很称赞他，但经常不相信他，反对他的言论，对于他这一次的爱情表白，竟以非常激愤的态度回应，恶毒地取笑了他一顿。他预料到她丈夫将有第二次中风，因此径直向她提议，让她做他的妻子，但她简直把他从身边赶走了。所以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看见他如此公开地想和她的女儿缔结婚姻，必然对他恨之入骨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莫斯科把这一切告诉给我听的时候，她同时相信这两个说法，也就是把这两个传说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可谓是la haine dans l'amour（法文，译为“爱恨交加”），双方都在恋爱中受到自尊心的挫伤云云。总

之，有点像某种极微妙的爱情瓜葛，外加上卑劣的阴谋。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自己从小就被爱情小说填塞得十分饱满，日夜诵读着，虽然她具有很好的性格。结果她心中浮现出了韦尔西洛夫显明的卑劣行为，虚伪和阴谋，阴暗而且讨厌的一些东西，被揭发出来了，尤其因为结局确实非常的悲惨：那个可怜的热情似火的女郎服毒自杀了，据说吞食了含磷的火柴。不过我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最后这个谣传是否确实，至少大家都在竭力掩盖此事。姑娘只病了两星期就死了。因此吞食火柴的事便成为疑案，但克拉夫特坚信着。姑娘的父亲不久也死去了，据说是因为忧伤引起了第二次的中风，不过这至少是在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女郎出殡以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从巴黎回到埃姆斯，在花园里当众打了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但韦尔西洛夫并没有提议决斗，相反却在第二天就出现在散步的地方，好像没事人似的。当时大家全不理他了，在彼得堡也是如此。韦尔西洛夫虽然有些相识的朋友，但完全在另一个圈子内。他的交际场上的朋友们中间，大家全责备他，虽说很少有人了解全部的底细，只知道年轻女郎殉情和挨耳光之类的事。可能充分了解情况的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得最多的是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早就和阿赫马科夫家有事务上的关系，特别是为了办一件事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接近。但是，所有这些秘密他甚至都瞒着家人，只对克拉夫特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泄露了一点，而且还是出于必要的原因。

“主要的是现在有一个文件，”克拉夫特最后说，“是阿赫马科娃夫人最怕的。”

以下就是他针对这个文件所讲的情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一不谨慎，在老公爵（也就是她的父亲）到国外治疗他的中风病的时候，极秘密地给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对

她的名声极为不利的信（她十分信任他）。据说，那时候在日见痊愈的公爵身上确实出现了一种乱花钱的倾向，几乎是恣意挥霍自己的钱财。他在国外开始买一些完全无用的却很昂贵的物品，比如绘画、花瓶之类；还赠送或捐出一大笔款子，也不知做什么用，甚至还捐给当地的各种机关里。他几乎用巨款胡乱地从一个俄国的纨绔子弟手里买下一处已破产的且涉讼经年的田产。后来，似乎还真有开始续弦的念头。就为了这一切事情，在父亲病中没有离开他一步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给律师和“老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咨询的信：“依照法律能不能宣告公爵应受到监护，或者属于民法上无权处理家务的人？如果可以，那么如何可以做得不出乱子，使任何人不能加以责备，同时还要顾及父亲的情感……”等等的话。据说，安德罗尼科夫当时给她做了一番解释，劝她不要贸然从事。后来公爵完全康复了，也就不能再抱有这种见解，但是那封信还留在安德罗尼科夫手里。如今他已经死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想起了这封信：如果它在死者的文件内被发现，落到老公爵手中，他一定会把她永远驱逐出去，不肯遗给她财产，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不会给她一个戈比的。一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不相信他脑子健全，甚至打算宣布他人疯了，这个如同绵羊一般温顺的人，立刻就会变成像野兽一般凶狠。而她由于赌徒丈夫所干的好事，自从守寡以后就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只好依靠她父亲一人。她希望从他那里取得一笔新的妆奁，和第一次一样阔绰的妆奁。

克拉夫特不大知道这封信的下落，但他指出，安德罗尼科夫“从来不撕碎有用的文件”，此外，他虽然足智多谋，但也“心慈手软”。（克拉夫特既然如此敬爱安德罗尼科夫，但对于他仍具有十分独到的见解，简直让我感到吃惊。）但是，克拉夫特到底相信，那封有损名誉的信件会落到韦尔西洛夫的手中，因为他和安德罗尼科夫的遗孀及子

女极为接近。大家都知道她们一定已经把死者遗下来的所有文件立刻全都交给韦尔西洛夫处置了。他还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知道那封信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她怕的就是这一点，心想韦尔西洛夫会立刻把这封信送到老公爵那里的。她从国外回来后就在彼得堡寻找这封信，到安德罗尼科夫家里去过，现在还继续寻找，因为她到底还存着希望，也许这封信并不在韦尔西洛夫手里。她到莫斯科去，也专门为了这个目的，恳求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存在她那里的文件里寻觅一下。关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这个人，以及她和死者安德罗尼科夫之间的关系，是她新近回到彼得堡以后才打听出来的。

“您以为她没有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找到吗？”我问道，我有自己的用意。

“如果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甚至对您都没有透露出来，那么也许并没有在她那里。”

“那么您以为这文件在韦尔西洛夫手里吗？”

“大概是的。但我不知道，一切都有可能的。”他说着，露出显著的疲乏。

我停止再盘问下去，而且还有什么意思呢？主要的一切已经被我弄清楚了，虽然里面有许多缠搅不清的地方，但我所惧怕的一切都已被证实了。

“这一切像一场梦，荒唐透了。”我说，露出深刻的忧愁，起身去拿帽子。

“您很珍爱这个人吧？”克拉夫特问，就在那一刻，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明显的深深的同情。

“我早就预感到，”我说，“不会从您这里完全弄清楚的。现在剩下的希望就是阿赫马科娃了。我也只能指望她了。我也许要到她那里去，但也许不会去。”

克拉夫特带点惊疑的神色看着我。

“再见吧，克拉夫特！为什么要钻到不喜欢您的人们那里去呢？还不如断绝一切！”

“然后呢？到哪里去？”他带点儿阴郁地问，朝地下看着。

“到自己天地那里去，到自己天地那里去！断绝了一切，到自己天地那里去！”

“到美国去吗？”

“到美国去！到自己天地那里去，到自己一个人那里去！我的‘理想’就在这里啊，克拉夫特！”我欢欣地说。

他似乎好奇地看着我。

“您有这个地方，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吗？”

“有的。再见吧，克拉夫特，我很感谢您。这样打搅您，真是抱歉之至。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上面，要是在我自己的俄国持有您这样的看法，那我一定要打发所有的人都见鬼去：滚你们的蛋，你们尽管要阴谋，互相争斗，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您再坐一会吧。”他突然说，在已经把我送到门前的时候。

我有点惊异，回转身来，又坐了下来。克拉夫特坐在对面。我们相视而笑——这一切现在仍然历历在目。我应该很清楚，当然我对他的举止好像有点奇怪。

“克拉夫特，我喜欢您的一点，那就是您是极有礼貌的人。”我忽然说。

“是吗？”

“因为我自己不大懂得礼貌，虽然我愿意懂得它……不过也没什么，受别人侮辱也许更好，至少可以使我摆脱爱别人这种不幸。”

“您每天里最喜欢哪一个时间段？”他问，显然没有听我说话。

“哪一个时间段？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晚霞。”

“是吗？”他有点特别好奇地说，但立刻又沉思起来。

“您又要到哪里去吗？”

“是的……我要离开这里。”

“很快吗？”

“很快。”

“难道到维尔诺去还需要手枪吗？”我问他，完全没有别的意思，甚至连用意也没有！随便地问，因为那支手枪正在我眼前闪耀了一下，同时我又难于说出什么话来。

他转过身来，盯着手枪。

“不，我没有什么用意，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如果我有手枪，我要藏到什么地方去，把它锁起来。你知道，这真是会诱惑人的！我也许不相信自杀会传染的，但是如果这东西尽放在眼前——有的时候真是会诱惑你的。”

“不要说这些……”他说着，然后从椅上立起来了。

“我不是讲我自己，”我补充地说，也立了起来，“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即使给我三条性命，我也会嫌少。”

“您就好好地活下去吧。”他似乎脱口说了出来。

他精神恍惚地笑了笑，真是出人意料，居然径直走到前屋里去，好像要赶我走似的，当然，他并没有注意自己所做的事。

“希望您诸事成功，克拉夫特。”我说，在已经走到楼梯上的时候。

“有这个可能。”他坚定地回答。

“再见吧！”

“这也有可能的。”

我现在还记得他最后投向我的那个目光。

三

他就是这样的人，几年来使我的心为他而跳跃的，就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期待从克拉夫特那里得到什么呢？难道是这些新闻吗？

我从克拉夫特家里出来，很想吃东西。天色已近黄昏，但我还没有吃饭。我就在彼得堡区的大马路上，走到一家小饭馆里去，为了只想花二十戈比，至多不过二十五戈比，再多是我当时无论如何不肯花的。我要了一份汤，记得吃完以后，就坐在那里向窗外看望。屋内有许多人，发出烧焦的油味、小饭馆的餐巾味和烟味。在我的头上，一只鸣声难听的黄莺，阴郁地、沉思地用鼻子撞啄着笼底。隔壁的弹子房里发出喧嚷的声音，但我却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夕阳的晚霞（我不喜欢晚霞）勾起了我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完全和那个地方不适合的感觉。我眼前老是恍惚地看到母亲静谧的眼神。她的可爱的眼睛，一个月来尽这样畏葸地偷看我。最近以来，我在家里时常发脾气，多半是针对她的。我想对韦尔西洛夫说出一些不逊的话语，但是不敢，因此依照我的卑劣的习惯，只好去折磨着她。我甚至把她吓得太厉害了：她时常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走进来的时候，用那种哀求的眼神望着我，生怕我做出什么激烈的举动来……很奇怪的是，我现在在饭馆里第一次认真地思索为什么韦尔西洛夫对我称“你”，而她却对我称“您”。我以前也曾惊异过，且生出于她不好的印象，但是现在似乎想得特别深，于是一些奇怪的思想一个跟着一个流到我的大脑里来。我坐在那里许多时候，坐到天完全黑为止。我也想起妹妹来……

对于我来说，这是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我必须作出判断！难道我没有判断的能力吗？既然他们都鄙弃我，那么跟他们决裂又有什么困难呢？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她们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抛弃的——不管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事实：这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就是说，还在我年幼时匆匆一现，便成了我命中注定的推动力，我就从这里起开始有了意识。如果我当时没有遇见他，也许我的才智，我的思想的方式，我的命运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尽管命运注定了我拥有这样的性格，尽管我终究避免不了这种性格。

但结果却发现，原来这个人只是我的幻想，儿童时代的幻想。我自己将他虚构成这样，其实他是另一种人，远比我想象中的低下。我现在来找的是一个纯洁的人，而不是这个人。我在婴孩时，在看到他的那个短短的瞬间，竟永远地爱上了他，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永远”是应该消失的。如果将来篇幅允许的话，我会描写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这是一个极空虚的故事，里面找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但我在那里竟堆砌成了整整一座金字塔。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被窝里开始建筑这金字塔，那时我一面睡着一面可以哭泣与幻想——哭些什么？想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哭人家把我抛弃了？哭人家折磨我？但是人家只折磨我一点点，只有两年，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那时候他把我塞进去以后，就永远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折磨我，相反地，连我自己都骄傲地望着同学们。我真是看不惯这种自怨自艾的孤儿的样子！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些孤儿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些私生子，那些被遗弃的，总之是一切无价值的、一点也不使我怜惜的人们，忽然庄严地在群众面前排列着，开始哀怜地却又像教训似的呼号。意思是说：“你们瞧人家这样对待我们！”我真想把这些孤儿们痛揍一顿。在这龌龊的公式化的社会里，谁也不明白沉默会显得比这个还要体面十倍：何必去呼号，更不值得埋怨。既然你们已经开始埋怨，那么只能说明，你们这些私生子活该这样。这就是我的看法！

然而，可笑的并不是我以前“躺在被窝里面”幻想的那种情景，而是我为了他跑来，还是为了这个被虚构成的人，而几乎忘记了我的主要目的。我跑来帮他打破谣言，击败敌人。克拉夫特所说的那个文件，这女人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她那样惧怕着，害怕它会摧毁她的命运，使她陷入穷困境地的那封信，她猜到已落在韦尔西洛夫的手里——原来并不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是缝在我身旁的口袋里！我自己缝的，全世界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关于那个文件原来在浪漫派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保存”着的，她认为必须交给我而不应该交给别人，那只是她的看法和她的主意，我不必加以解释，也许以后我会顺便讲一下，但我得到了如此意料之外的武器后，就不由得想来彼得堡了。当然我只打算暗中帮助这个人，既不想挺身而出，也不愿露出热烈的感情，更不希望他的恭维和拥抱。我是永远不愿意责备他什么的！我爱上了他，从他身上创造了一个荒诞的理想。这是不是他的错呢？我甚至，也许并没有爱他！他那古怪的思想，他那好奇的性格，他的一些阴谋和奇遇，还有我母亲在他身边的那件事情。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已经无法阻止我行动了。我幻想中的偶像已经打碎，或许我已经不能再爱他，这就够了。那么，阻止我的究竟是什么？我究竟陷在什么东西上了？——这才是问题。结果证明：愚蠢的只是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并不要求别人诚实，自己却要诚实。我应该承认，缝在口袋里的那个文件，使我引起了不仅是想跑来帮助韦尔西洛夫的热烈的愿望。现在这对于我是太明显了，但我当时一想到就脸红起来。在我的眼前闪现着一个女人的影子，她是骄傲的、上等社会的人物，我将和她当面见到。她会看不起我，笑我，像笑老鼠一样，甚至根本想不到我是她的命运的主宰。这念头在莫斯科就使我心醉，尤其在我坐在到这里来的火车上时。上面我已经自己招供出来了。是的，我恨这女

人，但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猎物一样。这一切都是真的，确乎是事实。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孩子气，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幼稚。我现在描写的是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我坐在小饭馆里，在黄莺底下，决定当天晚上和他们决裂时，大脑里想到的一切。对于我刚才和这女人相见的一幕情景，忽然使我的脸上泛满了羞惭的红晕。可耻的一个相遇！可耻的、愚蠢的印象，而主要的是，更可以证明我没有办事的能力！我当时想，这只能证明我连在愚蠢的诱惑前面都站不住脚，然而自己刚才还对克拉夫特说，我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事情，即使我有三条性命，我也会嫌少的。我骄傲地说出这句话来。我把我的理想抛弃，而被拖进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里去，这多少可以原谅。但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东西乱窜，在每一件琐碎的事情上都会被吸引着。这自然是我自己的愚笨。倒霉的是，我竟鬼使神差地跑到杰尔加乔夫那里去，说上一大堆愚蠢的话，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瓦辛还要教训我，说“我的前面还有五十岁的年月，所以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地方”。他的反驳是很好的，我同意，且说明他具有无可争辩的智慧。它的好就在于它是极普通的，而极普通的一切是永远到了以后才能了解的，那就是在聪明或愚蠢的一切全已尝试过的时候。但是，我自己还在瓦辛之前就早已知道。我在三年前就已经对这个想法有了深刻的感悟，甚至不止于感悟。“我的理想”有一部分是包括在这里面的。这就是我当时在饭馆内思索着的一切。

我由于走路和思考而感到了疲乏，在晚上七点钟回到谢苗诺夫团的驻地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十分厌烦。天色业已黑暗，气候起了变化。本来很干燥，但突然刮起了一阵讨厌的彼得堡的风，这些恶毒的、尖锐的风，朝我的背上吹着，把周围的灰尘和砂土卷起。有多少脸色阴沉的平民百姓，办完事或干完活后匆匆赶回自己的角落里去！在这群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自己的阴郁和烦恼，也许并没有一

个共同的、一致的思想！克拉夫特说得好：大家全是一盘散沙。我遇见一个小孩，年纪那么小，不由得使人奇怪：这么晚了，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独自出现在街上？他似乎迷路了。一个村妇停下脚步，倾听他说话，但一点也没有弄明白，便摆着手走开，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我想走过去，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怕起我来，往前面跑开了。我走到家门时，决定以后永远不上瓦辛那里去。我走上楼梯的时候，我很希望遇见家人，却不希望韦尔西洛夫在家，因为我打算在他回家之前对母亲或我的可爱的妹妹说些亲切的话。我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差不多没有对她们说过一句特别的话。巧得很，他真的没在家……

四

我在这“笔记”里将这个“新人物”牵上舞台的时候（我说的是韦尔西洛夫），先顺便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无可重轻的履历。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容易明了些，又因为我无法预见在下文的叙述中，该把这份履历插在什么地方去。

他在大学里读过书，然后就加入骑兵营的卫队里去。后来和法纳里奥托娃结了婚，便辞职了。到国外去旅行，回国后在莫斯科过了一段吃喝玩乐的日子。妻子一死，就到乡下去，并在那里发生了和我的母亲的那段情史。后来在南方什么的地方住了很长时间。在欧洲战争时又服军役，但没有到克里木去，一直没有上前线。战争结束后辞职到国外去，并带着我的母亲同去，但把她留在柯尼斯堡。可怜的母亲有时带着恐怖的神情摇着头，讲述她当时如何一人带着小女孩住在那里有半年多，又不通晓当地的语言，好像在树林里一般，后来弄到身上没有一文钱。最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跑来找她，把她送回哥罗

德省的某个地方去。后来，韦尔西洛夫又当过第一届仲裁委员，据说十分尽职，但不久之后又离职，到彼得堡去办理各种私人的民事案件。安德罗尼科夫永远称赞他的能干，很敬重他，不过说他不了解他的性格。后来韦尔西洛夫又放弃了这件事情，跑到国外去，长期住下去，住了几年。开始和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发生特别亲密的交情。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经济状况有两三次起了根本的变化：有时完全陷入窘境，有时忽然发了财，又抬起头来。

现在，在我的笔记已经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决定把"我的理想"讲述出来。我用言语来描写，还是它产生以来的第一次。我决定对读者讲述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往后行文的明了起见。再说，如果我没有说清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我、鞭策我采取一步步的行动，那么不但是读者，就连笔者我，也会难于解释这些行为。由于我的无能，再加上我又属于"沉默型"的人，所以又陷入前面自己取笑过的小说家的"文采"里去了。在走进我在彼得堡的那段恋爱史和我在这里经历的各种可耻的意外事件的门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交代是必要的。但不是"文采"引诱我沉默至今，而是事情的实质，也就是事情的困难程度。即使是现在，在一切都已过去的时候，我仍感到要讲述这个"思想"，还有着无法克服的困难。除此之外，我必须把这思想写成当时的形式，那就是它当时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的，而不是现在，这已经是新的困难。有些东西几乎是无法言传的。那些最简单、最清楚的思想，恰恰也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如果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以前开始把自己的理想讲给别人听，我深信人们有许多时候会不了解他的。人们当时也真是没有了解啊。我说这话，并不打算把自己和哥伦布相提并论，如果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除了感到惭愧，别的什么也没有。

第五章

一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我请读者保持安静，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听我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理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成为和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并不是普通的富豪，而是像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出于什么原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以后再说。我首先要证明，我的目的可以达到。

事情是很简单的，所有的秘诀全在于：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

“我们听见过的，”有人会对我说，“这不是新奇的事情，德国每一个父亲都会把这套话对自己的子女说，但是你们的罗特希尔德却只有一个人（即巴黎已故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我讲的就是他），而父亲却有几百万呢。”

我可以回答说：“你们虽然听说过，但你们却什么也没有听出来。诚然，有一点你们说得有理：如果我说这事情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我忘记了补充说这也是最困难的。世界上一切宗教和道德都归属到一句话：‘应该从善和避恶。’似乎是再简单也没有了吧？但是你去做一件什么善事，再去避免你的一件恶行，你试一试看，行不行？这里也是如此。”

就为了这原因，无数的父亲在无数个世纪内会重复地说出成为整个秘密的这两句话，而罗特希尔德只有一人。也就是说：无论怎样，

父亲们所重复的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关于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他们无疑是听见过的。但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所需要的不是庸人的坚持不懈，也不是庸人的锲而不舍。

只要他这个父亲是庸人（我并不单指着德国人），只要他有家庭，他生活得和大家一样，费用和大家一样，义务和大家一样，你就不会成为罗特希尔德，而只能成为庸人。我十分清楚地了解，我只要一做了罗特希尔德，或者甚至只要希望成为罗特希尔德，这本身就表明，我已经超越了社会。

几年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有一个乞丐死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船里。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人们行乞，大家都知道他。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衬衫里缝着三千卢布的钞票。前几天我又读到一段乞丐的故事，他以前具有正当的身份，到各酒店里去伸手讨钱。后来他被逮捕，发现身上有五千卢布。从这类情形上面可以直接引出两个结论来：第一，要坚持不懈地积蓄，即使所积蓄的是一分一角的数目，渐渐地就会取得巨大的成果（时间是无关紧要的）；第二，即使是最简单的赚钱方法，只要锲而不舍，就能确保成功。

也许有很多人是可尊敬的、聪明的，又有自制能力的，但无论他们怎样拼命，手里总归不会有三千到五千块钱的，同时他们又很想有这笔钱。为什么这样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尽管都有这种愿望，但毕竟没有一个人的愿望会如此强烈，譬如说，在确实找不到其他赚钱方法的情况下，甘愿去做乞丐，他们也达不到如此顽强的程度——哪怕做了乞丐以后，也不会把头几个讨来的戈比给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买一块面包。然而，在这种积蓄的方法之下，也就是在行乞的时候，为了积下这许多钱，只好吃面包和盐，别的不能

吃。至少我这样了解。上面所说的两个乞丐一定是这样做法的，那就是只吃一样面包，而且露宿街头。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打算成为罗特希尔德；他们不过是纯粹的阿尔巴贡或普柳什金（阿尔巴贡，法国作家莫里哀所著《吝啬鬼》中的主人公；普柳什金，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死魂灵》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吝啬鬼），不过如此。但是，即使完全用其他方式，有意识地赚钱，如果要成为罗特希尔德，所需要意愿和意志力实不少于这两位乞丐。庸人是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在世界上，力量有许多不同，特别是意志和意愿的力量就更是如此。有的热度只能把水烧开，有的热度则能够把铁烧红。

这就等于修道院，等于戒律僧的修行。这里是情感，而不是理想。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一辈子穿着粗麻布，吃着黑面包，而身上却带着这许多钱，合不合乎道德？是不是变态？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单讲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在我发明了“我的理想”之后（当初它已经处于赤热的状态），我就开始试验自己能否受得了修道院和戒律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整整的第一个月内只吃面包和水。每天吃不到两磅半的黑面包。为了履行这件事情，我不得不哄骗聪明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和对我极好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我坚持要把饭菜端到我的房间去，这使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很生气，也使极有礼貌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生疑。我在房间里简直把饭菜扔掉：把汤倒在窗外荨麻丛里或别的地方，把牛肉拿去喂狗，或包在纸里，放到口袋中，然后到外面去扔掉，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行动。由于送进来的面包很少，远远没有两磅半，我便偷偷儿自己添买一点。我把这一个月熬受过去了，不过肠胃有点失调。从第二个月起，我便在面包以外添了一道汤，早晚喝一杯茶。老实告诉你们，我就这样度过了一年，身体感到完全健康和满足，而且精神饱

满，为此我在暗中感到欣悦。我不但不对于这些饭菜生出一点惋惜的意思，反而感到高兴。一年后，我深信我能忍受任何斋戒，便开始和他们一样吃起来，又到外面和他们同食了。我在满足了这个试验以后，就做第二个试验：在应该付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赡养费以外，我每月还领到五卢布的零用钱。我决定只用去这笔钱的一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试验，但是过了两年多，我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口袋里除去其他的钱以外，还放着七十卢布，是唯一地这样积蓄起来的。这两个试验的结果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我确认了我的愿望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再重复一遍，整个“我的理想”也就蕴涵于此，其余的只不过是细节而已。

二

但是，即使是细节，我们也不妨研究一下。

我叙写过我的两次的经验，前面已经提过。我在彼得堡做了第三个试验——到拍卖场去，一下子赚到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自然这不是真正的试验，不过是游戏，开玩笑而已。我只想提前干一点点未来要干的事，试一试我怎样走法，怎样开始行动。至于真正地着手进行，最初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决定暂缓到我完全自由的时候。我很明白，我无论怎样，最先总应该把中学念完（大学是我决定放弃的，前面也已经说过了）。无疑地，我心中是带着火气来到彼得堡的：我刚中学毕业，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忽然看见韦尔西洛夫的事情重又把我的注意力给吸住，使我想进行的事无限期地延缓了！但是，我虽然带着火气而来，到底对于我的目的是完全放心的。

我诚然缺乏经验，但我在连续三年都在周密的考虑，不可能有什么迟疑。我上千次地想象过我将怎样开头，现在我好像从天而降似的，忽然出现在我国的两大都市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我选择都市作为我的事业的发轫地，但出于某种考虑，我更看中彼得堡）。我就这样从天而降，完全是个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约束，身体健康，口袋里有一百卢布，作为最初的流通资本。没有一百卢布是不能开始的，因为没有它，甚至连取得最初步的成就也将遥遥无期。除去这一百卢布以外，大家已经知道，我有的是勇敢、顽强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全离群索居，并且严守秘密。离群索居是很重要的：我至死也不喜欢和人们有任何的私交或结盟。总而言之，我决定一个人实行我的“理想”，这是必须的条件。人们对于我是极难忍受的，我会在精神上感到不安，不安就会妨碍我实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在现在以前，关于我应该如何和人们交往这一层，在我一切的幻想中，总是设想得很聪明，但是一接触到实际，就永远显得愚蠢了。我要愤慨地、诚恳地承认这一层，我永远会在言语上自己招供出自己来，而且总是那样的忙乱，因此决定和人们少来往，从而让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心境平和，目的明确——这是稳操胜券的关键。

不管彼得堡的物价如何可怕，我一成不变地决定，伙食的费用决不超过十五戈比。我知道我会守住这句话的。关于吃的问题我想了许久，而且想得十分周到。譬如我决定连着两天只吃面包和盐，而在第三天上花去两天内积蓄下的东西。我觉得从健康上来看，这比永远吃十五戈比的最便宜的素斋更为有益。至于居住方面，我需要一个角落，简直就是角落，仅仅是为了在夜里能够睡觉，在天气十分不好的日子能够躲避一下。我决定住在大街上，必要时准备宿在夜店里，那边除了住宿以外还供给一块面包和一杯茶。我会把我的钱藏起来，为了在我的角落里或夜店里不被偷去，甚至连窥看都窥看不到，我可以

保证的！“担心别人偷我的东西？我还担心自己会去偷别人的呢。”有一次我在街上听见一个过路的人说着这句开心的话。当然，我只是以他的谨慎和机灵自比，偷窃则不敢想。不但如此，还在莫斯科时，从生出了这“理想”的最初一天起，我就决定连开典当或放高利贷的事我也不干：做这种事情的是犹太人以及那些既没有头脑又没有毅力的那些俄罗斯人在干。开典当或放高利贷这种事太一般了。

至于说到穿着，我决定准备两套：一套是普通的，一套是讲究的。备好以后，我相信可以穿得很长久。我用两年半工夫特地训练穿衣，甚至还发现了秘密：为了使衣服永远新颖，而且不旧，应该用刷子刷得越勤越好，每天刷五六次。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呢子是不怕刷子的，只怕灰尘和泥土。如果从显微镜里观察，灰尘就等于石头，刷子不管怎样硬，差不多还是羊毛。我同样地学会了穿靴：秘诀在于走路时应该留神一下，用整个靴跟放下去，尽可能地不要歪到旁边去。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学成了，以后就会无意识地这样走的。靴子用这种方法穿起来，平均地计算，会多穿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是两年来的经验。

接下来就开始研究如何行动了。

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身边有一百卢布，彼得堡有许多拍卖场，平价的商店，买卖旧货的小店和许多等钱用的人，所以在花了一个价钱买下了一样东西以后，即使用稍微高些的价钱，是不会卖不出去的。我花了两卢布零五戈比的资本买下了纪念册，转手卖出，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的纯利。这样的巨大利润赚来并不冒险：我从买主的眼神中看出，他是不会不买的。当然，我很明白这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我就在寻觅这类偶然的事件，就为了这个，决定住在街上。即使这类事件是很稀少，那也无所谓。我主要的原则，第一是不冒什

么危险，第二就是每天在我的日用消耗所费去的最小限额以外多少赚一点，为了使积蓄没有一天间断。

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全是幻想，您不了解世俗阶层，刚起步就会上人家的当。但是，我有自己的意志与性格，街头的学问也和其他的学问一样，只要坚持不懈，肯下功夫，只要有才干就能掌握。我在中学时，一直到七年级为止，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极好。何必把经验和街头的学问推崇到偶像的程度，而一定预言必遭失败呢！只有那些在任何事情上从来没有经验、没有开始生活过、没有准备好在一切上面忍受着的人们，才会永远说那些话。“一个人撞破了鼻子，那么别的人一定也要撞破它的。”不，不会撞破的。我有刚毅的性格，只要肯下功夫，什么都可以学会。如果你自强不息，始终保持敏锐的眼光，不断地思量与计算，在无限制的行动和奔走中，最后还是不懂得每天该如何去多挣二十戈比，——这难道可以想象吗？主要的是，我决定永远不贪赚大钱，永远只做一个很安静的人。在赚到了一两千卢布以后，我自然不能不放弃掮客和街头转卖的营业。我自然还不大晓得交易所、股票、银行业务等等的把戏。但我知道，而且像知道我有五个指头一样地清楚：到适当的时候，我会跟别人一样熟悉并精通所有这些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这种学问很简单，只要实际去做就能够学会。难道这种事还需要许多智慧吗？根本用不着所罗门的智慧！只要有刚毅的性格就行：技能、娴熟和知识就会自己找上来的。只要不让“愿望”中断。

最要紧的是不能冒险，而这一点恰恰只有性格刚毅的人才能做到。不久前，当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恰巧有一种铁路股票在市场上发行。凡是来得及购买的人们全赚了许多钱。有一段时间股票价格大涨，一个来不及购买或是贪心的人，看见我手里持有股票，也许会向

我提议把股票卖给他，另外加上几成的利润。我是一定会立刻卖给他的。大家自然全都笑我：意思是说再等一等，就可以赚十倍以上。话是不错，但我的利润已经放在口袋里，牢靠得多，而你们的利润还在空中飞翔。有人会说，这样是不会赚到许多钱的。对不起，你们错了，我国所有的科科列夫、波利亚科夫、古博宁（这三个人都是十九世纪俄国的资本家，他们出身于社会的底层，最后都成了俄国的第一代富豪）之流都错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真理：在赚钱方面，尤其是在积蓄方面，坚持不懈和锲而不舍远远胜于猎取暴利，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暴利。

法国革命以前不久，有个姓洛伊的人来到巴黎，搞了一个在计划上很伟大的事业（后来在实践过程中惨遭失败）。整个巴黎大为震动，大家抢着购买洛伊的股票，甚至到了非常拥挤的程度。许许多多的银钱在全巴黎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倒进那所认购股票的房子里去。但那所房屋也容不下这许多人，于是人们就挤在街上。各种身份、地位和年龄的人都有：无论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他们的子女、伯爵们、公爵们、娼妓，全都像被疯狗咬了似的，挤成了激愤的、疯疯癫癫的一群，什么爵位、阶级的偏见、骄傲，甚至名誉和声望全被踏成一堆烂泥。为了取得几张股票，大家肯牺牲一切（连妇女也包括在内）。后来改到街上办理，但是没有地方写字。有人向一个驼子提议，暂时把他的驼背借来当桌子用，以便填写购买申请书。驼子同意了，购买人数的多少是可想而知了。过了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大家全破产了，一切都破灭了，整个的理想飞散成灰，股票失去了一切的价值。谁赚了钱？唯有驼子一个人，就因为他没有买股票，却取得了现钱。我就是那个驼子！我有力量不吃东西，一分一分地积到七十二卢布。我的力量还够用在临到大众全被狂热包围的时候，自己立定脚跟，宁愿赚取牢靠的银钱，而不想发大财上面。我只

在琐碎的事情上斤斤计较，但是在大事情上便不是这样了。我时常觉得，我的性格不足以使我忍受小小的不适，甚至在产生了“理想”之后也是如此，但在大的忍耐上永远是够用的。早晨在我出去办事以前，母亲递给我冷却的咖啡的时候，我很生气，对她说了一些粗暴的话语，然而我这人竟能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单靠一些面包和水生活下去。

总而言之，不赚钱，不学会如何赚钱是不自然的事。同样不正常的是：在没有间断的平平稳稳的积蓄中，始终留意观察，头脑清醒，克己节俭，不断狠下功夫，在毅力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却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不正常的。乞丐用什么赚到钱——不就是用执着的性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吗？难道我还比不上乞丐？“最后，即使我达不到任何目的，即使我的计划不对，即使我要失败，我要弄得一团糟但我还是要做，而且勇往直前，因为我愿意这样做。”我在莫斯科时就这样说。

有人会对我说，这上面并没有一点“理想”，一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说，最后一次说，这里有无数的理想，无数新的东西。

我预感到一切反驳的话是多么的平庸，我在叙述“理想”的时候，也是多么的平庸。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连百分之一的意思都没有表示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太琐碎、太粗糙，而且空洞，甚至对于我的年龄来说，也显得太幼稚了。

三

现在只剩下对于“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合乎道德”等等的问题加以答复，那是我答应过我要回答的。

我担心的是，我会一下子使读者失望。我一面担心，一面又感到快乐。让大家知道吧：我的“理想”所追求的目的，并没有任何“报复”的情感，并没有一点儿拜伦式的东西——既没有弃儿的诅咒和哀怨，也没有私生子的眼泪。没有，真的没有。总之，要是我的笔记落到一个浪漫主义的太太的手里，她准会大失所望。我的“理想”所追求的整个目的——就是孤独。

“但是，要达到孤独的境界，根本不必拼命去当罗特希尔德。这跟罗特希尔德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就在于我除了要达到孤独的境界之外，还需要拥有实力。”

我得先说明一下：读者也许会对于我如此赤裸裸的自白吓得一大跳。他会憨厚地问自己：作者怎么不会脸红呢？我的回答是，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出版，大概要过了十年以后才会有读者，在一切已经显示到那种程度，一切都已经过去，且能证明用不着去脸红的时候。所以如果我有时在笔记里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语调而已。我的读者是虚幻的人。

不是的，我的“理想”并不是起因于我私生子的身份，尽管我的这种身份曾在图沙尔学校里遭到奚落，也不是起因于儿童时代的凄惨的岁月，不是报仇，也不是反抗的权利。成为我的“理想”的开端，一切的责任全在于我的性格。我觉得，我从十二岁起，那就是从产生正确的意识的时候起，就不再爱人了。并不是不爱，只是觉得他们讨厌。有时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忧伤，因为我甚至对于亲近的人也不能把一切表示出来，也是说虽然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愿意。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总是克制住自己，不说出来。我忧伤，还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不喜欢说话，不善于交际。另外，我早就看到自己身

上有一种特点，几乎是从小时候就有的，那就是时常责备别人的不是，过于喜欢责难别人，但在责难别人之后，又立刻冒出一个念头，一个使我感到痛苦的念头：“可能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的错！”我时常无缘无故地责备自己。为了不去解决这类问题，我自然寻觅孤独。再加上我无论怎样努力，但在与人交往中却得不到任何教益：我发现，至少所有和我同龄的人，所有我的同学们，他们在思想境界上都比我低，我不记得有一个例外。

是的，我是阴郁的，我不断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我时常想离开社会。我也许要给人们做好事，但时常找不到一点对他们做好事的理由。人们并不好得可以令我如此关注他们。他们为什么不直率地、坦白地走上前来，为什么一定要我自己钻到他们那里去呢？这就是我时常问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一点可以用我已经做过的一百件傻事来证明。我会对坦率的人报以坦率，而且会马上喜欢上他。我就是这样做的。但他们立刻欺骗我，带着讪笑把我拒之门外。那些人里最坦率的，得数那个幼年时打我最凶的兰伯特，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坦率的小人和坏蛋，而且他的坦率只是由于他的愚蠢。这些就是我来到彼得堡时的想法。

我从杰尔加乔夫那里出来的时候（天晓得为什么我会撞到他那里去），走到瓦辛身旁，用激越的欢欣的心神夸奖他。但是怎样呢？我就在那天晚上觉得我不大喜欢他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一夸奖他，便在他面前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然而，情况似乎应该相反：一个公平而豁达的人，以至于不惜损害自己而夸奖别人，这样的人在自身的尊严方面，几乎是超出任何人之上。这我是明白的，但到底不大喜欢瓦辛，甚至很不喜欢。我特意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读者已经知晓。我甚至带着悲苦和酸涩的情感回想起克拉夫特来，为了他亲自把我送出门

外，这样一直到了第二天，在关于克拉夫特的一切已经完全解释清楚，不必再生气的时候。从中学的最低年级起，同学里只要有人在功课方面，或在尖刻的回答方面，或在体力方面超越过我的，我立即停止跟他来往和说话。我并不是恨他或希望他倒霉，不过是背转身去不理他。我的性格就是如此。

是的，我一辈子渴望拥有实力，拥有实力加上孤独。我甚至还在年纪那样小的时候就幻想着它。在那种时候，如果有人弄明白我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准会对我当面发笑。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严守秘密的原因。是的，我努力幻想，至于无暇谈话；人家从这里判断我为人孤僻，又从我的心神不宁的样子推断出对我更为糟糕的结论。可是我白里透红的脸颊却证明了我的心智的健康。

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躺下来，钻进被窝里，独自处于完全孤独中，四围无人行走，且无声音，开始重新创造另一种方式的生活。最疯狂的幻想力伴着我一直到"理想"的发现为止。那时候一切的幻想由愚蠢而即刻变为合理，由小说的幻想的形式变为现实的推理的形式。

一切都汇合成一个目的。这些幻想以前就不很愚蠢，虽说它们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但也有是我所喜爱的……但这里就不列举了吧。

拥有实力！我深信有很多的人，如果知道我这种"毫无价值的家伙"竟会想拥有实力，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还要使他们惊异：在我的最初的幻想里，那就是几乎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一直想象自己出人头地，永远高人一等，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我再补充一句奇怪的自白：我的这个想法也许到现在为止仍未改变，而且我还要声明，我并不请求饶恕。

我的“理想”及其力量就在于：金钱是唯一的手段，它甚至会把微不足道的人变成高人一等的人物。我也许并非微不足道，但我从镜子里知道我的外貌会阻碍我，因为我的外貌是普通的。但是，如果我富有如罗特希尔德，那样的话，谁会来理会我的脸呢？只要我吹一声口哨，还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美貌的女子争相投怀送抱吗？我甚至相信，到头来她们自己都会打心底里把我看成是一个美男子。我也许十分聪明。可是即使我聪明十分，社会上也总会找到聪明十二分的人——我就糟了。然而，如果我是罗特希尔德，那么，那些比我聪明的人还能在我身边发生意义吗？人家不会让他们在我身边说话的！我也许会说俏皮话。但是我身旁有了塔列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著名的外交家——他圆滑机警，权变多诈，云谲波诡，是一位毫无原则的政客）、皮龙（法国作家，其著作以善于挖苦讽刺，并以此享誉文坛），我就被遮掩住了。不过只要我成为罗特希尔德——哪里还会有皮龙和塔列朗的地位？金钱自然就是一种专横的威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它的主要力量就在这上面。金钱会使一切的不平等归于平等。这一切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十分明白了。

你们自然会在这种想法中只会看到无耻的暴力，看到渺小的人胜过才智之士。我承认，这种想法肆无忌惮（因此才甜蜜诱人）。但是，随它去吧，随它去吧！你们以为我追求实力，一定是为了压迫和复仇吗？因为凡是庸人一定会这样做的。不但如此，我相信有好几千位天才和聪明人，如果忽然把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压到他们身上来，他们立刻就会受不了，就会做出像最庸俗的人那样的行为，把人们压迫得比谁都厉害的。我的理想并不是这样。我不怕金钱，它不能压倒我，也不让它来压我的。

我不需要金钱，或者不如说，我所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不是实力，我只需要实力可以取得，没有实力便无论如何不会取得的一切：那就是孤独的，而又心平气和的力量的感觉。这就是全世界奋斗着的自由的完全定义！自由！我终于写出这个伟大的名词……是的，独来独往的力量意识既迷人又美好。我有力量，我很安静。霹雳握在朱庇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的手中，但他是很安静的。时常会听见他发霹雳吗？傻瓜会觉得他睡着了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文学家，或是乡下傻女人放在朱庇特的位置上，那准会没完没了地打雷！

我推想着，只要我有了实力，我会完全不需要它。我可以使你们相信，我自己会到处自愿居于最后的位置上面。如果我是罗特希尔德，我会穿着旧大衣，拿着洋伞。街上人家推搡我，为了不被马车压倒我，我必须跳越过泥浆。这有什么要紧呢？在这种时刻，只要意识到我自己就是罗特希尔德，我甚至会高兴的。我知道我家里的饭菜也许为任何人家及不到，我家里有第一等的厨子。只要我知道这也就够了。我吃下一块面包和一片火腿，我会被我的感觉塞饱的。我甚至现在都这样想。

不是我想钻到贵族阶级里去，而是它想钻到我那里来；不是我追求女人，而是她们像水似的流来，向我提出女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庸俗的女人们”会跑来弄钱，而聪明的女人们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想了解我这个高傲、内向、对一切都很冷漠的怪人。我对这两种女人都会亲切相待，也许会给她们钱，但不会向她们索取什么。好奇会产生爱情，也许我就是在煽情。但我可以向你们担保，她们离开的时候，除了一些礼品，其他的一无所得。在她们眼里，我只会变得更加有趣。

……有了这种感觉我也就够了。

——引自普希金《吝啬骑士》中男爵的一句独白

奇怪的是，我还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这种情景了（不过，这是真实的情景）。

我不愿意，也不会压迫和折磨任何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想害某一个人，害我的仇敌，就没有人来阻止我，大家会为我效劳，这也就够了。我甚至不会对任何人报复。我永远惊异，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怎么肯接受男爵这个封号的？既然他没有这个封号就已经高出世上的任何人，那又要这个封号做什么？图些什么？“让那个傲慢的将军尽管和我在驿站上等候马匹的时候侮辱我。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会自己跑来套马，跳过来扶我坐到我那朴素的马车里去的！报上登载着国外有一位伯爵或男爵，在维也纳的一个铁路车站上当着众人面前，给当地的一位银行家穿鞋，而那位银行家竟庸俗得让他这样做。让那个可怕的美女（确是可怕的，有这类女人的）——就是那位高贵阔绰的贵族太太的女儿，在轮船上或什么地方和我偶然相遇时，斜眼看着我，翘起鼻子，带着一副轻蔑不屑的神情暗暗纳闷：瞧，这个卑微、难看的小人物，怎么敢到头等位置上来和她并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或者一份报纸？但是，如果她知道坐在她身旁的是谁！她会知道的，一知道，就会自己坐到我身旁来，那样的驯顺、畏葸、和蔼，寻觅我的眼神，为了我的微笑而喜悦……”我故意把这早期的图画插进去，以便更明显地表现我的理想。但这些图画是黯淡的，也许是平淡无奇的。只有现实才能证明我想法的正确。

有人会说，这样过日子是很愚蠢的：为什么不住旅馆，不置备阔绰的房屋，不宴请宾客，不制造声势，不结婚呢？但是，这样一来，罗特希尔德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了。而我“理

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也就会消失殆尽。我还在儿童时就背熟了普希金笔下那位“吝啬的骑士”的独白，就理想方面而言，比这句独白更高明的话，普希金再也没有写出过！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想法。

“但是，您的理想太低贱了，”有人会不屑地说，“金钱与财富！怎么能跟造福于社会、慈善的事业相提并论呢？”

然而，谁知道我将怎样利用我的财富？这一点旁人哪能知道呢？这几百万金钱从众多贪婪、肮脏的坏人手里，汇集到我这个清醒而刚毅、洞明世事的苦行者手里，这有什么不道德、有什么卑劣可言呢？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对于未来的幻想，所有这些预测，这一切现在还只像一篇小说。也许我白白地记载下来，还是留在脑子里面的好。我也知道，这些文字也许谁也不会读的，即使有人读到，他又是否会相信我也许吃不消罗特希尔德的那几百万的金钱的呢？并不是因为金钱压迫着我，而是完全另外的意义，完全相反的意义。在我的幻想里，我已经屡次把握住将来的那个时间，那时我的意识会得到十二分的满足，而实力似乎还远远不够。于是，不是出于无聊，也不是出于无端的烦恼，我会将所有我的几百万金钱送给人们，让社会去分配所有我的财富。而我呢，我要重新和低微的人们混在一起！也许甚至将变为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区别就在于，我的衬衫里不会发现有什么缝着的东西。我手里曾有过几百万，是我把它白白扔掉了。仅仅这个意识，就会如乌鸦一般在我的旷野里喂饱我的。根据《旧约全书》记载：时逢连年大旱之际，先知以利亚奉耶和华之伞，住在约旦河边，当时有乌鸦每天将饼和肉叼给他。我现在还乐于这样想。是的，我的“理想”就是一座堡垒，我永远而且在任何情形之下会躲藏在这里面，避开一切的人们，即使我成为死在轮船上的乞丐！这就是我的史诗！

你们要知道，我所需要的，恰恰是我的完整的邪道的意志，仅仅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有力量去拒绝它。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说，这只是诗意的幻想，如果几百万的金钱一到我的手中，我便永远不会轻易放走，也绝不会变为萨拉托夫的乞丐。也许我不会放走，我不过是描绘我大脑里的一个理想。但是，我要正经地补充：如果我在财富的积蓄上达到了罗特希尔德所有的数目，那么我会真的把这笔财富捐给社会的（但如果不到罗特希尔德的数目便难于实行了）。我也不会捐出一半，因为那样便成为一种庸俗的举动——我不过穷了一半，如此而已。要捐就完全捐出去，连一个也不剩，因为成为乞丐以后，我会忽然比罗特希尔德富有一倍的！如果没有人明白这意思，那不是我的错，我不会加以解释。

“这是苦行主义，是出于渺小和空虚的幻想！”人们会断言说，“这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是的，说老实话，一部分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但不见得是软弱无能的胜利。我真喜欢设想自己是一个才华匮乏的、中庸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微笑地说：你们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你们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陆军元帅和军法官，我不过是庸才和私生子，但到底比你们的地位高，因为你们自己是自愿的对此服从的。我承认，我把这种幻想推到了极致，甚至抹杀了教养的作用。但是我觉得，要是一个人没有教养，甚至品行卑劣，那就更妙了。这种夸张的幻想，当时甚至影响到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停止了求学，正是因为狂热的相信：没有学识似乎更能增添理想的美。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这一信念，因为学识对于理想并没有障碍。

诸位读者，难道思想的独立，哪怕一丁点儿独立的思想精神，对你们都有如此难堪的重负吗？凡是具有美好的理想的，即使是错误的

理想，也是有福的！但是，我信仰自己的理想。我不过是表述得不太好、不够娴熟、过于幼稚。当然，十年以后我会叙述得好一些。且把这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吧！

四

我的“理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庸俗和浅薄，那是我写作技巧的拙劣，并不是“理想”的过失。我已经提醒过，最普通的理想是最难了解的。现在我要补充的是，甚至连叙述也难些，况且我所描写的还是以前的形式里的“理想”呢。对于理想来说，还有一条相反的法则：那些庸俗的、仓促形成的理想会被了解得特别的迅速，而且一定会被群众、一定会被整个街头所了解的。不但如此，还被认为十分伟大，而且极有天才，但只是在它的出现的那天。便宜的东西是不耐用的。很快就被人理解的东西，只能表明它的平庸。俾斯麦（奥托·冯·俾斯麦，德国著名的外交家，以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为己任，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解决伟大的时代问题，不是靠言辞，不是靠表决的多数，而是靠铁和血。”因此，他也被称为“铁血首相”）的理想在一刹那间就成了伟大的理想，而俾斯麦本人也成为英雄了。然而，这样的迅速恰恰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妨等候俾斯麦十年，到那时再看他的理想所剩下的是什么，那位首相老爷自己还剩下些什么。我把这段与本题无关的话插进去，自然不是为了比喻，而同样是为了纪念（纪念我如何为太粗心的读者做解释）。

现在我要讲出两件荒唐事，以此彻底结束关于“理想”的表述，免得它再来干扰故事的发展。

夏天的七月里，到彼得堡来的两个月前，在我已经完全自由的时候，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去一趟，找一位搬到那里居住的老处女办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并不很有趣，所以不必详细描述。我当天回来时，在火车中看见一个容貌很丑的年轻人，穿得还不差，就是不大干净，脸上粉刺极多，皮肤浅黑，头发乌黑，属于那类邋遢的小伙子。他十分引人注目，因为每当火车到一个大站或小站，他都一定下车去喝伏特加酒。在旅途快结束的时候，他的身旁组成了一群极无聊的快乐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商人，也喝了一点酒，特别赞美这年轻人不断喝酒，而始终清醒着的本领。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旁听了很满意。这人很愚蠢，说很多话，身上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发出极难闻的气味。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听差。这人甚至和喝酒的年轻人打得火热，火车一停，必请他起身："现在该去喝伏特加酒了。"于是两人便勾肩搭背地走了出去。喝酒的年轻人几乎不说一句话，但是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是听大家说话，不断地嘻嘻笑着，直笑得口水四溅，而且还时不时——但总是出人意料的发出一种像"哎——唷——唷"之类的声音。这时他还把手指按在鼻子上面，显得十分滑稽。这把商人、听差和所有的人都逗乐了，于是大家放肆地大笑起来。有时人们在笑什么是不清楚的。我也走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点喜欢这个年轻人。也许因为他太明显地破坏大家所公认的成为公式化的一些礼节。总之，我不认为他是傻瓜。当时我就和他交谈起来，而且显得十分亲近。下火车时他约我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到特维尔林荫路上去玩。原来他以前还是大学生呢。我到了林荫路上，他教会了我怎样恶作剧。我们两人在所有的林荫路上走来走去，等到时间稍晚一点，看见了独身走路的正经女人，如果四周附近没有人，便立刻去缠住她，与她同行。我们不和她说一句话，他走在她这边，我走在她那边，我们好像完全没有看见她似的，用极安静的神色开始进行极不体面的谈话。我们不加掩饰地说着下流话，而且说得心安理得，

好像应该这样似的，讲得那样细腻，把各种龌龊的难堪的话都描述出来。那些话是一个最龌龊的色鬼的最龌龊的想象都想不出来的（所有这些知识我自然还是在学校里获得的，甚至在中学以前，但只是话语，不是行为）。女人很惧怕，想赶快地走开，但我们也加紧了脚步，继续我们的谈话。那位受害的女人无计可施，她又不能喊：因为没有证人，要去控告，又似乎有点奇怪。我们在这种恶作剧中混了八天工夫。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喜欢这样做。其实我并不喜欢，不过是随随便便地做着。我起初觉得这种举动十分别致，似乎超越了陈腐的常规，再加上我素来就对女人比较反感。有一次我对那个大学生说，卢梭在他的那本《忏悔录》里就承认过，他在少年时就喜欢偷偷躲在角落里，暴露出身体上通常遮掩住的部位，就这样等候走近过来的妇女们。大学生用“哎——唷——唷”的声音回答我。我看出他粗蛮得很，而且对于任何一切都不大感兴趣。我本来指望他有深藏不露的思想，但什么也没有。我找不到他的任何独特之处，有的只是令人压抑的单调。最后的结局完全出人意料：有一次，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在林荫路上缠住了一个行色匆匆而且有点慌张的姑娘，她年纪很小，也许只有十六岁，或者还小些，穿得十分干净、朴素，也许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着，现在做完事情以后回家去，家里有一个贫穷的，守寡的老母，还有一些小孩。然而，又何必怜香惜玉呢。刚开始时，那姑娘听见我们说下流话，便加快了脚步，低下头，脸上蒙着面纱，害怕得瑟瑟发抖，但她忽然停了步，把面纱拿下，露出一张并不难看，却极瘦削的脸（我记得还清楚），眼里闪出一种神采，对我们喊道：

“你们真是下流极了！”

我猜想她也许会哭出来的，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只见她挥起那小小的瘦弱的手臂，给了那位大学生一记耳光，而且打得干脆利落，就

那么啪的一声！他骂了出来，想扑过去，但我拦住他，姑娘逃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立刻吵起嘴来。我把我在这些日子里郁积在心头的不满全都说了出来。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笨蛋、庸俗的人，头脑空空，没有半点思想。他对我破口大骂（有一次我曾对他讲过我是私生子的身世）……于是，我们吵翻了，互相对唾了几口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天的晚上我很激愤，第二天还稍微有点气，到了第三天就完全忘记了。虽然后来有时我还想起这个姑娘，但不过是偶然的，一瞬间就过去的。只是到了彼得堡以后，在两星期以前，我忽然想起了整个的这幕话剧。一想起来，忽然使我感到惭愧，眼泪简直就从我的脸颊上流了下来。我自己折磨了整个的晚上，整整的一夜，现在还有点余痛。起初我不能了解，那时何以会这样卑劣而且这样耻辱地堕落下去，主要的是怎么会忘却这个事件，不惭愧，不后悔。现在我才理解到其中的原因应该归咎于那个“理想”。我可以简单地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了一点呆板的、永恒的、强烈的“理想”，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似乎离开了世界，退到沙漠中去，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会轻易地从主要的东西旁边溜走的。甚至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是永远可以找到借口。这段时间，无论我怎样折磨母亲，怎样羞辱妹妹，我似乎总会这样开脱自己：“唉，我是卑贱，但我毕竟有‘理想’，而她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理想”能够使我忘掉我的卑贱以及曾经受到的侮辱，但它似乎也能掩盖我的一切丑行。可以说，它既减轻了一切，同时又把一切在我面前遮挡住了，但对于事物的理解却如此分不清是非。当然，这甚至会损害到“理想”本身，更不要说其他的了。

现在再讲第二件荒唐事。

去年四月一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过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个宾客，并不很多。阿格拉费娜忽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宣布在厨房前的外间里有一个被遗弃的婴孩在那里啼哭，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新闻使大家感到惊奇。大家走出去，看见一只菩提树皮制成的小箱，小箱内有一个三星期或四星期大的婴孩啼哭着。我提起那只箱子放到厨房里，立刻发现了一张折叠好的纸条："亲爱的恩人，请你们帮助这个已受过洗礼的小女孩阿林娜吧，我们和她将永远替你们向上帝的宝座寄送我们感恩的泪水，祝您命名日快乐。两个你们不相识的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是素来受我尊敬的，但这一次却使我感到愤怒：他露出了极严肃的脸色，决定立刻将小女孩送到育婴堂去。我觉得很悲痛。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没有儿女。为了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永远觉得快乐。我谨慎地把阿林娜从小箱内抱出来，举到肩上。小箱里发出一种冲鼻的酸味，那是吃奶的孩子久不洗澡后常有的气味。我和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论了几句以后，忽然对他宣布我愿意把这小女孩收留下来，归我收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虽然具有温和的性格，这时却带着一点严厉的态度表示反对，后来虽然用玩笑的话收场，但把婴孩送到育婴堂去的意思却仍旧没有改变。不过事情倒依照我的意思做了。我们同一个院子里，不过在另一间侧屋里，住着一个很穷的木匠。这人年纪已老迈，喜欢喝酒。他的妻子却还不是很老，而且十分强健。他们结婚后，始终没有生育子女，在八年以后才生下了唯一的小孩，也是女孩，而且由于奇怪的幸运，也名叫阿林娜，但不久以前死去了。我说"幸运"，因为我们在厨房内争论时，这女人一听到这件事情便跑来张望，晓得她也叫阿林娜，十分感动。她还有奶水，便解开衣襟，给婴孩吃奶。我缠上她，求她把婴孩抱回家去，还说我可以每月给她钱。她怕丈夫会生气，只答应收留一夜。第二天早上丈夫答应了，还讲好每月给他八卢布。我立刻把第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他，他立刻把它拿去喝酒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还微笑着答应替我向木匠作

保（那笑容依然显得怪怪的），每月八卢布将由我如数交付，决不拖欠。我为了使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安心起见，想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他保存，但是他没有收。不过他既然知道我有钱，也就很相信我。我们两人一时的争吵，被这次互相的礼让抹平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句话没有说，但对我怎么会生出这种照顾小孩的心来感到奇怪。我特别珍重他们那种有礼貌的样子，因为他们两人并没有露出一点取笑我的意思，反而把这事情看得十分正经，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每天跑到纳斯塔西娅·罗季沃诺芙娜那里去，每天去三次，过了一星期还当面交给她三个卢布，背着她的丈夫偷偷给她的。我又花了三卢布置备了小被窝和尿布之类。但过了十天以后，阿林娜突然病了。我立刻请医生诊视，他开了张什么处方，我们便用他的这个药方去折磨这个小生命，整整忙乱了一夜，可第二天医生却说，我们请他请迟了，面对我的哀求（大概还附带着责备），他用正直的推托的口气说道：“我不是上帝。”这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个嘴上面都盖了一层细碎的斑疹。到了晚上她便死了，一双大黑眼一直盯着我，仿佛已经明白什么似的。我不明白我当时何以没有想到给这死去的孩子拍一张照片。但是，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相信，我不但哭了，而且简直出声号叫了一晚，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不得不跑来劝慰我，而且无论她还是她的丈夫，依然没有一点儿笑话我的意思。那个木匠钉了一口小棺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用布在棺材的四周镶上褶边，还放了一个美丽的小枕头。我买了鲜花，撒在婴孩的身上。就这样把我的可怜的婴孩送出去了。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至今还没有忘掉这个婴孩。过了一些时候，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甚至引起了我的很多想法。当然，阿林娜并没有花去我多少钱，连棺材、殡葬、医生、鲜花，还有付给纳斯塔西娅·罗季沃诺芙娜等费一概在内，一共用去了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到彼得堡去的时候，韦尔西洛夫寄给我四十卢布做路费，我又在临走时卖了一些小东西，这样就把这笔钱给补上了。因此

我的整个“资本”等于还是原封不动。“但是，”我心想，“如果我今后再这么偏离自己的路，那是走不远的。”从大学生的那段故事里可以判断出，“理想”会把你的印象弄得模糊不清，能引导人超越日常的现实。从阿林娜的那段故事里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形，那就是任何的“理想”都无力把人（至少是把我）迷失到这样的地步，使我面对某种令我压抑的事件而不肯毅然偏离自己的路，不肯为这一下子放弃我花了多年心血为“理想”所做的一切。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第六章

一

事情并非如我所愿，我碰到的不仅仅是母亲和妹妹两人：虽然韦尔西洛夫不在那里，但是母亲身边正坐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到底是外人。我那种出于宽容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一半。奇怪的是，碰到类似的场合，我的心境怎么会瞬息万变：掺一粒沙子或伤一根毫发，就足以冲散我的好心情，取而代之的则是坏心情。使我遗憾的是，我的恶劣的印象是不会很快就被驱散的，尽管我并不记仇。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瞥见母亲立刻匆忙地中断了她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之间好像很热闹的谈话。妹妹只在我到家前一分钟才下班回来，还没有从她的小屋内走出来。

这寓所一共有三个房间。中间的那间是大家平常起居的地方，或者称为客厅，是很大而且差不多是体面的。里面有柔软的红沙发，不过已经磨得很旧了（韦尔西洛夫不喜欢用沙发套），地上铺着一些地毯，还有几张桌子和没用的茶几。右边是韦尔西洛夫的房间，又小又窄，只有一扇窗。里面放着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没用的书和纸张。书桌前有一只也很破旧的软椅，弹簧业已折断，有个尖角向上面高高地突起。韦尔西洛夫经常被它顶得发出呻吟，咒骂不已。这间书房里还摆着一张柔软的、同样破旧的长沙发，上面铺了被褥，供他睡觉。他很厌恶自己的这间书房，看来他在里面好像什么事也不做，宁愿在客厅内闲坐上整整的几小时。客厅的左面有同样的一间小屋，母亲和妹妹睡在里面。客厅的入口连着过道，过道的尽头便是厨房，里面住着厨娘卢克里娅。她做饭的时候，烧焦的油味弥漫着整个

寓所。有的时候，韦尔西洛夫为了这厨房的臭味，大声地诅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对于这一层我十分同情他。我也讨厌这种气味，虽然它并不钻到我那里去。我住在上面屋顶底下的小屋内，要上那里去得爬一架很陡的、响声很大的小扶梯。我那里只有几样东西值得一提，那就是半圆形的窗户、极低矮的天花板、一只漆布面的长沙发。到了夜里，卢克里娅在这上面给我铺上被褥，还放好一个枕头。其余的家具只有两件：一张极简易的木板桌和一把有窟窿的木制椅子。

当然，我们家总还保存一点儿昔日舒适生活的痕迹，比如客厅里还有一盏很不差的瓷灯，墙上挂着一张好看的大木刻画——德累斯顿的圣母像，对面墙上悬挂着贵重的巨幅照片——照的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铜门。客厅的角落里还挂着一只大神龛，里面有古老的家传的神像，在其中的一个神像上（唯一的一个），饰有镀金的宽大银袍，就是母亲打算拿去典押的那个。在另一个神像上（圣母像），饰有镶珍珠的天鹅绒长袍。圣像前挂着一盏油灯，每逢过节的时候便点上。韦尔西洛夫对于神像显然十分冷淡，那是指着那些神像的意义而言的。他看到镀金的像饰上反映出的油灯光，有时不过皱了皱眉头，显然有克制地稍稍抱怨几句，说这会损害他的视力，但他并不阻止母亲点灯。

我平常总是默默地、阴郁地走进去，眼睛向一个角落里看望，有时竟不和人招呼，而且到家的时间永远比这次早，由她们把饭送到楼上。现在我走进去的时候，忽然说："您好呀，母亲！"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举动，虽说由于不好意思，这回我还是没法正眼看着她。我在屋子对面靠墙的地方坐了下来。我很疲乏，但并不想休息。

"这个没有学问的人还是跟过去一样，进门时一点规矩也没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我叽咕起来。她以前也尽说些骂人的话，这在

我和她之间已成为习惯了。

“您好呀……”母亲回答，由于我向她问候，似乎立刻显得慌乱了。

“饭菜早就准备好了，”她补充地说，几乎露出惭愧的样子，“汤可能有点凉了，肉丸我立刻叫人送去……”她匆忙地站起身来，到厨房里去。也许在这整整的一个月内，我第一次突然感到惭愧，为了她这般匆忙地站起来，为我服务，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原是我自己要求她做的。

“谢谢母亲，我已经吃过饭了。如果我不妨碍你们，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唉……没什么……怎么会妨碍呢？您坐吧……”

“您不要担心，母亲，我再也不会顶撞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了。”我坚定地一下子说了出来……

“哎哟，天呀，他可真是大量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索尼娅（注：索菲娅的爱称），亲爱的，难道你还称他为‘您’吗？他究竟是什么人，要对他这样尊敬，而且还从他亲生的母亲嘴里发出来的！你瞧，你在他面前竟弄得这样局促不安，真是丢人！”

“母亲，如果您用‘你’来称呼我，我的心里会很高兴的。”

“唉……好的，好的，我会的，我会的，”母亲忙乱起来，“我……我不是永远如此的……从此以后我知道了。”

她满脸通红。她的脸有时确实非常动人的……她的脸显得坦白，但并没有憨气，有点苍白，少了点儿血色。她的脸颊很瘦，甚至陷了进去，额上开始剧烈地簇拥起皱纹，但在眼旁还没有皱纹，一双真诚的大眼睛总是闪出安静、平和的光彩，我从第一天就被这种光彩所吸引着。我还喜欢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忧愁或被压迫的样子，相反的，她的容貌甚至是快乐的，如果她不这样时常惊慌，有时她其实是白担心：完全为了不相干的事情从座位上跳起来，或者惊惧地倾听着某一个陌生人的谈话，必须在相信一切仍旧安排得很好的时候才安定下来。她的意思是说，既然“一切仍旧”，那么一切都好。只要没有变动，只要没有发生新的事情，即使甚至是幸福的事情也不要发生！……可以料到她在儿童时代是受过惊吓的。除了她的眼睛以外，我还喜欢她那张长而椭圆的脸庞，如果她的颧骨稍为狭窄一点点，不但在年轻时代，甚至现在她也会被人家称为美女的。现在她还不到三十九岁，但是在深栗色的头发里已经钻出许多白发来了。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十分激愤地看着她。

“对这个胖孩子还这么客气！而且居然在他面前哆嗦吗，你太可笑了，索菲娅。你使我生气，真是的！”

“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现在何必跟他这样呢？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母亲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似乎含着微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骂人的话有时确实不能当真，不过她自然只是对母亲微笑（如果她真是微笑过的），因为她很喜欢母亲的善良，而且无疑地看出她当时为了我的驯顺的态度而感到幸福。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自然不会不感到，那是您自己攻击人家，而且就在我刚走进来说了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那句‘您好呀，母

亲’的时候。”我终于认为必须回敬她。

“你瞧！”她立刻发起火来。“他竟把这当作功劳呢！必须在你面前跪下来，求你一辈子表示一次礼貌吗？而且这是不是礼貌呢？你走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朝角落里看望？难道我不知道你在她面前那样作威作福吗？你大可以对我说一句问候的话，我给你换过尿布，我是你的教母。”

“丽萨，我今天看见瓦辛了，他向我问起你来着。你认识他吗？”

“是的，去年在卢加的时候认识的。”她很自然地回答，坐在旁边，和蔼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对她提起瓦辛的时候，她的脸红起来。妹妹是个金发的女子，她的头发完全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但眼睛和椭圆的脸差不多和母亲一样。鼻子很直，不是很大，但还端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脸上的细雀斑，是母亲完全没有的。她和韦尔西洛夫相似的地方并不很多，无非是身段柔细，身材不矮，而且步伐里有一种优美感。她和我一点也不相像，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

“我认识他们三个月了。”丽萨补充着说。

“你说‘他们’（俄国农民或下等阶级称比较高一等的阶级中的人为“他们”而不称“他”，即使所指的仅只是一个人。——译者注）是指着瓦辛吗？丽萨？应该说‘他’而不应该说‘他们’。对不起，妹妹，我现在这样给你更正，我觉得很痛苦，看来对你的教育完全被忽视了。”

“你在母亲面前说这种话，真是可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简直脸红了。“你瞎说，一点也没有忽视。”

“我一点也没有说到母亲的话！”我厉声地抗议，“您知道，母亲，我把丽萨看成第二个您。您培养出她那种和您自己一样的优美和善良的性格，您现在，直到现在为止仍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我只讲外表的光泽，所有那些交际社会的愚蠢玩意，不过是必要的愚蠢玩意。我所气愤的是，当韦尔西洛夫听见你称瓦辛为‘他们’而不称‘他’的时候，一定不会给你更正——他这么高傲，而且对我们冷淡到这样！这是我十分气愤的地方！”

“你自己是只小狗熊，还要教人家什么风度。以后不许你在母亲面前说‘韦尔西洛夫’，也不许在我面前说。我听不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眼中露出凶光。

“母亲，我今天领到了薪水，五十卢布，请您收下吧，这里就是！”

我走过去把钱递给她，她立刻惊慌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收下这钱呢！”她说，似乎怕触到银钱。

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了吧，母亲。如果你们两人认我是儿子和哥哥，那么……”

“我真是对不起你，阿尔卡季。我有点话要对你说，就是怕你……”

她用畏葸的、讨好的微笑说出这句话。我还是没弄明白，便打断她说：

“母亲，我顺便说一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和索科利斯基家的那场官司，今天法院开庭判决了，您知道吗？”

“哎哟，知道的！”她叫了声，吓得用双手叉在自己胸前（这是她常做的姿势）。

“今天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全身哆嗦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会事先说的。他对你说了吗？”她转向母亲问。

“今天没有说，并没有说。我在这一个礼拜内真是害怕。哪怕输掉官司也好，我可以祷告一下，那样事情也就完结了，老是这样牵肠挂肚，真是要命。”

“他连对您都没有说吗？母亲！”我喊道。“这是什么人呀！这是他冷淡和傲慢的一个证据！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判决什么？究竟判决什么？谁对你说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抢过来说。“你说呀！”

“他回来了！也许他自己会说的。”我听见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便通知大家，连忙坐在丽萨身旁。

“哥哥，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跟母亲过不去，对待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耐心一点吧……”妹妹小声对我说。

“我会的，我会的，我就为了这个才回来的。”我握着她的手。

二

他很愉快地走了进来，愉快得认为无须隐瞒自己的心情。一般地说，他近来已经习惯在我们面前毫不客气地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来，不仅在坏的脾气方面，甚至在可笑的方面，这是每个人都忌讳的事，而且也充分感觉出，我们能看透他的一切。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说法，在最近一年内，他在服装方面已经马虎得多了：虽然总是穿得很体面，但是近来穿的是旧衣服，而且并不漂亮。诚然，他准备把一件内衣连穿两天，这甚至使母亲都大起愤慨。她们认为这是他的一种牺牲，而在这一群忠心相随的女人眼中，这简直就是一种苦行。他永远戴着那种黑色的宽边软帽。当他在门外摘掉帽子时，他那浓密却明显花白的头发便整把地在头上竖起来。我喜欢看他脱帽时露出来的头发。

“你们好呀，大家都聚在一块儿，连他也在内吗？”在外间里就听出他的声音。“大概在骂我吧？”

他心情愉快的一个标志，就是在他开始对我说俏皮话的时候。我自然没有回答。卢克里娅拿着一大包东西走进来放在桌上。

“胜诉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法院里打赢了，上诉是公爵们不敢的。运气转了过来！立刻借到了一千卢布。索菲娅，你把工作放下吧，不要累坏眼睛。丽萨，你做完工才回来吗？”

“是的，爸爸。”丽萨用和蔼的神色回答。她叫他父亲，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屈服的。

“你累了吗？”

“累了。”

“你把工作辞掉了吧，明天就不要去，完全抛弃了吧。”

“爸爸，这样我会觉得更坏的。”

“我求你……我最不喜欢女人出去做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怎么可以不做事呢？怎么能叫女人不做事呢？……”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切很好，很对，我预先同意。但我主要指的是手工。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儿童时代一个病态的，或者不如说是不正确的印象。在我五六岁的儿童的模糊的记忆里，时常想起（自然带着嫌恶），一群聪明的女人围在一只圆桌旁边，摆出一副严厉和冷峻的样子，好像在开会选举教皇似的，而桌上放着剪刀、材料、剪样和时装图片。大家讨论、争辩，郑重而且迟慢地摇头，比量、盘算，准备裁剪。所有这些和蔼的脸庞，本来全是爱我的——竟忽然变得威严不可侵犯了。只要我淘一下气，立刻把我赶出去了。连我那可怜的保姆，甚至都会一面用手挟住我，不理会我的呼喊和拉扯，一面张大着眼睛瞧着，还倾听着，像听天上的鸟叫似的。正是这些聪明的脸庞，在开始裁剪前那副严肃和郑重的样子，不知为什么，甚至现在我想起来都感到痛苦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很爱裁剪衣服，无论这是如何的高贵，但我总归喜欢完全不做工的女人。你不要把我这话扯到自己头上去，索菲娅……你何必这样呢！女人即使不干活，就已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了。这一点你也知道的，索尼娅。但是尊见如何，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一定要反对吗？”

“不，一点也不！”我回答，“那句女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说得特别好，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把这和工作连在一起。人没有钱，便不得不工作，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够了。”他对母亲说。她的脸上当时露出笑容来了（在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她竟哆嗦了一下）。“至少在这几天里，不要让我看见你们做手工活，我求你们为了我这样做。阿尔卡季，你是现代的年轻人，一定有点社会主义思想。你相信不相信，恰恰是一直劳动着的平民最喜欢闲暇！”

“也许是喜欢休息，并不是闲暇。”

“不是的，就是闲暇，完全什么事也不做。这里面是含着理想的！我认识一个永久的劳动者，虽然他并不是农民出身。他具有充分发达的大脑，能进行综合的思考。他一辈子，也许每天，用深挚的感情幻想着完全闲暇的生活，想把理想弄得那样的绝对，使幻想与闲暇的沉思弄到无限的独立和永恒的自由的地步。就这样，直到他积劳成疾，无法医治，最后死在医院里了。有时我真想认真地断定，所谓劳动愉快，是那些闲散的人、当然也是有美德的人空想出来的。这是上世纪末‘日内瓦思想’之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前天我从报上剪下一段广告，就在这里（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这是那类数不清的‘大学生们’所登的广告，他们熟谙古典文字和数学，准备到外城去，准备住到阁楼上去，还准备到各处去。你们听着：‘某女教师愿为考生补课，保证可以考入任何一所学校（你们听着，居然是任何一所学校），兼授数学。’只有一行字，不过那行字倒是极古典的！通过补课考入任何一所学校，那是自然的，但是不是也补数学课？不，数学是特别的。这简直就是饥饿，这简直是受穷到了最后的阶段。那种外行的样子真是令人十分感动：显然她从来没有当过女教师，也不见得能够教什么功课。但是，她已经到了快要投水的地步，却还要花去最后的一个卢布去登报，说她会为考生补课，让他们考进任何一所学校里去，外加教授数学。”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应该帮她的忙！她住在哪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

“这类人很多呢！”他把地址塞进口袋里去了。“这个纸包里全是糖果之类的礼物——给你的，丽萨；还有您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索菲娅和我不爱吃甜的。也是给你的，年轻人。我亲自上叶利谢耶夫和巴列去买来的。我们已经‘挨饿很长时间了’，像卢克里娅所说的（其实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挨过饿）。这里有葡萄、糖果、生梨、莓浆蛋糕，甚至还买了上好的蜜酒，也买了胡桃。有趣的是，我从儿童时代到现在，老是爱吃胡桃，而且爱吃最普通的一种胡桃。丽萨很像我，她也像松鼠似的爱吃胡桃一类的东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许多儿童时代的回忆中，有时偶然设想自己在树林里的灌木底下，采摘胡桃的光景，真是最美妙不过的事情……日子已到了秋天，天气十分晴朗，有时空气十分清爽，你躲在无人处，溜进树林里，四处全是树叶的香味……我看出您的眼神里有点同感的样子，不是吗？”

“我的儿童时代的最初几年也在乡村里度过的。”

“怎么你好像一直住在莫斯科……如果我没有弄错。”

“他那时候是住在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的家里，就是在我们到莫斯科去的那个时候。在这之前他住在乡下，在您那已经去世的姑姑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那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指着我接上去说。

“索菲娅，这里是钱，你把它收好了。他们答应过几天再给五千。”

“这么说来，公爵们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问。

“一点希望也没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我永远支持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支持你们一家人，可以说是你们的家庭的密友。虽然公爵们和我毫无关系，不过我总觉得他们是很可怜的。你不要生气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不打算和他们分遗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您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如果您最初就提议和他们均分，他们会停止诉讼的，当然现在已经晚了。不过，我不敢评论……我只是想，死者大概不至于会在遗嘱里把他们漏掉。”

“不但不会漏掉，而且一定全遗给他们，而只把我一个人遗漏掉。如果他会办事，把遗嘱写得像个样子。但是，现在法律站在我的后面，也就完了。我不能，而且不愿意和他们平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事情也就了结了。”

他甚至带着凶恶的神气说出这一套话来，这是十分少见的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出声了。母亲好像不胜忧愁地垂下眼皮：韦尔西洛夫知道她赞成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意见。

“他忘不了在埃姆斯挨的那一记耳光！”我暗自想着。“克拉夫特送给我，正放在我袋内的那个文件如果落到他的手里，就会受到可悲的对待。”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压在我的肩膀上。这个想法，再加上由于其他的各种因素，当然就把我给惹火了。

“阿尔卡季，我希望你穿得好一点。你现在穿得还不差，不过为了将来起见，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法国裁缝，这人做事很认真，而且很有审美观。”

“我请您永远不要对我提这种建议！”我突然吼了起来。

“怎么啦？”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贬低，但我们对这种事的看法根本不会一致，恰恰相反，甚至会截然不同，因为再过几天，或是明天，我就不到公爵家去了，我不认为那里有什么事情可做。”

“只要你天天去，和他坐在一起，那就是你的差事！”

“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贬低我。”

“我不明白，但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必问他要钱，只是去走动走动。要不你会使他伤心的。你应该相信，他已经离不开你了……但是，随你的便吧……”

“您说不要问他要钱，但是由于您所赐的恩惠，我今天已经做出了卑劣的行为。您并没有预先告诉我，我今天已经向他要了一个月的薪水。”

“你居然已经这样做了，说实话，我原想你不会向他要钱的。你们这班人现在真是机灵透了！现在是没有年轻人的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他很生气，我也十分恼恨。

“我必须和您解决一下……那是您迫使我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索菲娅，你立刻把六十卢布还给阿尔卡季，你不要为了我和你这样匆忙地算账而生气呀。我从你的脸上猜到，你的大脑里现在有一个什么计划，你需要……一笔流动资本……或是这一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脸表示出什么，但是我怎么也料不到母亲会把这笔钱告诉给您，我当时求她不要说出来的。”我望着母亲，无法形容我当时是如何的气恼。

“阿尔卡季，宝贝，对不起，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不说……”

“你不必为了她向我泄露你的秘密而恼怒，”他对我说，“她是好意，作为母亲，总有想夸耀一下自己儿子的孝心的。她不说，我也猜到你那有钱。你的一切秘密就在你那诚实的脸上写着呢。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对您说过的。”

“我的脸诚实不诚实且不要管，”我继续露出强硬的态度，“我知道您时常看得很透彻，虽然在其他一些事情上看不到鼻子以外，因此我对于您那种洞察世故的本领感到非常吃惊。是的，我有‘自己的理想’。您所表示的一切自然是偶然的，但是我不怕。说老实话：我是有‘理想’的，我不怕也不感到惭愧。”

“最要紧的是不要惭愧。”

“但是我永远不会向您泄露的。”

“你竟不屑于向我泄露。这大可不必，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的理想的实在情形。总而言之，至少是这样。”

“我将躲到沙原中……”这是当时俄国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开头。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觉得，他想……成为罗特希尔德，或者是这类的人。他想向自我的伟大中躲藏。当然他会宽宏大量地给你我两人定下一份津贴（也许不会给我定的），但是无论如何只有我们看见他。他好像一弯新月，刚刚露出来，就下降了。

我在心里颤抖了一下。当然，这一切是出于偶然的：他虽然提起了罗特希尔德的名字，但一点也不知道，而且说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然而，他怎么会对我的情感下这样正确的定义呢？他怎么会猜出我要和他们脱离关系，独自退隐呢？他竟猜到了一切，因此想先下手，用卑劣的话语玷污事实的悲剧性。他很恼火，这是毫无疑问的。

“母亲！请您饶恕我这样大的火气，再说即使我不发脾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能看出我发脾气呢。”我假装笑起来了，努力想用玩笑把这个话题哪怕暂时中断一下。

“最好的就是你笑了。要知道，一个人用笑，即使用表面的笑也能取胜的，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说的是极正经的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他永远露出那种神色，好像他的大脑里有些很重要的东西，他甚至为了这桩事实感到惭愧。”

“我正正经经地请您谦虚一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你是对的，我的朋友，但是必须一劳永逸地说个清楚，免得以后再触到这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到这里来，是想立刻树起反抗的旗帜来的，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你的来意。至于说到你跑来，还是为了想用什么手段使我们感到惊异，我当然不会提它。你在整整的一个月内尽对我们嘶叫，同时你显然是聪明人，既具有这种性格，大可把嘶叫交给那些无从对人报仇的脆弱性格的人们。你自己永远把自己关闭住，

其实你的诚实的态度和红润的脸颊已经直接证明，你大可经用完全的天真向大家正视。他犯了疑心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不明白他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全成为疑心病了。”

“如果您连我在哪里生长都不知道，您怎么会知道人为什么会成为疑心病呢？”

“啊，这个谜底我猜着了，你是因为我会忘记你在哪里生长而生气呢！”

“并不是的，您不要把愚蠢的角色加在我身上。母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刚才夸奖我，是因为我发笑了。让我们就来笑一笑，何必这样坐着呢！要不要我来讲关于我自己的笑话？况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完全不知道我的冒险的生活。”

我的心沸腾着。我知道以后我们永远不会一块儿同坐着，我一离开家庭，便永不再进来——因此在这前夜，我真是忍不住了。他自己将我引到这种结局上去的。

“这当然是极有趣的，如果果真有很可笑的地方，”他用锐利的眼神向我窥视，“你在你生长的地方弄得有点粗野了，但是你到底还懂得礼貌。他今天很可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你总算把这包东西解开了，真是好极了。”

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皱紧了眉毛。她甚至不回头去听他的话，继续解开纸包，把糖果等东西放在刚送上来的碟子里。母亲也完全惊疑地坐在那里，当然明白而且预感到我们中间发生了不对劲的情形。妹妹又在我胳膊肘推了一下。

三

“我只是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用极潇洒的神色开始说，“一个父亲第一次和他的可爱的儿子相见的情形，这事就发生在‘你生长的那个地方’……”

“我的朋友，这事不会觉得……乏味吗？你知道：tous les genres……（法文，译为“一切风俗的画……”。这是一句还没有说完的话，全句应该是：“一切风俗的画都是好的，除了乏味之外。”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引自由他所著的《浪子》中的序言）。”

“您不必皱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的用意并不是您所想的那样。我要大家都发笑。”

“上帝会听见你这话的，我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并不打算扫我们大家在今天晚上的兴致。”他好像装出来似的，不经意地喃语着。

“您是从我的脸上猜出我爱你们的吗？”

“有一部分是从脸上猜出来的。”

“我早就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猜到她是爱我的。您不要这样凶狠地望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们还是笑一笑吧！最好还是笑一笑！”

她忽然匆忙地转身向我，锐利地向我看望了半分钟：

“你留神呀！”她用手指向我威吓，做得那样正经，似乎和我的愚蠢的玩笑并不相关，而是对于另一件什么事情的警告。“你不是已经想开始了吗？”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难道不记得我和您初次相见的情形吗？”

“我真是忘记了，我的朋友，我从全心灵里觉得对不起你。我只记得这似乎是很久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地方……”

“母亲，您记得不记得，您是否到我生长着的乡村里去过，大概在我六岁或七岁以前，您曾经到过这乡村里去没有？或者这不过是一个梦境，是我在梦中看见您初次在那里见到我？我早就打算问您，却老是延搁下去，现是时候了。”

“当然了，阿尔卡季，当然了！是的，我在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家里做了三次客：第一次你才一岁，第二次你四岁，后来的那一次你刚满六岁。”

“这就对了，这一个月里，我尽想问您这句话。”

回忆如潮水般迅速涌上母亲的心头，使她突然变得满脸通红，动情地问我道：

“阿尔卡申卡（阿尔卡季的爱称），难道你还会记得我当时到那里去的情形吗？”

“我一点也不记得，也不知道，不过您的脸上有某种神情始终留在我的心里，此外还留下一个感知：就是您是我的母亲。我现在像在梦中看见着这个乡村，我甚至忘记了我的奶妈。我只记得这个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一点点，也只是因为她患牙痛，脸上永远被包扎着布的

缘故。我还记得房屋旁边有些大树，大概是菩提树，有时在敞开的窗上有明亮的月光，开满了鲜花的小园，小径，至于母亲您呢，我只在一刹那间记得很清楚，那就在有一次在当地的教堂内行圣餐礼，您把我举起来接受圣餐，吻圣杯的时候。当时是夏天，鸽子从圆顶那里飞过，从这扇窗飞到那扇窗……”

“天呀！这真是这样的，”母亲挥着手说，“那只鸽子我也记得的，你在圣杯前面摇晃着身体，喊着‘鸽子，鸽子’！”

“您的脸，或者脸上的神情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过了五年之后，在莫斯科，我立刻认识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对我说您就是我的母亲。等到我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初次相见的时候，才把我从安德罗尼科夫家里带走。在这以前，我在他家里平静而且快乐地一连住了五年。他那所像官舍似的寓所我记得很详细，还记得所有的那些太太和姑娘们——现在他们全都老了。记得有一所住满了人的房屋和安德罗尼科夫自己。他亲自把粮食、家禽、梭鱼、小猪用麻包装着从城内运来，吃饭时代替他的那位一直露出骄傲样子的夫人给我们盛汤，我们整桌的人全都笑这件事情，他首先笑。那边的小姐们教我念法文，但是我最爱克雷洛夫（伊·安·克雷洛夫，俄国寓言作家）的寓言，背熟了许多篇，每天向安德罗尼科夫朗诵一篇，一直走进他的小书斋里去，不管他有事没事。就为了这寓言我和您认识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您开始记起来了。”

“有点记起来了，我的亲爱的，你当时曾对我讲……寓言，要不大概是《聪明误》里的一段？你的记忆力真不错呀！”

“记忆力，那当然了！我一辈子只记得这一件。”

“好的，好的，我的亲爱的，你甚至使我活泼起来了。”

他甚至微笑着，母亲和妹妹立刻也跟着他微笑了。坦诚的气氛渐渐恢复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糖果摆在桌上，坐在角落内，继续用恶劣的眼神锐利地观察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继续说，“在一个良好的早晨，我儿童时代的好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跑来找我。她永远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像在舞台上出现似的。她把我带出去坐在马车上，带到一所贵族的房屋，阔绰的寓所里去。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当时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夫人家里，在她的空房屋内，这所房屋是她以前从您的手里买下来的，她当时正住在国外。当时，我平常总是穿着短衣，但这一次她却给我穿上好看的蓝色的小洋服以及讲究的衬衫。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我身边张罗了一天，给我买了许多东西。我自己却在那些空房内走进走出，向所有的窗内看望自己。第二天早晨十点多钟的时候，我就这样在寓所里溜来溜去，突然完全出于偶然地走到了您的书斋里去。我在头天晚上，刚把我载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您。但只是在楼梯上一瞥眼的工夫，您从楼梯上下来，上马车到什么地方去。那一次，您一个人上莫斯科来，因为您有许多时候没有来，而且逗留的时间很短促，差不多没有住在家里。您遇到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时候，只说了一声：‘啊！’甚至连站也没有站住。”

“他特别怀恋这事呢。”韦尔西洛夫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但她转过身去，没有回答。

“我像现在一样看见当时的您，那种健壮、英俊的样子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这九年来，您老得非常快，而且还变得丑陋了，请您恕我这句坦率的话。您那时候已经有三十七岁，但是我甚至会看您看出神来

了：您的头发多么奇怪，差不多完全是乌黑的，露出平滑的光泽，没有一点点斑白色；胡须简直像在珠宝店里磨光似的，否则我是不会加以形容的了。您的脸呈雾白色，不是现在这种病态的苍白，而是和您的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现在那种样子——前不久我有幸见到她。您那双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牙齿很洁白，特别在您笑的时候。那天我走进书房去的时候，您朝我全身看了一下，就是那样笑了出来。我当时的识别能力还不强，所以由于您的微笑，我的心也就高兴起来了。那天早上您穿着深蓝色的、天鹅绒的上衣，颈上系着鲜紫红色的领结，漂亮的衬衫上镶着阿朗松花边，您站在镜子前，手里拿着一本簿子，在那里练习恰茨基（格里鲍耶陀夫喜剧《智慧的痛苦》里的主人公。——译者注）最后的一段独白，尤其是最后的一个呼喊：马车，给我备马车。”

“哎哟，我的天呀！”韦尔西洛夫喊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当时因为日列伊科生病了，所以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家里的家庭剧场上演出时，由我扮演恰茨基这个角色。虽然我留在莫斯科的时间极短。”

“您果真忘记了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笑了。

“他使我记想起来了！说实话，我在莫斯科的那几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大家在那时候还是那样的年轻……大家都是那样热烈地期待着……我当时在莫斯科偶然遇见了许多……但是，你继续说下去吧，我的亲爱的。这一次你做得很好，你会这样详细地提醒我……”

“我站在那里看您，忽然喊道：‘啊，真好呀，真正的恰茨基！’您忽然转身来，向我问道：‘难道你知道恰茨基吗？’问完之后，您就自己坐在沙发上面，开始喝咖啡，露出极好的心情，我真想上前去吻您

几下。于是，我告诉您，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每个人都读许多书，小姐们会背熟许多诗，至于《智慧的痛苦》里的几场戏，她们还经常互相练习对白呢，就上个星期，大家在晚上聚在一起，朗诵《猎人日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我还说我最爱克雷洛夫的寓言，背得出来。您叫我背了一篇，我就背了那篇《吹毛求疵的闺女》：‘待字闺中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君。’”

“就是的，就是的，现在我全都记起来了，”韦尔西洛夫又喊了起来，“我的朋友，我现在很清楚地记起你来了：你当时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男孩，甚至是十分伶俐的男孩，我可以担保，在这九年来你也变坏了。”

当时，大家听了这话，包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内，全都笑了。显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那里开玩笑，为了我说过他已经显得苍老的带刺的话语，向我“报复”。大家都很高兴，他说得也太妙了。

“我在背诵的时候，您一直微笑着，但我还没有背到一半，您就叫我打住，按铃吩咐走进来的仆人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过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立刻跑来了，露出那种快乐的神情，虽然头一天晚上我曾经看见过她，但现在差不多会不认识的。我就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面前重新背诵《吹毛求疵的闺女》，很顺利地背完了。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微笑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甚至叫起‘好’来了。您热烈地说，我如果能背《蜻蜓与蚂蚁》（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那还不算稀奇，一个有头脑的男孩，像我那样的年纪，当然能背出内容清楚的寓言，可是这篇寓言不同：‘待字闺中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君，本来算不上罪过！’”

“您听听，他是怎么念的：‘本来算不上罪过！’您当时是这么说的！总之，您当时非常喜欢。后来，您突然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起法语，她立刻皱紧眉头，对您反驳起来，甚至显出很激烈的样子。但是，因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无论想做什么事，是不能反对的，所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连忙把我带到自己屋内：给我重新洗脸、洗手、换衣服、抹油，甚至烫卷我的头发。到晚上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自己打扮得相当华贵，甚至连我都意料不到。她带我坐上马车走了。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上戏院，观看维托夫托娃家业余的演出。无数的蜡烛，华丽的吊灯，到处都是贵妇人、军人、将军和名媛淑女，巨大的幕布、一排排椅子，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情景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后面的一排上占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座位，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小孩，但是我不向任何地方看望，却带着沉重的心等候戏剧的开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出场的时候，我太高兴了，高兴得流泪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流出欢欣的眼泪？这一点，在后来的整整九年中，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奇怪！我用沉重的心观察喜剧的进行。我在这出戏里自然只明白她对他变心，而那些抵不上他一个脚指头的蠢人们却嘲笑他。当他在舞台上说出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受了侮辱和冤屈，他责备所有这些可怜的人们，然而他自己是伟大的，伟大的！当然，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的对白练习，帮助我的了解，但这也应该归功于您的演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第一次见到了演戏！在剧终时，恰茨基喊‘马车，给我备马车’的时候（您喊得太奇怪了），我从椅上跳起来，随着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我拼命拍起手来，用全力喊着：‘太好了！’我记得很真切，就在这一刹那间，好像有一只别针在我背后，在‘齐腰下面’戳了一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狠狠地捏了我一把，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在演完了《智慧的痛苦》之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立刻带我回家。‘你不能留在这里跳舞的，就因为你，我自

己也不能留下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一路上在马车里对我叽叽咕咕地说着。那夜，我整夜说着梦话。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书房的门开着，但有人在里面坐着，您和他们正在接洽事务。然而，您突然坐车走了，整整一天不在家，直到深夜才回来，我竟没有见到您！我当时想对您说什么话，当然忘记了，其实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但是我热烈地希望见到您，越快越好。第三天早晨八点钟，您就上谢尔普霍夫那去了。当时您刚把图拉省的田产卖去，为了偿清债务，同时手里还剩下一笔不小的款子，所以您当时上莫斯科去，在这以前您因为害怕债主，本来是不敢去的。但是，其中有一个谢尔普霍夫的粗人，也是债主之一，偏偏不答应折半还清债务的办法。我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甚至没有回答：‘你不用问，后天我送你到寄宿学校去；你准备一下，把练习簿带去，书籍也收拾一下，自己学一学怎样收拾皮箱里的东西，你不能老这样游手好闲的呀。’总之，是婆婆妈妈的一套话，在这三天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不知对我说了多少遍！结果是我被送到图沙尔的寄宿学校去，一个天真烂漫的，恋上您的小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使我们那次的相见似乎是极愚蠢的事件，但是您信不信，在这之后，过了半年，我竟打算从图沙尔那里逃走出来找您呢！”

“你讲得很好，一切都给我清清楚楚地提醒了出来。”韦尔西洛夫说，“你所讲的故事里充满了某些古怪的细节，譬如说，关于我债务的事。且不说这些细节讲得有失体面，我只是不明白，你到底怎么知道这些详细的情节的？”

“怎么知道这些详细情节吗？我对您说，我在这九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要知道关于您的详细情节。”

“这样坦率真是罕见，这样消磨时间也真是罕见！”

他转了转身子，斜靠在圈椅里，甚至还微微地打了哈欠（是不是故意，我不知道）。

“怎么样？要不要继续讲？我怎样打算从图沙尔那里逃跑到您那里去？”

“不许他再说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许他再说了，把他赶出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

“不行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说，“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企图，所以必须让他说完。让他说下去好了！他讲出来后，会感到肩膀上轻松些的。对于他来说，主要就是卸掉包袱。亲爱的，你开始讲你的新故事吧，不过所谓新的故事，是我随便说说的。你不要着急，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四

“我打算逃走，也就是说我想逃到您那里去，原因很简单。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记得不记得，就在我进校两个星期后，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吗？后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把这封信给我看过，它也是在去世的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内发现的。图沙尔忽然意识到他向我收的钱太少，在信内‘威严地’地向您声称：在他的学校里受教育的全是公爵们和参政员的孩子们，因此他认为，收留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是会给学校丢面子的，如果不给他增加费用……”

“Mon cher（法文，译为“亲爱的”），你可以……”

“哦，不要紧，不要紧，”我打断他，“我不过稍微讲一点关于图沙尔的事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过了两星期以后，您从县里给他回信，坚决地拒绝他。我记得他当时满脸通红地走进我们的教室来。他是个很矮小的，但很结实的法国人，有四十五岁，确乎是巴黎人，大概是皮匠出身，但很早以前就在莫斯科当上了一名编内法文教师，甚至有了职称，这是他引为十分荣幸的事。他是一个没有高深学识的人。我们一共有六个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参政员的侄子。我们住在他家里，完全像他的家庭成员，多半由他夫人照管。他的夫人是俄国某官吏的女儿，是一位很有礼貌的人。我在这两星期内对同学们显露傲慢的态度，以我那套蓝色的洋服和我的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作为夸耀的资本。他们问：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姓韦尔西洛夫。我完全不觉得惭愧，就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吓的语气喊道。然而母亲却目不转睛地观察我，她显然愿意我继续说下去。

“这个图沙尔……我现在确切记得他是一个矮小的、暴躁的人，”韦尔西洛夫从牙缝里透出话来，“但当时人家介绍时说他为人很好……”

“这个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走到我们那只橡木大桌子跟前。我们六人全坐在桌旁背诵什么。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上举起来，命令我把我的练习本带走。

“‘你的位置不是这里，而是在那边。’他把外间左面的一间小屋指给我看，小屋内放着一只简易的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沙发，就像现在楼上我的那间小屋一般。我惊异地走到那里，心里十分畏惧：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粗暴过。半小时后，图沙尔从教室里出

去，我开始和同学们互相使眼色，相对而笑。他们自然是在讥笑我，但我没有察觉到，还以为我们发笑是因为开心。这时，图沙尔恰巧跑了来，抓住我的头发，将我往外拉。

"'你不能和体面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你的出身很卑劣，好比奴才一般！'他在我红润的胖脸上狠狠地打我，打得我好痛。他立刻觉得这十分有趣，于是又打了我第二下、第三下。我号啕地痛哭，实在感到莫名其妙。我整小时坐着，用手掩住脸，哭着，哭着，我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那样并不凶恶的，甚至对于俄国农民的解放都深为赞成的外国人，何以会打像我这样的傻孩子呢。不过，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并不觉得受了侮辱，当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侮辱呢。我觉得我有点淘气，只要我能改过，人家就会饶恕我，我们又会忽然快乐起来，到院子里去游戏，过着十分愉快的生活。"

"我的好朋友，如果我当初知道……"韦尔西洛夫漫不经心地说，脸上露出一个有点累乏的人那种不经意的微笑。"这个图沙尔真是混蛋！不过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希望你不管怎样，都能尽力克制自己，最终能饶恕我们的一切，我们又会过着极愉快的生活。"

他简直打起哈欠来了。

"我并不是责怪你们，完全不是的，而且您必须相信，我并不抱怨图沙尔！"我喊着，有点弄糊涂了。"再说，他也只是打了我两个多月。我记得，我尽想用什么方法平息他的怒气。我跑过去吻他的手，不停地吻着，不停地哭着。同学们笑我，看不起我，因为图沙尔开始把我当仆人看待，穿衣的时候命令我给他拿衣服。在这里，我的仆役的性格本能地显现了：我用全力讨好，一点也不感到侮辱，因为我还

一点也没有明白，甚至至今还惊异，我当时怎么会这样愚蠢，竟不明白我和他们大家是完全不平等的。诚然，同学们当时已经对我解释许多，那个学校是很好的。后来，图沙尔竟发展到喜欢用膝盖撞我，比打我脸的次数还多。后来过了半年，有时甚至会爱抚起我来。虽然如此，每个月总要打我一次，提醒我，使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久，他也就让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了，并允许我们一起游玩，但是在整整的两年半中，图沙尔没有一次忘记我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区别，时常使唤我做事。虽然工作时间不很长，但依然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在提醒我吧。

“最初的两个月过去了之后，我又忍了五个月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偷偷地逃跑，也就是说我试图逃跑。一般来说，我一辈子在决定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踌躇着的。在我躺在床上，盖上被窝的时候，我立刻开始想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单想您一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甚至梦见您。主要的是我老是热情地幻想着，您会忽然走进来，我奔到您身边，您带我离开那个地方，还到自己家里，那所书房里，我们又上戏院去看戏，等等。主要的是，我们决不再分离——这是主要的！可是，每当早晨醒来时，男孩们的嘲笑和蔑视又忽然开始了，其中有一个竟然开始打我，强迫我替他取靴子；他用下流的话骂我，特别卖力把我的出身解释给大家听，供大家取乐。等到图沙尔本人出现的时候，我心里冒出了某种忍无可忍的感觉。我意识到他们永远没有饶恕我。我已经开始渐渐地明白，他们不能饶恕的究竟是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终于决定逃跑了。我幻想了整整两个月，终于下定决心了，那时候是九月。我等到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的时候，就偷偷地收拾了一些必要的日用品，精细地打了一个包袱，身上带着两个卢布。我想等到天一黑就走。‘就从楼梯上下去，’我想着，‘走出去，然后就走了。’往哪里去呢？我知道安德罗尼

科夫已经被调到彼得堡去，于是决定到阿尔巴特街去寻找法纳里奥托娃的房屋。‘今晚我先在什么地方随便过一夜，或者坐一夜，等到早晨再到那所房屋的院里去问：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在哪儿？如果不在莫斯科，那么在哪个城市，或者在哪个国家？人家一定会说的。我就走了，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问别人：如果到某个城市去，应该向哪个城门出去，于是我就出了城门，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要一直走下去，在树底下过夜，只吃一种面包，两个卢布的面包是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但是，那天星期六我竟没有跑成，只好等到第二天礼拜日再说了。很凑巧，礼拜日那天，图沙尔正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了，整所房屋里只剩下我和阿加菲娅两人。我在煎熬中等待天黑，记得我当时坐在大厅的窗旁，望着满是尘埃的街道，木造的房屋和稀少的行人。图沙尔住的地方很偏僻，透过窗子可以望见城门：那是不是我要通过的城门？我幻想着。红红的太阳落下去了，天那样的寒冷，尖锐的风就像今天一样把沙子扬起。天色完全黑了，我立在神像前，开始祷告，不过是匆匆忙忙地，我的心里很急。我取了一个包袱，蹑着脚，从吱吱作响的楼梯走下去，非常害怕厨房里的阿加菲娅会听见我的声音。门用钥匙锁住，我打了开来，突然地——乌黑乌黑的夜在我面前露出黑漆的一块，像隐藏着无尽的、未知的危险，风把帽子从我的头上扯下来。正在我想走出去时，突然从行人道的那边传来了一个行人的嘶哑的、酒醉的、骂人的怒吼。我站了一会儿，望了望，轻轻地回来，轻轻地走到楼上，轻轻地脱了衣服，把包袱放好，然后僵直地躺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什么想法。就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思索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从那个时刻起，当我觉得我除了奴仆以外，还是一个懦夫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正确地成长！”

“也是从那个时刻起，我把你看透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甚至是那样突如其来的，使我完全没有准备。“你不

但当时是奴才，现在还是一个奴才。你具有奴才的心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怎么不把你送去学皮匠呢？甚至是给了你一点恩惠，叫你学手艺！你猜谁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面前为了你请求的或要求的？你的父亲，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但请求，甚至要求，不要把他的孩子们脱离下等阶层。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把你培植到了大学，由于他的缘故你获得了各种权利，而你竟不加以珍惜。小孩们逗他一下，他竟发誓向全人类复仇……你真是十足的混蛋！”

说实话，我被这一段粗暴的话弄得十分震惊。我站起身来，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没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出了一番我闻所未闻的话。”我终于坚决地转过身，面对韦尔西洛夫，“我确实是奴才，所以不能以韦尔西洛夫不送我去充当皮匠便知足，甚至连‘权利’都没有使我感动，却需要整个的韦尔西洛夫，需要一个父亲……我要求的就是这个，那怎么还不是奴才呢？母亲，您那次独自到图沙尔那里去看我，我当时怎样接待您，这一切已经在我的心里放了八年了，但现在我没有工夫讲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让我讲。明天见吧，母亲。我也许还会和您相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你给说说看，假如我这个奴才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人在太太还活着的时候，又另娶一个太太，那便怎样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几乎在埃姆斯弄出这件事情来！母亲，如果丈夫明天娶了另一个女人，而您不愿意再和他生活下去，您就记住，您有一个儿子，他答应您将成为一个永远孝顺的儿子。您记住我这句话！到时我们可以一块儿走，不过有一个条件：‘要么跟他，要么跟我。’好不好？我并不请您现在就回答我，我知道，对于这种问题是不能立即回答的……”

但是，我无法把话说完，首要的是因为我太激动，太显得心慌意乱了。母亲脸色惨白，她的嗓音似乎断了：她不能说出一句话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说了许多话，我竟听不清是什么，还两次用拳头打击我的肩膀。我只记得她喊着说，我的话语是“虚伪的，在浅薄的心灵里培养出来的，简直是挖空心思在编造”。韦尔西洛夫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态度很严肃，没有笑。我走到楼上自己屋内去了。最后送我走出屋子的是妹妹充满责备的目光：她在后面严厉地对我摇头。

第七章

一

我毫不顾惜自己，把所有这些场面描写出来，为了明显地把一切情形全都想起来，使早先的印象得以恢复。我走到自己楼上时，完全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惭愧还是像已经履行自己的义务似的感到得意。如果我稍微有经验些，我会猜到对于这种事情稍有疑惑，便应该向坏的方面去想。但是，另一桩事实却把我弄糊涂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高兴，虽然我感到很疑惑，而且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在楼下出洋相了，但我还是非常高兴。甚至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样可恶地骂我，我也只觉得滑稽可笑，并不使我恼恨。大概这一切是因为我到底把锁链弄断，第一次感到自己自由了的缘故。

我也意识到我已经把自己的处境弄糟了：现在我该怎样处置那封关于遗产的信，也显得更加迷糊了。如今人家肯定认为我想对韦尔西洛夫进行报复。但是，还在楼下争辩时，我就已经决定把这封关于遗产信的事件交给第三者来仲裁，就请瓦辛为裁判官，如果不成，就另请别人，我已经知道请什么人了。我心想，我到瓦辛那里去，只这一次，以后就长期失踪，连续失踪几个月，而且是针对瓦辛，也许只是跟母亲和妹妹偶尔相见。当时，我的思绪乱糟糟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而且做得不对，但是我却很得意。我再重复一遍，我仍然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高兴。

我决定早点睡觉，预感到明天将要走许多路。除了去租屋和搬家以外，我还有一些事情，无论如何是必须决定去做的。但是，这一个晚上不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不会就这样过去的，韦尔西洛夫竟

做出了使我十分惊异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到我的小屋里来过，而这一次，在我还没有在自己屋内坐上一小时的时候，就突然听见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唤我给他照一照亮光。我取出蜡烛，把手往下伸过去，他抓住了，我帮他爬到楼上来。

“谢谢你，我一次也没有爬到这里来过，连租屋的时候也没有来过。我想象到会是什么样子，但到底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小。”他站在我的小屋的中间，好奇地向四围环顾。“这是一口棺材，完全是一口棺材！”

确实，这里果真和棺材的内部有点相像，我甚至很惊讶，他竟一语道破。小屋又狭又长。墙壁和屋顶的角隅并不比我的肩膀高，我可以用手掌摸到屋顶。刚开始时，韦尔西洛夫不得不弯着背，生怕头会撞到天花板上，但并没有撞，结果是十分舒适地坐在我的沙发上面，我的铺盖已经铺在这上面了。至于我呢，我并没有坐下，只是惊异地望着他。

“你母亲说，她不知道该不该收下你刚才交给她作为你一个月生活费的那笔钱。住在这样的棺材里，不但不能收钱，反而应该由我们倒还给你钱才是，我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真是想不到这里是可以居住的。”

“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在发生了楼下的一切事情以后，看见您到我这里来，倒是我怎么也不能习惯的。”

“是的，你在楼下显得太粗暴了，但是……我也有我特别的目的，我要对你解释一下。虽然我到这里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甚至连楼下发生的一切，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有一

桩事情，还请你解释一下：你在楼下所说的一切，那样庄严地把我们准备好了再讲的一切，难道就是你打算公开或报告的全部的事情，再也没有别的吗？”

“是的，我想应该没有了。”

“我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的朋友。说实话，我从你的开场白，从你怎样叫我们笑的样子上判断，总而言之，看到你那种急于要讲出来的样子，我曾预料你还会说更多的话。”

“那对于您来说，还不是一样吗？”

“说真的，我只是出于分寸感才这么说的：你讲的那些事儿，犯不上争吵，这是有失分寸的。整整的一个月，你都沉默着，准备着，可是一开口——却忽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本来想讲许多的话，但现在，就连我已经讲出来的那些话，都让我觉得很害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言语说得清的，有些事情最好永远不讲。我已经说得很多，只是您没有听明白而已。”

“啊，你也有时会为了思想和言语不合而感到痛苦呀！这种正直的痛苦，我的朋友，是只给予被上帝选中的人们的：傻子永远以所说出的话为满足，而且总是说得言过其实，他们喜欢把话说个够。”

“就像刚才我在楼下那样吧，我也说得言过其实：我要‘整个的韦尔西洛夫’——这就言过其实了，我并不需要韦尔西洛夫。”

“我的朋友，我看得出来，你是想弥补一下你刚才在楼下的失算。显然，你后悔了，对我们来说，后悔就意味着马上又要攻击别人，所以这次你一心想打击我。我来得太早了，你还没有冷静下来，再加上

你不大会忍受人家的批评。你坐下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来对你讲几句话。谢谢你，这就对了。从你在楼下临走时对母亲所说的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甚至在任何场合之下总以分手为妙。我跑来劝你尽可能地做得温和一点，不要闹出乱子，不要使你的母亲更加生气和害怕。现在我自己跑到这里来也会使她的精神振作的：她似乎相信我们还可以和解，于是一切照旧地进行下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大笑一两次，必会在她们的畏葸的心里种下欢欣的根苗。她们的心虽然是平凡的，却充满了诚挚的、坦白的爱，又为什么不在有机会的时候给予她们一点希望呢？这是其一。第二，为什么分手的时候，干吗一定要怀着复仇的渴望，咬牙切齿，说出诅咒的话呢？毫无疑问，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搂着脖子，热烈地拥抱，但是，这样说吧，我们也可以互相尊敬，好见好散，不是吗？”

“这全是无聊的话！我答应搬走时不闹出乱子——这就够了。您是在替母亲操心吗？但我倒觉得，您根本不在乎母亲的安宁，您不过这样说说罢了。”

“你不相信吗？”

“您和我说话简直就像和婴孩说话一般！”

“我的朋友，为了这，我准备向您赔罪，还为了你对我数落我的种种不是，为了你的童年时代，等等，但是亲爱的孩子，这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你是聪明得不愿意自己陷落到这种愚蠢的局面里去的。姑且不说，我至今还不十分明了你的责备的实质：说实在的，你究竟责备我什么？为了你生下来不是韦尔西洛夫吗？是不是？你在轻蔑地笑，摇着手，那么又不是吗？”

“请您相信，绝不是的。请您相信，我并不认为姓韦尔西洛夫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关于体面我们且不谈，你的回答一定应该是符合民主意识的。既然如此，你究竟责备我什么呢？”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刚才说了，说我本该懂得，而在这之前，我却怎么也不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您没有送我出去学皮匠，我还应感激您。我不能了解，为什么我这样不知感恩，甚至在现在，甚至在人家提醒我的时候。是不是您那骄傲的血在起作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应该不是的。而且你应该承认，你刚才在楼下的那番粗鲁的话，不但没有像你料想的那样，攻击到我身上，结果却只刺伤了你母亲一个人的心，让她受尽折磨。其实，似乎不应该由你来责备她。而且她在你面前又有什么错呢？你顺便再对我解释一下，我的朋友：你这是为了什么，抱着什么目的，在小学校内，在中学里，一辈子，我还听说，甚至对第一次相见的人，全都宣布自己是私生子？我听说你好像特别乐意这样做。然而，这全是胡说，这全是卑鄙的诬蔑：你是正式婚姻里生下来的，你姓多尔戈鲁基，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的儿子，他是一个可尊敬的人，才智出众，性格刚强。如果你受到高等教育的话，那确乎是由于你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的力量。但是这又有什么呢？主要的是你一方面宣布自己的私生子身份，其实就等于宣布诬蔑，同时也就是泄露你母亲的秘密。由于一点虚伪的骄傲，你竟把你的母亲拉到第一次遇见的龌龊的人们前面，受他们的裁判。我的朋友，这是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你的母亲并没有什么错处：她具有极纯洁的性格，如果她不姓韦尔西洛夫，那仅仅是因为至今还没有离婚的缘故。”

“够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十分相信您有头脑，所以希望您不要一味责备我。您那么喜爱分寸，而且干什么都讲究分寸，甚至包括您对我母亲的突发的爱情。我们最好这样：您如果肯在我这里坐上一刻钟或半小时（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假定是为了使母亲安心），再加上很愿意和我说话，不管楼下发生了的一切，那么最好请您对我讲一讲我的父亲的事情，也就是那位朝圣者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想从您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一切，我早就打算问您了。我现在快要和您分手，而且可能是长期分手，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得到您的答复：在这整整的二十年里，难道您竟不能使我母亲（现在还包括妹妹）的偏见多少能转变一些，不能用您的文明去消除她们因为环境而造成的蒙昧吗？我指的并不是她的纯洁！她在道德方面永远比您高得多，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她不过是一个道德无限高尚，却毫无生气的人。……只有韦尔西洛夫一个人生气勃勃地活着，他周围的其余的一切，还有和他相关的一切，全都半死不活地过日子。他们顺从一个必须的前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鲜活的心血去供养她。然而，她以前不是也生气勃勃地活着吗？您不是爱过她身上的一切吗？以前她不也是活生生的女人吗？”

“我的朋友，随你怎么说，但实际上她从来不是！”他回答我，立刻歪嘴笑着，做出原先对付我的那种态度，使我牢记住，而且发狂的那种态度，那就是外表上完全露出诚恳的坦白，其实仔细一看，只是一些深度的嘲笑，有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了解他的脸色。“她从来不是！俄国女人——是从来不会成为真正的女人的。”

“那么波兰女人，法国女人会吗？意大利女人，热情的意大利女人会把像韦尔西洛夫那样文明的高等俄国人降伏下来吗？”

“嘿嘿，真想不到我会碰上一个斯拉夫派（十九世纪初，彼得大帝曾向西欧学习，废除了传统的历法、文字、节日、服装，甚至还管到胡须，极力改革。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站出来反对他这种疯狂变态的行径的人，并宁死不从，以死相逼，不肯抛弃尊严。这些人就是斯拉夫派）！”韦尔西洛夫笑了。

他下面所讲的那番话，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十分乐意说话，而且露出明显的愉快心情。但我很明白，他到我这里来，并非是为了随意谈谈，也根本不是为了安慰母亲，而是另有意图。

二

“这二十年来，我和你母亲完全在沉默中度过。”他开始闲谈起来（用十分虚伪和不自然的态度）：“我们中间的一切，也是在沉默中发生的。我们在这二十年来共同生活的主要特色——就是沉默。我觉得我们甚至一次也没有争吵过。固然，我时常到外面去，留她一人在那里，但结果总会回来的。Nous revenons toujours（法文，译为“我们总会回来的”）。这是男人们的基本性格，也是因为男人善于宽容的缘故。如果婚姻的事情完全由女人独自做主，那么就没有一桩婚姻能保得住。驯顺、温柔、屈服，同时又是坚定、有毅力，真正的毅力，这就是你的母亲的性格。你要注意，她是我在世上遇到的一切女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她有力量，这是我可以证明的：我看出这力量如何地养活她。至于讲到那个，我不是说信念——正确的信念是不会有的，但是关于她们所认为信念的东西，她们认为神圣的东西，是简直愿意为它受苦刑而无怨无悔的。现在你自己判断一下：我像不像施苦刑的人？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宁愿对于一切事情都抱着沉默的态度，并不仅因为这样会轻松些。说实话，我决不反悔。因此一切自然弄得宽大

而且合乎人道。在这里，我并没有任何恭维自己的意思。我顺便要说的是，不知为什么原因，我总疑惑她永远不相信我的人道观念，因此永远战栗着。但是一面战栗，一面又肯受任何文化的影响。他们是会这样做的，我有点不明白。总之，他们比我们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对他们来说极不自然的环境里，在他们极其陌生的环境中完全保持本色。我们却做不到。”

“他们是谁？我有点不明白您的意思。”

“农民，我的朋友，我说的是农民。他们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证实了这种伟大的、鲜活的力量和历史的宽阔性。但是，在转到我们的事情上去的时候，我可以说，你的母亲并不一直沉默着。你的母亲有时会说出话来，说得使你一直看出你所说的话只是浪费时间，虽然五年来，你渐渐地对她用尽了准备的工夫。她那些反驳的话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你还要注意，我并不称她为傻瓜，相反地，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智慧，甚至是十分显著的智慧。也许你不会相信这智慧的……”

“为什么不呢？我只是不相信您自己果真会相信她的智慧，果真相信，并不装假。”

“是吗？你认为我是一只变色龙吗？我的朋友，我的容忍使你太过分了……像对一个娇宠的儿子似的……这一次就算了吧。”

“您讲一点关于我的父亲的事情，如果可以，请讲一点实在的话吧。”

“关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吗？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你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农奴，希望得到一点荣誉……”

“我敢打赌，您此刻一定在忌妒他什么！”

“正好相反，我的朋友，相反的。要我说的话，我倒很高兴看见你处于这种令人费解的情绪之中呢。我发誓，现在我的心中正发生十分忏悔的情绪，也就在现在，在这时刻，也许有一千次，我对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一切后悔莫及。上帝可以看见，这一切是完全在偶然间发生的……以后只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做着合乎人道的行为。至少我当时自以为是一种合乎人道的。我们大家当时全努力抢做好事，为人民，为最高的理想服务。我们反对官爵，反对我们的宗族的权利，庄园，甚至典当，至少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这样的……我可以对你赌咒。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说得很好，而且还要使你相信，甚至有时做出很好的行为。”

“那是指您伏在肩上痛哭的时候吗？”

“我的朋友，这件事随你怎么说我都表示同意的。顺便说一下，你是从我那里听到了伏肩痛哭这事的，现在竟恶意地利用我的坦白和我的信任。但你应该同意，这个肩膀并不很坏，像乍看上去似的，尤其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在那时候才开始的。我自然不免装腔作势，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在那里装腔作势。譬如说吧，难道你在实际的情形下就不曾装腔作势吗？”

“我刚才在楼下有点过分地动了情感，我上楼时觉得很惭愧，想到您会觉得我在那里装腔作势。确实，在有些情形下，你虽然有诚挚的情感，但有时也要装假。但是我可以赌咒，刚才在楼下是完全出于自然的。”

“就是这样，你用一句话下了极成功的定义：‘虽然有诚挚的情感，但仍旧不免也要装假。’我就是这样：我虽然装假，但完全诚恳地痛哭的。我不来否认，如果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更敏锐一点儿的话，也许会把这伏肩痛哭当成是对他进一步的嘲笑，但是他的诚实妨碍了他的敏锐的观察力。我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怜惜我。我记得我当时很希望这样。”

“您知道，”我打断他，“您现在说出这话的时候，就在那里讪笑着。在这一个月来，您只要一和我说话，您就讪笑起来。您为什么在和我说话时永远这样做呢？”

“你以为是这样吗？”他温和地回答。“你的疑心太重了。如果我笑，也并不是笑你，至少不是笑你一个人，你放心吧。但是我现在并没有笑，而当时——总之，我当时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你必须相信，我并非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我们，也就是说优秀的人们，和农民相反，常时完全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相反的，永远尽可能地糟蹋自己。我很疑惑，正是这一点，当时被我们认为是什么‘高尚的，我们的高尚’，当然这是就高尚的意义来说的。现在这一代前进的人们比我们进取得多。我当时还在犯罪孽之前就把一切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解释得特别的率直。我现在同意，其中有许多事情是不必解释，尤其是不必解释得这样率直的。但是你如果在跳舞跳得很起劲，想做出一个好看的舞姿的时候，哪里还能拦阻自己呢？也许美和崇高的要求果真是如此的，我一辈子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和我们浮浅的谈话比起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题目，我敢向你赌咒，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便会羞惭死的。我当时向他提议由我给付三千卢布。我记得他一直沉默着，只有我一人说话。我觉得他怕我，那就是怕我的地主的权力。我记得我努力鼓励他。我劝他一点也不要害怕，把自

己的想法表示出来，甚至尽量地加以批评。为了保障起见，我对他说，如果他不赞成我的条件，那就是三千卢布，一张释放的文书（当然是对他和妻子两人），还有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旅行（当然不带妻子同行）——他尽管可以直说出来，我立刻给他一张释放的文书，把妻子也交还给他，重赏他们两人，就是把这三千卢布赏给他们，那时候不是他们离开我到外面去，而是我自己离开他们独自到意大利去住上三年。我的朋友，我是绝不会把萨波日科娃小姐带在身边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在那时候是很纯洁的。结果怎么样呢？这个马卡尔很明白我说得到便做得到，但他继续沉默着，只在我打算第三次把头伏到他的肩上的时候，才把身体往后倒退了一步，摇着手，走了出去，甚至露出一点不客气的样子，使我当时吃了一惊。我当时偶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总而言之，他们在什么话也不说的时候最坏。他的性格是很阴郁的，说实话，我召他到书房里来的时候，不但不信任他，甚至十分怕他：在这种阶级里，有很多的性格含有不诚实的成分，这比挨打还可怕些。我真是冒险，真是冒险极了！如果他向院外大声喊嚷、号哭，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这小个子的大卫将要怎么办呢？我又有什么方法可想？因此我才先允诺把三千卢布给他，这是本能的作用。但我很走运，原来是我看错了：这个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完全是另一种人……”

“告诉我，当时你究竟犯了罪孽没有？您刚才不是说过，您在犯罪孽以前就唤她的丈夫来的吗？”

“你瞧，你该知道，这要看怎么去理解……”

“那么是已经犯了。您刚才说您弄错了，这是另一种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至今还不知道。但是有点不同，甚至显出很诚实的。我这样判断，是因为事情的结果使我双倍地有愧于他：他在第二天就答应出外旅行，不说一句话，自然没有忘记我提出来的任何的奖赏条件。”

“钱呢？收没收？”

“那还用说吗！你知道，我的朋友，关于这一点他甚至使我十分吃惊。当时我的口袋里并没有三千卢布，但是我弄到了七百，先付给他。结果怎样呢？他要求我把其余的两千三百卢布作为借款，立下一张借据，由某商人出面做债权人。过了两年以后，他用这张借据在法院里提起诉讼，向我要求清偿借款，还加上利息。这又使我吃了一惊，何况他早已步行各处，化缘捐建教堂。从那时起已经云游了二十年，我不明白一个云游的人要这许多钱做什么用……金钱本是俗世里的东西……我当时答应给他这笔钱，自然是诚恳的，而且出于最初的热诚，后来过了许多时候，我自然会回醒转来的……希望他至少顾怜我一下……或者是顾怜我们，我和她两人，至少应该等候一下。但是他居然不肯等候……”

（我必须在这里加一个注脚：如果我的母亲比韦尔西洛夫活得长久，那么年老时一定分文没有；如果没有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这笔三千卢布的款子，连上利息早已增加了一倍，由他在去年立遗嘱时全部遗给她了。他甚至在那时候就把韦尔西洛夫看透了。）

“有一次，您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到您那里来了好几次，永远住在母亲的寓所里面，不是吗？”

“是的，我的朋友。说实话，我起初很怕他上门来。他在这二十年来一共来了六七次，最初几次我如果在家，总是躲起来的。起初甚至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出现？但是，后来我基于某一些考虑，觉得这在他的方面并不怎样愚蠢。后来我偶然发出好奇的念头，出来看一看他，竟取得了十分别致的印象。这是当他第三次或第四次拜访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充当仲裁委员，因此开始努力研究俄罗斯。我从他那里甚至听到了极多新鲜的事情。此外，我在他身上遇到了怎么也料不到会遇到的一切：一种温和的态度，坦白的性格，最奇怪的几乎是快乐的精神。对于那件事tu comprends？（法文，译为“你明白吗”？）他没有一点暗示，并且极会谈论正事，谈得很好，也就是完全没有他们那种愚蠢的钻牛角尖的深思远虑。说实话，我虽然具有民主主义的性格，也忍受不了这一套。此外，他还没有那种兴奋的俄罗斯性，像小说里和舞台上那些‘真正的俄国人’所说的那套术语似的。他很少讲起宗教问题，除非我自己先提起来。如果你对于这些发生了好奇，向他询问时，他还会讲出许多关于修道院和修道院里生活的极有趣的故事。他所具的主要的特性是尊敬，谦恭的尊敬。这种尊敬对于获得最高的平等是必要的，不但如此，没有它，据我看来，远不会达到优越的地位。的确，由于缺乏一点点的骄傲才取得了极高的体面地位，发现在自己的地位上，还一定尊重自己的人，无论他遭逢了怎么样的命运都没有关系。这种在自己的地位上尊重自己的能力是世上很少见的，至少像真正的自我的尊严一般的少见……这一点你自己慢慢就会知道的。但最使我惊愕的，也就是在后来，并不是在最初的时候（韦尔西洛夫补充着），也就是这个马卡尔具有十分威严的容貌，而且十分英武。固然，他老了，但是‘脸色黝黑，身材高挺’（引自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一诗）。

“态度自然而且庄重。我甚至觉得奇怪，怎么我的可怜的索菲娅当初怎么会选上我的。他那时有五十岁，但他还是一个好汉，而我和他相比，简直太不像样了。我记得，他的头发当时已经白得很厉害，因此，就是那样的白头人娶她为妻……莫非是受了白发的影响吗？”

这个韦尔西洛夫有一种上流社会最恶劣的习气：他在不能不说时，说出了一些极聪明而且漂亮的话语之后，会忽然故意用一些愚蠢的话作为结束语，比如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白发如何对母亲产生影响之类。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总之，是由于极愚蠢的交际社会上的一种习惯。听他说话——大概说得很正经，其实他是在那里装腔作势，或是在心里嘲笑呢。

我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忽然发出可怕的狂怒。我现在总是带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想起我当时的某些出格的举动。我突然从椅上站了起来：“您应该知道，”我说，“您说您跑到这里来，主要的是为了使母亲觉得我们已经言归于好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得很久，可以使她这样认为了。您现在可不可以离开我，让我一个人在这里？”

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的亲爱的，你和我太不客气了。再见吧。和气是装不出来的。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果真想离开公爵吗？”

“啊！我就知道您到我这里来是另有目的……”

“你怀疑我跑来劝你留在公爵那里，因为这于我有好处吗？我的朋友，你是不是以为我写信叫你从莫斯科到这里来，也于我另有什么好处吗？唉，你真是多疑呀！相反地，我是在一切方面都希望你好的。

甚至在现在，我的经济状况这样好转的时候，我希望你有时候允许我和你母亲帮助你。”

“我不喜欢您，韦尔西洛夫。”

“你甚至直呼我‘韦尔西洛夫’了。我很遗憾，我不能把这个姓转移给你，因为实际上只有这个成为我的全部的过错，如果有过错的话，不是吗？不过，我究竟是不能娶一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的，你自己想一想。”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您想娶没有结过婚的女子吗？”

他的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

“你这是在讲埃姆斯的事情。阿尔卡季，你刚才在楼下当着母亲的面指责我。可你要知道，你恰巧在这件事情上失策了。我跟已故的莉季娅·阿赫马科娃的事情，你一点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的母亲本人也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不错，虽然她当时并不在我身边。如果说我在什么时候看见了善良的女人，那就是你的母亲。但是，到此为止吧，眼下这一切还须保密，而你——你却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公爵今天说您专门喜欢未成年的女孩。”

“这是公爵说的吗？”

“是的，您听着，要不要让我对您确实地说，您现在为什么到我这里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坐在那里，问我自己：您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什么，现在终于猜出来了。”

他已经想走出去，但是又止步，把头转向我，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刚才偶然说起，图沙尔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信本来存在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里面的，他死后便落到莫斯科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了。我看见您的脸上忽然抽动了一下，现在才猜到是怎么回事，在您的脸部上现在又抽动了一下的时候。原来您当时在楼下想到如果安德罗尼科夫的一封信已经落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那么另一封信难道不也会落在她那里吗？安德罗尼科夫死后是会留下极重要的信件的，不是吗？对不对呢？”

“我到你这里来，是想使你漏出什么话来吗？”

“您自己知道的。”

他的脸色十分惨白。

“这不是你自己猜到的，这是受了一个女人的影响。在你的话里，在你的粗野的猜测里，含有多少的怨恨呀！”

“女人吗？我恰巧今天看到了这个女人！您也许就为了想侦探她的行动，才打算把我留在公爵那里吗？”

“我看出来，你在这条新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你的理想’是不是就是这个？你继续做下去吧，我的亲爱的，你在侦探方面确有极好的本领。既然有了才干，就应该设法发挥和进步。”

他暂停了一下，喘了一口气。

“您留神一点，韦尔西洛夫，不要把我弄成您的仇敌！”

“我的朋友，在这种情形之下谁也不会表示出自己最后的意思来的。现在请你给我照一照亮。你虽然是我的仇敌，但大概还没有到希望我摔断自己脖子的程度。你听着，我的朋友，你想一想，”他一面走下楼去，一面说，“我整整一个月来，我可一直把你当作好心肠的人。你渴望生活，你真是渴望生活，大概即使给你三条命，你也会嫌少的：这个在你的脸上就写出来了，而这样的人多半是好心肠的人。现在我才觉得我错了！”

四

我无法形容当我独自留在那里的时候，我那种心如刀割的疼痛：好像我被活生生地割去了身上的一块肉！我为什么忽然发那么大的火，为什么这样伤害他，伤害得这样厉害，而且这样故意？当然我现在还不能讲出来，而当时也是的。他的脸色如何的惨白呀！也好，这种惨白也许表露出了他最真诚、最纯真的情感和最深沉的痛苦，而不是怨恨和委屈。我总觉得有些时候，他很爱我。那么，我现在为什么，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呢？尤其是在许多事情业已水落石出的时候。

我突然发火，而且把他赶了出去，也许真是由于一个突然出现的猜测。那就是他到我这里来乃是希望知道：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是否还存留着安德罗尼科夫的信件？他应该寻觅这信件，而且正在寻觅，这是我知道的。但是谁知道，也许就在当时，就在那个时间，我犯了可怕的错误！谁知道也许就由于这错误，以后才把他引到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里会存有信件的念头上去的。

最后还有一件怪事：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我刚才对克拉夫特表示过的想法（关于三条性命的话），主要的是用了我自己的原

话。话语相同还可算是巧合，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会知道我的个性的实质：他的眼光多么敏锐，猜得好准！但是，如果他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完全不明白另一件事情呢？难道他并不是假装不知道，果真猜不到我所需要的并不是韦尔西洛夫的贵族头衔，也并非为了我的出生不能饶恕他，我一生所需要是韦尔西洛夫自己，整个的人——父亲，而且这个想法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吗？难道他这样一个细心的人竟会如此迟钝和粗心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激怒我，为什么这样装腔作势呢？

第八章

一

早晨我努力起得早些。平常我们家里总在八点钟左右起床，这是指我、母亲和妹妹。韦尔西洛夫则要赖到九点半才起身。母亲总是准时在八点半钟的时候端咖啡给我。这一次我没有等咖啡端来，在八点整的时候就从家里溜了出来。我从昨天晚上就拟定了这一天行动的总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虽然我满腔热情，决定立即实施这一计划，但我已经意识到，这个计划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还有太多不大可靠和不太明确之处。因此我差不多整夜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好像在说谵语，做了许多梦，几乎一刻也没有好好睡过。虽然如此，我起身的时候竟比平常的任何时候都感到精神清爽，而且头脑清醒。我特别不愿和母亲相见。我一和她谈话，便不得不和她谈昨天晚上的那个话题。我担心为了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感受会使我脱离预定的打算。

早晨是寒冷的，地面上躺着一层潮湿的、乳状的雾。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彼得堡的清晨所显现出来的繁忙情景，我虽然觉得很不雅观，但总是抱有好感。这一群为自己衣食奔忙的、自私的、永远露出若有所思的人们，在早晨七八点钟的时候，对我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特别喜欢在急匆匆赶路的时候，或者自己向别人打听什么事，或者别人问我点什么。问话和回答永远是简短的、明显的、有意义的，而且是在不停步的时候提出来的，态度几乎永远是友好的，这是一天当中人们最乐意回答的时刻。中午以后，一直到傍晚时分，彼得堡就不大好相处了，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或者嘲笑人，跟上班之前的

清晨，最清醒而且最严肃的那个时候相比，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我觉察到了。

这回我还是上彼得堡区去。因为我在十一点多时必须回到喷泉街去找瓦辛（他十二点钟的时候多半在家），所以我虽然很想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咖啡，但是仍旧匆匆忙忙地走着。我必须要遇见叶菲姆·兹韦列夫。这是我第二次上他家里去，差一点又碰不到他，我到他家时，他刚要喝完咖啡，准备出门去。

“这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他迎接着我，但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现在来给你解释。”

各地的清晨（彼得堡的清晨），对于人的头脑有清醒的作用。一些火焰似的、黑夜的幻想，会随着清晨的光明与寒冷而完全消散。我自己有时在早晨想起一些黑夜的，刚过去的梦幻，有时想起夜间的那些行为，总带着自责与羞惭。我要顺便说出的是，我觉得彼得堡的早晨，虽然在外表上是全世界最有诗意的，但同时又几乎是世间最荒诞的。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或者不妨说是印象，但是我坚持地这样认为。在这样的彼得堡的清晨，朽烂的、潮湿的、雾气重重的清晨，我觉得，任何一个像普希金《黑桃皇后》里的格尔曼一样的人物，他的离奇幻想会更加坚定起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寻常的、完全彼得堡式的典型——也就是彼得堡时期的典型）！我在这浓雾中有一百次生出了无法摆脱的、奇怪的幻想：“如果这雾一飞散，向天上一溜走，这个朽烂的、湿滑的整座城市会不会随雾升起，像烟雾似的消散，于是剩下早先的芬兰湾沼泽，而在池沼中间，为了美观，也许仍旧耸立着一个骑士的铜像，骑在那匹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马上？”一

句话，我不能形容出我的印象，因为这一切全是理想、全是诗意，也就是说，全是胡言乱语。然而，我过去时常感到困扰，现在也还困扰于一个极不明智的问题："他们这些人正在四处奔波，可谁知道，这也许不过是某人的一个梦，在这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行为呢？一旦这个做梦的某人醒来，那么，一切也就突然消失了。"不过，我已经扯得太远了。

我要事先说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和想法，它们似乎荒唐得让人一见就认定是发疯。这天早晨，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奇怪的幻想，去找兹韦列夫。我找他，是因为这一次我在彼得堡没有别的人可以寻找。叶菲姆是我认为无人可找时最后才去求他的一个人。在我坐在他对面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这个呓语与狂热的化身，所面对的恰恰是率直而平庸的化身。可我这方面有理想、有真情，他那方面却只有实际的结论：那就是事情从来不是这么办的。简单地说，我对他简短而且明白地解释，除他以外，我在彼得堡根本没有找到一个人，可以充当决斗的证人，为了一桩于名誉极有关系的事情。我说他既然是我的老同学，所以他甚至没有拒绝我的理由。我告诉他我要找近卫军中尉索科利斯基公爵出来决斗，因为一年以前他在埃姆斯打了我的父亲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这儿我要说明一下，叶菲姆甚至极详细地知晓所有我的家庭状况、我和韦尔西洛夫的关系，以及我所知晓的韦尔西洛夫的经历。我在不同的时间段把一切全告诉给他听，当然除去一些秘密之外。他坐在那里听着，照例像笼中的小雀似的，振起羽翼，做出沉默和严肃的样子，微涨着脸，白白的头发弄得十分蓬乱。呆板的、讥刺的微笑没有从他的嘴唇上消失。这微笑之所以显得恶劣，因为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由己的。可见他在这段时间内确乎认为他在智商和性格上都比我高。我还怀疑他为了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的那一幕而看不起我。这是应该如此的，因为

叶菲姆属于群众，叶菲姆是个小市民，而市井小民向来总是只崇拜胜利者的。

“韦尔西洛夫知道这件事吗？”他问。

“当然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资格干涉他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想用这个办法证明什么？”

我知道他会反驳，因此立刻对他解释，这并不像他所猜测的那样愚蠢。第一，可以对傲慢的公爵证明，在我们的阶层里也还有人懂得名誉；第二，韦尔西洛夫会觉得惭愧，得到一个教训；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即使韦尔西洛夫没有唤公爵出来决斗，而决定忍受耳光，从他自己的一些见解上是有理的，他至少可以看到，有一个人竟能深刻地感觉到他所受的耻辱，并强烈的感同身受，甚至准备为了他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性命……尽管这个人即将永远和他分离……

“等一等，你不要喊嚷，我姑姑不喜欢这样的。你对我说，韦尔西洛夫不是和那个索科利斯基公爵为了遗产打官司吗？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倒不失为一种打赢官司的、别出心裁的方法——用决斗的方式把对方杀死。”

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指出，说他简直是愚蠢而且傲慢，如果他那种嘲讽的微笑越来越厉害的话，那不过证明他的自以为是和庸俗，他根本想不到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动过是否有利于官司的念头，这种念头只有他那多疑的大脑才会想出来。我对他说，官司业已打赢，而且对手并不是索科利斯基一个人，而是索科利斯基公爵们，如果一个公爵被杀死，还会剩下其他的公爵们，况且决斗的日期应该延迟到上诉期限

过了以后（虽然公爵们是不会上诉的），单只是为了体面的关系。等到期限一过，才实行决斗。我现在跑来，也并非立刻就想决斗，但是我必须预先征得他的同意，因为我的方面没有证人，我跟谁也不认识，所以如果叶菲姆拒绝的话，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来得及找别人。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跑来的。

“那么你到那时候再来说就好了，何必现在就白跑十里路呢。”

他站起来去拿帽子。

“到那时你会去吗？”

“不，我当然不会去。”

“为什么？”

“我之所以说不会去，是因为如果我答应了下来，那么在上诉的期限内，你必将每天跑到我这里来。而主要的原因是，这全是胡闹的事情，如此而已。我还能为了你而毁掉我的前程吗？万一公爵忽然问我：‘谁打发你来的？’我说是：‘多尔戈鲁基。多尔戈鲁基和韦尔西洛夫又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我就得向他讲你的家谱，不是吗？他准会笑死的！”

“那你就朝他的脸上打去！”

“得了吧，这是荒唐的事。”

“你怕了吗？你的个子这样高，在中学时比任何人都有力气。”

“我怕，我当然怕。公爵是绝不肯决斗的，因为打架应该和身份相等的人打。”

“就我的智力和文化修养而言，我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有权力，我的身份是平等的……恰恰相反，他才不够身份。”

“不，你是小孩子。”

“我怎么是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我们两个都是小孩子，他是大人。”

“你真是傻瓜！按照法律规定，我一年前就可以结婚了。”

“那么你尽管去结婚，不过你到底还没有成熟：你还在长个儿呢。”

我当然明白他想取笑我。毫无疑问，这件蠢事的全部经过我本可以不讲的，甚至让它默默无闻才更好，再说这件事的成败虽然很严肃，但它那些既不重要又无必要的细节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为了重重地惩罚自己起见，我要全部说完它。我看出叶菲姆嘲笑我，于是我竟用右手推他的肩膀，或者不如说是用右手的拳头去碰他的肩膀。于是，他便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掀了个脸朝地——用事实来向我证明，他的确比我们中学里任何人都有力气。

二

读者当然会想到，我从叶菲姆家里出来的时候，心情一定很糟糕。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很明白，刚才发生的只是纯属

小学和中学生之间的事，然而事情的严重性却依然存在着。我一直走到瓦西里岛上才喝上咖啡，故意避开我昨天去过的彼得堡区的那家小饭馆。这小饭馆和黄莺已经成为我憎恨的对象了。我有一个奇怪的脾气：我会像恨人似的恨一些地方和东西。不过我在彼得堡也有几个快乐的处所，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使我在哪里产生幸福感的地方，不用说，我很珍惜这些地方，故意有许多时候不到那个地方去，以便以后在完全剩下我孤独的一个人，感到自己最失意的时候，才跑去怀旧一下。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叶菲姆及其看法做了十分合理的评价。是的，他比我有经验，但不见得比我现实些。只限于自己鼻尖的现实主义比最疯狂的理想还要危险，因为是盲目的。我虽然认为叶菲姆的话有理（此刻他大概会认为我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在骂他呢），但我在信念上还是没有丝毫退让，而且至今还是如此。我见过这样一类人，就因为被人泼了一桶冷水，不但在行动之前退缩，甚且否认自己的理想，自己开始嘲笑那在一小时以前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唉，他们居然那么轻率！即使叶菲姆在实质上甚至比我正确，就算我愚蠢得不能再愚蠢，只是在那里装腔作势，但在这件事情的最深处毕竟还有这么一个点，立足于这一点上看问题，我也是对的，我也有我的公道，而且主要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瓦辛住在谢苗诺夫桥附近的喷泉街。我走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恰巧十二点钟，但他不在家。他在瓦西里岛上工作，总是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回家，差不多永远在十二点钟左右。再加上那天是什么节日，所以我估计应该能够遇到他，谁知竟然没有遇到。于是，我只好决定等他一下，尽管我还是第一次上他家里去。

我是这样考虑的：关于如何处理那封遗产信的事情，是属于良心的问题，我选瓦辛为裁判官，也就等于向他表示我最深的敬意，这当

然应该使他感到荣耀。我真是被这封信搅得非常惶惑，确实深信有仲裁解决的必要，但是我担心到了那个时候，我会不必凭借任何外人的帮助而摆脱困境。主要的是，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只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韦尔西洛夫，由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就是解决的办法。至于使自己成为这类事情的最高裁判官和决定者，那是完全不对的。我要是亲手把信交出去，而把自己撇在一旁，而且默默地不发一言，我便立刻占得了便宜，因为把自己放在比韦尔西洛夫更高的地位上去了。我只要一拒绝关于遗产的一切利益（因为我既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当然会从这笔款子里得到一点的，不是现在，便是以后）——我就永远给自己保留了对于韦尔西洛夫未来行为的最高的道德上的监督。而且谁也不能责备我，说我害了公爵们，因为这文件并没有法律上决定的意义。我坐在瓦辛的空房间里，把这一切仔细思考了一遍，完全弄清楚了。我甚至忽然想到，我到瓦辛这里来，急于和他商量，向他请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使他看到，我是如何正直的、不存私心的一个人，也就是为了报复我昨天在他面前那种屈辱的样子。

我在意识到这一切以后，便感到了极大的恼恨。然而我还是不走，仍旧留在那里，虽然我确实知道，我等的时间越久，只会使我更加恼恨。

我首先很不喜欢瓦辛的房间。可以这样说："只要让我看一看你的房间，我就会知道你的性格。"瓦辛住在向二房东转租的带家具的房屋里面。这二房东显然十分贫穷，靠转租房间生活。除瓦辛以外，还有其他房客住着。这些狭窄的装满家具的小屋是我所熟悉的。这些家具在外表上还算得整洁。里面必定有一只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软沙发，所以搬动它是有散架的危险的。还有一只脸盆和用屏风挡住的铁床。

瓦辛显然是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房客。这样好的房客在二房东那里一定只有一个，因此也就特别讨好他：替他收拾和打扫得精细些，在沙发上面悬挂一张石印的图画，桌子底下铺着一条破旧的地毯。要是有人喜欢这种有点霉烂的清洁，特别是喜欢女房东的巴结和敬重，那么他自己的人品就值得怀疑了。而我深信，最好的房客的头衔会使瓦辛自己感觉荣耀。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只堆满书籍的桌子的形状，开始让我渐渐恼火。书籍、纸张、墨水瓶，全都按照最令人厌恶的秩序摆放着整整齐齐，这种秩序，恰好符合德国女房东及其女佣的世界观。书籍很多，并不是报纸和杂志，而是真正的书籍。他显然经常阅读，大概用十分郑重和勤恳的态度坐下来读，或是手写。不知为什么，我最喜欢书籍无秩序地乱放着，至少不会把看书写字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这个瓦辛对待客人一定十分有礼貌，他的每一姿势，必然好像是对客人说："我现在同你坐上一小时半，等到你一走，我就要用功了。"客人想必可以跟他谈得十分有趣，还可以听到新鲜事。"但是现在我可以和你谈一谈，我会使你极感兴趣，等到你一走，我立刻着手做最有兴趣的事情。"……但我到底不走，仍旧坐着。对于我完全不需要请教他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了。

我已经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了，靠窗的地方有两把藤椅，我坐在其中的一把藤椅上等他。我感到很恼火，还因为时间在白白过去。而在晚上之前，我必须找到住所呢。我沉闷得想拿一本书来看看，但没有去拿：一想到我还要给自己解闷，便会更加感到恼火的。异常的寂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在很近的某处，在用沙发挡住的门后，传来了低语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由得去分辨起来。显然有两个女人在那里说话。这是听得出来的，至于她们在说什么，却完全听不清。但是，我出于无聊，不知怎的开始探究起来，渐渐的，开始听得有点清楚了。显然她们说得十分兴奋而且热烈，并不是讲关于裁剪衣

服的事情，好像在那里劝告或辩论。一个声音在劝告和恳求，另一个声音不肯听，辩驳着。大概是别的房客。我听了没多久就开始感觉厌倦，耳朵也习惯了。我虽然还继续听下去，然而是机械般地，完全忘记我在那里听人家的说话。这时，突然发生了一点极紧要的情形，好像有人从椅上用两脚跳下来，或是忽然从座位上跳起，跺着脚。随后发出了一声呻吟，忽然又是一声呼喊，甚至不是呼喊，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尖声怒号，已经不在乎别人会不会听见了。我跑到门外，打开门，和我同时打开的，还有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女房东的房门，从那里探出两颗好奇的脑袋。但喊叫声突然停止了，我旁边那间屋子的一扇门也突然打开，只见一个女人迅速冲出来，从楼梯跑了下去。我还记得这女人还挺年轻，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子想阻拦她，但是没有拦住，只好朝她身后呻吟地说：

“奥莉娅，奥莉娅，你要上哪里去？唉！”

但是她一看到我们两家的门都打开后，便灵巧地把自己的门关上，只留下一条门缝，从里面朝楼梯上倾听着，一直到跑下楼去的奥莉娅的脚声完全消失为止。我回到窗前，一切又恢复了寂静。这件事很无聊，也许还很可笑，于是我不再放在心上。

大概过了一刻钟以后，从走廊里，也就是紧贴着瓦辛的房门旁口处，传来了一个男人洪亮的、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接着有人抓住了门把，把房门打开一点，因此我可以看得见走廊里站着一个身材很高的男子，他显然也看到了我，甚至仔细地看我，但是还没有走进屋里来，一面继续抓住门柄，一面和女房东谈话。女房东用柔细的、快乐的声音和他应答，从嗓音里可以听出这客人她早已熟识，为她所敬爱和尊重，被她看成是靠得住的客人和风趣的绅士。这风趣的绅士呼喊着，说着俏皮话，但内容也不外乎是瓦辛如何不在家，他怎么也不能

遇到他，他永远如此，也只好像那次似的等候着。这一切无疑地在女房东看来是非常俏皮的话语。客人终于把门完全推开，走了进来。

这位先生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显然是好裁缝做的，完全照“贵族”的派头，但他本人却很少有贵族的气派，尽管看来他很想有这种气派。他的态度并不见得怎样目中无人，而是天生就有点儿嬉皮笑脸，也就是说，比起那种在镜子前面练就的嬉皮笑脸来，毕竟令人好受些。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带着轻微的灰发，还加上乌黑的眉毛，长长的胡须，大大的眼睛，这一切不但不能使他的气度贵族化，却似乎反面赋予他跟常人无异的某种共性。这种人总是笑嘻嘻的，也很喜欢笑，但不知为什么，你和他在一块永远不觉得快乐。他很快地从欢笑的神色转为郑重的神色，从郑重的神色转为游戏的或是挤眉弄眼的样子，而这一切似乎带点飞扬跋扈的样子，而且没有来由似的……然而，不必提前去描写他。后来我对这位先生的了解要深入得更多些，因此比起当初他推门进来时，现在我自然认为对他更熟悉些了。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难于说出关于他的一些任何明确的看法，因为这类人身上的主要特点，恰恰在于他们的杂乱无章，很不稳定。

他还没有坐下来，我忽然猜想到这人大概就是瓦辛的继父，斯捷别利科夫先生。我已经听人家说过，不过是偶然听到的，因此怎么也不能说出所以然，只记得有件不光彩的事。我知道，瓦辛在他的管教之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过着孤儿一般的日子，但早就已经摆脱他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和利益完全不同，他们在任何方面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还记得这个斯捷别利科夫有点财产，他甚至是一个投机家。总之，我以前也许知道得更详细些，但现在忘记了。他用眼光向我扫射了一下，没有鞠躬，把自己的高帽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然后神气活现地用脚把桌子推开一点，并不是坐下，简直就躺在那只我

不敢坐的沙发上面，弄得它发出吱吱的响声。他的两脚交叉着，右脚上的漆皮鞋高高地举起。他开始打量那只鞋子。当然，他随即向我转过身来，用那双有点儿呆滞的大眼睛，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又没有遇到他！”他微微地向我点头。

我沉默着。

“他真是不守时，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从彼得堡区里来的吗？”

“您是不是从彼得堡区来呢？”我反问他。

“不，我问您。”

“我……我从彼得堡区来，您怎么知道的？”

“怎么？唔……”他使了一个眼色，但是没有解释出来。

“我并不住在彼得堡区，但是，我刚到彼得堡区去过，从那里到这儿来的。”

他继续默默地露出一种极有意义的微笑，我很不喜欢这种微笑。他这种挤眉弄眼有点愚蠢的神色。

“去过杰尔加乔夫先生家里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什么杰尔加乔夫家里？”我睁大了眼睛。

他得意地看着我。

“我并不认识。”

“唔！……”

“随您怎么想吧。”我回答。他渐渐让我觉得很讨厌起来。

“唔……是的。您且等一等。您到一家铺子里去买东西，而另一个顾客到旁边的另一家铺子里去买另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东西？买的是钱，从那种称作高利贷者的商人那儿购买……因此钱也是，高利贷者也是商人……您在注意听着吗？”

“好吧，我在注意听着。”

“第三个顾客从旁边经过，指着其中一家铺子说：‘这家很可靠。’指着另一家铺子说：‘这家不可靠。’我对于这位顾客应该下什么样的判断呢？”

“我怎么会知道？”

“不，对不起。我来举个例子：人就是依靠好比喻而生活的。我在涅瓦大街上走路，看见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位绅士走着，我很想断定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格。我们在不同的两边走着，走到海洋街的转弯角上，就在英国人开的铺子的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第三个过路人，刚刚被马撞倒了。现在请您想一想，有第四人走过来，打算断定我们三人的性格，连那个被撞倒的人也在内，从经验和素养方面来加以断定……您在注意听吗？”

“对不起，我听得很费劲。”

“好的，我早就想到会这样了。现在我来换一个题目。我上德国的泉水区那里去，是个大矿泉区，这种地方我去过不止一次，至于是哪一个矿泉区——这无关紧要。我常到那里去散步，见到一些英国人。

您知道，和英国人是很难结识的，但过了两个月，疗养期一满，我们大家就结伙上山去，手里拿着尖头的拐杖一起登山，至于登哪座山，都是一样的。在转弯的地方，也就是歇脚的地方，有一群僧侣在酿造沙尔特廖斯甜酒——您注意这一层——我遇见一个本地人，孤独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望着。我想判断他是否可靠。请您想想：和我同行的那一群英国人，只是因为我没有能和他们在矿泉区上没有说过话，我能不能请他们帮我作判断呢？”

“我怎么会知道？对不起，我很难听明白您所说的话。”

“很难吗？”

“是的，您使我感到疲乏。”

“嘿嘿！”他使了一下眉眼，做了一个手势，大概应该表示一点得意和胜利的意思。后来，他又很庄严而且安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显然是刚买来的，打了开来，开始阅读最后的一页，显然完全不理睬我了。他有五分钟的时间没有看我一眼。

“布列斯特一格拉耶沃公司的股票并没有下跌，啊？前一阵子它在涨，现在还在涨！但我知道许多股票立刻会跌的。”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我对于交易所的情形暂时不大明白。”我回答。

“您否认吗？”

“否认什么？”

“挣钱啊。”

“我并不否认金钱的重要……但我觉得必须先有理想，然后再有金钱。”

“那么请问您……譬如一个人有自己的资本……”

“起初是最高的理想，然后才是金钱，社会有了金钱，如果没有最高的理想是会倒塌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性急起来。他带着一点茫然的样子看我，似乎被我弄糊涂了，但突然间，他的整张的脸露出十分快乐而且狡猾的微笑。

“韦尔西洛夫呢？啊？他毕竟‘抢’到了！真是‘抢’到了！是昨天判决的吗？”

我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早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还知道得很多。我只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脸红，用极愚蠢的样子看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显然十分得意，快乐地望着我，好像用极狡猾的样子捉住我，看透了我的心思。

“不对，”他扬起双眉，“您不妨向我打听韦尔西洛夫先生的事情吧！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关于可靠的话吗？一年半以前，为了这个婴孩，他本来可以做成一件好事的，但是他竟跌倒了，是的。”

“为了什么婴孩？”

“为了那个吃奶的婴孩，现在由他在一边哺养着，不过一个钱也不取……因为……”

“哪个吃奶的婴孩？怎么回事？”

“当然是他的婴孩，他自己亲生的，和莉季娅·阿赫马科娃小姐生的……‘这迷人的少女十分爱我……’，吞了含磷的火柴，不是吗？”

“胡说！这真是荒唐透顶！他根本没有和阿赫马科娃生过小孩！”

“你瞧！我怎么会晓得的？我又是医生，又是助产士。我姓斯捷别利科夫，您没有听见过吗？当然，我那时早就不行医了，但是我能在合乎实际的情况下，给人家出合乎实际的主意。”

“您是助产士……给阿赫马科娃接过生吗？”

“不，我没有给阿赫马科娃接生。在郊外有一位医生，姓格兰茨，家庭负担很重，但每次出诊，人家付给他的酬金只有半个塔勒德国旧时的货币（一塔勒等于三马克银币），那边医生的待遇就是这样的，再加上没有人知道他，所以他代替我去接生……我为了不让人知道这事，才推荐他去的。您注意听着吗？关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的问题，关于那个极秘密的问题，我只出了一个实际的主意，当面对他提出的。但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情愿要追两只兔子。”

我十分惊讶地听着。

“‘你想追两只兔子，结果一只也捉不住。’这是民间的，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谚语。我倒想说：例外不断重复，就会成为惯例。掉过头去追另一只兔子，译成俄语的意思是，又去追另一个女人了，结果是一无所获。既然他已经抓住一只，就应该抓得牢牢的呀。他在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却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亏他韦尔西洛夫还是‘女人的预言家’呢！这个雅号是年轻的公爵索科利斯基当着我的面给他起的。

不，您该到我家里来呀！如果您想知道韦尔西洛夫多些，您可以上我那里去。”

他显然在欣赏我那副惊得目瞪口呆的样子。在这之前，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关于婴孩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隔壁女邻居家的门忽然啪地响了一下，有人急匆匆地走进她们的屋子去。

“韦尔西洛夫住在谢苗诺夫团驻地，莫扎伊斯基街十七号，利特维诺娃的房子，门牌十三号，我刚去居民地址查询处查过的！”一个被惹恼的女人气愤地大声嚷嚷，每个字眼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斯捷别利科夫扬起双眉，竖起一个手指头举过头顶。

“我们在这里讲他，她已经在那里……那就是所谓的不断地重复着的例外。”

他迅速用跳跃的姿势蹲坐在沙发上面，开始对着用沙发挡住的那扇门倾听。我也感到非常的惊愕。我猜想到，这大概是那个年轻的女人，惊慌地跑出去的那个女人呼喊出来的。但是韦尔西洛夫何以会在里面呢？突然又传来了刚才那样的尖叫，狂怒的尖叫，一个人为了人家不肯给他什么东西，或拦阻他取什么东西而愤怒得发疯时的尖叫。和刚才不同的地方只是呼喊和尖叫继续得越加长久些。听得见争夺的样子，一些急促的、匆忙的话语：“我不要，我不要，给我呀，立刻给我呀！”或是这一类的话，我不能完全记忆住。后来又和刚才一样，有人迅速地奔到门前，打开了门。两个女邻居全都冲到走廊里去了，一个像刚才一样，正在拦住另一个。斯捷别利科夫早就从沙发上跳起来，愉快地倾听着，这时简直闯到门外去，立刻堂而皇之地跳到走廊里女邻居们的面前去。我当然也跑到门外去。但是，他在走廊里的出现，就好比给女邻居们泼了一桶凉水：女邻居们飞快地走进屋子去，

砰地关紧了门。斯捷别利科夫正想朝她们后面追过去，但又停住了，举起手指，一面微笑，一面考虑着。这一次他的微笑里，我看出了一点异常顽劣的、阴暗的、恶毒的什么心理。他看见女房东又立在自己门口，便踮起脚尖迅速穿过走廊，走到她跟前去，和她交头接耳地说了两分钟。当然取得了一切的消息，他就用威严和坚决的神色回到屋内，从桌上取了高帽，向镜里瞥了一眼，把头发竖得高高的，露出自信而庄严的态度，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跑到女邻居们那里去了。他在门前倾听了一会，把耳朵贴在门上，又隔着走廊对女房东胜利似的挤了挤眉眼。她用手指朝他威吓了一下，摇着脑袋，似乎说："唉，这淘气鬼！这淘气鬼！"终于，他用坚决的，但极为客气的态度，客气得甚至哈着腰——弯起手指叩了叩女邻居的门。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

"谁呀？"

"有件要紧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斯捷别利科夫煞有介事地大声问道。

屋里的人迟疑了一会，但到底把门开了。起初只开一点点，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样子，但是斯捷别利科夫立刻紧紧地抓住门柄，不让门再关上。开始了谈话，斯捷别利科夫说得很响，一直想闯进屋内去。我不记得话语，但是他讲着韦尔西洛夫的事情，他说他可以告诉给他们听，解释一切，"您可以问我""您可以到我那里去"等等这一类的话。他很快就被放进屋里去了。我回到沙发那里，开始偷听，但是不能全都听清楚，只听见时常提起韦尔西洛夫来。我从口气和声音里猜到斯捷别利科夫已经把谈话把握住了，说得已经不是那样曲意迎合，却是居高临下，而且毫无顾忌，好像刚才对我的那个样子："您注意听着吗""现在请您注意"等等的话。然而，他对待妇女应该特别的客气，他的响亮的笑声已经传来了两次，大概全是不凑巧的，因为除了他的

声音之外，同时还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声音，有时比他的声音还大，而且根本不像在说什么开心的事，特别是那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就是刚才尖叫着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她说得很多，也很快，而且十分激动，显然在那里责备和抱怨，寻觅裁判的地方和裁判官。但是，斯捷别利科夫也不肯示弱，越来越把声音抬得高，越来越笑得厉害。这类人是不会听人家说话的。我迅速地从沙发上走下来，因为我觉得偷听是一件可耻的事，仍旧坐回我的老地方去，也就是窗旁的木制的椅上。我深信瓦辛并不把这位先生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如果我发表了意见，他立刻会用严正的态度加以维护，用教训的口气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属于当今务实的人之一，不能用我们普通的、抽象的眼光加以判断”。在这一刹那间，我记得，我似乎整个身子受了道德的打击，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我无疑已经预料到什么了。过了十分钟，忽然在一个清脆的大笑声中，有人恰巧像刚才一样，从椅上跳起来，随后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呼喊。听得见斯捷别利科夫跳起来，用另一种声音说出什么话，好像在替自己辩白，又像恳求人家听完他的话……但她们不愿意听完，传出了愤怒的呼喊：“滚出去！你是混蛋！你是无耻的东西！”总之，她们显然把他推出去了。我开门出去的时候，恰巧他从女邻居的门里跳到走廊里来，大概就是被她们用手撵出来的。他一看见我，忽然指着我，喊道：

“这位就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的儿子！您来啊！”他使劲抓我的手。“这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的儿子！”他反复地说，把我拉到那两个女人面前，但并没有添加一点解释的话语。

年轻的女人站在走廊里，年老的一个坐在门前，离她身后一步。我只记得这个可怜的女子相貌还不错，有二十岁模样，但是瘦得很，

露出病相，棕色的头发，脸容似乎有点像我的妹妹：这一个轮廓从我的脑里闪过，并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了。不过，丽萨从来没有发怒过，也自然从来不会发这样狂怒，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似的：她的嘴唇很白，淡灰色的眼睛闪耀着，她愤怒得全身哆嗦。我还记得当时我也陷入了一种异常尴尬的、不体面的境地，因为这个无耻东西的赏赐，根本找不出什么话来说。

“儿子又有什么？如果他和你在一块，他也就是混蛋。如果您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她忽然对我说，“请您把我的话转达给您的父亲，就说他是混蛋，他是个不要脸的、无耻的人，我不需要他的钱……您拿去，您拿去，立刻把这个转交给他！”

她从口袋里迅速地掏出几张钞票，但是年老的女人（后来才晓得是她的母亲）抓住她的手！

“奥莉娅，也许不确实，也许他并不是他的儿子！”

奥莉娅迅速地望着她，思考了一下，轻蔑地看我一下，转身回到屋里去，但是在关上房门之前，站在门口那里，又朝斯捷别利科夫狂怒地叫喊:

“滚！”

甚至还朝他跺脚。随后门关上了，还上了锁。斯捷别利科夫还抓住我的肩膀，举起手指，咧开着嘴，久久地露出一个若有所思的微笑，用疑问的眼神盯着我。

“我觉得您对待我的行为是可笑的、卑鄙的。”我愤怒地说。

但他没有听我的说话，尽管眼睛不断地盯在我的脸上。

“这是应该调——调查的！”他沉思地说。

“但您怎么敢把我牵进去？她们是谁？什么女人？您抓住我的肩膀，把我领来了，究竟是什么意思？”

“唉，见鬼！一个失去了贞操的女人……‘一个经常重复着的例外’您注意听着吗？”

他用手指戳我的胸脯。

“见鬼！”我把他的手指推开。

但是，他突然，完全出乎意料地轻声笑出来，笑得很轻，几乎听不出来，但笑得很久，很开心。末了，他终于戴上帽子，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阴沉，皱起眉头，说道：

“应该告诉女房东……应该把她们赶出去，——就是的，越快越好，否则她们会……您以后瞧着吧！见鬼！”他忽然又高兴起来了。“您不是要等候格里沙（即瓦辛）吗？”

“不，我不等了。”我坚决地回答。

“好吧，随便您……”

他不再出声，转身走了出去，朝楼梯走下去，甚至没有对显然在等候新闻和解释的女房东看上一眼。我也取了帽子，请女房东转达一声，我，多尔戈鲁基，来过了的，然后就从楼梯跑了下去。

三

我不过是浪费了时间。我一走出去，立刻着手寻觅住所，但我心神不定，在街上溜了几小时，虽说我看过五六处愿意转租的寓所，但我相信，由于我心不在焉，至少已经错过了二十处，而一点没有注意到。最使我恼恨的是，我没有想到租房子会这样困难。各处全是像瓦辛似的房间，甚至还要差得多，然而租金却很贵，和我的预算根本不适合。我只需要一个角落，能够转身就好了，人家就轻蔑地对我表示，既然这样，就应该上“角落里”去找。此外，各处全有许多奇怪的房客，我只要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就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甚至愿意出钱，只求不要住在一处。那些先生们全不穿上衣，只穿着一件马甲，长着一脸蓬乱的胡须，露出放肆和好奇的态度。在一间小屋内坐了十个人，在那里打牌、喝酒，而要租给我的那个房间就在他们旁边。在另一些地方，对于房东的盘问，我就乱说一通，惊得他们朝我直瞪眼睛，而在一个寓所内我甚至和他们吵起嘴来了。但是，这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本来用不着描写，我只想说，我在非常疲劳之后，在天色差不多已经黑时才到一家饭馆，喝了点东西。我最后决定：还是回去，并当面把那封遗产的信交给韦尔西洛夫，不加任何解释，然后把楼上我的东西放在皮箱和包袱内，先搬到旅馆里去住一晚上。我知道在奥布霍夫斯基大街尽头，在凯旋门的旁边，有一些客栈，花三十戈比甚至可以找到一个单间房。我决定花掉一夜的住宿费，只是为了不再住在韦尔西洛夫家里。在我走过工艺学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转弯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去，她就住在工艺学校的对面。本来拐进去的借口还只是那封关于遗产的信，但是我那份按捺不住地想拐进去的心情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只是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而已：为了那个“婴孩”，为了那些“变成习惯的例外”，所有的这些，把我的头脑弄得一片混乱。我不知道当时是想找个人谈谈，夸耀一下自己，还是想吵一架，或者甚至想哭一场——我不知道，不过我竟走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了。我一共只到她家里去过一次，在我刚从莫斯科

来到这里的时候，为了母亲嘱托的一桩事情，我记得进去以后，把所嘱托的话转达了，过一分钟后就走了，甚至没有坐下，她也并没有请我坐下。

我按了铃，厨娘立刻给我开门，默默地放我到屋里去。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件荒诞不经的、对以后的一切发生重大影响的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必须写出所有的详情细节。先讲一讲这位厨娘。她是一个脾气很坏，翘着鼻子的芬兰女人，似乎很憎恶她的女主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而女主人却恰恰相反，为了某种癖好，竟离不开她，就像老处女离不开湿鼻的老哈巴狗，或老在家睡觉的懒猫。这个芬兰女人要么发脾气，做出粗暴的行动，要么在大吵一架后，几星期都不说话，借此来惩罚她的女主人。我大概恰巧碰到这种不说话的日子，因为她在，我问她："太太在家吗？"我确切记得，当时我是这么问她的，她竟然没有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厨房里去了。既然如此，我当然以为女主人在家，便走进屋内，但没有找到任何人。心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立刻会从卧室里走出来，于是我开始等候着。如果她不在，那个厨娘怎么会放我进来呢？我没有坐下，等候了两三分钟。天色差不多已经发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黑暗的小寓所，由于那些到处悬挂着很多的印花布，更加显出阴森森的样子。关于这个恶劣的寓所，我还得交代两句，好让读者明白事情发生的地点。由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固执的、蛮横的性格，又保留了旧日某些地主的癖好，她住不惯从二房东手里转租的带有家具的房屋里，所以租下了这个类似公寓的住所，就为了可以单独住下，自由自在。这两间屋子正和两个鸟笼一模一样，互相紧连在一起，一间比一间小，位置在三层楼上，窗户向院子里开着。当你走进寓所，径直走进一条一俄尺半宽的狭窄的走廊里去时，在左边就是上面描写过的两只鸟笼，再一直顺着房间走去，在过道的尽头，就是厨房的入口。一个人在十二小时内所需要的

一个半立方俄丈（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米）的空气，在这两间屋内也许还有，但未必会更多。房间低矮得不像样子，而最愚笨的便是那些窗、门、木器，一切一切，全蒙上或铺上印花布，极好的法国印花布，还镶着花边。这样一来，屋子便显得黑暗了一倍，颇像旅行马车的内部。在我等候着的那间屋内，虽然堆满了木器，但还可以转身，这些木器倒并不差：几张式样不同的小桌，镶嵌精细，带着青铜装饰，还有几口箱子和一张精致甚至豪华的梳妆台。但是第二间小屋，也就是我等候她从那里面出来的那间卧室，却用帷幔将其跟这一间屋子隔开。后来才知道，里边其实只有一张卧床。所有这一些细节，为了了解我所做的那件蠢事起见，是必须先行叙写的。

我就这样等候着，一直以为她在家，一点也不加以怀疑，忽然响起了门铃声。我听见厨娘用不慌不忙的脚步在小走廊里走着，默默地，好像刚才放我进来时一样，把来人放了进来。这是两位太太，两人都大声地说话，但是我的惊异真是非同小可，当我从声音里听出一个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另一个是那个我现在完全没有想到会碰到，且更不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女人时。我不可能弄错：我昨天听见过这个响亮的、强烈的、金属般的声音，虽然一共只有三分钟，但是它留存在我的心里了。是的，她就是“昨天的那个女人”。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根本不是在问读者，我只是在回想起当时的那一瞬间，即使此刻我也根本无法解释，不知怎么搞的，我竟会突然朝帷幔背后奔去，躲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卧室里去。简单地说，我躲了起来，刚跳进去，她们就走进来了。为什么我不向她们迎上去，却躲了起来，这一点我现在也弄不明白：一切都出于偶然，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冲进卧室，便撞在床上，但立刻看出从卧室里有门通到厨房，因此要摆脱困境，还是有出路，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但是真可怕呀！门上了锁，锁孔里并没有插钥匙。我在绝望中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我清楚地意识到，看来我现在已经沦为偷听的角色，而且从最初的几句话里，从最初的谈话的声音里，我就猜到她们的谈话是秘密的，微妙的。当然，一个正直的、诚实的人应该立起身来，甚至在现在，走出去，大声说："我在这里，请你们等一等！"说完之后，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的可笑，就一直走过去。但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走出去。我不敢，我很卑鄙，胆怯了。

"我的亲爱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真是使我十分难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恳求着，"请您放一百个心吧，这样甚至是和您的性格不合的。随便在什么地方，有了您就有快乐，然而现在忽然……我觉得您现在还继续相信我，因为您知道我对您是怎样的忠心……我对您的忠心不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之下，我并不隐瞒我对他的永恒的忠心……我要使您相信，我可以对您赌咒，那个文件并没有在他的手里，也许不在任何人手里。他绝不会做出这种奸猾的手段来的，您起这种疑心是罪过的。你们两人不过是自己造出这仇恨来的……"

"文件是有的，他会做出一切举动来的。我昨天一走进去，第一个见面的就是——ce petit epion（法文，译为"这个小奸细"），这是他故意安排在公爵身边的。"

"哪里是ce petit espion？第一，他并不是espion，因为那是我，那是我坚持地主张把他安置在公爵那里，否则他会在莫斯科发疯或者会饿死的，那边就是这样说他的。而更主要的是，这个粗暴的男孩甚至完全是一个傻瓜，他哪里会充当奸细呢？"

“即使是傻瓜，也不会妨碍他成为坏蛋的。我正在恼恨中，否则昨天会笑死的。他脸色发白，跑了过来，扮出谄媚的脸色，说法语。在莫斯科，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对我说他是一个天才。那封不幸的信还完整着，而且存放在极危险的地方，主要的是我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脸上判断出来的。”

“您，我的美人儿啊！您自己说她那里什么也没有！”

“有是一定有的，她在那里说谎。我对您说，她真是一个撒谎的老手！没有到莫斯科以前，我还存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的希望，但是现在，现在……”

“亲爱的，人家反而说她是一个善良的、细心的人，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很看重她，把她的位置放在所有他的侄女们之上。固然，我不大知道她，但是您可以把她降服的，我的美人！您不费什么力气就会战胜的。我已经是一个老太婆，连我都爱上了您，现在真想吻您呢……您把她降服下来是不费力气的！”

“我试过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甚至把她弄得十分高兴，但是她太狡猾了……不，这是她一贯的本性，很特别的，莫斯科式的……您想一想，她劝我去问这里的一位姓克拉夫特的，安德罗尼科夫以前的助手。她说也许他会知道。我对于这个克拉夫特已经知道一点，甚至还记住他一点影子。但是，她对我一说出这个克拉夫特来，我简直可以断定，她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在扯谎，她全都知道的。”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大概可以从他那儿打听到呢！这个德国人，克拉夫特，倒不是一个喜欢乱说的人，我记得是很诚实的，真可

以详细询问他一下！大概他现在不在彼得堡……”

“他昨天就回来了，我刚才到他那里去过的……我现在到您这里来，心里非常慌乱，我的手和腿都哆嗦着，我想求您一下，我的天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因为您认识许多人，能不能在他的文件里查一查。这些文件现在会转到什么人手里了呢？也许又会落到一些危险人物的手里了吧？我跑来和您商量一下。”

“您说的是什么文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明白，“您不是说，刚才您自己到克拉夫特那里去过的吗？”

“去是去过的，刚才去过的，但是他自杀了！昨天晚上就自杀的！”

我从床上跳起来了。人家称呼我为奸细和傻瓜的时候，我还能坐得住。她们谈得越起劲我越觉得不能露面。这是无从想象的事！我于是决定屏住呼吸，一直坐下去，一直坐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送客出去为止（如果侥幸她自己不为了什么事情先走进来），等到阿赫马科娃一走，到那时，就算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打架都可以！……但是，我现在忽然听到了关于克拉夫特的消息，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全身都颤抖了。我不顾一切、不假思索、忘乎所以，立刻掀起帷幔，跨步出去，突然出现在她们两人面前。房子中的亮度还足以让她们看清我，我脸色惨白，浑身哆嗦……她们两人全惊叫出来。还能不惊叫吗？

“克拉夫特吗？”我朝阿赫马科娃转过脸去，喃声说，“自杀了吗？昨天吗？太阳落山的时候吗？”

“你在哪儿？你从哪里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尖声叫喊，简直抓住我的肩膀。“你在当奸细吗？你在偷听吗？”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我对她说。

我顿时火冒三丈。

“造谣！胡说！”我狂怒地打断她，“您刚才管我叫奸细。唉，天呀！你们这种人的事情不但不值得去侦探，而且就因为你们在旁边，甚至让你觉得活在世上都没意思！一个心胸宽大的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他的一生。克拉夫特自杀了——为了理想，为了赫卡柏（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妻子。——译者注）……但是，你们那里会知道什么赫卡柏的痛苦！……在这个世上，人们只好生活在你们的阴谋之中，在你们的谎言、欺骗和陷阱中虚费光阴……够了！”

“你打他的嘴巴！给他一记耳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叫着，但因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虽然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目不转睛地望着，却并没有从座位上移动一下身体，所以再等一会，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定会照自己所说的来做。于是，我不由得先行举起手来，保护我的脸。就为了这个动作，她竟以为我要动手打人。

“好呀，你打吧，你打吧！你来证明你天生就是下流的东西！你比女人有力气，何必客气呢！”

“够了，你别再胡乱造谣了！”我喊道，“我从来不打女人！您真是不知羞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总是看不起我。你一面不尊敬人，一面还要和他们周旋！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大概会笑我这

个体格。是的，上帝并没有赐给我像您的那些侍从官那样的体格。但是，我在您面前并不感到一点屈辱，反而觉得很高尚……不管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没错！我是偶然跑到这里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责任应该由您的那个芬兰女人一人负担，或者说是应该归咎到您对她的偏爱上去。她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一直领我到这里来呢？后来，您自己也应该同意，我觉得从一个女人的卧室内跳出来，实在是太荒唐了，所以我决定宁可默默地忍受你们的侮辱的话语，但是不走出来……您又笑了吗，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滚！滚！滚出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着，几乎推我，“不要把他那些胡说八道的话当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对您说过，那边人家都说他是疯子！”

“当我是疯子吗？什么人说的？谁说的？够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可以用神圣的一切对您赌咒，这一段谈话，和我所听见的一切，我永远不会泄露出去……我晓得了您的秘密，这能怪我吗？况且从我明天起，我就不到令尊那里去做事了，所以关于您寻找的那个文件，您尽管可以放心的！”

“什么？……您讲的是什么文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露出慌乱的样子，甚至脸都发白了，也许这仅仅是我的感觉。我明白，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我迅速地走出去。她们默默地目送我，眼神里露出极度的惊异。总之，我给她们出了一道谜……

第九章

一

我急忙赶回家去。说来也奇怪，我感到十分得意。当然，不应该和女人们这样说话，而且还是和这样的女人们——说得准确点，是和一个这样的女人，因为我并没有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算在内。也许根本不该当着这种女人的面前说："我鄙视你们的阴谋。"但是，我说出了这句话，而竟引为得意。别的且不说，我至少相信，我用了这种口气把当时我处境中可笑的成分一扫而光了。但是，我没有工夫去回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脑子里都是克拉夫特。倒不是他的死使我很难受，但我到底感到非常的震惊。在我心里，此时甚至丝毫没有那种人类惯有的幸灾乐祸的感觉，即在有人折断腿骨、丧失名誉、失去爱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的那种卑劣的快感。它让位给另一种极纯粹的感觉，也就是哀痛的感觉：对于克拉夫特的怜惜——是不是怜惜，我还不知道，但确实是一种极强烈的、极善良的情感。当时，我也为此而感到满足。在一个人被某种重要的消息所震惊的时候，头脑中竟会闪现出那么多的杂念，按理说，这种消息似乎应该压倒其他的情感，驱散所有的杂念，尤其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杂念。但情况却正好相反，那些细小的杂念却不断地钻进大脑中来。我还记得，一阵十分敏感的、神经性的颤抖渐渐地包围了我的全身，这颤抖继续了几分钟之久，甚至在我回家后，在和韦尔西洛夫摊牌的时候，也还是这样。

这次摊牌是在一种奇怪而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已经提到过，我们住在院子里一所单独的侧屋里。这个寓所的门牌号是十三号。我还没有走进大门，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用不耐烦和气恼的口气，大

声地问什么人：“十三号在哪里？”问这话的是一位姑娘，就在大门旁边，站在一家小店铺前。她推门往里面喊话，但是小店铺里大概没有人回答她，或者甚至把她赶走了，于是她从台阶上走下来，露出激愤和怨恨的神色。

“看门人在哪里？”她一面喊，一面跺脚。我已经认出这个声音了。

“我到十三号去，”我走近她身边，“您找谁？”

“我已经用了整整的一小时寻找看门人，见人就打听，把所有的楼梯都跑遍了。”

“在院子里面。您不认识我吗？”

但是她已经认出我了。

“您是想找韦尔西洛夫？您有事找他，我也是的，”我继续说，“我是来和他永远告别的。我们去吧。”

“您是他的儿子吗？”

“这一点也没有关系。就算是他的儿子也可以，虽然我是多尔戈鲁基，我是私生子。这个先生有无数的私生子。在良心和名誉需要的时候，就是嫡亲的儿子也会离开家庭的。在《圣经》里也讲过的。再说他领到了遗产，但我不愿意分享他的财产，所以出去用我的双手和劳力谋生。在必要时，心胸宽大的人甚至也会舍弃自己的生命的。克拉夫特已经用手枪自杀了，克拉夫特，为了理想，您想一想，一个年轻人，极有希望的……这里，往这里走！我们住在单独的侧屋里。在

《圣经》里也有孩子们离开父亲，自己建筑巢窝的事情……既然受了理想的冲动……既然有了理想！理想是主要的，一切全在于理想……”

我一直对她说出这一类的话，在我们走近家里去的途中。读者大概会觉察到，我不很顾惜自己的脸面，在必要时我会出色地介绍自己：我想学会说实话。韦尔西洛夫在家。我没有脱下大衣就走了进去，她也一样。她穿得很单薄：深色的大衣上面挂着一块什么碎布，大概是披肩或斗篷，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水手帽，并不能增加她的美貌。我们走进大厅时，母亲坐在平常坐的地方做活计，妹妹从自己屋内走出来张望一下，在门前止步了。韦尔西洛夫照例什么事情也不做，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用严厉的、怀疑的眼神盯着我。

“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连忙摆了摆手，站到在一边。“我只是在大门口碰到这个女人。她正寻找您，但是谁也没有告诉她。我另外有别的事情，等会再向您解释……”

韦尔西洛夫继续好奇地看着我。

“对不起！”姑娘开始迫不及待地说。韦尔西洛夫转身向她。“我想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您昨天忽然想到把钱留在我那里……您的钱在这里！”她几乎又像刚才那样尖叫起来，把一叠钞票扔在桌上。“我到居民地址查询处去了一趟，才打听到了您的住址，要不然我早就送还了。喂，您听我说了！”她忽然转身对母亲说，母亲的脸唰地白了。“我并不打算侮辱您，您露出很正直的神色，这位也许就是您的女儿。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他的妻子，但是您知道，这位先生专门裁剪报纸上保姆和女教师的求职广告，那是她们花了最后的一块钱去刊登的。他就照着地址寻找这些不幸的人们，心存邪念，想用金钱引诱她们堕落。我不明白，昨天我怎么会收下他的钱来的：他带着那种诚实的态

度……走开！您不用解释！您是坏蛋！即使您很诚恳，我也不愿意受您的恩惠。不要！绝对不要！哦，我真是高兴，我现在能在您的女人们前面揭穿您的劣迹！您真是可诅咒的呀！”

她迅速地跑出去，但在门口又转过身来，为了再喊一声：

“听说您还取得了遗产！”

随后就像影子似的消失了。我还要提醒一下：她真是太激愤了！韦尔西洛夫感到深深的惊愕：他站在那里，好像在凝想，在考虑着什么？终于忽然转身向我。

“你根本不认识她吗？”

“不久前偶然见过她，她在瓦辛的走廊里发狂，尖声喊叫地咒骂您，但我没有搭理她，一点也不知道，刚才在大门口又看见了她。大概她就是昨天您说的那个能‘教授数学’的女教师吧。”

“就是她。我一辈子做了一次好事，可是……不过，你手里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封信，”我回答说，“我认为解释是不必要的：这封信是克拉夫特交给我的，他又是从安德罗尼科夫手里转来。您看了内容就可以知道。我还要补充说一句：除了我之外，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封信，因为克拉夫特昨天把这封信转给我之后，我刚从他那里离开，他就开枪自杀了……”

在我喘着气，匆忙地说话的时候，他取了信，一面用左手高高地拿着，一面注意地观察我。在我宣布克拉夫特自杀的时候，我特别留心察看他的脸，想看看他的反应。但结果呢？这消息并没有触动他，

他甚至连眉毛也没有抬一下！相反地，他看见我停止了说话，便掏出那副从来不离开他用黑缎带系住的眼镜，把信放在蜡烛旁边，瞧了瞧签字，开始研究这封信的内容。我无法形容出他这种傲慢而冷漠的反应让我有多难受。按理说，他和克拉夫特应该很熟，况且这毕竟是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所以我自然就希望他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我等了半分钟，知道这封信很长，就转身出去了。我的皮箱早就收拾好了，只要把几件东西放在包袱里就行了。我想到了母亲，想到自己竟然没有走近她的跟前说几句话。十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正想出去叫马车的时候，妹妹走到我的小屋里来了。

“母亲叫我还给你六十卢布，还请你原谅她，因为她把这件事情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说了出来。这里还有二十卢布。你昨天付给她五十卢布作为你的生活费，母亲说超过了三十卢布的数目是不能要的，因为在你身上用不了五十卢布，所以叫我还给你二十卢布。”

“如果她说的是实话，那么我要谢谢。再见吧，妹妹，我这就走了！”

“你现在要上哪里去？”

“暂时先上旅馆，只是为了不住在这屋里。你对母亲说，我爱她。”

“她知道的。她知道你也爱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怎么不怕害臊，把这不幸的女人领了来！”

“我向你发誓，不是我领来的，是我在大门口遇见她的。”

“不，这是你领来的。”

“你应该相信我……”

“你想一想，问一问自己，就会明白你也有过错。”

“我不过是觉得很快乐，因为人家把韦尔西洛夫给羞辱了。你想一想，他居然和莉季娅·阿赫马科娃生下了孩子……但是，我何必对你说呢！”

“他？可能吗？这不是他的孩子！你从哪里听到这种不实在的话？”

“你哪里会知道？”

“我会不知道吗？我在卢加还照料过这孩子的呢。哥哥，你听着，我早就看出，你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尽侮辱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侮辱母亲。”

“不是他对，便是我错，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并不少爱你们一点。你为什么这样脸红起来了，妹妹？你瞧，你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了！好的，我到底要叫这公爵出来决斗，为了他在埃姆斯打韦尔西洛夫耳光。如果韦尔西洛夫对待阿赫马科娃没有错，那么更应该这样做。”

“哥哥，你醒一醒吧！你怎么啦！”

“况且现在法院里的案件也了结了……你瞧，你现在脸色灰白起来了。”

“公爵不会和你决斗的。”丽萨从惊惧中发出惨淡的微笑。

“那么我要当众羞辱他。你怎么啦，丽萨？”

她的脸色惨白得竟不能站住脚，跌坐在沙发上面。

“丽萨！”从楼下传来母亲的喊声。

她恢复了过来，站起来了。她和蔼地对我微笑。

“哥哥，你不要做这些不相干的事情，或者等到你了解的情况多些了再说。你现在知道的事太少了。”

“丽萨，我要记住，你听见我要决斗的时候，你的脸色突然发白了。”

“是的，是的，你要记住这个！”临别时她又微笑了一下，就走下楼去了。

我唤了一辆马车，由马夫帮忙，把我的行李从屋内拖出去。家里的人谁也没有反对我，谁也没有阻拦我。我为了不和韦尔西洛夫相见，不进去和母亲告别。在我已经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脑里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

“到喷泉街，谢苗诺夫桥。”我突然吩咐车夫，于是又动身到瓦辛家里去。

二

我忽然想到，瓦辛肯定已经知道克拉夫特出事了，也许知道得比我还多一百倍呢：结果真是这样。瓦辛立刻殷勤地把一切详细情节告诉我，但并没有露出极大的热诚。我断定他是累了，确实是如此。早

上他亲自到克拉夫特那里去过。克拉夫特用手枪自杀（就用那支手枪），是在昨天，在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这可以从他的日记里看出来的。他在开枪之前，在日记里做了最后的记录。他在日记里说，他几乎在黑暗中写着，连字母都辨不清楚，但他不愿意点上蜡烛，因为担心自己死后会引起火灾。“现在点上蜡烛，而在开枪之前再把它熄灭，像熄灭我的生命一样，是我不愿意做的。”他几乎在最后的一行上，奇怪地补充了这一句话。这个临死前的日记，他还在三天前就预先计划好了，在他刚回到彼得堡的时候，还在访问杰尔加乔夫之前。我走后，他每隔一刻钟就在日记里记录一些话，最后的三四段记录是每隔五分钟写下的。我大声表示惊奇，瓦辛既把这日记放在眼前很长时间（人家拿给他看过），他竟不去誊录一下，何况一共不到一张，那些记载都是很短的，“哪怕把最后一行抄下来也好！”瓦辛含笑地对我说，他不抄也会记得的，再说那些记录并没有任何的连贯性，尽是大脑里胡乱想出来的一些话。我本想说服他，在现在的这种情形之下，这总是很可珍贵的东西，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开始再三要求他，让他讲讲他所记得的内容，于是他记起了几行字，大概是自杀的前一小时所记录下的，例如：“他感到浑身发冷”，“他本想喝一杯酒，暖暖身体，但一想到喝了酒，也许会流更多的血，所以就没喝”。“差不多全是这一类的话。”瓦辛结束道。

“您竟把这认作不相干的话语！”我喊起来。

“我并没有这样认为呀！我不过是没有抄录下来罢了。虽然这不是小事，但这日记只是十分平常的，说得确切些，是十分自然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如此的……”

“但这是最后的想法，最后的想法呀！”

“最后的想法有时是很没有任何价值的。有一个也是这样自杀的人，他也是在这样的日记里甚至诉苦，说在这种紧要的关头，他真希望头脑中能够产生哪怕一个‘崇高的想法’，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尽是出现一些琐碎而空虚的念头。”

“关于浑身发冷的话也是空虚的念头吗？”

“您讲的是关于浑身发冷，还是关于流血太多？但是，有一个大家都晓得的事实：在那些有力量想到自己快要死去的人们当中（不管是不是自杀），有许多人经常会顾及自己的尸体是否雅观。正是因为这个，克拉夫特才担心流血过多。”

“我不知道，这事实是不是大家都知晓的……这究竟对不对，”我喃语着，“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您把这一切认为十分自然。但不久前，克拉夫特不是还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谈话，并显得很激动吗？难道您一点也不可惜他吗？”

“我当然感到可惜，但这完全是两桩事情。总而言之，克拉夫特是以自己的死亡来表述他的逻辑结论。看来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里时，大家对他的议论都是有道理的：他死后留下一本小册子，里面写下了科学上的结论，根据骨相学、颅骨学甚至数学，由此断定俄罗斯人是第二等的人种，所以完全不值得为了做俄国人而生存下去。您不妨认为这件事最突出的启示是：一个人通过逻辑推论，是可以得出任何结论的，但为了这个结论，一下子就自杀，这自然是不常有的。”

“至少应该对这种刚强的性格表示敬意。”

“也许不只是刚强吧！”瓦辛不置可否。但很明显，但的意思是做出这种事来，是十分愚蠢的，或者是相当软弱的。这让我觉得恼火。

“您昨天自己说过关于情感的话的，瓦辛。”

“我现在也不否认。但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可以看出他的某些想法是错误的，而且十分严重，因此凡是严肃看待这件事的人，甚至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怜悯心也给挤掉了。”

“听我说，我刚才从您的眼神里就已经猜出，您会责备克拉夫特的。我为了不想听您的责备的话，决定不问您的意见，但您既然已经表示出来了，我便不得不认同您的看法。不过我对您非常不满！我很可惜克拉夫特。”

“您要知道，我们扯得太远了……”

“是的，是的，”我打断他说，“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活着的人们，总是可以成为死者的裁判官的，可以对自己说：‘这个值得痛惜和宽恕的人虽然自杀了，但是我们还留在人世，所以过多地悲伤是不必的。’”

“是呀，从这个观点上看来自然是的……啊，您大概开着玩笑！这是极聪明的。我在这时候总要喝茶，我立刻吩咐他们准备。您大概也可以喝一杯吧。”

于是他走了出去，眼睛朝我的皮箱和包袱扫了一下。

我真是想说出一句尖刻些的话，为克拉夫特鸣不平，而且我也做到了，但奇怪的是，起初他竟把我所说的那句“我们还留在人世”当成正经的话。但无论是不是这样，他到底在一切方面都比我有理，甚至在情感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丝毫不快，但又清楚地意识到我根本不喜欢他。

等茶端来时，我对他说，我想请求他容我留宿一夜，要是不成，尽管请他直说出来，我可以搬到旅馆去住。接着，我把原因简单地叙述出来，直率地指出，我和韦尔西洛夫已经完全闹翻了，但并没有说出详细的经过。瓦辛注意地倾听着，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总之，他好像只是回答我的问话，虽说是热心地回答，而且十分详尽。至于刚才我跑来想向他讨教的那封信，我一个字也没有提，却把我刚才那次的上门说成是普通的拜访。我既然对韦尔西洛夫说出这封信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就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宣布的权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觉得把另一些事情告诉瓦辛是极讨厌的。所谓另一些事情，不是指着别人的事情：所以我把刚才在走廊里和女邻居屋内的那一幕戏讲给他听，一直说到在韦尔西洛夫寓所里演出的场面为止。这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异常注意地倾听着，特别是关于斯捷别利科夫的事情。关于斯捷别利科夫盘问杰尔加乔夫一事，他让我重复了两遍，甚至凝想了一会，但后来到底冷笑了起来。在这一刹那间，我忽然觉得，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让瓦辛陷入困难的境地。但我记得，最初发生这个意念时，我对他具有极恭维的心情。

“总之，我不能从斯捷别利科夫所说的话里得到多大的启迪，”我给斯捷别利科夫下判断说，“他的说话似乎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为人似乎点轻率……”

瓦辛立刻正经地说：

“他确实没有口才，但只是初看上去是如此。实际上，他往往会发表一些极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他是务实型的人才，而不善于归纳思想，应该从这个观点去判断……”

他这话恰巧和我刚才猜到的完全吻合。

“但是他在您的女邻居那里大闹了一场，谁知道会弄出什么样的结果。”

关于邻居的女人们，瓦辛告诉我，她们住在这里已有三个星期左右，是从外省的某地来的。她们的房间十分狭小，显然她们的境况很穷苦。她们住在这里，等候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年轻的那一位在报上刊登了应聘的广告，但是听说韦尔西洛夫到她们那里去过。这事发生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女房东告诉他的。在最近的几天内，他开始觉察出，她们的情形确实有点不对劲，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吵闹却没有发生过。所有我们关于女邻居们的议论，我是因为后来出了事情才想起来的，而这时候，她们的屋内却是死一般的静寂。我谈到斯捷别利科夫打算和女房东谈一谈，应该劝他撵走这两个女邻居，他甚至重复了两遍：“您等着瞧吧！您等着瞧吧！”对于这个细节，瓦辛露出特别的兴趣。

“那您就等着瞧吧，”瓦辛补充着说，“他的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绝不是平白无故的：他看待这种事时目光很敏锐。”

“您以为应该劝女房东赶她们出去吗？”

“不，我并不是说要赶走她们，而是怕出什么事……但是，无论怎样，这种事总是可以收场的……我们不要管它。”

关于韦尔西洛夫到女邻居们那里去一事，他根本拒绝下结论。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个人感到自己口袋里有了钱……大概他不过是施舍的意思，这合乎他的行为习惯，也许合乎他的癖好。”

我告诉他，斯捷别利科夫刚才还说出关于“婴孩”的事情来。

“对于这件事情，斯捷别利科夫完全弄错了！”瓦辛用特别严肃的神情和特别着重的语气说（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斯捷别利科夫，”他继续说，“有时过分相信自己对具体实事的推断能力，因此急于按照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往往也很敏锐——匆忙下结论。但是，如果认真研究当事人的话，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带有意想不到的离奇色彩。他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这样：他仅知道事情的某一部分，竟判断婴孩是属于韦尔西洛夫的。其实，婴孩并不是韦尔西洛夫生的。”

我缠住他问个不休，才打听到了下面的一段情形，使我感到极大的惊讶：这婴孩原来是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所生的。莉季娅·阿赫马科娃不知道是因为有病，或者仅仅只是由于脾气古怪，有时所做出的行为像疯子一般。她在韦尔西洛夫以前迷恋上了公爵，公爵竟“轻易地接受了她的爱情”——瓦辛这样说。他们两人的爱情没有持续多久：读者已经知道，他们吵了架，莉季娅把公爵赶走，“公爵大概更感到高兴”。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姑娘，”瓦辛补充说，“甚至很可能她的理智并不是始终处在清醒的状态中。但是，公爵到巴黎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把自己的受害者抛进了何种境地，直到最后，直到回来以前还不知道真相。韦尔西洛夫和这位年轻的姑娘交上朋友后，之所以提议和她结婚，就是因为她的状况逐渐暴露出来（看来，她的父母几乎直到最后都没有怀疑过）。坠入爱河中的姑娘喜出望外，在韦尔西洛夫的求婚里‘看出了不仅仅只是他的自我牺牲’，不过她对这种自我牺牲也是很看重的。”“当然了，他把这事办得很妥帖，”瓦辛补充道，“婴孩

（一个女孩）早产了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被安置在德国的某个地方，后来由韦尔西洛夫把她接了回来，现在住在俄国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彼得堡。”

“但是，吞含磷的火柴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瓦辛说，“莉季娅·阿赫马科娃在产后两星期就死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公爵从巴黎回来以后，才知道是生下了小孩，起初大概不相信是他的孩子……总之，这件事情至今有关各方还是严守秘密。”

“但是，这个公爵是什么东西呀！”我愤恨地喊着，“他怎么能和有病的女孩做出这种行为来！”

“她当时并不是病得怎样厉害……而且也是她自己把他赶走的……固然，人家一赶，他就走，也许太急了些。”

“您还替这种小人辩白。”

“不，我只是不称他小人而已。这里除去直接的卑劣的行为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情形。总的说来，这件事情是极平常的。”

“请问您，瓦辛，您和他很熟吗？为了一桩于我极有关系的事实，我特别希望能够听听您的意见。”

但是，瓦辛回答得似乎过分谨慎。公爵他是认识的，至于在什么情形之下和他相识，他显然故意沉默着。后来他又说，从性格上看，他是值得加以宽宥的。“他充满了诚恳的癖性，感受又强，但是既无判断力，更没有意志力去驾驭自己的种种意愿。”他是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有许多理想和现象是他无力去理解的，但他却一头扑进去。譬如

说，他一定会对您毫无顾忌地说出这类的话：“我是公爵，我出身于留里克王朝的家族，但在我必须找饭吃，而且不会做别的工作时，我为什么不能充当皮鞋匠呢？招牌上可以写出‘某某公爵鞋店’的字样，这样甚至是太气派了。”“他说得到，做得到，”瓦辛补充道，“但这完全不是出于信念的力量，而只是出于一种极其轻率的感想而已。事后他必定会后悔，于是他总是会走上完全相反的极端上去。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许多人陷入这样悲哀的境遇里。”瓦辛结束道，“就因为他们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不由得沉思起来。

“他以前从部队里被开除的，这话实在吗？”我向他打听。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开除的，但是他离开部队，确是为了不愉快的事情。您知道他去年秋天退职以后在卢加住过两三个月的事情吗？”

“我……我知道您那时也住在卢加。”

“是的，有一段时间我也住在那里。公爵也和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相识。”

“是吗？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大和我妹妹谈话……难道我母亲也接待过他吗？”我喊起来。

“不，他们并不是直接认识的，而是经过第三个人的介绍才认识的。”

“怪不得我妹妹对我讲起了关于婴孩的事情！难道那婴孩也到过卢加吗？”

“待过一段时间。”

“现在在哪儿？”

“一定在彼得堡。”

“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我异常激动地喊了出来，“我母亲多少会参与到莉季娅的事情里去的！”

“在这件事情里，除去那些阴谋我不喜欢仔细研究以外，韦尔西洛夫的角色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受非难的地方。”瓦辛说，谦卑地微笑着。他似乎觉得和我说话十分困难，但他没有露出一点神色来。

“我永远不相信，永远不相信，”我又喊起来，“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的丈夫让给别的女人，这个我不会相信的！……我敢赌咒我母亲没有参与到其中！”

“但她好像也没有反对。”

“我处在她的地位上，哪怕出于自尊，我也不会去反对的！”

“在我的方面，我是根本不会去评判这种事情的。”瓦辛说。

瓦辛这人虽然很聪明，但也许他对女人毫无理解，所以她们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他是不了解的。我不再谈下去。瓦辛在某股份公司内临时当差，我知道他还把工作拿回家来做。经我坚决地询问以后，他才承认他现在有事情要做——要算一算账目。我切实地请他不要和我客气。这大概使他觉得高兴。但是，他在坐下来办公以前，动手在沙发上给我铺床。起初他把床让给我，但在我不愿意这样的时候，他大概也感到满意。他从女房东那里借来了枕头和被窝。瓦辛十分客气和

有礼貌，但他为了我这样张罗，我看见有点不好意思。我最喜欢三个星期以前有一次偶然在彼得堡区叶菲姆家里住宿的情形。我记得他当时给我弄床，也是在沙发上，偷偷地瞒着姑姑，因为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姑姑一知道有同学在他那里住宿会生气的。我们笑得很高兴，把衬衫做褥单，把大衣叠成枕头。我记得兹韦列夫弄好以后，还爱惜地用手指在沙发上弹了一下，对我说道:

“Vous dormirez comme un petit roi.”（法文，译为“你会睡得像一个小国王呢”。）

他那份傻得可爱的快乐，那句很不相配的法语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当时在这小丑的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至于瓦辛，直到他终于背朝着我，坐下来做事的时候，我才十分高兴起来了。我横倒在沙发上面，望着他的背部，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三

实在有些事情要想，但我的心里显得很模糊，没有整个连贯的思路。尽管有些感受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但由于感受太多，没有一种感受能把我吸引住。一切似乎都是一闪而过，没有连贯和次序，而我记得，我自己也完全不想停留在什么上面，或者理顺思考的次序。甚至对于克拉夫特之死的思考，也不知不觉地退到次要的位置。最使我激动的是我的自己的处境。我现在已经实现了“断绝”，我的皮箱也在我的身边，我离开了家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之前，我的所有意愿与准备好像只是一场玩笑，而“现在才突然真正地开始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振奋，使我快乐，虽然我的心里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但是……但是还有其他的感受，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从其他的感

受中显露出来，控制我的心灵。而奇怪的是，这感受也使我振奋，似乎在把我引向某种极大的快乐。不过，这感受是从恐惧开始的，我从刚开始不久就一直担心，我在冲动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是否把文件一事对阿赫马科娃泄露出来。“是的，我说得太多了，”我心想，“也许她们会猜出些什么来的……真是倒霉，如果她们起了疑心，不用说，那就绝不会让我安宁的，但是……随它去吧！她们也许不会找到我，我会躲起来的！如果她们果真追到我身边来，那便怎样呢？……”于是我开始细细回想刚才的情景，越想越开心：我怎样站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面前，她那双傲慢而又充满惊讶的眼睛怎样盯着我。在我走出去的时候，她还是那副惊讶的表情，这一点我记了起来。“她的眼睛并不十分黑……睫毛倒是很黑的，因此眼睛也显得那样黑了……”

我记得，我忽然觉得非常憎厌地回忆着这事……我感到又恼恨，又厌烦，既对她们，又对自己。我有点责备自己，让自己努力去想别的事情。“为什么我一点也不为了女邻居的事情恨韦尔西洛夫呢？”我忽然想到这个念头。我深信他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煽情的角色，他跑来是想寻开心，但这事却并不使我激愤。我甚至觉得他这人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现在人家凌辱了他，虽然使我觉得十分高兴，但我并不责备他。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在我和女邻居走进去的时候，他那样恶狠狠地盯着我，他从来没有用这种眼神看过我。“他终于认真地看待我了！”我暗自思忖，心都抽紧了。哦，如果我不爱他，我就不会因为见到他恨我而感到高兴的。

我终于打起了瞌睡，很快就完全睡熟了。我只记得在半梦半醒之中，瓦辛在做完了事情之后，认真地把东西收拾好了，朝沙发上的我看了一眼，然后脱去外套，把蜡烛熄灭。这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

四

差不多整整地过了两小时以后，我像半疯似的从睡梦中跳跃起来，坐在我的沙发上面。从那扇通往女邻居的门那里，传来了恐怖的叫声、哭声和呼号声。我们的房门敞开着，在有灯光的走廊里，人们呼喊着，奔跑着。我想喊瓦辛，但我猜到他已经不在床上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火柴，摸到了我的衣服，匆匆忙忙地在黑暗中穿衣。显然，女房东，也许连房客们，全跑到女邻居们那里去了。只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号哭，也就是年纪老的那一个的声音，而令我记忆犹新的那个年轻姑娘的声音，却始终听不见。我记得这就是我当时冒出的一个念头。我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瓦辛就匆忙地走了进来。他用娴熟的手一下子找到了火柴，点上了蜡烛。他只穿着内衣、睡袍和拖鞋，于是他立刻开始换衣服。

“出了什么事情？”我大声问他。

“一件很糟糕，而且极麻烦的事情！”他几乎愤恨地回答，“您说的那位年轻的女邻居在自己的屋内上吊死了。”

我一听，简直叫了出来。我不能传达出我的心中痛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跑到走廊里。说实话，我不敢走进女邻居的屋里去。后来在人家把她解了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这个不幸的女人，还是距离得远远的，那时候她用被单蒙上，被单里露出两只尖尖的脚跟。不知为什么，我简直没有看她的脸。她母亲的状况十分可怕，女房东正守在她身边，但女房东倒并不怎样害怕。所有的房客全聚在那里。人数并不多，总共只有三个：一个老迈的水手，平时总是喜欢唠唠叨叨，好挑剔人家，但现在却一声不响；还有一对刚从特维尔省来的老夫妇，极可尊敬的文职人员。我不再描写这剩下来的一夜的情形，种种的麻

烦和官厅人员前来调查的情形；一直到天明为止，我浑身都在微微颤抖，但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回去接着睡下去，虽然我什么事也不做。况且大家都露出异常活泼的神色，甚至有点特别振奋的样子。瓦辛甚至还上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女房东原来是一个极可尊敬的女人，比我所猜想的要好得多。我对她说，把那个母亲一个人留在女儿的尸体旁边颇不妥当，所以请她让她搬到自己的屋里去，哪怕住到明天再说。我这话竟把她劝动（我认为我这个主意出得很好）。她立刻答应了。那个母亲无论怎么挣脱和哭泣，拒绝离开女儿的尸体，后来还是走到房东屋里去了。女房东立刻叫人烧起茶炊。随后，房客们也全都回到自己屋里去，关上了房门。但我到底不肯躺下去睡觉，许多时候坐在女房东那里。她甚至也颇欢迎一个多余的人在场，何况这个人还能告诉她关于这件事的某些情况。茶炊很有用处。一般来讲，在发生一切灾祸和不幸的时候，尤其在发生可怕的、突来的、奇特的灾祸的时候，茶炊总是俄罗斯人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刻，连那位母亲都喝了两杯茶，当然是在经过了旁人殷勤的请求，甚至强逼之后。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在这不幸的女人身上所发现的那样毫不掩饰的痛苦。她在发作了最初的一阵呜咽和歇斯底里症之后，甚至极乐意说起话来。于是我贪婪地倾听她的讲述。有些不幸的人们，尤其是女人，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甚至必须让她们能够多多地说话。此外，有一些可以说是备受苦难折磨的人，一辈子受着许多苦，无论是大难还是连续不断的小难，他们都忍着，忍受过许多许多，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不幸，也不管碰上什么飞来横祸，他们都不再感到意外，甚至在自己心爱的人的棺材前面，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个迎合他人的规则。这是他们花了很贵的代价才获得的处世经验。我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因为这并不是出于庸俗的自私心，也不是缺乏教养的粗俗。在这些人的心灵里，比起那些外表十分高尚、受人尊敬的女人来，也许能找到更多的闪光点。可是，长期受苦的习惯，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长期担惊受怕

的体验，最终起了作用。在这点上，那位可怜的自杀者并不像她的母亲。不过她们两人脸似乎相像，虽然死者的容貌并不见得难看。这位母亲年纪还不算大，将近五十岁，头发也是金黄色的，眼睛和脸颊陷了下去，牙齿又黄又大，而且不整齐。她身上的一切都有点儿发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颇像牛皮纸，那套栗色的衣服由于老旧也完全变成了黄色，而右手食指上的一个指甲，不知为什么，还精细地涂上了一层黄蜡。

这位可怜的女人的叙说，有些地方是不连贯的，甚至是前言不搭后语。下面我就根据自己所了解并记住的来叙述。

五

她们从莫斯科来。她早已守着寡，“然而她还是七等文官的夫人”。虽说丈夫生前做官，但死后却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两百卢布的抚恤金。但两百卢布够做什么呢？然而，她还是把奥莉娅养大了，送到中学去读书……“她那种求学的样子，那种求学的样子，真是勤奋呀！毕业的时候领到了一枚银质的奖章……”当然，说到这里，这位母亲又流了许久的眼泪。丈夫生前将一笔钱借给彼得堡的一个商人，几乎有四千卢布。后来这个商人突然发了财。“我手里有字据，我就和人家商量，人家说：你可以去问他要，一定会如数得到的……我开始向他要钱，商人答应了，但却说，您自己来拿。我就和奥莉娅动身到这里来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多月。我的钱并不多，我们租下了这间房屋，因为这是所有的房间中最小的一间，而且在正经的人家里面，那是你们自己看见的。这对于我们是最要紧的，因为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女人，每个人都能侮辱我们。我们先付了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到这里去，那里去。彼得堡的物价贵得要命，而我们那个商人竟翻脸

不认账了。‘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字据手续上并不完备，我自己明白。有人劝我：您可以到一个著名的律师那里去商量一下，他是教授，并不是普通的律师，而是法律专家，他一定会说出应该怎么办的。我把最后的十五卢布送给他了。那位律师走了出来，听了还不到三分钟，就说：‘我看这事情，如果商人想还总会还的，不想还绝不肯还，一打官司，自己先要加上许多钱，所以最好是私下和解。’他还引证了一句《圣经》和我开玩笑，‘和解吧，还在中途没有付出最后的钱的时候。’一面送我出去，一面笑。我的十五卢布就这样花没了！我回到奥莉娅那里，面对面坐着，我哭了。她没有哭，十分骄傲地坐在那里，心里非常愤恨。她一辈子老是这样，甚至在小的时候也是的。她从来不叹气，从来不哭，却坐在那里，露出威严的眼神，使我看着她甚至会害怕的。你们信不信：我真怕她，完全怕她，早就怕着；有时想哭出来，但是当她面前又不敢。我最后一次到商人那里去，在他那里哭了个痛快。‘哭也没用！’商人这样说着，甚至听也不听。我应该对你们说实话，因为我们并不打算住许多时候，我们身边早就没有钱了。我开始把衣服送出去，就用当来的钱来维持生活。我们把身上的衣服全都当光了。她把最后的一件衣服交给我，我当时痛苦地哭了。她跺着脚，跳了起来，自己跑到商人那里去了。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和她谈了一会儿，就对她说：‘您后天五点钟来，我也许有话跟您说。她回家时十分高兴：‘他也许有什么要说呢。’当然，我也很高兴，但不知怎的，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心想，也许会出什么事情，但又不敢细问她。第三天，她从商人那里回来，脸色灰白，全身颤抖，往床上一倒。我了解了一切，不敢问她。你们以为怎样？这强盗给她拿出十五卢布，说道：‘如果我发现你是处女，我可以补给四十卢布。’就这么当着她的面说了出来，一点也不害臊。她对我讲，她当时就向他扑过去，想揍他；他把她推开，躲到另一间屋内，甚至还上了锁。但是，我从良心上说老实话，我们几乎没有钱

吃饭。我们把一件兔皮的短大衣取出去卖掉了。她到报馆去刊登广告：代人补课，兼教数学，‘哪怕补一次课给三十戈比也好’。从这以后，我甚至开始怕她了。她一句话也不和我说，在大街旁边一坐就是整整的几小时，望着对面的屋顶，忽然喊道：‘哪怕去洗衣服，哪怕去挖土，我都干！’她只喊出这一句话，还跺着脚。我们在这里真是举目无亲，完全无处去借钱。我心想：‘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但是我怕和她说话。一天早晨，她睡在那里，醒了，张开眼睛，望着我，我坐在箱子上面，也望着她。她默默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抱我。我们两人当时忍不住，全都哭了，互相握紧对方的手，不肯放开。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这样。我们这样互相挨紧地坐着的时候，你们那个纳斯塔西娅走进来说道：‘外边有一位太太在找您，打听您。’这件事情是在四天以前发生的。那位太太走了进来，我们一看，她穿得很好，说的虽然是俄国话，但好像是德国口音。她说：‘您是不是在报上刊登广告教授功课？’我们当时很欢迎她，她笑得那样地和蔼。她说：‘不是我要聘请教师，我的侄女有小孩要补课。要是您愿意，请您到我们那里去谈一谈。’她写下了一个地址：沃兹涅先斯基桥，某号公寓内，某住宅。她写完就走了。奥莉娅就到那里去，当天就去了，过了两小时后回家来，发作了歇斯底里症，浑身哆嗦着。她后来讲：‘我问看门人，某号住宅在哪里？’看门人看了她一眼，说道：‘您到那个寓所里去有什么事？’他这句话问得那样奇怪，本来是可以警觉的。但是她向来独断专行，又没有耐心，受不住这样的盘问和无礼的话语。‘你要去就去吧！’他说着，用手指朝楼梯上一指，然后回转身，走进小屋里去了。你们以为怎样？她一走进去，就立刻从四处跑来了一些女人：‘请进吧！请进吧！’那些女人全笑着，奔跑着，脸上搽满胭脂，非常难看，有的还弹钢琴。她们把她拉进去。她说：‘我本来想转身就走，但她们不肯放开我。’她当时就害怕起来，两脚发软。人家不肯放她出去，和蔼地说话，竭力劝她，还开了一瓶黑啤酒，端过来

请她喝。她跳了起来，高声叫喊，身体哆嗦着：‘放我走！放我走！’她奔到门前，把门守住，她号哭起来。刚才来过我们这里去的那个女人立刻跳了出来，朝奥莉娅的脸颊上打了两下，把她推出门外，说道：‘你不配留在豪华的房子里面！’另一个女人朝楼梯下喊：‘你自己跑来求我们收留的，因为没有钱吃饭，我们才不要你这种贱货呢！’她整夜躺在那里，发着寒热，说着谵语，第二天早晨，眼睛闪耀着，立起身来，就想出去，说道：‘我要到法院去告她，我要上法院去！’我没出声，心想就算法院受理，有什么证明呢？她走来走去，两手搓着搓着，眼泪直流，嘴唇咬得紧紧的，也懒得动。从那时起，一直到临死前，她的脸完全露出阴郁的神色。到了第三天，她的心里轻松些了，沉默着，好像平静下来了。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韦尔西洛夫先生就光临了。

“说实话：我至今还不明白，以奥莉娅那样不肯信任人的性情，当时怎么竟会从开始说第一句话时就相信他了呢？当时最吸引我们两人的是他具有一种正经的态度，甚至是严肃的态度，说得轻声轻气，那样的有礼貌——简直不是有礼貌，甚至是那样尊敬，看不出任何诡诈的样子：人家来这儿分明是出于一片好心。他说：‘我在报上看见您的广告，您写得不大对，这样反会妨碍您自己的事情的。’他开始解释。老实说，我没有听明白，大概是关于数学的话，但是我看奥莉娅脸涨得通红，似乎来了精神，不但听愿意听他解释，而且还乐意和他交谈（他大概是很聪明的人）！我听见，她还向他道谢。他详细地问了她的一切情形，显然他在莫斯科住了许多时候，还和中学校的女校长相识。他说：‘我一定可以给您寻到教课的，因为我在这里有许多熟人，甚至还可以向许多有权势的人请求，所以即使您想谋得一份全职的工作，也可以想办法的……暂时请您恕我提出一个直率的问题：现在我能不能有什么帮你们的地方？并不是我给你们，而是你们给我快乐，

如果你们能允许我帮你们的忙。即使这算是您向我借的，您只要一找到工作，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还给我。请您相信我的诚实的话。我以后如果陷入这种艰难的境况里去，而您反而过得很顺利，那么我也会来找您帮这种小忙的，我会打发我的妻子和女儿来的……’我不记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了，但我当时竟流下了眼泪，看见奥莉娅的嘴唇也由于感谢而哆嗦起来。她回答他道：‘我可以收下来，因为我信任了一个诚实而且仁爱的人，这人可以充当我的父亲……。她对他说得很好，又简短，又恰当。她称他为‘仁爱的人’。他立刻站起来，说道：‘我一定给您弄到教课和事情，从今天起就着手，因为您的学历说明您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还忘了说，他从一走进来的时候，就把所有她在中学里的证书全看过了，她拿出来给他看的，还亲自过问她各门功课的成绩……奥莉娅后来对我说：‘母亲，他还查问过我各门功课的成绩呢，他真是聪明，在这个时代，跟这样一个既有修养又有学问的人谈话，真是难得……’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桌上放着六十卢布。她说：‘母亲，你收起来吧。我们一找到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钱还给他，证明我们是正派的人。至于我们是懂礼的人，他早已看出来了。’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呼吸沉重，忽然对我说道：‘母亲，如果我们是粗暴的人，由于我们的骄傲，我们也许不会收下他的钱。我们现在收下了，那就证明我们懂礼，完全信任他，信任一个尊敬的、头发灰白的人，不对吗？’我开始不大明白，说道：‘奥莉娅，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正直的富人手里接受施舍，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好心的人呢？’她皱着眉头，对我说道：‘不，这不对，施舍是不需要的，但是他的‘仁慈’是非常珍贵的。那笔钱最好完全不要收下来。只要他肯答应帮忙找事情，也就够了……虽然我们没有钱用。’我说：‘好了，奥莉娅，我们的境况已经穷得不能不收的了。’当时我甚至还笑了笑。是的，我心里很喜欢，但是过了一小时后，她忽然对我说道：‘那笔钱您等一等再花。’她坚决地说。‘怎么了？’我说。‘就这

样。'她说了这么一句，立刻就顿住，不再出声了。整整的一晚上都没有出声，到夜里两点钟，我醒转来，听见奥莉娅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您没有睡吗？''嗯，没有睡。'我答道。她说：'您知道，他是想侮辱我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她说：'一定是这样。这人一定是卑鄙的小人，您不要花去他的一个戈比呀。'我刚开始要劝，甚至在床上哭了，可她向墙边转过身去，说道：'您别说啦！让我睡觉吧！'第二天早晨，我一看她的脸色，完全不像样了。你们信不信，我可以在上帝审判的时候说：她当时就发疯了！自从那次在那座下流的房屋内受了侮辱之后，她的心……和大脑就完全糊涂了。那天早晨我一看到她，心里就犯疑，我担心极了，心想我得处处顺着她。她说：'母亲，他连地址都没有留下来。'我说：'奥莉娅，你说这话真是罪过。你昨天自己听见了，后来自己还夸奖他，感激得差点掉泪。'我刚说出这句话来，她就尖声地喊叫，跺着脚，说道：'您是旧式的妇女，您具有低劣的情感，您受了农奴制度下的教育！……'她还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抓起帽子，跑出去了。我追在她后面喊叫。我心想，她这是怎么啦？要到哪里去啊？结果，她跑到居民地址查询处里去，打听到了韦尔西洛夫住在那里，就回来了，说道：'今天我就把钱送还给他，立刻送去，朝他的脸上扔掷。他打算欺侮我，像萨夫罗诺夫一样（就是那个商人）。不过萨夫罗诺夫侮辱我，用的是粗暴的乡下人的方法，这一个却用了狡猾的伪善者的手段。'不幸的是，昨天那位先生忽然跑来打门，说道：'听见你们在那里讲韦尔西洛夫，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消息。'她一听到人家讲起了韦尔西洛夫，立刻和他缠上了，像发疯了似的一直说个没完。我望着她，觉得奇怪：她本来是沉默寡言的，从来不和谁这样说话，而现在竟和完全不相识的人谈起来了。她的脸颊发烧，眼睛发亮……而他的话又正中她的下怀。他说：'小姐，您说得很对。韦尔西洛夫就和报纸上所描写的此地的将军们一模一样。有一位将军打扮得十分整齐，戴上各种勋章，跑到登报

待聘的女教师家去，寻找他所需要的那种人，如果找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坐一会，说说话，答应一阵，就走了——反正也得到了消遣。’奥莉娅甚至哈哈地笑起来，不过笑得十分凶恶，而这位先生竟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心上，说道：‘小姐，我自己也有财产，永远可以帮助一个漂亮的姑娘，不过最好让我先吻一吻她的小手……’说着，就要硬吻她的手。她跳了起来，我也一块儿跳起来。我们两人把他赶走了。奥莉娅在黄昏以前从我身上取了钱，跑出去了，一会儿回家来，说道：‘母亲，我对这个不正派的人进行报复了！’我说：‘奥莉娅呀，奥莉娅呀，我们也许自己剥夺了自己的幸福，把一个正直的、慈善的人侮辱了！’我忍不住，恼恨得哭了。她朝我喊：‘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即使他是极正派的人，我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施舍！我不愿意人家怜悯我！’我躺了下来，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墙上的那只钉子本来是挂镜子用的，我看了它多少次，我没有想到，昨天和以前都没有想到这层，一点也没有猜到，绝对料不到奥莉娅会这样的。我平常睡得很熟，还打呼噜，那是因为血尽往我的头上涌，有的还涌到心里。我在梦中呼喊出来，奥莉娅夜里把我叫醒，说道：‘母亲，您怎么睡得这样结实，怎么也叫不醒您。’我说：‘奥莉娅，真是睡得结实，真是结实。’今天夜里大概我又打呼噜了，她等到这时，就从床上起来了。那根皮带原本是捆皮箱用的，很长，放在眼皮底下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昨天早晨还想：‘应该把它收拾起来，免得这样乱放。’那只椅子是后来用脚踢开的，为了不发出响声，她把自己的裙子垫在旁边。我大概过了许多时候，过了整整一小时，也许还多些，我才醒过来叫喊：‘奥莉娅！奥莉娅！’我似乎一下子就觉得出了什么事，继续喊她。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听到她在床上的呼吸声，或者在黑暗中看出床上好像是空的。我突然爬了起来，用手一摸，床上没有人，枕头是冷的。我的心马上一沉，我站在那里好像失去了知觉，大脑模糊了。我心想：‘也许她出去了吧！’然后在床旁跨了一步，我看

见她好像站在门旁的角落里。我站了一会，没有说话，望着她，她好像也在黑暗中望着我，一动不动……我心想：‘她为什么站在椅子上面呢？’‘奥莉娅！’我低声唤她，心里很害怕，‘奥莉娅，你听见我说话吗？’突然，我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我又跨了一步，向前伸出两手，一直伸过去抱住她，可她在我手里摇晃着。我抓紧她，她还是摇晃着。我终于明白了一切，但是不愿意明白……我想喊，但是喊不出来……完了！我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了，当时就喊了出来……”

“瓦辛，”早晨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对他说，“如果不是您的斯捷别利科夫，也许不会出这事情的。”

“谁知道，一定会出事情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这样看，即使没有他介入，事情也已经有了因由……这个斯捷别利科夫有时候……”

他没有说完，很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七点钟时，他又走出去了，他一直在那里张罗着。我终于独自留在屋内。天已经亮了。我的头有点晕。眼前仿佛浮现出韦尔西洛夫的身影：这位太太的诉说，使人对他有另一种看法。为了寻思起来方便些，我斜躺在瓦辛的床上，因为我已经穿好了衣服，还穿着皮靴，所以只想躺一会，完全没有睡觉的心思，谁知一下子睡着了，甚至不记得怎么会睡着的。我几乎睡了四小时，谁也没有来叫醒我。

第十章

一

我在十点半钟左右醒了过来，竟许久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母亲坐在我昨天睡觉的那张沙发上面，她旁边还坐着那个不幸的女邻居——自杀者的母亲。她们两人互相拉着手，微声地谈话，大概为了不把我吵醒。两人都哭泣着。我从床上站起来，一直奔过去吻母亲。她露出满脸的笑容，吻我，还用右手画了三次十字。我们来不及说出话来，门一开，韦尔西洛夫和瓦辛走了进来。母亲立刻站起来，把女邻居领走了。瓦辛和我握手，韦尔西洛夫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就坐在躺椅上面。他和母亲显然已经来了一会儿。他眉头紧皱，满脸的忧虑。

“我最觉得可惜的是，”他不慌不忙地对瓦辛说，显然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我没能在昨天晚上处理好一切，否则一定不会出这可怕的事情的！再说时间还来得及，当时还不到八点。昨天她从我家里一跑出来，我就想立刻决定跟她到这里来，对她劝解，可又偏偏碰上了一件意外的紧急事情，其实这件事我完全可以推迟到今天……甚至可以延到一星期以后的，这桩可恨的事情竟阻碍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两件事情就这么凑在一起！”

“也许您也劝不了她。除去你那桩事情以外，大概她的心里已经全是怨恨，而且这怨恨已经到了极点。”瓦辛不经意地说。

“不，我本可以劝服她，一定能够劝得了的。我还曾想着打发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替我去一趟的，当时脑子闪过了这个念头，但也只不

过闪过罢了。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就可以说服她，使这不幸的女人留在人世的。我以后永远不再管闲事……做什么‘好事’了……我一辈子只管了一次的闲事，我以为我还没有掉在时代的后面，我以为我还能了解现代的年轻人。是的，我们老一辈的人，在还没有成熟以前就老了。顺便说说，确实有许多当代人，由于习惯的原因，还认为自己是年轻的一代，就因为昨天他们还是这样的一代，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时代给淘汰了。”

“这里发生了一个误会，一个十分明显的误会，”瓦辛乖巧地说，“她的母亲说，她在妓院内受了残忍的侮辱以后，似乎丧失了理智。再加上她的境况，最初从那个商人那里所受到的侮辱。……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时候也可能同样会发生过的，据我看来，这根本不能说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年轻人的特点。”

“她有点没有耐心，现代的年轻人是没有耐心的，当然，对于现实也缺乏了解，这种了解是任何的时代中一般的年轻人所特有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似乎更加特别些……请问，斯捷别利科夫先生在这里说了些什么话？”

“斯捷别利科夫先生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因素，”我忽然插进去说，“没有他，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是他火上加油。”

韦尔西洛夫听着，但没有看我。瓦辛皱着眉毛。

“还有一个荒唐可笑的情况，我也要责备自己，”韦尔西洛夫继续不慌不忙地说，依旧把话音拉得很长，“大概由于我的一种坏脾气，当时我竟在她面前显露出一点愉快的心情，发出了浅薄的笑。一句话，

我还不够生硬、冷淡和阴郁，而这三种性格似乎又是现代年轻人所看重的……总之，我使她有理由把我当成一个浪荡的人。”

“完全不对！”我又生硬地插嘴道。“她的母亲特别地指出，您那份严肃、正派和诚恳的态度，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是她自己亲口说出来的。死者在您走后自己也这样夸奖您。”

“是吗？”韦尔西洛夫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终于看了我一眼。“请您把这张纸收起来，要了结这事少不了它的。”他把一张纸片递给瓦辛。瓦辛接过纸片，见我好奇地望着，便递给我看一下。这是一张字条，上面有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两行字，也许是在黑暗中写下的：

“亲爱的母亲，我中止了我的生命中的第一次演出，请您饶恕我吧。使您伤心的女儿奥莉娅绝笔。”

“早晨才找到的。”瓦辛解释。

“多么奇怪的一张字条。”我惊异地喊出。

“有什么奇怪的？”瓦辛问。

“难道在这种时候还可以写幽默的词句吗？”

瓦辛疑问地看我。

“而且这幽默也很奇怪，”我继续说，“这是中学里同学中间用的套话……谁能在这种时候，在写给不幸的母亲的字条上，写着‘中止了我的生命中的第一次演出’的话呢？要知道，母亲是爱她的呀！”

“为什么不能写呢？”瓦辛还是不明白。

“这里面并没有一点幽默，”韦尔西洛夫终于说，“当然，这样的措辞不大合适，语气也完全不对，也确实是从中学同学间流行的套话，或者从什么小品文里产生出来的，但是死者在这张可怕的字条里使用这种措辞，却完全是坦白而且正经的。”

“这是不可能的，她中学毕业，还领到了银质的奖牌。”

“银质的奖牌是说明不了什么的。现在有许多人毕业时都得到过呢。”

“又要引到年轻人身上去了。”瓦辛微笑。

“一点也不！”韦尔西洛夫回答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起帽子。“如果说当今的一代人文字功底不怎么样的话，可他们却毫无疑问地拥有……别种优点，”他异常正经地补充他的意见，“再说‘许多人，并不是‘全体’，譬如说您吧，我就不能责难您文字功底差，而您还是一个年轻人。”

“瓦辛并没有在‘演出’的名词里发现有什么不好呀！”我忍不住要说出这句话来。

韦尔西洛夫默默地把手伸给瓦辛，瓦辛也拿起帽子，准备和他一块出去，还对我说：“再见吧！”韦尔西洛夫走了出去，没有理会我。我也不能再虚耗时间：我无论如何要出去寻觅寓所——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母亲不在女房东那里，她走了，带着女邻居一起走了。我走上街去，显得似乎特别有精神……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新感受。而且一切都好像在有意促成这种感受。我异常迅速地碰到了机会，找到了完全合适的一间寓所。关于寓所以后再说，现在先把主要的事情讲完。

刚过一点钟，我又回到瓦辛家里取皮箱，恰巧又遇见他在家。他看见了我，带着快乐和诚恳的态度喊道：

“我真高兴能遇到您，我正想出去！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相信您一定会感兴趣的。”

“我相信会的！”我喊道。

“瞧！您的神色多么好呀。请问您，您知道不知道有一封信，本来是克拉夫特保存着的，昨天交到韦尔西洛夫手里，恰巧就是关于他胜诉的那桩遗产案件？立遗嘱人在这封信里解释自己的意志，和昨天法院判决的完全相反。这封信是在很久以前写的。总之，我还不知道确实的详情，您知道不知道呢？”

“怎么会不知道。克拉夫特前天为了交给我这封信，把我从那些先生那里带到他家里去，我昨天把它转交给韦尔西洛夫了。”

“是吗？我就是这样想的。您想一想，韦尔西洛夫刚才在这里所说的那桩事情，就是妨碍他昨天晚上到这里来劝服这位姑娘的事情，原来就是为了这封信的关系。韦尔西洛夫昨天晚上就一直跑到索科利斯基公爵的律师那里，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且自行拒绝接受他已经胜诉的那笔遗产。现在，他的拒绝已经具备了法律的形式。韦尔西洛夫不是赠予，而且在这文件里承认公爵们的全部权利。”

我惊呆了，但是心里很愉快。老实说，我开始以为韦尔西洛夫会把那封信毁掉的，虽然我对克拉夫特说，这是不正直的行为，虽然我当初自己在小饭馆里时，反复地这样想过，还说：“我是来找一个纯粹的人，而不是来找这种人的。”然而，在我心灵的深处，我却认为除了把这文件完全毁灭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一

件极普通的事情。即使事后我故意责备韦尔西洛夫，也不过是故意做出来的表面行为，也就是说，用以维护我高出于他的局面。但我现在一听到韦尔西洛夫做出了这种高尚的行为，我却充满了真诚的欢欣，同时用忏悔和羞愧来责备我的无耻和对于善行的冷淡，顿时把韦尔西洛夫抬得比我无限的高，我几乎要拥抱瓦辛了。

“一个了不起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谁能做出这种事情呀？”像在沉醉中呼喊着。

“我很同意，有很多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无疑地，这行为是极公正无私的。然而……”

“‘然而’，……您说下去啊，瓦辛，您的‘然而’下面是什么？”

“是的，当然还‘然而’的：依我看，韦尔西洛夫的行为有点儿仓促，有点不自然。”瓦辛微微一笑。

“不自然吗？”

“是的，这样做似乎有点‘意气用事’。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本来可以既做到光明磊落，又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即使以最保守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官司，那么就算不是遗产的一半，至少也有一部分现在可以归属于韦尔西洛夫，更何况这封信并没有决定的意义，而且他已经把官司打赢了。就连对方的律师也这样认为，我刚才和他谈过的。那样做的话，同样是高尚的举动，但由于自尊心在作怪，才使事情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主要的是韦尔西洛夫先生太激动了一点，行事也太仓促了，况且他自己刚才还说过可以延迟到一个星期以后的……”

“您想听我说说吗，瓦辛？我不能不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我更爱这样做，更喜欢他这样做！”

“这和趣味有关。要不是您自己引起我说话，我就不说了。”

“即使这样做是‘意气用事’，那也是好的！”我继续说。“‘意气用事’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样，但它本身却很可贵。这个‘意气用事，毕竟也是一种‘理’，当今有些人的心里没有了理想，不见得更好，虽然这‘理想’甚至带着小小的丑样，但还是有理想好！您自己一定也这样想，瓦辛，我的亲爱的瓦辛！总之，不用说，我是在信口开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因为您是瓦辛，所以您能明白，不管怎么说，我要拥抱您，吻您，瓦辛！”

“因为高兴吗？”

“太高兴了！因为这个人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瓦辛，我是个坏透了的小孩，比不上您。我之所以自己承认，是因为在有些时候我完全不一样，要高明些，也深刻些。前天我曾当面恭维您几句（我恭维您只是因为我受了耻辱和压迫），为了这个缘故，我整整地恨了您两天！我在那天夜里发誓永不到您家里来，昨天早晨是带着恶意上您这里来的，您明白不明白，是由于恶意上您这里来的。我一人坐在这里的椅子上面，批评您的屋子、您自己、您的每一本书以及您的女房东，竭力侮辱您，取笑您。”

“这种话不应该说出来……”

“昨天晚上，从您的一句话里，我断定您并不了解女人，我为了能够捉住您的缺点而感到高兴。刚才在那句‘演出’的话又把您捉住了——又异常高兴起来，全是因为那一次自己夸奖了您的缘故。”

“那当然喽！”瓦辛终于喊出来了（他继续微笑，一点也不对我露出惊讶的样子），“要知道事情总是这样，几乎人人都这样，甚至做起来很开心，只不过没有人承认罢了，再说也根本无须承认，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总会过去的，出不了什么事。”

“难道大家都这样吗？大家全是这样的吗？您说出这话来的时候，竟这样冷静吗？要知道抱着这样的看法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

“那么照您的说法：颂扬我们的欺骗比卑劣的真理更为珍贵？”

“但这是很对的，”我喊道，“这两句诗里含有神圣的原理！”

“我不知道，我不想评判这两行诗的是非。想来真理总是取乎其中：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是神圣的真理，可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谎言。我能确知的只有一点：这个思想还要成为人们争议的一个要点。不管怎么说，我看得出您现在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就手舞足蹈吧——活动活动对身体是有益的，可今天早上我偏偏有许多事要做……我和您说话耽误了！”

“我走，就走，立刻走！只想说一句话，”我一面喊，一面抓起皮箱，“如果说我刚才又‘讨好’您，那是因为我走进来的时候，您带着诚恳的愉快把这段事实告诉给我听，并且为了遇见了我而显得那样的‘高兴’，而这一切发生在刚才的‘演出’之后。您用这诚恳的愉快一下子把我的‘年轻的心’又转到您的方面去了。唔，再见吧，再见吧，我要努力不常来，我知道这会使您十分愉快的，我从您的眼里就看得出来，这样甚至对我们两人都会有利的……”

我一面乱说一阵，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面拖起皮箱，乘车上自己的寓所里去了。最使我高兴的是，韦尔西洛夫刚才一定生我的

气，所以不想和我说话，不想看我。我把皮箱搬到寓所之后，立刻跑到我的老公爵家里去了。而关于韦尔西洛夫的事情，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了。

二

我就知道他非常欢迎我。我敢发誓，即使没有发生韦尔西洛夫的事情，我今天也会上他家去。在此之前，因为想到在那里也许会遇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所以会感到害怕，但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他高兴得开始拥抱我。

“韦尔西洛夫那件事！您听说了没有？”我一开口就说到主要的问题。

“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事真是太高尚了，太正直了，总之，甚至给基利扬（楼底下的那个办事员）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么做不大合理，但这是光明正大的举动，是一个理想！理想是应该珍视的！”

“果真是这样吗？果真是这样吗？我和您的看法永远是相同的。”

“我的亲爱的，我和你的看法永远是相同的。你现在在哪里住？我真想亲自上你那里去，但不知到哪里可以找到你……因为我总归不能到韦尔西洛夫家里去……虽然现在，在出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你知道，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就用这个来征服女人，就用这种性格，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先说一件事，免得待会儿忘记，这是我专门为您记住的。昨天有一个小丑当着我的面骂韦尔西洛夫，说他是什么‘女人的先知者’，这个说法怎么样？说得多么妙呀？我是为您记住的……”

“‘女人的先知者’！Mais... C'est Charmant（法文，译为“可是……这太妙了”）！这句话很符合他的身份，也就是说并不符合！……嗤……但是这句话真是准确……也就是说并不准确，但是……”

“不要紧，不要紧，您不必感到惭愧，只要把它看作一句有趣的俏皮话就好了！”

“真是一句有趣的俏皮话，具有极深刻的意义……完全准确的观念！你信不信……总之，我要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你那天注意到那个奥林皮阿达了吗？你信不信，她有点想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呢，她甚至好像对他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但她需要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喊着，气愤地露出轻蔑的表情。

“我的亲爱的，你不要喊，这很对，从你的眼光上看来，你的话很对。我的朋友，上次你见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时，你当时是怎么啦？身体摇摇晃晃的……我还以为你会跌倒呢，我想跑过来扶你。”

“现在不要说这件事情。唔，总之，我感到了一点惭愧，为了一个原因……”

“你现在竟又脸红了。”

“好啦，您不要扯远了。您知道，她和韦尔西洛夫有仇……就因为这一点，我当时就慌乱起来了。唉，先不要去管它，以后再说吧！”

“好，不要管它，不要管它，我也不想管这个……总之，我对她也很有些不对的地方。你记得，我那次甚至在你面前抱怨过的……你忘记了这个吧，我的朋友。她将会改变对你的看法，这一点我预感到了……瞧，谢廖扎公爵来了！”

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走了进来。我贪婪地望着他，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之所以说漂亮，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但是，在这年轻漂亮的脸上，并不具有一点十分动人的样子。我觉察出这一点来，是从最初的刹那间的印象上得来的。我最初对他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一直刻印在我的心里。他拥有瘦削的、美好的身材，头发深棕色，一张精神的、略带黄色的脸，坚定的眼神。他那漂亮的，深黑的眼睛稍露威严的神色，甚至在他完全安静的时候也是如此。他那坚定的眼神之所以使人讨厌，是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似乎感觉出这种坚定在他的方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不过我不会形容出我的意思来……当然，他的脸会忽然从严肃变为十分亲切的、和蔼的、温柔的神色，而且关键是这种变化无疑十分诚实。就是这诚实吸引了人。我还瞧出一个特点：这脸虽然和蔼而且诚实，但从未变得快乐过，甚至在他发自内心的大笑时，你总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光明的、轻松的快乐……然而，这样描写脸色是极难的。我完全不会。这时，老公爵立刻跑过来替我们做介绍，还是按照他那愚笨的方式介绍我。

“这位是我的年轻的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又是安德烈维奇。安德烈耶维奇是父称，说明阿尔卡季的父亲是安德烈，也就是韦尔西洛夫。但多尔戈鲁基这个姓又说明他不是韦尔西洛夫家的人——即不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

年轻的公爵立刻露出加倍的客气的脸色转身朝我看，很显然，我的名字对他来说，还完全陌生。

“他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亲戚。”我那令人气恼的公爵喃语着（这些小老头儿连同他们那迂腐的习惯，有时真让人气恼）！年轻的公爵立刻猜到了。

“啊！我早就听见过的……”他迅速地说，“我很荣幸，去年在卢加和您的妹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认识……她也跟我讲起过您来的……”

我甚至惊异起来：他的脸上露出十分诚恳的愉快的样子。

“容我说一句，公爵，”我喃语着，把我的两只手缩了回来，“我应该诚恳地对您说一句，我很高兴，我能在我们的可爱的公爵面前说这话，我甚至极愿意和您相见，最近还愿意和您相见，还在昨天的时候，但完全带着另一种目的。无论您会觉得怎样惊异，我都要直率地说出来。简单地讲，我打算找您决斗，为了半年前您在埃姆斯对韦尔西洛夫所施行的侮辱。当然，您也许不肯接受我的挑战，因为我只是个未成年的少年，但是无论您接受不接受，无论您怎样办，我总归要对您提出来的……说实话，甚至现在我还抱着这个目的。”

老公爵后来对我说，我这几句话说得气度非凡。

公爵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诚恳的悲哀。

“只是您没有让我把话说完，”他用加重的语气答道，“如果我对您所说的话完全出于至诚，那全是因为我现在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有了真正的认识。很可惜，我现在不能把一切事实告诉您，但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对于我在埃姆斯所做出的不幸的行为，我早就已经深感后悔了。我动身到彼得堡来的时候，我就决定尽一切可能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满意，也就是说，按照他本人指定的方式，直截了当

地向他公开道歉，请求他的饶恕。而我之所以改变看法，是因为受到了高尚和雄伟的影响。因此，我们打官司这件事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的决心。他昨天对我的行为，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甚至在现在这个时候，您信不信，我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现在应该告诉您，我上公爵这里来，也是为了告诉他这桩极紧要的事情：三小时以前，也就是在他和律师立据的同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派他的全权代表到我家里来，代表他向我提出决斗……为了埃姆斯的那桩事件正式提出决斗……”

“他对您提出了吗？”我喊着，顿时觉得两眼放光，血涌到了脸上。

“是的，他提了出来，我当时立刻接受了，但在我们见面交手以前，我决定先给他写一封信，陈述我对自己以前举动的看法，还对于这可怕的错误表示忏悔……因为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不幸的、命定的错误！我要对您说，我在军营中的地位，使我感觉这样做是近于冒险的……您明白吗？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决定了，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信去，因为在提出决斗的一小时后，我又从他那里接到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刚才的打扰，让我忘掉他提出的决斗的要求，还补充说，他对于‘自己这种懦怯和自私的一时的冲动深为遗憾’——这是他的原话。这样一来，也就减小了我送这封信的必要性。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去，现在我过来把这件事情告诉公爵一声……您信不信，我自己由于良心上的责备，所受的痛苦，也许比任何人还厉害……这样的解释您认为满意吗，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至少现在，暂时，您认为满意吗？您能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诚恳呢？”

我完全被征服了。我看见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无可置疑的坦率。我喃声地作答，把两手一直向他伸出。他快乐地握住我的手摇了摇。

后来他把公爵引出去，在他的卧室里谈了五分钟的话。

“如果您愿意赏光的话，”他从公爵的卧室里出来时，大声而且诚恳地对我说，“那么现在请和我一块儿去，我可以把那封现在就想送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信，和他给我的信一块儿拿出来给您看。”

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我的公爵送我出去的时候，显出忙乱的样子，也把我叫到卧室里去了一会。

“Mon ami（法文，译为“我的朋友”）。我真是高兴，我真是高兴！……这些我们以后再谈吧。顺便说一下，在我的公文包里恰巧有两封信：一封应该送去，并当面说明一下；另一封信送到银行去，在那儿也要……”

接着他向我交代两桩似乎不能延缓的事情，似乎必须用特别的劳力和精力去做。而且必须要我亲自送去，正式呈交、签字，等等。

“您呀，真是狡猾的人！”我在接下信的时候喊了出来，“我敢发誓，这一切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事情，这两桩委办的事情是您故意想出来，使我相信我在您这里有事可做，不是白拿您的钱！”

“Mon enfant，我敢发誓，你弄错了：这是两桩不能延误的事情……Cher enfant！”——他突然异常激动地喊了出来，露出特别可爱的样子。“我可爱的年轻人（他把两手放在我的头上）！我祝福你和你的命运……我们永远要像今天似的心地诚恳……努力做好事，做好人……我们将要爱一切好的事情……在一切不同的形式里……我祝福你！”

他没有说完，就对着我的头啜泣起来。说实话，我几乎也哭了，至少很诚恳，而且愉快地抱住我的这个奇怪的老头儿。我们热烈地吻着。

三

谢廖扎公爵（也就是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我以后要这样称呼他），把我放在漂亮的马车上带到他的寓所里去。首先使我惊讶的是他寓所的豪华。我并不是说真正的豪华，但这座住宅和那些“上流社会人士”所住的豪宅一样：有许多高大的、光亮的房间（我只看见两间，其余的是关上的），家具虽然不属于什么高昂的Versailles或Renaissance（法文，Versailles译为“凡尔赛宫”，Renaissance译为“文艺复兴”。均指高贵家具的古典风格，分别兴起于法国的17世纪，以及意大利15—17世纪初），但还柔软、舒适，而且十分大方；还有地毯、雕刻的木器、小铜像等。然而，大家都说他们家很穷，穷得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我偶然听说，这位公爵到处摆阔，在这里，在莫斯科，在以前的部队里，在巴黎，又听说他是赌徒，欠了许多债。我身上的衣服揉得很皱，再加上全是鹅毛，因为我没有脱衣服就睡的，衬衫已经穿了四天。虽说我的礼服还不算十分差，但一走进公爵家，我就想起了韦尔西洛夫跟我提到过的定制衣服的劝告。

“您不会想到吧，我为了一个自杀的女人，竟穿着衣服睡了一夜。”我用漫不经心的神色说。由于他马上露出关注的表情，我于是把那件事情简单地讲了一下。但最使他关心的，显然还是他的书信。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刚才我公然向他宣布我想跟他决斗时，他不仅没有笑，甚至根本没有露出一点儿笑意。虽然我做到了使他不笑话我，但对他这种人来说，毕竟是怪事。我们面对面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大

书桌前。他把已经准备好，而且已经抄写好的给韦尔西洛夫的信给我看。信的内容跟他刚才在老公爵家里告诉我的基本相同，写得甚至还很充满了激情。对于这种明显的坦诚和向善的一切准备，我还不知道最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已经开始让步。实际上我为什么不相信呢？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人家讲他什么话，他到底是有极好的向善心的。我也看了韦尔西洛夫最后的一张字条，一共有七行，表示放弃决斗的提议。尽管他在这封信中确实写了“怯懦”和“自私”的话，但从整个上来讲，这封短信显出有点傲慢的味道……或者最好说，这整个举动透露出某种轻蔑的态度。不过，我没有把这意思说出来。

“但是，您怎样看待他放弃决斗呢？”我问，“您不认为他胆小吗？”

“当然不！”公爵微微一笑，但似乎笑得很严肃。总之，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心事重重了。“我知道这人是勇敢的。而他放弃决斗当然有他独特的见解……他的思想境界……”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热烈地插嘴说，“有一位姓瓦辛的人说，他对那封信的处理以及拒绝遗产的做法，包含着‘意气用事’……据我看来，这种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符合他内心的基本要求的。”

“我和瓦辛先生很熟。”公爵说。

“啊，是的，您大概在卢加见过他的。”

我们突然对视了一眼，我记得，我大概有点脸红。至少他把谈话打断了。但我很想继续谈下去。一想起昨天我跟一个人谈话，便诱使

我对他提出一些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怎样开口。总之，我似乎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他的举止是那些的文雅，显得彬彬有礼，没有丝毫勉强的姿态。总之，是那种从摇篮里就养成的风采，也使我感到惊愕。我在他的信里读到了两个极粗浅的文法上的错误。一般来说，在这类的交际场合中我从来不低首服气，而是露出特别严厉的态度。这样做有时也许很不好。但在眼下的这个场合，还有我满身的鹅绒，也增加了我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因为我甚至有失检点，开始不拘礼节起来……我暗暗觉察到，公爵有时在全神贯注地打量我。

“请问您，公爵，”我忽然发问道，“在您看来，像我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想唤您出来决斗，而且还是为了别人所受的侮辱，您不觉得可笑吗？”

“父亲受了侮辱，也会使您自己感到侮辱的。我并不认为可笑。”

“我总以为这是很可笑的……在有些人看来……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我自己的眼光。况且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是姓韦尔西洛夫。如果您对我说的是假话，或者为了交际社会上的礼节起见，说得轻松些，那么您在其余的一切事情里也会愚弄我的。”

“不，我并不觉得可笑，”他极正经地重复道，“难道您没有感觉到您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吗？……固然您的年纪还轻，因为……我不知道……好像未成年的人不能决斗，也不能接受另一方面关于决斗的提议……照规矩说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只有一条反对理由是有力的：如果您唤人出来决斗，却又瞒着被侮辱的人，那么这就表明您对他本人似乎也有点儿不敬，不是吗？”

我们的谈话忽然被一个仆人打断了。他走进来禀报什么事情。公爵似乎在等候着他，一看见他，就站了起来，没有把话说完，迅速地走到他面前去。那仆人向他小声报告，我当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对不起，”公爵对我说，“我过一分钟就来。”

说着就走出去了。我独自留在那里，在屋内一边踱步一边想。奇怪的是，我很喜欢他，同时又有点讨厌他。他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使人觉得讨厌。“如果他一点也不取笑我，无疑地，他的为人是很直爽的；但是如果他取笑我，那么……我当时会觉得他更聪明些……”我就这样古怪地想道。我走近桌旁，又把他给韦尔西洛夫的信读了一遍。我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我甚至忘却了时间，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公爵所说的一分钟已经延长到整整的一刻钟了。这使我有点着急。我又来回地走了一遍，终于拿起帽子。我记得我决定走出去，在遇见什么人的时候，叫他去找公爵等，他一出来，就立刻和他告辞，说我有事情，再也不能久候。我觉得这样子最合礼貌，因为有一个想法在悄悄地折磨我，那就是他把我撇下这么久，对我这么怠慢，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这间屋子的两扇门都关着，在同一面墙的两头。我忘了我们是从哪一扇门走进来的，再加上我此时正心不在焉，于是我便随手打开其中的一扇门，突然在相邻的那间狭长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妹妹丽萨正坐在沙发上。屋里除了她之外没有任何人，她自然在等候什么人。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惊讶，忽然听见了公爵的声音，他正和一个人大声说话，回到书房里来。我迅速地把门关上，从另一个门走进来的公爵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我记得他开始道歉，还提到了某个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事情……但因为我既惭愧又惊愕，所以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清，只是喃喃地说我该回家了，接着便迅速地走出去了。不用说，极

有教养的公爵对我的举止一定感到奇怪。他把我送到前厅，一直在那里说话。我没有答话，也不看他一眼。

四

我走到街上，转向左面走去，胡乱地走着，头脑里一片茫然。我慢慢地走着，似乎走了许多路，大概有五百多步路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人微微叩击我的肩膀。我转过身来，看见了丽萨。她赶到我身边来，用洋伞微微地叩击着我。她两眼发光，眼神里透出极大的快乐，还带着一点狡猾的样子。

“我真是高兴，你朝这边走着，否则我今天就会遇不到你了！”她因为走得快，有点气喘。

“你看你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还不是因为追你，所以一直跑着。”

“丽萨，我刚才遇见的是你吗？”

“在哪里？”

“在公爵那里……在索科利斯基公爵那里……”

“不，不是我。不，你没有遇见我……”

我不再出声。我们走了十来步。丽萨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是我，是我，当然是我了！喂，你听着！是你自己看见了我的，你睁着眼睛望我，我睁着眼睛望你，你何必还要问我你遇见我没有的

话呢？你这个人呀！你知道，你在那里睁大眼睛看我的时候，我真想笑出来，你露出太可笑的眼神。”

她笑得很开心，我感到所有的烦闷都一扫而光了。

“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到那里去的？”

“去找安娜·费奥多罗芙娜。”

“哪一个安娜·费奥多罗芙娜？”

“就是斯托尔别耶娃呀。我们住在卢加的时候，我整天坐在她家里，她还接待母亲，甚至常到我们家去。她在那里差不多从来不上任何人家去。她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远房亲戚，和索科利斯基公爵们也是亲戚，要论辈分，公爵该叫她奶奶呢。”

“那么，现在她住在公爵家里？”

“不是的，公爵住在她家里。”

“那么，这寓所是谁的？”

“是她的，这寓所全部归她已经有一年了。公爵才来到，暂时住在她家里。她本人到彼得堡来才四天。”

“好啦……听我说，丽萨，什么她的寓所啦，她本人啦，全都去它的吧……”

“不过她的为人是很好的……”

“不要管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你瞧这天气！你瞧这多么好！你今天真美呀，丽萨！但你的孩子气却让人担心。”

“阿尔卡季，你说说那个女郎，昨天的那个。”

“唉，真是可怜。丽萨，真是可怜！”

“唉，真是可怜！命运太不公了！你知道，我们这样快乐地走着，甚至是罪过的。她的灵魂现在正在黑暗的什么地方飞翔着，在无底的黑暗中飞翔着，犯了罪过，怀着自己的耻辱……阿尔卡季，谁应该对她的罪过负责？唉，这是多么可怕呀！你曾经想到这黑暗吗？唉，我真是怕死，这真是有罪过的！我不喜欢黑暗，这样灿烂的太阳多好呀。母亲说，怕死是有罪的……阿尔卡季，你很了解母亲吗？”

“还不大了解，丽萨，我还不大了解。”

“唉，她真是好人。你应该，一定应该了解她！对于她应该特别了解……”

“你瞧，我并不了解你，但现在完全了解你了。在一分钟内了解了整个的你。丽萨，你虽然怕死，但你大概是骄傲的、勇敢的、大胆的。比我好，比我好得多！我太爱你了，丽萨。唉，丽萨呀！让死亡在应该来的时候来吧，但现在要——生活，生活！我们对那位不幸的女郎惋惜一下，但是生命到底是可祝福的。对不对？对不对？我有‘理想’，丽萨。丽萨，你知道韦尔西洛夫拒绝遗产的事情吗？”

“怎么不知道，我和母亲还为这事而互相亲吻呢。”

“你不了解我的心，丽萨，你不知道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有多重要……”

“怎么不知道？我全都知道。”

“你全知道吗？你哪里会不知道！你太聪明了，你比瓦辛聪明。你和母亲——你们的眼睛是敏锐的、仁慈的。我说的是眼光，并不是眼睛。我在说谎呢……我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人，丽萨。”

“你得有人管束才行！”

“那你就管束我吧，丽萨。今天我望着你，心里真觉得痛快。你知道你长得很漂亮吗？我从没有看见过你的眼睛如此……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了……你是从哪里取来的，丽萨？在哪里买的？付出了什么代价？丽萨，我没有朋友，而且我认为交朋友这种想法是很无聊的，但和你在一块儿却并不觉得无聊……好不好，我们做成要好的朋友？你明白我想说什么？……”

“我很明白。”

“听我说，没有条件，也没有协议，简单地成为要好的朋友！”

“对，很简单，简简单单地，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将来在什么时候互相责备，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变恶变坏，甚至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切，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个日子，这一时刻！让我们各自发誓。我们要给自己立誓，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我们两人手挽手地走着，我们这样笑，我们这样快乐……好不好？好吗？”

“好的，丽萨，好的，我可以起誓的。但是，丽萨，我好像头一回听到你说话似的……丽萨，你读了很多书吗？”

“以前你都没有问过！昨天在我插了几句话进去的时候，你才第一次注意到我，真是大智大慧的先生！”

“既然我是这样的傻瓜，你为什么自己不先和我说话？”

“我一直等你变得聪明些。我从最初就看透你了，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看透之后我就想：‘他会来找我的，结果一定会来的。’于是我就决定把这个面子让给你，让你走第一步。我心想：不，现在还是请你来找我吧。”

“你真是个坏丫头！丽萨，你老实告诉我：你在这一个月内是不是一直在笑我？”

“你真是可笑的人，你太可笑了，阿尔卡季！你知道，在这一个月内我也许最爱你，就为了你是那样的怪物。但是，你在许多方面是极坏的怪物，我说这话是免得你太骄傲。你知道不知道，还有谁笑你？母亲笑你，母亲和我在一块儿微语着：‘真是怪人，他真是怪人！’可你呢，却得意地坐在那里，还以为我们很怕你呢。”

“丽萨，你对于韦尔西洛夫怎么看？”

“我用许多时间思考他，但你听我说，我们现在不必讲他。今天不必讲他。对不对？”

“完全对的！你太聪明了，丽萨！你一定比我聪明。你等一等，丽萨，等我把这一切了结以后，那时候我也许会对你说什么话……”

“你为什么皱起眉头来了？”

“不，我没有皱眉头，丽萨，我就是这样……你看，丽萨，不如直说出来：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不喜欢触动我内心里的某个敏感处……或者不如这样说，如果时常把一些情感发泄出来，给大家欣赏，这是很可羞的。不对吗？所以我有时更喜欢皱眉、不出声。你是聪明的，你应该明白。”

“不但你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完全了解你。你知道不知道，母亲也是这样的？”

“唉，丽萨呀！只要能多多地活在世上才好呢！啊！你说什么？”

“不，我没有说什么。”

“你在看我吗？”

“你也在看我。我越看着你，就越爱你。”

我差不多把她一直送到家里，还把我新的住址告诉她。临别时我吻她，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吻她……

五

一切都很好，只有一点不好：从昨夜开始，我的心里就冒出一个苦恼的念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就是昨天晚上我在我们家里的大门口和那个不幸的女郎相遇的时候，我对她说我自己要离开家庭，离开自己的老窝，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自立门户，还说过韦尔西洛夫有许多私生子。这些话，这些从儿子的口中讲父亲的话，当然会使她确信她对韦尔西洛夫的怀疑是对的，同时也使她确信自己受到了他的侮辱。我责怪斯捷别利科夫，但也许恰恰是我火上加油。这个念头是可

怕的，现在还是可怕的……但在那个时候，在那天早晨，我虽然已经开始感到内心的折磨，但我到底觉得这是无聊的：“唉，即使没有我，‘她也已经憋足了气，怨恨到了极点’。”我时常反复地想着，“不要紧，会过去的！我会改好的！我会用别的什么事情补偿的……用一种善良的行为……我还有五十年在前面呢！”

但是，这个念头还是在我的心里翻腾着。

第二卷

第一章

一

我跳过几乎两个月的时间，请读者不要担心：看了下面的叙述，便会明白一切的。我特别提出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这是在许多原因方面，对于我来说，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首先，在两个月以前看见过我的人，现在谁也不会认识我了，至少就外表而言。也就是说，即使能认出来，也无法确切的肯定。我打扮得像个纨绔子弟，这是首要的原因。韦尔西洛夫打算介绍给我的那个“诚实而且有趣味的法国人”，不但已给我缝了数套的服装，而且已经被我淘汰了。现在替我做衣服的，是另一些裁缝，是更高级的、第一流的裁缝，我甚至可以在他们那里赊账。我在一家著名的饭店里也赊账，但是我还是有点顾忌，一有钱，立刻就还清，虽然知道这是不好的习性，这样反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在涅瓦大街上，有个法国理发师和我极熟，我在他那里理发的时候，时常对我讲各种笑话。说实话，我是通过他练习法语。我虽然懂法语，甚至水平还不差，但是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不敢开口，况且我所说的法语，口音大概并不是巴黎的。我还认识一个叫马特维的车夫，他有一辆很讲究的马车和一匹快马，我想使唤他的时候，他就会跑来为我效劳。他的那匹马是浅红色的（我不喜欢灰色的马）。不过，也有一些事很不好：今天已经是十一月十五日，入冬已经三天了，但我的皮大衣却还是旧的，那是韦尔西洛夫穿剩下来的一件浣熊皮大衣，如果卖掉的话只值二十五卢布。应该添一件新衣了，但我的口袋中空空如也，且还要有一点钱，准备今天晚上要用。这是非这样不可的，否则我就会“倒霉和完蛋”——这是我当时常说的格言。唉，真是卑鄙极了！从哪里忽然会来了这几千块钱，这匹快马？我怎么会

忽然全都忘记，而且变成这种样子？真是耻辱！读者诸君，我现在要开始写我的羞耻和耻辱的历史。在我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比这更丢脸的回忆了。

现在我这样说，是站在法官的立场上，我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然而，即使当初我在那个旋涡里转昏了头，只有我独自一人，既无人开导，也无人劝说，但我敢赌咒，我当时已经觉得自己的堕落，因此我是不可饶恕的。但是，这两个月以来，我几乎是幸福的。为什么说是“几乎”呢？我是太幸福了！幸福得甚至连羞耻感，那种一闪而过（也是时常的）的，令我灵魂震撼的羞耻感，也会让我迷醉的：“既然堕落，就堕落吧；我不会陷落下去，我会走出来的！我有吉星照耀着！”我在用木片搭成的薄薄的桥上走着，桥上没有栏杆，下面就是深渊。我很高兴我这样走着，我甚至向深渊里窥望，既冒险又快乐。但是“理想”呢？“理想”以后再说吧，理想可以等一等。已经做过的一切——只是“一条邪路”：“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快乐呢？”我还要重复一遍，我的“理想”之所以很坏，就在于它完全允许走各种邪路，如果它不这样坚定，不这样极端，我也许就不敢走邪路了。

我还继续租我的小寓所，但只是租，却没有住在里面。我的皮箱、提包和其他东西全放在那里。我的主要的住处却在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家里。我坐在他那里，睡在他那里，甚至整整的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的？我立刻要说的，现在暂时先讲一讲我的小寓所。这寓所成为我极珍贵的地方：因为韦尔西洛夫亲自到我这里来过，在那次发生口角之后，他破天荒头一次主动上我这儿来过，以后又来了许多次。我再说一遍，这是一段极可耻，但又极幸福的时光。……而且当时事事顺利，一切如意！“以前所有的阴郁又是为什么呢？”在陶醉的时刻，我会这样想着，“这些痛苦的旧创痕，我

的孤独的、忧郁的童年，我的愚蠢的被窝底下的幻想、誓言、企图甚至‘理想’，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切全是我想象出来，虚构出来的。结果，世界上完全不是这样的。现在我的心里多少快乐和轻松：我有父亲——韦尔西洛夫，我有知己——谢廖扎公爵，我还有……”但还有什么——我们暂且不去谈。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仁义，可事后却成了丑恶、卑鄙和无耻。

够了，不再说了。

二

他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在我们那次决裂后的第三天上。当时我没有在家，他坐下来等候。当我走进我的小屋里去的时候，虽然在这三天内一直等着他，但我的眼睛似乎迷糊了，心跳得厉害，甚至只好在门内停留了一下。幸而他和我的房东一同坐着。房东为了不使客人等候得心焦，认为必须立刻跟他认识，开始热烈地把一桩什么事讲给他听。他是九品文官，有四十多岁，脸上长着许多雀斑，脸色很苍白，患痨病的妻子和生病的小孩拖累了他，但他生性善于交际，而且脾气温和，举止也很优雅。我很高兴他在场，甚至可以说是他搭救了我，因为我有什么话可对韦尔西洛夫说呢？这三天内，我相信，而且确切地相信，韦尔西洛夫会自己先来的——恰巧就是我所希望的那样，因为无论如何，无论为了世上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可能首先上他那里去的，并非为了执拗，而是为了爱他，为了一种爱的忌妒，我不会形容出来。就一般而言，在这种事上，读者不会发现我的辩才。这三天内，我虽然等候他，几乎不断地设想他如何走进来，但到底怎么也不能预先想象出——虽然我努力地想象着——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俩一开口该谈些什么。

“啊，你回来啦，”他和气地和我拉手，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坐到我们这里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在讲述一桩极有趣的历史故事，关于那块石头，在伯夫洛夫军营附近……或者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是的，我知道那块石头。”我连忙回答，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面。他们坐在桌旁。整个屋子有两俄丈见方的大小。我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韦尔西洛夫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喜悦之光：他似乎原来还疑惑着，心想我会装腔作势的。这回他放心了。

“您最好从头讲起，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他们已经互相用名字加父名彼此称呼了。

“这事发生在先皇还在位的时代，”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对我说，神经质地，还带着一点紧张的神情，似乎在担心这个故事能够打动我，“您已经知道有这么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愚蠢地站在大街上，既没有什么用处，又没有来由，对不对？皇上从那里经过许多次，每次都遇到这块石头。皇上终于不痛快起来，其实也是的：整整的一座山，挡在大街上，把街道弄坏了：‘不许再有这块石头！’他说了不许再有，您明白不明白？‘不许再有，是什么意思？您不记得先皇的脾气吗？怎样去处理这块石头呢？大家都垂头丧气，因为想不出好办法。议会也开了，有一个当时最大的大臣被委托办理这件事情，我不记得是什么人。这位大臣听下属的官员说必须花去一万五千银币（因为先皇时是用银币的）。‘怎么要用一万五千，真是胡扯！’起初英国人打算铺上轨道，将石头放在轨道上，用蒸汽机运走。但是这需要多少钱呀？当时还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皇村铁路……”

“那还不好办，可以锯开呀。”我皱起眉头，在韦尔西洛夫面前，我觉得尴尬极了，很不好意思，可他也装出了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明白，他也同样喜欢房东在这里，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同样觉得不好意思，我看出这个情形来。我记得，我当时甚至似乎为了他这样而深深地感动着。

“真是应该锯开，有人正好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那就是蒙费朗。他当时在建造伊萨基辅斯基大教堂。他说先把它锯开，以后再运走。这主意倒是不错，但这样做要用多少钱呀？”

“用不了许多钱，只要锯开以后，运走就是了。”

“不行的，锯石头必须安装机器，还要用蒸汽机，再说要运到哪里去呢？这样一座山，要往哪里放？有人说要花去一万，少一点不行，一万或一万二。”

“您听着，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这是无稽之谈，不是这么回事……”但这时韦尔西洛夫悄悄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正是这个眼色，使我看到了他对房东那种委婉的怜悯，甚至替他难过。这使我异常喜悦，于是我笑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房东高兴起来，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正和这一类讲故事的人们一样，害怕人家用提问来岔开话题，“恰巧有一个下市民走了过来，他的年纪还轻，是一个俄国人，蓄着粗大的胡须，身上穿着束腰的长袍，几乎有点醉意……然而，不，并不醉得怎样。这个下市民站在那里，恰巧英国人和蒙费朗正在商议着，而那位承办这事的大臣乘着马车走来。他一听就火了：怎么尽在那里议论着，却不

能加以解决呢？他忽然看见那个下市民远远地站着，在那儿假笑。我不是说假笑，不是这意思，好像该说……”

“是嘲笑吧！”韦尔西洛夫谨慎地附和上去。

“对，是嘲笑。我是说带点儿嘲弄的笑容，俄罗斯式的嘲笑。那位大员当然十分气恼，当时就说道：‘你这大胡子，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谁？’

“‘我在看这块小石头，殿下。’好像称的正是殿下。这位大臣大概真是苏沃洛夫公爵的世族，意大利封的公爵，是一位元帅的后裔……可是，不是的，不是苏沃洛夫，真可惜，我竟忘记了到底是谁了。不过虽然是位殿下，听我说，他可是纯粹的俄罗斯人，具有俄罗斯人的外貌，属于爱国派。他有一颗灵活的，俄罗斯的心。他当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你会把这块石头运走吗？你冷笑些什么？’

“‘我笑这些英国人，殿下，他们要的价钱太不合适，因为俄国人的钱袋鼓鼓的，他们家里却没有饭吃。您只要拨出一百卢布，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把石头弄走。’

“这样的提议真是谁也想不到的。英国人当然恨得要死，蒙费朗也笑了，只有这位大臣有一颗俄罗斯的心，他说：‘给他一百卢布！’然后又问：‘你真是会运走吗？’

“‘明天晚上就可以办妥，殿下。’

“‘那你怎么运走呢？’

"'请殿下不要生气，这是我们的秘密。'你们听听，他就用这种俄国式的答话。大臣很喜欢这句话，当下说道：'他有什么要求，全都满足他！'说着，就离开了。您以为怎样？他做到了没有？"

房东停顿了一下，开始用深深感动的眼神向我们身上扫着。

"我想不出来。"韦尔西洛夫含笑答道。我皱着眉头。

"他是这样做的。"房东说，露出那种得意扬扬的神情，好像这事是他自己做成的。"他雇了一些乡下人，就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拿着铁锹在石头旁边，就在紧靠石头的旁边，开始掘起坑来。掘了一夜，掘成了一个巨坑，和那块石头大小相仿，不过还深一俄寸。等到掘成以后，他吩咐人们慢慢地、谨慎地掘石头底下的土。自然一掘好了以后，石头没有支撑的地方，就失去了平衡。等石头一失去平衡，他们就从另一边用手去推，按俄国的习惯大喊一声'乌拉'——石头就扑通地落到坑里去了！然后用铲子撒上泥土，用小石头砌好——路面平了，石头消灭了！"

"真是妙呀！"韦尔西洛夫说。

"这时，人们全都跑来了，无数的人！英国人早就猜到，非常的生气。蒙费朗也来了，说道：'这是乡下人的办法，太简单了。'本来是简单得很，但是你们这些傻瓜竟没有猜到！我对您说，那个长官，就是那位大臣，简直抱住他，吻他，问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从雅罗斯拉夫尔省来，公爵大人，我的职业是裁缝，一到夏天就到京城里来贩卖水果。'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上头去，上头便吩咐赏给他一个勋章。他挂了勋章，走来走去，听说后来竟到处喝起酒

来了。俄罗斯人是熬不住的。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到外国人欺压呢。是的，就是这样的！”

“是的，俄罗斯人是有智慧的……”韦尔西洛夫开始说。

这时，幸而有病的房东太太唤这说故事的人出去，他就走了，否则我会忍不住的。韦尔西洛夫笑了。

“我的亲爱的，在你没有回来之前，他已经花了整整的一小时在逗我开心了。关于这块石头……是这类爱国故事当中最不严肃的一个。但是，怎么可以把他打断呢？你瞧，他快乐得就要融化呢。再说这块石头，如果我没有弄错，大概现在还立在那里，一直没有埋到坑里去……”

“唉，我的天呀，”我喊道，“真是的，他怎么敢这样说？……”

“你怎么啦？你好像十分愤慨，算了吧！他所讲的话真是可以使人发笑的。我在儿童时代就听见过这类关于石头的故事，不过当然不是这样的，讲的也不是这块石头。他说：‘事情传到了上头。’他讲着‘事情传到了上头’的时候，他的整个心灵都乐开了花。在这可怜的环境里不能没有这类的笑话。他们有许多笑话，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无节制的生活。他们什么也没有学过，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可除了赌牌和干活之外，却很想聊一点儿关于全人类的、想入非非的事……这个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很穷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

“你瞧，他也许连牌都不打呢！我再说一遍，他讲这乱七八糟的故事，以满足他对于别人的爱心。要知道，他是想逗我们开心。他的爱

国情感也得到满足了。譬如说，他们还有一个笑话，说英国人给扎维亚洛夫一百万块钱，只求他别给自己的产品打上商标……”

“天呀，这笑话我听见过的。”

“谁没有听过这个。他在讲述的时候，甚至完全知道你一定已经听见过，但是到底还要讲，故意想象着你没有听见过。讲瑞典国王见到幽灵的故事，他们好像觉得过时了，可在我的少年时代，人们却反复讲这个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还神秘地压低声音，就跟讲述本世纪初时有人在参政院里向参政员下跪过一样。关于卫戍司令官巴舒茨基也有许多笑话，讲有人如何把纪念牌取走的话。他们最喜欢讲宫廷里的趣闻，譬如说，有人讲先皇的大臣切尔内绍夫，以七十岁的年龄，不知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容貌弄得像三十岁的人似的，使先皇上朝时大吃一惊……”

“这个我也听见过。”

“谁没有听见过呢？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极不严肃的。但你要知道，这类不严肃故事的流传，比我们所料想的还要深远得多。怀着使自己的邻人感到快乐的目的而想扯两句谎，你甚至会在我们的极正派的上流社会里遇见的，因为我们大家有个通病：管不住自己的心。不过我们讲的是另一种故事。我们只讲关于美国的故事，这种事多极了，就连国家要员也津津乐道！说实话，我自己有时也属于这种不严肃的类型，并为此一辈子感到痛苦……”

“关于切尔内绍夫，我自己讲了许多遍。”

“你自己也讲吗？”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房客，是个官员，脸上也有雀斑，而且已经老了，但这个人很喜欢抬杠。只要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一说话，他就立刻岔开或反驳。把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弄得只好像奴隶似的侍候他，讨好他，就为了让他肯听自己讲故事。”

“这是另一种不严肃的行为，也许甚至比第一种人还讨厌。第一种人纯粹是出于高兴：‘只要你让我说说谎——你会看出这是多么好呀。’第二种是郁闷、枯燥的人：‘我不让你扯谎，你说一说事情发生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哪一年？’总之，是无情的人。我的朋友，你应该经常让人家扯一点谎，这是没有害处的。甚至让他们多多地扯谎。第一，这可以说明你很有礼貌；第二，为了这，人家也会让你扯点谎，这是一举两得呀。应该爱自己的邻人。但是，我该走了。你住在这里很好，”他补充地说，从椅上站起来。“我要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和你的妹妹说，我到你这里来过，遇见你十分健康。再见吧，我的亲爱的。”

怎么？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我并不需要听这个，我等的是其他的，主要的东西，虽然完全明白事情也只能如此。我举着蜡烛送他到楼梯那里，但是我背着韦尔西洛夫，用力抓住他的手，疯狂地推了一下。他吃惊地看了一眼，但还是立刻溜走了。

“这种楼梯……”韦尔西洛夫喃语着，把话语拉长，显然为了说什么话，并且显然怕我要说出什么话来。“这种楼梯，我很不习惯，而你又住在三层楼，不过我现在会找到路的……放心回去吧，我的亲爱的，要不你会着凉的。”

但是我没有回去。我们已经顺着第二层楼梯往下走了。

“我等候您三天了。”我突然脱口说出这句话，好像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但突然又喘起气来。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

“我知道您一定会来的。”

“我也知道，你知道我一定会来的。谢谢你，我的亲爱的。”

他不再说话了。我们已经走到大门那里，我还跟在他后面。他打开门，忽然刮进来一股强烈的风，把我的蜡烛给吹灭了。我忽然抓住他的手，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哆嗦了一下，但还是沉默着。我俯贴在他的手上，突然贪婪地吻起来，吻了好几次，吻了许多次。

“我的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这样爱我？”他说着，但已经完全用另一种声音。他的嗓子发颤，发出了一种全新的音调，好像不是他在说话似的。

我想回答些什么话，但我没有说出口，便跑上楼去了。他还在那个地方等候着，我跑到寓所的时候，才听见外面的门开了，再带着响声关上了。房东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又冒了出来，我迅速地从他身边溜过，走进自己的屋子，闩上门，没有点燃蜡烛，奔到我的床上，把脸埋在枕上——哭了起来。自从图沙尔寄宿学校以来，我还是头一回哭呢，而且是号啕大哭，我感到太幸福了……但是，何必去描写这些呢。

我现在毫不知耻地把这件事写出来，是因为虽然它是那样的荒唐，但也许这一切也是美好的。

三

然而，他为了这受了我许多的气！我成为一个可怕的暴君。当然，对于这件事，我们俩后来并没有再提起。相反地，我们在第三天上又相见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不但如此，在这第二次见面的晚上，我几乎显得粗暴，他也似乎露出严厉的神色。这次会面还是在我的住处那里，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没有上他那里去，虽然我很想见母亲。

在所有的这段时间里，也就是在这两个月之内，我们只谈一些极抽象的问题。正是这一点使我觉得奇怪。我们只谈些抽象的话题——自然了，这些话题事关全人类，而且非常必要，但与我们俩之间的现实却没有涉及。虽然现实中有许多东西，必须加以决定和解释，甚至十分急迫，但是关于这个，我们竟保持沉默。我甚至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母亲和丽萨……也不谈我自己的事，不谈我的一切经历。这到底是为了羞惭，还是为了年轻的某种愚蠢——我不知道。我想是为了愚蠢，因为羞惭是总可以跳越过去的。我对他的态度十分粗暴，也十分专横，甚至违背了自己的本意。这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无法阻挡，我自己根本不能克制自己。他的态度呢，虽然不管怎样总是十分和蔼的，但还照旧带点儿嘲讽。让我觉得奇怪的还有：他更喜欢自己到我这里来，结果弄得我很少去看母亲，每星期至多一次，尤其在最近，我在旋涡里完全转晕了头。他总是晚上来，坐在我那里聊天，还很喜欢和房东说话，像他这样的人，竟然喜欢和房东这种人聊天，真使我十分生气。我有时也想：难道他除了我这里之外，没有其他可走动的地方吗？但我确切地知道他是有朋友的。最近，他甚至恢复了近年来曾经中断过的上流社会里的许多旧交。但是，他似乎并不特别热衷于这些关系，有许多的旧交只不过是表面上恢复罢了，他还

是最喜欢上我那里去。有时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他晚上走进来的时候，差不多每次在开门时似乎有些畏葸，最初的时候永远露出奇特的不安，向我的眼睛窥看：“我是不是妨碍你？你尽管说出来，我就可以走。”甚至有时说了出来。譬如说，有一次，也就是在最近的这一次，他走了进来，我已经穿上刚从裁缝铺里送来的衣服，想上“谢廖扎公爵”那里去，和他一块儿到一个地方去（至于是什么地方，以后再说吧）。他一走进来，坐了下来，大概没有看出我想出去，有时露出奇怪的心不在焉的神情。这时候，他又像故意似的，又讲起了房东，这下把我给惹恼了：

“见鬼，你又提这房东做什么！”

“啊哟，我的亲爱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你大概打算出去，我妨碍你了……对不起。”

于是他恭顺地匆匆走了。他原本是一个独断专行、极有个性的上流人士，现在却居然对我如此恭顺。正是这种态度，一下子使我重新燃起了对他无限的柔情和全部的深信。但是，如果他这样爱我，为什么当时在我做出耻辱的事情时却不阻止我呢？如果他当时说出一句话，我也许会克制住的。不过，也许还是不会克制。然而，他明明看见我这身漂亮服饰，看见这虚华的情形，看见我雇的车夫马特维（有一次我甚至打算请他坐在我的马车上送他回去，但是他没有坐。甚至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但是他始终不肯坐），他也看到我挥金如土，可他竟没有说一句话，始终保持沉默，甚至没有露出一点好奇！这一直让我纳闷，甚至现在我也觉得奇怪。当然，我当时根本不和他客气，一切全都明目张胆，而且没有说出一句解释的话。他不问，我也就不说。

但是，有两三次，我们好像也谈起过我们之间的问题。有一天，也就是在他拒绝遗产之后不久的时候，我问他：他现在靠什么生活下去。

“总能过下去的，我的亲爱的。”他十分平静地回答。

现在我知道，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五千块钱的小资产，在最后的两年内，也有一半给韦尔西洛夫花掉了。

还有一次，我们偶然提到了母亲：

“我的朋友，”他突然忧郁地说，“我时常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说，在我们结合之初，其实也不仅仅是这开头，就在这之后，在最近，我都经常对她说：‘亲爱的，我害了你，让你在现在和将来都受苦了。你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怜惜。但是万一你死了，我知道我也会死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特别的直率：

“但愿我是一个性格软弱的、没有价值的人，而且为了感觉到这一点而痛苦！然而我却不是，我知道我有无穷的力量。力量在什么地方？你猜我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一种天赋的力量：随遇而安。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聪明的俄罗斯人所固有的力量。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损毁，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压垮，什么也不能使我惊倒。我坚持得像看家狗。我能够十分自然地同时感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当然，这不是出于我的意志。况且我也知道这是不严肃的，主要是因为这是太理智的缘故。我差不多活到了五十岁，至今还不知道我活得好或者不好。我当然热爱生命，这是直接从事实中发出来的，但像我这样的人热爱生命是很卑鄙的。近来社会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克拉夫特那些

人无法随遇而安，于是纷纷自杀了。很显然，克拉夫特们是愚蠢的，而我们是聪明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怎么也不能相提并论，所以问题还是没有答案。难道地球只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而存在的吗？很可能是的，但这样的想法也是太悲哀了。然而……问题终归还是无从解决。”

他带着忧愁说话，但我还是猜不出他这些话是不是发自内心。他的身上总有那么一种气质，这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的。

四

我当时向他发出许多问题，我奔到他身上去，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似的扑向他。他总是乐意而且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但最后总是归结为几句最普通的格言上去，所以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得到。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自我有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而且我得坦白承认，还在莫斯科时，我就把这些问题先放着，指望到了彼得堡，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解决。我甚至把这一点直率地告诉他，他并不笑我，相反地，我记得他还握了我的手一下。可是在关于整个政治局势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方面，我差不多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而正是这些问题，与我的“理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最使我感到困扰。关于像杰尔加乔夫那类的人们，有一次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看法，他说“对他们这些人根本不值得评价”，但同时他又奇怪地补充了一句：他“保留否定这一看法的权利”。关于现代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如何，怎样恢复社会的安宁，他一直沉默着，避而不答，但有一次我还是从他口中逼出了几句话。

“我想，将来的一切变化，不管怎么说也是很平常的，”有一次他回答说，“所有的国家不管预算上如何均衡，而且‘没有赤字’，但un beau matin（法文，译为“在一个美好的早晨”），简直会彻底陷入困境，到那里大家都不想付账，以便在共同破产中获得新生。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保守分子会起而反对，因为他们是股东和债权人，所以不希望破产。到那时自然会开始了所谓普遍的变质，于是会有许多犹太人跑来，开始建立了犹太王国，随后那些从来没有股票，而且甚至一无所有的人们，也就是所有的穷人们，当然反对这种变化……开始了争斗，在经历过七十七次的失败之后，穷人们消灭了股东，抢夺了他们的股票，然后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当然的股东。这些人也许会颁布一些新的政策，但也许不会。大概也会破产。至于这个世界的面前改变之后的前景，我的朋友，我就无法预测了。不过，你可以去翻《启示录》（指《新约全书·启示录》）看一看……”

“难道这一切如此地物质化，难道现在的世界只能从财政上去解决一切吗？”

“当然，我只是取了图画的一个角落，而这一角却跟整体相连，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可怎么办呢？”

“唉，你不必忙，这一切不会那么快的。总之，最好什么也不做，至少因为没有参加任何事情而感到良心上的安宁。”

“算了吧！请您说正经的事情。我想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怎样生活下去？”

“你要做什么事，我的亲爱的？你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永远不说谎话，不要觊觎别人的房屋。总之，你去读一读《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所写的都是永垂不朽的。”

“算了吧，算了吧，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而且全是一些空乏的话，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指点。”

“好吧，既然你感觉十分苦闷，你可以努力爱上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甚至简直依恋什么东西。”

“您尽开玩笑，再说您的那个《十诫》，叫我一个人怎么实行呢？”

“你不必顾虑那些问题和疑惑，只是按《十诫》中所说的去做，你就会成为伟大的人的。”

“但这样做谁也不会知道。”

“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您根本就是在取笑我！”

“你既然对于这一点这样重视，那么你最好尽快使自己专门化，从事建筑工程或充当律师。你在从事真正的、正经的事业以后，就会安静下去，忘却那些无谓的空想。”

我不再吭声了。从这些话里能够获得什么呢？可每次这样谈话之后，我的心里总是比谈话之前更加激动。此外，我明显地看出他的心里似乎永远留存着某种秘密，这更加吸引我到他身边去。

“听我说，”有一次我打断他，“我永远疑惑您这一套话不过是随便说说，纯粹是出于愤慨和苦恼，其实您的内心底下，却暗暗地、狂热地信奉某种崇高的思想，您只不过是隐藏着，或羞于承认罢了。”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

“听我说，做一个有益的人是最高尚不过的。请您告诉我，在目前这个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最为有益？我知道您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说说吧，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敢对您发誓！伟大的思想究竟在什么地方？”

“把石头变成食物，那才是伟大的思想。”

“是最伟大的吗？不错，您确实指出了一条大道，但请告诉我，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吗？”

“这是很伟大的思想，我的朋友，很伟大的，但不是最伟大的，而是居于次位，只在当前是最伟大的。人一旦吃饱了就会没有记性的，把以前的事全忘掉，反而会说：‘我吃饱了，现在该做什么呢？’问题永远是无从解决的。”

“有一次您讲到‘日内瓦的思想’，我不明白，什么是‘日内瓦的思想’？”

“日内瓦的思想是没有基督的一种道德，我的朋友，它是现代的理想，确切地说是现代文明的理想。总之，说来话长，谈起来很乏味、沉闷，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事情，那样会好得多，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谈，那就更好了。”

“您就想什么都不谈！”

“我的朋友，你记住，什么都不谈是最好的，最没有危险的，而且很优雅。”

“优雅吗？”

“当然喽。沉默永远是优雅的，沉默的人永远比说话的人优雅。”

“像我们俩这样说话，当然也和沉默一样。不要去管这样的优雅，更不要去管这类的好处！”

“我的亲爱的，”他忽然对我说，语气有所改变，甚至露出感情，还带着一种特别坚定的样子，“我的亲爱的，我并不想用什么旧道德呈献给你，以代替你的理想，我并不向你唠叨什么‘幸福比勇气好’之类的话，相反地，勇气比一切的幸福高，只要具有表现勇气的能力就会幸福了。因此这问题在我们中间已经解决了。我之所以尊敬你，就为了你在这种变质的时代，还在自己心中保持着某种‘自己的理想’（你放心，我记得很清楚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到分寸，因为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轰轰烈烈的生活，想燃烧点什么，粉碎点什么，凌驾于一切俄罗斯人之上，叱咤风云，让人敬畏，而自己则隐遁到美国去。你的心里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先提醒你一下，因为我已经真心实意地爱上你，我的亲爱的。”

从这些话里我能得到什么呢？这里只有对我和对我的命运的担忧，表现出了一位父亲虽然善良却庸俗的感情。可是为了理想，难道我需要的是这些吗？为了这理想，每一个诚实的父亲都该鼓励自己的儿子去拼搏和奋斗，就像古代的贺拉斯为了罗马的理想而让自己的儿子们去决斗一样。

我时常用宗教问题向他死缠，但这方面的回答更显得模糊不清。我问他：在宗教方面我应该怎么办？他极愚蠢地回答，像回答小孩似的："应该信仰上帝，我的亲爱的。"

"但是，如果我不相信这一切呢？"有一次我气得喊了出来。

"那也是好的，我的亲爱的。"

"怎么好呢？"

"这是最佳妙的征兆，我的朋友。这甚至是最靠得住的，因为俄国的无神派，如果他果真是无神派，而且还稍微有点头脑，那就是整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永远具有抚爱上帝的倾向，因为他一定是善良的，而他之所以善良，就因为他异常满足他是无神派的那个事实。我们的无神派是极可尊敬的，十分靠得住的人们，所谓祖国的支柱……"

这当然有点什么在里面，但我需要的不是这个。他只是表示出了自己的意见，但说得那样的奇怪，更加使我感到奇怪，尤其是因为我听说过他改信天主教，而且因为苦修而戴铁链之类的事之后。

"我的亲爱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当时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大街上，是在冗长的谈话以后，我送他回去时，"我的朋友，要爱本来面貌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应该去爱。所以你在对人行善时，必须学会克制你的真实情感，把鼻子掩住，把眼睛闭上（最后的一点是必要的）。你应该忍受他们的罪恶，尽可能地不要对他们生气，'记住你也是人'。当然，如果你在天赋上比中等人物稍微聪明些，你就对他们严厉些。人的本性是卑贱的，喜欢从恐惧中爱人，你别接受这种爱，要始终鄙视它。在《古兰经》里，真主命令先知把'顽固的人们'视为老鼠，对他们行善，从他们面前走过，但不与他们为伍，这样做有点

儿傲慢，但这样做是对的。你应该学会鄙视，即使在他们表现很好的时候，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坏的。我的亲爱的，这是我剖析了自己之后才这么说的。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总不会既要生活下去而不鄙视自己的，不管他是不是诚实，这是一样的。既要爱他人又要鄙视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据我看来，人生来就有一种自然的天性——不可能去爱别人。‘爱人类’这句话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错误，应该理解为是爱你心中所创造的人类（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创造了自己，所爱的也是你自己），因此也就是爱实际上永远不会有的人类。”

“永远不会有的吗？”

“我的朋友，我承认这是很荒谬的，但是这里不是我的错处。因为在创世的时候并没有和我商量过，所以我有保留自己看法的权利。”

“既然您这么认为，那怎么还能说您是基督徒呢，”我喊道，“怎么还能说您是戴过锁链的苦修士和传道者？我不明白！”

“谁这样说过我的？”

我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倾听着，但不再谈下去了。

这一次的谈话，让我终生难忘，但我怎么也不记得，这次谈话是什么引起的了，不过他当时在谈这些的时候，甚至还显得很激动。这种情况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热烈地说话，不带有丝毫的嘲弄，好像不是在对我说似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他：他怎么可能和我这样的人正经地谈这种事情吗?

第二章

一

在十一月十五日这天早晨，我遇见他在“谢廖扎公爵”家里。就是我介绍他和公爵相见的，但即使没有我的介绍，他们之间也有许多接触的理由（我指的是以前在国外发生的那些故事）。此外，公爵还许诺分给他三分之一的遗产，而这些遗产肯定值两万卢布。我记得，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只提出三分之一，而不是半数。但我没有吭声。这个分遗产的诺言是公爵当时自然而然说出来的。韦尔西洛夫没有做过半点暗示，也没有说一句话。公爵自己说出来，韦尔西洛夫只是加以默许，而且事后一次也没有提起过，甚至也没有表露过他多少还记得这个许诺。顺便提一下，公爵起初对他简直着了迷，特别是对他的那些言谈，甚至佩服得不得了。这一点公爵曾几次三番地对我表示过。他和我单独在一块的时候，有时会几乎绝望地哀叹自己“走向这样的绝路……”当时我们的交情还是很亲密的……我曾努力对韦尔西洛夫暗示过公爵身上的一切好处，为他的缺点辩护，虽然这缺点我自己也看得出来，但韦尔西洛夫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一笑置之。

“如果他身上有缺点，那么至少也有优点，正和缺点同样的多！”有一次我和韦尔西洛夫单独相处时，我对他喊道。

“天呀，你何以这样恭维他？”他笑了。

“怎么是恭维呢？”我不明白。

“有同样多的优点！如果他的优点和缺点同样多的话，那他的威力就会显示出来了！”

然而，这当然不算评价。当时，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是避而不谈公爵，就像避而不谈现实中的问题一样，但对于公爵尤其如此。我当时已经怀疑他在没有我的陪同之下也往公爵那里去过，他们两人特殊的关系。可我听任这样。他和他说话，似乎比和我说得正经些，说得切实些，很少嘲弄。对于这些，我也不去加以妒忌。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到幸福，这情形甚至颇为我所喜欢。我不计较这些，还因为公爵智慧有限，必须让别人把话说得很直白才能听懂，甚至完全不能了解一些俏皮话。但最近他的态度有点放肆起来了。他对韦尔西洛夫的感情似乎也开始变化了。敏感的韦尔西洛夫注意到了这一层。我还要预先声明，公爵对我同样也变了，甚至变得十分显著。我们最初那种热烈的友谊，如今已经只剩下一些死板的形式。然而，我还是继续上他家去，因为既然我已经被牵引到这一切环境里去，我又怎么能不去呢？唉，我当时是如何的幼稚，难道单是心灵的迷误就会把人弄到如此不灵巧和屈辱的地步吗？我向他取钱来用，还觉得这是不要紧的，这是应该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就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只是我很少去想罢了。我上他那里去并非为了钱，虽然我极需要钱。我知道我不是为了钱前去，但又明白我每天去他那里都是为了拿钱。可是我处在旋涡里，但除了这一切之外，当时我还怀有一桩完全不同的心事——在我的心灵里欢唱着。

上午十一点钟，我走进去的时候，韦尔西洛夫正好刚说完一套长篇大论。公爵一面听，一面在屋内踱步。韦尔西洛夫坐在那里。公爵显得有点激动。韦尔西洛夫几乎总是会把他弄得激动的。公爵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让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不

看轻他。可是，我要重复一句，在最近的几天内，他的态度中却露出一种咬牙切齿的凶狠。他一看见我，便止了步，脸上似乎还抽搐了一下。我心里明白，这天上午他为什么有点儿不快，但没料到他的脸竟会抽搐得这么厉害。我知道他心里郁积着各种的不安，但讨厌的是，我仅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一切，当时对于我是极大的秘密。而我之所以感到讨厌和愚蠢，是因为我时常去安慰他，给他出主意，甚至傲慢地嘲笑他“为了这点小事”而失去自制力。这时他总是闷声不响，但在这时间内不深恨我是不可能的。我采取的姿态太虚伪了，我简直一点没有料到。上帝可以给作证，我对于主要的东西并没有料到！

他极有礼貌地和我握手，韦尔西洛夫点了点头，并没有中断谈话。我斜躺在沙发上。当时我的口气和态度真是很不像话！我甚至更加装腔作势，把他的朋友当作自己的一样不放在眼里……如果现在有把这一切加以改过的可能，我的举止和态度肯定不同！

还有两句话要说，以免忘记。公爵当时住在原来的寓所里，但几乎由他一个人完全占用了。房主斯托尔别耶娃只住了一个月，又出门上什么地方去了。

二

他们谈论贵族制度。我要声明，贵族制度的观念有时使公爵深深地骚动，虽然他具有进步派的外表。我甚至怀疑他一生中所发生的许多坏事，都是由这观念而发生和开始的。他很重视自己公爵的头衔，同时又一贫如洗，由于虚伪的骄傲，一辈子挥金如土，欠了一身的债。韦尔西洛夫好几次对他暗示，公爵的尊贵并不在这上面，打算在

他心里种下比较高尚的思想，但公爵后来为了人家教训他而生气了。这天早晨，显然也发生了这种情形，只是我没有赶上谈话的开始。韦尔西洛夫的话让我起初觉得他很保守，但后来他自己更正了。

“‘荣誉’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是义务，”他说（我只能凭我的记忆转述其大意），“当国家领先的阶层领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巩固的。领先的阶层总有自己的荣誉以及对于荣誉的信仰，这信仰也许是不正确的，但几乎永远成为一种纽带，使国家得以巩固：在道德方面有益，在政治上更有益。可是忍受着的是奴隶们，即一切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为了不使他们受苦，所以在权利方面加以平等。我们就是这样做，这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依照经验而论，无论什么地方（即欧洲各国），在使权利平等的时候，荣誉感就会减弱，然后义务感也随之减弱。利己主义取代了先前的团结观念，一切都归到个性的自由上去。被解放的人们既然没有了团结的观念，最后便丧失了一切崇高的纽带，到头来甚至连自己已经取得的自由也不再加以捍卫了。但是，俄罗斯的贵族阶层历来与欧洲完全不同。我们的贵族阶层即使现在丧失了特权以后，还不失其为最高的阶层，成为荣誉、光明、科学和崇高理想的保存者，而最主要的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如果封闭的话，那么贵族这一观念也就消亡了。相反的，在俄罗斯，走向这一阶层的大门早已打开，现在已到了完全打开的时候了。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权利：只要在荣誉、科学和勇敢方面做出任何贡献，他就有权进入上流人物的行列里面。如此一来，这个阶层就自然而然只会变成最优秀的人们的集合体。这是就它的实在和真正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以前的领先的阶层的意义而言。只有在这种新的，或者最好说是革新的形式下，这个阶层才有可能保存下来。”

公爵龇牙咧嘴地嘲弄着说：

“那会成为什么样的贵族呢？您所计划的只是一个共济会，而不是贵族阶层。”

我再说一遍，公爵是极没有学问的。我恼恨得甚至在沙发上背过身去，虽然我并不十分同意韦尔西洛夫的话。韦尔西洛夫很明白公爵龇牙咧嘴的意思。

“我不知道您所说共济会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如果连俄罗斯的公爵都拒绝接受这个观念，那只能说明它还没有到被接受的时候。每一个想加入开放的、不断革新的阶层的人，都把荣誉和启蒙的观念视为神圣的誓言，这当然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如果这种思想只活跃在少数人的大脑里，那么它还没有灭亡，却还发出光亮，像漫漫长夜中的一点儿星光。”

“您喜欢用些‘崇高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坚定的观念’等等这些字眼，我倒想请教，您所指的‘伟大的思想’究竟含有什么意义？”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我的亲爱的公爵，”韦尔西洛夫微微一笑，“如果我对您直说，我已经回答不上来，这话倒是很确切。伟大的思想多半是指一种情感，有时会长久不能下定义的。我只知道这始终是真正生活的源泉，这里所说的并非是理性的、虚构的生活，相反的，是一种毫不沉闷的、快乐的生活，所以作为这种生活源泉的崇高思想是绝对必要的。当然，这会使大家感到恼火。”

“为什么会恼火呢？”

“因为有思想的人活得很沉闷，没有思想的人活得倒总是快乐的。”

公爵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依您的看法，真正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他显然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公爵。我只知道这大概是十分普通的、极寻常的，每时每刻都很平常，而且普通得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它会这样普通的。当然，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跟它失之交臂，既没有注意它，也没有认出它。”

“我只想说，您关于贵族阶层的观念同时也就是在取消贵族阶层。”公爵说。

“如果您这样说的话，那么俄国的贵族阶层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一切真是太玄也太晦涩了。据我看来，既然要说，就应该说得明白……”

公爵皱了皱起眉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韦尔西洛夫站起来，抓起自己的帽子：

“说明白吗？”他说，“不，最好还是不要说明白比较好，更何况，我的脾气就是点到为止。这样确是好些。还有一件怪事：我只要开始把我的信仰和思想说明白，结果永远会这样。说到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了。我现在也担心会弄成这个样子。再见吧，亲爱的公爵，我在您这里总是不可原谅地说个没完。”

他走了出去，公爵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去，但我觉得很恼火。

“您为什么翘起嘴来了？”他忽然脱口说出，不看我一眼，走到写字桌那里去了。

“我之所以翘嘴，”我开始说，声音发颤，“是因为我发现您对我，甚至对韦尔西洛夫的态度竟这样奇怪地改变了……韦尔西洛夫开始说的时候，自然也许有点守旧，但是后来他自己改正了……他的话里也许含有极深的意思，您简直没有了解，而且……”

“我只是不愿意人家跳出来教训我，把我当作小孩！”他几乎愤怒地说。

“公爵，这类的话……”

“请您不要做出唱戏的姿势，劳驾，劳驾。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是卑鄙的，我尽滥用金钱，我是赌鬼，也许还是贼……是的，是贼，因为我输去了家里的钱，但是我并不希望人家做我的裁判官。我不愿意，也不容许。我是自己的裁判官。何必来这一套含糊的议论？如果他想对我表示什么，那就直率地说出来好了，不必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是，既然要对我说这种话，应该先有说话的权利，应该自己成为诚实的人……”

“第一，我没有遇到谈话的开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话；第二，请问您，韦尔西洛夫的不诚实究竟在什么地方？”

“够了，求求您，别说了。您昨天开口要三百卢布，这里就是，拿去吧……”他把钱放在我前面的桌上，自己坐到安乐椅上，气呼呼地仰靠着椅背，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我尴尬地怔住了。

“我不知道……”我喃喃地说，“我虽然开口向您借……我虽然急需要钱，但从您这种口气上看来……”

“不要管我什么口气。如果我说出了什么冒昧的话，请您包涵一下。您要相信，我顾不到这上面去。您现在听我说：我接到了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我的弟弟沙萨在四天前死去了，您知道他还是一个孩子呢。我的父亲，您也知道，已经有两年患了半身不遂的病症，信上说他的病现在更糟糕了，他说不出话来，连人也不认识了。他们听见我得到了遗产，十分高兴，打算把他送到国外去，但医生写信给我，说他不见得会活上两个星期。这样一来，现在只剩下母亲、妹妹和我三个人，所以我现在几乎是独当一面了……总之，我要独自承担……那笔遗产……那笔遗产如果得不到，也许更好！我还想对您说一件事情：我答应从这笔遗产里至少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两万块钱……但您想一想，就因为手续问题，至今还什么都办不成。我甚至……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我父亲，甚至还没有正式取得这笔遗产的所有权。然而，我在最近的三星期却花掉了许多钱，斯捷别利科夫那个混蛋竟然要那么高的利息……我现在给您的几乎是最后的一点钱了……”

“公爵，既然如此……”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斯捷别利科夫今天一定会送来的，够勉强花两天的，但是这个斯捷别利科夫到底安的什么心，鬼才知道！我求他给我弄一万卢布来，至少使我能够把这一万卢布先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答应分给他三分之一的那句诺言，一直在折磨我，使我烦恼。我说出的话，便应该加以遵守，不能食言。我可以对您发誓，我竭力想解脱各种义务的约束，哪怕先摆脱这个义务也好。这些义务真使我感到难受，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个背负在

我身上的沉重的枷锁……我无法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因为我不能看他的眼睛……他为什么要加以利用呢？”

“利用什么，公爵？”我惊异地站在他面前，“难道他在什么时候对您暗示过吗？”

“不，不，我是很尊重他的，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暗示。我已经越陷越深了……这个斯捷别利科夫……”

“听我说，公爵，请您安静一下，我看出您的心神越来越激动了，然而这一切也许只是一种幻景。我自己也陷了进去，陷得很低贱，陷得无可恕宥，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我能赢回一笔相当的钱，那时候……加上这三百，我现在欠您两千五百，对不对？”

“我好像并没有要您还账呀。”公爵忽然咧开嘴笑道。

“您说您要先给韦尔西洛夫一万块。我现在向您借的钱自然应该算在韦尔西洛夫的那两万里去的，否则我绝不肯借。但是……但是我一定自己还……难道您觉得，韦尔西洛夫是跑来跟您要钱的吗？”

“如果他跑到我这里来要钱，那还使我感到轻松一些。”公爵神秘地说。

“您说过那句‘沉重的枷锁’的话……如果这是指着韦尔西洛夫和我，那真是太让人委屈了。您后来又说：他教训别人该成为怎样的人，可他自己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是您的逻辑！请恕我直言，这并不是逻辑，因为即使他不是那样的人，但他还是可以宣传真理……此外，用‘宣传’这个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您说他是‘先知’，您是不是在德国时称他为‘女人的先知’是不是？”

“不，不是我。”

“斯捷别利科夫说是您。”

“他这是胡说。我不是给人家起绰号以嘲笑人的行家。但如果有人在宣传荣誉，让他自己先做成一个顾及荣誉的人，这是我的逻辑，即使它不正确，我也不在乎。我希望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谁也不能上我家里来评判我，把我当作小孩看待！够了！”他叫喊着，朝我挥手，免得我再说下去……“啊，到底来了！”

门一开，斯捷别利科夫走了进来。

三

他还是那个样子：穿得也还漂亮，胸脯还是向前挺着，还是那样愚蠢地看望，还是自作聪明，而且扬扬得意。这一次，他走进来的时候，似乎很古怪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眼神里露出一点特别的谨慎和敏锐，似乎想从我们的眼神里猜出什么来。然而，他一下子便安下心来了，自信的微笑在他的嘴唇上流露出来，但这是一种“无耻而有所乞求”的笑容，至少使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讨厌。

我早就知道他让公爵很苦恼。我已经有一两次遇到他上这儿来过了。我……我在最近的一个月内也和他有过一次来往，但是这一次，由于某个缘故，他的上门使我觉得有点儿奇怪。

“我这就给您。”公爵对他说，并没有和他握手，背朝着我们，开始从写字桌里掏出需要的纸张和账单。至于我呢，我已经被公爵最后的那句话弄得十分气恼。他那么明显（那么莫名其妙）的暗示韦尔西

洛夫不顾名誉，这事必须让他解释清楚。然而，在斯捷别利科夫面前是不可能的。我又躺在沙发上，翻开了放在我面前的书。

“《别林斯基文集》第二卷！这真是件新鲜事！您打算增进一点学问吗？”我对公爵喊道，显得非常做作。

他很忙，做出极匆促的样子，但是在听见了我的话之后，突然回转过身来了：

“我请您把这本书放下来。”他厉声说。

真是太过分了，而且还是当着斯捷别利科夫的面！斯捷别利科夫像故意似的，狡猾而且讨厌地扮了鬼脸，冲着我偷偷地朝公爵那边点了点头。我背转身，不理这蠢货。

“不要生气，公爵，我把您让给最主要的人，我且暂时溜走……”

我决定做出放浪不羁的样子。

“主要的人是我吗？”斯捷别利科夫插嘴说，得意地用手指指着自己。

“是的，就是您。您是最主要的人。您自己知道！”

“不，等一等。世界上到处都有次要的角色。我——就是次要的角色。有主要的角色，也有次要的角色。主要角色做事，次要角色获利。结果是次要角色成了主要角色，而主要角色则成了次要角色。我说得对不对？”

“也许对，不过照例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好吧，我打个比方。法国闹了一场革命，杀死了许多人。拿破仑一来，取得了一切。革命——这是主要角色，而拿破仑是次要角色。可结果呢？拿破仑成了主要角色，而革命却成为次要角色。对不对？”

我必须声明，我从他和我讲起法国革命这一层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想重新使用以前那种让我觉得很可笑的伎俩。他还是认为我是一个革命家，所以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认为必须讲一点这类的话。

“请随我来吧。”公爵说。他们两人走到另一间屋子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决定等斯捷别利科夫一走，就把他的三百卢布还给他。虽然我十分需要这笔钱，但我还是下了决定。

他们在那里毫无动静地待了十分钟左右，忽然大声说起话来。两人都说着。公爵突然喊叫起来，好像是气疯了。他有时候脾气很暴躁，所以连我也常常谅解他。这时候，正好有一个仆人走进来禀事，我朝他们的那个房间一指，那边立刻安静下来了。公爵匆忙地走了出来，露出焦虑的脸色，但还带着微笑。仆人跑了出去，半分钟后，一位客人进来了。

这是一位重要的客人，带着肩章和徽章，不到三十岁，相貌威严，露出一副上流社会的绅士气派。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还没有真正跻身于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当中，虽然他具有极热烈的愿望（关于这愿望我是知道的），因此他应该十分重视这个人的拜访。我知道，公爵在经过了一番极大的努力之后，最近才和这个人结识。客人现在前来回访，可惜把主人弄了个措手不及。我看见公爵露出不安的神情和慌张的眼色，转身朝斯捷别利科夫看了一眼，但斯捷别利科夫若无其事，对他投来的眼色视而不见，一点也不想离开，而是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开始用手把头发抓乱，大概表示他

那我行我素的个性吧。他甚至做出一副妄自尊大的神态。总之，做出使人难堪的样子。至于我呢，不用说，我当时已经控制住了自己，当然不想使任何人丢脸，但使我异常惊讶的是，公爵居然同样向我投来了慌乱的、可怜的、怨恨的眼色。如此说来，他竟耻于我们两人在场，也就是把我和斯捷别利科夫视为一类人。这使我气得发狂，于是我索性更加放大地斜卧下来，翻看那本书，露出好像与我毫不相干的神色。与此相反，斯捷别利科夫瞪大眼睛，将身子向前倾，竖起耳朵来，开始听他们谈话，以为这样子又合礼貌，又客气。客人朝斯捷别利科夫看了一两眼，不过也看了看我。

他们谈起了家庭中的新闻。这位先生以前认识出身望族的公爵的母亲。据我的判断，客人的态度虽十分客气，语气也似乎还坦白，却过于呆板，当然，自视也甚高，以为自己的拜访，不管对谁都是大大的赏脸。如果只有公爵一人在家，也就是说没有我们在场，我相信他一定会自然些，也机灵些，可现在他的笑容却显得特别拘谨，也许亲切得太过分，再加上那种无意识中的心不在焉，使他露了底。

他们还没有坐上五分钟，忽然仆人又进来通报有客人来到，而且好像故意似的，又是一位让主人丢脸的人。这人我很了解，听过关于他的许多事情，但他完全不认识我。他年纪还轻，但也有二十三岁了，穿得很漂亮，是一个世家子弟，容貌也颇漂亮，但无疑是所结交的朋友不大好。去年的时候，他还在一个著名的骑兵营内服务，但后来不得不自动辞职，大家全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家属甚至在报上发布声明，对于他的债务不负责任。但他现在还继续过着荒唐的生活，用每月十分的利息借钱，在赌场上狂赌，还在某个法国女人身上花了不少的金钱。他在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曾赢到了一万二千卢布，因此他深为得意。他和公爵的交情很密切，他们时常在一块儿合伙赌钱。

但公爵一看见他，甚至也哆嗦了一下，这是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出来的。这个小伙子不管到哪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声而且快乐地说话，一点也不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人会为了他，而在这位重要的客人面前发抖的。

他走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谈话打断，立刻开始讲昨天赌博的情形，甚至坐也没有坐下来。

“您大概也在那里……”他从第三句上就朝那位重要的客人说，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但当他看清楚了以后，立刻喊道：

“啊哟，对不起，我把您当作昨天的那个人了！”

“这位是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达尔赞，这位是伊波利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纳晓金。”公爵连忙给他们做介绍。这个小伙子还是值得介绍的，因为他的姓高贵而且有名望，但公爵刚才却没有介绍我们，我们也继续坐在角落里。我根本不打算把头转到他们那里去，但斯捷别利科夫一看到这个年轻人，便开始快乐地张着嘴，显然想说出话来。这一切甚至让我觉得很可笑。

“我去年的时候常在韦里金娜伯爵夫人家里遇见过您。”达尔赞说。

“我记得您的，那时候您大概穿着军装。”纳晓金回答。

“是的，穿着军服，但是因为……啊，斯捷别利科夫也在这里吗？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瞧，就是多亏了这位先生，我现在才没有穿军服。”他直指着斯捷别利科夫，哈哈大笑起来。斯捷别利科夫也开心地笑了出来，大概认为人家说的是客气话。公爵脸红了，赶快向纳晓金

提出一个什么问题。达尔赞走到斯捷别利科夫面前，和他很热烈地讲起什么话来，不过声音已经压得低低的了。

“您在国外大概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很熟吧？”

“是的，我认识的……”

“大概这里快要发生一件新闻了。听说她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

“这是确实的！”达尔赞嚷道。

“您……确实知道吗？”公爵问纳晓金，露出明显的激动，特别加重了问话的语气。

“我是听人说的，这事好像大家都在议论，不过是不是属实，还不知道。”

“肯定是千真万确！”达尔赞走到他们跟前去，“昨天杜巴索夫跟我说的，这类的新闻他永远第一个知道。公爵也应该知道的……”

纳晓金等达尔赞说完，又对公爵说：

“她现在不常在社交界露面了。”

“最近一个月她父亲有病。”公爵似乎严肃地说。

“这位夫人好像有许多风流韵事呢！”达尔赞忽然脱口说了出来。

我抬起头来，挺直了身体。

“我很荣幸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相识，我有义务担保说，所有那些传说都是谣言，可耻的谣言，是由那些……想打她主意而打不上的人们造谣出来的。”

我愚蠢地说出这几句话以后，立刻就不再吭声了，还带着发烧的脸望着大家，挺直了身体。大家转身朝我看着，可是斯捷别利科夫突然嘻嘻地笑出声来，甚至觉得有点惊愕的达尔赞也咧嘴笑了。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指着我对达尔赞说。

“啊哟，请您相信，公爵，”达尔赞坦率而且和善地对我说，“不是我自己说这话，如果有人在议论，也不是我传出来的。”

“我没有对您说！”我迅速地回答，但是斯捷别利科夫竟不可原谅地笑了，后来才弄明白，他是笑达尔赞称我为公爵。我那该死的姓又在这种场合上坏了事。至今想来我都觉得脸红。当然我自然是出于羞惭，意不敢纠正这句蠢话，意没有大声宣布我是平民的多尔戈鲁基。这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达尔赞困惑地看着我和发笑的斯捷别利科夫。

“啊，对了！我刚才在您家的楼梯上遇见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看起来很机灵，皮肤白白的，那是谁？”他忽然问公爵。

“我也不知道是谁。”公爵迅速地回答，脸红了。

“那么谁知道呢？”达尔赞笑了。

“这位……也许是……”公爵含含糊糊地说着。

“她就是……这位的好妹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斯捷别利科夫忽然指我说，“我刚才也遇见她了……”

“啊，不错！”公爵插嘴说，但这一次脸上露出异常正经和严肃的神色。“大概就是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她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斯托尔别耶娃的密友，我现在住在她这里。今天她大概是来看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的，也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密友，房主临走的时候托她照管一下房子……”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这个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是可怜的奥莉娅的母亲，我已经讲过她自杀的事，事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她安顿在斯托尔别耶娃那里。我很清楚地知道丽莎常到斯托尔别耶娃那里去，后来也偶尔去看望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当时，在公爵做了说明——其实倒是极合理的说明以后，尤其是在斯捷别利科夫愚蠢的多嘴以后，也许因为刚才人家称我为公爵，我忽然为了这一切满脸涨得通红了。幸而这时纳晓金站起来要走了，他也伸手给达尔赞握别。在只剩下我和斯捷别利科夫两人的一瞬间，斯捷别利科夫忽然对我点头，指着在门前站立着，背朝我们的达尔赞，我伸出拳头，向斯捷别利科夫扬了扬。

一分钟后，达尔赞和公爵约好明天在他们决定去的一个赌场里相见，也就走了。他临走时对斯捷别利科夫喊出了一句什么话，还对我微微地鞠躬。他刚出去，斯捷别利科夫就从座位上跳起来，站在屋子中央，手指向上举着：

“这位少爷上个礼拜又干出了一件荒唐事：他开了一张期票，期票的签名竟然弄虚作假，签上了阿韦里亚诺夫这个姓氏。这张期票就这样流通着，这可是不合规矩的！这属于刑事犯罪。八千卢布呢。”

“这张期票一定在您的手里吧？”我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我那里是有一家银行，一家Mont de piété（法文，译为“抵押信贷行”），没有期票。听说过巴黎的Mont de piété是做什么的吗？那就是施给穷人面包和其他物品的地方。我那里是Mont de piété……”

公爵粗暴而且气愤地打断他：

“您在这里做什么？怎么还不走？”

“啊！”斯捷别利科夫迅速看了他一眼，“那件事呢？难道不行吗？”

“不不不，不行！”公爵喊着，跺着脚，“我说过了！”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不过这是不对的……”

他坚决地回转身去，低头弯背，忽然走出去了。公爵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朝他的后面喊：

“您要知道，先生，我一点也不怕您！”

他很气恼，打算坐下来，但是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坐下。他的眼神似乎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也赖在这里？”

“我，公爵……”我开口说……

“我真是没有工夫，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马上要出去。”

“请您等一分钟，公爵，我有极重要的事情。请您把您的三百卢布收回去。”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走动，可顿时止住了脚步。

“是这么回事，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在您说出韦尔西洛夫不顾名誉的话之后，再加上您后来的那种态度和那种口气……总之，我无论如何不能收下了。”

“但这一个月以来您已经收了好几次了。”

他忽然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桌旁，一只手翻弄别林斯基的书，另一只手握住帽子。

“那时候的情感不同，公爵……再说，我是决不会弄到这个数目的……这个赌博……总之，我不能！”

“您就因为刚才没能突出自己，因此发起疯来了。我请您把这本书放下来。”

“所谓‘没有突出自己’，是什么意思？您在您的客人们面前，几乎把我和斯捷别利科夫一样看待起来了。”

“啊，这就是谜底！”他咧开嘴，讥笑着说道，“此外，刚才因为达尔赞称您为公爵，所以您觉得很尴尬。”

他恶毒地笑起来。我的脸又红起来了。

“我简直不明白……您那公爵的头衔白给我，我都不要……”

“我了解您的性格。您那些替阿赫马科娃辩护的话喊得多么可笑……把书放下！”

“什么意思？”我也叫了起来。

“把——书——放——下！”他忽然怒喊起来，在安乐椅上凶狠地挺直身体，似乎准备要向我扑过来。

“您真是太过分了。”我说了这句，就迅速地从屋内走出。但我还没有走到大厅的尽头，他就从书房的门内对我喊道：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回来呀！您回来呀！立刻回——来！”

我不听他，一直走着。他快步追上我，抓住我的手，拖到书房里。我抵抗着。

“收下来吧！”他说着，心情很激动，脸色发白，把我扔下来的三百卢布递给我。“您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们……一定要收下！”

“公爵，我怎么能收下呢？”

“我来对您赔个罪，好不好？唔，饶恕我吧……”

“公爵，我一向都爱您，如果您也爱我……”

“我也爱，您收下吧……”

我收下了。他的嘴唇哆嗦着。

“公爵，我明白您为了这混蛋生气……但是，公爵，我还是不能收下，除非我们接个吻，就像上次吵嘴那样……”

我说这话的时候，也哆嗦起来。

“真是多愁善感……”公爵咕哝着，惭愧地笑了笑，但是俯下身子，吻了我一下。我哆嗦了一下，在他吻我的一瞬间，在他的脸上，我分明从他的脸上看出一种嫌恶的神情。

“他至少给您送来了钱吧？……”

“唉，不管它。”

“我是为了您……”

“送来了，送来了。”

“公爵，我们曾经做过好朋友……还有韦尔西洛夫……”

“是的，是的，这很好！”

“另外，说实话，我真是根本不知道这三百卢布……”

我把钱握在手里。

“拿去吧，拿去吧！”他又笑了笑，但是在他的微笑里有点令人不快的东西。

我收下了钱。

第三章

一

我之所以收下钱，是因为我喜欢他。谁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回答他。在那个时间，至少在我收下他的这笔钱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从别的方面设法弄到钱。因此，我收他的钱，并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出于一种礼貌，只是为了不得罪他。唉，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从他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总归觉得很难过：我在这天早晨看出了他对我的态度的明显变化，这样的口气是从来没有过的，对于韦尔西洛夫那简直就是根本的反叛。斯捷别利科夫刚才为了什么事情把他逼得很急，但他在斯捷别利科夫没有来到以前，态度就开始变化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最近的几天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和原先不同的变化，不过还不是像今天这样，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关键就在这里。

关于这个副官比奥林格男爵的那则荒唐的新闻，可能对他也有影响……我在心情激动之下也出了格，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我心里亮起了全然不同的希望，于是轻率地放过了眼前许多事情。我急于放过它们，驱走阴郁的一切，面向希望之光……

还没有到下午一点钟。我坐上马特维的马车，离开公爵处直奔斯捷别利科夫家去！他刚才使我惊异的，并不是他到公爵家里来（因为他是和他约好了的），而是他虽然依照他的愚蠢的习惯，对我使了眼色，但对我期望的话题却闭口不谈。昨天我接到他从邮局寄来的一封信，弄得我摸不着头脑，他请我今天一点多钟左右务必上他那里去一趟，说是他“有些使我意料不到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刚才在公爵那

里的时候，是关于这封信，他竟没有露出一点神色来。斯捷别利科夫和我之间会有什么秘密呢？一想到这层，我甚至会觉得可笑，但由于业已发生的一切事实，我现在上他那里去的时候，我的心甚至也怀着小小的激动。有一次，应该在两星期以前，我曾向他借过钱，他也肯借给我，但是不知在什么问题上我们意见不合，结果我主动拒绝借他的钱。他当时照例含含糊糊地咕哝起来，我觉得他好像要向我提出什么特别条件来。因为我和他每次在公爵家里相遇的时候，对待他的态度十分傲慢，所以这一次我傲慢地打断了他有关特殊条件的任何要求，径直走了出去，虽然他追我追到门口，我也不管。后来我在公爵那里弄到了钱。

斯捷别利科夫住在完全单独的房屋内，过着殷实的生活。他的寓所有四间美丽的屋子，讲究的木器，男女仆人，还有一个女管家，不过已经上了年纪。我怒气冲冲地走了进去。

“告诉我，先生，”我在门前就开始说，“那封信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容许我和您之间有信札的来往。有什么事您刚才在公爵家里为什么不当面直说呢？我会洗耳恭听的。”

“但是，您刚才为什么也沉默着，不问起呢？”他张开了嘴，露出极得意的微笑。

“因为不是我有事情找您，而是您有事情找我。”我气急了，突然喊了出来。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愉快得几乎跳跃起来了。我一下子转过身去，就想走出去，但他拉住了我的肩膀。

“不，不，我是开开玩笑。有极重要的事情，您自己会看到的。”

我坐了下来。老实说，我感到好奇。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只大书桌的边上。他神秘地微笑着，举起手指。

“请您别再耍花招，也不要举手指，主要的是不要拐弯抹角，有什么话就直说，否则，我立刻就走！”我又愤怒地喊起来。

“您……真是好高傲呀！”他带着一种愚蠢的责备，坐在安乐椅上对我摇晃，将额上所有的皱纹全向上聚起。

“对您就该这样！”

“您……今天向公爵借了钱，三百卢布。我有钱。拿我的钱好些。”

“您从哪里知道我借钱？”我非常惊异，“难道是他自己对您说的吗？”

“他对我说的。您不必着急，是说话之间随口说出来的，不是故意的。他对我说的。也可以不必问他借。对不对？”

“但是，我听说您算起利息来是使人受不了的。”

“我开的是Mont de piété，我的心并不黑。我只是为了朋友们而设的，别的人不借。对于别的人，Mont de piété是……”

他这家Mont de piété其实就是最常见的抵押贷款，用别人的名义开设在另一个寓所里，生意很好。

“我借给朋友们大笔的款项。”

“公爵难道是您的好朋友吗？”

“朋友是朋友，但是……但是他老说空话。他是不应该老说空话的。”

“怎么，他落在您的掌心了吗？他欠得很多吗？”

“他……欠了很多。”

“他会还给您的，他有遗产……”

“这不是他的遗产，他除了欠钱，还欠别的。遗产还不够。我可以借给您，不用利息。”

“也是像借给‘朋友’那样吗？我有什么功劳，使您这样对我呢？”我笑了。

“您会立下功劳的。”他的整个躯体又朝我这面摇晃，举起了手指。

“斯捷别利科夫！不许举手指，否则我就走。”

“听我说……他也许会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阴险地挤了挤左眼。

“斯捷别利科夫，我们要是这样谈下去有点儿不像话了……您怎么敢提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名字呢？”

“您不要生气嘛。”

“我简直压住心头的火气在这里听您说话，因为我明显地看出这里面有阴谋，想知道一下……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斯捷别利科夫！”

“您不要生气，不要那么傲慢。先不要使出骄傲的性子，仔细听我说完，然后再慢慢地傲慢吧。您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情吗？您知道公爵会娶她吗？……想必您也知道吧？”

“关于这个消息，我当然听见人家讲过，而且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从来没有和公爵讲过这件事。我只知道这主意是从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大脑里生出来的。他现在正生着病。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也不参与到里面。我把这话对您宣布出来，只是为了解释起见，现在我要问您，第一，您为了什么和我谈起这件事情？第二，难道公爵和您谈过这件事情吗？”

“不是他和我谈，他并不想和我谈，是我和他谈，他不要听。刚才竟叫喊起来了。”

“那当然喽！我赞成他的举动。”

“那个小老头，索科利斯基公爵，会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许多嫁妆的，她很讨得他的欢心。到那时候新郎索科利斯基公爵就能把所欠的钱全部还给我。连钱之外的债也会还的。一起会还的！现在他没有钱还。”

“我呢，我对于您有什么用处呢？”

“就为了这个主要的问题。您跟他们都很熟，您在那儿处处行得通。您可以打听出一切来。”

“唉，见鬼……打听什么？”

“公爵愿意不愿意，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愿意不愿意，老公爵愿意不愿意。切实地打听一下。”

“您竟敢要我做您的侦探，而且还为了金钱！”我愤怒地直跳起来。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忍着点儿吧，一共只有五分钟。”他又将我按下。他显然不怕我的手势和呼喊，但我决定听下去。

“我必须很快地打听出，很快地打听，因为……因为也许稍一耽搁就为时已晚了。您看见，刚才那个军官谈起男爵要阿赫马科娃的时候，公爵刚才做出那种哑巴吃黄连的样子吗？”

我竟把自己的身份低降，竟听得这样长久，但我的好奇心却已经被紧紧吸引住了。

“喂！……您真是一个卑劣的人！”我坚决地说，“如果我坐在这里，听您说话，容许您讲这些人物……甚至自己还回答，那么并非因为我给予您什么权利。我不过是看出其中有点卑劣的情形……公爵会对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存什么样的希望呢？”

“没有什么希望，但他气得发狂。”

“这是不实在的！”

“真是气得发狂。现在阿赫马科娃已经退出了，而他输掉了双倍的赌注。现在他手里只剩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我可以给您两千块钱……不要利息，不用借据。”

他说这话的时候，用坚决和庄严的神色仰倒在椅背上面，对我瞪着眼。我也张着大眼看着。

“您身上穿着大百万街上的衣服。您需要用钱，您急于要钱。我的钱比他的好些。我借给您比两千还多……”

“要我干什么？真是见鬼！要我干什么？”

我跺着脚，他朝我俯过身来，意味深长地说：

“为了使您不要阻碍我的事。”

“不用这样，即使您不借给我钱，我也不会插手的。”我喊着。

“我知道您会保持沉默的，这很好。”

“我并不需要您的赞许。在我的方面，我自己很希望如此，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这足不体面的。”

“您瞧，您瞧，又不体面了！”他举起手指。

“您瞧出什么来？”

“不体面……哼！”他突然笑了，“我明白，我明白，这对于您是不体面的，但是……您不会碍事吧？”他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在这挤眉弄眼中包含着一点极无耻的，甚至嘲笑的、卑劣的成分！他一定料想我的心里也有卑劣的念头，他所希冀的就是这个卑劣的念头……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我怎么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是您的姊妹。”他用暗示的口气说。

“您不能说这个话，您不能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情。”

“您不要傲慢，只要再听一分钟！他一取到钱，大家都会得到保障的，”斯捷别利科夫极有分量地说道，“我说的是大家，大家，您听见吗？”

“您以为我会用他的钱吗？”

“现在不是也用吗？”

“我用自己的钱。”

“什么自己的？”

“那是韦尔西洛夫的钱，他欠韦尔西洛夫两万。”

“欠韦尔西洛夫，不是欠您。”

“韦尔西洛夫是我的父亲。”

“不，您是多尔戈鲁基，不是韦尔西洛夫。”

“这是一样的！”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我明白这不是一样的，我并不那样的愚蠢，但是我当时这样想，还是由于一种“敏感”而起的。

“够了！”我喊道，“我一点也不明白。您怎么能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情唤我来呢！”

“难道您真是不明白吗？您是不是故意这样的？”斯捷别利科夫慢吞吞地说，用一种不信任的微笑和锐利的眼神看我。

“我敢发誓，我不明白！”

“他会使大家都得到保障，大家都会得到的，只要你们不加以阻碍，不去劝阻……”

“您大概发疯了！您说这‘大家’究竟是什么意思？韦尔西洛夫他也会得到保障吗？”

“不光是您一个人，也不光是韦尔西洛夫……还有别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是您的姊妹，就像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一样！”

我瞪着眼望他。他那讨厌的眼神里甚至忽地闪过了一点怜惜我的意思：

“您不明白，那更好！好就好在您不明白，这真是太好了。这是极可夸奖的……如果果真不明白。”

我完全狂怒了。

“您尽弄些不相干的事情来烦我，去你的吧！您真是疯子！”我喊着，同时抓起了帽子。

“这并不是不相干的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您知道，您还会来的。”

“不！”我在门口喊着。

“您还会来的，那时候……那时候你就会说不一样的话了……那会是关键性的谈话。两千卢布，您记住啦！”

二

他使我产生了极其龌龊而又模糊的印象，我走出去的时候，甚至只好努力不去想他，狠狠地唾了几口痰。有一个念头像针似的刺痛我，那就是公爵竟会和他谈起我和这笔钱来。“我今天赢到钱以后，马上就还给他。”我坚决地想着。

斯捷别利科夫无论怎样愚蠢，说话怎样含糊，但我看出他明显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在这里面是不会没有阴谋的。不过我当时没有时间去了解任何的阴谋，而这恰恰正是我看不清暗地里发生的事情的主要原因！我不安地看了看表，还没到两点钟。这样看来，还可以到一处去拜访，否则在三点钟以前，我准会激动得要死的。于是，我便上我的姐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夫那里去了。我早就在老公爵那里，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和她处得极投机了。我一想到有三四天没有见他，我的良心就感到不安。正好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替我照料着：因为公爵对她异常依恋，甚至在我面前称她为天使。顺便说说，把她嫁给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主意，确实会在老人的头脑里存在过，他甚至屡次对我表示这个意思，当然是秘密地表示。我把这个主意转告给韦尔西洛夫，以前我就觉得，他虽然对于日常的一切事情抱着冷淡的态度，但只要我对他讲起我遇见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情形，他似乎总是会特别地关心。韦尔西洛夫当时就对我嘟囔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于这种微妙的事情，没有旁人的劝告也会处置自如的。斯捷别利科夫说得很对，老人会给她嫁妆，但他斯捷别利科夫怎么能在这中间有所企图呢？刚才公爵向他身后喊，他并不怕他。莫非斯捷别利科夫果真曾在书房里对他谈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我想，要是我处在公爵的地位上，我会如何的愤怒。

近来我甚至时常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去。但这事有点奇怪：她总是自己约好时间，然后唤我前去，而且一定等候着我，但我一走

进去，她一定会做出我是偶然地、意料不到地到来的样子。虽然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还是喜欢去找她。她住在她的外祖母法纳里奥托娃那里，当然是由她的外祖母抚养的（韦尔西洛夫一点钱也不给他们），但她所处的地位，并不像普通所描写的贵族夫人家中的养女的情形一样，譬如说像普希金的《黑桃皇后》里老伯爵夫人的养女。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己有点和伯爵夫人相仿。她在这房屋里完全单独地居住着，也就是说，虽然和法纳里奥托娃一家人住在一层楼上和一个寓所里，但她另有单独的两间屋子，所以我进出的时候，譬如说，一次也没有遇到法纳里奥托夫家的任何人。她有在自己家里接待她所愿意接待的任何人，按她自己的方便，利用自己的时间的权利。诚然，她业已二十三岁。最近的一年来，她几乎停止到交际场中去，虽然法纳里奥托娃并不吝惜在她的外孙女身上花钱。我听说她是十分钟爱她的。相反地，我最喜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一点，就是我总是看到她穿着极朴素的衣服，总是在那里做事，不是看书，便是做手工。她的神态有点修道院附属学堂里的女生，几乎像个修女。这是我所喜欢的。她的话不多，说话时总是很有分寸，极会听人家说话。这是我永远学不会的。我对她说她和韦尔西洛夫虽然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但她会使我想起他来的时候，她总是微微地脸红。她时常，而且总是迅速地脸红，但也只是微微地。我很喜欢看她脸上的这个特色。我在她那里永远不唤韦尔西洛夫的姓，一定唤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我甚至看出，大概法纳里奥托夫一家人都有点儿替韦尔西洛夫感到羞耻。当然，这一点我是仅仅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人的身上看出来的，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在这里使用“羞耻”这两个字是否恰当，但确实存在类似的感情。我跟她也常谈起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她听得很认真。我觉得她对于这些消息极感兴趣，但好像都是我自己告诉她，而她从来不问。关于他们之间结婚的可能一层，我永远不敢和她谈起，虽然时常想谈起，因为我自己也有点喜欢这个主意。

但是在她的屋内我有太多的事情似乎不敢说起。同时我又觉得在她的屋子里非常的舒坦。我还很喜欢她的学问，她读过许多书，甚至包括实用方面的书，比我读过的要多得多。

我第一次去看她，也是她主动邀请我去的。我当时就明白，她也许有指望能够向我探听一点什么。那时候有许多人会向我探听很多的事情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想，“她又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才接待我的。”总之，我甚至喜欢我能对她有益……在我和她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这是坐在自己姐姐的身边，虽然我和她一次也没有讲过关于嫡亲的话，连一个字、一句暗示都没有，仿佛并没有这层关系似的。我坐在她那里的时候，似乎觉得谈起这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看着她的时候，有时真是会在大脑里钻进一个离奇的念头：她也许真的完全不知道这种嫡亲的关系，是她对我的态度让我这样想的。

三

我走进去的时候，忽然在她那里遇到了丽萨。这几乎使我感到吃惊。我很清楚地知道她们以前也会见过面，也就是在寄养“婴儿”的地方见过。关于自尊和腼腆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忽然生出了想去看一看婴孩的幻想，以及后来在那里遇到丽萨的情节，我以后也许会讲，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是，我还是怎么也料不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会在什么时候请丽萨上她这里来的。这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当然我不露声色，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了好，又和丽萨热烈地握了握手，坐在她身旁。她们两人正在做事情，桌上和她们的膝上放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件贵重的出门时穿的衣服，但已经旧了，已经穿过了三次，她现在想加以改造。丽萨对于这种事情是大“行家”，而且还颇有鉴赏力，

因此正在隆重举行“聪明的女人”的会议。我想起了韦尔西洛夫，不觉笑出声来。我当时的整个身心是十分欢畅的。

“您今天很快乐，真叫人高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神采庄重而且吐字清晰。她嗓音浑厚，低沉而动听，说话时总是心平气和，而且总是微微垂下长长的睫毛，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丽萨知道，我不高兴的时候会使人多么扫兴。”我快乐地回答。

“也许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知道的。”淘气的丽萨顶了我一句。亲爱的丽萨！如果我知道她当时的心境那才好呢！

“您现在做点什么事情？”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我还要交代一下，是她邀请我今天上她家里来的）。

“我现在坐在这里问自己：为什么我见到您看书，比见到您在做活计的时候觉得有趣些呢？真是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不太适合做活计。在这一点上，我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看法相同。”

“上大学的事你还没有决定吗？”

“我很感谢您没有忘记我们的谈话，这表明您有时还想到我，但是……关于大学这一层我还没有定见，再加上我有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秘密。”丽萨说。

“不要开玩笑，丽萨。有一个聪明的人前些日子表示，在近二十年来，我们整个的进步的运动里，我们最先证明出我们太没有学识。自然这里也讲到我们的大学。”

“这一定是爸爸说的，你时常重复他的思想。”丽萨说。

“丽萨，你好像觉得我没有自己的大脑。”

“在我们的时代，倾听而且记住一点聪明的人们的话语是有益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替我略为辩护。

“就是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热烈地抢上去说，“凡是不去想俄罗斯现在的情形的人，绝不是俄罗斯的国民！我也许用奇怪的见解瞻望俄罗斯的前途。我们已经度过了鞑靼的侵袭，之后又是两世纪的奴隶制度，当然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全都适合我们的口味。现在给了我们自由，就应该承受这自由。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呢？自由会不会同样合我们的口味？这是一个问题。”

丽萨迅速地看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眼，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立即低下头去，开始在身边寻觅什么东西。我看出丽萨极力克制自己，但是我们的眼神忽然似乎不经意地相遇了，她便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我火了：

“丽萨，你真是不可思议！”

“对不起！”她忽然说道，停止了笑，几乎露出忧郁的神情，“我的大脑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的嗓音里忽然似乎有眼泪在颤栗着。我觉得十分惭愧，抓起她的手，重重地吻了一下。

“您的心很善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见我吻丽萨的手，对我柔和地说。

“丽萨，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我看见你笑了，”我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信不信，最近的几天内，她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是露出一种奇怪的眼神，那眼神里似乎有一个问题：‘怎样，你打听到了什么没有？一切都顺当吗？’她的神色总是这样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缓慢而且敏锐地看了她一眼，丽萨垂下了头。不过我已经清楚地看出，她俩之间的亲密程度比我刚才进门时的估计要深得多。这个感觉让我很高兴。

“您刚才说我的心很善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可您不会相信，我是在您这里才整个儿在变好，在您这里我才觉得很愉快。”我动情地说。

“我很喜欢您现在这样说。”她意味深长地回答。我必须交代，她从来不和我谈起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活，以及我陷溺其中的旋涡，虽说我明白她不仅知道这一切，甚至还从侧面去打听过。所以她现在的这句话似乎算是第一次暗示，这就使我对她更加心悦诚服了。

“我们的那位病人怎么样啦？”我问。

“他好多了，可以起来走路了，昨天和今天还坐车出去游玩过。难道您今天又没有到他那里去吗？他一直在盼着您去呢。”

“我真是对不起他，但现在您常常去看他，足以代替我了。他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人，您可以替换我的。”

她露出了很严肃的神色，因为我这句玩笑的话也许太庸俗了点。

“我刚才到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家里去过，”我喃语着，“我还……喂，丽萨，你不是刚才到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那里去过的

吗？”

“是的，去过的。”她简短地回答了一句，没有抬起头来。“你大概每天上生病的公爵府上去吧？”她似乎突然问起，也许是没话找话。

“是的，我常到他府上，只是没去找老公爵，”我淡然一笑，“我进门之后，便向左面转。”

“连老公爵都看出来了，您时常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去。他昨天说着，还笑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

“笑什么？他笑什么？”

“他开玩笑，您知道。他说，相反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对于像您这样年纪的小伙子产生憎恨和愤怒的感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笑了。

“听我说……您知道不知道，他这句话说得太准确啦，”我喊了出来，“这一定不是他说的，而是您对他说的吧？”

“怎么会呢？不，这是他说的。”

“好吧，如果这个美人垂青于这个小伙子，不管他是如何的渺小，哪里他因为自己是‘小孩子’而站在角落里生气，可她突然把他看得胜过她周围所有的崇拜者，那时便会怎样呢？”我忽然露出极勇敢而且挑战的神色。我的心跳加速起来。

“那时候你会在她面前毁掉的。”丽萨笑了。

“我会毁掉吗？”我喊道，“不，我不会毁掉的。我觉得我毁不了。如果一个女人挡我的道，那她必须跟我走，谁也不能因为挡我的道而不受到惩罚的……”

很久以后，有一次丽萨在回忆起这次谈话时，似乎无意间对我说，我当时异常奇怪，而且严肃地说出这句话来，并且似乎忽然露出阴郁的神情，但同时又是“那样的滑稽可笑，让人忍俊不禁”。真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果真又纵情地笑了起来。

“您笑吧，您笑我吧！”我喜不自禁地喊道，因为整个的谈话和调子使我感到异常的欣悦。“您发出来的笑只会使我快乐。我喜欢您的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有一个特点：您会在沉默中忽然笑起来，在一瞬间笑起来，甚至没有办法在脸上看出任何的征兆。我在莫斯科时，认识一位太太，我远远地从角落里看望她：她几乎和您一样的美丽，但是她不会这样笑，她的脸也是和您一样的动人，但一笑起来就失去了魅力。您的笑却非常迷人……就是因为您有这种天性……这话我早就想告诉您了。”

我说出有一位太太“和您一样的美丽”这句话的时候，我耍了个花招：我做出那种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样子，仿佛我没有留意到似的。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脱口而出”的恭维话会被女人所重视，而且比任何似是而非的赞美更甚。尽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听了会脸红，但我知道她很开心。而那位太太也是我想出来的：我在莫斯科根本不认识任何女人，我只是为了夸奖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使她愉快而已。

“真是会猜想，”她优雅地笑了笑，“您在最近几天里受了那一位美丽女人的影响。”

我仿佛飘飘然起来……我甚至想对她们有所泄露……但还是忍住了。

“不久之前，您还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充满敌意呢。”

“如果我做出了什么不好的行为，”我的眼睛闪耀起来，“那么错处在于别人给她造了离奇的谣言，说她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仇人；还造谣说，仿佛说他爱她，向她求过婚，尽是这类离奇的话。这种话真是太离奇了，和另一个谣言一样，这谣言仿佛说她在丈夫生病时，她就已答应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在守寡后嫁给他，但后来并没有兑现她的诺言。但我从第一手材料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一句玩笑罢了。有一次，在国外，在一个开玩笑的时候，她确实曾对公爵说过：将来‘也许’如何如何，但是这些话，除了说着玩，还会有什么意义呢？我很清楚地知道，公爵那一方面是不会对这种诺言看得如何有价值的，而且他也并没有这种打算，”我顿时又觉得用词不当，便补充说，“他的打算好像完全不同呢，”我狡狯地插了一句，“刚才纳晓金在他家里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将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他听了这个消息，仍旧神态自若，请相信我。”

“纳晓金上他家里去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用加重的语气问，而且似乎很吃惊。

“是的，他大概是属于那种体面的人士……”

“纳晓金跟他谈过关于她和比奥林格结婚的那件事情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顿时十分关注起来。

“并不谈结婚，而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传闻而已，他说社交界似乎有种传闻，至于在我这方面，我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想了一下，便低头做自己的活去了。

“我喜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忽然热情洋溢地说，“他有他的缺点，这是无可辩解的，我已经对您说过，那就是思想有点偏执……但是，他的缺点也正好说明他具有正直的心灵。不是吗？譬如说，我今天几乎和他为了一个问题吵嘴：他相信如果你宣扬正直，就应该先让自己成为正直的人，否则你所说的一切便是谎言。这是不是合逻辑呢？然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他心灵里对于名誉、义务和公理的崇高的要求。不是吗？……哎哟，天呀，现在几点钟了？”我无意中看见壁炉上面时钟的指针，突然喊了出来。

“两点五十分。”她望了一眼时钟，安静地说。在我谈论公爵的全部时间内，她低头听着，露出一种狡黠的，但极可爱的笑意。她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夸奖他。丽萨一边听着，一边埋头干活，她早就没有参与谈话了。

我像受到了烧炙似跳起来。

“您耽误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是的……不……真是迟了一点，我现在就走。我还有一句话，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开始激动地说，“今天我不能不告诉您！我要对您说实话，您请我时常到您这里来的时候，所表露的那份善心和情意……我与您的交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在您的屋子中，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净化，我离开您时变得比原来好多了。这是实话，我和您坐在一起时，我不但不能说坏事，连坏的思想都不会有；那些坏的思想会在您的身边消灭，我在您身旁偶然想起一点坏事来的时候，立刻会感到羞惭、畏葸、暗自脸红的。您知道，我今天遇到我的妹妹坐在

您这里，尤其使我感到愉快……这可以证明您是多么的高尚……心地那么好……总之，说得直接些，您表现出那种同胞弟兄似的东西，使得我……”

在我说这话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脸越来越红，但突然好像害怕什么似的，可能是害怕我会破坏那个似乎不宜超越的界限，于是迅速打断我的话：

“您相信我，我是会从全心灵里珍惜您的情感的……即使您没有说出来……我早就明白了……”

她害羞地住了嘴，握了握我的手。丽萨突然暗暗地拉我的衣袖子。我告别后，走出去，但走在另一个房间时，丽萨追上了我。

四

“丽萨，你为什么拉我的衣袖？”我问。

“她很坏的，她很狡黠的，她不配……她把你拉住，想向你探听消息。”她用迅速的、带着恨意的声音悄悄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这样的表情。

“丽萨，你怎么啦？她是那么可爱的姑娘！”

“那我就是坏姑娘了。”

“你怎么啦？”

“我很坏。她也许是极可爱的姑娘，而我是坏姑娘。够了，不说了！你听着：母亲求你一件事，这件事是‘她自己不敢说的’。她就是

这样说的。阿尔卡季！你不要再赌博了，亲爱的，我恳求你……母亲也……”

“丽萨，我自己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可怜的意志薄弱，但……这只是小事，别的没有什么！你瞧，我像傻瓜似的欠了债，我不过想赢点钱还债。我会赢钱的，因为我赌钱时总是没有计算，拼命地往上押，像傻瓜似的全靠运气，但我现在每押一个卢布都要细细斟酌……要是再不赢钱，我就不是人！我并没有染上好赌的习惯，这不是主要的，这只是一种暂时的，你可以相信我！我还是很坚强的，什么时候想停止就立刻停止。我一还清了债，那时候我就和你们永不相离了，你去对母亲说，我绝不离开你们……”

“刚才这三百卢布你付出了多少代价呀！”

“你怎么会知道的？”我哆嗦了一下。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刚才全都听见了……”

就在这时，丽萨突然把我朝门帘后一推，于是我们俩就落在幔帐背后，进到了所谓的“阳台”，也就是一间在全是玻璃窗的圆圆的小屋内。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一个熟识的声音，而且听出了那个熟悉的脚步声。

“谢廖扎公爵。”我悄声说。

“是的。”她也悄声说。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没有什么，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他遇见我……”

“难道他也追求你吗？”我笑着说，“那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往哪里去？”

“我们出去，我和你一块儿走。”

“你难道也已经告别过了吗？”

“告别过了，我的皮大衣在看门人那里……”

我们走了出去，在楼梯上，有一个念头使我怔住了：

“听我说，丽萨，他也许是来向她求婚的！”

“不……他不会求婚的……”她用压低的声音坚定地、缓缓地说。

“你不知道，丽萨，我刚才虽然和他吵嘴，这事想必已经有人告诉你了，但上帝知道，我是真的十分喜欢他的，希望他这件事能够成功。我们刚才已经和解了。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会很善良的……你瞧，他有许多良好的脾气……心地还很仁慈……至少有这方面的萌芽……他如果落在韦尔西洛娃那种坚强和聪明的姑娘手里，一定会完全变好，一定会幸福的。可惜我没有时间……我们一块儿坐车，我要告诉你一点什么……”

“不，你坐车走吧，我不是顺路。你来吃饭吗？”

“我来的，我答应过了，总会来的。丽萨，你听着，有一个混蛋，总之，一个可恶的东西，就是斯捷别利科夫，挟着可怕的势力压迫他……一种什么期票……总而言之，把他握在手掌里，拼命地逼他，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以至于除了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婚以外没有别

个出路。按说应该先提醒她一下，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她自己以后会把一切事情处理好的，你怎么看？她会拒绝他吗？”

“再见吧，我没有工夫。”丽萨突然粗暴地打断我，就在她那一闪而过的目光里，我突然看到了深深的恨意，吓得我当时就喊了出来：

“丽萨，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针对你，只要你不赌钱就好了……”

“啊，你是指赌钱，我以后不赌了。”

“你刚才说过那句‘我们感到幸福’的话，你难道很幸福吗？”

“太幸福了，丽萨，太幸福了！我的天呀，已经三点钟了，已经过了！……再见吧，丽萨。丽萨，亲爱的，你说一说：难道可以让女人等候吗？这是可以允许的吗？”

“你说的是约会吗？”丽萨微微一笑，这是一种僵硬而颤栗的微笑。

“把你的手给我，祝我的幸福。”

“祝你幸福吗？要我的手？我不！”

她急匆匆地走掉了，主要的是，她最后喊出的这句话是很认真的。我奔到我的雪橇上去。

是的，是的，这个“幸福”成了罪魁祸首，使我像瞎了眼的鼹鼠一般，除了我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看不见！

第四章

一

现在讲起这事我都觉得后怕。虽然这一切早已过去，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直到现在还像一个幻影。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主动跟我这么一个龌龊的小孩约会呢？这一点明眼人一下子就能够看出来的！在我和丽萨分手，坐上雪橇疾驰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简直以为我发疯了。我突然觉得她和我约会这个想法明显十分荒唐，根本不能信。但我却毫不怀疑，甚至还很坚定。荒诞越是明显，我越加相信。

已经打过了三点钟，这使我感到不安："既然人家跟我约会，我怎么可以迟到呢？"我心里这样想。同时还闪出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现在我采取什么态度会更好些：是勇敢一些呢？还是羞怯一些呢？"但是，这些问题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心里还有重要的、我所不能决定的事情。昨天晚上她是这样说的："我明天三点钟要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就是这一句话。第一，我在她那里，在她的屋内，也永远受到单独的接待，她可以把随便什么话都对我说，不必改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的，所以，"为什么要另定一个地点，而且定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不在家呢？如果这是约会，那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应该不会在家的。但没有事先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明白，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如此说来，难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参与这个秘密了吗"？这个念头使我觉得很离奇，且有点不贞洁，甚至接近于粗野了。

最后，她也许不过想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去一趟，昨天告诉我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目的，可我却乱想起来。何况她那句话说得很随便，漫不经心，而且口气很平静，而且是在场枯燥的见面结束时说的。因为昨天我到她那里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好像弄得茫无头绪似的：我坐在那里，喃喃地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又生气，又畏葸，后来才发现她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因此在我要走的时候，她显得很高兴。所有这些思绪不断涌现在我的脑子里。最后我决定：一走进去，按了铃，厨娘出来开门时，我就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吗？"如果她没有在家，那便是"约会"。但是我没有怀疑是约会，没有怀疑！

我跑上楼梯，就在楼梯上的寓所门前，我的所有的担心全都消失了。"唔，随他去吧，"我心想，"只求早点看到结果！"厨娘开了门，用可恶的沉着的口气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在家。"有没有别的人？有人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吗？"我想这样问，但是没有问，心想"最好自己去看看"，于是便对厨娘说我要等候一下，脱去了皮大衣，开了门……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坐在窗旁，正在"等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她怎么不在呢？"她一看见我，就突然问我，似乎又关心又烦恼。她的嗓音和脸色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在门口上踌躇着，不敢进去了。

"谁不在？"我喃喃地问。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昨天不是请您转达，我三点钟要上她这里来吗？”

“我……我并没有见到她。”

“您忘记了吗？”

我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原来是这么回事！主要的是，事情本来就很明显，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而我——我还是固执地相信着。

“我并不记得您叫我转达她什么。再说您也没有托过我。您不过说您三点钟要来这里。”我不耐烦地说，并没有看她。

“咦！”她突然喊起来，“如果您忘记说，但自己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那么您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抬起头来。她的脸上既没有嘲讽也没有怒气，却只有开朗和愉快的笑容，还有一种格外调皮的表情——她永远带着那样的脸色，而且几乎是小孩般的淘气：“你瞧，我把你完全捉住了，你现在还要说什么？”她脸上的整个表情好像这么说。

我不愿意回答，又垂下头去。沉默了半分钟。

“您刚从我爸爸那里来吗？”她突然问。

“我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来，我并没有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那里去……您是知道的。”我突然补上这句话。

“您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没有出什么事吧？”

“您是不是指我现在这种疯疯癫癫的样子？不，我没有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去以前，就已经疯疯癫癫了。”

“在她那里没有聪明些吗？”

“不，没有聪明些。我在那里听说您快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了。”

“这是她对您说的吗？”她突然来了兴致。

“不，这是我转告给她的，而我是刚才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家里时，听纳晓金说的。”

我一直都没有抬眼看她，只要看她一眼，我就是觉得自己充满了光明、快乐与幸福，但我不想成为幸福的人。因为有一种愤恨像利刃一样刺入我的心，我在一瞬间作出了重大的决定。随后我突然开始说起话来，我已经不大记得说了什么。我喘着气，喃喃地说话，但是已经勇敢地看着她。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讲起一些毫不相关的话，但是也许说得极有次序。刚开始时，她的脸上挂着平静而耐心的笑容，认真地听着，但渐渐地出现了惊奇，后来在她凝视的目光中，我甚至看出了一些恐惧。虽然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但这笑容似乎时不时地颤栗。

“您怎么啦？”我突然问道，因为看见她全身哆嗦了一下。

“我怕您！”她几乎带着惊慌回答我。

“您为什么不走？现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有在家，您也知道她不会回来，那么您是不是应该站起身来走出去呀？”

“我想等一等，但是现在……真是的……”

她想站起身来。

“不，不，您坐下来，”我阻止她，“您现在又哆嗦了，但是您在恐惧中也微笑着……您永远带着微笑。您现在完全微笑了……”

“您在说梦话吗？”

“是的，我在说梦话。”

“我怕……”她又喃喃地说。

“怕什么？”

“怕您会打破我们之间的壁垒呀……”她又微笑了，但已经真的露出了畏葸的神色。

“我受不了您的笑！……”

于是我又说起话来了。我的整个身子似乎在飞翔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我从来没有这样跟她说过话。虽然我现在还是很畏葸，但我一直在那里说话。我记得，我讲起了她的脸。

“我受不了您的笑！”我突然嚷起来，“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怎么会把您想象成一个威严、华贵的女人，一个喜欢说上流社会那种刻薄话的女人呢？是的，在莫斯科，我还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谈起过您，猜想您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您记得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吗？您到她那里去过吗？我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在火车中整夜梦见您。我到了这里以后，在令尊大人的书房里，对着您的照片足足瞧了一个月，可还是什么也没有猜出来。您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孩子气的调皮以及无限的天真。就是的！我上您那里去的时候，总是对您的这种表情感到十

分惊奇。哦，您有时也会傲慢地看人，一眼就把人看扁。我记得您那次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在令尊大人那里，您如何地看我一眼……我当时看见了您，同时在我走出去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您长得怎样？我肯定说不出来。甚至连您的身材也说不出来。我一看见您，就头晕目眩了。您的照片完全不像您。您的眼睛不是暗淡的，而是光亮的，只是由于长长的睫毛才显得是暗淡的。您的体态丰满，中等身材，但是您的丰满是结实而灵巧的，是乡下少妇那种健康的丰满。而您的脸也完全是乡村式的，乡下美人的脸——您不要生气，因为这很美，这更美——脸蛋又圆又红润，显得开朗而勇敢的，总是带着笑容，而且……很羞涩！真的，是一张羞涩的脸。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有一张羞涩的脸！羞涩而纯洁，我敢发誓！何止是纯洁，简直充满了孩子气！您的脸就是这样的！我一直感到惊愕，一直问自己：莫非就是这个女人吗？我现在知道您很聪明，但起初我心想您有点儿傻呢。您的思想很乐观，而且没有丝毫的掩饰……我还喜欢您的脸总是挂着微笑。我一看到你笑就充满了幸福，这是我的天堂！我还喜欢您的安静，您的安详，您说出话来那样的平和、安静，自然得近似于懒散——我就喜欢这种懒散。即使你脚底下的桥折断了，你也会从容不迫，谈吐自如……我以前把您想象得极为傲慢和可怕，但这两个月以来，您在和我说话，就像学生和学生交谈一般……我从来没有想过您有这样的前额：像雕像似的有点偏低，可是在蓬松的头发衬托之下，显得像大理石一般白嫩。您有高耸的胸脯，轻盈的步伐，美艳绝伦的容貌，却没有一点傲气。这一点我现在才相信，过去是一直不相信的！”

她瞪着眼睛，一直在听我这一套古怪的议论。她看见我在哆嗦着。有好几次，她用可爱的、戴着手套的小手动作优美地微微抬起来，想阻止我说下去，但每次都惊疑而且害怕地把手缩回去。有时甚

至很快地把全身退缩到后面去。有两三次她的脸上又露出了明朗的笑容，而且还一度涨得通红，但后来竟然被吓坏了，脸色惨白。我刚停顿了一下，她就伸出手来，用似乎哀求但仍然从容的声音说道：

“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不行的……”

突然，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拿起自己的围巾和貂皮手笼。

“您就要走吗？”我喊道。

“我真的怕您……您在滥用……”她缓慢地说，既像是惋惜，又像是责备。

“听我说，我绝不会打破我们之间的壁垒的。”

“您已经开始了，”她忍不住又微笑了，“我甚至不知道您会不会放我走？”她大概果真怕我不放她走。

“我给您开门，您走吧，可是您要知道：我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如果您愿意把我的心灵照亮，那么您就回来，坐下来，只要听我两句话。如果不愿意，您就走吧。我来给您开门！”

她望着我，坐了下来。

“有的女人会激愤地走出去的，而您竟坐了下来！”我陶醉地喊道。

“您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以前总是胆小。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您以为我现在不胆怯吗？我是胆怯的。但是我突然下了极大的决心，我认为我能做到。我一下了决心，立刻发了疯，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听我说，我就几句话：我是不是您的侦探？请您回答我——这是一个问题！”

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您先不用忙着回答我，您在听完了所有我的话以后，再实话告诉我。”

我一下子冲破了所有的障碍，飞翔到广阔的空间里去了。

二

“两个月以前，我站在此地的帘后……您知道的……您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起关于那封信的事情。我跳了出来，忘其所以地说露了几句话。您马上明白我一定知道点什么……您不会不明白……您在找一个重要的文件，为它担忧着……请等一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且先忍着别开口。我对您说，您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个文件客观地存在着……也就是说它是有的……我看见过的，是不是您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是不是？”

“您看见这封信吗？”她迅速地问，露出惭愧和惊惶的样子，“您在哪里看见的？”

“我看见……我在克拉夫特那里看见的……就是那个自杀的人……”

“果真是吗？您自己看见吗？他把它怎样处置的？”

“克拉夫特把它撕碎了。”

“当着您的面吗，您看见了吗？”

“当着我的面。他大概在临死之前把它撕碎了……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会自杀的……”

“那么它是被毁掉了，真是谢天谢地！”她缓缓地说，叹了一口气，还画着十字。

我没有对她说谎。也就是说，我虽然说了谎，因为那个文件在我手里，从来没有在克拉夫特那里，但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我并没有说谎，因为在说谎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在当天晚上把这封信烧掉。我敢发誓，如果这时候，这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我会掏出来交还给她的，但是我身上并没有揣着这封信，而是放在寓所里。不过也许我不会交给她的，因为我当时恐怕会羞于向她直说这封信在我身上，我把它保存得这么长久，等候着，不肯交出来。但结果是一样的：在家里把它烧掉也不算说谎！我在这时候是纯洁的，我敢发誓。

“既然如此，”我几乎忘情地继续说，“那就请您告诉我：您亲近我、笼络我、接待我，是不是因为怀疑我知道这个文件的缘故？您等一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请您再等一分钟不要说话，让我把所有的话全都说完。我每次上您那里去，一直在那里怀疑，您亲近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想从我那里探出这封信来，使我供认出来……您再等一会。我怀疑着，但我感到痛苦。您的欺骗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因为我发现您是一个极正直的人！我就实话实说了

吧，我曾经是您的敌人，但是我发现您是一个极正直的人！于是我一下子就完全被征服了。但是欺骗，对于欺骗的怀疑，使我非常难受……现在一切应该加以解决，一切都应该解释清楚，这个时刻已经到了。您再等一会，您还是不要说话。您会知道我自己对于这一切，现在，在此刻是怎么看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我并不生气……我想说——我不会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极自然的，我明白。这里怎么会有不自然和不好的地方呢？您被这文件折磨着，您怀疑某个人全都知道，您自然要希望这个人说出来……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一点什么也没有。我是诚恳地说着这话的。但是，我还是要您现在对我说出来……供认出来（对不起，我用了这个字眼）。我需要真相。虽然不知为什么，但我需要这样！好了，请您说吧。您这样亲近我，是不是为了向我探出这个文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我一面说，一面似乎要倒下地去，我的额头在发烧。她听到最后，脸上已经没有了惊慌的神色，相反地，却露出了动情的脸色，但她望着我的眼神，似乎有点怕羞，有点害臊。

“就是为了这个，”她缓缓地低声地，“请您饶恕我，是我错了。”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两手微微地向我举起。我怎么也料不到会这样。我什么都料到了，就是没有料到这两句话，竟会从我早已了解的她的嘴里说出来。

“您竟对我说：‘是我错了！’您竟直率地说：‘是我错了’吗？”我喊了出来。

“我早已感觉到我在您面前是错的……我现在甚至很高兴说了出来……”

“您早就意识到了吗？为什么您以前没有说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微笑了一下，“也就是说，我是知道的，”她又嫣然一笑，“但总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起初的时候我确实为了这件事情‘笼络’您，像您所说的那样，但后来我很快就觉得十分讨厌……我讨厌这种虚情假意，请您相信我的话！”她痛心地补充一句，“连整个这件麻烦事也让我觉得很讨厌！”

“那当时您为什么，为什么不问一下，直截了当地问一下？您甚至可以说：‘你是知道这封信的，你何必装假呢？’我当时就会完全说出来，立刻承认的！”

“但是我……我有点怕您。说实话，我还不信任您。说实话：如果说我要了花招，您不也是吗？”她笑了笑，补充道。

“是的，是的，我是不值得信任的！”我惊愕地喊，“唉，您还不知道我是堕落到如何深邃的地狱中呢！”

“深邃的地狱都来啦！我是知道您的说话技巧的，”她轻声地笑了，“这封信是我一生最可悲、最轻浮的举动。”她伤心地接着说：“我一想到这举动，我就永远受到良心的责备。我受了当时发生的事故的影响，对我亲爱而宽厚的父亲的健康起了怀疑。我知道这封信会落在……恶人们的手中……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她热烈地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它，拿给爸爸看……这会给他留下可怕的印象……在他这种身体状况下……会影响到他的健康……他会不再爱我的……是的。”她直视我的眼睛，大概在我的眼神里捉到了一点什么，所以补充道：“是的，我也担心我的命运。我怕他……受了他的病体的影响……会剥夺我应该从他那里领受到的恩惠……这个担心也是有的，不过，

想必我这是在贬低他。他是那么善良和大度，既然他知道了这事，我想他也会饶恕我的。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至于我这样对待您，那是不应该的。”她说完了以后，突然又羞惭起来。“您把我弄得羞愧起来了。”

“不，您是不必羞愧的！”我叫道。

“我确实对于您的热情……有所希冀……我承认这一层。”她说着，垂下眼睛。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谁叫您，请问，谁叫您对我说出这样坦白的话来的？”我如痴如醉地喊着，“您尽可以站起来，用极优雅的措辞，和最巧妙的方式，向我证明，像一加一等于二似的向我证明，这事虽然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样，您很清楚，你们上流社会里通常都善于这样来应付事实真相的，你干吗不这样做呢？要知道我是一个愚蠢和粗鲁的人，我会立刻相信您的，无论您说什么话，我都会相信的！您这样做不是轻而易举的吗？难道您是真的怕我？要不您怎么会在一个冒失的人面前，在一个可怜的少年面前甘愿低声下气呢？”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在您面前低声下气呀。”她喊着，举起一只手来，似乎要竭力遮住自己的脸。“我昨天就觉得害臊，因此您坐在我那里时，我真是十分不自在……事情是这样的，”她补充地说，“现在我的各种事情一下子都纠缠在一起，逼得我必须最终弄清这封倒霉的信的真实情况，本来我已经开始忘记它了……因为我在家里接待您，并非仅仅是为了这个的。”她突然补充了这句话。

我的心颤栗了。

“当然不是的，”她露出柔细的微笑，“自然不是的！我……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刚才说得很准确，我和您谈话，时常像学生和学生交谈一般。您知道，我对社交界里有时觉得十分烦闷，尤其从国外回来以后，在家庭中发生了那些不幸的事情以后，更是如此……我现在甚至不大上什么地方去，也并不单只由于懒惰。我时常想到乡下去。我可以在那里读遍我喜欢的书，这些书我早已放在一边，因为老是没有工夫去读。我已经对您说过。您是否还记得？您还笑我只读俄国报纸，一天读两份报？”

“我没有笑呀……”

“当然，因为这一切也使您感到激动，我早就对您说过：我是俄国人，我爱俄罗斯。您肯定还记得。我和您总是读着‘事实’，这是您起的用语（她微笑了一下）。您虽然时常有点……古怪，但您有时十分活泼。您永远会说出准确的话。凡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也会使您产生兴趣。在您成为‘学生’的时候，您是可爱而且古怪的。至于其他的角色，大概和您不大相合，”她带着迷人而狡黠的笑容补充说，“想必您一定还记得，我们有时整整的几个小时内只谈论一些数字、计算和衡量，关心我们有多少学校，文化有什么趋向。我们计算凶杀案和刑事案件，拿来和好的消息相比较……我们想知道这一切将奔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将有什么结果。我在您身上看到了诚恳。在交际社会上，人们是永远不和女人们谈论的。上星期，我和某公爵谈起俾斯麦思想，因为我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自己又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您想一想，他坐在旁边，开始对我讲，甚至讲得很详细，但总是带着嘲讽以及让我无法忍受的宽容的态度，如果我们女人过问‘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那些‘大丈夫’们就用这种态度和我们女人谈话……您记不记得，我和您几乎就是为了俾斯麦吵起嘴来的？您对我说，您有比俾斯麦思

想‘更加清楚’的观念，”她突然笑了起来，“我平生只遇见两个人和我十分正经地说话：一个是我那个已经去世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且是十分正经的人，”她用着重的态度说，“还有一个……您自己知道是谁……”

“韦尔西洛夫！”我喊了出来。她的每句话几乎都使我屏住呼吸倾听着。

“是的，我很爱听他的说话，我后来和他完全……也许太公开了，但是当时他也没有相信我！”

“没有相信吗？”

“是的，从来没有人相信我。”

“但是，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

“他不是简单地不相信，”她垂下眼睛，似乎奇怪地微笑了一下，“而是认为我身上有‘种种恶习’。”

“可您并没有呀！”

“不，我是有一些的。”

“韦尔西洛夫不爱您，因此不了解您。”我眼睛发亮地喊了出来。

她的脸上抽动了一下。

“不要说这个，不要对我提……这个人，”她情绪激动地，十分坚决地说道，“但是够了，我该走了（她站起身来，准备就走）。那么，您愿意饶恕我吗？”她直视我的眼睛问道。

“叫我……饶恕……您！听我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不要生气！您果真要出嫁了吗？”

“这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她嗫嚅地说，似乎有点惧怕。

“他是好人吗？对不起，请您饶恕我提出这个问题！”

“是的，他是很好的……”

“别再说了，您不用回答给我！我明明知道不该问您这种问题！我只想知道他能否配上您，但我会自己打听出来的。”

“唉，您听我说！”她惊恐地说。

“不，我不听，我不听。我会回避……不过，我只想说：愿上帝给您一切的幸福，您自己选择的一切的幸福……为了您现在给我这许多的幸福（在这一小时内），您永远印刻在我的心灵里。我得到了一件宝物，那就是看到了您的完美。我怀疑过您奸诈，怀疑过您卖弄粗俗的风情，我感到不幸……因为我无法将这种看法跟您联系在一起……在最近的几天内，我日夜地思考，突然一切像白昼般的显明了！我走进来的时候，原以为离开时，我带走的印象将会是伪善、奸诈、一条刺探隐情的恶蛇，但我在这里发现了纯洁、美好，一个大学生！……您在笑吗？笑吧，笑吧！您是神圣的，您才能笑神圣的一切……”

“我之所以笑，是因为您说出了这一套可怕的话语……请问，‘刺探隐情的恶蛇’是什么意思呢？”她笑了出来。

“您今天脱口地说出一句宝贵的话来，”我继续欢欣地说，“您怎么能在我面前说‘我对您的热情有所希冀’呢？虽然您是神圣的，甚至连这种事也承认，设想着自己有什么错处，您想惩罚自己……然而，您

毕竟可以不说出这句话的，也就是说不用这么表达的……您这种甚至超乎寻常的诚挚，只能表示您的崇高的贞洁，对我的尊敬，对我的信赖。”我语无伦次地惊叹道，“咦！您不要脸红，您不要脸红！……谁能造谣，谁能说您是一个风流的女人呢？哦，请您恕我：我在您的脸上看出了痛苦的表情。讲您饶恕一个疯狂的少年说出那些笨拙的话语吧！可是现在用什么字眼、用什么措辞难道是关键的吗？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您的高尚。不是吗？……韦尔西洛夫有一次说过，奥瑟罗杀死了苔丝德蒙娜，然后自杀，并非因为他忌妒和吃醋，而是因为他的理想被埋葬了……我很理解这一点，因为今天我又找回了我的理想了！”

“您把我夸奖得太厉害了，我是不值得的。”她动情地说，“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您的眼睛是什么？”她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

“您说我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两个显微镜，又说我把每一只苍蝇夸大为骆驼！不，这不是骆驼……怎么，您要走吗？”

她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手笼和围巾。

“不，我等您先出去，我等会再走。我还要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写两句话。”

“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祝您的幸福，无论是您一人，还是您所选择的那位，愿上帝赐给您幸福！我——我所需要的只是理想！”

“亲爱的、善良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相信我对于您……我的父亲永远说您是：‘一个可爱而善良的小孩！’请您相信，我会永远记住您所讲的那个被遗留在别人家里的可怜的小孩子和他那孤独的幻想……我很理解您的心灵是怎样构造的……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是学

生，”她说着，露出恳求而羞涩的微笑，握了握我的手。“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似的见面了，您明白这意思吗？”

“不能吗？”

“不能的，再也不能的了……这是我的错……我看出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有时可以在爸爸那里见面……”

“您是怕我的‘热情’吗？”我本想喊出来，但她突然对我露出那种羞愧的样子，使我的话根本说不出来。

“您说，”她突然在门口拦住我，“您自己看见……那封信……被撕毁了吗？您记得很清楚吗？您为什么当时会知道那一定就是我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呢？”

“克拉夫特把信里的内容讲给我听，甚至还给我看过……再见吧！我坐在您书房里的时候，在您的面前时，我总是很胆怯，但等您一走，我竟甘愿扑过去，亲吻你的脚曾经站过的那个地方……”我突然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为了什么，接着我再也不看她一眼，迅速地走出去了。

我跑回家去，心里感到非常的欢欣。一切都像旋风般在大脑里闪过，但我的心是充实的。我走进母亲家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丽萨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怀恨在心的那个情节，想起了她刚才所说的，那些古怪而残忍的话，我的心突然为他们这些人痛楚起来了！“他们这些人的心肠怎么这样硬呀！连丽萨也是，她究竟怎么啦？”我站在台阶上想着。

我把马特维打发走了，吩咐他九点钟上我的寓所去候着。

第五章

一

我来迟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坐下来吃饭，而是在等我。也许因为我平常不大在他们那里吃饭，所以这回甚至特别添了一点菜：凉菜里还添上了沙丁鱼，等等。但是，使我惊异和忧愁的是，我看见他们大家似乎有什么焦虑的事情，皱紧着眉头。丽萨看见我时，只勉强微笑了一下；母亲显然很不安；韦尔西洛夫满脸堆笑，却是勉强装出来的。“他们是不是吵嘴了呢？”我不由猜想着。不过，起初一切都很好，只有韦尔西洛夫面对疙瘩汤时，略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可在端上肉馅饼时，却露出一个夸张的鬼脸。

“只要我说过哪种菜我的胃受不了，那么第二天就会发现这道菜的。”他恼恨地脱口说出这句话来。

“可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叫我还能想出什么来呢？怎么也想不出新的菜样来了。”母亲畏葸地回答。

“你母亲和我们的有些报纸正好相反，这些报纸总觉得越新越好。”韦尔西洛夫想用一些有趣和友善的话使气氛轻松下来，但似乎没有弄好，更加使母亲吓得厉害。她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把她和报纸相比，因此惊疑地环顾着。就在这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走进来了，说了声她已经吃过饭了，便坐在母亲身旁的沙发上面。

我至今还未能博得这位太太的欢心，相反地，她对我的攻击甚至更加厉害了。最近的这段时间，她对我的不满变本加厉。她看不惯我

那身漂亮的衣服，丽萨还告诉我，当她知道我备了一辆快马车以后，几乎昏晕了过去。弄得我尽可能地避免和她相遇。两个月以前，韦尔西洛夫在退还遗产之后，我曾经上她家去谈论韦尔西洛夫的这个举动，但我没有看出她有一点赞许的意思，相反地，她竟异常愤怒。她很不满意韦尔西洛夫把全部遗产都退还出去，而没有留下一半。她当时就坚决地对我说：

“我敢打赌，你相信不相信，他肯定既把钱交出去又提出决斗，仅仅只是为了改变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对他的看法。”

结果，她差不多猜到了：实际上我当时确实有种感觉。

她刚走进来，我立刻明白她一定会攻击我的，甚至有点深信她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因此我突然开始异常的放肆起来，而且这样做一点儿也不费力，因为由于刚才发生的事，我一直处于快乐和喜悦的状态中。我最后一次对读者说，有生以来，我始终不宜于放肆，也就是说我不应该放肆，因为那与我的身份不合，而且会使我出丑。现在也是如此。没过一会儿我就说走了嘴。我没有任何恶意，纯粹是出于轻率。我看见丽萨异常沉闷，便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甚至没有想到我所说的是什么：

“我只是偶尔在这里吃一顿饭，丽萨，你却好像故意似的，做出这种沉闷的样子来！”

“我头疼呢！”丽萨回答。

“哎哟，我的天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当时就插上来了，“有病算什么？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降临到这里来吃饭，你就应该开心得跳舞才对。”

“您就是我一生中的扫帚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以后只要您在这里，我绝对不来了！”我动了真气，用手掌朝桌上拍打。母亲哆嗦了一下。韦尔西洛夫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突然大笑了一声，向他们赔罪。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把我那句扫帚星的话收回来。”我对她说，继续露出放肆的态度。

“不，不，”她厉声说，“我做你的扫帚星比不做要荣幸得多，你相信吧。”

“我的亲爱的，必须忍受生命中小小的不幸，”韦尔西洛夫微笑地喃语着，“没有不幸就不能算作真正的生活。”

“您知道，您有时是极可怕的守旧派。”我喊道，神经质地笑了。

“我的朋友，我不在乎你这么说！”

“不，不能不在乎！当他是一头笨驴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对他直说出来？”

“你是指自己吗？首先，我不愿意，也不能评判任何人。”

“您为什么不愿意？您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懒，而且很厌恶。有一次，一个聪明的女人对我说，我没有判断别人的权利，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悲哀’，所以不会成为别人的裁判官。一个人必须从悲哀中赚得评判人的权利。这句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对于我也许是实在的，因此我甚至乐于听从她的意见。”

“难道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的吗？”我喊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韦尔西洛夫带着一点惊异的样子看了我一眼。“我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猜出来的，她的脸突然抽动了一下。”

我是偶然猜中的。事后才晓得这句话确实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韦尔西洛夫在一天热烈的谈话时说出来的。总的说来，我要再重复一遍，我那么开心、那么冲动地攻击他们大家，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极痛苦的心绪。

“我一点也不明白，因为这一切是那样的抽象。您有一个特质：您太喜欢抽象地说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是一个自私的特质，唯有利己主义者才喜欢说抽象的话。”

“这话说得倒不愚蠢，但你不要尽缠住不放呀。”

“不，我是由于洋溢的情感而说出来的。什么叫作‘从痛苦中赚得评判别人的权利’？凡是诚实的，都可以成为裁判官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找不到许多裁判官的。”

“我知道一个人。”

“谁？”

“他现在坐着和我说话。”

韦尔西洛夫奇怪地笑了一下，俯身就着我的耳朵，抓住我的肩膀，对我微语道：“他尽对你说谎。”

我至今不明白，他当时心里想什么，但是他在那个时候显然处于异常激动的心境中（我后来才明白过来，为了一个消息）。但是这句“他尽对你说谎”的话，他说得那样的突然，那样的正经，而且用那样奇怪的并不是开玩笑的口气，使我的整个身子似乎神经质地颤栗了一下，几乎感到惊惧，奇怪地瞧了他一眼。韦尔西洛夫连忙放声笑了起来。

“真是谢天谢地！”母亲说。她为了他对我附耳微语吃了一惊，“否则我会以为……阿尔卡季，你别生我们的气。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不在你身边，也总会有聪明的人跟你在一起，可是如果我们彼此不相爱，那还会有谁来爱你呢？”

“母亲，亲属之间的爱情之所以不正当，就因为它不是赚来的。爱情是应该赚来的。”

“你还可以去赚，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理由才爱你的。”

大家哄地笑了。

“母亲，您也许并不想开枪，却竟然杀死了一只鸟！”我也大笑地喊着。

“你真是会想象，你有什么使人家爱你的地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又开始攻击了，“人家毫无理由地爱你，那是因为克制了厌恶才爱你的！”

“不对！”我高兴地回答，“您知道不知道，今天也许有人对我说过爱我呢？”

“那是人家在笑话你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用似乎恶狠狠地、不自然的表情接过话头，仿佛就等候我说出这句话似的。“是的，一个优雅的人，特别是女人，会单只由于你心灵上的龌龊就嫌恶起来的。你的头发梳得油光，你穿上讲究的衬衣，你的衣服由法国人缝制，但这全是一堆烂泥！谁给你做衣服，谁养活你，谁给你钱去玩轮盘赌的？你想一想，你不要害臊，从谁那里拿钱来用的？”

母亲脸上涨得通红，我从来没有在她的脸上看见过这样的羞愧。我的整个身体被抽动了一下：

“如果我花钱，那么我花的也是自己的钱，我没有向任何人报告的义务。”我满脸通红地说。

“什么自己的钱？哪一笔是自己的钱？”

“不是我的，那就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他不会拒绝我的……我向公爵那里借钱是归到他欠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账上去的……”

“我的朋友，”韦尔西洛夫突然口气坚决地说，“他那边没有一个戈比是我的。”

这句话十分重要。我当时就愣住了。哦，我想起我当时那种矛盾的、莽撞的心绪，我觉得我本来可以用一种“正直”的冲动的行为，或是一句夸大的话，或是别的什么方式就此脱身的，但我突然在丽萨皱紧眉毛的脸上看出了一种气愤和责备的神色，一种对我不公道的表情，几乎是一种嘲笑，于是我又鬼迷心窍起来。

“小姐，”我突然对她说，“您大概经常到公爵的寓所里去访问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吧？您可不可以把这三百卢布转交给她，您为了这笔钱今天已经责备过我了！”

我掏出钱来递给她。信不信由你，我当时说出这几句卑劣的话，是没有任何目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点点的暗示。而且这样的暗示也不会有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任何隐情。也许我只是想用什么话来挖苦她一下，意思是说：小姐，您这是多管闲事，既然您一定要管，“既然您那么想干涉年轻男人的事”，那么您不妨去见见这公爵，见见这个年轻的男人——彼得堡的军官，亲自把这笔钱转交给他！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母亲突然站起身来，对我举起手指威吓我，大声喊道：

“不许说这种话！不许说！”

我绝不会想到她竟然会这样，于是我自己也从座位上跳起来，并不是惊惧，而是出于一种悲哀的、痛苦的、心灵上的伤痛，突然猜到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母亲就支撑不住了。她用手掩住脸，迅速地从屋内走出去了。丽萨甚至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跟着她一块儿出去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默默地对我望了半分钟。

“你难道果真想闯出点事情来吗？”她莫名其妙地嚷了一句，非常吃惊地望着我，但没有等我的回答，也跟着她们跑出去了。韦尔西洛夫露出不愉快的、几乎恼怒的神色，从桌旁站起来，去屋角拿起帽子。

“我想你并没有那么傻，只是有点天真罢了，”他嘲笑地对我喃语，“要是她们回来，你就说不必等我吃甜点心，我要出去走一走。”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起初我觉得奇怪，后来又觉得恼恨，结果我又清楚地看出是我错了。然而，我不知道我的错处在什么地方，只是有点感觉罢了。我坐在窗旁，等候着。等了十分钟，我也拿起帽子，上楼到我的以前的小屋里去。我知道她们在那里，那就是母亲和丽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已经走了。我发现她们一块儿坐在我的沙发上面，低声说着什么。我一出现，她们立刻停止了交谈。使我吃惊的是，她们并不生我的气，母亲甚至还对我微笑了一下。

“母亲，我错了。”我开始说……

“唔，唔，不要紧，”母亲接上去说，“只要你们彼此相爱，永远不要吵嘴，上帝会赐给幸福的。”

“母亲，他从来不会欺负我，我敢肯定！”丽萨坚定而动情地说。

“如果不是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是不会弄出这种事情来的，”我喊道，“她是很坏的！”

“您看见了吗？母亲？您听见吗？”丽萨指着我对她说。

“我要对你们两人说，”我郑重其事地说，“如果世界上是坏的，那么坏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都是美好的！”

“阿尔卡季，你不要生气，亲爱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停止……”

“你是说赌博吗？赌博吗？我会停止的，母亲。我今天去最后一次，尤其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众宣布他没有一戈比的钱在那里以后，您要相信，我是如何的脸红……不过我应该和他解释一下……母亲，亲爱的，上次我在这里说了一句……笨拙的话……母亲，我在那

里胡说八道。现在我要真心诚意地信仰上帝，当然我不过是在那里装腔作势罢了，我很爱基督……”

上次我们确实谈过这一类的话，当时母亲十分伤心，感到不安。现在她听我说了这句话，对我微笑了一下，好像对婴孩笑似的：

“阿尔卡季，基督会饶恕一切的，他会饶恕你所说过的坏话，比你更坏的话基督也会饶恕的。基督是父，基督没有困难的事，甚至在极深的黑暗里也会发光的……”

我和她们告别后，走了出去，想着今天有没有见到韦尔西洛夫的机会。我极想和他谈几句话，刚才是不大方便的。我怀疑他可能在我的寓所里等候我。于是我徒步走去。从暖和的屋子里出来，开始觉得有些寒意，走一走倒是挺舒坦的。

二

我住在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的一个院内的大房子里。我刚要跨进院门，就和刚从我那里出来的韦尔西洛夫撞了个正着。

“我散步时，照我的习惯走到你的寓所那里，甚至在彼得·伊波利托维奇那里等候你一下，但是感到烦闷起来。他们夫妇永远拌嘴，今天他的太太甚至躺下来哭了。我看了看，就出来了。”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觉得烦起来。

“看来您是只上我这里来走动了，除了我和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以外，您在整个彼得堡就没有一个人家可去了吗？”

“我的朋友……要知道这无关紧要。”

“现在您要上哪里去呢？”

“不，现在我不高兴回到你那里去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一走，晚上的天气很好。”

“如果您不和我谈论抽象的问题，而跟我讲点做人的道理，譬如说，只要您能对我暗示一下，关于这万恶的赌博，我也许不会像傻瓜似的迷恋了。”我突然说。

“你在忏悔吗？这很好！”他缓缓地说道，“我一直在猜想，赌博并不是你喜欢干的事情，而只是暂时迷失……你说得对，我的朋友，赌博是愚蠢的行为，再加上会把钱全都输光的。”

“还输掉别人的钱。”

“你输掉别人的钱了吗？”

“输掉了您的钱。我向公爵那里取钱是算在您的账上的。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讲，这是极荒唐和极愚蠢的……那就是认为您的钱是我自己的钱，但是我老想赢一下子。”

“我再提醒你一下，我的亲爱的，他那里并没有我的钱。我知道，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经济都非常拮据，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欠我什么钱，虽然他答应过我。”

“这样说来，我处于更加恶劣的局面里了……我处于一个滑稽的局面里！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钱，我为什么要收他的钱？”

“这是你的事情……你果真没有一点点收他钱的理由吗？”

“除去朋友的交情以外……”

“除去朋友交情以外，一点也没有吗？有没有那种事情，你为了它认为有向他要钱的可能呢？或是为了某种的考虑呢？”

“为了什么考虑？我不明白。”

“不明白那更好，说实话，我的朋友，我是深信这一层的，现在你努力想办法不要再赌博了吧。”

“如果您早点对我说出来，那才好呢！即使现在，您对我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如果我早点说了出来，我和你只不过吵一下嘴，你也不会在晚上那样高兴地接待我的。你知道，我的亲爱的，所有那一套事前解劝的话语，不过是为了别人的事情闯到别人的良心里头罢了。我时常喜欢闯进别人的良心里去，但结果是撞破了头，还受到了一阵嘲笑。对于撞破头和受嘲笑，当然不必去管，但主要的是，用这种方式是绝不会达到任何目的的。无论你怎样闯进去，都没有人肯听你的话……而且大家都会厌恶你的。”

“我很高兴您开始和我讲论不是抽象的问题。我还问您一桩事情，我早就想问，但总有点不方便似的。幸而我们在街上。您记得，那个晚上在您那里，在最后的一个晚上，两个月以前，我和您坐在我的‘棺材’里，我向您详细打听关于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事情，您记不记得。我当时对您有多‘放肆’？怎么能允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用

那种字眼来议论母亲呢？但结果怎样呢？您非但对此不置一词，反而自己‘敞开心扉’，因此更加使我露出放肆的态度来了。”

“我的朋友，我听你的说话感到十分愉快……你的话语里带着这许多的情感……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确实曾等候你脸上出现红晕，如果我自己给你鼓气的话，那也许就是想让你放肆到极端……”

“而您当时只是让我失望，把我心灵里那洁净的源泉给搅浑了！是的，我是一个可怜的少年，我时常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您当时只要给我一点点指示，我就会猜出来，立刻走上正路的。但是，您当时不过是惹我气恼。”

“Cher enfant，我永远预感到，无论怎样，我和你总会取得一致的看法的。现在，你脸上的这个‘红晕’自然而然地来了，而且用不着我指示。我敢发誓地说，这样对于你将更加好些……我的亲爱的，我看出你近来有许多新的收获……难道在跟那个小公爵的交往中获得的吗？”

“您不要夸奖我，我不喜欢这个。您不应该在我的心里留下苦恼的猜疑，让我怀疑您的夸奖只不过是口是心非，违背真理，只为了不断地博得我的喜欢。最近这段时间……您知道……我经常去拜访女人们。譬如说，我受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很好的优待，您是知道的！”

“我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我的朋友。是的，她是极可爱的，极聪明的人。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我心烦得出奇——难道我得了忧郁症了吗？我认为这是痔疮引起的。家里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吧？你已经和她们言归于好，而且拥抱过了吗？这是不必说的。有时候回到她们那里去，我心里会感到非常的忧愁，即使在最坏的天气下散步以后，

回去时也是如此。有时宁愿在雨中多转一个弯，只为了在外面多待一些时候，可以不回到自己的巢穴里去……无聊呀，真是无聊得要死，唉，天呀！”

“母亲……”

“你的母亲是一个极完美、极可爱的人，但是……总之，大概我和她们相比是太没有价值了。顺便说说，她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在最近的几天里全是这样的……你知道，我总是竭力使自己不去理会她们的事情，但是今天她们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吗？”

“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甚至完全没注意到，如果不是那个万恶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是不可能不咬人的。您说得很对，她们那边肯定有什么事。刚才我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遇见了丽萨，她在那里也露出那种表情……甚至使我吃惊。您知道她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过吗？”

“我知道的，我的朋友。但是你……你刚才什么时候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的？几点钟去的？我需要知道这一点，以便弄清一件事。”

“在两点到三点之间。我出来的时候，公爵正来了……”

于是，我就把我当时拜访的情形极详细地告诉给他听。他默默地倾听着，对于公爵会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婚这一层，他不发一言；对于我那样欢欣地恭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言辞，他含糊地说：“她是可爱的。”

“我今天让她大大吃了一惊，因为我告诉她一条刚刚出炉的社交界新闻，那就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将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一事，使她非常吃惊。”我突然说了出来，仿佛我一下子失去了某种控制。

“是吗？可是你想不到吧，她还在今天中午以前就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那就是在你说出来以前，那么你怎么会使她吃惊呢？”

“真的吗？”我一下子怔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她是从哪里知道的？其实我算什么？她当然会比我先知道，但奇怪的是，她听我说这些时，竟好像在听着一件完全新鲜的消息一样。不过……不过我算得了什么？豁达大度万岁！应该大度地容忍人们的性格，不是吗？譬如说，我就什么也藏不住，马上会说出去的，而她却像鼻烟壶上的封盖……随它去吧，随它去吧，不过她仍然是极可爱的人，她拥有极好的性格！”

“那是毫无疑问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最奇特的是：这些性格极好的人，有时会用最奇特的方式为难别人。你简直想不到，今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问我：‘您爱不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

“多么奇怪的和不可思议的问题呀！”我喊了出来，又怔住了。我激动得甚至眼前发黑。我还从来不敢开口跟他谈这个话题，可是——现在他自己倒……

“她做了什么说明没有？”

“没有，我的朋友，根本没有。鼻烟壶又盖上了，而且盖得更紧。主要的是你要注意，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人家有可能跟我谈这种话，

更不用说她……不过，你自己说你了解她，所以你可以想想，她怎么会冒出这个问题……你已经知道点什么了吧？”

“我和您一样，也是被弄得茫无头绪。也许是出于一种好奇，纯粹是开玩笑？”

“相反地，是一个极正经的问题，不是问题，几乎是质问，显然是为了极紧急的、极严重的原因。你还要上她那里去吗？你能不能打听一下？我甚至要恳求你，你瞧……”

“但关键在于，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偏偏认为您爱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呢？对不起，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我永远，永远不允许自己和您谈这个问题或和这一类的问题……”

“你这样做是很合理性的，我的亲爱的。”

“关于你俩早先的行情和关系，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当然是不成体统的，就我这方面来说甚至是愚蠢的。但是，最近以来，也就是最近的几天内，好几次对自己呼喊：如果您有什么时候爱过这个女人，哪怕只爱过一分钟，那便怎样呢？那么您对她的看法，就绝对不会像后来那样的错误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是知道的。关于你们互相仇恨，你们互相厌恶，我是知道的，我听见了，而且听得很多，还在莫斯科时就听见了。这里首先显现出来的是一个触目的事实，那就是强烈的厌恶，极端的不和——也就是不爱，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问您：‘您爱不爱她？’难道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这就有点奇怪了！她是在笑话您呢，我敢打赌，她是在笑话您呢！”

“可是我却看出，我的亲爱的。”他的声音里突然流露出某种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神经质，这对于他是不常见的。“我看出你自己也把

这事情说得太热情了。你刚才说，你经常去拜访女人们……当然，怎么着也该轮到我来盘问你……关于这类话题，像你所表示的那样……但是‘这个女人’也列入你的那些新朋友的名单内吗？”

“这个女人……”我的声音突然哆嗦起来，“听我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个女人就是刚才您在公爵那里所说的‘真正的生活’，您还记得吗？您说，这种‘真正的生活’就是一种直接的、普通的，一直望着您的东西。您还说，就为了这是直接和明显的，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一辈子苦苦寻找的目标……但是，您就怀着这样的看法碰上了一个又理想又完美的女人，结果却认为这个女人有‘种种恶习’，就是这样的！”

读者可以判断出来，我当时处于如何狂怒的心境中。

“‘种种恶习’，啊！我知道这个句子！”韦尔西洛夫喊道。“如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句子也告诉了你，那么我是不是要恭贺你点什么呢？这就是说，你们之间已经那样的亲密，也许甚至要恭维你，就为了你那样的谦逊和秘密，因为只有罕见的年轻人才能够做得到的……”

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亲切、友好和令人舒畅的笑意……在他的话语里，他明朗的脸上，透过夜色我所能看到的程度上，发现一点可爱的、挑衅的东西。他异常兴奋。我不由得激动起来了。

“谦逊，秘密！不，不！”我喊了出来，脸上发红，同时不知怎么回事，抓住他的手，捏得很紧，自己都没有觉察出来，竟没有放开。“不，无论如何不要！……总之，没有什么可贺，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我喘着气，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而我多少渴望这种感觉，它让我那么开心，“您听我说……但愿有一天能那样，但愿有小

小的一次！您要知道，我的亲爱的爸爸——请允许我叫您爸爸吧，不但父亲对儿子，即使是任何什么人都不能对第三个人谈自己跟女人的关系，甚至是极纯洁的关系！甚至越纯洁，就越要禁止谈！这种谈话真会使人作呕，这是粗俗的，总之——对密友也不能谈！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什么，那么到时候就可以说啦？可以吗？”

“听凭心的吩咐吧！”

“一个不客气的，很不客气的问题：您一生中不是认识过一些女人吗？跟她们发生过关系吗？……我只是笼统地问问，并非特指什么！”我涨红着脸，兴奋得透不过气来。

“假定说吧，有过一些罪孽。”

“那么，有这样一个事例，您是一个极有经验的人，请您对我解释一下，一个女人和您分别时突然说，似乎不经意似的，自己向旁边瞧着：‘我明天三点钟要到什么地方去……’譬如说，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去。”我挣断了锁链，完全忘乎所以地脱口说了出来。我的心扑通地跳了一下，停顿住了。我甚至停止了说话，说不出来了。他听得很留神。

“就这样，第二天三点钟，我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一走进去，心里盘算着。厨娘一开门，您知道她的厨娘吗？我第一句就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吗？如果厨娘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有在家，但是有一位女客在等候着。如果这样，那么请您告诉我，当然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要是换了您……总之，如果是您的话……”

“那简直就是约你去幽会吗。那么，看来这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就是今天？是吗？”

“不，不，不，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有的，但并不是那么回事。是一个约会，但并不是为了那个，这是我要首先声明的，否则我就是卑鄙的小人，也就是说，有是有的，但是……”

“我的朋友，这一切越来越使我感到好奇了，因此我提议……”

“我以前就经常给乞讨者十个戈比和二十个戈比，让他们拿去买酒喝！现在我这个中尉，一个退役的中尉，只求你们赏给几个戈比。”一个身材高大的乞丐突然拦住了我的去路说，也许他确实是一个退役的中尉。但有趣的是，就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来说，他的穿着甚至太讲究了，但他竟会伸手出来要钱。

三

关于这个卑微中尉的小小插曲，我故意不愿放过，因为我要回忆起韦尔西洛夫的整个形象，就离不开当时那个特定的时间，以前当时处境中的所有细枝末节，而对他来说，当时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而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当时我竟然不知道！

“先生，如果您再不走开，我马上就叫警察来。”韦尔西洛夫突然有点反常地提高嗓门，猛地站在中尉面前。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像他这样思想超脱的人，竟然会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原因而发火。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中断谈话的时候，正谈到令他非常感兴趣的地方，这是他自己表示过的。

“难道您连五个戈比都没有吗？”中尉挥着手，粗暴地吼道，“那么，现在到底哪个骗子身上有五戈比！你们这些骗子！混蛋！自己穿着貂皮大衣，却把五个戈比当成了国家大事！”

“警察！”韦尔西洛夫喊道。

其实也不用喊，有个警察刚好站在街角，他自己就听到了中尉在谩骂。

“我请您作证，他侮辱我们，请您带我们去警察局告他。”韦尔西洛夫说。

“哈，我才不怕呢，您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尤其证明不了你有头脑！”

“不要放他走，警察，送我们去。”韦尔西洛夫坚决地说。

“难道我们真要上警察局里去吗？随他去吧！”我低声向他说道。

“一定要去，我的亲爱的。在大街上这样胡闹真会使人讨厌死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履行自己的任务，那么结果对大家都有好处。事情虽然有点滑稽，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中尉走了一百来步，还露出十分愤慨、胆壮和勇敢的态度，口口声声说“这样是不行的”，事情只不过是“为了五个戈比”，如此等等。但他终于开始悄悄对警察说起什么话来。那个警察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而且显然反对这种在街上小题大做的冲动行为。他似乎比较偏袒中尉，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已。他对中尉提的问题嘟囔地回答说，“现在已经不行了”，又说：“要是，比方说，您道个歉，而这位先生又肯接受道歉，那时候还可以……”

“喂，先生，听我说，我们上哪里去呢？我问您：我们急匆匆地要赶到哪里去呢？这样做是明智的吗？”中尉大声嚷道，“如果一个倒霉落魄的、不幸的人肯道歉……如果您需要他的低声下气……真是见鬼！我们又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街上！在街上这样的道歉也就够了……”

韦尔西洛夫止了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甚至认为他挑起整个这桩事儿是为了寻开心，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完全可以饶恕您，军官先生，并且对您说，您是很能干的人。您在客厅里也可以这样做，过不了多久，连客厅里也会蔚然成风呢。给，这是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您拿去喝杯酒，吃点东西吧！对不起，警察先生，我打扰您了，实在抱歉，我本来也应该感谢您，因为您也出了力，可你们现在都很廉洁……我的亲爱的，”他对我说，“这里有一家小饭馆，实际上是很脏的一个地方，但可以在这里喝茶，我想请你去……就在这里，我们走吧。”

我再说一遍，我还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兴奋过，虽然他脸上显得很快乐，而且容光焕发，但我发现当他从钱包里掏出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交给军官的时候，他的手哆嗦着，手指完全不听使唤，结果只好请我替他掏出来，交给中尉。这个细节我始终忘不了。

他领我走进运河（指叶卡捷琳娜运河，即现在的格里鲍耶陀夫运河）旁的小饭馆里去。饭馆里客人很少。有人演奏着破旧的发出嘶哑声音的管风琴，到处都是一股油腻的餐巾气味。我们挑了个角落坐下。

“你也许不知道吧？我有时由于苦闷……由于可怕的精神上的苦闷……喜欢到各色各样破地方去。这种环境，这种弹得结结巴巴的歌调，这些穿着很不像样的俄罗斯服装的跑堂，这样的小酒店，弹子房里的呼喊声——这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庸俗和散漫，几乎和幻想中的一切相近了。唔，怎么样，这不是很好吗，我的亲爱的？刚才那位战神的儿子打断了我们，好像我们正说到挺有趣的地方……现在茶端上来了，我喜欢喝这里的茶……你不会想到吧，刚才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突然硬要另一个满脸雀斑的房客相信，上世纪英国议会特地成立了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用来审核耶稣在祭司长和彼拉多前受审的全过程（参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单只是为了弄明白，这一切现在照我们的法律应该如何办理。他说，一切都弄得十分隆重，有律师、检察官，等等……结果是陪审官们不得不做出有罪的判决……真是奇怪得很！那个傻房客开始辩论，一生气，就吵架了，当时就声称第二天马上就搬家……房东太太哭了，因为丧失了收入……但是不用管它。在这些小饭馆里有时会养着黄莺鸟。你听说过一个古老的、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式的莫斯科趣闻吗？说的是在莫斯科的一家小饭馆里，有一只黄莺在啼鸣着，这里有一个商人走进去，三句不离本行地问：‘这只黄莺值多少钱？’‘一百卢布。’‘把它烤熟了端上来！’于是人家便把黄莺给烤熟了，给他端上去。‘给我切十戈比的。’有一次我把这事说给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听，但他根本不相信，甚至露出非常激愤的表情呢……”

他还说了许多。我把这一段引出来，只是做个示例。只要我刚开口要说话，他便一再打断我，自个儿讲起十分特别、毫不相干的闲话来，而且讲得很兴奋、很开心，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甚至还嘻嘻哈哈地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笑过。他一口气喝下了一杯茶，又斟上一杯新的。现在我明白了：他当时像一个人接到了一封他所重视

的、有趣的、长久期待着的信，放在前面，故意不拆开来，只是在手里翻覆地旋转着，打量着那信封和火漆印，又走到别的房间去布置着什么事情。总之，他是在推迟极有趣的一瞬间。他知道这一瞬间绝不会从他身边逃走，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享受更大的乐趣。

我自然把一切全告诉了他，从头到尾全都讲了出来，也许讲了一小时左右。怎么会不这样呢？我刚才就急于要说，渴望一吐为快。我从我们最初见面，也就是从她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公爵那里见面时讲起，讲这一切如何逐渐地进行着。我一点也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而且也不能遗漏。他会自己不断地启发我、猜测我、提示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这种情况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好像在这两个月之中，他一直都坐在某个地方或站在门背后观察我。他预先知道我的每一个手势，我的每一种情感。我觉得这次向他倾诉真情，确实是一种天大的享受，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亲密的温柔，那种深沉而细腻的心理特征，还有那种仅仅依靠只言片语就能猜出真相的本领。他温柔地倾听着，体贴得像女人一般。关键是他善于做到让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愧，有时他会突然在某一个详细的情节上打断我，而且神经质地重复着："不要忘记那些琐碎的情节，有时候越是细小的地方越重要。"他好几次这样打断我。我起初自然很傲慢，对他很傲慢，但是很快就表露出真情。我诚恳地对他讲，我甘愿扑过去吻她的脚站立过的那块地板。最妙也是最让人高兴的是，他十分了解在"可能为了替那个文件担忧而感到的苦痛"的同时，仍然可以成为纯洁无瑕的人物，像她今天在我面前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他深刻地了解"学生"那个字眼。但是，在我已经快要说完的时候，我觉察出他的眼神中有一点极不耐烦的样子，有点似乎很散漫的，严厉的样子，时时从他那和善的微笑中渗透出来。在我讲到那个文件的时候，我自己寻思："要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虽然我的全身充满了欢欣，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我在

这里记下这一点，是为了一辈子记住它。我对他解释，和对她解释一样：那就是推到克拉夫特身上去。他的目光闪烁着，奇怪的皱纹在额上显现出来，是很阴郁的皱纹。

“你确实记得，我的亲爱的，那封信克拉夫特已经在蜡烛上烧去了吗？你不会弄错吗？”

“我不会弄错的。”我确认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文件对于她极为重要，只要它今天在你手里，你今天就可以……”但是“可以”怎么样——他没有说出来。“怎么？它现在不在你手里吗？”

我全身哆嗦了一下，但这是指内心，不是外表的。外表上我绝不露出一点痕迹，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但我还是不相信他竟会有这个疑问。

“怎么会在我手里呢？现在会在我手里？不是克拉夫特当时就已经把它烧掉了吗？”

“真的吗？”他用一种毫无表情而又锐利的目光盯着我。这目光让我终生难忘。不过，他微笑着，但他所有的温和、在这之前一直保持着的那种女人般的体贴，一下子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神不宁和捉摸不定的神态。他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如果他当时能把自己控制得更好，就像在这以前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就不会向我提这个有关文件的问题了。现在既然已经提了出来，那他一定是处于疯狂的状态中。话又说回来，我不过是现在才这样说，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快地觉察到他内心所发生的变化。我仍然处于飘飘然的状态之中，心里还在欢天喜地地唱歌。但故事已经讲完了，我望着他。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完了之后，他突然这样说，“极奇怪的事情，我的朋友，你说你在三点到四点之间到那里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有在家，不是吗？”

“的确是在三点到四点半之间。”

“但是你想想看，我正好在三点半钟的时候，一分钟也不差，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她在厨房里遇见我。要知道，我几乎每次都从她家的后门进去的。”

“怎么，她在厨房里遇见您吗？”我喊了出来，惊讶得把身体向后退缩了一下。

“是的，她还告诉我，她不能接待我。我在她那里只待了大概两分钟，我只是去邀请她吃饭的。”

“也许她刚从什么地方回来？”

“我不知道，不过——当然不是的。她穿着敞开的短上衣。当时正好是三点半钟。”

“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有对您说我在那里吗？”

“没有，她没有对我说你在那里……否则我会知道，而且也不会来问你了。”

“您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是的……但这要取决于从什么观点去。瞧，你的脸色甚至发白了，我的亲爱的，不过，这又有什么重要呢？”

“人家取笑我，把我当作小孩那样看待！”

“她不过是‘害怕你的热情’，这是她亲口对你说的，因此，只要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她就有了保障了。”

“天呀，这花招耍得太厉害了！她让我当着第三人，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这一切表示出来，我刚才所说的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竟全都听见了！这真是……这甚至是太难以想象了！”

“这是要看环境如何而定的，我的亲爱的。再说你刚才自己还说过，对待所有的女人要‘豁达’，还喊出了‘豁达万岁’的话。”

“如果我是奥瑟罗，您是伊阿古的话，那您也不会手下留情（这两个人都是莎士比亚戏剧《奥瑟罗》中的人物。在这部戏剧中，伊阿古粉碎了奥瑟罗的理想。这句话的意思是：韦尔西洛夫粉碎了自己儿子的理想）……不过，我只是笑笑罢了！不会成为什么奥瑟罗，因为这样的关系是绝不会有的。而且怎么能不笑呢，随它去吧！我还是相信，她要比我高尚得多。我也绝不会失去我的理想……如果这是她开的一个玩笑，我可以饶恕她。跟一个可怜的少年开玩笑，随他去吧！反正我在她面前没有任何的假装，至于说到学生一层，学生这种印象毕竟产生过，而且留下来了，不管怎么说，在她的头脑里产生过，在她的心里产生过，这个印象在现在还存在她的心里，将来也会存在的！够了！您以为怎样？我现在马上就上她那里去，把一切真相弄个明白，好不好？”

我虽说在那里“笑”，但我的眼睛里却含着泪水。

“可以呀，你去吧，如果你愿意。”

“我把这一切转告诉了您，似乎使我的灵魂因此而受到了玷污。请您不要生气，关于女人的事情是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人家也不会明白。连天使都不会明白。你如果尊重女人，不要把心事说出来。如果尊重自己也不要把心事说出来。我现在是不尊重自己。再见吧，我不能饶恕我自己……”

“得啦，我的亲爱的，你过于夸大了。你自己说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出来。’”

我们走到运河边，开始告别。

“难道你从来不想亲热地吻我一下，像孩子似的，像儿子对父亲似的吻我吗？”他说着，声音很奇怪，好像在发颤。

“亲爱的……但愿你的心灵永远这样的纯洁，像现在似的。”

我有生以来还不曾吻过他，从来也不曾想象过他自己会要我吻他。

第六章

一

“自然要去！”我忙着回家去的时候决定着。“马上就去。大概我会遇到她一个人在家，是一个人还是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可以请她出来。她会出来见我的，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会出来见我的。如果她不见，我就坚持地要求她见我，打发仆人去说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她会以为是关于文件的什么消息，便会接见的。我要把塔季扬娜的事情全都打听出来。然后……然后便怎样呢？如果是我不对，我可以给她效劳，借以赎罪，但是如果我是对的，而她是错的，那时便一切都完了！总而言之，是一切都完了！我会输掉什么？我一点也不会输掉什么。去！一定要去！”

然而，让我永不忘却，而且带着骄傲回忆的是：我并没有去！这个转折谁也不会知道，它将从此消失。但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能作出的极其高尚的决定，这就够了！“这是一种诱惑，可是我能摆脱它。”我思索了许多时候，终于下定了决心，改变了主意。“人家用事实吓唬我，但是我没有相信，没有失去对于她的信任，相信她的纯洁！为什么要去呢？打听些什么呢？为什么她一定应该相信我，像我相信她一样，非得相信我‘纯洁’，不害怕‘我的热情’，不依赖塔季扬娜作为保障呢？我在她的心目中还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即使她不知道我应该得到这样的信任，不知道我没有受‘诱惑’，不知道我不相信别人对她的那些恶意的诽谤，那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我自己相信她，而且为此而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情感。是的，她竟让我当着塔季扬娜表白我的心意，她容许塔季扬娜在旁边，她知道塔季扬

娜坐在外面偷听（因为她不能不偷听），她知道她会取笑我的。这真是可怕！这真是可怕！但是……但是如果不能避免呢？在刚才那种局面之下，她能做什么事？怎么可以责备她呢？要知道我自己也对她说出一些关于克拉夫特的谎话，我自己也欺骗她，因为这也是不能避免的，于是我身不由己地、天真地说了谎话。我的天呀！”我突然喊了出来，脸红得很厉害，“我自己，我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情，难道我不是让她同样暴露在塔季扬娜面前吗？难道我刚才没有把一切的事情全都讲给韦尔西洛夫听吗？不过，我这里所告诉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是有区别的。这里只涉及文件的事，实际上，我只把关于文件的事情告诉了韦尔西洛夫，因为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也不可能有的。我不是一开始就提醒他，首先喊着‘不可能有那种事’的吗？他是一个明白人。唔！但是在他的心里多么恨这个女人，甚至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中间当时发生了怎么样的一段戏剧，而且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自爱！韦尔西洛夫是除了无限的自爱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任何情感的！”

是的，这个最后的想法当时不由自主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而我甚至没有觉察到。当时我的大脑中，诸如此类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地闪过。我当时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我并不狡猾，也并没有欺骗自己，所以如果当时我有什么不能理解到的地方，那只是因为我的聪明不够，并非由于自己的诡辩。

我回到家时，心境处于虽不安却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下。但我害怕去分析，所以想方设法找点事儿来排遣。我立刻到房东太太那里去。他们夫妇之间果真发生了可怕的口角。她是一个痨病很严重的女人，也许心很善，却像一般犯痨病的人们一样，脾气总是十分执拗。我立刻给他们调解，还到那个房客的屋里去了一趟。他是一个很粗暴的，

满脸雀斑的傻瓜，自尊心特别强，在一家银行里供职，姓切尔维亚科夫。我自己并不喜欢他，但是和他处得还过得去，因为我有时常和他在一块儿取笑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我很快就说服他不要搬走，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决定搬走。结果，我使房东太太完全安静了下来，还帮她把枕头收拾得很好。“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是从来不会这样做的。”她挖苦地说。随后我又去厨房帮他她调芥末粉（是芥菜的成熟种子碾磨成的一种粉状，给病人敷上，有消炎和止痛的作用），亲手给她敷上了两个极好的芥末膏。可怜的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只有瞧着我羡慕，但是我不让他动手，因此我赢得了她感激的眼泪。记得我当时突然对这一切厌烦起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侍候病人并非出于善心，而是出于别的原因。

我神经质地等候马特维的到来。我决定在当天晚上最后一次去碰碰运气，而且……而且除了碰运气之外，我还觉得自己非去赌博不可，要不然我会管不住自己的。如果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也许会忍不住，就要上她那里去。马特维眼看就该到了，但门突然开了，走进来一位不速之客，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感到很惊异，皱了皱眉头。她知道我的住处，因为有一次母亲为了什么事情托她到我这里来过一趟。我请她坐下，带着疑问的目光望着她。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直看着我的眼睛，露出恭顺的笑脸。

“是丽萨叫您来的吗？”

“不是的，我是随便来的。”

我提醒她我马上就要出门，她还是回答说她“只是随便来坐坐”，过一会儿就走。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始可怜她了。我要顺便提一下，从我们大家方面，从母亲方面，尤其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方

面，她得到了许多同情，但是我们大家把她安排在斯托尔别耶娃那里之后，似乎就把她给遗忘了，除了丽萨时常去看她以外。这原因大概在于她自己，因为她具有一种疏远人、躲避人的本领，虽然她的态度是恭顺的，时常带着讨好人的笑容。我个人很不喜欢她的这种笑容，也不喜欢她那种明显是假装出来的表情，有一次我甚至还想过，她并没有为奥莉娅的死伤心到多少时候。而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可怜她。

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俯下身子，又突然伸出两只手，抱住我的腰，将脸俯到我的膝盖上面。她抓住我的手，我以为她想吻它，但她把它贴在眼睛那里，一阵热泪像泉水似的流到我手上。她呜咽着，浑身颤栗，但只是轻声地哭泣着。我的心像针扎似的痛了起来，虽然我似乎觉得很为烦恼。但是她完全信任地把我抱住，一点也不怕我生气，虽然她在这之前还那样畏葸地、奴性地对我微笑。我开始劝她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天一黑，我就管不住自己；天一黑，我就再也撑不住，就想到街上去，到黑暗里去。主要是有一种幻想在吸引我。有一种幻想在我的大脑里产生。我幻想着我一走出去，就会突然在街上遇见她的。我一边走着，一边似乎看到她。有人在前面走着，我故意跟在后面，心想，是不是她，心想，她是不是我的奥莉娅？一直在那里想着，想着。后来，我简直发了傻劲，竟撞在人家的身上，心里真是烦极了。我简直像喝醉了酒似的撞在人身上。有些人骂我。于是我只好自个儿躲起来，不上任何人那里。再说即使去了谁家，我心里也更难受。刚才我从您这里走过，心想：‘让我上他那里去看看他，他比大家都心善，那一天也在场的。’先生，请您饶恕我这无用的女人，我立刻就走，立刻就出去……”

她突然站起身来，急着要走。这时，马特维恰巧来了，我请她坐在我的雪橇上，顺路把她送回家去，送到斯托尔别耶娃家里去。

二

近来我开始上泽尔希科夫的轮盘赌场里去。在这之前，我去过两三家赌场，都是跟公爵一起去，本来就是他“带”我到这些地方去的。这些赌场中，其中有一家是坐庄赌纸牌，赌注极大。但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看出，到那里去手头必须带着许多钱才行，而且那里聚着许多傲慢无礼的人们，去那里的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里的恶少和“声名煊赫”的公子哥儿。公爵却偏偏喜欢这些，他不但喜欢赌博，也喜欢和这些浪荡公子结交。我觉察出，在这样的晚上，他虽然有时和我并肩走进去，但在这一夜中却似乎躲开我，不把我介绍给圈内的“自己人”认识。我却做出完全野蛮的样子，有时甚至弄得大家都注意到我身上来。在赌台旁边有时甚至也会和什么人攀谈一下，但是在第二天上，仍旧在那间屋内。我试着对一个先生鞠躬致敬。我昨天晚上不但和他一块儿坐着谈话，甚至还笑着，甚至还给他猜出了两张牌，但是怎样呢？他竟完全不认识我。而且还更坏：他看了我一下，似乎装出一副惊疑的样子，微笑一下就走过去了。我因此很快抛弃那儿，开始迷上一个“脏地方”——我想不出还能用哪个词来形容它。这是一家轮盘赌场，相当蹩脚，规模很小，是一个女人开的，虽然她自己并不上场子里来。那里面随便得多，虽然也有军官和富商，赌桌上脏话不绝，不过倒吸引了许多人。再说，我在那里手气还好。但是，在出了一桩讨厌的事端以后，我也抛弃了这个地方，当然在赌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两个赌徒突然动手打起架来了。于是，我后来就上泽尔希科夫那里来了。这地方也是公爵领我去的。泽尔希科夫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大尉，他这里的风气是使人容易接受些，有点儿部队里的气派，在必须

遵守正当规矩方面，严格得令人兴奋，而且赌得也干脆实在。譬如说，在那里就不会出现捣蛋鬼和酒鬼。此外，坐庄家的赌本甚至大得惊人，不会赖账。那里有两种赌法，一种是坐庄，一种是轮盘。直到这一天，也就是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我曾去过两次，那个泽尔希科夫好像已经认识我了，但我还没有认识任何人。在那天晚上，公爵和达尔赞好像故意似的，去了那家我早就抛弃的赌场，跟那群上流社会的浪荡公子赌纸牌，一直到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才回来。因此在这天晚上，我在这群完全陌生的人中间，就成了一个生客。

如果我有读者，而且读到了我已经写过的关于我的一切经历，那么，无疑地不必对他解释，而他也就会明白：我天生就完全不适合出现在任何的交际场合。因为我在交际场合根本管不住自己：一走到人多的地方去，我就会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向我身上射来，而且还带着电，简直让我感到恶心，一种生理上的恶心，甚至在戏院这种地方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私人的家里了。在所有这些轮盘的赌场里，我根本做不到保持一点点风度：一会儿坐在那里，责备自己过分柔软，过分有礼貌，一会儿突然站起身来，做出什么粗暴的举动。最让我气恼的是，那些混蛋们和我比较起来，全会装出十分威严的样子，而这更使我发狂，更使我丧失冷静的态度。坦率地说，不但现在，即使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伙人，——如果说到底的话，甚至赢钱这事本身，当然使我感到极度的愉快，但这种愉快是从痛苦中取得的。这一切，也就是说这些人、这种赌博，尤其是我自己跟他们为伍，让我觉得太肮脏了。“我只要赢一下，就立刻抛弃这一切！”我每次在赌了一夜以后，黎明时回到住所睡觉的时候，总要对自己反复地说着。再说赢钱的一层，要知道我并不爱钱。但我不想重复那种卑鄙套话，像人们解释这种行为时说的：我是为了赌博而赌博，是为了找感觉，为了体验冒险，为了好胜心而赌博，并不是为了赢钱。我很需要钱，尽管赌博

不是我的正道，不是我的理想，但无论是不是如此，我当时总归已经决定试一试这一条路，做一次试验。还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把我弄糊涂了："你既然断定，你只要有相当坚强的性格，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你既然已经对于你的性格进行了试验，那么你应该在这里大显身手。和实现你的理想相比，难道玩轮盘反倒需要更坚强的性格吗？"这就是我反复对自己说着的话。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深信，在赌博时只要具有完全安静的性格，在能使保持大脑冷静和计算精细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克服轻举妄动的毛病，就一定会赢钱的。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在赌博中竟然一点都沉不住气、完全像一个孩子似的着迷时，不用说，我当然会越来越气恼起来了。"我能够忍受饥饿，难道竟不能在这种愚蠢的事情上面管好自己吗？"——使我气恼的就是这个。再说，我有一个意识，那就是我无论显得怎样可笑和卑微，我身上总蕴藏着一种力量，会使他们大家将来在什么时候改变对我的看法。这种意识从孩童时代，在我蒙受耻辱的那些年起，就成为我的生命的唯一的泉源，成为我的光明，我的尊严，我的武器，我的安慰，否则我在孩童时代也许就会自杀的。正因为如此，当我在赌台上看见自己变成一个如何可怜的生物的时候，我怎么不对自己气恼呢？也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不能放弃赌博。现在我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了。除去这主要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种浅薄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输钱这件事使我在公爵面前，在韦尔西洛夫面前（虽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一切人面前，甚至在塔季扬娜面前，降低我的身份，——我这样觉得，我这样感到。最后我还要承认：我当时已经变坏了，我已经难于拒绝餐馆里七道菜的饭（俄国普通的饭食，一般只有三道菜），我很难不雇用马特维，不去英国商店买东西，不采纳我的化妆师的建议。总之，我不能拒绝这一切。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层，不过我只是挥挥手，不当回事。可是，我现在一边写，一边感到脸红。

三

我独自来到那里之后，挤在一堆不熟识的人群里，起初坐在桌子边上，开始下小注，坐了两小时，动也不动一下。在这两小时内赌得很乏味——输赢很小。我错过了几次绝好的机会，但我竭力不发火，努力使自己靠冷静和信心取胜。结果在这两个小时之内，我没有输，也没有赢：我那三百卢布的本钱只输掉了十到十五个卢布之间。这种没有意思的结局使我生气，而且还碰上了一桩很不痛快的丑事。我知道轮盘赌场内有时会出现小偷，这些小偷并不是从街上来的，而是指某些著名的赌徒。譬如说，我就深信著名赌徒阿费尔多夫是贼，直到现在他还在城内到处活动。不久前我还遇见他坐在自备的双套马车上驰过，但他是个贼，他还偷过我的钱。不过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后再说，这天晚上发生的只是前奏而已。在这两小时之内，我坐在桌子边上，有一个服装讲究的人坐在我的左面，我猜想是个犹太人，他大概参与过什么团体活动，甚至还写点东西发表。在最后的一分钟内我突然赢了二十卢布。两张红色的钞票放在我面前，我突然看见这个犹太人伸出手来，十分安静地把我的一张钞票取去了。我想阻止他，但是他用极无礼的神色，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声音对我声明，这钱是他赢的，是他自己刚才下注赢来的，他甚至再也不愿意跟我解释，把身子朝我背过去。恰巧这个时候，我正因为发呆而出神：我想出了一个大主意，所以我当时朝他唾了一口痰，便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开了，甚至不愿意去跟他争吵，就把那张红色的钞票送给他了。再说也很难跟这个无赖的小偷争吵，因为时机已经过了，赌局已经进入下一轮。这是我当时犯下的一个大错，这个错误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旁边有三四个赌徒注意到我们的争吵，看见我这样容易让步，大概把我视为这种容易欺负的人了。当时已经有十二点钟，我走到旁边的一间屋

内，想了一下，把新的计划想明白了，于是走了回来，在庄家那里把我的钞票都兑换成五卢布的金币。这样我的手头就有了四十多枚金币。我把这些金币分成十份，决定连续下十注，押在零上，每次押四个金币，一注跟着一注，连着押下去。“赢了，是我走运；输了，更好，从此我就再也不赌钱了。”我发现在这两小时之内，没有一次转到过零，因此弄到后来没有人敢押零了。

我站着下注，皱着眉头，咬紧牙根。下到第三次注时，泽尔希科夫大声宣布押零的都赢了，那是整天都没有转到过的。庄家一下子付给我一百四十个五卢布的金币。我还有七次注没下，于是我继续押下去，但此时我周围的一切全都旋转起来，晃动起来了。

“您该押这儿呀！”我隔着整个桌子对一个赌徒喊。我刚才和他坐在一起，他蓄着灰白小胡子，脸色通红，穿着燕尾服，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以少有的耐心下着小注，而且输了一注又一注：“您该押这儿呀！这儿运气好！”

“您在对我说吗？”那个大胡子从桌子那头吃惊地反问，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

“是的，对您说，您在那里会输光的！”

“不关您的事，请您不要烦我！”

但我已经无法管得住自己了。有一个年迈的军官隔着桌子坐在我的对面。他看了看我的一堆钱。对自己的邻人喃语道：

“竟会转到零上，真奇怪。不，我不敢押零。”

“您放心押吧，中尉！”我冲着他喊，又下了一注。

“请您也不要烦我，不要给我出主意，”他坚决地对我说，“您在这儿太吵了。”

“我给您提个好建议：您要不要跟我赌一把？我赌这一次又转到零上。就赌十个金币，怎么样？您敢赌吗？”

于是我摆出十枚五个卢布的金币。

“赌十个金币吗？这是可以的，”他冷峻而且坚决地说，“我赌的正好跟您相反，这回不会再转到零上了。”

“十个路易（法国的金币，以国王路易十三命名），中尉。”

“什么十个路易？”

“十个五卢布的金币，中尉。用文雅的话说那就是十个路易。”

“那么您直说是五卢布金币就好了，不要和我开玩笑。”

当然，我并不指望这次打赌能赢，转到零上的机会其实只有三十六分之一。但我还是打了赌，第一是因为我要虚张声势，第二是因为我要想办法使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我清楚地看出，不知为什么这地方谁也不喜欢我，而且还特别高兴地表示出来，让我明白这一点。轮盘开始旋转了——使大家惊讶的是，小球又奇迹般地停在零上！这里，全场甚至响起了一片叫喊声。这时，我完全被赢钱的名声给弄得晕晕乎乎的。庄家又付给我一百四十个五卢布的金币。泽尔希科夫问我愿不愿意收到部分钞票，但我只对他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因为我简直不能冷静而且详细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了。我头发晕，脚发软。我突然觉得我马上就会铤而走险地赌上一把。此外，我还想做出点什么举动来，再找个人打赌，或者付给什么人几千卢布。我机械地用手掌

把一大堆的钞票和金币拢到面前，根本没有心思去点数。这时，我突然发现公爵和达尔赞就站在我身后。他们刚从那边的赌场转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那里输了个精光。

“啊！达尔赞！”我对他喊道，“运气在这里呢！您押在零上！”

“我输光了，没有钱了。”他冷冷地回答。公爵则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这里有钱！”我喊着，指着自己的一堆金币，“您要多少？”

“见鬼！”达尔赞叫道，脸完全红了，“我好像没有向您借钱呀！”

“人家在叫您呢！”泽尔希科夫拉我的袖子。

中尉已经叫了我好几次，就是那个输给我十个五卢布金币的中尉。

“请您收下来！”他叫道，气得满脸通红。“我没有站在您面前等候的义务，您以后会说您没有收到钱。您把钱点一点。”

“我相信，我相信，中尉，我不用点数也相信。不过请您不要对我喊，不要生气。”我用手聚拢他的一堆金币。

“先生，我求您，你尽管用您的那股高兴劲儿去缠住别人吧，别来缠我，”中尉声色俱厉地嚷道，“我可没有跟您在一块儿放过猪！”

“真是奇怪，怎么放这种人进来？”“他是谁？”“哪里来的一个无知的年轻人！”传来几声窃窃的感叹。

但我不去管这些，我随便押上去，但不押在零上。我把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押在十八上面。

“我们走吧，达尔赞。”我听见公爵在后面说。

“回家吗？”我回转身去问他们，“等一等我，我们一块儿走，我这就结束了。”

我下的注又赢了，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行啦，至此为止吧！”我喊了一句，开始用发抖的手把大堆的钱拢在一起，往口袋里装，我既没有数，而且还有点荒唐地用指头去压紧一叠叠钞票，想把这些钱一股脑儿全都塞到一个侧袋里。突然，有一只戴着戒指的手伸过来，抓住我那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这是刚才坐在我右边也下了大注的阿费尔多夫。

“对不起，这不是您的钱。”他严厉而且清晰地说，不过声音还算很温和。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前奏，在过了几天之后，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就在所难免了。现在我敢用我的名誉起誓，那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是我的，但使我倒霉的是，我当时虽然相信这是我的钱，但到底还有百分之十的疑惑，这对于诚实的人是很重要的，而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关键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阿费尔多夫是贼，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姓，因此在当时我确实会觉得可能是我错了，那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并不属于庄家刚才付给我的那笔钱里。我一直没有数钱，只是用手去聚拢，阿费尔多夫面前也一直堆着钱，恰巧就在我的钱旁边，不过放得极有秩序，而且已经数过了。还有，这里的人们都认识阿费尔多夫，把他当成富人，对他很恭敬。所有这些对我也起了影响，因为这

一次我又没有抗议。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坏就坏在我当时正处在得意忘形的时候。

“非常抱歉，我不记得很清楚了，不过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钱！”我气得嘴唇发抖。这两句话立刻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应该先弄清楚到底是谁的，再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您自己却声明您记不清楚了。”阿费尔多夫那种傲慢的神气实在让人受不了。

“他是谁？”“怎么能容许他这样做？”传来了几声呼喊。

“他干这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刚才他跟雷贝格也为了十个卢布闹过事。”我的身边传来了一个什么人鄙夷的声音。

“好吧，算了，算了！”我大声喊道，“我不跟您争了，您拿去吧！公爵……公爵和达尔赞哪里去啦？走了吗？诸位，你们没有看见公爵跟达尔赞上哪里去了吗？”我终于抓起所有我的钱，有几个五卢布金币竟来不及塞进口袋里去，握在手里，就跑出去追赶公爵和达尔赞。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此刻我并没有顾及自己的脸面，把我当时的丑态原原本本、没有遗漏地写出来，这是为了使大家明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公爵和达尔赞已经从楼梯上走下来，一点也不理会我的呼唤和喊叫。我已经追上他们，但是在看门人面前停留了一下，把三个五卢布金币塞到他手里去，鬼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惊疑地看我一下，甚至没有道谢。但是，这对于我是一样的，如果马特维在这里，我一定也会塞给他整把的金币，大概我本来就想这样做，但我一跑到外面的台阶上，就突然想起我刚才已经打发他回家去了。这时公爵的马车赶过来了，他坐到雪橇上去了。

“我和您一块儿走，公爵，我也上您那里去！”我喊着，我抢起毛毡（放在车上的毯子，用来盖腿），挥了一下，准备坐到雪橇上去。但是达尔赞突然从我身旁钻出来，跳上雪橇，那个马夫从我手里把毛毡夺走，盖在两位老爷的脚上。

“见鬼！”我疯狂地喊。结果弄得好像是我替达尔赞揭开毛毡，像仆人似的。

“回家！”公爵向车夫喊了一声。

“等一下！”我怒吼着，抓住雪橇，但那匹马却猛地一拉，我滚落在雪地里。我甚至觉得他们哈哈地笑了。我跳了起来，立刻跳上身边的一辆街车，飞驰到公爵家里去，分分秒秒地催赶着这匹驽马。

四

这匹驽马好像故意似的拖得十分的慢，虽然我答应给马夫整整一个卢布。马夫只是抽着鞭子，当然是为了一个卢布才把马抽了一鞭又一鞭。我感到揪心，于是开始和马夫聊点什么，但我甚至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话。我就在这种心境之下跑到公爵那里去了！他刚回来，顺路他把达尔赞送回家后，此刻正好一个人在家。他脸色苍白，气呼呼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再说一遍：他输得很厉害。他用惊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

“您又来了！”他说，皱了眉头。

“我是来跟您绝交的，先生！”我一边说着，一边喘着气，“您怎么敢这样对待我呢？”

他疑惑地看着我。

“如果您和达尔赞一同坐车，您就可以回答我，您要同达尔赞一块儿走，但是您竟抽动了马，使我……”

“啊，是的，您大概掉落到雪里去了。”他直视我的眼睛，笑了起来。

“解决这种事通常都是用决斗的办法，因此我们先把账算清了再说……”

我用发抖的手掏出我的钱来，放在沙发上面，大理石的茶几上面，甚至放在一本揭开来的书籍上面，还有好几个金币滚到地上去。

“啊，您大概赢钱了吧？……我从您的口气上看出来了。”

他还从来没有用这种粗鲁的话来对付我。我脸色惨白。

“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应该数一数。我欠您三千左右……是不是？……究竟多少？……少些或是多些？”

“我好像没有强迫您还钱呀。”

“不，不是的，我自己要还钱，您应该知道为了什么？我知道这一叠钞票总共有一千卢布，您瞧着！”我开始用颤抖的手数着，但马上又不数了。“一样的，我知道有一千。这一千块钱我自己拿去，其余的钱，这一大堆，您留着，作为还债，还一部分的债。我想这里有两千，也许还多些！”

“到底还要给自己留一千卢布？”公爵咧嘴笑着说道。

“这一千您也要吗？那样说来……我正想……我以为您并不想……但是如果需要——那么……”

“不，不要！”他鄙夷地从我那里扭转身子，又在屋内踱步了。

“鬼知道，您为什么突然想还钱？”他突然回转身来对我说，脸上露出恶狠狠的挑衅的表情。

“我还钱，为了要您给我个说法！”我也怒吼起来。

“您永远说出那一套话语，永远做出那一套姿势，去您的吧！”他突然朝我跺脚，似乎露出疯狂的样子。“我早就打算把你们两人都赶出去，把您和您的韦尔西洛夫。”

“您发疯了！”我喊道。其实也确实像发疯了。

“你们两人用那套粗暴的话把我折磨得够了，而且全是一些空话，空话，空话！譬如说，关于名誉！呸！我早就想和您绝交……我很高兴，我很高兴，现在时候到了。我早就认为自己被捆住了手脚，且为了不得不接待……你们两人而感到脸红！但是，我现在认为自己已经不受任何东西束缚了，什么也捆不住我，您要知道这一层。您的韦尔西洛夫使我攻击阿赫马科娃，欺负她……以后不许你们再在我面前谈论什么名誉。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不名誉的人们……你们两人，你们两人都是的。您用我的钱难道不怕害臊吗？”

我顿时两眼发黑。

“我是用朋友的身份向您借钱的，”我用很低的声音说，“您自己提议，我相信您的好意……”

“我和您不是朋友！我借给您钱，并不是为了朋友的交情，您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借您的钱是算到韦尔西洛夫的账上去的。当然，这很愚蠢，但是我……”

“您不能不经韦尔西洛夫的允许，就动用他的款项，没有他的允许，我也不能给您……我给的是我自己的钱。这一点您是明明知道的，您知道了，还要拿，而我竟在自己的家内忍受这可恶的滑稽戏！”

“我知道什么？什么滑稽戏？您为什么借钱给我呢？”

“Pour vos beaux yeux, mon cousin！”（法文：译为“为了您的漂亮的眼睛，我的表亲”！）他直视我的眼睛，哈哈大笑起来。

“见鬼！”我怒吼着，“您全部拿去，这一千块钱也给您！现在我们一笔勾清，明天……”

我把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扔到他身上去，那笔钱本来是我留下来做本钱用的。那叠钞票一下子直击中他的肩膀，落到地板上去了。他迅速跨出三大步，直逼到我的身上来：

“您敢不敢说，”他疯怒地、一字一顿地说，“您在这一个月内用了我的钱，却还不知道我让您的妹妹怀孕的事呢？”

“什么？你说什么？”我大叫出来，突然两腿一软，无力地倒在沙发上面。他后来对我说，我当时的脸色惨白得像一块手帕。我的神志模糊起来。我记得，当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始终沉默着。他的脸上仿佛掠过一丝恐惧的神色。他突然俯下身子，抓住我的肩膀，扶住我。我很清楚地记得，他那种僵硬的笑容以及那笑容里所含着的怀

疑和惊异。是的，他怎么也料不到他的话竟引起我这样的反应，因为他深信我是知道了其中的内情才去要挟他的。

结果我晕了过去，但只有片刻的工夫就醒过来了。我坐正了身子，望着他，寻思了一会，——突然所有的真相在我沉睡已久的记忆里变得豁然开朗！如果有人早些对我说，问我："到那个时候我将怎样对付他？"我一定要回答，我要把他裂成碎片。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完全和我的意志相悖。我突然用两手掩脸，伤心的号啕大哭起来。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这么一个年轻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婴孩。这表明我当时的心灵里还有整整的一半的童心还未泯灭。我又倒在沙发上不停地抽噎着。"丽萨！可怜的丽萨！不幸的丽萨！"公爵突然完全相信了我。

"天呀，我太对不起您了！"他带着万分的沉痛叫道。"我的疑心太重，我怎么会那样龌龊地怀疑您呢……请您饶恕我，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我突然跳起来，站在他面前，想对他说什么话，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便跑出了书房，跑出了他的寓所。我徒步走回家去，不大记清走的是哪条路线。我奔到我的床上，把脸埋在枕头上，在黑暗中想了很多。在这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想得有条有理、前后连贯的。我的思路和想象仿佛断了线。我记得，我甚至开始幻想着完全不相干的东西，甚至不知道想些什么。但是，时不时又使我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伤心事，让我心痛不已。于是我又绞着手哀号："丽萨！丽萨！"接着又哭起来了。我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但睡得很香、很甜。

第七章

一

我在早晨八点钟醒来，立刻把我的房门关好，坐在窗旁，开始想。这样坐到十点钟。女仆两次叩门，但是我都把她赶走了。后来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又来叩门。我又喊着想把人家赶走，但这回叩门的是丽萨。女仆和她一块儿进来，给我端来了咖啡，并张罗着准备生火炉。这时想把女仆赶走是不可能的。在菲奥克拉添放木柴，吹旺火的时候，我一直迈着大步，在我的小屋内走来走去，始终不说话，甚至努力不看丽萨。女仆的动作慢得无法形容，她这是故意的，所有的女仆在发现她们在场会妨碍主人们的谈话时，都是如此做法的。丽萨坐在窗旁的椅上，注视着我。

“你的咖啡要凉了。”她突然说。

我瞧了她一眼。她毫无窘态，十分安静，嘴上甚至挂着微笑。

“女人就是这样！”我忍不住耸了耸肩。女仆终于生好了火炉，开始收拾房间，但是我发了火，把她赶走，终于把门关好了。

“请问你，你为什么又把门关上？”丽萨问。

我站在她面前：

“丽萨，我真没想到你竟这样欺骗我！”我突然喊道，甚至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开始和她说话，而这一次并不是眼泪，却几乎是一种

恶狠的情感突然刺痛我的心，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丽萨脸红了，但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直视我的眼睛。

“等一等，丽萨，先别回答我，哦，我是多么愚蠢呀！但我真的很愚蠢吗？所有的暗示直到昨天才汇聚在一起，在这之前我怎么可能猜得到呢？从你经常上斯托尔别耶娃和那个……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那里去就会知道吗？我还一直将你视为天上的太阳呢，丽萨，我的大脑里怎么会生出一点什么念头来呢？你记得，在两个月以前，我在他的寓所里遇见你时，我们俩在太阳底下走着，十分高兴……那时你已经有了吗？已经有了吗？”

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这么说，你当时就已经骗我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愚蠢，丽萨，多半是我的自私，愚蠢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我的心里只想着自己，并且……也许还因为我相信你的圣洁。哦，我以前一直相信你们大家都远远高出于我——结果却是这样！昨天，一天的工夫，我还来不及想清楚，虽然发现了许多的暗示……再说，我昨天注意的完全不是这个！”

我突然想起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又有某种感情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我顿时满脸通红。所以，此时的我不可能怀着友善的心。

“可你在替自己辩解什么呢？阿尔卡季，你大概忙着辩解什么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丽萨平静而且温和地问，但口气却非常坚决和果断。

“辩解什么？现在叫我怎么办呢？——问题就是在这里！而你还问：‘想辩解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做兄长的在发生这类事情时应该怎样处置……我知道有人会持着手枪逼迫他和你结婚的……我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光明磊落的，但我又不知道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在这种事上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贵族，而他是公爵，他有他自己的前程，他不会接受我们这些光明磊落的人。你和我甚至不能成为法定的兄妹，只是两个私生子，没有光明正大的姓名，是农奴的孩子，难道那些公爵们会娶农奴的女儿为妻吗？唉，真是揪心极了！可你倒好，现在反而安静地坐在这里，觉得我奇怪。”

“我相信你是痛苦着的，”丽萨又脸红了，“但你何必这样性急，你是自己折磨自己。”

“性急吗？照你的看法，难道我耽误得还不够吗？你，丽萨，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呢？”我终于气得收不住缰了，“我受了多少的耻辱？这位公爵一定很瞧不起我！我现在一切全都明白了，全部的情景都在我的前面展开了：他心想我早已猜到你和他之间关系，但我闷声不响，或者甚至鼻子朝天地大谈什么‘名誉’——他甚至会这样猜想我的为人！还认为我用他的钱，是借妹妹作由头，拿妹妹的耻辱去敲诈他的钱！所以他看到我就觉得厌恶，现在我倒认为他情有可原：他不得不每天接待一个卑鄙的小人，就因为这个卑鄙的小人是她的哥哥，而且还要谈论什么体面不体面……而你竟容许这一切发生，你并没有预先告诉我！他是那么瞧不起我，甚至把我的情况告诉斯捷别利科夫，甚至昨天他自己还亲口对我说，他想把我和韦尔西洛夫赶出去。甚至连斯捷别利科夫这种人也瞧不起我！他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您的姊妹，和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一样，’随后又在我的背后喊了一句：‘我的钱好些。’而我呢，我竟傲慢地横躺在他的沙发上面，用

平等的地位，和他的朋友们来往。真是见鬼！而你竟容许这种情形发生！也许达尔赞现在也已经知道了，至少从他昨天晚上的口气中就可以判断得出来……大家，大家全都知道，除了我之外！”

“没有一个人知道，朋友中他不对任何人说，也不会说，”丽萨打断我的话，“至于斯捷别利科夫，我只知道，斯捷别利科夫在折磨他，这斯捷别利科夫只会猜度……我还跟他讲过你好几遍，他完全相信你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昨天你们为什么发生了这段事情。”

“至少我昨天还清了他的债，把一段心事了却了，丽萨，母亲知道吗？她不可能不知道：她昨天竟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唉，丽萨呀！难道你真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你竟一点也不责备自己吗？我不知道，按时下的观念人们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你自己又有什么想法，我是说对我、母亲、哥哥、父亲……韦尔西洛夫知道吗？”

“母亲什么也没有对他说，他并没有问，大概也不愿意问。”

“他知道，但又不愿意知道，这是对的，这很像他！而当我这个哥哥提到拿着手枪逼婚的时候，你尽可以嘲笑你的哥哥太傻，但是母亲呢？母亲呢？丽萨，你难道没想到，这是对母亲的一种谴责吗？我整夜地为这件事情折磨着，母亲现在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因为我也有错，有其母必有其女呀！’”

“哦，你这话说得多么恶毒，多么残忍呀！”丽萨叫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她站了起来，迅速往门口走去。

“站住！你别走！”我抱住她，重又按她坐下，自己坐在她身旁，不肯放手。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想到一切会这样的，你一定要我自己赔罪。好吧，我就来赔罪。我不过由于骄傲才沉默着，不说话，其实我怜惜你和母亲，比怜惜自己还厉害……”她没有说完，突然痛哭起来。

“好了，丽萨，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不是你的裁判官。丽萨，母亲怎么样？你说她早就知道了吗？”

“我觉得早就知道了，在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是我前不久对地说的。”她轻声地说，垂下了眼皮。

“她怎么样？”

“她说：‘你就怀着吧！’”她的声音更低了。

“不错，丽萨，是的，‘你就怀着吧！’你不要采取什么措施，上帝会拯救你的！”

“我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的。”她坚决地回答，重又抬眼看我。

“你放心吧，”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丽萨，亲爱的！我只知道我对这事毫不知情，可现在我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你。我只有一桩事情不知道，丽萨，其余的一切我都明白，只有一桩事情完全弄不懂：你为什么爱上他？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这是个问题？”

“你一定也为了这个问题折磨了一夜吧？”丽萨轻轻地笑了。

“慢着，丽萨，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竟笑起来了，你笑吧！但这事确实不能不让人觉得奇怪：你和他——你们是那样的截然不同！

他——我研究过他的——他是阴郁的，多疑的，也许很善良吧，但就算是善良，却在所有的事情上首先喜欢看到恶的一面（这一点倒是和我完全一样）！他热衷于高尚的行为——我想可能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不过这一点好像仅仅停留在理想中。哦，他还喜欢忏悔，他一生不断地诅咒自己，不断地忏悔，但永远不会改过，这也许也和我一样。他有一千个偏见和虚伪的思想，但真正的思想却没有一个！他想干出一番大事来，却在小事上不负责任，把事情搞糟。对不起，丽萨，我真是一个傻子：我说这种话，其实是在侮辱你，我知道，我明白……”

“您把他刻画得很像，”丽萨微微一笑，“只是，你为了我过分恨他，所以就说得一点也不像了。他一开始就不信任你，所以你就无法看透他，但他和我早从卢加那时候起……就是从卢加那时候起，他心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是的，他是多疑的、病态的，没有我他早就发疯了。如果他将来离开我，他就会发疯或用手枪自杀的。他似乎明白这个，知道这个。”丽萨似乎自言自语地，阴郁地说，“是的，他一贯很软弱，但是这类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会做出十分强硬的事来……你那句关于手枪的话说得多么奇怪，阿尔卡季，用不着这样做，我自己知道将来怎么办。不是我跟他走，而是他跟我走。母亲哭着，她说：‘如果你嫁给他，你会不幸的，他会停止爱你的。’我不相信这个，我也许会不幸，但他不会停止爱我的。我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始终不答应嫁给她，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两个月来，我一直没有答应嫁给他，但今天我跟他说了：行，我可以嫁给你。阿尔卡季，你知道，他昨天（她眼睛发光，突然用两只手抱住我的脖子）——他昨天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跟她说，他不能爱她……是的，他完全说清楚了，所以这个主意现在取消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主意，这全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想出来的，还有那

些折磨他的人，斯捷别利科夫和另外一个人，趁此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正因为他的表态，所以我今天才对他说了一个‘行’字。亲爱的阿尔卡季，他叫你去，很希望你去。你不要为了昨天的事情生气。他今天身体不大舒服，整天坐在家里。他特地打发我来，叫我转述给你，说他‘需要’你，他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在你这里，在这个寓所里，有点不大方便。唔，再见吧！阿尔卡季，我说出这种话来是很害臊的，我上你这里来，很怕你不爱我，一路上尽画十字，但是你真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可爱！我绝不会忘记你这个样子的，我要到母亲那里去了。而你，哪怕稍微爱他一点，好不好？”

我热烈地拥抱她，对她说：

“丽萨，我觉得你具有坚强的性格。是的，我相信不是你跟他走，而是他跟你走，不过到底……”

“不过到底：‘你为了什么爱他？’这是一个问题！”丽萨抢上去说，突然像以前那样顽皮地笑着。那句“这是一个问题！”说得极像我，还完全像我说这句话时的动作，把食指举到眼睛前面。我们热烈的吻别，但她一走出去，我的心又刺痛起来了。

二

我在这里要专为自己说两句话：譬如说，丽萨走后，有片刻工夫，我的头脑里涌现出很多意料不到的念头，而我居然觉得心安理得。“要我张罗些什么？”我心想，“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丽萨出的事，究竟算得了什么？难道要我去挽救‘家庭的名誉’吗？”我把这些卑鄙的念头记下来，是为了说明当时我对于善恶的理解还如此的不坚定。挽救我的仅仅是感觉：我知道丽萨是不幸的，母亲也是不幸的，这是在

我想起她们遭遇的时候凭感觉而知道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所发生的一切大概是不妙的。

现在我预先声明一下，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我生病的时候为止，事件发展得非常迅速，使我现在想起的时候，甚至都觉得奇怪：面对这样的事件，我怎么还能扛得住，竟然没有被命运压垮。这些事件使我的理智，甚至使我的情感都变得软弱了。如果我临到最后终于扛不住，干出了犯法的事的话（犯法的事差一点就干出来了），那么陪审官们也许要宣告我无罪的。但是，我要努力描写得井然有序，但我必须预先声明，当时我的头脑杂乱无章。事件像狂风似的袭来，我的思想像秋天的枯叶在大脑里旋转。因为我所有的思想其实都是别人的，因此当需要我自己作出决定时，叫我到哪里去找自己的思想呢？而且根本就没有人指导。

我决定晚上到公爵那里去，以便完全自由地跟他讨论各种问题，而在晚上之前我却留在家里。但是，在傍晚的时候，我又收到斯捷别利科夫从邮局里寄来的一封信，只有三行，坚决邀请我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上他家里去，“有极其要紧的事情，您自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我寻思了一下，决定视情况而定，因为到明天还早得很呢。

已经八点钟，我本来早就要出去，但是一直等韦尔西洛夫。我有许多话想对他说，我的心十分激动。但韦尔西洛夫并没有来。而在母亲和丽萨那里，我暂时还不能露面，而且我觉得韦尔西洛夫一定整天不在那里。我徒步走去，走到半路时，我突然想到昨天那家运河旁边的小饭馆里去看看。恰巧看到韦尔西洛夫坐在昨天的座位上面。

“我就想过你会到这里来的。”他说着，奇怪地微笑了一下，又奇怪地看我。他的微笑让人很不舒服，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的脸上有这

种笑容了。

我坐在小桌旁，起初只是把关于公爵和丽萨的事讲给他听，又讲昨天从赌场回来以后在公爵家里的那个场面，也没有忘记讲赌场上赢钱的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对于公爵决定娶丽萨的事又重复问了一遍。

“Pauvre enfant（法文，译为“可怜的孩子”），她也许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是，这婚姻大概也是成不了的……虽然他能够这样做……”

“您对我说，像对一个知己朋友似的说：这事您原本就知道吗？您已经预感到了吗？”

“我的朋友，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一切全和情感和别人的良心有关，哪怕事关这个可怜的丫头也是这样的。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我在以前曾经过分地喜欢过问别人的良心问题——这是极不妥当的举动！但当他人遇到不幸时，我会伸出援手，尽力而为，甚至会全力以赴，但我得先弄清楚这一切。我的亲爱的，你，难道你对这事真的始终没有一点疑惑吗？”

“您怎么能这样？”我喊了出来，满脸通红，“您怎么能这样？既然您对我哪怕有一点点的怀疑，怀疑我知道丽萨跟公爵有私情，却又发现我从公爵那里拿钱，您怎么还能跟我说话，跟我坐在一起，伸手给我——给一个您认为是坏蛋的人，因为我敢打赌，您肯定怀疑我已经知道了一切，然后以妹妹作为由头，有意向公爵借钱！”

“这同样是良心的问题，”他苦笑了一下，“但你哪里知道，”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情感清楚地补充道，“你哪里知道，我会不会担心，就像你昨天在另一件事上那样，担心丧失自己的‘理想’，担心我那热情而

诚实的孩子是一个坏蛋？我一面担心，一面延宕时间。为什么要猜疑我懒惰或狡猾，而不猜疑我是比较天真的，虽然愚蠢，却比较正直的人呢？见鬼！我是时常愚蠢而不正直的。要是你真的养成了那样的习气，那你对我还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规劝和使你改过都是不体面的，即使你改过自新，但你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会丧失所有的价值……"

"但您怜惜丽萨吗？您怜惜吗？"

"我是很怜惜的，我的亲爱的。你凭什么认为我那么无情呢？……恰恰相反，我要竭尽全力……哦，你怎么样？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呢？"

"不要管我的事，现在没有我的事情。听我说，为什么您对他和丽萨结婚抱着怀疑的态度呢？他昨天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很明白地拒绝了……也就是拒绝了那个愚蠢的主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想出来的给他们做媒的念头。他很明白地拒绝了。"

"是吗？这是什么时候？你从谁那里听到的？"他好奇地打听。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讲了出来。

"嗯……"他疑虑地说，似乎在暗自思量，"这么说来，这事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正好在另一个解释之前。嗯……是的，当然，他们之间会有这种解释……不过，据我所知，在这之前，无论是在他这方面，还是在她那方面，都从来不曾对这件事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是的，当然，只需要两三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突然奇怪地笑了一下，"我有一个极重要的消息，甚至可以使你产生兴趣：如果你的公爵昨天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婚（这是我坚决不会容许的，既然我预料到了丽萨的情况，这话只在我们之间

私下说说），那么无论如何，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定会立即拒绝的。你大概很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尊敬她，珍重她，是这样的吗？这在你的方面是很好的，而且你大概也会替她高兴的：我的亲爱的，她要出嫁了，从她的性格上判断，大概是能嫁成的，我呢，这不用说，当然要祝福她。”

“她要出嫁吗？嫁给谁？”我异常惊奇地喊了出来。

“你猜猜看嘛！不过我就不劳你费神啦。她要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嫁给你那可爱的小老头儿。”

我睁大着眼睛看他。

“她大概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当然啦，已经用艺术的手段从各方面把它计划好了。”他懒洋洋地、清清楚楚地说，“我想这事恰巧发生在谢廖扎公爵访问后的一小时（他这次赶得真是不凑巧）！她径直走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前面，向他求婚。”

“怎么‘向他求婚’？是不是他向她求婚？”

“怎么会呢？那是她，她自己主动求婚的，怪不得他那么开心了。听说他现在老是坐在那里，诧异不已：他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念头。我听说，他甚至生起毛病来……大概也是由于高兴过度的原因吧！”

“您带着这种嘲弄的语气说话……我几乎不能相信。再说，她怎么会求婚呢？她说了些什么？”

“你要相信，我的朋友，我是由衷的高兴着的，”他回答，突然态度严肃起来，“当然，他固然老了，但按照一切的法律和习惯，还是能

结婚的。至于她，那又是别人的良心问题，我的朋友，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多次了。话又说回来，她完全有权持有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详细的情节，以及她用什么话表示出来的，我就没有本事向你转述了。当然，她是有这种本事的，而且用你我都想不出的方法。在这件事上，最值得称道的是，没有惹出什么乱子，在上流社会的人看来，一切都做得très comme il faut（法文，译为“十分合理”）。当然，很明显，她需要在上流社会能争得一席之地，不过她是配得上这个位置的。这一切，我的朋友，是完全属于交际社会上的事。而她的求婚，想必也做得十分优雅，而且体面。她这个人向来很严肃，凡事都一丝不苟，我的朋友，照你有一次给她下的定义，就是一个修女型的姑娘，而我早就称呼她为‘安静的女孩’。你知道，她差不多是他的养女，她已经不止一次看出他对自己的好意。她早就对我说，她‘尊敬他、珍重他、怜惜他、同情他’，等等，因此对于这事，我甚至早已有了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今天早晨，我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按照她的要求，代表她把这一切告诉我。这个兄弟，你大概不认识，我和他每隔半年必见一次面。他相当赞许她的这个举动。”

“那么，这事已经公开了吗？天呀，这使我太吃惊了！”

“不，完全没有公开，还要等到某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完全是局外人。但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怎么看，这道小菜会不会让比奥林格倒胃口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对于这事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你要相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十分正经的人。你

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竟来这一手。恰巧昨天早晨她先向我打听：‘我爱不爱寡妇阿赫马科娃？’你记得，我昨天对你讲过，而且使你惊异的。现在你明白了吗？如果我娶了公爵的女儿，那她就不能嫁给这个女儿的父亲了。”

“哎哟，确实是这样！”我喊了出来，“但是，难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果真认为您……会愿意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吗？”

“显然是这样，我的朋友，但是……但是……你大概要到你该去的地方去了。你瞧，我的头一直很痛。我这就让他们弹奏一曲《露契娅》。我喜欢烦闷里的庄严，不过我已经对你说过这句话了……我尽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真是无可救药……但是，我也许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爱你，我的亲爱的，但是再见吧。我在头痛和牙痛的时候，总是渴望孤寂。”

他的脸上露出一些痛苦的皱纹，我现在相信他的头当时是痛着的，尤其是头……

“明天见吧！”我说。

“明天见是什么意思？究竟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他强笑了一下。

“我上您那里去，或者，您到我家里来。”

“不，我不到你那里去，你会跑到我这里来的……”

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特别难看的神色，但我顾不上他了：事情是那么的紧要！

三

公爵的身体确实不大舒服，独自住在家里，头上包着湿巾。他等候着我。他不仅仅头痛，而且在精神上也完全有病。我还要预先交代一下：在这最后的一段日子，一直到发生大变故为止，不知怎么回事，我所遇见的人们似乎完全是兴奋的，几乎是疯狂的，所以我自己不由得也被传染上了。老实说，我是带着恶劣的情感而来的，我对于昨天在他面前流泪感到很羞愧。再说，他和丽萨竟那样巧妙地哄骗我，使我不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傻子。总之，我走进他家里去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别扭。但所有这些伪装和别扭很快就消失了。我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一旦他的疑心消失殆尽，他就会变得很温顺，他的身上会露出几乎像婴孩似的亲热、信任和爱心。他含着热泪吻我，然后开始谈正事……是的，他确实需要我：他的话语和思路都显得十分的混乱。

他十分坚决地对我声明，他打算娶丽萨，而且越快越好。“她不是贵族，这没有错，但这一点从来就没有使我不安过，”他对我说，“我的祖父娶过农奴的姑娘，一个邻家的地主自办的农奴戏院里的歌女。当然，我的家族对我存有一种特别的希望，但他们现在只好让步，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斗争的。我想和现在的一切脱离关系，完全脱离关系！一切都将不同，一切都将顺着新的途径走去！我不明白令妹为什么爱我，但是，不用说，如果我没有她的话，也许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从心底的深处，对您发誓，我把我和她在卢加的相遇视为天意。我觉得她之所以爱上我，是因为‘我堕落了’……您会不会明白这一点呢？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完全明白的！”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我坐在桌子前面的安乐椅上，他在屋内踱步。

“我应该把我们相遇的全部事实毫不隐瞒地讲出来。这事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秘密开始的。这秘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为当时我也只敢相信她一个人。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当时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到卢加去的，住在斯托尔别耶娃家里。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里，也许寻觅彻底的孤独吧。那时我刚辞去军营里的职务。我进军营是从国外回来以后，也就是在国外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相遇以后。当时我很有钱，所以在军队里任意挥霍，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那些和我共事的军官们并不喜欢我，虽然我尽量不得罪他们。我老实对您说，从来没有人喜欢过我。有一个骑兵少尉，姓斯捷潘诺夫，说实话，这是一个浅薄的角色，甚至似乎很窝囊，总之，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常到我家里来，我对他倒也很随和。他整天默默地坐在我屋子的角落里，但带着威严的神色，对我倒也没什么妨碍。有一次，我对他讲了一件当时正在流传的趣闻，而且还添油加醋地乱说一气。我说上校的女儿对我有好感，而且上校也相中了我，所以当然愿意做我所希望做的一切……总之，都是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细节我就不说了，但后来这些话却变成了一个极其下流的谣言传了出去，情况也相当复杂。而将这个谣言传出去的，并非是斯捷潘诺夫，而是我的勤务兵。这勤务兵偷听到这番话以后，就牢牢记在心里，因为这个可笑的趣闻败坏了一个姑娘的名誉。谣言传出去之后，这个勤务兵在受到军官的审问时，就供出了斯捷潘诺夫，也就是说，供出了是我对斯捷潘诺夫讲的。斯捷潘诺夫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否认他所听到的话，因为这是和名誉有关的。由于在这件趣闻里，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我胡编的，因此军官们异常激愤，团长只好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里，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

出。他当着大家的面问斯捷潘诺夫：他到底听见了没有？斯捷潘诺夫便把全部的事实供了出来。而我，身为世袭的公爵，当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竟完全否认，并且当着斯捷潘诺夫的面前说他撒谎，不过我说得很客气，意思是说他‘不大了解’等等的话……细节我还是不谈了吧，不过有一点对我的处境十分有利：因为斯捷潘诺夫经常上我家去，所以我把事情说得多少有点相像的样子，似乎他是为了某种利益和我的勤务兵串通起来。斯捷潘诺夫只是默默地看我，耸着肩膀。我记住得的眼神，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他想立刻辞职，但您猜结果如何？军官们全体到他家里去拜访，劝他不要辞职。两星期以后，我就离开了团部。没有人开除我，也没有人劝我辞职，是我以家庭作为借口辞职的。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起初我满不在乎，甚至还生他们的气呢。我住在卢加的时候，认识了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但后来，过了一个月，我却看着我的手枪好几次想到了死。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总是消极地对待每件事情，我写了一封给团长和同事们的信，完全承认我说谎，想恢复斯捷潘诺夫的名誉。我写完这封信以后，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这封信寄出去后，仍旧活下去，还是寄出去后就死去呢？’我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一次，纯粹是出于偶然，我和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做了一次匆忙的、奇怪的谈话以后，突然一下子就使我和她变得贴心起来了。在这之前，尽管她经常上斯托尔别耶娃家里去，但我们碰见了也只是彼此点点头，连话都不大说。这一回我却突然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都告诉了她。就在这时，她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问题她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没有把信寄出去。她给我的答案是不寄。她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我把信寄出去，当然是做了一桩高尚的举动，足以洗清自己的污

点，甚至还不仅仅这些，但这后果我自己能不能忍受得了呢？她认为谁也不会忍受得了的，因为那时前途就会毁掉了，也不可能再重新开始。再说，斯捷潘诺夫虽然受了一点儿伤害，但他已经被军官们宣告无罪，而且事情也已经过去了。总之，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但她把我阻拦住了，我完全听从了她。”

“她用狡诈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充满了女人的心机！”我喊道，“她当时已经爱上您了！”

“也正是这一点，使我获得了新的生命。我发誓要重新做人，彻底改变生活，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她。但结果呢？结果却弄成这个样子——我和您经常到赌场去赌钱。我获得了一笔遗产，一下子就得意忘形起来，热衷于追逐名利，喜欢结交那一伙人，还喜欢漂亮的马车……我把丽萨折磨得好苦——我真是可耻呀！”

他用手擦了擦自己的额角，在屋内来回走着。

“我和您分别从两个方面遭受了俄罗斯人相同的命运。您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俄国人只要稍稍地从习俗给他规定好的常轨中越出来，就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处在常轨中时，一切都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收入呀，官爵呀，社会上地位呀，马车呀，拜客呀，职务呀，妻子呀；但是稍稍地动一动，我就成为什么了呢？就等于一片被风驱赶的树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两个月来，我努力在轨道上维持着，爱着轨道，被吸引到轨道里去。您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堕落得多么深：我爱丽萨，真心地爱她，可同时又想阿赫马科娃！”

“真的吗？”我痛苦地叫道，“公爵，我要顺便问一下，您昨天讲起韦尔西洛夫，说他怂恿您对卡捷琳娜·尼占拉耶芙娜做卑劣的行为，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许夸大了一点，我对他，比对您还怀疑，这是我的错。这事您就别提了。不过，难道您以为我在整个这段日子里，也许从在卢加的时候起，我不曾怀着崇高的人生的理想吗？我敢对您发誓，它从不曾离开我，而且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丝毫也没有在我的心头失去魅力。我记住我给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所起的重新做人的誓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昨天在这里谈论贵族问题的时候，没有对我说出任何新的见解来，这是您要相信的。我说的理想早已坚定地确立了：拥有几十俄亩的土地（只要有几十亩，因为我所得到的遗产几乎已经花光了），然后便和上流社会完全断绝，不再追逐名利，在乡下的村庄里拥有一所房子，建立一个家庭，至于我自己呢，就做个农夫之类的人。这在我们的家族看来，也并不稀奇，我的叔父就亲手耕过田地，祖父也是的。我们固然是世袭的公爵，我们的出身固然正直，但是我们是乞丐。我就要用这个来教育我的子女：‘你一辈子应该永远记住，你是贵族，你的血管里流着俄罗斯公爵的神圣的血，但是你不要因为你父亲耕过田而引为羞耻，他是用公爵的风度做这种事情的。’我不会给他们留下财产，除去这一块田地以外，但是，我要给予他们高等的教育，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丽萨肯定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个理想。丽萨、孩子、干活——哦，这一切我和她是多么的向往。在这里，就在这几间屋子里，我们一起幻想着，然而结果怎样呢？我却同时打着阿赫马科娃的注意，其实我完全不爱她，但我却在盘算着有没有可能结成一桩上流社会富裕的婚姻！直到昨天纳晓金带来了关于比奥林格的消息以后，我才决定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不是去拒绝的吗？这总是一个诚实之举，不是吗？”

“您以为是吗？”他在我前面站住了，“不，您还不知道我的天性！或者……或者我自己还不知道我的天性。因为这里大概不仅仅是一种天性。我真心地喜欢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这两个月以来，我又深深地对不起您，所以我愿意让您知道这一切，因为您是丽萨的哥哥。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为了向她求婚，而不是为了拒绝。”

“这是可能的吗？但丽萨说……”

“我骗了丽萨。”

“请容我问一下：您是正式的求婚，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拒绝了您吗？是不是？是不是？这些细节对我十分重要的，公爵。”

“不，我完全没有求婚，但只是因为来不及的缘故。她自己在我没有说出来之前就先行声明了，当然用的不是直接的言语，却说得一清二楚。她让我识趣地明白，这个主意是不可能的了。”

“也就是等于没有求婚，您的自尊并没有受到伤害，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看呢？我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还有丽萨呢？我欺骗了她……也就是说，想抛弃她，还有我给自己和我的祖先所立下的重新做人、赎清前恶的誓约呢？我恳求您，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也许她就这一桩是不能饶恕我的！我从昨天起就病了。主要的是，大概现在一切都已经完了，索科利斯基族的最后一个公爵要去服苦役了！可怜的丽萨呀！我整天等候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为

的是对您，对丽萨的哥哥，公开她目前还不知道的那件事情。我是一个刑事犯，我参与伪造某铁路的股票。”

“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去服苦役呢？”我跳了起来，惊恐地望着他。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伤，一种无奈的悲哀。

“您且坐下来，”他说着，自己坐在对面的安乐椅上，“您先听下面的事实：一年以前，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在埃姆斯和莉季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一块儿，后来又到巴黎去。事情就出在我去巴黎逗留两个月的时候。不用说，我在巴黎时，钱不够用了。当时恰巧遇见了那个斯捷别利科夫，我以前也认识他。他给我钱，还答应再给我，但要求我帮他的忙。他需要一个艺术家，一个会画画、雕刻、石印的人，还需要一名化学师和一名技师——为了某种目的。至于为了什么目的，他甚至一开始就说得相当露骨。为什么呢？因为他摸透了我的性格，这一切只是使我觉得可笑。事情是因为有一个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认识的俄国流亡者，住在汉堡的某处，他的父母不是俄国籍。他曾在俄国被牵涉进一桩伪造票据的案件里去。斯捷别利科夫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必须有人介绍，因此找上我了。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三言两语的介绍信，随后也就把这事给忘了。后来，他和我又遇见过几次，我一共从他那里得到了三千卢布。关于这件事情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这里一直用期票和抵押品向他借钱。他奉承我时，好像奴隶奉承主人似的，直到昨天，我才突然第一次从他嘴里得知：我——是一个刑事犯。”

“昨天吗？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早晨在纳晓金拜访之前，我和他在书房里吵嚷起来的时候。他居然第一次完全明显地对我提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来了。我

举起手来，想打他。他突然站起来，对我宣布我和他是一党，他要我记住我是他的同谋者，和他一样是个骗子，——总之，虽然没有说出这话，但意思就是这个。”

“真是胡说八道，这不是凭空捏造吗？”

“不，这不是凭空捏造。他昨天到我那里来，详细地解释了一下。那些股票早已在流通，而且还要继续发行，可是大概已经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然，我是局外人，但是‘您当时曾写过一封介绍信呀！’——这是斯捷别利科夫对我说的话。”

“但是您当时并不知道写介绍信的目的呀，或者，您已经知道了吗？”

“我知道的，”公爵轻声地回答，垂下眼皮，“您瞧，我是既知道，也不知道。我笑着，我觉得很快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况且我完全不需要假股票，我也不打算去造假股票。但他当时给我的三千卢布，以后甚至没有在账上记下来，而我竟听任下去。您怎么知道，也许我就是伪造钱币犯？我不可能不知道。我不是小孩。我知道，但是我很快乐，我帮助那些卑鄙的罪犯……而且为了金钱帮助他们！如此说来，我也就是伪造钱币犯！”

“您太夸张了，您固然有错，但您未免夸张了一点！”

“关键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名叫日别利斯基的人，年纪还很轻，在司法界做事，好像是律师帮办。他也参与到这股票的案子里。他曾由汉堡的那位先生打发到我那边来，当然是为了一点小事，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关于股票的事情根本没有提起过……但在他手里有我亲手写的两个文件——全是三言两语的字条，当然，这也可以作为

证据，这一点我今天才完全明白过来。据斯捷别利科夫对我解释，这个日别利斯基妨碍了一切：他在那里偷窃，至于偷窃谁的钱，大概是公款，但是还打算再偷一次，然后再逃到国外去。他至少需要八千卢布，作为逃亡的费用。遗产中我应得的部分可以使斯捷别利科夫满足，但是斯捷别利科夫说必须要使日别利斯基也满足才好……总之，我必须在我所得的遗产中提出分给他们的一部分以外，再给他们一万块钱，——这是他们最后的通牒。那时候他们会把我的那两张字据还给我。他们串通在一起，这是很明显的。”

“这事显然是很荒唐的，如果他们告发您，那就先把他们自己供出来！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告发的。”

“我知道，他们也根本没有威胁我要去告发。他们只是说：‘我们当然不会告发，但是如果事情一旦败露，那么……’他们只是这样说，也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这就够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不管将来出什么事情，哪怕这些字据现在放在我的口袋里，但我已经和那班骗子勾结在一起，永远成为他们的同谋！我对俄国说谎，对孩子们说谎，对丽萨说谎，对自己的良心说谎……”

“丽萨知道吗？”

“不，她完全不知道。她现在这种情况，恐怕受不住这个打击。我现在穿着我的营团的制服，只要遇见本团里的任何一个兵士，我分分秒秒都意识到我没有资格穿这身制服。”

“听我说，”我突然叫了起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谈的。您只有一条路，一条唯一的得救的路：你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家里去，向他借一万块钱，您借钱的时候不必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然后把这两

个骗子叫来，彻底跟他们做个了断，赎回您的字据……事情就完了！等到一切事情办完之后，您就去耕田！抛弃幻想，相信现实！”

“我想到这层了，”他坚决地说，“我今天一整天都在盘算着，最后终于决定了。我只是等候着您。我决定上他那里去。您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借过一个戈比。他对待我们的家庭是很好的，他甚至……帮过忙，但是我本人，我个人，却从来没有借过钱。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您知道，我们这一族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的那一族辈分要大些，他们是属于晚辈的一族，甚至是个旁系，几乎是有争议的……我们的祖先们是互相有仇恨的。在彼得大帝改革的初期，我的先祖，也名叫彼得，始终是个分裂派教徒，在科斯特罗马森林地带流浪。这位彼得公爵再婚时，娶的也不是贵族的女子……就是在那时候，才生出了索科利斯基族的另一支系。可我……我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他十分疲乏，几乎胡乱地讲到其他的问题上去了。

“您安静一下，”我站起身来，取了帽子，“躺下来睡一觉，这是最要紧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决不会拒绝您，尤其是现在，正在高兴的时候。您知道那边的事情吗？真是不知道吗？我听到一桩奇怪的新闻，他快要结婚了，这是秘密，当然，不必瞒着您。”

我一面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一面把一切事情讲给他听。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匆忙地打听详情，特别关于时间和地点，还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可信程度。我当然没有隐瞒，当时就说根据人们的讲述，这件事情发生在他昨天拜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以后。我不能形容出，这消息引起他怎样病态的印象，他的脸变了样，似乎歪斜了，那种苦笑使他的双唇痉挛地抿紧，最后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垂下眼皮，陷入

了沉思。我突然十分明显地看出他的自尊心被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昨天的拒绝伤得十分严重。也许他在病态的心境下，这时候正十分鲜明地回想起他昨天在这个姑娘面前成为那样可笑和卑贱的角色。现在看来，他对于这姑娘会答应他求婚的事是很有把握的。另外，也许他还想到自己背着丽萨做出了那样卑鄙的举动，而结果却是一场空！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把对方看作是什么人了呢？他们凭什么还那样彼此尊敬呢？这位公爵明明可以猜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已经知道他和丽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和她的妹妹所发生的关系，即使目前还不知道，那么将来也一定会知道，而他竟"毫不怀疑她会答应自己"！

"难道您以为，"他突然骄傲而且威严地抬眼望着我，"在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现在还能去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向他借钱吗？他是刚刚拒绝了我的那位姑娘的未婚夫，向他借钱——那是多么的下贱，多么的奴才相！不，现在一切都完了。如果这老人的帮助是我最后的希望，那么让这希望也破灭了吧！"

我心里暗自赞成他的话，但对于现实到底应该把眼光放宽些。难道老公爵还能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吗？还能算作未婚夫吗？我的大脑里涌动着好几个念头。我刚才早已决定明天一定去看望这个老头儿。现在我努力冲淡公爵的感受，劝这可怜的人睡一觉！"只要你睡足了觉，您的思路就会清晰些，您自己会看出来的！"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但是没有亲吻。我和他约好，明天晚上再到他家里去。"我们来谈一谈，好好谈一谈。要谈的话已经积得太多了，必须谈一谈。"对于我的这两句话，他似乎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第八章

一

那天夜里，我整夜做着有关轮盘、赌博、金币和盘算的梦。我好像坐在赌台旁边，在那里计算下一个注，赢的机会有多大，这一切使我整夜都很难受，像梦魇一般。我要说实话，即使昨天一整天，我的脑子里都充满着种种强烈的印象，但还是不时地想起泽尔希科夫赌场上那段赢钱的情景。我努力赶走这些念头，却赶不走这些印象，一想到这事就哆嗦。这次赢钱刺痛了我的心。难道我生而为赌徒吗？至少一定具有一个赌徒的性格。甚至在现在，在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那赌钱的情景！有时我还会用整整几个小时的工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在大脑里盘算应该怎样下注，怎样赢钱。是的，我有许多不同的“气质”，所以我的心灵永不安宁。

十点钟时，我打算步行到斯捷别利科夫那里去。所以马特维一来，我就打发他走了。我趁着喝咖啡的时候，进行周密的思考。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很高兴，我立即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便猜出我之所以高兴，主要的是因为“我今天要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里去”。但是，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悲惨的一天，而且完全出乎意料外，同时又是以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开始的。

十点整，我的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冲了进来。我对于一切都可以料到，但却料不到她会跑来，因此我惊讶地跳了起来，站在她的面前。她满脸狂怒，举止失措，如果问她为什么来找我，看来她自己也说不上来。我要提前交代一下：她刚刚得知一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把她给击垮了，而此时她还处于

最初的那个感受。当然，这个消息也牵涉到我身上。但是，她在我这里只待了半分钟，也许只有一分钟，但绝不会再多。她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

“原来是你干的！”她站在我面前，身体向前弓着，“你这小子！你惹出了多大的祸！你还不知道吗？你还喝咖啡呢！唉，你这好嚼舌的人，你这个碎嘴子，你是个纸糊的情人……这种人应该用鞭子狠狠地抽，用鞭子抽，用鞭子抽！”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了什么事情？到底怎么啦？母亲有什么事？……”

“你会知道的！”她威胁地喊叫，从我屋内跑出去，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当然可以追她，但有一个念头阻止了我，其实也不是念头，而是某种隐约的不安。我预感到“纸糊的情人”是她的呼喊中最主要的话语。当然，我自己不可以猜到是什么，但我很快便出门了，以便赶快和斯捷别利科夫了结以后，就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家里去。“到了那里，一切便会有了答案！”我本能地想着。

奇怪的是，斯捷别利科夫不知怎么已经全都知道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情，甚至连详细的情节都知道了。我不想把他的谈话和姿势描写出来。总之，他表现出一种兴高采烈和欣喜若狂的样子，因为他把“那桩事处理得十分巧妙”。

“这才是一个角色！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惊叹道，“不，这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但是她想在真正的泉水里喝一杯水，也就喝了。这是……这是古代的石像！这是古代智慧女神的石像！只是她会走路，穿着现代的服装！”

我请他转到正事上去。结果跟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所谓的重大事情，不过是要我去劝说公爵，让他去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请求帮助。“否则，他的处境会很糟糕，很糟糕的，这并不符合我的本意，您说是不是？”

他望着我的眼睛，不过他似乎没有猜到，我会比昨天见面时又多了解一些情况。而且他也不可能料到：因为，当然啦，我没有用一句话和一个暗示透露出我知道关于“股票”的事情。我们没有谈多久，他立刻答应给我钱，“给得很多，给得很多，只要您能从旁帮忙，使公爵前去就行。这件事情是紧急的，很紧急的，关键就在于太紧急了”！

我不想像昨天那样和他争论和吵嘴，便站起身来走出去，并扔给他一句我会“尽力而为”之类的话。但是，他突然使我惊异得无从形容：当时我已经走到门口，他突然亲热地伸出双手抱住我的腰，开始对我说些……极其莫名其妙的话。

我还是把细节忽略过去，也不记下当初谈话的全部内容，免得使读者厌倦。他的意思是要我“把杰尔加乔夫先生介绍给他，因为您时常到那边去”！

我顿时沉默不语，努力不用任何手势透露出自己的心情。但我立即回答，我在那里完全是个陌生人，即使去过，也不过偶然去一次。

“但是，既然有一次被接了进去，第二次不还能去吗？是不是呀？”

我直率地，但是很冷静地问他，他到底要干什么。我至今不能明白，有些人显然是不愚蠢的，而且是很“干练”的，像瓦辛所下的那样的定义，怎么会天真到这种程度？他完全直率地解释给我听，他怀疑

杰尔加乔夫那里“一定有什么被禁止的东西，严厉地被禁止的东西，因此研究以后，所以一旦被我侦查出来，就可以从中捞到一些利益”。他微笑着，用左眼向我挤弄了一下。

我根本没有给他任何肯定的回答，但是假装着要寻思一下，“答应考虑考虑”，随后很快地就走了。事情复杂起来了：我奔到瓦辛家里去，恰巧遇到他在家。

“啊，您也来了！”他见了我，神秘地说着。

我没有理会他的这句话，便直接说明了来意，告诉他所发生的情况。他显然很惊愕，虽说丝毫也没有失去冷静。他详细地追问了一遍。

“也许是您理解偏了吧？”

“不，我的理解很正确，他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

“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激您，”他诚恳地说，“如果这一切果真是有的，他心想您总不会在一定的数额前面不动心的。”

“况且他深知道我的境况：我喜欢赌博，我的行为很恶劣，瓦辛。”

“我听说了。”

“最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他知道您的情况，知道您也经常到那里去。”我冒险地试探了一句。

“他知道得很清楚呢，”瓦辛很随意地回答，“他知道我在那里是没有关系的。再说那一班年轻人多半是说空话，别的没有什么。其实，您自己记得最清楚。”

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不信任我。

“无论如何我是很感谢您的。”

“我听说斯捷别利科夫的事情有点不妙，”我又试探了一句，“至少我听说有些股票……”

“您听说什么样的股票？”

我故意提起“股票”的事，当然，并不是为了把公爵昨天讲的秘密告诉他。我只是想做一个暗示，观察一下他的脸色和眼神，看看他知道不知道关于股票的一点事情。我达到了目的：从他脸上那无从捉摸的、刹那间的变化中，我猜到他也许知道一点什么。便对于他的这句“什么样的股票”的问话，我没有回答。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继续问这件事情。

“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的身体好吗？”他关心地问。

“她的身体很好，我妹妹是永远尊敬您的……”

他的眼睛愉快地闪了一下：我早就猜到他对于丽萨有好感。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前两天到我这里来过。”他突然告诉我。

“什么时候？”我叫了起来。

“整整四天以前。”

“不是昨天吗？”

“不，不是昨天。”他带着疑问看着我。

“以后我也许会详细地告诉您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形，但现在认为有必要先告诉您（瓦辛神秘地说）——我当时觉得他的情绪似乎很不正常……甚至理智也不正常。此外，还有一个人来拜访我，”他突然微微一笑了，“就在您来以前，我也不能不断定这位访客的状态是不正常的。”

“公爵刚才来过吗？”

“不，不是公爵，我现在不讲公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刚才到我家里来……您一点也不知道吗？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也许是发生了的，但他在您这里到底怎么啦？”我匆忙地问。

“当然，对于这事，我本来应该保守秘密……我和您这次的谈话有点奇怪，尽谈一些秘密的事呢。”他又微微笑了一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并没有要求我保守秘密。但是，您是他的儿子，又因为我知道您对他的感情，所以这一次我预先提醒您，也许倒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您简直想象不到，他到我这里来问我：‘如果过几天，很快，他需要和人家决斗，我答应不答应做他的副手？’我当然一口拒绝了。”

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个消息比任何消息更使我觉得不安：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出了我还不知道的事情！我突然想起韦尔西洛夫昨天对我说：“不是我上你那里去，而是你跑到我这里来。”我飞奔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那里去，更加预感到谜底就在那里。临别时，瓦辛又向我道谢。

二

老公爵坐在壁炉前，用毡子裹住脚。他甚至用一种疑问的眼神迎接我，似乎很奇怪我会到那里去，可他自己却几乎每天打发人叫我去。不过，他还是和蔼地向我问候，对于我的最初的几个问题，回答得似乎带着一点嫌恶，和异常心不在焉的样子。他有时似乎在那里盘算，盯着我一下，似乎忘却了什么，想起那无疑地应该和我相关的事情。我直接告诉他，我已经听到一切，而且非常高兴。他的嘴角顿时泛起了亲切和友善的笑容，人也精神了，那种谨慎和不信任一下子烟消云散，好像他已经把这些忘光了。是的，当然已经忘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早就知道你会头一个来的，你要知道，我昨天还想起你来：'谁会高兴的？他会高兴的。'瞧，除了你，没有人会高兴的，但这是不要紧的。人们都是会恶言相向，但这算不了什么……Cher enfant（法文，译为"亲爱的孩子"），这一切是多么的高尚，多么的美好……但是，你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于你的意见很尊重。她有一张庄重而迷人的脸，一张像版画一样的脸。她是一幅最美的英国版画，独一无二……两年前我就收藏了全套版画……我是一直、一直就有这个意思的，是一直就有的，我只是奇怪自己怎么从没想到过要这样做。"

"我记得您一直很喜欢、很赏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而且一直很尊敬她。"

"我的朋友，我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和朋友、和亲属、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是天堂。大家都是诗人……总之，从史前的时代起，人人早就知道的。告诉你，夏天的时候，我们先去索登，然后去巴德加施泰因（索登和巴德加施泰因都是当时著名的疗养胜地，前者

在德国，后者在奥地利）。但是，你有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我的朋友，你是怎么啦？我可是一直盼着你来呀。从那个时候起，就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不是吗？只可惜我总是心神不安，只要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心神不安。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一个人过活，不对吗？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我从她最初的几句话时就马上明白了这一点。我的朋友，她一共只说了两句话，但是这……这两句话就像是一首绝妙的诗。其实你应该算是她的兄弟，差不多是她的亲兄弟，不对吗？我的亲爱的，难怪我会那么喜欢你！我敢发誓，我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事了。我吻着她的手，哭了起来。”

他掏出手帕来，似乎又要哭泣起来了。他十分激动，大概“病情”很坏，在我们相识的整个时间里，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一次。他通常，甚至几乎总是比现在有精神，而且有朝气得多。

“我可以饶恕一切人，我的朋友，”他继续喃喃地往下说，“我愿意饶恕一切人，而且我早就不对任何人生气了。艺术，la poésie dans la vie（法文，译为“生活里的诗”），帮助不幸的人们，还有她，圣经上中的美人。Quelle charmante personne, a? Les chants de Salomon... non, ce n'est pas Salomon, c'est David, qui mettait une jeune belle dans son lit pour se chauffer dans sa vieillesse.（法文，译为“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美女，啊？这是所罗门之歌，指《旧约全书·雅歌》……不，不是所罗门之歌，而是大卫的故事，他把一个美貌的童女放在床上，以备老年时取暖之用”。不过，大卫啦，所罗门啦，这一切在我的头里旋转着，简直是乱七八糟。亲爱的孩子，世上的一切事情，可以很庄严，同时也可以变得很可笑。）Cette jeune belle de la vieillesse de David——c'est fout un poème，（法文，译为“大卫晚年时的这个美貌童女——简直是一首诗”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上》）：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但是在保尔·德·科克（保尔·德·科克，法国作家，作品主要描写当时中产阶级的习气）的笔下，就会把这变为一个Scène de bassinoire（法文，译为“色情的场景”），我们大家都会笑出来的。保尔·德·科克的诗既没有韵律，又没有趣味，虽说他颇有才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微笑着……当时，我说我们不会妨碍的。我们开始我们的爱情，那就让我们走到底吧。哪怕这是一个幻想，也不要让别人把这幻想从我们身边夺去。”

“那是什么样的幻想呢，公爵？”

“幻想？怎么是幻想？就算是幻想，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个幻想死去吧。”

“公爵，为什么要死？要生活下去，现在只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但是，我说什么啦？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根本不知道，生命为什么这样短促。当然，短促的生命不会使人生厌，因为生命也是造物主的艺术品，具有普希金诗歌那种完美无缺的形式。简短是艺术性的第一条件。但是如果有人不感到厌倦，那就可以让他活得长久些。”

“告诉我，公爵，这事已经公开了吗？”

“不，我的亲爱的，并没有公开！我们大家已经约定好了。这是家庭内部的秘密，家庭内部的，家庭内部的。目前我只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坦白说了，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个天使，她是个天使！”

“是的，是的！”

“是的，你也说‘是的’吗？我原以为你是她的仇敌呢。啊，是的，她请我不要再接见你。你猜怎么样，没有想你一走进来，我突然把这事给忘了。”

“您说什么？”我跳了起来，“为什么？她什么时候说的？”

（预感没有欺骗我，是的，从我刚才看见塔季扬娜的时候起，就有了这一类的预感！）

“昨天，我的亲爱的，是昨天，我甚至不明白，你现在怎么走进来的，因为已经采取了措施。你怎么走进来的？”

“我就是这样自自然然地走进来的。”

“大概是如此。如果你用狡猾的手段走进来，他们一定会把你捉住，但是因为你自自然然地走进来，所以他们也就把你放进来了。自然和随便，我的亲爱的，实际上就是最高超的狡猾手段。”

“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么说来，连您也决定不接见我吗？”

“不，我的朋友，我说我是局外人……也就是说，我完全的同意了。你要相信，我的亲爱的孩子，我太爱你了。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十分坚决地要求着……啊，她来了！”

这时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突然出现在门口。她穿着出外应酬的服装，像往常一样，走到父亲那里吻他。她一看见我，便止了步，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迅速地转身，走了出去。

“你瞧！”公爵异常激动地喊了出来。

“这是误会！”我喊道，“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就能说清……我……我立刻就来，公爵！”

我追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后面跑出去了。

随后的事来得太突然，而且发生得很快，以至于我不但无法思考，甚至连自己该怎么做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如果我能准备一下，我当然就会做出不同的举动来！但是，我慌乱得像小孩一样。我想跟到她住的房间里去，但是途中仆人对我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出去，上马车了。我拼命跑到大门的楼梯上去。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穿着皮大衣走下楼去，和她并肩走着的，或者不如说是带着她的，是一位身材匀称的高个子军官，穿着军服，没穿大衣，佩着剑。仆人捧着大衣，跟在后面。这就是男爵，上校军衔，三十五岁左右，是个神气活现的军官典型，人显得瘦削，脸形比较长，棕色的胡须，甚至眼睫毛也是棕色的。他的脸虽然根本不漂亮，但却带着一副刻薄和挑衅的表情。我现在粗略描写的是我当时见到的模样。在这之前，我从没有看见过他。我顺着楼梯跑下去追他们，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皮大衣。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首先看见我，赶紧对他耳语。他回了一下头，但是马上对仆人和看门人点头示意。这时我已经追到了大门口，仆人在大门那里向我面前跨了一步，但是我用手把他推开，跟着他们跳到台阶上去。此时，比奥林格正扶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上马车。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毫无意义地大声叫喊（真像傻子一般，真像傻子一般！唉，我全都记起来，我没有戴帽子）！

比奥林格又恶狠狠地朝仆人转过头去，对他大声吼了句什么，是一句还是两句，我听不清楚。我马上觉得有人抓住我的胳膊。这时马车启动了，我又喊了一声，向马车后面追去。我看见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车窗里窥视，大概露出很不安的样子。可是我在扑过去的时候动作太快，根本没想到会突然猛撞了一下比奥林格，好像是重重地踩了一下他的脚。他小声喊了出来，咬紧着牙齿，用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肩膀，狠狠地推了我一下，我便被甩到三步以外去了。这一刹那间，仆人把大衣递上来，他披在身上，坐到雪橇上去，还从雪橇上威胁地喊了一声，指着我，给仆人和看门人看。他们当时拉住我，把我拦住了。一个仆人把皮大衣披到我身上，另一个把帽子递过来，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当时他们是说过些什么。我站在那里听着，却什么也没听懂。但是，我突然甩开他们跑走了。

三

一路上我分不清东南西北，老是往行人身上撞，就这样最后一直跑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去，甚至没有想到在路上雇马车。比奥林格竟在她面前推我！当然，我踩了他的脚，他本能地推我，就像一个被人家踩痛了鸡眼的人似的（也许我果真踏着了他的鸡眼）！但是她看见了，她还看见仆人们把我拉住。这一切全当在她的面，全当在她的面发生的！我跑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去的时候，在最初的一分钟内，不能说出一句话来，我的下颚哆嗦得像发疟疾似的。是的，我是在发疟疾，而且还哭泣着……唉，我受了奇耻大辱！

“哎！怎么样？被人家赶出来了吧？活该，活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面，望着她。

“这人到底怎么啦？”她凝神地打量着我，“喝一杯水吧，喝几口，喝吧！告诉我，你在那里又闯出什么乱子了？”

我喃声说我被赶了出来，比奥林格在街上推我。

“你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喏，你读一读，鉴赏一下吧。”她从桌上取了一张字条递给我，自己站在我面前等候着。我立刻认出了韦尔西洛夫的手笔，一共只有几行字，那是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一封信。我哆嗦了一下，理解力顿时完全恢复了。下面就是这封可怕的、丑恶的、不成体统的，荒唐而蛮横的信的内容：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士：

虽然您生性放荡而且精于此道，但我总以为您应该把自己的情欲克制一下，至少不会加害于孩子。然而您竟不以为耻地做着这种事。我现在告诉您，您所知道的那个文件并没有在蜡烛上烧掉，而且从来不在克拉夫特身边，所以您在这件事上必定会一无所获。所以请您不要平白无故地加害一个年轻人。饶了他吧，他还没有成年，几乎是小孩，精神和肉体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成熟。您在他身上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负有照管他的责任，所以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虽然我并不希望有什么成效。我要谨敬地声明，这封信已另抄一份，同时寄给比奥林格男爵了。

安·韦尔西洛夫

我在读信的同时，脸色开始发白，但随后突然涨得通红，气得嘴唇哆嗦。

“他这是在说我呢！在说我前天向他吐露的那件事情！”我狂怒地喊道。

“谁教你吐露的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那封信从我手里抢了过去。

“但是……我不是说这个，完全不是说这个！天呀！她现在会怎么看我呀！他不是疯子吗？他简直就是疯子……我昨天见过他。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来的？”

“昨天白天寄出，晚上收到的，今天她当面转交给我。”

“可我昨天还当面见到他，他真是疯子！韦尔西洛夫不会写这种信，这是疯子写的！谁会给女人写这样的信呢？”

“那些气疯了的疯子就会写出这样的信，他们被忌妒和怨恨弄瞎了眼睛，弄聋了耳朵，身体里的血变成了毒砒霜……而你还不知道他的事，你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等着瞧吧，为了这件事情人家会和他过不去，会弄得头破血流的。是他自己把脑袋钻到斧头底下去！还不如夜里到尼古拉耶夫铁路上去，把头放在轨道上面，让火车把它给轧掉呢！而你呢，竟把这种事告诉他，真是太天真了！你是想逗他呢？还是想炫耀一下自己？”

“但是，这里面含着多少的仇恨！多少的仇恨！”我用手拍着自己的头，“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对这样一个女人！她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会写出这样的信来？”

“仇——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用愤怒的嘲笑模仿我说。

血液又冲上我的脸。突然间，我似乎有了某种全新的领悟，我用询问的目光牢牢地盯着她。

“你从我身边滚开吧！”她尖叫了一声，迅速地回转身去，向我挥手。

“我为你们大家张罗得够了！现在该结束了！你们大家全钻进地里去也不要紧……我只是怜惜你的母亲一个人……”

不用说，我又跑到韦尔西洛夫那里去了。可他是那么阴险！真是阴险！

四

韦尔西洛夫并不是一个人在家。我先做个说明：他昨天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寄出了这封信，而且确实还抄了一份寄给比奥林格男爵以后（只有上帝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今天自然要在一天内等候他这个举动的“后果”。为此他采取了特定的措施：从早晨起，他就叫母亲和丽萨搬到楼上的“棺材”里去（我后来才知道，丽萨早晨回家后，就生了病躺在床上），又把那几间正屋，特别是我们的“客厅”，收拾而且打扫得十分干净。果然，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确实有一位姓P的男爵来拜访他了。这是一个军人，上校军衔，年纪有四十多岁，德国籍，高个子，长得很精瘦，看样子体力过人，头发和比奥林格一样，也是浅棕色，不过有点秃。这样的P男爵在俄国军队里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因为是男爵，所以都十分傲慢，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仅仅依靠薪俸生活，不过倒是些久经沙场的将士。我没有赶上

他们谈话的开头。他们两人都很兴奋，怎么会不兴奋呢？韦尔西洛夫坐在椅子旁的沙发上面，男爵坐在旁边的安乐椅上。韦尔西洛夫脸色灰白，但是说话很谨慎，几乎是字斟句酌。男爵却提高了嗓音，显然喜欢做出激动的手势，只是这时勉强忍住，但露出严肃傲慢，甚至轻蔑的神色，虽说不免带着惊异。他一看见我，便皱着眉头，但韦尔西洛夫却几乎很欢迎我：

“你好呀，我的亲爱的。男爵，他就是那个年轻人，在信里提过的，他不会碍事，甚至还有用（男爵轻蔑地朝我身上打量了一下）——我的亲爱的，”韦尔西洛夫对我说，“我甚至很高兴你来。你现在先到旁边去坐会儿，让我和男爵把事情谈完。您不必担心，男爵，他不过在那里坐坐罢了。”

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已经拿定主意，此外，这种场面也把我给镇住了。我默默地坐到客厅的角落里去，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些。就这样一动不动，甚至连眼睛也不眨，直到他们谈完……

“我再跟您说一遍，男爵，”韦尔西洛夫语气坚决，声音响亮地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我虽然写了一封无价值的、病态的信给她，但我认为她不但是极高尚的人，而且是绝顶完美的人。”

“我已经对您指出过，您这样否认自己的话语，倒像是重申原先的那些话，”男爵沉闷地说，“您这样说话简直是不尊重人。”

“但是，如果您能听出我话中的确切含义，那就会有最正确的理解了。您要知道，我往往会突然犯病……和各种不同的毛病。我甚至正在治病，因此常常会在某一刻，发生写信的事……”

“这种解释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还要对您说一遍，您这是在顽固地坚持错误，也许您是故意继续错下去。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提醒过您，关于这位夫人的整个问题，也就是关于您给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的那封信的问题，应该在我们现在谈话的时候完全抛到一边去，可是您却往这个问题上扯。比奥林格男爵请求我，还特别委托我，仅仅把和他一人有关的问题弄清楚，也就是关于您把‘抄件’无礼地送给他，还在后面添上了‘您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对此承担责任’这句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附言的意思好像不用解释也已经很清楚了呀！”

“我明白，我听明白了。您甚至不肯赔罪，只是一味坚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对此承担责任’。但是，这样做未免太便宜您了。鉴于您坚持要按这种说法来了结事情，因此我现在有理由不客气地把我方的意见告诉您，那就是：比奥林格无论如何绝不跟您……在平等的地位交手。”

“不用说，这样的决定对于您的朋友比奥林格来说，是最有利的，说实话，您这话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吃惊：我已经预料到了。”

我要附带说一下：我从他们开头的几句话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韦尔西洛夫甚至在寻找谈崩的机会，他不断地挑衅和刺激这位急性子的男爵，也许还要试探对方的耐性。这使男爵感到十分厌恶。

“我听说您擅长说俏皮话，但说俏皮话并不等于有头脑。”

“这真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上校。”

“我不需要您的恭维，”男爵叫了起来，“我不是来和您闲聊天的！请您听着：比奥林格男爵接到您的信以后，感到极大的疑惑，因为这封信证明，只能疯人院里的神经病患者才会这样做。当然，立刻可以找到使您安静下去的方法。但出于某种考虑，比奥林格男爵决定采取对您宽容的态度，并去调查您的情况：发现您虽然属于上流社会，以前曾在近卫军里服务过，但是您被逐出了社交界，您的名声大有问题。虽然如此，我还要上这里来，亲自证实一下。而您呢，不但不领情，竟然还在玩弄字眼，自己供出自己是常犯毛病。够了！比奥林格男爵的地位和他的名誉是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宽容的……总之，先生，我受权向您宣告，如果以后再有重演或干一些和以前的行为相像的事实，就会立刻发现制服您的手段，极迅速而且正确的手段，这是我可以使您相信的。我们不是生活在树林里，而是生活在文明的国度里。”

“您这样相信吗，我的善良的P公爵？”

“见鬼！”男爵突然站起来，“您简直在引诱我立刻向您证明，我不见得是您的‘善良的P男爵’。”

“我还要提醒您，”韦尔西洛夫站起身来，“内人和小女在这里不远……因此我请您不要说得那样嚷嚷，因为您的喊声会吵到她们的耳朵的。”

“您的太太……见鬼……如果我现在坐在这里，和您谈话，唯一的目的就是解释这桩龌龊的事情，”男爵继续带着刚才的怒气说，一点也不把嗓门压低，“够了！”他疯怒地呼喊起来，“您不但被逐出正派人的圈子，而且您还患了神经病，真正的神经病，大家都这么说。您是不配宽容的，我现在对您宣布，今天就要对您采取措施，叫您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把您的理智恢复过来……把您押到城外去！”

他迈开大步迅速从屋内走出去。韦尔西洛夫没有送他。他站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望着我，却好像没有看到我。突然，他微微一笑，甩了甩头发，拿起帽子，也向门外走去。我抓住他的手。

“哦，是的，你也在这里呀，你……都听见了？”他站在我面前。

“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您怎么能这样地歪曲事实，这样地侮辱人！……多么阴险呀！”

他逼视着我，但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展开了，最后简直要咧开嘴笑出声来。

“人家侮辱我……当着她的面！当着她的面！人家在她面前笑我。他……他还推我！”我忘其所以地喊着。

“真的吗？唉，可怜的孩子，我真是可怜你……他们竟取笑你呢！”

“您笑着，您还笑话我！您居然觉得可笑！”

他把自己的手从我的手里迅速地拔出来，一面笑着，已经发出了真正的笑声，一面从寓所内走了出去。我何必要追赶他？为什么？我在一分钟内明白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从楼上走下来，畏葸地张望着。

“他走了吗？”

我默默地拥抱她，她也紧紧地，紧紧地抱着我，将我搂在怀里。

“母亲，亲爱的，难道您还待得下去吗！我们现在就走，我要保护你们，为了你们，我要苦苦地工作，像做苦工一般，为您，也为丽萨……我们抛开他们一切人，一切人，我们要走开。我们在一块儿生活着，母亲，您记得，您到图沙尔那里去看望我，我居然还不想认您吗？”

“我记得的，亲爱的。我一辈子对不起你，我生了你，但是不认识你。”

“这是他的错处，母亲，这全是他的错处。他从来不爱我们。”

“不，他爱的。”

“我们走吧，母亲。”

“叫我离开他上哪里去呢？他会有幸福吗？”

“丽萨在哪里？”

“在床上躺着呢。一回来就生病了，我真是很担心。他们怎么啦，那么对他很生气吗？现在他们会怎样对付他？他往哪里去了？刚才那个军官恐吓些什么？”

“他是不会出什么事的，母亲，人家不会拿他怎样，他永远不会出什么事的，也不能出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来了，你要是不信，您不妨去问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走进屋里来）。再见吧，母亲。我立刻就回来，回来后我再问您对这事的意见……”

我跑了出去，此刻不管见到谁我都受不了，更别说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了，就是母亲也让我难受。我想独自待着，一个人待着。

五

但是我没有走完一条街，就感到我不能再在外面游荡，老是看着那些陌生而冷漠的行人，实在没什么意思。但我能到哪里去呢？谁需要我？现在我需要的是什么？我无意识地来到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家里，心里却并没有想到他。他没有在家。我对他的彼得（他的仆人）说，我要在书房内等候他（我有许多次都这样做的）。他的书房是一间很大也很高的屋子，里面堆满了家具。我走到一个最黑暗的角落里，坐在沙发上面，把胳膊肘放在桌上，两手支住头。是的，这真是一个问题："我现在需要什么？"就算我当时能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却完全答不上来。

但是，我既不能有条理地思考，也不能提出什么问题。我前面已经声明过，我被这几天来的"种种事件"压垮了，我现在坐在那里，头脑里旋转得一团糟。"是的，我看错了他，一点没有了解他。"我心里有时闪过这个念头，"刚才他朝我笑了起来，并不是笑我，而是笑那个比奥林格，不是我。前天吃饭时，他已经知道了一切，露出阴郁的神色。他在小饭馆里从我的嘴里逼出了我那愚蠢的自白，把一切真相给弄歪曲了。但是，他为什么需要事实的真相呢？从他写给她的信中，他自己半个字也不相信。他只需要侮辱，无意义的侮辱，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随便抓住了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是我给他的……疯狗的举动！他是不是现在想杀死比奥林格？为什么？他心里知道是为了什么！而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心里藏着什么……不，不，现在我还不知道。难道如此狂热地爱她吗？或者如此疯狂地恨她吗？我不知道。他

自己知不知道呢？我为什么对母亲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呢？我说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我是不是真的失去了他？”

“……她看见人家推我……是不是也笑我？换了我也会笑的！人家打的是奸细，打的是奸细呀……”

“那是什么意思？（我突然闪出这个念头）那是什么意思，他在那封可恶的信里说到文件并没有烧毁，而是还存在着，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会杀比奥林格，现在一定坐在小饭馆里听《露契娅》。不过，也许在听完了《露契娅》之后，再前去杀比奥林格。比奥林格推我一下，几乎打我，他打了没有？比奥林格甚至不屑于和韦尔西洛夫决斗，难道会跟我决斗吗？也许我明天必须等在街上，用手枪杀死他……”这些念头完全无意识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一点也不停留在上面。

有时我似乎沉入了幻想：房门一下子打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走了进来，把手递给我，我们两人都笑了……学生，我的亲爱的！屋内已经完全黑暗了的时候，我幻想出这个场面来，那就是我的愿望。“我站在她面前和她道别，她一边把手递给我，一边笑，这事不是近在眼前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可怕的隔阂呢？我应该直接去找她，跟她解释一下，立刻去，现在就去，直接去，直接去！天呀，相知相识的人怎么会突然完全变成了陌生人呢！是的，陌生人，完全的陌生，完全的陌生人……可是丽萨和公爵，他们还是老样子……现在我坐在公爵家里。母亲，既然弄到这样，母亲怎么还可以和他住在一起呢？我是可以的，我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她呢？现在怎么办呢？”这时，丽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斯捷别利科夫、公爵、阿费尔多夫——所有这些人形象在我那近乎病态的大脑里

旋风般地闪过，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但我的思绪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捉摸，所以一旦我能够理解并抓住了某个念头，我就感到高兴。

“我有自己的‘理想’！”我突然想了起来，“真的有吗？我不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吗？我的理想是黑暗和孤寂，难道现在可以爬回以前的黑暗里去吗？唉，我的天呀，我并没有把‘文件’烧去呀！我前天竟忘记把它烧掉了。我一回家就在蜡烛火上把它烧掉，只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这样……”

天早已黑了，彼得送来了蜡烛。他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只是摇了摇手。但一小时后他给我端来了茶，我贪婪地喝完了一大杯，然后问他现在几点钟了，他回答是八点半，我竟然没有发觉我已经坐了五个小时了。

“我进来看过您已经三次了，”彼得说，“您好像睡着了。”

我可不记得他进来看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听到“睡着了”这句话时，突然一下子就感到非常的惶恐。我站了起来，开始在房内来回走着，为了不再“睡着”。这时，我的头又剧烈地痛起来。到十点钟时，公爵走了进来。我很奇怪，我怎么会在等他，其实我已经把他完全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了。

“您在这里，可是我还到您那里去过，找您去的。”他对我说。他的脸阴沉而且严肃，没有一丝的笑意。眼睛里露出呆板的眼神。

“我忙了一天，用尽了一切方法，”他专心地继续往下说，“一切都完了，将来是一片恐怖……（他竟没有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那里去）。我去见了日别利斯基，这个人真让人受不了。您瞧：先得弄到

钱，然后才能见分晓。如果弄不到钱，那么……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想这事。今天只要能弄到钱，明天就可见分晓了。您前天赢来的那笔钱还完整地放在那里，一个戈比也没有动。差三卢布就是三千整。扣去您的欠款，我还要再给您三百四十卢布。您把这钱拿去，再加上七百，凑成一千，我拿其余的两千。我们就到泽尔希科夫那里去，分坐两头，想办法赢一万卢布——这样我们也许才能有点办法，如果没有赢，那时候便……不过，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他用听天由命的眼神望着我。

“是的，是的！”我突然喊道，好像复活了似的，“我们去！我只是等您呢……”

我要在这里提出，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轮盘赌上去。

“但是，这样做可耻吗？下贱吗？”公爵突然问。

“我们这是去赌场！只是赌钱而已！”我喊道，“这一切只是为了金钱！只有你我是清白的，比奥林格却出卖了自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出卖了自己，至于韦尔西洛夫，您听说过吗？韦尔西洛夫是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您生病了吗，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的眼睛多么奇怪呀。”

“您想抛下我，一个人去吗？我现在决不离开您一步。怪不得我整夜做磁卡赌钱的梦。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喊出来，似乎突然发现了谜底。

“我们就走吧，虽然您在发着疟疾。到了那里……”

他没有说完，脸色阴沉而且可怕。我们已经快走出去了。

“您知不知道，”他突然说，站在门口，“除了赌钱之外，还有没有一条能够摆脱困境的出路？”

“什么出路？”

“公爵该走的路！”

“该怎样？到底什么样？”

“您以后会知道的。您要知道，我已经不配这样做，因为已经晚了。我们现在就去，以后您会记住我的话的。我们先试着走奴才走的路吧……难道我不知道，我这是心甘情愿地在走奴才走的路，干奴才干的事吗？”

六

我乘车急奔轮盘赌场那里，好像我的整个得救之道，整个出路都在这里面。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公爵回来之前，我并没有想到它。况且我前去赌博并非为了自己，而是用公爵的钱，为了公爵。我不能理解吸引我的是什么，但我却无法抗拒地被吸引了。哦，这些人、这些面孔、这些坐庄的人、这些呼喊声、这个可恶的赌场大厅——所有这一切，从来不曾像这一次那样，让我觉得那么龌龊、那么阴暗、那么粗暴和可悲！我清楚地记得，我待在赌桌边的几个小时内，悲哀和忧郁时时抓紧我的心。但是，我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忍受着，就像我已经接受了什么使命，甘愿做出牺牲那样，是舍己为人吗？现在我只能说：我不见得能够肯定自己当时的神志是清醒的。

然而，这个晚上我在赌桌上，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明。我沉默寡言，聚精会神，并且算计得异常精确。我有耐心，而且很谨慎，同时在决定的时候又十分果断。我又坐在靠零点的旁边，也就是说仍旧夹在泽尔希科夫和阿费尔多夫之间。阿费尔多夫总是坐在泽尔希科夫右手旁边。我对于这个位置很讨厌，但是我一定要押在零上，而零之外的所有位置全都给人家占去了。我已经赌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我终于从自己的座位上看见公爵突然站起来，脸色灰白，走到我们那边，隔着桌子站在我对面。他已经全部输光了，正默默地看着我赌，大概一点也不明白，甚至没有想赌博的事情。直到那时候，我才开始赢钱，泽尔希科夫数钱给我。阿费尔多夫突然一声也不响，当着我的面，用极傲慢的姿态把我那堆一百卢布里的一张钞票拿了起来，放在他面前的一堆钱里。我叫了一声，抓住他的手。这时我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形。我好像一下子挣脱了枷锁，仿佛这一天我受到的所有灾难与侮辱，突然都集中在这一瞬间，集中在这一百卢布的钞票上面。郁积在我心头的一切闷气，似乎就是在等待可以发泄的这一瞬间。

“他是贼，他现在偷了我的一百卢布！”我愤怒地向周围大声喊道。

我不描写掀起来的忙乱的情形，这种丑事在这里是完全新奇的。泽尔希科夫的赌场中素来是很斯文的，他就以此出名。但我已经忘乎所以了。就在这喧哗和呼喊中，突然传来泽尔希科夫的声音:

“哎哟，我的钱不见了！刚才还放在这里，四百卢布！”

于是，立刻又出了另一桩事情：庄家的钱，一叠四百卢布的钞票，就在泽尔希科夫手边突然不见了。泽尔希科夫指出放钱的地方，

“刚刚还放在那里的”，这地方原来就在我身边，紧挨着我，和我放钱的地方很相近，也就是离我近些，离阿费尔多夫远些。

“贼在这里！又是他偷的！你们搜他的身！”我指着阿费尔多夫喊道。

“发生这种事全是因为，”在大家的一片叫喊声中，突然传来了某人的洪亮而且带有威慑性的声音，“这里混进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不经介绍就放进来！谁引他进来的？他是什么人？”

“好像姓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索科利斯基公爵带他进来的。”有人喊。

“听我说，公爵，”我隔着桌子疯狂地对他呼喊，“他们竟把我当作贼，而我自己的钱刚才也被偷去了，您对他们说，对他们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最可怕的事，这是我一整天里……甚至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公爵竟矢口否认起来。我看见他耸了耸肩膀，面对人们的质问，他竟然生硬而且十分明确地回答道：

“我不能替任何人负责，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与此同时，阿费尔多夫正站在人群中间，大声要求人家搜他的身。他还主动翻出自己的口袋。但是大家对于他的要求却纷纷喊道：“不，不用搜您，谁是贼已经很清楚了！”两个仆人被唤来了，他们从后面抓住我的手。

“我不许你们搜查我！”我一面喊，一面挣脱着。

他们把我推到隔壁的一间屋内，就在人群中把我全身都搜遍了。我一面挣脱，一面叫喊着。

“他大概已经把钱扔掉了，应该到地板上去查找。”有断定说。

“现在地板上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大概已经扔到桌子底下去了！”

“当然，现在连影儿都没有了……”

我被他们拉出去，但不知怎么搞的，我居然能够在门口挺住了一下，毫无意义地对赌厅里的所有人怒吼道：

“轮盘赌是警察局禁止的。我今天就要告发你们！”

他们把我拖到楼下，给我套上了大衣……打开了临街的火门，把我推了出去。

第九章

一

这一天以灾祸结束，但还有黑夜。以下就是我所记得的当天夜里的情形。

我被推到街上的时候，我想是十二点刚过。夜色明朗，寂静而寒冷。我差不多一直在跑着，但并没有回家。“回家做什么？难道现在还可能有家吗？人们住在家里，为的是明天睡醒过来之后，照样生活下去，现在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的生活已经结束，现在完全不能生活下去了。”于是我就这样在街上游荡着，完全分不清这是在哪里，要往哪里去。我感到很热。我时刻敞开我那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不可能再有任何目的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周围的一切，甚至连我呼吸的空气，好像都来自另一个星球似的，就像我突然到了月球里一样。眼前的这一切——城市啦，行人啦，我脚下的人行道啦，这一切已经不是我的了。“瞧，这里是冬宫广场（在彼得堡冬宫前，是彼得堡的主要广场），这是伊萨基辅斯基大教堂，”我心想，“但现在这一切都和我毫不相干了。”一切似乎都疏远了，一切突然不是我的了。“我有母亲，有丽萨——但现在丽萨和母亲对于我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只除了一点：那就是我是贼，永远洗不掉。”

“怎样证明我不是贼呢？难道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吗？到美国去吗？这样能证明什么？韦尔西洛夫首先会相信我会偷钱的！我有‘理想’？什么‘理想’？现在‘理想’又算得了什么呢？过了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

后，我在路上走着，也会有人指着我说：‘他是贼！他实践自己的‘理想’，就是从轮盘赌场上偷钱开始的……’”

我的心里有仇恨吗？我不知道，也许有的。奇怪的是，我从来，也许从年幼的时候起，就有这么一个特点：要是有人欺负我，欺负到底，把我侮辱到了最后的极限，那我总会生出一个无法抑制的愿望，就是被动地服从侮辱，甚至迎合那些侮辱我的人的意愿。“好吧，您既然侮辱了我，那我就自贬得更厉害，你就瞧吧，你就欣赏吧！”当初图沙尔打我，想表明我是个奴才，而不是参政员的儿子，于是我立刻自己装出奴才的角色来了。我不但侍候他穿大衣，还拿起刷子，开始从他的大衣上拂拭去最后的灰尘，他并没有请求我，或命令我，而我自己有时会拿着刷子追在他后面，就为了刷去他燕尾服上的最后一粒尘土，弄得后来他自己有时反倒会阻止我：“够了，够了，阿尔卡季，够了。”他一来，一脱下外套，我就把它拂拭得干干净净，谨慎地叠好，用方格的绸手绢覆盖着。我知道同学们为了这个而笑话我，看不起我，我很清楚地知道，但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你们既然要我成为奴才——我就是奴才；要我成为贱人——我就是贱人。”被动的仇恨和私底下的怒气，我会在数年中继续地保持着的。然而，结果怎样呢？我在泽尔希科夫那里朝整座大厅怒喊：“轮盘赌是警察禁止的，我要告发你们。”我敢发誓地说，这中间似乎有点相似：人家侮辱我，搜查我的身体，宣布我是贼，置我于死地——“那么你们大家应该知道，你们猜对了——我不但是贼，而且还是告密人！”我现在想起这些的时候，才下这样的结论，才这样地解释：那时完全顾不到所谓的分析，我当时喊叫的时候，并非有意，甚至在一秒钟以前还不知道我会这样喊的；那是自然而然喊出来的——我的内心就有这样的特点。

当我在街上跑的时候，我的嘴里肯定开始说胡话，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的行为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我已经无法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思维和结论，那时候我甚至能够觉察到：“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思考，但另一些事情我却已经无法思考了。”同时，我的某些决定，虽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做出来的，却也可能毫无逻辑性。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某些时刻能够充分意识到某个决定十分的荒唐，但同时又自觉地马上着手实施。是的，那天夜里我的大脑出现过犯罪的企图，只是出于偶然没有干成而已。

我当时突然闪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议论韦尔西洛夫的话：“跑到尼古拉耶夫铁路上去，把头枕在轨道上面，让火车把脑袋轧掉算了。”这个念头一下子占据了我的整个知觉，但是我一下痛苦地把它赶走了：“把脑袋放在轨道上，那么死去之后，明天人家就会说：他是偷了东西才做这事，这是他由于羞愧而做出来的。不，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我记得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切齿的愤恨。“那又怎样呢？”我的大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已经不可能了，要开始新的生活也办不到，因此只好服从，做奴才，做狗，做绵羊，做告密者，真正的告密者，并在暗中做准备，总有一天——我会突然把这一切炸得灰飞烟灭，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全都消灭干净，到那时大家才突然明白，这个被他们称为贼的人到底有多厉害……到那时我再自杀。”

我不记得我怎么跑进一条胡同里，这胡同位于“骑兵卫队”的林荫路附近。这胡同的两旁差不多有一百步长全是高高的石墙——那是两户人家后院的围墙。在左手的一座墙后面，我看见了一大堆木柴，长长的一溜，而且高出墙头有两米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劈柴场。我突然止步，开始寻思。我的口袋里随身带着点蜡烛用的火柴，就装在一

个银制的火柴盒里。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寻思着什么，想要干什么，现在也还记得，但是为什么想这样做——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只记得，我突然很想去做。“爬上围墙是很容易的。”我盘算着，恰巧在两步外的墙上有一座大门，大概紧紧地关闭了好几个月。“站在底下的木桩上面，”我继续想，“可以抓住大门的上端，爬到墙上去——谁也不会看见，没有一个人，完全的静寂！我坐在墙头上面，很容易把木柴点燃，甚至可以不必走下去，因为木柴几乎和墙壁相接触。天气干冷会烧得旺些，只要用伸手取一块桦木柴来……而且也根本不必去取桦木柴，可以一直坐在墙上，用手从桦木柴上剥下一块树皮，用柴火点燃，点燃以后，塞在木柴堆里——于是就会发生火灾了。我就跳下去，从容地走开，连逃都不必逃，因为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有人发觉……”我把这一切全都盘算好了，于是——突然下定了决心。我感到特别的愉快，喜悦，竟爬了上去。我的爬高本领很大：在中学时运动是我的专长，但这会儿我穿着套鞋，事情就显得困难些。但我还是成功地用一只手抓住了上面隐约凸出的部分，抬了抬身子，然后腾出另一只手，想抓住墙头的上部，不料突然一下子脱了手，身子掉落下来了。我觉得我的后脑勺撞在地上，想必当时就昏过去，在地上躺了一两分钟。醒过来的时候，我机械似的敞开自己身上的皮大衣，突然感到冷得难受。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向大门的一角爬过去，蹲了下来，将身子缩成一团，蜷伏在大门和墙头凸出部分中间的地方。我的思想混乱起来，大概很快就打起盹来了。就在这当儿，在似梦非梦中，我回忆起往事，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浑厚的、沉重的钟声，我满怀喜悦地倾听着。

二

钟声洪亮而有力，每次间隔两秒或三秒钟，但这不是报警，而是一种愉快的、悠扬的声音。我突然辨出这钟声十分耳熟，那是图沙尔学校对面红色的尼古拉教堂里的钟声。我至今还记得莫斯科这座古色古香教堂。这教堂建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在位时期，建筑的式样非常复杂，还有许多尖顶和圆柱。我又想起来，现在复活节刚过，而在图沙尔房子的小花园里，在细小的小白桦树上，刚长出的绿色嫩叶已经在迎风颤动，鲜艳的夕阳斜照进我们的教室里来。而在我待着的左面的小屋里（早在一年以前，图沙尔就把我和那些“伯爵和参政员的孩子们”分开，放在这间屋内），却正坐着一位女客。是的，在我那里，在我这孤苦无亲的人那里，突然发现了一个女客（即阿尔卡季的母亲），从我到图沙尔来的时候起，她这是第一次来。这位女客一走进来，我就立刻认出了她：她就是我的母亲，虽然自从她在一所乡村的教堂里给我行圣餐礼（当时有一只鸽子从圆顶上飞过）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们两人坐在小屋里，我奇怪地打量她。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晓得她当时因为韦尔西洛夫突然上国外去，只剩下她一人，便动用自己可怜的一点款子，自作主张到莫斯科来，几乎瞒着当时受委托照管她的人们，仅仅是为了和我见一面。奇怪的是，她走进来，和图沙尔谈过话以后，对我本人却只字不提。她是我的母亲。她坐在我身旁，记得当时我甚至觉得奇怪，她的话怎么这么少。她手里有一个包袱，她解了开来，包袱里原来有六个橙子，几块蜜饼，两个普通的法式面包。我一见到法式面包就来气，带着委屈的神色告诉她，我们这里的“伙食”是很好的，每天喝茶时都会给我们每人一整个法式面包。

“没关系，亲爱的，我是由于一时糊涂才这样想：‘他们在学校里的伙食也许不是很好。’你不要生气，亲爱的。”

“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图沙尔的太太）会生气的，同学们也会笑话我……”

“你不想要吗？要不，你先在这里吃一点吧。”

“好吧，那就留下吧……”

那些东西我甚至连碰都不碰一下，橙子和蜜饼就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面。我坐在那里，垂下眼皮，露出一副自尊的样子。谁知道呢，我也许并不打算瞒她，她的探望甚至会使我在同学面前丢脸，我想稍稍地使她晓得，使她明白：“你现在使我丢脸，而你居然还不知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拿着刷子，追在图沙尔后面，拂拭他身上的灰尘了！我还想象得到，等她一走，我会从那些孩子们身上受到多少的嘲笑，也许还要受到图沙尔的嘲笑，因此我的心里对她没有一点好感。我只是斜眼看着她那深色的旧衣服，那双相当粗糙的、几乎是做苦力的手。她的鞋子十分粗陋，脸瘦得很厉害，额头上已经刻下深深的皱纹。但她一走，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就在当天晚上对我说：“你母亲原来想必长得很漂亮的。”

我们这样坐着，突然阿加菲娅端了盘子走进来，盘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当时正是午饭之后，这当儿图沙尔夫妇通常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但母亲道谢之后，并没有取下杯子。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候根本不喝咖啡，因为咖啡会使她心跳加快。原来图沙尔夫妇显然认为，她的探望和允许她见我，这是他们给予的极大的体谅，所以这会儿还给母亲送来一杯咖啡，相对来说，这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功业，而这种功业又能给他们那种文明的感觉和欧洲的观念大添光彩。然而，母亲却好像故意似的，谢绝了。

我被唤到图沙尔那里去。他吩咐我把所有我的作业本和课本都拿去给母亲看一看："让她看一看，你在我的学校里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时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撇着嘴唇，用一种恼怒而且嘲笑的语气对我说：

"看样子，你母亲大概不喜欢喝我们的咖啡。"

我收集了一些作业本，从聚在教室内窥望我和母亲的"伯爵和参政员的孩子们"身边走过，送到等候着的母亲那里去。我甚至很喜欢不打折扣地执行图沙尔的命令。"这是法语语法作业本，这是听写练习，这是助词avoir和ētre（法文，即"有"和"是"）的变化形式，这是地理作业，欧洲和全世界主要城市的概况，等等。"我花了半小时或甚至半小时以上的工夫，用平正的、细小的嗓音解释着，规矩地垂下眼皮。我知道母亲在学业方面一窍不通，也许甚至不会写字，但我很喜欢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然而我却无法使她感到厌倦——她一直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甚至露出钦佩的神情，结果反倒弄得我自己都厌烦起来，也就打住，不再往下说了。然而，她的眼神是忧郁的，脸上露出几分凄苦的神情。

终于她站起来要走了，图沙尔突然亲自走了进来，露出一种得意而愚蠢的神色问她："您对自己儿子的成绩满意吗？"母亲语无伦次地喃语着，向他道谢。这时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也走了进来。母亲便请求他们两人"不要遗弃孤儿们，他现在几乎跟孤儿差不多，把你们的恩惠施给他……"她眼含热泪，向他们俩鞠躬，分别向他们每人鞠躬，而且几乎是一躬到地，那种鞠躬简直就像那些"庶民"跑来求那些贵族老爷们开恩时一模一样。图沙尔夫妇甚至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的态度显然心软了，当时立刻把她对于那杯咖啡的判断改变了。图沙尔用加倍的郑重的神色，用大慈大悲的口气回答，他

“对于孩子们决不歧视，这里的学生们全都是他的孩子，而他是他们的父亲，我在他那里差不多跟参政员和伯爵的子女们平等相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如此等等的话。母亲只有鞠躬着，但显出惭愧的样子，终于转身向我，眼眶里含着眼泪，说道：“再见了，宝贝！”

她吻了吻我，也就是说，我允许她吻我一下。她显然还想吻我，抱我，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不过，也许她觉得在那么人面前有点不好意思，也许由于她的心里另有苦楚，也许她已经猜到我因为她而觉得丢脸，因此她急匆匆地又对图沙尔鞠躬，就走出去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Mais suivez donc votre mère，”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说，“il n'a pas de coeur cet enfant！”（法文，译为“快去送送你母亲呀……真是个没良心的孩子”。）

图沙尔耸了耸肩膀，回答她，意思当然是说：“我没有白白地把他当作奴才看待呀。”

我恭顺地跟着母亲出去。我们走到台阶上面。我知道，现在他们大家全都从窗内看着我们。母亲脸朝着教堂，向它深深地画了三次十字，她的嘴唇哆嗦着，浑厚的钟声，响亮而且有韵律地从钟楼上传来。她转身向我，忍不住用双手放在我的头上，就在我的头上哭起来了。

“好了，母亲……怪害臊的……现在他们在窗里会看得见的……”

她颤抖了一下，匆忙地说：

“哦……上帝和你同在……愿天神、圣母、尼古拉圣神保佑你……主呀，主呀！”她用急促的声音反复地说着，一直对我画十字，努力又快又多地画着十字，“我的宝贝，我的亲爱的！等一等，宝贝……”

她匆忙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手绢，一块带方格的蓝色手绢，手绢的一角紧紧打了一个结，她开始解开这个结……但就是解不开……

“唔，没关系，连手绢一块儿拿去，这手绢很干净，也许有用的，里面有四个二十戈比的银币，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对不起，宝贝，多点我自己也没有……原谅我，宝贝。”

我接过手绢，本想说“图沙尔先生和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待我们很好，我们什么也不缺”的话，但我忍住了，当时把手绢收了下来。

她又画了一下十字，又喃喃地祈祷了一回。突然，突然她对我鞠了一下躬，就像刚才在楼上对图沙尔鞠躬一样——深深地、缓慢而持久地鞠了一躬——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的！我不由哆嗦了一下，自己不知道为了什么。她想用这鞠躬表明什么？是否像很久之后有一次我想到的那样：“她是想在我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吗？”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我立刻觉得更加难堪了，因为“他们都在楼上看着，兰伯特说不定又要开始揍我了”。

她终于走了。橙子和蜜饼在我回屋去之前，就被那些伯爵和参政员的孩子们吃光了，而我身上的四个二十戈比银币也马上被兰伯特抢去。他们用这些钱在糖果店里买了许多洋点心和巧克力，甚至一点儿也不给我吃。

过了整整半年，凄风苦雨的十月来临了。我把母亲来访的事完全忘了。因为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仇恨，暗暗地仇恨一切，这种仇恨已经深深浸入我的心灵。虽然我仍旧用刷子替图沙尔拂拭衣服，但已经用全力恨他，而且与日俱增。有一天，在一个忧郁的黄昏，我翻着自己抽屉寻找什么，突然在角落里看见了她的那块蓝色麻纱手绢。自从那天我把它塞进去之后，它就一直放在那里。我取了出来，甚至带着几分好奇打量了一番。手绢的一角还完全保存着以前的结子的痕迹，甚至还有印得很清楚的钱币的圆印。不过，我把手绢放回原来的地方，把抽屉推进去了。那天是假日的前夕，钟声响起来了，召唤人们去做通宵祈祷。学生们吃过午饭之后就已经各自回家，但这一回兰伯特却留在学校内，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来接他出去。虽然他当时和以前一样，继续打我，但已经有许多话告诉我，而且需要我了。我们聊了整整一晚上，大谈我们俩都没有见过的列帕热夫式手枪，大谈契尔克斯人的马刀以及他们如何砍杀，还谈到要是能够结成一伙强盗那该多好。最后兰伯特又转到他心爱的话题上去——谈那些相当下流的事情。我虽然暗自觉得怪话，但还是很喜欢听。可这一次，我突然受不了，便对他说我头痛。十点钟的时候我们上床睡觉，我连头钻进被窝里去，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块蓝手绢。不知为什么，我在一小时之前重又打开抽屉，把它取了出来，在我们的床铺刚铺好的时候，我就把它塞进枕头底下。我立刻把它贴在自己脸上，突然开始吻它。“母亲，母亲……”我一面回忆，一面微语，我的整个胸脯蜷曲起来，好像被压在铁板缝里似的。我闭上眼睛，看见她的脸庞和哆嗦的嘴唇，在朝教堂画十字，然后又对我画十字，我对她说“怪害臊的，人家看着呢”的时候。“母亲，母亲，你一生中到我这里来了一次……母亲，你现在在哪儿？你这远来的女客？你现在记得不记得你的可怜的孩子，你来看过的那个孩子……你现在哪怕再来看我一次，哪怕让我梦见你一次，只让我对你说，我是多么的爱你，只要让我拥抱你一下，吻你的小蓝眼

睛，对你说，我现在完全不觉得你给我丢脸，又对你说，我当时就爱你，我的心当时已经异常的痛楚，我只是坐在那里，像一个仆人而已。你不会知道，母亲，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的爱你！母亲，你现在在哪里？你听见我的呼唤吗？母亲，母亲，你还记得乡村里的那只鸽子吗？……”

“啊，见鬼……他怎么啦！”兰伯特从床铺上唠叨地说着。“等一等，我要给你一下！竟不让我睡觉……”他终于从床上跳起来，跑到我身旁，开始拉我身上的被窝，但是我紧紧地抓住蒙着头的被窝。

“还哭呢，你为什么哭？傻瓜！傻瓜！我要给你一下！”他于是开始揍我，用拳头重重地打我的背、腰，越来越重，越来越痛，于是……于是我突然张开眼睛……

天已经完全亮了，雪地上、墙上的冰花闪耀着……我蜷缩成一团，坐在那里，带着奄奄一息的样子。皮大衣里的身体已经冻僵了，同时有一个人立在我面前，唤醒我，大声咒骂，用右脚狠狠地踢我的腰部。我抬起头来，看见这个人穿着阔绰的熊皮大衣，戴着貂皮帽，一双黑眼睛，一把黑得像树胶似的、漂亮的长髯，鹰钩鼻，朝我露出一口白牙，那张白里透红的脸像假面具似的……他向我低低地俯下身来，随着他每一次呼吸，嘴里喷出一股带寒霜的蒸气：

“你快冻死了，酒鬼，傻瓜！你会像狗一样冻死的。快起来呀！起来呀！”

“兰伯特！”我叫道。

“你是谁？”

“多尔戈鲁基！”

“哪一个多尔戈鲁基？”

“平民的多尔戈鲁基……图沙尔……我就是你在小饭馆里用叉子刺到他腰里去的那个……”

“啊哈！”他喊了出来，发出一种长长的、努力回忆的微笑（难道他真是忘记我了），“啊，原来是你呀，是你呀！”

他把我扶起来，让我站在那里。我简直站不住，动弹不得，于是他搀着我走。他望着我的眼睛，似乎在那里思索着、回忆着，在努力听我的说话。我也在努力地诉说，说得很含糊，但无休无止，而且因为说话而感到高兴，感到高兴，又高兴他是兰伯特。是不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我觉得他是我的“救星”，或者因为当时我把他看作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才投奔到他那里去。这原因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并没有思考过。总之，我是不假思索地投奔了他。当时，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不记得了，恐怕不会说得多少有点儿条理，甚至口齿都必须清楚，但他很用心地听着。他拦下了我们遇到的第一辆马车，几分钟后，我就已经坐在他那间暖和的房间里了。

三

任何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一定会保存着一些回忆，也就是那些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他认为或者倾向于认为这种事很离奇，不同寻常，超出常规，几乎是个奇迹——哪怕这是一个梦、一次邂逅、一次预测、一个征兆，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我和兰伯特相遇甚至是某种征兆……至少从相遇时的种种情

况和相遇后的后果来看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至少从单方面看来，这一切又发生得很自然。他不过是在做完了黑夜里的一件工作后回家（至于做什么工作——后文再交代），喝得半醉，在胡同里的大门旁停留了一分钟，这才看见了我。而他到彼得堡也才几天的时间。

我来到的那间屋子并不大，这是彼得堡中等公寓里带家具的一间普通房间，家具陈设非常简陋。不过兰伯特本人却穿得很讲究而且阔绰。地板上放着两只皮箱，只整理了一半。房间的一角用屏风隔开，挡住了床。

“Alphonsine（法文，译为“阿尔福西娜”）！”兰伯特喊了一声。

“Présente（法文，译为“来啦”）！”一个刺耳的、带着巴黎口音的女人的声音在屏风里回应着。不出两分钟，那个叫Alphonsine的女人跳出来了，但衣衫不整，好像是刚从床上起来的样子。她的长相有点奇怪，高个子，骨瘦如柴，头发乌黑，腰很长，脸也很长，眼睛滴溜溜地转，两颊深陷着——总之，样子很憔悴。

“快点儿（这是我翻译出来的，当时他对她说的是法语）！他们那里大概已经生上茶炊了，快去取开水、红酒和糖，把杯子拿来，快些，他冻坏了，他是我的朋友……在雪地上睡了一夜……”

“Malheureux（法文，译为“可怜的人”）！”她大声喊道，演戏似的把双手一拍。

“喏！喏！”兰伯特向她呼喊，像喊小狗似的，还用手指威吓着，她立刻停止了那个手势，跑出去执行命令了。

他开始观察我，触摸着我，试着给我把脉，一会儿又摸摸我的太阳穴、额角。“奇怪，”他嘟哝着，“你竟然没有冻死……不过也不奇怪，当时你的整个身子用皮大衣盖住，连头都钻了进去，像坐在皮制的洞穴中似的……”

一杯热水端了进来了，我贪婪地一下子喝光。这杯热水很快就使我兴奋起来，于是我又开始含糊地唠叨着。我半躺在角落里的沙发上面，一直说着话，一边喝一边说——但是究竟说什么，如何说的，我又几乎完全不记得了。有几个瞬间，甚至有整整的一段时间，我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再说一遍，他当时从我的讲述中了解到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后来已经明确猜到了，那就是：他对我的话已经明白得足以断定，他不该忽视与我的这次相遇……在后文适当的地方我会交代，当时他心里可能在盘算些什么。

我不但显得异常兴奋，而且时不时显得很快乐。我记得有人卷起了窗帘，阳光突然洒满了房间。有人生起了火炉，炉内发出噼啪的响声，但究竟是谁生的，怎样生的——我却不记得了。我能记得的还有一只黑毛的哈巴狗，Alphonsine小姐抱着它，妩媚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心上。这只小狗很让我喜欢，我甚至停止了讲话，两次弯着身子去摸它，但兰伯特挥了挥手，于是阿尔福西娜便立刻带着那只小狗退到屏风后面去了。

他自己一直沉默着，坐在我的对面，身子深深地弯到我那边来，不间断地静听着，有时还发出深长的微笑，龇着牙，眯着眼，似乎努力在那里盘算，希望能猜透什么。我能清楚记得的，只是在我对他讲起“文件”来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说得明白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连贯起来，我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怎么也不能听明白我所讲的事，但是他很想弄个明白，以至于他甚至冒险对我发问，这是很危险

的，因为只要有人一打岔，我立刻就会自己跑题，忘记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就这样坐着谈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他突然站起身，把阿尔福西娜叫过来。

“他需要安静，也许还要请医生。他要什么，便依他做，我的意思是说……你明白吗，我的亲爱的？你有钱吗？有没有？拿着！”他掏出十个卢布给她，开始对她小声说话，你该明白！你该明白！他反复对她说，严厉地皱起眉头，还用手指威吓她。我看得出，她很怕他。

“我就回来，你最好睡一觉。”他对我微笑，拿起了帽子。

“但是你一点没有睡啊，莫里斯！”阿尔福西娜热情地叫道。

“你不要说了，我随后就睡。”他于是出去了。

“我解脱啦！”她朝我指着他的背影，热情地悄声对我说。

“先生，先生！”她在屋子中央摆好了姿势，朗诵起来，“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残忍的，像他那样跟俾斯麦一个德性，他把女人看成是毫无用处的破烂货。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算得了什么？‘杀了她！’——这就是法兰西科学院的最后判词！……”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我的眼里出现了重影，恍惚看到了两个阿尔福西娜……我突然发现她哭了，不由得哆嗦一下，想到她跟我说话已经说了很久，而我在这时候想必已经睡着了，或者失去了知觉。

“……唉，我偏要来揭露这个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她叹息道，“把我的耻辱一辈子隐瞒不是更好吗？也许一个女子在您这个男人面前这么直言不讳是一件丢脸的事，但我向您承认，如果能允许我要求点什么，哦，那么我所要求的就是把我的刀刺进他的胸膛，不过我的眼睛

要望着别处，为的是怕他那副讨厌的目光使我的手发抖，而失去了勇气！先生，是他杀死了这个俄国教士的，他拔下他的红胡子来卖给一人——住在库兹涅茨桥的理发师，那地方就紧靠着安德里厄先生的商店——您当然知道，这家商店专卖巴黎的商品，时髦货，内衣啦，衬衫啦……哦，先生，当妻子、儿女、姐妹、朋友聚集到一桌，当一种热烈的愉快燃烧着我的心，请问您，先生，这对于一个什么都玩过的人是不是更幸福呢？可是他却嘲笑这些，先生，这个不可理喻的可怕的怪物在嘲笑。如果不是看在安德里厄先生出来调停的分上，那我决不……哦，可是您怎么啦，先生，你怎么啦，先生？”

她扑到我面前来。我大概正在打寒战，要不就是昏厥过去了。我不能形容，这半疯狂的女人使我产生了多么沉重的、病态的印象。也许她认为自己是在奉命给我解闷呢。至少她一步也不离开我。也许她以前曾经演过戏，所以说话时完全像朗诵一样，身子旋转着，说个没完，可我早就不吭声了。我从她的讲述中所能听懂的只是：她好像和那个“安德里厄先生的商店——专卖巴黎的商品，时髦货”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也许是从安德里厄先生的商店里出来的，但不知怎么的，她好像被安德里厄先生永远抛弃，为了这个不可理喻的可怕的怪物，因此就出了悲剧……她号啕大哭，但是我觉得这只是装装样子，并不是真哭。有时我又觉得她的全身突然像骷髅似的快要散架了。她用一种被压抑的、沉闷的声音说话，譬如说，她把“preférable”这个词读成了“prefer-a-able”，而把a这个音节念得跟羊叫似的。有一次我刚刚醒过来，看见她在屋子中央做出用脚尖旋转着跳舞的姿势，但是她并不是在跳舞，而这旋转的姿势似乎也和她所讲的故事有关，她只是在扮演这个角色而已。突然她跑了过去，打开摆在屋内那架又小又旧，而且走了调的破钢琴，一面弹，一面唱起来……我大概有十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睡着了，但小哈巴狗尖叫了一声，我就醒

过来了。刹那间我突然完全恢复了意识，清楚地想起了一切，我慌乱地跳了起来：

“兰伯特！我这是在兰伯特家里！”我这样想着，取起帽子，跑去取我的皮大衣。

“您要上哪里去，先生？”阿尔福西娜警惕地喊道。

“我想走，我想出去！放我走，别拦着我……”

“Oui, monsieur！”阿尔福西娜竭力赞同地说，还主动跑去替我打开通往走廊去的门。“是的，先生！……可那儿并不远呀，先生，一点也不远，你用不着穿皮大衣了，就在附近呀，先生。”她扯开嗓门，朝走廊里喊，我从屋内跑出来，转向右边。

“往这里走，先生，往这里走。”她拼命地叫喊着，伸出长长的、皮包骨头的五根手指，用全力抓住我的皮大衣，另一只手则对我指着走廊左面一个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挣脱了她的手，向通往大门的楼梯跑去。

“Il s'en va, il s'en va！”阿尔福西娜一边追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快走啦，他快走啦！……他可是会杀我的，先生，他一定会杀我的！”但是，我已经跑到楼梯上，尽管她甚至从楼梯上追下来，我还是来得及打开大门，跑到街上，跳上了第一辆出现在我面前的马车。我说出了母亲的地址……

四

然而，我的意识在恢复了一会儿之后，很快又开始模糊了。我还依稀记得，自己怎样被拉到了目的地，带到母亲家里，但随后我几乎就完全不省人事了。后来人家告诉我（其实我自己也记得），第二天时，我的神志又清醒了一会儿。我记得自己在韦尔西洛夫的房间里，睡在他的沙发上面。我还记得韦尔西洛夫、母亲和丽萨那一张张脸围着我，我很清楚地记得韦尔西洛夫跟我提起泽尔希科夫和公爵，还把一封什么信给我看，不住地安慰我。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一直惊恐地提到一个姓兰伯特的什么人，老是在幻觉中听到一条哈巴狗的叫声。但是，知觉的微弱之光迅速地黯淡下去了。到了这第二天的晚上，我患了热病。不过，我想先说说后来知道的事，提前做个交代。

那天晚上，当我从泽尔希科夫赌场跑出来，一切已稍见安静以后，泽尔希科夫在重新开始赌博的时候，突然大声宣布说刚才出了一个不幸的差错：那笔丢失的四百卢布在其余的钱堆里找到了，庄家的账是完全对的。当时还留在场内的公爵走到泽尔希科夫面前，坚决地要求他当众宣布我是无辜的，还用信件的形式向我赔罪。泽尔希科夫本人也认为这个要求应该尊重，便当着大家说，明天要给我写一封解释和道歉的信。公爵把韦尔西洛夫的地址告诉他，韦尔西洛夫果真在第二天时接到了泽尔希科夫亲自写给我的信，还附上属于我的三千多卢布——当时我把那笔钱落在赌场里了。就这样，在泽尔希科夫赌场那里发生的那件事总算了结了。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这个喜讯对我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

公爵从赌场上回来后，当夜就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我，另一封寄给他以前的部队，也是他跟骑兵少尉斯捷潘诺夫发生过纠葛的那个部队。他在第二天早晨同时寄出了这两封信。然后又写了一封给现在上司的报告书，一大清早，他就捧着这封报告亲自去见团长，声明自

己是一个“刑事犯，参与伪造某股票，现在前来投案自首，请求法办”。随后他就把那份陈述案情的书面报告交了上去。他被拘留了。

下面是他给我的信，就是那天夜里写的：

亲爱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既然我已经试着走奴才的“路”，那么我实际上就已经失去自己最终也可能从事正义的梦想，以及用这个梦想哪怕稍稍安慰我的心灵的权利。我对国家是有罪，对自己的家族也是有罪的，因此我要自己惩罚自己，这家族中最后的一个公爵。我不明白，我怎么会一味地只想保全自己，死死地抓住这个卑鄙的念头不放，一度还幻想着用金钱去打发那两个人？可是面对自己的良心，我永远是个罪人。即使那两个人把那张有辱于我名声的字条还给我，他们这一辈子也决不会放过我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只是活下去，就跟他们连接在一起，一辈子和他们勾结一气——这就是我能预料得到的命运！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终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足够的勇气，或许说是找到了一种绝望的力量，使我采取了现在这样的做法。

我写了一封信到以前的部队，给以前的同事们，证明斯捷潘诺夫是无辜的。在这个行为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赎罪的含义。这只是明天的死人的临终遗言而已。就应该这样看。

请您恕我在赌场里背叛您，这是因为当时我并不相信您。现在，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连这种事我也能够坦白……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坦白。

可怜的丽萨！她一点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决定，但愿她不要诅咒我，而是能够独立地作出判断。我无法自行辩白，甚至找不出话来，向她做任何解释。有件事您还须晓得——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昨天早晨她最后一次上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已经向她坦白了我的欺骗行为，并且承认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想向她求婚的。我知道丽萨很爱我，所以在我即将实施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决定之前，我的良心无法对她隐瞒这些事，因此我向她进行了坦白。她饶恕了我，饶恕了一切，但我不相信她：这不是真正的饶恕，要是换了我，处在相同的位置上，我是不会饶恕的。

请您别记恨我。

您的不幸的最后一位公爵索科利斯基

我在神志昏迷中整整地躺了九天。

第三卷

第一章

一

现在我写的，完全是别的事情。

我一再声明：“写点别的，写点别的。”可自己却总是继续一行行地写关于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已经有一千遍宣告过，我并不打算描写自己，而且我在开始写的时候，就坚决不愿意这样做。我十分明白，我对于读者是毫无用处的。我要描写，而且想描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如果我自己被卷了进去，那只是可悲的失误，因为不管我如何想避免，可最终还是无法避免。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我在如此热切地描写自己的奇遇的时候，我也就借此给人们一个因由去想，我现在也还是和当时一样的人。读者会记得，我已经屡次感叹过：“如果能改变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才好呢！”要是我现在没有彻底改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就不能发这样的感慨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愿有人能够体察到，我是多么讨厌这些申辩和开场白，甚至在札记写到中途时，还不得不插进这些东西。

现在言归正传。

我在昏迷了九天后清醒过来时，还只能算是复活，而不是康复。当然，如果就“复活”的广义来讲，我的复活是很荒唐。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我的理想，也就是情感，仍然只集中于一点（我以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我要彻底离开他们。但这一次我一定要离开，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千百遍地给自己设定这个任务，却始终实行不了。我不想对任何人进行复仇，我可以发出这个誓

言——虽然我受尽了大家的耻辱。我准备无嫌恶且无诅咒地走开，但我希望有自己的力量，真正的，离开世上任何人而独立的力量。然而我竟差点儿顺应了世上的一切！现在我记下我当时的这个幻想，并不是作为一个意念，而是作为当时的一种强烈感受。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还不想理清这种感觉。作为一个病人，我无力地躺在韦尔西洛夫的屋内——他们把这屋子腾给我，当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软弱到了极点。我躺在床上，好像是一根草梗，简直不像个人，而且还不仅因为生病的缘故。这真是使我感到屈辱！于是从我内心的最深处，升腾起一种抗争，我被一种无限夸张的傲慢与挑战的情绪弄得透不过气来。我甚至不记得，从我有生以来，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康复的最初那几天，充满了更加强烈的傲慢情绪了。

但我暂时沉默着，甚至决定一点也不去考虑！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的脸，努力从那些脸上猜测我所需要的一切。显然他们并不愿意盘问，也没有露出好奇的表情，只和我谈论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这使我很开心，同时也使我伤心。我不想解释这种矛盾的感觉。我看到丽萨的时间要比看到母亲的时间少，虽说她每天上我这里来，甚至每天两次。从她们谈话的片断以及从她们的神色中，我断定丽萨有很多事情需要在外面奔走，她甚至时常为了自己的事情不在家。一想到她可能在忙“自己的事”，我似乎感到很难受。不过这一切只是病态的，纯粹是病人生理方面的感觉而已，不值得加以描写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几乎每天上我这里来，虽然对我并不怎样温和，但至少不再像以前似的骂人了。这反倒使我感到懊恼，于是我干脆直接对她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在不骂人的时候，真让我感到沉闷。”“那么，我不上你这里来就是了！”她掉头就走。我却很高兴：总算把一个人赶走了。

被我折磨得最厉害的是母亲，我动不动就对她发脾气。当时我已经食欲大增，所以总是不断地埋怨饭菜端来太晚（其实根本不晚）。有一次，母亲给我端了汤来，开始照平常的样子，亲自喂我，但是我一边喝，一边不断的埋怨。突然我对自己总是这样埋怨而感到沮丧："我也许只爱她一人，却还要折磨她。"但是怨恨没有消除，我怨恨得突然大哭起来，而可怜的她竟以为我是因为感动而哭的，便俯下身子，开始吻我。我勉强忍住，在这一瞬间我确实恨她。但我毕竟爱着母亲，那时候也爱，根本不恨她，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是爱那个人，就越要欺负他。

最初的几天，我真正恨的只有医生一个人。这医生年纪很轻，却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说话强硬，甚至没有礼貌。他这种人好像在昨天，在学问上，突然有了什么特别发现似的，其实昨天并没有发生特别的发现，但这些"平庸之辈"和"市井之徒"向来都是这样的。我忍耐了许久，但终于突然爆发了。我当着全家的人对他宣布，他不必再上这个家门来了，我根本不需要他也会痊愈，并说他虽有一副务实的派头，却满脑子都是偏见，不明白医学还从来没有治愈过任何一个人，而且，想必他本人还十分缺乏教养，"正和现在的那些技师和专家一样，最近以来居然在我们面前把鼻子翘得老高"。医生听了之后十分生气（这正好可以证明他确实没有什么教养），但还是照来不误。最后，我只好对韦尔西洛夫说，如果医生再上门，我要对他说出比之前更难听十倍的话。韦尔西洛夫只说：我说的话已经够难听了，再难听一倍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十倍了。我很高兴他指出了这一点。

这可真是个人物！我指的是韦尔西洛夫。他，只有他是一切的原因，可结果如何呢？当时我唯独没有对他耍脾气。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我的态度赢得了我的好感，我想，还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感觉到，我

们彼此应该多多地互相解释……而且正因为如此，最好还是永远都不要互相解释。在这种生活中，能够碰上这么一个聪明人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已经在我的故事的第二卷中预先交代过，他非常简明扼要地告诉，现在已经被拘留的公爵如何写信给我的事情，还谈到泽尔希科夫如何做了对我有利的声明的话，等等。因为我决定沉默，所以只是干脆地对他提出了两三个极短的问题，他清楚而且确切地回答着，但完全没有多余的话，而且最妙的是，没有多余的情感。多余的情感也是我当时最惧怕的。

我绝口不提兰伯特，但读者当然已经猜到，我一直在想着他的事。我有好几次在病中的呓语里提到兰伯特，但等我清醒过来之后，经过对他们的察言观色，很快就明白关于兰伯特的事情还是一个秘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包括韦尔西洛夫都在内。我当时很高兴，不再担心了。但后来我才知道我想错了。令我吃惊的是，原来兰伯特在我昏迷的时候就已经来了，但韦尔西洛夫没有对我说起这件事情，因此我断定，我对于兰伯特来说已经永远消失了。然而我却经常想起他。更有甚者，想起他的时候，不但没有厌恶感，不但没有带着好奇心，甚且还带有一种认同感，似乎我在他身上预感到了某种新的出路，适合于我心中刚刚冒出来的感觉和计划。总之，我决定最先把兰伯特仔细考虑一下。在我决定开始思考的时候，我要插进一件怪事：我完全忘了他住在哪里，当时在哪一条街上出的事情。屋子、阿尔福西娜、小狗、走廊，这一切我都记得，即使我也可以画出来，但这一切发生在哪里，也就是说在哪条街上，哪个房屋里，——我却完全忘记了。最奇怪的是，我直到意识完全恢复的第三或第四天时，才想到了这一点，而此时我关注兰伯特已经很久了。

我复活后的最初的感触就是这样的。我能够觉察到的，只是一些肤浅和表面的东西，而那些重要的东西我大概还没有觉察出来。实际上，那些重要的东西也许当时已经在我的心里有所确立并形成了，要知道我当时之所以埋怨和懊恼，可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给我端来肉汤呀！哦，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是多么的忧郁，有时候，特别是在独自一个人待得很久的时候，我是多么的苦闷呀！而他们偏偏很快就明白，我和他们在一起会感到痛苦，他们的同情会使我烦恼，于是他们开始经常让我一个人单独待着了。他们真是聪明得太过头了。

二

在我恢复意识后的第四天，下午两点多钟，我躺在我的床上，没有人陪我。这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我知道四点钟太阳将下山的时候，就会有一条斜斜的、红色的光芒一直射进我屋子的墙角落里，用鲜艳的斑点照亮这个地方。我根据前几天的观察知道了这一点。在一小时后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形，关键是我预先就知道这种事，而且像一加一等于那么清楚，这让我大为光火。我烦躁地翻了个身，突然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中，清晰地听到一些话:“主啊，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宽宥我们吧。”这话说得很轻，紧接着便是一声发自胸中的深深叹息，随后一切又归于安静。我迅速地抬起头来。

在这之前，也就是从昨天或前天起，我就看出在我们楼下的这三间房里的情况有点特别。在隔着大厅的那间小屋里，是母亲和丽萨以前居住的地方，现在显然住着另一个人。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声音，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但只是一刹那的功夫，极短的一刹那，马上就完全恢复了的静寂，一连几个小时都寂静无声，因此我也就没有在意。昨天夜里，我还想准是韦尔西洛夫在那里，而且我刚这

么想，他就很快走进我的房间来了，虽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确切地知道，韦尔西洛夫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搬到另一个寓所里去住了。至于母亲和丽萨，我早就知道她们两人（我想为了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吧）已经搬到楼上，也就是搬到我以前的那间“棺材”里去了。有一次我甚至暗想过：“那个地方她们两个人怎么住得下呢？”而现在，我突然发现在她们以前的屋内住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完全不是韦尔西洛夫。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居然能够很轻松地就下床走路了（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毫无力气呢）。我穿上拖鞋，披上放在床边的那件粗毛羔羊皮的灰色长袍（这是韦尔西洛夫送给我的），然后穿过客厅，到母亲以前的寝室里去了。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把我弄得完全糊涂了。我怎么也料不到会有这种情形，于是我像生了根似的，在门口停住了。

那里坐着一个白发老人，长着又长又白的胡须。显然，他早就坐在那里了。他没有坐在床上，而是坐在母亲的长凳上面，不过背靠着床。他的身子挺得那样直，似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支撑，虽然显然生着病。他身上除了穿着一件衬衫，还披着一件皮大衣，膝盖上罩着母亲的披肩，脚上穿着拖鞋。看样子他的身材很高大，肩膀很宽阔，虽然有病，脸色有点惨白，身体很瘦，但整个人还是挺精神的。他的脸是椭圆的，头发很浓，但不是很长，好像有七十岁的样子。他身旁的小桌上，在左手可以触及的地方，放着三四本书和一副银质眼镜。虽然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但我立刻猜到他是谁了，只是我还无法弄明白，这些日子里，他在差不多就住在我旁边，可怎么会安静得让我一直听不出个门道呢？

他看到了我，身子动也没有动一下，却默默地凝神注视着我，就像我看他那样，区别只在于我看他的时候露出无限的惊奇，而他却毫

不诧异。相反地，他在这沉默的五秒或十秒钟之内，似乎把我的整个都打量透了，突然微微一笑，甚至轻轻地、不出声地笑起来，尽管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但那开朗和快乐的痕迹却留在他的脸上，而主要的是留在蔚蓝的、闪闪发亮的眼睛里。可是由于衰老，他的眼睛周围布满了无数细小的皱纹，微肿的眼皮松垂着。他的这一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人在笑的时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让人看着就讨厌。因为在人们的笑意中，往往会流露出一种庸俗的意味，使笑的人的身份降低了一点，虽说笑的人对于自己的笑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几乎毫无所知。这就好比他在睡觉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脸相一样，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即使睡着了，他的脸也会有一副聪明相；而有人的，即使是聪明的人，在睡着的时候，脸相却变得十分愚蠢的，因此显得很可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不过想说笑的人和睡着的人一样，多半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脸相。有很多的人完全不会笑。其实这是善于或不善于笑的问题。这是一种天赋，是无法培养出来的。如果非要培养的话，除非对自己进行改造，使自己向好的方面发展，克服自己个性中恶劣的本能。到那时，这种人的笑才有可能会变好。有的人只要一笑，就会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让你一下子看透了他的底细。甚至那种公认为聪明的笑，有时也是可憎的。笑，首先要做到真诚，可人世间哪有什么真诚呢？笑，还需要善意，可人们在笑时多半是不怀好意的。真诚的、没有恶意的笑就是快乐，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哪有快乐可言？人们还会不会快乐呢？关于我们时代的快乐问题——这是韦尔西洛夫的看法，我记住了这个看法。人一快乐，就会将自己全盘托出，毫无保留。有些人的性格让你许久捉摸不透，但只要这个人很诚恳地大笑一下，那么他的整个性格就会让你了如指掌了。只要那些修养极高的

人，才会快乐得有感染力，也就是说，才会有令人着迷的善意的快乐。我并不是指着他智慧方面的修养，而是指他的性格，他的整个人而言。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清这个人，想要知道他的灵魂，那么不必研究他怎样沉默，怎样说话，或怎样哭泣，或甚至怎样被极其高尚的思想而激动不已，你最好在他笑的时候仔细观察他一下。这人笑得好——说明他就是好人。你应该注意一切细微的差别：比如说，不管他笑得怎样开心和朴实，他的笑无论怎样都不该让你觉得愚蠢。要是你稍微觉察出这种笑里有一点点愚蠢，那就说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即使他尽谈思想，把各种观念散播出来。如果他的笑并不愚蠢，但是在大笑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让你觉得很滑稽，哪怕只有一点点滑稽，——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此人并没有真正的，自我的尊严，至少不完全有。或者如果这个笑虽然并不勉强，但不知怎的，让你觉得有点儿庸俗，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人的天性是庸俗的，你以前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正直、高尚的东西，如果不是装出来的，就是刻意模仿别人，这个人以后一定变坏，会醉心于“利益”，而将正直的理想抛到脑后，就像抛弃青年时代的迷茫与过错一样，毫不惋惜。

这套关于笑的冗长的议论，我有意写在这里，甚至不惜打断故事的进行，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从生活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而且我想把这个结论告诉那些即将出嫁的姑娘，虽然她们已经准备嫁给一个自己选定的人，但还在反复考验、疑惑不定地观察这个人，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愿她们不要取笑这个可怜的少年，笑他硬要将自己的这套说教去指点自己根本一窍不通的婚姻大事。不过，我却懂得一点：笑是心灵最可靠的试金石。请看看那些婴孩吧：有些孩子会发出美好的笑——因此他们是可爱的。好哭的婴孩在我看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而开心欢笑的孩子则是天堂之光，是未来的启示，预示着未来

的人将变得跟孩子一样天真无邪。而在这老人刹那间的笑中，闪过的正是这种异常动人的婴孩般的魅力。于是，我立刻走到他面前去了。

三

“坐吧，坐在这里，腿站不稳了吧！”他欢欣地邀请我，对我指着自己身旁的那个位置，用同样闪闪发光的眼神继续望着我的脸。我坐在他旁边，说道:

“我认识您，您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是的，你起床了，那好极了。你是年轻人，一切都会好的。老年人正在走向坟墓，年轻人要好好生活下去。”

“您有病吗？”

“病啦，两条腿最严重。还能走到门口那里，但是一坐下来，就肿了。我这是从上星期四开始的，天气一变（即天气转凉），我这腿又犯病啦。我以前一直给脚涂药膏。前年的时候，利希滕大夫——埃德蒙德·卡尔雷奇，在莫斯科给我开了一个方子，那药膏还行，很有用，但现在却完全没有用了。此外，我胸脯也开始痛起来。从昨天起后背也痛，像狗咬了似的……夜里睡不着觉。”

“您住在这儿，怎么一点也听不见您的声音呢？”我插上去说。他看着我，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你千万不要吵醒你的母亲。”他补充地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她整夜在我旁边张罗着，只是声音很轻，好像苍蝇一样。现在我知道，她已经躺下了。老人生病是真苦呀，”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只

要灵魂赖着不走，而是苦苦支撑着，还在留恋尘世的一切，看来即使再重新开始，再活一遍，大概灵魂是不会惧怕的，虽然这样想也许是有罪的。”

“为什么有罪的？”

“这是一种幻想，而老人应该庄严地死去。如果带着抱怨和不满迎接死亡，那么便是大罪了。但如果他由于开心和快乐而热爱生命，那我想上帝是会宽恕的，会宽恕一位老人的。人很难知道，什么有罪，什么没有罪：这是超越人类智慧的秘密。老年人应该在任何时候感到知足，在清明明白中庄严地死去，在回首往日，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时辰已到而高兴，就像叶落归根，因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秘密。”

“您一再提到‘秘密’，又说‘完成自己的秘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向门外看了一眼。我很高兴此时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而周围寂静无声。夕阳的余晖明亮地从窗子里照进来。他说得有点浮夸，而且不准确，但很诚恳，带着一种强烈的兴奋，好像真是欢迎我进屋来似的。但是，我觉察到他此时肯定正在发烧，甚至还烧得很厉害。我也有病，而且从我走进屋子的那时候起，也开始发烧。

“秘密是什么？一切都是秘密，我的朋友，一切都包含着天机。每棵树上、每根草里都包含着天机。小鸟儿啼唱，星儿在黑夜里闪光——这全是秘密，同样的秘密。最大的秘密是，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什么样子。就这么回事，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您的话具有什么样意义……当然，我并不是在逗您，您要相信，我是信仰上帝的，但所有的这些秘密早已被智慧发现，即使

尚未发现，也许在最短的时期内一定会发现的。植物学家完全知道，树木如何生长，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甚至知道鸟为什么啼唱，或者很快地会知道的，至于说到星星，不但已被数得清清楚楚，就是它们的一切行动也已经计算得十分准确，因此甚至可以预言一千年后某颗彗星出现的时间，一点也不差……现在连最辽远的群星的组合也已经知道了。你只要拿起显微镜——这是一种放大镜，可以把物体放大一百万倍——把一滴水放在镜子前面细看，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整个新的世界，看到各种生物的整个生活，而这些以前也是秘密，但现在已经被揭开了。”

“我已经听过这种话，从人们的嘴里屡次听到过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伟大的了不起的事业，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本领，上帝不是白白地把生命的呼吸吹到人的身上，且说着：‘生活下去，去认识一切吧！’”

“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您总不至于是科学的敌人、是牧师吧？我是说，我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

“不，我从小也学过科学，虽然自己不聪明，但是并不抱怨，我虽然不懂，但别人会懂的。这样也许更好，因为每人有每人的命。亲爱的朋友，搞科学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每个人都心比天高，每个人都想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我要是有本领，没准比任何人都厉害呢。可是现在我啥都不行，什么也不懂，怎么好自己夸耀自己呢？而你，既年轻又聪明，你的命运既然如此，你就好好学下去吧。你应该认识一切，在遇到无神派或无礼的人的时候，你能够在他面前对答如流，不至于被他们那粗暴的言语给难倒，并搅乱你那还不够成熟的思想。至于你说的那种显微镜，我不久前还看见过呢。”

他喘了一口气，叹息了一下。毫无疑问，我去看他，给了他异常的快乐。他渴望与人交往，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此外，我敢肯定，他有时甚至还怀着一种不寻常的爱在看着我，这一点我是不会弄错的。他亲热地把手掌放在我的手上，抚摸我的肩膀……但是，我还得承认，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忘记了我，好像自己独自坐在那里，虽然还充满热情地继续说话，但好像只是对着空气说话一样。

“朋友，”他继续说，“在根纳季修道院里有一个大智大慧的人。他出身贵族，做官做到中校，有许多财产。他活在世上，不愿娶妻室，已有十年离世独处，喜欢过宁静的，无声无息的隐居生活，使自己的情感不为尘世的忙乱所烦扰。他遵守修道院中的一切清规戒律，但不愿剃度。他拥有很多的书籍，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籍——他自己对我说他的书籍价值八千卢布。他名叫彼得·瓦列里扬内奇。他在不同的时候教过我许多事情，我很爱听他的话。有一次我对他说：‘先生，您既具有那么大的智慧，十年来住在修道院内苦修，将自己的欲念完全斩断，——那您为什么不接受剃度礼，使自己更加完善一些呢？’他对我说：‘老人家，你说到我的智慧，但也许正是我的智慧困扰着我，而不是我在使用我的智慧。至于您说我遵守清规戒律，说不定我早已越规破戒了呢，更不必说我已经斩断一切欲念了。我可以立刻舍弃金钱，弃官不做，把我的骑兵队的官衔立刻扔到桌上，但是始终不能离开这烟斗里的烟叶，已经有十年来想戒也戒不掉。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资格当修道士，你又怎么能夸我斩断了欲念呢？’没想到他那么谦逊，当时使我非常惊讶。去年的圣彼得节是圣徒彼得和保罗的一个宗教节日，在7月12日（俄历6月29日），主要在农村流行。我又到那座修道院去——这是上帝引我去的——我看见他的修道室内有这么一样东西——就是所谓的显微镜，是他花很大的价钱从国外买来的。他说：‘你等一等，老人家，我给你看一件奇怪的东

西，因为你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你瞧这滴水，像眼泪似的清澈，你现在瞧一瞧里面有些什么，你可以看出那些技师很快地把上帝所有的秘密全发现了，不会给我们留下一点点的。'我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这种显微镜，我在三十五年前，就已经在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马尔加索夫那里看见过。他是我的旧主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舅父，我们那块田产就在他死后移转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他是一位威严的老爷，大将军，养着一群狩猎用的狗，我在他手底下充当了多年的驯狗师。他当时把这显微镜放好了，也是从外国带来的，吩咐全体奴仆，无论男女，挨次走过来看，把臭虫、虱子、针尖、头发，甚至一滴水都放在镜子下面看。说来也挺可笑：大家都不敢走过去，可是又害怕主人——因为他的脾气不好。有些人不会看，眯细着眼睛，一点也看不见，有些人却吓得直叫，奴仆的头儿萨温·马卡罗夫竟用双手把眼睛捂住，喊道：'不管您把我怎样处置——我都不看！'当时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不过，我没有对彼得·瓦列里扬内奇说实话，没有说我在三十五年以前就已经见过这玩意儿，因此当看到他那么兴高采烈地让大家看时，我就相反，显得又惊奇又害怕的样子。他给我看了一会儿，问道：'怎么样，老头儿，现在你想说什么？'我点头对他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然而，他突然对我说：'那就没有黑暗了吗？'他很奇怪地说出这句话，甚至没有一丝笑意。我当时很奇怪地看着他，但他好像生气了，不再吭声。"

"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您那位彼得·瓦列里扬内奇虽然在修道院里吃斋、做祷告，但他并不信上帝，而您恰巧碰到了那个时刻——如此而已，"我说，"此外，这个人也非常可笑的：他在给您看显微镜之前，想必自己早已看过十遍了，这第十一遍有什么可让他发疯的呢？真有点儿神经过敏……这是在修道院里养成的。"

“他是一个纯洁的，才智很高的人，”老人正色地说，“而且他也不是不信仰上帝，他这人因为太有智慧，所以很难心平如镜。眼下在那些贵族和学者中间，这样的人有很多。而且我还要说，人家这是自己惩罚自己。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身边绕过去，不要惹恼他们，在夜里睡觉之前祈祷时提起他们，因为这些人正在寻找上帝。你睡觉之前祷告吗？”

“不，我认为这纯粹是形式。不过，我应该老实告诉您，我很喜欢您的彼得·瓦列里扬内奇，至少他不是个草包，而是一个人物，有点像我们俩都认识的、跟我们俩有密切关系的那个人。”

老人只注意到我的回答的第一句：

“朋友，你不做祷告是不应该的，做祷告多好呀，不管是夜里睡觉之前，早晨起床之后，还是半夜里醒过来，一做祷告心里就会充满快乐。我跟你说一件事吧！去年夏天，七月里，我们赶着去圣母修道院朝圣。一路上，我们越走近圣地，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人就越多，最后将近有两百人，大家都赶去吻神圣而非凡的圣尸，那是两位伟大的显灵者阿尼基和格里戈里的圣尸。有一次，我们在野外过夜，我在清早以前醒来，大家还睡着，连太阳都还没有从树林背后露脸呢。我仰着头，向周围张望，深深吸了一口气。到处都是说不尽的美！一切是那样的恬静，空气很轻柔，小草在生长着——长吧，上帝的小草，快快长吧！小鸟儿在鸣唱着——唱吧，上帝的鸟儿，尽情地唱吧！婴孩在一个女人怀里啼哭——哭吧，小人儿，愿上帝保佑，哦，小家伙，快快长大，好好享受幸福的生活吧！你知道吗，自从我有生以来，好像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融进了我的内心……我又重新躺下，轻松地睡着了。活在世上真好呀，亲爱的！我的病只要一减轻，到了春天我还要外出。至于秘密，那甚至更好些，它让人心里感

到又畏惧又奇妙，这种畏惧让人心醉神迷：‘上帝呀，一切都归于你，我自己也归于你，你接受了我吧！’不要抱怨，年轻人：正因为有了秘密，所以才会更加美好。”他动情地说。

“‘正因为有了秘密，所以才会更加美好……’我会记住这句话的。尽管您表示得很不准确了，但是我明白……使我吃惊的是，您所知道并了解的东西，比您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不过，您好像是在说着呓语……”我脱口地说出，望着他那双兴奋的眼睛和煞白的脸。但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

“你知不知道，亲爱的孩子，”他又开始说，好像继续前面的话，“你知不知道，世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记忆只能限于一百年。人死了之后，在一百年之内，他的孩子们，或见过他面的儿孙们还能记得他。一百年之后，虽然还有人会怀念他，那也只是一种口传和想象而已，因为所有在他生前亲自见过的人，也都去世了。于是，他的坟墓上长满了杂草，坟上的白石墓葬也开始被风化了，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后代，会把他遗忘，随后连他的名字也被遗忘了，因为人的记忆只容得下不多的几个人，——随它去吧！让他们去遗忘，那些亲爱的人们，但我即使躺在坟墓里也会爱你们。我听得见你们的快乐的声音，听得见你们在父母节时到父母的坟上去的脚步声。生命短暂，你们在阳光下好好生活吧，快乐吧，我要为你们祷告上帝，到你们的梦中与你们相会……即使死了也是一样有爱！……”

主要的是我自己也和他一样，处于发烧的状态中，所以我不但没有离开他，或者劝他安静下来——也许我应该让他躺到床上，因为他完全是在说胡话，可是我却突然抓住他的手，俯身凑近他，心里流着泪，激动地对他说：

“见到您，我很高兴！也许我早就在等候着您了。我不爱他们任何人，他们没有好的人品……我不会跟随他们，我不知道我要上哪里去，我要同您一块儿去……”

然而，幸好母亲突然走了进来，否则我真不知道最后要如何收场。她进来时，带着一副刚睡醒的样子，神色有点慌乱，手里拿着一只玻璃药瓶和汤匙。她一看见我们，就喊道：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忘记了给你吃奎宁药，耽误了时间，您又发烧了。我睡过头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我站起来，走了出去。她这才给他吃了药，把他安置到床上去。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了下来，但心里却十分的激情。回到屋里后，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努力思索这次见面的情形。我当时对于这见面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当然，我的思索是不连贯的，我的大脑里闪出的不是完全的思想，而只是一些断想。我面墙躺着，突然在角落里看见了夕阳投进来的那个灿烂的斑点，就是我刚才怀着诅咒期待着的斑点。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见到这灿烂的斑点，我的整个灵魂顿时欢欣起来，仿佛有一片新的光明照进我的心灵。我至今还记得这个甜蜜的时刻，不愿忘怀。虽然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却充满了新的希望和力量……我当时身体正在康复的状态中，所以这样的冲动也可能是我神经状态必然的结果，但当时出现的那种光明的希望，直到现在我还相信——所以现在我要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牢牢地记住。当然，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深知，我不会跟随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去云游，也并不知道占据我全部思想的新追求到底是什么，但有一句话我已经说了出来，虽说只是在呓语中说出来的：“他们没有好的人品！”我疯狂地想：“当然，从现在起，我要去追求‘好人品’，因为他们没有，因此我要离开他们。”

背后突然传来了轻微的响声，我转过身来：只见母亲俯着身子，站在那里，露出畏葸的好奇，看着我的眼睛。我突然握住她的手：

“母亲，您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讲起我们的贵客？”我突然问，自己几乎料不到会说这句话。所有的不安一下子从她的脸上消失了，似乎还有一点喜悦，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只是说了下面的一句话：

“你也不要忘记丽萨呀，丽萨，你把她给忘记了。”

她用急速的语调说出这句话来，满脸通红，想赶快出去，因为她也不喜欢过分流露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完全像我，那就是害羞和单纯。此外，很显然，她不愿意和我谈关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话题。只要就我们在交换眼神以后，所能说出的那几句话，也就够了。但是，我这个生平最讨厌情感过于外露的人，这一次却强拉住她的手，甜蜜地看着她的眼睛，发出温柔的笑，用另一个手掌抚摸她那可爱的脸，抚摸她那瘦削的双颊。她俯下身子，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

“好啦，基督与你同在，”她突然仰着头，容光焕发地说，“让你的病快点好吧。我希望你早日康复。他病了，病得很重，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唉，我说的是什么话？不可能会出这种事的！……”

她走了。她这辈子始终怀着惶恐和敬畏之心，十分敬重自己法律上的丈夫——朝圣者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是那样宽宏地，而且永远地饶恕她了。

第二章

一

我并没有“忘记”丽萨，母亲误会了。敏感的母亲看出我们兄妹之间似乎有些冷淡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不再爱她，而多半是出于一种忌妒。为了以后行文的便利起见，我要用几句话来解释一下。

自从公爵被拘捕之后，可怜的丽萨就摆出了一种无所畏惧的骄傲姿态，高傲得让人难以接近，几乎令人不堪忍受。但家里每个人都了解真相，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如果说起初我对她对待我们的态度感到不满、横眉冷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我的坏脾气增加了十倍，喜欢生气而已——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并没有停止爱丽萨，相反地，我爱得更甚，不过不愿意去接近她罢了。当然，我自己也明白，她自己也是无论如何不会首先来接近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关于公爵的一切事情，在他被捕后完全暴露出来之后，丽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对我们、对任何人摆出这样一种姿态：好像她决不容许人家怜惜她或安慰她，也不容许人家为公爵辩白。相反地，她努力不和任何人解释和争论，似乎不断地为她那不幸的未婚夫的行为而感到骄傲，视它为最高的英雄的举动。她仿佛时时刻刻对我们大家说（我要重申一下：这种话她一句也没说出来）：“你们任何人都不会做出来的，你们不会为了名誉与责任的要求而自首的，你们中间谁也没有这种感悟，这种纯洁的良心。至于说到他的行为，那么谁的心灵里没有恶劣的行为呢？只不过大家把它藏了起来，而他这个人却宁愿毁了自己，也不愿做一个自己都瞧不起的人。”显然，她的每一个姿势都在表明这个。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们

的感觉，但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上也会这样做。我更不知道，在她的心里，也就是说，她暗中有没有这种心思，我想是没有的。凭她另一半清醒的理智，她应该能看出她的那位“英雄”是毫无价值的，因为现在谁不承认这个不幸的，甚至从某个角度来看有点儿舍己为人的人，实际上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卑劣的人呢？连她的那份傲慢，对我们大家傲视的样子，始终怀疑我们对他另有看法——这一切也让我们多少可以猜到，在她内心的深处，她对她那不幸的朋友也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但是，我应该赶紧补充一句：依我看，她至少对了一半；她左右为难，对他做不出最后的评价，这甚至比我们大家更可以原谅些。说句实话，直到现在，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对于这个不幸的人该如何去评定。他给我们大家出了这么一个难题。

然而，正是由于她，家里的日子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狱。曾经爱得那么强烈的丽萨，此时一定会非常苦痛。但就她的个性来说，她宁肯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的个性很像我，既专横又高傲。我总是想，当时和现在都这么想，她爱上公爵，乃是由于她的专横而起，就是因为他没有主见，听了她的第一句话，第一次跟她照面之后，就完全听从她了。这好像是在心里自然而然产生的，并没有任何预先的打算。但是，这种爱情，这种强者对弱者的爱情，有时会比相同性格的爱情强烈得多，也痛苦得多，因为你不由自主地要替自己软弱的伴侣承担责任。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起初家里的人用极温柔的关心围绕她，尤其是母亲。但是她的心并没有变得柔软些，她对于家人的同情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拒绝了一切援助。起初她还和母亲说话，但说得越来越少了，而且也说得很简短，很生硬。起初她和韦尔西洛夫商量过，但不久竟选瓦辛做顾问和助手，后来我才惊异地知道的……她每天上瓦辛那里去，上法院，上公爵的长官那里去，还去见律师和检察官。后来她几乎整天不在家。当然，每天必有两次去探问

被关在监狱贵族部里的公爵，但后来我才完全相信，他们的见面，对于丽萨来说是很痛苦的。当然，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事，第三者哪能完全弄清楚呢？但是，我知道公爵时时刻刻深深地侮辱她。用出于什么缘故呢？说来也怪：竟然是由于他醋劲大发！不过，这是后话了，但我要补充一个意思：他们中间谁折磨谁更厉害些？这是很难断定的。尽管丽萨在我们面前总是以她的英雄自豪，但在和他面对面的时候，也许她对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着，是具有某些根据的，但这也是后话了。

总之，说到我对丽萨的情感和态度，那么所有表面现象都只是我们双方死守不放、故意披上的伪装，其实我们两人的爱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深了。我还要补充的是，自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我们家里出现之后，丽萨在表现出最初的惊异和好奇之后，不知为什么缘故，几乎露出轻蔑甚且傲慢的态度。她似乎故意一点也不注意他。

我既然决定“沉默”下去，像我在前一章里所交代过的那样，那么在理论方面，也就是在我的想象中，我当然打算坚守这个诺言。譬如说，我宁愿跟韦尔西洛夫谈论动物学或罗马皇帝，也不愿谈论关于她的事情，或关于他给她信中极重要的一段话。他告诉她“文件并没有被烧毁，却还存在着，而且就会出现的”。关于这段话，是我在得了热病之后，刚刚醒过来，恢复了理智之后，就开始暗暗地反思了。但是，可叹呀！在现实的生活里，我的诺言刚开始履行，几乎还说不上开始，我就已经料到，要克制自己，去实行这种预先做出的决定，那是十分困难而且不可能的。我在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初次相识后的第二天，就被一个出乎意料以外的情况弄得激动不已。

二

我被去世的奥莉娅的母亲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突如其来的来访弄得十分激动。我已经听母亲说过，我生病时她来过两次，十分关心我的健康。这个“善良的女人”——我的母亲永远这样形容她——是不是为我而来，还是按照以前的惯例只是来看望母亲，我没有问。母亲照例在端了汤进来喂我的时候（那时我还不能自己吃东西），对我讲述一切家里的情形，给我解闷；而我每次都固执地努力做出那种样子，好像我不大注意这一切消息，因此对于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的来访并没有详细过问，甚至完全沉默着。

这天十一点钟左右，我刚想起床坐在靠桌的那把安乐椅上去，她就进来了。我故意继续躺在床上。母亲在楼上忙着做什么事情，没有下楼，因此我和她突然意外地单独碰在一起。她坐在我对面墙旁的一把椅子上，微笑着，没有说一句话。我预感到会冷场，而且总的来说，她这样闯进来也惹恼了我。我甚至没有对她点头，没有和她打招呼，只是直望着她的眼睛，但她也直直地看着我。

“公爵不在了，您现在一个人在寓所里闷不闷？”我忍不下去了，突然问道。

“不，我现在不住在那个寓所里。眼下靠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帮忙，我在照看东家的孩子。”

“谁的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孩子。”她回头朝门外看了一眼，神秘地悄声说。

“但是，那里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们两人一起照料，还有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和您的母亲……全有的，大家都在照料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现在互相很要好呢。”

真是新闻，她说话的时候精神很活跃，我厌恶地看着她。

“你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变得很活跃了。”

“哦，是的。”

“您好像还发胖了？”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很爱她，很爱她。”

“爱谁？”

“就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的很爱。那样高贵的小姐，还具有那样的判断力……”

“原来如此。她现在怎么样？”

“她很安静，很安静。”

“她向来很安静的。”

“对，向来如此。”

“如果您上这儿来是想搬弄是非，”我突然忍不住喊了出来，“那我要正式地告诉您，我决不插手任何事，我已经决定抛开……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要离开这里！……”

我不出声了，因为我醒过来了。我觉得把我的新打算告诉她，似乎有点丢面子。她听了我的话，既不惊异也不慌乱。又是一阵沉默。她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朝隔壁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在确信那边没有人，屋内只有我们两人之后，便极安静地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面。

“您这一手很高明！”我突然笑了。

“您在官员家里租下的那个住所还要留下吗？”她突然把身子稍稍地弯到我这边，竭力压低嗓音，好像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就为了这个问题跑来的。

“住所吗？我不知道。也许要搬走……我怎么知道。”

“房东在等候您，那个官员和他的太太全等得不耐烦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他们保证，您一定会搬回去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刚开始也想得个准信儿，后来知道您会继续住在那里，所以很高兴。”

“但是，她为什么肯定我一定会继续住在那个住所里呢？”

我本想再问一句：“她干吗要打听这事？”但出于自尊，我还是忍住了，没有追问！

“兰伯特先生也对她这样说。”

“什么？你说什么？”

“兰伯特先生也努力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保证，您会留在那里，并且还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面前说这个话。”

我似乎觉得浑身一阵颤抖。真是怪事！兰伯特已经认识韦尔西洛夫，兰伯特已经钻到韦尔西洛夫身边了，兰伯特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竟钻到她那边去了！我急火攻心，但还是保持沉默。强烈的自尊像一股汹涌的浪潮淹没了我的整个心灵，是自尊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我仿佛在告诫自己：“如果我再问一句，那么我又会陷进这个圈子里去，永远无从摆脱了。”厌恶之火在我的心里燃烧着。我铁了心保持沉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她也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近况如何？”我突然问，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理智。问题是我这么问，纯粹是想换个话题而已，但不经意地重又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刚才我还挣扎着要逃避这世俗生活，可又像个疯子似的要回到那个世界里去了。

“他在皇村里住着，犯了点病，现在城里正流行着热病，所以大家劝他搬到皇村去，住自己的房子里，那边空气很好。”

我没有搭腔。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将军夫人每三天去看他一次，一块儿同去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将军夫人（那就是她）——居然成为朋友了！居然一块儿同去！我沉默着。

“他们俩相处得很要好，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评价很好……”

我还是沉默着。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又‘闯进’社交界里去，一个宴会接着一个宴会，出尽了风头。听说有许多宫廷的大臣们都爱恋她……她和比奥林格先生已经完全散了，不会结婚了……好像一出那件事就吹了。”

这是指韦尔西洛夫的那封信。我全身颤抖，但没有说出一句话。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很惋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是的，大家都说他会被宣告无罪，而把那个斯捷别利科夫治罪的……”

我厌恶地盯了她一眼。她站起身来，突然俯身凑近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特别命令我打听您的健康状况，”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还吩咐我请您一出门，就上她那里去玩。再见吧。希望您早点恢复健康，我这就去对她说……”

她走了。我坐在床上，冷汗从我的额头上冒出，然而我感觉到的不是恐惧。恐惧的产生，也许是莫名其妙的，比如说，我在病中以及初愈的头几天，一想起那天夜里跟兰伯特相遇的事，就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可是刚才我明明听到兰伯特在干丑事、在耍阴谋的消息，明明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十分丑恶的，却不觉得恐惧。相反地，在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走后，我躺在床上的最初的模糊的一刹那间，

我甚至没有想到兰伯特，但是……占据我的全身心的是关于她的消息，关于她和比奥林格的决裂，关于她在社交界上的走运、宴会不断，人人爱恋。“出尽了风头”——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的这句话在我的耳际萦绕。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在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讲出了那些奇闻之后，能够克制自己，保持沉默，不去追问她！但不管我怎样努力，还是无法跳出这些事件的旋涡！对于这种生活，我无限地渴望着，渴望他们这种生活，渴望他们的生活……还有另一种甜蜜的渴望，是我带着幸福和难熬的痛苦感到的。我思绪万千，老是围着这些事打转，但我却听任它们去旋转。“这些事有什么可想的！”——我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但是，连母亲都没有对我讲兰伯特来过的，”我又没有连贯地，断断续续地想着，“那是韦尔西洛夫吩咐她不说的……我死也不问韦尔西洛夫关于兰伯特的事情！”“韦尔西洛夫，”我的大脑里又闪过一个念头，“韦尔西洛夫和兰伯特走到了一起，哦，他们两个会闹出多少新花样！韦尔西洛夫倒是真行，一封信就把那个德国佬比奥林格给吓退了，他造她的谣言，所谓无风不起浪，于是这位侍从武官的德国人怕出乱子，哈哈，这就是韦尔西洛夫对她惩罚！”“兰伯特……兰伯特已经钻到她那里去了吗？那当然喽！她怎么会不和他‘联合’起来呢？”

这时我突然完全甩掉了这个十分荒唐的想法，怀着绝望的心情在枕头上面。“这是不可能的！”我突然信心十足地喊道，从床上跳起来，穿着拖鞋，披上睡衣，径直上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屋子里去，好像在那里可以避开一切引诱，在那里可以得到拯救，在那里有我能借以停泊下来的铁锚。

事实上，也许我当时的确怀着这个念头，否则我怎么会如此不顾一切地突然跳下床，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奔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那里去呢?

三

然而，让我预料不到的是，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我竟遇见了其他人——母亲和医生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我料想当我进去的时候，一定会跟昨天一样，只见到老人一个人，所以我当时一下子就呆立在门口，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皱眉，韦尔西洛夫立刻走了进来，丽萨也突然在他后面走跟着进来……也就是，不知为什么什么，大家都聚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而且“偏偏在不该来的时候”！

“我来打听您的健康状况。”我说，一直走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身前。

“谢谢你，亲爱的，我等着你呢！我知道你会来的！夜里还想着你呢。”

他和蔼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明显觉得他爱我几乎胜过爱所有的人，但我在刹那间不由得注意到，他的脸虽然还露出快乐的神情，但在一夜间病情还是加重了。我来之前，医生刚刚对他进行仔细的检查。我后来才晓得。这位医生（也就是那个年轻人，我和他吵过嘴，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来后，就给他治病）很关心这个病人，断定他身上并发各种疾病（我只是不会用他们医学上的术语说出来）。我一眼就看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已和他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这使我马上感到不高兴。不过，当然啦，我当时的情绪很不好。

“说真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今天我们亲爱的病人情况怎么样？”韦尔西洛夫问。如果我的心里并不那么惊讶，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奇地观察韦尔西洛夫对这老人的态度，我昨天已经就想到了。现在最使我吃惊的是，韦尔西洛夫脸上露出十分温柔的、讨好人的神情，而且表现出十足的真诚。不知怎的，我似乎发现，只要韦尔西洛夫稍稍朴实一些，他的面容就会变得十分美好。

“我们正吵个不停呢！”医生回答。

“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吗？我不相信。跟他是不能吵的。”

“可他不肯听话，夜里老是不睡觉……”

“得了吧，亚历山德拉·谢苗诺维奇，你骂得也够啦！”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笑了。“对了，老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们对我们的小姐怎么样了？她整个上午都在垂头丧气，非常的不安。”他指着母亲说。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果真非常不安地喊着，“你快说，别折磨人了，他们把他这个可怜的人到底怎么处理？”

“给我们的小姐判罪了。”

“啊哟！”母亲惊叫起来。

“你放心吧，不是判到西伯利亚去——总共罚了十五个卢布：上演了一场滑稽戏！”

他坐下来，医生也坐了下来。他们讲的是关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事情，而对于这事我还是一无所知。当时，我坐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左首，丽萨坐在我右边的对面。显然，今天她心里有一件特别伤

心的私事，她带着这伤心到母亲这里来，她的神色不安而且烦躁。此刻，我们似乎对望了一眼。我突然暗想：“我们两人都蒙受了耻辱，我应该先向他迈出一步。”我的心突然软了下来。这时韦尔西洛夫开始讲述上午的那段趣事。

原来这天上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她的厨妇在民事法庭打官司。事情的起因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已经提到过，那个脾气恶劣的芬兰女人有时一生气，甚至会一连几个礼拜沉默着。对女主人的问话不理不睬。我还提到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偏偏很宠她，尽受她的气，怎么也不肯一下子把她赶走。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老处女和老小姐的古怪脾气，根本就不值得关注，应该鄙视。如果说我决定在这里提起这段故事，那只是因为这厨妇以后在我的故事的继续进行中将注定扮演一个不小的、关键的角色。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终于对好几天来不答一句话的固执的芬兰女人忍受不了，突然打了她一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芬兰女人甚至没有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但当天就把这事情报告给住在后门楼梯底下角落里的退伍少尉奥谢特罗夫——此人为了生存起见，专门替人家办理各种事务，还在法院里进行诉讼。结果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被传唤到法院里去，而韦尔西洛夫则不能不在审理案件时上法庭里去充当证人。

这一切韦尔西洛夫讲得特别快乐而且滑稽，弄得连母亲都笑了。他同时装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少尉和厨妇三个人的口吻。厨妇一开始就对法官声明，她要求罚金：“如果女主人被关了起来，我给谁做饭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经法官一问，当时就十分骄傲地回答，甚至不屑去辩白。她在结束的时候竟说：“我是打了她，以后还要打她。”——由于她藐视法庭，所以当场罚款三卢布。那个少尉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顾客辩护，但他的辩词

却漏洞百出，闹出了很大的笑话，把整个旁听席上的人们全都惹笑了。案件很快就审完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被判决赔偿给被侮辱的玛丽亚十五个卢布。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并不犹豫，当时掏出皮包来付钱，同时少尉也立刻转过身子来，就要伸手来取，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挥手把他的手推到一边，转身向着玛丽亚。“得了吧，小姐，您不要着急，写在账上好啦。这个人的钱我自己来付。”“你瞧，玛丽亚，你居然雇用了这样一个瘦高个子的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指着少尉，为了玛丽亚终于说出话来而喜出望外。“果真是瘦高个子，小姐，”玛丽亚狡黠地回答，“您是不是吩咐今天做肉饼加豌豆？我刚才急着上这里来，没有听清楚！”“啊，不是的，是肉饼和卷心菜，玛丽亚，但是千万不要烧焦，像昨天那样。”“今天我要特别卖力的，主人，请让我吻吻您的手吧！”——当时就吻着小姐的手，表示和解的意思。总之，把整个法庭的人们全都逗笑了。

“竟有这样的女主人！”母亲摇了摇头，对于这消息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讲述很满意，同时带着不安的表情，偷偷地看着丽萨。

“她从小就是这种大小姐的脾气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笑了。

“肝火旺盛，又整天闲着没事！”医生说。

“这是说我脾气大，说我肝火旺盛和整天闲着没事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走了进来，显出很满意自己的样子，“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是不应该胡说八道的。你十岁的时候，就认识我，我怎么就闲着没事了？至于说到肝火旺盛，你亲自给我医治了一年，也没有医好，这是你自己的羞辱。唔，你们不必再取笑我了吧。谢谢你，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劳你上法院去一趟。你怎么样啦？马卡鲁什卡（马卡尔的爱称），我是专门来看你的，而不是这小子。”她指着我，可马

上又友善地举起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样快乐的心情。

“唔，怎么样？”她突然问医生，皱着眉头。

“他不肯躺在床上，只是坐在那里，使自己疲惫不堪。”

“我只想稍微坐一坐，和人们在一起。”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喃喃地说，露出像小孩般恳求的表情。

“我们也喜欢这样，都喜欢，遇到有人来我们这儿，我们总喜欢在一块儿聊聊，我理解你，马卡鲁什卡。”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

“你的脑子很机灵，很机灵，”老人又微微一笑，对医生说，“你简直不让人说话，你等一等，让我说，我会躺下的，我已经感觉到了，但按我们的说法是这样的：‘人一躺下，大概就站不起来了。’朋友，这就是支撑着我的想法。”

“是的，我也知道这个，但是民间的迷信，说什么‘一躺下来，弄得不好，就站不起来了’——普通人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得了病之后宁愿站着走来走去硬撑着，也不愿躺到医院里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的心简直被思想给压倒了，您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有外出旅行——这个就是您的病根，您已经失去了长久住在一个地方的习惯。您不就是所谓云游的人吗？是啊，如今在我们国的老百姓中间，流浪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癖好了，这一点我不止一次的看出来了。我国的老百姓多半是流浪汉。”

“那照你这么说，马卡尔也是个流浪汉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抢上去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就这个字眼的通常意义说的。好吧，就说他是个信教的流浪汉，对，就是笃信上帝的流浪汉，但毕竟是流浪汉，尽管这个含义是好的，值得尊敬的，但毕竟是流浪汉……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请您相信，”我突然对医生说，“流浪汉那是我和您，还有在这里所有的人，而不是这位老人，你我都还应该向他学习，因为他在生活中有坚定的信念，而我们这些人，不管有多少人，对生活都毫无信念……不过，这一点您是理解不了的。”

显然，我说得很尖刻，但我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好。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干吗还继续坐在那里，像丢了魂似的。

“你这是怎么啦？干吗说这种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用怀疑的表情看了我一眼。“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你怎么看这个人？”她用手指指我。

“愿上帝赐福给他，他是很尖刻的。”老人用严肃的神色说，但他在说出“尖刻”这两个字时，大家几乎全笑了。我勉强忍住，医生笑得最厉害。最糟糕的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事先有约。韦尔西洛夫、医生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三天前就商量好了，要想办法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免得她替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过于担心，尽往坏处想。其实他病得很严重，而且没有希望，实在是出于我当时意料之外的。因此大家全说着玩笑话，努力地笑。只有医生最愚笨，不会开玩笑，因此才会发生后来的事。如果我也知道他们有约的话，便不会弄出这种事来了。丽萨也和我一样，一点也不知道。

我坐在那里，心神不安地听着，他们又说又笑，但我的大脑里却尽想着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和她所说的消息，这些念头赶也赶不走。我总觉得她坐在那里看着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向另一间屋内偷看。最后，大家又突然哄堂大笑起来。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称医生是一个无神派："你们这些医生全是无神派！……"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医生喊道，极其笨拙地装出一副受了气，要找人出来评理的样子。"我是不是无神派呢？"

"你是无神派吗？不，你不是无神派。"老人威严地回答，盯着他。"不，上帝保佑！"他摇了摇头。"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便不是无神派吗？"医生嘲讽地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思想。"韦尔西洛夫插了一句，但并没有笑。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思想。"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为这一思想而感到惊讶。医生则怀疑地环顾众人。

"对于这些有学问的人，对于这些教授们（在这之前，他们大概在谈一些教授们的事情），"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开始说，微微地低着头，"起初我很怕他们，不敢站在他们面前，因为我最怕无神派。我心想，我只有一个灵魂，要是把它给毁了，便不能再找出另外一个来了。但是，我后来胆大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心想，'他们并不是上帝，和我们一样的人，和我们一样有情欲的人。'我心里生出了极大的好奇：'我倒要见识一下，这无神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后来这好奇心也消失了。"

他停了一下，但还打算继续说下去，仍旧露出那种安详而庄重的微笑。有些生性比较憨厚的人，对谁都十分信任，一点也不怀疑人家会嘲笑他。这种人总是有点儿缺心眼，往往只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就心甘情愿地把珍藏在心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但我觉得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有点不一样，他的话显得另有意图，而仅仅是出于天性憨厚，看上去他好像是在布道。我愉快地觉察到他对医生，或许也对韦尔西洛夫，流露出某种狡黠的讪笑。这场谈话显然是继续他们一星期以前的辩论，但不幸的是，他在谈话里又冒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使我激动万分，从而促使我做出了一个至今还懊悔不已的举动。

“对于那些无神派，我现在也许还会害怕，”老人继续专注地往下说，“不过有一样，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根本就没有一次见到无神派的人，只是遇到一些无事忙的人——最好是这样称呼他们。这些人是形形色色的，弄不清楚是哪一种的人：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愚蠢的，也有聪明的，甚至还有一些出身最底层的人，但他们全是无事忙。因为尽管他们一生都在读书，发表议论，享受读书的乐趣，但自己还处身于疑惑中，不能解脱。有些人则妄自尊大，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有些人的心肠比石头还坚硬，但心里还抱着模糊的妄想；还一些人则非常冷漠，而且举止轻浮，只会嘲弄人。有的人只从书本里选择出一些名言警句，按照自己的意思理解，整天忙乱，没有主见。我还要说：有许多烦恼。至于那些小人物，虽然他们很穷，没有面包吃，养不起孩子，整天睡在干硬的干草堆里，但他的内心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他们也会做错事、讲粗话，但内心是轻松的。而那些大人物，整天饱食终日，花天酒地，坐在金子堆上，但他们的心里却尽是一些烦恼。有的人满肚子都是学问——但是还有许多烦恼。我觉得人的知识越多，他的烦恼也就越多。比方说吧：自从有了这个世界，有人就在教这教那，可是他们教出了什么结果呢？能让这个世

界变得美好、快乐、充满和谐吗？我还要说：他们没有好的人品，甚至不想有，大家都堕落了，只是人人都赞美自己的堕落，根本不想去寻求唯一的真理，但没有上帝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受难。结果是：凡是可以启示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偏偏去诅咒，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而，诅咒也不管用：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也不屈服，这样的人会承受不了自我，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了。既然不信仰上帝，那就去崇拜偶像——木质的、金质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偶像。他们全是偶像的崇拜者，而不是无神派，应该这样去称呼他们。那么，无神派到底有没有呢？有些人真是无神派，不过他们比这些人要可怕得多，因为他们常常把上帝挂在嘴上。尽管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人，但并没有见过他们。这种人是有的，而且我想，也应该有的。”

“有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韦尔西洛夫突然证实着。“这种人是有的，而且‘应该有的。’”

“一定有的，而且‘应该有的！’”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带着一股冲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韦尔西洛夫的口气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加上他那句“应该有的”所包含的某种思想，似乎把我征服了。这场谈话对于我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这时又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同时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四

这天天气显得特别的晴朗，遵照医生的嘱咐，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间里的窗帘整天都不卷起来，但现在窗上挂的不是卷帘，而是拉帘，所以窗子的最上方仍然没有被遮住，这是因为以前挂卷帘的时

候，老人因为完全看不见阳光而苦恼。我们那天坐到此时，恰巧阳光突然直射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脸上。由于他正在说话，所以刚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有几次，他一边说话一边有意识地把头侧向一旁，因为强烈的阳光刺着他那双病眼，使他难受。站在他身旁的母亲，已经有好几次不安地向窗上看，心想用什么东西完全把窗子给遮住，但为了不妨碍谈话，她试图把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坐着的那条长凳向右面拉一拉。一共只要挪动三俄寸，至多四俄寸就够了。她已经好几次俯下身子，拉住长凳，但是拉不动——那条长凳有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坐在上面，所以一动也不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感觉到她在使劲，但他正说在兴头上，有几次只是无意识地试着想抬一抬身子，但他的腿却不听使唤。然而，母亲还继续使劲拉。这一切终于让丽萨看见了，她十分生气。我记得她的目光中有好几次闪着怒火，只是刚开始时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生气，再说当时我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不容我分神。突然，我清楚地听见她几乎对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怒吼道：

“你稍微抬一抬身子好不好？您瞧瞧，母亲多费劲呀。”

老人迅速地看了她一眼，一下子明白了，立刻匆忙地抬起身来，但是毫无结果，刚抬起不到两俄寸，又跌落在长凳上了。

“我抬不起来。”他似乎带着哀怜回答丽萨，又似乎完全服从地看着她。

“您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让你动一动身子却没有力气吗？”

“丽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十分吃力地抬了一下身子。

“把拐杖拿起来呀，就在您身边，拿着拐杖就能站起来！”丽萨又坚决地说。

“说得很对！”老人说着，立刻匆忙地抓起拐杖。

“只要把他扶起来就好啦！”韦尔西洛夫站起来，医生也赶过去，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跳了起来，但他们来不及走过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就用全力支在拐杖上面，突然站了起来，带着胜利姿态，得意扬扬地站在那里环顾着众人。

“我居然站起来了！”他愉快地笑着，不无骄傲地说，“谢谢你，亲爱的，你让我开窍了。我原以为这两条脚完全不中用了呢……”

但是，他没站多久，还来不及把话说完，不知怎的，那根支撑着他身体重量的拐杖突然似乎在地毯上滑了一下，因为两只脚几乎完全撑不住他，他便重重地跌到地板上去了。这情况看起来非常可怕，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大家“啊哟”地喊了出来，奔过去把他扶起来，但是谢天谢地，他并没有摔伤，只有两个膝盖很响地重重磕在地板上，但他总算及时右手先着地，撑住了身体。他被抬了起来，躺在床上。他的脸色十分惨白，倒不是由于惧怕，而是因为受到剧烈的震动（医生认为他除了别的疾病以外，还有心脏病）。母亲简直吓坏了。此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脸色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哆嗦着，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但他突然把脸转向丽萨，几乎用温柔的声音对她说：

“不行啦，亲爱的，我的两条腿果真站不住了！”

我当时的感受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关键是从这位可怜的老人的话语中，并没有一点埋怨或责备的口气，相反地，明显可以看出，自从

一开始，他就根本没有发觉丽萨的话语里有任何的恶意，反倒认为她对自己的喊叫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犯了错，理应受到“呵斥”。而这一切也使丽萨受到极大的震动。在他跌倒的时候，她和大家一样跳起来，呆呆地站在那里。当然，她也感到难过，因为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的。当她听到这几句话以后，不由得又是羞愧，又是悔恨，满脸涨得通红。

“够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下令说，“这全是由于谈话而引起的！大家该干吗就干吗去，身为医生却带头闲聊，还能弄得好吗？”

“说得对，”在病人身旁忙乱着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抢上去说，“对不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他需要安静！”

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没有听他的。她沉默了半分钟，仔细地观察着丽萨。

“你到这里来，丽萨，如果你愿意，吻我这老傻瓜一下。”她突然说。

于是丽萨吻了她，我不知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为什么要这样做，可又觉得她这样做很对，为此我几乎要奔过去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确实不应该责备丽萨，因为她此时的内心已经萌生出美好的感情，确实应该高兴地欢迎和祝贺她。但是，我却没有这种情绪，突然站起来，坚决地说：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刚才您又用了‘好人品’这个字眼，而我恰巧在昨天，在这些天里，为这个字眼而烦恼不堪……而且有生以来一直为此而苦恼，只是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而苦恼罢了。现在我觉得，这

种字眼的巧合，实在是一种注定，几乎是一个奇迹……我要在您面前说明这一点……”

但是，我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我再说一遍：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对于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间的事是早有约定的，所以他们根据我以前的作为，便想当然地认为我又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制止他，制止他！”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凶巴巴地喊起来。母亲哆嗦了一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看见大家都很害怕的样子，他也开始害怕了。

“阿尔卡季，别说了！”韦尔西洛夫厉声喝道。

“对于我来说，诸位，”我把嗓门提得更高，“对于我来说，看见你们大家在这天真的孩子（我指着马卡尔）旁边——真是一桩丑恶的事情。这里只有一个人是神圣的——那就是母亲。但是她也……”

“您会把他吓坏的！”医生坚决制止我。

“我知道，我是全世界的仇敌。”我喃喃地说（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当我再次回头看了一遍众人时，还是以挑衅的神气看着韦尔西洛夫。

“阿尔卡季！”他又喊道，“这种场面已经有过一次了，就在这里，在我们之间。我恳求你，请你就此打住吧！”

我无法形容出他带着怎样强烈的情感把这句话说出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悲哀的神色，一种十足的、发自内心的悲哀。最让人奇怪的是，他的态度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是裁判官，他是罪犯。这就把我逼到了绝境上了。

“是的！”我也对他喊道，“这种场面已经有过一次了，当时我把韦尔西洛夫给埋葬了，从内心里把他拔出来扔掉……但后来死人又复活，而现在……现在已经没有曙光了！不过……不过你们在这里等着瞧吧，看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们甚至意料不到我会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来！”

我说完后，就向我的屋里跑去。韦尔西洛夫跟在我后面跑了过来……

五

我的病又复发了，一直发着高烧，到了夜里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但也不全是昏迷，还做无数个梦，一个连着一个，没完没了。其中有一个梦，或者说是梦的片断，使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把这个梦写下来，不做任何的解释。这是一种征兆，所以我不能放过去。

我忽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里，心里怀着一种伟大的、骄傲的意愿，但并不是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梦里的这间房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必须预先指出。尽管屋内只有一个人，可我始终不安而又痛苦地意识到，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人等着我，等我做出什么事情来。人们坐在门外的什么地方，等候我做出一件事情来。这种感觉让人十分难受：“哦，要是只有我一个人，那才好呀！”突然，她走了进来。她露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很害怕，不断地窥探我的眼色。我的手里拿着那个文件。她为了诱惑我，向我微笑，和我亲热，我觉得她很可怜，同时又觉得厌恶。她突然用手掩面。我把那个文件扔在桌上，露出无可形容的轻蔑：“您不必请求，拿去吧，我一点也不需要你们什么！我要用轻蔑报复我所受的侮

辱！”我从屋内走了出去，心里充满了无限的骄傲。但是，在门前黑暗中，兰伯特一下子把我抓住！“傻瓜，傻瓜！”他尽量小声说，拉住我的胳膊，“她本该在瓦西里岛上开女子寄宿学校呀。”（意思是说，要是她的父亲从我这里知道了那个文件的事，必定会取消她的遗产继承权，也许还要把她赶出家门，这样她就只好靠开办学校养活自己了。我这是按照梦中的情景，把兰伯特的话如实记录下来。）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正在追求‘好人品’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声音在附近什么地方，在楼梯上传了出来。但是，她的口气并不是赞扬，而是一种令我无法忍受的讥讽。我和兰伯特回到屋内，但她一看见兰伯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十分害怕，我害怕得停住了脚步，不愿意走过去。我看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仿佛一下子摘掉了脸上的假面具。脸还是那张脸，但过分的不知羞耻的表情使她五官的每一根线条似乎都扭曲了。“回报他呀，小姐，快回报他呀！”兰伯特喊道。他们两人笑得更加厉害了，而我却感到一阵揪心：“难道这个瞧我一眼，就让我满心向善的女人，就是一个无耻的女人吗？”

“看到了吧，为了金钱，这些上流社会中傲慢的女人，都干出了什么！”兰伯特大声喊道。但是，这个无耻的女人并没有听了这话而感到羞愧，她还是哈哈大笑，笑我竟会如此害怕。哦，他心甘情愿付出回报，这一点我看得出来，而我……我怎么啦？我已经不觉得怜惜，也不觉得厌恶了。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颤抖……一种新的感觉控制着我的内心，这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以前我根本没有体验过，它是那么强烈，好像整个世界都……现在，我无论如何已经没有力量走开了！哦，这种事是多么的无耻，却又让我多么的喜欢！我抓住她的

手，一接受她的手，我就震颤得难受，于是我把我的嘴唇贴向她那无耻的、鲜艳的、笑得抖颤不止的、召唤着我的嘴唇上去。

让这个卑鄙的回忆滚开了吧！这该死的梦呀！我可以发誓，在做这个卑鄙的梦之前，我的大脑里连一点点和这可耻的念头相仿的东西也没有。甚至也没有无意中浮现过诸如此类的幻想（虽然我把那个“文件”缝在口袋里珍藏着，有时还摸着口袋发出奇怪的冷笑）。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梦境呢？这是因为我具有蜘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蜘蛛一般代表淫欲与堕落）的灵魂！也就是说，一切早已萌发，早已藏在我那颗堕落的心中，藏在我的淫欲里，但是醒着的时候，我的心还感觉到羞耻，我的大脑还不敢有意识地设想与这相仿的一切，一到梦中，我的灵魂便会主动把一切呈现出来，将我的心事原模原样地和盘托出——而且采用预示的形式。难道我早晨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跑出来的时候，我想向他们证明的就是这事吗？但是，够了！时机还不到，所以暂时不必讲这个！我所做的这个梦，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的怪事之一。

第三章

一

三天后，我一大清早起床，两脚刚一下地，我就意识到我再也不会躺下来了。我充分感觉我的身体正在康复。所有这些小细节也许不值得写下来，但紧接而来的那几天，尽管没有特别的事发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愉快而平静的印象，——而在我的回忆记录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我的精神状态，我暂时不说出来，因为即使读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会相信。最后还是留待以后用事实来说明。目前我只想说：但愿读者记住一个蜘蛛的灵魂。记住一个具有这种灵魂的人，居然还想离开他们，离开这个社会，去追求“好人品”。这种对“好人品”的渴望程度，自然不用说，但它何以会和另一种只有天晓得什么样的渴望交织在一起——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个秘密。而且永远是秘密，我曾一千次感到惊奇，一个人（尤其是俄国人）何以会有能力在自己的灵魂里，能同时容纳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卑鄙的念头，而且两者都完全是真诚的。这是不是因为俄国人特别豁达不羁，以至于过了头，还是因为天生就卑鄙？——这真是一个问题！

但是，还是打住吧。无论怎样说，已经出现了平静的日子。我明白无论如何应该恢复健康，越快越好，为的是能够迅速开始行动。所以我开始注重养生之道，听医生的话（不管他是什么人）。至于那些狂热的打算，我十分明智地（这是豁达不羁的结果）推迟到出门的那天，也就是到痊愈的时候再实施。我沉浸在这种平和的感受和宁静的快意中，同时又因为预感到那个狂热的打算即将实现，而领略到那种甜蜜，并且因为惶恐不安而心跳加速。这两种情感怎么会交织在一起

呢？我并不知道，可我还是把一切归于“豁达不羁”。但是，我不久之前的那种烦躁不安已经从我的心中消失了，我把一切推迟到出走的时候，已经不再像前一阵子那样对未来感到害怕了，反倒像一个富翁那样，深信自己拥有金钱和力量。我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甚至开始笑傲自己的命运，想来是因为我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康复，生命力亦已迅速复原的缘故。正是这几天——我即将完全康复，其实实际上已经康复的日子，我现在回想起来也颇为愉快。

他们全都饶恕了我，也就是饶恕了我的出格的举动，然而他们——恰恰就是被我当面称为“没有好人品”的人。我喜欢人们身上的这种品性，我称之为心的智慧，至少这一点马上赢得我的好感，当然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譬如说，我继续和韦尔西洛夫说话，像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但总具有一定的限度：在感情流露得太多的时候，它是会流露出来的，我们俩便立即勒住，似乎有所羞愧似的。有的时候，胜者不能不替败者感到惭愧，那是因为他占了上风的缘故。胜者显然就是我，因此我感到了惭愧。

那天早晨，也就是在我的旧病复发后重又能起床的时候，他到我那里来。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当初曾有过共同的协议。他还说，老人的病情虽然已经见轻，但医生还不能肯定地担保他没事。我真心实意地答应他，以后行事一定会谨慎。在韦尔西洛夫把所有的一切事情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当时突然第一次看到他自己对这老人也异常诚恳地关心着，至于关心的程度，可以说大大超出了我对他这种人的期待。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还把老人看成特别珍贵的人物，这绝非仅仅只是为了母亲。这立刻使我产生了兴趣，且几乎使我惊异。说实话，如果没有韦尔西洛夫，我会把老人身

上的许多事情随随便便地疏忽过去，毫不加以重视，他也就不会在我的心中留下如此难忘的、独特的印象了。

刚开始时韦尔西洛夫似乎担心我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态度不好，也就是说，他既不信任我的头脑，也不相信我能把握分寸，所以当他后来发现，有时候我也懂得该如何对待一个见解与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总之，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显得豁达大度时，他就感到十分的满意。我还要承认（我想我不是贬低自己的身份），我发现这个农民出身的人，对某种感情和观点的看法，对于我来说是新颖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比我自己之前理解的要透彻得多，也令人欣慰得多。然而，有时他的某些明显的偏见，又不由得让人恼火，尤其是他对这些偏见的迷信，更是让人受不了。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只能归咎于他没有受过教育，而他的心灵却是美好的，我甚至还没有遇见有人在这方面超过他。

二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身上首先吸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心胸十分坦荡，毫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态度，人们不难猜到他有一颗几乎天真无邪的心。有的心境“快乐”，因此也有“好人品”。他很喜欢“快乐”这个字眼，而且经常使用。诚然，他有时候会表露出一种似乎是病态的兴奋，一种近乎病态的感动。我想，有一部分是因为发烧的缘故，实事求是地说，他一直处于发烧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好人品。也有两种矛盾的气质共同存在的现象：他有着十分憨厚的性格，有时甚至觉察不到别人的讽刺（这未免使我感到懊恼），可同时他又有某种狡黠的敏锐，这在他与别人争论时经常表现出来。他很喜欢辩论，但也只是偶尔辨一辨，而且方式很独特。显然，他的足迹踏遍俄国，

听过许多事情，但我再说一遍：他最喜欢动感情，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他感慨万端，而他自己也喜欢讲这些感人的事。一般来说，他很爱讲我从他的嘴里听到很多他本人流浪生活的经历，还有许多关于古代“苦修者”生活中的各种传说。我对于这些故事并不熟悉，但我觉得这些传话里有许多是他胡诌的，大半是从民间的传说中听来的，而且还把一些地方搞混了。有些事情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然而，在他讲述的这些传说中，一方面是添油加醋或纯粹是胡诌，另一方面却总是闪耀出某种智慧和真谛，充满农民的情感，而且总是那么感人……比如，我就记住了其中一个很长的故事——“埃及玛丽亚传”（六世纪时的一个基督教苦修者，相传她年轻时很淫荡，后来在约旦沙漠里苦修四十七年，祈求上帝宽恕）。在这之前，我对这个人的“传”以及这种人的情况几乎是毫无所知的。我要坦率地说，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想不流泪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某些莫名的喜悦而流泪，心头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炽热，犹如这位女圣徒浪迹过的那一片狮群出没、烈日炎炎的沙漠。不过，关于这个故事我不愿说，也没有资格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的。

除了容易感动之外，他对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大可议论的事情，有时也发表异常独特的见解。这一点也让我喜欢。例如说，他有一次讲一个退役士兵前不久发生的事，这件事他几乎是亲眼看见的。有个士兵从军营里退役回到家乡去，重又回到农民的队伍里了。他不喜欢再和农民们同住，农民们也不喜欢他。于是这个人便误入歧途，酗起酒来，且在什么地方对人们进行抢劫。虽然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他被捕了，而且受了审判。在法庭上，律师几乎完全可以替他开脱——因为并没有证据。但是他听着听着，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律师的话：“不，你等一等再说。”于是便供出了一切，“连最后的一个细节都讲出来了”，他哭着认了罪，悔恨不已。陪审官们暂时退庭，走了出

去，关在屋子里商议。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出来宣布说：“不，他没有罪。”大家全叫嚷着，十分快乐，但那个士兵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像变成了一根木桩。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释放他时，审判长对他说的那一番训话，他也是听得莫名其妙。士兵在恢复了自由后，还是不相信自己。他开始感到苦恼，整天心事重重，不吃不喝，也不和人说话，到第五天时突然上吊死了。“瞧，心灵上有了罪孽是活不下去的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结束了他的讲述。这个故事当然算不了什么，现在各种报刊上这类的故事很多，但是我喜欢他讲这个故事时的语气，特别是他使用的一些词语，很有新意。比如，在讲到士兵回到乡村去，引起农民们的反感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就说：“大家都知道士兵是什么人：士兵就是‘变坏了的农民’。”后来讲到那个几乎打赢官司的律师时又说：“大家都知道律师是什么人：律师就是‘被雇用的良心’。”他在说出这两句话时毫不费劲，简直是脱口而出。但在这两句话中，却包含着对这两种人的一种独特的看法，虽然不是所有老百姓的看法，但毕竟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看法，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老百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时真是独特得出奇。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对于自杀这种罪怎么看？”我为了那个问题而问他。

“自杀是人类最大的罪孽，”他叹着气回答，“但这种罪只有上帝才是裁判官，因为只有他能知道一切，知道各种限度和分寸。我们应该为这种罪人祈祷。你每次一听到这种罪孽，临睡的时候就应该替这个罪人祈祷，哪怕只是对着上帝为他叹息一声。如果你不认识他——那你为他所做的祈祷将更加有效。”

“如果他已经被判了罪，那我的祈祷还能不能帮助他？”

“你怎么知道呢？有许多人，许多人不信仰上帝，不但如此，这些人还用自己的观点迷惑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你不要听他们，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一个还活着的人，替那些已经被判了罪的人祈祷，是可以上达天国的。但是，如果完全没有人替那个人祈祷，他便将怎样呢？因此在你临睡前祈祷时，未了务必补上一句：‘吾主耶稣，愿您恕宥一切无人代为祈祷的人们。’这样的祷词是容易上达天国的，而且使人极其愉快。还应该替那些活在世上的一切罪人祈祷：‘主啊，愿你拯救一切未忏悔的人们。’——这也是极好的祷词。”

我答应他我会做祈祷，因为我觉得这样答应会让他很开心。果然，他的脸上闪耀出快乐神色来了，但我应该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他永远不会对我露出傲慢的态度，即从不像长辈对待一个少年那样。相反地，他时常喜欢听我讲各种问题，甚至听得很有兴趣，他觉得自己虽然在和一个年轻人谈话，但他同时也明白，这个年轻人在学问方面比他强得多。例如，他时常喜欢谈论隐修的问题，而且认为“隐修”远远胜过“云游”。我激烈地反驳他，指出这些人自私自利，他们本可以给人类带来利益，但他们却弃大众的利益不顾，仅仅为了能够独善其身而飘然遁世。起初他不明白，我甚至怀疑他完全不明白，但是他竭力为隐修生活辩护：“当然了，刚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可怜（也就是在隐修生活的初期），后来你会每天越来越快乐，再后来便会见到上帝了。”这时，我在他面前描绘出一幅全景，讲那些学者、医生，或全世界人类之友，如何在世间做出有益的事业。这使他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我说得十分热烈，他时不时附和道：“是这样的，亲爱的，是这样的，上帝祝福你，你想得很对。”但是，等我说完的时候，他还是不十分赞成：“对是对的，”他深深地叹气，“但能够坚持到底，不为外物所移的人们多不多呢？金钱虽然不是上帝，但到底是半个上帝——它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再加上女色以及疑惑和猜忌。于是把大事情忘

掉了，尽干一些无聊的小事。这些哪能跟隐修生活相提并论呢？人在隐修时会使自己变得更坚强，甚至可以干出任何伟大的事业。朋友！可人世间又怎么样呢？”他非常动情地大声说，“不都只是幻想吗？假如你取起沙土，撒在小石上，等你的沙子在小石上长牢了的时候，你在世上的幻想才会应验——这是我们的说法。可基督是不是如此？他说：‘你去把你的财产分给众人，去做众人的仆役。’这样你就会比以前富有无数倍的，因为那时候你的幸福不仅仅是为了饮食，为了贵重的服饰，也不是为了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而是为了拥有无穷无尽的爱。你获得的不是小小的财产，不是十万，不是百万，而是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正在贪得无厌地聚敛财富，然后又疯狂地浪费，到那时便不同了，没有孤儿，也没有乞丐，因为大家都成为亲密的一家人，我拥有了大家，我用钱财赎买了所有的人，一个也不剩下！现在有不少人，连最富有、最显贵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时光都不珍惜，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去排遣，可是到那时，你的日子和时间会增多一千倍，因为你不愿浪费一分钟，而且在每分钟内你都会感到内心的快乐。到那时你不仅仅从中收获智慧，还将会和上帝面对面相见。于是大地比太阳还光明，没有忧愁与叹息，只有唯一的无价的天堂……”

这一套热情洋溢的奇谈，韦尔西洛夫大概是最喜欢听的。而这一次他恰巧在屋内。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突然打断他的话，自己也兴奋得没有节制（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要知道，您简直是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呀！”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什么，而且连这个字眼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便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他听。说老实话，我当时知道得也很少，而且是一知半解，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我

还是将自己所知道的，用极大的热诚，不顾一切地讲述了出来。我至今还愉快地记得，我的话语引起老人极强烈的印象。这甚至不是印象，而几乎是一种震撼。同时他对这个学说的历史详情最为关心：“在哪里产生的？怎么形成的？谁创造的？谁说的？”我要顺便提一句，我发现普通人通常都有这个特点：如果他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就不会只是满足于笼统的思想和概念，而是一定要追究下去，以求得到最清楚和最确切的详情。但对于这些详情，我并不是很清楚，又因为有韦尔西洛夫在旁边，使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显得更加毛躁起来。结果弄得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每听完我一句话，就反复地补充一句“是的，是的”！还露出十分柔顺的样子，但显然已经不很了解，而且跟不上我的思路了。我觉得很恼恨，但韦尔西洛夫突然将谈话打断，站起身来，宣布说该去睡觉了。那天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而且时间确实已经很晚了。过了几分钟以后，他顺便到我的房间来看看，我立即问他：他对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总体上怎么看，对他有什么意见？韦尔西洛夫愉快地笑了笑（但并不是笑我对共产主义所发表的那番议论——相反地，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再说一遍：他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好像很迷恋，当他听老人说话的时候，我经常从他的脸上捉到极有趣的微笑，然而微笑并不妨碍他提出批评。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首先不是一个庄稼汉，而是一个家奴，”他极高兴地回答说，“他是以前的家奴，以前的仆人，由仆人所生，一生下来就是仆人。在以前，家奴和仆人对于主子私生活方面总是很感兴趣。你要注意，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至今还对于主子们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最感兴趣。你还不知道，他对于最近国内一些事件关心到什么程度呢。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必给他吃饭，只要给他讲一讲谁在什么地方打仗，我们会不会打仗这一类的消息就够了。以前我用这种话题使他达到无比幸福的境地。他很尊重科学，在各种科学

中最喜欢天文学。此外，他还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一种独立精神，这是你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他还有信念，坚定而且明确的信念……这个信念很实在。尽管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可他对某些事物的见解却十分独到，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你根本预料不到他的脑子会产生这种见解。他热烈地赞美隐修生活，但又无论如何也不肯到深山去隐居，也不会进修道院去当修士，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这个可爱的字眼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医生用来称呼他的。我顺便说一下，你为此而恼恨医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另外还有一点，他有点像艺术家，他的话很多，但也有不是他自己的。在逻辑的叙述方面有点差，有时很抽象。他具有感伤主义的激情，但这感伤主义是完全平民化的。或者不如说，这种激情来自于普通老百姓都会有的软心肠，正是这种软心肠，被我们俄国的老百姓带到了自己的宗教的情感里头。至于他的心胸开阔、为人敦厚，我就不多谈了。这个话题用不着你我来谈……"

三

为了结束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性格的描写，我现在要转述他所讲的一段故事，其实是属于他所讲的关于别人私生活方面的故事。这类故事有个奇怪的特点，确切的话，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多少让人有点感动之外，不可能从这类故事中得到什么道德的规劝或启示。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感动的故事，甚至还会嘲笑某些放荡的僧侣们，因此他讲这种故事，对他的思想明显是有害的——这一点我曾向他提出过，但他不了解我想说什么话。有时很难猜测他讲这种故事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有时甚至对他的喋喋不休感到莫名其妙。我想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身体有病。

“他跟以前不一样，”有一次韦尔西洛夫小声对我说，“他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很快就会死去，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快，所以应该有所准备。”

我忘记说了：我们组织了一种和“晚会”相类似的聚会。除了一直守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身边的母亲外，韦尔西洛夫每晚必到他的小房间里来，我也每晚必到，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最近的几天里，丽萨几乎每晚到来，虽然比别人晚些，而且几乎总是默默地坐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常来，医生也来，虽说不常来。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和医生很合得来，尽管还不是很默契，但至少没有以前的那种出格的举动了。我所喜欢的似乎是他的那股憨直——我终于从他身上看了出来——还有他对我们家的那种眷恋，因此我决定对于他那种医学方面的自命不凡表示原谅。此外，还教会他洗手，修剪指甲，如果他没有穿干净的内衣，我会率直地对他讲，这并非为了讲究服饰，也并非为了什么艺术，因为清洁是医生这个职业必备的要素。我当时还向他论证了这一点。还有，卢克里娅也时常从厨房走到门口，站在那里听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话。有一次韦尔西洛夫把她从门外唤进来，请她和我们同坐。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走近房门口了。她有她自己的性格！

我把这些故事的其中一个记载下来，并没有经过挑选，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我记得比较完整而已。这是关于一个商人的故事。我想，只要稍微观察，就会发现这类故事在我们的小城里至少有几千个。如果有人愿意的话，可以跳过这篇故事不读，况且我是用他的语调来讲述的。

四

在一所名叫阿菲米耶夫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奇迹。城里有一个商人，姓斯科托博伊尼科夫，名唤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他的财富在全省是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的。他创办了一家印花布厂，雇用数百名工人，于是便自视极高。可以说，一切都照他的意思行事，官厅方面一点不为难他。修道院院长因为他捐献了巨款，也十分感谢他。他在心血来潮时深深地为自己的灵魂叹息，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十分操心。他的妻子已经亡故，也没有儿女。关于他的夫人，有人说他好像还在结婚的第一年时就作践她。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喜欢动手打人，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也不打算再用婚姻来束缚自己。他还有好喝酒的习惯，但他酒量不行，一喝多，他就会醉醺醺地光着身子满大街乱跑，大声呼喊。那座城市并不有名，可他尽出一些丢人现眼的事。等酒劲过去了，他又变得蛮横无理，凡是他提出的意见，全是好的；凡是他吩咐的事，全是对的。他给工人计算的工钱也十分刻薄，拿来算盘，戴上眼镜，问道："福玛，你应该领多少？""从圣诞节后我就没有领过，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一共有三十九卢布。""啊，这么许多钱呀！这太多了。你的整个身子都不值得这许多钱。你完全不配有这许多钱，得从算盘上扣掉十个卢布，给你二十九卢布吧。"那人没有吭声，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家都沉默着。

他说："我知道应该给他多少钱。对付这里的人是不能用别的办法的。这些人都十分荒唐，没有我，他们全会饿死，有多少死多少。我还可以说，这里的人全是小偷，看见什么，就拿什么，没有一点男人的气概。再说了，他们都是一些醉鬼，你把账给他一算清，他会把钱送到酒店里去，坐在那里把钱和衣服都喝光了——最后赤裸裸地走出来。他们又全是混蛋，坐在小酒店对面的石头上面，开始唠唠叨叨地说着：'我的亲娘啊，你为什么生我这个苦命的醉鬼到这个世界上来呀？你还不如把这醉鬼一生下来就捏死好了！'难道他们是人吗？他们

是野兽，他们不是人。首先应该从头开始教育他们，然后再给他们钱。我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钱。”

这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所讲的关于阿菲米耶夫的人的话。他虽然说得不好，但总是事实：人们整天都糊里糊涂，一点也不坚忍。

在这城里还住着另一个商人，不过已经死了。这是一个年轻人，很轻浮的，办事不懂得分寸，结果破了产，把全部的财产都赔进去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不断地折腾，活像沙滩上的鱼，但他生命的期限到了。他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一直不和，欠了他许多钱。在临终前的一小时，他还在诅咒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他身后留下一个年纪还很轻的寡妇，还加上五个儿女。一个孤单的小寡妇，在丈夫死后，就好像是一只找不到窝的小燕子，她所遭受的磨难是不小的，再加上五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就显得更加困难，眼看着就没法再活下去了。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把她最后的财产——那所木房子也夺去抵债了。她叫孩子们按年龄大小并排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长子有八岁，其余的全是女孩，彼此只差一岁，大女孩有四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吃奶。午祷结束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走了出来，几个孩子便一起跪在他面前（这是母亲预先教好的），一齐合手膜拜。她自己手里抱着第五个孩子，也跟着孩子们一块儿对他叩头：“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你可怜可怜这些孤儿们吧，不要把最后的一块面包抢走，不要把他们从出生的窠巢内赶走！”当时在场的人们全都流眼泪了——瞧她把孩子们教得多好。她心想：“他在大家面前会抹不开面子，一定会心软，把房屋还给孤儿们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站在那里，说道：“年轻的寡妇，你需要一个丈夫，并不是为孤儿们痛哭。死者临死时在床上还诅咒我来着呢！”他说完便扬长而去，不肯把房屋交还。“我何必要模仿别人的傻劲（大发慈悲）呢？

你要是做了好事，人家更加会来麻烦你，这一切并不能给人家多少帮助，只会惹来更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流言蜚语还是传开了，好像说他在十年以前就曾对这小寡妇有意思，当时她还是个姑娘，还花过许多钱（她当时长很漂亮），他忘了造这种罪孽和毁坏上帝的庙宇一样，但他当时并没有成功。但这种卑鄙的事，他在全城，甚至在整个省里干了不少，甚至超出了一切底线。

尽管母亲和孤儿们苦苦哀号，他还是把这些孤儿们从房子里赶了出去，并不仅仅只是出于记恨，还因为人有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这样的固执己见。起初大家帮忙，后来她就出外去找工作。不过在我们这里，除了工厂以外，还能有什么挣钱的地方呢！她只好一会儿替人家擦地板，一会儿在菜园里拔草，一会儿给澡堂生火，而且怀里还抱着婴孩，真是欲哭无泪。而其余的四个孩子则穿着单薄的衬衫在街上乱跑。当初她让他们跪在教堂门口台阶上的时候，大家还有鞋袜穿，还可以勉勉强强地对付过去，总还算是商人的子女，但到了后来只好光着脚，赤裸着身子，跑来跑去。大家都知道，孩子身上的衣服会很快就穿破的。然而，这些小孩却毫不在乎：只要出太阳，他们就会像鸟儿一样高兴，他们的嗓音好像铜铃一样清脆，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危险的来临。寡妇心想：“冬天一到，我不知道把你们安放到什么地方去，但愿上帝到那时候把你们收回去才好呢！”不过没有等到冬天，我们那个地方的小孩中间流行着一种咳嗽，叫百日咳，而是传染起来很快。起初那个吃奶的小女孩病死了，其余的孩子们也跟着生了病。就在那个秋天，四个女孩一个跟着一个夭折了。其中有一个是在街上被马车压死的。你猜她会怎样？她把她们埋葬以后，痛哭了一场。她起初诅咒过她们，但上帝真把她们收去了以后，她又觉得可惜了。做母亲的心肠哪！

她只有一个最大的男孩活在世上，她非常疼他，简直不敢对他吹一口气。他的身体非常柔弱，脸儿像小姑娘一样的可爱。她把他送到工厂里，他的教父那里去（他是工厂的总管），自己则到一位官员家里去充当保姆。有一次那男孩在院里跑着玩耍，突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着双套马车驶进来，恰巧又喝了点酒。他刚从马车上下来，就看见那男孩从楼梯上向他扑过来，其实是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好撞在他的身上，男孩的双手还重重地推了一下他的肚子。他一把揪住孩子的头发，喊道："这是谁的孩子？拿鞭子来！马上给我抽他，当着我的面抽。"男孩吓得要命，人家开始打他，他便大叫起来！"你还要喊呢？给我往死里抽，抽到他不再喊为止。"可是，不管抽得多还是抽得少，他仍旧叫喊不止，直到完全昏死过去。这一下，人家害怕了，马上停止了抽打，而男孩的呼吸也停止了，没有知觉地躺在那里。后来有人说，他并没有被抽得很严重，只是他的胆子太小，受不了惊吓。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也害怕了！"这是谁的孩子？"他问道，人家告诉了他。"真是的！赶紧送还给他母亲，谁让他在工厂里荡来荡去？"发生了这事之后，他有两天没有说话，后来又问："那孩子现在怎样啦？"但是，孩子的情况并不好：他病了，在母亲屋内的角落里躺着。她为了这事把官员家里的那份活儿给辞了。他得了肺炎。"唉，真是的！这是怎么回事？要是把他打得很重，那倒还可以说，但当时只是吓唬一下他，轻轻地来了两下。我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打的，并没有出什么乱子呀。"他于是等着男孩的母亲去告他，于是一声不吭地憋着劲儿，但男孩的母亲根本不敢去告他。于是他派人给她送去十五卢布，还打发医生前往诊视。并不是他有所惧怕，而是他反复思虑过的。接着，他的酒瘾又发了，于是一连喝了三个星期的酒。

冬天过去了，在基督复活节上，在那个最伟大的日子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又问道："那个男孩怎么样啦？"他沉默了一冬，没有

问。人家对他说："他的病好了，住在母亲那里。她老是出去做零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天就上寡妇那里去，没有进屋，把她叫到大门外面。他自己坐在马车上，对她说："是这样的，诚实的寡妇，我很喜欢你的儿子，想做他的真正的恩人，对他表示无限的宠爱。我想带他到自己家里去。如果他能稍稍地依顺我，我可以给他一笔相当数目的财产。如果能完全博得我的欢心，我可以把他确定为我的全部财产的承继人，好比我亲生的儿子一般。不过您本人除了重大的节日以外，不能光临到我家里来。如果您觉得可以做到，明天早晨就把孩子领来，他不能只是玩耍的。"他说完后就走了，撇下的母亲简直处在疯狂的状态中。人们听说后，便对她说："小孩长大以后，会怪你耽误了他的前程的。"她对着他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把孩子送去了。而孩子则吓得半死。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把他打扮得像个小少爷，还给他雇了一个教师，开始教他读书，甚至尽把他放在自己身边，由他亲自监督。只是孩子一打哈欠，他就喊："赶紧看书！你要好好儿念书。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从那次挨抽以后，那孩子的身体就很衰弱，甚至咳嗽起来。"在我这里还过不下去吗？"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感到奇怪了，"在你母亲那里光着脚跑来跑去，光啃面包壳，为什么现在比以前更衰弱了呢？"教师说："每一个小孩都应该玩耍，不能只是读书，他需要运动。"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很对。"那个教师名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现在已经在天国里了），好像是一个狂人，喝许多酒，甚至喝得太多，所以早就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了，只是依靠人家的施舍生活下去，但是他本人却相当聪明，而且学问也很大。"我本不该在这里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到大学里去当教授，我在这里真是被糟蹋了，'连我的衣服都轻视我的'。"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了下来，对男孩喊道："你玩耍去吧！"但是，男孩在他面

前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弄到那个孩子连他的声音都受不了——简直浑身哆嗦。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更加奇怪了："他是怎么回事？我把他从泥沼中救出来，给他穿呢子的衣服，绸面的皮靴，绣花的衬衫，把他打扮得像将军的儿子。他为什么还不相信我？为什么像狼崽子似的不知恩呢？"尽管大家对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的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但这回又觉得奇怪起来了：他竟重新换了一个人似的，死缠住这样一个小孩，不肯罢休。"我可以不活下去，却一定要把他的脾气改过来。他的父亲在临死时，在领受过圣餐以后，还要诅咒我，他的脾气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不过他再也没有用鞭子抽过他（从那次后他就怕了），其实他已经把他吓坏了，不用鞭子就已经把他吓坏了。

后来出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刚走出去，男孩就丢下书本，跳到椅子上去。他想去拿刚才扔到写字桌上的皮球，不料衣袖碰到了桌子上的瓷灯，瓷灯一下子掉落到地板上，砸成粉碎，那响声整个屋子都能听到。这可是一件十分贵重的东西呀——萨克森的瓷器。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时正在相隔的另一间屋子里，突然听见响声，便大吼起来。小孩吓得没命地跑，跑到凉台上面，经过花园和后门，一直跑到河岸那里。沿着河岸有一条林荫道，两边都种着一些古柳，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他跑到水边，人们看见他站在渡船停泊的地方，摇摆着手，大概看到了水，被吓了一大跳——于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里的河面很宽，水流很急，有货船行驶着。河的对岸有许多店铺，还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教堂的几个金顶闪闪发光。这时，有一位上校夫人领着女儿赶到渡船码头那里（有一个步兵营驻扎在这里）。那小姑娘也有八岁左右，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瞧着男孩发笑，手里握着一只小木篮，篮里放着一只小刺猬。她说："你瞧呀，母亲，这个男孩一直在那里看我的小刺猬。""不是的，"上校夫人说，"他被什么东西吓着了。是什么东西把你吓得这样，好小孩？"（这是后来人们讲

出来的）“这孩子好漂亮呀，穿得多么讲究！喂，你是谁家的孩子？”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刺猬，因此走过去看了看，把刚才的事情完全忘记了——这和小孩的年龄有关系！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小姑娘说：“这是我们的刺猬，我们刚才从乡下人那里买来的：他在树林里把它捉到的。”小男孩说：“刺猬怎么会这样的？”他一边说一边笑，开始用手指戳它，刺猬的针毛张开了。小女孩很喜欢男孩，说道：“我们把它拿回家去，我们想把它养大。”男孩说：“哦，你把这只刺猬送给我吧！”他的恳求是那么恳切，但刚把话说了出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突然在后面说道：“咦！你在这里！抓住他！”他生气得竟连帽子也不戴，亲自从屋内跑出来追他。男孩想起了刚才发生一切，便大叫一声，跑到水边，把小拳头压在胸脯前面，向天上望了一眼（大家都看见的，都看见的）——向水里扑通一声钻进去了！许多人喊叫起来，从渡船上跑过来，开始捞救，但还是被水冲走了，因为水流是很急。等到把他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喝了许多水——死去了。他的胸脯是很软弱的，受不住水的挤压，而且这样的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个地方还没有过小孩自杀过！——真是罪过呀！这样一个小小的灵魂，到了那个世界之后，还会有什么话对上帝说呢？

从那个时候起，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让人简直认不出来。当时他显得十分忧愁。他开始借酒浇愁，喝了许多酒，后来虽然不喝了，但也无济于事。他不再上工厂那里去，也不肯听任何人的话。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一声也不响，要不就挥一挥手。他这样过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他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城郊有个叫瓦希卡的小村失火，烧去了九所房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跑去看了看，遭灾的人们把他围住，号哭着，于是他答应接济他们，还派人去办，但后来又把总管

叫去，把一切全取消了。“不必啦，”他说，“不必给什么钱。”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主既然将我当作一个坏人似的交给众人辱骂，那就随他去吧。我的名誉像一阵风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修道院院长自己跑来见他，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待在修道院里还管尘世的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态度那样的严厉。“我就是这样。”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时打开了《圣经》，指给他看：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

“是的，”院长说，“尽管这段话没有直接讲这件事情，但到底是有关系的。最糟糕的是，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分寸——那他就没得救了。而你自视太高了。”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在那里，好像呆了。院长瞧了他一会。

“你听着，”他说，“而且还要记住。《圣经》上说：‘绝望的人所说的话会被风刮去的。’你还要记得，连主的天使们都是不完善的，完善而且无罪的只有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一人，天使们也是侍候他的。而且你并不希望这孩子的死，只是做事过于轻率罢了。不过有一样，我甚至觉得奇怪：早先你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勾当还少吗？被你弄得倾家荡产的人还少吗？被你诱坏的、被你害的人还少吗？——这不是就等于杀人一样吗？在这个男孩儿自杀之前，他的四个妹妹，不也是差不多一个个死在你的眼前吗？为什么唯独他一个人使你的心扰乱不安呢？对于之前死去的好几个孩子，我觉得你不但不怜惜，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是不是？而这个男孩的自杀，你的过错并不大，为什么你却如此的恐慌呢？”

“我老是梦见他！”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说。

“那又怎样呢？”

但是，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院长觉得奇怪，带着满肚子的疑惑走了。简直拿他没办法。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打发人去把教师请来，就是那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他们从那次事件之后就没再见过面。

“你还记得那个男孩吗？”他问。

“我记得的。”教师答道。

“你曾经替这里的酒店画过油画，你还会从照片上摹画过人的肖像。你能不能给我画一幅油画？”

“我全能的，”教师说，“我多才多艺，无所不能。”

“你给我绘一幅最大的画，有整个墙壁那么大，先画一条河，还有斜坡，渡船码头。应该把所有当时在那里的人们全画上。还要画出上校夫人和小姑娘，还有那只刺猬。还要画出对岸的整个景致，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堂呀，广场呀，小店呀，马车停放的地方呀——全都逼真地画出来。在渡船码头旁边，站着那个男孩，就在水边，就在那个地方，一定要画他两只小拳头紧贴在胸前，这一点必须画出来。他的前面，对岸的教堂上面，你画一片天，许多天使在天上飞翔着迎接他。你能画吗？”

“我全能的。”

“我本来不想让你这样的外行来画的，我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去请来第一流的画家，哪怕从伦敦去请来也可以，但你记得他的脸庞。如果画得不像，或者不大像，我一共给你五十卢布；但如果十分像，我可以给你两百卢布。你要记住，他的那双小眼睛是蔚蓝的……一定要画成一幅很大很大的图画。”

他们谈好了之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便开始画，后来他又突然跑来说：

“不行，不应该画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自杀这种罪过是所有的罪过中最大的。在犯了这种罪过之后，怎么还会有天使们迎接他呢？”

“但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让他负责。”

“不，他不是小孩，而是童子，出事的时候他已经有八岁了。他总归应该负点责任呀。”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更加恐慌了。

“我倒有个办法，”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我们不必画出一片天来，也不必画天使。我要从天上画一道光线，一道明亮的光线，似乎在迎接他。这样总归可以表示出一点什么来的。”

当时就画下了一道光线。后来，过了些时候，我亲眼看到了这张画，这道光线，还有那条河——这幅画有整堵墙壁那么大，全是蓝色的。一个可爱的孩子两手压在胸前，还有一个小姑娘，一只刺猬全都

画上了。不过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时不肯把这张画拿出来给任何人看，而是锁在书房里，不许任何人窥看。城里有许多人拼命跑来，想看到这幅画，他却把人家全赶出去了。这件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简直神气活现起来，他说：“我现在全都会画了，我应该在圣彼得堡宫廷里供职才是。”他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不过爱吹牛罢了。于是他的劫数到了：他一拿到两百卢布，便立刻开始喝酒，把钱拿出来给大家看，还一面还夸耀着。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个下市民，在夜里趁他喝醉的时候把他杀死，然后把他的钱抢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一切才被发现。

这个故事的结局，让那里的人们至今还念念不忘。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突然跑到那个寡妇面前去。她住在一个下市民城边的一间农舍里。这一次他走进院里来，站在她面前，深深地对她鞠躬。自从孩子出了事之后，她就病了，现在才勉强能走动。“贞节的小寡妇，”他哀恳着，“嫁给我吧，嫁给我这坏蛋，让我在这世界上多活几天吧！”她瞧着他，吓得半死。他又说：“我希望我们还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生了下来，那么那个男孩就会饶恕我们俩了。那男孩吩咐我这样做。”她看见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似乎发了狂，但他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这些都不管用，”她回答说，“这只是一种怯懦，由于这种怯懦，我把所有我的小鸟儿全弄丢失了。我连看也不能看到你，当然更不能接受这种永远的痛苦。”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走了，但还是不死心。这件怪事惊动了全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打发了媒婆来提亲，又写信把两个姑姑从省里叫来，她们过的是下市民的生活。虽然不是亲姑姑，但毕竟还算亲戚，表明他办这事是讲究体面的。两个姑姑开始劝她，说了一些谄媚的话，赖在屋里不肯走。他还打发城里商人、教堂大司祭和官员的夫

人前去，几乎全城的人都围着她转了。但她理也不理他们。她说：“如果我的孤儿们还活着，那还可以有商量的余地，但现在图什么呢？而且我要对我的那些孤儿们犯多大的罪孽呀！”他请修道院院长前来相劝，院长对她耳语道：“你可以唤醒他重新做人啊！”她听了大吃一惊。但是人们觉得她很奇怪：“她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幸福呢？”最后，他用这样一番话把她的心打动了：“他总归是自杀者，他已经不是婴孩，而是童子，从他的年龄上看来，他是不能直接领受临终前该领受的圣餐的，因此他总应该负一点责任。如果你我能结为夫妇，我答应建造一座新教堂，仅仅为了永恒地纪念他的灵魂。”对于这个承诺，她无法再坚持己见，也就答应了。于是他们结了婚。

结果使大家都感到惊异。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过得非常和睦，互敬互爱，从不违背夫妇之道，两个人好像只有一颗心似的。她就在那个冬天怀了孕。他们时常上教堂去祈祷，生怕上帝发怒。他们去过三个修道院，倾听神的启示。他造成了他答应造的教堂，还在城里造了一座医院和养老院，还捐款接济寡妇和孤儿。他想起了所有曾受过他侮辱的人们，决意偿还他们，于是他开始毫无节制地到处给钱，弄得他的夫人和修道院院长不得不劝他要适可而止，因为“这已经足够的了”——他们这样对他说。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很听话。但他说：“有一次我还扣了福玛的工钱。”于是又把钱还给福玛。福玛简直感动得哭了：“我没有什么，”他说，“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是永远应该给上帝祈祷的。”可见，他所做的一切，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人的心。这表明他做得很对。人是可以依赖好榜样而生活的。那地方的人都是很善良的。

他的夫人亲自管理工厂，管理得很好，到现在还有人想起她。他没有把酒戒掉，但每次喝多的时候，她都用心服侍他，之后又找人给

他诊视。他的谈吐变得很庄重，连声音都变了。他显得特别仁慈，甚至对牲畜也是如此。有一次，他从窗内看见一个农夫朝一匹马的头部拼命地抽打，便立刻派人去用双倍的价钱把那匹马买了下来。他也会掉眼泪：不管谁跟他说话，他总是动不动就流泪。等到他的夫人临产时，上帝终于接受了他们的祈祷，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儿子。从那时起，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显得更加容光焕发。他布施了许多钱，免去人家所欠的债务，还邀请全城的人来参加孩子的洗礼。他让全城的人与他同乐。可是第二天时，他却变得很忧郁。夫人看出他有心事，便把新生的小孩抱到他面前，说道："那孩子已经饶恕了我们，接受了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祈祷。"已经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孩子托梦的事，只是各自放在自己的心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看着她，阴郁地说道："你先别这么说，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来过，可是昨夜我又梦见他了。""我听了这两句奇怪的话之后，心里马上充满了恐怖。这还是我们结婚头一回呢！"——她后来这么回忆说。

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梦见那个孩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刚说出这话，可以说几乎就在同时，那个新生的婴儿立刻就出了这样的情形：他突然病了。那孩子一连病了八天。他们不断地祈祷，请了许多医生，把莫斯科最有名的医生用火车接了来。那医生一到，就大发脾气。他说："我是最有名的医生，全莫斯科人都在等着我给他们看病呢。"他开了一剂汤药的方子，便匆匆忙忙地走了，收取了八百卢布的出诊费。可那婴儿到了晚上就死了。

后来怎么样呢？后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把所有的财产全转到他夫人的名下，把全部的资产和文件交给她，用正式的法律手续办妥了这一切，便站在她面前，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对她说："你让我走吧，我最珍爱的夫人，趁现在还有可能，让我去拯救我的灵魂。如果

我不能顺利地使灵魂安静下去，我决不回来。以前我刚愎自用、冷酷无情，让大家受了许多苦，但我相信，上帝看到我吃苦受难，看到我即将开始流浪的生涯，是不会不给予回应，不会撇下我不管的，因为我现在放弃这一切，就是为了背上这个不小的十字架，就是在承受这不小的苦难。”夫人流着眼泪劝他：“在这个世上，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以后我还能依靠谁呢？一年来我已在自己的心里种下了爱的苗子。”全城的人劝了他整整一个月，大家恳求他，还决定强求看住他。但他都没有听进去，还是趁着夜里偷偷地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直到今天，他还在各处流浪着，甚至忍受许多的苦难，只是每年总会给他的夫人捎个信来……

第四章

一

现在我来着手记述最后的结局。但是，为了继续行文的便利起见，我应该预先交代，解释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插手做的时候，我根本一无所知，等我知道并完全弄清楚时却已经太晚，因为一切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交代，我就说不清楚——所有的讲述会变得扑朔迷离。所以我只好牺牲所谓艺术性，只做直截了当，而且简明扼要的交代，同时我将排除自己个人的好恶，弄得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而只是报纸上的一篇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总角之交兰伯特甚至很可以直接归入那类讨厌的、奸恶的小流氓团伙里，他们互相串通着，专干那套现在称为敲诈的勾当，这套勾当可以在现在的法律条文里找到定罪和量刑的依据。兰伯特参加的那个团伙，早在莫斯科就已经结成了，并在那里犯下了许多罪行（这个团伙有一部分成员已经被抓获了）。后来我听说，他们在莫斯科时，曾有一个颇有经验，而且并不愚蠢的头目，他的岁数已经十分老迈。他们有时候是全体，有时候是一部分人参加行动。他们在那个头目的指挥之下，除了干一些极龌龊的、不法的事情以外，还干出一些极复杂的甚至很狡猾的勾当。有些事情是我后来打听到的，但我不愿详细讲出来。我只想提一点，他们作案手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先探听到人们的某种隐私，有时是极体面的、地位很高的人们的隐私，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些人，以公布证据（这些证据他们有时完全没有）进行要挟。要想让他们不把这些隐私传扬出去，就得付给他们一笔钱。其实，有些隐私既没有什么过错，也不是犯法。然

而，即使是正经的、坚强的人也害怕张扬出去。这伙人利用的多半是家庭隐私。为了说明他们的头头有时干得多么巧妙，我要简单地用两三行字把他们的一桩勾当讲出来。在一个极体面的家庭，确实发生了一桩罪过而且犯法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有名的、受到社会尊敬的人的太太和一个年轻有钱的军官发生了私通的事情。这件事被他们探听了出来，便开始行动。先通知那个年轻人，说他们要把这事报告给那个丈夫。他们手边并没有一点证据，年轻的军官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他们自己也不隐瞒。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手段之巧妙、筹划之高明，全在于这样一种估算：他们料定那个丈夫一旦得知了这个情况，即使没有证据也会做出同样的行动，同样的步骤，就好像已经获得确凿的证据一样。在这件事上，他们策略的要点就在于他们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并且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在从贵族圈子里出身的年轻人也参加了这个团伙，他预先把消息弄到了。结果他们从那个情夫身上敲到了一笔很可观的钱，而且不担任何风险，因为被敲诈的人自己就渴望保守秘密。

兰伯特虽然也参加了行动，但并不完全属于莫斯科的那个团伙。他在尝到了甜头之后，就开始渐渐的试着单干。我要预先说明：他本来不大会做这种事的。他这人并不很傻，颇有心计，但是性情刚烈，而且十分直率，不如说是天真，也就是说他不了解人，也不了解社会。比如，他大概完全不了解那个莫斯科头目的重要性，认为领导和组织手下去干这种勾当是很容易的。还有，他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和他自己一样的小人。再比如说，他在想象某人惧怕或应该惧怕什么以后，就深信不疑，认为对方真的很害怕，这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原理了。他的这个特点，我无法用几句话来确切的表达，以后我可以用实例进一步说清楚，但据我看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养，他不但不相

信一些善良的、正直的感情，甚至也许连这些感情是什么也毫不了解。

他上彼得堡来，因为他早已想象彼得堡有比莫斯科更加广阔的竞技场，还因为他在莫斯科为了什么事情陷入艰难的境遇中，有人要跟他算账。他一到彼得堡，立刻和以前的一位同事进行联系，但活动的范围十分有限，而且只是小打小闹。后来虽然认识的人多了，但还是成不了什么气候。“这里的人全是没有价值的，尽是一些毫无经验的小孩子。”他后来自己对我说。于是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黎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冻僵在围墙底下，并直接从我的口中获得了一件可以“发大财”的消息。

问题原来出在我的那些胡话上，这是当初我在他的寓所里转醒过来时说的。哦，我当时好像在发呓语！但是，从我的话语里到底明显地表露出来。我从那倒霉的一天里所受的一切耻辱中，最记得真切。而且放在心里的，只是从比奥林格和她那里所受到的耻辱，否则我不会在兰伯特那里单只从呓语中露出这一件事来。比方说，肯定还会提泽尔希科夫的事情，但实际上，我却只说出了第一件事，这是我后来从兰伯特那里打听出来的。而且我当时处于兴奋的状态中，在那个可怕的早晨，我把兰伯特和阿尔福西娜看成是我的恩人和救星。后来我的身体渐渐康复，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曾反复猜想：兰伯特从我的胡话里会打听出一点什么事来？我究竟对他乱说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当时会知道得如此之多！哦，当然，仅凭从良心的谴责方面推断起来，我当时就已经猜到，我大概说了不少多余的话。但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怎么也想不到会达到这种程度！我原来还抱着这样的希望：当初在他那里的时候，我没有力气说出清晰明显的话语来，对于这一点我确切的回忆起。但事实上我当时的说话吐

字，远比后来估计和料想的要清楚。但关键在于，以上种种都是在事后过了很久才明白过来的，而我的倒霉也就在于此。

从我的呓语、胡话、喃语和兴奋等等，他至少得到了这些信息：第一，他确切地打听出了几乎所有人的姓名，甚至还有某些人的地址；第二，他对于这些人（比如老公爵、她、比奥林格、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甚至包括韦尔西洛夫）的重要性也有了相当切实的了解；第三，他知道我受到了侮辱，而且很想报仇；第四，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知道有一个秘密文件被人藏了起来，这是一封信，如果把它送给半疯的老公爵，他在读到这封信以后，知道他自己的女儿竟把他当作疯子，而且已经“和律师商量过”如何把他监禁起来，——老公爵读完信后，如果不是完全发疯，便会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取消她的承继权，或者直接娶韦尔西洛娃小姐——他已经打算娶这位小姐为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允许他娶。总之，兰伯特知道了很多事情，不过，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内情他并不清楚，但这个敲诈能手毕竟抓到了一条真实可靠的线索。后来，当我从阿尔福西娜那边逃走之后，他立刻找到了我的住址（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在住址调查局里找到的），然后立即进行调查，打听出我对他乱说出来的那些人都是确实存在的。于是他便开始了第一步的行动。

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文件还存在着，而且在我手上，这个文件具有极大的价值。兰伯特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我在这里暂时把一个情况忽略过去，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我只提出一点，那就是这个情况使兰伯特深信文件确实存在，特别是确信了它的价值（我还是要预先声明，我真的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不幸的情况，不但在当时，甚至到整个的故事结束之前，在一切突然破灭、真相大白的

时候，我也无法想象）。正因为他确信这是关键的一点，所以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然而，至今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兰伯特怎么会钻到像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样高傲不可侵犯的贵族小姐那里去的呢？虽然他调查过，但是这又有什么呢？虽然他穿得很讲究，会说法语，还是法国的姓，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怎么可能没有一眼就看出他是个骗子？或者说，她当时所需要的就是骗子？但这难道真是的吗?

我始终打听不出他们见面时的详细情形，但后来我曾有许多次想象过这个场面。大概兰伯特跟她一见面，第一句话就表明自己是我的总角之交，并装出一副为他这个可爱的同学担心的样子。当然，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很明显地暗示，我身上有一个"文件"，这是一个秘密，只有他兰伯特一个人知道内情，而我正准备利用这个文件对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实施报复，等等。关键是，他会尽可能确切地向他阐明这个文件的价值和它的重要性。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以她当时的处境，是不能不抓住这类消息，不能不听得异常留神，而且……不可能不上钩，毕竟这是一种"生存竞争"嘛。恰巧在这之前不久，她的未婚夫被人看管起来，送到皇村去接受监视，连她自己也被人家监视。现在突然有了新的发现。这可不是女人们在交头接耳，也不是流泪和抱怨，更不是谗言和造谣，而是一封信，一纸笔据，一份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老公爵的女儿和那些想把他从她手中夺去的人在搞阴谋，因此应该冲破这个阴谋，哪怕让他逃出来，哪怕逃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哪怕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和她结婚，否则他们会把他送进疯人院里去的。

也许兰伯特完全没有和这姑娘施展狡猾的手段，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施展过，而是从第一句话就直接说出来："Nadeniusekke（法文，译

为“小姐”），您要么当一辈子的老处女，要么成为拥有百万家财的公爵夫人。现在有一个文件，我可以从一个少年身上偷出来，转交给您——条件是您应该给我一张三万卢布的期票。”我甚至觉得，就是这样的。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和他一样的小人。我要重复一句，他身上具有一种小人的坦白，小人的天真……是不是如此且不管，但也许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即使在他这样的袭击下，也丝毫没有感到慌乱，她会不动声色地听完那个敲诈者的话——这完全是因为她“天性豁达”的缘故。当然，起初她会稍微脸红了一下，然后就沉住气，一直听下去。我现在可以想象出这位难以接近、骄傲而且确实高贵的姑娘，凭着她的智慧如何跟兰伯特联手的情景……她也是聪明的。俄国人的聪明真是捉摸不透，喜欢豁达不羁，更何况还是女人的聪明，而且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直到我病愈后出门时，兰伯特的心里有两个策略（这一点我现在已经确知无疑）：第一个，就是想用文件做交换，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索取一张至少三万卢布的期票，以后帮她去恐吓公爵，把他偷偷带出来，立刻和她结婚，总之，就是这一类的办法。当时他甚至拟定了整个的计划，就等着我的帮助，也就是等着那个文件了。

第二个策略是，一旦发现有更大的利益，就背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把文件卖给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同时他还想打比奥林格的主意。但他还没有去找过将军夫人，只是在暗中侦探她的行动。也同样在等我给他帮忙。

他需要我，其实需要的也不是我，而是那个文件！对于我，他也有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就只好跟我一起干，平分利益，但要先在精神和肉体上制服我。不过他更倾向于第

二个计划，那就是把我当作小孩似的欺骗一下，从我身边把那文件偷去，或者甚至用强力夺取。这个计划是他最为喜欢，而且也是他日思夜想的。我再说一遍：当时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使他深信第二个计划会获得成功，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以后我才能把这个情况解释出来。不管怎么说，他是在焦躁不安、迫不及待中等着我，一切都取决于我，所有的步骤和怎样实施，全和我有关。

不过，也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性情虽然急躁，但在时机还没有到来之前，他倒还能沉住气。他在我生病时，他几乎不上我家里来——只来过一次，跟韦尔西洛夫见了面。他从不惊扰我，也不吓唬我，一直到我病愈出门的时候，始终在我面前保持一副不求人的姿态。至于我会不会把文件的事说出来，或转交给什么人，或把文件销毁这一点，他倒很安心。从我在他那里胡言乱语中，他断定我自己十分珍惜这个秘密，很怕人家晓得这个文件。至于我在我病愈的第一天时，就会首先上他那里去，而不上别人那里去，这是他绝不置疑的。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上我这里来，一部分也是出于他的指使，他也知道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和恐惧感，他知道我是忍不住的……再说，他已经把一切都布置好了，他甚至会知道我哪一天出门，因此即使我想避开他，也是无法做到的。

但是，如果说兰伯特在等我的话，那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许等我等得更加急切呢。我可以直接说：兰伯特准备对她叛变，一部分是有理的，错处还在她的方面。他们中间虽然无疑地已缔结了同盟（至于什么形式我不知道，但同盟的存在是我无可置疑的），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直到最后一分钟，对他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开诚布公。她没有对他推心置腹。她向他暗示自己同意一切，答应他的要求——但仅仅只是暗示。也许她在听完了他的整个的详细计划之后，只用沉默表示

赞成。我有确实的根据这样判断，而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她在等着我。她宁愿和我谈，也不愿和那个混蛋兰伯特来往。对我来说，这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事实！我明白这一点，但她的失算就在于兰伯特也知道了这一点。如果她越过他而从我手里把文件骗去，还和我达成协议，那对他来说就太不利了。再说他在那时候已经深信这桩“买卖”的基础十分牢靠。换了别人，也许就会胆怯，也许还会犹豫不决，但兰伯特却是年轻胆大，想快快发财，又不怎么了解人，还认为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卑鄙。他这类的人是不会疑惑不决的，更何况他已经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口中套出了所有关键的事实。

最后还有一句话，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在那天之前，韦尔西洛夫是不是已经知道点什么，当时会否参与了兰伯特的这个计划？不，不，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虽然他也许已经说出了那句致命的话……但是打住吧，赶紧打住吧，我说得太早了。

但是，我呢？我是否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在我出门的那天之前，我知道些什么？我在开始写这个事件之前就已经声明，我在出门的那天之前毫无所知，到了以后才知道，甚至在一切已经结束之后才知道。这是实情，不过是不是完全如此？不，并非完全如此，我一定已经知道了一点什么，甚至知道得很多，但是怎么会知道的呢？请读者回忆一下那个梦吧！既然我能够做这样的梦，既然这个梦能够从我的心里冒出来，而且呈现出这样的情景，那就表明尽管许多情况我还不知道，但我实际上已经预感到了我刚才交代过、但事实却直到“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才知道的一切事实。我不是知道这些事，但我已经预感到了，所以我的心才感到不安，所以那些丑恶的幻影才充斥我的梦境。而我急于要去找一个人，虽然我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甚至预感到了一切详情！但我为什么急于去找他呢？请你们想一想：现

在，就在我记述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就已经详细地知道了一切详情，并且知道我为什么要急于去找他，但我当时毕竟还一无所知呢。这种情形也许读者自己会了解。现在言归正传，让我把事情一一道来。

二

事情开始于我出门的前两天，丽萨晚上回家时，露出十分惊慌的样子。她受了极大的委屈，也确实碰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事情。

我已经提起过她和瓦辛有交往。她上他那里去，并不单只是为了对我们表示她不需要我们，而是因为她确实很看重瓦辛。他们的相识是从卢加开始的，我总是觉得瓦辛对她很有好感。她当然希望能够从一个具有坚定沉着、头脑聪明、志趣高超的人那里获得一些主意。她认定瓦辛就是这样的人。再说女人们在评价男子的智力方面不大在行，如果她们喜欢他，她们就会把那些奇谈怪论当成是严谨的结论，只要这种奇谈怪论和她们自己的愿望相吻合就行。丽萨喜欢瓦辛，是因为他对于她处境的同情，还因为她在头几次接触之后就觉得他也同情公爵。既然她已经疑惑他对自己有情，因为他对自己情敌的同情，就不能不使她钦佩。至于公爵，听了她主动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说她有时会上瓦辛那里去商量事情，头一次就显得很不安，开始吃醋。这使丽萨感到侮辱，也就故意继续和瓦辛来往。公爵沉默着，但是态度十分阴沉。后来（过了很久之后），丽萨自己对我说了实话，其实她当时很快就不喜欢瓦辛了，因为瓦辛很安静，正是这种一成不变、四平八稳的安静，起初让她十分喜欢，但后来就觉得很不顺眼了。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十分干练，确实给予她几句表面上极好的主意，但好像故意似的，所有这些主意都不易实行。他有时十分高傲地判断事

情，在她面前一点愧意也没有，而且和她交往的次数越多，就越是这样。她把这些归咎于他不自觉地越来越忽视她的处境。有一次，她向他表示感谢，说他一直对待我十分宽厚，他虽然在智力方面比我高，但和我说话时，像和智力相平等的人一般（她把我的话语转告给他了）。他却回答道:

“这不对，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看不见他和别人有任何区别。我不认为他比聪明人傻些，比好人坏些。我对大家全一样，因为在我的眼睛里大家都是一样的。”

“怎么，难道您不看见区别吗? ”

“当然，大家彼此总有点区别，但是在我的眼睛里，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人们的区别与我毫不相干。在我看来，一切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对大家一样的和善。”

“您这样不觉得乏味吗? ”

“不，我对自己永远很满意。”

“您一点愿望也没有吗? ”

“怎么会没有愿望? 但是不太多。我差不多什么也不需要，多一个卢布也不要。我穿着金制的衣服，还是穿着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都是一样的。金制的衣服不会给瓦辛增添什么。财产不会诱惑我。地位和荣誉难道能抵得上适合我的那个地位吗? ”

丽萨用名誉向我担保，说他有一次的的确确说过这种话。其实，对于这种话是没有办法评论的，关键还是要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渐渐地，丽萨断定他之所以对公爵抱着宽厚的态度，也许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区别的”，而并非由于对她的同情。但后来他似乎显得不那么心平气和，非但开始责备公爵，而且还带着一种轻蔑和嘲讽的意味。这使丽萨很恼火，但瓦辛却不肯罢休。关键是他在说这些话时，措辞总是那么温和，甚至在责备的时候都没有激愤的意思，只是用逻辑的方法证明她的英雄如何的没有价值，但正是这种逻辑以及合理的推论却包含着一种讽刺。最后，他几乎直截了当地推论出她爱情是“不合理”，她的爱情纯粹是出于固执的强迫自己。“您在感情的问题上迷失了，现在既然已经意识到，就应该迷途知返。”

这事恰巧发生在那天，丽萨激愤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走出去。但这个理智的人竟然做了些什么？他竟然摆出一副十分高尚的姿态，甚至带着感情，向她求婚。丽萨当时冲着他骂了一声傻子，就走出去了。

提议她抛弃一个倒霉的人，因为这个人“配不上”她，特别是向已经怀上这个倒霉者的孩子的女子提出来——这真是这类人的聪明之处！我称这为可怕的公式化以及对于人生的完全无知，这一切全是由于无限的自私而起的。再说丽萨已经很清楚地看出，他甚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那是因为他明明已经知道她怀孕了，仍然向她求婚的缘故。她带着激愤的眼泪急匆匆地上公爵那里去，但是那位——那位甚至比瓦辛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理说，他在听到那段故事以后，本来可以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吃醋的了，但他当时就发疯了。不过，话说回来，好吃醋的人都是这样的！他跟她大闹了一场，对她进行侮辱，弄得她当时差点就决定立刻和他一刀两断。

不过她回家时还能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不能不对母亲实说出来。在那天晚上，她们又完全像以前似的和好如初：坚冰已经消融了。两人自然痛哭了一场，照例拥抱在一起。丽萨显然安静了，虽然还露出很阴郁的样子。她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坐了一晚上，一句话不说，也不离开那间屋子。他所说的每句话，她都听得很仔细。自从出了那件椅子的事情之后，她对他似乎露出畏葸的恭敬，虽然仍旧不爱说话。

但是，这一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奇怪地改变了话题。我注意到，那天上午，韦尔西洛夫和医生在那里皱着眉头谈论他的病情。我还注意到，我们家里一连几天预备着给母亲过生日——再过五天就是她的生日了，还时常提起这件事情。不知为什么，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突然回忆起往事来，他想起了母亲童年时的情景，想起她还“没有站直脚”的时候。“她简直离不开我的手，”老人回忆着，“我教她走路，把她放在角落里，在三步以外叫唤她，她就摇摇摆摆地隔着屋子走过来，并不惧怕，一直笑着，一跑到我面前，就抱住我的脖子。后来，我还经常给你讲故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你最喜欢听我讲故事啦，经常坐在我的膝盖上，一听就是两个小时。屋子里的人都奇怪：‘瞧，她总是一直缠着马卡尔。’有时我把你带到树林里去，找到成片的马林果丛，把你放在马林果树旁，然后我切开木头，给你做一只笛子。玩够了，我就把你抱回家来——这小孩子竟睡着了。有一次你说害怕狼，向我扑过来，吓得浑身哆嗦，其实并没有什么狼。”

“这事我记得。”母亲说。

“真的记得吗？”

“我记得很多事情。从我记事的时候，就看出了您喜欢我，疼爱我。”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脸突然一下子红了起来。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停顿了一会：

“对不起，孩子们，我要走了。今天是我生命期限。我的一生受尽了苦难，到老年时却得到了安慰，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

“好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别这样说，”韦尔西洛夫有点惊慌地喊道，“大夫刚才对我说，您的病好得多了……”

母亲战战兢兢地听着。

“他知道什么，你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淡淡一笑了。“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别的没有什么。算了吧，朋友们，你们以为我怕死吗？我今天在早祷之后，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再也不能再从这里走出去了。这感觉已经显示了出来。这已经是注定了的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为英明的上帝祝福吧！不过我还没有看够你们大家。那个受尽苦难的约伯，瞧着自己的新生的孩子们，觉得很安慰，但他会忘记以前的孩子吗？能不能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忧愁似乎和快乐混杂在一起，变为一声光明的叹息罢了。世间的事情也是如此：每个灵魂都要经受考验，也能得到安慰的。孩子们，我想对你们说一句话，不多，”他露出安详而动人的微笑继续说，这微笑使我永生难忘，然后突然把脸转向我，“亲爱的，你应该为神圣的教堂而奋斗，如果有必要，还要为它死去。不过别着急，不要害怕，现在还没到时候呢。”他笑了笑说：“你现在也许不会想到这种情形，但以后总会想到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想做什么好事，那么为了上帝去做，不要为了显示自己。你应该坚定自己

的志向，做自己该做的事业，不要因为胆小怕事就半途而废。做事业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急于求成，只知道往前冲。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过祷告你还是应该每天不间断地去做。我所说的这些话，你以后也许会记得的。我也想对您说几句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过即使我不说，上帝也会了解您的心意。而且从那件像利箭穿透我心的事发生之后，我们早就不再提它了。现在我要走了，我只想提醒您……关于您当时应允的那件事情……”

他垂下眼皮，几乎耳语般地说完了最后的话语。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韦尔西洛夫惭愧地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您不要着急，老爷，我不过提醒您一句罢了……对于这件事情，上帝面前，我在比谁都有错，因为您虽然是我的主人，但我还是不应该纵容您的这种毛病。事到如今，索菲娅，你也不必过于责备自己的良心，因为你所有的罪过全是我的。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你未必懂事，而老爷，您大概也和她差不多，”他微笑着，由于某种痛苦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我当时虽然可以教训你一下，我的太太，甚至使用棍子，我是应该这样做的，但你在我面前含泪下跪，一点也不隐瞒……吻着我的双脚，我的心就软了。我重提这件事，并不是责备你，亲爱的，却只是提醒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声……因为，您自己应该记住您作为贵族所许下的承诺，而一切是可以用结婚来遮盖的……我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这些话，老爷……”

他显得十分激动，望着韦尔西洛夫，好像期待他一句确认的话语。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来得那样的突然，听得我呆若木鸡。韦尔西洛夫的激动甚至不亚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默默地走到母亲跟前，

紧紧地抱着她，随后，母亲又默默地走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跟前，也是一声不响，跪下来给他叩头。

总之，发生了一个使人震惊的场面。这一次，屋里只有我们自家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不在那里。丽萨似乎在座位上挺直了身体，默默地倾听着。突然，她站起来，用坚定的声音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说道：

“您也替我祝福吧，我就要去承受极大的磨难，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的全部命运将在明天决定……请您今天为我祷告一下吧。”

她说完就走出去了。我知道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从母亲那里了解了一切。但是，我在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看见韦尔西洛夫和母亲在一起。在这以前，我在他身边看见的只是他的女奴。在这已经由我严加谴责的人身上，我有太多的事情还不知道，还没有看出来，因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应该说，就在这时，所有我对他的疑惑才骤然加深。以前我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觉得他是如此的神秘莫测。但是，要揭开这个谜底，就得让我写完整个故事，到时候一切自会见分晓。

“原来是这样，”我在已经躺下来睡觉的时候，自己寻思着，“原来他已经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贵族的诺言’，在母亲守寡的时候和她结婚。他以前讲起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第二天，丽萨整天不在家，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她径直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我本来不想进去，免得妨碍他们，但很快就发现母亲和韦尔西洛夫全在那里，便也走进去了。丽萨坐在老人旁边，在他的肩膀上哭泣，老人带着忧愁的脸色默默地抚摸她的头。

韦尔西洛夫对我解释（是后来在我的房间里说的），公爵坚持自己的主张，决定在法院判决以前，只要有可能就和丽萨结婚。丽萨觉得很难决定，虽然她几乎没有决定的权利。况且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也主张结婚。当然，这事以后自然会这样解决，她自己无疑也会答应结婚，不必依从别人的主张，也用不着任何的迟疑，但现在她受了自己所爱的人的侮辱，甚至在自己的眼睛看来，也觉得这种爱情太委屈了自己，因此她实在难于下决定。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侮辱以外，还夹杂了一些新的情况。

“你听说没有，住在彼得堡区的那批年轻人被捕了？”韦尔西洛夫突然问。

“怎么？杰尔加乔夫吗？”——我喊。

“是的，瓦辛也被捕了。”

我感到非常震惊，尤其在听到了瓦辛被捕的消息之后。

“难道他也参与什么事情吗？我的天呀，他们现在怎么办呢？好像故意似的，就在丽萨那样责备瓦辛的时候……您觉得他们会出什么事情？这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我可以发誓，这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

“我们不要去管这些了，”韦尔西洛夫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就像看着一个不明事理，且不会猜测的人似的），“谁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又有谁能知道他出什么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听说你明天想出门。你到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那里去一趟，好不好？”

“我首先要去，尽管我承认，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怎么？您不要转达什么话吗？”

“不，没有什么。我会自己去看他的。我很可怜丽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能给她出什么主意？他自己一点也不明白，无论对人或对人生。还有一件事情，我的亲爱的（他早就不称我‘我的亲爱的’了），这里还有……几个年轻人……其中还有你以前的同学，兰伯特……我觉得他们全是大坏蛋，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不过，当然啦，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也明白我没有权利……”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不假思索地抓住他的手，几乎像得了灵感似的，这是我时常发生的事（当时几乎是在黑暗中），“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什么话都没说——这您是看见的，我直到现在还是沉默着，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了想避开您的那些秘密。我决定永远不想知道这些秘密。我是一个怯懦的人，我怕这些秘密会把您从我的心里完全拔出来，我不愿意这样。既然如此，您何必要知道我的秘密呢？我去找谁，与您又有什么相干呢？是不是？”

“你说得对，但现在不必再说了，我求你了！”说完他就从我的屋里走出去了。就这样，我们无意中稍稍解释了一番。可我明天就要跨出人生中新的一步，他的话只能使我更加兴奋，因此我整夜没有睡好，不断地醒来。但我心里觉得很舒服。

三

第二天，我从家里出门时，虽然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但我还是尽量悄悄地离开，不和人家告辞，也不打招呼，可以说是偷偷溜走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即使母亲看见我走出去，和我说话，我也不会有好言的。在我走到街上，呼吸着街上的冷空气时，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使我猝然一震——这几乎是一种动物的

感觉，可以称之为肉食动物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出门？往哪里去？这是完全不确定的，同时也带着肉食动物的意味。我觉得又害怕又高兴——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我今天会不会玷污自己呢？”我精神抖擞地暗问自己，虽然很清楚地知道今天所走的那步路将成为决定性的一步，一辈子也无法挽回了。但是，给读者打哑谜倒是大可不必的。

我一直上公爵的监狱里去。三天以前，我就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取到了她给典狱长的信，所以他很客气地接见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我想这也用不着知道，但他允许我和公爵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自己的屋内，他很客气地把它让给我们。这屋子就和普通的屋子一样，无非某种级别的官吏通常在公房里的那种房间——我觉得，描写这个也是多余的。就这样，我和公爵两人单独留在一间屋内。

他出来见我时，穿着一身军营中的便服，但衬衫十分清洁，领结非常漂亮，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面容十分消瘦，脸色发黄。我甚至发现他的眼白也发黄。总之，他的外表看上去变了很多，让我不由得站在那里，露出惊疑的神情。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喊道。

“这没什么！您请坐呀，”他带着一点少爷的派头把一只安乐椅指给我，自己坐在对面，“我们这就来谈主要的问题。听我说，我的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卡罗维奇……”

“我叫阿尔卡季。”我更正着。

“什么？啊，是的。哦，那是一样的。啊，是的，”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对不起，亲爱的。我们这就来谈主要的问题……”

总之，他十分匆忙地想要说什么事。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某件事里，被某个极其重要的想法给困住了，他想表达出来，说给我听。他说了很多话，说得很快，带着兴奋和悲哀解释着，而且用各种手势比画着，但是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根本一点也不了解。

“简单地说来（在这之前，他已经把‘简单地说来’那句话反复地说了十遍了），简单地说来，”他结束道，“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昨天我让丽萨非要请您来一趟，因为这事像救火一样紧急，又因为这个决定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是最终的，所以我们……”

“对不起，公爵，”我打断他的话，“您昨天叫我来了吗？丽萨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呀……”

“怎么？”他喊道，露出异常疑惑的样子，甚至几乎露出惊惧的表情。

“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她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那样的懊丧，甚至来不及和我说话。”

公爵惊得从椅上跳了起来。

“难道您说的是实话吗？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如果是这样，那……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为什么这样不安？她不过是忘记了，或是因为有别的什么事情……”

他坐下来，好像惊呆了。大概丽萨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简直把他压垮了。突然，他又迅速地说起话来，挥动着手，但仍然让你很难听得懂。

“等一等！”他停顿了一会，突然说，手指向上举着，“等一等，这个……这个……如果我没弄错……这是开玩笑！……”他喃声说，露出一种痴笑，“那意思就是说……”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打断他，“我只是不明白，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把您折磨得这样……唉，公爵，从那个时候起，就从那个一夜里起——您还记得吗？”

“从哪一个夜里起？什么事情？”他任性地大喊大叫起来，显然是因为我打断他的话而感到恼怒。

“在泽尔希科夫那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就是在您那封信之前。您当时也是异常的惊慌，但当时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您现在让我瞧着都感到吃惊……您真的不记得了吗？”

“啊，是的，”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用上流人士的口吻答道，“啊，是的！那天晚上……我听见的……哦，您的身体怎么样？在那件事情之后，您现在觉得怎样，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但是，我们现在谈主要的问题吧。您听我说，我现在追求三个目标，我面临三个难题，所以我……”

他很快又谈起自己的那个“主要的问题”来了。我终于明白，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如果不给他进行放血治疗，至少应该立刻把浸了醋的毛巾敷到他的头上去。他那一套不连贯的话，不用说，总是围绕着诉讼的程序，可能的结局，等等。他还谈到团长如何亲自来探望他，用

很长时间劝他不要做某件事，但他没有听。他说他刚给一个什么部门发出一封信。说到检察官。还说他一旦被剥夺权利之后，很可能是流放到北方的边区上去。还说他可能殖民到塔什干去，在那里再图升迁。他说他要“在荒僻的地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霍尔莫戈雷”教导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丽萨将来生下来的孩子），传授给他一些什么。“既然我想征求您的意见，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那么您要相信，我十分尊重情感……您要是知道，您要是知道，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的亲爱的，我的兄弟，丽萨对于我是多么的重要，在这里，现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对我是多么的重要！”他突然喊道，两手抱住头。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难道想毁了她，把她带走吗？……带着她到霍尔莫戈雷去！”我突然忍不住脱口说出。丽萨的命运将注定一辈子和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拴在一起——我似乎第一次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他看了我一眼，重又站起来，向前跨了一步，但又转过身坐下，还是用双手扶住头。

“我老是梦见蜘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蜘蛛往往象征着淫欲，同时使人联想到灵魂的腐化）！”他突然说。

“您太烦躁了，公爵，我劝您躺下来，马上请医生来。”

“不，不行，这个以后再说。我请您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你说明举行婚礼的事。您要知道，婚礼就在这里的教堂内举行，我已经说过了一切都已经得到同意，他们甚至极鼓励这件事情……至于说到丽萨，那么……”

“公爵，您就体谅一下丽萨吧，亲爱的，”我喊道，“至少现在您不要去折磨她，不要总是犯醋劲。”

“什么！”他也喊叫，两眼几乎直瞪瞪地盯着我，整张脸歪曲着，久久地挂着茫然不解的笑容。显然，那句“不要总是犯醋劲”使他非常吃惊。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故意的。公爵，近来我认识一位老人，是我名义上的父亲……如果您能看到他，您可以安静些……丽萨也非常敬重他。”

“啊，是的，丽萨……啊，是的，他是您的父亲吗？或者……对不起。我的亲爱的，是这一类的……我记得……她告诉过我的……一个小老头儿……我相信，我相信。我也认识一个老头儿……但是不要讲这些，关键是要弄清楚事情的实质，应该……”

我站起来想走，因为我看着他这样觉得很难受。

“我真是不明白！”在看见我站起来想走，便傲慢地厉声说。

“我看着您这样觉得很难受。”我说。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有一句话，还有一句话！”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露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姿势，把我按在安乐椅上面，“您听过那些人的事情吗？您能理解吗？”他俯身问我。

“啊，是的，杰尔加乔夫出事了。这很可能就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我忍不住喊起来。

“是的，斯捷别利科夫，还有……您不知道吗？”

他突然住了口，又用那种眼神直瞪瞪地盯着我，久久地挂着那种茫然不解的笑容。这笑容开始抽搐着，越来越展开着，脸色渐渐变得惨白。突然，似乎有一个什么念头让我猝然一震。我突然想起韦尔西洛夫昨天把瓦辛被捕的事情告诉我时的那种眼神。

“啊，那是真的吗？”我恐惧地叫了起来。

“听我说，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叫您来就为了解释……我原本想……”他急切地悄声说。

“是您告发瓦辛的吗？”我喊道。

“不，是的。那是因为有一份稿件。瓦辛在最后的一天以前交给丽萨……代为保存。她把这稿件留给我看，可是后来，到了第二天，他们俩就吵了一架……”

“于是您就把这稿件送到官厅那里去了！”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那么，您竟，”我跳了起来，大声地向他喊道，“您竟然在没有任何别的动机，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仅仅因为不幸的瓦辛是您的情敌，仅仅只是由于吃醋，就把他交给丽萨保存的稿件交出去了吗？……而且交给谁？交给谁？交给了检察官吗？”

但是，他来不及回答，也不见得能回答出什么来，因为他此刻就像一尊雕塑似的站在我面前，还是带着那种病态的笑容，眼神呆滞。这时，门突然开了，丽萨走了进来。她看见我们在一块儿，几乎呆住了。

“你在这里？原来你在这里，”她喊了出来，脸色突然大变，还抓住我的手，“那么你……你已经知道了？”

但她早就从我的脸上读出我是“知道”的。我忍不住迅速地抱住她，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此时此刻我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一种毫无出路、永无穷尽的苦难已经笼罩在这个……自愿寻求磨难的女人的一生，永远无法摆脱了。

“难道现在还能够和他说话吗，”她突然从我怀里挣脱出来，“难道还可以和他在一起吗？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瞧一瞧他，瞧一瞧他！难道还可以，难道还可以责备他吗？”

她指着这个不幸的男人呼喊着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无限的悲哀和怜悯。他坐在安乐椅上，双手捂住脸。她是对的：他正发作热病，失去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当天上午他就被送进医院里去，到了晚上便并发了脑炎。

四

我当时就离开了公爵，让丽萨守在他身边。大约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到了自己以前的寓所那里去。我忘了交代，那天的天气是潮湿的，阴沉的，刚开始融冰，吹着温暖的风，——这样的风是甚至会使大象也心神不安的。房东很快乐地接待我，显得手足无措，四处张罗，但这个时候我却觉得很讨厌。我的态度很冷淡，一直走到自己的屋里去，但他还是跟在我后面，虽然不敢细问，但目光中却充满了好奇，露出那种好像已经有了好奇的权利的样子。我本该客客气气地对待他，因为这对我是有利的，可是尽管我非常需要打听一些事（我也知道我会打听出来的），但主动去打听这种事，毕竟使我觉得很讨

厌。我问起他太太的身体状况，然后去看了她一趟。她虽然很热情地接待我，却露出过分的正经，而且喜欢说话，这使我的心情稍微和缓了一些。总的来说，这一次我打听出了一些极奇怪的事情。

不用说，兰伯特已经来过这里了，后来他又来过两次，“把所有的房间看了一遍”，说他也许想租下来。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来过几次，天晓得为了什么事情。“也是露出很好奇的样子！”房东添了一句，但我没有满足他的心思，没有问她好奇些什么。总之，我没有打听，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我做出在皮箱里掏东西的样子（其实里面几乎一点东西也没有）。最可恨的是，他也想跟我故弄玄虚起来。他看出我坚定不主动打听，也就认为自己有必要把话说得时断时续，几乎难以捉摸。

“小姐也来过几次呢！”他补充了一句，奇怪地看着我。

“哪个小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来了两次，还跟我的太太认识了。一位很可爱的小姐，很有趣的小姐。这样的结识是很珍贵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话刚出口，他甚至朝我面前跨了一步。他很希望我能有点领悟。

“果真来了两次吗？”我惊奇地问道。

“第二次是跟一位小兄弟一块儿来的。”

“一定是跟兰伯特一块儿来的。”我突然不由地想到。

“不，不是跟兰伯特先生。”他竟一下子就猜到我在想什么，好像他的眼睛能够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而是跟她的兄弟，真正的兄弟，年

轻的韦尔西洛夫先生一块儿来的。大概是一位侍从武官吧？”

我感到很不安。他望着我，十分和蔼地微笑着。

“还有一个人来问过您的——就是那个小姐，法国女人，阿尔福西娜·特凡尔登。哦，她唱歌唱得真好，而且诗也朗诵得很美！她偷偷儿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那里去过，上皇村去过，说是有一只小狗要卖给他，是一只罕见的小黑狗，只有小拳头那样大……”

我推说自己头痛，请他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他立刻满足我的请求，连话都没有说完，不但不带一点的恼怒，而且几乎带着愉快，神秘地向我挥手，似乎在说：“我明白，我明白。”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从屋内走出去时，却踮着脚尖，以此来表示自己体会到了这份快乐。这世上有些人真让人气恼。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筹划了一个半小时。其实并不是筹划，只是沉思。我虽然感觉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异。我甚至期待过听到更多、更奇怪的事呢。“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做出那些事了。”我心想。我还在家里时就深信，他们已经开始行动，而且全力以赴。“他们只是缺少我，这是最关键的。”我又想着，感到一种又刺激又愉快的自满。他们拼命等着我，预备在我的寓所里搞出什么把戏来——这是明摆着的。“是不是在那里准备给老公爵成婚？现在大家都把他给包围住了。不过，先生们，这要看我允许不允许，不是吗？”我又带着愉快的自满寻思着。

我一插手，立刻就会像碎片似的被卷进旋涡里去的。现在，此刻，我还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或许早已没有了？我在今天晚上回到母

亲那里去的时候，还能不能像那段日子一样对自己说“我是独立自由的”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或者不如说是让我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心怦怦直跳的原因。当时我一直坐在床上的角落里，胳膊肘支着膝盖，双手托着头。但我知道，我当时就已经知道，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完全无聊的，而吸引我的只有她——是她，是她一个人！我终于直接说了出来，用笔写在纸上，因为即使是现在，在过了一年之后，在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我当时的那份感情！

哦，我很可怜丽萨，我的心里充满了真诚的痛苦！按理说，这种为她而痛苦的感情，似乎可以抑制或消除，哪怕只是暂时消除我身上的这种肉食动物的性格（我又想起了这个字眼）。但是，吸引我的是无限的好奇，既有一种恐怖的心理，还有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感情。但我知道，而且当时也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邪恶的感情。也许我当时想拜倒在她的脚下，也许我想把她出卖，让她遭受一切磨难，“尽快，尽快”向她证明什么。当时任何的痛苦和任何的对丽萨的哀怜已经不能阻止我。唔，但我能不能站起来，回家去……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去呢？

“难道我不能直接上他们那里去，从他们那里打听出一切的情形，然后突然永远离开他们，清清白白地避开那些怪事和怪物吗？”

三点钟的时候，我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意识到几乎耽误了时间，于是我赶快出门，急忙跳上一辆出租马车，直奔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住所。

第五章

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听到仆人通报说我来访后，便丢下手中的针线活，匆匆忙忙地来到外室迎接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对我伸出双臂，脸一下子就红了。她默默地把我领进内室，又坐下来做针线活，让我坐在她旁边，但她已经不再做活，而是继续带着那种热切的关心打量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您曾打发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到我那里去过。”我开门见山地说。对她这种过分的关心简直受不了，虽说这让我感到高兴。

她不回答我的问题，突然说起话来：

“我全听见了，我全知道了。那个可怕的夜……您一定受了很多苦！人家发现您失去了知觉，躺在冰天雪地里，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这是……兰伯特对您……”我喃喃地说，脸红了起来。

“我当时从他那里全都打听出来了，但我还等候着您。他上我这里来，像受了惊吓的样子！在您的住处里……您生着病躺下来的地方，人家不愿意放他进去看您……却又奇怪地接待了他……我真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把那天夜里的一切事情全都告诉我了。他说您甚至在刚醒过来的时候，就跟他提到了我，还提到……您对我如何的忠实。我竟感动得流泪，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凭什

么得到您对我如此热切的关心，特别是您当时自己还处于那种情况下！请问兰伯特先生是不是您儿时的朋友？”

“是的，不过出了这种事情……说实话，我太不谨慎，当时也许对他说了太多的话。”

“啊，关于这个肮脏的、可怕的阴谋，即使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会知道的！我一直有一种预感，他们准会把您弄到这个地步的。告诉我，比奥林格竟敢对您动手，这是不是真的？”

她说得好像我就是因为比奥林格和她，才跌落在围墙底下的。我一想，其实她的话也对，但是我生气了：

“如果他对我动手，他不会不受到惩罚就轻易地离开那里，而我没有报复，就不会这样安闲地坐在您面前了。”我激动地回答。关键是，我觉得她为了某种目的，想惹我生气，挑拨我去跟什么人作对（至于去跟谁作对，那是明摆着的），可我还是上了她的钩。

“就算您说您预感到人家会把我弄到这种地步，那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方面显然也只是由于误会……虽然她把我对她的那种友善误会成这样，确实也太快了……”

“是啊，变得太快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抢上来说，甚至在同情中露出一种喜悦。“要是您知道他们现在搞什么阴谋就好啦！当然，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现在很难了解我的地位有多微妙，”她说着脸红了，把头低垂下来，“自从那天上午我跟您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采取了一个步骤，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您一样了解和理会它，因为您的思想还没有受到腐蚀，您还有一颗纯洁而且完整无缺的爱心。请您相信，我的朋友，我是能够珍重您对我的忠实，而且会用永恒的感

谢报答您的。当然，上流社会里会有人诽谤我，而且已经在诽谤了。但是，即使他们从自己卑鄙的眼光来看是有理的，他们当中又有谁能够站出来，敢于站出来公开责备我呢？我从小就被父亲所抛弃，我们韦尔西洛夫家庭，虽然也是俄罗斯最古老、最高贵的望族，但我们却是流浪者，我吃的是别人家恩赐的面包。那么，我是不是自然而然会去找那个从幼年时就替代我父亲，且给我受过许多年恩惠的人呢？我对他的感情只有上帝能看见，也只有上帝才能够评判，在我所按照做的那个步骤中，我是不允许世俗社会对我评判的！何况在这当儿还有一场十分狡诈、十分恶毒的阴谋，他亲生的女儿竟预谋坑害这位既轻信又大度的父亲，难道这还能加以容忍吗？不，我甚至愿意毁掉我的名誉，也要救他出来！我甘愿跟他一起生活，充当他的保姆，守着他、护着他，也决不让那种冷酷而世俗的卑鄙阴谋能够得逞！”

她说得特别的兴奋，这兴奋也许有一半是夸大其词，但到底是诚恳的，因为我看得出，她的整个身心已经被陷进这件事里去了。我感觉她在说谎（虽然是诚恳的，因为说谎也会诚恳的），而且感觉到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坏女人，但真的很奇怪，跟女人打交道往往竟会这样：她那副正派的样子，那种高贵的气度，那种高不可攀的优雅，那种骄傲的贞洁的样子——这一切把我弄得迷迷糊糊。我竟开始对她所说的话表示赞同，也就是在我坐在她那里的时候，至少不敢反对。唉，男人在精神上是根本受着女人奴役的，尤其当他具有宽宏的性格的时候！这样的女人会使宽宏的男子相信任何什么东西。“她和兰伯特——我的天呀！”我心想，惊疑地看着她。不过，我得说实话：我甚至至今还无法评判她。她的感情确实只有上帝才能看见。再说，人本来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机器，在有些情况下你根本弄不清楚，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女人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希望于我的究竟是什么？”我十分坚决地问。

“怎么？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根据整个情况……还出于别的一些考虑……我以为……”我含含糊糊地解释着，“您打发人唤我来，对我有什么希望，究竟希望我做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而且还是说得又快又兴奋：

“但是，我这人太骄傲，我不能，也不可能跟像兰伯特先生那样陌生的人做解释、做交易！我等候的是您，而不是兰伯特先生。我的处境是很糟糕的、很尴尬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被这个女人的阴谋给包围住，使得我不能不施展手段，便这又使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身份竟降低到不能不耍阴谋的地步。所以我等候您，就像等候一个救星。不要因为我贪婪地向四围看望，以寻觅一个朋友而责备我，因此我不能不欢迎一个知己的朋友。在那个夜里，甚至在快要冻僵的时候还能想起我来，反复地只说出我一个人名字的人，当然是对我十分忠实的。我一直这样想着，因此也就在您身上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于是我又缺少了去劝醒她的勇气，对她直说是兰伯特骗了她。我当时并没有对他说我如何忠实于她，我根本记不起“反复地只说出她一个人的名字”。但这样一来，我似乎用我的沉默证实了兰伯特的谎言。我相信，她自己也一定很明白，兰伯特的话是虚夸的，甚至简直对她说谎，仅仅是为了有可以上她那里去，和她打交道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说她直视我

的眼睛，好像深信我的那些话和我那片忠诚是确有其事，那么当然是因为她知道，我出于礼貌和年轻的缘故，不敢加以否认。不过，我这样猜测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也许我堕落得太厉害了。

“我的兄弟会替我出力的。”她看见我不愿意回答，突然热烈地说着。

“有人对我说，您和他一块儿到我的寓所里去过。”我尴尬地喃语着。

“您要知道，不幸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现在几乎没有地方去躲避所有的这些阴谋，或者不如说是躲避不开他的亲生的女儿，除非上您的寓所里去，也就是说，到一个朋友的寓所里去避难，至少他是有权将您视为他的朋友的！……那时候，如果您打算做点于他有益的事情，您就帮帮他吧——只要您能够，只要您有宽容和勇气……最后，只要您真的能够做出点什么的话。唉，这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一个不幸的老人，只有他一人诚恳地爱您，从心灵里对您产生好感，像对待儿子似的对待您，甚至至今还想念您！至于我自己，我不指望任何人帮什么忙，甚至包括您。既然连我的亲生父亲都对我耍了那么狡诈、那么恶狠的手段！”

“我觉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想往下说。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她带着苦笑打断我的话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初面对我那个直率的问话，曾经信誓旦旦地回答说，他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打过什么主意。这句话使我十分相信，因此我就按照了我的步骤去做。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听到关于比奥林格先生的第一个消息之前，才显得那么放心的。”

“不是那么回事，”我喊道，“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相信他爱这女人，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即使是如此，那么现在他总能够完全放心了……因为这位先生已经退出了。”

“哪一位先生？”

“比奥林格。”

“谁跟您说他退出了？也许这位先生还从来没有这样受宠过呢。”她刻薄地冷笑一声，我甚至觉得她带着嘲笑看了我一眼。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对我说的。”我喃声说，露出惭愧的神情，这惭愧我无力去隐瞒，被她看出来了。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是一位很可爱的女人。当然，我不能阻止她爱我，但这种与她无关的事情，她是根本打听不到的。”

我的心一阵疼痛。因为她本来就想把我的激愤点燃起来，因此激愤就在我的心里沸腾了，但这不是对那个女人的激愤，而是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本人的激愤。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应该提醒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的那些期望……对我的期望……可能会完全落空……”

“我希望您能帮帮我，”她坚定地看着我，“帮助我这个被大家遗弃的人……帮助您的姊妹，如果您愿意我这样称呼，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眼看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哭起来了。

“好了，您最好还是别有抱什么希望，因为‘说不定’什么也不会有的。”我喃喃地说，心里难受得无法形容。

“我该怎样理解您的这句话？”她问，似乎显得过于提心吊胆。

“那就是我要离开你们大家——也就完了！”我几乎像发狂似的喊出来，“我要撕碎那文件。再见吧。”

我向她鞠了一躬，默默地走了出去，同时几乎不敢看她一眼。但我还没从楼梯上走下来，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就追到我的身边，手里拿着叠成两折的半张信笺。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从哪里出来的？我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话的时候，她又坐在哪里？——这甚至是我无从了解的。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那张纸交给我，就跑回去了。我打开那张纸，里面清楚而且明白地写着兰伯特的地址，显然还是几天前预备好了的。我突然记起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那次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不知道兰伯特在哪里居住，不过意思只是说“我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但是，现在我已经从丽萨那里知道了兰伯特的地址——那是我特地托她上住址调查局去打听来的。我觉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这个举动做得太露骨，甚至有点不顾廉耻。尽管我已经拒绝帮她的忙，她却似乎一点也不相信，反而公然打发我到兰伯特那里去。我十分明白，她已经知道了关于文件的一切消息——她不是从兰伯特那里，还能从谁那里知道呢？她现在就是打发我上兰伯特那里去协商。

“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例外，简直都把我当成了没有主见和个性，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小孩！”我激愤地想着。

二

然而，我还是上兰伯特那里去了。我哪里能抑制得了我当时的好奇心呢？原来兰伯特住得很远，在夏花园附近的斜眼胡同里，不过还住在那家旅馆里。当初我从他那里逃走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是什么街，距离有多远，所以四天前我从丽萨那里得到他住址以后，甚至觉得很惊异，几乎不相信他住在那里。我还在上楼梯的时候，就看见两个年轻人在三楼房间的门口，心想他们准是比我先到，正在按铃，等候开门。等我一上楼，他们转过身来，背朝着门，仔细地打量我。“这里是旅馆，想必他们是来找别的房客的。”我皱紧眉头。走近他们跟前。在兰伯特那里碰见什么人，是我很不开心的事。我努力不看他们，伸出手去按门铃。

“等一等！”其中一个人对我喊道。

“请您等一等再按铃，”另一个年轻人用响亮的、温柔的声音说，把话语拉得很长，“我们弄完以后，再一块儿按铃好不好？”

我把手缩了回来。这两个人还都很年轻，也就有二十岁或二十二岁模样，他们在门前做的事情有些奇怪，让我觉得很惊异，想弄个明白。那位朝我喊“等一等”的小伙子个儿很高，但是很瘦，不过肌肉很发达，脑袋有点小，和身材很不配，脸上带点雀斑，但相貌并不愚蠢，甚至让人觉得很有趣，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阴郁得似乎有点滑稽。他的眼睛看起人来好像很专注，甚至带着完全没有必要的果敢。他穿得很差，上身是一件旧的棉大衣，窄小的浣熊皮领已经掉毛，而且短得跟身材完全不搭配——显然是别人穿旧了的，角上穿一双蹩脚的、几乎是庄稼汉穿的靴子，头上戴的那顶高礼帽已经褪成了红褐色，而且皱巴巴的，不成样子。从整体来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双手没戴手套，显得很脏，长长的指甲里全是黑泥。相反地，他的同伴却穿得很漂亮，从那件轻松的皮大衣，美丽的帽子，纤

细的手指上戴着那副光亮、鲜艳的手套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但那张鲜嫩的娃娃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十分可爱。

只见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从自己身上脱下领带——一条又旧又脏的带子，甚至可以说是一根破布条。那个面貌清秀的大男孩儿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条新的、刚买来的黑色领带，拿来系在高个子的颈脖上面。高个子带着异常严肃的脸色，顺从地伸出很长的脖子，把皮大衣从肩膀上放下来。

“不，这是不行的，衬衫竟这样脏，”那个系领带的大男孩说，“不但没有什么效果，却显得更脏了。我对你说过，叫你戴上活领子。我打不好……您会不会打？”他突然转过脸来对我说。

“打什么？”我问。

“就是给他打领带呀。您瞧，应该弄得看不出他那件肮脏的衬衫来，否则不管怎样，会失去一切效果的。我刚才特地花一个卢布在菲利普理发店里为他买了一条领带。”

“你花掉的——就是那个卢布吗？”高个子喃声说。

“是的，就是那个卢布。现在我身上一个戈比也没有。您不会打吗？既然这样，那就只好去求阿尔福西娜了。”

“找兰伯特吗？”高个子突然厉声问我。

“是找兰伯特。”我回答，也果敢地直视他的眼睛。

“Dolgorowky（“多尔戈鲁基”的法语音译，但不确切）？”他用同样的语气追问。

“不，不是科罗夫金。”我也是厉声地回答，其实我听错了他的话。

“Dolgorowky？”高个子几乎吼叫着重复了一遍，几乎带着威吓地朝我逼过来。他的同伴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的是Dolgorowky，并不是科罗夫金，”他对我解释，“您知道，法国人在《Journal des Débats》（法文，译为《评论报》）上经常会把俄国人的姓名搞错的……”

“在《Indépendance》（法文，译为《独立报》）上。”高个子气呼呼地说。

“哦，是在《Indépendance》上，但也是一样的。譬如说，他们把多尔戈鲁基写成Dolgorowky——这是我亲眼见到过的，还总是把沃罗诺夫写成Comte Wallonieff（法文，译为“沃罗涅夫伯爵”）。”

“Doboyny！”高个子喊道。

“是的，还有把杜博沃伊先生写成Doboyny夫人的呢。这个我也亲眼在报上看到过，把我们俩都笑死了。有一个俄国女人在国外，姓Doboyny……不过，你瞧，何必把每个人都列举出来呢？”他突然对高个子说。

“对不起，您是多尔戈鲁基先生吗？”

“是的，我是多尔戈鲁基，您怎么知道？”

高个子突然对面貌姣好的男孩耳语了一番，男孩皱着眉头做出否定的姿势，但是高个子突然对我说道：

“公爵先生，您有没有一个卢布借给我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好不好？”

“唉，你真是太坏了。”大男孩喊道。

“我们会还给您的。”高个子说，他的法语说得既粗俗又不流畅。

“您知道，他是一个不要脸的人，”大男孩对我笑了笑，“您以为他不会说法语吗？他说得像巴黎人一样，他只是存心模仿那些滑稽的俄国人，这些人在大庭广众下拼命地想用法语进行交谈，但又说得不成样子……”

“在火车里。”高个子做了一下解释。

“是的，在火车里，唉，你这人真是无聊呀！何必去解释呢？他还喜欢装傻瓜呢。”

这时，我掏出一个卢布来，递给高个子。

“Nous vous rendons.”他说着便把卢布收起来，突然转身到门前，带着完全呆板和严肃的脸色，开始用粗大皮靴的靴头去踢打那扇门，而且没有一点儿火气。

“唉，你又要和兰伯特打架了！”大男孩不安地说，“你还是好生地按铃吧！”

我按了铃，但是高个子仍旧继续用皮靴踢门。

“啊，这该死的……”突然从门里传出兰伯特的声音，接着他很快地打开了门。

“我的朋友，你是想让我砸碎你的脑袋吧。”他冲着高个子喊道。

“我的朋友，这是多尔戈鲁基，是我的另一个朋友。”高个子直盯着涨红了脸的兰伯特。郑重而且严肃地说。兰伯特一看到我，脸色立刻完全改变了。

“是你呀，阿尔卡季！你终于来了！你病好了，到底好了没有？”

他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握住。总之，他露出由衷的喜悦，使我一下子感到十分开心，我甚至爱上了他。

“我首先就来看你啦！”

“Alphonsine！”兰伯特喊道。

那个女人立刻从屏风后面跳了出来。

“他来啦！”

“原来是他！”阿尔福西娜叫道，双手一拍，随后又张开双臂，跑过来想拥抱我，但兰伯特把我给挡住了。

“好啦！好啦！进去吧！”他朝她喊道，好像对着小狗喊叫一样。“你瞧，阿尔卡季，今天有几个朋友约好去鞑靼人的餐馆吃饭。你跟我们一块儿去，我不会让你走的。我们先吃饭，然后我立刻把这班人赶走——到时候我们再聊天。进来吧！进来吧！我马上就出去，只等一分钟……”

我走了进去，站在房间的中央，一面环顾，一面回忆。高个子和他的同伴没有介意兰伯特的话，也跟在我们后面走了进来。大家都站

在那里。

“阿尔福西娜小姐，您愿意吻我吗？”高个子像牛叫似的说。

“Mademoiselle Alphonsine.”那个比较年轻的同伴把领带指给她看，也想挨过去。但是，她却冲着他们两发起了脾气。

“Ah le petit vilain，”她对那个比较年轻的人喊道，“你这讨厌的小鬼，不要靠近我，不要把我弄脏了，还有你，你这大傻瓜，我要把你们两人全都轰到门外去！”

那个年轻大男孩不管她如何鄙夷而厌恶地挥手，似乎果真怕被他弄脏似的（这我一点也不明白，因为他的容貌很美丽，脱下皮大衣之后，里面的衣服也穿得很好），——仍旧固执地请求她给那位高个子的朋友系一系领带，请她先把兰伯特的一条干净领子借给他用一用。她在听到了这样的提议后，气得几乎跑过去打他们，可是兰伯特听到了，他立刻从屏风后面对她喊，叫她不要耽搁时间，照他们请求的去做。“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补充地说。阿尔福西娜很快找出一条领子，开始给高个子系领带，这时已经没有任何厌恶之感了。在她给他系领带的时候，高个子就像刚才在楼梯上一样，把脖子伸得长长的。

“阿尔福西娜小姐，您卖掉您的bolognes了吗？”——他问。

“什么叫作‘我的bologne’？”

年轻的人解释说“ma bologne”就是指哈巴狗。

“这是很土的土话？”

“我在学矿泉区的俄国太太那样说话呢。”“大傻瓜”说，继续伸长着脖子。

“什么叫作在泉水区的俄国太太……兰伯特送给你的那块漂亮的表到哪里去啦？”她突然问大男孩。

“怎么，表又没了吗？”兰伯特从屏风后面气恼地问。

“卖掉了，吃光了！”le grand dadais像牛叫似的说。

“我把它卖掉了，得了八个卢布：那只表是银质的，镀金的，你却说是金的。这样的表现在铺子里也不过卖十六卢布。”大男孩儿很不乐意地对兰伯特辩解道。

“这种事应该停止啦！”兰伯特更加气恼地接着说，“我的小朋友，我给你买衣服，送给你好东西，并不是为了叫你花在你的那位高个子朋友身上的……你还买了什么样的领带？”

“这个只花一个卢布，而且花的不是你的钱。他完全没有领带，他还要买一顶帽子才行。”

“胡说！”兰伯特果真生气了，“我给了他许多钱，够他买帽子的了，但他立刻又是吃蛤蜊又是喝香槟酒。他身上有一股味，他龌龊得很，去哪里也不能带着他。我怎样能带他去吃饭呢？”

“雇马车好啦，”dadais瓮声瓮气地说，“我们有一个银卢布，我们刚向我们的新朋友借来的。”

“你一点也不要给他们，阿尔卡季！”兰伯特又喊道。

“听我说，兰伯特，我现在干脆直接让您立刻给我十个卢布。”大男孩突然生气了，甚至气得满脸通红，因此似乎显得更加可爱了。“以后永远不许你说傻话，像刚才对多尔戈鲁基所说的那样。我要求十个卢布，为的是立刻还给多尔戈鲁基一个卢布，其余的钱立刻给安德烈耶夫买帽子——就是这样。”

兰伯特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这是三张黄钞票，合三个卢布，到礼拜二以前没有钱再给了，我决不允许……否则……”Le guand dadais一把从他的手里将钱夺了过去。

“Dolgorowky，这是一个卢布，我们带着感激归还给您。彼佳，走吧！”他对同伴喊了一声，然后突然把两张钞票向上举起，挥动了一下，盯着兰伯特，声嘶力竭地吼道：

“喂，兰伯特！兰伯特在哪里？你看见兰伯特吗？”

“不许这样叫！不许这样叫！”兰伯特异常愤怒地叫嚷起来。我看出所有的这一切里面，有我完全不知道的先前发生的事情，因此惊异地瞧着。但是，高个子一点不惧怕兰伯特的愤怒，相反地，他把“喂，兰伯特”之类的话喊得更凶了。他就一边叫着，一边和他的同伴走到楼梯上去。兰伯特跑去追他们，但只追了几步又回来了。

“我很快就会把这班人赶走！他们出的力值不了那么……我们走吧，阿尔卡季！我已经耽误了时间。还有一个人在那里等我……一个有用的人……也是个畜生……他们全是畜生，混混儿，一群混混儿！”他几乎咬着牙喊嚷起来，但突然完全醒悟过来。

“我很高兴，你终于来了。Alphonsine，你一步也不许出去！我们走吧。”

一辆快马车在台阶前面等着他。我们上了车，但一路上他仍然无法平息对那两个年轻人的怒气，他甚至一路上都不能控制自己，不能安静下去。我很奇怪，他对这种事居然那么认真，更奇怪的是，他们对兰伯特明显很不恭，而兰伯特却几乎惧怕他们。由于我从小就留下的深刻印象，所以我总觉得大家都应该惧怕兰伯特，尽管我当时已经完全具有独立的性格了，但就在那时我自己大概还是惧怕他的。

“我跟你说，他们全是十足的混混儿，”兰伯特还是气愤难平地说，“你要相信，那个高个子，很可恶的人，三天前居然在很体面的一群朋友面前让我出丑。他站在我面前，喊道：‘喂，兰伯特！’大家全笑了，他们也知道这是在逼我给钱——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难堪呀！我只好给他钱。他们真是混蛋！你信不信，他以前在营团里还是贵族士官呢，后来被开除了。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居然还有思想。他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中受到教育，你能想象得到吗？他有思想，他可以……真是见鬼！他力大无穷，就像赫耳库勒斯（Herkule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一样。他有用，但用处不大。你可以看出来，他永远不洗手。我把他介绍给一位太太，一位有名望的老夫人，我跟她介绍说，他正在痛改前非，良心不安得快要自杀了。谁知道他上她家里去之后，竟坐在那里吹起口哨来了。另外那个美貌的小子，是一位将军的儿子，他的家里人都以他为耻，是我尽力让他避免了一场官司，是我救了他，可他竟如此报答我。他们都不是人！我要把他们赶走，赶走！”

“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你对他们提起过我吗？”

“是我一时糊涂，说了出来。待会吃饭时请你只管坐着，自己忍耐一下……还有一个可怕的恶徒要来。那个人真是一个可怕的恶徒，而且非常的奸猾，这里全是混蛋，没有一个诚实的人！等我们把事儿了结了——到时候……你喜欢吃什么？不过也无所谓，那边的菜很好。你放心，由我来付账。你穿得很好，这是应该如此的。我可以给你点钱。你常来玩儿。你知道，我尽供他们吃喝，每天都有鱼肉大馅饼。他卖掉了我给的那块表——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小子姓特里沙托夫——你刚才已经看见了，阿尔福西娜甚至不屑于看他一眼，禁止他走近一步，——没想到他在饭店里突然当着一些军官的面嚷道：‘我要吃田鹬！’我只好给他田鹬！不过我会报复的。”

“兰伯特，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你一起上小饭馆，你在酒店里用叉子猛扎我，当时你身上竟有五百卢布，你不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的！唉，见鬼，我记得的！我喜欢你……这一点你应该相信。谁也不喜欢你，可我喜欢，就我一个人喜欢你，你要记得……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脸上有麻子，是一个最狡猾的坏蛋，如果他和你攀谈，你就什么也别告诉他，要是他问你问题，你就跟他胡扯，或者干脆不开腔……”

他由于十分激动，所以一路上至少也没有盘问我。他对我这么有把握，甚至根本不怀疑我会有二心，对此我甚至开始觉得受到了侮辱。我觉得他有个愚蠢的想法，以为自己还能够像以前一样对我下命令。“再说，他太没有教养了。”我走进饭店的时候，心里这样想着。

三

海洋街上的这家饭馆，我以前也常去，那是在我堕落和荒唐的时候，因此从这些房间，从这些仔细打量我、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熟客的堂倌们，以及从兰伯特这一伙神秘的朋友那里——使我一下子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尤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正在走向某条邪路，最终必定会干出坏事来。这一切似乎突然把我刺穿了。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想逃走，但是这一刹那过去了，我留了下来。

那个“麻脸”（不知为什么兰伯特那么怕他）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此人一脸的蠢相，这种脸相我几乎从小就深恶痛绝。他的年纪有四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头发花白，脸刮得十分难看，花白的连鬓胡修剪得又窄又齐，就跟两根灌肠似的，挂在两片极平坦的，恶狠的脸颊上面。他的态度很严肃，也很沉闷，不喜欢说话，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显得很傲慢，所有这类人基本上都是如此的。他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但一句话也没说，而兰伯特竟愚蠢得请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时，认为无须给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因此那个人很可能会把我看成是追随兰伯特诈骗的同谋者之一了。在吃饭的整个时间内，他和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几乎是和我们同时到的）也不怎么说话，不过看得出来，他跟他们很熟。他只和兰伯特说点话，但也几乎是耳语，差不多只有兰伯特一个人在说话，而那个“麻脸”只是断断续续报以几句最后通牒式的气话。他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显得既凶狠又刻薄，而兰伯特呢，却恰恰相反，显得十分兴奋，一直在那里劝他，大概是劝他做一件什么事情。有一次，我伸出手去拿红酒瓶时，没想到那个“麻脸”突然拿起一瓶核列斯酒（一种烈性的白葡萄酒）递给我，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您尝尝这酒，”他把酒瓶递给我时这样说。这时，我突然想到他大概已经知道了关于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经历、我的姓名，也许还

知道兰伯特所希望我做那件事情。一想到他会认为我是兰伯特的雇员，我又气恼了，而兰伯特看到这个“麻脸”开口跟我说话，脸上顿时露出极其强烈的、愚蠢的不安。那个“麻脸”看他这样，不禁笑了一下。“兰伯特竟会受到这伙人的拘束。”我在心里暗暗地想着，并在此刻从心底里憎恶他。就这样，我们虽然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却始终一分为二：“麻脸”和兰伯特靠近窗旁，面对面坐着，而我和邋遢的安德烈耶夫并排坐着，我的对面是特里沙托夫。兰伯特忙着吃菜，不时地催堂倌上菜。等香槟酒端上来的时候，他突然把酒杯伸到我面前来：

“祝你健康，干杯！”他中断了和“麻脸”的谈话，对我说。

“您肯和我碰一下杯吗？”漂亮的特里沙托夫也隔着桌子把酒杯向我伸过来。在香槟酒端上来之前，他似乎显得十分阴郁，一直沉默着。Dadais完全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吃了许多东西。

“我很高兴！”我向特里沙托夫答道。我们碰了杯子，把酒喝干了。

“我不喜欢用干杯来祝您健康，”Dadais突然转身朝我说话，“倒不是因为我希望您死，而是为了使您今天不要再喝酒了。”这话他说得很深沉，而且很有分量。

“您喝三杯酒就够了。我看出，您在那里一直看我的脏拳头，是不是？”他把拳头放在桌子上。他继续说，“我不洗它，就这样脏兮兮地把它租给兰伯特，好让它在兰伯特遇到麻烦的时候，用它来砸碎别人脑袋。”说罢他突然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砸得那样的使劲，震得所有的杯盘都跳了起来。除了我们之外，在这间屋子还有四桌人在

吃饭，全是军官和态度威严的一些老爷们。这是一家很时髦的饭馆，这时大家一下子中断了谈话，全都向我们这个角落张望，大概我们早就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兰伯特顿时满脸通红。

“唉，他又开始闹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我好像曾经请求过您，要安静些。”他压低了声音，愤怒地对安德烈耶夫说。但安德烈耶夫却用从容的眼神缓缓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不愿意我的新朋友Dolgorowky今天在这里喝许多酒。”

兰伯特的脸更加红了。那个“麻脸”则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吭，但显然很高兴。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很喜欢安德烈耶夫这种出格的举动，只有我一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喝酒。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拿到钱罢了！您听着，吃饭以后您还可以拿到七个卢布——不过您得让我好好吃完这顿饭，不要再做出让我们丢脸的事来。”兰伯特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嘿嘿！”Dadais胜利似的哼了一声。这使“麻脸”十分高兴，竟幸灾乐祸地嗤笑了一声。

“你听着，你未免太……”特里沙托夫带着不安的、几乎悲哀的表情对自己的朋友说，显然想制止他。安德烈耶夫闭了嘴，但时间并不长。他并不符合他的心意。在距离我们五步远的地方，隔着一张桌子，有两位绅士在那里吃饭，活泼地谈着话。这两位绅士都是中年人，看上去气宇不凡。其中一个人身材很高、很胖，另一个人也很胖，但个子很小。他们用波兰话谈论巴黎的时局。Dadais早就好奇地看着他们，侧耳倾听。显然，他觉得那个矮个子波兰人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于是马上就对他恼火起来，所有像他这样肝火很旺的人，甚至

没有任何缘由就会发生这种情形的。那个矮个子波兰人突然提到了议员马迪埃·德·蒙日的名字，但是依照许多波兰人的习惯，用波兰话的方式说出来，应该把重音放在倒数第二的一个音节上，结果说出来时不是马迪埃·德·蒙日，而是说成了马迪埃·德·莫日。这恰巧是Dadais所需要的把柄。于是，他转身向那两个波兰人，神气地挺直了身体，突然用询问似的、一字一顿地大声说：

“马迪埃·德·莫日吗？”

那两位波兰人气愤地转身向他。

“您有什么事情？”那个又高又胖的波兰人用俄语威严地喊道。Dadais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马迪埃·德·莫日吗？”他突然又向整个大厅重复了这句话，就和刚才在兰伯特的门口时，一面挨到我身上来，一面愚蠢地反复说着“Dolgorowky吗”的情形一样。此时，只见两个波兰人霍地站了起来，兰伯特赶紧从桌旁跳起来，先是扑到安德烈耶夫面前，阻止他，然后又奔到两个波兰人面前，低声下气地向他们赔礼道歉。

“这是小丑！这是小丑！”矮个子波兰人鄙夷地反复嚷道，由于激愤，脸涨得像胡萝卜一样红。“这个地方很快就不能来了！”大厅里的人们也开始骚动，也传出了一阵怨语，但多半是笑声。

“请……出去……跟我一块儿出去！”兰伯特低声说，露出十分慌乱的样子，努力想把安德烈耶夫从餐厅里撵出去。安德烈耶夫用锐利目光打量了兰伯特一眼，猜到他现在就会给钱，才答应跟他走出去。大概他已经不止一次用这种无耻的手段向兰伯特诈过钱了。特里沙托夫本来也想跟他们出去，但他看了我一眼之后，又留下来了。

“唉，这真是糟糕透了！”他说着，用纤柔的细指捂住了眼睛。

“很糟糕了。”那个“麻脸”低声说着，这一次他已经露出了十分气愤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兰伯特回来了，脸色几乎完全惨白，开始对“麻脸”耳语，同时还热烈地比画着。“麻脸”则吩咐堂倌快点上咖啡，他厌恶似的听着，显然很想尽快离开。然而，整个的情节只是简单的小学生淘气的行径。特里沙托夫端着一杯咖啡从自己的座位上转到我的身边，和我并坐在一起。

“我很喜欢他。”他用那种直率的态度开始对我说，好像他一直在和我谈论这件事情一般。

“您不会相信安德烈耶夫是多么的不幸。他把他妹妹的妆奁吃光喝光了，而且在军队服役的那一年，又把家里的一切都挥霍光了，我看出他现在非常的痛苦。至于他的不洗手——那是由于绝望而起的。他有些想法非常奇怪。他会突然对您说，小人和君子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任何区别。并且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应该做；或者什么事都可以做，好事和坏事都可以做。反正都是一样的。不过最好还是躺在那里，整个月不脱衣服，只是吃喝、睡觉，就可以了。但是，您必须相信，他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您知道，我甚至以为他现在之所以那样捣乱，是因为他想完全和平地跟兰伯特断绝关系。他昨天还说过。您相信不相信，他有时在夜里，或者一个人独处很久的时候，会开始哭泣。您知道，他在哭泣的时候，哭得似乎很特别，没有人这样哭的。他会号啕大哭，拼命地号啕大哭，哭得那样可怜……尤其是他的个子那么高大，那样的有力，突然放声号啕大哭。他多么可怜，不是吗？我很想挽救他，可我自己也是堕落的被遗弃的坏孩子，您简直不会相信的！如果我以后上您的府上去找您，您放不放我进去，多尔戈鲁基？”

“您来吧，我甚至很喜欢您。”

“为什么？唔，谢谢。喂，我们再喝一杯吧。不，我这是怎么啦？您最好不要喝了。他说您不能再喝酒，他说的是实话，”他突然意味深长地向我挤了挤眼，“但是，我还要喝一杯。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了，您相信不相信，我现在一点自制力也没有了。如果您对我说，我以后不能上饭馆去吃饭，我还是会不顾一切，非得上饭馆去吃饭不可。哦，请您相信，我们真心实意想做正经的人，但我们却总是一直延搁下去。”

岁月匆匆——而且逝去的是美好的岁月！

“至于他，我很担心，他会去上吊的，他会的，而且不跟任何人说。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上吊成风，谁知道呢，——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吧？比方说吧，如果我身上没有多余的银钱，我就根本活不下去。在我看来，多余的银钱比必需的银钱要重要得多。听我说，您喜欢音乐吗？我很喜欢。我上您府上去的时候，我要给您弹奏点什么。我钢琴弹得很好，学了很久时间。我正正经经地学过。如果让我编歌剧的话，您知道，我会选用《浮士德》作为素材的。我很喜欢这个主题。我一直在创作教堂里的那一场，不过只是在大脑里构思而已。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教堂的内部装饰，唱诗班，圣歌四起，格蕾琴走了进来，您要知道，唱诗班是中世纪的，因此要显出十五世纪的格调。格蕾琴显得非常忧郁，开始是吟诵调，声音低沉，但包含着恐惧和痛苦，而唱诗班的歌声却震耳欲聋，充满着阴森、威严和无情。突然——响起了一个魔鬼的声音，魔鬼的歌曲。他是隐身的，只有歌声能听得见，和圣歌相伴，几乎和圣歌重合，但同时又迥然不同——必须做成这样。这歌声绵绵不绝——这是男中音，一定是男中音。轻轻地，温柔地开始唱：‘曾记否，格蕾琴，你还在天真烂漫的时

候，还在婴孩的时代，和你母亲上这教堂来过，用一本旧《圣经》呢喃地念出你的祷词？’但是，歌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狂热，越来越迅急，音调升高：里面含着泪水，无休止，无出路的烦闷，最后是绝望：‘没有宥恕，格蕾琴，这里对于你没有宥恕！’格蕾琴想祈祷，但从她胸中迸发出来的只是呼喊——您要知道，此时她已经被眼泪憋得胸口发紧。但是，魔鬼的歌声还是没有停止，还是深深地钻进她的灵魂里去，像刀锋似的，而且歌声越来越高亢——突然，一声呼喊将歌声截断了！‘一切都结束了，可诅咒的女人！’格蕾琴跪下来，双手紧握在胸口——这时她开始祷告，很短，唱成近似于吟诵，但很质朴，没有一点修饰，绝对是中世纪的品格，四行诗，一共只是四行诗——斯特拉代拉（意大利作曲家、歌唱家和小提琴家，曾为宗教典礼作了两百多首清唱剧）就作过好几首这样的曲子。她唱完最后的一个音符之后就晕倒了！台上出现一阵骚动。人们把她扶起来，抬走——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合唱。各个声部仿佛汇合成一种冲击力，这是具有神灵的、胜利的、压倒一切的合唱，有点像我们的‘天使颂歌’，它把一切都震撼了，随后渐渐化作激越的欢呼：‘Hossanna’（“和撒那”希伯来语的音译）！后来成为赞美上帝的呼声。似乎是整个宇宙在呼喊，而她被人家抬着，抬着，这时幕就应该落下来了！不，您听说我，如果我能够，我会做点什么出来的！不过我现在一点也不能，只不过是幻想着。我尽幻想着，不停地幻想着，我的一生变为一个幻想，我在夜里也幻想着。唉，多尔戈鲁基，您读过狄更斯的《古董铺》吗？”

“读过的。怎么啦？”

“您记得……等一等，我还要喝一杯……您该记得那本书的末尾写道：他们——就是那个疯狂的老人和那个美丽的十三岁的女孩，他的

孙女，——在经历了离奇的逃亡和流浪之后，终于来到英国边境的某个地方，在附近有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于是小姑娘找到了一个差使，就是引导人们参观教堂……有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站在教堂的门廊上，全身浸润在落日的余晖中，望着落日，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在她那充满惊讶的心灵里，生出了静谧的假想，仿佛面对着一个什么谜，因为不管是太阳还是教堂，确实都是一个谜——太阳犹如上帝的思想，而教堂犹如人类的思想……不是吗？唉，我不善于表达这些，但上帝肯定喜欢孩子们这种还没有受到污染的思想……这时在她旁边的台阶上，那个疯老人，她的祖父用呆滞的眼神一动不动地瞧着她……您知道，在狄更斯的这个画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外，完全没有什么，可是却让您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全欧洲成为不朽之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美！这是天真无邪！唉，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是觉得好而已。我在中学时尽喜欢读小说。您知道吗？我有一个住在庄园里的姐姐，比我大一岁……哦，现在那里什么都已经卖掉，已经没有这个庄园了！当时我和她坐在露台上，在我们庄园的老菩提树底下，一块儿读这本小说。也是夕阳西下之时，我们突然停止了阅读，彼此说我们将来也要做好人。我当时正准备进大学，而且——唉，多尔戈鲁基，您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回忆呀！……”

突然，他把自己那漂亮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上——哭起来了。我开始怜惜他，非常非常怜惜他。当然，他喝了许多酒，但他很诚恳地、很友善地和我说话，而且充满了感情……突然，就在这一刹那间，街上传来了呼喊声，有人用手指剧烈地叩击我们的窗户（那里的窗户用的是整片的大块玻璃，又是在楼下，所以在街上可以用手指叩击）。原来就是被撵出去的安德烈耶夫。

“喂，兰伯特！兰伯特在哪里？你看见兰伯特吗？”从街上传来他野蛮的喊声。

“啊，他原来在这里！他并没有走吗？”我的那个大男孩喊道，从座位上跳起来。

“结账！”兰伯特咬牙切齿地对堂倌说。他开始付账，气得连手都发抖了，但“麻脸”不许他替自己付账。

“为什么？不是我请您的吗？不是您接受我的邀请吗？”

“不，还是让我自己来付吧！”那个“麻脸”掏出钱包，算清自己的那一份，单独付了账。

“您这样使我很难堪，谢苗·西多罗维奇。”

“我愿意这样！”谢苗·西多罗维奇厉声说，拿起帽子，也不和任何人告别，一个人从大厅里走出去了。兰伯特把钱扔给堂倌，匆忙地跟着他出去，恼怒得甚至忘记了我。我和特里沙托夫最后出去。安德烈耶夫像一根黑柱似的站在大门旁边，等着特里沙托夫。

“混蛋！”兰伯特忍不住骂了一声。

“得啦！得啦！”安德烈耶夫向他呼喊，一挥手就打掉了他头上的礼帽，帽子掉到地上后，便滚到行人道上去。兰伯特忍气吞声地跑去捡起来。

“二十五卢布。”安德烈耶夫把手里的一张钞票指给特里沙托夫看，这是他刚才从兰伯特身上诈来的。

“闹够啦，”特里沙托夫对他喊道，“你为什么尽捣乱……你为什么向他硬要二十五卢布，应该向他要七个卢布就够了。”

“为什么向他硬要？他答应在雅座里吃饭，还有雅典女人，但是女人没有，倒来了一个‘麻脸’，再说我还没有吃饱，就在寒冷的空气里挨冻，一定是值十八个卢布的。他欠我七个卢布——这样一共二十五卢布。”

“你们俩都给我滚吧！”兰伯特怒吼道，“我要把你们俩都赶走，我要制服你们……”

“兰伯特，是我要把你赶走，是我要制服你！”安德烈耶夫喊道，“再见吧，我的公爵！不要再喝酒了呀！彼佳，开步走！Oh é, Lambert! O ùest Lambert? As-tu vu-Lambert.”他最后一次吼叫着，大踏步地走了。

“那么我会上您那里去的，可以吗？”特里沙托夫匆忙向我悄悄说了一句，忙着跟他的朋友走了。

只剩下我和兰伯特两人。

“唔……我们走吧！”他甚至好像气傻了，费劲地喘了口气，才说出这么一句。

“要我去哪里？我哪里也不跟你去！”我急忙挑衅似的嚷道。

“你怎么不去啦？”他吓得猝然一震，一下子回过神来，“我可是一直等着就剩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但往哪里去呢？”说实话，我喝下了三杯酒和两盅核列斯，头里已经有点儿嗡嗡作响了。

“去这里，就去这家店，你看见了吗？”

“但那边是吃鲜蛤蜊，你瞧，上面写着呢。那边气味不好闻……”

“这是因为你刚吃过饭的原因，这是米柳京的小店呢（指涅瓦大街上的米柳京商场），我们不吃蛤蜊，我请你喝香槟酒……”

“我不要！你想灌醉我。”

“这是他们对你说的，他们在取笑你呢。你何必相信那些混蛋的话呢！”

“不，特里沙托夫不是混蛋。再说我自己也会小心的——就是这样！”

“怎么，你有骨气吗？”

“是的，我有骨气，而且比你还硬，因为你见谁都低三下四，你丢尽了我们的脸，你像仆人似的向那两个波兰人请求饶恕。想必你经常在酒店里挨打吧？”

“但我们总得谈一谈吧，傻瓜！”他喊道，露出又鄙夷又不耐烦的神情。这神情几乎在说：你也要学他们耍手腕吗？“你是害怕了吧？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一个骗子。去就去，但我只是想向你证明我并不怕你。唉，这里太难闻了，一股子奶酪干的气味！真是恶心极

了！”

第六章

一

我还要请读者记住，当时我的脑袋里已经有点儿嗡嗡作响，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会说出不同的话，做出不同的行为来的。在这店铺里，在后屋内确实可以吃到蛤蜊。我们坐在一张铺着又脏又难看的毯子的小桌旁，兰伯特叫了香槟酒，于是一只盛着清凉而泛着金光的酒杯搁在我面前，诱惑地望着我，但我感到恼火。

“听我说，兰伯特，关键是我心里不痛快，你以为你现在还可以像在图沙尔学校的时候一样，随便命令我，其实你自己却受着这里所有人的奴役。”

“傻瓜！来，我们碰一碰杯！”

“你在我面前甚至连装也不装一下，哪怕把想灌醉我的心思隐瞒一下也好。”

“你胡说。你喝醉了。应该再喝一点，你就会快乐起来的。把酒杯举起来，举起来呀！”

“你要干什么？我要走了，到此为止吧！”

我果真想站起身来。他十分生气：

“这是因为特里沙托夫在暗中跟你说了我的坏话。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了半天。所以说，你简直是一个傻瓜。阿尔福西娜甚

至都不让他走近到她的身边，看到他就觉得讨厌……他这人太讨厌了。我要对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已经说过啦。你的眼中只有一个阿尔福西娜。你这人太狭隘了。”

“我狭隘吗？”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他们现在倒向‘麻脸’那边去了。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才把他们赶走。他们是不诚实的。那个‘麻脸’是一个恶徒，他带坏他们。我可是要求他们做人要永远高尚和正直的。”

我坐了下来，不知怎么回事，机械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我的智慧要远远比你高呢。”我说。他一看到我坐下来，十分高兴，立刻又给我斟了酒。

“你不是怕他们吗？”我继续逗他（当时我一定比他还讨厌），“安德烈耶夫把你的帽子打在地上，而你竟给他二十五卢布。”

“我是给了他，但他会付出代价的。他们造反，我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那个‘麻脸’弄得你十分不安。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所有你现在的一切指望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是不是？”

“是的，阿尔卡季，正是这样。我现在只剩下你这么一个朋友了，这句话你说得很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对这种粗蛮的人真没有办法，他的智力太低了，竟把嘲笑当成了恭维。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阿尔卡季，你可以帮我摆脱那些倒霉的事。”他继续说着，充满亲热地望着我。

“那我怎么帮你呢？”

“你自己知道怎么帮。你缺了我，就会像傻瓜一样，肯定会干出傻事，我却可以给你三万卢布，咱俩对半分，你自己知道我会怎样弄到这笔钱。哦，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看一看：你什么也没有——你连姓名都没有，但现在一下子可以得到一大堆钱。有了这笔钱，你就会有出路啦！”

我对于他的这种手段简直感到吃惊。我虽然猜到他会施展狡猾的手段，但他竟对我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像小孩似的口无遮拦。由于我心胸比较豁达……再加上比较好奇，所以我决定听他继续说下去。

“听我说，兰伯特：这事你是不会明白的，但我同意听你继续说下去，因为我心胸开阔。”我振振有词地说，又从酒杯里喝了一口酒。兰伯特立刻又斟满了。

“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如果像比奥林格这样的人敢当着我所崇拜的女人面辱骂我，打我，那我简直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但是你竟忍住了。所以我看不起你，因为你是个窝囊废！”

“你怎么敢说比奥林格打我！”我喊叫起来，涨红了脸，“可以说是我打他，不是他打我。”

“不，这是他打你，不是你打他。”

“你胡说，我还踩了他的脚呢！”

“但他用手推你，还吩咐仆人拖你……而她竟坐在那里，坐在马车里瞧热闹，笑你，她知道你没有父亲，可以欺侮你。”

“我不明白，兰伯特，我们之间怎么会像小孩子似的拌嘴，真让我觉得害臊。你这是为了刺激我，而且说得那样粗俗，那样公开，好像在耍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似的。你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串通一气！”我大声地喊着，气得浑身哆嗦，机械地一口接一口地喝酒。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一个狡猾的女人！她会骗你，骗我，骗整个世界的！我一直在等着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和那个女人做个了断的。”

“和哪个女人？”

“和阿赫马科娃夫人。我都知道了。你自己亲口对我说，她很害怕你手头上的那封信……”

“什么信……你胡说……你看见她了吗？”我慌乱地喃语着。

“我看见她了。她长得很漂亮。Trèsbelle（法文，译为“太美了”），你还挺有品位的。”

“我知道你见过她了，但你没有资格跟她说话，我也不准你谈论她。”

“你呀，还是很幼稚。她还在那里取笑你呢——就是这个样子！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见过这样一位高贵的女人：她的鼻子翘得好高呀！可是当我们威胁她说，要把她的那些事都统统抖出来时，她就立刻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听我们的话了。我们呢，可谓是一举两得：即拿到了钱，而且还干了那事——你知道是什么事吗？现在她在社交界又变得那么高不可攀了——呸，真是见鬼，别看她飞得那样高，而且坐着豪华的马车，你可不知道，那事是在什么样的下屋里干的！你还没有住过那种下屋呢，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下屋她们都不怕……”

“我想到这一层了。”我忍不住咕哝了一句。

“她们荒淫到了极点，你不知道，她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来的！阿尔福西娜就在那样房子里住过，连她也看不上眼。”

“我想到这一层了。”我又加以证实。

“人家打你，你还要怜惜人家……”

“兰伯特，你真是个混蛋，你是可诅咒的人！”我喊道，好像突然醒悟过来，浑身发抖。“这一切我都梦见过，你站在那里，还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唉，你是一个可诅咒的人！难道你以为我是那样的小人吗？我之所以梦见你，是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说出这种话来的。还有，这一切也不可能那么简单，决不像你说得那么简单，那么轻易！”

“你瞧瞧，又生气啦！呵——呵——呵！”兰伯特一面笑，一面说，露出得意的样子，“好吧，阿尔卡季老弟，现在我完全知道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为了这个等候你。你听我说，你现在一定是爱她的，你想对比奥林格进行报复——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我在等你的时

候，就一直这么猜想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会使问题发生变化。这更好办了，因为她自己也爱你。那么你就跟她结婚，一刻也不要迟延，这样最好不过了。而且你也不要走其他的路，你要停留在最准确的道路上面。另外，你要知道，阿尔卡季，你还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可以供你差遣。这个朋友会帮助你，会让你娶到她。不管怎样，我都会帮你把她弄到手的，阿尔卡季！等事成之后，我就送给你这个老朋友三万卢布，作为酬劳，好不好？我一定可以帮助你，你不要怀疑。对于办这类事情的诀窍我都知道，而且全部的嫁妆都归于你的名下，这样你将成为一个飞黄腾达的富人！”

尽管我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着，但我仍然惊讶地望着兰伯特。他很严肃，其实也并不是严肃，但是我看得很清楚，他竟完全相信自己有把握帮我娶到她，甚至还十分高兴地想出这个主意。当然，我也能够看出来，他这是在引我上钩，把我当小孩一样耍（这一点我当时就已经看出了）。但是，和她结婚的那个意念竟一直钻到我的心里，使得我虽然对兰伯特感到惊讶，他何以会相信这种想入非非的事，但自己同时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当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思绪却交织在一起了。

“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喃语着。

“为什么不可能？你把那文件给她看——她一害怕，为了不丧失财产的继承权，一定肯嫁给你的。”

我决定不制止兰伯特说出那一套卑鄙的话来，因为他竟那样坦白地在我面前和盘托出，甚至不疑惑我会突然发火，不过我还是含糊地表示，我不愿采用强迫的手段逼她嫁给我。

“我决不会用强迫的手段娶她，你何以会卑鄙得猜想我会用这种手段呢？”

“哪里的话！她会自己嫁给你的。这不是你，这是她自己一害怕，嫁给你的。她肯嫁给你，还因为她爱你。”兰伯特赶紧改口道。

“你在胡说，你在笑话我。你凭什么知道她爱我？”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知道的，连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这样想。我跟你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样想，说的是正经的，实在的话。以后等你到我家里去的时候，我还要对你说一件事情，你会看出她爱你的。阿尔福西娜到过皇村，她也打听出来了……”

“她在那里能打听出什么来呢？”

“你现在跟我上我家去，她会自己对你讲，你会觉得愉快的。再说，你哪点不如人家？你长得很英俊，你有教养……”

“是的，我有教养。”我喃喃地说，几乎透不出气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喝酒的缘故。

“你相貌英俊，你穿得很漂亮。”

“是的，我穿得还好。”

“你还很善良……”

“是的，我很善良。”

“那她怎么会不答应呢？没有财产，比奥林格总归不会娶她，而你会使她丧失财产——这是她最惧怕的，你娶了她，也就是对比奥林格

的报复了。你自己在那天夜里对我说，在冻僵以后对我说，她爱上你了。”

“难道我对你说过这句话吗？我一定不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

“那是发呓语。我当时一定也对你说过关于文件的事情吧？”

“是的，你说过你有一封信，我心想：既然有这样一封信，那他为什么要错过自己的好事呢？”

“这全是想入非非，我根本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居然会相信这事能够实现，”我喃喃地说，“第一，我跟她在年龄上有差距；第二，我连像样的姓都没有。”

“但她还是会嫁给你的，她不可能不嫁，否则她就会丢掉那笔大财产，这事我来替你办。再说她也爱你。你知道，这位老公爵对你有好感，在他的庇护之下，你就会知道可以和什么样的人联络。至于说到你没有像样的姓这一点，现在根本没有关系。只要你把钱弄到手，那么一切就会很顺利，而且不断的发达，过了十年之后便会成为使全俄震动的富豪，到那时你还需要什么样的名姓呢？在奥地利就可以买到男爵的头衔。你一结婚之后，就应该把她控制住，管得严严的。女人如果有了爱情，就喜欢让人把她紧紧地捏在手心里，女人喜欢意志坚强的男人。你只要用那封信去吓唬她一下，就能够显示出你坚强的性格来。她会说：‘他的年纪那样轻，却拥有如此坚强的意志。’”

我像着了魔似的坐在那里。我还从来没有下贱到跟任何人进行这样愚蠢的谈话，但此时却有一种甜蜜的渴望吸引我谈下去。再说，兰

伯特是那样的愚蠢而且卑鄙，所以在他面前也不必害臊。

“听我说，兰伯特，”我突然说，“无论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这里面有许多胡说八道的话。我之所以和你说话，是因为我们是同学，我们不必彼此感觉羞愧。但是，我和别人却绝不会把身份降低到这个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地说她爱我呢？关于财产这一层，你说得很对，但你可以瞧得出来，兰伯特，你不知道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还处于宗族主义的，家族主义的关系上面，可以说，门第观念很深，现在她还没有知道我有什么能力，也不知道我在生活中能够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她现在还是会耻于嫁给我的。但是，我不瞒你，兰伯特，这件事确实有一点可以给你希望。那就是：她会由于感激而嫁给我的，因为我可以把一个人对她的仇恨消除掉。她怕他，怕这个人。”

“啊，你说的是你的父亲吗？怎么？他很爱她吗？”兰伯特突然精神一振，露出异乎寻常的好奇。

“不，”我喊道，“你是多么可怕，同时又是多么的愚蠢，兰伯特！我能不能娶她，如果他爱她？毕竟我们是父子，这是十分可耻的。他爱母亲，他爱母亲，我看见他是怎样的拥抱她，我自己以前也以为他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但现在才弄清楚，也许他曾经爱过她，可现在早就恨她了……而且想报复。她也很怕他，因为，我对你说，兰伯特，他在开始复仇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他几乎成了一个疯子。他一恨她，就会什么事都做出来的。这是老一代人出于崇高的原则而结下的怨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抛弃这些普遍的原则。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普遍的原则，只有个别现象。唉，兰伯特，你什么都不懂。你愚蠢得像一根木头，我现在对你讲这些原则，但你大概一点也

不懂。你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以前你经常打我，还记得吗？现在我比你有力——你知道这个吗？”

“阿尔卡季，你和我一块儿上我那里去！我们再喝一瓶，阿尔福西娜弹着吉他，唱歌给我们听。”

“不，我不去，你听着，兰伯特，我有我的‘理想’。如果不成功，不能和她结婚，我就埋头去实现我的理想，而你却没有理想。”

“好，好，待会你可以给我讲一讲，我们走吧。”

“我不去，”我站起身来，“我不高兴去，就不去。我以后会上你那里去，但你是个小人。我可以给你三万卢布——可以的，但我比你纯洁，比你高尚……我看得很清楚，你什么事都想骗我。关于她，你连想一下我都不许。她比任何人都高尚，而你，兰伯特，你的计划实在太卑鄙了，甚至使我感到吃惊。我想娶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不需要财产，我看不起财产。就算她跪着给我财产，我也不肯收……至于娶她，那是另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说应该把她捏在手心里的话，说得很好。爱一个女人，疯狂地爱，用只有男人才会有，女人绝不可能有的那种大度去爱她，同时又对她使用专制的手段——这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兰伯特——女人是喜欢专制的。兰伯特，你很懂女人。但是，你在其他的一切方面却愚蠢得出奇。而且，我听你说，兰伯特，你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可恶，你只是头脑过于简单而已。我喜欢你。唉，兰伯特，你何必当骗子呢？那时候我们会很快乐地生活下去！你知道，特里沙托夫太可爱了。”

最后的几句话，我说得含糊不清，前言不搭后语，这时我已经在街上了。这一切我记得很仔细，就是为了使读者看到，虽然我的精神

十分振奋，而且发誓努力为善，寻觅好人品，可到时候我还是会如此轻易地堕落，而且堕落到如此龌龊的地步！我敢发誓，要不是我完全相信自己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人，我已经在实际的生活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一切对读者直说出来的。

我们从铺子里走出来，兰伯特用手轻轻地搂着我，扶我走。我突然看了他一下，看见他目光十分清醒，正在凝神地观察我。那眼神和表情完全跟我冻僵的那天早晨一模一样。当时他也是这样扶着我上马车，也是用手搂着我，竖起耳朵，睁大眼睛，仔细倾听我那颠三倒四的呓语。要在已经微醉，又尚未完全醉倒的时候，往往会突然出现一个极为清醒的瞬间。

“我无论如何不到你家里去！”我坚定地、清楚地说，嘲笑地望着他，用手把他推开。

“好啦，我叫阿尔福西娜煮茶给我们喝，你就别再闹了吧！”

他深信我已经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便搂着我，扶着我，而且满心欢喜，把我成为一只宝贵的猎物。当然，他很需要我，特别是在那天晚上，我又是那种样子！至于为什么，在下文中我全会解释清楚的。

“我不去！”我反复地说。“马车！”

这时，恰巧一辆马拉雪橇驶了过来，我就跳到雪橇上去。

“你往哪里去？你怎么啦？”兰伯特大喊，露出惊恐万分的神情，抓住我的皮大衣。

“不许你追我，”我喊道，“你不要追我。”在这时，雪橇正好滑动了，我的皮大衣从兰伯特的手里挣脱出来。

“一样的，反正你会来的！”他用恶狠狠的声音朝我的背后呼喊。

“我想来就来，——这是我的自由！”我在雪橇上转身看他。

二

他没有追赶我，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弄到一辆别的马车，于是我便来得及从他的眼皮底下消失了。我只坐到干草市场就跳下来，把雪橇打发走了。我很想徒步走一走。我并不觉得疲劳，也不觉得很醉，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快感，精力旺盛，拥有异乎寻常的能力，脑子里还涌现出无数愉快的想法。

我的心猛烈的怦怦直跳，而且每一次心跳声我都能听得见。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轻松。走过干草市场上拘留所的门前时，我真想跑到哨兵跟前，吻他几下。那天正在融冰，广场的地面发黑，发出难闻的气味，但我却很喜欢这片广场。

“我现在到奥布霍夫斯基大街上去，”我心想着，“然后向左拐就可以到达谢苗诺夫团的驻地了，兜一个圈子，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我的皮大衣敞开着，为什么没有人剥去，贼到哪里去啦？听说干草市场上有贼，那就让他们走过来吧，我也许肯把皮大衣送给他们。皮大衣对我有什么用？皮大衣就是财产。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法文，译为“所有权就是偷窃”）。然而，这是胡思乱想，一切是多么的美好。融冰的天气最好。为什么要冰冻呢？冰冻是完全用不着的。说说无聊的话本来不错。我怎么会对兰伯特说出关于原则的议论？我说没有普通的原则，只有个别的事件，这话我是胡说，完全是胡说！我是故意虚张声势罢了。真有点儿害臊，但是没什么，我会补救的，你不要害臊，不要折磨自己，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

奇，我喜欢你。我甚至很喜欢你，我的年轻的朋友。可惜你——是个小骗子……而且……而且还………啊，是的……唉！”

我突然止步，整个心儿又陶醉得阵阵抽紧了。

“天呀！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她——爱我。他是骗子，他撒了许多谎，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上他家里去过夜。但也许不是谎话。他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这样想……噢！本来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可以打听出什么来。她是四处钻来钻去的。我刚才为什么不上他那里去呢？我本可以了解到一切底细！唔！他有计谋，这一切我已经预感到了。我梦见过。你想得倒还很周到，兰伯特先生，不过你还是胡说，不会这样的。但也许会这样！他难道能帮助我娶到她吗？他能，也许能的。他很幼稚，但有信心。他愚蠢，但像所有的商人那样大胆。愚蠢和大胆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你得承认，你是怕兰伯特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可是，他需要诚实人做什么？还那样正经的抱怨：说这里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但你自己呢——你诚实吗？唉，瞧我这想法，难道小人不需要诚实的人吗？哈！哈！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只有你至今对这些还下知道呀，因为你是那样的天真。天呀！要是他真能帮我娶到她，那会怎样呢？”

我又停下了脚步。我应该在这里老老实实地供出一桩愚蠢的事来（因为这早已是过去的陈迹）。我应该直说，我早就想结婚了，要不是想过，这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将来也不会发生，我可以发誓），但是我已经不止一次，且早已幻想结婚如何如何的好，也就是说，幻想了无数次，尤其在每天夜里临睡的时候。这种情形还在我十六岁时就开始了。我在中学里有一个同学，和我同岁，姓拉夫罗夫斯基，是一个可爱和漂亮的男孩儿，而且很文静，不过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我几乎从来不和他交谈。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碰巧我们俩并

排坐在一起，他显出很沉郁的样子，突然对我说：“唉，多尔戈鲁基，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娶亲才好呢。真是的，现在不娶亲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行！”他竟坦率地说出这种话。我突然从整个心坎里赞成他的话语，因为我自己也已经产生这个幻想。后来，我们俩连着好几天聚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情，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其实只是谈这个问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俩不再来往了，也不再谈话了。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幻想了。这件蠢事当然不值得回忆，但我只想指出，这类蠢事有时自有它的源头……

“这件事只有一点会遭到严厉的反对，”我一面继续走路，一面还在那里幻想，“噢，当然，我们在年龄方面的微小差别不会成为障碍，但有一点：她出身贵族，而我只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这真是太糟糕了！唔！韦尔西洛夫和母亲结婚以后，难道不能请求政府准许他认我为儿子……这样，凭着他的功劳……他做过官，因此一定有过功劳，他还当过地方法院的仲裁委员……唉，真是见鬼，多么卑鄙的念头！”

我突然喊了出来，突然第三次止步，但这次却仿佛五雷轰顶一般怔在了原地。意识到我居然会想做这么可耻的事，竟然会希望用过继的方法改换姓名，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整个的童年的背叛，这种意识几乎在一刹那间使我的兴致一扫而光，所有的一切快乐也烟消云散了。“不，我决不把这个念头告诉任何人，”我这样想着，脸涨得通红，“我之所以那样屈辱，因为我……爱她，而且十分愚蠢……不，如果说兰伯特也有说对的地方，那就是现在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些蠢事。在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是人自己，然后才是他的金钱。不是他的金钱，而是他的财产。我有了这笔财产，再去实现我的‘理想’，那么十年之后将会使全俄罗斯震动，我也在众人面前出口恶气了。对她根本不需要

客气，这话兰伯特说得也对。她一害怕，便会嫁给我。会用极简单的、极庸俗的方式答应嫁给我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样下屋里！’——我记得兰伯特刚才所说的话，这是对的。”我心里认可道，“兰伯特所说的话都对，他比我和韦尔西洛夫都对，比所有的理想派都对，对一千倍！他是现实派。他看出我有坚强的意志力，她会说：‘啊，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兰伯特固然是小人，他只是从我身上敲到三万卢布，但他毕竟是我唯一的朋友。当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友谊，这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人想出来的。我甚至不是在贬低她，难道我是在贬低她吗？一点也不。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的！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需要一个男子去管束，所以她们生来就注定是附属品。女人是罪与诱惑，男子是正直与宽容。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至于说我准备利用那个‘文件’——这是无关紧要的。这与正直和宽容都没有妨碍。像席勒所提倡的那种纯粹的人（弗里德里希·席勒，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剧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他曾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四封信中提到“纯粹的人”）是不会有的——那不过是假装出来罢了。只要目的正当，即使弄脏了手也不要紧，以后一切都会洗干净，并抹去一切痕迹的。这才叫秉性豁达，这才叫生活，这才叫生活的真谛——这就是当今的说法。”

我还要重复一遍：人家会饶恕我把所有这一段醉后的呓语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当然，这不过是当时的一些主要念头，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心里想说的话。我应该讲说出来，因为我坐下来写，乃是为了谴责自己。如果这种事不加以谴责，那还谴责什么呢？难道在生活里还能有比这严重的吗？这是无法用喝醉来辩解的。In vino veritas（拉丁文，译为“酒后吐真言”）。

我一面幻想着，完全陷入理想的境界中，一面不知不觉地终于走到家里，也就是母亲的寓所里。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怎么走进寓所里去的。但是，我刚跨进我们家那间低矮的前室，就立刻明白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情形。屋内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还有呼喊的声音，还听见母亲在那里哭泣。卢克里娅急急忙忙地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屋内跑到厨房里去，在门口那里几乎把我撞倒。我把皮大衣扔掉，走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里去，因为大家全聚在那里。

只见韦尔西洛夫和母亲站在那里。母亲瘫在他的怀抱里，他紧紧地把她搂在心口那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照例坐在自己的长椅上面，但似乎有点乏力，而丽萨尽量用手扶住他的肩膀，不让他倒下去，甚至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歪斜着要倒下去。我急忙地跨近一步，不由全身一震，因为我猜到：老人已经死了。

他刚刚死去，就在我进家门之前一分钟左右。在十分钟之前，他还觉得自己和以前一样。当时只有丽萨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她坐在他身边，把自己的忧愁讲给他听。他和昨天一样抚摸着她的头。突然，他全身颤抖（丽萨后来这样讲），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想喊出来，却喊不出来。于是就默默地向左侧倒下去。“心脏衰竭！”——韦尔西洛夫这么说。丽萨大喊了一声，于是大家全跑过来了——这就是我到家之前一分钟内发生的事。

“阿尔卡季！”韦尔西洛夫对我喊，“快跑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肯定在家。立刻请她来。雇马车去。快点，求求你！”

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在他的脸上看出一点类似于纯粹的怜惜的表情，也没有看到一滴眼泪——只有母亲、

丽萨和卢克里娅在哭泣。相反地，他的脸上露出不寻常的兴奋，几乎是欢欣，这一点我也记得很清楚。我跑出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去那里的路并不远。我没有雇马车，却不停歇地一路跑着。我的大脑十分模糊，甚至几乎有点欢欣。我明白发生了一桩转折性的大事。在我拉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门铃时，我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了，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不正直的念头。

芬兰女人打开门："不在家！"——她说着就想立刻把门关上。

"怎么不在家，"我用强行闯进前室里去，"这是不可能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死了！"

"什——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呼声突然从关紧的门那里传出来。

"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请您立刻就去！"

"你胡说……"

门闩响了一声，但门只拉开一条缝："什么事？快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刚回家，他就已经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说是心脏衰竭！"

"我马上去！立刻就去！你快跑去说我就来。快去，快去，快去，哦！干吗还站着？"

这时我从微开的门缝里清楚地看见，有个人突然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卧室的门帘背后走出来，站在屋子的深处，也就是站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身后。于是，我机械似的、本能地抓住了门锁，不让门关上。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难道他果真死了吗？”一个我所熟悉的细嗓子，平稳清脆地传了出来，我的心顿时不由得一阵哆嗦。从她的声音中，可以感觉到她的内心十分激动。

“既然这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把门摔开，“既然这样——那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是您自找的！”

她急忙地从寓所里跑出，一边跑，一边披上头巾和皮大衣，顺着楼梯跑下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迅速脱去大衣，向前跨了一步，随后把门关上。她站在我前面，像那次约会时一样，容光焕发，眼睛发亮，也像上次一样，向我伸出两手。我好像站不稳似的，简直倒在她的脚下。

三

我开始哭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她怎样让我坐在她身边，在我那珍贵的回忆中，我只记得我们并排坐着，手拉着手，急切地交谈着：她盘问老人的情形和他死时的情况，我对她讲述关于他的一切——这样可以让她觉得，我是在哭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其实这是再荒唐不过的，而且我也知道，她不可能认为我会做出这种十足的孩子气的庸俗行为。我终于突然回过神来，开始觉得羞愧，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的哭泣仅仅是因为高兴，我想这个原因她自己很明白，因此写这段回忆时我是心安理得的。

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尽盘问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事情。

“难道您知道他吗？”我诧异地问。

“我早就听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在我的生活中也起过作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惧怕的那个人有跟我讲过关于他的许多事情。您知道是什么人。”

“我现在才知道，‘那个人’对您的贴心，比您以前告诉我的还要多些。”我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想用这话表达什么意思，但似乎带着责备的样子，而且眉头皱得紧紧地。

“您说他刚才吻您的母亲吗？拥抱她吗？您自己看见的吗？”她没有理会我，继续盘问着。

“是的，我看见的。您要相信，他做十分诚恳而且大度！”我看出她很高兴，急忙补充了一句。

“但愿他能如此，”她画着十字，“现在他解脱了。这个可爱的老人一直在束缚他的生活。老人一死，他的义务……和尊严重又复活，就像那次复活一样。哦，他首先是一个宽厚的人，他可以安慰您的母亲的心，因为他爱她甚于世界上的一切，最后自己也会安心的。愿上帝祝福他——也该是时候了。”

“您觉得他是宝贵的吗？”

“是的，很宝贵，虽说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那种意思，也不是您所问的那种意思。”

“您现在替他或替您自己担心吗？”我突然问。

“哦，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谈它。”

“当然，不必去谈它。不过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也许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但是您的话是对的，现在一切重新开始。如果有人复活，那么首先是我。我的思想在您面前是卑鄙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一小时以前，我也许就已经在行动对您做出卑劣事来，但是，您听我说，我现在坐在您身边并不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现在一切已经消失，一切重新做起，而那个在一小时之前谋划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您的人，我现在不认他，也不想认他了。”

“您该醒醒啦，”她微微一笑了，“您好像有点在说呓语。”

“坐在您的身旁，难道还能理智地评判自己吗？”我继续说，“不管我是诚实也好，还是卑劣的也罢——您还是像太阳一样，高不可攀……您告诉，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您怎么还肯出来见我？要是您知道在一个小时以前，仅仅在一个小时以前所发生的事，您还会见我吗？您知道应验的是一个什么梦啊？”

“我想，我大概全都知道，”她轻柔地笑了笑，“您刚才打算对我进行报复，发誓要毁了我，可是如果有人当着您的面说我一句坏话，您就一定会把他杀死，或是把他揍个半死。”

咦，她在笑，她在开玩笑，但这不过是由于她心肠太好，因为我随后就想到，此时此刻她正满腹忧愁，心情十分不安，所以她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对于我那些空洞而带有刺激性的问题，只能像回答小孩子那种纠缠的幼稚问题那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去而已。我突然明白了这一点，开始觉得羞愧，但我却不能敷衍过去。

“不，”我叫了起来，不能控制自己，“不，我没有杀死那个说你坏话的人，我反而去支持他！”

“啊，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说了吧，不要说什么话。”她突然伸出手来，阻止我，脸上甚至露出一种悲悯，但我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准备宣布一切，如果宣布了，便不会发生以后发生的那件事情，因为我一定会供认一切，并且把文件交还给她。但是她突然笑了起来：

“不需要，一点不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任何的详情！您所有的罪我全知道：我敢打赌，您想娶我，要不就是有这类打算，您刚才还和您的助手，您以前的同学们在商量……啊，我大概猜到了！”她大声嚷起来，严肃地逼视我的脸。

“怎么……您怎么会猜到的？”我喃语着，吃惊得简直像傻子一样。

“哦，这还用问吗？但是够了，够了！我原谅您，只是请您不要讲这件事了，”她又摆了摆手，但已经露出明显的不耐烦，“我自己就是喜欢幻想的人，在我无法自制的时候，我就会幻想采取什么手段！够了，您尽打断我的话头。我很高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走了，我很想见您，在她面前我不能像现在那样地说话。我觉得，我对于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十分对您不住。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您对不住我？可当时是我背叛了您，把事情告诉了他，——您会怎么看我呢？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每分钟都在想，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对她撒谎。）

“您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其实我当时很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您当时只是在快乐中对他说出您爱上了我，而我……而我还听信您的话。您只有二十岁呀，这么做并不奇怪。再说您爱他甚至胜过世上的一切，您把他当成了您的朋友，你的榜样。我很明白这个，但是已经晚了，啊，是的，我自己当时是有错的，我当时应该把您叫来，安慰您，但是我一时气恼，便吩咐下边不许放你进门，结果才发生了大门前的那一幕，接着是那一夜。您知道，我在所有这些日子里，和您一样，总是盼望着单独跟您见一次面，只是不知道怎样安排。您知道吗？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最担心的是您会相信他诽谤我的那些话。”

“决不相信！”我喊道。

“我很珍惜我们以前的见面，我欣赏您身上那股年轻有为的朝气，甚至也许还包括那份真诚……我可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在所有现代的女人中我最正经，也最忧郁，您该知道这层……哈，哈，哈！我们还可以说许多话，但是现在我有点不舒服，我很激动……大概我在犯歇斯底里症了。但是，最终，最终他总会给我一条活路的！”

她在无意中脱口喊出了这么一句，我当即悟出了其中的含义，我不想接口说下去，但是我全身震颤起来了。

“他知道我饶恕了他！”她突然又喊起来，好像在那里自言自语。

“难道您会饶恕他那封信吗？他怎么能知道您饶恕他呢？”我大声嚷道，再也忍不住了。

“他怎么知道的？咦，他是知道的。”她接着回答我，但那种神情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那里自言自语一样。“他现在醒悟

了。再说他既然能够看透我的心，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我饶恕了他呢？他知道我自己有点像他这类人。”

“您吗？”

“是的，他知道这一层。其实我并不是热情的，我是安静的；我也和他一样，希望大家都好……他爱上我总是有什么原因的啊。”

“那他怎么说您身上有种种恶习呢？”

“他不过说说罢了，他暗藏着别的心思。他那封信写得太可笑了，不是吗？”

“可笑吗？”我竭力想听懂她这话的意思，我觉得她确实好像发作了歇斯底里……而且她说的这些话，也许并不是说给我听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个明白。

“是的，很可笑，我真想笑出来呢，如果……如果我不感到害怕的话。但我并不是那类胆小的女人，您不要这样想。但为了这封信，我竟一夜没有睡着，它似乎是用一种病态的真情……写了这封信之后，还会有什么好事呢？我热爱生命，我十分担心我的生命，在这方面我是太怯懦了……唉，听我说，”她突然全身一震，“您快上他那里去！眼下他会一个人待着，他不会老待在那里，他一定独自上什么地方去了。快去寻找他，越快越好，跑到他那里去，表示您是他的爱子，向他证明您是可爱而善良的孩子，我的学生，我对您……但愿上帝赐给您幸福！我任何人也不爱，这样更好些，但我希望大家都有幸福，希望大家，首先是他，让他了解这一点……甚至让他立刻知道，这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

她站了起来，一下子就躲到门帘后面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她的脸上闪烁着泪水（这是笑过之后歇斯底里的眼泪）。我独自留在那里，显得异常激动而且不安。我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激动。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这样激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缩紧了一下。

我等了五分钟，又继续等了十分钟，始终寂静无声，我突然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决定从门里窥视，又喊叫了一声。应着我的喊叫而出现的是玛丽亚。她用极平静的口气对我说，那位太太早已穿好了大衣，从后门出去了。

第七章

一

事情竟会以这样荒唐的方式结束。我抓起皮大衣，边跑边穿，心里想着:“她吩咐我到他那里去，但是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到他呢? ”

别的一切且不管，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下面的问题:“她凭什么认为现在出现了转机，认为他会让她安稳度日呢? 当然，因为他将和母亲正式结婚，但她究竟怎样呢? 她是不是因为他将和母亲结婚而显得快乐，或者反而感到不幸? 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发作了歇斯底里? 为什么我无法解开这个谜? ”

我把当时闪过的第二个念头，逐字记载下来，作为纪念: 它是十分重要的。这天晚上是命中注定的。瞧，也许你不得不相信定数: 我向母亲的寓所那里走去，还没走到一百步，突然就碰到我正要寻找的那个人。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拦住了。

“原来是你呀！”他快乐地喊了出来，同时又似乎非常吃惊。“真是想不到，我刚才到你那里去过，”他迅速地说着，“寻找你，打听你，现在全世界上我只需要你一个人！你的那个文官房东不知对我乱说些什么，但你没有在那里，我就走了，甚至忘记了请他转告你，让你赶快上我那里去。结果怎样呢? 我一边走着，一边还坚信不疑: 现在正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命运不会不在这个时候把你送到我那里去，而现在我竟首先和你相遇了！我们现在就上我那里去吧: 你还从来没有到我那里去过呢。”

总之，我们两人互相寻找，我们每个人都出现了一点类似的感受。我们就这样急匆匆地走着。

一路上他只说出了几句简短的话语，例如他让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陪着母亲等等的话。他搀着我的手，引我走路。他住得离我们巧遇的地方不远，我们很快地到了。我确实从来还没有到他那里去过。那是一所不大的住所，一共有三间屋子，是他专门为那个“婴孩”租下来的（或者不如说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租下来的）。这住宅以前永远归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管理，里面住着婴孩和奶妈（现在还住着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不过总是给韦尔西洛夫留一间屋子，也就是进门的第一间，屋子十分宽敞，家具布置得极好，而且十分柔软，有点像为读书和写字用的书房。桌上、柜子里和书架上确实有许多书籍（在母亲的寓所里几乎完全没有），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文稿，一封封捆好的信件——总之，一切的样子，好像有人久居似的，而我知道，早先韦尔西洛夫有时就完全搬到这里来住，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虽然这种情况很少）。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书桌的上方挂着一幅妈妈的照片，嵌在漂亮的、用贵重木料雕刻的镜框里——不用说，这照片肯定是在国外照的。照片的尺寸放得特别大，可见是他很心爱的东西。以前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这张照片，而特别使我吃惊的是，照片和妈妈本人特别的相像，我指的是气质上的相像。总之，这似乎是出自艺术家手笔的真正的肖像画，而不是机械的复印。我一进门，就不由得在这张照片前停住了脚步。

“是不是？是不是？”韦尔西洛夫突然反复地问我。

他是在问：“是不是？是不是很像？”我回头望了他一眼，对他脸上的表情惊呆了。他的脸色有点灰白，但露出热烈的、兴奋的眼神，似乎充满了幸福与活力。这样的表情，我还没有在他脸上看见过。

“我不知道您这样爱母亲！”我突然喊了出来，自己也感到欢欣。

他幸福地微笑着，虽然他的微笑里似乎蕴涵着某种忧患的感受，或不如说，流露出某种仁慈与高尚的东西……我无法用笔墨表达出来。但我觉得，凡是修养高的人，都不会因为幸福而露出兴高采烈和洋洋得意的神情的。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用双手把照片从扣环上摘下来，凑近自己身边吻了它一下，然后又轻轻地挂回墙上了。

“你该注意到，”他说，“照片很少能照得像本人的，这不难理解，因为照片的原型，也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通常就很少露出真实的本我。只有在很难得的瞬间，人类的脸庞才会流露出自己的主要特点以及最个性化的思想。所以画家要研究人的脸，揣摩脸上的这种主要思想，即使在他落笔的时候脸上根本没有这种思想。至于照相嘛，那就不一样了，你的脸当时是什么样，就会照成什么样子。所以也很可能会把拿破仑照成一脸蠢相，而把俾斯麦照得满脸温情。但是，在这张照片上，太阳好像故意似的照到索菲娅的脸上，正好抓住了她最具本色的瞬间——羞涩而温顺的爱，有点儿腼腆的、胆怯的纯洁。而且当时她正感到非常的幸福，在她终于相信我很希望得到她的照片的时候！这照片虽然拍得还不是很久，但那时候她到底年轻些，漂亮些，然而即使那时她已经双颊内陷，额上出现了皱纹，还有眼神中的那种胆怯和畏葸，现在这一切似乎已经随着岁月而增长起来——年龄越大越强烈。你相信不相信，亲爱的？现在我几乎不能设想她具有另一个脸庞，但是她以前也曾经年轻而且漂亮过的！俄国女人会迅速地变得难看，她们的美貌只是昙花一现，其实不仅仅取决于民族的典型的特征，还因为她们往往会因为爱而忘记了自己。俄国的女人一爱上谁，就马上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昙花般的美貌、她的整个命运、她的现在和未来。她们都不会去计较得失，不会留有余地，于是她们的美貌

很快就会消耗到她们所爱的男人身上。这深陷的脸颊，也就是消耗到我身上，为了我短暂的快乐而耗尽了她的美貌。你因为我爱你的母亲而高兴，也许你以前根本就不相信我爱她吧？是的，我的朋友，我很爱她，但是除了不幸之外，我没有给予她什么……这里还有一张照片，你不妨也瞧瞧吧。”

他从桌上取起来，递给我。这也是一张照片，尺寸却小得多，放在一个极细的、椭圆形的木框里。那是一张少女的脸，瘦瘦的，害痨病的样子，却十分美丽；神情若有所思，可又很奇怪，好像没有思想。她五官端正，这是世代祖先养尊处优而留下的外貌特征，但却给人留下一种病态的印象，好像这个人突然被一种呆板的思想所控制，这思想是痛苦的，因为她无力承受这个思想。

“这个……这个姑娘，不就是您在国外时打算娶她，后来得了痨病死去的……她的继女吗？”我有点胆怯地说。

“是的，我打算娶她，后来得了痨病死去的，她的继女。我知道你听说过……所有这些谣言。但除去谣言以外，你什么也打听不出来。你把照片放下吧，我的朋友，她是一个可怜的疯子，如此而已。”

“完全是疯子吗？”

“或者说她是白痴，不过我认为是个疯子。她有一个孩子，是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所生的（由于发疯，而不是由于爱情，这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所干下的最卑鄙的行为之一）。这孩子现在就在这里的一间屋内，我早就打算抱给你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不敢到这里来看望孩子，那还是我和他在国外时约好的。我经过你母亲的允

许，把他带到自己身边。我当时打算娶这个……不幸的女人，也是经过你母亲的允许……”

“难道这种事她也会同意吗？”我激烈地问道。

“喔，是的！她同意了。对女人可以吃醋，但那一位并不是女人。”

“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把她当作女人，但是母亲不算在内。我决不相信母亲不会忌妒！”我喊叫起来。

“你这话很对。我也猜到这层了，但当时一切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在她表示同意的时候。但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莉季娅一死，事情就没有办成，即使她仍旧活着，或许也不会办成。我连现在都不许你母亲来看这孩子。这只是一段插曲而已。我的亲爱的，我早就等你到这里来。我早就幻想，我们可以在这里和解，你知道不知道，我盼望了多么久？——我已经盼了两年了。”

他诚恳地、真心实意地望着我，露出非常热烈的心情。我一把握住他的手：

“您为什么一直拖延，为什么早不叫我来？您要是知道已经发生了……要是您早叫我来的话，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就在这时，茶炊端进来了。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突然把睡着了的婴孩抱了进来。

“你瞧瞧他，”韦尔西洛夫说，“我爱他，我特地吩咐他们现在把他抱进来，让你也看一看他。好啦，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现在您把他抱回去吧。你坐到茶炊旁边来吧。我要想象我和你永远这样生活

着，每天晚上聚在一处，不再分离。让他好好看看你：你这样坐着，好让我看清你的脸。我多么喜欢这张脸啊！还在等候你从莫斯科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你的脸是什么模样！你问我：为什么我早不打发人来叫你，其中的原因，也许你等会就会明白的。”

“但是，难道非得等这老人一死，您现在才有了说话的自由吗？这真是奇怪……”

然而，即使我说出了这句话，但我还是带着爱意望着他。我们说着话，像两个要好的朋友一样——两个最高意义上的朋友。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目的就是为了向我解释什么，告诉我什么，并向我做辩解，然而在我们还没有说话之前，一切就已经得到了解释和谅解了。不管我现在从他那里听到什么，其实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我们两个都怀着幸福知道了这个效果，所以就这样欢喜地望着对方。

“倒不是因为这老人的死，”他答道，“不仅仅是因为他死了，还有另一件事，现在正是时候……愿上帝保佑这个时刻，保佑我们的生活，永远的保佑！让我们好好谈一下，我的亲爱的。我老是思想不集中，经常分心，本来想讲一件事，结果却只是抓住了事件的枝节，总是这样，当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但是，我们来谈一谈。时机到了，我早就爱上你了，我的孩子……”

他斜靠在沙发正面，又看了我一眼。

“这真是奇怪！这话听起来太奇怪了！”我反复地说，沉浸在欢快中。

就在这时，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脸上突然闪过几道常见的皱纹，似乎是忧愁和嘲笑交织在一起——这是我极为熟悉的皱纹。他克

制住自己，似乎带着几分勉强地开口说话了。

二

“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如果我早点儿唤你来，我要对你说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就是我的全部答复。”

“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成了我母亲的丈夫和我的父亲，而当时……关于我社会地位一层，您不知道怎么对我说，对不对？”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亲爱的，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这里有许多事情我无法开口。这里面甚至有许多事情是可笑的，让我丢脸的，因为这些事像是变戏法一样，实在像是滑稽可笑的戏法。再说，我们以前又怎么可能彼此了解呢，我自己也只在今天下午五点钟，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死前的整整两小时内，方才了解了自己。你这么困惑不解地望着我，是不是不高兴了呢？你不要着急，我会把事实解释给你听，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完全是真话。我漂泊了一辈子，困惑了一辈子，不料有这么一天，下午五点时，一切都结束了！简直令人遗憾，不是吗？要是早些时候，我也真的会感到遗憾的。”

我确实带着病态的困惑听着。韦尔西洛夫之前那几道具有独特意味的皱纹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了，可是在那天晚上，在说出了这一番话之后，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些皱纹。突然，我大声喊道。

“我的天呀！您在今天五点钟……从她那里收到什么没有？”

他直愣愣地盯着我，显然被我的呼喊，也许被我那句“从她那里”的话给惊呆了。

“你会知道一切的。”他说着，露出沉思的笑容说。“当然啦，凡是你应该知道的，我决不瞒你，因为我就为了这个才把你带来的，不过我们现在暂时不谈这些。听我说，我的朋友，我早就知道我们有些孩子们从小时候起就在思考自己的家庭，由于父亲和自己环境的不体面而感到委屈。我还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些喜欢思考的孩子。当时我断定，这一切是因为他们过早妒忌别人的缘故。不过，我自己也是那些喜欢思考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但是……对不起，我的亲爱的，我真是心神不安得很，所以思路比较凌乱。我只想表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时常为你担忧。我总是想象你是一个年少而感觉到自己的才能的孤独的人。我也和你一样，从来不喜欢同学。这类人的不幸在于不得不光靠自己的力量和幻想，几乎怀着复仇似的渴望——是的，正是怀着“复仇似的”渴望——过早热切地渴望好人品。但是够了，亲爱的，我又跑题了……我还在开始爱你之前，已经想象着你和你那孤独的奇思怪想……但是够了，我根本忘记我要说什么。然而，毕竟还是应该把这话说出来。要是在以前，在以前我能对你说什么呢？现在我看见你投到我身上来的眼神，我知道是我的儿子在望着我。然而，即使在昨天，我甚至还不能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像今天似的坐在这里，和我的孩子畅谈呢。”

他果真显出心神十分不安的样子，但同时又似乎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现在不需要幻想和说梦话，我现在有您就够了！我要跟随您！”我说着，想把整个心灵全都交托给他。

“跟随我吗？但我的漂泊之路恰恰已经走完了，而且恰恰就在今天。你迟啦，我的亲爱的。今天是最后的一幕的终结，幕布很快就会落下了。这个最后的一幕拖得太长了。这场演出开始得很早——那是

在我最后一次跑到国外去的时候。我当时抛弃了一切。你知道，我的亲爱的，当时我斩断了和你的母亲的关系，而且是我亲口对她说的，这是你应该知道的。我当时跟她说得很清楚，我要永远离开，她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最糟糕的是，我当时甚至忘记给她留一笔钱。对于你的处境，我也没有想到，连一分钟都没有想到。我离开以后，打算留在欧洲，永远不再回来。我要侨居国外了。”

“去投奔赫尔岑（赫尔岑，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上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47年起侨居国外。1857—1867年期间出版《钟声报》，从事革命宣传）吗？参加国外的宣传吗？您决定一辈子参加那一种阴谋吗？”我按捺不住，叫嚷起来。

“不，我的亲爱的，我不参加任何阴谋。你的眼睛甚至闪耀起来了，我喜欢你这样叫嚷，我的亲爱的。不是的，我当时只是由于烦闷，由于突袭来的烦闷而出走的。这是一个俄国贵族的烦闷——我想不出比这个更贴切的词了。贵族的烦闷——如此而已。”

“是因为农奴制度……人民的解放吗？”我喃喃地问，喘不过气来。

“农奴制度吗？你以为，我为农奴制度烦闷吗？我看不惯人民的解放吗？哦，不是的，我的朋友，其实我们也就是解放者。我的漂泊并没有任何的恶意。我刚刚充当了地方法院的仲裁委员，我努力工作着，不带任何私心地工作着，我的出国甚至并不是因为我对于我的自由主义思想收效甚微。我们大家（我是指像我那样的人而言）当时白忙了一场。与其说我的出国是由于忏悔，还不如说是由于骄傲。请您相信，当时我更不会想到自己已经到了应该像卑微的皮鞋匠那样终其

一生。我首先是贵族，而且死时也要像个贵族。但是，我到底感到忧愁。在俄国，我们这类人也许有一千左右，也许实际上并不多，但这完全可以使自由主义思想不至于熄灭，这也就够了。我们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我的亲爱的！……我的朋友，我在说这话时，怀着一种奇特的奢望，那就是希望你能懂得我的这些话。我固执地唤你来，就是因为我早就梦想过如何将这些心里话告诉你……告诉你，就是告诉你！然而……然而……”

“不要紧，您尽管说吧，”我嚷嚷道，“我又看到您脸上的诚恳样子了……怎么样？欧洲当时使你们复活了吗？您的‘贵族的烦闷’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还不明白。”

“欧洲使我复活了吗？但是我当时自己是去埋葬欧洲的！”

“埋葬？”我吃惊地反问。

他微微一笑。

“阿尔卡季，我的朋友，现在我的灵魂疲倦了，我的精神被搅乱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在欧洲的最初的时刻。我以前也在欧洲住过，但这一次正值非常时期。我以前去那里时，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怀着那种难耐的忧愁……同时怀着爱心。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最初的印象，我当时的一个梦，确实做过的梦。那还是在德国的时候。当时我刚坐火车离开德累斯顿，由于心不在焉，坐过了应该转车的那个车站，结果误人了一条岔道。他们立刻叫我下车。当时是下午三点钟，外面天气晴朗。那是一个德国的小镇。有人给我指点了一家旅馆。我必须等候一下。下一班火车晚上十一点才能到来。我甚至很高兴出了这个意外，因为我并不特别忙着要上什么地方去。我本来在漂泊着，

我的朋友，我本来在漂泊着。旅馆不大好，太小了，但却掩映在万绿丛中，周围都是花坛，那里的旅馆大都是这样的。他们给我开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因为我已经在旅途中颠簸了一整夜，所以我吃过饭后就睡着了，当时是下午四点钟。

“我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梦，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在德累斯顿的美术馆里，有一幅克劳德·洛伦的画，目录册上的名称是《阿喀斯与伽兰忒亚》，但我总是称它为《黄金时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以前已看见过这幅画，现在，在三天前又借着过路的机会看了一遍。我梦见的就是这幅画，但看到的并不是画，却好像是一种真实的情景。然而我不知道，我究竟梦见了什么，似乎跟画里一样。那是希腊群岛的一角，而且时间似乎已转移到三千年以前，蔚蓝的，柔和的海浪，岛屿和岩壁，鲜花缤纷的海岸，魔术般美丽的远景，迷人的落日——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有的欧洲人都记得这里是自己的摇篮。这个念头似乎以亲密的爱充满我的心灵。这里是人类在地上的乐园：神从天上下来，和人们结为亲属……喔，这里住着一些好人！他们起床和入睡时，心里只有幸福感，没有负罪感。草地和树林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歌声和快乐的呼喊，他们把过剩和无穷的精力都投入到爱情和天真无邪的乐事上。太阳赐给他们温暖和光明，为自己这些完全的儿女们而欣悦……这是人类奇怪的美梦，是人类崇高的迷途！黄金时代——是一切幻想中最离奇的一个。为了它，人们牺牲所有自己的生命和力量；为了它，先知们死去，且被杀死。没有它，民众们活着就感到无趣，甚至死也不甘心！所有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梦中体验到了：岩壁与海洋，还有落日的斜光——这一切我仿佛在我醒来、张开完全被泪水浸湿的眼睛的时候还看得到。我记得，当时我十分欢喜，一种我还不熟悉的幸福的感觉从我的心里通过，甚至感到隐隐发痛。这感觉便是对全人类的爱。此时已经是黄

昏了，一缕斜光从安放在窗上的鲜花丛中闯进我的小屋里，把光明洒到我身上。于是，我的朋友，于是——我梦中所见的欧洲文明诞生之初的落日，在我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之际，对我而言，顿时变得了欧洲文明衰落之时的落日！特别在那时，似乎在欧洲的上空听得出丧钟的响声。我不仅是指战争和杜伊勒里宫（杜伊勒里宫，曾是法国的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于1871年被焚毁）事件，即使不发生这些，我也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欧洲旧世界的整个面貌迟早都会过去的。但是，我是俄罗斯的欧洲人，却无法容忍这样。是的，他们那时刚刚把杜伊勒里宫烧毁……喔，你不要着急，我知道这事'合乎逻辑'，而且我深深地知道当时的思想势不可挡。可是，我作为一个崇高的俄罗斯文化思想的代表，我不能容忍这样。因为崇高的俄罗斯的思想就是对各种思想的调和。可那时在全世界中又有谁能了解这样的思想呢？所以我孤独地漂泊。我指的不是我个人——我指的是俄国的思想。那里只有战争与逻辑。在那里，法国人仅仅只是法国人，德国人仅仅只是德国人，而且这种局面在两国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法国人从未像这个时期那样损害法国，德国人也从未像这个时期那样损害德国！那时候全欧洲没有一个欧洲人！只有我一人可以对他们直说，他们焚毁杜伊勒里宫是一个错误；只有我一人在所有复仇的保守派中间可以对那些复仇的人们说，焚毁杜伊勒里宫虽然是犯罪，但毕竟还是合乎逻辑。我的孩子，这是因为只有我这个俄罗斯人当时在欧洲是唯一的欧洲人。我不是指自己——我指的是俄罗斯的思想。我到处漂泊着，我的朋友，我到处流浪着，深深地知道我应该沉默，应该漂泊。但我还是感到忧伤。我的孩子，我不能不尊重我的贵族的身份。你大概在笑我吧？"

"不，我没有笑，"我激动地嚷道，"我并没有笑，您那个关于黄金时代的梦震撼了我的心灵，请您相信，我开始了解您了。但是，让我

最感到快乐的是，您非常尊重自己。我要告诉您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料到这个情形！”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喜欢你这样的叫嚷，亲爱的！”他听见我天真的叫嚷，又微微一笑。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始漫不经心地在屋内来回踱步。我也站了起来。他继续往下说，言词还是那样的古怪，却饱含着思想。

三

“是的，孩子，我要对你再说一遍，我不能不尊重我的贵族身份。我国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才创造了最高的文化的典型，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种文化让我们心怀天下，关怀所有的人。这是俄国人的典型，由于它来自俄罗斯民族最高的文化阶层，所以我以自己属于这个阶层而感到荣幸。它关怀着俄罗斯的将来。我们也许只有一千个人——也许多些，也许少些，但整个俄罗斯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就是为了造就这一千个人。有人会说——这太少，有人会感到愤恨，这许多世纪和这几亿人的民族，竟耗费在这一千人个身上了。但据我看来，一千人并不见得少。”

我兴奋地倾听着，听出了他的信念和一生的目标。对于这“一千人”的议论，使他的内心世界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了！我觉得他和我这样滔滔不绝的谈话，是由于经受了某种外在的震撼。他对我说这些热情的话，是由于爱我，但他为什么突然开始说话，为什么这样希望和我说话，其中的原因我还是不知晓。

“我在国外漂泊，”他继续说，“对于过去的一切丝毫也不感到惋惜。在我住在国内的时候，凡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一切，我当时已为

俄罗斯尽到了。离开俄罗斯以后，我也继续为它尽力，只是把思想拓宽了而已。我这样地效劳，会比我仅仅是俄罗斯人时所效劳的要多，——好比法国人仅仅是法国人，德国人仅仅是德国人一样。欧洲创造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的正直的典型，但是对于未来的欧洲人，它还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大概也不愿意知道。这是明摆着的：他们不自由，而我却自由。在欧洲，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虽说带着俄罗斯式的烦闷……

“你要注意，我的朋友，下面这个奇怪的情形：每个法国人都可以不仅为法国效劳，甚至也可以为人类效劳，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也是如此。只有俄国人，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大同还未到来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一种能力，那就是只有在他成为十足的欧洲人的时候，才能是十足的俄罗斯人。这就是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最重要的民族差异，而我们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时便是德国人，和希腊人在一起时便是希腊人，但同时又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唯其如此，我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真正在为俄罗斯效劳，因为我在展示俄罗斯的主要思想。我是这种思想的先驱。当时我在国外漂泊，可是难道我离开俄罗斯了吗？不，我在继续为它效劳。即使我在欧洲一事无成，即使我只是四处漂泊（我也知道我在那里也只是漂泊），但是，只要我带着我的思想和我的意识出国也就够了。我把我的俄罗斯的烦闷带到国外去了。噢，使我感到惊吓的不仅仅是那场战争中所流的鲜血，甚至也不是杜伊勒里宫遭到焚毁，而是随之而来的一切。他们还要注定长期厮杀下去，因为他们还是地道的德国人和地道的法国人，双方都没有演完自己的角色。而在这之前，势必会发生一切令我心疼的毁坏。对俄国人来说，欧洲如同俄罗斯一样的尊贵：欧洲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可爱而且可尊贵的。欧洲成为我们的发源地，

正和俄罗斯一样。噢，更早的发源地！我爱俄罗斯爱得比谁都深，但我并责备自己把威尼斯、罗马、巴黎以及它们的科学与艺术的宝藏看得比俄罗斯更可爱些。喔，俄罗斯人十分珍惜这些古老的、异国的石头，这些旧世界的奇迹，这些神圣的奇迹的碎片，甚至比他们本国人更加珍惜。他们现在却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感情。他们不再珍惜那些古老的石头了……在那边，保守派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而纵火者则只是为面包的权利而上蹿下跳。只有俄罗斯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思想而活着。我的朋友，你应该同意，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实——在差不多一百年来，俄罗斯根本不为自己，而只是为欧洲而活！可他们呢？哦，他们注定在达到上帝的天国之前，要经受一番可怕的磨难。”

说实话，我听着他的这番话时，感到很不安，连他的语调都使我担心，虽然我不能不被他的思想所震慑。我病态地惧怕这是假话。突然，我厉声问他:

“您刚才说到‘上帝的天国’。我听说，您在那里替上帝布道，还戴着锁链，是不是？”

“至于我的锁链你就不要提啦，”他微微一笑，“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当时并没有布道，却怀念过他们的上帝，这倒是实情。当时他们中间的一堆人，在宣扬无神论……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只是首批冲在前面的人，但这是实施的第一个步骤［指巴黎公社，它是第一个由工人阶层组成的革命政权，曾于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这段期间统治巴黎］——这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又有他们的逻辑，但在逻辑中又包含着烦闷。我是另一种文化的人，我的心不承认这个。他们因为忘恩负义而抛弃了思想，向它吹口哨，扔泥块——这是我无从忍耐的。这个过程的简单化使我惊

怕。诚然，现实总是受着这种简单化的影响，甚至最光明正大的追求理想时也是这样，我自然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我毕竟是另一种典型的人。我可以自由选择，而他们不能。所以我才哭，替他们哭，为古老的思想而哭，也许是真正流泪哭泣，而不是在说夸张的话。”

“您真的这样强烈地信仰上帝吗？”我不信任地问。

“我的朋友，这也许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就算我并不很信仰，但我还是无法不去怀念那古老的思想。有时我不能不设想，人没有上帝将怎样生活下去，将来能不能生活下去。我的心里总是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一时期也许是可能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这个时期将会到来，但我总是想象，这个时期会是另一个画面……”

“哪一个画面呢？”

是的，他以前就说过他是幸福的，不用说，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欢欣，所以他当时所说的话里有许多我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毫无疑问，我现在还不能把我们当时所谈论的一切，在纸上全部写出来，但是有几个奇怪的画面，这种画面是我及时从他的口中诱导出来的。关键是，那件“戴锁链”的事之前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才坚持要他讲出来。至于他当时所说的某荒诞不经，极其古怪的思想，则永远埋在我的心里。

“我总是设想着，我的亲爱的，”他带着沉思的微笑开始说，“战斗已经结束，争斗平息了。在诅咒、口哨和泥块之后，出现了静寂，人们如其所愿，只留下孤独的自己。先前的伟大的理想离开了他们，至今养育他们、温暖他们的伟大的力量的源泉也退却了，像克劳德·洛伦的画中的那轮壮丽迷人的太阳，已经消失了，但这似乎已经成为人类

的最日。于是人们突然明白，他们完全只剩下了自己，一下子感到彻底的孤单。我的亲爱的孩子，我永远不能想象人们会忘恩负义，而且变得很愚蠢。孤独无依的人们立刻会互相挨得紧些，变得亲密些，他们会互相拉起手来，因为他们明白，现在只有他们自己互相依存了。只要伟大的永恒的思想一旦消亡，就不得不以别的思想来代替它，于是大家便会把以前那种倾注于不朽的爱，转而投向大自然，投向世界，变为人类，投向一草一木。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土地和生命，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人生的短暂和有限，爱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而且这已经是一种特殊的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爱了。他们会在大自然中发现那些自己以前不能预料到的现象与奥秘，因为他们会用新的目光，用情人之间的眼神观察大自然。他们一觉醒来，就会急于互相接吻，急急忙忙地相爱，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人生的苦短，只有相爱才会使他们拥有一切。他们彼此为别人工作，每个人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献给大家，因此感到了幸福。每个婴孩会知道而且感到，世上每个人在他看来都和父母一样。'即使明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不妨'，那时每个人望着落日时都会这样想，'都是一样的，虽然我死去了，但他们还在，他们死去了，还有他们的子女在'。而他们会留下来还是会一样的相爱，彼此关心，就不会再去想九泉之下相见的事了。哦，他们会忙着爱人，以消除自己心中巨大的哀伤。要是仅仅为了自己，他们会很勇敢，为自己勇敢，但他们互相为了对方，就变得胆怯了，每个人会为对方的生命与幸福而担忧。他们会互相露出温柔的情意，不像现在似的感觉惭愧，互相爱抚，像小孩一般。他们相遇的时候，会用深切而理解的眼神互相对视，在他们的眼神里将会饱含着爱意与忧愁……"

"我的亲爱的，"他停顿了一会儿，突然又微笑着继续说，"这一切全是幻想，甚至是极不可思议的幻想，但我时常自己想象着这样的景

象，因为我这辈子缺了它就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我不能不想它。我指的不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伟大的，我是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是十七到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和法国的一个哲学观点，这种观点承认上帝创造了宇宙，但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任何的影响），哲学的自然神论者，和我们那一千人差不多，我是这样觉得的，但是……但是有趣的是，我所想象的那幅画面，结局总是幻现出如同海涅笔下的《波罗的海上的基督》一般。我没有基督不行，而且在那些孤单的人们中间不能不想象到他。他走向他们，伸出手，说道：‘你们怎么能忘记我呢？’于是好像一层白膜从所有人的眼上落了下来，响起了伟大的、欢欣的、赞美新的、最后复活的颂歌……

“我们且不要管这个，我的朋友，至于我‘戴锁链’也是胡闹的事，你别放在心上。还有一点你该知道，我说话一向拘谨和冷静，如果我现在开了口，那是……由于不同的感情，还因为和你在一起，对任何别人我是永远不会说的。我补充这一点，也是为了让你放心。”

我简直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所担心的假话是没有的，让我特别喜欢的是，我已经清楚地看出他确实处在烦闷和苦痛之中，毫无疑问，他确实有着宽广的爱心——这是我认为最可贵的。我怀着热诚把这意思对他表示出来。

“但是您要知道，”我突然补充地说，“我觉得，无论您如何烦闷，但您当时应该还是感觉到幸福的！”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今天说话特别中肯，”他说，“唔，是的，我当时感到很幸福，我怀着这样的烦闷还能不幸福吗？在我们的一千人当中，再没有比在

欧洲漂泊的俄国人更自由、更幸福的了。我不是在说笑，这是实在的，这里有许多严肃的问题。是的，而且我也决不愿用任何别的幸福来取代我的烦闷。在这意义上，我永远感到幸福，我的亲爱的，我一辈子感到幸福。我当时由于幸福才在平生中第一次爱上了你的母亲。”

“怎么是平生第一次呢？”

“是的，确实是平生第一次。我在漂泊和烦闷的时候，突然爱上她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立刻派人去接她。”

“您把这件事也讲给我听吧，把母亲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叫你来的，你该知道，”他愉快地笑了笑，“我就怕你以为我投奔赫尔岑，或是在国外参加了什么阴谋，因为这才不原谅我把你的母亲抛下呢……”

第八章

一

因为当时我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坐到夜深，所以我不能把所有的谈话全部写出来，而只是转述那足以解释他一生中一个疑团的那些事实。

我先从他爱我母亲开始说起，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他出国时抛下了她，和她“斩断关系”，不用说，那也是因为他太烦闷了，或者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这又是世界上任何人常有的事，不过问题难以说清而已。然而，在国外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突然又爱上了母亲，而且是在没有见面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心里爱上的。他当时打发人去接她。有人也许会说：“他这人反复无常。”但是，我要说出不同的看法。据我看来，这里面含有人生中最严肃的一切，虽说可以从中看出他过分偏于感情，这也许是我应该承认一部分的。我敢发誓，我无疑地把他在欧洲的烦闷，不但可以跟修建铁路这种当代的实际工作相提并论，而且还远远高于这些。他认为他对人类的爱，是一种最诚恳和最深邃的感情，并没有一点要把戏的意味，而他对母亲的爱，虽然也许有点荒诞，但我认为仍然无可争论，而且是值得肯定的事。他在国外，处于“烦闷与幸福”之中，还可以说是处于最严肃的、修士般的孤寂中（这个特别的消息是我以前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知道的）。突然想起了我母亲——也就是想起了她的“陷进去的脸颊”时，便立刻打发人去接她。

“我的朋友，”他脱口说了出来，“我突然感到，我为理想效劳，并不能使具有道德的、理性的、实质的我，免除我一生中责任。我有责

任在我的后半生，至少做到让一个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难道这种书本上的思想会成为一切的原因吗？”我疑惑地问。

“这并不是书本上的思想。不过，也许是吧。可这件事上，各种原因是交织在一起的：要知道我爱你的母亲是出于诚恳，而不是书本上的思想。我要是不这么爱她，也就不会打发人去接她，即使冒出了这个想法，我也可以给予任何一个钻到我身边来的德国男人或德国女人以‘幸福’。人在一生中必须想办法做到至少让一个人获得幸福，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也就是具体的幸福。这个我认为是每个有头脑的人的准则。这就好比因为俄国森林砍伐殆尽，我主张设定一条法律或规定一种义务，让每一个农民一生栽一棵树，不过一棵树还少，应该下令每人每年栽一棵树。一个高尚而有修养的人，由于追求高尚的思想，有时完全和现实脱离，成为可笑、固执和冷淡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人，而且不仅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最后甚至在自己的理论上也是愚蠢的。因此讲求实际问题，哪怕给予一个现实的人物以实在的幸福。这样的责任才会补救一切，使施善者本人的精神重新焕发出来。从理论方面来讲，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这已经成为实际问题，且变为习惯，那么就并不见得愚蠢了。我曾有切身的体会。我刚开始培养这个新准则的思想之时——起初当然好像是闹着玩的，但我突然开始了解到，蕴藏在我身上的那种对你母亲的爱，竟是如此的深厚。而在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爱她。我和她同居的时候，只是趁着她尚有姿色，把她当作取乐的对象，之后我就要起脾气来了。我到了德国才知道我爱她。那是从她那陷落的脸颊上开始的。我从来不曾想起这张脸颊，有时即使看见了，心里也不觉得痛苦——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痛苦，真正的生理上的痛苦。我的亲爱的，有些病态的回忆是会惹起真正的痛苦来的，差不多每人都有，不过人们会忘却它，但有时

候会突然想起，甚至只想起一些什么线索，接着就欲罢不能了。我开始想起我和索菲娅在一起生活时，那无数的细节，后来，这些生活细节的回忆竟自己钻出来，几乎折磨着我。在我等候她的时候。有一种回忆把我折磨得最厉害，那就是她对我的那份永远卑屈的样子，她总是认为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我低贱——甚至在长相方面，你想想看。她觉得害臊，而且脸红，在我有时看她的手和手指的时候（她的手指完全不是贵族式的）。而且，使她觉得害臊的还不只是手指——她对于身上的一切都自惭形秽，虽说她知道我十分爱她的美貌。她跟我在一起时总是腼腆得出奇。糟糕的是，这种腼腆的神态中似乎总露出某种恐惧。总之，她在我面前总是把自己看得很卑贱，或者甚至几乎是不体面的人。起初我有时心想，她还把我视为她的主人，因此怕我，其实并非如此。我敢发誓，她比任何人都能了解我的缺点，我一辈子没有遇见过具有这般柔细和懂事而有悟性的女人。噢，她是多么的不幸，起初当我向姿色还十分美丽的她要求多加打扮的时候，她竟感到那么伤心。这是出于自尊心，而且还出于某种委屈感。她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贵族夫人，如果穿着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服装，只是显得很可笑而已。作为女人，她不愿在穿戴上让人耻笑。她明白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服装。这是成千上万的女人们永远不会明白的——她们只求穿戴得时髦。她所怕的是我的嘲笑的眼神——就是这样，但是在想起她的深深的惊异的眼神来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忧愁——在我们相处的时候，这眼神时常会落到我的身上。它表明她完全清楚自己的遭遇以及未来的归宿，以至于连我自己也会被这种眼神弄得十分痛苦的。虽然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和她有过交心的谈话，而且似乎用傲慢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你知道，她并不永远像现在似的那样畏葸和拘谨，就是现在，她也会突然快乐起来，做出像二十岁的少女那种娇媚的样子，而当初她还年轻，也有很多时候喜欢说说笑笑，当然是在自己的伙伴里——和那些女仆们和女食客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我

突然遇到她在那里发笑，她会哆嗦起来，迅速地脸红，畏葸地望着我！有一次，在我出国前不久的时候，几乎在我和她斩断关系的前夜，我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小桌旁边，没做任何针线活，手靠在桌上，陷入沉思中。她几乎从来不会有坐在那里，不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和她亲热了。我蹑着脚，轻轻地走到她面前，突然地拥抱她，吻她……她跳了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脸上的那种欢欣，那种幸福，突然这一切迅速地转为满脸通红。她的眼睛闪耀了一下。你知道，我在这闪耀的眼神里读到什么？‘你这是给我施恩呢——就是这个意思！’她借口说我把她吓着了，便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了。我就在当时也陷入了沉思。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回忆是极难受的东西，我的朋友。这好比在伟大的艺术家的史诗里有时会有那种痛苦的场面，会使你以后一辈子想起来都会有余痛的——例如，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奥瑟罗最后的一段对白，跪倒在塔季扬娜脚下的叶甫盖尼（指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结尾），还有维克多·雨果那部《Miserables》（法文，译为《悲惨世界》）中逃亡的苦役犯在寒夜中，在井旁和小女孩相遇的那个场面。这些场面一旦刺中你的心，以后就会永远留下创伤。哦，我当时多么希望索菲娅快点到来，多么希望尽早地拥抱她！我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幻想整个的、新的生活的计划，我幻想通过有步骤的努力，逐渐消除她心里那种对我的恐惧的心思，还把她自身的价值，和她甚至比我还高尚的一切详细解释给她听。我当时也很清楚地知道，我和你母亲只要一分开，便永远开始爱她，但是在重又相见的时候，总是会突然对她冷淡的。但那一次并不是如此，当时并不是如此。”

我很纳闷：“但是她呢？”我心里闪出了这个疑问。

“唔，那一次您是怎样和母亲相聚的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那一次吗？我当时并没有和她见面。当时她刚走到柯尼斯堡，就在那里留下了，而我那时住在莱茵河畔。我没有上她那里去，而是吩咐她留在那里等候我。我们过了许多时候才见面，喔，过了太多的时候，在我上她那里去，请求她允许我结婚的时候……”

二

我只能在这里讲事情的要点，也就是只讲我自己能够理解的一切，而且他的谈话也开始颠三倒四起来。一讲到这个地方，他的言语便突然变得毫不连贯，十倍地杂乱无章了。

就在他等候母亲，等候得极不耐烦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当时，她全家都来到莱茵河畔的矿泉疗养区，在那里治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几乎已经命在旦夕，至少已经被医生们判了死刑。从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起，她就使他倾倒，似乎用什么魔法把他给迷住了。这是天意，值得注意的是，当我现在一边回忆和一边记述的时候，却想不起当时他在叙述中哪怕有一次用过“爱情”这两个字，和他曾“爱上她”的话。但“天意”这两个字我却记得的。这当然是天意。他并不想顺从天意，“并不想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明白地传达出来。但是，他偏偏又遭遇了这种事，所以他内心充满愤慨。据他说，这次相遇后，他身上所有的自由在这次晤面后一下子完全消灭了，从此他永远盯住这个跟他毫不相干的女人。他并不希望这种奴性的情欲。我现在可以直说出来：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上流社会十分罕见的女子——这种女子在这圈子内绝无仅有。她是一个十分淳朴，而且很直爽的女人。我听说，也就是说我确实知道，也正是

如此，每当她出现到社交圈里的时候（她时常从那社交圈里完全退出），便会凭着这种气质令人倾倒。韦尔西洛夫当时在和她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当然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他相信她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善的女人。在这里，我要先绕到前面去，引述一下她个人对他的看法：她断定他不可能对她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在现实面前碰壁之后，永远会在别人前面首先倾向于猜度一切卑鄙的行为的。”我不知道这对于一般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否说得对，但对于他而言，是说得很对的。我还要写下我自己的意见，就是我在当时听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大脑里闪出来的那个意见：我以为他爱母亲，多半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人类间普遍的爱，而不是普通的男女之爱。因此，在他刚遇见了那个女人，可以用普通的男女之爱去爱她的时候，于是马上就不想要这种爱了——大概是由于不习惯的缘故。当然，这个看法也许并不正确。不过，我并没有对他表示出来，因为这会显得有点不礼貌，而且我敢发誓，他又处于那种实在应该几乎得到怜惜的状态中。他显得异常的激动，他讲话时，有些地方有时简直是突然中断了，沉默了几分钟，绷紧着脸，在屋内踱步。

当时她很快就知道了他内心的秘密。哦，她也许还故意和他调情。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最正经的女人也会显得卑鄙的，这是她们无法克制的本能。他们的结局是，残忍的决裂了，而且他大概还想杀死她，或许是吓唬说要杀了她。但是，“这一切突然变成仇恨了。”随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时期：他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用戒律来折磨自己，“就是修道士们所用的那种戒律。你通过有计划的实践，逐渐克服自己的愿望，直到最后完全战胜自己的愿望，并彻底成为自由的人。”他补充地说，对于修道士们来说，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种做法已经积累了千百年的经验，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了。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冒出关于“戒律”这个念头的时候，并非

为了想摆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正好相反，他当时已经完全深信自己不但已经不爱她，而且甚至十分对她充满了仇恨。他相信自己对她恨之入骨，以至于突然有意爱上了她那位受过公爵欺骗的继女，并打算跟她结婚。他使自己完全相信他的这份新的爱情，且使那个可怜的白痴姑娘无可抗拒地爱上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这份爱情给予她无上的幸福。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想到一直在柯尼斯堡等候他的母亲——其中的原因我现在也没弄明白……正好相反，他突然完全忘记了母亲，甚至连生活费用都不寄给她，幸好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当时救助了她。但是，过了一阵之后，他突然又跑到母亲那里去，用“这种新娘不是女人”的话为借口，请求母亲允许自己娶那个少女。哦，也许正如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事后对他的说法那样，这一切只不过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他的“书生”像。但是，为什么这类“书生”（如果他果真是书生的话），会用如此真正的方式自行折磨，且弄到悲剧的地步呢？不过当时，在那天晚上，我另有一种想法，有一个念头使我震惊。

“您的整个修养，您的整个灵魂，是您用毕生的受苦和奋斗换来的，而她的完美却得来不费什么工夫。这里有不平等的地方……女人的讨厌就在于此。”我说这话，并非为了奉承他，而是热血沸腾，甚至露出激愤的态度。

“完美吗？她的完美吗？她身上并不完美！”他突然说，几乎惊讶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位极普通的女人……但她应该完美！”

“为什么应该呢？”

“因为她既然有如此的魅力，便应该完美！”他恶狠狠地嚷道。

“最可悲的是，您现在竟这样地受着折磨！”我突然脱口说了出来。

“现在吗？受折磨吗？”他又重复看我的话，站立在我的面前，似乎显得惊疑不定似的。突然，他悠悠地露出安详而沉思的笑容，脸上有了光彩。他竖起手指，似乎在那里思考似的。随之完全醒悟过来，从桌上抓起一封已经拆开的信，扔到我面前。

“喏，你看吧！你应该知道一切……你为什么让我在这里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呢？……这只能玷污我的心，而且弄得龌龊罢了……”

我无法形容出我的震惊。这封信是她写给他的，他在今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收到。我一面读，一面几乎激动得哆嗦起来。那封信并不长，但是写得十分直率而且诚恳。我读的时候，仿佛看见她在我面前，仿佛听见她的话语。她十分老实地（因此几乎是感人地），对他直陈她的恐惧，然后简直哀求他“让她安稳度日”。最后她告诉他说，现在她决定嫁给比奥林格。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

以下就是我当从他的解释中所明白的：

他刚才一读完这封信，就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十分出乎意料的现象。在这命定的两年之内，他第一次丝毫没有恨她的感觉，丝毫也不为此激动，不像前不久那样，刚听到关于比奥林格的消息，就激动得“发狂”。“正好相反，我竟从自己的心坎里给她寄送我的祝福。”——他对我说，露出深刻的感情。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倾听这些话语。也就是说，他心里所有的情欲和痛苦一下子消失了，中了两年的魔法，此刻犹如梦一般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还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刚才便忙着去找母亲——结果是：在他走进去的那一刻，正好她成了

自由的人。昨天留言把她遗交给他的老人故世了。正是这两件巧合的事，震撼了她的灵魂。过了一会，他就跑出来寻找我——他如此迅速地想到我，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也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的结局。这个人突然整个儿又变了样。我们一直坐到深夜。关于那晚的这一切“消息”对我有何影响，我以后再讲，现在只说几句关于他的最后的话语。我现在反复思量，我明白当时最能打动我的，似乎是他对我的谦逊态度，是他在我这么一个孩子面前如此真诚地说了实话！“这本来是一场迷雾，但要感谢这场迷雾！”他喊道，“如果没有这样的糊涂，我也许永远不会这样整个地、永恒地在我的心里找到我的唯一的女皇，我的受难者——你的母亲。”他忍不住说出这番热情洋溢的话，我专记于此，以供下文对照。但当时他使我倾倒，征服了我的心。

我记得最后我们都变得异常开心。他吩咐把香槟酒端来，我们喝着酒，为母亲和“未来”祝福。喔，他是这样充满了生命力，那么渴望生活下去！不过，我们之所以突然显得那么快乐，并非由于酒。我们一共只喝了两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们俩都笑得几乎无法控制。我们开始讲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竟讲起笑话来，我也给他讲笑话。我们的笑声和笑话完全没有恶意，也不带有任何嘲笑的意味，但是我们都很快乐。他老是不肯放我走：“坐一会，再坐一会！”他反复地说，我就留下了。后来他甚至走出来送我。那天晚上是美好的，街上夜色迷人，稍微有点霜冻。

“告诉我：您已经给她回信了吗？”在十字路口最后一次握手和他道别时，我突然完全不经意地问。

“不，还没有，但这是一样的。你明天再来，来得早些……还有一桩事情，你不要搭理兰伯特，把那‘文件’撕碎了吧，越快越好。再见吧！”

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就立刻走了。我还留在那里，站在原来的地方，显得那样的惊慌，竟不敢唤他回来。关于“文件”的那句话使我特别震惊。他的语气如此肯定，他是从什么人那里知道的呢，除了从兰伯特，还能有谁会告诉他呢？我怀着极大的不安回到家里，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两年来，他所中的那个“魔法”，怎么可能像一场梦、像一场迷雾、像一场幻影似的消失了呢？

第九章

一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来的时候，人显得爽快些，也平和些了。我甚至责备自己，身不由己地，诚恳地责备自己，为了我昨天带着一点轻松和傲慢的态度倾听他的那几段“自白”。如果这自白有些地方是杂乱无章的，就算某些心里话说得似乎有点儿令人迷糊，甚至语无伦次，但是，难道他昨天唤我去他那里，是准备发表演说吗？他在这种时刻来找我，把我当作唯一的朋友，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相反地，他的自白是“十分感人的”，不管人家怎么笑话我，我还是要这么说，就算他有时会露出一些玩世不恭的表情，甚至做出可笑的事，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不会不明白和承认现实主义的活法，同时又不将理想一概抹杀。关键是，我终于了解了这个人，我甚至有点遗憾，而且似乎还有点沮丧，因为这一切原来竟这么简单。在我的心里，一向把这个人放在最高的位置，放在云端里，一定要给他的遭遇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因此至今总是希望那些事情的真相要复杂些。不过，话说回来，在他和她的相遇之后，在他两年来的痛苦里，还是有许多复杂的东西：“他不想顺从人生中的命运，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听天由命。由于听天由命，他不得不去侮辱在柯尼斯堡苦苦等着他的母亲……”再说，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布道者：他的心里怀着黄金时代，知道无神主义的未来景象。但是，他和她相遇了之后，一切都被摧折了，全都颠倒了！我并不是对她变心，但我还是站在他这边。例如，我觉得，母亲是决不会妨碍他的人生的，甚至他和母亲结婚也是如此。这一点我很明白，但是和她相遇之后，结果便完全不同了。诚然，母亲一样也不会让他安于现状，但这样甚至更好些。对这

样的人应该加以不同的判断，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如果他们安于现状，甚至和所有那些庸俗的人一样，那才是不好呢。他对贵族阶级的颂赞，还有他那句："Je mourrai gentilhomme.（法文，译为"我死也要像个贵族"。）"这丝毫也不使我感觉不安，因为我理解他所指的是怎样的一个贵族。这种贵族愿意奉献一切，并立志成为世界大同观念和"对各种思想的调和"这一核心思想的鼓吹者。虽然这种所谓"对各种思想的调和"甚至是胡闹的话（当然也是无意义的话），但到底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的是理想，而不是愚蠢的金钱。哦，我的天呀！我在构造我的"理想"的时候，我，我自己难道还会崇拜金钱，难道我当时还需要钱吗？我敢发誓，我只需要理想！我敢发誓，我要是有了亿万财产，我也不会把一张椅子，一张沙发蒙上天鹅绒，我还是会喝和现在一样的牛肉汤的！

我一边穿上衣服，一边身不由己地急着去找他。我要补充的是：对于昨天他在提到那句"文件"的话时所做出的举动，我现在也比昨天心平气和多了。第一，我希望能和他解释一下；第二，兰伯特竟钻到他身边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谈了些什么话？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那就是关于"他已经不爱她"的那个念头，我十分深信这个念头。一想到这里，我就感觉好像有人一下子把压在我心里的那块石头拿走了。我记得当时甚至还闪过一个猜测：上次他在听到比奥林格要娶她的消息后大为光火，而且还寄出了那封侮辱的信，那是如何的丑恶而且毫无意义，也就是这个极端的行为，恰恰可能就是他感情的根本转变、即将恢复理智的征兆。我想这大概和生病的过程差不多，他应该回到发病前的状态——这是一场病，如此而已！这意念使我成为幸福的人。

“算了，让她随她自己的意思安排自己的命运，让她去嫁比奥林格吧，她想怎样就怎样好了，只要他，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不再爱她就行了。”——我在心里欢呼着。其实，这其中还夹杂着我自己感情的一些秘密，但我不愿在我的这篇札记里过于渲染这种感情。

这些议论也差不多了。现在，我要把全部笔墨用来记述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件以及整个阴谋的真相，不再穿插任何议论。

二

九点钟，我刚要出门——当然是上他那里去，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就来了。我快乐地问她：“是不是他打发来的？”但她的回答却让我很懊恼，因为并不是他打发来的，而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打发来的。她——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在天刚亮的时候，就从寓所里走出来了。”

“从哪一个寓所里？”

“就是从昨天您去过的那个寓所里，要知道，您昨天去过的那个寓所，就是安置婴孩的那个，现在是用我的名义租了下来的，但房租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付……”

“好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我恼恨地打断她的话，“他至少还在家吧？我能遇到他吗？”

使我吃惊的是，我听她说，他还在她之前出门了，也就是说，她“天刚亮”就出来，而他则更早些。

“那么，现在已经回来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回来，而且也许不会再回来了。”她说着，用那双锐利的、贼溜溜地眼睛盯着我，而且竟一刻也不肯放松，像我卧病时她来看我的那个时候一样（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描写过了）。最使我气恼的是，她又愚蠢地使出了故弄玄虚的那一套。显然，这类人要是不故弄玄虚，不要点花招，是活不下去的。

“为什么您说他一定不会回来了呢？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去找母亲了——就是这样的！”

“这我可不知道。”

“您光临这里有什么事吗？”

她对我说，她是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来的，她叫我过去，希望我立刻就去，要不然“就晚啦”。这句故弄玄虚的话，又使我发火了：

“为什么晚了呢？我不想去。我不去！我不再让人家来支配我！让兰伯特见鬼去吧——您就去对她说，如果她要打发兰伯特上我这里来，我就把他赶出去——您就对她这样说！”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被吓坏了。

“那不行的呀，”她朝我跨了一步，合起双掌，似乎在哀求我，“您最好不要这样忙着作决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于您自己很重要，对于他们也是的，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于您的母亲，对所有的人……您还是马上去见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吧，因为她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可以用名誉向您担保……见面后您再作决定吧。”

我又吃惊又厌恶地看着她。

“胡说，什么事也没有，我不去！”我固执地，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喊道，“现在一切都不同啦！不过，这一点您怎么会明白呢？再见吧，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故意不去，也故意不问您。您只会把我弄糊涂的，我可不想弄清您的哑谜。”

但是，她还是赖在那里不肯走，于是我抓起皮大衣和帽子，自己走了出去，把她留在屋子里。我的屋子什么信件和纸张都没有，以前我出去的时候，也几乎从来不关房门。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大门那里，我的房东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就从楼梯上跑下来追我，连帽子都没有戴，只穿着文官的制服。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您还有什么事情？”

“您临走的时候，什么话也不吩咐吗？”

“没有什么可吩咐的。”

他用刺探的目光望着我，显然很不放心：

“譬如说，关于您的住宅？”

“关于住宅有什么问题？我不是按期付给您租金吗？”

“不，我不是说钱。”他突然悠悠一笑，继续用眼神刺探我。

“咦，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我终于喊道，几乎完全狂怒了，“您还有什么事情？”

他又等候了几秒钟，似乎在期待我吩咐什么。

“好吧，那么您以后再吩咐……既然您现在的情绪这样，”他喃喃地说，笑得更长了，“您走吧，我自己也要上衙门去啦。”

他顺着楼梯跑回自己屋里去了。当然，这一切会引起人们的思索。我故意不把所有当时那些浅薄无聊的事情当中的任何一条小小的线索忽略过去，因为每一条线索以后都会变成一束完美的鲜花，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后读者自会明白的。至于说他们当时确实把我弄得糊里糊涂，那也是实情。正因为我从他们的话里听出了让我讨厌的花招和哑谜，让我想起了往事，我才这样激动和恼怒的。且容我继续讲下去。

韦尔西洛夫不在家，确实在天刚亮的时候走的。“当然是找母亲去了”，我固执地维持自己的想法。保姆是一个极愚蠢的农妇，所以我不愿向她打听，但除了她之外，寓所内什么人也没有。我跑到母亲那里去，说实话，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所以在半路上雇了一辆马车。他从昨天晚上起没有上母亲那里去过。只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丽萨跟母亲在一块儿。我刚走进去的时候，丽萨正准备走出去。

他们全坐在楼上，在我的那间“棺材”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遗体停放在楼下的客厅中间，有一位老人正在抑扬顿挫地诵读圣诗。我现在不再描写与正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但我只想指出，客厅里停放的那具已经做好的棺材非同一般，虽然也是黑色，却用丝绒蒙着，死者的被服也是贵重的料子——这样的讲究和老人的身份与信仰并不相称，但这是母亲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两人共同坚决的愿望。

当然，我并不希望遇见他们如何的快乐，但我却从她们的眼神里读出一种特殊的压抑与苦恼，而且交织着担心和慌张。这立刻使我十

分吃惊，于是我断定，“想必除了死者之外，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我记得很清楚。

尽管这样，我还是温柔地把母亲抱住，随即问起他的情况。母亲的眼神里立刻闪耀出惊惶的好奇。我匆匆地讲，说昨天我和他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晚上，一直到深夜才散，但是今天，他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不在家了，而昨天他和我分手时，还亲口叫我今天早些到他家里去。母亲什么话也没有，不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趁机用手指对我威吓了一下。

“再见吧，哥哥。”丽萨突然说了一声，迅速地从屋内走出去了。我当然追到她身边，她在大门旁停住了。

“我早已想到你会走出来的。”她用急切的微语说着。

“丽萨，什么事情？”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很多消息。一定又是‘老一套’的结局。他自己不来，但她们好像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她们不会告诉你，你不要着急，你如果聪明，就不要向她们盘问。母亲显得十分忧愁。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再见吧。”

她打开了门。

“丽萨，但是你自己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我迅速跟着她走到门外。她那伤心欲绝的样子刺痛了我的心。她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不仅充满了幽怨，甚至还几乎带着几分冷酷。她恨恨地苦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要是他死了——倒也是谢天谢地！”她从楼梯上给我扔下这么一句就走了。她这话说的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他当时正发着热病，躺在那里，失去了知觉。“老一套！这能算老一套吗？”我带着挑战的神气思忖着。突然我不由地想到，一定得把我昨夜听了他的自白之后的感想，哪怕只是一部分感想，甚至还有自白的内容讲给她们听。“现在她们尽从坏的方面想去他——那么就让她们全都知道了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我记得，我的开头讲得似乎很巧妙。她们的脸上立刻露出十分好奇的神色。这一次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用眼睛盯在我身上，但是母亲却显得冷淡些，她的态度十分严肃，但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一种尽管是绝望却非常动人的坦然的笑容。在我叙述的时候，这笑容一直没有消失过。当然，我讲得很好，我所讲的内容对她们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使我惊异的是，在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并不吹毛求疵，并不坚持地要求准确，并不像往常似的照例玩花样，只是偶尔咬紧嘴唇，眯细眼睛，似乎在那里用力理解。有时我甚至觉得她们全都了解，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我讲他的信仰，主要是讲他昨天的欢欣，对母亲的欢欣，对母亲的爱，讲他吻她的照片……她们一面听，一面迅速而且沉默地对视着，母亲满脸通红，虽说两人还继续沉默着……后来……后来我当然不能当着母亲面前讲到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和她相遇，还有其他的一切情形，主要是关于她昨天写给他的信，和在接到信后他在精神上的“复活”。然而这却是关键。这样一来，我本来想让母亲开心才讲出来的他昨天的那种感情，自然没有得到了解，固然这不是我的错处，因为凡是能够讲的一切，我全都讲得很好。我讲完之后，心里显得十分茫然，她们还是继续沉默着。我突然开始觉得和她们待下去，是很不自在的。

“他现在一定已经回来了，也许坐在我那里等候我。”我说着，就要站起来走出去。

“你去吧！去一趟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坚定地附和着说。

“你去过楼下没有？”我和母亲告别的时候，她低声地问我。

“我去过了，叩拜过，祈祷过的。他的面容多么安详，多么端庄呀，母亲！谢谢您，母亲，您不惜花重金给他买这样好的棺材。我起初觉得很奇怪，但立刻想到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

“你明天上教堂去参加葬礼吗？”她问，嘴唇开始颤抖了。

“您怎么啦，母亲？”我惊讶起来，“我今天还要来参加祭祷的，我还会来的。再说……再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的亲爱的母亲！可惜他少活了三天！”

我走出去的时候，心里又痛苦又惊讶：怎么会提出这类问题——问我到不到教堂里去参加葬礼的问题呢？如此说来，既然她们把我想成这样，那么她们当时会把他想成怎样呢？

我知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曾追上来，因此故意停留在大门里面，但她追上来之后，用手把我推到楼梯上，自己紧跟着走出来，随手把门悄悄带上。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么说，你们甚至今明两天都不指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会来吗？我很吃惊……”

“闭嘴。你吃惊有什么用。你跟我说：刚才你在讲昨天那一套胡话的时候，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我认为没有隐瞒的必要，再加上我对韦尔西洛夫几乎也很生气，所以就把昨天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寄给他的信，以及那封信的效果——就是他复活了，渴望过新的生活，全讲了出来。使我觉得奇怪的是，关于那封信的事并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惊讶，于是我猜到她已经知道这事了。

“你没有撒谎？”

“不，我不是撒谎。”

“你听听！”她恶毒地笑了一下，似乎在那里沉思着，“复活了！他会有这种事吗？他吻照片是真的吗？”

“是真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是带着感情吻的吗？不会是假装的吗？”

“假装？难道他什么时候假装过吗？您真是不害臊，您真是缺心眼，妇人之见……”

这句话我说得慷慨激昂，但她似乎没有听见，虽然楼梯上很冷，但她似乎又在那里思考什么。当时我穿着皮大衣，而她只穿着单衣呢。

“我想委托你办一件事，可惜你太笨，”她轻蔑地说，还似乎很烦恼，“你听着，你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看她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不，你不必去，笨蛋终究还是笨蛋！去你的吧，快走呀，还傻愣着干吗？”

“我偏不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打发人来叫过我的。”

“她自己？打发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吗？”她本来想走，甚至已经开了门，但是又把它关上了，迅速地转身看我。

“我决不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我带着又恶狠又痛快的态度重复了一遍。“我不去，因为您刚才叫我为笨蛋，其实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似的聪明。你们的那些破事我了如指掌，但我还是不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她喊道，但并不是回答我，而是继续想自己的心事。“现在他们会让她整个儿掉进圈套里去，然后把那套子打上死结，拉得紧紧的！”

“您是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吗？”

“傻瓜！”

“那么您到底指谁？总不会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吧？什么死结？”我简直吓坏了。一种模糊的却极可怕的念头从我的脑海里掠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目光锐利地望着我。

“你在那边搞了些什么？”她突然问，“你在那边参加什么事情？你的事我也听说过了——喂，你要留神些！”

“听我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要告诉您一个可怕的秘密，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没有工夫，明天我们俩单独谈，但现在请您告诉我全部的实情，那个死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全身发抖……”

“我才不管你发抖不发抖呢！”她喊了出来，“你明天还想讲什么秘密？不会是你真的还知道什么吧？”她用试探的眼神盯着我。“你当时对她赌过咒，说克拉夫特已经把那信件烧掉了。”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再求您一次，请您不要折磨我了。”我继续说自己的，并不理睬她的问话，因为此时我已经无法自控。“您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由于您瞒着我，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要知道他昨天完全，已经完全复活了！”

“滚你的吧，你这小丑！看来你这小子也爱上了——父子俩同时爱上一样东西！呸，两个都不要脸的人！”

她一转眼就消失了，砰的一声把门狠狠地关上。她最后那傲慢无耻的话把我气疯了——只有这种无耻的女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这让我觉得受到深刻的侮辱，于是我在这种状态之下跑了出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我当时模糊的感受，这一点我已经许诺过，我要继续写事实，这些事实马上会解答一切。当然，我又迅速跑到他家里去，又听到保姆说他根本没有回来。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吗？”

“谁知道呢。”

三

写事实！写事实！……但读者能不能有所理解呢？我记得，当时正是这些事实捆住了我，使我什么也理解不了，以至于直到那天结束

的时候，我的头脑完全搞糊涂了。因此我要用两三句话来做一个提前交代。

我的一切的苦恼就在于：如果他昨天复活了，不再爱她了，那么今天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最先应该到我那里去，昨天他曾和我拥抱过的，然后立刻到母亲那里去，昨天他曾吻过她的照片的。但是，他没有按照这两个自然的步骤去做，突然在“天刚亮”就出去，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了。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莫名其妙地胡诌说：“他也许不会再回来了。”还有丽萨口口声声说什么“老一套”的结局，又说母亲已经知道关于他的一些消息，而且是最新的消息。虽然她们很注意地倾听我的话，而且无疑地也已经知道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写信的事（这是我自己看出来的），但到底不相信他“复活”了。母亲十分悲痛，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恶毒地嘲笑“复活”这两个字。然而，如果一切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心在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又发生了危机，而这是在昨天的欢欣、感动和悲愤以后。如此说来，所有的这些“复活”，竟像吹出来的泡沫似的爆裂了，他现在也许又狂怒得像当初接到比奥林格的消息时那样！请问，这对于我，对于我们一切人来说，该怎么办？……对于她来说，又该怎么办？塔季扬娜叫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样的“死结”？原来那“死结”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为什么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当然，我会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我这是故意地只是由于赌气而说我不去，我得立刻就去找她。可是塔季扬娜重提“文件”这件事又是什么意思？他昨天凭什么对我说“你把文件烧掉”？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绪，这同样也是致命的死结，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但关键是，我要找到他。见了他，我就能马上解决一切——我有这种预感，我们只需要两句话便可以完全彼此了解！我会抓住他的

手，紧紧地握着，我会掏出藏在我心里的热情的话语——我无法抵拒地幻想着。哦，我会平息他的疯劲！……但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恰巧在这样的时候，那个兰伯特又钻了出来，在我十分兴奋的时候！在离我家里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我突然遇见了兰伯特。他一看见我，就快乐地呼喊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已经上你家里来三次了……好容易碰上了！我们去吃早饭！”

“你等等！你到我那里去过没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那里吗？”

“那边什么人也没有。你不要管他们！你这傻瓜，你昨天生了气，你喝醉了酒，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我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关于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件事情……”

“兰伯特，”我喘着气，匆忙地打断他，不由自主地用朗读的口气对他说，“如果我现在肯停下来搭理你，那仅仅是为了从此以后和你一刀两断。昨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但你还是不了解。兰伯特，你真是幼稚无知，像法国佬那样愚蠢。你总是以为还会像在图沙尔学校里那样，总是以为我还像图沙学校里那样愚蠢……但是我，我已经不像在图沙学校里那样愚蠢了……我昨天喝醉了，但并不由于酒醉，而且因为我不喝酒就已经很兴奋，如果我随声应和你的那套乱七八糟的话，那是因为我施展手段，为了探出你的意图。我骗你，你一高兴，就相信了，于是信口乱嚼起来。——你要明白，和她结婚这种事情，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连初中生都不会相信的一套胡话。你以为我会相信吗？而你居然相信了！你相信了，因为你没有进入过上流社会，你对上流社会里如何处理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在上流社会里不是这样简单的，不能这样简单地一下子就出嫁了……我现在对你明明白白地说出，你所要的是什么：你想引我去，灌醉我，让我把文件交给

你，和你一块儿做欺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你这是打错了算盘！我永远不会跟你去，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不是明天，那么肯定是后天，这个文件就会归还到她本人手里，因为文件是属于她的，因为这是她写的，我要亲自交给她，要是你想知道她在哪里的话，那么你听着：我会通过她的朋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安排，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家里，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面交还给她，而且不向她要求什么……现在你离开我——永远离开我，否则……否则，兰伯特，我会对你不客气的……”

我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全身微微颤抖。人生中最致命的创伤，最坏的习惯，能败坏每一件事情的习惯，那就是……装腔作势。我真是鬼迷心窍，竟然在他面前慷慨激昂到如此地步，以至说到最后时竟愉快地把一个一个字咬得十分响亮，嗓门也越来越高，一下子兴奋过了头，竟毫无必要的抖出一个细节：那就是通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安排，且在她寓所里转交文件！但是，我当时只是心血来潮，想突然让他大吃一惊！当我贸然公开关于处理文件的打算时，我猛地看见了他那副害怕的蠢相，于是我突然想用确切的细节进一步把他给镇住。而这种女人气的、夸耀的唠叨，成为以后一连串可怕的不幸的原因，因为关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她寓所的那个细节，立刻深深印入他的脑海里，印入这个骗子、这个善于利用小事的人的脑海里。对于那些重要的、高尚的大事，他一窍不通，根本无法理解，但对于这种细节他毕竟嗅觉灵敏。要是我不提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个细节，便不会惹出这么大的灾祸来了。但是，他听完我的这番话之后，在一分钟内却显得十分惊慌。

“你听我说，”他喃声说，“阿尔福西娜……阿尔福西娜会唱歌……阿尔福西娜到她那里去过，你听着：我有一封信，可以说是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阿赫马科娃提起你。那个‘麻脸’给我弄来的，你应该还记得那个‘麻脸’——你会看到这封信的，你会看到的，我们走吧！”

“你胡说，把信拿来给我看！”

“在家里，在阿尔福西娜那里，我们走！”

当然，他是在胡扯，而他之所以胡乱编造，是因为害怕我从他身边逃走。但我一下子把他撇在大街上，掉头就走，在他想跟我走的时候，我止了步，用拳头朝他威吓一下。这时他却站着不动，而且想起心事来——竟让我走开了：说不定这时他的心里已经闪出新的计划。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意外的事情和偶然的相遇并没有完结……现在我一想起这个不幸的日子，老是觉得所有这些意外和偶然的事件，当时好像凑在一起，一下子从某一个可诅咒的“万宝囊”里撒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刚开门走进寓所里去，就在门口那里和一个高大的年轻人相遇。他长着一张苍白的长方脸，外表庄重而“优雅”，穿着漂亮的皮大衣。他架着一副夹鼻的眼镜，但一看见我，便立刻把眼镜从鼻子上摘了下来（显然为了礼貌起见），还客客气气地把大礼帽微微地抬起，但是没有停留下来，露出优雅的笑容，对我说了声：“Bonsoir！（法文，译为“晚上好”！）”就从我的身旁走过，到楼梯上去了。我们俩马上认出了对方，虽说我只是匆匆地见过他一次，那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哥哥，宫廷侍从小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因此，也几乎算是我的兄长。送他出来的是女房东（男房东还没有从衙门里回来）。等他一走出去，我就盘问起她来了：

“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到我的屋子里去过吗？”

“完全没上您的屋子里去。他是来找我的……”她匆忙而冷冷地说了一句，就转身朝自己的屋子走去了。

“不，这不可能！”我喊道，“请您回答我：他为什么来的？”

“唉，我的天呀！人家上我们这里来，我应该全都对您讲吗？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事情。这年轻人也许想借钱，向我打听什么人的地址。也许我还在上次就答应他了……”

“什么还在上次？”

“唉，我的天呀！他可不是头一回来了呀！”

她走了。关键是我已经明白，这儿的气氛变了：他们开始和我粗暴地说话。显然这又是一个谜。谜团在一步一步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越积越多。小韦尔西洛夫第一次来我的住处，是和他的妹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起来的。当时我正在母亲家里养病，但这事我记得很清楚。还记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昨天已经对我说出一句奇怪的话，说是老公爵也许会住到我的寓所里来……但这一切弄得那样的古怪，那样的荒唐，使我几乎一点也理不出关于这件事情的头绪来。我拍了拍自己的额头，甚至没有坐下来休息，就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了。她不在家，看门人告诉我：“她到皇村去了，明天这个时候也许会回家的。”

“她上皇村去，一定上老公爵那里去，而她的哥哥竟跑来侦察我的寓所！不，决不能让这事发生。”我气得咬牙切齿，“要是这里面果真有什么死结的话，我要起来保护这个‘可怜的女人’！”

我没有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回到自己的寓所，因为在我的发热的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回忆，我想起了运河边上的那家小饭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闷闷不乐的时候，通常会上那个地方去。我为自己冒出这个猜想而感到高兴，于是立刻跑到那里去。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天色渐渐转暗。饭馆里的人告诉我：他来过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也许还会来的”。我突然决定在这里等着他，便点了一份饭菜。至少有了一点见到他的希望。

我吃完了饭，甚至吃完了多余的菜，为了有理由可以在饭馆里待得久些。我甚至又点了一些吃的，因此我估计在那里坐了有四小时之久。我不想描述我当时的愁闷和焦躁，我内心的一切好像都在震荡。这风琴声，这些顾客——啊，所有这烦闷印在我的心灵里，也许一辈子也抹不去！我也不想描述我当时那些飞扬的、像旋风中的秋叶一般的思绪。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有时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理性。

但折磨得我十分痛苦的，却是往昔留下的一个印象（当时，这是偶然地、从旁边冒出来的折磨，并不是主要的折磨），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毒的印象，就像一只有毒的秋蝇，纠缠不休，即使你并不去想它，它也会在你的周围旋转，骚扰你，冷不防咬你一口。这只是一个回忆，一件我还没有对世上任何人讲过的事。这件事本来也应该在什么地方讲出来：事情是这样的。

四

当我在莫斯科已经决定动身上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受人之托通知我，叫我等待寄路费来。至于钱从谁那里寄来——我没有去打听。我知道应该是从韦尔西洛夫那里寄来的，因为我当时日日

夜夜梦想着与韦尔西洛夫见面，想得心里发紧，而且怀着傲慢的计划，所以完全停止去谈论他，甚至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面前也是如此。我还要提醒一下读者，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有路费，但我还是决定等待。顺便说一下，我料想钱会从邮局里汇来。

突然有一天，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回家时告诉我（按他的惯例，说话简单，而且不加修饰），让我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上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一幢房子，V公爵的寓所里去一趟。说是从彼得堡来到了一位侍从官韦尔西洛夫，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儿子，住在V公爵家里。V公爵是他在政法学校时的同学。那笔路费由他带给我。显然事情是极简单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本来可以把这笔钱交儿子带来，不必由邮局汇寄。但这消息却有点反常，使我感到为难和惊慌。毫无疑问，韦而西洛夫是想让我跟他的儿子，我的哥哥见个面。从中可以看出我幻想着的那个人的用意和感情。但是，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题：我在这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会面中，应该抱着什么态度，才不至于丧失我自己的尊严呢?

第二天，整十一点钟时候，我上V公爵寓所里去——那是一个独身居住的寓所，便正如我所料，家具陈设得十分讲究，有穿制服的仆人们侍候着。我停留在前厅那里。内屋传来响亮的谈话声和笑声：公爵府上除那个做客的侍从官以外，还有几个访客。我吩咐仆人给我通报，而且措辞大概有点傲慢：至少那个仆人在进去通报的时候，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态度甚至不像应有的那么恭敬。使我奇怪的是，他进去通报了很长时间，有五分钟之久，同时内屋照样还是笑谈不绝。

我当然只能站在那里等候。我很清楚，自己“同样身为少爷”，如果坐在前厅里，坐在仆役起坐的地方，是不体面而且不可能的。而不

经人家特别的邀请，我自己也决不踏进大厅里去的，这是出于自尊，也许我的自尊有点过分了，但照例是应该如此的。使我惊异的，是留下来的仆役们（有两个人）竟敢当着我面前坐了下来。我别转身去，假装没有看见，可是却气得全身发抖。突然我又回转身来，走到一个仆人面前，吩咐他“立刻”再去通报一次。尽管我目光严厉，显得非常气愤，那仆人却只是懒洋洋地看了我一下，并没有站起来，另外一个替他回答道：

“已经通报过了，您不必着急呀。”

我决定再等一分钟，或者，甚至尽可能不到一分钟，到时我一定掉头就走。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穿得很讲究：外套和大衣全是新的，衬衫也是全新的，那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特地为了这桩事情亲自打点的。但是，关于这些仆人如此对待我的原因，我在以后过了很长时间，已经在彼得堡的时候，才确切地打听出来。他们还在头天晚上就从跟韦尔西洛夫同来的听差那里听到，说是“有一个上学的弟弟要来，是一个私生子”。关于这件事，我现在知道得很确凿。

一分钟过去了。在我要下决定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走还是不走？”——我几乎打着寒战，每秒钟都在反复问自己。突然，那个进去通报的仆人出来了。他的手里，在指头中间，摇晃着四张红色的钞票，四十卢布。

“喏，请您收下四十卢布！”

我顿时火冒三丈。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昨天一夜，我幻想着韦尔西洛夫安排下的两弟兄相见的情景：我整夜在狂热中幻想着，我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才不会丧失——不会丧失我在孤独中培养出来，

甚至在无论什么环境里都可引为骄傲的整个思想。我幻想着我将如何显出高贵的气度，也许要显得自尊又带点儿忧郁，即使在和V公爵交往时也一样，如此这般我就会被引到上流社会里去——哦，我绝不顾惜自己，读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些细节就应该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现在，人家突然派一个仆人拿了四十卢布，送到前厅里来，而且还是在等候了十分钟以后，甚至还想让我从仆人的手里，从仆人的指头间去取，而不是装在盘子里，也不装在信封里！

我大声地对那个仆人喊嚷，使得他哆嗦了一下，顿时把身体倒退了一步。我立刻吩咐他把钱拿回去，“让你老爷亲自拿来”，——总之，我的要求当时有点前后矛盾，仆人当然无法弄明白。但我叫得那样凶，使他不能不走进去了。再说，客厅里好像也听到了我的叫喊，于是谈笑声突然停止了。

我几乎立刻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步履庄重、从容和轻盈，接着在前厅的门口，出现了一个漂亮而傲慢的年轻人的高大身影（我觉得他当时的模样比今天遇见时更加苍白、更瘦削些），出现在前厅的门口那里——甚至离门口不到一俄尺。他穿着华贵的红绸长袍，脚上穿着拖鞋，鼻上架着眼镜。他一言不发，只是整了整夹鼻眼镜，开始打量我。我像野兽一般朝他身边跨进了一步，带着挑衅的姿势立在那里，盯着他。但是，他只打量了我一刹那，一共有十秒钟，他的嘴唇间突然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冷笑，但却十分恶毒，正因为不易察觉，所以才显得恶毒。他默默地转过身，又走进屋里去，还是像刚出来一样，那样不慌不忙，那样的庄重轻盈。哦，这些欺侮人的家伙，还在幼年的时候，还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就被他们的母亲们教会了欺侮人！不用说，我当时显得慌乱了……唉，我当时为什么要慌乱呢！

几乎就在这刹那间，又出现了那个仆人，手里还是拿着那几张钞票：“请您收下来，这是从彼得堡寄来的，但是他自己不能接见您，‘改天等少爷有空时，再想办法吧’。”我觉得这后一句话是他根据自己的意思添上的。但是，我的慌乱的神情还继续着。我收了钱，走到门外去。正是由于慌乱，我才收下这钱的，因为我本不该接的。但那仆人显然还想气我一下，竟然做出了奴才们最狂妄的举动：他突然在我面前把门拉开，手握住门，在我走过的时候，还神气活现地，带着着重的语气说：

“请吧！”

“混蛋，”我朝他怒吼着，突然挥起手来，但没有打下去，“你的主人也是混蛋！你立刻去对他说。”我添了一句，迅速地走到楼梯口。

“您还敢骂人！如果我现在去禀报主人，只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以把您送到警察局去。你还敢挥手……”

我从楼梯上走下去。那座楼梯是通向正门的，所以光线很亮，从上面就可以看见我的整个身子。在我顺着红地毯走下去的时候，三个仆人全都走了出来，站在上面的栏杆旁边。当然，我决定不再吭声：和仆人们吵嘴是很不体面的。我走下楼梯时，没有加快脚步，甚至大概还把脚步放慢。

世界上也许有些哲学家（他们是可耻的）会说，所有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在耍脾气，随他们说去吧。但对于我，这是创伤，是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创伤，哪怕直到此刻我记述这事的时候，哪怕现在一切已经结束，甚至一切已经得到了报复，这伤口还是没有愈合。我可以发誓！我是不记仇，而且不好报

复。毫无疑问，在人们欺负我的时候，我永远想报复，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但是我敢发誓——我只是想用宽宏大度作为回报。不过，即使我用宽宏大度去回敬他，也必须使他感觉到这一点，使他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报复！我要顺便修正一下：我并不好报复，但我还是会记仇，虽然我很宽厚。别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而这一次，当时我是怀着宽厚的态度的，也许这很可笑，但随它去吧。我宁愿怀着可笑而宽厚的态度，也不愿怀着可笑而卑鄙的态度，更不会抱着庸俗的妥协态度！关于这次和“哥哥”见面的情景，我对任何人也没有泄露，甚至对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也没有说，甚至在彼得堡也没有对丽萨说。谁知今天在我最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却突然遇见了这位先生。他对我微笑，除下帽子，完全友善地说：“bonsoir！”当然，这是耐人寻味的……但是，我的伤口却裂开了！

五

我在小饭馆里坐了四个多小时，突然跑出去，像着了魔似的。当然又上韦尔西洛夫家里去，当然又没有遇到他，他根本没有回来。保姆显得很沉闷，突然请求我去叫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一趟。我还管得着这些吗？我还跑到母亲那里去，但没有进屋里去，而且唤卢克里娅到外面来。我从她那里得知，他没有去过，丽萨也不在家。我看见卢克里娅也想问什么话，也许也打算委托我做什么事情，但我哪里能管上这些呢？只剩了最后的希望，就是他会自己上我家里去，不过我不相信会这样。

我已经预先讲过，我几乎丧失了理智。突然，我竟在自己的房间里撞见了阿尔福西娜和我的房东。诚然，他们正从里面走出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手里还举着一根蜡烛。

“这是什么名堂？”我几乎毫无理智地朝房东大喊，“您怎么敢领这骗子到我的屋子里来？”

“Tiens！”阿尔福西娜叫道。“Et les annis？”（法文，译为“啊，原来是您！您的朋友们呢？”）

“滚！”我怒吼一声。

“Mais c'est un ours！”（法文，译为“真是一头粗暴的熊”！）她窜到走廊里，装出很害怕的样子，一下子躲到女房东的屋里去了。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手里还拿着蜡烛，用严肃的神情走到我面前来：

“恕我提醒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太暴躁了，虽说我们很尊重您，但阿尔福西娜绝不是骗子，甚至完全相反，她是这里的客人，不是您的，而是我太太的客人，她和我太太已经认识好些时候了。”

“但是，您怎么能领她到我的屋里来？”我又重问了一句，捧住自己的头。我的头几乎突然痛了起来。

“这是无意的。刚才我到您的屋子里去，准备关上那扇气窗，那是我先前为了让房里透透新鲜空气而开的。因为我和阿尔福西娜·卡尔洛夫纳继续着以前的谈话，她一面谈，一面走到您的屋子里来，纯粹是为了陪我进来。”

“不对，阿尔福西娜是奸细，兰伯特是奸细！也许您自己也是奸细！阿尔福西娜上我屋里来是为了偷什么东西。”

“随您的便吧，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今天您这么说，明天您又会改口的。我已经把我的房间临时租出去了，我自己和太太搬到一间小

屋里去。阿尔福西娜·卡尔洛夫纳现在几乎是和您一样的，也是这儿的房客。”

“您把房子租给兰伯特了吗？”我惊叫起来。

“不，不是租给兰伯特。”他又像上午那样悠悠一笑，不过这笑容里已经显现出坚决的样子，而不是上午时的那种犹豫。“我想您已经知道租给谁了，只不过故意装出不知道的样子，单只为了面子起见，因此您才这样生气。再见吧！”

“行了，行了，您走吧，别来烦我！”我挥着手，差点哭了出来。以至于他突然吃惊地瞧了我一眼，但还是走出去了。我用钩子把门关好，倒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在结束我的记载之前，我要写厄运当头的最后三天，这是其中的一天。

第十章

一

我又认为必须超越事件的进程，而提前向读者做一番解释，因为有许多偶然的事件夹杂到这个故事的逻辑发展中，如果不提前解释，读者是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就在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所说的那个“死结”上面。这个死结是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最后冒险采取了一个极大胆的步骤。这步骤只有在她那种处境下才想得出来。真是一个刚强的女人！虽然对方以老公爵的健康为借口，及时把老公爵软禁在皇村里，以至于关于他准备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结婚的消息没有在社交圈里传播开来，可以说，在刚露萌芽的时候，就被压制下去了。但是，老头儿虽说软弱可欺，任人摆布，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辜负向他求婚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这种事上，他具有骑士的精神，所以他迟早会突然站起来，用势不可挡的力量着手去实现自己的意愿。这是经常会发生的，尤其对于那些性格软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软弱是有一个限度的，你不应该逼迫他们越过这个限度。再说，他完全感觉到他所尊敬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目前处境的微妙，意识到社交界里可能会产生谣言，嘲笑她，诋毁她。他之所以暂时忍耐和克制，仅仅是因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一次也没有在他面前提起一句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坏话，或做过类似的暗示，也没有流露出反对他和她结婚的意图。相反地，她露出对于她父亲的未婚妻特别喜欢和关心的样子。因此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反倒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她凭着女人的直觉，精明地意识到，眼下如果她稍稍地说出几句关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坏话，哪怕只是稍微说一点儿，就必定会侮辱他对女儿的一切温情，引起他对自己的不信任，甚至也许是

激愤。因为老公爵向来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很钦佩，现在正由于她如此宽厚和大度地同意他续弦，所以也就更加钦佩了。于是，目前双方就在这战场上暗中进行较量。两个女人似乎在彼此较劲，看谁更有礼貌，更能忍让，斗到最后连老公爵也不知道到底谁更值得钦佩了。结果，他就像所有性格软弱和满腹柔肠的人那样，照例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并开始自我折磨。据说，他的烦闷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的精神失常了。他本来想在皇村里恢复健康的，但据说反而眼看着要躺到病床上去了。

我还要在这里附带说一件我很长时间之后才听到的事。据说比奥林格曾直接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提议把老人送到国外去，先想办法把他哄过去，与此同时，暗中在上流社会宣布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等到了国外以后，再去弄到一份医生的证明。但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无论如何不肯这样做，至少事后有人肯定了这一点。据说气愤地拒绝了这个计划。这一切其实只是不着边际的传闻，但我相信它的真实性。

在事情已经即将陷入绝境的时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从兰伯特那里得知，有这么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做女儿的居然跟一位律师商量关于如何宣布她父亲为疯子的方法。于是，这个好报复的傲慢女人一下子兴奋到了极点。她想起以前和我谈话的情形，把许多琐碎的情节琢磨一番之后，对于这消息的正确就没有任何疑惑了。这时，在这个坚定而刚强的女人心里，一个攻击的计划便不可抵拒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就是不用任何的绕弯，也不用在暗地里进什么谗言，突然一下子对公爵公开一切，使他惊吓、震撼，指出疯人院正在等候他，在他开始抵拒、激愤，不相信的时候——就把他女儿的那封信给他看，对他说：“既然已经有一次生出了宣布您为疯子的意思，那么现在为了

阻止婚姻，也就更有可能会这么做了。”然后趁着老人惊吓、伤心之时，立刻把他带到彼得堡——直接搬进我的寓所里。

这是一个可怕的冒险举动，但她确信自己有这个能耐。写到这里，我要暂时打断一下叙述的顺序，超越到前面去，先向读者交代几句：她对于攻击的效果并没有算错，不但如此，效果竟超出了她的一切期望。这封信对老公爵的影响，也许比她自己和我们大家所预料的还要严重几倍。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公爵对这封信已经听说过，但正如所有软弱和胆小的人那样，他不相信这些传闻，为了安静起见，他竭力不去想它。不但如此，他还因为自己将信将疑而责备自己不够正派。我还要补充的是，信件还存在，这个事实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也同样远远超出我本人当时的估计……总之，虽然我的口袋里藏着这个文件，但从来没有预料到它竟这么至关紧要。不过，我已经超越得太远了。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要上我的寓所里去？为什么把公爵送到我们这种可怜的小屋里来，为什么要用我们这种简陋得可怜的陈设吓唬他？既然不能送他回家（因为在那里，计划就会无法实施），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兰伯特的提议，送到一个特别的“豪华”的寓所里去呢？然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一非常步骤的整个的冒险性，也就在这里。

主要的目的就是，等公爵一到，马上就把文件交给他。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不肯把它交出来。因为时间不能再拖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的能耐，决定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就开始行动。但她要把公爵一直送到我那里来——到底为什么呢？就为了用这个步骤，突然袭击我，就是俗语所说的“一箭双雕”。她希望用出其不意的、震撼性的冲击来影响我。她估计我一看见老人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他那种惊恐与无助的样子，一听见他们的恳求，我就会屈服下

来，把文件交给他们！说实话，她的这个计划真是既狡猾又聪明，是一种心理战术，而且——她差点儿就成功了……至于老人方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当时就是靠向他直言相告，说是带他来找我，这才说动了他，使他不得不相信了她，至少相信她的话。这一切我是后来才打听出来的，甚至只是文件在我手里的这个消息，就已经彻底打消了藏在他畏葸心里的怀疑，对事情是否确实的怀疑，——可见他爱我、尊敬我到如此的程度。

我还要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己一分钟也不怀疑文件在我手里，我还没有放手交出去。关键是，她误解了我的个性，只是卑劣地指望我天真幼稚，甚至指望我重感情。再说，她觉得，即使我决定将那封信交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么总要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所以她急于用出其不意的突袭，抢先赶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

最后兰伯特也使她相信这一切。我已经说过，当时兰伯特的立场发生了急骤的变化：这个出卖朋友的小人，曾背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引诱我，叫我跟他合伙，把文件卖给阿赫马科娃，不知为什么，他因为这样做获利会更大些。但是，由于我到最后的一分钟也坚决不肯把文件交出来，没有办法，他才决定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帮忙，免得到头来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因此，在决定性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他努力钻到她面前去献殷勤。我知道，他当然甚至提议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请个牧师来……但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只是鄙夷地笑了笑，请求他不要提起这件事情。她觉得兰伯特这个人很粗暴，使她十分厌恶；但出于谨慎，她还是接受了他的效劳。比方说，刺探消息之类的工作，就是由他效劳的。我顺便说一下，我甚至直到今天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把我的房东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给买通了，当时他是否因为出过力而收到过好处费，或者是他自己主动加入到他们那一伙

里，只是为了体验一下耍弄阴谋的乐趣。他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刺探我——这是我确实知道的。

读者现在肯定会明白，我虽然多少知道了一点儿迹象，但我还是怎么也不能猜到，就在明天或后天，就会在自己的寓所里，在那样的情势之下见到了老公爵。而且我也真的没有想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会采取这样大胆的行动！在嘴上随便怎么说都可以，随便怎么暗示也行，但是下决心去行动，真的着手去做，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可以对你们说，这是性格坚强的原因！

二

我继续讲下去。

次日早上我很晚才醒来。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而且没有做梦，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一醒过来之后，便又觉得自己精神十分振作，好像昨天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我决定不上母亲那里去，而是到墓地附设教堂里去，为的是参加葬礼以后，再回到母亲的寓所里，然后一整天守在她身边。我深信，无论如何，我今天会在母亲那里遇见他，不管早些，还是晚些——但一定会遇见的。

阿尔福西娜和房东早已不在家了。我一点也不想去向女房东打听，而且我已经决定和他们完全断绝来往，甚至尽快从寓所里搬出去。因此在咖啡端上来之后，我又用钩子把门关上了，但突然有人敲我的门。使我吃惊的是，特里沙托夫来了。

我立刻给他开门，很高兴地请他进来，但是他不想进来。

“我就在门口这里说两句话……要不，进去也可以，因为在这里说话大概应该小声点儿，但我决不在你的屋子里坐下。您在看我这件肮脏的大衣，这是因为我的皮大衣被兰伯特抢回去了。”

他果真穿着不值钱的、破旧的、很不合身的大衣。他站在我面前，露出阴郁和忧愁的表情，手放在口袋里，连帽子也没有脱。

“我不坐，我决不坐下。您听我说，多尔戈鲁基，我不知道一点详细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兰伯特打算对您做一件背信弃义的事，这事很快就会发生，避免不了的，这消息也绝对可靠。所以您千万要小心。这是‘麻脸’对我说的，您还记得那个‘麻脸’吗？但他并没有说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能说出什么来。我只想提醒你一下——再见吧。”

“坐下来吧，亲爱的特里沙托夫！我虽然很忙，但我很欢迎您……”我叫了起来。

“我不坐，我不坐。至于您欢迎我，我会记住的。唉，多尔戈鲁基，您何必欺骗别人：我是自觉自愿答应去干各种坏事的，这种事卑鄙得让我简直没脸在您面前说出来。我们现在在‘麻脸’那里……再见吧。我不配坐在您的屋里。”

“别这么说，特里沙托夫，亲爱的……”

“不是的，多尔戈鲁基，我对大家都显得无礼，不管谁劝说都不管用，我现在又开始纵酒作乐了，他们很快就会给我做一件更好的皮大衣，出门时我还会有轻快的马车。但我会记住，我到底没有在您这里坐下来，因为我深感内疚，因为我在您面前显得太卑鄙。将来我回想起来到底会感到愉快，在我无耻地纵酒作乐的时候。再见吧，唔，再

见吧。我不想把手递给您，连阿尔福西娜都不屑于跟我握手呢。好了，请您不要出来追我，不要上我那里去，因为我们那里有这个规矩。”

这个奇怪的小伙子转身就走出去了。偏偏此时我没有工夫，但是我决定把我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去找他。

我不打算描写这天上午接着发生的事，尽管有许多事情是可以想起来的。韦尔西洛夫没有到教堂去参加葬礼，但从他们的脸色上看来，在出殡前我似乎就可以断定，她们根本就没有指望他会到教堂里来。母亲虔诚地祷告着，显然把全部精神都寄托在祷告上面。只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丽萨在棺材旁边。不过，我不想去描写。安葬完毕之后，大家回家坐下吃饭，这里我又从他们的脸色上断定，她们大概也并不指望他会来吃饭。饭后大家从桌旁站起来时，我走到母亲身旁，热烈地抱住她，祝贺她的生日。紧接着丽萨也跟我做了同样的举动。

“听我说，哥哥，”丽萨偷偷地对我耳语，“她们在等着他呢。”

“我猜到了，丽萨，我看出来了。”

“他一定会来的。”

“这么说来，她们已经接到确实的消息。”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没有去追问。尽管我并不描写我的感情，尽管我当时的精神如何振作，但这整个哑谜突然又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到我的心上。我们大家在客厅的圆桌旁坐下，围在母亲的身边。喔，我当时真喜欢和她在一块儿，望着她！母亲突然请我念几段福音书。我读了《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里的一章。她没有哭，甚至不是很悲伤，但从她脸上的神情来看，我

觉得她显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对宗教的深刻领悟。她平静的目光中闪耀着思想，但我怎么也不能觉察到，她会惊慌地等候着什么。大家不停地谈话，开始回忆关于死者的许多事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了很多他的以前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总之，要是我加以记载，那么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似乎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态度，显得很温和，很和蔼，关键是很安宁。另外是她虽然为了给母亲解闷而说了许多话，自己却仍然沉着冷静。不过，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母亲坐在沙发上面，在沙发左面的一张特别的圆桌上，放着准备做什么用场的一帧神像。这是一帧古老的神像，上面画着两位圣徒，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圣徒的头上围着花圈。我知道，这神像本来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而且我也知道死者一直把这神像带在身边，认为它可以创造奇迹。此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朝它看了好几次。

“听我说，索菲娅，”她突然改变了话题，“干吗将神像平放着，为什么不把它靠墙竖放在桌上，然后在它前面点上长明灯呢？”

“不，不如让它像现在那样放着。”母亲说。

“这倒也是。否则会显得过于庄严……”

我当时一点也没听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这神像早已由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口头遗赠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现在准备转交给他。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我突然看见母亲的脸上似乎抖动了一下，她迅速地挺直身体，开始倾听，而正在说话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还继续说着话，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我立刻

转身朝着门口，只眨眼的工夫，就看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门里出现了。他没有从台阶上进来，而是从后门的楼梯，经过厨房和走廊进来的。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母亲一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现在我就来描述紧接着发生的疯狂的场面，不漏掉每一个举动，甚至每一句话。这场面持续的时间是很短的。

首先，至少我在头一眼看去时，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看出一丝一毫异常的表情。他的穿着和往常一样，也就是几乎是很漂亮的。他的手里握着一束不大的，但极贵重的鲜花。他走近前来，带着微笑，把那束花递给母亲。她露出畏葸的神色，惊疑地看了他一眼，把那束花收了下来。突然一阵红晕微微地使她那苍白的脸颊显得生动起来，眼神里闪耀着喜悦之光。“我早就知道，你会接受的，索菲娅。”他说。由于他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站起身来，所以他走到桌旁之后，就拉过放在母亲左边的丽萨的软椅，坐了下去，没有注意到他占了别人的位置。这样一来，他就恰好坐在放神像的那张小桌旁边。

“大家都好呀！索菲娅，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一定要送一束花给你，因此我才没有参加殡葬，免得带着鲜花去见死者。再说你自己也不指望我会来参加殡葬，这我是知道的。老人大概不会为了这鲜花而生气，因为他自己把快乐遗给我们了，对不对？我觉得他就在这屋内的什么地方。”

母亲奇特地看了他一眼。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抽动了一下。

“谁还在这屋里？”她问。

“死者吗！我们不要去谈这个。您该知道，对这些奇迹不相信的人，却往往最喜欢相信预兆……但是，我最好还是谈谈这束花吧：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拿到这里来的。我在路上时，有三次想把它扔到雪地里，用脚把它踩烂。”

母亲哆嗦了一下。

“我真想这样做。索菲娅，请你怜惜我和我这可怜的头脑吧。我想这样做，因为它太美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花更美的东西吗？我拿着花，但是路上全是雪和冰冻。我们的严寒和鲜花——那是多么的矛盾呀！不过我并不讲这个：我不过想把它揉碎，因为它太好了。索菲娅，我虽然现在又要失踪，但是我很快就会回来，因为我大概会害怕起来的。我一害怕，那么谁会治疗我的恐惧，到哪里去找像索菲娅那样的天使呢？……你们这个神像是怎么回事？啊，是死者的，我记得。他这个神像是祖传的，是他的祖先传下来的神像。他一辈子都没有让它离开过他和身边。我知道，我记得，他把它遗赠给我。我记得很清楚……好像还是分裂派教徒的神像呢……让我看看……”

他将神像拿在手上，放在蜡烛旁边，仔细地打量它，但不过是几秒钟的工夫，就把它放在自己前面的那张大桌子上。我觉得很吃惊，但他的这番古怪的话却说得非常突兀，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起来。我只记得，当然有一种病态的恐惧透进我的心里。母亲由惧怕转为疑惑和同情。她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不幸的人。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时他说话几乎跟现在一样古怪。不知为什么，丽萨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她奇怪地朝他那么歪着脑袋，向我点头。但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所受到的惊吓比谁都厉害。

“您怎么啦，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她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啦。您放心，我还记得您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是一个可爱的人。我不过在这里坐一会，我想对索菲娅说几句赞美的话，我正在寻思这样的话，虽然我的心里装满了话，可我还是说不出口，确实尽是那些奇怪的话。你们要知道，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分裂成两个。”他看了我们大家一眼，露出异常严肃的脸色，语气显得诚恳和感人。“真的，我在精神上分裂为两个人，而且很怕这个情形。好像您（以下的几个“您”字，实际上都是指韦尔西洛夫自己）的身边站着您的另外一个我，您自己是聪明而且有理性的，但是另一个却要在您的身边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有时还做出极滑稽的事情，接着您会发现，这是您自己想干这种滑稽的事，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似乎带着不乐意的态度想去做，也就是说，一面想要去做，一面用全力抵抗。我曾经认识一个医生，他在教堂内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时突然吹起口哨来了。我今天真害怕去参加葬礼，因为不知为什么缘故，我的头脑里生出了一个确定的信念，就是我会突然吹起口哨或哈哈大笑，像那个不幸的医生一样，结果弄得十分不好……我真是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尽想起那个医生来，而且甚至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你瞧，索菲娅，我现在又把这神像拿了起来（他拿起了神像，在手里旋转着），告诉你，我现在正想把它往壁炉上一扔，往这个角落里一扔。我相信它会一下子裂成两半的——不多也不少。”

关键是，他说出这一切时，一点也不装腔作势，甚至也没有某种粗暴的行径。他完全很自然地说话，但这样却显得更可怕，而且他似乎真的非常害怕自己身上的变化。我突然发现他的手微微地发抖。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双手一拍，大叫起来。

“把神像放下来，把它放下来，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放下来，放下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跳了起来，“脱下衣服，躺下来！阿尔卡季，快去请医生来！”

“但是……但是，你们干吗这样忙乱起来？”他轻轻地说着，用专注的眼神扫射着我们大家。然后突然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上，用手支住头：

“我使你们害怕，但是，我的朋友们，请你们安慰我一下吧，请你们再坐下来，大家安静一点——只要有一分钟的工夫！索菲娅，我并不是跑来讲这件事情：我来告诉你点儿什么，便根本不是刚才说的那些。我要说，再见吧，索菲娅，我又要出去流浪，就像前几次从你那里动身出去的情形一样……唔，当然了，将来我还会回到你身边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离不开你，等到一切都完结以后，我还能上谁那里去呢？索菲娅，你要相信，我现在来见你，好比见天使，并不是见仇人。你哪里是我的仇人呢，你哪里是我的仇人呢？你不要以为我会砸碎这个神像，不过，索菲娅，你知道，我总归是想砸碎的……”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刚才喊着“把神像放下来”的时候，曾把那尊神像从他手里夺下来，握在自己手里。他在说完了最后的那句话的时候，突然跳起来，立刻把神像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手里夺下，凶狠地把手一抡，用全力把它朝壁炉的瓷砖角上砸去，神像顿时裂成了两块……他突然转身向我们。他的惨白的脸突然完全转红，几乎红得发紫。他脸上的每根线条都在抖动着，抽搐着：

“你不要以为这有什么寓意，索菲娅，我并不是砸碎马卡尔的遗物，只不过是想砸东西罢了……我到底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回到最后

的天使那里来的……不过，即使你认为这有寓意也可能，因为这是难免的！……”

他突然急匆匆地从屋内走了出去，仍旧从厨房里走出去的（他的皮大衣和帽子留在那里）。我不想详细描写母亲的感受：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胸前，突然朝他后面喊道：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哪怕回来告别一下啊，亲爱的！”

“他会来的，索菲娅，他会来的！你放心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她气得浑身发抖，怒气冲天，像一头发怒的野兽，“我听见了，他自己答应回来的！你让这脾气古怪的人最后去游玩一次吧。等到老了，——那时候，果真的，除了你这个老保姆以外，谁还会服侍一个走不动的人呢？他自己居然公开这么说，真不害臊……”

至于说到我们兄妹，丽萨已经晕了过去。我想跑出去追他，但我奔到母亲那里。我抱住她，把她拥在怀里。卢克里娅跑了来，手里拿着一杯水，给丽萨喝。母亲很快回过神来，她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但是……但是……但是你去追他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似乎醒悟过来，突然大声嚷道，“你快去……你快去……快去追他，不要离开他一步，快去，快去！”她用力把我从母亲身旁拉开，“唉，我该自己跑去追！”

“阿尔卡季，快去追他！”母亲也突然喊了出来。

我低着头跑出去，也从厨房和院子里跑出去，但他早已没了踪影。只见远处昏暗的人行道上，晃动着路人的黑影。我追了上去，等

追上他们时，一面超过他们，一面转头打量每个人的脸。我这样一直跑到了十字街头。

“人们对于疯子是不会生气的，”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既然如此恨他，可见他并不是疯子……”我觉得这其中必有什么寓意，他一定想了结什么事情，就像断送这个神像一样，而且把这表明给我们，给母亲、给大家看。但是，他身边必定还有“另一个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

四处都没有看到他，而且也不必跑到他的寓所里去：他会这样随随便便地回家去，那是极难想象的。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心里闪耀着，于是我一口气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已经回来了，我被立刻请了进去。我走进去时，尽可能地克制自己。我没有坐下来，直截了当地把刚才发生的那个场面告诉她，也就是那个关于“另一个我”的情况。她也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听我讲。但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原谅她的是：她居然听得津津有味，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而且始终很冷静、自信，并充满了好奇。

“他在哪里？也许您知道吧，”最后我坚持地问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昨天打发我到您这里来……”

“我昨天就唤您来。昨天他在皇村，也到我这里来过。现在（她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钟……这样看来，他一定在自己的家里。”

“我看您全都知道，——那么您就说呀，您就说呀！”我喊道。

“我知道很多，但也不是全都知道。当然，对您没有必要隐瞒……”她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打量着我，微笑着，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昨天早晨他在回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信时，曾向她求婚。”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

“回信是经我的手转交的，而且是我亲自封好并给她送过去的。这一次他‘按照骑士的风度’去做，一点也没有瞒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一点也不明白！”

“当然是很难明白的，但这等于一个赌徒，把最后的一块金币扔到桌上，口袋里放着已经准备好了的手枪，——这就是他的求婚的意义。十成中有九成，她不会接受他的求婚的，但他还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说实话，据我看来，这是很有趣的，不过……不过……这里也许是疯狂，也就是所谓‘另一个我’，您刚才说得很对。”

“您在开玩笑吗？难道我能够相信那封信会从您手里转出去的？您不是她父亲的未婚妻吗？您就饶了我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求我为了他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命运，但并不是真正的请求。这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我是从他的眼里读出来。唉，我的天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要知道，早先他不是跑到柯尼斯堡去找您的母亲，请她允许自己娶阿赫马科娃夫人的继女吗？昨天他选中我做他的代表和心腹。这举动很合他的性格。”

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但她的冷静只是更加反衬出她的嘲讽。哦，此时我才逐渐了解事情的原委，对她也原谅了很多。我寻思了半天，

她在沉默中等候着。

“您知不知道，”我突然冷冷一笑，“您之所以肯把信转出去，因为对于您没有一点危险，因为这门婚事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会怎么样呢？还有，她又怎么样呢？她当然会拒绝他的求婚，那时候……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现在在哪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喊道，“现在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每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会发生悲剧呀！”

“他坐在自己家里，我对您说过。在他那封由我转交过去的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信里，他请求她无论如何在今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到他的寓所里来见面。她答应下了。”

“她到他的寓所里去吗？那怎么能够呢？”

“为什么不可能？这寓所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名下的：他们俩完全可以作为客人在她那里见面……”

“但是她怕他……他可能会杀死她！”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只是微笑了一下。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不管多么害怕——这害怕是我自己在她身上看出来的，但还在很早以前，她就一直相当钦佩和惊叹他那高尚的做人原则和高超的智慧。这一次她信任了他，为了和他永远解决一下。他在自己的信里给予她最庄严的、最合骑士风度的承诺，所以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总之，我不记得信上的措辞，但她信任了他……为了最后一次……也可以说，是以英雄式的气魄给予回答。这也许是两个同样具有骑士风度的人的较量。”

“可是还有另一个我，还有另一个我呀！”我喊道，“他发疯了！”

“昨天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答应前去会面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我突然转身跑了出去……当然了，我要上他那儿去，去找他们俩！但刚跑到大厅我又回来了。

“您也许希望他杀死她！”我吼完了这一句才跑出屋子。

虽然我全身哆嗦，像中风一样，但我还是悄悄地，从厨房里走进寓所里去，压低嗓门叫仆人把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请出来，但她当时自己走出来了，默默地用疑问的眼神盯着我。

“他……他不在家。”

可我向她急促低语，直率而且确实地告诉她，我已经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知道了一切，而且我自己也刚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来。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大厅里，就是您前天坐着的那个地方，坐在桌子旁边……”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放我进去吧！”

“那怎么行呢？”

“不是到那里去，而是到旁边的那间屋子里去。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许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本人就希望我这样做。如果她不是这

么想，也就不会告诉我他们在这里了。他们绝不会觉察出我的动静……她本人想叫我这么……”

“要是她不是这么想呢？”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依然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我的脸。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至今还怀念您的女儿奥莉娅……您放我进去吧。”

她的嘴唇和下颚突然开始发抖。

“那好吧，我只是看在奥莉娅的分上……念你一片情意……但你不能背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不会背弃她吧？不会的吧？”

“我决不背弃！”

“你对我发誓，如果我把你放到那里去，你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不会喊出来？”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发誓，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

她牵着我的上衣，把我带到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去。这房间跟他们坐在里面的那间相通，门口用厚厚的门帘隔开。她领着我悄然无声地走过柔软的地毯，一直走到门帘跟前，举起门帘的一小角，把他们俩指给我看。

我留在那里，她走了。我当然要留下来。我知道我这是偷听，在偷听别人的秘密，但我还是留了下来。我怎么能不留下来呢？因为那“另一个我”在吸引着我。当着我们的面把神像砸碎的，不正是这“另一个我”吗?

四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就是昨天我和他并坐着喝酒、祝贺他“复活”的那张桌子。他们的脸庞我看得很清楚。她穿着普通的、黑色的衣服，显得很漂亮，看上去跟往常一样镇静。他说着话，她很用心地听着。从神态上看，也许还能看出她有几分胆怯。他却异常兴奋。我来时，他们的谈话已经开始，因此一时半刻我还听不明白。我记得，她突然问道：

“那么，原因在我身上吗？”

“不，原因在我身上，”他答道，“而您是没有错却受到惩罚的人。您知道，世上有许多没有错却受到惩罚的人。这是极不可饶恕的过错，差不多永远受到惩罚。”他补充了一句，古怪地笑了。“有过一段时间，我还真的以为我已经完全把您给忘了，还自行嘲笑我的痴情……这是您知道的。但是，您想嫁的那个人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昨天向您求婚，对不起得很，这是荒诞的行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除了这荒诞的行为以外，还能做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

他说到最后一句时，迷茫地笑了起来，突然抬眼看着她。在这之前，他说话时似乎往旁边看着。要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上，我会惧怕这笑的，我有这种感觉。突然，他从椅上站了起来：

“请问，您怎么会答应到这里来的？”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主要的问题，“我的邀请和我的信——那全是荒诞的事情……您等一等，我还可以猜到，您怎么会答应上这里来的，但是——您到这里来做什么？——这真是一个问题。难道您仅仅是因为害怕才来的吗？”

“我是来见您的……”她说，带着畏葸的神情，谨慎地打量他。两人都沉默了半分钟。韦尔西洛夫又坐了下来，用一种温和动人却几乎哆嗦的声音开始说道：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太久了，几乎认为不能像现在似的坐在您旁边，看着您的脸，听着您的声音……我们有两年没有见面，两年没有说话。我永远不想和您在一块儿说话。但是，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现在所有的一切，到了明天就会像云烟似的消散了，随它去吧！我赞成这样，因为这又是没有办法的，您现在不要就这样离开这里，”他突然补充说，几乎像哀求似的，“既然您已经发了慈悲——跑到这里来，那么您不要就这样离开我：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

“我们以后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您还有什么顾虑呢？请您说一句实话，一辈子就说一句，回答一个聪明的人们永远不会提出来的问题：您哪怕有一段时间曾经爱过我吗？或者是我……弄错了呢？”

她顿时脸红了。

“爱过的！”她说。

我就料到她会说这句话的，哦，她是多么的朴实，多么的真诚和正派呀！

“现在呢？”他继续问。

“现在不爱了。”

“您在笑我吗？”

“不，刚才我无意中笑了一下，因为我早知道您会问‘现在呢’这句话的。我因此笑了一下……因为一个人在猜中什么的时候，总是会笑一下……”

我甚至感到奇怪：我还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谨慎，甚至几乎是畏葸，而且惶恐。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我知道您现在不爱我……那么，一点也不爱了吗？”

“也许一点也不爱了。我不爱您，”她坚定地补充了一句，已经不再笑，也不脸红了，“是的，我爱过您，但并不久。当时很快就不爱您了……”

“我知道，我知道您发现我不是您想要的那种人，但是……您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呢？请您再跟我解释一下……”

“难道我已经跟您解释过吗？我想要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女子，我爱……我爱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吗？”

“您瞧，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觉得，要是您当时能少爱我一点，我就会爱上您了。”她又怯生生地笑了一下。她的回答里流露出十二分的诚恳。她当然不会不明白，她的这个回答是他们关系的最后总结，足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的啊！他是应该了解这一点的！但是他却看着她，露出奇怪地笑容。

“比奥林格是快乐的人吗？”他继续问。

“您完全不必因为他而感到不平，”她有点儿仓促地回答，“我打算嫁给他，是因为我嫁给他之后会感到最大的安宁。而我的心还完全属于我自己。”

“听说，您又喜欢社交、喜欢上流社会了？”

“不是喜欢社交。我知道，我们的社交跟其他的任何地方一样，十分混乱，但在表面和形式上，却还是冠冕堂皇，所以如果生活只是为了表面的好看，那么待在那里比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好些。”

“我经常听见‘混乱’这个字眼，当时您是不是也对我那‘十分混乱’的行为、我的那些锁链以及我的各种思想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害怕？”

“不，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到底是怎样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全都直说出来吧。”

“好吧，我要对您直说出来，因为我认您是绝顶聪明的人……我永远觉得您的身上有点可笑的什么东西。”

她说出这句话时，脸突然红了。似乎感到她做了特别不谨慎的行为。

“就凭您告诉我这一点，我可以饶恕您许多事情。”他奇怪地说。

“我还没有说完，”她急忙说，满脸通红，“我是一个很可笑的女人……就因为我和您说话，像傻瓜一样。”

“不，您并不可笑，您只是一个堕落的世俗女人！”他脸色变得煞白，“刚才我问您为什么答应到这里来的时候，也没有说完呢。您要不要我把话说完？现在这儿有一封信，一个文件，您很害怕这个文件，因为这封信一旦落到您父亲的手里，他活着就会诅咒您，会用合法的手段取消您在遗嘱上的承继权。您害怕这封信，您就是为了这封信才跑来的。”他一口气说了出来，几乎全身哆嗦，甚至牙齿也在打战。她听完了他的这番话，露出忧伤而痛苦的脸色。

“我知道您可以给我做出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她说着，似乎并不理会那些话，“但我跑到这里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劝您不要再追求我，而是为了看一看您本人。其实，我渴望见您已经很久了，我自己……可我见到您，却还是和以前一样。”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似乎被一个特别的、坚决的意念所吸引，甚至沉浸在一种奇怪的、突如其来的感情中。

“那么，您是希望见到另一个我吗？在收到了那封骂你放荡的信之后？请问，您在来这里的路上，真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吗？”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以前爱过您，但是，我请求您，请您不要用什么话来威胁我，在我们还坐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提我当初的坏思想和坏念头。如果您能和我谈点别的什么事情，我是很高兴的。至于威胁的话，请以后再说吧，现在且讲别的事情……我到这里来，真是为了见您一下，听您说说话。如果您不能够这样做，那么干脆杀了我，只是不要威胁我，不要在我面前自己折磨自己。”她说着，带着奇怪的神情望着他，似乎果真料到他会杀死她。他又从椅上站起来，用热烈的眼神看着她，坚决地说：

“您肯定会不受一点点的侮辱地离开这里。”

“啊，是的，您发过誓的！”她微微一笑。

“不，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信里发过誓，而是我本来就想这样，而且会整夜地想您……”

“折磨自己吗？”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永远会想着您。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和您谈话。每当我走到陋室和洞穴里去，您的相貌就会立刻浮现在我眼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您总是嘲笑我，像现在似的……”他好像无法控制自己似的说出了这些话。

“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嘲笑您呀！”她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喊道，脸上似乎露出极大的悲悯。“我既然来到这里，那我要努力做到不使您感到难受，”她突然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想告诉您，我几乎是爱您的……对不起，我也许说得不对。”她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他笑了起来：

“您为什么不会假装呢？您为什么这样实诚，您为什么不和大家一样……怎么能对一个要赶走的人说‘我几乎爱你’呢？”

“我只是不会表达罢了，”她忙乱起来，“我说得不大对，这是因为我在您面前永远害臊，不会说话，从我们最初遇见的时候起。如果我所说的那句‘我几乎爱您’的话说得不对，那是因为我的心里几乎是这样想的，所以就这么说了，其实我对您说的那种爱……对，那是一种普通的爱，就是用来爱一切人，而且承认出来永远不会感到羞愧的那种爱……”

他默默地倾听着，用热烈的眼神盯着她。

“当然，我得罪您了，”他继续说，似乎不能控制自己，“实际上这大概就是人家称为情欲的东西……我知道我完了，见您是完，不见您也是完。不管是见您还是不见您，也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我眼前总是浮现出您的身影。我也知道，我能十分恨你，比爱还厉害。不过我早就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管了。我只是可惜自己爱上了您这样的女人……”

他的声音中断了一下，随后又继续说下去，仿佛气都喘不过来似的。

“您怎么啦？我这样说，您觉得害怕吗？”他笑了笑，脸色变得十分惨白，“我想，只要这些话能够使您感觉舒服，我可以在什么地方用一只脚站立三十年……我看出您很怜惜我，您的表情在说着：‘如果能够，我可以爱您，但是我不能够……’是吗？没有什么，我没有骄傲。我准备像乞丐似的接受您一切的施舍——您听清啦，是一切的施舍……乞丐还有什么骄傲呢？”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我的朋友！”她说着，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脸上流露出无从形容的感情。“我不能听这样的话！我会一辈子想念您，像想念一个最宝贵的人，想念您这颗最伟大的心，这是我所珍爱的一个神圣的怀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该听得懂我这话的意思。要知道，我今天到这里来并不容易，亲爱的，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您都是我亲爱的人！我永远不忘记，在我们初次相遇的时候，您如何震撼我的心智。让我们就像朋友似的离别吧，我将终生很严肃很亲切的怀念您！”

“我们必须离别，这样我才能爱您，我会爱您——不过让我们离别了吧。听我说，”他说着，脸色显得完全惨白，“求您再给我一点布施吧：您不要爱我，不要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将永远不相见；如果您召唤我，我会成为您的奴隶，如果您不想看到我，也不想听到我的话，我将立刻隐去，不过……不过您不要嫁给任何人！”

这番话听得我的心紧缩得痛楚起来。这个又天真又卑劣的请求，之所以显得那样可怜，那样强烈地刺痛我的心，就因为它太裸露了，而且是太不可能的。他当然在那里求乞！难道他真的以为她会答应吗？而他竟卑屈得想尝试一下：他试着行乞！看到他的意志颓丧到如此的程度，是一件极难忍耐的事。她脸上所有的线条似乎突然痛楚得变了样。但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就突然醒悟过来了：

“我要把您毁掉！”他突然用奇怪的，变得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说。

但她的回答也很奇怪，也完全用一种不是自己的，同样出乎意料的声音。

“如果我给予您布施，”她突然坚决地说，“以后您就会以此来报复我，比现在您威胁我的还厉害，因为您永远不会忘记，您曾经在我面前像一个乞丐……我无法承受您的威胁！”她几乎带着愤恨的语气说着，用挑战的姿态望着他。

“所谓‘您的威胁’，也就是一个乞丐的威胁啦！我只是说着玩罢了，”他轻轻地说，微笑起来，“我不会对您做出什么事情，您不要害怕，您走吧……那个文件我会想办法寄还给您，您尽管走吧，尽管走吧！我给您写了一封愚蠢的信，您为了这封愚蠢的信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一笔勾销。您从这里走。”他指着房门（她本想走到我站在门帘后面的那间屋子里去）。

“如果能够，请您饶恕我吧！”她在门口停下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完全像朋友似的相见，开朗地笑着回忆今天的情景，那该多好呀！”他突然说，但他脸上的所有的线条却开始哆嗦着，像中风似的。

“那才好呢！”她大声说着，双手交叉在胸前，但是畏葸地审视着他的脸，似乎猜测他想说什么话。

“您去吧。我们俩都很聪明，但是您……噢，您和我是同类型的人！我写了一封疯狂的信，您竟答应上我这里来，就为了对我说一声‘我几乎爱您’。不，您和我两人全是一样的疯狂的人！您永远这样疯狂下去吧，不要改变，以后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见面。我可以给您这个预言，我可以对您起誓！”

“到那时我一定会爱您，因为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她克制不住自己身上那种女人的天性，从门口上给他丢下最后这么一句。

她走出去了。我急忙不声不响地走进厨房里去，几乎看也不看等候着我的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一眼，就从后门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跑到街上去了。但我只来得及看见她坐上在台阶旁边等候她的马车里去。我沿街跑去。

第十一章

一

我跑到兰伯特那里去。哦，不管我多么想把那天晚上和整个夜里的行为写得符合逻辑，哪怕找出一丁点儿合乎常理的地方，但甚至直到现在，当我已经能够理解一切的时候，我还是想不出我的行为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必然联系。当时起作用的是感情，或者不如说是各种感情的混杂交错，而我则处于各种混杂的感情之中，这样自然会迷失了方向。诚然，这里有一个极主要的感情压倒了我，支配着一切，但是……有必要承认这种感情吗？况且我自己也并不确认……

我当然带着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跑到兰伯特家里去的。我甚至使他和阿尔福西娜大吃一惊。我出来就注意到，即使是最荒唐、最放荡的法国人，在居家时也会倾向于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的某种秩序，拘泥于某种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不过兰伯特很快就明白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他喜出望外，因为终于看到我到他家里来了。这些日子里，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件事！哦，他是多么需要我呀！在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的时候，我突然自己出现，而且还显出那种疯狂的样子，恰巧就是他所需要的那种样子。

“兰伯特，拿酒来，”我大声嚷道，“让我喝酒！让我们来喝个痛快！阿尔福西娜，您的吉他在哪里？”

我不想描写那幅场面——那是多余的。我们喝酒，我把所有的话都对他讲了，全都讲了出来。他贪婪地倾听着。我主动地向他公开献

计，而且还煽风点火。第一，我们应该写信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叫到这里来……

“这是可以的。”兰伯特一面随声附和，一面记牢我的每一个字。

第二，为了使她相信，在寄给她的信中，把她的“文件”抄录一份，一块寄去，这样她就可以看出人家并没有骗她。

“这是应该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兰伯特随声附和，一边不断地和阿尔福西娜交换眼色。

第三，应该由兰伯特出面约她出来，用自己的名义，装作一个刚从莫斯科来的不相识的人，然后由我去把韦尔西洛夫叫来。

“韦尔西洛夫也可以去叫来的。”兰伯特又附和着。

“是应该，而不是可以！”我喊道。“这是必须的！这么做全是为了他！”我一面解释，一面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杯里的酒（我们三个人全喝酒，我大概一个人喝了一瓶香槟酒，他们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我将和韦尔西洛夫坐在另一间屋内（兰伯特必须弄到另一间屋子），等她一下子答应了所有的条件——答应用银钱赎那个文件，还答应另外一种回报。因为她们全是卑鄙的。在那时候，我和韦尔西洛夫走了出去，说穿她是如何卑鄙的女人。韦尔西洛夫一看见她那样的卑鄙，他的病根就会不治而愈，把她一脚踢出去。不过还应该把比奥林格叫来，让他也看一看她的丑态！”我愤怒地说。

“不，不要叫比奥林格来。”兰伯特说。

“要的，要的！”我又吼叫起来，“你一点也不明白，兰伯特，因为你这人太愚蠢！就是让他来，就是要让这件丑事在上流社会里曝光，

我们就用这个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同时也对她进行报复，让她去受惩罚！兰伯特，她会给你一张期票……我不需要金钱——我对于钱不在乎，你可以俯下身去，把钱捡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但是我要把她毁掉！”

“是的，是的，”兰伯特连声附和着，“你说得很对……”他一直和阿尔福西娜交换眼色。

“兰伯特！她十分崇拜韦尔西洛夫，刚才我得到了证实。”我对他喃声说。

“你干得很好，你全都偷看到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出色的密探，你很聪明！”他这么说是为了恭维我。

“胡说，法国佬，我不是密探，但我很聪明！告诉你，兰伯特，她明明很爱他！”我继续说，努力表达出我的意思，“但她不会嫁给他，因为比奥林格是近卫军的军官，而韦尔西洛夫不过是一个大度的、全人类的朋友，在她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滑稽角色而已！哦，她明白这种爱，并以这种爱取乐，和他调调情，诱惑他，但不会嫁给他的，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毒蛇！所有的女人都是毒蛇，所有的毒蛇都是女人！应该治疗他的心病，应该除去他的眼障：让他看清她是什么样的人，便可以治愈他的心病了。我要带他到你那里来，兰伯特！”

“应该这样。”兰伯特承认我说得很对，不停地给我斟酒。

关键是他很怕自己因为说话不当而惹恼我，所以不敢反对我，而且唯恐我不喝很多酒。他的这种做法太明显，也太笨拙，即使是在当时，我也不可能看不出来。但我自己怎么也不能走开。我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说话，我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表示出来。兰伯特去取另

一瓶酒的时候，阿尔福西娜弹着吉他，奏起西班牙的乐调来了。我差点儿放声大哭起来。

“兰伯特，你知不知道这一切有多重要！”我深情地喊道，“必须救救这个人，因为他的周围……全是妖怪。如果她嫁给他，他会在初夜一过，第二天早晨就一脚把她踢出去的……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因为这种勉强的、古怪的爱，就像一场神经发作，好比死结，好比疾病，只要一得到满足，这层眼障立刻就会掉落下来，于是出现了相反的感情——厌恶和怨恨，产生要消灭对方和毁掉对方的愿望。你知道亚比煞的故事吗？兰伯特？你读过这故事吗？”

“不，我不记得了。是一部长篇小说吗？”兰伯特喃喃地说。

“你一点也不知道，兰伯特！你太不学无术了，太不学无术了……但我不在乎，反正都一样。他很爱母亲，他吻她的照片。第二天早晨他会把那女人赶走，自己又跑到母亲那里去。可到那时就太晚了，应该现在救救他……”

后来，我开始痛苦地哭起来，但还是继续说话，拼命喝酒。当时有个细节非常特别：整个晚上，兰伯特一次也没有问起关于“文件”的话，也就是它在哪里等等的话，也就是他没有要求我把文件掏出来，放在桌上。在互相商议行动的时候，问起这些话来，岂不是最自然的吗？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只是说应该做这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做“这桩事情”，但是关于在什么地方，怎样做和什么时候做等等的问题，我们也同样一句话都不提！他只是附和我，和阿尔福西娜交换眼色，如此而已。当然，我当时一点也不能理解，但我到底记住了。

结果是我没有脱下外套，就在他的沙发上睡着了。我睡得很长时间，很晚才醒过来。我醒来时，好像惊呆了，在沙发上躺了一段时间，竭力思索和回忆所发生的一切，装作还没睡醒。兰伯特已经不在屋里：他出去了。这时已经九点多钟，生好的火炉在噼里啪啦地响，正和那夜我冻醒以后第一次在兰伯特家里醒来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阿尔福西娜正在屏风后面监视我。这一点我马上察觉到了，因为她两次向里面张望，不过我每次总闭上眼睛，做出还在睡觉的样子。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受到了钳制，我必须思考我的处境。我非常恐惧地意识到，我在昨天夜里对兰伯特的推心置腹，跟他密谋，我因为跑到他那里去而犯下了很大的错误——这是多么荒唐，多少丑恶呀！但是，谢天谢地，那个文件还在我身边，还缝在我旁边的口袋里面。我刚用手摸了摸它——还在那里！如此说来，只要我现在跳起来，逃走，以后也不必对兰伯特感到不好意思。对兰伯特这种人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

但是，我却愧对自己！我是我自己的裁判官。唉，天呀，我的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心思呀！但是，我不想描写这个地狱般的煎熬和感受，这种意识到肮脏与卑鄙后的痛苦。但我还是应该老实地坦白，因为已经到了应该坦白的时候了。这一点应该在本书里大书特书一下。让人们知道我想糟蹋她，且几乎准备充当证人，以便看她如何给兰伯特赎金（真是卑鄙之极）——并不是为了挽救疯狂的韦尔西洛夫，把他还给母亲，而是为了……也许我自己爱上了她，因爱而吃醋！但我为了谁吃醋：为了比奥林格吗？为了韦尔西洛夫吗？还是为了那些能在舞会上见到她，且和她交谈的人？就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我只能坐在角落里，自惭形秽而吃醋吗？……啊，那真是丑恶极了！

总之，我不知道我对谁吃醋，我只是感觉到，并在昨天晚上，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确信，我已经失去了她，这个女人将会踢开我，嘲笑我的虚伪和荒唐！她是正直的，诚实的，而我是密探，我怀着一个文件！

从那之后，我把这一切一直藏在心里，但现在已经到了该坦白的时候了，因为我的这个故事已经临近大结局。不过，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也许有一半或甚至百分之七十五在那里对自己说谎！在那天夜里我恨她，像发了狂似的恨她，以后又像个发酒疯的醉鬼。我已经说过，这是感情和感觉的混乱，对于这些，我自己是一点也弄不清楚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把这些和盘托出，因为其中至少有部分感情是肯定有过的。

我怀着对自己无法克制的厌恶，以及一种迫不及待地想改变一切的意愿，突然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可我刚跳起来，阿尔福西娜也马上跳了起来。我抓起皮大衣和帽子，吩咐她告诉兰伯特，我昨天说的是胡话，我诬蔑一个女人，我故意开玩笑，我要兰伯特永远不再到我那里去……所有这些话，我勉强地说出来，说得结结巴巴，而且匆匆忙忙地，是用法语说的，当然十分不清楚。使我奇怪的是，阿尔福西娜居然全听明白了。而最让我奇怪的是，她甚至好像还在为什么事而高兴呢。

“Qui Qui，”她附和着我，“是的，是的……这么做太可耻了！把一位夫人……啊，您真高尚！您放心好了，我会开导兰伯特的……”

我看得出来，她对事情的态度发生了十分意外的变化，也许兰伯特的态度也变了。按理说，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惊疑。但是，我还是默默地走了出去。当时我的心里很乱，所以缺少判断力。后来我

判明了一切，但那时已经晚了。原来这是一条恶毒之极的诡计！我且在这里停顿一下，预先把这诡计全都解释出来。因为不如此，读者是不能明白的。

事情是这样的：还在我初次和兰伯特相遇的时候，也就是我在他的寓所里取暖的时候，我就像傻瓜似的，喃喃地对他说过那个文件就缝在我的衣袋里面。当时我很快就在他屋子角落里的沙发上睡着了一会儿。兰伯特那时候一定立刻摸过我的口袋，因此相信里面确实缝着一个文件。后来他又好几次借机触摸过，以证实那个文件还在衣袋里面。譬如说，在我们上鞑靼人饭馆里吃饭的时候，我记得他故意有好几次抱着我的腰。他终于明白这文件如何的重要，便拟好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计划。我绝对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计划的。我像傻瓜似的尽幻想他那样固执地让我到他家里去，仅仅只是为了劝我跟他合作。但是，可叹呀！他叫我去，完全为了别的原因。他叫我去，是为了灌醉我，在我失了知觉，躺倒下来，呼呼地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口袋割破，然后取走那个文件。在那天夜里，他和阿尔福西娜就是这样做的：由阿尔福西娜把我的口袋拆开了。他们取走了那封信，取走了她的信——我从莫斯科带来的那个文件，然后把一张大小相同的普通的信纸放在我口袋里，在被拆开的地方，重新缝好，缝得毫无破绽，使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阿尔福西娜缝的口袋。而我呢，却在整整过了一天半之后，几乎直到结局之前，居然还一直以为这份密件还在我身上，还以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呢。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关键性的话：这次文件的被窃，成为后来一切灾祸以及各种不幸的起因。

二

我这篇札记里所记载的最后一个昼夜已经来临，我要写到大结局了！

当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寓所时，我觉得大概有十点半左右，我还记得当时我有点儿莫名其妙的烦躁，但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并不慌忙，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办了。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我刚走进我的走廊里面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发生了新的灾难，事态变得复杂起来了：老公爵刚被人家从皇村里带进城内，正待在我们的寓所里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在他的身边。

他们并不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间里，而是放在和我紧邻着的、房东居住的两间屋内。后来才知道，还在头天晚上，他们就已经在这两间屋子里进行了一些变动和装饰，不过变化很小。房东和他的太太搬到那个好闹脾气的麻脸的房客的小屋里去。关于这个房客，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在那时候他已经搬出去，至于搬到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房东立刻溜进我的房间里。他的态度并不像昨天似的坚决，但是处于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因为事态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潮。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说，只是退到屋角面，手捧住头，站立了一分钟。起初他以为我是在“装腔作势”，但后来他忍耐不住，感到害怕了：

“难道这样安排不对吗？”他喃喃地说，“我可是一直等您回来商量的，”他看见我不回答，便补充着说，“要不要把这扇门也打开？这样就可以一直通到公爵的房间里……省得从走廊里绕弯了。”他指着我房间里那扇一直关闭着的门。这门通到房东的屋子里，也就是和现在公爵的住处相通。

“是这样的，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我用严厉的神情对他说，“请您立刻去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到我这里来商量。他们早就在这里了吗？”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

“那您去叫她吧。”

他去了一趟，带回来一个奇怪的答复，就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急切盼望我到那边去。如此说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并不想光临到我的屋子里来。我把我在一夜里弄皱了的上衣整理了一下，刷干净，把头发梳好，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一切，心里明白我该如何谨慎行事，然后才上老人的屋里去了。

公爵坐在圆桌旁边的沙发上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另一个角落里，另一只铺着毯子的桌子旁边准备了茶水，桌上那只房东的茶炊已经烧开。我走了进去，脸上还是露出严肃的神色。老人一下子就觉察到这点，竟哆嗦了一下，脸上的微笑立刻转为十足的恐惧。但是，我当时突然忍不住，笑了出来，向他伸出手，可怜的老人竟扑到我的怀抱里来了。

毫无疑问，我一下子就明白他成了怎样的人。首先，我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地知道，尽管老人几乎还有精神，几乎还多少有点理性，几乎还有几分刚毅，但在我和他分开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简直把他弄得像一个木乃伊，像一个畏葸而又多疑的孩子。我要补充一句：他完全知道人家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整个过程就像我在前面预先交代的那样。人家突然地用他的女儿如何背叛他，如何想把他送进疯人院里去的消息向他袭击，把他吓坏了，他害怕得几乎不知道自己在

干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同意让人家把他带离皇村。他们对他说我手里有一份密件，我身上有一把能够打开最后谜底的钥匙。我可以预先说说：最让他害怕的，就是这个最后的谜底、这把钥匙。他在等我去见他的时候，还在想我会拿着文件，带着一脸宣判的神情去找他，所以此时看见我居然带着微笑，而且只谈别的事情，便喜出望外了。我们拥抱的时候，他哭了。说实话，我也流了一点眼泪。我突然开始很可怜他……阿尔福西娜的那只小狗发出像小铃般尖细的叫声，从沙发上奔到我这边来。他自从得到了这只小狗之后，就一直让它陪伴在自己的身边，甚至睡觉时也是这样。

“喔，我说过，他是一个宽厚的小伙子。”他指着我，大声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

“您可健壮多啦，公爵，您的气色很好，神清气爽，看上去很健康！”我说。唉，其实一切正好相反：他是一具木乃伊，而我之所以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鼓励他而已。

“是吗，是吗，”他快乐地重复着，“我的健康恢复得真快。”

“您喝您的茶，如果您赏我一杯，我可以跟您一块儿喝。”

“那好极了！‘让我们来饮酒取乐吧……’好像有这样一首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给他一杯茶……给我们茶，亲爱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把茶递过来，突然转身向我用特别庄严的态度开始说话。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们俩，我和我的恩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到您这里来避难了。我想我们这是在投奔您，投奔您一个

人，我们俩请求您收留我们。请您想想，这个圣徒，这个极高尚却备受欺压的人，他的整个命运已经掌握在您的手里……我们等候您那颗正直的心做出决定！”

但她还没说完，公爵就惊恐万状，几乎吓得直打哆嗦了：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好不好？亲爱的！”他反复地说，朝她抬起双手。

我无法形容出她的举动，同时使我产生多大的不痛快。我一句话也不回答，只向她做了一个冷淡的、郑重的鞠躬，然后便坐回桌旁，甚至故意谈起别的事情，讲一些愚蠢的话，开始笑，还说俏皮话……老人显然很感激我，显得很开心，甚至很有兴致。然而，尽管他兴致勃勃，但那种开心的神态却不稳定。立刻就会变为完全的颓丧，这是乍看一眼就能明白的。

“Cher enfant，我听说你大病了一场……哦，对不起！我听说你一直在研究降神术（当时的一种迷信活动，曾在俄国风行一时），是不是？”

“我并没有想研究呀！”我微微一笑。

“没有吗？但是谁对我说过降神术的呢？”

“这是这里的官员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刚才说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解释，“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知道许多故事。要不要我去把他叫来？”

“是的，是的，他很招人喜欢……他知道很多故事，不过最好以后再叫他进来。我们一叫他，他会给我们讲的。不过以后再说吧。你简

直想不到，刚才他在给我们摆饭桌时，居然说：‘你们放心，这桌子不会飞走的，我们可不是开降神会啦。’在开降神术会的时候，难道桌子会飞吗？”

“我真是不知道，不过听说会连着桌腿升起来的。”

“但是你所说的真是可怕。”他恐惧地看了我一眼。

“喔，您不要怕，这是胡说八道。”

“我自己也是这样说的。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芙娜·萨洛梅耶娃……你是知道她的……啊，是的，你不知道她……你想不到吧，她也相信降神术，你想不到吧，Chere enfant，”他转身朝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就这么跟她说的：在政府各个部里也放着桌子，桌上放着八双官员的手，全在那里写字——为什么那里的桌子不会跳舞呢？你想一想，要是这些桌子突然跳起舞来，那才好看呢！财政部或教育部里的桌子造了反——那才够瞧呢！”

“您说话仍旧那么风趣呢，公爵。”我赞叹道，努力发出真诚的大笑。

“是吗？我说得不多，但我说得很风趣。”

“我这就去把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来叫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站起身来，快乐在她的脸上闪烁着：看到我对老人那么亲热，她感到高兴了。但她刚走出去，老人的整个神情突然立刻变了样。他匆匆朝门外看了一眼，又朝四围环顾了一下，便从沙发上俯身凑近我，用恐惧的声音低声对我说道：

“亲爱的朋友！要是我能看到她们俩一起在这儿才好呢！唉，Cher enfant！”

“公爵，您放心吧……”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想法使她们和解，不是吗？这里不过是两个有身份的女人无谓的争吵，不是吗？我现在全指望你一个人……我们要在这里把一切整理出头绪来。这里的寓所真是奇怪得很，”他几乎畏惧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你知道，这个房东……他的脸是那样的……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房东吗？不，他怎么会是危险的人物呢？”

“对，当然。那更好。他大概很笨，这位绅士。Cher enfant，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告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这里的一切让我害怕。我可是一跨进来，就夸这里的一切，还把房东也恭维了一番。听我说，你知道关于冯·索恩的事件（指1869年底官员冯·索恩在妓院被谋杀这件事）吗？你还记得吗？”

“那又怎样？”

“不要紧，不要紧……我在这里是很自由的，不是吗？你觉得呢，我在这儿不出什么事情……出那类的事情？”

“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会的……”

“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他突然大声喊道，将双手交叉在胸前，完全不掩饰内心的恐惧。“如果你果真有什么……文件……总之，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么请你不要说。看上帝的分上，什么也不要说……拖得越长越好……”

他泪流满面，想扑过来拥抱我。我无法形容，当时我是多么的揪心：可怜的老人像一个被吉卜赛人拐走的小孩，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带到一群陌生人中间，脆弱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但人家不让我们拥抱：门开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了进来，但带进来的不是房东，可是她自己的哥哥，那个宫廷侍从官。这个变化使我大为吃惊。我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大声说，使我不由得只好止住步。

“我和令兄早就认识了。”我响亮地说，把“早”字说得特别重。

“唉，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真是对不起，亲爱的安得……安德烈·马卡罗维奇，”年轻人开始喃语，用特别潇洒的态度走到我面前来，抓住我的手，使我不能脱身离去。“一切全是我那个的斯捷潘的错，他当时那样愚蠢地对我通报，我认为您是另一个人——这是在莫斯科的事。”他对他的妹妹解释了一下，“后来我努力想寻找您，解释一下，但我病了，您可以问她。亲爱的公爵，就算是为了亲属关系，我们也应该成为朋友……”

这个胆大的年轻人竟敢用一只手搂住我的肩膀，做出亲密到极点的样子。我往旁边躲开，感到不好意思，当下连忙走出那间屋子，没说一句话。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左思右想，惶恐不安。这场阴谋使我感到窒息，但我又不能那样直接地为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让她绝望。我突然觉得，我也很珍惜她，她的处境太糟糕了。

三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让自己哥哥和公爵坐在那里聊天，由他开始把上流社会的那些最新的谣言讲给公爵听，一下子就把这个善感的老人给吸引住了，逗乐了。而她自己则来到我的房间里。我默默地从床上站起来，露出满脸的疑问。

“我对您说出了一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

“但是，我已经预先告诉过您，我不能……出于最神圣的责任感，我不便去干您所希望的事情……”

“是吗？这是您的答复吗？我失败了不要紧，但是老人呢？您以为怎么样：到不了晚上他准会发疯的！”

“不，要是我把女儿的信拿给他看，让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在这封信里面和律师商量如何宣布父亲为疯人！他才会发疯呢！”我激动地嚷道，“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种事。您要知道，他不相信有这样一封信，他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说他对我说过，这是我在撒谎，但说得很巧。

“已经说过了吗？我料到会是这样的！这么说来，我是完了，难怪直到现在他还哭着要回家。”

“请您告诉我，您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我坚决地问。

她脸红了，那是由于傲气受挫而起的，但她克制住了自己：

“我们有了他女儿的信在手里，就可以向上流社会证实我们有理。我会立刻派人去请他小时候的朋友V公爵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来。

这两个人都是上流社会受人尊敬、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我还知道，早在两年以前，他们就对他那个贪婪、残忍的女儿的某些行为十分激愤。当然，他们会依照我的请求，使他和女儿和解，我自己也这样主张。那样，情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我还估计到那时，我的亲戚们，法纳里奥托夫家族，也会出面维护我的权利的。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幸福。让他终于明白，并且珍视：谁才是真正的忠实于他？毫无疑问，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您的帮忙：您十分地爱他……究竟谁还爱他，除了我和您以外？最近的几天里，他尽讲起您。他想念您，您是'他的忘年之交……'当然，事后我会一辈子无穷无尽地感激您的……"

她这是许诺给我报酬了——也许是银钱吧。

我坚决地打断她的话头。

"无论您怎么说，我都办不到，"我用无可动摇的决定的态度说，"我只能用同样的诚恳报答您，把我的最后的意思解释给您听：我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把这封惹祸的信亲手交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但须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在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里弄出乱子来，由她预先发誓不妨碍您的幸福。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这么办不行的！"她说，满脸通红。她一想到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饶恕她，不由得激愤起来了。

"我不会改变决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也许可以改变一下吧。"

"您去找兰伯特好了。"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不知道，由于您的固执会生出多么不幸的事情。”她声色俱厉地狠狠说道。

“要说会发生不幸——那是肯定的……现在我觉得头晕。我不管您了：我决心已下，绝不改变。只是看上帝的分上，请不要让您的哥哥上我这里来。”

“但是他很想赎一赎……”

“一点也不用赎！我不需要，我不要，我不要！”我捧住头嚷道（唉，我当时对她的态度也许太傲慢了）！“请问，今天公爵在哪儿过夜？”

“他要在这里过夜，在您的房子里，和您在一块儿。”

“晚上我就要搬到另一个寓所里去了。”

我说完这几句不客气的话之后，便抓起帽子，开始穿皮大衣。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默默地，冷冷地看着我。我不禁开始可怜她，——我很可怜这个高傲的姑娘！然而，我从寓所里跑出来，不给她留下一句带有希望的话。

四

我尽量长话短说。我下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我一直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唉！如果我当时遇到她在家，也许不至于发生极大的不幸，但是好像故意似的，这一天我尽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我当然也拐到母亲那里去过，首先是为了看望可怜的母亲，其次是希望在那里遇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但是她也不在，她刚走出去。母亲生

病了，躺在床上，只有丽萨一人留在她身边。丽萨请求我不要走进去惊醒母亲：“整夜没有睡，伤心极了；谢天谢地，现在总算睡着了。”我抱了丽萨一下，只对她说了两句话，说我作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重大决定，我现在要去实现它。她倾听着，并没有露出特别的惊异，好像听极平常的话语一般。他们大家当时已经听惯了我不断地作“最后决定”，然后又怯懦地自行取消。但是现在——现在是另一件事情了！我上运河旁的那家小饭馆里去，坐在那里打发一下时间，以便再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突然需要这个女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打发她立刻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去，请她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里来，以便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在一劳永逸地把一切事情解释清楚以后，就把文件还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总之，我只想做我该做的。我想一劳永逸地为自己辩解。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一定要坚持当场说出几句对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有利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就带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作为证人）到我的寓所里去，就是到公爵那里去，在那儿使这两个敌对的女人和解，使公爵复活，而且……而且……总之，至少在这群人中间，我要让每个人都幸福。这么一来，就只剩下韦尔西洛夫和母亲两个人了。这个办法会取得成效，我是深信不疑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因为我把信还给她，并不向她有所要求，心里会感激我，因为不会拒绝我这种请求。唉！我还在想象我身边藏着这个文件。唉！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陷入那样愚蠢和可耻境地。

天色已经黑得厉害，已经到四点钟左右，我又去访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玛丽亚粗暴地回答说“她还没有回来”。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玛丽亚那种不友好的奇怪的眼神。但是，不用说，我当时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相反地，另一个念头突然刺痛了我：我在恼恨和忧愁

中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想起了公爵刚才向我张开双臂的那个可怜的情景来。我突然痛责自己：也许只是出于个人恼恨的缘故，我就丢下他不管了。我开始不安地设想，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发生什么极不好的事情。因此就匆匆忙忙地走回家去。但是，家里只发生了下面的情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刚才从我的屋内愤然离开之后，并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还要补叙的是，她从早晨起就打发人去找兰伯特，后来又叫人去找一次，因为兰伯特老不在家，便派她的哥哥去找。这可怜的女人看见我这样抗拒，便把自己最后的希望放在兰伯特和他对我的影响上面。她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兰伯特，同时感到奇怪：在这之前，他都不离开她一步，一直在她身旁旋转着的，现在怎么会突然完全把她抛弃，就此失踪了呢？唉！她做梦也想不到，兰伯特现在已经把文件抢到手里，而且已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决定，现在当然要藏躲起来，甚至故意躲避她。

这样一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由于心里十分不安，由于越来越惊慌，也就几乎无力给公爵解闷；而与此同时，公爵的不安程度也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他提出一些胆怯而奇怪的问题，甚至开始怀疑地看着她，有几次竟哭了。小韦尔西洛夫当时坐的时间并不长。他走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终于把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带了进来。她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公爵完全不喜欢他，甚至引起他的厌恶。总之，不知为什么，公爵对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怀疑了。那个房东好像故意似的，又开始讲起降神术，还讲什么魔术，讲那些据说是他亲眼看见的戏法：说是有一个从外省来的一个江湖术士，当着众人面前把人头割下来，血流得很多，大家都看见了，后来又把它装在颈脖上面，居然又愈合如初了，这也是当着众人的面表演的。这一件

事情好像发生在1859年。公爵听了非常害怕，便不知什么又非常光火，弄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只好立刻请那个讲故事的人退出去。幸好饭送来了，这饭是在头天晚上特地托兰伯特和阿尔福西娜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向一个有名的法国厨子订好的。这厨子现在没有事，正在寻觅贵族家里或俱乐部里的职位。饭菜和香槟酒使老人特别的快乐。他吃得很多，还说了许多玩笑的话。饭后他自然感觉有些困，因为很想睡觉。因为他总是在饭后睡觉。所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给他准备好了床铺。他临睡时一个劲地吻她的手，说她是他的天堂，他的“金花”——总之，开始说出那一套最东方式的词语。他终于睡着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回来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急忙地走到我的屋内，在我面前合着手说，并非为了她，而是为了公爵，她求我不要走开，等他一醒，就上他屋里去。“没有您，他会出事的，他的神经会崩溃。我怕他在入夜之前就挺不住……”她说，她自己一定要离开一会，也许甚至离开两小时，她要把公爵交给我一个人照顾。我热情地对她说，到傍晚之前我会留在那儿，等他睡醒，就努力给他解闷。

“我要去尽自己的责任！”她坚决地说。

她走了。我要提前补充几句话：她这回是亲自跑去找兰伯特，这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此外，她还到她哥哥和法纳里奥托夫家里去过。可想而知，她回来的时候，应该处于怎样的心神状态之下。

公爵大概在她走后一小时醒来。我隔着墙听见他的呻吟，立刻跑到他那里去，正好看见他坐在床上，穿着睡衣。但他发现自己孤单单地待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前面只有摇曳的烛光，顿时吓坏了，竟哆

嗦了一下，跳起来，大声喊嚷着。我奔到他面前去，等他看清是我的时候，便带着快乐的眼泪，开始拥抱我。

“人家对我说，你搬到另一个寓所里去了，你害怕得逃走了。”

“谁跟您这么说的？”

“谁说的？你瞧，也许是我自己瞎想，但也许有人说说。你瞧，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白须老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神像，砸成两橛的神像，突然说道：‘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弄碎的！’”

“唉，我的天，您一定已经从什么人的嘴里听到韦尔西洛夫昨天把神像砸碎的事情了吧？”

“N'est-ce pas（法文，译为“怎么不是呢”）？我听说了，听说了！我今天早晨从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那里听到的。她把我的皮箱和小狗送来了。”

“瞧，所以您就做了这个梦。”

“是呀，差不多是这样，但你不会想到，这老人尽用手指吓唬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哪里？”

“她马上就回来了。”

“从什么地方回来。她也走了吗？”他痛苦地嚷道。

“不，不，她一会儿就来，请我代她在您这里坐一会。”

“Oui（法文，译为“是的”）。她会回来的。我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竟发疯了：‘多么意外又多么迅速！’我一直对他预言，说他最终

的下场会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你别忙说……”

他突然伸出手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拉到自己身边。

“房东刚才突然取来了一些照片，”他低声说，“一些下流女人的照片，全是裸体的女人，都是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他还突然开始放在玻璃里让我看……我只违心地恭维了几句，但这个情形就像人家把这些下流的女人带到那个不幸的文官身边，以便把他灌醉……”

“您还在讲那个冯·索恩的事，别瞎想了，公爵！房东是一个傻瓜，如此而已！”

“他只是一个傻瓜而已！C'est mon opinion（法文，译为“我也这么认为”）！我的朋友，如果能够，请你救救我，让我离开这里！”他突然在我面前合起双手。

“公爵，凡我能做到的一切我都可以做！我完全听您的……亲爱的公爵，只要您再等一会，也许我会把一切处理好的！”

“是的。我们马上逃走，把皮箱留在这里，做做样子，让他以为我们还会回来的。”

“往哪里跑呢？还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怎么办？”

“不，不，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块儿走……喔！我的亲爱的！我的大脑里像一锅稀粥似的弄得糊里糊涂了。等一等，在右边的那只皮包里有一张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的照片，是我刚才偷偷儿塞进去的，为了不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特别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看见。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快给我掏出来，你要留神，不要让人家看见……能不能用钩子把门关上？”

我果真在那个皮包里找到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照片，这照片装在椭圆形的相框里。他把它拿起来，放在光亮的地方，眼泪突然流到他那黄瘦的脸颊上：

“她是天使，天上的天使，”他长叹道，“我一辈子对不起她……现在也是的！Chere enfant，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我的朋友，你告诉我：有人打算把我送到疯人院里去，你能想象得到吗？突然要把我这样的人送进疯人院里去？”

“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我喊道，“这是一个误会。我了解她的感情。”

“你也了解她的感情吗？那好极了！我的朋友，你使我复活了。他们干吗要在我面前中伤你呢？我的朋友，你去把卡佳叫来，让她们俩当着我的面亲吻，我要带着她们回家，我们要甩掉这个房东！”

他站起来，在我面前合起双手，突然扑通一声朝我跪了下来：

“亲爱的。”他低声说，恐惧得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浑身颤抖，好像风中的落叶似的。“我的朋友，你对我说实话吧：现在他们要把我弄到哪里去？”

“天呀！”我喊着，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您连我都不相信了，您以为我也参与了阴谋吗？有我在这里，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动您一根毫毛！”

“这是对的，决不允许他们，”他喃语着，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仍然抖个不停，“不要把我交给任何人！你自己也不要对我撒一

点点的谎……说真的，他们会把我带走吗？你告诉我，这个房东，伊波利特，或者叫什么，他……他不是医生吗？”

“什么医生？”

“这里……这里是不是疯人院？就在这里，就在这间屋子里？”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门突然开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了进来。大概她一直在门外偷听，忍不住，突然地把门打开了。而此时的公爵，只要听到每一个轻微的声音都会瑟瑟发抖，所以不由尖叫一声，顿时倒在枕头上面。结果，他似乎大发神经，号啕大哭起来。

“您瞧，这就是您干的好事。”我指着老人对她说。

“不，这是您干的好事，”她提高了嗓门说，“我最后一次对您说，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肯不肯把坑害这位孤立无助的老人的卑鄙阴谋揭露出来，肯不肯牺牲‘您那种疯狂幼稚的爱情幻想’，拯救一下您的亲姐姐呢？”

“我可以救你们大家，但只按照我刚才对您说的那个样子！我再跑出去一趟，也许一个钟头之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自己会到这里来！我给大家和解，让大家都得到幸福！”我几乎兴奋地喊道。

“带她来，带她到这里来吧，”公爵精神一振，“你们带我到她那里去吧！我要见卡佳，我要祝福她。”他大声喊着，抬起双手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

“您瞧，”我指着他，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您听他说什么话，现在是任何的‘文件’都帮不了您了。”

“我知道。但文件至少可以在上流社会中证明我为人比较正派，而现在——我受尽了耻辱！够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被大家遗弃，甚至连我的亲哥哥也因为害怕失败也把我遗弃了……但是，我会尽自己的责任，留在这个不幸的人身边，做他的保姆，他的看护人！”

时机已经不容再错过，于是我从屋内跑了出去：

“我过一小时后再回来，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回来！”我在门口上喊道。

第十二章

一

我终于遇到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关于文件和现在我的寓所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她自己很明白这些事件，从两句话里就能了解一切，但是，我讲的时间，估计花去了十分钟。只有我一个人说话，说出了全部的真相，而且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她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身子挺得笔直：像一根针似的，咬着嘴唇，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的身上，努力倾听着。但是，等我说完的时候，她突然从椅上跳起来，而且跳得那样骤急，竟使我也跳了起来。

“好哇，你这小东西！这封信果真缝在你身上，而且是那个傻瓜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缝的！唉，你们这些好捣乱的、可恶的家伙！你上这里来，原来是为了征服女人的心，征服上流社会，想对某个鬼家伙进行报复，就因为你是个私生子，是不是？”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喊道，“不许您骂人！也许就是因为您，因为您的谩骂，所以我才一到彼得堡，心肠就开始硬起来了。是的，我是私生子，也许果真为了我是私生子而想报复，也许想对那一个鬼家伙报复，因为在这件事上，连魔鬼自己也找不出有罪之人呢。但是，您要记得我拒绝和那些混蛋们合作，我把自己的感情征服了。我要默默地把文件放在她面前，就此走开，甚至不等候她说什么话，您将亲自做见证人！”

“把那封信拿来，立刻拿出来，立刻放在桌上！说不定你在撒谎呢？”

“它就缝在我的口袋里，当初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亲手缝的；但我到了这里之后重新做了一套常礼服，所以把信从旧衣服里掏出来，亲自缝到这身新衣服里。信就在这里，您摸一摸，我不会撒谎的！”

“你把它拿出来！掏出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喊道。

“无论如何不行，我对您说。我要当着您的面把文件亲手交给她，然后就走开，不说一句话。但是必须使她知道，使她亲眼看见，那是我，我自己交给她，出于自己的自愿，没有强迫，也不用什么回报。”

“又要装腔作势一番吗？你爱上她了吧？”

“随您怎么糟蹋我吧，您尽管说好了。我不在乎，我活该，但我没有感到委屈。哦，即使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卑鄙的坏孩子，曾经对她不怀好意，策划过阴谋，但她应该承认，我已经战胜了自己，将她的幸福放得高于一切！不要紧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要紧的！我对自己呼喊：鼓起勇气来，充满希望！就算这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步，但它有一个好的结局，极高尚的结局！至于说我爱她，那又怎样？”我精神亢奋，两眼闪光地接着说，“我并不觉得害臊：母亲是天上的天使，而她是地上的女皇！韦尔西洛夫会回到母亲那里去，我对她也不必感到羞愧，因为我已经听见她和韦尔西洛夫所讲的话，当时我就站在门帘背后……唉，我们三个人‘都是疯子’！您知不知道，这句‘都是疯子’是谁说的？这是他说的，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说的！您知不知道，我们这里也许不仅只三个人发疯。我敢打赌，您就是第四个这样

的疯子！要不要我说出来：我敢打赌，您自己就一辈子爱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还继续爱着……”

我再次说明，当时我精神亢奋，而且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但我没能把话说完：突然她的动作似乎有点儿反常，伸手迅速抓住我的头发，使劲把我往下拽了两下……随即又突然闪到角落里去，脸朝着墙，用手帕捂住脸：

“小东西！以后永远不许你说这种话！”她哭着说。

这一切来得那样的突然，不用说，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站在那里望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呸，小傻瓜！你过来呀，吻我，吻我这个老傻瓜吧！”她突然又哭又笑地说，“以后不许你，永远不许你说这种话……不过，我爱你，而且一辈子爱……你这小傻瓜。”

我吻了吻她。我要顺便说一句：自从这个时候起，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便成为朋友了。

“啊，对了！我是怎么啦？”她突然一拍脑门叫了起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老公爵在你们寓所里吗？这是真的吗？”

“我敢保证，是真的！”

“哎哟，我的天，哎哟，我真是难过！”她急得在屋内团团转，不停地来回走着，“不知道他们怎样摆弄他！唉，这些傻瓜也不怕天打雷劈！从今天早晨起就在那里吗？瞧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瞧这小修女！而她，那位天上的仙女竟一点也不知道啊！”

“哪个天上的仙女？”

“就是地上的女皇，你理想中的女人呗！唉，现在该怎么办呢？”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顿时醒悟过来，大声喊道，“刚才我们尽讲一些傻话，而忘记了主要的问题：我就是跑来请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去的，大家全在等着我。”

我解释我必须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肯立刻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言归于好，甚至赞成她的婚事的时候，才把文件交出来……

“那好极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打断我，“我也曾对她说过一百遍。因为等不到结婚的那天他就会死去的——这门婚事反正成不了。至于在遗嘱内留财产给安娜的这一点，其实她的名字也早已写在里面，她总归会得到一份财产的……”

“难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是为了舍下得财产的缘故吗？”

“不是的，她一直害怕这文件落在安娜手里，我也是的。因此我们一直提防着她。做女儿的怕老头儿的神经经不起这种刺激，至于那个德国人，比奥林格，倒真是舍不得这笔钱呢。”

“既然这样，她还能嫁给比奥林格吗？”

“你拿这种傻女人有什么办法？说她是傻瓜，也真是一辈子成为傻瓜。你瞧着吧，他能带给她什么样安宁。她说‘如果我必须嫁人，那么嫁给他是最为合适的’，那我们就等着瞧，看她是怎么个合适法。以后人家把她的手脚缚住，那就晚了。”

“您怎么能容许她这样做呢？您不是爱她，而且还当面对她说您爱她的吗？”

“我是爱她，而且我对她的爱，比对你们大家加在一起的爱还要深，但她到底是一个不明事理的傻瓜呀！”

“您现在就跑去找她，我们把一切办妥之后，再带她到她父亲那里去。”

“不行，不行，小傻瓜！真是的！唉，有什么办法呢？唉，我真是难过死了！”她又急得团团转起来，不过还是伸手抓起了一条厚毛披巾。“唉，如果你四点钟前来就好了，现在已经七点多钟，她刚才先到佩利谢夫家里去吃饭，然后和他们去看歌剧。”

“天呀，那能不能上剧院里去找她……不行，那是办不到的！现在老头儿怎么办呢？他也许到夜里就会死去的！”

“你听我说，你不要到那里去了，你到你母亲家里去住一夜，明天早晨……”

“不，我无论如何，无论出什么事情，也决不撇下老人。”

“那么你就不要离开他，你这样做是对的。而我，你知道，我要跑到她那里去一趟，留下一张字条……你知道，我要用我们的暗语（她会明白的）告诉她，说文件在这儿，让她明天上午十点整上我家里来——要准时！你不要着急，她到这里来以后，会听我的话，我们一下子就办妥了。你快跑到那里去，尽量哄哄老头儿，让他睡觉，也许能够挨到明天早晨的！你也不要吓唬安娜，要知道，我也很爱她呢。你对她不很公平，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无法了解底细：她受过委屈，从小

就受过委屈。唉，你们大家一个个都让我操心！你不要忘记，你去告诉她，就说是我叫你说的，告诉她这件事我会管的，而且是主动去管，真心诚意的，让她放心，她的自尊心决不会受到伤害……你知道，我和她最近刚吵了一架，闹翻了——破口大骂了一顿！唔，你快去吧……哦，等一等，再把口袋给我看一看……真的在里面吗？真的在里面吗？哦，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里面呢？你把这封信交给我，哪怕交给我一夜也好！你留下吧，我不会吃掉的。也许过了一夜，你又不肯交出来……会改变主意呢？”

“决不会的！”我喊道，“喏，你摸一摸，你瞧。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留给您！”

“我看出里面有一张纸，”她用手指摸了摸，“唔，好吧，你去吧。我也许会赶到剧院里去，你说得很对！你快去吧！快去吧！”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等一下，母亲怎么样啦？”

“活着。”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呢？”

她挥了挥手。

“会醒悟过来的！”

我跑了回去，虽说并没有做得像我所想象的样子，但我还是充满了希望。然而，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等待我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这世上真是有命运这回事的呀！

二

我还在楼梯上时，就已经听见我们的寓所里喧闹的声音，门也开着。一位陌生的、穿金边制服的仆人站在走廊里。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显得很害怕，也站在走廊里，等候着什么。公爵住的房间的门开了，里面传出像响雷般的声音，我立刻认清是比奥林格的声音。我还来不及走上两步，突然看见比奥林格和他的同伴P男爵正扶着泪流满面、浑身发抖的公爵走到走廊上——这个P男爵就是上回到韦尔西洛夫那里去谈判的那个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跟着公爵到走廊上了，比奥林格大声地呵斥她、威吓她，大概还冲她跺脚——总之，他不顾自己是“上流社会的绅士”，变成一个粗暴的德国兵。后来我才发现，不知为什么，他当时认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简直是触犯了什么刑罚，甚至她的行为现在无疑应该在法庭上接受法律的制裁。由于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把事情夸大了，这是许多人常犯的毛病，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可以肆无忌惮。关键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琢磨。事后我才知道，有人写匿名信通知他（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讲），于是他便跑过来，带着狂怒的心情。在这种状态之下，即使最机智和最诙谐的人，有时也会像鞋匠一样打起架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带着十分威严的态度面对这场袭击，但是我没有赶上那个场面。我只看见比奥林格把老人搀到走廊上，突然让P男爵扶住，自己迅速地朝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转过身去，大概是回敬她的什么话：

“您是一个阴谋家！您图谋他的钱财！从现在这个时候起，您已经在上流社会里丢尽了脸，您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您在利用这个不幸的病人图谋钱财，是您把他弄到疯狂的地步……您对我大喊大叫，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子，没有人保护我……”

“啊，是的！您是他的未婚妻，未婚妻！”比奥林格恶毒地哈哈大笑起来。

“男爵，男爵……亲爱的孩子，我爱你。”公爵哭了，向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伸出双臂。

“走吧，公爵，快走吧，有人搞阴谋陷害您，也许还要您的命呢！”比奥林格喊道。

“是的，是的，我明白，我一开始就明白……”

“公爵，”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拉高了嗓门，“您这是在侮辱我，您还允许人家侮辱我！”

“滚！”比奥林格突然冲着她大喝一声。

这让我再也忍不住了:

“混蛋！”我朝他吼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来保护您。”

写到这里，我不再，也不能详细描写下去。因为这里发生了既可怕又卑劣的一幕情景，我似乎突然丧失了理智。我大概扑了过去，打了他一下，至少用力撞了他。他也用力打我的脑袋，我当时跌倒在地上。等我回过神来，我立刻跑下楼去追他们。我记得，我的鼻子流着血。一辆马车候在门前，在他们扶公爵上车的时候，我跑到马车旁边，不管仆人如何推我，又跑上去打比奥林格。我不记得这时怎么会冒出一个警察。比奥林格抓住我的衣领，厉声吩咐警察把我送到分局去。我喊着，说他也应该一块儿去，一块儿做笔录。我又说，把我从我自己的寓所里抓走是不行的。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大街上，并不是在寓所里，又因为我喊嚷，辱骂而且像醉汉似的打架，又因为比奥

林格穿着制服，所以警察就要把我带走。但是，我当时完全狂怒起来，在努力抵抗的同时，把警察也给打了。后来，我记得突然冒出了两个警察，把我带走了。我模糊地记得，他们把我带到一间抽烟抽得烟雾弥漫的屋子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在等，有的在写。我到了这里之后，还继续喊个不停，我要求做笔录。但事情已经不是做个笔录就能解决的了，由于我对警察蛮横无理，而且还对抗他们，所以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何况我当时的架势也太不像话了。突然，有人向我厉声呵斥。此时警察开始指控我打架，还讲出那个中尉来……

“姓什么？”有人喝问我。

“多尔戈鲁基。”我怒吼着。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当下用极下流的粗话回答他。后来……记得后来我就被推进一间黑乎乎的“醒酒”的小屋里去。我并不反抗。读者们在新近的报纸上读到一位先生的控诉，说他被绑着手脚，被拘留在为醉鬼特设的屋内。这位先生大概甚至没有犯什么过错，我可是有过失的。我倒卧在木板上面，和两个昏睡着的人为邻。我的头很痛，太阳穴在跳，心也在剧烈地跳着。我大概失去了知觉，大概说着呓语。我只记得，我在深夜里醒来，坐在铺板上面。我一下子想起了一切，明白了一切，于是我用胳膊肘支膝盖，双手托着头，陷入了沉思中。

我不想描写我的感受，再说也无暇描述，我只想指出一点：就在我被关押的深夜里，在我坐在铺板上陷入沉思的时候，我的心里体验

到了也许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较快乐的瞬间。这也许会使读者感到奇怪，觉得我是在乱写，只是想标新立异，但事实确实像我所说的那个样子。这种时刻也许每个人都会碰到，但一辈子只有一次。在这种时刻中，人们会决定自己的命运，确定他们的观点，并说出自己终生的追求："真理就在那儿，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寻找真理。"是的，那个快乐的瞬间照亮了我的灵魂。那个傲慢的比奥林格羞辱了我，而明天想必还要受到那个上流社会的女子的侮辱。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可以狠狠地报复他们，但我决定不去报复。我决定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诱惑，都不把文件暴露出来，不让整个上流社会知道这件事（我曾动过相反的念头）。我反复地对自己说，明天就把这封信放在她的面前，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忍受她不但不感激我，反而嘲笑我，还会一句话也不说地永远离开她……不过，没必要多说了。至于明天我在这里将会遇到什么，怎样面对长官的审问，他们又会怎样处置我——我几乎忘记想了。我满怀爱地画了个十字，躺到铺板上面，立刻睡着了，并做了一个明朗的，小孩般的梦。

我醒得很晚，天色已经发亮。小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了起来，开始默默地等候，等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小时。大概在九点钟左右，突然有人进来叫我。我本来可以描述得详细些，但不值得这样做，因为现在看来，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我只想把主要的事情补叙一下就行。我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他们突然对我非常的客气，这使我感到很惊讶。他们问了我几句话，我回答了几句，立刻就把我放出去了。我默默地走了出去，很高兴地看到了他们某种惊奇的眼神：他们感到很惊奇，因为我落到如此境地，仍然不失尊严。如果我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也是不会写下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门外等着我。下面我就用两三句话解释一下，当时我如此轻易被释放的原因。

一大清晨，也许还在八点钟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赶到我的寓所里去，也就是到彼得·伊波利托维奇那里去，希望在那里遇见公爵，结果探听出了昨天那桩可怕的事情，关键是，关于我被抓的消息。她立刻跑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去（她昨天从剧院里回来时，就已经和被人家送回来的父亲见过面了），把她唤醒，吓唬着要她马上想办法把我救出来。接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拿着她的信，立刻跑到比奥林格那里去，立刻要求他写一封给“某要人”的信，由比奥林格自己恳切地请求把“误抓”的我从速释放。她持着这封信来到警察分区。他信上的请求获准了。

三

我接着继续写主要事件。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拉住我，让我坐在马车上面，把我带到她的家去，立刻吩咐生茶炊，自己则亲自在厨房里替我梳洗一番，刷净了衣服。就在厨房里，她大声对我说，十一点半钟的时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会到这里来和我见面，这是刚才她俩约好了的。这句话当时被玛丽亚听见了。过了几分钟以后，她端来了茶炊，又过了两分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喊她的时候，她没有答应：原来她出去办什么事去了。我想请读者注意这个细节，我估计当时是九点四十五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虽然因为她没有向自己打招呼就出去而感到生气，但她只是以为她是上店铺里去了，因此暂时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我们也没有工夫管这件事。我们当时谈个没完，因为有许多事要谈，因此我对于玛丽亚的失踪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也要请读者记住。

不用说，我有点飘飘然。我大讲自己的感受，但我们主要还是在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一想到在一小时之后我就会和她相见，而且还是我一生中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我不由激动得有些发抖。在我喝完了两杯茶以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站起来，从桌上拿起剪刀，说道：

“把口袋翻转来，应该把那封信掏出来了，总不能当着她的面拆吧！”

“好吧！”我大声应道，解开了上衣的扣子。

“你这口袋怎么缝得这样乱七八糟的？谁缝的？”

“我自己，我自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一看就知道是你自己缝的。喏，就是这个……”

我们把信掏了出来：那个旧信封还是原来的样子，但里面却放着一张白纸。

“这——这是什么意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把那张纸翻来翻去……“你怎么啦？”

但是，我站在那里已经说不出话，脸色惨白……突然软软地瘫坐在椅子上。说实话，我真是几乎晕过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怒吼着，“你说那信究竟在哪里？”

“兰伯特！”我突然跳了起来，猛拍自己的脑门，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喘着气，急匆匆地向她解释了一切——就是我怎样在兰伯特那里过夜，我们当时如何密谋，不过这个密谋我昨天就对她坦白了。

“被偷走了，被偷走了！”我抓住自己的头发，顿足大叫。

“坏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突然作出决定。她问：“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左右。

“唉，玛丽亚不在家！……玛丽亚！玛丽亚！”

“有什么事情，太太？”玛丽亚突然从厨房里答应着。

“你在家吗？现在可怎么办呢？我得赶紧上她家里去……唉，你这人呀，你这笨蛋！你这笨蛋！”

“我去找兰伯特！”我怒喊着，“在必要的时候，把他掐死！”

“太太！”玛丽亚突然从厨房里尖叫着，“有一个女人要见您……”

她还没有说完，“那个女人”就已经大哭大叫着自己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她就是阿尔福西娜。我不想把这个场面写得十分详细，因为这是一个骗局，是一幕假戏，但应该指出阿尔福西娜演得特别的出色。她一边悔恨地哭泣，发狂地打着手势，一边叽叽喳喳地说（当然是法语），是她自己当时把这封信取了出来，它现在落在兰伯特手里，兰伯特和“那个强盗”、“这个恶人”想引诱“将军夫人”出来，然后开枪把

她打死，这事马上就会发生，在一小时之后……并说这一切是她亲耳听到他们说的，她顿时害怕极了，因为她看见他们手里有手枪，一支手枪。所以现在她跑到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去救她，赶在“这个恶人”的前面……

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是真的，连阿尔福西娜的某些荒唐的解释，也反倒越发像真的。

“这个hommenoir是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喝问道。

“唔，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可怕的人……唔，韦尔西洛夫。”

“韦尔西洛夫，这不可能！”我喊道。

“哦，不，有这个可能，”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尖叫了一下，“你倒是快说呀，老母亲，别老跳着脚，也别打手势了。他们在那儿打算做什么？请你讲清楚呀，老母亲：我不会相信，他们会对她开枪。”

“老母亲”于是开始解释起来（这全是谎话，我还要预先声明）：韦尔西洛夫躲在门后，她一进来兰伯特就把这封信给她看，此时Versiloff便跳出来，他们把她……啊！他要报复！她又说，她（阿尔福西娜）害怕惹祸，因为她自己也参与了此事，至于那个夫人，将军夫人一定会去的，“很快就会去的，很快就会去的”，因为他们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她，她一看见那封信确实在他们手里，一定会跑到他们那里去。给她写信的只是兰伯特出面，她并不知道韦尔西洛夫。而在信里，兰伯特自称是从莫斯科来的，是莫斯科的一位太太打发来的（是指玛丽亚·伊万诺芙娜）。

“唉，真让我心烦！唉，真让我心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叹道。

“救救她吧，救救她吧！”阿尔福西娜喊着。

其实，在这个疯狂的消息里，只要乍看一眼，就会看出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但当时没有时间去加以思考，因为就实质而言，这一切都非常像是真的。本来可以推断出，而且十拿九稳地推断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接到兰伯特的信之后，会先上我们这里来，先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里来，把事情解释一下。但她也有可能不这么做，而是直接上他们那里去。这样一来——她就完了！另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会这么随随便便就跑去见那个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兰伯特，而且是一叫就去？但是这种事情也会发生，譬如，在一看见那份抄件，证实那封信确在他们那里以后，她也可能会这么做，这么一来——她也同样会完了！关键是，我们甚至连一点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韦尔西洛夫会把她弄死的！如果她把自己的身份低降到甚至和兰伯特为伍，那么他会弄死她的！他是双重人！”我叫了起来。

“唉，这个‘双重人’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绞着手说，“唔，不必再迟疑了，”她突然地决定说，“你去取帽子，穿上大衣，我们一块儿出发！你一直带我们到他们那里去，老母亲！唉，路很远呢！玛丽亚，玛丽亚，如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你就对她说，我立刻就回来，让她坐着等我一下，如果不愿意等，你就关上门，强制把她留下来。你就说是我这样吩咐的！玛丽亚，如果你办好这件事，我会赏你一百卢布。”

我们跑着下了楼。毫无疑问，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大祸将在兰伯特的寓所里发生，要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果真先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来，那么玛丽亚总能留住她。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唤了马车来之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你和她一块儿去吧！”她吩咐我，决定离开我和阿尔福西娜，“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拼命，你明白吗？我随后就到，便我得先到她家里去一趟，说不定能碰见她，因为无论怎样？总觉得可疑！”

于是她跑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去。我和阿尔福西娜上兰伯特家里去。我催马车夫快赶，路上继续盘问阿尔福西娜，但她尽用惊叫来应付我，而且还哭哭啼啼起来。就是这千钧一发之际，上帝保佑，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有走完四分之一的路程，突然听见身后有呼喊的声音：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便看到特里沙托夫正坐在马车上追赶我们。

“您要往哪儿去？”他惊恐地叫喊，“居然还和她，和阿尔福西娜在一块儿！”

“特里沙托夫！”我对他喊，“上回您说得很对，出了祸事了！我要到兰伯特这个混蛋那里去！我们一块儿去吧，这样人更多些！”

“快回去，立刻回去！”特里沙托夫喊道，“兰伯特骗您，阿尔福西娜也在骗您。‘麻脸’打发我来的。他们并不在家。我刚才遇见韦尔西洛夫和兰伯特。他们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他们现在就在那里……”

我喝住了马车，转而跳到特里沙托夫的马车上去。我至今还不明白，我怎么会突然一下子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立刻相信了，立刻

决定了。阿尔福西娜可怕地大叫起来，但是我们把她扔弃，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回来追我们，或者自己回家去，但我再也没有看见她了。

特里沙托夫在马车上一面喘气，一面告诉我，说这里面有阴谋诡计，兰伯特本来和‘麻脸’是同谋，但‘麻脸’在最后一刻背弃了他。刚才亲自派特里沙托夫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里去通知她，叫她不要相信兰伯特和阿尔福西娜。特里沙托夫补充说，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他就一无所知了，因为‘麻脸’没有全告诉他，因为他已经来不及告诉了，他自己忙着上什么地方去，一切都十分匆忙。“我看见您坐在马车上，”特里沙托夫继续说，“便追赶过来。”不用说，这个‘麻脸’显然也知道了一切内情，因为他打发特里沙托夫直接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谜了。

然而，为了不让读者看糊涂，我在描写大结局之前，且将所有的真相说明一下，这是我最后一次提前交代了。

四

兰伯特当时把那封信偷去之后，就立刻和韦尔西洛夫联结在一起。至于韦尔西洛夫怎么会和兰伯特联结，我暂时不谈，以后再说，关键在于这个“双重人”！兰伯特和韦尔西洛夫联盟之后，打算用最狡猾的手段诱引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上钩。韦尔西洛夫直率地对他说，她不会来。但是，自从那一次，也就是前天晚上，我在街上遇见兰伯特，并且卖弄地向他宣称，我要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里，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把信将还给她之后，就从那个时候起，兰伯特就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进行了类似监视的安排，那就是把玛丽亚买通了。他送给玛丽亚二十卢布，过了一天之

后，也就是在偷窃文件成功之后，他第二次去见玛丽亚，和她约定，答应事成后给她二百卢布酬金。

就为了这个原因，刚才玛丽亚一听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将在十一点半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去，而我也将在那儿时，她立刻从家里跑出去，雇了马车跑去报告兰伯特。她就应该把这桩事情报告给兰伯特——这就是布置给她的任务。当时，韦尔西洛夫恰巧在兰伯特那里。于是，韦尔西洛夫一下子就想出了这个恶毒的计策。据说疯人有些时候是诡计多端的。

他们的计划是无论如何把我们两人——也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我，从寓所里骗出来，哪怕只骗出一刻钟的工夫，但必须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到之前。他们就守在外边，等到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走出去，就立刻跑进寓所里去，由玛丽亚开门放他们进去，等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这个时候，阿尔福西娜必须竭力拖住我们，随便在哪里，随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应该会如约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到来，而我们一去一回，至少需要两个一刻钟，因此她必定会在我们能赶回来之前就已经到了（不用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根本没有收到兰伯特的信，这是阿尔福西娜在说谎，连这场戏也是韦尔西洛夫想出来的，阿尔福西娜不过扮演了一个受惊吓的叛徒角色而已）。当然，他们在冒险，但他们的判断十分正确："成功了固然好，不成功也毫无损失，因为那个文件总归已经到手了。"但居然成功了，再说也不可能不成功，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会不跟着阿尔福西娜走，仅仅只是由于一个猜测也会跟她走，那就是："唔，毕竟这一切像是真的！"我们就肯定会跟着阿尔福西娜跑出去。我再说一遍，我们当时没有工夫加以判断。

五

我和特里沙托夫跑进厨房，碰见玛丽亚正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让她感到吃惊的是，她放兰伯特和和韦尔西洛夫进去的时候，突然看见兰伯特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她虽然收受了贿赂，但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带着枪支来。她正感到惶惑，所以一看见我，就奔到我跟前来：

“将军夫人来了，可他们手里有手枪！”

“特里沙托夫，你在这厨房里等一会，”我吩咐道，“等我一喊，你就赶快起来帮忙。”

玛丽亚给我打开了通往走廊的门，我溜进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卧室里去——就是只能容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张床，我有一次偶然在那里偷听过的那间小屋。这次我坐在床上，马上在门帘上找到了一个隙缝。

屋内已经传出喧闹的声音，有人在那里大声说话。我要声明的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他们进屋之后一分钟就到了。我还在厨房里就听见那些吵嚷的说话声，那是兰伯特在吵嚷。她坐在沙发上面，他则站在她面前，像傻瓜似的呼喊着。现在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愚蠢地慌张失措：因为他当时很着急，生怕被人撞见。至于他怕的到底是谁，我以后再解释。他手里握着那封信。但韦尔西洛夫不在屋内，我准备在发生危险的时候立刻冲出去。我下面只传述他们对话的大意，也许有些话我记得不大准确，但当时我实在太激动了，所以无法记得很详细。

“这封信要价三万卢布，而您居然还表示惊讶！它实际上值十万，而我只要求您付三万！”兰伯特大声而且异常兴奋地说。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显然很害怕，但却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看着他。

“我觉得这里设置着一个陷阱，我一点也不明白，”她说，“但如果这封信果真在您手里……”

“就是这封信，您自己瞧呀！难道不是那封吗？三万卢布的期票，一个戈比也不能少！”兰伯特打断她的话。

“我没有钱。”

“您可以写一张期票，这里有纸。然后您就出去弄钱，我可以等候，但是只能等候一星期，不能多等。您把钱拿来，我便把期票还给您，而且还把那封信一同交给您。”

“您用这种奇怪的口气和我说话。您错了。如果我跑去告发的话，今天就有人来把您的文件没收。”

“向谁告发？哈，哈，哈！这可是丑闻啊，我们会把信拿给公爵看的！哪里能够没收？我不把文件放在家里。我要托第三个人把信拿给公爵看。您不要再固执了吧，太太，我并不向您多要，您还应该感谢我，换了别人，除了要钱，还要您服侍呢……您知道是哪种服侍……就是任何一个漂亮的女人在走投无路时，都不会拒绝的那种服侍，就是这种服侍……哈，哈，哈！您可是一位漂亮的女人呢！”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满脸通红，唾他的脸。然后迅速地跑到门外去。这时，那个愚蠢的兰伯特竟掏出手枪来

了。他本来是一个迟钝的傻瓜，盲目地相信文件的效力，关键是，他没有弄清楚自己是在和什么样的人在打交道，就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跟他自己一样，都充满着同样卑鄙和邪恶的感情。他一开口就粗鲁不堪，结果惹恼了她，否则她也许不会拒绝这笔金钱交易的。

“不许动！”他怒吼道，因为被唾了一口而勃然大怒，他抓住她的肩膀，用手枪指着——当然，只是想吓唬她一下。她尖叫了一声，倒在沙发上面。我冲进屋内，但就在这刹那间，韦尔西洛夫也从通走廊的门外跑了进来（他一直在那里等候着）。我来不及眨一下眼，他就从兰伯特的手里抢下手枪，然后用那支枪狠狠的敲击他的脑袋。兰伯特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下，失去了知觉，血从他的头里涌到地毯上去。

她一看见韦尔西洛夫，突然脸色惨白得像一块白布，呆呆地望着他有几秒钟。露出无法形容的恐怖，突然晕倒了。他向她扑过去。这一切我现在还历历在目。我记得，当时我恐怖地看到他的脸红得几乎发紫，两眼充血。我想，当时即使他看见我也在屋内，似乎也不认识我。他一把抓住这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女人，用出极大的力量把她抱起来，像抱一个鸭绒枕头似的，然后开始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就像抱着一个孩子似的。房间很小，但他还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在一个刹那间，他当时丧失了理性。他一直看着她，看着她的脸。我在他后面跑着，主要是担心那支手枪，他忘了自己右手上还握着枪，而且竟把它贴近她的头部。但他几次想推开我，一次用胳膊肘撞我，另一次又用脚踢我。我想叫特里沙托夫进来，但是怕刺激这个疯子。最后，我拉起门帘，求他把她放在床上去。他走过去，把她放下了，自己则俯身对着她的脸凝视了一分钟，突然弯下

腰，吻了两下她那苍白的嘴唇。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控。突然，他抡起手枪想砸她，便似乎又若有所悟，把手枪翻转来，用枪口对准她的脸。我闪电般用全力抓他的手，拼命喊特里沙托夫。我记得：我们两个跟他搏斗，但他及时挣开手臂，朝自己开了一枪。他本想先开枪打死她，然后再自杀。但是，在我们不让他打杀死她的时候，他就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心口，但我及时把他的手向上一推，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肩膀。就在这刹那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叫着冲了进来，但他已经不省人事地倒下了，躺在地毯上，躺在兰伯特的身旁。

第十三章　尾声

一

这个场面距今差不多已经有半年了。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已经成为过去，许多事也彻底变了样，而我呢，也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我也要向读者交代清楚。

在那时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来说，至少首先要面对一个疑问：那就是韦尔西洛夫怎么会和兰伯特这样的人联手，他当时究竟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渐渐地我有点明白了：据我看来，韦尔西洛夫在那些时刻，也就是在最后的一天和前一天，还不会有任何坚定的目的，甚至我觉得完全没有加以思考，而是受到某种狂乱感情的支配。我并不认为他真正地发疯，况且他到现在还不是疯子。不过他是一个“双重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竟什么是双重人？双重人至少是，根据一位专家所写的一本医书的说法（这本书我以后特地读了一下），——双重人无非是某种严重的精神失常的第一阶段，而这种精神失常会导致很坏的后果。韦尔西洛夫在母亲那里闹事时，自己就十分诚恳地对我们解释过，当时他的感情与意志“分裂”了。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在母亲那里的一幕，那个被他砸碎的神像，虽然毫无疑问是在另一个我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但是我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些隐约觉得，其中多少也夹杂着他的某种幸灾乐祸的寓意，他对这些女人的期待似乎怀有一点仇恨的意思，有点恨她们的权利和评判，所以一半是他，一半是“另一个我”，两者合在一起，才使他砸碎了那个神像！似乎在表明：“你们的期待也会这样被砸碎的！”总之，如果有另

一个我的影响的话，那么也有纯粹想闹事的因素……但是，所有这一切也只是我的猜测，要确凿的判断是十分困难的。

诚然，不管他如何崇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心里永远根深蒂固地在心里埋着某种对于她的道德方面的特质极端的不信任。我可以肯定地认为，他当时在门外等候的就是她在兰伯特面前低声下气。但是，虽然他是在等着，他是否希望如此呢？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深信他当时一点也不希望，甚至不加以思考。他不过想留在那里，然后再跳出来，对她说几句话，也许——也许侮辱她一下，也许杀死她……当时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但他和兰伯特一块儿来的时候，绝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要补充的是，那支手枪是兰伯特的，他自己并没有携带武器。当他看到她那种骄傲而自尊的表态，特别是不忍心受到兰伯特这个混蛋威吓她，便跳了出来——接着就失去了理性。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打算杀死她？据我看来，他自己并不知道，但如果我们不推开他的手，他是一定会杀死她的。

他的伤不是致命的，已经恢复了，但是他在床上躺了很久——当然是在母亲那里。现在，我写这段结尾的时候，外边正是春色满园，时值五月中旬，而一个明媚的日子，我们屋子里的窗户全都打开着。母亲坐在他身边，他用手摸她的脸颊和头发，和悦地打量她的眼睛。唉，这只是半个从前的韦尔西洛夫，他已经不再离开母亲，而且永远也不会离开了。他甚至有了“掉眼泪的本事”，像令人难忘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讲商人的故事的时候所形容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韦尔西洛夫会活得很长久的。他现在和我们完全诚恳、坦白，像小孩一样，但既稳重又不丧失分寸，不说多余的话。他身上所拥有的全部智慧和整个精神气质依旧未变，虽说以前所有理想主义更加强烈地显露出来。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深地爱他，我可惜我没有时

间和篇幅多讲他的事了。不过我要讲出最近的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很多的）：他在大斋期时已经痊愈，到了斋期第六周，他宣布说他将要斋戒。我想，他大概有三十年甚至更久没有斋戒过了。母亲十分高兴：开始准备素菜，不过用料十分讲究，做得也非常精美。我从隔壁听见他在礼拜一和礼拜二的时候自己唱着《新郎即将来临》——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他十分陶醉。在这几天里，他好几次谈论宗教，谈得非常好。但到了礼拜三，他突然开戒了。突然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笑着解释说，是由于一种"有趣的矛盾"。在神甫的外貌和教堂的氛围中，有某种东西使他觉得很反感；不过他从教堂回来后，突然又带着安详的笑容说："我的朋友们，我很爱上帝，但我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就当天吃饭的时候，他就吃起牛排来了。我知道，母亲现在时常坐在他身旁，用轻柔的声音，安静的微笑，有时开始和他谈论极抽象的事情。现在她在他面前突然好像胆大起来了，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她坐在他身旁，对他说话，多半是悄声细语。他带着微笑倾听着，抚摸她的头发，吻她的手，于是最完满的幸福在他的脸上闪耀出来了。他有时会发点儿神经，几乎是歇斯底里性的。这时他会拿起她的照片，就是他在那天晚上吻过的那张照片，含泪看她，吻着，回忆着，叫我们大家到他的屋里去，但这种时刻他的话并不多……关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似乎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关于和母亲结婚这一层，也同样是只字未提。本来打算夏天时送他到外国去，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坚持主张不要去，而他自己也不想去。今年夏天他们将在彼得堡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里度过。顺便说一句，我们大家暂时全靠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钱生活下去。我还要补充一点：让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在写这部札记的过程中，我居然对这个人抱着不恭敬而且傲慢的态度。但我在写作的时候，恰恰是把自己想象成当初身临其境的样子。就在结束这篇札记，并写完上面这些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正是通过回忆和叙

述的过程，我才重新进行了自我教育。现在我对于自己所写下的许多话表示否定态度，特别是对于某些句子和某些篇章的语气，但我一个字也不想删改。

我说过，他只字不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其实我甚至认为，也许他的心病已经痊愈了。只有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时还谈起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但也只是私下里谈一谈。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国外，我在她动身以前曾和她见过面，到她家里去了几次。我已经接到两封她从国外寄来的信，并且写了回信。但关于我们的通信的内容以及在她动身出国时，也就是我们在临别时谈了些什么，我不想在这里写出来：这是另一个故事，完全新的故事，甚至也许还是将来的故事。这些事情即使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也是不说的。但是，够了，就此打住吧。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并没有出嫁，正和佩利谢夫一家人一起出去旅行。她的父亲已经故世，所以她成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近来在巴黎。她和比奥林格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而且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来的，让我来讲一讲这件事情吧。

在发生那个可怕场面的那一天的早晨，麻脸，就是特里沙托夫和他的朋友去投靠的那个人，及时把这个罪恶的预谋通知了比奥林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兰伯特曾劝麻脸一起干，因此在弄到文件以后，就把他们所预谋的详细情节都告诉了他，包括他们策划的最后一招，也就是韦尔西洛夫想出如何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门的计划，全都告诉了他。但是，麻脸比他们明智，他预见了他们的策划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背叛了兰伯特。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认为兰伯特性情异常急躁，而且很无能。韦尔西洛夫则是因为痴情而鬼迷心窍，所以他们那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远没有比奥林

格的酬谢可靠。这些都是事后特里沙托夫告诉我的。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兰伯特与麻脸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兰伯特缺了他就不行。但下面的这个问题让我更加好奇得多：为什么兰伯特还需要韦尔西洛夫，其实兰伯特手里既然握有那个文件，即使没有他的帮助，不也是完全能够应付得了吗？现在我看来，答案其实也很明显：他需要韦尔西洛夫，首先是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情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之所以需要韦尔西洛夫，为的是一旦出事或者闹出什么乱子时，可以把全部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去。再加上韦尔西洛夫并不需要钱，所以兰伯特更是认为他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当时比奥林格没有及时赶到。等他赶到时，已经是枪声响过后的一个小时了。此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已经全然不同。具体的变化是：就在韦尔西洛夫流血倒在地毯上之后，过了四五分钟的样子，我们都以为已经死去的兰伯特竟然站了起来。他诧异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迅速醒悟过来，于是一声不吭地进了厨房，穿上皮大衣走掉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份“文件”他留在了桌上。我听说，他甚至没有生病，只是稍微不舒服了几天而已。他被我用手枪砸了一下，受了点惊吓，流了点儿血，但并没有什么大碍。与此同时，特里沙托夫已经跑出去请医生，但韦尔西洛夫在医生来到之前就醒了过来，而在韦尔西洛夫醒过来之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先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弄醒过来，送她回家去了。因此在比奥林格跑进来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里只剩我、医生和受伤的韦尔西洛夫，还有母亲几个人。母亲也是特里沙托夫跑去接来的，她虽然有病，但仍然不顾一切地来到了韦尔西洛夫的身边。比奥林格见了这个情景，觉得莫名其妙，一听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走了，便一声不吭地立刻上她那里去了。

他感到惶惶不安。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事到如今，这个丑闻已经不可避免地公开了，而且还会闹得沸沸扬扬的。其实，并没有发生

什么丑闻，只是传出一些谣言而已。诚然，枪声并没有被隐瞒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整个的主要事件，却几乎无人知晓。外界刺探的结果也只是认为，有一个姓V的人，年近五十，已有家室，却坠入了情网，因为过于痴情，居然对一位非常可敬的高贵女人求爱，在遭到对方的拒绝后，一时失去理智，竟朝自己开了一枪。除此之外，别的情节再也没有暴露出来。这消息就这样作为未经证实的传闻而刊登在报纸上，并没有指名道姓，只用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至少我知道，人家并没有找兰伯特的麻烦。但是，了解真相的比奥林格却恐惧起来。偏偏这时他又打听到，就在这场惨剧发生的两天之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和爱着她的韦尔西洛夫曾经单独幽会过。这使他非常生气，他极不谨慎地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说，既然如此，那他对她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也就不感到奇怪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当时就取消了跟他的婚约，既没有发火，也没有犹豫。她也许早已看出他的为人，也许在受到了震撼以后，她的眼光和感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但对于这些，我只好又保持沉默了。我只想补充一个情况：兰伯特逃到莫斯科去，我听说他在那里犯了什么事，最终落入了法网。至于特里沙托夫，我几乎从那个时候起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管我如何千方百计地寻找他，也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自从他的朋友“傻大个儿”死后，他就失踪了，而他的朋友则是开枪自杀的。

二

我提到了老公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死。这位善良可爱的老人在出事之后不久就死了，不过是在过了整整的一个月之后：有一天夜里，睡觉时死于中风。而我自从那次在自己的寓所里和他相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据人家讲，他在这个月内变得非常有理智，甚至严肃得多，再也不惧怕，也不哭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甚至绝口不

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把全部的爱都投注到女儿身上了。有一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建议他是否叫我过去替他解闷，但他甚至皱起了眉头。我现在写下这个事实，而且不加任何的解释。事后发现，他的田产管理得井然有序，此外还留下一笔可观的资金。根据老人的遗嘱，这笔资金的三分之一分给他那些无数的养女们。但让大家觉得奇怪的是，在这份遗嘱中并没有提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没有她的名字。但是，我却知道一桩极可信靠的事实：那就是在老人临死前的几天，曾经把女儿和他的朋友佩利谢夫和V公爵叫来，吩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他死后，一定要从这笔资金内提出六万卢布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准确地，明显地，简单地表示出了自己的意愿，没有一点感慨，也未做任何说明。待到他死后，遗嘱一经揭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就委托律师通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随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领取这六万卢布，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二话没说就冷冷地谢绝了这个建议：尽管代理人反复强调说这确实是公爵的意思，她还是拒不接受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放在那里，等她去领取，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到现在也还希望她会改变决定。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此我确知无疑，因为我现在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最亲近的朋友。她的拒绝引起了某种轰动，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她的姑母法纳里奥托娃起初为了她和老公爵之间的事，对她很生气，后来又突然改变了看法，在她拒绝这笔钱后，便郑重其事地对她深表敬意。但是，她的哥哥却为此彻底跟她闹翻了。虽然我时常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去，但我不能说我们亲密无间。我们绝口不提那些过去的事。她很乐意在家里接待我，但和我说话时尽讲一些抽象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她曾坚决地向我宣称，她一定要进修道院里去当修女。这句话是不久之前说的，但我不信，觉得这只不过是她一时伤心才说出来的。

然而伤心的话，真正伤心的话，还是由我来说，尤其是一想到我的妹妹丽萨的事。她才是真正的不幸，跟她的悲苦命运比起来，我的那些失意的事情真是算不了什么！她的真正的不幸始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死亡：他一病不起，没有等候到审判就死在医院里。他还死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之前。只剩下丽萨一个人了，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她没有哭，从外表上看甚至显得很安静。她变得很温顺、平和，但是她以前的那种热烈的性格却好像一下子全埋葬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温顺地帮助母亲，照料生病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但非常不爱说话，甚至不看望任何人，任何东西，仿佛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仿佛她只是一个过客。当韦尔西洛夫的病逐渐好转之后，她便开始经常睡大觉。我有时送给她书，但她不看。她开始一天天消瘦下去。不知为什么，我有点不敢去安慰她，虽然时常怀着这个意思去找她，但在她面前，我似乎又不敢接近她了，而且我也找不出那种可以和她谈这个事情的话来。就这样一直到发生了一桩可怕的意外事件：她从我们家的楼梯上摔了一跤，虽然不是从高处摔下来，只是三个台阶，但她流产了，之后病了几乎整整的一冬天。现在她已经能够起床，但她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她照旧和我们沉默着，凝思着，但开始和母亲说几句话。最近这些天里，春意盎然，阳光明媚，我总是回想起那个晴朗的早晨。那是去年秋天，我和她在街上走着，两人心里非常的快乐，带着希望，而且彼此相亲相爱。唉，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呢？我并不是抱怨，对于我来说，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但是她呢？她的未来还是一片渺茫，现在我连看她一眼，都不能不感到心痛。

不过，三个星期以前，我把瓦辛的消息告诉给她听，立刻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终于被释放，完全恢复了自由。据说，这个富有理智的人做出了最精确的辩解，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情况，使得那些掌

握他的命运的人们认为他完全无罪。再说，他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手稿，也只不过是从法文翻译过来，可以说，仅仅是他自己收集的一份材料，准备以后利用它给杂志写一篇有益的文章而已。他现在动身到N省去了。他的继父斯捷别利科夫至今还坐在监狱里，据说，他所犯的那桩案件牵连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而丽萨听完了瓦辛的消息后，露出了奇怪的笑容，甚至还说了一句：他的事这样子处理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她显得觉得十分满意，当然，这是因为已故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告发并没有对瓦辛造成伤害的缘故。而关于杰尔加乔夫和其他人的情况，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了。

我写完了。也许有的读者很想知道：我的“理想”到哪里去了呢？我相当神秘地说过我的新生活已经开始，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种新的生活，这条展现在我前面的新的人生路，就是我的“理想”，也就是先前的那个“理想”，只是形式有所不同，所以让人认不出而已。但这一切已经不能再写进我的这篇“札记”里了，因为这完全另一回事。旧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过，我得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那可爱的挚友，几乎每天缠着我，老是劝我赶紧到大学里读书：“等你毕业之后，再去想东想西吧，现在先去求学。”说实话，她的提议我也想过，不过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决定。但是，我反驳了她，我现在甚至没有再求学的权利，因为我应该工作，供养母亲和丽萨。她说她可以把她的钱拿出来，她的钱可以足够供我念完大学。最后，我决定找个人咨询一下。我反复考虑过我周围的人，通过仔细分析选定了一个人。他就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我的以前在莫斯科时的收养人，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丈夫。这倒不是我非常需要有人给我出主意，我只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听听这个人的看法，因为他完全是个局外人，甚至还是一个有点儿冷血的利己主义者，却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我把我的手稿寄给

他，请他保密，因为我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甚至包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没有看过。寄去的手稿在两星期以后寄了回来，还附了一封极长的信。我只从这封信里摘录几段下来，因为我认为这几段文字反映出了某种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某种解释。下面就是我摘录出来的那几段文字。

> ……令人难忘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拜读了您所写的“札记”，觉得您真是很有效地利用了您的业余时间！您对于您初涉人世时这段汹涌的冒险的经历，可以说有了自觉的认识。我坚信，正如您自己所说，您通过这种叙述，确实能够在许多方面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当然，批评的话我一点也不敢写：虽然每一页书都耐人寻思……譬如，您如此长久而且如此固执地藏着“文件”，这个情节就极有特色……但这只是我敢说的批评的话的百分之一而已。您决定把您所说的“您的理想的秘密”告诉我——而且依照您自己的说法，只告诉我一个人，这一点我也十分珍视。但是，对于您请求，也就是让我说出我对于这种“理想”的看法，我应该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第一，在一封信里没有这么多的篇幅；第二，我自己还没有回答的准备，我还得对此反复思考。我只想指出，您的“理想”是极有独创性的，而当代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都是现成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出来的，而现在的理想极其有限，而且时常是危险的。譬如说，杰尔加乔夫等人的理想，就不像您的“理想”那些有独创性，而且您的“理想”还保护了您自己，至少暂时使您免受他们的影响。另外，我很赞成可尊敬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意见，我虽然和她认识，但至今还未能给她应有的重视。她主张您应该进入大学，这个建议对您是十分有益的。在大学里，三四年的学习与生活，无疑会使您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使您的志向更加坚

定，即使您大学毕业之后，仍然重新致力于实现您的“理想”，那也毫无妨碍。

现在，请允许我自己（并非依从您的请求）向您坦陈几点想法和感受，这还是在我阅读您这篇如此坦率的“札记”时，出现在我的脑海和心灵里的。是的，我很同意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看法，他说他为您，为您的孤寂的青春担忧。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他们的才能确实随时可能向坏的方面发展的危险：或变为卑躬屈节，或变为暗中破坏秩序的期望。但是，这种对混乱的期望，也许多半是因为暗中渴望秩序与“好人品”而产生的吧？年轻人之所以纯洁，是因为这是年轻人。也许在他们这些早年的疯狂冲动里，就包含着对于秩序的渴念和真理的寻觅，至于有些现代的年轻人把十分愚蠢和可笑的事物当成是真理和秩序，甚至使你不能明白，他们怎么会对这些愚蠢而可笑的事物深信不疑！这又是谁的过错呢？我还要顺便指出，以前，在不很久前的那个时代，至多就是上一代，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根本不必加以怜惜，因为那时候他们几乎永远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顺利地归附到我们的最高的文化的阶层里，并与之融为一体。譬如说，在初涉人世时，就意识到全部的混乱和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哪怕连他们的家庭环境中也缺乏高尚的精神，缺乏名门望族的传统和完美的模式，那么这甚至更加好些，因为他们以后自己会有意识地取得这一切，且学会加以尊重。现在的情形却有点不同，就是因为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归附的阶层了。

我想通过对比，或者说是通过譬喻来解释。如果我是俄国的小说家，而且很有才华，那我一定要从俄国的世袭贵族中先取我的主人公，因为只是在这类有文化的俄国人中间，才有可能哪怕

只是从表面上发现完美的秩序和印象——而这是小说为了给读者带来美好的印象必要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虽然我自己完全不是贵族，这您也是知道的。普希金曾在《俄国家族的传说》中预定下自己未来小说的题材，您必须相信，在这种传说里确实有我们至今拥有过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无条件地赞成这种美是和谐的，是真实的；但是，这里有名誉与责任的完整形式，而在俄国，除贵族以外，在任何地方，不但没有完整的东西，而且甚至尚未开始。我是作为一个安于本分的人和寻求安定的人而这么说的。

至于这种名誉好不好，这种责任对不对，那是次要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恰恰是这种完美的模式，这好歹是一种秩序，而且不是命令规定的，而是人们自己从生活里总结出来的。天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也就是能有一些秩序，一些自己的秩序就够了！这就是希望所在，也就是能使人歇一口气——因为总算有所建树，而不是永远的破坏，不是到处乱飞的碎木片，不是折腾了两百年，却始终只弄出一些垃圾和糟粕。指的是彼得大帝的改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向来抱着否定的态度。

您不要责备我是斯拉夫派，我这只是由于愤世而发，因为我的心里很沉重！现在，就从前不久时开始，我们国家正在出现某种与上面我所描写的完全相反的现象。并不是那些垃圾去依附于最高的阶层，相反地，是从美的阶层里高兴而匆忙地自行剥落出碎块和泥团，跟那些制造混乱和心怀忌妒的垃圾挤在一起。而过去的那些文明的家族里，要是还有子辈们还想坚持什么信仰，那么父辈和族长们甚至会加以嘲笑，而这一点绝非只是个别现象。

不但如此，他们甚至并不对孩子们掩饰自己的贪婪，为自己突然有某种理由可以完全不顾全名誉而欣喜若狂，而这种理由是他们从某种大量事实中一下子推论出来的。我所讲的并不是指那些进步的人士，亲爱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是指那些无数的败类，这类人是：‘外貌上颇似俄国人，而实际上却是鞑靼人。’您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派，真正宽厚的人类之友，根本没有像我们猛然感觉到的那么多。

然而，这全是空谈。让我们回到想象中的小说家那里去。我们的小说家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是完全确定了的：他将无法写别的种类的小说，而只能写历史小说之类的作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美丽的典型，即使遗留了一点，而根据现在流行的舆论来看，已经不能保持原来的美了。哦，在历史类型的题材里，却还可以描写出许多极有趣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细节！甚至可以把读者弄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把历史的画面当成现在还可以重现的情景。这类的作品，如果出自天才的大手笔，那么它将不仅属于俄国文学，而且还属于俄国历史。这是艺术上完美的画面，是俄国幻景的画面，而这种幻景还没有被读者看破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画面描写了俄国中上等文化阶层的家族，接连写了三代，写出了他们与俄国历史的联系。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可是写到这些主人公的子孙时，也就是写到这些祖先的后代时，因为是当代人物，就不能不写成一个有点儿厌世、孤僻，而且无疑是有点忧郁的形象了。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列文。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怪人，使读者初看一眼，会把他当作一个即将退场的人物，并且确信人生舞台已经不再给他留下任何位置了。再过下去，连这种厌世的子孙也会消失，将会出现一些目前

还不知道的新人物，出现新的幻景。但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不是美丽的脸庞，那么以后的俄国小说就会令人十分难堪了。可是，唉！到那时候令人难堪的难道仅仅是小说吗？

何必走得这么远，我现在且回到您的手稿上来。譬如说，您且看一看韦尔西洛夫先生的两个家庭（这一次请让我坦率直言）。首先，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并不想多说，但他毕竟出身名门。他既是极古老的贵族的后人，同时又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但又完全否认它。他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又随时准备为某种尚不明确的东西而献身，他甚至连这种尚不明确的东西的名称也叫不出来，但却狂热地信奉它，就像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堡时期，指彼得大帝改革的初期。那些传播欧洲文明的俄国人一样。但是，关于他本人，只谈这些也就够了。倒是可以谈谈他的那个贵族家庭：对于他的那个儿子，我也不想谈，而且根本不值得谈。凡是明眼人早就看出，这类胡闹的孩子会闹到什么地步，而且还会把别人引到什么样的地步。再看他的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还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吗？她是个女修道院长米特罗法尼式的人物，女修道院长米特罗法尼曾为了自己修道院的利益，从事伪造文件活动，结果于1873年初案发后受到审讯。当然，我绝对不是预言她将来会犯下什么刑事罪，这是有失公道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如果您对我说，这个家庭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那么我就会振作起精神来的。然而，恰恰相反，下面的结论也许更符合实际：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俄国家庭，正在无可拦阻的成群地变为偶然的家庭，并在普遍的无序和混乱之中，跟正统的贵族家庭融为一体。是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就是偶然的家庭中成员，您跟我们

前不久时出现的贵族的典型不一样，他们的童年和少年跟您有着天壤之别。

说实话，我不愿成为描写偶然家庭的主人公的小说家！

那是一种吃力不讨好，而且完全没有形式美的写作。况且不管怎么说，这些典型还只是眼前的事，因此在艺术的处理上不可以做到完美无缺。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失误，也可能会夸大其词或者有所疏忽。总之，必须做许多的猜测。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却不愿只写历史性质的东西，而是非要写眼前的事，叫他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去猜测……而且出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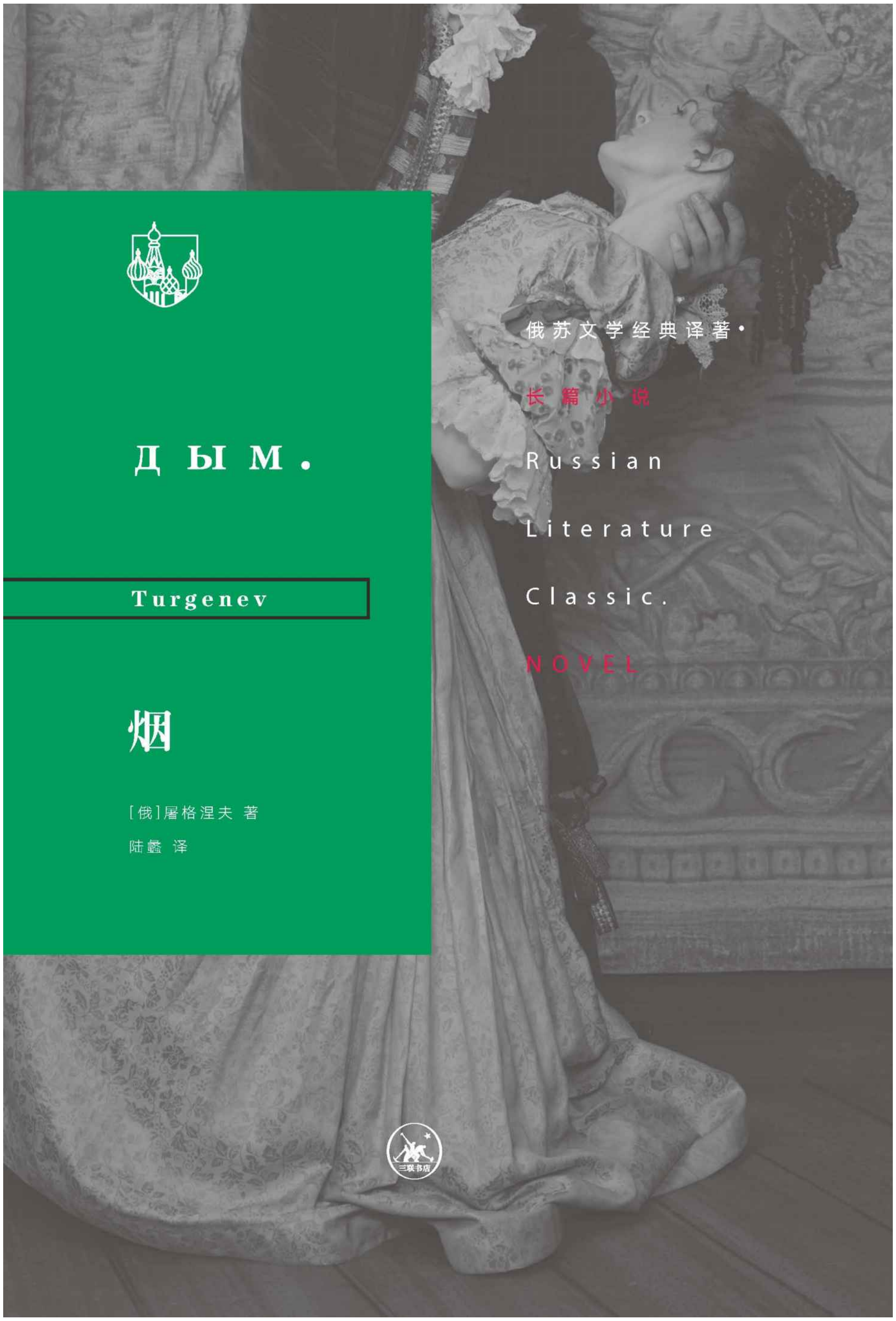
但是，像您这样的“札记”，我觉得可以成为未来的艺术作品的材料，为未来的画面——描绘那个无秩序的，但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的画面——提供素材。哦，当眼前的一切已经过去以后，未来已经到来之后，到那时，未来的艺术家即使要描绘这已经逝去的一片混乱，也能找到美的形式。那时候便需要像您这样的“札记”——它会给予相当的材料——极诚恳的材料，不管它是如何的凌乱和偶然……至少它会保留某些真实的特点，可以让人们从中领悟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某一个少年的心灵里会隐藏着什么。这种领悟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一代人都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当过制图员。1845年发表中篇小说《穷人》。后又写出《双重人格》《白夜》等中篇小说。1849年因参加反农奴制活动被判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发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后出版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

耿济之（1898—1947）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原名耿匡，字孟邕，上海人。1917年就读于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俄专毕业后曾在中国驻苏联赤塔、伊尔库茨克、列宁格勒等地领事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隐居上海，专事俄苏文学译介。一生译有《猎人日记》《父与子》《白痴》等二十余部俄苏文学作品，对译介俄苏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ДЫМ.
Turgenev
烟
[俄]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ДЫМ.

Turgenev

烟

[俄]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俄罗斯）屠格涅夫著；陆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382-3

I．①烟…　II．①屠…②陆…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400号

责任编辑　成　华

封面设计　钱　禛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15.5

字　　数　172千字

英译本序

《烟》初刊于一八六七年，在屠格涅夫和维尔铎一家朋友们定居巴登数载之后。当时的巴登是俄罗斯各种社会团体常临聚集的地方，屠格涅夫得于逸暇中从容观察在异邦人品评的眼中所见的本国人。所以这本小说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最富世界性的。在蒙眬的欧罗巴上流人物的大社会背景中，小群的典型俄罗斯人、青年俄罗斯团的会员，是以爽洁明快的手法雕镂了出来。《烟》作为历史的习作，虽则不及《父与子》和《处女地》重要，但对于俄罗斯人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称之为“过渡时期”也不为虚，因为书中所描绘的时代，正介于六十年代的早期哲理虚无主义和七十年代的诉诸实际行动的政治性质的虚无主义之间。

虽则《烟》的时代俄罗斯的思潮显然是过渡性质的，屠格涅夫，应着那种使第一流艺术家有别于第二流艺术家的才能，应着那种能从扑朔迷离捉摸不定的动态中决择精要的才能，一语破的地把“斯拉夫”的劣根性、意志薄弱的劣根性暴露了出来。《烟》是一种非难，一种正当的非难，不独对于青年俄罗斯团，而是对任何团体；不独对于新的或旧的理想，而是对那种颓唐软弱、昏沉呆蠢、无端着恼的卑屈的“斯拉夫”性格，那种论人论事则谈吐风生光芒万丈，而终局则往往一事无成的“斯拉夫”性格的非难。《烟》是一种非难，辛辣而同情的非难，对于一个目睹同胞们的弱点因而日趋失望，同时为了同胞们的罪孽深重而对国家益发眷怀的男子的非难。《烟》是徒尚清谈的世辈的针砭，一个痛心疾首于社会改革家和反动分子的叨谍。从孩子辈的身上省记起了父辈的罪孽，不禁对“斯拉夫”血液中的遗传罪恶起了鄙夷之心的男子所下的针砭。这一回是不容妄事批评者来责备作者的偏颇了。“时日曷丧”这嗟怨之声是对贵族官僚和革命家双方而发的。作者

的鞭笞使用得那么巧妙，每一打击都落在双方的背上。《烟》是弥可珍贵的政治讽刺作品，单就为了这一点，在小说界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烟》的声名是喧噪一时的，但是攻击它的叫嚣怒骂声更来得喧噪。本书的出版划定了屠格涅夫和青年俄罗斯团最后一次感情破裂的鸿沟。下辈青年人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为了他描写了古柏廖夫[1]、巴倍夫[2]、伏罗锡洛夫[3]和苏亨戚诃夫人[4]——这些典型，在当时任何革命团体和非宗教团体中间是不可胜数的。也许，在屠格涅夫进了坟墓——那儿，宽恕展开完美之花——之后，会被人原谅。这可不是屠格涅夫的过错。在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处女地》中有了极佳的证明，说明了青年俄罗斯团是偏见的。

把事情的原委说个明白吧。《烟》不是当时青年俄罗斯团的全部写照（还不到时候）。因此，屠格涅夫降而求其次，顶好是驳击那些吹牛大家、招摇撞骗者，和一群附和他们的浅薄无聊的清谈者流，连同那放任派[5]的空洞公式。这种驳击无可避免地招致了“为不朽的事业”而工作的青年热情家们的愤怒；而俄罗斯的“不朽事业”又无可避免的老是和古柏廖夫之流纠缠在一起。正如不多年前，法兰西的改革和布兰若[6]等纠缠在一起的一样。屠格涅夫晚景二十年中声誉的衰落，都是由于他的坦白和对于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灼知。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被你曾经造福的人宣判死刑，是凡具有伟大单纯的心的人们的荣誉的十字章。

虽则《烟》里面弥漫着政治舞台的酸辛气味，虽则它的开端和结尾都是笼罩在俄罗斯的暗黑的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氛围中。可是，书中的两位主角，里维诺夫[7]和蕙丽娜[8]，并不是政治人物。总算他们侥幸，借古柏廖夫的话来说，他们是“属于未成熟的一群的”。里维诺夫

这角色，只消一句话便可以把他交代。他是屠格涅夫所喜欢的男子，一个和他自己性质相近的人物。温和、沉静，富有同情心。屠格涅夫时常描写这样的人物，比方《贵族之家》里面的拉夫列斯基，是里维诺夫的堂兄弟，一个年龄更大更阴郁的男子。

但是薏丽娜——薏丽娜是无双的。屠格涅夫在她的身上完成了他的典型，把她写成了一个妖媚玲珑的害人精。薏丽娜将永远地卓立在伟大艺术品的陈列馆的长廊中，展开那种只消一顾盼便勾去里维诺夫半个灵魂和对泰悌安娜[9]的爱的谜般的微笑。她这作品的特殊成就便是她搓捏了洽好等量的“善”和“恶”，使得善女人在她的身边显得平凡而坏女人则出落得不自然。尤其是，为了不可抗拒的天性，她徘徊取舍于里维诺夫和她自身之间的进退维谷之境，益令人想象她是萃“善”“恶”于一身的。她热烈地渴想做得高贵一点，替女人的心获得爱情真谛的理想，但是她只有把她所爱的男子弄得颠颠倒倒的本领。她能够做他的泰悌安娜吗？不，对任何男子都不。她生来便是叫人堕落，可是她自己永远不会堕落。当她第一脚踏进夙命无缘的欢乐，便替她自己种下祸根了。她永远不会把她整个的心完全献给她的恋人，她，可是永远被人迷慕的。

此外，她的才情，她的冷傲，她的美丽，使她保持涓洁，不受那些出于无心的邪思的影响。这样的女人是和托洛伊[10]的海伦般的自古有之而又罕遇的。这样的女人常见之于伟大的皇公世子的情妇们中间。而这被屠格涅夫取作薏丽娜的模特儿的，便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

论到次要的角色，泰悌安娜是屠格涅夫的神笔的一个惊人的例子，只用半来打的笔触，就把整个的性格描绘了出来。读者就好像和她平生厮熟似的：她的家庭生活，她的姑娘时代，她的温良品质与特

殊的生活方式，都底细地知道了，而她仅开口过两次或三次。坡图堇[11]只是里维斯诺夫的忧郁的影子，但是很难说出这个人物的描绘是一种多么周至的艺术的精微。这位早衰的男子，假薏丽娜之手，事先把他的影子投在里维诺夫的前途上。如果屠格涅夫把坡图堇也当作一个通常人物来描写，就会使这小说流于平凡，失去微妙的匀称，写坡图堇只是陪衬鲜明人物的淡影而已。

就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的杰作一例言，《烟》是经得起严格的检查的。小说中明快秀丽的文采掩遮了真实的力量，政治的辩难是毫不费力地穿插在恋爱故事中间，许多不利的批评得完全闪避开了。同时最错综复杂的步骤是当着愤怒的敌对者的面演出的，扮演者得安全地含着微笑退下舞台。这文笔把薏丽娜蛊人的妖媚结果却写成了并无其事，而里维诺夫追求赤诚的苦苦挣扎终归团圆——这文笔，把这两条线索交织着结缠着，直到本书中隐约的政治使命濡染上了言情的色彩。是纤细得如同只在森林的清朝闪烁了一回的银色的蛛丝，成了记忆中的梦影，不留一丝痕迹。然而这本书，其中可以体味到风雨如晦的悲凉和秋风落叶的急骤，却是一个可耻的意志薄弱的热情的故事。这热情，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断送了生活，使之堕落，使之卑污。《烟》是文学作品中“热情”的主观的心理描写的最佳模范，以法兰西艺苑中的词句，客观地、清清楚楚地剖析了出来。它的特点——我们不说是它优点——就在于它的明湛、透彻、最暧昧的心理现象，借着与日常生活的平凡意义的关联，被分析了出来。恰正在这一点心理分析上，托尔斯泰的笔尖滑走了，不能使读者心折，也正在这一点心理描写上，杜思妥也夫斯基[12]的分析似乎有点过火而涩晦。好像一个在雾中摸索的迷途者，屠格涅夫从外围的世界给内在的世界投下一线辉光，把这个世界照得通明，显出不浓不淡的本色。事实上，在近代的伟大艺术家中间，要找出天生内心智慧和外表才华得到平衡的人是不

容易的。只有希腊人，给这世界带来了个人创作的和鉴定的智力臻于完全谐和的伟观，这是他人望尘莫及的地方。《烟》所表现的特殊的小说形式，（斯拉夫式的，借着他们善于心理描写的天才）从头到尾，在传达思想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上，都是古典的。屠格涅夫的慧力的平衡凌驾乎他的题材中势所不免的病态之上，而有过之。

所以《烟》无论怎样看法，是一本不朽的典籍。

一八九六年一月爱华德·加尔纳序。

---

[1] 今多译作古巴廖夫。——编者注

[2] 今多译作巴姆巴耶夫。——编者注

[3] 今多译作伏罗希洛夫。——编者注

[4] 今多译作苏赫契科娃夫人。——编者注

[5] 放任派：Laissez-faire party主张对人们的劳动、生产，采取放任，不受政府干涉。——译者注

[6] 布兰若：George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大革命时变节的将军。——译者注

[7] 今多译作利特维诺夫。——编者注

[8] 今多译作伊莲娜。——编者注

[9] 今多译作塔吉亚娜。——编者注

[10] 今多译作特洛伊。——编者注

[11] 今多译作波图金。——编者注

[12] 今多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者注

目　录

英译本序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 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

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

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　著/郑振铎　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汪炳琨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　著/曹靖华　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　著/巴金　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　著/曹靖华　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　著/曹靖华　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著/金人　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　著/鲁迅　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　著/曹靖华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梅益　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郑超麟　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郭沫若　高植　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　著/茅盾　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　著/冯夷　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　著/蒋光慈　陈情　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　著/小莹　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　著/王季愚　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杜畏之　萼心　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　著/温生民　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　著/郭定一　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　著/立波　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　著/周起应　立波　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　著/甦夫　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　著/张亚权　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　著/耿济之　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姚蓬子　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　著/鲁迅　译

十月　［苏联］ A. 雅各武莱夫　著/鲁迅　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周笕　罗稷南　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著/罗稷南　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　著/梅益　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王语今　孙广英　译

猎人日记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　著/孙用　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霁野　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　著/沈端先　译

屠格涅夫（1818—1883）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是第一个现实主义精神充分、现实主义手法纯熟的俄国小说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成熟阶段。其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中篇小说《阿霞》《初恋》等。

陆蠡（1908—1942）

浙江天台人。中国现代散文家、革命家、翻译家。资质聪颖，童年即通诗文，有“神童”之称。抗战前一年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1942年被日宪兵队逮捕，不久即遭秘密杀害。代表译作有《罗亭》《寓言诗》《希腊神话》等。

第一章

1862年8月10日下午4点钟，巴登著名的“寒暄厅”前面，群聚着很多人。连日来天气晴和，周围的万象、葱茏的林木和这欢乐的城市的明洁的舍宇以及蜿蜒起伏的群山，都在和煦的阳光下，洋溢着喜气。一切好像微笑着，带着悠然自适的迎人欲语的情态。人们的脸上也浮现着同样的描画不出的快乐的笑颜，不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没有两样。就连那些巴黎娼女们的涂满了铅华和脂粉的脸，也没有使这生机勃勃的大千气象减色。她们五颜六色的飘带和羽饰，帽子上和面纱上闪烁着的金黄的钢花般的星点，令人不禁联想起春雨中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群鸟。但是那些从四面八方飘送过来的干涩的、带喉音的法兰西语，可够不上鸟儿的歌声，连比也不能比。

一切如往常那样进行着。天幕底下的乐队，最先奏着《茶花女》[1]歌剧里的一支杂曲，接着是施特劳斯[2]的华尔兹，继后是一首俄罗斯歌曲，歌名《告诉她》，是一位热心的乐队长把它谱入管弦乐中的。赌厅里，围绕着绿色的台面，拥挤着总是同样的几张熟悉的面孔，带着同样愚钝的、贪婪的、三分惊呆四分气恼的、完全贪得无厌的表情。他们都赌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尴尬相，就连最贵族气的也免不了。这里坐着我们的老赌客。那位胖胖的、服装非常时髦的从坦波夫来的俄罗斯地主，圆睁着眼睛，胸口贴在桌边，以莫名其妙的痉挛似的匆促，在收赌注者们高声大喊“什么也不行了”的当儿，也不顾他们的冷笑，用汗湿的手把金路易[3]一大堆一大堆地押在轮盘的四角上。这一来，纵使他运气顶好，也莫想赢钱了。这样的滥赌可丝毫没有妨碍他在当天晚上，以不无偏颇的激愤，极口奉承科珂公爵的意见。这位科珂公爵是在野党贵族著名领袖之一。有一次，他在巴黎玛

蒂尔德公主的客厅里，很自豪地当着皇帝的面说：“夫人，财产私有的原则在俄罗斯是连根动摇了（此句原文为法文）。”靠近“俄罗斯树”，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都照着往常的习惯聚集在那里。他们傲岸地、轻慢地、风度翩翩地走拢来，大模大样地、温文尔雅地互相打招呼，俨然是当代文化最高层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碰面了，坐下来了，他们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话说。他们只得拿一些可怜无聊的胡扯或者是从一位迂腐不堪的法兰西没落文人口里听来的一些极下流、极平淡的笑话来满足自己。这位法兰西佬曾做过新闻记者，是一个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样的小脚板套着一双犹太式的靴子，卑贱相的瘦脸上留了一抹可厌的老鼠须。他把《喧嚣》[4]和《提塔玛》[5]的老旧文章当中的一些胡诌说给他们——说给这些俄罗斯公爵王孙们听。而他们，这些俄罗斯公爵王孙们，哄然喷出感激的大笑，好像不由得他们不承认异国的诙谐到底是要高明得多，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没有本领创造出什么有趣的笑话儿来的。可是这儿的人物几乎都是我们社会的“精华”，“全是上流人物和时尚之境”。这一位是X伯爵，我们举世无双的多才多艺者，一个深有音乐天赋的人，他常常煞有介事地坐在钢琴前面，“吟诵”着什么歌曲，但是事实上没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键盘上瞎摸一通，连两个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词儿，有几分像落魄的吉卜赛人，又有几分像巴黎的理发匠。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论在哪一方面，文学、政治、演说、偷牌，都很拿手。这一位，乃是Y亲王，宗教与人民之友，他在酒精专卖的黄金时代，曾用番茄汁掺“伏特加”[6]，冒充上等酒出售，因此趁机发了一笔财。还有这位声威赫赫的O．O．将军，他曾经镇压过什么乱子，又曾平定过什么案件，但是归根结底仍是一无所长的家伙，他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还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大胖子R．R．，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患了重病的人和了不起的聪明人，而实际上，他健壮得像一头公牛，而笨得像一段木头……这位R．R．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仍然

保留着四十年代——《当代英雄》[7]的时代和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的时代——纨绔子弟旧风习的唯一人物。他仍旧保持着走路摇摇摆摆的特别步法和装腔作势以及那种不自然的对动作的讲究。那种打瞌睡似的严肃的表情，那种不苟言笑好像谁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种张开大口打哈欠打断别人说话，那种望望自己的指甲，从鼻孔里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从脑后扒到眉峰的习惯，如此等等。这儿也有的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外交家，在欧洲负有盛誉的要人，有计谋、有见识的人物，他们以为“金玺诏书”[8]是教皇的敕命，以为英国的“贫穷税”是课征在贫民身上的。这儿，还有狂热的，但脸皮却太薄了一点，说话假装正经的茶花女[9]的崇拜者。年纪轻轻的花花公子，头发梳得挺讲究，从前额一直到脑后，两边分开，嘴角拖着两绺很漂亮的胡须，身上穿着真正伦敦出品的衣服。这些豪门子弟们，处处难免叫人想起他们和刚才说过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没落文人一样粗浅庸俗。但是啊，我们的国产好像不大流行，那位S伯爵夫人，著名的“时尚”和“气派”的女裁判员，嘴头刁钻点儿的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戴头巾的美杜莎”[10]。她当巴黎文士不在之际，宁愿结交些在当时多如过江之鲫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维亚人、美利坚招魂术士、乖巧伶俐的外国公使馆的书记官和长相女人气的却一脸小心谨慎的德国人，而不喜欢结交本国人。跟随着伯爵夫人的样的，便有一位芭贝特公主，据说，肖邦[11]枕在她的臂膀上断了气（总计说肖邦在她们的臂膀上断气的女子，在欧洲不下几千）。还有安妮特公主，倘使她那藏在骨子里的粗鲁的乡下洗衣妇气质，不像烂白菜的气味透过名贵的琥珀香似的经常流露出来，她可算是能颠倒一切男子的。再有帕切特公主，她遭逢着这样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个好差使了，忽然，天知道为什么他殴伤了市长，偷了两万卢布公款，携款潜逃。还有一位善笑的公主琪琪和一位爱哭的公主佐佐。她们都把本国人撇在一边，对他们不予理睬。让我们也把她们撇在一边吧，撇开这些美丽的太太小姐们，让

我们离开“俄罗斯树”，离开傍它坐着的穿了华贵却毫无风韵的衣服的仕女们。愿上帝去解救她们，引她们脱离这消损她们的无聊的哀愁吧。

[1] 《茶花女》（《迷途者》）是意大利三幕歌剧，取材于小仲马之《茶花女》。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凤凰剧院初次上演。——译者注

---

[2] 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有“华尔兹之王”之称。作品二百五十余篇，以华尔兹（一种圆舞曲）占多数。——译者注

[3] 金路易，法国古金币，始铸于1641年路易十三在位时，1795年废止。——译者注

[4] 《喧嚣》是1832年创刊的法国杂志。原为政治评论刊物，后来言论被压制，乃流为漫画讽刺刊物，类皆取笑小市民阶级的。——译者注

[5] 《提塔玛》是1840年创办于法国巴黎的漫画讽刺周刊。——译者注

[6] 伏特加是一种烈性酒。——译者注

[7]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小说。——译者注

[8] “金玺诏书”是1356年查理四世所下之诏书，规定皇帝之选举法。——译者注

[9]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小说及剧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处指一般娼妓。——译者注

[10]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人看见她，便立即化成石头。——译者注

[11] 肖邦（1810—1849），波兰极有天才之钢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译者注

第二章

离“俄罗斯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馆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清秀的男子，年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躯体单薄，皮肤微黑，有着一副器宇轩昂的面孔。他上身向前屈，双手靠压在手杖上坐着。看他那副宁静自然的神气，好像他从来不曾想到有旁人在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那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黄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视着周围，偶尔为了避免阳光的逼射，便眯成一条缝，却忽然又定睛察看在他身边走过的什么奇装怪服的人物，同时一丝孩子般的微笑轻轻掀动他美丽的口髭、嘴唇和翘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德国裁制的外衣，灰色的软呢帽把他高广的额角遮住了半截。第一眼看来，他给人的印象便是一个正直诚实、聪明练达、颇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的许多青年一样。他好像是在久长的工作之后来休息一番，好像要从这展开在他眼前的闹景中寻取一点最纯朴天真的娱乐，因为他的思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思想，也在移动着，在和目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他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作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利特维诺夫。

我们既然迟早要和他相识，那么把他的并不怎样复杂和有趣的过去借一言数语来叙说一下，也是需要的吧。

他是一个勤勉尽职的平民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一般人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却并不然，他是在乡村培植的。他的母亲是名门贵胄、皇家女塾的学生。她是一个心地良善的、热情的女子，可并不是没有性格。虽则比她丈夫年纪小二十岁，她却尽可能地把他改造过来，把他从小官僚的生活轨道中拖出来，叫他过着地主的生活，把他的暴戾固执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优雅。全靠她，他服装开始穿得整

洁了，行动举止也彬彬有礼起来。他开始尊敬读书人，看重学问。虽则，不用说，他手里是从不拿起书本的。他丢弃了骂人恶习，多方努力不贬低自己。他终于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详，说话也低声和气，并且只限于谈些高尚的题材，这些是费了他不少气力的。“啊！这浑蛋东西真该揍一顿！”有时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口头上他大声说：“是，是，这样……当然……这值得考虑。”利特维诺夫的母亲照着欧洲风习管理家政。她使唤婢仆，不用亲热的“您”，而用复数的“你们”，从来不准任何人在桌上吃得过饱以至于倦怠。至于管理地产的方面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力所能及的了。她有一块土地，很久以来便一任荒废。这块土地面积很广，还有各色各样的有用的附属，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边沿从前还有一座工厂，是一个热心的可没有经营能力的地主建的，曾经在一个奸刁的商人手里兴旺过一时，而在一个良善的德国经理的监督管理之下完全亏折。利特维诺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产落到别人手里，不欠账，便引为满意了。不幸她缺乏一点儿健康，在她的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便因肺痨症死了。因为一场风波（读者以后便会知道），利特维诺夫没有修完大学的课程，便跑回乡下的老家，在那儿，不做事、不交游、没有朋友，闲荡了一些时候。多谢当地的乡绅，他们并没有懂得西欧的“在外地主经济制”[1]理论的弊害，仅是为了土生土长的信念——“自己的衬衫贴肉”[2]，而对利特维诺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1855年被征去当兵了，克里米亚之役，他在腐海[3]边上的泥屋中驻留了六个月，没见过“联军”半个影子。害了一场伤寒症，险些儿把性命送掉。这之后，他在贵族议院里服务了一段时间，当然不是没有不愉快的经验的。当他回到乡间小住之后，他爱好起耕种来了。他发现母亲的地产在他老耄病弱的父亲的疏忽无力的管理之下，一年中收获不到十分之一的应有的出产，倘若交给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黄金窟的。但是他也发现，他所缺少的正是经验和技术，于是他跑到外国

去学农业和工艺，从初步入门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里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的时日。他游历了比利时和英格兰。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学习，搜罗各方面的知识。这知识的获得太不容易，但是他始终不懈，克服了困难。而现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将来。他相信，他将对乡里邻人有所贡献，也许对整个地方能有所效劳。他预备回家了。因为，他的父亲，为了农奴解放、地产重新分配、农奴赎身，总而言之，为了一切新的制度发愁，被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给他的每一封信里都带着绝望的恳请和祈求，要他的儿子赶快回来。但是他为什么滞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他一天又一天地盼望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舍斯托娃的到来。他在幼小时便和她相识，并且曾在德累斯顿她姑姑家里和她共同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他对这位年轻女亲眷怀着一种真挚的爱慕和尊敬，在他的乏味的预备工作结束之后，在他准备踏入一个新的境地，开始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官场的事业的当儿，因为她是他所钟爱的女人，又是他的侣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连接在一起——同安乐，同忧患，同劳苦，同休息。引用英国人的一句话，就是“for better，forworse”（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答应了。他须得回卡尔斯鲁厄去，因为他的书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儿……但是你还要问：他为什么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赡养塔吉亚娜长大的姑妈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舍斯托娃，一位五十五岁未出嫁的老处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诚实而有点儿孤傲的灵魂，极容易燃起舍己献身的热火的自由主义者；一位意志坚强者。她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虽然她把这桩事瞒着自己的侄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贵族政治和上流社会的死对头。可是她，抑不住诱惑，想在比如巴登这样时髦的地方瞧一瞧贵族的社

会……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不穿硬裙子，斑白的头发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对奢侈和华丽却暗暗地爱好着，拿这些来嘲骂一顿或者表示对它们的轻蔑便是她顶欢喜的消遣。谁能够拒绝这位好老太太，不让她开开心呢？但是利特维诺夫是这样宁静从容，这样地怀着自信凝视着他的周围，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前程是确定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前程为傲，并且以这亲手制造出来的事业而欣然得意。

---

[1] 这里指地主终年在外游历，不得不找人代管田地。这种情况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长，整理施肥都只顾目前；地主又对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土地渐渐瘦瘠，出产减低。第二，经理人只知居间牟利，剥削农民。原来供给地主和佃农两户的粮食，现在却要供给第三户了。——译者注

[2] 这句话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贴心”。他们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所以便把利特维诺夫弄去入伍了。——译者注

[3] 腐海（Putrid Sea），即锡瓦什湖，在黑海北部的亚速海西岸，湖底有厚厚的淤泥，经常散发腐败的气味，因此得名“腐臭之海”，简称“腐海”。——编者注

第三章

“哈！哈！他在这儿！”利特维诺夫突然在耳边听到一阵尖急的声音，一只肥满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来，发现原来是他寥寥可数的莫斯科旧友中的一个，姓巴姆巴耶夫，一位老好人，一点没有脾气，同时一点也没有用的家伙。他不再是青年了，那软绵绵的鼻子和松弛的颊肉好像放在开水里泡过似的，头发油污蓬乱，身材矮胖。老是没有钱，老是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大惊小怪。罗斯季斯拉夫·巴姆巴耶夫没有目标地、哄哄闹闹地在我们忍辱负重的万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来去。

“真是他乡遇故知啦！”他又说，瞪着肥得没缝的细眼睛，嘟出两片肥厚的嘴唇，在这上面，几根疏疏落落的染色的胡子生得怪难看的。“啊，巴登，全天下的人都像蟑螂般地奔集到这儿来了！你是怎样来的，格里沙[1]？”

巴姆巴耶夫不论对什么人都用教名[2]称呼的。

“我到这里三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它干吗？”

“说得真好，问它干吗？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沙，也许你没有留心刚才谁来到这里啦！古巴廖夫本人来到这里啦！他亲自到这里来！昨天从海德堡来的。你当然知道他吧！”

“我听到过别人说起他。”

“竟没有一面之缘吗？天！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内我非拉你一道儿去见见他不可。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啊，碰巧……这一位是伏罗希洛夫……且慢，格里沙，恐怕你连他也不认识，我很荣幸替你们彼此介绍。两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奇才，真的！大家抱吻吧！”

说了这话，巴姆巴耶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神清气爽、双颊绯红，但是脸相带有几分早熟的假正经的漂亮青年转过身去。利特维诺夫站起来，当然不会和奇才抱吻，只是和他交换了一个简慢的鞠躬。那奇才，瞧他那副生硬笔挺的样子，可知他对于这出乎意料的介绍，并不见得怎样高兴。

“我说他是一个奇才，我并不撤回我的话。”巴姆巴耶夫接着说，“跑到彼得堡军官学校里去看一看那金榜，谁的名字挂在头里？不是谢苗·亚科夫列维奇·伏罗希洛夫还有谁！但是，亲爱的老伙计，我们要飞到古巴廖夫那里去，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贤愚贵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正在执笔中的著作是多么……哦——哦——哦！”

“哪一方面的著作？”利特维诺夫问。

“不论哪方面，我亲爱的孩子，仿巴克尔[3]的笔法……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面百事都好像解决了、阐明了。”

“你读过这部作品没有？”

“不，我没有读过。这真是一桩传扬不得的秘密，但是从古巴廖夫那儿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姆巴耶夫紧握着两手叹了口气，“啊，假使俄罗斯多产生两三个像他那样的天才，啊，我们所见到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让我告诉你一桩事，格里

沙，无论你近来从事于何项事业——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干什么事业——无论你有何种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从古巴廖夫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给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时机不可失，我们必得去。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一个路过的红鬈发阔少，低矮的帽冠上饰着一条天蓝色的丝带，回过头来，带着讥嘲的微笑，从眼镜底下朝巴姆巴耶夫盯了一眼。利特维诺夫因此恼了。

“你哇啦哇啦喊什么？”他说，“别人当你在赶猎狗追猎物呢，我晚饭都还没吃哩！”

“这算得什么！我们马上可以到韦伯去……三个人一起……好极了！”他又轻轻地添问了一句，“你有钱替我付账吗？”

“有，有，只是，我不晓得……”

“请你不要多说，你得谢谢我，他一定高兴去的。啊，天哪！”巴姆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奏《埃尔纳尼》[4]最后的一段了。多么美！说来见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下子就会流泪了。喂，谢苗·亚科夫列维奇，我们一道去吗？”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装着刚才那副笔挺庄严样子的伏罗希洛夫，会意地垂下眼皮，皱一皱眉头，从牙齿缝里嗫嚅地漏出几句话……但是没有拒绝。利特维诺夫想：算了吧，去也无妨，好在我尽有时间。巴姆巴耶夫揽上他的臂。在转身到咖啡馆去之前，他向骑术会俱乐部的著名卖花女郎伊莎贝尔招呼，他想向她买一束花。但是这高贵的卖花女睬也不睬他。真的，凭什么能够引她走近一位不戴手套、穿一件肮脏的斜纹布短上衣、系条花领带、皮鞋后跟都磨平了的在巴黎素未见

过的男子呢？于是伏罗希洛夫朝她招呼，她跑过来了，他从她的花篮里拣了一束小小的紫罗兰，投下一枚银币。他想他的豪爽会给她一惊，可是她眼皮眨都不眨，而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她反而轻蔑地噘一噘嘴唇。伏罗希洛夫衣服穿得很时髦，可说是很华贵的，但是在有经验的巴黎姑娘眼里，从他的态度上，从他的举止和走路的姿势上——带着几分受过早期军事训练的痕迹——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缺少真正的、纯正的“式克”[5]的。

当我们的朋友在韦伯的正厅餐室拣了个位置坐下来，点了菜之后，他们便开始谈话了。巴姆巴耶夫谈起古巴廖夫所占的极大的重要性，说得很响亮，很热烈，但是一下子停止说话了，只是喘息着格格作声地咀嚼着。酒，干过一杯又是一杯。伏罗希洛夫吃得很少，好像勉强应酬似的。他问起利特维诺夫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接着便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刚才所问的利特维诺夫的工作性质倒很少关联，是对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发的……突然他热情起来了，好像一匹野性发作的奔马，勇敢大胆地，刚毅果决地，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咬得结结实实，给它一个应有的分量，好像一个有把握的应最后一场考试的见习军官，带着一种急迫的不得体的架势说着。因为没有人去拦阻，他便急切地越说越流利，越说越起劲了，好像在宣读一篇论文或一篇讲稿。最近的几位科学界权威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生死年月——刚出版的小册子的标题，以及许多名字……从他的舌尖上骤雨般倾泻下来，给他以极大的满足。这在他发光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伏罗希洛夫好像是鄙视一切古老的、陈旧的东西，只有现代文化的精华，最新近、最高深的科学理论的要点，才值得评断。他提起，虽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一位叫作索尔宾格尔的博士写的关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牢狱生活的书，或者是昨天《亚洲杂志》上刊载的关于《吠陀经》和印度《往世书》的文章（他把Journal这个字读成英国音，虽则

他对英语确是一点儿也不懂），好像这于他是一种真心的喜悦，一种愉快。利特维诺夫听着、听着，可分辨不出究竟哪一项是他的专长。一会儿他谈到凯尔特民族[6]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会儿又说到古代世界，讲到埃伊纳石刻[7]，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菲狄亚斯[8]以前的雕刻家奥纳塔斯[9]，可是这位雕刻家到他的嘴里又变成了约拿单[10]，弄得全部的谈话像《圣经》故事又带点美国史的味儿。接着他又一跳，跳到政治经济学，称巴斯夏[11]为笨蛋、蠢货，和亚当·斯密[12]以及其他重农主义者一样的浑蛋。“重农主义，”巴姆巴耶夫紧跟着低声问，“是不是贵族政治？……”伏罗希洛夫又一下子把巴姆巴耶夫弄得莫名其妙，害他作出一副迷惑的脸相。就是因为他在许多谈话中间无意中对麦考莱[13]下了一句批评，说他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他的地位应该是被现代历史科学取而代之，至于格奈斯特和黎耳[14]，他宣称，那不值一提，于是耸一耸肩膀。巴姆巴耶夫也耸一耸肩膀。“这一切，没根由的，在陌生人的面前一股脑儿搬出来，在咖啡店中……”利特维诺夫望着他新朋友美丽的头发、明湛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想着（尤其是看了那糖块般洁白的阔牙齿和不合拍地挥舞着的手，他觉得非常不顺眼）。“而他，笑都不曾笑过一次。纵然如此，他好像还是一个好人，只是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似的。”伏罗希洛夫终于平静下来，他的年轻响亮而尖锐的小公鸡似的声音有点儿嘶哑了……巴姆巴耶夫抓住这机会来诵一首诗，又是险些儿迸出眼泪来了。这副哭丧脸和哭腔，使得靠他们近旁的一张桌子围坐着的一家英国人脸上露出轻蔑的神色，而在另一张桌上坐着的两个巴黎娼女和戴着紫丁香花式假发的男子却吃吃地笑了。侍者递上账单来，朋友们付了钱。

“好啦，”巴姆巴耶夫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喝了这杯咖啡，赶快走。”他又在大门口站住，几乎是乐不可支地用柔软发红的手

指指着伏罗希洛夫和利特维诺夫说道：“那儿，是我们的俄罗斯！你们对她做何感想？”

“俄罗斯，是的。”利特维诺夫想。这时候伏罗希洛夫脸上已经恢复刚才那副一心专注的表情了，又是谦逊地微笑一下，两只皮鞋后跟轻轻地啪地碰了一下。

五分钟后他们三个人一同奔上斯捷潘·尼古拉伊奇·古巴廖夫下榻的一家旅馆的楼梯。一位戴一顶黑色帽子的修长苗条的贵妇人，从楼梯上匆促地跑下来。她一瞥见利特维诺夫，突然回过头来朝他看了看，好像着魔似的站住了。她的隐遮在面纱细密的网眼底下的脸不由得泛起一阵红晕，接着很快苍白了。但是利特维诺夫并没有注意到她。贵妇人比适才的脚步更来得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楼梯。

---

[1] 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昵称。——译者注

[2] 俄国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教名，第二字是父称，最后是姓。直称教名是不客气的。——译者注

[3]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4] 《埃尔纳尼》是意大利四幕歌剧，取材于雨果的剧本《埃尔纳尼》。——译者注

[5] “式克”意为时髦，摩登，风雅。——译者注

[6] 凯尔特民族是欧洲古民族之一，今其后裔散布于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高原及法国北境。——译者注

[7] 埃伊纳石刻是在希腊发现的石刻，为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雕刻物。——译者注

[8] 菲狄亚斯，古希腊雕刻家。——译者注

[9] 奥纳塔斯，希腊埃伊纳岛雕刻家。——译者注

[10] 约拿单，古代以色列民族之王扫罗的儿子，大卫王之保护者。死于基利波战役，事见《旧约·撒母耳记》。——译者注

[11] 巴斯夏（1801—1850），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译者注

[12]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译者注

[13]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译者注

[14] 格奈斯特，德国自由主义派政治家。黎耳，德国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史的著作甚多。——译者注

第四章

“这位是格里戈里·利特维诺夫，好青年，纯正的俄罗斯魂。我来推荐给你！”巴姆巴耶夫喊着，引利特维诺夫见一个身材矮短、乡下地主模样的男子。这男子的硬领没加扣，穿一件短外套、一条灰色的睡裤、一双拖鞋，站在光线充足、家具非常讲究的旅馆房间的中央。“这一位，”巴姆巴耶夫回头向利特维诺夫说，“便是他，便是他本人，懂吗？那么一句话，古巴廖夫。”

利特维诺夫好奇地望着“他本人”。初眼看来这人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他所见到的是一位外表有几分粗蠢相的体面绅士：前额广阔，大眼睛，厚嘴唇，浓胡子，粗脖颈，眼光斜着只往地上瞧。这位绅士敷衍地笑了笑说：“哦……啊……很好……我非常高兴……”伸手捻一捻胡须，顿时转过身，把屁股朝着利特维诺夫，以舒缓而奇怪的摇摆步子在地毯上踱了几步，好像怕人瞧见似的偷偷闪闪地走着。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总爱走来走去，用他长而坚硬的指甲捻一捻和捋一捋胡须。在这房间里除了古巴廖夫，还有一位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老妇人，穿一身破旧的丝质长袍，黄得和柠檬一样的非常灵活的脸，上唇生着黑髭毛，眼睛滴溜溜地转，好像要爆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矮胖男子，驼着背坐在角落里。

“喂，敬爱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古巴廖夫转身朝向老妇人，显然他认为没有替她介绍利特维诺夫的必要，开口问她说，“你刚才讲的什么？”

这位妇人（她的名字叫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苏赫契科娃，她是一个寡妇，没有孩子，也没有钱，两年来只是东漂西泊，从一个地方到

另一个地方）立刻开始以异样的义愤填膺的激昂说：“于是他求见那位公爵，对他说：‘阁下，以你这样的官职和地位，来从轻发落我的命运，难道要花费什么吗？你可不能不尊敬我理想的纯洁性！’他又说：‘在这时代，还能够迫害一个人，只是因为他的理想吗？’你们想，这位公爵，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居高位的权贵会怎样处置？”

“他怎样处置呢？”古巴廖夫问，带着思索的神情，点燃一根纸烟。

老妇人挺一挺腰杆，伸出皮包骨头的手，跷起一个食指。

“他喊了听差来，对他说：‘马上替我剥下这家伙的外衣，剥下来的衣服你拿走就是，我赏给你。’”

“听差把他的外衣剥下来了吗？”巴姆巴耶夫抱着手臂问。

“剥下来了，拿走了。这便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所做的事，这位炙手可热的著名富豪，政府的代表！这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苏赫契科娃夫人整个脆弱的身体都因愤怒而震颤了，她脸上起了痉挛，干瘪的胸脯在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着。她的眼珠，那不消说，差点儿爆出来。它们老是像要跳出来似的，不论她说些什么。

“必得昭雪的耻辱啊，必得昭雪的奇耻大辱呵！”巴姆巴耶夫喊道，“没有一种刑罚能够及得上！”

“嗯……嗯……从头到脚都腐烂了，”古巴廖夫说，并没有提高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刑罚是不……这需要另一种手段。”

“但是且慢，这确是真的吗？”利特维诺夫问。

“真的，”苏赫契科娃夫人连忙分辩，“绝对没有怀疑的余地……简直不该怀疑。”她说话时的那一股大劲，连身子都扭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的。你，斯捷潘·尼古拉伊奇，你认识他吧，埃利斯得拉塔夫·科比顿，他又是从一个当场目击这桩丑剧的人那儿听来的。”

“哪一个埃利斯得拉塔夫·科比顿？”古巴廖夫问，“住在喀山的那家伙吗？”

“就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伊奇，有个流言说他从承包工程的或酿酒精的或别的什么人手里受了一笔贿赂。但这句话是谁说的？佩利卡诺夫说的！怎能够相信佩利卡诺夫呢？谁都知道他只是一个侦探。”

“不，对不起，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巴姆巴耶夫插话，“佩利卡诺夫是我的朋友，他并不是侦探。”

“是的，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侦探！”

“请你听我说——”

“一个侦探，一个侦探！”苏赫契科娃夫人尖声喊叫着。

“不，不，等一等，让我告诉你！”巴姆巴耶夫也尖叫着。

“一个侦探，一个侦探！”苏赫契科娃夫人坚持。

“不，不！你可是指田捷列耶夫？那又是另一回事！”巴姆巴耶夫用全部的音量吼。

苏赫契科娃夫人静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关于他的一桩事实，”巴姆巴耶夫用平常说话的声调低声说，“当他被秘密警察传讯的时候，他匍匐在布拉津科拉普伯爵夫人的脚前哀求道：‘救救我，替我说说情吧！’但是佩利卡诺夫绝不会卑鄙到这地步。”

“嗯……田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地说，“这……这种人我们应该注意。”

苏赫契科娃夫人轻蔑地耸一耸肩膀。

“都是一丘之貉，”她说，“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妙的关于田捷列耶夫的故事。谁都知道的，他对付起农奴来是一个魔王。但是他自称是农奴解放者。却说有一次，他坐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家里，突然间进来了斯托夫人[1]——你知道《汤姆叔叔的小屋》吗？田捷列耶夫是一个异常喜欢出风头的人，他要求主人给他介绍。但是这位斯托夫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什么？’她说，‘他想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面前来自荐吗？’于是啪地在他的颊上打了一个耳光！‘滚吧！’她说，‘马上滚！’你想他怎样？田捷列耶夫拿了帽子，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我想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巴姆巴耶夫说，“滚吧，她当然说过，这是事实，但是她不会打他耳光！”

“她打了他耳光，打了他耳光！”苏赫契科娃夫人带着痉挛似的紧张说，“我并不捕风捉影，凭空造谣。而你却和这些人做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我从来不曾说过田捷列耶夫是我的朋友，我是说佩利卡诺夫。”

“即使田捷列耶夫不是你的朋友，那么另一个，比如，米哈耶夫，总是你的朋友吧。”

“他做了什么呢？”巴姆巴耶夫问，预先露出吃惊的样子来了。

“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疾呼，说凡是自由主义者都该坐班房才对。更有甚者，他的一个老同学——当然是穷的——来见他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用晚餐吗？’而他这样回答：‘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和我一道用餐……你独个儿去吃吧！’”

“但这是一种造谣中伤，我不敢相信！”巴姆巴耶夫高声说。

“造谣中伤……中伤？……第一点，瓦赫鲁什金公爵，也在你的米哈耶夫家里用餐——”

“瓦赫鲁什金公爵，”古巴廖夫严厉地插话，“是我的表兄弟，但是我拒绝他来我家里……所以简直没有提起他的必要。”

“第二点，”苏赫契科娃夫人向古巴廖夫表示服从地点点头继续往下说，“这是普拉斯科菲娅·亚科夫列夫娜亲口告诉我的。”

“你引得个好证人！她和萨尔基佐夫是头等造谣专家。”

“我请你原谅，萨尔基佐夫是个撒谎专家，这是真的。他甚至把他亡父棺材上的缎罩偷走，我一向不否认。但是普拉斯科菲娅·亚科夫列夫娜，这不能相提并论的啊！记得她多么豁达大方地离开她的丈夫！但是你，我知道，总是准备着……”

“算了吧！够了，够了，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巴姆巴耶夫打断她的话，“让我们丢开这种无聊的废话，让我们聊得高远点儿吧。我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你知道。你读过《坎蒂尼小姐》[2]吗？这书真美！同你的主张不谋而合！”

“我久已不读小说了。”苏赫契科娃夫人干涩粗忽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只想着一桩事，缝纫机。”

“什么机？”利特维诺夫问。

“缝纫机，缝纫机，每一个女子都得购置一台缝纫机，大家来组织一个团体，这样就可以赚得各人的衣食，立刻就能够自立了。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解放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我曾经拿这问题和鲍列斯拉夫·斯塔德尼茨基辩论过。鲍列斯拉夫·斯塔德尼茨基颇有几分特异的天分，但是他把这桩事情看得无足轻重，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笑。呆虫！”

“时辰到了大家都得起来清算，以彼所施，还施其身。”古巴廖夫半教训半预言似的从容不迫地说。

“是啊，是啊，”巴姆巴耶夫承着他的口气，“以彼所施，还施其身，一点儿也不错，还施其身。但是，斯捷潘·尼古拉伊奇，”他放低声音添了一句，“你的伟大作品进行得怎样了？”

“我正在搜集材料。”古巴廖夫皱一皱眉头回答道。他转脸朝着利特维诺夫——这时候他正被这些杂七杂八的不熟识的名字和背后毁谤的疯狂行为弄得头昏了——问起他的志趣是在哪一方面。

利特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啊！这是说，自然科学。当作一种进修，这是很有用的，但只能作进修，不能作为最终目标。眼前的目标应该是……嗯……应该是另一回事。容许我问你的见解吗？”

“什么见解？”

“是的，这就是，说得确切点，你有什么政治见解？”

利特维诺夫微笑了。

“严格地说，我没有政治见解。”

坐在角落里的矮胖男子听到这句话便急速地抬起头来，注意地望着利特维诺夫。

“这怎么行！”古巴廖夫带着一种特殊的、和颜悦色的神态说，“你是仍旧没有思索到这问题呢，还是觉得厌倦了？”

“我得怎么说呢？我以为，我们俄国人要有什么政治见解或者假定自以为有什么政治见解，还嫌太早了点儿。请注意我所指的‘政治’是照法定的意义而言的，至于——”

“啊！您是属于思想没有成熟的那一群吧。”古巴廖夫以同样和颜悦色的神态打断利特维诺夫的话，又走近伏罗希洛夫，问他读过自己赠送给他的小册子没有。

伏罗希洛夫自进门后不曾说过一句话，只是皱一皱眉头，翻一翻白眼，这使得利特维诺夫很奇怪（照例，他或者演说一番，或者绝对

不开口的），现在他像兵士一样挺一挺胸脯，靴后跟碰了一下，点头表示读过了。

“那么，怎么样？你喜欢它吗？”

“关于那些原则，我喜欢它，但是我不同意那些推论。”

“哦……可是安德列·伊凡内奇对这本小册子很赞赏。等一会儿你把你的疑点讲给我听。”

“你要我写成一篇文章给你吗？”

古巴廖夫显然惊异了，他没料到这句话。可是随后想了想，回答道：“是的，写成文章。顺便，我要求你也把你的意见解释给我听……关于……关于组合的。”

“你是指拉萨尔式的组合，还是舒尔茨德利奇式[3]？”

“哦……两个都写。你知道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一桩事业的财务方面是特别重要的。是的，以劳工同盟为核心……我们得缜密地研究一番。我们必得深进一步，还有计口授田的问题……”

“你呢，斯捷潘·尼古拉伊奇，你对于每人应得的田亩数量的意见怎样？”伏罗希洛夫以尊敬的殷勤的声音问道。

“嗯……还有土地共同耕作制度。”古巴廖夫说，他深深思索着，咬着一撮胡子，眼睛盯在桌脚上。“土地共同耕作制度！你懂得吗？这是一个大字眼儿！那么那些燎原的火势的意义何在呢？那些……那些……政府对于主日学校[4]、阅读处、报章杂志施加的手段和拒绝农民在保障他们将来地位的宪章上签字呢？说到底一句话，波兰发生了

什么事变啦？你看到了吗？嗯……嗯……我们……我们要和民众联合起来……找出……找出他们的意见——”突然间好像一种沉重得几乎是愤怒的情绪占据了他，他脸色发青、呼吸急促起来，但是眼睛仍旧不离地面，继续咬着胡须，“难道你没看见——”

“叶夫谢耶夫是个浑蛋！”苏赫契科娃夫人突然高声地喊。原来巴姆巴耶夫在低声地和她说些什么话，没有顾到这里的主人。古巴廖夫急速地转过脚跟，又开始在室内拐着。

新的宾客到来了，在黄昏垂尽的时分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在这些人中间，也来了叶夫谢耶夫先生，就是刚才被苏赫契科娃夫人那样恶毒地臭骂过的。她却立刻眉开眼笑地和他谈话了，并且要他伴送她回家。这儿也来了一位姓皮夏尔金的、一个理想的农事调停局[5]局员。这种人，也许正是俄罗斯眼前所急需的。这就是说，一位肤浅的、没有学问、没有大天才，但是有良心、忍耐、正直的人，在他管理之下的农区里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也把自己看得很尊贵，好像真是值得尊敬的人一样。这儿，也来了好几位军官，他们利用短短的假期溜到欧洲来，偷闲地享受一下和知识分子——甚至于相当危险的人物——扯淡几句的机会，虽则当然是小心翼翼的，脑子里却总忘不了他们的司令官。两个精瘦的从海德堡来的学生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一个很轻蔑地望一望四周，另一个却间歇地吃吃地笑，两副尴尬样子。跟在他们后面一个叫作小夫子的法国人闯进来，态度猥琐，傻头傻脑，一副可怜样儿。他在他们这些江湖客商中间颇有点小名气，说是俄国的伯爵夫人们都爱上了他。至于他自己，他的念头都集中在怎样可以揩油吃一顿白食。最后出现的便是迪特·平达索夫，外貌像个爱胡闹的德国大学生，实际是个守财奴，说话像恐怖党，职业是警官，俄罗斯商人妇和巴黎娼女的老相好，秃顶、无牙、酗酒，他到来时脸孔红扑

扑的，喝得烂醉，硬说他把最后的几个戈比都输给恶棍贝纳泽了，实际上他倒赢了十六个盾……总而言之，这里聚着很多人。可注意的、值得注意的便是这些人都把古巴廖夫看作导师、领袖，对他表示尊敬。他们把自己的意见都呈在他的面前，交给他评判，而他只是喃喃地捋一捋胡子，翻一翻眼珠，说一些断续的、无意义的语句，就立刻被他们视作拥有至高智慧的谈吐。古巴廖夫自己很少参加讨论，但是别人却尽量提起喉咙使得他听见。有好多次，三四个人一起喊了十来分钟，结果大家都满意地开窍了。谈话一直持续到半夜，这谈话和普通谈话不同的就是它照例有各色各样无数的问题。苏赫契科娃夫人谈到加里波第[6]、谈到曾被自己家里的农奴毒打一顿的某某卡尔·伊万诺维奇；谈到拿破仑三世；谈到妇女的工作；谈到一位名叫普列斯卡切夫的商人，他存心害死了十二个女工，而他得到一块奖章，文曰“急公好义”；谈到劳动阶级；谈到用大炮轰死自己妻子的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泽夫；又谈到俄罗斯的将来。皮夏尔金也谈到俄罗斯的将来，谈到酒精专卖，谈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谈到他如何憎恶一切卑俗的东西。伏罗希洛夫又突然爆发了，他，一口气，几乎噎住了自己，提起了德雷珀、魏尔啸、舍尔古诺夫、比沙、赫尔姆霍茨、斯塔尔、圣·雷蒙，生理学家约翰·缪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缪勒——显然把他们弄混了——泰纳、勒南、夏波夫；于是托马斯·纳什、皮尔、格林[7]……“这一批是什么东西？”巴姆巴耶夫莫名其妙地嘟囔着。“莎士比亚的前辈们之于莎士比亚，犹如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8]也。”伏罗希洛夫扼要地说了一句，接着也谈起了俄罗斯的将来。巴姆巴耶夫也说起俄罗斯的将来，甚至于给它涂上了如火如荼的颜色。但是他一想到音乐，就像瞧见了一些什么似的，便兴奋鼓舞得不得了。“啊！真伟大！”为要证明这一层他便开始哼一支瓦尔拉莫夫的歌，可是立刻便被普遍的嘈喊打断了，“他在唱《游唱诗人》歌剧中的赞美歌[9]呢！唱得真难听。”一位少年军官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辱骂着俄罗斯的文学；

另一个军官引了《火花》杂志中的几首诗；但是迪特·平达索夫更进一步，他宣称这些骗子们都得敲落他们的门牙才对……可也只是一句话而已，他并没有明白指出谁是“骗子”。室中雪茄烟雾令人窒息，大家发热而疲乏，每个人的喉咙都哑了，眼睛迷糊，脸上渗出颗颗汗珠。一瓶瓶的冰啤酒拿进来，立刻便喝干了。“我说什么啦？”一个人问。“我在和谁争论，争论些什么啊？”另一个人说。但是在这喧哗和烟雾当中，古巴廖夫毫不疲倦地和原先一样走来走去，摇到这边，摆到那边，捻一捻胡须，一会儿倾听着，把耳朵侧向一个什么争论，一会儿插进他自己的几句话。而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古巴廖夫，是一切的中心，他是此间的主人，最主要的人物……

利特维诺夫在十点钟左右开始感觉头痛得厉害，趁着大家都在兴奋地喧闹，在无人注意时悄悄地走了出来。苏赫契科娃夫人又记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一桩新的无道行为，说他吩咐把一个人的耳朵咬掉。

沁凉的夜气柔抚地裹住利特维诺夫发烧的脸，芬芳的微风拂过他枯干的嘴唇。他沿着暗黑的大道走着，心想：这是什么？我碰见了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他们叫喊、詈骂、吵闹些什么？为了什么？利特维诺夫耸了耸肩膀，走进韦伯咖啡店，他随手抓起一张报纸，喊了一份冰。报纸上讨论的是罗马问题，冰又很难吃。他预备动身回寓所了，突然一个戴着阔边帽子素不相识的男子跑了上来，用俄国话说：“我希望我没打扰到你吧？”就在他的桌边坐下。利特维诺夫逼近地仔细一瞧，才认出这位生客便是古巴廖夫寓所中躲在一个角落里的矮胖男子，在他说到政治见解的时候曾经那么注意地望过他一眼。这位男子整夜不曾开口，现在，坐在利特维诺夫的旁边，摘下了帽子，以和善可亲又带几分为难的神色望着他。

[1] 斯托夫人（1811—1896），美国作家，《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译者注

[2] 乔治·桑的小说，是宣传自由思想胜利的作品。——译者注

[3]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劳工运动领袖。舒尔茨德利奇（1808—1883），德国手工业合作社的创始人。——译者注

[4] 主日学校是星期日的劳工补习学校，内容多侧重于宗教。——英译本注

[5] 农奴解放时专为调解地主和农奴间的纷争而设的主管机关。——英译本注

[6]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复兴三杰之一。——译者注

[7] 这里，屠格涅夫把伏罗希洛夫写成一个“以耳代目”的自诩博学的典型。这典型，古今中外是屡见不鲜的。试就伏罗希洛夫口中所引的人物加以分析：德雷珀（1811—1882）是美国的化学家和生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是德国病理学家；赫尔姆霍茨（1821—1894）是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泰纳（1828—1883）和勒南（1823—1892）是法国文学批评家；托马斯·纳什（1567—1601）、皮尔（1558—1597）、格林（1560—1592）三人则都是英国16世纪的戏剧家。这些上下古今的人物，并没有相联系的关系，而他，在一口气中说了出来。——译者注

[8] 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译者注

[9] 《游唱诗人》是意大利歌剧。歌剧中的几首颂歌最脍炙人口。——译者注

第五章

“古巴廖夫先生，就是今天在他的寓所里我有幸见到你的，”他说道，“并没有把我向你介绍，所以，倘使你不嫌冒昧，我来介绍我自己吧——波图金，退职的咨议官，原在圣彼得堡财政部里服务。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来得太突兀……我平素并没有这样贸然和别人攀朋友的习惯……但是和你……”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点儿木讷了，他喊侍者替他来一小杯樱桃酒。“给我一点勇气。”他微笑着说。

利特维诺夫备感兴味地望着这为机缘所牵引、在今天碰到的一些新人物中最末后的一个人。他顿时就想：他和那批人是不同的。

其实，波图金是不同的。坐在利特维诺夫前面，用瘦长的手指擂着桌的边缘的是一个肩胛粗阔的男子，短短的两条腿上擎着一座庞大的躯干，低垂着头发鬈曲蓬松的头，浓眉底下一双慧敏的忧郁的眼睛，嘴巴端正，牙齿不大齐整，一个正好叫作“蒜头”的纯正的俄罗斯鼻子，外貌不扬，甚至有几分怪相，但是却也不俗气。他衣服穿得很随便，旧式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好像一只布袋，领结也歪斜得怪难看。他突如其来的友谊在利特维诺夫看来并不嫌唐突，倒因为受了恭维而暗里觉得十分舒畅。要说是看不出来这男子不惯和陌生人亲近的，那也不见得。他给利特维诺夫一个奇异的印象，他唤起他的尊敬与喜爱，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可悯之情。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他用一种柔和而又幽微无力的声音重复着，这声音和他整个的气质异常调和。

“不，真的，”利特维诺夫回答，“倒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那么，我也很高兴。关于你的事我听到了许多，我知道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和你的计划，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你今晚上缄默着吗？”

“是的，我看你也谈得很少。”利特维诺夫说。

波图金“唉”了一声：“别人说得够多了。我听着。怎样？”他停了停，掀一掀眉毛，带着一种突兀的表情，又接着说，“你喜欢我们的巴别塔[1]吗？”

“你说得妙极了。正是一座巴别塔。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大人先生们究竟在闹些什么。”

波图金又叹气，说：“主要在于他们不认识自己。早些日子，他们将得到一句这样的批评：他们是崇高目的的盲目的工具。而目前，我们常常引用尖辣一点的形容词。请注意我并没有丝毫诋毁他们的意思。我还得添一句，他们都是……这是说，几乎全体的，都是心地顶好的人。比如说苏赫契科娃夫人，我确实知道她有几处好的地方：她把她财产的最后一文钱都给了她两个穷困的侄女。就算她故意要耸人视听、沽名钓誉——这对她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你还得承认对一个并非富有的妇人来说这是一桩难能可贵的牺牲自己的行为！关于皮夏尔金，更用不着说，他的属区里的农民无疑会有一天献给他一个西瓜大的银樽，或者替他绘起一张祥云呵护的圣像来长生供养，虽则他会在他感激的言辞中对他们说他不配受这荣宠，但是他说的倒不是真的，他配受。你的朋友巴姆巴耶夫先生，他有一副好心肠，正如人们所说的诗人亚济科夫，坐在书本上，喝着冷水而歌颂酒，这话在巴姆

巴耶夫先生身上也挺适合。他的热情完全没有目的，可还得有热情。还有伏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性情挺温厚的人，如同他们一样，都是在学校里得头等奖章的人，他是科学的传令官。纵使他说话喜欢引古证今，但他年纪还轻！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相加的总和等于零。肴馔的原料都是头等货色，而烧出来的菜并不可口。”

利特维诺夫越来越惊奇地听着波图金的表述，他舒缓而自信的辞令中，每一字句、每一转承都泄露出他说话的口才和要说话的愿望。

事实上，波图金喜欢说话，也说得好，只是，正如一个生命已经受过搓磨、浮夸去尽了的人，他以哲人的雍容，等待着一个好的机会，等待一个和他投契的知音。

“是的，是的，”他带着他特具的一种沮丧而不露悻悻之色的神气接着说，“一切都是很奇怪的。我请你注意几桩事情：比如说，让一打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便会谈到海底电信、纸税或者鞣制老鼠皮的方法——总之，是一些实用的具体的事情；一打德国人在一起，当然，他们会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德意志统一的问题全部搬上场来；一打法国人呢，谈话则无疑是一些偷香窃玉的勾当，无论你怎样逗开他们，莫想叫他们不谈这些。但是让一打俄国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就会即刻扯到了——今晚，你有机会见证了这一回事——严重的问题和俄罗斯的重要性及其将来，而范围如此广泛，一直从开天辟地说起，没有事实，也没有结论。他们嚼着这倒霉的问题，好像小孩子嚼一块橡皮，正如老话所说，没有味儿也没有益处。当然啦，这些问题当中，腐败的西欧少不得有它的份儿。说也奇怪，这西欧不论在哪一点上都针砭着我们的短处，而我们偏说它腐败了！倘使我们出于真心地轻蔑西欧，那犹有可说，”波图金继续道，“而这不过是一句口头禅、一些老调。我们痛骂西欧原不妨事，但是我们所唯一尊重的却又

是西欧的意见，这就是说巴黎游荡少年的意见……我认识一个人——我想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家庭的父亲，年纪也不轻了，他曾有好几天心里老大不舒服，为了有一次他在一个巴黎菜馆里喊了句‘一份牛肉加点马铃薯’，当时一个地道的巴黎人随即接着喊‘服务生，牛肉马铃薯’，我的朋友羞死了。之后，他到处喊‘牛肉马铃薯’，也教别人这样喊。我们的年轻鞑子们走进巴黎妓女不名誉的客厅时，那种拘拘束束的举止和张皇失措的态度，也使她们吃惊。他们想：‘难道我真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在安娜·黛丝里昂家里？’”

“请告诉我，”利特维诺夫接着问，“你认为古巴廖夫凭什么毫不容疑地对他周围的一切人有这般影响？是他的天分呢，还是他的才干？”

“不，不，他身上没有这类东西……”

“那么是他的人格？”

“也不是，但是他有坚强的意志。我们斯拉夫人，大部分，据我们所知，便是缺乏这一套货色，于是投顺在他的跟前了。古巴廖夫先生立意要做一个首领，而每个人也承认他是个首领，你有什么办法呢？政府把我们从奴隶制度解放出来了——千恩万谢！但是奴隶的习性在我们中间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不易把它除去。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一个主子，照例这主子是一个活人，有时则是一种渐渐统治了我们的思想所谓‘趋向’啊什么的……比如说，目前我们都是自然科学的奴隶了……为什么？凭什么理由，我们要把枷锁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这是猜不透的。这好像是我们的天性，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子。好了，主子来到我们中间了，这是说他是我们的了，于是我们可以瞧不起一切别的东西！纯然奴性而已，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我们的谦恭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便一脚踢开。从

前是亚科夫，现在是西多尔了，我们打了亚科夫的耳光，跪倒在西多尔的脚下！请回想一下在我们中间这类把戏玩过多少次了！有人说怀疑否定是我们的特殊性质，然而就是运用我们的怀疑否定，我们也不是像一个自由人挥刀作战，而是像一个豪仆来拳打脚踢，并且多半是受主人的唆使的。这样看来，我们也是优柔的民族，在我们颈上套个箍儿是不难的。就是这样，古巴廖夫在我们中间成了首领了，他埋头在一点上，研究而又研究，终于达到目的。人们认为他是有伟大主张、有自信、能指挥别人的人。重要的就在于他能够指挥，因之断定他是对的，我们当然要服从他的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教派、我们的奥努夫里派和阿库里那派[2]就恰是这样创设起来的。谁握着兵符，谁便是元帅。

波图金的两颊泛红，眼睛迷糊了。但是，说也奇怪，他的言辞，虽则看来是辛辣的、怀恶意的，但是一点也不尖酸刻毒，毋宁说是纯真恳切的悲哀。

“你是怎样认识古巴廖夫的？”利特维诺夫问。

“我认识他有好久了。听我说啦，在我们中间还有一桩奇闻。一位作家，他致毕生的精力于写作，在文章和诗歌中痛诋饮酒之害，攻击酒精专卖制度。但是你瞧！他盘下了两所酿酒厂，分设了一百家酒店而恬不知耻！要是换作另一个人，也许会被别人把他从地面上消除了，而对他半句闲话都不提。再看这位古巴廖夫先生：他是一位斯拉夫主义者、德谟克拉西[3]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但是他的财产一向而且仍旧是在他的兄长管理之下，一位旧式的地主，是以拳脚闻名的打手。而这位硬说斯托夫人打田捷列耶夫耳光的苏赫契科娃夫人，简直是拜倒在他的脚下。你知道他唯一的长处便是读了些精辟的书，并且老是能够钻进书眼子里。至于他说话的本

领，你今天亲眼看见，一望便知了。谢天谢地，亏他说得很少，缩在壳子里。因为当他精神好、情感奔放的时候，这就不是我——像我这样忍耐的人——所能消受了的。他就会开始粗鲁地调笑，说些猥亵的故事……是的，当真，我们庄严的古巴廖夫先生会说猥亵的故事，并且老是狂笑得令人非常厌恶。

“你是这样忍耐的吗？”利特维诺夫说，“我想这倒是相反。但是我可以请教你的名字和你的父名吗？”

波图金啜了一口樱桃酒。

“我的名字叫作索宗特……索宗特·伊凡内奇。他们替我取了这样漂亮的名字是为了尊敬我的一位亲戚，一位大主教，除了这名字之外我也没有托过他的福。我是——假如我敢这样说——我是教门出身，至于你对我的忍耐的怀疑，那是毫无根据的：我是很能忍耐的。我在我自己的叔父，一位堂堂的政府机关参事伊里纳尔赫·波图金的手下服务了二十二个年头。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为你庆贺。不，我是忍耐的。但是言归正传吧，像我尊敬的道友、在几世纪前被活活烧死的大司祭阿瓦库姆[4]惯常说的，我亲爱的先生，我的同胞们使我惊奇。他们都是意气消沉的，跑路低着头，但同时他们却又充满着希望，一桩小小的差强人意的事，便能使他们头脑糊涂起来，欣喜欲狂。瞧瞧这批斯拉夫主义者吧——古巴廖夫把自己也算在里面——他们都是有心人，但同样是忽而失望，忽而狂喜，他们都生活在将来。一切都处于将要状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在整整十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中，俄罗斯什么也没有创设，没有自己的政

治、法律、科学、艺术，甚至于手工艺……什么也没有……但是再等一回，忍耐点吧，一切都要到来的。至于为什么要到来，让我们问，为什么要到来呢？因为，当然啦，我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固然一钱不值，但是民众……哦，伟大的民众！你看到农民的粗布大褂吗？这就是一切要到来的渊源。一切的偶像都被打倒了，让我们信仰粗布大褂。然而，倘使这粗布大褂使我们失望呢？不，不会使我们失望的。读一读科哈诺夫斯卡娅的作品吧，眼睛要朝天上看！真的，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要画一幅这样的图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的面前，向他敬礼说：'医治我吧，亲爱的农民先生，我病得要死了。'而农民也一面向受教育的人回敬，一面说：'教导我吧，亲爱的读书先生，我愚昧得要死了。'当然，双方都站在老地方，寸步不移。说到底，我们所需要的便是一点儿真正的谦虚——不单是空字眼儿——要从我们的大哥那儿借取一些胜于我们、早于我们的东西！服务生，再来一杯樱桃酒！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酒鬼，但是酒能松开舌头。"

"听了你这番话，"利特维诺夫微笑说，"我也用不着问你是属于哪一派和你对欧洲的意见了。但是让我来提醒你一句，你说我们应该借取我们大哥的，但是怎么可以不顾气候风土的情况、地方和民族的特性贸然借取呢？我记得，当初我的父亲曾向布捷诺普订购了一架极受推崇的铸铁的打谷机，机械当然很好——但是结果怎样？五年来它只搁在仓库里，不曾动用，直到后来一架美国制造的木质的打谷机代替了它——照例，美国的机械和我们的习惯方法要适合得多。我们不能胡乱借啊！索宗特·伊凡内奇。"

波图金抬起头。

“我没有料到你会下这样的批评，我最尊敬的格里戈里·利特维诺夫，”他顿了顿说，“谁说我们要胡乱地借取呢？当然你剽窃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属于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合于你。所以你得考虑，你得选择。至于结果，请不要徒自纷扰，那些地方的风土和你说过的诸般情形尽会有它的特性，只要你把优美的食品放在它的面前，自然有胃口有方法消化的。久而久之，这机体长得茁壮了，自己便能生精长液。拿我们的语文作例子吧。彼得大帝洪水般地搬进了成千的外来字眼。荷兰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这些字眼表示着俄罗斯人民不熟习而硬得熟习的观念，彼得大帝毫不顾虑、毫不客气地大批大批地往我们头上倾。开头，当然，这结果是有点畸形，但是后来便开始正像我所说的那种消化程序了。观念接受了同化，外来的形式渐渐消失了，在语文的本身中产生了来代替的东西。现在，就是你出身微贱的仆人，最凡庸的写作者，也能够翻译你随便翻开来的一页黑格尔[5]的文章——是的，真的，黑格尔的文章——而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字眼。语文上的过程如此，在别的方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归结到这个问题上面：要看本质是否健壮、富有生命力。而我们的本质——是耐得住这试炼的，比这更大的试炼也曾经过来了。只有神经不健全的国民、柔弱的民族，才会替他们的健康和独立解放担忧，正如只有智力薄弱的人才会为了‘我们是俄罗斯人’一语而欣狂。我很注意我的健康，但我并不因享有健康而得意忘形，那是我引为羞耻的。”

“说得都很对，索宗特·伊凡内奇，”这回是利特维诺夫说话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自己供作试验的牺牲呢？你亲口说过最先的结果是畸形的！倘使这畸形永久存在呢？真的这已经永久存在了，正如你知道的。”

“不仅是语文——还有很多的问题啦！而这是我们的大众，不是我要这样做，他们命定要经过这种洗炼，这我可不能承担其咎。‘日耳曼人正常地发展了，’斯拉夫主义者说，‘让我们也来一个正常发展吧！’但是你怎样能得到正常发展？当我们的民族历史开头的第一步——从海外召请一位王公来统治我们自己——便是不规则的、悖常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循环反复着这悖常的行为呢！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曾对着一种什么外来的、非俄罗斯的思想或人物说：‘来吧，来统治管理我们吧！’当然，我随时都可承认说我们把一样外来的物质移植到我们体内，我们不能确定地预先知道我们所移植的是一些什么东西，食物呢，毒药呢？但是从‘坏’进到‘好’的过程，并不是经过‘稍好’而老是经过‘更坏’的过渡时期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既是毒药，也能治病。只有愚人和坏蛋才振振有词地举出农奴解放后的农奴贫苦状态和废除酒精专卖后酗酒者增加的例子加以指摘……要从‘更坏’进到‘好’！”

“你曾问我对于欧洲有什么意见，”波图金用手抹一抹脸又开始说，“我赞美她，我五体投地地皈依她的主张原则，而且丝毫也没有把这桩事实瞒起的意思。我很久以来——不，并不很久——很有一些时候便不再有把我的信仰全部表达出来的惶愧了——我也看到你毫无踌躇地把你的想法告诉了古巴廖夫。谢天谢地，如今我再也不用顾忌谈对方的观念和见解了，真的，我觉得没有比那全然多余的怯懦、那种讨人欢喜的迎合心理更可鄙的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身居要职的大官员也会对一个在他眼中无足轻重的小学生讨好，用各色各样的哄骗和玩意儿，逗他开心。姑且算他是一位官员，为了博取民心才这样做的吧。在我们平民百姓，为何要附和随从、贬低自己身份呢？是哟，是哟，我是一个西欧主义者，我皈依欧洲。这就是，说得正确点，我皈依文化——在我们中间被他们拿来那样可笑地曲解了的文化

——皈依文明——是的，是的，这两个字眼比较好些——我以整个的心来爱它、信仰它，我没有其他的信仰，将来也永不会有。这两个字，文……化（波图金把每一个字说得很重很着力）是不含糊的、纯洁的、神圣的，而其他的一切观念，民族、光荣、诸如此类——这些都有点血腥臭……滚他的吧，这些观念！”

“那么，索宗特·伊凡内奇，俄罗斯，你的祖国——你爱她吗？”

波图金抹一抹脸说：“我热烈地爱她，热烈地恨她。”

利特维诺夫耸一耸肩膀。

“这是旧调，索宗特·伊凡内奇，这是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打什么紧？你就怕它吗！老生常谈！我知道不少顶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法纪和自由便是人人知道的老生常谈。怎样，你以为这些不比不法、苛政好一些吗？此外，还有一些把多少青年迷醉了的句子：寡廉鲜耻的布尔乔亚[6]、民权、劳动权利，这些不也都是老生常谈吗？至于爱，和恨是分不开的……”

“拜伦主义，”利特维诺夫插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对不起，你错了，这两种感情的交缠是卡图卢斯第一个说起的，两千年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读过他的作品，因为我懂得一点拉丁文，我敢于说这句话，还得谢谢我的教士出身。是的，我又爱又恨我的俄罗斯，我的古怪的、亲爱的、污浊的、宝贵的祖国，我刚离开她不久。我在政府机关里书记员的高凳上坐了二十年，我需要一点点新鲜空气，我离开了俄罗斯，来到这里，我满足而快乐。但是我不久

就要回国的——我感到。这是一块美丽的园地——但我们的野莓不在这里生长。”

“你快乐而满足，我也喜欢这个地方，”利特维诺夫说，“我是来求学的，但是把这些看在眼里，不能视若无睹。”

他指一指两个在他身边走过的妓女，一群马术团团员跟在她们后面，嬉皮笑脸地搭讪着。又指一指那赌厅，虽然夜深，但仍然挤满人。“谁告诉你我是瞎了眼的呢？”波图金插嘴说，“但是原谅我这样说，你的话使我想起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我们倒霉的新闻记者对《泰晤士报》发表的指摘英国军部弱点的那些洋洋得意的样子。我本人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切人间世事，一切我们的生活，一切以悲剧终了的喜剧，呈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玫瑰色的：你为什么拿这些许是牢牢生根在人的本性里的事情来非难西欧呢？这赌厅诚然可憎，但是我们国产的赌博难道更可爱些吗？不，我亲爱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让我们更谦虚些、更涵藏些吧。一个好学生看到他教师的缺点，但是仍旧保持着默默的尊敬，这些过失对他是有用的，领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总是不满意要来诋毁西欧，那儿，科珂公爵疾驰而来了，他很可能于一刻钟内在绿台面上输去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榨出来的租金，他精神失常了，因为我今天在马尔克斯咖啡馆看到他在翻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你可以和他谈谈，他是一个超等人物！”

“但是请你，请你，”利特维诺夫看到波图金站起来便赶忙说，“我不大熟识科珂公爵，再者，不用说，我是宁愿和你谈谈的。”

“谢谢你，”波图金打断他的话，站起来一鞠躬，“我已经和你谈得很多了，这就是说，真的，我一个人在说话。你也许已注意到一个单

只自己说话的人总觉有点不好意思和不安，尤其是初次会面，好像替自己吹嘘似的。再会吧。让我再说一句，我很高兴和你相识。”

“但是等一等，索宗特·伊凡内奇，至少你得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以及你是否在这里久住。”

波图金好像有点为难。

“我在巴登大约住一个星期。我们仍旧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马尔克斯，或者我来看你。”

“我还得要知道你的住址。”

“是的，但是你晓得我不是自己单独住的。”

“你结婚了吗？”利特维诺夫突然问。

“没有，天哪！……多可笑的想法！只是有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

“哦！”利特维诺夫装出一副不自然的客气样子说，好像要向他道歉似的，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一个孤女……一个贵妇人——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所以我们顶好在这里见面。再会。”

他把帽子套在他那鬈发蓬松的头上，很快消失了。在暗淡地照着通到李希顿泰勒林荫道去的一条街道的煤气灯光底下，还隐约地瞥见他两次。

[1] 《圣经·旧约》里埃及人在示拿平原议筑登天的高塔，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于是喧嚷了一阵之后便停工了。——译者注

[2] 奥努夫里派是旧教仪典派的分支，不立牧师，为奥努夫里所倡。阿库里那派是被视作一种邪教的。——英译本注

[3] 德谟克拉西是“民主”一词的译音。——译者注

[4] 阿瓦库姆是旧教仪典派的热烈拥护者。当彼得大帝之父在位的时候，因拒绝修改《圣经》及赞美诗祈祷文被黜为僧侣，流放至西伯利亚，随又解回，囚禁于莫斯科，复徙至博罗夫斯克，终以其执迷不悟，于1682年与其徒同被活焚而死。——英译本注

[5]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6] 布尔乔亚是“有产者”一词的译音。——译者注

第六章

“一个奇特的人！”当利特维诺夫回到他住宿的旅馆里去的时候，一路上这样想，“一个奇特的人！我一定得再找他谈谈！”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啊！塔妮亚寄来的！”他想，心里便立刻非常高兴，但这封信是他的父亲从家乡寄来的。利特维诺夫拆开坚厚的盖着家族纹章的漆印，正要开始读它……一阵强烈、愉快而又熟稔的香气扑进他的鼻子，他向四下望了望，看见窗台上一杯清水里插着一束新摘下来的金盏花。利特维诺夫惊奇地俯身在它上面，碰碰它、闻闻它……好像有什么触动他的记忆，一些什么，遥远的……但是些什么呢，他又想不起来。他按铃喊了侍仆进来，问他哪儿来的花。仆人回答说是一位贵妇人送来的，没有留下姓名，只是说先生凭这花一定会猜到她是谁。于是又有什么东西触动利特维诺夫的记忆。他问仆人这贵妇人是什么模样，仆人告诉他说她身材很高，服装华美，脸上罩着面纱。“大概是一个俄罗斯伯爵夫人。”仆人临后添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她是伯爵夫人？”利特维诺夫问。

“她给了我两个银币。”仆人笑嘻嘻地说。

利特维诺夫打发仆人出去，久久地站在窗前深深地思索，终于无奈地摆了摆手，重又开始读从家乡寄来的信。他的父亲在信中照常地抱怨着，总是说现在即使不要钱也没人要他们的粮食啦，人们也完全和往常不同，不听话了，也许，地球的末日真的要到了吧。“你想想看吧，”在许多事情中间他夹叙着，“我最后雇的马车夫，那个小卡尔梅克，你记得吗？他被鬼迷住了，眼见得这个人就要丧命，那么便没有

人替我赶车了。但是，谢天谢地，有几个善心人提醒我，劝我把病人送到里亚赞一个以治蛊著名的教士那里去。真的，病完全给治好了，为了证实这桩事情，我把那好神父的原信当作一种证件附寄给你。”利特维诺夫怀着好奇心读了一遍这证件。这里面写着：“贵仆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夫为病魔所困，该病系妖人所致，非药石所能疗，然尼卡诺尔本人实属咎由自取，缘彼对某一女郎负心，不守信誓，伊乃借巫者之力咒彼起居不适。此际若我不加以援手，则彼必如虫豸死灭无疑，我今凭无所不见之慧眼，作彼保障，至于我如何能无所不见则是一种天机不可泄漏也。敬祈您切勿纵容以邪术祟人之女子，即或加以恐吓，亦属无妨，否则伊或仍将加害于彼也。”

利特维诺夫反复端详着这证件，这给他带来了一阵荒漠、原野的气息，生命在那里自生自灭，这是一种愚昧的黑暗。他好生诧异，竟会在巴登这地方读到这样的一封信。时钟早打过夜半十二点了，利特维诺夫吹熄了灯火，上床就睡。但是他不能合眼，他所看见的面孔，他所听到的谈话，不住地来回旋转，在他发烧的、被雪茄烟熏得疼痛的头脑中奇异地交织着、纠缠着。一会儿他好像听到古巴廖夫的牛喘般的声音，想起了他鲁钝的、板滞的、老是盯在地上的一双眼睛，突然间这双眼睛发亮了，跳起来，这才又认出这是苏赫契科娃夫人的，遂又隐约听到她尖锐的声音，不知不觉地跟着她幽幽地重复着……“她打了他耳光，她打了他耳光……”于是笨拙的波图金的姿形在他面前掠过。他十遍二十遍地重复了他说过的每一个字。接着，好像纸匣里的弹簧人儿，伏罗希洛夫跳了出来，服装齐挺，如同一袭新军服套在他身上。还有皮夏尔金庄重地、聪颖地在点着他梳得光洁的、真正怀着善意的头颅。于是平达索夫叫喊了、咒骂了，巴姆巴耶夫涕泗纵横地激动着……但是，凌驾这一切的，这香气、这凝聚不散的芬芳的沉压的香气使他不能安睡，并且在黑暗中愈来愈强有力地、愈来愈固执地

使他忆起了什么，却又是抓不住的一些什么……利特维诺夫忽然想起夜里室内的花香也许是对身体有害的，他起身来，摸索到花束旁边，把它拿到邻室去。但是就在那儿，这压抑的香气仍旧从他的枕头和褥单底下透上来，他苦恼地辗转着。一种轻度的精神错乱已经侵袭到他身上来了。那位教士、治蛊的名师，化身成为一只有触须有尾巴的极狡猾的兔子在他脚前溜过两次。还有伏罗希洛夫，坐在一顶巨大的插着羽毛的大将军的高帽子里面，好像躲在树林里的夜莺，在他的面前啼啭……突然，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握着双手，喊道："难道是她吗?这是不可能的！"

要解释利特维诺夫的惊叫，我们得请宽容的读者随着我们退回几个年头。

第七章

50年代初，莫斯科住着一家人口众多的奥西宁公爵家族，境况非常拮据，差不多是艰难度日的。他们是真正的皇族，不是鞑靼公爵或格鲁吉亚公爵，而是嫡派的留里克后裔。他们的姓氏，自从统一俄罗斯的开国大公爵以来，在我们的史籍里面是时常看到的。他们拥有着广大的土地和许多世袭的封地。很多次他们为“忠勤、流血、负伤”而荣膺过褒奖。他们列席在波雅尔会议上。他们中间的一位甚至在名字的末尾写上“维奇”的字样。但是他们受了政敌的阴谋谗间，以“巫术和媚药”失宠而被放逐，他们是“伤心不堪回首”地衰退了，他们被褫去了爵位，流戍到远方。奥西宁一败如灰，再也不能抬头，再也不能当权了。过后这放逐令取消了，他们莫斯科的房屋和财产也给发还了，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他们的家族是贫穷了，“豆熟荚落”了。在彼得大帝时期不曾复兴，在叶卡捷琳娜统治下也没有翻身，只是每况愈下地萎缩了、低微了。现在，在他的支派中间，充当私人管家的，做酒吧间掌柜和警长的，也屈指可数了。上文所述的奥西宁家庭，共计一夫一妇和五个子女。他们住在狗广场附近一座木造的狭小的平房内，斑驳的门廊开向大街，大门上绘着绿狮和其他贵族的空头衔，虽则他们是饔飧不继、老是欠着伙食店的账，冬天没有炉火也没有蜡烛地待在屋子里。公爵本人是一个鲁钝而懒惰的人，从前他曾经是一个阔少爷、美男子，但是完全“豆熟荚落”了。他对他的姓氏，远不如对他的妻子、也曾经是个宫廷命妇敬重，所以他讨得了一个薪俸很低的差使，名义蛮好听，什么责任也没有。他从来不管闲事，一天到晚只是抽烟，沉重地唉声叹气，老是裹在一袭浴衣里面。他的妻子是一个多病的性情焦急的女人，永远担心着家常琐事，担心着怎样把孩子们安置

在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怎样维系着和彼得堡亲友来往，她始终不能安于目前的地位以及与宫廷的疏远。

利特维诺夫的父亲在莫斯科逗留的时候认识了奥西宁一家，曾有一次替他们帮了一些忙，还有一次借给他们三百卢布。碰巧他的寓所又离他们不远，所以他的儿子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便时常去他们那里。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近邻才去的，也不是他们无欢的生活方式引起他的兴趣。他是自从爱上了他们的大女儿伊莲娜之后，才常常到他们家里做客的。

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刚刚离开学校。因为她母亲和女校校长发生龃龉，所以中途退学。这不和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为了欢迎督学，学校当局原定要伊莲娜诵读一篇法文诗词，但是正在典礼开始之前，这席次被另一个女孩子、一个承包酒税的富商的女儿替代了。公爵夫人咽不下这口气。真的，在伊莲娜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这校长不公平的行为的。她曾事先梦想着，怎样在众目环视之下站了起来，吸引住观众的注意，从容不迫地朗诵她的诗词，过后莫斯科会怎样地谈论到她！......真的，莫斯科过后确乎谈论到她。她是一个修长的、苗条的女子，有几分单薄的胸部和未达成年的狭小肩胛，肌肤是在她那样年龄少有的雪白，光洁如细瓷，头发美丽繁密，浅色的鬈束未加梳栉地混合着深色的鬈束。她的姿态是高贵的，几乎是太完美、太匀称了，还没有失去童年时代的天真表情。她美丽的颈项柔和的曲线和她的若许冷峻若许哀愁的笑颜暗地里透露出这爱娇的姑娘的神经质气质，而在那薄薄的难得破颜微笑的嘴唇和那细小的稍稍窄了一点的鹰嘴形的鼻子的线条里却有着一些泼野的、热情的、对她自己对别人都有点危险的成分。惊异的，真的可惊异的是她的眼睛，浓灰颜色，发着淡绿光辉，慵困的像埃及女神般的杏仁

样，光彩熠熠的睫毛和一勾浓抹的眉黛。这双眼睛望得也很奇异，好像无尽含意地、深思地望着，从什么不可知的深处和远处望出来。在学校里，她是有名的聪明能干的高才生，但是性格不平常，好胜、强势。一位女教师预言说她的热情会毁了她，“你的热情会毁了你”。在另一方面，另一位教师责难她的冷酷和缺乏情感，叫她“没心肝的小姑娘”。伊莲娜的女友们则认为她是骄傲的、矜持的。她的兄弟姊妹们有几分怕她，她的母亲不大信任她。她的父亲呢，当她把她谜般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便觉得有点不安。但是她引起了她父亲和母亲双方的不由自主的尊敬，这并不是由于她的品质，而是由于他们对她的一种特殊的空茫的期待。

“你将会看到，普拉斯科维娅·丹尼洛芙娜，”一天，老公爵这样说，从嘴里抽出烟斗，“我们的毛丫头伊莲娜会使我们一家人超升呢。”

公爵夫人生气了，她对她的丈夫说他用了难堪之语。可是，过后，她反复推敲着他的话，她在牙齿缝里说了又说：“也好……假使我们得超升，也是很好的事。”

伊莲娜在她父母的家中享受着无限的自由。他们并没娇宠她，甚至于有点疏远她，但是不去管束她，这就是她所需要的……有时候当着太过意不去的场面——有什么店伙计来了，叫嚣着，吵闹着，弄得全院子人都听见，说是为了这几个钱跑得累死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仆人也开始当面侮辱他们的主人说：“像你们这样漂亮的公子王孙，当然，你们可以吹口哨当饭吃，空肚子上床。”伊莲娜眉头也不皱一下，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阴沉的脸上露着恶意的微笑。光是这微笑，对她的父母来说就比任何责备还要尖刻，而他们觉得他们自身是有罪

了，有罪了，虽则是无辜的。好像是这个娃儿自从落地之后，便有天赐的权利享受人间富贵荣华，享受千万人的崇敬的。

利特维诺夫自从见了她后便爱上了她（他比她只大三岁）。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得到反应，简直理睬都不理睬。她对他的态度里好像有一种什么类乎敌意的痕迹。事实上他伤了她的自尊心，她隐藏起这创伤，永远也不宽恕。在那时候，他是太年轻太温良无法了解隐藏在这敌意的几乎是轻蔑的严肃底下的是些什么。他时常忘了功课和习题，坐在奥西宁无欢的客室里，他坐着，偷偷地望着伊莲娜，他的心缓慢地、痛苦地折磨着，令人窒息。而她好像生气或无聊似的，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冷冷地瞅他一眼，好像他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抖一抖肩膀，交叠着双手。或者，整个夜晚，就在她和利特维诺夫说话的时候，也故意把眼光避开他，好像连这点情面都不给似的。或者，她终于拿起了一本书，望着它却不读，只是皱皱眉头，咬着嘴唇。或者是她突然高声地问她的兄弟或父亲：“德文的忍耐是怎样念的？”

他想把自己从这尴尬的圈中拖出来，在那儿他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拼命地挣扎着、痛苦着。他离开莫斯科一个星期，就几乎被烦闷和忧愁折磨得发狂了。他消瘦了，带病回到奥西宁的家。说也奇怪，在这几天之内伊莲娜也显见得消殒了。她的脸变得憔悴，双颊苍白，但是她以更大的冷峻接见他，几乎是带着毒意的冷淡，好像他把曾经损害她的自尊心的隐秘的创伤加深了，她这样折磨了他两个月。然而有一天一切都转变了，好像爱情因了热度爆发成火焰了，或者如密云凝成骤雨了。一天，他总记得那一天，他又坐在奥西宁的客室里，靠近窗子，机械地凝视着街道。他心里有一种苦恼和烦闷，他鄙夷他自己，然而他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想，倘使窗下流过一道河，

他便要投身进去，带着一种恐惧的战栗，但没有懊悔。伊莲娜坐在离他不远处，保持着一种奇异的缄默，一动也不动。几天来她简直不和他说话，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她尽坐着，支着肘，好像烦恼的样子，很难得地慢慢地回过头来向周围望了望。这种冷淡的折磨终于使利特维诺夫受不住了，他站起来，也不告别，开始找他的帽子。“再坐一坐吧。”突然的声音，一种柔和的轻语。利特维诺夫心悸了，他一时间辨不出这是伊莲娜的声音，在这句话里好像含着什么从来不曾有过的震响。他抬起头来，呆了。伊莲娜爱抚地望着——是的，爱抚地望着他。“再坐一会儿吧，”她再说一遍，“不要走，我要你陪我。”她的声音更低了，“你不要走……我希望……”不解是怎样的一回事，也不完全明白他做了些什么，他跑近她，伸出他的两只手……她立刻也把她的双手递给他，微笑着，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于是转过头去，可仍是微笑着，跑出这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同着她的妹妹，又是以同样久长的温柔凝视着他，叫他坐在她身边。最初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叹着，脸孔发红，然后怯生生地问他读的是什么科，这句话是从来不曾问过的。当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求他的原谅，为了从前不曾好好地待他，保证他现在是完全不同了，还出乎意料地热烈赞美共和主义，这可使他惊愕（他这时候是绝对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却并不敢高声对马拉下评语[1]）。在一星期之后他知道她爱他。是的，他总记得这第一天，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以后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依然不得不怀疑、不敢相信，可是他狂喜而几乎是惧怕地、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不敢希望的幸福苏醒了，这一切，焕发地、沛然莫御地终于来到他的跟前。于是接着是初恋的光辉灿烂的时刻，在一生中只配有一次也不该有第二次的时刻。伊莲娜一下子变成羔羊般柔驯、丝般柔软和无边体贴。她开始给她的妹妹教课，不是教钢琴，她不是音乐家，而是教法语和英语。她和她们一起念着学校的课本，也照料些家务，一切对她都是好玩的、有趣的。有时候她话说个不停，有时候沉入无

言的温柔里。她做了种种的计划，耽于无穷的幻想，悬拟她嫁给利特维诺夫之后将做些什么事（他们一点也不怀疑这婚事终要到来的），他们结合在一起之后将……“工作？”利特维诺夫鼓舞地说。“是的，工作，”伊莲娜回答，“还有读书……但是要紧的是旅行。”她尤其是急于离开莫斯科，愈早愈好。当利特维诺夫提醒她说他大学里的课程还没有完毕的时候，她想了想总是这样回答，说他的课程也很可能在柏林或者到什么别的地方修完的。伊莲娜一向对自己的感情的披露很少隐匿，所以她和利特维诺夫的关系不多久对公爵和公爵夫人便不再是一个秘密了。要他们高兴是不会的，但从各方面情形看起来，他们觉得没有立刻加以反对的必要。利特维诺夫的财产也很可观……

“但是他的门第，他的门第……”公爵夫人抗议道。“是的，他的门第，当然，”公爵回答，“但是至少他也不是一个平民。而且，主要在于，你知道，伊莲娜不听我们的话。她可曾有一次不照她自己所选择的去做吗？你知道她的倔强！况且，事情也一点儿都没有确定哩。”公爵这样辩论着，可是心里却暗暗想道：利特维诺夫夫人，这样就完了吗？我希望是别的一些什么。伊莲娜完全占有了她将来的未婚夫，真的，他也愿意把自己交在她的手里。他好像坠入急流，很快便被淹没了。他觉得又苦又甜，他什么也不懊悔，什么也不关心。要他想到结婚的意义和责任，或者是，像他这样绝望地被奴役着的，能否做一个好丈夫，还有伊莲娜将会做一个怎样的妻子，以及他们中间能否保持着应有的关系，这一些便非他的思想所能胜任的了。他的血液燃烧着，他什么都不能想，只是跟着她，和她一起，直到无尽的将来，至于其他，由他去好了！

但是纵然利特维诺夫对于伊莲娜的富有冲动的柔情是千依百顺的，他们的恋爱进程可并不是全然没有误会和争执的。有一天他从学

校一直跑到她家来看她，穿一件旧外套，双手沾满墨渍。她照常那样欢喜地迎面跑来接见他，突然间她停住了。

“你没戴手套，”她抑扬顿挫地说，接着又说，“呸！你是这样的一个大学生！”

“你太讲究了，伊莲娜。”利特维诺夫说。

“你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她重说了一句，“你不高贵。”于是背朝着他，走出房间。固然，在一小时之后她又回来求他的原谅。照例她很容易认错，当着他的面责备自己。但是说也奇怪，她老是眼泪汪汪地埋怨着她所没有的坏脾气，而坚决地否认真正的缺点。又有一次他看见她在流泪，头捧在手里，鬓发蓬乱。当他十分激动地问她为什么悲伤的时候，她指着胸口，一句话也不说。利特维诺夫不禁打一个寒战。“肺病啊！”这思想闪过他的脑际，他握住她的手。

“你病了吗，伊莲娜？”他以震颤的声音问（他们在紧要的场合已经开始彼此用教名称呼了），“让我立刻去找医生。”

但是伊莲娜不让他说完，烦恼地跺着脚。

“我一点儿病也没有，只是这衣服，你懂得吗？”

“什么？这衣服？”他茫然地问。

“什么？就是我没有第二件！这一件是旧的、讨厌的，而我不得不每天穿上。就是你——格里沙——格里戈里，你来的时候……你终会有一天不爱我了，看到我这样不整洁！”

“天哪，伊莲娜，你说些什么？这衣服很好，这于我很宝贵，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便穿着这件，亲爱的。”

伊莲娜脸红了。

“请你不要提醒我好不好，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就在那时候我也没有第二件。”

“但是我向你保证，这件衣服对你非常合适。”

“不，这是丑怪的，”她坚持着，神经质地扯着她长而柔软的发髻，“呃，这穷酸和低贱，怎样才得脱离这穷酸！跳出这低贱！”

利特维诺夫不晓得怎样说才好，稍稍撇过头去。

忽然伊莲娜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但是你爱我吗，格里沙？你爱我吗？”她喃喃地说，脸贴着他，她的眼睛依然满眶眼泪的发出幸福的光辉，“就是穿着这样丑怪的衣服，你仍爱我吗，亲爱的？”

利特维诺夫跪倒在她的面前。

“啊，爱我吧，爱我，我的宝贝，我的救主。”她俯在他的身上轻轻地说。

日子这样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虽则他们没有正式地宣布，虽则利特维诺夫仍旧迁延地没有向她求婚。当然，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等待着伊莲娜的指示（有一次她说起他们两个年轻得可笑，至少也得在他们的年龄上多添几个星期）。一切仍然向着一个结局移动，他

们的将来是愈来愈近、愈来愈明晰，突然间一桩事情发生了，把他们的一切梦想和计划像路边的轻尘似的吹散了。

---

[1]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马拉（1743—1793）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译者注

第八章

那年冬天，帝驾游幸莫斯科。庆祝宴会接连不断，后来又在贵族厅举行常例的盛大舞会。这舞会的消息固然只在政治公报上登了一条启事，但也传到了狗广场的小屋里。公爵第一个便跃然心动了，他立刻打定主意，说是一定要带伊莲娜同去，说是让这觐见皇上的机会错过是无可原谅的，说是以旧贵族的身份，这是一桩应尽的义务。他以一种特殊的热情辩护着他的意见，这在他是一向少有的。公爵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他的意见，只是唉声叹气担忧这笔费用，但是伊莲娜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没有必要，我不去。"她这样回答她父母的任何理由。她固执得不可理喻，使得公爵决定请利特维诺夫试着去劝说她，其列举的种种"理由"之一，便是要提醒她，一个少女不宜闪避社交，应该"有这种经验"，倘使照这样下去，别人怎能认识她呢？利特维诺夫把这些"理由"铺陈在她的面前，伊莲娜目光坚定地注意地凝视着他，那么坚定那么注意，简直使得利特维诺夫迷乱了。于是，她拈弄着腰带，沉静地说：

"你要我去吗，你？"

"是的……我这样想，"利特维诺夫犹疑地回答，"我同意你的爸爸……真的，为什么你不……去见见世面，出出风头呢？"他带着短促的微笑添上一句。

"出出风头，"她缓缓地重复着，"那么，很好，我去……只是记得，是你自己要我去的。"

"这是说，我——"利特维诺夫想分辩。

“你自己要我去的，”她打岔道，“这里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你不去赴舞会。”

“为什么？”

“我要这样。”

利特维诺夫两手一摊。

“我遵命……但是我得剖白我应该很高兴看到你的艳装，见证你无疑地会引起大家的喝彩，我多么骄傲地有了你！”他带着一声叹息说。

伊莲娜笑了。

“我全部的艳装只不过是一件白衫子，至于引起喝彩……是的，不论怎样，我希望……”

“伊莲娜，亲爱的，你好像生气了？”

伊莲娜又笑了。

“哦，不！我不生气。只是，格里沙……（她的眼睛盯住他，他觉得好像从来不曾看到她有这种表情）也许是，该得这样。”她低声地添上一句。

“但是，伊莲娜，你爱我吗，亲爱的？”

“我爱你。”她用一种近乎严肃的庄重语气回答，像一个男子似的握住他的手。

过后的几天中伊莲娜便忙于衣服和梳妆，跳舞会的前夕她觉得有点不舒适，坐也坐不稳，好几次独自流泪了。当着利特维诺夫的面，则老是挂着没有变更的微笑……她和先前一样温柔地接待他，却是随随便便的，时常对镜顾盼。举行舞会的那一天，她静默着，脸色苍白却是镇定的。夜晚九点钟的时候利特维诺夫来看她。当她跑出来见他的时候，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薄纱的长袍，梳得微微高了一点的发髻上插着一枝小小的蓝色花朵，他赞羡不已地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在他的眼里，伊莲娜是这般可爱，一副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尊严模样。“是的，今天一个早晨她便长成了！”他想，“真是仪态万方，这便是贵族血统了！”伊莲娜站在他面前，两手悬垂，不笑也不颦，坚决地几乎是勇敢地望着，不是望着利特维诺夫，而是望着一直伸展在她前面的辽远处所。

“你正像故事书里的公主，”终于，利特维诺夫开口了，“哦，不，你像一个可操必胜的临阵战士，你不允许我参加跳舞会，”他继续说，这时候她仍然和刚才一样站着一动也不动，不是因为她没有听到他的话，而是因为她在倾听一种自己内心发出来的声音，“但是你不拒绝接受我这几朵花，把它一起带去吗？”

他献给她一束金盏花。她很快地看了利特维诺夫一眼，突然伸出手来去抓那插在头发里的花朵，说：“你愿意吗，格里沙？只要一句话，我立刻可以撕毁这一切，留在家里。”

利特维诺夫的心脏好像要爆炸了。伊莲娜的手已经抓住那花朵……

“不，不，为什么？”他赶忙阻止她，心里涌起了一种宽大的高贵的感情，“我不是一个自私者，我为什么要限制你的自由呢，当我知道

你的心——”

“那么，不要凑近我，你把我的衣服弄皱了。”她猝然说。

利特维诺夫不安了。

“但是你愿意接受这束花吗？”他问。

“当然，它很美，我爱它的香气。谢谢，我将把它保存在记忆里面！”

“纪念你第一次踏进社会，”利特维诺夫说，“你的第一次胜利。”

伊莲娜略略俯身，在镜子里望了望自己的肩膀。

“我真的很美吗？你没有偏袒吗？”

于是利特维诺夫滔滔不绝地倾出赞美的话。伊莲娜已经不再听他了，她把花拿到面前，又以她奇异的罩着一层阴影的瞳仁很大的眸子望着远处。微弱的轻风拂起了她细致的飘带端末，飘在肩上好像羽翼。

公爵出现了。他的头发梳鬈得很讲究，白领带，古旧的黑色晚礼服，襟纽上挂着弗拉基米尔绶带的贵族勋章。在他的后面走来的是公爵夫人，穿着古式的中国丝绸衣服，带着一种不安的严峻，这里面隐藏着做母亲的焦灼的心。她跟在她女儿后面，替她抖拂着，就是说，完全不必要地拉扯她的长袍的褶皱。一辆古式的四座位的出租马车，由两匹粗毛马拉着，轮子碾过未扫的冻结了的雪堆，走近阶沿来，一位穿着怪样号衣的衰老的仆人奔进大门，用一种吃力的调子大声报告马车预备好了。公爵和公爵夫人给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做过临睡前的祝

福之后，各人把自己裹在皮衣里面，走下阶沿。伊莲娜披一件小外套，太单薄也太短，这时她多么恨这件小外套啊，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利特维诺夫送他们到门边，希望能得到她临别的一次盼睐，但是她坐进车厢，头也不回。

夜半时分他在贵族厅的窗下走过。数不尽的高蜡台上烛炬辉煌，透过红色的帷幕，傲岸的、欢乐的、诱惑的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旋律，响彻整个挤满马车的广场。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利特维诺夫到奥西宁的家里去。除了老公爵之外他没看见别的人，公爵立刻告诉他说伊莲娜头痛，睡在床上，要到天黑起身，说是在第一次跳舞之后，这种微微的不适是一点儿也不足为奇的。

“这很平常，你知道，在姑娘们。”他用法语添了一句，这使利特维诺夫惊讶，利特维诺夫同时注意到他不似往常穿着寝衣，而是穿着一件外套。“再则，”奥西宁继续说，“经过昨晚的事故之后，怎能不发生一点扰乱！”

“事故？”利特维诺夫喃喃地说。

“是的，是的，大事，真正的大事，你想不到，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真是一鸣惊人！皇室全体都注意到她了！亚历山大·菲德洛维奇亲王说她的位置是不该在这儿的，说她使他想起了黛芳茜斯公爵夫人。你知道……这位……著名的……还有老布拉津科拉普在众耳共闻之下宣称伊莲娜是舞会的皇后，愿意把自己介绍给她。他也向我介绍，这就是说，他对我说他记得我好像是一个轻骑校尉，问起我现在在哪个部里服务。顶知趣的是那位伯爵，是这样的一位异性崇拜者！

但还不止于此，我的公爵夫人……他们也不给她安静。娜塔莉娅·尼基季什娜亲自和她谈过话。我们还能要些什么呢？伊莲娜和所有的最漂亮的贵公子们跳舞，他们不断地来谒见我，我简直数也数不清了。你相信吗？他们前后左右地拥住我们，在玛祖卡舞的时候他们单是找她。一个外国外交家，听说她是一位莫斯科小姐，便对沙皇说：‘陛下，无疑莫斯科是贵帝国的中心！’另一位外交家说：‘这真正是一种革命，陛下——神的启示，或是革命’[1]……总之是类似这样的话，是的，是的，是这样说。我告诉你这是不平常的事情。”

“那么，伊莲娜自己呢？”利特维诺夫听到公爵的话，手脚都冰了，“她快乐吗？她觉得高兴吗？”

“当然快乐！为什么不喜欢呢？但是，你知道，她不是一眼看得透的！昨天谁都对我说：‘真是惊异！谁都不信令爱是第一次出来跳舞。’莱辛巴赫伯爵也是其中之一……想来你认识他吧。”

“不，我一点儿也不认识他，从来不曾听说过他。”

“他是我妻子的表兄弟。”

“我不认识他。”

“一个富翁，住在彼得堡，通晓时势的御前大臣，在利沃尼亚，什么人都在他的掌中。直到现在他和我们疏远……但是，当然，我并不会因此对他怀恶意。我脾气顶好，你知道，总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坐在伊莲娜旁边，和她谈了一刻钟，不多不少刚好一刻钟的话，随后对我的公爵夫人说：‘我的表妹，令爱是一颗明珠，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孩子，人人都祝贺我有这样的一位外甥女……’这之后我回头

望见他跑到一位很重要的大员面前，和他说话，一面望着伊莲娜，那大员也望着伊莲娜……”

“那么伊莲娜今天一天是不起身了？”利特维诺夫又问。

“对。她头痛得厉害。她告诉我叫我替她接见你，并且谢谢你的花，那是可爱的。她需要休息……公爵夫人外出拜客去了……我，我自己呢……你看……”

公爵咳了一下，两足蹑蹀不安地好像忘了还想说些什么似的。利特维诺夫拿起帽子，说公爵有事请便吧，过一会儿再来问候她的健康，他走了。

离开奥西宁家没几步远，他看到一辆漂亮的双座马车停在警察守望岗前面。一个漂亮的穿制服的仆人从车厢里怠慢地探出半截身子来，问那位芬兰巡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奥西宁公爵住在哪里。利特维诺夫瞥一眼这辆马车，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面色蜡黄，高傲而多皱纹的面孔，希腊式鼻子，奸刁的嘴，裹在一件黑貂大氅里面，外表上确是一位大人物。

---

[1] “神的启示”和“革命”两词语音近似，是一句双关语。——译者注

第九章

利特维诺夫并没有如约，他想把这会见挨到第二天也许更好些。当他翌日十二点钟左右走进这于他太熟悉的会客室的时候，看见只有维克托琳娜和克列奥帕特拉两位小公爵小姐在家。他先向她们问好，然后问她们伊莲娜病好些了没有，他能不能见她。

“伊莲诺契加[1]和妈妈一道吹（出）去了。”维克托琳娜回答，她的口齿有点不清，但比起她的妹妹来要大胆些。

“怎么，她出去了？”利特维诺夫重复着，他的心底起了一阵无声的震颤，“这时候她不……不……不来照顾你们，教你们读书吗？”

“伊莲诺契加现在再也不靠（教）我们涂朱（读书）了，”维克托琳娜回答。

“现在再也不靠（教）了。”克列奥帕特拉跟着说。

“你们的爸爸在家吗？”利特维诺夫问。

“爸爸比（不）在家，”维克托琳娜继续说，“伊莲诺契加身子不熟悉（舒服），整夜她苦（哭）着，苦（哭）着……”

“哭着？”

“是的，苦（哭）着……叶戈罗芙娜[2]告诉我的，而且她的眼睛是那样红，完全中（肿）了……”

利特维诺夫在会客室里来回踱了两趟，好像着了凉似的发颤，跑回自己的寓所。他体验到如同登上了高塔，从顶端向下俯视的一种晕

眩感觉。一切都在他内部寂灭了，他的脑袋发眩地在慢慢旋转。模棱的错愕，像耗子窜过似的思想，朦胧的惊惧，麻木的期待和奇异的几乎是恶意的好奇心，以及挤不出来眼泪的苦楚充满了他重荷的心，在嘴唇上却浮着勉强而空虚的微笑，做着无意义的祈祷，不向谁的祈祷。哦，这一切多苦涩、多可耻的堕落！“伊莲娜不肯见我了。”他脑子里不住回转地想，“这很明白。但是为什么呢？在这不吉的舞会上碰到了什么事情？怎么一下子就会变了卦呢？这样突然……（人们常常看到‘死’突如其来，但是从来不能习知它的突兀，他们觉得漠无感觉）她不给我捎个信儿，不想亲自对我解释……”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亢奋的声音在他耳边叫唤。

利特维诺夫一惊，看见前面站着他的家仆，手里拿着一封信。他认出这是伊莲娜的笔迹……在他未拆开这封信之前，他预感一种不幸要降临了。他头沉到胸际，肩胛叉起，好像准备来抵挡这打击似的。

终于他鼓起勇气，一下子扯开信封。在一张便笺上写着以下数行字：

> 饶恕我吧，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中间的一切都完了，我要去彼得堡。我非常不幸，但是事情已定，无可挽回。这好像是我的命运……不，我不想辩解我自己。我的预感实现了。原谅我吧，忘却我，我是配不上你的。宽宏些，不要来找我。
>
> ——伊莲娜

利特维诺夫读了这简短的几行字，慢慢地倒在沙发里，好像谁给他兜胸打了一拳似的。他让这信纸从手中滑落到地上复捡拾起来，重读一遍，轻轻地自言自语：“去彼得堡。”复让它掉下，完了。接着又

来了平静的感觉。他甚至把手伸过脑后，把垫在头底下的枕头弄得平平整整。“男子们受伤至死也不示弱的，”他想，“怎样来，便怎样去。一切都自然，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自己说谎了，他是从来不曾料到这一回事）哭了，她哭了，哭点什么？为什么哭，既然她不爱我！但是这也很容易懂的，这符合她本来的性格。她——她配不上我……对了！（他苦笑了）她不知道她自己身上潜藏着多少魅力，在舞会中所获得的效果使她有了这种自信，那么还肯和我这样无足轻重的穷学生一起吗？这一切都容易明白的。”

但是他记起了她温柔的话，她的微笑。记起了她那双永远也忘不了永远也看不到了的、落在他身上和他的眼光相遇的时候照亮了他、融化了他的眼睛。记起了一个飞速的、虚怯的、火热的吻，于是突然呜咽了，痉挛地、怒不可遏地、涌着复仇之念地呜咽了。他翻脸向下，好像渴望把自己和他的周围撕成一片片似的以疯狂的快意窒闷自己、扼杀自己，把发热的面颊放进沙发的垫子中间，用牙齿咬着它。

哎哎！利特维诺夫前天看到的、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男子并非别人，正是奥西宁公爵夫人的表兄弟、豪富的御前大臣莱辛巴赫伯爵。他注意到了伊莲娜在若干高级大员身上所引起的垂青，马上想到从这桩事情上，有几分把握地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立刻就定下计划，正如一个处事果断的男子，手腕灵活的廷臣，他决定火速进行，拿破仑式的。“我要把这绝色的女孩子接到我家里，”他这样默想着，“接到彼得堡家里，我把她立为我的继嗣，想得个好主意啊，天！我甚至于把全部财产都留给她，好在我没有孩子。她是我的外甥女，我的伯爵夫人又寂寞又冷清，客厅里有一个俊俏脸蛋总要愉快得多。是的，是的。这样就是，这是一个主意，这是一个主意！”但他可得要劝诱、眩惑、打动她的父母才行。“他们伙食都不够开销，”当伯爵坐在马车里

到广场去的路上他继续反复地想，“所以，我担保，他们是不会固执的。他们也不是偏重感情的人。我可以给他们一笔钱。她呢？她一定答应的。蜜总是甜的，昨晚她尝过了。这是我单方面的非分之想，该得承认，却让他们占了便宜，便宜了老家伙们。我可以对他们如此这般地说……那么你们必须得决定啦，否则我另找一个承继的一个孤女，这也许更适合些。肯或不肯？我限定二十四个钟头给你们考虑，这样就算说定。”

唇边带着这一批话，伯爵来求见公爵，后者在前天晚上的舞会中早就预料到他的拜访了。这拜访的结果好像不值得铺叙，所以这里从略了。伯爵的预料也没有错：事实上公爵和公爵夫人一点儿也不固执，接受了这笔钱，伊莲娜也在限期届满之前答应了。要她和利特维诺夫断绝关系，这是不容易的。她爱他，在把给他的信送出之后，她一直睡在床上不起身，不住地哭，消瘦了，苍白了。但是不管这些，一个月后公爵夫人把她带到彼得堡，安置在伯爵的家里，把她交给伯爵夫人照管。伯爵夫人是一个心地很好的妇人，但是头脑笨得像母鸡，外表也有点像母鸡。

利特维诺夫离开了大学，跑回乡下父亲的老家。渐渐地，他的创伤平复了。起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伊莲娜的消息，他真的避开了彼得堡以及和彼得堡上流社会有关的谈话。过后，逐步地，关于她的风传——的确不是恶意地，只是好奇地流布了，关于她的闲话也多起来了。这位光辉璀璨的打着特殊烙印的年轻的奥西宁小姐的名字在乡僻社会中也愈来愈频繁地挂在人们的嘴角上了。好像从前有一个时候，男子们提起沃罗滕斯卡娅夫人的名字一样，说起她来总有一番惊奇、一番尊敬和一番妒羡。终于她结婚的消息来了。但是利特维诺夫对这最后的新闻简直不曾注意，那时候他已经和塔吉亚娜订婚了。

现在，读者无疑地可以明了当利特维诺夫喊着“难道是她吗”的时候，他所记起的是什么人了，那么让我们再回到巴登，续起被打断了的故事的线索吧！

---

[1] 伊莲娜的爱称。——译者注

[2] 女仆的名字。——译者注

第十章

利特维诺夫很迟才睡着，睡得也不久，他起床的时候太阳刚刚上来。从窗口远望，灰暗的山尖衬着明净无尘的天穹，在紫雾中浮起。“那树林底下该是多么凉爽！”他想。于是赶快穿好衣服，随便瞥了一眼一夜就开放得更加艳丽的花朵。拿起手杖，动身向著名的“绝壁”上的“古堡”走去。清新的朝氛强有力地、爱抚地围裹了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勇敢地踏开步子。青春的、生气蓬勃的健康的血液在他每一根脉管里跃动，大地好像在他轻捷的步履底下弹回来。每一步都使他更轻松、更幸福，他在朝露粲然的树荫底下一条铺着粗沙的小径上走着，沿着一排枝头茁着春芽、给浓荫镶上一道新绿边缘的杉木，“多愉快！”他不住地自言自语。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他朝前望去，只见伏罗希洛夫和巴姆巴耶夫迎面走来。这使他着慌了，好像小学生躲避教师一样，他连忙跑去躲在一簇树丛后面。“救世主啊！”他祈求着，“慈悲地遣走我的同胞们吧！”他觉得这时候只要不被他们瞧见，就是花几个钱也在所不惜。幸而他们没有瞧见他，主是慈悲的。他听见伏罗希洛夫以自信的军人口吻，向巴姆巴耶夫大谈哥特式建筑的种种演变，巴姆巴耶夫只唯唯地应诺着。显然伏罗希洛夫把这“演变”已经拉扯得很久，连这位脾气顶好的热情家也开始不耐烦起来了。利特维诺夫咬紧嘴唇，伸长脖颈，细听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走远，着实过了好些时光。隔了很久，这训话式的谈话声音，一会儿喉音的、一会儿鼻音的还断续地传入他的耳鼓。终于，一切复归静寂了。利特维诺夫好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自由自在地呼吸着，从藏匿的地方跑出来再走。

他在山里逛了三个钟头。有时他离开正路，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苍苔溜滑，他不止一次地跌倒。他拣一片岩岗坐下，在橡树

或白杨树的树荫里，谛听着长满了凤尾草的小涧的昼夜不息的潺湲和令人忘忧的萧萧林叶的声音，与孤寂的山鸟清越的啼啭，做着许多愉快的幻想。一种轻微的、愉快的醉意暗暗地袭来，爱抚地临近，他仿佛就要睡着了……突然他微笑了，回首瞻顾，林木金青交错，移动着的枝叶轻柔地映入他的眼帘，他又微笑地合上了眼睛。他开始想吃一点早餐，于是择路向古堡走去。在那儿，只要花几个钱，便可以得到一杯可口的牛奶和咖啡。但是当他正在古堡前平台上一张白漆小桌子边坐下来的时候，他听见一阵杂沓的马蹄声，三辆无篷马车停下来，车中走下一大群贵妇人和漂亮男子。利特维诺夫立刻认得他们是俄国人，虽则满口说着法国话。也正因他们说着法国话，贵妇人的服装是出人头地的高尚文雅，男子们穿着式样时新的腰身窄小紧贴着身体的外套，现在这种样式是不常见了。顶上等质料的灰色裤子和有光泽的都市人爱用的帽子，每人的颈上都打着一条黑色的、窄小的抽得紧紧的领结，他们的浑身态度举止都有点军人气派。实际上，他们的确是军人，利特维诺夫凑巧碰到一班年轻将官——社会地位最高、最有权势、最重要的人物的野宴了。他们的官腔到处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他们谨慎潇洒的态度上、和蔼谦卑的微笑上、全然不动声色的表情上，女性化地动一动肩胛、摇一摇身体、弯一弯膝盖的动作上。这种官腔也在他们的说话声音中表示出来，这声音，好像是非常客气而又求全责备地在答谢着他们的部下。全体军官们都洗刷得挺干净，脸刮剃得挺光，浑身饱含着真正老牌的贵族和近卫军的香气——上等雪茄烟和最名贵的印度香料的气息。他们全都有着贵族的手——又白又大，指甲致密，光洁如象牙。他们的口髭发亮，牙齿发光，细嫩的皮肤在两颊上呈玫瑰色，下巴则微带青色，是挺标致挺美丽的。年轻将官们中间有几个轻佻些，有几个正经些，但是全体都具有教养良好的举止。他们每个人都深知他本人的身价和他在帝国的将来地位上的重要性，所以处事接物严肃而大方，略微带点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管

他妈”的神气，尤其是在国外旅行的当儿，出落得更自然了。这群人一阵哗然你推我让地坐下，喊着笑脸迎人的侍仆。利特维诺夫赶忙喝完他的牛奶，付了账，戴上帽子，从将官们身边经过。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了吗？”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这声音……这在往时太多次使得他心悸的声音……他回过头来，看到了伊莲娜。

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两手交叠着靠在一把移得很近的椅背上，头偏在一边，脸上堆笑，亲热地望着他，似乎非常欢喜。

利特维诺夫立即认得是她，虽则别后十年间她形貌改变了，她从一个姑娘成了妇人了。她苗条的腰肢发育得臻于完美，从前狭小的肩胛的线条，现在却令人忆起意大利古宫殿承尘上站着的女神。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没有改变，在利特维诺夫看来，好像和在莫斯科小屋中那时候一样地在望着他。

“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犹豫地吐出一声来。

“你认得我吗？我多快活！多快活！”

她忽然停止了，脸微微一红，挺一挺身子。

“这是很愉快的会见，”她用法语继续说，“让我给你介绍我的丈夫。瓦列里安·利特维诺夫先生，儿时的朋友；瓦列里安·弗拉基米洛维奇·拉特米罗夫，我的丈夫。”

青年将官们中间的一个，差不多是顶漂亮的一个，从椅子上站起，以十分殷勤的礼貌向利特维诺夫鞠躬，同时其余的友伴们微微地蹙一蹙眉头，或者宁可说是各人摆出一副凛不可犯的神气，好像相机度宜来应付这不速而来的平民似的。参加野宴的贵妇人们则认为眯一眯眼睛笑一笑挺合适，甚至装出为难的脸色。

“你在巴登住得很久了吗？”拉特米罗夫将军带着一种全然非俄罗斯式的贵胄子弟派头问。显然他不知道对他妻子的儿时朋友说些什么才好。

“不，不久！”利特维诺夫回答。

“你想久住吗？”彬彬有礼的将军继续问。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

“啊！这是很愉快的……”

将军住口了，利特维诺夫也没话说。大家帽子拿在手里，上身朝前弓，咧开嘴微笑着，各人望着对方的头顶。

“两个警察，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一位鼹鼠眼黄蜡面的将军哼唧着，当然唱得不大合拍，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一个俄罗斯贵人唱得合拍的。他脸上的表情总是生气的样子，好像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那副尊容似的。在全体的伴友中间，只他没有玫瑰红的肤色。

“但是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伊莲娜终于说。

利特维诺夫依了她的话坐下来。

“喂，瓦列里安，给我火。”另一位将军用英语说，他也很年轻，但是已经很肥硕，一动不动的眼睛老是望着天，留着丝绒般的八字胡，时常用他雪白的手指摸着。拉特米罗夫递给他一个银火柴盒。

“你有雪茄没有？”一个贵妇人问，语音有点含糊。

“真正老牌纸烟，伯爵夫人。”

“两个警察，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鼹鼠眼将军又很吃力地哼了一声。

“你一定要来探望我们，”其间，伊莲娜对利特维诺夫说，“我们住在欧罗巴旅馆。下午四点至六点我总在家。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利特维诺夫望着伊莲娜，她也没有低下眼睛避他。

“是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很久了，自从莫斯科。”

“自从莫斯科，是的，自从莫斯科，”她率然重复着，“来探望我，我们谈一谈，回忆一下过去。你知道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没有多大改变。”

“真的？但是你改变了，伊莲娜·巴甫洛夫娜。”

“我老了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伊莲娜？”一位黄头发戴着黄帽的贵妇人，在和坐在她身边的军官交头接耳絮絮地说了些什么之后，带着若有所问的腔调喊，“伊莲娜？”

“我老了点，”伊莲娜继续说，没理睬那妇人，“但是我没有改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改变。”

“两个警察，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又唱了。这位易怒的将军只记得这首歌的头一句。

“还有一点点刺耳，阁下。”八字胡的胖将军说，带着一阵大声的、粗野的嘲笑。显然这句话是从一个什么有趣的而为这上流社会所熟知的故事中引来的，接着再是一声短促的、干涩的笑声，然后又瞪眼望天。这集团中其余的人也都笑了。

“你真是扫兴的东西，鲍里斯。”拉特米罗夫低声地说。他说的是英语，把鲍里斯这名字读得简直像一个英国字。

“伊莲娜？”黄帽贵妇人说过第三遍了。伊莲娜突然回头朝着她。

“嗯？什么？你要什么？”

“停一会儿告诉你。”贵妇装俏地回答。她外表很不动人，可总是装俏、卖俊。有人挖苦她，说她“向空中卖俏”。

伊莲娜不耐烦地皱一皱眉头，耸一耸肩。

“维尔第先生在干些什么啦？为什么他还不来？”一位贵妇拖着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长腔喊道，这音调在法国人的耳朵中听来怪不入耳的。

“啊，您，啊，您，摩舍维尔提？摩舍维尔提。”[1]另一个贵妇唉声叹气地说，她的诞生地是阿尔扎玛斯。

“请你们放心，太太们，”拉特米罗夫插嘴道，“维尔第先生答应过我来跪倒在你们的脚下的。”

“嘻，嘻，嘻！”贵妇们摇着扇子。

侍者拿上几杯啤酒。

“巴伐利亚啤酒？”八字胡将军问，故意很低声，装作惊讶的样子——“早上好。”

“那么？帕维尔伯爵还在那儿吗？”一个年轻将军冷冷地没精打采地问另一个将军。

“在的，”那个将军同样冷冷地回答，“但这是临时差使，他们说萨尔若要来接他的任。”

“啊哈！”第一个说话的将军在牙齿缝里透出一声。

“啊，是的。”第二个答话的将军牙缝里透出一声。

“我不懂，”刚才哼着歌的将军开始了，“我不懂波耶为什么要举出种种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当然哪，他把那商人打得正好，打得他吐了起来。那打什么紧？他也许还有他私下的理由。”

“他怕被报纸揭发开来。”有人喃喃地说。

易怒的将军发火了。

“好，这欺人太甚了！报纸！揭发！假使由我做主的话，我要叫报纸除登载肉价、面包价和卖靴子卖皮料的广告之外什么都不准登载。”

“还有破落户拍卖地产的广告。”拉特米罗夫添了一句。

在目前情况中，也许……但这是何等样的谈话呀，在巴登，在古堡。

“但这不打紧！不打紧！”黄帽子的妇人回答道，“我爱谈政治问题。”

“夫人说得对，”另一位长着一副非常可爱的女人相貌的将军插入一句，“为什么我们要避开这些问题不谈？在巴登又何妨？”说了这句话，他和蔼地望一眼利特维诺夫，谦逊地微微一笑。“一个正直不阿的男子不应该在任何情形之下否认他的信仰。你们认为这可对？”

“当然对，”易怒的将军接腔说，瞟一眼利特维诺夫，好像间接攻难他似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这必要。”

“不，不，”谦恭的将军以同样的和婉口气说，“刚才我们的朋友瓦列里安·弗拉基米洛维奇提到富户拍卖地产。那不是一桩事实吗？”

“但是现在地产卖不出去，没有人要！”易怒的将军喊道。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为了这理由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地宣示这事实。这危机四伏的可悲的事实，我们是破产了。很好，我们穷了……这毋庸争辩；但是，我们，大地主们，我们仍旧代表一种原则，一种原则。保存这原则是我们的义务。对不起，太太，我想你掉了手绢了。当某种——就这样说吧——黑暗的潮流甚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最卓越的头脑的时候，我们是义不容辞地要用手指（他伸出他的手指）给公民们指出这趋于灭亡的深渊。我们应当郑重坚决地警告他们‘回头吧，回头吧’，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

“可是，并不能统统回过来。”拉特米罗夫怏怏地说。

谦逊的将军只是露齿笑了笑。

“是的，统统，统统，我最亲爱的，回得越后越好。”

这位将军又礼貌地望了利特维诺夫一眼。利特维诺夫觉得受不住了。

“难道我们要叫到‘七贵族’[2]的时代去吗，阁下？”

“为什么不？我是毫不踌躇地表达我的意见，我们得把……是的……把既成的……一律取消。”

“连2月19日？”[3]

“连2月19日……能取消尽取消。要么是一个爱国者，要么不是爱国者。‘还有自由，要否取消呢？’有人问。你们想自由是民众所宝贵的吗？问问他们看——”

“试一试吧，”利特维诺夫插嘴了，“试去剥夺这自由看看。”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将军轻轻问拉特米罗夫。

“你们在讨论什么啊？”胖将军突然开始说。显然他是这团体中的捣乱分子。“尽是谈那新闻报纸吗？谈那一个铜子一行字的文丐吗？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故事，关于我和一个吃笔杆饭的家伙的。这故事很有趣。有人告诉我他造了我的谣。当然，我立刻便把他传到我的面前来了，他们替我把那文丐带上来。怎么啦？我说，我的好家伙，你造了我的谣言？是你的爱国情感过剩吗？是的，多了一点儿，

他说。那么，我问，你爱不爱钱？爱的，他说。于是我把手杖的柄锤给他闻一闻，你喜欢这个吗？我的天使？不，他说，我不喜欢它。但是你得闻一闻，我说，我的手很干净。我不爱它，他说，这样够了。但是我倒非常爱它，我的天使，我说，虽则不预备给我自己的，你懂得这比喻吗，我的宝贝？懂的，他说。那么记住，以后好好做个乖孩子，这一个卢布给你，去吧，要日夜感谢我。于是那吃笔杆饭的家伙跑开了。”

将军轩然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大笑，只除了伊莲娜。她，阴沉地望了望说话的人，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谦逊的将军拍一拍鲍里斯的肩膀。

“这都是你的捏造，哦，我亲爱的朋友。你用你的手杖吓人？你可是连一根手杖也没有。这是说给太太们笑笑的，只为了一个好笑话。但这不是要讨论的要点。刚才我说过我们一定要完全向后转。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敌视所谓进步的，只是所有的那些大学、神学院、民众学校，那些大学生们、神父儿女们、平民子弟们和那些小鬼们，所有的袋兜儿底里的宝贝，那些小地主，比无产阶级还要坏。”他说到这儿，气力不加，几乎是微弱的声音。“这就是吓坏了我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制止而必得制止的。”（然后又和蔼地望了利特维诺夫一眼）“是的，应该加以制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做过任何请愿，谁都没有要求过什么。比如说地方自治，谁要求的，你要求过吗？还是你，或你，或是你们，太太们？你不但作法自毙地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我们了，你知道。”（将军的漂亮面孔为一种喜悦的微笑而焕发了）“我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你们要讨好取悦群众？你们喜欢民主，这说来中听，乐了你，熏得你香喷喷的，你也可以借此遂你的私图。但是你知道这是一柄两面刀。还不如老样子来得好，和从前

一样，着实靠得住些。不要让群众讲理，信任贵族政治，只有‘它’是权力，真的这样一定更好些。至于进步，我当然不反对进步的。只是不要给我那些律师、陪审员、民选官吏等等……只要不侵犯统治权——统治权高于一切。你可以造桥、筑码头、办医院，用煤气灯把大街点得通亮，有何不可呢？”

“彼得堡四面火势燎天了，你去谈你的进步吧！”易怒的将军说。

“是的，你是个怀着恶意的家伙，我看得出来，”胖将军说，懒洋洋地摇摇头，“你可以做一个首席检察官，但是在我看来，在地狱里的俄耳甫斯[4]，进步是唱到最后的一个字了。”

“你老是说傻话。”阿尔扎玛斯的贵妇人憨笑着说。

胖将军装出极富尊严的样子。

“太太，我说傻话的时候，倒是最正经不过的。”

“这句话维尔第先生说了好几遍了。”伊莲娜低声说。

“要有礼貌，但是莫藏起你的拳头（此句原文为法文）。”胖将军喊。

“啊，你是个坏蛋，无可挽救的坏蛋！”谦恭的将军插嘴骂，“太太们，不要听他的。会叫的狗不咬人的。他除了和女人调情之外别无所爱。”

“不许这样，鲍里斯，”拉特米罗夫和他的夫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说，“取笑只管取笑，但是太过分了点儿。我们不该忘记，进步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种症候。我们应该睁开眼睛观察它。”

“不错，”胖将军皱一皱鼻子说，“我们知道你要做政治家。”

“不见得，一点也不想做政治家！但是一个人不应该拒绝认识真理。”

鲍里斯的手指又摸到八字胡上，瞪眼望天。

“社会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就这样说吧——的命运”

“瓦列里安，”鲍里斯以责备的口吻说，“这儿有许多太太，想不到你会说这些话。你想做委员吗？”

“谢天谢地，委员会现在都停止活动了。”易怒的将军插进一句，他又开始哼“两个警察，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拉特米罗夫拿一块麻纱手帕掩到鼻子边，漂亮得体地退出了辩论。谦恭的将军还在骂“浑蛋浑蛋”。但是鲍里斯却转身朝着“向空中卖俏”的妇人，没有放低声音，也没有改变他脸上的表情，用许多问话强迫她回答“什么时候回报他的虔诚”，好像他是无可挽救地爱上了她，为她受尽苦恼一样。

在这谈话中，每一刻工夫都使利特维诺夫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他的骄傲，他的率真的平民的骄傲，几乎是反激起来了。

在他，一个小官吏的儿子，和这些彼得堡掌握军权的贵族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他爱他们所恨的一切，他恨一切他们所爱的。这桩事实他认识得太清楚，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在他看来，他们的笑话是乏味的，他们的腔调是难受的，他们的动作姿态是虚伪的。在他们流畅的言辞中他觉得有一种可憎的、可轻蔑的调子。但是他，却在他们的

面前低头羞怯，在这些东西、这些敌人面前低头。“呃！多讨厌！我碍了他们，我在他们面前成为可笑的了，”他脑中不住回转地想着，“为什么我留在这里？走吧，立刻走吧。”伊莲娜的在场也留不住他，她也引起了他忧郁的情绪。他从椅子上站起，开始告辞。

“你就要走了吗？”伊莲娜说，但是想了一想之后，也不强留他，只是求他答应说一定来看她。拉特米罗夫将军以同样的极文雅的礼貌同他告别，和他握一握手，送他走到平台的尽头。但是利特维诺夫刚绕过那条路的第一个转弯，他听见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全体哗然的大笑。这笑声和他无关，是为了那位等得好久了的维尔第先生忽然骑一匹驴子、穿一条蓝裤、戴一顶蒂罗尔制造的帽子在平台上出现而发的，但是血涌上了利特维诺夫的两颊，他觉得强烈的酸苦，他紧闭的嘴唇好像是胶上了苦艾。“可憎的俗物，”他喃喃道，并没意识到他和他们相处仅几分钟，是没有充分根据下这样苛刻的评语的。而这就是伊莲娜落入的社会。伊莲娜，曾有一个时候是他的伊莲娜！在这社会里，她活动着、生活着、统治着。为了这社会，她牺牲了她个人的尊严，她心里的最高贵的感情……很明显是命该如此，她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幸而她不曾问起他现在的志趣，这多高兴！否则他也许会在“他们”的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来。“绝不！再也不！”利特维诺夫喃喃自语着，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几乎是快跑着下山朝巴登奔去。他想到他的未婚妻，他亲爱的、温良的、圣洁的塔吉亚娜，在他眼中，她是多么纯洁、多么高贵、多么真实。他以极纯真的温柔记起了她的面貌、她的话、她的一举一动的姿态，他多么焦急地盼望她回来。

急剧的运动平静了他的脑筋。回寓后他坐在桌边，拿起一本书，突然这本书从他手中溜脱了，简直打了一个寒战。发生什么事啦？什么也没有，只是伊莲娜……伊莲娜，突然他觉得他和她的会见是有点

不可思议的、奇异的、不平常的。这可能吗？他碰到了她，和从前那位伊莲娜谈话了。为什么在她身上没有那种判然显在那些人身上的可憎的俗气？为什么他觉得她好像在厌倦、悲哀、嫌恶她的处境？她是在他们的营盘里，但她不是一个敌人。什么理由逼得她这样快乐地接待他，要请他去探望她呢？

利特维诺夫暗自惊奇了。“哦，塔妮亚，塔妮亚！”他热情地喊，“你是我的护身天使，只有你，我温良的保命神。我只爱你，永远爱你。我决不去看她。完全忘了她！让她和她的将军们寻开心吧。”利特维诺夫又拿起书来。

---

[1] 她想说的是一句法国话：Ah，vous，ah，vous，monsieurVerdier？monsieur Verdier．意思是：啊，您，啊，您，维尔第先生？维尔第先生。——译者注

[2] 1610年，波兰与俄国交战，俄军大败。莫斯科贵族起叛为内应，囚俄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由贵族派代表七人代理行政。是为“七贵族”政治时代。——译者注

[3] 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农奴解放的日子，即新历1861年3月3日。——英译本注

[4] 在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是阿波罗和卡利俄帕之子，诗人和音乐家。他弹奏七弦琴时，能使木石感动。当他的爱妻死后，他亲入冥府，以琴声感动冥王，冥王允其偕返人间，嘱其不得回顾，他偶一回头，爱妻之影即消失矣。——译者注

第十一章

利特维诺夫又拿起书本，但是读不下去。他走出屋子，散一会儿步，听一下音乐，溜一眼赌场，再回到房里，试想再读，还是不行。时间好像特别暗淡，不紧不慢地挨着过。皮夏尔金，那位善意的、心平气和的农事调停局局员跑进来，坐了三个钟头。他谈着，辩驳着，提出许多质疑，间歇地一下子谈论到高尚的，一下子又谈到实际的问题，他把四周的氛围弄得迷漫着沉郁的气象，这使利特维诺夫窘极，差点儿要叫起来了。说到散布沉郁、困人的、冰冷的、无可告助的绝望的沉郁的技巧，皮夏尔金是无出其右的，就是长于散布忧郁的最严正的道学家也绝对比不上他。只要看到他剪得整整齐齐梳得光光的脑袋、奄奄无生气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便不由得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他吞吞吐吐的、打瞌睡似的、懒洋洋的说话腔调，好像天生就专为了坚信地、明晰地说“二二得四，不是三，也不是五”，或者“水是湿的”，或者“乐善好施是可喜的”那种千古不易的真理，或者是“个人无异于国家，国家无异于个人，为了金融周转，债务往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那一些话似的。然而尽管有了这一套，他还是一个顶好不过的人！这是俄罗斯的命运，在我们中间，好人便是沉郁乏味的。皮夏尔金终于走了，却来了个平达索夫。他，也不探探主人的口气，便毫无廉耻地开口，向利特维诺夫借一百盾，利特维诺夫照数给了他，虽则事实上平达索夫并不讨人喜欢，甚至于在他看来是有几分讨嫌的，利特维诺夫虽则的确知道这钱永远不会归还，并且他自己正需要钱，然而还是借给了对方。为什么借给他呢？读者也许要问。天知道为什么！这又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弱点。让读者把手扪在自己的心头，想一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做事是绝对没有理由的吧。平达索夫简直谢都没谢一声，要了一杯巴登的红酒，嘴唇也不抹，大声地可憎地咯

噔咯噔地响着鞋跟走了。利特维诺夫望着渐渐走远的这赌鬼发红的颈背，他多讨厌自己！在天黑之前他收到塔吉亚娜寄来的信，信中告诉他姑妈身体不大舒适，她在五六天之内不能来巴登。这消息更使他阴郁，增添了他的烦恼，他便心情不快地很早就上床睡了。第二天，即使不能说比头一天坏，也不见得更好些。一大清早利特维诺夫的房间里便挤满了他的同胞们，巴姆巴耶夫、伏罗希洛夫、皮夏尔金、两位官吏、两位海德堡的学生，都一齐拥进来，直到午饭时节还不走，虽则他们话都讲完了也显然说得厌倦了。他们只是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偶然跑到利特维诺夫的房里，便借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黏"在那儿了。开头他们谈着古巴廖夫回海德堡去了，他们要跟他一起去，接着在哲学问题上发挥了一些意见，又略及波兰问题。继之论到赌博、妓女，于是讲来讲去又讲了许多中伤别人的故事。最后这谈话落到各种各样的"好汉""大胖子"和"饕餮者"上面。起先，他们把陈旧的故事都搬出来，说到卢金，说到一个教会执事和别人打赌，吃了三十三条鲱鱼，说到著名的大胖子，某个地方的伊兹耶齐诺夫上校，说到一个兵士把自己的胫骨放在自己的额上碰断，这之后接着的便是干干脆脆的撒谎了。皮夏尔金打着哈欠说他认识一个小的俄罗斯农妇，临死的时候曾被证明有二十七普特[1]挂零重。还有一个地主，一顿点心吃了三只鹅和一条鲟鱼。巴姆巴耶夫突然乐起来，喊着说他可吃掉一只全羊，当然，少不得"油盐酱醋"。伏罗希洛夫不知怎的和一个同伴、一个强壮结实的见习军官吵起来，来得这样奇突，大家都给噤住，鸦雀无声了。他们彼此望了一眼，各人拿起帽子散了。在他们散后只剩下利特维诺夫一个人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事，但是他觉得好像脑子里装满了冒烟的煤炭，什么事都不能做，这夜晚又虚度了。第二天早晨他正预备吃早点的时候，听见了敲门声。"天啊，"利特维诺夫想，"又是昨天的好朋友。"他心惊胆战地喊："请进！"

门慢慢开了，波图金走进来。一见是他，利特维诺夫变得非常高兴。

“好极了！”他说，亲热地和这料想不到的客人握手，“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来找你，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请坐，放下帽子。请坐。”

波图金并没有回答利特维诺夫亲热的欢迎，仍旧站在房间的中央，挪动着双脚，微笑着摇摇头。利特维诺夫诚恳的招呼显然感动了他，但是他的表情上有几分拘束似的。

“这其间有一点小小的误解。”他开口说，略带踌躇，“当然，我总是非常高兴……我……但这番是别人请我来特地拜望你的。”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利特维诺夫带着感情受伤的腔调下注解道，“你不是自己想来的？”

“哦，不……真的！但是我……我，倘使不是别人要我来，我今天也许不会想起闯到你这里来。简言之，我给你捎个信。”

“谁的，容许我问吗？”

“一个你熟识的人，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拉特米罗娃。你在三天前答应去看她，可是你没有去。”

“你认识拉特米罗娃夫人吗？”

“是的。”

“你很熟识她吗？”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利特维诺夫静默了一会儿。

“容我问问，”他终于又说了，“你知道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为什么要见我吗？”

波图金跑近窗边。

“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一点儿。她，据我的判断，很高兴见到你。换一句话说，她要恢复和你从前的关系。”

“恢复？”利特维诺夫跟着说一句，“请原谅我的鲁莽，容许我再问一声，你知道这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吗？”

“严格地说……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波图金突然回过头来，和蔼地望着他说，“我想这关系相当深。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极口推崇你，逼得我答应她把你请到。你去吗？”

“什么时候？”

“现在……立刻。”

利特维诺夫摇一摇手。

“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波图金往下说，“认为，我怎样说呢，那批人，姑且这样说吧，三天前你碰到她的时候所见到的那批人也许不怎么特别地引起你的好感，但是她托我转告你，魔鬼实际并不如画的那般丑怪。”

“嗯……这是专指那批人说的吗？”

“是的……也指一般而言。”

“嗯……那么，索宗特·伊凡内奇，你对于魔鬼的意见怎样？”

“我想，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它无论如何并不如画的那般丑怪。”

“比较好点吗？”

“较好或较丑，这难说，无疑不是画的那样。喂，我们去吗？”

“先坐一会儿。我得承认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

“你怎样和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做起朋友来的？”

波图金浑身上下自己打量了一番。

“以我的外表、以我的社会地位而言，当然不可思议。但是你知道，莎士比亚说过‘天和地之间还有许多你梦想不到的东西，霍雷肖’类似的话，生命不能貌相。这里有一个比喻，你面前长着一棵树，这时候没有风，低枝丫的树叶怎样能和高枝丫的树叶接触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暴风雨来时，一切都改变了，这两片叶子接触了。”

“啊！那么是有过暴风雨吗？”

“我这样想！我们的一生怎能不经过暴风雨呢？但是哲理谈得够了，是该去的时候了。”

利特维诺夫仍犹豫着。

“哦，天啊！”波图金装出一副滑稽相说，“现在的青年人多古怪！一位顶可爱的贵妇人请他去见她，特地派人来请他，而他推三阻四的。你应该惭愧，我亲爱的先生，你应该惭愧。这是你的帽子，戴上，开步走！正如我们那些热情的德国朋友所说的。”

利特维诺夫又犹豫了一刻钟，终于戴上帽子，和波图金一同走出房间。

---

[1]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第十二章

他们一同走进巴登一家顶漂亮的旅馆，求见拉特米罗娃夫人。管门的仆人先请教了他们的名姓，便立刻回答说：“伯爵夫人在家。”亲自引他们上了楼梯，在房门上叩了几下，替他们通报。伯爵夫人立刻接见他们，房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丈夫到卡尔斯鲁厄去拜见一位路过该处的“要人”去了。

当波图金和利特维诺夫跨进门槛的时候，伊莲娜正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在一块绣布上绣花。她立刻把刺绣抛在一旁，推开小桌子站起来，一种真诚的、快乐的表情掠过她的脸。她穿着早晨的便服，领头很高，她肩臂的美丽线条在单薄的衣料底下隐隐显出，她未加梳束的发髻松散开来，披在纤柔的颈项上。伊莲娜向波图金迅速地递了个眼色，轻轻说一句“谢谢”，把手伸给利特维诺夫，温和地责备他的健忘。

“这样算老朋友吗？”她说了一句。

利特维诺夫开始道歉。“好啦，好啦。”她连忙答应着，从他手里接过帽子，以友爱的强制，请他坐下。波图金也坐下来，但是不一会儿又站起，说他还有个推脱不了的应酬，说他晚饭后再来，便告辞了。伊莲娜又迅速地递给他个眼色，亲热地点点头，但没有留他，看他从门边隐去之后，便立刻回过头来以一种躁切的不安望着利特维诺夫。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以柔软的、音乐般的声音用俄国话说。

“现在我们面对面只有两个人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多么高兴我们的会见，因为这……这给我一个机会（伊莲娜直望他的脸）来要求你的宽恕。”

利特维诺夫不由得一惊，他没料到这样迅疾的突击。他想不到她自己会先开口把谈话转到过去的事情上面去。

“宽恕……宽恕什么？”他喃喃地说。

伊莲娜脸一红。

“宽恕什么？你知道的，”她说，头微微地偏过一边，“我曾经亏待过你，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虽则，无疑的，这是我的命运（利特维诺夫记起了她的信），然而我不懊悔，无论如何已来不及了。但是，无意中碰到了你，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们务必要再做朋友，务必……假使这做不到，我将深深感到痛苦的。为了这，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解释，不能迟延，一次为止的解释，这样以后便不至于有烦恼、不自然，一次为止。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得告诉我你宽恕我，否则我将认为你对我怀着怨恨。便是这一点！也许这是我单方面的一片痴想，因为说不定你早就把一切都忘了，早忘了，但是不管这些，告诉我，你宽恕我。”

伊莲娜气都不停地说了这全篇话，利特维诺夫可以看到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眼泪，是的，真的眼泪。

“真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连忙说，“怎好说是你求我的原谅、我的宽恕呢。一切过去的都埋葬了，我只是觉得奇怪，在这些围绕着你的富贵荣华当中，你仍然保留着对你童年伴侣的古暗的记忆。”

“这使你奇怪吗？”伊莲娜轻轻地说。

“这使我感动，”利特维诺夫接着说，“因为我永远也想不到。”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宽恕了我。”伊莲娜插了一句。

“我诚心诚意地为你的幸福而快乐，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我以我的全心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归你……”

“你不记我的坏处吗？”

“我只记得从前你所给予我的幸福时刻。”

伊莲娜把双手伸给他，利特维诺夫热情地握住它们，并没立刻放开……有什么东西很久很久地、暗暗地扰动了他的心，在这滑软的接触上。伊莲娜仍直望着他的脸，但是这一回她是微笑着的。他，也是第一次有意地逼视她，于是他又认得了这曾有一时于他是那般宝贵的形姿，那有着奇异的睫毛的深湛的眼，那颊上的小痣，那前额上长得特别的发根和她带几分甜蜜而又打趣地掀一掀眉头动一动嘴唇的习惯。这一切一切，他都熟识，但是她出落得多美！这年轻的女人的身体是多诱人、多有魅力！没涂口红、没画眉、没擦粉，这妍艳的脸没有一丝修饰……是的，这是美丽的女人，一种鉴赏的心情占据了利特维诺夫。他仍在望着她，但是他的思想却跑得很远很远。伊莲娜看出来了。

“那么，好极了，”她高声地说，“现在我的良心可以安了，我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好奇心。”利特维诺夫跟着她说了一句，很迷惑地。

“是的，是的。第一桩事情我是想先要知道你现在做些什么事，你有些什么计划，我统统要知道，如何，何事，何时……统统。可是你要说真话，我警告你，我是暗中跟着你，没有失去你的踪迹的，尽我所能。”

“你暗中跟着我，你在哪儿？在彼得堡？”

“在环绕我的富贵荣华中，一如你刚才所说的。确实，是的，我跟着你。至于那富贵荣华，我们以后再谈。现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很多、很长，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啊，这将多么愉快！”伊莲娜接着说，快乐地坐在一把圈椅里，把自己安排得很舒适。“说啊，开始。”

“在我说我的故事之前，我先得谢谢你。”利特维诺夫开始说。

“为什么？”

“为那束花，在我房里发现的花。”

“什么花？我一点也不知情。”

“什么？”

“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知情。但是我等着，我等着你的故事。啊，波图金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把你请过来了！”

利特维诺夫尖起耳朵听。

“你认识这位波图金先生很久了吗？”他问。

“是的，很久了……但是告诉我你的故事。”

“你十分熟悉他？”

“哦，是的！”伊莲娜轻叹了一声，“这中间有特殊原因……你，当然，听到过艾莉莎·别利斯卡娅的吧，她在前年死得多惨……啊，真的，我忘了你是不知道我们中间的丑史的，不知道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哦，多难得！终于，终于有一个人，一个活在现世的人，他不知道我们的私事！并且还可以和他说说俄国话，当然不是地道俄国话，可仍旧是俄国话，不是那永远装腔的讨厌的彼得堡法兰西官话。”

“那么，你说，波图金是和她有关系？”

“提起这桩事我心里便十分难过，”伊莲娜插话，“艾莉莎是我女塾里顶知己的朋友，离开学校后在彼得堡也继续见面。她把她一切的秘密都吐露给我，她很不幸，她受了很多苦。波图金在这桩事情上做得非常漂亮，以真正的侠义。他牺牲了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尊重他的！但是我们话又岔得远了。我等着你的故事，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但是我的故事一点也引不起你的兴趣，伊莲娜·巴甫洛夫娜！”

“这不关你事。”

“想一想，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我们十年不见了，整整十个年头。其间逝去的时光该有多少！”

“何止时光！何止时光啊！”她带着异常酸苦的表情复述他的话，“正是这个缘故，我要听你……”

“还有，我真的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

“从头说起，从顶早的时候，当你……当我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你离开莫斯科了。你知道自从那时候起我便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

“真的吗？”

“起先是不能去，过后，我结婚了——”

“你结婚很久了吗？”

“四年了。”

“有孩子吗？”

“没有。”她干涩地回答。

利特维诺夫静默了一会儿。

“那么你就一直住在他——他叫什么名字——莱辛巴赫伯爵的家里，直到你结婚吗？”

伊莲娜直望着他，好像她想思索一下他为什么要问这话似的。

“没有。”终于她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啊，我还没有给他们问安，他们——”

“他们都健康。”

“仍旧和从前一样住在莫斯科吗？”

“和从前一样住在莫斯科。”

“你的弟妹们？”

“他们都很好，我都有照顾的。”

“啊！”利特维诺夫斜瞟了伊莲娜一眼，“真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不该要我说我的故事，倒应该是你，单只为了……”他突然觉得说不出口，停住了。

伊莲娜把手提到面前，将手指上的结婚戒指转来拨去。

“你这样想吗？我不拒绝。”她终于答应了，“有一天……也许……但是你先……因为，你知道，我虽想暗暗跟踪你，但仍然知道得很少。至于我……至于我，你一定听得够了。对吗？我想你听到过一些的，告诉我？”

“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你所处的地位太显著了，莫想不成为别人谈话的资料，尤其是在我居住的乡下，在那儿，什么流言都相信的。”

“你也相信这些流言吗？怎样的流言？”

“说老实话，伊莲娜·巴甫洛夫娜，这种流言很少进我的耳朵里。我过着很孤独的生活。”

“怎样过？你不是去克里米亚，在军队里吗？”

“连这你也知道吗？”

“正是，我告诉你，你是被监视着的。”

利特维诺夫又迷惑了。

“为什么还要我告诉你就是我不说你也知道的事情呢？”他低声说。

“为什么……做我所要求的事。我要，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利特维诺夫低下头，于是开始……相当没头绪地把他没趣味的经历给伊莲娜说一个粗略的大概。他时常停住，询问地望一望伊莲娜，好像在问她说得够不够的样子。但是她坚持要他继续说下去，她把头发掠到耳朵后，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好像非常专心致志地听取他的每一字句似的。但是这时候倘使有谁从一旁看，观察她脸上的表情，谁都可以猜想到她并没有在听利特维诺夫的话，只是在深深冥想着。但她冥想的不是利特维诺夫（纵然这时候他在她注视之下面红耳热地慌乱了）。一个整段的生活涌现在她的眼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她自己的。

利特维诺夫没有说完他的故事，但是受了逐渐增加的内心的不安和不愉快的感觉的影响，突然停止了。这番伊莲娜没说什么，也不逼他说下去，只是把摊开的手掌掩住自己的眼睛，好像疲倦了似的，慢慢地靠在椅背上，一动也不动。利特维诺夫等待了一会儿之后，想到他的会晤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正伸手去拿帽子，突然隔壁房间里响着一阵急速的软皮鞋吱吱嘎嘎的声音，空气中飘来了一阵珍贵的贵族香气，瓦列里安·弗拉基米洛维奇·拉特米罗夫进来了。

利特维诺夫站起来，和漂亮的将军交换了一个鞠躬礼，这时候，伊莲娜一点也不着忙，把脸上的手移开，冷冷地望了她丈夫一眼，用法国话说：“啊！你回来了！几点钟了？”

“快要四点了，亲爱的，你还没有梳妆，公爵夫人等着我们呢！”将军这样回答，同时将他绷得很紧的身子朝利特维诺夫方面弯一弯，用他特有的几乎是女性的开玩笑的口吻说了一句“这很清楚，愉快的贵宾使你忘了时间了”。

在这里，请读者容许我把我所知的关于拉特米罗夫将军的履历略述一下。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你们怎样想？你们猜得不错，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么说。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一个著名的大官和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演员的私生子。这位著名的大官把他儿子生出来，但是没有遗留给他财产，这位儿子（我们的故事中主人的父亲）自己也没有时间挣得份好家业，他只升到上校警官阶级便死了。在他死的前一年，他和一个受他保护的漂亮的青年寡妇结婚。这寡妇的儿子，瓦列里安·弗拉基米洛维奇，靠人帮忙进了贵族士官学校，凭他那副漂亮的仪表、漂亮的举止和端方的品行（虽则他也经历过从前皇家军官学校子弟无可避免地做过的种种行为）受到上司的赏识。倒不是为了他术科成绩优良，毕业后便进入近卫军。他的前程是光明的，这得感谢他那谨慎快乐的气质、跳舞的技巧和他那在大检阅中做传令官时骑在马背上——大都是别人的马匹——的雄赳赳的武姿。最后，还有那种对上司的谦恭亲热的特别手段，温柔的、察言观色的、几乎是贴心的殷勤，带着点浮泛的飘如轻烟般的自由主义的气息。这种自由主义可并没有阻止他在派他去镇压什么乱子的白俄罗斯村庄中痛鞭五十个农奴。他的相貌是挺惹人欢喜，看起来很年轻。脸庞滑腻，两颊绯红，又柔软又有弹性，他结交女人是惊人的马到功成，那些到了成熟年龄的上流贵妇人简直为他倾倒了。由于习惯的谨慎，为了利害打算的沉默寡言，拉特米罗夫将军经常在上流社会中走动，好像勤劳的蜜蜂，就是顶不好看的花朵儿也要采点儿蜜。他没有什么品性，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有着精明能干的名誉，有知人之明，还有看风转舵晓

察大势的本领，而最要紧的是他对自身的利益绝对不放松、不让步，他终于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平坦的道路了……

利特维诺夫勉强地堆着笑，伊莲娜只是耸一耸肩膀。

“那么，”她用同样冷冷的声调，“你看到那伯爵了吗？”

“当然看到。他请我替他向你问好。”

“啊！他仍旧是那么蠢吗？你的恩师。”

拉特米罗夫将军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一笑，好像对一个妇人过于粗率的判断很宽大似的。这种微笑，正是一个居心和善的成年人，对待一个不讲理的孩子闹别扭的微笑。

“是哟，”伊莲娜只顾自己说，“你伯爵朋友的蠢是蠢得太令人吃惊了，虽则我见过不少人。”

“你自己要我去看他的。”将军喃喃道，于是回头用俄国话问利特维诺夫，巴登的矿泉对他有什么益处没有？

“我得感谢地说，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利特维诺夫回答。

“这是顶好的福气，”将军满面笑容接着说，“真的，人们也不一定为了矿泉才来巴登的，不过这矿泉功效很好，我是想说，非常见效。倘使谁有病，比如我，神经性咳嗽——”

伊莲娜急速地站起来。“再见，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希望不久再见，”她用法语说，轻蔑地打断了她丈夫的话，“但是现在我要

梳妆去了。那位老公爵夫人，老是那一套娱乐会真受不了，没有别的，只叫人受累。”

“你今天对谁都很苛刻，”她的丈夫嘟囔道，悄悄地走到隔壁房间去。

利特维诺夫正转身朝门走去，伊莲娜止住他。

“你把什么都告诉了我，”她说，“但是你瞒着一桩主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别人告诉我你要结婚了。”

利特维诺夫脸红到耳朵根。真的，他是故意没提塔妮亚的。但是他觉得非常恼了，第一点，伊莲娜知道了他要结婚；第二点，她相信他是有意瞒着她的。他完全不晓得说什么才好，而伊莲娜的眼睛盯住他不放。

“是的，我要结婚了。”终于他说出来，立刻转身走了。

拉特米罗夫回到这房间。

“嗯？你还没有梳妆？”他问。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头痛。”

“但是公爵夫人……”

伊莲娜把她的丈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转过身，走到梳妆室去。

第十三章

利特维诺夫觉得非常厌恶自己，好像他在赌盘上输了钱，或者是破了自己的诺言一样。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他，在结婚的前夕，一个清醒的有理智的男子，不是一个孩子了，不应当受好奇心的驱使，也不应被旧情蛊惑。“去得真有十分必要吗？”他想，“在她的一方面只是轻佻，一时异想，朝三暮四，她无聊起来了，她厌倦了，于是来抓我。正如一个吃厌山珍海味的人忽然想吃黑面包一样，这原属自然。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对她岂不是只有轻蔑吗？”这最后的一句话，虽则仅在脑中想着没说出来，可是颇费了很大的力气……“当然了，危险是没有的，绝不会有危险的，”他继续想下去，“我知道我在和谁纠缠。但是火还是玩不得，我的脚再也不踏上她的门了。”利特维诺夫可不敢也不能承认伊莲娜在他眼中是多么美，在他的感情上是多么有魅力。

这白天又恹恹乏味地过去了。午餐时候，他凑巧坐在一个口髭染色的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旁边，那位男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喘息着，翻着眼睛，但是，忽然打个嗝，就证明他又是一个同胞了，因为他立刻便用俄国话说：“啊，我说过不该吃甜瓜的！”天黑了，也没有碰到什么差强人意的事情来抵偿白天损失的光阴。平达索夫当着利特维诺夫的面，赢了一注比他借给他的多过四倍的钱。但是，非但不偿还他，倒反带着恐吓的神气瞪眼直在他脸上盯了一会儿，好像正是因为利特维诺夫当场见证他赢了钱，预备再来向他借点赌本似的。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批同胞光临利特维诺夫家里，他颇费了一些手脚把他们调遣开，然后动身到山上去，出门第一步便碰到伊莲娜。他假装不认识她，急急地跑过去。接着又碰到波图金。他正想和波图金谈话，波图金却好像不大愿意理睬他似的。他手里牵了一个衣服华丽的女孩子，

蓬松的、黄得几乎带白的鬈发、大的黑眼睛、苍白的病态的小脸上有着一副娇宠的孩子所特有的喜怒无常的不耐烦表情。利特维诺夫在山里玩了两个钟头，然后沿着李希顿泰勒林荫道走回家去。一位贵妇人，脸上罩着蓝色面纱，坐在一条长椅上，她急速地站起，向他走来……他认得是伊莲娜。

“你为什么避开我，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说，她按捺不住感情的声音，好像内心是在煎沸着似的。

“我避开你，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利特维诺夫窘了。

“是的，你……你——”

伊莲娜好像是兴奋的，几乎是发怒的。

“你误会了，我向你保证。”

“不，我没有误会。你以为今天早晨，我是说，我们碰到的时候，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认得我的吗？你以为你可以说你不认得我吗？告诉我。”

“真的我……伊莲娜·巴甫洛夫娜——”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是一个爽直的男子，你总是说真话的。告诉我，告诉我，你认得我，认得我吗？你是不是故意避开我？”

利特维诺夫瞥一眼伊莲娜。她的眼睛射着奇异的光，她的两颊和嘴唇在细密的面网底下苍白得像死灰。在她的表情上，在她按捺不住的幽微的声音中，是有点什么无奈的怨怼和哀求……利特维诺夫不能再装傻了。

“是的……我认得你。”他花了很大力气说。

伊莲娜徐徐地站住了，徐徐地放下手。

“为什么你不跑过来？”她轻轻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利特维诺夫离开大路走在一旁，伊莲娜默默地跟着他。“为什么？”他又重复了一句，突然他的脸发烧了，他觉得胸口和喉头好像被一种类似憎恨的激情哽住了。“你……你问这句话，在我们中间，经过了这种种之后？不是现在，当然，不是现在的时候了，只是在那……在……莫斯科。”

“但是，你知道，我们说定了。你知道，你答应过的——”伊莲娜开始说。

“我什么都没有答应！原谅我语气的粗暴，但是你要求说真话，那么你自己想一想：假使不是你朝三暮四的变心（我得承认这点我不了解），假使不是想试试你在我身上还有多少魔力的一种欲望，我将拿什么来解释你对我的苦苦——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好——追求呢？我们的路是离得这样远！我把一切都忘怀了，我在很久之前历尽苦痛，总算活了过来，我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你嫁人了幸福的，至少，在表面上在世界上处于令人妒羡的地位。恢复我们的友谊，有什么目的、什么用呢？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们中间甚至于了解也不可能，我们没有共同的地方，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尤其是尤其是在过去！”

利特维诺夫急促地唐突地说了这番话，头也不回。伊莲娜动也不动，只是时时几乎觉察不出来地向他伸手，好像恳求他停下来听她说

似的。在听到他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微微咬一咬嘴唇，好像要抑制住这尖锐、急骤的伤害一样。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终于她说了，声音较镇静。她避开这条时常有人来往的大路，退得更深一点。

这番是利特维诺夫跟着她。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请相信我，假使我能够想象我对你还有丝毫的魔力遗留，那么我就会先避开你。我之所以不这样做，我所以打定主意，不管我从前怎样错待了你，要和你恢复旧交，这是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利特维诺夫几乎是粗暴地问。

“因为，”伊莲娜突然用力地说，“在这上流社会中，这令人妒羡的地位中，像你所说的，于我是太难受、太难堪、太窒闷了。因为，在和这些木偶人——你看到过这些典型的，三天前，在古堡接触太久了之后，碰到你，一个活泼有生气的人，我欢喜得如同在沙漠中遇到一块绿洲，而你，因为我错待过你，真的我错待过你，但是我更错待我自己！——疑心我在挑逗你，看轻我，拒绝我。”

“是你自己选定你的命运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利特维诺夫悻悻然接着说，和刚才一样头也不回。

“我自己选定的，是的……我并不埋怨。我没有权利埋怨。”伊莲娜急促地说，好像从利特维诺夫粗暴的口气里得到一点秘密的安慰似的。“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想把我的感情向你解释，我要你相信我现在并不轻佻……我，对你轻佻！啊，一点儿意

思都没有……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身上一切美好的、年轻的……那些我还没有选定我的命运之前的日子，那十个年头背后铺展在熠耀的光明底下的一切……都复活了……”

“算了吧，真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就我所知，你生命中的光明恰恰是在我们分离之后才开始的。”

伊莲娜把手帕拿到唇边。

“你说得很残酷，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但是我不能对你生气。哦，不，那不是光明的时间，我离开莫斯科并不是为了幸福。我没有尝到一刻的幸福、一刹那的幸福。相信我吧，不管别人对你怎样说。假如我是幸福的，我还像现在这样和你说话吗？我再告诉你，你不知道那批人是什么模样。啊，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能感受。他们没有一点头脑，没有聪明，没有灵性，除了机智和狡猾以外什么都没有。真的，音乐、诗和绘画同样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你会说，我对这一切也是相当淡漠的，但淡漠的程度不同，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程度不同！现在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高贵的妇人，你只要望一望，我——不是交际界的皇后，他们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可怜的动物，真值得怜悯的。不要奇怪我的话，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我如同一个乞丐向你伸手，你懂得吗？正如一个乞丐，我求你布施，”她突然以一种不自主的情不自禁地激动添了一句，“我求你布施，而你——”

她的声音嘶哑了。利特维诺夫抬起头来望了望伊莲娜，她的呼吸急促了，她的嘴唇颤抖着。突然，他的心加紧地跳起来，他的憎恨一下子涣然冰释了。

“你说我们的路是离得那么远，”伊莲娜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你是由恋爱快要结婚了，你替你全部的生命筹好了计划，是的，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啊，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彼此仍能了解。你以为我完全变蠢了，完全堕落到泥淖里了吗？啊，不，请你不要这样想！让我打开我的心吧，我求你，就是为了往日——假如你不愿意忘了它——的情面。让我们的会面不要无结果而散，这是太痛苦了。这次会面也不会久长的，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合适，但是请理解我，因为我只向你要求小小的一点，这样小小的一点，只是一点点的同情，只要你不拒绝我，只要你让我打开我的心——”

伊莲娜停住不说了，她的声音带有啜泣。她轻轻地叹气，畏怯地用一种偷偷探险的眼光望着利特维诺夫，伸手给他……

利特维诺夫徐徐地握了她的手，轻轻地压着它。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伊莲娜轻轻地说。

“朋友。”利特维诺夫如梦般复述着。

“是的，朋友。倘使你以为这要求过分了一点，那么至少让我们友好地……好像我们中间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利特维诺夫重复着，“你刚才说过，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我是不情愿忘记那些往日的，倘然忘不了便又怎样？”

一个幸福的微笑掠过伊莲娜的脸，但是立刻又消失了，换上了一个苦难的，几乎是害怕的表情。

“也像我这样，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单记着愉快的事情，但是最要紧的，给我一句话……你的承诺……”

“什么？”

“不要避开我，不要无缘无故伤我的心。你答应吗？告诉我！”

“可以。”

“你可以把你心里对我的恶感都除去吗？”

“可以……但是说了解你——我不敢说。”

“这也没有必要。过一会儿，你会了解的。但是你答应吗？”

“我已经说过了。”

“谢谢你。你看我老是信任你的。请上我家里来，我等你。今天，明天，我不出去。现在我要离开你了。大公爵夫人朝这条大街跑来了，她已看到了我，我不能避开她不和她说话。等会儿见……给我手，快，快。再见。”

热情地压了压利特维诺夫的手，伊莲娜朝一位模样尊贵的中年贵妇人走去。这位贵妇人正慢慢地沿着石子路过来，身后跟着两位贵妇和一个穿制服的非常漂亮的仆人。

“哎，早上好，亲爱的夫人，”那位贵妇说，同时伊莲娜向她行了一个最敬重的屈膝礼，“你今天好吗？”

“太抬举我了。”这是伊莲娜恭顺婉转地回答的声音。

第十四章

利特维诺夫等大公爵夫人和她的随从走远得看不见之后，即刻走出大街。他弄不清楚究竟有何种感觉，他觉得又惭愧，又惊恐，同时他的虚荣心却因为受了恭维暗地里沾沾自喜。伊莲娜意料不到的解释乘他不备施以突击，她急速而热烈的语句好像狂风暴雨般疾扫过来。“这些社交界的妇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他想，“表里不一……她们如何被自己的生活环境弄得是非颠倒，而她们知道那是丑恶的……”实际上他并不在那里想，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说了又说的话，好像拿它来抵挡别的更痛苦的思想似的。他觉得他现在不应当想得太认真，否则也许会责备自己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几乎是强逼自己把路上碰到的一切都注意一下。忽然他发现他来到一条长椅跟前，看见长椅前面摆着一双脚，从这双脚倒看上去，这双脚是属于一个男子的，这男子坐在椅上，读着报纸，再看这男子，乃是波图金。利特维诺夫轻轻地吐出一声惊讶。波图金把报纸放在膝盖上，没有笑意地注视着利特维诺夫，利特维诺夫也没有笑意地注视着波图金。

“我可以在你旁边坐坐吗？”他终于问。

“当然，我很高兴。只是我先警告你，倘使你要和我谈话，你不要生我的气。现在我正陷入憎恨人类的脾气中，什么事情都用极度嫌恶的眼光看。”

“这没关系，索宗特·伊凡内奇，”利特维诺夫边回答边坐了下来，“真的有时候也特别让人生气的。但是什么把你弄成这种心情？”

“照理我不该生气，”波图金开始说，“我刚才在报上读到一篇改良俄罗斯司法的计划，我带着由衷的欣喜，想到我们终于有点儿道理

了，这遭并不像一般挂着独立、民族主义或独创的招牌，想把我们自己的国粹附增在单纯明白的欧洲逻辑上面，而是从外国原封不动地采取他们的长处，只要对农民的环境稍加适应便得了，不用废除土地村有制度。当然，我不应该生气的，但是我不幸碰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天然金刚石，和他谈了一会儿。这一批天然金刚石，这些只凭自修成功的天才，使我讨厌得要钻进坟墓里面去了。”

“你说的天然金刚石是什么意思？”利特维诺夫问。

“哪，有一位先生在这里东跑西跑，他自以为是音乐天才。我是算不得什么，当然，他会对你说，我是一个零，因为我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我肚皮里的旋律和曲调，比梅耶贝尔[1]要多得多，比都不能比。第一点，我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受过训练？第二点，不消说梅耶贝尔，就是最末流的吹笛子的德国佬，规规矩矩地在最末流的德国乐队里吹他的笛子的，比起我们无师自通的天才知道的曲调总也多过二十倍，只是那位吹笛者把他的曲调藏在肚子里，并不大吹大擂地挤到莫扎特[2]和海顿[3]的行列里去显本领。而我们的天然金刚石朋友，只会乱弹几支华尔兹或什么曲子，你立刻可以看到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唇边带着轻蔑的讥笑说他是天才。在绘画方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如此。哦，这些天生的才子，我多恨他们！谁不知道，只是在真实科学尚未同化成血与肉的地方，没有真艺术的地方，才有他们这种虚夸作态。真的，现在正是时候，来扫除这种虚夸，这种鄙陋的妄语，连同那些陈腐的老套，比如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旅行比俄罗斯更迅速方便的、我们俄罗斯人用帽子便可以压死全体敌人这类的话。我老是听见人说俄罗斯人禀赋丰厚、天资聪颖，以及库利金[4]之流。但是说到头，这种丰厚有什么用处呢，先生？这是半醒半睡的呓语或者是半开化的聪明、天资，好一个漂亮的虚夸。试在森林里捉只

蚂蚁，把它放在离开蚁穴一俄里远的地方，它会找回家去，人可是做不到。但这有什么呢？你以为人不如蚁吗？天资，无论你多么聪颖，在人是无足重轻的。常识，简单的明白可靠的常识，这是我们真正的遗产、我们的骄傲。常识不会变什么把戏，但是一切都建筑在它的上面。至于那个一点也没有机械常识却造成了一块非常坏的表的库利金，我要让他的表当众出丑，说：看啊，良善的人们，不要学他的样。这并非库利金之过，但是他的作品一文不值。为了爬上了海军司令部的尖顶而赞叹捷卢什金的勇敢和敏捷的，原是很对，为什么不可以称赞他几句呢？但是用不着大声疾呼说德国的建筑师们和他比起来便相形见绌，除了赚钱以外便一无所长了。他们一点也不会相形见绌，他们可以在尖塔的四周搭起棚架来，同平常一样做修理工作。修修功德吧，千万不要鼓励俄罗斯人说凡事可以不用学习便能做得的。不，你可以有一个所罗门[5]的头脑，但是你还得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请你闭嘴，安安稳稳地坐着，虚心些！呸呸！我简直是冒火了！”

波图金除下帽子，拿手帕扇着自己。

“俄罗斯的艺术，”他又开始，“俄罗斯的艺术，真的！俄罗斯人的无耻和自负，我知道；俄罗斯人的孱弱无力，我也知道；但是俄罗斯的艺术，我请你原谅，我却从来没遇见过。二十年来他们拜倒在一个只会吹牛而一无所长的布留洛夫脚前，以为我们自成一家地树立了一派，并且都比别派更好呢……俄罗斯艺术，哈哈！呵呵！”

“原谅我，可是，索宗特·伊凡内奇，”利特维诺夫说，“那么你也否认格林卡[6]的价值吗？”

波图金搔搔头。

“例外，你知道，只是证明了通则的正确，但是就在这场合我们还是免不了吹嘘一番。比如我们说，格林卡是一个真正的卓越的音乐家，只是限于环境——内的和外的——以致不能成为俄罗斯歌剧的祖师，这话大概不会有人来争辩。但是，不，莫想！他们立刻便把他捧成个乐坛的总司令、大元帅的地位，把其他各国的音乐家贬抑下去。他们是不能和他相比的，他们宣言说。于是给你提出几个本国伟大天才的名字，这些天才们的作品只是一些外国二流作曲家的拙劣模仿，是的，二流作曲家，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模仿些。和他是不能比的？哦，可怜的愚昧的半开化的人们啊，对他们，艺术的标准是不存在的，艺术家也只是大力士拉波一类的人物。外国有一个奇人，他们说，一只手可以提起六普特，但是我们的大力士可以提起十二普特！什么都不能和我们比，真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我记得的故事吧，这桩事在我脑袋里挖都挖不去。去年春天我到伦敦附近的水晶宫去参观，在这宫里，你知道，陈列着各色各样的都是竭尽心机地设计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却说，我在那些机器、工具和伟人的塑像中间走来走去，忽然我想到，倘使有一个法令颁布说某某民族要从地面上消失，那一个民族所发明的一切来西，都要从水晶宫里消失，那么，我们亲爱的祖国、信奉正教的俄罗斯，将会退落到十八层地狱，而那边就是一根钉子、一枚细针都不会移动。一切留在原地，一点也不会弄乱，就是茶炊、树皮织的拖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著名的出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这同样的试验可不能行诸夏威夷群岛的居民，因为这些岛上的居民也有他们自己发明的特殊的独木舟和标枪，这两种物品不见于陈列所，参观者们一定会注意到的。这是一种诽谤！这太刻毒了，你也许会说……但是我说，第一点，我不知道怎样唠唠叨叨地指责人；第二点，很明显人们不仅不敢对恶魔正视一眼，就是对他自己也不敢正视，不仅小孩子们喜欢别人哄拍他入睡，大人们也喜欢自己哄骗自己。我们的旧发明是从东方来

的，我们新的发明是鸡零狗碎地模仿西方的，而我们却坚持着大谈俄罗斯艺术的独立性！有几个勇敢的灵魂甚至于发现了俄罗斯固有的科学——二乘二等于四，和别处一样，但是好像自己的是格外聪明些似的。”

“但是停一停，索宗特·伊凡内奇，”利特维诺夫喊道，“且慢！你知道我们也送些什么东西到国际展览会里去吗？欧洲不是也从我们这儿输入一些东西去吗？”

“有的，原料，未加制造的原料。请注意，我亲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佳美，正因别的情形特别坏。比如说，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因为我们的猪瘦；我们的皮革又厚又韧，因为我们的牛老；我们的兽脂丰腴，因为连肉的一半都熬到油里去了。但是我为什么絮絮地告诉你这一些，你是读工科的学生，当然，你知道的比我要多得多。他们还和我谈起我们的发明能力！俄罗斯人的发明能力！为什么我们可敬的地主们在那里连声叫苦，忍受一种损失，因为目前没有一架满意的烘麦机器来代替留里克时代的旧法，把麦捆放在焙灶里。这种焙灶是可怕的浪费，正如我们的树皮鞋和俄罗斯草席一样，时常着火烧起来。地主们叫苦着，但是仍旧不见烘麦机的影子。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的农民不需要它，他们可以把麦割下来就打，所以不喜欢麻烦来发明这套机器。而我们……我们却做不来！做不来——一句话说完了！试试看吧！从今天起我要宣称倘使我以后再碰到那些天然金刚石、那些无师自通的天才，我要说：‘等一等，我敬爱的朋友！烘麦机在哪里？让我们来一架吧！’但这却超乎他们的能力！捡起一只多年前圣西门[7]或傅立叶[8]丢了的破皮鞋，顶在额角上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纪念物，这是他们所能做得到的。或者写一篇关于法兰西主要都市中无产阶级的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们做得到的。而我有一

次，试叫一个作家兼政治经济学家，像你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那一流人物，举出二十个法国都市的名称来，你想结果怎样？这位经济学家在绝望中，终于举出蒙菲尔美也算一个法国城市，也许是从保罗·德·科克[9]的小说中看来的吧。这桩事又使我记起下面的故事。一天，我带了狗携着猎枪走过一个森林——”

“你会打猎吗？”利特维诺夫问。

“会一点。我正觅路到一个大泽去找鹌鹑，是别的猎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大泽。在田野中间一所茅屋的前面，我看见坐着一个木材商的伙计，好像脱壳胡桃一样的新鲜光泽，他坐在那里微笑着，笑些什么我不知道。于是我问他：大泽在什么地方，那儿有很多的鹌鹑吗？当然，当然，他很快地说得像唱一般地好听，脸上的表情好像收了我的卢布似的：我非常荣幸地告诉你，先生，那个沼泽是顶呱呱的，说到各种各样的野禽，天哪，多得无数。我去了，但是非但没有野禽，那沼泽本身早就干涸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俄罗斯人爱说谎？为什么那政治经济学家要说谎，为什么连说到野禽也要撒谎？”

利特维诺夫没有回答，只是颇具同感地叹口气。

“但是让我们的谈话回到那位经济学家身上吧，”波图金接着说，“关于最深奥的社会科学的问题，只谈理论，不触及事实，他便兔起鹘落，像一只飞隼，完全是一只鹰。可是有一次给我捉住了这样的一只飞鹰。我用了一个小小的网，虽则瞒不过明眼人的，这你等一会儿就可以看出来。我在和一个现代的新青年谈着种种问题，正如他们所说的。好啦，他激昂起来了，他们老是这个样，在许多问题中他带着认真的、孩子般的固执攻击婚姻制度。我接二连三地提出一个理由又一个理由，我的话好像说给石壁听的！看我再也不能像这样地说服他，

于是我想了一个好主意！让我提供给你一个问题，我开始说，对这些新青年们说话总是要很客气的——我真的对你非常惊异，我亲爱的先生，你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而你直到现在还不曾注意到这桩事实：所有的肉食动物——猛兽和鸷鸟——都得出去寻觅猎物，费很大的力气替它们自己和它们的幼儿掠取食物，我猜想你把人也归入这类动物里面了吧？当然，我把他归入……这位新青年说人就是食肉动物。掠夺的？我补问一句。掠夺的，他宣称说。那么，我说我很奇怪你为何不曾注意到这类动物都是一雌一雄同居的。这位新青年惊了。怎样？没别的，便是这样。试想狮子、狼、狐狸、秃鹫、鸢，都这样，并且，真的，你肯否指示我，它们不这样便怎样？雌雄协力合作养活它们的幼儿，已经是够艰苦的工作了。我的新青年若有所思了。不，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能拿兽类来比人的。于是我叫他理想主义者。这话好不伤他的心！他差不多要哭了。我不得不安慰他，答应他不把这话告诉他的朋友。理想主义者的头衔，是轻易取消得了的吗？我们的现代青年所忽略的就在于这一点。他们想，古老的、黑暗的、地层底下的工作是过去了，让他们的旧头脑的父辈们像鼹鼠般在那里开掘刚合适，但是这种工作之于他们，是太辱没他们了，他们要在白天阳光底下行动，他们要行动。可怜的亲爱的啊！就是等到你们的孩子那一代也不会行动，那么你也高兴回头去做地下工作，踏着先人的足迹去开掘吗？”

接着是一个短暂的沉默。

“在我看来，我亲爱的先生，”波图金又开始说，“我们不但要把科学、艺术、法律归功于文化，就是美和诗的情感，也是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发扬淬砺的。所谓通俗、简易、无意识的创造天才是妄言，是废话。就是《荷马史诗》里也有雕琢过的润色过的文化的痕

迹，爱本身也因文化而更高贵了。斯拉夫主义者将会为了我的异端邪说，很高兴把我绞死，假使他们不是软心肠的人的话，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无论你们怎样强逼我去读科哈诺夫斯卡娅的《静止的蜂群》，我受不住那种三重蒸馏的俄罗斯贱农的气味，好在我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一群，觉得有时纠正自己不要太法兰西化了绝对需要，这部蒙着俄罗斯皮的作品是专为他们写的。试把《静止的蜂群》中的最精彩通俗的几段读给一位普通农民——真正的农民——听听看，他以为你对他念些驱疟疾或酒醉的新符咒哩。我再说一遍，没有文化便没有诗。你想知道未开化俄罗斯的非诗的诗意的实例吗？你可以翻一翻我们的史诗、我们的传说。我不想说起那些事实，比如说恋爱总被描写成是妖法、巫术，或者吃了什么媚药的结果，称之为中邪、中魔。我不想说我们的所谓史诗文学是全欧洲、全亚洲文学作品中唯一的。请你注意唯一这两个字，里面没有一对典型的恋人的。除非你把万卡丹卡也作这样的恋人，还有神圣的俄罗斯武士，第一次碰到他的宿缘注定的新娘，总是毫无怜悯地在她雪白的肌肤上痛打一顿，因为妇女们傲慢起来了。这些我都不说，但是我想请你注意一下我们原始未开化的斯拉夫想象中所描写的少年英雄、青年公子的艺术的形象。只要想一想：这位青年公子进来了，他穿着一件自己缝的黑貂大氅，每条线缝都打倒针的，紧靠他的腋下围着一条七褶的丝腰带，他的手指隐缩在悬垂着的马蹄袖里面，大氅的领子高过他的头，从前面看瞧不见他玫瑰红的脸，从后面也望不见他小小的雪白的脖颈，他的帽子压在一只耳朵上，脚上穿的是摩洛哥皮靴，靴子尖得像皮匠师傅的锥子，后跟高得像宝塔，靴顶上可以滚鸡蛋，高跟底下一只麻雀准飞得过。这位年轻的英雄走起路来是一种特别婀娜的姿势，凭着这种美的姿势，我们的亚西比德[10]、丘里洛·普连科维奇便会对老妇和少女们产生一种显著的几乎能消灾祛病的效果。这种姿势流传到现在，我们在不紧不慢的旅馆堂倌身上还可以看到。这种宝贝、这俄罗斯艳冶之花、这种

无以复加的俄罗斯风味学都学不会的。我说这些并不是开玩笑，布袋般的风韵，这是艺术家的理想。你对它做何感想？这典型美吗？这里有很多供绘画和雕刻的题材吗？还有使这位少年英雄着迷的美人，她的脸红得像兔子的血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似乎不在听我的话。”

利特维诺夫一惊。真的，他没有听见波图金在说些什么，他只是想着、固执地想着伊莲娜，想着刚才和她的谈话。

“我请你原谅，索宗特·伊凡内奇，”他说，“但是我要再来问你我以前问过的老问题，关于……关于拉特米罗娃夫人的。”

波图金把报纸折起，塞进衣袋里。

“你又想要知道我怎样和她认识的吧？”

“不，不是这个。我高兴听听你的意见，关于她在彼得堡扮演什么角色的意见。她究竟是什么角色？”

“我真不知道对你怎样说才好，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和拉特米罗娃夫人相当密切地接近过……但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久。我从来不曾对她的社会作进一步的窥探，那里面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仍旧不明白。有人告诉我一些闲话，但是你知道，造谣诽谤也不单只在我们民主的社会中间才盛行着的，并且我不喜欢刺探。我看得出，”他静默了一会儿又说，“她引起你的兴趣了。”

“是的，我们曾经有两次坦白地谈过了。可是我仍然问自己，她诚实吗？”

波图金眼睛望着地。“当她激于感情的时候，她是诚实的，像所有的热情女人一样。骄傲，有时也不容她说谎。”

“她骄傲吗？我倒以为她是反复无常的。”

“恶魔般骄傲，但是这没有害处。”

“我觉得她有时夸张了点……”

“这也没关系，她一样还是诚实的。你希望怎样的真实呢？那些社交界妇女中最优良的分子也腐化到骨髓里了。”

“但是，索宗特·伊凡内奇，假使你还记得，你自己说你是她的朋友，岂不是你硬拉我去看她的吗？”

“这有什么呢？她要求我来找你，我想，为什么不？真的，我是她的朋友。她有她的好处，她很仁慈，这就是说，慷慨宽宏，也就是说她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施给别人。但是当然你至少和我一样熟悉她的。”

“我在十年前曾经认识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但是从那之后——”

“啊，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人的性格会改变吗？在摇篮里怎样，在坟墓里也是怎样。或者也许（说到这里波图金把头垂得更低一点）也许是你怕落入她的掌中吗？可是……当然一个人总逃不了要落到什么女人的掌里去的。”

利特维诺夫勉强地笑一笑：“你这样想吗？”

“这是无可幸免的。男子弱，女人强，是非机缘多作弄，要打定主意过没有欢乐的生活是难的，要全然忘却自己是不可能。那儿是美、同情、温暖和光明，怎能抗拒呢？啊，人趋向它如同婴儿之趋向保姆。当然，这之后，来了寒冷、黑暗和空虚，这是理所当然的。到头

来你对万事生疏，对一切失去了解。起先你不知道怎样去爱，随后你不知道怎样生活了。”

利特维诺夫望着波图金，他觉得他从来不曾遇到过一个更寂寞、更孤独、更不幸的人。这回他不畏怯、不拘泥，沮丧而苍白的脸垂到胸前，手放在膝上，坐着一动也不动，只是忧郁地微笑着。利特维诺夫觉得这位穷苦的、历受辛酸的、怪脾气的人很可怜。

“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在谈话之际对我说起……”他开始低声说，“她的一个最亲密的女朋友，她名叫，假使我还记得，别利斯卡娅夫人或多利斯卡娅……”

波图金抬起他忧郁的眼睛望着利特维诺夫。

“啊！”他含糊地说，“她说起她……唔，这又有什么呢？啊，时候不早了，”他打了一个不自然的哈欠接着说，“我要回家吃晚饭了。失陪。”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很快就走开了，利特维诺夫要说一句话都来不及，他的同情变成了讨厌，讨厌他自己。当然，任何失检点的事情在他是不大有的，他想对波图金表示同情，结果话端迂回得非常笨拙。他心里暗暗不满意，回到旅馆里去了。

“腐化到骨髓里了，”过一会儿后他想，“但是骄傲得像恶魔！她，差不多跪在他面前的女人，骄傲？而不反复无常？”

利特维诺夫试想把伊莲娜的影像从脑海中驱出，但是不成。为了这缘故他不能同时想到他的未婚妻，他觉得今天这作祟的影像再也不肯迁移了。他打定主意不再苦恼自己，等待着这“奇事”的全盘分晓，

这分晓不久就要来的，利特维诺夫也毫不怀疑这分晓将是最坦白、最自然的。他如此幻想着，这时候不但伊莲娜的影像在他的脑中时隐时现，她所说的每一字句都也在他的思想中反复萦绕着。

侍者送进来一封信，这是伊莲娜的：

假使你今晚有空，请来我这里。我将不单只一个人，我有许多客人，你可以对我们的集群、我们的社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观察。我很希望你见见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全部本领显出来的。你应当知道我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呼吸。来吧，我将高兴地看到你，你不无聊（伊莲娜在这里把俄文拼错了，她想说，你不会无聊）。给我证明我们今天的解释，把我们中间的误会永远消除。

——你的挚诚的伊

利特维诺夫披上外套，打一条白领结，动身到伊莲娜寓所去。“这没关系，”一路上他想，“瞧瞧他们，为什么不去瞧瞧他们呢？这一定很有趣的。”在几天之前，那批人给他引起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引起他的愤怒。

他以急速的脚步走着，帽子扣到眼角，嘴唇上露着勉强的微笑，这时候，坐在韦伯咖啡馆前面的巴姆巴耶夫，老远地用手指着他，对伏罗希洛夫和皮夏尔金兴奋地喊道：“你们看到这个人了吗？他是一块石头，一爿岩，一片燧石！”

---

[1] 梅耶贝尔，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2] 莫扎特，奥地利极有天才的作曲家。——译者注

[3] 海顿，德国作曲家，被誉为“交响乐之父”。——译者注

[4]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戏剧《大雷雨》中无师自通的钟表匠。——英译本注

[5] 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译者注

[6] 格林卡，俄国作曲家。——译者注

[7] 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译者注

[8] 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译者注

[9] 保罗·德·科克，法国作家。——译者注

[10] 亚西比德，古雅典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译者注

第十五章

利特维诺夫在伊莲娜的寓所见到了不少客人。靠角落，一张打牌桌子的旁边坐着野宴里见过的三位将军，胖将军、容易生气的将军和谦恭的将军，他们打着“惠斯特”[1]，夹一个“达梅”[2]，他们分牌，数点子，打“梅花”[3]打“方块”[4]的时候那种严肃样子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煞是政治家模样！那种平常打牌时惯用的俚词俗语，留给平民们吧，留给那些有产者吧，这些漂亮的将军们是只说些减无可减的几个字眼儿的，可是胖将军也不免在两次分牌中间流露出这样的一句，并且说得又清楚又响亮：“这该死的黑桃A！”在这些客人中间利特维诺夫认得两位野宴中的贵妇人，但是也有几位以前从未见过面的。有一位是衰老得好像随时都要倒塌下来的样子。她耸扭着赤裸的、丑怪的、暗灰色的肩胛，用扇子掩住嘴巴，用她死人般无光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斜睨着拉特米罗夫，他对她非常殷勤，她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最后一位女官，在上流社会中非常受尊敬。靠窗坐着，穿扮得像个牧羊女的是绰号“胡蜂皇后”的S伯爵夫人，一群青年人围着她。在这批青年人中间，那位著名的百万富翁美男子菲尼珂夫挺出众。他骄傲的态度、扁平的脑壳，以及他没有灵魂的兽性的残忍，赛过布哈拉[5]可汗或者罗马的依拉加巴路斯[6]。另一位贵妇人，也是一位伯爵夫人，昵名叫作丽莎，正和一个长头发的、俊俏脸儿、面色苍白的“招魂师”说话。在她们旁边站着一个男子，也是长发而苍白，不住地会意地笑着。这位男子也是相信降神术的，但是对预言尤感兴趣，他根据《启示录》和《塔木德》[7]，老爱预言各种各样的奇事。这种奇事从没有一桩应验过，可是他决不因此难堪，还是和从前一样地说他的预言。在钢琴旁边，安顿着那位天才音乐家、天然金刚石，曾经使波图金生那么大的气的，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乱敲着键盘，不住地茫然向四周

望。伊莲娜坐在一张长椅上，夹在科珂公爵和H夫人的中间。这位H夫人曾有一时是著名的美人和智囊，兼享着圣人和罪徒的名誉，后来便成为一个让人一望生厌的干瘪多皱的老妪了。伊莲娜一看到利特维诺夫，脸一阵红，站起来，当他跑上前来的时候，她紧紧握他的手。她穿着一件黑色绉纱长袍，衬着几样几乎看不出来的金饰，她的肩胛白得像纸灰，同时她的脸也一样苍白，在一霎间出现的红晕里，洋溢着美的胜利，也不仅是美，一种隐藏着的、近乎讥讽的欢迎在她半垂的明眸中熠耀着，微微地颤掠过她的嘴唇和鼻翼。

[1] 惠斯特是一种纸牌戏的名称，两人合局，四人对打。三个人也可以打的，把空缺位置的纸牌摊在桌上，这样叫作达梅。——译者注

拉特米罗夫走近利特维诺夫，和他交换了几句常例的客套，这番可没带着他那种惯常的嬉皮态度——之后，他把他介绍给两三位贵妇人：那位老朽、胡蜂皇后和丽莎伯爵夫人……她们都给他一个相当客气的答礼。利特维诺夫是不属于她们队里的，但是他样子好看，真的，可说是相当漂亮，他年轻的脸庞上富有表情的姿颜，引起了她们的兴趣。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把这兴趣攫为已有，他不习惯于交际，觉得有点忸怩不安，加之那胖将军的眼睛紧紧盯住他。“啊哈！鄙野的平民！自由思想者！”这固定的重压的眼光好像这样说，“跪倒在我们面前吧！匍匐着吻我们的手吧！”伊莲娜解救了他。她调度得面面俱到，把他弄到一个靠门的角落里，稍稍离开点坐在她的身后。她每一次和他说话，总要回过头来，而当他每一次鉴赏她美丽颈项的高贵曲线时，便酣饮着她头发幽微的芳香。一种深而静的知遇的表情从没离开她的脸，他不能不承认这流露在她眼光中和微笑里的纯是知遇而不是别的。他也突然燃起同样的情绪了，他觉得惭愧、欢欣，而立刻又觉得可怕。同时当这群人中间有谁说了俗不可耐的话或做了粗鄙动作的时候，她好像不住地问：“喂？你对他们做何感想？”这句话虽则未曾

出口，在利特维诺夫看来却非常明晰，这种情形在当晚不只碰到一次。有一回她简直藏不住她的情感，高声地笑了。

丽莎伯爵夫人，一个迷信的妇人，总爱些不平常的事情，她和那长头发的招魂师谈到赫蒙、不推自翻的桌子、不拉自奏的手风琴等等，谈够之后，话端绕到动物上面，问起动物中有没有能受催眠的。

“至少，有一种动物。”科珂公爵老远在接腔，“你认识梅凡诺夫斯基吗？他们把他催倒在我的面前，他还打鼾呢，嘻嘻！”

“你真刁钻，我的亲王，我是说真的动物，我是说畜生。”

“但我也是，夫人，我是说一个傻瓜[8]……”

“有这种动物的，”招魂师插嘴道，“比如说蟹，它们是很神经质的，容易把它弄成昏厥状态。”

伯爵夫人惊异了：“什么？蟹！真的吗？哦，这怪有趣的！我倒想见识见识，卢金先生，”她对一个脸孔硬得活像一个新雕的木偶人儿、硬领也是石硬的青年（他很骄傲于这副硬脸和硬领，说是曾被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努比亚尼罗河的雾沫喷湿过，虽则他的游程一点儿也记不得，他只爱说几句俄罗斯的双关趣语……）说，“卢金先生，劳驾你替我们弄一只蟹来，快。”

卢金先生装着笑。“活的，还是鲜的？”他问。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意思。“哎，一只蟹，”她重复道，“一只蟹。”

“喂，什么？一只蟹？一只蟹？”S伯爵夫人粗声粗气地插进来。今晚维尔第先生没到场使她老大不开心，她猜不透伊莲娜为何不把这位

顶有趣的法国佬请来。而那位老朽，很久以来便什么事情都不懂了，加之她完全聋了，所以只是摇了摇头。

“是的，是的，等会儿你就会看到。卢金先生，请你……”

这位青年旅行家鞠个躬，走出去，很快又回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旅馆侍者，嘴巴咧开到耳朵根，捧进一只盘子，盘子里一只黑色大毛蟹。

“蟹在这儿，太太，”卢金说，“现在可以动手做玩蟹的把戏[9]了，哈哈哈！”（俄罗斯人说了句什么俏皮话，总是自己先笑。）

“嘻，嘻，嘻！”科珂公爵是个爱国者，一切国粹的保护人，也谦逊地尽他笑的义务。

（我请读者不要觉得惊奇，也不要生气，谁能够替他自己保证说，坐在亚历山大戏院花厅里，受着四周空气的感染，而不对甚至比这里所说的更无聊的双关戏语失态呢？）

“谢谢，谢谢。”伯爵夫人说，“来，福克斯先生，做给我们看。”

侍者把盘子放到小圆桌上。宾客中间有一阵小小的移动，有几个伸长着脖颈，只有牌桌上的将军们仍旧保持着他们安然如堵的庄严姿态。招魂师乱搔一顿头发，皱一皱眉头，走近桌子，开始用手在空中挥扇，蟹惊得挺起来，倒退两步，竖起一双螯。招魂师继续摇手，加快动作，蟹仍和先前一样地挺着。

“但是它到底该怎样呢？”伯爵夫人问。

“它应该待着不动，依靠尾巴竖立着。”福克斯先生带着生硬的美国腔回答，在盘子上面痉挛地用力挥舞着手指，但是这催眠术不生效力，蟹继续走动。招魂师宣告说他没有办法了，带着不高兴的脸色从桌子旁边走开。伯爵夫人开始安慰他，对他说就是赫蒙先生自己有时也难免失败的……科珂公爵引申并证实了她的话。《启示录》和《塔木德》的权威者偷偷地跑到桌边，迅速地用手指朝着蟹尽力一指，他也想试试他的运气，但是没有成功，一点也没有昏厥的征候。于是他们把侍者喊了来，吩咐把蟹拿出去，侍者照样做了，和刚才一样，嘴巴咧到耳朵根，门外，可以听见他忍俊不禁的笑声。过后，在厨房里可以听到哗然的大笑（对这批俄罗斯人而发的）。那位无师自通的天才，在蟹的实验中一直在敲着忧郁的短音阶调子，因为无从知道这音乐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又弹起他的千篇一律的华尔兹来了，当然，受了极恭维的喝彩。被好胜心驱使，我们天下无双的多才多艺的X伯爵（见第一章）也来奏一首他自己作的短歌，可是原原本本抄袭奥芬巴赫[10]的。这短歌中两个打趣的叠句：“什么蛋，什么牛？”几乎使我们全体太太们的头颅都乐得左颠右晃，有一位甚至轻轻地哼起这调儿来。“妙极！妙极！”这按捺不住的无疑的字句从各人的唇边飞出来。伊莲娜和利特维诺夫交换了一个眼色，于是又是那种神秘的讥讽的表情，掠过她的嘴唇。但是，过一会儿，当贵族阶级权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科珂公爵，想起把他的意见对招魂师阐明一下的时候，这表情来得更明显，甚至于有几分恶意的影子了。当然，科珂公爵说不了几句之后，他的“财产的原则是连根动摇的了”的口头禅便又搬出来，紧接着又对民主攻击了一番。招魂师的美国血液被激动了，他开始争辩。这位亲王，照他往常的习惯，立刻竭力尖起嗓子大声地喊：“荒谬绝伦，没有常识！”以此来代替各种辩论的理由。百万富翁菲尼珂夫开始说些侮辱人的话，却都是无的放矢，《塔木德》专家打着口哨，连S伯爵夫人也聒噪着……总之一句话，这里的喧闹和古巴廖夫家里那种不协

调的叫嚣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没有啤酒，也没有雪茄的烟雾，以及每个人服装穿得比较漂亮而已。拉特米罗夫试想使他们平静下来（将军们显见得不高兴了，其中可以听见鲍里斯的叫声：“又是这一套政治的鬼话！”），但是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在这时候，一个“貌柔而内刚”的典型的高级官员，试想说出这问题的寥寥数语的结论来，同样遭受失败。事实上他只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自己的话，显然他不能听取也不能作答，他无疑看不透这问题究竟是什么，不知道问题根本是得不到什么结论的。伊莲娜也狡猾地挑拨那些辩论者，叫他们彼此互相攻击，时常和先前一样同利特维诺夫交换一个眼色或会心地点点头，但是他好像着了魔似的坐着，什么也没听见，专待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再熠耀一回，那苍白的、温柔的、害煞人的标致的脸再照临他的身上。终于太太们吵得不安起来了，要求停止争论，拉特米罗夫请多才多艺的伯爵再唱他的短歌，无师自通的天才又奏起他的华尔兹……

利特维诺夫一直留到夜深，比别人都走得迟。这夜晚的谈话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小心在意地避开了任何稍有趣味的题材。那三位将军，在庄严的牌局完了之后，也庄严地加入了谈话。这批政治家的影响立刻便非常明显。谈话转到巴黎妓界的名花（她们的名字和才艺，每人好像都十分熟识），萨尔杜[11]最近的戏剧，阿布[12]的小说，《茶花女》歌剧中的帕蒂[13]。一位将军提议说来一个“秘书”的游戏，但是成绩很坏。一些答语都是没有趣味的，时常不免有文法上的错误。胖将军说起他有一次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爱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一种逆心的疼痛，于是立即便起了干涩的狂笑。那位老朽尽气力用扇柄打他的肩膀，因为用力过猛，额角上一块白粉掉下来了。皱瘪的老妪开始说到斯拉夫的王侯领土和在多瑙河流域宣传正教的必要，见没人回答，便嘘了一下不作声了。真的，他们谈论休谟[14]比什么都

谈得多，连那位“胡蜂皇后”也来描述一下曾有一次有几只手怎样摸到她的身边，她又怎样地看见了它们，把自己的戒指套到一只手上。当然啦，伊莲娜是胜利了：因为即使利特维诺夫尽力注意他的周围，他仍然不能从这断断续续、毫不连贯、了无生气的空谈中捡取一句真实的话、一窍聪明的心眼和一桩新鲜的典故。就是在他们的喊叫和惊叹里，也没有真的感情、真的热。只是难得有几次在假装的爱国义愤和假装的轻蔑与冷淡的面具底下，为了惧怕将来的损失，可以听到几声怨怼的愁泣般的声音，有几个后世永远忘不了的人名，是咬牙切齿地被说出来的。在这喧嚣嚷闹当中竟没有一点鲜活的灵泉！在他们的脑海和心中所耽想着的是何等陈腐无用的荒唐和何等卑劣的琐屑，可不是仅仅在今天晚上，在社交场中才这样想，而是在家里、每点钟、每天、在他们全部的生活中都这样想着的！总之一句话，何等愚蠢！何等缺少对于构成人类生命、使生命增添美丽的一切悟性啊！

伊莲娜和利特维诺夫告别的时候，又紧压着他的手轻轻地语意深长地说：“嗯？你怎么说？你满意吗？你看得够了吗？你欢喜吗？”他没有回答，只是一声不响地鞠一个躬。

单剩下她和她丈夫两人时，伊莲娜正要到寝室里去，他唤住了她。

“今晚我对你敬佩之至，太太，”他说，抽着一根纸烟，身子斜倚在壁炉架上，“你十二分地把我们大家都取笑了。”

“这一次并不比其余的几次取笑得厉害些。”她漠然不介意地回答。

“你叫我怎样来了解你？”拉特米罗夫问。

“随便你高兴。”

“嗯。这很明白。”拉特米罗夫猫般小心翼翼地问，用他小指的长指甲弹去一段烟灰，“哦，顺便说一句！你的新朋友他叫什么名字？利特维诺夫先生无疑是有聪明人之誉吧。”

听到利特维诺夫的名字，伊莲娜急速地回过头来。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将军笑了。

“他一声都不响，可以看得出来是怕自贬身份。”

伊莲娜也笑了，这笑，和她丈夫的笑是全然不同的。

“正如人们所说……不说话倒比说话好些……”

“对了！”拉特米罗夫装作很和顺的样子回答，“不说笑话，他的脸非常有趣。这样专注的表情还有他的一副仪表，是的。”将军把领结理一理平直，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胡须。“我想，他是一个共和党，和你另外一个朋友波图金是一类人物，那位先生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聪明人。”

伊莲娜的眉毛在她一双睁大的明湛的眼睛上面慢慢地竖起，同时她的嘴唇紧闭着，微微噘着。

“你说这话有什么目的，瓦列里安·弗拉基米洛维奇？”她说，好像同情似的，“你向半空放冷箭了，我们不是在俄罗斯，这里没有人听信你的话。”

拉特米罗夫恍如被刺了一下。

“这不仅是我的意见，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忽然带着喉音说，“别人也注意到这位先生有点叛党的神气。”

“真的吗？别人是谁？”

“嗯，鲍里斯，比如——”

“什么？他也有表示他意见的必要吗？”

伊莲娜好像受了惊一样耸一耸肩膀，于是慢慢地用指尖抚摩它们。

“他……是的，他。让我再说一句，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你好像生气似的，你知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我生气吗？哦，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我的话使你不高兴，我是说到——”

拉特米罗夫讷讷地说不出口。

“说到谁？”伊莲娜以疑问的口气接着他的话，“啊，请你不要暗讽，快点说。我疲倦了，想睡了。”

她从桌上拿起烛台。“说到谁？”

“还是说到那位利特维诺夫先生，因为现在我无疑地知道你非常关心他。”

伊莲娜把拿烛台的手举高，直到烛焰和她丈夫的脸齐平，于是注意地、几乎是好奇地，直望着他的脸，忽然高声大笑了。

“笑什么？”拉特米罗夫怫然问。

伊莲娜还是笑。

“喂，笑什么？”他重复了一句，跺着脚。

他觉得受侮辱了、受伤了，同时又悖乎意志地被这位如此轻盈、如此勇敢地站在他面前的女子的美所蛊惑，她在折磨他。他什么都看到，她全部的娇媚、就是那紧握着古暗色沉重的青铜烛台的纤纤手指尖上美丽指甲上的粉红色反光，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同时这侮辱愈来愈深地割进他的心。伊莲娜仍旧笑着。

“什么？你？你吃醋吗？”她终于说出来，转过身来背朝着她丈夫，走出房间。“他吃醋哩！”他在门外听见这句话，接着又是一阵笑。

拉特米罗夫悻悻然目送着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时候仍不能不注意到她身材动作的迷人的美，他猛然一捶，把纸烟在壁炉架的大理石镶片上压碎，丢得老远。他的双颊突然变青了，一种痉挛掠过他的下巴，迟钝的兽性的眼光扫过地板，好像寻找什么似的，一切温文尔雅的形迹都从脸上消失了。在他鞭打着白俄罗斯农民的时候，一定是带着这副表情的。

利特维诺夫回到自己的房间，靠桌边坐下，头埋在手里，很久不动。终于他站起来，打开一只箱子，拿出一个皮包，在皮包里边的袋里抽出一张塔吉亚娜的相片。她的脸好像又老又难看，相片总是这样

的——在哀愁地凝视着他。利特维诺夫的未婚妻是一个大俄罗斯血统的姑娘，金黄头发，相当肥胖，面貌颇有几分拙笨，但是在她聪明湛净的棕色眼睛里有着异常慈祥良善的表情，她清秀白净的额角好像常有阳光照临着似的。利特维诺夫眼盯着这相片很久很久，再轻轻地把它推开，又用双手捧住头。“一切都完了！”他轻轻地说，“伊莲娜！伊莲娜！”

只是现在，只是在这一刻，他方才明白他是无可挽回地、无可理喻地爱上了她，自从在古堡第一次和她碰见的时候便爱上了她，他从来没有停止爱她。可是，倘若在几小时之前拿这话告诉他，他会多么惊奇、多么不相信！他一定会发笑的！

“但是塔妮亚，塔妮亚，我的上帝！塔妮亚！塔妮亚！”他痛悔地反复喊着，同时在他跟前伊莲娜的形貌悄然浮现，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丧服似的长袍，大理石般白皙的脸放射着静穆的、胜利的光辉。

---

[2] 惠斯特是一种纸牌戏的名称，两人合局，四人对打。三个人也可以打的，把空缺位置的纸牌摊在桌上，这样叫作达梅。——译者注

[3] 牌花的名称。——译者注

[4] 牌花的名称。——译者注

[5] 1500年至1920年间位于中亚河中地区的一个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译者注

[6] 以放荡淫逸出名。终年仅十八岁，依附神权，做了四年皇帝。——译者注

[7] 《启示录》，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最后一部，里面充满着预言。《塔木德》是注释、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译者注

[8] 一句双关语。法语中的“畜生”，又作“呆子、傻瓜”解。——译者注

[9] 玩蟹的把戏，也可以作“给毒瘤开刀”解。卢金先生得意的双关语。——译者注

[10] 奥芬巴赫，法国作曲家，也是著名的轻歌剧大师。——译者注

[11] 萨尔杜，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12] 阿布，法国作家。——译者注

[13] 帕蒂，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扮演过多部名歌剧中的女主角。——译者注

[14] 休谟，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第十六章

利特维诺夫整晚没睡，也没有脱衣服。他很可怜，他是一个正直坦白的男子，他知道责任的重大，义务的神圣，应该惭愧于他自己的矛盾、他的软弱、他的过失。最先他漠然无所感觉，隔了好久才挣脱了那种固执的半知半不知的模糊感觉的忧郁重压。于是一种恐怖攫住了他，想到他的将来，他差不多已经把握住的将来，又溜到黑暗里面去了。想到他的家，刚刚建筑起来的稳定的家，突然在他的身边摇摇欲倾了……

他开始毫不宽容地责备自己，但是立刻又制止住自己的激动。“何等软弱！”他想，“这不是责备自己的时候，现在我一定要决定取舍。塔妮亚是我的未婚妻，她信赖我的爱，信赖我的真诚，我们是终生结合了的，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分离的。”他逼真地描绘着塔妮亚所有的品质，心里暗暗把它逐项举出来，计数着。他试想引起自己的爱念和柔情。“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又想，“逃开，立刻逃开，不等塔妮亚来到，便抢先去迎接她。纵使我痛苦，纵使我拿塔妮亚来折磨自己——这大概不会的——但是无论如何用不着想到这一层、打算到这一层。我一定要履行我的义务，虽死不辞！”“但是你没有权利欺骗她，”另外一个声音在他心中轻轻地说，“你没有权利向她隐瞒你感情的变化。也许当她知道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之后，不愿意做你的妻子了！”“废话！废话！”他回答，“这些都是诡辩，可耻的矛盾，自欺的意识。我没有权利不守自己的信约，就是这婚约啊。好，就这样的……那么我离开这里，不等和她见面……”

但是想到这里利特维诺夫的心苦楚地僵悸了，他冰了——肉体的冰冷一阵倏忽的寒战掠过他的周身，他牙齿轻轻打战。他伸一伸腰，

打个哈欠，好像发疟疾一样。他的思想并没停留在最后的一句话上面，反而压住它避开它，又开始苦恼地惊奇着、诧异着，他怎样能够又……又爱上这腐化的庸俗的女人？她的环境全是可憎可恨的。他试问自己："多无谓，你真的爱她吗？"而只有失望地绞扭着双手。他兀自惊奇着、诧异着，看哪，在他的眼前，好像从轻柔馥郁的薄雾中浮出那诱惑的模样，光辉的眉黛掀起，奇异的眼光温柔地不可抵御地刺入他的心坎，柔和甜蜜的声音好像在他耳朵边唱，那晶莹的肩膀，这青年皇后的肩膀，散发出怡荡的清鲜与暖气……

黎明时分，利特维诺夫心中终于酿熟了个主意。他决定当天动身去迎接塔妮亚，并且最后一次去看伊莲娜，如果没办法，便把全盘真情告诉她，永远地离开她。

他把行李都整理好捆扎好，等到十二点钟去看她。但是一望见她垂帘半掩的窗户，利特维诺夫的心便崩溃了，他提不起勇气走进那旅馆。他在李希顿泰勒林荫道来回走了一趟、两趟。"利特维诺夫先生，天气好！"忽然听到一个讥讽似的声音，从一辆疾驰而过的单马双轮车上招呼他。利特维诺夫抬起眼睛来，望见拉特米罗夫将军，坐在M公爵——一位著名的猎手和英国式马车和驹马的爱好者——的旁边。公爵赶着车子，将军靠在一旁，露齿笑着，帽子高高地提在手里。利特维诺夫向他鞠躬，同时，好像听从了一个秘密的嘱咐，急急跑到伊莲娜那里去。

她在家。利特维诺夫通报进去，她立刻便接见他。当他进去的时候，她站在房间的中央。她穿着一件袖口很宽的早晨便服，她的脸和前一天一样苍白，但是没有那时的新鲜，显露着劳倦，她用来欢迎来客的乏力的微笑，更是已清楚地示明这表情。她和蔼地伸手给他，但是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谢谢你来的好意，”她开始用一种幽怨的声音说，沉到一只低椅子里去，“今天早晨我不大舒服，昨晚没睡好。怎样，你对昨晚的事情怎样说？我对吗？”

利特维诺夫坐下来。

“我到你这里来，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开始说。

她立刻坐起来转过身子，她的眼紧盯着利特维诺夫。

“怎么啦，”她喊道，“你白得像死人一样，你病了？出什么事了？”

利特维诺夫迷乱了。

“我？伊莲娜·巴甫洛夫娜？”

“你得到什么恶消息吗？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告诉我，告诉我——”

利特维诺夫反过来望着伊莲娜。

“我没有得到恶消息，”他费力地说，“但无疑是碰着了一桩不幸的事，一桩大不幸……就是这不幸驱使我来你这里的。”

“一桩不幸？什么不幸？”

“啊……就是——”

利特维诺夫想说下去，可是不能。他只是把两只手攥得很紧，弄得骨节格格地响。伊莲娜身子俯向前面，好像变成石块。

“哦！我爱你！”终于从利特维诺夫的胸口吐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他把头转过去，好像要藏住他的脸似的。

“什么，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伊莲娜也说不完她的话，把背靠到椅子上去，用双手蒙住眼睛，“你……爱我。”

“是的……是的……是的。”他痛苦地重复着，头更加转过去。

房间里一切都阒然无声，一只误飞进来的蝴蝶夹在窗帘和玻璃中间，挣扎着，拍着翅翼。

还是利特维诺夫先开口。

“这就是，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开始说，“这就是降临到我身上的不幸……我应该早就看到事先趋避的，假如我此次没有像在莫斯科时那样也立刻被卷入了漩涡，好像命运要假你的手强迫我再受一次折磨，这照理不该再有的折磨……我挣扎着……我试想挣扎，但是当然一个人是逃不开命运的。我来告诉你这些，是要把这……这悲喜剧立刻加以结束。”他以一种新的羞惭和痛苦的激动说。

利特维诺夫又静默了，蝴蝶仍同刚才一样在挣扎。伊莲娜的手没有从脸上移开。

“你不会弄错吗？”从无血色的洁白的手底下漏出来低微的声音。

“我没有弄错，”利特维诺夫以重浊的声音回答，“我爱你，因为除了你我没爱过谁。我不是来责备你的，这太傻了，我也不是来告诉你说假使你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也许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当然，我自己才该埋怨，我的自信毁了我，我该受罚，而你是预料不到的。当然你没有想到假使你不痛切感到你自己对我的过错——假想的过错

——想把它加以补偿，这于我也许更少危险些。但是做错了的事收不回的，我只想把我的情景对你说个清楚，像这样已够苦了，但是至少，如你所说，我们中间没有什么误解，我希望我的坦诚，可以略微抚平你的委屈感情，这感情在你无疑是免不了的。”

利特维诺夫眼也不抬地说了这些话，但是即使他望着伊莲娜，他也看不见她脸上起什么变化，因为她和先前一样地拿手遮住。此际，她脸上的表情也许会使他惊异的，这上面交集着又惊又喜、一种幸福的无奈和激动。她的眼，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发着幽辉，徐缓的、断续的呼吸吹凉了她好像干渴似的微微翕开的嘴唇。

利特维诺夫静默了，等待着回答，有什么声音吗？没有！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再往下说，“跑开去，我是来和你辞行的。”

伊莲娜慢慢地把手放在膝上。

“但是我记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开始说，“那……那位你对我说起过的女人，她不是要来这儿吗？你不是在等她吗？”

“是的，但是我要写信给她，要她在半路上停留，比如在海德堡那种地方。”

“啊？海德堡……是的，那儿很美……但是这样你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的确没有想得太夸张吗？这不是虚惊吗？”

伊莲娜柔和地、几乎是冷淡地、略微停歇地说，眼向窗口望去。利特维诺夫没有回答她最后的问话。

“只是，为什么你要提起委屈？”她继续说下去，“我并不觉得委屈……哦，不！假使我们中间有谁该被责备，无论如何也不是你，不是单只你一个人。记着我们上次的谈话，你可以相信应该责备的不是你。”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宽宏。”利特维诺夫在牙齿缝里讷讷地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你赞同我的意见吗？”

“离开？”

“是的。”

伊莲娜仍朝窗外看。

“最初一下子，你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早熟了一点。但是现在我把你所说的再想了一遍。倘使你真的没有错，那么我以为你应该离开。这样比较好，对你我都比较好。”

伊莲娜的声音愈说愈低，她的话愈来愈慢了。

“拉特米罗夫将军，当然，也许会注意到的。”利特维诺夫正想说下去……

伊莲娜的眼睛又低下去了，有什么奇异的东西在她唇边颤动，颤动而又消失了。

“不，你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她打断他的话，“我并没有想到我的丈夫。为什么我要想到他？而且也没有给他可疑的地方。但是我再说一句，在我们中间分离是必要的了。”

利特维诺夫捡起帽子，原先就掉在地上的。

“什么都完了，我必须得走。”他想，“那么只剩下和你说句告别的话了，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高声地说，忽然又觉得一阵剧烈的痛苦，好像是在预备宣读自己的判决词似的。“只希望你不记得我的坏处，如果异日我们再——”

伊莲娜又打断他。

“等一等，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还不能和我告辞，这样太匆促了。”

利特维诺夫动摇了。但是燃烧般的痛苦又在他的心里以加倍的猛烈爆发了。

“但是我不能再停留！”他喊道，“为什么？为什么把这痛苦延长呢？”

“还不能和我告辞，”伊莲娜再说一遍，“我一定要再见你一次，又是一个莫斯科式的无言的分别——不，我不要。你现在可以回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给我一句话，你在未曾再度看见我之前不会离开。”

“你要这样？”

“我一定要，假使你不辞而别，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听见吗？永远都不！”

“奇怪呢！”她又好像在对自己说，“我不相信我是在巴登……我仍然感觉我是在莫斯科……现在，走吧。”

利特维诺夫站起来。

“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说，“给我手。”

伊莲娜摇摇头。

“我告诉过你我不要和你告辞……”

“并不是为告别而要求的。”

伊莲娜正想伸手给他，但是望一眼利特维诺夫——自从他说这番自白之后，她还是第一次望他——又缩回去。

“不，不，”她低声说，“我不给你手。不……不，现在走。”

利特维诺夫一鞠躬离开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伊莲娜拒绝他最后友谊的握手，他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

他走开了，伊莲娜重又沉到圈椅里，用手蒙住眼睛。

第十七章

利特维诺夫并没回家，他跑到山里，走进繁密的树丛中，脸孔朝下扑倒在地上，在那儿躺了一个钟头左右。他没感觉到苦楚，没有哭，他陷入一种重压的难堪的麻痹中。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这难受的创痛和虫啮般的空虚，他本身的空虚，周围一切的空虚，到处的空虚……他没有想伊莲娜，也没有想塔吉亚娜。他只觉得：一个打击落下来了，生命好像绳子一样松散成两股，他的一切落入了一个冰冷的不熟识的抓握中，被牵着走。有时候仿佛一阵旋风扫到他身边，他感觉到它迅速的旋涡和它的黑色的翅翼不规则的扑打。但是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留在巴登……这简直不用提。想象中他已经走了，已经坐在轰隆轰隆喷着烟的火车里，驰向静谧的死寂的远处。他终于站起来，头靠在一株树上，待着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只手完全无意识地抓住一茎凤尾草的叶尖，韵律地摆摇着。一阵走近的脚步声使他从麻痹中醒过来，两个烧炭人，肩上背着巨袋，走下陡斜的小路。“是时候了！”利特维诺夫轻轻说，跟着烧炭的走回城里，折到火车站，打一个电报给塔吉亚娜的姑妈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在这电报里他告诉她他马上要离开，指定海德堡施拉德尔旅馆做会晤的地方。

“要结束，便赶快结束，”他想，“用不着换到明天。”于是他跑到赌场里去，以索然寡味的好奇心凝视着两三个赌客的脸，老远地望一望平达索夫丑陋的头颅的背影，注意一下皮夏尔金的无可指摘的面相，复在走廊上等了一会儿，他才不慌不忙地动身到伊莲娜家里去。他并不是受了不可自持的偶然冲动的影响去的，当他打定主意要离开，他也打定主意要实践他的诺言，再去看她一次。他在看门人不留心的时候走进旅馆，跑上楼梯，什么人都没碰到，他也不在房门上敲一下，就机械地推开了它，走进房里。

房里，在同样的圈椅上，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三个钟头之前完全同样的姿势，坐着伊莲娜……显然她坐在那里不曾换过位置，这许久工夫不曾动弹。她慢慢地抬起头来，只见是利特维诺夫，周身打一阵寒战，用手抓住椅圈，轻轻说："你吓了我！"

利特维诺夫以无言的迷惑望着她。她脸上的表情，黯然无光的眼睛，使他惊异了。

伊莲娜装出一个勉强的笑，理一理她蓬乱的鬓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坐在这里睡着了。"

"我请求你原谅，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利特维诺夫开口说，"我没有通报一声便走进来……我要履行你认为合适的要求……我今天要走了——"

"今天？但是我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要先写一封信——"

"我已拍去一份电报。"

"啊！你觉得你必须得赶紧才行？你什么时候走呢？我的意思是，几点钟？"

"晚上七点整。"

"啊！七点钟！那么你是来辞行的吗？"

"是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来说声再会。"

伊莲娜静默了一下。

“我应该感谢你，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来这里也许不容易。”

“是的，伊莲娜·巴甫洛夫娜，确实不容易。”

“就一般而言，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怎样想？”

“这要看什么人……伊莲娜·巴甫洛夫娜。”

伊莲娜又静默了一会儿，她好像沉入思索中。

“你来了，证明了你对我的爱，”终于她说，“我谢谢你。我也完全赞成你要把一切越早结束越好的决心……因为任何的延缓……因为……因为……我，就是你曾经骂过的一个反复无常者，一个女戏子……是个，我想，你叫我什么啦……”

伊莲娜急速地站起来，坐到另一把椅子里，头伏下来把脸和手靠在桌子的边缘。

“因为我爱你……”她在紧握的手指缝中喃喃地吐出来。

利特维诺夫倒退了几步，好像有人兜胸打了他一拳似的。伊莲娜沮丧地把头转过去，好像这一次是她要躲开他，藏起她的脸来似的，于是又靠在桌上。

“是的，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的。”

“我？我知道的？”利特维诺夫终于说，“我？”

“现在你总可以知道了，”伊莲娜往下说，“你当然一定要离开了，慢一步都不行……对于你我双方，都不能延迟，这是危险的，这是可怕的……再见吧！”她接着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再见！”

她朝她的梳妆室方向走了几步，把手伸向背后，在空中做了一个急遽的动作，好像在摸索利特维诺夫的手，和他握别似的，但是他如同一段木头站在老远……她又说了一次：“再见，忘了我吧！”于是头也不回跑开了。

房中单留下利特维诺夫一个人，但是他仍然回不过神来。终于他清醒了，急速地跑到梳妆室的门边，唤着伊莲娜的名字，一遍、两遍，三遍……他的手已经按在门钮上面了……外面门廊边传来拉特米罗夫洪亮的声音。

利特维诺夫把帽子扳到眼沿，走到楼梯跟前。温文尔雅的将军正站在瑞士看门人的小屋子前面，用拙劣的德语向他解释说他明天要租一辆马车，租一整天。将军望见利特维诺夫，把他的帽子举得不自然的高，想和他说一句“天气好”，他显然是在取笑他，但是利特维诺夫无心管这些。他勉强向拉特米罗夫回了一个礼，跑回自己的寓所，一动不动地站在捆扎好上了锁的箱囊的前面。他的大脑在转着转着，心好像琴弦在振动。现在该怎么办？他也曾预料到这一层吗？

是的，他曾预料到，虽则粗看不近情理。它好像雷霆般地击中了他，可是他曾料到它，虽则不敢承认它。再者，现在他什么都不能确实知道。他心里一切都错杂混乱了，他失去了思想的线索。他记起了莫斯科，他记了起来，那时候“它”也是这样像暴风雨般袭击了他。他呼吸都闭塞住了。喜悦，一种莫能慰藉的绝望的喜悦，折磨并撕毁他的心。地上的一切换不到这在伊莲娜真不该说却又说了出来的话……

可是，这话却换不到他所下的决心。和先前一样，这决心没有动摇，好像铁锚般坚定。利特维诺夫又失去他思想的线索了……是的，但是他仍然把握着自己的意志，他摆布自己好像摆布一个由他做主的别人。他按铃喊了旅馆侍者，叫他开账单来，吩咐替他在傍晚的行李马车上订一个位置，他是有计划地把一切后退的路都割断了。“虽死不辞！”他喊，如同上一个不寐的夜晚所说的一样，这句话好像特别合他的口味。“虽死不辞！”他重复着，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来踱去．只是很难得有几次，他无意识地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于是那些话，伊莲娜的话又潜入他的灵魂，使他燃烧。“显然一个人不会爱两次的，”他想，“另一个生命来救你，你也接受了它，而你不能彻底清除那些毒素，你永远是藕断丝连！恰是这样，但是这能证明点什么？幸福……这可能吗？你爱她，姑且这样假定……而她……她也爱你……”

但是想到这里他又不得不振作自己。犹如一个黑夜的旅人，看见眼前有一点火光，生怕迷路，眼睛便一刻都不离开它！利特维诺夫正是这般情形，他继续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单独的一点、单独的目标上。跑到他未婚妻的身边，也不一定要到他未婚妻的身边（他试着不去想她），只要跑到海德堡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这就是站在他面前的固定不移的引路的火光。以后怎样，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一桩事是毋庸疑虑的，他不再回来。“虽死不辞！”他说了第十次，于是看一看时钟。

六点一刻！还有多久的等待！他又走来走去。太阳快要西沉了，树林上面的天色一片绛红，黄昏的红辉照在渐渐黑暗的房间的长窗上。突然，利特维诺夫好像听见他身后的门轻轻地急速地开了，复又急速地关上，他回过头来，靠门边，裹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站着一个女人。

“伊莲娜！”他喊，惊讶地握着手……她抬起头来，扑倒在他的胸前。

两小时后他坐在房间中的长椅上，他的箱子放在一个角落，打开了，里面空的；桌上，在乱七八糟地堆着的东西中间，放着一封塔吉亚娜寄来的信，他刚收到的。她在信中告诉他说，她决定赶快离开德累斯顿，因为她姑妈的健康完全恢复了，又说假使没有什么事情多耽搁，她们俩在第二天十二点钟便可以到巴登，希望他到火车站来接她们。利特维诺夫已经替她们在自己住的旅馆里定好了房间。

当夜他写了一封信给伊莲娜，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她的回信。“迟早，”她信中写着，“一定得这样，我再把昨晚说过的话向你讲一遍。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你高兴怎样就怎样。我不想阻止你的自由，但是让我说，假使必要的话，我可以抛开一切，跟你到海角天涯。我们明天再见，好吗？你的伊莲娜。”

信中最后这两个字笔迹写得很大，很粗，很坚定。

第十八章

8月18日正午十二时，火车站月台上的人群中，夹杂着利特维诺夫。刚才，他碰见伊莲娜，她同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坐在一辆无篷的马车里。她瞥见了利特维诺夫，利特维诺夫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模糊的东西掠过，但是她立刻用太阳伞遮住了。

自从上一天来他起了一种奇异的变化：在他全部的形貌上、动作上和他的颜面表情上，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了。他的自信消失了，他心头的平静消失了，他那对于自己的尊敬也消失了，他先前的心境，也一丝不留。最近的不可消抹的印象遮掩了其他的一切。一种素不相识的感情到来，强烈的、甜蜜的而又邪恶的，这神秘的不速之客闯进他最里面的心的神殿，占据了它，一声不响地安顿下来，施威作福的，好像是这新宅的主人。利特维诺夫不再惭愧了，他是怕，同时又生了一种铤而走险的顽强的胆量。凡是被俘虏的、被征服的人们很能知道这种矛盾的感情的混合，小偷在第一次盗窃之后也可以领会到一点这样的心境。利特维诺夫是被征服了，突然被征服了，他的廉耻哪儿去了？

火车迟到几分钟。利特维诺夫的悬待变成了煎熬的痛苦，他不能安安稳稳地站在一个地方，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天哪，”他想，“假如再有二十四个钟头便好。”他看塔妮亚的第一眼，塔妮亚的第一眼看他，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这就是他必得冲过的难关。以后呢？以后由他吧，怎样都好！现在他不能多有决定，不能对自己有所保证。昨天那句话又痛苦地闪过他的脑际。利特维诺夫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去迎接塔妮亚的。

终于一阵悠长的汽笛声响了，越来越响的沉重的隆隆声可以听见，火车转了一个弯，便来到眼前了。人们抢着迎上去，利特维诺夫跟着他们，好像判了罪的囚犯，拖着脚步。人们的脸、女人的帽子开始从车厢中出现了，在一个窗口中一块白手帕闪耀着，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在摇着手帕和他打招呼。事已如此，无可幸免的了，她看见了利特维诺夫，利特维诺夫也认得是她。火车停了，利特维诺夫跑到门边，打开它，塔吉亚娜站在她姑妈的旁边，欣然欢喜地笑着，伸手给他。

他扶她们下了车，说了几句含含糊糊没说完的欢迎话，便开始忙起来，拿了她们的票子，接过她们的行囊，替她们拿衣服，跑去找一个脚夫，喊一辆接客马车。别人也在他的身边忙乱着，他很高兴他们的在场、他们的喧叫和大声的谈话。塔吉亚娜稍稍退在一旁，仍然微笑着，安静地等待着他那慌张料理的结束。在另一方面，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却站都站不稳，她不相信她终于到巴登了。

她突然叫起来：“啊，伞呢？塔妮亚，我们的伞呢？”全然没想到它们被紧紧挟在臂下，于是她开始和一位在海德堡到巴登的路上结识的妇人高声道别，告别了很久。这位妇人并非别人，便是我们的老朋友苏赫契科娃夫人。她是为了朝拜古巴廖夫到海德堡去的，带了许多“指示”回来。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穿一件相当特别的条纹花钟式衣服，戴一顶菌伞式的圆形旅行帽，帽子底下簇着剪得短短的蓬乱的白头发。她又矮又瘦小，因为旅途的劳顿，脸有点发红，不住地用尖锐刺耳的俄语说话……她立刻便成了别人注意的目标。

利特维诺夫终于请她和塔吉亚娜上了马车，自己坐在她们的对面。马开始跑了。于是，又是一番问讯，一番握手，交换一番微笑和欢迎……利特维诺夫松了一口气，这最初的瞬间过得很满意。显然，

他身上，没有什么给塔妮亚怀疑的。她正和从前一样明朗地信赖地望着他，娇羞地红起脸，温良地笑着。他终于打定主意看她一眼。直到这时候，他眼睛还不肯听命——不是偷偷地粗忽地一瞥，而是直接坚定地望着她，他的心被一种不由自主的情绪激动了：这正直坦白的脸庞的宁静表情给他以深知疚戾的痛苦。“啊，你来了，可怜的孩子，”他想，“你，我所渴待的，赶来了，你，我曾期望和你偕老的，你来了，你相信我……而我……而我……”利特维诺夫低下头，但是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不容他有默想的时间，她的问题雨点般打过来。

“这座有圆柱的大房子是什么啊？他们在哪儿赌博的？前面来的是谁啊？塔妮亚，塔妮亚，看哪，怎样的硬裙子啊！这又是谁呢？我想他们大半是巴黎来的法国人？天哪，何等的帽子！这里也和巴黎一样什么都买得到吗？但是，我想，一定样样异常贵，是吗？啊？我认识了一位这样有见识的妇人！你认识她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告诉我她在一个俄罗斯人家里碰见过你，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聪明人物。她答应来探望我们。她多么狠地痛骂那批贵族——骂得真好！那位灰白胡子的绅士是谁啦？普鲁士王吗？塔妮亚，塔妮亚，看，这是普鲁士王。不？不是普鲁士王，是荷兰公使吗？你说！我听不见，车轮嘎嘎地太闹了。啊，多美丽的树！”

“是的，美丽的，姑姑，”塔妮亚答应着，“而且这里的一切多么苍翠，多明净、多快乐！是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哦，明净，快乐……”他从牙齿缝里吐出回答。

马车到了旅馆前面停住，利特维诺夫领两位客人走进预先订好的房间，答应她们在一个钟头之内回来，便跑到自己的房里去。一跨进那儿，他立刻好像又中了刚才已经镇伏了一下的魔咒了。这儿，在这

房间，上一天，伊莲娜君临着，一切都好像在替她说话，甚至空气里都保留着她光临过的秘密踪迹。利特维诺夫又觉得变成她的奴隶了。他把藏在胸口的伊莲娜的手帕抽出来，压在嘴唇上，炽热的记忆，那微妙的毒液流过他的脉管。他觉得现在是不能回头了，没有选择了。被塔吉亚娜唤醒的痛苦感情像落入火里的雪片般消融了，良心的谴责也消灭了，消灭得干干净净，连那种不安的感情也平静下来了。虚伪，他心中暗暗存在的，于他也不再引起恶感。爱，伊莲娜的爱，这就是他目前的真理、义务、良心。聪明谨慎的利特维诺夫简直想都不想如何逃出这在他仅微微感到可怕和丑恶的地位，好像和他痛痒无关一样。

一个钟头还没有过去，这两位新来的女客人便喊侍仆来请利特维诺夫了，她们要求利特维诺夫在公共客厅里会见她们。他跟着来人走去，只见她们都已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们都表示说要立刻出去见识一下巴登，因为天气是那么好。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尤显得焦急不安，当她听到说“寒暄厅”前的流行散步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甚至有几分气恼了。利特维诺夫揽住她的手，于是这观光典礼开始了。塔吉亚娜和她姑妈并肩走着，很感兴味地望着四周，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则继续她的询问。轮盘赌的场景，尊贵模样的赌客——倘使她在别的地方碰到他们，准会把他们当作内阁大臣的——迅速移动的铲子。绿台面上的大堆金银，赌迷了的老妇人，涂脂抹粉的妓女们，这些使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呆得说不出话。她简直忘记了她应该感觉到一种道德的义愤，只是眼睛睁得很大，身体不时震颤，呆看着，惊奇于每一次的输赢……象牙球嗖然落入盘底的声音震撼了她的骨髓，直到她回到露天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她才神智恢复过来说这种碰运气的赌博是贵族的不道德的发明。利特维诺夫的唇上浮着一种固定的、不愉快的微笑，他说话断断续续地、懒洋洋地，好像他厌

倦了，不耐烦了。他转过头来望一望塔吉亚娜，便暗暗地烦恼了。她在注意地望着他，表情中好像在问她自己，她给他的印象怎样。利特维诺夫忙和她点点头，她也同样点头回答他，仍然疑问地、用一种紧张的力量望着他，好像他离得比实际位置更远似的。利特维诺夫领这两位女客人离开“寒暄厅”，经过“俄罗斯树”，那里已经坐着两位俄罗斯贵妇人，走向李希顿泰勒林荫道。他刚折入这条大道，便远远地看见伊莲娜。

她伴着她的丈夫和波图金迎面走来。利特维诺夫脸白得像一张纸，可是他并没有放慢脚步，当他和她相遇的时候，他默默地鞠了一个躬。她也礼貌地、冷峻地向他鞠躬，迅速地瞥了塔吉亚娜一眼，溜过去了。拉特米罗夫高高地举起帽子，波图金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这位贵妇人是谁？”塔吉亚娜突然问。在这之前她简直没有开过口。

“这位贵妇人？”利特维诺夫重复着她的话，“这位贵妇人？是拉特米罗娃夫人。”

“她是俄国人吗？”

“是的。”

“你在这里和她认识的吗？”

“不，我早就认识她。”

“她多美丽！”

“你注意到她的服饰了吗？”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插话，“只是她那副绣花带的卖价，便足够十个家庭一年吃用。和她一起的是她丈夫吗？”她向利特维诺夫问道。

“是的。”

“他一定非常有钱，我想。”

“真的，我不知道，我不这样想。”

“他是什么官职？”

“将军。”

“她的眼多美！”塔吉亚娜说，“它们的表情多奇异，又深思又犀利，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眼睛。”

利特维诺夫没有回答。他好像觉得塔吉亚娜疑问的眼光又落在他的脸上，但是他错了，她在望着自己的脚，望着路上的沙。

“天哪！这人妖是谁？”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指着一辆低篷的游览马车，突然喊道。车里面，一位红头发狮子鼻的女人，服装非常华丽，穿一双淡紫的袜子，恬不知耻地斜倚着。

“这人妖！什么，这是著名的科拉小姐。”

“谁？”

“科拉小姐……巴黎姑娘……明星。”

“什么？这狮子狗？但是她丑得要命！”

“这可并不妨害其成为明星。”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只能惊愕地摊开双手。

“唉，这样的巴登！”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可以在这椅子上坐坐吗？我累了。”

“当然可以，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这椅子就是给大家坐的。”

“啊，真的吗，我倒不知道！在巴黎，有人告诉我，沿大街也有椅子，可是不便坐。”

利特维诺夫没有回答她的话，此刻他只想着，离开他脚前两步，便是前天跟伊莲娜解释和她决定一切的地点。于是他记了起来，今天他注意到她的脸上有一抹红晕……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颓然落到椅子上，塔吉亚娜坐在她的旁边。利特维诺夫仍旧站在路上，在塔吉亚娜和他的中间是否只是他的幻觉呢？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不觉地、逐渐地。

“啊，她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十足的坏女人！”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大声说，悲悯地摇摇头，“唉，以她服饰的花费，你可以养活不只十家百家人。你看到她的帽子底下、红头发上面戴着钻石了吗？我起誓，白天戴钻石！”

“她的头发原来不红，”利特维诺夫说，“她把它染红的，现在流行这样。”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又只能感慨万分地摊开一双手，她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

“唉，”她终于说，“在我们住过的德累斯顿，人们还不至于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那里离巴黎稍微远一点，多少远一点，就是这缘故。你不这样想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我？”利特维诺夫答。同时他想：她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我？当然……当然……”

说到这里，他听见一阵缓慢的脚步声，波图金走到椅子前。

“您好，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微笑着点点头说。

利特维诺夫立刻握住他的手。

“您好，您好，索宗特·伊凡内奇。我想我刚才碰到你和……刚才在大街上？”

“是的，是我。”

波图金礼貌地向坐在椅上的两位女客人鞠躬。

“让我给你介绍，索宗特·伊凡内奇。她们是我的老朋友兼亲戚，刚到巴登的。波图金·索宗特·伊凡内奇，我们的同胞，也是暂住在巴登的。”

她们两人都站起来。波图金又是一番鞠躬。

“这里是五方杂处的烟花地。”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开始用纤细的声音说。这位好心肠的老妇人是很容易和人亲热的，但是她想先保

持她的尊严。“谁都当作一个愉快的义务，来这里盘桓一下。”

“巴登是一个愉快的地方，当然啦，”波图金回答，斜看了塔吉亚娜一眼，“一个很愉快的地方，巴登。”

“是的，但是据我拙见，只是太贵族化了一点。你知道她和我在德累斯顿那个美丽的城市住了不少时候，但是这里简直是五方杂处的烟花地。”

“她很喜欢咬文嚼字。”波图金想。“你说得完全不错，”他高声说，“可是在另一方面这里的景物是再美丽不过的，这风光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尤其是你的旅伴，她一定能赏识它的好处的，是吗，小姐？”这一回他直接向塔吉亚娜说话。

塔吉亚娜抬起她大而湛净的眼，望一望波图金。她好像是迷乱了。为什么利特维诺夫在她初到的第一天便把她介绍给这位素不相识的男子。虽则瞧他的脸相也还聪明和蔼，态度也诚恳，他亲切地在望着她。

“是的，”她终于说，“这里很美丽。”

“你们应该逛一逛古堡，”波图金继续道，“我特别劝你们坐车去伊堡看一看。”

“到萨克森的瑞士——”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正开始说。

管乐的声音从大街上飘送过来，这是拉施塔特[1]来的普鲁士军乐队，在天幕下开始演奏每周一次的音乐会。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站起来。

“音乐！”她说，“音乐，在寒暄厅……我们，去那儿。现在四点钟了，是吗？现在名流人物都到了吗？”

“是的，”波图金回答，“这是名流人物顶多的时候，音乐极好。”

“那么，我们不要耽搁。塔妮亚，来。”

“允许我奉陪吗？”波图金问，这使利特维诺夫相当惊奇，他脑子里简直想不到是伊莲娜叫波图金来的。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露着牙齿笑。

“非常荣幸——默宣……默宣[2]——”

“波图金。”他喃喃地接口说，就把自己的手递给她。

利特维诺夫挽着塔吉亚娜，四人朝寒暄厅走去。

波图金继续和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谈话。利特维诺夫走着，一句也不开口。有两次，并没有什么原因，他微笑着，轻轻把塔吉亚娜的臂压着他自己的。这动作中有着虚伪，塔吉亚娜对它也没有什么反应，利特维诺夫自己也觉得这是虚伪。这动作并不能表示两个彼此相许的交融的灵魂的相互信赖，而是一种暂时的替代品，替代他找不到的话。这不曾言明的芥蒂在他们中间开始增长了，加强了。塔吉亚娜又留意地专注地望着他。

当他们四人在寒暄厅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周围坐下来的时候．情形还是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在人群的嘈杂喧嚣中，在音乐的呜呜叫吼中，利特维诺夫的沉默似乎比较说得通一点。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非常兴奋，波图金几乎来不及回答她的问话、满足她的好奇心。在流

动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身材瘦小、眼睛老是要爆出来的苏赫契科娃夫人。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立即认得是她，请她来桌边，要她坐下，于是谈话的狂飙卷起来了。

波图金回头朝着塔吉亚娜，开始用一种温柔的低声下气的声音和她谈话，他带着亲切表情的脸微微侧向她。她呢，自己也奇怪，自由舒畅地回答他。她很高兴和这位陌生人、这位局外人谈话，同时利特维诺夫仍和刚才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唇边浮着固定的令人不愉快的微笑。

晚餐时间到了。音乐停止了，人群稀散。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和苏赫契科娃夫人殷勤道别。她对她怀着极大的尊敬，虽则后来她对她的侄女说："这人真太苛刻，但是她通晓百事，认识很多人。真的，我们在结婚喜筵过后，也得立刻买一架缝纫机。"波图金接着也和他们告辞，利特维诺夫陪她们回家。当他们走进旅馆的时候，侍者递给他一封信，他闪开一步，赶忙撕开信封。一张小小的香笺上写着几个字，是铅笔写的："请于今晚七点钟来我这里，只要一分钟，我恳求你。伊莲娜。"利特维诺夫把这封信塞在衣袋里，回过头来，又装出一副笑脸……对谁笑？为什么笑呢？塔吉亚娜背过脸站着。他们在旅馆的公共餐室里用晚餐。利特维诺夫坐在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和塔吉亚娜中间，一下子他高兴起来，带着奇异的、突然的欢乐，谈着，说着故事，替自己和她们斟酒。他的态度是这样潇洒活跃，使得坐在他对面的留着拿破仑三世式胡子的从斯特拉斯堡来的法国步兵队军官也想插几句嘴，甚至喝起干杯酒说祝莫斯科美人们健康。晚餐后，利特维诺夫伴送她们回到卧室，脸上带着几分不快的神色在窗边站了一会儿之后，突然说他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但是当晚一定回来。塔吉亚娜没说话，她脸色苍白，低垂着眼睛。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有饭后

打瞌睡的习惯，塔吉亚娜相信利特维诺夫一定知道她姑妈的习惯。她希望他利用这机会，陪她坐一会儿，因为自从她到来之后，他没有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知心的话。而现在他要出去了！她如何能懂得他的心思？还有，真的，今天他的一切态度……

利特维诺夫不等挽留，赶快地退出去。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躺倒在沙发上，叹了两三声，便安静地睡着了。塔吉亚娜走到一个角落里，坐在一把低椅上，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

---

[1] 1862年，拉施塔特仍是德意志联邦的一个城堡。——译者注

[2] 她想说一个法国词“先生”但是读音不准。——译者注

第十九章

利特维诺夫急速跑上欧罗巴旅馆的楼梯，一个有一张卡尔梅克人狡猾的小脸的十三岁小姑娘显然在等候他。她拦住他用俄国话说：“请往这边走，伊莲娜·巴甫洛夫娜马上就来。”他迷惑地望着她。她微笑了，又说：“请这边来，这边来。”领他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后，轻轻地带上了门，一下子隐去了。这房间正对伊莲娜的卧室，里面堆放着许多旅行的箱箧和提囊。利特维诺夫还没有工夫把周围细看，门又很快打开了，在他的面前站着伊莲娜，穿一身蔷薇色的跳舞服，头发和颈项上戴着珍珠。她直冲到他身边，抓住他的双手，一下子说不出话。她的眼睛发光，她的胸口吁喘起伏，好像登了一段高山一样。

“我不能在那边招待你，”她以急促的轻语说，“我们正要动身去赴一个夜宴，但是我非得先要见你一下。今天我碰到的那一位，我想是你的未婚妻吧？”

“是的，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妻。”利特维诺夫说，把“曾经”这两字说得很重。

“我之所以要见你一见，就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绝对自由的，昨天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影响你的计划……”

“伊莲娜！”利特维诺夫喊着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说这话很大声，里面蕴含着奔放的热情。伊莲娜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闭上一刻。

“哦，我亲爱的！”她用更轻柔的低声继续说，但是显然露着不能制驭的热情，“你不知道我多爱你，但是昨天我只是付还我的债，我赎

偿我过去的罪愆……啊！我不能还给你以我的青春，如我所渴望的那样，但是我并不拿什么义务加在你的身上，我并不要求你的任何诺言，我亲爱的！你喜欢怎样便怎样，你和空气一样自由，你没有受任何束缚，请懂得这一点，请懂得这一点！”

“但是我不能没有你而生活，伊莲娜！”利特维诺夫打断她，这遭却是轻轻地说，“自从昨天起我永远是你的，我只能在你的脚边呼吸……”

他低下头来浑身战栗地吻着她的手。伊莲娜望着他低垂的头。

“那么让我说，”她说，“我也是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我也不顾谁，不顾一切。你怎样决定便怎样。我也永远是你的。”

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伊莲娜俯身下去，又轻轻地说一次：“是你的……再见！”利特维诺夫在发尖上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唇的接触。当他站直身子来的时候，伊莲娜已经不在这房间里了，只有走廊上衣裾窸窣的声音，远处，拉特米罗夫将军在喊：“嘿！你不来吗？”

利特维诺夫坐在一只大衣箱上，手掩住面。一种女性的清新幽洁的芳香黏附在他的身上，伊莲娜曾经握过他的手。小女孩又跑进房里来，对他的激动眼光作微笑回答：

“现在，请你——”

他站起来，走出旅馆。这时候就回家去，是不可想象的，他先要定一定神。他的心沉重地、不规律地怦跳着，地面好像在他脚底颤动。利特维诺夫复折向李希顿泰勒林荫道，他知道最后决定的一刹那到了，不能再拖延、再装假、再逃避了，和塔吉亚娜作一番解释是无

可避免的了。他可以想象她怎样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等着他，他可以预想他要对她说些什么，但是怎么开始，怎样张口呢？他把他的正直端方的计划，缜密的、井井有条的将来委弃在身后置诸不顾了。他知道他是脚朝上头向下地投到一个不能逼视的深渊里面去了，但是这并没有扰乱他的心。事情已经做了，只是怎样去面见他的裁判者呢？假使这裁判者——一位握着火焰之剑的天使来找他，这对于罪孽深重的心倒舒服些。而现在要他自己把短刀插入自己的胸口多可耻啊！但是若要回头来放弃那一个，利用别人许给他的自由，认作这是他固有的权利，不，倒情愿死！不，他不愿享有这可耻的自由了，只愿卑躬屈膝到尘埃里，让那双情爱的眼睛来垂青他。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有谁以忧郁的声音在喊，一只手沉重地落在利特维诺夫身上。

他不免一惊地回头望，认得是波图金。

“我请你原谅，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波图金用他惯常的谦恭口气开始说，“我也许打扰了你，但是，在老远看到你，我便想……可是，如果你不生气……”

“相反，我很高兴。”利特维诺夫在齿缝中喃喃说。

波图金就傍着他的身边走。

“多可爱的夜晚！”他开始说，“这样温和！你散步得很久了吗？”

“不，不久。”

“可是我为什么要问你这句话，我刚才看到你从欧罗巴旅馆里出来。”

“那么你跟着我吗？”

“是的。”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吗？”

“是的。”波图金重复一句，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见。

利特维诺夫停步望一望这不招自来的伴侣。他的脸是苍白的，他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他歪斜的身姿好像笼着古旧的长存的忧郁。

“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我说？”利特维诺夫慢吞吞地说，仍向前走。

“啊，如果你允许……马上就说。假如你觉得没关系，让我们在这椅子上坐坐吧。这样比较方便些。”

“唔，这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利特维诺夫说，在他的身边坐下。“你好像有点不安，索宗特·伊凡内奇。”

“不，我很好，也没有什么神秘。我特别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未婚妻给予我的印象。她和你订了婚吧，我想？不管是否订了婚，我是指你今天介绍给我的那位女孩子。我应该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曾碰见过比她更可爱的女子，一副黄金的心肠，天使般的品质。”

波图金说这番话时仍旧是带着那副愁苦相，使得利特维诺夫纵使不注意也看得出他所说的话和脸上的表情不调和。

“你对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估量得十分准确，”利特维诺夫说，“虽则我不能不惊奇，第一点，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关系；第二点，你

怎能这样迅速便了解了她。她真的是有天使般的品质，但是请容许我问，你便是为了告诉我这番话而来的吗？”

“要立刻了解她是不可能的，”波图金连忙回答，好像要规避这最后的问句似的，“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她配受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幸福，谁有造化替她谋幸福的，那人的福气是值得妒羡的！不过希望他能够消受得起这样的福气。”

利特维诺夫微微皱一皱眉头。

“原谅我，索宗特·伊凡内奇，”他说，“我还得承认这话来得奇突。我想知道，你的话中有因，是在指我吗？”

波图金没有立即回答利特维诺夫，显然他内心交战着。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终于说出口来，“除非是我误解了你。不然你定能够听懂这话的真意，不管是从谁的口中，以怎样不讨人喜欢的形式说出来。刚才我对你说过，我看到你从那儿出来。”

“是啊，从欧罗巴旅馆出来。这有什么呢？”

“当然，我知道，你在那儿会见了谁。”

“什么？”

“你会见了拉特米罗娃夫人。”

“对啦，我会见了她。下文呢？”

“下文吗？你……和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订了婚，却又去赴拉特米罗娃夫人的约会，她是你所爱的……她也爱你。”

利特维诺夫从椅子上跳起来，血涌上他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他终于说，声音中带着激怒，“是开恶意的玩笑，还是侦察？请你费神为我解释。”

波图金黯然望着他。

“啊，不要对我的话生气。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不能和我生气的。我并不是为谈这些而来，我现在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思。”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我准备相信你来意十分纯良，但我还是要请你允许我问一句，你有什么权力来管别人的、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的私事、私生活，你有什么理由把你自己的……凭空捏造的事实以这样自信的态度说出来？”

“我的捏造！倘使我是凭空想象出来，那你便不应该生气。至于权利，我从来不曾听到过谁看到了一个将要溺毙的人而尚待自问他有没有权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

“谨谢你的真诚关怀，”利特维诺夫怒气冲冲地说，“但是我一点儿也不需要援助，所有一切的老话，比如说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会被社交界的妇女引得堕落啦，时髦社会的不道德啦，类似等等，我都把它们当作滥调。真的，在心中我也简直轻蔑它。所以我请求你收回你的援助之手，让我平平安安地淹死吧。”

波图金又抬起眼睛望望利特维诺夫，他呼吸都窒住了，嘴唇抽搐着。

“但是请看一看我，青年人，”他拍一拍自己的胸脯遽然说，“你能够把我当作一般的沾沾自喜的道德家、说教者，和他们同样看待吗?

你知不知道倘使不是纯然出于对你的关怀，纵使这感情对我多么强烈，我决不吐露半句话，我决不授你以把柄来责备我不知趣、鲁莽，这是我最厌恶的。你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你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被热情压碎了的完全毁灭了的老人，从他身受的遭遇可以来救你，而且也为了同一个女人！”

利特维诺夫倒退了一步。

“这是可能的吗？你说些什么？你……你……索宗特·伊凡内奇？那么别利斯卡娅夫人……那个孩子？”

“啊，不要盘问我……相信我！这是一个黑暗可怕的故事，我不告诉你。别利斯卡娅夫人我不大认识，这孩子也不是我的，但是我负着这责任。因为她愿意这样，因为这对她有必要。为什么我在这里，在你的可恨的巴登呢？啊，事实上，你能够费一刻工夫来想一想我来向你致忠告是出于对你的同情吗？我悲悯那位美丽温良的少女、你的未婚妻，但是对你的将来，你们两人的将来，我哪里管得了这许多闲是非？我只是担心她……担心她。”

“你对我真是情深意厚，波图金先生，”利特维诺夫说，“但是，照你说来，我们两人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劝告应用到你自己身上去呢，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关怀归之于另一种感情……”

“妒忌，你的意思是？啊，青年人，青年人，你用这种话来搪塞，避开正题，你应该惭愧。你不知道现在我唇边所说的话是含着多么良药苦口的悲哀，你应该惭愧！不！我的情况和你是不同的！我，我是老了，绝对无危险的可笑的朽材。但是你！这用不着说！叫你和我易地相处，恐怕一秒钟都不肯，不消说是心甘情愿！妒忌吗？一个没有

一滴希望的人是不会有妒忌的，而这也不是我命运中的第一次来忍受这种感情了。我只是担心……替她担心，请懂得这一点。当她叫我来找你的时候，我怎能够猜得到那自觉曾经亏待你的心情，她自承有这心情的——会使她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但是原谅我，索宗特·伊凡内奇，你好像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他转过头去接着说，“我知道她昨天在哪儿。但是现在她是无法遏止的了，好像滚下山来的石块，一直要滚到底。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以为凭我的话能够立刻劝阻你……你，当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说得够了。我抑不住我自己的感情，这就是我全部的缺点。而且说到头，谁知道会不会生一点效果，为什么不试试呢？也许你会把我的话重想一番。也许，我的话有几句会渗入你的心，你并不想毁了她连同你自己以及那位无辜的可爱的女子的……啊！不要生气啦，不要跺脚啦！我怕什么呢？我为何不直言？并不是妒忌叫我说话，也不是愤恨……我很可以跪倒在你的脚前，恳求你……可是，再见吧。你不用害怕，这一切都将守着秘密的。我原是为你好。”

波图金沿着林荫夹道走去，很快便在渐浓的暮色里消失了，利特维诺夫也没留他。

“一个黑暗的可怕的故事……”波图金对利特维诺夫提起一句却又不肯说的……让我们以简略的一言数语来说一遍吧。

八年前，有一次他被上司派遣到莱辛巴赫伯爵府邸里做一个临时职员。时间是夏天，波图金时常挟着公文案卷赶车到伯爵的乡间别墅去，有时候在那里耽搁上一整天。伊莲娜这时候住在伯爵的家里。她

对地位较低的人是从来不骄傲的，至少她对他们不倨慢无礼，伯爵夫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责备过她莫斯科人的好心眼儿。伊莲娜发现这位穿着一排纽扣扣到顶、浆得发硬的公务员袍服的低级职员是一个聪明解意的人。她时常和他谈天，很高兴和他谈。而他热烈而深刻地爱上了她，暗暗地……暗暗地！他这样想。夏天过了，伯爵不需要外人帮助了。波图金和伊莲娜断了面缘，但是不能忘记她。三年过后，他完全出乎意料地从第三者的手里接到一个请柬，要他去会见一个稍稍有点相识的贵妇人。这位贵妇人起先吞吞吐吐不肯说真话，但是在得到他的誓言说绝不把他所听到的外泄、绝对严守秘密之后，她劝他和一个女孩子结婚，一个在社交界有很高地位的女孩子，她有结婚的必要。贵妇人对于这主要的角色简直不大提起，只答应给波图金一笔钱，一大笔钱。波图金并没有生气，惊异把他愤怒的感情掩住了，可是，当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于是贵妇人递给他一封信，伊莲娜的。“你是仁厚的、高贵的人，”信中说，“我知道你肯替我做任何事，我要求你这番牺牲。你能够解救一个我所最爱的人。救了她，也便是救了我，不要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对任何人作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你，我向你伸手，请为我这样做吧。”波图金考虑了一下说，为了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当然可以多多效劳的，只是他希望她把这个愿望亲口告诉他。这会见在当晚便照办了，谈话并不久，除了那位贵妇人之外也没有别人知道。伊莲娜那时已经不再住在莱辛巴赫伯爵家里了。

“在许多人当中你为什么单想到我？”波图金问她。

于是她盛赞他的优美的品格，但是突然停住了……

“不，”她说，“我得说老实话。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想起你来……”接着便把全部真实地告诉了他。

艾莉莎·别利斯卡娅是个孤女，她的亲戚都不欢喜她，打算霸占她的财产，眼见她就要面临灭顶之灾。虽说是搭救她，伊莲娜其实却对于负此责任的男子，就是这时和伊莲娜已发生非常密切关系的那个男子尽了极大的力。波图金，没有说话，长望了伊莲娜一眼，答应了。她哭了，眼泪潸潸地抱住他的头颈。他也流泪了，但是他的眼泪和她的是完全不同的。秘密结婚的一切布置都早已准备好了，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一切障碍都扫除了，但是病来了。接着一个孩子生下来，母亲服毒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由波图金领去负责抚养，又是从同一个人的手中，从伊莲娜的手中接过来的。

一个黑暗可怕的故事，让我们略过去吧，读者，让我们略过去吧！

当利特维诺夫打主意回旅馆去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多钟头了。快要走到旅馆时，他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脚步好像是紧紧地跟着他，他走得快点，脚步也跟得快点。当他走到路灯底下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只见是拉特米罗夫将军。他打着一条白领结，穿一件时兴的外套，衣襟敞开，长礼服的纽扣上挂着一行黄金链子的宝星十字勋章。将军是赴晚宴回来，孤身一人。他的眼睛，带着侮辱的意味固执地盯住利特维诺夫看，表示着一种轻蔑、一种憎恨，他全身的态度很像是暗示着挑战的气味，使得利特维诺夫想，这应该是他的义务，应鼓起勇气去迎接他，面受这“侮辱”。但是当将军和利特维诺夫碰面的时候，将军的脸色突然改变了，他惯常的带几分嬉皮的温文尔雅的表情又浮现了，他戴着淡紫色手套的手高高地在空中挥舞他的帽子。利特维诺夫也默默地向他脱帽，两人各自走开了。

“当然他注意到什么了！”利特维诺夫想。

“不见得是他……是另一个人吧！”将军想。

利特维诺夫跑进塔吉亚娜的房间里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姑妈玩牌。

“啊，我得说，你真是一个好家伙！”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放下纸牌来说，“我们到的第一天，你便整个晚上溜得无影无踪！我们等了又等，骂了又骂……”

“我没有说什么，姑姑。”塔吉亚娜说。

“你真是百般和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羞也不羞，先生！况且你是订了婚的！”

利特维诺夫说了些抱歉的话，在桌边坐下来。

“你们为什么放下牌不打呢？”他静默了一会儿之后问。

“啊，问得真好！我们只是因为无聊才打牌，因为不知干什么……而你又不来。”

“假使你们愿意去听听夜晚的音乐，”利特维诺夫说，“我很高兴陪你们去。”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望着她的侄女。

“好的，姑姑，我立刻准备，”她说，“但是在家里坐坐不是更好吗？”

“正如我的意思一样！让我们照莫斯科的老方法，用一把茶炊喝茶，谈一回天。我们还不曾好好谈过呢。”

利特维诺夫吩咐把茶端上，但是好好儿的谈话并不曾到来。他继续不断地觉得良心受苛责，不论他说些什么，他总觉得他是在说谎，而且被塔吉亚娜看穿了。同时在她的身上却看不出什么变化，她的态度正和往常一样毫无拘束，只是她的眼光连一次也不落在利特维诺夫身上，只是含着宽容的羞怯瞟他一瞟，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一点。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问她是否头痛。

塔吉亚娜原要说不痛，但是想了想说："是的，一点点。"

"这是路上太疲劳了。"利特维诺夫说，他羞得脸红了。

"是的，路上太疲劳。"塔吉亚娜跟着说，又瞟了他一眼。

"你应该休息一下，塔妮亚，亲爱的。"

"是的，我要去睡了，姑姑。"

桌上放着一本旅行指南，利特维诺夫拿起来，高声读着关于巴登四周景物的描写。

"说得一点也不错，"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打断他说，"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不能忘记，有人告诉我这里的苎麻很便宜，所以我们一定要买一点回去做嫁妆。"

塔吉亚娜低下头。

"我们正有时间，姑姑。你从来不想到你自己，你应该替你自己买几件衣料。你看这里的人个个穿得多时髦。"

“嗳，我亲爱的！这有什么用？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太太！假如我有你的女朋友那般漂亮，那又是另一回事。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女朋友？”

“就是，我们今天碰见的。”

“哦，她！”利特维诺夫说，装出漫然不介意的样子，他又觉得可耻而厌恶。“不，”他想，“像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他未婚妻的旁边，同时离开她身边几寸远的地方，在他的衣袋里，藏着伊莲娜的手帕。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到隔壁房间里去转一转。

“塔妮亚……”利特维诺夫费了大劲说。他用这名字叫她，今天还是第一次。

她回过头来朝着他。

“我……我有很要紧的话想对你说。”

“哦，真的吗？什么时候？此刻吗？”

“不，明天。”

“哦，明天，很好。”

利特维诺夫的灵魂忽然充填了无限的慈怜。他握着塔吉亚娜的手，很卑恭地吻着她，好像一个罪人，她的心微微悸动了，她觉得这

一吻不是幸福。

晚上，两点钟的时候，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和她的侄女同睡一个房间里的），忽然抬起头来听。

“塔妮亚，”她说，“你在哭吗？”

塔妮亚没有立即回答她的话。

“不，姑姑，”她温柔地说，“我着了凉了。”

第二十章

第二天早晨，利特维诺夫在自己房里靠窗口坐着，这样想："为什么我要对她说呢？"他懊恼地耸耸肩膀，他对塔吉亚娜说了，只是为了截断自己的一切退路。窗台上放着伊莲娜的一张便条，她要他在十二点钟的时候去看她。波图金的话不住地在他的脑海中萦回，这些话好似地底下的雷声，带着不祥的预兆传到他的耳边。他生气了，但又无法排除它们。有人在敲门。

"谁？"利特维诺夫问。

"啊！你在家！开门！"他听到平达索夫粗重的声音。

门铃戛然响了。

利特维诺夫气得脸都发白了。

"我不在家！"他尖声地叫。

"不在家？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我不在家，去吧。"

"真够意思！我不过是来向你借一点钱的！"平达索夫嘟囔着。

他走了，鞋跟咯噔咯噔地，和平常一样。

利特维诺夫真想追上去，扼死这讨厌的家伙。几天来的事情把他的脑筋扰乱了，再来一下，他便要哭出来了。他喝了一杯凉水，自己也说不出理由，把家具上的抽屉都锁起来，跑到塔吉亚娜的房里。

他发现房里单只她一个人，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塔吉亚娜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她并没有读它，也简直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她没有动，但是她的胸脯在急速地跳，围在她颈际的白色的硬领明显得有规则地颤动着。

利特维诺夫不知所措了，他在她的身边坐下，和她说声早安，对她笑一笑，她也不说话，对他笑一笑。在他进来的时候，她向他行了一个有礼貌的并不亲密的鞠躬，眼也不看他。他向她伸手，她把冷冰的手指递给他，但是立刻又挣脱开，重新拿起书本。利特维诺夫觉得拿无关紧要的题目作谈话的开头，那简直是侮辱塔吉亚娜。照她平时的习惯，她从不主动要求，不过她全部的表情都好像在说："我在等着，我在等着……"他一定要履行他的诺言。但是虽则他整个夜晚都没有想旁的事情，可没有预备好第一句开头的话，全然不知道怎样来打破这残酷的沉默。

"塔妮亚，"他终于开口了，"昨天我告诉过你（在德累斯顿，每逢两人面对面而没有旁人的时候，他总是叫她"您"，但是现在他不想这样叫），我有点要紧的话要和你说。我准备说，但是我先得请求你不要对我生气，你要信任我对你的感情……"

他停住了，他透不过气来。塔吉亚娜依然不动，也不望他，只是把书握得更紧一点。

利特维诺夫没有说完第一句话便接着说第二句："在我们中间一向是完全坦白的，我太尊敬你了，不能对你装假，我要证明我知道怎样尊重你品格的高贵和磊落的胸怀……虽则……虽则……当然……"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塔吉亚娜以不紧不慢的声调说，同时脸上变成死人般的灰白，“我来帮你说，你不再爱我了，而你不知道怎样对我说。”

利特维诺夫不由得一怔。

“为什么？”他说，声音简直低微得听不见，“为什么你这样想，我真不懂……”

“什么！这不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吗？告诉我，告诉我。”

塔吉亚娜把全身转过来向着利特维诺夫，她的鬓发往后梳掠的脸贴近他的脸，她的眼睛好久以来不曾正视过他的，好像要刺透他的眼睛。

“这不是真的吗？”她再问。

他没说话，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再说谎了，虽则他知道她会相信他，而一句谎话就会救了他。他简直受不了她那双眼的逼视。利特维诺夫没说话，但是她不需要他的回答，她可以从他的沉默中、从他的凄然若丧的畏罪的眼光中得到回答的。她背过身去，书从她的手中溜脱了，直到此刻，她还是不确实相信，利特维诺夫也知道。他知道她还是不确实相信的——他所做的事多么丑恶，真的多么丑恶啊！

他投身跪倒在她的面前。

“塔妮亚，”他叫道，“假使你知道我见你处在这样的情形中，心里是多么难过，多么可怕的想到我……我！我的心碎成片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我丧失我自己和你以及一切，一切都破碎了，塔妮亚，一

切！我能够梦想到我……我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打击吗？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护命的天使……我梦想得到我们竟是如此相见，像昨天那样的过日子吗……”

塔吉亚娜想站起来走开去。他牵着她的衣裾留住她。

“不要走，再听我一会儿。你看我是跪倒在你的跟前，但是我并不要求你的饶恕。你不能够，也不应该饶恕我。我来告诉你说你的朋友是灭亡了，他陷到泥坑里面去了，他不想连你也拖进去，但是救救我吧，不！就是你也救不了我。我要推开你，我是灭亡了，塔妮亚，我是无可挽救地灭亡了。”

塔吉亚娜望着利特维诺夫。

“你是灭亡了？”她说，好像不大懂得他的意思，“你是灭亡了？”

“是哟，塔妮亚，我是灭亡了。一切过去，一切宝贵的，一切直到现在构成我的生活的，都灭亡了。一切都毁坏了，一切都破碎了，我不知道将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你刚才说我不再爱你了，不，塔妮亚，我并没有停止爱你，但是一种不同的、可怕的、无可抵御的感情攫住了我，制伏了我。我挣扎着抵抗着，而我……”

塔吉亚娜站起来，蹙拢眉头，她苍白的脸阴沉了。利特维诺夫也站了起来。

“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说，“我也猜得到她是谁，我们昨天碰到过的，是不是？算了，我知道我现在应该怎样做。因为既然你自己说这感情是无可挽回的……”塔吉亚娜说到这里停一停，也许她仍旧希

望利特维诺夫不把这最后的一句话无抗议地通过，但是他没有说什么，“现在只要我奉还……你的婚约。”

利特维诺夫低下头，好像俯首帖耳地恭受这该受的打击。

“你有权利对我生气，”他说，“你有种种权利责备我的卑怯……责备我的负情。”

塔吉亚娜又望着他。

“我不来责备你，利特维诺夫，我并不埋怨你。我同意你：最辛酸的真实总比昨天那种情形好些。如果照目前的情形下去，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

“我的生活将会怎样！”利特维诺夫的灵魂里起着忧郁的回音。

塔吉亚娜跑到她卧室的门边。

“我要求你让我独自静一会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等一会儿再见，再谈一谈。事情来得太突兀，我须得仔细想一想，让我一个人，请容纳我的矜持。我们等一会儿再见。”

塔吉亚娜说了这话，便急速地跑到房里，随手把门锁起来。

利特维诺夫好像迷眩晕厥地奔到街上，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什么黑暗的苦楚的，凡是谋杀人的凶手，该会体味到的这种感觉，同时他又好像卸去了一种可憎的负荷，觉得轻松了许多。塔吉亚娜的仁厚宽宏足够诛贬了他，他切肤地觉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可是怎样呢？他的悔恨是掺和着恼怒的，他爱慕着伊莲娜，好像这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他开始恨她了。好久以来利特维诺夫的感情一天激烈似一

天，一天比一天复杂，这种复杂苦恼了他、激怒了他，他陷入一种混沌的状态中了。他渴求着一桩事，就是不要再在薄暗的、半明半晦的境地中徘徊，只要走上一条路，不论什么路都好。像利特维诺夫那样实事求是的青年是不该被热情带走的，这把他们生活的意义都毁了。但是“自然”并不顾到逻辑，我们人类的逻辑，它有它自己的理论，这理论，要等到我们在它的轮下被碾碎了的时候，方会认识它、理解它。

离开了塔吉亚娜，利特维诺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见伊莲娜。他跑到她的寓所去。但是将军在家，至少是管门人这样告诉他，他不想进去，他觉得他装不得假，于是他慢慢地走到“寒暄厅”去了。利特维诺夫的不能装假，在当天碰到伏罗希洛夫和皮夏尔金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示了出来，他对前者干脆地说他空虚得像一个鼓，对后者说他使任何人都讨厌得要死，侥幸他没有碰到平达索夫，否则无疑是会演出一场大闹剧的。这两位青年都骇异了。伏罗希洛夫甚至于暗暗问自己，为了他士官的名誉起见，要不要和他决斗？但是像果戈理小说中的中尉官庇罗果夫一样，他用面包和牛奶咖啡来镇静自己。利特维诺夫远远地望见穿着条纹花钟式衣服的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她忙碌地从一家店跑到另一家店。他羞于和这位善良可笑却是仁厚的老妇人见面。于是他想起了波图金，他们昨天的谈话……忽然有什么香气吹过来了，一种不可捉摸的却一定不会错的氲霭。假如飘坠的影子也会散出清香，那就没有比这清香更难于捕捉的了，可是他立刻觉得伊莲娜在他的身边，真的，离他没几步远。她出现了，和另一位太太手挽着手，他们的目光碰在一条线上。伊莲娜也许在利特维诺夫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异样，她在一家商店门口站住，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几件黑林制造的小木钟，她指着其中的一只，点点头叫他过来观赏这上面画着一只杜鹃的美丽瓷器，对他说，不是低声的，而是好像把

一句刚开始的话接着说完似的，以平常的声音说：这样比较不引起旁人的注意，“请你隔一点钟过来，我将单独一个人在家。”

但是在这时刻，那位著名的风流少年郎维尔第先生旋风般扑过来了，开始狂喜地夸赞着伊莲娜长袍的枯叶颜色，以及她歪戴着罩到眼眉边的西班牙帽子。利特维诺夫在人群中溜走了。

第二十一章

“格里戈里，”两小时之后，伊莲娜坐在利特维诺夫的身旁，在一张沙发上，双手搭住他的肩膀说，“你怎么啦，快点告诉我，趁没有人在。”

“我怎么啦？”利特维诺夫说，“我是幸福的，幸福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伊莲娜眼望着地板，微笑了一下，轻轻叹口气。

“这不能算是回答我的话，亲爱的。”

利特维诺夫沉吟了。

“唔，既然你硬要我说，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伊莲娜眼睁得很大，周身微微颤抖。）

“今天我把一切情形都告诉我的未婚妻了。”

“什么，一切？你提起我吗？”

利特维诺夫双手一摊。

“伊莲娜，看上帝面上，你怎能这样想！我会——”

“啊，原谅我……原谅我。你怎样说？”

“我告诉她我不再爱她了。”

“她问起缘故了吗？”

“我并没隐瞒真情说我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说我们必须得分开。”

“啊……她怎样呢？同意吗？”

“哦，伊莲娜，她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女子！她完全自我牺牲，完全大度宽容！”

“我并不怀疑，我不怀疑，虽则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并且对于毁了她一生幸福、骗了她、毫无怜悯地离弃了她的我没一声责备，不说一句难堪的话……”

伊莲娜细细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告诉我，格里戈里……她爱你吗？”

“是的，伊莲娜，她爱我。”

伊莲娜静默了一会儿，把自己的衣襟理一理平直。

“我得承认，”她开口说，“我不大了解你怎样会想起来把这事情告诉她。”

“我怎样会想起来，伊莲娜！你愿意我说谎，对她这纯洁的灵魂装假吗？还是你以为——”

“什么都不以为，”伊莲娜打断他的话，“我应该承认说我很少想到她。我不能够同时想到两个人。”

“这是说，你的意思是——”

“那么，后来怎样？她要离开吗，这纯洁的灵魂？”伊莲娜第二次打断他的话。

“我不知道，”利特维诺夫回答，“我还要看她一次。但是她不会再住下去了。”

“啊！一路平安！”

“是的，她不会再住下去。但是我现在也无暇想到她，我在想着你对我所说的，你答应过我的。”

伊莲娜斜瞟了他一眼：“忘恩的东西！你还不满足吗？”

“不，伊莲娜，我不满足。你使我幸福，但是我不满足，你懂得我的意思的。”

“这就是，我——”

“是的，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请记得你的话，记得你写给我的信。我不能和别人分占你。不，不，我不能做一个秘密恋人的可怜角色。不单只是我的一生，我把另一个人的一生也投在你的脚前，我抛弃了一切，我毫不留情、毫不惋惜地把一切都扑成齑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信任你，坚决地信赖你，相信你会守你的诺言，把你的命运和我的永远联结在一起。”

“你要我同你逃走吗？我准备着……”利特维诺夫狂喜地俯身吻她的手，“我准备着，我不食言。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把所有的困难都想透呢，你有没有准备呢？”

“我，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来想来准备，可你只要说一声是，允许我来实行，那么在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我们在两星期之内要动身到意大利去。”

“两星期，那么，对我够了。哦，伊莲娜，你好像很冷淡似的接受我的话。也许在你看来这未免近于空想，但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不惯用梦来安慰我自己，我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步，我知道我所负的责任，但是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请你想一想，我把过去的一切关系都割断了，单就为了叫我在因你牺牲的女孩子的眼中不做一个可轻蔑的撒谎者……”

伊莲娜突然挺一挺腰，眼发着光。

“哦，我求你的原谅，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假使我决定，我要逃走，至少是要跟着一个为我牺牲的男子，单只为我，而不是为了要在一个血管里流着的不是鲜血而是掺水牛奶的、感觉迟钝的年轻女人的眼里做个不甘堕落的人！再者，我还得告诉你，这是第一次，我承认好像我命里注定要听到我所敬爱的男子是值得怜悯的，扮演着可怜的角色的话！我知道还有更可怜的角色，一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在起什么变化的男子！”

利特维诺夫也挺起身子来。

“伊莲娜，”他正开口说——

但是突然间伊莲娜把双手捧住自己的额，以痉挛的动作，把身子投在他的怀里，她用远非女子所有的强力紧抱着他。

“原谅我，原谅我吧，”她震颤地说，“原谅我，格里戈里！你看我多扭曲、多可怕、多妒忌而邪恶！你看我是多么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宽容，是的，救救我吧，在我尚未完全毁灭之前，把我从这泥沼中拖出来吧！是的，让我们逃走，让我们逃开这些人、这社会，到远远的、美丽的、自由的地方去！也许你的伊莲娜值得你为她所做的一切牺牲！不要对我生气啦，原谅我，我亲爱的，我可以照你的吩咐做任何事情，跟你到任何地方！”

利特维诺夫的心旋涡般翻腾。伊莲娜以她整个的年轻柔软的身体，愈加用力地抱紧他。他的头俯在她凌乱的芳香的头发上，狂喜地愉快地迷醉了，他简直不敢用手抚摸这头发，只是轻轻用嘴唇接触它。

“伊莲娜，伊莲娜，”他反复地说，“我的天使……”

忽然她抬起头来，听……

“这是我丈夫的脚步声……他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轻轻说，于是，急急地跑开，坐到另一把圈椅上。利特维诺夫站起来……

“你到哪里去？”她以同样的低声说，“你不能走，这样会引起他疑心的。你怕他吗？”她的眼睛不离门扇。“是的，是他，他马上要过这边来了。同我说点什么闲话吧，同我说。”

利特维诺夫一下子清醒不过来，静默着。

“你明天不去看戏吗？”她高声地问。“他们在演着《水瓯记》，是一出古戏……”她又放低声音加上一句，“我们好像发热狂一样。”接着又说，“我们不能像这样啦，我们还得把事情好好想一下。我应当警告

你我的钱都在他手里，但是我有一点珠宝首饰。我们可以去西班牙，你喜欢吗？”于是她又提高声音，“为什么女演员都那样胖？比如玛德琳娜·勃罗亨夫人……”“说啊，不要闭口坐着。我的头发昏了。但是你，你不要疑心我……我可让你知道我们明天在什么地方会面，只是你把这些都告诉了你的未婚妻是错误的……啊，有趣！”她把丝手绢的边扯下来，突然高声地神经质地笑了。

“我可以进来吗？”拉特米罗夫在邻室问。

“请进……请进。”

门开了，门槛边将军出现了。看到了利特维诺夫，脸上显得不高兴，可是他仍对客人鞠躬行礼，这就是说，他把上半身弯了弯。

“我不知道你有客人，”他说，“我请你原谅我的不小心。怎样，你仍旧觉得巴登很好玩吗，利特维诺夫先生？”

拉特米罗夫每一次说到利特维诺夫的姓，总是顿一下，好像他忘了，一下子想不起来似的……这样说法，正和他拿帽子高高地在空中挥舞的敬礼一样，意思是侮辱他。

“我觉得这里并不讨厌，将军先生。”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巴登异常讨厌。我们不久就要走了，不是吗？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在巴登待够了。顺便说一句，我今天替你赢了五百法郎。”

伊莲娜娇媚地伸出手。

“在哪儿？给我买针线。”

“当然给你，当然给你……你就要走了吗，利特维诺夫先生？”

“是的，我要走了。”

拉特米罗夫又弯一弯身子。

“再见！”

“再见，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伊莲娜说，“我会遵守我的约定的。”

“什么约定？我可以问吗？”她的丈夫问。

伊莲娜微微一笑。

“没有什么嘛，只是……刚才我们谈起的一点什么事情。说到旅行，你也欢喜的。你知道斯塔尔的那本书吗？”

“啊！啊！当然知道。插图非常美。”

拉特米罗夫好像和他的妻子非常和睦，他对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唤着她的小名。

第二十二章

“现在还是别想了。”利特维诺夫沿着大街一边走一边反复地这样想，他觉得内心又骚动起来了。“事情是决定了。她会遵守她的约定，只要我决定一切应取的步骤就是，可是她好像犹疑……”他摇摇头。他自己的计划在他自己的脑中想来都好像很奇怪，有点虚矫的不类真实的气味。人不能在同一思想上停留很久，它们好像是万花筒里面的玻璃片，逐渐移转着，等你凑上眼睛去，花样已经完全不同了。一种强烈的疲乏感压倒了利特维诺夫，得有短短的一个钟头的休息啊！但是塔妮亚呢？他一怔，于是想也不想，服服帖帖地往家走。一刹那间他只想到，今天他好像一个彩球，从这个女子手里抛到另一个女子的手里。可是不管，他一定要有个结束。他跑回旅馆，带着同样的驯顺、无感觉、麻木、不犹疑也不逡巡，去见塔吉亚娜。

迎着他的是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利特维诺夫第一眼望见她，便知道她是全盘底细都晓得了。这可怜的老处女眼睛哭得发肿，她四缘白发蓬松的涨红了的脸，表示着失望、极度的愤懑、悲哀和无限的惊愕。她正想冲到利特维诺夫面前来，但是她停住了，咬着颤抖的嘴唇，好像恳求似的又好像要杀了他似的望着他，想给她自己证实这是一场噩梦，无稽的不可能的荒唐梦，是不是梦呢？

“你……你来了。”她开口说，邻室的房门即刻打开了，塔吉亚娜以轻捷的步伐走进来，她苍白得透明，但是很镇静。

她轻轻地用一只手臂揽住她的姑姑，在她的身边坐下。

“你也坐下来，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对利特维诺夫说，这时他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站在门边。“我很高兴再见你一次。我把你的决

心、我们两人的决心都告诉了姑姑，她完全接受和同意了。没有相互的爱不会幸福，单凭相互的尊敬是不够的（听到尊敬这两个字，利特维诺夫低下头来）。与其来日懊悔，不如现在分离，不是吗，姑姑？”

“是的，当然是的，”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说，“当然，塔妮亚，亲爱的，一个不知道怎样来看重你的男子，已经打定主意……”

“姑姑，姑姑，”塔吉亚娜打断她的话，“记得你所应许我的。你以前老是告诉我：真实，塔吉亚娜，真实高于一切，还有，坦白磊落。看哪，真实并不常常是甜蜜的，坦白磊落也不见得甜蜜，不然它们算什么美德呢？”

她吻了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的白发，于是转身向利特维诺夫，继续说：“姑姑和我，我们想离开巴登，我想这样对我们大家都舒服些。”

“你们想什么时候走？”利特维诺夫口音重浊地问。他记得在不久之前伊莲娜也说过同样的话。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正想脱口说出来，塔吉亚娜在她的肩头轻轻一触拦住她。

“也许不久，不久。”

“你允许我问你们打算到哪里去吗？”利特维诺夫以同样的声音问。

“先到德累斯顿，以后也许回俄罗斯。”

“但是你现在要知道这些做什么，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喊道。

“姑姑，姑姑！”塔吉亚娜打断她，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

“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利特维诺夫开口说，“你知道在此刻我有多痛苦多酸楚。”

塔吉亚娜站起来。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说，“我们不要谈这些吧，即使不是为你，为了我，也请你不要谈起。我认识你也不是从昨天起，我很能想得到你的苦处。但是说了有什么用，何必来刺触这创伤呢？（她停了停，显然要把激起来的感情压制住，把涌上来的眼泪咽下去，她做到了）为什么来撩拨这不能治愈的创伤呢？让时间去医治吧。现在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假如你好意帮忙，我等一会儿就交给你一封信，这是很重要的一封信，请你亲自送到邮局里去，因为我和姑姑都没工夫，我一定很感激你。等一等，我立刻拿来……”

塔吉亚娜站在门边不安地望一眼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但她是这般尊严地端庄地坐着，蹙拢的眉毛和紧闭的嘴唇表示着这种严肃，塔吉亚娜只是会心地点点头，便走出去了。

但是一等到塔吉亚娜身后的门关上了之后，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脸上的尊严和庄肃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站起来，踮着脚尖跑到利特维诺夫身边，驼下背来望着利特维诺夫的脸，她开始颤抖地声泪俱下地低声说：

“天哪！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这是什么意思？是梦呢还是什么？你弃离了塔妮亚了，你厌了她了，你违背了自己的话！你这样做，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我们倚你如石筑的长城啊！你？你？你？格里沙？”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停了停。“啊，你杀了她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不等到他的回答继续说，眼泪在她的颊上流成一条细线，“你不能够凭她目前的态度来判断她，你知道她的性格！她从不诉苦的，她不为自己着想，所以别人须得想到她！她老是对我说，姑姑，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份！但是什么身份，当我看到了死亡，死亡在我们的面前？（邻室中塔吉亚娜的椅子在轧响着）。是的，我预见到死亡，”老妇人更温柔地继续说，“这事情怎样发生的？是妖术吗，还是什么？在不久之前你还在给她写顶温柔的信。真的，一个正直诚实的男子会这样做吗？你知道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女子，坚强的灵魂，我给塔吉亚娜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她也是一个有自由思想……”

“姑姑。”邻室塔吉亚娜的声音。

“但是一句约定便是义务，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和我的思想主义相同的人！假使不认清义务，那还有什么遗留给我们呢？这义务是不能这样背弃的，只凭你一时的糊涂，不去想别人将受到如何的遭遇！这是不忠实……是的，这是罪恶，这叫什么自由！”

“姑姑，请到这边来。”又是塔吉亚娜的声音。

“我就来，亲爱的，就来……”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握住利特维诺夫的手，“我看你是生气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生气吗？”他想喊出来，但是他的舌头结住了）我并不想叫你生气。哦，真

的，恰恰相反！我甚至于来恳求你，请你再想一想，还来得及，不要毁了她，不要毁了你自己的幸福，她仍旧信任你，格里沙，她依然信赖你，什么都不曾失去。啊，她爱你像别人从来不曾有过的那般爱！离开这可憎的巴登吧，让我们一块儿走，只要丢开那妖迷，抛开那种蛊惑，还有一句话，最要紧，怜悯怜悯吧，怜悯怜悯吧！”

“姑姑！”塔吉亚娜喊，声音里有点不耐烦。

但是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没有听她的。

“只要你说一个是，”她对利特维诺夫说，“我可以把事情弄得很圆转，只要你向我点一点头，只要像这样轻轻点头。”

这时候利特维诺夫真情愿死，但是那个“是”字始终没说出口，也没有点头。

塔吉亚娜又出现了，手里拿了一封信。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立刻离开利特维诺夫，背过脸，俯在桌面上，好像在看着桌上的报纸和账单。

塔吉亚娜跑到利特维诺夫面前。

“这儿，”她说，“是我刚才说起过的那封信，请你立刻替我送到邮局去，你愿意吗？”

利特维诺夫抬起他的眼睛。在他的面前，俨然站着他的裁判者。在他看来，塔吉亚娜似乎更高了一点，更清瘦了一点。她的脸，迸发着不常见的美丽的光辉，有着雕像般凛不可犯的庄严。她的胸口并没有发出唏嘘，她的纯一色的长袍，平直得像希腊式的袈裟，长长的挺直的皱褶有如大理石的衣裾，垂到脚面，掩盖了它们。塔吉亚娜眼睛

直望着前面，望着利特维诺夫。她冷峻而镇定的眼光，也正像雕像的眼光。他在她的眼中读到他的判决词，他鞠躬，从她伸着不动的手中接了信，默然退出去了。

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趋向塔吉亚娜，但是塔吉亚娜挣开她的怀抱，低垂了眼睛，脸上发一阵热说：“现在，愈快愈好。”跑进卧室去了。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垂着头跟她进去。

塔吉亚娜交给利特维诺夫寄的一封信，是写给德累斯顿的女朋友的、一个出租几间有家具的小房间的德国太太。利特维诺夫把信投进邮筒，他好像觉得，连同这小小的纸片，他把他整个的过去、全部的生命都投到坟墓里面去了。他走出市区，在葡萄园中间的狭径上走了好些时候，他怎么也抖除不脱这如同夏日之蝇的执拗的嗡嘤似的那种蔑视自己的顽固的念头。真的，在这最后的晤面中，他做了并不怎样令人羡慕的角色。回到旅馆略为憩息之后，问起这两位女客人，人们告诉他在他出去之后，她们便立刻吩咐赶车到火车站去，乘邮车走了。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她们的行李早就理好，账单在早上便付清了。塔吉亚娜请利特维诺夫替她到邮局里寄信，明明是调遣开他。他再问管门的这两位女客人有否什么信留给他，管门的回答说没有，并且表示他好生奇怪，原来这房间预定住一星期，现在突然离开，当然要觉得疑惑不解了。利特维诺夫转过身来没理睬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锁起来。

他一直到第二天才离开房间。这一夜的大半工夫他坐在案前写着，又扯碎他所写的，等他写完的时候，天已发白了。这是写给伊莲娜的一封信。

第二十三章

这就是给伊莲娜的信中所写的:

我的未婚妻昨天走了，我们将永远不会见面。我甚至于不知道她去什么地方居住。随同着她，她带走了我直到此时所视为宝贵的所愿望的一切，我从前的理想，我的计划，我的企图，都随着她消失了。我的工作是白费了，我几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我的长期研究失去意义，失去应用的可能性，一切都死灭了。我的我，我的旧我，自从昨天便死灭和埋葬了。我觉得，我看到，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懊悔，一点儿也不懊悔。我把这话告诉你，不是来向你诉苦，我能向你诉苦吗？既然你爱我，伊莲娜！我只想告诉你，一切我的死灭了的过去，一切的希望和努力，如今都化成烟、化成尘，只有一样还活着、不能泯灭的，就是我对你的爱。除了这爱，我什么都没有了，说它是我唯一宝贵的东西，这是不够的，我完全生活在这爱中，这爱是我整个的身心，我的将来，我的前程，我的事业，我的祖国，都在它里面！你知道我的，伊莲娜。你知道这一套动听的言辞在我是不会的，是我所深恶而痛绝的，所以纵使我用如何强烈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感情，你也毋庸疑心它们的真实，你不会当作它们是夸张的。我不是一个小孩子，受了一时热情的冲动，来向你絮絮地吐出未加思索的信誓，我是一个到了成熟年龄的男子，爽直地、坦白地、几乎是带着恐惧来告诉你他自认绝无错误的真实。是哟，你的爱情代替了我的一切，一切！你自己判断一下吧，我能够把我的一切交到别人的手里，我能够让他来摆布你吗？你——你是属于他的，我的整个身心，我的心和血是属于“他”的。而我自己……我处在什么地位？我是谁？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对自己的

生命做旁观者！不，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偷偷摸摸地和别人分担生命中所不可缺少的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爱……这是自欺，是死亡。我知道我所要求于你的是何等重大的牺牲，我没有任何权利作此要求。真的，谁赋予我要求这牺牲的权利呢？但是我这样做，并非由于我的自私，一个自私者会觉得更舒适些更平安些，根本不会发生这问题。是的，我的要求是苛重的，我并不骇异你对它的震惊。你憎恶你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你讨厌你的社会，但是你是否能够坚强地抛弃这社会？并把人们加诸你头上的桂冠胜利地予以践踏？不辞撩拨起对你不利的众议，这些可憎的人们的訾议？问一问你自己吧，伊莲娜，不要负起你所不能胜任的重荷。我并不来责备你，但是记得，你已经有过一次敌不过诱惑了。对你将受的一切损失，我所能偿还的是那么微小。听我最后的一句话吧！假使你觉得不能够在明天，甚至于今天，离开一切来跟我，你看我说得多大胆，对自己多么不留情。假使你害怕将来的不安定，害怕和社会隔绝、孤独，害怕人们的訾议，假如你不能信任你自己，那么请你坦白地不用踌躇地告诉我，我就离开。我将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但是我将祝福你的真实。倘使你，我美丽辉煌的皇后啊，真的爱了像我这样渺小的庸庸碌碌的男子，真的甘愿分沾他的命运，那么，请把你的手给我，让我们动身一道走上这艰险的途程！只要懂得，我的决心是不变更的，不完全，毋宁无。这没有理由可说，但是我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办法，伊莲娜！我太爱你了。

——你的格里戈里

利特维诺夫自己不大欢喜这封信，它并没有正确忠实地表达出他想说的话。这里面充满着拙劣的措辞，非常夸张，有点书呆子气，无

疑地这封信并不见得比许多扯了的来得好，但这是最后一封，无论如何，主要点已经说得很透彻，并且他乏力了，疲倦了，脑筋里再也抽不出什么东西来。其次呢，他没有把思想写成文学形式的能力，像许多不惯于写作的人，他在体裁上便碰到不少困难。也许他的第一封信写得顶好，因为这从心头倾出来，更温热些。不管怎样，利特维诺夫把这封信送给伊莲娜了。

她回他一个短简：

> 请你今天来我这里，他出去了，要一整天。你的信使我大大不安。我想着，想着，我的头打转了。我真烦恼，但是你爱我，我是幸福的。来吧。
>
> ——你的伊

当利特维诺夫进去的时候，又是前天在楼梯口上候他的那位十三岁小姑娘领他进去的。伊莲娜坐在梳妆室里。桌上，在她的面前放着一只打开的半圆形的硬纸丝带盒子。她心不在焉地一只手翻着丝带，另一只手拿着利特维诺夫的信。她刚哭过，睫毛还是湿的，眼皮发肿，在她的颊上还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擦去的未干的泪痕。利特维诺夫悄悄地站在门口，她没有注意到他进来。

“你哭了吗？”他奇怪地问。

她一惊，把手掠过头发，微笑着。

“你为什么哭？”利特维诺夫再问一句。她一声不响指着那封信。

“原来你是为了……这……”他想说又住口。

“过来，请坐下。”她说，“给我手。啊，是的，我哭过，有什么可使你惊异的？这是好受的吗？”她指着这封信。

利特维诺夫坐下来。

“我知道这并不好受，伊莲娜，真的，我在信中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处境。但是倘使你相信你对我的爱的价值，信任我的话，你也应该懂得我看到你的眼泪有何感觉。我来这里，正像一个受审判的人，我等待我的判决词。死还是活呢？你的回答将决定一切。只是不要拿这双眼睛来看我，它们叫我想起旧时我在莫斯科见到过的那双眼睛。”

伊莲娜的脸立刻红起来，转过头去，好像她自己也觉得这眼光里有几分邪恶似的。

“为什么你这样说，格里戈里？惭愧啊！你要知道我的回答，难道你意下对它怀疑吗？你为了我的眼泪不安，但是你不了解眼泪的意义。你的信，最亲爱的，使我深深思索了。那里面你写着我的爱情代替了你的一切，写着你从前的研究都失去意义失去应用的可能了。于是我自己问自己，一个男子能够单凭爱情过活吗？到后来他会不会厌倦，会不会想找点活动的事情做做而向诱引他离开活动生涯的人投下嗟怨呢？这思想使我惊恐，我所害怕的便是这个，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一种。”

利特维诺夫凝注地望着伊莲娜，伊莲娜也凝注地望着他。好像各人都在向对方的灵魂做更加深入的透视，做言语所不及、言语所不能吐露的更加深入的透视。

“你害怕这一点，你是错了！”利特维诺夫说，“一定是我的信写得不高明。受了你给我的爱的新鼓舞，我会厌倦不活动吗？哦，伊莲

娜，在你的爱情里我有了整个的世界，我还预料不到在这世界里将有如何的发展。”

伊莲娜沉默了。

“我们到哪里去呢？”她轻轻说。

“到哪里去？我们过一会儿再谈。但是，当然，那么……那么你同意了，你同意了吗，伊莲娜？”

她望着他：“你会幸福吗？”

“哦，伊莲娜！”

“一点都不会懊悔吗？永远？”

她把头低在纸盒子上面，于是又将盒里的丝带用眼光挑拣了一遍。

“不要和我生气，亲爱的，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照顾这种废物。今天我还有应酬，赴一位太太的舞会，这几件装饰品是送来给我，要我在今天选定的，啊！我真烦恼！”她忽然哭了，把脸靠在纸盒的边上，眼泪从眼眶中流下来。她旋即扭开了头，眼泪会把丝带弄坏的。

“伊莲娜，你又哭了！”利特维诺夫不安地说。

“哦，是的，我又哭了。”伊莲娜连忙打断他的话，“哦，格里戈里，不要折磨我，不要折磨你自己！让我们做个自由人吧！我哭了又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真的能够知道眼泪是为什么而流的吗？你知道，你已经听见了我的决心，你相信它是不会改变的。我同意……你，怎

么说啊……不完全，毋宁无……你还要怎样呢？让我们自由吧！为什么互相牵绊？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你爱我，我爱你，难道我们便没有旁的事情可做，只顾来绞榨刺取各人的思想吗？请看我，我不愿谈到我自己，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的暗示说把我做别人妻子的义务推翻也许是不容易……当然，我并不欺骗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他有权利杀死我。那有什么要紧？让我们自由吧，我说。今天是我们的，天长地久是我们的。”

她从圈椅上站起来，仰脸望着利特维诺夫，微微笑着，眨动一下眼眉，同时拿一只裸露到肘部的手把挂在脸上的闪烁着几颗泪珠的发束掠到脑后。一根华丽的丝带从桌上溜到地上了，落在她的脚边。她轻蔑地跺着它。“还是你今天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昨天起就变丑了？告诉我，你看到过比这更美丽的手吗，和这头发？告诉我，你爱我吗？”

她用双手紧抱住他，把他的头搂在胸前，她的发栉锵然下坠了，她披散的头发挟着温柔的香息裹住了他。

第二十四章

利特维诺夫在旅馆的房间中走来走去，低头沉思。他现在要从理论过渡到实践了，要计划逃走的手段和方法，逃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去。说也奇怪，他并不怎样思考逃走的手段和方法，只是想着他是否真的、毫无疑义地得到了他所坚执要求的决定。那最后一句、不反悔的话说过了没有？但是伊莲娜在和他分手的当儿明明告诉他：“行动吧，行动吧，等到你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只要通知我便好。”这是最后的决定！去吧，无端的怀疑……他一定要着手进行。于是利特维诺夫在这时候开始打算了。第一件是钱。利特维诺夫手头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个盾，换成法国钱，合得两千八百五十五法郎。这数目很少，但是目前够张罗了。他必须立刻写信给他的父亲，尽可能地寄钱来，他可以把地产的森林部分售出。但是以什么作借口呢？不要紧，一个借口总找得到的。固然，伊莲娜也说过，她有她的首饰，但是这不好算进他的账里的，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差池，天有不测风云呢。此外他还有一只漂亮的日内瓦表，这可以……折算它换得四百法郎。利特维诺夫跑去找银行家，婉转曲折地说出了这项询问，说在需要的时候可否借一点钱。但是巴登的银行家都是刁猾小心的老狐狸，立刻装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枯憔的神气，正像被镰刀刈断了的一茎野花似的，来回答他迂回的询问。有几个当着他的面嗤笑他，好像很能够领会他无伤大雅的说笑似的。利特维诺夫，说也惭愧，甚至于到赌盘上碰碰运气看，哦，丑死了！放一个泰勒[1]在第三十号——符合他的年龄——上，他想把本钱翻滚得大一点，但结果是反而输去了零头二十八个盾。还有第二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护照。当然女人的护照并不是一定非有不可的，有几个国家简直不要，比如说，比利时、英国。再者，他也许能够弄到一张别国的，不是俄罗斯的护照。利特维

诺夫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认真地考虑了一番。他的决心是坚定的，绝对不动摇的，但是偏和他的意志相反和他的意志作对，有一些不认真的几乎是滑稽的念头渗入他的思想，好像这个计划是一桩开玩笑的事情，除非在戏剧里、小说里，或者是在什么偏僻的乡间，如同丘赫洛马和塞兹兰那边远地区（照旅行家的说法，那里的人们都病了厌倦了）才会实现，实际上从来不曾有人带女人逃走过。想到这里利特维诺夫记起了他的一个熟人、一个退职的骑兵少尉巴佐夫，他同一个商人的女儿，坐了驾着三匹马装响铃的雪橇逃出，事先把女人的父母和新娘灌醉。可是后来被发觉了，差不多被打个半死。想到这不凑趣的故事，利特维诺夫非常不高兴，于是他想到塔吉亚娜和她的突然离开，他想到这一切的苦痛、悲伤和羞辱，觉得现在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当的，他告诉伊莲娜说为了尊重自己，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话是多么合理。于是，一想到这名字，又有什么火焰似的夹杂着甜蜜的苦痛烧灼着他的心，然后渐渐消灭。

一阵马蹄声起自他的背后，他闪在一旁。伊莲娜骑在马背上从他身边经过，她的旁边是胖将军骑马同行。她认得是利特维诺夫，向他点点头，忽然在马腹上加了一鞭，马便奔跃起来，风驰电掣般冲过去了。她的黑色面纱在风中飘舞……

“别跑得这样快，妈的！不要这样快！”将军喊着，也疾驰着紧追上去。

---

[1] 泰勒是德国古币。——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利特维诺夫跑去看一个银行职员，和他谈谈本国汇兑离奇变幻的涨落和寄钱到外国去的最便利的方法，等等。当他刚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旅馆侍者递给他一封信。他认得这是伊莲娜的笔迹，还没有拆开封口，便有一种不吉的预感，天知道是什么缘故，他的心中扰动了，他跑进自己的卧室。

这就是他所读到的（信用法文写）：

我亲爱的，我整夜想着你的计划，我不想来欺蒙你。你对我坦白，我也将以坦白报你，我不能同你逃走，我没有力量这样做。我觉得我害得你够苦，我第二次的罪孽比第一次的更重，我鄙夷我自己，鄙夷我的怯懦，我责备我自己，但是我不能改变我自己。我徒然对我自己说我毁坏了你的幸福，说你现在有权利把我看作是一个轻狂的女子了，说是我先来勾引你，说我曾经许你以郑重的诺言……我充满了恐惧，我憎恨我自己，但是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我不能。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不想告诉你我心情是如何激越，这些都无关紧要。但是我要告诉你，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是你的，永久是你的，你愿意把我怎样便怎样，没有任何义务，不用负任何责任！我是你的。但是要逃走，抛弃这一切……不！不！不！我曾恳求你援救我，我曾希望把从前的一切抹消，把过去投在火中焚毁……但是我看我是不能得救了，我看到我的毒已经中得太深，我在那种氛围里呼吸了如许年头，不能不受感染。我犹疑了很有些时候，要不要写这信给你，想到你将采取何种决定我便害怕，我只信赖你对我的爱。但是我觉得把真情瞒住你，在我的一方面是不诚实的，尤其也许你已经开始进行

我们计划的最初步骤了。啊！这计划是美丽的，但是不能实行。哦，我亲爱的，请把我当作一个软弱的、无价值的女人，你可以看轻我，但不要离弃我，不要离弃你的伊莲娜。要离开这种生活，我没有勇气，但是没有你我也不能生活。我们不久就要回彼得堡去，到那边来吧，住在那儿，我们可以替你找一个位置，你过去的努力不至于抛荒，你的所学将得其所用。只要和我住得相近，只要爱我，我虽则有那么多的缺点和坏处，请相信我，没有一颗心会像你的伊莲娜对你这般虔诚这般情深的。立刻来吧，在未见到你之前我是一刻也不能安宁的。

——你的，你的伊

血液在利特维诺夫的头脑里好似铁锤般地敲打着，然后慢慢地痛苦地流入心里，在那里冰冻得如同石块。他读完了伊莲娜的信，正如从前在莫斯科的那一天，昏倒在睡椅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四面好像突然张开了暗黑的深渊，他心惊胆战地望着这一片黑暗。又是，又是欺骗，不，更甚于欺骗，是无耻、下贱……生命破碎了，一切都连根拔起来了，他所依附的最后的唯一的支柱也碎成片片了！“到彼得堡来吧！”他带着酸苦的暗笑反复说，“我们可以替你找个位置……”替我找一个科长的位置吧，嗯！我们是谁？这里，可以说明她的过去。这里就是她的秘密，她想要抹消的投在火中焚毁的为我所不知的秘密。这就是私情，秘密关系，别利斯卡娅和多利斯卡娅的丑史的世界……将来是什么，多可爱的角色在等我去做！和她住得靠近，探望她，替她分受一种厌倦于社交、病于社交却又不能在这社交圈子外生活的时髦贵妇人的病态的忧郁，做他们的家庭、“他”大人阁下的朋友，直到有一天这反复的喜爱改变了，这“平民恋人”失却他的刺激性了，于是又换上了胖将军或者菲尼珂夫先生。这是可能的，有趣味的，我也敢说

有好处的。她说我的才能将有用处……而那个计划却是不能实行的，不能实行的……在利特维诺夫的心里，好像暴风雨前的狂飙，涌起了愤怒的突兀的激动。伊莲娜信中的每一个字句都激起他的愤恨，她的说了又说的无可改变的感情惹怒了他。“不能够让她这样，”他终于喊出来，“我不容许她这样无悲悯地拿我的生命开玩笑。”

利特维诺夫跳了起来，抓起帽子。但是他怎样办？跑去见她吗？回答她的信吗？他突然站住了，手垂下来。

“是的，怎么办？”

岂不是他自己把这致命的选择交给她的吗？这选择没有照他所愿望的实现，任何选择都有这种危险性的。她变了主意了，这是真的。她当初亲口宣称说她可以抛开一切跟他跑，这也是真的。但是她并没有否认她的过错，她自称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她不想骗他，她是骗了她自己。这有什么话说？不管怎样，她不虚伪，她没有骗他，她是坦白的，无可指摘的坦白。并没有谁逼她说出实情，也没有什么阻止她专用甜言蜜语哄他，把事情悬起来，延着不决定，直等到她离开，等到她同她的丈夫到意大利去？但是她毁了他的生活，毁了两个人的生活，这还不够吗？

但是关于塔吉亚娜，这不该怪她，这罪孽是他的，他的，利特维诺夫个人的，他没有权利摆脱这责任，他自己的罪孽把枷锁加在自己的颈上。既然如此，便只好如此吧，但是现在他怎么办？

于是他又倒在睡椅里，阴沉地，暗淡地，忧郁地，飞矢般的时间不留痕迹地驰过去了……

“为什么不依她呢？”这思想闪过他的脑筋，“她爱我，她是我的，在我们彼此的思慕中，在这经过了如许年头之后以如此的强力突破出来的热情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不可抵御的类似自然法则那样的东西？住在彼得堡，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岂不是第一人？况且我们到何处去找安全的藏身之所呢……”

他又细细地想着，在他最近的记忆中永远铭刻不忘的、伊莲娜的面貌轻柔地在他的眼前浮起。但是不久……他镇定了自己，又以重新突发的恼怒，驱散了这片记忆、这诱惑的影子。

“你给我呷一口黄金杯，”他喊道，“但是美酒里有毒药，你洁白的羽翼已被污泥涂脏了，离开吧！再留在这里和你一起，在赶跑了我的未婚妻之后、这是无耻之尤，无耻之尤！”他悲痛地捏着拳头，于是另一个人的脸，在她凝定的容貌中有着痛苦的烙印的、在她告别的眼光中含着无言的谴责的，复从深处浮起……

很久的工夫利特维诺夫陷在这苦恼中，很久的工夫这折磨着他的思想，好像缠人的病魔，使他辗转呻吟，终于他镇静下来了，终于他有了决定。起先仅有一些决定的预感，在他内心冲突的黑暗和旋风中，仿佛是辽远的模糊难辨的一点，后来这一点渐渐跑拢了，最终像一柄霜刃刺进他的心。

利特维诺夫又把他的箱子从角落里拖出来，从容不迫地、简直是笨手笨脚地仔仔细细收拾他的行李，按铃喊了侍役来付了账，给伊莲娜送个俄文的短简去，信中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我做了一番比前次更大的过失，但是我知道这目前的打击无限沉重，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告诉我“我不能”，我也对

你说同样的话“我不能”做到你所要求的，我不能也不肯。用不着复信，你不能够给我以我所能接受的唯一的回答的。明天一早我要乘第一班火车走了。再见，愿你幸福！大概我们不会再见了。

直到天黑利特维诺夫没有离开房间，上帝知道他在期待着什么。夜晚七点钟左右，一位披大黑氅面戴罩纱的贵妇人，两次走近旅馆的台阶，又稍稍移开一步，朝远处深深凝望一番，忽然做一个坚决的手势，第三次跑近台阶……

“你到哪里去，伊莲娜·巴甫洛夫娜？”她听到身后一个用力的声音在喊。

她神经质地敏捷地回过头来，波图金跑上前来。

她突然站住了，想了一下，几乎是飞扑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拉他到一旁。

“带我走吧，带我走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事，伊莲娜·巴甫洛夫娜？”他迷惑地喃喃道。

“带我走吧，”她以加倍的力气重复说，“假使你不想我永久留在这里。”

波图金服帖地点头，他们一道急急忙忙地走开。

第二天一大清早利特维诺夫便把行装完全整理好了，波图金走进他的房间。

他默默地走近利特维诺夫，默默地和他握手。利特维诺夫也什么话都没说。两个人都愁眉苦脸，两人都想装笑，但又笑不出来。

“我来祝你一路平安。”终于波图金说。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走了呢？”利特维诺夫问。

波图金望一望地板：“我知道……你看，我们上次的谈话结局弄得非常僵，我不愿意在没有对你表示我真诚的好感之前和你分离。”

“现在你对我表示好感了……当我要走了的时候？”

波图金忧郁地望着利特维诺夫，短短地吁了一声说：“啊，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做精微的议论和斗嘴了。你大概，据我所知，不大留心我们的民族文学，所以你也许，对于瓦西卡·布斯拉耶夫没有明晰的概念。”

“你说谁？”

“瓦西卡·布斯拉耶夫，诺夫哥罗德城的英雄好汉……基尔沙·丹尼洛夫丛书里面的。”

“什么布斯拉耶夫？”利特维诺夫说，对于这突然转变的话题显见得有点惊讶，“我不知道。”

“那没有关系。我只想请你注意，瓦西卡·布斯拉耶夫带了诺夫哥罗德人到耶路撒冷圣地去巡礼，在那儿，让他们惊骇的是，他衣服脱得精光在圣河约旦河中洗澡，因为他不相信预兆，不相信梦，也不相信飞鸟之影。这位瓦西卡·布斯拉耶夫攀登上塔博尔山，山顶上有一块大石头，各色各样的人曾经试想跳过这块石头，都失败了，瓦西卡也

想试一试他的运气。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个死人头、一个骷髅，他把它一脚踢开。于是死人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踢我？我曾知道怎样生活，我曾知道怎样在尘沙里滚，你也是一样。事实上，瓦西卡跳过了那块石头，跳得毛手毛脚，脚被绊住了，摔破了头颅。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朋友，喜欢踢死人头和腐朽民族的斯拉夫主义者，请他们想一想这故事，倒未尝没有几分裨益的。”

“但是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利特维诺夫终于不耐烦地问，“失礼失礼，时间到了，我要……”

“这就是，”波图金回答，他的眼睛射着利特维诺夫所意想不到的亲热温和的光辉，“这就是，你不要去踢死人头，因为你的好心肠，你也许跳得过这块丧命的石头。我不再打扰你，只是让我在分别的时候拥抱你一下。”

“我并不想跳过那块石头。”利特维诺夫说，吻了波图金三次，充填着他心中的苦痛的感觉暂时被对这位可怜孤寂老人的怜悯替代了。

“但是我一走要走了，我一定要走了……”他在房中踱来踱去。

“我可以替你拿点东西吗？”波图金自荐帮忙。

“不，谢谢你，用不着费神，我管得了……”

他戴上帽子，提了行囊。“啊，你说，”他又停在门边问，“你见到她了？”

“是的，我见到她了。”

“那么……告诉我，她怎样。”

波图金静默了一下。“昨天她等你，今天她也等你！”

“啊！请你告诉她，不，用不着，什么都用不着。再见！再见！”

“再见，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让我对你再说一句话。你还有时间听我说，还有半个多钟头火车才开。你是回到俄罗斯去了……在那儿……以后……可以做点事……容许我这老饶舌，因为，唉，我只是一个老饶舌，来给你一个临别赠言。每一次你决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要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为文明——照字面上的真实严格的意义来说——服务，你是不是在促进着文明的某一种理想，你的工作是不是启蒙的，是不是带着今日只有它才有益于民族国家的欧化性质的？倘使是这样，请你勇往直前，你是走上正路了，你的工作是该祝福的！为了它，感谢上帝吧！你不会孤单。你将不会在沙漠中播种，还有很多工作者……拓荒者……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我看你无心听这些了。再见，不要忘了我！”

利特维诺夫跑下楼梯，钻进马车，赶到火车站去，对于抛下他个人生活的城市一次也不回头看。他好像把自己投入潮流中，这潮流攫住他，将他挟卷而去，他也打定主意决定对它不再挣扎。一切自己做主的意志显然是放弃了。

他刚踏进火车的车厢。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他听见身后哀求的低弱的声音。

他一惊，难道是伊莲娜吗？是的，是她。裹在女佣人的肩巾里，蓬松凌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旅行帽，她站在月台上，以黯然的眼光望着他。

“回来吧，回来吧，我是来找你的。”这双眼睛好像在这样说。这眼睛里，有什么不能允许的呢？她没有动，她没有能力再添一句话，她身上的一切，她凌乱的衣服，一切都好像在恳求他的宽恕……

利特维诺夫几乎要晕倒了，差点儿他就要奔到她的身边去，但是他所委身的潮流又让他镇定了。他跳进车厢，回过头来，向伊莲娜指一指他身边的空位，她懂得他的意思。还来得及的，只要一步，一个动作，这两个灵魂便永远结合在一起，驰向不确定的远处去了。而她仍在游移，一阵尖锐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

利特维诺夫后仰倒在椅背上，同时伊莲娜踉跄地移步到一把椅子前面，倒了下去，刚巧一个和她有点相熟的非常崇拜她的候补外交官在车站月台上闲逛，看到她昏过去了，大吃一惊，他想这是神经性昏厥，于是认为这是他的义务，一个漂亮骑士的义务，去救护她。但是当他向她问了第一句话的时候，他更吃惊不小，她突然站起来，拒绝为她效劳的手，急急地跑到街上，不一刻工夫，便在黑林早秋天气特有的乳白浓雾中消失了。

第二十六章

我们曾经有一次走进一个农妇的草屋，她刚失去了她千般钟爱的独养子，深使我们惊奇的，就是她非常安静，简直是快活的样子。“由她去吧！”她的丈夫说，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惊奇，“她是麻木了。”利特维诺夫也同样“麻木”了。在他旅程的最初几个钟头之内他也有着同样的平静。完全顿挫了，无望地可怜极了的他，竟是这般安然泰然，最近几个星期来挨尽了百般的折磨和痛苦，他的头脑中连番地受了如许的打击而竟能安然。他的本质生来是经不起疾风劲雨的，这种种的痛苦于他是太激烈了。现在他真的什么也不希望，什么也不想记忆，尤其是不愿意记忆。他去俄罗斯……因为他总得去什么地方，但是他没有做和他切己有关的任何计划。他不认识自己，他不了解自己的行动，他完全失去了他真的“本身”，事实上，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极少关切。有时候他觉得好像是把他自己的躯壳搬回家去，只有在难愈的精神创伤的痛苦痉挛不时地掠过的时候，他才恢复意识，觉得自己仍旧活着。有时候他真不解，一个男子——一个七尺须眉——会让一个女人，让爱，在他的身上发挥威力……“可耻的软弱啊！”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于是整一整外套，坐得更方正些，好像是说，以往的过去了，让我们重新开始……过了一会儿，仅有惨然一笑，自觉诧异而已。他朝窗外望，天色灰暗，空气是潮湿的，没有雨，但是雾仍旧挂着，低云掠过天空。风紧对火车正面吹来，白茫茫的蒸汽，有的纯一色，有的混合着黑色的煤烟，翻卷成无尽的行列，滚过利特维诺夫坐着的窗前。他开始望着这蒸汽，这烟。它们不住地腾涌，上升复低落，卷着滚着挂在草叶上，挂在树枝上，好像在游戏，伸长着，消隐去，一团又一团地飞过去……它们老是变化着，但是仍旧做着同样单调的、匆忙的乏味的游戏！有时候，山回路转，风势转向，忽然间全

体消失了，于是立刻复在对面的车窗上出现，长大的尾巴又拖起来了，遮住了利特维诺夫的视线，使他看不见那一片莱茵河流域的广漠的平畴。他凝望着、凝望着，起了奇异的幻想。车厢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谁来打扰他。“烟，烟！”他重复了好几遍。忽然间他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尤其是俄罗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汽，都是烟，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变化，在各方面推陈出新，换了新的形象，现象逐着现象，而实际上还是一样，始终和原来一样。一切都驰骤着飞向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换了一阵风，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来了，于是又是那同样不知疲倦的、无休止的然而无用的游戏！他记起了许多他耳闻目睹的最近几年来闹得甚嚣尘上的事情。“烟，”他轻轻地说，“烟。”他记起了在古巴廖夫的家里，在其他上流人士和低等人、进步思想者和保守主义者、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集团中间的热烈争辩、反驳、喧哗。“烟，”他又反复说着，“烟和汽。”他也记起了那批上流人物的野宴，他记起了其余的政治人物各色各样的意见和谈话，甚至于记起了波图金的全部说教。“烟，什么都是烟。”那么他自己的奋斗、热情、苦痛、梦想是些什么呢？他只能以绝望的手势回答了。

此际火车向前飞驰着飞驰着，过了拉施塔特、卡尔斯鲁厄，布鲁赫扎尔早已落在后面，路线右边的山峦移到一边去了，退到远远的地方，于是又迎上来，不过不似先前的高峻，树林也比较稀疏些。火车转了一个急弯便是海德堡。列车滚进车站的屋顶底下，一片卖报的声音嚷起来，他们卖着各种报，也有俄国报，旅客们开始在座位上忙起来了，出去到月台上走一走，但是利特维诺夫并没有离开他的角落，仍旧垂头坐着。突然间有人直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平达索夫丑陋的脸伸进车窗来，在他的后面——他是在做梦吗？不，确实是真

的，全是巴登熟识的嘴脸，其中有苏赫契科娃夫人，有伏罗希洛夫，还有巴姆巴耶夫，他们都朝他奔来，同时平达索夫吼道：

“皮夏尔金在哪里啊？我们在等他，但是没关系，跳下来吧，我们立刻动身到古巴廖夫家里去。”

“是哟，我的孩子，是哟，古巴廖夫在等着我们，”巴姆巴耶夫挤上前来证实一句，“跳下来。”

利特维诺夫真的会生气，但是死沉沉的重荷横在他的心里。他瞥了平达索夫一眼，一言不发地转过头去。

“我告诉你古巴廖夫在这里！”苏赫契科娃夫人尖起嗓子叫，她的眼睛几乎要跳出来。

利特维诺夫一动也不动。

“听着，利特维诺夫，”巴姆巴耶夫又说，“不单只古巴廖夫，这里还有一大堆的最卓越最聪明的青年人，俄罗斯青年，他们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怀着高尚的信仰！真的就是为了他们，你也应该在这里停留一下。这里，比如说，其中有一位……啊，我忘了他的姓，但是他是一个天才！简直是一个天才！”

“哦，由他去吧，由他去吧，罗斯季斯拉夫·阿尔达留诺维奇，”苏赫契科娃夫人插嘴道，“由他去吧！你看他是哪一种人，他的一家都一样。他有一个姑妈，开头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但是前天我去看她——她刚去了巴登，但是，你头也来不及转过来时，她又回来了。唔，我去看她，开始问她许多话。你相信吗，从这傲慢的人嘴里我得不到一句话，可憎的贵族！”

可怜的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是一个贵族！她能够料想得到受这样侮辱的称呼吗?

但是利特维诺夫依然沉默着，把帽子拉到眼眉边，转过头去。火车又开动了。

“喂，至少在分别时总得说一两句话，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巴姆巴耶夫喊道，“这真的太难堪了！”

“流氓，懦夫！”平达索夫吼叫。火车渐渐加快了，他可以毫无危险地发泄他的臭骂，“卑鄙的滚在烂泥堆里的无赖！”

这最后的称呼是平达索夫当场发明的还是从别人那里转借过来的，不得而知，总之显然当时站在一旁的两位研究自然科学的贵公子听了，认为非常满意，因为只隔了不多天，这称呼在一张俄文定期刊物中出现了，这刊物是在海德堡发行的，名称是“吾必唾其面”[1]，又名“上帝不弃你，猪猡不吃你”[2]。

利特维诺夫不住地重复着：“烟，烟，烟！”他想，在这里，目前在海德堡差不多有一百多个俄罗斯学生，他们都是研究化学、物理、生理学的，他们别的话听都不要听。但是五六年之后，在这些名教授的讲座之中剩不了十五个人。风转变了，烟就朝另一方向吹……烟……烟！……[3]

夜色将坠的时候他过了卡塞尔。暗黑的难堪的悲痛像一只鹰隼攫住了他，他躲藏在火车的一个角落里哭了。他流着眼泪，许久不能心宽，痛苦只是虫啮般地折磨他。同时，在卡塞尔的一家旅馆中，塔吉亚娜躺在床上，发热得厉害。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坐在她的旁边。

“塔妮亚，”她说，“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打个电报给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吧，让我去打吧，塔妮亚！”

“不，姑姑，”她回答说，“千万不要打电报，不要害怕，给我喝一口水，不久就会好的。”

一星期过后，她真的复原了，这两位同伴又继续她们的行程。

---

[1] 一桩历史事实。——原注

[2] 意思是“天助者，人不能伤之”。——译者注

[3] 利特维诺夫的预料不错。1866年暑假有十三个俄国学生在海德堡，到寒假就只有十二个了。——原注

第二十七章

利特维诺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停留，径直回到自己的田庄。一见到他的父亲，他吃了一惊：他父亲是这样衰迈病弱了。这位老人见他的儿子归来，非常欢喜，一如生命将终的人所能欢喜的，他立刻便把乱七八糟的种种家务交给他，又挨过了几个星期，便和这尘世长辞了。利特维诺夫孤零零地住在古旧的小田庄里，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没有希望，没有热情，也没有钱。他开始耕地。耕地是一种没有趣味的工作，大家都太熟知了，我不必再来铺叙这在利特维诺夫是如何的辛苦。至于改良和革新，当然啦，谈都不用谈，他从外国学回来的实际应用的知识遥遥无期地搁置起来。贫困逼得他天天想法为家用张罗，对各方面妥协——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让步。新的计划“不行”，旧的完全失去力量了，愚昧和欺诈相激撞，整个农村组织好像泥淖般浮动、不安定，仅余一个伟大字眼“自由”，像上帝的气息掠过水面。凡事第一需要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百折不挠的忍耐，有时也少不了用一点手段和狡诈。这对于利特维诺夫，以他目前的心境，更见得加倍困难。他连生活的意志都剩得不多，叫他到哪里去找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意志呢?

但是一年过去，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开始，农民解放的伟大的理想逐步实现了，变成血和肉了，播下的种子发出嫩芽，它们的敌人，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现在都蹂躏不了它们。利特维诺夫自己呢，虽则他终于把大部分的地产用轮种法发给农民耕种，这就是说他回复到可怜的原始方法上去了。可是他也做了一点事，他把那个工厂恢复了，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由五个雇用的工人管理，最多时曾雇到四十个。把主要的私人债务还清，他的精神也渐渐恢复，他又开始像原来的利特维诺夫了，固然，一种深深埋葬着的忧郁永也离不了

他，以他这样的年龄他是太寡默了，他把自己囿在狭小的圈子里面，断绝一切旧日的往来。但是死寂的冷淡终于过去，他在活人中间奔走着活动着，又像一个生机活泼的人了。就是迷住他的妖障也连最后的痕迹都消失了，一切在巴登的经历在他看来好像梦似的朦胧。伊莲娜呢？就是她的印象也渐渐褪淡消失，利特维诺夫只微微感觉到在那逐渐裹住她的倩影的薄雾当中隐藏着一点儿什么危险的东西。关于塔吉亚娜，时时有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知道她和她的姑妈一起住在离他一百六十英里远的田庄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很少外出，也难得接待客人。可是是快乐而健康的。有一次，一个美丽的五月天，他坐在书斋里，没精打采地翻着最近一期的彼得堡杂志，一位仆人进来通报说一位老舅父来看他。这位舅父是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的表兄弟，最近和她一起住过一些时候。他在利特维诺夫的田庄附近买了一块地产，现在正要去那里。他在他外甥的家待了二十四个钟头，告诉了他许多塔吉亚娜的生活情形。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利特维诺夫寄给她一封信，自从分别后的第一封信。他求她允许重新恢复她的友谊，至少在通信上，并且表示愿意知道他是否必须永远放弃想在某天跑去看她的希望。他感情激越地等待着回音。回音终于来了，塔吉亚娜亲切地回答他的请求。“倘使你想来探望我们，”信中最后说，“我们希望你来，你知道这句俗语：就是病人，在一起总比离开的好。”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也附笔问候。利特维诺夫快活得如同一个孩子，很久以来他的心没有像这样快活地跳过了。他觉得突然轻快了，眼前一片光明，正如初升的太阳驱散了夜的黑暗，伴着这阳光，一阵轻柔的微风拂过那万象回春的地面。一整天，利特维诺夫只是微笑着，就是当他到农场上去吩咐工作的时候也微笑着。他立刻开始做旅行的准备，两星期过后，他动身到塔吉亚娜家里去了。

第二十八章

马车沿着乡村道路慢慢地走，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故，只有一次后车轮的铁箍爆断了。一个铁匠跑来锤了又锤，焊了又焊，对铁箍咒骂了一番，对自己咒骂了一番，索性丢下不管了。幸而在俄国，就是轮箍破了也还能够好好儿走路的，尤其是在所谓的“软路”上，就是说在烂泥路上。另一方面，利特维诺夫碰到了两三桩非常凑巧的遇合。在一处他发现仲裁委员会正在开会，皮夏尔金做主席，他的言谈中所特具的高超智慧以及地主们和农民们双方对他表示出的无限景仰和尊敬，使利特维诺夫想起了梭伦[1]和所罗门。在外表上，他也正像一个古代的贤人，额顶的头发脱了，丰满的脸蛋上凝固着一种原封不动的未曾拆毁的德行的庄严。他看见利特维诺夫到来，表示欢喜说：“啊，在我的区域里，倘如我敢于大胆说这样一句夸张的话！”接着便是一大串十分好意的没头没脑的问候和唠叨。可是终于也给他递了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伏罗希洛夫的。这位金榜题名的英雄又重新入伍服务了，他已经有机会对他部队里的将校们演讲“佛教”或“物力论”或诸如此类的题目，皮夏尔金记不清楚了。在第二个驿站上利特维诺夫等候马匹等了好久。正是破晓时分，他坐在马车里打盹。一个好像熟悉的声音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天哪！穿着一件灰色厚外套和宽大的随风飘动着的睡衣，站在驿舍的阶沿上咒骂着的男子，难道是古巴廖夫吗？……不，不是古巴廖夫先生，但是多么出奇的相似啊！只是这位奇人嘴巴更阔一点，牙齿更粗一点，他迟钝的眼睛中的表情更来得野蛮，鼻子更大，胡子更浓，全身的风貌更笨重更可憎些。

“浑蛋，浑蛋！”他凶悍地慢慢地吼着，狼般的血口张得很大，“贱胎！吹得天花乱坠的自由，马都弄不到，浑蛋！”

“浑蛋，浑蛋！”屋子里另一个声音在接腔，同时阶沿上出现了也是穿着灰色外套和睡衣的真实无二的、绝无错误的真正老牌古巴廖夫本人，斯捷潘·尼古拉伊奇·古巴廖夫。“贱胎！”他模仿着他兄长（原来刚才那位男子是他的哥哥，替他管理田产的以拳头著称的旧派人物）的口吻骂着。“应该抽他们一顿，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自由、自治啦，我可以叫他们认识认识。但是罗斯顿先生哪里去了？他管点什么事啊？这是他的事情啦。懒胚，真叫人不耐烦。”

“对啦，我对你说过不只一遍了，弟弟，”大古巴廖夫说，“他是一个懒胚，一点儿也没有用！只有你，为了从前的交情……罗斯顿先生，罗斯顿先生！……躲在哪儿啊？”

“罗斯顿！罗斯顿！”那伟大的小古巴廖夫吼叫着，“好好儿喊他一喊，多里梅东特·尼古拉伊奇哥哥！”

“是啊，我在喊他啊，斯捷潘·尼古拉伊奇！罗斯顿先生！”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一个仓皇的声音答应着，从驿舍的一个转角上，巴姆巴耶夫跳出来。

利特维诺夫几乎要喊出来了。这位不幸的热情家身上穿了一件破烂的轻骑兵式的旧外套，臂肘上满是破洞，可怜地悬摆着。他的容貌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瘦了枯槁了。他过分不安的细眼睛表示着一种畏缩的怯懦和饥饿的卑顺，但是他染色的胡髭仍旧和从前一样在肥厚的嘴唇上面挺出来。古巴廖夫两兄弟立刻异口同声地在阶沿上居高临下地开口骂他。他面朝着他们在阶下的烂泥里站住，卑逊地弓着腰，他想用一个小小的神经质的笑向他们赔不是，把鸭舌帽放在红赤的手指里搓揉着，两只脚交互地移动着，嘴里喃喃地说马匹立刻就有了，

但是两兄弟还是骂不绝口，直等到小古巴廖夫一眼瞥见了利特维诺夫。不知道是他认得利特维诺夫呢，还是他觉得在陌生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总之他立刻转过脚跟去，像一只熊一样，咬咬胡子，走到驿舍里面去了。他的哥哥也立刻住口，也像一只熊一样，跟他进去。显然，伟大的古巴廖夫在他自己的村庄里还没有失去势力。

巴姆巴耶夫正在慢慢地跟着他们两兄弟进去，利特维诺夫喊他的名字。他向四周望了望，抬起头来，认得是利特维诺夫，立刻便张开双臂向他奔过来了。但是当他跑到马车的前面，手抓住了车门时，便靠在门上呜呜地强烈地哭起来了。

“不要哭，不要哭，巴姆巴耶夫！”利特维诺夫劝慰他说，身子俯出来拍他的肩膀。

但是他仍旧呜咽着。“你看，你看，到这般地步……”他断断续续地喃喃说。

“巴姆巴耶夫！”两兄弟在屋里雷响般吼。

巴姆巴耶夫抬起头来，连忙擦去眼泪。

“欢迎，亲爱的，”他低声说，“欢迎，愿你一路平安！你听得到，他们在喊我了。”

“但是你怎样来这里的？”利特维诺夫问，“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们是在喊一个法国佬……”

“我是他们的管家，”巴姆巴耶夫指着驿舍回答说，“我是被开玩笑才变成了法国人的。我有什么办法，兄弟，你看，我没有东西吃，我

最后一文钱也花去了，所以不得不把头颈套进这轭圈里。现在是不能骄傲了。”

“但是，他在俄罗斯住得很久了吗？他怎么离开他的同志们了？”

“啊，兄弟，现在统统离开了，风向转变了，你看……苏赫契科娃夫人，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他一脚便把她踢出去。她悲伤地到葡萄牙去了。”

“到葡萄牙去？多荒谬！”

“是的，兄弟，到葡萄牙去，同着两个马特廖娜分子。”

“同谁？”

“马特廖娜分子，她集团中的团员是这样称呼的。”

“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有她自己的集团吗？团员很多吗？”

“恰好只有这两个人。再说，他是六个月之前回到这里来的。别人都没有办法了，但他还是好好的。他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刚才你已经看到了……”

“巴姆巴耶夫！”

“来了，斯捷潘·尼古拉伊奇，来了！你啊，亲爱的老朋友，你发福了，出来玩玩吗！谢谢上帝！你现在到哪儿去？啊，我再也想不到，我永也猜不到，你记得巴登吗？啊，那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顺便说一句，你还记得平达索夫吗？想想看，他死了。他做了收税员，在公共机关里办事，一次在一家酒店里和别人打了起来，被弹子棒敲

碎了头。是的，是的，现在时势艰难起来了！但我还是要说，俄罗斯……啊，我们的俄罗斯！只要看一看这对鹅，整个欧洲都找不到同样的！这是真正的阿尔扎马斯种！”

说了这抑不住热情的最后一句赞美的话，巴姆巴耶夫跑到驿舍里面去了。在那里，配上了极端侮辱的形容词，在喊着他的名字。

当天薄暮时分，利特维诺夫行近了塔吉亚娜的村庄。他从前的未婚妻居住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新栽植的蔬菜果园的中间，山下流过一条小溪。房子是新的，最近建的，隔着小河对岸的一片旷野远远便可望见了。利特维诺夫在一英里半的远处便望见了它的尖顶和一排小窗，在夕阳里闪烁着红辉。从最后的驿站出发之后，利特维诺夫便觉得有一种暗暗的激动。现在他简直是战栗了——一种幸福的战栗，多少带点惶虑的。“她们将怎样接待我呢？”他想，“我怎样见她们呢？……”为了遣散他的思想，他开始和马车夫谈话，这位马车夫是一个灰白胡子的结实农民，可是他索取了二十五英里的车钱，而实际距离还不到二十英里。利特维诺夫问他认得舍斯托娃太太们吗?

“舍斯托娃太太？当然认得！好心肠的太太，无疑的！她们也替我们医病。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她们是医生！周围的人都跑来找她们。是的，真的。人们简直是匍匐在她们的面前。譬如说，倘使有谁病了，或者受伤了或者有别的什么，只要直接地跑到她们那里去，她们立刻就给他涂上药水或药粉或药膏，马上就没事了，好了。但是人们不能给她们送礼，她们说：‘这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不是为了钱。’她们也办了一个学校，可这倒是一桩再傻不过的事情！”

马车夫说着的时候，利特维诺夫眼不离这座小屋望着。一个穿白衣的妇人跑到露台上来，站了一会儿又不见了。“是她吗？”他的心猛

跳起来。“快！快！”他对车夫喊道。马夫催一阵马，不多会儿工夫，车轮滚进打开着的大门。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已经站在台阶上等候他，喜不自禁地拍着手喊道：“我听到他，我先看到他！是他！是他！我认得他！”

利特维诺夫从车里跳出来，等不及仆人跑上去替他开门，连忙拥抱住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冲进院子，穿过客厅，一直跑到餐室里。在他的前面，怪不好意思的，站着塔吉亚娜。她以和善温柔的眼光望着他，（她瘦了一点，但这对她刚合适）伸手给他。他并不去握她的手，却跪倒在她的面前。她料不到他会这样，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知怎么办。眼泪涌自她的眼睛，她受了一惊，但是她整个的脸焕发着快乐的光辉。“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这算什么意思，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说。同时他仍旧吻着她的衣裾，带着一种温柔的感动他记起来，在巴登，也曾有一次同样地跪倒在她的面前，但是彼一时此又一时啊！

“塔妮亚！”他说，“塔妮亚！你饶恕我吗？塔妮亚！”

这时候卡皮托莉娜·马尔科夫娜跑进来，塔吉亚娜朝着她喊道：“姑姑，姑姑，这算什么意思？”

“不要拦阻他，由他吧，塔妮亚。”善良的老妇人回答说，“你看他忏悔了。”

但是故事应该结束了，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添叙的。下文如何，读者自己可以猜得到……但是伊莲娜怎样呢？

她依然妩媚动人，虽然上了三十岁。无数的青年人爱上了她，还会有更多的青年们爱上她呢，假使……假使……

读者，你高兴不高兴和我们一起到彼得堡一所最阔气的屋子里去浏览一下？看哪，在你的面前是一间深而且广的大厅，我们不能说是华丽——这形容词还嫌太粗陋——而是庄严伟大地、辉煌瑰奇地、叹为观止地装饰着。你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吗？要知道你是走进了一座神殿，供奉着至高的礼仪至高的慈爱的德行的神殿，一句话，一切非人间的一种神秘、真正的神秘的肃穆笼罩住你。门上天鹅绒的垂帘、窗口天鹅绒的帷幕和地板上绵软而有弹性的毡毯，一切都好像事先安排，事先配置来消灭、软化各种粗犷的噪音和激烈的感情似的。光影配合非常得宜的挂灯触发起你举止有度的情绪，一阵幽微的香气浮散在无风的宅子里。就是桌上的茶炊，也不敢出声地温和地嘶嘶沸着。这屋子的女主人，是彼得堡社交界的重要人物，说话几乎听不见声音，她说话老是这样，好像这房里有一个病得垂死的人似的。别的贵妇人，也效着她的样子，轻轻地低语着。这时候，她的妹妹倒了一杯茶，嘴唇动了动，却绝对没有声音，使得坐在她对面的以偶然的机缘进入这威仪的神宇中的青年人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她要叫他干什么，而她已经对他说了六遍“你要喝一杯茶吗？”在每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眉清目秀的男子。他们的目光明洁而温柔，具有善于奉承的神色，他们的脸显露着泰然自若的凑趣的和悦，他们的胸前粲然闪烁着许多有身份的宝星和十字勋章。客厅中的对话总是柔和的，谈到宗教和爱国问题，格林卡的《神秘的水滴》，派遣到东洋去的传教团，白俄罗斯寺院的宗教团体，等等。有时候，一阵不敢重踏的脚步经过柔软的地毯，穿号衣的仆人进来，他们的紧紧绷在丝袜里的粗大的腿胫，走起路来一步一颤，这壮健结实的肌肉的毕恭毕敬的动作，益发增强那普遍威仪、庄严、肃穆的总印象。

这是一座神殿，一座神殿！

“你今天看到拉特米罗娃夫人了吗？”一个贵族命妇轻轻地问。

“我今天在丽莎家里碰到她，”女主人以风弦琴般的声音回答，“我替她悲哀，她有冷傲的心，她没有信仰。”

“是的，是的，”命妇重复说，“我记得，彼得·伊凡内奇说过她，说得很对，她有她有冷傲的心。”

“她没有信仰，”女主人的声音像香薰的烟般嘘出来：“这是一个迷途的灵魂，她有冷傲的心。”

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青年们除了几个之外，没有统统爱上伊莲娜，他们怕她……怕她的“冷傲”。这是一句对她的流行评语。在这句话里面，正如在别的话里面一样，也含有一点点真理。不只是青年人怕她，就是成年人、地位很高的成年人，甚至一些大人物简直也怕她。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她那样正确地、巧妙地把某人性格中可笑的地方或弱点察觉出来，没有一个人有她这一副本领，把这些可笑的地方和弱点以几个叫人永远忘不了的字眼毫不假借地加以嘲讽。尤其是这种字眼的刻毒，从这样可爱的香甜的芬芳的唇边说出来，更显得尖、显得锐……她的灵魂里掠过什么想头，真也难说。在她的崇拜者群体中，即使流言也认不出谁是受她青睐的求爱者。

伊莲娜的丈夫，沿着法国人所谓“青云之路”，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胖子将军越过了他，卑逊的将军落在他的后面。还有，在伊莲娜居住着的同一个城市，也居住着我们的朋友索宗特·波图金。他很少去看她，她也没有特殊的需要和他往来……托他照顾的小女孩，在不久以前死了。

[1] 梭伦，古希腊贤人。——译者注

后记

这重译本所根据的是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伦敦William Heinemann出版。同样的版本又见于。翻译时我还参考了Modern Library中，卷首有John Reed的序Isabel F. Hapgood的英译（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和Nelson Collection中的法译本。法译本未注撰稿人，有丛书编者Charles Sarolea的序。内容章节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本译文脱稿于1937年夏季，现在已经是1940年的暮春了。人事倥偬，诚或未能无感。

书中内容文字，因中西文字的结构不同，而对作品的领悟复因人而异，译者不敢期望能传达原作的神貌于十一，但曾规谨地尽力使错误减少。其中许多处所，曾就正于许天虹君。

巴金先生借给我几种本子，在许多地方得到他的帮忙，是很感激的。

译者

1940年4月10日


当代英雄
[俄] 莱蒙托夫 著
王宗琥 译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又一位天才诗人，一生创作了400多首抒情诗和30首长诗，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其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开启了俄罗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影响巨大。二十七岁时死于决斗。

王宗琥，新疆石河子人，首都师范大学俄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著有《叛逆的激情—20世纪前30年俄罗斯小说中的表现主义倾向》《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等学术著作，译有《萨尼卡》《回到潘日鲁德》《碲钉国》等文学作品。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雄／（俄）莱蒙托夫著；王宗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9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6362-5

Ⅰ．①当…　Ⅱ．①莱…　②王…　Ⅲ．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　俄罗斯-　近代②短篇小说-　小说集-　俄罗斯-　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5335号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　　数　146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十字架山，油画，莱蒙托夫绘

“瞧，这就是十字架山！”当我们驶入切尔托夫谷的时候，上尉指着一座积雪覆盖的小山说。山顶立着一个黑魆魆的石头十字架，一条隐约可见的路从它旁边经过。顺便提一下，关于这个十字架有个奇怪但却十分流行的传说，似乎是彼得大帝路过高加索时竖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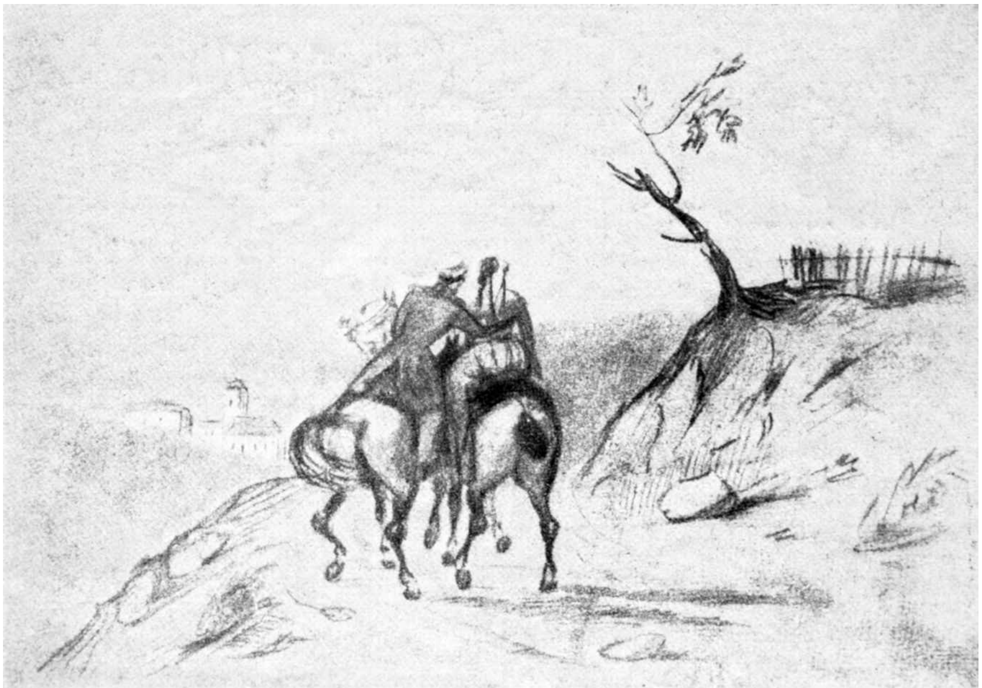
塔曼，素描，莱蒙托夫绘

塔曼是俄罗斯所有海滨城市里最差劲的小城，没有之一。我在那里差点没给饿死，而且还有人想把我淹死……我们在各种肮脏的胡同里走了很久，路两边全是破败不堪的篱笆，最后终于来到海边一座小房子前。



五峰城，油画，莱蒙托夫绘

马舒克山好像一顶毛茸茸的波斯帽，遮盖住了那一面的天空；东面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下面是一座五彩斑斓、干净崭新的小城，具有治疗功效的泉水潺潺流淌，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熙熙攘攘；而那边，更远的地方，群山更蓝更氤氲，层峦叠嶂，像一个围成半圆形的剧场。



毕巧林与公爵小姐，素描，莱蒙托夫绘

她感到好些了，想摆脱我的手，但我把她娇嫩柔软的细腰搂得更紧了。我的脸都快贴着她的脸了。她脸上飞起一片红晕。

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经典新读”总序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文学经典可资反复阅读，并且常读常新。这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等许多作家的共识，而且事实如此。丰富性使然，文学经典犹可温故而知新。

《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首先，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盖因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应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自我翻新。尤其是文学经典，它们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世界提供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率先成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换言之，它们既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情感和审美的艺术集成，也是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的价值体认。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中有常的心灵镜像。亲近她，也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心流。

其次，文学经典有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又毋庸置疑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和读者个人无意识的重要来源。她悠悠幽幽地潜入人们的心灵和脑海，进而左右人们下意识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举个例子，如果一见钟情主要基于外貌的吸引，那么不出五服，我们的先

人应该不会喜欢金发碧眼。而现如今则不同。这显然是“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价值判断的一次重大改观。

再次，文学经典是人类精神的本能需要和自然抒发。从歌之蹈之，到讲故事、听故事，文学经典无不浸润着人类精神生活之流。所谓“诗书传家”，背诵歌谣、聆听故事是儿童的天性，而品诗鉴文是成人的义务。祖祖辈辈，我们也便有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如是，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落叶归根”，文学经典成就和传承了乡情，并借此维系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社会伦理价值、审美取向。同样，文学是艺术化的生命哲学，其核心内容不仅有自觉，而且还有他觉。没有他觉，人就无法客观地了解自己。这也是我们拥抱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经典的理由。正所谓“美哉，犹有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又强化了文学的伟大与渺小、有用与无用或“无用之用”。但无论如何，文学可以自立逻辑，文学经典永远是民族气质的核心元素，而我们给社会、给来者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也就等于给社会、给子孙输送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文学既然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那么其经典就应该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并且是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最难取代的也许就是文学经典。而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度量衡。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小到个人性情，都可能改变或者确定文学的经典性或非经典性。由是，文学经典的新读和重估不可避免。

一、时代有所偏侧。就近而言，随着启蒙思想家和浪漫派的理想被资本主义的现实所粉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巴尔扎克堪称其中的佼佼者。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自然主义首当其冲。我们暂且不必否定自然主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必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些亲缘关系多费周章，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并相对确定，那便是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的来临。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恰似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

与之关联的，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艺术精神。第一点无须赘述，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意识的“淡化”，尽管这个“淡化”是要加引号的。第二点，西方知识界讨论“消费文化”或“大众文化”久矣，而当今美国式消费主义正是基于“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一种创造，其所蕴涵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不言自明。好莱坞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最佳例证，而其中的国家意识显而易见。第三点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一个是歌德在看到《玉娇李》等东方文学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唤的“世界文学”。尽管曾经应者寥寥，但近来却大有泛滥之势。这多少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之后，文学何以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触角的原因。遗憾的是资本的性质不会改变。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指向二元论的解构以及虚拟文化的兴盛，最终为去中心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了理论或学理基础。

由上可见，经典新读和重估势在必行，它是时代的需要，是国民教育的需要，是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携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当代学术研究为基础，精心选取中外文学经典，邀请重要学者和译者，进行重新注疏和翻译，既求富有时代感，也坚持以我为本、博采众长的经典定位。学者、译者们参考大量文献和前人的版本、译本，力图与21世纪的中文读者一起，对世界文学经典进行重估与新读，以期构建中心突出、兼容并包的同心圆式经典谱系。我称之为“三来主义”，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邀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每部作品撰写了导读，希望广大读者可以在经典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作品产生的土壤，知其然，并且所以然。愿意深入学习的读者，还可以依照“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以及“进一步阅读书目”按图索骥。希望这种新编、新读方式，可以培植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亲近文学经典，使之成为其永远的精神伴侣和心灵慰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典新读”主要由程巍、高兴、苏玲等同事策划、推进，并得到了诸多译者和注疏者，以及三联书店新老朋友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

目　录

Contents

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经典新读”总序

导读　《当代英雄》的艺术世界

进一步阅读书目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前言

第一部

　　一　贝拉

　　二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毕巧林日记

　　序言

　　一　塔曼

第二部　（毕巧林日记续篇）

　　二　梅丽公爵小姐

　　三　宿命论者

译后记　永远的“当代”英雄

返回总目录

导读
《当代英雄》的艺术世界

张建华

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队伍中，恐怕没有人比米哈伊尔·莱蒙托夫更充满谜一般的色彩了。起码没有一个作家会激起人们如此多的想象性的描述和猜谜般的假设。别林斯基说，倘若莱蒙托夫不是在青春年少时去世，那么他的文学光焰说不定会将普希金的辉煌遮蔽；托尔斯泰说，如果莱蒙托夫还在，那么还要我、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干什么？……这些话都是不轻易置言的大批评家、大作家讲的，所以更令人深长思之。

文学的阅读当然是应该以文本为对象的，但作者个人的性格、情感特征、生命经历、思维方式等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由“人”而“文”的思考，往往能更好地理解作家创作的情感取向、理性思考以及叙述风格的来由。一个作家的创作美学首先是体现在他的“生存美学”当中的，它贯穿其一生，最终才形成他的生命品格和诗学风格，尤其是对待像莱蒙托夫这样的诗人。莱蒙托夫的大多数作品都有着明显的自传性，他的诗歌、小说与他的个性生命同质、同步、同义，充满了复杂性和诸多的不确定性。

“恶魔”是莱蒙托夫创作的核心形象，也是他生命和精神存在的结晶体。十六岁时他就写下了名为《魔王的飨宴》和《我的恶魔》的诗，那部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恶魔》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创作，直到生命末年才完成的，几乎贯穿了他文学生涯的始终。“恶的集成是他的天性，/翱翔在云雾迷漫的天空，/……只要我还活着，/傲慢的恶魔便不会与我分离，/他会用神奇之火的烈焰，/将我的智慧点亮；/它会向我展示完美的形象，/却又即刻消逝永不现身，/它赋予我美好的预感，/却永远不让幸福停留在我的身旁。”[1]这是他在《我的恶魔》中的自白。无论在少年米沙的感悟中，还是在大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认知中，“恶魔”始终是一个不甘被教化、统治、规训的自由、自然的存在，是一个与强大的社会形态、文明形态对抗的精灵。

“恶魔”心性——这恐怕是除了莱蒙托夫的外祖母、父亲和极为有限的几个朋友外，上至尼古拉一世、下至与他有过交往的许多人对他的一种共同评价。当然，我们不可过分看重这一词语的负面意义，莱蒙托夫生命中常在的孤独、狂野、神秘以及一种超自然的预见能力正是“恶魔”心性的基本特征。浪漫主义作家和思想家、莱蒙托夫的好友、被称为“俄罗斯的浮士德”的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曾经问过莱蒙托夫，他以谁为长诗《恶魔》中的原型，莱蒙托夫说：“以我自己啊，公爵，难道您没看出来？”公爵追问说：“但是您并不像这位可怕的反抗者和阴鸷的勾引者。”诗人答道：“请相信吧，公爵，我还不如我的恶魔呢。”[2]

莱蒙托夫三岁时母亲去世，世袭贵族的外祖母担心生活窘困的父亲无力抚养和教育儿子，剥夺了他当父亲的权力，米沙在竭尽溺爱、专横的外祖母的抚育下长大，孤独、不自由成为他幼时最大的生存现

实。除了物质的丰裕，家庭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我从生命起始，/就酷爱抑郁的孤独，/沉溺于自我，/唯恐无法掩饰忧伤，/而唤醒人们的怜悯……”[3]批评家和莱蒙托夫的传记作者邦达连科说：“从童年起，从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庄园诞生起，富有神秘特征的恶魔基因已经与生俱来。”[4]米沙生性善良，却任性顽劣，但凡遇到大人责罚农奴去马厩过夜，米沙便会倒地撒泼、哭闹不已，而折腾起小猫来却是手段残忍。他动辄会气他的外祖母，稍不顺心，就会将她心爱的花草连根拔起，恣意践踏。终止了他少时“顽劣根性”的是他的一场大病——淋巴结核。大病之后，无法与普通孩子一样玩耍嬉闹的米沙变得越发孤寂，小小年纪便学会了沉思、遐想。这成为他疗救病痛的一种方式，而沉思、遐想的果实便是远远超出他年龄的情感、心灵和思维的早熟。莱蒙托夫五岁迷上了戏剧，十岁琢磨着恋爱，十三岁开始作诗，十四岁写下了第一部长诗，年纪不大就被死亡的思绪弄得痛苦不宁。在莫斯科大学贵族子弟附中同学的眼里，米沙还没毕业就活像一个爱动气的小老头儿了。

与孤独、自恋相伴的是他的奇崛、狂野——这既是莱蒙托夫的一种生存方略，也成为他有限生命的人格疾患。无论在莫斯科大学，还是后来在彼得堡骠骑兵士官生学校读书的日子，他不喜欢任何人，几乎没有朋友，独自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或是埋首于快乐诗歌的创作中。一旦遭遇挫折或是委屈，他就喜欢当面嘲弄、戏侮他人，若是没有嘲弄对象，他会没完没了地拿他的勤务兵出气。别林斯基说，“这是一个极为剽悍，随时都会动刀子伤人的俄罗斯人”。[5]生命中两次决斗都是为了自我的尊严、声誉，尽管有研究者言，其间莱蒙托夫表现出无比的大度和君子气概。其不管不顾的狂野式的神勇充分表现在他流放期间与高加索山民的战斗中。

莱蒙托夫之所以被视为一个灵异的“恶魔”，恐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无法认同和接受。凭着桀骜不驯的天性并借助于一双犀利的“恶魔”之眼，他清晰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他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平庸、荒谬和人的丑陋、邪恶。“身旁常常聚集着五光十色的人群，/就在我面前，仿佛如同梦魇一般，/在充斥着音乐与舞蹈的喧嚣声中，/在粗鲁的陈言俗语的悄声细语中，/闪过一具具如同行尸走肉的身影，/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假面人。……每当我清醒后将谎言戳穿，/人群的喧嚣声便会将我的理想惊散，/还有前来庆贺节日的不速之客，/嗨，我多么想搅乱他们的欢愉，/无畏地把浸透了痛苦和愤懑的如铁诗句，/掷向他们的面庞。”[6]在这首写给克拉耶夫斯基的诗中我们轻易就能读出毕巧林的话语，它最为鲜明地道出了诗人面对精神幻灭的贵族上流社会的一种决然姿态。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卓然世外也是一种高贵的“魔性”，更何况他还要“戳穿谎言”，“搅乱欢愉”。

莱蒙托夫鄙视上流社会，却又被这个社会所吸引，他憎恶虚伪、卑鄙的皇室贵族，却又迷恋宫廷生活的五光十色，这正是他心灵的矛盾与纠结所在。即使是从南方流放地归来在彼得堡做短暂休假的三个月，他也不甘寂寞，奔走在上流社会，陶醉于社交界对他的追捧，不管不顾地以其被流放者的身份出席伯爵夫人沃伦佐娃-达什科娃举办的有皇室成员参加的舞会。上流社会连同它所代表、象征的一切——荣耀、辉煌、地位，曾经是贵族少年一度的向往，但是当他发现拥有所有这一切的人不过是肉身、皮囊，而上流社会只是他们的寄居地和驿站，不再是他的理想和归宿时，他便不知所往了，生命的悲情由此而生。

什么是诗人生命中一再拨动同时代人和后人，特别是当代人心弦的品格？那就是他对真理、自由、美好的捍卫，这是莱蒙托夫从小就为之不安和痛苦，且一生坚守的生命立场。在崇尚伪善与谎言的上流社会中长大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与任何欺骗和虚假格格不入。在人生的各种苦境和险境中，莱蒙托夫的这一生命诉求异常顽强，成为他与虚伪、邪恶抗争的不可战胜的伟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与帝国对立”的源泉所在。他说：“真理永远是我的圣殿，现在，当我把我的负罪的头颅交付审判的时候，我将坚定地吁求于它，面对沙皇和上帝，我视它为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人的唯一的保护者。”真理、自由、美好的不可求使他经常怀疑和发问，使得这个动辄激越不已的青春生命显得尤为活泼、热烈和奔放，有时甚至到了冲动和盲目的程度。文学所宣传的真理和自由思想从来都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似乎早在十七岁上就预见到了自己的这一厄运，“一座血腥的坟墓等待着我，/那里没有祷文，没有十字架，/在咆哮不止的湍急的河岸上，/还有这烟霭蒙蒙的天穹下”[7]。

莱蒙托夫在诗歌中表达的自由追求还有另一种虚指，即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恶感，对神秘、荒漠的好感，对自然、上苍的向往。“我独自走上大路；/碎石嶙嶙的路在雾霭中闪烁；/夜色沉沉，荒野在聆听上帝的声音，/连星星也在相互倾诉。/苍穹多么庄严且神奇！/大地在蓝色的光焰中沉睡……为何我活得如此痛苦、如此艰难？”[8]诗人渴望一个自然与精神相统一，纯真、和谐、欢乐、安宁的理想世界，他一生都在瞩目大地、天空，晨曦、星星。“高加索”是他最想写的诗，是莱蒙托夫探寻自由天性、纯真与和谐源头的一个方向。它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山地高原，更是未被上流社会文明裹挟、淹没、席卷的自然、纯净的地方。“我热爱高加索，/如同我的祖国唱响的一首甜美的歌。/……在玫瑰色晚霞的梦中，/每每能听见草原不断重复的

那无法忘却的声响，/我热爱高加索，/热爱她那峻峭的峰峦。/山峦峡谷，我与你在一起感到幸福无比；/五个春秋已逝：却始终为您苦苦相思。/我在那里见过上帝的双眼，/只要一想起那眼神，便心潮澎湃：/我爱高加索。”[9]诗中高加索成为超越自然、宇宙的生命认同的象征，成为他实现自我净化、精神救赎的精神高地，它得以让他站在自然、宇宙之巅俯视人类世相，成为一个能与上帝对话的先知。“自从永恒的裁决者，/给予了我先知的慧眼，/我便在众人眼中读出了，/那一桩桩的邪恶与罪行。”[10]有批评家说，莱蒙托夫早在尼采之前许久已经在他的《恶魔》《童僧》中塑造了俄罗斯的超人形象。[11]

莱蒙托夫不仅是一个充满“魔性”的现实的叛逆者，他还是对异性充满渴望，却又很快厌倦、最终选择遗弃的“情魔”。“孩提时我这颗骚动的心，/就已经懂得炽热的爱的怅惘”[12]，这个天生的情种似乎始终在迷恋、放弃，又迷恋、又放弃的情感轮回中，从未将一首爱情的歌曲唱完。中学的同窗瓦莲卡·洛普欣娜（书中薇拉的原型）、卡坚卡·苏什科娃（书中梅丽的原型）、娜塔莉娅·马尔蒂诺娃、伊万诺娃都先后被莱蒙托夫以独有的方式宠爱，但很快又被他厌倦，最终又都成了他人的妻子。在第二次流放高加索期间，莱蒙托夫曾与在高加索游历的法国女诗人奥迈尔·德·赫尔有过短暂的恋情。即使在与法国大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后被捕期间莱蒙托夫也未闲着，给看守的女儿写过一首名为《女邻》的诗（1840），“我显然已等不到自由，/牢狱里的日子像是年复一年的漫长……假如没有可爱的女邻，/我则早已死在这囚牢！……今天我们随着霞光一起醒来，/我朝着她轻轻点头致意……选一个沉沉的黑夜天，/用浓烈些的酒把父亲灌醉，/将一根条纹毛巾挂在窗前，/好让我看见。”[13]爱原本能够抚慰受伤的心灵，爱之光应该照亮人内心的沉重与黑暗，但是错位的爱却让诗人深感痛苦。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在莱蒙托夫的笔下，爱情

已是明日黄花……我们看到的只是让人神魂颠倒的回忆与想象的游戏”[14]。他的爱情诗中亦充满了责备与哀怨，那是与情人道别时的絮语，是恋人辜负了他希望和渴求后的情感背叛，是因为爱情而牺牲了创作自由和安宁的慨叹……

从莫斯科大学和贵族士官生学校走出来的莱蒙托夫，生命里刻骨铭心地留下了19世纪20—30年代的烙印，自由、独立、快乐的青春理想和生命浪漫被击碎后的失望和痛苦使他永远陷入了心灵的“魔障”中，孤独、沉郁、苦难成为莱蒙托夫人生和创作的思想原点。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说，莱蒙托夫以其“阴暗的浪漫主义”接近了那个充满预见性的恶魔般的心性。是时代翘首期待着与莱蒙托夫相遇，还是他的精神气质迎合了时代的精神内核？其实这是一个双向拥抱的过程，莱蒙托夫始终带着历史的沉重呼吸，向现实发问，进而“叛逆”“起义”。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精神才值得文坛立足仰望、激赏。邦达连科说，如果你想了解莱蒙托夫，那么你就去读《当代英雄》吧，甚至在细节上它都是确实可信的。

2

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作家就从“平等”“自由”“希望”的理念出发，偏重于发扬小说创作领域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平民主义的小人物的苦难，对于西方小说皆然的传奇性英雄叙事始终有着明显的拒斥。然而，莱蒙托夫从卢梭、斯塔尔夫人、拜伦、阿尔弗雷德·缪塞等西欧作家创作中汲取的是一种对“不凡”的追求和“个人英雄”的情结。《当代英雄》就是一部典型的以传奇性的生命故事为载体的文学叙事，英雄悲剧的艺术叙事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特质和诗学品位，也决定了小说核心人物的生命和精神魅力。

阅读《当代英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作品虽然体量不大，但小说中充满了对人性与生命存在最幽微处的洞察与发掘，交织着灵魂创伤、生命苦难、情感经验的文字，还有作者近乎偏执的细密的人物心灵探究，令人战栗的道德诘问，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充满“魔性”的主人公毕巧林——这一莱蒙托夫以自我为原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的。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语境、贵族上流社会以及沙皇军队的日常生活成为有些遥远的叙事背景，而毕巧林的生命体验和复杂情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异质性和私密性。由此，所谓的社会心理小说、“多余人”小说全都让位于“当代英雄”的精神景观叙事。阅读小说的难度在于习惯于妥协、随顺和理性思维的我们与一个冷漠却灼热、乖戾却高远、单纯且复杂，英雄兼魔鬼的毕巧林心灵对话的难度。

毕巧林是个贵族军官，博学多才，教养一流，这是他赖以自傲的身份和精神优势；他年轻英俊、体魄健硕、潇洒风流，这是他成为“偶像级”男神的资本。无论在京都上流社会，还是在山间要塞，无论在男性群落，还是在女性世界，他总能所向披靡、从不言败。他有绝对的男人的阳刚与魅力、壮士般无坚不摧的力量、刚毅坚强的意志、超群的智慧，无论是邂逅的走私贩子，还是自由勇猛的山民，或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军官，任何人设置的障碍也无法将他阻拦。毕巧林绝对拥有时代英雄的生命品格。

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与这一生命品格相应的精神境界。毕巧林曾在上流社会享受过一切可以用钱得到的乐趣，体验过各种女人施与的爱情。但俗世的享乐并没有使他快乐，女人的柔情也没给他带来幸福，纸醉金迷、崇尚虚荣的上流社会生活让他厌倦，知识贵族的精神

空虚和思想稀薄令他鄙视。毕巧林始终坚守自我，拒绝流俗自污。他从骨子里有一种对庸俗、空虚的抗拒，对世俗性、功利性的超越，这正是毕巧林超凡脱俗的精神力量所在。他始终雄踞于“俗人”之上，其眼中的“俗”首先是人格上的庸俗。他的老朋友、老战友，单纯、质朴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见到多年未见的毕巧林后激动得泪水涟涟，毕巧林却有一搭无一搭地应酬了两句后扬长而去。其实，并非毕巧林不懂友情，不近人情，而是因为在这个上尉军官的身上他同样看到了无法容忍的“流俗”。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善良、真诚、热情，但比起具有作家莱蒙托夫鲜明印记的毕巧林来，这个虚构的人物显然过于现实，过于物质，他清晨起床就喝酒，白天无所事事便玩多米诺。至于高加索伊丽莎白温泉当地的地主贵族，还有来这里做水疗的男男女女，或喜欢喝酒、追女人、玩赌博，或自说自话，喜欢卖弄、邀宠，毕巧林对他们冷眼相对亦在情理之中。五官不正、睿智犀利、生活严谨的医生维尔纳让他看到了一颗崇高的心灵，找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惺惺相惜的诗人知音，然而他仍然看到了好友并未脱俗的“虚荣心”和渴望成为富翁的“金钱欲”。

然而，时代英雄的生命品格与精神境界并未能造就真正的时代英雄，毕巧林成了时代的弃儿。莱蒙托夫用“时代英雄”这一不无讽喻的修辞，欲表达对复杂、矛盾，充满悲剧性的生命存在的一种体察与感悟，也是他在为自己的作为“永远异己者”的“恶魔”及其批评权利的辩护。

小说中并没有对充满种种病态症候的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但毕巧林日记所记录的温泉世界里的众生相以及主人公对其晦暗青春的审视，便能让我们发现一个非理性、梦魇式荒诞的世界构建。他说，“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

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我晦暗的青春就是在我与自己和社会的斗争中流逝的”。我们在毕巧林的话语中看到的是一种被现实所摧残的力量，这力量为了自己安全和归属感的需求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反应并要求补偿。但毕巧林把枪口对准的不是社会制度本身，而是社会对行为伦理与生命价值认知的错位，这不仅是他所处的时代命题，它所揭示的几乎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永恒主题。

作为一种“应激反应”的自傲、冷漠、尖刻，成为毕巧林一种强大的“有声力量”，激发他对现实世界和现实中的人尽情地泼撒敌意。他肆意嘲弄军官格鲁什尼茨基，只要抓住他言行中不洁的动机，便会用各种尖刻的言辞揭穿其为人的卑微和轻浮。他喜欢在好友维尔纳的面前卖弄他的智慧和见识。医生的“我迟早会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的生命感慨被毕巧林的一句更为哲学的话语所消解，“除了你说的以外，我还相信，我是在一个倒霉的夜晚出生的”，他向俄罗斯的“靡菲斯特”表达的是更为深沉和睿智的叔本华式的生命悲剧意识。连深爱着他的梅丽公爵小姐都对他的“毒舌”心惊胆战，她说：“我宁愿在林子里被人捅死，也不愿意被你的毒舌骂死。”毕巧林的心中始终充满着一种由怨艾、怅惘而生成的怨毒气，而高度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强化了毕巧林恶毒的“魔性”。“我爱仇敌，尽管不是基督教倡导的那种爱。他们给我解闷，让我热血沸腾。总是保持警觉，捕捉每一个眼神，猜测每一句话的意思，揣摩意图，揭穿阴谋，假装受骗，然后突然一击，粉碎苦心经营的阴谋大厦，这才是我所谓的生活。”一个人在表现出特殊的刻薄和粗暴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掩盖其内心隐秘的情结：对现存社会观念的摒弃和现有文化秩序的质疑。而

且刻薄与残酷向来是与暴力合谋，成为暴力的过程体现。毕巧林在决斗中杀死了格鲁什尼茨基，一个个美丽的女性也逃脱不了他情感上的冷暴力。

莱蒙托夫不仅从他自己的人生中汲取了足够的情感经验，还竭尽想象地构建了毕巧林与四个女子（有着各自的生活原型）的情爱纠葛，以检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毕巧林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个个女人的心。然而，他对女人的迷恋并不是情感层面的，而是生理、心理层面的。贝拉让他着迷的是她高挑修长的身材和两只山羚羊般的黑眼睛；塔曼镇十八岁的“美人鱼”让他发狂的是她那个“标致的鼻子”、琢磨不透的性格，还有火辣辣的激情；梅丽令他销魂的是她那对长着如同天鹅绒般睫毛的眼睛，而他之所以要招惹她，是征服欲的驱使；薇拉是他唯一爱过的意志坚强的女人，爱她也只是因为他始终也未能彻底征服她。与她们在一起，他不承担任何情感责任，也不遵循任何道德原则。“不论我爱一个女人爱得多么狂热，如果她让我感到我应该和她结婚，那么，永别了，我的爱人！我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再热起来。我愿意牺牲一切，只有结婚是例外。”“难以抑制的爱的冲动，把我们从一个女人抛向另一个女人，直到我们找到一个讨厌我们的女人为止。……这一永无止境的秘密就在于无法抵达终点，也就是说，这种情欲永无满足的时候。”我们从毕巧林与梅丽公爵小姐的情感游戏以及他与将军夫人薇拉的相爱与别离中，从毕巧林卑微琐细的自我情感、幸灾乐祸的心理、工于心计的思维的叙写中，可以读出他逼仄的心胸和并不光明的心理投影。

女人是毕巧林的“最爱”，但“情圣兼情魔”的他从来没有握住过一双真实、温暖的手，他始终被锁在自我的镜像中，那是他孤独的宿命。那是因为他根本性地缺乏精神与心灵的崇高投入到爱情之中，

还因为男权主义思想的作祟，他对异性的兴趣仅仅在于“撕下她们身上只有老练的目光才能看透的神秘面纱”，是为了检视他那“冷静的头脑”和“备受煎熬的心灵”。他所有的情感、心理状态都是坚硬的，所以也都是不幸的。读者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美的失落、离去，甚至凋萎、毁灭。薇拉在写给毕巧林的充满血泪的诀别信中说：“你爱我，将我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当作欢乐、焦虑和悲伤的源泉，没有这些感情的交替更替，生活就会单调乏味。……我的心已经在你身上耗尽了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耗尽了眼泪和希望。爱过你的女人，看到别的男人不能不带些轻蔑，不是因为你比他们都好，哦，不是的！但是在你的天性中有些特别的东西，你独有的东西，一种孤傲和神秘的东西。你的声音里，不论你说什么，总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没有人像你那样，如此经常地希望被人喜爱；没有一个人的恶能像你身上的恶那样富有魅力；没有一个人的眼神能像你的眼神那样让人心情愉悦；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没有人比你更加不幸，因为谁也不会像你那样努力地损毁自己。”这不仅是毕巧林最难分难舍的女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莱蒙托夫以一个女恋人的名义书写的其人性与情感的真实表白。

毕巧林灵魂中的光明与黑暗、人性与魔性超越了小说的社会批判，而呈现为人性中的统一存在，不可回避的人性悖论。莱蒙托夫不仅是在肯定人性善恶的合理存在，更是在寻找以毕巧林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特立独行”不仅成为毕巧林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他的一种哲学性的存在，成为他抗拒外在世界，寻找超越性人格和实现自我存在的生命之道。畸形的“独处”是主人公被边缘的结果，也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寻找自我的主体选择。独行者的毕巧林不属于任何群体，他完全行走在主流话语之外。他借助于此在社会身份的缺失中睥睨凡世苍生，寻求自我的独立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

毕巧林身上，有莱蒙托夫对自由、独立的抒情化致敬，有他关于“特立独行”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有为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我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策略和教训。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毕巧林看似在批判、消解现实社会既有的价值和秩序，其实并不能消解他自己对贵族血统的执着，对等级观念的认同，他徒有一个朦胧且无法实现的“英雄梦”，这一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无奈也是他人生中的悲剧一面。

精神的苦难、生命的迷惘、情感的失落、前景的茫然还不是毕巧林生命悲剧的全部内容，因为悲剧的要素不仅仅是巨大的痛苦，还要有对痛苦的深层反思，对自我的灵魂拷问。毕巧林对其的生存状态和危机拥有一种高度的自觉，他对其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有着清晰的认知和真诚、无情的谴责。“我沉迷于空虚低俗的情欲，在情欲的磨炼下我变得像铁一般又冷又硬……我无数次地扮演着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就像一把行刑的利器，毫无感情地落在那些在劫难逃者的头上……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女人只是为了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与痛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我奇特的内心需求，而且从不知餍足。”这是毕巧林始终坚守的美好而珍贵的自省精神，尽管在这种自省中有一种自贬式的自恋，因为它缺乏一种真正的自省，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自嘲与逃避的策略，因为我们在主人公有限的生命中没有看到他任何积极的人生价值的调整。

毕巧林始终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尽管对于他而言，它们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痛苦地责备自己人生的迷惘，探究生命悲剧必然性的内在依据。他不断地发出人生的内心责问，一个又一个问题总在搅扰着他，令他备受折磨，他始终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探寻内心的每一个波动，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他在自身的忏悔中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真诚，不仅坦诚承认自己的缺点，而且还想象出不曾有过的，或者是对自己最自然的举动所做的有欠真诚的解释。毕巧林日记清晰地记录了他深刻的忏悔：“我感觉到自己身上这种不知餍足的欲望，仿佛要吞噬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待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它们当作维持我精神力量的养料。我本人再也不会为情欲而疯狂，我的虚荣心被环境所压制，但是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对权力的渴望，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他的忏悔表明，人的神秘之处在于，他既有力量使自身的欲望达到满足的最大值，而且有更伟大的力量对自身欲望和行为进行无私的检视。对于罹患现代梦魇、跌落精神泥淖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忏悔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力量。“永远不要拒绝一个忏悔的罪人，因为他绝望之后可能犯更大的罪行”，毕巧林这句严肃而沉重的话语是对他人生忏悔价值和意义的最好注脚。毕巧林的“恶魔”心性并没有遮蔽其冷静、纯真、高远的品格，莱蒙托夫称他是“当代英雄”并非妄说。

毕巧林无因由地在从波斯回国的途中去世，莱蒙托夫在小说中一带而过的这一告白试图向读者表示，这是一个没有当下、没有未来，更没有人理解和接受、充满悲剧性的“当代英雄”的必然结局。小说叙事人在“毕巧林日记”中说，“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在毕巧林“智慧的痛苦”后面隐藏着莱蒙托夫对那个现实和人的一种深刻的洞察，小说是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命启示录。

除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们还要对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生态伦理观念做一个简单的追认。莱蒙托夫在小说中对大地、山峦、峡谷、河流、各种植物之灵踪的追寻是不可掩其光彩的。他的笔下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大自然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力的倾心书写，然而，仅从大自然描写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悲悯的山河大地、宁谧纯洁的雪山、惊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这是以对自然的无比敬畏尝试建立宇宙神性的可能。清晨的雪山上，宁谧一片，山路就像通向了天穹，一种愉悦的感觉传遍全身，站在世界的巅峰，叙事人获得了一种神灵赋予的孩子气，“当我们远离尘世喧嚣贴近自然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孩子，所有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从身上脱落，心灵恢复到原初的或是最终想到达的状态”。作家没有像许多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写作者那样，把人排除在大自然之外，在他的笔下，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精神圣洁的人，一个沉潜在伟大的静谧中的人。莱蒙托夫小说的开阔与深邃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大自然的开阔与深邃，在于他作为大自然之子深深地扎根于大地的根须。

莱蒙托夫还是19世纪小说叙事文体独辟新路的拓展者，这种拓展并非只是对社会心理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灵魂困境——人性之困、情感之困、精神之困——的关注和思考。莱蒙托夫通过暧昧与悲壮、寻找与反抗同在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主人公复杂人性和复杂灵魂的揭示。在别林斯基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利器的时候，莱蒙托夫就已经自觉地从文体层面和叙事技术开始切入小说创作了。长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文体：旅行随笔、高加索小说、世俗故事、心理小说、神秘小说、书信体小说。小说有三个叙事主人公，从梯弗里斯前往高加索的一个好奇的旅人、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自己。通过他们的叙述，毕巧林慢慢地向我们走来、靠

近，直至我们完全看清楚了他，从他的外貌肖像到他的情感灵魂。自然，作家的着眼点不在文体本身，其文体探索和叙事技术是为思想和情感表达服务的。小说中日记体式的运用就是为了显现毕巧林精神世界纵深的。此外，小说中用词的色泽饱满度非常高。别林斯基说："长篇小说的文笔时而像闪电的火花，时而像雷电的劈击，时而像撒落在天鹅绒上的珍珠。"批评家讲的首先是智慧，其次是力度，最后是优美。一部好的小说其实不是如何写得波涛汹涌，而是思想深邃、情感充沛、意义隽永、色彩鲜明，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走向光明。

《当代英雄》曾唤起乔伊斯书写英雄的巨大激情，他说："这本书对我所产生的作用太强烈了，就有趣的程度而言，屠格涅夫的任何一篇小说都不能与其相比。"[15]他的《英雄斯蒂芬》，后更名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这一激情的产物。邦达连科说："这是一部最俄罗斯化、最欧洲化的长篇小说。"[16]

（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

[1]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7, С. 57.

[2]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286—287页。

[3]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7, С.11.

[4]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287页。

[5] Вячеслав Пьецух, Русская тема, М. Глобулус, 2008, С.159.

[6]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С.110.

[7]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4页。

[8]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С.151.

[9]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С.11.

[10]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С.154.

[11]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53页。

[12]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133页。

[13]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С.123.

[14]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137页。

[15]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338页。

[16]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331页。

进一步阅读书目

《莱蒙托夫全集》，顾蕴璞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星——莱蒙托夫经典诗歌插图珍藏本》，黎华译，现代出版社，2016.

《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顾蕴璞译，译林出版社，2006.

《莱蒙托夫叙事诗集》（上下册），智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莱蒙托夫诗画集》，黎华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莱蒙托夫研究》，顾蕴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莱蒙托夫的戏剧研究》，黄晓敏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著，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

Герштейн Э.Г. Судьба Лермонтова.— 2-е изд.—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6.

Георгий Гулиа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М. Лермонтов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0.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1814年　10月15日生于莫斯科。父亲是退役军官尤里·彼得罗奇·莱蒙托夫（1787-1831），母亲是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莱蒙托娃（1795-1817）。

1818-1827年　在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谢尼耶娃位于奔萨省的庄园里度过了童年。其间三次（1818、1820、1825）去高加索进行温泉治疗。高加索给莱蒙托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诗歌的故乡。

1827年　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

1828年　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中学四年级学习。据莱蒙托夫自己说，这一时期他开始涂鸦写诗，为学校办的一些文学丛刊写稿。写出了第一部长诗《契尔克斯人》。

1829年　创作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开始构思并着手写长诗《恶魔》。

1830年　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这一时期开始了积极的文学创作，写了一些抒情诗、长诗和剧本（例如《西班牙人》和《人们与情欲》）。

1831年　10月4日，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因患肺结核去世，终年44岁。这一年莱蒙托夫创作了大量抒情诗以及剧本《怪

人》。

1832年 莱蒙托夫因反对保守派教授而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转至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9月2日，致信玛·亚·洛普欣娜，信中附抒情诗《帆》。1832-1934年从事长篇小说《瓦吉姆》的创作。

1834年 被分配到驻扎在皇村的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这一时期莱蒙托夫主要混迹于彼得堡上流社会，过着声色犬马的浮夸生活。

1835年 作品首次发表。据说莱蒙托夫的一位同事未经他的同意将其长诗《哈吉·阿布列克》交给杂志《读书文库》，结果在当年8月号上刊出。同年10月完成戏剧《假面舞会》。这一年他最钟爱的情人洛普欣娜在莫斯科嫁给巴赫梅捷夫。

1837年 在获知普希金的死讯后写下了著名的《诗人之死》。2月18日因该诗广为流传引起上层的震怒，莱蒙托夫被调往驻扎在高加索的尼日哥罗茨基龙骑兵团。由于外祖母的关系，他于同年10月被调回诺夫哥罗德的哥罗德宁骠骑兵团。

1838年 1月初来到彼得堡，直至2月中旬。后返回哥罗德宁骠骑兵团，不到两个月后，又被调回之前的近卫军骠骑兵团。莱蒙托夫重返上流社会的生活。7月在《当代人》发表未署名的《坦波夫的司库夫人》，写出了三个全新版本的《恶魔》，还有《匕首》《沉思》等诗歌。这一年他开始创作《当代英雄》。

1840年　因与法国大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到高加索坚金步兵团。在流放前被羁押的日子里，别林斯基探望了他，对他的个性和艺术观非常赏识。该年《当代英雄》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之前都是以章节的形式刊于杂志。5月初离开彼得堡去往高加索，临行前在卡拉姆辛家的告别晚会上吟诵了抒情诗新作《云》。在去高加索的路上，莱蒙托夫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一个月，与果戈里、阿克萨科夫和巴拉丁斯基等人会面，亲自为果戈里朗诵《童僧》。之后到达高加索，在军事行动中表现突出，被提请授奖。10月25日，《莱蒙托夫诗集》在彼得堡出版，印数达1000册。

1841年　1月中，获两个月的休假证回到彼得堡。2月初，《祖国纪事》刊载了别林斯基未署名的论文《论莱蒙托夫的诗》。假期结束前朋友们托关系为莱蒙托夫延期，莱蒙托夫得以在圣彼得堡继续逗留一段时间，此时莱蒙托夫已萌生退役之意，故意拖着不走，直到被勒令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首都重返高加索。5月20日，莱蒙托夫抵达高加索的五峰城，后获准在此进行温泉疗养。7月13日与士官生学校时的同学尼·马尔蒂诺夫发生冲突，后者要求决斗。7月15日，马尔蒂诺夫在马舒克山麓的决斗中杀死了莱蒙托夫。17日，诗人的遗体暂葬在五峰城墓地，1942年被移葬到诗人塔尔哈内的家族墓地。

当代英雄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前言

在任何一本书里，前言都是放在最前却写于最后的，要么是说明创作意图，要么是对批评的澄清和回应。但通常读者并不关心作者的道德目的和杂志的攻讦批评，所以他们一般不看前言。对这种状况我深表遗憾，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我们的读者还太傻太天真，如果他们读寓言的时候没在结尾处发现通常会有的教谕警句，他们便看不懂其中的寓意。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戏谑，体会不到里面的讽刺。我们的读者阅读修养实在太差。他们不知道，在上流社会和正经书籍里是不可能出现公然谩骂的现象；现代文明发明了一种更为犀利却几乎难以觉察的，同时却更为致命的武器，它在糖衣炮弹的掩护下实施着难以抵御的精准打击。我们的读者则天真得像一个乡巴佬，在偷听了两个敌对国家外交官的谈话之后，居然会相信，他们能为了相互之间温情款款的友谊而欺骗各自的政府。

不久前，一些读者和杂志很不幸地仅凭字面意义就对本书进行了解读。一些人义愤填膺，很严肃地谴责本书，说竟然把“当代英雄”这样毫无道德的人树为榜样；另一些人则非常隐晦地指出，作者描绘的是自己和身边熟人的肖像……真是可笑！这样的笑话不仅俗不可耐，而且不值一哂。但俄罗斯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切都在更新，唯独类似的谬论难以革除。就连最奇幻的童话也很难逃脱蓄意侮辱人格的责难！

我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的确是肖像画，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画：这是一幅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肖

像画。我知道你们会说，人不可能这么坏，但我想说的是，既然你们相信所有的悲剧和幻想故事中的坏人是现实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如果你们欣赏那些更为可怕更为丑陋的虚构人物，那么这个同样是虚构的人物为什么得不到你们的同情呢？难道是因为他比你们希望看到的更加真实？……

你们会说，你这样写，岂不是让道德落了下风？对不起。人们已经被喂了太多的甜食，胃都吃坏了：他们需要苦口良药和逆耳忠言。但千万别以为本书的作者有匡正人性恶习的鸿鹄之志。他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只不过乐于描写他心目中的当代人形象，不幸的是，这类人无论他还是你们都司空见惯。他的目的在于指出病症所在，至于如何疗救，只有天晓得了！

第一部

一　贝拉

我搭乘驿车从梯弗里斯启程，全部的行李只是一个不大的箱子，其中一半塞满了我的格鲁吉亚旅行笔记。这些笔记的大部分，算你们走运，都遗失了，而箱子和其余的东西，算我走运，都完好无损。

当我的车驶入科依沙乌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开始在雪山后面隐没。奥塞梯车夫为了赶在天黑之前登上科依沙乌尔山，不停地鞭打着马儿们，同时大声地唱着歌。这条山谷真是绝美之地！四面壁立千仞，红色的山岩上爬满翠绿的常春藤，顶部覆盖着一簇簇悬铃木，黄色的峭壁上随处可见流水冲蚀的痕迹。极目远眺，流苏般的雪峰闪着金光，下面的阿拉格瓦河，与另一条从黝黑阴霾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无名小河汇聚在一起，像一条鳞光闪闪的银蛇蜿蜒而去。

行至科依沙乌尔山脚，我们停驻在一家小饭馆旁。这里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个驼队在此歇脚过夜。我得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拖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是秋寒时节，路面结了薄冰——而这条山路差不多有两俄里长。

无奈之下，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其中一个把我的手提箱扛在肩上，其他几个人要做的则只是吆喝催促公牛前行。

我的车后面跟着一辆四头公牛拉的车，虽然装得满满当当，但四头牛拉得毫不费力。这让我十分纳闷。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他身着一件没有佩戴肩章的军官服，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起来五十岁左右。他黝黑的肤色表明，他已在外高加索生活多年，而未老先白的胡须与他矫健的步伐以

及精神的外表不大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躬致意。他默默地躬身还礼，吐出一大团烟雾。

“看来我们是同路的吧？”

他没有搭话，又鞠了一躬，算是回答。

“您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没错……给公家运东西。”

“请问一下，为什么您这么重的车，四头公牛拉起来丝毫不费力气，而我的空车六头牛才勉强拉动，而且还是在这些奥塞梯人的帮助下？”

他狡黠地一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您来高加索时间不长吧？”

“快一年了。”我答道。

他又微微一笑。

“怎么了？”

“没什么！这帮亚细亚人全是滑头！您以为他们吆喝牛是在帮忙吗？鬼知道他们在吆喝什么，只有公牛们明白。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往前走……真是坏透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喜欢敲过路人的竹杠……已经被惯坏了！您等着瞧吧，他们还会问您要酒钱。我太了解他们这些人了，他们可骗不了我！”

“您在这儿服役很久了吧？”

“是啊，打从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那会儿我就在这儿服役了，”他不无显摆地说。“他来防线那会儿，我还是个少尉，”他补充道，“在他手下我因为讨伐山民有功连升了两级。”

“那现在您……？”

“现在我在第三边防营。敢问您在何处效力？……”

我告诉了他。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继续默默地并肩前行。在山顶我们看到了积雪。太阳落山，黑夜遽然而至，南方一贯如此。但是，借着雪的反光，我们很容易辨认出山路，这条路还在向上延伸，尽管已经没那么陡了。我让那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箱子放到车上，用马换下公牛，最后一次回望下面的山谷——但从峡谷中喷涌而出的浓雾完全遮住了山谷，下面的任何声音都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了。奥塞梯人嚷嚷着围住我，问我要酒钱，但上尉几句厉声呵斥，吓得他们立即作鸟兽散。

“就这样一帮货色！”他说，“他们连‘面包’都不会用俄语说，却学会了‘长官，给点酒钱吧！’。照我说，鞑靼人都比他们好，至少鞑靼人不喝酒……”

离驿站还剩不到一俄里的距离。周围非常安静，静得甚至可以循着蚊子的嗡嗡声确定它们的飞行路线。左边是黑黢黢的大峡谷，峡谷另一边，在我们前方是深蓝色的山顶，层峦叠嶂，积雪覆盖，轮廓分明地映照在落日余晖下的苍茫天际。群星开始在夜空中闪耀，我感到奇怪的是，它们比在我们北方显得更加高远。道路两旁耸立着黑色的

裸石，雪地上偶尔有地方露出几丛灌木，纹丝不动地立着。在这片万籁俱寂的大自然梦境中听到疲惫驿马的嗤鼻声和马车上俄罗斯铃铛忽高忽低的叮当声，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明天会是个好天气！”我说道。

上尉没说话，而是用手指了指耸立在我们正对面的一座高山。

“这是什么？”我问。

“古德山。”

“那又怎样？”

“您看看，雾气有多大。”

还真是，古德山云雾缭绕。山两侧飘浮着一缕缕薄云，山顶上正聚集着一团浓重的乌云，在夜色笼罩的天际中仿佛一片墨迹。

我们已经能看见驿站以及它四周平房的屋顶，前方不远处闪烁着亲切的灯光。就在这时，吹来一阵潮湿阴冷的风，峡谷开始呼呼作响，下起了小雨。我刚穿好斗篷，天空中已经开始大雪纷飞。我满怀钦佩地看了上尉一眼……

“我们必须在这里过夜了，”他懊丧地说，“这样的大雪天是过不了山的。什么？十字架山上发生雪崩了吗？”他问车夫。

“没有，老爷。”奥塞梯车夫答道，“但雪积了很多，很多。”

驿站里没有供过路旅客住宿的房间，我们被领到一间烟气弥漫的平房里过夜。我邀请上尉一起喝杯茶，因为我带了铁茶炊——这是我

高加索之行中唯一的乐趣。

平房的一侧贴着岩壁，三级湿滑的台阶通向房门。我摸索着进了门，居然碰到一头母牛身上（这里的人用畜栏代替了下房）。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边羊在叫，那边狗在吠。幸运的是，边上闪过一道微弱的光，帮我找到了另一个好像是门的窟窿。打开门眼前出现了一幅相当有趣的景象：一间宽大的平房，房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支撑着，里面全是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的火堆发出噼啪的响声，向上冒起的烟被从屋顶窟窿灌入的风倒吹回来，弥漫在整个房间，以至于我很长时间无法看清屋内的情形。火堆边坐着两个老太婆、一大群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格鲁吉亚人。他们全都穿得破衣烂衫。没办法，我们也围坐在火堆边，抽起烟斗。不大工夫，茶炊就令人愉悦地响了起来。

“可怜的人们！”我指着那些脏兮兮的房东们，对上尉说道。他们正在一旁呆望着我们。

“而且还笨得要命！”他答道，“您相信吗，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学不会！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者车臣人，尽管是强盗、叫花子，但他们有胆量，可是这些人压根儿不喜欢拿武器：你在他们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像样点儿的匕首。这就是奥塞梯人！”

“您在车臣很久了吗？”

“对，我带着一连人在那边的要塞驻扎了十年左右，就在卡缅内布罗德附近。您知道那地方吗？”

“我听说过。”

“唉，老兄，那里的亡命徒可让我们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总算太平了一些。曾经有段时间，你只要走出要塞围墙一百步，就会有个长毛鬼坐在某个地方守候着你，你一不留神，转眼之间就有一根套索套住你的脖子，或者是一颗子弹射中你的后脑勺。这帮人太厉害了！……”

“您恐怕遭遇过不少险情吧？”我好奇地问道。

“怎么可能没有？多了去了……”

他开始捻着左边的小胡子，低头沉思起来。我特别想从他这儿听到某个小故事，凡是爱旅行和记事的人都有这种愿望。这时候茶煮好了，我从箱子里拿出两个旅行小杯子，斟满茶，将一杯放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口，好像是自言自语：“是啊，不少！”这一声感慨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知道，老高加索人喜欢谈天说地，他们很少有机会与人畅谈：有的人会带着一个连在一处深山老林里驻扎五年，整整五年连个向他说“您好”的人都没有（因为属下们用军语向他问好）。而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四周是充满好奇的蛮夷之族，每天都有危险，各种奇闻轶事不断，这时候你不禁感到惋惜，因为很少有人把它们写出来。

“不想再来点朗姆酒吗？”我问他道。“我有梯弗里斯的朗姆白酒，现在天冷。”

“不了，谢谢。我不喝酒。”

“为什么？”

“没什么，我发过誓。我当少尉的那会儿，有一次我们喝多了，夜里碰巧有警报，我们就这样醉醺醺地跑去集合。也该着我们倒霉，这事让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差点没把我们送上军事法庭。不过的确如此，你在这里住上一整年，一个人也见不着，再加上喝点烧酒，很容易堕落的！”

我听到这话，几乎要失望了。

“就拿契尔克斯人来说吧，”他继续道，“只要在红白喜事上喝多了，就会砍杀起来。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才跑掉，当时还是在和我们关系不错的一个王爷家做客。”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是这样的，”他装满烟斗，深吸一口，开始讲起来，“您知道，我那时带了一个连驻扎在捷列克河边的要塞里，这都是五年前的事了。有一年秋天来了一辆运军粮的车：随车有一个军官，小伙子，二十五岁左右。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说是奉命留在我的要塞。他长得白净瘦弱，穿着一身全新的军服，我一看就知道他来高加索不久。‘您大概，’我问他，‘是从俄罗斯调过来的吧？’‘是的，上尉先生’，他答道。我拉住他的手说：‘很高兴，很高兴。您在这儿会感到有些无聊……不过我们会好好相处的。请直接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必穿戴那么整齐，以后见我只要戴上军帽就行了。’我们给他腾出一套房间，他便在要塞住了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只是有点怪。比方说，在下雨的冷天里打猎一整

天，大家都又冻又累，他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可是有时候呆在房间里，只要刮点风，他就说着凉了；护窗板一响，他就吓得浑身颤抖，面色苍白，可是却当着我的面独自去打野猪；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可是一旦张嘴，能把人笑得肚子疼……是啊，非常怪的一个人，应该很有钱：有很多值钱的玩意儿！”

“他和您呆的时间长吗？”我又问。

“大概有一年吧。可这一年让我记忆深刻。他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但值得回忆的不是这些。的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注定要遭遇各种不平常的事情！”

“不平常的事情？”我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好奇地问道。

“我这就讲给您听。离我们要塞五六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和我们友好的王爷。他有个宝贝儿子，十五六岁的样子，喜欢到我们这儿来玩：整天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我和毕巧林简直把他宠坏了。这家伙简直太淘气了，而且身手矫捷：在疾驰的马上能俯身捡起地上的帽子，骑行中射击能百发百中，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爱钱如命。有一次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他能把父亲羊圈里最好的山羊偷来，他就给他三个金卢布。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夜里他真拽着羊角把羊拖了过来。有时候我们想捉弄他一下，他气得两眼发红，立刻就要伸手拔剑。‘嘿，阿扎马特，当心你的脑袋啊，’我对他说，‘你的脑瓜子会倒霉的’！

“有一次老王爷亲自来叫我们去参加婚礼：他的大女儿出嫁，我们是老朋友，您知道这很难推辞的，尽管他是鞑靼人。于是我们就去了。村子里一大群狗狂叫着欢迎我们的到来。女人们一见我们便躲了

起来，我们来得及看清长相的几个女人都远不是美女。‘我原以为契尔克斯女人很漂亮呢。’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对我说道。‘还没到时候。’我笑着答道。这事我心里有数。

“王爷家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您知道，亚洲人的风俗是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会请来参加婚礼。我们受到热情接待，被领到客厅就座。然而我还没忘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放到哪儿，您知道，为了以防不测。”

“他们是怎么办婚礼的？”我问上尉。

“没什么特别的。先是由毛拉念一段古兰经，然后大家给新人和他们的亲属赠送礼物，吃饭，喝酒，之后开始表演马术，并且总是一个破衣烂衫油乎乎的人骑着一匹瘸腿的老爷马，在那里装模作样，故作丑态，取悦大家。天黑以后，在客厅里开始了我们所谓的舞会。一个可怜的老头儿胡乱地弹着三弦琴……忘了他们怎么叫的……类似于我们的巴拉莱卡。姑娘们和小伙子站成面对面的两排，拍手唱歌。这时候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儿走到两排的中央，开始相互即兴吟诵诗歌，其余的人则齐声应和。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这时王爷的小女儿走到毕巧林跟前，这姑娘约莫十五六岁，给他唱了一段……怎么说呢？类似赞美诗的东西。”

“她唱的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嗯，好像是这样的：‘都说我们的年轻骑手身材好，身上的长袍镶银边；而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更匀称，他的衣服镶金边。他在人群当中似白杨，只是不该长在我们这地方。’毕巧林站了起来，向她鞠了一躬，将手放在额头和胸口，请我代他作答。我很熟悉当地方言，帮他翻译了答词。

“等她走开后，我悄声问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这姑娘怎么样？’‘美极了！’他答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叫贝拉。’我答道。

“的确，她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修长，一双山羚羊般的黑眼睛，仿佛能看穿你的内心。毕巧林出神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她也时不时地偷偷打量着他。不过不止毕巧林一个人在欣赏美丽的公主：房间的角落里还有另外两只火辣辣的眼神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我定睛一瞧，原来是老熟人卡兹比奇。他，您知道，既不能说和善，也不能说不和善。对他的质疑很多，尽管没有抓到他任何胡作非为的把柄。有时候他赶着羊到要塞，低价卖给我们。只是从不讲价：就是一口价，哪怕杀了他都不会松口。据说他喜欢和一帮强盗去库班以远的地方闲逛，老实说，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矮个儿，干瘦，宽肩膀……可是却十分机灵，机灵得像个小鬼！棉袄总是破破烂烂，打满补丁，可武器却镶金带银。他的马更是全卡巴尔达闻名，真的，你想象不出比它更好的马儿了。难怪所有的骑手都对他羡慕嫉妒恨，不止一次地企图偷走这匹马，但是都没能得逞。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匹马的模样：毛像油漆一般黑，腿比琴弦还直，眼睛不比贝拉的差，这马非常有劲儿，一口气跑五十俄里根本不在话下，驯服以后它会像狗一般忠于主人，甚至听得出他的声音！卡兹比奇从来不拴它，就是这么一匹强盗马！

“这天晚上卡兹比奇的脸色比平时更加阴沉。我发现他棉衣下面穿了锁甲。‘他不会平白无故地穿锁甲的，’我心想，‘肯定是在打什么鬼主意。’

“屋里变得闷热起来，我便到外面去透透气。群山笼罩着夜色，雾气在峡谷间弥漫。

“我突然想拐去看看拴着我们马的棚子，看看马儿们有没有饲料，再说小心点儿总归没有坏处：我的马儿也非常棒，已经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表示过对它的喜爱，赞叹道：‘好马，真是匹好马！’

“我顺着栅栏悄悄走过去，忽然听到有说话声。我立即听出了一个声音：这是主人儿子——浪子阿扎马特的声音。另一个人话不多，而且声音轻。‘他们在这儿说什么呢？’我寻思着：‘不是在谈论我的马吧？’于是我在栅栏边上蹲下，开始屏息倾听，竭力不落下任何一句话。但有时候从屋里传出的歌声和说话声盖过了我偷听的谈话声。

“‘你的马棒极了！’阿扎马特说：‘我要是当家并且有三百匹马的话，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这匹千里马，卡兹比奇！’

“‘哦，原来是卡兹比奇！’我心里思忖道，想起了他身上的锁甲。

“‘没错，’卡兹比奇沉默半晌后答道：‘全卡巴尔达你也找不到这样的马。有一次，在捷列克河对岸，我骑着它和一帮强盗们打劫俄罗斯人的马群。那天我们不走运，大家四散而逃。四个哥萨克在追我，我听见这几个异教徒在我身后叫嚣。前面是一片密林，我俯身在马鞍上，把自己交给真主，生平第一次用鞭子抽了马。它像鸟儿一般在树枝间飞跃，尖利的刺划破了我的衣服，榆树的枯枝抽打着我的脸颊。我的马儿越过树桩，用胸膛劈开灌木。我本该把它扔在树林边然后自己徒步藏进密林里，可是我舍不得抛下它，——而先知因此奖赏了我。几颗子弹从我的头顶呼啸而过，我已经听见急匆匆的哥萨克人循着踪迹追了过来……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深沟，我的千里马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纵身跳了过去。它的两只后蹄没能落到地面，只剩两只前蹄在那里撑着。我扔掉缰绳跳向沟底，这救了我的马一命。它跳上了对岸。几个哥萨克人看到了整个过程，但没人下到沟里找我，因为

他们都觉得我摔死了。我听见他们全都跑去捉我的马了。我简直心如刀割。我沿着沟爬过茂密的草丛，一看：林子到尽头了，几个哥萨克人骑着马出了林子到达一片空地，这时我的黑眼睛正向他们飞奔过来。所有人大喊着扑向它，他们追捕了很久，有一两次套马索差点就套到马的脖颈上了。我心里一紧，垂下眼睛，开始祈祷。过了半晌我抬起头来，看见我的黑眼睛正在飞奔，甩着尾巴，像风一样自由。而那些异教徒们则骑着疲惫的马儿，在草原上一个跟着一个，被落得很远。真主啊！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我在沟里一直呆到深夜。突然，你能想到吗，阿扎马特？我在黑暗中听到，一匹马在沿着沟岸奔跑，打着响鼻，嘶鸣着，用蹄子敲击着地面。我听出是我的黑眼睛，就是它，我的同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听得出来，他在用手抚摸着自己千里马光滑的脖颈，嘴里说着各种亲昵的称呼。

“‘如果我有一千匹马，’阿扎马特说，‘我愿意拿它们换你的黑眼睛。’

“‘不，我可不换。’卡兹比奇漠然答道。

“‘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马特讨好地对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是勇敢的骑士，可我的父亲害怕俄罗斯人，不放我进山。你把你的马借给我用用，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我会为你偷我父亲最好的枪或者军刀，或者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他的那把刀是真正的古尔达[1]军刀：你只要把刀锋贴近手臂，它就自动切入肉中。像你穿的这种锁甲根本挡不住。

“卡兹比奇没说话。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马时，'阿扎马特继续说道，'它正在你的身下打转，鼓着鼻子蹦跳，蹄下火星飞溅。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爹那些好马我一匹也看不上眼了，都不好意思骑着它们招摇过市。我仿佛害了相思病，整天坐在悬崖上，满脑子都是你这匹黑色的骏马，它漂亮的步态、像箭一般光滑平直的脊背，它忽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有话要说。卡兹比奇，如果你不把它卖给我，我就活不成了！'阿扎马特声音颤抖地说。

"我听到他哭了起来：我得告诉您，阿扎马特是个非常倔强的孩子，一般没有什么能让他掉泪的事情，甚至他小时候也是这样。

"但回答他眼泪的，似乎是一阵笑声。

"'你听我说！'阿扎马特决绝地说，'我什么事都愿意干。你想不想我把我姐姐偷来给你？她舞跳得多漂亮！歌唱得多棒！金丝线刺绣简直一绝！土耳其的国王都娶不到这样的老婆……你干不干？明天晚上你在小溪流过的峡谷那儿等我，我陪她去邻村要经过那里。到时候她就是你的了。难道贝拉还比不上你的宝马？'

卡兹比奇沉默了许久，最后他低声唱起一首古老的歌谣，算是回答。[2]

我们村里美女很多，
她们的眼睛如繁星闪烁。
甜蜜地爱上她们让人嫉妒，
但自由的好男儿才更加快活。
金子可以买来四个老婆，

一匹烈马却是万金无多：
它在草原上快过旋风，
不会变心，也不会骗我。

“阿扎马特一直向他哀求，哭闹，又是讨好，又是赌咒，但都没用。最后卡兹比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滚开，你这傻小子！你哪有本事骑我的马？走不了三步它就会把你摔下来，让你的后脑勺在石头上撞开花。’

“‘把我摔下来！’阿扎马特疯狂地喊道。接着就听见这孩子的匕首刺到锁甲的声音。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猛地一推，他撞到栅栏上，栅栏摇晃起来。‘要有好戏看了！’我心里想，连忙跑到马厩，套上我们的马，牵到后院。两分钟后屋子里乱成一团。原来，阿扎马特穿着被撕破的棉衣跑进屋里，说卡兹比奇想杀他。大家一听立即跑去操家伙，这下就热闹了！喊声、吵闹声、枪声，只不过卡兹比奇已经骑上马奔到街上，像恶魔一般挥舞着马刀，在人群中左冲右突。

“‘犯不着为别人的事吃亏，’我抓住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胳膊，对他说，‘我们还是及早脱身吧？’

“‘不，等一下，看看怎么收场？’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下亚细亚人总是这样：酒一喝多，就开始打打杀杀！’我们骑上马就回家了。

“‘那卡兹比奇怎么样了？’我焦急地问上尉。

“‘这号人还能怎么样！’他答道，喝完杯子里的茶：‘溜掉了呗！’

“‘他没受伤吗？’我问道。

“‘那只有天知道了。这帮强盗命可大了！我就亲眼看到过另一些人，比如说：一个人被刺刀捅成了筛子，却还在挥舞着马刀。’上尉沉默了一会儿，用脚跺了下地，接着说：‘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真是让鬼迷了心窍，我回到要塞，把躲在栅栏后面听到的都告诉了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他笑了笑，这个滑头！心里却在打着什么主意。’

“‘怎么回事？给我说说呗。’

“‘那必须的，善始善终嘛。’

“大约过了四五天，阿扎马特来要塞了。像往常一样他先来找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因为他那儿总有好吃的招待他。我也在场。大家聊起了马，毕巧林开始大肆夸赞卡兹比奇的马：真是匹快马，像岩羚羊一样漂亮，简直了，按他的话说，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匹。

“这话让鞑靼小伙子两眼放光，可毕巧林装作没看见。我岔开话题，可他马上又把话题引到卡兹比奇的马上来。每次阿扎马特来，这种情况都会重复一遍。三个星期后，我发现阿扎马特变得消瘦憔悴，仿佛害了相思病。真是咄咄怪事……

“您知道吗，我只是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原委：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把阿扎马特撩拨得难以自拔，然后跟他说：

“阿扎马特，我看得出你非常喜欢这匹马，但是你却得不到它，就像你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你说吧，如果有人帮你搞到它，你会给那人什么？

“‘他想要什么我都给。’阿扎马特答道。

“‘既然这样，我帮你搞到这匹马，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发誓，你会照办……’

“‘我发誓……你也发誓！’

“‘好！我发誓你会成为这匹马的主人，只是你要把你的姐姐贝拉送给我：黑眼睛将作为她的彩礼。我希望这个交易对你有利。’

“阿扎马特没吱声。

“‘不愿意？那随你便！我认为你不是男人，还只是一个小孩：你还不到骑马的岁数……’

“阿扎马特急了。

“‘那我爹怎么办？’他说。

“‘难道他从来不出门？’

“‘对啊……’

“‘同意了？……’

“‘同意，’阿扎马特小声说道，脸色煞白。‘那什么时候？’

“‘等卡兹比奇下次来的时候，他答应赶十只羊过来。剩下的就交给我了。你就等着吧，阿扎马特！’

“他们就这么谈妥了这笔交易……说老实话，这可不是什么体面的交易！我事后也跟毕巧林这么说了，但他却说，这个契尔克斯的野丫头能够摊上他这样一个好丈夫是她的福分，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好歹配得上做她的丈夫，而卡兹比奇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你们说，我还能说什么？再说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搞的什么鬼。有一次卡兹比奇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羊和蜂蜜，我让他第二天送过来。

“‘阿扎马特！’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说，‘明天黑眼睛就是我的了，如果今晚你不把贝拉送过来，那就别想见到马……’

“‘好！’阿扎马特说罢就骑马回村了。

“晚上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全副武装地骑马出了要塞：他们怎么办成了这件事，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夜里一起回来的，哨兵看见阿扎马特坐骑的鞍前横躺着一个女人，手脚被捆住，头上缠着面纱。

“‘那马呢？’我问上尉。

“‘这就说，这就说。第二天一大早，卡兹比奇骑马赶了十只公羊来卖。他把马拴在栅栏上，走来找我。我请他喝茶，因为虽说他是个强盗，但毕竟是我的朋友。

“我们开始闲聊起来……突然我看见卡兹比奇浑身一抖，脸色变了——跑到窗前，但是不巧的是，窗户是朝后院开的。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我的马！……马！’他浑身哆嗦着说道。

“没错，我听见了马蹄声：‘这肯定是哪个哥萨克来了……’

“‘不对！俄罗斯人太坏了，太坏了！他号叫着像雪豹一般飞奔出去。两步跳到院子里，在要塞大门处哨兵用步枪拦住他的去路，他跳过步枪，沿着大路撒腿狂奔……远处尘土飞扬——阿扎马特正骑着烈马黑眼睛疾驰而去。卡兹比奇奔跑中从枪套中掏出枪打了一枪，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他停在原地，直到确认没有打中。接着他尖叫一声，把枪在石头了砸了个粉碎，然后扑倒在地，像一个小孩子般失声痛哭……要塞的人都围了过来——他谁也不睬。大家站了一会儿，议论了一番，就都回去了。我叫人把买羊的钱放到他身边，他也没动，像个死人一样脸朝下趴着。您相信吗，他就这样趴到深夜，趴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来到要塞，询问盗马人是谁。那位看见阿扎马特解开马缰绳并骑走马的哨兵如实相告。卡兹比奇听到是阿扎马特时眼睛一亮，直接去了他所在的村子。

“‘他父亲怎么说？’

“‘问题就在这儿，卡兹比奇没找到他：他出门去了别处，要六天后才回来，否则阿扎马特怎么能弄走他姐姐呢？’

“等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女儿、儿子都不见了。阿扎马特这个滑头明白：要是被人抓住，他肯定保不住脑袋。所以从那时候起就隐身匿迹了：多半是加入了某个匪帮，然后命丧捷列克河对岸或者库班某地，命该如此！……

“说实话，这件事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我一听说这个切尔克斯姑娘在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那里，便戴上肩章佩好剑去找他。

“他躺在外屋的床上，一只手托着后脑勺，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熄灭的烟管。里屋的门上了锁，锁上没有钥匙。这些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我咳嗽了一声，并用鞋跟敲击门槛，但他假装没听见。

“‘准尉先生！’我尽量严厉地对他说。‘难道您没看见，我来找您吗？’

“‘哦，您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想来管烟抽？’他答道，并没有起身迎接。

“‘对不起！我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是上尉。’

“‘一回事。您不想喝口茶？您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心烦！’

“‘我什么都知道。’我答道，走到床前。

“‘那再好不过：我没心情解释经过。’

“‘准尉先生，您做了错事，连我都要为您担责……’

“‘得了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早就同甘共苦了吗。’

“‘别开玩笑了！把你的佩剑交出来！’

“‘米基卡，拿我的剑来！’

“米基卡拿来了剑。我行使完职责后便在他床边坐下，说：‘你听我说，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你该承认这很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你把贝拉弄来这事……阿扎马特这个畜生啊……你承认吧，’我对他说。

“‘可要是我喜欢她呢？……’

“嘿，这让我怎么回答他？我竟无言以对。不过我沉默半晌后对他说，如果她父亲来要人，那么必须交人。

“‘完全不必！’

“‘他要是知道她在这里呢？’

“‘他怎么会知道？’

“我又一次无言以对。

“‘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略微欠起身说道，‘您是个好人，如果我们把她女儿交还给这个野蛮人，他会杀了她，或者是把她卖掉。事情已经做了，就别只想着泼凉水。把她留在我这儿，把我的剑留在您那儿……’

“‘那您让我看看她，’我说。

“‘她在这间锁着门的屋里。我今天想见她都没见着：她坐在墙角，用床单裹住身子，不说话也不看人，活像一只怯生生的野羚羊。我雇了我们小酒馆的老板娘，她懂鞑靼话，让她去照顾她并灌输给她这样一种思想：她是我的人，因为她除了我，不属于任何人。’他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又说了上面几句话。我也同意他的这个想法……有什么办法呢？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类人，他们的话你必须同意才行。

“‘结果呢？’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真的让她顺服了，还是她在不自由和思乡情中凋敝枯萎了？’

“怎么可能，哪儿来的思乡情？从要塞就能看到那些山村所在的山，这些蛮子们除了这些山什么也不需要。再说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每天都给她送东西：最初几天她不说话，但很高傲地拒绝了礼物。这些礼物落到了酒馆老板娘的手里，并促使她用尽各种花言巧语去劝说贝拉。唉，礼物！女人为了一块不值钱的花布片什么都做得出来！……算了，先不说这个……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她身上没少花心思，而且还学了鞑靼话，贝拉也慢慢能听懂我们的话了。她终于敢正眼看他了，开始是偷偷地斜眼打量，但仍然满脸愁容，轻轻哼着家乡的小曲儿。所以有时候当我听见她在隔壁唱歌的时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我永远都记得一个场景：有一次我经过她的屋子，往窗口瞥了一眼，看见贝拉坐在炕上，头垂在胸前，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站在她面前。

“‘听我说，我的小天使，’他说道，‘你知道早晚你都会是我的人，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难道你喜欢上哪个车臣人了？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放你回家。’她身体微微一震，摇了摇头。‘或者是，’他接着说：‘你恨死我了？’她叹了口气。‘或者是你的信仰不允许你爱我？’她脸色发白，没有说话。‘请相信我，对所有的民族来说，真主只有一个，既然他允许我爱上你，为什么要禁止你回报我的爱呢？’她呆呆地盯着他的脸，仿佛被这句话所打动，眼中流露出将信将疑的神色。这双眼睛真漂亮，就像两块黑煤似的闪闪发亮。

“‘听我说，亲爱的好贝拉！’毕巧林接着说道，‘你看得出我是多么爱你，我愿意付出一切，只为让你开心，我希望你幸福，如果你再这样不高兴下去，那我就死在你面前。告诉我，你会开心起来吗？’

“她沉思起来，乌溜溜的大眼睛始终盯着他，然后可爱地一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握住她的手，要她亲亲他，她无力地抗拒着，只是不停地说：‘请别这样，别这样。’他死乞白赖地要她亲，她哆嗦了一下，哭了起来。

“‘我是你的俘虏，’她说：‘你的奴隶，你当然可以强迫我，’说完又开始抹泪。

“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跑去另一个屋子了。我走到他的屋子，他正抄着手一脸愁容地来回踱着步。

“‘怎么了，兄弟？’我说道。

“‘她简直是魔鬼，不是女人！’他答道。‘但我向你发誓，她一定会成为我的女人……’

“我摇摇头。

“‘想打赌吗？’他说，‘一周后见分晓！’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为约，然后就分开了。

“第二天他立即派了专差去基兹利亚尔采购各种货品，买回了各种波斯料子，多得不计其数。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您怎么看？’他指着礼物问我：‘这个亚细亚美女能挡得住这些糖衣炮弹的攻击吗？’

“‘您不了解切尔克斯女人，’我答道，‘她们和格鲁吉亚女人或者外高加索的鞑靼女人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她们有自己的原则，她们的教养不一样。’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笑了笑，吹起了进行曲的口哨。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礼物只起了一半的作用，她变得更加亲和、更加信任人了，但也仅限于此。因此毕巧林决定使出最后一招。一天早晨他吩咐人备好马，穿上切尔克斯人的服装，全副武装，然后走进贝拉的屋里。‘贝拉！’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当初我决定把你弄出来，满以为你了解了我就会爱上我，但我错了。那就告别吧！我拥有的一切都归你全权支配，如果愿意，你可以回到父亲身边，你自由了。我对不起你，应该为此惩罚自己。别了，我要走了，至于上哪儿，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去枪林弹雨中搏杀一番。到时候希望你会想起我并宽恕我。’他转过身，向她伸出手告别。她没有抓住他的手，只是沉默不言。我站在门外，通过门缝可以看清她的脸。我有些心疼——她那张可爱的笑脸瞬间变得煞白！毕巧林没有听到贝拉的回答，于是往门口走了几步，他浑身哆嗦。老实说，我认为他真的会按照他开玩笑的话去做的。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天晓得他！他刚一碰到门，她就跳起来，大哭着扑向他，搂住他的脖子。您信吗？我站在门外也哭了，就是说，您知道吗，也不是哭，而是——我有点犯傻了！……

“上尉沉默了。

“‘对，我承认，’他随后捋了捋小胡子说，‘我当时有点伤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那么爱过我。’”

“他们的幸福持久吗？”我问道。

“是的，她对我们坦白了，从见到毕巧林的那天起，她就时常梦见他，而且从来没有男人让她如此地印象深刻。是的，他们是幸福的！”

“这多没劲啊！”我不禁叹道。我实际上挺期待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所以这个突然的幸福结尾让我颇感意外。“难道，”我继续道，“她父亲没有猜到她人在你们要塞？”

“事实上他似乎有过怀疑。过了几天我们得知，老头被人杀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又来了兴致。

“需要先说明的是，卡兹比奇以为阿扎马特是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才偷他的马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有一天，他跑到离村子三俄里远的地方蹲守老头儿。老人出去找女儿，无功而返。他的随从落在后面，当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骑在马上，想着心事。突然卡兹比奇像一只猫似的从树丛中蹿了出来，从他身后跳上马，用短剑将他劈下马去，抓起缰绳便一溜烟儿跑了。几个随从在小山坡上看到这一情景立即策马追赶，但是没追上。”

“他总算为丢马一事出了口气，报仇了。”我这么说是为了引出对方的看法。

“当然，照他们看来，他做的完全正确。”上尉说。

我不由得惊讶于俄罗斯人随遇而安的能力，我不知道，这种能力是好是坏，但它证明了俄罗斯人不可思议的屈伸度和一种合乎情理的想法，即在罪恶无可避免或无法消除时选择原谅和宽恕。

这时茶已经喝完，早已套好的马儿在雪地上冷得打战。月亮在西方闪着惨淡的光，即将没入远山上方破烂幕布条似的乌云之中。我们走出平房。与我旅伴的预测相反，天气转晴，预示着将会是一个宁静的早晨。群星在远方的天际编织出美丽的图案，但是随着东方的熹微晨光向藏青色夜空的不断漫溢，星星们渐次黯淡了光芒，而那些终年积雪的山峰则益发明亮起来。山峰的左右两边都是深不可测的沟壑，团团浓雾如蛇一般，沿着峭壁之间的缝隙滑向深渊，仿佛因感受到白昼的临近而仓皇逃窜。

天上地下一片宁静，就像一个人做早祷时的心境。偶尔从东面刮来一阵凉风，吹起结了霜的马鬃。我们动身上路，五匹瘦弱的驽马吃力地拉着我们的货车，沿着蜿蜒的道路翻越古德山。我们徒步跟在后面，每当马儿们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便把石头垫在车轮下面。道路仿佛通到天上，因为目力所及之处，道路始终在向上延伸，一直消失在古德山顶的云端之中。这片云昨天起就盘旋在古德山顶，仿佛一只蹲守猎物的苍鹰。雪在脚下咯吱作响，空气变得稀薄，呼吸十分困难。血不停地涌入脑袋，但同时却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传遍全身，我有些得意，能够站在世界的巅峰：不消说，这种感觉有些孩子气，但是当我们远离尘世喧嚣贴近自然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孩子：所有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从心灵上脱落，心灵恢复到它原初的或者是最终将达到的状态。谁要是像我一样，有机会在这些人烟稀少的山岭中行走，长时间地领略美丽的山景，贪婪地呼吸山间流淌的清新空气，那么他自然会明白我想表达和描绘这些瑰丽景色的愿望。终于，我们爬上了古德山的山顶，停下来四处观望：山顶飘浮着灰色的云，它散发的丝丝凉气预示着暴雨即将来临。可是东方却是一片金色灿烂的晴空，以至于我们，也就是我和上尉完全忘记了阴云的存在……没错，

包括上尉：淳朴的心灵对自然之美的感受要比我们这些激动的讲述者强烈并鲜活一百倍。

“我想，您已经对这些美景司空见惯了吧？”我对他说道。

“是的，而且对子弹的呼啸声也会习惯的，就是说习惯于藏起情不自禁的心悸。”

“可是我听说，有些老兵甚至觉得子弹的声音很悦耳呢。”

“当然，如果您愿意，子弹声也会变得悦耳。不过还是因为，心脏的跳动更强劲。您请看，”他指着东方，补充道：“多么神奇的地方！”

的确，这样的美景我未必会在别处再见到了：我们脚下是被两条银线般的河流——阿拉格瓦河与另一条小河——横穿而过的科依沙乌尔山谷。淡蓝色的雾沿着山谷滑行，躲避着早晨温暖的光线逃向邻近的峡谷，左右两边是一座高过一座的山脊，覆盖着积雪和灌木，交错着伸向远方。远处还是那些山，但没有两座完全相似的峭壁，——山脊上的雪全都闪耀着粉色的光，如此欢快，如此明亮，让人真想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太阳从深蓝色的山后面微微露出一个头，这山色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将其与乌云区别开来。但是在太阳上面有一道血色的朝霞，这引起了我同伴的注意。“我跟您说过，”他大声道，“将会有暴雨，得赶紧了，要不我们会在十字架山遭遇它。赶紧上路！”他对车夫们说。

车夫们把铁链拴在车轮下作为刹车器，防止车辆快速滚下山去。然后牵着马辔头，开始下行。右边是千仞绝壁，左边是万丈深谷，谷底有一个奥塞梯人的村庄，从上面看下去就像一个燕子窝。在这条两辆马车都不能错行的路上，一个驿车夫每年总得有十来次驾着颠簸的

马车深夜经过此地。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们的车夫里有一个是雅罗斯拉夫的俄罗斯农民，另一个是奥塞梯人。奥塞梯人预先解开了拉前套的两匹马，抓着辕马的辔头，小心翼翼地走着，——而我们那满不在乎的俄罗斯老乡甚至都没下驭座！我对他说，他至少应该关心一下我的皮箱，我可不想下到深谷去找它。他却回答说："咳，老爷！上帝会保佑我们，他们能走到，我们也能走到，咱又不是头一次走这条路。"他说得对：我们看起来似乎走不到目的地，结果还是走到了。如果大家都能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就会确信，对生命其实无须过分操心……

不过，你们也许想知道贝拉故事的结局吧？首先，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旅行札记，所以在上尉没有主动讲出来之前，我不便勉强他讲。所以请你们稍安勿躁。或者，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跳过几页去看结局。不过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这么做，因为翻越十字架山（或者像有学问的刚巴[3]那样，称它为圣克里斯托弗山）会让你们感兴趣的。就这样，我们下了古德山，进入切尔托夫谷……瞧，这个地名多么罗曼蒂克！你们仿佛已经看见了高耸的峭壁之间的魔窟了吧，——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切尔托夫谷这个地名来源于"切尔塔"（边界）一词，而不是"乔尔特"（魔鬼）。因为这里曾经是格鲁吉亚的边界。这块谷地到处是雪堆，很容易让人想起萨拉托夫、唐波夫等我们祖国可爱的地方。

"瞧，这就是十字架山！"当我们驶入切尔托夫谷的时候，上尉指着一座积雪覆盖的小山说。山顶立着一个黑魆魆的石头十字架，一条隐约可见的路从它旁边经过。但一般只有在山边的道路被雪封住的时候才走这条道。车夫们说，目前还没有发生雪崩，为了保护马匹，他们打算走山边的路绕过去。在转弯处我们遇到五六个奥塞梯人，他们

主动上来帮忙，把住车轮，喊着号子拖拽着马车前行，并护住马车。的确，路很险：右边在我们头顶上悬着一个大雪堆，只要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崩落到峡谷里。狭窄的道路一部分被雪覆盖，有的地方被脚踩平，有的地方由于日照和夜间严寒的作用变成了冰，因此走在上面很吃力，马儿则不停打滑；左边有一道很深的裂缝，下面奔流着溪水。它时而消失在冰层下面，时而在黑色的石块间跳跃激荡，溅起层层白沫。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绕过十字架山，也就是说，两个钟头才走了两俄里！这时候乌云低沉，开始下起了雹子，飘起了雪花。风灌进峡谷，怒号着，呼啸着，仿佛传说中的夜莺大盗。一转眼，石头十字架消失在雾中，雾气越来越浓，越来越密，源源不断地从东方滚滚袭来。顺便提一下，关于这个十字架有个奇怪但却十分流行的传说，似乎是彼得大帝路过高加索时竖立的。但是首先，彼得大帝只到过达吉斯坦；其次，十字架上明明用大字写着，是根据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命令于1824年建立的。但是尽管有铭文，传说依然根深蒂固，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何况我们一般不太相信铭文。

要到达下一个叫科比的驿站，我们还得沿着结冰的山岩和泥泞的雪路下行五俄里。马儿们疲惫不堪，我们冻得直打哆嗦，暴风雪越发猛烈，跟我们北方故乡的风雪一样，只是它那粗野的呼啸声更加悲凉哀怨。我心里想：“你，这个被放逐的家伙，也在为自己自由而辽阔的草原而哭泣吧！那儿你可以尽情舒展自己寒冷的翅膀，在这里你感到憋屈，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雄鹰，哀号着扑打铁栅栏。”

“糟了！”上尉说，“您瞧，周围除了雾和雪，什么都看不见；稍不留神，我们就会滚下深沟或者跌进窟窿里去。下面的巴依达拉河恐怕也风急浪大，过不去了。这就是亚细亚啊，不管是人，还是河，全都靠不住！”

车夫们大声呵斥并鞭打着马儿们，但是不管鞭子如何清脆响亮，马儿们打着响鼻，用脚抵住地面，死活不肯往前挪动一步。

“老爷，”终于有个车夫说话了，“我们今天是到不了科比驿站了。如果可以，我们不如趁早拐到左边去。您看那边山坡上黑乎乎的一团，估计是石头房子：天气恶劣的时候人们一般都在那里歇脚。他们说，如果您给点酒钱，他们就领我们过去。”他指着奥塞梯人，补充道。

“我知道，老弟，你不说我也知道！”上尉说，“这帮滑头，就会趁机敲竹杠捞酒钱。”

“不过您得承认，”我说，“要是没有他们，我们会更糟。”

“他们总这么干，他们总这么干，”他嘟囔着说，“这些可恨的向导！他们最留意哪儿可以捞一把，好像没有他们，人家就找不到路了。”

于是我们就向左边拐了过去，费了好大周折才走到那个简陋的歇脚地。这是两间石头屋，用石板和鹅卵石垒成，围着同样的石头墙。衣衫褴褛的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我后来得知，是政府养活他们，让他们接待那些被暴风雨袭击的旅客。

“这会儿总算好了！”我蹲坐在火堆边说，“现在您给我把贝拉的故事讲完吧，我相信故事还没结束。”

“您为什么这么说？”上尉狡黠地向我挤挤眼，笑道。

“因为，这不合常理：开头不同寻常，结尾也应当如此。”

“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那我太高兴了。”

“您倒是高兴，可我一回想起来，着实难受啊。这贝拉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后来和她混熟了，就像跟女儿一样，她也很喜欢我。我得跟您说，我没有家，我的父母音信全无，差不多有十二年了。早前也没想到要娶个老婆，而如今，您也知道，不太合适了。因此有个人让我疼爱，我也挺开心。她经常给我们唱歌听，或者跳列兹金卡舞给我们看……跳得好极了！我见过外面省城的小姐们跳，有一次还在莫斯科参加过贵族俱乐部，大概二十多年前。可是她们跳得什么呀，太不像样了！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她打扮得像个布娃娃，对她百般照顾，她在我们这儿长得更漂亮了，真是不可思议。脸上和胳膊上晒黑的皮肤变白了，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她总是那么快活，这鬼丫头，总是拿我开玩笑……老天爷饶恕她吧！……”

“您把她父亲的死讯告诉她的时候，她什么反应？”

“我们瞒了她很久，直到她习惯了自己的状况。告诉她以后，她哭了两天，过后也就忘了。

“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一切都非常美满。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好像说过，有一阵狂热地爱上了打猎，经常到树林子里去打野猪或山羊。可如今，连要塞的围墙外面都不去了。但没过多久，我发现他开始若有所思了，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后来有一次，谁都没告诉，就独自跑出去打猎了。整个上午都不见踪影，然后又有一次，后来便隔三岔五地出去打猎……事情不妙，我心想，他们之间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一天早上我去他们那儿——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贝拉穿一件黑绸外衣坐在床上，脸色苍白，愁容满面，让我吃了一惊。

“‘毕巧林呢？’我问。

“‘打猎去了。’

“‘今天走的？’她不作声了，好像有口难言。

“‘不是，昨天走的，’她长叹一声，终于开口。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昨天一天都在胡思乱想，’她流着泪答道，‘想到了各种不测：一会儿是被野猪咬伤，一会儿又是被车臣人捉到山里……可现在我已经觉得，是他不爱我了。’

“‘听我说，亲爱的，你可不能再这样胡思乱想了！’她哭了起来，随后骄傲地抬起头，擦去眼泪继续说：

“‘要是他不爱我，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家？我不勉强他。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我自己走好了：我又不是他的奴隶，我可是王爷的女儿！……’

“我开始劝她。‘听我说，贝拉。总不能让他一直呆在你身边，像缝在你裙子上似的。他是个年轻人，喜欢打打野味，出去一下又会回来的，如果你因此闷闷不乐，他很快也会讨厌你的。’

“‘对的，对的！’她答道，‘我会快乐的。’于是她哈哈大笑，拿起自己的手鼓，开始围着我又唱又跳。只不过这没持续多久，她又倒在

床上，双手捂着脸。

“这叫我该怎么办？您知道，我从来没和女人打过交道。我想了半天，该怎么安慰她，可什么也没想出来。我们俩就这么沉默了一段时间……那场面太让人难过了！

“最后我对她说：‘要不，我们去围墙那边走走？天气非常好！’当时是九月份，的确，那天天气很好，晴朗又凉快。远处的群山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走出房子，沿着要塞的围墙默默地走来走去，后来她在草地上坐下，我坐在她身边。嗯，想起来还真可笑，我跟在她后面跑来跑去，活像个保姆。

“我们的要塞位于高处，从围墙上望出去景色美极了：一面是辽阔的原野，中间有几道深沟。原野尽头是一片林子，一直延伸到山脊。原野上有几个炊烟袅袅的村落和一些马群。另一面是一条湍急的小河，一片稠密的灌木林，覆盖着连接高加索主脉的岩石高地，一直延伸到河边。我们坐在五角堡垒的一角，两边的景色都尽收眼底。突然我看见，有个人骑着一匹灰马从林子里面跑出来，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小河的对岸，离我们大概一百俄丈开外。他开始发疯一般地赶着胯下的马团团转。真是咄咄怪事！……‘贝拉，你看一下，’我说道，‘你年轻眼睛好，看看这骑马的人是谁，他来要把戏给谁看啊？……’

“她定睛一看，叫起来：‘是卡兹比奇！……’

“‘嗬，是这个强盗！来嘲笑我们的吗？’我仔细观望，果然是卡兹比奇。他那张黝黑的丑脸，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和从前一模一样。

“‘这是我父亲的马，’贝拉抓着我的手说，她浑身颤抖，像片树叶，眼睛闪闪发光。‘好哇！’我心想，‘宝贝，你身上也有强盗的血统啊！’

“‘你过来，’我对哨兵说，‘把枪瞄准他，给我干掉这个强盗，我赏你一个银卢布。’

“‘是，大人。不过他不肯停住……’

“‘那就命令他停下来！’我笑道……

“‘喂，朋友！’哨兵叫道，向他挥手，‘停一下，干吗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卡兹比奇果然停了下来，侧耳细听。他大概以为我们要跟他谈判。想得倒美！……我的哨兵已经瞄准了……啪！打偏了，只见火药在药池里亮了一下。卡兹比奇一夹马，马跳到了一边。他站在马镫上，用土话嚷了句什么，用鞭子威胁我们一下，便一溜烟跑了。

“‘你可真丢人！’我对哨兵说。

“‘大人！他去送命了，’他答道，‘这种可恶的家伙，你一下子很难打死他。’

“一刻钟之后，毕巧林打猎回来了。贝拉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对于他出去这么久，竟然没有一句怨言和责备……连我都生他的气了。‘得了，’我说，‘刚才卡兹比奇在河对岸，我们朝他开了枪。嗯，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和他遭遇的。这些山民报复心很强。您以为他猜不到是您帮了阿扎马特的忙吗？我敢打赌，他今天肯定认出贝拉了。我

知道一年以前他曾狂热地喜欢过她。他亲口跟我说过，要是能够凑足一份像样的聘礼，他一定去提亲……’

“毕巧林沉思了半晌，说：‘没错，应该小心为上……贝拉，从今天起你就别再到围墙这儿来了。’

“晚上我和他做了一次长谈：因为我很气恼，他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变了心。而且他半天时间用来打猎，对她很冷淡，难得跟她亲热。她明显瘦了下来，小脸变长了，一双大眼睛也失去了光彩。有时候你问她：‘你为什么叹气啊，贝拉？你难过了？’——‘不！’——‘你需要什么吗？’——‘不！’——‘你想家人了？’——‘我没有家人！’经常是一整天除了‘是’和‘不’什么也问不出来。

“我跟他谈的就是这件事。他的回答是：‘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的性格很糟糕，我不知道这是教育使然还是造物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给别人带来不幸，那我自己的不幸丝毫不亚于那人。当然，这并不能给别人什么安慰，但问题在于这是事实。在我年少的时候，从离开父母监护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纵情享受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快乐，自然，这些享受让我感到厌倦。后来我进入上流社会，但很快这个圈子也让我感到厌烦了。我爱上流社会的美女们，也被她们所爱，但她们的爱情只不过诱发了我的想象力和虚荣心，我的心仍旧空虚……我开始读书、学习，但很快便厌倦了学问。我发现，不管是荣誉还是幸福，都和学问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最幸福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之辈。而荣誉不过是运气，要得到它只需为人精明圆滑就行。于是我又觉得无聊了……不久我被调到高加索，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我原本希望在车臣人的子弹下不会再感到无聊，但事与愿违，一个月之后我就对子弹的嗖嗖声和死亡的临近完全习惯了，说实话，倒是蚊子的嗡嗡声更能引起我的注意。我比以前更无聊了，因为

我几乎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当我在自己屋里看见贝拉，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膝上吻着她那乌黑的鬈发时，我这个傻瓜，还以为这是上天可怜我，给我送来的天使呢！……我又一次错了：野姑娘的爱情并不比贵妇人的爱情好多少，野姑娘的淳朴无知和贵妇人的妖冶风骚同样让人生厌。如果您要我爱她，我还可以再爱她，我感谢她给了我片刻的甜蜜，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但和她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无聊……我是个傻瓜还是个坏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同样值得同情，甚至比她更值得同情：我的灵魂已经被尘世所毁，我的思绪骚动不安，我的内心不知餍足。什么都不能满足我的欲壑。对悲伤就像对快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一个办法：出门旅行。一有机会，我就动身，——但坚决不去欧洲！——我要去美洲，要去阿拉伯半岛，要去印度，说不定我会死在半路！但我相信，由于旅途的风雨和道路的艰险我至少不会很快对此厌倦。'——他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所有的话都牢牢地刻进了我的脑中，因为我第一次从一个二十五岁小伙子的口中听到这些东西，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都是什么奇谈怪论！您倒说说，"上尉转向我，继续说，"您好像不久前去过京城：难道那里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我回答说，有很多人都说这种话，可能也有些人说的是实话。不过失望情绪也像一切时尚风气一样，从上层开始，蔓延到下层，然后散布开来。如今真正感到苦闷的人却在竭力掩盖这种不幸，就像掩饰缺点一样。上尉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摇摇头，狡黠地笑了笑说：

"这种故作苦闷的时髦病恐怕是法国人传过来的吧？"

"不，是英国人。"

"哦，是这样啊！"他答道，"他们一直都是浑蛋透顶的酒鬼！"

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莫斯科的贵妇人，她硬说拜伦不过是一个酒鬼而已。不过上尉的见解是情有可原的：为了戒酒，他自然会竭力说服自己，世界上一切的不幸都是酗酒造成的。

接着他又继续讲贝拉的故事。

“卡兹比奇没有再出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他那次来不是平白无故的，准是在打什么鬼主意。

“有一次毕巧林劝我跟他一起去打野猪，我推托了半天。说实在的，野猪对我有什么稀罕的！可是他还是硬把我拖去了。我们带了五个兵，一大早出发了。我们在芦苇丛和树林里转来转去，一直到十点还没见到一只野兽。我就说：‘喂，我们还是回去吧，干吗这么死心眼呢？很显然今天不适合打猎！’可是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尽管天热人乏，还是不想空手回去……他就是这么个人，想什么就要得到什么，很明显小时候被妈妈惯坏了……终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搜到了一只该死的野猪——啪！啪！……没打中！那家伙蹿到芦苇丛里去了……真是个倒霉的日子！……于是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动身回家。

“我们放开缰绳，并排骑着马，一言不发。已经快到要塞边上了，只不过灌木丛遮住了我们的视线，看不见要塞。突然一声枪响，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样的猜疑让我们心里一惊……我们急忙策马顺着枪响的方向飞奔过去，一看：围墙上聚集着一堆士兵，指着田野的方向。田野里一个人骑着马在拼命飞奔，手里抓着一个横在马鞍上的白色东西。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喊一声，那声音绝不输给任何车臣人，他从枪套里拔出枪，策马追了过去。我紧跟在后面。

“幸亏打猎不顺利，我们的马还没有太累。它们急速飞奔，眼看着离那人越来越近……终于我看清了，骑马的是卡兹比奇，只不过我还看不出他抓在身前的是什么东西。我追上了毕巧林，对他大喊道：‘是卡兹比奇！’……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抽了马一鞭子。

“终于卡兹比奇进入了我们的射程之内。不知是他的马累坏了，还是没有我们的马好，总之，不管他怎么使劲，那马怎么也跑不快。我想，这时候他肯定想起自己的黑眼睛了吧……

“我一看：毕巧林在疾驰中举枪瞄准……‘别开枪！’我冲他喊道：‘节省子弹，我们马上就追上他了。’唉，这小子！总是在不该性急的时候性急……结果枪响了，子弹打穿了马的一条后腿，它由于惯性又跑了十来步，终于腿一软跪倒在地。卡兹比奇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候我们才看见他手里抱着一个用披巾裹着的女人……是贝拉……可怜的贝拉！卡兹比奇用土话冲我们大叫大嚷，举起匕首对着贝拉……事不宜迟，我也开了一枪，打中了。可能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因为他突然垂下了手臂……等到硝烟散尽，我们看到地上躺着受伤的马，旁边是贝拉。而卡兹比奇扔掉枪，像只猫似的顺着灌木丛爬上悬崖。我真想把他从那里一枪打下来，可惜没有现成装好的弹药！我们跳下马，奔向贝拉。可怜的姑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鲜血像溪流一样从伤口往外涌出……那个恶棍，哪怕是当胸给一刀也好，那样一下子也就完结了。可是他刺在背上……这才是最毒辣的强盗手法！她已经不省人事。我们撕开披巾，把伤口尽量包扎得紧一些。毕巧林吻着她冰冷的嘴唇，但已经晚了，什么也没办法让她苏醒过来。

“毕巧林骑上马，我把贝拉抱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她放到他的马鞍上。他用一只手搂着她，我们骑马往回走。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对我说：‘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

奇，我们这样走是不可能把她活着带回家的。’‘是的，’我说。于是我们就纵马飞驰起来。要塞大门口有一群人在等着我们。我们小心地把贝拉抬到毕巧林屋里，立即派人去叫大夫。大夫虽然喝得醉醺醺的，但还是来了。他看过伤口以后说，她活不过一天。可是他错了……”

“她好了？”我抓住上尉的手，不由得高兴地问道。

“没有。”他答道，“大夫说错了，她又活了两天。”

“那您跟我说说，卡兹比奇是怎么把她掳去的？”

“是这样的：那天贝拉没听毕巧林的话，离开要塞去了小河边。您知道，那天天非常热，她坐在石头上，把脚浸在水里。这时候卡兹比奇偷偷地摸了过来，一把抓住她，捂住她的嘴往灌木丛里拖。就在那里跳上马，一溜烟跑了！她趁其不备大喊起来，哨兵们慌忙开枪射击，但没有打中。我们正好那个时候赶到了。”

“那为什么卡兹比奇要抓走她？”

“这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些契尔克斯人可是出了名的贼种。什么东西没放好，他们就给你顺走了，甚至不需要的东西他们也偷……天性如此，没办法！再说他早就喜欢她了。”

“贝拉死了？”

“死了。不过遭了不少罪。我们也陪着她一起遭罪。大约晚上十点的时候她醒了过来。我们坐在床边，她刚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叫毕巧林。‘我在这里，在你身边，我的宝贝，’他握住她的手应道。‘我要死了！’她说。我们开始安慰她，说大夫答应一定治好她。她摇摇头，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她可不愿意死啊！……

“夜里她开始说起胡话来。她的头滚烫，有时候全身像打摆子似的发颤。她断断续续地说着父亲和弟弟，她想回到山上的家里……后来她也说到毕巧林，用各种亲热的称呼叫他，还怪他不爱自己的心肝宝贝了……

“他默默地听着她说话，头埋在双手里。但是我全程没看到他睫毛上沾过一滴眼泪。他是真的哭不出来呢，还是在竭力控制自己，我说不上来。至于我啊，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凄惨的场景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不再说胡话了，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脸色苍白，虚弱到几乎听不见呼吸声。后来她好一点儿，又开始说话。可您知道她说什么？这种想法只有临死的人才有！……她难过的是她不是基督徒，所以在那个世界里灵魂再也遇不到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灵魂了，天堂里会有别的女人做他的女友。我突然想到，可以让她在死前做个洗礼。我把这个想法对她说了，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好久没有说话。最后她说，她出生的时候信什么，死的时候也还信什么。就这样一整天过去了。这一天里她变化太大了！苍白的两腮陷了下去，眼睛变得好大，嘴唇干裂。她感受到体内烧得厉害，仿佛胸口放着一块烧红的铁。

“第二个晚上来临。我们都没合眼，没离开她的床一步。她痛苦极了，呻吟着，只要疼痛稍微好转，她就努力让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相信，她好点了，劝他去睡觉。她吻着他的手，牢牢抓着不放。拂晓前，她感受到了死的痛苦，开始翻来覆去，扯掉绷带，血又流了出来。等到重新包扎好伤口，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要毕巧林吻她。他跪在床边，轻轻托起她的头，把嘴贴到她冰冷的双唇上。她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仿佛想通过这一吻把自己的灵魂交给

他……是啊，她还是死了的好！要是没死而被毕巧林甩了的话，她又会怎么样呢？因为早晚会被毕巧林甩了的……

“次日上午她很安静，一直没说话。不管我们的大夫怎样用各种热敷剂和药水折磨她，她都很听话。‘您行行好吧！’我对大夫说，‘您自己不是说了吗，她肯定活不下来，那您干吗还要给她用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说，‘毕竟这样我良心上好受一些。’他的良心可真好！

“午后她开始觉得口渴难耐。我们打开窗户，可是外面比屋里更热。我们在她床边放了点冰，但不管用。我知道，这种难以忍受的干渴是人临终的征兆，便告诉了毕巧林。‘水，水！……’她从床上欠起身子，用沙哑的嗓音说着。

“毕巧林的脸色变得煞白，抓起一只杯子，倒了水递给她。我用双手蒙住眼睛，开始为她祈祷，我已不记得祈祷了些什么……说实话，老兄，在医院和战场上我没少见死人的事，但是这一次情形完全不一样！……我得承认，还有一点让我伤心：她临终前一次也没想起过我，可我一直像父亲一样疼爱着她……唉，让上帝宽恕她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算个什么，要让她在临终前想起我？……

“她喝过水，感觉好一些，可是两三分钟后，她就死了。我们把一面镜子凑近她的嘴唇，镜子上没有雾气！……我把毕巧林从屋里拉出来，向围墙走去。我们背着手，并排来去来回地走着，一句话不说。他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都没有，这让我很恼火：我要是他，早就难过死了。后来他在树荫下坐下，拿跟小棍儿在沙地上画着什么。您知道，我多半是出于礼貌想安慰安慰他，才开口说起话来，可他却抬起头笑了起来……这笑声让我浑身发冷……我就走开了，去买棺材。

“说老实话，我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排遣悲伤。我有一块缎子，就用它罩在棺材上，再用毕巧林给她买的各种契尔克斯银丝带作为装饰。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她安葬在要塞外的小河边，就是她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附近。如今她的坟墓周围已经长出了一丛丛刺槐和接骨木。我本想在她坟墓上立一个十字架，但是您也知道，这不大合适：她毕竟不是基督徒……”

“毕巧林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毕巧林病了好一段时间，人也瘦了不少，这个可怜的家伙。不过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贝拉。我知道他不高兴谈这个，那又何必呢？大概三个月之后他被调往××团，上格鲁吉亚去了。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哦，我记得不久前有人跟我说，他回到了俄罗斯，但在团里的命令中没有他的名字。不过一般命令传到我们这儿都很晚了。”

说到这里，他发了一大通议论，说消息往往要隔一年才能传到这里，这太让人郁闷了。他发这番议论多半是为了冲淡悲伤的回忆。

我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听他说。

过了一个钟头，可以上路了。暴风雪停了，天空放晴。于是我们继续赶路。在路上我不由得又谈起了贝拉和毕巧林。

“您没听说卡兹比奇后来怎样了吗？”

“卡兹比奇？哦，还真不知道……我听说在右翼阵地上沙普苏格人那里有个叫卡兹比奇的，胆子很大，常常穿一件红外衣，骑马在我们的枪弹底下不紧不慢地走着。每当子弹从他近旁嗖嗖飞过时，他还很有礼貌地鞠鞠躬。不过未必就是那个卡兹比奇！……”

我跟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科比驿站分手道别。我坐的是驿车，他因为行李太重，跟不上我。我们都没指望以后会再见，但是还真的又遇见了。如果您想听，我可以讲一讲：这可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不过您承认不承认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如果您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倒是很乐意讲一讲这个也许看来太长的故事。

---

[1] 古尔达：高加索冷兵器的品牌，最初来自西欧，后被高加索的工匠效仿。——译者注；以下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请读者原谅，我把卡兹比奇的歌词改成了诗，我听到的自然是散文，但习惯是第二天性。——作者注。

[3] 刚巴（1763-1833），法国旅行家，曾任法国驻梯弗里斯领事，著有《南俄旅行记》（1826）。他在这本书中把十字架山误称作“圣克里斯托夫山”。莱蒙托夫称他为“有学问的”，有讥讽之意。

二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道别之后，我快马加鞭地穿过了捷列克峡谷和达里亚尔峡谷，在卡兹别克吃了早饭，在拉尔斯喝了茶，晚饭前赶到了弗拉迪高加索。为了不让诸君厌烦，这里我就不描绘山景，不发空洞的赞叹，不做无用的景色描写，尤其是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无法想象的景色，也不列举谁都不感兴趣的统计数据。

我投宿在一个过往旅客经常歇脚的客栈。这里没人会炸野鸡、烧菜汤，因为客栈雇的三个残疾军人不是笨得要命，就是醉得一塌糊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

人家对我说，我还得在这里再住三天，因为从叶卡捷琳诺格勒来的“奥卡西亚”[1]还没到，所以暂时无法返回。这算什么奥卡西亚！（真是意想不到的怪事！）……可是一句糟糕的双关语并不能安慰我这个俄罗斯人，于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打算把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讲的贝拉的故事写下来。没想到，它成了我一组小说的开篇之作。你们看，有时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会引发重大的后果！……你们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奥卡西亚”吧？这是由半个步兵连和一门大炮组成的掩护队，专门护送辎重，从弗拉迪高加索出发，经卡巴尔达到叶卡捷琳诺格勒。

第一天我过得很无聊。第二天一早院子里驶进一辆马车……嗬！原来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见了面。我请他住到我的客房来，他也不客气，甚至还拍拍我的肩膀，咧开嘴笑笑。真是个怪人！……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烹饪方面颇有造诣：他炸野鸡炸得极好，酸黄瓜汁也加得恰到好处。我得承认，要不是遇上他，我恐怕只有啃干粮了。一瓶卡赫齐亚葡萄酒让我们忘记了只有一道菜的寒酸。我们点着烟头，坐下来：我坐在窗口，他坐在生火的炉子边上，因为天气又潮又冷。我们两人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已经把自己那些有趣的事全都讲给我听了，而我又没什么好讲的。我看着窗外，捷列克河的河面越来越宽，河岸上星罗棋布的低矮小屋掩映在树林之中，远处如黛的群山犬牙交错，后面矗立着像戴了一顶雪白主教小帽的卡兹别克峰。我心里与群山默默作别，感觉有些依依不舍……

我们就这样坐了好久。太阳藏到冰雪山峰的后面去了。发白的雾气开始在山谷间弥漫。此时街上传来马车的铃铛声和车夫的吆喝声。几辆大车载着一些蓬头垢面的亚美尼亚人驶进客栈的院子，后面跟着一辆空的四轮马车。这辆车行驶轻快，构造舒适，外观奢华，好像是外国造的车。车后面跟着一个留浓密小胡子的人，穿一件轻骑兵短外衣，对于一个跟班来说，能穿这样的衣服已经很讲究了。从他敲出烟斗里烟灰和吆喝车夫的那副神情，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他的身份。他一看就是被懒惰的老爷惯坏了的仆人，就像是俄罗斯的费加罗。[2]

“喂，伙计，”我从窗子里大声对着他喊道，“是不是护送队到了？”

他相当无礼地看了我一眼，整了整领带，然后转过身去。走在他身边的一个亚美尼亚人笑着替他作答，说是护送队到了，明天一早就返回。

“谢天谢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走到窗前说。“真是辆漂亮的马车！”他接着说道，“估计是哪位当官的要去梯弗里斯查案子。看来他不了解我们这儿的山路！不，伙计，你这是在开玩笑，他们和咱们肯定不是一路人，居然坐了辆英国马车到我们这里来！”

“那这是个什么人物呢？咱们去打听一下……”

我们来到走廊。走廊尽头通向侧屋的门开着。那跟班和马车夫正在把皮箱往房间里搬。

“喂，兄弟，”上尉问他，“这是谁的漂亮马车？啊？真是漂亮！……”那跟班头也没回，一边解捆皮箱的绳子，一边嘟囔着什么。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火了，他拍了拍这个无礼家伙的肩膀说，“我在跟你说话呢，伙计……”

“谁的马车？……我家老爷的……”

“你家老爷是谁？”

“毕巧林……”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毕巧林？……哦，上帝啊！……他是在高加索当过差吗？……”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拽拽我的袖子，兴奋地叫道，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

“好像是当过，我刚跟着他没多久。”

“哦，那就是了……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是叫这个名字吗？……我和你老爷是朋友。”他补充了一句，友好地拍了拍那跟班的肩膀，拍得他晃了一下……

“对不起，先生，您妨碍我了。”跟班皱着眉头说。

“唉，你这老弟！……你知道吗，我和你家老爷可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曾经住在一起……他现在在哪儿呢？……”

跟班说，毕巧林今天要在H上校那里吃晚饭，还要在他那儿过夜……

“那他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说，“老弟，你或许有什么事情要到他那儿去吧？……你要是去的话，就告诉他，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这里。你就这么对他说……他就知道了……我给你80戈比买酒喝……”

跟班听说给他这么点钱，便做出一副不屑的表情。不过还是答应会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传话。

“瞧吧，他马上就会赶来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得意扬扬地对我说，“我到门口去等他……唉，可惜我不认识H上校……”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大门外的板凳上坐下，我则回到自己房间。老实说，我也有点迫不及待想见到这位毕巧林呢。虽然听了上尉的故事，我对他印象不是太好，但是他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还是挺可贵的。过了一个钟头，残疾军人送来烧开的茶炊和茶壶。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您来喝杯茶吧？”我站在窗口对他喊道。

“谢谢了，我不想喝。”

“来喝点吧！您看，时候不早了，天冷啊。”

“没事，谢谢您……”

“好吧，随您便！”我一个人喝起茶来。过了十来分钟，老头儿进来了，说：“您说得对，还是喝点茶好，我一直在等他……跟班去他那儿已经好半天了，估计是因为什么事耽搁了。”

他匆匆喝完一杯茶，拒绝再喝一杯，便又急匆匆地去大门外等了。显然，毕巧林的轻慢让老头有点伤心，尤其因为不久前他刚跟我说过他们之间的交情，一小时之前还自信地以为，毕巧林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立即赶来的。

天已经黑了。我又一次打开窗户，叫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回来睡觉。他含混地嘟囔了一句。我又叫了他一次，他没做任何回应。

我把蜡烛放在炕上，裹着大衣躺进沙发，很快就睡着了。要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深夜回到房间把我吵醒，我会睡得很安稳的。他把烟斗扔在桌上，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拨弄着炉火。最后终于躺下，可是又咳嗽，吐痰，翻来覆去，折腾了很久……

“是不是有臭虫咬您啊？”我问。

“是啊，有臭虫……”他长叹一声，回答说。

第二天上午我很早就醒来了。可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比我起得更早。我发现他已经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我要去一趟司令部，”他说，“如果毕巧林来了，请您派个人来叫我……”

我答应了。他急忙跑去了，仿佛肢体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和敏捷。

早晨清新而美好。金色的云霞堆积在群山之上，仿佛又一道浮在空中的山脉。大门前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广场外的集市上人声鼎沸，因为正好是星期天。光脚的奥塞梯孩子，背着装有蜂窝蜜的袋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把他们赶开了。我没有心思理他们，因为我变得和善良的上尉一样心神不宁了。

没过十分钟，广场尽头出现了我们盼望的那个人。他和H上校走在一起……上校把他送到客栈，与他道别后就回要塞了。我立即让一个残疾军人去找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毕巧林的跟班出来迎接他，向他报告说马上去套车，并递给他一盒雪茄。跟班在得到毕巧林的一些吩咐后就忙着去办事了。而他的主人则点上烟，打了两个哈欠，在大门另一边的板凳上坐下。现在我该来描绘一下他的外貌了。

他中等个头。修长匀称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说明他体魄强健，能够承受漂泊生活和气候变化的种种磨难，也能够抵挡住京城的糜烂生活和内心的狂风暴雨。他那沾满灰尘的丝绒上衣只扣了底下两个纽扣，露出的雪白衬衫显示了上等人的生活习惯。他那副弄脏的手套仿佛是特地为他那双贵族小手定制的，当他脱下一只手套时，我惊讶于他手指的苍白纤细。他的步态随意慵懒，但我发现，他并不大幅摆动双手，——这准确地反映出他性格有些内向。不过这只是根据我的观察得出的纯然个人的看法，绝不希望你们盲信。当他坐到板凳上的时候，他挺直的身板便弯了下来，仿佛背上没长一根骨头。他全身的姿态现出某种神经衰弱的样子，他坐在那里，像极了巴尔扎克笔下三十岁的风骚女子一夜狂舞之后瘫坐在毛绒圈椅里的样子。第一眼看上去我认为他不会超过二十三岁，尽管仔细看过之后我认为他至少有三十岁。他的笑容里有某种孩子气，他的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他那天生

卷曲的淡黄头发漂亮地勾勒出他苍白高贵的额头，额头上交织的皱纹只有细心观察才能看出来，或者当他生气或不安的时候才比较明显。尽管他头发是浅色，但胡子眉毛都是黑色的。这是血统纯正的标志，就像黑鬃黑尾的白马。为了完整地描绘他的外貌，我还要说明，他的鼻子有些上翘，牙齿白得耀眼，眼睛是栗色的。关于这双眼睛我还要多说两句。

首先，当他笑的时候，眼睛却不笑！您没有在别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怪事吗？……这是脾气坏或者经常郁闷的标志。这双眼睛从半垂的眼睑下发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这种光芒不是内心狂热或想象力丰富的反映，而是类似平滑钢面的闪光，耀眼却冰冷。他目光短促，但敏锐有力，仿佛提出了一个不客气的问题，让人感觉不快。要不是这目光如此冷漠而平静，它定会给人留下粗野无礼的印象。我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也许只是因为我知道他生活的某些细节，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的外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可是由于你们只能从我这里听到他的情况，所以你们只能姑妄听之了。总的来说，他长得不错，具有上流社会女人们特别喜欢的那种相貌。

马都套好了。铃铛在轭下不时发出响声。跟班的已经两次走到毕巧林跟前报告，说一切已经准备停当。可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还没回来。幸好毕巧林正望着高加索青色的峰峦出神，仿佛一点儿也不急于上路。这时候我走到他跟前说：

“如果您愿意再稍等一会儿，”我说，“您就可以和老友重逢了……”

“哦，对的！”他迅速答道，“昨天他们跟我说了，可是他现在哪里？”我转头向广场那边望去，正好看见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拼命往

这边跑来……几分钟后他已经到了我们跟前，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几绺湿漉漉的白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紧贴在额头上。他的双膝直打哆嗦……他想扑过去搂住毕巧林的脖子，但后者只是冷冷地向他伸出手，尽管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上尉愣了一下，但还是用两只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气喘得还说不出话来。

“我真高兴，亲爱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您一向可好？”毕巧林说。

“那么……你……您呢？”老头儿含着眼泪喃喃地说，“……多少年了，多少日子了……您这是上哪儿去？……”

“上波斯去，还要到……”

“难道现在就要走吗？……等会儿再走吧，好朋友！……莫非现在就分手吗？……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我该走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您干吗这么急呢？……我有多少话想对您说……有多少事要问您……怎么样？退役了吗？日子过得怎么样？……在做些什么？……”

“什么也没干！”毕巧林笑着回答。

“您还记得我们在要塞里的日子吗？……那儿真是个打猎的好地方！……您那时候可是酷爱打猎啊……还记得贝拉吗？……”

毕巧林脸色有些发白，转过脸去……

“是的，记得！”他说道，同时很不自然地打了个哈欠……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开始求他再待上一两个小时。

“我们好好吃顿饭，”他说，“我有两只野鸡，这里的卡赫齐亚葡萄酒很好……当然啦，不能和格鲁吉亚的比，但也是上等品了……我们聊聊……您给我讲讲您在彼得堡的生活……好吗？……”

“老实说，我没什么可讲的，亲爱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还是再见吧，我得走了……我着急赶路……谢谢您没忘记我……”他握住他的手，又说了一句。

老头儿皱起眉头……他又伤心又生气，虽然竭力在掩饰。

“忘记！”他嘀咕道，“我可什么也没忘记……好吧，随您的便吧！……真没想到我们会是这样见了一面……”

“好啦，好啦！”毕巧林友好地抱住他说，“难道我还不是老样子吗？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各有各的路……咱们能不能再见面，只有上帝知道！……”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坐在车里了，车夫也已开始拉紧缰绳。

“等等，等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突然抓住马车的车门，叫喊起来，“我差点忘了……您的一些稿纸还在我这儿，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一直带在身边……原想着能在格鲁吉亚遇见您，没想到上帝安排我们在这儿相见……我该怎么处理那些稿纸？……”

“随您处置吧！”毕巧林答道，“再见……”

“您是去波斯？……那什么时候回来？……”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车后面喊道。

马车已经走远了，但毕巧林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说：未必会回来了！没必要再回来了！……

马车的铃铛声和车轮碾压石子路的辘辘声早就听不见了，可怜的老头儿还呆呆地站在原地，陷入沉思。

“是啊，”他终于开口，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尽管眼睫毛上不时闪现着懊恼的泪花，“当然啰，我们曾经是朋友，可现如今朋友算得了什么！……他会看重我什么？我一没钱二没权，而且年纪也和他不相称……瞧，他又在彼得堡待了一阵子，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多棒的马车！……多少行李！……而且仆人都那么神气！……”他脸上带着嘲笑的表情说了这几句话。“您说说，”他转向我接着说，“这件事您怎么看？……他中了什么邪，现在要到波斯去？……可笑，真可笑！……我早就知道他是个轻浮的人，靠不住……真可惜，他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注定了的！……我常常说，忘记老朋友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去，以掩饰自己的激动。然后又走到院子里自己的马车边上，装作在查看车轮，其实是为了不让我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走近他说道，“毕巧林留在您那儿的是什么稿纸？”

“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些笔记……”

“您打算怎么处理它们？”

“怎么处理？我让人拿去做弹塞。”[3]

“您还是给我吧。”

他惊奇地看看我，含混地嘟囔了一句，然后开始在皮箱里翻找。他翻出一个练习簿，轻蔑地扔到地上，然后是第二本、第三本，一直到第十本，全扔到地上。他气呼呼的样子有点像小孩，我觉得既好笑又可怜……

“就是这些了，”他说，“恭喜您捡到宝贝……”

“我可以随便处置它们吗？”

“哪怕在报纸上发表也没问题。都和我无关！……我又不是他的朋友，或者亲戚！……没错，我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住过……可和我住过的人多了去了……”

我捡起这些本子，赶紧拿回屋里，生怕上尉后悔。不久有人来告诉我们，过一个小时后护送队就出发了。我吩咐备车。上尉回到屋里的时候，我已经戴上帽子了。他似乎不准备动身，一副冷冷的、不自然的表情。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难道您不走吗？”

“不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见着司令官，我得把一些公家的东西交给他……”

“您不是去过他那儿吗？”

“去过是去过，”他有些支吾，“可是他不在家……我也没等他。”

我明白了：这个可怜的老头，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叫“私而忘公”。可他得到的是什么回报啊！

“真遗憾，”我对他说，“真遗憾，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们得提前分手了。”

“我们这些没文化的老头怎么能高攀得上你们呢！……你们是上流社会的年轻人，高贵得很。也就是这儿在契尔克斯人的子弹下，勉强和我们共处一段儿……以后再见面，连跟我们这些兄弟握个手都觉得丢面子。”

“我可不是这样的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哦，您知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的。我祝您万事如意，一路顺风。”

我们冷冷地告了别。善良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变成了一个偏执好斗的上尉！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毕巧林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什么原因，在马克西姆要扑上来拥抱的时候只向他伸出了一只手！当一个年轻人看待世界和人类情感的粉色面纱被无情揭去后，他会失去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梦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他还可以用同样转瞬即逝的、同样甜美的梦想去替换旧的迷梦……可是对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个年纪的人，他还有什么新的迷梦来疗治这次迷梦的打击？只有心肠渐渐变硬，不再轻易打开心扉……

我一个人走了。

---

[1] 奥卡西亚在俄文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机会”，由此引出“顺风车”“驿车”之意，在本文中是“护送队”的意思，另一个是“意想不到的事”。这里作者用“Ч т о з а о к а з и я”一句做了双关表达，即：①这算什么护送队吗？②真是意想不到的怪事！

[2] 费加罗：法国戏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机智的仆人。

[3] 当时的子弹是火药包在硬纸里，叫纸包子弹。

毕巧林日记

序言

不久前我得知，毕巧林在从波斯回国的途中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我有权发表他的日记了，并可以借机在别人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愿上帝保佑，别让读者们因为这种无害的掠美行为而惩罚我。

现在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把一个素昧平生之人的内心秘密公之于众。如果我是他的朋友倒也罢了，因为一个知心朋友阴险地爆料对方隐私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这辈子只在长途旅行中见过他一次面，显然不会对他产生那种难以理解的嫉恨，这种情感一般都藏在友谊的假面之下，期待着朋友死去或者遭遇不幸，然后劈头盖脸地送给他一大堆责骂、建议、嘲笑和怜悯。

在翻阅这些笔记的时候，我深信这个无情暴露自己弱点和缺陷的人是真诚的。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而且它的写作不是出于博取同情或哗众取宠的虚荣愿望。卢梭的《忏悔录》在这方面就略显不足，因为他是读给朋友们听的。

因此，我决定将这份偶然得到的日记部分刊出，仅仅是希望它能对社会有所裨益。虽然我换掉了所有人物的姓名，但里面所提到的人想必会认出自己来，他们也许还会为那个早已离开人世而至今仍遭人诟病的人的行为辩解：我们往往容易原谅我们理解的东西。

我在本书中只收入了毕巧林在高加索服役时的那部分日记，我手中还有他一大本日记，讲述了他自己一生的经历。有朝一日它也会公

之于世，但目前由于诸多重要原因，我不敢承担这一责任。

也许，有些读者想知道我对毕巧林性格的看法？我的回答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他们会说：“这是一种恶毒的讽刺啊！”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一　塔曼

塔曼是俄罗斯所有海滨城市里最差劲的小城，没有之一。我在那里差点没给饿死，而且还有人想把我淹死。我乘驿车深夜到达这座小城，车夫把三套车停在入城处唯一一座石头房子的大门前，马儿们都累坏了。站岗的黑海哥萨克哨兵听到马车的铃铛声，用睡意蒙眬的声音粗野地喝道：“什么人？”走出来一个军士和一个班长。我给他们解释说，我是军官，因公务要去战斗部队，要求他们给我安排一处公家的官舍。班长领着我们跑遍了全城，不管去哪家旅馆，全都客满。天很冷，我又三个晚上没睡觉，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发起火来。“随便带我到哪儿都行，强盗！哪怕带到鬼屋，只要能过夜就行！”我大声嚷道。“还有一个地方，”班长挠挠后脑勺，答道，“不过大人您不会满意的，那儿不干净！”我没太明白最后一个词的准确意义，吩咐他带路。我们在各种肮脏的胡同里走了很久，路两边全是破败不堪的篱笆，最后终于来到海边一座小房子前。

一轮圆月照在我新住所的芦苇屋顶和白色墙壁上。在建有鹅卵石围墙的院子里，向一边歪斜着另一个小破房子，比第一个更小更古老。绝壁状的海岸几乎从房子的墙角直接向下伸入海里，下面传来深蓝色的海浪不断拍击岩壁的声音。月亮静静地看着动荡不安却顺从于它的大海，我借着它的光看见远处有两艘大船，船上蛛网一般的黑色绳索，一动不动地映照在灰白的天际之下。“这海港里有船，”我心里想，“明天可以去格连吉克了。”

给我派了一个边防哥萨克兵当勤务兵。我吩咐他从马车上取下我的皮箱，然后打发车夫回去。我开始叫房东——没人应，敲门——还

是没人应……什么情况？后来终于从穿堂屋里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

“房东呢？”“不在了。”“怎么？彻底不在了？”“彻底不在了。”“那女房东呢？”“到乡下去了。”“那谁给我开门呢？”我问道，用脚踢了下门。结果门自动打开了。房间里散发着一股霉味。我划亮一根火柴，移到小孩面前。火光照亮了两只白眼球。他是个瞎子，天生的那种。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我开始仔细打量他的相貌。

老实说，我对所有的瞎子、独眼、聋子、哑巴、缺胳膊的、少腿的、驼背的残疾人抱有一种强烈的成见。我发现在人的外表和内心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奇妙的联系：似乎失去某部分肢体的人，他的心灵也会失去某种感情。

于是我开始认真观察这个盲小孩的脸，但是一个人如果没了眼睛，您能从他脸上读出什么呢？……我不禁心生怜悯，端详了他很久。突然他细薄的嘴唇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不知道为什么，这微笑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我开始怀疑这个瞎子其实没那么瞎。尽管我努力让自己相信，白翳是无法伪造的，而且何必要伪造呢？但是没用，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成见……

“你是女房东的儿子吗？”我终于问他。“不是。”“那你是谁？”“孤儿，残疾人。”“女房东有孩子吗？”“没有，曾经有过一个女儿，可是跟一个鞑靼人渡海跑了。”“和什么样的鞑靼人？”“鬼才知道！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个刻赤的船夫。”

我走进屋子。两条长凳，一张桌子，炉子边上还有一只大箱子，这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墙上没有圣像——不祥之兆！海风从打碎的

玻璃窗里灌进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截蜡烛头，点着，开始安顿东西。把马刀和步枪放在墙角，手枪搁到桌子上，在一条长凳上铺好斗篷，哥萨克兵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另一条长凳上。十分钟后他已经打起呼噜了，而我却难以入眠：黑暗中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个白眼睛的男孩。

这样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月亮照到了窗前，光线在房子的泥地上游移。突然，月光洒在地上的光带中闪过一个影子。我欠起身，往窗口一望，有人又从窗口跑过，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我无法相信，这个人是从海岸的峭壁上跑下去的，但他又没有别的路可走。我爬起来，披上外衣，往腰里别了把匕首，悄悄走出了屋子。迎面走来那个瞎眼男孩。我赶紧躲到篱笆边上，他小心翼翼但准确无误地从我身旁走过。他腋下夹着一个包裹，向码头那边拐了过去，顺着又窄又陡的小道儿往下走。“那一日，哑巴将开口，瞎子必看见”[1]，我一边想着一边跟在他后面，保持能看见的距离。

这时候月亮钻进了乌云里，海上升起了浓雾。近处一艘船上的艄灯在雾中若隐若现。岸边闪亮着白沫翻腾的巨浪，仿佛随时要将海岸吞没。我费力地顺着陡坡往下走，突然看见瞎子停了一下，随后拐到右下方。他走得离水特别近，似乎海浪马上就要将他卷走。但看得出他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因为他走得很自信，稳稳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熟练地避开坑洼的地方。最后他停了下来，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坐到地上，把包裹放在身边。我躲在岸上一块凸出的岩石后面，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几分钟过后，对面出现了一个白色身影，那人走到男孩跟前，在他身边坐下。海风不时地将他们的谈话送入我的耳朵。

“怎么样，瞎子？”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风暴太大，杨柯不会来了。”

“杨柯不怕风暴。”盲小孩回答。

“雾越来越浓了。”女人反驳道，声音里透着忧虑。

“在大雾里更容易躲过巡逻船。”他回答。

“万一他淹死了呢？”

“那好啊，你星期天就没法系着新缎带去教堂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可是有件事让我颇为惊讶：盲小孩和我讲话的时候用的是乌克兰语，现在却说一口纯正的俄语。

“你看，我说对了吧，”盲小孩双手一拍，说道，“杨柯不怕海，不怕风，不怕雾，也不怕海岸巡逻队。你仔细听：这不是海浪拍打的声音，我不会听错的，这是他长桨划动的声音。”

女人霍地跳起来，焦急地注视着远方。

“你胡扯，瞎子，”她说道，“我什么也没看见。”

说实话，不管我多么努力地辨认，始终看不到远方海水里有类似小船的东西。这样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在汹涌起伏的海浪之间出现了一个黑点：它时大时小，慢慢地爬上波峰，又快速地沉到波谷。小船离岸越来越近了。水手能在这样的夜晚穿越二十俄里的海峡，真够勇敢的，不过必定有让他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我这样想着，心不由得怦怦直跳。我望着这只可怜的小船，它像一只鸭子，在水里扎个猛

子，然后，仿佛鸭子扇动翅膀一般，快速地挥动双桨，从深渊的浪花中蹿出来。眼看着它就要猛烈地冲到岸上撞个粉碎了，可是它却灵活地侧转过来，安然无恙地驶入一个小湾。船上下来一个中等个头的人，戴一顶鞑靼人的羊皮帽。他挥挥手，三个人便开始从船上往外拖东西。货物非常大，我至今都没弄明白，小船怎么没沉没。他们每个人往肩上扛一袋货，顺着海岸往前走，一会儿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本来应该回屋了，但是老实说，这些怪事让我心绪难平，我好容易挨到天亮。

我的哥萨克勤务兵醒来时看见我穿戴整齐，很是惊讶。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原因。我站在窗口欣赏了一会儿白云缕缕的蓝天和远方的克里米亚海岸。这海岸像一条雪青色的带子，一直绵延到悬崖边上，悬崖顶上有一座白色的灯塔。随后我出发去法纳戈里亚要塞，想从司令那里打听一下去格连吉克的时间。

唉，司令也没能告诉我确切的时间。码头上停泊的船，要么是巡逻艇，要么是还没有开始装货的商船。“或许过三四天会有一艘邮船来，”司令说，“到时候再看着办吧。”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住所。哥萨克勤务兵在门口神色紧张地迎接我。

“事情不妙，大人！”他对我说。

“是啊，兄弟。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啊！”听完这话他更紧张了，俯身过来悄声对我说：

“这里不干净！我今天遇见黑海舰队的一个军士，我认识他，去年来过我们部队。当我告诉他我们住在哪里时，他对我说：‘老弟，这个地方不干净，人不好……’的确是这样啊，那个瞎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一个人到处乱跑，一会儿上市场去买面包，一会儿去打水……看得出这儿的人对这瞎小子已经见怪不怪了。”

“该不会吧？至少女房东该露面了吧？”

“今天您不在的时候老太太带着女儿来了。”

“什么女儿？她没有女儿。”

“如果不是女儿，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老太太现在在自己屋里。”

我走进那间小破房子。炉子烧得很热，上面煮着对穷人来说相当奢侈的饭菜。不管我问什么，老太太总说自己耳聋，听不见。我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回过头来找瞎子，他正坐在炉子前面往炉火里添枯树枝。“喂，瞎小鬼，”我揪住他一只耳朵说，“说，昨夜你扛个袋子去哪儿了，啊？”这个盲小孩突然大哭起来，大叫大嚷：“我到哪儿去了？……我哪儿也没去……扛着袋子？什么袋子？”老太婆这回却听见了，开始嘀咕起来：“这可是造谣啊，还造到一个残疾孩子头上了！您为什么这么对他？他碍着您什么了？”这套把戏让我厌烦，于是我走出屋子，打定主意要解开这个谜。

我用斗篷裹住身子，坐到篱笆旁的石头上，向远方眺望。我面前展开一片被昨夜风暴涤荡过的大海。它那单调的海浪声有如睡梦中城市的呓语，让我想起了往昔的时光，把我的思绪带向北方，带到我们寒冷的京城。我沉浸在令人激动的回忆之中……就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也许更长……突然一阵类似唱歌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没错，是歌声，一个女人清新的小嗓音——但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侧耳细听——调子有些怪，时而悠长悲伤，时而短促欢快。我环顾四

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又仔细倾听——声音仿佛是从天上落下。我抬头往上看，在我的屋顶上站着一个穿条纹裙的姑娘，披散着头发，真正的美人鱼。她手搭凉棚，遮住阳光，凝视着远方。一会儿笑着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开始唱起来。

我一字不落地记住了这首歌的歌词——

在碧蓝的大海上
无数白帆自由飘荡
在这些白帆之间
是我孤零的小舟
它没有白帆，只有双桨
当风暴来临
古旧的船儿们升起白帆
在海上乘风破浪
我却向大海深鞠一躬：
“愤怒的大海，
请别碰我的小舟：
它可载着贵重之物，
而在暗夜中驾驭它的
是那拼命三郎”

我不禁想起，昨天夜里我听到的也是这个声音。我略一沉思，抬头再看屋顶时，姑娘已然没了踪影。突然她从我身旁跑过，唱着另一首歌，打着响指跑进老太太的屋里，但很快传出她们俩的争吵声。老太太在生气，她却哈哈大笑。接着我看到我的美人鱼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下来，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看，好像对我出现在这里非常惊奇。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悄悄地向码头

走去。这还没完：整整一天她都在我房子周围转悠，又唱又跳，一刻没停。真是个怪人！她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疯狂的迹象，相反，她看我的目光锐利逼人，这双眼睛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仿佛时时刻刻都在等着人家问话。可是我一开始说话，她便狡黠地笑着跑开。

说真的，我还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女人。她远非美女，但我对美也有着自己的成见。她身上有不少血统纯粹的标志……女人的血统和马的血统一样，关系重大。这是青年法兰西[2]发现的。它，就是说血统，而不是青年法兰西，大都可以从步态以及手脚上看出来，尤其是鼻子至关重要。在俄罗斯，一只标致的鼻子比一双小巧的脚更难找。这个唱歌的女孩看上去不超过十八岁，腰身非常柔韧，尤其她低头的神态、浅褐色的长发、脖子和肩膀上略微晒黑的皮肤的金色光泽，特别是那标致的鼻子——这一切都让我心醉神迷。尽管我在她斜睨的眼神中读出了某种野性和可疑，尽管她的微笑里藏着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但成见的力量是强大的：标致的鼻子让我发狂，我想象着我已经找到了歌德笔下的迷娘[3]，那个按照他德国式的想象塑造出来的美妙人物。没错，她们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会从极度不安中瞬间变得异常平静，同样说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话，同样蹦蹦跳跳，唱一些奇怪的歌……

傍晚的时候，我在门口拦住她，和她聊了起来。

“告诉我，美人儿，”我问道，“今天你在屋顶上干什么了？”“看风从哪儿吹来。”“看这个干什么？”“风从哪儿来，幸福就从哪儿来。”“这么说，你唱唱歌就能找来幸福喽？”“哪儿有歌唱，哪儿就有幸福。”“难道你不会把悲伤也唱来吗？”“那又怎么样？反正不是福就是祸，福祸之间本来也相差不远。”“谁教你唱的这首歌？”“没人教我，我怎么想就怎么唱，该听的人自然会听懂，不该听的人就听不懂。”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歌手？”“谁给我做洗礼，谁就知道。”“那谁给你做的洗礼？”“这我怎么知道？”“你嘴挺严啊！我知道你的一些事情。”（她不露声色，嘴唇都没动一下，仿佛和她不相干）“我知道，昨夜你去了海边。”接着我一本正经地给她讲了我昨夜的见闻，想让她难堪，可是丝毫没起作用！她放声大笑，说：“您见得多，但知道的少，您知道的东西，可得保守秘密哦。”“要是我去报告司令呢？”我说这话的时候表情相当严肃。她突然跳起来，唱着歌跑走了，像一只受惊从灌木丛中飞出的小鸟。我最后那句话说得实在不合适，当时我没有想到这话的严重性，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则让我对此追悔莫及。

天刚黑，我就吩咐哥萨克勤务兵按照行军的习惯烧热茶壶，我把蜡烛点亮，在桌边坐下，抽起了旅行烟斗。我快喝完第二杯茶的时候，突然听见门“咯吱”一声，身后响起裙子的窸窣声和轻微的脚步声。我心里一惊，转过头去，原来是她，我的美人鱼！她静静地在我对面坐下，一句话不说，只用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柔情蜜意，这让我想起从前那些肆意玩弄我生命的目光，其中就有这样深情的凝望。她似乎在等我发问，但我却被她看得莫名窘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脸色有些苍白，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她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桌子上游移，我发现它在微微地颤抖。她的胸部一会儿高高耸起，一会儿又似乎在屏住呼吸。我不想再继续装演下去了，决定用最常见的方式打破沉默，也就是请她喝茶。没想到她突然跳起来，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往我嘴上印了一个温润而火热的吻。我眼前一黑，头脑发晕，用我火热的青春激情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但她像蛇一般从我的两臂间滑脱，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了句：“今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着后，你到海边来。”接着便箭一般地飞出了房间。在穿堂里她碰翻了茶炊和地上的蜡烛。“这鬼丫头！”哥萨

克勤务兵喊道，他正坐在干草上，想着用剩下的茶暖身子呢。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码头上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叫醒勤务兵，对他说:“如果听见我开枪，你赶紧到海边去。”他瞪大眼睛，机械地答道：“是，大人。”我把手枪别到腰带上就出门了。她在斜坡边上等我，穿一件非常薄的衣衫，柔软的腰肢上束着一条小围巾。

“跟我来！”她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开始往下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摔断脖子。下坡到坡底我们向右转，走上了之前我跟踪盲小孩的那条路。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只有两颗星星，像两座指路的灯塔，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着亮光。黑压压的海浪有节奏地涌向岸边，轻轻托起一只系在岸边的孤零小船。“我们上船，”我的女伴对我说，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并不喜欢海上浪漫之旅，可是退却也不合时宜。她跳进小船，我紧随其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船儿已经离岸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生气道。“意思是，”她把我按在凳子上坐下，双臂搂住我说，“意思是我爱你。”……她的脸颊贴了上来，我的脸上立即感到她火热的气息。突然有什么东西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我往腰里一摸，手枪没了。这时候我心里顿生疑窦，血直往脑袋上涌！我回头一望，我们离岸边已有五十来俄丈，而我不会游泳！想把她从身上推开，她却像猫一样紧紧抓住我的衣服，突然她使劲一推，险些把我推进海里。小船儿摇晃起来，但我稳住了。我们之间开始一场殊死搏斗。愤怒让我力量倍增，但我很快发现，我不如我的对手灵活……“你想怎么样？”我牢牢地按住她的小手，冲她喊道。她的手指咯吱作响，但她并没有喊叫。她那蛇一般的天性使她忍住了这种疼痛。

“你看见了，”她答道，“你会去告发的！”她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将我掀倒在船舷上。我们俩的半个身子都挂在船外，她的头发已经

触到水面。生死关头，我用膝盖抵住船底，用一只手抓住她的辫子，另一只手抓住她的喉咙。她松开了我的衣服，我一下子把她扔进了海浪中。

天已经相当黑了，她的脑袋在海水的泡沫中闪了两下，就再也看不见了……

我在船底找到半截旧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划到岸边。我顺着海岸慢慢地向自己的小屋走去，一边走一边不由自主地盯着之前盲小孩等杨柯的那个方向。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似乎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坐在岸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躲了起来，趴在岸边悬崖上的草丛中，微微伸出头，这样悬崖下面的一切都在我视线范围内。我看见了我的美人鱼，不过我并没有吃惊，反而有些高兴。她正在把长发上的泡沫挤干。湿透的衬衫勾勒出她柔美的身材和高耸的乳房。过了一会儿，远处出现了一艘小船，很快就到了近前。和昨天夜里一样，从船里走出一个戴鞑靼帽的男人，留着哥萨克人的发型，腰带上别着一把大匕首。“杨柯，”她说道，“一切都完了！”接下来的谈话声音很轻，我什么也没听见。“那瞎子在哪儿？”终于杨柯提高了嗓门问道。“我打发他取货去了。”对方答道。过了几分钟盲小孩出现了，背着一个麻袋，他们把麻袋装上小船。

“听着，瞎子！”杨柯说道，“你要守着那个地方……知道吗？那儿都是值钱的东西……请告诉……（名字我没听清），我不再伺候他了，出事了，他也别想再看见我了。现在这儿危险，我要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他再也找不到我这么大胆的人了。请你还告诉他，如果他工钱付得高一点的话，杨柯是不会离开他的。只要有风有海的地方，处处都有我的活路！”杨柯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她会和我一起走，她

不能再待在这里了。请你告诉老太婆，就说，你该死了，活得太久了，应当懂得体面，不要连累他人。她也别想再见着我们了。”

“那我呢？”瞎子哀怨地问。

“我要你有什么用？”杨柯答道。

这时候我的水妖已经跳上小船，并向同伴招手示意。杨柯往瞎子手里塞了点东西，说：“拿去买糖饼吃吧。”“就这点？”瞎子说。“那再给你点”——一枚硬币掉到岩石上，发出响声。瞎子并没有去捡这枚硬币。杨柯坐上船，岸上吹来风，他们升起小帆，飞速地离开了海岸。在月光的照耀下，白帆长时间地在海浪间闪现。瞎子一直坐在岸上，我仿佛听到了号哭的声音：那是瞎子在哭泣，哭了很久很久……我突然难过起来。为什么命运将我抛入到这些本分的走私者的平静生活中？我就像一颗扔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搅扰了他们的安宁，而我这颗石头也差点葬身水底。

我回到屋里。门廊里木盘上放着的蜡烛即将燃尽，发出噼啪的声音。我的哥萨克勤务兵并没有听我的吩咐，双手抱着枪睡得死沉。我没有叫醒他，拿起蜡烛走进屋里。哎呀！我的钱匣、镶银的马刀、达格斯坦的短剑（朋友送的）都不见了。我立刻猜到那个该死的瞎子背的是什么东西了。我毫不客气地推醒了勤务兵，对着他破口大骂，发了一通脾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去向上级汇报，说一个盲小孩偷光了我的东西，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差点没把我淹死？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谢天谢地，第二天早上终于可以上路了。我就离开了塔曼。至于老太婆和可怜的盲小孩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再说，人家的欢

乐和痛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因公出差、到处浪游的军官！

第一部完

---

[1] 来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2] 19世纪3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青年作家戈蒂耶与内尔瓦等人结成一个浪漫主义文社，其成员专喜奇谈诡行以骇世惊俗，自称是“青年法兰西”派。

[3] 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女主人公。

第二部
（毕巧林日记续篇）

二　梅丽公爵小姐

5月11日

昨天到达五峰城，在马舒克山脚下的城郊最高处租了一套房子：每逢雷雨天气，乌云便低垂到我的房顶上。现在是早晨五点，我打开窗户，房前小花园的花香便充满整个房间。开满樱桃花的树枝正对着我的窗户，有时微风袭来，将白色花瓣吹落到我的书桌上。三面景色都非常优美，西面，五峰并列的贝什图山泛着蓝光，仿佛“风雨散后的残云”[1]；北面耸立着马舒克山，好像一顶毛茸茸的波斯帽，遮盖住了那一面的天空；东面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下面是一座五彩斑斓、干净崭新的小城，具有治疗功效的泉水潺潺流淌，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熙熙攘攘；而那边，更远的地方，群山更蓝更氤氲，层峦叠嶂，像一个围成半圆形的剧场。在最远的天际，白雪覆盖的山峰仿佛一条银链，从卡兹别克山一直绵延到双峰并峙的厄尔布鲁士山……住在这样的地方可真惬意啊！我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快感。空气纯净清新，仿佛婴儿的吻。阳光灿烂，天空湛蓝，有福地如此，夫复何求？还要那些情欲、愿望、遗憾作甚？可是时间到了，我要去伊丽莎白温泉了。据说来泡温泉的人早上都聚集在那里。

…………

我沿着林荫道往下走到城中心，路遇几拨愁眉不展的人群慢慢地向山上走去。他们大部分是草原上的地主人家，这点可以从丈夫们破旧老式的外套和妻子女儿们讲究的服饰上看出来。很显然，他们对来泡温泉的男青年都仔细研究过，因为他们怀着一种亲切的好奇心打量

着我：彼得堡式样的外套迷惑了他们，但很快他们注意到了我佩戴着普通军人肩章，于是一脸不屑地转过身去。

当地权贵的太太们，也就是温泉的女主人们，比较和蔼可亲。她们手拿长柄眼镜，对军服并不介意。因为她们在高加索常常遇到热情而聪明的普通军人。这些太太们都很可爱，而且总是那么可爱！她们每年都要换一批新的崇拜者，也许这就是她们永远可爱的秘密所在吧。我顺着一条小路上行，去往伊丽莎白温泉。路上我超过了一群穿便装和军装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渴望水疗的人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喜欢喝，但不是水，很少出来散步，追女人也只是逢场作戏。他们赌钱，却埋怨日子无聊。他们都是花花公子，他们把绑好的杯子放入硫黄泉井里的时候，都摆出一副斯文的样子。穿便服的都系着浅蓝色领带，穿军装的领子里都露着褶边。他们非常看不起外省人家，却又感慨不能成为京城贵族人家的座上宾。

终于到了矿泉井口……在井边的小广场上建了一幢红顶的小屋，里面是温泉浴池，稍远处是一条游廊，供人们在下雨的时候憩息。几个受伤的军官收起拐杖，坐在长凳上，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几位贵妇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快步走着，期盼着体验水疗的功效。她们当中有两三个姿色还不错。在马舒克山坡上葡萄藤隐蔽的小道上不时闪现出花花绿绿的小帽，那是喜欢独处的情侣们在走动，因为在这样的小帽旁边我总能看到一顶男帽，要么是军帽，要么是难看的圆帽。在一个峭壁上有一座亭子，叫作“风弦琴”。喜欢看风景的人站在那里，用望远镜观看厄尔布鲁士山。其中有两个带着学生来治疗淋巴腺结核病的家庭教师。

我气喘吁吁地在悬崖旁边停住脚步，靠在一座小房子的一角，开始欣赏周围美丽的景色。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毕巧林！来这儿很久了吗？”

我回过身一看：原来是格鲁什尼茨基！我们拥抱了一下。我和他是在战斗部队里认识的。他腿上中了子弹，大概一个星期前来到这里疗伤。

格鲁什尼茨基是一个士官生。服役才一年，却比较浮夸地穿着一件士兵的厚大衣，佩戴一枚士兵的圣乔治十字章。他身材不错，皮肤黝黑，一头乌发。看上去有二十五岁，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一岁。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仰着头，不时地用左手捻着小胡子，因为右手拄着拐杖。他说起话来语速很快，而且喜欢玩弄辞藻。有些人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能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们难以被单纯美好的东西打动，却煞有介事地装作怀有非凡的情感、崇高的激情，而且遍尝人间痛苦。格鲁什尼茨基就是这样的人。哗众取宠是他们最大的快乐，那些浪漫的外省女人偏偏喜欢这一套，对他们痴迷不已。到老的时候他们要么变成安分的地主，要么变成酒鬼，有时候两者兼具。他们的内心常常有很多美好的品质，但缺乏诗意。格鲁什尼茨基酷爱高谈阔论，只要话题一超出日常寒暄的范围，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我根本没办法和他争论，他从来不回应你的反驳，他基本不听你说话。只要你一停下来，他就开始长篇大论，乍一听和你说的似乎有点联系，但实际上他只是在自说自话。

他说话相当俏皮。他的俏皮话往往引人发笑，但从来说不到点子上，也不够恶毒。他不能用一句话打中人家要害，他不了解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因为他一辈子只关心自己。他的目标是成为小说中的英雄。他常常竭力使别人相信，他不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生来注定要经历一些不为人知的磨难。他说得如此言辞灼灼，甚至连自己都快相信了。正是因此他才那么骄傲地穿着士兵的厚大衣。我看透

了他，所以他并不喜欢我，尽管表面上我们关系非常密切。格鲁什尼茨基勇猛过人，我亲眼见识过他战场上的表现：挥舞着马刀，大声呐喊，眯缝着眼睛向前冲去。不过这有点不像俄罗斯人的勇敢！……

我也不喜欢他。我预感我们总有一天会狭路相逢，而且必有一人不得善终。

他之所以来高加索，也是他罗曼蒂克式狂热的结果。我相信，他离开家乡前夕，一定会一脸忧郁地对某个漂亮的女邻居说，他不是去当兵，而是去寻死，因为……这时候他一定会用手捂住眼睛，继续说道："不，您（或者你）不该知道这件事！您纯洁的心灵会发抖的！而且有什么必要呢？对您来说我算什么？您能懂我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亲口对我说，他进入K团服役的原因只有他和老天知道。

不过，格鲁什尼茨基不演悲情戏的时候还是蛮可爱蛮有趣的。我喜欢看见他跟女人们在一起，因为在那种时刻他会非常卖力。

我们像老友那样重逢。我开始向他打听温泉上的生活方式，以及都有哪些名人在此。

"我们的生活相当平淡，"他叹口气说。"那些早晨喝矿泉水的，都像病人一样萎靡不振，那些晚上喝酒的，又像所有健康人那样让人讨厌。太太小姐们是有的，可是并不令人满意：她们成天打惠斯特牌，穿着毫无品位，而且说一口蹩脚的法语。今年从莫斯科来的只有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和她女儿，可是我并不认识她们。我这件士兵大衣就是不受欢迎的标志，它博得的同情就像施舍一样让人难受。"

这时候两位美女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向矿泉井。一位上了年纪，另一位年纪轻轻，身量苗条。她们的脸被帽子遮住，我没有看清，但她们的穿戴却极有品位，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那个年轻的身穿一件珍珠灰的高领连衣裙，柔嫩的脖颈上围一条飘逸的丝巾。深褐色的皮鞋紧紧裹住她那双小巧的玉足，如此之可爱，甚至不懂美之奥秘的人都会惊叹不已。她轻盈而优雅的步态具有某种少女的风韵，虽然难以言状，却可以观赏领会。当她经过我们身边时，飘来一阵难以言喻的芳香，就像可爱女人送来的便签上的香味。

“这就是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格鲁什尼茨基说，“跟她一起的是她女儿梅丽。公爵夫人给她起了一个英国名字。他们刚来三天。”

“可是你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

“哦，我是偶然听到的，”他红着脸答道。“老实说，我并不想和她们认识。这些傲慢的贵族把我们当兵的都看成野蛮人。她们才不关心印有编码的军帽下是不是长着一颗聪明的脑袋，厚厚的军大衣里面是不是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

“可怜的大衣！”我嘲笑道。“现在朝她们走过去，殷勤地递给她们杯子的先生是谁啊？”

“哦！这是莫斯科的花花公子拉耶维奇！他是个赌徒：你只要看看他蓝色马甲上晃悠的那条大金链子就明白了。他那根粗手杖，简直跟鲁滨逊的一模一样！而且胡子和发型都像个庄稼汉。”

“你仇视全天下的人啊。”

“这是有原因的……”

“哦！真的吗？”

这时候两位淑女离开井边，正在经过我们身边。格鲁什尼茨基连忙借助拐杖摆了一个有趣的造型，并大声用法语说道：

“亲爱的老兄，我憎恨人类是为了不鄙视他们，不然的话，生活就成了一出令人生厌的闹剧。”

漂亮的公爵小姐转过头，用好奇的目光看了说话者很久。她的眼神令人难以捉摸，但并没有嘲讽的意味。所以我由衷地为他感到庆幸。

“这个梅丽公爵小姐真是太美了，”我对他说。“她有一双天鹅绒般的眼睛，没错，就是天鹅绒般的。我劝你谈到她眼睛时一定要用这个形容词。她的上下眼睫毛真长，以至于阳光都照不进她的瞳仁。我喜欢这双眼睛，没有锋芒，而是非常柔和，仿佛在抚摸你一般……而且，我觉得她脸上毫无瑕疵……你说她牙齿白不白？这一点很重要！可惜，她听了你的精彩言论并没有报之一笑。”

“你谈论一个漂亮女人就像在谈论一匹英国马一样。”格鲁什尼茨基愤然说道。

“亲爱的，”我竭力模仿他的腔调答道：“我鄙视女人是为了不去爱她们，要不然的话，生活就成了一出荒诞不经的狗血剧。”[2]

我转过身径自走开了。我顺着葡萄藤下的小路，沿着石灰岩和岩石间的灌木丛走了半个小时的光景。天开始热起来，于是我赶紧返回住处。经过硫黄泉的时候，我在有顶的游廊边停了下来，想借着阴凉歇息片刻。这让我有机会亲眼见识了一场好戏。出场人物的位置是这

样的：公爵夫人和莫斯科的花花公子正坐在游廊里的长凳上，两人似乎在谈一个严肃的话题。公爵小姐大概已经喝完了最后一杯矿泉水，正在井边若有所思地踱着步。格鲁什尼茨基站在井边。小广场上再没别的人了。

我走近些，躲在游廊的一角。这时候格鲁什尼茨基失手把杯子掉在了沙地上，他努力弯腰去捡，可是那条受伤的腿妨碍了他。可怜的人儿！他拄着拐杖，不管想什么办法，都是白费气力。他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真的现出了痛苦之色。

这一切梅丽公爵小姐看得比我更清楚。

她比小鸟更轻盈地飞到他身边，弯腰拾起杯子，递给他。那姿态简直美得不可方物。随即，她满脸飞红，回头看了一眼游廊，确定妈妈什么也没看见，这才安下心来。格鲁什尼茨基刚要开口道谢，她已经走远了。一会儿她跟着妈妈和那个花花公子从游廊出来，经过格鲁什尼茨基的时候，却是一副庄重严肃的表情，连头都没回一下，也没注意到他一直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她，直到她下了山，消失在林荫道上的椴树后面……但她的小帽子在街上一闪而过，她跑进了五峰城一栋豪华宅邸的大门里。公爵夫人走在她后面，在大门口与拉耶维奇躬身作别。

这时我们可怜而多情的士官生才发现我也在场。

“你都看见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简直是天使！”

“为什么？”我装作非常天真的样子问。

“难道你没看见吗？”

“不，我看见了：她捡起你的杯子。如果旁边是个看门人，他也会这么做的。而且会做得更快，这样他可以得到几个酒钱。不过很显然，她是可怜你：你拖着伤腿走路的时候，表情实在惨不忍睹……”

“难道当她脸上闪现出真诚热情的那一刻，你都一点没动心吗？”

“没有。”

我没说真心话。我是想激怒他。我天生喜欢和人作对。我这一生就是在不断地与心灵或理智作对，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和热情的人相处，我就变得冷若冰霜；我想，要是经常跟一个萎靡不振的人交往，我没准会变成一个狂热的幻想家。我还得承认，这一刻我心头掠过一丝熟悉的不爽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嫉妒。我勇敢地说出“嫉妒”两字，因为我从不自欺欺人。一个年轻人（当然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虚荣惯了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能打动他空虚心灵的漂亮女人，可是眼见她突然又垂青另一个同样素昧平生的男人，我想他很难泰然处之的，而且未必能找到这样大度的年轻人。

我和格鲁什尼茨基默默地下了山，沿着林荫道走过美人儿进入的那栋宅邸的窗口。她坐在窗边。格鲁什尼茨基拽了一下我的手，暧昧而温情地看了她一眼。其实这种眼神对女人没什么作用。我用长柄眼镜对准她，发现她看到他的眼神时莞尔一笑。但看到我拿着长柄眼镜打量她时，她大为生气。可不是，一个高加索军人竟敢公然拿着眼镜看莫斯科的公爵小姐！……

5月13日

今天早晨一个医生来看我。他叫维尔纳，但他是俄罗斯人。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还认识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德国人。[3]

维尔纳在许多方面都很优秀。他像几乎所有的医生一样，是个怀疑论和唯物论者。但同时又是个诗人，而且是位真正的诗人，——行动上永远是诗人，言谈上常常是诗人，尽管一辈子连两行诗都没写过。他研究人类心灵的一切情感波动，就像人家研究尸体的血管一样。但他从来不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就像有时候一位优秀的解剖学家也不会医治疟疾。维尔纳常常暗中嘲笑病人，但我有一次看见他对着一个垂死的士兵抹眼泪……他很穷，梦想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并不会为金钱越雷池一步。他有次对我说，与其施恩于朋友不如施恩于敌人。因为这意味着出卖自己的善心，而如果对敌人越大度，那么仇恨便会越深。他说话很尖刻：在他的冷嘲热讽下不止一个好人被说成是庸俗的傻瓜，他的对手们，温泉上那些嫉妒他的医生们散布流言，说他画漫画讽刺自己的病人，——病人们气坏了，于是几乎没人再找他看病。他的朋友，就是那些在高加索服务的正派人都积极帮他恢复名誉，可是没有用。

有些人的长相乍一看并不招人喜欢，但是当你的眼睛能从他不端正的五官上看到一颗饱经风霜的崇高心灵时，你就会喜欢上他。维尔纳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例子证明，女人会如痴如醉地爱上这样的人，宁可要他们丑陋的容颜，也不要恩底弥翁式[4]的俊美小鲜肉。我们必须为女人们说句公道话，她们具有辨识心灵美的本能，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像维尔纳这样的人才会如此热爱女人。

维尔纳个头矮小，身形瘦弱，像个孩子。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跟拜伦一样。和身体相比，他的脑袋偏大：他通常剪短发，暴露出凸凹不平的头盖骨，而上面纵横交错的沟壑常常让颅相学家大为吃惊。他那双乌溜溜的小眼睛很不安分，总是想看透你的心事。他的衣着整洁时尚，青筋暴露的瘦削小手在浅黄色手套的掩盖下显得挺好看。他

的上装、领带和背心总是黑色的，因此青年人称他为“靡菲斯特”。他对这个绰号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实际上它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我们俩很快熟识，并成了好朋友。一般来说我不擅长交友，两个朋友当中总有一个是另一个的奴仆，尽管通常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当奴仆我是不干的，但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欺骗对方。何况我自己有的是奴仆和金钱！我们是这样成为朋友的：我在C地一群许多吵闹的青年当中遇见了维尔纳，在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哲学形而上的话题，大家谈起了信仰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至于我，我只坚信一点……”医生说道。

“相信什么？”我问道，想知道一直沉默的他有何高见。

“我相信，”他答道，“我迟早会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

“我比您还多相信一点，”我说。“除了你说的以外，我还相信，我是在一个倒霉的夜晚出生的。”

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在胡说八道。但事实上他们当中谁也说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从这一刻起我们便惺惺相惜了。我们常常聚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直到两人都发现大家不过是在相互愚弄。这时我们会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对方，像西塞罗所说的古罗马占卜官那样，然后开始哈哈大笑，笑够之后两个人满意而归。

维尔纳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躺在沙发上，双手抱着后脑勺，盯着天花板发呆。他把手杖放在墙角，坐到圈椅里。打了一个哈欠说，外面天热了。我回答说，苍蝇让我不得安宁。然后大家就都不说话了。

“亲爱的医生，我想提请您注意，”我说，“世界上要是没有傻瓜，生活就太没意思了……您看，我们两个都是聪明人，我们早就知道，任何事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所以我们不争论。我们几乎知道对方的一切隐秘思想，一句话在我们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能透过三层外壳看见对方情感的核心。可悲的事情我们觉得可笑，可笑的事情我们觉得可悲。但说句实在话，我们除了自己之外，对一切都相当冷漠。所以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因为我们想知道的关于对方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更多的我们也不想知道。所以我们在一起只剩下八卦新闻了。那就随便给我讲点新闻吧！”

我说话说累了，闭上眼睛，打了个哈欠。

他想了想答道:

“在你这通胡言乱语中倒是听出了一个想法。”

“两个！”我答道。

“您说一个，我说另一个。”

“好，您先来！”我说完继续看着天花板，心里暗笑。

“您想知道来温泉疗养的某个人的底细，而且我已经猜出您关心的人是谁了，因为人家已经在打听您了。”

“医生！我们绝对用不着交谈，因为我们太清楚对方心里想什么了。”

“现在该您说第二个了……”

“第二个想法是这样的：我想让您说点什么，因为第一，听别人讲话不那么累；第二，不会说漏嘴；第三，可以知道别人的秘密；第四，像您这样聪明的人，更喜欢被人听，而不是听人说。现在言归正传，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对您说了什么关于我的话？”

“您确定是公爵夫人……而不是公爵小姐？”

“完全确定。”

“为什么？”

“因为公爵小姐问的是格鲁什尼茨基。”

“您的判断力不错。公爵小姐说，她相信，这个穿士兵大衣的年轻人是因为决斗而被降为士兵的……”

“我希望您让她保留了这种愉快的错觉……”

“那是自然。”

“好戏开场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让我们静观这场喜剧如何收场吧。命运果然爱我，不会让我的日子过得无聊。”

“我有一种预感，”医生说，“可怜的格鲁什尼茨基将成为您的牺牲品……”

“您接着说，医生……”

“公爵夫人说，她觉得您有些面熟。我提醒她说，也许她在彼得堡的某个社交场所见过您……我说了您的名字……她知道您的名字。看起来您的故事在那儿引起不小的轰动……公爵夫人说起了您的事迹，

除了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她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她女儿听得津津有味。您在她的心目中已经成了流行小说中的英雄了……我没有反驳公爵夫人，尽管知道她说的完全不对。”

“您真够朋友！”我向他伸出手说。医生热情地握了我的手，继续说道：

“如果您愿意，我介绍你们认识……”

“那不行！”我两手一拍道：“难道英雄需要介绍吗？他们总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自己心爱的人从而和她结识的……”

“那您是真的打算去追求公爵小姐吗？……”

“不，恰恰相反！……医生，我终于赢了：您这次没懂我！不过这也让我感到难过，医生。”我沉默了一下，继续说，“我从来不主动袒露自己的秘密，却非常喜欢让别人看破我的秘密。因为这样我永远可以在必要时否认。但是您应该给我说说这母女俩，她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首先，公爵夫人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维尔纳说，“她的胃极好，但血液不行：两腮有红斑。她的后半辈子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让她发福了。她喜欢黄色笑话，女儿不在屋里的时候，她有时也会说一些不太文雅的事情。她对我说，女儿像鸽子一样天真无邪。这关我什么事？我想告诉她，让她放心，我对谁也不会说的。公爵夫人是来治风湿病的，可她女儿天知道是来治什么毛病。我让她们每人每天喝两杯矿泉水，每周洗两次温泉浴。公爵夫人似乎并不喜欢指使别人，她敬重女儿的智慧和知识，因为女儿能读拜伦的英文原著，还懂代数。看来如今莫斯科小姐们都在潜心学问，而且干得不

错。这就对了！我们的男人一般都不讨人喜欢，因此要一个聪明的女人向他们卖弄风情是办不到的。公爵夫人非常喜欢年轻人，而公爵小姐则有些瞧不起他们。这是莫斯科的风尚！莫斯科的年轻姑娘只和四十岁的幽默男人交往。”

“您去过莫斯科吗，医生？”

“去过，我在那儿给人看过病。”

“接着说。”

“哦，我好像已经说完了……对了！还有一点：公爵小姐好像很喜欢讨论情感和欲望之类的问题……她在彼得堡呆了一冬天，但不喜欢这个城市，尤其是社交界。想必是受到了冷遇。”

“您今天在她们那儿没遇见别人吗？”

“有的。有一个副官，一个古板的近卫军，还有一个新来的太太，是公爵的亲戚，非常漂亮，但看样子病得不轻……您在矿泉井边没见过她吗？中等个头，金发，五官端正，脸色像肺痨病人，右边脸颊上有一颗黑痣，她的面部表情相当丰富，这让我很是吃惊。”

“黑痣！”我自言自语道。“真的吗？”

医生看了我一眼，把手放到我胸口，得意地说：“您认识她……”我的心确实比平时跳得快。

“这回轮到您赢了！”我说。“不过我相信您不会出卖我。我还没见到她，但我相信从您的描绘中我认出了一个从前爱过的女人……别在她面前提我一个字，如果她问起，您就只管说我的坏话好了。”

“好吧！”维尔纳耸耸肩说。

他走了以后，一阵悲伤涌上我的心头。是命运让我们在高加索重逢，还是她特意赶来，知道会在这里遇见我？……我们可怎么见面啊？……还有，究竟是不是她呢？……我的预感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容易被往事牵绊，任何有关过往悲欢的消息都会让我情不自禁，陷入回忆而不能自拔……我天生愚钝：什么都忘不了，忘不了！

下午6点左右我走到林荫道上，那边已经聚集了一堆人。公爵夫人和小姐坐在一条长凳上，周围都是争相献殷勤的年轻人。我在不远处的另一条长凳上坐下，叫住两个熟识的军官，开始跟他们聊了起来。显然我讲得很有趣，他们开始像疯子一样傻笑不止。公爵小姐周围有几个人被笑声吸引过来，渐渐地其余的人也相继离开她，加入到我的圈子。我不停地讲着，我的笑话俏皮到近乎愚蠢，我对路过的古怪人物大肆嘲讽，极尽挖苦之能事……我一刻不停地逗乐听众，直到太阳下山。有几次公爵小姐挽着母亲的手，在一个瘸老头的陪伴下从我身边经过，当她的眼光落在我身上，尽管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却还是流露出恼怒的神色……

“他给你们讲什么了？”她问一个出于礼貌回到她身边的年轻人。“想必是很有趣的事情吧：是不是在讲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她说的声音很大，显然是要故意刺我一下。“好哇！”我想，“您可是真生气了，亲爱的小姐，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格鲁什尼茨基像只猛兽似的盯着她，眼睛须臾不离她左右。我敢打赌，明天他一定会找人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她会非常高兴，因为她寂寞得很。

5月16日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的事情有重大进展。公爵小姐恨死我了。有人已经把她对我的几句讽刺话转告给了我，的确相当刻薄，但也是对我莫大的恭维。她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像我这么一个习惯和上流社会人士交际的人，并且跟她彼得堡的堂姐妹和姑妈关系又那么好，为什么不想和她结识。我们每天都在矿泉井边和林荫道上碰面，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她的崇拜者们——英俊帅气的副官们、面色苍白的莫斯科人以及其他人等吸引过来，几乎每次都能成功。我一般不喜欢在家招待客人：现在却每天高朋满座，大家一起吃午饭、吃晚饭、打牌。哈哈，我的香槟酒战胜了她那双迷人的眼睛！

昨天我在契拉霍夫商店遇见了她。她正在为一条精美的波斯地毯与店主讨价还价。公爵小姐求她妈妈别吝啬钱，这条地毯会为她的书房增色不少！……我多出了40卢布买下了这块地毯，因此遭到了公爵小姐怒火中烧的白眼。午饭时分，我故意叫人牵着我那匹盖着这条毯子的契尔克斯马从她窗前走过。维尔纳当时正好在她家，他说这一幕产生的效果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公爵小姐想号召一批人来对付我，我甚至发现，当她在场时，已经有两个副官对我相当冷淡了，但是他们仍然天天在我这里吃饭。

格鲁什尼茨基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背着手走来走去，任何人都不搭理。脚突然好了，几乎不瘸了。他找了个机会和公爵夫人搭上了话，并对公爵小姐说了句恭维话。她显然不那么挑剔了，因为从此以后开始对他的问候报以最亲切的微笑。

“你一点都不想和里戈夫斯卡娅一家认识吗？”昨天他问我。

“一点都不想。”

“得了吧！她们可是温泉上最讨人喜欢的一家！本地最优秀的人物都聚集在她们家……”

“我的朋友，我连本地人也讨厌。你去她们家吗？”

“还没去过。我只和公爵小姐说过两三回话，不好意思冒冒失失就上人家家里去，尽管这里对此并不见怪……假如我是军官的身份，那就另当别论了……”

“得了吧！你装出这副样子不是更好吗！你只是不会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穿一件士兵大衣，你在任何一位多情的小姐眼里就会成为一个英雄，一个受难者。”

格鲁什尼茨基得意地笑了。

“听你胡说！”他说道。

“我相信，”我继续说道，“公爵小姐已经爱上你了。”

他脸红到耳根，有些忘乎所以了。

哎，虚荣心！你可真是阿基米德想翘起地球的杠杆！

“你总是开玩笑！”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首先，她还不怎么了解我……”

“女人只爱那些她们不了解的人。”

“可我完全没想去讨她的欢心，我只是想结识一个可爱的家庭，如果我心存某种奢望，那未免也太可笑了……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彼得堡的胜利者，只需一个眼神，女人们就会为你们倾倒……你知道吗，毕巧林，公爵小姐是怎么说你的？”……

“怎么？她已经跟你谈起我了？……”

“你可别得意。有一次，我偶然和她在井边闲谈起来，还没说上两句，她就问：‘那位目光让人不舒服的先生是谁啊？他跟您在一起，就是那天……’她脸红了，不愿意说出自己做好事的那个日子。‘您不需要说出那个日子，’我对她说，‘那个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毕巧林，我的朋友！我可没办法向你祝贺，她对你的印象很不好……唉，真可惜！因为梅丽太可爱了！……”

需要说明一下，格鲁什尼茨基是这样一种人，当谈到女人的时候，即使跟她不怎么熟，但只要是他喜欢的人，他都会口口声声称人家“我的梅丽，我的索菲”。

我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回答他：

“是啊，她长得不错……不过你要当心，格鲁什尼茨基！俄罗斯的小姐们多半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并不掺杂嫁人的念头。可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最折磨人的。公爵小姐属于这样一种女人，她们一心只希望别人给她们消愁解闷，她跟你在一起只要有两分钟感到无聊，你就死定了。所以你的沉默应该引起她的好奇，你的谈话永远不要满足她的好奇。你要不停地撩拨她。她会十次公开为了你而不顾舆论谴责，并称之为牺牲。而且为了奖赏自己的牺牲精神，她会不停地折磨你，最后会直接说她受不了你。如果你不能掌控她，那么你吻她一次

并不意味着你能吻她第二次，她向你卖弄够了风骚，一两年之后就会听从妈妈的话嫁给一个丑八怪，然后让你相信，她并不幸福，她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但是老天不想成全你们，因为你只是一个穿士兵大衣的武夫，尽管在这厚厚的灰大衣下面跳动着一颗热情而高贵的心……”

格鲁什尼茨基一拳砸在桌子上，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内心乐开了花，甚至有两次脸上露出笑意，幸亏他没发现。很显然，他已堕入爱河，因为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轻信。他甚至弄了一只镶乌银的戒指，本地货。这戒指让我觉得有些可疑……我仔细打量了一番，你猜怎么着？戒指的内圈上竟用小小的字母刻着“梅丽”两个小字，旁边还刻着她为他捡起杯子那天的日期。我没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不想逼他坦白。我想让他主动把我当作心腹朋友，那时我就可以坐享……

…………

今天我起得很晚，到井边的时候，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天热了起来，白色的棉花云迅速地从雪山那边飘来，预示着将有暴雨。马舒克山顶云雾缭绕，好像一支刚熄灭的火炬，灰色的云朵在山前受阻，像蛇一般缠绕匍匐在山的四围，仿佛挂在山上的灌木丛中。空气中充满了雷电的气息，我沿着葡萄藤隐蔽的小路一直往山洞走去，心里有些伤感。我在想医生跟我提起的那个脸上有黑痣的年轻女人……她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她？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她？为什么我会如此笃定？脸上有黑痣的女人少吗？我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山洞洞口。我定睛一瞧，洞顶形成的阴影里有个女人坐在石凳上，带着草

帽，披着黑色披巾，头垂在胸前，草帽遮住了她的脸。我正想转身离开，免得打扰她的沉思，这时她朝我看了一眼。

“薇拉！”我不由一声惊呼。

她哆嗦了一下，脸上变得煞白。“我知道您在这儿。”她说。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一听到她可爱的声音，我全身的血管又掠过一阵久违的战栗。她抬起那双深邃安详的眼睛看看我，目光中露出猜疑和责备的神色。

“咱俩好久没见了。”我说。

“很久了，而且我们都变了很多！”

“这就是说，你不再爱我了？……”

“我嫁人了！”她说。

“又嫁人了？可是几年前这个理由不也存在吗？可是当时……”

她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脸上泛起红晕。

“也许你很爱第二任丈夫吧？”

她扭过头去，没有回答。

“要么是他很爱吃醋？”

她仍没作声。

“究竟怎样？他年轻漂亮，一定很有钱，于是你担心……”我看了她一眼，吃了一惊：她脸上现出极度绝望的表情，眼里闪动着泪花。

“你告诉我，”她终于开口了，“你这样折磨我是不是感到很快乐？我应该恨你才对。从我们相识以来，你除了痛苦什么也没给过我……”她的声音颤抖着，弯身凑近我，把头靠在我胸前。

我心里想：“欢乐如过眼烟云，悲伤才刻骨铭心……也许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爱我的吧。”

我紧紧地拥抱了她，就这样我们坐了很久。最后我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开始了热烈而令人销魂的长吻。她的双手冰凉，额头发烧。接着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谈话。这种谈话诉诸笔端便失去了意义，无法复述，甚至无法记住：声音的意义取代并补足了语词的意义，就像意大利歌剧那样。

她坚决不肯让我跟她丈夫认识，就是那个我在林荫道上见过一眼的瘸腿小老头。她是为了儿子才嫁给他的。他很有钱，但是有风湿病。我决心不说任何取笑他的话，因为她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他，但是会像欺骗丈夫一样欺骗他……人心简直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

薇拉的丈夫，谢苗·瓦西里耶维奇·格……夫，是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的远房亲戚。他住在她隔壁，所以薇拉经常去公爵夫人家玩。我向她许诺要结识里戈夫斯卡娅一家并追求公爵小姐，以转移别人对她的注意。这样一来，我的计划丝毫不受影响，而且我还会很快活！

快活！……是啊，我已经过了那个内心渴望幸福、必须强烈而狂热地爱恋某人的阶段。现在我只想被爱，而且只被个别人爱。我甚至

觉得，只要人家能长久地眷恋我就足够了。人心的习惯是多么卑微啊！

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从来不做所爱女人的奴仆，相反，我总是能够绝对控制她们的意志和心灵，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从来对什么都无所谓而她们却时刻担心失去我吗？抑或是我强壮身体的磁性在起作用？还是我一直没遇到性格坚强的女人？

不过说实话，我确实不喜欢个性很强的女人：女人要那么强的个性做什么？

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爱过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我始终也没能征服她……我们不欢而散，——假如我晚个五年遇到她，也许分手会是另一种情形……

薇拉有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尽管她自己并不承认。我担心她得的是肺结核或者是法语称为fievre lente[5]的病——这不是俄罗斯人的病，俄语里没有这种病的名称。

一阵雷雨又让我们在山洞里多呆了半小时。她没有强迫我发誓表忠诚，也没问我两人分开后我是否爱过别的女人……她又像过去那样毫无芥蒂地信任我。我也不会欺骗她：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不能欺骗的女人。我知道我们很快又会分手，也许永远不再见面，两个人分道扬镳，直至末路。但是对她的回忆将永远神圣地留在我的心里。我常常对她这样说，她也相信我，尽管嘴上说不。

最后我们相互道别。我长时间地目送着她，直到她的帽子消失在灌木和岩石后面。我的心痛苦地收缩着，像我们第一次离别时那样。

哦，我多么喜欢这种感觉！难道是青春带着激情又要回到我身上吗?抑或这只是青春的回光返照，是它送别纪念的最后礼物? 但是一想到我的外貌还像个孩子，就感觉好笑：脸色虽然苍白，但还鲜嫩，四肢灵活匀称，头发浓密卷曲，眼睛闪亮，热血沸腾……

回到住处，我骑上马奔向草原。我喜欢骑上一匹骏马，迎着旷野的疾风，在荒草丛生的草原上驰骋。我贪婪地呼吸着芬芳的空气，极目远方蔚蓝的天际，看着远处物体朦胧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置身这样的场景，不管心里多么难过，思绪如何纷乱，在这一刻突然一切都消散不见。内心变得轻松，身体的疲劳战胜了焦虑。看着南方太阳照耀下的葱郁青山，看着蔚蓝纯净的天空，或者是听着瀑布跌落悬崖的哗哗声，任何女人的眼神我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在瞭望塔上打哈欠的哥萨克人，一定会对我漫无目的的骑行感到费解。因为他们看我的穿着一定会以为我是契尔克斯人。确实有人对我说过，我穿上契尔克斯人的服装骑马的时候，比很多卡尔巴达人更像卡尔巴达人。没错，穿上这件高贵的战斗服，我便成了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没有一处金饰是多余的，名贵的武器装饰简洁大方，皮帽上的毛不长不短，靴筒和皮靴都十分合脚，外衣是白色的，长袍是深褐色的。我花了很多工夫研究山民的骑马姿势，因为最能满足我虚荣心的事，莫过于我的马术获得高加索山民的认可。我养了四匹马，一匹自己骑，三匹给朋友骑，免得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溜达太无聊。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马，可从来不和我一起骑行。等我想起该吃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了，我的马儿已疲惫不堪。我骑着它拐上一条大道，这条路从五峰城通向德侨居留区，来温泉疗养的人经常去那儿野餐。道路在树丛中蜿蜒而行，往下通到几个小峡谷里，那儿溪流潺潺，芳草萋萋，周围群山环抱，耸立着碧蓝的贝什图山、蛇山、铁

山和秃山，仿佛一座半圆形的露天剧场。我下到这样一个本地人称为“山沟”的小峡谷里，停下来准备饮马。这时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一群骑马游玩的漂亮男女，女士们穿着黑色和蓝色的骑装，男士们则穿着契尔克斯式和下诺夫哥罗德式的混合装。走在最前面的是格鲁什尼茨基和梅丽公爵小姐。

温泉上的太太小姐们还相信契尔克斯人会在白天来袭击。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格鲁什尼茨基在士兵大衣外面还挂了一把马刀和两支手枪。他这身英雄装扮看上去非常可笑。我正好身处一丛高灌木后面，他们看不见我。而我可以透过灌木枝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我猜到他们正在讲一个伤感的话题。终于他们来到了下坡的地方，格鲁什尼茨基抓住了公爵小姐的马缰。于是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尾声:

“那么您想一辈子都呆在高加索吗? ”公爵小姐说。

“俄罗斯对我有什么意义? ”她的骑士答道，“那儿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们比我有钱就看不起我，而这里，在这里我穿一件士兵大衣并不妨碍我同您认识……”

“正好相反呢……”小姐红着脸说。

格鲁什尼茨基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继续说道:

“这儿，在野蛮人的枪弹下，我的生活惊险刺激，时间不知不觉就飞快地过去了。如果上帝每年赐我一个女人明亮的眼波，就像那……”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我近前，我抽了马一鞭子，从灌木丛中蹿了出来……

“Mon dieu, un circassien!...”[6]公爵小姐惊叫一声。

为了让她打消顾虑，我向她微微躬身，用法语说道：

“Ne craignez rien, madame, – je ne suis pas plus dangereux que votre cavalier.”[7]

她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什么呢？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还是因为她觉得我的回答太无礼？我倒希望是后一种。格鲁什尼茨基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深夜时分，大约11点左右，我到椴树林荫小道去散步。城市已经睡了，只有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光。三面都是马舒克山支脉黑黢黢的峭壁，山峰上横着一片不祥的云。月亮在东面升起，远处的雪山像银色的流苏一样闪闪发光。哨兵的吆喝声与夜间温泉的流水声响成一片。时而有马蹄声在街道上响起，伴随着诺盖人马车的嘎吱声和鞑靼人凄凉的小调。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沉思起来……我觉得必须找个朋友谈谈心……但是找谁呢？……这会儿薇拉在做什么？我心里想……如果能在这一刻握着她的手，我宁愿付出高昂的代价。

突然我听到一阵急速而忙乱的脚步声……肯定是格鲁什尼茨基……果不其然！

“你从哪儿来？”

“从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家里，”他煞有介事地说，“梅丽唱得太好啦！……”

“你知道吗，”我对他说，“我敢打赌，她不知道你是一个士官生，她以为你是被降级为士兵的……”

“很有可能！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啊，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知道吗，你今天可把她气坏了？她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无礼之举。我好容易才让她相信，以你的教养和对上流社会的了解，绝不会是在存心侮辱她。她说，你的眼神放肆无礼，绝对是非常自负的人。”

“她说得对……你不想为她辩护吗？”

“很遗憾，我还没有这个权利……”

“嗬！”我心想，“看来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不过，这对你更不利，”格鲁什尼茨基继续道，“现在你已经很难和她们再结识了，太可惜了！她们一家是我认识的人当中非常令人愉快的一家……”

我心中暗笑。

“对我来说，现在最令人愉快的是我家。”我打了个哈欠，起身要走。

“可是你说实话，你后悔吗？”

“笑话！只要我想，明天晚上就会出现在公爵夫人家里……”

“走着瞧喽……”

“而且，为了让你开心，我甚至要去追求公爵小姐……”

“好啊，只要她愿意跟你开口讲话……”

“我坐等你的谈话让她厌烦的那一刻……再见！……”

“我还要出去逛逛，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睡……听着，跟我去饭馆里坐一会儿吧，那边可以赌钱……我现在需要刺激……”

“祝你输钱……”

我回住处了。

5月21日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我还没有和里戈夫斯卡娅一家认识。我在等恰当的时机。格鲁什尼茨基如影随形地跟着公爵小姐，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什么时候他才会让她厌烦？……母亲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还不是未婚夫。这就是母亲的逻辑！我有两三次捕捉到她充满柔情地注视着格鲁什尼茨基，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

昨天薇拉第一次出现在井边……自从我们在山洞里相遇之后，她就没有出过家门。我们同时去井里打水，她趁俯下身的时候，小声对我说：

“你就是不肯和里戈夫斯卡娅一家认识！……我们只有在那里才能见面……”

这是责备！……真没劲！但我活该……

事有凑巧：明天将在饭店大厅举办共筹舞会，我要和公爵小姐跳一曲玛祖卡舞。

5月22日

饭店大厅变成了贵族俱乐部大厅。9点钟人都到齐了。公爵夫人和女儿是最后一批到的。许多女宾带着嫉妒和敌意看着梅丽公爵小姐，因为她打扮得非常优雅。那些自命为本地贵族的人，都藏起妒意，向她围了过去。有什么办法呢？有女人的地方，立即就会分出雅俗两个圈子。格鲁什尼茨基站在窗口下的人群当中，脸贴着玻璃，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女神。她经过的时候，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他立马像太阳般灿烂起来……舞会以波兰舞开场，接着响起了华尔兹。于是马刺叮当作响，裙裾轻舞飞扬。

我站在一位头上插着粉色羽毛的胖太太身后，她华丽的衣裙让人想起箍骨裙的时代，而她粗糙皮肤上的斑斑点点则让人想起用黑色塔夫绸做美人斑[8]的幸福时代。她脖子上最大的一个疣子被项链的饰扣遮住。她对自己的舞伴——一个龙骑兵大尉说：

“这个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小姐是个极可恶的黄毛丫头！您想想，她撞了我一下都不道个歉，反而转过身拿着长柄眼镜瞧瞧我……C'est impayable![9]她神气个什么啊？真该教训她一番……”

“这个好办！”殷勤的大尉说着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我立即走到公爵小姐跟前，邀请她跳华尔兹。我利用了男士可以请陌生女士跳舞的当地习俗。

她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并收起她得意扬扬的神情，但很快就装出一副十分冷淡甚至严厉的样子。她漫不经心地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微微地侧着头，我们开始跳了起来。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比这更肉感更柔软的腰肢了！她清新的气息不时掠过我的脸庞，在华尔兹的旋风中有时

会有一绺头发飘逸出来，划过我滚烫的脸颊……我跳了三圈（她华尔兹跳得好极了），她娇喘吁吁，双眼迷离，半张的嘴唇勉强轻轻地吐出几个字：“Merci, monsieur.”[10]

我们默默跳了几分钟后，我装出最恭顺的样子对她说：

“公爵小姐，尽管您不认识我，但我听说，我已经不幸得罪您了……您认为我粗鲁无礼……难道是真的吗？”

“那您现在想在我这里得到证实吗？”她做了一个嘲讽的表情来回答我，不过这表情和她灵动的面容倒是很相称。

“如果我在什么地方无礼地冒犯了您，那么请让我更无礼地请求您宽恕……老实说，我特别想向您证明，您关于我的看法是错的……”

“这您可不容易办到……”

“为什么呢？”

“因为您不到我们家里来，而这样的舞会大概也不会经常举办。”

我心想，她这么说就意味着她们家的门对我永远关上了。

“您知道吗，公爵小姐，”我有点沮丧地说，“永远不要拒绝一个忏悔的罪人，因为他绝望之后可能犯更大的罪行……到那时……”

周围的哄笑声和私语声惹得我回过头去，同时也打断了我的话。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一群男人，其中就有刚才那个龙骑兵大尉，正对可爱的公爵小姐做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他似乎做了件特别得意的事，搓着手哈哈大笑，和自己的同伙们挤眉弄眼。突然他们当中有一

个穿燕尾服、留着长胡子的红脸先生趔趔趄趄地向公爵小姐走来，看得出他喝多了。他在不知所措的公爵小姐跟前站住，背着双手，用浑浊无光的眼睛盯着她，沙哑着嗓子说道:

“请您允许……何必来这一套！……就是请您跳一支玛祖卡舞……”

“您想怎样？”她声音颤抖着说，向周围的人投去求助的目光。可惜她母亲在远处，近前一个熟悉的舞伴也没有。一个副官似乎看到了这一切，但是躲进了人群之中，免得卷入这场是非。

“怎么？”醉汉向那个怂恿他的龙骑兵大尉挤挤眼，说道，“难道您不愿意吗？……我再次斗胆请您跳玛祖卡舞……也许您以为我喝醉了吧？这没关系！我向您保证，会跳得更顺畅……”

我看到，她由于害怕和愤怒几乎要晕过去了。

我走到醉汉跟前，强硬地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请他走开。我告诉他，公爵小姐早就答应和我跳玛祖卡舞了。

“哦，那没办法！……下次再跳吧！”他笑了笑说道，然后走到他那帮灰头灰脸的同伙面前。他们立即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我因此得到的奖励是她深情而销魂的目光。

公爵小姐走到她母亲面前，对她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她母亲在人群中找到我表示感谢。她告诉我，她认识我母亲并和我几个姨妈关系不错。

“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之前一直不认识对方，”她接着又说，“可您得承认，这全是您的过错，您怕见生人，这样的人还真少见。我希望，我家客厅的空气能驱散您的烦恼……对吧？”

我对她说了一句在这种场合下人人都会说的应酬话。

卡德里尔舞跳了好半天。

最后大厅终于响起了玛祖卡舞曲，我和公爵小姐坐了下来。

我绝口不提刚才那个醉汉，不提我之前的行为，更不提格鲁什尼茨基。刚才不愉快的一幕已经被她渐渐忘却，她的小脸容光焕发，非常可爱地开着玩笑，她说话很俏皮，但不矫揉造作，而是生动自然，她的见解有时候非常深刻……我用非常隐晦的语言告诉她，我早就喜欢她了。她低下头，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您真是个怪人！”她抬起那双天鹅绒般的眼睛望着我，不自然地笑着说。

“我之前不想和您认识，”我接着说，“是因为您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大堆崇拜者，我担心自己夹在他们中间会被完全淹没。”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都是些无聊透顶的人……”

“都是吗？难道全是一样的？”

她凝视着我，仿佛在努力回想着什么，然后又微微涨红了脸，决绝地说道：“都是！”

“甚至包括我的朋友格鲁什尼茨基？”

“他是您的朋友？”她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是的。”

“他，当然不属于无聊的一类……”

“但属于不幸的一类。”我笑着说道。

“当然！您觉得好笑吗？我倒希望您能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

“那有什么？我自己也曾是个士官生，说实话，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难道他是个士官生？……”她随即问道，接着补充了一句：“我还以为……”

“您以为什么？……”

“没什么！……那位女士是谁？”

话题随即转换，我们再也没提此事。

这时玛祖卡舞结束了，我们互道再见。女士们都各自散去……我去吃晚饭，遇到了维尔纳。

“啊哈！”他说，“原来是您！您还想通过救公爵小姐于危难之间的方式认识她吗？”

“我做得比这更棒，”我对他说，“我是在舞会上她即将昏倒的时刻救了她。”

“这是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

“不，您自己猜，世间的事没有您猜不着的！”

5月23日

晚上7点左右我在林荫道上散步。格鲁什尼茨基老远看见我，走了过来：他眼里闪耀着某种可笑的兴奋之情。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

“谢谢你，毕巧林……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不明白，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值得感谢。”我答道，真心觉得没做什么好事。

“怎么？昨天的事呢？难道你忘了？……梅丽都跟我说了……”

“什么，难道你们现在已经不分彼此了吗？连感谢都是共同的？……”

“听我说，”格鲁什尼茨基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的话，请不要再拿我的爱情开玩笑了……你也看到的，我爱她爱到发狂……我想，我希望，她也爱我……我有一事相求，你今天晚上会去她家，请答应我帮我观察一下。我知道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你比我懂女人……女人啊，女人！谁能猜透她们的心思？她们的微笑和眼神是互相矛盾的，她们说出的话语甜蜜诱人，可是说话的语调分明是在拒绝……有时候她们瞬间便能猜到我们最隐秘的思想，有时候却不明白最明显的暗示……就拿公爵小姐来说吧：昨天她的眼睛还热辣辣地看着我，今天却变得冷漠无光了……

“这大概是因为洗了温泉浴吧。”我答道。

“什么事你只看到坏的一面……真是个唯物论者！”他轻蔑地说了一句。“不过，让我们换一种物质[11]吧。”他说了一句蹩脚的双关语，开心不已。

8点多钟，我们一起去往公爵夫人家。

经过薇拉家窗户的时候，我看见她在窗边。我们匆匆地交换了眼色。她在我们之后不久也来到了里戈夫斯卡娅家的客厅。公爵夫人把我介绍给她，仿佛她是自家亲戚。我们一起喝了茶，客人来了很多，大家都在一起聊天。我努力取悦公爵夫人，说着笑话，好几次逗得她开怀大笑。公爵小姐不止一次想笑，但是她忍住了，免得损害她的淑女形象。她觉得自己适合忧郁的表情，也许她是对的。格鲁什尼茨基似乎很开心，因为我的逗趣并没有感染到她。

喝完茶后大家都来到大厅。

“我这么听话，你满意吗，薇拉？”我走过她时说道。

她用充满爱意和感激的眼神回答了我。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眼神，但曾几何时，这样的目光让我感到无上幸福。公爵夫人让女儿坐在钢琴前，大家都请求她唱首歌。我没作声，趁大家哄闹的机会和薇拉走到窗前，她想说一些对我们两人关系重大的话……结果只说了些废话……

当时公爵小姐对我的冷淡态度甚为不快，这一点是我从她闪着怒火的一瞥中看出来的……我太了解这种尽管无声但异常简洁有力的情感表达了！……

她开始唱了起来：她的嗓音不错，但唱得不好……其实我并没有听。可是格鲁什尼茨基站在她对面，用手肘支在钢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时地用法语轻声说：Charmant! Delicieux![12]

“听我说，”薇拉对我说道，“我不希望你跟我丈夫认识，但你一定要公爵夫人喜欢你，这对你一点儿也不难：你想做的事都能做到。我们只能在这儿见面……”

“只能在这儿？……”

她脸红起来，继续说：

“你知道，我是你的奴隶。我从来不会违抗你……而我也将因此受到惩罚：你终将离我而去！所以我想至少要维护好自己的名誉……不是为自己，这一点你很清楚！……哦，我求你别再像以前那样用无谓猜忌和故作冷漠来折磨我，我也许活不了多久，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考虑自己的未来，我想的只有你……你们男人不理解一个眼神和一次握手的幸福……我可以向你发誓，只要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深刻的、奇妙的幸福，就连最热烈的亲吻也无法代替这种幸福。”

这时候梅丽小姐唱完了，周围发出一片赞扬声。我最后一个走到她面前，对她的歌喉随意敷衍了两句。

她一嘟嘴，做了个鬼脸，非常滑稽地给我行了一个屈膝礼。

“我倒是很荣幸，”她说，“您完全没听我唱歌，不过您可能不喜欢音乐吧？……”

“正相反……尤其是饭后。”

“格鲁什尼茨基说得对，他说您趣味极其庸俗。我也发现了，你是在美食的层面喜爱音乐……”

“您又错了：我根本不是美食家。我的胃很糟糕。但饭后听音乐有助于睡眠，而饭后小睡有益健康。所以我是在医学的层面热爱音乐的。可晚上正相反，音乐又太刺激我神经了，让我变得要么非常悲伤，要么非常快乐。如果悲伤和快乐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两者都容易让人疲劳，而且在公共场合悲伤是可笑的，可是过于快乐则有失体面……”

她没有听完便走开了，坐到格鲁什尼茨基身边，与他展开了一场温情脉脉的对话。不过公爵小姐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对他睿智的话语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尽管她努力装出一副认真在听的样子。看得出他有时候惊讶地看着她，试图猜出造成她神色不安的内在原因……

可是我能猜透您的心思，亲爱的公爵小姐。您还是小心为妙！您想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我，刺伤我的自尊心，——您不会得逞的！如果您向我宣战，我不会怜香惜玉的。

后来我好几次故意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但她对我说的话相当冷淡，最后我假装生气地走掉了。公爵小姐很高兴，格鲁什尼茨基也很得意。得意去吧，我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一种预感……和一个女人认识的时候，我总能准确地猜到，她是否会爱上我……

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是在薇拉身边度过的，畅谈往事……她为什么如此爱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何况她又是唯一彻底了解我、知道我所有缺点和恶习的女人……难道邪恶就这么迷人吗？……

我和格鲁什尼茨基一起出来。在街上他挽住我的胳膊，沉默良久后说：

“喂，怎么样？”

我想对他说，“你是个傻瓜！”但我忍住了，只是耸了耸肩。

5月29日

这几天我一直在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公爵小姐开始喜欢听我聊天。我给她讲了我经历的几件奇事，她便认为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嘲笑世上的一切，尤其是情感：这让她感到害怕。她当着我的面不敢和格鲁什尼茨基热聊，而且好几次对他的轻浮举动报以讥笑。可是每当格鲁什尼茨基过来找她的时候，我都会装出一副知趣的样子，让他们俩单独呆在一起。我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她很高兴，或者说表现得很高兴。第二次她就生我的气了，第三次她开始生格鲁什尼茨基的气。

“您这人太缺少自尊心！”她昨天对我说。“您为什么认为我跟格鲁什尼茨基在一起更快乐呢？”

我说，为了朋友的幸福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连我的快乐也牺牲了。”她加了一句。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然后一整天没和她说一句话……到晚上的时候她显得闷闷不乐，今早在井边她看起来更加郁郁寡欢了。我走近她的时候，她正心不在焉地听着格鲁什尼茨基说话，他好像在赞叹美景。但是一看见我，便开始哈哈大笑起来（非常不自然），装作没看见我的样子。我走到一边，在远处偷偷地观察

她：她转过身去，背着格鲁什尼茨基打了两个哈欠。很显然，她已经厌倦了格鲁什尼茨基。我决定接下来两天继续不跟她说话。

6月3日

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赢取这个年轻姑娘的爱呢？我既不想俘获她的芳心也不想和她结婚，那为什么我要想方设法吸引她的注意呢？薇拉对我的爱要远胜于梅丽公爵小姐可能对我的爱，如果说梅丽公爵小姐是一个难以征服的大美女，那么征服的快感也许会是我追求的动力……

可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不是青春期折磨我们的、难以抑制的爱的冲动，这种冲动把我们从一个女人抛向另一个女人，直到我们找到一个讨厌我们的女人为止。这时候才真正地开始了我们持久的、永无止境的情欲，这种情欲在数学上可以用一条从一点引向空间的线来表示。这一永无止境的秘密就在于无法抵达终点，也就是说，这种情欲永无满足的时候。

可是我追求梅丽到底为了什么？是出于对格鲁什尼茨基的嫉妒？可怜虫一个！他根本不值得我嫉妒。或者是出于一种人类固有的卑劣情操，这种情操常常让我们去破坏身边朋友的甜蜜美梦，然后当他们在绝望时刻求教我们该相信什么时，我们可以不无快意地告诉他：

“我的朋友，我也经历过这些！可是你也看到了，我不是照样好好地吃饭、睡觉吗。我希望临死的时候也能不吭一声、不掉一滴泪呢！”

要知道，占有一颗年轻的、含苞待放的心灵真是有着莫大的快乐！年轻的心灵犹如一朵小花，在第一束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醉人的芬芳。在这一刻要摘下这朵花，使劲闻个够，然后丢弃在路旁：说不

定就被谁捡去了呢。我感觉到自己身上这种不知餍足的欲望，仿佛要吞噬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待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它们当作维持我精神力量的养料。我本人再也不会为情欲而疯狂，我的虚荣心被环境所压制，但是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对权力的渴望，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这难道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和最大成就吗？没有正当的权力却能让他人因为你悲伤和欢乐，难道这不是滋养我们自尊心的最好养料吗？什么是幸福呢？就是自尊心的充分满足。如果我认为世界上我是最优秀的、最强大的，那么我肯定是幸福的；如果所有人都爱我，那么我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永不枯竭的爱之源泉。恶产生恶，第一次痛苦让人意识到折磨别人的快感：邪恶的思想不可能进入人的头脑，除非他想把它变成行动。思想是有机的造物，有人说过：思想的产生已经伴有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行动。一个人脑中想法多，他的行动就比别人多。所以如果一个天才被束缚在办公桌旁，他不是死掉就是疯掉，就像一个体格强壮的人，如果终日无所事事，一定会死于中风一样。

情欲正像萌发阶段的思想：它们属于年轻的心灵。傻瓜才会认为人将终生被情欲所困扰：许多平静的河流都开始于喧闹的瀑布，但没有一条河流直到大海边的时候还奔腾咆哮，浪花飞溅。但这种平静常常是一种伟大而隐秘力量的标志，思想和感情的丰富深刻就意味着不会有疯狂和冲动：灵魂在痛苦和享乐的时候会明辨是非，相信一切应当如此。它知道，如果没有雷雨，太阳的炙烤会让它干枯；它深入地体验着自己的生活，抚慰自己，惩罚自己，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个人只有处在这样一种自我认知的最高境界，才能领会神的裁判。

当我重读这一页的时候，我发现跑题跑得太远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在为我自己写日记，所以我写的一切，将来对我都是无比珍贵的记忆。

…………

格鲁什尼茨基来了，一把搂住我的脖子：他被提升为军官了。我们喝了香槟庆祝。维尔纳医生随后也来了。

“我不向您道贺。”他对格鲁什尼茨基说。

“为什么？”

“因为，士兵的大衣您穿着挺合适。而且您得承认，在温泉这儿缝制的步兵军官服并不会给您增添任何光彩……您没发现吗，在这之前您一直是个特殊人物，可现在又要和大家一样了。”

“说下去，说下去，医生！您不会影响我的心情。”格鲁什尼茨基低声在我耳边说了句：“他不知道，军官的肩章带给了我多少希望……哦，肩章，肩章！上面的小星星，就是指路的启明星……不！我现在非常幸福。”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山坳那边散步吗？”我问他。

“我？在军官服没准备好之前，我绝不出现在公爵小姐面前。”

“要我把你的好消息告诉她吗？……”

“不用，请别说……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和她的事怎么样了？”

他有些发窘，犹豫起来。他想炫耀一下，吹吹牛，可是问心有愧，但他又不好意思坦白真相。

“你认为她爱不爱你？……”

“爱不爱？拜托，毕巧林，你想哪儿去了！……怎么可能那么快？……就算她爱我，作为一个正派女人也不会说出口的……”

“好！也许，你认为一个正派人对自己的爱情也要保持沉默喽？……”

“唉，老兄！凡事都有自己的路数，很多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说的是……不过从女人眼里看出来的爱情是不靠谱的，那么如果她们说出来……当心啊，格鲁什尼茨基，她在逗你玩儿……”

“她？”他抬眼看看天，得意地笑了笑，回答说，“我很同情你，毕巧林！……”

他说完就走了。

晚上有很多人都步行到山坳里去。

据本地学者说，这个山坳其实是一个熄灭了的火山喷发口。它位于马舒克山的缓坡上，离城一俄里，有一条蜿蜒在灌木和山崖之间的羊肠小道通向那里。爬山的时候我把一只手递给公爵小姐，接下来的路途中她始终没有放开我的手。

我们的谈话从议论他人的是非开始。我历数了在场和不在场的熟人，先是指出他们可笑的地方，然后又评点他们的种种劣迹。我越说越气愤，开始还只是开玩笑，最后动了真怒。起初她感到好笑，后来却害怕了。

“您真是一个危险的人！”她对我说，“我宁愿在林子里被人捅死，也不愿意被你的毒舌骂死……我郑重地请求你：当您想说我坏话的时候，最好先拿刀把我捅死，——我想这对您并不困难。”

“难道我像个凶手吗？……”

“您比凶手还坏……”

我沉吟了一下，随后装出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没错，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命！大家都说我面相不善，其实不是。但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善也变得不善了。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开开心心、爱说爱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我晦暗的青春就是在我与自己和社会的斗争中流逝的。因为怕人嘲笑，我把自己最好的情感埋葬在心底，它们也就在那儿死去。我说实话——没人相信，于是我开始说谎。在深谙人情世故之后，我便精通了处世之道。可是我发现，其他人不懂此道也很幸福，轻而易举地就能享受到我费了很大气力才获得的那些好处，这让我心中顿生绝望。这种绝望不是手枪枪口能治愈的，而是一种冷冰冰的无助的绝望，虽然表面上对人友善，笑容可掬。我精神上残废了。我一

半的灵魂已经不存在了，它干枯了，消散了，死亡了，我把它割下来扔掉。而另一半还在颤动，活着为每个人效力，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点，因为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有过死去的那一半灵魂。可是您今天唤醒了我对那一半的记忆，我就为您读了它的墓志铭。很多人觉得墓志铭很可笑，但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想到墓志铭底下所埋葬的东西时。不过我并不要求您赞同我的看法，如果我的行为在您看来很可笑，那么您就笑好了：我预先向您声明，这一点都不会让我伤心。”

这一刻我看到了她的眼睛：里面涌动着泪水，她的手紧紧挽着我的胳膊，颤抖不已。她双颊发红，她在可怜我！同情是一种很容易打动一切女人的法宝，它的触角已经伸进了她不谙世事的内心。整个散步过程中她心不在焉，没和任何人调笑，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

我们来到山坳里。女士们都抛下了自己的男伴，可她却没有放开我的手。本地花花公子们的俏皮话没有引得她发笑，她所站立的绝壁悬崖也没有让她害怕，而别的小姐们都吓得捂住眼睛惊声尖叫。

回返的路上我没有继续刚才那个忧伤的话题，但她对我的泛泛之谈只是简单地回应一下，显得心不在焉。

“您谈过恋爱吗？”我终于问她。

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又沉思起来。很显然，她是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怎么办？薄纱衣袖没有什么防护功能，一道电流从我的手上传到她手上。几乎所有的激情都是这么开始的，可是我们却常常欺骗自己，以为女人爱

的是我们的体格或精神，当然体格或精神是让她们的心接受这电光石火的前提，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第一次肌肤之亲。

“我今天很可爱，是不是？”当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公爵小姐有些不自然地笑着对我说。

然后我们分手道别。

她对自己不满意，她责备自己太冷淡……哦，这是我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胜利！明天她肯定会补偿我。这一切我再清楚不过了，唉，这也正是无聊之所在。

6月4日

今天我见到薇拉了。她的嫉妒让我苦不堪言。看来，公爵小姐把她当作了吐露衷肠的对象：我不得不说，她可真会挑人！

“我可以猜到，这一切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薇拉对我说道，“你最好现在跟我直说，你爱她。”

“要是我不爱她呢？”

“那你为什么追求她，招惹她，惹得人家想入非非？……哦，我可是太了解你啦！听着，如果你希望我相信你，那么一周后你去基斯洛沃茨克！我们后天搬到那边去。公爵夫人会在这里继续呆一些日子。你去后在我们住所附近租一套房子，我们会住在温泉边上的一栋大房子里，我们住楼上，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住楼下，房东在旁边还有一个房子，目前还空着……你来吗？……”

我答应了，当天就派人去租下了那房子。

傍晚6点钟的时候，格鲁什尼茨基来找我，说他的军官服明天就准备好了，正好赶上舞会。

“我终于可以整个晚上都和她跳舞了……这下可以和她聊个够了！”他又补充道。

“舞会是哪天？”

“就是明天！难道你不知道吗？这可是一个盛大的聚会，本地长官举办的……”

“我们到林荫道上走走吧……”

“不去！穿着这件恶心的大衣……”

“怎么，你已经喜新厌旧了？……”

我一个人走了，半路遇到了梅丽公爵小姐，我约她明天舞会上跳玛祖卡舞。她有些受宠若惊。

“我还以为您和上次一样，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跳呢。”她露出迷人的微笑说……

她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格鲁什尼茨基不在场。

“明天您会有惊喜的。”我对她说。

“什么惊喜？”

“暂时保密……到舞会上您就知道了。”

我在公爵夫人家度过了整个晚上。除了薇拉和一个很滑稽的小老头外，她家没有别的客人。我兴致不错，即兴胡诌了几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公爵小姐坐在我对面，聚精会神地听我胡说八道，眼神那么专注，那么温柔，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她的活泼，她的风情，她的任性，她傲慢的神情、轻蔑的微笑、飘忽的目光都到哪儿去了？……

这一切都被薇拉看在眼里：她病态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哀愁。她坐在窗边的阴影里，身子缩在宽大的圈椅中……我不由得可怜起她来……

于是我向大家讲述了我和她相识相恋的悲剧故事，当然用的都是化名。

我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我的柔情、我的烦恼和喜悦，我把她的行为和性格说得非常好，想必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原谅我和公爵小姐的调情。

她站起来，坐到我们身边，变得活泼起来……我们直到夜里2点才想起来，医生让我们晚上11点就寝。

6月5日

舞会开始前半小时，格鲁什尼茨基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陆军军官服来找我。衣服的第三颗纽扣上系着一根铜链，上面挂着一副带柄的双眼镜。两个肩章大得出奇，像爱神的翅膀一样向上翘着。脚上的皮鞋咔咔作响，左手拿着一双棕色皮手套和一顶军帽，右手不时地卷着额头上的一绺头发。脸上一副自鸣得意同时又有点不自信的表情。要

是我心情好的时候，他那喜洋洋的外表和雄赳赳的步态一定会让我捧腹大笑的。

他把军帽和手套扔到桌上，动手拉直衣服后摆，在镜前整理着装。一条黑色大方巾缠着他那极高的领带衬，领带衬的鬃毛抵住他的下巴，黑巾露出领子有半寸宽，他还嫌露得太少，把黑巾一直往上拽到与耳朵齐平的地方。由于制服的领子又紧又不舒服，他拽得很吃力，满脸通红。

“听说，你这些天在拼命追求我的公爵小姐？”他故意不看我，随口说道。

“我们这些傻瓜哪配喝茶啊！”我用普希金讴歌过的从前一个最机智的浪子的口头禅来回答他。

“你说说，我这套军装合身吗？……唉，这该死的犹太佬！……腋窝底下是怎么裁的！……你有香水吗？”

“算了吧，你还要啊？你身上的玫瑰香已经够浓的了……”

“没关系。给我……”

他往领带、手帕和衣袖上喷了足足半瓶香水。

“你要跳舞吗？”他问。

“不跳。”

“我担心我和公爵小姐要从玛祖卡舞跳起，可我连一个花样都不会……”

“你约过她跳玛祖卡舞吗？”

“还没……”

“那得小心，别让别人抢在你的前头……”

“还真是，”他拍了一下额头，说道。“再见……我去大门口等她。”他抓起帽子就往外跑。

半小时后我也出门了。外面黑暗而冷清。俱乐部或者旅店周围挤满了人。窗子里灯火通明，晚风将军乐声送入我的耳中。我慢慢地走着，心里有些难过……我在想，莫非我活在世上的唯一使命就是毁灭别人的希望？自从我长大成人以后，不知怎的，命运总是让我参与别人的悲剧结局，仿佛没有我，谁也不会死，不会陷入绝望！我是戏剧第五幕[13]的关键人物，总是不由自主地扮演刽子手或叛徒的可怜角色。命运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它是要让我去创作市民悲剧和家庭浪漫故事呢，还是当一个诸如《读书文库》[14]之类杂志的撰稿人？……何以得知？……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雄心勃勃，希望达到亚历山大大帝或拜伦勋爵的成就，可最终不过是做了一辈子九品文官……

进入大厅后，我躲在一群男人中间暗自观察。格鲁什尼茨基站在公爵小姐旁边，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公爵小姐心不在焉地听着，把扇子贴在唇边向四面观望，脸上现出不耐烦的表情，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着什么。我偷偷走到他们身后，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您在折磨我，公爵小姐，”格鲁什尼茨基说，“我没见你这段时间，您变化太大了……”

“您也变了，”她瞟了他一眼答道。格鲁什尼茨基并没有看出她眼神中暗含着讥笑。

“我？我变了？……哦，永远不会！您知道这不可能！谁只要见过您一次，就会永远记住您天使般的容颜……”

“别说了……”

“为什么您现在不愿意听不久前还乐于倾听的话呢？……”

“因为我不喜欢重复。”她笑着回答……

“哦，我大错特错了！……我这个傻瓜还以为，这副军官肩章至少能给我一些希望……不，我宁愿一直穿着那件让人看不起的士兵大衣，也许正是因为它我才引起了您的注意……”

“没错，您穿那件大衣要合适得多……”这时候我走上前去，向公爵小姐行了个礼。她的脸上微微泛红，连忙说道：

“毕巧林先生，那件士兵灰大衣对格鲁什尼茨基先生是不是更加合适？……”

“我不敢苟同，”我答道，“他穿这身制服更显年轻。”

格鲁什尼茨基经受不了这种打击：他和一切小毛孩一样，希望别人把他们看得成熟一点。他以为他脸上那些深刻的情欲痕迹会代替岁月的痕迹。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跺了跺脚走开了。

“您得承认，”我对公爵小姐说，“尽管他一贯非常可笑，但不久前您还觉得他很有趣……他穿灰色士兵大衣的那阵儿……”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没有回答我。

格鲁什尼茨基整晚都缠着公爵小姐，要么和她跳舞，要么vis-a-vis[15]。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唉声叹气，他不停地哀求和抱怨让她感到厌烦。跳完第三支卡德里尔舞之后，她已经对他咬牙切齿了。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他走到我跟前，抓着我的手说。

“怎么了？”

“你要和她跳玛祖卡舞？”他郑重其事地问我。“她都告诉我了……”

“哦，那又怎样？难道这是秘密吗？”

“当然……我早该料到这个黄毛丫头……这个骚娘们……我一定会报复的！”

“你该怪自己的士兵大衣或者是军官肩章，你怪她干什么？你已经不讨她喜欢了，这能怨她吗？……”

“那她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呢？”

“你为什么要抱希望呢？想得到点什么，这我理解，可谁会因此而抱定希望？”

“这一局算你赢了，可是还没彻底赢。”他恶狠狠地笑着说。

玛祖卡舞开始了。格鲁什尼茨基只选公爵小姐跳，其他几个男舞伴也不断地请她跳。这明显是针对我的阴谋，不过这样更好：她想和我说话，但他们不给她机会，这样她就更想和我在一起。

我有两次握了她的手，第二次她把手抽了回去，什么也没说。

“今晚我要睡不好觉了。”玛祖卡舞结束的时候，她对我说。

“这都怪格鲁什尼茨基。”

“哦，不是！”她的表情变得凝重而忧郁，这让我下定决心今晚一定要吻她的手。

客人们开始散去。我把公爵小姐送上车的时候，快速地将她的小手放到我的唇边。天已黑，没人会看见这个举动。

我非常得意地回到了大厅。

一群年轻人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吃晚饭，格鲁什尼茨基也在其中。我进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显然，他们在议论我。很多人从上次舞会就开始记恨我了，尤其是那个龙骑兵大尉。现在看来，在格鲁什尼茨基的纠集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我为敌的小团伙。瞧他那副狂妄大胆的神气……

我很开心，我爱仇敌，尽管不是基督教倡导的那种爱。他们给我解闷，让我热血沸腾。总是保持警觉，捕捉每一个眼神，猜测每一句话的意思，揣摩意图，揭穿阴谋，假装受骗，然后突然一击，粉碎苦心经营的阴谋大厦，这才是我所谓的生活。

在吃饭的这段时间里，格鲁什尼茨基和龙骑兵大尉一直在窃窃私语，交换眼色。

6月6日

今天一早薇拉和丈夫去基斯洛沃茨克了。我在去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家的路上遇到他们的马车。她冲我点点头，目光里满是责备。

这该怪谁呢？谁叫她不给我和她单独见面的机会？爱就像火一样，没有燃料就会熄灭。也许嫉妒能做到我的请求做不到的事情。

我在公爵夫人家坐了整整一个小时。梅丽没出来，她生病了。晚上她也没去林荫道。那个敌对我的小团伙个个拿着长柄眼镜，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很庆幸公爵小姐病了，否则他们不知会做出什么粗鲁无礼的事情。格鲁什尼茨基头发散乱，神情绝望。他似乎真的非常难过，尤其是自尊心受到伤害。可是世界上就是有些人，即使绝望的时候也很可笑！……

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有些失落。我没有见到她！她病了！难道我真的堕入爱河了？……真是荒唐！

6月7日

上午11点钟，这个时候里戈夫斯卡娅夫人一般在叶尔莫洛夫浴室里蒸汗，我走过她们家。公爵小姐若有所思地坐在窗前，看见我，她倏地站了起来。

我走进前厅，一个人都没有。我利用当地的自由习俗，不经通报便直奔客厅。

公爵小姐可爱的脸上蒙着一层灰白色。她站在钢琴边上，一只手扶着椅背。手有些颤抖。我默默走到她跟前说：

“您在生我的气吗？……”

她抬起慵懒的眼睛，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她的嘴唇像说什么，但没说出来。眼睛里满含泪水。她颓然坐到圈椅里，双手捂住脸。

“您怎么了？”我握住她的手问。

“您不尊重我！……哦！您放开我！……”

我后退了几步……她在椅子里直起身，眼睛闪着光芒……

我停了下来，抓着门把手说：

“请原谅我，公爵小姐！我的举动有些疯狂……下次绝不再这样了：我会注意检点的……您又何必要知道我心里一直以来的想法呢？您永远不会知道，这样对您更好。再见！”

我走的时候好像听见她哭了。

我在马舒克山周围一直闲逛到晚上，非常疲惫，一回到住所便瘫倒在床上。

维尔纳来了。

“听说您要娶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小姐为妻，这是真的吗？”他问我。

“什么？”

“全城都在传，我所有的病人都在谈论这个重大新闻，这些病人啊，什么都知道！”

这是格鲁什尼茨基干的好事！我心想。

“医生，为了向您证明这个传言是假的，我私底下告诉你一个秘密，明天我要去基斯洛沃茨克……”

“公爵小姐也去吗？……”

“不去，她在这儿还要再待一个星期……”

“那您不结婚了？……”

“医生，医生！请您认真地看看我：我哪里像一个要结婚的人的样子？”

“我不是说这个……但是您知道，有一些情况……”他狡黠地笑了笑，继续说道，“遇到这些情况，一个高贵的人必须结婚了，而有些做妈妈的人至少事先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事……所以，作为朋友，我建议您小心为上。这儿温泉上的空气非常危险：我见过无数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本该有更好的命运，但却从这儿走上了婚姻之路……说来您也许不信，还有人想让我结婚呢！就是一个县城来的妈妈，她女儿脸色非常苍白。很不幸，我告诉她说，只要结了婚，脸色就会变好的。结果她满怀感激的泪水请求我娶她女儿，并许我她所有的财产——好像是50个农奴。但我告诉她，我对此爱莫能助……”

维尔纳走了，他坚信已经及时地警告了我。

从他的话里我发现，城里已经在散布我和公爵小姐的各种流言。我不会放过格鲁什尼茨基的！

6月10日

我到基斯洛沃茨克已经三天了。每天都能在井边和散步的时候看见薇拉。早晨醒来，我便坐到窗边，拿着长柄眼镜对准她的阳台。她早就穿好衣服，等着约定的暗号。从住处下到井边要经过一个小花园，我们一般在那里见面，装作不期而遇的样子。山里清新的空气让她恢复了脸色和体力，难怪纳尔赞被称为"大力士泉"。当地居民说，基斯洛沃茨克的空气容易引发爱情，在马舒克山脚下开始的一切浪漫故事，到这里往往会修成正果。的确如此，这儿远离尘世，充满神秘色彩——你看那浓密的椴树林荫道，下面的溪流奔腾喧闹着从一块巨石落向另一块巨石，在青翠的群山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你看那幽暗静谧的峡谷，其分支通向四面八方；你再闻闻那芬芳清新的空气，散发着南方茂草和刺槐的香气；还有那冰冷溪水催人入眠的叮咚声（这些溪流汇合于山谷尽头，然后互相追逐着向前奔涌，最后流入波德库莫克河）。从这边望去，峡谷更阔，变成一片青翠的凹地，上面一条沙土路蜿蜒伸向远方。每当我望向这条路，总是觉得有一辆马车在上面疾驰，车窗里露出一张粉色的小脸。这条路上已经有许多马车驶过，但那一辆始终没有出现。要塞后面的村子已经住满了人，离我住处不远的山岗上的旅店晚上也开始亮起灯光，闪烁在双排杨树之间。喧哗声和推杯换盏声一直响到深夜。

任何地方对卡赫金葡萄酒和矿泉水的消费都没有这儿大。

多少人把这两个行当
混为一谈，但我不在其列。[16]

格鲁什尼茨基和他的小团伙整天在酒馆里闹腾，他基本不和我打招呼。

他昨天才到，已经和三个老头吵过架了，因为他们想抢在他前面进入浴池。很明显，他的不幸已经激起了他身上好斗的脾性。

6月11日

她们终于来了。我正坐在窗边，听到她们马车的辘辘声，我不由地一阵激动……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我爱上她啦？……我生来愚顽，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她们那儿吃了饭。公爵夫人非常温柔地看着我，而且寸步不离地守在女儿身边……这不好！而薇拉却为了我吃公爵小姐的醋。我终于获得了这样的幸福！女人为了让情敌伤心，什么事做不出啊？我记得有一个女人爱上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在爱着另一个女人。没有比女人的头脑更匪夷所思的了：女人很难被说服，只能引导她们自己说服自己，她们用来消除自己偏见的论证方法也很奇葩，要学会她们的辩证法，应当摒弃自己在学校里学的一切逻辑规则。比如说，一般的逻辑是：

“这个人爱我，但我结婚了，所以我不能爱他。”

女人的逻辑是：

“我不能爱他，因为我结婚了，可是他爱我，所以……”

后面只能是省略号了，因为理智已经说不出什么了，主要说话的是舌头、眼睛，随后是心——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万一以后我这篇日记让女人看到，那会怎样呢？她们一定会气得大叫：“这是诽谤！”

自从有诗人开始写诗、女人开始读诗（为此要深深感谢她们）以来，她们无数次被称为天使，以至于她们居然天真地相信了这种恭维之词。她们忘了，同样是那些诗人，他们为了钱，可以把尼禄[17]吹捧为上帝……

我这样恶毒地说她们可能有些不合适，因为这世上除了女人我什么都不爱，我永远愿意为了她们牺牲安宁、功名和生命……可是我并不是因为懊恼和自尊心受伤才竭力要撕下她们身上那层只有老练的目光才能看透的神秘面纱。不是的，我所说的关于她们的一切，都是源自：

冷静观察的头脑
和备受煎熬的心灵[18]

女人们应该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像我这样了解她们，因为自从我不再害怕她们并深知她们的所有弱点以后，我对她们的爱反而增加了一百倍。

顺便说说，维尔纳前几天还把女人比作塔索[19]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所描绘的迷魂林。他说："你刚一接近，就有种种令人恐怖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向你飞来，让你叫苦不迭：什么责任、尊严、体面、舆论、讥笑、蔑视……就应该不管不顾，勇往直前。渐渐地，这些怪物就会消失，你面前出现了一片宁静明亮的林中空地，其间一棵香桃木花开正艳。假如一开始就心惊胆战，那肯定转身就退回去了！"

6月12日

今晚发生了很多事。离基斯洛沃茨克大约三俄里的地方，在波德库莫克河流经的峡谷里，有一座叫"指环"的山崖。这是自然形成的一

道大门，它耸立在一座高高的山岗上，夕阳透过门洞，将自己最后一抹霞光洒向人间。许多游客都骑马到那里，通过这个石门看落日美景。老实说，没有一个人在想太阳。我和公爵小姐并辔而行，回返的路上要涉水渡过波德库莫克河。山里最小的溪流都很危险，尤其是那变化多端的河床，由于波浪的冲刷，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昨天还有石头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一个深坑。我抓着公爵小姐坐骑的辔头，将马拉进齐膝深的水中，然后我们小心地斜逆着河水前行。大家都知道，在涉过湍急的河流时，不能看水，因为会引起头晕。我忘了提醒梅丽公爵小姐了。

我们走到水中央的时候，水流正急，这时她突然在马鞍上晃了一下。“我难受！”她声音微弱地说……我赶紧靠向她，用一只手揽住她柔软的细腰。“往上看！”我轻声对她说，“别担心，有我在。”

她感到好些了，想摆脱我的手，但我把她娇嫩柔软的细腰搂得更紧了。我的脸都快贴着她的脸了。她脸上飞起一片红晕。

“您这是干什么啊？……我的上帝！……”

我没有理会她的颤抖和羞怯，而是直接吻上她娇嫩的面颊。她浑身抖了一下，但没有说话。我们走在最后，谁也没看见这一幕。我们上岸的时候，前面的人都纵马疾驰而去了。公爵小姐勒住马，我留在她身边，看得出，我的沉默让她不安，但我暗自发誓不说一句话——这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她如何摆脱这种尴尬局面。

“您要么是瞧不起我，要么是很爱我！”她终于抽噎着说。“也许，您是想作弄我，玩始乱终弃的游戏……这太卑劣、太下作了，但愿只是我的想象……哦，不是这样的，对吗？”她用信任的口吻柔声说道。

“我身上并没有任何让人瞧不起的地方，对吗？对您的无礼……我应该选择原谅，因为是我默许的……您回答啊，您说句话啊，我要听您的声音！……”她最后一句话流露出女人的急切心情，我不由得笑了。幸亏天已经黑了下来……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您不开口吗？”她继续道，“也许，您想让我先说我爱您？……”

我继续沉默……

“您想这样吗？”她急速向我转过身，继续说……她坚毅的眼神和笃定的语气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何必呢？”我耸耸肩答道。

她用马鞭抽了一下马，就在狭窄危险的道路上飞奔起来。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好容易才赶上她，那时她已经和大部队在一起了。一路上她有说有笑，直到家里。她的举动有点神经质，始终不看我一眼。所有人都觉察到她这不同寻常的欢快表现。公爵夫人看着女儿的表现，心里暗喜。可是我知道她女儿其实是在发神经：她将会整夜无眠，莫名地哭泣。想到这里，我心里无比愉悦。在这样的时刻我体会到了吸血鬼的快乐……可人家还说我是好人，我也在努力赢取这一名声！

女士们下马后都去了公爵夫人那里。我心头激动难平，就策马向山里跑去，以驱散萦绕在脑际的种种思绪。多露的夜晚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凉意，月亮从黑黢黢的山峰后面升了起来。我的马没有打铁掌，每走一步都在幽静的山谷里发出闷响声。我在瀑布边上饮了马，猛吸了两口南方夜晚清新的空气，便打道回返。我经过小村镇的时候，窗

口的灯光已经在渐渐熄灭。要塞围墙上的哨兵和周围巡逻的哥萨克兵互相拖长了声调应和着……

村镇里一栋建在峡谷边上的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灯火通明，不时传出杂乱的说话声和叫嚷声，显然是军人们在饮酒作乐。我下了马，偷偷走到窗边。我透过没有关紧的护窗板看见了里面的人，并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正在谈论我。

龙骑兵大尉喝得满脸通红，一拳砸在桌子上，叫大家注意。

“诸位！”他说道，“这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教训一下毕巧林！这帮彼得堡的兔崽子们不知天高地厚，你要不砸扁他们的鼻子，他们总是神气得不得了！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上流社会混过，整天戴着干净的手套，穿着锃亮的皮靴。”

“还有他那目空一切的笑容！可我坚信他就是个胆小鬼，没错，胆小鬼！”

“我也这么认为，”格鲁什尼茨基说，“他喜欢用玩笑话搪塞。我有一次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要是换作别人，当场就会砍掉我脑袋的。可毕巧林却一笑了之。我当然没有继续惹他，因为这是他的事，再说我也不想找麻烦……”

“格鲁什尼茨基嫉恨他是因为，他抢走了他的公爵小姐。”有人说。

“真是无稽之谈！我的确追求过公爵小姐，但很快就放手了，因为不想结婚，而去损害一个姑娘的名誉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是的。我要请你们相信，天下第一号胆小鬼，是毕巧林，而不是格鲁什尼茨基，格鲁什尼茨基是好样的，他是我真正的朋友！”龙骑兵大尉又说，“诸位！这儿没人为他说句话吗？一个也没有？那更好！你们想不想试试他的胆量？这会让大家开心的……”

“想啊，可是怎么试呢？”

“那你们听好了：格鲁什尼茨基特别恨他，那就让他做主角！他得在什么事上找个碴儿，要求跟毕巧林决斗……你们看，关键就在这里……他要求决斗，好极了！那么所有该做的事，挑战啦，准备啦，讲条件啦，都要做得郑重其事，让人害怕。这个由我负责，我将做你决斗的副手，我可怜的朋友！好！只是玄机在这里：我们不往手枪里装子弹。我敢向你们保证，毕巧林一定害怕——我给他们规定六步的距离，吓死他！你们同意吗，诸位？”

“绝妙的主意，同意！怎么会不同意呢？”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家的赞同声。

“你呢，格鲁什尼茨基？”

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格鲁什尼茨基的回答，心里恶狠狠地想，如果不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我就成了这帮傻瓜的笑料了。要是格鲁什尼茨基不答应，我会冲上去搂住他的脖子。但一阵沉默之后，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尉伸出一只手，非常郑重地说：“好，我同意。”

这伙正派人欢天喜地的神情难以诉诸笔墨。

我怀着两种不同的感情回到了家。一种是悲伤，为什么他们所有人都仇恨我？我在想，为什么啊？我得罪过谁吗？没有啊。难道我属

于仅凭相貌就招人烦的那种人吗？我感觉到，一种恶毒的仇恨正渐渐充溢着我的心间。您小心着点儿吧，格鲁什尼茨基先生！我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说：不能这么和我开玩笑。您会为您那些糊涂朋友们的起哄付出沉重代价的。我可不是您手中的玩物！

我整夜没睡。天亮的时候我的脸色黄得像酸橙。

早晨我在井边遇见了公爵小姐。

“您病了吗？”她仔细地看看我，说。

“我夜里失眠了。”

“我也是……也许，我错怪您了？只要您解释一下，我一切都可以原谅……”

“一切吗？……”

“一切……只要您说实话……不过要快一点儿……您知道，我想了很多，努力为您的行为找到解释和开脱，也许您是害怕我的家人干涉……这没关系。一旦他们知道了……（她的声音颤抖起来）我会恳求他们同意的。也许是您自己的处境……您要知道，我为了所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切……哦，您快回答我，可怜可怜我吧……您没有瞧不起我，对吧？”

她抓住了我的手。

公爵夫人和薇拉的丈夫走在我们前面，她什么也没看见。可是这儿散步的病人可能看见我们，他们都是最爱搬弄是非的好事之徒。所以我连忙将手从她热烈的手掌中抽了出来。

“我这就告诉您实话，”我对公爵小姐说，“我不准备为自己辩解，也不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不爱您。”

她的嘴唇微微发白……

“您走吧。”她含混地说道。

我耸耸肩，扭头走了。

6月14日

我有时候很鄙视自己……是不是因此我也鄙视别人？……我已经不再能产生高尚的冲动了，我怕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换作他人恐怕早就向公爵小姐献上son coeur et sa fortune[20]。但是“结婚”一词对我有某种魔力：不论我爱一个女人爱得多么狂热，如果她让我感到我应该和她结婚，那么，永别了，我的爱人！我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再热起来。我愿意牺牲一切，只有结婚是例外。我会二十次地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誉押作赌注……但绝不出卖我的自由。为什么我会如此珍视自由？我需要它做什么？……我要投身何处？我对未来有什么期许？……老实说，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可名状的预感……因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害怕蜘蛛、蟑螂、老鼠……要我坦白吗？……我小的时候，一个老太婆当着我母亲的面给我算了一卦，她说我将死于恶妻之手。这话当时把我吓得不轻：我内心就对结婚这件事产生了无法克制的厌恶……而且，还对我说，她的预言将会应验。所以我至少应该努力让它晚一点应验才是。

6月15日

昨天魔术师阿普费尔巴乌姆来这儿了。饭店门口出现了一张很长的海报，通知最可爱的观众们，上述这位惊人的魔术师、杂技演员、化学家和光学家将于今晚8点在贵族俱乐部（即饭店内）献上精彩的演出。票价两个半卢布。

大家都打算去看神奇魔术师的表演。连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也不顾生病的女儿，为自己买了一张票。

今天午饭后我经过薇拉的窗前，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我的脚前掉落一张纸条：

“今晚9点以后走大楼梯来找我，我丈夫去五峰城了，明天上午才回来。我的仆人和随从都不会在家，我给他们每人都买了票，连公爵夫人的仆从也都给了票。我等你，一定要来。”

“啊哈！”我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

8点钟我去看魔术师表演。9点前观众都到齐了，表演开始。我看到薇拉的仆从们都坐在后排，所有的人都来了。格鲁什尼茨基坐在第一排，拿着一个长柄眼镜。魔术师每当需要手帕、手表、戒指等东西的时候，都会找他借。

格鲁什尼茨基见我不打招呼已经有段时间了，今天居然相当无礼地看了我几眼。等我们以后算总账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一切的。

快到10点的时候我起身出了大厅。

外面漆黑一片。周围的山顶上阴云密布，偶尔吹来一阵轻风，将饭店四周的杨树树梢吹得哗哗作响。饭店的窗口挤满了人。我从山上下来，一转弯进入大门，加快了脚步。突然我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停下来打量着四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为了小心起见，我装作散步，围着房子转了一圈。经过公爵小姐窗前的时候，我又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个裹着大衣的人从我身边跑过去。这让我心中不安起来，但是我还是悄悄走到台阶那儿，匆匆跑上黑暗的楼梯。门打开了，一只小手抓住了我的手……

“没人看见你吧？”薇拉偎依着我，小声说。

“没人！”

“现在你相信我爱你了吧？唉，我忧郁了好久，痛苦了好久……但你现在可以随便摆布我了。”

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双手冰凉。她开始各种责难、各种吃醋、各种抱怨。她要求我向她坦白一切，说她可以无怨无悔地承受我的背叛，因为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幸福。我不太相信她的话，但还是用誓言和许诺来安慰她。

“那就是说你不会娶梅丽了？你不爱她吗？……可她以为……你知道吗，她可是疯狂地爱着你，可怜的人儿！……”

…………

大约半夜两点的时候，我打开窗户，把两条披巾系在一起，拉着它，顺着柱子从楼上的阳台下到楼下阳台。公爵小姐房间里还亮着灯。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她的窗前。窗帘没有拉严，我出于好奇就往房间里看了一眼。梅丽坐在自己的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顶花边睡帽拢住她浓密的秀发，一块大红披巾盖住她雪白的双肩，小脚藏在一双波斯花拖鞋里。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头垂在胸前，她前面的小

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的眼睛却一动不动，满含着难以名状的哀愁。似乎眼睛一直盯着同一页，思绪早飞到九霄云外了……

这时突然有人在灌木丛中动了一下。我从阳台上跳到了草地上。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啊哈！”一个粗野的声音说道：“抓住了！……你竟敢深夜出来找公爵小姐！……”

“把他抓牢点！”另一个人从角落里蹿了出来，喝道。

这两个人是格鲁什尼茨基和龙骑兵大尉。

我一拳打在大尉的脑袋上，把他打倒在地，然后钻进了灌木丛。我们房子对面山坡上花园里的所有小道儿我都熟悉。

“来人啊，有贼了！……”他们大喊着。一声枪响，冒烟的弹塞几乎就落在我的脚边。

一分钟后我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脱衣就寝了。我的跟班刚把门锁上，格鲁什尼茨基和大尉就来敲门。

“毕巧林！您睡了吗？您在家吗？……”大尉喊道。

“我睡了。”我气冲冲地答道。

“快起来！有贼……契尔克斯人……”

“我伤风了。”我答道，“我害怕感冒。”

他们走了。我真不该搭理他们，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在花园里找个个把钟头。这时花园里乱成一团，从要塞来了一个哥萨克兵，周围一切都惊动了，开始在所有灌木丛里搜索契尔克斯人，自然，最后什么也没找到。不过，确实有不少人相信，如果驻防部队表现得更勇敢果断一些，至少能抓住一二十个强盗。

6月16日

今天一早，井边的人们都在议论契尔克斯人夜袭的事情。我喝了几杯额定量的纳尔赞矿泉水，在长长的椴树林荫道来回走了大约十趟，遇见了刚从五峰城回来的薇拉的丈夫。他挽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去饭店吃早饭。他非常担心妻子。“昨天夜里可把她吓坏了！”他说，“这件事还偏偏发生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吃早饭，旁边有扇门通向拐角的一个房间，里面有十来个年轻人，其中就有格鲁什尼茨基。上天又一次给我机会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而这次谈话决定了格鲁什尼茨基的命运。他没有看见我，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但这样一来，他在我眼中的罪孽便更加深重了。

“难道真的是契尔克斯人吗？”有人问，“有人亲眼看见了吗？”

“让我来告诉你全部真相，”格鲁什尼茨基答道，“只是请你们不要出去乱说。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有个人，名字我就不说了，来告诉我，说晚上9点多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溜进了里戈夫斯卡娅家的房子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时公爵夫人在这儿，而公爵小姐在家里。于是我和他就一起到公爵夫人家的窗下去堵那个幸运儿。”

说实话，我吃了一惊。虽然薇拉丈夫正专注地吃着早饭。万一格鲁什尼茨基识破真相，薇拉丈夫便会听到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格

鲁什尼茨基被嫉妒蒙蔽了眼睛，他根本没猜到真相。

“就这样，”格鲁什尼茨基继续说道，“我们出发了，随身带了一支装着空弹的枪，想吓唬吓唬这个人。”我们在花园里一直等到夜里两点，他终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反正不是从窗户里，因为窗户根本没开，他应该是从柱子后面的玻璃门里出来的。我们终于看见有个人从阳台上跳了下来……这算什么公爵小姐啊？啊？这就是莫斯科的公爵小姐啊！这以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想抓住他，可他挣脱了，像兔子一样蹿进灌木丛里跑了。当时我朝他开了一枪。

格鲁什尼茨基周围传出一片不相信的私语声。

“你们不信吗？”他继续说，“我可以拿人格担保，我所说的一切全是真的。我甚至可以说出这位先生的名字来证明。”

“说，快说，他是谁？”呼声四起。

“毕巧林。”格鲁什尼茨基说道。

这时他抬头一看——我正站在他对面的门边。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走到他跟前，一字一句慢慢地对他说道：

“我很遗憾，我是在您对自己的恶毒诽谤发过誓后才进来。我要是早点来，您也许不会干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了。”

格鲁什尼茨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想发火。

“我请您，”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请您立即收回您说过的话。您很清楚这是凭空捏造。我不认为，一个女人没有欣赏您的优秀品质

就该受到这样可怕的报复。请您想想清楚：如果您坚持您的意见，您将失去被称作上等人的权利，还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格鲁什尼茨基垂下眼睛站在我面前，情绪非常激动。但良心与自尊的斗争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坐在他身边的龙骑兵大尉用胳膊肘碰碰他，他身子抖了一下，头也没抬地迅速作答：

“仁慈的先生，我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我不怕您的威胁，并准备随时奉陪……”

“最后一点您已经证明了。”我冷冷地答道，然后拉着龙骑兵大尉的胳膊走出了房间。

“您想干什么？”大尉问。

“您是格鲁什尼茨基的朋友，想必您愿意做他的决斗副手吧？”

大尉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

“您说对了。”他答道，“我甚至有义务做他的副手，因为对他的侮辱也和我有关。昨天夜里我和他在一起。”他挺直了有点驼背的身子，补充道。

“哦！原来被我不巧往头上狠揍一拳的就是您吗？”

他脸上黄一阵青一阵，露出暗藏的愤怒。

“我很荣幸，今天就派我的副手来见阁下。”我补充道，非常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告别，做出一副对他的愤怒毫不理会的表情。

在饭店的台阶上我遇见了薇拉的丈夫。看得出他一直在等我。

他情绪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高尚的年轻人！”他含着眼泪说。“我都听见了。那个浑蛋！忘恩负义的东西！……以后还有哪个正派人家敢接待他们啊！谢天谢地，我没有女儿！但您为那个女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她一定会报答您的。请您暂且相信我的愚见。”他继续说，“我也年轻过，也在部队服役过。我知道，这类事是不应该干预的。再见。”

可怜的老头！他还在庆幸自己没有女儿呢……

我直接去找维尔纳，他正好在家，我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他——我与薇拉和公爵小姐的关系，我偷听到的谈话，从这场谈话中我得知，那些先生们想让我们用空枪决斗，并以此来作弄我。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了玩笑的界限，他们恐怕也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医生同意做我的副手。关于决斗条件我跟他嘱咐了几点，他必须坚持把这件事做得尽量隐秘，因为尽管我随时准备赴死，但是只要活着，我绝对不愿意自毁前程。

办完这件事我就回住处了。过了一个小时，医生“考察”归来。

“确实有个针对您的阴谋，”他说，“我在格鲁什尼茨基那里遇到了龙骑兵大尉和另一位先生，叫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在前厅脱鞋的时候耽搁了两分钟，听到他们在里面吵得不可开交……格鲁什尼茨基说：‘我绝不同意！他当众侮辱了我，那次完全是另一种情况……’‘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大尉说，‘一切我来负责。我做过五次决斗的副手，我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想好了，别妨碍我。吓唬他一下也不错啊。如果可以避免，何必要去冒险？……’这时候我走了进去。他们突

然都不说话了。我们的谈判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我们决定这么办：离我们大约五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僻静的峡谷，他们明早4点出发去那儿，我们半小时后再启程。射击相距六步远——这一点是格鲁什尼茨基本人要求的。打死了人，就算在契尔克斯人账上。现在我怀疑的是，他们，就是副手们，可能调整了之前的计划，打算只在格鲁什尼茨基的手枪里装子弹。这有点像谋杀，但是在战时，尤其是亚洲人的战争中，使用阴谋诡计是允许的。不过格鲁什尼茨基似乎比自己的同伙们要高尚一点。您怎么打算？要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识破了他们的诡计？”

“绝对不要，医生！您放心，我不会听任他们摆布的。”

“那您想怎么办？”

“这是我的机密。”

“当心，别中招了……距离只有六步啊！”

“医生，我明天早晨4点钟等您，到时候会备好马匹……再见。”

我关上房门，在家一直待到晚上。中间有仆人过来请我去公爵夫人家，我吩咐他转告说我病了。

…………

夜里两点……我睡不着……应该睡一觉，这样明天手才不会抖。不过六步开外的距离很难打不中的。啊！格鲁什尼茨基！您的诡计是不会得逞的……让我们来互换一下角色：现在该我在您苍白的脸上寻找恐惧的表情了。为什么您自己要规定这凶险的六步呢？您以为，我会乖乖地给您献上我的额头……可是我们是要抽签的！……到那

时……那时……如果幸运之神眷顾他呢？如果我的幸运之星最终背弃了我呢？……那也不足为奇：它已经为我各种古怪念头忠实地服务了很长时间了，再说天上并不比凡间更为可靠。

那有什么呢？死就死吧！对于世界来说并不算什么大的损失，而我自己也活腻了。我就像一个在舞会上不断打哈欠的人，之所以不回家睡觉是因为接他的马车还没到，现在马车到了……那就再见吧！……

我在脑海中追忆我所有的过往，不由得问我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目的？……哦，目的的确存在过，我确实有过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充满了无尽的力量……但我猜不出究竟是什么使命，我沉迷于空虚低俗的情欲，在情欲的磨炼下我变得像铁一般又冷又硬，百毒不侵，但我却永远失去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这热情恰恰是生命中最美的色彩。从那时起我无数次地扮演着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就像一把行刑的利器，毫无感情地落在那些在劫难逃者的头上……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女人只是为了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迎合我奇特的内心需求，而且从不知餍足。这就像一个饿得昏昏沉沉的人，在睡梦中看见面前摆着山珍海味和美酒佳酿，他大快朵颐着这些想象中的美味珍馐，觉得舒服些了，但梦一醒来，幻象消散！……只剩下加倍的饥饿和绝望！

或许，我明天就死了！……世界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我。有些人把我看得比实际上要坏，有些人把我看得比实际上要好……一些人说：他是一个好小伙儿，另一些人则说——他是个浑蛋。两种说法都

不对。从此以后还值得努力地活下去吗？可是你还是活着——只是出于好奇罢了：你在期待着新的东西……真是可笑又可恨！

＊＊＊

我来要塞N已经一个半月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出去打猎了……我一个人坐在窗前，灰色的云遮住了群山，一直到山麓。雾气笼罩中的太阳看上去只是一个黄点。天很冷，寒风凛冽，吹动着护窗板……真无聊！……我打算继续写我的日记，出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已经好久没写了。

重读最后一页日记：太可笑了！我想去死，可是没死成：我还没有喝完生命这杯苦酒，而且现在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往事都清晰地印在脑海！岁月丝毫没有冲淡记忆的色彩！

我记得，决斗那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着。当时我不能写很长时间，因为心里无法平静。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来坐下来打开桌子上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苏格兰的清教徒》。开始我读得比较费劲，后来却被离奇的情节迷住了，忘记了眼前的事情……这位已故的苏格兰诗人的作品每分钟都在带给人们美妙的享受，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吗？……

天终于亮了。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照了照镜子，脸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留下痛苦失眠的痕迹，但眼睛，尽管有黑眼圈，却闪耀着骄傲和坚毅的光芒。我对自己很满意。

我吩咐人去备马，然后穿上衣服，直奔浴场。浸泡在纳尔赞的冷温泉里，我感觉肉体和精神渐渐恢复了力量。我神清气爽地走出浴

室，仿佛要去参加一场舞会。经历过这样的洗浴之后，我看谁还说，精神不依赖肉体！……

回到住处的时候，医生已经在等我了。他穿着灰色马裤，短上衣，戴着契尔克斯帽。我看见他小小的个头却顶着一个巨大的毛茸茸的帽子，不禁哈哈大笑。他的脸一点儿也不威武，这回看起来比平时更长了。

“您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的，医生？”我对他说，“难道您不是上百次无动于衷地把人送往那个世界吗？请把我想象成一个肝炎病人，我可能痊愈，也可能死去，两种情况都很正常。请您尽量把我当成一个病因不明的患者吧，这样您就会非常好奇，您会对我做一些重要的生理观察……等待暴力死亡不也是一种病症征兆吗？”

这个想法让医生大为讶异，他开心起来。

我们骑上马。维尔纳双手抓着缰绳，我们出发了。一转眼我们驰过要塞，穿过村镇，进入峡谷。峡谷里蜿蜒着一条路，路上有一边长着高高的野草，不时被喧闹的小溪阻断，需要涉水而过。让医生感到非常绝望的是，他的马每一次遇到水都要停下来。

我不记得有比那天更蔚蓝更清新的早晨了！太阳从青色的山峰后面刚刚露头，它的光线带来的温暖与正在散去的昨夜寒凉交织在一起，让人顿生一种甜美的陶醉感。欢乐的曙光还没有照进峡谷，只给我们两边的峭壁顶峰抹上了一缕金色。岩壁的深罅里长着枝叶茂密的灌木，只要一阵轻风吹过，就会从那儿往我们身上洒下一阵淫雨。我记得，这一次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热爱大自然。我是多么好奇地观察着在宽阔的葡萄叶上颤动的露珠，它反射出千万条彩虹般的光芒！我极

目远眺，努力想把视线穿透到迷蒙的远方！那里道路越来越窄，两旁的悬崖越来越青、越来越险，最终汇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石墙。我们骑马默默走着。

“您写遗嘱了吗？”维尔纳突然问道。

“没有。”

“万一被打死了呢？……”

“继承人自己会找来的。”

“难道就没有您想最后见一面的朋友吗？……”

我摇摇头。

“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您想给她留点纪念物的女人吗？”

“医生，您想不想，”我对他说，“让我给您说几句真心话？……您看，有些人临死的时候会呼唤情人的名字，留给朋友一绺抹过香油或没有抹香油的头发，但是我已经过了那样的年纪。在可能的死亡来临之前，我只想我自己一个人，有些人连这个也不考虑。朋友们第二天就会把我忘记，或者更糟，他们还会对我编造天晓得是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女人们呢，她们一边搂着别的男人，一边嘲笑着我，以免他们去吃一个死人的醋。不过都随他们去吧！从生活的风浪中我只得出一些思想，却没有一丝感情。我早就不靠感情而是凭理智过活了。我对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进行衡量、分析，纯粹出于好奇，但绝不掺杂感情。我身上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另一个在思考和评判他；第一个人也许一个小时之后就要和您以及这个世界永别了，而

另一个……另一个呢？……医生，您瞧：您看见右边峭壁上有三个黑影吗？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对手吧……”

我们纵马疾驰。

在峭壁脚下的灌木丛中拴着三匹马，我们把自己的马也拴在那里，然后沿着羊肠小道爬上一片平坦的空地。格鲁什尼茨基和龙骑兵大尉以及另一个副手已经在等我们。另一个副手叫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他的姓我从来没听人叫过。

“我们恭候多时了。”龙骑兵大尉带着一丝讥笑说。

我掏出表给他看。

他道歉说他的表快了。

尴尬的沉默持续了几分钟，最后医生打破沉默，对格鲁什尼茨基说：

“我觉得，”他说，“双方表示了决斗的意愿，并且拿自己的名誉来做担保。先生们，你们应该相互谅解，和和气气地了结此事。”

“我愿意。”我说。

大尉向格鲁什尼茨基挤挤眼，格鲁什尼茨基以为我害怕了，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尽管一秒之前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他还是头一次抬眼正视我。但是目光里透着一丝不安，反映出他内心的焦灼。

“那说说您的条件吧。”他说，“凡是我能为您做到的，您可以相信……”

“我的条件是：您今天当众收回您对我的诽谤，并向我道歉……”

“亲爱的先生，我很吃惊，您怎么敢提这样的条件？……”

“除此而外，我还能向您提什么条件呢？……”

“那我们还是决斗吧。”

我耸耸肩。

“好吧，但请您想好，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会被打死。”

“我希望那个人是您……”

“我坚信正好相反……”

他窘了，脸红了，接着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大尉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他们低声商谈了好一阵。我来的时候心情不错，可这一切开始让我感到恼火。

医生走到我跟前。

“听我说，”他非常不安地对我说，“您是不是忘了他们的阴谋？……我不会装手枪子弹，可是眼前……您可真是个怪人！请您告诉他们，您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就不敢……您没必要这样！他们会把您像鸟儿一样打下来……”

“医生，请别担心，少安勿躁……我会安排好一切，让他们那边占不到一点儿便宜。让他们去咬耳朵好了……”

“诸位，这就没意思了！”我大声对他们说，“要决斗就决斗，昨天你们有时间聊个够的……”

“我们准备好了，”大尉答道，“大家就位吧，先生们！……医生，请量出六步来……”

“请就位！”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用尖细的嗓音又重复了一遍。

“等等！”我说，“我还有一个条件，因为我们是生死决斗，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它做得秘密一点儿，从而也免除了我们副手的责任。你们同意吗？……”

“完全同意。”

“那好，我有一个主意，你们看到这块陡峭的悬崖顶端的右边有一块狭小的空地吗？那里离悬崖的底部至少有30俄丈，下面是尖利的石头。我们两个人都站在空地的边缘，这样的话即便是轻伤也会是致命的。而这一点也符合你们的意愿，因为六步的决斗距离是你们定的。决斗中不管谁被打伤，一定会摔下悬崖，粉身碎骨。医生会取出他身上的子弹，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失足摔死。我们必须抽签决定谁先开枪。最后我要声明，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条件，我就不决斗。”

“好！”大尉说道，对格鲁什尼茨基使了个眼色，后者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脸色青一阵紫一阵。我把他逼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是普通的决斗，他只需瞄准我的腿，让我受点轻伤，这样就既满足了他的报复欲，又不至于让他良心上太过不去。可是现在他只能要么

朝天开枪，要么变成杀人凶手，要么最终放弃他的卑鄙企图，面临和我一样的险境。在这样的时刻，我真不愿意处在他的位置。他把大尉拽到一边，开始情绪激动地跟他说着什么。我看见他发紫的嘴唇在颤抖，但是大尉带着轻蔑的微笑转身背向他。“你是个傻瓜！”他大声对格鲁什尼茨基说道，“什么也想不明白！我们出发，先生们！”

一条在灌木间蜿蜒的羊肠小道通向悬崖，乱石组成了一道摇摇晃晃的自然阶梯。我们抓着灌木，开始往上爬。格鲁什尼茨基走在前面，身后跟着两个副手，然后是我和医生。

“我觉得您这人很怪，”医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让我来摸摸您的脉！……嚯，跳得够快的！……可是脸上却一点声色都不露……只有眼睛比平时更亮。”

突然有一些小石头哗啦啦滚到我们脚前。怎么回事？原来是格鲁什尼茨基摔了一跤，他抓的那根树枝断了，要不是两个副手把他护住，他准会仰面滚下山去的。

“当心！”我对他喊了一声，“不能提前倒下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请想一想尤利乌斯·恺撒[21]的遭遇！”

我们终于爬上了那块突出的峭壁的顶部。空地上覆盖着一层细沙，仿佛特意为决斗而准备。

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山峰，仿佛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牲畜，淹没在金黄色的晨雾之中。南边的白雪皑皑的厄尔布鲁士山雄伟挺拔，把一座座雪峰串成一个银链，从东方飘来的缕缕白云就徜徉在这银链之间。我走到空地边缘朝下看，脑袋立即感到一阵晕眩：下面像棺材一样漆

黑阴冷，饱经风霜的峭壁长满了青苔，像一颗颗利齿，正在等待自己的猎物。

我们将要决斗的这片空地差不多是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我们从凸出的一角量出六步并决定，第一个接受射击的人要站在靠近悬崖的那个角上并且背对深渊，如果他没有被打中，那么双方互换位置。

我决定把一切有利条件让给格鲁什尼茨基。我想考验他一下，如果他的内心能闪现一丝豁达的火花，那么一切便能转危为安，但是我估计他的自尊和性格弱点终究会占上风……如果命运能放过我，那么我一定不会饶过他。谁没有和自己的良心订立过这样的盟约?

“医生，请您主持抽签！”大尉说道。

医生从兜里掏出一枚银币，举起来。

“背面！”格鲁什尼茨基慌忙喊了一声，就像一个被朋友突然推醒的人。

“正面！”我说道。

银币被弹上去，又哨的一声掉落地上。大家都围上去看。

“您真走运。”我对格鲁什尼茨基说，“您先开枪！但要记住，如果您没有打死我，我可不会打不中的，我向您保证。”

他脸红了，他不好意思打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我盯着他看，有那么一分钟，我仿佛觉得他会扑倒在我的脚下，乞求我原谅。但是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搞了这么下作的一个阴谋呢？……所以他只有一个

选择——朝天开枪。我相信他会朝天开枪的！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妨碍他这么做，那就是他想到我会要求再次决斗。

“是时候了！”医生拽着我的袖子，悄声说道，“如果您现在不说我们知道他们的阴谋，那么一切都完了。您看，他已经在装子弹了……如果您什么都不说，那我自己……”

“千万别这么做，医生！”我按住他的胳膊说，“您这样会坏事的，您已经答应我不干预的……这和您有什么关系？也许，我就想被打死……”

他吃惊地看着我。

“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求您在另一个世界里别怨恨我……”

大尉这个时候已经把他的两把手枪都装好了子弹，一把递给格鲁什尼茨基，笑着对他低声说了句什么，另一把递给了我。

我站到了空地凸出的那个角落，用左脚紧紧抵住一块石头，身体微微前倾，以避免受了轻伤的时候向后倒下。

格鲁什尼茨基站到我的对面，按照规定的信号开始举枪。他的双膝一直在颤抖。他直接瞄准我的额头……

一种不可名状的怒火从我心头升起。

突然他放下手枪，面色煞白，转身闷声对自己的副手说：

“我不行。”

“胆小鬼！”大尉答道。

枪响了。子弹擦伤了我的膝盖。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几步，为了尽快远离悬崖的边缘。

“唉，格鲁什尼茨基老弟，很遗憾，没打中！”大尉说，“现在该你被打了，去站好吧！先请拥抱我一下，我们估计再见不着了！”大尉好容易忍住笑说：“别害怕。”他狡黠地向格鲁什尼茨基使了个眼色，补充说：“万事皆空！……人性愚妄，命运无常，生命不值一钱！”

他郑重其事地念完这段悲剧台词，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也含着眼泪拥抱了格鲁什尼茨基。现在他一个人站在我的对面了。我至今都想弄清楚，刚才我胸中升起的是一团什么样的怒火：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懊恼，是蔑视，是仇恨，仇恨是因为想到，这个人现在如此自信，如此镇定而傲慢地看着我，两分钟之前，他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想一枪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因为如果腿伤得稍微再重一点，我肯定已经掉落悬崖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看了好几分钟，试图发现哪怕一丝的悔意。但我感觉，他是在忍住不笑。

“我建议您死前向上帝祈祷一下。”于是我对他说。

“请别为我的灵魂操心，您还是多想想自己的灵魂吧。我只求您一件事，赶紧开枪。”

“您不撤回自己的诽谤吗？不请求我原谅吗？……您好好想想，您的良心没跟您说什么吗？”

“毕巧林先生！”龙骑兵大尉叫了起来，“我想提醒您一下，您来这儿不是为了布道……让我们赶紧把此事了断，万一有人从峡谷过，会看见我们的。”

“好。医生，请过来。”

医生走了过来。可怜的医生！他的脸色比十分钟之前格鲁什尼茨基的脸色还要苍白。

接下来几句话我特意说得慢条斯理、清晰响亮，就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一样。

“医生，这几位先生，可能是着急，忘了往我的手枪里装子弹了。劳您重新装一下，这次一定要装好！”

“不可能！”大尉叫道，“不可能！我两只手枪都装了，除非您那一支里的子弹掉了……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您没有权利重装……没有任何权利……这根本是违反规则的，我不同意……”

“好！”我对大尉说，“如果是这样，那我要和您以同样的条件决斗一场……”

他一时语塞。

格鲁什尼茨基站在那里，头垂在胸前，神色窘迫又阴郁。

“随他们去吧！”当大尉准备从医生那里抢过我的手枪的时候，格鲁什尼茨基发话了，“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对的。”

大尉白给他做了那么多暗示，格鲁什尼茨基看都不想看。

这时候医生装好子弹，把手枪递给我。

大尉一看这情形，吐了口吐沫，跺了跺脚。“兄弟，你可真是一个傻瓜，”他说，“最傻的傻瓜！……既然相信我，那就一切都听我的……你这是活该！像一只苍蝇自己找死……”他转身走开，嘟囔了一句：“总之这完全是违反规则的。”

“格鲁什尼茨基！”我说，“还有时间，只要你收回你的诽谤，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你。你作弄我没有成功，我的自尊心也得到了满足。想想看，我们曾经是朋友……”

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发亮。

“开枪吧！”他回答，“我瞧不起自己，但是我恨您。如果您不把我打死，我夜里会从暗地里出来把你宰了的。我和你不共戴天……”

我扣动了扳机……

等到硝烟散去，空地上已经不见了格鲁什尼茨基。只有一股灰尘还在悬崖边上萦绕。

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Finita la comedia!”[22]我对医生说道。

他没有答话，惊恐地转过身去。

我耸耸肩，向格鲁什尼茨基的两个副手鞠躬道别。

沿着小路下山的时候，我看见格鲁什尼茨基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岩石的裂罅之间。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我解开马缰，骑着它一步步走回家去。我的心头像压了块巨石。太阳看上去很黯淡，阳光并不能让我感受到温暖。

不等走到小村镇，我就顺着峡谷向右拐了个弯。我害怕见到人，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低着头，信马由缰地走了很久，最后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掉转马头，开始寻找归路。当我骑回基斯洛沃茨克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人马俱疲。

仆人告诉我，维尔纳来过，然后递给我两封短信，一封是维尔纳的，另一封……是薇拉的。

我拆开第一封信，上面写着：

> 一切都安排妥当：尸体运来的时候面目全非，子弹已经提前从胸部取出。大家都相信他死于意外，只有要塞司令，他想必知道你们之间的恩怨，摇了摇头，但也没说什么。没有任何对您不利的证据，您可以安心睡觉……当然如果您能睡得着的话……再见……

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拆第二封信……她能给我写些什么呢？……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焦灼不安。

我最终还是拆开了它，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 我写信给你，坚信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几年前和你分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老天爷还想再考验我一次。我没有经受住这次考验，我脆弱的心又一次屈服于熟悉的嗓音……你不会因此而看不起我的，对吧？这封信既是告别信，也是自白书。

我必须把我爱上你以来心里郁积的一切都告诉你。我不会怨你——因为你对我所做的，换了别的男人，也同样会这么做：你爱我，将我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当作欢乐、焦虑和悲伤的源泉，没有这些感情的交织更替，生活就会单调乏味。这一点我一开始就明白……但是你很不幸，我牺牲自己，希望有朝一日你能赏识我的牺牲，能明白我无怨无悔的真情。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洞悉了你内心的所有秘密……于是我明白，我的希望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时非常痛苦！但是我的爱已经融入我的内心深处，它变得暗淡，但还没有熄灭。

我们就要永远分别了，但你可以放心，我永远不会再爱别人。我的心已经在你身上耗尽了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耗尽了眼泪和希望。爱过你的女人，看到别的男人不可能不带些轻蔑，不是因为你比他们都好，哦，不是的！但是在你的天性中有些特别的东西，你独有的东西，一种孤傲而神秘的东西。你的声音里，不论你说什么，总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没有人像你那样，如此经常地希望被人喜爱；没有一个人的恶能像你身上的恶那样富有魅力；没有一个人的眼神能像你的眼神那样让人心情愉悦；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没有人比你更加不幸，因为谁也不会像你那样努力地损毁自己。

现在我要向你解释一下我匆忙离开的原因，不过你可能并不关心，因为这个原因只涉及我个人。

今天早晨我丈夫到我屋里，跟我讲了你和格鲁什尼茨基的争吵。显然，我的脸色特别难看，因为他仔细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久。当我想到你今天该去决斗，而我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时，我差点没晕倒在地，我觉得我快要疯掉了……但现在，我清醒了，

我相信你不会死：因为你不可能撇下我去死的，不可能！我丈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也许，我对他说了我爱你……我只记得，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可怕的词狠狠地羞辱了我，然后就走了。我听见他吩咐人备车……现在我在窗前坐了三个小时，等你回来……但你一定还活着，你不可能死！……马车已经备好……永别了，永别了……我要死了，这是何苦呢？……但愿我可以相信，你会永远记住我，我都不奢望你爱我，不，只要能记得我就好……永别了，有人来了……我得把这封信藏起来……

你不爱梅丽，对吧？你不会和她结婚吧？听着，你应该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我为了你已经失去了世上的一切……

我像疯了一样夺门而出，跳上自己那匹正在院子里遛的“契尔克斯人”，向五峰城的方向一路飞奔。我死命地抽打着疲惫的马儿，它喘着粗气，浑身冒汗，驮着我在石子路上疾驰。

太阳已经躲进西边山岭上的一片乌云当中，峡谷里黑暗潮湿。波德库莫克河艰难地在山石间奔流，发出低沉而单调的吼声。我策马疾驰，急得上气不接下气。想到在五峰城有可能找不到薇拉，我心如刀割。哪怕只见她一分钟，向她道个歉，拉一下她的手……我一路祈祷着，咒骂着，时而哭，时而笑……不，什么也无法表达我的焦急和绝望！……在有可能永远失去薇拉的时候，她却成了我世界上最珍爱的人，比生命、荣誉、幸福都珍贵！天知道，我脑海里翻腾着什么样的奇思怪想……这期间我一直快马加鞭地飞奔着。终于我发现，我的马儿喘息加重，有两次竟然差点在平地上绊倒……离哥萨克镇叶先图基还有五俄里，只有到那里我才能换马。

如果我的马再坚持10分钟的话，一切还有救。但是当离开山地，从一个小峡谷里上来要急转弯的时候，它突然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我急忙跳下马背，拽着缰绳想拉它起来，但是无济于事：从它咬紧的牙齿里发出轻微的呻吟，几分钟后它就死了。我一个人流落荒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我试着走了几步，结果两腿发软。由于白天的紧张加上一夜没睡，我扑倒在潮湿的草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哭得很伤心，不顾泪水纵横，放声号哭。我觉得，我的胸腔快要炸开，我所有的坚强、所有的冷血都消散如烟，我的内心虚弱无力，理智沉默不言。这一刻如果有人看见我，肯定会鄙视地转过身去。

当夜露和山风清醒了我发昏的脑袋，让我的思绪恢复常态的时候，我方明白，追求逝去的幸福是徒劳无益的。我还需要什么呢？看见她？为什么？难道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未了之情吗？一个痛苦的离别之吻并不能丰富我的回忆，而只会让我们更加难舍难分。

但我很欣慰，我还能哭出来！不过，让我哭的原因也许是神经失常，是一夜无眠，是两分钟面对枪口，是滴食未进的肚子。

这一切都导向好的方面！这新的苦难，用军事术语来说，在我身上成功地实施了一次声东击西。首先它让我痛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如果我没有骑马，回来的路上再被迫步行十五俄里，那么这个夜晚恐怕又要通宵难眠了。

我凌晨5点回到基斯洛沃茨克，然后直接扑倒在床上，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结束之后那样沉沉睡去。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坐到打开的窗边，解开上衣，让山风吹拂着我累极昏睡后仍未平静的心胸。在河对岸的远方，透过浓密的椴树林的树梢，可以看见要塞和村庄里闪烁着点点灯光。我们这边外面静悄悄的，公爵夫人的屋子里一片漆黑。

医生来了。他皱着眉头，很反常地没有和我握手。

“您从哪儿来，医生？”

“从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家里来。她女儿病了，神经衰弱……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头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还是劝您小心为上。公爵夫人今天告诉我，说她知道您是为她女儿而决斗。那个小老头全都告诉她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见证了那天您与格鲁什尼茨基在餐厅的冲突。我特意来给您提个醒。别了，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您会被流放到别的地方去的。”

他在门口停住了：他想和我握手道别……假如我稍微表现出一点意愿，他肯定会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但我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他不得不走了。

这就是人类！全都一样：他们预先就知道行为的所有负面后果，但鉴于别无他法，于是乐于推波助澜，甚至赞赏有加，等到东窗事发，他们立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转而开始怒骂那个勇于承担一切恶果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甚至是那些最善良最聪明的人！……

第二天上午，在接到上级派遣我去N要塞赴任的命令后，我到公爵夫人家道别。

当她问我有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告诉她时，我却以祝她幸福之类的话作答。这让她非常吃惊。

“但我有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和您谈谈。”

我默默坐下。

显然，她不知道从何说起。她的脸涨得通红，胖胖的手指敲着桌子，终于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

“听我说，毕巧林先生，我想，您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鞠了一躬。

“我甚至对此毫不怀疑，”她继续道，“尽管您的行为有些让人怀疑，不过也许您有不为我所知的理由，现在您应该对我吐露真言。您保护我的女儿不受诽谤，为了她而决斗，自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您不用回答，我知道，您不会承认，因为格鲁什尼茨基死了（她划了一个十字）。上帝会宽恕他，我希望上帝也会宽恕您！……这个和我没有关系……我无权谴责您，因为我的女儿，尽管她很无辜，但她是这一切的原因……她全都告诉我了……我想，好吧，既然您已经向她示爱……她也向您表白（公爵夫人重重地叹了口气）。但是她现在生病了，我相信这不是一般的病！隐秘的忧郁症正在摧垮她。尽管她不承认，但我相信您就是她的病因所在……听我说，您也许认为，我在选一个金龟婿，但您错了，我只要女儿幸福。您目前的状态并不理想，但可以改变，您有财产，我女儿爱您，她受的教养让她具有旺夫的素质。我有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请告诉我，您还犹豫什么？……您瞧，我本不该对您说这些，但我相信您的内心和您的人品。请记住，我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

她痛哭起来。

“公爵夫人，”我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请允许我和您女儿单独谈谈……”

“不行！”她非常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断然说道。

“随您的便。”我答道，起身欲走。

她略一思忖，给我做了一个稍等片刻的手势，然后出了房间。

过了五六分钟，我的心狂跳不止。但思绪平稳，头脑冷静。我极力想从内心找到哪怕一丝一毫对可爱的梅丽小姐的爱意，但终究是徒劳无功。

门打开了，她走了进来。天哪！这才多久没见，她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了。

她走到房间中央的时候，摇晃了一下。我赶紧跑过去把手伸给她，把她送到椅子前。

我在她对面站着。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她的大眼睛里充满难以名状的忧郁，似乎是在我的眼睛里找寻着某种希望。她苍白的嘴唇努力想做出微笑的表情，一双温柔的小手放在两腿上，瘦削而且透明，我开始有些可怜她了。

“小姐，”我说道，“您知道我曾嘲笑过您吗？……您应该鄙视我。”

她的脸颊上出现了病态的红晕。

我继续道：

“所以，您不可能爱我……”

她扭过头去，用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捂住眼睛。我感觉她在流泪。

“我的天！”她含混地吐出几个字。

这太让人受不了了：再有一分钟，我就可能扑倒在她脚下。

“因此，您自己也看得出，”我尽可能语气坚决同时又故作轻松地说，“您自己也看得出，我不可能和您结婚。即便您自己想结婚，很快您也会后悔的。与您母亲谈过话之后，我觉得必须跟您解释清楚，尽管这样的坦白不太礼貌。我希望她是出于误会，这样您很容易说服她放弃想法。您看，我在您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无耻的可怜虫，对此我甚至都不打算否认。这就是我能够为您做的一切。不管您对我有多坏的想法，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您看到吗，我在您面前多么卑微……即使您之前爱我，那么从这一秒起您一定会瞧不起我的，是不是？……”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脸色如大理石般苍白，但是眼睛却闪着奇异的光彩。

“我恨您……”她说道。

我表示感谢，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退出了房间。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信使专用三套马车载着我驶出了基斯洛沃茨克城。在离叶先图基城几俄里的地方，我看见我那匹烈马的尸体躺在

路旁。马鞍已经不见，想必是被路过的哥萨克骑士拿走了。放马鞍的地方立着两只乌鸦。我长叹一声，把头扭向一边……

如今，在这个寂寞无聊的要塞里，我常常追忆过往，不断地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不愿意走上天为我铺好的道路？走这条路我会收获平静的快乐和稳稳的幸福……不，我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他的内心已经习惯了风浪和战斗，却被突然抛到岸上。尽管浓密的白桦林诱惑着他，尽管和煦的阳光抚慰着他，他却兴味索然，郁郁寡欢。他整日在岸边的沙滩上徘徊，倾听单调的浪涛声，凝神注视着雾蒙蒙的远方，希望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突然冒出他朝思暮想的白帆，起初那白帆就像海鸥的一只翅膀，但渐渐地它在浪涛中愈发清晰，匀速地驶向荒凉的码头……

---

[1] 普希金《乌云》一诗中的诗句。

[2] 此处原文为法文。

[3] 维尔纳一般是德国人的姓，而伊万诺夫一般是俄罗斯人的姓。

[4] 希腊神话中的牧羊人，以相貌俊美著称。

[5] 法语：慢性热病。

[6] 法语：上帝啊，契尔克斯人！——作者注。

[7] 法语：别害怕，小姐，我并不比陪伴您的那位骑士更危险。——作者注。

[8] 欧美曾流行用黑色塔夫绸在妇女脸上做成黑斑，称为“美人斑”。

[9] 法语：简直太可笑了！

[10] 法语：谢谢，先生。

[11] 俄语里“物质”一词又可作“话题”解。

[12] 法语：太迷人了！太美妙了！

[13] 欧洲古典剧一般都是五幕，第五幕即最后一幕，大结局。

[14] 1834—186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趣味庸俗的综合性月刊。

[15] 法语：面对面坐着。

[16] 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第三幕里的台词，引文不准。

[17]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

[18] 引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献词。

[19] 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

[20] 法语：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命运。

[21] 尤利乌斯·恺撒死前有很多不祥的预兆，但是他都不以为意，最终招致死亡。

[22] 法语：一出戏剧结束了。

三　宿命论者

我曾经在左翼阵地上一个哥萨克村庄里住过两个星期。那儿驻扎着一个步兵营，军官们在各自居所轮流聚会，一到晚上就凑在一起打牌。

有一天，我们在少校C那里打波士顿牌打腻了，便将牌扔到桌下，大家坐在一起聊了好一阵天。与平常不同，那天的谈话非常有趣。大家在讨论伊斯兰教的一个迷信，即人的命由上天注定。这个话题在我们当中找到了许多赞同者。每个人都举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例来赞同或反对。

“先生们，所有这些什么都证明不了，”年迈的少校说道，“因为你们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这些怪事，谁都没有亲眼见过，不是吗？”

“当然，没人见过。”很多人说道，“但我们是从可信的人那儿听来的……”

“全是扯淡！”有人说道，“这些见过生死簿的人在哪儿？……如果真的有宿命，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和理性？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解释我们的行为？”

这时一个坐在房间角落的军官站了起来，慢慢走到桌子前，目光平静而庄重地将在场的人扫视了一遍。从他的名字可以判断出他是塞尔维亚人。

中尉乌里奇的外貌与他的性格完全相称。高个头、黑脸庞、乌发、黑亮的眼睛、大而挺的鼻子，那是他们的民族特征，嘴角始终挂

着忧郁而冷漠的微笑，这一切混搭在一起，让他独具气质，显得与周围的同伴们格格不入。

他十分勇敢，很少说话，但言辞犀利。他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家庭和内心的秘密，几乎从不喝酒，也从不追求年轻的哥萨克女郎——那些姑娘如果你没见过，你就根本无法体会她们的美。不过据说上校的妻子对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不无好感，但每当有人向他暗示这一点的时候，他都会大为光火。

只有一个嗜好他不加掩饰，那就是好赌。在绿色的牌桌上他非常投入，忘乎所以，总的来说输多赢少。不过赌桌上的屡屡受挫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据说在一次远征期间，有天夜里他正在枕头上分牌，当时手气正旺。突然传来枪声，响起紧急集合的警报，所有人都跳起来跑去拿枪。“下注啊！”乌里奇没动，对着一个最喜欢押注的人喊道。“我押7。”那个人匆匆扔下一句，往外跑去。尽管一片慌乱，乌里奇仍然从容地分完了牌，果然是7。

当他到达散兵线的时候，双方已经在激烈交火。乌里奇既不担心横飞的子弹，也不在乎车臣人的马刀。他一直在找那个幸运的押注人。

“你的7押中了！”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对他大喊道。这个人当时正在散兵线上射击，忙着将敌人赶出林子。他走上前去，掏出自己的钱包，把它交给那个幸运儿，尽管对方根本不想要这一不合时宜的赌资。完成这一并不轻松的使命后，他冲向前方，带了几个士兵，异常冷静地和车臣人干到最后。

当乌里奇中尉走到桌前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等着他发表一番高论。

“先生们！”他说话了（他的声音平静，尽管声调比平时略低），“先生们，无谓的争论有什么用？你们想证明自己，我这就给你们提供亲身实验的机会，看看人到底能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每个人的生命都自有定数……谁愿意？”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四面传来否定的声音，“真是怪人！亏他想得出！……”

“我建议打个赌。”我开玩笑地说道。

“什么赌？”

“我坚信，没有定数这回事。”我将兜里仅有的20金卢布掏出来，扔到桌上说。

“我赌。”乌里奇闷声答道，“少校，您当裁判，我这儿有15金卢布，正好您还欠我5个金卢布，那就请您帮个忙，给我凑齐吧。”

“好。”少校说，“不过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您怎么来设这个赌局呢？……”

乌里奇一言不发地走进少校的卧室，我们跟着他进了屋。他走到挂着枪的一面墙跟前，从挂在钉子上的各种口径的手枪里随便取下一支。我们还是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是当他扳起扳机，往火药池里装火药的时候，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连忙抓住他的手。

“你想干什么？喂，你这是疯了吗！”大家对他嚷嚷。

“先生们！”他挣脱自己的双手，慢条斯理地说，“谁愿意替我付这20金卢布？”

大家都不作声，走开了。

乌里奇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桌边坐下。大家都跟了过去。他示意我们在边上坐下。大家默默地听从他：在这一刻他获得了某种掌控我们的神秘力量。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但他平静而不动声色地回应我审视的目光，苍白的嘴唇微微一笑。尽管他看着非常冷静，我却觉得我在他苍白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迹象。我会观察，而且许多老战士也证实了我的发现，就是在几小时后即将离世的人脸上，常常会出现一种在劫难逃的奇特征兆。一般来说，我这双阅人无数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

“您活不过今天！”我对他说。他迅速地转向我，缓慢而平静地答道：

“或许对，或许不对……”

然后他转向少校，问手枪是否装了子弹。少校在慌乱中已记不清了。

“算了吧，乌里奇！”有人喊道，“既然挂在床头，肯定是装了子弹的。开什么玩笑啊！……”

“愚蠢的玩笑！”另一个人附和道。

“我拿50卢布对5卢布打赌，手枪里没有装子弹！”又一个人喊道。

新的赌局又开始了。

这种冗长的仪式让我感到厌烦。“听着，”我说，“要么开枪，要么把枪挂回原处，大家回去睡觉。”

“说得对，”许多人喊起来，“大家回去睡觉吧。”

“先生们，我请大家都原地别动！”乌里奇说道，将枪口对着脑门，大家全都呆住了。

“毕巧林先生，”他补充道，“请拿一张纸牌往上扔。”

我清楚地记得，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红桃A，抛向空中。大家全部屏住呼吸，所有人的眼睛都流露出既害怕又有些好奇的神情，视线从手枪转向那张决定命运的红心A，它正在空中翻转，慢慢落下。在它落到桌上的那一刻，乌里奇扣动了扳机……枪没响！

“谢天谢地，”很多人喊出声来，“没装弹……”

“不，让我们再检验一下。”乌里奇说道。他瞄准挂在窗户上面的军帽，又扣了一下扳机。枪响了——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硝烟。当硝烟散尽，有人取下了军帽，帽子正中间被打穿了一个洞，子弹深深地嵌入墙壁。

大概有两三分钟谁都没说话。乌里奇若无其事地将我的金卢布悉数收入他的钱袋里。

大家开始议论，为什么第一次枪没有打响。有人推测是火药池堵塞了，另一些人小声说，起初火药是潮湿的，后来乌里奇倒了新的进去。但我坚称后一种推断不合情理，因为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手枪。

“您的赌运真好！”我对乌里奇说……

“平生第一次，”他得意地笑着回答，“这比打邦克或者什托斯[1]好玩。”

“不过也更危险一些。”

“怎么？您开始相信定数了？”

“相信了。不过我搞不懂，为什么我觉得您今天肯定要死……”

这个刚刚还异常冷静地拿枪对着自己脑袋的人，这一刻突然情绪失控，变得激动起来。

“有完没完啊！”他站起身说道，“我们的赌局结束了，您现在再说这些我觉得不太合适……”他抓起帽子走了。这让我感到奇怪，——后来被证明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

很快大家就各回各家了，一路上议论着乌里奇的古怪行径。想必他们一致认为我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我和一个想自杀的人打赌。那意思是，仿佛没有我他就找不到合适的自杀机会！……

我沿着村子里空无一人的街巷走回自己的住处。一轮满月，红得像火灾的火光一样，从参差不齐的房屋后面升起。星星在深蓝色的苍穹中安静地闪烁着，这一刻我想起，古代的圣贤们认为，这些天上的星辰参与了我们人类的一些无谓争论，比方说为了一小块土地或者某些臆想出来的权力，我不禁感到可笑。结果怎样？这些在圣贤眼中只是为照耀他们战斗和胜利而点亮的天灯，至今光彩依旧，而他们的激情和希望早就随他们的肉身一起灰飞烟灭了，就像一个粗心大意的流浪汉在林边点燃的一堆小火，很快就熄灭了。可是他们坚信，整个天

空，包括其中无数的星球都在看着他们，参与他们的生活，尽管默默无声，但始终不渝！这种信念给了他们多强的意志力啊！而我们，他们可怜的后裔，在大地上东奔西走，没有信念，没有骄傲，没有喜悦，也没有恐惧，除了想起死亡时会不由自主地心惊胆战外，我们不善于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作出伟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幸福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漫不经心地从一个怀疑走向另一个怀疑，一如我们的先辈们从一个迷途奔向另一个迷途，并且和他们一样，既不抱希望，甚至也丧失了心灵在与人斗或与天斗时常见的那种虽然强烈却短暂的欢乐……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闪现，我不去认真地细想它们，因为不喜欢在抽象的思想上费脑筋，再说有什么意义呢？……青春年少的时候，我是一个梦想家，喜欢琢磨那些由我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来的时而忧郁时而欢乐的形象，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类似于夜晚做噩梦之后的疲惫和充满遗憾的模糊记忆了。在这场徒劳的搏斗中我耗尽了内心的激情和现实生活必需的毅力，在我进入这场生活之前，已经在思想上经历了一遍，所以我感到无聊厌烦，就像一个人在读一部他早已熟知的书的拙劣仿本。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刺激了我的神经。我不能断言如今我是否相信定数这回事，但至少今天晚上我对它是深信不疑的：证据非常确凿，而我尽管嘲笑了我们的先辈及其乐于助人的占星术，自己仍然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他们的覆辙。但我在这条险路上及时停下脚步，并遵照既不坚决否定一切也不盲目相信一切的原则，将玄学扔到一边，开始关注脚下的道路。这种小心提防真可谓及时：我被一个又肥又软的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没摔倒，不过感觉不是活物。我低头一看——月光正照在路面上——这是什么东西？我面

前躺着一只被马刀砍成两半的猪……我刚看清楚，就听见一阵忙乱的脚步声：从巷子里跑出两个哥萨克，其中一个过来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喝醉酒的哥萨克在追赶一只猪。我告诉他们，没碰见哥萨克，并把他疯狂暴行的牺牲品指给他们看。

“这个强盗！”另一个哥萨克说道，“只要一喝多，就出来闹事，看见什么砍什么。叶烈梅伊奇，我们追他去，得把他捆起来，不然的话……”

他们跑远了，我更加小心地继续走我的路，终于平安回到了住处。

我住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军士家里，我喜欢他的好脾气，更喜欢他漂亮的女儿娜斯佳。

娜斯佳像往常一样在篱笆门边上等我，身上裹一件小皮袄。月光照在她可爱的冻得发紫的嘴唇上。她认出是我，便嫣然一笑。可是我没有心情搭理她，只说了句“再见，娜斯佳！”便从她身边走过。她本想说什么，但只叹了口气。

我随手关上了房间的门，点上一支蜡烛，扑倒在床上，不过却久久未能入眠。一直到东方微微发白的时候，我才勉强睡着。但是，看来上天注定不让我今夜睡个安稳觉。凌晨4点的时候，两个拳头敲我的窗户。我一骨碌爬起来，怎么回事？……“赶紧穿衣服起来！”几个声音在外面喊道。我连忙穿上衣服出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来找我的三个军官异口同声地对我说道。他们的脸色像死人的一样苍白。

“什么事？”

“乌里奇被杀了。”

我愣住了。

“对，被人杀死了！”他们继续道，“我们快走。”

“去哪儿？”

“边走边说。”

我们出发了。他们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另外还掺杂着各种评论，主要针对乌里奇死前半小时那个使他逃过一劫的奇怪定数。乌里奇当时一个人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突然面前蹿出一个喝醉酒的哥萨克，那家伙刚杀了一头猪，可能正好和乌里奇擦肩而过，并没有发现他。千不该万不该，乌里奇突然停下来，问了一句，“老弟，你在找谁？”“找你！”哥萨克说完便砍了他一刀，从肩膀劈下去，快到心脏的部位……我夜里碰见的两个找醉汉的哥萨克正好赶到，他们扶起受伤的乌里奇，但他已经奄奄一息，只说了几个字：“他是对的！”只有我一个人懂得这句话的隐含意义。他是对我说的。我无意之间预言了这个可怜人的命运，我的第六感没有欺骗我，我准确地读出了他变容的脸上死亡的前兆。

凶手把自己反锁在村边一间空房子里，我们一起赶往那里。很多妇女也哭着朝那儿跑。不时有迟来的哥萨克冲到街上，奔跑中匆忙佩上短剑，从我们身边超过。

终于我们赶到了地方，看到房子的门窗都被从里面闩上了，周围挤满了人。军官们和哥萨克们在激动地讨论着什么，女人们边哭边数落着。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老妇人面带疯狂而绝望的表情，坐在一根很

粗的圆木上，两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两腮：她就是凶手的母亲。她的嘴唇时不时地蠕动一下……是在祈祷还是在诅咒?

这个时候得采取果断措施抓住凶手。但是谁也不敢第一个冲进去。

我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的缝隙看了看屋里的情况：他面色苍白地躺在地上，右手拿着手枪，沾满血迹的马刀就放在身边。他那双情绪激动的眼睛惊恐地四下张望着，不时地浑身哆嗦一下，双手抱头，仿佛模糊地记起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在他惊恐不安的眼神中没有看出他的决绝，于是对少校说，他没有理由不下令哥萨克破门而入，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等他彻底清醒过来就晚了。

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尉走到门前，叫他的名字，他应了一声。

“你作孽了，叶菲梅奇兄弟，”大尉说，“这可没别的办法，你得认罪！”

“我不认！”哥萨克答道。

“你得敬畏上帝！你又不是不信上帝的车臣人，你是个规矩的基督徒。但是你被罪孽迷住了眼睛，那就没办法了，命该如此！”

“我不服！”哥萨克厉声叫道，可以听到拉动扳机的声音。

“喂，大婶！”大尉对老妇人说，“你来跟儿子说说，没准他听你的……要知道这样只能激怒上帝。你看，先生们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

老妇人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摇了摇头。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大尉走到少校跟前说，“他不会屈服的，我了解他。如果硬要破门，他会打死我们很多人的。要不您下令直接开枪击毙他，窗户缝宽得很。”

这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像乌里奇一样试试自己的命运。

“等一下，”我对少校说，“我去活捉他。”

我让大尉去跟他说话，并安排三个哥萨克守在门边，吩咐他们一听见我给的暗号就破门进去帮助我。我绕到房屋的后面，走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窗户前，心狂跳不已。

“哼，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大尉叫道，“你这是在看我们笑话对吧？你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了？”他开始拼命敲门，而我把眼睛贴在窗户缝上，观察着哥萨克的一举一动，他根本没料到有人会从这个方向进攻。我突然砸开护窗板，头朝下从窗户跳了进去。枪声就在我耳边响起，一颗子弹打掉了我的肩章。但是满屋子弥漫的硝烟让我的敌手没能立马找到身边的马刀。我抓住他的双臂，守在门边的哥萨克们冲了进来，不到三分钟，罪犯已经被捆起来押走了。人们散去，军官们纷纷向我祝贺，——的确，这件事值得祝贺。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一个人似乎很难不相信宿命了。但谁又知道他到底是应该相信什么呢，还是什么都不信？……难道我们不是经常把感情的欺骗或理性的失误当作信念吗！……

我喜欢怀疑一切，这种倾向并不妨碍我性格的果断，相反，就我来说，如果前途未卜，我也总是勇敢前行。因为大不了一死，而死亡是谁也躲不过的！

回到要塞后，我把我所经历和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并且希望知道他对定数的看法。他开始没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经过我一番解释之后，他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道：

“是啊，当然喽！这玩意儿很深奥！……不过这种亚细亚式的扳机常常卡壳，如果没有抹好油或者手指不用力扣的话。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契尔克斯步枪，它们用起来不顺手，枪托太小，一不小心就会烫着鼻子……但是他们的马刀，简直棒极了！”

之后他稍作沉吟，又说道：

“是啊，可惜那个倒霉蛋了……谁让他晚上和醉鬼搭话来着！……不过，看来他命该如此！……”

从他嘴里我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了，他对形而上的讨论毫无兴趣。

---

[1] 邦克和什托斯都是纸牌赌博的游戏。

译后记
永远的“当代”英雄

王宗琥

至今犹记，二十年前春节期间的一个冬夜，奋发考博的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阅读《当代英雄》时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可以算作我对莱蒙托夫的初恋。后来讲授俄罗斯文学史，莱蒙托夫便成了最爱。无论是他的抒情短诗（《帆》《又寂寞又忧愁》），还是他的叙事长诗（《童僧》《恶魔》）；无论他的戏剧作品（《假面舞会》），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读来都有一种深得我心的畅快感。而每每在课堂上讲起莱蒙托夫，讲他与生俱来的孤独，讲他透彻心扉的悲观，讲他渴望行动却无处施展的无奈，讲他身上亦正亦邪的矛盾复杂，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仿佛我在讲的不是一个遥远国度、遥远时代的诗人及其命运，而是我们似曾相识的自我，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人生困境。

莱蒙托夫无疑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在于，他生活在伟大的普希金的时代，却丝毫不为普希金的光芒所遮蔽，独树一帜地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新天地。如果说普希金树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理想，那么莱蒙托夫则开掘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现实；普希金是光明和谐的日神阿波罗，莱蒙托夫则是混沌暗黑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普希金喜欢的是“明亮的忧伤”，莱蒙托夫则偏爱“风暴中的安宁”。若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来讲，莱蒙托夫是一个比普希金更为地道的俄罗斯人。

他天生的忧郁气质、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不按常理出牌的非理性和神秘性、强大的自然力和叛逆倾向、渴望行动但又漫无目的的漂泊宿命，这些都能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找到回响。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帆》虽然是合为时而著，但却精准地勾勒出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历史形象：大海上一只在云雾中迷失方向的孤帆。它不以寻求幸福为指归，而是渴望暴风雨的来临，渴望在激烈的动荡中寻求安宁。我们只消回望一下俄罗斯的千年历史风云，便可明白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深刻洞见。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作家人生和艺术旅途的精神自传。这部作品开创了俄罗斯社会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部艺术结构精巧、思想内涵深刻的划时代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毕巧林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时代精英阶层的群画像，反映出作家对“个体存在”这一哲学命题最贴近当下同时又最朝向永恒的思考。

“当代英雄”的“当代性”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30年代——尼古拉一世暴政下举国万马齐喑的白色恐怖时代，知识精英们渴望变革的行动被暴力压制，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方向和目标，于是变得玩世不恭，将被压抑的生命意志盲目挥洒，不断地伤及他人和自己，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悲剧。可是，“当代英雄”的“英雄性”却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很多论者都认为这个“英雄”具有反讽意味。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被翻译成“英雄”的俄文词“геро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英雄”，第二个意思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第三个意思是文学影视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真实用意也许是三个意思兼而有之，但是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当然如果仅从“典型人

物”的角度来理解书名，那么估计就不会有太多争议，但我认为从“英雄”的解读来理解更有艺术和思想的张力，更有阐释的空间。你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毕巧林实际上是一个自私自利、道德败坏的反英雄，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讽刺的意味；你也可以从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出发，看到一代精英在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下像堂吉诃德一样毫无目的地与风车作战，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悲剧的意味；当然，你还可以从个体存在的视角，看到一个高于时代的强大个性在愚昧麻木的人群中荷戟独彷徨的求索，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其本真的意味。别林斯基从个性的历史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了毕巧林这一形象，认为“当前人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是时代的思想和心声”，所以作为一个在“老爷和奴才的国度”里率先发展成“人”的个体，虽然看起来行为乖张，缺陷多多，“但在这些缺点里隐含着某种伟大”。所以毕巧林确实是当代“英雄”。

不过我的重点不在“当代”，也不在“英雄”，而在“永远的当代英雄”。自1840年《当代英雄》在彼得堡出版，至今已近一百八十年。近年来俄罗斯每年都会出四五个版本的《当代英雄》，2014年更是高达九个版本，2015年八个版本，2017年四个版本，2018年新年伊始，已经有一个新版本问世。这本书艺术上的永恒价值无须我辞费，我想说的是，以毕巧林为代表的当代英雄不仅是那个时代精英阶层的典型，也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具有作家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毕巧林有着莱蒙托夫身上许多前文论及的俄罗斯式特征。他生性忧郁，“笑的时候，眼睛却不笑”；他不喜欢平静安定的小确幸，渴望狂风暴雨般的生活，“为什么我不愿意走上天为我铺好的道路？走这条路我会收获平静的快乐和稳稳的幸福……不，我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像一个生长在海盗

船上的水手，他的内心已经习惯了风浪和战斗，却被突然抛到岸上。尽管浓密的白桦林诱惑着他，尽管和煦的阳光抚慰着他，他却兴味索然，郁郁寡欢。他整日在岸边的沙滩上徘徊，倾听单调的浪涛声，凝神注视着雾蒙蒙的远方，希望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突然冒出他朝思暮想的白帆……”所以他前往高加索，希望在枪林弹雨中驱散往日生活的舒适麻木，希望在与野姑娘的爱情中赶走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夸，甚至希望在直面死亡的决斗中感受存在的温度，他始终像一个斗士那样寻求不平常的生活，哪怕这种不平常的代价是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正如莱蒙托夫诗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要生活，偏不要幸福和爱情，就要痛苦……是时候驱散安宁的迷雾，诗人的生活中怎能缺少磨难，正如大海怎能没有风暴？”在毕巧林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战斗民族不喜安稳、无畏苦难甚至渴求苦难的精神特质。

当然，毕巧林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他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宿命论，他的神秘主义以及行事风格的不合常理与无迹可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辩证地来看，毕巧林的这些特点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社会环境的恶劣让这些特点更多地显现出负面因素，变成了作者所说的“一代人的缺点”。但别林斯基深刻地指出：“在这个人身上有强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他的缺点中隐含着某种伟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期，毕巧林会是雷列耶夫一样的领袖人物；在十月革命时期，毕巧林会是高尔基笔下渴望风暴的海燕；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会是捍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斗士。所以我们认为，毕巧林这个当代英雄在俄罗斯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而且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造就完全不同的“英雄”。

更进一步来讲，毕巧林个人成长的经历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史，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毕巧林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他超强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让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民族属性，成为个体精神探索的典型。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第一次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莱蒙托夫在书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关切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当代英雄》之所以能风靡世界百世流芳，我想正是因为它以匠心独运的叙事手法和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成长历程。

毕巧林出身贵族之家，是一个具有强大意志和自我反省能力的人。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志让他对人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很快他发现，世俗的一切都不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期许，无论是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爱情、学问和战争，他很快就厌倦了。然而强大的生命意志让他内心充满了激情，去追寻崇高的人生使命。可是他在人世间追寻人生意义的路上却遭遇了世俗价值的强势碾压："大家都说我面相不善，其实不是。但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善也变得不善了。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开开心心，爱说爱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在与世俗的对抗中他渐渐被同化，在一半灵魂干枯死亡之后，他变得深谙处世之道，"像铁一般又

冷又硬，百毒不侵”，但代价就是他“永远失去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可是生命欲望的力比多需要出口，于是便化为“吞食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的权力意志：“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其结果便是毕巧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任由盲目的权力意志伤害和折磨他人，带给自己的除了伤害还有更大的空虚。

看了毕巧林的精神成长史，谁敢说这只是一个俄罗斯人在特定时代的成长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人的梦》里描写的人类精神堕落史也不过如此。毕巧林的经历活脱脱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隐喻，其中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对大多数人而言，理想的丰满难敌现实的骨感，个人的意愿被迫屈从于社会的法则，而人在生命意志驱使下随波逐流，做着盲目的布朗运动。但是毕巧林并没有完全屈服于环境，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省精神拯救了他：“我身上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另一个在思考和评判他。”这无所不在的“另一个”让他不断自拔与更新，率先在时代的群体中发展为人。

在这个意义上，毕巧林成为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人的隐喻：一方面是被外在生存环境同化而导致的堕落，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意志寻求自我实现的抗争，而堕落与抗争的交织，便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质。毕巧林的英雄气质就在于对真正生活的不知餍足的渴望，在于对世俗环境的永不屈服的抗争。

所以我的结论是，毕巧林是永远的“当代”英雄，《当代英雄》也永远是受读者欢迎的“当代”英雄。

作为莱蒙托夫的崇拜者，能够翻译《当代英雄》实乃人生之幸事。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联手发起的经典新读计划，感谢苏玲老师对我的信任，感谢《当代英雄》的老一辈译者们，尤其是草婴先生、冯春先生和翟松年先生，他们的译本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受益良多。为了翻译好这部经典之作，我还阅读了大量的原文资料，参考了经典的英文译本，通读了顾蕴璞先生的《莱蒙托夫研究》，感谢顾先生让我对莱蒙托夫和《当代英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建华教授专门为译本写的精彩导读，着实为本书增色不少。最后要感谢责编王竞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细致琐碎的工作。希望读者可以从本书中读到那种“有缺憾的伟大”，以及那种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蓬勃的无可安放的意志力。


Санин.
Artsybashev
沙宁
[苏]阿尔志跋绥夫 著
郑振铎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沙　宁

[苏] 阿尔志跋绥夫　著　郑振铎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宁/（俄罗斯）阿尔志跋绥夫著；郑振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386-1

I．①沙…　II．①阿…②郑…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405号

责任编辑　王　颖

封面设计　钱　禛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23

字　　数　308千字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当时俄国新兴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标榜个人享乐主义，其创作风格倾向写实主义，同时以表达深刻见长。代表作品有：《沙宁》《狂人》《绝境》等。

郑振铎（1898—1958）

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1923年，接手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



译序

《沙宁》（*Sanine*）的出版，使阿尔志跋绥夫（Michael Artzibashef）在世界文坛上得到了不朽的地位。菲尔普斯（W. L. Phelps）说：“在最近五年所出版的俄国小说中，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虽不是最伟大的，却是最‘刺激的’。虽然在《沙宁》中，有两个男人自杀了，两个女子被毁坏了，然而它的刺激，却不在于事实方面，而在于它的思想。……自革命失败[1]以来，俄国便有一种显著的反动，反对那在不同的时间占据于俄国文学中的三种伟大的思想：屠格涅夫的宁静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无抵抗的宗教及最普通的俄国式的无意志的哲学。在革命之前，高尔基即已表白出那反抗的精神；……而实远在于阿尔志跋绥夫之后，阿尔志跋绥夫……在创造他的英雄沙宁上，已经到达了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极边。”阿尔志跋绥夫的这种极边的道德的虚无主义，在俄国立刻引起了可惊怕的喧声，一部分的批评家觉得他的思想的危险，都极力地攻击他。然而因了这种喧声，却引起了俄国以外的不少人的注意。最初是德国的读者热烈地欢迎了它，最后，是法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以至日本都有了《沙宁》的译本了，然后，连最守旧的最中庸的英国人也在谈着它了。因为《沙宁》的读者的众多，于是它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生平便有许多人渴欲知道。这是实在的，一个读者对于一种作品发生兴趣时，未有不欲明白作者的生平的，尤其是《沙宁》的读者。当其读完了此书时，未有不掩卷想道：“这种无畏的道德的虚无主义怎么会发生的呢？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个人的生平，最好是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这是最翔实的记载。阿尔志跋绥夫曾应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要求，写了一封叙述他自己的生平的信：

我于一八七八年生于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中。在我的名字和我的世系上我是一个鞑靼人，但不是纯种，因为在我的血管里是流俄国人、法国人、佐治亚人及波兰人的血液。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是我所引为骄傲的，就是著名的波兰革命领袖加赛斯哥（Koseinsko），我的外曾祖。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一个退职的官吏；我的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因肺病死去，遗留给我以一个肺结核病的遗产。在一九〇七年之前，我的病还不深，但即在那个时候，这肺结核病也并不让我平安，因为它滋变了各种的疾病。

我进了省里的一个中学校，但因我从童年就对于图画有极深锐的兴趣，在十六岁的时候，便离了这个学校，进一个艺术学校。我是非常贫穷的。我住在龌龊的顶阁上，没有充足的食物，尤其不好的，是我没有充足的金钱去买我的主要的用品——颜料与油布。所以我便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不得不去画些讽刺画，写些短论和滑稽故事给各种廉价的报纸以求生活。

在一九〇一年的时候，我偶然地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巴沙·杜麦拿夫》，一件实事和我自己的对于腐败的学校的憎恶，贡献了那个题材。大家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俄国的中学校是什么样子。无数的学生的自杀（到现在，此种现状仍旧继续着），可以作为它的对于俄国青年的教育价值的一个证据。一本最著名的俄文杂志，答应刊登《巴沙·杜麦拿夫》，但它却竟不得出现，因为那时的检阅官绝对地禁止有表示学校生活非快乐的文字的披露。因此，这篇小说便不能在恰当的时期刊布出来，直到几年以后，它才在小说集中发表出来。我以后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更遇到那种的运命。然而这篇小说对于我却有很好的结果：它引起了编

辑者的注意，同时激励了我更去做别的东西。我放弃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换取了我的对于文学的皈依。这是很痛苦的。就在现在，我每看见图画还不能不动情。我爱彩色实甚于文字。

继着《巴沙·杜麦拿夫》之后，我又写了两三篇小说，这些小说引起了一个小杂志的编辑者米洛留薄夫（Mirolubov）的兴趣。我的最初介绍入文学的团体，是应感谢他的。在那以前，我不曾到编辑室里过，但常常由邮局寄出我的小说。这是因为我想象它们是我所崇敬的、奉祀文学的寺宇。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俄国也有了不同的风俗，广告与势力占据了文学的世界。然而米洛留薄夫他自己虽然不写什么文字，他的名字却将它的符记留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旧的理想的，自己牺牲派的文学的最后的莫希干[2]，这一派的文学在这里现在已被商业的兴趣所推倒，正如在西欧一样。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对于他的工作的感受与一国感人的人格的奇异的天才使他的小杂志（订阅一年，仅需一个卢布）成为一本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而从文学的一点看来，它实超出所有别的大本的高价的杂志之上。我们的近代文学的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安特列夫、科卜林以及其他——都投稿在它里面。这个杂志现在已停刊，因为米洛留薄夫即在革命的最黑暗的时期，也不愿如所有别的人所做的，把它的标准弄低。米洛留薄夫他自己也因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避于国外。

我和他认识，在我个人是莫大的重要。我之成为一个著作家，所应感谢于他者极多。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年轻，他却任我为他的杂志的副编辑，使我生活较易。米洛留薄夫是一个生来的编辑者，他教导我也喜爱这个职业。这个

职业，我在他的杂志停刊以后还在从事，时而编辑这个杂志，时而编辑那个杂志。我曾帮助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们现在正成为知名的，我视此为我的功绩之一。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沙宁》。……在写了《沙宁》之后，但却在它发表之前，那就是说在一九〇四年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篇的小说，如《旗手哥洛洛薄夫》《狂人》《妻》《伊凡兰特的死》等。最后的一篇小说使我有名。

在一九〇五年里，血的革命开始，长久困恼我从我所以为“我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宣传，我写了许多篇小说叙写革命的心理与模式。在这些小说中，我所喜欢的是《朝影》与《血痕》二篇。

我必须说的是，在这些革命的故事里，我写出我所信的，而因此竟受了各方面的攻击。在黑党[3]方面把我算进革命的思想的发源者之中，他们之一，竟判决我死刑。至于急进派的报纸呢，却又在攻击我，因为我不承认党派的界限，不敬重革命的政治家，继续发生的事件证明我在许多地方是对的，当时，不管我的对于自由的主义的热心，却不以为在每一个运动的领袖中曾看见一个圣人，也不相信人民的革命的预备已经成熟。

在这个时候，我为煽动的目的而写的许多东西都被籍没入官，我自己也被控诉，但一九〇五年之末的革命的暂时成功，把我从刑罚中救出。……

我的发展是很强烈地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的，虽然我决不赞同他的“对恶人的无抵抗”的见解。在艺术方面，他战胜了我，我觉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为模本，是很困难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柴霍甫在某一程度上，也有一部分的伟大影响，而嚣俄和歌德也常常在我的眼前。这五个名字便是我的教师及文学上的先生们的名字。

这里的人常常以为尼采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很惊奇，最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不曾读过尼采，我对于这个显赫的思想家不表同情，一半在他的思想，一半在他作品的浮夸的外表，我一开始读他的书便不再读下去，我与马克思·史的奈（Max Stirner）更为相近，更为了解。

自一九一七年以后，多数党对待阿尔志跋绥夫很不好。他们将《沙宁》，还有他的别的作品，都列入禁书目录之中。最后，在一九二三年便将他逐出于俄国之外。他之所以执持着反对多数党的态度，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有一个时期，他在华沙（Warsaw）的俄国报馆中做着政治论文。他的名望，在俄国是一落千丈，差不多没有什么人更提起过他。有一部分的人，虽提起他，也只当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杰，其来无踪，其去无迹，却并不以为是一个第一流的重要的作家。

后来，他双目盲了，很可怜地生活在国外，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想念到他。在一九二七年，他无声无息地病死了。除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报告他本国的人说，作《沙宁》的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于某日死于某地之外，再也没有一点别的动静。他的晚年可算是极凄楚悲凉之至的了。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如一线穿珠的红线似的把它们穿结在一处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因他的身体的虚弱与久病而产生出来的。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弱，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地直截地做去。但即使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他的英雄沙宁厌憎他同车的人，他想道："人是怎样一个卑鄙的东西呀！"他想离开他同车的人，离开火车中愚蒙的空气，只要一瞬间也可以，于是毫不回想的双足站在月台踏板上，跳下车去。火车如雷似的冲过他的身边，他落在柔而湿的地上。他笑着，站了起来，车尾的红灯在远处闪耀着。他满足了，快活地笑叫道："那是好的！"这是沙宁，是他所创造的英雄！至于阿尔志跋绥夫他自己呢，他是病弱的。他既厌憎他同车的人，他周围的人，却不能如他的英雄沙宁似的自由地跳下车去。这使他更苦闷，同时使他更赞颂、更想慕他的理想的超人。

但在实际生活上，他虽不能追逐于他的英雄沙宁之后，而在他的作品里他却直截叙说出他所信的、他所感的、他所想慕的、他所梦到的一切；他以他的大胆无畏的精神，叙述出他的锐敏的觉感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像，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的性欲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现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象。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

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得连呼吸都暂住了。他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

他如屠格涅夫之写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的时代思潮，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初的革命时代的俄国。他的《革命的故事》《人间之潮流》及《工人绥惠略夫》都是“革命的故事”，而《沙宁》则反映了革命失败后的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虽然《沙宁》的写作在革命以前，而这种反映只是偶然的遇合。在这一方面，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在俄国思想史上又有了极大的价值。而《沙宁》的重要尤有超于此者。

《沙宁》的重要在于：它是表现出人间的永久不熄的，且将永久继续的一种情欲的，是代表了永久而且永将占据于人类的心里的强烈的个人思想的。他自己说，《沙宁》不过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4]实则这一种精神，岂但“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乃寄宿在全人类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在这一面，《沙宁》便成了一部最好的表白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书，而被列到“不朽之作”的里面去了。《沙宁》之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即在于此。我之所以译此书的大原因，也即在于此。

关于《沙宁》，阿尔志跋绥夫在上举的给他朋友的一封信里也有几段话。作者自己的表白，自然是较别的人的一切批评更可注意：

>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了《沙宁》。这个事实为俄国的许多批评家顽固地隐蔽着；尤其甚的

是，他们想劝诱公众，以为《沙宁》是一九〇七年的反动的出产物，我是跟随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流行的趋势的。但在实际上，这部小说早已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给两个杂志的编辑者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所读过。此书之所以不能在那时出版，又是因为检阅官的权力与出版家的懦怯。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篇小说，因为它的意义而被*Sooreminny Mios*月刊所拒绝，而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同一的月刊又要求我把它给他们发表了。这样，《沙宁》的出现，便迟缓了五年。这对于它非常有害：在它出版的时候，文学被淫秽的甚至讲同性爱的作品的川流所泛滥，我的小说不免与这些作品同受评判。

这部小说，被青年人极有趣味地接受了，但许多批评家却反对它。这也许一部分用这部小说的思想趋向可以解释；但无疑的，他们是大大地受了我的扶助我们的文学后进，而同时又离开“文学的司令官们”而独自站立着的情境的影响，于是我渐渐地觉得我自己是反对所有有势力的文学团体的。我是一个顽固的写实主义者，一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派的信徒，然而今日呢，正是完全不熟悉的，所称为堕废派的在俄国占得了上风，但不是说与我反对。……后来革命终止了。社会冲跑到文学方面，而它，如果不在质上，即在量上，受到了一种新的激动力。那个曾拒绝我的《沙宁》的月刊的编辑者，记忆起它，便第一次把它发表出来。它激起了几乎是空前的辩论，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出版的时候一样。有的人赞赏这部小说远过于它所应得的；有的人却痛斥它，以为它是诬谤青年的。但我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没有一个人在俄国肯真实地去深求这部小说的意义，赞颂者与斥责者都同样地偏于一面。

> 你也许很有兴趣知道我自己对于《沙宁》的意见，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以它为一部伦理的小说或一部青年时代的毁谤作品。《沙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许多的模仿者并没有领会了我的意义，急急地把《沙宁》的成功，转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大地侮害我，他们充满文学界以淫秽的、龌龊的作品，因此，在读者的眼中，贬落我所要在《沙宁》中表白的意义。
>
> 许多批评家硬要把我列在一班《沙宁》的第二等的模仿者之流——他们陈列了他们在市场上畅销的货物——说尽了一切的侮辱的话。直到了近来，《沙宁》越过战线，而被译成德国、法国、意大利、捷克、保加利亚、丹麦的文字（日本也译了一部分）[5]，于是在批评家中才能听到别的声音。俄国常常是屈服于外国的意见之前的。

《沙宁》的重要的内容是如此，书中的英雄沙宁，青年时代就离了家庭而出与世界及人类相接触。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于是他的灵魂便完全自由、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正如田野中一株树一样。他的嘴角现着微微的讥笑的表现，对于一切人都以冷酷的、讥嘲的、淡漠的态度，无论是对于他母亲与他妹妹的热烈的欢迎，或是对于世俗以为任何重大的事，都是以这个态度与他们相周旋，使受之者莫知所措。他的美貌的妹妹名丽达，被一个庸俗的军官所毁坏。后来她发现她自己的怀孕，便羞愤不堪，想要自杀。这是世间一般妇女的最通行的处置这事的方法。但她哥哥沙宁讥笑地劝她道：“但是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呢？世界上繁华满目，阳光是普照的，逝去的水是长流

的。你死了以后，世上人知道你怀孕，便与你不相干了吗？可见你不是为怀孕而死，乃是为怕世人的嘲辱而死。……且你所怕也不过是几个亲近的人罢了，你所不认识的人，你不见得怕他。和你亲近的人听见这事，自然是要惊疑的。但他们说什么，不过是说你没有正式结婚就有了性交罢了……你要知道，这班奴才们都是毫无知识的，只有贪酷卑污的心思……”于是她的生命便被他救了回来。沙宁对于这事，并不如世俗之人一样，因此便去恨那个官吏。他看得这种事很轻。世俗的议论、道德的束缚、社会的制裁又算得了什么！性交不过是人类的最自然的本性之一，无所谓耻辱。至于与何人性交，更没有什么干系。于是他便想也与他妹妹相爱，他爱悦她的美丽。但是她始终是一个世俗的人，没有沙宁那样的勇气去把她自己在习惯道德的束缚底下解放了。后来，沙宁对于那个毁坏他妹妹的官吏，处处表示轻蔑。——这要再声明一下，他的轻蔑，乃由是看这军官为一个庸愚的俗人，并不因他妹妹的受侮之故——这位军官，受了他的这样的轻蔑，便要与他决斗。这也是世俗处置这事的最流行的方法。两个军官受委托到沙宁那里，告诉他要求决斗的话。在沙宁的人生哲学里，决斗也与宗教、道德或其他坏的习惯一样的无聊的。于是他以坚决的冷淡的态度，拒绝这个要求。这样的拒绝决斗的事，是世俗所最以为不齿的，所最以为惊骇的。这两个使者惊异得无法可想。他们愤怒了，想对待他如一个无赖的人，但又无用。沙宁告诉他们说，他不欲决斗，因为他不愿取那位军官的性命，并且他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冒险；但如果那位军官要在街上对他行一点身体上的袭击时，他便要当场痛打他一顿。于是这两个使者被沙宁的“非习俗”的态度所迷惑，只得取消了决斗之约而回。其后，那位军官在街上遇见了沙宁，被沙宁冷静而轻蔑的眼光所激怒，伸出鞭子打过去，立刻，他脸上受到沙宁的有力的可怕的打击。一个朋友把他送到他的寓所里，他在那里自杀了。从世俗的见解上看来，只有这条路是留给这位军官走的了。

《沙宁》中除了这一位英雄以外，最可注意的人物便是犹里。他是一位典型的俄国人，受到高等教育而缺乏意志的青年。他同一切的俄国人一样，犹疑不决。他想从书本中寻找出一种人生的哲学，一种指导的原理，但是无效。他对于宗教已经没有信仰了，他的以前的对于政治自由的热忱是冷却了，但是他没有一种指导的思想又不能生活。他的身体又虚弱。他妒忌，同时又轻蔑沙宁的喜悦的力量。最后，他不能逃出他自己思想的困惑，便自杀了。他的朋友们在他墓上举行葬礼，其中的一人蠢蠢地去请沙宁说几句话。沙宁呢，他是常常直说他所想到的话的，这时便走了出来，废去一切演说的俗例，只说了下面的一句话："现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庸愚的人了。"于是那些朋友们大怒，沙宁遂离了城市，坐了火车到乡间去。他在火车上，又厌憎同车的人，便走到月台（车上的月台），立在脚踏板上，跳下车去。现在围绕他的一切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广漠。沙宁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于是他举步向曙光所出处前进。当东方的光明第一次射到他的视线上时，沙宁觉得他是在向前转运，向前去迎朝阳。

《沙宁》在此便告终止了。

《沙宁》的艺术，是很可赞美的，它可以代表阿尔志跋绥夫的艺术的成绩。在他平平淡淡地率直地写出的文字中，我们读到却感到一种婉曲的秀美的动人的描写。他是无所讳忌地描写人间的兽的方面的丑恶，却一点也不使读者起一种无理之感，读来极为自然。

> 大约是六点钟，太阳仍旧是煌耀地照射着，但在花园中，已经有微弱的绿影了。空气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与和平。……

> 西米诺夫扬起他的帽子，开了门。他的足声与他的咳嗽声渐渐地隐弱了，然后一切都沉静。犹里转身回家。所有他在短短的

半个钟头以前觉得光明、美丽、静谧的——那月光、那繁星的天空、那接触着银色的美的白杨树、那神秘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死了，冷而可怕，如一个广漠的、惊人的坟墓。

到了家，他轻轻地走到自己房里，开了窗向花园中望去。在他生平的第一次，他回想到所有占据他的一切，回想到他曾为之表现出如此的热诚，如此的不自私的，实在乃非正当的重要的东西。于是他想，如果他有一天，像西米诺夫一样，快要死了，他对于人类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变为更快乐的事必不觉得忧闷，对于他一生的理想并不曾实现过的事，必不觉得悲苦。唯一的忧苦就是他必须死去，必须丧失了视觉、意识与听觉，在有时间去尝尝生命所能产出的一切愉乐之前。……

在河上的清凉的空气中，猎枪的烟有一种奇异的愉快的气味儿，而在逐渐黑暗下来的景色中，快活的枪击，也以悦人的效力放射出来。受伤的野禽，当它们落下时，在灰白的绿天中，画成了一痕美丽的曲线；在天上，现在最早出来的微弱的星光已在熠熠地发亮了。犹里觉得异常得有力与愉快。似乎他从不曾参加过那么有趣或那么快乐的事情。鸟只现在飞出来的更为稀少了，更黑暗下来的夜色使他更难于瞄准。

在以上随意举出的几个例里，我们已可看出阿尔志跋绥夫的描写的能力。

有许多人说，这部小说中的英雄沙宁，不过是一种主义的“人格化”，不过是一种“典型”，正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札洛甫一样，并不是一个生人，在这一方面，未免缺乏“真实”的精神。这一层缺陷，我们是不必为阿尔志跋绥夫讳言的。凡一切宣传什么理想、什

么主义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有此病，固不仅《沙宁》为然。不过《沙宁》的叙写的艺术的精练，却能使我们忘记了这一个缺陷。读《沙宁》正如读阿尔志跋绥夫的其他的纯粹客观的写实作品《朝影》《医生》等一样，固毫不觉得它的人物的牵强与不真实，其全部的叙写，更带着极深刻的写实精神。在这一方面，《沙宁》之介绍，对于现在中国的文艺界便又有了一层的必要。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滥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

我所译的这部小说，是根据Percy Pinkerton的英译本重译的，我的俄文程度几等于零，所以不能直接从阿尔志跋绥夫所写的原文译出。这对于《沙宁》的艺术上的好处，也许是很有损害的。但我已请了耿济之先生来担负用俄文原本校改我的译文的责任。因此，我的译文，想不至与原文相差很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本文时，曾参考了下面的几篇文字：

一、Gilbert Cannan's Preface to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Sanine.

二、Moissoye J. Olgin's 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pp. 265-269.

三、M. Artzibashef's Autobiographical Letter，Introduction of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The Millionaire”.

四、William Lyon Phelp's Essays on Russia Novelists，pp. 248-261.

五、升曙梦的《露国现代的思潮与文艺》，pp. 337-388.

六、D. S. Mirsky's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pp. 139-141.

---

[1] 这次的革命，即俄国京城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其结果是失败。——译者注

[2] 莫希干（Mohican）即美洲印第安人之一族派，前居于康涅狄格州及纽约东部，现在几已灭绝。

[3] 黑党指俄国政府党。——译者注

[4] 这一段文字，鲁迅君曾译出，现在借用他的译文。他的译文见他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译序”上。——译者注

[5] 现在日本已有了《沙宁》的全译本，东京新潮社出版。——译者注

目　录

译序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

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

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

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第一章

在法拉狄麦·沙宁的一生里，那个重要的时期，就是性格受第一次所接触的世界与众人的影响而形成的时期，他并不住在家中与他父母同过。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他的灵魂遂完全自由，完全别致地发达起来，恰如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

他离开家庭有许多年了，当他归来时，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丽达几难得认识他。他的身材、他的声音及他的仪态变化得很少，然而有一些异样的新的东西，成熟在他的内心里，脸上照耀出一种新的神情。他到家的时候正是黄昏辰光，他安然走进房里，好像他五分钟以前才离开那里一样。当他站立在那里，高大、美貌、阔肩，他的冷静的脸上，在嘴角上带着些微微的轻蔑的表示，毫不显出疲倦或感动的表情，于是他的母亲和妹妹的暄热的问候，竟自己沉静了下去。

他在吃饭、在喝茶时，他的妹妹都坐在对面，凝定地注望着他。她爱他，如许多浪漫的女郎之平常爱她们的离家的兄弟一样。丽达常常想象法拉狄麦成为一种特别的人，特别是她借着书本的力量自己构造出来的。她绘画出的他的生活，是一种悲剧的奋斗的生活，悲苦而且孤寂，如那些伟大的不可理解的人的生活一样。

“你为什么这样地注望着我？”沙宁微笑地问道。

这种极注意的微笑与搜探到内心的安静的目光成为他平常的表现，但是，说来很奇怪，这种微笑，本是很美丽而动人的，竟使丽达不大喜悦。在她看来，这种微笑似是自己满足，毫不表现出精神的受苦与争斗。她眼望别处，沉默着在那里悄想，然后她像机械般继续一页页地翻转一本书的书页。

饭吃过了，沙宁的母亲，亲切地拍拍他的头，说道：

“现在，告诉我们你所有的生活，及你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沙宁笑着转问了一下，“唔，我吃喝、睡觉；有的时候我去工作；有的时候，我不做什么！”

最初，好像他不愿意说他自己的事，但当他母亲问他这个，问他那个时，他却很高兴地叙述起来。然而，也不知为什么缘故，总觉得他对于他叙述的事完全淡漠无感。他的态度，虽是和善而且亲爱，但却完全没有那种仅存在于家庭的分子中间的亲切。这种和善和亲爱，似乎是从他那里，自然地表现出，如一根蜡烛的光明一样，以同等的光辉照射于一切的东西上面。

他们走出去，到了花园的阶边，坐在石级上面。丽达坐在底下的一层石级上离开远些，沉默地听她哥哥说话。她心上觉到冰一般的冷。她的年轻女性的尖锐的本能告诉她，她的哥哥并没有成了如她所想象的人。于是她在他面前，觉得羞怯与不安，好像他是一个陌生的客人。现在是黄昏，微弱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沙宁点了一支香烟，烟草的香味混杂在园中的香气里。他告诉他们，生命怎样地在这里那里地颠荡着他；他怎样地常常饥饿，常常做一个流浪人；他怎样地参与于政治争斗之中，又怎样地觉得厌倦了，放弃了这些事。

丽达坐着不动，很注意地静听着，看过去整齐美丽，却带点奇怪，如一般可爱的女郎在春日的黄昏中的形象一样。

他告诉她的话愈多，她愈加相信她为她自己所绘画的如此彩色灿烂的这个生活，实在是最简单的、最平庸的。且还有些奇异的东西在它里面。它是什么东西？那她不能决定。无论如何，从她哥哥的情形

里看来，它在她看来是非常简单、非常无味、非常庸俗的。显然地，他曾随意地在什么地方住着，随意地做些事情；一天在做工，第二天又无目的地闲懒着；这也是很明白的，他很喜欢喝酒，认识许多女人。在这样的生活后面并不隐着黑暗和不幸的命运，它一点也不像她所想象着的她哥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没有普遍的思想的。他不憎忌任何人，他不为任何人而受苦。他有些话从嘴里蹦出来，使她也不知为什么觉得简直不好看。尤其是，当他告诉她，有一次，因为十分穷迫，他竟至不得不自己去缝补他的破裤。

“怎么，你难道会缝补吗？”她不觉地问道，带着一种奇异而且耻辱的口气。她想，那是不好看的事，不是男人应做的。

“我起初不会，但用得到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沙宁微笑地回答，猜到他妹妹所感想的心思。

这女郎不注意地耸了耸肩，沉默不言，凝望着园中。这对于她，好像是：梦着日光炫耀，醒来时却在一个灰暗的冷的天空之下。

她母亲也觉得沮丧。这使她想着，她的儿子没有得到那个他在社会上所应得的尊贵的地位。她开始告诉他，事情不能像这样的下去，又说，他以后必须更晓事些。开头她慎重地说着，怕得罪儿子，但是当她看见他一点也不注意她说的话，她便生了气，固执地主张起来，如顽强的老妇人所做的，以为她儿子想恼怒她。沙宁是，也不惊骇，也不烦恼：他似难于明白她所说的话，但他用爱的不动感情的眼睛望着她并且沉默不言。

然而，当他母亲问道：“以后你想怎样生活？”他便也微笑地回答道：“啊！无论怎样都可以。”

他的和平坚定的语声与光明而不转瞬的眼光，使一个人觉得，这一句话，虽然他母亲以为没有意思，却于他有一种包括一切的深刻而正确的意义。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悲切地说道：

“好的，总之，这是你的事。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们应该在花园中走走。花园现在看来是这样的美丽。”

“是的，自然！来，丽达，来引导我看花园去，”沙宁对他的妹妹说，“我差不多忘记了它是什么样子了。”

丽达从幻想中醒转，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他们并肩走下那条引到朦胧的花园的绿色深处的小路。

沙宁家族的住宅是在镇里的大街上。这镇很小，他们的花园扩张到河边，在河的那面是田野。这住宅是一所古旧的邸屋，两边有损坏的柱子，又有阔的石阶。大的阴沉的花园变荒芜了，看来好像是沉重的绿云降到地上来，在夜里，似乎为鬼魔游散之地。好像有些凄苦的精灵在林莽中漫步，或不息地在这老屋的龌龊的地板上仆仆往来。在第一层屋，有好几间完全没有人住的房间，铺着褪色的地毯，挂着污秽的窗帏，更显得阴森森的。通过这座花园，只有一条狭隘的小路，路上掷满了枯枝与被压死的青蛙。所有中庸宁静的生命只集中在一隅。紧靠着那所大屋，有黄色的沙闪耀着，在整洁的盛开着花的花床之旁，有一张绿色的桌放在那里，桌上在夏天常摆着茶或点心。这一小隅，为简朴和平的生命的呼吸所接触的，正与那所大的荒废的邸宅，已判定了不可避免的毁坏的运命的，成了一个对照。

当那座在他们后面的房屋看不见了时，他们正走在沉静的、不动的，如活物一般沉思着的树林中，沙宁突然把他的手臂围绕着丽达的腰间，以一种奇异的声音，半狞猛、半温柔地说道：

“你长得正像一位美人！那第一个为你所爱的人将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的筋肉如铁的手臂的接触，送了一阵热狂的颤动，经过丽达柔软的身体。羞赧而且战栗，她避开了他，好像是避开了正走近的什么看不见的猛兽一样。

他们现在到了河边了。芦苇在河中摇摆着，从那里送出一种潮湿的气味。在河的对岸，田野朦胧的在微光里，躺在广漠的天空之下，天空上是照耀最初出来的淡白色的星光。

沙宁离开丽达几步，拾起一段枯枝，折断为二，把折断的碎枝抛进水中，水面立刻地起了圆圈，立刻又消失了。芦苇点着它们的头，好像在招呼沙宁，当他为它们的朋友一样。

第二章

大约是六点钟，太阳仍旧是煌耀地照射着，但在花园中，已经有了微弱的绿影了。空气是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与和平。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正在做糖果酱，在绿色的菩提树下有一股强烈的滚沸的糖与覆盆子的气味。沙宁整个早晨都在花床上忙着，想方设法把有些受尘土与热气之苦最甚的花救活起来。

“你最好是先把野草拔了，”他母亲提议道，她时时从青色的荡动的炉烟里看望着他，“告诉格隆极卡，她会代你拔去的。”

沙宁仰起流汗而高兴的脸来。“为什么？”他说道，同时，他把飘悬到他眉边的头发掠回去，“让它们尽量地生长着吧。我喜欢一切绿的东西。”

“你是一个可笑的人！”他母亲说道，同时她耸耸她的两肩，也不知为什么，他的答语竟使她喜欢。

“这是你自己可笑。”沙宁以一种完全自信的语气说道。然后他走进屋里去洗手，由屋里出来时，便安适地坐在桌边一张柳条编的靠背椅上。他觉得快乐，心地轻松。绿的树木、太阳的光与青的天空发出鲜亮的光彩进入他心灵里去，使它全部开展着迎接它们，充满着完满的快乐的感觉。他憎厌大城市与它们的纷忙与喧哗。阳光与自由围绕着他，将来的事不使他焦急，因为他决定去承受生命所送给的任何东西。沙宁紧紧地闭上双眼，伸一伸腰，他的壮强的筋肉的紧张，给他以快乐的感觉。

一阵和风吹拂着。全个花园似乎在叹息。这处那处，麻雀们唧唧地喧哗地在讲它们的极为重要却不可了解的小生活。而密尔，那只杂色的猎狐狗，耳朵竖着，红的舌头伸吐出来，躺卧在长草上面静听着。绿叶柔和地微语着，它们的圆影在平的沙路上摇动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为她儿子安静的态度所恼怒。她是爱他的，正同她之爱所有她的孩子们一样，就因为这个缘故，她的心沸腾着，她想欲去醒起他，去伤害他的自尊心，得罪他，只要迫他去注意她的话，承受她的生活的观念。如一只埋在沙中的蚂蚁，她用了一生的每一个时间，去不住地忙着建筑起她家庭的荣达的脆弱的结构。它是一座长久的朴质的单调的邸宅，好像一座兵营或病院，用无数的小砖头建筑起来，而在她那样一个无计划的建筑师看来却组成了生活的壮丽。虽然在实际上，它们不过是琐碎的扰恼，使她包陷在一种困恼或焦切的永久状态里；但是她总以为非如此是无从生活的。

“你以为事情会像这样地下去吗，以后？”她说道，嘴唇闭压着，假装极注意地看煎果酱的锅子。

“你说‘以后’是什么意思？”沙宁问道，然后他打了一个喷嚏。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以为他连打喷嚏都是有意去恼她——虽然这种观念是很可笑的——竟生气得脸色变了。

“这是怎样得好，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沙宁幻想地说道。

“是的，这不十分坏。”她认为必须要生气，所以冷淡地答着，但是她私自地喜欢她儿子之赞扬这屋与花园，它们对于她都是如终生同在的亲属一般的。

沙宁望着她，然后，思索地说道：

“如果你不拿一些琐屑的事来搅我，那便要更好了。”

这句话以柔和的语气出之，似乎与斗气的话不同，所以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不知道她到底是恼怒还是喜欢。

“看看你，再去想你当小孩子时，常常很是特异的，”她忧郁地说道，“而现在——”

“而现在？”沙宁快乐地叫道，好像他希望要听什么特别愉快与有趣的事似的。

“现在你比以前更是好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锐声地说，挥动她的汤匙。

“是的，那是更好！”沙宁笑说道。停了一会，他又续说道：“啊！诺委加夫来了！”

屋外来了一个长大、齐整、美貌的人。他的红色的丝衬衫，紧贴在他的部位方正的身体上，在日光中看来很光亮；他的淡蓝的双眼有一种懒惰、和善的表现。

“你们又在争论了！”他远远里就拉长着同样懒惰和和善的声音说着，“真是的，你们争论些什么？”

“啊，事情是，母亲以为一个希腊人的鼻子更适宜我，而我则十分满意于我所已有的那一个。”

沙宁的眼下望着他的鼻子，笑着，握着客人的大而柔软的手。

“那么，我要说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怒气地高声说道。

诺委加夫高声快乐地笑着，从绿林中来了一个柔和的回响答复他，好像前面有人心里分受着他的快乐似的。

“哈，哈！我知道什么事了！讨论你的将来。”

“什么，你也？”沙宁在滑稽的惊奇里叫道。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哈！”沙宁叫道，“如果是两个嘴对我一个人进攻，我最好是退开了。”

“不，大概我快要离开你们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她突然地自己恼怒起来。她急急地把果酱的锅从炉上抽下来，匆匆地走进屋里，不向后面看一看。猎狐狗跳了起来，耳朵竖着，看着她走去。然后它用前爪擦擦它的鼻子，再以疑问的眼光，向屋里望着，飞跑到花园深处做自己的事。

“你有烟卷吗？”沙宁问道，喜欢他母亲的离开。

诺委加夫懒惰地移动他的巨大的身体一下，拿出一个香烟匣。

“你不应该如此地激恼她，”他以和善的斥责的语气说道，“她是一个老妇人了。”

“我怎样地激怒她呢？”

“唔，你看——”

嘲。

“你说‘唔，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她，常常来惹我。我永没有向什么人要求什么，所以人也应该离开我，让我独自在着。”

两人都沉默不言了一会。

“唔，事情怎样了，医生？”沙宁问道，这时他凝望着香烟的烟气，幻成奇异的圈升在他头上。

诺委加夫正在想别的事情，并没有立刻回答他。

“很坏。”

“怎么坏法？”

“唉！一切都坏。什么东西都是如此的沉闷，这个小镇使我烦恼得要死。没有一件事情可做。”

“没有一件事情可做？为什么你自己又诉说连呼吸都没有时间！”

“那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一个人不能够常常看病，看病在那个以外，还有别样的生活。”

“那么，谁阻止你去过那个别样的生活呢？”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它是怎样的复杂呢？你是一个年轻、美貌、健壮的人，你还希求些什么？”

“在我的意见，那是不满足的。”诺委加夫回答道，带着柔和的讥嘲。

“实在的！”沙宁笑道，“唔，我想他已是十二分的满足了。”

“但是在我还不满足。”诺委加夫说道，他也跟着笑起来。从他的笑声里可以明白，沙宁讲到他的健壮与美貌，使他喜欢，然而又使他觉得羞涩如一个少女，在有人相她做亲事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你所需要的。”沙宁深思地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真正的人生观。你的单调的生活压迫着你；然而，如果有人劝你把这生活完全抛弃了，大阔步地走到广漠的世界里去，你便不敢去做了。”

“我要怎样地走去呢？如一个乞丐吗？啊！……”

“是的，竟许如一个乞丐！当我看看你，我想：有一个人因为要使俄罗斯帝国有一部宪法，便让他自己被囚禁在席老塞尔堡[1]，以送他的余生，丧失了他的一切权利以及他的自由。结局，一部宪法对于他又有什么用？但是，当这是改换他自己厌倦的生活与走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趣味的问题时，他却立刻问道：‘我怎样谋生呢？健壮如我，不会去忧愁。如果我竟不能得我的固定的薪水，日常的牛乳与茶水，我的丝衬衫、硬领子，以及其他的一切吗？’这是很奇怪的，照我说来！”

“这里面没有一点奇怪的。第一层，这是关于思想的问题。至于那一方面——”

“唔？”

“唉！怎样去表白出来！”诺委加夫在弹弄他的手指。

“你看你怎样理论！”沙宁插说道，“你立刻就来了闪避的各点。我真不相信你心上对于一部宪法的愿望会比造成你自己大部分的生活的愿望为更强，然而你……”

“这还是问题，也许更强些！”

沙宁烦恼地摇他的手。

“唉！算了吧，如果有人要斫断你的手指，你定要觉得他比斫去别的俄罗斯人的手指痛些。那是事实，是吗？”

“或者是一个犬儒主义。”诺委加夫说道，意思是要讥笑，而反成了十分的愚蠢。

“也许的。但是，都是一样的，那是真理。现在，虽然在俄国或在许多别的国里并没有宪法，或并没有一点宪法的影子，然而你之所以厌困者，乃因你自己的不满意的生活，并不是宪法的不存在。如果你说不是如此，那么，你是在说谎。而且还有呢，”沙宁接着说，他的眼中带着快乐的光，“你之所以厌困，还不是生活使你不满意，乃是因为丽达还没有对于你有爱情。现在，不是这样吗？”

“你所说的是什么极无意识的话！”诺委加夫叫道，他的脸色变得如他的丝衬衫一样的红。他是如此的困扰，在他的平静仁善的眼中竟有了泪点。

“怎么是无意识呢，除了丽达以外，你在全世界能够看见别的东西吗？想占有她的愿望，是用大字在你身上从头到脚地写着呢。”

诺委加夫很奇怪地转过身去，开始在小路上来回地急走着。如果不是丽达的兄弟而是别的人对他这样说，也许会深深地使他痛苦；但关于丽达的话却是出之于沙宁之口，他听来觉得诧异，使他最初的时候，几乎不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

“你知道，”他嗫嚅地说道，“或者你是假装的，或者——”

“或者——什么？”沙宁微笑着问道。

诺委加夫眼望他处，耸耸他的肩，沉默不响。他转想了一下，使他认沙宁为一个不道德的坏人。但是他不能告诉他这个，因为，从他们同在中学的时候，他已常常觉得对他有真诚的爱感，并且，这似乎对诺委加夫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会选择一个恶人做他的朋友。他心上的感想立刻是迷乱而且不快。对于丽达的暗示使他痛苦和羞惭，但是因为这位女神是他所崇拜的，他又不能为了沙宁说到她而觉得生气。他使他快乐，然而又使他觉得受伤，好像是一只熊熊炎灼的手捉住了他的心而轻轻地压着他似的。

沙宁沉默不言，在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注意而和善的。

停了一会，他说道:

“唔，说完你的话，我并不着急！”诺委加夫仍旧如前地在小路上来回地走着。他显然是受伤了。在这个时候，那只猎狐狗又激动地跑了回来，摩擦着沙宁的膝，好像要使每个人知道它是如何的快乐似的。

“好狗！”沙宁说道，拍拍它。

诺委加夫努力想避去继续辩论，怕沙宁要回归到那个对于他本身是全世界中的有趣味的题目。一切事情，比起想念丽达的一事来，他都觉得无关紧要，空虚而且死闷。

“但——丽达·彼特洛夫娜在什么地方？”他机械地说出那句想问而不敢问的话来。

“丽达吗？她在哪里？还不是同着军官们在林荫路上散步吗。每天的这个时候，所有我们的那些少年女郎还不都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吗？”

一层嫉妒的神色阴暗了诺委加夫的脸，同时，他问道：

“怎么像她那样聪明有学问的一个女郎会同这一班空虚头脑的愚人在一起耗费她的时间？”

“啊，我的朋友，”沙宁讪笑着，“丽达是美貌、年轻，而且健壮，正如你一样；并且还许比你多些。因为，她还有你所缺乏的一件——对于一切事的锐敏的愿望。她想知道一切事，她想经验一切事——啊，她来了！你只要望着她就明白那个了。她不是很美丽吗？”

丽达比她哥哥矮些，且更美丽些。温柔联合着成熟的能力给她全个人格以可爱与特出。在她黑色的眼睛中有一种高傲的神气，而她的声音，她所引为自骄的，充实地、音乐地响亮着。她徐徐地走下石阶，走路时微微摇着全身，像一只年轻美丽的牝马，同时机敏地拖起她的灰色的长衣。在她后边，靴声橐橐地响着，来了两个美貌的青年军官，穿着紧紧的骑马裤与光亮的长靴。

“谁是很美丽的？是我吗？”丽达问道，这时她充满全个花园以她的可爱的声音、她的可爱的美貌、她的可爱的青春。她把手给诺委加夫，旁瞬了她哥哥一眼，她对于他哥哥的态度，觉得不十分明白，永不知道究竟他是开玩笑还是真实的。诺委加夫紧紧握住她的手，脸上变了极红，眼睛里迸出眼泪来。但他的情绪，丽达并没有注意到，她已惯于感到他的深思的羞涩的视线，而永不曾使她动心。

“黄昏好，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那两个军官中的年长的美丽些的一个说道，他坚固、直立如一匹有灵魂的小雄马，同时，他的靴距哗哗地作响。

沙宁认识他是萨鲁定，一个骑马队的上尉，丽达最坚久的崇慕者之一。其他的一个军官是中尉太那洛夫，他以萨鲁定为理想的军人，努力去模抄他的所做的一切事。他是寡言者，又有些蠢钝，且没有萨鲁定那样美貌。太那洛夫跟着使他的靴距哗哗地作响，但不说什么话。

“是的，你！”沙宁对他妹妹庄重地答道。

“啊，当然我是美丽的，你们还要说是无可形容的美丽呢！”于是，丽达快乐地笑着，坐在一张椅上，眼光又向沙宁望了一下。她举起她的手臂，因此愈显出她胸部的曲线，想把她的帽子脱了，但是，当脱帽时，把一根长的帽针落在沙地上了，她的面网与头发弄得乱了。

“安得留·柏夫洛威慈，请你帮助我！”她清朗地向沉默的中尉叫道。

“是的，她是一个美人！”沙宁唔唔地说道，他正明朗地想着，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她。丽达用不信任的眼光重又向她哥哥望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的全都很美丽。”她说道。

“那是什么话？我们美丽？哈！哈！”萨鲁定笑道，显出他的白而有光的牙齿，“我们只是些不好看的布景，在这布景里更显出你的眩惑的美貌。”

“你真是会说话！”沙宁惊奇地叫道。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点讥嘲的影。

“丽达·彼特洛夫娜会使每个人都善于说话。”沉默的太那洛夫说。这时，他想帮助丽达脱去她的帽子，在这样做时，弄乱了她的头发。她假装恼怒起来，却还在那里笑着。

“什么？”沙宁徐徐地说道，“你也变了善于说话的吗？”

“呵，让他们这样去吧！”诺委加夫假假地微语着，而心中却私自喜欢着。

丽达向沙宁蹙蹙眉，她的黑眼睛明白地对他说道：

“不要以为我不会看出这一班是什么人。但是我愿意这样。我并没有比你蠢笨，我知道我所做的事。”

沙宁向她微笑。

最后，帽子脱下来了，太那洛夫慎重地把它放在桌上。

“看！看你对于我所做的是什么，安得留·柏夫洛威慈！”丽达叫道，半抱怨、半俏媚的，“你把我的头发弄得这样的乱，现在我要到屋里去了。”

“我是如此的抱歉！”太那洛夫迷乱地讷讷地说道。

丽达立了起来，拉起裙子，笑着跑进屋去。所有的男人的眼光都跟了她去，当她去了时，他们觉得呼吸得更自由，没有了那种激动的拘束的感觉，这种感觉，男人常常在一个美丽的青年妇人面前经验到。萨鲁定点了一支香烟，很有味地吸着。当他说话时，一个人觉得他是习惯着引人入谈论的，而他所想的却与他所说的话全不相同。

“我正在极力劝丽达·彼特洛夫娜去研究唱歌。具有这样的声音，她的事业是可以担保的。”

“一件好事业，照我说来！”诺委加夫愠怒地答道，脸望着别处。

“这事业有什么不好呢？”萨鲁定真的惊骇着问道，把香烟离开了他的唇边。

“怎么，一个女伶是什么东西？没有别的，不过是一个娼妇！”诺委加夫答道，带着突然的惹恼。嫉妒使他痛苦。他想到了那个青年女子，她的身体，他所爱的，竟穿了诱惑人的衣服，出现在别的男人们之前，以那种衣服显露她的可爱，用以激起他们的情欲。

“实在的，这话说得太厉害了。”萨鲁定答道，抬起他的眼睫。

诺委加夫的眼光充满了妒忌。他以萨鲁定为那些要夺取他所爱的人的一班人之一。并且，他的美貌使他困恼。

“不，一点也不厉害。”他答辩道，“半裸体的在舞台上出现，在一个淫荡的景地里，显露一个人的身体的美，给这些要休息一二个钟的人看，在他们付了钱以后，如他们之对于娼妓似的。这真是一件可爱的事业！”

沙宁说道：“我的朋友，每一个妇人在最先有人赏鉴她的身体的美的时候，全都觉得快乐的。”

诺委加夫恼怒地耸耸他的肩。

他说道：“这是一种什么愚蠢而粗率的话！”

“无论如何，不管是粗率或否，这却是实情。”沙宁回答道，“丽达在舞台上是最可动人的，我喜欢见她在那个地方。”

虽然其余的人听了他的这个话引起了一种天然的奇异之心，然而他们全体却都觉得不大舒服。萨鲁定想他自己是比其余的人更聪明、更机警，决定这是他的责任，去消灭这个困恼的漠泛的感情。

“那么，你们想女人应该做什么事？去结婚吗？去研究一种学问，或是任她的天才消失了？那是一种对于自然的罪过，自然已给了她以它的最美的赐品。”

“啊！”沙宁叫道，带着不虚饰的讥嘲，“到了现在，这种罪过的观念已永不进到我的头脑中了。”

诺委加夫恶意地笑着，但却礼貌十足地向萨鲁定回答道：

“为什么是一种罪过？一个好母亲或一个女医生是比之一个女伶的价值高过一千倍的。”

“一点也不高！”太那洛夫愤怒地说道。

“你们不觉得这一类的谈话很厌闷吗？”沙宁问道。

萨鲁定的答语消失在一阵骤发的咳嗽中。他们全体实在都以为这种讨论是厌倦而且非必要的，然而他们全都觉得有些激恼。一阵不快乐的沉默弥漫着。

丽达与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出现在游廊上。丽达听见了她哥哥的最后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他们说到什么事。

“你们似乎不一刻就会觉得厌倦！”她笑着叫道，“让我们走下到河边。现在那边是很可爱。”

当她在男人们的面前走过，她的模型的身体微微地摆动，在她的眼中有一种黑暗的神秘的光，似乎在说什么，在答应什么。

“去散散步，到晚餐时回来。”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

“喜欢的。”萨鲁定叫道。他把手臂给丽达时，他的靴距橐橐地响着。

“我希望我可以得允许同去。”诺委加夫说道。意思是要讥刺，然而他的脸上带着欲哭的表示。

“有谁阻挡着你呢？”丽达回答道，她在她肩膀上看着他微笑。

“是的，你也去。”沙宁叫道，“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去，如果她不那样地坚执以我为她的哥哥。”

丽达很奇怪地抖索了一下，顿时有些退缩，迅速地瞬了沙宁一下，同时，她短促地激动地笑了一笑。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显然是不高兴了。

丽达走后，她粗钝地叫道：“你说话为什么这样懵懂？你总是想做些出奇的事！”

“我实在完全没有想到这样。”沙宁这样的回答。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诧异地望着他。她永不能明白她的儿子；她永不能说出什么时候他是在开玩笑或是在说真话，也永不能说出他所思想的与所感到的。至于别的可了解的人呢，他们所思想的、所感到的都是与她自己很相同的。依照她的观念，一个人是常常被束缚着去说、去感想、去行动，正如与他同社会的及同智慧的地位的其他的人所习惯去说、去感觉、去行动一模一样。她还有一个意见，以为人们是不仅具有他们天然的性格与特点的，但是，他们必须全被范冶于一个普通模式之中。她自己的环境，使她增加并且坚定这个信仰。她想，教育的意思是要把人类分成两群，那有知识的与那无知识的。无知识的保持他们的个性，引起别人对于他们的蔑视。有知识的则依照所得的教育分为数群，他们的信仰不与他们的个性相应，但与他们所处的地位相应。因此，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革命党，每一个官吏都是有产阶级，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每一个军官都是夸耀计较他们的官级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守旧党，或是一个军官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必须算为最反常的，甚至是不愉快的。至于沙宁，依照他的家世与教育，他应该是与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于是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觉得，正如丽达、诺委加夫以及所有与

他接近的人所觉得的一样，他是失了他们的所望了，她的母亲的本能，立刻看出她儿子对于他所接近的人所生的印象，这使她痛苦。

沙宁自觉得这个。他很想安慰她，但不知怎么措手。最初，他想装假，如此可以使她平心静气。然而，他想不出什么来，只笑了笑便站了起来，走到屋里去了。他在那里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好像人们意欲把全世界都变成一种兵房，以一束的法则来管治一切的人，立定一个意见以毁泯一切的个性，不然，便使个性降服于一个神秘的、古旧的某种威权之下。他甚至想到基督教与他的运命，但这使他如此的厌倦，他竟熟睡了，直到黄昏变成了夜，他才醒来。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望着他们走去，而她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入深思之中。她这样地对她自己说，萨鲁定显然地向丽达献殷勤，她希望这事能成为正经的才好。

“丽达已经是二十岁了，而萨鲁定似乎是很好的一个青年人。他们说，他今年要带领他的中队。自然他是负了很重的债——但是，唉！为什么我有那个可怕的梦？我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竟有些不能把它置之于我的头脑之外！”

这个梦就是她在萨鲁定第一次到这家里来时做的。她想，她看见丽达全身穿了白色的，在一片灿烂的开着花的碧绿草地上走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坐在一把安乐椅上，把头靠在手上，如老妇们所做的。她凝望着渐渐黑暗下来的天空，阴沉的苦恼的思想不休地来，且使她感觉得焦急而且害怕什么似的。

---

[1] 席老塞尔堡（Shlusselburg）是一个禁囚政治犯的所在地。——译者注

第三章

当其他的人散步回来时，天色已经很黑了。他们的清朗愉快的语音，从幕罩于园中的暮色中透过来。丽达脸色绯红，嬉笑地向她母亲跑去。她从河边带来了冷冰冰的芬香，这冷香迷人地混入了她自己的温馥的青春与美貌的气息在内。她的青春与美貌，因了几个有感情的追求者的伴侣而更高超了、增大了。

她游戏般沿途拖着她母亲，叫道："晚餐，妈妈，我们要吃晚餐了！同时维克托·赛琪约威慈还要唱歌给我们听呢。"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走出预备晚饭时，她心里自己想着，像她爱女丽达那么一个美貌而可爱的女郎，运命一定只会为她储藏着快乐而无他物的。

萨鲁定和太那洛夫向客厅中的钢琴走去，这时丽达是懒懒地靠在游廊上的一张摇椅上面。诺委加夫默默不言，在嗒嗒作声和游廊地板上来回走着，偷偷地凝窥着丽达的脸部，凝窥着她的坚实而丰满的胸部，凝窥着她的蹬在黄色皮鞋中的小小的双足和她的美致的脚踝。但她却不曾注意到他，也不曾注意到他的窃视，她是那样的为第一次热情的能力和魔力所中呀。她闭了双眼，想着，微笑着。

在诺委加夫的心灵中还存着那个老斗争：他爱上丽达，然而他不能确定她对于他的感情如何。他想，她有时是爱着他的，有时却不爱着他。如果他想到"是的"时，这个青年的、纯洁的、成熟的身体似乎是如何容易而愉快地自己投献于他呀。如果他想到"不"时，同样的一个观念便觉得愚傻而且可憎。他恼怒他自己的不端，视他自己为罪人，配不上丽达。

最后，他决定了在地板上走着，在那里预卜起来。

“如果我的右足踏在最后一块地板上时，那么我便去进行；如果我的左足踏上时，那么——”

他简直不敢想到假定事情是这样时，要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左足踏上了最后一块地板上，这使他冒出了一阵冷汗；但他立刻又复苏过来。

“呸！无意识之至！我倒像一个老太婆！现在再来；一，二，三——说到‘三’时我将径直地走到她面前，说出来。是的，但我要说什么才好呢？不管他！现在去！一，二，三！不，说个三次！一，二，三！一，二——”

他的脑筋似乎烧着，他的口颤抖着，他的心脏怦怦地跳得那么厉害，连他的膝盖头也在发抖。

丽达叫道：“不要那么响地走着！”她睁开了双眼，“我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仅在这个时候，诺委加夫方才觉到萨鲁定在唱歌。

这位少年军官选了那首古情诗唱着。

我从前爱过了你！你能忘记了吗？
爱情在我心中还烧灼着呢。

他唱得不坏，但却和少训练的人们所唱的一样：用呼喊和声音的沉着代替表情。诺委加夫觉得萨鲁定所唱的歌一点也没有趣味。

“他唱的什么？是他自己作的一首歌吗？”他问道，带着不平常的恨恶和惹气的神情。

丽达使气地说道：“不，请你不要打搅我们，坐下吧！如果你不喜欢音乐，那么去看看月亮吧！”

正在那个时候，月亮大而圆，红色，刚升出了黑黝黝的树梢。月亮的柔软闪熠的清光触着石阶和丽达的衣服，以及她的沉入深思而微笑着的脸部。在花园里，阴影更浓稠了。它们现在阴沉而混杂，有如一座森林的影子。

诺委加夫叹了一口气，然后冒冒失失地说出来。

“我看你比月亮更好，”他自己想道，“那是一句傻话！”

丽达失声而笑。

她说道：“那么一句粗鲁的赞辞呀！”

诺委加夫恨恨地答道：“我不知道怎样地去说谀辞谄语。”

丽达耸耸肩，使性地说道：“那么，很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吧。”

但你已不再留心到我了，我明白！
我为什么要将我的苦恼来使你难过呢？

钢琴的声音如银似的清朗，袅绕了绿茵茵的潮润的花园中。月光更觉得明亮了，黑影子更显得清楚了。沙宁跨越过草地，坐在一株菩提树下，正要把一支香烟点着了。正在这时，他突然地停止了，静静

地不动了，好像为黄昏的静谧所沉醉了，这种黄昏的静谧，并不为钢琴的弹奏与这个少年的感情的歌声所侵扰，且反更使之完美。

诺委加夫匆促地叫道："丽达·彼特洛夫娜！"仿佛这个特殊的时间绝不能让它失去了似的。

"唔？"丽达机械地问着他，这时她正凝望着花园与高临园上的明月，以及尖突的它的银色的平圆面相映的黑色枝叶。

诺委加夫嗫嚅地说道："我已经等了许久了——那就是——我焦急地要有几句话要对你说的。"

沙宁回转头来，要听他说。

丽达心不在焉地问道："说些什么？"

萨鲁定已经唱完了他的歌，隔了一会，又开始唱了起来。他以为他的嗓子是特别美好的，所以很喜欢歌唱。

诺委加夫觉得他自己渐渐地红潮满脸，然后又变得灰白了。他似乎快要发晕过去的样子。

"我——听我说——丽达·彼特洛夫娜——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嗫嗫嚅嚅地说出这些话，他当时便觉得这类话完全不应该如此说，在这样的时候还不应该有如此感觉。在他还未说出这些话之前，在他已经明白这是不对，并且立刻就要发生一件十分呆笨而且可笑得无可忍耐的事。

丽达机械地反问道："嫁给谁？"然后她两靥上突现了双朵深殷的红云，从椅上立了起来，仿佛要说话的样子。但她终于一句话也不说，扰恼地将头转过去。月光明亮亮地映照在她的全个身体上。

诺委加夫嗫嚅地说道："我——爱你！"

在他看来，月光不复是明亮亮地照着了，黄昏的空气似乎窒闷着人，而他想，大地似将在他足下裂开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法好——但是——不管怎样，我十分十分地爱你！"

（他自己想道："什么，十分十分地？仿佛我是在说着冰激凌似的。"）丽达恼乱地在玩着飞落在她手上的一片小树叶。她刚才所听见的话使她无所措手，因为这个完全不是她所预料得到的，而且又是一点也没有用处，反造成她自己与诺委加夫之间一种悲惨而无可挽救的拘束的情势。诺委加夫从她婴孩时代起，便常常地视之为一个亲戚，且是她所喜爱。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永不曾想到这事过。"

诺委加夫在心里感到一种重涩的痛苦，他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了。他脸色十分的苍白，立了起来，拿了他的帽子。

"再见。"他说道，连他自己也听不见他的语声。他的颤抖着的双唇扭曲出一阵无意义的抖索的微笑。

"你去了吗？再见！"丽达无所措置地回答，伸出她的手，竭力在不经意地微笑着。

诺委加夫匆匆地握了一握，不曾戴上帽子便跨过草地，走进园中去了。在树荫中，他忽然立定了，双手用力抓着头发。

“我的天呀！我是注定要过这种不幸的运气的！用枪自杀了吧?不，那是完全无意识的举动！用枪自杀了吧，唉！”

横逸无绪的各种思想闪过他的头脑中。他觉得他乃是世界上最不幸、最鄙贱、最可笑的人。

沙宁本想去叫唤他，但自制了他的冲动，仅仅微笑着。在他看来，诺委加夫要是因为一个他所想望她的身体、肩膀、胸脯和腿部的妇人并不投身于他怀中而手扯头发，几乎要哭出来，那真是可笑的事。在同时，他又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美丽的妹妹并不垂青于诺委加夫。

丽达一动不动地留在同一的地位上好久，沙宁用诡怪的好奇心紧盯着她的在月光中的白色的侧影。萨鲁定现在从灯光辉煌的客室中走到游廊上来了。沙宁清清楚楚地听见他的刺马距隐隐的触地声。在客室中，太那洛夫正奏着一曲老式的悲伤的二人旋舞曲，无精打采的声调正浮泛于空中。萨鲁定走近了丽达，用温柔而圆熟的手势揽抱了她的腰部。沙宁能够看见两个身体混合而为一个，在朦胧的光中摇动着。

萨鲁定轻语道：“为什么这样地深思着？”他的双眼辉耀着，而他的双唇正触着丽达的秀美玲珑的小耳朵上。丽达又是快活，又是惊怖。如同萨鲁定每次拥抱她时一样，现在她又觉得一种奇异的情感。她知道在知识与教育上，他是远逊于她的，她永不会服从他。然而在同时，她在听任她自己为这个强壮美貌的少年所接触着时，又觉到一

种愉快而惊悚之感。她似乎在窥望一个神秘的无底的深渊中去胆大地想着：“如果我忽然投下去……我愿意我可以自己投下去！”

她半听不见地低语道：“人家看得见的。”

她虽然并不鼓励他的拥抱，然而她也不闪避开去；此种消极的投身，只有更引动了他。

萨鲁定微语道：“一句话，只要一句话！”这时，他更紧地将她抱着，他血管中穿透着欲念，“你来不来？”

丽达战栗着，他问她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她总觉到奇异的颤抖，使她成为无意志而软弱的人。

“做什么？”她低低地问道，她的眼如做梦似的望着月亮。

萨鲁定不能而且不愿意答她实话，虽然他和那些常同女人来往的男子们一样，在心灵深处早就相信丽达自己也愿意，而且也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害怕罢了。

“做什么？那不过因为我可以接近你，看你，且和你谈话。唉！像这个样子，真是使人痛苦！是的，丽达，你是苦着我呢！现在，你来不来？”

他这样地说着，将她热情地拉近他，他的接触好像熊熊的铁块的接触，送了一阵的战栗到她的肢体中去。她仿佛是被包围在一阵恍惚、如梦、难堪的云雾中。她的柔软成熟的骨骸僵硬了，然后，她向着他倾过去，又喜悦又惊悚地颤抖着。在她四周围的一切东西都生了一种奇突的变化。月亮不再是一个月亮了，它似乎更近于、更近于游廊的篱架上了，仿佛它正悬在光亮的草地上。花园也不再是她所熟知

的那座花园了，它是别一座花园，阴沉而神秘，突然地近于她，且紧围于她的四周。她的头脑眩晕了。她抽身开去，带着奇异的懒气，从萨鲁定的拥抱中自己脱身出来。

“好的。”她艰苦地嗫嚅道。她的双唇苍白而焦燥。

她步履倾侧地从园内重进屋内，她自己感觉到有一件东西，可怕，然而却诱惑着她，使她不能抵抗地被拉到一个深渊的边上去。

她反省道：“无意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我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这事不过使我有趣，且也使我可乐。”

她这时正对着她房间内的黑漆漆的镜子站着，想要这样地劝说她自己，在这面镜子上她只能见着由灯光明亮的餐室玻璃门上映反过去的她自己的阴影。她慢慢地举起双臂于头上，懒懒地欠伸着，同时注视她自己柔软的身体、腰和宽阔凸起的大腿的行动。

萨鲁定独自留着，挺直地站在那里，伸动他的秀美合格的肢体。他的眼睛半合着，微笑着，而当这时，他的牙齿在他的美髭之下露出。他是惯于有好运道的，在这个情形之下，他预见了在最近的将来，必有一番更大的愉快。他在幻想着丽达的一切娇媚动人的美处，当她投身于他怀中之时。这样的一个图画的热望，引起了他的肉体上的痛楚。

在起初，当他向她追求着时，在以后，当她允许他拥抱她、吻她时，他总是怕她。在她的黑睛中有些奇异而为他不了解的表现，仿佛她一面容他吻抱，一面在秘密地鄙夷着他。在他看来，她是如此的聪慧，如此的与其他妇人的完全不同。他对于其他妇人在亲昵时常觉得自己是显然的高过她们的。他又看她如此的娇贵，所以拥抱她时，他

竟屏住气息，仿佛在等候受一记耳光，因此竟不敢生想要完全占有她的念头。有的时候，他相信她不过和他玩玩而已，他的地位似乎是很愚蠢、很可笑的。但今天，在得了这次允诺之后，这个允诺是迟疑地半吞半吐地说出来的，好像他所听见过的别的妇人们所说的一样，于是他便突然地确定地感觉到他自己的能力且知道胜利是近了。他知道一切事情正都如他所想望的实现出来。在这个肉欲的期望的意识上还加上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这位娇贵纯洁、受教育的女郎将睡在他的身下和别的许多女郎们一样；他将于高兴时用用她，如他从前之使用别的女郎们一样。淫荡鄙污的情景现在他的面前：丽达一丝不挂的，头发披散着，眼光是神秘不可测的，她成了一次残酷淫荡的扰乱的祭神礼的中心人物。突然地，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她躺在地上；他听见鞭打的声音，他在柔软赤裸、顺受的身体上见到一条血红的鞭痕。他的太阳穴急跳着，他要倾侧地退向后去，火星在他眼前跳舞着。一想到这，一切便都变成了肉体上的苦楚。他点了一支香烟，他的手索索地抖着，他的强健的四肢搐搦着，他走进房里。沙宁并没有听见一句话，然而他却看见而且明白了一切，他跟了萨鲁定进屋，心里几乎燃起一种近乎妒忌的感情。

他自己想道：“像他那么样的禽兽们，常常是走好运的。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丽达和他？”

吃晚餐的时候，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似乎心绪不大好。太那洛夫照旧地一句话也不说。他想，他如果是萨鲁定，且有着那么一位情人，丽达，在爱着他，那是如何的舒服呢。他觉得他或许爱她不像萨鲁定那样，因为萨鲁定是不懂得珍惜这样的幸福的。丽达脸色灰白一声不响，也不望着任何人，萨鲁定快活着，且在警备着，好像猎围时的野兽。沙宁照旧地打着呵欠，食着，且喝着不少的白酒，似乎显然地要

去睡觉。但当晚餐毕后，他却声言不想睡觉，要和萨鲁定一同散步，接着送他回去。现在是近于午夜了，月亮高高地悬照于头上。他们两个向军官的住所走去，几乎是一声不响。沙宁一路上不时地窃望着萨鲁定，心里想着，他要不要当脸击他一记。

“嘿！是的！”他突然地开出口来，这时他们走近萨鲁定的住所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各式各样的流氓匪徒呢！”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萨鲁定问道，扬起他的眉毛。

“那是这样的，指一般而言。流氓乃是最可迷人的东西。”

“你不这样地说吧？”萨鲁定说道，讪笑着。

“当然是这样地说。在全个世界里，没有比你们所称为忠厚长者的人更为讨厌的了。一个忠厚长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久已熟悉于忠实与道德的行事，所以其中并不含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种陈腐的东西，劫去了一个人的一切个性，他的一生便永住在狭窄可厌的道德圈子里了。你不要偷盗，不要说谎话，不要欺诈人，不要犯奸淫。可笑的是，一切生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偷盗、说谎、欺诈、犯奸淫！”

萨鲁定高傲地抗议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是的，是的，每个人！你只要去考察一个人的生活，以求他的罪过。例如，谋叛不忠。因此，当我们为皇帝做完了应做之事之后，我们或安安静静地去睡，或坐下来吃饭时，我们已犯了叛逆不忠之罪了。”

“你说的什么话？”萨鲁定叫道，半蕴着恼怒。

“我们实在是这样。我们付出国税，我们按期在军队中服役，不错的；但这表示我们以战争及不公正害了几百万人，这两宗事本都是我们所厌恶的。我们心平气和地到我们床上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匆速地去救那些人，即他们在这个时候乃为我们，及为我们的理想而丧亡的人，我们所食的过于我们实际所需要的，而让别的人在挨饿，本来，我们如是有道德的人，我们的一生便要为他们的幸福而尽力的。其余都可以类推。已经够明白的了。现在，一个流氓，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流氓，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先说，他乃是一位绝对的忠实、自然的人物。”

“自然的？”

“当然，他是的。他做的事不过是一个人所自然要做的而已。他看见一件并不属于他的东西，一件他所喜欢的东西，于是，他取了它。他看见一位美貌的妇人，她并不自献于他，于是他设法要得到她，或用强力，或使智计。那是完全自然的，自己满足的愿望与本能乃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几个要点中的一个。一个禽兽，兽性愈多者，愈不知道享乐，愈不能够去得到快活。他只欲满足他的需要。我们全都同意，人之创造，并不是为了受苦，受苦并不是人类努力的理想。”

萨鲁定说道：“确是如此。”

“那么，很好，享乐乃是人生的目的。天堂是绝对享乐的同义词，而我们的全体，不管如何，也都是梦想着一个地上的天堂的。听说天堂起初就是在地上的。这个天堂的传说，并不是一件可笑的空话，乃是一个象征，一个幻想。”

“不错的，”沙宁隔了一会，又接下去说道，“自然永不会命人去节制自己，而最忠实的人们乃是那些并不隐藏他们的愿望的人，那就是说，那些社会上公认为流氓的人，如——例如，你——那样的人。”

萨鲁定惊诧地跳了退去。

“不错，就是你。”沙宁继续地说下去，佯为不注意到他这行动，“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或是，无论如何，你自己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来，告诉我，你一生曾遇到更好的一个人吗？”

“有的，不少呢。”萨鲁定踌躇地答道。他一点也不明白沙宁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曾想到，他应该表示喜悦或者恼怒好。

“那么，请你指出他们的名字来。”沙宁说道。

萨鲁定耸耸肩，疑惑着。

沙宁高兴地叫道：“啊，你明白了！你自己是好人之中的最好者，我也是的；然而我们两个人却并不反对去偷盗，或说谎，或犯奸淫——至少是不反对去犯奸淫。”

“如何的新奇！”萨鲁定低低地说道，当时他又耸了耸肩。

沙宁问道：“你这样想吗？”他的口音中带些轻微的恼怒的影子，“唔，我则不然！不错的，流氓，如我所说的，乃是所可想象的最忠实、最有趣的人民，因为他们对于人类卑鄙的束缚，一点也没有概念。我常常觉得，特别地喜欢和一位流氓匪徒握手。”

他立刻握住萨鲁定的手，激烈地摇着，同时双眼凝视着他的脸上。然后他皱着眉头，用完全别样的低声说道：“再见，晚上好。”便

离开他走了。

有好几分钟，萨鲁定立在那里完全不动，眼望他离开。他不知道怎么样地去领受像沙宁所发的那种演说。他又迷乱，又不安逸。然后他想到了丽达，他微笑了。沙宁是她的哥哥，他所说的总之实在不错。他开始对于他感觉到一种兄弟的爱好。

“天呀，好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得意地想道，仿佛沙宁也有点属于他似的，然后他开了门，走过月光照着的天井而到他的卧房去。

沙宁到了家，便脱了衣服，睡到床上去，他想在床上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这本书是他在丽达的书堆中找到的，但头几页已经够使他触怒而觉得讨厌，那种浮夸的想象，他一点也不能感动。他唾了一口唾沫，把书抛到一旁，不久便沉沉地熟睡了。

第四章

住在小镇上的尼古拉·耶各洛威慈·史瓦洛格契大佐正在等候他儿子的归来，他儿子是莫斯科高等工业学校的一个学生。

他受着警察的监视，为了他是一个有嫌疑的人物，所以从莫斯科被流遣出来。他们以为他与革命党颇有关联。他的名字是犹里·史瓦洛格契。他早已经写信给他父母，告诉他们以他的被捕、他的六个月的监禁，以及他的被流遣出京城的事，所以他们正预备着他的归来。虽然尼古拉·史瓦洛格契具有别样的见解，视这全部的事仅为儿戏的一种，然他却真心地感到十分的悲伤，因为他十分地喜爱他的儿子，他张开两臂接受他，竭力避免谈到这个困难的问题。犹里坐在三等车厢上，整整地过了两个全天，因为空气的恶劣，以及熏人的臭味、孩提们的号哭，他几乎完全不曾睡眠过。他实实在在的疲倦了，在他见过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妹妹鲁美（她常被称为丽莱亚）之后，立刻便躺在他的床上，沉沉地睡去。

他直睡到黄昏的时候方才醒来，这时，太阳已经近于地平线了，它的斜射的光线，穿过窗户，抛投玫瑰色的方格子于墙上。在旁屋之中，有一阵调匙与杯子碰触的响声；能够听见丽莱亚愉快的笑声，还有一个男人的语声，又快乐又悦耳，他却不晓得是谁。起初，他似乎还觉得自己仍在火车厢里，听着列车上的喧哗、窗格的震动及隔壁房间里旅客们的声音。但他立刻便记忆起来他现在所在的地方，立刻便坐了起来，直坐在床上。他打了一个呵欠，说道：“不错，我在这里。”这时，他皱着眉头，将他的手拂梳穿过他的厚密而刚硬的黑发。

于是他又觉得，他是永远不必要归家的。他被允许有选择住处的权利。那么，他为什么又回到他的父母那里来呢？那个理由，他不能解释出来。他相信，或者想要去相信，他所选定的是他脑筋里最先想到的一个地方。但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犹里永远不曾自谋生计过，他的父亲供给他一切费用；如果自己一个人，一无所能地厕身于陌生的人群的地方，觉得未免害怕。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感觉，颇见得羞耻，也不甘心自己承认着。然而现在，他却想，他已经铸下一个错误来了。他的父母永不能明白而且赞许那全部的故事，那是很明白的事。并且又来了那个物质的问题，他许多年白用了他父亲的许多钱而一无所得——这全部使一种相互的诚心的直截的了解，成为不可能的。此外，他两年以来不曾见过的这个小镇，他也见得它是可怕的沉闷。在他的眼中，一切小乡村的居民都是心胸狭窄的人，不能够对于那些他所认为人生唯一的真实的重要东西，哲学的与政治的问题，感到兴味，或竟了解它们。

犹里下了床，开了窗门，探身于窗外。沿着空墙是一个小小的花囿，盛开着各种红的、黄的、青的、紫的、白的花朵，它活像一个万花筒。在它的后面是一座大而阴暗的园子，这个园子，和这个镇上的所有园子一样，一直延长到河边。这条河被夹在树干之中，如沉呆的玻璃似的发着亮。这是一个恬静清朗的黄昏。犹里觉到一种模糊的颓唐的感觉。他在以石块筑成的大城市中住得太久了，虽然他颇高兴于幻想他是爱好自然的，然而自然在实际上却一点东西也不曾给过他：它不曾给他以安慰，不曾给他以和平，也不曾给他以快乐，仅在他的心上引起了一种朦胧的如梦的软弱的愁怀。

“啊哈！你终于起来了！该是时候了。”丽莱亚说道，她走进了房内。

犹里从窗旁走开。

犹里因为念着他的地位的不确定与对于逝去的白日的感伤，心里正在不愉快，见了他妹妹的那么高兴的样子与那么快乐的语声，几乎触起恼来。

他唐突地问道：“你为什么事那么高兴？”

“啊，我并不！”丽莱亚叫道，她的眼睛睁大着，同时，她又笑了，正像她哥哥的质问恰恰勾起了她想到了特别可笑的一件事来一样。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吗？你知道，我没有烦恼过。我没有时间去生些闲杂的恼怒。”

然后，她以一种比较严重的口气，又接上去说，显然地骄傲于她的最后的话。

“我们生在如此有趣味的时代，还要觉得烦恼，真是一件罪过。我在教着工人们读书，然后，图书馆也耗去了我的好些时间。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创始了一个民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真是办理得不坏。”

在别的时候，这事便将引起犹里的兴趣，但在如今，却有什么事使他感到对于一切都漠不相干。丽莱亚看来很正经的，等候着，如一个小孩子在等候着一样，她的哥哥的称赞。最后，他勉强地低声说道：

“啊！原来如此！”

“有这许多事在做着，你还能叫我烦恼吗？”丽莱亚踌躇满意地说道。

“唔，不管怎样，什么事都使我烦恼。”犹里勉强地答道。他假装着不高兴。

“我可以决定地说，你是很不错的。你到了家还没有两个钟头，这个时候还都耗在睡眠之中，然而你已经是觉得烦恼了！”

“这是没有法子，乃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犹里答道，语音中略带一点骄倨。他觉得，表示烦恼，比之表示愉快是更显出高超的智慧的。

“因为上帝，真的是！”丽莱亚叫道，讥嘲着，“哈！哈”她假装着打他，“哈！哈！”

犹里并没有觉到他已经快乐起来。丽莱亚的愉快的语声和她对于生的快乐，很快地便驱去了他的烦闷，这个烦闷，在他的想象里是异常的真切深入的。丽莱亚并不相信他的烦闷，所以他的话引不起她的注意。

犹里望着她，微笑地说道，

“我是永不会快活的。”

听了这话，丽莱亚发笑了，仿佛是他说了十分滑稽而有趣的话。

“很好，愁脸的武士，如果你不快乐，你便不快乐好了。不要管它，和我一同来，我要介绍你一位可爱的少年。来！”

她这样地说着，握着了她哥哥的手，笑着引他走去。

“停步！这位可爱的少年是谁？”

“我的未婚夫，”丽莱亚说道，又快活，又羞扰，急忙地扭过身去，竟把她的外衣吹飘开了。犹里从他父亲和他妹妹的信里，已经知道有一位少年医生，新近到镇上来开业行医，曾对丽莱亚追求着，但他并没有觉出，他们的婚约竟已告了成功。

“你不曾告诉过我这件事呀？”他惊诧地说道。在他看来，觉得十分的可异，美好鲜妍的小丽莱亚，还是一个小孩子，竟已经有了一个情人，且不久便要成了一个新娘——一个妻子。这使他心里触起了一种对于他妹妹的怜悯的情绪。犹里将他的手臂搂着丽莱亚的腰部，和她一同走进了餐厅内，在灯光之下，耀着一把擦得雪亮的水壶，坐在桌边的，傍着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而坐的，是一位身体很好的少年，身材不像俄国人，肤色如古铜，双眼尖锐明亮。

他站了起来，以真朴友好的样子，迎上犹里。

“介绍我。”

“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勒森且夫！”丽莱亚说道，带着一种滑稽的庄重的神气。

“我请求你的友谊与宽容。”勒森且夫依次地开玩笑地说。

他们两人带着一种要成为朋友的诚恳的愿望，互相握握手。有一会儿，仿佛他们竟要亲脸。但他们制止住了，仅交换了坦白和蔼的视线。

“这便是她的哥哥，是不是？”勒森且夫心里诧异地想道，因为他想象身材矮小、白皙、愉快的丽莱亚的哥哥，一定也是一位身材矮小、白皙、愉快的人。不料，犹里恰恰相反，他是高大、瘦黑的一位，虽然他的美貌和丽莱亚相似，身材也是那样的整齐。

而犹里望着勒森且夫时，他也在心里想道：“这个原来便是我的小妹妹、新妍美好如一个春朝的丽莱亚的爱人，他爱上了她。他之爱她正如我自己之爱上别的妇人们一样。”他有一点不敢向丽莱亚和勒森且夫望着，仿佛他怕他们会知道他的这个念头一样。

他们俩觉得各有不少要紧的话要说。犹里心里想要问道：

“你爱丽莱亚吗？真挚而切实的吗？你如果欺诈了她，真是惨事，也真是可耻的事。她是那么纯洁，那么天真烂漫呀！”

而勒森且夫也想要回答道：

“是的，我深切地爱着你的妹妹，除了爱她之外，谁还会有别的举动吗？看，她如此的纯洁、温柔、可爱；她是怎样喜爱着我；她脸上有一个那么娇美的酒窝！”

但他们却都不说出来，犹里默默的，勒森且夫问道：

“你的流遣期间是多少年？”

“五年。”犹里答道。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正在厅内走来走去，听见了这些话，便站住了一会，然后，他自己想了一下，又以整齐划一，如一个老兵的步伐，

继续地走着。他到了如今，还不详知他儿子被放逐的内情，这个不期而来的消息，如焦雷似的震动着他。

他自己唔唔地说道:“这些事闹的是什么鬼？”

丽莱亚明白她父亲的这个举动，她怕闹出事来，想把话头岔开了。

她想道:“我真笨，竟忘记了吩咐阿那托尔！”

但勒森且夫却不明白那个真相，丽莱亚邀他喝些茶，他回答了一声之后，便又开始去问犹里。

“你想在现在做些什么事呢？”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皱皱眉头，不说什么话。犹里立刻看出他父亲默默不言的意思。他大胆而带着恼怒地答道:“一时还没有想到做事。”在他说出这样的一个回答之前，他并没有想到它的结果。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有想到做事？”说到这里，他突然地停住，不再说下去了。他并不扬声地说，然在他的意中，明白地带有一种隐藏的憎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一句话呢?仿佛我是常有着把你抱在我颈上的义务似的！你怎么能忘记了我已老了，而这正是你自己去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了？我不说什么话。你要怎么过活，便怎么过着好了！但你自己不能明白吗？”他的意中包含着这许多话。犹里愈是想到他父亲所想的并不错，他愈是要反抗。

“不错的，不想做什么事！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事呢？”他挑拨地说道。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正要报以尖酷的斥责，却又默默地不说出来，仅仅耸了耸肩，重复放开整齐的步伐，从厅的这一角走到那一角。他是颇有素养的，不欲在他儿子第一天刚到家便和他斗嘴。犹里双眼发光地望着他，颇不能够禁抑他自己，预备着有一点点的机会便开始着争论。他很明白自己在挑惹着拌嘴，但已不能压住自己固执和恼怒的心情了。丽莱亚几乎要下泪。她恳求似的望望她哥哥，又望望她父亲。勒森且夫最后明白了那个情形，他代丽莱亚十分不安，便很拙笨地换变了另外一个话头。

黄昏缓缓地、闷人地过去了。犹里并不是承认他的错，因为他不同意于他父亲，说政治并不是他分内的事。他以为他父亲不能够明白最简明的事情，他是老而心智不发展。他不知不觉地责备起他的老年和他的陈腐的观念来：它们使他生气。勒森且夫谈的话头都不能使他感兴趣。他罕得倾听他的话，却以发光的黑眼坚定地望着他父亲。正在晚餐的时光，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西米诺夫三人来了。

西米诺夫是一位有肺痨疾的学生，他好几个月来都住在这个镇上，教着学生。他是瘦削、丑貌，看来十分柔弱的人。在他的早熟而老的脸上，活现出死亡将近的鬼影。伊凡诺夫是一个学校教师，一个长发、阔肩、粗俗的人。他们在林荫路上散步，听见了犹里到家的消息，所以同来拜望他。他们一来，这里便高兴得多了。有笑，有谑，在晚餐时，还喝了不少的酒。在喝酒这一方面，伊凡诺夫显出他的能耐来。诺委加夫向丽达求婚失败之后，过了几天，已略略地心平气和下来。他想丽达之拒绝他，也许是偶然的；实在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使她预备这一着。但他究竟还怕到沙宁的家里去。所以他渴望能在别的地方，或在街上，或在一个友人的家中，遇到了丽达。在她一

方面，她也可怜他，还有点责备她自己，因此她待他便有些过于恳笃，这使诺委加夫又生了希望。

“你们对于这事的意思怎样？”他问道，这时他们全部要走了，“我们且在寺观中举行一次野餐会，如何？”

所言的寺观，位置在离镇不远的一座小山上，是众人常喜去游散的一个地方。又靠近河，沿途的道路又好。

丽莱亚是热心于各种的游戏的，例如游泳、划船、在林中散步等，她第一个热诚地赞成这个意见。

“是的，当然去！当然去！但定在什么时候好呢？”

“啊，为什么不就是明天呢？”诺委加夫说道。

勒森且夫也同样喜悦于有一天的野外的游眺。他问道：“我们还要约谁同去呢？”他想在森林中，他可以抱丽莱亚在臂中、吻她，且感觉到他所切慕的温柔的身体是在近旁。

“等我来看看。我们是六个人。我们可以约夏夫洛夫吗？”

“他是谁？”犹里问道。

“啊！他是一位年轻的学生。”

“很好。鲁特美·尼古拉夫娜还要约卡莎委娜和亚尔珈·伊文诺夫娜！”

“她们是谁？”犹里又问道。

丽莱亚笑了起来。“你将会晓得的！”她说道，嘴吻着她自己的指尖，神气非常神秘的样子。

“哈，哈！”犹里微笑道，“好的，我们预备着去看我们所将看见的好了！”

诺委加夫踌躇了一会，带着淡然的神气，说道：

“我们也可以约约沙宁兄妹。”

“啊！我们一定要约丽达。”丽莱亚叫道，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这位小姐，是因为她知道诺委加夫的热情，想要使他高兴。她自己对于她自己的恋爱是那么样的快活，她竟也愿意和她相识的一切人也都快活。

“那么我们也将去约那些军官们了。”伊凡诺夫恶意地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约了他们吧。人愈多愈快活！”

他们全都站在前门，在明月的光中。

丽莱亚叫道：“好可爱的夜呀！”不知不觉地她更靠近地倚到她情人那边去。她还不愿意他就走。勒森且夫用肘压着她的热的圆臂。

“不错，这是一个奇异的夜！”他答道，这些简单的话中含有一种只有他们俩才能够捉得住的意义。

“啊！你们，和你们的夜！”伊凡诺夫以他沉笨的低声，唔唔地说道，“我是想要睡了，那么，再见吧，先生们！”

他垂头沿途走了，摇摆他的双臂，好像一个风磨的翼膀。

诺委加夫和西米诺夫跟着也走了，勒森且夫和丽莱亚告别，费了好久时间，假装着谈到野餐会的事。

当他已经告别了时，丽莱亚答道：“现在，我们大家必须都说再见，再见了。”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因为她不愿离开了月光，离开了香柔的夜间空气以及一切她的青春和美貌所想望的东西。犹里想到他父亲还没有睡，恐怕他们如果遇见了，又要惹起免不了的、痛苦的、无益的辩论。

“不！”他说道，他的双眼凝望着河上的微薄的青色雾障，“不！我不想去睡呢。我还要出去走走。”

丽莱亚温柔和善地说道：“随你的便吧。”她伸了伸身体，如猫似的半闭着眼，对着月光微笑着，走了进去。犹里有几分钟站在那里不动，望着房屋和树枝的黑影，然后向西米诺夫所走的方向走去。

西米诺夫走得还不远，他走得很慢，一咳嗽便弯下身去。他的阴影沿着明月所照的路上跟着他走。犹里不久便追上了他，立刻便觉察出他是怎样的变化了。在晚餐时，西米诺夫有说有笑，比别人格外地起劲；但如今，他一路地走着，阴惨而自蛀，在他的空嗽声中，有一种绝望而惊人的意思，好像他所患着的疾病一样。

“啊！是你！”他说道。语声里有一点恼怒之意，犹里想。

“我还不想睡。如果你愿意，我将伴送你回家。”

“好的，就是那么办吧！”西米诺夫不经意地答道。

犹里问道：“你不冷吗？”仅仅因为这个扰人的咳嗽使人不安。

西米诺夫烦恼地答道:“我常常是冷的。”

犹里觉得难过，仿佛他是有意地去点触一个伤痕的所在一样。

“你自离开了大学以后，已经很久了吗? ”他问道。

西米诺夫并不立刻回答他。

“已经好久了。”他最后答道。

然后，犹里说起大学生们的心理以及什么是他们所认为最主要最合时代的东西。他开始说得简单而淡漠，但渐渐地却情不自禁地热烈起来。

西米诺夫不说一句话，但静听着。

然后犹里悲叹于群众的缺乏革命的精神。可以见出他在深深地为他所说的现象而痛苦。

“你读过白比尔（Bebel）的最近演说吗? ”

他问道。西米诺夫答道:“是的，我读过的。”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要说的吗? ”

西米诺夫触怒地挥舞着他的有曲柄的手杖。他的影子也同样地动荡着一条长的黑臂，这使犹里想起了一只暴怒的鸷鸟的黑翼。

“我有什么意见要说? ”他夺口而出地说道，“我说的是，我快要死了。”

他又挥动他的手杖，他的不祥的阴影又同样地模拟着他的姿态。这一次西米诺夫也注意到它了。

“你看见了吗？”他悲苦地说道，“你看，在我背后，站着死亡，他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呢。白比尔对我有什么关系？正如一个喋喋好空谈的人，喋喋地谈到这事。然后，有些别的傻子也喋喋地谈到那事。在我看来，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今天不死，我明天也是要死的。”

犹里不曾回答。他觉得纷扰不安，难过着。西米诺夫继续地说道：“譬如你，你以为这些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大学中所发生的事，以及白比尔所说的话。但我所想的却是，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的确切地知道你快要死了，那么，你便将一点也不注意什么白比尔或尼采或托尔斯泰或别的人所说的话有什么意义了。”

西米诺夫说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依然光光亮亮地照着，黑影也总跟在他们的足后。

“机体是容易毁坏的……”西米诺夫突然以很不同的语声，薄弱而易怒地说道，“只要你晓得我是怎样地不愿意死……特别是在如今夜的那么一个光明柔和的夜间，”他转着丑而憔悴的脸，光亮的眼睛，向着犹里，继续地说道，“一切东西都活着，而我却必须死。我确然地觉得，在你看来，那句话是如一句无意义的句子。‘而我却必须死去。’但这句话并不是从一部小说上来的，并不是从一部以‘艺术的真实的表现’写出来的著作上来的。我实实在在的是快要死去了，在我看来，这句话并不觉得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觉得它们是有意义的。我是快死了，死了，一切都完了！”

西米诺夫又咳嗽了。

“我常常地想着，不久以后，我将在完全黑暗之中，葬在冰冷的泥土里，我的鼻子凹进去了，我的双手腐烂了，在这里，世界上一切都将仍如现在的一样，如我现在还活在世上、在走着时一样。你将活在世上，呼吸着这个空气，享受着这个明月，你将走过我所长眠于中、可怕而朽腐的坟墓。你想想看，我还会注意到白比尔或托尔斯泰或一百万个其他的谵语的猴子们吗？”这些最后的话，他出之以突然的愤怒的口音。犹里怅懊不已，一点话也回答不出。

“好，再见！”西米诺夫微弱地说道，“我必须进屋了。”

犹里和他握手，觉得深切地怜悯他，他胸部凹进，圆肩，曲柄的手杖挂在他外套的一粒纽扣上。他颇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以鼓励起他的希望，但他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再见！”他说道，叹着气。

西米诺夫扬起他的帽子，开了门。他的足声和他的咳嗽声渐渐地隐弱了，然后一切都沉静。犹里转身回家。所有他在短短的半个钟头以前觉得光明、美丽、静谧的——那月光、那繁星的天空、那接触着银色的美的白杨树、那神秘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死了，冷而可怕，如一个广漠的、惊人的坟墓。

到了家，他轻轻地走到自己房里，开了窗向花园中望去。在他生平的第一次，他回想到所有占据他的一切，回想到他曾为之表现出如此的热诚，如此的不自私的，实在乃非正当的重要的东西。于是他想，如果他有一天，像西米诺夫一样，快要死了，他对于人类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变为更快乐的事必不觉得忧闷，对于他一生的理想并不曾实现过的事，必不觉得悲苦。唯一的忧苦就是他必须死去，必须丧

失了视觉、意识与听觉，在有时间去尝尝生命所能产出的一切愉乐之前。

他颇自羞于有这样的一种念头，便用了自制的力量寻找出一个解释来。

“生命是在冲突争斗里面。”

“不错，但到底是为了谁而冲突争斗呢，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争自己在太阳下的地位？”

内在的一种声音这样地说道。犹里努力要不去听它，而去想想别的事。但他的心却不止不休地转到这个念头上，它竟扰苦他到了落下苦泪来。

第五章

当丽达·沙宁接到丽莱亚的请帖时，她将这请帖给她哥哥看。她以为他要拒绝不去；但实际上，她很希望着他拒绝不去。她觉得，在明月照着的河上，她将再被拉近萨鲁定，再行经验到又优美、又不宁的感觉，同时她又羞着，怕他知道这是萨鲁定，在所有的人中，他最看不起的便是萨鲁定。

但沙宁却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去。

这一天，极其温暖，天上一丝的云片也没有。不容易往天上看，空气的清洁和金黄色太阳光的闪耀使满天都在抖颤。

“无疑地，那里一定会有些美好的女郎们，你可以和她们相识相识。”丽达机械地说道。

“哈！那不坏！”沙宁说道，“天气也可爱，我们走吧！”

在指定的时间，萨鲁定和太那洛夫驱着属于他们营中的两匹大军马拖着的大马车来了。

萨鲁定叫道：“丽达·彼特洛夫娜，我们正等着你呢。”他穿着白衣，外表十分漂亮，香水洒了很多很多。

丽达穿着一身轻纱的衣服，领子和腰带是玫瑰色的丝绒，她跑下石阶，向萨鲁定伸出她的双手来。他有一会儿紧握住了她的双手，他的双眼则渴慕地注视着她的身体。

“我们去吧，我们去吧。”她叫道，神情又激动，又纷扰不安，因为她明白那个注视的意义。

不久，马车便迅速地沿着少经人走的跨过青原的路上驰去了。茂草的高叶被弯于车轮之下；新鲜的微风轻触着头发，使绿草向两旁摇荡成浪。在镇外，他们追上了别一部车子，这车子里载的是丽莱亚、犹里、勒森且夫、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西米诺夫。他们拥拥挤挤不舒服，然而大家却都快快活活的，兴致很高。只有犹里，在昨夜同西米诺夫谈话以后，觉得同他有点不合适。他不能明白西米诺夫怎么能够也和别人一样的有说有笑的。在他将一切都告诉了他之后，这种笑乐似乎可怪。“这全是假装的吧。也许他并不怎样有病？”他想道，偷偷地望着西米诺夫，他缩回了这样的一种解释。从两部车子里，活泼地交换着机警与谐谑的话。诺委加夫跳下车来，经由绿草之中，和丽达赛跑着。显然地，他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要表现出极为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始终是快快活活地互相嘲谑着。

他们现在到了山下了，在山顶上，站着那所寺观，圆屋顶闪闪有光，石墙的颜色是白的。山被林木所蔽，橡树的卷曲的树顶，看来好像羊毛。在山脚下的岛上，也有好些橡树，宽而平静的河道流着过去。

离开了正道，马匹们在潮湿的膏沃的草地上跑着，车轮划出了几行深痕。有一种泥土与绿草混合的悦人的香气。

在约定的地方，一块草场上，有一个少年学生，两个穿着小俄服装的女郎坐在草上。因为他们最先到，他们正在忙忙碌碌地预备着茶和轻小的点心。

当车子停了时，马匹呼着气，用它们的尾巴拂逐去苍蝇。每个人都跳下车来，为这次的驰车及温美的乡间空气所活泼、所怡悦。丽莱亚和正预备着茶的两位女郎接着响吻，介绍她们给她的哥哥和沙宁，她们羞涩地好奇地看待着他们。丽达忽然地想起，他们两位男人中间还没有相识呢。她对犹里说道："允许我给你介绍我的哥哥法拉狄麦。"沙宁微笑地握了犹里的手，但犹里则不大注意于他。沙宁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趣味的，他喜欢交交新的朋友。犹里则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是有趣味的，常常觉得不喜欢遇见不熟的人。伊凡诺夫微识沙宁，他听见过人家谈到他，而觉得高兴。他第一个走到沙宁那边去，和他开始谈着，而西米诺夫则只和沙宁拘礼守文地握了握手。

丽莱亚叫道："经过了这种讨厌的礼式之后，现在我们都可以尽量地自己取乐了。"

起初，大家都有点不自然，因为这一群人中，有不少是彼此完全不相识的。但当他们开始吃着时，男人们喝了几杯白酒，小姐们喝了几口葡萄酒之后，这种拘束便没有了。他们恣意地欢笑着。他们自由不拘地喝着，又有笑，又有嘲谑。有的在跑步，有的则爬上了山边。四周是这样的恬静、光亮，绿林是这样的美好，没有一点忧愁或悲苦的事能够投射它的影子在他们的灵魂上。

勒森且夫脸上潮红，气息不属地说道："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地跳跃奔跑，世界上的疾病要消灭了十之九。"

"而且诸种罪恶也都将消失了。"丽莱亚说道。

"啊，说到罪恶，世上一定要更多起来。"伊凡诺夫说道。虽然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的一句话既不机警，又不聪明，然而却引起了大家

的哄堂大笑。

正当他们喝茶时，太阳快要西下了。河水闪闪地发光，如黄金似的，温热而红亮的斜光穿过树林而射来。

“现在到船上去！”丽达叫道，她随即撩起她的裙子，跑下河边，“谁先到那边去呢？”

有的人跟了她奔跑，别的人则以比较懒散的足步随在后面，在咯咯不绝的笑声中，他们全都登上了一条大的染色的船上。

“开船了吧！”丽达叫道，用着一种发命令的愉快的语声。船荡开了岸，留两条阔痕在后面的水上，这两条水痕成了圈晕，消失在河边了。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你为什么那么沉默不响的？”丽达问道。

犹里微笑着：“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不可能的事！”她答道，可爱地撅着嘴，别转她的头，仿佛她知道一切男人都在鉴赏着她。

“犹里不喜欢谈着无意识的事，”西米诺夫说道，“他要谈的是……”

“一件正经的问题，是不是？”丽达插上去说道。

“看！有一个正经的问题来了！”萨鲁定说道，向岸上指着。

他所指的地方，是很峭的河岸，在一株蓬松的橡树的多瘤的根间，一个人可以看见一个狭洞，黑暗而神秘，半为水藻及绿草所蔽。

“那是什么？”夏夫洛夫问道，他是不熟识这一部分的乡间的。

“一个洞穴。”伊凡诺夫答道。

“哪一种的洞穴呢？”

“鬼晓得！他们说，这洞有一次曾成了造伪币者的窟。他们照常地全数被捕获了。这是很艰难的事业，对不对？”伊凡诺夫说道。

“也许你喜欢，你自己也创始了那一类的事业，铸造着伪做的二十个科比的货币吧？”诺委加夫问道。

“科比吗？不是我！卢布，我的朋友，卢布！”

“嘿！”萨鲁定嘟囔着，耸耸肩膀。他不喜欢伊凡诺夫，他的诙谐在他看来，都是蠢笨无识的。

“不错的，他们全都被捕了，洞口也被塞了；它渐渐地坍坏了，现在没有一个人到过洞中。在我儿时，我常常地爬到洞里去过。这是一个最有趣味的地方。”

“有趣味吗？我倒要这样地想着！”丽达叫道。

“维克托·赛琪约威慈，你要进洞去吗？你是勇敢的人中的一个。”她说话时带着奇怪的口气，仿佛现在，在大众面前她想取笑萨鲁定对于他晚间无人时所给予她的那种奇怪而烧炙的趣感加以报复。

“为什么？”萨鲁定问道，他有点恼惑着。

“我去！”犹里叫道，一想到别的人因他显着要去而责难他时，脸上不禁红了。

“这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呢！”伊凡诺夫鼓励地说道。

“你也去吗？”诺委加夫问道。

“不，我还是停止在这里好些！”

他们听了这话，都笑了。

船驶近了河岸，一阵冷风从洞中吹出，吹过他们的头部。

“看上天的面上，犹里，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件傻事！”丽莱亚说道，想要劝阻她的哥哥，“实在是傻事！”

“傻事吗？当然，这事是的。”犹里微笑地承认着，“西米诺夫，请你给我那支蜡烛，好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去寻蜡烛呢？”

“在你后边的篮里有一支呢。”

西米诺夫冷冷地取出那支蜡烛来。

“你真的去吗？”一位身材长长，体格很雄伟的女郎问道。丽莱亚叫她做西娜，她的姓是卡莎委娜。

“当然，我要去的。为什么不呢？”犹里答道。竭力要表示完全的淡然的样子。他想起当他在做着危险的政治活动时也曾竭力装作淡然的样子。这个想念也不知为什么使他觉得不愉快。

这洞穴的入口，又潮湿，又黑暗，沙宁向洞中望了一望，叫道：“呸！”在他看来，犹里之冒险进了一个没有趣的危险的地方，仅为了

别的人在望着他做这事，仿佛是荒诞可笑的。犹里竭力不看别人，燃着了蜡烛，心里想念道："我不是很可笑吗，是不是？"但远离了他所意想的嘲笑，他却得到了赞美，特别是从小姐们来的，她们是喜欢着诡奇而又临着惊慌的情形的。他等到蜡烛的火焰更明亮了，然后，笑了起来，以避免被别人所笑，在黑暗中不见了。烛光也似乎消失了。他们全都立刻地关心到他的安全，且十分地奇诧着他所要碰见的事。

"当心狼群！"勒森且夫叫道。

"不要紧。我带着手枪呢！"犹里回答道。这声音微弱而奇诡地响着。

犹里缓缓而留心地向前走去。洞的两壁低矮不平，如一个大地室似的湿漉漉的。地下是这样的高低不平，有两次犹里都差不多要跌到一个洞里去。他想，最好还是回转去，或者坐在这里等了一会，那么，他可以说他是走进了很远。

突然地，他听见身后有足步踏在湿泥上的声音，还听见一个人呼吸急促促的。他将烛光高高地举起。

"西妮达·卡莎委娜！"他惊骇地叫道。

"正是她自己！"西娜高兴地答道。这时，她正撩起她的衣服轻轻地跳过一个洞。犹里很喜欢她这个愉快美貌的女郎的进来，他以含笑的眼光欢迎她。

"我们往前走吧。"西娜羞羞地说道。

犹里服从地向前走去。现在，没有危险的一念在扰他了，他特别注意地为他的同伴照路。由棕色的湿泥做成的洞穴的墙一会儿挡在前

面，仿佛露出静默的恐吓态度；一会儿退开着让道，有的地方整个的土堆石堆倒在那里，旁边露出乌黑的深坑。垂悬在深坑上的一堆泥土仿佛像死人一般，并不倒下来，却被不可见的强有力的律法所维系，竟垂在那里丝毫不动弹，似乎有点令人可怕。许多出路全聚汇到一个又大又黑的洞穴里，里面空气非常的严重。犹里在那个洞穴里绕了一个圈，去寻觅出路，摇曳的影儿和在黑暗里显得黯淡的烛光随在他的后面，他看见几条出路，但都被塞住了。在一角上，孤寂地放着几片朽烂的杉木板，看来好像从土里掘出扔在那里的旧棺材的遗物。

“不十分有趣，啊？”犹里说道，不自觉地低压他的语声。泥块压迫着他。

“啊，真的是！”西娜微语道，她四面地望了一周，她的大眼在灯光中发亮。她很不安，本能地靠近犹里，要他保护。这个，犹里也注意到。他对于他的美好脆弱的同伴，觉得一种奇异的同情。

“好像被活埋了一样，”她继续说道，“我们号叫，但没有人听见我们。”

犹里笑道：“当然听不见。”

然后一个突然而来的念头几使他脑筋眩晕。他斜眼望着那微掩着细薄的小俄式衣衫的胸部和斜直的圆肩。他一想到现在她真是在他的掌握中，而且不会被人听见，这念头来得太奇突，竟使他一下里眼睛晕黑起来。但是他立刻自制住，因为他确信强奸妇女是卑鄙的事，而对他是毫无意义的事。所以他不去做那件使他全身欲火烧灼的事，只说道：

“假如我们试一试看？”

他的语声颤抖着，他觉得或许西娜能觉察出他的念头。

“试试什么？”她问道。

“假如我放一枪？”犹里说道，取出他的手枪。

“土窟不会倾倒吗？”

“我不知道，”他答道，虽然他确切地觉得不会有事故发生，“你不害怕吗？”

“啊，不！放枪吧！”西娜说道，同时，她退了一两步。犹里举起枪，放了一响。火光一闪，一阵浓密的烟云包围着他们，而枪声的回响则缓缓地消失去。

“看，那便是这个样子。”犹里说道。

“我们且归去吧。”

他们转身走回去。但当西娜走在犹里的前面，他看见她的圆而结实的大腿关节时，心上又带回了淫荡的念头，这念头他觉得是很难驱除的。

“我说，西娜·卡莎委娜！”他自己都害怕起自己的声音和问题来，却假装着不经意的态度，“我要问你一个有趣味的心理学上的问题。你和我同到这里来，怎么会心里不觉得害怕？你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喊叫着，没有人会听见的……你和我一点也不熟悉呢！”

西娜在黑暗中脸羞得血红，默默地不言。犹里呼吸得急促起来。他觉得非常有趣，同时非常羞惭，他的心情像在悬崖上滑走时所感的

一般。最后，她嗫嚅地说道：“因为我想，你是正经人。”

“假如你看错了人呢？”犹里反驳道。他心里还是充满着那种浓厚的感觉，他忽然觉得同她这般说话很别致，而且还很美丽。

“那么，我要……投水自杀。”西娜几乎听不见地说道。

这几句话使犹里心里充满了怜悯。他的热情消退了，他突然地觉得安慰了。

“那么一位好好的小女郎！”他想道，真诚地为如此坦白、简朴的贞淑所感动，眼泪不由得在他眼睛里流出来了。

西娜骄傲她的回答，感激他的默许，对他微笑着，这时他们回归到洞穴的进口。同时她还不绝地诧异着，不知为什么，他的问题在她听来似乎并不觉得逆耳或可羞，且反而觉得十分可悦。

第六章

其余的人在窟口等候了一会儿，以西娜和犹里为题目而肆意地开着各种的玩笑，以后，便各沿着河岸散步着。男人们，燃着了香烟，将火柴抛入水中，凝望着这些火柴在溪面上荡成了大水圈子。丽达手臂弯曲着，轻步而前，一面走着，一面低唱着，她的穿上精美的黄色皮鞋的一双美丽的小足，时时地跳着无心而出的舞。丽莱亚折拾花朵，向勒森且夫抛去，以眼光向他抚爱着。

“去喝几杯，你想怎样？”伊凡诺夫问沙宁。

“好主意！”沙宁答道。

他们上了船，开了好几瓶的啤酒，开始喝了起来。

“好不讨厌的纵酒！”丽莱亚叫道，以几束草向他们抛去。

“第一等的材料！”伊凡诺夫吮吮他的嘴唇，说道。

沙宁笑了起来。

他滑稽地说道：“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死死地要反对酒精。据我的意见看来，仅有醉汉乃能如他所应该生活的生活着。”

“那是，像一只畜生！”诺委加夫从河岸上答道。

沙宁说道：“很像，不过，无论如何，一个醉汉所做的事只是他所想做的，如果他想唱歌，他便唱着；如果他想跳舞，他便跳着；他并不把自己的喜欢快乐看作一件可羞的事。”

“有的时候，醉汉却还打架呢。”勒森且夫说道。

“不错，他也要打架，人是不会喝酒的……人是太含恶意了。”

“你喝醉了酒时，你要不要打架的？”诺委加夫问道。

沙宁答道：“不，我醒的时候更还要打架呢，但当我喝醉了时，我乃是一个脾气最好的人，因为我在那时将那些卑鄙龌龊的事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并不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勒森且夫说道。

“并不大家都这样，自然很可惜，”沙宁答道，“不过别人的事，和我也是一点不相干的。”

“不能这么说的！”诺委加夫说道。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如果这是真实的呢？”

“一个美妙的真实，真的是！”丽莱亚叫道，摇摇她的头。

“无论如何，是我所知道的之中的最美妙者。”伊凡诺夫代沙宁回答。

在高声歌唱着的丽达，突然地停止了，看来很恼怒似的。

“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肯赶快呢。”她说道。

“他们为什么应该赶快？”伊凡诺夫答道，“无论什么时候都用不着赶忙。”

“我看西娜倒是一位无畏无憎的女英雄吧？”丽达讥嘲地说道。

太那洛夫的思路在这个当儿糊涂起来了。他失声而笑，然后又显得十分地忸怩不安。丽达的双手放在膝上，很有致的前后荡着，这时便回过头去望他。

“也许他们在那里很快乐。”她说道，耸耸肩。

“不要响！”勒森且夫说道。这时手枪的声音已为他们所听见。

夏夫洛夫叫道：“那是一声枪声。”

丽莱亚叫道，“那是什么意思？”同时她惊惶地拉住她情人的袖臂。

“不要害怕！如果这是一只狼的话，它们在一年内的这个时候是很驯良的，且绝不会袭击两个人的。”勒森且夫想以这样的话去安慰她，但他暗地里却恼怒于犹里的儿戏。

“真是的！”夏夫洛夫叫道，他也同样地着恼了。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不要着急！”丽达轻蔑地说道。

现在他们的足声可以听见了，不久工夫，西娜与犹里便由黑暗中出现。

犹里吹熄了烛光，不自在地笑着，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的举动将具如何的态度。他身上满是黄泥，西娜的肩上也带着泥印，因为她的身体在墙壁上摩擦过。

“好吧？”西米诺夫无精打采地说道。

犹里半求恕地说道：“洞里着实有趣。不过通道没有多远，前面被塞住了。我们看见些朽腐的棺材板躺在那里。”

“你们听见我们放枪了吗？”西娜问道，双眼发亮。

“我的朋友们，”伊凡诺夫插上去说，“我们把啤酒都喝完了，我们的灵魂是很醉饱了。让我们动身走了吧。”

船到了河流广阔之处时，月亮已经升在天上了。这是一个异常静谧清朗的黄昏。在上与在下，在天空与在河中，金色的星光熠熠地发亮。船只好像是悬挂在两个无底的空间之中。河边的一带黑黝黝的森林带着神秘的样子，一只夜莺在唱着，一切都在静听着，不相信它是一只鸟儿，却当它是一个快乐的、有理性的、有思想的生物。

“真的好！”丽莱亚说，举眼向上，头放在西娜温和的圆肩上。后来大家又不说话，静听了许久。莺声响亮地充满了全树林，在凝想的河上叫个不绝，直吹到草地上面——草和花在月夜的朦胧里悄悄地凝止着了——又散往远处，向多星而冷清的天上飞去。

“它唱的是什么？”丽莱亚重又询问道，一只手好像无意中掉落到勒森且夫的膝盖上面，掌心朝上仰着，立刻觉得那个坚硬而有力的膝盖抖索了一下，不由得对于自己的举动又喜又惧起来。

“自然唱的是爱情呢！”勒森且夫半嘲谑半正经地回答，一只手轻轻儿合着那个极信任的放在他膝盖上的、温和而柔软的小手掌。

“在这样的夜里是不愿意想起一切好和坏的事的。”丽达说，在回答着自己的心思。她那时正在想她做着可怕而引人的游戏以自娱，究竟是好是坏。她望着萨鲁定，看见他的脸在月光下越发勇毅而美丽，

两眼露着乌黑的亮光，顿时感到全身里一种业已熟悉的，甜蜜的松软和可怕的无意志。

“想起的是别种的事情！”伊凡诺夫回答她。

沙宁微笑着，两眼不住地盯住坐在他对面的西娜的高耸的胸部和月光照得发白的美丽的颈脖。

乌黑的、轻微的山影斜倒在小船上面，等到船遗留下一条蔚蓝的银光的水带，重又跳到发亮地方去了，大地上越发显得亮些、宽些、自由些了。

西娜·卡莎委娜脱下了她的大草帽，现在开始在唱着一支俄国的民歌，甜蜜而忧郁，如一切的俄国歌一样。她的声音是一个高级的音调，虽然不很雄壮，却有感人的性质。

伊凡诺夫低语道：“很中听！”而沙宁也叫道：“可爱！”当她唱完了时，他们全都拍手，拍手的声音在两边黑暗的森林中很诧异地回应着。

丽莱亚叫道：“再唱个别的，西诺契加！更妙的是，背一首你自己的诗。”

“那么你又是一位女诗人了？”伊凡诺夫问道，“好上帝到底将多少的韵事赐给一个人！”

“那是一件坏事吗？”西娜扰扰不自主地问道。

“不，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沙宁说道。

“如果一位女郎既有了青春与美貌，她再有了诗歌作什么用，我倒要想知道知道？”伊凡诺夫说道。

“不管他！西诺契加，你且背些诗出来吧！”丽莱亚亲爱而温柔地叫道。

西娜微笑着，微微别过脸去，然后开始以她的清朗而带音乐的语音，背诵着下面的诗句：

啊！爱情，我自己的真实的爱情，
我将永不对你告诉出这话，
我将永不对你告诉出我的燃沸的爱情！
但我要的是，闭上了这双含爱的眼，
它们会好好地保守着我的秘密。
知道它的只是烦恼的日子，
只是静谧的青色夜，金色的星儿，
只是在夜间微语着的如梦的森林，
这些，是的，它们知道，但它们却是哑的；
它们不会将我的热爱的秘密泄露了的。

他们又显出非常热诚的样子，全都高声地恭维着西娜，并不是因为她的小诗是一首好诗，但因为这诗恰恰地表达出他们的情绪，且因为他们正全都在想望着爱情和爱情的柔和的忧愁。

“咳，夜呀！咳，昼呀！咳，西娜的光亮的双眼呀！我求你告诉我，那个有幸福的人是不是我！”伊凡诺夫以一种沉重的声音狂喜地叫道，这使他们全都惊得一跳。

“啊，我能够确实地告诉你，那个人并不是你。”西米诺夫答道。

“咳！不幸的我！”伊凡诺夫懊丧地说道。每个人都笑了。

“我的诗坏不坏？”西娜问犹里道。

他心想这首诗并不新奇，和千百首的同样的作品相仿。但西娜是那么美丽，且以她的那么一对黑漆漆的双眼恳求似的望着他，使他不得不慎重地答复道:

“我觉得它们是异常的可爱与和谐。”

西娜微笑着，她颇诧异于这样的赞美会那么样使她高兴。

“哈！你还没有知道我的西诺契加呢！”丽莱亚说道，“她的一切都是美丽而和谐的。”

“你并不是那么说的吧！”伊凡诺夫叫道。

“是的，我真的是这么说！”丽莱亚坚执地说，“她的声音是美丽而和谐的，她的诗也是这样；她自己是一位美人，即她的名字也是美丽而和谐的。”

“啊！我的天！你此外还能说些什么话！”伊凡诺夫叫道，“但我是很赞同你的意见。”西娜听着这些议论，又喜又慌乱地红着脸。

“是回家的时候了。”丽达猝然地说道。她不高兴听着西娜的被人赞美，因为她以为她自己是远过于西娜的，无论在美貌上、在聪明上、在趣味上。

“你要唱点什么不？”沙宁问道。

“不，”她答道，“我的嗓子不好。”

“确是回家的时候了。”勒森且夫说道，因为他想起了第二天的清晨，他必须到医院的解剖室去。其余的人倒愿意多留一会儿。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是默默的，觉得疲倦而且满意。如前一样的，虽然看不见绿草的高秆被压服于车轮之下，灰尘不久又复铺在白路上了。荒芜斑白的田野，在明月的微光中，看来是广漠而无际。

第七章

三天以后，在黄昏的深时，丽达忧闷疲倦，而心绪沉重地归家来。她非常地厌烦，想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往何处，她不知道，却又知道。她到了自己的房里，直挺挺地站着不动，双手握着，眼珠盯在地板上，她在恐怖之中突然地明白，她和萨鲁定的关系已走得太远了。因为自那个不可救药的柔弱的奇异时光之后，她第一次觉察到，这个没有头脑的军官有如何的能力在压服她，虽然他在各方面都比她低下。如果他叫唤她时，她现在必须要去了。她再也不能随她所欲地和他开玩笑，或任他接个吻，或带笑地拒绝他了。现在，如一个奴隶似的，她必须忍耐而服从了。

这件事情如何地发生，她已不能明白。如平常一样的，她控制着他，宽容他的爱情的旨趣。一切都是可喜的、有趣的、刺激的，如从前一样。然后到了一个时光，她的全个身体好像在火上烤着，她的脑筋如在一阵云雾中，除了想跳进深渊去的一个狂念之外，一切思想都没有了。土地好像在她足下裂开了。她失去了控制她自己肢体的力量，只觉得有两双巨眼勇敢地凝注在她的眼上。她的全个身体都为热情所战栗、所震撼，她成了泛滥的欲念的牺牲；然而她却再想重行经验到这样的热情的行为。丽达想到这里，她的全身又战栗着。她抬起了肩部，把脸藏在双手中。她步履倾侧地走过房间，开了窗户。有好一会儿，她凝望着恰恰挂在花园之上的明月，在远处的林中，一只夜莺正在歌唱着。悲哀压迫着她。她觉得异常得不好受，她又追悔，又觉得有伤于她的高傲。当她一想到，她已为了一个蠢蠢的无知识的男人而毁坏了她的生命，而她的失足，实是既愚又鄙，且真的是一种意外的事时，将来似是可怕的；但她想要以顽强的夸口，驱逐她的恐惧的预觉。

“哦，我干下了这种事，就是干下了！”她蹙着眉头，用病态的愉快的神情说出这句粗话来，“这一切都是小事！我要这么干的，而我已经干下了。我觉得那么快活——啊，那么快活！而我不求自乐，那是一个傻子。我必须不再想到这事，现在已经是无可补救的了。”

她无精打采地由窗口退回去，动手去脱衣服，让她的衣服从身上滑脱到地板上去。“总之，一个人只能活得一生，”她想道，她的裸出的肩部和手臂与寒冷的夜间空气接触着而有些战栗，“等到我正式结婚之时，我又有什么所得呢？那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还不都是一样吗！我还要戚戚地忧虑着做什么呢？”

她立刻地觉得，这一切真的都是小事，明天起一切都完结，而且在游戏中她已经得到了一切最好的与最有趣的了。现在，她如一只鸟那么自由，一个不平凡的快乐而愉美的生活正放在她的前面。

“如果我愿意，我便恋爱着。如果我不愿意，那么，我便不！”丽达轻轻地对她自己唱道，同时想着，她的声音比之西娜·卡莎委娜的着实高明得多了。“啊！一切都是小事，如果我愿意，我便要将我自己给了魔鬼！”她这样的突然地回答她的思想，将她的裸臂举到了头顶，她的胸部颤动着。

“你还没有睡吗，丽达？”沙宁的声音在窗外叫道。

丽达惊得一跳，然后，微笑着，取了一件披肩，围在肩上，走近了窗口。

“你真吓得我一跳！”她说道。

沙宁走得近些，双肘靠在窗盘上。他的双眼灼灼的，他的脸在微笑。

“这真是用不着的！”他玩笑似的低语道。

丽达伸着头露出疑问的神情。

“你不围着披肩，看来还要漂亮些。”他低声地有感地说道。

丽达惊诧地望着他，出于本能地将披肩更围得紧些。

沙宁笑了起来。她心里纷扰不安，却也靠在窗盘上，现在她感觉到他的呼吸直触在她的脸颊上。

“你真是一位美人！”他说道。

丽达急忙地看他一眼，她看出他脸上的神情，不由得惧怕起来。她全身全体地感觉到她的哥哥的双眼正盯在她身上。她惊怖地将眼光转开了。这是那么恐怖，那么憎恶，竟使她的心似乎冰结了。每个男人都是这样地向她盯着，而她是喜欢这种注视的，但她的哥哥也那么样地盯着，那便是太离奇了、太不可能的了。她恢复了精神，微笑道:

“是的，我知道。”

沙宁静静地盯注着她。当她靠在窗盘上时，她的披肩和内衣滑了下去，她的温柔的胸部，有一半可以看得见，月光照在上面，非常的洁白。

“人类常常地在他们与快乐之间筑起了一座长城。”他低低的声音抖动地说道。丽达害怕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她微声地问道，她的双眼仍然注视在园中不敢与他的眼光接触。在她看来，似乎一件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快要发生了。然而无疑地她知道这是什么事。这是一件丑恶的，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的头脑在燃烧着；她的眼光朦朦胧胧的，又恐怖又好奇的，感觉到热热的呼吸直喷到她的颊上，吹动她的头发，送战栗于她的全身。

“不明白吗，像这个事！”沙宁答道，他的声音半吞半吐的。

丽达如触了电似的，抽身退回去，不知道她在做着什么事，她靠过桌面，吹熄了灯。

“是睡的时候了。”她说道，关上了窗户。

灯光熄了之后，窗外似反为明亮，沙宁的身影很清楚地可以看得见，他的身子在月光中显得青青的。他站在为露水所湿的长草中，微笑着。

丽达离开了窗口，机械地坐在她的床上。她四肢颤抖着，不能够集合她的思想，而窗外草地上沙宁的足声，使她的心跳得厉害。

“我要发狂了吗？”她憎恶地问自己道，“怎么样的可丑！偶然的一句话，我已经……这是不是狂恋病？我真的是那么不堪，那么坏的人吗？我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一定是堕落得很深了！”

她把脸伏在枕上，悲切地哭泣着。

“我为什么哭呢？”她想道，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哭的理由，但只觉得自己是可怜，被压制，不快活。她的哭，是因为她已经失身给萨鲁定了，是因为她已不再是一位娇贵的纯洁的处女了，是因为他哥哥眼中的那种侮辱的恐怖的注视。从前他不曾像那样地盯视过她。这是因为，她想到，她已经堕落了。

但最悲苦、最烦恼的思想还是，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妇人了，在她年轻、强健、美貌的时代，她的最好的力量，必须为男人而服务，专心致意地欲使他们的满足，而她给他们及她自己的快乐愈大，他们便愈将看不起她。

“他们怎么会这样的？谁给他们以这个权利？我不是和他们一样的自由吗？”她凝视着她房内的可怕的黑暗，自己问道，“我将永不会知道别一个更好的生活吗？”

她的全个青年的体格，昂昂地告诉她说，她有从生命中取得一切有趣的、快活的、必需的东西给她的一个权利；她有将属于她自己一人的强健、美妙的身体任意处置的一个权利。但这个观念不久又消失在一种纷乱矛盾的思路的纠纷之中。

第八章

在从前的时候，犹里·史瓦洛格契学过图画，他很喜欢这个工作，所有他的空闲的时间也都专心在图画上。他有过一个时期，想成为一位艺术家，但一则因为没有钱，二则也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妨碍了这事。所以现在他只是间时地作着画，当作一种消遣的事，没有任何的特别的目的。

实在的，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他没有训练，艺术并不曾给过他快活的满意，却给了点烦恼与失望。每当他的工作不能显得成功时，他便成了困恼而失意；反之，如果工作得很满意时，他便又堕入一种阴郁的幻想之中，感到他能力的浪费，既没有给他快乐，又没有给他以成功。犹里对于西娜·卡莎委娜颇有个大大的幻念。他喜爱身体高长、格局合度、声音美妙、眼光浪漫的少年女人们。他想的是，她所以能够吸引他的乃是她的秀丽与她的纯洁的灵魂，其实还不过是因为她的美貌与可欲。然而，他总想自己承认着，在他看来，她的可爱乃是一种精神的，并不是肉体的，这个观念，他以为，乃是比较高尚、比较优美的；虽然燃起他的血液、引动他的欲念的，的的确确是她的这种处女的纯洁与天真。自从他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黄昏之后，他便感到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愿望，想要玷污她的天真，这一种愿望，诚然是遇见了任何美貌的女人时都要引动的。

现在他的念头是集中在一位美貌的女郎身上了，她是快活的、健全的，充满了生命的愉快的，因此，犹里有了一个观念，想要画一幅“生命”。如许许多多新的观念所常引起的一样，这个观念也引起了他的热忱，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相信他的工作是会有一种成功的结果的。

他预备好了油布之后，便开始狂热似的匆匆地工作着，仿佛他是不敢缓慢似的。当他起初以颜色触上了油布，发生出一种和谐而悦人的效力时，他感到了一种愉快的战栗，这幅画似已全部绘就得清清楚楚地立在他的面前。然而，当工作进行下去时，技术上的困难益发地加多，而这些困难，都是犹里所觉得不能够解决的。所有在他的想象中觉得光亮、美丽、强健的，一到了油布上便都成了浅薄而柔弱的了。精绘细描不再能迷住他了，却反使他烦恼失意。在事实上，他是不注意到它们，而开始以一种粗阔苟且的风格去画。因此，这幅画，原来望其成为一幅生命的清朗有力的写真者，却更显然地成了一个俗艳不雅的女性。像这样一幅沉闷的凝固的东西，既不见有什么特创，也不见有什么可爱，他自己这样地想。这是一幅莫克笔绘的真正的模拟品，意思和笔调都是平凡的。如常的，犹里很觉得忧郁不欢。

要不是有什么理由使他似乎羞于哭泣的话，他一定要哭了，一定要把头埋在枕头中，高声地啜泣着了。他极想要向什么人倾吐些话，但却不是关于他自己的无才能的事。他没有去找人谈话，他的眼光悲哀地盯着那幅画上。他心里想道，生命常常是可厌倦、忧闷与柔弱的，对于他个人是并不含有什么有趣的事的。他必须在这个小镇上住上许多年头，这个思想使他觉得害怕。

“唉，这简直是死亡！”犹里想道，他的容色渐变得如冰似的冷。然后他觉得有一个愿望，要去画“死亡”。他握住了一把刀，开始愤愤地去刮他所画的那幅“生命”。他用了那么热忱工作成功的东西却要费那么多的困难去刮掉它，这又使他恼怒。颜色并不容容易易被刮去，刮刀滑了开去，两次割着了油布。然后他又见到白垩在油画上是不能作成轮廓的，这又大大地使他麻烦。他拿起了一支画笔，开始以赭色画他的题材的轮廓，然后慢慢地不注意地涂绘上去，垂头丧气、无精

打采地绘着。然而他的现在的作品却并没有失败，倒是因了如此的阑珊颓唐的方法，因了沉闷而沉重的色彩设计而得到了成功。原来的“死亡”的观念不久便自行消失了，所以犹里便继续地去绘出“老年”，这里绘的是一个瘦削的老媪，在暮色沉沉的时候，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蹒跚地走着；太阳已经西下了，与铅色的天空相映照的是许多黑暗的十字架的侧影。老媪的多骨的肩部，因负载了一具沉重的黑棺的重量而弯了下来，她的表情，悲苦而失望，她的一足触着了一个开着的坟墓的边上。这是一幅以它的愁苦与阴郁惊人的画。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来叫犹里，但他却没有去吃，仍然继续地工作下去。过了一会儿，诺委加夫来了，他要告诉犹里一点事情，但犹里既不听他，更不答他。诺委加夫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他喜欢静静地坐着，在默想着一件事。他所以来找犹里，仅仅的因为他一个人坐在家里觉得忧闷悲恼。丽达的拒绝，仍使他难过，他不能决定他究竟是感到悲哀还是感得羞惭。他是一位直率而懒惰的人，所以他到如今还没有听见本地所流行的关于丽达与萨鲁定的闲话。他不是妒忌，但不过忧愁于那个将快乐带给他那么近的梦境的逝去而已。

诺委加夫想，他的生命是失败的。但他倒从没有过既是这样，不必生活，不如死去的念头。反之，现在他的生命对于他既已成为一种苦楚，他便想，这是他的责任，要将这个生命献给了别人，抛去了他自己的幸福在一边。他不能够说明它，他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要抛弃了一切东西，跑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重缔与党的关系，没头没脑地向死亡冲过去。他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高尚的思想，他一念到这个美妙的高尚的思想是他自己的思想，便减轻了他的悲哀，且竟使他愉快。他在他自己的眼中，成了宏伟的人物，头上冠着一道光彩灿烂的晕光，而他对于丽达的忧郁的斥责态度几乎感动得他要哭出来。

然后他突然地觉得烦躁起来。犹里还在那里画着，一点也不注意他。诺委加夫懒懒地立了起来，走近了画幅。这幅画还没有完工，因为这个缘故，倒产生出一种有强烈的暗示的印象。犹里尽了他所能做的做去，诺委加夫则以为这是幅奇异的作品，他张开了嘴，以孩提似的赞美，向这位艺术家注视着。

“好！”犹里说道，向后退几步。

他自己以为这是他所看过的最有趣的一幅画，虽然它实在的有很明显的很大的缺点。他不能说出为何他有这个意见，但诺委加夫如果觉得这幅画不好的话，他便要完全感到受伤与恼怒了。然而诺委加夫却出神地低语道:

“非——常的美妙，真的是！”

犹里仿佛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不满意于他自己的作品。他叹了一口气，抛下了他的画笔，这笔玷污榻边，他走了开去，一看也不看那幅画。

“啊，我的朋友！”他叫道。他正要向他自己，向诺委加夫表白那种毁灭了他继续工作的快乐的疑惑，因为他觉得，对于现在这一幅有希望的轮廓，他终于不能再有什么增益进去了。然而，他经过了一会儿的反省之后，仅仅说道:

“这一切都是终于无所用的！”

诺委加夫以为这句话是他的朋友在那里献自己的美，立刻心里就生出自身的悲楚的失意，便自己在心中说道:

“那是实在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说无所用，是什么意思？”

犹里对于这个问道，不能有正确的答复，他默默不言。诺委加夫又观察了那幅画一次，然后躺身在沙发上。

“我在《克莱报》上读过你的论文，”他说道，“真是行呀！……”

“去它的吧！”犹里愤怒地答道，然而他不能说明他为何发恼，他正想起了西米诺夫的话，“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它不能够阻止了杀人、盗劫与武力，他们仍将如前的一式一样地做去。空论不能帮助事实。我后悔写这篇东西。……不过被两三个白痴的人所读而已！这有什么用处？总之，这与我有何相干！请问，为什么要将头颅与墙相碰而碰出脑浆来？”

犹里似乎看见他早年的政治活动，经过他的眼前：秘密的聚会、宣传、冒险与失败。他自己的热忱与他那么热心去拯救他们的那些人的那么无情。他在房里走来走去，演着手势。

“那么，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意思了。”诺委加夫嗫嚅地说道，他想到了沙宁，又接下去说道:

“个人主义者，你们这一班人都是！”

“不，不对的！”犹里热烈地答道，他受到他过去的回忆及将房中一切东西都幕上一层灰色的黄昏所影响。

“如果我们谈到了人类，如果我们连人类将来期待的最近的前途，还不能确切地估定时，所有我们的努力，宪法和革命，还有什么用

处？也许在我们所梦想的这个自由之中即已隐伏了将来的堕落，而人在实现了他的理想之后，将走回去，仍以四肢着地而行着吧？因此，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且我如果一切都不顾，而只顾到自己，结果又是怎么样？我于此又有何所得？我所最能够做的，便是以我的天才与成功得到了名誉，被我的低下者的敬仰所沉醉，那便是说，为我所看不起的那些人所敬仰、所沉醉，而他们的敬仰对于我应该是一无价值的。然后？活下去，活下去，一直到了坟墓，此后再没有别的事了！桂冠这样紧密地附于我的头颅上，竟使我不久便觉得它的可厌了。”

“总要说到他自己！”诺委加夫讥嘲地低语道。

犹里并没有听到他的话，他继续用悲愁和病态的喜悦的神情倾听自己的话语。他觉得他的话有一种美丽的阴郁，它们似乎使他高贵，增强了他的自尊的意识。

“到了最坏的地方，我将要成了一个被误解的天才，一个可笑的梦想者，一种滑稽小说的题材，一个愚蠢的个人，对于任何人都无所用！”

“啊哈！”诺委加夫叫道，他从榻上站了起来，“对于任何人都无所用。那么，你自己承认了那样吗？”

“你是如何的荒诞！”犹里叫道，“你乃真的以为我是不知道为何而活，且不知道相信什么的吗？如果我相信我的死能够救了世界，我大约要快快活活地走到十字架上去。但我不能相信这事。我所做的什么事，都永远不能改变了历史的进展。再者，我的助力是那么微小，那么不足注意，即使我没有生存在世上，世界也不会受丝毫的影响的。

然而我竟为了如此微乎其微、不足计量的助力，乃不得不去活着、受苦着，悲哀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犹里并不觉得他现在所谈的是别种话，并不对于诺委加夫，乃是对于他自己的奇异的颓丧的思想回答起来了。突然地，他想起了西米诺夫，便立刻闭口不说下去。一阵冷战直由他的脊梁骨中往下走。

“事实是，我怕那不可避免的事，”他低声地说道，他的双眼笨钝地向逐渐黑暗下来的窗口望着，“我知道这是天然的事，我不能够有方法去逃避了它，然而它却是可怕的——可憎恶的！”

诺委加夫虽然内心里为这样的一种叙状的真情实景所惊恐，口里却回答道:

“死亡乃是一种必要的生理学上的现象。”

“真是一个傻子！”犹里想道，同时，他憎恶地叫道。

“我的天！我们的死亡对于别的人有或没有必要，那有什么关系？”

“你的走上十字架的事怎么样？”

“那是不同的一件事。”犹里迟疑地答道。

“你是自己矛盾着呢。”诺委加夫以一种轻微的庇护的口气说道。

这话大大地恼怒了犹里。他将手指梳过他的散乱的黑发，热烈地反驳道:

“我永远不曾自己矛盾过。理由是，如果我秉着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要选择着去死——”

“还不是一个样子的，”诺委加夫继续地固执地说道，以同一的语调出之，“你们这一班人都需要着烟火、赞美，以及其余的此物。这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个人主义！”

“便是个人主义又怎么样？那不能变更了事实。”

辩论成了纠缠无绪的结局。犹里觉得，他并没有意思要说那话，但那线索在一瞬之前似乎那么清楚而紧密的，如今却逃去了。他在房里走来走去，努力要制伏他的烦恼，同时他又自言自语道：

“有的时候，一个人要发脾气。在别的时候，一个人能够说得非常清楚，好像句子就放在他眼前一样。有的时刻，我的舌似乎被缚住了，而我自己便说得纷乱无绪。是的，那是常常遇到的。”

他们俩全都沉默着。最后犹里停在窗口，拿起他的帽子。

“我们出去走走吧。”他说道。

“好的。”诺委加夫立地答应了，心里又快活又苦恼，偷偷地希望着他能够遇见丽达·沙宁。

第九章

他们在林荫路上走了一两趟，没有碰到一个认识的人。他们听着照常在花园中演奏着的乐队。他们奏得非常的不高明，音乐粗鄙而不和谐，但在远处听之，乐声却懒散而忧闷。他们碰见的男人们、女人们都是嬉嬉笑笑地闹着，他们的喧哗的愉快似乎与那悲戚的乐声及闷人的黄昏大殊。它触恼了犹里。在林荫路的尽头，沙宁加入他们，热诚喷溢地与他们招呼。犹里不喜欢他，所以谈锋却不畅快。沙宁对于一切他所遇到的人都要笑笑。后来，他们遇见了伊凡诺夫，沙宁和他一同走去了。

“你们到哪里去？”诺委加夫问道。

“去款待我的朋友。”伊凡诺夫答道，取出一瓶伏特加酒来，得意扬扬地显给他们看。

沙宁笑了。

在犹里看来，这一瓶伏特加酒和这个笑声似乎是粗鄙下流的。他憎厌地转过身去。沙宁觉到了这情景，但不说什么。

“上帝，我谢谢你，使我不像别的人那个样子。”伊凡诺夫讥嘲地叫道。

犹里脸红了。“他也在说俏皮话呢！”他想道，当下他轻蔑地耸了耸肩，走了开去。

“诺委加夫，坦白无欺的法利赛人，和我们一道来！”伊凡诺夫叫道。

“为什么？”

“去喝一杯来。”

诺委加夫忧闷地四面望了一望，但没有看见丽达。

“丽达正在家里，忏悔着她的罪过呢！”沙宁笑道。

诺委加夫恼怒地叫道：“真是无意识！我要去看一个病人……”

“那个人儿没有你的帮助也是快要死去的。为了这，我们如没有你的帮助，也会将这一瓶伏特加酒收拾完毕的。”伊凡诺夫说道。

“假如我喝醉了呢？”诺委加夫想道。“好的，我来了。”他说道。

当他们走开了时，犹里远远地能够听见伊凡诺夫的粗率沉重的语声，和沙宁率意的愉快的笑声。他又沿了林荫路而散步着。有两个女子的声音透过黄昏来呼唤他。西娜和学校教师杜博娃正坐在一张凳上。天色渐要黑暗下去，她们的容貌几乎辨认得不清楚。她们都穿着黑衣，都没有戴帽子，她们的手里都拿着书。犹里匆匆促促地加入她们。

他问道：“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从图书馆里来。”西娜答道。

她的同伴欠了欠身子，让开了一位置给犹里，他原想坐在西娜的身旁，但为了害羞，他却坐到了丑脸的学校教师杜博娃身旁了。

“你为何看来这样的颓丧可怜？”杜博娃问道，皱紧她的薄而干枯的唇片，如她所常做的。

“有什么会使你觉得我是颓丧可怜的？其实不对，我的精神却很活跃着呢。也许，有一点点儿烦闷。”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事情做之故。”杜博娃说道。

“你有很多的事要做吗，那么？”

“无论如何，我是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哭泣的。”

“我也并没有哭泣，是不是？”

“唔，”杜博娃嘲笑地说道，“你是生气着呢。”

“我的生活，”犹里答道，“使我忘记了欢笑是什么一回事。”

他以如此的悲戚的调子说出这句话来，竟使大家突然地沉默下去。他静默了一会，又含笑起来。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我的生活是最可启迪人的。”隔了一会，犹里这样说，其实则没有一个人对他这样说过。

“启迪些什么？”西娜小心地问道。

“为一个怎样的不该去生活的榜样。”

“啊，请你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我们。也许我们得些教训。”杜博娃说道。

犹里每以为他的生活是一个绝对失败的，他自己乃是男人们中间最不幸、最苦恼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却具有某一种的悲郁的慰安，对人诉说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一般人类的事，乃是他的一件乐

事。他从不曾对男人们说过这一类的事，他本能地觉得他们是不会相信他的，但对于女人们，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姑娘们，他却总想原原本本地谈到他自己。他很美貌，谈风又好，所以妇人们常常感到为他而生爱怜之心。这一次犹里起初不过是开玩笑，如今却复行跳入他寻常的调子中。他冗长地叙说到他自己的生活。从他自己的描写里见出他是一位异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为环境的力量所压迫、所束缚，为他的党部所不了解。他所以不成为人民的领袖，而仅是寻常为一点小原因被放逐的学生，这错误不在他自己，而在于运命的偶然和人们的愚蠢。犹里像一切异常自己满足的人们一样，完全失于觉察出，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位有异常能力的人，有天才的人都是曾为这一类的环境所包围着，为这一类的不幸所磨炼的。他好像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乃是一个残忍的运命的牺牲者。因为他谈吐很好，又活泼又细致，所以他所说的话，便很像是真情实事，女郎们相信他、怜恤他，且同情于他的不幸。乐队还在奏着他们的忧郁而不和谐的音调，黄昏又是阴暗而闷人的，他们三个人便都感到一种悲苦的情调。当犹里停止了谈话时，杜博娃不禁默想起了她自己的沉闷单调的生存，以及已逝去的青春，既没有快乐，又没有恋爱，便低声地问着犹里道:

“告诉我，犹里，自杀的一念也曾横过你的心上过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句话？”

“唉，我不知道……”

他们不再说下去。

“你是一个委员，是不是？”西娜热心地问道。

“是的。”犹里简捷地答道，仿佛是不愿意承认那件事实似的，但其实却是喜欢那么做的，因为他想，对于这位可爱的女郎，他总要显得幻异得有趣味才好。他于是和她们一同走回她们的家，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一切的烦闷都消失了。

“他真是一个好人！”西娜说道，当犹里已经走了时。杜博娃摇摇她的手指，恐吓地说道:

“当心，你不要和他谈上了恋爱。”

“什么话！”西娜笑道，虽然心里偷偷地害怕着。

犹里回家时，情绪比较得愉快有希望。他去看看他所已经开始的画幅。这画一点印象也没有给他，他满足地躺下去睡。那夜，他在梦中，看见美貌的妇人们，嬉笑着，勾引着人。

第十章

第二天的傍晚，犹里又到了他遇见西娜·卡莎委娜和她的同伴的那个地方。他整天高兴地想到昨天傍晚时他和她们的谈话，他希望再能遇见她们，讨论同一的事，且再觉察到西娜和善的眼光中的同样的同情而温柔的视线。

这是一个静谧的黄昏。气候是温热的，略略有些微尘浮泛在街上。除了一两个过路的人之外，林荫路完全是空无游人的。犹里懒慢地沿着路走去，他的眼凝望在地上，他心胸里起了一种懊恼的情感，很生气地摇着头，好像有人侮辱他似的。

“如何的沉闷呀！”他想道，“我做些什么好呢？”

突然，夏夫洛夫，那位学生，活活泼泼地走着，摆着双臂，脸上带着友情的微笑，向他走去。

“啊，你为什么像这样地旷废时间地走着？”他问道，立刻停止了，给犹里以一只大而强壮的手。

“唉！我沉闷得快死了，一点事也没有。你到哪里去？”犹里问道，以一种疲弱的维护的口气出之。他常常地以这样的态度对夏夫洛夫说话，因为他既是一位从前的革命党的委员之一，所以他看待这一位孩子正如一位初出茅庐的革命家。夏夫洛夫愉快而自满地微笑着。

“我们今天有一个讲演会。”他说道，指着一包花色不同的薄薄的小册子。犹里机械地取了一册，翻开了它，读着那篇长而干燥的通俗社会问题论文的题目，这些东西，从前他是非常熟悉的，但如今他却很不记得了。

“讲演会在什么地方举行？”他问道，带着同样的略有藐视的微笑，当下将小册子还了夏夫洛夫。

夏夫洛夫答道：“在学校里。”他举的学校名，乃正是西娜·卡莎委娜和杜博娃在那里当教员的一个。犹里想起，丽莱亚有一次曾告诉过他这些讲演的事，但他并不注意。

“我可以和你同去吗？”他问道。

“啊，当然的！”夏夫洛夫答道，热心地赞同这个提议。他视犹里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过度地估计他的政治上的能力，对于他又敬重，又有点爱感。

“我对于这种事情很感到趣味。”犹里觉得他必须这样地说，同时他心里很高兴，他现在可以消磨过这个黄昏了，还可以再看见西娜。

“是的，当然的。”夏夫洛夫说道。

“那么，我们走吧。”

他们沿了林荫路很快地走着，过了桥，从桥的两边吹来潮润的空气，他们不久便到了两层楼的学校，许多人已经集合在那里了。

在一个大而黑暗的房里，摆着几行凳子和书桌子，用来映照幻灯的白布隐约可以看见，还有遏止住的笑声。可以看见窗外微光中的树木的黑色的绿枝，丽莱亚和杜博娃正站在窗口。她们高兴地欢迎着犹里。

“你来了，我真是高兴！”丽莱亚说道。

杜博娃热烈地和他握手。

“你们为什么还不开始？”犹里问道。这时他偷偷地四面望着，希望能够看见西娜。

“那么西妮达·巴夫洛夫娜不曾到讲演会里来吧？”他显然失望地说道。

在那个时候，一段磷寸在讲台上的讲员桌边燃着了，照出西娜的身体来。这道光射在她美丽新鲜的脸上，她愉快地微笑着。

“我不曾到这些讲演会中来吗？”她叫道，同时弯身向着犹里，伸出她的手。他默默不言地高兴地握住了她的手，她微微地倾侧于他的身上，从讲台上跳了下来。他感觉到她的温馥健全的呼吸直逼在他的脸上。

夏夫洛夫说道：“是开会的时候了。”他由隔壁房间里走进来。

校役足步沉重地在屋内走了一转，将几盏大灯逐一地点亮了，立刻屋内便光明起来。夏夫洛夫开了通到甬道的门，高声说道：“请到这里来！”

听讲的人起初是涩缓的，后来便喧哗地拥挤进讲演室来。犹里用好奇心望着他们，他的做一位宣传家的浓厚兴趣被引起来了。听讲者中，有老年人、有青年人、有儿童，没有一个人坐在前排凳子上，但到了后来，前排却为几位犹里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所占领了；还有一位是肥胖的学校视察员；还有几位是男女初等学校的教师与女教师。其余的听讲席则为穿着土耳其长袍长外衣的人、兵士、农民、妇女，及一大群穿着有颜色的衬衣及外衣的小孩子所占据。

犹里坐在西娜的身边，正在一张书桌之旁，静听着夏夫洛夫的朗诵。他诵得很镇定，但很坏，题目是关于普遍选举的。他的声音，坚硬而单调，他所读的每一件事都如一行的统计数目。然而每一个人都专心地静听，只除了前排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久便不安定起来，且开始互相耳语。这使犹里恼怒起来，他觉得很难过，夏夫洛夫为何读得那么坏。夏夫洛夫显然是疲倦了，于是犹里对西娜说道：

“假如我代他读完了呢？你以为如何？”

西娜从她的低垂的睫毛之下，投一个和善的眼光给他。

“啊！好的，请你读吧！我愿意你去读。”

“你以为这方便不方便？”他低语道，对她微笑，仿佛她乃是他的同谋者。

“有什么不方便！大家都要喜欢的。”

在一次停顿之间，她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夏夫洛夫，他是倦了，且觉察出他自己读得如何的坏，便喜悦地接受了。

“当然！异常愿意！”他叫道，将他的位置让给了犹里。

犹里是喜欢朗诵的，且朗诵得很高明。他不看任何人，走到了讲台上的桌边，开始以一种高朗的和谐的声音读着。他两次低眼向西娜望着，两次都和她的光亮而有表情的眼光相碰。他又愉快、又纷扰地向她微笑着，然后，回眼到他的书上，开始更高声地、更着重地读着。在他看来，似乎他正在做着一件最高妙、最有趣的事。当他读完了时，前排的人拍起掌来。犹里庄严地鞠着躬，当他走下讲台，他向西娜微笑着，意中仿佛是说：“我做这事是为了你之故。”有些微语的

声音，椅子拖嗒嗒地响着，听讲者立起来要走，将椅子都向后推。犹里被人介绍给两位妇人，她们俩都恭维他朗诵得好。然后灯光吹熄了，屋里又黑暗起来。

“非常感谢你，”夏夫洛夫说道，热烈地和犹里握手，“我愿意我们常常有人像这样地读给我们听。”

讲演乃是他的职务，所以他觉得要感谢犹里，仿佛犹里为他办了一件私事一样，虽然他是以人民的名义致谢于他。夏夫洛夫特别着重于“人民”这个名字。“这里为人民的事业举办得那么少，”夏夫洛夫说道，仿佛他是告诉犹里以一件很大的秘密，“即使举办了什么事业，也是只用半副心思不注意地办着的。这是最可怪的事。为了要娱乐一群沉闷的上等人，几打的第一等名角、歌者及讲演者都被约请了，但是为了人民，一个像我这样的演讲者便已足够了。”夏夫洛夫对他自己的温和的讽刺微笑着，“每个人都很满意了。他们更还要些什么？”

杜博娃说道：“那些话是真的。新闻纸上许多行的地位乃专为了伶人们及他们动人的表演而设，念着真令人作呕。至于这里……”

“然而我们做的是如何佳妙的一个工作！”夏夫洛夫自信地说道，这时他正在收集他的小册子在一处。

“神圣的脑筋简单者！”犹里在内心叫道。

然而西娜的人格和他自己的胜利，使他成为宽容和善的人，而且夏夫洛夫的绝对的坦直几使他很感动。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杜博娃问道。这时他们已走到了街上。

在街上，天色不像在讲演室里那么黑暗，天上还有几颗星星熠熠地耀着。

“夏夫洛夫和我要到拉托夫家去，”杜博娃说道，“你可以送西娜回家吗？”

“很高兴。”犹里说道。

西娜和杜博娃同住在一所小房屋之内。这屋建在一所宏大而像荒地似的花园中。到家去的沿途上，她和犹里谈的都是关于讲演以及她对于他们的印象的事，因此，犹里益发地自信，他已做了一件高明而伟大的事了。当他们到了那所屋前时，西娜说道：

“你不进来坐一会吗？”犹里高兴地答应了。她开了门，他们跨越过一方小小的草铺的天井，天井后面便是花园。

“请进花园去，好不好？”西娜笑道，“我本要请你进屋，但我怕东西都没有整理好，因为我清早便出外了。”

她进了屋，犹里向绿色的芬芳的花园走去。他并不走得很远，他站住了，带着浓厚的好奇心细望着屋旁的黑漆漆的窗户，仿佛有什么事，什么很美丽而神秘的事在窗内发生着。西娜在门口出现了。犹里几乎不认识她了。她换掉了她的黑衣，现在正穿着一身小俄罗斯的衣服，一件薄薄的短的上衣，袖子也很短，系着一条青色裙子。

“我来了！”她微笑地说道。

“我看见了！”犹里答道，带着一种神秘的，只有她一人能够领悟到的神情。

她又微笑着，眼光向旁望着，这时他们正沿了一边是长草，一边是紫丁香的园径走着。树木都很细小，大部分是樱桃树。树的嫩叶，具有一种松香的气味。在园后有一个草地，野花正繁缀于长草之间。

“我们就坐在这里吧。”西娜说道。

他们坐在篱边，篱已经是七零八落的了，夕阳正在逝下，他们的眼光越过草地可以望得见。犹里握住了一枝盛放的紫丁香，一阵露水从枝上淋了下来。

“我要不要对你唱一点什么？”西娜问道。

“啊，好的，请！”犹里答道。

西娜如在那天黄昏的野餐会中一样的深深地呼吸着，当她开始唱“啊，美丽的爱星”时，她的壮健的胸部在薄薄的上衣里面起落得很清楚。她的歌声，纯洁而有情的，浮泛于黄昏的空气中。犹里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她，呼吸也减少了。她觉得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便闭了她自己的，以更温柔、更热情的声调唱下去。四周围静悄悄的，仿佛万物也都在静听。犹里想起了春天一只夜莺在唱时，林地的神秘的静谧的情形。

当西娜在一个清朗而提高的声调上停止了时，寂静的空气似乎更为浓厚了。夕阳的光已经暗淡下去了。天色渐暗，且更为广漠。树叶与绿草看不见地颤抖着，跨过草地，经过花园，来了一阵柔和芬芳的微风，如叹息似的微弱。西娜的双眼，在阴暗中显得亮晶晶的，转向犹里方面。

“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她问道。

“这里是太可爱了些！”他微语道，手又握住了一枝带露的紫丁香。

“是的，是非常的美丽。”西娜如梦地答道。

“实在的，活在世上是很美丽的。”她又加上去说。

一个模糊而不宁的念头横跨过犹里的心上，但它没有形成了任何清楚的式样便又消失了。有人在草场的那一边高声吹嘘了两次，然后一切又都如前的沉寂。

“你喜欢夏夫洛夫吗？”西娜突然地问道，她自己的内心也在揶揄着如此的一个显然蠢笨的问题。

犹里觉得一瞬间的妒忌的剧苦，却以略略地努力，严肃地答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如何专心致意于他的工作呀！”

犹里默默不言。

一阵微茫的青雾从草场上升起，草在露中显得更为苍白。

“渐渐地潮湿起来了。”西娜说道，微微地战栗着。

犹里不自觉地望着她的圆而柔软的肩膀，立刻感到纷乱不安，而她，觉察了他的注意，虽然她是喜欢他的注视的。

“我们走吧。”

他们歉然地沿了园中的小径而归，在走时，不时地互相轻轻地触碰着。一切四周的东西都似乎黑暗了，荒芜了，而犹里幻想着，现在花园自己的生活是快要开始了，这一个生活是神秘而无一人知道的。在前面，在树林之中，经过载着露水的草，奇异的阴影不久便要偷偷地来了，而黄昏更深了，语声在绿油油的沉寂的所在低唔着。这个，他对西娜说了，她的黑眼曾偷偷地窥着黑林之中。犹里又想着，如果她突然地脱去她的所有衣服，全身雪白赤裸的，快快活活地经过有露点的草地而向暗林中跑去，这也一点不是什么可怪的事，但觉得美丽而自然的；这也不会扰及油绿阴暗的花园的生活，而只有使这生活格外得完美。这个，他也有意要告诉她，但他不敢说出口来，说出来的只是些关于人民的及演讲的事。但他们的谈话消沉下去了，以后便停止了，仿佛他们只不过耗费了字句似的，因此他们便默默地走到了门口。他们自己微笑着，以他们的肩，触坠了树枝上的露水。每一件东西似乎都是静谧、快活、默思着，如他们自己一样。天井和刚才一样的黑暗而寂静，但外门已经开了，屋内急步的声音可以听得见，还可以听到抽屉的启闭声。

“亚尔珈已经回来了。”西娜说道。

“啊，西娜，是你吗？”杜博娃从屋内问道，她的声音里带着些不吉的遭遇的暗示。她脸色苍白而衷心扰乱地出现于门前。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正在找你呢。西米诺夫快要死了！”她呼吸急促地说道。

“什么！”西娜叫道，为恐怖所袭击。

“是的，他快死了。他在吐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说，他是完了。他们把他抬到医院里去。真是可怕的顷刻间的事。我们正在拉托夫喝着茶，他是那么快活，和诺委加夫辩论着这事那事的。然后，他突然地咳嗽起来，从椅上站起，倾跌不定的，血喷了出来，喷到台布上，喷到一个果酱的小匙上……那血又黑又浓……”

“他自己知道不？”犹里问，带着严肃的趣味。他立刻忆起了月光辉煌的一夜，阴郁的影子，与那个微弱破裂的声音，说道：“你将活着，你将走过我的坟墓，停步了，而我……”

“是的，他仿佛是知道的，”杜博娃答道，神经质地动着双手，“他对我们全体望着，问道：‘什么事？’然后，他从头至踵地颤抖着，说道，‘已经到了！’……唉，好不可怕！”

“这是太可怖人了！”

大家都沉默着。

现在天色已经很黑了，天空虽然是很清朗的，然在他们看来是似乎突然地变成了阴暗而忧戚的了。

“死是一件可怕的事！”犹里脸色苍白地说道。

杜博娃叹着气，眼向空处望着。西娜的颔颤抖着，她无意识地微笑着，她不能像别人似的感到那么样的震骇；她还年轻呢，她充满了生气，还不能够注定她的思想于死亡上。在她看来，于一个美丽的夏天的傍晚，如这样正散射着欢乐的，而竟有人受苦，快要死去，这是不可信的，不能想到的。这是出于天然的一种念头，当然地，但为了某种理由，她却觉得这是不对的。她羞于有这样的一种感情，竭力要

压服它，尽量地想表示同情，这一种努力，使她的忧戚仿佛比之她的同伴们还要深切。

“唉！可怜的人！……他怎么样呢？……”

西娜本想问道：“他是真的不久便要死去吗？”但这话哽在她的喉头，而她便絮絮地问杜博娃以庸愚的不联络的种种问题。

“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说，他的死期不是今天晚上便是明天早晨。”杜博娃以沉重的语声答道。

“我们要去看望他吗？”西娜微语道，“或者你们以为我们还是不要去好，我全都不明白。”

这乃是他们三个人心里所同要说出的一个顶重要的问题。他们要去看西米诺夫的死亡吗？这是一件对的或是不对的事呢？他们全都想去，然而又怕看见他们所要见的事。犹里耸了耸肩。

“我们去吧，”他说道，“大约他们不会允许我们进去的，且也许——”

“也许他要见见什么人。”杜博娃加上去说道，她仿佛释然的样子。

“走吧，我们去！”西娜决心地说道。

“夏夫洛夫和诺委加夫都在那里。”杜博娃加说道，仿佛要辩护她自己。

西娜跑进室内去取她的帽子和大衣，然后他们忧戚地走过镇中而到了那座大的灰色的三层楼屋，即西米诺夫躺在那里快要死去的那座医院。

长而穹顶的甬道里是黑漆漆的，有一股热烈的碘酒和石炭酸的气味。当他们经过疯病部时，他们听见了一个粗暴愤怒的声音，却看不见人。他们感到受伤了，焦急地匆匆向一个小黑窗走去。一个老年的灰白头发的农人，颔下一把长的白须，穿着一件大的前褂，蹬着沉重的长靴，蹀蹀地沿了甬道向着他们走来。

“你们要看什么人？”他立定了问道。

“恰恰抬到这里的一位学生——西米诺夫——今天！”杜博娃嗫嚅地说道。

“请到第六号楼上。”这仆役说道，又向前走去了。他们能够听见他哗啦地吐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用足将痰抹扫开去。楼上比较光亮清爽。天花板不是穹形的。一扇写着“医生室”的门半开在那里。在这室里，有一盏灯点着，瓶和杯子的相碰声能够听得见。犹里向内望着唤了一声。瓶杯的相触声停止了，勒森且夫走了出来，如常地显得活泼而热心。

“啊！”他以快乐的声音叫道，显然地他是习见着那种使他的来客忧戚的事实的，“今天是我值班。你们好吧，姑娘们？”然而，他立刻蹙着额，以严重的口气接上去说道，“他似乎还不曾醒过来。我们到他那里去吧。诺委加夫和别的人都在那里。”

当他们成单行地沿了清洁空洞的甬道走着时，经过好些大的白门，上面写着黑的数字，勒森且夫说道：

“已经去请一位牧师去了。结局来得那么快，真是可异的事。我被惊骇了。但最近他伤过风，你们知道的，就是因此之故了。我们到了。”

勒森且夫开了一扇白门，走了进去，其他的人以不熟练的样子跟着，在门口竟互相地拥碰住了。

这个房间清洁而阔敞。共有六张床，其中的四张是空的，每一张床上都有一床粗糙的灰色被整洁地叠着，奇异地给人以一个棺材的暗示。在第五张床上，坐着一位小而形容枯槁的老头子，身上穿着晨衣，他羞涩地望着新来者；在第六张床上，躺在一床同样的粗糙的被单之下的是西米诺夫。在他的身边，身体微微弯侧地坐着的是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夏夫洛夫则站在窗口。他们全都觉得在一个快死的人面前互相握手，仿佛是一件古怪而痛苦的事，然而若不握手，又似乎也同样的不好过，好像这种礼节的免除，他们正是暗示着死亡的将近。有的人互相握手，有的人则制止住了，而同时大家都静静地站住，以严重的好奇心凝注着西米诺夫。

他徐缓地艰难地呼吸着。他看来，离开他们所认识的西米诺夫如何的远呀！实在的，他几乎好像不是活的人了。虽然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同样的，它们现在都显得古怪的僵硬，且稀常得难看。那种天然的给予生命与活动于别的人类的身体上的东西，似乎不再具于他的身体上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迅速地秘密地在他的不动的身架之内完成了，仿佛在忙着做重要而不可避免的一件工作，他所有的生命全走到那方面去，仿佛在集中注意于这个工作上，以锐敏、不能表明的兴趣观察着它。

从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灯清朗地照在将死者的无生气的容颜上。所有站在那里的人都凝望着它，他们全都屏气停息的，仿佛怕要扰及一种无限严重的事似的；在这样的沉寂之中，病人唑唑的艰苦的呼吸显得可怕的清晰。

门开了，一位胖而矮小的牧师，以短促龙钟的步履进来，和他同来的是他的歌颂赞诗者，一个黑而瘦弱的人。沙宁也和他们同来。牧师轻声地咳嗽着，向医生们及一切在场的人鞠着躬，他们也以过度的礼貌回敬他，然后又全都如前的完全沉寂着。沙宁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自己坐在窗口，以高度的好奇心望着西米诺夫以及别的人，因为他想知道病人和在他身边的人实际上所感觉的、所思想的是什么。西米诺夫仍然不动一下，如前地呼吸着。

“他没有知觉，是不是？”牧师和声地问道，不专向某一个人问着。

“是的。”诺委加夫匆匆地答道。

沙宁低语着些愚昧的话。牧师疑问地对他望着，但沙宁却沉默不言。他于是又转过脸去，将他的头发掠平到后面去，穿上他的长服，以高朗柔和的声音开始唱着为死人而设的赞歌。

唱赞歌者的声音是一个低音阶的，粗糙而不入耳，所以当这个歌声升到高高的天花板上时，一句一音都是痛戚的不和谐。赞诗一开始唱，所有人的眼睛便都恐怖地注定在死人的身上。诺委加夫站得离他最近，他想着，西米诺夫的眼皮在微动了，仿佛那不能见物的眼珠转向唱诗的那个方向去。但在别的人看来，西米诺夫仍是如前地不动一下。

第一下，西娜开始柔和而持久地哭了，她的眼泪直挂下她的年轻美貌的脸部。所有别的人都向她望着，而杜博娃也依次地哭着。男人们的眼中，眼泪也涌起来了，但他们咬紧了牙，竭力将它们缩回。每一次赞歌的歌声高了一层，女子们便更纵声地哭着。沙宁皱着眉头，憎恶地耸着肩，他想，如果西米诺夫听见了这哭声，他将如何得不可忍受，而对于健全的平常人，这哭声又是如此的极不愉快。

“不要那么高声地唱！”他厌恶地对牧师说道。

牧师驯服地曲身向前，去听他的话，当他明白了这话时，他却蹙着额，反更高声地唱着。他的同伴对沙宁望着，别的人也都望着他，恐怖而且诧异，仿佛他说了些拂逆人意的话。沙宁以一种姿势表示他的懊恼，但不说什么。

当歌声停止时，牧师包起了在他长服上的十字架，情形较前更为痛苦。西米诺夫躺在那里，如前的僵硬不动。突然地同一的一道思想，可怕，但是不可抵抗的，进入一切人的心上。但愿一切能够快些完结吧！但愿西米诺夫死去了吧！他们既惧又羞地想在压服这个愿望，交换着怯懦的视线。

“但愿这一切都完结了！”沙宁低声地说道，“怪怕人的，是不是？”

“是的！”伊凡诺夫答道。

他们差不多都是耳语着的，很明白的，西米诺夫是不会听得见，然而所有其余的人却都惊骇了。

夏夫洛夫正想说几句话，但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声音，不可形容的清晰的，正反响在房间，送一阵的战栗于每个人的全身。

“咿——咿——咿！”西米诺夫呻吟道。

仿佛他已得到所要表白的那个意思，他仍继续地发出这个漫长的调子，仅为他的艰苦粗糙的呼吸所间断。

起初，他们觉不到他发生了什么事，但不久西娜、杜博娃和诺委加夫都哭了。牧师缓缓地严肃地重复唱了起来。他的肥胖而好脾气的脸部显然地表示出同情与感动。几分钟过去了，突然地，西米诺夫中止呻吟了。

“一切都完结了。”牧师低语道。

然后缓缓地，费了好多气力，西米诺夫移动他的紧合着的唇片，他的脸仿佛被一个微笑所紧缩。看着他的人，听见了他的空洞的巫似的语声，从他的胸部的深处发出，仿佛它是从一个棺材盖下面发出来似的。

“蠢蠢的老傻货！”他说道，狠狠地盯着牧师。他的全身颤抖着，他的双眼在眼窝中间发狂地转动着，他全身都伸直着。

他们全都听见这些声音，但没有一个人走动。有一会儿，牧师的胖肥润湿的脸上，消失了忧愁的表情。他焦急地四面望望，但没有碰到一个人的视线。只有沙宁微笑着。

西米诺夫又动了动他的唇片，然而没有声音逃出来，而一边垂下了他的稀而美的髭须。他再伸长他的四肢，见得更长更可怕了。一点声响也没有，也不见一点极轻微的移动。现在没有一个人哭。死的降

临较之死的实际的降落尤为可悲，尤为可怕。这是很可怪的，如此恐怖的一幕竟如此简单而迅速地完结了。他们有一会儿立在床边，眼望着已死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仿佛他们还望着有什么别的事要发生。他们专心一意地看着诺委加夫合上了死者的双眼，将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各自想在心里引起了一种恐怖而怜悯的意识，然后他们沉默地小心地走了出去。甬道里现在已经点上了灯，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的熟悉与简单，竟使每个人都呼吸得更为舒畅。牧师第一个走，短促地一步步迈着，他想对少年们说几句安慰的话，叹着气，开始柔声地说道:

“亲爱的，亲爱的！这真是很可悲。如此的一位年轻人。唉！这是很明白的，他死得并没有遗憾。但上帝是怜悯人的，你们知道——”

“是的，是的，当然的。”夏夫洛夫答道，他走在他的后边，想要表示有礼貌。

“他的家族知道吗？”牧师问道。

“我实在不能够告诉你。”夏夫洛夫说道。

他们全都诧异地互相望着，因为这似乎是古怪而不大合理的，他们竟不能说出西米诺夫的家族有什么人。

“他的妹妹在中学校里，我相信。”西娜说道。

“啊！我知道！好，再见吧！”牧师说道，用肥滚滚的手指微举起他的帽子。

“再见！”他们齐声地说道。

到了街上时，他们叹着气，仿佛被释放了。

夏夫洛夫问道:“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

经了略略的踌躇之后，他们互相地告别，各走他们自己的路。

第十一章

当西米诺夫看见了血，并感觉到他四周与他身内的可怕的空虚时，当他们扶他起来，抬他开去，使他躺下，代他做了一切事时（这些事是他一生所习惯于做的），然后他知道他是快要死了。他奇怪着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怕死。

杜博娃说起过她的恐怖，这是因为她自己在恐怖着，她设想，健康的人如果怕死，则快死的人当更怕了。他的铁青的气色，他的狞视的眼睛，乃是失血与弱衰的结果，她和别人都以为是恐惧的表现。但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恐惧，同时他对医生所提出的那个“已经到了吗？”的问题也绝不是恐惧。在一切时候，特别是从他知道他已得到了肺痨病之后，西米诺夫一直是怕死的。在他的病症初起时，他的心境是异常的恐怖着，很像一个被判决死刑而一无特赦希望的人所感到的恐怖一样。在他看来，几乎世界从那一刻起便已仿佛无存的了；所有在这世界上，他从前所觉得美好的、愉快的、欢乐的，都已消失了。周绕于他身旁的一切都是要死去了，要死去了的，而每一刻每一秒都可带来某种可怕的、难忍的、惊人的、如一个黑漆漆而张着口的陷阱的东西。他所见的死是如一个陷阱似的广大、无底，而如夜似的阴沉。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无论他做什么事，这个黑漆漆的深坑总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的不可穿透的阴郁之中，一切声、一切色、一切感觉都失去了。这是一个极可怕的心境，然而它却经得不长久。当日子过去了，当西米诺夫渐近于死亡了，他对于它却更为辽远、朦胧，而不可捉摸。

每一件周绕于他身旁的东西，声、色、感情还继续是他时常所知道的那样。太阳永远地光辉四照，人民如常地熙熙攘攘地各做其事，

而西米诺夫他自己，也有重要的事与无关紧要的事要做。正如从前一样，他在清晨起床来，仔细地梳洗着，吃他的午餐，感觉到食物合不合他的胃口。如从前一样，太阳与月亮对于他是可喜悦的，阴雨与潮湿是可恼的；如从前一样，他在晚上和诺委加夫及别的人打台球；如从前一样，他读着书，有的是有趣，有的是既笨又沉闷。起初他对于不但自然界和周围的人们毫无变更，连他自己也都照旧一层觉得又奇怪、又恼怒，还是心痛。他竭力去变更这个情形，要逼着人们对于他及对于他的死亡发生兴趣，叫他们感到他的可惊怕的地位，使他们明白一切都要完结了；然而，当他告诉他的熟人以这事时，他便看出他不该这么办。他们起初显得惊讶，然后狐疑着，一定疑惑医生诊断得不确。最后，他们便竭力要除去这不愉快的印象，突然地变换了谈话的题目，过了一分钟，西米诺夫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和他们谈起了一切生的东西，而不谈到死了。他想把全世界吸引到他自身内所发生的事上去的努力显然是完全无用的。

然后，他想要离群索居，专心致志在他自己身上，寂寂寞寞地去受苦，完全而强固地感受着他悲切的运命。然而，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的日常环境中，一切都是和从前一样，他如果要想象它是与前不同，或他，西米诺夫，现在便已不存在人间了，这似乎是不对的。死的一念，起初使他受了那么深的一个创痕的，如今渐渐地不大感刺激了；被压迫的灵魂重得自由了。完全遗忘了的时间，更多更多了，生命再度展放在他的面前，富于色彩、动作与声音。

仅在夜间，在他独居之时，他才为一个黑阱的感觉所侵袭。在他熄了灯之后，乃有一种无形无迹的东西，徐徐地在黑暗中升起于他的上面，微语道：“唏……唏……唏！”一刻也不停顿，而从他的身内又有别一个声音可怕地回答着这个微语。然后，他觉得，他是渐渐地成

了这个咿唔微语与这个深奥的混沌的一部分了。他的生命在其中，如一道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火焰，不定在什么时候便会永远地熄灭了。然后，他决心要整夜地点了一盏灯在他房里。在灯光之下，奇异的咿唔止息了，黑暗消失了；他也不再有立在一个张口的深阱边上的印象了，因为灯光使他想起他生平一千宗细小而平常的事情：那椅子，那灯光，那墨水瓶，他自己的足，一封未写完的信，一个基督像，他永远不曾点过的像前的灯，他忘记放在门外的皮靴，以及许多别的日常在他四周的东西。

然而，即在那个时候，他还能听见咿唔的微声从房子的一角，灯光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发出来，而黑漆漆的深阱又在张口要接他下去。他怕向暗处望去，或竟至于不敢去想到它，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一瞬间，可怕的阴暗竟包围了他、幕罩了灯光，如用一阵冷而浓密的雾遮盖了世界，不使他看见。使他痛苦，使他惊惶的乃是这个。他觉得仿佛他必须是一个孩提似的啼哭着，或将他的头颅向墙头碰着。但当日子过去了，西米诺夫渐渐地更邻近于死亡了之时，他却渐渐地更习惯于这样的印象。仅仅被一句话，或一种手势，或见到了一个送葬队，或看见了一个坟场，它们便更为强固、更为可怕了，他便觉到，他也是必须死去的。他焦心苦虑地要避免了这种警告，便永不走到任何通到坟场的街道上去，也永不仰面而睡，将双手合放在胸前。

他有两个生命，真的有。一个是他从前的生命，富饶而明白，不能够有死亡的一念，也忽视着它，全力注重着的是它自己的事务，且希望永远地活下去，无论费什么代价都可以；再一个生命是神秘的，无从捉摸的，难知的，它如一条虫在一个苹果之中，偷偷地啃食着他从前生命的心，毒害它，使它不可忍受。

因为有了这个双重的生命，所以西米诺夫到了最后，觉得他自己和死已面面相对，且知道他的结局已近了时，他倒不觉到什么恐惧了。“已经到了吗？”那便是他所问的一切的话，为的要确切地知道所期望的事是否到了。

当他在那些围绕于他四周的人的脸上，他读出对于他的问话的回答，他所诧怪的，只是，结局却似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自然，好像是他做超出他力量以外的沉重的事的结局一样。同时，他又有了一个新而奇怪的内在的感觉，他看出，这是再不会有别的结果，死亡乃是他的生活力衰弱下去的平常的结果。他所觉得余憾的，只是，他不再能看见世上的一切东西了。当他们将他抬上病车送到医院去时，他以睁大了的充满眼泪的双眼，四面地凝望着，努力要一眼望去便记下一切的东西，他悲憾于他不能够在他的记忆中坚记着这个世界的每件琐物：它的富裕的天空，它的人，它的春绿色以及它的远远的青色的地平线。在实际上，同样的可亲爱的，他觉得说不出的可宝贵的，乃是所有他从前永不曾注意到的小东西以及那些他常常觉得充满了美丽与重要的：天空，黑暗而广漠，镶着它的熠熠的金星；车夫的憔悴的背形，穿着褴褛的外衣；诺委加夫的忧愁的脸；灰尘飞扬着的街道；窗户中灯光煌亮白着房屋；沉默地站立在后边的黑漆漆的树木；颠簸的车轮；柔和的晚风；所有他能够看见的、听见的、感到的。

后来，在医院里，他的眼睛迅速地在那间大房间内四望着，专心地望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直到他为肉体的痛楚所妨碍，这个痛楚使他发生一种绝对孤寂的感觉。他的知觉现在集中于他的胸部，那便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源泉。徐缓地，十分徐缓地，他开始被生命所推开了。现在，他所看见的东西，在他看来，似都是奇异而无意义的了。生与死之间的最后争战已开始了。它充满了他的全身，它创造了

一个新的世界，奇异而寂寞，一个恐怖、痛楚与失望的争突的世界。渐渐地，又有了清神志爽的时间；痛楚停止了；他的呼吸更为深沉而和平，从那白色幕之中，声音与形状略有点清楚。但一切都还是微茫而无关的，仿佛他们都是在远远的地方。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声音，然后，他们又听不见了；人形无声无息地走动着，如在电影幕上所映出的人形一样；熟悉的脸显得陌生起来，而他不能够想起了他们。

在邻近的床上，有一个相貌整齐、脸上修剃得光光的人在高声地读报，但他为什么读，或对着什么人读，西米诺夫却永不要去想它。他清清楚楚地听见说，国会的选举又延期举行了，还听见说，一个人设计暗杀一位大公爵；但这些话却是空虚而无意义的，如水上的浮沤，出现了又消失了，一点也不留下痕迹来。那人的嘴唇动着，他的牙齿发着亮，他的圆眼转动着，报纸簌簌作响；灯光从天花板射下来，灯的四周，大的黑蝇，形状可怕的，在旋转爬行。至西米诺夫的脑筋里，有点东西似乎向上燃烧着，照耀在一切围绕于他四周的东西上。他突然地感到，一切东西现在对于他都是没有关系的了，所有世界上的工作与事业也都不能够增加仅仅一个钟头于他的生命之上了；他必须死去。他又沉入黑雾的波涛之中了；两个可怕而秘密的势力之间的沉默的冲突又开始了，其中的一个，搐搦地努力要毁灭了其他的一个。

西米诺夫第二次恢复意识之时，便是他听见哭声与唱歌声之时。这似乎对他绝对的不需要，对于一切在他身中正在进行的事一点也不发生关系。然而，有一瞬间，它却燃起了他脑中的火焰，而西米诺夫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人的滑稽的悲戚的脸，他对于西米诺夫是绝对的不感兴趣。那是最后的生命的符号。以后发生了的事，乃是生存的人所完全不能够想得到或感得到的。

第十二章

“到我家里来，我们为死者举行一次纪念会。”伊凡诺夫对沙宁说道。沙宁点点头，接受了他的邀请。在路上，他们买了伏特加酒和冷菜，追上了犹里·史瓦洛格契。他正沿着林荫路慢慢地散步着，看来十分的颓唐。

西米诺夫的死给他以一种纷扰而且痛苦的印象，他觉得这有分析的必要，但去分析它又是几乎不可能的。

“总之，这是十分简单的！”犹里对他自己说道，想要画一条直的短线在他心上，“人在出生之前是不曾存在于世的。那似乎并不见得可怕也并不难解。人死时，他的生存便终了。那也是同样的简单而且容易领会的。”死亡是创造生活力的机械的完全停止，他是完全可领会的；关于它，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叫犹拉，他进了学校，和同学们打架，他斫下蓟草的头，他以他自己的特殊方法过着他自己的特殊而有趣的生活。这个犹拉死了，而代替他的却是一个很不相同的人，散步着、思想着，这人便是大学生犹里·史瓦洛格契。如果他们遇到了，犹拉一定不会明白犹里，也许还要憎恶他，当他是一位要引起他无穷懊恼的可能的教师。所以，在他们之间，是有着一道鸿沟；所以，如果那个孩子犹拉死了，我自己也便死了，然而直到了今日，我还不曾注意到他。那便是死亡的如何的情形了。总之，是十分的自然、简单！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死了有什么损失呢？生命，无论如何，是包含着多数的忧愁，少数的快乐的。不错的，生命也有它的愉快，不舍得失去了它们，但死亡却使我们避免了那么许多的疾病，那些是我们在结局时所得到的。“那是很简单的，并不那么可怕的，是不是？”犹里高声地说道，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突然他又

跳了起来，当时另有一个思想似在刺痛他，“不，全个世界，充满了生命与异常复杂的世界，乃突然地变成了什么也没有吗？不，那并不是孩子犹拉之变成了犹里·史瓦洛格契！那是荒诞不经而且不能忍受，所以，那是可怕的，不可悟解的！”

犹里用了全力，努力要形成这个情态的一个概念，这个，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忍受的可能，然而每个人却都忍受着，正如西米诺夫所曾做的。

“他也并不怕死呢！”犹里想道，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反省的可怪而微笑着，“不，他还对我们大家笑着，他笑着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歌唱，以及我们的哭泣。”

他觉得在这里有一段意思如果得到了了解，便可以明白全部。但是在他的心灵和这段意思之间仿佛筑着一堵牢不可破的墙壁。智慧一到了平滑得不可捉摸的平面上便滑倒了，在觉得意义也已接近的当儿，思想竟又在下面原地方“辞谢不敏”了。极微细的思想和观念的网无论往哪方面抛去，捉获到的还一定只是些平淡而且讨厌的言语，便是：“又可怕，又显明！……”思想往下便不走了，显然是不能走了。

这真是痛苦，使脑筋、心灵和整个身体衰弱下去。烦恼钻进心去，思想成为疲弱而无色，头痛起来，极想坐在林荫路旁，对一切，甚至于对生命事实的本身都置诸不问不闻。

“西米诺夫怎样能够笑呢，当他已知道在一会儿工夫之内，一切便都要结局了？他是一个英雄吗？不，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问题。那么死亡是并不像我所想的可怕了。”

正当他在这样地默想着时，伊凡诺夫突然地高声招呼着他。

“吓！是你吗！你们到哪里去？”犹里耸耸肩，问道。

“为我们的死友祭奠一下，”伊凡诺夫粗鄙地戏谑地答道，“你最好和我们一道来吧。常常地一个人独行着有什么好处呢？”

犹里心里感到忧愁而没有精神，因之，并不如平常似的觉得沙宁和伊凡诺夫使他讨厌。

“很好，我愿意去。”他答道。但他又突然地觉到他的高尚，他自己想道：“我真的要和这种人在一道吗？我真要喝他们的伏特加酒，谈着平庸的话吗？”

他正想回转身去，但他竟觉得这样的一种孤寂的绝对可怕，他竟和他们一道走了。伊凡诺夫和沙宁并不提出什么话来说，因此，他们便沉沉默默地到了伊凡诺夫的家中。天色已是很黑的了，在门口，一个人的身子可以朦胧地见到。他拿着一根曲柄的大手杖。

“啊！这是叔父彼得·伊里契！”伊凡诺夫快活地说道。

“是的！正是他！”那个人以一种深沉的回应的声音答道。犹里想起了，伊凡诺夫的叔父是一位老年的喜欢喝酒的教堂的唱歌者。他有一头灰色的髭发，如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个兵士一样，他的褴褛的黑外衣有着一股极不好闻的气味。

“嘭！嘭！”他的声音如从一个空桶中发出。这时，伊凡诺夫介绍他给犹里，犹里拙笨地和他握手，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然而他想到了，在他看来，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所以当他们进门时，他竟恭敬地请那位老歌者先走。

伊凡诺夫的家活像一所堆杂物的破房子，而不像一个人的住宅，灰尘又多，又不整洁。但当他的主人点亮了灯时，犹里看见墙上挂的却是瓦斯尼助夫绘的雕版画，那些初见以为是废物堆的却是一堆一堆的书籍。他仍然觉得有点不自在，为了要隐匿这个，他开始专心地去看那些雕版画。

“你喜欢瓦斯尼助夫吗？”伊凡诺夫问道，而他不等一个回答，便走出房外去取器皿来。沙宁告诉彼得·伊里契以西米诺夫的死耗。“上帝安息他的灵魂！”彼得·伊里契微语道，“吓！他现在一切都履行到了。”

犹里偷偷地向他望着，对于这位老人感到一阵突然的同情。

伊凡诺夫现在带进来面包、盐渍的黄瓜，还有玻璃杯，他将这些东西放在新闻纸铺在上面的桌上。然后，以一种迅速的不经意的手段将瓶塞开了，一点酒也不曾溅出去。

“十分的漂亮！”伊里契赞许地说道。

“现在就可以看出哪一个人懂得事。”伊凡诺夫说道，带着一种自己满意的神气，同时，他将绿色的酒倒满各个玻璃杯中。

“现在诸君，”他说道，扬起声音来，同时举起玻璃杯来，“恭祝死者安息，等等。”

他们接着便吃了起来，伏特加酒也消耗得更多了。他们谈得很少，喝得很多。不久，小房子里的空气便渐渐热而压迫起来。彼得·伊里契燃着了一支香烟，空气中充满了下等烟草的青烟。酒与烟与热使犹里觉得头晕。他又想到西米诺夫。

“关于死，总有点可怕的。”他说道。

“为什么？”彼得·伊里契问道，“死吗？啊！啊！！这是绝对的必要的。死吗？难道一个人要长生不死下去吗？啊！啊！！你一定不要那么说！长生不死，真的是！长生不死将怎么办呢，啊？”

犹里立刻试去想象长生不死将是什么一个样子。他看见一个无终点的灰色条痕，无目的地伸到空间去，仿佛是由这个浪头被冲进第二个浪头一样。所有对于色、声及感情的概念全都朦胧了，不清楚了，被混杂在一道灰色的浑浊的溪流中，恬静地永久地流着过去。这不是生，乃是永久的死。这个思想使他害怕。

“是的，当然的。”他咿唔道。

“它似乎在你心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印象。”伊凡诺夫说道。

“在什么人心上没有一个印象呢？”犹里问道。伊凡诺夫浑浑地摇着他的头，开始去告诉伊里契关于西米诺夫死时的事。现在在房内是不可忍受的热闹。犹里看着伊凡诺夫，他的红唇在啜着伏特加，而伏特加则在灯光中发亮。每件事似都打了圈子转了又转。

“哑——哑——哑——哑——哑！”一个声音在他耳朵边微语着，一个奇异的小声音。

“不！死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又说道，并不注意到他乃是回答那个神秘的语声的。“你对于这事太过感动了。”伊凡诺夫侮慢地说道。

“你不是吗？”犹里说道。

“我吗？不——不！当然，我不要去死，因为死并没有什么很有趣的，生活还是更可乐呢。但如果一个人要死了，我倒要死得迅速一点，没有任何的大惊小怪或无意识。”

“你没有死过，所以不知道。”沙宁笑道。

“不，那是十分真实的话！”伊凡诺夫答道。

“吓！不错，”犹里接着说道，“人们早已听见人说过这一切话了。任你说什么话都可以，死亡总是死亡，它自己是恐怖的，当一个人想到生命的结局是这样的一个强暴而不可避免的结局时，已足够夺去他生活时代的一切愉快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也听见过了，”伊凡诺夫恼怒地说道，“你们大家以为只是你们……”

“什么意义呢？”彼得·伊里契愁闷地反问。

“毫无什么意义！”伊凡诺夫用同样不易明的恼怒神气喊嚷着。

“不，那是不可能的，”犹里答道，“每一件事都是过于聪明、过于谨慎地安排着，而且——”

“以我的意见，”沙宁说道，“到处都没有好事。”

“你怎么能说这话？大自然怎么样？”

“大自然！哈，哈！”沙宁微声地笑道，他的手戏弄地摇着，“我知道，向来对于自然，总是说它十全十美的。真实的事是，自然也正和人类一样的不满足。不必费很大的想象力，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便都

能表现出一个世界比之这个世界好过千倍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终年的温热与光明，一座花园为什么不是长绿、长美悦的？至于生活的意义，当然它是有着某种的意义的，因为目的制控着一切事物的进行；没有一个目的，一切事物便都要混沌、混乱了。但这个目的是在于我们生存的界限以外的，是在宇宙的极基底的。那是一定的。我们不能够成为宇宙的原始，也不能够成为宇宙的终结。我们的份儿是一个被动的份儿。仅仅为了生存的事实，我们乃实践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生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的死亡也是必要的。”

“对于谁是必要的呢？”

“我怎么知道？”沙宁答道，“并且，关我什么事？我的生活，其意义便是我的感觉，愉快的与不愉快的。至于在它们的范围以外的，唔，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可以创立任何的假设，它常常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要在它的上面去建造生活，那是笨傻的行为。让喜欢讨论它的人去扰扰地讨论它吧。至于我，我便是生活着！”

“且让我们全体为了拥护它而喝干了一杯！”伊凡诺夫提议道。

“但是你信不信上帝呢？”伊里契说道，以昏花的眼望着沙宁，“如今是没有一个人有信仰……而且不去信仰那可以信仰的事。”

沙宁笑了：“是的，我相信上帝。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从小孩子时代就遗留下来了，但关于这事，我认为没有和它战斗，或使它更加确定的必要。这是最有利益的事，实在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上帝，我便献他以忠诚的信仰，如果没有上帝，唔，对于我还不是更好些？”

“但在信仰或不信仰之上，一切生命是根据着吧？”犹里说道。

沙宁摇摇头，满足地微笑着。

“不，我的生命并不是根据于这些东西之上的。”他说道。

“那么根据什么呢？”犹里疲弱地问道，“哑——哑——哑！我必须不要再多喝了。”他自己想道，当时他将他的手抽过他的冷而潮湿的眉毛。也许沙宁有什么回答，也许没有回答，他是听不见的。他的头如在一个旋涡中，有一会儿工夫，他觉得很不胜酒力。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沙宁继续地说道，“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绝对的确定。但不管他存在不存在，我总是不知道他，我也不能说出他需要我做什么。即使我极端地信仰他，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事呢？上帝是上帝，不是人类，不能够以人类的标准去判断他。他所创造的周绕于我们身边的世界包含着一切东西，好的、坏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美丽的、丑恶的——一切的东西，在实际上，因此，我们便失去了一切的感觉与乎一切正确的定义，因为他的感觉不是人类的，而他的善与恶的观念也不是人类的。我们对于上帝的概念必须常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我们将常常给予我们所崇拜的以适合于我们住的地方的气候情形的相貌与衣服。这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话。”

“是的，你是对的，”伊凡诺夫呻吟道，“极对的！”

“那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犹里问道，当时他憎厌地推开他的酒杯，“或者，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沙宁答道，“那便是，我不愿意我的生活是一个困苦可怜的生活。因此，在一切东西之前，一个人必须先满足一个人的天然的欲望。欲望是一切东西，当一个人的欲望停止了时，他的生命也便停止了；如果他杀了他的欲望，他也将杀了他自己。”

“但他的欲望也许是恶的呢？”

“可能的。”

“唔，那么，怎么样？”

“那么……他们必须适成其为恶的。”沙宁温和地答道，当下他以他的清明的蓝眼望着犹里的整张脸上。

伊凡诺夫怀疑地抬起他的睫毛，不说一句话。犹里也沉默着。也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双清明的蓝眼使他恼怒，虽然他想要不瞬地凝望着它们。

有一会儿工夫，大家都沉默着，所以一个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只夜蛾不顾死活地在碰着窗格。彼得·伊里契悲戚地摇着头，他的为酒所沉湎的面貌垂向沾着污点的新闻纸上。沙宁又微笑着。这个不断的微笑使犹里触怒，但也使他迷醉。

“他有怎样清朗的一双眼睛！”他想道。

突然地，沙宁立了起来，开了窗，放了那只蛾出去。一阵冷爽的空气如从柔和的翼下来的，吹进了屋内。

“是的，”伊凡诺夫说道，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世间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所以为了拥护这事，我们再喝干一杯。”

“不，”犹里说道，摇摇头，“我不能够再喝了。”

“嗳，为什么不能？”

“我从不曾喝过那么多的酒。”

伏特加酒和热气使他头痛。他渴想要走到新鲜的空气中去。

“我必须走了。”他说道，站了起来。

“到哪里去？来，再喝一杯！”

“真的不！我应该要——”犹里嗫嚅地说道，找他的帽子。

“好，再见！”

当犹里闭上了门时，他听见沙宁对伊里契说道：“当然你是不像小孩子们的；他们不能够分别出善与恶，他们是简单而天真的，那便是他们为什么要——”然后，门闭上了，一切是静悄悄的。

月亮高高地照在天上，凉凉的夜风触着犹里的眉毛。一切似都是美丽而浪漫的，而当他在沉寂的月光照着的街上走着时，他一想到在一个黑暗的静悄悄的房内，西米诺夫正躺在一张床上，黄色而僵硬，便觉得害怕。然而，犹里却有点不能够回忆起那些新近压迫他，使全个世界都被遮于阴影中的悲戚的思想。他现在的情调是一个恬静的忧愁，而他觉得不得不凝望着月亮。当他横过一方白色的无人的广场时，他突然想到了沙宁。

“他是哪一类的人呢？”他自己问道。

他一想到有一个人，他，犹里，不能够立刻下断语，便觉得有趣，于是他很想下一个极坏的断语。

“一个成语的制造者！那便是他的一切了！从前这个人装作一个悲观主义者，憎恶生命，曲躬于他自己的空中楼阁的不可能的见解。现在，他又是琐琐地在谈着兽欲主义了。”

犹里的思想又从沙宁转到自己身上来。他的结论是，他并不假装着什么，而他的思想、他的受苦、他的全人格都是原创的，和别人的很不相同。

这是最可赞许的。然而有点东西似乎失去了。他又想起了西米诺夫。他想起他不能再见到西米诺夫，便有点悲戚，虽然他从不曾对于西米诺夫有过什么爱感，但现在他却成了近于他、见爱于他的人了。眼泪从他眼中涌出。他幻想这个已死的大学生躺在墓中，成了一堆的腐烂的东西，而他又记起了他的这些话语来了：

“我将长眠，你却将活着，呼吸着这个空气，享受这个月光，你将走过我躺在其中的墓坟上。”

“这里，在我的足下的也像人类的余骸呢！”犹里想道，低头看着尘土，“我是踏在脑上、心头上和人的眼睛上呢！唉！……”他感到膝盖下一阵可恨的无力，“而我也将死的，别的人也将走在我的身上，心里正如我现在所想的想着。唉！在见得太迟了之前，我们必须生活，必须生活！是的，但要生活在正当的轨道中，如此，人的生命便没有一刻工夫是虚耗的了。然而他怎样地去办那些事呢？”

广场为月光所照，白而荒凉。在镇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歌者的笛不再告诉出他的消息了。

犹里轻柔地对自己咿唔着这诗句。然后他高声地说道：“这一切是如何的讨厌、忧愁和可怕呀！”仿佛是对着别一个人告诉似的。他自己的语声使他惊骇，他回转身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我醉了。”他想道。

夜，沉静而清明地，照临于下方。

第十三章

当西娜·卡莎委娜和杜博娃因去拜访别人而不在家中时，犹里的生活似是无变动而且单调的。他的父亲是或从事于家务，或在俱乐部中，而丽莱亚和勒森且夫也觉得有第三个人在他们之面前，是不很方便的，所以犹里也避着他们的同伴。因此这成了他的习惯：晚上早早地去睡，早上直到了午餐时候方才起来。整天，不管在他房间或在花园里，他总是孵育着诸种念头，只等着一个超越的力量的增进，促使他向前去做什么伟大的工作。

这个“伟大的工作”一天换了一个样子。今天是一幅图画，或者明天便是几篇的论文，在文中表示给世界看，社会民主党不给犹里以党部中一个主要的位置是如何巨大的一个错误。或者它又是一篇文章，赞成与人民结合，和它热诚地合作着——一个关于这个题目的十分广大、严肃的讨论。然而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带来，带来的只是烦闷。诺委加夫和夏夫洛夫也有一两次来看他。犹里也去参与讲演会，去拜访友人，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他似都是空虚而无目的。这都不是他所求的事或他幻想中所求的事。

一天，他去看勒森且夫。这位医生居住的是几间大而有空气的房间，满放着一切如一位注重体育的健壮人所有的为他的娱乐所需的东西：棍棒、哑铃、长剑、钓竿、渔网、淡芭菰的烟管以及许多其他的足以表示健壮，大人的修养用的。

勒森且夫以坦白的诚意接待他，和他愉快地闲谈着，给他香烟抽，最后问他去不去和他一道打猎。

“我还没有一支枪呢。”犹里说道。

“拿我的一支去吧，我有五支枪呢。”勒森且夫说道。在他心中，犹里乃是丽莱亚的兄弟，他渴欲尽力地对他表示好意。所以他坚持地要犹里接受他的一支枪，热诚地将所有的枪都陈列出来，将它们拆开了，解释它们的构造。他竟还向天井中的枪靶放了一枪，所以，最后，犹里便笑着接受了一支枪、一点子弹，勒森且夫十分地高兴。

“那是好极了！”他说道，“我有意要在明天去打些野鸭来，所以我们可以同去，可以不？”

“我很高兴同去。”犹里答道。

当他到了家时，他整整地费了近两个小时的工夫去察验他的枪支，手触着开关，以灯为瞄准之的。然后他仔细地擦油在他的旧猎靴上。

到了第二天，快近黄昏时，勒森且夫如常的活泼愉快，坐着一辆马车，由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拖着，来接犹里。

“你预备好了没有？”他从开着的窗口向犹里招呼着。

犹里身上已经挂上了子弹匣和野禽袋子，背着他的枪，走了出来，看来有点过重且不大自然。

“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他说道。

勒森且夫穿的衣服又轻巧又舒适，对于犹里的武装，似乎有点诧异。

“你将要觉得这些东西太过笨重的，”他微笑地说道，“将它们统统放下，摆到这里来。等到我们到了那边再背戴上去不迟。”他帮助犹里

脱下了武装，将它们放在座位之下。然后他们疾驰地驱车而去。白日快要向晚了，但天气还要热而多尘。马车左右地颠簸着，所以犹里的手要紧紧地握着座位。勒森且夫无时不谈着笑着，犹里也不得不加入他的欢笑中。当他们到了野外，硬草轻触着他们的足上时，天气也觉得略为凉爽，也没有什么灰尘。

到了一个广大的平地上时，勒森且夫勒住了腾腾出汗的马，将手放在嘴上，以清朗的声音高叫道，“科斯马……科斯——马——”

在田野的极端，如阴影似的，有一行的小人能够看得见，他们听见了勒森且夫的叫声，全部热切地向他的方向望着。

其中的一个人便越过田野而来，仔细地在犁沟之中走着。当他走近了时，犹里看见他是一位肥壮、灰白头发的农人，有一把长的胡须和一双有筋力的手臂。

他慢慢地向他们走近，微笑着说道：“你喊嚷得很有劲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

“今天好，科斯马。你怎么样？我能留下马匹在你这里吗？”

“是的，当然可以。”农人以一种平和、友善的语气说道，当下他便拉住了马缰，“来打一次小小的猎吗？嗳？他是谁？”他向犹里和善地望了一下，问道。

“这是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的儿子。”勒森且夫答道。

“噢，是的！我看出来了，他正像鲁特美·尼古拉耶夫娜！不错，不错！”

犹里听见这位挚切的老农夫认识他的妹妹，并且以这样的一种简朴友善的态度说到她，心里也很喜欢。

“现在，那么，我们走吧？”勒森且夫以快活的声音说道，当时，他取了他的枪和猎袋，第一个先走。

“祝你有好运气！”科斯马叫道，然后他们能够听见他诱唤着那匹马，引它向他的草屋走去。

他们在到达泥泽之前，还要走了近一俄里的路。太阳快要西沉了，覆盖着多汁的草和芦苇的泥土，在他们的足下觉得很潮湿。它觉得更黑，且有一股潮湿气味，而有的地方，水光在动荡着。勒森且夫不再吃烟了，两足张开地站着，突然地显得庄重起来，仿佛他正要开始一件重要而有责任的事业一样。犹里向右边走，想要找一块干的安适的地方。在他们之前，淌着水，反映出清朗的黄昏天色来，看来清澄而深。对岸，像一条黑痕，能够在远处辨别出来。

几乎是立刻的，野鸭们两只三只地从水面上飞起，慢慢地飞过去，突然它由芦苇中飞出，然后经过猎人的头上，一行的黑影子映照于红色的天空之中。勒森且夫放了第一枪，得到了成功。一只受伤的野鸭，倾跌地落到水中去，以它的双翼打下芦草来。

“我射中了！”勒森且夫叫道，当下他快快活活地高声大笑起来。

“他真是一个好小子。”犹里想道，现在是轮到他放枪的当儿了。他也射下他的鸟儿，但它落得太远了，他不能够找到它，虽然它抓伤了他的手，涉过膝盖深的水。这个失望仅使他格外的锐敏。他想道：“这是很好的玩意儿。”

在河上的清凉的空气中，猎枪的烟有一种奇异的愉快的气味儿，而在逐渐黑暗下来的景色中，快活的枪击，也以悦人的效力放射出来。受伤的野禽，当它们落下时，在灰白的绿天中，画成了一痕美丽的曲线；在天上，现在最早出来的微弱的星光已在熠熠地发亮了。犹里觉得异常得有力与愉快。似乎他从不曾参加过那么有趣或那么快乐的事情。鸟只现在飞出来的更为稀少了，更黑暗下来的夜色使他更难于瞄准。

“吓啰！我们一定要回家了！”勒森且夫从远处叫道。

犹里还舍不得走，但应和了他的同伴的提议，他却向前与他相会，踬行于芦苇之中，溅涉地经过水里。在夜色之中，他们是与陆地分别不出的，当他们相见了，他们的眼睛亮着，他们全都沉重地呼吸着。

“唔，”勒森且夫问道，“你的运道好不好？”

“我应该说好。”犹里答道，显示出他的装载得不少的猎袋。

“嗳！你比我射得还好。”勒森且夫愉快地说道。

犹里为这些赞语所悦，虽然他常常地宣称，他并不注意到任何的体力上的能力或技能。“我不知道射得更好，”他不经意地说道，“这不过是运道好而已。”

他们到了草舍时，天色已经很黑，瓜田全没入黑暗之中，仅仅最前排的几列甜瓜在火光中熠熠地辉着白色，投射出长的影子。马站在草舍之旁，嘶嘘着，在那里有一堆干草烧着，放出光亮的小火光，发

出爆声。他们能够听见男人谈着，女人笑着，而其中有一个声音，和蔼而愉快，在犹里听来似乎很熟悉。

“怎么，这是沙宁。”勒森且夫诧异地说道，“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们走近了火堆。灰白须的科斯马坐在火旁，抬起眼来，点头欢迎他们。

“运道好吗？”他以深沉粗大的口音问道，这声音从一部垂下的髭须之下发出。

沙宁坐在一只巨大的南瓜上，也抬起了头，向他们微笑。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勒森且夫问道。

“啊！科斯马·柏洛科洛威慈和我是老朋友呢。”沙宁解释道，更微笑着。

科斯马笑了起来，露出他的腐败牙齿的黄色残余来，当下他和蔼地以他的粗手抚拍着沙宁的膝盖头。

“是的，是的，”他说道，“坐在这里，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请吃这个甜瓜。而你，我的年轻的主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犹里愉快地答道。

他觉得有一点困恼，但他立刻便喜欢这个和善的老农夫及他的友好的谈话，半俄语半方言的。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啊哈！我们必须互相认识。嗳？请你坐下，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犹里和勒森且夫坐在火边的两只大南瓜上。

“现在，将你们所打到的东西给我们看看。”科斯马说道。

一堆的死禽从猎袋中倒出来，地上便沾染着它们的血。在跳跃不定的火光中，这些死禽具有一种巫怪的不愉快的样子。血液几乎变成黑色了，鸟爪仿佛在动。科斯马取了一只野鸭，在翼下摸了一下。

“那是一只肥的，”他赞许地说道，“你要送给我一对，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你带了这许多回来怎么办呢？”

“把我的你全都拿去了吧。”犹里羞涩地说道。

“为什么都拿了呢？来，来，你是太慷慨了。”老人家笑道，“我只要一对便够了，叫谁也不受委屈。”

别的农人们和他们的妻也来看了，但犹里为火光所眩，不能够明白地分得出他们。起初是一个，其后又是一张脸，迅速地从黑暗中现出，然后又消失了。沙宁看着这些死禽，皱着眉头，回过脸去，突然地站了起来。他看见了这些美丽的生物躺在血与尘土之中，翼膀折断着，是不大合口味的。

犹里贪婪地吃着一个熟透了的甜瓜的大而甘美的瓜片时，他的眼还以很大的兴趣凝望着一切东西。这些甜瓜，科斯马以他的黄骨柄的小刀切成。

“吃，犹里·尼古拉耶威慈，这个瓜很不坏。”他说道，“我认识你的小妹妹鲁特美·尼古拉耶夫娜，也认识你的父亲。吃，享受它。”

每件事都使犹里喜欢：农人们的气息，一股香气如新出炉的面包和羊皮的香气一样；火堆的光亮的火焰；他坐在上面的巨大的南瓜；以及瞬间的科斯马的脸部，当他向下看时，因为当老人抬起头时，它是藏在黑暗之中，而只有一双眼睛亮着。在头上，现在是黑漆漆的，这使光亮的所在似乎愉快而且舒适。犹里抬头向上看时，他起初看不见什么东西，然后，突然地，恬静广漠的天空以及远处的星光都出现了。

然而他总觉得有一个不安，不知道和这些农人们说什么话好。其余的人，科斯马、沙宁和勒森且夫则和他们坦白而随便地谈这个谈那个的，从不烦心去找什么特别的题目来谈，这使犹里惊奇。

“唔，土地的问题怎样了？”他问道，这时，谈话中止了一会，虽然他觉得这问题说出有点勉强而且不合适。

科斯马向上望着，答道：

“我们必须等待着，只要等待一会儿，再看。”然后他开始谈到瓜田以及别的他自己的事情，犹里觉得隐隐的不安了，虽然他倒是很喜欢听这一切话的。

听见有足声走近了。一只小红狗，尾巴是白色而卷曲的，出现于火光之中，向犹里和勒森且夫嗅着，而在沙宁的膝盖头擦着，沙宁拍摩着它的长毛。狗的后面随着一个矮小的老人，有一把稀疏的胡子和小小的光亮的眼睛。他带着一支生锈的单管枪。

“这个老丈，我们的守卫人。”科斯马说道，老人家坐在地上，放下他的武器，狠狠地望着犹里和勒森且夫。

“出去打猎吗？不错，不错！”他喃喃地说道，露出他的皱缩的褪色的牙龈来，“唏！唏！科斯马，现在是煮山芋的时候了！唏！唏！”

勒森且夫拾起老头子的火石枪，笑着将它显给犹里看。这是一把生了锈的老的单管机枪，非常的重，四周都是绳子的伤痕。

“我说，”他说道，“这一支枪你叫它是哪一类的枪？你拿了这枪不怕去开放它吗？”

“唏！唏！我几乎要叫这支枪杀了我自己，有一次！史德班·夏卜加，他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放枪而不用……铜帽子？唏！唏！……不用铜帽子！他说，如果有一点硫黄留在枪中，一个人便可以不用铜帽子而放枪。所以我将装了子弹的机枪放在我的膝上，像这个样子，用我的手指将机关扳了，放了出去，像这个样子，看？然后嘭的一声！枪放了出去！几乎要杀死我自己！唏！唏！装上了来福枪，嘭！！几乎要杀死了我自己！”

他们全都笑了，犹里的眼中竟乐得出泪了，小老人的一簇的灰白胡子和他的陷入的牙床，他觉得很有趣。

老头子也笑了起来，笑到后来，他的小眼睛里也有了水。“几乎杀死了我自己！唏！唏！”

在黑暗之中，在火光的圈子以外，他们能够听得见有笑声，还有女孩子们的声音，她们对于不相识的老爷们感到生疏羞涩。离开火光几尺远的地方，沙宁从一个很不同的地方（犹里还当他是坐在那

里），燃着了一根火柴。在火柴的红光中，犹里看见他的恬静和善的眼睛。在他身边，有一张年轻的脸，她的温柔的双眼，位置在黑漆漆的睫毛之下，以简朴的愉悦，向沙宁仰望着。

勒森且夫向科斯马做一个小眼睛，说道：

“祖父，你还不好好地看管你的孙女儿，嗳？”

“有什么用处！”科斯马答道，以一种不注意的姿势，“年轻人是年轻人。”

“唏！唏！”轮到老头子笑了，当下他用手指从火堆中拿起一块红热的炭。

沙宁的笑声听得见在黑暗中。但那女人也许觉得羞耻了，因为她们走了开去，她们的声音也不大听得见了。

“是回家的时候了，”勒森且夫说道，当下他站了起来，“谢谢你，科斯马。”

“一点也不。”科斯马答道，当下他用他的衣袖拂去了沾在他灰白胡子上面的黑色甜瓜的子儿。他和他们二人握手，而犹里触到了他的粗糙多骨的手，又觉得一种的憎恶。当他们离开了火光时，黑暗似乎没有那么稠密。上面是冷的熠熠的星光和广漠穹形的天空，恬静而美好。在火堆旁的一群人、马匹、甜瓜堆，映在火光中都显得更黑暗了。

犹里踏在一个南瓜上，几乎要跌了一跤。

“小心点！”沙宁说道，“再见！”

“再见！”犹里答道，他回望着沙宁的高大的黑的身子，他幻想他还看见别一个身子，一个妇人的优雅的身子，靠在他身上。犹里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突然地想到了西娜·卡莎委娜，而妒忌着沙宁。

马车的轮子又响起来了，驯良的老马又是一边跑着，一边喷气。

火光在远处消失了，说笑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沉静统辖了一切。犹里徐徐向上望着天空，天空是镶着宝石网似的星光。当他们到了镇市的外边时，灯光这里那里的闪着、犬吠着。勒森且夫对犹里说道：

“老科斯马是一个哲学家呢，嗳？”

犹里坐在后面，望着勒森且夫的颈子，从他自己的悲戚的思想中站起，努力要明白他说的什么话。

“唉！……不错！”他踌躇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沙宁是这样一个好汉。”勒森且夫笑道。

犹里现在不做着梦了，他回想起沙宁和为火柴光所映出的美丽的少女的脸的一瞬间的印象来。他又觉得妒忌着，然而他又突然觉得，沙宁之对待女孩子是卑鄙而且可轻藐的。

“不，我对于他一点也没有什么意见。”犹里说道，带着一点的讥刺。勒森且夫并没有明白他的口气，他鞭打着马，隔了一会儿，说道：

“美丽的女孩子，她是不是？我认识她。她是老头子的孙女儿。”

犹里沉静不言。他的善意的喜悦的情绪有一会工夫消失了，而现在他坚确地觉得，沙宁乃是一个粗鄙的坏人。

勒森且夫耸耸肩，最后率意地说道:

“鬼晓得！这样一个良夜，嗳？似乎连我也活动起来。我说，我们且驱车到……”

犹里起初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有几个好的女孩子在那里，你知道。你怎么说法？我们去不去？”勒森且夫嬉笑地说道。

犹里脸色殷红起来。一阵兽欲的战栗震过他的骸体，诱惑的图画现在他的热的想象之中。然而他自己制止住了，以干燥的口音答道:

“不！这时正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恶意地加上去说道，“丽莱亚在等候着我们呢。”

勒森且夫忽然全身收缩，仿佛瘦了许多，显得小了。

“啊，不错，当然。不错，我们现在应该回家了！”他匆匆地咿唔道。

犹里咬着他的牙齿，望着驱车者穿着一件白衣的阔背，挑衅地说道:

“我对于这一类的行径没有特殊的嗜好。”

“不，不！我知道的。哈！哈！”勒森且夫答道，带着怯弱和不愉快的口音。以后，他便默默不言。

“鬼使的！我真是笨极了！”他想道。

他们驱车回家，更不说第二句话，每个人都觉得路是无穷尽的。

“你进去坐坐，好不好? ”犹里问道，并不抬眼看他。

“咿……不！我要去看一个病人。并且，时候也不早了。”勒森且夫踌躇地回答道。

犹里下了马车，并不想拿下猎枪或猎得的野味。无论什么属于勒森且夫的东西，他现在似都觉得厌恶。勒森且夫呼唤他道:

“我说，你忘了你的枪支了！”

犹里回过身去，以厌憎的神气，取了猎枪以及猎袋。他和勒森且夫不自然地握了握手，便进屋去了。勒森且夫缓缓地驱车而去，走了一小段路，便急转入一条横路而去。车轮在路上转动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现在是在别一个方向。犹里静听着，心里狂怒起来，然而却偷偷地妒忌着。“俗人！”他咿唔道，代他妹妹发愁着。

第十四章

犹里把东西搬到屋里去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便走下通到花园的石阶。夜色黑漆漆的有如坟墓，天空和它的无量数的熠熠的星群，更增进了巫怪似的效力。在石阶上坐着丽莱亚，她娇小的灰色身子在暗中很难看得见。

“是你吗，犹里？”她问道。

“是的，是我。”他答道，当下他便坐在她的身边。她如在梦中的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而她的新鲜、温馥的处女香气触起他的感觉，这是女人的气味，所以犹里带着无意识而惊惶无定的愉快的感觉吸嗅这气味。

“你们玩得高兴吗？”丽莱亚说道。然后，过了一会，她柔声地加上去说道，“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在什么地方？我听见你们的车子来的。”

“你的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乃是一个龌龊的禽兽！”犹里突然觉得愤怒起来，想要说出这句话来。然而他却不经意地答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看一个病人。”

“看一个病人。”丽莱亚机械地复述道。她不再说别的话，但凝望着星光。

她并不懊恼勒森且夫的不来。反之，她倒还愿意独自在着，如此，不至于因他之来而被扰烦，而她乃可以独自一个的沉入优柔的默念中。在她看来，充满于她少年的身中的情操乃是奇异、温馥而且柔

和的。这乃是一个顶点，她所欲的、不可免的，然而却是扰人的感觉，使她闭上了她过去生活的册页而开始了她的新的。这样的新，实在的，竟使丽莱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在犹里看来，他的愉快欢笑的妹妹会成了这样的沉静而默思着，那是很可怪的事。他自己是颓唐而恼怒着，所以一切东西——丽莱亚、黑暗的花园、远远的星光、熠熠的天空，在他看来，似都是忧郁而冷酷的。他并没有看出，这个梦境似的情调，所隐藏的并不是忧愁，而是生命的最实在与充满。在广漠的天空上滔滔地涌滚着不可量不可知的许多力，朦胧的园子从地中汲起生活液；而在丽莱亚的心中，具有一种如此充塞、如此完美的快乐，她竟害怕有任何动作、任何印象要冲破了这个谜咒。如星空之发光，如暗园之神秘，她灵魂中动撼着爱情与慕望的谐和。

“告诉我，丽莱亚，你是十分地爱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吗？”犹里温和地问道，仿佛怕惊动了她。

“你怎样能问这话？”她想道，但她镇定了她自己，她更紧地靠着她的哥哥，感谢他不说别的东西而只说到她生命的一个兴趣——她所崇拜的人儿。

“是的，十分地爱他。”她那样轻柔地答道，犹里似乎不是听得而是猜得她所说的话似的，她还竭力要缩回她的快乐的眼泪。然而犹里想道，他能够侦得出她语音中有一种悲哀的调子，他愈憎恨勒森且夫便愈怜恤她。

“为什么？”他问道。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诧异。

丽莱亚诧异地抬头望着他，但没有看见他的脸，柔和地笑了起来。

“你这坏孩子！唔，实在的！因为……唔，你自己从不会恋爱过吗？他是如此的好，如此的忠诚，如此的正直……”

“如此的美貌而强壮。”她要添上去说，但她却只红了脸，不说什么话。

“你很知道他吗？”犹里问道。

“我不该问她这句话，”他想道，内心烦恼着，“因为，她当然地以为他乃是全世界中最好的人。”

“阿那托尔告诉过我一切的事。”丽莱亚羞涩地然而胜利地答道。

犹里微笑着，感觉到不能缩回去，便又问道：“你是十分地确定吗？”

“当然是的，怎么样呢？难道……”丽莱亚的声音发抖着。

“唉！没有什么。我不过问问而已。”犹里说道，心里有点纷乱了。

丽莱亚沉默不言。他不能猜出她心上想的是什么。

“也许你知道关于他的什么事吧？”她突然地说道。在她的声音中，有一个痛楚的暗示，这把犹里迷惑住了。

“啊！没有，”他说道，“一点也没有。我晓得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什么事呢？”

“但你要是不晓得，便不会说那些话了。”丽莱亚坚持地说道。

“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唔，”犹里说到这里突然地停止了，一半感得羞涩，“唔，我们男人们，总而言之，全都是坏的，我们全都是。”

丽莱亚沉默了一会，然后发声笑了出来。

“啊，不错，我知道了！”她叫道。

在他看来，她的笑声是很不合适的。

“你不能把事情看得那么轻，”他鲁莽地回答道，“你也不能够想知道一切经过的事。你对于生活中一切的罪恶事儿还没有观念呢。你是太年轻、太纯洁了。”

“啊！真的是！”丽莱亚说道，笑着，被谄媚了，然后把手放在哥哥膝上，以一种比较严重的口气，继续地说道，“你以为我对于这种事情没有想到吗？真的是，我想到了。这常常使我痛苦而悲戚，我们女人们总要那么样地顾全到我们的名誉和我们的贞操，只怕走近了一步，我们便要——唔，我们便要堕落下去。然而男人们却几乎以诱惑一个女郎为一种英雄的行为。那全是可惊人的不公平，对不对？”

“不错，”犹里伤心地答道，他在鞭责他自己的罪恶上，找到了一种的快乐，虽然他自觉他，犹里，是和别的男人们绝对两样的，“不错，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的事之一。试去问问我们当中的一个，他要不要去娶（他原想说是‘一个娼妓’，但用下语代替了）一个Cocotte，他常要告诉你说‘不’。但在那一方面，一个男人是真的比一个Cocotte好得多少呢？她卖了她自己，至少是为了金钱，为了要赢一

口饭吃，至于一个男人呢，他不过为他的淫欲所控制而放纵无耻而已。”

丽莱亚沉默不言。

一只蝙蝠在廊下冲来冲去，他们看不见它，它不断地以翼碰在墙上，然后听得轻微的鼓翼声，它又不见了。犹里静听着这一切夜间的怪喧，然后他以增进的伤心，继续地说下去。他自己的声音引他更向前说去。

“最坏的是，他们不仅知道了这一切，而默认地以为这必须是如此，并且他们还扮演着复杂的悲剧的喜剧，允许他们自己和人家订婚了，然后对着神与人说着谎。且这常常是那些最纯洁、最无辜的女郎们（他是正妒忌地想到了西娜·卡莎委娜）成了那些最坏的荡子们的牺牲，肉体上、道德上都沾着了污点。西米诺夫有一次对我说，‘女人愈纯洁，占有她的必是愈龌龊的男子。’他的话真是不错。”

“那是真的事吗？”丽莱亚以奇异的声调问道。

“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犹里苦笑地说道。

“我对于这，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丽莱亚支吾地说道，她的语声中有泪含着。

“什么？”犹里叫道，因为他没有听见她的话。

“托里亚真的是同别人一样吗？这是不可能的。”

她从不曾对犹里说起勒森且夫时，称呼过他的小号。然后，突然地，她开始哭了。

犹里为她的烦恼所感动，握住了她的手：

“丽莱亚！丽莱契加！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是说——来，来，我亲爱的小丽莱亚，不哭！”他嗫嚅地说道，当下他将她的双手从她的脸上拉开了，且吻着她的湿湿的纤指。

“不！这是真的！我知道的！”她啜泣着。

虽然她说道，她想到这事的，实则在她一方面纯是想象而已，因为她对于勒森且夫的亲切的生活，她还没有形成一点的概念呢。当然地，她知道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爱人，而她也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虽然这印象在她心上不过是一个朦胧而绝非永久的。

她觉得她爱他，而他也爱她，这乃是最重要的事。其余的一切对于她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现在她的哥哥却以检查与蔑视的口气，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似乎是站在一片悬岩的边上了。他们所谈的是可怖的，也实在是无可救药的，她的幸福是在告一个结局了。现在她也不能想到她对于勒森且夫的爱情了。

犹里几乎自己也在哭泣了，他渴想安慰她，当下他吻她，抚拍她的头发。然而她依然地哭着，伤心地绝望地哭着。

“唉，天呀！唉！天呀！”她啜泣着，正如一个小孩子。

在瞑色苍茫中，她似是这样的无助，这样的可怜，竟使犹里觉得说不出的悲苦。他脸色苍白而心绪纷乱地跑进了屋里，他的头碰在门上，给她拿了一杯水来，半杯的水是溅在地上和他的手上去。

“唉！不要哭了！丽莱契加！你一定不要像这样地哭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是比别的人好些的，丽莱亚！”

他失望地反复地说着。丽莱亚仍旧地啜泣着，激烈地震撼着，而她的牙齿在水杯的边上相触作响。

“怎么一回事，小姐？”女仆惊骇地问道。这时她正出现于门口。丽莱亚立起身来，靠着栏杆，颤抖地含泣地向她房间走去。

“我亲爱的小主人，告诉我，怎么一回事？我要不要去唤了主人来，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这个时候正走出他的书房，以徐缓有度的步伐走着。他突然停在门口，见了丽莱亚的样子而惊诧着。

“发生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事！一件小小的琐事！”犹里强笑地答道，“我们正谈到勒森且夫。完全是无意识的！”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狠狠地望着他，他脸上突然地显出一种极端不乐的神色来。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他叫道。当时，他耸耸肩，率然地转脚回身走开了。

犹里愤怒得脸红了，想要回他几句不逊的话，但一个突然的羞耻的感觉使他默默地不言。他既觉与他父亲龃龉，又为丽莱亚伤心，且也唾视他自己，便走下石阶到了花园里去。一只小蛙被踏在他的足下，如一颗橡实似的爆裂了。他滑了一下，憎恶地叫了一声，跳了开去。他机械地把足在湿草上擦了许久许久，觉得一阵寒战直下脊梁。

他皱着眉头。心灵上与肉体上的憎恶，使他觉得一切事都是颠倒而可恨的。他摸索到一张椅子上去，坐在那里，空空地凝注在花园中，只看见在浑然的阴暗中一块块广阔的黑地而已，忧郁愁苦的念头直从他脑子里浮过。

他向黑暗的草地上望去，那个地方是那只可怜的小青蛙躺在那里将要死去的，或者，经过可怕的苦楚之后，已经死去了。对于它全个世界已经毁灭了；一个自我的与独立的生活是到了一个可怖的地位，然却完全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听见。

然而，莫名其妙的，犹里又被引到那个奇怪的不宁的思路上去：一切造成一个生命的东西，那个爱或憎的秘密的本能，无意地使他承受一件事而拒却别件事的。关于善或恶的他的直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阵薄薄的雾，在其中，被包裹着的只有他的人格而已。所有他的最深奥最痛楚的经验，在广漠无垠的世界上之完全被忽视也竟是如这个小蛙的死的痛苦而已。他在想象到他的受苦与他的情绪是对于别人很有趣味的时候，曾自白地无意地在他自己与宇宙之间织成了一面复杂的网。死的瞬间，已足够摧毁了这面网，完全地留下他独自一个，既未有怜悯，也未有宽恕。

他的思想又转到西米诺夫身上去，他想起这位死去的大学生，对于一切高尚的理想，他、犹里，和几百万与他同类的人所深深地感到兴趣的，是全都表示淡淡漠漠的态度的。这使他又想起生活的简单的愉快，美貌女子，月光，夜莺的可喜，这一个情调，便是他在与西米诺夫谈了最后一次悲惨的话的第二天所悲戚地回想起的。

在那个时候，他还不能明白西米诺夫为什么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例如，划船，或一个女人的姣美的身体看得很重要，而对于最高尚最

深奥的概念却极不感兴趣。然而，现在，犹里却看出来了，他的主张诚是至确不易的，因为，这乃是这些琐屑的事件构成了生命，真正的生命，充满了感觉情绪，快乐的。至于那一切高超的观念，全不过是空虚的思想、徒然的废话，对于生死的大神秘，一点也没有势力影响到的。这些思想，如今虽然是重要的、完备的，到了将来，便必有与之同样重要有力的别的话与别的思想跟之而来的。

得了结论之后，犹里不意地竟从他的关于善与恶的思路上开放了出来，他似乎完全不知所从了。仿佛是一个大大的空虚放在他的面前，有一会儿工夫，他的脑筋，觉得自由而清楚，好像一个人在梦境中，觉得他会如他所欲往的在空间浮泛着一样。他用了全力，努力要集合拢他的对于生活的习惯观念，然后那可惊的感觉消失不见了。一切又如前的成了忧闷而纷乱。

犹里几乎要承认，生命乃是自由的实现，因此，一个人为快乐而生活着乃是天然的事。所以勒森且夫的观点，虽然鄙下，在竭力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求满足他的性的需要，却是一个完全的合于论理的，这些需要原是他所最渴求着的。那么，他便要承认，淫荡与贞节的观念，不过是覆盖在新长的绿草上的落叶而已，而浪漫与贞洁的女郎们，如丽莱亚或西娜·卡莎委娜也有权利可以没入有感觉的快乐的川流之中。如此的一个观念使他震骇了，因为既是笨拙，又是下流，他努力要用他平常的热诚而严正的习句将它驱出他的脑外心外。

“唔，不错，”他想道，抬头望着星天，“生命是情绪的，但人们却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必须控制他们的情欲，他们的欲望必须被放在好的一方面去。然而在明星之外的真有一位上帝存在吗？”

当他突然地问他自己这句话时，一个纷乱的痛苦的敬畏之念似欲将他压倒在地上。他久久地凝视着大熊星座尾上的一颗明亮的星，回想起农人科斯马如何在瓜田上曾号称这个巨大的星座为一具“小车”。他有点觉得懊恼，这样不切的思路竟会横入他心中。他望着黑漆漆的花园正和星光熠熠的天空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他沉思着、默念着。

“如果世界弃却了如春天最早的美好的花朵似的女性的纯洁与美丽，则人类以为神圣的还有什么留存的呢？”

当他这样地想着时，他自己幻念着，有一群可喜的女郎，个个都如花似的美丽，坐在盛放的花枝之下的绿草场上、太阳光中。她们的少年的胸部，美好有致的肩部，与乎成熟的四肢都神秘地在他眼前移转过去，激起了微妙的肉欲的战栗。仿佛眩晕了似的，他把手横过了睫毛。

“我的头脸有点用得过度了，我必须去睡了。”他想道。有了这种的感觉的幻象在他眼前，犹里颓唐不安地匆匆地走进了门。当他上了床时，任怎样也睡不着，他的思想又转到丽莱亚和勒森且夫身上去。

“为什么我为了丽莱亚不是勒森且夫的唯一的爱人便要这样的不平呢？”

对于这个问题他不能得到答复。突然地西娜·卡莎委娜的印象现在他的面前，慰藉他的炽热的感觉。然而，他虽欲努力压服他的感情，它却变得更清楚了。为什么他要她的是原原本本的一个她，没有被接触的，纯洁无疵的。

“不错的，但我是爱她的。”犹里想道，这是他第一次想到的。这个观念消失了其他的一切思想，竟带了眼泪到他眼中来。但过了一

刻，他又苦笑地问他自己道：“那么，在她以前，我也曾恋爱过别的女人们吗？真的，我那时并不知有她的存在，然而勒森且夫也是不知道世间有丽莱亚其人的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以为，我们所想占有的女人乃是真正的唯一的最合适的一个。我们那时是错误的，也许我们现在也是错误的吧。所以，归根结底说一句话，我们或者是维持着永远的贞节，或者是享受着绝对的性的自由，当然，也让女人们同样地做着。现在，总之，勒森且夫之所以可责，乃不在于他在爱上丽莱亚之前曾爱过别的女人，而在他仍然同时爱着几个。我便不是这样的。”

这个思想使犹里觉得很高傲而纯洁，但这不过一瞬间而已，因为他突然地思想到了在太阳之下的温甜成熟的女郎们的诱惑的幻象。他是完全地惑乱了。他的心成了矛盾思想的混沌的一团。

他发现向右躺着是不舒服的，便又拙笨地翻身向左躺着。“事实是这样的，”他想道，“我所认识的一切女人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能够满足我的一生的。因此，我所称为真正的爱情是不可能的，不会实现的，去梦想这样的一件事也是很傻很傻的。”

他觉得朝左边躺着也是同样的不舒服，便又翻过身去，在热被之下，他简直是不能安息，且出着汗。现在，他的头痛了。

“贞操是一个理想，但这如果实现了，人类便要灭亡了。所以，这是很傻的。而人生呢？所谓人生也不过是很傻的吗？”他几乎高声地说出这些话来，他如此愤怒地咬紧着他的牙齿，黄星竟在他的面前闪跳着。

如此，翻来覆去地直到了早晨，他的心与脑都为失望的思想所压逼。最后，为了要逃避了这些思想，他想要自己承认，他也是一个腐败的肉感的个人主义者，而他的踌躇也不过是潜藏着的淫欲的结果而已。然而这也仅能使他更为沮丧而已，最后，他便以下面简单的问题得到了释放：

“总之，为什么我要这个样子使自己受苦呢？”

犹里憎恨着这一切徒然的自己考验的进行，乏力而且疲倦，最后便沉沉睡去了。

第十五章

丽莱亚在她房里哭泣了很久很久，最后，她的脸埋在枕中，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的颅痛楚着，她的眼涨大了。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她决定不要哭，因为勒森且夫要来吃午饭，看见她那样凄淡的容仪一定要觉得不愉快。但是，突然地，她回忆起，无论如何他们之间是一切都完了，苦楚与热爱的一种感觉使她重复哭了起来。

“怎样的卑鄙，怎样的可怕！”她呻吟着道，竭力想要收住她的眼泪。因此喘息起来，“为什么？ 为什么？ ”她反复地说道，当下对于已失的爱情的无限量的悲哀似乎沉没了她。她一想到勒森且夫常常地以这样的一种省力的毫无心肠的样子对她说着谎，心里便惊奇而且憎怒起来。“不仅是他，所有别的人也都在说着谎呢，”她想道，“他们全都自称对于我们的婚事是如何的快乐，并且还说，他是如此的一个忠厚的好人！唔，不，他们并不是真实地对此事说谎，他们只不过并不以此为错而已。他们如何的可恨！”

丽莱亚看着熟惯的室内一切陈设觉得可恨，因为它使她忆起那般憎恶的人们来。她将她的前额靠在玻璃窗上，以她的泪眼，凝望着花园。花园似是阴阴郁郁的，一大滴一大滴的雨点不断地打在玻璃窗上，所以丽莱亚不能够告诉出来，究竟是雨点还是她的眼泪，将花园遮掩了不为她所见。树木看来忧郁而困楚，它们的灰白的水点淅沥的绿叶与黑色的树枝在不断地往下降落的雨水中，微微地可以辨得出，这雨水也使草地变成了泥潭。

而在丽莱亚看来，她的一生似是绝对的不快乐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过去是完全黑暗的。

当女仆叫她去吃早饭时，丽莱亚虽然听见了那呼唤，却不懂得她的意思。后来，她坐到餐桌上了，当她父亲对她说话时，她却又觉得害羞，似乎他说的话是有特别的怜恤之意在他的语声之中。无疑地，每个人在这时候已都知道，她所爱的人儿对于她是如何的不忠实。在每句话里她都听出有侮辱的怜恤的语调。她匆匆地回到她房内，又坐在窗旁，向阴郁可怕的花园凝望着。

“他为什么这么的虚伪？他为什么像这样的侮辱我？是不是他并不爱我呢？不，托里亚爱我，我也爱他。唔，那么，什么事情出了岔子了？这怎么会是这样的：他欺骗了我，他和种种切切的下流妇人们讲爱情。我不明白，她们之爱他也如我之爱他吗？”她天真地恳切地自己问道，“唉！我是如何的傻呀，真的是！他对我已是假心假意，而现在一切的事都完了。唉！我是如何的可怜呀！是的，我应该对于这事焦急着！他对我假心假意的！至少他应该将这事对我忏悔着！随便吧！唉！真是可恨！吻了一大堆别的妇人们，也许，竟……这是可怕的。唉！我是如此的不幸！”

一只小蛙跳跃而过路中，
它的腿伸张了出来！

丽莱亚在心中这样地唱道，当下她瞅见了一个小灰团怯怯地跳跃过腻滑的小路。

“是的，我是可怜的，而这事已经是完全了结了，”她想着，这时，青蛙已经跳入长草中不见了，“对于我，这是如何的美丽、如何的

奇异，对于他，唔——只不过是平常、普通的一件事！那便是他为什么常常要对我避了说起他的往事的原因了！那便是他为什么常常的看来有点异样，仿佛正在想某某事的原因了，仿佛他正在想着，‘我知道这事的一切，我确切地知道你所感想的，也知道这事的结果将如何。’而这许多时候，我却是……唉！这是可怕的！这是可羞的！我从此将不再恋爱一个人了！”

而她又哭泣起来，她的颊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她的双眼望着浮云。

“但托里亚今日是要来吃午餐的！”一想到此，她震颤着跳起身来，“我将对他说什么话好呢？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我应该怎么说才好呢？”

丽莱亚张开了嘴，焦急地对着墙壁望着。

“我必须问问犹里这事。亲爱的犹里！他是如此得好而正直！”她想道，同情的泪充满了她的双眼。然后，因为不愿意事情延搁下去，她便匆匆地到了她哥哥的房里。在那里，她遇见夏夫洛夫正和犹里讨论着什么事。她迟疑地站在门口。

“早上好。”她失神失心地说道。

“早上好！”夏夫洛夫说道，“请进来，鲁特美·尼古拉耶夫娜，你的帮助对于这事是绝对的必要的。”

丽莱亚还有一点烦恼，服顺地坐在桌边，以懒散的情态去摸弄堆在桌上的红绿色的小册子。

“你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夏夫洛夫开始说道，回身对着她，仿佛他正要解释极为复杂的事一样，“我们的在科尔斯克的几个同志是非常的窘迫，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去帮助他们。所以我想举行一次音乐会，嗳，怎么样？”

夏夫洛夫的口头禅“嗳，怎么样？”使丽莱亚想起了她所以要到她哥哥房间里的目的，她希望地向犹里望着。

“为什么不呢？这是非常好的主意！”她答道。心里疑惑着犹里为什么躲避了她的眼光。

在丽莱亚大哭了一顿之后，在他自己整夜地为阴郁的思想所扰苦之后，犹里竟感觉颓丧得不敢和他妹妹说话。他希望着她要到他这里来求教，然而给她以满意的劝告但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既不能够收回他所说的话以安慰她，使她复投入勒森且夫的怀中，他又不能够有心肠对于她孩提似的幸福下一记致命的打击。

“唔，这便是我们所决定要做的，”夏夫洛夫继续上去说道，更近地向丽莱亚移动，仿佛事情是格外的复杂，“我们的意思要请丽达·沙宁娜和西娜·卡莎委娜唱歌。每一个人先来一个独唱，然后再来一个二人合唱。一个是反中音，一个是高声，那么一切便会很好的。然后，我奏一曲梵亚令，以后，是萨鲁定唱歌，太那洛夫伴着奏琴。”

“啊！那么军官们也要加入这个合唱会了，是不是？”丽莱亚机械地问道，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别的事。

“啊，当然的！”夏夫洛夫叫道，他的手摇摆了一下，“丽达只要一答应便成，他们全都是不离开她的身边的。至于萨鲁定，他是喜欢唱

歌的。只要他能够唱，在什么地方唱是没有关系的。这将吸引了一大群的他的同事军官们，而我们将得到了满座。”

“你应该去问问西娜·卡莎委娜，”丽莱亚说道，深思地对她哥哥望着。“他当然不能够就忘记了的，”她想道，“你怎么能够讨论这个可厌的音乐会的事，当我……”

“怎么，我不是刚才已经告诉了你，我们已经问过她了吗！”夏夫洛夫答道。“啊，是的，你说过的，”丽莱亚微弱地笑着，“那么，再有丽达。但我想你已经说起过她了？”

“当然，我说过的！我们还要再找什么人呢，嗳？”

“我真的……不知道！”丽莱亚支吾地说道，“我的头很痛。”

犹里急急地看了他妹妹一眼，然后继续地批阅着他的小册子。她的脸色灰白，她的双眼沉重，这使她的兄弟激动了。

“唉！为什么，为什么我将这些话对她都说了呢？”他想道，“对于我，整个问题是如此的难解，对于那么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而现在，这个问题又必须扰乱她的可怜的小心胸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了那些话呢！”

他觉得，仿佛他会扯着他的头发。

“小姐，请你知道，”女仆在房门口说道，“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刚刚来了。”

犹里又投一个恐惧的瞬视于他的妹妹身上，与她的忧郁的眼光相碰了。他心绪扰扰的，转身向夏夫洛夫，匆促地说道：

“你读过查理士·白拉特洛的文章吗？”

“是的，我们和杜博娃及西娜·卡莎委娜一同读过他的几部著作。极为有趣。”

“是的。啊！他们回来了吗？”

“回来了。”

“哪一天回来的？”犹里问道，隐匿了他的感情。

“前天就回来了的。”

“真的吗？”犹里问道，当下他望着丽莱亚。他在她面前，觉得又羞又怕，仿佛他曾欺骗了她。

有一会儿，丽莱亚踌躇地站在那里，激动地触弄着桌上的东西。然后她向房门口走去。

“咳！我做的事真够瞧的！”犹里想道，当下他心里恳挚地悲戚着，静听她的特别激动的足音。当丽莱亚向厅堂走去时，她狐疑而且颓唐，仿佛觉得她是冰结了。她如在一座黑林中走着。她在一面镜中照着，看见她自己的愁苦的容颜。

“随它去吧……让他看见这样子！”她想道。

勒森且夫这时正站在餐厅中，以他的特殊的悦人的语声向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说道：

“当然，这未免有点可怪，然而并没有什么害处。”

丽莱亚一听见他的声音，她的心激烈地急跳着，仿佛要爆裂了开来。当勒森且夫看见了她时，他突然地中止了谈话，伸开了两臂，向前去迎接她，仿佛想要拥抱她似的，但是他使这姿势做得只有她一人看见而且明白。

丽莱亚羞涩地抬眼望着他，她的唇颤动着。她不说一句话，抽回她的手，走过餐厅，开了通到走廊上的玻璃门。勒森且夫神色不动地望着她，但心里有一点诧异。

“我的鲁特美·尼古拉耶夫娜心里不高兴着呢。”他对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说道，他的样子是半庄半谐的。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笑出声来。

“你最好去平平她的气吧。”

“没有办法！”勒森且夫带着滑稽的样子叹气道，当下他便跟了丽莱亚到走廊上去。

外面还在下雨。单调的雨点的声音充满了空气中，但天空现在是比较清朗了，阴云也有些破绽。

丽莱亚的面颊贴靠在走廊上的一根冷而潮湿的柱上，让雨点落在她的没有戴帽的头上，于是她的头发全都沾湿了。

“我的公主不高兴着呢——丽莱契加！”勒森且夫说道，当下他将她拉近了他，轻吻着她的潮湿芳香的头发。

被他的这个吻触，这是如此的亲切而熟悉的，丽莱亚的胸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化了，她不自知她在做什么，而她竟把双臂抱了她情人的健颈，同时，在连连的接吻中，她咿唔地说道:

“我是十分十分地和你生气呢！你是一个坏人！”

这时她心里全在想着，结果是没有她所想象的那么忧愁，或那么可怕，或不可救药的事情发生。那有什么关系？她所要的只是要恋爱这个硕大美貌的男人而且为他所爱。

以后，在餐桌上，她一注意到犹里的诧异的眼光便很苦楚，当她觑了一个空时，便对他微语道：“我知道，我坏得很！”他仅报以拙笨的微笑。犹里见这件事像这样的愉快地结了局，他真的是高兴着，然而心里对于这样一种有产阶级的温顺与容忍总有些轻蔑。他回到他的房里，独自留在那里直到了黄昏，而当天气在日落之前渐渐地晴朗了时，他便执了猎枪，想到昨天和勒森且夫一同打猎的地方去打猎。犹里竭力不去想所发生的事。

沼泽在雨后似乎充满了新的生命。现在有许多奇异的声音可以听得见，绿草摇摇摆摆的仿佛为秘密的活力所激动。青蛙们为欲念所动，合唱地在咕咕地鸣着，时时地有几只鸟发出尖锐的不和谐的鸣声。同时，在不很远的地方，然而枪却射不到的，可以听得见鸭子们在湿苇中嘎嘎地叫着。然而犹里却觉得没有打猎的意思，他复背了他的枪，回转家去，静听着在灰色的静谧的微明中的诸种晶莹似的清朗的叫声。

“如何的美丽呀！”他想道，“一切都是美丽，独有人是丑恶的！”远远地他便看见在瓜田上所生的熊熊的小火堆，不久，在火光中，他便认识了科斯马和沙宁的脸。

“怎么，他住在这里吗？”犹里惊异而且好奇地想道。

科斯马坐在火边，正在讲着一个故事，一边笑着，一边做着手势。沙宁也在笑着，火光辉辉煌煌的，如一支烛光，光色是玫瑰色的，不像在夜间时那么红红的。而在头上，在天空的青穹上，早出的星正熠熠地在发光。有一种新泥土与雨所湿的草的气息。

也不知为什么缘故，犹里觉得生怕他们看见他，然而同时他想到他不能够加入他们，便也有些忧闷。在他自己与他们之间，似有一个不可见然而不是真实的阻碍物间隔着。这是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一个永不能造成桥梁的深渊。

这个完全孤寂的感觉大大地使他苦恼。他是孤独的，他与这个世界以及他的黄昏的光、色、火、星辰以及人的语声都是隔绝而远离的，好像是紧紧地关闭在一个暗室之中。这个孤寂之感是如此地恼苦他，竟使他感觉到，当他走过瓜田时，田上有几百个瓜在微光中生长着，他竟以为它们似是人的骷髅头撒布在地上。

第十六章

现在夏天来了，充满了光与热。在辉煌的青天与热气腾腾的大地之间，浮泛着一层金雾的摇动的幕。树木为热气所倦，似乎沉沉地睡去。它们的绿叶，低垂而且不动，投射短而清楚的影子于枯焦的草地上。屋里是清凉的。从花园映射进来的淡淡的绿影在天花板上映动着，而当每一件东西都静止不动时，独有窗边的帏帘是摇动着。

萨鲁定的亚麻布短衣的纽扣全都解开了，慢慢地在房里走来走去，无精打采地点着了一支香烟，显露出他的大而白的牙齿来。太那洛夫只穿着他的衬衣和骑马裤，全身躺在沙发上，他的小黑眼偷偷地望着萨鲁定。他是急需着五十个卢布，已经问他的朋友借过两次了。他不敢再向他开第三次口，所以正焦急地在等着，不知萨鲁定自己会不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萨鲁定并没有忘记了这事，但因为上个月已经赌输了七百个卢布，舍不得再有什么支出。

“他已经欠我二百五十个卢布了，”他想道，并不去望太那洛夫，为了暑热和气恼有点心烦起来，“我说，这真是可怪！当然的我们是好朋友，这便是一切，但我不知他自己有没有一点的羞耻。他欠了我这多少钱，总该有几句道歉话才对，不，我不再借他一文钱了。”他恶意地想道。

勤务兵现在进了房门，一个满脸雀斑的小个子，他以迟钝的样子立正着，眼睛并不望着萨鲁定地说道:

“给您回老爷，那位老爷要喝啤酒，但啤酒已经没有了。”

萨鲁定的脸变红了，当下不自觉地望着太那洛夫。

“唔，这真是有一点太过度了！”他想道，“他知道我是窘迫着，然而啤酒是要喝的。”

“伏特加也留得不多了。”兵士又说道。

“不错！滚你的！你那里还有两个卢布呢。去买些啤酒来。”

“给您回老爷，我那里一个钱也没有了。”

“怎么一回事？你为什么要说谎？”萨鲁定站住了叫道。

“给您回老爷，他告诉我要付洗衣服的妇人一卢布七十科比，我已照付了，我把剩下的三十科比，放在饭桌上，老爷。”

“是的，那是不错的，”太那洛夫说道，他虽然十分羞耻地红了脸，外表还装着不在乎此的样子，“我昨天告诉他这么做的……那洗衣妇迫着我总有一个礼拜了，你不知道。”

两片红晕现在萨鲁定仔细修剃的面颊上，他脸上的筋肉搐搦着。他沉默地重复在房里走来走去，突然地在太那洛夫之前停步了。

“听我说，”他说道，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了，“我请你最好不必处理我的银钱！”

太那洛夫的脸色涨得血红，身体动弹了一下。

“嘿！那么小的一件事！”他低声说道，耸耸肩。

“这不是一件小事的问题，”萨鲁定尖刻地说着，仿佛是对他报仇一般，“这乃是做事情的原则。我可否问你有什么权利……”

“我……”太那洛夫嗫嚅地说道。

“请你不要解释，”萨鲁定以同样尖利的口气说道，“我必须请求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的自由了。”

太那洛夫的唇颤抖了。他低垂了他的头，受感地摸弄着他的螺钿的烟盒子。过了一会儿工夫，萨鲁定突转过身去，锁钥铿铿地高响着，开了他办公桌的抽屉。

“来！去买我所要的东西来！”他恼怒地说道，他的声音却比前和平了，当下他交给勤务兵一张一百个卢布的钞票。

“很好，老爷。”勤务兵答道，行了礼，走了出去。

萨鲁定咔的一声锁上他的钱箱，闭了办公桌的抽屉。太那洛夫正好瞥见钱箱内还留存着五十个卢布，这五十个卢布他是那样的需要，然后叹了一口气，点上一支香烟。他深感到羞辱，然而他不敢形之于脸色，生怕萨鲁定更要生气。

“两个卢布对于他有什么要紧呢？”他想道，“他明知道我是拮据着。”

萨鲁定显然恼怒地继续地走来走去，但渐渐地心平气和起来。当勤务兵带进了啤酒来时，他喝干了一满杯冰冷的浮沫白白的饮料，显然地愉快着。然后，他啜抹了他髭须的尖端，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地说道：

“丽达昨天又来看我了。一个好女孩子，我告诉你！真是一把烈火。”

太那洛夫还是茹痛着，不回答他。

然而萨鲁定并不注意这，徐徐地走过房内，他的眼睛笑着，仿佛在秘密地回忆着。他的强健的身体，为炎热所弱，更敏捷地为激动的思想的影响所感动，突然地他笑了，一个短笑，仿佛他是嘶鸣着。然后他停止了。

“你知道，我昨天想要……”（他在这里说了一句对于妇人最难听的粗话。）“她起初挣扎了一会，她眼睛中的那种恶毒的视线，你知道这一样的事的！”

他的兽欲也被引起了，太那洛夫淫纵地强笑着。

“但后来，一切都好了，在我的生平，几乎使我自己满身都抖索起来。”萨鲁定说道，他回忆起还颤动着。

“好福气的汉子！”太那洛夫妒忌地叫道。

“萨鲁定在家吗？”街上有一个人高声叫道，“我可以进来吗？”这是伊凡诺夫。

萨鲁定惊了一跳，生怕他说到丽达·沙宁的话会被别的人听见了去。但伊凡诺夫是从路上招呼着他，人还看不见。

“是的，是的，他在家呢！”萨鲁定从窗中叫道。

在前室里有一阵的笑声与足步声，仿佛那一间房子是为一群快乐的人们所侵入了。然后伊凡诺夫、诺委加夫、马里诺夫斯基上尉，还有两个别的军官，还有沙宁，全都出现了。

“吓啦！”马里诺夫斯基叫道，当下便冲了进去。他的脸红红的，他的脸颊肥胖而松软，他的髭须如两束稻草，“你们好呀，孩子们？”

“又要呼的一声去了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了！”萨鲁定有点恼怒地想道。

然而他却总是不想失去一个有钱的好挥霍的人的名誉的，所以他便微笑地叫道：

“吓啰！你们全体到什么地方去？来！且里柏洛夫，拿些伏特加来，还有别的需要的东西。跑到俱乐部去唤些啤酒来。你们喜欢喝着啤酒吧，先生们？像这样的一个热天？”

当伏特加和啤酒拿来了时，喧闹的声音更大了。大家全都笑着，闹着，喝着，显然地尽力地喧哗着。只有诺委加夫似是忧闷而颓唐着，他的温和而懒惰的脸上带着一个狠恶的表情。

他直到了昨天，方才发现全个镇上的人所谈的事。起初，一个鄙夷而妒忌的感觉完全控制了他。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荒谬的！无端的谣言！”他对自己说道，他不肯相信，那么美丽、那么娇贵、那么不可近的丽达，他如此的深深地爱着的丽达，竟会使她自己和像萨鲁定似的一个东西通好着，他看萨鲁定是不晓得比他自己低劣愚蠢得多少倍。然后，凶野而兽性的妒忌占领了他的灵魂。他有时最痛楚地失望着，然后他便为对于丽达，特别是对于萨鲁定的，强烈的憎恶所侵蚀。对于他的温和、懒惰的性情上，这个感情是如此的奇异，它竟要求一条出路。整夜的他都在可怜他自己，甚至想到自杀，但当早晨的时候，他却以一种凶猛的不可解的愿望，只想看见萨鲁定。

现在，在喧哗与醉笑之中，他是坐开了的，他机械地一杯杯地喝着酒，同时却专意地时时刻刻地望着萨鲁定的脸，恰像一个林中的野兽在伏窥着别一只的野兽，假装着没有看见什么，然而它却准备好了要扑出去。关于萨鲁定的每一件东西，他的微笑，他的白齿，他的笑容，他的语声，在诺委加夫觉来，全都是一把把的尖刀，刺进一个张口的伤痕中。

“萨鲁定，”一个长而瘦的军官说道，他的双臂出奇的长而不灵便，“我带了一本书给你。”

在营营的喧哗之上，诺委加夫立刻捉住了萨鲁定这个名字和他的声音，所有别的语声似乎全都寂下了。

“哪一类的书？”

“这是讲妇人的书，托尔斯泰写的。”细瘦的军官说道，他扬起他的声音，仿佛他在说出一篇报告来。在他的长而憔悴的脸上，有一种显然的光荣的表情，因为他能够读，还能讨论到托尔斯泰。

“你读托尔斯泰的书吗？”伊凡诺夫问道，他已注意到这位军官的朴拙的满意的表情。

“王狄兹对于托尔斯泰是发狂似的崇拜着呢。”马里诺夫斯基高声大笑地叫道。

萨鲁定接了那册美丽红封面的书，翻过一两页，说道：

“这书有趣味吗？”

“你自己将会知道的，”王狄兹热心地答道，“会有一副头脑给你的，我说的！这正像你自己已经完全知道了的一样。”

“但当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有他自己的对于妇人们的特别的见解时，他为什么要读托尔斯泰呢？”诺委加夫低声地问道，他的眼光没有离开他的酒杯。

“什么事使你这样想的？”萨鲁定谨慎地答道，本能上嗅到了一个攻击，但还没有猜到它。

诺委加夫沉默着。他满心想当面击了萨鲁定一记，击在那个美貌的自满的脸上，打倒他在地上，踢他几步，在感情的盲狂了时。但他所要说的话没有来。他知道，这使他更痛苦地去知道，他是说着错误的话，当下他带着冷笑地回答道:

“只要看着你的脸已足够知道那事了。”

他的奇异而有毒意的语调竟发生了突然的沉寂，几同发生了一件谋杀的事，伊凡诺夫猜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似乎是……”萨鲁定冷淡地说道。他的神色有点变了，虽然他还没有失去他的自制力，像坐到熟悉的马上去一样。

“来，来，先生们！怎么一回事？”伊凡诺夫叫道。

“不要插身进去！让他们自己打一架！”沙宁笑道。

“这不是似乎，乃是真实的！”诺委加夫以同样的口气说道，他的眼光仍然注在他的酒杯上。

当然的结果，一座活的墙立刻树于两个对抗者之间了，在许多的呼叫、摇手以及表示诧异的情感之中，萨鲁定为马里诺夫斯基及王狄兹所拉回，而伊凡诺夫及别的军官们则监视着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倒满了酒杯，呼叫几句话，并不专对一个人说。现在的欢笑是勉强而非真诚的，诺委加夫突然地觉得，他必须走了。

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愚蠢地微笑着，他转身向着伊凡诺夫及别的监视他的军官们说：

“我是怎么一回事了呢？”他半眩晕地想道，“我想，我应该打他……冲向他去，当眼给他一记！否则，我将被视为如此的一个傻子，因为他们全体一定猜想，我要挑战……”

但，他却并不这么做去，他反而假装着对于伊凡诺夫及王狄兹正在说的话发生兴趣。

“至于讲到妇人们，我不能完全和托尔斯泰同意。”军官满意地说道。

“一个妇人不过是一个妇人而已，”伊凡诺夫答道，“在每一千个男人当中，你总可以找出一个值得称为人的。但是妇人们呢，呸！她们全都是一个样子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赤裸的，肥胖的，没有尾巴的玫瑰色的猴子而已。”

“说得别致，那句话！”王狄兹赞许地说道。

“也真是不错。”诺委加夫痛楚地想道。

“我亲爱的朋友，”伊凡诺夫继续说道，紧靠在王狄兹的鼻下摇挥着双手，“我将告诉你这话，如果你到众人中去，说道，‘要是一个妇

人眼注在一个男人身上，要追求于他之后，她在她的心上已经是与他犯了奸淫了。’他们大多数的人将要以为，你是说出一句最原创的话了。”

王狄兹失声地粗鄙地笑了出来，那笑声直如一只狗的吠声。他没有明白伊凡诺夫的嘲笑，但觉得忧愁的是，这话不出于他自己之口。

突然地诺委加夫伸出手来给他。

“怎么？你要走了吗？”王狄兹诧异地问道。

诺委加夫并不回答他。

“你到什么地方去？”沙宁问道。

诺委加夫仍然沉默着。他觉得再过了一会儿，关闭在他胸中的忧郁一定要在一阵泪流中突出来了。

“我明白你受什么气，”沙宁说道，“蔑视这一切！”

诺委加夫可怜地望着他。他的唇颤抖着，带着一个不赞同的姿势，沉默地走出去，心里觉得已完全为他自己的无可救药所战胜。为了慰藉他自己，他想道:

“当面打了那个流氓一记，有什么意思呢？这只会引到了一场愚蠢的战斗。还是不污了我的手好！”

但不能满足的妒忌心与绝对的怯懦心的感觉却仍然厌迫着他，而他在深切的悲郁中回到了家。他自己投身于床上，埋脸于枕头当中，几乎是整天的如此地躺着，悲楚地自觉到，他不能做一点的事。

“我们打牌吗？”马里诺夫斯基问道。

“好的！”伊凡诺夫说道。

勤务兵立刻铺开了牌桌，绿色的布愉快地映射在他们全体的身上。马里诺夫斯基的提议，已激动了全体，他现在开始以他的短而多毛的手指在抄牌。颜色鲜明的牌现在是成圆形的散布在绿桌上，而银卢布的铿铿作声也在每一次牌打完后便可听得见，同时在四方八面，手指如蜘蛛似的贪婪地紧紧地近于银币上。只有简短粗鄙的叫叹可以听得见，或表示烦恼，或表示欢快。萨鲁定运道很不好，他固执地以十五卢布下一次注，而每一次都是输的。他的美貌的脸上，带着一副极为烦恼的神色。上个月，他已经输去了七百个卢布，现在他更要将现在的损失加上了前数之中。他的坏脾气更为蔓延下去，因为在王狄兹与马里诺夫斯基之间不久便发生了争端。

“我的注下在那边的！”王狄兹恼怒地叫道。

这颇使他诧异，这个喝醉的野猪，马里诺夫斯基，竟敢和像他自己那么样的一个聪明而完美的人争吵。

“啊！你这么说的！”马里诺夫斯基粗暴地答道，“见鬼！拿开去！当我赢了时，那么你告诉我你下注在那边，而当我输了时……”

“我请你原谅。”王狄兹压低了他俄国的高音，如他每当愤怒时所常说的。

“把原谅绞死了！拿回你的注！不！不！拿回去，我说！”

“但你且让我告诉你，先生……”

“先生们！闹的什么鬼，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萨鲁定叫道，当下他抛下牌。

正在这个当儿，一个新来的人出现在门口，萨鲁定自己羞着他的下流的话，以及他的喧哗狂饮的客人们，以及他们的纸牌、酒瓶，因为这一切东西活现出一个下等的旅馆的样子。

来者是一个长而瘦的人，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还有一个极高的硬领子。他诧异地站在门口，努力要认出萨鲁定来。

“吓啰！巴夫尔·罗孚威慈！什么风吹你到这里来的？”萨鲁定叫道，当下他向前欢迎他，他的脸因被缠扰而红红着。

新来者踌躇地走了进来，大家的眼全都注在他的眩目的白鞋上，这双鞋子踢着许多啤酒瓶、软木塞，以及香烟头，而得了路进来。他是那么白而清洁、芳香，在所有这一切烟云之中，在这一切脸色红红的醉人之中，他竟像一朵长于泥泽中的百合花，假如他看来不那么憔悴脆弱，他的身材不那么瘦小，他的牙齿，在他的稀小而红的髭须之下的，不那么腐蚀。

“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离开彼得耶[1]很久了吧？”萨鲁定说道，心里有些烦恼，因为他生怕“彼得耶”这个字不是他所应该用的正确的字。

“我昨天才到这里来的。”穿白衣的先生说道，以一个坚决的口气。虽然他的声音像一只鸡的抑止的鸣声。“我的同伴们，”萨鲁定说道，将他介绍给那一个人，“先生们，这位是巴夫尔·罗孚威慈·孚洛秦先生。”

孚洛秦微微地鞠躬着。

“我们必须对于那事记了下来！”酣醉的伊凡诺夫说道。萨鲁定心里很恐怖。

“请坐，巴夫尔·罗孚威慈，你要一点白酒还是一点啤酒？”

孚洛秦谨慎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他的白而纯洁的身体与棕色的油布椅面很鲜明地相映着。

“请你不要操心。我不过来看你一会儿而已。”他说道，有一点冷淡。当下他观察着这一群人。

“怎么样？我去叫了一点白酒来。你喜欢白酒，是不是，你？”萨鲁定问道，他匆促地走了出去。

“怎么这个地上的傻子恰要在今天到这里来呢？”他恼怒地想道，当下他命令勤务兵去拿酒，“这个孚洛秦将在圣彼得堡说到我的这些事的，而我将不能在任何贵族家庭中立得住足了。”

同时，孚洛秦正以不假饰的好奇心，注意着其余的人，他觉得，他自己是无限的高超。在他的小小的玻璃似的灰色眼中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兴趣的视线，仿佛他是在观察着一群野兽似的。他特别为沙宁的高大，他的强健有力的身体以及他的衣饰所吸引。

“一个有趣味的形体，那个人！他必定是很强健的！”他想道。他是真心实意地如一个体弱的人赏赞着体育家。在实际上，他开始向沙宁说话，但沙宁靠在窗台上，正向花园中望着。孚洛秦突然地止口了，他自己的尖锐的声音恼怒了他。

“游惰的人们！”他想道。

萨鲁定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他坐在孚洛秦身边，问他关于圣彼得堡的事，也问到他的工厂的事，如此，便可使其余的人知道，他的来客是一个如何富有而且重要的人物。这个健壮的禽兽的美脸上现在带着一种小小的虚荣与自重的表情。

“我们什么事都是如前，如前一样！”孚洛秦答道，以一种厌烦的语声，“你的生活怎么样呢？”

“咳！我不过混着过日子而已。”萨鲁定悲叹道。

孚洛秦沉默着，轻蔑地抬眼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摇荡着花园中射来的绿影。

“我们唯一的娱乐是这个。”萨鲁定继续地说道，当下他以一个姿势，指示着纸牌、酒瓶与客人们。

“是的，是的！”孚洛秦嗫嚅地说道，对于萨鲁定，他的口气似是要说道，“而你也并不更好。”

“我想，我现在一定要走了。我住在林荫路的旅馆中。我将再见你！”孚洛秦站起身来告辞。

在这个时候，勤务兵进了门，拖沓地行了一个礼，说道：

“年轻的小姐来了，老爷。”

萨鲁定惊得一跳。“什么？”他叫道。

“她来了，老爷。”

“呀！是的，我晓得了。”萨鲁定说道。他激动地四面望着，感到一个突然的预示。

“我疑心这是丽达吧？”他想道，“不可能的！”

孚洛秦的疑问的眼光闪熠着。他的瘦小的身体，在他的宽大的白衣底下动弹起来。

“唔，再见！”他笑道，“回到你的老花样，如常的！哈！哈！”

萨鲁定不安地微笑着。当下他陪了他的客人走到门口，客人以告别的眼光注视了一下，他便拖着他的纯洁的鞋子，匆匆地走开去了。

“现在，先生们，”萨鲁定回来时说道，“牌进行得怎样了？替我管管账，你愿意吗，太那洛夫？我立刻便要回来的。”他匆匆地说道，他的眼睛扰扰不定。

“那是一个谎话！”沉醉的兽似的马里诺夫斯基咆吼道，“我们的意思要想饱看你的年轻小姐一下子。”

太那洛夫捉住了他的肩，迫他回到他的椅上去。别的人匆匆地都恢复到他们牌桌上的位置，并不望着萨鲁定。沙宁也坐了下来，但他的微笑中有一点严重之意。他猜出，来的乃是丽达，他心中为他妹妹引起了一种妒忌与怜悯的朦胧的感觉，她现在显然是陷在重大的烦恼之中。

---

[1] 彼得耶（Pitjer）即圣彼得堡的俗称。

第十七章

丽达倚侧地坐在萨鲁定的床上，绝望地、勉强地在绞着手巾。当他走进来时，他为她的改变的容貌所惊诧了。现在没有留存下一点那个娇贵的气性高尚的女郎的痕迹了。他现在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颓丧的妇人，为殷忧所碎心，双颊低陷了，眼睛无神了。这些黑的眼睛立刻遇到了他的，然后又怏怏避开了他的注视。他本能地知道丽达是怕他的，他心中突然地引起一种浓厚的恼恶之感。他嘭的一声将门闭上了，一直地向她走去。

“你真是一个最奇怪的人，”他开始说道，很艰难地将他的要打她的凶念制止住了，“我在这里，一房子都是客人。你的哥哥也在那里！你不能选择别一个时候来吗？我说的，这是太恼人了！”

从那双黑眼中射出如此一种奇异的光来，竟使萨鲁定退缩了。他的口气变了。他微笑着，露出他的白齿，执了丽达的手，坐在她的身边的床上。

“唔，唔，不要紧的。我只不过是为了你而焦急着。你来了，我真是高兴。我渴想要见你。”

萨鲁定执起了她的热而芬香的小手到他的唇边，正吻在手套上面。

“那是真的吗？”丽达问道，她的奇怪的口气使他惊奇起来，她又抬眼望着他，而她的眼睛明白地说道：“你是真的爱我吗？你看，现在是如此的可怜，不像我从前了，我怕着你，我对于我现在的样子真是觉得屈辱，但我除了你之外，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的了。”

“你怎么能够生疑呢？”萨鲁定答道。那句话说来不诚实，从这句话里吹来一条轻微的冷泉，使他自己也觉得难堪。

他又执了她的手，吻着它。他是被缠在一个感情与思想的奇圈中了。仅在两天之前，就在这个白枕之前，躺散着丽达松散了的黑发，她的脆细的、沸热的、紧固的身子在情欲的狂热下不住地挣扎，香唇烧炙着，一种无可忍的愉快的阴火传达到他的全身。在那个一刹那间，全个世界，数千的女人，一切的愉快，以及全个生命，全为他联合起来，去更淫荡的、更温柔的、更粗鲁的、无耻的、残忍的，施强暴于这个，又强项又驯顺的沸热的身体上面。但是忽然现在他感到他憎恶她，他想要挣开了她；他想不再看见她，不再听见她。他的这个欲望是如此的有力，如此的不肯止息，竟使他坐在她身边也是极痛苦的。同时，一种朦朦胧胧的对她的恐怖心夺去了他的意志力，迫他留在这里。他是完全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曾将他缚住在她身上的，这乃是得了她自己的允许，他才占有了她的，在他一方面并没有任何的预允，每个人所给予的都恰如每个人所取去的。然而他究竟觉得，他仿佛是被某种胶质物所捉住，他自己不能解放了开去。他预见丽达将要对他有什么要求的，而他必须或者答应了，或者要做了一个卑鄙的肮脏的下流行为。他觉得自己完全无力，仿佛他的骨头已经离开了他的腿与臂，仿佛他嘴里已经没有舌头，代之的是一团潮湿的破布，这真是可耻，使他生气。他想要对她嚷叫着，让她从此晓得，她是没有权利对他要求什么的，但是他的心却为畏葸的恐怖所麻痹了，他的唇间只引出了一个无意识的句子，他自知是完全不适用的、偶然的。

“唉，女人们，女人们！莎士比亚所说的话！”

丽达恐怖地望着他。一阵无怜恤的光明似乎闪过她的心头。在一个时间之内，她实现出，她是失陷了。她所给予的乃是高贵而纯洁

的，而她所给予一个男人的却是不曾存在着。她的美好的青春生活、她的纯洁、她的光荣，一切都被抛在一个卑鄙怯懦的禽兽的足下，他不仅不感谢她，且还只是以粗野的淫荡来污辱她。她有一会儿竟觉得要绞着她双手，在一个绝望的痛苦中，跌倒在地上去，但如电似的迅快，她的绝望的情调又变到一个复仇与痛恨上面去。

“你不能够真正地明白你是如何的可恶吗？”她从她咬紧了的牙齿中间嘶嘶地说出这话来，全身伸凑到他的脸上去。

辱骂的话语与憎恶的眼神，对于丽达，对于美好的女性的丽达是如此的不合宜，竟使萨鲁定本能地退缩了。他还没有十分明白它们的重要，他还想以嬉笑的态度对付过去。

“用的是什么字眼儿！”他说道，诧异而且恼怒，瞪着大眼，高抬着肩膀。

“我没有心绪去选择我的字眼儿。”丽达狠狠地答道，当下她绞着她的手。萨鲁定蹙着眉头。

“为什么有了这一切悲剧的气氛？”他问道。他不自觉地为她的柔软的肩部与精致合适的手臂的美丽的外形所诱引，他凝望着它们。她的无助而绝望的姿态使他确实地觉得他的超越。这仿佛他们是放在天平上秤的，一个升上去时，一个便沉了下来。萨鲁定用一种残酷的愉快心情感到这位女郎。他曾本能地觉得她是超越于他自己的，并且即使在淫欲的情好的时间也在无意识中惧怕她，现在据他看来竟在扮着可怜的、羞辱的角色了。这个感觉使他感到十分有趣，因此他渐渐更温柔了。他轻轻地执了她的无力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把她拉近了他。他的感觉被引起了，他的呼吸更急了。

“得啦！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是这样想吗，嗳？”丽达轻蔑地答道。这便是轻蔑的一念帮助她恢复了她自己，她奇怪地专意地凝注着他。

“怎么，我当然是这样想的。”萨鲁定说道，想要用一种特别的、逗情的、无耻的式样拥抱她，他知道这是有效的。但她依然是冷淡而无生气，他的手垂了下去。

“得啦！你为什么这样的生气，我的美人儿？”他以轻斥的口气咿唔道。

“离开我，不许动，我说。”丽达叫道，同时她恶狠狠将他推开了。萨鲁定觉得肉体的受伤了，他的热情白白地消失了。

“妇人们真的就是魔鬼！”他想道，“同她们一勾搭……”

“你怎么一回事啊？”他负气地问道，他的脸红了。

仿佛这句问话引起了什么事到她心上来，她突然地双手掩了脸，出人不意地哭了起来。她的哭泣正如农妇们的哭泣，高声地啜泣着，她的脸埋在她手中，她的身体向前弯，同时她的松散下来的头发，垂在她的沾湿的扭曲的脸上，因此她显得不美了。萨鲁定完全迷乱了。他微笑着，虽然他生怕这个微笑也会使她触怒，他想要将她的双手拉开她的脸。丽达倔强地抵抗着，同时哭泣不已。

“唉！天呀！”他叫道。他想要对她咆吼，扯她的手放到了一边去，以难堪的名字叫唤她。

“你为什么像这样地哭着呢？你和我搭上了……是不是？这真是可悲的！为什么恰恰在今天才哭呢？看天的面上，不要哭了吧！”他这样粗暴地说着，握住了她的手。

这阵强扭使她的头前后地摇动着。她突然地住了哭声，将她的手从她的泪水沾湿的脸上拿开了，以孩提的恐怖，抬眼望着他。一阵狂想闪过她的心上，她怕人家现在便会打她。但萨鲁定的神情现在又柔软了下来，他以一种安慰的口气说道：

“来，我的丽杜契加，不要再哭了！你也是一样的有错的！为什么要闹一场呢？你失了一招，我明白，但仍然，我们也是有过那么多的快乐，我们不是有过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种……”

丽达又哭了起来。

“唉！不要哭了，你！”他叫道。然后在房里走来走去，激动地拉着他的髭须，他的嘴唇也颤抖着。

房间内是很沉寂的，在窗外，一棵树的美枝轻轻地摇动着，仿佛有一只鸟刚刚在那里栖息过。萨鲁定竭力镇压住自己，走近了丽达，轻轻地将他的手臂搂了她的腰。但她立刻推开了他，在推开时，重重地碰动了他的颔下一记，因此他的牙齿相触有声。

“鬼取了去！”他怒叫道。这一记伤他很不轻，而他的牙齿相触的滑稽的声音，更恼怒了他。丽达并没有听见这，然而她本能地觉得，萨鲁定的地位是一个很可笑的，她带着女性的残酷，利用这个机会。

“你用的什么字眼儿！”她说道，在那里挑逗他。

“这已足够使任何人狂怒了。”萨鲁定使性地答道。

“我只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意思是说，你仍然不知道吗？”丽达以讥刺的口气说道。

过了一会儿工夫。丽达狠狠地望着他。她的脸如火的红。萨鲁定脸色变白了，仿佛突然地遮上了一层灰幕。

“唔，你为什么默不作声？你为什么不说话？说！说几句话安慰我！”她叫道。她的声音中带有歇斯底里的气息。她自己的这个声音竟也使她惊得一跳。

“我……”萨鲁定开始说道，他的下唇颤抖着。

“是的，你，没有别人，只是你，坏运道！”她喊道，几乎为愤怒与绝望的泪水所窒息住。

美好的与有礼的假面具已从他，也已从她身上落下来了，每个人都更明白地成了野蛮的无羁束的禽兽。

意思如奔鼠似的冲过萨鲁定的心上。他的最初意思是要给丽达金钱，劝她抛去了那孩子。他必须立刻而且永远地和她断绝关系，那便了结了一切的事。然而他虽以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法子，他却一声不作。

“我真的永不曾想到……”他嗫嚅地说道。

“你永不曾想到！”丽达凶暴地叫道，“为什么你不想到？你有什么权利不去想到？”

“但是，丽达，我从不曾告诉过你，我……”他支吾地说道，觉得不敢说出他所要说的话，然而他自觉便说了出来，也是一个样子的。

但是，丽达却已明白了，不等他说出。她的美丽的脸黑暗了，为恐怖与绝望所擒搦。她的手软弱地堕到她身旁去，当下她坐到了床上。

“我将怎么办呢？”她说道，仿佛是高声地在想，“我投水自杀了吗？”

“不，不！不要讲那种话！”

丽达狠狠地望着他。

“你知道吧，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我很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是不会使你不高兴的。”她说道。

在她的眼中，在她的颤抖的美嘴上，具有那么忧郁、那么可怜的表情，竟使萨鲁定不得不转头他向。

丽达站起身来，那个念头，即她曾在他那里寻得了她的救星，她将和他永久同住下来的念头，起初使她慰安的，现在却激起了她的恐怖与憎恨。她想要用掌打他，当他的面轻蔑地辱骂他一顿，要自己报复他的如此地屈辱她。但她觉得，她一开了口便要哭了起来，更加被人看不起。最后的一星娇贵的火，美貌活泼的丽达仅存于今的娇贵之气概尽在于此了，惊止了她。她以如此深切的轻蔑的口气嘶嘶地叫道：

“你是畜生！”这使她自己也和萨鲁定同样地诧异着。

然后她冲出了房间，饰于她袖口的纽带现在被门上的转手所缠住，她便将它撕了下去。

萨鲁定的脸红到了发根。她如果叫他做“坏人”或“流氓”，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受得住，但“畜生”却是如此的一个粗鄙的字眼，如此的完全与他对于他自己所持的人格的观念相反，它竟绝对地眩乱了他。即他的眼白也成了血红的。他不安地冷笑着，耸了耸肩，扣上了又散开了他的短衫，觉得自己是真正不幸的人。但同时一种满足与释放的感觉在他心内生长得更大了，一切都了结了。他一想到，从今以后，他将永不能再占有如丽达那样的一个女人了，他已失去了那么美丽可爱的一个情人了，便有点烦恼起来。但他以藐视的姿态扫除这一切的余憾。

“鬼把她拿了去！女人还少吗？”

他将他的短衫拉直了，他的嘴唇还在颤抖不已。他点了一支香烟，然后他冒了他的平日的淡然的神气，往客人那里去。

第十八章

所有的赌钱的人，除了沉醉的马里诺夫斯基之外，全都失去了他们赌钱的兴致。他们渴欲知道那位来看萨鲁定的女人是谁，为什么来。那已猜得出这是丽达·沙宁娜的人全都觉得本能地妒忌着，他们自己幻想着她雪白的身体乃在萨鲁定的拥抱之中，这种的幻想妨害他们的赌牌。过了一会儿，沙宁从桌上站了起来，说道：

“我不再打下去了。再见。”

“等一会儿，我的朋友，你到哪里去？”伊凡诺夫问道。

“我去看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沙宁答道，指着紧闭的门。

他说了这句近于玩笑的话，大家都笑起来了。

“不要做一个傻子！坐下来，喝一杯酒吧！”伊凡诺夫说道。

“你才是傻子呢。”沙宁答道，当下他便走了出去。

他到了一条狭小的支巷上，在那里苎麻生长得很多。沙宁想，那便是萨鲁定窗户所对的正确的地点了。他仔细地踏倒了苎麻，爬上了墙。当他上了墙顶上时，他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为什么爬上那里的，他望着下面的绿油油的草和美丽的花园，觉得柔和的微风轻快地吹拂在他的炎热而健壮的四肢上，那竟是如此的可爱呀。然后，他跳下墙内的苎麻丛中，恼怒地摩擦着为苎麻所刺伤的所在。他越过了花园，走到了窗下，那时，正是丽达在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不知道吗？”

听了她的异常的语调，沙宁立刻便猜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他靠着墙，眼望着花园，耳朵在热切地静听着变音的、不快的、兴奋的语声。他觉得可怜他的美貌的妹妹，对于她的美丽的人格，“怀孕”这个粗词，似是如此的不合宜。比之谈话更使他生印象的乃是这些狂怒的人语与绿色的花园的温柔的沉寂之间的显著的矛盾。

一只白蝴蝶翩翩地飞过草地，在太阳光中游宴着。沙宁凝视它的飞翔正如他听着谈话那么样的专心。

当丽达叫道:

“你是畜生！”沙宁愉快地笑了。他慢慢地走过花园，并不注意到有没有人看见他。

一只蜥蜴冲过他的路上，他有好一会儿用眼睛去跟随这只柔软的绿色的小身体在长草中迅速地窜爬。

第十九章

丽达并不回家，却匆匆促促地转步向反对的方向走去。街上寂无人行，空气是窒热的。紧近于墙上与篱笆，躺着短的阴影，这些是为胜利的太阳所克服的。她张开了她的小日伞，完全是出于习惯的势力。她并不曾注意到天气是冷是热，是晴是阴。她迅快地走过满是灰尘且满生着苔草的篱笆，她的头垂着，她的眼向下望着。她不时地遇到一两个喘气不息的徒步者，为热气窒得半死。沉寂罩在镇上，是一个夏天午后的压迫人的沉寂。

一只小白狗跟在丽达后边。它在热切地嗅了她的衣服之后，便奔到她的前面去，又回过头来望着，摆着它的尾巴，仿佛在说，他们是同伴。在一个街角上，站着一个可笑的肥胖的童子，他的一部分的衬衣竟拖出他裤子的后面。他的双颊伸长着，且为水果所污染，他正在用力地吹着一根木笛。

丽达对小狗招呼着，对童子微笑着。然而她几乎是不自觉地这样做着。她的灵魂是被幽禁着。一个难知的势力，将她与世界隔绝了，冲扫她向前而去，经过了太阳光、绿地，以及一切的生命的快乐，而向着一个黑渊走去，她因了她内心的沉闷的痛楚，知道这黑渊是近了。

一位认识她的军官骑了马过去。他看见了丽达，便勒住了他的栗色马，他的光滑的外衣在太阳光中闪闪发亮。

“丽达·彼特洛夫娜！”他以愉快欢迎的声音叫道，“在这样大热天，你到什么地方去？”

她的眼睛机械地望着他的打猎帽，俏皮地压在他的潮湿的为日光所射的眉上。她并不说话，仅仅是展开了她平日的卖弄风情的微笑。

在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茫然于什么事要发生，她回应着他的问题：

“啊，到哪里去？”

她不再觉得与萨鲁定生气了，也不想到他。她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他那里去的时候，曾觉得没有了他是不能够生活，不能够解决自己的悲愁的。然而现在仿佛他是从她生命中消灭了去。过去的事已经死了。将来的事是只关系于她的独自一人的，也只有她一人能够决断下去。

她的脑筋如犯了热病似的匆促地工作着，然而她的思路却还清楚明白。最可怕的事是骄傲美貌的丽达已经不见了，代她而起的乃是一个被酷待、被污辱的无抵抗的可怜人。大家全要取笑她，在人们的造谣和侮辱之前她将孤立无助。名誉与美貌必须保留着，所以，她必须走，离开污浊，到那黏性的污泥的浪花不能溅到的地方去。

在丽达自己解明了这一切以后，突然地感到她自己是为一个空虚所包围了的；生命、太阳光、人类，都不再存在了，她在它们之中是孤独的，绝对的孤独的。没有法子逃脱，她必须死去，她必须投水自杀。有一会儿，这个念头她觉得如此的确定，仿佛竟有一道石墙建立于她的四周以禁闭她，与一切既往的、一切将来的都隔绝了。她从猜到自己业已怀孕时起，曾不住地感到内心里一种还未得了解，却已击破她的一生的感触——现在却连这种可憎的、可怕的感触都一下里消

灭了。一种轻微无色的空虚包围在四周，死神的漠不相干的神色弥漫起来。

“这真的是如何的简单！而且用不着别的！”她想道，四面地望着，然而看不见什么。

她现在走得更快了，虽然为她的宽裙所阻碍，她却几乎是在奔跑，这在她看来，仿佛她的前行还是不可忍的迟缓。

“这里是一所房子，前面又是一所，有绿色的百叶窗的；还有，一块空地。”

对于那河，那桥，那将要在那里发生的事，她并没有清楚的概念。这如一片云，一阵雾，遮罩了一切。但这样的一个心境只到她到达了桥上就告了终结。

当她靠身在栏杆上时，看见绿色的浑浊的水，她的决心立刻舍弃了她。她为恐惧及一个求生的狂念所捉住。现在她对于生物的认识又恢复过来了。她听见声音，听见麻雀的啾唧；她看见太阳光，看见在绿草中的雏菊花，看见小白狗，这狗显然以她为它的真正的主妇。它坐在她的对面，举起了一只小爪，它的尾巴打着地上，在沙上遗留下几个有趣的华文。

丽达凝望着这狗，很想激动地抱了它，大滴的眼泪充满了她眼中。对于她的美丽的毁坏了的生命的无限遗憾制胜了她。她半眩晕的，弯身向前，伸出为太阳所烤的栏杆的边上，这突然的举动竟使她的一只手套落到了水中。在默默地恐怖着，凝望着它无声地落在平滑的水面上，荡漾成了大水圈。她看见她的淡黄手套成了更黑更黑的，然后徐徐地灌满了水，如在它的死亡的痛楚之中一样，翻身过来一

次，然后以一种旋转的动作，渐渐地沉到了溪流的深绿处了。丽达竭力要眼见它的沉下，但那黄点却渐渐地更小了，更不清楚了，最后，便看不见了。与她的视线相接触的只是平滑而黑的水面。

“怎么会落下去的，小姐？”紧靠于她的身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丽达惊退了一步，看见一个肥胖、扁鼻的农妇，以同情的好奇心望着她。

虽然这种的同情仅注于失去的手套上，而在丽达看来，仿佛这位和善肥胖的妇人知道一切事而可怜着她。有一会儿，她想要告诉她全部的故事，因此使她心中轻松些、自然些。但她迅快又以为这主意是很傻的。她红了脸，支吾地说道：“啊，没有什么！”当下她便转身离桥而回。

“在这里自杀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救我起来的！”她想道。

她更沿了河岸走去，跟了一条平坦的人行路到了河与一座篱笆之间的左边。路的两旁都是苎麻与雏菊，羊的芫荽以及有臭味的大麻。这里恬静而且和平，如在一座乡村的教堂之中。高大的柳树如梦地临照于溪流之上；峻峭而绿色的河岸浴于太阳光中；高高的牛蒡杂生于苎麻之中，而刺人的荆棘绞缠住了丽达衣服上饰着的花边。一棵巨大的植物，将白色种子撒在她身上。

丽达现在逼了她自己更向前去，竭力要战胜她内心的想拉她回去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这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她反复地说道。当下她拉了她自己前去，她的双足每走一步便似乎要破了它们的

束缚。她一步步地走得离桥更远，离她所不自觉的决心要停步的地方更近。

当她到了那个地点，看见了黑而冷的水，水上绿树如穹门似的覆盖着，而川流则旋转地经过了峭岸的一角时，然后她已明白，她是如何的求活，如何的怕死。然而她却必须死的，因为活下去已是不可能的。她并不四面看看，便将她的剩下的一只手套和她的小日伞都抛了到地下去，而她自己也离开了人行路，走过长草之中而到了水边。在那个时候，一千个思想经过她的脑中。在她的灵魂的深处，醒起了她的童年的信仰，这信仰是被新思想所遗忘、所打消了。她以纯朴的热诚，反反复复地述着这个短的祷词："我主，救我！我主，帮助我！"她突然地回忆起她新近才学的一支歌曲的重叠的尾声。她有一会儿工夫，想到了萨鲁定，然后她看见了她母亲的脸，在这个可怕的时候，她似乎双倍地亲近于她。也就是她母亲的脸庞拖着她更快地向河水走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丽达方才敏锐地明白出，她母亲以及所有爱她的人，并不是爱她的真正的本相，和杂着她的一切缺点与欲念，他们所爱的只是他们所希望她形成的那个她。在她自己暴露本相，已经离开了他们所认为唯一的一条正路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人们，特别是她的母亲，以前越爱过她厉害，现在越要虐待她。

然后，如在一个狂梦中，一切都纷乱了：恐惧，求活，不可避免的感觉，不信仰，一切都终结了的决心，希望，失望，以及她以为这地便是她必须死去的恐怖的自省。然后一个极像她哥哥的人影子现了出来，他跳过一道篱笆，向她奔过去。

"你不能够想到更傻的事了！"沙宁气息不属地叫道。

真是一件巧合不过的事，原来丽达所到的正是接近于萨鲁定的花园的那个所在，在那里，她第一次投身给他，就在半倾圮的竹篱上，姿势非常不方便，有一排黑暗的树林遮挡着明月的光。沙宁远远地已经看见了她，且猜出了她的心思。起初他是要任她做她的事的，但她的狂暴激动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怜悯，他跃过了花园中的椅子与丛林，奔去救她。

她哥哥的声音对于丽达有一种可惊的效力，她的知觉，被她内心的冲突工作得疲倦之极的，现在突然地失去了。她眩晕去了。每一件东西都在她眼前眩晕着，她不再知道她是在水中或在岸上。沙宁刚刚及时地紧紧地握住了她，拖她回去，偷偷地自喜他自己的筋力与敏捷。

“居然这样！”他说道。

他将她靠在篱笆上坐着，然后四面地望着。

“我怎么对付她才好呢？”沙宁想道。丽达在那个时候恢复了知觉。她脸色惨白，心绪纷乱，开始可怜地哭了起来。“天呀！天呀！”她啜泣着，如一个小孩子。

“傻东西！”沙宁好脾性地斥责她道。

丽达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但当他转动时，她却攀住他的手臂，更高声地哭了起来。

“唉！我在做些什么事呢？”她恐惧地想道，“我不应该哭，我必须竭力一笑置之，不然，他便要猜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唔，你为什么那么样的伤心呢？”沙宁问道，当下他温和地抚拍她的肩部，他说得这样和婉亲切，自己觉得有趣。

丽达在她帽子下面怯生生地抬眼望着她，如一个小孩子似的羞怯，停了哭声。

“我全都知道了，”沙宁说道，“一切的经过。我很早的就知道了。”

虽然丽达觉得有几个人在疑心着她和萨鲁定的关系的性质，然而当沙宁说出这句话时，仿佛他是当脸打了她一记。她的柔和的身体恐怖地退缩了回去；她眼神枯干地凝望着他，有如一只野兽在负固。

“怎么一回事，现在？仿佛我踏了你的尾巴了。”沙宁笑道。他握住了她的圆而柔软的肩膀，轻轻地拉她回到她从前的在篱边的位置，她的肩膀在他手下颤抖着，而她服从地听了他的命令。

“来，现在，什么事使你如此的难过呢？”他说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一切吗？或者是因为你想，你和萨鲁定的失足的事是如此的可怕，竟使你不敢去承认它吗？我真的不明白你。但是，如果萨鲁定不肯娶你，唔——那是应该感谢的事。你现在知道，而你从前也必定知道，他真的是如何的一个卑鄙平庸的人，不管他的美貌与他的适于恋爱。他所有的不过是美貌而已，这美貌你现在已经享受得够了。”

“是他享受我，不是我享受他！”她嗫嚅地说道，“唉！是的，也许我是这样的！唉！我的天呀，我将怎么办呢？”

“而现在你是怀了孕……”

丽达闭了她的眼睛，低下她的头。

“当然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沙宁温和地继续说道，“第一点，生孩子是一件龌龊痛苦的无意义的事；第二点，真正使你关心的，乃是人们不断地虐待你。总之，丽杜契加，我的丽杜契加，”他以一种突然的用力的高声说道，“你并没有损害到任何人；而且，即使你生了一打的孩子到世上来，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受害的。”

沙宁停止了一会，在反省着，当下他的双臂交叉在他的胸前，压着了他的髭须的尖端。

“我能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但你是太柔弱、太愚蠢了，不能听从我的劝告。你勇气还不够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值得去自杀的。且看着辉煌的太阳，恬静地流着的溪水。你且记住，你只要一死，每个人便都将知道你是怀孕而死的。那么，自杀对于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你之所以想自杀，并不是因为你是有了孕，乃是因为你怕别的人的讥议，怕别人不让你生活。你的烦恼的可怕的部分，不在于实际的烦恼的本身，而在于你将这个烦恼放在你自己与你的生命之间了，这个生命，你以为是应该终结了的。但在实际上，那是一点也不会变更了生命的。你并不怕疏远的人，你怕的是和你接近的人，特别是那些爱你的，以及那些以你的失身为绝对的可惊骇的人，他们乃以你的失身，不在于一张合法的结婚床上而在一座林中或一片草场上为可惊骇。他们将不缓缓地来责罚你的逆迹，所以，他们对于你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是蠢蠢的、残酷的、没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你要为了蠢蠢的、残酷的、没有头脑的人而去死呢？”

丽达抬起了她的大而疑问的眼光向他望着，在这对眼中，沙宁能够省察出一星了悟的火。

“但我将怎么办呢？告诉我，什么……什么……”她涩声地咿唔道。

“有两条路给你走：你必须打下了这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世，你自己一定会明白的，仅将带了麻烦来。”

丽达的眼睛中表白狂烈的恐怖。

“去杀死一个知道生的快乐与死的恐怖的人，那是一件极不公道的事，”他断续地说道，“但一个种子，一团无知觉的肉与血……”

丽达经验到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起初，羞耻充溢了她，这样的羞耻，仿佛人家剥脱她的衣裳，使她全身赤裸用野蛮的手指去触那身上最隐秘的地方。她不敢望着她的哥哥，生怕他们俩都要为了这个羞耻而绝了气。但沙宁的灰色眼睛中带着一种镇静的表情，他的语声是坚定而有抑扬的，仿佛他正谈着平平常常的事。这乃是这个说话的镇定的力量与乎他的话语的极为真确，移去了丽达的羞耻与恐惧。然而失望又突然地占据了她。当下她抱了额，而她衣服的薄薄的袖口飘拂着如一个骇飞的鸟的双翼。

“我不能够，不，我不能够！”她支吾道，“我敢说你是对的，但我不能够！这是如此的可怕！”

“唔唔，如果你不能够的话，”沙宁说道，当下他跪了下去，温和地将她的手拉开了她的脸上，“那么我们必须竭力地隐瞒了这事。我去办理叫萨鲁定离开这镇上的事，而你——唔，你要嫁给了诺委加夫，而快快乐乐的。我知道，你如果不曾遇到这个美丽的少年军官，你是可以爱沙斯察·诺委加夫的。这是我能决定的。”

丽达听见说起了诺委加夫的名字，她便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因为萨鲁定使她不快活，她便坚信，诺委加夫绝不会这样的，有一会儿工夫，在她看来，一切事似都能很容易地解决了。她要立刻地站起身来，走回家去，说这话那话的，光明灿烂的生命将再度开展于她的面前。她要再度生活着，她要再度恋爱着，不过这一次的生活却是一个更好的，这一次的恋爱，却是更为深挚更为纯洁的。然而后来，她又立刻地想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被一个不高尚的无感觉的恋爱所玷污、所辱没了。

一个粗字，她不大知道，且从不曾说过的，突然地来到了她的心上。她使用这个字在她自己身上去。这似乎使她受到了一记耳光。

“皇天呀！我真是一个……不错，不错，当然，我是的！”

“你说什么话？”她咿唔道，被她自己的回声所羞。

“唔，怎么一回事？”沙宁问道，当下他望着她美丽的头发松乱地散在她的洁白的颈上，太阳光穿过了绿叶的网而给它以斑纹。一阵突然的恐怖捉住了他，他生怕不能劝动了她，生怕这位年轻美貌的妇人，适宜于给予许多快乐于别人的，将消失于黑暗的无知觉的虚空之中。丽达是沉默着。她竭力压抑她的求生之念，但是这一念，违反了她的意志，却主宰了她的颤抖着的全个躯骸。经过了这一切事变之后，在她看来，她不仅羞于生存且也羞于求生存。然而她的肉体，强壮而充满了活力的，却又拒却着如此乖僻的一个观念，仿佛它便是毒药似的。

“为什么这么的沉默不言？”沙宁问道。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

“不要这样无意识地谈着！”沙宁不耐烦地驳斥道。

丽达又抬眼望着他，在她的泪眼中，有了一线的希望之光。

沙宁折下一枝树枝，咬着它，然后将它抛弃了。

“一件不道德的事！”他又说道，“一件不道德的事！我的话使你惊诧了。然而为什么呢？这一个问题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所能正确答复的。罪恶，什么是罪恶？假如一位母亲，当她产生一个孩子时，她的生命陷在危险之中，而那个活的孩子为了救全他的母亲而被毁灭了，那不是一桩罪恶，乃是一件不幸的必须的事！但去隐蔽一个还不曾存在的东西却被称为一桩罪恶，一个可怕的行为，是的，一个可怕的行为，即使母亲的生命，甚至于她的幸福都靠着它！为什么这事必须如此呢？没有人知道，但每个人却都高声地执持着此见而叫道，‘好呀！’”沙宁冷冷地笑道，“唉，你们人，你们人！人们代自己创造了魔鬼、阴影、幻想，而他们便第一个为这些东西所苦。但他们却全都叫道，‘啊，人是一个名作，万物中的最高贵者；人是皇冠，是万物之王’，但这个王却永不曾即过王位，这个受苦的王却是被他自己的影子所震骇的。”

沙宁停顿了一会儿。

“总之，那都不是主要之点。你说，这是不道德的事。我不知道。也许是的。如果诺委加夫听见了你的失身的事，他便将极为悲戚的。在实际上，他或将以手枪自杀，然而他仍将是同样地爱着你的。在那个情形之下，那可责备的便是他了。但如果他是一位真正聪明的人，他便将绝不看重你曾和（原谅这句话）别个人睡过。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都不曾因此受害过。好上帝！为什么，他也可自己娶了一个寡

妇，例如！所以这并不是那个事实阻止了他，乃因为他的头脑之中充满了纷乱的意念。至于说到你自己呢，如果人类在他一生只有恋爱一次的可能的话，那么，第二度的恋爱的企图当然是徒然而且不快的，但这却并不是如此的。堕入爱中或为人所爱乃正是他所喜悦而且希望着的。你将爱上了诺委加夫，如果你不，唔，我们将一同旅行，我的丽杜契加。总之，人是什么地方都能够住着的，是不是？”

丽达叹了一口气，竭力要克服她最后的踌躇。

“也许……一切事都将再度光明了。”她咿唔道，“诺委加夫……他是这么好，这么和爱的……他也美貌，是不是？是的……不……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假如你投水自杀了，那么怎么样？善与恶的势力却不会因此而得或因此而失。你的尸首胀肿起来，不成样子，沾了污泥在上，将被人家拖出河中，而埋葬了。那便是一切的事了！”

丽达微淡地想起了绿而浑浊的水，带泥的动荡着的水草，以及浮泛于她四周的浮沤的印象。

“不，不，决不！”她想道，脸色灰白了，“我还是忍受着这一切的耻辱吧——诺委加夫……每一件事……任何事，只除了那件事。”

“啊，你脸色是如此的惊怖呀！”沙宁笑道。

丽达从眼泪中微笑着，她自己的微笑安慰了她。

“无论发生什么，我的意思便是要活着！”她以热情的力量说道。

“好的！”沙宁叫道，跳了起来，“没有比之死的一念更可怕的了。但在你能够担负着责任而没有失去了生命的视听之感时，我说，活着！我的话不是对的吗？现在，将你的手给我！”

丽达伸出她的手。羞涩的女性的姿态表示出孩提的感谢。

“那是对的——你的小手儿如何的姣好呀。”

丽达微笑着，不说什么。

并不是沙宁的话发生了效力。她的活力是一个活泼轻快的活力，她刚才经过的那场事变只是将这个活力扯拉到最高点而已。再加上一点压力，线子便要断了。但压力并没有使用出来，她的全身全体再度为一种强烈的骚动的求生之念所撼动。她出神地向上看着，在她的四周看着，静听着四周的充溢了的快乐在跳动着。在太阳光中，在绿油油的草场上，闪闪发亮的溪流，镇定微笑的她哥哥的脸，以及她自己。仿佛她自己如今是第一次才看见听见这一切。“活着！”她内心的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

“对的！”沙宁说道，“我要帮助你出于烦恼，当你在战斗时，我要站在你的身边。现在，因为你是那么一个美人儿，你必须给我一吻。”

丽达微笑着，如出之于一个林中仙人的神秘的微笑。沙宁将手臂搂着她的腰，当下她的温热柔软的身体在他的接触之下战栗着，他的爱好的拥抱几乎是猛烈的。一阵奇异的不可测知的愉快的感觉制胜了丽达，而她的求生之念更为丰裕，更为浓挚。她不管他做什么事。她徐徐地将双臂环于她哥哥的头颈，半闭了眼睛，她紧合了双唇去吻他。

她在沙宁热烈的慰藉之下，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在那个时候，她管不了吻她的人是谁，正如为太阳所温暖的花朵儿，她永不要问问这温暖是从何而来的。

“我怎么一回事了？”她想道，愉悦地诧异着，“啊！是的！我想投水自杀——怎么傻！为了什么？啊！那是甜美的。再来！再来！现在，我要吻你了！这事可爱的！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不管有什么事发生！”

“现在，你明白了。”沙宁说道，释放了她，“一切美好的东西原只是美好，一个人必须不要将它变成了别的东西。”

丽达心神不在地微笑着，徐徐地重理着她的头发，沙宁将日伞与手套交给了她。她看见还有一只手套不见了，起初是惊骇着，但立刻恢复了理智，她觉得对于那样的一件小事而大惊小怪着，实是大大的可惊异。

“啊！唔，那是过去了！”她想道，和她的哥哥沿着河岸走去。太阳光凶猛地晒在她的圆而成熟的胸前。

第二十章

当诺委加夫他自己代沙宁开门时，他看来似乎不甚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拜访者。每一件事物使他想起丽达和他的已散的幸福之梦的，都会使他感到痛苦。

沙宁注意到这层，和蔼地微笑着，直进了房内。房内一切都是颠颠倒倒的，又很污秽，仿佛是被一阵旋风所吹乱。地板上满是纸条子、琐物以及各种的垃圾，床上椅上都是书籍、衬衣、外科器具，还有一只皮包。

“要动身吗？”沙宁惊骇地问道，“到什么地方去？”

诺委加夫避开了沙宁的眼光，继续地去检点东西，为他自己的纷扰所恼怒。最后，他说道:

“是的，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到荒歉的省份去服务。我得了我的公示知照。”

沙宁看看他，然后又看看皮包。在他再看了一眼之后，他的身体便弛放在一个广漠的微笑之中了。

诺委加夫沉默着，为他的绝对寂寞与他的不可慰藉的悲哀的感觉所压迫。他沉没于他的思想中，竟将一双皮鞋和几支玻璃管包扎在一起。

“如果你像这样地包扎东西，”沙宁说道，“当你到了时，你将自己发现不是破了玻璃管，便要损了皮鞋。”

诺委加夫的泪眼，射回了一道回答，它们说道：“唉！让我一个人在着吧！你当然能够看出我是如何的忧郁！”

沙宁明白了，沉默不言。

梦境似的夏天的黄昏时候已经到了，在绿园之上的天空，如水晶似的清莹的，如今渐渐灰淡了。最后沙宁说话了。

“我想，你要想到什么鬼知道的地方去，还不如娶了丽达来吧。”

诺委加夫全身战栗起来，迅快得不自然地回身望着。

“我必须请求你停止了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吧！”他以一个尖抖刚硬的声音说道。这声音由暮色中响出去，反应于如梦的园林之间，在静悄悄的树木底下发着奇响。

“为什么这样的生气？”沙宁问道。

“听我说！”诺委加夫粗暴地开始道。在他的眼中有了那么一种愤怒的表示，竟使沙宁难得认识他。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你娶了丽达乃是一件不幸的事吗？”沙宁快活地续说，从眼角里笑将出来。

“闭嘴！”诺委加夫叫道，像醉人般倾跌地向前走去，在沙宁头上用极大的力量挥动着一只旧皮鞋。

“和平些！你疯了吗？”沙宁锐声地说道，当下他退回几步。

诺委加夫恼怒地将皮鞋抛了下去，呼吸急促的，直立在他面前。

“你用了那只皮鞋，真的要……”沙宁停止不说下去，摇摇他的头。他怜恤他的朋友，虽然这样行为在他看来完全是可笑的。

“这是你的过错。”诺委加夫心绪纷乱地嗫嚅道。

然后，他突然地感到对于沙宁的完全信托与同情，他是那么强健而镇定。他自己像一个小学童，渴要告诉别人以他自己的苦楚。眼泪充满了他的双眼。

“只要你知道我心里是如何的苦闷。”他咿唔道，努力要控制住他的情绪。

“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了一切——每一件事。”沙宁和爱地说道。

“不！你不能够知道一切！”诺委加夫说道，当下他坐在沙宁的身边。他想，没有人会感到如他那样的苦闷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一切，”沙宁答道，“我宣誓说，我知道；如果你允许不再用你的旧皮鞋打我，我便愿证明我所说的话。允许吗？”

“是的，是的！原谅我，法拉狄麦！”诺委加夫说道，他以前从不会称呼沙宁的名字。这使沙宁感动了，他愈觉得渴望帮助他的朋友。

“唔，那么，听我说，”他开始道，当下他的手以信托的样子放在诺委加夫的膝上，“让我们很坦白地谈着吧。你所以要离开这里，为的是丽达拒绝了你，为的是那一天在萨鲁定房里时，你有了心，以为是她私自跑去看他。”

诺委加夫弯身向前，太苦恼了，说不出话来，仿佛沙宁将一个苦楚的创口重新破开了。沙宁注意到诺委加夫的烦恼，心中想道:“你这忠厚的老傻子！”

然后他继续地说道:

“至于说到丽达与萨鲁定的关系，我不能确切地指实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其事，但我不相信……”当他看诺委加夫的脸是如何的暗淡时，他竟不能毕其辞。

“他们的亲密，”他继续地说道，“是最近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没有什么严重的事能够发生，特别是一个人如果观察到了丽达的性格。你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

诺委加夫面前站起了丽达的形象，是他从前明白，并且爱着的丽达。这个丽达，是骄傲的精神高尚的女郎，眼睛明亮，冠以庄严完满的美，如带着一道四射的晕光。他闭上了眼，信仰沙宁的话。

“唔，如果他们真的卖弄了一点风情，那是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完结了。总之，如果一位像丽达似的女郎，年轻而美貌，正在寻找幸福，有了这一类的小小的娱乐，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想你不必费什么回忆之力，便至少也可以回忆起一打的比这种的卖弄风情更为危险的事。”

诺委加夫信托地望着沙宁，眼神非常的光亮而且透明，却不敢说一句话，生怕一句不谨慎的话语或思想将把在他心中希望的微微火星杀死。最后，他嗫嚅地说道:

“你知道，如果我……”但他不再说下去了。说不出什么话来，泪水壅住了他的话语。

“唔，如果你什么？”沙宁高声问道，他的眼睛光亮着，“我只能告诉你这事：丽达与萨鲁定之间是没有，而且永远没有过关系的。”

诺委加夫诧异地望着他。

“我……唔……我想……”他开始道，他朦胧地想着，他再也不能够相信沙宁所说的话。

“你想的是一堆无意识的事！”沙宁锐声地答道，“你应该更深地认识丽达。有了这一切的踌躇与犹豫不决，还会有什么恋爱呢？”

诺委加夫过于快乐，握着沙宁的手，向他的嘴望着。

然后，当沙宁仔细地看到他的话语对于他的同伴的效力时，他的脸突然地表现出一种狠恶的神色。

他朝诺委加夫的脸看了半天，看他一想到他想去交媾的妇人以前没曾同谁交媾过，那脸便表现出显然的愉快的神情，来了一道兽类的妒忌与私欲的眼光入于那一对忠实而愁郁的眼中。

“呀呵！”沙宁恐吓地叫道，当下他站了起来，“那么，我所要告诉你的是：丽达不仅和萨鲁定恋爱着，并且还和他有了不法的关系，而现在是怀了孕。”

房里是死似的沉寂。诺委加夫现出一种奇异的病态的微笑，擦着他的双手。从他颤抖的唇间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沙宁站在他面前，直向他的眼中望去。他嘴角的皱纹中，表现出制住了的愤怒。

“唔，你为何不说话？”他问道。

诺委加夫抬眼向沙宁看了一会，但立刻便躲避了他的视线，他的身体仍是为一个空虚的微笑所扭歪。

“丽达刚刚经过了一次可怕的经验，”沙宁低声地说道，仿佛是自言自语，“如果我不是偶然地追上了她，她现在已不活在世上了，而昨天是一位康健、美貌的女郎，现在便要躺在河泥之中，成了一具浮尸，为蟹所食了。问题并不是她的死亡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终有一天要死的——然而一想起了随她而死灭的，还有因了她的人格，为别人而创造出的一切光明与快乐，我们将要如何的悲哀。当然，丽达并不是全世界上唯一的女郎；但我的上帝，如果世界上没有女郎的可爱的模样儿存在着，世界便要如坟墟似的悲惨而阴郁了。”

“在我一方面呢，当我看见一位可怜的女郎以这个无意识的方法走上死亡之路时，我是渴要行使谋害的。以我私人言之，不管是你娶了丽达也好，或她到了魔鬼那里去也好，都与我完全无关的，但我必须告诉你，你乃是一个白痴。如果你的脑筋中有了一个健全的观念，那么，你会仅仅因为一个少年女子，有选择的自由权的，选错了男子，但是在性交以后，并非在性交以前，她重又得到了自由，难道因为这个你自己竟这样地悲苦着，也使别人们这样地悲苦着吗？我对你说话，但你也不是一个唯一的白痴，像你一类的人有几百万呢，他们使生命进了一个监狱，没有阳光也没有温暖！你们是怎样常常地为你们自己的性欲所操纵而和些妓女们同伴着，她便成了你们的下流的淫欲的同享者呢？在丽达的事件中，这乃是热情，乃是青春、筋力与美丽的诗歌。那么，你有权利从她那里退缩而去吗，你那么自称为一个聪明多感的人？她的过去对于你有什么关系？她是减少了美丽吗？或者

她自己是不甚适于爱人或为人所爱了吗？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第一个占有了她呢？现在，说吧！”

“你很知道并不是那样的！”诺委加夫说道，他的唇颤抖着。

“啊！不错，这是那样的！”沙宁叫道，“请问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

诺委如夫默默不言。他的灵魂中完全是黑漆漆的，但如远处的一线光明射过暗中一样，也来了宽恕与自己牺牲的一念。

沙宁望着他，似乎读得出经过他心中的思想。

“我得看出，”他开始以一种柔和的口气说道，“你正在默计着为她而牺牲自己的事，‘我要降到她的水平线之上，保护她出于群众’以及其他。那是你对于你自己的‘道德的己’所说的话，他在你自己的眼中长大了，有如一条在兽尸中的蛆虫所看它自己一样。但这完全是虚伪的，没有别的，只是一个谎！你是一点也不能够自己牺牲。例如，丽达假若为天花之故而失了她的美貌，你也许要使你自己成就了这样的一种英雄行为。但过了几天之后，你便要致苦楚于她的生命了，或者轻蔑她，或者抛弃她，或者时时斥责她。在现在，你对于你自己的态度是可崇赞的一个，仿佛你是一尊圣像。是的，是的，你的脸变形了，每个人都要说，‘啊！看呀，有一个圣者。’然而他并没有失去了你所希慕的一丝一毫的东西。丽达的肢体和从前一模一样；她的热情，她的美好的活力也和从前一模一样。但，当然的，这是极为方便的，也是极为可赞许的，一个人既得了愉乐，同时又可偷偷地想象着，他是做了一件高尚的行为。我宁可说这是的！”

诺委加夫听了这几句话，他怜悯的心乃为一个更高尚的情操所代替。

“你看我比我实在的更坏了，”他斥责地说道，“我并不是如你所想的那么缺乏感情。我不否认，我有一点偏见，但我是爱着丽达·彼特洛夫娜的；如果我很确定她是爱我的，那么你以为我会费了很多时候去下我的决心，因为……”

他的声音，说到这里最后一句话时，竟说不出来。

沙宁突然地成了十分镇定。他走过了房间，站在开着的窗口，沉入思想之中了。

“她现在是十分地忧愁着，”他说道，“很难想到恋爱。我怎么能说得出她是否爱你呢？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到她那里去，如第二个人，并不责备她的片刻的偶然的幸福，唔……那也许她会回心转意的！”

诺委加夫坐在那里，如一个人在梦中。忧愁与快活在他心中产生出一个快乐的感觉，柔和而闪脱，如一个暮天的光线。

“让我们到她那里去吧，”沙宁说道，“不管发生什么结果，她总是喜欢看见一个人的脸，在那么多隐藏了皱脸的兽类的假面具之中。你是有一点傻气的，我的朋友，但在你的傻中，却有些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且想想看，世界是那么永久地在这些傻子身上寻到它的希望与幸福！来，我们走吧。”

诺委加夫羞怯地微笑着：“我很愿意去到她那里去。但她自己会不会觉得喜欢呢？”

“不要想到那事，”沙宁说道，当下他将双手都搁在诺委加夫的肩上，“如果你存心要做应做的事，那么，做去，结果如何，自有分晓的。”

“不错，我们走吧！”诺委加夫决心地叫道。在门口，他停了步，双眼盯在沙宁的全个脸上，他以不常有的着重的口气说道:

“听我说，如果这是在我权利之内的话，我要尽我的全力使她快乐。这话似是平庸的，我知道，但我不能用什么别的话来表白我的感情。”

“不要紧，我的朋友，”沙宁诚恳地答道，“我明白的。”

第二十一章

夏天的炎威正降临在镇上。到了有月的晚上便清恬得多。当时大而清朗的明月照在头上，而空气中浓重了从田野中花囿中来的芬香，愉快地解除了疲倦的感觉。

在白昼之时，人民在做工，或在从事于政治或艺术；在实施各种的思想；在食、饮、沐浴、谈话。然而当炎热减退了，喧哗与辛劳停止了，而在朦胧的地平线上，月亮的圆而神秘的盘子，徐徐地升于草地与田园之上，给屋顶与花园以一种奇异而凉爽的清光之时，那么，人民便开始更自由地呼吸着，重新生活下去，仿佛是脱去了一层压身的外套。

人越年轻，这个生命越发丰富而且更为自由。花囿中充满了夜莺的乐声，绿草应和了一位女郎衣衫的轻触而颤抖着。这时，阴影更深浓了，而在炎热的黄昏中，一对对的眼睛更明亮了，语声更柔和了，因为恋爱正在那疲弱而芬芳的空气中呢。

犹里·史瓦洛格契和夏夫洛夫二人都是对于政治十分感到兴趣的，在近来组织成功的互研学术的一个学会中，犹里读了所有最新出版的书，相信他现在已经在生命中得到他的位置了，他已得到了一个方法以结束他的一切狐疑了。然而无论他读了如何多的书籍，不管他的那一切的活动，生命对于他还是不可爱的，它只是荒旷而且乏味的。仅有身体健全之时，仅有在他的肉体的部分为堕入情网的盼望所引起之时，生命方才真的似乎可恋慕。从前一切的美貌少妇也都同样程度地使他感过兴趣，然而在其余的人中，他现在拣出了一个，在她的身

上，一切别的女郎们的可爱，都合而为一了：她娇美绝伦地站开在一边，有如一株年轻的赤杨树在春天之时，站在一座森林的边上。

她是长而丰瘦合度的，她的头颅妩媚有致地放在她的白而平滑的肩上，她的声音在说话时是朗亮的，在唱歌时是甜美的。虽然她对于她自己的音乐与诗歌的天赋是很自喜的，而她的丰裕的活力却在肉体的努力上得到了它的充分的表现。她渴要把什么东西压在她胸前，渴要将足踏在地上，渴要笑着唱着，渴要默察美貌的少年男子。有些时光，当在太阳炎炎的正午，或在淡白的月光之中，她觉得仿佛她必须突然地脱去了一切的衣服，在草地上飞跑过去，跳入河中，去寻求一个人，她所渴要温柔地勾引着他的人。她的出现每使犹里心乱。他与她同在一处时，便变得更为雄辩了，他的脉搏更快了，他的脑筋更敏捷了。终日的他的思想便在她身上，在夜间时，他所求的也是她，虽然他不会自己承认过他是如此的寻求着。他是永远在分析他的感情的，每一个情操都如一朵花在霜中萎枯了似的。每当他问他自己，他为什么追求于西娜·卡莎委娜之后，他的答语便常常是“性的本能，没有别的”。不知什么缘故，这个解释竟激起了他浓挚的自轻自慢。

然而一种默契却已建立在他们俩之间，如两面明镜一样，一个的情绪竟反映在别一个的上面。

西娜·卡莎委娜从不烦心于分析她的情操，如果这些情操引起了她轻微的晓悟，然而却也朦朦胧胧使她愉快。她妒忌地隐匿着，不使别人知道，决心要完全自己保守着。这使她十分的烦恼，她不能发现，在那位美貌的少年朋友心上真实地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她似乎觉得，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然后她悲伤着，有如失去了贵重的东西。然而她却并不讨厌去接受别的男人们的注意，她相信，犹里之爱她，给她以一个选举新娘似的高举的样子，使她格外地为别的追求者们所

歆羡。她强烈地为沙宁的在前所迷诱，他的广阔的肩部、镇定的眼光、从容不迫的态度都赢得了她的注意。当西娜感察到了他在她身上的势力时，她便诅咒她自己缺乏自制力，虽然不是不贞正，然而她仍常常地继续以很大的兴趣去观察他。

即在丽达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件的那个黄昏，犹里和西娜在图书馆中相遇了。他们仅仅地互相问好，然后便各做各事，她正选拣书籍，他在翻阅最近的圣彼得堡的报纸。然而他们碰巧地一同离开了图书馆，并肩地沿了寂寞的月光照着的街道同走着。一切都如墟墓似的沉寂着，一个人仅能在间时地听到守望者的喋喋声与远狗的吠声。

到了林荫路上时，他们看见了一群快乐的人正坐在林下。他们听见笑声；燃着的香烟的光亮中，一瞬间现出一个美髭来。正当他们经过那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唱道：

美女的心肠，
如吹过田野的风似的任性……

当他们到了离西娜的家不远的地方，他们坐在一张凳子上，那里是很黑暗的。在他们之前是一条大街，在月光之下是白白的、礼拜堂顶上的十字架，在黑的菩提树之上，如一颗星似的熠熠发亮。

“看呀，那是如何的美！”西娜叫道，当下她手指着礼拜堂。犹里赞赏地望着她的白肩，她穿的是小俄式的衣服，所以肩部裸露了出来。他渴欲抱她在双臂之间，对着她的红唇吻着。他感到仿佛他必须如此做，仿佛是她所希望的，她所希欲的。但他听任这便利的时光过去了，他柔和地自己笑着，几乎是在自嘲。

“你笑些什么？”

“啊！我不知道！——没有什么！”犹里纷乱地答道，想要现出一无所感似的，“风景太好了。”

他们俩都默默不言，他们只静听着经过了黑暗而来到他们那里的微弱的声响。

“你曾经有过恋爱没有？”西娜突然地问道。

“是的，”犹里徐徐地说道，“我可以告诉了她吧，”他想道，然后高声地说道，“我现在正在恋爱之中呢。”

“和谁恋爱着呢？”她问道，她怕听见那回答，然而她可以确定，她是知道那个答语的。

“和你，当然的。”犹里答道，无效地装着一个游戏的口气，当下他向前弯着，注视着她的双眼，这双眼奇异地在阴暗中发着光。它们表白着诧异与希望。犹里渴想拥抱她，竟感到那柔软冰凉的肩膀和紧凑的胸部在他的手下。然而他的勇气又萎怯下去了，他假装地打了一个呵欠。

“他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西娜想道，突然地冷了下来。

她对于犹里方面的如此的踌躇，感到受伤了。她咬紧了牙根，忍回了她的眼泪，在一个变更了的口气里，叫道：“无意识！”当下她迅速地站了起来。

“我是很庄重地说着呢，”犹里带着不自然的恳挚，开始说道，“我爱你，相信我，我是热烈地爱着你的！”

西娜拿起了她的书籍，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为什么他像这样地说着？”她自己想道，“我已让他明白我是有心着，而他现在轻蔑着我。”

犹里俯身去拾起一本落在地上的书。

“是回家的时候了。”她冷淡地说道。犹里见她正在那个时候要回家，感到很悲伤，但他同时却想着，他的一部分事，已办得很成功了，没有一点儿显得平凡。然后他铭感地说道：“再会！”

她伸出她的手来。他迅速地弯身于手上，吻着它。西娜缩了回去，微弱地叫道：“你做什么？”

虽然他的双唇只接触到她柔软的小手，他的情绪却是如此的大，他竟只能微弱地笑着，看着她匆匆地走去，不久，他听见她的园门喀啦的一响。当他走回家时，他的脸上表现着同样的傻笑，这时，他呼吸着清洁的夜间空气，感到很壮健，心里快乐着。

第二十二章

到了他房间里时，这房间是又狭小又闷气，有如一个狱室。犹里又觉得生命是如前一样的乏趣，而他的小小的恋爱插话，在他看来，也完全是平凡的。

“我从她那里偷到了一个吻！什么幸福！我是怎么样的英雄！这是如何美妙的浪漫，事在月光之下，英雄引诱美貌的女郎以热情的话与吻！呸！什么鬼话！在如此的一个可诅咒的小洞中，一个人不自觉会成为一个浅薄的傻子了。”

当犹里住在一个城中时，他想象乡村乃是他所住的真正的地方，在那里，他能够和农民们联络，在炎日之下，与他们同是耕种的苦工。现在他有机会去做这事了，而乡村生活对于他又成为不可忍受的，他渴欲得到一个城市的刺激，仅有在城市中他的精力才能有所施展。

“一个城市的扰动与喧闹！热情得、雄辩得惊人！”他这样地狂乐地自言自语着，然而他不久又质检着这样的孩提似的热心了。

“总之，这有什么意思呢？政治与科学是什么？理想在远处是伟大的，不错！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它们只是一宗贸易，和别的东西一样！争斗！巨人似的努力！但是在近代生存的状态里，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的！我受苦，我挣扎，我克服阻碍！唔，那么如何？有什么结果？不在我的生时，无论如何！普罗米修斯想要给人类以火，他便这样地办了，那倒是一件成功！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事都不过是抛一束薪在我们所从不曾燃点过的，我们也永不能弄熄了它的一堆火上而已。”

这个思想突然地刺着他，如果事情做得不对，那是因为他——犹里——并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一个念头，原是极可恼的，却又给他以另一个引起了病态的自己苦恼的机会。

“我是哪一类的普罗米修斯呢？常常从一个个人的利己的观点上，去看一切的事物。这是我，常常是我，常常为了我自己。我是每一点都是又脆弱又卑鄙，和我心底所鄙夷他们的一班人一般无二。”

这个比较是如此的使他不高兴，以致他的思路又纷乱了。他有一会儿坐在那里，默想着这个题目，努力要找出一两宗较胜于人的事。

“不，我不是和别的人一样的，”他对自己说道，他在一个意识中，感到轻松了，“从我会想到的这些事情上看来就是如此。像勒森且夫与诺委加夫与沙宁那些人做梦都永不会想到这样地做。他们没有最辽远的批评他们自己的意向，他们是完全的快乐而且自满自足，像查拉图斯特拉的得胜的猪。全个生命都简而括之地集中于他们自己的极微的‘自我’上，我乃是被他们浅狭的精神所传染了。啊，好的！当你和狼群在一处时，你得要学着狼嚎。这是自然的事。”

犹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如常的，每变换了一个位置，他思想的线索便也随之而变换。

“很好。那是如此的。全都是一个样子的，有许许多多事都想到的。例如，对于西娜·卡莎委娜，我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我爱不爱她，那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是在，这个恋爱的结果是怎样的？假如我娶了她，或在一定时期内同她发生关系，那她会使我快乐吗？去骗她，那是一件罪过，如果我爱她……唔，那么我能够……很有可能的，她要有了孩子。”他想到这里，脸红了，“那都没有什么不对的，

只不过这将成了一个束缚，而我将失去了我的自由。一个有家庭的人！家庭幸福！不，那不是我所过的生活。”

“一……二……三，”他计数着道，当他每次想一步跨过两块木板而他的足踏在第三块板上，“只要我能够确定她没有孩子，或者我会那么喜欢他们，我的一生也都将为他们而尽力！不，如何可怕的平凡！勒森且夫也将喜爱他的孩子们的。那么，我们之间将有什么区别呢？一个自己牺牲的生活！那是真实的生活！是的，但为了谁而牺牲呢？怎么牺牲法子呢？不管我选的是哪条路，也不管我问的是什么目的，且显示给我纯洁完美的理想吧，为了它，我是值得死了的！不，这并不是因为我怯弱，这乃是因为生命自己是不值得去牺牲，去爱好的。既然这样，也就不必再生活了！”

在以前，这个结论在他看来，从不会有过那么绝对的确定的。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手枪，每次，当他在房中走来走去时，经过了桌边，它的光漆的钢铁总捉住了他的眼。

他将手枪执了起来，仔细地检验它。枪里已装好了子弹。他将枪管对准他的太阳穴。

“那里！像那个样子！”他想道，“嘭！一切都完结了。自杀而死究竟是一件聪明的事，还是一件傻事呢？自杀是一个怯懦的行为吗？那么，我想，我乃是一个懦夫了。”

冰冷冷的钢铁与他的滚热的眉角的接触，又是痛快，又是可惊。

“西娜怎么样呢？”他自己问道，“啊！好的！我将永得不到她，我便如此地留给别的人以这个愉乐了。”他一念到了西娜，便觉醒了温柔的回忆，这些回忆，他以为是情感的愚蠢，努力地要压服下去。

“我为什么不放枪呢？”他的心似乎停止跳动了。然后，再来，这一次是很审慎的，他将手枪放在他的眉上，拉着枪机。他的血冷了，耳朵里哄哄地作响，房子似乎旋转起来。

手枪并没有放出子弹来，只有枪机的喀啦的一声响着，他能够听得见。半眩晕的，他的手垂到身边了。他身中的每一个纤维都颤抖着，他的头部出着汗，他的嘴唇干枯了，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当他将手枪放到桌上时，它竟和桌面相碰作响。

“我是一个好人！”他想道，当下他已恢复了他自己，便跑到镜前，去看自己是什么一个样子。

“那么，我是一个懦夫了，我是不是？”“不，”他骄傲地想道，“我不是的！我很不错地办着这事。枪子放不出去，叫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他自己的影子从镜中向他望着，很是一个庄严呢，他想道。他想要自己劝说，他对于刚才所做的事并不以为重要，他伸出了舌头，离开了镜子走去。

“运命不使我如此死去呢。”他高声地说道，这些话语的声音似乎鼓励着他。

“我疑心，不知有人见到我否？”他想道，当下他惊骇地四面望着。然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在紧闭的房门之外没有一点东西移动的声响可以听得见。在他看来，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存在着，也没有受着这个可怕的孤寂之苦，只除了他自己。他吹熄了灯，从百叶窗的缝中，他看见了黎明的第一线红光，他惊异起来。然后他躺身去睡，在梦中，他觉到有巨大的东西，弯身于他的上面，喷出可怕的呼

吸来。“这是鬼！”他的心灵很恐怖地发出声来。犹里努力去挣脱。但是“红”的东西没有走，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只是嚼着牙齿。他的嚼牙是在讪笑呢，还是带有怜悯的意思，无从去辨明，却总是十分的可怕。

第二十三章

黄昏柔和地、摩抚地、杂着花香降到敞开的窗上。沙宁坐在靠窗的桌边，努力要在逝去的光中读一篇他所喜爱的故事。这篇故事写的是，一个老牧师的孤寂悲剧的死：他穿着僧衣，执着一个珠宝的十字架，受众人的膜拜，在香气之中断了呼吸。

房里的空气和房外一样的凉爽，因为柔和的晚风吹拂在沙宁的健壮的身体上，充入于他的肺部，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发。他沉浸在书中，只管读下去，当下他的唇片时时地动着，他好像一个大孩子，在吞吃一篇讲述在印第安人中的冒险的故事。然而他读得愈多，他的思想愈愁郁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没有意识的荒诞的！人们是如何的鲁笨与野蛮，他在观念上是在他们之前头如何的远！

门开了，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沙宁抬眼望着他。“啊哈！”他叫道，当时他便闭上了书！“有什么消息？”

诺委加夫忧郁地微笑着，他执住了沙宁的手。

“啊！没有什么，”他说道，当下他走近了窗口，“糟得完全和从前一般无二。”

从沙宁所坐的地方，他能够看见诺委加夫的长个子的侧影，映于暮天之中，有好一会儿他望着他，不说一句话。

当沙宁第一次带了他的男朋友去看望丽达时，她现在已不再像是一位骄傲的、高贵的以前的女郎了。她和诺委加夫两人都彼此不说一句话，谈到最近于他们心中的一切事，他知道，说出了话时，他们要不快活的，然是他们如果不说话，更要是如此。在他觉得明白而容易

的，他确定地觉得，他们却只在受了许多苦楚之后，方才能于摸索中得到。所以当时他不去惹他们，但是那时候已看出这两人处在闭塞的环境里，迟早免不了要见面的。“让它这样去吧，”他想道，“因为受了苦难会纯洁了更高贵了。”然而现在，他觉到为他们而设的机会已经来到了。

诺委加夫站在窗边，沉默地望着夕阳。他的情调是一个奇异的情调，既具着对于已失去者的悲伤，又渴慕着近前的快乐。在这个柔和的微光中，他对他自己画出一位丽达来，忧愁而蒙羞，被众人所侮辱。如果他有勇气这样做的话，他此刻已经跪在她面前，以吻去温热她的冰冷的小手，且用他的伟大而宽恕一切的爱情引起她到一个新的生命去。他浑身炽烧着做这件功德事的渴望，对自己的谅解和怜爱丽达的心，然而使他到她那里去的能力却鼓不起来。

对于这，沙宁是了然的。他徐徐地站了起来，摇了摇头说道：

“丽达在花园里呢。我们到她那里去吗？”

诺委加夫的心跳得更快了。在他心中，似乎快乐与忧愁，可怪地交织着。他的脸色有点变了，他激动地抚弄着他的髭须。

“唔，你怎么说？我们去吗？”沙宁镇定地重复说道，仿佛他已决定要做一件重要而明白的事。诺委加夫觉得沙宁已知道一切扰苦他的事，他虽然有点安慰，却还如孩子似的羞怯着。

“来吧！”沙宁温和地说道，当下执住了诺委加夫的肩膀，推他向门走去。

“好的……我……”诺委加夫咿唔道。同时忽然感到一种喜悦的温柔和想去吻沙宁的愿望，但是他不敢去做，只是用泪眼向他看望。

微雾泛于草地的枯干的绿面上。这仿佛是一个不可见的人物沿着沉寂的路上走着，在寂然不动的树林中走着，他一走近，沉睡的绿叶与花朵便柔和地颤动起来。夕阳仍在西方河水的前面映射出光辉来，河水熠熠有光地经过黑暗的草地而弯流过去。丽达坐在河边上。她的优秀的身材弯向水面，仿佛是一个黄昏中的悲戚的幽灵。被她哥哥的话语所感起的那种快乐和坚决的心情，如它之来一样迅快地又舍她而去，羞耻与恐惧又占据了她，双双地站立在她面前，使她想起她已没有权利快活，且也不能够活在世上。她整天地坐在花园中，手里执着书，因为她不能够随随便便去望着她母亲的脸。一千次她对她自己说，她母亲的痛戚之比她自己现在所受到的简直是不算什么，然而每当她走近了她母亲时，她的语声便支吾了，在她的眼睛中也具有一道有罪的视线。她的羞红的脸与可怪的纷乱的情态，最后引起了她母亲的疑心，为了避免她的寻求似的注视与焦急的探问，丽达宁愿孤寂地过她的日子。因此，在这暮色苍茫中，她便坐在河边，凝望着夕阳，默念着她的悲苦。在她看来，生命仍是不可解释的。她对于生命的意见是被一个可怕的幻影所蒙蔽的。好些她已读过的书和许多伟大的自由的思想透进她脑中去，她也看出，她的行为不仅是出于自然，而且几乎是值得赞许的。她并没有因此损害到什么人，仅仅给她自己及别一个人以感觉的愉快而已。没有这种愉快，便将没有青春，而生命它自己便将荒芜、孤独，如秋天的一株无叶的树。

她一想到她与一个男人的结合并没有经过礼拜堂的准许的念头，自己便也觉得它有点可笑。在人类自由的思想方面，这种束缚，早已被扫除到一边去了。她真的应该在这个新的生活中求快活，正如一朵

花儿在一个晴明的早晨，因微风带来了花粉与它接触着而愉快些一样。然而她总觉得说不出的颓丧，比之最下流的还要下流。

无论她去寻找出所有这种伟大高尚的观念与永久的真理，然在她的生产期即在目前的念头之前都如蜡似的融化了。她不仅不将她所鄙夷的人踏在足下，她的一个思想却还要她能够如何地尽力躲避了他们，欺骗了他们。

当丽达将她的悲戚隐瞒着别的人时，装着虚假的快乐欺骗别人时，她觉得她自己与诺委加夫的接近，有如一朵花儿之接近于太阳光。一想到他是来拯救她的念头，似是卑鄙，且几乎是有罪的。她一想到她须要依靠着他的爱感与宽恕便激怒起来，然而她的求生的热望和自身无力的认识却更强过信念与反抗。

她对于人类的愚蠢的态度，加以恐怖，不去鄙夷。她不能望在诺委加夫的脸上，却在他之面前凛凛地颤抖着，如一个奴隶。她的情形是很可怜的，有如一只无助的鸟儿，它的双翼已经被剪去了，再也不能飞翔了。

有的时候，当她的苦楚到了不可忍受时，她便真诚地诧异地想到她的哥哥。她知道，对于他，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望着她，他的妹妹，乃是以一个男人的眼望着的，他是自私的、不道德的。然而他却是唯一的一个人，她在他的面前，觉得她自己是绝对的自由的，她还能和他公开地讨论着她生活中最隐秘的秘密。当他在身边时她觉得一切都平凡而且不值钱：她有孕了，唔，那有什么？她和人有过私通。很好。这乃是她自愿如此的。人们将鄙夷她、看轻她，这又有什么关系？在她之前，有的是生命，是日光，是广漠的世界，至于男人们呢，世界上多着呢。她的母亲会悲伤。唔，那是她自己的事。丽达

一点也不知道她母亲的少年是什么样子的，而在她的死后，便不再自监察了。他们偶然地在生命的路上遇到了，同走了一段的路，是不能够而且不应该互相地反对着的。

丽达明白地知道，她自己终于不会具有她哥哥那样的同样的自由的。她之所以如此地想着乃是由于这位镇定的健全的人的影响，这人是她所亲爱的赞颂着的。可怪的思想来到了她的心上，一种违法性质的思想。

“如果他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一个外人！……”她对她自己说道，当时她便匆促地努力去压服着可羞然而很诱人的想头。

然后她想到了诺委加夫，她如一个卑贱的奴隶一样，要求他的宽恕与他的恋爱。她听见足步的声音，回过头望着。诺委加夫和沙宁默默地走过草地而向她走来。她在暗中不能看清他们的脸，然而她觉得可怕的时候已到临在目前了。她变得十分惨白了，仿佛生命已经到了终结之时。

“那边！”沙宁说道，“我已把诺委加夫带来给你了。他自己将告诉你他所要告诉的话。安安静静地留在这里吧，我去喝茶了。”

他转了一个身，迅快地走开去了。他们有一会儿凝望着他的白色的衬衫，然后他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是这样的沉寂无声，竟使他们不能相信，他已走到了四面围着的树林的阴影之后。他们目送他走，两人从行动上都明白一切都已说妥，只需重新复一声就好了。

“丽达·彼特洛夫娜。”诺委加夫柔声地说道，他的语声是如此的忧郁而动人，竟进到她的心中去。

“可怜的人，”她想道，“他是如何的好。”

“我知道了一切的事，丽达·彼特洛夫娜，”诺委加夫继续地说道，“但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爱着你。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爱我。告诉我，你愿意做我的妻吗？”

“我最好对于那事不要说得太多了，”他想道，“她必须永远不知道我为了她是有了什么样的一个牺牲。”

丽达默默不言。在这样的沉默中，人能够听得见河水的涟波之声。

“我们俩都是不快活的，”诺委加夫说道，自觉这句话是发之于他的心底的，“我们俩在一处了，或可觉得生活下去比较容易些。”

丽达的眼睛中充满了感激之泪，当下她转身向着他，咿唔道：“也许的。”

然而她的眼睛却在说道：“上帝知道我要做你的一个好妻子，爱你，敬你。”

诺委加夫读出了它们的意义。他猛撞地跪了下去，握住她的手，热情地吻着她。为这样的情绪所激动，丽达忘记了她的羞耻。

“那是过去了！”她想道，“我将再快乐起来了！亲爱的好人！”她快乐得哭了起来，给他以一双手，弯身于他的头上，吻着他的柔软如丝的头发，这发是她所常称赞的。萨鲁定的一个幻影现于她的面前，但立刻便又消失去了。

当沙宁回去时，已经给了他们以充足的时间彼此地解释着，他也是这样地想，他看见他们坐在那里，手牵着手，正在静静地谈着。

诺委加夫说他永远不断地爱她，丽达也说现在是爱他的。这是实话，因为丽达需要爱情与幸福，希望在他身上找到，因以爱自己的希望。他们觉得，他们永不会那样快乐过。一看见沙宁，他们不言语了，用羞耻、快乐和信任的眼神看着他。

“啊哈！我看见这是怎样的了！”沙宁庄重地说道。

“谢谢上帝，希望你们快乐。”

他正要说些别的话，但却高声地打了一个喷嚏。

“这里潮湿着呢。当心你们不要受了凉。”他说道，擦着他的眼。

丽达笑了。她的笑声的回响，甜美地经过河面。

“我必须走了。”沙宁过了一会说道。

“你到哪里去？”诺委加夫问道。

“史瓦洛格契和那个崇拜托尔斯泰的军官，他是什么名字？一个瘦瘦的德国人，来叫我去。”

“你说的是王狄兹。”丽达笑道。

“就是那个人。他们要我们全都和他们同到一个会中去，但我说，你不在家。”

“你为什么这样说？”丽达问道，仍然笑着，“我们也可以同去。”

“不，你停留在这里吧。”沙宁答道，“如果我有了人儿和我做伴，我便也将不去了。”

他说了这话，便离开了他们。

夜迅快地来了，第一次出现的熠熠的明星是反映在疾流而去的河水上。

第二十四章

黄昏是黑而且热。在树林之上，云片在天中彼此追逐着，匆匆地进行，仿佛去赴什么秘密的目的。在上面的暗淡的碧空之中，微星在熠熠地发光，然后又不见了。在天上，一切都是扰乱的，而地上则仿佛在等待着，有如在收气敛息地休止着。在这个沉寂之中，人们辩论的语声，粗暴尖锐地在响着。

“无论如何，”王狄兹叫道，他以不易指挥的样子，盲目地说下去，“基督教给人类以一个不可毁灭的赐物，它乃是唯一的道德系统，完全而且充满的。”

“确是不错，”犹里答道，他在王狄兹后面走着，挑战地摇着头，双眼注视着王狄兹的背部，“但在它的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

“你说‘自己证明了’是什么意思？”王狄兹愤怒地叫道，“将来是属之于基督教的，你要是以为它已经是腐败了的……”

“基督教是没有什么将来的，”犹里暴躁地插了进去，“如果在它发展的顶点时，基督教尚不能胜利，却只成了一群无耻的虚伪者的工具，则在今日而欲希望一个奇迹，乃是很荒谬的念头，当时即基督教这个名词说出来也是奇怪的。历史是不留情面的；凡是已经在世界上毁灭了的东西是再也不能复回的。”

木质的行人道在脚底下微微地发白，树下瞧不见一点光亮，那恐怕触到行人道的桩子上去的念头使人恼怒，人语声显得是不自然的，因为看不见脸庞。

“你的意思是说基督教已经从世界上消灭而去了吗？”王狄兹叫道，他的声音里露出张大的惊奇和愤恨的心情。

“当然的，我是这个意思，”犹里固执地继续说道，“你似乎在诧异着，仿佛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摩西的法律之逝去，正如释迦佛与希腊诸神的死亡一样，基督也是要这样的死亡的。这不过是进化的法则。为什么你要这样地惊异着呢？你并不相信他的训条的神圣，是不是，你？”

“不，当然不是的。”王狄兹反驳道，他为犹里的触犯人怒的口气所恼，比之他所问的问题为尤甚。

“那么，你怎么能够坚执地说，一个人是能够创造永久的法律？”

“白痴！”犹里想道，他很快意地坚信王狄兹在学问上是比之他低下得多的，他永不能明白如太阳之明白清楚的事，因此使他生出无论如何要去辩服那军官的愿望。

“也许是这样的吧。”王狄兹说道，他也激怒起来，“无论如何，将来是会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它不会毁灭的，不过如种子在泥土中，将来的出产……”

“我不是谈到那个，”犹里说道，有一点纷乱起来，因此更恼怒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

“不，请你原谅，但那个乃是你所说的……”王狄兹忙把上面一段意思放走，胜利似的反驳起来，一面向四围望一望，离开行人道走到街边去了。

“如果我说不，那么我的意思就是不，你怎么这样的矛盾！”犹里插说道，他一想到，这个傻子王狄兹倒有一会儿假装着以为他自己是更聪明的，便格外的愤怒起来，“我的意思是说……”

“那也许是的。如果我误会了你，我是很抱歉的。”王狄兹耸耸他的狭肩，带着一种自得的神气，简直是要说，他在辩论中已占了上风。

犹里是看出了这个神气的，他的愤怒和忍辱几乎窒息了他。

“我并不否认基督教有很大的影响……”

“吓！现在你自己矛盾着了。”王狄兹叫道，比前更为胜利，他觉得他比起犹里来是不可比的超越，因此非常地高兴，犹里是显然地对于他自己头脑中的那么清楚明白的事并没有过最辽远的观念。

“在你看来，也许我似在自己矛盾着，”犹里痛楚地说道，“但是，在实际上，我的辩论乃是一个完全合于逻辑的，如果你不愿意明白我的话，那便不是我的错误了。我刚才说过，我现在再说一遍，基督教是过去的了，要想望着向它那里得救是没有用处的。”

“不错，不错，但你的意思是不是否认基督教的影响是有裨益的，那便是说，对于社会秩序的基础上？……”

“不，我并不否认那个。”

“但我却是否认的。”沙宁插了进去说，他直到此刻都还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走着。他的语声又镇定又快乐，与两个辩论者的粗率的高声比起来，恰是很奇怪的对照。

犹里默默不言。这个和平而讥嘲的语调恼怒了他，然而他还没有预备好回答。他是不爱和沙宁辩论的，因为他的平常的字汇对于这样的一位对手是一无所用的。每一次他都似乎是站在滑滑的冰块上，而欲推倒了一座坚墙。

王狄兹却撞着地前进，他的刺马距咯咯作响，恼怒地叫道：

“我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否认？”

“就因为我是否认的。”沙宁冷静地答道。

“就因为你是否认的！如果一个人主张一件事，他便应该要证明它出来。”

“为什么我必须证明它？任何事都是无须乎证明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信仰，但我一点也没意思要你也相信。并且，那也是无用的。”

“依据了你的这个样子的理论，”犹里谨慎地说道，“那么一切文学最好都付之一炬了。”

“啊，不！为什么要付之一炬？”沙宁答道，“文学乃是一种非常伟大、非常有趣的东西。真实的文学，如我所指的，并不是像自命不凡的人一样的喋喋好辩的。自命不凡的人一事不做的，只想使每个人晓得他乃是一位极聪明的人。文学改造生活，深入人类的生命血之中，从这一代到那一代。要毁灭文学，便要从生命中取出一切色彩而使它索然无味了。”

王狄兹忽然停步，让犹里先走过去，然后他问沙宁道：

“啊！请你再告诉些！你刚刚说的话使我极感兴趣。”

沙宁笑了。

“我所说的话是极为简单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将我的意见说得更详细些。在我的意见里，基督教在人类生活上所做的一部分事却是可伤的。正当人们觉到了他们的运命是不可忍受的时候，正当他们，那些被践踏者、被压迫者恢复了他们的意识，决心要推翻了事物秩序的极大的不平，要毁灭了一切人类中的寄生虫的时候——那么，我说，基督教便出现了，和善、谦卑，且给你以多量的未来的福寿。它反对争斗，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催使人类入于甜蜜的睡眠，宣讲着一个对于暴行的无抵抗的宗教；简言之，它的行动便如做了这一切被关闭了的愤怒的保险门。那些具着强烈的性格，在一种反抗精神中养育而成的人，渴想摆脱了千百年来的桎梏的，也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火。有如怯懦的人一样，他们走进了决斗场，本带着值得从事于更好的目的之勇敢的，却遇到了灭亡。天然的，他们的仇敌是并不希望比这个更好的事了。现在，在反抗的火焰再度燃炽起之前，总需要好几个世纪的不名誉的压制的。基督教将每个人类都穿上了一袭的忏悔的袍子，在袍内藏起了一切的自由的色彩，这些人本都是太顽强了，不易为人所奴使的。它欺骗了强者，他们在现在原是可以得到幸福与快乐的，它将生命的重心转移到了将来，到了一个没有存在的梦境中，他们没有一个将会看见这个梦境的。因此，一切的生命的俊美都消失了，勇敢、热情、美丽，一切都死亡了；只有责任是存在着，还有便是一个将来的黄金时代的梦——黄金也许是的，却是将来的事，为了别人的事。是的，基督教做了那一部分可伤的事，基督教的名字还要永远地成为全人类的诅咒。”

“唔！我永远不！”王狄兹插进去说道，当下他忽然地又立住了足，在暮色中摇摆着他的长臂，“那真是有点太过了！”

犹里的心里发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沙宁的话仿佛并没有什么特别，沙宁和他两人都能说所想说、所愿说的话，但是对于那“不可知的人”的巨大的恐怖的影子——那恐怖的存在是犹里在心里忘记而不愿意去想的——横亘在那已停止住的思想上面。犹里颇感到这种秘密的惧怕心，因此觉得生气。

“然而，你却从不曾想到过，如果没有基督教将世界改换过，则一个流血的可怕时代将如何的延长着呢？”犹里激动地问道。

“哈！哈！”沙宁以一个轻藐的姿势答道，“起初，在基督教的衣衫之下，决斗场上是涂满了殉教者的血，然后，到了后来，人们则被酷杀、被监禁于监狱与疯人院中。现在是每一天都有流血，比之一个世界革命所得流的血还要多。最坏的是，每一次改进了人类的生活，常常是要因流血、无政府、反抗而始告成，虽然人们总是要将慈悲与爱怜作为他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基础。全个事件的结果便是一幕愚蠢的悲剧，虚伪、伪善；既没有肉，也没有家禽。至于我呢，我倒赞成一场世界的灾祸，而不愿意见一种沉闷的植物的生存，这个生活大约再要经过以后的两千年呢。”

犹里沉默不言。说来可怪，他的思想并不注在说话者的话语上，却注在说话者的人格上。沙宁的绝对的确定，在他看来是可恼的，在事实上是不可忍受的。

“可否请你告诉我，”他开始道，不自制地要向前伤损沙宁，“为什么你谈话时，常常是仿佛在教训小孩子似的？”

王狄兹对于这句话觉得不安，说些和解的事，咯咯地响着他的刺马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沙宁锐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犹里觉得他的话是不客气的，他不应该再向前走了，然而他的受了伤的自尊心驱使他再说道：

“这样的一种口气实在是最不愉快的。”

“这实在是最不愉快的语调子。”沙宁答道，一半恼着，一半急要平平犹里的气。

“唔，这不往往是一个合适的，”犹里扬声续说道，“我真的想不出什么东西会使你如此的口气坚决不移。”

“也许便是因为我自觉比你更聪明之故。”沙宁答道，现在他是十分地镇定着。

犹里立定了足，从头到足的全身战栗着。

“听我说！”他粗暴地叫道。虽然看不见脸容，却感得出脸色在发着死白色。

“不要生气！”沙宁插说道，“我并没有意思要想违抗你，我不过表明我的诚实的意见而已。这乃是同一的意见，你对于我，王狄兹对于我们俩等等。这是很自然的。”

沙宁如此坦白地友谊地说着，如再要表示不乐便要成为荒谬不经的了。犹里沉默不言，王狄兹仍然关心于他的行为，又咯咯响着他的刺马距，呼吸艰难的。

“无论如何，我是不当着你的脸告诉你以我的意见的。”犹里咿唔道。

“不，那便是你所以致错的地方了。我现在还在静听着你的讨论，反对的精神在鼓动着你所说的每一个字。这完全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我说出我所想的，但你却并不说出你所想的；这是一点也没有趣味的。如果我们全都更为衷恳些，我们俩便都可更为愉快些了。”

王狄兹高声地笑了起来。

“什么一个别致的观念！”他叫道。

犹里并不回答。他的怒气已经平静下去了，他几乎觉得愉悦着，虽然他想到他占了下风，便恼着，并且不想去承受这个观念。

“如此的一类的事总似有点太原始了。”王狄兹简洁地说道。

“那么，你还是要它复杂而难解吧？”沙宁问道。

王狄兹耸耸肩，沉入思想之中。

第二十五章

他们经过了林荫路，沿了镇外的阴暗的街道走着，不过这些街道却比林荫路更为光亮。木头的行人路与黑漆漆的地上相映，格外显得清楚，头上是穹形的为云片所蔽的灰色天空，到处都星光熠熠地耀着。

“我们到了。”王狄兹说道，当下他开了一扇矮门，从门中不见了。以后，他们立刻听见一只犬的粗糙的吠声，还有一个人在叫道：“躺下去，沙尔丹（犬名）。”在他们之前的是一片广大空旷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边，他们看见了一个黑堆。那是一座蒸汽磨坊，它的狭小的烟突，悲戚地耸于空中。在它四周都是棚厂，除了在一个小花圃中与邻于它的室前之外，一棵树木也没有。

“好一个阴郁的地方。”沙宁说道。

“我想磨坊已经很久不工作了吧？”犹里问道。

“啊！是的，很久很久了！”王狄兹答道，当他经过那灯光辉煌的窗中时，他向窗中看进去，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道，“啊，啊！一大堆的人，已经是。”

犹里和沙宁也由窗中看了进去，看见人头在浓浓的青色烟云中转动。一个阔肩的人，头发鬈曲着，靠身在窗盘上叫道：“是谁来了？”

“朋友们！”犹里答道。

当他们走上石阶，他们冲见了一个人，他和他们亲热地握着手。

“我怕你们不来了！”他以一种快活的声音说道，带着强烈的犹太的高音。

“梭洛委契克——沙宁。”王狄兹说道，替他们两个人介绍着，握住了梭洛委契克的冷颤的手。

梭洛委契克神经质地笑着。

“我真高兴碰见了您！”他说道，“我听见那么多关于你的话，而你要知道——”他倒退到后面去，仍然握住沙宁的手。他这样退着时，与犹里相碰了，还踩着了王狄兹的脚。

“我求你原谅，约加夫·阿杜尔夫威慈！”他叫道，当下他向前使大劲地握住了王狄兹的手。他们如此地立在黑暗中一会儿，然后才能找到门。在前室里，钉着好几行的长钉，那是梭洛委契克特别地为今夜之用而钉上了的，钉上挂着帽子，而紧靠于窗口是许多深绿色的瓶子，内装着啤酒。即在前室里，也弥漫了烟气。

在灯光之下看来，梭洛委契克乃是一位年轻的黑眼睛的犹太人，头发鬈曲着，小身个儿；牙齿已经坏了，当他不断地微笑着时，这朽腐的牙齿便常常地显露出来。

新来的人为一阵喧哗的欢迎声所祝贺。犹里看见西娜·卡莎委娜坐在窗台上，立刻，一切东西对于他似都成了光明而快活的了，仿佛这个聚会不是在一所窒人的烟气弥漫的室中举行，而是在春天的美丽的翠绿的草地上举行着一次宴会一样。

西娜略略有些纷乱，快活地向他微笑着。

“唔，先生们，我想，我们已经都到齐了，现在。”梭洛委契克叫道，想要以他的微弱不坚定的声音，高朗的愉快地说着，还可笑地弄着手势。

“我求你原谅，犹里·尼古拉耶威慈，我似乎常常地要碰上你的身体。”他笑着说道，当下他闪避地向前走去，努力要显出礼貌来。犹里高高兴兴地握住了他的手臂。

“不要紧的。”他说道。

“我们还没有到齐呢，鬼把其余的人捉去了！”一位肥大美貌的学生叫道。他的高朗的做买卖人的口音，使人觉得他是常常命令惯了人的。

梭洛委契克向前跳到桌边，摇起一只小铃来。他又微笑起来，这一次是因为想到了要用一个铃，觉得十分满意。

“啊！不要摇铃！”那位学生咆哮道，“你总是做着这一类愚笨的无意识的事。这是一点也不需要着的。”

“唔……我以为……那……”梭洛委契克嗫嚅地说道，当下，他将铃放入他的衣袋中了，看来有些懊恼。

“我想，桌子应该放在房子的中间。”那位学生说道。

“是的，是的，我立刻便要将桌子移动了！”梭洛委契克答道，当下他匆匆地握捉住了桌子的边。

“当心那盏灯——”杜博娃叫道。

“不是那个样子移动的！”那位学生叫道，拍打着他的膝头。

“让我来帮助你吧。”沙宁说道。

“谢谢你！请——”梭洛委契克恳切地答道。

沙宁把桌子放在房子的中间。当他这样地搬着时，所有的人的双眼都注在他的强壮的背部与有筋肉的肩膀，这些肉体从他薄衫中显出。

“现在，格斯秦加，你是这个会的发起者，需要你致开会辞了。”灰白脸色的杜博娃说道。从她的双眼的表情上看来，我们很难说，她究竟是真诚地这样说，还是只不过和这位学生开开玩笑。

“小姐们和先生们，”格斯秦加开始道，扬起了他的声音，“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为什么聚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无须乎什么开会辞。”

“实实在在的，”沙宁说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来，但是，”他笑着接下去说道，“这或者因为有人告诉我，这里预备了些啤酒。”

格斯秦加从灯上轻藐地向他望着，继续地说道：

“我们的会的发起，是为了自己教育的目的，其方法是互相读书、辩论、独立的讨论——”

“互相读书吗？我不明白。”杜博娃以一种也许会被人当作讥嘲的口气插说道。

格斯秦加微微地红了脸。

“我的意思是说，一切人都参加进去的读书。因此，我们这个会的目的便是要发展个人的意见，这将使这个镇中建设了一个同情于社会民主党的会……”

“啊哈！”伊凡诺夫嗫嚅道，当下他搔着他的头的后部。

“但关于那件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将不使我们自己去解决那么重大——”

“或者是细小……”杜博娃提示地说道。

“问题，”格斯秦加继续地说道，假装着不听见，“我们要开始去定出一个目录来，写出我们所要读的那些著作，我提议今天晚上便专门去做这一件工作。”

“梭洛委契克，你的工人来了没有？”杜博娃问道。

“是的，他们当然来的！”梭洛委契克答道，仿佛他被针刺似的跳了起来，“我们已经派人去叫他们来了。”

“梭洛委契克，不要那么高声地嚷着！”格斯秦加叫道。

“他们来了！”夏夫洛夫说道，他静听着格斯秦加的话，几乎是带着崇敬的意向。

在外面，门格格地响着，犬的高吠声又听见了。

“他们来了！”梭洛委契克叫道，便冲出房外去。

“躺下去，沙尔丹！”他从门口叫道。

有沉重的足声、咳嗽声和几个人说话的声音。然后从工业学校来的一位年轻学生进来了，非常的像格斯秦加，只不过他是黑而朴率些。与他同来的是两个工人，看来拙笨而羞涩的，双手齷齷齪齪，他们污秽的红衫外穿着短褂。其中的一个是非常高大而瘦弱的，他的新剃的憔悴的脸上，表示着许多年来半陷饥饿，久于谨慎、压抑的妒怒的符号。其他的一个具有一副体育家的外形，阔肩、身体合度，头发是鬈曲的。他四周地望着，好像是一位少年农人第一次进城去一个样子。梭洛委契克从他们之中走了过去，开始庄重地说道：“先生们，这些是——”

“啊！够了够了！”格斯秦加叫道，如常地中断了他的话，“晚上好，同志们。”

“彼兹助夫与科特里夫耶。”工业学校的学生说道。

那两个人小心地走进房内，屏气纳息地一一握着向他们表示欢迎的伸出的手。彼兹助夫纷乱地微笑着，科特里夫耶则转动着他的长颈，仿佛他衬衫的领子窒住了他。然后他们坐在窗边，近于西娜。

“尼古莱夫为什么不来？”格斯秦加锐声地问道。

“尼古莱夫不能够来。”彼兹助夫答道。

“尼古莱夫喝得大醉了。”科特里夫耶轻声地加上去说道。

“呵，我知道。”格斯秦加说道，同时摇着他的头。在他的一方面，这个举动似是表示怜恤，却早恼了犹里，他将这位大个子的学生当作自身的一个敌人。

“他选着了更好的一件事了。”伊凡诺夫说道。

犬又在天井里吠着了。

“又有人来了。”杜博娃说道。

“也许是警察。”格斯秦加假装着漠然无动地说道。

“你真愿意让警察来呢。”杜博娃叫道。

沙宁对她的聪慧的双眼望着，它的美发的辫子挂在双肩上，几使她的脸也足动人了。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是！”他想道。

梭洛委契克跳了起来，仿佛要跑出来，但反省了一下之后，便假装地从桌上取了支雪茄。格斯秦加看出了这事，并不回答杜博娃，却对梭洛委契克说道：

“你是如何的不安呀，梭洛委契克！”

梭洛委契克脸红了，悲伤地佯为不视。他朦胧地觉得，他的热心是不该这样严苛地被鄙视的。然后诺委加夫喧哗地走了进来。

“我来了！”他叫道，愉快地微笑着。

“我知道的。”沙宁答道。

诺委加夫和其余的人握了手，匆急地低语说道，仿佛是求恕的样子：“丽达·彼得洛夫娜有了客人。”

“呀！是的。”

“我们到了这里来，仅仅为了谈谈话吗？”工业学校的学生有点厌恶地问道，“现在我们开始了吧。”

“那么，你们还不曾开始吗？”诺委加夫说道，显然地愉快着。他和那两位工人握手，他们匆匆地立了起来。遇见医生，当作同志，他们是有点不安的，当在医院中时，他常视他们为他的低一级的人。

格斯秦加看来有些懊恼，然后开始了。

“小姐们和先生们，我们天然地全都愿意广大我们的眼界，放阔我们的生活观念；还相信，自己教育、自己发展的最好方法，乃在于一个有系统的读书，并且对于所读的书各人交换意见，我们已经决定要开始这个小小的俱乐部——”

“那是对的。”彼兹助夫赞成地叹气道，当下他以光亮的黑眼周望着同伴们。

“问题现在发生了，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也许有人在这里的，能够提议出关于应该选择的目录吗？”

夏夫洛夫戴上了他的眼镜，徐徐地立了起来。在他的手里，他执着一本小小的记事簿。

“我以为，”他以他的干燥的无趣味的声音开始道，“我以为，我们的目录应当分成两个部分。在智慧的发展的目的上，这两个成分都无疑的是必须的：研究从最早时代以来的生活与研究现实的生活。”

“夏夫洛夫有了口辩了。”杜博娃叫道。

“关于前者的知识，我们能够由阅读历史的与有科学价值的名著中得到，关于后者的知识，可以从文学中得到，文学使我们与生活面对面地相见着。”

“如果你这样地对我们说下去，我们不久便要沉沉地睡下去了。”杜博娃禁不住地这样说道，在她的眼中有一个谐谑的瞬光。

“我正想把话说得使大众都可以明白。”夏夫洛夫和善地答道。

“很好！你尽能力地说下去吧！”杜博娃说道，以一种姿势表示她的服顺。

西娜·卡莎委娜也对夏夫洛夫笑着，别具妩媚的姿态，她的头向后弯着，显出她的白而有致的喉咙来。她的笑声乃是一种丰富的音乐的。

“我拟好了一张目录——但我如果读了出来，会不会使你们不耐烦？”夏夫洛夫说道，偷偷地望着杜博娃，“我主张开始读《家族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著作，在文学上，我们要取托尔斯泰。”

“当然的，托尔斯泰！”王狄兹说道，看来他自己异常的高兴，当下他去点了一支香烟。

夏夫洛夫停顿了不说下去，直等到那支香烟燃着了，然后继续读下他的目录：

“柴霍甫、易卜生、哈姆生——”

“但是我们全都读过这些了！”西娜·卡莎委娜叫道。

她的愉快的声音使犹里战栗着，他说道：

“当然的，夏夫洛夫忘记了这不是一个星期学校。且这是如何的混杂呀，托尔斯泰与哈姆生——”

夏夫洛夫柔和地援引些辩论的话，用以维持他的目录，然而他说来是如此的纷乱，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他。

“不！”犹里着重地说道，他觉察出西娜·卡莎委娜在望着他，觉得很高兴，“不，我不能赞同你。”然后他继续地发表他关于这个题目的自己意见，他说得愈多，愈要想博得西娜的赞许，毫不怜恤地攻击着夏夫洛夫的计划，即对于他自己本来同意的几点也下攻击。

胖子格斯秦加现在发表他对于这个题目的意见了，他以为他自己是最聪明的、最雄辩的，比他们全都更有学问；并且，在像这样的一个他所组织的小俱乐部里，他是要奏第一次琴的。犹里的成功恼怒了他，他觉得非反对犹里不可。他并不明白史瓦洛格契（即犹里）的意见，所以他不能全部地反对它们，仅能捉住了他的辩论中的几个弱点而加以坚决地反对。

于是一场冗重而显然没有了结的辩论开始了。工业学校的学生，伊凡诺夫与诺委加夫同时起来发言争辩，从淡巴菰的烟云中，能够看见热而愤怒的脸，同时，字句与成语无望地纠缠在一团纷乱的混沌之中，最后竟损失了一切的意义。

杜博娃凝望着灯光静听着、梦想着。西娜·卡莎委娜一点也不加注意，但开了窗户，面朝着花园，合着她的双臂，靠在窗盘上，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看出去。起初她分辨不出一点东西，但黑色的树木渐渐地

在暝色中现出了，她还看见在园篱上及草上的光。一阵温和清新的微吹拂在她的肩上，轻轻地触着她的头发。

向天上望着，西娜能够看见云片地急骤进行。她想到了犹里与她的爱情。她的情绪，当是愉快地默想，然而却有一点儿忧愁。这是如何的佳妙，休息在这个地方，当着凉爽的晚风，全心全意地静听着一个人的说话。这人的声音，在她耳中比之在别人耳中是格外的清楚，格外的理会得的。同时，嘈杂的声音更大了，这是显然的，每个人都自以为他自己比之他的同伴是更为多学、更为聪明的，因此，竭力欲说服了他们。最后，事情竟成了那么不愉快的，即他们之中最和平的也发了脾气了。

“如果你像那样地批判着，”犹里叫道，他的双眼发着亮光，因为他焦急地不欲在西娜的面前表示退让，虽然她不能听见他的语声，“那么我们必须回到一切观念的来源了——”

“那么，在你的意见中，我们应该读些什么呢？”敌意的格斯秦加说道。

“你们应该读些什么？啊，孔子，《福音书》，教义……”

“赞美诗与《创世记》。”工业学校的学生讥嘲地插嘴道。

格斯秦加恶意地笑着，他明白，他自己从不曾读过这些书之一。

“那些书有什么益处呢？”夏夫洛夫以失望的语气问道。

“那像他们在礼拜堂中所做的一样！”彼兹助夫窃笑道。

犹里的脸红了。

“我不是在说笑话。如果你愿意合于逻辑，那么……”

“啊！但你不是刚才对我说到基督的吗？”王狄兹雀跃地说道。

“我说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要研究生活，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限定的观念，则他的最好的路当然是要在那些代表人类最好的模范，专诚一志地牺牲了他们的一生去解决关于人类关系的最简单的及最复杂的问题之巨人的作品里得到一个完全的知识了。”

“我不能赞同你的意见。”格斯秦加反驳道。

“但我是赞成的。”诺委加夫热烈地叫道。

又是一切都纷乱着，无意识地喧闹着，在这个时候，要听任何人发言的开端或结束是不可能的。

梭洛委契克为这个语言的战争，减到默默不言，他坐在屋角，静听着。起初，他脸上的表情是一个专注的表情，几乎是孩提的兴趣，但过了一会，他的疑惑与他的困苦都在他的嘴角与他的眼角的线纹上表现出。

沙宁喝着，吸着烟，不说一句话。他看来完全是厌倦了，当在喧哗不已的中间，有的人的语声是异常地热烈着时，他站了起来，熄了他的香烟，说道：

“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成了讨厌的事情呢！”

“不错，真的是！”杜博娃叫道。

“了然的虚荣心与精神的懊恼！”伊凡诺夫说道，他正在等候着一个适当的时机插进他这一句他所喜说的句子。

“在哪一方面？”工业学校的学生愤怒地说道。

沙宁并不注意到他，但回头向着犹里，说道：

“你真的相信，你能够从任何书本上得到一个生活的概念吗？”

“当然，我是能够的。”犹里答道，带着诧异的口气。

“那么，你是错了。”沙宁说道，“如果这事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人能够用了给百姓们同一个趋势的作品去读的方法而将全个人类都范在一个形式之中了。一个生活的概念仅能从生活它自己那里得到，在它的整个之中，文学与人类的思想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没有生活的理论能够帮助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依靠着各个人的情调或心的性格，这个情调乃是不断地变动着的，变动的时期是终于人的一生。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去形成如此的一种坚固确定的生活概念，如你所似乎急于……”

“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犹里愤怒地叫道。

沙宁看来又厌恼着了，当下，他答道：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生活的概念是一个完全的固定的理论的结果的话，那么，人类思想的进步便立刻要被捉住了。在事实上，它是停止了的。但这样的一件事是不能允许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在对我们说着它的新语，说着它的新使命，对于这，我们必须静听它，明白它，先不要为我们定好了一个限制。总之，讨论这事有什么意思呢？随你怎么想都可以。我要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你读了好几百

部的书，从《传道书》直到马克思，却还不能形成生活的任何概念呢？”

“为什么你以为我没有呢？”犹里问道，他的黑漆漆的眼中耀着恶意，“也许我的生活概念是错的，但我是有的。”

“很好，那么，”沙宁说道，“那么你还想形成的是什么？”

彼兹助夫窃笑着。

“你！……”科特里夫耶藐视地叫道，当下他的头颈扭曲着。

“他是那么聪明！”西娜·卡莎委娜想道，充满了对于沙宁的原始的赞美。她对他望着，然后对史瓦洛格契望着，几乎觉得是很卑鄙，然而又奇怪地快乐着。这仿佛是，那两位辩论者正在争辩着哪一位应该得到了她的问题似的。

“那么，”沙宁继续说道，“你并不需要我们所以要聚集来的目的。这下文在我看来，这是很明白的，今天晚上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想要强逼别的人接受了他的意见，因为他自己生怕不这么一来的话，别的人便要逼着他如他们所思想的思想着了。唔，说句很坦白的话，那是很可讨厌的。”

“一会工夫！允许我！”格斯秦加叫道。

“啊！那是行的！”沙宁说道，做着一个烦恼的姿势，“我希望你有一个最奇特的人生观，且读过许多堆的书籍。一个人立刻便能看出这一层来的。然而你却发着脾气，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和你同意；更有甚者，你对梭洛委契克很不恭敬，他当然一点也不曾给过你什么损害。”

格斯秦加默默不言，看来极端地诧异着，仿佛沙宁说了最奇特的话。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沙宁高兴地说道，“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刚才说了些憨直的话而和我生气。我能够看得出，在你的灵魂中占据着衅隙呢。”

“衅隙吗？”犹里叫道，脸色红红的。他不知道他是应该生气还是应该不生气。正如刚才他们同行到会中时一样的，沙宁的恬静、友谊的声音给他以愉快的印象。

“呀！你知道你自己正是这样的！”沙宁微笑地答道，“但这是不值得对于如此孩提的游戏加以任何注意的。要不然，就成为毫无意思的了。”

“听我说，”格斯秦加叫道，愤怒得脸红，“你太过只知你自己了！”

“还没有像你那样的呢。”

“这是怎么说的？”

“你自己去想想好了，”沙宁说道，“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比我所说的任何事更为粗鲁，更为不和平。”

“我不能明白你！”

“那不是我的过失！”

“什么？”

对于这，沙宁并不回答，仅拿起了他的帽子，说道：

“我要走了。我有点觉得太沉闷了。”

“你的话不错！啤酒已经没有了！”伊凡诺夫加上去说道，当下他向前室走去。

“我们不能像这样地闹下去，那是非常明白的。”杜博娃说道。

“和我一路走回去，犹里·尼古拉耶威慈。”西娜说道。

然后，她转脸向沙宁说道：“再会！”

他们的眼睛相碰了一会儿。西娜觉得愉快地惊骇着。

“唉！”杜博娃叫道，当她走出门时，“我们的小俱乐部竟在它正式成立之前解散了。”

“但是那是为了什么？”一个悲戚的声音说道，当下梭洛委契克阻挡着每个人的路，蹒跚地向前走去。

在这个时刻之前，他的存在是为大众所忘记了的，许多人都为他的脸上悲戚的表情所感动了。

“我说，梭洛委契克，”沙宁深思地说道，“某一天我必须来看你，我们闲谈闲谈。”

“愿意之至！请你来谈！”梭洛委契克说道，深深地鞠躬着。

从光光亮亮的房里走出来，黑暗似乎是那么浓密，竟使每个人都看不见别的人，仅有口音才认得出来。两个工人离开别的人一段路，

当他们走了远了些时，彼兹助夫笑说道:

“这常是像那样的，和他们在一块儿时。他们相聚在一处了，正要做如此的奇事。然后每个人都要依他自己的方法做。只有那个巨汉是我所喜欢的。”

“当那类聪明的人在一块谈话着时，你会明白一大堆呢！”科特里夫耶负气地答道，扭曲着他的头颈，仿佛有人在窒闷着他。

彼兹助夫讥嘲地呼哨着，代替着回答。

第二十六章

梭洛委契克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抬头望着无星的天空，擦着他的细薄的手指。

风呼哨地绕着阴郁的铅顶厂屋吹着，并将树顶吹得弯了下来，它们拥挤在一块儿，有如一队的魔鬼。在头上，云块仿佛被什么不可抵抗的势力驱赶着似的，在天空只管向前向前地奔驰着。他们映着地平线成了许多的黑堆，有的则堆成了不可计数的高。这似乎，在远远的前方，他们被无量数的军队在等候着，那些军队将幽暗的营房都打开了，以他们可怖的威力，向前赴元素间的凶猛的争斗。不息的风似乎时时地带了远方争斗的喧声而来。

梭洛委契克带着童年的畏敬，抬头向上望着。在从前，他从不曾觉到过他是如何的藐小，如何的细弱，如何的至微，当与这个惊人的混沌一相形之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叹息道。

在天空与夜色的面前，他已不是和他的同伴们同在着时的同一的人了。现在，没有一丝一毫那种不安不息的拙钝的形状的痕迹了。不可见人的牙齿乃为一位少年犹太人的感觉敏捷的唇片所蔽掩了，在他的黑漆漆的眼中具有庄严而愁郁的表情。

他徐徐地走进了房内，熄了一盏多余的灯，拙笨地将桌子椅子都搬回了原位。房里仍然充满了淡巴菰的烟气，地板上满是香烟头与火柴。

梭洛委契克立刻拿了一把扫帚，开始去扫除房间，因为他颇以保守这个小家室清清洁洁为他的一个光荣。然后他从一个食物柜中取了一勺的水，将面包撕投于水中。他一手将水勺执着，一手伸了出去，以维持他身体的均衡，他走过了天井，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去。为了要看得清楚些，他放了一盏灯在窗边；然而天井里是那么黑漆漆的，竟使梭洛委契克觉得心中为之一松——当他到了狗房之时。沙尔丹的毛发蓬松的样子，在黑暗中看不见，向前去迎接他，一个铁链有预兆似的铿啷作响。

“啊！沙尔丹！来！来！”梭洛委契克叫道，为的是要给他自己以勇气。在黑暗中，沙尔丹伸着它的冷而潮湿的鼻子到它主人的手中。

“你的东西来了！”梭洛委契克说道，当即放下了水勺。

沙尔丹嗅了一下，然后开始饕餮地食着，同时它的主人站在它的身边，悲戚地凝望着四周围的黑暗。

“唉！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道，“我怎么能够逼着别人变更了他们的意见呢？我自己也正希望着有人告诉我以怎样地生活，怎样地思想。上帝并没有给我以一个先知者的声音，所以，我能做些什么事呢？”

沙尔丹发出一种满意的呻吟。

“吃完了它，老孩子，吃完了它！”梭洛委契克说道，“我本要放松你跑一会儿，但我没有拿着钥匙，而我又是那么疲倦了。”然后他又自己想道：“那些人是什么聪明有学问的人呀，他们知道了那么多东西，也都是好的基督徒，很像的。而我呢……唉！唔，也许是我自己的过失。我很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但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从远处，在镇外，来了一声漫长而明白的汽笛声。沙尔丹竖起了它的头静听着。大滴的水从它的嘴套中滴落于水盘中。

“吃下去，”梭洛委契克说道，“那是火车！”

沙尔丹吐出了一个叹声。

“我奇怪人们是否将永久地像那样地生活下去！也许他们是不能够的。”梭洛委契克高声地说道，当下他绝望地耸耸肩。他想象着，在黑暗中他能够看见一大群的人，广漠无尽，如永久不朽似的，更深地沉入黑暗之中，一世纪接着一世纪，没有始也没有终，一个不可破的浪费的受苦的链子，没有药可救治的；而在上帝所住的高高的地方，沉默着，永久地沉默着。

沙尔丹与木勺相碰着，将它打翻了。然后，当它摇摇尾巴时，铁链又微微地铿啷作响。

“全部吞了进去吗，哎？”

梭洛委契克拍拍狗的蓬松的皮衣，觉得它的温暖的身体愉快地感应着他的抚触而扭着。然后他回到房里去。

他能够听见沙尔丹的铁链铿啷作响，而天井中似乎比前略略减少黑暗，而显得更黑、更险恶却是那个磨坊，它和了它的长烟突，以及它的狭的厂屋，那些厂屋看来如棺材似的。一圈广阔的光线从窗口射出，照在花园中，神秘地照出那脆弱的小花朵，畏葸地在于骚动的天空之下，不为夜色所包掩着。天空是具有无量数的黑而恶兆的军旗。

梭洛委契克为殷忧所征克，且被一个孤寂的与不可救的损失的感觉所沮丧，回到了他的房里，坐在桌边，哭了起来。

第二十七章

荒荡的人的身体，正像剖开的神经纤维的尖端一般，被许多强制的娱乐磨得十分的锐利，一触到“女人”这个字，就蒙受痛苦的影响。在孚洛秦全部生命内，女人站在他面前，总是一丝不挂的，总是求之必得的。每件妇人的衣裳，束在女性柔脆肥胖的身上的，全能引动他的心，甚至膝上发着病态的抖索。

他住在圣彼得堡，那里有许多妖冶华美的妇女，每天夜间旋着疯狂的赤裸的媚态，磨折他的身体。在那里他干着一件复杂的大事业，关系于许多人替他做工的生命。现在他离开圣彼得堡，当前的急务是公然地想得些荒僻外省的年轻新鲜的女人。他悬想着她们为可喜的羞涩怕生，然而又如一株林地鲜菌似的刚强，她们的动人的少年的与纯洁的馥香，他从远处已嗅闻到了。

孚洛秦在一脱离那些饥饿肮脏而且蓄怒的人以后，就在他的细小的身材上，穿了一色的白衣，在满身自头至足都洒了各种的香水，虽然他并不真正地赞成与萨鲁定同伴，他却雇了一辆马车，匆促地跑到萨鲁定的房里去。

萨鲁定正坐在窗口，喝着冷茶。

“如何可爱的一个黄昏！”他不绝地对他自己说道，当下他向花囿中望着。但他的思路却在别的地方去了。他觉得羞辱而且害怕。

他怕着丽达，自从他们那次见面之后，他不曾再见过她。在他看来，她现在似是另外一个丽达了，不像那个曾经降服于他热情之下的人儿。

“无论如何，”他想道，“事情还没有了结呢，孩子必须设法除去……否则我将以这一切事都当作一个玩笑吗？我不知她现在在做什么？”

他似乎看见丽达的美丽难解的双眼，与她的紧紧地闭上了的表示报仇与恶意的唇片即在他的眼前。

“她会报复我吧？那一类的一个女子不是可以开开玩笑了事的。无论如何，我将要……”

一个巨骗所推测的结局朦朦胧胧的自己暗示出来。在他畏葸的心上着实地受了恐怖。

“总之，”他想道，“她有做什么事的可能呢？”于是这事似乎全部突然地十分明白而简单的了，“也许她会投水了吧？让她到地狱去好了！我并不强迫她去投水！他们将说，她是我的情人——唔，那有什么？这仅仅证明，我乃是一个美貌的人。我从不曾说过我要娶她。听我说，这是太可笑了！”萨鲁定耸耸肩，然而压迫的意识并没有减轻，“众人会谈到的，我想，而我将不能出现于群众之中了。”他想道。当他举了那一块玻璃杯的冷而过甜的茶到他唇边时，他的手微微地发抖了。

他照旧漂亮，好好地食养着，洒了香气，然而似乎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白衫上，在他的手上，以至在他的心上，有了一个污秽的黑点，一时一刻地在增大。

“呸！过了一会，什么事便都会雨过天晴了。并且，这也不是第一次的了！”他想要这样的宽慰他的感觉，但一个内在的声音拒绝去接受这种慰藉的话。

孚洛秦谨慎地走了进来，他的靴咯咯地高响着，他的失色的牙齿，被一个勉强的微笑所显露。房内立刻充满了一种果汁与淡巴菰的气味，这气味掩盖过了花囿中的清香。

“嗳！你好吧，巴夫尔·罗孚威慈！”萨鲁定叫道，匆促地站了起来。

孚洛秦握了手，坐在窗口，去燃着一支香烟。他看来是如此的雅洁而自得，萨鲁定竟有一点妒忌着，却竭力地假装着一种同样的不在意的态度；但自从丽达抛投了“畜生”这个字在他脸上时，他便一直地觉得不安着，仿佛每个人都听见了这个侮辱，在偷偷地讥笑着他。

孚洛秦微笑着，闲谈着各种的无关紧要的事。然而他觉得再也不能这样地泛泛谈下去了。“女人”乃是他所渴要接触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竟将所有他的陈腐的笑话以及关于圣彼得堡他的工厂罢工的故事都放在一边了。

当他燃着了第二支香烟时，他得了一个机会，狠狠地看着萨鲁定。他们的眼睛相碰到了，他们立刻彼此明白。孚洛秦摆正了他的夹鼻眼镜，微笑了一下，这一个微笑在萨鲁定的脸得到它的反映，这脸上立刻现出了一个肉欲的表情。

“我并不希望你耗费了你的时候过多，是不是？”孚洛秦说道，心中明白地看了他一眼。

“唉！至于那件事，唔，还有什么别的可做的？”萨鲁定答道，轻轻地耸了耸肩。

于是他们俩全都失笑了，沉默了一会儿，孚洛秦渴欲听听萨鲁定的胜利的详细情形，正在他左膝下面的一个小血管，搐搦地跳动着。然而萨鲁定却没有想到这种开胃的故事，他的一心便注在前几天的不幸的事件上。他的脸转向花圃，他的手指在窗台上擂着。

然而孚洛秦却显然地在等候着，萨鲁定觉得他必须回到所要谈的题目上面去。

“当然的，我知道，”他开始道，带着一种过于淡然的神气，“我知道在你们这些城市中人看来，这些乡村中的姑娘是异常动人的。但你是错的。她们是新妍而肥胖的，这不错，但她们却不合时宜；她们不知道恋爱的艺术。”

有一会儿，孚洛秦充满了生气。他的双眼发着亮光，他的口音也变了。

“不，那是非常对的，但过了一会儿，所有那一类的东西便很可讨厌的了。我们彼得堡的妇人是没有身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们只不过是几束的脑筋，她们身上没有肢体。现在这里……”

“不错，你的话对的。”萨鲁定说道，他也引起兴趣来了，当下他得意地拉拉他的髭须。

“从最漂亮的彼得堡女人身上脱下了她的紧身胸衣来，就可以看见——啊！不去管她，你有听见新故事吗？”孚洛秦说道，自己插说上去。

“不，我敢说没有。”萨鲁定答道，专心地倾身向前。

“唔，”孚洛秦说道，“这是一件关于一位巴黎妓女的绝好故事。”然后，孚洛秦以异常丰富的话头，接下去叙述一个香喷喷的故事，在这故事里，裸露的性欲和女人的瘦乳交织成为一种可怕的、难堪的形象，使他的同伴大大地高兴着。

“是的，”孚洛秦结束地说道，同时转转他的眼睛，“女人身上最要紧的是两乳！如果女人长着难看的乳，唔，在我看来，她是没有存在于世的。”

萨鲁定想到了丽达的乳来，那温柔粉白、紧紧儿坟起着像美果般的东西，他曾去吻过，使她非常地高兴。他想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闪避开了，不和孚洛秦谈论到这件事。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却十分有感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他的口味儿。我们喜欢的妇人的身体的部分乃是背部，那种波曲的线形，你不知道……”

“是的。”孚洛秦有动于中地嗫嚅道。

“有的女人，特别的非常年轻的，具有……”

勤务兵现在走了进来，穿着重靴，拙笨地走着。他是来点上灯的，在擦火柴与玻璃灯的打响时间之内，萨鲁定与孚洛秦都默默不言。

当下灯光的火燃正在亮起来，仅有他们光耀的双眼与红红的香烟头可以看得见。兵士走出去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他们的谈题上了，“妇人”这个字成了谈话的主题，有的时候，竟到了异常的猥亵的地位。萨鲁定的本能，渴要夸口且掩辱孚洛秦，竟使他最后便谈到了那位美貌

的姑娘，受了他的诱惑的事因此渐渐地表露出他自己的秘密的荒淫。丽达竟赤裸裸地呈露于孚洛秦的眼前，她的肉体的美与她的热情全都呈露出来，仿佛她乃是一只在市场上待售的家畜。在他的放荡的思想中，她乃被接触、被玷辱且成为嘲笑之的。他们的对于妇人的恋爱乃不知感激她所给予他们的愉快；他们仅欲降服侮辱异性者，而施以不可形容的痛苦。

房间里为烟气所弥漫，颇使人窒闷。他们的身体发热病似的炎热，散射出一种不健全的气味，而他们的眼睛光亮着，他们的语声尖锐而狂妄地响着，如野兽们的叫声。

在窗户之外的是恬静清朗的月夜。但在他们看来，世界以及它的一切的丰富的声与色都消失了，他们的眼睛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妇人的幻影，赤裸裸地可喜爱地站着。不久，他们的想象成了如此的炽热，他们竟觉得非去看丽达不可，现在他们称她为丽特加，用以表示亲热。萨鲁定吩咐将马匹安置好了，他们便驰向镇外的一家房屋去。

第二十八章

在他们俩会见的第二天，萨鲁定写了一封信给丽达，这封信被女仆忘在厨房桌上，碰巧地落在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的手中。这封信说的是：请求丽达允许他来看她，还笨拙地提议道——各种的事情都可满意地设法办去。从这封信的几页里，使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这样地想，一个羞丑的阴影在她女儿的纯洁印象之上。在她最初的迷惑与烦恼中，她想起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以及她的恋爱生活，她的被欺骗，以及她的结婚生活的悲楚的插话，被一个根据于坚固的道德律的生活所铸成的一条受苦的长链，徐徐地直拖着它的长度跟了她来，连老年也还脱不了它的范围。它像一根灰色的带，有的地方乃为看顾与失望的单调日子所损伤。

然而她一想到她的女儿居然打破了这座围绕于这个灰色而尘封的生活的坚墙，而跳入那个交流着快乐与忧愁与死亡的青白色的旋涡中时，她心中便充满了恐怖与愤怒。

“不顾廉耻的坏女子！”她想道，当下她失望地让她的双手放落在膝上。突然地又有一个印象来安慰她，这个印象是：事情也许没有走得那么远，而她的脸上便带着一层沉笨的，几乎是一个狡狯的表现。她将这封信读了又读，然而从它的冷淡而矫饰的文字中却得不到什么东西。

这位老太太觉得她是如何的无助，便悲楚地哭了起来，然后，将她的帽子戴一戴正，她向女仆问道：

“杜尼加，你知道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在家不在家？”

“什么？”杜尼加叫道。

“蠢东西！我问你的是：少爷在家不在家。”

“他刚刚走进书房里去。他正在写一封信！”杜尼加答道，脸上放着光彩，仿佛这封信便是足当这个异常的快乐的缘由。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狠狠地望了这女孩子一下，一线的恶意的光，瞬过她朦胧的眼中。

“蛤蟆！如果你再敢接信送信，我便将给你以一顿教训，使你永远不会忘记。”

沙宁正坐在书桌写着。他的母亲是那么不经见他写东西，这时，不管她的悲伤，却竟发生了兴趣。

“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一封信。”沙宁答道，愉快地抬头望着。

“写给谁的信？”

“啊！写给我认识的一位新闻记者。我想加入他报馆的办事机关中。”

“那么你替报纸上写过东西了？”

沙宁微笑着：“我什么事都做。”

“但是你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

“因为我和你同住在这里，已经住得腻烦了，母亲。”沙宁坦白地说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觉得有点受伤了。

“谢谢你。”她说道。

沙宁的眼光凝注在她身上，很想要告诉她说，她不要那么傻，以为一位男人，特别是没有职业的一位男人，能够想到常常地住在一个地方。但是他又不大高兴说出这种话来。他只是默默不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拿出她衣袋中的手巾，神经质地用手指来弄皱它。如果不是为了萨鲁定的信以及她因此而生的烦恼与焦急，则她早已苦苦地责备她儿子的鲁莽了。但因为她心里有事，她便仅仅说道：

“啊！是的，这一位好像一只狼似的从屋子里潜逃出去，而那一位……”

一个降顺的姿势，补足了那句话。

沙宁立刻抬起头来，放下了笔。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突然地觉得羞耻了，因为读了人家给丽达的信。她脸上涨得飞红的，带点厌恼的逃遁不定地答道：

“谢谢上帝，我不是瞎子！我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你什么也看不出来，”沙宁说道，默想了一会之后，“并且，为了证明这一层，让我恭祝你，你的女儿已经和人订婚了。她

自己正要去告诉你，但是，总之，这都是一个样子的。”

“什么！”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叫道，挺直了身子，“丽达快要结婚了！嫁给了谁？”

“嫁给诺委加夫，当然的。”

“是的，但是萨鲁定怎么样了？”

“啊！他能够到魔鬼那里去！”沙宁愤怒地叫道，“那对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闲管别人家的事务呢？”

“是的，但是我还不能够十分地明白，孚洛特耶！”他的母亲迷乱地说道，同时，她的心里却不禁地快乐地想道：“丽达是快要结婚了，快要结婚了！”

沙宁耸耸他的肩。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她从前曾和一个男人恋爱着，现在她又爱上了别一个男人了，明天她也许再会和第三个男人恋爱着呢。唔，上帝保佑她！”

“你说的什么话！”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憎恶地叫道。

沙宁双肘支在桌上，他的双臂合着。

“在你的一生的经历中，你自己难道只爱上一个人吗？”他愤怒地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站起身来。她的皱脸上带着一个庄冷的光荣的表现。

“一个人不能对于他的母亲说那样的话。”她锐声地说道。

“谁？”

“你说‘谁’是什么意思？”

“谁不该说话？”沙宁说道，当下他从头到脚地看了她一下。他第一次注意到，她眼中的表情是如何的沉笨与空虚，而她的帽子戴在她的头上又是如何的可笑，简直像一个鸡冠。

“没有人应该对我说像那样的话！”她沙声地说道。

“无论如何，我已经说了！”沙宁说道，他恢复了他的和气，重新拿起笔来。

“你已经有过你的一份生活了，”他说道，“你没有权利去阻止丽达也有她的一份生活。”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不说什么话，只是诧异地望着她的儿子，而这时，她的帽子看来格外的滑稽可笑。

她匆匆地检阅过她过去的青春时代的一切记忆以及她的快乐的恋爱之夜，她的心上却凝注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去：“他怎么敢对他的母亲说这样的话？”然而在她能够得到什么决定之前，沙宁却回过身去，握住了她的手，和气地说道：

“不要让那件事烦恼了你，但是，你必须不许萨鲁定走进屋里来，因为那个东西很能够对于我们玩些龌龊的把戏。”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立刻和平了下来。

“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她说道，“我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常是喜欢巴沙·诺委加夫的。当然我们不能接待萨鲁定。这是不能够的，为了巴沙之故。”

“不，正是那样！为了巴沙之故。”沙宁说道，他的眼里具有一个滑稽的表情。

“丽达到哪里去了呢？”他母亲问道。

“在她的房里。”

“巴沙呢？”她亲切地说出那个小名来。

“我实在不知道。他到了……”在那个时候，杜尼加在门口出现了，说道：

“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来了，还有别一位先生同来。”

“把他们赶出门外去。”沙宁说道。

杜尼加忸怯地微笑着。

“唉！先生，我不能够那么办，我能吗？”

“当然的，你能够！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杜尼加躲了她的脸，走了出去。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全身直立了起来，似乎显得年轻了些，虽然她的眼中含有恶意。她的观念，异常容易地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仿佛斗了一场欺诈的牌，她突然地得了胜利。当她希望要将萨鲁定当

做女婿的时候，她对于他的感情是很亲切的，但当她实现出，别的人要娶了丽达去，而萨鲁定则不过对她求爱而已时，她的这个感情便立刻冷淡了下去。

当他母亲转身走去时，沙宁注意到她的石像似的侧影与禁阻的表情，就对自己说道：“简直是一只老母鸡！”他收起了信，跟了她出去，好奇地要看看事情将发生什么变化。

萨鲁定和孚洛秦站了起来，以过度的恭敬来敬礼这位老太太，然而萨鲁定却终于没有平常在沙宁家中那么样的安详舒适的态度了。孚洛秦真的觉得略略有些不安，因为他明白地要来看看丽达，却不能不藏匿了他的意向。

不顾萨鲁定如何的假作安详，他看来是显然的焦急着。他觉得他不应该来。他怕遇见丽达，然而他却一点也不能够让孚洛秦看出这个意向来，对于他，萨鲁定是总要装出像一个快快活活的洛赛里奥[1]来的。

“亲爱的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萨鲁定开始说道，假装着微笑，“请你允许我，介绍给你我的好朋友，巴夫尔·罗孚威慈·孚洛秦。”

“非常喜欢！”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带着假装的礼貌。萨鲁定在她的眼中看出敌意来，这有点使他不安。“我们不应该来的。”他想道。他最后惊觉到这件事实了，在和孚洛秦同伴着时，他是忘记了的。丽达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走进来的，丽达，他孩子的母亲；他对她说什么话好呢？他怎么能当面看着她呢？也许她母亲已知道了一切呢？他神经质地不安地坐在他的椅上，燃了一支香烟，耸耸他的肩膀，转动他的双腿，他的眼光左右地望着。

“你在这里要住得很久吗？”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以一种冷淡的形式的口音对着孚洛秦说道。

“啊！不。”他答道。当下她得意地望着这位外省的人，将他的雪茄插入他的嘴角，烟气直升到他的脸上。

“你离开了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一定会觉沉闷的吧。”

“恰恰相反，我觉得这里很可爱。在这个小镇上，颇有些很亲切的东西。”

“你应该去看看镇外，到那里去游散和野餐是很有趣的，也可以划船和沐浴。”

“当然的，太太，当然的！”孚洛秦嗫嚅地说道，他已经有点厌烦了。

谈话恹恹无生气地下去，他们全都似乎戴上了一副微笑的假面具，在这个面具之后却藏匿着敌视的眼睛。孚洛秦对萨鲁定瞬一瞬眼，这眼光的意义，萨鲁定和沙宁却明白的，沙宁从他的一角，正紧紧地凝望着他们。

萨鲁定一想到孚洛秦将不再视他为一个漂亮的、勇敢的、无恶不作的一类人时，他的心便又恢复了一点他的旧时的厚颜。

“丽达·彼特洛夫娜在哪里呢？”他不经意地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又诧异又愤怒地望着他。她的眼中似乎是说道：“你既然不去娶她，这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也许在她的房里。”她冷淡地答道。

孚洛秦又射一眼给他的同伴。

“你不能设法使丽达赶快地下来吗？”这道眼光说道，“这个老太婆是成了一个厌物了。”

萨鲁定张开了他的嘴，微微地扭曲他的髭须。

“我听见了那么多关于你女儿的可夸耀的话，”孚洛秦开始道，微笑着，擦着他的手，同时弯身向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竟使我希望有荣幸能够介绍见见她。”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奇怪这个不逊的小浪子所听到的关于她自己的纯洁的丽达，她的亲爱的孩子的是些什么话，再者她对于丽达的堕落也有一个恐怖的预觉。这使她极端地不安起来，在那个时候，她的眼中乃具有比较柔和的，更近于人类的表情。

“如果他们不被驱出屋外去，”沙宁在这个当儿想，“他们将只会对于丽达及诺委加夫引起其他的烦恼的。”

“我听人说，你是要离开这里了？”他突然地说道，深思地望着地板。

萨鲁定奇怪着，那么简便的一个计策，他从前为何竟不曾想到过。“正对！一个好主意。两个月的告假！”他答道，在匆匆地回答以前。

“是的，我正想离开这里。一个人需要一个变换，你知道。住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你便要生锈了。”

沙宁大笑起来。全部的谈话，没有一个字眼儿是表白出他们的真正的思想与感情的，所有这一切的欺骗，本是骗不了一个人的，却大大地使他觉得有趣。他带着一种突然的愉快的与自由的意识，站起身来，说道：

“唔，我很以为你走得愈快愈好！”

在一瞬间之内，仿佛每个人都脱下了一件坚硬沉重的衣服，其他的三个人都变了一个样子。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脸色灰白而瑟缩着，孚洛秦的眼睛表现着兽类的恐怖，而萨鲁定则徐徐而不决心地站了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他以粗涩的口音问道。

孚洛秦窥笑着，神经质地在四面寻找着他的帽子。

沙宁并不回答他的问话，只是恶意地将帽子递给了孚洛秦。从孚洛秦的张大的嘴中，逃出一个窒塞住的声音，仿佛一个悲哀的尖叫。

“你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萨鲁定愤怒地叫道。他警觉到他是生了气了。“真是乱子！”他对他自己想道。

“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沙宁回答道，“你到这里来是绝对不需要的，我们将全都高兴以后不再看见你。”

萨鲁定向前走了一步。他看来是极端的不安，他的白齿恐吓得闪闪有光，好像是一个野兽的牙齿。

“啊哈！那是的吗，是不是？”他咿唔道，呼吸艰难的。

“滚出去！”沙宁轻蔑地说道，然而他的声音是那么可怕，竟使萨鲁定睁了眼，自动地退了回去。

“我不明白这一切闹的是什么鬼！”孚洛秦说道，屏息低声的，当下他肩部耸了起来，匆匆地向门走去。

但是在那边，在门口，站着丽达。她身上穿扮的衣服与平常完全不同。她头上不是时式的梳妆了，她只打了一条大辫子挂在她的背后。她不穿着华美的衣服，却穿了一件透明的织物做的大袍，这样的素朴更耀眼地增加了她身形的美丽。

当她微笑时，她的相貌与沙宁格外的相像，而她以她的温柔的女子的口音安详镇定地说道:

“我来了。你为什么匆促地便走了呢？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放下你的帽子来！”

沙宁默默不言，诧异地望着他的妹妹。“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想道。

到了她一出现，一个既不可抵抗又是温柔的神秘的影响，似乎自行觉察出来。好像一位驯狮者立在一笼满是野兽的笼前一样，丽达站在那里，男人们立刻便成了和平而柔顺的。

“唔，你知道，丽特亚·彼特洛夫娜……”萨鲁定嗫嚅道。

丽达一听到了他的声音，脸上便恢复了一个悲戚的、无助的表情，而当她迅快地瞬他一眼时，她的心里蕴着重大的愁苦，却也并不是没有混杂着温柔与希望。然而在一瞬间之内，这种感情乃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抹去了，这个愿望是要表示给萨鲁定看，他失去了她是如

何大的一个损失；还要让他看看，她不管他使她忍受的一切悲愁与羞耻，仍然是很美丽的。

“我不想知道任何事，”她昂昂地、带点演剧样地答道，当下她有一会闭上了她的眼睛。

她的出现，在孚洛秦身上生了一个异常的效力，当下，他的尖尖的小舌头从他的枯燥的唇间伸出，他的眼睛变得更小了，他的全身的骨骸都被白的肉体的刺激所战栗。

“你还没有介绍我呢。”丽达转眼向萨鲁定说道。

“孚洛秦……巴夫尔·罗孚威慈……”军官嗫嚅地说道。

“而这位美人儿呢，”他对他自己说道，“乃是我的妻。”他诚心诚意地觉得高兴的这样想着，同时又急于要在孚洛秦面前表示出来，然而却又痛楚地自觉到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丽达疲弱地对她母亲说道：

“有人要和你说话。”

“唉！我现在不能走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答道。

“但他们在等候着呢。”丽达坚执地说道，几乎是歇斯底里的。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立刻站了起来。

沙宁注视着丽达，他的鼻孔展开着。

“你们不到花园里去吗？这里是这样的热。”丽达说道，没有回过头去看他们是否走来，她只管一直从游廊走了出去。

男人们仿佛被催眠了似的，跟了她走，好像是被她的头发的辫子所缚住，所以她能够引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可称心如意。孚洛秦第一个走着，被她的美貌所诱陷，显然是忘记了一切别的事。

丽达坐在菩提树下的一张摇椅上，伸出她的美好的小足，这足是被包裹在黑色的网形袜与黄褐色的皮鞋中的。这仿佛是，她具有两个性质：其一是为知羞及耻辱所冲没的，其一是充满了自觉的妖媚的。第一个性质唤起她憎恶地看着男人们、生命及她自己。

“唔。巴夫尔·罗孚威慈，”她问道，当下她的眼睑垂下了，“我们的可怜的不合时宜的小镇对于你印象如何？”

“这印象大约如那个在森林的深处突然遇见了一朵颜色鲜妍的花朵儿的人所经验的一样。”孚洛秦答道，摩擦着他的双手。

然后开始地谈着，所谈的话全都是无精神的不真诚的话，说出来的话是虚伪的，不说出来的话却是真实的。沙宁坐在那里，默默不言地静听着这个沉默未发出，然而却是真诚的谈话，这一席话是表现在脸上、手上、足上以及颤抖的高音里的。丽达是不快活着，孚洛秦渴想着她的所有的美丽，而萨鲁定则憎恶着丽达、沙宁、孚洛秦以及整个的世界。他想要走去，然而他却不能够走得动。他是预备要做些强暴的事，然而他却只能够吃了一支香烟，又是一支香烟的，同时他又为渴欲立刻宣布丽达乃是他的妻的一念所占据着。

“你住在这里高兴不高兴？你离开了彼得堡，不觉得难过吗？”丽达问道，同时感到激烈的苦痛，奇怪着她为什么还不站起来走开去。

“不，刚刚相反！”孚洛秦讷讷地说道，当下他矫饰地摇着他的手，专诚地凝视在丽达身上。

“来！来！不要说雅致的话！”丽达妖媚地说道，同时对于萨鲁定，她的全身似乎说道：

“你以为我是毁坏了，是不是你？并且完全被压倒了？但我却完全不是那一个样子的，我的朋友。请看看我！”

“唉，丽达·彼特洛夫娜！”萨鲁定说道，“你实在不能称它为雅致的话！”

“我请求你的原谅？”丽达冷冷地问道，仿佛她并没有听见，然后，以一种不同调的口气，她又对孚洛秦谈着。

“你要告诉我一点关于彼得堡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不是生活，我们只不过虚度光阴而已。”

萨鲁定看见孚洛秦在对着他自己微笑着，仿佛他并不相信，萨鲁定和丽达会有什么亲切的关系的。

“哈！哈！哈！很好！”他对他自己说道，当下他恶习惯地咬着他的嘴唇。

“啊！我们的著名的彼得堡生活！”孚洛秦安详地闲谈着，看来如一只蠢蠢的小猴子，在妄谈着它所不懂得的事情。

“谁知道？”他对他自己想道，他的视线紧盯在丽达的姣美的身体上。

“我以名誉担保地告诉你，我们的生活是极端的沉闷与黯然无色。在今天以前，我想，一般的生活，无论在城市或在乡间，常都是沉闷的。”

“不是真的！”丽达叫道，当下她半合了她的眼睛。

“使生命值得生活下去的乃是——一位美貌的妇人！而在城市中的那些妇人呢？只要你能够看见她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知道，我坚决地感到，如果世界是要被救的话，那一定是要被美人儿所救。”这个最后的话，孚洛秦不期然地加了上去，他相信这句话是最合宜或可诱动人的。他脸上的表情乃是一个既蠢又贪的表情，当下他继续地谈着他的爱好的题目：妇人。萨鲁定的脸上妒忌得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觉得实在不能够同坐在一块儿，他只是不停地在小路上走来走去。

“我们的妇人们全都是一个样子的……刻板地铸成，用人工装成的。要去找一位妇人，她的美貌是值得赞美的话，一个人必须要到外省去，在那里土地还没有垦辟呢，在那里乃产生了最美丽的花朵儿。”

沙宁抓抓他的颈背，交叉着他的双腿。

“啊！如果他们在这里繁开了花朵，却有什么用处呢？为的是没有一个有身价的人来撷取他们。”丽达答道。

“啊哈！”沙宁想道，突然地感到兴趣起来，“原来那便是她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言语的游戏，在其中，情操与粗语乃是那么隐晦地包含在一处，竟使他觉得极端地分心了。

“这是可能的吗？”

“什么，当然的！我说什么我的意思便是什么，谁是那个撷取了我们的不幸的花朵儿的人呢？那些男人乃是我们所当作英雄们的呢？”丽达悲戚地答道。

“你责评我们的话不太过严苛了一点吗？”萨鲁定问道。

“不，丽达·彼特洛夫娜的话是对的！”孚洛秦叫道，但当他向萨鲁定望了一眼时，他的雄辩突然地消失了。丽达大笑起来，充满了羞耻、悲哀与复仇，她的光亮亮的双眼正射在她的拐骗者的身上，似乎看穿过又看穿过他。孚洛秦又开始喋喋地谈起来，但丽达却以笑声中止了他，这笑声是藏匿了她的眼泪的。

“我想，我们应该要走了。”萨鲁定最后地说道，他觉得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位了。他不能说出为什么，但是一切的东西，丽达的笑声、她的傲视的双眼以及颤抖着的手，对于他全都像那么多的暗中打他的耳朵上面的耳光。他的增长的对于她的憎恶，他对孚洛秦的妒忌以及他感觉到他所有已失去的一切，使他完全地困疲了。

“已经要走了吗？”丽达问道。

孚洛秦温柔地微笑着，以他的舌尖舐着他的嘴唇。

“不得不走了！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显然是有点不自在。”他以讥嘲的口气说道，高傲着他自己的胜利。

于是他们告辞而去，当萨鲁定俯弯在丽达的手上时，他微语道：

“这便是再会了！”

他从没有像这一刻憎恨丽达那么深的。

在丽达的心里，却引起一个朦胧的疾掠而过的愿望，要想对着所有从前他们俩所共享过的过去的恋爱光阴甜甜蜜蜜地告个别。但这个感情，她立刻便压下去了，当下她以粗而高的声音说道：

“再会！旅途多福！不要忘记了我们，巴夫尔·罗孚威慈！”

当他们走去了时，孚洛秦的批评还明明白白可以听得见。

“她是如何的可爱呀！她使人沉醉，如香槟酒一样。”

当他们走了时，丽达又坐在摇椅上去。她的地位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了，因为她弯身向前，全身抖栗着，她的无声的泪如脱线的珍珠似的迅落下来。

“来，来！什么事？”沙宁说道，当下他握住了她的手。

“唉！不要！生命是如何丑恶的一件东西啊！”她叫道，当下她的头沉堕得更深了，她用双手掩住了脸，而她的柔辫滑过她的肩部，挂在她的前面来。

“为了羞耻！”沙宁说道，“为了这一切小事而哭泣有什么用处？”

“真的没有别一个……更好的男人吗，那么？”丽达咿唔道。

沙宁微笑着。

“不，当然没有。男人是生来便坏的。从他那里不能希望得到什么的……那么，他对于你所做的损害，也不会使你悲伤了。”

丽达抬起了俊美的为泪水所湿的眼来望着他。

“你也不希望从你的同伴男人们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当然的不，”沙宁答道，“我是独自生活着的。”

---

[1] 洛赛里奥（Lothario）是Rowe所作剧曲*The Fair Penitent*中之英雄，以放纵好色著名，故又引申作“好色者”之义。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杜尼加蓬松着头，赤着脚，飞奔到沙宁那里去，沙宁正在花园中种植花木。

“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她叫道，她的蠢脸上有一个受惊的表情，“军官们来了，他们要和你说话。”她述出那话来，仿佛如她熟记在心中的一课功课一样。

沙宁并不惊诧。他已想到过萨鲁定要来挑战。

“他们是很焦急地要看我吗？”他以戏谑的声音问道。

然而杜尼加必定有着可怕的事件的一种暗示，因为她并不掩了她的脸，她却以同情的迷乱凝注着沙宁。

沙宁将他的铲子倚靠在一株树上，扎住了他的腰带，以他的平常的装腔作态的步伐向屋里走去。

“他们是什么样的傻子！什么完全的白痴！”他对他自己说道，当他想到了萨鲁定和他的副手们时。但这并没有侮辱之意，这正不过是他自己的意见的忠实的表现。

走过了屋内，他看见丽达从她房里走出。她站在门槛上，她的脸色白得如殓衣一样，她的双眼焦急而不安定。她的唇片动着，但是没有一句话逃出唇间来。在那个时候，她觉得她乃是全世界上最有罪的、最悲惨的一个妇人。

在午前的起居室的一张靠背椅上，坐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看来是极端的不知所措与惊恐。她那顶活像鸡冠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她恐怖地望着沙宁不能够说一句话。他对她微笑着，想要停立了一会，然而他想还是向前走好。

太那洛夫和王狄兹正襟危坐地正留在客室中，他们的头颅紧靠在一块，仿佛他们穿着白色制服与紧身的骑马裤，觉得异常不安逸似的。当沙宁进来时，他们俩徐徐地站起身来，带着一点踌躇，显然地没有决定如何举动好。

“今天好，先生们。”沙宁高声地说道，当下他伸出他的手。

王狄兹踌躇着，但太那洛夫深深地鞠躬下来，竟使沙宁有一瞬儿看见了他颈后的剪得短短的头发。

“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事务呢？”沙宁继续地说道，他注意到太那洛夫的过度的礼貌，诧奇着他竟会和他们在这幕荒谬可笑的喜剧里扮着他的一个角色。

王狄兹笔直地挺立着，要想在他的马似的脸容上表现出一种傲慢的表情来；但是因为他的纷乱，却不曾表现得成功。说来很奇怪，这还是太那洛夫，平常那么蠢笨笨的，这时却能以坚决的样子对沙宁开口。

“我们的朋友，维克托·赛琪约威慈·萨鲁定给我们以光荣，要我们在关于你和他自己的某一个事件上来代表他。”句子说出来时带着机械似的准确。

“啊，啊！”沙宁带着喜剧的庄严说道，当下他的嘴大张着。

“是的，先生。”太那洛夫继续地说道，略略有点皱眉，“他以为你对于他的行为有点不——很……”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沙宁不耐烦地插嘴道。

“我几乎要踢他出门外，所以将‘有点不——很’那些话放进去是很不对的。”

这话，太那洛夫似若不闻，他继续地说道：

“唔，先生，他坚决地要你收回了你的话。”

“是的，是的，”瘦削的王狄兹和谐地说道，他不断地变换他的足的位置，好像一只鹳鸟。

沙宁微笑着。

“将它们收回吗？我怎么能够收回了它？‘说出来的话有如放出笼来的鸟儿’呢！”

太那洛夫太迷乱了，回答不出来，只是当着沙宁的脸睁望着。

“他有那么一双恶眼呀！”沙宁想道。

“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太那洛夫开始道，他的脸色红了，表示着愤怒，“你是预备收回你的话呢，还是不预备收回？”

沙宁起初是沉默着。

“如何的一个绝对的白痴！”他想道，当下他取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我也许可以愿意地收回我的话，以取悦并平平萨鲁定的气，”他开始庄重地说道，“特别是因为说出这些话时并不视为重要，但第一，萨鲁定是一个傻子，并不明白我的动机，他不仅不沉默不言，反而夸大地提起它；第二，我绝对地不喜欢萨鲁定，所以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意识要收回我的话。”

“很好，那么……”太那洛夫从他的齿缝中嘶嘶地说道。

王狄兹惊骇地顾视着，他的长脸变得焦黄了。

“在那个情形……”太那洛夫以一种较高的快要带恐吓的语声开始说道。

沙宁看着他的狭狭的前额和他的紧紧的裤子，重新又觉到憎恶那个人。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一切的事，”他插上去说道，“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的，我不想和萨鲁定决斗。”

王狄兹突地转过身来。

太那洛夫挺直了身子以轻蔑的口气说道：

“为什么不，请问？”

沙宁失声笑了起来。他的憎恶之情，如它之来得迅快似的，又很迅快地消失了。

“唔，这就是理由：第一，我并不想杀死萨鲁定；第二，我更不想杀死我自己。”

“但是……”太那洛夫鄙夷地开始道。

“我不愿意，那就完结了！”沙宁说道，站了起来，“为什么，真的是？我不想给你以任何解释，那是希望得太多了，真的是！”

太那洛夫对于拒绝决斗的这位男子的极端鄙夷之中却交杂着那个坚信，即仅有一位军官才能够具有去做决斗所必需的勇气与美好的荣誉观念。那便是沙宁的拒绝为什么一点也不使他诧奇的原因；在实际上，他还暗自高兴着。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着，带着不会错误的鄙夷口气，“但我必须警告你……”

沙宁笑了起来。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我要劝告萨鲁定不要……”

“不要——什么？”太那洛夫问道，当下他从窗盘上拾起了他的帽子。

“我要劝告他不要触到我身上，否则我便将给他以那样的一种鞭挞……”

“听我说！”王狄兹狂怒地叫道，“我是再也忍耐不住……你……你只是对我们笑着。你知道否，拒绝去接受一次挑战乃是……乃是……”

他红得如同一只龙虾，他的眼睛从他头颅上跳出，他的嘴唇上有了白沫。

沙宁好奇地望着他的嘴部，说道：

“这就是自称为托尔斯泰的一个信徒的那个人！”

王狄兹退缩了一下，摇着他的头。

“我必须求你，”他急语道，同时羞于对一向都是友好的人说这样的话，“我必须求你不要举出那一点，那是对于这件事完全无关的。”

“无关于此！虽然，”沙宁答道，“这是与此大有关系的。”

“是的，不过我必须要求你。”王狄兹怨鸣道，成了歇斯底里的。

“真的，这是太过度了！简言之……”

“啊！够了！”沙宁答道，憎恶地从王狄兹那里退开，王狄兹嘴里四溅出唾沫来，“随便他们怎么想都可以，我不留意。告诉萨鲁定，他乃是一头蠢驴！”

“你没有权利，先生，我说，你没有权利。”王狄兹高叫道。

“很好，很好。”太那洛夫说道，十分的满足。

“我们走吧。”

“不！”王狄兹悲戚地叫道，当下他摇挥着他的瘦臂，“他怎么敢……什么事情！这简直是……”

沙宁看着他，做了一个憎恶的姿势，走出了房门。

“我们要传达你的话给我们的同伴军官。”太那洛夫在他后面叫道。

“随你的便。”沙宁并不回顾地说道。他能够听得见太那洛夫想要安慰愤怒的王狄兹，他自己想道：“照规矩，这人才是一个绝对的蠢材，但将他放上了他的木马，他便要成为很机警的了。”

“事情不能够便这样的了结的！”当他们走出时，王狄兹不可劝解地叫道。

丽达从她房门里温柔地叫道：“孚洛特耶！”

沙宁立定了足。

“什么事？”

“到这里来，我有话要同你说。”

沙宁进了丽达的小房间，因为窗前都是绿树，温柔的绿色的微光映满了屋内。屋内还有一种女性的香味与威力。

“这里是如何的优美啊。”沙宁说道，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丽达面向窗户地站在那里，从园中来的绿色的反映的光环着她的面颊与肩部波动着。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他和气地问道。

丽达默默不言，她呼吸沉重着。

“为什么，怎么一回事？”

“你不——去决斗了吗？”她粗声地问道，并没有回顾。

“不去。”

丽达默默不言。

“唔，这有什么关系？”沙宁说道。

丽达的颔发抖了。她迅快地转了一个身，飞快地咿唔道：

“我不能够明白，我不能……”

“啊！”沙宁叫道，皱皱眉头，“唔，我是很为你发愁。”

人类的愚蠢与恶意四周地围上了他。在恶人中以及在好人中，在美貌的人中以及在丑人中，这种性质都是同样地找得到的；这很使人寒心。

他回转他的脚跟，便走了出去。

丽达望着他走出，然后双手掩了脸，将她自己投身于床上。长长的黑色辫子整条长地拖在白色被单上。在这个时候，不管她的失望，丽达是强健的、成熟的、美丽的，看来比前格外的年轻，格外充满了生命。从窗户中进来了花园里的温热与光明，房间里是光亮而可愉悦。然而丽达对于这一切却一点也不见到。

第三十章

这是深夏的可惊的美丽的黄昏之一，从巨大的蔚蓝色的穹天中降于地球上来。夕阳已经西下了，但光明还是清楚的，空气是纯洁而清朗。有一阵重露，徐徐升起的灰尘，成了纱网似的长条的云映于天空。空气虽热，却是清新的。这里那里都浮泛着声音，仿佛长了快翼。

沙宁不戴帽子，穿着他的青衫，这衫在肩部已经有点褪色了，沿了灰尘的路逍遥地走着，转到青草乱生的小边街，向伊凡诺夫的家走去。

伊凡诺夫坐在窗口，在卷制香烟，阔肩、恬静。他的长而草帽色的头发，背上梳得光光的。润湿的空气，从花园中向他浮泛而来，园中的草木在晚露中得到了新的光彩。淡巴菰的强烈气味，诱人要打喷嚏。

“黄昏好。”沙宁说道，靠在窗盘上，“黄昏好。”

“今天有人要挑我去决斗。”沙宁说道。

“好不可笑！”伊凡诺夫不在意地答道，“同谁决斗？为了什么缘故？”

“同萨鲁定。我将他赶出了门外，他以为他自己是被侮辱了。”

“啊呵！那么你将与他相见了，”伊凡诺夫说道，“我将做你的副手，你要将他的鼻子打去了。”

“为什么？鼻子乃是人身组织中一个高贵的部分。我是不去决斗的。”沙宁笑答道。

伊凡诺夫点点头。

“也是一件好事。决斗是很不必要的。”

“我的妹妹丽达并不这样想。”沙宁说道。

“因为她是一只鹅，”伊凡诺夫答道，“那么一大堆傻子总要相信，他们不是吗？”

这样地说着，他完成了最后的一支香烟，他将这支香烟燃着了，又将其他的香烟放下他的皮烟盒中。

然后他用口吹去了留在窗盘上的淡巴菰，也弯靠在窗盘上，加入了沙宁一块。

“我们这个黄昏时候做什么事好呢？”他问道。

“我们同去看看梭洛委契克吧。”沙宁提议道。

“啊！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不喜欢他。他是如此的一个虫豸。”

沙宁耸耸他的肩。

“并不比别的人更坏。来吧。”

“好的。”伊凡诺夫说道，他常常是同意于沙宁所提议的任何事的。所以他们俩沿了街同走着。

但梭洛委契克却没有在家。大门是闭上了，天井阴沉而芜旷。只有沙尔丹铿啷铿啷地响着它的铁链，对着侵入天井的这些客人吠着。“什么一个鬼地方！”伊凡诺夫叫道，“我们到林荫路去吧。”

他们回转身去，将矮门带上了。沙尔丹还吠了两三声，然后坐在它的狗窝之前，忧郁地凝望着荒寂的天井、沉默的磨坊以及通过灰尘的草地上的小小的白色人行道。

在公园里，乐队如常的正在吹奏着，林荫路上吹来一阵愉快的凉风，满是散步的人。被女性的光亮的首饰所照耀，那堆黑压压的群众，一时向阴暗的花园中走去，一时又向大石块的总门口走去。

沙宁和伊凡诺夫臂挽着臂地进了花园，立刻碰到了梭洛委契克，他正在沉思地散着步，他的手放在背后，他的眼光注在地上。

“我们刚才到过你家里去。”沙宁说道。

梭洛委契克红了脸，微笑着，当时羞怯怯地答道：

“啊！我请求你的原谅！我很抱抱歉，但我永没有想到你会来的，不然我便要留在家中了。我正出来散散步。”他的深思的眼发着亮光。

“和我们一同走吧。”沙宁和气地说道，当下他便挽住了他的臂膀。

梭洛委契克显然地愉悦着，接受了献给他的手臂，将他的帽子抛到头背后，一同地走去，仿佛他所握住的不是沙宁的手臂，而是什么

宝贵的东西。他的嘴似乎扩到了两耳之间。

军乐队里的队员，红了脸，伸长了双颊，吹出了他们的聋耳的、喧闹的声调，散在空气中，被一位衣衫漂亮的乐队领导者所鼓励而努力着，这位领导者看来好像是一只躁动的小麻雀，热心地在挥舞他的指挥棒。围绕着乐队的是些书记们、店里伙计们、穿着海斯式皮鞋的学童们，以及将颜色鲜妍的手巾包在头上的小女孩子们。在大道上和边道上，转动着一大堆活泼的群众，其中是军官们、学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仿佛是加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四人舞之中。

他们不久便遇到了杜博娃、夏夫洛夫和犹里·史瓦洛格契，当他们两下经过时交换着微笑。然后，在他们游荡过全园之后，他们又遇见了，西娜·卡莎委娜现在是他们队中的一人了，她穿着轻俏的夏衣，看来可喜爱的美妙。

“你们为什么像那样地独自走着呢？”杜博娃问道。

“来，加入我们一道儿吧。”

“我们且到边道上走着吧，”夏夫洛夫提议道，“这里拥挤得太可怕了。”

少年们笑着谈着，因此转入了一条比较阴沉、恬静的道上去。当他们到达了路的尽头，快要转身时，萨鲁定、太那洛夫和孚洛秦突然地由转弯的地方走来。沙宁立刻看出，萨鲁定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了他，且看出他有点不知所措。他的俊美的脸部黑暗了，他直身地挺立起来。太那洛夫鄙夷地笑着。

“那只小猴子仍然在这里呢。”伊凡诺夫凝注在孚洛秦身上说道。孚洛秦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因为他对于第一个先走的西娜太感到兴趣了，他走过时，回转身去看着她。

“他原来是这样！”沙宁笑说道。

萨鲁定以为这个笑声是为他而发的，而他退缩了，仿佛被一条鞭所挞。他为愤怒涨得脸红，且为什么不可抗的力量所推促，便离开了他的同伴，很快地走近了沙宁。

“怎么一回事？”沙宁说道，突然地变成了严重，当时他的眼光注定在萨鲁定颤抖的手中所执的小马鞭。

“你这蠢材！”他自己想道，怜恤与愤怒同时而作。

“我要和你说一句话，”萨鲁定粗暴地开始道，“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挑战？”

“是的。”沙宁答道，他专心地注视着这位军官的双手的一举一动。

“而你是决定地要拒绝……嗳……乃如任何下流的人被环境所逼而不得不做的吗？”萨鲁定问道。他的语声音调虽高却是闷窒住的。在他自己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奇异的，仿佛执在他湿漉漉的手中的冷的鞭柄似的不温柔。但他却没有力量从躺在他面前的一条路上跳到边上去。在花园中，突然地似乎没有一点空气。所有别的人都呆立着，迷乱而期待着。

“唉！什么鬼——”伊凡诺夫开始道，想要插身调停。

“当然，我拒绝。”沙宁以异常镇定的声音说道，直向萨鲁定的眼中望着。

萨鲁定呼吸艰难的，仿佛在举着一个很重的东西。

“我再问你一声——你拒绝吗？”他的声音如一个硬的金属的铃。

梭洛委契克脸色变得异常的灰白。“唉，天呀！唉！天呀！他快要打他了！”他想道。

“什么……什么事？”他嗫嚅道，当下他竭力要卫护沙宁。

萨鲁定一点也不注意他，粗暴地将他推到一边去。他除了沙宁的冷酷镇定的双眼之外，看不见他前面的一切东西。

“我已经这样地告诉过你。”沙宁以同样的声调说道。

对于萨鲁定，每件东西似乎都旋动了。他听见他后边有匆急的脚步声，及一个妇人的失声惊叫。带着有如一个倒跌下深阱中的人所感到的失望的感觉，他笨拙地惊吓地挥动了他的马鞭。

同时，沙宁用了他的全力，以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当他的脸击去。

“好呀……”伊凡诺夫不由自主地喊道。

萨鲁定的头颅柔弱地挂在一边了。有些热热的东西如尖针似的刺着他的脑与眼，涌出他的口与鼻。

“啊！”他呻吟道，无助的双手向前地躺下去了，马鞭落了下来，帽子也跌开去了。他看不见一点东西，他听不见一点声音，他只感觉

到那可怕的耻羞，以及他眼上的一阵闷烧的痛楚。

“唉！上帝！”西娜·卡莎委娜呻吟道，双手掩住了脸，她的眼紧紧地闭上。

犹里看见萨鲁定四肢伏地地匍匐在那里，既恐惧又憎恶地向沙宁冲去，夏夫洛夫也跟在他后边。孚洛秦失去了他的夹鼻眼镜，当他被树枝绊了一跤时，他尽力地飞快地经过泥湿的草地而跑开去，因此他的一无污点的裤子立刻黑到了膝盖头。

太那洛夫愤怒地咬着牙齿，也冲向前去，但伊凡诺夫当肩捉住了他，将他拉了回去。

“那是很好！”沙宁轻蔑地说道，“让他来吧。”他双腿张开地站着，呼吸艰难，大滴的汗现在他的眉间。

萨鲁定徐徐地蹒跚地站了起来。低微的不连贯的话从他的颤抖的膨胀的嘴唇中逃出来，模糊的恶语，在沙宁看来，简直是说得很可笑。萨鲁定的脸部，整个左边，立刻都肿大了。他的左眼不再看得见了；红血从他的鼻子及口中流出，他的双唇扭曲了，他的全身颤抖抖的，仿佛被一阵热病所握捉住。漂亮的、美貌的军官的样子一点也不留存下来。那一记重重的打击，夺去了他的一切是人类的东西；所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可怜的、可怕的、不成形状的东西了。他并不想走开去或保卫他自己。他的牙齿咯咯地相击有声，而当他拍去着血液时，他也机械地掸去了他膝上的沙。然后，向前一蹶，他又倒下去了。

“唉！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可怕！”西娜·卡莎委娜叫道，匆促地离开了那个所在。

“来吧！”沙宁对伊凡诺夫说道，他抬眼向上，躲避了那么可憎的一种情景。

“同来吧，梭洛委契克。”

但梭洛委契克并不移动。他睁大了眼珠，注视着萨鲁定，注视着红血以及在雪白的衣衫上的污沙，同时他的身体寒战着，而他的唇片微微地动着。

伊凡诺夫愤怒地拖了他走，但梭洛委契克却以可惊的力量摆脱了他，然后紧抓住了一株树干，仿佛他想抵抗着被大力拖去一样。

“唉！为什么，为什么，你做那件事？”他啜泣地说道。

“做出如何的一件流氓的行为！”犹里当着沙宁的脸说道。

“是的，流氓的行为！”沙宁答道，带着轻蔑的微笑，“你以为让他来打我是比较得好些吗？”

然后，带着不经意的姿势，他很快地沿了大道走去。伊凡诺夫鄙夷地望着犹里，燃了一支香烟，徐徐地跟了沙宁而去。即他的阔背与光滑的头发，已足明白地告诉人家，这样的一幕情景对于他是如何的不大惊动。

“人能够成为如何的蠢蠢的野蛮的呀！”他自己咿唔道。

沙宁回顾了一次，然后走得更快了。

“正像野兽们。”犹里说道，当下他也走开了。他回头望望，他常常以为美丽的、朦胧的、神秘的花园，现在，在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似乎已与其余的世界隔绝了开去，成了一个阴阴沉沉的地方了。

夏夫洛夫呼吸艰难的、神经质的从他的眼镜中四周地望着，仿佛他想，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同样可怕的事会再度发生似的。

第三十一章

在一会儿工夫之内，萨鲁定的生命经过了一个完全的变化。这生命从前是无顾忌的、安详的、快乐的，如今在他看来，却似乎是扭曲失形的、可怕的、不可忍受的了。嬉笑的面具已经落下了，一个巨怪的可怕的脸显露出来了。

太那洛夫叫了一乘马车来，送他回家。在路上，他过度地表示他的痛楚与虚弱，因此，不去睁开他的眼睛。用了这个方法，他想，他乃可以免避了千百只眼睛射在他身上，与他的眼睛相遇时的羞耻。

马车夫的瘦削的脊背，车窗中的经过的恶意的疑问的脸，以至于太那洛夫的围绕于他腰间的手臂，在他的想象中，全都表现出并不假饰的轻蔑。这个意识成了那么专注的痛苦，竟使萨鲁定几乎要晕过去。他觉得，仿佛他已失去了他的理智，他渴想死去。他的脑筋拒绝去承认所发生的事。他继续地想着，总有一个错误，一点误解，而他的地位也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无望、那么可哀。然而真实的事迹留在那里，而他的失望便更为黑暗下去。

萨鲁定觉得，他是被人支助着的，他是在痛楚之中的，他的双手都是血污与尘土。这真的使他惊讶去知道，他仍然还感知到这一切。有的时候，当车子疾转了一个弯子，扑到一边去时，他微开了他的眼睛，看见，仿佛是带着眼泪的，熟悉的街道、房子、人民以及礼拜堂。什么都没有变动，然而一切都似乎含有敌意的、奇怪的与无限的辽远。

经过的人停步凝望着。萨鲁定立刻闭上了眼，羞耻而且绝望。这路似乎无穷无止。“走快一点！走快一点！”他焦急地想道。然而他又

自己悬想到了他的男仆的、他的房主妇的以及邻人们的脸，这又使他希望那旅途是永远没有终止的。仅要的是像那样地走着走着，把眼闭上了！

太那洛夫是异常羞于这一段旅途。他脸色非常的红，非常的纷乱，直向前面望着，努力要给观者以一个印象，表明他并没有参与于这个事件之中。

起初，他装作同情于萨鲁定，但不久便堕入沉默之中，间时地从他的紧闭的牙齿中，催促马夫拉得快点。从这个地方，且也从他手臂的踌躇不定的支撑，有时简直要抽了开去，萨鲁定便很正确地明白太那洛夫所感想的。萨鲁定一想到，他一向所视为绝对的为他的低下的人物，也要感到为他而羞时，他便坚信，现在一切都完结了。

他没有帮助便不能走过天井。太那洛夫和那个惊吓颤抖的勤务兵几乎是抬了他走。如果还有别的旁观者的话，萨鲁定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在沙发上为他预备了一个铺位，踌躇而无助地站在那里。这个，很使他触怒。最后，仆人恢复了他自己，便去取了些热水和手巾来，小心翼翼地把萨鲁定脸上和手上的血渍都洗去了。他的主人躲避了他的注视，但在勤务兵的双眼中，并没有一点的恶意或轻蔑；仅有那种的如慈心的老看护妇所可感到的恐怖与怜悯。

“唉！这是如何发生的，老爷？唉，天呀！唉，天呀！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事？”他咿唔道。

“这没有你的事！”太那洛夫愤怒地断道，立刻纷乱地向身后望着。他走到窗边，机械地取出一支香烟，但不能决定，当萨鲁定躺在

那里时，他应该不应该吃烟，于是他又匆匆地将他的香烟盒子塞入衣袋中了。

“我要去请医生来吗？”勤务兵问道，立正着，并不以他所受到的粗暴的回答为凌辱。

太那洛夫踌躇地伸出他的手指来。

“我不知道。”他以一种变了的声音说道，当下他又回顾了一下。

萨鲁定听见了这些话，一想起医生将要看见他的被打的脸，心里便恐怖起来。

“我不需要任何人。”他微弱地咿唔道，想要告知他自己和别的人，他是快要死去了。

现在，他的脸部已经洗清了血与灰土，不再是看见怕人的了，但却更引起了厌恶。

太那洛夫完全出于兽类的好奇心，匆匆地望了他一眼，然后，在一会儿工夫，又转眼他向。这个举动几乎是不可察知的，然而萨鲁定却带着说不出的痛苦与绝望而注意到了。他更紧地闭上了他的眼睛，以一种破裂的、欲泣的声音叫道：

“离开我！离开我！唉！唉！”

太那洛夫又看了他一眼。立刻一种憎恶与轻蔑的感情占有了他。

“他现在真的快要哭出来了！”他想道，带着些恶意的满足。

萨鲁定的眼闭上了，他很安静地躺在那里。太那洛夫以他的手指轻轻地在窗盘上敲着，扭着他的髭须，起初，四面地望着，然后望着窗外，感到自私地恳切地要走开去。

“我还不能走开，现在，”他想道，“如何可诅咒的腻烦呀！最好等到他睡着了。”

再一刻钟过去了，萨鲁定显得很不安定。在太那洛夫看来，这种的间停是不可忍耐下去的。最后，受苦者躺着不动了。

“啊哈！他睡了，”太那洛夫想道，内心地觉得愉快，“是的，我可确定他已睡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了房间，如此，他的刺马距的咯咯声便很难听得见了。萨鲁定突然地睁开了眼。太那洛夫静静地立定了，但萨鲁定已经猜出了他的心事，而太那洛夫也知道他的行动是被侦察着的。现在，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了。萨鲁定闭上了眼，假装入睡。太那洛夫想要告诉他自己说，这是真睡，然而同时他又完全地警觉到，每个人都在看守着别的人呢；所以，以一种笨拙的弯身的姿势，他便踮起了脚尖，偷走出了房外，觉得如一个被证实的奸臣一样。

房门轻轻地在他后面关上了。将这两个男人缚在一块很久的友谊的带便是这样的永久地断了。他们俩全都觉得，现在有一个深沟间隔在他们之中，这道深沟是永造不了桥梁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彼此一无干系的了。

在外面的房里，太那洛夫呼吸得比较自由。他对于他自己与那个许多年来他的生活依赖着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断绝，并没有余憾。

“听我说！”他对仆人说道，仿佛为了形式上的必要，他应该要说的，“我现在走了。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唔……你明白……”

“很好，先生。”兵士答道，脸上显得很惊吓。

“所以现在你要知道……看看绷带要常常地换过。”

他匆匆地走下了石阶，在关上了园门之后，他抽了一次深深地呼吸，当他看见他前面是广阔的寂寞的街道时。现在，天色几乎乌暗了，太那洛夫很高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绯红的脸。

“我自己也几乎要混入这件可怕的事务之中。”他想道，当他走近了林荫路时，他的心沉下了，“总之，这件事对于我有什么干系呢？”

他如此的要想安慰他自己，努力地要忘记了伊凡诺夫如何地拖他开去，他的那么大的力量，几乎使他跌倒。

“鬼取了去！如何的一件不快的事！这全是一个萨鲁定的傻子！他为什么要和这种下等人在一处呢？”

他愈是思想起这件意外的事的全部不快，他的平庸的身体便愈是表现出一种恐吓人的样子，当时他穿着紧紧地扎在身上的骑马裤，漂亮的皮靴，白色的军衣，趾高气扬地走着。

在每一个经过的人身上，他都预备要侦察出讥嘲与轻蔑；实在的，在最轻微的激动上，他便要狂猛地拔出他的刀来。然而他却遇见很少很少的人，他们如逝去的阴影似的，在黑暗的林荫路的边上迅速地走过去了。在到了家中时，他变得镇定一点，然后他又想起伊凡诺夫所做的事。

“我为什么不去打他？我应该在额上给他一记。我可以使用他的刀。我也有我的手枪在我的衣袋中。我应该如枪击一只狗似的击他。我怎么会忘记了那柄手枪呢？唔，总之，大约我不动手也是不错的。假定我杀死了他呢？这便成了警察的一件事了。那些人之中，也许有人也怀有手枪的！事情多着呢，嗳？无论如何，没有人知道我有武器在身，并且，这件事也会渐渐地过去了。”

太那洛夫在拿出他的手枪，放入桌子抽屉中之前，小心地四面地看了一看。

“我将立刻到联队长那里去，对他解释明白，我对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干系。”他想道，当下他锁了抽屉。然后一个不可抵抗的冲动，捉住他，要到军官的同席者那里去，当作一个眼见者，正正确确地将发生的事描写出来。军官们已经在公园中听见了那件事，他们匆匆地回到了光光亮亮的会食室中，以热热的话，说出他们的愤怒。他们真的还是愉悦于萨鲁定的失败，因为他的衣服与举止的漂亮俊美，极常地把他们放入阴影中去。

太那洛夫被众人带着不可掩饰的好奇心所欢迎。他觉得，当他开始叙述出全部事件的一个仔细的经过时，他便是当时的英雄了。在他的狭小的一双黑眼中，带有一种妒忌他的常是他的超越者的朋友的表现。他想起了关于金钱的事，想起了萨鲁定对于他的看不起的态度，而他便报复他自己的宿憾，细细地描写他同伴的失败情形。

同时，萨鲁定被弃地、孤独地躺在他的床上。

他的勤务兵，已在别的地方打听到全部事实了，无声息地四处走着，看来如前的忧愁而焦虑。他将茶具预备好了，取了些酒，将狗驱

出房外，这狗见了它的主人快乐地四处奔跳着。

过了一会，勤务兵又踮着足尖走回去了。“老爷最好喝一点酒。”他低语道。

“嗳？什么？”萨鲁定叫道，睁开了眼，立刻又闭上了。他的口气，他自以为是严肃的，其实却是可怜的，他只能移动他的肿唇，巴巴地说道：

“把镜子带来给我。”

仆人叹了一口气，带了镜子来，执了一支烛，紧近于镜前。

“他为什么要照看他自己呢？”他想道。

当萨鲁定在镜中照了一照时，他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在黑暗的镜中，一张可怕的失形的脸迎他而来。脸上的一边是青黑色的，他的眼睛是肿大了的，而他的髭须，如硬鬣似的刺出于他的肿颊之上。

“来！拿了它去！”萨鲁定咿唔道，而他歇斯底里地啜泣着，“拿一点水来！”

“老爷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你不久便要全都复原了。”仁慈的勤务兵说道，当下他将水倒在胶质杯中捧给他，杯中还有茶味。

萨鲁定不能喝。他的牙齿不由自主地在杯边咯咯地碰击着，水星溅在他的衣服上。

“走开去！”他微弱地呻吟道。

他的仆人，他这样地想着，乃是在世界上唯一的同情于他的人，然而那种对于他的较好的感情立刻又被一种不可忍受的感觉所熄灭了，这个感觉便是，他竟使他的仆人也要怜恤他。

勤务兵几乎要哭出来，闪闪他的眼睛，走了出来，坐在通到花园里去的石阶上。那只狗对他摇尾乞怜的，将它的美鼻在他的膝上摩擦着，庄重地抬起黑色的疑问的眼望着他。他和爱地抚拍着它的柔软如皮的毛衣，头上熠熠着沉默的星光。一个恐惧的感觉到了他的心上，仿佛预警着什么巨大的不可免的不幸。

“生命是一个悲苦的东西！”他悲戚地想道，有一会儿工夫，忆起了他自己的本乡。

萨鲁定匆促地在沙发上翻了一个身，躺着不动，并没有注意到现在渐渐温热起来的包扎布，已滑落了他的脸上。

“现在一切都完结了！”他歇斯底里地咿唔道，“什么是完结了的？一切东西！我的一生——毁了！为什么？因为我被侮辱了——如一只狗似的被击倒了！我的脸为拳头所击！我再不能在军队中了，再不能！”

他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自己四肢匍匐在路上，惊恐而且可笑，当他发出微弱的无意识的恫吓，一次又一次的，他心灵上重现出那件丑恶的遭遇，每一次便更增加了痛苦，并且，仿佛如照得通明似的，一切的不幸详情都活泼泼地站出在他眼前。最使他憎恼的便是，他回忆起西娜·卡莎委娜的白衣，这白衣正当他誓要徒然的报复的时候，捉住了一眼。

“谁扶了我起来的呢？”他想要将他的思路转到别一方向去，“这是太那洛夫吗？或者是那个犹太孩子和他们在一道的！这一定是太那洛夫。无论如何，这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所要紧的，乃是，我的一生从此毁了，我将要离开军队了。决斗呢？怎么样了？他不肯决斗。我将要离开军队了。”

萨鲁定想起，从前一次军队委员会怎样地强迫两个同事军官，结了婚的人，退职而去，因为他们拒绝决斗。

“我将同样地被人迫着退职。很文明的，没有握手……就是他们……如今将没有人再觉得和我在林荫路上臂挽臂走着是可夸耀的事了，他们也不再妒忌我、模仿我的举动了。但是，总之，那都没有什么。这是羞耻，它的不名誉。为什么？因为我被人当面击了一记吗？当我还是一个陆军学生时，这件事也发生过一次了。那个大个子，夏瓦兹，给我一记，将我的牙齿打下了一颗。没有人以为这事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后来互相握手，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时没有人唾弃我。为什么现在是两样了呢？这实在正是同样的事！在那一次，血也溅了出来，我也跌在地上了。所以……”

萨鲁定对于这些失望的问题，得不到一点回答。

“如果他接受了我的挑战，当我的脸打了一枪，那是更坏，也要格外的痛苦。然而在那个情形之下，却没有一个人会鄙夷我了；反之，我将得到同情与赞美。因此，一粒子弹与那拳头之间是有一个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会有任何区别呢？”

他的思想迅速地不连贯的来了，然而他的痛楚与不可挽回的不幸似乎引起了些新的、潜藏于他的心中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的许多年

来自私的、享乐的、无顾忌的年头上，他是再也不会感觉到的。

“例如，王狄兹常常说，‘如果有人打你右颊，将左颊再转给他’。但他那天从沙宁家里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愤怒地喊叫着，摇挥他的手臂，为的是那人不接受我的挑战！其他的人真的要责备我的要用马鞭打他。我的错误就在我不曾及时地打下去。全部的事便荒诞得不对了。无论如何，事已至此了；屈辱是留着；我将离开了军队。”

萨鲁定双手压在他的痛楚的眉间，左右地转侧着，因为他眼上是剧痛着。然后，在愤愤不已之下，他咿唔道：

“拿一把手枪，向他冲去，将几颗子弹打进他的头颅……然后，当他躺在地上时，去践踏在他的脸上、眼上、牙上！……”

压紧布闷声地落到了地板上去。萨鲁定吓了一跳，睁开他的眼睛，在光线朦胧的房中，看见一脸盆的水，一条手巾，而黑漆漆的窗口，好像一个恶眼神秘地向他盯望着。

“不，不，如今没有用了，”他闷闷地失望地想道，“他们全都看见这事了；看见我怎样地当脸被击了一记，我怎样地四肢匍匐在地上。唉！这真可羞呀！像这样的打过来，当着脸！不！这太多了！我将永不再会自由或快乐着了！”

他的心头又闪过一个新的敏锐的思想。

“总而言之，我也曾自由过吗？不，因为我的生活从不曾自由过，所以我如今才会受到了悲楚；因为我从不曾照我自己所欲的生活过。在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上，我会想和人决斗，或用马鞭打他的吗？没有人会打我，每一件事也全都不错。谁是第一个人想象到，且在什么时

候想象到，一场侮辱乃仅能以血洗去的吗？不是我，当然的。唔，我已把它洗去了，或者更可以说，它已是被我的血洗去了，是不是？我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事，即我将要离开军队了！”

他的思路很喜欢换别一个方向，然而它们如折翼的鸟一样，常常地又飞回来，回到一个中心的事实，即他是重重地被侮辱了，不得不离开了军队了。

他想起了，有一次他看见一只落到糖汁中过的苍蝇爬过地板，拖着它的黏黏的腿与翼而前，显着异常的艰难。这是明白的，这毁了的虫必须死去，虽然它仍在挣扎着，发狂地努力要站住了足。在那时，他憎恶地掉头离开它，而现在他又看见它了，如在一个热病的梦境中。然后他突然地想到了一场争斗，他有一次眼见的，这场争斗发生于两个农人之间，当其中的一人，以可怕的当脸的一记，击倒了其他的一个年老的、头发灰白的人。他站了起来，用袖口来擦了他的流血的鼻子，着重地叫道：“什么一个傻东西！”

“是的，我记得看见那件事的，”萨鲁定想道，“然后他们同在‘皇冠酒店’一同喝着酒。”

黑夜渐渐地向尽了。沉沉寂寂的，那么奇怪，那么压迫，仿佛萨鲁定乃是唯一的遗留在地球上的生存的受苦的灵魂。在桌上，成为小沟的蜡烛尚在亮着，光焰是微弱而稳定的。萨鲁定的无秩序的思想沉入阴暗之中，他以熠熠的发炎的眼望着烛光。

在许多的印象与回忆的纷乱的混沌之中，有一件事比所有别的事都更清明地现了出来。这乃是他的极端孤寂的意识，这如一把匕首似的刺着他的心。千百万个人在那个时候是快快活活地享受着生活，笑

着、谑着；也许有的人正在谈论到他。但他，只有他，是孤独的。他无效地要去回忆起熟悉的脸孔来。然他们出现于他之前的都是苍白、奇怪而且冷淡的，而他们的眼中也都具有好奇的与恶意的视线。然后，他沮丧地想到了丽达。

他所绘出的她，乃是他最后一次所看见的：她的大而郁郁的眼；那薄薄的外衣轻罩在她温柔的胸前；她的头发梳成单条的松辫子。萨鲁定在她的脸上，既看不出恶意，也看不出轻蔑。那一双黑漆漆的眼是忧郁的斥责地凝注着他。他想起了在她最悲困之时，他怎样地拒斥着她。已经失去了她的意识，如一把刀似的刺伤他。

“她那时所受的苦比我现在所受的更深……我将她推离开我……我几乎要她投水自杀，要她死去。”

有如希望一只最后的锚救了他一样，他的全个灵魂现在是转向于她了。他要求她的抚慰，她的同情。有一瞬刻的时间，他似乎觉得，所有他的实在的痛苦仿佛能够抹拭了过去的事；然而他知道，唉！丽达是永不，永不回到他那里来了，一切全都完结了。在他面前，没有别的东西，有的只是浑白的无底的空虚！

萨鲁定扬起了他的手臂，将手套在他的眉间。他不动地躺在那里，双眼闭上，牙关紧合着，竭力要不看什么，不听什么，不觉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的手垂下了，他坐了起来。他的头痛得厉害，他的舌头仿佛烧着了，他从头到足地颤抖着。然后他站起身来，倾跌地向桌子走去。

“我已失去了一切东西了；我的生活，丽达，一切东西！”

一个思念闪过他的心上，他觉得他的这个生命，归根结底地说来，是既不善，又不快乐，又不有条理的，只不过是愚蠢、悖义、卑鄙的而已。萨鲁定，俊美的萨鲁定，值得配上最好的、最快乐的一切生活的，已不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柔弱的无精力的身体来担受所有这一切的痛楚与不名誉。

“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他想道，“因为活下去的意义便是要完全抹拭了过去。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而这我却不能够做！”

他的头颅向前跌在桌上，在妖妄的、跳跃不定的烛光中，他不动地伏在那里。

第三十二章

在同夜，沙宁去访梭洛委契克。这位小犹太人正独自坐在他家的石阶上，双眼凝望着屋前的荒芜的空场，场上衰草杂生，有几条久无人行的小路横过其间。空空的厂屋，屋前躺着巨大而生锈的锁，还有磨坊的黑窗，看来使人厌闷。全部景色表示出生命及久已停止的活动的悲戚。

沙宁立刻便看出梭洛委契克脸上容色的变动。他不再微笑着了，只似是焦急而忧郁着。他的黑眼中具有疑问的视线。

“啊！晚上好。”他冷淡地握了沙宁的手，说道。然后他继续地凝望着恬静的夜天，厂屋的黑顶映于其下，格外得清楚。

沙宁坐在对面的石阶上，燃着一支香烟，默默地凝望着梭洛委契克，他的诧异的举止使他感到兴味。

“你独自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过了一会，问道。

梭洛委契克的大而忧郁的眼徐徐地转向于他。

“我只不过住在这里，那就完了。当磨坊开工时，我常在公事房中。但现在磨坊是关闭了，除了我自己以外，别的人全都走了。”

“像这样的你独自一个人住着，不觉得寂寞吗？”

梭洛委契克默默不言。

然后，他耸耸肩地说道：“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他们全都沉默不言。除了狗链的铿啷作响之外，没有别的声音。

梭洛委契克突然地热心地叫道："这并不是地方寂寞。但我之感到寂寞的，是这里、这里。"他指着他的前额及他的胸部。

沙宁恬静地问道："你怎么一回事了？"

"听我说，"梭洛委契克更为激昂地继续说道，"你今天打了一个人，将他的脸打坏了。也许你竟毁了他的一生。请你不要怒我对你说这种的话。我对这一切事已经想得很久了，我坐在这里，如你所见的，想着，想着。现在，如果我问你几句话你会回答我吗？"

有一会儿，他的脸上又发现了他的平日的微笑。

"尽管问我你所要问的问题吧，"沙宁和气地答道，"你是怕触怒了我么，嗳？我敢于告诉你，那绝不会使我生恼。事情已经做了，如果我以为我是做错了的话，我应是第一个说是错的。"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梭洛委契克激动得战栗着，"你曾觉得你，也许会杀死了那个人吗？"

"关于那一层，那是没有十分疑问的，"沙宁答道，"像萨鲁定那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很难脱出了这个僵局的，除非他杀了我，或我杀了他。但，若说到他杀我的话，他则失去了心理学的时间了，我们可以这样地说，在现在，他是没有给我以危害的力量。过此以后，他便没有那胆量了。他的事情已完结了。"

"而你乃安安详详地告诉我这一切的话吗？"

“你说‘安安详详’是什么意思？”沙宁问道，“我不能安安详详地眼看着一只小鸡的被杀，更不必说是一个人了。在我之去打他，在我是很苦痛的。感觉到一个人自己的筋力是愉悦的事，当然的，但这究竟是一个极坏的经验——所以坏的，是因为弄成了这样的粗蛮的结局。然而我的良知却是安详的。我不过是运命的工具而已。萨鲁定之所以得祸，因为他的一生的倾向，全都是摆定了要发生不幸的结局的。可怪的是，别的像他这一类的人，却并不与他同受此颓运。这些人乃是学成去杀死他们的同类，享养他们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做的事有什么结果。他们是狂人，是白痴！如果放松了他们，则他们便将割了他们自己的咽喉，且也将割了别人的咽喉了。我在这一种的一个狂人的攻击之下，保护我自己，难道是该责备的吗？”

“不错，但你已杀死他了。”梭洛委契克固执地答道。

“在那个情形之下，你最好去质问使我们相遇的那位好上帝。”

“你能够捉住了他的双手而阻止他的攻击的。”

沙宁抬起了他的头。

“在像那样的一个时候，一个人不会反省的。而且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生命的法则需要报仇，任有如何牺牲都不在乎。我不能永久捉住了他的手。在他方面，这仅是一种格外的侮辱，没有别的。”

梭洛委契克柔弱地摇摆着他的手，并不回答他。

黑暗不可见地紧围于他们身边。夕阳的火已经淡白了，在荒旷的厂屋之下，阴影更深了，仿佛在这些寂寞的地方，神秘的、可怕的东西将要在夜间出来占据了此间似的。它们的无声无息的足步，也许已

使沙尔丹不安了，因为它突然地爬出了它的窝，坐在窝前，铿啷地响着它的铁链。

“也许你是对的，”梭洛委契克忧闷地说道，“但这是绝对的必要的吗？如果你忍受了那一记打，不会是更好的吗？”

“更好的？”沙宁说道，“被人打一记常是痛苦的事。而且为什么？为了哪一种的理由？”

“唉！请，请你听我说完了话，”梭洛委契克带着恳求的姿势插说道，“这也许会更好一点——”

“对于萨鲁定，当然的。”

“不，也对于你，也对于你。”

“唉！梭洛委契克，”沙宁答道，有一点恼怒，“暂停了那种关于道德胜利的老而笨的观念吧，且那也是一个虚伪的观念。道德的胜利并不包含着一定要使你自己的面颊给人家打，但不过是在自己的良知上觉得不错而已。至于这如何地能完成那便是机会与环境的问题了。天下事没有比之为奴隶性更可怕的了。尤其当一个人的内心反抗着压迫与强力，然而却用了比他更大的某种力之名而降服于人，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奴隶性。”

梭洛委契克双手捧住了头，如一个心神散乱的人。

“我没有脑筋去明白这一切话，”他悲戚地说道，“我也一点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着。”

“你为什么要知道？如鸟之飞翔地活着好了。如果它要转动它的右翼，它便转动它。如果它要绕树而飞，它便绕飞着。”

“是的，一只鸟也许是这么办，但我不是一只鸟，我是一个人。”梭洛委契克异常恳切地说道。

沙宁大笑起来，这愉快的笑声有一会儿反响过阴沉的天井中。

梭洛委契克摇摇他的头。“不，”他忧戚地咿唔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闲谈而已。你不能告诉我应该怎样生着，没有人能够告诉我那事。”

“那是非常对的。没有人能够告诉你那事。生活的艺术应需一个天才；没有那个天才的人，他的生活便要毁坏了、沉没了。”

“你说那种话时是如何的安详呀！仿佛你知道一切的事！请你不要生气，但你常是像那样的——常是如此的安详吗？”梭洛委契克问道，引起了敏锐的兴味。

“啊！不。虽然我的脾气确是常常的十分安详，但我有时也被各种的疑问所扰苦。在有一个时候，真的，我还梦想着，我的理想生活乃是基督徒的生活。”

沙宁停着不说了。梭洛委契克恳切地弯身向前，仿佛要听极重要的话似的。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伴——一个研究算学者，他的名字是伊凡·兰特，他是一个怪人，有无限的道德力量。一位基督教徒，不是被劝化了的，乃是天生了的。在他的一生，所有的基督教美德全反映

着。如果有人打了他，他是不回打的；他对待每一个男人都如兄弟一样，对于女子，他则不认识有性的吸引。你还记得西米诺夫吗？”

梭洛委契克点点头，仿佛带着儿童的喜悦。

“唔，在那个时候，西米诺夫病得很重。他住在克里米，在那里教着书。寂寞与他的将近于死的预警，驱使他至于失望。兰特听见了这事，决意要到那里去，救全这个已失的灵魂。他没有钱，也没有人肯借钱给一个著名的狂人。所以他便步行而去，走了一千多里（俄里）之后，死在路上了，如此的为别人牺牲了他的生命。”

“而你啊！请告诉我，”梭洛委契克眼睛发亮地叫道，“你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人的伟大吗？”

“他在那时，有许多人谈到，”沙宁思索地说道，“有的人并不视他为一个基督教徒，为了那个理由，责备着他。别的人则说道，他是发了狂，且未除净他的自负；更有人则否认他有任何的道德势力；且因为他不争斗，他们便宣言，他既不是先知者也不是战胜者。我之评判他则不然。在那个时候，他影响我到愚笨的地方了。有一天，一个学生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几乎愤怒得发狂了。但兰特站在那里，而我仅仅望着他——唔，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但我默默不言地立了起来，走出了房外。第一，我很觉得我所做的事为可骄傲；第二，我从心里憎恶那个学生。并不是因为他打了我，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的行为必定是极为满意的。渐渐地，我的虚伪的地位为我所明白了，这使我思想着。有两个星期之久，我直像一个狂人，过此之后，我便再也不觉得我的虚伪的道德胜利为可骄傲的了。在我的仇人方面，第一次地嘲笑着我时，我便痛打他一顿，直到他失了知觉。这使兰特与我自

己之间生了一个疏隔。当我公平地考察他的生活一过，我发现他的生活乃是异常得艰贫可怜的。”

“唉！你怎么能说那句话呢？”梭洛委契克叫道，“你怎么能够估量他的精神的情绪的财富呢？”

“这种情绪是十分单调的。他的生活的快乐，包含在承受了一切的不幸而不发一声的呻吟，而它的财富则包含在生活的快活与物质的利益的总解脱。他是自愿的一个乞丐，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他的生活乃为他自己尚没有清了的一个理想所牺牲了的。”

梭洛委契克绞扭着他的手。

“唉！你不能想象，我听见了这话是如何的难过！”他叫道。

“真的，梭洛委契克，你是很歇斯底里的。”沙宁诧异地说道，“我并没有告诉你以非常的话。也许在你看来，这个题目是一个痛苦的吧？”

“唉！极痛苦的，我是常常地想着、想着，直到了我的头部似乎烧了起来。难道这一切全是错误吗？我四处地摸索着，如在一个暗室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以我应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活着？告诉我那事。”

“为什么？那没有人知道。”

“我们之所以活着，不是为了将来，至少将来人类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吗？”

“永不会有一个黄金时代的。如果世界与人类能在一瞬间之内便变了更好的，那么，一个黄金时代也许会实现的。但那是不能够的。进步的步趋是很慢缓的，而人也仅能看见在他前面的一步与直接在他后面的一步。你和我都没有过着一个罗马奴隶的生活，也没有过着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够欣赏我们的文明的好处。因此，如果将来果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则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将不能看出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祖先的生活之间究有什么区别。人沿了一条无穷尽的路走着，去希望将这路升到快乐中去，正如将新的数目加入无穷尽的数目之中一样。”

“那么你相信，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一切都是无用的了？”

“是的，那就是我所想的。”

“但关于你的朋友兰特怎样的？你自己是——”

“我爱兰特，”沙宁庄重地说道，“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乃是因为他是忠实的，从不由他路上走开去，从不为讥笑或惊恐的阻碍所丧。我赞美兰特的是他的人格。当他死了时，他的价值便不存在的了。”

“你不以为这种人对生活有一种高尚的影响吗？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跟从者或信徒的？”

“为什么生活应该要高尚？第一，先告诉我这事；第二，一个人不需要信徒们。像兰特那样的人们是天生了的。基督是好的，然而基督徒便不过是可怜的一群人而已。他的训条的理想是一个美丽的，但他们却已使它成为一无生气的教条了。”

沙宁倦于谈话，不再发言了。梭洛委契克也沉默着。环于他们四周的是沉沉的寂寞，而天上的星光则仿佛维持着一种无声无止的谈话。然后梭洛委契克在突然地微语着些话，在沙宁耳中听来是那么诡怪，他耸耸肩，叫道：

“你刚才说的什么话？”

“告诉我，”梭洛委契克咿唔道，“告诉我你所思想的。假如一个人不能够看清他的前途，但只是思想着、焦虑着，仿佛一切东西都仅是迷乱他、恐怖他——告诉我，他不是死了还好的吗？”

“唔，”沙宁答道，他清楚地读到了梭洛委契克的思想，“假如死在那个情形中是较好的话，思想与焦虑是一无所用的。他觉得生活是可乐的人，才应该活下去；但对于那受苦的人，死是最好的了。”

“那也是我所想的。”梭洛委契克叫道，他激动地握住了沙宁的手。他的脸在黑暗中看来像幽灵似的，他的双眼活像两个黑洞。

“你是一个死人，”沙宁内心感知地说道，当下他站起身来要走，“而对于一个死人，他的最好的所在便是坟墓。再会。”

梭洛委契克显然地没有听见他的话，只是坐在那里不动。沙宁等候了一会，然后徐徐地走了开去。在门口时，他停步静听，但一点声息也没有听到。梭洛委契克的身体在黑暗中模糊不清。沙宁仿佛对于一个奇怪的预警生了感应的，自己说道：

“总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他照这样地活下去或死了去。如果这不是今天，那么，便将是明天。”他疾转了一个身，圆门在它的础上喀啦了一声，他已经立在街上了。

他走到了林荫路时，听见远处有人疾奔而来，且啜泣着，仿佛心中有大忧虑。沙宁站住了足。一个人形由黑暗中现了出来，很快地走到他的面前。沙宁又有了一个不祥的预觉。

“什么事？”他叫道。

人形停止了一会，而沙宁碰见的乃是一位兵士，他的笨脸上表示出很深的忧愁。

“什么事发生了？”沙宁叫道。

兵士咿唔了几句话，重复奔向前去，一边走，一边哭。如一个魔鬼似的，他没入黑夜中了。

“那是萨鲁定的仆人。”沙宁想道，然后有一个思想闪过他的心头。

“萨鲁定自杀了！”

有一会儿，他窥进黑暗之中，他的额前成为冷冰冰的了。在夜的可怖的神秘与这个坚强的男人的灵魂之间，一个冲突，明白然而可怕的，正在进行。

全镇都在睡着；发光的路荒旷地躺在阴沉沉的树下；窗户仿佛沉闷的看守的眼，望着黑暗之中。沙宁摇着他的头，微笑着，当下他安详地向他前面望着。

“我是没有罪过的，”他高声叫道，“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坚挺而刚毅的他向前走去，一个高身材的影子隐现在沉沉寂寂的夜间。

第三十三章

两个人同夜自杀的消息疾传到全个小镇中去。这是伊凡诺夫去告诉犹里的。犹里正教了书归家，在画着丽莱亚的一幅像。她穿着一件淡色的外衣，颈部开敞了的，在那里给他画，她的美丽的贝红的手臂从半透明的衣料中看得见。房里晒满了太阳光，这光照耀着她的黄金色的头发，更增加了她的处女美的可爱。

“白天好。”伊凡诺夫说道，当下走了进来，将帽子抛在一张椅上。

“啊！是你。唔，有什么新闻？”犹里微笑地问道。

他是在一个满足而愉快的情调之中，因为最后他找到了一点教书的工作，使他不致完全依赖他的父亲，而与他的光美可爱的妹妹在一处做伴也使他高兴。

“啊！新闻多着呢。”伊凡诺夫说道，在他的双眼，有着朦胧的视线。

“一个人自己吊死了，还有一个人用手枪打死了，而魔鬼却正捉住了第三个人呢。”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犹里叫道。

“第三件不幸的事乃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不过为的是增大着听闻；但关于其他两件事，新闻是的的确确的。萨鲁定昨夜自杀了，我刚才还听见说，梭洛委契克也自己吊死了。”

“不可能的！”丽莱亚叫道，跳了起来。她眼中表白着恐怖与热切的好奇心。

犹里匆促地放下他的调色板，走近了伊凡诺夫。

“你不在开玩笑吗？”

“不，的的确确的。”

如常的，他装成了一副哲学家的淡然的神气。然而显然的，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是很惊骇着的。

“他为什么自杀了呢？因为沙宁打了他吗？”

“沙宁知道不知道？”丽莱亚焦急地问道。

“知道的。沙宁昨夜便听见这个消息了。”伊凡诺夫答道。

“他说什么话呢？”犹里叫道。

伊凡诺夫耸耸他的肩。他没有意思和犹里讨论到沙宁，他并不是没有恼意地答道：

“一点也没有。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如何，他乃是这件事的原因。”丽莱亚说道。

“不错，但那个傻子为什么要攻打他呢？这不是沙宁的罪过。全部的事是可悼的，但这完全由于萨鲁定的愚蠢。”

“唉！我以为真实的理由还在更深邃处，”犹里忧愁地说道，“萨鲁定生活在某一种情形……”

伊凡诺夫耸耸他的肩。

“不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白痴的群中及受其影响之故，这仅足以积极地证明他是一个傻子。”

犹里擦着他的双手，不说什么话。他听见死的人被人如此地说着，心里有点痛苦。

“唔，我能够明白萨鲁定为什么自杀之故，”丽莱亚说道，“但梭洛委契克呢？我从不曾想到这是可能的！那是什么缘故？”

“天知道！”伊凡诺夫答道，“他常是一位大怪物。”

在那个时候，勒森且夫坐了车而来，在门口遇见了西娜·卡莎委娜，他们一同走上了楼梯。她的声音，高朗而焦急地可以听得见，而他的每逢与美貌少女谈话所激动的嬉嬉调笑的语声也可以听得见。

“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刚刚从那边来。”西娜激动地说道。

勒森且夫跟在她后边，如常地笑着。当他进来时，便要燃着了一支香烟。

“真好的事！”他高兴地说道，“如果这件事继续下来，我们不久便要没有青年人留下来了。”

西娜不说一句话地坐了下来。她的美貌的脸上带着忧伤之色。

“现在，来，告诉我们一切的经过。”伊凡诺夫说道。

“昨天我由俱乐部中出来时，”勒森且夫开始道，“一个兵士向我冲上来，嗫嚅地说道，‘老爷用手枪自杀了！’我跳进了一部马车，尽力疾奔地到了那边。我看见几乎全部军官都在那屋里。萨鲁定躺在床上，他的衣服已经解开了。”

“他自己打在什么地方呢？”丽莱亚问道，附着她情人的臂间。

“在太阳穴上。枪子正穿过了他的头颅，打中了天花板。”

“这是白郎林子弹吗？”犹里问到这个。

“是的。形状很难看。墙上溅着血与脑，他的脸完全的失形了。沙宁必定给他以一个烦扰。”他答道，“那个孩子真是一位暴客！”

伊凡诺夫赞同地点点头。

“他是强健有力着呢，我警告你。”

“粗暴的兽类！”犹里厌恶地说道。

西娜羞怯怯地望了他一下。

“在我的意见里，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她说道，“他不能够等到……”

“不错，不错，”勒森且夫答道，“不过却将人打得那个样子了！萨鲁定挑他决斗过的。”

“去你的！”伊凡诺夫厌恶地叫道，当下耸耸他的肩。

“如果你想到这件事，决斗是荒谬的了！”犹里说道。

“当然是的！”西娜插嘴道。

犹里诧异地注意到，西娜似乎是站在沙宁的一边。

“无论如何，这是……”他想不出什么恰当的字眼儿来贬抑沙宁。

“一个野蛮的东西。”勒森且夫提示道。

虽然犹里以为勒森且夫他自己也和一个野兽相差不远，然而他却喜欢听见勒森且夫当着西娜辩护着沙宁时，当她的面骂他。然而，当她注意到犹里的恼怒的神色时，她便不再说一句话。她秘密地十分地喜欢着沙宁的力量与胆气，很不愿意接受勒森且夫刚才的责备决斗的话。如犹里一样，她也不以为勒森且夫是有资格定下像那样的法律的。

“异常的文明，真的是，”伊凡诺夫冷笑道，“用枪来将一个人的鼻子打去了，或将枪子射入他的身中。”

“一记打在脸上是比较好一点的事吗？”

“我当然以为这是比较好一点。一记拳头会有什么害处？疮痕不久便可医好了。你不能找到，一记拳头会如何地打伤人的。”

“那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是什么一回事，请问？”伊凡诺夫说道，他的薄唇轻蔑地扭曲着。

“我自己，一点也不信赖争斗，但是，如果不能避免之时，那么，一个人应该重重地给别人以身体上的伤害。那是很明白的事。”

“他几乎要将萨鲁定的眼珠都打出了。我想，你不称那一记为重重的身体上的伤害吧？”勒森且夫冷笑地答道。

“唔，不错，失去了一只眼睛，乃是一件不好的事件，但这与一个枪子打穿你的身体却又不是同样的事。失去了一只眼睛并不是一个致命的伤。”

“但是，萨鲁定是死了？”

“啊！那是因为他愿意去死。”

犹里神经质地拉着他的髭须。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着，”他说道，很以他自己的忠实为喜，“我个人还没有决心要去讨论这问题。我不能说，我在沙宁的地位上时，我将怎么办。当然的，决斗是蠢事，一拳一掌地打着却也不是十分较好的事。”

“但如果一个人被逼着要争斗时，他将怎么办呢？”西娜说道。

犹里耸耸他的肩头。

“我们应该忧悼的乃是梭洛委契克。”勒森且夫过了一会儿说道。这些话与他的愉悦的容色奇怪地矛盾着。于是，他们乃想起，他们之中，乃没有一个人问起梭洛委契克的事过。

“他在什么地方吊死的？你知道不知道？”

“在狗窝旁边的第二间厂屋中。他解开了狗，然后自己吊死了。”

西娜与犹里仿佛同时地听见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

“躺下去，沙尔丹！”

“是的，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勒森且夫继续地说道，隐匿不了他眼中的快乐的光，“我将它抄了一份下去。在一方面，这实在是一个人类的文件。”他从他的衣袋中取了出来，读道:

“既然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地活下去，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像我那样的人是不能够给人类快乐的。”

他突然地停止了，仿佛有点懊恼着。死似的沉寂在着。一个忧戚的精灵仿佛正无声无息地经过了房中。西娜的眼睛中有了眼泪，而丽莱亚的脸因感动而变得红了。犹里转身向着窗口，悲戚地微笑着。

“那便是如此了。”勒森且夫默想地说道。

“你还更要些什么呢? ”西娜嘴唇颤抖地问道。

伊凡诺夫站了起来，走过房间，去取了桌上的火柴来。

“除了蠢笨之外，更没有别的了。”他咿唔道。

“可羞啊！”西娜愤怒地辩护着道。

犹里厌恶地望了伊凡诺夫的长而光滑的头发一眼，又转眼他向了。

“说到了梭洛委契克的事，”勒森且夫又说道，他的眼又闪闪着了，“我常常以为他乃是一个蠢材——一个笨的犹太孩子。而现在，且看他自己所表现是什么！世界上没有爱情比之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的爱情更高尚的了。”

“但他并没有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伊凡诺夫答道，当下他斜视着勒森且夫的肥胖的脸与身体，观察到他的背心如何紧紧地箍在他的身上。

“是的，不过这是一样的，因为如果……”

“这完全不是一样的事，”伊凡诺夫倔强地答道，而他的眼中闪着怒意，“这是一个白痴的行为，那就完了！”

他的对于梭洛委契克的奇怪的憎妒给别的人们以一个极不愉快的印象。

西娜·卡莎委娜站起身来要走，她对犹里微语道：“我走了。他简直是讨厌的。”

犹里点点头。“绝对的残忍。”他咿唔道。

紧跟着西娜之走的，是丽莱亚与勒森且夫的出去。伊凡诺夫有一会儿默思地坐在那里吸着他的香烟，当下他含怒地凝望着房的一隅。然后，他也走了。

在街上，当他一路走着时，他如常地摇摆着他的手臂，愤怒地自思道：

“这些傻子以为我不能够明示他们所懂得的事！我喜欢那样！我确确切切地知道他们所想的与所感的，比他们自己还要知道得清楚些。我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一种爱惜是比之呼召一个人为别人而牺牲了他的生命的爱情更为高尚的。但至于一个人跑去吊死他自己，仅为了他对于别人一无用处之故——那却是绝对的无意识的！”

第三十四章

当军乐的声音，引着萨鲁定的遗体到坟场上去时，犹里从他的窗口望着这悲戚森严的行列。他看见马匹蒙了黑布，这位死去的军官的帽子放在棺材盖上。花朵纷纷扬扬，女性的送丧者也有许多。犹里见了心里深深地悲戚着。

那一个黄昏，他和西娜·卡莎委娜散步了许久；然而她的美丽的双眼以及和善的抚慰的态度，俱不能使他摆脱了他的闷烦。

“想起来如何的可怕，”他说道，他的眼光注在地上，“想起来萨鲁定是不再存在了。一个像那样的美貌、快乐、无顾忌的少年军官！一个人总要想，他会永久地活着的，生命中的可怕的事，例如痛苦、疑惑与悲楚，是他所不会知道的，且是永不会触到他的。然而在一个美日良辰，这样的一个人却如尘土似的被扫开去了，在经过了可怖的经历之后，这经历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现在他是去了，将永远地永远地不再回来了。所有他剩下来的，只是放在棺盖上的一顶帽子而已。”

犹里是沉默，他的眼光仍注视在地上。西娜在他身边走着，微微地摇摆着，专心地听着他的话，同时，她以她的美丽而有小凹的双手，不停地抚动着她的小阳伞的花边。她没有想到萨鲁定。她和犹里接近着，乃是一个敏锐的快乐，然而不自觉的，她也分受着他的悲戚的情绪，她的脸上表现着一种悲戚的表情。“是的！这不可悲吗？那个音乐，也是的！”

“我并不责备沙宁。”犹里着重地说道。

“他不能够不这么办。这事的可怕乃在于这两个人的路是撞碰着的，所以不是他，便是他必要走了开去。这也是可怕的，那个得胜的人并没有实现到，他的胜利乃是一个惊惶的胜利。他镇定地将一个人扫出于地面之上，然而这却是对的。”

“是的，他是对的，而且——”西娜叫道，她没完全听见犹里所说的话。她的胸部为激情所沉重。

“但我称它为可怖的！”犹里叫道，匆匆地中止了她的话，当下他望着她美丽的身体及热切的脸部。

“为什么是那样的？”西娜以羞怯怯的声音问道。她突然地脸红了起来，她的双眼失去了它们的光亮。

“任何什么人都要觉得后悔，或者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犹里说道，“但他却一点也不感觉到什么。‘我是很抱歉，’他说道，‘但是这不是我的罪过。’罪过，真的是！仿佛这乃是一个罪过或过失的问题！”

“那么，这是什么呢”西娜问道。她的声音窒塞着，她的眼光向下望着，恐怕触恼了她的同伴。

“那我不知道，但一个人没有权利如一个野兽似的做着事。”他愤愤地答道。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一句话不说地同走着。西娜戚戚于似乎一时地疏隔了他们的事，戚戚于对于她是那么甜蜜的他们精神上的联合的这个破裂。而犹里则觉得他自己并没有说得清楚，这伤了他的自尊的心。

不久之后，他们相别而去，她是忧郁而有点受伤。犹里察出了她的苦闷，略略有点高兴，仿佛他已对于他所爱的人所加于他的一个重大的私人侮辱报了仇。

在家里，他的烦闷又增加了。吃饭的时候，丽莱亚重述勒森且夫告诉她的关于梭洛委契克的事。当人们将尸体抬了出去时，几个顽童大叫道:

“依开自己吊死了！依开自己吊死了！”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高声大笑起来，学她的话道:

“依开自己吊死了。”说了一遍又一遍。

犹里自己闭在他的房间里，当他在改正他学生的练习文时，他想道:

“每一个人究竟有多少兽性！为了这种愚蠢无识的禽兽，一个人是值得去受苦、去死的吗？”

然后，他又以他的不能宽容为羞，而自己说道:

“他们是不必责备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唔，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总是兽类，没有别的了！”

他的思想转到梭洛委契克身上去。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是如何的寂寞呀！可怜的梭洛委契克，心胸伟大，住在我们之中，预备做任何的牺牲或为别人而受苦。然而没有一个人，连我也不过如是，注意到他，或赞美着他。在实际上，我们

还鄙夷他。那是因为他不能表白他自己，而他的急于想要取悦，仅有了一个可憎恼的效力，虽然，在实际上，他竭力要和我们大家更亲切的友好，竭力要帮助我们予和爱。他是一个圣人，而我们则视他如一个傻子！”

他的懊悔的意识是如此的尖敏，他竟离开了他的工作，不停地在房里走着。最后，他在书桌边坐下，打开了《圣经》，读下面的文字：

“如云之消灭了开去一样，他，走下坟中去的人，将不再走了出来。”

“他将不再回到他的家，他的地方也不再知道他了。”

“那是如何的真切啊！如何的可怖而不可避免！”他想道。

“我坐在这里，活着，渴求着生活与快乐，而读到我的死刑宣告，然而我却不能够对它反抗着！”

如为一个绝望所冰结，他抱了他的前额，对于不可见的高超的威力，生着无效的愤怒。

“人究竟对于你做了什么事，竟使要如此的讥弄他呢？如果你是存在的话，你为什么又将自己藏开了去呢？为什么你使我如此，即使我要相信你，然而我却不能相信我自己的信仰？并且，如果你要回答我，我怎么能说出这究竟是你或是我自己来回答呢？如果我要活下去的愿望是对的话，为什么你又夺去了我的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乃是你自己给了我的？如果需要我们的受苦受难，好，让我们忍受这一切，

为了爱你之故。然而我们不能知道一株树究竟是否比之一个人更有价值。

“一株树常是具有希望的。即当它折了下来，它还能发出新枝，重得新的青翠与新的生命。但人死了，他便永远地消灭了。我一躺下去，便不再能起来了。如果我确实地知道，过了几百万年之后，我还要活过来的话，则我将要忍耐而不发怨言地等候着，在外面黑暗中经过这许多年代。”

他又从《圣经》中读到下文:

“一个人在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工作，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了，但地球却永久的在着。

“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走下去，匆匆地回到它升起来的地方去。

“风向南方吹去，又转向着北方而来。它不息地旋转着，风依据了它的圈子又回了来。

“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将会再存在下去；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对于以前的东西没有记忆，以后将来的东西对于刚来的东西也不会有一点的记忆的。

“我，那位说教者，乃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

“我，那位说教者，乃是国王！”他喊出这些最后的话来，仿佛在热烈的愤怒与失望中似的，然后惊骇地四顾着，生怕有人听见了他。然后他取了一张白纸，开始写下去。

“我这里开始了这篇文件，这文件将与我的死亡同告终止。”

“呸！这话是如何的荒谬！”他叫了起来，当下将白纸用那么大的力量推了开去，它竟落在地板上了。

“但那个可怜的小人物，梭洛委契克，对于他的不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却并不以为荒谬呢！”

犹里觉察出，他乃是以他所描状为可怜的小人物的一个人来做他的模范的。

“无论如何，或迟或早，我的结局是要像那个样子的。没有别的路可出。为什么没有别的路呢？因为……”

犹里停顿了一会。他相信他已得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正确的回答了，然而他所要找的话却再也找不出来。他的头脑用得过度了，他的思路纷乱了。

“这是废物，全都是痴物！”他苦楚地叫道。

灯光低燃着，它的微弱的光，照出犹里俯下去的头颅，这时他正靠在桌上。

“当我还是一个童子，有了肺炎之时，为什么不死了去呢？我现在应该是快乐，而且在休息着了。”

他想到这，他惊抖着。

“果如那个情形，则我不会看见或知道如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了。那也是一样的可怕。”

犹里的头颅向后摇动着，站了起来。

“这已足够驱使一个人发狂了！”

他走到窗边，要想打开窗，但那百叶窗却从外面紧紧地关上了。犹里用了一支铅笔，最后才能将它们打开了。喀啦的一声，两扇窗开了，吹进来清冷洁净的夜间空气。犹里抬头望着天空，看见了黎明的玫瑰的光线。

清晨是光亮而清朗的。大熊星座的七粒星微弱地照耀着，而在玫瑰色的东方，大而光亮的启明星正在闪闪发光。一阵清新的微风括动了树叶，吹散了浮泛于草场之上、幕盖了溪流的水面的灰色雾气，在溪边，水莲花与鼠耳草与白色金花菜繁盛地竞长着。天上抹着小小的红云，而这里那里的有最后的星光在蓝空中颤抖着。一切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恬静，仿佛兢兢畏敬的大地正在等候着黎明的华驾光临。

犹里最后回到了床上，但炫耀的日光阻止了他的入睡，而他则躺在那里，前额痛楚着，双眼倦酸着。

第三十五章

那天清晨的很早时候，太阳刚升上不久，伊凡诺夫和沙宁从镇上走出去散步。露点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湿草在阴影中看来是灰色的。多瘤的柳树夹道而立，沿途都是赴礼拜堂去的人，他们徐徐地向教堂走去。他们的头上包着红的白的头巾，他们的鲜妍的衣服及衬衫给这景色以色彩及画意。教堂的钟铿然地在清冷的晨间空气中响着，钟声浮泛过草原，散到远远的朦胧的青色里如梦的森林中。一部三头马车丁零丁零地沿了大道而来，去做礼拜者的谈话的粗声可以清晰地听得见。

“我们有一点出来太早了。”伊凡诺夫说道。

沙宁四面地望了一回，满意而且愉快。

“唔，我们等一等走吧。”他答道。

他们坐在沙上，紧靠于篱边，燃着了他们的香烟。

农人们在他们的车后走来，回头顾望着他们，赴市的妇人与女郎们，当她们在小马车上咯咯作响地经过时，指着坐在路旁的两个人发出愉快而讥嘲的笑声来。伊凡诺夫一点也不注意到她们，但沙宁却微笑着，点头以应答她们。

最后在一家绿顶闪闪的小白屋的石阶上，现出了酒类公卖局所设贩卖店的经理人，一个高大的人，穿着他的衬衣，喧喧地将门上的锁开了，同时不休地打着呵欠。一个妇人，头上戴着红巾的，眼在他后面溜了进去。

“门开了！”伊凡诺夫叫道，“我们到那边去吧。”

于是他们到里面去，从戴红巾的妇人那里买到了伏特加酒及小黄瓜。

“啊哈！你似乎有不少的钱，我的朋友。”伊凡诺夫说道，当沙宁取出了他的钱包。

“我有了一笔预支。”沙宁微笑地答道，“我母亲非常的烦恼，因为我已接受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秘书之聘。像这个样子，我能够得一点点现钱以及母亲的轻视。”

当他们重到了大路上时，伊凡诺夫叫道：

“啊！我现在觉得舒适得多了！”

“我也是如此。我们脱了我们的皮靴，如何？”

“很好。”

他们脱下了皮靴与袜子，赤足地在潮湿而温热的沙上走着，在拖着重靴艰步了许久之后，这赤足的经验乃是很愉快的。

“愉快啊，是不是？”沙宁说道，当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太阳的光线现在更热起来了。当两个行客勇敢地向着蒙蒙的春色地平线跋涉地走去时，镇市是整整地躺在他们后面。燕子成列地栖在电线之上。一列客车，带着它的蓝色、黄色以及绿色的车辆，一线接连地疾驰了过去，疲倦的旅客的脸能由窗中看得见。

两个样子鲁莽的女郎，戴着白帽，立在列车最后的月台上，望着这两位赤足的男人觉得很诧异。沙宁对她们笑着，跳了一个狂野的随意的舞。

在他们之前，有一片草地，赤足的在长而柔软的草地上走着，乃是一种可赞许的解放。

“如何的愉快啊！”伊凡诺夫叫道。

“今天生活是值得活着了。”他的同伴答道。伊凡诺夫望着沙宁，他以为这些话必定是他想到了萨鲁定和新近的悲剧的。然而这似乎离开沙宁的思想太远了，伊凡诺夫有点诧异，然而并不使他不快。

走过了草地之后，他们又上了大道，大道上又如前的成串地走着坐在他们的车上的农人以及憨笑的女郎们，然后他们走到树林中、芦苇中、闪耀着的水边，而在他们之上，在不很远的山边，教堂站在那里，教堂的顶上立着一个十字架，如金色星似的发着光。

漆了颜色的划船成排地布于岸边，穿着颜色鲜妍的衬衣与马甲的农民们在那里游散着。经过了不少的争价与和气的调谑，沙宁雇到了小船。伊凡诺夫是一位圆熟有力的划桨者，那只船如活的东西一样射过水面。有的时候，木桨与芦苇及低垂的树枝相触，过了好一会儿，被触动的树枝及芦苇还在深而黑的溪水上抖摇着。沙宁用了那么大的怪力来把舵，竟使水面发沫，而潺潺地环了舵转。他们到了一个狭窄的逆流的地方，那里是阴沉而凉爽的。溪水是那么清莹，一个人竟能看见覆盖着黄色石子的水底，还有一大阵小小的红色鱼在那里冲来突出。

“这里是一个登岸的好地方。”伊凡诺夫说道，他的声音在垂于水面的黑色树枝之下，愉快地响着。当船嘭的一声触着了岸时，他便轻快地跳了上去。沙宁笑着，也跳了上去。

“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所在了。”他叫道，从长草中走过，草深没到了膝盖头。

“太阳底下的什么地方都是好的，我说。”伊凡诺夫答道，他从船上取了伏特加酒、面包、黄瓜，还有一小包的冷食。他将这一切都放在一个树荫底下的生苔的坡上，而他也全身伸长地躺在这里。

“洛科绿斯[1]与洛科绿斯对饮。”他说道。

“好不有福气的人！”沙宁答道。

“不尽然，”伊凡诺夫加上去说道，他带着一种不满足的滑稽的表情，“因为他忘记带了玻璃杯来。”

“不要紧！我们总有法子可想。”

沙宁在这个温暖的日光及绿荫之下，充满了生命的纯洁的快乐，他爬上了一株树，开始用他的刀斫下了一枝树枝，同时伊凡诺夫凝望着他，小而白色的碎屑不断地落在下面的草地上。最后，那枝树枝也落下来了。于是沙宁爬下树来，开始去挖空了，却留神着不去戳破外皮。

在短时间之内，他造好了一只美丽的小酒杯。

“以后让我们洗一会儿澡，好不好？”伊凡诺夫说道，他感兴趣地望着沙宁在工作着。

“一个不坏的主意。”沙宁答道，当下他将新做成的酒杯抛在空中又接着了。

然后他们坐在草上，痛痛快快地尽量地吃着他们的小小的一餐饭。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要去洗澡了。”

伊凡诺夫这样地说着，便匆匆地脱了衣服，因为他不能游泳，他只跳入浅水中，在那里，即沙底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

“这是可爱的！”他叫道，四处跳跃着，水花乱溅一气。

沙宁凝望着他，然后，懒懒地也脱了衣服，倒头跳没入溪中的较深的地方去。

“你要溺死了。”伊凡诺夫叫道。

“不要怕！”沙宁笑着答道。当时，沙宁喘着气，升到了水面来。

他们嬉笑的声音响过河面与油绿的牧场。过了一会儿，他们离开了凉凉的水，赤裸裸地躺在草上，在草上滚来滚去。

“好不快乐，是不是。”伊凡诺夫说道，当下他的阔背转身向着太阳，在背上，滴滴的水闪闪有光。

“我们且在这里搭起我们的帐篷来吧！”

“鬼取了你的帐篷去，”沙宁活泼地叫道，“我是不要帐篷的！”

“吓啦！”伊凡诺夫喊道，当下他开始跳着一个狂野的野蛮的跳舞。沙宁大笑起来，也同样地跳跃着。他们的裸体在太阳中光亮地耀着，每一条筋肉都在紧张的皮肤下现出。

“哎呵！”伊凡诺夫喘着气道。

沙宁依然地独自跳舞着，最后头向前地翻了一个筋斗才了结。

“快来，否则我要喝完所有的伏特加酒了。”他的同伴叫道。

他们穿上了衣服，吃了剩下来的东西，这时伊凡诺夫叹了一口气，颇想喝一口冰冻的啤酒。

“我们走吧，好不好？”他说道。

“好的！”

他们向河岸尽力赛跑了去，跳入他们的船上，划了开去。

“太阳在蒸人呢！”沙宁说道，他正全身直直地躺在船底。

“那就是说要下雨了。”伊凡诺夫答道，“起来掌舵，你这鬼！”

“你自己独自很能够措置裕如的。”沙宁答道。

伊凡诺夫以他的桨击着水，所以沙宁都被溅湿了。

“谢谢你。”沙宁淡然地说道。

当他们经过了一个绿色的所在时，他们听见愉快的女子们的嬉笑之声。这是一个休假日，镇上的人都到这里来取乐。

“女郎们在洗澡呢。”伊凡诺夫说道。

“我们去看看她们吧。”沙宁提议道。

“她们会看见我们的。”

“不，她们不会看见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登岸，穿过芦苇走去。”

“让她们去吧。”伊凡诺夫说道，微微地有点脸红。

“来吧。”

“不，我不喜欢……”

“不喜欢吗？”

“唔，但……她们是女孩子们……年轻的小姐们……我不以为这是很正当的。”

“你是一个傻子！”沙宁笑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看她们吗？”

“也许我要，但……”

“很好，那么，我们走吧。不要婆婆妈妈的！有了机会，什么人不怎么来一下子呢？”

“是的，但是如果你像这样地想着，那么你便应该公然地看着她们了。为什么藏了你自己呢？”

“因为这是格外的激动人。”沙宁快乐地答道。

“我敢说，但我忠告你还是不要——”

“为了贞操之故，我猜想？”

“假如你，愿意这样的说。”

“但贞操乃正是我们所不具有的东西！”

“如果你的眼睛触犯了你，将它挖了出来好了！”伊凡诺夫说道。

“啊！请你不要说无意识的话，像犹里·史瓦洛格契一样！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以我们可以挖得出的眼睛。”

伊凡诺夫微笑着，耸耸他的肩。

“听我说，我的孩子，”沙宁说道，将舵向岸驶着，“如果女郎们的沐浴不能够激引起你的肉欲的观念，那么你便有权利可以说是清贞了。实在的，虽然我将首先奇怪着你的贞节——却决不想模仿，也许要送你到医院里去——但是你既然有了这些自然的欲望，还要暴露到外面来，如果想去压下它们，像镇压院里的狗一般，那么，我说，你的所谓清贞是不值半文钱的。”

“那是很对的，但是，对于欲望如果不加以检束的话，其结果便将发生大患了。”

“什么大患，请问？我姑且承认，纵欲有时是有恶果的，但这并不是纵欲的过失。”

“也许不是的，但是……”

“很好，那么，你来不来？”

“是的，但我是——”

“一个傻子，那就是你这人了！轻一点，不要那么喧闹的。”沙宁说道，当下他们爬着前去经过芬香的绿草与瑟瑟作响的芦苇。

“看那边呀！”伊凡诺夫激动地低语道。

从放在草地上的漂亮的外衣、帽子及小衫上看来，这是显然的，沐浴者的一群乃是从镇中出来的。有的人在水中快乐地飞溅着水，水点如银色的念珠似的从她们的健全柔软的肢体上滴落下来。有一个女郎则站立岸上，挺立而富柔，太阳光映着，更增了她身体的塑形的美，她一笑，她的身体便颤动着。

“啊！我说！”沙宁叫道，为他所见的迷住了。

伊凡诺夫如吃了一惊地退了回去。

“什么事？”

“不要响！这是西娜·卡莎委娜！”

“真的是！”沙宁高声说道，“我不认识她了。她看来如何的可爱呀！”

“是的，她可不是吗？”伊凡诺夫嬉笑地说道。

在那个时候，笑声与高叫声告诉他们，他们是被人家听见了。卡莎委娜惊了一跳，即跃跳入清莹的水中，只有她的玫瑰色的脸及发亮的双眼露出水面上。沙宁和伊凡诺夫仓促地蹶跌地逃了回去，穿过长大的芦苇而回到船上。

“啊！活着是如何的有趣呀！”沙宁伸了伸身体，说道。

随河而下，泛流而前，
向前泛流，流到于海。

他以他的清朗的高声唱着，而在树林之后，女郎们的笑声仍然可以听得见。伊凡诺夫望着天空。

“快要下雨了。”他说道。

树林变得更黑了，一阵深沉的阴影迅疾地经过草地。

“我们要快一点避雨！”

“哪里去？现在已没有地方逃了。”沙宁愉快地说道。

头上一块沉重的乌云浮泛得更近更近了。没有风，沉寂与阴暗益益地增加。

“我们将要连皮肤都湿透了，”伊凡诺夫说道，“所以你且给我一支香烟，来慰藉慰藉我。”

小小的火柴的黄焰微弱地在阴黑中闪着。一阵狂风，将它扫开了。一大滴的雨溅在船上，再一滴则落在沙宁的额上。然后雨水倾盆地落下。雨点淅沥地落在树叶上，它们与水面相触时则唑唑地作声，顷刻之间，从乌黑的天空，如洪流似的倾了下来，只有它的冲下去的声音及它的溅声可以听得见。

“妙呀，是不是？”沙宁说道，摇动他的肩膀，他的湿透了的衬衫已经贴在肩上了。

“并不很坏。”伊凡诺夫笑道，他蹲伏在船底。

雨很快地便停止了，虽然乌云还没有散开，但已只堆聚在树林之后，在那里，一掣的电光间时可以看见。

“我们应该回去了。”伊凡诺夫说道。

“好的，我已经预备了。”

他们划出了川流之中，乌黑的沉重的云块挂在头上，电光不息地掣着，白色的偃月刀击过阴暗的天空。虽然现在雨已不下了，一个打雷的感觉是在于空中。鸟们带着湿而乱的双翼掠过河面，而树木黑漆朦胧地映于青灰色的天空之下。

“啊！啊！”伊凡诺夫叫道。

当他们登了岸，在湿沙中跋涉而行时，天色阴暗更甚了。

“我们现在又被追着了。”

巨云更近地、更近地接触于地面，仿佛是一只可怕的灰色肚皮的巨怪。突然地起了一阵狂风，树叶与尘土团团地狂转着。然后，一个闷响，仿佛天空裂了开来，电光闪着，雷声作了。

“啊呵——啊——啊！”沙宁喊道，想要胜过大雷雨的喧声。但他的声音，就是他自己，也是听不见的。

当他们到了田野间时，天色已是很黑了。他们的道路为活泼泼的电光所闪照，雷声也不停不息。

“噢！吓！啊！”沙宁喊道。

“什么事？”伊凡诺夫叫道。

在那个时候，一掣劲活的电光把沙宁的反映的脸部表现给他，这是唯一的对于他问语的答复。然后，第二掣的电光，表现出沙宁双臂伸了出来，愉快地忽视着这阵大雷雨。

---

[1] 洛科绿斯（Lucullas），一个有钱的罗马将军，以其丰美的宴会著名。

第三十六章

太阳光光亮亮地照耀着，如在春天一样，然而在恬静、清朗的空气中，秋天的接触，可以感觉得出。这里那里，树木上都表现出棕色及黄色的叶子，在树叶之中，一只鸟的啭声间时地冲破了这寂寞，而大只的虫类则懒懒地爬过它们的败叶枯花的已毁失的国土，在那里，现在苇草丛茂盛地生长着。

犹里在园中懒步着，思想得出神了。他凝望着天空，凝望着绿色与黄色的树叶，凝望着光耀的水面，仿佛他是最后一次望着它们一切，必须将它们固定在他的记忆之中，俾得永远不忘了它们一样。他在他的心上觉到朦朦胧胧的忧戚，因为这仿佛似乎每一刻工夫，总有点可宝贵的东西，从他那里逝去了，再也不能回忆起来。他的少年没有快乐给过他；他的地位是一个实际活动的大而有用的事业的担负者，在这事实上，所有他的精力曾经集中地使用过。然而为什么他乃如此地失去了地位，他不能说得出来。他坚决地相信，他具有大力，能够使世界革了命，且还具有一副心胸，它的所见比之任何人都更广大；但他不能够解释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信仰，他竟羞于在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前承认这事实。

“呀！唔，”他想道，凝望着溪水中的红与黄叶的反映，“也许我所做的事，乃是最聪明的，最好的。死亡总要终止了这一切，不管一个人是要活下去或者不想再活下去。唉！丽莱亚来了。”他咿唔道，当下他看见他的妹妹走近来，“快乐的丽莱亚，她像一只蝴蝶似的活着，一天一天地过去。一点也不缺乏什么，也不忧虑什么。唉！只要我能如她一样地生活着呀！”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经过的念头而已，因为在实际上，他完全不曾想到要将他自己的精神上的痛苦与一个丽莱亚的羽毛头脑的生活相交换。

“犹里！犹里！”她尖声叫道，虽然她离开他不过三步远。她滑稽地笑着，送给他一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

犹里疑惑着什么事。

“从谁那里来的？”他尖声问道。

“从西诺契加·卡莎委娜来的。”丽莱亚说道，对他摇着她的手指，示着意。

犹里的脸色变得深红了。从他的妹妹那里接到了一封小小的红色芬香的像这样的一封信，似是完全愚傻的，在事实上，简直是可笑的。这积极地恼怒了他。丽莱亚在他身边走着时，感动地喋喋地谈着他对于西娜的进行，正如姊妹们对于他们兄弟们的爱情事务的浓挚兴趣一样。她说，她是如何地喜欢着西娜，如果他们进行了，得以结婚，她将是如何高兴呀。

一听到不幸的字“结婚”，犹里的脸色更加殷红了，在他的眼中有一道恶意的光。他看见在他面前一部全个的平常的外省式的传奇，玫瑰红的情书，以姊妹们常做使者，天主教式的结婚，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平凡的继续，家庭，妻，小孩子——这一件东西乃是世界上他所最怕的。

“唉！这一切傻话已经足够了，请！”他以那么锐利的声音说道，竟使丽莱亚惊异起来。

“不要做出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来！”她使性地叫道，“如果你是在恋爱，那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你为什么常常装出那么一位异常的英雄的样子来。”

这个最后的句子具有女性的一种鄙夷在于其中，这支矛也正投得到家。然后，她的衣服俊美地转动了一下，露出了她的精致的轻纱袜子，她不高兴地转了她的足跟，如一个使性的公主，走进了屋。

犹里的黑眼中带着愤怒地望着她，当下他撕开了信封。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如果你有时间，且有意于做这件事时，你能于今天到教堂中来吗？我将和我的姑母同在那里。她正预备参与圣餐，全个时间都将在教堂中。我一定会可怕的沉闷的，我要和你谈到许多的事情。请你来吧。也许我不该写信给你，但无论如何，我将等候着你。”

在一会工夫之内，所有占据于他思路中的东西一概消失了，当下他带着一颤的喜悦，几乎是肉体的，将这封信读了又读。这位纯洁、可喜的女郎在一个短短的字句中，具有如此真挚的信托的样子，表现给他看，她的爱情的秘密。这仿佛是她到了他那里去，无助而痛苦着，不能够拒绝那爱情，那爱情是使她自投于他怀中的，然而却不知道什么事将要发生。在他看来，现在是如此的近于鹄的，竟使犹里想到了占有的一念便战栗着。他竭力要讥嘲地微笑着，但这种努力却失败了。他的全身充满了快乐，他的喜悦竟如此地使他觉得如一只飞鸟似的，预备要在树顶翱翔着，飞到很远的春色的晴空中去。

近于黄昏的时候，他雇了一辆马车，驰向教堂去，对着世界腼腆地微笑着，几乎是有点纷乱不知所措。在到了岸边泊船的地方时，他

租了一只船，被一个坚强的农夫划到山边去。

直到船离开了芦苇而到了广阔开敞的溪面上时，他方才感觉到，他的幸福乃完全由于那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

“总之，这是很简单的，”他对他自己说道，仿佛要解释明白一样，“她常是住在那一类的世界中的。这正是一个外省的传奇。唔，便是如此又将如何？”

水柔和地在船只两边的漪涟作响，带他更近、更近于绿山。到了岸时，犹里在他的激动之中，给了船夫半个卢布，开始爬上了山坡。黄昏将近的符记已经是可见的了。长长的阴影躺在山脚之下，沉重的雾色从地面升起，掩蔽了树叶的黄点，因此森林看来如在夏天似的绿而稠密。教堂的天井也如一个教堂的内部一样的沉寂、严肃。庄重、高大的白杨树看来仿佛如在祈祷，而僧侣们的黑色形体，如阴影似的往来走动。在教堂门口，灯光闪闪着，在空气中有一种微微的香气，或者是出于焚香，或者是出于萎落下来的杨树叶。

“吓啰，史瓦洛格威！”有人在他后面叫道。

犹里回头一望，看见了夏夫洛夫、沙宁、伊凡诺夫及彼得·伊里契，他们经过天井而来，高声地愉快地谈着。僧侣们警觉地向他们一面凝望着，即赤杨树也似乎失去了些它们的虔敬的恬静。

“我们也都到这里来了。”夏夫洛夫说道，走近他所敬重的犹里那里。

“我看见了的。”犹里懊恼地咿唔道。

“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不加入吗？”夏夫洛夫走得更近时问道。

“不，谢谢你，我是被人约好了的。”犹里带些不耐烦地答道。

“呀！那是不错的！你要和我们一道儿来的，我知道。”伊凡诺夫叫道，当下他和气地捉住了他的手臂。犹里努力地要摆脱了他，有一会儿工夫，一场滑稽的竞斗发生了。

“不，不，鬼知道，我不能够！”犹里叫道，现在几乎是发了怒，“也许我过一会儿再加入你们。”伊凡诺夫方面的这种粗野的愉快，完全不是他所喜欢的。

“很好。”伊凡诺夫说道，当下放开了他，没有注意到他的懊怒，“我们要等着你，所以你决定地来吧。”

“很好。”

如此的，他们笑着跳着地离开了。天井里又如前的沉寂而庄严。犹里脱下了他的帽子，以一种半讥嘲半怯羞的情调，走进了教堂。他立刻便看见西娜紧靠着一根黑柱边。她穿着灰色外衣，戴着圆形的草帽，看来像一个学校中的女童。他的心跳得格外快。她似乎是如此的温甜，如此的可爱，她的黑发干净地环于她的美丽的白颈的后面。这乃是这个寄宿生的神气，而实则她乃是一个高大、成熟、美丽的妇人，使他这样感到了浓挚的诱惑。她觉察到了他的注视，回顾了一下，在她的黑眼中具有一种羞怯怯的愉快的表情。

“你好吧？”犹里以一种低声，然而实在不很低的，说道。他不能明白在一个教堂中该不该握手。有几个会众回头望着他，他们的棕色的皮纸似的脸更使他觉得不安逸。他真的红了脸，但西娜看出了他的纷乱，对着他微笑着，如一个母亲所做似的，眼中带着恋爱，而犹里站在那里，祝福而服从的。

西娜不再回看着他，但不断地以很大的热诚自己画着十字架。然而犹里知道，她所想的仅是他，这乃是这个感觉，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带结。血液在他的血管中冲激着，一切都似乎充满了神奇。教堂的黑暗的内部，念经的声音，朦胧的光线，信徒的叹息，进进出出者的足步的回声——所有这一切，犹里都仔仔细细地记住，当在这种的严肃的沉寂之中，他能明白地听见他的心脏的鼓动。他站在那里，不动的，他的双眼注视在西娜的白颈与美形上，觉得一种邻于情绪的愉快。他要对每个人表示出，虽然他对于祈祷或念经或光线一点也没有信仰，然而他却并不反对他们。这使他现在的快乐的心境与晨间的苦恼的思想正相反对。

“那么一个人真的能够快乐了，嗳？”他问他自己道，立刻回答了那个问题，“当然，一个人能够的。所有我的关于死亡及生命的无目的的思想都是正确而合理的，然而不管这一切，一个人有时是能够快乐的。如果我是快乐着，则这完全是由于这个美丽的人儿，仅在一刻工夫之前，我是从不曾见到的。”

突然地，滑稽的思想来到他的心上：很久以前，当他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也许他们已经遇见了，又离开了，永远没有梦见，有一天他们会热烈地互相恋爱着的，她会以她的所有的成熟美好的肉体自献给他的。这乃是这个最后的思想，带了一脸的殷红给他颊上，有一会儿，他觉得不敢望着她。同时，她，他所那样的幻想着是如此的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面前的，却纯洁而温柔的，穿着她的小灰色衫，圆帽，默默地祈祷着，他对于她的爱也要如她自己的那么温和、深挚才好。她的处女的贞淑必定有点影响到犹里，因为他的肉感的思想消失了，情绪的眼泪充满了他的眼中。他抬头向上望着，看见神坛上的

闪闪发光的金色以及神圣的十字架，以及环绕于十字架的发光的黄色细烛，他带着久已忘记的一种虔心，在心中祷告道：

“啊，上帝，如果你是存在着的话，请你让这位女郎爱上了我，也让我对于她的爱情常如这一刻似的伟大。”

他对于他自己的情绪觉得有点羞涩，想要以一笑消灭了它。

“总之，这全是无意识的。”他想道。

“来。”西娜低声地说道，这声息有如一个叹息。

仿佛在他们的灵魂中，他们庄重地带走了一切的念经、祈祷、叹息与神秘的光明，他们走了出去，经过了天井，并肩同行，穿过了到山坡去的小门。这里没有一个活的东西。高高的白墙以及为时间所蚀的尖塔似乎将他们从人世间隔绝了。在他的足下，躺着橡树的森林，远远的下面，河水闪闪地发光，有如一面银镜，而在远处，田野与草场都在朦胧的地平线上现出。

他们默默不言地走到了坡边，警觉到他们应该做一点事，说一点话，然而同时又感到他们没有充分的勇气。然后西娜扬起了她的头，当下，不意的而又是很真朴自然的，她的唇与犹里的相遇了。她颤抖着，渐渐地苍白了。当他温柔地拥抱了她时，他第一次觉到了她的温热成熟的身体在他的臂间。一个钟在那个沉寂中响着，在犹里看来，这似乎是庆祝每个人都找到了其他的一个的当儿。西娜笑着，从他臂间摆脱开了，跑了回去。

“姑母要诧怪我不知哪里去了！等在这里，我立刻就要回来！”

以后犹里从不能记起，究竟是她以一种高而清楚的声音，对他说话而反响于林中，还是这话语如一阵温柔的低声在晚风中浮泛到他那里去。他坐在草上，用手理平了他的头发。

“这一切是如何的蠢，然而又是如何的愉美呀！”他微笑地想道。在远处，他听见西娜的声音。

“我来了，姑母，我来了。”

第三十七章

第一，地平线光黑暗了下来，然后河流消失在一层雾中了，从牧地上马嘶的声音达到了他那里来，而这里那里，微光熠熠着。当他坐在那里等候着时，犹里开始这样地计数着。

“一，二，三——啊！还有别一个，正在地平线的边上，恰像一个小星光。农人们环坐于他的四周在那里守夜，喂着山芋，闲谈着。前面的火是熊熊地燃了起来，快快活活地暴跳着，而马匹则站在旁边，喷着气。但在这个方向却只有一个小小的火星，不定什么时候，定会熄灭了下去。”

他觉得很难思想到一切的事。这个高超的快乐的感觉竟完全地吸住了。仿佛在惊骇中一样，他不时地咿唔道:

“她不久便要再来的了。”

他如此地等在那里，等在高处，静听着远地的马嘶，河上的野鸭在叫着，还有一千个别的看不见的无限的声响，从黄昏的森林中发出，神秘地浮泛过空中。然后在他后面，他听见足步迅速地走近，还有衣裙沙沙之声，他没有回顾便知道，这乃是她，在一个热情的欲望的喜悦中，他颤抖地想到了将近前的祸患。西娜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呼吸急迫的。犹里自喜他自己的大胆，捉她在他的强健的臂间，带她到下面的草坡上去。这样地做时，他几乎滑了一跤，当时她咿唔道:

“我们将跌下去了！”她觉得卑鄙，然却充满了快乐。

当犹里将她肢体更紧地压于他的身上时，他觉得她同时具有一个妇人的丰富的肉体与一个孩子的柔软而轻小的身材。

在下面，在树底下，是黑漆漆的，犹里将女郎放在这里，他自己坐在她的身边。因为地是斜坡的，他们似乎是一同地躺着。在朦胧的光中，犹里的唇以狂妄的热情的欲望压在她的唇上。她并不抵抗，但只是激烈地颤抖着。

“你爱我吗？”她无气息地咿唔道。她的声音如从林间发出的微语似的响着。

然后在诧异中，犹里自己问道：

“我做的是什么事？”

这思想如冰块似的进于他的炎炎的脑中。在一会工夫，一切东西都似乎灰色而空虚了，如在冬天的一日，缺乏着力与生命。她的眼皮半闭着，以一种疑问的眼光望着他。然后，她突然地看见了他的脸，为羞耻所冲没，摆脱了他的拥抱。犹里为无数的矛盾的思想所扰。他觉得现在如中止了，乃是可笑的。以一种微弱的、笨拙的样子，他又开始去抚慰她，而她则无气力地笨拙地抵抗着他。在犹里看来，现在的地位似是如此的绝对的荒诞可笑，他竟释放了西娜，他如一只被追猎的野兽似的急急喘着气。

有一种痛苦的沉寂，突然地，他说道：

“原恕我……我必定是发狂了。”

她的呼吸更急促了，他觉得他不该这么说话，因为这必定要伤着她。他不由自主地嗫嚅地说出各种的求恕的话，这些话他明知道是虚伪的，他的唯一的愿望乃是要离开了她，因为地位已成了不可忍受的了。

她必定也见到了这，因为她咿唔道：

“我应该……要走了。”

他们站了起来，并不彼此望着，犹里便出了最后的努力，要恢复他以前的热情，他微弱地拥抱着她。然后，在她心上发生了一种为母的感情，仿佛她觉得，她是比他更强健的，她更紧地依偎于他身边，望着他的眼睛，温柔安慰地微笑着。

“再会！明天来看我！”她这样地说着，那么热烈地吻着他，竟使犹里觉得迷眩了。在那个时候，他几乎崇敬她。

当她去了时，他静听着她的蹀蹀的足步的声响，听了好一会儿，然后拾起了他的帽子。他挥去了帽上的落叶，先理理好它，然后才戴到头上去，走下山，向旅客投宿的庵中走去。他兜了一大圈的路，为的是怕遇见了西娜。

“啊！”他想道，当降下山坡时，“我必须要带了如此纯洁而无辜的一位女郎到羞耻中去吗？任何别的平常人也能如我那么中止于此吗？上帝祝福她！这是太罪过了……我很高兴我还没有那么坏。如何的绝对的骚动啊……全在一会儿工夫……没有一句话……如禽兽一样！”他如此的憎恶地想到不多时候之前使他那么快乐而强健的事，然而他也秘密地觉得羞耻而不满足。连他的手和足也似乎无意识地摇摆着，而他的帽子也如一个愚人所戴的样子，套在他的头上。

“总之，我真的能够活着吗？”他失望地自问道。

第三十八章

在旅馆的大走廊里有一种茶缸味、面包味及香气。一个强壮活泼的僧侣正匆匆地走来，手里执着一把大茶壶。

“教父。”犹里叫道，他这样地称呼他，心里有点纷乱，他想象那僧侣也要同样的不安的。

“什么事，请问？”僧人有礼貌地从茶缸发出的蒸汽云中问道。

“这里有从镇上来的一群游客没有？”

“是的，在第七号。”僧人立刻答道，仿佛他已预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边走，请，在阳台上。”

犹里开了门。大房间内经淡巴菰的浓稠的烟云弄得黑暗。在阳台处比较得光亮，一个人能够在喧哗的谈笑之上听见瓶与杯相触声。

“人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病。”这是夏夫洛夫在说着。

“而你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子！”伊凡诺夫叫道，用以答他，“你难道不能够停止你的永久的‘成语制造’吗？”

犹里进房时，受到了一阵喧扰的欢迎。夏夫洛夫跳了起来，几乎把台布都拖开去了，当下他握住了犹里的手，如流地咿唔道：

“你如何好意地到这里啊！我是那么快乐！真的，这是你的最好意！那么感谢你！”

犹里在沙宁与彼得·伊里契之间坐了下来，开始四面地望着。阳台为两盏台灯、一盏挂灯所照耀，在这个光明的圈子之外，便似乎是一座黑而不可穿透的墙。然而犹里仍能够看见天上的绿光，山峰的黑影，最近的树顶，以及远远在下面的河流的发光的水面。蛾与甲虫从森林中飞到灯边来，环灯而飞，跌在桌上，徐徐地被灼死在那里。犹里可怜它们的运命，同时自己想道:

“我们也如飞虫们一样，向火焰扑去，环了每一个光明的理想而扑飞着，最后，仅仅是可怜地死亡了。我们以为理想乃是世界的意思之表白，其实，它不是别的东西，乃是我们脑中的消灭一切的火。”

“现在，来，喝一杯！”沙宁说道，当下他友好地将酒瓶递给了犹里。

“很愿意的。”犹里颓丧地答道，这又立刻使他想起，喝酒乃是最好的事了，在事实上，乃是留下要做的唯一的事了。

于是他们全都喝着，碰着酒杯。在犹里，伏特加酒是味儿太强烈了，它如毒药似的烧灼而苦味。他取了冷食来调和他自己，但这些，也是有一种不好的味儿，他不能够吞咽下去。

“不！”他想道，“如果是死了，或到西伯利亚去都不要紧，但我必须离开这里！然而我将到哪里去呢？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样子的，从一个人自己那里也逃脱不了。当一个人有一次将他自己位置在生活之上时，那么，任何形式的生活总是不能使他满意的，不管他住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洞中或者住在圣彼得堡。”

“至于我的意思呢，”夏夫洛夫叫道，“人本身乃是一点东西没有的。”

犹里望着这位说话者的沉笨不聪明的相貌，以及眼镜后面的他的一双倦劳的小眼，便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实在真是一点东西没有的。

“个人是一个零数。只有那些从群众中出来的人，但又与群众时相接触，且又不反对群众，好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所常做的——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力量。”

“这种力量存在于什么地方呢，请问？”伊凡诺夫挑战似的问道，当时他正靠在桌上，“这是在于反抗现实政府的争斗里吗？很像。但在他们为个人幸福而争斗时，群众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啊！你又说到那边去了！你是一个超人，需要一种适合于你自己的特种快乐。但是，我们是群众中的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快乐乃存在于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着之中。理想的胜利——那便是快乐！”

“然而，假如那理想是虚伪的呢？”

“那不在乎，信仰乃是其物！”夏夫洛夫固执地摇着他的头。

“呸！”伊凡诺夫以一种蔑视的口音说道，“每个人都相信他自己的地位乃是全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离的东西。即一个妇人的裁缝也是这么想。你知道那个很清楚，但显然的，你是忘记了它；所以为朋友之故，我不得不提起你以这个事实。”

犹里不由自主地妒憎地注视着伊凡诺夫的柔弱出汗的脸，及灰色无光的眼睛。

“在你的意见中，什么构成了快乐呢，请问？”他问道，当下他的唇扭曲地带着轻蔑之意。

“唔，最可决定的是，快乐是绝不在于不停地叹息呻吟着，或不断地像这样地问道：‘我刚才打了一个喷嚏。这是应该做的事吗？这会损害到别的人吗？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已完成了我的运命吗？’”

犹里在伊凡诺夫的冷淡的眼中，能够看得出憎厌来，这使他十分愤怒去想，伊凡诺夫乃以为他自己是他的智慧上的超越者，且还在笑着他。

“我们不久将知道的。”他想道。

“那不是一个程序。”他答道，竭力地要在他的脸上表现深切的倨傲以及不愿意讨论下去的意思。

“你真的需要一个程序吗？如果我愿意，并且能够，做别的事的话，我便去做去。那便是我的程序！”

“真的是一个美妙的程序！”夏夫洛夫激热地叫道，犹里仅仅耸耸肩，并不回答他。

有一会儿，他们全都沉默地在喝酒。然后犹里向着沙宁，开始表白他的关于“最高的善”的意见。他以为伊凡诺夫也曾听见他所说的话的，虽然他并不望着他。夏夫洛夫带着崇敬与热心静听着，而伊凡诺夫斜眼看着犹里，以一个讥嘲“我们从前早就听见过这一套了！”来接受每一个新的叙述。

最后，沙宁徐徐地插说上去。

“唉！快停止了这一切吧，”他说道，“你们不觉它是可怕的厌倦吗？每个人都可主持着他自己的意见，真的是？”

他徐徐地点着了一支香烟，走到天井里去，对于他的热的身体，恬静的青色夜是美快的凉爽。在树林后面，月亮已升了上来，好像一个金球，投射柔和、奇异的光明，满照着黑暗的世界。果园中喷射出苹果与杏子的香气来，在果园之后，还有一所白墙的旅舍能够朦胧地见到，一个有灯光的房间仿佛从它的密叶的篱笆中，向下观望着沙宁。突然地听见一阵赤足踏在草上的声音，沙宁看见一个童子的身体从黑暗中现出。

“你要的什么呢？”他问道。

“我要见卡莎委娜小姐，那位学校里的先生。”赤足的童子尖声地答道。

“为什么？”

这个名字，对于沙宁，立刻回想起了西娜的一个印象，一丝不挂的，太阳照在身上，美丽无伦地站在水边。

“我带了一封信来给她。”童子说道。

“啊哈！她必定是在那边的一所旅舍里，因为她没有在这里。你最好到那边去找。”

童子徐徐地赤着足走去了，活像一只小动物，那么快地没在黑暗中不见了，竟如藏在树后一般。

沙宁慢慢地跟着他走，深深地呼吸着园中的柔和甜蜜的空气。

他走近了那一座旅舍，走得很近，所以从他站在下面的窗中射出的灯光，竟照在他的恬静沉思的脸上，还照现出挂在黑色的果树上的

大而沉重的梨子。沙宁踮起了足尖立着，竟能够将梨子摘了一个下去，而正当他这样摘着时，他看见西娜正立在窗边。

他看见她的侧影，穿着她的睡衣。在她柔软的圆肩上的光亮，给它们以一种光彩，仿佛如缎子的光。她正沉入深思之中，那思想似乎使她快乐，又使她羞涩，因为她的眼睑颤动着。她的唇上有一个微笑。在沙宁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女郎的喜悦的微笑，预备要接一个长久而热烈的吻。如钉在那个地方似的，他站在那里凝望着。

她正在默想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她的经历，假如使她喜悦的话，却也激起了她的羞涩。“天呀！”她想道，“我真的是那么下流了吗？”然后，她第一百次地愉快地回忆起当她第一次躺在犹里臂间时，她所生的喜悦。“我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她咿唔道，沙宁又看到她的眼睑颤动着，她的唇上微笑着。至于其后的情景，在它的无羁束的热情中的愁扰，她竭力地要不想起它，本能地警觉到，想起它来是仅能带来了不快的。

门上剥啄了一下。

“谁在那里？”西娜问道，抬起头来。沙宁清楚地看见她的白而柔的头颈。

“有一封信给你。”童子在门外叫道。

西娜站了起来，开了门。童子被湿泥溅到了膝盖头，进了门来，从头上脱下了帽子，说道：

“那位年轻姑娘叫我送来的。”

“西诺契加，”杜博娃写道，“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今天晚上就回到镇上来。学校视察员到了，明天早晨将到我们学校里来。如果你不在校里，那是不很好看的。”

“什么事？”西娜的老姑母问道。

“奥尔加来唤我回去。学校里有视察员来。”西娜深思地答道。

童子将一只足摩擦着另一只足。

“她要我告诉你，千万的要回来。”他说道。

“你去不去呢？”姑母问道。

“我怎么能去？独自一个人，在黑夜里？”

“月亮升上来了，”童子说道，“外面是很明亮的。”

“我将要去的。”西娜说道，仍然有点踌躇。

“是的，是的，走，我的孩子。否则一定要出事情。”

“很好，那么，我要走了。”西娜说道，决心地点点头。

她迅疾地穿上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和她的姑母告别。

“再会，姑母。”

“再会，我的亲爱的。上帝和你同去。”

西娜向着那个童子说道：“你和我同去吗？”童子看来羞怯而纷乱地，当下，又双足摩擦着咿唔道：“我是到我母亲那里来的。她住在这

里，为教士们洗衣服。”

“但是我怎样能独自一个人走呢，格里契加？”

“好的！我们走吧。”童子以一种有力的着重的口气答道。

他们走了出去，进入青黑色的芬芳的夜色中去。

“如何可爱的香气呀！”她叫道，立刻发出一个惊骇的叫声，因为在黑暗中，她和一个人相碰撞了。

“这是我。”沙宁笑着说道。

西娜伸出了她的战栗的手。

“天色太黑了，一点也不能看得见。”她求恕地说道。

“你到哪里去呢？”

“回到镇上去。他们来叫我。”

“什么，独自一个人吗？”

“不，那小童和我同去。他是我的保护者。”

“保护者，哈！哈！”格里契加快乐地说道，踏着他的赤足。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她问道。

“唉！我们正在一块儿喝酒来着。”

“你说‘我们’？”

“是的——夏夫洛夫，史瓦洛格契，伊凡诺夫……”

“啊！犹里·尼古拉耶威慈也和你们在一处吗？”西娜问道，她的脸红了。说出她所爱的人儿的名字，送了一阵的颤抖于她的全身，仿佛她是向危壁下面望着一样。

“你为什么问到他？”

“因为——嗳——我遇见他。”她答道，脸色更殷红了。

“很好，再见！”

沙宁温和地握住了她伸出来的手。

“如果你愿意，我要划只船送你到对岸去。你为什么打了一个大弯，走那么多的路呢？”

“啊！不，请你不必麻烦。”西娜说道，觉得异常的害羞。

“是的，让他划船送你过河吧，”小格里契加劝说道，“因为河岸上有那么多的泥水。”

“很好，那么，你可以到你母亲那里去了。”

“你不怕独自地走过田野吗？”童子问道。

“我要伴送你到了镇上。”沙宁说道。

“但是你的朋友们要说什么话呢？”

“啊！那没有关系的。他们将留在那里直到天亮。并且，他们已经厌扰得我很可以的了。”

“唔，你是太好意了，我敢说。格里契加，你可以去了。”

“晚上好，小姐。”童子说道，当下他无声无息地不见了。西娜与沙宁独自地离开了那里。

“执了我的臂，”他提议道，“否则你将跌倒了。”

西娜将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臂间，当她接触着如钢铁似的刚强的筋肉时，她觉到一个奇异的情绪。他们如此在黑暗中走着，经过了树林到了河边。在树林中时，夜色是黑漆漆的，仿佛所有的树都混融在一个温热而不可穿过的雾中了。

“啊！这是如何的黑呀！”

“那不要紧。”沙宁在她耳中低语道。他的语声微微地颤抖着，“我最喜欢夜间的树林。在那个时候，人才剥脱下了他的每日的假面具，成为更勇敢的、更神秘的、更有趣的了。”

因为泥沙在他们足下滑着，西娜觉得要使她自己不跌倒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黑暗，因为与一个强健紧结的身体相接触，与强壮而且使她喜爱的男子相亲近，现在使她引起了一种不熟识的骚动。她的脸发着光，她的柔臂与沙宁的臂共享着它的温热，而她的笑声是勉强的、不休止的。

在山脚下，夜色比较得开朗些。月光照在河上，一阵凉爽的微风从广阔的河面吹来，扇着他们的面颊。树林神秘地退入于黑暗之中，仿佛它将他们给了河去负责。

“你的船在哪里？”

“那里就是。”

船只映着光亮平滑的水面，形状极清晰地停在那里。当沙宁将桨放好了位置时，西娜伸出双臂，以平均她身体的重量，坐在舵位上去，立刻月光与水中的美丽的影子给她的身体以一种神幻的反映。沙宁将船只从岸边推开了，他自己跳进船中来。船身带了一点的闷碰的声音，滑过了沙地，划着河水，当下那只船便游泳进月光之中，留下广大的涟漪在它的经过的水痕上。

“让我来划吧，”西娜说道，突然地发生着奇异的胜服的力量，“我爱划船。”

“很好，坐到这里来，那么。”沙宁站在船的中央，说道。

她的柔软的身体又轻轻地擦过他，而当她用她的指尖，握住了他伸出给她的手时，他能够往下看见她的美丽合式的胸部……

他们如此的泛流下溪来。月光照在她的白色脸上，眉毛黑黑的，眼睛光亮的，给出一种的光彩于她的素朴的白衣上。在沙宁看来，他们仿佛正进了一个仙境，远远地离开了一切的人，脱出了人类的法律与理智的灰白色的外边。

“如何可爱的夜色呀！”西娜叫道。

“可爱，是不是？”沙宁低声地答道。

她突然地出声大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我仿佛要将我的帽子抛入河中，松下我的头发。”她为一种突然的冲动所呼召而说道。

“那么你便不顾虑的这么办好了。”沙宁咿唔道。

但她渐觉得不安起来，沉默不言。

在恬静清朗的夜色的激人的影响之下，她的思想又转到她的新近的经验上来了。在她看来，沙宁似是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正是这个念头使她格外的快乐。她不知不觉地即要想使他警觉到，她不常是那么温柔贞淑的，但当她脱下了面具时她也能成为很不相同的一个人的。这乃是这个秘密的愿望，使她红脸而且得意。

“你认识犹里·尼古拉耶威慈已经很久了，是不是？”她半吞半吐地问道，禁不住地要推进的飞翔于一个深井之上。

“不，”沙宁答道，“你为什么要问这话呢？”

“啊！我不过随便问问而已。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以为如何？”

她的语声乃是一个孩提的腼腆的，仿佛她要从一个远比她年纪老大的人那里得到些东西一样；这个人是有权利可以安慰她或责备她的。

沙宁对她微笑着，当下他说道。

“是……的！”

从他的语声中，西娜知道他在微笑着，而她深深地红了脸。

“不……但，他真的是……唔，他似乎是很不快乐。”她的唇颤动了。

“很像。他实在是不快乐。你代他忧虑吗？”

“当然，我是。”西娜带着矫作的天真说道。

“这不过是自然的，”沙宁说道，“但‘不快乐’一句话，在你说来，其意义却有点与它真相不同。你以为，一个人精神上感到不满足，永远地分析着他自己的情绪及他的行为的，并不算是一个可悲的不快乐的人，但却是一个具有异常的个性与能力的人。这种永久的自己分析，在你看来乃是一个好的行为，值得使那个人去设想他自己比一切别的人都好，不仅值得做朋友，也值得恋爱与尊敬。”

“唔，如果不是那样，那么究竟是怎么样呢？”西娜机敏地问道。

她以前不曾对沙宁谈过那么多的话。她听人家说过，知道他是别致的人物。她现在觉得舒适地骚动地碰到了如此新奇、如此有趣的一个人物。

沙宁笑了。

“从前有一个时候，那时，人过着禽兽似的狭窄的生活，对于他们行动或情感一点也不负什么责任。继于其后的乃是一个理智生活的时代；在它的开头，人常常要过度地估计他自己的情操与需要与愿望。这里，在这个阶段上，站着史瓦洛格契。他是最后的一个莫希干，最后的一个久已逝去的人类演化的时代的代表。他天然地吸取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精华，那毒害着他的灵魂。他并不真正地过着他的生活；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要发生疑问。‘我做得对吗？’‘我做得错了

吗？’在他的情形之下，这几乎成为荒谬不经的了。在政治上，他不能决定，他是否不低下他的品格以与别的人并肩齐立，然而，如果不干了政治了呢，他又不能决定，他站得远远的，是否为一件可耻的事了。这一类的人很不少。如果犹里·史瓦洛格契成了一个例外，那是完全因为他的高超的智慧之故。”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话，”西娜羞怯地开始道，“你说到犹里·尼古拉耶威慈，仿佛他自己乃是因为不成为别一样的人物而受到责备一样。如果生活不能使一个人满足时，那么，那个人便站在生活之上。”

“人是不能站在生活之上的，”沙宁答道，“因为他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可以不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的原因却仍在他的自身。他或者不能，或者不敢从生活宝藏中满满地取用以供他的实际需要。有许多人耗费了他的一生住在一个监狱中。一部分的人则怕从监狱中逃出，好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当被释放了时，怕飞了开去一样。……人的肉体与灵魂，形成了一个完全和谐的全体，仅被死亡的可怕的来临而惊扰着。但这乃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牵强附会的人生观来打扰了这种的和谐。我们将我们的肉体上的欲望污辱之为兽欲，我们对于它们发生羞耻，我们将它们贬放在污秽的形式及桎梏中。我们之中，那些天性是柔弱的，则并不注意到这，只是一生拖着铁链过去，那些被一个虚伪的人生观所伤害的，他们则成了殉难者。被关闭了的势力，要求一个出路；肉体渴思着快乐，却受了激烈的痛苦，因为它自己的柔弱。他们的生命乃是一个永久不调和、不决定的，他们捉住了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到一个更新的道德理想去的稻草，直到了最后，他们成了那么悲戚，竟怕于生活下去，怕于有感觉。”

“是的，是的。”西娜有力地承认。

一群新的思想侵入她的心上。当她以光亮的眼睛望着四面时，夜色的绚丽，在月光中的恬静的河流与梦境似的树林的清美仿佛穿透她的全身。她又为那个朦胧地要求着，会发生她的愉快的敏捷的占领力量的愿望所占有了。

“我的梦境常是一个黄金时代，”沙宁续说下去，“那时，将没有东西会站在人与他的幸福之间，那时，无畏而自由的，他能够厌了他自己给予一切可得的快乐。”

“是的，但他怎么能那样做呢？回归到野蛮社会吗？”

“不。当人如禽兽似的生活着的时代乃是一个可怜的野蛮的时代，而我们自己的时代，在那时代中，肉体是为心灵所占有了的，则是放在既缺意识又乏力量的背景之中的。但人类不是无为而活着的。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生活状况，在那里既不发生愚蠢，也没有什么避世主义。”

“是的，但是恋爱怎么样呢？那件事不加束缚于我们身上吗？”西娜匆匆地问道。

“不。如果恋爱而加以可悲的束缚的话，则这是因为妒忌，而妒忌则是奴隶的结果。无论在哪种形式之中，奴制都会发生祸患的。人们应该无畏地、无拘束地享受着恋爱所能给予他们的快乐。如果这果是那样的话，则恋爱便要成为无限的丰富，而它的种种形式也格外的繁复了，且也更会为机会所影响了。”

“我现在是一点也没有恐惧的了。”西娜骄傲地反省道。她突然地望着沙宁，觉得这仿佛乃是她的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那里，脸对着她，在于船舵上，一个男人的美型：黑眼，阔肩，十分的强健。

“如何的一个美男子呀！”她想道。不可知的力量与情绪的全个世界都放在她面前。她要进了那个世界吗？她现在好奇地对他微笑着，全身都战栗着。沙宁必定是猜出了她心上所经过的念头。他的呼吸更快了，几乎是在喘着气。

在经过了一段溪流的狭处时，桨被拖着的叶子所缠住，从西娜手中滑落了。

“我不能向前划去了，这里是那么狭窄。”她腼腆地说道。她的声音温柔而音乐地响着，有如潺潺的水声。

沙宁站了起来，向她走去。

“怎么一回事？”她惊骇地问道。

“没有什么，我不过要去……”

西娜也站了起来，想要到舵位上去。

船只那么厉害地摇摆着，她几乎要失去了她的均衡，她不由自主地捉住了沙宁，在几乎要跌入他的臂间之后。在那个时候，几乎是不自觉，也永远不相信是可能的，她竟温柔地延长了他们的接触。这乃是她的这个接触，一时间燃起了他的血液，而她，感到了他的热情，也不可抵抗地感应着。

“啊！”沙宁又诧异又欢喜地叫道。

他热情地拥抱了她，推她向后，如此，她的帽子落下了。

船只摇摆得格外厉害，不可见的微波在冲击着河岸。

“你做什么？”她低声地叫道，“放了我去吧！为了上天之故！……你做什么？……”

她挣扎地要从那些钢铁的双臂间摆脱出去，但沙宁压着她的健胸更紧、更紧近于他的胸前，直到他们之间从前存在的那种障碍不再存在。

环绕于他们四围的只有黑暗，只有河水与芦苇的潮润的气味，只有一时热、一时冷的气候；四周静悄悄的。突然的不可计数的，她失去了一切的意志与思想的力量；她的四肢弛懈了，她降服于沙宁的意志之下。

第三十九章

她最后恢复了她自己，看见黑暗的水中的明月影子，而沙宁的脸，弯在她的上面，双眼灼灼有光。她觉得他的双臂紧紧地环抱了她，而一支桨也擦着她的膝盖头。

然后她开始温柔地哭了起来，她哭不停声，但并不从沙宁的怀抱中摆脱了开去。

她的眼泪是为了不可挽救的事而流的。她恐惧，可怜她自己，同时又喜爱着使她哭泣的人。沙宁抱了她起来，将她坐在他的膝上。她温顺地随他所为，好像一个有忧戚的小孩子。如在一个梦中似的，她能听见沙宁温和地以柔爱感激的声音在安慰着她。

“我要投水自杀。”这思想似是对于第三个人的严峻的问题：“你所做的什么事？你现在将怎么办？”的答复。

“我现在将怎么办呢？”她高声地问道。

“我们要知道。”沙宁答道。

她想要溜下他的膝头，但他紧紧地抱住了她，所以她只好仍旧留在那里，想来颇以为奇怪，因为她对于他既不能觉得憎妒，也不能觉得讨厌。

“无论有事情发生都不要紧了，现在。”她对她自己说道，然而一个秘密的肉体上的好奇心，催使她想着，这位强壮的人，一个生客，然而又是那么亲密的一个朋友，将对她怎么办。

过了一会，他执了桨，她斜倚在他身边，她的眼睛半闭着，他的划着桨的一只手每一次伸到近于她胸部时，她便颤抖着。当船只嘭的一声与河岸相撞时，西娜睁开了她的眼睛。她看见田野与水与白雾，而月亮如一个灰白色的魔影，预备要在黎明之前逃走。天色现在要亮了，一阵凉冷的微风在吹拂着。

“我要和你一同走吗？”沙宁温柔地问道。

“不。我还是一个人走的好。”她答道。

沙宁将她举出了船外。这乃是他的一个快乐去这么办，因为他觉得他爱她，且是感激她。当他在爱好地拥抱了她之后将她放下在岸上时，她蹶跌了一下。

“啊！你美人！”沙宁叫道，以一种充满了热情与温柔与怜恤的声音。

她感到不自觉的骄傲，微笑着。沙宁握住了她的双手，拉她近于他的身边。

“吻我！”

“这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了，现在。”她想道，当下她在他的唇上给他以一个长久而热情的吻。

“再会。”她咿唔道，几乎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不要和我生气，亲爱的。”沙宁申诉道。

当她跨越过沟渠，蹒跚地向前走去，还为她的衣服所绊住时，沙宁以忧戚的眼光望着她。这使他悲伤地想到了一切为她而蕴蓄着的不必要的痛苦，并且如他所预知的，她没有力气将它们放在一边去。

她的身体徐徐地迎着黎明，向前走去，不久，便消失在白雾之中了。当他不再能看见她时，沙宁便跳上了船，用力地划了几下，使水起了泡沫。到了中流，浓稠的晨雾升起于他的四周，沙宁放落了桨，挺立在船中，大声地欢呼一下。树林与朝雾，仿佛如活的一样，反映着他的呼声。

第四十章

西娜仿佛为一击所闷倒一样，立刻沉沉地睡去了，但醒来得很早，感觉到完全地毁坏了，如一具尸体似的冰冷。她的绝望永没有醒来，她也没有一刻工夫忘记了所做的事。在沉默的沮丧里，她考察着她房间里的每一件的大小的东西，仿佛要发现从昨天以来所生的变化。然而从房间的一隅，为日光所照射着的圣像，和善地低头向她望着。窗户、地板、器具，都没有变动，而在邻床的枕头上，躺着杜博娃的美头，她正沉沉地熟睡着。一切都完全如前的一样；只有皱痕累累的衣服，不小心地抛在一张椅子上面的，告诉出它的故事来。她醒来时的脸上的红色不久便换上了一种灰白色，因她的炭似的黑的眉毛而格外显著。用了过度工作的脑筋的异常的清楚，她回想起前几点钟的她的经验。她看见她自己在太阳出来时走过寂寂的街道，而敌意的窗口似乎望着她，她所遇见的几个人也都回头顾视她。她在黎明的光中向前走着，为她的长裙所阻绊，她手里执着一个绿绒的小手袋，很像一个犯人似的蹒跚地走了回家。过去的一夜，在她看来，乃是痴狂的一夜。发狂的、奇怪的、覆没的事发生了，然而怎样的与为什么的，她却不能知道。抛开了一切的羞耻在一边，忘记了她的对于别一个人的爱情，在她看来，这似是不可思议的。

她心里疾晕地起了身来，无声无息地开始去穿衣裳，生怕惊醒了杜博娃。然后，她坐在窗边，焦虑地凝望着花园中的绿色与黄色的树叶。各种的思想在她脑盘中旋转着，思路纷乱不定，有如被风所吹的烟。杜博娃突然地醒来。

“什么？已经起身了吗？如何的奇怪！”她叫道。

当西娜清晨回家时，她的朋友只是睡眼迷糊地问道：“你怎么如此纷扰的归来的？”然后又沉沉地睡去了。现在她注意到有什么不对的事发生了，她匆匆走到西娜那边去，赤着脚，穿着睡衣。

“什么事？你生了病吗？”她同情地问道，仿佛一位老姐姐。

西娜退缩了，如在一记打击之下，然而她的玫瑰色的唇上却带着一个微笑，以一种勉强的愉快的声音说道：

“啊，亲爱的，没有什么！不过我昨夜一点也没有睡得着。”

如此的乃是第一个谎话说出来，将她的一切的坦直、高傲的处女时代一变而为一个记忆。当杜博娃她自己在穿衣裳时，西娜时时地偷眼望她。她的朋友，在她看来，似是光明而纯洁的，而她自己则如一个被压扁了的爬虫似的惹人厌。这个印象是那么强有力，竟使杜博娃所站立的房间中的那块地方完全为日光所照，而她自己的一角则没入黑暗之中。西娜记起了，她如何地常常以为她自己是比她的朋友更纯洁、更美丽的，而这个已来的变迁竟使她十分地痛楚。

然而这一切是深潜在她的心里的，外貌上，她是十分的恬静；实在的，几乎是愉快着。她穿上了一件美丽的深青色的衣服，拿了她的帽子与阳伞，如她平日一样高兴地走到学校中去。她在学校中留到中午，然后又回家来。

在街上，她遇见了丽达·沙宁娜。她们俩都站在太阳光、美貌、年轻、漂亮里，她们唇上带着微笑，闲谈着小事。丽达对于西娜觉得顽强的敌视，如她所常想象的她之快乐，不顾忌，而西娜则妒忌着丽达的自由及她的快乐顺适的生活，每个人都相信她自己乃是残酷的不正义的牺牲者。

“我确然比她更好。她为什么那么快活而我为什么必须受苦? ”在她们俩的心中，这个思想都占据着。

午饭以后，西娜拿了一本书，坐近窗口，不休地凝望着花园，园中仍然接触着将逝的夏天的美丽。情绪的悲戚已经过去了，现在她的情调是一个无情而淡漠的情调。

“呀！唔，我的一切都完了，现在，”她不断地念着，“我还是死了好。”

西娜看见了沙宁，在他注意到她之前。他高大而安详的，走过园中，披拂开了树枝，仿佛用手招呼它们。她向后靠在她的椅背上，将她的书压在胸前。她望着他，睁大了眼，当他徐徐地走近了窗口时。

“白天好。”他说道，伸出他的手。

在她能够站起来或从她的诧异中恢复过来之前，他又以一种和善、慰藉的口声重述道:

“你早上好。”

西娜觉得完全无力了。她只咿唔道:

“早上好。”

沙宁靠在窗盘上说道:

“请你到花园里来一趟，我们谈一下子。”

西娜站起身来，为一种奇力所扫荡，夺去了她的意志。

“我在那边等着你。”沙宁加上去说。

她只点了点头。

当他走回花园中时，西娜不敢望着他。有几秒钟她站在那里不动，她的手合握着，然后突然地走了出去，拉起了她的衣服，俾得走动得容易些。

太阳光照在色彩鲜妍的秋叶上，花园似乎沐浸于一阵金色的雾中。当西娜匆促地向他走去时，沙宁正在前面不远的路中。他的微笑使她扰乱。他握住了她的手，坐在一株树干上，温柔地拉她坐在他的膝上。

“我不能决定，”他开始道，“我该不该到这里来看你，因为你也许以为我待遇很不好。但我不能够站了开去。我要说明种种事情，使你不至于绝对地憎我、恶我。总之……我能做什么别的事呢？我怎么能抵抗呢？有一个时间到了，那时，我觉得我们中间的最后间隔已经落去了，并且觉得，如果我失去了我生命中的这一个瞬间，那么它便永不会再是我的了。你是那么美丽，那么年轻……”

西娜沉默着。她的柔软清澈的半为她的头发所掩盖着的耳朵成了玫瑰色的，而她的长的眼毛颤动着。

“你是可怜的，现在，而昨天，这一切是如何的美丽呀！”他说道，“忧愁之所以能存在，仅因为人放了一个价值在他自己的快乐之上。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方法是不同的话，昨夜的事将留存在我们的回忆中作为一生的最美丽、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

“是的，如果……”她机械地说道。然后，立刻地，连她自己也很惊骇着，她竟微笑了。有如太阳升上来了、鸟在唱歌、芦苇在微语一样，这个微笑似乎也鼓作了她的精神。然而这不过一会儿工夫的事。

她立刻又看见她的全部的将来生活放在她的面前，一个毁了的忧与羞的生活。这个景象是如此的可怕，竟引起了憎怨。

“走开！离开我！”她锐声地说道。她的牙根咬紧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坚强的复仇的表情，当下她站了下来。

沙宁很可怜她。有一会儿工夫，他竟要献给她以他的名字及他的保护，然而有些东西将他拉了回去。他觉得这种的补救是太卑鄙了。

“啊！好的，”他想道，“生命必须只沿了它的轨道走去。”

“我知道你是和犹里·史瓦洛格契恋爱着的，”他开始道，“也许这便是使你最感悲苦的吗？”

“我不和什么人恋爱着。”西娜咿唔道，不自主地紧握着她的双手。

“不要对我有什么恶意，”沙宁申诉道，“你是如你从前一样的美丽，你所给予我的同样的快乐，你也将给予你所爱的他——更甚的，当然是，更甚的。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有着一切可能的快乐，我将常常地在我自己心中视你如我昨夜所见的你一样再会……并且，如果你需要我的话，使人来叫我好了。如果我能够……我要为你而牺牲了我的生命。”

西娜望着他，一声儿不响，为异常的悲怜所激动。

“这一切也许都将不会错的，谁知道？”他想道，有一会儿，事情似乎没有那么可怕。他们定定地彼此凝望着彼此的眼睛，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包含有一个没有人会发现的秘密，而这个记忆将常常是鲜明的。

“唔，再见。”西娜以一个温柔的女儿的声音说道。

沙宁的脸上耀着快乐。她伸出她的手，他们接着吻，真朴的，有如兄弟与姊妹。

西娜伴送了沙宁直到了园门边，忧戚地望着他走去。然后她回到花园里来，躺在芬芳的草上，绿草在她四周波动着，沙沙作声。她闭上她的眼睛，想到一切所曾发生的事，踌躇着她该不该去告诉了犹里。

“不不，”她对她自己说道，“我不再想到它了。有的事情是最好忘记了它。”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犹里起身得很迟，觉得不大舒服。他的头痛楚着，他的口中有股坏气味。起初，他只能回想起欢叫，玻璃杯的叮当以及在黎明时微弱下去的灯光。然后他记忆起，如何的，夏夫洛夫和彼得·伊里契蹶跌而呻吟地退休去了，而他和伊凡诺夫——伊凡诺夫脸色虽因喝了酒而苍白着，但他的足步还稳定着——站在阳台上谈着。他们没有眼去看那光辉的晨天，这晨天映在地平线上是苍苍绿绿的，在头上便变了青色了。他们并没有看见美丽的草场与田野，也没有看见躺在他们下面的闪闪发光的河流。

他们仍然地在辩论着。伊凡诺夫胜利地对犹里证明，像他这一类的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怕从生活中取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最好是死了，被人忘记了。他带着恶意的高兴，引了彼得·伊里契的话来说："我当然不称这种东西为人。"当下他大笑起来，自以为他已以这种的一个字句毁坏了犹里了。然而，说来奇怪，犹里并不因这句话发恼，他所注意的，仅是伊凡诺夫所说的，他的生活乃是一个可怜的生活。那是因为，他说道"他一类的人"是格外的富于感觉，格外的有高尚的头脑的。他同意于，他们最好是离了世界。然后，极端地感到沮丧，他几乎要哭了起来。他现在带着羞耻地回忆起来，怎样的他在那个地方，曾将他和西娜的恋爱故事告诉给伊凡诺夫听，几乎要将那位纯洁可爱的女郎的名誉抛在这个残忍的酒徒的足下。当最后，伊凡诺夫呻吟着，走出了天井中时，在犹里看来，房间中似是可怕荒寂。

有一层雾幕于一切东西之上，只有龌龊的桌布及它的绿色的莱菔茎、空空的玻璃杯，以及香烟头在他的眼前跳舞着，当下他坐在那里

纷乱而困苦。

他又回忆着，过了一会，伊凡诺夫回来了，和他同来的是沙宁。沙宁似乎是快乐、健谈，而且完全清醒。他以一种奇异的情绪望着犹里，半友谊的，半讥嘲的。随后在记忆里是一个空白的斑点，随后犹里又忆起小船、水，一种从未见过的玫瑰乳色的雾。他们在冰冷明透的水里行船，又在太阳照着的平铺的沙上行路，仿佛在走下坡路似的。头剧烈地痛着，打着恶心。

“真不知道是这样的讨厌！”犹里想，“喝了酒还不够……”

他厌恶地把这些回忆洒开，像洒开黏在脚上的污泥一般，开始深沉地想起在树林中发生的那件事来了。

第一刹那间显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平常的神秘的树林，树下深沉而不动的阴黑，月亮的奇光，女人雪白冰冷的躯体，她那紧闭的眼睛，迷人的浓厚的气味，与疯气相邻近的剧烈的欲望。

这回忆使他的整个身躯充满了倦洋洋的、甜蜜的战栗，但是有什么东西针扎他的太阳穴，握紧他的心脏，于是那幅零乱而不堪的图画详晰地记到他心上来。他记得他并未带着任何的愿望，把女郎摔在草地上面，她并不愿意，却直在推开、挣脱，他看见自己已不能而且不愿做这事了，却还是爬到她身上去。

犹里羞惭得抖索了一下。他想走到黑暗里去，钻到地洞里去，不愿意自己看见自己的羞辱事情。但是过了一刹那间，犹里无论觉得如何痛苦，总是使自己相信，可嫌恶的并不是他损坏了情欲的有力的冲动，却是那他在一时间内曾和女郎近于发生肉体接近的事。

犹里用了一种近乎肉体上的努力，就等于他把比他力大好几倍的人打胜时所用的那种力量一样，顿时把自己的情感反转过来，看出自己的行为是应该那样做的。

“我如果利用了她的冲动，那就未免太卑陋了！”但是他面前发生了一个新的、更痛苦的问题，“往后怎么办呢？”于是在各种不同的、零乱的思想和愿望之中，结晶成一个思想：

“应该抛弃一切！……占有她，然后将她抛了开去吗？不，我永远不能那么办。我是太好心了。别人的痛苦我感到远比自己受它为甚。唔，那么，怎么样？娶了她吗？”

结婚！在犹里看来，这个字儿正是可惊的、平凡的。任何像他的复杂性格的人怎么能忍耐得下一个庸俗的眷属的观念呢？这是不可能的。犹里简直脸红起来，仿佛一发生他能有一刹那间的，对于这结果的悬揣的念头，就是受侮辱一般。“如此说来，是推开她，走开吗？”越离越远的女郎的倩影在他面前晃过，成为永去不复挽回的极大的幸福，等于丧失自己的生命一般。他拒却了她，好像把她从心里掏出来，跟着拉出无数的血筋，显露出致命的创洞。四周黑暗起来，心里感到空虚和痛苦，连身体都仿佛衰弱下来。“然而我却爱着她，”他想道，“为什么我要将她离开了我，而走去呢？为什么我要毁坏了我自己的幸福呢？这是可怕的！这是荒谬的！”

“怎么样？……娶她吗？……”

他对于想到此事的可能又感到羞惭，使沉入痛苦而疑虑的烦恼中去了。他停止了见太阳，停止了认识自己的生命，与失了视听的愿望。

在到了家时，为了要将他的思路离开了一个完全占据的题材上，他坐下在书桌边，开始去读他新近所写的几段多警句的文字。

“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好，也没有坏。”

“有的人说道：自然的东西乃是好的，而人在实现他的欲望时是不错的。”

“但那是虚伪的，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在黑暗与空虚是没有东西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出于同一的来源。”

“然而有的人又说：一切出之于上帝的都是好的。然而那也是一样的虚伪；因为，如果上帝存在着，则一切东西都出之于他，即使是讪谤。”

“再者，还有些人说：善是存在于对别人做善事之时。”

“但那怎么能够？为这一个人是善的，为别一个人便是恶的了。”

“奴隶希求他的自由，而他的主人则要他仍为一个奴隶。有钱的人要保守他的金钱，而穷人则要毁坏了富者；被压迫的人想要解放，得胜利者则又要维持着不失败；没有爱的，希求被爱，生的，希求不死。人希求毁灭了野兽，正如野兽之想要毁灭了人。这是如此的开始，这也将如此的永久下去；也没有任何人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去得到善，那是仅仅适于他自己的善。”

“人常常地说，爱的仁慈是比之憎忌好些的。然而那是虚伪的，因为如果有一个报酬在着，那么，一个人当然的最好去做一个仁慈而不自私的人了，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一个人最好是去取了在太阳底下的他的一份快乐。”

“又是虚伪的一个例子：在社会里有某种人为别人而毒害自己的生命。但是人家对他说：你的精神使你自身幻灭，却保存在人们的事业里面，作为永久的种子。但这是虚伪的，因为都知道在时间的锁链里创造的精神和毁灭的精神同样地生存着，不知道何者将兴、何者将败。”

“又有一例：人们在思想他们死后将有如何生活，自对自说这是好的，他们的子孙可以享受他们所种植的果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如何情形，也不能设想关于后人在我们的道上行走的题目是何种的黑暗。我们不能爱他们，或憎他们，和对于在我们以前的人同样的不能有所憎爱。时间的相互关系切断了。”

“人们如此说：在快乐和忧愁的源泉前面予人类以同样的平等，给予同量的一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领受比他自己还大的哀乐悲喜的；人的成分不平均，它们也不平均；人的尺度得到了平均，但他们的心是永远不会平均的。”

“骄傲在那里说话：无论是大人或小人。但是在每人里有升和落，有树巅和深渊，有原子和宇宙。”

“有人说：人类的智慧真大呀！但还是虚伪的，因为视觉有限，在这意识和无意识像浓厚的空气一般交流着的无穷尽的宇宙内，人看不见自己的意识或无意识。”

“人知道什么？亚当会知道如何饮食，如何按着需要穿衣，于是保存了自己的种族；我们也知道这个，也可以保存自己的种族于将来。但是亚当不知道如何去不死，不惧怕，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想出了许多的知识，都没有想出生命和幸福，以作补充。”

“人身上从皮靴到皇冠，全都具有一种救自己身体于痛苦与死亡的目的。我们看：卡因把阿魏里打倒，既是用的普通的棍棒，也不就是可以用同样的棍棒毁除站在知识的最末阶级的人吗？玛福萨不是比大家活得很长久吗？但是他死了！约夫不是比大家都有幸福吗？但忧愁蚀死了他！不是每个人在一生里感到如许的悲哀和快乐，抬起肩膀撑持着，却也要同样地死去，和他的祖宗一般吗？……但是现在人竟把知识的神戴上慈冠，又大声呼号，又妄自夸大起来了！”

“一样是要被微虫侵食的！”

一阵寒冷的感觉在犹里的背上滑过，他仿佛看见许多许多白虫在整个的大地上营营扰扰个不住，这景象使他异常的惊悸。

犹里读了下去，觉得他所写的这些默想录，乃是惊人的深刻的。

“这些话都是如何的真切呀！”他对他自己说道，在他的悲伤中，有了一抹的光荣。

他走到窗边，眼看着花园，那里，小径为黄叶所铺满。触目都是死色——死叶与死虫，它们的生命是靠着热和光的。

犹里不能感到这个恬静，将死的夏天的陈列物，充满了他的灵魂以说不出的愤怒。

第四十二章

醉鬼——歌唱者——彼得·伊里契，在路上走着。

秋日已届，避暑的所在渐渐地空虚寂静起来，成为过去快乐的小坟地，发现出一种特别秀丽的美来：刻花的细薄的栅栏，像花边一般，衬在树的中间；枫红的花枝上悬着一阵薄醉；玩具般的别墅的房屋在疏稀的金花的树枝丛中摇曳不定；几朵红菊孤傲地在空虚的图画上竖立着，好像寻思什么，频频摇着美丽的小头；平台和绿色长椅还保存着逝去的快乐和喧哗生活的痕迹，觉得这生活是充满喜乐愉快的，特别美丽的生活。有时候在空旷的林荫道上发现一个孤独的、凝想的女人的身形，像失群的孤鸟一般，看来特别的美丽、愁虑和神秘。关住的门窗产生出一种寂静，使人觉得就是它，那秋日的寂静，现在独自过着谜样的神秘的生活。

彼得·伊里契在零乱的小道上慢慢地走着，用棍棒在深黄的落叶上面搅着。在人声喧闹、喜气盈天的时候，他不会来的。也许他本能上感到自己的衰老、鄙陋和难看，那些带着笑声和喜容的人阻碍他听见他一人能听见的东西。

他在别墅旁边走着，坐在被遗弃的椅上，许久地直望前面，直到寒秋的天色发黑时为止，大概是在感触在人们快乐游戏的所在上面无形通过的永久的气息。

后来他走到河边，靠在潮气极重、黄绿相交的橡树旁边，望着静谧的水晶般的水。他躺到疏稀而干枯的草上，躺了好几分钟，头伏在地上，听着它无声地说话，沉重而安然地呼吸着。

他走到最荒野的地方去，那边河靠近着山，山想压死河，却又不能。河在嘲笑山，发出蔚蓝而带银光色的笑声，全身颤索着；山却皱紧眉峰，群树也在喧闹不止。巨大的橡树有时候从险峻的岸上投到水里去，把垂头丧气的枝叶沉没在清水悠悠、嬉笑不止的深渊里面。

河在戏弄着涟波，天上照成蔚蓝色，地上映为葱绿色，仿佛有人在迅速地写些不易了解的神秘的文字。一壁写，一壁擦去，又在迅速地写和擦。这些文字写些什么，永远不会有人读到的，但是显然能达到彼得·伊里契的心底里，因为他整整数小时在侦察着，使他变成十分的安静，像已将烧完的人生的薄暮一般。

树林、河流、田地和天地所给予他的，是酗酒、畸形的生活所不能给予的。它能使他的心灵充满到极低的深处。这老唱歌人的神色在这样出行时总是带着胜利的凝想，而且非常的郑重。

他回家时，遇见几个朋友，总要叙述些什么，用郑重其事的态度，努力传达那不能传达的一切。而且永远是末了说出同样的话来：

“在冬天……哪里也好！……真寂静……小雪珠跳跃着、跳跃着……小雪鸟歌唱着！……”

他的嗓音转为高大的粗声，在空气里消沉下去，使人觉得这人虽然瑰奇，却会特别地感应到生活之美的最柔细处，如能解脱了为挣面包吃而做的工作，屏除了酗酒和疾病，必能很好、很完善地充实自己的生命，使他的心灵成为十分快乐的呢。

第四十三章

“秋天已经到了。那么，冬天与雪。那么春天、夏天，又是秋天！这一切都是永久的单调！在那些时候我将做什么事呢？正如我现在所做一般无二。最好的是，我将成了无知识者，不顾虑到任何东西。然后老年，然后死亡。”

同一的思想，那么常使他烦恼的，现在又冲过他的脑中了。生命，他这样地说着，已经在他身边走过了。总之，像一个例外的生存者的一种东西是没有的，即一个英雄的生活，其开头也是充满了倦厌与悲哀的，其结局也是没有快乐的。他记起他的生活永远是在期待些什么新的，看在这时候内所做的事是临时的；可是这“临时”在拉长着，正和蚕一样，不住地发展出新的身段，而蚕的尾端却渐渐地在老死中隐消下去了。

“一个成功！一个某一种的胜利！”犹里绝望地扭绞着他的双手，“去显名一时，然后死了，没有恐怖，没有痛苦。那是唯一真实的生活！”

一千种的冒险，一种比一种更为英雄的，皆自现于他的心上，每一种都像冷笑的死亡的头颅。犹里闭了他的眼，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灰色的彼得堡的清晨，潮湿的砖墙，及一具绞架朦胧现于铅色的天空。他幻想有一把手枪的铁管压在他的额前，他想象他能够听见皮鞭嘫嘫地打在他的无抵抗的脸上及赤裸的背上。

“那便是为一个人而储待着的东西了！一个人必定到那里去的！”他叫道，烦恼地挥着手。

英雄的行为消失了，代替它们而生的乃是他自己的无助，像一个讥嘲的面具似的对他冷笑着。他觉得，所有他的胜利的梦想以及勇气，都不过是孩提的幻想而已。

“我为什么要牺牲了我自己的性命或投服与侮辱与死亡，为的是要使将来的工人阶级不会因乏食或缺少性的满足而受苦呢？鬼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工人与非工人都取了去！”

犹里重又感到一种无力的恶毒，无目的而且使他自身痛苦的侵将过来。他全身盘踞着一种抛弃一切、脱身世外的不可抑止的需要。但是不可见的爪牙紧紧地握住，完全的疲倦之感冲到他脑里、心里，活的躯体充满了死的幻灭。

“我愿意有人枪杀我，”他想道，“杀死我，一下子，一粒子弹从后面射来，那么我不会感觉到什么。这是如何的无意识？为什么必须别的人去做这事呢？我自己不能吗？难道我真的是如此的一个怯者，竟不能鼓动起了勇气以了结这个除了悲苦便不知他物的生命吗？迟或早，一个人必须死，所以……”

他走近了他放手枪的抽屉，偷偷地取它出来。

“假如我试一试看？不是真的因为我……只不过为了玩玩！”

他滑落了手枪在他的衣袋里，走出通到花园中去的游廊上。在石阶上满撒着黄色的败叶。他四面八方地捡拾了它们起来，同时他吹啸着一个悲调。

“你吹啸的什么呢？”丽莱亚快乐地问道，当她走过花园时，“这如一首悲悼你的逝去的青春的挽歌。”

丽莱亚到河边去同勒森且夫幽会，回来时受到亲吻，感到非常的畅快和幸福。谁也不禁阻他们相见，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行，但是在荒园的空处和静默里，在秘密里可以有一种尖锐的刺激，因此亲吻更加地显得激昂，使丽莱亚触到新的愿望。

“不要说无意识的话！”犹里恼怒地答道。从那个时候起，他觉得将近的某事，已不是他的能力所可阻止的了。像一只知道死期将近的兽，他不休不停地这里那里地漫走着，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天井只能使他憎恶，所以他便走下了河边，黄叶在水面上浮着，他抛了一枝枯枝进河。有好一会儿他凝望着水面上的晕圈，而浮叶则在圈里跳舞着。他回转来，向屋子走去，停步去看荒芜的花床，在那里，最后的红花还淹留着。然后他又回到花园中去。

在棕色与黄色的树叶之间，一株橡树挺立在那里，独有它的树叶是绿色的。在树下的长凳上，一只黄猫躺在那里晒太阳。犹里轻轻地拍着它的柔软的毛背，他的眼中有了眼泪。

“这是完结了！这是完结了！”他自己不断地念着。这些句语对于他虽似无意义，它们却如一支箭似的刺着他的心。

“不，不！什么无意识！我的全生躺在我的面前。我只有二十四岁呢！这不是那样的。那么，是怎么样的呢？”

他突然地想到了西娜，在林中的一幕暴行之后，再去会见她是如何的不可能。然而他怎么能设法不与她相遇呢？这场羞辱浸没了他。最好还是死了吧。

猫弓了它的背，快乐地鸣叫着，其声如一个嘣嘣作响的茶缸。犹里注意地望着它，然后开始走来走去。

“我的生活是如此的疲厌，如此的可怕的凄惨……并且，我不能说，如果……不，不，我宁愿死，比再看见我还好些！”

西娜已经永远地走出他的生活中了。将来是冰冷、灰色、虚空地躺在他的面前，一长链的无爱情、无希望的日子。

“不，我宁愿死去！”

正在那个时候，马车夫步伐沉重地走了过去，携着一桶的水，水中浮着树叶，黄色的死叶。女仆出现于门口，向犹里叫着。有好一会儿，他不能够明白她说什么话。

“是的，是的，知道了！”当他最后明白了她是来告诉他午饭已经预备好了时答道。

“午饭吗？”他恐怖地对他自己说道，“进去吃午饭！每一件事都和前一般无二；活下去，忧虑着，去计划我应该如何地对待西娜，如何地对付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行为吗？所以我最好要赶快，否则，如果我去吃午饭了，以后便没有时间了。”

一个要赶快的愿望占有了他，而他全身的一肢一节都颤抖着。他心上自觉，没有事情要发生，然而他又有一个将死的清楚的预警；因敏锐的恐怖，他双耳中有一种嗡嗡的鸣声。

女仆双手塞在她的白长衣里，仍然站在游廊上不动，在欣赏着柔和的秋气。

犹里像一个贼一样走到橡树后面去，如此，便没有人会从游廊上看见他了，他以可惊的突然，在胸前打了一枪。

“走火了！”他快活地想道，希望活着，而惧怕死去。但在他之上，他看见橡树的最高顶衬着蔚蓝的天空，而黄猫惊骇地逃了开去。

女仆惊喊了一声，冲进屋内。即刻之后，在犹里看来，似乎他身边环立了一大群的人。有人将冷水倾在他的头上，一片黄叶贴在他的额前，很使他不舒服。他听见各方面来的激动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啜泣着，叫道:

“犹拉，犹拉！唉！为什么，为什么？”

“那是丽莱亚！”犹里想道。他睁大了他的眼，开始激烈地挣扎着，仿佛在冰结之中似的，他呻吟道:

“去叫医生来——快点！”

但在他的恐怖中，他觉得一切都完了——现在没有东西能够救全他了。死叶贴在他的额上觉得更重、更重了，压榨着他的脑。他无效地伸出他的头颈，要看得更清楚些，但那黄叶长得更大了、更大了，直至它们掩蔽了一切东西；以后所发生的关于他的事，犹里便永远的不会知道了。

第四十四章

那些认识犹里·史瓦洛格契的人以及那些不认识他的，那些喜欢他的人以及那些憎忌他的，更有那些从不曾想到他的人都悲戚着，现在他是死了。

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自杀的；虽然他们都以为他们是明白的，而在他们的内在的灵魂里，他们也分受着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关于自杀，似乎有点那么美丽的东西，继于其后的乃是眼泪、鲜花及悲壮的话。他自己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参与葬礼。他的父亲犯着疯瘫病，丽莱亚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只有勒森且夫一人代表了家属，负责办理一切葬事。死者的孤寂，使观者更特别地觉得悲惨，而给一种悲哀的宏伟于死者的人格上。

许多鲜花，美丽无香的秋花，送来放在棺材车上；而在它们的红白缤纷之中，犹里的脸，恬静而和平地躺着，一点也表示不出争斗或受苦的痕迹。

当棺材经过西娜的门前时，她和她的朋友杜博娃便加入了送葬队中。西娜看来完全的沮丧与麻木，仿佛她是被引去羞耻地行刑一样。虽然她坚信地觉得，犹里没有闻见她的不名誉的事，然而，在她看来，似乎在那事与他的自杀之间，总有一点关联，他的自杀将常留为一种神秘。说不出的羞耻的负担，是她一个人独自负戴着的。她视她自己为绝对的可怜与污坏。

她整夜地哭泣着，同时在幻想中，她亲切地吻着她已死的情人的脸。当早晨来到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于犹里的无望的爱情以及对于沙宁的深恨。她的不意地和沙宁的奸通，有如一场恶梦。所有沙宁告

诉她的话，她在那时相信着的，如今在她看来都是不对的。她跌落到一片危岩之下，无法可救。当沙宁走近她时，她在猝然转身开去之前，恐怖地憎恨地注视着他。

当她的冰冷的手指轻轻地接触着他的热烈的伸出欢迎她的手时，沙宁立刻便全知道她所想的与所感的了。自此以后，他们只能彼此如陌生的人一样了。他咬着他的唇，加入了伊凡诺夫，他跟在后面几步远，摇着他的平滑的美发。

“听听彼得·伊里契！”沙宁说道，“他是如何迫出他的声音来呀！”

前面好远的路，紧跟着棺材之后，他们都在唱着一首挽歌，而彼得·伊里契的漫长而颤抖的声调充满了空中。

“好不可笑，嗳？”伊凡诺夫开始道，“一种柔弱的人，然而他却在一时间用枪自杀了，像那样的！”

“我相信，”沙宁答道，“他在手枪开放出去的三秒钟之前，还是不决定要否自杀的。如他之活着一样，他也那样地死了。”

“啊！好的，”伊凡诺夫说道，“无论如何，他是为他自己找到一个地方了。”

在伊凡诺夫看来，这乃是解释这个悲剧的事故的最后的话了，当下他掠回了他的黄发，高兴起来，显然已捉获到他一人明白而且能安慰他一人的地方了。

在坟地上，景物格外地显得秋意，在那里，株株的树都似溅以沉闷的金红色，而这里那里的，绿草从败叶堆中显出绿色来。墓石与十字架在这个沉郁的背景中更见得白了。

黑土如此的收受了犹里。

正当棺材看不见了，而大地成了生者与死者间的永久的间隔的严肃的当儿，西娜刺耳地锐叫了一声。她的哭声反响于沉寂的墓地之中，痛苦地感应于一小群的沉默的送葬者。她不顾到将她的秘密对别人瞒着了，他们现在全都猜出来，恐怖着死亡已将这个美丽的少妇和她的情人分离了开去，她本想将她的一切青春与美丽都给了他，而现在他却躺在坟中死了。

他们领了她开去，她的哭声渐渐地低下了。坟墓匆匆地填满了，一堆的泥土坟出于其上，植着几株绿色的小松树。

夏夫洛夫变得不安起来。

“我说，应该有人演说一场。先生们，那是不行的！应该有一场演说。”他说道，匆促地逐一地请着旁立的人。

“去问问沙宁。”伊凡诺夫恶意地提议道。夏夫洛夫诧异地望着这个说话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难测的表情。

“沙宁？沙宁？沙宁在哪里？”他叫道，“嗳！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你将说几句话吗？我们不能没有一个演说便走开了。”

“你自己演说一番，那么。”沙宁愠然地答道，他正静听着西娜在远处啜泣着。

“如果我能说我便说了。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的人，你不是吗？请说一两句话！”

沙宁狠狠地视着他，几乎愤怒地答道：

“要说什么话呢？世界上少了一个傻子。那就完了！”

这峻语可惊地清晰地落在那些参与葬礼者的耳中。他们是那么诧异着，竟说不出一句答语来，但杜博娃却尖声地叫道：

“如何的侮辱！”

“为什么？”沙宁问道，耸着肩。

杜博娃想要对着他喊骂着，以拳吓他，但为立于她身边的几个女郎所牵住了。这团体秩序混乱地散了，如一堆的败叶为风所吹散一样，群众都分散了。夏夫洛夫起初在前排奔着，但不久以后，他又走回来了。勒森且夫和别的几个人站在一边，手舞足蹈着。

沙宁沉入他的思想中，凝望着一个戴眼镜的人的怒脸，然后转身加入伊凡诺夫，他显得迷乱着。当他对夏夫洛夫说起沙宁时，他原已预见了某一种的意外的事，但没有想到是性质那么严重的一个。这虽使他有趣，然而他也觉得忧歉；这已发生了，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视线转了开去，由墓石与十字架而转到远远的田野上。

一位年轻的学生站在他旁边，正在热烈地谈着。伊凡诺夫用冰冷的眼睛直望他的脸。

“我想你视你自己为装饰品吧？”他说道。

这孩子脸红了。

“那是一点也不可笑的。”他答道。

“可笑是死——了！你走开去！”

伊凡诺夫的眼中有那么一道恶光，竟使那个不知所措的少年立刻便走开了。

沙宁望着这小小的一幕，微笑了。

“他们是如何的傻呆呀！”他叫道。

伊凡诺夫立刻觉得羞耻，竟有一会儿，他是狐疑着。

“来吧，”他说道，“鬼取了他们这班人去！”

“很好！我们走吧！”

他们走过了勒森且夫的身边，他怒视着他们，当他们向门口走去时。在不远的路，沙宁又见到另一群的少年人，他所不认识的，站在那里，如一群羊，他们的头颅紧靠在一块儿。在他们的中间，站着夏夫洛夫，谈着，做着手势，但他一眼看见沙宁时，便默默不言了。他们全都回头望着沙宁。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恳挚的愤怒和一种羞怯的好奇心。

“他们在计议着反对你呢。”伊凡诺夫说道，他看见沙宁眼中的悲伤之色，觉得有点奇怪。夏夫洛夫红得如一只大虾，走向前来，瞬闪他的眼睑，走近了沙宁，沙宁急忙地转了他的足跟，仿佛他预备要打第一个人打他一样。

夏夫洛夫也许见到了这，因为他的脸色白了，停在相当的远处。学生们和女学生们紧紧地跟在他的足跟之后，好像一群羊跟在颈上系铃的阉羊之后一样。

“你们还想要什么？”沙宁问道，并不扬起他的声音。

“我们并不要什么，”夏夫洛夫纷乱地答道，“但所有我的同志们，要我来表示他们的不悦，对于——”

“我很注意到你们的不悦呢！”沙宁从他的紧咬着的牙齿中咝咝地说道，“你们要我说几句关于死者的话，我说了我所想说的话之后，你们又来对我表示你们的不悦了！你们非常的客气，我敢说！如果你们不是一堆愚蠢而易感的孩子的话，我便要对你们表白出我是对的，而史瓦洛格契的生活乃是一个绝对的愚蠢的生活了：因为他自己忧虑着各种的无益的事，而死于一个愚人的死法。但是你们——唔，你们全都是太蠢笨了，心胸太狭了，听不进话！鬼带了你们一班人去！走开，我说！”

他说着，便直向前走，迫着群众让开了一条路给他。

“不要推，请你！”夏夫洛夫叫道，轻微地反抗着。

“一切的无礼——”有人叫道，但他并不说完他的话。

“你怎么像那样的惊吓人家呢？”当他们走下街时，伊凡诺夫说道，“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者！”

“如果这种带着发狂的求自由的观念的少年们常来烦扰你时，”沙宁答道，“我希望你对待他们以一种更粗暴的方法。让他们全都到地狱中去！”

“振作精神，我的朋友！”伊凡诺夫说道，半调笑半认真的，“你知道我们将怎么办吗？买些啤酒来，为了纪念犹里·史瓦洛格契而喝着，好不好？”

“假如你高兴。”沙宁随意地答道。

“在我们回去的时候，所有别的人都要走了，”伊凡诺夫续说道，“我们在墓边喝着，给死者以光荣，也使我们得到自己的享乐。”

“很好。”

当他们回去时，已经没有一个人可见了。墓石与十字架，挺直而坚硬，仿佛在默默地希望着地站在那里。一条可怕的黑蛇从一堆败叶中突然地冲过路去。

“蛇！”伊凡诺夫耸耸肩，叫道。

然后，在融合了湿泥与绿松的新坟之旁的草地上，他们抛下他们的空酒瓶。

第四十五章

“听我说。”沙宁说道，当他们在黄昏中走下街时。

“唔，什么事？”

“和我同到车站上来，我要走了。”

伊凡诺夫立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使我厌烦。”

“有事使你惊吓吗，嗳？”

“使我惊吓吗？我走，因为我想要走。”

“是的，但理由呢？”

“我的好朋友，不要傻问什么。我想要走，那就完了。当一个人没有看穿了人们时，便常觉得他们可以给予些什么。……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人。西娜·卡莎委娜成了新的人，西米诺夫死了，丽达本是可以避免了平凡的。但是，唉！他们现在使我厌烦了。我厌了他们。我要尽我所能的愈长久地忘了他们一班人便好。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伊凡诺夫望了他好一会。

“来，来！”他说道，“你一定要对你的家人说声再会吧？”

“我不！这正是他们使我最厌烦。”

“但是行李怎么样？”

“我没有多少行李。如果你停在花园中，我将走进我的房间将我的手提包从窗口递给你。否则，他们会看见我，而腻烦地把为什么去，及到什么地方去的许多问题问我了。并且，说什么话好呢？”

“啊！我知道了！”伊凡诺夫嗫嚅道，当下他做着一个姿势，仿佛要和沙宁说再会，“你走了我很难过，我的朋友，但……我怎么办呢？”

“和我同走。”

“到什么地方去？”

“不必管什么地方。对于这，以后，我们能知道的。”

“但是我没有钱？”

沙宁笑起来。

“我也没有。”

“不，不，你最好自己走吧。两个礼拜之后，学校要开学了，我仍将回到老沟中去了。”

他们彼此直视着彼此的眼中，伊凡诺夫纷乱地转开眼去，仿佛他在镜中看见他自己的脸的扭歪的影子一样。

走过了院子，沙宁进了门，伊凡诺夫则等在黑漆漆的园中，园中有的是阴郁的影子与腐败的气味。当他走近沙宁卧房的窗下时，落叶

在他足下簌簌地作响。当沙宁经过了客室时，他听见游廊里有说话的声音，他停步静听着。

“但你所要求于我的是什么？”他能够听见丽达在说话。她的恼怒疲弱的声音使他惊骇。

“我并不要求什么，”诺委加夫恼恼地答道，“不过这似乎很可怪，你乃以为你是为我而牺牲了你自己的，而实则——”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丽达说道，与她的眼泪挣扎着。

“这不是我，但这乃是你，牺牲了你自己。是的，这乃是你！你还更要些什么呢？”

诺委加夫发了恼。

“你如何的不很懂得我的意思呀！”他说道，“我爱你，因此，无所谓牺牲。但你如果觉得我们的结合需要你这一方面或我这一方面的牺牲的话，则我们将来怎么能在世上共同生活下去呢？请你努力地明白我。我们仅能够在一个条件之下共同生活着，那就是，无论我们哪一个人都不以为对于此事有任何的牺牲。或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结合是一个合理而自然的结合，或者我们并不彼此相爱，那么——”

丽达突然地开始哭了。

“怎么一回事？”诺委加夫叫道，惊骇而且烦恼，“我不能明白你。我并不曾说过什么触犯你的话。不要像那样地哭着！真的，人家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我……不知道，”丽达啜泣道，“但……”

沙宁皱着眉头，走进了他的房间。

“那便是丽达所得的前途了！”他想道，“也许，如果她投水自杀了，总之要比这更好些。”

伊凡诺夫在窗下，能够听见沙宁匆匆地包扎他的东西。纸张簌簌地作响，还有什么东西跌在地上的声音。

“你来了吗？”他不耐烦地问道。

“一会儿工夫就来了。”沙宁答道，当下他的灰白的脸出现于窗口。

“捉住！”

手提包随即递出给了伊凡诺夫，沙宁也跟了跳下去。

“来吧！”

他们迅快地走过园中，这园朦胧而荒旷地留于暝色之中。夕阳的红光已经在闪闪的河流之外淡下去了。

在车站中，一切的符号灯都已亮了。一辆机关车正在轧轧地喷着气。人四处地跑着，嘭地关了门，彼此互相招呼。一群的农人带了巨大的行李，塞满了月台的一部分。

在餐室中，沙宁和伊凡诺夫喝了一次别酒。

“这里是好运与一个愉快的旅行！”伊凡诺夫说道。

沙宁微笑着。

“我们的旅程都常是一个样子的，”他说道，“我不希望从生命中得到些什么，我也不向它要求些什么。至于好运呢，在结局时是没有多少的。老年与死，那就完了。”

他们走出了月台，找一个清静点的地方告别。

“好，再会！”

“再会！”

几乎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俩互吻着。

长笛叫了一声，火车开始移动了。

“啊！我的孩子。我是那么喜欢你，”伊凡诺夫突然地叫道，“你是我所曾遇见的唯一的真实的人。”

“也就只有你一个人爱我呢。”沙宁说道，当下，他笑着跳上了一辆移转过来的车的踏脚板上。

“我们走！”他叫道，“再会！”

车辆匆速地从伊凡诺夫旁经过，仿佛，如沙宁一样，它们突然地决意要离开。红光现于黑暗中，然后似乎成为静止了。伊凡诺夫悲戚地望着它消失不见了，然后经过了灯光暗淡的街道而懒散地回了家。

“喝起酒来，如何？”他想道。当他走进了旅馆时，他自己的灰色而厌倦的生活的印象也和一个鬼魂一样地携了他一同进去。

第四十六章

灯光在拥挤的火车的窒闷空气中朦胧地照着，投射他们以不定的光于狞视、敝衣的身上，他们挤在一处，被围于烟中。沙宁坐在三个客人的旁边。当他进去时，他们正在谈话，一个半为黑暗所蔽的人说道：

“事情不很好，你说？”

“不能够再坏的了，”沙宁的邻座，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农夫，以一种高而弱的声音说道，“他们仅会想到他们自己，他们并不顾到我们，你高兴怎么说都可以，但当在为你的同胞而争斗着时，较强的人便常能喝到血的。”

“那么，你们等待着做什么？”沙宁问道，他已经猜出他们所谈的是什么题目了。

老人向着他，他的手做一个疑问的挥动。

“我们还能做什么别的事呢？”

沙宁站了起来，换了他的座位。他非常地明白这些农人们，他们如野兽似的生活，既不能与他们的压迫相抗，也不能去毁灭他们的压迫者。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希望着会有一个奇迹发生，在等待着这个奇迹时，已有他们的同伴农奴几百万、几百万的死灭了，而他们还继续过着他们兽类似的生活。

黑夜来了。大家都睡了，只有一个坐在沙宁对面的小商人，正在和他的妻吵着。她不说一句话，但以她的恐惧的眼光四面望着。

“等一会儿，你母牛，我不久便要给你颜色看看！”他咝咝道。

沙宁已经入睡了，忽然这妇人的一声哭叫惊醒了他。这东西迅快地移开了他的手，但并不在沙宁能够看见他在虐待他的妻之前。

“你是一个什么禽兽！”沙宁愤怒地叫道。

那人惊骇地退缩了，当下他瞬闪着他的小恶眼，冷笑着。

沙宁憎恶地走去，到了车后的月台上。当他经过走廊的车时，他看见拥拥挤挤的旅客们平身的彼此交压地躺着。这是天亮的时候，他们的倦脸在灰色的晨光中看来都是青白色的，这晨光给他们以一种无助、痛苦的表情。

沙宁站在月台上，吸了一下清凉的晨间空气。

“人是一个如何坏的东西呀！”他想道。离开他的一切的同行的人，离开火车与车中的恶空气与烟与喧哗，只要一会儿工夫——这乃是他所希望着的。

东方黎明，现出红光来。黑夜的最后的灰色病状的阴影散了，没入草原之外的青灰色的地平线中去了。沙宁并不费时间去反省，但留下了他的手提包不顾，跳下了踏脚板。

火车如雷似的响着，冲过了他身边，当下他落在轨道基的柔软的湿沙之上。最后一节火车上的红光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当下他站了起来，笑着。

沙宁发出了一声欢呼。“那是不坏！”他叫道。

一切围绕于他四周的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广漠。两边都是宽阔平衍的草地，直伸到朦雾的地平线。沙宁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当下他以光亮的眼睛察看这广大的景色。然后他向前走去，面向着愉快、光辉的黎明。当平原之醒了过来，恢复了在广大的穹天之下的青与绿的魔术的色彩；当第一线的东方的光明，照射在他的眩晕的视线之上时，在沙宁看来，他似乎是向前而进，迎着朝阳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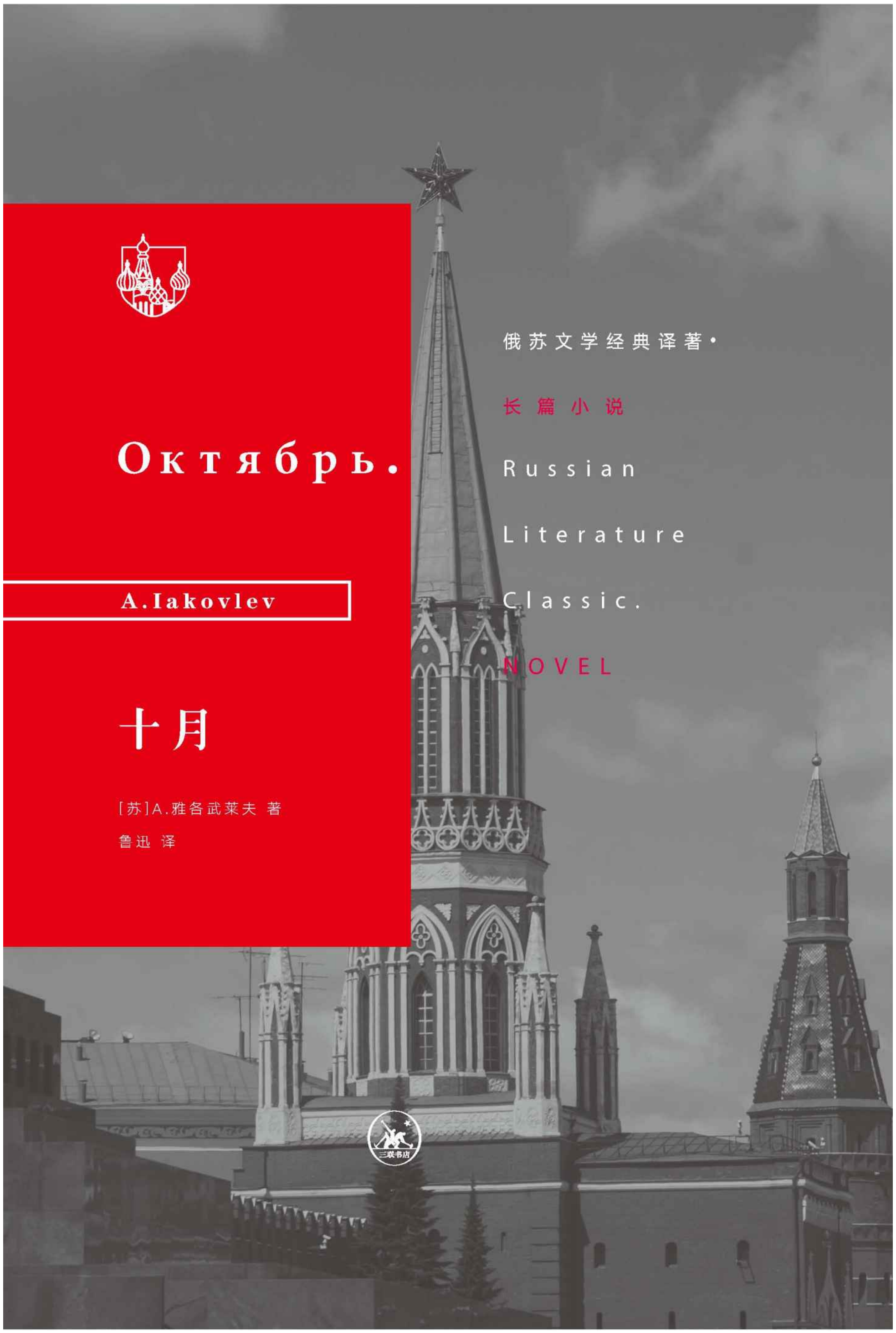
后记

发愿译《沙宁》，已在六年之前，仅成数章，便因事辍笔。去年，为友人所督促，复行续译，竟得于暑假时，将全书译毕。原系依据G．Cannan的英译本重译，但我知道英译本多所顾忌，未必便是全译本；便请耿济之君替我用俄文原本校对一下。耿君校对的结果，果然发现英译本的许多脱落及故意不译之处。他一一地将那些脱落未译的地方为我补译出来。但他那时正住在西伯利亚，邮件往返不便，所以我在《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仍是我自己的译文，竟来不及采用他的校改本。——直到了去年秋天，他回国的时候，方才很便利地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至第十二号中（《沙宁》的最后几章）完全改用了他的校译本。在这里读者如将它与英译本一对，便可发见第四十一章，多了一千四百余字，又第四十二章全章，也是英译本所不曾有的。其他英译本漏译的地方，读者只要取这个本子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以前所刊的一为校对，便可完全明白。《沙宁》之有这部全译本出现，当然要完全归功于耿济之君；这真不独我个人要向他慎重道谢而已的！

在我这部译本在《小说月报》上快要刊毕时，突然又有了两种《沙宁》的中译本出现。《沙宁》这样的为国人所重视，真是我们所十分高兴的事，为了时间及排印上的关系，我竟未能将那两种译本与我所译的再细校一过。但他们似都系根据G．Cannan的英译本而重译的。我的译文，既为耿君所校译，根本上已与Cannan的一本不同，所以便也不必再取他们的译本来校阅，便这样的付印了。

郑振铎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Октябрь.

A.Iakovlev

十月

[苏]A.雅各武莱夫 著

鲁迅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Октябрь.

A.Iakovlev

十月

[苏]A.雅各武莱夫 著

鲁迅 译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苏）A．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412-7

I．①十…　II．①A…　②鲁…　III．①长篇小说-苏联　IV．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7440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樱　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12

字　　数　134千字

目　录

作者自传
总序
出版说明
莫斯科闹了起来
布尔乔亚已经哑门了
在街头相遇
万国旅馆附近的战斗
在普列思那
亚庚
亚庚之死
“噩梦”
母亲的痛苦
可怕的夜
两个儿子
再见！
“爱国者”
士官候补生之谈
广场上的战斗
尼启德门边的战斗
退却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炮火下的克里姆林
孤立无援

缴械
怎么办呢？
母觅其子
要获得真的自由
亚庚在哪里？
回想起来
谁是对的？
错了！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自传

我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在赛拉妥夫（Saratov）县的伏力斯克（Volsk）。父亲是油漆匠。父家的我的一切亲属，是种地的，伯爵渥尔罗夫·大辟陀夫（Orlov Davidov）的先前的农奴，母家的那些，则是伏尔加（Volga）河畔的船伙。我的长辈的亲戚，没有一个识得文字的。所有亲戚之中，只有我的母亲和外祖父，能读教会用的斯拉夫语的书。然而他们也不会写字。将进小学校去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在教父亲看书、写字了。

当我幼小时候，所看见的，是教士、灯、严紧的断食、香、皮面子很厚很厚的书——这书，我的母亲常在几乎要哭了出来的看着。十岁时候，自己练习看书，几年之中，看的全是些故事、圣贤的传记，以及写着强盗、魔女和林妖的本子——这些是我爱读的书。

想做神圣的隐士。在十二年[1]，我便遁进沛尔密（Permi）的林中去。也走了几千威尔斯忒[2]（一直到喀山县），然而苦于饥饿和跋涉，回来了。但这时，我也空想着去做强盗。

又是书——古典的，旅行，还有修学时代（在市立学校里）。

从十五年起，是独立生活。一年之间，在略山·乌拉尔（Riazani Ural）铁路的电报局，后来是在伏力斯克的邮政局里做局员。这时候，读了屠格涅夫（Turgeniev）的《父与子》和《牛蒡只是生长》……于是生活都遭顿挫了。因为遇到了信仰完全失掉那样的大破绽。来了异常苦恼的时代：“哪里才有意义呢？”然而一九〇五年[3]闹了起来。“这里有意义和使命。”入了S．R．[4]急进派。六年间——是发疯的锁索[5]。

然而奇怪：这几年学得很多。去做实务学校的听讲生，于是进了彼得堡大学的历史博言科，倾心听着什令斯基（Zelinski）、罗式斯基（Losski）、文该罗夫（Vengerov）、彼得罗夫（Petrov）、萨摩丁（Zamotin）、安特略诺夫（Andrianov）等人的崇高而人道主义的讲义，后来就袋子里藏着手枪，我们聚集起来，空想着革命之后的乐土，向涅夫斯基（Nevski）的关口，那工人们所在之处去了。而这也并非只是空想。

时候到了：西伯利亚去。在托皤里斯克县（Tobolsk）一年。密林。寂静。孤独。思索。不将革命来当我的宗教了。

又到彼得堡，进大学。但往事都如影子，痕迹也不剩了。

我怕被捕。向高加索去了，然而在那边的格罗士努易（Groznui），已经等着追蹑者。僻县的牢狱，死罪犯，夜夜听到的契契尼亚人的哀歌。人们从许多情节上，在摘发我的罪。我怕了，他们知道着这些事么，那么此后就只有绞架了。幸呢还是不幸呢，他们并不知道。

过了半年，被用囚人列车送到波士妥夫·那·顿（Postov-na-Don）去，在巡警的监视之下的五年。

主显节——是晴朗，烈寒，明晃晃——这天，将我放出街上了，但我的衣袋里，只有一个波勒丁涅克[6]，虽然得了释放，在狱里却已经受了损伤的。我不知道高兴好呢，还是哭好。然而几乎素不相识的人，帮了我了。

于是用功，外县的报纸《乌得罗·有迦》（*Utro Ioga*）的同人。

一九一四年八月，自往战线，作为卫生队员。徒步而随军队之后一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什拉尔陀伏附近）的早晨，看见莺儿在树上高声歌唱——大约就在那时，俄罗斯兵约二万，几乎被（初次使用的）德国的毒瓦斯所毒死了。

于是战争便如一种主题一样，带着悲痛，坐在我的灵魂中。

此后，是莫斯科。《乌得罗·露西》（*Utro Rossi*）[7]。写了很多。也给日报和小杂志做短篇小说。但在这些作品上，都不加以任何的意义。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8]。于是十月[9]。从一九一八至一九年间的冬天，日夜不离毛皮靴、皮外套、阔边帽地过活。因为肚饿，手脚都肿了起来。两个和我最亲近的人死掉了。到来了可怕的孤独。

绝望的数年。哪里去呢？做什么呢？不是发狂，就是死掉，或者将自己拿在手里，听凭一切都来绝缘。文学救了我，创作起来了。现在是很认真。一到夏（每夏），就跋涉于俄罗斯，加以凝视。在看被抛弃了的俄罗斯，在看被抬起来的俄罗斯。

而且，似乎俄罗斯，人，人性，是成就我的新宗教。

亚历山大•雅各武莱夫

---

[1] 一九一二年，下仿此例。

[2] 俄里名。一verst约中国三百五十丈。

[3] 这年有日俄战争后的革命。

[4] 社会革命党。

[5] 大约是指下狱或监视。

[6] 钱币名，约值五角。

[7] 日报名，这里是犹言在这报馆里做事。

[8] 俄国第一回大革命之月。

[9] 第二回大革命之月，即本书所描写的。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

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

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　著/郑振铎　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汪炳琨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　著/曹靖华　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　著/巴金　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　著/曹靖华　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　著/曹靖华　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著/金人　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　著/鲁迅　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　著/曹靖华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梅益　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郑超麟　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郭沫若高植　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　著/茅盾　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　著/冯夷　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　著/蒋光慈陈情　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　著/小莹　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　著/王季愚　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杜畏之萼心　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　著/温生民　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　著/郭定一　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　著/立波　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　著/周起应立波　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　著/甦夫　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　著/张亚权　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　著/耿济之　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姚蓬子　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　著/鲁迅　译

十月　　［苏联］A. 雅各武莱夫　著/鲁迅　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周笕罗稷南　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著/罗稷南　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　著/梅益　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王语今孙广英　译

猎人日记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　著/孙用　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霁野　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　著/沈端先　译

A．雅各武莱夫（1886—1953）

苏联小说家。生于油漆匠家庭。十月革命前开始文学创作，作品题材多样。曾参加“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著有中篇小说《自由民》《十月》《错误》，长篇小说《人和沙漠》《胜利者》《田野里的火光》等。

鲁迅（1881—1936）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翻译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在俄苏文学方面，不仅是评介的倡导者，也是翻译的实践者。代表译作有《死魂灵》《十月》《毁灭》等。

莫斯科闹了起来

当母亲叫起华西理来的时候，周围还是昏暗的。她弯了腰俯在睡着的儿子的上面，摇他的肩，一面亢奋得气促，用尖锐的声音叫道：

“快起来吧！在开枪哩！”

华西理吃了惊，起来了，坐在床上。

“说什么？”

“我说，在开枪呀，布尔什维克在开枪啊……”

母亲身穿温暖的短袄，用灰色的头巾包着头发，站在床前。在那手里，有一只到市场去时一定带去的空篮子。

“你就像羊儿见了新门似的发呆，没有懂吗？凡涅昨晚上没有回家来，不知道可能没事。唉，你，上帝啊！”

母亲的脸上忽然打皱，痉挛着，似乎即刻就要哭了。但是熬着，又尖利地唠叨起来：

“讨厌的人们呀，还叫作革命家哩！赶出了皇帝，这回是自己同志们动手打架，大家敲脑袋了。这样的家伙，统统用鞭子来抽一通才好。今天是面包也没有给。看吧，我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她说着，便提起空篮来塞在儿子的面前。

华西理骤然清楚了。

“原来！”华西理拖长了语音，便即穿起衣服来，将外套披在肩膀上。

“你哪里去呀，糊涂虫？”母亲愁起来了，“一个是连夜不回来，你又想爬出去了？真是好儿子……你哪里去？”

但华西理并不回答，就是那样——也不洗脸，也不掠掠头发，头里模模糊糊——飘然走到外面去了。

天上锁着烟一般的云，是阴晦的日子，门旁站着靴匠罗皮黎。他是“耶司排司”这诨名的主子，和华西理家并排住着的。邻近人家的旁边，聚着人山，街上是群众挤得黑压压的。

“哪，华西理·那札力支，布尔什维克起事了呀。”耶司排司在板脸上浮着微笑，来招呼华西理说，“听哪，不在砰砰吗？”

华西理耸着耳朵听。他听得仿佛就在近边射击似的，也在远处隐约地响。

“那是什么呀，放的是枪吧？”他问。

耶司排司点头给他看。

“枪呀，半夜里砰砰放起来的。所以流血成河，积尸如山呀，了不得了，华西理·那札力支。”

长身曲背，唇须的两端快到肩头，穿着过膝的上衣的耶司排司的模样，简直像一个加了两条腿的不等样的吓鸦草人。和他一说话，无论谁——熟人也好，生人也好——一定要发笑：耶司排司是滑稽的人。自己也笑，也使别人笑，但现在却不是发笑的时候了。

“喂，华西理·那札力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是兄弟交锋吗？唉，蝇子咬的……”

华西理正在倾听着枪声，没有回答。

射击并无间断，掩在朝雾中的市街，充满了骇人的声音。

“噼啪……啪……呼呼……”在望得见的远处的人家后面发响。

“莫斯科阿妈闹起来了！本是蜂儿嗡嗡、野兽嗥叫一般的，现在却动了雷了，简直好像伊里亚[1]在德威尔斯克大街[2]动弹起来似的了。”耶司排司从横街的远处的屋顶上，望着莫斯科的天空，发出低声，用了深沉的调子说，“我们在这里，不要紧，要不然，现在就是夹在交叉火线中间哩。”

在街上，在桥那里，而不是步道上，华西理的熟人隆支·里沙夫跑过了。这人原先是贫农，是铁匠，是坏脾气的粗暴的蠢材。

“你们为什么呆站着的？那边发枪呀。我打下士们去。”他且跑且喊，鸟的翅子似的挥着两手，转过横街角，消失在默默地站着的群众那面了。

“这小子！”耶司排司愤然，絮叨地说，“‘打下士们去’……狗嘴……你明白什么缘故吗？这时候，连聪明人也糊涂，这小子的前途，可是漆黑哩。”

华西理立刻悟到，连里沙夫那样酗酒的呆子，也去领枪械，可见前几天闹嚷嚷的街头演说，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一定将反响给了民众了。

“那么，我们也动手吧。”他心里想，不觉挺直了身子，笑着转向铁匠那面，说道：

“哪，库慈玛·华西理支，同去吧！”

“哪里去？”耶司排司吃了一惊。

“那边去，和布尔什维克打仗去。”华西理说，指着市街那边。

靴匠愕然地看着华西理的脸。

“说什么？……同我？……后来再去……连你……还是不去吧。”

“为什么呢？”华西理问道。

“事情重大了呀。打去也是，被打也是，但紧要的是……”耶司排司没有说完，便住了口，顺下眼睛去，用不安的指尖摸着胡须。

“紧要的是什么？”

“紧要的，是真的真理呀……没有人知道。你们的演说我也听过了……谁都说是有真理，其实呢，谁也没有的。真理究竟在哪里？我还没有懂得真的真理，哪能去打活的人呢？这些处所你可想过了没有？”

靴匠凝视着华西理的眼。

“去打即使是好的……但一不小心，也许会成了反抗真理的哩，对不对？”

“唉，你还在讲古老话。流氓爬出洞来了，何尝是真理呀！抛下你这样的真理吧！”华西理不耐地挥一挥手，赶快离开门边，回到家里去了。

过了五分钟，带着皮手套、衣服整然的他，就从大门跑出，跟着也跑出了他的母亲。

“要回来的呀，一定！回来呀！”她大声叫道。

然而华西理并不回答，也不回头，粗暴地拉开耳门，又关上了。

“去吗？”还站在门旁的耶司排司问。

“自然去。”华西理冷冷地回答着，向动物园那边，从横街跑向听到枪声的市街去了。

---

[1] 伊里亚·罗谟美兹，古代史诗中的大勇士。

[2] 莫斯科的冲要处所。

布尔乔亚已经哑门了

普列思那这街道上，已经塞满了人。直到街角、步道、车路上，都是群集。电车不通了，马车和摩托车也销声匿迹，街上是好像大典日子一般的肃静。而从市街的中央，从库特林广场的那边，则没有间断地听到隐隐约约的枪声。

紧张着的群众，发小声互相私语，用了仿佛还未从噩梦全醒似的恍惚的没有理解力的眼色，眺望着远处。

穿着黑色防寒靴和灰色防寒外套的一个老女人，向着半隐在晓雾里面的教堂的钟楼那边，划着十字，大声说给人们听到：

“主啊，不要转过脸去，赐给慈悲吧……主啊，请息你的愤怒吧……”

华西理简直像被赶一般，奔向市的中央去。

他飞跑，要从速参加战斗——将疯狂的计划杀人的那些东西，打成齑粉。他因为飞跑，身子发抖了，但步伐还很稳，大摆着两手，橐橐地响着靴后跟，挺起胸脯，进向前面。异样地担心，恐怕来不及，这担心，就赶得他着忙。

在动物园的后面，这才看见了负伤者。还很年轻的蔷薇色面庞的看护妇，将头上缚着绷带的一个工人载在马车上，运往医学校那边去。那绷带上渗着血，绷带上面是乱发蓬松的样子，恰如戴着红白带子做成的首饰的派普亚斯土人的头。工人的脸是灰色的，嘴唇因为难堪的苦痛，歪斜着。

到库特林广场来一看，往市中央去的全是工人或青年，从那边来的是服装颇像样的男女，有抱孩子的，有背包裹的。他们的脸都苍白色，仿佛被逐一般，慌慌张张地走，躲在街角上休息一下，便又跑向市街的尽头那一面去了。一个头戴羊皮帽、身穿缀着大黑扣子的外套的中年的胖女人，跨开细步在车路上跑，不断地划着十字。

“啊唷，爸爸，主子耶稣……啊唷，亲生爹妈！……”她用可怜的颓唐的声音，呻吟着村妇似的口调。

这女人的两颊在发抖，从帽边下，挤着半白的发根的短毛。剪短了胡子的一个高大的男人，背着大的白包裹，和他并排是脸色铁青的年轻女子，两手抱着哭喊的孩子，跑来了。在街角上，群集中的一个发问道:

“怎样？那边怎样？”

“在抢呀，驱逐出屋呀，我们就被赶出来的。什么都要弄得精光的。”他并不停脚，快口地回答说。

群集中间，孩子们在哭。那可怜的无靠的哭声，令人愈加觉得在预告那袭来的雷雨之可怕。华西理的喉咙忽然发咸，眼睛也作痒。他捏着拳头，大踏步进向市的中央去。快去啊，快去啊！

起了枪声，那接近和尖锐，使他惊骇。是在尼启德大广场和亚尔巴德附近，射击起来了。已经很近，大概就在那些人家的后面吧。

华西理想一径走往骑马练习所[1]那面去，但在尼启德门那里，有一队上了刺刀的兵士塞着路，不准通行。

“不要走近去。不要过去，那边去吧……”一个生着稀疏的黄胡子的短小的兵，用了命令式的语调大声说。这兵是显着顽固的不够聪明的脸相的。

兵的旁边聚着群众，也像普列思那街的人们一样，是惶惶然，倾听枪声，一声不响，无法可想，呆头呆脑的人们。

华西理站住了。向那里走呢？还是绕过去呢？……他一面想着，忽然去倾听兵们的话了。

“布尔乔亚已经哑门了。[2]统统收拾掉。”一个士兵将步枪从这肩换到那肩，自负地说，“智识阶级一向随意霸占，什么也不肯给我们。现在，我们来将那些小子……”

兵士怒骂着。

“那么，你们要怎样呢？”帽檐低到垂眉，手里拿杖的白须老人问。

“我们？我们要都给工人……我们现在有力量。”

“你们也许有力量，然而暴力要灭掉智慧的啊，愚人从来是向贤人举手的，这一定。”老人含着怒气说。

群众里起了笑声。老人用黄的手杖敲着车路，还在说下去：

“你们还是用脚后跟想事情的青年人，即使你是布尔什维克吧……上帝造了仿照自己的模样的人，但布尔什维克的你们，却是照了犹大[3]的模样来造的，是的……”

兵士愤然转过脸去，老人向群众叫了起来：

“都是卖国贼，没有议论的余地的。是用了德国的钱在做事呀。德国人用了金的子弹在射击，金的子弹是绝不会打不中的。‘黄金比热铁，更易化人心’这老话头，是不错的。现在呢，是德国的钱走进了莫斯科阿妈这里，在灭亡俄国的精神了。一看现状，不就明白？……”

红胡子的兵士又走近老人去，似乎想说什么话，但中途在邻近的横街里起了枪声，这就像信号似的，立刻向四面的街道行了一齐射击。这瞬间，市街仿佛是发狂了，令人觉得当下便会有怪物从什么角落里跳了出来，也许在眼前杀掉人类。

不知道是谁，粗野地短促地喊了一声：

“唉！”

心惊胆战的群众，便沿着房子的墙壁走散，躲在曲角里、凹角后、大门边，遍身在发抖。兵们将身体紧贴着墙，神经质地横捏了步枪，在防卫自己，并且准备射击敌人。被群众的恐怖心所驱遣的华西理，也钻进一家小店的地窖去，那里面已经填满了人……

然而枪声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了。从各处的角落里，又爬出吓得还在慌慌张张的人们来。于是那短小的兵便到街中央去，放开喉咙大叫道：

“喂，走，都退开！快走！要开枪了！”

他将枪靠在肩上向空中射击了。接着又放了两三响。

群众又沿着墙壁散走，四顾着，掩藏着，跑走了。

华西理心里郁勃起来。他看见那放枪的兵连脚趾尖都在发抖，单靠着叫喊和开枪，来卖弄他的胆子。他想，给这样的小子吃一枪，倒也许是很好玩的。

但他知道了从这里不能走到市中央去，华西理便顺着列树路，绕将过去了。

---

[1] 在克里姆林附近。

[2] Bourgeois现在的意义为“有产者”。Amen本是希伯来语的赞叹词，意云“的确”或“真的”，基督教徒用于祈祷收场时，故在这里作“完结”解。

[3] 耶稣的门徒，而卖耶稣者。

在街头相遇

过了早晨已经不少时光了，周围还昏暗，天空遮满着沉重的灰色的云，冷了起来。在列树路的叶子凋落了的晚秋的菩提树下和思德拉司忒广场上，满是人。群众是或在这边聚成一堆，或在那边坐在长椅上，倾听着市街中央所起的枪声，推测它是出于哪里的，并且发议论。思德拉司忒广场中，密集着兵士，将德威尔斯克街的通路阻塞，这街可通到总督衙门去，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支队的本营。

满载着武装兵士的几辆摩托车，从哈陀因加那方面驶过来了。但远远望去，那摩托车就好像插着奇花异草的大花瓶，火焰似的旗子在车上飞扬，旗的周围林立着上了刺刀的枪支，灰色衣的兵士、黑色衣的工人，都从两肩交叉地挂着机关枪的弹药带。

摩托车后面，跟着一队兵士和红军，队伍各式各样，或是密集着，或是散列着走。红军的多数，是穿着不干净的劳动服的青年，系了新的军用皮带，带上挂一只装着子弹的麻袋。这些人们都背不惯枪，亢奋着，而时不时从这肩换到那肩，每一换，就回头向后面看。

华西理杂入那站在两旁步道上的群众里，皱着眉，旁观他们。

他们排成了黑色和灰色的长串前行，然而好像屈从着谁的意志似的，既不沉着，也没有自信。一到特密德里·萨陀文斯基教堂附近的角上，便站住，大约有五十人模样，聚作一团。那将大黑帽一直拉到耳边、步枪在头上摇摆、灰色的麻袋挂在前面的他们的样子，实在颇滑稽，而且战斗的意志也未必坚决，所以举动就很迟疑了。

他们望着布尔什维克聚集之处，并且听到枪声的总督衙门那边，似乎在等候着什么事。

“为什么站住了？快去！”一个兵向他们吆喝着，走了过去。“怕了吗？在这里干吗呀？”

工人们吃了一惊，又怯怯地跟着兵们走动起来，但紧靠着旁边，顺着人家的墙壁，很客气地分开了填塞步道的群众，向前进行。

华西理是用了轻蔑的眼睛在看他们的，但骤然浑身发抖。这是因为在红军里，看见了邻居机织女工的儿子亚庚——仅仅十六岁的踉踉跄跄的小孩子在里面。

亚庚身穿口袋快破了的发红的外套，脚蹬破烂的长靴，戴着圆锥形的灰色帽子，显着呆头呆脑的态度，向那边去。肩上是枪，带上是挂着弹药袋。华西理疑心自己的眼睛了，错愕了一下。

“亚庚，你哪里去？”他厉声问。

亚庚立刻回头，在群众中寻觅叫他的声音的主子，因为看见了华西理，便高兴地摇摇头。

“那边去！”他一手遥指着德威尔斯克街的大路，“我们都去。早上去了一百来个，现在是剩下的去了。你为什么不拿枪呀？”

他说着，不等回答，便跑上前，赶他的同伴去了。华西理沉默着，目送着亚庚。亚庚小心地分开了群众，从步道上进行，不多久，那踉跄的粗鲁的影子，便消失在黑压压的人堆里面了。

华西理这一惊非同小可。

“这真奇怪不？亚庚？……成了布尔什维克了？……拿着枪？”他一面想到自己，疑惑起来，“那么，我也得向这小子开枪吗？”

华西理像是从头到脚浇了冷水一般发起抖来，用了想要看懂什么似的眼光，看着群众。是亚庚的好朋友，又是保护人的自己，现在却应该用枪口相向，这总是一个矛盾，说不过去的。于是华西理很兴奋，将支持不住的身子，靠在墙壁上。

亚庚，是易受运动的活泼的孩子。半月以前，他还是一个社会革命党员，每有集会，还是为党舌战了的，然而现在却挂着弹药袋，肩着枪，帮着布尔什维克，要驱逐社会革命党员了。华西理苦思焦虑，想追上亚庚，拉他回来。但是怎么拉回来呢？到底是拉不回来的。

华西理全身感到恶寒，将身子紧靠了墙壁。

他原是用了新的眼睛，在看那些赴战的兵士和工人们的，但现在精细地来鉴别那一群人的底子，却多是向来一同做事的人们。

“都是糊涂虫！都是混账东西！”华西理于是切齿骂了起来。

他仍如早上所感一样，以为这些人们很可恶，然而和这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决心有些动摇了。

“和那些人们对刀？相杀？这究竟算是为什么呢？”

远远地听到歌声，于是从修道院（在思德拉司忒广场的）后面，有武装的工人大约一百名的一团出现。他们整然成列，高唱着“一齐开步，同志们”的歌，前面扬着红旗前进。那旗手，是高大的、漆黑的胡子蓬松的工人，身穿磨损了的草制立领服。跟着他的是每列八人前进，都背步枪，枪柄在头上参差摆动。

站在广场四角上的兵士和红军，看见这一队工人，便喊起“乌拉”来欢迎：

“乌拉，同志们！乌拉！……”

他们摇帽子，高擎了枪支，勇敢地将这挥动……战斗的鼓噪弥漫了广场。站在步道上的群众，怕得向旁边闪避，工人和兵士便并列着从街道前进，以向战场。于是又起了歌声：

一齐开步，同志们……

华西理脸色青白，靠在擦靴人的小屋旁的壁上。这歌和那呐喊，堂堂的队伍，枪声，他的心情颠倒了，觉得好像有一种东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但是罩在头上了。

“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吗？真是的？”

不然不然，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那些都是随便、懒惰、顶爱赌博和酒的工人们，急于捣乱，所以跑去的……那一流，是摘读《珂贝克》[1]的俄罗斯的无产者。

然而，这没有智识的无产者，却前去决定俄罗斯的命运……呸，这真真气死人了！……

但怎样才能拉住这无产者呢？开枪吗？总得杀吗？……

连那小孩子亚庚，竟也一同前进……

华西理几乎要大叫起来。

工人们有时胆怯，有时胆壮，有时唱歌，继续着前进。华西理觉得仿佛在雾里彷徨着，在看他们。

骇愕而无法遣闷的他，站在群集里许多时，于是走过列树路，颓然坐在修道院壁下的板椅上。他的头发热，两手颤得心烦，觉得很疲乏，颞颥一阵一阵地作痛。

突然在他顶上，修道院塔的大时钟敲打起来了。那音响，恰如徘徊在浓雾的秋夜的天空里，交鸣着的候鸟的声音，又凄凉，又哀惨。华西理一听这，便重新感到了近于绝望的深愁。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他自己问自己。

这时从对面的屋后面，噼噼啪啪发出枪声来……

华西理化了石似的凝视着地面，交叉两腕，无法可想，坐在椅子上。他所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曾经庇护同志而现在却要破坏故乡都会的不懂事的亚庚开枪，是不能够的。

战斗更加猛烈了……为什么而战的？总是说，为真理而战的吧。但谁知道那真理呢？

将近正午，从郊外的什么地方开始了炮击，那声音在莫斯科全市上，好像雷鸣一般。受惊的鸦群发着锐叫，从修道院的屋顶霍然飞起，空中是鸽子团团地飞翔。市街动摇了，载着兵士和武装工人的摩托车，疾驰得更起劲，红军几乎是开着快步前行。但群集却沉静下去，人数逐渐减少了。

华西理再到了思德拉司忒广场，然而很疲乏，成了现在是无论市中的骚乱到怎样，也不再管的心情了。

他站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群众，于是并无定向，就在列树路上走。他连自己也觉得悔恨……多年准备着政争，也曾等候，也曾焦急，也曾热衷，然而一到决定胜负的时机来到眼前的时候，却将这失掉了。

昨天和哥哥伊凡谈论之际，他说，凡有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扰乱的人们，只是狂热者、小偷和呆子这三种类，所以即使打杀，也不要紧的。

“我连眼也不，打杀他们。”伊凡坦然说。

“我也不饶放的。”华西理也赞成了他哥哥的话，于是说道。

但现在想起这话来，羞得胸脯发冷，心脏一下子收缩了。

群众还聚在列树路上发议论。华西理走到德卢勃那广场，从这里转弯，经过横街，到了正在交战的亚呵德尼·略特。[2]他现在不过被莫明其妙的好奇心驱使罢了。

从列树路渐渐接近市的中央去，街道也愈显得幽静怕人。身穿破衣服的孩子的群，跑过十字路，贴在角角落落里。一看，门边和屋角多站着拿枪的兵士，注视着街道这边。这一天，是阴晦的灰色的天气，低垂的云，在空中徐行。

在亚呵德尼·略特，枪声接连不断。战斗的叫喊，侵袭街道的恐慌情景，从凸角到凸角，从横街到横街，翩然跳过去的人们的姿态，都将活气灌进了华西理的心中。

他不知不觉地昂奋起来，又像早上一样，想闯进枪声在响的地方去了。

周围的物象——无论人家、街道，且至于连天空上，都映着异样的影子。这是平日熟识的街，但却不像那街了。并排的人家，车路和步道、店铺，本是华西理幼年时代以来的旧相识，然而仿佛已经完全两样。街道是寂静的，却是吓人的静。在那厚的墙壁的后面，挂着帷幔的窗户的深处，丧魂失魄的人们在发抖，想免于突然的死亡。在森严的街道上，也笼着魇人的噩梦一般的、难以言语形容的一种情景。好像一切店铺、一切人家，都迫于死亡和杀戮，便变了模样似的。

华西理从墙壁的这凸角跳到那凸角，弯着身子，循着壁沿，走到了亚呵德尼·略特的一隅，在此趁着好机会，横过大路，躲到木造的小杂货店后面了。

战斗就在这附近。

---

[1] *Kopeika*，工人所看的便宜的低级报纸。

[2] 莫斯科有名的市场，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四通八达之处。

万国旅馆附近的战斗

小杂货店后面，躲着卖晚报的破衣服孩子、浮浪人、从学校的归途中挟着书本逃进这里来的中学生等。每一射击，他们便伏在地面上，或躲进箱后面，或将身子嵌在两店之间的狭缝中，然而枪声一歇，就如小鼠一样，又惴惴地伸出头来，因为想看骇人的情形，眼光灼灼地去望市街的大路了。

从德威尔斯克和亚呵德尼·略特转角的高大的红墙房子里，有人开了枪。这房子的楼上是病院，下面是干货店，从玻璃窗间可以望见闪闪的金属制的柜台和轧碎咖啡的器械，但陈列窗的大玻璃，已被枪弹打通，电光形地开着裂。楼上的病院的各窗中，则闪烁着兵士和工人，时而从窗沿弯出身子来，担心地俯瞰着大路。

“啊呀，对面有士官候补生们来了！”在华西理旁边的孩子，指着莫斯科大学那面，叫了起来。

“在哪里？是哪些？顺着墙壁来的那些？”

“哪，那边，你看不见？从对面来了呀！”

“但你不要指点。如果他们疑心是信号，就要开枪的。”一个酒喝得满脸青肿了的浮浪人，制止孩子说。

孩子们从小店后面伸出头去，华西理也向士官候补生所来的那方面凝视。从大学近旁起，沿着摩呵伐耶街，穿灰色外套、横捏步枪的一团，相连续如长蛇。他们将身子靠着壁，蹲得很低，环顾周围，慢慢地前进，数目大概不到二十人，然而后面跟着一团捏枪轻步的大学生。

“啊，就要开手了！”华西理想，“士官候补生很少，大学生多着哩。啊呀啊呀……”

在红房子里，兵士和工人忽然喧扰起来了，这是因为看见了进逼的敌人的缘故。一个戴着蓝帽子的青年的工人，从这屋子的大门直上的窗间，伸出脸来，向士官候补生们走来的那面眺望，将枪重新摆好，使它易于射击。别的人们是隐在厚的墙壁后面，都聚向接近街角的窗边。华西理的心脏跳得很响，两手发冷，自己想道：

“就要开头了！”

“啪！”这时不知哪里开了一枪。

从窗间，从街上，就一齐应战。

石灰从红房子上被打了下来，落在步道上，尘埃在墙壁周围腾起，好像轻烟，窗玻璃发了哀音在叫喊。孩子们惊扰着躲到小店之间和箱后面去，华西理是紧贴在暗的拐角的壁上。有谁跑过市场的大街去了，靴声橐橐地很响亮。

华西理再望向外面的时候，红房子的窗间已没有人影子，只有蓝帽的青年工人还在窗口，环顾周围，向一个方向瞄准。

灰色外套的士官候补生们和蓝色的大学生们，猫一般放轻脚步，走近街角来。一队刚走近时，华西理一看，是缀着金色肩章的将校站在前面的，他还很年轻，身穿精制的长外套，头戴漂亮的军帽。他的左手戴着手套，但捏着枪身的雪白的露出的右手，却在微微发抖。终于这将校弯了头颈，眺望过红屋子，突然现身前进了。蓝帽子的工人便扭着身子，将枪口对定这将校。

“就要打死了！”华西理自己想。

他心脏停了跳动，紧缩起来……简直像化了石一般，眼也不眨地注视着将校的模样。

“啪！”从窗间开了一枪。

将校的头便往后一仰，抛下枪，刚向旁边仿佛走了一步，脚又被长外套的下襟缠住，倒在地上了。

“不错！”有谁在华西理的近旁大声说。

“给打死了，将官统打死了！”躲在箱后面的孩子们也嚷着，还不禁跳上车路去，“打着脑袋了！一定的，是脑袋呀！”

士官候补生骚扰着，更加紧贴着墙壁，不再前行。就在左边的两个人，却跑到将校那边来，抱起他沿着壁运走了。

在红房子的窗口，又有人影出现；射击了将校的那工人，忽然从窗沿站起，向屋里的谁说了几句话，将手一挥，又伏在窗沿上，定起瞄准来。

“呼！”在空中什么地方一声响。

华西理愕然回顾，因为，这好像就从自己的后面打来一样，孩子们嚷了起来。

“从屋顶上打来的呀！瞧吧，瞧吧，一个人给打死了！……”

华西理去看窗口，只见那蓝帽子工人想要站起，在窗沿上挣扎，枪敲着墙。他的两手已经尽量伸长了，但没有将枪放掉。

工人虽想挣扎起来，但终于无效，像捕捉空气一样，张着大口，到底将捏着枪的那手掌松开。于是枪掉在步道上，他也跌倒，软软地躺在窗沿上了。蓝帽子下坠着飞到车路上去，工人的头发凌乱，长而鬈缩地下垂着。

枪声从各处起来，红房子的正面全体，又被白尘埃的云所掩蔽，听到子弹打在壁上的剥剥声。孩子们像受惊的小鼠一般，窜来窜去，渐渐走远了危险之处。一个倒大脸的白白的中学生跑到步道上，外套的下襟绊了脚，扑通倒在肮脏的街石上，连忙爬起，一只手掩着跌破的鼻子，跳进了一条狭小的横街。

华西理向周围四顾。这两个死，使他的心情颠倒了。

“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出了声，自问自答着。

一看那旁边的店的店面，有写着“新鲜鸟兽肉”的招牌，在那隔壁，则有写着“萝卜，胡瓜，葱”的招牌……这原是大店小铺成排的熟识的亚呵德尼·略特啊，但现在却在这地方战争，人类大家在互相杀戮……

雨似的枪弹，剧烈地打着杂货店的墙壁，窗玻璃破碎有声，屋上的亚铅板也被撕破了。

蓦地听到摩托车声，将枪声压倒，射击也渐渐缓慢起来。大约因为射击手对于这大胆胡行的摩托车中人，也无可奈何了。华西理从藏身处望出去，见有大箱子似的灰色的怪物，从戏院广场那面走来。同时听到杂货店后面，有孩子的声音在说：

“是铁甲摩托呀，快躲吧？”

摩托车静静地、镇定地驶近红房子来。

这瞬间，便从车中“沙！”地发了一声响。

红房子的一角就蔽在烟尘中，石片、油灰、窗框子、露台的栏杆、合缝的碎块之类，都散落在道路上。射击非常之烈，华西理的两耳里，嗡嗡地响了起来。

接着炮声，然后是机关枪的声音，冷静地、整肃地作响。

“啪，啪，啪啪啪啪……”

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的一队，从摩呵伐耶街跑向转角那边，躺在靠墙的脏地上，对着德威尔斯克街，施行急射击。瞬息之间，亚呵德尼·略特已被他们占领，布尔什维克逃走了。射击渐渐沉静下去，分明地听得在转角处，喊着兽吼一般的声音：

“占领门外的空地去吧！”

孩子们从杂货店和箱子后面爬出，又在角落里，造成了杂色的一团。

“喂，那边的你们！走开！不走，就要被打死了！”左手捏枪、留着颊须的一个大学生高声说。

孩子们躲避了，然而没有走。被要看骇人的事物的好奇心所驱使，还是停在危险处所，想知道后来是怎样……

铁甲摩托车一走，形势又不稳了。德威尔斯克街方面起了枪声，聚在万国旅馆附近的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便去应战，人家的墙壁又

是石灰迸落，尘埃纷飞，玻璃窗瑟瑟地作响。刚觉得红房子的楼上有了人影，就已经在开枪。这屋子的所有玻璃，无不破碎飞散，全座房屋恰如从漆黑的嘴里喷出火来的瞎眼的怪物一般。

一个士官候补生想从狙击逃脱，绊倒在车路上，好像中弹的雀子，团团回旋，又用手脚爬走，然而跌倒了。从德威尔斯克街和红房子里，仿佛竞技似的都给他一个猛射，那候补生便抛了枪，默默地爬向街的一角去，但终于伸直身子，仆下地，成为灰色的一堆，躺在车路上。射击成为乱射，友仇的所在，分不清楚了。

这时候，从大学那边向着大戏院方面，驰来了一辆满载着武装大学生和将校的运货摩托车，刚近亚呵德尼·略特，大学生们便给那红房子和德威尔斯克街下了弹雨。兵士和工人因此只好退到德威尔斯克街的上边去，躲在门边和房子的凸角的背后。

过了不多久，摩托车开回来了，恰如胜利者一般，静静地在街中央经过。刚到街的转角，忽然从德威尔斯克街起了猛射，摩托车后身的木壳上，便迸出汽油来，白绳似的流在地上，车就正在十字街头停止了。大学生和士官候补生怕射击，狼狈起来，伏在摩托车的底面，将身子紧贴着横板，或者跳下地来，靠轮子做掩护，但敌手的枪弹，无所不到，横板受着弹，那木片飞迸得很远。有人叫喊起来：

“唉唉……救命呀！”

刚看见一个孩子般的年轻的将校跳到车路上，就踉跄几步，破布包似的团着倒在轮边了。从摩托车里已经没有人在射击，破碎的车身空站在十字路上，车轮附近横七竖八躺着被枪杀的人……只有微微的呻吟之声，还可以听到：

“啊唷……啊……啊唷……”

从德威尔斯克街还继续放着枪，负伤者就这样地被委弃得很久。少顷之后，戴白帽、穿革制立领服、袖缀红十字章的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十字街庙的后面走出来了。她也不看德威尔斯克那面，也不要求停枪，简直像是没有听到枪声似的，然而两面的射击，却自然突然停止，士官候补生、大学生、兵士、工人，都从箱子后面惴惴地伸出头来。华西理也以异常紧张的心情，看着这女子的举动。她走近摩托车，弯下身子去，略摇一摇躺在车轮附近的人，便握手回头，望着，不作声了。这瞬间，是周围寂然，归于死一般的幽静。只有从亚尔巴德和卢比安加传来的枪声，使这阒然无声的空街的空气振动。那年轻的女人两足动着裙裾，走到摩托车车边，略一弯腰，便直了起来，叫道：

“看护兵，有负伤的在这里！”

于是两个看护兵开快步走近摩托车去，拉起负伤的人来，好像要给谁看的一般，拉得很高。那是身穿骑兵的长外套的将校，涂磁油的长筒靴上，装着刺马的拍车。军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皱缩的黑发，成束地垂在额上，枪弹大约是打掉牙齿，钻进肚里去了，还在呻吟。

看护兵将那将校移放在车旁的担架上，但当从摩托车拉起负伤者来的时候，长外套的下缘被血浆黏得湿漉漉的，受着日光，异样地闪烁，贴在长筒靴子上的情景，却映入了华西理的眼中。

运去了这将校之后，是一个一个地来搬战死者。不知从哪里又走出别的看护兵来，仿佛搬运夫搬沉重货物一般，将死尸背着运走。他

们互相搀扶，也不怎样忙迫，就像做平常事情模样。尤其是一个矮小而弯脚的看护兵，他不背死尸，单是帮人将这背在背上，帮了之后，便略略退后，悠悠然用围身布擦着血污的两手。

其次是运一个外套上缀着闪闪的肩章的大学生的尸骸，背在背上的死人的身躯，伸得很长，挂下的两脚，吓人地在摆动。

看客的一团，都屏息凝视着看护兵的举动，只有孩子们在喧嚷，高声数着战死者的数目，仿佛因为见了珍奇的光景，很为高兴似的。

“啊，这是第十个了！这回的，是将官呀！瞧吧，满鼻子都是血，打着了鼻子的吧！”

华西理吓得胆寒，好像石化了，痴立在杂货店旁。他这样接近地看了可怕的死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年轻的他们，坐着摩托车前来，临死之前，还在欢笑、敏观，决计置死生于度外而战斗，但此刻，却像装着燕麦袋子之类似的，被看护兵背去了。不自然地拖下的两脚，吓人地摆着，头在别人的脊梁上，橐橐地叩着。

摩托车已被破坏，横板被打得稀烂，步枪和被谁的脚踏过的军帽，到处散乱着，汽油流出之处成了好像带黑的水溜。

最后的死尸搬去了。

革制立领服的女人四顾附近，仿佛在搜寻是否还有死人似的，于是也就跟着看护兵走掉了。

在万国旅馆附近的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们，便又喧嚣起来，好像在捉迷藏一般，很注意地窥看德威尔斯克街的拐角，其中的两个人伏在步道上，响着步枪的机头。华西理看见他们在瞄准。

“啪！”几乎同时，两个人都开了枪。

接着这枪声，立刻听到德威尔斯克街那面，有较之人类的叫喊，倒近于野兽的尖吼的音响，同时也开起枪来。

看客的一团慌乱得好像在被射击，都躲到隐蔽地方去，华西理也不自觉地逃走了。

但华西理并没有知道射击了运货摩托车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队之中，就有这早晨使他觉得讨厌的好友亚庚在里面……

在普列思那

这天一整天，亚庚好像做着不安的梦，他不能辨别事件的性质、战斗的理由，以及应该参加与否。单是伏在青年的胸中的想做一做出奇的冒险的一种模糊的渴望，将他推进战斗里去了。况且普列思那的青年们，都已前往。像亚庚那样的活泼的人物，是不会落后的。同志们都去了。那就……

他也去了。

被夜间的枪声所惊骇的工人们，一早就倦眼惺忪地聚在工厂的门边，开了临时的会议。副工头隆支·彼得罗微支，是一个认真的严峻的汉子，一句一句地说道：

“重大的时机到了，同志们。如果布尔乔亚得了胜，我们的自由、已经得到的权利，就要统统失掉的。这样的机会，恐怕是不会再有的了。大家拿起武器来。去战斗去，同志们！”

年老的工人们默默地皱了眉，大约是不明白事件的真相。但年轻的却坚决地回答道：

“战斗去！扫掉布尔乔亚！杀掉布尔乔亚！”

亚庚是隆支·彼得罗微支的崇拜者，他相信彼得罗微支是真挚的意志坚强的汉子，说话的时候，是说真话的人。但要紧的动机，是因为要打一回仗……于是他就和大家一同唱着《伐尔赛凡加》[1]，从工厂门口向俱乐部去——向红军去报名。

他在工人俱乐部里报了名，但俱乐部已经不是俱乐部，改成红军策动的本部了，大门口就揭示着这意思。

报名的办法是简单的。一个将破旧的大黑帽子戴在脑后的不相识的年轻工人，嘴里衔着烟卷，将报名人的姓名记在蓝色的学生用杂记簿子上。

“姓呢？”当亚庚仿佛手脚都被捆绑一般，怯怯地，心跳着来到那工人的桌子前面时，他问。

“亚庚·罗卓夫。”亚庚沙声地答。

“从什么工厂来的？”工人问道，眼睛没有离开那簿子。

亚庚给了说明。

“枪的号数呢？”工人于是用了一样的口调问。

“什么？”亚庚不懂他所问的意思，回问道。

但对于这质问，却有一个站在堆在桌子左近的枪支旁边的兵士，替他答复了。

那兵士说出一串长长的数目字来，将枪交到正在发呆的亚庚的手里。

“到那边的桌子那里去。”他说，用一只手指着屋子的深处。那地方聚集着许多带枪的工人们。亚庚双手紧捏着枪，不好意思地笑着，走向那边去了。他觉得好像变了棉花人偶一般，失了手脚的感觉，浮在云雾里似的。他接取了一种纸张、弹药囊、弹药和皮带。一个活泼

的兵士便来说明闭锁机，教给拿枪的方法，将枪拿在手里，毕剥毕剥地响着机头，问道：

“懂了吗，同志？”

“懂了。”亚庚虽然这样地回答了，但因为张皇失措和新鲜的事情，其实是连一句也没有懂。

工人们在屋角的窗边注视着刚才领到的枪，装好子弹，并上闭锁机，紧束了新的兵士用的皮带，正在约定那选来同去的人们。大的屋子有些寒凉，又烟又湿，充满着便宜烟草的气味。

“啊呀，亚庚也和我们一气，”一个没有胡子的矮小的工人高兴地说，于是向亚庚问道，“报了名了？”

“报了名了。”亚庚满含着微笑，回答说。

“且慢，且慢，同志，”别一个长方脸的工人，用了轻蔑的调子，向他说道，“你原是社会革命党的一伙呀。现在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亚庚很惶窘，好像以窃盗的现行犯被人捉住了一样，脸上立刻通红起来。

“真的呀，那你为什么来报名的呢？”先前的工人问。

聚在窗边的人们，都含笑看着亚庚。他于是更加惶窘了。

“不的……我已经和他们……分了手……”他舌根硬得说不清话，但突然奋起了勇气，一下子说道，“恶鬼吃掉他们就是。那些拍布尔乔亚马屁的东西。”

工人们笑了起来。

“不错，同志！布尔什维克是最对的！”矮小的工人拍着亚庚的肩膀，意气洋洋地摇着头，一面说。

大家都纷纷谈论起来，再没有注意亚庚的人了。

亚庚向周围一看，只见隆支·彼得罗微支坐在窗边，一面检查着弹药包，一面在并不一定向谁，这样说：

“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了障碍物，要立刻决定，应该站在障碍物的哪一边。站在正对面和这一边，是不行的。我们并不是打布尔乔亚啊。只要扛着枪，打杀了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就是了。”

“还有社会革命党哩。”有谁用了轻蔑的口调说。

“当然，”隆支·彼得罗微支赞成说，“饶放了应该打杀的东西，是不对的。”

“真的。瞧吧，谁胜。”

“用不着瞧的：我们胜的。”有谁诧异道。

亚庚不再受人们的注目，高兴了。他将枪靠在墙上，系好皮带，带上挂了弹药囊，但因为太兴奋了，两只手在发抖。

转瞬之间，屋子里塞满了人。或者大声说话，自己在壮自己的胆；或者并没有什么有趣，也厉声大笑起来；或者跨着好像背后有人推着一般的脚步。大家都已兴奋，是明明白白的，有三个自说是军事教员的兵士，来编成红军小队，以十二人为一排，选任了排长。亚庚

被编在隆支·彼得罗微支所带的小队里了，彼得罗微支即刻在这屋子里，整列了自己这队的人们，忍着得意的微笑，说道：

“那么，同志们，要守命令呀！什么事都得上紧。否则……要留心，同志们……走吧！”

大家就闹嚷嚷地走到街上去了。

从俱乐部的大门顺着步道，排着到红军来报名的人们的长串。这是各工厂的工人们，但夹在里面的新的蓝色外套的电车司机的一班，却在放着异彩。大门附近的步道和车路上，聚集着妇女和年老的工人，是来看前赴战场的人们的，他们大家相笑、相谑，嗑西瓜子，快活的态度好像孩子模样。只有一个瘦削的尖脸的、包着黑的打皱的布直到眼上面、穿着衣襟都已擦破的防寒外套的年轻的女人，却站在工人的队伍旁边，高声地在叫喊：

“渥孚陀尼加，回去吧。叫你回去啊。兵什么，当不得的呀。你真是古怪人。听见没有，渥孚陀尼加？回家去……”

那叫作渥孚陀尼加的工人，是年纪已颇不小、生着带红色的胡子的强壮而魁伟的汉子。他只是用了发恨的脸相睨视着女人，并不离开队伍，低声骂道：

“啐，死尸。杀掉你！”

因为别的工人的老婆没有一个来吆喝丈夫的，这工人分明觉得惭愧了。

“回家去，趁脑袋还没有吃打。”他威吓说。

“不和你一起，我可是不回去的啊。我就是抛掉了孩子，也不离开，你——却还要想去当什么兵哩，狗脸！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叫我怎么办呢，抱了小小的孩子到哪里去呀？你想过这些没有？”

“那边去，教你这浑蛋！”渥乎陀尼加骂道。

群众听着这争吵，以为有趣，但倒是给女人同情，带着冷笑地在发议论。

“有着两个孩子，那是不必去做红军的。”

“只让年轻的去报名，是当然的事。”

“对了，就要年轻的。没有系累的人们，去就是了……”

看见一个高大的板着脸的刚愎的老婆子，抓住了十七八岁的少年的手腕，带到俱乐部那边去。少年的手里拿着枪，带上挂着弹药囊。

“走吧，要立刻将这些都送还。”她愤怒地说，“我给你去寻红军去……”

羞得满脸通红的少年，垂着头，用尖利的声音轻轻地在说：

“我总是不会在家里的。后来会逃掉的。”

但那老婆子拉着少年的手腕，嚷道：

“我关你起来，给你看不到太阳光。成了多么胡闹的孩子了呀。”

于是反顾群众，仿佛替自己分辩似的，说了几句话：

“家里有着蠢材，真费手脚啊……”

亚庚吃了一惊。相同的事，他这里恐怕也会发生的。他惴惴地遍看了群众，幸而母亲并不在里面。只有两个熟识的姑娘，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发笑。亚庚装作没有看见模样，伸直了身子，说道：

“哪，同志们，赶快去呀。”

各小队纷纭混乱，大约五十人集成一团，开始走动了。隆支·彼得罗微支想将队伍整顿一下，但终于做不到，挥着手低声自语道：

“也就成吧……”

---

[1] *Varshavianka*，盛行于三十年前的有名的曲子。

亚庚

他们形成了喧嚣的高兴的一团，在大街中央走。两旁的步道上满是人，大家都显着沉静的脸相，向他们凝望。亚庚是还恐怕被母亲看见，硬拉他回去的，但待到经过库特林广场，走至萨陀伐耶街的时候，这才放了心，好像有谁加以鼓励一样，意气洋洋地前进了。到处是人山人海。在国内战争的第一日的这天，就有人出来看，是莫斯科前所未有的。运货摩托车载着兵士和工人，发出喧嚣的声响，夹在不一律的断断续续的歌声和枪声里，听到“乌拉”的喊声……

普列思那的一团在萨陀伐耶街和别的团体分开，成了独立部队，进向市的中心去。

亚庚将帽子戴在脑后，显出决然的样子，勇敢地走，每逢装着兵士的摩托车经过，便发一声喊，除下打皱的帽子来，拼命地挥动。紧系了皮带，挺着身子，而精神亢奋了的他，仿佛在群众里游泳过去的一般。

群众，街道，“乌拉”的喊声，而且连他自己，都好像无不新鲜，一切正在顺当地变换，亚庚因此便放声唱歌，尽情欢笑，想拿枪向空中来开放了。在思德拉司忒广场遇见了华西理的事，心里是丝毫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的，但走远了广场的时候，却想了起来：

“他会去告诉妈妈，说看见了我的。”

他有些担忧了，但即刻又放了胆，将手一摆，想道：

“由它去吧。”

武装了的兵士和工人们，都集合在斯可培莱夫广场的总督衙门里。这地方是革命军的本部。拿枪的兵士和工人的一团，在狭窄的进口的门间互相拥挤，流入那施着华丽的装饰的各个屋子里。在那大厅里和有金光灿烂的栏杆的宽阔的阶沿上，闹嚷嚷地满是黑色和灰色的人们，气味强烈的烟草的烟，蒙蒙然笼罩在所有屋子里的群众的头上。亚庚跑进了先前是公爵、伯爵、威严的将军之类所住的这大府邸，还是第一回。他便睁了单纯的吃惊的眼睛，凝望着高高的洋灰的天花板，嵌在壁上的镜子，大厅的洁白的圆柱，心里暗暗地觉着一种的光荣：

“我们占领了的。”

而且很高兴，得到讲给母亲去听的材料了。

一个身穿羊皮领子的外套、不戴帽子、拖着蓬蓬松松的长头发的高大的汉子，站在椅子上，发出尖利的声音来：

“静一下，静一下，同志们！”

群众喧嚣了一下，便即肃静了的时候，那人便说道：

“凯美尔该斯基横街非掩护不可。同志们，到那地方去。”

工人们动弹起来了。

“到凯美尔该斯基横街去，同志们。士官候补生在从亚呵德尼·略特前进。竭力抵御！……”

工人们各自随意编成小组，走出屋子去，一面走，一面毕毕剥剥地响着枪的闭锁机。亚庚在人堆里，寻不见隆支·彼得罗微支这一伙

了，便加入素不相识的工人的一组里，一同走向凯美尔该斯基横街的转角那方面去。

德威尔斯克街的尽头的射击，正值很凶猛。

在总督衙门附近的兵士，警告工人道:

“散开，散开，同志们。要小心地走在旁边。一大意，就会送命的。”

于是工人和兵士们便都弯着腰走，一面藏身在墙壁的突角里，一个一个地前进。车路上寂然无声，因为是经过了筑着人山的街道，来到这里的，所以觉得这寂寞，就更加奇怪了。

亚庚的心脏跳得很厉害，胸膛缩了起来。他两手紧捏着装好子弹的枪，连别人的走法也无意识地模仿着，牵丝傀儡似的跟在人们的后面。

枪声已在附近发响了。时时有什么东西碰在车路的石块上，啪啪地有声。

“啊呵，好东西飞来了。”站在前面的兵士笑着说。

亚庚害怕起来了。

“那是什么呀？”他问。

“什么！不知道吗？是糖丸子啊，那东西，”兵士一瞥那吃惊的亚庚的样子，揶揄着说，“撅出嘴去接来试试吧。”

亚庚想要掩饰，笑了起来。但兵士看出了他的仓皇的态度，亲密地说道：

“没有什么的，不要害怕。是在打仗了，要镇静。”

于是大家都集合在凯美尔该斯基横街的转角的地方，但那里已有工人和兵士的一小团，躲在卖酒的小店后面了。这里的空气，都因了飞弹的呼哨而振动。

工人全是素不相识的人，亚庚很想问问各种的事情，但终于不敢去开口。他很想来开枪，但谁也没有放，独自一个也就不好开枪了。大家都沉默着，仿佛御寒一般，在同一的地面上，交互地跺着脚，是不知道做什么才好的情形。而且大家的脸是苍白的，嘴唇是灰色的，只有夹在里面的亚庚，却显着鲜润的红活的面庞，流动着满是好奇和含羞的情绪的双眼，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注意的标的了。

在附近的陀勒戈鲁珂夫斯基横街的转角处，聚集着一团的兵士，工人们的黑色的形相，在那里面显得格外分明，他们都正在一齐向着亚呵德尼·略特方面射击。

“从这里可以开枪吗？”亚庚终于熬不住了，问一个兵士道：

“你是要打谁呀？这里可没有开枪的标的啊。得到对面的角落里去。”

“但那边不危险吗？”

“你试试瞧。”那兵士歪着嘴，显出嘲笑来，但暂时沉默之后，便赶忙说道，“一同去吧，同志。我先走，你跟着来。一同走，就胆壮。但是，要小心呀，敌人一开枪，就伏在地面上。”

亚庚的心发跳，脊梁上发冷了，但他勇敢地答道：

“那么，去吧。”

“到那边去，是不中用的啊。”有谁从后面用了颓唐的声音说。

“唔，又是。还说。”兵士用发怒的口吻说，“去吧。”

他将帽子拉到眉边，捏好步枪，伸一伸腰，便沿着步道，将身子贴着墙壁，跑过去了。亚庚也跟在后面跑。什么地方起了枪声，兵士的头上的窗玻璃，发出哀惨的音响。兵士跳身跑到药店的门边，蹲下了。亚庚好像被弹簧所弹似的跟着兵士，也一同并排蹲下了。兵士的呼吸，是很迫促的。

“那是从哪里来的？”亚庚慌张地问。

“什么叫作从哪里来的？”

“不是开了枪吗？”

“谁知道呢。大约是从什么地方的屋顶上面打来的吧。”

“一不小心，就会送命哪。”亚庚栗然说。

兵士向少年瞥了一眼，但这时亚庚看见他仿佛觉得烈寒似的浑身抖动，脸色发青，两眼圆睁得怕人，异样地发闪了。好容易，兵士才会动嘴，说道：

“会送命的。因为要做枪弹的粮食的，所以，小心些吧。”

两个人紧贴在铺子的门口，有五分钟。兵士发着抖，通过了咬紧的牙缝，在刻毒地骂谁。在亚庚，不知道为什么，这骂声却比枪声更可怕……

这之间，射击停止了。在亚呵德尼·略特方面，也已经听不到枪声。兵士站起身来，仔细地遍看了各家的屋顶，于是跳跃着横断街道，跑向工人们所在的转角去。亚庚也拼命地跟在那后面。忽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从上面起了乱射击，四边的空气都呼呼地叫了起来……在前面飞跑的兵士，好像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便声声骂着，倒在车路上，步枪磕着铺石，发出凄惨的声音。

“唉……唉……赶快！赶快！”有人在转角那里大声叫喊。

亚庚横断了街道，躲在转角的一团里面之后，回头看时，兵士也还是躺在跌倒的处所，小枪弹像雪籽一般落在那周围的铺石上，时时扬起着烟尘……

“终于，给打死了！”一个站在转角上的兵士，断续地说，“爬了来，那就好……”

亚庚被大家所注视，仿佛是阵亡了的兵士的下手人一样，便发了青，发了昏，站在屋壁下，因为怕极了，很想抛掉枪支，号哭起来。然而熬住了，喘息一般地呼吸着，仍然站在那地方。

从德威尔斯克街的上段那里，驶来了载着学生的看护兵的黑色摩托车。因为要叫射击中止，将缀着红十字的白旗摇了许多工夫，看护兵们这才拉起被杀的兵士来，赶忙放在担架上，刚要将摩托车回转，角落上有人叫起来了：

“将帽子拿去呀！”

原来看护兵是将被杀了的兵士的帽子忘掉了。这时候，大家所不意地感到的，是人一被杀，帽子便被遗弃的这一种忧虑。

“拿帽子去！”连亚庚也歇斯底里地叫喊说，“拿帽子！”

学生的看护兵再从摩托车跳下，拾起帽子，并排放在兵士的头边。于是一切都照例地完毕，摩托车开走了，大家都呼地吐了一口气。阵亡的兵士曾经躺过之处的铺石，变成淡黑，两石之间的洼缝中，积起红色的水溜来。大家看这处所，是很难受的，但却很想走近去仔细地看一看……

“吓，了不得的血哪，”身穿磨得很破了的革制立领服，颈子上围着围巾的一个工人，阴郁地说，“现在是魂灵上了天堂……”

大家一声不响。各自在想象别人所不知道的自己目前的神秘的运命。

“天堂……上了真的天堂了。”

那工人还低声絮叨着，嘻嘻地笑了起来。

“上了天堂，没上天堂，兄弟，那倒是随他的便……我想抽烟呢。他们枪也打得真好。”

“但从哪里打出来的呢？”

“恐怕是旅馆的屋顶上吧。有许多人在那里。”

“不是从伏司克烈闪斯基门那边打来的吗？”

“不。从屋顶上打来的，”亚庚明白地说，“我跑到这里来的时候，亲眼看见：从屋顶上打来的。”

大家都注意地向亚庚看，因为他是一个竟没有和兵士一同被人打死的青年。

“哪，同志，你的魂灵儿现在没有跑到脚跟里去吗？”那讲过天堂的工人插嘴说，“不想要一根针吗？”

“怎样的针？做什么？”亚庚诧异道。

“真的针呀。从脚跟里挑出魂灵来呀。”

一团里面，有谁在哧哧地勉强装作嬉笑。亚庚满脸通红，很有些惭愧了，一个中年的兵士便用了冷淡的语调，说道：

“喂，小伙计，你到这里来，是冤枉的。真冤枉。”

“为什么是冤枉的？我不是和你是一样的公民么？说得真可笑！”亚庚气愤起来，孩气地大声说。

那兵士不作声，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呸……”

亚庚在步道上前后往来，走到街的转角，望了一望亚呵德尼·略特。望中全是空虚，既没有人影，也没有马车。这空虚的寂静，更加显得阴惨。倘在平时，是即使半夜以后也还有许多人们来往的，而现在却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从伏司克烈闪斯基门附近向这边开了枪，枪弹发着尖利的声音，在亚庚身边飞过，打在车路和还未造好的大房

子的围棚上。在亚呵德尼·略特的转角处看见了一个人影子，亚庚便将枪身抵在肩膀上，但那人影又立刻不见了。然而亚庚被开枪的欲望所驱使，并且知道即使开了枪，也不会受罚的，于是就任枪身抵在肩膀上，扳一扳机头。步枪沉重地在肩膀上一撞，两耳都嗡地叫了起来……

兵士们聚到横街的转角来。

“你打谁呀？”一个问。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在那里……”

“要看清楚，不要乱打人。这里是常有闲走的人们的。”

灰色外套的人影子又在转角处出现，并且“啪！”地向这边开了一枪，又躲掉了。

这一枪的子弹，打落了一些油灰屑。

细的壁土落到兵士和亚庚的头上来。大家便一齐向后面退走。

“哪，在打我哩！”亚庚活泼地说。

他很高兴为敌人所狙击。这是可以做他一生涯的谈柄的。

“唉，他！……”一个年轻的兵士忽然大声叫喊起来，“他在打，打他。唉！……”

于是一面痛骂，一面正对着街道就开枪。

“啪……啪……啪……”

两个兵士跑到他的旁边去，一个跪坐，一个站着，很兴奋地开始了射击，恰如对着正在前进的敌人。

亚庚发了热狂了，从街角跳到街道上，一任身子露在外面，射击着远处的房屋。什么地方也没有人，而兵士和亚庚，还有五个工人们，却已经都在一面咒骂，一面集中着枪击。从对面的街角也有一团兵士出现，发出枪声来……大家都在射击着看也没有看见的敌手。

射击大约继续了两分钟。亚庚虽然明看见敌人并不在那里，所以用不着开枪，枪弹不过空落在车路上，或者打在人家的墙壁上，然而兴奋了的他，却放而又放，将药包三束都消耗了。他的肩膀因此作痛，右手掌也弄得通红。当这边正在开枪之际，亚呵德尼·略特那面是静悄悄的。

“他们不是从那边走掉了吗？”亚庚问。

“怎会走掉，在那边。在打角上的屋子哩。”

“那是我们的人吗？”

“不错。那是我们的。”

好像来证实这答话一样，从转角的红色房子的窗户里，忽然发出急射击来。

“见了没有？那是我们的。”兵士证明道。

从亚呵德尼·略特那边起了叫喊。兵士们侧着耳朵听。又起了叫喊。

“有谁负伤了。”围着围巾的工人说。

“一定的，负伤了。叫着哩，不愿意死呀。”

“是士官候补生，一定的。”

“自然是士官候补生，叫得像去宰的猪一样。”一个活泼的兵士说完话，异样地笑了起来。

他看着大家的脸，仿佛是在征求同意似的。

大家都不说话。

“喂，不在大叫着什么吗？”

从横街的转角后面，断断续续地听到叫唤的声音，大家伸颈倾听了一回，却丝毫也听不清那意思。

亚庚之死

亚庚又从街角跳出，看好了周围的形势，举起枪支，射击起来。这一回他已经知道瞄准，沉静地开枪了。

他首先去打那在灰色的天空之下，看得清清楚楚的烟突，此后是狙击了挂在邻街的角上的一盏大电灯。一开枪，电灯便摇动了。

“打着了哩！”亚庚满足地想。

略略休息之后，他重新射击，打破了杂货店的大玻璃，打着了红色房子的屋角，看见洋灰坠落、尘埃腾起，高兴了。于是又狙击了万国旅馆的嵌镶壁画和招牌。

“轰！”在对面的房屋后面忽然发出大声，同时在近旁也起了尖利的嚷叫。

亚庚大吃一惊，蹲了下去，看见红色房子的一角倒坏了。兵士和工人，接着是亚庚，都乱成一团，从转角拼命地向横街逃走，好容易才定了神，一个一个地停留下来。

“开炮了！”有谁在对面的街角大叫，“留神吧，同志们！”

“轰！”又来了炮声。

大家动摇了，但立即镇定，回复了街角的原先的位置。亚呵德尼·略特方面的枪击，也更加猛烈起来。

“敌人在冲锋哩！”有谁在什么地方的窗子里面叫着。

于是发生了混乱，五个兵士从对面的街角向德威尔斯克街的上段一跑，一群工人也橐橐地响着长靴，跟在那后面跑去了。剩下来的，则并不看定目标，只向着大街乱放。亚庚所加入的一团中，已经逃走了十个人，只留得四个。亚庚发着抖，喘着气，在等候敌人的出现，觉得又可怕又新鲜。这之间，就看见穿着灰色和蓝色的长外套的人们，从一所房屋里跳到车路上，向亚庚躲着的角落里开着枪，冲过来了。

“他们来哩。”亚庚想。他激动得几乎停了呼吸。

兵士们向横街方面奔逃，叫道:

“来了，来了！……”

亚庚也就逃走，好容易回头一看，但见大家都没命地奔来，他的脊梁便冷得好像浇了冷水。后面的枪声愈加猛烈，仿佛有人要从背后赶上，来打死他似的，亚庚将头缩在两肩之间，弯着腰飞奔，竭力想赶上别人，使枪弹打不着自己……他跟着那逃走的一团，跑进一条小路时，忽然有一个横捏步枪的大汉，在眼前出现了——大喝道:

“站住！乏货！发昏！……回去！枪毙你！”

亚庚逡巡了。那是水兵。

“回去！”

大家错愕了一下，便都站住了。

那水兵一面发着沙声大叫，一面冲出小路，到了横街，径向德威尔斯克街的街角那面去。亚庚很气壮。他自愧他害怕着士官候补生和

大学生，至于逃跑，便奋勇跟着水兵，且跑且装子弹，因为亢奋至极了，牙齿和牙齿都在格格地相打。他很想赶上水兵，但水兵却一步就有五六尺，飞似的在跑。只见他刚到街角，便耸身跳上车路，露着身体在开枪了。亚庚走到水兵旁边去看时，那些在亚呵德尼·略特和德威尔斯克街的街角吃了意外的射击的人们，都在慌张着东奔西走，但俄顷之间，在大街和广场上，便都望不见一个人影子了。水兵和亚庚也不瞄准，也不倾听，只是乱七八糟地开枪。忽然间，水兵一踉跄，便落掉了枪支，亚庚愕然凝视时，只见他呼吸很迫促，大张着嘴，手攫空中，向横街走了两步，便倒在步道上，侧脸浸入泥水里，全身痉挛起来了。亚庚连忙跳上了街角。

“给打死了！水兵给人打死了！”他放开喉咙，向那些从横街跑来的兵士和工人们叫喊，“给人打死了！”

大家同时停住脚，面面相觑。

“到这里来呀！”亚庚说，“他给打死了！”

兵士和工人迟疑不决地一个一个走近街角去，有的是被驱使于爱看可怕的物事的好奇心，有的却轻蔑地看着战死者。

“哈哈……多么逞强啊！”一个兵士恶意地说，“说我们是‘乏货’。现在怎样。我们是乏货哩。”

大家聚在街角上，皱着眉。那水兵是脸向横街，胡乱地伸开了手脚，倒卧着。这时只有亚庚一个，还能够看清这人的情形。他还年轻，长着黑色的微须，剪的头发是照例的俄国式。从张着的嘴里流出紫色的血来，牙齿被肥皂泡一般的通红的唾液所遮掩，那嘴，就令人

看得害怕。两眼是半开的，含着眼泪。而且脸面全部紧张着，仿佛要尽情叹息似的：

“唉唉……”

然而说不出。

聚到街角里来的人们，逐渐增多了。然而全都只是看着水兵，并不想去开枪，不知怎的大家是统统顺下着眼睛的，但竟有人用了怯怯的声调，开口道：

“将他收拾掉吧。”

大家又都活泼起来了。

“不错，收拾起来。收拾掉。”

于是就闹闹嚷嚷，好像发现了该做的工作一样，两个兵士便跳上车路，抓住战死者的两手，拖进街角来，从此才扛着运走。亚庚拾取了缀着黑飘带的水兵的帽子，跟在那后面，但终于将帽子放在战死者的胸膛上面，回到街角上来了。在水兵被杀之处，横着他所放过的枪，那周围是散乱的子弹壳。

“吓，可恶的布尔乔亚真凶！”一个工人骂着说。

别的人们便附和道：

“总得统统杀掉他们。”

大家变成阴郁，脸色苍白，不像样子了。独有亚庚却于心无所执迷，一半有趣地在看大家的脸。奇怪的是，战死了的水兵的那满是血

污的可怕的嘴，总是剩在眼中，无论看什么地方，总见得像是嘴。地窖的黑暗的窗户，对面的灰色房子附近的狗洞，都好像那可怕的张开的嘴，满盖着血的唾液的牙齿，仿佛就排列在那里似的。他脊梁一发冷，连忙将眼睛滑到旁边。不安之念，不知不觉地涌起，似乎有一种危险已经逼近，却不知道这危险在哪里。他想抛了枪，回到家里去了。

工人和兵士们，一句一句，在用了沉重的、石头一般的言语交谈。此时射击稀少了，周围已经平静，而在这平静里，起了远雷一般的炮声。亚庚一望那就在对面的房屋时，所有窗门全都关闭，只有窗幔在动弹，不知怎的总好像那里面躲着妖怪。枪声一响、两响，此后就寂然，又一响，又寂然无声了。倾耳一听，是卢比安加那方面在射击。

忽然间，听到咻咻的声音。

“喂，大家，像是摩托车！”向来灵敏的兵士一面说，便将身一摇，横捏着枪，连忙靠近屋角，悄悄地向亚呵德尼那面窥探。

大家侧耳听时，声音渐渐分明起来了。

“的确，摩托车。来，认清些吧……”

大家立刻振作了，密集在街角上，将枪准备端整。

从亚呵德尼的一角上，有运货摩托车出现，车上是身穿蓝色和灰色的长外套的武装了的一些人，枪支参差不齐地向四面突出。摩托车正如爬着走路的花瓶，枪、头和手，蓝色的灰色的长外套，就见得像是花朵。摩托车向别一角的方向走，想瞒过人们的眼睛。

亚庚、工人和兵士们，便慌忙前后挤着，对准摩托车行了一齐射击。摩托车立刻停止了，从机器部冒起白烟来，车上的人们将身子左右摇摆，恰如发了痉挛一样。

“唉……唉！……”在亚庚的旁边，起了不像人的、咆哮一般的声音。

被这咆哮声所刺戟的兵士和工人们，便跳到步道上，忘记了危险，聚在一起，尽向摩托车开枪。从比邻的街角，也有兵士和工人们出现，一同猛烈地射击。亚庚一看，只见车上的人们恰如被卷的管子一样，滚落地上，有的爬进摩托车下，有的急得用车轮和横板来做挡牌，想遮蔽自己的身躯，狼狈万状。摩托车的横板被枪弹所削，木片纷纷飞散。见了这情景的亚庚，咽喉已被未尝经历涌上来的锐利的喜悦所填塞了。

“杀掉！剥皮！”有人在附近大叫道。

“杀掉！”亚庚也出神地大叫。连装弹也急得不顺手地，连呼吸也没有工夫地，只是开枪。

大约过了一分钟吧，摩托车已被破坏，在那上面，在那近旁，没有一个活动的人影子了。

“呵呵！”这边胜利地说，“了不得。一个不剩。”

大家高声欢笑，为热情所激动，为胜利所陶醉，不住地互相顾盼。

然而火一般烧了上来的激情一平静，亚庚便觉得对面的毁掉了的窗户，又像张开的死的巨口了。但大家还在想打死人，在等候什么事

情的出现。从远处的街角上，忽然现出一个革制短袄上缀着红十字的臂章、头上罩着白布的年轻女人来，以镇静的态度，走向摩托车那面去。围着发红的围巾的一个工人，便举起了枪支。

“你！喂，你干什么？”一个兵士大声对他说。

工人略略回一回头，但仍将枪托靠在肩膀上。

“不要打岔！这布尔乔亚女人，我将她……”

于是兵士大踏步跑过去，抓住了那工人所拿的枪的枪身。

“浑蛋，不明白吗？那是看护妇呀。”

“在打那样的人吗？我们是来讨伐女人的吗？”别的人也叫起来，“发了疯么你？”

“由我看起来，看护妇这东西……”那工人还想说下去，但大家立刻将他喝住了。

“那边去！”

“给他一个嘴巴，否则他不会明白……”

“看哪，看哪……她多么能干！”

那年轻女子在摩托车周围绕了一圈，向那堆着好像破得不成样子了的袋子似的团块的车轮那面，弯了腰一一注视着走，用手去摸，默然无言。

兵士和工人和亚庚，都屏着气看那女人的举动。只见她叫了一声什么，用一只手一挥，就有缀着红十字的臂章的两个兵士，从街角飞跑到摩托车旁，注视着一个团块，于是一个兵转过背来，另一个则将包在外套里的僵硬的袋子拉起，便挂下了一双长筒靴，将这些都载在先一个的背上了。就这样地开手收拾着尸体。

当对面在收拾尸体时，这面却在当作有趣的谈资：

“搬走了。又是一个。原来是那么办的，那是我们的搬法啊。”

“瞧呀，瞧呀，那是大学生。”

“哈哈，这回的是将官了。”

“好高的个子！”

“这是第八个了。”

“真的：我们一个，就抵他们十个。”

亚庚高兴得要发跳。心里想，这是可以做谈天的材料的，待回了家去……

然而，最后的死尸一搬走，兴奋的心情也就消失了。

摩托车就破坏着抛在十字路的中央。

“啪啦！”

那是起于远处的街角的枪声。大家的脸上即刻显出紧张模样，连忙毕毕剥剥地响着闭锁机，动摇起来。生着黑色的针似的络腮胡子的

兵士，走近街角来，断断续续地说道:

“就要前进了，同志们。准备吧。”

“前进，”亚庚自言自语地说，“前进。”

他的心脏发了抖。他跑来跑去，寻觅他自己该站的位置。他以为前进是排着队伍才走的。

“友军的一队，要经过了后街去抄敌人的后面。一开枪，我们就……”

兵士还没有说完话，在对面的角落上已经开了枪。兵士慌忙叫一声“跟着我来！”，而且头也不回地在步道上奔向亚呵德尼·略特方面去了。亚庚喊着“乌拉”跟定他，并且赶上了大家，独自在众人之前，目不他顾地走。有什么热的东西触着脸，也许是空气，也许是子弹——而风则在他的耳边呻吟。

亚庚在红色房子附近的角上站住了看时，只见蓝色和灰色的外套，正在沿着下面的摩呵伐耶街奔走，他便从背后向他们连开了三回枪。他气盛而胆壮了，又走上亚呵德尼·略特的礼拜堂的阶沿，想更加仔细地观察四面的形势。亚呵德尼·略特、戏院广场，以及所有的街道，是全都空虚的。从小店后面，钻出一群人——大抵是孩子来，在街道的角角落落里聚成黑黑的一团，凝视着兵士和工人的举动，望着抛在十字街头的血污的破掉的摩托车，仿佛在看什么珍奇的事物。孩子们在从摩托车的横板上挖下木片来，并且拾集子弹夹。不多久，群众便混杂在武装的兵士和工人里面了，三个十岁上下的顽皮孩子，站在亚庚的面前，羡慕似的对他看。

“放放瞧。”一个要求说。

这样的要求，是很使亚庚不高兴的。

“走开！”他威吓那孩子说。并且将身靠在礼拜堂的石壁上，横捏着枪，俨然吆喝道:

“不相干的人们走开，要开枪了！”

于是向空中放了一枪。

群众都张皇失措。连兵士和工人们，虽然拿着枪，也动摇混乱起来了。

“走开，走开！”发出了告警的声音。

瞬息之间，群众已经一个不见，像用扫帚扫过了一般，惊惶颠倒的他们，推推挤挤地挨进小杂货店中间，躲起来了。兵士和工人们集合在万国旅馆的近旁，独有亚庚留在礼拜堂的阶沿上。四面没有一个人。自己的伙伴都在对面的街角，破坏了的摩托车的背后。亚庚忽然觉到了只有自己一个人，便害怕起来，疑心从礼拜堂背后会跳出恶棍来，要将他杀掉。帽子下面的他的头发，在抖动了，脸色转成苍白的他，便跳下阶沿，横断街道，跑过摩托车旁，奔向对面的街角的工人们那边去。在途中跌了一跤，这使他更加害怕了。

“小心！”在角上的人笑着说。

亚庚气喘吁吁地到了目的地的街角。他的恐怖之念，也传染了别人，大家都捏紧枪身，摆出一有事故即行抵抗的姿势。但是，过了一分钟，那紧张也就消失了。

“是自己在吓自己啊。”有谁用了嘲笑的调子，说，“敌人一个也没有呀。”

“有的。”亚庚答道。

“在哪里？”

亚庚是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但他指着摩呵伐耶街的一角，将手一挥。

“那边。”

他忽然觉得害怕。无缘无故又想抛掉了枪，赶快回到普列思那的家里去，而且这感情，此刻也愈加强烈了。他凄凉、冰冷，浑身打着寒噤。

附近突然起了尖锐的枪声。和工人一同，兵士也将身子紧贴在墙壁上。亚庚吓了一跳，也跟着大家发慌，竭力想要躲到谁的背后去。而且，仍如半点钟以前那样，又有猛烈的恐怖，像一条水，流过他的脊髓和后头部，使他毛发都直竖了。一种运命的预感，在挤缩了他的心，以至于觉得了痛楚。

“离开这里罢。”他哀伤地想。

射击没有继续。站在墙边的兵士和工人，便宽一宽呼吸，动弹起来。

亚庚举起枪来，向空中开了一枪，借此壮壮自己的胆，而且又开了一枪。兵士们也就跟着来开枪了。是射击了好像躲着看不见的敌人的那邻近的房屋的窗门和屋顶。大家一面射击，一面都走出街角和十

字街头来。亚庚也回了礼拜堂的阶沿的老窠，由这里射击万国旅馆的房屋，作为靶子的，是挂着体面的绢幔，在那深处隐约可以望见金闪闪的大装饰电灯和豪华的家具的窗门。因为开了枪了，所以也略为沉静了一点，因为动了兴了，所以他就半开玩笑地，用枪弹打碎了挂在旅馆的停车场附近的彩色玻璃的电灯，以及摆在窗前和桌上的水瓶子。

这射击，后来就自然停止，兵士和工人们聚集在礼拜堂附近，平稳地谈话、吸烟，将危险忘却了。于是又从各个裂缝里、各个空隙间，蟑螂似的钻出孩子来，走近他们，也夹着一些大人，四近被群众填得乌黑。孩子们好像小狗，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捡取子弹夹。更加平稳了。然而亚庚的不可捉摸的悲哀之情，却未曾消失，他在心里知道什么地方有危险，在这就伏在邻近的处所的。但那是什么处所呢?

在大学校的周围和克里姆林的附近开了枪。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从这里都看不见。

亚庚担忧地环顾周围，搜寻着危险的所在，然而不能发现它。

“士官候补生来哩！”在礼拜堂后面，有了好像孩子的声音。

和这同时，礼拜堂的周围和街道上就都起了急射击。群众发一声喊，往来奔逃，孩子们伏在地面上，爬着避到杂货店那面去了。亚庚浑身发抖，想跑到德威尔斯克街的转角这边去，但一出礼拜堂，便立刻陷在火线里。他看见从四面的房屋的门里，或单个，或一团，都走出拿枪的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来，在屋顶上，也有武装着的人们出现。而且盘踞在屋顶上的人们，又好像正在向他瞄准似的。他退到礼拜堂的阶沿，墙壁的掩护物去。大学生和士官候补生一面跑，一面向

兵士和工人们施行着当面的射击。礼拜堂附近和满是秋季的泥泞的步道的铺石上，已经打倒着几个人，还在呻吟，还在抽搐，那旁边就横着抛掉的枪支。五六个兵士将身子紧贴在礼拜堂的墙壁上向士官候补生射击。然而候补生们却分成散列，一直线前进，一跳上礼拜堂的阶沿，失措的兵士便仓皇乱窜起来。候补生们挺着枪刺，去刺兵士，兵士则发出呻吟声和嘶嗄声，用两手想将枪刺捏住，或者在相距两步之处，开起枪来。亚庚仿佛在梦境中，目睹了这些鏖杀的光景。

射击和抵抗，亚庚都忘掉了，只是贴住墙壁，紧靠着冰冷的石头，好像要钻进那里面去。他用了吓得圆睁了的两眼，看着身边的杀戮的情形，上气不接下气地在等候自己的运命。两个士官候补生走到最近距离来，一个便举了枪，向亚庚的头瞄准。亚庚还分明地看见那人的淡黑的圆圆的眼睛。火光灿然一闪，亚庚已经听不见枪声。他抛了枪，脸向下倒在石阶上面了。

“噩梦”

因为骇人的光景，失了常度、受了很大冲击的华西理·彼得略也夫，从亚呵德尼·略特走到彼得罗夫斯克列树路时，已是午后三点钟左右了。他并不慌忙，一步一步地向家里走。由他看来，周围的一切，是全都没有什么相干的。饱含湿气的空气，胶积脚下的淤泥，忽然离得非常之远，而且好像成为外国人了一般的人们，在他，都漠不相关。无论向哪里看，他的眼中只现出拖着嵌了拍车的漂亮的长靴——外套下面的那可怕的双脚，以及大学生和士官候补生的脑袋颓然倒在看护兵的脊梁上的光景来。无论向哪里看，跑到眼里来的只是好像接连着乌黑的自来水管一般的死人的脚，好像远处的小教堂的屋盖——恰如见于此刻的屋顶上那样的死人的头。在落尽了叶子的树梢的密丛里，在体面的房屋的正门里，在斑驳陆离的群众里，就都看见这死了的脚、死了的头。他时时在街上站住，想用尽平生之力来大叫……

然而，怎样叫呢？叫什么呢？谁会体谅呢！而且，那不是发了疯的举动吗?

这周围，是平静的。发了疯的叫喊，有谁用得着呢？……

不是被噩梦所魇了吗？谁相信这样的叫喊？周围都冷冷淡淡。也许是心底里有着难医的痛楚，所以故意冷冷淡淡的吧?

他常常立住脚，仿佛要摘掉苦痛模样，抓一把自己的前胸，并且因了从幼年时代以来成了第二天性的习惯，只微动着嘴唇，低语道:

“上帝，上帝……”

但立即醒悟，苦笑了。

“上帝，现在在哪里呢？不会给那在莫斯科的空中跳梁的恶魔扼死的吗？”

于是他骂人道：

“匪徒！”

但骂谁呢，他不知道。

周围总是冷冷淡淡的。

在亚呵德尼·略特那里，是剥下皮来、撒上沙、渍了盐，咯吱咯吱地擦了，在吃……吃魂灵……

“唉唉，怕人……啊，鬼！”

但是，大街、转角、列树路，都被许多的人们挤得乌黑，大抵是男人，是穿着磨破了的外套、戴着褪了颜色的帽子和渗透了油腻的皮帽之辈。穿戴着羔皮的帽子和领子的布尔乔亚，很少见了，而女人尤其少。只有灰色的工人爬了出来，塞满了街头。他们或在发议论，或在和红军开玩笑。红军是胡乱地背着枪，显着宛然是束了带的袋子一般的可笑的模样。群众不明白市街中央的情形，所以很镇静，但为好奇心所驱使，以为战斗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看作十分有趣的事情。他们想，大概今天的晚上就会得到归结，一切都收场了。只有背着包裹，两手抱着啼哭的婴儿的避难者的形姿，来打破一些这平凡的安静和舒服。

然而孩子们却大高兴，成了杂色的群，在大街和列树路上东奔西走，炫示着从战场上拾来的子弹壳和子弹夹，将这来换苹果、向日葵籽和铜钱。

而市街的生活，则成为怯怯的、酩酊的、失了理性的状态，与平时的老例已经完全两样了。

大报都不出版，发行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报纸，但分明分裂为两个阵营，各逞剧烈的词锋，互相攻击。两面的报纸上，事实都很少，揭载出来的事实，已经都是旧闻，好像从昨天起，便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样子。

传布着各种的风闻，宣传哥萨克兵要从南方进莫斯科，来帮“祖国及革命救援委员会”，又传说在符雅什玛已经驻扎着临时政府的炮兵和骑兵了。

“一到夜，大战斗一定开场的。”有人在群众中悄悄地说。

华西理听到了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由他听去，恰如在脚下索索地响的尘芥一般。

于是他的神经就焦躁起来。但他想，夜间真有大战斗，则此后如夏天的雷雨一过，万事无不帖然就绪，也说不定的。

但他被街街巷巷的人群所吓到了。离市街中央愈远，则群众的数目也愈多。无论哪一道门边，无论哪一个角落，都是人山人海。而且所有的人们，都用了谨慎小心、栗栗危惧的眼色，向市街中央遥望，怯怯地挨着墙壁，摆出一有变故便立刻离开这里、拼命逃窜、躲到安稳的处所去的姿势来。

华西理在街街巷巷里走，直到黄昏时候，然而哀愁和疑虑，却始终笼罩着他的心。

“现在做什么好呢？到哪里去好呢？”他自己问起自己来了，然而寻不出一个回答。

母亲的痛苦

在普列思那，当开始巷战这一天，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在喧嚷。住在市梢的穷人们，都停了工作，跑向大街上来，诧异着奇特的情形，塞满了步道。到处争论起来，骂变节者，责反叛者，讲德国的暗探，有的则皱了眉头，看着那些挟枪前往中央战场的工人们。有的在哭泣，有的在祷告。

偶然之间，也听到嘲笑布尔乔亚、徒食者和吸血鬼之类的声音。但那是例外，这灰色脸相的穿着肮脏衣服的人们，脸上打着穷字的印子的人们，对于事件，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嗑着向日葵籽，和大家开玩笑……而且所有的人，好像高兴火灾的孩子一样，都成了非常畅快的心情。到了黄昏，战斗渐渐平静，情势转到好的一面，大概便以为俄罗斯人各自期待着的奇迹，就要出现了。

华尔华拉·罗卓伐——亚庚的母亲——知道，儿子已经加入红军，往市街去了。她此刻就跑到门边、街角，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的广场那里，看儿子回来没有。

“我要责罚他！”她并不是对谁说，高声地骂道，“到队里去报名，这小猪。”

她轻轻地叹一口气，对着那些塞满了马车、电车和摩托车全不通行了的车路，接连地走过去的通行人，睁眼看定，眼光像要钉了进去的一般。到傍晚，各条大街上，人堆更是增加起来了。红军们散成各个，拖着疲乏的脚，跄跄踉踉，费力地拿着枪，挂在带上的空了的弹药囊在摇摆。这些人们，是做过了一天的血腥的工作来的。群众拉住他们，围起来，做种种的质问。

亚庚却没有见。

他的母亲机织女工，便拉住了陆续走来的红军，试探似的注视他们的眼睛，问他们可知道亚庚，遇见了没有。

“是十六岁的孩子，戴灰色帽子，穿着发红的颜色的外套的。”

“在哪里呢？不，没有遇见。”总是淡淡地回答说，“因为人很多啊。”

机织女工心神不定地问来问去，从街上跑进家里，从家里跑到街上，寻着、等着，暗暗地哭了起来。

耶司排司被亚庚的母亲的忧愁所感动，在天黑之前，便向市街的中央，到尼启德门寻亚庚去了。但是，一回来，机织女工便看定了他，老眼中分明流着眼泪，寻根究底地问。她显出可怜的模样来了，头巾歪斜，穿旧了的短外套只有一只手穿在袖子里，从头巾下，露出稀疏的半白的卷发来。

“是偷偷地跑掉的啊，”她总是说，“还是早晨呀。他说‘我到门口去一下’，从此可就不见了。唉唉，上帝，这到底是怎么的呢？”

她凝视着耶司排司，好像是想以这样的眼色来收泪。并且祷告似的说道：“安慰我吧！”

从她眼里，和眼泪一同射出恐怖的影子来。耶司排司吃惊了，又不能不说话，便含糊着说道：

“你不要担心吧，华尔华拉·格里戈力夫那。大约是没有什么吓人的事的。”

但她心里知道这是假话，半听半不听地又跑到门那边去了。

门的附近为人们所挤满，站着全寓的主妇们，一切都不关心的老门丁安德罗普，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们。于是她便对他们讲自己的梦：

“我梦见我的牙齿，统统落掉了。连门牙，连虎牙，一个也不剩。我想：‘上帝呀，这教我怎么活下去呢？怎么能吃喝呢？’早上起来，想：‘这是什么兆头啊？’那就是：亚庚·彼得罗微支到红军里去报了名。如果他给人打死了，教我怎么好呢？我是许多年来，夜里也不好好地睡觉，也不饱饱地吃一顿面包，一心一意地养大了他的，但到现在……”

她还未说完话，就呜咽起来了，用了淡墨色的克什米尔的手巾角，拭着细细的珠子一般的眼泪。

“喂喂，”耶司排司看着她那痉挛得抽了上去的嘴唇，说，“华尔华拉·格里戈力夫那，不要这么伤心了。大概，一切都就要完事了。大概，就要回来的，如果不回来，明天一早就走遍全市去寻去，会寻着的。人，不是小针儿，会寻着的。”

他想活泼地、热心地说，来安慰她，然而在言语里，却既无热气，也无欢欣。华尔华拉悄然离开了这地方，人们便低声相语，说亚庚是恐怕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做那样的梦。母亲做了那样的梦，儿子是不会有好事情的。”

这时候，听得在市街那面开了枪。大家都住了口，觉得在亚庚是真没有什么好事情了。因为有着这样的忧虑，那逐渐近来的夜，就令人害怕起来……

可怕的夜

这晚上，天色一黑，便即关了门，但谁也不想从庭中回到屋里去。门外的街道上，没有了人影子，但偶然听到过路的人的足音，骇人地作响。胆怯了的人们，怕孤独，怕自己的房，都在昏暗的庭中聚作一团，吸着潮湿的秋天的空气。而且怕门外有谁在窃听，大家放低了声音来谈天。华西理不舒服了，便在庭中踱来踱去，默默地侧了耳朵，听着夜里就格外清楚的枪声。刚以为远处的卢比安加方面开了枪，却又听得近地在毕毕剥剥地响。什么地方起了“乌拉”的叫喊，又在什么地方开了机关枪。有摩托车在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疾驱而过了，由那声音来判断，是运货摩托车。

“彼得尔·凯罗丁也不在啊。”耶司排司向人大声说。

“在那边吧？听说现在是成了头儿了，”女人的声音回答道，“在办烦难的公事哩。”

此后就寂然没有声息，大约是顾忌着凯罗丁家的人在听吧，华西理怅然若失了。说是凯罗丁上了战场，而且还做了首领。不错，他就是这样的人物，这正是像他的事情。他从孩子时候起，原已是刚强不屈的。为伙伴所殴打，他就露出牙齿来，叱骂一通，却绝不啼哭。他和华西理和伊凡，都在这幽静的老地方长成，父母们也交际得很亲密。还在同一的工厂里，一同做过多年的工，将孩子们也送进这工厂里面去。在普列思那最可怕的年头一九〇五年来到的时候，彼得尔和彼得略也夫家的两弟兄，都还是顽皮的孩子，但那时，彼得略也夫老人就在那角落上，被兵们杀死了，那地方，是老树的底下，至今还剩有勖密特工厂的倒坏的好像嚼碎了一般的砖墙。

仿佛已半忘却了的梦似的，华西理还朦朦胧胧，记得那时的情状。

被害者的尸身，顺着格鲁皤基横街，从石上被拖了去，抛在河里了。那时候，母亲是哭个不了，骂着父亲，怨着招致那死于这样的非命的行为。孩子们也很哀戚。但后来自觉而成了社会主义者，却将这引为光荣了：

“亡故了，很英勇地……”

他的父亲是社会革命党员，颇为严峻的人。他的哥哥伊凡，就像父亲，也严峻。

但凯罗丁成了布尔什维克，是那首领……

儿童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投身于政党生活之中了。虽然也曾一同捕捉小禽，和别的孩子们吵架，但一切都已成了陈迹，彼得尔去战斗，伊凡去战斗，连那乳臭的亚庚也去战斗了。

一九〇五年和现在，可以相比吗？倘使父亲还活着，此刻恐怕要看见非常为难的事情了吧。

在普列思那时时起了射击，距离是颇近的。听到黑暗中有担忧的声音：

“连这里也危险起来了吗？”

大家侧着耳朵，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呜……呜……天哪。”听到从什么地方来了低低的哭声，“唉唉，亲生的……啊啊啊……”

“那是什么？是在哭吗？”有谁在黑暗中问道。

“华尔华拉在哭，”女人的声音带着叹息，说，“为了亚庚啊。”

大家聚成一簇，走近华尔华拉家的放下了窗幔的窗下去，许多工夫，注视着隐约地映在幔上的人影，听到了绝望的叹息和泣声：

“啊，亲生的……啊，上帝呀……啊啊啊！……”

“安慰她去吧，一定是哭坏了哩，事情的究竟也还没有明白。”女人们沉思着，窃窃私语，互相商量了之后，便去访华尔华拉，长谈了许多时。

“哺，哺，哺……”在窗边听得有人在那里吹喇叭。

华西理始终默默地在沿着围墙往来，总是不能镇定。母亲出来寻觅他了，用了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凡尼加[1]没有在。也许会送命的呢。”

华西理什么也不回答，自己也正在很担心。

贝拉该耶（华西理的母亲）也和别的女人一同，宽慰华尔华拉去了，但一走出庭中，便又任着她固有的无顾忌，放开了喉咙说：

“他们自以为社会主义者，好不威风，皇帝是收拾了，政治却一点也做不出什么来。吵架、撒谎，可是小子们却还会跟了他们去。你瞧！将母亲的独养子拐走了。”

“但你的那两个在家吗？”有人在暗中问道。

“就是两个都死了，也不要紧。”贝拉该耶认真地说，“我真想将社会主义者统统杀掉。一九〇五年的时候，很将他们打杀了许多、枪毙了许多哩，但是又在要杀了吧？”

“现在是他们一伙自己在闹，用不着谢米诺夫的兵了。”

“闹的不是社会主义者，是民众和布尔乔亚啊。”有谁在黑暗里发出声音来，说，“总得有一天，开始了真的战争才好哩。”

大家都定着眼睛看，知道了那声音的主子，是先前被警察所监视的醉汉，且是偷窃东西的事务员显庚。

“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贝拉该耶忿忿地问道，“那不正是你大显本领的地方吗？”

显庚窘急了。

“我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年纪。我先前也曾奋斗过了的。”

“不错，不错，我知道，怎样的奋斗，”彼得略以哈嘲笑地说，“我知道的。”

群众里面起了笑声。

“在那里的，是些什么人呀！”耶司排司想扑灭那快要烧了起来的争论，插嘴说，“布尔乔亚者，普罗列塔利，社会主义者……夹杂在一起的，都是百姓，都是人类。但真理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

但当将要发生争论，彼得略以哈想用挑战的口调来骂的时候，却有人在使了劲敲门了。

“啊呀……”一个女人叫道。接着别的女人们便都惊惶失措，跑到自己的门口去，想躲起来。

“在那里的是谁呀？”耶司排司走到大门旁边，问着说。

而那发问的声音，是有些抖抖的。

“是我，伊凡·彼得略也夫。”在门外有了回音。

“唉唉，凡纽赛[2]，”耶司排司非常高兴了，“你哪里去了呀？”

在开门之际，人们又已聚集起来，围住了伊凡，这样那样地问他市街情状。但伊凡非常寡言，厌烦似的只是简单地回答：

“在开枪。死的不少。住在市街里的，都在逃难了。”

一听到这响动，华尔华拉便跑了来，但只在裸体上围着一块布，并且问他看见亚庚没有。

“不，没有看见。”

“打死的很多吗？”

“很多。”

伊凡用了微微发抖的声音，冷冷地回答：

“死的很多。两面都很多……”

他说着，便不管母亲的絮叨，长靴橐橐地走掉了。于是听得彼得略也夫的寓居的门，擦着旧的生锈的门臼，戛戛地推开，仍复砰然一响，关了起来。

“死的很多……这真糟透了！”有谁叹息说。

暗中有唏嘘声，是华尔华拉的呜咽。夜色好像更加幽暗，站在这幽暗中的人们，也好像更加可怜、无望，而且是没有价值的人了。

“大家在开枪，大家在开枪。”一个声音悲哀地说。

“是的。而且大家在相杀哩。”另一个附和着。

“而且在相杀……”

“噼啪！……轰！……啪，轰，轰！”市街方面起了枪声和炮声。人家的屋顶和墙壁的上段，霎时亮了一下，而相反，暗夜却更加黑暗、骇人了。

“那就是了。”华西理望着在空中发闪的火光，想，“那就是以真理为名的大家相打啊……”

他于是茫然伫立了许多时。

---

[1] 伊凡的亲昵称呼。

[2] 伊凡的亲昵称呼。

两个儿子

伊凡怕和母亲相遇，她是要叱骂、责备的。幸而家里谁也不在，他便自去取出晚膳来，一面想，一面慢慢地吃。华西理一回来，从旁望着哥哥的脸，静静地问道:

“你哪里去了？”

“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去了。”伊凡将面包塞在嘴里，坦然回答说。

刚要从肩膀上脱下外套的华西理，便暂时站住了。

“向白军报了名吗？”

伊凡沉默着点一点头，尽自在用膳。他那平静的态度和旺盛的食量，好像还照旧，并没有什么变化似的。

“还去吗？”

“自然。约定了明天早上去，才回来的，因为有点事。明天就只在那里了，一直到完结。”

华西理定睛看着哥哥，仿佛初次见面的一样。伊凡却颇镇定，只在拼命地吃。然而脸色苍白，一定是整夜没有睡觉。眉间的皱纹刻得很深，头发散乱，额上拖着短短的雏毛。

“可是你怎么呢？不在发糊涂吗？”

伊凡望着圆睁两眼的弟弟的脸，将用膳停止了。

“还用得着发糊涂吗？”

“是的，自然……”华西理支绌地回答，“但是，一面是工人，就如亚庚似的小子，以及这样的一类……白军的胜利，恐怕未必有把握吧。”

伊凡的脸色沉下来了。

“这是怎么的？哼……我不懂。‘白军的胜利。’这意思就是说，你是他们那一面的，对不对？”

“唉，你真是，你真是！”华西理愕然地说，“我不过这样说说罢了……但我的意思，是不想去打他们。因为一开枪，那边就有……亚庚啊。”

伊凡用了尖利的调子，提高声音，仿佛前面聚集着大众的大会时候模样，挥着两手，于是决然推开食器，从食桌离开了。

“我真不懂……华式加[1]，你总是虫子一般地爬来爬去，你和智识阶级打交道，很读了各种的文学书……于是变成一个骑墙角色了。”

沉闷起来了。华西理沉默着低了头，坐在柜子上，伊凡也沉默着，匆忙地用毛巾在擦手。母亲回来了，直觉到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便担心地看着两人的脸。伊凡的回来，她是高兴的，然而并不露出这样的样子。

“跑倦了吗，浮浪汉？无日无夜地无休无歇啊。蠢材是没有药医的。一对浑虫。”她一面脱掉外套和头巾，一面骂，“现在是到底没有痛打你们的人了！”

“喂，母亲，不说了吧。”华西理道，“说起来心里难受的。”

“我怎能不说呢？糊涂儿子们使我担心，却还不许我说话吗？”

她发怒了，将头巾掷在屋角上。

“你明天还要出去吗？”她一转身向着伊凡那面，尖了声音，问。

伊凡点头。

“出去的。”

“什么时候？”

“早晨。”

母亲瞋恨地瘪着嘴唇，顺下了眼去。

“哦哦，哦哦，少爷。但你说，教母亲怎么样呢？”

伊凡一声不响。

“你为什么不开口呀？”

“话已经都说过了。够了。我就要二十七岁了，是不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自己在做的事，是知道的。”

伊凡愤然走出屋子去，他挺出前胸，又即向前一弯，张开两臂，好像体操教师在试筋骨的力量。

“哦哦，少爷……哦哦，”贝拉该耶更拖长了语尾的声音，说，“哦哦，哦哦。”

“算了吧，母亲，”华西理插嘴道，“你还将我们当小孩子看待，但我们是早已成了壮丁的了。”

贝拉该耶什么也不说，响着靴子，走进隔壁的房子里去了。过了半分钟，就听到那屋子里有低低的唏嘘的声音：

“咿，咿，呃……呃……咿，咿……”

伊凡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哪，哭起来了。”他低声说。

华西理站起身，往母亲那里去了。

“好了吧，母亲。为什么哭呢？”

“你们是只顾自己的。母亲什么就怎样都可以。”贝拉该耶含着泪责数说，“还几乎要杀掉母亲哩。恶棍们杀害了我的男人，现在儿子们又在想去走一样的路。你们是鬼，不是人……咿，咿，咿……我是一个怎样的苦人啊……”

她熬不住，放声大哭了。

华西理在暗中走近母亲去，摸到了她的头，在她额上亲吻。

“哪，好了吧。你不是时常说，人们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着怎样死法的吗？那么，即使怎样空着急，岂不是还是枉然的？”

那母亲，因为儿子给了抚慰，便平静一些，虽然还恨恨，但已经用了颇是柔和的调子，说道：

“如果你们是别人的儿子，我就不管，但是自家的啊。无论咬哪一根指头，一样地痛。因为你们可怜，我才来说话的。”

母亲谆谆地说了许多工夫话，华西理坐在她旁边，摸着她的头发，想起她实在也年深月久，辛苦过来的了。自己和伊凡，真不知经了多少母亲的操心和保护：从工厂拿了宣传书来的时候，就是她都给收起，因此得免于搜查。而且从难免的灾难中救出，也有好几回，事情过后，她大抵总是说，幸而祷告了上帝，两个人这才没给捉去的。

华西理觉得母亲也很可怜了。

“哪，好了，妈妈，好了。”他恳切地说。

但伊凡却仍然在点着电灯的间壁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沉着脸，然而不说一句话。

“伊凡，你老实告诉我，要出去吗？”她用了哽咽的声音问。她大约以为用了那眼泪，已经融和了伊凡的心了。

“要出去的。”伊凡冷静地答道。

母亲放声哭出来了。

“这孩子的心不是心，是石头。魂灵像伊罗达[2]一样，因为坏心思长了青苔了。即使我们饿死，他恐怕还是做他自己的事情的。全像那糊涂老子。唉唉，我真是个不幸的人呀！”

于是在黑暗的屋子里，又听到哀诉一般的啼哭。

华西理低声道：

“好了吧，妈妈。够了。”

“还不完吗，母亲！”伊凡用了焦躁的声音说，“你骂到死了的父亲去干什么呢？说这样的话，还太早哩。”

母亲住了哭，阒寂无声了。只有廉价的时辰钟的摆，在滴答滴答地响。屋子里满是愁惨之气，灯光冷冷然，觉得夜的漫漫而可怕。

不一会，头发纷乱、哭肿了眼睛的母亲，便走到伊凡在着的屋子里，来收拾桌上的食器了。伊凡垂着头，两手插在衣袋里，站在桌子的旁边。对于母亲，他看也不看，只在想着什么远大的重要的事件。华西理也显着含愁的阴郁的脸相，从没有灯火的屋子里走了出来。母亲忽然在桌边站住，伸开一只手，悲伤地说道：

“听我一句话吧，我是跪下来恳求也可以的：‘儿子，不要走！’虽然明知道从你们看来，我就如同路边的石块，但恳求你——只是一件事……”

于是她将手就一挥。伊凡只向母亲瞥了一眼，便即回转身，开始从这一角到那一角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

“橐，橐，橐。”响着他的坚定的脚步声。

华西理觉得心情有些异样，便披上外套，走到外面去了。

---

[1] 华西里的亲昵称呼。

[2] Iroda，犹太的王。

再见！

庭院里还聚集着人们，站在门边，侧着耳朵在听市街和马路上的动静。枪声更加清楚了，好像已经临近似的。

“一直在放吗？”华西理问一个柱子一般站在暗中的男人道。

“在放啊，”那人答说，“简直是一分钟也不停，一息也不停地在放啊。”

“是的，在撒野了。”有人用了粗扁的声音说，华西理从那口调，知道是耶司排司。

“你还在这里吗，库慈玛·华西理支？”华西理便问他道。

“因为一个人在家里，胆子小啊。许多人在一处，就放心得多了。”

“不知道现在那边在干什么呢？真麻烦，唉唉。”在旁边的一个叹息说。

“对呀对呀，但愿没有什么。”

大家都沉默着侧着耳朵听。很气闷。枪炮火的反射，闪在低的昏暗的天空。

“可是亚庚回来了没有呢？”华西理问道。

“不，没有回来。大概，这孩子是给打死了的。”耶司排司回答说，但立刻放低了声音，“可是华尔华拉总好像发了疯呢。先一会儿是

乱七八糟的样子，跑到这里来，说：‘给我开门，寻儿子去，我立刻寻到他。’真的。”

“后来呢？”

“哪，我们没有放她出去啊。恰好有些女人们在这里，便说这样、说那样，劝慰了她，送她回了家。此刻是睡着，平静了一点了。”

大家又沉默了下来。

家家的窗户里还剩着半灭的灯火，人们在各个屋子里走，看去仿佛是影子在动弹。除孩子以外，没有就寝的人。连那睡觉比吃东西还要喜欢的老门丁安德罗普，也还在庭中往来，用了那皮做的暖靴踏着泥地。

起风了，摇撼着沿了庭院围墙种着的菩提树的精光的枝条，发出凄惨的音响，在一处的屋顶上，则吹动着脱开了的板片，啪啪地作声。从市街传来的枪声，更加猛烈了，探海灯的光芒，时时在低浮的灰色云间滑过，忽动忽止，忽又落在人家的屋顶上，恰如一只大手，正在搜查烟突和透气窗户的中间。

安德罗普这才抬起头来，看了这光之后，说：

“啊呀，天上现出兆头来了。”

“不，那不是兆头，那就是叫作探海灯的那东西。”耶司排司说明道。

然而安德罗普好像没有听。

“哦。是的……舍伐斯妥波勒有了战事的时候，也有兆头在天空中出现的：三根柱子和三把扫帚。一到夜，就出现。那时的人们是占问了的，那是什么预兆呢？可是血腥气的战争就开场了。但愿没有那时一般的事，这才好哪。”

“现在却是无须有兆头，而血比舍伐斯妥波勒还要流得多哩。”

“哦，哦。”安德罗普应着，但并不赞成耶司排司。

“可是总得有个兆头的。是上帝的威力呀。唉唉，杀人，是难的呢。杀一只狗也难，但杀人可又难得多多了。”

“啊啊，你，安德罗普，你真会发议论。现在却是人命比狗命还要贱了哩。”女人的声音在暗地里说，还接下去道，“你听，怎样地放枪？那是在打狗吗？”

“所以我说，杀人是难的呀。总得到上帝面前去回答的吧，”安德罗普停了一停，“上帝现在是看着人们的这模样，正在下泪哩。”

“那自然，”耶司排司说，“是瞋着眼睛在看的啊。”

又复沉默起来，倾听着动静。射击的交换也时时中止，但风还是不住地摇撼着树枝，发出凄凉的声音。

什么地方的锈了的门臼上的门，戛戛地一响，几个人走出庭院里来了，因为昏暗，分不清是谁，只见得黑黑的。他们默然站了一会儿，听着动静，吐着叹息，回进屋子去，却又走了出来。大家聚作一团，用低声交谈，还在叹着气。话题是怎样才可以较为安稳地度过这困难的几天，而叹息的是这寓所中男少女多，没有警备的法子。

华西理回进屋子里面时，伊凡已经睡了觉，母亲则对着昏灯，一肘拄着桌子，用手支了打皱的面庞，坐在椅子上。伊凡微微地在打鼾，一定是这一天疲劳已极的了。

“还在开枪吗？”母亲静静问道。

“在开。”

华西理急忙脱下衣服，躺在床上了，然而很不容易睡去。过去了的今天这一日，噩梦似的在他胸脯上面压下来了。被杀了的将校的闪闪的长靴，“该做什么呢”这焦灼的问题，哭得不成样子了的亚庚的母亲的形相，都在他眼前忽隐忽现。他只想什么也不记起，什么也不想到……母亲悄悄地叹一口气，在微明的屋子里往来，后来坐在圣像面前，虔心祷告了很长久，于是去躺下了。

华西理是将近天明，这才睡着的，但也不过是暂时之间，伊凡便在旁边穿衣服，叫他起来了。屋子里面，已经有黯淡的日光射入。伊凡蓬着头发，板着脸孔坐在床沿上穿他的长靴。

“出去吗？”华西理低声问。

“出去。”

“哦，出去的。”右邻室里，突然发出了严厉的母亲的声音，“莫非伊凡不在场，就干不成那样的事情吗？”

于是住了口，恨恨地叹一口气。她是通夜不睡，在等候着这可怕的瞬间的。

伊凡赶忙穿好了衣服。

“那么，母亲，再见。请你不要生气……闹嚷着唠唠叨叨，也不中用的。”

他便将帽子深深地戴到眉头，走向房门去了。母亲并不离床，也不想相送。

“等一等，我来送吧。”华西理说。

“你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母亲愁起来了。

“我就回来的。单是送一送。”

两弟兄走出家里了。大门的耳门，是关着的。耶司排司站在那旁边，显着疲倦的没精打采的眼神，颦着脸。他在做警备。

“出去吗？”他问。

“是的，再见，库慈玛·华西理支。”伊凡沉静地说，微微一笑，补上话去道，“就是有什么不周到的事，也请你不要见怪吧。”

“嘻。”耶司排司叹了一声，不说一句别的话，放他们兄弟走出街上了。

街上寂然，没有人影，枪炮声还是中断的时候多。

这是战士们到了黎明，疲乏了，勉勉强强地在射击。

两弟兄默着走到巴理夏耶·普列思那。带白的雾气，从池沼的水面上升起，爬进市街，缠在木栅、空中和墙壁上。工人们肩着枪，带上挂着弹药囊，三五成群地走过去。华西理包在雾里，将身子一抖，站住了。

“哪，我不再走下去了。”

“自然，不要去了，再见。”伊凡说，向兄弟伸出手来。

他很泰然自若。

华西理忽然想抱住他的脚，作一个离别的亲吻，但于自己的太容易感动，又觉得可羞，便只握了那伸出的手。

“再见……但你说……你不怀疑吗？”

“疑什么？”

“就是那个，你自己……可是对的？”

伊凡笑了起来，挥一挥手。

“你又要提起老话来了？抛开吧。”

于是戴上手套，回转身，开快步跑向市街那面去了。

雾愈加弥漫起来，是浓重的、灰色的、有黏气的雾。

华西理目送着哥哥的后影。只见每一步，那影子便从黑色变成灰色，终于和浓雾融合，消失了。但约有一分钟模样，还响着他的坚定的脚步声。

“橐，橐，橐……”

于是就完全绝响。

“爱国者”

伊凡走出普列思那的时候，在街街巷巷的道路上，不见有一个人，只是尼启德门后面的什么地方，正在行着缓射击。动物园的角落和库特林广场的附近，则站着两人或三人一队的兵士，以及武装了的工人，但他们在湿气和寒气中发抖，竖起外套的领子，帽子深戴到耳根，前屈了身躯，两脚互换地蹬着在取暖。

他们以为自己的一伙跑来了，对伊凡竟毫不注意，因了不惯的彻夜的工作，疲倦已极，只是茫然地、寂寞地在看东西。

伊凡从库特林广场转弯，走进诺文斯基列树路，再经过横街，到了亚尔巴德广场。在亚尔巴德广场的登记处那里，接受加入白军的报名。这途中，遇见了手拿一卷报纸的战战兢兢的卖报人，那是将在白军势力范围的区域内所印的报章《劳动》，瞒了兵士和红军的眼，偷偷地运出亚尔巴德广场来的一伙人。他们是胆怯的，注视着伊凡，向旁边回避，但看见伊凡并没有什么特别留神的样子，便侧着耳，怯怯地看着周围，跑向前面去了。

在亚尔巴德广场之前的三区的处所，有着士官候补生的小哨。从昏暗里，向伊凡突然喊出年轻的、不镇定的沙声来：

“谁在那里？站住！”

伊凡站住了。于是走来了一个戴眼镜、戴皮手套的士官候补生。

“你去哪里？”他问。

伊凡不开口，给他看了前天在士官学校报名之际，领取来的通行许可证。

“是作为自由志愿者，到我们这边来的？”

“是的。”

士官候补生便用了客气的态度，退到旁边去了，当伊凡走了五六步的时候，他便和站在街对面的同事谈天。

“哦，他们里面竟也有爱国者的。”有声音从昏暗的对面答应道。

听到了这话的伊凡，不高兴起来了。他现在的加入白军的队伍，和自己一伙的工人们为敌，是并非由于这样的爱国主义的。

登记处是一希腊式的、华丽的灰色的房屋，正面排列着白石雕刻的肖像，大门上挂着大的毛面玻璃的电灯，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显得狭小了。大学生，戴了缀着磁质徽章的帽子的官吏，中学生，戴礼帽、外套阔气的青年，兵士和工人等，都纷纷然麇集在几张桌子前面。桌子之后，则坐着几个登录报名的将校。华美的电灯包在烟草的烟的波浪里，在天花板下放着黯淡的光。伊凡在这一团里，发现了若干名的党员，据那谈话，才知道社会革命党虽然已经编成了自己的军队，但那并非要去和布尔什维克战斗，只用以防备那些乘乱来趁火打劫的抢掠者的。

“我们的党里起了内讧了。这一个去帮布尔什维克，那一个来投白军，又一个又挂在正中间。真是四分五裂，不成样子。”一个老党员而有国会议员选举权的、又矮又胖的犹太人莱波微支，用了萎靡不振的声音对伊凡说。

莱波微支是并非加入了投效白军的人们之列的，他很含着抑郁的沉思，在那宽弛的大眼睛里，就显着心中的苦痛和懊恼。

“哪，我一点也决不定了，现在该到哪里去、该做什么事。”他愀然叹息着说。

他凝视着伊凡的脸，在等候他说出可走的路、可做的事来，但伊凡却随随便便地冷冷地说道:

“你加入白军吧。”

莱波微支目不转睛地看定了伊凡。

“但如果我去打自己的同志呢? ”他说。

“这意思是? ”

“这很简单，就怕在布尔什维克那面，也有同志的党员啊。”

“哪，但是加在布尔什维克那里的人们，可已经不是同志了吧。”

莱波微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加入吧，并且将一切疑惑抛开。”伊凡又劝了一遍，便退到旁边，觉得“这人是蛀过了的一类”，于是在心底里，就动了好像轻蔑莱波微支一般的感情。他以为凡为政党员的人，是应该玻璃似的坚硬的。

伊凡在分编投报的人们，归入各队去的桌子的附近，寻着了斯理文中尉。斯理文中尉和他，是一同在党内活动，后来更加亲密了的。这回被委为队长，伊凡便也于前天约定，加入那一队里了。斯理文穿

着正式的军服，皮带下挂了长剑和手枪，戴着手套，将灰色的羊皮帽子高高地戴在后脑上。他敏捷地陀螺似的在办事，在登记处里面跑来跑去，向投报人提出种种的质问，挑选着自己所必要的一些特殊的人们。

伊凡还须等候着。走到屋角的窗前时，只见那沉思着的莱波微支还站在那里，但总没有和他谈话的意思。一看见他，伊凡就觉得侮蔑这曾经要好的胖子的心理，更加油然而起了。

那窗门，是正对亚尔巴德广场的，此刻天色已经全明，加了很多的水的牛乳似的淡白，而且边上带些淡蓝的雨云，在空中浮动。广场上面，则士官候补生们在用了列树路的木栅、柴木、木板等，赶忙造起防障来，恰如正在游戏的孩子们一般，又畅快又高兴，将这些在路上堆成障壁，然后用铁丝网将那障壁捆住。几个便衣的男子在帮忙。络腮胡子剪成法兰西式的一个美丈夫，服装虽然是海狸皮帽和很贵的防寒外套，但在背白桦的柴束。被压得跄跄踉踉地走来，将柴掷在防障的附近，便用漂亮的手套拂着尘埃，又走进那内有堆房之类的大院子里去了。不久他又从门口出现，将一条带泥的长板拖到防障那边去，一到，士官候补生便接了那板，放在叠好了的柴木上。这美丈夫的防寒外套从领到裾，都被泥土和木屑弄得一塌糊涂了。

工作做得很快。从各条横街和列树路通到广场的一切道路，都已被防障所遮断。士官候补生们好像蚂蚁，在防障周围做工，别的独立队则分为两列，开快步经过广场，向斯木连斯克市场和尼启德门那方面去，又从那地方退了回来。和这一队一同，大学生、中学生、官吏和普通人等，也都肩了枪，用了没有把握的步调在行走。

“啪，啪，吧，啪……”

在登记处那里远远地听到，尼启德门附近和莫斯科大学那一面，射击激烈起来了。伊凡很急于从速去参加战斗，幸而好容易才被斯理文叫了过去，说道：

“去吧。已经挑选了哩，将那些本来有着心得的。要不然，就先得弄到校庭里去操一天……但我们能够即刻去。”

一分钟之后，伊凡已和一个银鼠色头发的大学生，并排站在登记处附近的步道上面了。于是斯理文所带的一队，显着不好意思的模样，走出广场，通过了伏士陀惠全加，进向发给武器的克里姆林去。这时候，射击听去似乎就在邻近的高大房屋之后，平时很热闹的伏士陀惠全加则空虚、寂寞，简直像是闭住了呼吸一般。只在大街的角落上，紧挨了墙壁，屹然站着拿枪的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等。斯理文是沿了步道，在领队前进的，但已听到枪弹打中两面的房屋上部的声音，剥落的油灰的碎片，纷纷迸散在步道上面了。

义勇兵等吃了一惊，簇成一团，停住脚，就想飞跑起来。斯理文所带的一队，就经过托罗易兹基门，进了克里姆林，而克里姆林则阒寂无人，呈着凄凉的光景。但已经看见了兵营的入口和门的附近的哨兵。

伊凡最初也看不出什么异样的情景来，觉得克里姆林也还是历来的克里姆林模样。那黄色的、沉默的、给人以沉闷之感的兵营，久陀夫修道院的红色的房屋，在这房屋对面的各寺院的金色的屋盖，都依然如故。在兵营的厚壁旁边，也仍旧摆着“大炮之王”。

然而一近兵器厂的门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义勇兵却愕然站住了。

“快走，快走，诸君！”斯理文不禁命令说，“快走！”

为这所惊的伊凡，从队伍的侧面一探望，便明白那使义勇兵大吃一惊的非常的原因了。车路上、兵器厂和兵营之间的广场上，无不狼藉地散乱着兵士的制帽、皮带、撕破了的外套、折断了的枪身、灰色的麻袋之类。被秋天的空气所润泽的乌黑的路石上，则斑斑点点印着紫色的血痕。在兵器厂的壁侧，旧炮弹堆的近旁，又叠着战死的兵士和士官候补生的尸骸，简直像柴薪一样。

满是血污的打破了的头，睁开着的死人的眼，浴血的一团糟的长外套，挺直地伸出着的脚和手。

就在兵器厂的大门的旁边，离哨兵两步之处，还纵横地躺着未曾收拾的死尸。最近的两具死尸的头颅，都被打碎了，从血染的乱发之间，石榴似的开着的伤口中，脑浆流在车路上。胶一般凝结了的血液，在路石上黏住，其中看去像是灰色条子的脑浆，是最使伊凡惊骇的了。

变成苍白色了的义勇兵便即停步，连忙屏住呼吸，在那脸上，明明白白地显出恐怖和嫌恶之情来。

站在门旁的一个士官候补生，略一斜瞥义勇兵的脸，便自沉默了。广场也沉默了。这是一片为新的未曾有的重量所压住了的石头的广场。

“在这里是……出了什么事呀？”有人发出枯哑的沙声，问士官候补生说。

被问的士官候补生身子发起抖来，连忙转脸向了旁边，声不接气地说道：

“战斗……”

他是将这样的质问，当作一种开玩笑了，候补生于是仿佛在逃避再来质问似的，经过了这些可怕的死尸的旁边，走向对面去了。

“战斗……这是战斗哪。”伊凡一面想，一面用了新的感情，并且张开了新的眼，再来一望前面的广场。

这以前，国内战争在他仅是一个空虚的没有内容的音响，即使有着内容，那也不过是微细的并不可怕的东西罢了。

国内战争是怎样的呢？原以为就如大规模的打架。所以这回的战斗，会有这么多的现在躺在眼前那样不幸的战死者，是伊凡所未曾想到的。

打破了的头颅，胶似的淤积着的血块，流在车路上的脑浆，不成样子的难看的可怕的人类的尸体，这就是国内战争。

伊凡觉得为一种新的感觉所劫持，而且被其笼罩，发生了言语难以形容的气促，呼吸都艰难起来了。向周围一看，则前面的枢密院的房屋和久陀夫修道院的附近，都静悄悄地绝无事情，从那屋顶上，便看见各教堂高耸着的黄金的十字架。白嘴乌在克里姆林的空中成群飞舞，发着尖利的啼声。天空已经明亮，成为蔚蓝，只有透明的、缭绕的花带一般的轻云，在向东飞逝，从云间有时露出秋天的无力的太阳来。其时教堂的黄金的十字架骤然一闪，那车路上的血痕，便也更加明显地映在眼里了。

流着脑浆的最末的兵士，是仰天躺着的，因为满是血污，也就看不出他是否年轻、是否好看来了。但当看见日光照耀着那擦得亮晶晶

的长靴和皮带的铜具时，伊凡忽而想到：

“他是爱漂亮的。”

这思想异样地使他心烦意乱。现在也许他正用了只剩皮骨的手，在擦毛刷吧……

在兵器厂里，将步枪、弹药囊、弹药、皮带等，发给了义勇兵。

义勇兵们好像恐怕惊醒了战死者的梦似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用了低低的声音谈话，系好皮带，挂上弹药囊去，不好意思地用手翻弄着枪支。大家都手足无措、举动迟钝起来了，不知怎的总觉得有意气已经消沉的样子……待到走出克里姆林以后，这才吐一口气，和伊凡并排走着的大学生，便喧闹地吹起口笛来，正在叹息，却忽而说道：

“啊，唉，唉，……唔唔，可怕透了。这就是叫作战斗剧的呀。哦哦。是的……”

于是又叹了一口气。

谁也不交谈一句话，大家的心情都浮躁了。只有斯理文一个还照旧，弹簧似的，撑开着而富于弹力性。

士官候补生之谈

出了克里姆林的一队，径到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在这里加上了士官候补生和将校，一同向卡孟努易桥去了。斯理文使伊凡穿上士官候补生的外套，这是因为当战斗方酣之际，工人的他，有被友军误认为红军而遭狙击之虞的缘故。听说这样的实例，也已经有过了。这假装，使伊凡略觉有趣了一下。

向卡孟努易桥去，是以四列纵队前进的，士官候补生走在前面。这时步伐一致，一齐进行，所以大家也仿佛觉得畅快起来。四面的街道，空虚而寂静，居民大概已经走避，留下的则躲在地下室中。一切房屋，都门扉紧闭，森森然；一切窗户，都垂下着窗幔，那模样简直像是瞎眼的魔鬼。而在这样的街上发响者，则只有义勇兵们的足音。

“沙，索。沙，索。沙，索。”

这整然的声响，使大家兴奋，而且将人心引到一种勇敢的工作上去了。

守备卡孟努易桥的，是义勇兵第二队，摆着长板椅的石栏杆的曲折之处，平时是相爱的男女，每夜在交谈甘甜的密语的，现在却架了机关枪，枪口正对着札木斯克伏莱支方面。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在桥上和桥边的岸上徐步往来。大寺院和宫殿中，都不见人影子，但一切还像平时一样：教堂的黄金的十字架在发光，伊凡钟楼巍然高峙，城墙和望楼以及种种的殿堂，都照旧显着美观；空中毫无云翳，冷然在发青光，秋天的太阳则无力地照耀着。教堂的圆盖上面，有几群白嘴乌在飞舞，发着不安的啼声。

在伊凡的眼中，还剩有在克里姆林所见的毛骨悚然的光景。这华丽的大寺院和宫殿后面，却有被惨杀了的尸骸，藏在那旧炮弹的堆积的背后，想起来总觉得是万分奇怪似的。

伊凡冻得缩了身躯，在岸边徐步。外套失了暖气，帽子不合头颅，枪身使手冷得像冰一样。和他并排走着的大学生，则和一个大脑袋蓝眼睛的士官候补生不住地在谈天。

“对于暴力，应该还它暴力的。”

“但是，这却太过了。”大学生说。

“为什么太过？这是当然的因果报应啊。因为他们要来杀我们，所以我们杀了他们的呀。这就是战斗。”

伊凡知道，那是在讲克里姆林界内的彼此冲突的事了。

“你就在那里吗？”他问士官候补生说。

士官候补生冷冷地一看伊凡。

“是的。从头到尾。”

因为参加了那样特别时候的重大的战斗而自己觉得满足的士官候补生，是暗暗地在等候有人来问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伊凡却忽而怀了反感了。血块，车路上的脑浆，在皮带的铜具上发闪的日光……他将身子紧靠在河岸的石碣上，紧到连冷气都要沁了进来，于是一声不响了。从显着蹙额含愁的脸相的他的军帽下面，挤出着蓬松的头发，而且无缘无故地，他用劲捏紧了枪身。

在桥下面，是潺潺地流着冷的澄净的秋波，漾着沉重的湿气。

大学生还在问，听到冷冷的威吓似的回答。

“等到他们降伏了，约定将武器抛在那纪念碑旁边的，看见吗，那纪念碑？”

“看见的。”大学生答说。

“于是我们这队就走过了门，进到克里姆林来了。因为以为他们讲的是真话啊。”

士官候补生暂时住了口。

“但是……他们是骗子。突然开枪了。因为知道我们是少数啊。用机关枪……许多人给打死了。中队的我的同僚也给打死了。体操教师也给打死了。此外许多人给打死了……”

“哦。那么，后来呢？”大学生急忙问道。

“后来我们就从古达斐耶桥那里，向着门突进，给他们没有关门的工夫。铁甲车来了，又一辆来了……于是就给他们一个当面射击。当面射击啊！”

士官候补生近乎大喝地说道:

“当面射击啊！”

伊凡的心里觉得异样了。

“后来我们这队就用机关枪和步枪冲锋。他们躲在兵营里，从窗间和屋上来开枪。但我们将他们……用当面射击！于是狼狈着叫道：‘降伏了。’有些窗子上是白旗。他们怕得失掉了人性子。爬爬跌跌，嚷着‘饶命’，‘呜呜’喊着。浑身发抖，脸色铁青，跪下去。有的还亲吻地面，划着十字这种情景哩。”

在伊凡的眼里，立刻现出这爬爬跌跌、乱嚷乱叫的人们的情景来，在石造的黄色的沉闷的屋子里，往来奔逃，而机关枪则在啪啪啪啪地将他们扫射。

“就使他们收拾了他们一伙的死尸的。”士官候补生说，“他们就堆在炮弹后面。见了没有？那里就有着死尸哩。”

士官候补生的声音中，响着自夸胜利的调子。

“就这样地打烂了他们，占领了克里姆林了。”

他歪着嘴，浮出微笑来。于是足音响亮地沿着桥的栏杆走去了。

伊凡紧咬了牙关。

“见鬼！这便是那……”他禁不住想。

从士官候补生的谈话里透露出来的残酷，使他吃了惊。种种的思想，成为旋风，吹进心里去，发着一种紧张的哀伤的音响。他忽然想高擎步枪，出乎头顶之上，将这掉在桥下的水里，头也不回地拔步飞跑了……但伊凡抑制着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激情。

“就会平静的。”

他忍耐着，来来往往，在河岸上走了许多时，脚步声不住地在发响：

“橐，橐，橐……”

广场上的战斗

正午时分，布尔什维克从札木斯克伏莱支试向卡孟努易桥进攻，不知道从哪几个角落里，炮声大震，四邻人家的窗户都瑟瑟地响了起来。

士官候补生、将校和义勇兵们，就躲在河岸的石壁之后，开始应战。在桥上，机关枪发出缝衣机器一般的声音。伊凡连忙用石块作为障蔽，将枪准备妥当，以待射击的良机，侧了耳朵倾听着。

“在给谁缝防寒外套呀。”和伊凡并排伏着的大学生，将下巴撅向机关枪那面，愉快地笑着说，“正好赶得上冬天哩。”

机关枪是周详审慎，等着好机会，停一会儿响一通。河对岸的大街上，时或有人叫喊，但那声音，却觉得孤独而悲哀。为枪声所惊的禽鸟，慌忙飞上克里姆林和救世主大寺院的空中，画着圆圈，飞翔了一会儿，下来停在屋顶上，但又高飞而去了。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波良加方面的枪声沉默了，又成了平静。

“一定的，打退了。”大学生断定说。

“一定的。”伊凡正从石壁后面走上，附和道。

他冷了，手脚全都冻僵，觉得受不住。在桥下面，河水微微有声，空气满含着极寒的气息，从水面腾起带白色的水蒸气来。义勇兵们无聊起来，聚成了个个的小团，但谈话总无兴致。据哨兵的话，则在那些远离市中央的街道上，挤满着人们，布尔什维克就混在群集里，向士官候补生开着枪，然而什么对付的办法也没有。

义勇兵第八队就这样寂寞地无聊着，在桥上一直到傍晚。

但这时候，在尼启德广场、戏院广场、亚呵德尼·略特、普列契斯典加这些地方，到处盛行射击，大家觉得布尔什维克也许会进而突入后方，从背后袭来，立刻万事全休的。然而从士官学校前来的别的义勇兵们，却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兵力并不多，所以不至于前进。

这报告使大家安心，但又无聊起来了。

一到傍晚，从札木斯克伏莱支方面传来了钟声，河下的教堂的钟，便即和这相应和。但那音响，却短而弱，而低。伊凡一想，就记得明天是礼拜日，所以在鸣钟做晚祷了。

在枪声嚣然的市街里，听到这平和的孱弱的钟声，是很可怕的。枪声压倒了钟声，钟声也好像省悟了自己的无力，近地的教堂里的先行绝响，远处的也跟着停声，于是在空虚的街街巷巷所听到的，就和先前一样，只有枪声了。

义勇兵第八队离开桥上时，已是黄昏时分。全队在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的大食堂里用晚膳。食堂的天花板是穹隆形的，壁上挂着嵌在玻璃框里的思服罗夫将军的格言："前进！时时前进！处处前进！"（伊凡看后，起了异样的感觉。）食后并不休息，义勇兵第八队便径向尼启德门那方面去了。

当此之际，伊凡乃得以观察了队员的态度。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斯理文和伊凡疏远了，所说的单是一些军务上的事。士官候补生们则以冷静而谨慎的态度，不加批判地、精确地实行着一切的事务。

大学生们，最初是意气十分轩昂，大家大发了议论的。

他们并非简单地来参加了战斗……不！他们是抱着各自的理想前来参加了的。所以大家各以自己为英雄，在争论的样子上，尤其是不顾危险的态度上，就表现着他们的这样的抱负。

但到第一天的傍晚，伊凡便看出他们已经疲乏，脸色青白，在谈话里，显出焦躁的神情来了。

和伊凡并排的大学生加里斯涅珂夫——银鼠色的头发，戴着搁在鼻梁上的眼镜，穿着磨破了的长外套——大大地打了一个呵欠。他是善良的温和的人，有一种大声说出自己意见来的脾气。

“啊，此刻可以睡了吧。”他想着，说，“这于身体是有益的。”

“是的，此刻该可以吧。”伊凡回答道。

但其实也并无可以睡觉那样的工夫。

队伍从亚尔巴德广场经过列树路，走向尼启德门去，这地方不住地在开枪。义勇兵们将身子紧贴着墙，蝉联着一个一个地前进。

枪弹噼噼啪啪地打中列树路的树木，打下枝条来，落在附近的房屋上。因为枪弹响得太接近、太尖锐了，每一响，伊凡便不禁一弯腰，急忙从这凸角奔到那凸角去。大家也跳着走，仿佛被弹簧所拨了的一般。

一同集合在有着圆柱子的白垩房屋的门的附近，尼启德门已经不远了。

斯理文叫出联络哨兵来，指示了该站的位置。在半点钟以前，布尔什维克已经沿着德威尔斯克列树路，开始了前进，所以现在正是战斗很猛的时光。

“这好极了，”加里斯涅珂夫说，他在伊凡的后面，“整天闲着，真要无聊到熬不住的。”

过了一会儿，斯理文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托一个年轻的候补少尉，来做这队的指挥。这时候，射击愈加猛烈起来了。

两个士官候补生忽然跳进了门里面，那外套满污着壁上的白粉。

“怎么了？”大家不禁争问道。

“敌在前进，密集了来的。已经到了列树路的喀喀林家附近了。”

形势已经棘手了。又听到枪声之后，接着起了喊声。好像在大叫着“乌拉”。

“听到吗？在叫‘乌拉’。前进着哩。”

伊凡从门里面一窥探，只见在垂暮的黄昏里，有黑影从巴理夏埃·伏士那尼埃教堂方面，向这里奔来。

“瞧吧。闯来了。”一个说。

大家定睛看时，诚然，在闯来了。

“我们也前进吧。”加里斯涅珂夫慌乱着说，“为什么不前进的？”

没有人回答他。

尼启德门边的战斗

这之际，斯理文恰从外庭跑进来了。

“诸君，即刻散开着前进。准备！”

他迅速地分明地命令说。

“要挨着壁，一个个去的。”伊凡机械地自言自语道。

他的心窝发冷了，在背筋和两手上，都起了神经性的战栗。有谁能够打死他伊凡·彼得略也夫之类的事，他是丝毫也没有想到过的，只觉得一切仍然像是游戏一样。

“那么，前进，诸君！”斯理文命令说，“前去，要当心。”

士官候补生的第一团走出门去了。接着是第二团，此后跟了义勇兵，伊凡和加里斯涅珂夫就都在那里面。

在伊凡，觉得市街仿佛和先前有些两样了似的。列树路上的树木和望得见的灰色的房屋，仍如平日一样，挂着蓝色的招牌。只有一个店铺的正面全部写着“小酒店”的招牌，有些异样，但列树路上，却依然是晚祷以前的萧森。

然而确已有些两样了。

“乌拉！”加里斯涅珂夫忽然大叫起来，还对伊凡说，“乌拉，跟着我来呀！”

于是跳到大街的中央，横捏着枪，并不瞄准地就放，疾风似的跑向对面的转角上去了……

“乌拉！”别人也呐喊起来……

大家就好像被大风所卷一般，也不再想到躲闪，直闯向对面的街角去。前面的射击来得正猛，恰如炒豆一样，有东西飞过了伊凡的近旁，风扑着他的脸。但他只是拼命飞跑，竭力地大叫：

“乌拉！乌拉拉拉！”

加里斯涅珂夫跑在前头，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们则恰如赛跑的孩子似的，跟在那后面。向前一看，只见昏暗的街上和广场的周围，黑色的和灰色的人影已在纷纷逃走了。

“逃着哩。捉住他们。打死他们！”有人在旁边叫着说。

“捉住！打死！”

“噼啪，啪，噼啪啪！”——尖锐地开起枪来了。

义勇兵和士官候补生们直到喀喀林家的邸宅，这才躲在一家药店的门口，停了步。现在列树路全体都看得见了。布尔什维克正在沿着两侧的墙壁，向思德拉司忒广场奔逃，有的屈身向地，有的在爬走，刚以为站起来了，却又跑，又伏在地面上了。义勇兵们将枪抵着肩窝，不住地响着闭锁机，在射击那些逃走的敌。

伊凡并不瞄准，只是乘了兴在射击，但在有一枪之后，却看见工人的黑色的人影倒在步道上，还想挣扎着起来，那身子陀螺一般在打旋转了。

“啊，打着了！”伊凡憎恶地想，便重新瞄准了来开枪。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太阳穴上轰轰地像是被铁锤所击似的……他还想前进，去追逃走的敌人，但也就听到了命令道：

“退却！散开退却！”

大家便向后退走，只留下了哨兵，都走进就在邻近的横街上的酒店里。这地方是设备着暖房装置的，要在这里休憩一会儿，温了身躯，然后再到哨兵线上去。

温暖的浓厚的空气，柔和了紧张的心情，当斯理文和一个人交谈之后，将全队分为几部，说道“可以轮流去休息，有要睡的，去睡也行”的时候，伊凡颇为高兴了。

义勇兵们喧嚷着，直接睡在地板上，在讲些空话。伊凡占据了窗边的一角，靠了壁，抱着枪，睡起觉来……

他觉得睡后还不到一秒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站在他旁边，拉着他的手说话了：

“起来吧。睡得真熟呀。起来吧。”

伊凡沉重地抬了头，但眼睑还合着。

“唔？什么？”

“起来吧。轮到我们了。”

还是那个鼻梁架眼镜的加里斯涅珂夫，微笑着站在他面前，手拿着枪，正要装子弹。

“哪，你真会睡，”他说，奇妙地摇摇头，还笑着，“十全大补的睡。”

酒店里面，人们来来往往，很热闹，然而大家都用低声说话，只有斯理文和另一个留着颚髯的中年的将校，却大声地在指挥:

“喂，上劲，上劲！轮到第二班了。快准备！”

从外面进来了义勇兵和士官候补生们，但那脸面，都已冻得变成青白，呆板了。他们将枪放在屋角上，走近暖炉，去烘通红了的两手和僵直了的指头。从他们的身边，放出潮湿和寒冷的气息。伊凡站起身，好容易那麻痹了的两脚这才恢复过来。他的外套，棍子一般地挺着……

“赶快，赶快！”斯理文催促道。

义勇兵们拥挤着聚在门的近旁。

“要处处留神，诸君。放哨是不能睡的。一睡，不但自己要送命，还陷全队于危险的。你，加拉绥夫，监视着这两个人，”他严肃地转向一个留须的士官候补生，接着道，“你负完全责任，懂了吗? 好，去吧。”

于是一个一个从温暖的酒店走去外面了。

射击仍然继续着。空气中弥漫着冷的、像要透骨一般的雾。

“勃噜噜噜，好冷！”加拉绥夫抖着说。

雾如湿的蛛网一样，罩住了人脸。大家因为严寒、亢奋以及立刻就须再到弹雨里去的觉悟，都在神经地发抖，竭力将身子缩小，来瞒过敌人的眼睛。

两人跟着先导者，绕过后街，进了一所大的二层楼屋。这屋子是前临间道，正对着巴理夏耶·尼启德街和德威尔斯克列树路的。

先导者将伊凡和加里斯涅珂夫领进已给弹打坏的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去了，但已有两个士官候补生在这房子里的正对大街的壁下，他们就是和这两个来换班。

微弱的黯淡的光，由破坏了的窗户照在这房子里。在那若明若昧的昏暗中，一个士官候补生说明了在这里应做的事务。然而是义务的语调，仿佛并无恳切之意似的。后来他补足道：

“布尔什维克在那一角的对面的屋子里。屋顶上装着机关枪。他们在想冲到喀喀林邸这面去。”他说着，指点了列树路的那一边，“要射击这里的，所以得很留神。你瞧，这房子是全给打坏了。”

伊凡向四面一看，只见所有窗户都已破坏，因了枪弹打了下来的壁粉，发着尘埃气。顺着门的右手的墙壁，横倒着书橱，在那周围，就狼藉地散乱着书册，被泥靴所践踏。

伊凡留着神，走近窗户去了。

列树路全体都点着街灯，那是从战斗的前夜就点下来的，已经是第三昼夜了，角上的一盏灯被枪弹所击破，炬火一般的大火焰，乘风在柱子上燃烧。因为火光颇炫耀，那些荒凉的列树路上的树木的枝梢，以及突出在冰冻了的灰色的地面上的树根，都分明可以辨别。一

切阴影，都在不住地摇摆，映在紧张了的眸子里，便好像无不生活、移动戒备着似的。

士官候补生们走掉了。加里斯涅珂夫将一把柔软的靠手椅，拉到倒掉的窗户那一面，坐了下去，躲在两窗之间的壁下，轻轻地放下枪。

“很好！”他笑着说，“舒舒服服地打仗你以为怎样？”

伊凡没有回答。他默默地用两脚将书籍推开，自己贴在窗户和书橱之间的角落里。他恐怖了，有着被枪弹打得蜂巢似的窗户的毁坏了的房子，击碎了的家具，散乱在窗缘和地板上的玻璃屑，都引起他忧愁之念来。

“啪！”——从对面的屋子里，突然开了枪。

于是出于别的许多屋子里的枪声，即刻和这相应和。

一秒钟之内，列树路的对面的全部，便已枪声大作、电光闪烁了。枪弹打中窗户，钻入油灰，飞进窗户里。

“现在射击不得。”加里斯涅珂夫说，“看呀，他们，看见吗？……”

伊凡从窗框的横档下面，向暗中注视，只见对面横街上的点心店前面，有什么乌黑的东西在动弹。加里斯涅珂夫恰如正要扑鼠的猫一般，蹑着脚，将枪准备好，发射了。

伊凡看时，有东西在那店面前倒下了。

“嗳哈。”他发着狞笑，拿起枪来，也一样地去射击。

四面的空气震动着，发出令人聋聩的声音。

但一分钟后，列树路转成寂寞了，只从不知道哪里的远处，传来一齐射击的枪声。

伊凡只对准着火光闪过的地方，胡乱地射击。布尔什维克似乎也已经知道开枪的处所了，便将加里斯涅珂夫和伊凡躲着的窗户作为靶子，射击起来。枪弹有的打中背后的墙壁，有的打碎那剩在窗框上的玻璃，有的发着呻吟声，又从砖石跳起。在后面的门外，时时有人出现，迅速地说道:

“要节省子弹。有命令的。”

于是又躲掉了。

“那是谁呀？”伊凡问。

“鬼知道他。也许是联络勤务兵这东西吧。真讨厌。”

伊凡是不知道联络勤务兵的性质的，但一看见严厉地传述命令的人在门口出现，便不知怎的要焦躁起来，或是沉静下去了。思想时而混乱，时而奔放。想到自己的家，想到布尔什维克，想到联络勤务兵，想到被践踏了的书籍……眼睛已惯于房子里的昏暗，碎成片片挂在壁上的壁纸，也分明地看见了。

加里斯涅珂夫默然坐着，始终在从窗间凝神眺望……远处开了炮，头上的空中殷殷地有声。

“啊呵，这是打我们的。”加里斯涅珂夫说，“这飞到哪里去呢？一定的，落在克里姆林。”

他叹一口气，略略一想，又静静地说道：

“这回是真的战斗要开头了。莫斯科阿妈灭亡了。但在先前呢，先前。唉！‘莫斯科……在俄罗斯人，这句话里是融合着无穷的意义的。’是的。融合了的，就是现今也还在融合着。”

他又沉默起来，回想了什么事。

“是的。无论如何，莫斯科是可惜的。但是，同志，你以为怎样？‘为要保全俄罗斯，莫斯科遂迎接蛮族的大军而屡次遭了兵燹，又为了要保全俄罗斯，而莫斯科遂忍受了压抑和欺凌’这样的句子，是在中学校里学过的。”

他自言自语似的，静静地，一面想一面说，也不管伊凡是否在听他。

破了沉寂，炮声又起了。

“哪，听吧，就如我所说的，”加里斯涅珂夫道，“就如我所说的。”

这之后，两人就沉默下去。到了轮班，他们经过后院，走到街上，又向那温暖的酒店去了。

小酒店里，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们长长地伸着脚，睡在地板上，几个人则围着食桌，在吃罐头和干酪。大桌子上面，罐头堆积得如

山，义勇兵们一面说笑，一面用刺刀撬开盖子来，不用面包，只吃罐里的食物……伊凡已经觉得饥饿，便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退却

义勇兵们是不脱衣服，用两只手垫在头下睡着觉的。每一点钟，便得被叫起来去放哨，但这好像并非一点钟，仅有几分钟的睡眠，比规定时间还早，就被叫了起来似的。睡眠既然不足，加以躺着冷地板、坐着打瞌睡这些事，伊凡的头便沉重起来，成了漠不关心的状态了。嘴里发着洋铁腥，连想到罐头也就觉得讨厌。身边有人在讲两个义勇兵刚才已被打死的事情。伊凡自己，也曾目睹一个同去放哨的大学生，当横断过市街时，倒在地下，浑身发着抽搐的。但是，这样的事，现在是早已不足为奇，意识疲劳，更没有思索事物的力量了。

伊凡恰如那上了螺旋的机器似的，默默地遂行了一切。有时也会发作地，生出明了的意识来，然而这也真不过是一瞬息。有一回，忽然觉到门外已经是白昼了。诚然，很明亮，街灯虽然点着，却是黄金的小块一般只显着微黄，而并不发生光耀。什么地方鸣着教堂的钟，炮声轰得更加猛烈。太阳从云间露出脸来，辉煌了一下，又躲掉了。伊凡拼命地瞄了准，就开枪，有时也看看门外，然而一切举动，却全是无意识的。只是一件还好的事，是加里斯涅珂夫在他的旁边。但其实，那也并非加里斯涅珂夫，不过是磨破了的外套，灰色的围巾，露在帽子底下的银鼠色的头发，无意识地映在伊凡的眼里罢了。

“就来换班吗？为什么教人等得这么久的？”加里斯涅珂夫时时大声说。

但有人安慰他道：

“就来换班了，即刻。”

小酒店里，盛传着不久将有援兵从战线上到来，哥萨克兵和炮兵，已经到了符雅什玛的附近。大家争先恐后，来看那载着种种有希望的报告的叫作《劳动》的新闻。

“不要紧的，同志们，我们的事是不会失败的。我们所拥护的，是真的权利，是正义呀！”一个枯瘦的中学生说，“当然有帮手的。”

但他的声音抑扬婉转，大家就觉得讨厌起来了：这是世界的事件，用不着什么娇滴滴的口吻。

吃干酪和罐头，睡了又起来，到哨位去开枪，谈论援兵，骂换班的慢，但大家所期望的，是放心纵意地睡一通。

然而要熟睡，是不行的，因为只能弯腰坐着，或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被叫了起来，前往哨位的时候，浑身作痛，恰如给人毒打了一顿似的。义勇兵的人数并不多，在小酒店里，形成斑色的群，走进走出，但大家都怨着轮班的太久。

“无休无息地怎么干呢？因为在这里已经混了两日两夜了。”大家说。

“已经两日两夜了吗！”伊凡吃惊道。

屈指一算。不错，过了两日两夜了……

在眼前时时出现的人们之中，伊凡明了地识别了的，是加里斯涅珂夫和加拉绥夫——小队长——以及斯理文这三个。斯理文仍如第一天那么紧张，高戴着羊皮帽，亲自巡视哨位，激励部下，说不久就有

援军要到，换班的也就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所以两眼通红，而且大了起来。但态度却一向毫无变化之处，仅将挂在腰间的手枪皮匣的口，始终开着，以便随时可以拔手枪。

大家都过着冲动的生活。或者用了半意识的朦胧的脑，在作离奇的不成片段的思想，一面打着瞌睡；或者全身忽然弦一般紧张起来，头脑明晰，一切都即刻省悟，动作也变成合适、从容了。

第二夜将尽，伊凡觉得起了精神的变化。这就是，忽然不觉疲劳，也不想睡觉了。大概别的人们也一样，加里斯涅珂夫早不睡在暖炉旁边了，正在大发议论，吃着罐头和干酪。他因为跑得太急遽了一些，就失掉了鼻眼镜，但又记不起是在什么处所了。

“要瞄准了。看不见照尺？怎的，这岂不怪吗？伸手向鼻尖上一摸，没有了眼镜……唉，这真是倒运！可有谁看见吗，诸君，我的眼镜？”

大学生们从什么地方搬了柴来，烧起小酒店里的灶，于是所有桌子上，就出现了滚热的喷香的红茶的茶碗……大家欣然喝茶，起劲谈话，在周围隆隆不绝的枪炮声，关于负伤者和战死者的述说，都早已毫不介意了。

所虑的只是枪弹的不足。酒店的壁下，仅有着三个弹药箱。义勇兵们给他诨名，叫作“管账先生”的一个士官候补生，很爱惜子弹，每发一回，总是说：

“请注意着使用。请只打看得见的目标。”

有一夜，来了探报，说布尔什维克有向着士官候补生们所占据的总督衙门立刻开始前进的模样，大约是试来占领尼启德门的。于是略起了一些喧嚣，斯理文便即增加了哨兵的人数。伊凡在哨位时，从思德拉司忒修道院那面，向着总督衙门开炮了。第一发的炮声一震，被破坏了的窗玻璃就瑟瑟作响，从撕下了壁纸的处所，则落下洋灰来:

“索索……索索……索索……”

过了五分钟，炮声又作了，又开了一炮。枪声便如小犬见了庞大的狗，闭口不吠一般，沉默了下去。布尔什维克那边的街上，有人在发大声，但那言语却听不分明，只是尖利地断断续续地叫喊着的那声音，颇令人有恐怖之感。炮击大约继续了一点半钟。那是夜里，街灯烂然，列树路上满是摇动的物影，旁边的露出的煤气火，仍如第一夜，动得像有魂灵一般。

忽然，列树路上到处起了机关枪声和手枪声，喊着“乌拉”。在昏暗的横街上，工人和兵士的影子动弹起来了。

“乌拉！占领呀！打呀！……”从那地方叫喊着。

义勇兵和士官候补生们开始应战，将机关枪拉进伊凡所在的房子里，摆在窗户的近旁。脸相很好而略带些威严的一个年轻的候补少尉，装上了弹药带。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断时续地响了起来。

候补少尉巧妙地操纵了机关枪。横街上的骚扰更加厉害，不绝地叫着“乌拉”，敌人猛烈地仍在一同前进。兵士和工人们的散兵，沿着列树路，几乎一无遮蔽地前行，义勇兵们将他们加以狙击。有些敌兵

便跌倒、打滚，陷于濒死的状态了，但别人立刻补上，依然进击，竭力连声大叫着：

“乌啦！占领呀！乌拉！”

弹雨注在窗户和墙壁上。全屋子里，尘埃蒙蒙，成了危险而忧郁，但机关枪活动着，仍然在发响：

“啪啪啪啪……”

布尔什维克的或是一个，或是两个，或者集成小团，从马拉耶·勃隆那耶街跑向喀喀林家去的光景，渐渐看得清楚了。候补少尉虽然向他们注下弹雨去，但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前进。恰如在那边的深邃的横街里，有着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的泉水一般。

伊凡和加里斯涅珂夫站在窗边，在狙击。

布尔什维克跑过街道，便藏在列树路的树木之下的黄色的小杂货店里。这么一来，便是敌人几乎已在比邻了，但店铺碍事，倒成了不能狙击。

“放弃哨位！”有人在后院厉声大叫道。

在昏暗的门边，出现了斯理文。

“诸君，留神着退却。帮同来搬机关枪……”

候补少尉、加里斯涅珂夫和伊凡，便抬起机关枪，运向后院去。大家慌忙从房里跳进后院，拔步便走。在这里，伊凡这才看见了披头散发、发狂似的嚷着的女人们。

“啊，小爹，带我们去！”其中的一个哭着说。

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各自急着要从这里离开。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二十分钟后，尼启德门附近的区域，已被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们，便抛掉了刚刚舒服起来的温暖的小酒店，退向亚尔巴德方面，他们愤愤不平地退却，待到在一处停留时，才知道那受了炮击的总督衙门，落于布尔什维克之手，他们绕到了占据着尼启德门附近区域的义勇兵的后面了。

斯理文在伏士陀惠全加地方的一个教堂之后，集合了部队，检点起人员来，知道退却之际，战死了七名，其中之一的士官候补生加拉绥夫，在后院中弹而死，尸骸就抛在那地方，看护兵没有收拾的工夫了。

周围很昏暗。当兴奋和恐怖之后，在这寂静的处所，分明感到的，是浓雾笼罩着市街的光景。

“诸君，就要反攻，准备着。”斯理文预告道。

他的声音，是缺少确信而底力微弱的，但大家却紧张起来，又振作了精神。

“这才是哩！我正这样想呀！”加里斯涅珂夫兴高采烈地说，“我正在想，这退得古怪。因为是很可以支持下去的……”

在亚尔巴德广场上，看见放哨的士官候补生的影子，街灯明晃晃地在发光。电车站的附近烧着篝火，那周围摇动着义勇兵和士官候补生的黑影。时有摩托车发出声音，通过广场，驶向士官学校方面去，或者肩着枪的士官候补生的小团，开快步跑过了。

先以为斯理文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而他已经和两名将校以及一团士官候补生一同回来，宣告大家，一个长身的、中年的、镶着假脚的将校，来当指挥之任。

“不要太兴奋，诸君。最要紧的是护住自己，谨慎地前去。是跳上去的，要利用一切凸角和掩护物。前进，是沿着两条横街和列树路而去的。决然地来行动吧。”

将校的话，单纯、平静，简直像是使青年去做平常的事务一般。一听这平静的口调，便心中泰然。准备工作做得很快，在教堂前面的一家房屋上，将机关枪装好了。有士官候补生所编成的掷弹部队来到。将校又将各部队的部署和行动，简单地说明了一遍，但那作战计划是单纯的，就是经过列树路，去占领那在巴理夏耶·尼启德街和尼启德门的角上的广庭，又从这地方来打退布尔什维克。

义勇兵第八队沿着列树路前进。屋上的机关枪不住地活动着：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从尼启德门这方面，也起了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弹雨注在树木的茂密处，淅淅作响，听到了枪弹的呻吟。

但义勇兵和士官候补生，却面对着这弹雨，互相隔着大约一赛旬[1]半的距离，默默地前进。在这尼启德列树路上，街灯是没有点着火的，所以要藏身在房屋的墙下、列树路的栅边，以及种在两旁的落了叶的大洋槐树下，都非常便当。大家并不射击，只是跑上去时，不料竟恰恰到了先前的小酒店的附近了。

喀喀林公爵邸在路对面。那府邸的周围，兵士和工人们来来往往，或者在路上交错奔跑，或者在街角聚成一簇，或者打破了列树路上的杂货店，在夺取苹果和点心……

义勇兵们躲在洋槐的树荫下，悄悄地集合了。斯理文捏着手枪，爬了上来。

“立刻反攻。要一齐射击的。”他用沙声轻轻地说，“哪，诸君，瞄吧。要瞄准了来开枪。一齐射击！……”

大家一同动弹，整好射击的准备。

伊凡屈下一膝，瞄准了一个身上携着机关枪弹药带的高大的兵士。

“放！……”

“啪，啪啪啪啪！”射击发作了。

“小队！”斯理文又命令道。

机关枪格格地响了起来。

“放！……”

“小队！……放！……”

“乌拉！乌拉！……”

斯理文、加里斯涅珂夫和其余的人们，猫似的从树荫下跳出，向着不及提防受了反攻的兵士和工人们正在仓皇失措之处冲锋。当冲出

来的时候，伊凡的帽子被树枝拂落了，想回去拾起来，机关枪却已在耳朵上面发响……他就不戴帽子，跟在同人后面飞跑，一面射击着那些在列树路上逃窜的敌。窜进街角的一所房屋的门内去了的脸色青白的工人们，又奔出来想抵抗，但知道已被包围，便抛了枪，擎起两手，尖利地嘶声叫喊道：

“投降！投降！……”

义勇兵们神昏意乱，连叫着饶命的人也打死了，因为没有辨别的余裕。

士官候补生们则从横街跳到尼启德街上，发着喊，冲进门里去，向各窗户射击，泰然自若地在四面集注如雨的枪弹中。

变成狞猛了的伊凡，眼里冒着红烟，出神地在街上跑来跑去，跟着同人走进街角的一家大庭院里，将一个正要狙击他的少年，用刺刀一半作乐地刺死了。在这大院的角上的尘芥箱后，还潜伏着布尔什维克，行了一齐射击。从横街跑来的一队士官候补生，便直冲上去，想捉住他们，然而刚在门口出现，就有两个给打死了。但这不是踌躇的时候，大家便奋然叫喊起来：

“这边！在这里。这边！”

“乌拉！”加里斯涅珂夫发一声喊，跳进了门。士官候补生、义勇兵和伊凡，也都跟着他前进，但伊凡觉得有什么热热的东西从对面飞来，即刻心脏紧缩，毛发直竖了。

“乌拉！”他不自觉地喊着，看那些跑在前面的同人的后影，如在雾里一般。

尘芥箱临近了。加里斯涅珂夫走在前头。到离箱不过一步了的中途，他忽然站住，身子一歪，叫了一声就跌倒了。

这之际，别的人们已在用了枪刺痛击那些伏在箱后的敌人……当伊凡跑到时，敌人已经都被刺杀，软软地伸着脚躺在泥泞的石上了。只还有一个头发贴在额上的矮矮的工人，跳到角落去，捏好了枪刺在准备袭击，大约他已经没有枪弹了。伊凡瞄了准，一扳机头，然而没有响，他焦灼着再动一动闭锁机，瞄了准，一扳机头，还是没有响，这才省悟到枪膛里已经放完了子弹。

“唉……唉！……”他恨恨地大叫着，挥枪刺跳向工人去。

那人脸色青白，露着牙，虽然显出可怕模样，但却好像忘掉了防御之术似的。伊凡赶紧一跳上前，趁这工人不及措手之际，一刺刀刺进肚子去，拔出之后，又刺了一刀。他觉得枪刺有所窒碍，但发着声音刺进去了。工人想抵御，抓住伊凡的枪身，吁吁地喘着气，动着他的嘴唇……

“呃吓……呃吓……呃……”他似乎要说话，但只是责备似的看定了伊凡。

伊凡毫不看他的脸，跳进那开过枪的旁边的房屋里去了。这些地方，已经到处都是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他们在聚集俘虏，又从顶阁上、茅厕里、床榻下，搜出躲着的人们，拖到广庭那里去。他们多数是未成年的，无所谓羞耻和体面，便放声大哭起来，因为他们以为立刻就要被枪毙了。

士官候补生和义勇兵们将俘虏送往后方，又跑进还在开枪的屋里去。斯理文已在那里了，使伊凡向角角落落去搜索，看可有布尔什维

克没有。在后房的衣橱后面，躲着并无武器而衣服褴褛的两个人。一个从藏身之处走出，驯顺地脱下帽子，牙齿相打着，说道：

“蓬儒尔，穆修。[2]敬请高贵的士官候补生老爷的安……”

另一个却发了吓人的喊声，所有的人们，连那驯顺的一伙，也都吃了惊向他看。听到这喊声而跑来的斯理文，便用枪托打他的头，他这才清醒转来，有意识地环顾周围，一声不响了……搜检这两人的身体，在袋子里发见了用膳的羹匙、时表、银的杯子匣之类，于是斯理文、伊凡、士官候补生便都围了上去，许多工夫，将这两个人痛打、踢倒，踏他们的脸，一直到出血。简直好像是恨他们侮辱了大家一般。

但是，这恐怕是兴奋之情所致的吧。带走了这两个俘虏之后，伊凡也略略恢复了常态，看一看周围。

这房屋，是完全被占领了，但在邻近的屋上装着蛟龙雕像的六层楼屋和喀喀林邸里，却还藏着布尔什维克，便从街对面的房屋的窗口，向这些窗户去开了枪。喀喀林家的一切窗间，立即应战，屋上机关枪发响，猛烈地射击着尼启德列树路和巴理夏耶·尼启德街。剧烈的射击，片时也没有停止。

忽然间，在一角刚起了叫喊，却立刻响着猛烈的爆音。这是因为掷弹队将炸弹抛进喀喀林邸里去了。爆发之后，射击更加厉害，浓的白烟打着旋涡从那设有药店的楼上升起，遮蔽了楼屋的全正面。布尔什维克从对着列树路的门里面跳出，跑过了正是士官候补生和伊凡站着的窗边。

“站住！站住！捉住他们！……快叫瞄准的好手来。”士官候补生焦急着，并且拼命瞄准，射击那些逃去的敌人。

兵士和工人，有的跌倒了，有的翻筋斗，但那一部队，却总算躲进小杂货店的后面了。跑来了公认为射击好手的两个士官候补生，让给他们近窗的便当的地点，他们便即开手来“猎人类”了。

火愈烧愈大，细的树枝都看得分明。布尔什维克逃避火焰，跑到列树路上时，就陷在枪火之下了。两个士官候补生实在是射击的高手，百发百中的。

从门口跳出黑黑的形相来。

“啪！啪！”就是两枪。

那形相便已经倒下，在地面上挣扎了。

为了扫清射击的地域，士官候补生们就去炸掉了杂货店，早没有藏身的掩护物了。

但布尔什维克还想侥幸于万一。

倘从烧着的屋子跳出，想躲到什么地方去，就一定陷于枪火之下。士官候补生们是沉静地、正确地在从事杀人，偶有逃进了街角后面的，便恨恨地骂詈。黑色的灰色的团块，斑斑点点，躺在列树路上。伊凡定睛一望，看见了满是血污的头和伸开的手脚。

火已经包住了那房屋的半部，烟焰卷成柱子，从窗口燃烧出来。物件倒塌作响。起了风。

但是，伏在屋上装着蛟龙雕像那一家的望楼里面的布尔什维克，却还在猛烈地射击庭院和大街，不放士官候补生们走近。要将他们从这里驱逐，总很难。因为只有不过一条缝似的窗门，射击并没有效……

斯理文想出方法来，要求了对这房屋的炮击。于是两发炮弹立刻从亚尔巴德广场飞来了。第一弹将小望楼打毁，和石块的碎片一同，粉碎了的五个死尸和机关枪以及步枪的断片，都落在广庭上。第二弹一到，房屋的内部就起了火。布尔什维克发着硬逼出来一般的叫声，从屋里奔出，沿着列树路，逃向思德拉司忒广场那面去。这样一来，尼启德门附近的区域，就又落在士官候补生们的手里了。但喀喀林邸和屋上装着蛟龙雕像的房屋，却是大火炬似的烧得正猛。

枪声恰如人们悚然于自己的行为一般，完全停止了。

从烧着的房屋里，发出如疯如狂的声音：

“救命！救命！啊啊！……救命！……”

听到了这声音的人们，虽然明知道靠近的壁后，有着活活地焦烂下去的人，然而谁也没有去救这人的手段和力量。

伊凡走出去，到了广庭上。

看护兵正在这里活动，收拾战死者。加拉绥夫被人打碎了前额，也没有外套，挺直地躺着。不知是谁脱去了他的长靴，留下自己的旧的破靴子，然而又不给他穿上，只放在脚旁边，远远望去，还像穿着长靴一样。加拉绥夫的脚，是非常之长的……加里斯涅珂夫躺在铁的

生锈的尘芥箱旁，脸面因痉挛而抽紧，他当气绝之际，用牙齿咬住着在颈上的围巾。

又有人爬出广庭来——两个女人、孩子和跛脚的门丁。

“先前躲在哪里了！”斯里文问他们说。

“那边，躲在菜蔬铺子的房屋里了，看得见吧？”门丁一面说，一面指着地下室的昏暗的窗门。

大家——斯理文、士官候补生们、伊凡，因了好奇心，向窗里面窥探时，只见在幽暗的地板上，转辗着二十来个人，都是这房屋里的住户。他们都以满含恐怖的眼，看着伊凡和士官候补生。

斯理文来安慰他们。

“你们诸位要吃什么东西吗？”

他们这才放心了。

“我们吃是在吃的。因为店里就有罐头和腌菜……”

一点钟后，斯理文所带的一队就和别一队交代，走到休憩所去了。已是三日三夜之终。觉得虽是暂时，但究竟已离危险状态的人们便骤然精神恍惚起来。

他们经过了被火灾照得明晃晃的市街，到了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

---

[1] 俄尺名，1 Sazhen约中国七尺。

[2] Bonjour，Monsieur，法语，“先生，今天好”之意。

炮火下的克里姆林

想休息了，然而不能够。在穹隆形的天花板，而地板上排着卧床的，门口挂着“第五中队”的牌子的一间细长形的房子里，正在大发着纷纷的议论。但义勇兵们的送到这里来，是专为了来睡觉的。伊凡倾耳一听，是许多人们，在讲我军已被乱党所包围，在论某将军应该被逮捕、某人应该被处死。

有一个则主张了立即降服的必要——战斗下去是无意义的。

“无论如何，总是败仗。从前线回来援助我们的军队，统统帮了布尔什维克，和我们为敌了……降服，是必要的……”

对于这辩士，起了怒骂：

“昏话。不如死的好！耻辱！”

到了战斗的第三天，伊凡这才怀疑起来了：莫非这战斗，实在也没有意义的吗？所有军队，都和布尔什维克联合，所有工人，都是敌人。莫非真理竟在那边的人们的手里吗？伊凡是为了想要寻求这真理，所以跑进这阵营里来的。然而在这里……它究竟在哪里呢？

心里烦闷了。

耶司排司说过，没有人知道真理。

他的话不错吗？

伊凡踱着，像被谁灌了毒药一样。

也不再瞌睡了。当斯理文派伊凡往新的哨位克里姆林去的时候，倒觉得喜欢——派到克里姆林去，是只挑了最可靠的人的。

到处在开炮。从荷特文加，从思德拉司忒修道院，从戈尔巴德桥，从札木斯克伏莱支，都炮声大作了。那隆隆的巨声，像送葬的钟音一样，响彻了莫斯科的天空。

义勇兵们几乎是开着快步，在街街巷巷往来奔驰，因为士官学校和克里姆林的炮击已经在开始了。

炸裂的榴霰弹的青色火，在克里姆林的空中发闪，一时灿然照射了宫殿和寺院。鸣着雷，铁雨向着圆盖、宫殿，以及寂静的沉默了的修道院上倾注。

克里姆林的内部，似乎是空虚的，并无生物。但定睛一看，却在房屋的各门口，现着步兵的灰色的形姿。

街灯凄凉地照耀着。

义勇兵们停在兵营内并不久，编成两人一组，散往各自的担任地点去了。伊凡担任的地点，是在伊凡钟楼之下的珍宝库入口附近的哨位。珍宝库早被破坏，所以库内就不再派定人。

在哨位上的伊凡的战友，是年轻的士官候补生，他很想长保谨严的态度，然而无效，常常说话了。

两人紧贴着石壁，最初是沉默着的。四面的步道上，满是玻璃窗的碎片和打落了的油灰屑。

尼古拉宫殿和久陀夫修道院，已经崩坏得很可以了。

“是的，学校里教过的：不向莫斯科和克里姆林致敬者，只有俄罗斯的继子。”年轻的士官候补生沉思着，说，“但现在呢，胡闹极了。是的。”

于是默然了一会，就迅速地唱起歌来：

勇者克里姆林的山丘，
谁会在腋间挟走？
撞钟伊凡的黄金帽，
又谁能抢了拿走？……

“可是这样的人出现了。撞钟人伊凡，怕也寿命不久了吧……”士官候补生说着，将身子一抖，在壁下来回地走了起来。

“还在吟什么诗哩。”伊凡心里不高兴了，看一看士官候补生的脸。

“你见了没有？”士官候补生在伊凡旁边站住，又来说话了，“听说布尔什维克曾经有过宣言，要毫不留情，将一切破坏。”

“破坏，”伊凡附和说，“我想，那是无所不为的吧。”

“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还没有见过真的布尔什维克……兵士。兵士那些，是废料，如果他们是布尔什维克，那就如称我为大僧正一样。”

伊凡记得了彼得尔·凯罗丁的模样，记起了他那雄赳赳的爽直的声音。

“是些爽直的人们。倔强的。”

“啊呀，寺里面在做什么呀？”士官候补生指着久陀夫修道院说，只见各窗的深处都点着蜡烛，人影是黑黑的。

“修士在做功课啊。”

“哼……做得得时。会被打死的。”

然而烛光逐渐明亮起来，在幽暗中，影子似的修士两个，开了半坏的门，走出外面，开始打扫散乱着各种碎片的阶沿了。

士官候补生跑过广场，走到他们的旁边。

“这是什么的准备呀？”他问修士们说。

“奉移圣亚历克舍的圣骨。”一个修士断断续续地回答道。

五分钟后，行列就从门里面慢慢地走出来了。伊凡和士官候补生都脱帽。黑衣的修士们手上各执点了火的蜡烛，静静地唱着歌，运着灿烂的灵柩。

“圣长老亚历克舍，请为我们祈祷上帝。”修士们静静地唱着。

“轰，轰，轰！”炮声发作了。在邻近的屋顶上，响着榴霰弹。

修士们将灵柩从阶沿运进黑门里面去，神奇的幻影似的消踪灭迹了。士官候补生戴上帽，又和伊凡并排将身子靠在石壁上。

“若要将圣骨运到墓地去，恐怕形势是不对的了。”

孤立无援

其实，是从什么地方都没有救援来。到了战斗的第五天，显然知道友军战败，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先前是将希望系在从战线回来的军队上的，但这些军队一进莫斯科，便立刻帮了布尔什维克，向作为派来救援的对象的这一边，猛烈地攻击起来。

哥萨克兵停在山岭上，动也不动。在克拉斯努易门附近战斗了的将校部队，有的降服，有的战死。在莱福尔妥夫的士官候补生部队，则会被歼灭了。

以正义的战士自居的临时政府的拥护者们，也嵌在铁圈子里，进退两难了。

抗争了，但已经没有希望。

大家大概知道，早晚总只得让步了。

伊凡在黑衣修士将亚历克舍的圣骨运进地道去的那一夜，便已省悟了这事情……然而他不使在脸面上现出这纷乱的、被压一般的心情，还要英气勃勃地说道:

“战斗呀，谁有正义，就胜的。”

但是，大家都意气悄然。第一，是弹药用完了。士官学校的兵士和门卫到市街去，买了红军和喝醉了的兵士所带的弹药，藏在衣袋里，拿了回来，士官候补生们也化装为兵士坐摩托车到红军的阵营去采办弹药，有时买来，有时被杀掉了。

十一月一日的全夜，在克里姆林防御者，是最可怕的夜。哥萨克兵和骑兵部队已从战线回来了，但在穆若克附近，就被扣留，结果是宣言了不愿与蜂起的民众为敌。这消息，由一个人的手送到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来，又传给克里姆林和各哨位。士气沮丧了。弹药已完，粮食无几，负伤者又很多，白军就完全心灰意懒……而最大的打击，则是断尽了希望得到救援的线索。

这之际，敌人增加了兵力，身上穿起军装来，又敏捷又勇敢又大胆的水兵，到处出现。而且用着有大破坏力的六寸口径炮，在轰击克里姆林的事，也被证实了。

市厅的房屋受了猛烈的射击，藏在那里面，给予克里姆林防御者以许多帮助的市参事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的人们，也只好搬到觉得还可以避难的克里姆林里来了。

然而意气的消沉和绝望是共通的，总得寻一条出路。

这一夜，培克莱密绥夫斯卡耶塔的上层，遭了轰毁，思派斯卡耶塔为炮弹所贯通，尼古拉门被破坏，乌思班斯基大寺院的中央的尖塔和华西理·勃拉建努易寺院的圆盖之一，都被炮弹打中了。

看起来，克里姆林也不久就要收场。

伊凡在这一夜里，在克里姆林里面，在卡孟努易桥，也在士官学校。

到处浮动着绝望的空气。士官学校内，公然在议论投降，只有少壮血气的人还主张着继续战斗。

“投降布尔什维克，是耻辱。我们不赞成。我们还是冲出郊外去，在那里决一个胜负吧。”

这主张很合了伊凡的意：到郊外去，一个对一个战斗，来决定胜败，那是很好的。待到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便说道：

“应该战斗的。我想，如果再支持些时，布尔什维克便将为工人所笑、所弃了。我说这话，就是作为一个工人……”

伊凡的话，很受拍手喝彩了，然而敏感如一切敏感的辩士的他，却在心中觉着在听他的议论者，乃是失了希望的疲乏已极的人们……然而出路呢？！出路在哪里呢？必须有出路！必须有得胜的意志！

缴械

这一夜，彻夜是议论纷纭，但到第二天的早晨，伊凡就知道已在做投降的准备。将无食可给的俘虏，从克里姆林释放了。迫于饥饿、疲于可怕的经验的他们，便发着呻吟声，形成了沉重的集团，从克里姆林出伊里英加街而去。伊凡看时，他们都连爬带跌地走，疯子似的挥着拳头，威吓了克里姆林。在这战斗的三日间，他们要死了好几回，现在恰如从坟墓中逃出一般地跑掉了。

“呜……呜！……”他们愤恨地，而且高兴地呻吟着。

这早上，又做购买弹药的尝试。主张冲出野外、一决胜负的强硬论者里面的士官候补生和大学生们，就当了这购买弹药之任，扮作兵士或工人，走出散兵线外去，但即刻陷在交叉火线之下，全部战死了。

到正午，传来了和议正在开始的消息，大家便互相述说，大约一点钟后，战斗就要收束的。

活泼起来了。无论怎样的收场，总是快点好，大家各自在心里喜欢，然而藏下了这喜欢，互相避着正视。像是羞惭模样，只有声音却很有了些精神。

然而战斗还没有歇。尼启德门的附近、斯木连斯克市场的附近、戏院广场、卡孟斯基桥、普列契斯典加街等处，都在盛行交战。

市街的空气，充满着枪炮声。中央部浴了榴霰弹火。尼启德门方面的空中，则有青白的和灰色的烟，成着柱子腾起，那是三天以前遭了火灾的房屋，至今还在燃烧。

斯理文的一队，在防御墨斯克伏莱吉基桥的附近，射击了从巴尔刁格方面前进而来的布尔什维克。

义勇兵们是只对了看得见的目标，行着缓射的，但到正午，弹药已经所余无几了，每一人仅仅剩了三发。焦躁得发怒了的斯理文，便用野战电话大声要求了弹药，还利用着联络兵送了报告去，但竟不能将弹药领来。

“请你去领弹药来吧！”斯理文对彼得略也夫说，“那边遇见人，就讲一讲已经不能支持了的理由。”

伊凡前去了。

街道的情形多么不同了啊！到处是空虚。街是静的，枪声就响得更可怕。

“哺……哺哺哺！……”

时时还听到带些圆味的手枪的声音。

“啪，啪，啪。”

家家的窗户都被破坏，倒塌，那正面是弄得一塌糊涂。步道上散乱着碎玻璃和油灰块，堆得如小山一样。伊凡并不躲闪，在枪声中挺身前行。从炸裂的榴霰弹升腾上去的白烟，好像小船，浮在克里姆林的空中，铁雨时时注在近旁，将浓的沙烟击起。然而伊凡已经漠不关心了，在麻木的无感觉状态中了。在现在，就是看了倒在路上的战死者，看了连战五日五夜还是点着的街灯，也都无所动于衷了。

有水从一家的大门口涌出，瀑布似的，但他也并不留神或介意。

在马术练习所的附近，恰在驻扎古达菲耶对面之处的一团哥萨克兵那里，落下榴霰弹来。大约五分钟后，伊凡经过那地方来一看，只见步道上有负了伤的马在挣扎，一边躺着两具可萨克的死尸。别的哥萨克兵们用缰绳勒住了嘶鸣的马，愀然紧靠在马术练习所的墙壁上。

“打死它吧，何必使它吃苦呢？”一个哥萨克兵用了焦灼的沙声说，大踏步走向那正在发抖喘气的马去，从肩上卸下枪，将枪弹打进两匹马的眉心。马就全身一颤，伸开四脚倒下了。

这光景，不知道为什么很惹了伊凡的注意。

伊凡在尼启德门附近的广庭里，用刺刀刺了躲在尘芥箱后的工人的时候，那工人也一样地全身起了抽搐的。

人，圣物，市街，这些马匹，都消灭了。然而为了什么呢?

在士官学校里，竟毫无所得，伊凡便在傍晚回到墨斯克伏莱吉基桥来了。斯理文听到了不成功，就许多工夫，乱骂着一个人，而伊凡却咬了牙关倾听着。

“我打了他，看怎样？”他的脑里闪出离奇的思想来。

于是莫名其妙的恶意，忽然冲胸而起，头发直竖，背筋发冷了。然而伊凡按住了感情，几乎是飞跑似的到了街头，站在桥上，将所剩的几颗子弹向布尔什维克放完了。

“这样……给你这样！哼，鬼东西！就这样子！吓，哪！”

“在做什么呀？你兴奋着吧？”从旁看见了这情形的一个又长又瘦、戴着眼镜的士官候补生问他说。

伊凡并不回答，只将手一挥。

到夜里，传来了命令，说因为讲和已成，可撤去哨位，在士官学校集合。

大家都大高兴了。连斯理文，也不禁在大家面前说道：

“好不容易呀！”

但在伊凡，却觉得仿佛受了欺骗、受了嘲笑似的。

“你说，同志，好不容易呀，”他向斯理文道，“那么为什么防战了的呢？”

斯理文有些慌张了，红了脸，但立即镇静，用了发怒的调子回答道：

“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办法？洁白地战死啊！在战败者，可走的唯一的路，是——死。懂吗？”

“那又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即使说是射击了流氓，究竟也还是成了射击了我们的兄弟了……”

“我可不懂，同志。”

“唔，不懂，那就是了！”

斯理文脸色发青，捏起拳头来，但又忍耐了下去。

听着这些问答的士官候补生们，都面面相觑，凝视着昂奋得仰了脸的伊凡。

“是发了疯了。”在他的背后，有谁低声说。

“不，我没有发疯。将战争弄开头却不去打到底的那些东西，这才发着疯哩！”伊凡忍无可忍了，大声叱咤说。

谁也不来回答他。从此以后，谁也不再和他交谈，当作并无他这一个人似的远避了。

议和的通知，传到了各哨位。

于是发生了情绪的兴奋。布尔什维克知道就要停战，便拼命猛射起来，全市都是炮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几乎要震聋人的耳朵。

同时白军也知道了已无爱惜枪弹的必要，就聊以泄愤地来射击胜利者。最激烈的战斗，即在和议成后的这可怕的夜里开始了。

将校们将自己的武器毁坏，自行除去了肩章。最富于热血的人们则誓言当俟良机，以图再举。

第二天的早晨，义勇兵们就在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缴械了。

怎么办呢？

这几天，华西理·彼得略也夫前途失了希望，意气沮丧，好像在大雾里过活一般。

在三月革命终结之春的有一天，母亲威吓似的说道：

“等着吧，等着吧，魔鬼们。一定还要同志们互相残杀的。”

啊，华西理那时笑得多么厉害啊?

“妈妈，你没有明白，到了现在，哪里还会分裂成两面呢？”

“对的，我不明白，”母亲说，“母亲早已老发昏，什么也不明白了。只有你们，却聪明得了不得。但是，看着吧，看着就是了。”

现在母亲的话说中了：大家开始互相杀戮；伊凡进了白军，而旧友的工人——例如亚庚——却加入红军去。合同一致是破裂了。一样精神、一样境遇的兄弟们，都分离了去参加战斗。这是奇怪的不会有的事，这恐怖，还没有力量够来懂得它。

伊凡去了。

那一天，送了他去的华西理便伫立在街头很长久，听着远远的射击的声音。从地上弥漫开来的雾气，烟似的浓重地爬在地面上，沁入身子里，令人打起寒噤来。工人们集成队伍，肩着枪，腰挂弹药囊，足音响亮地前去了，但都穿着肮脏的破烂的衣服。恐怕是因为免得徒然弄坏了衣服，所以故意穿了顶坏的吧。

他觉得这些破落汉的乌合之众，在武装着去破坏市街和文化了。他们大声谈天，任意骂詈。

一个高大的、留着带红色的疏疏的胡须的两颊陷下的工人，夹在第一团里走过了。华西理认识他。他诨名卢邦提哈，在普列思那都知道，是酒鬼，又会偷，所以到处碰钉子，连工人们一伙里也都轻蔑他。然而现在卢邦提哈肩着枪，傲然走过去了。华西理不禁起了嘲笑之念。

“连这样的都去……”

然而和卢邦提哈一起去的，还有别的工人们——米罗诺夫和锡夫珂夫，他们是诚实的、可靠的、世评很好的正经的人们。米罗诺夫走近了华西理。

“同志彼得略也夫，为什么不和我们一道儿去的？打布尔乔亚去吧。”

两手捏着枪、精神旺盛的他，便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了。

“不，我不去。”华西理用了无精打采的声音，回答说。

“不赞成吗？那也没有什么，各有各的意见的。”米罗诺夫调和地说，又静静地接下去道：

“但你可有新的报纸没有？……要不是我们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而是你们的……有吗？给我吧。”

华西理默着从衣袋里掏出昨天的报纸《劳动》来，将这递给了米罗诺夫。

“多谢多谢。我们的报纸上登着各样的事情，可是真相总是不明白。看不明白……”

他接了报章，塞进衣袋里面去。

华西理留神看时，他的大而粗糙的手，却在很快地揉掉那报章。

“那么，再见。将来真不知道怎样。”他笑着，又露一露雪白的牙齿，追着伙伴跑去了。

工人们接连着过去。他们时时唱歌，高声说话，乱嚷乱叫。好像以为国内战争的结果，是成为自由放肆，无论说了怎样长的难听的话，也就毫无妨碍似的。

连十六七岁的学徒工人也去了，而且那人数多，尤其是惹人注目样子。

智慧的人们和愚蠢的人们，卢邦提哈之辈和米罗诺夫之辈，都去了。

战斗正剧烈，枪声不住地在响。

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的角角落落上，聚集着许多人。店铺前面，来买粮食的人们排得成串，红军的一伙，便在这些人们里面消失了。

华西理回了家。

母亲到门边来迎接他，但在生气，沉着脸。

“走掉了？”她声气不相接地问。

“走掉了。”

母亲垂下头，仿佛看着脚边的东西似的，不说什么。

“哦。”他于是拉长了语尾，默默地驼了背，就这样地离开门边，顿然成为渺小凄凉的模样了。

“今天又要哭一整天了吧。”华西理叹息着想，“玉亦有瑕。[1]……”

华尔华拉跑到门边来了。她用了一夜之间便已陷了下去的、发热的试探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华西理的脸。

“没有看见亚庚吗？”

“我没有走开去。单是送一送哥哥……”

“那么，就是，他也去了？”

“去了。”

华尔华拉站起身，望一望街道。

“我就去。”她坚决地说。

“哪里去呀？”华西理问道。

“寻亚庚去。我将他拉到家里，剥他的脸皮。要进什么红军。该死的小鬼，害得我夜里睡不着，要发疯。他，他，他的模样总是映在我眼里……”

华尔华拉呜咽起来，用袖子掩了脸。

“亚克……亚庚谟式加，可怜的，唉唉，上帝啊，他在哪里呢？”

“但你先不要哭吧，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华西理安慰说，“想是歇宿在什么地方了。”

然而是无力的安慰，连自己也预感着不祥。

“寻去吧，”华尔华拉说，拭着眼睛，“库慈玛·华西理支肯同我去的。寻得着的吧。”

华西理要安慰这机织女工，也答应同她去寻觅了。

一个钟头之后，三个人——和不放他出外的老婆吵了嘴因而不高兴了的耶司排司、机织女工和华西理——便由普列思那往沙陀伐耶街去了。街上虽然还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但比起昨天来，已经减少。抱着或背着包裹、箱箧以及哭喊的孩子们的无路可走的人们，接连不断地从市街的中央走来。

射击的声音，起于尼启德门的附近，勃隆那耶街、德威尔斯克列树路、波瓦尔司卡耶街这些处所，也听到在各处房屋的很远的那边也有传来的枪声。耶司排司看见到处有兵士和武装了的工人的队伍，便安慰机织女工道：

“一定会寻着的，人不是小针儿……你用不着那么躁急就是。”

机织女工高兴起来，将精神一提，一瞥耶司排司，拖长了声音道：

“上帝啊，你……”

她一个一个，遍跑了武装的工人的群，问他们看见红军士兵亚庚·罗卓夫没有。

“是的，十六岁孩子啊。穿发红的外套、戴灰色帽子的……可有哪一位看见吗？”

她睁了含着希望的眼，凝视着他们，然而无论哪里，回答是一样的：

“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人多得很。……”

有时也有人回问道：

“但你寻他干什么呀？”

于是机织女工便忍住眼泪，讲述起来：

“是我的儿子啊，我只有这一个，因为真还是一个小娃娃，所以我在担心的，生怕他会送了命。”

“哦！但是，寻是不中用的，一定会回去。”

没心肝地开玩笑的人，有时也有：

“如果活着，那就回来……”

机织女工因为不平，流着泪一段一段只是向前走；沉闷了的不中用的耶司排司一面走，一面慌慌张张回顾着周围；华西理跟在那后面。

两三处断绝交通区域内，没有放进他们去。

“喂，哪里去？回转！”兵士们向她喊道，“在这里走不得，要给打死的！”

三个人便都默然站住，等着能够通行的机会。站住的处所，大抵是在街的转角和角落里，这些地方，好像池中涌出的水一般，过路的和看热闹的成了群，默默地站在那里，仿佛不以为然似的看着兵士和红军的人们。

站在诺文斯基列树路上时，有人用了尖利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大叫道：

“擎起手来！”

机织女工吃了惊，回头看时，只见一个短小的麻脸的兵士在叫着：

“统统擎起手来！”

群众动摇着，擎了手。母亲带着要往什么地方去的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子，便裂帛似的大哭起来。

“这里来，同志们！”那兵士横捏着枪，叫道，“这里，这里这里……”

兵士和红军的人们，便从各方面跑到。

“怎了？什么？”

他们一面跑，一面捏好着枪，准备随时可开放。群众悚然，脸色变成青白了。

“有一个将校在这里，瞧吧！”

兵士说着，用枪柄指点了混在群众里面的一个人。别的兵士们便将一个穿厚外套、戴灰色帽、苍白脸色的汉子，拖到车路上。耶司排司看时，只见那穿外套的人脸色变成铁青，努着嘴。

麻脸的兵士来剥掉他的外套。

“这是什么？瞧吧！”

外套底下，是将校用外套、挂着长剑和手枪。

“唔？他到哪里去呀？”兵士愤愤地问道，“先生，您到哪里去呢？”将校显出不自然的笑来。

“慢一慢吧，您不要这么着急。我是回家去的。”

“哼？回家？正要捉拿你们哩，却回家！到克里姆林去，到白军去的啊。我们知道。拿出证明书来瞧吧。”

将校取出一张纸片来，那麻子兵士就更加暴躁了：

“除下手枪！交出剑来！”

“且慢，这是什么理由呢？”

“唔，理由？除下来！狗入的！……打死你！”兵士红得像茱萸一样，大喝道。

将校变了颜色，神经地勃然愤激起来，但围在他四面的兵士们，却突然抓住了他的两手。

“吓，要反抗吗？同志们，走开！”

麻脸的兵士退了一步，同时也用枪抵住了将官的头。在谁——群众、兵士们，连将校自己——都来不及动弹之际，枪声一响，将校便向前一踉跄，又向后一退，即刻倒在地上，抖也不抖，动也不动了。从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来。

“唉唉，天哪！”群众里有谁发了尖利的声音，大家便如受了指挥一般，一齐拔步跑走了。最前面跑着长条子的耶司排司，在后面还响了几发的枪声。兵士们大声叫喊，想阻止逃走的群众，然而群众还是走。机织女工叹着气、喘着气，和华西理一直跑到了动物园。

“啊呀，我要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呻吟道，“没有理由就杀人。无缘无故！……”

耶司排司等在动物园的附近。他脸色青白，神经地捻着髭须。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不骇死人吗？”他说。

“真的，上帝啊，随便杀人。在那里还讲什么！”她清楚地回答说，但突然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将头靠在路旁的围墙上了。

耶司排司慨叹道：

“唉唉！……”

只有华西理不开口。但这杀人的光景，没有离开过他的眼中。机织女工不哭了，拭了眼睛，在普列思那街上，向着街尾，影子似的静静地走过去。三个人就这样地沉默着走。将到家里的时候，耶司排司宁静了一些，仰望着低沉的灰色的天空，并且用了静静的诚恳的声音说道：

“现在，是上帝在怒目看着地上哩。”

于是就沉默了。

---

[1] 古谚。

母觅其子

从这一天起，住在旧屋子里的人们，就都如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在过活。这屋子范围内，以第一个聪明人自居的、白发的牙科女医梭哈吉基那，便主张选出防卫委员来。

“谁也不准走进这里来：不管他是红的、是白的，要吵架，就到街上去，可不许触犯我们。”她说，“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

大家都同意了，赶紧选好委员，定了当值，于是从此就有心惊胆战的人——当值者——巡视着广庭。然而，没有武器。不得已，只好用斧头和旧的劈柴刀武装起来，门丁安德罗普捐了一根冬天用以凿去步道的冰的铁棍。

“防卫是当然的……如果要走进来，就用这家伙捅进他那狗鼻子里去。”他蠕蠕地动着埋在白胡子里面的嘴，说。

“呵呵，老头子动了杀星了。在教人用铁棍捅进鼻子里去哩！”有人开玩笑道。

“不是应该的吗？已经是这样的时候，胆怯不得了。”

“不错，”耶司排司接着道，“咬着指头躲起来，是不行的。没有比这还要坏的时代了，简直是可怕的时代啊。”

女人们也和男人一同来充警备之任，裹了温暖的围巾，轮流在广庭上影子一般地往来。只有机织女工没有算进去，但她却往往自己整夜站在广庭里，叹着沉闷的气，在门边立得很久，侧耳听着街上的声音。大家都怕见她了，一望见，就不说话，也怕和她交谈。她来询问

什么的时候，便用准备妥当了的句子回答她，给她安慰。她的身子在发抖，脸是歪的，然而眼泪却没有了。所以和她说话的人，就觉得仿佛为鬼气所袭似的。

礼拜六的早上——市街战的第三天——就在近处起了炮声。这，是起于“三山”上的尼古拉教堂附近，恰值鸣了晨祷的钟的时候的。于是那钟声，那平和的基督教的钟声，便立刻成为怯怯的、可怜的音响了。

非常害怕而意气消沉了的人们，聚到大门的耳门旁边来，用了战战兢兢的眼色，向门外的街头一望，只见那地方，在波浪一般的屋顶间，看见了教堂的黄金的十字架。

“在打克里姆林哩，”不戴帽子跑到门边来的耶司排司，愤然说，“一定是什么都要打坏了。”

“轰！——”又听到了炮声，恰如童话里的蛇精一样，咻咻作响，飞在市街的空中，毕毕剥剥地炸裂了。

“怎么样！见了没有？尽是放。市街全毁了……”

大家暂时站在门边，听着炮声。

华尔华拉在悄悄地啜泣。

“至圣的圣母啊，救救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忽然说，“请你垂恩吧……”

这早上却没有人安慰她，大家都胆怯而心伤了。

一队红军，兴奋着，开快步在外面的街上跑过。

“哪，已经是我们的胜利了，布尔乔亚完了。”其中的一个说。

“自然，那何消说得。”

被煤弄得漆黑的人们，满足地愉快地谈着话，接连着跑过去了。

“呜，破落汉。”耶司排司的老婆古拉喀，恨恨地说坏话道，“这样的贼骨头糟蹋起市街来，是不会留情面的。”

“对呀。他们有什么？他们，就是要失掉，也没有东西。”贝拉该耶附和着说。

从榴霰弹喷出的白烟，像是白色的船，飘飘然浮在青空中，射击更加猛烈了。古的大都会上，长蛇在发着声音，盘旋蜿蜒，和这一比，人类便是渺小、可怜、无力的东西了。这一天，走到外面去的，只有华西理和机织女工两个，她是无休无息地在寻儿子的。

一过古特里诺街，便不放他们前进了。机织女工于是走过戈尔巴德桥，经了兵士的哨位的旁边，进到战线里。她用那愁得陷下了的眼，凝视着正在射击着不见形影的敌的、乌黑的异样的人堆。

街道都是空虚的，人家都是关闭的，走路的很少，只是一跃而过。唯有粮食店前，饥饿的人们排着一条长串。枪弹在呻吟，但那声音却各式各样。机关枪一响，枪弹便优婉地唱着，从屋顶上飞过去了。

然而，一听这优婉的歌，人们就惊扰起来，机织女工则紧贴在墙壁上。

但她还是向前走——向普列契斯典加，向札木斯克伏莱支，向卢比安加，向思德拉司忒广场，那些正是剧战的处所。

她是万想不到亚庚会被打死的。

“上帝啊。究竟要弄到怎样呢？独养子的亚庚……”

但在心里，却愈加暗淡、凄凉、沉闷起来。

兵士和工人们一看见机织女工，吆喝道：

“喂，伯母，哪里去？要给打死的！回转吧！”

她回转身，绕过了几个区域，又向前进了。莫斯科是复杂错综的市街，横街绝巷很不少，要到处放上步哨到底是办不到的。

于是沉在忧愁中间的机织女工，就在横街、大街、绝巷里奔波，寻觅她的儿子；还在各处的寺院和教堂面前礼拜，如在开赛里斯基的华西理，在珂欠尔什加的尼古拉，在格莱士特尼加的司派斯，在特米德罗夫的舍尔该。

“小父米珂拉，守护者，救人的。慈悲的最神圣的圣母，上帝……救助吧！……”

她一想到圣者和使徒的名，便向他们全体地或个别地祷告，哭着祈求冥助。然而，无论哪里都看不见亚庚。

亚庚是穿着发红的外套、戴着灰色的帽子出去的，所以倘在身穿黑色衣服的工人中，就该立刻可以看出。机织女工是始终在注意这发

红的外套的。但在哪里呢？不，哪里也没有！倘在，就应该心里立刻觉着了。

怎样的沉忧啊！

有什么火热的东西，炮烙似的刺着她的心，仿佛为蒸汽所笼罩。

两眼昏花，两腿拘挛得要弯曲了。

“亚庚谟式加，可怜的，你在哪里呢？”

再走了几步，心地又轻松起来。

“但是，恐怕圣母会保护他的……”

不多久，忧愁又袭来了……

机织女工终于拖着僵直的脚，青着脸，丧魂失魄似的回向家里去了。她的回家，是为了明天又到街上来寻觅。

要获得真的自由

华西理被恐怖之念和好奇心所驱使，走到街上了。

“要出什么事呢？该怎样解释呢？该相信什么呢？”

骇人，神秘，不可解。

现在，莫斯科正有着奇怪的国内战争，是难以相信的。普列思那的市街，皤罗庭斯基桥附近的教堂，诺文思基列树路一带的高楼大厦，都仍如平常一样。

而这仍如平常一样，却更其觉得骇人。

莫斯科！可爱的、可亲的莫斯科！出了什么事了？枪炮声，避难者，杀戮，疯狂，恐怖……这是梦吗?

是的，这是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噩梦。

然而并不是幻梦。

“啪，啪，啪！……”

在射击。在亲爱的莫斯科。在杀人。

并且不能从噩梦醒了转来。

在巴理夏耶·普列思那，连日聚集着群众，关于这变乱的议论纷纭极了，街头像蜂鸣一样，满是嚣然的人声。大家都在纷纷推测，友军

能否早日得到了胜利。因为普列思那的居民的大半，都左袒着布尔什维克，所以是只相信他们的得胜的。

“他们已经完结了。直到现在，给我们吃苦，这回可要轮到他们了。得将他们牵着示众之后，倒吊起来。”

“是的，这回可是反过来了。”

但在有些地方，也听到这样的叹息：

“要将市街毁完了，毁完了。要将俄国卖掉了！”

动物园的旁边已经禁止通行，装好了轰击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士官学校的大炮。因为必须绕路，华西理便从横街走出，到了市街的中央。乔治也夫斯卡耶广场上，有兵士的小哨在。

“站住！要开枪哩！站住！”他厉声叫道。

通行人怯怯地站住了。

“擎起手来！”

那骑兵喝着，将勃朗宁枪塞在通行人的眼前，走近身来，看通行证，粗鲁地检查携带品。

通行人们在这骑兵面前，便忽然成为渺小的可怜的人，不中用地张开了两臂，用怯怯的声音说明了自己。

“不行！回去！”为权力所陶醉了的兵士命令说。

这兵士的眼珠是灰色的，口角上有着深的皱纹，沉重的眼色。他一面检查华西理的携带品，一面用高调子唱歌，混合酒的气味，纷纷扑鼻，于是华西理的心里，不禁勃然涌起嫌恶和恐怖之念来。

这高个子的骑兵，便是偷儿的卢邦提哈……这样看来，不很清白的人们，在靠革命吃饭，是明明白白了。

在闪那耶广场上，三个破烂衣服的工人留住了坐着马车而来的将校，当通行人面前，装作检查携带品，抢了钱和时表，泰然自若地就要走了。将校显着可怜的脸色，回过头去，从工人的背后叫道：

“但我的钱呢？”

破烂衣服的一伙傻笑了一下。

“不要紧。还是去做祷告，求莫破财吧……”

将校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诸君，这不是太难了吗？这是抢劫呀！”他向着通行人这一面，说，“怎么办才好呢？告诉谁去呢？”

先前，华西理是看惯了意识着自己的尊严、摆着架子的将校们的模样的，但看现在在群众面前仓皇失措，却是可怜的穷途末路的人。

群众都显着苍白的、苦涩的、可怜的脸相，站着。

华西理在大街上、横街上、列树路上，只管走下去。

胸口被哀愁逼紧了。

到处还剩着一些群众，讨厌地在发议论，好像没有牙齿的狗吠声。倘向那吠着的嘴里抛进一块石头去，该是颇为有趣的吧。

华西理偶然走近这种议论家之群去了。

一个戴着有带子的无檐帽、又高又胖的人，正和一个大学生拼命论争，手在学生的鼻子跟前摇来摆去。

“不，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会说。你们是骗子，就是这样。”

“哼，为什么我们是骗子呢？”大学生追问说。

“为什么，你们将自由都捞进自己的怀里去了呀！”

“这又怎么说呢？”

“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听呀，就算是一个门卫，在我这里过活的是四个孩子、老婆和我。我们的住房，是在扶梯底下，走两步就碰壁的房子。然而第三号的屋子里，可是住着所谓贵妇人的，自己说是社会主义者，房子有八间，是只有三个人住的啊，是用着两个使女的。从三月以来，你们尽嚷着‘自由，自由’，但我们却只看见了你们的自由啊。我是住在狗窠似的屋子里的，六个人过活，然而贵妇人这东西呢，三个人住，就是房子八间。唔？这怎讲？你们是自由，我们呢，无论帝制时代、你们的时代，都是狗窠——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呀？”

“但你……不懂自由的真意义。”大学生有些窘急模样，低声说。

“应该怎样解释呀？”门卫轻蔑着，眯细了眼，“自由者，就是生活的改良吧。”

“唔，那是……唔，但是，你们的工钱增加了吧。”

“哼，不错！是呀，增加了。我现在拿着一百卢布。但是，面包一磅是四卢布。给孩子们，光靠食粮券是万万不够的。无论如何，总得要麦粉半普特[1]，那么，加钱又有什么用呢？唔？”

大学生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群众都同情门卫，左袒他。

“你们的所谓自由，在我们是烟一样的东西。但我们现在要获得自己的自由了。好的，真的自由。要一切工人，都容易过活。是不是呢？”门卫转脸向着群众，问道。

“是的！当然，是的！”群众中有人答应说。

---

[1] 三十六磅为一普特。

亚庚在哪里？

战斗在初七的上午完结了。民众成群地走出街头来，一切步道都被人们所填塞。然而不见亚庚。机织女工更加焦急了。他在哪里呢?

“死的多得很。并且所有病院里，都满是负伤的人了。”

“库慈玛·华西理支，拜托你！”机织女工向耶司排司道，“同到病院里去走一趟吧。”

“去的，去的！”耶司排司即刻同意了。

但到哪里去好呢。人们说，负伤者是收容在病院里面的，然而在莫斯科，病院有一千以上，势不能一次都看遍……第一天两个人同到各处的病院去访查，窥探了满堆着难看的死人的尸体室……但到第二天，便分为两路了，机织女工向荷特文加方面，耶司排司则向大学校这方面。奇怪的不安之念，支使了机织女工，她向病院和尸体室略略窥探了一下，便即回到家里来了。因为她想象着，当出外寻访着的时候，亚庚也许已经回了家，一进广庭，他正站在锁着的门口，穿着发红的外套，圆脸上带了笑影，问道:

“妈妈，你上哪里去了？”

这样一想，心里就和暖起来。这天一整天，她总记起那复活节的诗句:

为什么在死者里，寻觅生者的？
为什么在消灭者里，哀伤不灭者的？

回家一看，依然锁着门。早晨所下的雪，就这样地积在阶沿上，毫不见有人来过的痕迹。她走到邻家，问道:

“没有人来过吗？”

“没有。”

为悲哀和焦灼所驱使的她，便又出外搜寻去了。

下午四点钟光景，耶司排司在大学附属的昏暗的尸体室里，发见了亚庚。死了的他，躺在屋角的地板上，满脸都是血污，凭相貌是分辨不出的了，靠着他先前到孔翠伏方面去捉鹁鸪时，常常穿去的发红的外套，这才能够知道。

“唉唉，这是你了。”耶司排司凄凉地低低地说，“这是怎么干的呢？”

他暂时伫立着，想了一想，于是走到外面，在一处地方寻到了肮脏的马车行，托事务员相帮，将死尸载在橇上，盖上帆布，运回普列思那来了。

橇在前行，但很怕见机织女工的面，要怎么说才好呢?

觉得路程颇远似的。

刚近大门，机织女工已从耳门走了出来。一看见耶司排司，一看见躺在地上、盖着帆布的可怕的东西，便如生根在地上一般地站住了。耶司排司仓皇失措地下了车，着两眼，怕敢向她看。她挺直地站着，然而骤然全失了血色，半开着口，合不上来。

“库慈玛·华西理支！”她尖利地急遽地叫道，“库慈玛·华西理支！”

于是伸一只手向着橇，低声道：

“这……是他？……”

耶司排司发抖了，全身发抖了，他的细细的胡子也抖动了，他低声道：

“他呀，华尔华拉·格里戈力也夫那。是他……我们的亚庚·彼得罗微支……他……”

回想起来

缴械之后，傍晚，伊凡·彼得略也夫又穿上羊皮领子的外套，戴了灰色的帽子，精疲力尽，沿着波瓦尔斯卡耶街，走向普列思那儿去了。大街上到处有群众彷徨，在看给炮弹毁得不成样子了的房屋。

波瓦尔斯卡耶街的惨状很厉害。

一切步道上，到处散乱着砖瓦和壁泥的破片和碎玻璃。每所房屋上，都有炮弹打穿的乌黑的难看的窟窿。路边树大抵摧折。巴理斯·以·格莱普教堂的圆盖倒掉了，内殿的圣坛也已经毁坏，只有钟楼总算还站在那里。大街和横街上，掘得乱七八糟，塞着用柴木、板片、家具造成的障栅。群众里面，有时发出叹声。一个相识的电车车掌，来向伊凡问好。

“瞧热闹吗？很给了布尔乔亚一个亏哩！”他一面说。

伊凡不作声。

“你在中央吗？一切情形，都看见了吗？”

“看见了。”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显了力量啊，哦！”

这车掌是生着鲶鱼须的，从那下面爬出蛇一般的满足的笑来。伊凡胸中作恶，连忙告了别，又往前走了。

群众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赏玩而且欢欣。

这欢欣，不知道为什么，吓了伊凡了。人们没有明白在莫斯科市街上所发生了的惨状。

“但是，也许，应该这样的吧？”他疲倦着，一面想，“他们是对的，我倒不吗？”

于是就不能判断是非了。

突然闪出觉得错了的意识，但立即消失了。

怎能知道谁是对的呢?

“但是，要高兴，高兴去吧！……”

伊凡的回去，华西理和母亲都很喜欢。然而母亲又照例地唠叨起来：

“打仗打厌了吗? 没有打破了头，恭喜恭喜。可是，等着吧，不久就会打破的啊。人们在谈论你哩，说和布尔乔亚在一起。等着吧，看怎样。等着就是了。”

“哪，好了，好了，母亲。”华西理劝阻她，说，“还是赶快弄点吃的东西来吧。”

母亲去打点食物的时候，伊凡就躺在床上，立刻打鼾了。

“喂，不要睡！”华西理叫道，“还是先吃饱着。”

他走到伊凡的旁边，去推他，但伊凡却仍然在打鼾。

“睡着了？”母亲问道。

“睡着了。”

“但是，叫他起来吧，吃点东西好。”

华西理去摇伊凡的肩头，摸他的脸，一动也不动。

“叫了醒来也还是不行的。让他睡着吧。”

“唔，乏极了哩。”母亲已经用了温和的声音说话了，于是离开卧床，叹了一口气。

伊凡一直睡到次日的早晨，从早晨又睡到晚，从晚上又睡到第二天，尽是睡。醒来之后，默默地吃过东西，默默地整好衣服，便到市街上去了。

睡了很久，力气是恢复过来了，而不安之念却没有去。他在毁坏到不成样子了的市街上彷徨，倾听着群众的谈话，一直到傍晚。人们聚得最多的，是尼启德门的附近，在那地方，延烧了的房屋恰如罗马的大剧场一般站着，仿佛即刻就要倒塌下来似的。

伊凡被好奇心所唆使，走进那曾经有过猛烈的战斗，现在是在平静的街角上的房屋了的广庭里面去观看。庭院已经略加收拾，不见了义勇兵曾在那后面躲过的箱。门前的障栅是拆掉了，而那尘芥箱却依然放在角落里——放得仍如战斗当时那样，被枪弹打到像一个蜂窠。

伊凡走近那尘芥箱去。在这里，是他用刺刀刺死了工人的。

伊凡站住一想，那工人的模样，就颇为清楚地浮现出来了。

短小的、有着发红的胡子的工人，活着似的站在他面前。歪着嘴唇，张着嘴——发了可怕的嘶嗄的声音的嘴——的情景，也历历记了起来。

连那工人那时想避掉枪刺，用手抓住了伊凡所拿的枪身的事，也都记得了。

“是不愿意死的啊。”他想。

他在沉思着，但想要壮壮自己的气，便哼地笑了一声，而脖子和项窝上，忽而森森然传来了难堪的冷气。他向墙壁——那件可怕的事情的证明者——瞥了一眼，就走出了广庭。

进这讨厌的广庭去，是错的。伊凡走在街上的时候，就分明地省悟了这一点的，然而被杀的工人却总是跟定他的脚踪，无论到哪里，都在眼前隐现。

这很奇怪：到了刺杀以后已经过了几天的此刻，而那时的一部分，却还时时浮到眼前来。其实，是在交战的瞬息间，这些的一部分，原已无意识地深印在脑里了的，到了现在，却经由意识而显现了。那工人的磨破了的外套，挂着线条的袖子，还有刺刀一刺之际，抓住了枪身的大大的手——凡这些，都记起来了。唉，那手！那是满是泥污的、很大的——工人的手。

一想起那只手，伊凡便打了一个寒噤。不知道为什么，眼睛、脸、叫喊、嘶声，都不是什么大事情，而特别要紧的，却是那工人的大的手。

回想着做过了的一件错事的时候，则逼窄的焦灼的心情，深伏在心坎里的事，是常有的。这心情被拉长、被挤弯，终于成为近于隐痛的心情，无论要做什么、想什么，这样的心情就一定缠绕着。记起了死了的工人的手的伊凡的心情，便正是这东西了。后来还有加无已，火一般烧了起来，伊凡终于沉在无底的忧愁里了。该当诅咒的工人！

“倘若我不用刺刀去杀他，我就给他杀掉了的。”伊凡自解道，“两不相下：不是他杀我，就是我杀他。何必事后来懊恼呢？唔，杀了，唔，这就完了。”

他将两手一挥，仿佛心满意足的人似的，取了自由的态度。

在大门的耳门那里，耶司排司显着忧郁的脸相，带着厉害的咳嗽，正和他相遇。

“不行呢，伊凡·那札力支，不行。”

“什么是不行呀？”

“我去看过了——旧的东西打得一塌糊涂，寺院真不知毁掉了几所……唔？这要成什么样子呀？是我们的灭亡吧。唔？”

“是的，不行。”

“听到了吗？亚庚·彼得罗微支回来了，我带来的。”

“那个亚庚·彼得罗微支？”

“哪，就是那个亚庚，机织女工的儿子。”

“受伤了？”

“怎么受伤？死了。我好容易才认出他来的。唉唉，母亲是悲伤得很。听见吧？”

伊凡倾耳一听。

从角落上的屋子里，传来着呻吟的声音。

“在哭吧？”

“在号啕啊。拔下头发来，衣服撕得粉碎……女人们围起来，在浇冷水那样的大乱子。可怜得很。”

耶司排司顺下眼去，不作声了。

“这是无怪的，独个的儿子。希望他，养大他，一眼也不离开他……然而竟是这模样。”他又补足道，“倒了运了，真没有法子。”

伊凡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还有……还有谁死掉了吧？”

“自然呀。普罗呵罗夫斯卡耶纺纱厂的工人三个和机器工人一个给打死了。死的还很多哪，在准备公共来行葬式哩。”

耶司排司还在想讲什么事，但伊凡已经不要听了。

“亚庚，亚庚谟加！……谁打死了他呢？自己所放的枪弹，打死了他也说不定的，是不是？”

这样一想，好不怕人。

对于人生有着坚固的信念的、刚强的他，一起这无聊的琐屑的思想，也不禁忽而悄然战栗起来。

“是怎样的恶鬼啊！”

他茫然若失，又觉到可怕的疲劳了。

谁是对的？

夜间不能成寐，有时昏昏然，有时沉在剧烈的思索里。不知怎的，伊凡终于疑心起来，好像母亲、华西理、耶司排司，全寓里的人们，都在以他为亚庚之死的凶手了。

这亚庚是蠢材。这样的小鬼也到战场上去吗？……唉……

而且为了这乳臭小儿的事，全寓里都在哀伤，也觉得讨厌起来了。夜里，伊凡想看一看死人，走近机织女工的屋子去，但听到了呻吟声，于是转身便走，只是独自在昏暗的广庭里彷徨。完全沉郁了，沉重的思想铅似的压着他的心。

“谁是对的呢？”他问着自己，而寻不出一个答复。

夜静且冷，雾气正浓。市街上起了乱射击，但那是还在发现了反革命者的红军所放的。伊凡一面听着这枪声，一面许多工夫想着降在自己身上的不幸。

伊凡抱着淹在水里的人似的心情，又彷徨了两天。

到处是工人们在作葬式的准备，开会，募集花圈的费用。在会场上，则公然称社会革命党员为奸细，骂詈他们的行为。

伊凡不往工厂，也不吃东西，和谁也不说话，只是支挣着在市街上徘徊，好像在寻求休息的处所。

葬式的前一晚，伊凡往市街上去了。

一到夜，大街照例就空虚起来。雾气深浓，街灯不点，听到街尾方面，不知哪里在黑暗中有着猛烈的枪声。

伊凡在戈尔巴德桥上站住了。为什么？只是不知不觉地站住了。原也不到哪里去。他能离开自己吗？没有地方去？雾气深浓……什么也看不见。

伊凡站了许多时，倾听着远处的枪声和市街的沉默。市街是多么变换了啊！

有人在雾中走过，形相消失了，只反响着足音。这之际，忽然想到那刺杀了的工人了。在雾中走过的，仿佛就是他，但这是决不会的。因为那工人已经在生锈的尘芥箱后面，两脚蹬着地上的泥土，死掉了。他想起了这可诅咒的死亡的鲜活的种种的琐事，感到了刺进肉里去的刺刀的窒碍的声音。那是一种令人觉得嫌忌的声音。两眼一闭，那工人因为想从刺刀脱出，弯着脊梁，用做工做得难看了的两手抓住了枪身的形相，也分明看见了。

在先前，是于一切事情都不留意，都不了然的。一切都迅速地团团回旋，并没有思索、感得、回忆的余裕。

但到了过去了的现在，一切却都了然起来，被杀在尘芥箱后的工人的形相，在伊凡的脑里分明地出现了。那时候，从伊凡的肩头到肘膊，是筋肉条条突起的——因为要刺人，就必须重击，在枪刺上用力。

又有人在雾中走过去，是肩着枪的人，影子立刻不见了。那工人，也是肩着枪，向尼启德门方面去，于是躲在尘芥箱后，开手射击了的……

许多工夫，伊凡烦闷着什么似的在回想。

哦，是的！那时候可曾有雾呢?

他回想着，不禁浑身紧张了。

且住，且住，且住！在沿着列树路跑过去的时候……曾有雾吗?有的?不错，有的！

现在伊凡回想起来：那时候，屋顶上是有机关枪声的，应该看见机关枪，然而没有见，给雾气所遮蔽了。有的，有雾！

鬼！

用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那时是凝视了的，现在却一直钻进伊凡的心坎里来了。

雾。忧愁里的市街。黑暗在逼来。黑暗。

伊凡且抖且喘，回转身就跑。

这晚上和夜里，在伊凡是可怕的。汗将小衫黏在身体上，整夜发着抖。苍白的阴郁的他，使母亲和兄弟担着忧，只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点灯的时候，在屋角的椅子近旁的浓浓的影子，好像在动弹。伊凡于是坐在墙边的长椅上，搁起两只脚，想就这样地直到明天的早上了。

错了！

早上，葬式开始了。然而寺院的钟，不复撞出悲音，母亲们也并不因战死者而啼哭，也没有看见黑色的丧章的旗。一切全是红的，辉煌，活泼，有美丽的花圈，听到雄赳赳的革命歌。孩子们、男女工人和兵士们，整然地排了队伍进行，在青年女人的手中，灿烂着红纸或红带制成的华丽的花束。队伍前面，则有一群女子，运着一个花圈，上系红色飘带，题着这样的句子：

“死于获得自由的斗争的勇士万岁。”

从普罗呵罗夫斯卡耶工厂，运出三具红色灵柩，向巴理夏耶·普列思那来。工人的大集团，执着红旗，背着枪，在柩的前后行进。“你们做了决战的牺牲……”的歌，虽然调子不整齐，但强有力地震动了集团头上的空气，并且合着歌的节拍，如泣如诉地奏起幽静的音乐来。

苦于失眠之夜的疲乏的伊凡，在葬式的队伍还未出发之前，便从家里走出，毫无目的地在市街上彷徨了。

一切街道，都神经地肃静起来：电车不走了，马车也只偶然看见，店铺的大门从早晨以来就没有开。市街屏了呼吸，在静候这葬式的队伍的经过。秋的灰色的天空，是冰冷地包着不动的云。

伊凡过了卡孟斯基桥，顺着列树路，向札木斯克伏莱支去，在波良加，遇到了红色柩和队伍。大街上满是人，麇集将伊凡挤到木栅边去，不能再走，他便等在那里看热闹了。

挂着噼啪噼啪地在骨立的瘦马的肚子上敲打的长剑的骠骑红军和民众做先驱；后面跟着一队捏好步枪的红军，好像准备着在街角会遇

到袭击；再后面，离开一点，走着手拿红旗和花圈的男女工人们。旗的数目很多，简直像树林一样，有大的、有小的，有大红的、有淡红的，处处也夹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队伍的人们，和了军乐队的演奏，唱着葬式的行进曲，通红的柩在乌黑的队伍的头上，一摇一摇地过去了。

伊凡定睛一看，只见队伍的大半，是青年们，也有壮年，竟也夹着老人。大家都脱了帽子，显着诚恳的脸相在走，一齐虔敬地唱着歌。

红色柩在旗帜和枪刺之间摇动，红军沿着左右两侧前行。歌声像要停止了，而忽然复起，唱着叫喊一般的《马赛曲》、喧嚣的《伐尔赛凡曲》以及舒徐的凄凉调子的挽歌。女人们的声音，响得劈耳。

此后接着是红军——背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工人数千名。

这一天，布尔什维克是一空了莫斯科兵工厂，将所有的工人全都武装起来了。

现在，在数千人的队伍的头上，突出着枪和枪刺，恰如树林的梢头。而队伍中的工人，则仿佛节目那天一样，穿了最好看的衣装，行列整然地在前进……

被人波打在壁下的伊凡，饕餮似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行列。

就是他们。在前进。伊凡曾经决意和他们共同生活，为此不妨拼出性命的那工人……在前进。

然而，他，他伊凡却被拉开了。许多许多的这大集团，宛然一大家族似的在合着步调前进，而曾以莫斯科全区的工人团体的首领自居

的他，伊凡·彼得略也夫，却站在路边，好像旁人或敌人一样，旁观着他们。

但是，无疑的，他是敌人。暴动的那天，他恐怕就射击了现在跟在灵柩后面走着的这些工人们的吧？也许，躺在这灵柩里面者，说不定就正是他所枪杀的？！

伊凡思绪纷乱，觉得晕眩了，不自觉地闭了眼……回想起来，当他空想着关于世界的变动的时候，描在他那脑里的光景就正是现在眼前所见那样的东西。万余的工人，肩着枪，走到街头来。这是难以压倒的军队！

而现在就在眼前走，这样的工人们。

他们在唱歌。子弹装好了，枪刺上好了，皇帝在西伯利亚，布尔乔亚阶级被打得粉碎了，民众砍断了铁链子，在向着“自由”前进……

伊凡苦痛得呻吟起来，切着牙齿。

“呜，鬼！……错了！！……”

葬式的队伍一走完，他便回转身，向家里疾走。因为着急，走得快到几乎喘不过气来，愈快愈好。会寻到出路，修正错误的吧。回了家的他，便从床下的有锁的箱子里取出勃朗宁手枪来，走向瓦喀尼珂伏坟地，就在亚庚的坟的近旁，将子弹打进自己的太阳穴里去了。在阒无一人的坟地里的枪声，是萎靡而微弱的。

两礼拜过去了。

市街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可怕的战斗的伤痕。到处在修理毁坏的门窗、打通的屋顶和墙壁、倒掉的栅栏，工人的群拿出尖锄和铲子来，弄平了掘过壕堑的街街巷巷的地面。

人们仿佛被踏坏了巢穴的蚂蚁似的，四处纷纷地在工作。

据正在战斗时候的话，则因为莫斯科没有玻璃，此后三年间，被射击所毁的窗户，是恐怕不能修复的。

然而第二个礼拜一完，还是破着的窗玻璃就几乎看不到了。

人们发挥了足以惊异的生活能力了。

只有克里姆林依然封锁起来，和那些不成样子的窗和塔，都还是破坏当时的模样。

而在普列思那的旧屋子里，也还剩下着哀愁。

后记

作者的名姓，如果写全，是Aleksandr Stepan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义云“斯台班的儿子”；第三字才是姓。自传上不记所写的年月，但这最先载在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罗斯》（*Vladimir Lidin：Literaturnaya Russiya*）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么，至迟是这一年所写的了。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印行的《作家传》（*Pisateli*）中，雅各武莱夫的自传也还是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录：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已出版的计二十五种。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 Zoshchenko）：“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什维克于我最相近。

我也赞成和布尔什维克们来施行布尔什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

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某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的，乃至巴尔底山（袭击队）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的计划的建设的要素的那否定的态度。（P．S．Kogan：《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

《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nn）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和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唯他们才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的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地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莱夫（L．Andreev）的《老屋》[1]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自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的氛围。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莫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风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
>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加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

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加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家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第五号，1928）

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Mal' Yar”，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n Gazeta*）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思学说据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据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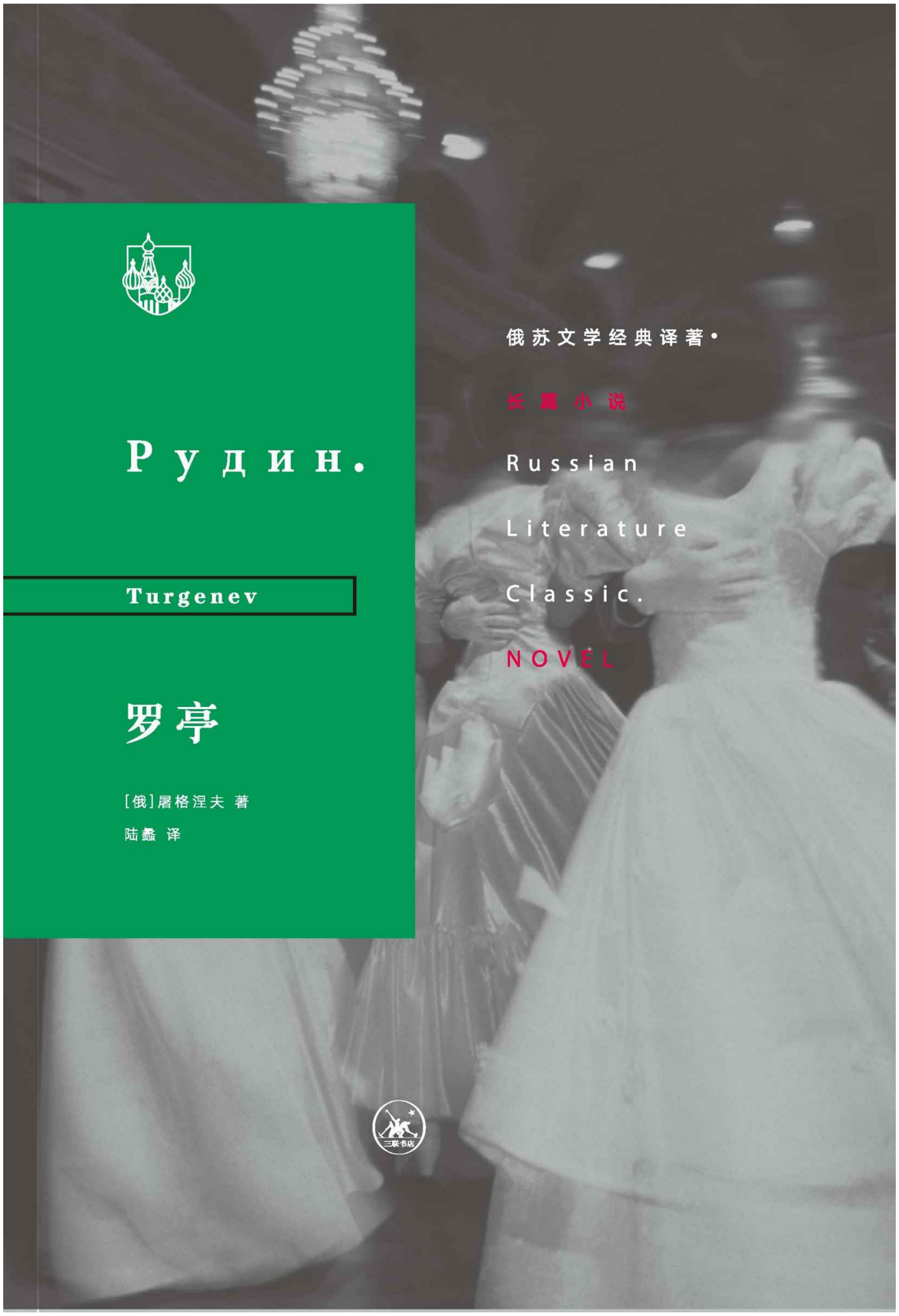
>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译者

---

[1] 按应为梭罗古勃（F．Sologub）。——编者



Рудин.

Turgenev

罗亭

[俄]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Рудин.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Turgenev

罗亭

[俄]屠格涅夫 著

陆蠡 译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俄罗斯）屠格涅夫著；陆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383-0

I．①罗…　II．①屠…②陆…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279号

责任编辑　刁俊娅

封面设计　钱　禛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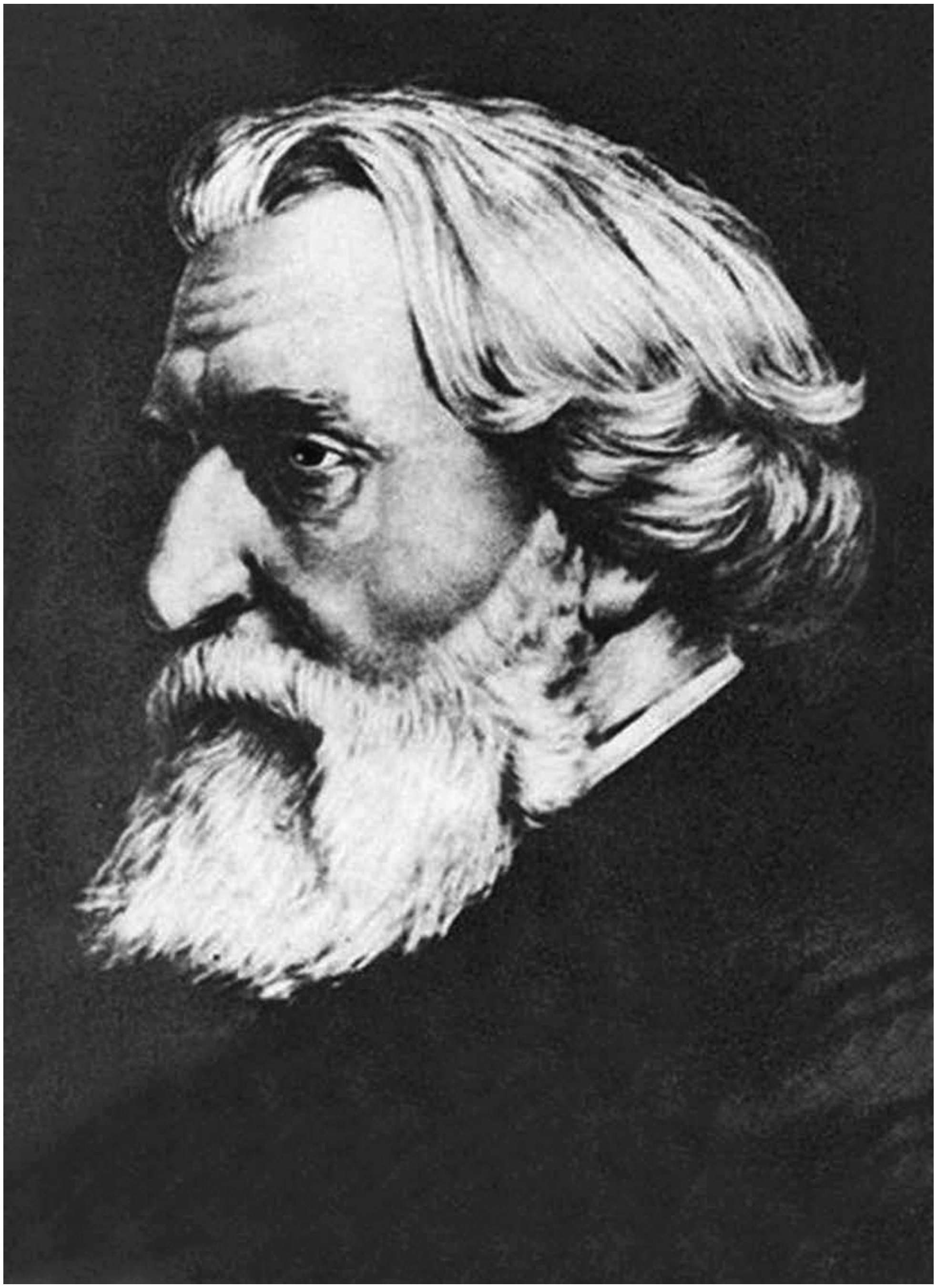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　　数　142千字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英译本序

一

屠格涅夫已不仅是属于俄国的作家。在他的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中，他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最初在法国，继之在德国和美洲，终及英伦。

在他的葬仪的演说中，欧洲最富于艺术和批评精神的一国的代言人欧讷斯德·列能，颂扬他是我们的时代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巨匠，他的珍贵的作品装饰了我们的世纪，出人头地地成了一整个民族的化身。"因为"一整个的社会生活在他里面，从他的口里说出来"。我们可以添说一句，这不仅是俄罗斯的社会，而是整个斯拉夫社会，得有"被这样伟大的巨匠把它表达出来的荣幸"。

可是，这种认识的发展却很迟缓，并没有像在几年间便使托尔斯泰伯爵一举而蜚声全球的那种倏忽的骜奇的波澜和奔涌的热狂。屠格涅夫的人格和他的才华，没有什么可以打动或迷住一般民众的想象的地方。

就他的创造天才的旺盛来说，屠格涅夫是站在古往今来的最伟大的作家们中间的。屠格涅夫所介绍给我们的活人的艺术馆，人们，尤其是女人们，各不相同，完全个性化的，但都是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他所发现的巨量的心理学上的真实，他所显示给我们的人类感情的微妙的翳影，只有在伟大中之最伟大的方能把他们的艺术的遗产传留给他们的祖国和全世界。

关于运用材料，他更是超人一等的，是一个纯粹的创造者。托尔斯泰是比较柔软易变的，当然也和屠格涅夫一样的深刻、独创和富于创造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强有力、热烈和戏剧化的。但是以一个“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把细枝末节凑合成一个谐和的整体的匠手而论，以一个想象的作品的建筑师而论，屠格涅夫超过他本国所有的散文写作家，在外国的伟大的小说作家中间也很少有人和他比肩。二十五年前，正当乔治·桑声名极盛的时候，读了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阿霞》（Assya），写信给他说：“老师，我们大家都得要到你的门下来学习了。”这是真的出诸著名艺术的法国文学的代表者的口，是过甦的恭维，但这并不是谀言。以“艺术家”言，屠格涅夫实际上站在古典文学家的中间，即使题材的本身的意义消失已久，仍然会因了完美的形式而被研究、被欣赏。但是好像是因为他的对于艺术和美的忠实，他故意把他创作的范围囿住了。

熟谙屠格涅夫全部的作品的人便能了然，他是获得有不论繁复与简单的、高贵与卑俗的一切人类的感情、一切人类的情绪的密钥。从他的优越的高处，他望见一切，了解一切。大自然和人在他的平静而犀利的目光中不能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在他的晚年，几篇速写如《克莱拉·密里奇》（Clara Militch）、《胜利的恋歌》（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梦》（The Dreams）和莫与伦比的《幽灵》（Phantoms）中，他表现出他对于那些纵然不能用理智说明却是隐匿在人类的脑筋的一隅的一切幻想的、恐怖的、神秘的、不可解的事物的运笔之巧，他是及得上爱伦坡、霍甫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但是他是这般地爱好光明、阳光和活生生的人的诗歌，又这般地憎恶一切丑恶的、粗糙的、不谐和的，他把自己造成一个几乎是专一的倾于人性较温和的一方面的诗人了。在他的绘画的边缘，或在它们

的背景中，仅是为了对比的缘故，才示给我们以邪恶的、残忍的，以至于生命的污坑。但是他不能久留在这阴澹的境域中，他赶忙回返到阳光和花的区域，或者到他所最欢喜的悒郁的有诗意的月光下，因为在那里他能够替他自己的伟大的愁苦的心找到表现。

甚至于嫉妒——人类的感情中最饶有诗意的黑影，温和的艺师连这也避免了。他从来很少描写它，往往只是粗略地一提。但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能有像他一样的旷达，能够容纳如许纯洁的、晶莹的、永远年轻的爱的感情。我们可以说描写爱是屠格涅夫的特长。佛仑西斯哥·柏得拉加[1]所描写的一种爱——罗曼蒂克，矫揉的，骑侠时代暖室中的爱——屠格涅夫出之以自然的、发乎情的，以各色各样的形式、种类和表示的近代的爱：徐缓的逐渐的爱与突如的猝发的爱，属于灵的、可羡的、发扬奋励的爱与毒害生命的像日久蔓延的疾病传染给别人的可怖的爱。屠格涅夫的洞识世情的慧眼中是有什么异常似的，还有他的把两千年来的小说家取作题材的感情传达出来的无穷匮的富藏、真实和朝气。

在著名的加罗林·鲍尔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个关于帕格尼尼[2]的特异的传说。她说这位伟大的蛊人者之所以能够擒纵听众的感情，是仅恃乎一根单独的G弦的独到的运用，凭他的不可思议的弓法，使之高歌，使之低吟，使之呼号，使之怒吼。

屠格涅夫的恋爱描写恰类乎此。在他的竖琴上有许多别的弦，但是拨到这一根时他得到最大的反应。他的故事并不是恋诗。他只是欢喜用这种令人的灵魂把最高的力量聚在一起，像熔化在洪炉里面，呈出渣滓和纯金来一样地熔化了的感情来表演出他的人物。

屠格涅夫以农民生活的速写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在俄国赢得巨大的普遍性。他的《猎人日记》中包含几个最佳的短篇。还有一篇《乡村旅舍》（Country Inn），在过后几年技巧已经成熟的时候写的，是和托尔斯泰的短篇杰作《波里库夏》（Polikusha）一样的佳美的。

他当然能够描写俄国民众的各阶层和情况。但是在他的比较巨大的作品中他独着笔于俄国的一个阶级。这并不似托尔斯泰的包罗万象的画幅，内中有全体的俄罗斯人在读者的面前受检阅似地通过。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我们只能够看到有教育的俄罗斯人，或者宁可说是他最熟悉的有进步思想的一部分人，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并不如何惋惜这种特殊化。质的本身有时候抵得过量的。虽则人数很少，但是屠格涅夫所表演出来的俄国社会的一角是非常令人饶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国家的主脑，唯一地能够感化广大的未成形的群众的活的酵母。他们的国家的命运，是由他们决定的。其次，只有把他的天才集中于如此熟悉的范围内，把他的思想和同情完全专注在这上面，才能把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抬高。他在容量上所失去的，在明确、深刻、不可思议的精微，每一个细枝小节的生动和全体卓绝的优美诸点上偿得了。他所遗留给我们的艺术的珍宝好像庋藏在艺术馆和博物馆的密室中的国宝，揣摩得愈久，愈增歆羡。但是我们须承认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庞然高耸的纪念物，以巨大的花岗石凿成，置于通衢大道，成了四方瞻仰的人们惊奇叹赏的事物。

屠格涅夫不描写民众而仅是描写人们中间的优秀分子（élite）。他在异国人中博得的名誉和他的读者逐年增加的事实，证明这伟大的艺术是国际的，并且，我可以说，对这艺术的嗜好和了解在各地仍正滋长无已。

二

书本上写着说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本国内是先知，从荒古无稽的时代起，凡是对于一种事业的失败的努力者都从这句格言中的真理获得了安慰。但是据我所知，这苛刻的限制一向不曾施于艺术家的身上。真的，在表面上看来被他描写的又是为了他们而写的艺术家的本国人，比起外国人来反而不易认识他，这种说法好像是荒谬的。但是在某种特殊的独异的情形之下，最不近情的事有时竟会被遇到。屠格涅夫的境遇便证明这一层了。

事实是这样，以“艺术家”的身份，屠格涅夫的身价，是首先受外国人珍视的，过后俄国人才开始了解他。只是在现在，在他死后，才被放在应得的地位，而在他的生时，他的艺术的天才比较少受人重视，除了少数他私人的朋友们。

这至上的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及俄国的社会，使一个这样丰富地赋有艺术天性的民族受到影响，也恰尽了它的本分。屠格涅夫是俄国作家中最被广读的，连托尔斯泰也不能例外。托尔斯泰只是在他死后才惹起世人的注意的。但是屠格涅夫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因为他的作品适产生于政治与社会斗争的混乱时期，最有作为的人都专心于别的事业和企图，不能也不想珍视和欣赏纯粹的艺术。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苦痛的几乎是悲剧的处境，生于最不艺术的时期，他的至高的企望和至贵的努力，在他献身给他们的切盼替他们效劳的本国人们的中间受了伤，受了刺激。

这种失和令屠格涅夫的一生苦难。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的一个危机的时期中，这种冲突竟如此激烈，反对他的至上艺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鼓噪是如此喧腾而异口同声，使他满拟完全放弃文学了。他不能下这决心。但这是浅而易见的问题，敏感而温娴的他，易沦于沮丧和失却自信，假如没有他的许多朋友及赞美者，国外各派的伟大作家如法国的乔治·桑、居斯泰夫·福洛贝尔，德国的奥尔巴哈，美国的W．D．霍威尔斯，英国的乔治·伊里奥德诸人的热情的鼓舞，则能否替他的祖国文学做如许的努力是不得而知的。

当他的作品[3]陆续和读者相见时，假如篇幅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苦难的生涯的故事逐一叙述出来。在此间我们只想述及和目前的小说有特殊关系的一二桩他的生平，借知他在本国人的思想中所占的特殊的地位。

屠格涅夫，生于一八一八年，是属于当时极少数的俄国人的一群，他受有完美的欧洲教育，就是比之于机会最好的德国和英国青年，亦绝无逊色。又适逢他的叔父尼古拉·屠格涅夫，那位著名的十二月党，在想用武力求得俄国立宪政体的第一次尝试（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失败之后，得能逃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虎口，流寓法国，在那里他用法文印行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的宣言。

当屠格涅夫在柏林大学研究哲学的时候，闲常到叔父的家里做短期的拜访，他的叔父开始灌输他以自由的思想，此后，在他久长的一生中从未离开自由的道路。

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当亚历山大·赫尔岑，一位俄国最有天赋的写作家，一位璀璨的、睿智的、善感的和强有力的新闻记者和矞皇瑰丽的论文作家在伦敦开始办《钟》（Kolokol），一种革命的或者毋宁

说是过激的报纸的时候，曾予俄国以巨大的影响。屠格涅夫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者和顾问之一——几乎是编辑委员之一。

这桩事实的发现，我们不得不归功于特拉戈玛诺夫教授（Prof. Dragomanov），他在几年前把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来往的私人信札发表了。这极饶有兴味的小册子在屠格涅夫身上投下了新的光，表示我们的伟大的小说家同时是他的时代中最强有力的——也许就是最强有力的——头脑最清晰的政治思想家。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看来好像不能置信，但是只要把他的观点、他的态度以及他的预言——有几桩只是在最近才得到证明——和当时各派的政治团体的被人公认的领导者和代言人（连赫尔岑自己也在内）所说的一切比较一下，便可证实了。一如过后的历史证明，屠格涅夫所想的往往是最有见地的、最准确的、最有远大目光的。

一个这样热烈爱好自由的、有这种激烈的见解的人，任他对纯艺术是如何的忠心，他不能把这种见解逐出文艺作品之外。假使他自己做了这种伤残，他会成为一位可怜的艺术家，因为无羁的自由、艺术家个性的恳挚诚实的表现，是一切真艺术的生命和灵魂。

屠格涅夫将自己整个的身心，将创造的幻境与思想的精华献给祖国。他同时是一个导师、一个新理想的预言者、一个诗人和一个艺术家。但是他的同胞们颂赞他的能力，而很久不能体会到他的更伟大的地方。

这样，在俄国史上一个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时期，屠格涅夫是自由思想——思想的俄罗斯——的先驱和鼓吹者。虽则这两个人站在正对的两个极端，屠格涅夫的地位可比之于今日的托尔斯泰伯爵，其间略有不同，而这番我是左袒《罗亭》的作者了。在屠格涅夫，思想

家和艺术家不会树立斗争，折耗并且有时互相抵消双方的努力。他们手挽手地前进，因为他只给我们以无可非难的艺术的客观存在和某种理想、教义和期望的具体化的生命活跃的男子和女子，却不做何种说教。并且他永不从内在的意识里演释出这些理论和教义，只是从实际生活中，以他万无一失的艺术的天才，在正要成为历史事实的时候把一桩萌发的运动抓住。这样，他的小说是近代俄罗斯思想史的一种艺术的缩图，同时是它的思想进展的强有力的利器。

三

《罗亭》是屠格涅夫社会小说的第一部，是继后诸部的艺术的导言，因为这是述及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之前的时期。这时期会迅速地被遗忘，假如没有他的小说，我们很难明了它的真相，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未来的成长的萌蘖。

这是黑暗的时代。尼古拉一世残暴的专恣，像石棺的盖似的把凡是和他的狭仄的观念不相容的每一字句、每一思想压碎。但这还不算顶坏。最坏的是进步的俄罗斯只是被少数人代表着，他们超越他们的时代环境是如此的远，使他们觉得生活在自己的国内比起在外国人的中间更为寂寞、无助，和生活的实际不相接触。

但是人们总得要替他们的精神能力找到出路。这些人，不能和他们的周围的人们同流合污，于是便替自己创造了人为的生命、人为的企图和事业。

他们所处的孤独之境不期而然地把他们促紧拢来。这种类似介乎非正式的团体和辩论会之间的“集团”，便成了能使这些渴望的心或思

想得到满足的一种形式。这些人们相遇、交谈，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书中的一节说到一个角色列兹尧夫告诉他所爱的女人关于他自己和罗亭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小"集团"，是含义最深的历史上的事实。这是指青年学生们的"集团"。但是可做更广泛的应用。这时期中所有的著名人物——斯丹克维奇，书中采作动人的诗人气派的波罗斯奇的模特儿，还有亚历克山大·赫尔岑和大批评家白林斯基——都有他们的"集团"，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小小的"私人礼拜堂"。这些热心人聚集其中，礼赞"真理、艺术、道德之神"。

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充满了崇高的企图和学识，他们的没有自私的对真理的探索当然是一种高贵的企求。他们有权利瞧不起辗转在鄙俗和自私的物质主义的泥途中的他们的邻人。但是生活在精神的温暖的梦中，生活在哲学的思考和抽象的理想中，这些人在实际生活的参与中便完全不适宜了，徒耽溺于理想和他们本国的生活是毫不相关的，只是离得更疏远了。滔滔不绝的说话的川流令他们自发的感情的自然的渊源流涸了，这些人们专凭不住地分析他们自己的感情，却反而变成无情的了。

德密特里·罗亭是这世代中的典型人物，是时代的英雄，又是它的牺牲者——说话是一个巨人，做事是一个矮汉。他和年轻的提摩斯西尼斯[4]一样的雄辩，一个所向披靡的舌战者，他出现的时候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搬到他的前面来了。但是当他加入艰苦的行动的试验中时，他是丢尽面子地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骗子。他的热情是有传染性的，因为这是真挚的；他的雄辩是令人悦服的，因为忠于理想是他全神贯注的热好。他可以为了理想而死，并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肯为了世俗的利益有毫发之间离开他的正道，或者是怕什么辛

苦。只是他的热情完全是从他的头脑里涌发出来的，心、人类的爱和怜悯的深刻的感情的力，在他的里面瞑睡着。人类，他将流尽他最后的一滴血为它效劳的，于他只是一些异邦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当他在国外做学生或游历的时候，在旅馆或避暑浴场中遇见的或在书本中读到的异邦人而已。

一个人对于这种抽象的异国的人类，是不会感到真正的热爱的。纵然在表面上是火热，罗亭在心底里是和冰一样的冷。他的热情好像北极圈里的极光，只会发光而没有温热，是普惠万方的太阳的可怜的替代物。但是假如极地的长夜连这可怜的替代物也被褫夺，这块上帝所遗弃的地面将成为怎样呢？罗亭以及和他同一类型的人们——换一句话说，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人们——固然有他们的弱点，但是替他们的国家也尽了英勇的劳绩。他们在这国家中谆谆不倦地宣扬了理想的宗教，他们携来了种子，只是播在他们祖国的温暖的犁沟里面，方能长出将来丰秀的稼禾来。

这些人的缺点和无力是因为他们和本国没有枝叶的蒂连，在俄国的土地没有生根。他们简直不大了解俄国人，俄国人对他们只是历史上的抽象的东西。他们真的是大同主义者，求进于更善美的可怜的过渡的东西，屠格涅夫把他的英雄铺排得死在法国的街头防堵上，是和忠实于艺术一样地也忠实于生活的。

继后三个世代的过程中这国家内部的完成把这缺点弥补了。但是有否完全弥补了呢？不，不幸，差得很远。依然有几千道的障碍使俄国人不得替他们的同胞做有益的事，和他们融谐无间。心肠最热的人的精神的能力——至少是一部分的——逼得要走上屠格涅夫小说中所描写的人造的道路。

于是罗亭的典型便永久存在，它将不仅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了。

果戈理论及他的一篇伟大的喜剧[5]中的主角赫里斯得珂夫的性格时，他曾宣称这种典型是几近乎普通的。“每一个俄罗斯人，”他说，“是有点赫里斯得珂夫在他身上的。”这句并非过谀的话，由于对果戈理的伟大的权威的尊敬，已被虚心地承认了，而自从那时起屡被复述引证着，虽则表面上微似不近理。赫里斯得珂夫是一种穿着俄国服装的鞑靼人，而朴实和淳厚是举凡俄国人在性格上、态度上、艺术上、文学上的基本性质。但是老老实实地可以说一句，我们的时代中每一个有教育的俄国人都有点德密特里·罗亭的气质在他身上的。

这个人物无疑是屠格涅夫的艺术陈列馆中最佳美的作品之一，同时是他的艺术笔法最辉煌美丽的一个范型。

屠格涅夫并不给我们一笔勾出从整块的石头上雕凿出来的人像——好似托尔斯泰在书页上移到我们的面前来的那样。他的艺术，与其说是一个雕刻家，毋宁说是一个画家，或是音乐作曲家。他有更丰富的色彩、更深的透视、更复杂的光和影——一个比较完全的灵动的人的肖像。托尔斯泰的人物，是这样栩栩如生地具体地挺立着，令我们觉得在街路上可以认识他们；屠格涅夫的则好像那些把密情和私信向人披露，揭开他们精神生活的秘密来的人们。

每一穿插几乎每一行句，展出新的奥邃的天地，在他的人物上投下新的未能预期的光。

这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异常复杂的和难描的性格，最能表明这精细的心理的多方面。德密特里·罗亭是建筑在矛盾上面的，但是没有一个瞬刻他好像不是完全真实的、生动的、具体的。

几乎不亚于前者，可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娜泰雅的性格，娴静的、简朴无华的、实事求是的女孩子，在心底里是热情的、有英雄气质的。她只是一个孩子，还没有长成，对于一切生命的影像都很新鲜。假如用追根究底、分析的方法来描绘她，便会把这美丽的创作毁了。屠格涅夫只用数行洗练之笔，综合地描写一下，便能把她的灵魂的秘密显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假如她在别的环境里面她是什么人，并且会变成怎样的人。

这位角色我们不能在此加以充分详细的叙述。屠格涅夫，像乔治·美列提士[6]一样，描写女人是一个能手，娜泰雅是近代俄国史中一桩极惊人的事实[7]的诗意的显现的第一人，具有较当时男子更男性的坚强的思想。在屠格涅夫的前三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强有力的、热恳的、激烈的女子，站在软弱的、犹疑不决的、虽则智能很高的男子的旁边，领导着行动，而她们自己在思想的领域里却只是谦逊的男子们的学生。直到后来，在《父与子》里，屠格涅夫在巴柴洛夫身上给我们一个异常男性化的男子。这种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六零年间俄国智识界生活情形的饶有趣味的特殊情形，我想在分析屠格涅夫另一部小说的时候更详尽地来说，在那本书里这对照更鲜明。

这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我不想说什么：列兹尧夫、毕加梭夫、拉苏斯基夫人、柏达列夫斯基，这些都是那称作小型描写的最佳的例子。

至于就这小说的整体而言，我在此地只提出一个值得注意之点，并不想占先读者的印象。

在他严守着实际、真实和自然的意义上看来，屠格涅夫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但是在生活的纤毫毕肖的忠实的描写里面，他从不容令人

生厌及晦涩难解，一如这学派的最出色的代表作家意为不可少的。他的描写从来不会有过量的细枝小节。他的动作是迅速的，事情的发生从来不会在一百页之前预揣得到，他把读者放在恒常的紧张里面。在我看来，他这样的写法比英、法、美各国最有禀赋的正派的写实主义者表现得更好。生活不是乏味的，生活充满着不可知的预期，充满着紧张。一位小说家，无论是怎样写实的、论理的，假如他不想只为了表示忠实而牺牲艺术的灵魂，他在小说中不得不要有这些东西。

《罗亭》的结构是异常简单的，一个英国的小说读者会说这简直没有结构。屠格涅夫蔑视这种耸人听闻的小说家的花样。但是对一位俄国读者，他们很容易把雨果或仲马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放下来，较之于《罗亭》或屠格涅夫的任何部巨大的小说，浪漫派的小说家以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离奇的境况得来的快感，屠格涅夫以活泼的异常集中的动作，尤其是以小说家最简单、最宝贵的禀赋——对于他的读者的情绪和同情的擒纵——得之。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被喻作一个音乐家，不借思想的媒介，使听众的灵魂和神经激动。或者，更切近一点，他可以被比作一个融合了文字的力量与谐和的魔力的诗人。人们不是在读他们的小说，而是生活在它们中间。

这种美妙的异禀大部分有赖于屠格涅夫对于我们的丰富的婉转的音乐般的文字的一切资源的运用自如。只有诗人莱蒙托夫写得和屠格涅夫一样美丽的散文。在转译的时候很多的美丽是无可避免地丧失了。但是我很荣幸地说，目前的译本是我所未曾读到过的、和原作的优美和诗的风格最相近似的。

一八九四年斯特普尼亚克序于贝特福公园

[1] 佛仑西斯哥·柏得拉加（Francesco Fetrarca，1304—1374），意大利诗人，人道主义者。——译者

[2] 帕格尼尼（Paganini，1784—1840），意大利提琴圣手。——译者

[3] 指英国版《屠格涅夫全集》，英国William Heinmann公司出版。——译者

[4] 提摩斯西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希腊雄辩家、爱国者。——译者

[5] 指果戈理著名喜剧《巡按使》。——译者

[6] 乔治·美列提士（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

[7] 在当时的俄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的革命女性如薇娜·沙苏利奇、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的出现，是“近代俄国史中一桩极惊人的事实”。——译者

目　录

英译本序

本书人物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总序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出版说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尾声

返回总目录

本书人物表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罗亭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苏斯基　贵妇人娜泰雅之母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列兹尧夫（密夏）　地主达尔雅邻人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宾（莎夏）　达尔雅女友，后为列兹尧夫夫人

塞尔该·巴夫里奇·服玲萨夫（塞莱夏）　亚历克山得拉之弟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柏达列夫斯基　达尔雅秘书

阿菲利加·塞美尼奇·毕加梭夫　邻人

巴西斯它夫　男教师

彭果小姐　女教师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

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

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

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　著/郑振铎　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汪炳琨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　著/曹靖华　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　著/巴金　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　著/曹靖华　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　著/曹靖华　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著/金人　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　著/鲁迅　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　著/曹靖华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梅益　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郑超麟　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郭沫若高植　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　著/茅盾　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　著/冯夷　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　著/蒋光慈陈情　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　著/小莹　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　著/王季愚　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杜畏之萼心　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　著/温生民　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　著/郭定一　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　著/立波　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　著/周起应立波　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　著/甦夫　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　著/张亚权　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　著/耿济之　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姚蓬子　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　著/鲁迅　译

十月　　［苏联］A. 雅各武莱夫　著/鲁迅　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周笕罗稷南　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著/罗稷南　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　著/梅益　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王语今孙广英　译

猎人日记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　著/孙用　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霁野　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　著/沈端先　译

屠格涅夫（1818—1883）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是第一个现实主义精神充分、现实主义手法纯熟的俄国小说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成熟阶段。其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处女地》、中篇小说《阿霞》《初恋》等。

陆蠡（1908—1942）

浙江天台人。中国现代散文家、革命家、翻译家。资质聪颖，童年即通诗文，有“神童”之称。抗战前一年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1942年被日宪兵队逮捕，不久即遭秘密杀害。代表译作有《罗亭》《寓言诗》《希腊神话》等。

一

是静静的夏朝。太阳已高悬在明净的天空，而田野仍闪烁着晓露。一阵凉爽的微风馥郁地从初醒的山谷吹来，群鸟在朝露未霁、阒无声息的森林中快乐地颂着晨歌。在自顶至麓都满布着放花的裸麦的隆起的高原的瓴脊，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沿着到这村落去的狭径，一个少妇在走着，她穿着白纱布的长袍，戴一顶圆草帽，手里拿了遮阳伞。离开她的后面不远，尾随着一个僮仆。

她好像在欣赏步行之乐，缓缓地前进。前前后后临风点首的修长的裸麦，以轻柔的沙沙作响的长波摆动着，时而在这边投下一片灰绿色的光影，在那边皱起一道红波。百灵鸟在头顶上流啭。少妇适间从自己的田庄来，这田庄离她正朝向着走去的小村落约一英里许。她的名字叫作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宾。她是一个寡妇，没有孩子，颇有点资产。她和她的兄弟，一个退伍的骑兵队军官，名叫塞尔该·巴夫里奇·服玲萨夫的住在一起。服玲萨夫没有结婚，替他的姊姊管理田产。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到了这小村，在最后的一所很古旧的很低矮的草舍前面停住了。她喊仆人上前来，叫他跑到里面去问候女主人的健康。他立刻便回出来了，同着一位衰老的白须的农夫。

“嗳，怎样，她好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唔，她还活着。”老人回答。

“我可以进去吗？”

“当然可以，请。”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走进这草舍。里面很狭小，气闷，满是烟。在充作卧榻的暖坑上有人在蠕动着，开始呻吟起来。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环瞥四周，在半明半暗的当中可以分辨得出这裹在棋格子花纹的布巾里面的干皱枯黄的老妇人的脸。一件笨重的外套一直盖到喉头，使她呼吸都感困难。她的无力的手在抽搐着。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跑到老妇人的身边，用手指探她的额，那是火热的。

“好过吗，老婆婆？”她问，身子俯在床上。

“哎唷！”老妇人呻吟着，想把身子伸出来，“坏，很坏，亲爱的！我临终的时刻到了，亲爱的！”

“上帝是慈悲的，老婆婆。也许不久就会好些。你有没有服用我送来的药？”

老妇人痛苦地呻吟着，没有回答。她几乎不曾听到这问句。

“她吃了。”站在门边的老人说。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转身朝着他。

“除开你便没有别的人陪伴她吗？”她问。

“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孙女——但是她老是跑开去。她不肯坐在她的身边，她是一头无缰马，拿一杯水给老婆婆喝于她都嫌太烦累了。而我老了，我有什么用？”

“要不要把她带到我那里去——到医院里去？”

“不，为什么把她搬到医院里去？横竖一样地要死。她活够了一生，现在，这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她再也不会起床了。她怎样能够到医院里去呢？假如把她抬一抬起身，她便死了。”

“哦！”病妇人呻吟道，“我的好太太，不要撇弃我的孤儿。我们的主人在远的地方，但是你——”

她继续不下去，她已经用尽了气力来说这几句话了。

“不要愁，”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回答说，“一切都将要照你的意思做。这里有一点茶和糖，是我带来给你的。假如你想喝的话，你应该喝一点。你们有茶炊吗？也许？……”她望着老农奴继续地说。

“茶炊？我们没有茶炊，但是可以想法找一个。”

“那么想法找一个，否则我送一只过来。并且要告诉你的孙女，不要像这样撇开老婆婆。告诉她这是可耻的。”

老人没有回答，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和糖。

“好，再会，老婆婆，”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我要再来看你。你不要气馁，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抬一抬头，将身子微向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移拢。

“请把你的手给我，亲爱的太太。”她喃喃地说。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没有伸给她手，她俯身在老妇人的额上吻了一下。

“现在好生照料，”她一面出去一面对老农奴说，“不要忘记给她吃药，照着方单上所写的，并给她喝一点茶。”

老人仍是没有回答，只深深地打了躬。

跑到外边的新鲜空气里，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便觉得呼吸舒畅了。她撑起遮阳伞正想起步回家去，突然在小草舍的角上出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驾一辆竞赛的轻马车，穿着灰色的亚麻布的旧外套，戴着同质料的军营小便帽。他瞥见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立刻便勒住马，转向着她。他的阔大的无血色的脸，一对细小的浅灰色的眼睛和几乎斑白的短髭，一切似乎和他的衣服同一色调。

“早晨好！”他开口道，带着懒意的微笑，“你在此地干什么？假如容我问一句的话。”

“我正望了一位病妇人……你从哪里来，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

那个叫作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的男子直盯着她的眼睛，又笑了。“这倒很好，”他说，“来望病人，但是你把她送进医院里去不是更好么？”

“她太衰弱了，不能搬动她。”

“但是你是不是想要放弃你的医院了？”

“放弃，为什么？”

“哦，我这样想。”

“多奇怪的念头！你的脑袋里装着的是一种什么想法？”

“哦，你知道，你现在时常和拉苏斯基夫人一起，好像受了点她的影响。在她的口吻中，医院、学校，以及诸如此类，都只是耗费时间、无补实际的时髦戏。慈善事业应该完全行于私人间的，教育也是一样，这些都是灵魂的工作……这就是她所发表的意见，我相信。她从谁那里摭拾得这些主张呢？我倒想知道。”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笑了。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我很欢喜她，很尊敬她，但是她也会有错误的，我并不一概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你不一概相信她是很好的，”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接着说，老是坐在车里不动，“因为她对于自己所说的都不十分信任。我很高兴碰到你。”

“为什么？”

“这真是妙问呢！碰到你岂不总是可高兴的吗？今天你看来仿佛和这早晨一样的新鲜、明媚。”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笑了。

“你笑什么？”

“笑什么？当真的！假如你自己能够看见你献这番恭维话的一张冰冷和无情的脸！我倒奇怪你说到最后的一句时不曾打呵欠！”

“一张冰冷的脸……你老是需要火，但是火是毫无用处的。闪了一阵，冒一阵烟，便熄了。”

“但是与人温暖……”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进一句。

“是的……也把人焚毁。”

“就算是，焚毁了算得什么？这并没有大害！无论如何总比……好……”

“好，待有一天烧你一个痛快，那时且看你怎样说，”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用不耐烦的声调打断她的话，拢一拢缰绳，“再会。”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等一等，”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着说，“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明天，替我望望你的兄弟。”

马车辘辘地滚去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望着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的背影。

“布袋子！”她想。挤作一团地坐着，灰尘盖满了一身，帽子戴在后脑袋，一堆堆的乱麻似的头发从帽底下钻出来，他是出奇地像一只大面粉袋。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静静地转身踏上回家去的小径。她走着，眼睛茫然凝视在地上。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抬起头来……她的兄弟骑着马来迎接她了。在他的身边走着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穿着淡颜色的上衣，戴淡颜色的领带和淡灰色的帽子，手里拿了一根杖。他早就望着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眯笑了，虽则她沉在思想中，什么都不曾注意。当她脚步停下来时，他便跑上前去，以快乐的几乎是热情的声音喊道：

“早晨好，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早晨好！”

“啊！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早晨好！”她回答，“你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不是？”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少年带着光彩焕发的脸回答，“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叫我来找你，我倒高兴跑路来……是这样美丽的一个早晨，并且只有三英里路。我到的时候，你不在家。你的兄弟告诉我说你到色蒙诺夫卡去了，他也正要去田里，所以你看我和他一起来迎接你了。是哟！是哟！多愉快！”

年轻的小伙子俄国话说得很正确很合文理，但是带点客腔，虽则难于辨别是哪一个地方的腔。在他的容貌里有几分亚细亚大陆的风度，长的钩形鼻子，大而缺乏表情的突出的眼，厚的红嘴唇和低洼的额，以及碧玉般乌黑的头发——这一切都暗示着东方产。但是这年轻的小伙子自称姓柏达列夫斯基，说奥台萨是他的诞生地，虽则他是在白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一位慈善而有钱的寡妇把他养育大的。

另外一个寡妇替他在政府机关中找得了一个位置。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乐于帮助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的，他知道怎样去逢迎她们，博取她们的欢心。目下他是和一位有钱的太太，一个地主，名叫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苏斯基的住在一起，他的地位是介乎宾客和义子之间。他很有礼貌，殷勤，十分懂事，暗地里示着几分色情。他有可爱的喉咙，钢琴弹得不坏，他有专注地凝视着和他谈话的对方的眼睛的习惯。他打扮得很整洁，衣服穿得很久不用换，很细心地修刮他广阔的下颏，一鬈一鬈地梳剔着头发。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听完了他的话，翻转头来对她的兄弟说。

“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刚才我和列兹尧夫谈了来。”

“哦！列兹尧夫，他赶着车子到什么地方去吗？”

“是的，你试闭眼想一想：他坐在跑车里，装扮得像只麻袋，满身都是灰尘……他是多么古怪的家伙！”

“也许是的，但他是一等好人。”

“谁，列兹尧夫君吗？”柏达列夫斯基问，好像出惊似的。

“是的，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列兹尧夫，”服玲萨夫回答，“好，再会，这是我到田里去的时候了，他们正在替你播种荞麦。柏达列夫斯基先生可以伴送你回家。”服玲萨夫疾驰而去了。

“莫大的欣幸！”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高声说，将手臂递给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

她挽住了他的手，两人折向回家的路上走去。

和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挽手同行，似乎予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以很大的快乐。他脚步细密地走着，含着微笑，连他的东方味的眼睛也笼上了一层薄薄的湿云了，虽则真的这并不是稀罕——在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感动了，溶化在眼泪里了，算不了一回事。手里挽了一位美丽的、年轻的、彬雅的女人，谁会不露得意之色呢？说到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在她的整个教区里都齐口同心说她是可爱的，这区里的人没有错。她的端正的梁骨微微拱起的鼻子便足令所有的男

子神魂颠倒，不消说起她的碧绒般的黑眼珠、金黄的头发，圆胖胖的双颊上的笑窝和其他的诸般的美丽。但是最可贵的远是她的甜蜜的颜面的表情，推心置腹的，善良而温蔼，同时使你感动，使你着迷。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有着孩子般的眼波和笑，别的太太们觉得她有点过于单纯……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加添的吗?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叫你来找我的，你说？”她问柏达列夫斯基。

“是，她叫我来的，”他回答，将“是”字的声音说得和英语th的咝声一样，“她特别盼望着，告诉我务必请你赏光今天和她一起用晚饭。她等候着一位新来的宾客，特别是要介绍给你。”

“这位宾客是谁？”

“某某缪法先生，一位男爵，一位彼得堡宫廷的侍臣。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最近在迦林亲王那儿认识的，她极口称赞他是一位够味的有教养的青年。男爵阁下对于文艺也感兴趣，更严格地说——啊！多美丽的蝴蝶！你瞧！——更严格地说，对于政治经济学也感兴趣的。他写了一篇关于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的论文，要请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批评指正。”

“关于政治经济的论文？”

“从文体的观点，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从文体的观点。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想，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是这方面的权威。楚珂夫斯基[1]时常要征求她的意见的，还有我的恩公，住在奥台萨的那位仁厚的老人，洛克舍伦·美地亚罗维奇·克桑得里卡——无疑地你知道这人的名字吧？”

“不，我从来不曾听见说起他。”

“你从来不曾听到说起这样的人物？奇怪咧！刚才我想说洛克舍伦·美地亚罗维奇是非常佩服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关于俄罗斯语的智识的。”

“这位男爵是炫学之流吗？那么？”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一点也不。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反之，你立刻便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属于社会最高层的人物。他谈到贝多芬，齿锋的伶俐，令老亲王都显得十分高兴了。这一点我认为，我是欢喜听到的。你知道这是我的本行了。让我献给你这朵可爱的花。”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拿了这朵花，当她再走了几步远的时候便让它掉在路上了。他们离家约莫还有二百步。屋子是新筑的，新刷上白粉，在老菩提树和槭树的浓密的叶荫里，露出迎人的敞开着的窗户的屋的一角。

“那么你将给我以何种回讯来传达给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呢？”柏达列夫斯基说，对于他送给她的那朵花的命运，心里微微感到刺伤，“你来赴晚宴吗？她也邀请你的兄弟一同去。”

“是的，我们来，准定来。娜泰雅好吗？”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很好，我很高兴地说。但是我们已经走过到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家去的分岔路了。让我给你说声再会。”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站住了。“你不想进我的家里坐坐吗？”她以犹疑说不出口的声音说。

“我当然高兴，真的，但是恐怕时间不早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想听一支泰堡[2]的新的习曲，我须得练习，准备好。还有一点，我说一句老实话，我怀疑我的访问能否使你高兴。”

“哦！不高兴！为什么？”

柏达列夫斯基微嘘一声，似含深意地低垂了眼睛。

“再会，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稍停了一会，他说。于是一鞠躬，翻身走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回转身，走回家去。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也走回家去。一切的温柔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一种自信的、几乎是冷酷的表情浮上他的脸。连他走路的步法也改变了，他跨得更阔，踏得更重。他走了两英里多远，毫不介意地挥舞着手杖。突然间他又笑了——他在路旁望见一个年轻的颇有姿色的农女，从燕麦田里赶出几条小犊去。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像猫一般地轻轻袭到农女的旁边，开始和她说话。起先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脸红了一阵，笑了一阵，但是到后来她用衣袖遮住脸背转身去，喃喃地说：

“走开，先生，我说……”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摇摇手指吓她，叫她替他采几朵矢车菊来。

“你要矢车菊有什么用？拿去做花环吗？”少女回答，“嗳，你走吧。”

“听着，我的好宝贝。”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开始说。

“喂，你走吧，”女孩子打断了他的话，“那边有两位小先生走来了。”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回头一看。真的，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樊耶和贝耶，沿着这条路跑来。在他们的后面走着他们的教师巴西斯它夫，是二十二岁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的。巴西斯它夫是很有教养的青年，单纯的脸，大鼻子，厚嘴唇，细小的猪眼睛，朴素而不扬，但是温和、善良、正直。他衣服穿得不整洁，头发很长——不是故意学时髦，只是为了懒。他欢喜吃，欢喜睡，也欢喜好的书本和恳切的谈话。他是切骨地恨着柏达列夫斯基的。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孩子们崇拜巴西斯它夫，但是一点也不怕他。他对这家庭中其余各分子，都亲热得好像自家人，这事使女主人不十分欢喜，虽则她老爱宣言说她没有旧社会诸般的成见的。

“早晨好，亲爱的孩子们，”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开口说，“今天你们散步得多么早！但是我，”他朝着巴西斯它夫，添上一句，“出外边来很有些时光了，这是我的爱好——欣赏自然。”

“我们望见你是怎样在欣赏自然的。”巴西斯它夫喃喃道。

“你是一个俗汉，天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东西！我知道你的。”每当柏达列夫斯基和巴西斯它夫或类似巴西斯它夫的人们说话的时候，总带点微愠，将“是”的声音发得很清晰，甚至有点嘧嘧声。

“喂，你是向这女孩子问路的吧，我想？”巴西斯它夫说，眼睛一左一右地溜来溜去。

他觉得柏达列夫斯基在直盯着他的脸。对这种看法他是极端不高兴的。

“我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汉，你当然欢喜凡事只从庸俗的方面去观察的。”

“孩子们！”巴西斯它夫突然喊道，“你们看到那只角上的一棵杨柳没有？让我们看谁先跑到那里。一！二！三！跑！”

孩子们以全速力向柳树跑去。巴西斯它夫跟在他们的后面。

“乡下人！”柏达列夫斯基想，“他把孩子们宠坏了。一个十足的田庄汉！”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很满意地望一望自己的整洁的漂亮的身段，他用手掌在外衣袖子上面拂了两次，整一整硬领，走了。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里的时候，他披上一件旧的寝衣，带着焦灼不安的脸坐在钢琴的前面。

---

[1] 楚珂夫斯基（Jasilli Zhukovsky，1783—1852），普希金以前的俄国大诗人。文辞佳美，冠绝一时。——译者

[2] 泰堡（Thalberg，1812—1871），德国音乐家，以弹Tremolo（颤音）出名。——译者

二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屋子几乎是被视作全省之冠的。这是高大的石筑的巨厦，依照拉斯特雷里的设计，带着旧世纪的风味，筑在一个小山的高顶，一个扼要的位置上，山麓流着中俄罗斯一道主干河流。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本人是富裕的有名望的贵妇人，皇室枢密顾问官的寡妇。柏达列夫斯基说她认识全欧罗巴，全欧罗巴也都认识她！话虽如此，欧罗巴是很少有人认识她的，就是在彼得堡，她也不成为重要的角色。只是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人们都认识她，来拜访她，她是属于社会的最高层，被称作相当有点乖僻的女人，脾气不很好，但是异常精明能干。她在年轻的时候是很美的。诗人们献诗给她，青年们都爱上她，高贵的男子们都愿意做她的臣仆。但是过了二十五年、三十年，往昔的姿颜丝毫不留了。现在倘使有什么人初次见她，便不禁要自己问自己，难道这女人——皮包骨头、尖鼻子、黄蜡面，虽则年纪不算顶老——曾经是美丽的吗？难道她真的是曾予诗人以灵感的那个女人吗？……而他便会暗暗惊于浊世花花草草的无常了。据柏达列夫斯基的发现，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还不可思议地保留着一双非凡的眼，这是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柏达列夫斯基还是坚持着全欧罗巴人都认识她的哩！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她的孩子（她有三个孩子：十七岁的女儿娜泰雅，还有两个九岁和十岁的男孩）到乡间来。她的乡间住宅是开放着的，这就是说她招待男子们，特别是未结婚的男子们。至于粗俗的乡村姑娘是忍受不了她招待的。但是还施其身的她从那些村姑们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是什么呢？据她们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是傲慢的、品行不端的、难堪的暴君，尤其是她在说话中自由肆谩，这是极可厌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当然在乡间并不留心礼节，

在她的没有拘谨的傲慢的态度中，可以觉得是有几分像都市的母狮莅临她四周的属僚和喑愚的群属似的那种轻蔑的神情。就是在她自己的集群中间，她也有一点不经意带讥讽的样子，只是没有轻蔑的形迹。

顺便说一句，读者，你曾否留心到一个对于下属非常随随便便的人而对于上级的人却永不会随随便便的吗？这是什么缘故？但是这种问题也推不出什么结论。

当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把泰堡的习曲在心头记熟了之后，从他的明净的愉快的室中走到客厅里来，他看见全家人都聚集在那里了。茶话已经开始。女主人倚在一张宽阔的榻上，两脚缩着，手里拿了一本新出版的法兰西小册子。靠窗，在刺绣绷架的后面，一边坐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儿，一边坐着女教师彭果小姐——一位干瘦的六十多岁的老处女，花花绿绿的帽子底下戴着黑发的假额，耳朵里堵着棉花。靠近门的一角挤缩着巴西斯它夫，在读报纸，贝耶和樊耶在他的身边玩将棋。还有，靠身在壁炉旁边，两手反握在背后，是一位身材低矮的男子，黝黑的面脸簇着灰白的头发，炯炯的黑眼睛，这就是阿菲利加·塞美尼奇·毕加梭夫。

这位毕加梭夫是一位古怪的人物，对于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女人——都十分刻薄，他自晨至暮都恶声不绝，有时骂得很得当，有时是相当傻气的，但总是很有趣。他的坏脾气是几近于稚气了，他的笑，他的说话的声音，他的全部，都好像在毒液里浸过似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亲切地接待他，他的笑料使她快乐。这些笑料自然是再荒谬不过的。他老是欢喜夸张。譬如，假如有人告诉他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或是一个村庄被雷打了，或是一座水碓被大水漂去了，或是一个农夫被斧头劈伤了手指，他便一定要问，带着浓厚的苦涩相说，“她叫什么名字？”这就是说惹起这场灾祸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

为根据他的信条，一切的不幸都是女人的缘故，只要你对这桩事追究到底。他曾有一次跪倒在一个贵妇人的面前，这贵妇人原不过只请他吃一顿小点心，和他并不怎样熟识，而他眼泪汪汪的，脸上露愠怒之色，说是求她发放发放吧，说是他也没有什么得罪她的地方，说是将来将永远不再见她。又有一次一匹马把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一个女用人踢到小沟里去，几乎把她杀死。从那时候起，毕加梭夫一提到那匹马，就连说“好马，好马”。他甚至于把那座小山和这条沟当作特别好景致的地点。毕加梭夫一生蹇淹，所以陷于这怪癖的疯狂了。他生于穷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曾经当了好几个小差使，简直不会写读，也不愿把儿子教育的问题来麻烦自己，他给他吃，给他穿，便完了。他的母亲是宠他的，但是很早便死了。毕加梭夫自己教育自己，先进区立学校，继进中学，他自己读法文、德文，以至拉丁文，他得了最优等的证书离开中学，跑到道尔伯大学去，在那里，他不断地和贫苦搏斗，但终于给他读完三年的课程。毕加梭夫的才能是不会超过中庸的水平线的，他的优点便是坚忍和耐劳，但是他心中最强有力的感情便是“野心”，不管他的财产不及别人，总想要跻进高等社会里，不肯次人一等。他进了道尔伯大学，努力用功读书，都是为了这野心。贫困激怒了他，使他变成敏于观察而狡猾。他的言语表达都是独创一格，自从他的幼年他便采用了一种刺耳的具挑拨性的特别的口才。他的思想也不会超过普通水准，但是他说话的方法使他看来好像不仅是聪明，并且是十分聪明伶俐的人。得了候补的学士位之后，毕加梭夫决心致全力于教学的职业，他知道在别的事业中他是不能和他的同伴们比肩的。他试想从高级人士中选出他的同伴，也知道怎样去讨他们的欢喜，甚至不惜曲意阿谀，虽则老是在辱骂他们。但是要教书他还没有——说得明白点——充分的教材。并不爱读书而读书，毕加梭夫所知道的烂熟的东西很少。他很可怜地在公开的辩论中被打倒了，同时另外一位和他同寝室的同学——常常成为他取笑的题材的，一位才能

很有限但是受过根底很好的教育的——完全得到成功了。这回的失败使毕加梭夫发火，把所有书籍和抄本都投在火里，到一个政府机关里做事。开头他做得并不坏，他是一个好职员，不很活跃，却绝对有自信而勇敢。但是他想钻得更快一点，他失足了，糟了，不得不辞职。他在自己购置的田产中度了三年，突然和一个受过半三不四的教育的有钱的女子结了婚，这女子便是被他那种无礼貌的连讽带刺的态度吊来的。但是毕加梭夫的性质竟成为如此暴戾易怒，家庭生活于他是不堪其疲倦。他的夫人和他一起同居了几年之后，秘密地跑到莫斯科，将地产卖给一位企业家了——毕加梭夫还在那块地皮上刚修好了一座房子。受了这最后的打击，毕加梭夫开始和他的夫人涉讼，什么也没有得到。自此以后他便孤独地住着，他跑去找曾经在背后或当面受过他的辱骂的邻居，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便都忍住了笑欢迎他。他手里从不拿起书本。他有百来个农奴，他的农奴的境况都还好。

“啊，康斯坦丁！”当柏达列夫斯基走进客厅里来的时候，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亚历克山得玲纳[1]来吗？”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托我谢谢你，他们非常高兴。”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回答，很和蔼地向四面各方行礼，将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的肥白的手指掠过光洁无疵的头发。

“服玲萨夫也来吗？”

“来的。”

“这样，照你的说法，阿菲利加·塞美尼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转身向毕加梭夫继续说，“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是装腔的吗？”

毕加梭夫嘴巴一歪，兴奋地搔一搔臂肘。

“我说，”他用慢吞吞的声音说——在他动怒的最激烈的情绪中总是慢慢地明确地说，“我说年轻的女人们，一般——至于在座各位，当然，我不说什么。”

“这可并不妨碍你对她们作何想法。”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插进一句。

“我不是说她们，”毕加梭夫重复道，“所有的年轻的妇女们，一般都装腔到极点——在她们的感情的表现上也要装腔。假如一位少妇被惊吓了，比方说，或是什么东西使她高兴，或是失望了，她第一步一定要先摆出一个漂亮的姿态。”毕加梭夫张开两手把身子摆成一个不适当的姿势。“然后她喊了出来——啊呀！或者是笑，或者是哭。虽则我也曾有一次，”说到这里，毕加梭夫露出得意的笑，“居然给我从一位最会装腔作势的少妇身上诱出一个天真的未加掩饰的表情来！”

“你怎样得到的！”

毕加梭夫眼睛发光了。

“我从背后用一根白杨木棒在她的腰边戳了一下，她喊起来了。于是我对她说：‘好哪！好哪！这是自然的声音，这是天真的喊叫！将来要常常如此！’”

客厅里的人们都笑了。

“你说什么废话，阿菲利加·塞美尼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难道我能够相信你敢用木棒在女孩子的腰边戳一下吗？”

“是的，真的，用一根木棒，一根很粗的木棒，像守卫堡垒用的那种粗木棍。”

“Mais c'est un horreur ce que vous dites là，Monsieur.（你所说的真可怕，先生。）”彭果小姐喊道。怒目睨视着笑得不歇气的孩子们。

“哦，你不要相信他，”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你难道不认识他吗？”

但是被惹怒了的法兰西太太很久不能平息下来，尽管自己对自己喃喃着。

“你无须相信我，”毕加梭夫冷冷地说，“但是我可以向你担保我所说的是单纯的真实。除了我还有谁知道？就此你也许不肯相信我们的邻居，爱伦娜·安东诺夫娜·柴沛兹太太，她亲口告诉我——请注意，亲口——说她谋害了她的外甥。”

“捏造啊！”

“等一等，等一等！听着，由你们自己去评判。请想一想，我并不想诽谤她，甚至于我也正如一般人爱女人似的爱她。在她的屋子里除了一本日历之外没有别的书，除了高声朗读以外不会看，而这种读书的劳作会使她陷于极度的疲劳，说是眼睛像要爆出额角外面来似的在叫苦……要而言之，她是一个顶等的女人，她的使女们都长得肥了。我为什么要诽谤她？”

“你们看，”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道，“阿菲利加·塞美尼奇骑上他的癖爱的马了，今晚他不下来。”

“我的癖爱！但是女人们至少有三种！除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死也撇不开。”

“哪三种癖好？”

“好责难，好诽谤，好反驳。”

“你知道，阿菲利加·塞美尼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你不能无缘无因地对女人如此刻薄。一定有什么女人或别的……”

“害了我吗，你的意思是？”毕加梭夫打断了她的话。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有点为难了，她记起毕加梭夫不幸的结婚，只是点一点头。

“确曾有一位女人害了我，”毕加梭夫说，“虽则她是好的，很好的人。”

“是谁？”

“我的母亲。”毕加梭夫说，放低了声音。

“你的母亲？她害了你什么？”

“她把我生到这人世间来了。”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皱一皱眉头。

“我们的谈话，”她说，“好像转向阴暗的方面去了。康斯坦丁，替我们弹一支泰堡的新习曲。我敢说音乐能够安慰阿菲利加·塞美尼奇的。奥菲斯[2]驯服了野兽。”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在钢琴前面就座，曲子奏得相当好。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起先很注意地听着，然后又低头到绣花工作上面去。

“Merci，c'est c'harmant（谢谢，这是佳妙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我爱泰堡。Il est sid istingué.（它是这般出色的。）你做何感想，阿菲利加·塞美尼奇？”

“我想，”阿菲利加·塞美尼奇慢慢地说，“世上有三种自我主义者：自己生活着同时也让别人生活着的自我主义者、自己生活着而不让别人生活的自我主义者、自己不生活着又不肯让别人生活的自我主义者。女人，大部分，是属于第三种。”

“说得多文雅！只有一桩事情使我惊异的，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就是你对于自己的信条的信仰。当然你是永不会错误的吧。”

“谁这样说？我也有错误。一个男子，也，也有错误的。但是你知道男子的错误和女子的错误的区别吗？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男子会说，打个譬喻，两个的两个不是四个，而是五个，或者是三个半；但是一个女人会说两个的两个等于一支蜡烛。”

“我好像听你从前曾经说过这番话。但是请你允许我问一声，你所说的三种自我主义者的想头和刚才你听的音乐有什么连带关系？”

“一点也没有，我并没有听音乐。”

“罢了，‘我看你是无可救药。病根也便在这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回答说，引用了格里卜耶陀夫[3]的诗句，稍微窜改了一下，“你喜欢什么呢？既然你无心于音乐。文艺吗？”

“我喜欢文艺，只是不喜欢当代的文艺。”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最近我和一位大人先生同乘摆渡船过鄂迦河，渡船靠峻壁停泊。这位先生有一辆笨重的四轮车，他们必得要用手把马车拉上岸去。当船夫使尽力气把这辆马车拖到岸上去时，这位先生站在渡船里，在那边哼叹，叫别人听了替他可怜！……对啦，我想，这便是分工制度的一张活现的画图！正像我们的现代文艺，别人在做工而他在哼叹。”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

“而这便称作表达现代的生活，”毕加梭夫滔滔不断地继续往下说，“予社会的种种问题以深切的同情等等……哦，我是如何痛恨这些天大的话！”

“可是，你所攻击的女人们，她们至少是没有使用这些大话。”

毕加梭夫耸一耸肩。

“她们不用这些大话，因为她们不知道。”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脸微微一红。

“你愈说愈固执起来了，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她说，带着勉强的笑。

室内一片静寂。

“梭罗它诺夏在什么地方？”一个男孩子突然问起巴西斯它夫来。

“在波泰瓦省，亲爱的孩子，”毕加梭夫回答，“在小俄罗斯中部。”他很高兴有个机会把话锋转过来。“我们刚才谈到文艺，”他继续说，“假如有钱给我花，我立刻便会成一位小俄罗斯诗人。”

“啊呀呀！你会做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哩！”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反讥似地说，“你懂得小俄罗斯的话吗？”

“一点不懂，但这并不需要。”

“不需要？”

“哦，不，不需要。你只要拿过一张纸，在顶端上写了‘短歌’两字，于是便像这样开始：‘哎嗬，嗳啦，我的运命啊！’或者是：‘哥萨克奈里梵诃坐在小山上，坐在大山上，绿树的荫下鸟儿在唱，嘎喇兮，伐啰啪兮，咯咯！’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便完成了。付印，出版，小俄罗斯人读了它，低下头来埋在掌里，的确的眼泪便汩汩地涌出来，原是善感的灵魂啊！”

“天哪！”巴西斯它夫喊道。“你在说些什么？这荒唐得怎也说不过去。我曾经在小俄罗斯住过……我爱它，知道它的语言……‘嘎喇兮，嘎喇兮，伐啰啪兮’是绝对的毫无意义。”

“也许是的，但是小俄罗斯人也一样会流泪，你说到‘语言’……有一种小俄罗斯语言吗？据你的意见，这是一种‘语言’？一种独立的语言？要我同意这句话，就是顶好的朋友，我也要把他放在石臼里捣个稀烂。”

巴西斯它夫正想反驳。

“由他去吧，”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你知道从他那里除了矛盾的话之外是听不到什么的。”

毕加梭夫解嘲似地笑着。一个仆人走进来通知说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兄弟来了。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站起身来迎接她的客人。

“你好，亚历克山得玲纳？”她说，跑上前去，“你是多么好意，光临敝处！……你好吗，塞尔该·巴夫里奇？”

服玲萨夫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握手，跑到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身边。

“但是那位男爵怎样了啦，你的新相知，他今天要来吗？”毕加梭夫问。

“是的，他就要来的。”

“他是一位大哲学家，他们说。他满肚子都是黑格尔哲学，我想？”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没有回答，请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坐在她的旁边。

“哲学，”毕加梭夫继续说，“崇高的观点！这又是我所极憎恶的，这些崇高的观点。从高高的上面你能够看得见什么呢？真的，假如你要买一匹马，你用不到爬到塔尖上去看啊！”

“这位男爵要拿一篇论文来给你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是的，一篇论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回答，态度非常冷淡，“《论俄国之商业与工业之关系》……但是不要着慌，我们不在此地宣读它……我请你来并不是为了这个。Le baron est aussi aimable que savant（男爵是和蔼可亲而又博学的），他的俄国话说得很漂亮！C'est un vrai torrent……il vousentraine.（真是口若悬河，会把你漂没冲走的。）”

“他俄国话说得很漂亮，”毕加梭夫咕哝道，“值得用法国话去称赞他。”

“你要咕哝便尽自去咕哝好了，阿菲利加·塞美尼奇……恰配你的一头乱发……我奇怪，为什么他不来。你们知道什么把他……Messieurs et Mesdames（先生们，太太们），”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看一下四周，又说，“我们到花园里去。离吃饭时间差不多还有一个钟头，天气又晴朗。”

大家站起身来，到花园里去。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古老的菩提树一行行地排列着，园中充满了阳光、阴影和香气。在小径的尽端，可以望见翠绿的一片，还有许多刺毬花和紫丁香花的园亭。

服玲萨夫伴着娜泰雅和彭果小姐向树荫浓密的地方走去。他默默地在娜泰雅旁边走着，彭果小姐稍微离开一点地跟在后面。

“你今天做点什么事？”终于服玲萨夫开口问了，用手摸一摸他的好看的棕黑色的短髭。

在容貌上他异常像他的姐姐，但是在他的表情中比较缺少生命和活力，他的柔媚美丽的眼睛带着几分忧郁。

“哦，没做什么，”娜泰雅回答，“我听了毕加梭夫的讥刺，在花绷上面绣了几朵花，我读了一点书。”

“你读点什么书？”

“哦，我读了——十字军战史，”娜泰雅说，带着犹疑的样子。

服玲萨夫望着她。

“啊！”他终于吐出一句来，“这一定很有趣的。”

他折得一根树枝，在空中挥舞着。他们又走了二十多步。

“你的母亲认识的那位男爵是谁？”服玲萨夫又重新开口。

“一位宫廷的侍臣，一位新客。妈妈极口地褒崇他。”

“你的母亲是很容易把别人想得好得不得了的。”

“这就是表示她的心还年轻。”娜泰雅说。

“是的。不久我可以把那匹牝马送来给你了。它现在差不多训练驯熟了。我还要教它奔驰，不要多久便可以教好的。”

“Merci！（谢谢！）……但是我很不好意思，你亲自训练它……他们说这是很辛苦的！”

“只要你欢喜，你知道，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准备着……我……这点小事算得什么？”

服玲萨夫渐渐慌张无措了。

带着友谊的鼓励，娜泰雅望着他，重说一遍：“Merci！”

“你知道，”停了好久，塞尔该·巴夫里奇继续道，“这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为什么说这话？一切你都明白的，当然。”

在这时候屋内的铃声响了。

“啊！La cloche du diner！（晚饭钟！）”彭果小姐喊道，“rentrons！（我们回去吧！）”

“Quel dommage（多可惜），”当她跟在服玲萨夫和娜泰的后面，走上庑廊的沿阶时，老法兰西小姐这样想，“Quel dommae que ce charmant garçon aitsi peu de ressources dans la conversation.（这位漂亮的小伙子讲话这般拙讷，多可惜。）”这句话可以翻译过来说：“你是一个好家伙，我的好孩子，但是相当有点傻。”

男爵没有来吃晚饭。他们又为他等了半点钟。餐桌上谈话是松懈了。塞尔该·巴夫里奇坐在娜泰雅旁边，只是瞧着她，很殷勤地替她在杯子里加水。柏达列夫斯基徒然想讨他的邻座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欢喜，连珠串地说了许多蜜甜的话，但是她熬不住要打呵欠了。

巴西斯它夫把面包搓成小球，什么也没有想。就是毕加梭夫也沉默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提醒他说他今天不大有礼貌。他莽撞地回答：“什么时候我曾有礼貌的呢？这不是我的本色。”脸上浮起一阵苦笑，又说：“稍微忍耐一下，我不过是麦酒（kvas），你知道，普普通通的（du simple）俄罗斯麦酒。但是你的宫廷贵人——”

“妙极！”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毕加梭夫是嫉妒的，他已经在吃醋了。”

但是毕加梭夫并不给她回答，只斜瞥了一眼。

七点钟响过了，他们又聚焦到会客室里面。

“他不来了，很明显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听，一阵车轮的辚声听见了，一辆车跑进院子里来。不一会，一个仆人跑进客厅，银碟子上面托着一张字条，递给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她在字条上瞥了一眼，回头问仆人说：

“送这信来的那位先生在哪儿呢？”

“他坐在车里，要请他上来吗？”

“请上来。”

仆人出去了。

“试想，多讨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继续说，“男爵接到了一个召命，要立刻回彼得堡去。他把他的论文叫一位他的朋友罗亭先生

送来——男爵非常褒赞他，要把他介绍给我。但是这多讨厌！我原希望男爵在此间住一些时光的。”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罗亭。”仆人通报道。

---

[1] 亚历克山得玲纳，即亚历克山得拉的爱称。——译者

[2] 奥菲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色拉斯王（Thrace）与女神卡丽奥比（Muse Calliope）之子。爱普罗授之以琴，众女神教之，渐成七弦琴圣手。奏时，岩石、草木、野兽，莫不感动。——译者

[3] 格里卜耶陀夫（Griboyedov，1795—1829），俄国戏剧作家，他的唯一剧本《聪明误》（Góre ot Uma）奠定了他在旧俄的剧坛的地位，正如普希金之于俄国诗坛，他成了不朽的一人。——译者

三

一位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进来，身材很高，微微有点佝偻，卷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色，一张不匀称但是有表情的聪颖的脸，水汪汪发亮的活泼的深蓝的眼睛，笔直的广阔的鼻和弧形完整的嘴唇。他的衣服不新，有几分过窄，好像是因为身体长大了，所以不合身。

他迅速地走到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前面，略略一鞠躬，告诉她说他很久便渴慕着能得介绍到她跟前来的荣幸，说是他的朋友男爵不能亲自到她这里来辞行，深引为憾。

罗亭的尖细的声音和他高大的身材以及广阔的胸部似乎不大调和。

“请坐……我很高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喃喃地说。在将他介绍给其余的在座的人之后，她问他是本地人还是来做客。

“我的田庄在T省。”罗亭回答，把帽子放在膝上，“我在此地住得不久。我是为了一点事务来的，在贵区暂住几天。”

“和什么人一起？”

“和那位医生。他是我大学里的老同窗。”

“哦，那位医生。他是很有名的。他的手术很好，人们说。你认识那位男爵很久了吗？”

“我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和他碰见的，最近我和他同住过一个礼拜。”

“他是很聪明能干的人，这男爵。”

“是的。”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嗅一嗅蘸着eau de cologne（香水）的褶皱了的小手巾。

“你是在政府机关里服务吗？”她问。

“谁？我吗？”

“是。”

“不。我退职了。”

接着是短时间的静默，大家便重又接谈起来。

“假如你不嫌我多嘴，允许我琐屑地问，”毕加梭夫朝着罗亭开始说，“你知道男爵阁下送来的那篇论文的内容吗？”

“是的，我知道。”

“这篇论文述及商业的关系……不，我国之商业与工业之关系……这就是你所说的，我想，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

“是的，述及……”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将手按在额上。

“我，当然，对于这问题是劣等的评判者，”毕加梭夫继续说，“但是我须得承认在我看来甚至于这篇论文的题目都好像非凡——我怎样说得文雅一点呢——非凡涩晦而错综复杂。”

“为什么对你觉得这样？”

毕加梭夫笑了一笑，瞟一眼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

“对于你很清楚吗？”他说，将狡猾的脸转向着罗亭。

“对于我？是的。”

“唔。无疑地你一定知道得比较详尽。”

“你头痛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

“不。只是——C'est nerveux（神经不宁）。”

“请容许我问，”毕加梭夫又开始带着鼻音问，“你的朋友缪法男爵阁下，我想这是他的名字吧？”

“一点不错。”

“缪法男爵阁下是否对政治经济有特殊的研究，还是他只在公余和应酬之暇，抽点工夫来研究这饶有兴趣的问题的？”

罗亭目不转睛地直望着毕加梭夫。

“男爵在这方面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回答，有点面红，“但是在他的论文里面有很多有趣味的材料和公允的见地。”

“我不能够和你争论，我没有读过这篇论文。但恕我大胆地问——你的朋友缪法男爵的大作无疑地大部分是立论在一般的定理上较之基于事实吧？”

“有事实，也有基于事实的定理。”

“是的，是的。我必得告诉你，在我的意见——我当然有权利发表我的意见，只要机会允许，我在道尔伯大学住了三年——这些，所谓一般的定理、假设，这体系——原谅我，我是一个村夫俗汉，我粗鲁地说话毫无掩饰——是绝对毫无价值的。这一切只好讲理论，只好用来骗人。给我们以事实，先生，便尽够了。”

“真的！”罗亭反驳道，“难道不应该找出事实的真义来吗？”

“一般的定理，”毕加梭夫继续道，“这些是我最憎恶的东西，这些一般的定理、理论、结论。这些全都是根据在所谓‘信仰’上面的。每一个人都说起他的信仰，把它当作了不起，以有了它自骄。哎！”

毕加梭夫向天摇起拳头。柏达列夫斯基笑了。

“妙极！”罗亭插口道，“那么据你说来是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了。”

“不，没有。”

“这就是你的信仰吗？”

“是的。”

“那么你怎样可以说是没有这东西呢？这里你第一着便先有了一个。”

室内的人都笑了，彼此你看我，我看你。

“等一等，等一等，但是——”毕加梭夫开始……

但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拍着两手喊道："好极，好极，毕加梭夫被打倒了！"她轻轻地从罗亭的手里把帽子拿了过去。

"勿忙开心吧，太太，还有很多的时间！"毕加梭夫带着厌烦的神气说，"说了一句俏皮话，摆出超然的神气，这可不够，还得要证明、辩驳。我们话岔到讨论的问题外去了。"

"对不起，"罗亭冷冷地说，"事情是很简单的。你不相信一般定理的价值——你也不相信'信仰'吗？"

"我不相信，我什么都不相信。"

"很好，你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我看没有引用这种专门字眼的必要，无论如何——"

"不要停止，往下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插口道。

"向他反驳哪，老狗！"柏达列夫斯基同时在肚子里说，向大家笑一笑。

"这传达意义的字眼，"罗亭接着说，"你懂得的，为什么不能用？你什么也不相信，为何要相信事实呢？"

"为何，问得好！事实是经验的事物，任何人都知道事实是什么。我凭经验去评判它，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评判它。"

"但是你的感觉便不会骗了你吗？你的感觉告诉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也许你不同意于哥白尼[1]吧？你连他都不相信吗？"

又是一阵微笑掠过各人的脸，所有的眼睛都凝集在罗亭的身上。“他并不是傻子。”每人都这样想。

“你欢喜开玩笑，”毕加梭夫说，“当然这是很独创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一点。”

“直到此刻我所说的，”罗亭回答，“可惜，很少是独创的，一切在很久以前便早被知道了的，都是说过一千遍了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那么是什么？”毕加梭夫问，未免有几分无礼。

在辩论中他时常要先把对手揶揄一番，然后渐渐说不通了，终至于发怒，默不出声。

“这就是，”罗亭继续道，“我不能不，我承认，觉得疚心的歉疚，当我听到明理人也在攻击——”

“这些体系吗？”毕加梭夫插进一句。

“是的，随便你说，就是体系吧。在这个字眼里什么东西吓怕了你？每一种体系都是建设在基本定律的智识上的，生命的原则——”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基本定律，也没有人去发现。”

“且住。无疑地要每一个人去懂得这些定律是不易的，错误是人类的天性。可是，你当然也和我同意，比方说，牛顿，至少也发现几条基本定律吧？他是一位天才，我们得承认。但是天才的发明的伟大处就是因为这发明成了大众的遗产。在森罗万象中去发现宇宙的原则的努力是人类思想的特征，我们一切的文化——”

“你想说的便是这句话！”毕加梭夫懒洋洋地插嘴道，“我是一个实际的人，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玄虚我不参加讨论，也不想参加讨论。”

“很好！这是随你高兴。但是请你注意，你要成一个真正老牌的实际的人的那种愿望本身就是你的体系——你的理论。”

“你说到‘文化’吗，”毕加梭夫突然说，“这又是你的另一种可赞美的观念！这吹擂得很响的文化，用处是很大的。我可不肯花一个铜子来买你的文化！”

“多么拙劣的强辩啊，阿菲利加·塞美尼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心里很高兴她的新朋友十分优雅的态度和镇静，“C'est un homme comme il faut（这是有身份的人），”她想，怀着善意的窥察，望一望罗亭，“我们要好好儿招待他。”这最后的一句话是用俄文暗暗藏在脑子里面说的。

“我并不拥护文化，”停了一会，罗亭继续说，“它也无需我的拥护。你不欢喜，那也各有各的趣味。而且，我们说得太远了。让我只是向你提起一句古话吧：‘周彼得，你发怒了，所以你错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对于一般的定理的体系的抨击是非常可悯的，因为随着这些体系，他们把一般的智识、一切的科学和信念都一齐摈弃了，随之也摈弃了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的能力的自信，但是这种自信于人是不可少的，人们不能够单靠五官感觉生存。他们惧怕理想，不信理想，他们是错了。怀疑主义常常是无知识和无能力的特征。”

“这都是掉文弄字啊！”毕加梭夫喃喃说。

“也许是的。但是让我指出来给你，当我们说‘这都是掉文弄字啊’的时候，便是想要避免说一些比文字更实际的东西。”

“什么？”毕加梭夫说，眨一眨眼睛。

“你知道我所说的意思，”罗亭反讥道，带着不由自主的但又立刻抑制住的不耐烦，“我说，假如人没有可以信赖的坚牢的原则，没有可以站得稳定的立脚点，他怎样能够对他的国家的需要、趋势和将来做正确的估计？他怎样能够知道他应该怎样做？假使——”

“由你去说吧。”毕加梭夫突然说了一句，打一个躬，什么人也不看便翻身走了。

罗亭凝望着他，微微一笑，不说什么。

“啊！他逃走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不要紧，德密特里……对不起，”她加上一句，带着真心的微笑，“你的父名叫什么？”

“尼哥拉伊奇。”

“不要紧，亲爱的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他瞒不过我们的。他只是表示不愿再争论罢了。他体会到他不能和你争辩。但是你最好坐得和我们靠近一点，让我们谈一谈好吗？”

罗亭把凳子移近前去。

“怎样直到现在才相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这真是意料不到的机缘。你读过这本书吗？C'est de Tocqueville，vous savez？（这是托克维[2]写的，你知道吗？）”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将法文的小册子递给罗亭。

罗亭把薄薄的书本接在手中，翻了几页，放在桌子上，回答说他不曾读过托克维先生这部作品，但是他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时常会加以思索的。谈话开始了。罗亭开始好像游移不定，不敢放胆自由地说出来，他的话句不很流畅，但是到后来渐渐热烈起来开始说话了。在一刻钟之后，客厅里只听见他的声音，大家都挤作一圈围绕着他。

只有毕加梭夫远远地撇留在一边，在靠壁炉的一只角上。罗亭口齿伶俐地、热情地、果断地谈着。他夸示出很有学问，书读得很多。谁也不曾料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衣服如此破旧，名声也没有。这样一位伶俐的人突然会在这乡间出现，人人都觉得惊奇而不可解。他一步强似一步地令人惊奇，简直可以说，他把他们都迷住了，打头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数起。她正自诩能够发现他，而这样早日便在梦想着如何将罗亭介绍到社会里去了。虽则这般年纪，在很易接受别人的印象这一点看来，她是很有点孩子气的。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老实话，她很少懂得罗亭所说的，但是充满了惊奇和喜悦。她的兄弟也羡慕他。柏达列夫斯基望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满怀了嫉妒。毕加梭夫在想："假如我有五百卢布，我买一只夜莺来，唱得比他好听些哩！"但是在这集群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巴西斯它夫和娜泰雅。巴西斯它夫连呼吸都屏住，整个时间坐在那里，口张开，睁着圆眼听着，听着，他生平从不曾这般地听别人讲话。娜泰雅脸上浮散起一阵红晕，她的眼睛，不移动地注视着罗亭，同时有点迷糊而又发光。

"他的眼睛多光彩！"服玲萨夫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

"是的，它们是。"

"只可惜双手太大，而且发红。"

娜泰雅没有回答。

茶端上来。大家随便谈着，但是罗亭一开口，大家便突然不约而同地一声不响，由此也不难推断他给人的印象之深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突然想要挖苦一下毕加梭夫。她跑到他的前面，低声地向他说：“为什么你不说话而只是轻蔑地笑着？”不等到他的回答，便招呼罗亭道：“他还有一桩事你不知道。”她说，向毕加梭夫做一个手势：“他是痛恨女人者，他时常攻击她们。请你，指示他以正路。”

罗亭不由自主地望一眼毕加梭夫，他比他高过一头一肩。毕加梭夫几乎气得僵了，他的难堪的脸发白。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错了，”他以不坚定的声音说，“我不只攻击女人，对于整个人类我也不大赞美。”

“为什么你这样蔑视人类呢？”罗亭问。

毕加梭夫直望着他的脸。

“研究自己的心的结果，无疑地，我发现自己的心一天不如一天地可鄙。我将自己来推度别人。也许这也是错误的吧，也许我比别人坏得多，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这已成了习惯了。”

“我了解你，同情你，”罗亭的回答，“凡是宽大的灵魂谁不曾体验到需要自谦呢？但是人不应该滞留于这种情况里面，这样是打不开出路的。”

“我深深感谢你给我的灵魂以宽厚的证明，”毕加梭夫反驳说，“至于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就是有了一条出路，让鬼去走吧，我不想找它！”

“但是这就是说——原谅我这样说——你宁愿在自己的骄傲里得到喜悦与满足，而不希求真理或是生活在真理里面。”

“无疑的，”毕加梭夫喊道，“骄傲——这我是懂得的，你，我想，也是懂得的，任何人都懂得的。但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在哪里？这真理！”

“你又在说老话了，让我提醒你。”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

毕加梭夫耸一耸肩。

“就算是，说几句老话打什么紧？我问：真理在哪里？就是哲学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康德说是这样的东西，但是黑格尔说，不，你错了，这是另一回事。”

“你知道黑格尔怎样说吗？”罗亭问，不曾提高声音。

“我再说一遍，”毕加梭夫继续道，有点动火了，“我不懂真理的意义是什么。照我的意思，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东西的存在，这就是说，这两个字是有的，但是本身没有。”

“呸，呸，”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我奇怪你这样说竟不以为可耻，你这老囚徒！没有真理吗？果真如此，那么生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好啦，我简直想说一句，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毕加梭夫反驳道，带着不耐烦的声调，“无论如何，在你，没有真理的生活总比没有厨子斯蒂芬——他烧汤是拿手——的生活过得要舒适些。你要真理做什么用？请你告诉我，又不能把它来装饰帽边子！”

“开玩笑算不得正论，”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尤其是你涉及侮辱个人的方面。”

“我不知道真理，但是我看再谈下去也得不到什么答案。”毕加梭夫咕噜道，他带怒地转过身子去了。

于是罗亭开始说到“骄傲”，他说得很好。他指出人假使没有骄傲便是无价值的，骄傲是可以把地球从它的基础上移动的杠杆[3]；同时他又说，只有能够制驭骄傲，如骑师制驭他的马一样，献出自己的人格，为普遍的利益牺牲的人，才配得上称为人。

“自我主义，”他结束道，“是自杀。自我主义者将如孤独的不结果实的果树般枯萎。但是骄傲、野心，是臻于完善的动力、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是的！一个人应该剔除他的人格上的顽固的自我主义而使之能自由地表达自己。”

“你借给我一支铅笔好吗？”毕加梭夫问巴西斯它夫。

巴西斯它夫一时不懂毕加梭夫问他的用意。

“你要一支铅笔做什么？”他终于问。

“我想把罗亭先生最后的一句话写下来。假如不抄录下来是会忘记了的，我担心。但是你知道，类似这种句子是一大堆的花言巧语。”

“对于有些事情取笑胡闹是可耻的，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巴西斯它夫带着热情地说，背向毕加梭夫扭转身去。

当这时候罗亭跑近娜泰雅。她站了起来，她的脸色有点迷惘。服玲萨夫，坐在她的旁边，也站了起来。

“我看这架钢琴，”罗亭说，带着出外旅行的皇子般的大方的礼貌，“你弹这琴吗？”

“是的，我弹，”娜泰雅回答，“但是不大好。这位是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先生，弹得比我好得多。”

柏达列夫斯基迎上前来，带着假装的笑。

“你不应这样说，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弹得并不比我坏。”

“你知道舒伯特[4]的《王歌》吗？”罗亭问。

“他知道的，他知道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打岔道，“坐下来，康斯坦丁。你爱音乐吗，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罗亭只是微微点一点头，用手掠一掠头发，好像准备听似的。柏达列夫斯基开始弹。

娜泰雅站在钢琴旁边，而正对着罗亭。乐曲开始的时候，他的脸便变容了。他的深蓝的眼睛徐徐转着，时时移到娜泰雅的身上。柏达列夫斯基奏完了。

罗亭没说什么，跑到敞开着的窗口。带香的薄雾好像轻纱般笼罩着花园，一阵醉人的香气从就近的树丛送来。星星洒漏下柔媚的光辉。夏夜是温柔的，把一切都软化了。罗亭凝睇着暗黑的花园，又望一望四周。

“这音乐和夜，”他说了，“令我记起我在德国时的学生生活，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夜的歌。”

“你曾经在德国吗，那么？”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问。

“我在汉堡过了一年，在柏林差不多也有一年。”

“你穿着学生的装束吗？听说他们穿的是很特别的服装。”

“在汉堡我穿着带马距的长筒靴和轻骑兵的绣着花瓣的短上衣，头发长得披到肩膀。在柏林，学生的装束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告诉我们一些你的学生生活吧。”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

罗亭照做了。但是他对于叙事很少成功，在他的描写里没有声色。他不知道怎样插诨打趣。可是，从他自己在国外的故事说起，不久又转到一般的题目上来，教育和科学的特殊价值，大学和一般的大学生活，他用粗健的笔触描了一个范围广泛、内涵复杂的图略。大家都非常注意地听着他。他谈吐风生，娓娓动听，不十分清楚，但是这点不大清楚的地方，却替他的语句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罗亭思想之丰盛使他不能有条理地准确地表达自己。一番幻想过后又是幻想，一个比喻之后又是一个比喻，一会儿惊人地大胆，一会儿又异常真实。这不是练习有素的演说家的可喜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按捺不住的随兴所至的灵感的嘘息。他并没有思索字句，字句是左右逢源地自发地流到唇边，每一个字都像从他的灵魂里迸涌出来，燃烧着信仰的热火。罗亭是最大的秘藏——辩才的音乐——的得主。他知道怎样去拨一条心的弦而使一切的人都莫名所以地颤动着共鸣着。也许很多的听众不确切地明白他讲了点什么，但是他们的胸头为之叹息，好像在他们的眼前揭起了一层帷幕，有什么光辉灿烂的东西在远处遥遥闪耀。

罗亭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未来上面，这把他装成青年热情奔放的样子……站在窗口前面，没有望着任何人，他谈着，受了普遍的同情和注意。青年少女和夜的美丽所触发的灵感，逐着自己的情感的浪潮，达到雄辩滔滔的高点，诗的极致……他说话的声音，热烈而柔和，增加了幻想的成分，好像有什么更有力量的灵动在他的唇边流吐，他自己也吃惊了……罗亭谈到流逝的人生永久的意义何在。

“我记得一个北欧的故事，”他下结论道，“一个皇帝同着他的战士围坐在火的旁边，在一个暗黑的小屋子里面。是夜里。是冬天。突然一只小鸟从打开着的窗户飞进来，又从另一个窗户飞了出去。皇帝说这鸟好像世上的人，从黑暗飞进来，又向黑暗飞去，温暖与光明是短暂啊……‘陛下，’最老的战士回答，‘就是在黑暗中小鸟也不致迷失，它找到了它的巢。’这样，虽则我们的生命是短暂而无形迹，但是伟大的一切都是人类造成。要成为这种高等职务的执行者的一种自觉，衡诸其他的个人的享乐，当比较为重。就在死亡中，他也找得到他的生命、他的巢。”

罗亭停止了，低垂下眼睛，带着一抹无奈的略有难色的微笑。

“Vous êtes un poète.（你是一个诗人。）”这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轻声地注释。

其余的人都暗暗地和她同意——除了毕加梭夫。不等到罗亭长篇议论的终结，他一声不响地拿了他的帽子，跑了出去，向站在门边的柏达列夫斯基带恶意地咬耳朵说：

“不！我倒反欢喜傻子。”

可是没有一个人想留住他，甚至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仆人端上夜点心来，一点半钟之后，大家散了，各自回去。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留罗亭过夜。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在和她的兄弟一起回家去的车中，有好几次高声称赞，惊佩罗亭异乎寻常的敏慧。服玲萨夫也和她同意，虽则在他们看来有时候罗亭所表达的有几分涩晦。“这就是说，不很容易领会。”他添上一句。无疑地他想把自己的意思弄得清楚一点，但是他的脸色沮丧，眼睛凝视着车中的角落，好像比平时更忧郁。

柏达列夫斯基走到卧室里去，当他解下华丽的绣花的吊带时，大声地说：“一个玲珑的小伙子！”突然，凶暴地向他的仆人一瞥，叫他走出房外去。巴西斯它夫整夜没有睡觉，没有脱衣服，他写信给他的一个在莫斯科的朋友，直到天明。娜泰雅呢，也一样，虽则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她一刻都没有睡，眼睛不曾交睫。她的头支在手上，目光不移地望着黑暗处，她的脉管在热狂地跳动，她的胸口时时嘘出深深的叹息来。

---

[1] 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地动学说之始创者。——译者

[2] 托克维（Alexis-Charles-Henri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及政论家。——译者

[3] 这是科学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话。“假如给我以立足点，我可以用杠杆把地球移动。”——译者

[4] 舒伯特（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音乐家。《王歌》（Erlkönig）系歌德所作故事诗，由舒伯特配谱制成歌曲。——译者

四

第二天早晨罗亭梳洗刚毕，一位仆人跑进来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请他到她的闺房里一起用茶。罗亭看见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很诚恳地欢迎他，问他晚上睡得好吗，亲手替他倒一杯茶，问他茶里的糖够不够，递给他一支纸烟，并且重复了两遍说恨不早认识他。罗亭正想在离她稍远的座位上坐下，但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请他坐在自己的沙发旁边的一把安乐椅上。她身子向着他稍微前俯，开始问起他的家世、他的计划和他的旨趣。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话随随便便，听话也没精打采似的，但是罗亭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在想法子使他高兴，甚至于恭维他。这早晨的晤面是费了一番安排的，她打扮得非凡朴素却又高雅，la Madame Récamier（列加美夫人）[1]式！但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不久便停止了向他问长问短。她开始把自己的事情说给他听，说到她的青年时代，她认识的朋友。罗亭同情地倾听她的煞费心思的饶舌，但是——一桩奇异的事实——不论她谈论到什么人物，她自己总是自个儿站在主要的地位，而其余的人物好像都被抹消，在背景中隐没不见了。但是抵补这缺点，罗亭也能精确地十分详尽地知道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对某某显官说过什么话和她曾经予某某著名诗人以什么影响。照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说法判断起来，好像最近二十五年中的所有知名之士都只是如何在希求和她认识，博得她的好评似的。她随便地提起他们，不带特殊的热情和尊敬，好像他们都是她日常的老朋友，其中有几个她叫作“荒唐的家伙”。当她说起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只是华丽地围绕着一块无价的宝石，他们的名字排列成珠光宝气的一圈，环绕着这主要的名字——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名字。

罗亭听着，抽着纸烟，很少开口。他说得好，也欢喜说话，接谈对话却非他的擅长。他是一位知趣的听者。任何人——只要开头不感到他的威胁——会在他的面前把他们的心信赖地打开，他便会跟随着别人的谈述的丝缕，容易感动而富于同情的。他的性情很好——那种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只瞧自己不看别人的特殊的好性情。在辩论中他可是很少容他的对方得以完全表现自己，他以迫不及待的躁急而热情地对辩压倒对方。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的是俄国话。她颇以自己本国语言的知识自骄，虽则法语也常常脱出口来。她故意采用平常俚俗的名词，但不是时常得到成功。罗亭的耳朵倒并不觉得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唇边流吐的夹杂的语言难受，真的，他简直不曾听它。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终于说得累了，把头放在安乐椅的垫子上，眼睛盯着罗亭，一声不响。

“现在我懂得了，”罗亭开始慢慢地说，“我懂得你为什么每个夏天都到乡间来。这短期的休息于你是必需的，在你过了都市生活之后，这乡村的和平会使你消除疲劳和增进健康。我相信你是深深地感到大自然之美的。”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把罗亭盯了一眼。

“大自然……是的……是的……当然哪……我热烈地爱好它。但是你知道吗，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就是在乡间也不能没有朋友。而此间是一个都没有。这些人中间毕加梭夫算是顶有机智的了。”

“昨晚在此地的那一位执拗的老先生吗？”罗亭问。

“是的……在乡间，就是他也有一点用。他有时叫人喜笑。”

“他并不笨，”罗亭回答说，“但是他走错了路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同意，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否定——完全的，对于一般的否定——中没有得救之道。否认了一切而你便会把他当作一位有才能的人，这是尽人皆知的狡计。心地单纯的人们很容易下这样的结论，说你比被你自己所否认的总高过一等。而这时常是错了。第一点，你可以挑剔任何事件的破绽。第二点，就算你所说的很对，这于你更不好，你的才智，随着简单否定的引导，会渐渐失去光彩而枯萎。当你快意于虚浮的骄傲的时候，你是被褫夺去思想的真正的慰藉了。生命——生命的本质——自会避开你的不足道的嫉妒的评论，而你终于愤骂而成为可笑的人。只是爱人的人才有权利责备和寻找错误。”

“Voilà Monsieur Pigasov enterré（这样，毕加梭夫先生完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你是有何等品评人物的天才啊！但是毕加梭夫当然不了解你的。他除了自己个人而外什么都不爱。”

“他在自己个人身上发现缺点，便以为有权利去找别人的缺点了。”罗亭添进一句。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

“‘他把好人’，正如老话所说的，‘把好人当作病人看’。暂且丢开不谈吧。你想男爵怎样？”

“男爵？他是顶呱呱的人物，心地很好，学问也很好……但是他没有个性……终他的一生，将成为半个学者、半个要人，这就是说，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这就是说，说得明白一点——不像这，也不像那……多可惜！”

“我也这样想，”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我读了他的论文……Entrenous……cela a assex peu de fond.（在我们彼此间，可以说，不够根底。）”

“你此地还有什么人？”停了一会，罗亭问。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用小指弹去烟灰。

“哦，简直没有什么人。黎宾夫人，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昨天你看到过的，她是温和妩媚的，但别无足取。她的兄弟也是一个好家伙，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一个完全老好的人）。还有你知道的加林亲王。便是这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三位邻居，但是他们真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有的神气十足，有的不可接近，或者是十分不合身份的优游潇洒的。至于太太们，如你所知，我一个都看不上眼。还有一位邻居，听说很有教养，学问也很好的男子，但是一个离奇得可怕的人，性情非常古怪。亚历克山得玲纳认识他……我想她对他并非无心的……真的是，你应当和她谈一谈，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是温和的，她只要再加以开导。”

“我也很欢喜她。”罗亭说。

“完全是个孩子，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绝对是一个小宝宝。她结过婚，Mais c'est tout comme（但这完全好像）……假如我是一个男子，我一定爱上像她那样的女人。”

“真的？”

“当然。这类女子至少是新鲜活泼，而活泼并不能假装得像的。”

“别的也可以假装的吗？”罗亭问，他笑了——在他是难得笑的。当他笑的时候，脸孔有一种奇异的几乎是老人相：他的眼睛不见了，鼻子皱了起来。

“那位你叫作古怪的人是谁，黎宾夫人对他表示好意的那一位？”他问。

“一位姓列兹尧夫的先生，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本地的一位地主。”

罗亭好像有点惊异，他抬起头来。

“列兹尧夫——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他问，“他是你的邻居吗？”

“是的。你认识他吗？”

罗亭一会儿没有回答。

“我在很早以前曾认识他。他有钱的，我想？”他接上一句，拉一拉椅披的边。

“是的，他有钱，虽则他打扮得很怕人，好像衙差一样地驾一辆竞赛的轻马车。我很希望请他到此地来，人们说他很有才学的，我找他有点事要商量……你知道我是自己管理田产的。”

罗亭点头表示知道的。

“是的，我亲自管理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继续说，“我并不采用什么外国的花样，只欢喜我们自己的，俄国的东西，你看，事情

好像也不坏。”她又说，扬一扬手。

“我始终以为，”罗亭和蔼地说，“那些不肯承认女子有实际生活的智能的人们是绝对错误的。”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蔼然可亲地笑了。

“你对我们女子很好，”她下注释道，“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哦，是的，列兹尧夫！我和他有一点关于界址的事情。我有好几次请他到此地来。今天我也等着他来，但是来不来不知道……他是这样奇怪的东西。”

门前的帐幔轻轻地被拉到一边，一个仆人进来，高个子，灰白的头发，秃顶，穿着黑衣服、白颈巾、白背心。

“什么事？”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问，把头稍微转向罗亭，低声地说，“N'est ce pas，comme il ressemble à Canning？（对吗，他多么像梗宁？[2]）”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列兹尧夫来了，”仆人通知说，“你要接见他吗？”

“天啊！”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喊起来道，“真是说到神鬼，神鬼就到。请上来。”

仆人出去。

“他真是一位古怪的人。现在他来了，时间不凑巧，他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

罗亭从座位上立起身来，但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止住他。

“你到哪里去？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讨论。我要你也把他分析一下，如同对毕加梭夫一般。你说话的时候，vous gravez comme avec un burin（好像刻在书版上一样）。”罗亭想要分辩，但是想了一想依旧坐下。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读者已经认识的——走进室内。他仍旧穿着那套灰色外套，在太阳晒黑了的手里拿着老样子的军营便帽。他静静地向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一鞠躬，走到茶桌前面。

“终于，你光临了，列兹尧夫先生！”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开口道。“请坐。我听说你们已经相识。”她继续说，做个手势指罗亭。

列兹尧夫望一望罗亭，带着奇怪的笑。

“我认识罗亭先生。”他颔首示意，微微一鞠躬。

“我们一起在大学里。”罗亭轻轻地说，垂下眼睛。

“以后我们也见过面。”列兹尧夫冷冷地说。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摸不着头脑地望着两个人，请列兹尧夫坐下。他坐下来。

“你要见我，”他开口道，“是为了界址的问题吗？”

“是的，关于界址的问题。但是我不论怎样也想看看你。我们是近邻，你知道，只不过不是亲戚罢了。”

“我很承你的情，”列兹尧夫回答，“至于界址，我已经和你的管理人完全商妥了，我统统同意于他的建议。”

“我知道。”

“但是他告诉我说没有和你亲口谈过，合同是不能签订的。”

“是的，这是我的规则。带说一句，假如我可以问：你的所有的农奴，我相信都是缴租的吧？”

“正是。”

“而你自己劳心去管理界址的事情！这是值得钦佩的。”

列兹尧夫停一下没有回答。

“好啦，我总算亲自来和你谈过了。”他最后说出一句。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微笑着。

“我看到你来了。你说话用这样腔调。……你不大高兴来看我吧。”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列兹尧夫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你去看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

“我是她兄弟的老朋友。”

“她兄弟的！……可是，我从来也不勉强别人……但是，原谅我，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我年纪比你大，容许我贡献给你一点意见吧：

像你这样的不和人来往地生活着究竟觉得有何兴趣？还是我的家里特别使你不高兴？你讨厌我吗？”

“我不了解你，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所以我也不能讨厌你。你有华美的房子，但是我得向你坦白地承认我并不欢喜礼节。我没有像样的衣服，我没有手套，我是不属于你们队里的。”

“出身、教育，你都是属于这一队的，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Vous êtesdes ntres.（你是我们队里的。）”

“出身和教育都很好，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问题不在这里。”

“一个人应当和他的淘伴生活在一起，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像狄奥基尼斯[3]坐在桶子里，有什么愉快？”

“第一点，他坐在那里很舒服；第二点，你怎样知道我不和我的淘伴们一起过生活呢？”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咬一咬嘴唇。

“这是另一回事！我只是表示我没有算是你的朋友之一的荣幸的一点歉意而已。”

“列兹尧夫先生，”罗亭插嘴道，“似乎把爱自由的感情——这感情的本身当然值得赞扬的——看得太重一点。”

列兹尧夫没有回答，只望了罗亭一眼。接着是片时的静寂。

“就是这样，”列兹尧夫站起身来说，“我们的事情就算是这样决定，告诉你的管理人把契纸送到我这里来。”

“好的……纵然我得承认你这样的不给面子，我真的该拒绝你才对。”

“但是你知道这回的重勘界址，你的利益比我的多。”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耸一耸肩。

“难道你在这里吃早点都不行吗？”她问。

“谢谢你，我一向不吃早点的，我忙着要回家去。”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站起来。

“我不留你，”她说，跑到窗口旁边，“我不敢留你。”

列兹尧夫开始告辞。

“再会，列兹尧夫先生！对不起，麻烦了你。”

“哦，不要客气！”列兹尧夫说，他走了。

“嗳，对他，你怎么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问罗亭，“我曾经听说他有点怪癖的，真的那是不可理解的！”

“他犯的也是和毕加梭夫同样的毛病，”罗亭说，“想立奇好异。其一想做曼费斯多斐里斯[4]，另一个成了愤世嫉俗者。这内中原因，都由于太多自我主义，太多浮夸，而太缺少真实，缺少爱。真的，甚至于其中还有利害的打算。一个人带上了事事不关痛痒的闲散疏懒的面具，人们便一定会这样想：‘看这人，大好的才干埋没了！’但是你近前去细看一下，什么才干也没有。”

“Et de deux！（这是第二个！）”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下了一句注脚，“攻击起人来你真是可怕。在你的面前什么也掩饰不住了。”

“你这样想吗？”罗亭说。“可是，”他继续道，“我真的不该说起列兹尧夫，我爱他，朋友般地爱他……但是后来，一番两番的误会……”

“你们吵了架吗？”

“不。但是我们离开了，离开了，好像是，永远的。”

“啊，我注意到在他来访的整个时间中你是在不安……但是今天早晨你给我的受益很多，时间过得真十分舒畅，但是一个人要知可则止。你请便吧，早餐的时候再见，我也要去料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我的秘书，你见过他的——Constantin，c'est lui qui est mon secrétaire（康斯坦丁，他就是我的秘书）——现在在等我了。我把他推荐给你，他是一位顶等的挚恳的青年，很热心地关心你。Au revoir，cher Dmitri Nikolaitch！（再见，亲爱的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我多么感激那位男爵使我得和你相识！”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把手伸给罗亭。他先紧握一下，然后拿到唇边，接着走出客室，从客室走到悬廊。在悬廊上他遇见娜泰雅。

---

[1] Madame Rêcamier（1777—1849），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贵妇人。——译者

[2] 梗宁系指Viscount Stratford de Redcliffc Canning（1786—1880），英国著名外交家，有“东方英吉利喉舌”之称。——译者

[3] 狄奥基尼斯（Diogenes，公元前412？—公元前323？），希腊淡泊派哲学家。故事中说他住在桶子里，亚历山大王来看他，他说：“请站开些，别遮住我的太阳。”——译者

[4] 曼费斯多斐里斯（Mephistopheles），歌德名剧《浮士德》中恶魔名。喻对凡事加以冷讥、乐灾喜祸的人。——译者

五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她还没有完全发育，她是瘦的，皮色浅黑，身子微微有点驼曲。但是她的面貌是秀丽的、匀称的，虽则在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是略大了一点。特别美丽的是在她的修细的弯弯的眉黛上配上一张纯洁平直的额。她少说话，只是听着，不转眼地望着别人，好像她在拟定自己的结论。她时常站在一边，两手闲空地垂着，一动也不动，深深地在思索。她的脸在这时候表现出她的脑筋是在内部活动着的……一丝几难察觉的微笑会突然浮上她的唇边而旋复消失，于是她徐徐地抬起她的大的深蓝的眼睛。“Qu'avez vous？（你怎么啦？）”彭果小姐便会这样问，于是便开始责备她，说是一个少女想得出神了好像失魂失魄似的是不对的。但是娜泰雅并不失魂失魄，反之，她求学很勤勉，读书工作都很努力。她的感情是强烈而深刻的，但是不露出来。就是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她也很少哭，现在连叹息也很少听到了，每逢有什么事使她苦恼的时候，只是脸色变得苍白一点。她的母亲当她是聪明听话的好女孩子，开玩笑地叫她“mon honnête homme de fille”（我的好女男儿），但是并不十分看重她的智力。“我的娜泰雅幸而是冷静的，”她时常说，“不像我。这样倒好些。她将是幸福的。”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是错了。但是很少有母亲了解她们的女儿的。

娜泰雅爱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但是并不完全信任她。

“你没有什么瞒过我，”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有一次对她说，“否则你会十分秘密地保藏起来的，你是一个不漏气的小东西。”

娜泰雅望着母亲的脸，想：“为什么我不可以保藏起来？”

当罗亭在走廊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和彭果小姐跑进屋子里戴上帽子，要到花园里去。她的早课是完毕了。

娜泰雅现在已经不被当作女塾里的孩子看待。彭果小姐很久没有教给她神话和地理了，但是娜泰雅每天早晨都读历史书籍、游记，或别种有教益的作品。书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选给她的，她自以为有她特殊的系统。其实她只不过把法文书籍商人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切拿给娜泰雅罢了，当然除了杜玛父子公司出版的小说。这些小说她留给自己读。当娜泰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彭果小姐特别严峻地带着不愉之色从眼镜里望着。依这位老法兰西小姐的意见，一切历史里都载有“看不得”的东西，虽则因某种或别种理由，她所知道的古代的伟人只有一个——康比西斯[1]，近代的——路易十四和她所厌恶的拿破仑。但是娜泰雅也读别的书，这些书的存在彭果小姐并没有疑心到，她在心头把全部普希金的诗都记熟了。

碰见罗亭，娜泰雅脸微微一红。

“你们去散步吗？”他问。

“是的，我们正要到花园里去。”

“我可以奉陪吗？”

娜泰雅望着彭果小姐。

“Mais certainement，monsieur，avec plaisir.（当然，先生，很高兴。）”老小姐口快地说。

罗亭拿了帽子和她们一起走去。

在这狭径上和罗亭并靠着走，娜泰雅起始觉得有点局促，过后她觉得舒松了些。他开始问她做点什么事，欢喜不欢喜乡间。她回答他的问句，多少带点生怯，但是并没有人们惯常误作温娴文静的那种不自然的羞赧。她的心在跳着。

“你在乡间不觉得无聊吗？”罗亭问，斜瞟了她一眼。

“怎样在乡间会觉得无聊呢？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此地。在此地我很快乐。”

“你很快乐——这是一个大字眼。可是，这是容易明白的，你是年轻。”

罗亭说最后一句话的声音颇有点异样，不知是妒羡娜泰雅呢，还是在怜恤她。

“是的！年轻！”他继续说，“科学的全部目的就是有意识地求得年轻时候不费任何代价得来的一切。”

娜泰雅注视着罗亭，她不懂。

“今天我和你的母亲谈了一整个早晨，”他继续往下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懂得为何所有的诗人们都在觅取她的交谊了。你欢喜诗吗？”他停了一停又加上一句。

“他在考我哩，”娜泰雅想，于是高声地说，“是的，我很欢喜诗。”

“诗是上帝的语言。我自己也欢喜诗。但是诗不仅是在诗句里面，到处都浮散着，在我们的四周。看这树、这天——无论在哪一方都有

美和生命的嘘息，有生命和美的所在，便有诗。”

“让我们坐在这凳子上吧。”他说。“这里——这样就好。我想，假如你和我更相熟一点，”他微笑地望着她的脸，“我们做个朋友，你和我。你想怎样？”

“他把我当作女学生看待哩！”娜泰雅又这样想，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她便问他是否想在乡间久住。

“整个夏天和秋天，也许再加上冬天。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知道，我的事情糟得一塌糊涂。其次，我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觉得疲倦了，是休息的时候了。”

娜泰雅惊讶了。

“难道你觉得这是你休息的时候吗？”她怯生生地问。

罗亭转过头来，面对着娜泰雅。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她带着几分为难的口吻回答，“别人是可以休息，但是你……你应该工作，要做个有用的人，假如你不……还有谁？”

“我谢谢你的过奖的意见，”罗亭打断她，“要做个有用……说说是容易的！”他用手抹着他的脸。“要做个有用……”他又重复道，“就是我有坚固的信仰，我怎样能成为有用——就是我信任我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去找真实的同情的灵魂？”

罗亭失望地挥一挥手，忧郁地让头歪倒下去，使娜泰雅不禁自己问自己，难道那些真的是他所说的话——昨晚她曾经听到的充满着希望的气息的那些话吗?

“但是不，”他说，突然把他的狮鬣般的头发向后一掠，“这些都是傻气，你是对的。我谢谢你，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真心地谢谢你。”娜泰雅完全不懂得他向她谢些什么。“你的一句话令我重新记省起我的责任，指出我的途径……是的，我要干。我不应该埋藏起我的才能，假如我多少有一点的话。我不应该把精力浪费在说话——空洞的、无补实际的话——上面。”于是他的话像川流般泻出来。他说得高贵、热情、有坚信，说到怯懦和闲懒的罪恶、行动的需要。他把自己责备了一大顿，说是事先把你想要做的事加以讨论是不智的，正像拿一枚针去刺一只胀得烂熟的水果，只是耗费精力与浆汁而已。他说没有一桩高尚的理想是赢不得同情的，说那些始终不被人了解的人们，或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要做些什么，或者是值不得去了解。他说了一长套，向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再谢了一番作为结尾，复突然出其不意地握住她的手，喊道:“你是高贵的，宽大的！”

这热情的奔放使彭果小姐吃惊，她纵然在俄国住了四十多年，听俄国话仍然费力，她只惊羡罗亭唇边滔滔不绝的字句惊人的速度。在她的眼中，罗亭大概是艺术家或音乐家之流。照她的观念，这一类人是不能以严格的礼度相苛求的。

她站起身来，在裙子的四边拉一拉，整一整，对娜泰雅说这是进去的时候了，特别为了服玲莎夫（她这样叫服玲萨夫的）要在那儿用早点。

“说到他，他就来了。”她加上一句，望着通到屋子里去的一条路上。真的，服玲萨夫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

他带着踌躇的脚步跑上前来，远远地向他们招呼，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回头向娜泰雅说：

“哦，你们在散步吗？”

“是的，”娜泰雅回答，“我们正要回家去。”

“啊！”服玲萨夫回答，“好，我们一道走吧。”他们一起走向屋子去。

“你的姊姊好吗？”罗亭问，带着特别亲切的声调。昨天晚上，他对服玲萨夫也是非常和蔼的。

“谢谢你，她很好。今天她也许要来……我来的时候你们正在讨论些什么吧？我想。”

“是的，我和娜泰雅谈话。她说了一桩事情令我非常感动。”

服玲萨夫并不追问这桩事是什么。在深深的沉默中他们回到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屋子里。

在晚宴之前这小小集群复聚在客室里面。只有毕加梭夫没有来。罗亭没有显出他的本领，他只是逼着柏达列夫斯基弹贝多芬的乐曲，其余一点也没做什么。服玲萨夫默默地望着地板。娜泰雅不曾离开她母亲的身旁，有时沉入思想里，于是复专心做她的刺绣。巴西斯它夫眼睛不离罗亭，时常在警备着他会说出什么警惕的话。三个钟头便这

样单调地过去了。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没有来吃饭。当他们从餐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服玲萨夫即刻吩咐套起他的马车，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声“再会”，便溜走了。

他的心是沉重的。他很久便爱着娜泰雅，三番两次决定想向她求婚……她待他很好，但是心仍然没有动，他清楚地看到。他并不希望挑逗起她心中的更温柔的感情，只在等着有一个时候她能够十分和他相熟，和他亲热。是什么扰了他？这两天来他可留意到有什么改变？娜泰雅还是和从前完全一样地待他……

或者是他脑筋中来了什么想头说是他也许一点都不了解娜泰雅的性格——她之于他是想不到的生疏——或者是嫉妒已经在他的心头作祟，或者是他有了不幸的模糊的预感……总之，他苦痛着，虽则他试想用理智来克服自己。

当他跑进他姊姊的房中的时候，列兹尧夫和她坐在一起。

“为什么你这样早便回来？”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哦，我受不了。”

“罗亭在吗？”

“是。”

服玲萨夫把帽子一抛坐下来，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兴奋地朝着他。

“请你，塞莱夏[2]，帮我说服这固执的人，说罗亭是非常有才干而口齿流利的。”

服玲萨夫喃喃地说了几句。

“但是我不和你争辩，”列兹尧夫说，“我并不怀疑罗亭先生的才干和雄辩，我只是说我不欢喜他。”

“但是你见过他吗？”服玲萨夫问。

“今天早晨我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里遇见他。你知道他现在是她的宠客了。有一天她会和柏达列夫斯基离开的——他才是她的唯一的永远离不开的人——但是现在罗亭是至尊无上的，我看到他，真的！他坐在那里，她把我夸示给他：‘看哪，好朋友，我们这里有一位多么古怪的家伙！’但是我不是夺锦标的马，在竞赛场中跑给人看的，所以我抽身走了。”

“你怎样到她那里去的？”

“关于界址的事，但是这些都是托故的废话，她只是要瞧瞧我的面相罢了。她是个漂亮的贵妇人——这解释便够了。”

“罗亭的盛气自负冒犯了你，这就是！……”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温婉地说，“这就是你所不肯原谅的。但是我相信除了他的才干以外他一定还有一颗同样很高尚的心。你应该望一望他的眼睛，当他——”

“侈谈崇高的纯洁哪。[3]”列兹尧夫引一句诗。

“你使我生气，我要叫起来了。我真心地可惜我没有到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那儿去，和你缠了许久。你不配。不要惹恼我，”她带着恳求的声调说，“你还是把罗亭的青年时代告诉我倒好些。”

“罗亭的青年时代？”

“是的，当然。你不是告诉过我你很知道他吗，很早便认识他吗？”

列兹尧夫站起身来在室内走来走去。

“是的，”他开始说，“我很知道他。你要我告诉你他的青年时代吗？很好。他生在T省，一个穷地主的儿子，父亲不久便死了，留下他和他的母亲。她是很好的人，把他当作宝贝似的，她只是吃燕麦粉挨饿过日子，每一个铜子都花在他的身上。他在莫斯科受教育，起先用他一个叔父的钱，后来，当他长大了羽毛丰满了的时候，攀上了一位有钱的亲王，供给他各项费用——对不起，我不再这样说了——他和亲王做了朋友。于是他进了大学。我是在大学里认识他的，并且成了契友。过几天我可以把我们在那些以往的日子中所过的生活告诉你，现在我可不能够。于是他到外国去。……”

列兹尧夫继续在室内走来走去，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用眼睛跟着他。

“当他在国外的时候，”他接着说，“罗亭很少写信给他的母亲，只有回国望过她一次，而且仅住了十天……老妇人在陌生人的照料中死了，没有见到他。但是直到死的时候，她眼睛还离不开他的画像。当我住在T省的时候，我跑去看过她。她是和善慈蔼的女人，她时常请我吃樱桃酱。她爱她的密且耶[4]，是愚诚的。彼周林[5]典型的人物告诉我们说，我们时常偏会去爱那种他自身丝毫不会感到爱的人们，但是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母亲都爱她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此后我在外国碰到罗亭。那时他和一位女人发生关系，一位我们

的本国人，一只蓝袜子[6]，年纪已不轻，不好看，活像一只蓝袜子。他和她同住了好久，终于丢弃了她，或者，不，请原谅，她丢弃了他。就在这时候我也丢弃了他。完了。”

列兹尧夫停止说话，把手掠一掠额角，身子一仰倒在椅子上，好像疲乏了似的。

“你知道吗？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我看你是处处怀着恶意的一个人，真的，你不比毕加梭夫好多少。我相信你所告诉我的一切是真实的，你并没有添加进什么，但是你把一切都说到坏的一方面去！可怜的老母亲，她的愚爱，她的孤独的死，那一个女人——这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把一个最好的人加上这种每个人都会听得怕起来的色彩是容易的——并且不用加添什么，你看——但这也是一种诽谤！”

列兹尧夫又站起来在室内走着。

“我并不要你听得怕，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终于说出来，“我并不诽谤。可是，”他想了一会继续说，“真的，你所说的也有至理。我不想诽谤罗亭，但是——谁知道！很可能他自从那时候起有时间转变过来——也许我错怪了他。”

“啊！你看。所以你要答应我和他重复旧交，想法子完全了解他，然后把你的最后的意见来报告给我。”

“遵命。但是你为何这样一声不响，塞尔该·巴夫里奇？”

服玲萨夫一怔，抬起头来，好像他刚醒过来一样。

“我有什么可说？我不认识他。其次，我今天头痛。”

“是的，今晚你脸色好像有点发青，”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你不舒适吗？”

“我头痛。”服玲萨夫回答，他走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列兹尧夫望着他的背后，彼此交换了一眼，虽则他们不说什么。在服玲萨夫心头掠过些什么，在他们两人中间都并不费解。

---

[1] 康比西斯（Cambyses，公元前528？—公元前522在任），波斯国王。——译者

[2] 服玲萨夫的爱称。

[3] Griboyedov的诗句，1873年出版的Henry Holt的英译本中所载。

[4] 罗亭的爱称。

[5] 彼周林（Petchorin），莱尔蒙它夫（Lermontoff）小说中的主人公。——Henry Holt英译本注。

[6] 蓝袜会（Blue Stocking Society，意即不穿晚礼服者的集会），是1750年间在蒙泰琪夫人家中举行的一种文艺谈话会。后人即借“蓝袜子”（Blue-stocking）的名词来称有文学造诣的或爱好文学的妇女，微含讥讽的意思。——译者

六

两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整个时期中罗亭几乎不曾离开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她没有他便过不了。和他谈谈自己，听听他的雄辩，于她已成了必需。有一次罗亭说要离开，说是他所有的钱都用完了，她给了他五百卢布。他又向服玲萨夫借了两百卢布。毕加梭夫来望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次数也比先前少了，罗亭的在场压倒了他。真的也不仅毕加梭夫一人感到一种威压。

“我不欢喜这自命不凡者，”毕加梭夫时常这样说，“他把自己说得来像煞传奇里的英雄。假如他说‘我’，他便停住，极力推崇一番：‘我，是的，我！’一套老话便和盘搬出来了。假如你打喷嚏，他立刻便会很正确地解释给你听为何你要打喷嚏而不咳嗽。假如他称赞你，便把你捧到九天高；假如他骂自己，便谦卑到尘土之不如——叫别人想来他将没脸再见天日了。可是一点儿都不！反而更快活些，好像灌了一杯酒。”

柏达列夫斯基有点怕罗亭，小心翼翼地试想赢得他的欢心。服玲萨夫和他结了奇怪的交情。罗亭把他叫作“游侠武士”，当面背后都吹捧他，但是服玲萨夫总近不拢去欢喜他，并且当罗亭在他的跟前卖气力把他的美点铺张扬厉开来的时候，他总觉得一种不由自主的不耐烦和讨厌。“他是和我开玩笑吧。”他想，于是心中便感到一腔妒恨。他想把感情抑制住，但是无效，他是因了娜泰雅的缘故在妒恨他。罗亭自己呢，虽则热情洋溢地欢迎服玲萨夫，虽则叫他“游侠武士”，向他借钱，对他也并不觉得真正亲热。当他们像真的朋友般地互相握手道好，眼睛彼此对望着的时候，他们两人中间的感情是很难解释的。

巴西斯它夫继续崇拜罗亭，他所说的每一个字眼，都专注地听取。罗亭却很少注意到他。有一次罗亭和他谈了一整个早晨，讨论着生命的最繁重的问题，唤醒他的最恳切的热情，但是后来再也没有注意到他。很明显，他说要寻找纯洁的、献身的灵魂只不过是一句话罢了。列兹尧夫，他近来也常常来的，罗亭和他很少谈论，好像在规避他。在列兹尧夫的一方面，对罗亭也冷淡。他可是并没有把他关于罗亭最后的结论报告给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这层使她有几分不安。她着迷于罗亭，但是她信任列兹尧夫。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家中的每一个人都顺着罗亭的好恶，他的极微细的爱好都照做了。他决定一天的计划。没有一个同乐会（Partie de plaisir）不经他的合作而布置的。可是他并不很欢喜偶然随兴（impromptu）的郊游或野宴，好像大人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一样，带着一种温和的但是倦累的友谊的神气。他对不论什么事都发生兴趣，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和他讨论起她的田庄的计划、孩子教育的计划、家务的处理和一般的事情，他听着她的计划，并不以这琐屑的事情为苦，并且，在他的方面，他建议了许多改革，提出许多意见。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口头上都赞成他的意见，但只是口头赞成而已。在事务上她实在是以她的管理人——一位年老的、独眼的小俄罗斯人，一位好脾气、富于机智的老家伙——的意见为依归的。“旧的肥，新的瘦。”他时常说，安详地一笑，眨着孤独的眼睛。

次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罗亭和娜泰雅谈得顶多，顶长。他时常私自借书给她，把他的计划密告给她，把他在脑筋中所想的论文或其他作品的头几页念给她听。娜泰雅时常不能完全捉摸到其中的意义的。但是罗亭好像并不在乎她懂不懂，只要她听着便好。他和娜泰雅的亲密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并不欢喜。“暂且，”她想，“在乡间让她和他去谈吧。现在她还是像一个小姑娘和他逗着玩。这没有大害

处，并且，倒反，还能够改进她的思想。到彼得堡我便立刻可以阻止它。”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错了。娜泰雅并不像学校的女孩子般地和罗亭胡扯着，她渴饮着他的字句，想探索它的完全的意义，她把她的思想、她的怀疑都交托给罗亭。他成了她的首领、她的导师。直到那时止，她只是头脑受了扰乱，但是年轻人不会单单脑筋被扰乱的，心不久也会被扰乱的啊！当有时候，在花园的凳子上，在菩提树叶透明的阴影底下，罗亭开始把歌德的《浮士德》、霍甫曼[1]或贝蒂娜[2]的书简或诺伐里斯[3]读给她听，屡屡停止着替她解释对她费解的地方，娜泰雅过的是多么甜美的时刻。像大部分的俄国女孩子们一样，她德语说得不行，但是很能听得，而罗亭是熟谙德国的诗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和哲学的，他把娜泰雅带引到这禁苑中来了。从罗亭摊开在膝上的书页中，想象不到的壮丽显示在她的有所期待的眼睛之前，神圣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的川流以韵律的乐曲流入她的灵魂，在她的心中，受崇高的感情的无上的喜悦所感动，缓缓地燃起圣洁的热情的星火而被扇成了巨焰。

“告诉我，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有一天她说，坐在靠窗口绣花架的旁边，“冬天，你要到彼得堡去吗？”

“我不知道。”罗亭回答，让正在浏览的书本跌在膝上，“假如找到钱，我要去。”

他沮丧地说。他觉得疲倦，但是一整天并没有做什么事。

“我想你一定找得到的。”

罗亭摇摇头。

“你这样想吗？”

他转头瞅着别处，似含无限深意。

娜泰雅正想回答，但又耐一下。

“看吧，”罗亭说，做个手势指着窗口，“你看到这苹果树吗？被它自己的丰富的果实的重量压断了。天才的真实的象征。”

“因为没有支持的东西，所以断了。”娜泰雅回答。

“我懂得你，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但是一个男子要找这种支持是不容易的。”

“我想别人的同情……无论如何，孤独总是……”

娜泰雅有点迷惘了，脸孔微微一红。

“冬天你在乡间做什么事？”她急遽地问。

“做什么？我将完成我的长篇论文——你知道的——《论人生与艺术的悲剧》。前天我把大纲对你说过了的，我要把这篇论文送给你。”

“要付印出版吗？”

“不。”

“不？那么你为谁而工作呢？”

“假使为了你？”

娜泰雅低下眼睛。

“对我太高深了。”

“我可以问吗？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巴西斯它夫谦和地问。他坐在稍远的所在。

“论人生与艺术的悲剧，”罗亭重述了一遍，“巴西斯它夫先生也将读它。但是我还没有十分决定论文的基本要旨。现在我还没有把《爱的悲剧的意义》弄出来。”

罗亭欢喜谈到爱，时常这样。起先讲到“爱”的字眼，彭果小姐便会跳起来，好像老战马听到号角的声音便尖起耳朵，但是到后来她渐渐听惯了。而现在，只是撅一撅嘴唇，不时吸着鼻烟罢了。

“在我看来，”娜泰雅胆怯地说，“爱的悲剧便是无酬报的爱。”

“并不然！”罗亭回答，“这倒是爱的喜剧的一方面……这问题应当用完全另外一种看法，应当更深奥地去探求……爱！”他继续说：“爱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怎样产生，怎样发展，怎样消灭。有时它突然来了，毫不犹豫的，像白昼那样光明愉快；有时它好像槁灰底下的余烬在那儿冒烟，在事过境迁之后在心中突然爆发出烈焰来；有时它如一条蛇弯弯曲曲地爬进你的心，又突然溜了出去……是的，是的，这是大问题。但是在我们现在，有谁在爱？谁是这样勇敢地去爱？”

罗亭沉思了。

“为什么我们这许久没有看见塞尔该·巴夫里奇呢？”他突然问。

娜泰雅脸孔一红，把头低到绣花架上面。

“我不知道。”她喃喃地说。

“他是一个多么漂亮仁厚的家伙！”罗亭发言道，站了起来。“这是俄罗斯绅士的最佳的典型之一。”

彭果小姐用她的细小的法兰西眼睛斜看了他一眼。

罗亭在室内走来走去。

“你注意到吗，”他说，顿起脚跟急速地转过身，“在老槲树上——槲树是坚强的树——旧叶子只是在新叶子开始萌发的时候才脱落的吗？”

“是的，”娜泰雅慢慢地回答，“我注意到。”

“在坚强的心中旧的爱就是这样，已经枯死了，但仍牢系着，只等到新的爱来方能把它赶走。”

娜泰雅没有回答。

“这是什么意思？”她想了。

罗亭站住不动，把头发往脑后一掠，走开去了。

娜泰雅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困惑地坐在床上好久，思索着罗亭最后的一句话，突然捏紧了双手，很辛酸地哭起来。她哭的什么，谁能够说。她自己也不知道眼泪为何如此迅速地淌下来。她拭干了，但又重新流出来，好像久壅顿开的泉水。

同一天，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列兹尧夫谈起罗亭。起始他默默地忍受住她一切的进攻，但是终于被挑拨起来谈着。

“我看到，”她对他说，“你不欢喜罗亭，和从前一样。我是故意熬到现在不来问你的，但是现在你已有时间来打定主意他究竟有否改变，我想知道你为何不欢喜他。”

“很好，”列兹尧夫回答，带着他的惯常的冷峻，“既然你已经忍耐不得，听着，要不生气。”

“你说，开始，开始。”

“要让我说完。”

“当然，当然，说呀！”

“很好，”列兹尧夫说，懒洋洋地倒在沙发上，“我承认我确是不欢喜罗亭。他是聪明人。”

“我也这样想。”

“他是异常聪明的人，虽则实际上非常浅薄。”

“说这话是容易的。”

“虽则非常浅薄，”列兹尧夫重复一句，“但是这还没有多大害处，我们都是浅薄的。甚至我也不想求全责备。他内心是暴君、懒惰者，学识谫陋！”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互握着两手。

“罗亭，学识谫陋！”她喊道。

“学识谫陋！”列兹尧夫用完全同样的声调复述一句，“他欢喜吃别人用别人的，装面子，如此等等——这也够平常。但错处是，他冷得和冰一样。”

“他冷！这狂热的灵魂冷！”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截断他的话。

“是的，和冰一样的冷，他自己知道，装作狂热的样子。坏的是，”列兹尧夫接着说，渐渐兴奋起来，“他在玩危险的把戏——对他自己没有危险，当然的，他不费一文钱，不损一毛——但是别人把灵魂孤注一掷地押在里面了。”

“你说的是什么？指谁？我不懂。”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坏的是，他不忠实。他是一个聪明人，当然的，他应该知道他自己的话的无价值，但是说出来的时候好像都含有重大的意义似的。我并不争辩他是一个说话能手，但这不是俄罗斯式的。真的，说完了一句，说漂亮话在一个孩子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他这般年纪，说话只是为了自己听了好听、炫本领，这是可耻的！”

“我想，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不管炫本领不炫本领，别人听了还是一样。”

“请原谅，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并不完全一样。有人说了一句话，使我整个身心感动，另一个人说了同样的话，或许更漂亮些——而我耳朵都尖不起，这是什么缘故？”

“你不，也许。”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口道。

“我不，”列兹尧夫反驳道，“虽则我的耳朵也许相当长。主要点是在这里，罗亭的话好像始终是话，永远不会成为事实，而同时话也会扰乱一颗年轻的心，会把它毁了。”

“但是你指谁，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

列兹尧夫停了一下。

“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是指谁，要不是指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怔。但是一会儿后又笑起来。

“当真！”她说，“你的想头真古怪！娜泰雅还是一个孩子。其次，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想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

“第一点，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她只顾自己的生活；第二点，她相信自己教育孩子的本领，为他们感到不安连想也没有想到。胡说！这怎样可能：只要她一点头，威严地一眨眼，一切便了结了，一切又服从了。这就是这位太太所想的，她自以为是女梅西纳斯[4]，一个有学问的妇女，天晓得，事实上她不过是一个愚笨的庸俗的老妇人。但是娜泰雅不是一个孩子，请相信我，她比你我想得更多、更深刻。她的真挚的、善感的、热烈的性质偏会碰到这样一位戏角，一位浮薄少年。但是世界上这类事情并无足奇。”

“一位浮薄少年！你意下以为他是浮薄少年？”

“当然是的。请你自己告诉我，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里处的是什么地位？成了偶像、家庭的巫师，一切的布置、一切的闲谈琐屑都插一手，这是男子身份所配处的地位吗？”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愕然望着列兹尧夫。

“我不知道，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她开始说，“你面都涨红了，兴奋了。我相信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哦，对了！告诉给女人一桩确信的真实，除非她捏造出一些和本题离得很远的不相干的琐屑的原因，来解释你为何要这样说而不是另一说法，她们是永远不会放心的。”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生气了。

“好啦，列兹尧夫先生！你开始和毕加梭夫先生一样苛刻地攻击女人了。但是你要说，尽说便是，虽则说得透切，我总难得能够相信你了解每一个人、每一桩事。我想你错了。照你的意见，罗亭是泰尔杜夫[5]一流人物。”

“不，要点是在，他连泰尔杜夫都够不上。泰尔杜夫至少知道他所向的目标是什么，但是这个家伙，他的满肚才干——”

“好，好，他的什么？把你的话说完，你这不公平的、可怕的人！”

列兹尧夫站起来。

“听着，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说，“是你不公平，不是我。你为了我的对罗亭粗暴的评语动气。我有权利很粗暴地说他！我付过相当高的代价，也许便是有了这特权的。我很知道他，我和他住过一长段时间。你记得我曾经应许你有一天要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告诉给你。你明白我现在必得这样做了，但是你有没有耐性听我说完？”

“告诉我，告诉我。”

“很好，那么。”

列兹尧夫开始用方步在室内走来走去，有时站住一会，低着头。

“也许你知道，”他说，“也许你不知道，我早岁便是一个孤儿，在十七岁的时候便没人管束我了。我住在莫斯科姑母的家里，欢喜怎样便怎样做。在童年时代我是相当愚而自负地欢喜说大话，夸本事。进了大学之后我像一个正式学生一样地生活着，所以便吃瘪了。我不想告诉你这一切，这值不得说起。但是其中我只要提起一桩，我说了一句谎话，一句相当可耻的谎话。事情拆穿了，我受到公开的羞辱。我昏了，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这正在一位朋友的房间里，当着一大群同学的面。他们都笑我，只有一个同学，他，请你注意，在我坚不吐实的当儿他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气愤的。也许是他怜了我，不管怎样，总之，他牵了我的臂，带我到他的房间里去。”

“这是罗亭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不，这不是罗亭……这是另一个人……他现在死了……他是一个非常的人。他的名字叫作波珂尔斯基。要在几句话中描写他是我的能力所不及，但是一开始说到他，便不高兴再提起别人了。他具有高贵的纯洁的心和我从来不曾遇到过的聪颖。波珂尔斯基住在一间小小的、屋顶很低的房间里，一间木屋的顶楼里。他很穷，好像靠教课维持生活。有时茶都没有一杯来请朋友们喝。他的唯一的沙发摇摇落落的，坐在里面好像在船里一样。但是不管这些不安适，很多的人时常去看他。大家都爱他，他牵住了每条心。你会不相信坐在他的贫陋的

小室中是多么的甜蜜和快乐！就是在他的房里我遇见罗亭。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他的亲王了。”

“在这位波珂尔斯基的身上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我怎样告诉你呢？诗和真实，这便是把我们吸引到他那儿去的力量。他不仅头脑清楚、知识广博，还和孩子一样甜蜜单纯，就是现在我耳朵里尚鸣响着他的欢忭的朗笑，同时他‘在圣洁和真实的座前，燃了他夜半的灯’，一如一位亲爱的半痴半颠的家伙，我们淘里的诗人，所说的。”

“他谈吐怎样？”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问。

“他在高兴谈的时候谈得很好，但并不怎样出色。罗亭就是在那个时候，口才比他好上二十倍。”

列兹尧夫站住不动，交叠插着双手。

“波珂尔斯基和罗亭完全不同。罗亭是光芒毕露，言语流畅，也许更热狂。表面看来他的天资好像比波珂尔斯基高，但是两相比较起来他便是可怜的小动物了。发扬某种理想，罗亭是最好不过，他在辩论中是一等，但是他的理想不是从他自己的脑筋中发出来的，他借取于别人，尤其是借波珂尔斯基。波珂尔斯基是恬静温和的——就是面貌也有几分文弱——他欢喜女人欢喜得入迷，欢喜寻开心消遣，从来不肯受人家的讥辱。罗亭好像充满了火、果敢和生命，但内心是冷的，几乎是懦弱的，除非冒犯了他的自尊心，他什么都忍受。他老想高人一等，但是他只凭着一般的原理和理想的名词达到这目的，当然对很多人也有巨大的影响。说老实话，没有人爱他，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

依恋着他的。他们忍受着他的支配，但是大家都忠心于波珂尔斯基。罗亭从来不拒绝和他所遇见的任何人争辩讨论。他书读得不多，虽则远超于波珂尔斯基和我们其余的人；其次，他有一个有条不紊的头脑，还有异常的记忆力，这些对于青年是有何等的影响啊！他们需要纲要、结论，错不错由你，也许是，但总得是结论！一个完全诚实无欺的人永不配他们的胃口。试想对青年说你不能给他们以一个完好无缺的真理，他们是不来听你的。但是你也不能骗他们。你要一半相信你自己是得到了真理。这就是为什么罗亭对我们有强有力的影响的缘故了。刚才我告诉过你，你知道，他书读得不多，但是读些哲学书籍。他的脑筋又是天生的就能够把读过的概括的原则抽取出来，看透凡事的根底，于是向各方演绎开去，连贯的、光明的、坚实的理想，给灵魂展开广阔的天地。我们的集团——只能这样说——是一群孩子组织成的，学识浅陋的孩子们。哲学、艺术、科学以至生命的本身，于我们只是一大堆词汇。你要说是概念也随你的便，是迷幻的、富丽堂皇的概念，但是不连贯的、断续的。这些理想的总网络、宇宙的总原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接触过，虽则我们泛泛地讨论着，想替我们自己形成一种概念。我们听了罗亭的话，初次地我们觉得终于把这总网络握得了，好像一层帷幕被揭开了一样！就算他所说的是摭拾别人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在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中确立了秩序与和谐，一切没有联络的都合成整体，在我们的眼前成了定形，像一座房子般地撑竖起来，一切充满了光明，到处都有兴感。……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计划的，每样事物都明显地有巧智的设计和美，每一种事物都有了清晰的但仍是神秘的意义，每一桩游离的生活的事故都融入和谐，我们怀着一种神圣的畏惧和虔敬，怀着愉快的情绪，觉得我们自己是永久的真理的有生命的神器，宿命注定要为什么伟大的……这些在你看来不是很可笑的吗？”

“一点也不！”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缓慢地回答，“为什么你这样想？我没有完全听懂你的意思，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是可笑的。”

“自从那时之后我们有时间变得聪明点了，当然，”列兹尧夫继续道，“现在，这一切都好像孩子气……但是，我得重说一句，在当时我们大家受罗亭的赐益是不浅的。波珂尔斯基是无俦匹地比他高贵得多，这毫无疑义。波珂尔斯基把火和力渡给我们大家，但是他自己是常常抑郁的、沉默的。他是神经质，体格不强壮，但是当他展开翅翼来的时候——天啊！是何等的冲飞！一直到蓝天的高处！在罗亭有许多卑微小器的地方，虽则外表漂亮，相貌魁梧。真的，他是一个侈谈者，他事事都欢喜插一手，事事要他布置、解释。他的细节的活动力是无穷竭的，他是天生的政略家。我所说的是我在那时认识的他。不幸他没有改变。在另一方面，到了三十五岁他的理想还没有改变！这不是任何人所能自说自道的！”

“坐下来，”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为什么你像一只钟摆一样地动着？”

“我欢喜这样，”列兹尧夫回答，“且说，自从我加入了波珂尔斯基的小集团中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我完全改变了。我谦虚起来，热心想要学习，我读书，我觉得幸福而虔敬——换一句话说，我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圣庙里面去一样。真的，当我回忆起我们的集会，我敢发誓，其中是有很多优美的感人的记忆的。试想一群五六个的孩子聚在一起，燃着一支蜡烛。茶是非常的苦，饼子是走了味的，但是你得看看我们的脸，听听我们的谈话！眼睛为着热情发光，两颊红了，心跳了，我们谈着上帝、真理、人类的将来、诗……我们所说的时常是错误的，我们狂悦于这些废话，但废话又何足为病？……波珂尔斯基叠起腿子坐着，苍白的脸托在手里，

眼睛好像迸射出光辉；罗亭站在房间的中央说着，说得非常漂亮，一模一样地好像年轻的提摩斯西尼斯[6]在澎湃的海滨；我们的诗人，蓬头乱发的苏波丁，不时好像从梦中飞出不意的断句；而薛勒尔，四十岁的老学生，一位德国牧师的儿子，多谢他的永久打不破的沉默，在我们中间有深刻的思想家的称誉的，带着一心不乱的庄严比平时愈守沉默；就是天真活泼的契托夫，我们团体中的亚里斯多芬尼斯[7]，也帖服了，而仅有微笑；同时两三个新来的人怀着尊敬的欢愉倾听着。夜好像驾着轻翼似的飞过去。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是灰白的早朝了，怀着一种甘美的灵魂的疲倦，感动的，快乐的，无限希望的，陶然如有几分醉意——在这时候，我们中间是决不喝酒的……甚至于仰睇天星都有一种信赖，好像它们是更近更可亲的了。啊，这欢乐的时间，我不能相信这是完全白费的！这并没有白费，就是对于此后过着鄙吝的生活的人们。有多少次我凑巧碰到这辈我大学里的老同窗！你会相信他全然失却人性的了，但是只要你在他的面前提起波珂尔斯基的名字，高贵的感情便会纤介不遗地立刻在他的心头搅动起来，好像在什么暗黑肮脏的室内打开被遗忘了的香水瓶的栓塞。”

列兹尧夫停止了，他的无血色的脸泛红了。

“你和罗亭的闹翻是什么原因呢？”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奇异地望着列兹尧夫。

“我并没有和他闹翻，当我在国外全盘知道了他的底蕴时，遂和他疏离了。但是在莫斯科，我真可能和他吵架的，在那里我吃了他的大亏。”

“怎样一回事？”

“就是这样。我——怎样告诉你呢——和我的外表似乎不大相称，但是我时常有陷入恋爱的倾向的。”

“你！”

“是的，我，真的。这是奇怪的想头，对吗？但是不管如何，确是这样。对啦，当时我爱上了一位很美丽的少女……但是你为什么这样眈眈地望着我，我可以告诉你比这事更奇特得多多的我的轶事哩！”

“是些什么事？假如我可以知道。”

“哦，就是这样。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每晚都有约会——和谁，你猜？和花园尽头的一株小菩提树。我时常去抱它的苗条美丽的树干，我觉得好像拥抱了整个的自然，我的心溶化了，膨胀了，恍如将万汇纳入怀中。那个时候我便是这个样子。你想，也许会，我写过诗吗？……怎么不，我简直写过一个完整的剧本，模仿《曼斐列特》[8]的。在人物中有一个幽灵，胸前染着热血，请注意并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全人类’的血……是的，是的，你用不着奇怪这一些。但是我要开始把我的恋爱事件说给你听。我和一个女孩子相熟了——”

“你放弃了你和菩提树的夜会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是的，我放弃了。这个女孩子是温柔的良善的宝宝，明湛活泼的眼睛和铃般的声音。”

“你把她描写得很不坏。”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添一下注释，带着微笑。

“你是这样苛刻的批评者，”列兹尧夫反辩说，“好啦，这位女孩子和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我不详说，我只要告诉你说这位女孩子

的心地是这样的良善，假如你向她要半杯茶，她会给你满满的一杯！在和她会见的两天之后，我是发狂地爱上她了，在第七天我便再也隐藏不住，底底细细地吐露给罗亭。在那时候我是完全受他的影响的，他的影响，我要说一句平心话，在许多事情上面是有裨益的。他是第一个不轻视我的人，想把我培植成材。我热情地爱波珂尔斯基，在他的纯洁的灵魂的前面我感觉到一种敬畏，但罗亭是更可亲的。当他听到我的恋爱的时候，他便说不出来的欣喜，庆贺我，拥抱我，立刻便把我新处的地位的可贵加以讨论，加以铺张。我尖起耳朵来听……你知道他是怎样能够说话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影响。我立刻觉得自己是相当了不起，装作正经的样子，笑着走开了。我记得我在那时候走路惯是大模大样安步徐行的，好像肚皮里放着一个宝瓶，里面满装着无价的液体，怕把它倾溢出来……我很幸福，尤其是我在她的眼睛里发现欢喜我的时候。罗亭想和我的爱人认识，我自己也坚持着要替他介绍。”

“啊，我看出来了，现在我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嘴道，“罗亭夺去了你的情人，所以你永远不能原谅他……我简直可以赌东道说我是对的。”

“你赌输了，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你错了。罗亭并没有夺去我的爱人，甚至于连想也不曾想。但是，还是一样，他把我的幸福断送了。虽则，冷静地观察起来，我现在还要感激他，但是在当时我几乎精神失常了。罗亭一点也没有想伤害我之意，这倒相反，但是由于他的把不论什么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要用话句来钉一钉，好像把蝴蝶钉在标本箱里一样的可咒诅的习惯，他开始替我们剖析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互相接待，硬要调查考察我们的感情和思想，称赞我们，责备我们，甚至于我们往来的信札，他都要参

加意见。你相信吗？好，他结果把我们弄得完全失和了！就是在那时候，我是不容易和这位少女结婚的——我多少还有点常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幸福地过几个月la Paul et Virginie（波儿与维齐尼式）[9]的生活，但是目前来了硬拉的关系，各色各样的误解。这桩事是罗亭结束的，一天晴和的早晨，他自信这是他做朋友的神圣义务，把一切的事情都去告诉她的老父亲——他这样做了。”

“这是可能的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

“是的，而且他是得到我的同意做的，请注意。妙便妙在这儿！……就是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头脑混沌昏乱，一切都上下颠倒了，事情好像在摄影机的暗箱里面一样——白的像黑，黑的像白，假的当作真的，妄想当作义务……啊，就是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可耻！罗亭——他永不认输的——一点都不觉得！他从一切的误解和困恼的上面飞越过去，好像燕子掠过池塘。”

“你就这样离开那位女孩子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很天真地把头歪在一边，掀一掀眉毛。

“我们离开了——这是可怕的离别——异常出丑的、公开的，完全不必要的公开……我哭了，她也哭了，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好像一个‘戈登结’[10]，割是割断了，但是痛苦的！可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铺排得顶好不过。她嫁给一个极体贴的男子，现在很幸福。”

“但是，请你承认，你是永远不会原谅罗亭的，不管怎样。”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

“并不尽然！”列兹尧夫打断她的话，“反之，当他到外国去的时候，我哭得像一个孩子。说真话，我心头不高兴他的种子，就是在那

时候埋种下来的。后来在外国碰见他的时候，我长大了些了……罗亭的本相也给我看出来了。”

“你在他身上确确实实地发现些什么？”

“不是吗，刚才不是统统告诉了你吗。但是说他说得够了。也许事情会变好的。我只要向你表明一句，假如我批评他过于苛刻，这并不是因为不了解他……至于关于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不想多说，但是你应该留心你的兄弟。”

“我的兄弟！为什么？”

“为什么，望着他吧！难道你真的不曾留意到什么？”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眼睛望着地上。

“你说的对，”她同意了，“当然，我的兄弟，好几天来他便和从前判若两人了。……但是你真的以为……”

“住口！我想他来了。”列兹尧夫轻声说，“但是娜泰雅不是一个小孩子，请相信我，虽则不幸和小孩子一样没有经验。你将会看到，这女孩子会使你我惊异的。”

“怎样呢？”

“哦，这样……你知道正是这样的女孩子才会去投水，服毒，如此等等！……不要因为她貌似平静而看错了。她的感情是强烈的，她的性格——天啊！”

“来了！我看你现在想入非非了。在你那样忧郁的人看来，也许连我都像是一座火山吗？”

“哦，不！”列兹尧夫回答带着微笑，“谈到个性——你根本没有个性，谢谢上帝！”

“这是何等无礼！”

“这，这是最高的赞美，请相信我。”

服玲萨夫跑进来，怀疑地望着列兹尧夫和他的姊姊。他近来瘦了。他们开始和他谈话，但是他对于他们的谐谑连笑都懒得笑，看来，正如毕加梭夫有一次说他的，好像一只忧郁的兔子。但是一生中没有某一个时期看来像一只忧郁的兔子似的人，在世界上恐怕永不会有。服玲萨夫觉得娜泰雅从他这里漂浮开去。随同着她，好像脚底下的土地也要滑走了。

---

[1] 霍甫曼（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1776—1822），德国小说家。——译者

[2] 贝蒂娜（Bettina d'Arnim，1785—1859），德国女散文作家。——译者

[3] 诺伐里斯（Novalis，1772—1801），德国诗人Friedrich von Hardenburg之笔名。——译者

[4] 梅西纳斯（Caius Clinius Maecenas，公元前73？—公元前8），罗马政治家，文艺保护者。——译者

[5] 泰尔杜夫（Tartuffe），莫里哀作喜剧《伪君子》（*Tartuffe*）中主角，似是而非的信仰家、伪善者。——译者

[6] 提摩斯西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希腊雄辩家、政治家、战士。——译者

[7] 亚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公元前444？—公元前380？），雅典最早戏剧作家、诗人。——译者

[8] 屠格涅夫在圣彼得堡大学学生时代，曾写过一篇诗剧*Stenio*，模仿拜伦长诗《曼斐列特》（Manfred）的。——译者

[9] 《波儿与维齐尼》（*Paul et Virg inie*），法国贝那廷·圣彼得（Bernadin de Saint Pierre，1737—1814）所作恋爱小说。——译者

[10] 希腊神话：菲里基（Phrygian）国王戈登（Gordius）作一固结，并预言能解此结者，将为全亚细亚君主。后亚历山大拔剑斩之，遂应此预言。——译者

七

翌晨是星期日，娜泰雅起身很迟。昨天她缄默了一整天。她暗自惭愧自己的眼泪，她睡得很不好。衣服只披了一半，坐在她的小钢琴前面，间或弹了几声，声音是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怕惊醒了彭果小姐。于是把前额靠在冰冷的键盘上，一动也不动地凭在那儿好久。她想着，并不是想罗亭本人，是想他所说的几句话，她完全陷入沉思中了。有时她记起了服玲萨夫，她知道他爱她的。但是这种对他的关怀一瞬即逝了……她觉得一种异样的激动。朝日初上时，她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跑下来，和她的母亲说了早安之后，找一个机会便跑到园子里去了。这是热天，天际明朗，阳光熙和，虽则时有阵雨。微薄的烟般的浮云静静地掠过湛净的天空，好容易遮住一片太阳，偶时倾盆似的注下一阵急雨，复很快地收住了。粗而密的雨点，像钻石般的耀眼，迅速地以沉重的声音打在地上。阳光透过它的闪烁的颗粒，草在风中瑟瑟作响的，也静了，渴饮着雨后的水分，淋湿了的树木无力地摇动它的叶子。鸟不住地唱着，这流啭的啁啾夹和着新流的雨水的潺湲，听来是悦耳的。灰尘厚密的道路被急骤的粗雨点打得飞扬起来，成了点点的浅斑。于是云收了，微风开始拂来，草开始显出翠绿和金黄的颜色。潮湿的树叶子粘贴在一起，好像更成为透明了。四周发出一股浓厚的香味。

当娜泰雅走到园里来的时候，天空几无一片云。园中充满着芬芳与和平——那种与人慰藉的吉祥的和平，人处其间，心中便会因难以说明的情欲和秘密的感情的柔美的憔思激动了。

娜泰雅沿着池旁一行白杨走去。突然，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罗亭站在她的前面。她迷乱了。他望着她的脸。

“你独自一个吗？”

“是的，我一个人，”娜泰雅回答，“但是我立刻就要回去。这是回家的时候了。”

“我和你一道走。”

他在她的旁边走着。

“你好像有点忧郁。”他说。

“我——我正想说你好像失神似的。”

“也许是的，我时常是这样。在我，比起你来总更可原谅些。”

“你以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忧郁的吗？”

“在你的年龄，你应当寻求生命的快乐。”

娜泰雅没有出声地走了几步。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说。

“嗯？”

“你记得吗，昨天你所说的比喻，你记得吗，说那槲树？”

“是的，我记得，怎样？”

娜泰雅偷瞥了他一眼。

“为什么你——你说的比喻是什么意思？”

罗亭低了头，眼睛望着远处。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他用一种他所特具的、热烈的、意味深长的声调——这种声调时常会使听者信以为罗亭还没有表示出他心里蕴藏着的感情的十分之一来——说：“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也许注意到我很少说起我的过去。那儿是几条我从来不曾去拨动过的琴弦。我的心——谁需要知道在它的里面有什么闪过呢？把它披露出来在我总觉得是一种冒渎。但是对你，我把这矜持撇在一边了。你赢得我的信任……我不能欺瞒你，我也和一切的人们一样有爱也有痛苦……什么时候，怎样的？这些说也无用。但是我的心是认识很多的幸福和很多的痛苦的……”

罗亭略停了一下。

“昨天我对你所说的，”他继续道，“在某种程度可以应用到我目前的处境。但是这些说了又是无用的。这一方面的生活现在于我已成过去了。留下来给我的是烦累的疲劳的旅途，沿着灼热的尘封的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什么时候才走得到，是否走得到，天知道……还是让我们谈你的事吧。”

“这是可能的吗，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打断他的话，“在生命中你不希望些什么？”

“哦，不！我希望得很多，但不是为自己的。……要成为有用之身，从活动中得到的满足，我将永不放弃，但是我把幸福放弃了。我的希望、我的梦想和我自己的幸福，二者不可得兼。爱，”说到这个字，他耸一耸肩膀，“爱不是为我存在的，我消受不起。一个女人爱男子，她有权利要求他的整体，而我不能献出我的全部来的。其次，青

年们才会赢得爱，我是太老了。我怎样能叫别人回头向我呢？谢谢上帝，我把我自己的头放在自己的肩上。”

“我懂得了，”娜泰雅说，“一个志在崇高的目标的人不应该想到自己，但是难道一个女子便不能够契重这样的男子吗？反之，我倒想，一个女子是不久便会拒绝一个自私者的……所有的青年——你所说的青年——都是自私者，他们只顾自己，甚至于他们恋爱的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女子不单能够重视牺牲的价值，并且她也能牺牲自己。”

娜泰雅的双颊微微红了，眼睛发光。在她没有和罗亭结识之前，她是从来不曾说过这样冗长的热烈的话的。

“你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我对一个女子的使命的见解，”罗亭回答，带着谦逊的微笑，“你知道，我认为只有贞德[1]一人能拯救法国的……但是要点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你。你正站在人生的门槛上……讨论到你的将来是饶有兴味的而同时不是无益的事……听着：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如兄弟般地关心你，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想我所问的问题是欠审慎的——请告诉我，你的心是从来不曾感动过吗？”

娜泰雅浑身发热起来，什么也没有说。罗亭站住了，她也站住。

“你不对我生气吗？”他问。

“不，”她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

“可是，”他继续说，“你不用回答我。我知道你的秘密。”

娜泰雅几乎惊愕地望着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什么人赢得了你的心。我应当说你是不能有更好的选择了。他是极好的人，他知道怎样尊重你，他不曾受过人生的折磨，他是单纯的，灵魂高洁的……他将使你快乐。……”

“你指谁，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难道你还不懂吗？指服玲萨夫，当然。怎样？对吗？”

娜泰雅向罗亭背过身去，跑开一点，她是完全失却主意了。

“你想他不爱你吗？谬想！他眼睛不离开你，紧盯着你的每一个动作。真的，爱是瞒得住的吗？你自己不也是欢喜地望着他吗？据我所观察得到的，你的母亲也高兴他。……你的选择——”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插口道，在迷乱中把双手向近身的一株小树伸去，“真的这很难，要我说这话，但是我向你保证……你错了。”

“我错了！”罗亭复说一句，“我想不会的。我认识你不很久，但是我已经很知道你。我眼见你心中起了改变，这什么意思？我看得很清楚。你是不是和我初次遇见你的时候——六星期之前，完全一样呢？不，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的心是不自由的。”

“也许不，”娜泰雅回答，几乎轻得听不见了，“但是还是一样，你是错了。”

“怎样？”罗亭问。

“让我去吧！不要问我！”娜泰雅回答，用急速的脚步朝屋子走去。

她是被自己突然意识到的感情惊住了。

罗亭赶上她，把她留住。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他说，“这谈话不能像这样了结啊，这对我是太重要了……我怎样得了解你？”

“让我去吧！”娜泰雅重复道。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只是为了怜悯！”

罗亭的脸表示出他的激动不安来了。他苍白起来。

“你事事都懂得，一定也懂得我！”娜泰雅说。她挣脱他的手向前跑去，头也不回。

“只要一句话！”罗亭在她的后面喊。

她站住了，但并不回头来。

“你问我昨天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让我来告诉你，我不想骗你。我说到我自己，我的过去——和你。”

“怎样，说我？”

“是的，说你。我再重复一句，我不骗你。现在你知道这感情是什么，我说过的新的感情……直到今天我尚不敢……”

娜泰雅突然把脸埋在手里，向屋子奔去。

她是被这和罗亭的谈话中的意料不到的结论迷乱了，甚至于跑过服玲萨夫的身边都没有注意到他。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背靠在树上。他是一刻钟之前来到这屋子里的，在客室里遇见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和她谈了几句话之后，在别人不注意中溜出来找娜泰雅，被爱的本能的导引，他一直跑到园子里，正巧碰见娜泰雅挣脱开罗亭的手。他眼前似乎起一阵黑。凝视着娜泰雅的背影，他离开树踱了两步，不知道到哪里去好，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罗亭跑上前来的时候看到他。大家面对面望了一望，一点头，默默地离开。

“这样不是结束。”两人都在想。

服玲萨夫跑到园子的尽头，他觉得悲哀而病了；他的心头如荷重负，他的血液奔腾起来，一阵阵感到突如的刺痛。雨又下了。罗亭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也激动了，他的思想是在旋涡里。真挚地出乎意外的年轻的心的接触会让任何人激动的。

餐桌上情形有几分不对了。娜泰雅，苍白的，坐也不安的，不曾抬起眼睛来。服玲萨夫和平时一样地坐在她的旁边，有时候很勉强地和她谈了几句。这一天恰值毕加梭夫也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家里吃饭。在桌上他比任何人都谈得多。在许多别的谈话中他说起人，好像狗，可以分成长尾巴的和短尾巴的两类。短尾巴的人们，他说，或是生来短尾或者是自作之孽。短尾巴的人们处境都是悲惨的，他们什么都没有成就，对自己也没有自信。但是有了毛茸茸的长尾巴的人是幸福的。他也许比短尾巴的差一些，弱一些，但是他自己相信自己。他把他的尾巴展开来，人人都称赞他。这真是不可解的一回事啦。尾巴，当然，是完全没有用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得承认，尾巴有什么用呢？但是大家都凭尾巴判断他们的能力。“我自己呢，”他叹了一声下

结论道，“是属于短尾巴一类的，最讨厌的是，是我自己把我的尾巴弄断了。”

“你所说的，”罗亭随口下注解道，“在你之前很早拉霍雪甫戈[2]便说过了：先信任你自己，然后别人也会信任你。为什么扯到尾巴上去，我不懂。”

“让每一个人，”服玲萨夫尖刺地说，眼睛在发光，“让每一个人随他的高兴来表达自己。谈谈专横压制吧！……我以为没有比所谓聪明能干的人的专横压制更坏的，天罚他们吧！”

从服玲萨夫的口中突然吐出这样的话，大家都愕然了。大家默然地接受了这句话。罗亭试想望他一眼，但是他的眼睛不肯听命，他转过头去，嘴唇不开动地苦笑了一下。

“啊哈！你也失去你的尾巴了！”毕加梭夫想。娜泰雅的心陷入恐怖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茫然不解地久长地凝视着服玲萨夫，终于第一个开口说话，她开始描写一只异常珍贵的某某大臣的狗。

饭后不久服玲萨夫便跑开了。当他向娜泰雅告别的时候，他禁不住向她说：

“为什么你迷惘失神了，好像做了错事一样？你是不会错待任何人的！”

娜泰雅一点也不懂，只在背后呆望着他。在喝茶前，罗亭跑到她前面，身子俯在桌面上，好像在察看什么报纸一样，低声说：

“一切都像梦般，是吗？我绝对地要你单独地给我一面，就是一分钟也好。”他转向彭果小姐。“这里，”他对她说，“这就是你所要找的

一篇。”于是又转向娜泰雅，轻轻地加上一句：“请于十点钟左右到紫丁香花亭子附近，我等你。”

毕加梭夫是今晚的英雄。罗亭把地盘让给他占据了。他给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以很多的娱乐。起先他说起他的一个邻人的故事，说他三十年来被他的老婆弄怕了，性情变成女性似的，有一天他涉过一个水潭的时候，毕加梭夫恰在那里，他用手撩起他的衣裾，正像女人撩起裙子一样。于是又转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他起先是共济会[3]会员，后来成为忧郁病患者，最后又想做一个银行家。

“你怎样做共济会会员，菲利普·斯蒂普尼奇？”毕加梭夫问他。

“你知道怎样做，我把小指的指甲留得很长。”

但是最使得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乐意的是毕加梭夫开始讨论到恋爱的时候，坚持着说就是他也曾经被人仰慕追求过的，说是一位热情的德国妇人甚至于替他起了绰号叫作她的“小阿菲利加宝贝”，她的“嘎声的小乌鸦”。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但是毕加梭夫说的倒是老实话，他真的是有可以骄傲的地方的。他坚持说没有比要使你选定的女人爱上你更容易的一桩事了：你只要接连地向她说十天，说天堂在她的嘴唇上，幸福在她的眼睛中，其余的女人和她比起来便是一些破布袋子，在第十一天她自己便会说，天堂在她的嘴唇上，幸福在她的眼睛中，便会爱上你。世界上什么事都能发生，所以谁知道，也许毕加梭夫的话是对的。

九点半[4]的时候，罗亭已经在亭子里了。星星从苍白的天空的辽远的深处出现。在太阳沉下去的西方，红色的残辉尚未消尽，地平线上显得更明亮更清湛了。半圆的月亮从如泣如诉的白杨枝叶交错的黑

网里露出金黄的脸。一些树木好似狰狞的巨人站着，枝叶的罅隙好像几千几百双的小眼睛，或者错叠成一堆堆密集的黑影。没有一片树叶在动着，紫丁香花和刺毬花的最高枝在温暖的空气中向上伸展着，好像在探听什么。房屋成了一团黑影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红光示出点着灯火的长窗。这是温柔而和平的夜，在这平和里微微透出秘密的热情的呼吸。

罗亭站着，双手交叉叠在胸口，以紧张的注意倾听着。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由自主地把呼吸屏住了。终于他听到了轻轻的急促的脚步声，娜泰雅到亭子里来了。

罗亭迎上前去握住她的手。它们是冷得和冰一样。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他以激动的低声说，“我要看你……我不能等到明天。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今天早晨都未曾觉察到的——我爱你。”

娜泰雅的手在他的掌里微微颤动了。

“我爱你！”他重复说，“怎样会这许久我自己瞒着自己？为什么很早以前我不曾猜到我爱你？你呢？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告诉我！”

娜泰雅几乎呼吸都透不过来了。

“你看我跑到此地来了。”她终于说。

“不，说，你爱我！”

“我想——是的。”她轻轻地说。

罗亭更热情地紧握着她的手，想把她拉到他身边来。

娜泰雅很快地向四周一看。

“让我去吧——我怕……我想有人在偷听我们……看上帝面上，你小心点。服玲萨夫疑心着。”

“不要管他！你看今天我简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啊！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多么幸福！现在将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分开！”

娜泰雅望着他的眼睛。

“让我去吧，”她低声地说，“时候到了。”

“再等一刻。”罗亭说。

“不，让我去，让我去吧。”

“你好像在怕我。”

“不，但是时候到了。”

“再说，至少再说一次。……”

“你说你是幸福的吗？”娜泰雅说。

“我？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幸福的了！你还不相信吗？”

娜泰雅抬起她的头。她的苍白的高贵的稚嫩的脸，因热情而变形，在这神秘的亭子的影下，在这从暮空返映下来的微弱的光辉中，是很美丽的。

“那么我告诉你，”她说，“我是你的。”

“哦，天哪！”罗亭喊。

但是娜泰雅跑开了，去了。

罗亭又站了一会儿，于是慢慢地走出亭子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他的唇上有一丝微笑。

“我是幸福的，”他轻轻地说，“是的，我是幸福。”他又重说了一句，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

他伸一伸高长的身子，摇一摇头发，很快地跑进园子里，两手做着快乐的姿势。

同时紫丁香亭的矮树丛分开了，柏达列夫斯基出现。他小心地向四周看了一看，摇摇头，皱一皱嘴唇，郑重地说：“原来是这样。应该告诉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让她知道。”他隐没了。

---

[1] 贞德（Joan of Arc，1412—1431），被称作“奥伦之女”（Maid of Orlean）的法国女烈。英法战争时奋解奥伦之围，拯法国于濒亡。后被捕为英军焚死。——译者

[2] 拉霍雪甫戈（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讽刺诗作家。——译者

[3] 共济会（Freemasons）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自由石工及参加石工）之略，创立于中古。原先为石工所组织的秘密结社，目的在互相救济。迨十八世纪初叶，始邀石工以外职业者参加。在旧俄，十八、十九世纪之间，此种秘密结社之风极盛，一时成为社会改革之先声。——译者

[4] 在北半球，愈近北方则夏天的白昼愈长，冬天的白昼愈短。所以俄国的夏天，到夜里九点半的时候地平线上还有落日的余晖的。——译者

八

服玲萨夫回到家中，非常忧郁、沮丧，没精打采地回答他姊姊的问话，复很快地把自己锁在房里，于是她决定差人通知列兹尧夫。在困难的时候，她时常求助于列兹尧夫的。列兹尧夫回报她说第二天来。第二天早晨服玲萨夫仍然不见得高兴。早茶过后他原要出去监督田庄的工作的，但是他留在家里，躺在沙发上，手里拿起一本书——这是不常有的事。服玲萨夫对文学没有趣味，诗只会使他吃惊。“这是和诗般的不可解。”他时常这样说。为要证实他的话，他时常引下面的一位俄国诗人的句子：

等到他的惨淡的有生完时，
理智和骄傲的折磨，
将不会碾碎和揉皱，
血染的命运的莫忘我花。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安地望着她的兄弟，但是并不用许多问话来使他烦忧。一辆马车跑近门口了。

“啊！”她想，“列兹尧夫，谢天谢地！”

一个仆人进来报知说罗亭来了。

服玲萨夫把书抛在地板上，抬起头来。“谁来了？”他问。

“罗亭，德密待里·尼哥拉伊奇。”仆人重复一句。服玲萨夫站起来。

“请他进来，”他说，“你，姊姊，”他回头向亚历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添一句，“请你避开，单让我们两人。”

“为什么？”她问。

“我自有很充分的理由，”他打断她的话，热情地说，“我请你避开。”

罗亭进来。服玲萨夫站在房间的当中，冷冷地点一点头招呼他，没有向他伸手。

“请你承认，你料想不到我会来这里吧。”罗亭开言说，把帽子放在窗口旁边。他的嘴唇微微有一点痉挛，他有点不自在，但是想把他的局促不安隐藏住。

“我并没有料到你，当然的，”服玲萨夫回答，“在昨天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倒是等着会有什么人把你的特殊消息告知我的。”

“我懂得你的意思，”罗亭说，坐了下来，“我很感激你的爽直。这样是比较好得多。我想你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亲自跑来谒见。”

“我们可不可以省些客套呢？”服玲萨夫说。

“我要向你解释我为什么要来。”

“我们是相熟的，为什么你不可以来？再者，你也并不是初次光临。”

“我来，一如有身份的人拜见另一位有身份的人，”罗亭重复说，“现在我要拜求你的公正的理性……我完全信任你。”

“什么事？”服玲萨夫说。他一直站在原处，悻悻然凝视着罗亭，有时拈一拈他的短髭。

“假如承你好意……我来此是要解释，当然，还是同样的，不是几句话说得明白的。”

“为什么不？”

“事情牵连到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

“塞尔该·巴夫里奇，你懂得我吗？”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我一点都不懂得你。”

“你欢喜——”

“我欢喜明明白白地说！”服玲萨夫插进一句。

他焦急得开始发怒了。

罗亭皱一皱眉。

“允许我……目前只有你我两人……我得告诉你——虽则你一定早就注意到的……”服玲萨夫不耐烦地耸一耸肩膀。

“我须得告诉你，我爱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而我并且有权利可以相信她也爱我。”

服玲萨夫脸发白了，但是没有回答。他走到窗口旁边，背朝着里面。

“你懂得，塞尔该·巴夫里奇，”罗亭继续说，“假如我没有这种自信……”

“我起誓！”服玲萨夫打断他的话，“我一点也不怀疑……好！这样就是！祝你幸运！我只是奇怪什么鬼主意引你把这消息送来给我。这消息对我有什么用？你所爱的人或爱你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这真是超乎我的理解。”

服玲萨夫继续地凝视着窗外。他的声音似乎有点哽塞。

罗亭站起来。

“我要告诉你，塞尔该·巴夫里奇，为什么我决定来你这里，为什么我想我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她和我的——互爱的感情瞒住你。我对你的尊敬是太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的缘故。我不要……我们俩都不愿在你的面前耍把戏。你对于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的感情我是知道的。……相信我，我自己并没有妄想，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地在她的心中占据了你的地位的，但是如果命运如此，这样说明了不是比虚饰、作伪、欺骗要好一些吗？比把我们弄成误会，甚至于弄成如同昨天晚餐桌上那种场幕要好一些吗？塞尔该·巴夫里奇，请你自己告诉我，这对吗？”

服玲萨夫把手抱在胸前，好像要按捺住自己似的。

“塞尔该·巴夫里奇！”罗亭继续道，“我给了你痛苦，我感觉到——但是请了解我们——了解到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示我们对你的

尊敬，来证明我们是知道怎样尊重你的信誉和正直。公开，完全的公开，对别的人们也许不适用，但是对你这形成了一种义务。我们很高兴地想作我们的秘密都在你的手中。”

服玲萨夫吐出一声强笑。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他喊道，“虽则，请你注意，我并不希望知道你的秘密，也不想把我的秘密告诉你——纵然你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产一般——但是原谅我，你说来好像代表两个人。那么我可以猜想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知道你到这里来和此来的目的吧？”

罗亭有点失惊了。

“不，我没有把我的主张告知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但是我知道她会赞成我的意见的。”

“这统统很好，真的！”服玲萨夫停了一会说，用手指擂着窗扇，“虽则我得承认假如你对我少有几分尊敬这倒好些。说句老实话，我并不稀罕你的尊敬，但是现在你要我做什么？”

“我不要什么——或者——不！我只要一件，我要你不把我看作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善者，要了解我……我希望现在你总不至于怀疑我的诚意……我要我们，塞尔该·巴夫里奇，像朋友般地离开……你要和从前一样地把手伸给我。”

罗亭跑到服玲萨夫的前面。

“原谅我，我的好先生，”服玲萨夫说，回转身来向后退了几步，“我准备完全平心接受你的好意，我承认这些都是很好的，很高超的。但是我们是平平常常的人，我们不会把姜饼上镀上黄金，我们跟不上

像你那样的大思想家的迅飞疾展……你意下以为忠实的，我们看作是无礼的、不智的和欠审慎的……对你很清楚很简单的，对我们是错综的隐晦的……我们要守秘密的而你要吹播开来……我们怎样了解你！原谅我，我也不能把你看作一位朋友，也不伸手给你……这是很小器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器的人。”

罗亭从窗边椅上拿起帽子。

“塞尔该·巴夫里奇！”他很悲愁地说，“再会。我的料想错了。我的拜访原不近情……但是我希望你……”服玲萨夫做着不耐烦的动作。“原谅我，我不再提起这些了。从各方面想一想，真的我看你是对的，你只好这样做。再会，容许我至少再说一次，最后的一次，向你保证我的来意是真纯的……我相信你会保守秘密。”

“尽够了！”服玲萨夫喊道，气得发抖，“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的信任，这样你便没有任何权利来打算要我替你保守秘密！”

罗亭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他只摇一摇手，一鞠躬，去了。服玲萨夫身子一倒，躺在沙发上，脸朝着墙壁。

“我可以进来吗？”门边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声音。

服玲萨夫没有即时回答，偷偷地把手拭过脸。“不，莎夏，”他说，声音有点改变，“再等一会。”

半点钟后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来门边。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在这里，”她说，“你要见他吗？”

“好，”服玲萨夫回答，“请他上来。”

列兹尧夫进来。

“什么事，你不舒适吗？”他问，在沙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服玲萨夫欠身起来，斜靠在肘上，在他的朋友的脸上久久地望了一眼，于是一字不漏地把他和罗亭的对话全部告诉给列兹尧夫。他以前从来不曾对列兹尧夫提起对于娜泰雅的感情，虽则他猜想这于他并不是秘密。

“好，兄弟，你惊了我！”当服玲萨夫说完这故事时，列兹尧夫说。“我盼着他有什么出奇的事做出来，但是这未免——然而在这里面我仍旧看得出他来。”

“凭我的信誉起誓！”服玲萨夫喊道，非常奋兴，“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怎的不，我几乎要把他掼出窗口去。他是向我夸口呢，还是他怕？这是什么目的？怎样他会起了这样的主意跑到一个人——”

服玲萨夫把手抱在头上，不说话了。

“不，兄弟，这不是的，”列兹尧夫很平静地回答，“你会不相信，但是真的，他的动机是好的。是的，真的。你看得出来吗？无疑地，这样才是宽大、亢直，才能给他一个讲话的机会，显出他的漂亮的言辞，当然，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没有它便不能生活。呵，他的口舌便是他的仇敌，虽则也是他的得力的仆人。”

“他进来说话的时候是多么严重地神气，你想不到！”

“对，不是这样他便什么都不能做。他把他的外套扣得整整齐齐的好像要尽一桩神圣的义务一样。我真想把他放在一个荒岛上，躲在一只角里看他怎样动作。而他是大谈其单纯朴素的。”

“但是告诉我，亲爱的朋友，”服玲萨夫问，“这是什么？是哲理还是什么？”

“我怎样告诉你？一方面这是哲理，我敢说，在另一方面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把什么傻劲儿都当作哲理，这是不对的。”

服玲萨夫望着他。

“那么他撒谎吗？你想？”

“不，我的孩子，他没有撒谎。但是，你知道，关于他我们已经说得够了。让我们点起烟斗，叫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进来。她和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话要容易些，要静默也容易些。她可以替我们预备一点茶。”

“很好，”服玲萨夫回答，“莎夏，请进来。”他高声地喊。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进来。他握住她的手，很热情地压放在自己的唇上。

罗亭回去，脑筋在奇异的紊乱的状态中。他对自己发恼了，他责备自己，责备他的不可原谅的鲁莽、孩子气的冲动。有人说得好：没有比自己意识到做了什么傻事更痛苦的了。

罗亭被悔恨吞噬着。

“什么鬼主意骗使我，”他在齿缝间喃喃道，“去会见这家伙！这是什么想头！只是自求侮辱！”

但是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中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了。女主人整个早晨都没见，也没有来吃晚餐。她头痛，柏达列夫斯基传言说，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进她的房间里去。娜泰雅呢，罗亭也很难得见她一面，她和彭果小姐一起坐在自己的房里。当她在晚餐席上遇见罗亭时，凄然望了他一眼，他的心都沉下去了。她的脸改变了，好像自从昨天起有一种悲哀的重负压着她。罗亭也为了将有什么变故发生的模糊的预感开始感到悲戚。为要排遣他的愁思，他便去找巴西斯它夫，和他谈了很多，发现他是一个热情的恳切的孩子，满怀着热情的希望和不渝的信仰。晚上，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客室里出现了几个钟头。她对罗亭很客气，但是有几分和他疏远，笑着，皱着眉头，打鼻孔里说话，比平时更富暗示。处处她都有社交场中宫廷贵妇人的神气。最近她似乎对罗亭冷淡了。“这秘密是什么？”他想，斜眼望着她骄傲地抬着的头。

他等不了多久便得到这谜的答案。当他晚上十二点回到房里的时候，有什么人突然把一张字条摔在他的手里。他向四周一望，一个女孩子在远处急急地跑过去——娜泰雅的女用人，他猜。他跑到房间里，把仆人喊出去，撕开信，读着娜泰雅手书的几行字：

> 请你明天早晨七点钟，不要太迟，到阿夫杜馨池来，在槲树林的那边。别的时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什么都完了，除非……来吧，我们必得决定。
>
> 又及：假如我不来，这意思便是说我们将不能再见了。那时我会通知你。

罗亭把这信在手里翻来覆去，默默地想着，于是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脱了衣服，睡下去。很久他没有睡着，于是微微的一忽，他醒来

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

九

阿夫杜馨池，娜泰雅指定那儿附近做约会的地点的，很久便不成其为一个池了。三十年前，堤岸崩了，水流出去，从此便被废弃。只有原先一片淤泥结成平坦的池底的洼穴和依稀可辨的堤岸的痕迹，令人想起这曾经是一个池子。池的附近原有一所田庄，也在很久以前便坍毁了。仅有巨松两株，留存一些记忆而已。风永远在松树的修长苍绿的高枝凄切地悲啸着。流传于人们中间的神秘传说，说是在这松树的底下曾做过可怕的罪恶。他们时常说，假如其中有一株树倒下来，一定要杀死什么人的。从前还有第三株，被一阵暴风吹倒，压死了一个女孩子。这古池附近的一带说是常常有鬼灵出现。这里青草不生，满片荒凉，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也暗黑阴惨。附近一座年代古远满是枯死的槲树的森林，衬得更加阴暗惨淡了，几株大树好像疲乏了的巨灵从低矮的灌木丛中抬起它的灰色的头脸。光景凶恶怕人，有如阴险的老人，聚在一起商量什么恶魔的计划。一条几乎难辨的狭径在这近旁迤逦通过。假如没有紧急的事由，人们是不会到阿夫杜馨池附近去的。这池离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约有一英里半远。

罗亭到阿夫杜馨池附近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有好一会儿了。这并不是晴朗的早晨。乳色的浓云遮满了天空，被呼啸的悲号的风驱逐着。罗亭沿着长满牵裳缀襟的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荨麻的堤岸走来走去，心在忐忑不安。这些晤谈、这些新的感情于他有几分喜悦，但又恼了他，尤其是读了昨晚那封信之后。他预感到末日临近了，精神上暗暗在烦恼，虽则看他双手抱在胸前，望着四周，带着凝神集虑的坚决的样子，想不到他有这种心事。毕加梭夫有一次说得真对，说他像一个中国的塑像，头总是太大了，因之失却全身的平衡。但是一个人只凭着头脑，无论它如何厉害，是连自己曾经想过什么东西都难知道

的……罗亭，明敏聪慧的罗亭也不能肯定说他是否真爱娜泰雅，是否在痛苦着，是否将会感到痛苦，假如离开了她。既然他一点也没有玩玩恋爱把戏的初意——这一层是相信得过的——那么为什么他去逗动那可怜的女孩子的心呢？为什么他怀着秘密的战栗等待着她？对于这些问题唯一的解答便是没有比薄情的人更容易失去主意的了。

他在堤上走来走去。同时娜泰雅踏着润湿的草，一直穿过田野，急急地向他跑来。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的脚会弄湿了！”她的女仆说，几乎赶不上她。

娜泰雅没有听，也没看四周，向前跑着。

“啊，假如他们看见我们！”马夏（女仆的名字）喊道，“真的，真奇怪的我们怎样会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彭果小姐也许会醒来。……谢谢天，亏得还不远……啊，先生已经在等着了。”她接着说，突然看到罗亭长大的身躯，宛如入画地站在堤上。“他站在这高墩上做什么？他应该隐藏在池洼里。”

娜泰雅站住了。

“在此地等一等，马夏，在这松树旁边。”她说，跑到池旁去。

罗亭迎上她，他突然惊愕地站住。在她的脸上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她的眉蹙拢来，嘴唇紧闭着，眼睛坚定地一直望着前面。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说，“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我来只能有五分钟。我须得告诉你我的母亲什么都知道了。前天柏达列夫斯

基看到我们，把我们的约会告诉了她。他时常是妈妈的侦探。昨天她叫了我去。”

“天哪！”罗亭喊道，“这是可怕的……你的母亲说些什么？”

“她并没有对我生气，她没有骂我，但是她责备我缺少审慎。”

“就是这样吗？”

“是的，她宣称宁愿看到我死而不愿看到我做你的妻子！”

“她这样说是可能的吗？”

“是的。她还说你自己也不想要和我结婚，你只是和我调情，因为你无聊，说是她不曾料到你会这样，但这都是她自己不好，让我和你见面得太多……说是她相信我聪明懂事，说是我这番使她惊异了……还有，我现在不记得她对我所说的一切。”

娜泰雅用一种平的、几乎没有表情的声音说这些话。

“你，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回答些什么呢？”罗亭问。

“我回答什么？”娜泰雅重复一句，“现在你想怎样办呢？”

“天哪！天哪！”罗亭回答，“这是残酷的！这样快……这突然的打击！……你的母亲是这般生气吗？”

“是的，是的，她听都不要听到谈起你。”

“这是可怕的！你以为没有希望了吗？”

“没有。”

“为什么我们这样不幸！这可憎的柏达列夫斯基！………你问我，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怎样办？我的头在打转了——我什么都想不通……我只感觉到我的不幸……我很奇怪你能够这样保持镇定！”

“你想我心里是好过的吗？”娜泰雅说。

罗亭开始在堤岸上走。娜泰雅眼睛不离开他。

“你的母亲没有问你？”他终于说。

“她问我是否爱你。”

“唔……你呢？”

娜泰雅静默了一刻。“我说了真话。”

罗亭握住她的手。

“永远是，不论什么事情上面，都是宽厚、心地高洁的，哦，女孩子的心——这是纯金！但是你的母亲真的是这般绝对地声明我们结婚的不可能性吗？”

“是的，绝对的。我已经对你说过。她相信是你自己不想和我结婚。”

“那么她把我看做一个负义的人！我做了些什么，配受这猜疑呢？”罗亭把他的头抱在手里。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说，“我们把时间耽误了。记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哭，不是为了诉苦——你看我并没有流泪啊——我是来征求你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

“什么意见？你是男子，我一向信任你，我要信任你到底。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的计划……你的母亲当然要把我赶出去。”

“也许是的。昨天她告诉我她要和你断绝一切来往……但是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想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我们应该怎样做？”罗亭回答，“当然服从。”

“服从。”娜泰雅慢慢地复一句，她的嘴唇变白了。

“服从命运，”罗亭继续说，“此外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我很知道这是多么酸辛，多么痛苦，多么难忍。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是穷的。固然我可以做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你能够忍受和你的家庭破裂，忍受你母亲的怒吗？……不，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简直连想都用不着想。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命里注定不能生活在一起，我所梦想的幸福是非我所有的！”

突然娜泰雅把脸藏在手里，开始哭起来。罗亭跑近她。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亲爱的娜泰雅！”他带着温情说，“不要哭，看上帝面上，不要折磨我，宽心些吧。”

娜泰雅抬起头来。

“你要我宽心些，”她说，她的眼睛在泪中发光，“我并不是为了如你所设想的那些理由而哭——对这我一点也不悲哀。我悲哀的是我受了你的骗……什么！我是来求你的意见的，在这个时候！而你的第一句话是服从！服从！这就是你所谈的独立、牺牲的解释吗，这些……”

她的声音咽住了。

“但是，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罗亭不知所措地说，“记得——我并不是不忠于我的话——只是——”

“你问我，”她以新的力量继续说道，“我用什么话来回答我的母亲，当她声明说是她宁愿我死而不同意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回答说是我宁愿死而不愿另嫁给别人……而你说‘服从’！她一定是对的了，你一定，因为没有事做，因为无聊，来和我闹玩意儿。”

“我向你发誓，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向你保证。”罗亭分辩说。

但是她没有听。

“为什么你不阻止住我？为什么你自己也不——或者你是没有料想到阻碍吗？我说这话很惭愧，但是我看现在一切都成过去了。”

“你得静一静，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罗亭说，“我们须得共同商量一下有什么方法——”

“你时常说牺牲自己，”她插口道，“但是你知道吗，假使你今天立刻对我说：‘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不担保将来，把你的手给我，跟我来吧。’你知道吗？我会跟你来，你知道吗？我会冒一切危险！但是说话和行为是这样大不相同，现在你是害怕了，正如前天在晚餐席上怕服玲萨夫一样。”

红潮上了罗亭的面颊。娜泰雅的出乎意料的力量惊了他，但是她最后的一句话伤了他的虚荣心。

“现在你是太愤怒了，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他说，“你想不到你如何尖酸地伤了我。我希望时间过后你会了解我，你会懂得我放弃了这你自己承认于我并无任何义务的幸福是费了如何代价。你的平安比世上的一切于我更显宝贵，我将成为人类中最卑贱的人，假如我利用机会——”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娜泰雅打断了他的话，“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是直到现在我是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请你守住你的话吧，不要随随便便地任意地瞎说。当我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我准备一切。……现在，我只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教训——和你说声再会。”

“住吧，看上帝面上，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恳求你。我不该受你的侮蔑，我向你发誓。试把你自己处在我的地位想一想。我要对你和我自己负责任。假如我不以至忠诚的爱来爱你——天哪！我应该立刻便怂恿你和我逃走……迟早有一天你的母亲会原谅我们——那时候……但是在打算到我自己的幸福之前……”

他住口了。娜泰雅的眼睛一直盯住他，使他迷乱了。

“你想对我证明你是有信用的人，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说，“我并不怀疑。你是不能不盘算利害而做事的，但是我需要相信这些吗？我是为这而来的吗？”

“我没料到，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

“啊！终究你说出来了！是的，这些你都不曾料到，你不认识我。不要不安……你不爱我，我再也不强迫我自己去爱任何人。”

“我爱你的！”罗亭喊道。

娜泰雅身子挺一挺。

“也许是的，但是你怎样爱我呢？记住你所说的一切话，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你告诉我：‘没有完全平等便没有爱。’……你之于我是太高超了，我配不上你……我罚有应受。在你的面前还有许多更有价值的义务。我将不会忘记今天……再会。”

“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你去了吗？难道我们就像这样分开吗？”

他伸手向她。她站住了。他的求恳的声音使她犹豫了。

“不，”她终于说了出来，“我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来这里，我好像疯狂了的一样和你说话，我必得定神想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你自己说过，这一定不可能的。天哪，我出来到此地的时候，我心中暗暗已和我的家庭告别，和我的过去告别……什么？我在此地遇见了什么人？一位懦夫。……你怎样知道我不能忍受和我的家庭脱离呢？‘你的母亲将不答应……这是可怕的！’这就是我从你的口里所听到的一切，是你，你，罗亭？不！再会……啊！假如你爱我，我将会在‘此刻’感到，在这一刻……不，不，再会！”

她很快地转身向马夏跑去，马夏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早便在向她做手势了。

“是‘你’怕，不是我！”罗亭在娜泰雅背后喊。

她没有理他，穿过田野赶快地跑回家去。她回到自己的卧室，但是一跨进门槛，便气力不支，昏倒在马夏的臂上。

但是罗亭仍旧在堤岸上站了好久。终于他浑身打了一个寒噤，以迟缓的脚步踏上那条小径，静静地沿着它走。他是深深地羞赧了……受伤了。“何等的女孩子！”他想，“十七岁！……不，我不了解她！……她是一个特异的女孩子。何等强的意志！……她是对的！她配受较之我对她所感到的另一种爱。我对她感到？……”他自己问自己。“我已经感到不爱她，这是可能的吗？那么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在她的旁边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流氓！”

一辆竞赛马车的轻微的辚辚的声音使罗亭抬起头来。列兹尧夫赶着他的永不更换的竞赛小马迎面而来。罗亭没有开口，向他点一点头，好像突如其来了一个念想，他折向路的一边，急急地向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的方向走去。

列兹尧夫让他过去，望着他的背影，想了一想，拨转马头，赶回服玲萨夫的家。他昨晚就在那里过的夜。他见他还睡着，吩咐不要把他惊醒，自己坐在走廊上等茶喝，吸着烟斗。

十

服玲萨夫十点钟起身。听到列兹尧夫坐在走廊上，他很惊讶，叫人把他请进房里来。

“碰到什么事情？”他问，“我想你是赶着车子回家去了。”

“是的，我这样想，但是我遇见罗亭……他带着失神的脸色在田野中徜来徜去，所以我立刻折回来了。”

“因为你碰到罗亭所以便回来吗？”

“这就是说——说真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回来，我想是因为惦记起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在我需要回家之前我还有很多的时间。”

服玲萨夫酸苦地一笑。

“是哟，人们不能想起罗亭而不想到我……仆欧！”他粗鲁地喊，“拿茶来。”

两位朋友开始喝茶。列兹尧夫讲到农业上的事情——用纸料来盖造谷仓的新方法……

突然服玲萨夫从椅子上跳起来，用力打着桌子，打得杯子碟子都玲琅响起来。

“不！”他喊道，“我不能再容忍了！我要把这位聪明人喊出来，让他拿枪来打我——至少我要试试送一颗子弹到他的有学问的脑子里去！”

“你说些什么？”列兹尧夫咕哝道，“你怎样能够喊得这样？我烟斗都掉了……什么事啦！”

“事情是这样，我听到他的名字便要冒火，这使我的血液都沸腾了！”

“住口，亲爱的朋友，住口，你不羞吗？”列兹尧夫接着说，从地上拾起烟斗，“由他！让他去吧！”

“他侮辱了我，”服玲萨夫在室内走来走去，继续道，“是的，他侮辱了我。你也得承认。起先我没有觉察到，他是出其不意地来，谁能够料得到这层呢？但是我要给他看看他不能把我当作傻子……我要枪杀他，这该死的哲学家，好像枪杀一只鹧鸪。”

“这样有什么上算，真的！我现在姑且撇开你的姊姊不谈……我看你是兴奋了……你想你的姊姊怎样办呢！至于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什么！你以为你把哲学家杀死了，你就能把你的机会改善一些？”

服玲萨夫把身子倒在椅子上。

“那么我须得到什么地方跑一跑！在此地我的心简直被苦痛压毁了。只是我找不到地方去。”

“跑开去……这是另一回事！我倒赞成。你知道我还有什么提议吗？让我们一同去，到高加索，或者简直就到小俄罗斯去吃团子。这是顶好的想头，亲爱的朋友！”

“是的，但是谁留在这里陪我的姊姊呢？”

“为什么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可以和我们一同去？天哪！这将是愉快的。至于照料她——是的，我来担任！一定不会缺少什么。假如她高兴的话，我每天晚上可以在她的窗下预备一支夜歌，我用香水洒在马车夫的背上，用花撒满道路。而你我都成了单纯的新的人，亲爱的孩子。我们将娱乐自己，我们回来的时候，体胖心怡，抵御得住爱情的冷箭了！”

“你惯会说笑，密夏！”

“我并不说笑。这是你的绝妙的想头。”

“不，废话！”服玲萨夫又喊起来，“我要和他决斗，我要和他决斗！……”

“又来了！多么发怒啊！”

一个仆人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谁寄来的？”列兹尧夫问。

“罗亭，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拉苏斯基的仆人送来的。”

“罗亭？”服玲萨夫重说一句，“给谁？”

“给你。”

“给我！……拿来。”

服玲萨夫拿了这封信，很快地扯开，开始读。列兹尧夫很注意地望着他。一种奇异的、几乎是快乐的惊讶浮上服玲萨夫的脸，他双手一放，垂在身旁。

“什么？”列兹尧夫问。

“读它。”服玲萨夫低声地说，把信递给他。

列兹尧夫开始读。这就是罗亭所写的。

先生：

今天我要离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永远离开。这当然会使你惊奇，尤其是在昨天经过的事情之后。我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我必得要这样做的正确的原因，但是在我想来是有几分理由应该让你知道我的离开。你不欢喜我，甚至于把我当作坏人，我并不想替自己分辩，时间会替我分辩的。在我的意见，要向一个怀有成见的人证明他的成见的不公允，在一个男子是不屑为而且是无益的。想要了解我的人不会责备我，不想了解我或不能了解我的，他的咒诅不会使我痛苦。我看错了你了。在我的眼里你依然是和从前一样的一位高贵的可敬的人。我以为你也许会比你长育其间的环境高出一头。但是我错了。这算什么？在我的经验中，这不是初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再向你说一遍，我去了。我祝你快乐。请承认这祷祝是完全没有自私的，我希望现在你将能快乐。也许时间过后，你会把你对我的观念转变。我们是否再得遇见，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仍是你的忠实的幸福祝愿者。

罗亭

又及，我欠你的两百卢布，等我到了T省田庄的时候直接寄来还你。还有我请求你不要对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起这封信。

又又及，还有一个最后的，但是重要的要求。既然我就要离开，我希望你在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的面前不要提起我来拜访过你的一回事。

“好啦！你怎么说？”列兹尧夫读完信之后，服玲萨夫跟着便问。

“叫人怎么说？”列兹尧夫回答，“像回教徒一样喊‘阿拉！阿拉’！[1]张口结舌地惊奇地坐着，这便是所能做的一切……好，走得真好！但是，奇怪，你看，他想这是他的‘义务’要写这封信来给你，他来看你也是为了‘义务’的观念……这些先生们每步都不忘‘义务’，他们总是负着什么‘义务’！……或者负着债务！”列兹尧夫说，带着微笑指着信后的附言。

“他的词句多么婉转！”服玲萨夫喊道，“他把我看错了。他希望我能够比我的环境高出一头。何等的谵语！天哪！这比诗还要坏！”

列兹尧夫没有回答，但是他的眼睛在眯笑着。服玲萨夫站起来。

“我要到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去，”他声明道，“我要去找出这是什么意思。”

“等一等，亲爱的孩子，给他时间起身。又跑去和他冲突起来有什么好处，他去隐起来了，好像是。你还要怎样？还是进去躺一躺，稍微睡一睡的好，昨晚你辗转了一整夜，我想。但以后百事都一帆风顺了。”

“你从何得到这结论？”

“哦，我这样想。去睡一睡，我去看你的姊姊，我陪她。”

“我一点也不想睡。要我到床上去是什么目的？我宁愿出外到田野里去。”服玲萨夫说，披上他的外衣。

“好，这也是很好的一回事。去吧，看一看田野！……”

列兹尧夫自己跑到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房里去。他在客室里遇见她。她欢天喜地地欢迎他。他来的时候她总是高兴的，但是她的脸色有点忧愁。她为了昨天罗亭的拜访感到不安。

“你看到我的兄弟吗？”她问列兹尧夫，“今天他怎样？”

“很好，他到田野里去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会子没有说话。

“请你告诉我，”她开始说，恳切地凝望着衣袋里手帕的角，“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罗亭到此地来？”列兹尧夫接上去，“我知道，他是来道别的。”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抬起她的头。

“什么？来道别！”

“是的。你听到吗？他要离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了。”

“他要离开？”

“永远离开，至少他这样说。”

“但是，请你说，这终究？怎样解释……”

“哦，这是另一回事！要解释是不可能的，但事情是这样。他们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故发生了。他把弓弦拉得太紧，断了。”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我不懂。你在和我开玩笑，我想。”

“不，真的！我告诉你他走了，甚至写信让他的朋友们知道。我敢说这是好的，从某一个观点看来，但是他的离开把我刚和你的兄弟谈起的一个惊人的计划阻住不能实现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计划？”

“什么，我建议给你的兄弟说我们旅行去，散散他的心，你也要一道去。特别来照顾你的是我自己负……！”

“这是一等！”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我可以猜想到你怎样来照顾我。好啦，你会让我饿死的。”

“你这样说，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因为你不知道我。你想我是一个完全的笨伯，一块木头吗？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也会像糖一般地溶化了，跪在膝盖上过一整天呢？”

“我倒欢喜看看这样，我真想说！”

列兹尧夫突然站起来：“好，嫁给我，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你便可以看到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脸红到耳朵根。

“你说什么？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她在昏乱中喃喃地说。

“我想说这已经想得很久了，”列兹尧夫回答，“在我的舌尖上说了一千遍了，终于给我说了出来。假如你想来这样顶好，你便这样做。但是现在我要跑开去，这样省得你为难。假使你愿意做我的妻子……我要跑开去了……假使你并不欢喜这个意见，你只要叫人来喊我进来，我会懂得的……”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想把列兹尧夫留住，但是他很快地跑开去了，跑到园子里去，帽子都没戴。他斜靠在一扇小门上，眼睛向四周望着。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他后面的女佣人的声音响起，“请你到我的太太这里来。她叫我来喊你。”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回过头来，出其不意地双手捧住女孩子的脸，吻一下她的前额，于是跑到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那里去。

---

[1] 阿拉（Allah），回教的“神”。——译者

十一

罗亭回家来——在碰见列兹尧夫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服玲萨夫（读者已经知道的），另一封给娜泰雅。他在第二封信上费了不少时间，涂了很多，改了很多，然后仔仔细细地抄在一张精美的信纸上，折得很小很小，把它放在衣袋里。脸上带着苦痛的样子，他在房间里来来往往地走了好几趟，坐在窗前的一张椅子上，用手臂支着身子。一滴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慢慢地淌出来。突然他站起来，把衣纽扣好，喊仆人上来，叫他去问一问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他能不能去看她。

仆人很快地回来，回答说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很高兴见他。罗亭便到她那里去。

她在闺房里接见他，正是两个月以前，第一次接见他的地方。但是现在她不是一个人。柏达列夫斯基坐在她的旁边，永远是谦逊的、潇洒的、整洁的、态度娴雅的。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和蔼地接见罗亭，罗亭也很谦和地向她行礼——但是一瞥眼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笑脸，就是缺少经验的人也会懂得在他们中间是有什么不快的事情发生过的，即使没有表示出来。罗亭知道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在恼他，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也猜疑他现在对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知道了吧。

柏达列夫斯基的告密使她大大不安。这一点触犯了她的浮俗的骄傲。罗亭，一个没有爵位的穷汉子，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名望，竟敢妄想和她的女儿——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做秘密的约会。

“就算他是聪明人，是一个才子！”她说，“这算得什么？要是这样，那么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做我的女婿了。”

“很久的工夫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柏达列夫斯基说，“我很奇怪他不明白他自己的地位！”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很激动，娜泰雅因此受罪着。

她请罗亭坐下。他坐下来，但是不像往日的几乎是屋子里的主人的罗亭，甚至于也不像一个老朋友，而是一位客人，一位不很亲密的客人。这些都在一霎时间发生的……水是突然变成固体的冰了。

“我来，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罗亭开始说，“是为了谢谢你款待的盛意。今天我接到从我的小小的田庄发来的一点消息，是绝对地需要我在今天即刻动身。”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注意地望着罗亭。

“他先摸到我的心思了。这一定是因为他起了什么疑心。”她想，“他避免了一个不快的解释。最好也没有。啊！永远是聪明人！”

“真的？”她高声地回答，“啊！多使人失望！好，我想这也无法。我希望今冬在莫斯科能看到你。我们不久便要离开此地。”

“我不知道，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我能不能到莫斯科，但是，假如我做得到，我将视作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来拜见你。”

“啊哈，我的好先生！”柏达列夫斯基在想，“不久之前你在此间的行为举止像煞一个主人，现在你是在怎样说啊！”

“那么我猜想也许你从你庄子得到了一个不满意的消息？”他说，带着习惯的轻易。

“是的。”罗亭干涩地回答。

“田稼收成不好吗，我猜？”

“不是，别的事。相信我，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罗亭继续说，“我将永不忘记在你的家里所过的日子。”

“我，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也将时常快乐地回忆起我们的友谊。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今天，晚餐后。”

“这样仓促！……好，我祝你一路平安。但是，假使你的事务不勾住你，也许你可以在此地再见我们。”

“我将难得有时间。”罗亭回答，站起来，“原谅我，”他又说一句，“我不能立刻偿还你的借款，但是我一到家——”

“废话，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直截打断他的话。“我很奇怪你说这话不害羞！……现在几点钟了？”她问。

柏达列夫斯基从背心袋子里掏出一块瓷面的金表，把玫瑰色的下巴在他的坚挺的雪白的硬领上弯下来，仔细地看了一下。

“两点三十三分。”他报告。

“是梳妆的时候了，”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目下，暂时再见，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罗亭站起来。他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谈话的全部都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好像戏子在复习他们的剧词一般无二，又好像外交官在交换他们的择字谨严的句子。

罗亭跑开了。他现在由经验知道，交际场中的男子们和女子们就是和对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的人也不曾破脸，只是让他掉了下去，好像跳舞会后的手套，好像包糖果的纸片，好像不中彩的奖券。

他很快地把行李收拾起来，不耐烦地等着动身的时刻。听到他打主意要离开，一家人个个都惊讶了，连仆人们也以迷惑的神气望着他。巴西斯它夫隐不住他的悲伤了。娜泰雅明显地在避开罗亭，她试想不去碰见他的眼睛。可是他终于把信送到她的手里。晚餐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重申一遍说她希望在她们未去莫斯科之前能够再看到他，罗亭没有回答。柏达列夫斯基对他比任何人都谈得多，有好几次罗亭真想要扑上去，在他的玫瑰色的得意洋洋的脸上掴一下耳光。彭果小姐时常用一种她眼睛里的特别的偷偷的表情瞥着他，在一只老猎狗的脸上有时可以看到这同样的表情。

“啊哈！”她好像对她自己在说，“你被捉住了！”

终于六点钟响了，罗亭的车子到了门口。他开始和大家匆匆地告别。他心里觉得一种透心的嫌恶。他不曾料到会这样离开这屋子，好像他们把他赶出去似的。“是何等样的走法！这样匆忙的目的是什么？可是，还是这样比较好。”当他带着勉强的笑向着各方打躬的时候他这样想着。最后一次他望见娜泰雅，他的心悸动了，她的眼睛落在他的身上，以一种悲哀的、责备的告别。

他急速地走下石阶，跳进车子里。巴西斯它夫要求陪他到第二个车站，坐在他的身边。

“你记得吗，”马车从庭院中出到杉木夹道的大路上的时候，罗亭开始说，“你记得堂吉诃德离开公爵夫人的宫殿的时候对他的仆人怎样说？‘自由，’他说，‘我的朋友桑佐，自由是人的最宝贵的财产，能不仰赖别人而有上帝赐他一片面包的人是幸福了！’堂吉诃德在那时所感到的，现在我也感到了……愿上帝赐恩，我的亲爱的巴西斯它夫，你也有一天会体验到这感觉！”

巴西斯它夫紧压着罗亭的手，这位诚实的孩子的心是因了感情强烈地跳动着。他们一路谈着到了车站，罗亭说起人的尊严、真实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他说得高尚、热情、公正。在分手的当儿，巴西斯它夫禁不住扑倒在他身上，挽住他的头颈呜咽起来。罗亭自己也落泪了，但是他并不是因为要离开巴西斯它夫而落泪。他的眼泪是为了受伤的自尊心而流的。

娜泰雅跑回她自己的房间，读着罗亭的信。

他写：

亲爱的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

我决定离开了。更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决定在未曾明明白白被逐之前离开。我离开后，所有的困难将会终结，也不会有人来惋惜我。我还期待些什么呢？……老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要写信给你？

我也许就此永远离开你，在你的心上留下一个较我所应受的更恶劣的记忆，这于我是太痛苦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给你的原因。我并不想替自己辩解，也不想除了自己之外埋怨任何别人，我只想，在可能范围内，解释我自己……前几天的事情是这样出乎意料，这样突然……

我们今天的谈话对我是一课不忘的教训。是的，你是对的，我并没有了解你，而自作是了解你！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遇见各色各样的人。我认识许多妇人，许多年轻的女孩子，但是在你的身上，我初次遇见一个绝对真实的、正直的灵魂。这是我不常见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合度地来尊重你。第一天和你相识，我觉得被你吸引住了，你也会觉察到的。我和你一起过了一个钟头又是一个钟头，而不了解你，甚至于不想来了解你——而我竟以为我爱你！为了这罪孽，我现在是受罚了。

曾有一次我爱上了一个女子，她也爱我。我对她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和她对我的一样。但是，因为她自己也不单纯，这于她倒好些。在那时候，“真实”不曾显示给我。现在“真实”呈献在我的面前，我不能认识它了。……终于我认识了，已是太迟。……已往的事是不能召回的。……我们的生命也许能够融合在一起，而现在将永不能融合了。我怎样向你证明说我也许是用真的爱——衷心的爱而不是一时的欢喜——来爱你的呢？当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一种爱的时候？

自然禀赋给我的很多。我知道，我不欲以虚伪的谦逊，来向你隐瞒，尤其在我是这样难堪这样屈辱的时候。……是的，自然禀赋给我的很多，但是我将碌碌而死，没有做一桩我的能力值得做的事，在身后不留一丝痕迹。我的所有的富藏将落空地耗散，

我看不到我所播的种子的果实。我是缺少了什么。我自己不能确实地说我是缺少了什么。……当然的，我是缺少了什么，没有这便不能打动男子的心，或者整个地赢得女子的爱。率领人们的思想是浮移难定的，犹如率领地上的皇国也落不得好处。奇异的，几近乎滑稽的是我的命运，我想献出我自己——切望地，整个地，为了某种事业——而我不能献出我自己。我将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的傻事或别的把自己牺牲作为了结……可怜！到了三十五岁还要做某种准备！……

我以前从来不曾对什么人这样赤裸裸地披露过自己——这是我的招供。

但是把我说得够了。我将要说起你，贡献你一些意见。我对你是再也不能效劳了。……你是年轻，但是尽你的一生，要顺随你的感情的冲动，不要受你的理智或别人的理智的钳驭。相信我，生活过得愈简单，范围愈狭，愈好，不要到新的方面去找伟大的事业，而生命各个阶段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臻于完整。‘在青年时年轻的人有福了。’但是我看到这个劝告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上比你倒更恰当些。

我承认，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我是很不幸。对于我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心中所引起的感情的本质，我从来不信我的观察会有错误，我是希望着我至少找到一个暂时的家。……现在我又要听凭崎岖的世界的机遇的簸弄了。代替了你的谈话、你的亲身、你的注意而睿智的脸的将是什么？……我自己才该责备，但是请承认命运好像都是取给予我计划而来就这恶作剧的。一星期之前连我自己也一点没有疑心到我在爱你。前天，在园里的夜晚，我第一次从你的唇上……但是为什么要使你记起你那时所说

> 的话？既然我今天要走了。我含辱地走开，在和你做了一番残酷的解释之后，并没有携着希望……你不知道我负疚是如何的深，为了你。……我是这样糊涂而缺少涵养，有对人动辄吐露腹心的不良的习惯。但是为何要说这话？我既然要永远地和你离开！

写到这里，罗亭把他去会见服玲萨夫的事陈述给娜泰雅，但是一转念他把这段都擦去了，而在给服玲萨夫的信上添了第二个附注。

> 世上只有我留着要献身于比我更有价值的别人的利益，像你今天早晨以尖刻的讥讽向我说的。可怜！……假使我真的得能为这些利益献身，假使我终于能克服我的惰性。但是不！我将到底仍然是一个充满缺陷的和从前一样的人……第一个阻碍……我便完全失败了。我和你的经过便把我表示出来。假如我是为了将来的事业和我的使命牺牲爱情，那也聊可自慰，而我却只是为了落在我身上的责任，畏难胆怯，所以我是真的配不上你的。我不配受你为了我和你的环境脱离……这一切，真的也许是最好的。从这经验，我也许会变成更坚强些，更纯洁些。
>
> 愿一切幸福归你。再会！偶时想到我吧。我希望你仍能够听到我的消息。
>
> 罗亭

娜泰雅让这信掉在膝上，很久地坐着不动，眼睛望着地面。这封信比什么话都清楚，证明她的话是对的。当今天早晨和罗亭分别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喊出来说他是不爱她的，但这并不会使她宽慰些。她完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的波涛笼罩在她的头顶，而她冰冷又噤哑地沉到深底里去了。初度的幻象消失对于任何人

都是痛苦的，但是对于一个诚实的心，极端厌恶自欺的、不解轻佻和夸大的心，这几乎是难堪了。娜泰雅记起她的儿时，怎样地，当她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她总是朝落日的方向走去，那边的天空有着光明，而不向另一半黑暗的天空。现在，生命是站在黑暗的面前，她把背朝向着光明了，永远地……

眼泪涌自娜泰雅的眼睛。眼泪不是时常携来安慰的。当眼泪，在胸口中抽汲了许久之后，终于得流了出来，开始是急骤地，于是比较容易地、更柔和地，这种眼泪是能安慰的、有益的，哀愁的噤哑的痛楚因眼泪得减轻了……但是有一种冷的眼泪，很吝惜地流出来的眼泪，被推移不动的累赘的苦痛的重量从心头绞出来的一滴一滴的眼泪，它们不会安慰，不会消愁。可怜人便流这种眼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们还不能算是不幸的。娜泰雅今天懂得了。

两个钟头过去。娜泰雅重新打起精神，站起来，拭干眼泪，点起一支蜡烛，把罗亭的信放在火中烧了，将纸灰抛出窗外。于是她随手翻开普希金的诗，读着最初入眼来的几行——她时常这样来占卜休咎的。这就是她所看到的：

当他认识了他的痛苦，
旧日缠人的鬼灵便将不再临，
于他将不再有幻影，仅有悔恨
与记忆的蛇噬着他的心。

她停止了，带着冷峻的笑，在镜子里望一望自己，微微点一点头，跑到客室里去。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看到她，叫她到闺房里去，将她坐在身边，爱抚地摸着她的颊。同时她注意到，几乎是带着奇异地，望着她的眼睛。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暗暗地困恼了，第一次她觉得她真的不了解她的女儿。当她从柏达列夫斯基口里听到她和罗亭约会的时候，以她的贤慧的女儿竟会取决这种步骤，她倒不见得怎样不高兴而比较惊异。但是当她将她喊来，开始责骂她——并不像我们所期想的一个欧洲有声望的贵妇人的说法，而是一种高声的俚俗的辱骂——的时候，娜泰雅坚决的回答和她的眼光中以及动作中的决心，使她惘然不知所措而甚至于感到胁迫了。

罗亭的突然的完全不加解释的离开使她的心卸去重负，但是她希望会有眼泪，精神失常……娜泰雅表面的镇静又使她算料不着了。

“好，孩子，”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说，“今天你好吗？”娜泰雅望着她的母亲。

“他去了，你看……你的英雄。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快地决定离开吗？”

“妈妈！”娜泰雅低声地说，“我说，假使你不提起他，你将永远不会从我口里听到他的名字。”

“那么你承认你是怎样错误地怪我吗？”

娜泰雅低了眼睛复述一句：“你将永远不会从我口里听到他的名字。”

“好，好，”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微笑地回答，“我相信你。但是前天，你记得，怎样地——啊，我们别提吧。一切过去了，埋葬了，

遗忘了吧。对吗？现在我又认识你了，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迷惑不解。好，吻我，像一个乖女儿！”

娜泰雅把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手拿到唇边，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吻着她的低垂的前额。

“要常常听我的话。不要忘记你是姓拉苏斯基，是我的女儿。”她又说，“你将快乐。现在你去好了。”

娜泰雅默默地跑开。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望着她的背影，想：“她像我，她也会被感情带走的。mais elle aura moins d'aban-don.（但是她比较不放纵。）”

于是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想起了她的过去……远久的过去。于是她请了彭果小姐来，和她密谈了好久。当她辞去之后，又叫了柏达列夫斯基来。她想用各种方法去找出罗亭离开的真正原因……柏达列夫斯基终于完全地满足了她。这便是他的用处。

第二天服玲萨夫和他的姊姊来吃晚餐。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对他总是很和蔼的，但是这一次特别恳挚地欢迎他。娜泰雅觉得难堪的悲苦，但是服玲萨夫是这样敬重她，这样低声下气地向她说话，使她在心中不得不感激他。那一天过得很平静，宁可说是烦厌的，但是在分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们都回复了旧秩序。这便是说很好，够好了。

是的，大家都回复到旧秩序——大家，除了娜泰雅。等到别人散后撇下她独自一个的时候，她很困难地把自己拽到床上，疲倦而乏力地，倒下去，脸埋在枕头里。生命好像这样残酷，这样可憎，这样鄙吝，为了她自己，为了她的爱和她的哀愁，她是这样可耻，在这个时

候她真高兴去死。……以后还有许多的忧郁的日子、无眠的夜和折磨的感情在伫候着她，但是她是年轻——生命在她是刚开始，迟早些，生命的创伤自会平复的。不管是何种打击落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恕用一句粗鲁的说法——要咽下去当天的日子或是至少第二天，这就是安慰的第一步。

娜泰雅可怕地苦痛着，她第一次苦痛着……但是第一个的悲哀，一如第一次的爱恋，不会再度来的——这该是，谢谢上帝吧！

十二

两年过去了，又是五月初。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再姓黎宾而是姓列兹尧夫了——坐在屋前的走廊上。她和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结婚已经一年有余。她依然是这般的可爱，近来只长得更结实了些。在走廊的前面，有一条梯级通到园子里去的，一个保姆在散步，手里抱着一个两颊玫瑰红的孩子，披着白斗篷，头上戴着白帽。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眼睛不住地望着他。孩子没有哭，只是很庄严地吮着指头，望望四周。他已经表示他是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的肖子了。

在走廊上，靠近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坐着我们的老朋友毕加梭夫。自从我们别开他后，他明显地长得苍老了，身子佝偻而瘦削，说话有点含糊。他的一个门牙掉了，这点含糊更增加了他的语气的粗重……他的怨怼并不曾随年龄减少，但是他的诙谐比较不生动，他时常自己复诵自己的话。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不在家，他们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沉下去了。日没的一方，一道金黄色和柠檬色的辉光延展开在地平线上，对面的天空的一角，上边是浅灰色的，下面是紫红色的几条光彩。浮云在头上渐渐消散。一切都预示着好的天气。

突然，毕加梭夫喷出笑声来了。

“笑什么，阿菲利加·塞美尼奇？”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哦，昨天我听到一个农夫对他的妻子说——她正在喋喋不休——‘不要啼’！我非常欢喜这句话。说完了一句，女人能谈点什么呢？我从来不，你知道，讲眼前的人的。我们的祖先是比我们聪明得

多。他们的故事里的美人总是坐在窗前，额角上饰着一颗星星，一句话也不说的。真应该是如此的。想一想！前天，我们的族长夫人——她也许会送一颗子弹到我的脑壳里去的——对我说她不欢喜我的‘倾向’。‘倾向’！假如有什么仁惠的自然的法令把她的口舌的运用突然褫夺去，这不是更好些吗？”

“哦，你老是这样，阿菲利加·塞美尼奇，你老是攻击我们可怜的……你知道这是一种不幸吗？真的，我替你可惜。”

“一种不幸！为什么你这样说？第一点，在我的意见，世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冷寓所，夏天穿紧靴子，在有不能用扑粉使他安静的小孩子的叫哭声的房间中过夜。第二点，我现在是最平安的人。不消说，我是一个标准人物！你知道我的行为多合理！”

“好行为！真的！只是昨天伊里娜·安它诺夫娜对我诉苦。”

“好！她对你说些什么，假如我可以知道？”

“她告诉我说你一整个早晨都不回答她的问话，只是‘什么’‘什么’，老是同样的‘啼’声！”

毕加梭夫笑了。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你容我说，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嗳？”

“好极啦，真的！真的你能够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个太太吗，阿菲利加·塞美尼奇？”

“什么！你把伊里娜·安它诺夫娜看作一位太太吗？”

“那么你把她看作什么？”

“一个鼓，我说，一个普通的拿槌子来敲的鼓。”

“哦，”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很想把话锋转过来，“他们告诉我应该庆贺你的一回事。”

“贺什么？”

“你的诉讼结束了。格林诺夫斯奇牧场是你的。”

“是的，是我的。”毕加梭夫黯然地说。

“好多年来你想得到它，而现在你好像不满意。”

“我向你保证，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毕加梭夫慢慢地说，“没有比来得太迟了的幸运更坏更有害的。它不能予你以快乐，而把你的鸣不平的咒天骂地的权利——宝贵的权利——褫夺了。是的，太太，这是残忍而侮辱的恶作剧——迟暮的幸福。”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只耸一耸肩膀。

“保姆，”她说，“我想这是密夏睡的时候了。把他给我。”

当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忙于料理孩子的时候，毕加梭夫跑开去，在走廊的另一只角上喃喃着。

突然间，在不远的沿着园子的大路上，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赶着他的跑车出现了。两只大的守望狗跑在马的前面，一只黄的，一只灰的。这两条都是新近买来的狗。它们不时地互咬着，是分不开的伴

侣。一只老猎犬从门里跑出来迎接它们。它把口一张，好像要吠的样子，但结果是打了一个呵欠，翻过头来，亲昵地摇着尾巴。

“看这里，莎夏，”列兹尧夫老远便对他的妻子喊，“看我把谁带来见你了。”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时认不出坐在她丈夫背后的人。

“啊！巴西斯它夫先生！”她终于喊出来了。

“是他，”列兹尧夫回答，“他带了这样好的消息来。等一会，你立刻便会知道。”

他把马车赶进院子里。

几分钟之后，他和巴西斯它夫一道跑到走廊上来。

“哈啦！”他喊道，抱住他的妻子，“塞莱夏要结婚了。”

“和谁？”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很激动地。

“和娜泰雅，当然。我们的朋友从莫斯科带这消息来，这是给你的一封信。”

“你听到吗，密夏，”他把儿子抢在手里，继续说，“你的舅舅要结婚了？多该死的冷淡！还眯着眼睛佯作不知呢！”

“他要睡了。”保姆说。

“是的，”巴西斯它夫说，跑到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前面，“我今天从莫斯科来，替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料理一点事——审核一

下田庄的账项。这是他的信。”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急急地拆开她兄弟寄来的信，里面只有很少的几行字。在初度的狂喜中他告诉他的姊姊说他对于娜泰雅做了一个要求，得到她和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在下一次信里多写给她一些，并向各人遥寄他的拥抱和吻。很明白地，他是在狂喜状态中写这信的。

茶端上来，巴西斯它夫坐下了。问题急雨般落在他身上。每一个人，连毕加梭夫也在内，都高兴地听他带来的消息。

“请告诉我，”在许多问题中列兹尧夫问，“流言说是有一位某某珂尔查瑾先生。这是完全无稽的吧，我想？”

珂尔查瑾是一位美少年，社会的猛狮，非常自负而骄傲的。他的行状非常有尊严，好像他不是活着的一个人，但是他的雕像是由群众集资竖立起来的。

“不，不是完全无稽，”巴西斯它夫带笑地回答，“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很欢喜他，但是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听都不高兴听到他。”

“我知道他，”毕加梭夫插口道，“他是双料的笨伯，有名声的笨伯！假如你愿意这样说！假如人们都像他这样，要想人答应活在这世界上就非需要大批的钱去劝动他不可——我敢担保！”

“很对啦！”巴西斯它夫回答，“但是他在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好，不管他吧！”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不要说起他吧！啊，我多么替我的兄弟高兴！娜泰雅呢，她是活泼而快乐吗？”

“是的。她是娴静的，像往常一样——你知道她——但是她好像满意的。”

黄昏在活泼的友爱的谈话中过去了。他们坐下来吃晚饭。

“哦，”列兹尧夫问巴西斯它夫，替他注了一杯红葡萄酒，“你知道罗亭在什么地方吗？”

“现在我不确实知道他。去年冬天他在莫斯科住了一个短时期，然后和同伴到莘比尔斯克去。我和他通了一时期的信，在他最后的信里说他要离开莘比尔斯克了——他没有说到什么地方去——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他是好的！”毕加梭夫插口说，“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在说教。这位先生到处总会找到两个三个附和的人，张口听着他的话，借钱给他。你将来可以看到他会在什么无人知的辽远的一角，死在一位戴假发的老妇女的臂上，而她会相信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你说得很苛刻。”巴西斯它夫不高兴地轻声地说。

“一点也不苛刻，”毕加梭夫回答，“而是十分公允的。在我的意见，他只不过是一条寄生虫。我忘记了告诉你，”他转朝着列兹尧夫继续说，“我认识了一位岱尔拉霍夫，罗亭在外国和他一起旅行过的。是的！是的！他告诉我罗亭的事，你们想都想不到——说起来令人绝倒！这是可注意的事实，所有罗亭的朋友和敬慕者迟早都会成了他的敌人。”

“我请求你在这些朋友中间把我除开！”巴西斯它夫热情地插口道。

“哦，你——这是另一回事！我并不说你。”

“但是岱尔拉霍夫告诉你一些什么？”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哦，他告诉我很多，我不完全记得。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罗亭的一段轶事。当他不住地发展着——别人只是吃和睡，这些先生们总是在发展的，他们是在发展的余暇中调整他们的吃和睡，对吗，巴西斯它夫先生？”巴西斯它夫没有回答。“这样，当他继续地在发展，罗亭得了一个结论，根据着他的哲理，说是他应当恋爱了。他开始寻找一个配得上他的可惊的结论的爱人。幸运垂怜着他。他认识了一位很美丽的法国女裁缝。这整个的故事都发生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德国小城中，请注意。他开始跑去看她，拿各种各样的书给她，和她谈论些自然和黑格尔。你猜这位女裁缝心里怎样想？她把他当作一个天文学家。不管怎样，你知道他的样子生得不坏——一位外国人，一位俄国人，当然——他得到她的喜爱了。终于他请她去赴一个约会，一个饶有诗意的约会，在河上的小船里。法国女人答应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他一起上船去。他们过了两个钟头。你想他在这全部时间内干点什么？他拍拍女裁缝的头，好像想什么似的望着天，三番两次说他对她觉得父亲般的温爱。法国女人气得发昏地回到家中，后来她自己把这个故事告诉岱尔拉霍夫！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毕加梭夫高声大笑了。

“你这老恨世者！”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带着烦厌的语调说，“但是我愈加相信就是攻击罗亭的人们也找不出他的什么坏处。”

“没有坏处？我敢担保！他永久靠别人生活，他借钱……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他也向你借过钱吧，无疑的。他不曾吗？”

“听着，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列兹尧夫说，脸上摆出严重正经的表情，“听着，你知道，我的妻子也知道，直到最后一次和罗亭见面，我并不觉得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情，甚至时常责备他。不管这一些，”列兹尧夫把各个的杯子都斟满了酒，“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向你们提议的，刚才我们曾经祝了我的兄弟和他的将来的新夫人的健康，现在我提议你们饮一杯来祝罗亭的健康！”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毕加梭夫，惊奇地望着列兹尧夫，但是巴西斯它夫笑着，眼睛张得很大，快乐得浑身都震颤起来，红着脸。

“我很知道他，”列兹尧夫继续说，“我洞悉他的缺点。这些缺点因为他本身被人注意的目标不小，所以更显而易见。”

“罗亭有个性，有天才！”巴西斯它夫喊道。

“天才，很对，他是有的！”列兹尧夫回答，“但是至于个性……这正是他的不幸，他没有个性……但问题的要点不在这里。我想说他的好的难得的地方是什么。他有热情，请相信我——我是一个够悒郁冷淡的人——这是我们的时代最可宝贵的性质。我们大家都变成难堪的有理智、冷淡而懒惰了，我们是睡着的，冷的，谁能够喊醒我们，温暖我们的，是该感谢的！这是千钧一发的时代。你记得吗？莎夏，有一次我和你谈起他，我责备他的冷静？我的话是对的，同时也是错了。冷静是在他的血液里面——这不是他的错处——并不在他的头脑里。他不是一个戏子，如我所称他的，不是欺伪者，也不是一个无

赖。是的，他靠别人生活，但不是像骗子，而是像一个孩子……无疑的他将会在什么地方因穷困与贫乏而死去，但是我们能因此向他下井投石吗？他自己永远不能确切地干出什么事业，他没有生机蓬勃的力，没有血，但是谁有权利说他是没有用处？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青年们，大自然没有拒绝，如对罗亭那样，赋予他们以行动的力量和实现他们的理想的才能——的心中播下良好的种子？真的，我自己，第一个，都从他那里得来的……莎夏知道罗亭在我的幼年时代所给予我的影响。我也曾坚持说，我记得，罗亭的话不能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是指像我自己那样的'成人'，像我这般年纪，已经生活过的和受过生活的驯豢的'成人'。在人的舌辩中有一个错误的音符，在我们听来整个的谐和便毁坏了。但是青年的耳朵，很侥幸的，没有这样的过分精微，没有这样的熟练。假如他觉得他所听见的东西投他的所好，他还管什么声调！声调他们自己会添补进去的！"

"好极！好极！"巴西斯它夫喊道，"这说得公允，至于说到罗亭给别人的影响，我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但知道怎样来打动你，他还要把你举起来，不让你安静地站着，他一直搅扰到你的灵魂深处而把你燃烧起来！"

"你听见吗？"列兹尧夫继续地说，朝着毕加梭夫，"你还要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你攻击哲学。谈谈哲学吧，你也不能找出轻蔑哲学的理由。我自己对它不十分专心研究，我知道得很少，但是我们的主要的不幸并不由于哲学！俄国人从来不会受到哲学的剖微析缕的议论和无意义的空谈的影响的，他们的常识是太丰富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追求智识和真理的挚恳的努力在哲学的名义下受到攻击。罗亭的不幸就是他不了解俄罗斯，这当然的，是一个大大的不幸。俄罗斯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俄罗斯！谁想可以没有俄罗

斯的人有祸了，谁是真的不要俄罗斯的双倍有祸了！世界大同主义都是谵语，世界大同是乌有，或更坏于乌有。没有民族便没有艺术，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你不能有一个没有个性表情的理想的脸，只有平凡粗俗的脸才没有个性。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不是罗亭的错误，这是他的命运——一个残酷而不幸的命运——对这我们不能责备他。假如我们要追迹什么是罗亭能在我们中间崛起的缘由，这是说得太远了。但是他身上的优点，让我们感谢他吧。这样比曲解他总要愉快些，而我们曾经是曲解他的。去责罚他不是我们的事，也不需要，他自己已经远过于他所应受的更残酷地责罚过自己了。愿上帝能借颠沛流离的不幸把他身上的坏处抹消，而只留下优美的！我祝饮罗亭的健康！我祝饮我的最美丽的童年时代的老友，祝饮我们的青年，和那时的希望、努力、信仰、真纯，以及二十岁时我们的心为之鼓动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将要知道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可贵……我祝饮这黄金时代——祝饮罗亭的健康！”

大家和列兹尧夫碰杯。巴西斯它夫，在热狂中，几乎把杯子碰碎了，一口饮干。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握住列兹尧夫的手。

“怎么，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我想不到你是一个演说家，”毕加梭夫说，“和罗亭先生自己没有上下，连我也感动了。”

“我并不是演说家，”列兹尧夫回答，有几分讨厌，“但是要感动你，我想是很难的。但是说罗亭说得够了，让我们谈别的事情吧。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柏达列夫斯基？他还是住在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里吗？”他作结语问，转向巴西斯它夫。

“哦，是的，他仍在那里。她替他设法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列兹尧夫笑了。

“这就是不会穷困而死的一个人，可以担保。”

晚餐过了。宾客们散去。当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丈夫独自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微笑地望着他的脸。

“今晚你多漂亮，密夏，”她说，抚着他的额，“你说得多流畅，多高贵！但是请承认，你把罗亭过奖了一点，正如你往日过分地责备他一样。”

“我不能让他们去攻击一个倒下去了的人。在以前的日子呢，我怕他会转移你的念头。”

“不，”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率直地说，“他在我看来总是学问太高。我怕他，在他的面前从来不知道怎样说。但是今晚毕加梭夫对他的嘲谑不是太恶毒了一点吗？”

“毕加梭夫？”列兹尧夫回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热烈地袒护罗亭的理由，因为毕加梭夫在此地。他胆敢叫罗亭寄生虫，真的！什么，我认为他所做的角色——我指毕加梭夫——是更坏一百倍！他有自给的财产，而他鄙夷任何人，再看他怎样对有钱的和有地位的人阿谀逢迎！你知道吗，这种人，对任何人都藐视，任何事都辱骂，攻击哲学和女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做事的时候，便会受贿和做出种种的事！吁！他就是这种人！”

“这是可能的吗？”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我从来不曾想到这层！密夏，”她停了一停又说，“我要问你——”

“什么？”

“你怎样想，我的兄弟和娜泰雅一起会快乐吗？”

“我怎能告诉你？……从各方面种种看来，这是很可能的。她会占上风……在我们中间是没有理由掩饰这事实的……她比他能干，但是他是一等的好人，整个灵魂都爱着她。你还要什么呢？你看我和你，彼此相爱而幸福的，不是吗？”

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微笑着压紧他的手。

同一天，就是刚才描写的在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家中经过了这许多事的一天，在俄罗斯僻远的一个边区，有一辆破烂的有篷小马车，由三匹耕马拖着，在熬灼的炎热底下徐徐地沿大路蠕行。车的前座踞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农人，穿着褴褛的外衣，两只脚斜挂在车轴上。他不住地抖动着缰绳——这是一根普通的绳——挥着鞭子。车里面，一位高大的男子坐在行囊的上面，戴一顶便帽，穿一件旧外衣。这就是罗亭。他坐着，低了头，帽舌拉到眼际。车子的震动把他抛到这边又那边，但是他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得，恍如睡着了的一样。终于他挺一挺身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到车站？”他问坐在前面的农人。

“过山便是，小伯伯，”农人说，更强烈地抖动缰绳，“还得走一英里半……不会再多了……呃！留神啊！……我来教训你。”他以尖锐的声音加上一句，打右边的一匹马。

“你好像不会赶车子，”罗亭说，“我们一清早便上路了，而我们还没到那里。你唱点什么歌儿吧。”

“你有什么办法，小伯伯？你自己可以看到，马匹是过劳了……又是大热天。而我不会唱。我不是马车夫……喂，你这头小羊子！”农人突然朝着一个迎面走来的、穿着棕褐色的外衣和后跟都踏平了的草鞋的人喊道，“让开！”

“好一个赶车的！”那人在他的后面喃喃地说，站着不动，“你这坏蛋的莫斯科佬。”他带着十分轻蔑的声音说，摇摇头，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你跑到哪里去？”农人不时地叱着，拢一拢领队的马，“啊！你这恶鬼！走啊！”

疲乏了的马匹终于也一步一挨地到了车站了。罗亭从马车里爬出来，付了钱。农人没有向他鞠躬道谢，把钱留在手掌中摇了好久——显然酒钱是太少了。罗亭自己提着行囊走进车站。

一位当时在俄国旅行得很多的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假使车站墙壁上挂着《高加索的囚人》[1]的几幅插画，或者是俄罗斯将军们的肖像画，你不久就可以得到马匹；但是假如图画中描写的是著名的赌棍乔治·达·日耳曼的生活，旅行者便用不着希望很快能离开了。他有的是时间去全部细细鉴赏鹦尾式（à la cookafoo）的头发、白的开襟的背心，以及这位赌棍年轻时候穿的非常短而窄小的裤子，还有他的老年的时候，在一间屋顶窄斜的草屋中，挥起椅子打死他的儿子的怒冲冲的面部表情。罗亭走进去的屋子恰正是挂着“人生三十年”又名“赌徒生活”的图画的。应了他的喊声，一位管理员出现了，他是刚睡醒起来的——带说一句，曾有人看到不瞌睡的管理员吗——便不待罗亭的动问，用带睡的声音告诉他说没有马匹。

“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马匹呢？”罗亭说，“连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你都还不知道！我是赶着耕马来的。”

“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没有马匹，”管理人回答，“但是你要到哪里去？”

“到S——”

“我们没有马匹。”管理人重说一句，跑开去了。

罗亭有点着恼地跑到窗边，把帽子抛在桌上。他改变得不很多，但是两年来他苍黄了些：银丝这边一根那边一根地显露在他的发鬓上了；他的眼睛，依然光彩焕发的，好像有一点迷糊了；细纤的皱纹，辛苦和劳思的痕迹，已经刻上了他的嘴唇和前额。他的衣服旧损而破烂，看不到有衬里。他的最佳日子是显明地过去了，正如园丁所说，他要结子了。

他开始读着墙壁上的文字，这是疲乏的旅人的通常的消遣。突然门咭咭地响了，管理人跑进来。

“没有马匹到S去，很久都不会有，”他说，“但是此地有几位准备到V去。”

“到V？”罗亭说，“什么，这完全不在我的路线上。我要到彭柴去，V是坐落在，我想，到泰卜夫去的方向上的。”

“这算什么？你可以从泰卜夫到那里去，再从V——你并不绕远路。”

罗亭想了一会。

“好，就算，”他终于说出来，“告诉他们把马配起来。对我是一样的，我就到泰卜夫去。”

马匹不久便驾好了。罗亭拿了自己的行囊，爬上车子，坐下去，和先前一样低垂了头。在他低俯着的姿态上有一点什么无可告助的可怜的恭顺的神情……在单调的铃声中，三匹马以慢慢的脚步动身跑了。

---

[1] 《高加索的囚人》，普希金所作长诗。——译者

尾声

过了几年。

秋凉的一天。一辆旅行马车跑近县厅所在地C城的头等旅馆的阶前，一位绅士打着呵欠伸着懒腰从车里出来。他年纪并不老，但是身段已经长得往往令人望而生敬的魁岸。他走上扶梯，到了二层楼，在宽阔的走廊的入口站住。看见没有人在，便高声地喊说要一个房间。什么地方门响了，一个高大的侍者从低矮的幕后闪出，侧着身子急步地跑上前来，有光泽的背后，卷起的衣袖，在半暗的走廊中隐现着。旅客走进房间之后，立刻便抛去肩巾和外衣，坐在沙发上，两拳拄在膝头，好像刚睡醒似的先向四周瞥了一眼，然后吩咐把仆人喊上来。旅馆侍者一鞠躬便不见了。这位旅客并非别人，就是列兹尧夫。他从乡间到C来，为了征兵的事情。

列兹尧夫的仆人，一个卷头发、两颊绯红的青年，穿一件鼠灰色的外衣，腰上束着蓝带，着一双软毡鞋，跑进房里来。

“好了，孩子，我们到了，”列兹尧夫说，“你还时时刻刻怕车轮子掉下来哩。”

“我们到了，”仆人回答，在外衣的高领子上试想笑一笑，“但是为什么轮子不掉下来——”

“这里没有人吗？”走廊上一个人的声音。

列兹尧夫吓了一跳，听着。

“喂？有人吗？”又喊了一声。

列兹尧夫站起来，走到门边，很快地打开门。

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佝偻的、头发几乎完全灰白了的男子，穿了一件缀有青铜纽扣的绒外套。

“罗亭。”他用一种惊奇的声音喊。

罗亭转过身来。他认不出列兹尧夫的形貌，因为他是背光站着的。罗亭迷惑地望着他。

“你不认识我吗？”列兹尧夫说。

“密哈伊罗·密哈伊里奇！”罗亭喊道，伸出手来，但又不知所措地缩了回去。列兹尧夫赶快地抓住它，握在自己的双手里。

“进来，请进来！”他对罗亭说，把他拖到房里。

“你多么改变了！”静默了一会之后，列兹尧夫说，不由自主地放低了声音。

“是的，他们也这样说，”罗亭回答，眼睛漫视着室内，“岁月催人……你改变得并不多。你的妻子亚历克山得拉——好吗？”

“她很好，谢谢你。但是哪一阵风吹得你来的？”

“故事太长了。简捷些说，我是偶然来到此间的。我来找一个朋友……但是我很高兴……”

“你到哪里去吃晚饭呢？”

“哦，我不知道。到什么饭店里。我今天一定要离开此地。”

“你一定？”

罗亭含意深长地微微一笑。

“是的，一定。他们把我送回我自己的老家了。”

“和我一起吃晚饭。”

罗亭还是第一次直望着列兹尧夫的脸。

“你请我和你一起吃晚饭吗？”他说。

“是的，罗亭，为了往日和旧谊。你高兴吗？我想不到碰到你，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将来是否再得相见。我不能像这样离开你。”

“很好，我同意！”

列兹尧夫压紧罗亭的手，喊他的仆人进来，吩咐预备晚餐，告诉他说要一瓶冰冻的香槟。

吃晚餐的时候，列兹尧夫和罗亭，不约而同地，谈着他们的学生时代，回忆起许多事和许多朋友——死了的和活着的。开始罗亭很少兴趣地说着，但是喝了几杯酒之后，他的血液渐渐温热起来了。等到仆人撤去最后的一碟菜时，列兹尧夫站起来，关上门，又回到桌边，面对着罗亭坐下来，安静地把下巴托在两手里。

“现在，那么，”他说，“请把你所经过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自从我最末一次和你见面之后。”

罗亭望着列兹尧夫。

“天哪，”列兹尧夫想，“他多么改变了，可怜的人！”

罗亭的容貌和我们上一次在车站上遇见他的时候改变得并不多，虽则逐步逼近的老年添印了不少衰痕。他的表情是不同了，他的眼睛的神色也迥异于从前。他的全身，一时缓慢一时又猝然而断续的动作，他的颓丧的讷讷的说话的样子，一切都表示着极端的疲乏，一种默受的暗暗的沮丧，和他从前曾有一时故意装着青年们在充满了希望和怀着自信自尊的时候惯装的那种假设的忧郁是不同了。

“把所碰到的事情统统告诉你？”他说，“我不能统统告诉你，这也不值得。我是疲累了，我漂流得很远——肉体和精神一样。我结识了多少的朋友——天哪！多少事多少人令我失去信仰！是的，多多少少！”罗亭复述一句，注意到列兹尧夫带着一种特别的同情在望着他的脸。“有多少次我自己的话对我自己成了可恨！我不是说我自己唇边的话，而是采纳我的主张者的唇边的话！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使性易怒递变到像一匹抽上鞭子都不会拂一拂尾巴的驽马一样的鲁钝无感觉！……有多少次我是幸福而有希望的，但是无缘无故结了仇敌，屈辱了自己！有多少次我像鹰般地疾扬高飞，而像一个碎了壳的蜗牛似地蠕行回来……什么地方我不曾住过！什么路不曾走过！……而路，往往是脏的。”罗亭添上一句，稍稍回转头，“你知道……”

“听着，”列兹尧夫插口道，“我们曾有一时惯常彼此称着德密特里和密哈伊的。让我们恢复了旧习惯吧……你愿意吗？让我们祝饮这已往的日子！”

罗亭一怔，身子挺一挺，在他的眼睛中有一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光辉。

“让我们祝饮这往日吧，”他说，“谢谢你，兄弟，让我们祝饮这往日！”

列兹尧夫和罗亭干了杯。

“你知道，密哈伊，”罗亭带着微笑开始说，把名字说得特别重，“在我的肚子里有一条虫在啮着我，磨折着我，永远不让我休息，除非到了生命完时。这虫使我和人们撞击——起先是他们受了我的影响，但到后来……”

罗亭在空中挥他的手。

“自从离开了你，密哈伊，我见得很多，经验得很多……我曾经重新开始生活，创办过二十几桩新的事业——而现在，你看！”

“你没有恒心。”列兹尧夫说，好像对自己说话的一样。

“正如你所说，我没有恒心。我永远不能建设什么，这是很难的，兄弟，要建设什么事业而复得先建筑自己脚下的基础，要先替自己建筑基础！我的所有的尝试——准确地说，我的所有的失败——我不想多描写了。我只告诉你两三件事，在我的一生中觉得有成功的微笑临着我的或者说我希望成功——成功不成功又是另一回事——的几桩事。”

罗亭把他的灰白的已经稀疏的头发往后一掠，一如往时惯把他的厚密的浓厚的发鬈往后掠的姿势一样。

“好，告诉你，密哈伊，”他开始说，“在莫斯科我碰到一个相当古怪的人。他很有钱，是很大的土地的所有者。他的主要的唯一的爱好便是欢喜科学，一般的科学。我永远也想不通怎样他会发生这种爱

好。这种爱好之适合于他，正如马鞍之适合于牛背脊。他困难地把自己维持在这样的智力的水平线上，他几乎没有说话的能力，只是带着表情地滚着眼珠，含意深长地摇一摇头。我从来不曾，兄弟，碰到比他脑筋更笨、天资更钝的……在斯摩伦斯克省，有些地方，除了黄沙和几簇没有动物要啮食的草以外，什么都没有。正是像他，在他的手里什么也没有成就，凡事好像都从他的手里滑开了，但是他仍疯狂地把平易的事情弄成复杂。假如依照他的计划，人们便得倒竖在头顶上吃饭了。他做工，他写，不倦地读书。他以一种固执的不折不挠的精神、一种可怕的忍耐致心于科学。他的虚荣心是大的，他有铁般的意志。他孤独地住着，怪僻得出名。我和他结了朋友……他欢喜我。我得承认，我很快地便把他看透了，但是他的热诚吸引了我。其次，他是拥有如许资源的主人，靠了他，可以做许多有益的事，许多真正有用的事……我就寄住在他的家里，和他一起到乡间去。我的计划，兄弟，规模是很大的，我梦想了许多的改善、许多的革新……”

“正如在拉苏斯基家里一样，你记得吗，德密特里？”列兹尧夫回答，带着宽容的笑。

“啊，但是在那时候我心里知道我的话是不能成为事实的，而这一次……一种全然不同的活动的范围展开在我的面前……我搜集了许多农业书籍……说老实话，我一本都没有读完。……好，我开始工作。起先是一点也没有进步，正如我自己所预期的，但是后来渐渐地有点进展了。我的新朋友袖手旁观着，什么也不说。他不干预我，至少也没有到显明的程度。他接受我的意见，将它们实行起来，但是带着固执的悻悻之色，暗中缺少信心。他什么事都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他把自己的每一种理想都称赞得不得了。好像一只瓢虫，好容易爬上一片草叶，它坐着，坐着，虽则在剔剔它的鞘翅，预备起飞的样子，而突

然间复坠下来，又开始匍匐着了……请不要惊异于这种比喻，当时我老是这样取譬的。这样，我在那儿挣扎了两年。无论我多努力，工作仍无进步。我开始疲倦了。我的朋友折磨了我，我讥笑他，他好像羽毛的褥子般把我闷死了。他的缺乏信心变成了一种不出声的怨恨。一种敌意起自我们两人中间，我们简直不能说什么话。他静静地但是无间歇地试想表示给我看说他是没有受到我的影响的，我的计划或者是被撇在一边，或者是被完全改变了。终于，我觉察到，我是在一个显贵的地主的家里扮演一个用智慧的娱乐来讨好他的角色。无谓地耗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这对我很痛苦，更痛苦的是我觉得我的期望是一次再次地被骗了。我很知道假如我跑开了去我是蒙如何的损失，但是我抑制不住我自己。有一天，在一场痛苦的可嫌恶的争论里，我自己是在场证人之一，我发现了友人的劣点，我终于和他闹翻了，跑开去，撇下了这新奇的学究，这俄罗斯麦粉掺和着德意志糖浆搓捏就的奇异的混合物。”

“这就是，你抛弃了你每天的面包了，德密特里。”列兹尧夫说，把双手放在罗亭的肩上。

“是的，我又漂流了，两手空空，不名一文，愿意到什么地方便飞向何方。啊！让我们喝一杯吧！”

“祝你健康！”列兹尧夫说，站起来吻着罗亭的前额，“祝你的健康和纪念波珂尔斯基，他，也知道怎样安贫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罗亭稍停了一刻说，“要再说下去吗？”

“说下去，请你。”

“啊！我不想说话。我说得疲倦了，兄弟……可是，就说一说吧。在到处碰壁之后——说到这里，我本该告诉你，我怎样地成了一位仁慈的显宦的秘书，后来又怎样，但是说来太长……在各处碰壁之后，我终于决定要做一个商人——不要笑，我求你——一个务实的商人。机会来了。我结识了一位——有一个时期他是被人盛道着的——叫作库尔比叶夫的人。”

“哦，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他。但是，真的，德密特里，以你的聪明，你怎样不想到营商不是你的项业呢？”

“我知道的，兄弟，这不是我的项业。但是，那么，有什么项业给我呢？只要你见一见库尔比叶夫！请你，不要把他想做是一个头脑空空的侈谈者。他们都说我是会说话的人。在他的身边我便算不得什么了。他是一个非常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一个天才，兄弟，一个对于商业和投机事业有创造力的天才，他的脑筋腾涌着最勇敢最出人意料的计划。我遇见了他，我们决定要把我们的能力转移到公众利益的工作上去。”

“什么工作，假如我可以知道？”

罗亭低下眼睛。

“你要笑的，密哈伊。”

“为什么我要笑？不，我不笑。”

“我们决定在K省开一条供航行用的运河。”罗亭说，带着说不出口似的微笑。

“真的！这位库尔比叶夫是一位资本家，那么？”

“他比我还穷。”罗亭回答，他的灰色的头沉到胸际。

列兹尧夫开始笑了，但又突然停止，握住罗亭的手。

“请原谅！兄弟，请你，”他说，“但是我并没有料到那类事情。这样，我想你们的企业没有比纸上更进展一步吧。”

“并不如此。做了一个开头。我们雇了工人，着手工作了，但是当时就碰到种种的困难。第一点磨坊主人便根本不赞成我们。更困难的，我们不能没有机械就使水流改道，而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机械。六个月来我们住在泥泞的草屋中。库尔比叶夫吃着干面包，我也没有多东西可吃。可是，我们并不埋怨。那里的风景是非常壮丽的。我们努力着，努力着，向商人们呼吁，写信，写传单。在把我的最后一文钱用完了之后告了结束。”

“唔！”列兹尧夫说，“我想把你的最后一文钱花完，德密特里，这不是难事吧？”

“当然不难。”

罗亭望着窗外。

“但是这计划真的是不坏的，也许有绝大的用途。”

“那么库尔比叶夫到哪儿去了呢？”列兹尧夫问。

“哦，现在他在西伯利亚，做了一个淘金者。你可以看到他会替自己造成一个地位，他会发财的。”

“也许是的，但是那么你好像是，是不会替自己造地位发财的吧。”

“对啦！这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我在你的眼睛里永远是一个轻佻的人物。”

“莫说，兄弟。当然有一个时候，当我看到你的弱点的时候。但是现在，请相信我，我学习得了如何来尊重你。你不替你自己造一个地位捞钱。而我爱你，德密特里，就是为了这一点，真的我爱你。”

罗亭淡然地一笑。

“真的？”

“我为了这一点敬你！”列兹尧夫重复说，“你懂得我吗？”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好，我要不要往下说第三件事？”罗亭问。

“请说。”

“第三，最后的一件。我刚把这第三件事交代清楚。但是我不累了你吗？密哈伊？”

“说下去，说下去。”

“好，”罗亭说，“有一次在闲空的时候——我时常有许多闲空的——我来了一个理想。我有学问的，我的本心是好的。我想就是你也不会否认我的本心是好的吧？”

“我想不会！”

“在别的各方面我多少都失败了……为什么我不做一个讲师，或者简单地说做一个教书匠……不比浪费我的生命好些吗？”

罗亭停住了叹一口气。

“与其浪费我的生命，把我所知道的授给人家还不是更好些么，也许他们至少能从我的学问里面汲出一点用处来。我的能力无论如何比普通人高，语言方面我是拿手。所以我决定把我自己献身于新的工作了。找一个位置，可不容易——我不想教授私人，在低级里面我也没有什么可做。终于，给我找到此地一所中学校的一个教员的位置。”

“什么教员？”列兹尧夫问。

“国文教员。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像这番一样热心地来开始做工作的。想到会对青年发生一种影响的念头鼓舞了我。为了开头的一篇讲义，我花了三星期的工夫。”

“这篇讲义还在吗？德密特里？”列兹尧夫插口问。

“不！遗失在什么地方了。讲得很不坏，是受了欢迎的。现在我还仿佛看到听众们的脸——良善的青年们的脸，带着灵魂纯洁的注意和同情的表情，几乎是怀着几分惊异的。我踏上讲台，狂热地读我的讲义，我原先想是够讲一点多钟的，但是在二十分钟之内读完了。学校的视察员坐在那里——一位戴银边眼镜和短假发的枯干的老人——他时常把头朝着我看。当我讲完了的时候，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我说：‘很好，但是超过他们的理解力，意义不大明了，关于本题说得太少一点。’但是学生们的眼光中表示尊敬地望着我——真的，他们是这

样。啊！这就是青年们是如何可贵的地方！我讲了第二次事先写就的演说稿，又来了一个第三次。自此之后我开始做临时的讲演。”

“你得到成功吗？”列兹尧夫问。

“我博得极大的成功。我把我灵魂中的所有的一切献给听众。他们中间有两三个真的是难得的孩子，其余的不很了解我。我还得承认就是这几位了解我的人有时也用问题来难倒我，但是我并没有灰心。他们都爱我的，在考试的时候我都给了他们一百分。于是反对我的阴谋来了——不！并不算是阴谋，只是我不守本分罢了。我成了别人的障碍，别人也成了我的障碍。我对中学生所讲演的，就是在大学生中间也不是常有的，他们从我的讲演中得到很少的进益……我自己不大知道这些事实。再者，我不满意于指定给我的限定的范围——你知道这往往是我的弱点。我要求根本的改革，我可以向你起誓这些改革同时是合理的又是易于实行的。我希望靠校长的力量可以实行起来，他是一位正直的良善的人，起先曾受到我的影响的。他的夫人帮助我。我不曾，兄弟，在我的一生中不曾遇见像她那样的妇女。她年纪四十左右。她有信善之心，以十五岁的女孩子的热诚爱着一切佳美的事物，毫不胆怯地在任何人的面前说出她的信仰。我将永远不会忘却她的宽容大度的热情和温善。接受她的意见，我拟了一个计划……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人在暗算我了，在她的面前进了谗言。我的主要的敌人是数学教师，一位性情乖戾胆汁质的矮小的人，什么都不相信，像毕加梭夫那样的人物，但是比他能干得多……说到这点，毕加梭夫怎样？他还活着吗？”

“哦，活着的。只要想一想，他和一位乡下婆娘结了婚，他们说，她打他。”

“该打！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呢，她好吗？”

“是的。”

“幸福吗？”

“是的。”

罗亭静默了一刻。“我谈到什么地方！……哦，是的！谈到数学教师。他十分恨我，他把我的讲演比作烟火，抓住我的不大清楚的每一句句子。有一次为了一个什么十六世纪的纪念碑把我弄得糊涂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是他怀疑我的主张。我的最后的肥皂泡好像碰上了尖钉一样地碰上了他，破了。那位视察员，开头就和我不投机的，唆动校长反对我。一场冲突发生了。我并不预备让步。我愤慨起来。这桩事传扬到当局的耳朵里了，逼得我要辞职。我不肯就此甘休，我想要证明他们是不能这样对待我的。……但是他们正得随他们的高兴对待我。……现在我逼得要离开这城市。”

接着是一阵静默，两位朋友都低了头，坐着。

罗亭先开口。

“是啊兄弟，”他说，“现在我可以说，引用珂尔佐夫[1]的话，‘你把我导入迷途了，我的青春，竟使我无路可走了’……难道我竟是什么事都不适宜，在地上没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吗？我时常以这问题反问自己，但是无论如何我试想把自己看得低微一点，我总觉得我有一种别人所不曾富有的才能！为什么我的才能不会开花结实？让我再说一遍，密哈伊，当我和你在外国的时候，我是自负的而充满了错误的思想……当然我没有清晰地觉察到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生活在空谈

中，相信着空中楼阁。但是现在，我向你起誓，我可以在人前说出我所感到的种种愿望。我绝对没有什么隐瞒的东西，我是绝对地照着字面上不折不扣的释义，是一个有‘良好的意志’的人。我是谦虚，我准备适应任何环境，我需要很少，我要做最就近的有益的事，甚至于很少益处的事。但是不！我永远失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做工？……现在我只是梦想着。我刚得到什么固定的位置，而命运复会来簸弄我。我开始怕它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请为我解释这谜！”

“谜！”列兹尧夫重复一句道。“是的，真的，你之于我永远是一个谜。就是在你的少年时，当在无关紧要的戏谑之后，你会突然好像被刺透了心一样地吐出惊心夺魄的话，于是你又……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就在那时候我已经不了解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你。……你有这许多能力，这种不倦地对于理想的追求。”

“空话，一切都是空话！什么都没有做！”罗亭插口道。

“什么没有做！有什么可做？”

“有什么可做！靠一己的工作来养活一个盲目的老妇人和她的一家，正如，你记得的，密哈伊，普里雅岑佐夫这样做了。……这就是做了点什么。”

“是的，但是一句有益的话——也是做了点事。”

罗亭望着列兹尧夫，不说话，没精打采地微微摇头。

列兹尧夫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他把手抹过脸孔。

“这样，你所以回到你的乡间去吗？”他终于问。

“是的。”

“你还有一点财产留在那儿吗？”

“有一点。两个半灵魂[2]。这是坐以待毙的一个角落了。也许此时你仍在想：‘就是到现在他还是少不了漂亮话！’‘话’真是毁了我，它们把我消损了，而到头来我还撇不了它。这些白发，这些皱纹，这褴褛的衣肘——这可不是只是空话。你对我的批评总是严峻的，密哈伊，你是对的。但是现在不是严峻的时候了，当一切都是完了，当灯里的油干了，而灯的本身也已经破碎，灯芯在那里冒烟熄灭了的时候。死，兄弟啊，终会把我们重归和好……”

列兹尧夫跳起来。

“罗亭，”他喊道，“为什么你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怎样受当得起？我是这样的一个批评者，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假如我看到你的低陷的两颊和皱纹，‘只是空话’的念头会进入我的脑筋里来吗？你要不要知道我对你作如何想，德密特里？好！我想：这里有一个人，以他的能力什么事会达不到，哪一种世上的利益会得不到，只要他愿意！……而我遇见他饥饿而无家……”

“我引起你的怜悯了。”罗亭喃喃地说，声音有点哽塞。

“不，你错了，你引起我的尊敬，这是我所感觉到的。谁能够阻止你在地主的家里一年又是一年地住下去。他，是你的朋友，他，我纯然相信，会替你预备将来，假使你愿意供他说笑的话？为什么你不能谐和地在中学校里生活下去，为什么你——奇异的人——不论对某桩事业上的任何理想，结果总是无可避免地牺牲了自己私人的利益，而拒绝了在肥美土地上生根，不管它是如何的有利？”

“我生来就是无根的萍草，”罗亭说，带着忧郁的笑，“自己也停留不住。”

“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停止，不是因为有虫在啮着你。像你最初对我所说的……这不是虫，不是无谓的好动，这是爱真理的烈火在你的心中燃烧着。明显地，纵然你屡次失败，这火在你的心中燃烧着，也许比许多自命为不是自私者竟敢于把你叫作骗子的人们要热烈得多。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很早便会让这条虫安静下来，和一切的事情妥协了；而你简直并不以为苦，德密特里。你是准备好了，我相信，就在今天，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地重新开始新的工作。”

“不，兄弟，现在我是疲倦了，”罗亭说，“我受得够了。”

“疲倦了！在别的人便早就会死了。你说死将会把我们重归和好，但是活着，你想，不会和好吗？一个活了一生不曾宽恕过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别人的宽恕的。但是谁能够说他是不需要宽恕呢？你尽了你的所能做了，德密特里……你尽你的所能长时间地奋斗了……还要怎样？我们的路是不同的……”

“你和我全然不同。”罗亭说，吐出一声叹。

“我们的路是不同的，”列兹尧夫继续说，“也许正是因此，多谢我的地位、我的冷血和诸般幸运的环境，没有什么来阻止我坐在家里，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但是你须得要跑到世界上去，卷起袖子，要劳苦，要做工。我们的路是不同的，但是请看我们是如何的接近。我们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只要半句暗示，我们便互相了解，我们是在同一的理想中长大的。同道的人已是不多，兄弟，我们是莫希干[3]最后的孑遗了！在往时，当生命在我们的面前留着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见

尽可不同，甚至于闹架；但是现在，我们这一辈人渐渐减少了，新的一辈越上我们，怀着和我们不同的目的，我们应当彼此偎近！让我们碰杯痛饮吧，德密特里，唱一曲往日的Gaudeamusisitur（起来，大家欢乐吧）！”

两位朋友碰了杯子，以不合拍的真正的俄罗斯的土风，低声地唱着从前学生时代的歌。

“这样，现在你要回到你的乡间去了，”列兹尧夫又开始说，“我想你不会在那儿久住，我也想不到你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地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记得，不管你受到如何的遭遇，你总是有一个地方，一个你可以藏身的窝，这就是我的家。你听见吗，老伙计？思想，也有它的衰老之年，它们也要一个家。”

罗亭站起来。

“谢谢你，兄弟，”他说，“谢谢！我将不会忘记你的话。只是我不配有一个家。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没有实行我的思想，如我所应该做的。”

“别提！”列兹尧夫说，“各人听天由命吧，不能强求！你曾称你自己是一个‘漂泊的犹太人’……但是你怎样知道，也许你这样永久的漂流是对的，也许就是这样你在完成你自己尚不知道的更高的使命呢。俗话说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是有几分真理的。你去了，德密特里，”列兹尧夫继续说，看到罗亭在拿他的帽子，“你不在此地过夜吗？”

“是的，我去了！再会。谢谢你……我将会有坏的收场。”

“只有上帝知道。……你决意要去了吗？”

“是的，我要去了。再会。不要记着我的坏处。”

“好，也不要记着我的坏处。不要忘记我对你所说的话。再会……”

两位朋友互相拥抱。罗亭很快地跑开了。

列兹尧夫在室内来来往往走了好久，站在窗的前面想，喃喃地说：“可怜的人！”于是他坐在桌前，开始写一封给他的妻子的信。

但是外面起风了，带着不吉的预兆在长嚎，盛怒似地摇撼着格格作响的窗页。长的秋夜开始了。在这种夜里，能有家庭的庇荫，坐在安全的温暖的一只角上的人是有福了……愿上帝帮助所有的无家可归的流落的人！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一个酷热的下午，在巴黎，当赤色共和党（ateliers nationaux）的革命几乎完全敉平了的时候，主战队中的一大队在圣安东尼近郊的一条窄巷里攻取一个防垒。几发的炮弹已经把它击毁，残余的守御者都只顾自己的安全把它抛弃了。突然间在防垒的高顶，一辆翻身的公共马车的箱架上，出现一个穿着一件旧外套的高大的汉子，束着一条红腰带，灰白的蓬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草帽。他一手握着红旗，另一只手握一把缺锋的弯形大刀，当他爬上来的时候，口里喊着尖锐的声音，挥舞着旗帜和大刀。一个维赛尼斯的枪手瞄准他，放了。这个高大汉子掉下了红旗，像一只布袋似的面孔朝地翻下来，好像他仆在什么人的脚前致最敬的礼一样。子弹贯了他的心脏。

“Tiens！（瞧！）”一位逃走的革命党对另一个人说，“on vient de tuer lepolonais！（啊！波兰人被打死了！）”

“Bigre！（妈的！）”另一个人回答。两个人一同跑进屋子的地窖里面。这屋子的窗户都是关着的，墙壁上满是子弹和炸药的斑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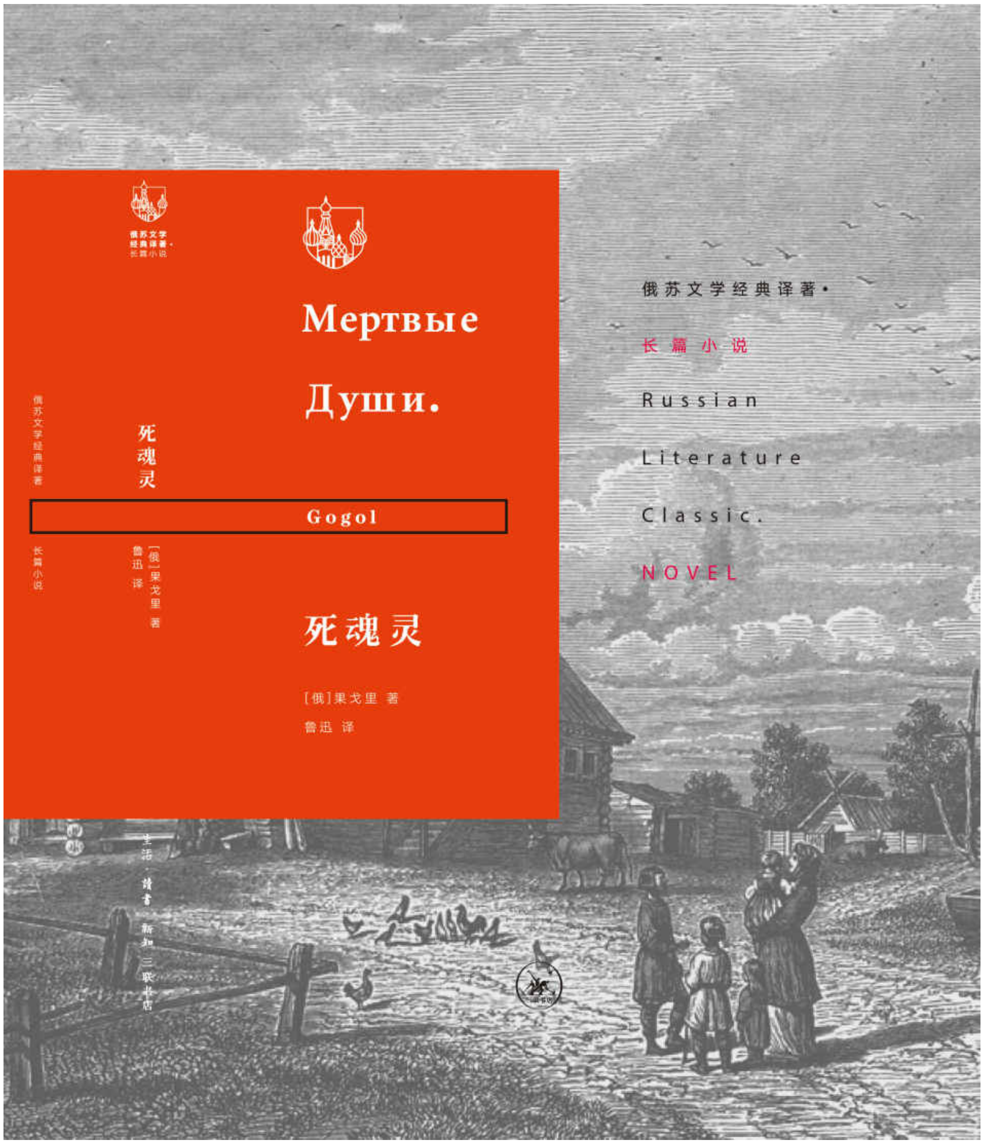
这位波兰人便是德密特里·罗亭。

---

[1] 珂尔佐夫（Koltsov，1808—1843），俄国著名农民诗人。——译者

[2] “灵魂”是农奴的代名词，帝俄时代称农奴为灵魂的。——译者

[3] 莫希干（Mohicans），北美洲土著Algokin人种之一。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库柏（James Cooper）（1789—1851）著有《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Mohicans*）一书。故文中引用该语。——译者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死魂灵
[俄]果戈里 著
鲁迅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Gogol
死魂灵
[俄]果戈里 著
鲁迅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死魂灵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魂灵/（俄罗斯）果戈里著；鲁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80-3

I．①死…　II．①果…②鲁…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7456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樱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13千字

序言

一

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他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部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他对旧习惯的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对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个意义说，《死魂灵》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蒂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地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环境的主观态度，却很迅速地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后，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要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抵捂，对于他这样的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

大的功劳，是让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里这才非常显明地见于俄国文学中。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里在西欧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奠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全都追踪果戈里的前轨，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地，但也艺术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至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流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生动、真实、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碑。这并非是在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而是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观念和轮廓。

果戈里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该有怎样的重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散文，都逐步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提醒读者，这是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

二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一八〇九至一八五二年）——在天性上，却绝非沉

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用批评的智力和幻想指导和控制他强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里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是将诗歌贡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静的自然描写的纯粹意境。这个矛盾，就决定着他一生的全部悲剧。

果戈里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精神的特质，是不断地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去，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正义的不可逾越的概念，对永久之爱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在黑暗的日子里，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现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地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们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地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人生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在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对美丽将来的预先赏味中。对现实持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认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全面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和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

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这让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反映我们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分的尘世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作为人和作家，果戈里的全部悲剧即蕴含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情怀，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预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冲突中，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用一种健全的批判审视存在和确定，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认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实现，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他一切的浪漫资质中，果戈里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这成就了他一生中所有幸福和美好的根源，但同时也制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诗意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一切，却都涌到果戈里的调色板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出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艺术家——果戈里这样的人，产生得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分裂时，既自然要承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离开坚牢的分裂，这分裂，是

只有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才能够结束的：或者用那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浪漫的精神坚持，或者反之，艺术家以浪漫的情调来闷死或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里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在这才能已将消失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后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里天才的晚成果实，是他幻想的浪漫倾向和他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天赋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里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诗人，将古代的传说重新创造，使它复活。他最早的作品很明显地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中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许多人物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里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代谢，就能清楚地看出诗人的创作还没有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可见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的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

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另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创作的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里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命运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出来的那种苦恼。果戈里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地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1]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作品。

果戈里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试图在艺术中抓住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种目睹，让他有些害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涅瓦大街》和《狂人日记》两篇故事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里的创作里，渐渐地起了决定性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地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球的消极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立即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过了的："如果用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就像把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了艺术品上，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里并不能长久地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地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得》的短篇小说集中，尤其可以分明地觉得。

这些小说中有一篇《旧式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双面人凋零的人生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动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地、人工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忧郁的或是易受刺激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故事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沉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里创作上，昭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在历史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里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他从早先的理想化风格，向写实主义的明显转变，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中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里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

内容所包含的复杂，恐怕不亚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一样的丰富性，做法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里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写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包含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写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传说，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一切，作家都用了一种神奇的写实手法，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地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不但不累及著作，反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从那史诗式的匀称描写，尚武的制作精神，尤其是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湛方面来看，它可以说是小俄罗斯的《伊利亚特》[2]——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许考古学也跟着传说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冲进这叙事诗里。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里在他那有名的喜剧《钦差大臣》（一八三六年）里才达到了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里是创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之一。俄国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喜剧开始。在这部剧本里，作家用了十足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叶卡捷琳娜一世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让人觉得还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地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这情景在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绝不是天才的喜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去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钦差大臣》里，俄国的官场到底还是被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喜剧讽刺的对象，其实看客早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作家所写的攻击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进行道德说教的一批剧本中，就看得很熟悉了。《钦差大臣》却只凭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那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们中遇见。果戈里之后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形成了几种很典型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向于理想化的俄国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里在他的喜剧里，紧盯着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真相，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糊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把他们委给一个豪言壮语者，让他们忍受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喜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客观和事实，临末就自然分明地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糊涂，这本身就尽够看客嗤笑和轻蔑的了，对于他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恰如在《伪君子》[3]的末一幕里一样，是充当法律的代表，来镇压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永远是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超群的艺术才气，使他懂得调和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之间的矛盾。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钦差大臣》里却完全没有这言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喜剧创作，

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中大家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感人的喜剧，也不是一本趣剧，更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作者带来很大苦痛和失望，因为这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里常用于治疗自己的忧郁和精神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好。渴慕漫游和变换居住地，源于他那浪漫的才情。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遥远的国度去的热狂者，有许多类似。果戈里也向往这样的一个辽远的国度，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他在外国的人群中，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里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历生活。他归因于自己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像有些后悔，而且增长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里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离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拜伦和夏多布里昂[4]都曾经历过，而且弗朗兹·舒伯特[5]在他那谣曲《流浪者》里，在这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现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

然而，果戈里在经历了五年（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年）的国外旅行后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它庆祝了年轻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里在诗界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四

当果戈里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很勤奋，工作也顺利地进行。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主义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后一回，就逐渐地退开，让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占了坐。他的蓬勃发展的才能，不断地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地获得胜利，不但在表现形式上，还在旧浪漫形式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积累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对果戈里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里就在这时候改写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时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这部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作品中的先例，而且恐怕是最全面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6]故事的一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特别地喜爱，曾向果戈里直接采用。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发展，西方已经在文学和行动中开始了对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地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而果戈里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他的《外套》这一篇作品，被人称为俄国所谓的“弹劾小说”[7]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该看得见，在果戈里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诗人使我们和他那老实的主人公，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驿站；我们到他的屋顶房里去拜访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地，终年数着一小堆铜元，为了好去换银币，他在那里挨饿受冻，节省蜡烛，脱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

衣寂寞地坐着，精神上穿着永远的理想的外套；我们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们不太留意他，好像飞过的苍蝇，在那里人们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地在纸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誊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里让这故事以幻想收场，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诙谐和玩笑的混合，以至于几乎完全退向后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性格破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来让他的小说以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来结束而已。

果戈里的艺术，如果从他的旧样式转了向，并且使他的敏锐的观察才能诙谐自由驰骋起来，就是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想要认识这天才的力量，就应该读一读悲壮滑稽的诗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页上都留下了煊赫的证据。

五

创作《死魂灵》的工作，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诗整页地好像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尚的享受和满足，但成年累月地满怀热望等候着灵感，却也是他向来未曾经历过的。这工作果戈里整做了十六年：从一八三五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页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神从他手里把笔掣去的时候为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这之间，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诗）——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花在续写他的作品的尝试上了。

按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该是一篇“诗”，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门来。果戈里要在这里用新的形式使旧的史诗复活，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说比作荷马的歌唱——一篇韵语，也就是一篇诗。这作品的全盘计划，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设定的，后来就选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静的、并不有趣的叙事诗的故事，逐渐地变为宣讲道德的真理和但愿俄国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渐地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训，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理想里去了。

这诗的全局，果戈里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间或用很平常的样子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计划是怎样地大而深。果戈里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激人的傲语，在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们嫌恶，不高兴听这种话。依他们的见解，以为艺术家的计划倘使真的远大，也许会增长他更甚的骄慢，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伟大的艺术，而是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执着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讲起这真理来。

果戈里对关于他的作品的计划，虽然保守着秘密，但我们也可以根据他偶尔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他和亲近的人们的谈话，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用十分的充足看出作家的秘密——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创造了我，”果戈里曾经说，“他对我并没有隐瞒我的使命。我的出生，不全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简单而切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思考的范围是魂灵，是人生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创作，也应该强大和坚实。”《死魂灵》的整体构造，该是一个这样“强大的、坚实的”工作，当风暴扑向他们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

支持，它是他们的救济之道的问答示教[8]。这诗对于读者，应该是引导道德复苏的领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做一个虔诚的祷告，忏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诗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呢?

果戈里的天性，原是容易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讲。这劝善的调子，早就见于他先前的书简中，而且作证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精神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抒情诗，也曾表现于他的小说上，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在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诙谐中，看见了很是忧郁的短章；看见了人生的许多悲哀和苦痛。然而到得果戈里的诙谐严肃起来的时候，诗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束缚，以为他的责任，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倾向，也逐步地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钦差大臣》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观众眼中，真有一种道德的力量，就决计要用这力量来给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费他已成的势力。在他年轻时，还没有觉察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梦想着成就一种大事，做大众的恩人和教师，做祖国的英雄和战士。因为要贯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重要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现便要给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

于是关于《死魂灵》的奇谈就飞快地失掉了它的滑稽性，果戈里转向那些没有分明的界限和适宜的框子的材料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里便向这主题集中了他的抒情诗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现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着手把这材料进行开拓、掘深，提它到那“伟大的对象”的高度，让他可以说，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贵的作品，就要完成了。把一个简单的奇谈改造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缓

缓地、渐渐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显然还说不出当它完成时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明明白白的。

在伦理倾向之外，还有诗人的爱国志向，也给诗篇以很有力的影响。果戈里的爱国主义，原是与时俱进的，当诗人准备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对于祖国的爱，已经和上述的宗教色彩，结合成一种坚强保守的世界观了。而且这爱国主义也如他努力将真理之路指示给同类市民的努力一样，并不停止前进，诗人愈是开拓和掘深他的作品，这爱国情怀也跟着愈加强烈。果戈里在他的小说里，一定要谈起俄国，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经发过许多微辞。他在还没想到续作他的诗篇时，给我们看了他的故乡的“另一面”，而且还是它最不像样子的“另一面”。小说的主角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物，都是空虚得简直可怜的人。那尽写得——十分冷酷和无情地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关于它那好的一面，也就是关于需要我们爱敬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里滋长不止的爱国之情，使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他的诗篇里对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说一句鼓励、同情和亲切的话。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他就越加迫切地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里就从诙谐和讽刺走向文饰俄国和赞美俄国的道德。他要在他的诗篇里给他们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读者是有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开始给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像他先前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飞扬的亢奋了。

这是诗篇的全盘计划中的爱国理想的部分。要使果戈里在流寓中逐年增强的宗教的情结，在诗人的创作上不产生有力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在外国，确定了自己的特别使命。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定的信仰，鼓励着

他。他的文字的创作，在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作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里首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履行他的作家的任务；他“决然地改造自己”，他决不宽容地剿灭他认为不洁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他所谓的道德的苏生，来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唯有用纯洁的心灵和明净的感情，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绪和思想，自然也流露在他的诗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同类和同胞赎罪的道德说教的一种方法了。

在果戈里看来，作家的职务是这样地和他本心的特质融为一体的。在果戈里看来，他的诗是给他赎罪的牺牲品。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赎取和惩罚，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误的魂灵净化和明悟的过程，带着一种深沉神秘的气味，就像果戈里总带着尊敬的惊异来读的但丁[9]的伟大叙事诗一样有意义。

果戈里想做从黑暗进向光明、由地狱升到天上的但丁第二，有一种思想，很深地掌控而且震撼着诗人的魂灵，让他依靠感悟和忏悔，将他的主角引出孽障，纵使不入圣贤之域，也要使他成为高贵的道德的人。这思想，本来是要在诗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现出来的，然而果戈里没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败了，最后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都抛在火里面。所以以完成的诗的圆满的形式，就只有诗篇的第一部：俄国人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虚、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六

如果我们从《死魂灵》里，除去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诗篇的秘密意义和其他部分的作用，就剩下诗人自己对一切抒情诗的讲解，那么，这部小说就几乎成为《钦差大臣》的直接的，至少是更加丰富、内容更多的续编。两部作品描绘出一幅俄国生活的并不错杂却真实惊人的图像。所写的人物，《钦差大臣》里是官僚，在《死魂灵》里还夹进地主和农奴去。但那图画，在这里是显得无穷之广和深的。《钦差大臣》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差别较小，也不大复杂，而《死魂灵》里满是强有力的对照，跳动着丰富且有差异的人生，它们完全不一样。小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画卷，每个典型都叙述分明，从诗篇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写得毫无差错。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在我们面前生活、动作着的主角：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并没有纽带将他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倒是他从外面飘了进来，恰如赫列斯达可在《钦差大臣》里一样。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别的眷爱和细心塑造出来的。他是枢纽，他周围聚集着诗篇中的所有人物，我们的头领在这农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览会里，随意取出一个，就会引发这样无穷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来，便惹起一种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里对待他的主角，是还很宽容的。乞乞科夫是一个道德上实有可疑，往事无非黑暗，现实确也无聊的人吗？这并不是问题。以人和市民而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骗子，从典型代表者的人格而论，他则是一个展得很大的人物，剥开道德，在它的最深处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着，也使别个活着的。对于这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强盗，诗人并不满足于这冷淡和偏颇的性格描写；他给我们讲他少年时代的全部经历，他给我们解释乞乞科夫怎么会发生这强盗行为的本能，而且引导我们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恶棍和骗子行为的全部责任，是应该判给乞乞科夫一个人，还是他的罪恶的大部分，倒该落

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上呢？是的，作者终于向读者直接提出了问题：“那么，乞乞科夫的确是一个这样的无赖吗？”他立刻接下去道：“为什么就是无赖？对于别人，我们又何必这么严厉呢？——他不过是人们所说的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10]

罪恶第一是在于占有的欲望：它就是使世界显得不大干净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欲望的牺牲品，“然而有些欲望，也非人力所能挑选”。

只要办得到，对乞乞科夫就已经很宽容了，对于那些实在没有这么坏的朋友和相识者，当然更是如此。实际上，诗人是用大慈大悲来对待一切的。首先，是对于贵族，他比对待官僚还要宽容得多。他们自然也是空虚、无聊、猥琐的人，但并不会激起我们特别的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们肯定会耻笑他们，我们怜悯他们，但我们到底也还可以在他们之间生活，用不着妥协和做出大的牺牲。对于总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人的诚实而恳切的马尼洛夫，还提什么非议呢？是的，就连那个索巴克维奇，也几乎可以容忍：这笨重粗暴的刽子手。不过他那动物的本能有时使我们惊骇，此外倒也毫不损害他的邻人。连普柳什金和科罗博奇卡，也赚得我们的同情多于我们的审判。作者自己，陈列了他们的灵魂的渺小和空虚，他们的生活的无聊，但也连忙来使读者在太早的审判之前，先从这两样中选取它一样。他向我们说明了普柳什金的幸福生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就知道面前站着一个不幸者，是他自己无法抵抗的热情的牺牲品。作者怀着深深的苦痛，讲述着一个人堕落下去的无聊、渺小和讨厌；他展示出人像的变异来，并且给我们充满智慧的忠告，如果我们从娇柔的童年跨进了严正固定的成人时期，就得给自己备好一大批灵感和理想，作为存储，不能在中途随便浪费。果戈里用活尸来恐吓我们，然而他总说这并不

会使人胆怯，倒博得我们的同情之泪。即使是诺兹德廖夫，这浮躁、无耻、欺骗和冷嘲的集成，果戈里也写得他还有一点可取之处，连坏心思也都没有遮掩，他对我们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使我们对他也无须真的发怒了。

果戈里也是这样恳切和宽容地来描写他的主角的同伴的，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人一类，本身并不是官僚。但反之，对于这一类人物，他就严厉得多了，如果他们担任着国家的一种什么职务，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官。

恰如在《钦差大臣》里一样，《死魂灵》也毫不包含政治讽喻的痕迹。讥刺也没有一句触着地位很高的上等人，不过一个一个地向着官场中的小人物。

整个诗篇，是一个美的模范，所以也不会使读者觉得它是对统治和行政的批判，但除了《戈贝金大尉的故事》，这是检查官绝对不肯放过的，由作者大加改换和检讨，这才通过了检查。这故事是果戈里敢于对君权置议的唯一的表演。别的一切作品，他只不过是选取由这权力而来的机关为目标，还要细看了主角的品级和地位，再来区别他的攻击的轻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就愈温和，他的目标，自然并不在专来奉承统治者，倒只为了一种假设，以为高的智识，就也会恪守高的道德。

因此，《死魂灵》里的所有的大官，除了总督和知事，其他官也都是可敬可爱的人们，至多也不过是有一两点古怪和特别之处。这美好的官场，给道德家仅留下了很少的一点暗淡，真的，从果戈里的表现来看，他可以置身他们之中，简直好像在家里一样。

然而图画突然强有力地变换了，如果我们从这位分较高的外省官员的圈子，走进低级的区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进那坐着小官的办公室里去，这时我们就到了公文的王国，有龌龊的，有干净的，而这不法和邪恶的里面，还有一片很宽广的活动余地。我们参加对假证人的处置审判，真到场的很少，大抵是挑选些没受过教育的法官。我们看见乞乞科夫的骗局怎样得到法律的许可，单是为了情面就不收取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写在别个请愿人的账目上……总而言之，已经不是沿着上司划定的符合道德的路线而行，却向冷静而纯粹的功利主义的真的恶棍和骗子的社会投降了。

如果我们再走下去，出了都市，走到乡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地方遇到十足的废物和无赖，例如宪兵大佐特罗巴希金，是一个心肠柔软的汉子，历访各村，像逞威的时疫似的无处不到，因此他最终也被农人们送往别一世界去了。那报告我们乡村警察的英雄行为的一段，在全部诗篇里，的确要算是很大胆的。

《死魂灵》的第一部，因此实在是一篇关于可怜和无聊的人们的叙事诗。这禀着猛兽的本能的钻谋骑士的可怜，都市社会全体，男男女女的可怜和猥琐，这细小和无聊的利益关系，这没有目的的醉生梦死，这精神的愚钝，这唠叨和谗谤的王国的可怜。然而最具有特点的，也还有农人，作者只不过适当简短地提及了一下，在《死魂灵》中，作者出色地描写了他们的难看和可怜方面。农人是无所谓无德和有德，无所谓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钝、麻木。果戈里不愿意像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和心思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愿意把他们写得很坏，像讽刺作家那样，将读者的注意拉到我们可怜、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们的玩味和赏识。

诗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看看乞乞科夫对他买进来的农奴的命运做出的推测，就能够明白诗人在幻想这些可怜人的命运，这些人们，都被很生动地描写着死掉之后，他们的主人就给了他们高度的赞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见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卡伊大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话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诗篇中，也没有一处可以发现俄国农夫天生的机智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让我们喜欢，而且凡是祖国的朋友，也应该常常并且有意讲给我们听。

七

这就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诗幸存部分的内容真相。据我们看来，这作品，在它的作者看来是有很深的道德意义的。它先使我们遇见一群空虚、邪恶和可怜的人，接着再给我们一幅他们振作起来的美丽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诗篇是献给他的祖国的誓约，首先涤荡过一切可憎和污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伦理意义，是果戈里依据他的宗教观念，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软的、怜悯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里对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的态度很坚决，一句话，他就是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报效祖国的崇高使命而服务，是没有人能够夺取和克扣的。

然而熟读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并不单在于弹劾和谴责。这讽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被缚到笞柱上去的人，给以公平的宽恕。他还替最邪恶者找寻饶恕和分辩的话，他绝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于是就另选出一个名称，叫作孱弱者，想借此使读者对于被弹劾

和被摈斥的人，心存宽恕。他引导人认识自己的罪孽。那方法，并不是揭发他们的坏处和罪恶，倒往往是在他们那里，引起他们对于因自身或别人的罪过而陷于不幸的周围人的同情。

但《死魂灵》在俄国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伟大意义，却并非这道德的理想和观照。作品还没有完成，俄国的读者从诗人冷静的誓约中毫无所得。读者留在手里的，只不过是一卷对于他所生活着的社会的弹劾状，是一卷成于真正的诗歌巨匠、伟大的写实作家之手的弹劾状。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伟大的写实小说的开端和模范，而常常捉弄人们的是，在这浪漫者和诗人所写的写实小说的伟大标本中，那作者的行径以浪漫的梦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讲终。

然而造化将神奇的才能给这宣讲者放在摇篮里了，他禀着别人没有的纯净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羁的描写真实的能力——在这才干达到顶峰，又极迅速而不停地消失的短时期中，诗人用极深的真实，创造了这巨大的图画，在这上面，俄国人这才第一次看见他们自己，看见狼狈的生活本身的真实映像。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

[1] E．Th．A．Hoffmann（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译者注

[2] *Ilias*，希腊诗人荷马（Homer）所作有名的两大史诗之一。——译者注

[3] *Le Tartuffe*，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的作品。——译者注

[4] 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世称近代浪漫主义的开创者。——译者

注

[5] Franz 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最大功绩是完成谣曲Lied，世有“谣曲王”之称。——译者注

[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7] Anklagelitcratur，也曾译作“谴责小说”。——译者注

[8] Katechismus，基督教中对于新入者用问答施以教化的方法。——译者注

[9] 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的著名诗人。“叙事诗”即指他所作的《神曲》。——译者注

[10] 这里引的是第十一章，但原译和本文微有不同，所以现在也不改和原译一致。——译者注

目　录

序言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附录
　　第一部第二版序文
第二部　残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附录
　　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

第二部第二章译后附记

附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 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

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张亚权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外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第一部

第一章

省会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有软垫子的小小的篷车，这是独身的人们，例如退伍陆军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一句话，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不难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说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到来，旅馆里并没有什么惊奇，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彼此讲了几句话，但也不是说坐客，倒是大抵关于马车的。“你瞧这轮子，”这一个对那一个说，“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吗？”“成的，”那一个说，“到喀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到喀山怕难。”那一个回答道。谈话这就完结了。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还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产的别针连起来的，针头上装饰着青铜的手枪样。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也向马车看了一眼，然后走掉了。

马车一进了中园，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国客店惯叫作伙计的，来迎接这绅士。那是一个活泼的、勤快的家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他一只手拿着抹布，跳了出来，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将头发一摇，就带领着这绅士，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看上帝所赐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因为旅馆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像外省的市镇上所有的旅馆一样，旅客每天付给两卢布，就能开一间幽静的房间：各处的角落上，都有蟑螂像梅干似的在窥探，通到邻室的门，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邻居，是一个静悄悄、

少说话，然而出格地爱管闲事的人，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每一件事，他都有兴趣。这旅馆的正面的外观，就说明着内部：那是细长的楼房，楼下并不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这原先就不很干净的了，经了厉害的风雨，更加黑沉沉了。楼上也像别处一样，刷着黄色。下面是出售马套、绳子和环饼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确切，还不如说是窗上的店，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1]的人，带着一个红铜的大茶壶[2]，一张脸，也红得像他的茶炊一样，如果他没有一把乌黑的大胡子，远远望去，是要当作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

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马夫谢利凡和跟丁彼得鲁什卡抬进来的。谢利凡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鲁什卡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蓝纸包着的烤鸡。事情一完，马夫谢利凡到马房里理值马匹去了，跟丁彼得鲁什卡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像棉被似的东西，蛋饼似的薄，恐怕也蛋饼似的油；这东西，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

用人刚刚安顿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概情形，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总是油上颜色的墙壁，上面被烟熏得乌黑，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固定

喝几杯茶；照例是烟熏的天花板，照例是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侍者活泼地盘着盘子，上面像海边的鸟儿一样，放着许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上的蜡布的时候，它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和这相像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见；其中自然也有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绅士脱了帽，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还恳切地教给他怎样用法的——现在谁给一个鳏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卷儿的白菜汤，还有脑子烩豌豆，青菜香肠，烤鸡，腌黄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无论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地回答道："啊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质问：他又详细地打听了这镇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漏。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远，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疾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他都问得很细心而且仔细，也不像单是因为爱管闲事。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擤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擤，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

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吃完午膳，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却用那很像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个钟头。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请求，在纸片上写出身份、名姓来，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地读着纸上的文字：“五等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因为他发现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做比较的：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色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们说，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地觉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筒靴，或者几条蓝裤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缝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洋商瓦西里·菲陀罗夫”[3]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样，就像我们的戏院里一收场，就要踱上台去的看客们所穿的似的。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正要冲，臂膊微微向后，斜开了一条腿，也好像他要跳起来。画下面却写道：“弹子房在此！”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卖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再远一点有饭店，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鱼，身上插一把叉。遇见得最多的是双头鹰的乌黑的国徽，但现在却已经只看见简单明了的“酒店”这两个字了。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这绅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园，这是由几株瘦树形成的，因为看来好像要长不大，根上还支

着三脚架，架子油得碧绿。这些树儿，虽然不过芦苇那么高，然而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写道：“幸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再下去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进，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云。绅士找了警察，问过到教会、到衙门、到知事家里的最近便的路，便顺着贯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还揭了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这是预备回了家慢慢看的。接着是细看那走在木铺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军装、挟个小包的孩子。接着他睁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看了一遍，以深通这里的地势，于是就跑回旅馆，后面跟着侍者，轻轻地扶定他，走上梯子，进了自己的房里了。接着是喝茶，于是向桌子坐下，叫点蜡烛来，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这时就总是着他的右眼睛。广告却没有什么可看的，做的是科茨布[4]的诗剧，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别的都是些并不出名的角色。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价目，并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然而什么也没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地把广告叠起，收在提箱里，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收梢了，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鼾声如雷。

第二天都花在访问里。这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人说，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勋章了；然而他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有时还会自己在绢上绣花。其次，他访检事，访审判厅长，访警察局长，访专卖局长，访市立工厂监督……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阔佬，总归数不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访之举，做得很起劲就算：

他连卫生监督和市政建筑技师那里，也都去表了敬意。后来他还很久地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但是他没有访过的官员，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和阔人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是恭维。看见知事，就微微地露一点口风，说是到贵省来，简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正像铺着天鹅绒一样；又接着说，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贤明之士，所以当局是值得最高的赞颂和最大的鉴识的。对警察局长，他很称赞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他却在谈话中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5]，又很中了他们的意了。那结果是，知事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家里的小夜会；别的官员们也各个招待他，一个请吃中饭，别个是玩一场波士顿[6]或者喝杯茶。

关于自己，这旅客避免多谈。即使谈起来，也大抵不着边际。他显着惊人的谦虚，这之际，他的口气就滑得像背书一样，例如：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无足重轻的一条虫，并没有令人注意的价值。在他一生中，已经经历过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还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敌人。现在他终于想要休息了，在寻一块小地方，给他能够安静地过活。因此他以为一到这市里，首先去拜谒当局诸公，并且向他们表明他最高的敬意，乃是自己的第一义务，等等。市民对于这忙着要赴知事的晚宴的生客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那赴宴的准备，却足足费了两个钟头，这位客人白天里的专心致志的化妆，真是很不容易遇见的。午后睡了一下，他就叫拿脸盆来，将肥皂抹在两颊上，用舌头从里面顶着，刮了很久很久的时光。然后拿过侍者肩上的手巾，来擦他的圆脸，无处不到，先从耳朵后面开头，还靠近着侍者的脸孔，咕咕地哼了两回鼻子。然后走到镜面前，套好前胸衣，剪掉两根露出的鼻毛，就穿上了越橘色的红红的闪闪的燕尾服。他这样地化过妆，即走上自己的篷车，在只从几家窗户里漏出来的微光照着很阔的街道

上驰过去。知事府里，却正如要开夜会一样，里面很辉煌，门口停有点着明灯的车子，还站着两个宪兵。远处有马夫们的喊声。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乞乞科夫跨进大厅的时候，他不得不把眼睛眯了一下子，因为那烛、灯，以及太太们的服饰的光亮，实在强得很。无论什么都好像浇上了光明。乌黑的燕尾服，或者一个，或者一群，在大厅里蠢动，恰如大热的七月里，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管家婆在开着的窗口敲冰糖，飞散着又白又亮的碎片：所有的孩子们都围住她，惊奇地尽看那拿着槌子的善于做事的手的运动。苍蝇的大队驾了轻风，雄赳赳地飞过来，仿佛它们就是一家之主，并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视和眩她眼睛的光，就这边弄碎了可口的小片，那边撒散了整个的大块。丰年的夏天，吃的东西多到插不下脚，它们飞来了，却并不是为了吃，只不过要在糖堆上露脸，用前脚或后脚彼此摩一摩，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或者张开两只前脚，在小脑袋下面搔一搔，于是雄赳赳地转一个身，飞掉了，却立刻重新编成一大队，又复飞了回来。乞乞科夫还不及细看情形，就被知事拉着臂膊，去介绍给知事夫人了。当此之际，这旅客也不至于糊涂：他对这太太说了几句不亢不卑，就是恰合于中等官阶的中年男子的应酬话。几对跳舞者要占地方，所有旁观的人们只好靠壁了，他就反背着两只手，向跳舞者很注意地看了几分钟。那些太太们大都穿得很好，很时髦，但也有就在这市里临时弄来应急的。绅士们也像别处一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瘦，始终钉着女人；有几个还和彼得堡绅士很难加以区别；他们一样是很小心地梳过胡子，须样一样是很好看，有意思，或者却不过漂亮而已，一张刮得精光的鸡蛋脸，也一样是拼命地跟着女人，法国话也说得很好，使太太们笑断肚肠筋，也正如在彼得堡一样。别一类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那样的，不太肥，然而也并不怎么瘦。他们是完全两样的，对于女人，不看，避开，只在留心着知事的家丁，可在什么地方摆出一顶打牌的绿罩桌子来没有。他们的脸都滚圆，胖大，其中也有有着

疣子或是麻点的；他们的发样既不顺直，也不卷缩，又不是法国人的à la Diable t'emporte[7]式，头发是剪短的，或者梳得很平，他们的脸相因此就越加显得滚圆、威武。这都是本市的可敬的大官。唉唉！在这世界上，胖子实在比瘦子会办事。瘦子们做官大抵只靠着特别的嘱咐，或者不过充充数，跑跑腿。他们的存在轻得很，空气似的，简直靠不住。但胖子们是不来占要路的旁边之处的，他们总是抓住紧要的地位，如果坐下去，就坐得稳稳当当，使椅子在他们下面发响，要炸，但他们还是处之泰然。他们不喜欢好看的外观，燕尾服自然不及瘦子们的做得好，但他们的钱柜子是满满的，还有上帝保佑。只要三年，瘦子就没有一个还未抵债的农奴了，胖子却过得很安乐，看吧——忽然在市边的什么地方造起一所房子来了，是太太出面的，接着又在别的市边造第二所，后来就在市郊之处买一块小田地，然后是连带一切附属东西的大村庄。凡胖子，总是在给上帝和皇帝出力，博得一切尊敬之后，就退职下野，化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弄一所好房子，平安地，幸福地，而且愉快地过活的。但他的瘦子孙却又会遵照那很好的俄罗斯的老例，飞毛腿似的把祖遗产业花得一干二净。我们的乞乞科夫看了这一群，就生出大概这样的意思来，是瞒也瞒不过去的，结果是他决计加入胖子类里去，这里有他并不陌生的脸孔：有浓黑眉毛的检事，常常着左眼，仿佛是在说："请您到隔壁的房里来，我要和您讲句话。"——但实际上他倒是一个认真、沉静的人。有邮政局长，生得矮小，但会说笑话，又是哲学家；还有审判厅长，是一个通世故、惬人心的绅士——他们都像见了老朋友似的欢迎他，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然而也没有失礼貌。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绅士，是地主，姓叫马尼洛夫的，以及一个绅士索巴克维奇，外观有些鲁莽，立刻踏了他一脚，于是说道"对不起"。人们邀他去打牌，他照例很规矩地鞠一鞠躬，答应了。大家围着绿罩桌子坐下，直到夜膳时候还没有散。认真地做起事来，就话也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全都这

样的。连很爱说话的邮政局长，牌一到手，他的脸上也就显出一种深思的表情，用下唇裹着上唇，到散场都保持着这态度。如果打出花牌来，他的手总是在桌子上使劲地一拍，倘是皇后，就说：“滚，老虔婆！”要是一张皇帝呢，那就叫道：“滚你的丹波夫庄稼汉！”但审判厅长却回答道：“我来拔这汉子的胡子吧！我来拔这婆娘的胡子吧！”当他们打出牌来的时候，间或也漏些这样的口风，什么：“随便吧，有钻石呢！”或者不过说：“心！心儿！毕克宝宝！”或者是“心仔，毕婆，毕佬！”或者简直叫作“毕鬼”。这是他们一伙里称呼大家压着的牌的名目。打完之后，照例是大声发议论。我们的新来的客人也一同去辩论，但是他有分寸，使大家都觉得他议论是发的，却总是灵活得有趣。他从来不说“您来呀……”，说的是“请您出手……”或者“对不起，我收了你的二吧”之类的话。倘要对手高兴，他就递过瓷釉的鼻烟壶去，那底里可以看见两朵紫罗兰，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我们的旅客以为最有意思的，是先前已经说过的两位地主，马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他立刻悄悄地去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事情。看看他所问的几点来，就知道这旅客并非单为了好奇，其实是别有缘故的，因为他首先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他们的田地是什么状态；然后也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8]。不多工夫，他就把他们俩笼络成功了。地主马尼洛夫年纪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佩服他到了不得。他握着他的手，有许多工夫，一面很热心地请他光临自己的敝村，并且说，那村，离市栅也不过十五俄里。乞乞科夫很恭敬地点头，紧握着手，说自己不但以赴这邀请为莫大的荣幸，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的义务。索巴克维奇却说得很简洁：“我也请您去。”于是略一弯腰，把脚也略略地一并，他穿着大到出人意料的长靴，在俄国的巨人和骑士已经死绝了的现在，要寻适合于这样长靴的一双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邀去吃中饭并且参加晚上的聚会了。饭后三点钟，大家入座打牌，一直打到夜两点。这回他又结识了一个地主诺兹德廖夫，是个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绅士，只讲过几句话，就和他“你”“我”了起来。诺兹德廖夫对警察局长和检事也这样，弄得很亲热；但到开始赌着大注输赢的时候，警察局长和检事就都留心他吃去的牌，连他打出来的，也每张看着不放松了。次日晚上，乞乞科夫在审判厅长的家里，客人中间有两位是太太，主人却穿着有点脏了的便衣来招呼。后来他还赴副知事的晚餐，赴白兰地专卖局长的大午餐会和检事的小小的午餐会，但场面却和大宴一样；终于还被市长[9]邀去赴他家里的茶会去了，这会的花费，也不下于正式的午餐。一句话，他是几乎没有一刻工夫在家里的，回到旅馆来，不过是睡觉。这旅馆到处都相宜，显得他是很有经验很通世故的人物。每逢谈天，他也总是谈得很合拍的；说到养马，他也讲一点养马；说到好狗，他也贡献几句非常有益的意见；讲起地方审判厅的判决来，他就给你知道他关于审判方面也并非毫无知识；讲到打弹子他又打得并不脱空；一谈到道德，他也很有见识，眼泪汪汪谈道德；讲到制造白兰地酒呢，他也知道制造白兰地酒的妙法；或者讲到税关稽查和税关官吏，他也会谈，仿佛他自己就做过税关官吏和税关稽查似的。但在谈吐上，他总是带着一种认真的调子，到底一直对付了过去，却实在值得惊叹的。他说得不太响，也不太低，正是适得其当。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从头到脚，是一位好绅士。所有官员，都十分高兴这新客的光临。知事说他是好心人；检事说他是精明人；宪兵队长说他有学问；审判厅长说他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而可爱，而警察局长太太则说他很可爱，而且是知趣的人。连不太爱说人好话的索巴克维奇，当他在夜间从市里回家，脱掉衣服，上床躺到他那精瘦的太太旁边去的时候，也就说：“宝贝，今天我在知事那里吃夜饭，

警察局长那里吃中饭，认识了六等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个很好的绅士！”他的太太说了一声“嗯”，并且轻轻地蹬了他一脚。

对于我们的客人这样的夸奖，在市里传布，而且留存了，一直到这旅客的奇特的性质，以及一种计划，或是乡下人之所谓“掉枪花”，几乎使全市的人们非常惊疑的时候。关于这，读者是不久就会明白的。

---

[1] Sbiten，是一种用水、蜜、莓叶或紫苏做成的饮料，下层阶级当作茶喝的。——译者注

[2] Samovar，是一种茶具，用火暖着茶，不使冷却，像中国的火锅一样。——译者注

[3] 这是纯粹的俄国姓名，却自称外国人，所以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译者注

[4] Kotzebue（1761—1819），德国的戏曲作家。——译者注

[5] 当时，四、五等的文官是没有资格被称作“大人”的。——译者注

[6] PartieBoston，是叶子牌的一种。——译者注

[7] 法国话，直译是“恶魔捉我”，意译是“任其自然”。——译者注

[8] 俄国旧例，每人都有两个名字，例如这里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末一个是姓，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本名，中间的就是父称，译出意义来，是“伊凡之子”，或是“少伊”。平常相呼，必用本名连父称，否则便是失礼。——译者注

[9] 据原文，这里的“市长”即本书前面提到的“知事”。——编者注

第二章

这客人在市里住了一礼拜以上了，每天是吃午餐、赴夜会，真是所谓度着快乐的日子。终于他决心要到市外去，就是照着约定，去访问那两位地主，马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了。虽然他下了这决心，似乎骨子里也还有别的更切实的原因，更要紧的事……但这些事，读者只要耐心看下去，也就自然会慢慢地明白起来的，因为这故事长得很，事情也越拉越广，而且越近收场，也越加要紧的缘故。马夫谢利凡得到吩咐，一早就在那篷车上驾起马匹来；彼得鲁什卡接到的却是留在家里、守着房子和箱子的命令。就在这里把我们的大角色的两个家丁，给读者来介绍一下，大约也不算多事的吧。当然，他们俩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仅仅是所谓第二流或者第三流的人物，而且这史诗的骨干和情节的展开也和他们无关，至多也不过碰一下，或者带一笔——但作者是什么事都极喜欢精细的，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俄国人，而审慎周详却像德国人一样。当然也用不着怎么多的时光和地方，读者已经知道，例如彼得鲁什卡，是穿着他主人穿旧的不合身的灰色常礼服，而且有着奴仆类中人无不有的大鼻子和厚嘴唇的，这以外，也没有加添什么的必要了。至于性格，是爱沉默，不爱多言，还有好学的高尚的志向，因为他在拼命地读书，虽然并不懂得内容是怎样。《情爱英雄冒险记》也好，小学的初等读本或是祷告书也好，他完全一视同仁——都一样的读得很起劲；如果给他一本化学教科书，大约也不会不要的。他所高兴的并非他在读什么，高兴的是在读书，也许不如说，是在读下去，字母会拼出字来，有趣得很，可是这字的意义，却不懂也不要紧。这读书，是大抵在下房里，躺在床上的棉被上面来做的，棉被也因此弄得又薄又硬，像蛋饼一样。读书的热心之外，他还有两样习惯，也就是他这人的两个特征：他喜欢和衣睡觉，

就是睡的时候，也还是穿着行立时候所穿的那件常礼服；还有一样是他有一种特别的臭味，有些像卧房的气味，即使是空屋，只要他搭起床来，搬进他的外套和随身什物去，那屋子就像十年前就已经住了人似的。乞乞科夫是一位很敏感的、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很难服侍的主子。早上，这臭味一扑上他灵敏的鼻子，他就摇着头，呵斥道："该死的混蛋！在出汗吧？去洗回澡！"彼得鲁什卡却一声也不响，只管做他的事；他拿了刷子，刷刷挂在壁上的主人的燕尾服，或者单是整理房间。他默默地在想什么呢？也许是在心里说："你的话倒也不错的！一样的话说了四十遍，你还没有说厌吗……"家丁受了主人的训斥，他在怎么想，连上帝也很难明白的。关于彼德鲁什卡，现在也只能说这一点点。

马夫谢利凡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总将下流社会来介绍给读者，作者却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他从经验得知读者们是很不喜欢认识下等人的。凡俄国人，倘使见着比自己较高一等的人，就拼命地去结识，和伯爵或侯爵应酬几句，也比和彼此同等的人结了亲密的友谊更喜欢。就是本书的主角不过是一个六等官，作者也担心得很。假使是七等官之流，那也许肯去亲近的，但如果是已经升到将军地位的人物——上帝知道，可恐怕竟要以傲然的对于爬在他脚跟下的人们那样的鄙夷不屑的一瞥了，或者简直还要坏，即使置之不理，也就致了作者的死命。但纵使这两层怎么恼人，我们也还得回到我们的主角那里去。他是先一晚就清清楚楚地发过必要的命令的了，一早醒来，洗脸，用湿的海绵从头顶一直擦到脚尖，这是礼拜天才做的——但刚刚凑巧，这一天正是礼拜天——然后刮脸，一直刮到他的两颊又光又滑像缎子，穿起那件闪闪的绛红色的燕尾服，罩上熊皮做的大外套，侍者扶着他的臂膊，时而这边，时而那边，走下楼梯去。他坐上马车，那车就咯咯地响着由旅馆大门跑出街上去了。过路的牧师脱下

帽子来和他招呼；穿着龌龊小衫的几个野孩子伸着手，乞求着："好心老爷呀，布施点给我们可怜的孤儿吧！"马夫看见有一个孩子总想爬上车后面的踏台来，就响了一声鞭子，马车便在石路上磕撞着跑远了。远远地望见画着条纹的市栅，这高兴是不小的，这就是表示着石路不久也要和别的各种苦楚一同完结。乞乞科夫的头再在车篷上重重地碰了几回之后，车子这才走到柔软的泥路上。一出市外，路两边也就来了无味而且无聊的照例的风景：长着苔藓的小土冈，小的枞林，小而又低又疏的松林，焦掉的老石楠的干子，野生的杜松，以及诸如此类。间或遇见拖得线一般长的村落。那房屋的造法，仿佛堆积着旧木柴。凡有小屋子，都是灰色的屋顶，檐下挂着雕花的木头的装饰，那样子，好像手巾上面的绣花。几个穿羊皮袍子的农夫，照例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打呵欠。圆脸的束胸的农妇，在从上面的窗口窥探；下面的窗口呢，露出小牛的脸或者乱拱着鼻头的猪。一言以蔽之：千篇一律的风景。走了十五俄里之后，乞乞科夫记起来了，照马尼洛夫的话，那庄子离这里就该不远了；但又走过了第十六块里程碑，还是看不见像个村庄的处所。假使在路上没有遇见两个农夫，恐怕他们是不会幸而达到目的地的。听得有人问扎马尼洛夫村还有多远，他们都脱了帽，其中的一个，显得较为聪明，留着尖劈式胡子的，便回答道："您问的恐怕是马尼洛夫村，不是扎马尼洛夫村吧？"

"哦哦，是的，马尼洛夫村。"

"马尼洛夫村！你再走一俄里，那就到了，这就是，你只要一直地往右走。"

"往右？"马夫问道。

“往右，”农夫说，“这就是上马尼洛夫村去的路呀。它的名字叫马尼洛夫村。扎马尼洛夫村可是什么地方也没有的。一到那里，你就看见山上有一座石头的二层楼，就是老爷的府上。老爷就住在那里面。这就是马尼洛夫村。那地方，扎马尼洛夫村可是没有的，向来没有的。”

驶开车，寻马尼洛夫村去了。又走了两俄里，到得一条野路上。于是又走了两三以至四俄里之远，却还是看不见石造的楼房。这时乞乞科夫记起了谁的话来，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村庄里招待我们，说是相距十五俄里，则其实是有三十俄里的。马尼洛夫村因为位置的关系，访问者很不多。邸宅孤零零地站在高冈上，只要有风，什么地方都吹得着。岗子的斜坡上，满生着剪得整整齐齐的矮草；其间还有几个种着紫丁香和黄刺槐的英国式的花坛。五六株赤杨处处簇作小丛，扬着它带些小叶的疏疏的枝杪。从其中的两株下面，看见一座蓝柱子的绿色平顶的圆亭，匾上的字是“静观堂”；再远一点，碧草丛中有一个池子，在俄国地主的英国式花园里，这是并不少见的。这岗子的脚边，沿着坡路，到处闪烁着灰色的小木屋，不知道为什么，本书的主角便立刻去数起来了，却有二百所以上。这些屋子，都精光地站着，看不见一株小树或是一点新鲜的绿色；所见的全是粗大的木头。只有两个农妇在给这村落风景添些活气，她们像图画似的撩起了衣裙，池水浸到膝弯，在拉一张缚在两条木棍上头的破网，捉住了两只虾和一条银光闪闪的鲈鱼。她们仿佛在争闹，彼此相骂着似的。旁边一点，松林远远地显着冷静的青苍。连气候也和这风景相宜，天色不太明，也不太暗，是一种亮灰的颜色，好像我们那平时很和气、一到礼拜天就烂醉了的卫戍兵的旧操衣。来补足这幅图画的预言天候的雄鸡，也并没有缺少。它虽然为了照例的恋爱事件，头上给别的雄鸡们的嘴啄了一个几乎到脑的窟窿，却依然毫不措意，大声地报着时光，

拍着那撕得像两条破席一般的翅子。当乞乞科夫渐近大门的时候，就看见那主人穿着毛织的绿色常礼服，站在阶沿上，搭凉棚似的用手遮在额上，研究着逐渐近来的篷车。篷车愈近门口，他的眼就愈加显得快活，脸上的微笑也愈加扩大了。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叫起来了，“您到底还是记得我们的！”

两个朋友彼此亲密地亲吻，马尼洛夫便引他的朋友到屋里去。从大门走过前厅，走过食堂，虽然快得很，但我们却想利用这极短的时间，成不成自然说不定，来讲讲关于这主人的几句话。不过作者应该声明，这样的计划是很困难的，还是用大排场来描写一个性格容易。这里只好就是这样的把颜料抹上画布去——发闪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额上的深皱纹，俨然搭在肩头的乌黑或是血红的外套——小照画好了；然而，这样的到处皆是、外观非常相像的绅士，是因为看惯了吧，却大概都有些什么微妙的、很难捉摸的特征的——这些人的小照就难画。倘要这微妙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摆在眼前，就必须格外地留心，还得将用鉴识人物所练就的眼光，很深地射进入的精神的深处去。

马尼洛夫是怎样的性格呢，恐怕只有上帝能够说出来。有这样的一种人：恰如俄国俗谚所谓的“不是鱼，不是肉”，既不是这，也不是那，并非城里的波格丹，又不是乡下的绥里方[1]。马尼洛夫大概就可以排在他们这一类里的。他的风采很体面，相貌也并非不招人欢喜，但这招人欢喜里，总很夹着一些甜腻味；在应酬和态度上，也总显出些竭力收揽着对手的欢心模样来。他笑起来很媚人，浅色的头发，明蓝的眼睛。和他一交谈，在最初的一会儿，谁都要喊出来道：“一个多

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啊！”但停一会儿，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再过一会儿，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

于是离了开去，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觉得无聊得要命。从他这里是从来听不到一句像别人那样，讲话触着心里事，便会说了出来的泼辣或是不逊的言语的。每人都有他的特点：有的喜欢猎狗，有的以了不得的音乐爱好者自居，以为深通这艺术的奥妙；第三个不高兴吃午餐；第四个不安于自己的本分，总要往上钻，就是一两寸也好；第五个原不过怀一点小希望，睡觉就说梦话，要和侍从武官在园游会里傲然散步，给朋友、熟人，连不相识的人们都瞧瞧；第六个手段很高强，以至于起了要讽刺一下阔人或是傻子的出奇的大志；而第七个的手段却实在有限得很，不过到处弄得很齐整，借此讨些站长先生[2]或是搭客马车夫之流的喜欢。总而言之，谁都有一点什么东西的，就是他的个性，只有马尼洛夫没有这样的东西。在家里他不大说话，只是沉思、冥想，他在想些什么，也只有上帝知道罢了。说他在经营田地吧，也不成，他就从来没有走到野地里去过，什么都好像是自生自长的，和他没干系。如果总管来对他说：“东家，我们还是这么这么办的好。”他那照例的回答是：“是的，是的，很不坏！”他仍旧静静地吸他的烟，这是他在军队里服务时候养成的习惯，他那时算是一个最和善、最有教养的军官。“是的，是的，实在很不坏！”他又说一遍。如果一个农夫到他这里来，搔着耳朵背后说：“老爷，可以放我去缴捐款吗？”那么，他就回答道：“去就是了！”于是又立刻吸他的烟，而那农夫不过是去喝酒，他却连想也没有想到的。有时也从石阶梯上眺望着他的村子和他的池，说道，如果从这屋子里打一条隧道，或者在池上造一座石桥，两边开店，商人们卖着农夫要用的什物，那可多么出色呀。于是他的眼睛就愈加甜腻腻，脸上显出满足之至的表情。但这些计划，总不过是一句话。他的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在第十四页间总

夹着一条书签；这一本书，他是还在两年以前看起的。在家里总是缺少着什么；客厅里却陈设着体面的家具，绷着华丽的绸布，花的钱一定是很不在少的；然而到得最后的两把靠手椅，材料不够了，就永远只绷着麻袋布；四年以来，每有客来，主人总要预先发警告："您不要坐这把椅子，这还没完工哩。"在另一间屋子里，却简直没有什么家具，虽然新婚后第二天，马尼洛夫就对他的太太说过："心肝，我们明天该想法子了，至少，我们首先得弄些家具来。"到夜里，就有一座高高的华美的古铜烛台摆在桌子上了，铸着三位希腊的格拉支[3]，还有一个螺钿的罩，然而旁边却是一个平常的、粗铜的、跛脚的、弯腰的，而且积满了油腻的烛台，主人和主妇，还有做事的人们，倒也好像全都不在意。他的太太——他们是彼此十分满足的。结婚虽然已经八年多，但还是分吃着苹果片、糖果或胡桃，用一种表示真挚之爱的动人的娇柔的声音，说道："张开你的口儿来呀，小心肝，我要给你这一片呢。"这时候，那不消说，她的口儿当然是很优美地张了开来。

一到生日，就准备各种惊人的赠品——例如琉璃的牙粉盒之类。也常有这样的事，他们俩都坐在躺椅上，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放下烟斗来，她也放下了拿在手里的活计，来一个很久很久的身心交融的接吻，久到可以吸完一支小雪茄。总而言之，他们这，就是所谓幸福，自然，也还有别的事，除了彼此长久的接吻和准备惊人的赠品之外，家里也还有许多事要做，各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的，例如食物为什么做得这样又坏又傻呀？仓库为什么这么空呀？管家妇为什么要偷东西呀？当差的为什么总是这么又脏又醉呀？仆人为什么睡得这么没规矩，醒来又只管胡闹呀？但这些都是俗务，马尼洛夫夫人却是一位受过好教育的闺秀。

这好教育，谁都知道，是要到慈善女塾里去受的，而在这女塾里，谁都知道，以三种主要科目为造就一切人伦道德之基础：法国话，这是使家族得享家庭幸福的；弹钢琴，这是使丈夫能有多少愉快的时光的；最后是经济部分，就是编钱袋和诸如此类的惊人的赠品。那教育法，也还有许多改善和完成，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时候：这是全在于慈善女塾塾长的才能和力量的。有些女塾，是钢琴第一，其次法国话，末后才是经济科。但也有反过来：首先倒是经济科，就是编织小赠品之类，其次法国话，末后弹钢琴。总之，教育法是有各式各样的，但这里正是声明的地方了，那马尼洛夫夫人……不，老实说，我是很有些不敢讲起大家闺秀的，况且我也早该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那里去，他们都站在客厅的门口，彼此互相谦逊，要别人先进门去，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乞乞科夫说。

“不能的，您请，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是我的客人呀。”马尼洛夫回答道，用手指着门。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请，您不要这么费神。请请，请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哪里有什么教育呢！请吧请吧，还是请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请您赏光，请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马尼洛夫带着和气的微笑说。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进门去了，大家略略挤了一下。

“请您许可我来介绍贱内，”马尼洛夫说，“心儿！这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乞乞科夫这才看见一位太太，当他和马尼洛夫在门口互相逊让的时候，是丝毫没有留心到的。她很漂亮，衣服也相称。穿的是淡色绢的家常便服，非常合适；她那纤手慌忙把什么东西抛在桌子上，整好了四角绣花的薄麻布的头巾。于是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了。乞乞科夫倒也愉快地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马尼洛夫夫人就用她那带些粘舌头的调子对他说，他的光临，让他们很高兴，她的男人，是没有一天不记挂他的。

“对啦，”马尼洛夫道，“贱内常常问起我：‘你的朋友怎么还不来呢？’我可是回答道：‘等着就是，他就要来了！’现在您竟真的光临了。这真给我们大大地放了心——这就像一个春天，就像一个心的佳节。”

一说到心的佳节的话，乞乞科夫倒颇有些着慌，就很客气地分辩说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有着大的名声或是高的职位和头衔的人物。

“您都有的，”马尼洛夫含着照例的高兴的微笑，堵住他的嘴，“您都有的，而且怕还在其上哩！”

“您觉得我们市怎么样？”马尼洛夫夫人问道，“过得还适意吗？”

“出色的都市，体面的都市！”乞乞科夫说，“真过得适意极了，交际场中的人物都非常之恳切，非常之优秀！”

“那么，我们的市长，您以为怎样呢？”马尼洛夫夫人还要问下去。

“可不是吗？是一位非常可敬，非常可爱的绅士啊！”马尼洛夫赶忙说。

“对极了，”乞乞科夫道，“真是一位非常可敬的绅士！对于职务是很忠实的，而且对职务又看得很明白的！但愿我们多有几个这样的人才。”

“大约您也知道，要他办什么，他没有什么不能办，而且那态度，也真的是漂亮。”马尼洛夫微笑着，接下去说，满足得细眯了眼，好像一只被人搔着耳朵背后的猫。

“真是一位非常恳切、非常文雅的绅士！”乞乞科夫道，“而且又是一个怎样的美术家呀！我真想不到他会做这么出色的刺绣和手艺。他给我看过一个自己绣出来的钱袋子，要绣得这么好，就在闺秀们中恐怕也很难找到的。”

“那么，副知事呢？是一位出色的人！可对？”马尼洛夫说，又细眯了眼。

“是一位非常高超、极可尊敬的人物呀！”乞乞科夫回答道。

“请您再许可我问一件事：您以为警察局长怎么样？也是一位很可爱的绅士吧？是吗？”

“哦哦，那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绅士！而且又聪明，又博学！我和检事，还有审判厅长，在他家里打过一夜牌的。实在是一位非常可爱的绅士！”

“还有警察局长的太太，您觉得怎么样呀？”马尼洛夫夫人问，“您不觉得她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闺秀吗？”

“哦哦，在我所认识的闺秀里面，她也正是最可敬服的一位了！”乞乞科夫回答说。

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也没有被忘记；全市的官吏，几乎个个得到品评，而且都成了极有身价的人物。

“您总在村庄里过活吗？”乞乞科夫终于问。

“一年里总有一大部分！”马尼洛夫答道，“我们有时也上市里去，会会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您知道，如果和世界隔开，人简直是要野掉的。”

“真的，一点不错！”乞乞科夫回答说。

“要是那样，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马尼洛夫接着说，“如果有着很好的邻居，如果有着这样的人，可以谈谈譬如优美的礼节、精雅的仪式，或是什么学问的。您知道，那么，心就会感动得好像上了天……”他还想说下去，但又觉得很有点脱线了，便只在空中挥着手，说道，“那么，就是住在荒僻的乡下，自然也好得很。可是我全没有这样的人。至多，不过有时看看《祖国之子》[4]罢了。”

乞乞科夫是完全同意的，但他又接着说，最好不过的是独自过活，享用着天然美景，有时也看看书……

“但您知道，”马尼洛夫说，“如果没有朋友，又怎么能够彼此……”

“那倒是的，不错，一点也不错！”乞乞科夫打断他，“就是有了世界上的一切宝贝，又有什么好处呢？贤人说过：‘好朋友胜于世上一切的财富。’”

“但您知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马尼洛夫说，同时显出一种亲密的脸相，或者不如说是太甜了的，恰如老于世故的精干的医生，知道只要弄得甜，病人就喜欢吃，于是尽量地加了糖汁的药水一样的脸相，说：“那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说——精神的享乐，例如现在似的。能够和您攀谈，享受您有益的指教，那就是幸福，我敢说，那就是难得的出色的幸福啊……”

“不不，怎么说是有益的指教呢？我只是一个不足道的人，什么也没有。”乞乞科夫回答道。

“唉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来说一句老实话吧！只要给我一部分像您那样的伟大的品格，我就高高兴兴地情愿抛掉一半家财！”

“却相反，我倒情愿……”

如果仆人不进来说食物已经准备好，这两位朋友的彼此披肝沥胆，就很难说什么时候才会完结了。

“那么，请吧。”马尼洛夫说。

“请您原谅，我们这里是拿不出大都市里、大宅第里那样的午饭来的：我们这里很简陋，照俄国风俗，只有菜汤，但是诚心诚意。请您赏光。”

为了谁先进去的事，他们又争辩了一通，但乞乞科夫终于侧着身子，横走进去了。

餐厅里有两个孩子在等候，是马尼洛夫的儿子——他们已经到了上桌同吃的年纪了，虽然还得坐高脚椅。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家庭教师，恭恭敬敬地微笑着鞠躬。主妇对着汤盘坐下，客人得坐在主人和主妇的中间，仆人给孩子们系好了饭巾。

“多么出色的孩子啊！”乞乞科夫向孩子们看了一眼，说，“多大年纪了？”

“大的七岁，小的昨天刚满六岁了。”马尼洛夫夫人说。

“费密斯托克留斯！”马尼洛夫向着大的一个说，他正在把下巴从仆人给他缚上了的饭巾里挣出来。乞乞科夫一听到马尼洛夫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留斯”收梢的希腊气味名字，就把眉毛微微一扬；但他又赶紧使自己的脸立刻变成平常模样了。

“费密斯托克留斯，告诉我，法国最好的都会是哪里呀？”

这时候，那教师就把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费密斯托克留斯身上了，几乎要跳进他的眼睛里面去，但到得费密斯托克留斯说是“巴黎”的时候，也就放了心，只是点着头。

“那么，我们这里的最好的都会呢？”马尼洛夫又问。

教师的眼光又紧盯着孩子了。

“彼得堡！”费密斯托克留斯答。

“还有呢？”

“莫斯科。”费密斯托克留斯道。

“多么聪明的孩子啊！了不得，这孩子！”乞乞科夫说，“您看就是……”他向着马尼洛夫显出吃惊的样子来，“这么小，就有这样的智识。我敢说，这孩子是有非凡的才能的！”

“啊，您还不知道他呢！”马尼洛夫回答道，“他实在机灵得很。那个小的，亚勒吉特，就没有这么灵了，他却不然……只要看见一点什么，甲虫儿或是小虫子，就两只眼睛闪闪的，盯着看，研究它。我想把他培养成外交官呢。费密斯托克留斯，”他又转脸向着那孩子，接着说，“你要做全权大使吗？”

“要。”费密斯托克留斯回答着，一面正在摇头摆脑地嚼他的面包。

但站在椅子背后的仆人，这时却给全权大使擦了一下鼻子，这实在是必要的，否则，毫无用处的一大滴，就要掉在汤里了。谈天是大抵关于幽静的退隐田园的生活风味，但被主妇的几句品评市里的戏剧和演员的话所打断。教师非常注意地凝视着主客，一觉得他们的脸上有些笑影，便把嘴巴张得老大，笑得发抖。大约他很有感德之心，想用了这方法来报答主人的知遇的。只有一次，他却显出可怕的模样来了，在桌上严厉地一敲，眼光射着坐在对面的孩子。这是好办法，因为费密斯托克留斯把亚勒吉特的耳朵咬了一口，那一个便挤细眼睛，大张着嘴，要痛哭起来了；然而他觉得也许因此失去好吃的东西，便使嘴巴恢复了原状，开始去啃他的羊骨头，两颊都弄得油光闪闪的，眼泪还在这上面顺流而下。

主妇常常向乞乞科夫说着这样的话：“您简直什么也没有吃，您可是吃得真少呀。”这时乞乞科夫就照例地回答道：“多谢得很，我很饱了。愉快地谈心，比好菜蔬还要有味呢。”于是大家离开了餐桌。马尼

洛夫很满足，正想就把客人邀进客厅去，伸手放在他背上，轻轻地一按，乞乞科夫却已经显着一副大有深意的脸相，说是他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和他谈一谈。

“那么，请您同到我的书房里去吧。”马尼洛夫说着，引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精舍，窗门正对着青葱的闪烁的树林，“这是我的小窠。”马尼洛夫说。

“好一间舒适的屋子。”乞乞科夫的眼光在房里打量了一遍，说。这确是有许多很惬人意的：四壁抹着半蓝半灰的无以名之的颜色；家具是四把椅子、一把靠椅和一张桌子，桌上有先前说过的夹着书签的一本书，写过字的几张纸，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烟。烟也各式各样地放着：有用纸包起来的，有装在烟盒里面的，也有直接就堆在桌上的。两个窗台上，也各有几小堆从烟斗里挖出来的烟灰，因为要排得整齐、好看，很费过一番心计的。这些工作，总令人觉得主人就在借此消遣着时光。

“请您坐在靠椅上。”马尼洛夫说，“坐在这里舒适点。”

“请您许可，让我坐在椅子上吧！”

“不能让您坐椅子！”马尼洛夫含笑说，“这靠椅是专定给客人坐的。无论您愿意不愿意——一定要您坐在这里的！”

乞乞科夫坐下了。

“请您许可我敬您一口烟！”

“不，多谢，我是不吸的！”乞乞科夫殷勤地，而且惋惜似的说。

“为什么不呢？”马尼洛夫也用了一样殷勤的，而有惋惜的口气问。

“因为没有吸惯，我也不敢吸惯；人说，吸烟是损害健康的！”

“请您许可我说一点意见，这话是一种偏见。据我看起来，吸烟斗比嗅鼻烟好得多。我们的联队里有一个中尉，是体面的、很有教育的人物，他可是烟斗不离口的，不但带到食桌上来，说句不雅的话，他还带到别的地方去。他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感谢上帝，健康得很。”

乞乞科夫分辩说，这是也可以有的。在自然界中，有许多东西，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也不能明白。

“但请您许可我，要请教您一件事……”他用了一种带着奇怪的，或者是近于奇怪模样的调子说，并且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还向背后看一看。马尼洛夫也向背后看一看，也说不出为的什么来。“最近一次的户口调查册，您已经送去很久了吧？”

“是的，那已经很久了，我其实也不记得了。”

“这以后，在您这里，死过许多农奴了吧？”

“这我可不知道，这事得问一问总管。喂！来人！去叫总管来，今天他该是在这里的。”

总管立刻出现了。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刮得精光的下巴，身穿常礼服，看起来总像是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因为那脸孔又圆又胖，黄黄的皮色和一对小眼睛，就表示着他是万分熟悉柔软的毛绒被和毛绒枕头的。只要一看，也就知道他也如一切管理主人财产的奴才一样，走过照例的轨道。最初，他是一个平常的小子，在主人家里长

大，学着读书、写字；后来和一个叫什么亚喀什卡之类的人结了婚，她是受主妇宠爱的管家，于是自己也变为管家，终于还升了总管。一上总管的新任，那自然也就和一切总管一样：结识些村里的小财主，给他们的儿子做干爹，越发向农奴作威作福，早上九点钟才起床，一直等到茶炊煮沸了，喝几杯茶。

“听着，我的好伙计！送出了最末一次的户口调查册以后，我们这里死了多少农奴了？”

“您说什么？多少？这以后，死了许多。”总管说，打着饱嗝，用手遮着嘴，好像一面盾牌。

“对啦，我也这么想。”马尼洛夫就接下去，“死了许多了！”于是向着乞乞科夫，添上一句道：“真是多得很！”

“譬如，有多少呢？”乞乞科夫问道。

“对啦，有多少呢？”马尼洛夫接着说。

“是的，怎么说呢？有多少？那可不知道，死了多少，没有人算过。”

“自然。”马尼洛夫说，便又对乞乞科夫道，“我也这么想，死亡率是很大的；死了多少呢，我们可是一点也不知道。”

“那么，请您算一下，”乞乞科夫说，“并且开给我一张详细的全部的名单。”

“是啦，全部的名单！”马尼洛夫说。

总管说着“是是！”出去了。

“为了什么缘故，您喜欢知道这些呢？”总管一走，马尼洛夫就问。

这问题似乎使客人有些为难了，他脸上分明露出紧张的表情来，因此有一点脸红——这表情，是显示着有话要说，却又说不出口的。但是，马尼洛夫也终于听到非常奇怪，而且人类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东西了。

“您在问我为什么缘故吗？就为了这缘故呀：我要买农奴。”乞乞科夫说，但又痴痴地中止了。

“还请您许可我问一声，”马尼洛夫说，“您要农奴，是连田地，还是单要他们去，就是不连田地的呢？”

“都不，我并不是要农奴。”乞乞科夫说，“我要那已经……死掉的。”

“什么？请您原谅……我的耳朵不大好，我觉得，我听到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话……”

“我要买死掉的农奴，但在最末的户口册上，却还是活着的。”乞乞科夫说明道。

马尼洛夫把烟斗掉在地板上面了，嘴张得很大，就这样地张着嘴坐了几分钟。刚刚谈着友谊之愉快的这两个朋友，这时是一动不动地彼此凝视着，好像淳厚的古时候，常爱挂在镜子两边的两张像。到底是马尼洛夫自去拾起烟斗来，趁势从下面望一望他的客人的脸，看他嘴角上可有微笑，还是不过讲笑话。然而全不能发见这些事，倒相

反，他的脸竟显得比平常还认真。于是他想，这客人莫非忽然发了疯，惴惴地留心地看，但他的眼睛却完全澄净，丝毫没有见于疯子眼里那样狞野的暴躁的闪光：一切都很合法度。马尼洛夫也想着现在自己应该怎么办，但除了细细地喷出烟雾以外，也全想不出什么来。

“其实，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些事实上已经死掉，但在法律上却还活着的魂灵，您可肯让给我或者卖给我吗，或者您还有更好的高见？”

但马尼洛夫却简直发了昏，只是凝视着他，说不出一句话。

“看起来，您好像还有些拿不定！”乞乞科夫说。

“我……啊，不的，那倒不然。”马尼洛夫道，“不过我不懂……对不起……我自然没有受过像您那样就在一举一动上也都看得出来的好教育；也没有善于说话的本领……恐怕……在您刚才见教的说明后面……还藏着……什么别的……恐怕这不过是一种修辞上的辞藻，您就爱这么使用的吧？”

“啊，并不是的！”乞乞科夫活泼地即刻说，“并不是的，我说的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我就确是说着事实上已经死掉了的魂灵。”

马尼洛夫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也觉得这时该有一点表示，问乞乞科夫几句，但是问什么呢，却只有鬼知道。他最末找到的唯一的出路，仍旧是喷出烟雾来，不过这回不是从嘴巴里，却从鼻孔里了。

“如果这事情没有什么为难，那么，我们就靠上帝保佑，立刻来立买卖合同吧。”乞乞科夫说。

“什么？死魂灵的买卖合同？”

“不！不是这样的！”乞乞科夫回答道，“我们自然说是活的魂灵，全照那登在户口册上的一样。我是无论如何不肯违反民法的；即使因此在服务上要吃许多苦，也没有别的法；义务，在我是神圣的，至于法律呢——在法律面前，我一声不响。”

最后的一句话，很惬了马尼洛夫的意了，虽然这件事本身的意思，他还是不能懂。他拚命地吸了几口烟，当作回答，使烟斗开始发出笛子一般的声音。看起来，好像他是以为从烟斗里，可以吸出那未曾前闻的事情的意思来似的，但烟斗却不过唑唑地叫，再没有别的了。

“恐怕您还有点怀疑吧？”

“那可没有！一点也没有！请您不要以为对于您的人格，我有……什么批评似的偏见。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这计划……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这交易……这交易，结局不至于和民法以及将来的俄国的面子不对吧？”

说到这话，马尼洛夫就活泼地摇一摇头，显着极有深意的样子，看定了乞乞科夫的脸，脸上还全部露出非常恳切的表情来，尤其是在那紧闭了的嘴唇上，这在平常人的脸上，是从来看不到的，除非那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精明的国务大臣，但即使是他，也得在他谈到实在特别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然而乞乞科夫就简单地解释，这样的计划或交易，和民法以及将来的俄国的体面完全不会有什么相反之处，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国家还因此收入合法的税，对于国库倒是有些好处的。

“那么，您的意见是这样？”

“我以为这是很好的！”

“那，如果好，那自然又作别论了。我没有什么反对。”马尼洛夫说，完全放了心。

“现在我们只要说一说价钱……”

“什么？说价钱？”马尼洛夫又有些发昏了，说，“您以为我会要魂灵的钱吗？那些已经并不存在了的？如果您这么想，那我可就要说，是一种任意的幻想，我这一面是直接奉送，不要报酬，买卖合同费也归我出。”

倘使这件故事的记述者在这里不说我们的客人当听到马尼洛夫的这一番话的时候，高兴得了不得，那一定是要大遭物议的。他虽然镇定，深沉，这时却也显出像山羊似的跳了起来的样子，谁都知道，这是只在最最高兴的时候才会显出来的。他在靠椅上动得厉害，连罩在那上面的羽纱都要撕破了；马尼洛夫也觉得，惊疑地看着他。为了泉涌的感激之诚，这客人便规规矩矩地向他淋下道谢的话去，一直弄到他完全失措，脸红，大摇其头，终于声明了这全不算一件什么事，不过想借此表示一点自己的真心的爱重和精神的相投——而死掉的魂灵呢——那是不足道的——是纯粹的废物。

“绝不是废物。”乞乞科夫说，握着他的手。

他于是吐了很深的一口气，好像他把心里的郁结都吐空了，后来还有点做作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您知道这些看上去好像琐细的赠品，给了一个无名无位的人，是怎样的有用啊！真的！我什么没有经历过呢！就像孤舟在惊涛骇浪中……什么迫害我没有熬过呢！什么苦头我没有吃过呢！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忠实于真理，要良心干净，就

因为我去帮助无靠的寡妇和可怜的孤儿！”这时他竟至于须用手巾去擦那流了下来的眼泪了。

马尼洛夫完全被感动了。这两个朋友，继续地握着手，并且许多工夫不说话，彼此看着泪光闪闪的眼睛。马尼洛夫简直不想把我们的主角的手放开，总是热心地紧握着，以至于使他几乎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自由自在。后来他终于温顺地抽回了，他说，如果买卖合同能够赶紧写起来，那就好；如果马尼洛夫肯亲自送到市里来，就更好。于是拿起自己的帽子，就要告辞了。

“怎么？您就要走了？”马尼洛夫好像从梦里醒来似的，愕然地问。

这时马尼洛夫夫人刚好走进屋里来。

“丽莎！”马尼洛夫显些诉苦一般的脸相，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要走了哩！”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一定是厌弃我们了。”马尼洛夫夫人回答道。

“仁善的夫人！”乞乞科夫说，“这里，您看这里。”他把手放在心窝，“是的，这里是记着和你们在一起的愉快的时光！还要请您相信我，和你们即使不在一所屋子里，至少是住在邻近来过活，在我也就是无上的福气了！”

“真是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马尼洛夫说，他分明佩服了这意见了，“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在一个屋顶下过活，在榆树荫下彼此谈论哲学，研究事情，那可真是好极了……”

“啊，那就像上了天！”乞乞科夫叹息着说，“再见，仁善的夫人！”他去吻马尼洛夫夫人的手，接着道，“再见，可敬的朋友！您不要忘记我拜托过您的事呀！”

“啊，您放心就是！”马尼洛夫回答说，“不必两天，我们一定又会见面的！”

他们跨进了食堂。

“那，再会再会，我的可爱的孩子！”乞乞科夫一看见费密斯托克留斯和亚勒吉特就说，他们正在玩着一个臂膊和鼻子全都没有了的木制骠骑兵。“再会呀，可爱的孩子们！对不起，我竟没有给你们带一点东西来，但我得声明，我先前简直没有知道你们已经出世了呢。但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点来的。给你是一把指挥刀。你要指挥刀吗？怎么样？”

“要的！”费密斯托克留斯回答道。

“给你是带一个鼓来。对不对，你是喜欢一个鼓的吧？”乞乞科夫向亚勒吉特弯下身子去，接着说。

“嗯，一个鼓。”亚勒吉特小声说，低了头。

“很好，那么，我就给你买一个鼓来——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好的鼓啊——敲起来它就总是咚咚，咚咚，咚咚。再见，小宝贝！再会了呀！”他在他们头上接一个吻，转过来对马尼洛夫和他的夫人微微一笑，如果要表示自己觉得他们的孩子们的希望是多么天真烂漫，那么，对着那些父母是一定要用这种笑法的。

“唉唉，您还是停一会儿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当大家已经走到台阶下面的时候，马尼洛夫说，“您看呀，那边上了许多云！”

“那不过是些小云片。”乞乞科夫道。

“但是您知道到索巴克维奇那里去的路吗？”

“这正要请教您呢。”

“请您许可，我说给您的马夫去！”马尼洛夫于是很客气地把走法告诉了马夫，其间他还称了一回“您”。

马夫听了教他通过两条十字路，到第三条，这才转弯的时候，就说：“找得到的了，老爷。”于是乞乞科夫也在踮着脚尖、摇着手巾的夫妇俩的送别里，走掉了。

马尼洛夫还在阶沿上站得很久，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直到这早已望不见了，他却依然衔着烟斗，站在那里。后来总算回进屋子里去了，在椅子上坐下，想着自己已经给了他的客人一点小小的满足，心里很高兴。他的思想又不知不觉地移到别的事情上面去，只有上帝才知道要拉到哪里为止。他想着幸福的友谊，倘在河滨上和朋友一起过活，可多么有趣呢，于是他在思想上就在河边造一座桥，又造一所房子，有一个高的眺望台的，从此可以看见莫斯科的全景；他又想到夜里在户外的空旷处喝茶，谈论些有味的事情，这才该是愉快得很；并且设想着和乞乞科夫一同坐了漂亮的篷车，去赴一个晚上的聚会，他们的应对态度之好，使赴会者都神迷意荡，终于连皇帝也知道了他们俩的友谊，赏给他们每人一个将军衔，他就这样地梦下去。后来呢，只有天晓得，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了。但乞乞科夫的奇怪的请求，忽然冲进了他的梦境，却还是猜不出那意思来：他翻来覆去地

想，要知道多一些，然而到底不明白。他衔着烟斗，这样坐了很多的时光，一直到晚膳摆在桌子上。

---

[1] Bogdan和Selifan都是人名。这两句话，犹言既非城里的绅士，又非乡下的农夫。——译者注

[2] 指驿站长，是帝俄时代最低级的官员，常受人欺负。——译者注

[3] Grazie，是神女们，分掌美、文雅和欢喜，出自希腊神话。——译者注

[4] 完全中立的关于历史、政治、文学的杂志，1812年到1852年，在彼得堡发行。——译者注

第三章

这时候，乞乞科夫是很愉快地坐在他那皮篷马车里，已经在村路上走了许多工夫了。他的趣味和嗜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我们是从第二章早就明白了的，所以他把肉体和心灵都化在这上面，也看得毫不觉得奇怪。从他那显在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那推测，那估量，那计划，都好像很得意，因为他总是露出些满足的微笑来。他尽在想着那些事，而对于他那受了马尼洛夫家的仆役的款待、弄得飘飘然了的马夫，可曾注意右边的花马，却一点也没有留心。这花马很狡猾，当中间的青马和左边的那匹因为从一个议员的手里买来，名字就叫“议员”的枣骝，都在使劲地前进的时候，它却只装作好像也在拉车模样。那两匹马却因为自己这样的卖力，人可以从眼睛里看出它们的满足来。“你尽量地刁吧！没有好处的！我还要使你刁些呢！”谢利凡说着，略略欠起身子来，给了懒马一鞭子。“要守本分，你这废料……！阿青……是好马，它肯尽职；我也要多给它些草料的，因为它是好马。议员呢——也是一匹好马……喂，你摇耳朵干什么？混蛋，人对你讲话，你要留心！我不会教你坏道理的，你这驴子！好吧，随便你跑！”于是他又给了一鞭子，唠叨道：“哼！野蛮！拿破仑，该死的东西！”接着是向它们一起大声地叫道：“喂！心肝宝贝！”并且给三匹都吃了一鞭子，不过这并非责罚，乃是他中意它们的表示。他把这小高兴分给它们之后，又向着花马道：“你当作对我玩些花样，我会看不出你坏处来的吧。这不成的，我的宝贝，如果想人尊敬你，你得规规矩矩地做。你瞧！刚才的老爷府上的人们——那是好人！我只喜欢和好人谈天，好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好伙计；我喜欢和他同桌吃饭，或者喝一杯茶。好人是谁都尊敬的！比如我们的老爷——谁都尊敬他，你好好地听着吧，就因为他肯给我们的皇上尽力，又是个六等官呀……”

谢利凡这样地想开去，一直跑到最缥缈、最玄妙的事情上去了。假如乞乞科夫留心听一下，是可以明白关于他本身的许多想法的；但他的思想，都用在自己的计算上，待到一声霹雳，才使他从梦中惊醒，向周围看了一看：空中已经密布了云，大雨点打在烟尘陡乱的驿路上。接着一个又是一个更近的更响的霹雳，雨就倾盆似的倒了下来。大雨打在车篷上，开始是横打的，忽然从这边，忽然从那边，接着又改换了攻击法，打鼓似的向篷顶上直淋，弄到水点都溅到乞乞科夫的脸上。他只好放下皮帘，遮住了原是开着以便赏鉴风景的小圆窗，一面叫谢利凡赶快走。谢利凡被打断了讲演，也知道这不再是迁延的时候了，便从马夫台下，拉出一件青布的外套似的东西来，两手向袖子里一套，抓住缰绳，向着那听了他的讲演、觉得愉快的、正在踉踉跄跄的三匹牲口，发一声喊。不过已经走过了两条岔路还是三条呢，却连谢利凡自己也弄不明白了。他想了一通之后，就随随便便地定为确已走过了许多十字路。凡俄国人，一到紧要关头，是总归不肯深思远虑，只想寻一条出路的，他也这样，到了其次的岔路，便向右一弯，对马匹叫道："喂，好朋友，走好啊！"一面赶着它们开快步，至于顺着这条路走到哪里去呢，他可是并没有怎么想过的。

雨好像并不想就住。盖在村路上的灰尘，一下子就化了泥浆，马匹拉车越来越艰难了。索巴克维奇的村庄还是望不见，乞乞科夫觉得很焦急。照他的计算，是早该走到了的。他从窗洞里向两面探望，然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

"谢利凡！"他终于从窗口伸出头去，叫了起来。

"什么事呀，老爷？"谢利凡回答说。

"你瞧，村子还看不见呢！"

“对了，老爷，还看不见呢！”于是谢利凡挥着鞭子，唱起歌似的东西来了。说这是歌，是不可以的，因为很散漫，而且长到无穷无尽。谢利凡把一切都放进那里面去，全俄国的马夫对马所用的称赞语和吆喝声，还有随手牵来、随口说出的一切种类的形容词。到后来，他竟拉得更远，以至于称他的牲口为“书记”了。

但乞乞科夫现在却发见了他的车在左右摇动，每一摇动，就给他很有力的一震；使他想到这好像已经离开这道路，拉到耕过的田里来了。谢利凡大约也觉得的，然而他一声不响。

“你究竟在怎样的路上走呀，你这流氓？”乞乞科夫喊道。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老爷，已经晚上了。我是连我的鞭子也看不见呢，就这么漆黑！”正说着这话，马车就向一旁直歪过去了，以至于使乞乞科夫得用两只手使劲地攀住。他这才看出，谢利凡是喝得烂醉的。

“停下来！停下来！你要摔出我去了！”乞乞科夫向他叫喊。

“不会的，我的老爷，您怎么会想到我要摔出您去呢！”谢利凡说，“如果这样，可就坏了，那我自己也知道；唔，不会的，无论怎样，我不会摔出您去的！”他这时就把马车拉转来，车转得很缓，可是终于全部翻倒了。乞乞科夫趴在泥浆里。谢利凡是在拉住马，但马也好像自己站住了似的，因为正疲乏得要命。这意外的大事件使谢利凡没了办法。他爬下马夫台，两手叉腰，对马车站着，当他的主人在泥浆里打滚，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说道：“这东西可到底翻倒了！”

“你醉得像猪一样！”乞乞科夫说。

“没有的事，我的老爷！我怎么会喝醉呢！我知道的，喝醉，是坏事情。我不过和一个好朋友谈了些闲天。和一个好人，是可以谈谈的——这不算坏事情——后来我们就一起吃了饭。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和一个好人吃一点东西。”

“你上次喝醉了的时候，我怎么对你说的，唔？你又忘记了吗？”乞乞科夫说。

“一点也没有，您好老爷，我怎样能忘记呢？我知道我的本分！我知道喝醉是很不对的。我不过和体面人谈了些天，这可不算……”

“我要用鞭子狠抽你一顿，那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作和体面人谈天……”

“随您好老爷的高兴。”谢利凡完全满足了，回答道，“如果要给鞭子，那很好，我是没有二话的。如果做了该吃鞭子的事，怎么可以不给鞭子呢！这全都随您的便，您是主子呀！农奴是应该给点鞭子的，要不然，就不听话。规矩总得有。如果我闹出事来，那么，抽我一顿就是了，怎么可以不给鞭子呢？”

对于这样的一种深思熟虑，乞乞科夫竟想不出回答来。但在这时候，好像命运也发了慈悲了。忽然间，远远地听到了狗叫。乞乞科夫高兴极了，就命令谢利凡出发，并且叫他用了全速力的走。俄国的马夫是有一种微妙的本能的，可以用不着眼睛，所以他即使合了眼，飞快地跑，也会跑到一处什么目的地。谢利凡虽然看不见东西，却放马一直向着村子冲过去，待到车子碰着了篱垣，简直再没有可走的路，这才停下来。乞乞科夫只能在极密的烟雨中，看见了像是屋顶的一片。他便叫谢利凡去寻大门，假使俄国不用恶狗来代管门人，发出令

人不禁用手掩住耳朵的大声，报告着大门的所在，那一定是寻得很费工夫的。窗户里漏着一点光，这微明也落到篱垣上，向我们的旅客通知了走向大门的路径。谢利凡过去一敲，不多久，角门开处，就现出一个披着睡衣的人影来。主仆两个，也听到对他们嚷叫的发沙的女人声音了：“谁敲门呀？谁在这里逛荡呀？”

“我们是旅客，老妈妈，我们在寻一个过夜的地方。”乞乞科夫说。

“是吗？真莽撞！”那老婆子唠叨着，“来得这么迟。这儿不是客店。这儿是住着一位地主太太的。”

“叫我怎么办呢，老妈妈？我们迷了路了。这样的天气，我们又不能在露天下过夜。”

“真的，天是又暗，又坏。”谢利凡提醒道。

“不要你说，驴子！”乞乞科夫说。

“您是什么人呀？”那老婆子问。

“是一个贵族，老妈妈。”

贵族这个字，好像把老婆子有些打动了。“等一等，我禀太太去。”她低声说着，进去了，两分钟之后，又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风灯。大门开开了。这回是别的窗子里也有了亮光。马车拉进了大门，停在一所小小的屋子的前面。这屋子在黑暗里，很不容易看得明白，只有一边照着些从窗子里射出来的光；屋前还有一个水洼，灯光也映在这上面。大雨潺潺地注在木屋顶上，又像溪流似的落在下面的水桶中。狗儿们发着各色各样的叫声：一匹昂着头，发出拉长的幽婉的声

音，它怀着一种热心，仿佛想得什么奖赏；另一匹却像教会里的唱歌队一样，立刻接下去了；夹在中间，恰如邮车的铃铛一般响亮的，大约还是小狗的最高音；最后压倒全部合奏的是具有坚定的、狗式的，大约乃是老狗的最低音，因为合奏一到顶点，它就像最低弦乐器似的拼命地叫起来了；中音歌手们都踮起脚趾，想更好地唱出高声来，大家也都伸长了颈子，放开了喉咙；独有它，最低弦乐演奏者，却把没有修剃的下巴藏在领子里，蹲着，膝髁几乎要着地，忽然从这里起了吓人的声音，使所有的窗玻璃都因此发了响，发了抖。只要听到这样音乐似的各种的狗叫，原是就可以知道这村子是很体面的。但我们的半冻而全湿的主角，却除了温暖的眠床之外，什么也不理会。马车刚要停下，他跳出来，一绊，几乎倒在阶沿上了。这时门口又出现了另一个女人，比先前的年轻些，然而模样很相像。她领乞乞科夫走进屋里去。经过这里，他就瞥了一眼屋子的内部：屋子是糊着旧的花条的壁纸的；壁上挂着几幅画，一律是花鸟；窗户之间挂有小小的古风的镜子，昏暗的镜框上都刻着卷叶；镜子后面塞着些信札、旧的纸牌、袜子，或者诸如此类；还有一口指针盘上描花的挂钟……这些之外，乞乞科夫就什么也没有看到了。他觉得他的眼睑要粘起来，仿佛有谁给涂上了蜂蜜一样。再过了几分钟，主妇出现了，是一位老太太，戴着睡帽，可见她是匆匆忙忙走出来的，颈子上还围着一条法兰绒的领巾。这位婆婆，是小地主太太们中的一个，如果没收成，受损失，是要悲叹、颓唐的，然而一面也悄悄地，即使是慢慢地，总把现钱一个一个地弄到藏在她柜子抽屉里的花麻布钱包里面去。一个钱包装卢布，另一个装五十戈比[1]，第三个装二十五戈比的现货，但看起来，却好像柜子里面，除了衬衣、睡衣、线团、拆开的罩衫之外，什么也没有似的。假使因为过节，烤着酪饼和姜饼的时候，旧的给烧破了，或者自然穿破了，这拆开的就要改作新的用。如果衣服没有烧破，也还很可以穿呢，我们的省俭的老太太大约还要使这罩衫拆开着躺在抽

屜里，终于和许多别样的旧货，由她的遗嘱传授给那里的一位平辈亲戚或者外甥侄子的。

乞乞科夫首先告罪，说是因为他突然的登门，惊动了她了。“不要紧，不要紧！”那主妇说，“上帝竟教您来得这么晚！又是这样的大风雨！走了这么远的路，本应该请您用点什么的，可是在这样的深夜里，我实在不能预备了！”

一种奇特的骚扰打断了主妇的话，乞乞科夫很吃了一吓。这骚扰，也像忽然之间，屋子里充满了蛇一样，但抬眼一看，也就完全安静了。他知道，这是挂钟快要敲打时候的声音。接着这骚扰，又发出一种沙声来，到底是敲起来了，聚了所有的力量，两点钟，那声音仿佛是谁拿了棍子，敲着一个开裂的壶，于是钟摆又平稳下去了，重新来来往往地摆着。

乞乞科夫向主妇致谢，并且声明自己一无所需，请她不要抱歉，除了一张眠床之外，他是什么也不希望了的。这时他想问明，他究竟错走到什么地方来了，到索巴克维奇先生的村庄去还有多远。但那老太太的回答，却道是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姓名，这姓的地主是哪里也没有的。

“那么，马尼洛夫，您许是知道的吧？”乞乞科夫问。

“那是怎样的人呀，马尼洛夫？”

“是一个地主，太太。”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姓名，没有这么一个地主的。”

“那么，这里的地主全是些什么人呢？”

“博勃罗夫、斯温恩、卡纳帕季耶夫、哈尔帕金、特列帕金、普列沙科夫。”

“都有钱没有呢？”

“没有，先生，这里是没有什么有钱人的。不过这有二十个，那有三十个魂灵罢了。有着百来个农奴的人，这里是没有的。”

乞乞科夫这才明白，他竟错走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了。

“那么，您可以告诉我，从这儿到市上去有多远吗？”

“总该有六十俄里吧。我真简慢了客人，竟什么也不能请您吃！您高兴喝一杯茶吗，先生？”

“多谢得很，太太。我只要有一张床，就尽够了。”

“是呀，真的呢，走了这么多的路，是要歇一歇的。请您躺在这张沙发上面吧，先生。喂！费季尼娅，拿一床垫被、一个枕头和一条手巾来！天哪，这样的天气！就像怪风雨呀！我这里是整夜地在圣像面前点着蜡烛哩。啊呀，我的上帝，您的背后和一边身子都龌龊得像野猪一样了。这是在哪里弄得这么脏的呢？”

“谢谢上帝，我不过弄得这么脏，没有折断了脊梁，可还要算是运气的！”

“神圣的耶稣，您在说什么呀？您可愿意给您的背后刷一下吗？”

“不不，多谢您！请您不要费心！还是请您吩咐您的使女，拿我的衣服去烘一烘，刷一下吧！”

“听着呀，费季尼娅！”那使女已经拿了灯走上阶沿，搬进垫被来，并且用两手一抖，绒毛的云便飞得满屋，主妇于是转过脸去，对她说道，“拿上衣和外套去，在火上烘一烘，就像老爷在的时候那样子做，以后就拍一拍，刷它一个干净。”

“明白了，太太！”费季尼娅在垫被上铺上布单，放好两个枕头，一面说。

“哦，床算是铺好了！”主妇说，“请安置吧，先生，好好地睡！您可还要什么不？也许惯常是要有人捏捏脚后跟的吧。先夫在着的时候，不捏，可简直是睡不着的。”

然而客人又辞谢了这享乐。主妇一出去，他连忙脱下衣服来。把全副披挂，从上到下，都交给了费季尼娅，她说过晚安，带着湿淋淋的收获，走掉了。当他只剩了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颇为满足地来看他那快要碰着天花板的眠床。他摆好一把椅子，踏着爬上眠床去，垫被也跟着他低下去，快要碰到地板，从绽缝里挤了出来的绒毛，又飞满了一屋子。他熄了灯，拉上羽纱被来蒙着头，蜷得像圆面包一样，一下子就睡着了。到第二天，他醒得不很早。太阳透过窗子，直射在他脸上，昨夜静静地睡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苍蝇，现在却向他集中了它们全部的注意：一只坐在下唇上，另一只站在耳朵上，第三只又想跑到眼睛这里来。还有糊里糊涂的一只，竟在鼻孔边占了地盘。他在半睡半醒中一吸，就吸进鼻子里去了，自然是惹他打一个大喷嚏——但也因此使他醒转了。他向屋子里一瞥，这才知道挂在壁上的原来也并非全是花鸟图，他又看见一张库图佐夫将军[2]的肖像和一幅油画，上面是一个老人，穿着像是保罗·彼得洛维奇[3]时代的红色袖口的制服。挂钟又骚扰起来了，打了九点钟。一个女人的头在门口一探，立刻又消失了，因为乞乞科夫想要睡得熟，是全脱了他的衣服的。这一

探的脸，他觉得有点认识，他努力想出这究竟是谁来，终于明白了可能是这家的主妇。他连忙穿起小衫来，衣服就放在他旁边，干了，还刷得很干净。于是他穿好外衣，走到镜子前面，大声地又打一个喷嚏，打得恰恰走近窗口来的火鸡——那窗门原也比地面高不了多少——也大声地咯咯地叫了起来，还用它那奇特的话，极快地向他说了些什么，那意思，总归好像说是“恭喜”似的，乞乞科夫就回答它一句“混蛋”。之后，他走向窗前，去观察一下四周。从窗口所见，仿佛都是养鸡场，因为在他眼前的，至少是凡有又小又窄的院子中，满是家禽和其他的家畜。无数的公鸡和火鸡在那里奔走，其间有一只公鸡跨开高傲的方步，摇着鸡冠，侧着脑袋，好像它正在倾听什么似的。猪的一家也混在这里面：老母猪在掘垃圾堆，也似乎兼顾着小猪仔，但到底还是忘记了，自顾大嚼那散在地上的西瓜皮去了。这小院子或是养鸡场，是用板壁围起来的，外面是一大片菜园，种着卷心菜、葱、马铃薯、甜菜和其他蔬菜。菜园里面，又处处看见苹果树和别的果子树，上面蒙起网来，防着喜鹊和麻雀。尤其是麻雀，成着大群，飞来飞去，简直像斜挂的云一样。因此还有许多吓鸟的草人，都擎在长竿上，伸开了臂膊，有一个还戴着这家主妇的旧头巾。菜园后面是农奴的小屋子，位置很凌乱，也不成为有空场和通路的排列，但由乞乞科夫看来，那居民们的生活是要算好的：屋顶板一旧，就都换上新的了，也看不见一扇倒坏的门，向这边开口的仓库里，有的是一辆预备的货车，有时还有两辆。“哼！这小村子可也并不怎么小哩！”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且立刻打定主意，要和主妇去攀谈，好打交道了。他从她先前探进头来的门缝里向外一望，看见她在喝茶，就装着高兴而且和气的模样走过去。

“日安，先生！您睡得怎么样？”那主妇说着，站了起来。她比昨夜穿得阔绰了，头上已不戴睡帽，换了黑色的头巾，颈子上却还是围

着一些什么物件。

“很好的，好极了。”乞乞科夫一面说，一面坐在靠椅上，“您呢，太太？”

“不行呀，先生！”

“这是怎么的呢？”

“睡不着呀。腰痛，腿痛连脚跟都痛。”

“就会好的，太太，您不要愁。”

“但愿就会好啊。猪油呀，松节油呀，我都擦过了。您用什么对茶呢？这个瓶子里的是果子汁。”

“很好，太太。就是果子汁吧。”

大约读者也已经觉到，乞乞科夫虽然表示着殷勤的态度，但比起在马尼洛夫家来，却说话随便，没有拘束得远了。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有许多节目，俄国固然赶不上外国，但善于交际，外国人却也远不及我们俄国。我们的交际样式上的许多精微和层次，是简直数也数不清的。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一生一世也不会懂得我们的举动的奇特和差别。他们对一个富翁和一个香烟小贩说话，所用的几乎是一样的调子，一样的声音，纵使他们的心里，对于富翁也佩服之至。我们这里可是完全不同了：我们有这样的艺术家，对着蓄有二百个魂灵的地主说话，和对那蓄有三百个的全两样；但对他说话，又和蓄有五百个的全两样；而和他说起来，又和对于蓄有八百个魂灵的地主全两样；就是增到一百万也不要紧，各有各的说法。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这并非我们这里，乃是一个很远的王国的什么地方，这地方有一个衙门，又

假如这衙门里有一位长官或是所长。当他坐在中间，我要请读者仔细地看一看围绕着他的属员们——我相信，你们就要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威严、清高——有什么还不显在他顾盼之间呢？倘要拿了画笔画出他来，给他留下这相貌，那简直是普罗米修斯[4]！一点不差：一个普罗米修斯！他老雕似的看，他的步子是柔软、镇定而且稳当的。但你们看着这老雕，他一出大厅，走进他的上司的屋子去，可就不大能够认识了；他紧紧地挟着公文夹，逃跑的鹁鸪似的急急地走过去，几乎要失了魂。倘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赴一个夜会，如果都是职位较低的人们，那么，我们的普罗米修斯是仍不失为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的，但只要有一个人，比他大一点，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可就要起一种连奥维德[5]也梦想不到的变化：比苍蝇还要小，他简直化为几乎没有，一粒微乎其微的尘沙了！“然而这岂不是伊凡·彼得洛维奇吗？”有人看见了他，就会说，“伊凡·彼得洛维奇还要高大些，这人却很小，又很瘦；他总用大声说话，也总不笑的，但这人，哼，却小鸟儿似的啾啾唧唧，而且总在赔笑哩。”然而走近去仔细一看——也还是伊凡·彼得洛维奇！“啊呀，这样。”人就对自己说……然而我们还是再讲这里的登场人物吧。我们知道，乞乞科夫是已经决定不再客气了，他于是拿了一杯茶，加一点果子汁，谈起来道：

“您的村庄可真的出色啊，太太。魂灵有多少呢？”

“到不了八十。”那主妇说，“可惜我们光碰着这样的坏年头，去年又来了一个歉收，连上帝都要发慈悲的！”

“可是农奴却都显得活泼，屋子也像样。但我想请教您：您贵姓呀？昨天到得太晚，忙昏了……”

“科罗博奇卡[6]，十等官夫人。”

“多谢。还有您的本名和父称呢？”

“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

“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吗？高雅得很！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我有一个嫡亲的姨母，是家母的姊妹，也叫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

“可是贵姓呢？”地主太太问，“您是税务官吧？”

“不是的，太太。”乞乞科夫微笑着回答道，“我不是税务官，我在外面走，只为着自己的事情。”

“那么，您是经手人？多么可惜！我把我的蜂蜜都贱卖了，您一定是要的，先生，可对？”

“不，我不大收买过蜂蜜。”

“那就是什么别样的东西。要麻吗？我现在可实在还不多——至多半普特[7]。”

“唉，不的，太太，我要的是别样的货色，请您告诉我，您这里可死了许多农奴没有呢？”

“唉唉！先生，十八个！”那老人叹息着，说，“还都是很出色、会做事的。自然也有些在长大起来，可是有什么用呢，毫没力气的家伙，税务官一到，却每个农奴的税都要收。他们已经死掉了，还得替他们付钱。上礼拜里，我这里烧死了一个铁匠，一个很有本领的铁匠！也知道做铜匠手艺的。”

“莫非这村子里失了火吗，太太？”

“谢上帝不给这样的灾殃！如果是火灾，那可就更坏了。并不是的，他全由自己烧死的。火是从他里面的什么地方烧出来的。他真也喝得太多了，人只看见好像一道青烟，他就这么焦掉了，一直到乌黑得像一块炭。唉唉，是一个很有本领的铁匠呢。我现在简直全不能坐车出去了。这里就再没有人会钉马掌。”

“这是上帝的意志啊，太太。”乞乞科夫叹息着说，“违背上帝意思的事，人是唠叨不得的。您知道不？您肯把他们让给我吗，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

“让什么呀，先生？”

“唔，就是所有的那些人，那已经死掉了的。”

“我怎么能把他们让给您呢！”

“唔，那很容易。或者我问您买也可以。我付给您钱。”

“但是，怎么办呢？我实在还不懂您。您想把他们从土里刨出来吗？”

乞乞科夫知道这老婆子弄错了目标，必须将事情解释给她听。于是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了这所谓让与或交易不过是纸面上的事，而且魂灵还要算是活着的。

“但是，您拿他们做什么用呢？”老婆子说，诧异地凝视着他。

“这是我的事情了！”

“但他们是死了的呀！”

“当然，谁说他们是活的呢？正因为他们是死了的，所以使您吃亏，您仍旧要付人头税，我就想替您去掉这担子和麻烦啊，现在懂了没有？不但去掉，我并且还要付您五个卢布呢。您现在明白了吧？”

“我还是不明白。”那老婆子踌躇着，说，“我向来没有卖过死人。”

“这有什么稀奇！如果您卖过了，这才稀奇哩。您莫非以为这真的值钱吗？”

“不不，我自然并不这么想。怎么会值钱呢？已经什么用处也没有了的！但使我担心的，却是他们已经死掉了这一点。”

“这女人可真的是糊涂。”乞乞科夫想，“您听我说，太太，您再想一想吧！像他们还是活着一样，付出人头税去，这是您的很大的损失呀。”

“啊呀，先生，再也不要提了。”地主太太打断他的话，“三礼拜前，我就又缴了一百五十卢布，还要应酬税务官。”

“您瞧吧，太太，您再想想看，从此您就用不着应酬税务官了，因为纳税的是我，不是您了。全副担子我挑了去，连税契的经费也归我出。您明白了吧！”

主妇沉思了，她觉得这交易并不坏，不过太新鲜、太古怪，也恐怕买主会给她上一个大当。他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上帝知道，况且又到的这么半夜三更。

“那么，您可以了吧，太太。”乞乞科夫说。

“老实说，先生，我可向来没有卖过死人。活人呢，那是有过的，还在三年前，我把两个娃儿让给了泼罗多波波夫，一百卢布一个，他高兴得很。那都是很能做事的。她们连餐巾也会织的。”

“现在说的可不是活人呀！上帝在上！我要的是死人！”

“老实说，我首先就怕会吃亏呢。你到底还是瞒着我。先生，也许他们是……他们的价钱还要贵得多的。”

“您听我说，太太……您在想什么呀！他们怎么会值钱？您想想看！这是废料呀！您要知道，是毫没用处的废料呀！譬如您得了旧货，我们来说破布片吧：那自然还值些钱的，纸厂还会来买它。然而他们，却什么用也没有了！好，请您自己说，他们还有什么用？”

“那是一点不错的！自然什么用也没有。但使我担心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死掉了这一点啊。”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糊涂虫。”乞乞科夫忍耐不住了，对着自己说，“总得说服她。真的，我弄得出汗了！这该死的老家伙！”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来，在额上拭着汗。但乞乞科夫的懊恼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阔人，尤其是官员，如果和他们一接近就知道关于这些事，就和科罗博奇卡一式一样。一在脑袋里打定了什么主意之后，你就是用十匹马也拉它不转。无论怎样抗辩，都没有用。纵使说得大白天一样明明白白，也总像橡皮球碰着石墙壁似的弹回来了。乞乞科夫拭过汗，就又想，用了别样的方法来打动她试试看。

“太太，”他说，“您是不管我说什么，还是只顾自己说什么呢……我付您钱，十五卢布的钞票。您懂了没有？这是钱呀，路上是不会撒着的。比方您卖出蜂蜜去，什么价钱呢？请您说一句吧！”

“一普特十二个卢布。”

“您不要造孽，太太！您没有卖到十二个卢布的。”

“真的，先生！”

“现在您看，这是蜂蜜呀。到您能够采取它，恐怕要费一个年头，一整年的心计、辛苦和手脚的。马车载着到各处走，保护那可怜的蜂儿。一冬天还得藏在窖子里。您瞧就是！但死魂灵，却是不在这世界上的了。您并没有吃辛苦，费手脚。他们离开这世界，给您的府上有损失，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一面，十二个卢布是您一切心计和辛苦的报酬，而这一面，您什么力气也不花，进益却不止十二个，倒是十五个卢布，而且并非银的，却是很好看的滴蓝的钞票哩。”乞乞科夫用这么强有力而且发人深省的道理上了战场之后，他以为这老婆子终于被降伏，大约是可以无疑的了。

“一点不错。”那地主太太说，“我是一个可怜的不懂世故的寡妇，还是再等一下，等有别的买主到这里来。我也可以比一比价钱。”

“不要闹笑话，太太！您自己想想看，您在说什么了。谁会来买这东西呢。他要这做什么用呢？”

“也许凑巧可以用在家务上的啊……”老婆子反对道——但她没有说完话，张开嘴巴，吃惊地看定他，紧张着在等候回答。

“死人用在家务上！——我的上帝，您真的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莫非在您的菜园里，到夜里好吓雀子吗？对不对？”

“神圣的耶稣，救救我们吧！你说着多么可怕的话呀。”那老婆子说，画了一个十字。

“另外还有什么用呢？坟和骨头，还是您的。这买卖不过是纸面上的事。究竟怎么样？您至少总得回答我一句。”

那老婆子又沉思起来了。

“您只在想些什么呀，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哩。您还不如买点麻去吧！”

“什么，麻？谢谢您！我要的是别的东西，您却拿您的麻来啰唆。麻先放着吧。如果我下一次来拜访，恐怕要买麻也难说的。那么，怎么样呢，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

“上帝知道，这真是古怪透顶的货色，我向来没有经手过的。”

这时候，乞乞科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愤愤地抓起一把椅子，在地板上一顿，并且诅咒她遭着恶鬼。

说到恶鬼，地主太太就怕得要命。

“啊呀呀，不要提它了！上帝也在的！”她脸色发青，叫喊说，“就在两三天前的夜里，我梦里总是看见它，看见这地狱坯子。祷告之后，我下了一回牌，可确是上帝差来罚我的呀。它的模样真可怕。它的角，比公牛的还长。”

“我希望您不至于看见一打！我还不及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博爱，我一看见一个可怜的寡妇没处安身，没法生活……那还是和你的田地都完结吧。”

“啊呀呀，你在这里说着多么怕人的话呀！”老婆子惴惴地看定他，说。

“真的，没有别的话好说了，简直没有——您不要怪我说的直白——就像一只锁住的狗，躺在干草上，自己不吃草，却又不肯交给谁。您田地里所有的出产，我都要买，因为我也是在办差的……”这里他顺便撒了一点谎，并不希望有好处，然而却很有效。

这“办差”的话，给了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一个很深的印象。她说话，几乎用了恳求的声音：“为什么你就立刻生气呢？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么暴躁，我倒不如不要回嘴的好了。”

“哪里哪里，我全没有生气呀！所有的事情比不上一个挤过汁的柠檬。我会气恼吗？”

“好咧，好咧。我拿十五卢布钞票把他们让给你就是。不过有一件事，先生，办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如果你要黑麦呀，荞麦粉呀，压碎麦子呀，或是肉类的话。”

“不会不会，太太，我再也不会忘记你了的。”他一面用手擦着三条小河似的流下他脸孔来的汗，一面说。他还询问，她在市里可有一个在法院里的密友、全权代理或相识者，可以办妥那订立合同和一切其余的必要的例规的人。“有的，那大牧师，基里尔神甫，他的儿子是在法院里的。”科罗博奇卡说。乞乞科夫就托她寄一封委托书去，还是由他自己来起草稿，省得老婆子写些无用的废话。

“如果他给上司买我一点面粉或是家畜，”科罗博奇卡想，“那就好了。我应该应酬他一下。昨晚上还剩着一点蛋面。我还是去吩咐费季尼娅烤蛋饼吧。用奶油来做鸡蛋饼，倒也不坏。这我做得好，也用不着多少时光。”于是主妇走了出去，实行蛋饼计划去了，并且好像还要添上家庭烹调法上的另外几样。但乞乞科夫却因为去取提箱里的纸，走进了他睡过一夜的客厅。屋子早已打扫好，胖胖的毛绒被和垫被，已经搬走了。沙发前面放着一张盖了罩布的桌子。他把提箱搁在桌子上，自己坐在沙发上，想休息一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满身是汗了，凡有他穿在身上的，从小衫到袜子，完全稀湿。“苦够我了，这该死的老太婆。”他说，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就打开提箱来。

作者知道，许多读者们是爱新奇，很愿意明白提箱的构造和装着的东西的。那可以，我为什么不给满足一下这好奇心呢？总之，里面是这样子：中间是一个肥皂盒，肥皂盒旁边有狭狭的六七格，可以放剃刀；其次是两个放沙粉盒和墨水瓶的方格，两格之间有一条深沟，是装羽毛笔、封信蜡和长的物事的；还有一些有盖和没有盖的格子，为装短的物事，如拜客名片、邮票、戏园门票以及留作纪念的别的各种票子的；抽出上面的抽屉来，也有许多格子，其中的一个很宽大，藏着裁开了的许多纸；还有一个做在旁边的秘密的小抽屉，可以暗暗地抽出来，乞乞科夫的钱就总藏在这里面。这小抽屉，他总飞快地抽开，同时又飞快地关上的，所以他究竟有多少钱呢，无从明白。乞乞科夫马上动手，削好笔尖，写起来了。这时候，主妇也走进屋里来。

“你的箱子可真好哪，先生！”她说着，在旁边坐下了，“你一定是在莫斯科买的吧？”

“对了，在莫斯科。”乞乞科夫回答着，仍然写。

“我知道，在那边买来的都是好的。两年以前，我的姊妹从那边带了一双孩子穿的暖和的长靴来。真是好货色！不会破！她现在还穿着呢。啊呀，你有这许多印花。”她向提箱里看了一眼，就说。而实际上，也确有很多的印花在里面。“你送我一两张吧。我没有这东西。有时是得向法院去上呈文的。可总是没有印花。”

乞乞科夫向她解释，这并不是她所意料那样的印花。这是只用于买卖契约的，申请书上就不能用。但为了省得麻烦，他仍然送了她一张值一卢布的物事。写好信件之后，他就请她签名，并且要看农奴们的名单。但这位地主太太却好像全无她自己的农奴们的册子，倒是暗记在心里的。他催她说，自己来抄。有些姓，尤其是诨名，使他非常诧异，以至于正在抄录的时候，一听到就得暂时停下来。给他一个特别印象的是“蔑视刷水槽的彼得·萨惠利耶夫”，使他不禁叫了起来道：“好长的名字！”有一个名叫“牛屎砖”，另一个却只简洁地叫科娄维·伊凡[8]。他抄完之后，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嗅出奶油煎炒的食物的香味来。

“请您用一点吧。”主妇说。乞乞科夫回顾时，看见了摆满着美味食品的桌子。有香菇，有烙饼，有蛋糕，有蒸饼，有酪条，有脆饼和烘糕，以及各式各样的包子：大葱包子，芥末包子，凝乳包子，白鱼包子，还有莫名其妙的许许多多食物。

“请呀，这是奶油煎过的蛋糕，也许还可以吧？”那主妇说。

乞乞科夫抓过那奶油煎过的蛋糕来，没有吃到一半，就极口称赞起来了。在实际上，蛋糕本身固然并不坏，但当和老婆子使尽力气和转战沙场之后，更觉得格外可口了。

“您不用蒸饼吗？”那主妇说。作为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乞乞科夫即刻抓起三个蒸饼来，卷作一筒，蘸了熔化的奶油，抛进嘴巴里，然后用餐巾揩揩嘴唇和两只手。他大约这样吃了三回之后，就请主妇吩咐去驾车。纳斯塔西娅·彼得洛夫娜立刻派费季尼娅到院子里去了，还教她回来的时候，再带几个热的蒸饼来。

“府上的蒸饼真是好极了，太太。”乞乞科夫一面去拿刚刚送来的蒸饼，一面说。

“对啦，家里的厨娘，倒是做得很好的。”主妇回答道，“可惜的是今年的收成坏得很，面粉也就并不怎么好了。但是您为什么这样地着急呢？”她一看见乞乞科夫已经拿起了帽子，就说，“车子还完全没有套好哩。”

“啊，马上套好的，太太。我的马夫是套得很快的。”

“您到办差的时候，不会忘记我的吧，是不是？”

“不会的，不会的。”乞乞科夫说着，跨出了大门。

“您不要买荤油吗？”主妇说，跟在他后面。

“为什么不要？我当然要买的。不过得缓一缓。”

“到耶稣复活节，我就有很好的荤油了。”

“您放心，我到您这里来买。您有什么，我就买什么，也要猪油。”

“恐怕您也要绒毛吧？一到复活节斋戒开始前，我就也有鸟儿的绒毛了。”

“好的，好的。”乞乞科夫说。

“你瞧吧，先生，你的车子还没有套好哩。”他们俩走到阶沿的时候，那主妇说。

“他马上套好的。只请您告诉我，我怎么走到大路上去呢？”

“这叫我怎么说呢？”主妇说，“拐弯很多，要给你说明白，是不容易的。或者不如叫一个娃儿同去，给你引路的好吧。可是你得在马夫台上有地方给她坐。”

“那自然。”

“那么，我叫一个娃儿同去就是，她认识路的，不过你不要把她带走，你听哪，新近就有一个给几个买卖人拐去了。”

乞乞科夫对她约定，绝不拐带女孩儿，科罗博奇卡就又放了心，检阅她的院子了。她首先看到女管家，正从仓库里搬出一只装着蜂蜜的木桶。其次向一个农奴一瞥，他正在门道上出现，于是顺次地向她的家私什物看过去。为什么我们要把科罗博奇卡讲得这么长呢？科罗博奇卡，马尼洛夫，家务或非家务，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不管这些吧！在这世界上，是没有整齐到异乎寻常的！刚刚看见欢喜，它就变成悲哀，如果留得它很长久，接着会迸出怎样的一个思想来呢，谁也不知道！人当然可以这么想：怎样么！？在无穷之长的人格完成的梯级上，科罗博奇卡岂不是的确站在最下面吗？将她和她的姊妹们隔开的深渊，岂不是的确深得很吗？她们住在贵族府邸的不可近

的围墙里，邸里是有趣的香喷喷的铸铁的扶梯，那扶梯闪着铜光，红木，华贵的地毯。看了半本书，就打呵欠，焦躁地等着渊博精明的来客，在这里给她们的精神开拓一片地，以便发挥她们的见解，卖弄她们拾来的思想——这思想，是遵照着“趋时”的神圣的规则，一礼拜里就风靡了全市的，这思想，是并不会让他们的家庭和田地弄得不可收拾，却涉及法兰西的政治有怎样的变革，或者目前的天主教带来了怎样的倾向。算了吧，算了吧，为什么要讲这些事？然而又为什么在愉快无愁的无思无虑的瞬息中，却自然会透进一种奇特的光线到我们这里来的呢？脸上的微笑还未消尽，人却已经不是那一个，他变了另一个了，此刻显在他脸上的，已是另一种新的影子了。

“来了，我的车。”乞乞科夫一看见他的马车驶了过来，喊道，“你怎么总是这么慢腾腾的，你这驴子！你那昨天的酒气一定还没有散尽吧！”

对于这，谢利凡没有回答一句话。

“那么，再见，太太！哦，您的那小姑娘呢？”

“喂！佩拉格娅！”老婆子向一个站在阶沿近旁的大约十二岁的娃儿叫道。这孩子身穿一件手织的有颜色的麻布衫。赤着脚，因为刚弄得满腿泥泞，一直到小腿上面，所以看起来好像穿着长筒靴。“给这位先生引路去！”

谢利凡拉她登上马夫台。她上去的时候，先在踏脚上踏了一下，因此有点龌龊了，但即刻矫捷地爬上，坐在谢利凡的旁边。她之后，乞乞科夫也把脚踏在踏脚上，踏得车子向右边歪了过去，但也马上就

坐好了。“啊，现在都好了。再会吧，太太！”他用这话向地主太太告别，马也开了步。

谢利凡一路上都很认真、正经，对于自己的职务也很注意，这是他在有了错处或者喝醉过酒之后向来如此的。马匹也都干净得出奇。有一匹的颈套，平常是破破烂烂，连麻屑都从破绽里露了出来的，现在也仔细缝过，修好了。他在路上，简直不大开口，不过有时响一声鞭子，也没有对他的马匹讲演，虽然连阿花也极愿意听一点训词。因为在这些时候，雄辩滔滔的御者是总归放宽缰绳，鞭子也不过形式般地在马背上拂拂的。然而阴凄凄的嘴，这回却只有单调的不高兴的吆喝了，例如“嘘！嘘！混蛋！慢些！”之类，另外再没有什么。阿青和议员也不满足，因为没有听到一句友爱的称赞它们的话。阿花在它那柔软肥胖的身上，吃了不少出格的受不住的鞭子。“瞧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它把耳朵略略一竖，自己想，“他竟知道应该打在哪里；他不打背脊，却直接打在怕痛的处所，不是耳朵上一鞭，就是肚子上一鞭。”

“右边？是不是？”谢利凡用了这枯燥的话，转脸去问那并排坐着的小姑娘，一面拿鞭子指着亮澄澄的新绿之间的，给雨湿得乌黑的道路。

“不，还不！我就要告诉你了！”小姑娘回答道。

“那么，往哪儿走呢？”当他们临近十字路的时候，谢利凡问。

“这边！”小姑娘用手一指，说。

“哎哟！你！”谢利凡说，“这就是右边呀！连左右也分不清。”

天气虽然好得很，道路却还是稀烂，烂泥粘着车轮，立刻好像包上了毛毡，车子不大好走了。而且泥土又很厚，很黏。因为这缘故，在午前，他们就走不到大路。如果没有这小姑娘，那是一定很难走到的，因为许多岔路，就像把捉住的螃蟹从网里放了出来一样，向四面八方地跑着。谢利凡的容易迷路，真也怪不得他。那小姑娘又指着远处的已经看得分明的房屋，说道："那就是大路了。"

"那屋子是什么呢？"谢利凡问。

"客店呀。"小姑娘说。

"哦，那是我们自己找得到的了。你现在可以回家去了。"

他勒住车，帮她跳下去，一面自言自语道："你这泥腿。"

乞乞科夫给她一枚两戈比的铜钱。她活泼地跑回去了，高兴得很，因为她能够坐在马夫台上跑了一趟。

---

[1] 戈比，俄罗斯的货币，一百戈比等于一卢布。——编者注

[2] Kutusov，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打退他的名将军。——译者注

[3] Pavel Petrovich，即沙皇保罗一世（1754—1801），他是对于军队的服役和训练非常认真的人。——译者注

[4] 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和地祇所生的巨人之一，因把大神宙斯（Zeus）从人间取回之火又送给人类被罚，锁在高加索斯（Caucasus）山的岩石上，白昼有大鹫啄食其肝，夜又复生如故。后为赫拉克勒斯（Hercules）所释放。这里所用的意义，和原典有些不符。——译者注

[5] Publius Ovidius Naso（43B．C．—18A．D．），古罗马著名诗人。著有《变形记》（*Metamorphoses*），今尚存。——译者注

[6] Korobochika，"小箱"或"小窝"之意。——译者注

[7] Pud，四十俄磅为一普特。——译者注

[8] Kolovi Ivan，译出来是“轮子伊凡”的意思。——译者注

第四章

当临近客店的时候，乞乞科夫就叫停车，这为了两种原因，一是要给马匹休息了，二是自己也要吃些东西，添一点力气。作者应该声明，这一类人物的好胃口和食欲，可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对于那些住在彼得堡或是莫斯科，整天地想着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后天早上又吃什么，待到要用午膳了，就先吞一两颗丸药，然后慢慢地吃下几个蛎黄和海蟹以及别的奇妙的海味去，终于就向卡尔斯巴德[1]或是高加索跑去的上流先生们，倒并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不，这些先生们，是引不起作者的羡慕来的。然而中流的人们呢，第一个驿站上要火腿，第二个驿站上要乳猪，到第三站是一片鲟鱼或者有蒜的香肠炙一下，于是向餐桌面前坐下，无论什么时候，总仿佛不算一回事似的。大口鱼的汤、鲟鳇鱼和鱼膏在他的嘴里发响，发沸，还伴着鱼肉饼或一个鲇鱼饼，使不想吃的也看得嘴馋。——这些人物，是有一种很值得羡慕的天赋的。上流的先生们里面，情愿立刻牺牲他的农奴和他那用了本国式或外国式加以现代的改良，但已经抵押或并未抵押的田地的一半，来换取这好市民式的胃口的，目下也不止一两个了。然而对不起，即使用了钱以及改良了的或没有改良的田地，也还是弄不到一个中流先生那样的胃口来。

木造的破烂的客店，把乞乞科夫招进它那熏得乌黑的屋檐下去了，屋檐被车光的柱子所支持，很像旧式的教堂烛台模样。这客店是俄式农民小屋之一种，不过规模大一点。窗边和屋顶下，都有新木头雕镂的垂花，给暗昏的墙壁一比，更显得出色。外层的窗户上，画着插些花卉的酒壶。

乞乞科夫走上狭窄的木梯，跨进大门去。他在这里推开那嘎嘎发响的门，就遇见一个身穿花布衣、口说“请进来”的胖胖的老婆子。一到餐厅，他又遇到那些在村市的木造小客店里一定看得见的老相好了：生锈的茶炊，刨光的松板壁，屋角上的装着茶壶茶碗的三脚架，圣像面前的描金的瓷器，系着红绿带子，刚刚生过孩子的一只猫，还有一面镜，能把两只眼睛变作四只，脸孔照成好像一种蛋饼的东西。最后，是插在圣像后面的香草和石竹的花束，但早已干透，有谁高兴去嗅一下，就只好打起喷嚏来。

“您有乳猪吗？”乞乞科夫转过脸去，问那胖老婆子道。

“有有！”

“用山葵腌的，还是用酸酪腌的？”

“自然有山葵也有乳酪的。”

“拿来！”

老婆子就到柜子里去寻东西，先拿来一张碟子，其次是一块硬得像干树皮样的餐巾，后来是一把刀，发了黄的骨柄，刀身薄得好像削笔刀，结末是一把只有两个刺的叉子和一个简直站不住的盐瓶。

我们的主角就照着他自己的习惯，立刻和她攀谈起来了。他询问她，她自己就是这客店的主人呢，还是另外有东家；可以赚多少钱；她的儿子们是否和她同住；大儿子是什么职业，已经结了婚呢，还是单身；他娶了一个怎样的女人，有嫁资呢，还是没有；他的岳父是否满足；嫁妆太少了，那儿子可曾不高兴。总而言之，他什么琐碎都不忘记。至于他要询问近地住着怎样的地主，那是不消说的，他明白了

这布洛欣、波奇塔耶夫、米勒诺伊、切普拉科夫上校、索巴克维奇[2]。“哦！你知道索巴克维奇吗？”他问那老婆子，但接着又知道她不但认识索巴克维奇，也认识马尼洛夫，而且马尼洛夫要比索巴克维奇“规矩”点，“他立刻要一盘烧母鸡或是烧牛肉；如果有羊肝，那么，他就也要羊肝，什么都只吃一点点。索巴克维奇却总是只要一样，还吃得一个精光。是的，钱照旧，东西还要添好许多哩。”

当乞乞科夫在这样的谈天中一面享用着他的乳猪，盘里只剩了一片了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跑来的马车的轮声。他从窗口一望，就看见一辆驾着三头骏马的轻快的篷车，停在客店前面了。从车子里出来了两位绅士。一个身材高大，黄头发的，另一个比较矮小些，黑头发。黄头发穿一件暗蓝的猎褂，黑头发穿的是布哈拉[3]布的普通的花条短衫。还看见远远地来了一辆空的小篷车，拉车的是颈圈和麻绳络头都已破烂、毛鬣蓬松的四匹马。黄头发即刻走上扶梯来，黑头发却还在车子里寻东西，一面指着驶来的车，和仆役说话。乞乞科夫觉得这声音仿佛有些熟识似的。他正在凝视着他的时候，那黄头发已经摸着门口，把门开开了。是一个高大的汉子，长脸盘，或者如人们所惯说的失神的脸相，一撮发红的胡须。从他那苍白的脸色判断起来，他是常常卷在烟里的，如果不是硝磺烟，那就是烟草烟。他向乞乞科夫优雅地鞠躬，这边也给了一个照样的鞠躬作为回答。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想攀谈起来，结识一下的模样，倘没有那黑头发旅客突然闯进屋里来，他们就已经做到第一步，几乎要同时说出大雨洗了尘埃，凉爽宜于旅行之类的问候来了。那人除下帽子，摔在桌子上，使劲地搔着头发。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通红的面颊，雪白铄亮的牙齿，漆黑的胡子。他有血乳交融一般的新鲜的颜色，脸上就跃动着健康。

“呦，呦，呦，”他一看见乞乞科夫，就突然张开臂膊，喊起来了“什么引你到这里来的？”

乞乞科夫知道，这是诺兹德廖夫，曾在检察长家里和这先生一同吃过饭，不到几分钟，他就已经显得非常亲密，叫起你我来了，虽然从乞乞科夫这一面，对他也并没有给予什么些微的沾惹。

“你哪里去呀？”诺兹德廖夫问，并不等候回答，又立刻接下去道，“我是从市集那里来的，好朋友，你给我道喜吧。我精光了，我连最后的一文也没有了。实实在在，一生一世，就没有弄得这么精光过。我只好雇一辆街车了。在窗口望一望吧，它还在这里！”于是他把乞乞科夫的头扭转去，几乎碰在窗框上，“看看这小马，这该死的畜生好容易把我拖到这里来了——我终于只好坐上他的车。”说这话同时，诺兹德廖夫就用指头指一指他的同伴。

“哦——你们还没有相识哩。我的姻兄米切耶夫！我们讲了你一早晨。我说：‘留心着，我们也许遇见乞乞科夫的。’但是，我精光到怎样，你怕不见得明白。不管你信不信，我不但失掉了我的四匹乏马，我真的什么都花光了。我也没有了表和链子。”乞乞科夫向他一看，他可真的没有戴着表和链子。而且看起来，好像他一边的胡子也比另一边少一点、薄一点似的。

“但是，如果我的袋子里还有二十卢布呢。”诺兹德廖夫说下去道，“只要二十个，不必多，我一定什么都赢回来，不但什么都赢回来，还要——那么，我就是一位阔绅士，我现在还有三千在袋子里面哩。”

“那是你在那边也说了的。”这时黄头发回答他说，“但到我给你五十卢布的时候，你立刻又都输掉了。”

“上帝在上，我没有输掉。真的没有。如果我那一回不发傻，那是至今还在的。如果我在那该死的七的加倍之后，不去打那角头，我可以把全场闹翻。”

“但是你没有把它闹翻呀。”黄头发说。

“自然没有，因为我在不合适的时候，打了角头了。你以为你的上校玩得很好吗？”

“不管好不好，总之他使你输掉了。”

“那算得什么。”诺兹德廖夫说，“我也会使他输得这么光。他该玩一回陀勃列忒[4]来试试，那我们就知道了，这家伙能什么。但这几天却逛得真有意思哩，朋友乞乞科夫。哦，真的，这集市可真像样。商人们自己就说，向来没有过这样的热闹。从我那领地里拿来的东西，无论什么，都得了大价钱卖掉了。唉唉，朋友，我们怎样的吃喝啊！就是现在想起来，畜生……可惜你没有在一起。你想想看，离市三俄里的地方扎着一队龙骑兵，你想，全体的兵官，总该有四十个，我相信全到市里来了，于是大喝了起来……骑兵大尉波采卢耶夫，是一个体面人——有这么多胡子。他把波尔多的葡萄酒单叫作烧酒儿。‘快给我拿一瓶葡萄烧来。’他向堂倌大嚷着。中尉库夫申尼科夫……你知道，朋友，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酒客。我们是常在一起的。还有波诺马略夫可给我们喝了怎样的酒啊！那是一个骗子，你要知道。他这里买不得东西。鬼知道他用什么混到酒里去。这家伙是用白檀、烧焦的软木、接骨木心在着色的；但如果要他

从最里面的叫作‘至圣无上’的屋子里悄悄地取出一瓶来，那可实在，朋友，立刻要相信是在七重天上了。还有香槟，我对你说……比起这来，那知事家的简直就是水酒。告诉你吧，还不是单单的香槟哩，是一种极品香槟，双蒸的香槟呀。我还喝了一瓶法国酒，‘蓬蓬’牌，那，那香气——哼，就像蔷薇苞。另外呢，都有，你想什么就像什么……哎哟，我们大喝了啊！……我们之后还来了一个公爵。他要香槟。对不起，全市里一瓶也不剩了，兵官们把所有的酒喝光了。你可以相信我，中饭的时候，我一个就灌了十七瓶！”

“喂，喂！十七瓶，你可是还没有倒的。”黄头发点破道。

“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确是喝了的。”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我对你说，你一下子是挡不住十瓶的。”

“打一个赌吧！”

“赌什么呢？”

“好，我们来赌你那市上买来的猎枪！”

“我不来。”

“唉，什么，来吧，试试看！”

“但是我一点也不想试。”

“你以为没有枪，就和没有帽子一样坏。听呀，朋友乞乞科夫，我可是真可惜你没有在那里。我知道，你一定会和库夫申尼科夫中尉分

拆不开的。你们立刻会成为知己的。他不像检事和那些我们市里的乡下阔佬一样，为了每一文钱发抖，他都来。盖勒毕克呀，彭吉式加[5]呀，你爱什么就玩什么。唉唉，乞乞科夫，但和你玩什么，做什么呢？真的，你是一个大滑头，你这老狐狸！和我亲一个嘴！我爱得你要死了。米切耶夫你瞧，命运拉拢了我们；他来找我呢还是我在找他？一个很好的日子里，他来了，上帝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但是我恰恰也正住在这地方……那边车子有多少呀，好朋友！多得很哩。你要知道，很多呀！我也去抽了一回签，赢了两小盒香油，一只瓷杯，一张六弦琴。我再来看看我的运气的时候，又都输出去了，舞弊啊，还添上六个卢布。如果你知道库夫申尼科夫是怎样的一个花花公子，那就好了。所有跳舞场，我总和他一同去。有一个，那真是好打扮，璎珞，花边，哼，什么都全有。我总在自己想：她妈的！但那库夫申尼科夫呢——就是一匹野兽，可对？——却坐近她去，用法国话去打招呼了。你可以相信我，他是连一个乡下女人也不肯放过的。他叫作'摘野莓'。鱼也真好，尤其是鲟鱼。我带了一条来——还好，还在有钱的时候，我就想到要买它一条了。那么，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呀？"

"哦，我要去找一个人。"乞乞科夫说。

"找怎样的人？唉唉，算了吧！我们还是一同到我的家里去吧！"

"不，不，这不行。我有事情呢。"

"怎么，有事情！胡说八道！喂，你，阿波兑勒杜克·伊万诺维奇[6]！"

"不行，真的，我有事情，而且有点要紧的！"

"我来打一个赌，你撒谎！你说吧，到底找谁去？"

“唔，可以的。找索巴克维奇去。”

诺兹德廖夫立刻迸出一种洪大而且响亮的笑来，这种笑，是只有活泼而健康的人才有的，这时他大张了嘴巴，脸上的筋肉都在抖动，就露出一口完整的、糖一般又白又亮的牙齿来，连隔着两道门，在第三间屋子里的邻人，也会从梦中惊起，睁大了眼睛，喊起来道：“怎么这么高兴呀！”

“这有什么好笑呢？”乞乞科夫说，对于这在笑的人，他有一点懊恼了。

然而诺兹德廖夫放大了喉咙，仍然笑，一面嚷道：“不，请不要生气，我要笑炸了！”

“这丝毫没有什么可笑，我和他约过的。”乞乞科夫说。

“但到他那里去，你的生活不会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吝啬鬼、刽子手！我明白你的脾气，如果你想在那里玩彭吉式加，喝好蓬蓬酒或者别的什么，那是一个天大的错。听着，好朋友！抛掉他妈的索巴克维奇吧！到我那里去！我请你吃鲟鱼，波诺马廖夫这畜生，是什么时候都应酬得乱七八糟的，却担保说：‘这是我特别办给你的！你就是跑遍全市集，也找不到这样的货色。’不过他是一个奸刁的流氓！我就当面对他说：‘您和我们的包做烧酒人，都是天下第一等大骗子。’我这么说了。这畜生就笑起来，摸摸自己的胡子。库夫申尼科夫和我，是每天到他店里去吃早饭的。哦，好朋友，我几乎忘记告诉你了：我知道你不会放开我，不过得声明在先，你就是出一万卢布也弄它不到手！”——“喂，波尔菲里！”他走向窗口，去叫他的仆人。那人却一只手拿把刀，一只手拿着面包皮和一片鲟鱼，那是趁了到车子里去取东

西的机会捞来的。“喂，波尔菲里！”诺兹德廖夫喊道，“拿那小狗来！一条很好的狗！哼！”他转脸向了乞乞科夫，接下去道，“自然是偷来的！那主人不肯卖。我要用那匹枣骝马和他换，你知道，就是我从赫沃斯特列夫手里换来的那一匹呀。”但乞乞科夫却从他有生以来，一向就没有见过赫沃斯特列夫和枣骝马。

“老爷们不要用点什么吗？”这时那老婆子走近他们来，说。

“不！不要！我告诉你，朋友！我们逛了呀！不过你可以给我们一杯烧酒！你有什么酒？”

“有亚尼斯。”老婆子回答道。

“就是，也行，一杯亚尼斯。”诺兹德廖夫大声说。

“那就也给我一杯！”那黄头发道。

“戏园里一个歌女上台了，唱起来简直像夜莺一样，这样的一只金丝雀！库夫申尼科夫是坐在我旁边的，对我说：‘朋友，你知道！这野莓我想摘一下了！’由我看来，就是玩乐的棚子的数目，也在五十以上。绥那尔提[7]风磨似的打着旋子，有四个钟头。”于是他从向那低低地弯着腰的老婆子的手里，接过杯子来。“拿这儿来！”一看见波尔菲里捧着小狗走进屋子里，他忽然大叫起来。波尔菲里的衣服，也像他的主人一样，是一件布哈拉布的短衫，不过更加脏一点。

“拿这儿来，放在这儿，地板上面！”

波尔菲里把狗儿放在地板上，它就张开了四条腿，嗅起地板来了。

“就是这条狗！”诺兹德廖夫说着，一面捏住它的领子，用一只手高高地举起。那狗就迸出一种真的叫苦的声音。

“我吩咐过你的，你又没有做。”诺兹德廖夫对波尔菲里说，一面留心地看着那狗的肚子，“篦篦它，你简直全不记得了。”

“没有，我篦了的。”

“那么，这些跳蚤从哪儿来的呀？”

“那我不知道。也许是，它从马车上弄来的吧！”

“胡说！混蛋！给它篦篦，你梦里也想不到。我看就是你这驴子把自己的过给了它的。瞧呀，乞乞科夫，瞧呀，怎样的耳朵！你来呀，碰一碰看！”

“何必呢！我看见的！这种子很好。”乞乞科夫说。

“不不，碰一碰看，摸一下耳朵！”

乞乞科夫要向诺兹德廖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为一只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碰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是真正的猛狗啊！”诺兹德廖夫还要继续地说，“我得招认，我想找一只猛狗是已经很久的了。喂，波尔菲里，拿它去。”

波尔菲里捧着狗的肚子，搬回马车去了。

“听呐，乞乞科夫，你现在应该无条件地同我一道去。离这里不过五俄里。我们一下子就到。这之后，你可以再找索巴克维奇去的。”

“唔！”乞乞科夫想，“其实我竟不妨也去找诺兹德廖夫一趟。归根结底，他也不会比别人坏。同大家一样，是一个人！况且他又输了钱。这人什么都大意。我也许能够无须破费，从他那里抢点什么来的。”——“也好吧，可以的，不过有一点，你不能留住我，我的时间是宝贵的。”

“你瞧，心肝，你这么听话，乖乖。走过来，给你亲一个嘴吧！”于是诺兹德廖夫和乞乞科夫拥抱着，友好地接了吻。“很好，现在我们三个走吧！”

“不成，我是得请你原谅的。”黄头发说，“我该回家去了。”

“呀，糊涂，朋友！我不放你走。”

“不成，真的，我的太太也要不高兴的，况且你现在可以坐他的马车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你万不要想。”

那黄头发是这样的人们中的一个，起初，看他的性格是刚强的，别人刚刚张开嘴，他的话里已经带着争辩，如果和他的意见相反，他也决不赞成。他不肯称愚蠢为聪明，尤其是别人吹起笛子来，他决不跳舞。但到结末，却显出他的性子里有着一种柔弱、驯良，到底是对于他首先所反对的，变了赞成，称愚蠢为聪明，而且跟着别人的笛子，跳起非常出色的舞来了。他们以激昂始，以丢脸终。

“呀，糊涂。”对于那黄头发的抗议，诺兹德廖夫回答着，把帽子捺在他的头上，于是，黄头发就跟着他们出去了。

“慈善的老爷，酒钱还没有付呢。”老婆子从他们后面叫喊道。

“不错，不错，老妈妈！对不起，好兄弟，你替我付一付！我的袋子里一文也没有。”

“要多少？”那亲戚问。

“有限得很，先生。不过八十戈比。”

“胡说！给她半卢布，已经太多了。”

“太少了点，慈善的老爷。”老婆子说。但也谢着收了钱，没命地跑去开门了。她并不折本，因为她把烧酒涨价了四倍。

旅客们走上马车，就了座。乞乞科夫的车，和坐着诺兹德廖夫和他亲戚的篷车并排走着，三个人在一路上都可以彼此自由地谈天。诺兹德廖夫的乡下牲口拉着的小篷车，缓缓地跟着，总是慢一点。那里面坐着波尔菲里和小狗。

我们的旅客们热心地谈天，在读者一定是没有什么大趣味的，我们还不如趁这时候，讲几句诺兹德廖夫本人吧，他在我们的诗篇里，所演的恐怕也并不是很小的角色。

诺兹德廖夫的相貌，读者一定已经很有些认识了。我们里面的无论谁，遇到这种典型的人物是绝不只一次的。大家称这为活泼，当还是儿童和在学校的时候，就被看作好角色，但也因此得到往往很痛的鞭笞。他们的脸上，总表现着坦白、直爽和确实的英勇。他们一看见

人，别人还不及四顾，就马上成了朋友。他们还立誓要做永久的朋友，而且好像也要守住他们的誓约似的；然而这新朋友大抵就在结交的欢宴的这一晚上，发生争论，又彼此打起来了。他们爱说话，会花钱，有胆量，不改口。诺兹德廖夫已经三十五岁了，却还像十八、二十岁一样：爱逛荡，找玩乐。结婚也没有改变他一点，况且他的太太不久前赴了安乐的地府，只留给他两个孩子，那在他是毫无用处的。他把照管孩子们的事，都托付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保姆。在自己的家里，他停不了一整天。如果什么地方有市集，什么地方有集会，有跳舞或是庆典，即使距离有十五俄里之远，他的精灵的鼻子也嗅得出：一霎时他就在那里了，在赌桌上吵起来，大捣其乱，因为他也如这一流人一样，是一个狂热的赌客。我们在第一章上已经知道，他是玩得并不十分干净的，他会要一套做记号和弄花样，所以到后来，这玩耍就常常变成别种的玩耍：他不是挨一顿痛打，遭几脚狠踢，就是被人拔掉他那出色的茂密的络腮胡子，以至于只剩了很有限的半部胡子回家。然而他那健康丰富的面颊，是用极好的质料造成的，又贯注着很强的繁殖力，胡子立刻又生出来了，而且比先前的更出色。而且最奇特的是，这大概是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的——不久之后，他就又和痛打了他的朋友混在一起，大家攀谈，仿佛全没有过什么事，他这一面，也好像毫未受过侮辱似的了。

在若干关系上，诺兹德廖夫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集会只要他有份，都要闹出一点“故事”来的。那“故事”常常是：被几个宪兵捏着臂膊，拉出客厅，或者给他自己的朋友硬推到门外去。如果不是这些，那么，就总要闹一点别人绝不会闹出来的什么事，或者在餐厅里喝得烂醉，只是笑个不住，或者受了亲口所说的谎话的拖累，终于自己吃亏。他无缘无故地说谎，他会突然想到，讲了起来，说自己有过一匹马，是蓝条纹毛的，或淡红条纹毛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胡说，

一直弄到在场的人们全都走开，并且说道：“喏，兄弟，我看你是诞妄起来了！”有一些人，是有毫无缘故对于身边的人说些坏话的热情的。例如有人，身居高位，仪表非凡，胸前挂星章，亲热地握了别一个的手，谈着令人沉思默想的极深刻的问题。但突然又当大家的眼前，说起对手的坏话来了，他就像一个平庸的十四等官，不再是胸前挂着星章，谈着令人沉思默想的极深刻的问题的人物，人们就只好痴立、吃惊，至多是耸一耸肩。诺兹德廖夫就也有这一种奇特的嗜好的。一有谁接近他，他就弄得人非常之窘：他散布一切出乎情理之外的、几乎不能更加诞妄的谣言，拆散婚姻，破坏交易，然而并不以为对人做了坏事；倒相反，待到再见面，他却很亲热地走过来，说道：“你真是一个平凡得很的家伙！你为什么一向不来看看我呢？”在许多事情上，诺兹德廖夫确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这就是说，他无所不能。他肯马上领你们到天涯海角去，他肯一同去冒险，他肯和你们换东西。枪，狗，马，都是他的交换目的物，然而想占便宜的隐情，却是丝毫没有的，这不过是含在他那性格里面的一种活泼性和豪爽性的关系。他在市集上，幸而碰着一个傻瓜，赌赢了，那就把先前在店铺里看中了的东西，统统买拢来：马的颈圈，发香蜡烛，保姆的头巾，一匹母马，葡萄干，一只银盆，荷兰麻布，上等面粉，淡巴菇，手枪，青鱼，画，磨石，壶，长筒靴，瓷器，到用完了钱为止。然而他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家去的事情，是非常少有的。大抵就在这一日里，和另一个运道更好的赌客玩牌，弄得一干二净，有时还要添上自己的烟斗、烟袋、烟嘴，或者简直又是四驾马全班和一切附属品：篷车和马夫，弄得主人只好自己穿了一件短衣或者布哈拉布衫，跑去找寻可以许他搭车的朋友。这就是诺兹德廖夫！人也许以为这是过去的典型，并且说，现在可全没有诺兹德廖夫们了。啊，不然！说这话的人，是不对的。诺兹德廖夫在这世界上，是不至于消失得这么快的。我们之间，到处都是，而且大约不过是偶然穿了一件别样的衣服，然而人们是粗

心、皮相的，一个人只要换上别样的衣服，他们也就当作完全另一个人了。

这之间，三辆马车已经到了诺兹德廖夫家的阶沿前面。招待他们的设备，家里却一点也没有。餐厅中央，有两个做工的站在踏台上，刷着墙壁，一面唱着永不会完的单调的歌儿，石灰洒满了一地板。诺兹德廖夫立刻跑向他们去，他们就得和他们的踏台一同连忙滚出，于是跑向间壁的屋子，到那里续发其次的命令去了。客人们听到，他在叫厨子备午餐。已经又觉得有点肚饿的乞乞科夫，就知道总得快到五点钟，这才可以入座。诺兹德廖夫又即回来了，要带客人们到他那领地上去散步，还给他们看看可看的东西。他们为了目睹这一切，大约花了两个多钟头。直到无所不看、无可再看的时候，诺兹德廖夫这才安静。他们最先看马房，有两匹母马，一匹是带斑的灰色的，一匹是枣红色的，还有一匹栗色的雄马。雄马也并不见得出色，但诺兹德廖夫却宣誓而且极力说，这是他花了一万卢布买来的。

“一万是一定不到的。”那亲戚道，“这还值不到一千。”

“上帝在上！这值一万！”诺兹德廖夫说。

“你要起誓，随便起多少就是。”那亲戚回答着。

“那么，好吧，你肯打一个赌？”诺兹德廖夫说。

然而亲戚不要赌。

于是诺兹德廖夫把空的马房示给客人们，先前是有几匹好马在这里面的。也还有一只雄山羊，照迷信，马房里万不可少一只山羊，它和它的伙伴会立刻很要好，在肚子下往来散步，像在家里一样。之

后，诺兹德廖夫又带了两位绅士走，要给他们看一匹锁着的小狼。“这是狼崽！”他说，“我是在用生肉喂它的！”之后又去看一个池，这池里，据诺兹德廖夫说，有着这么大的鱼，倘要拉它上来，至少也得用两条大汉。然而这时候，他的亲戚又怀疑了。“听哪，乞乞科夫，”诺兹德廖夫说，“我给你看几条出色的狗，那筋肉之强壮，是万想不到的！还有那鼻子！尖得像针！”他说着，领他们去到一间干净的小屋子，在四面围着的大院子的中央。他们一走进去，就看见一大群收罗着的狗，长毛的和浅毛的，所有毛色，所有种类，深灰色的，黑色的，黑斑的和灰斑的，浅色点的，虎斑的，灰色点的，黑耳朵的，白耳朵的，此外还不少……还有听起来简直像是无上命令似的各种狗名字，例如咬去、醒来、骂呀、发火、不要脸、上帝在此、暴徒、刺儿、箭儿、燕子、宝贝、女监督等。诺兹德廖夫在它们里，完全好像在他自己的家族之间的父亲：所有的狗，都高高兴兴地翘起了猎人口中之所谓“鞭”的尾巴，活泼地向客人们冲来，招呼了。至少有十条向诺兹德廖夫跳起来，把爪子搭在他的肩膀上。“骂呀”向乞乞科夫也表示了同样的亲热，用后脚站起，给了一个诚恳的吻，致使他连忙吐一口唾沫。于是诺兹德廖夫用以自傲的狗的好筋肉，大家都已目睹了——诚然，狗也真的好。还去看克里米亚的母狗，已经瞎了眼，据诺兹德廖夫说，是就要倒毙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从这里又走开去，因为要去看水磨，但使上面的磨石不动摇，并且转得很快的轴子，或者用俄国乡下人的怪话，为了它上上下下地跳着，就叫作“蚤子”的那轴子，却没有了。“现在就要到铁厂了。”诺兹德廖夫说。走了几步，大家也的确看见了铁厂，于是又察看了一下。

“在这田坂上，”诺兹德廖夫指着说，“兔子就有这么多，连地面都看不见了。新近我就亲自用手拉住了一只兔子的后脚。”

“喏，你要知道，用手是捉不住兔子的。”那亲戚插嘴说。

“我可是捉住了一只！真的！”诺兹德廖夫回答道，“哦，现在我要带你们看我的领地的边界去了。”他向乞乞科夫转过脸来，接着说。

诺兹德廖夫领客人们经过田坂，到处是生苔的小土冈。客人们都得从休耕的和耕过的田里取路。乞乞科夫觉得有些疲乏了。许多地方，他的脚竟陷在烂地里，而且陷得很深。起初，他们是在留心回避着走的，但到知道了这也不中用，就不管什么地方烂泥积得最厚，都信步地跑上去了。走过许多路之后，终于也看见了边界，是用一个木桩和一条小沟分划开来的。

“这是边界。”诺兹德廖夫说，“统统，所有在这边的，都是我的产业，连那个树林，那你们望去在那边蓝森森的，还有树林后面的地方，都是我的。”

“什么时候变成了你的树林的？”那亲戚问，“你新近买的吗？先前可还不是你的呢。”

“噢，就是新近买进来的。”诺兹德廖夫说。

“怎么能买这样快呢？”

“就是前天买好的，花了好多的钱，妈的！”

“那时你不在市集上吗？”

“唉唉，你这聪明的梭夫伦，人就不能一面逛市集，一面买田地吗？不错，我是在市集上，管家却在我不在的时候，把林子买下来了。”

“那总该是管家买的了。”那亲戚说，还是不相信，摇摇头。

客人们仍旧走着先前的不像样的路，回了家。诺兹德廖夫又引他们到自己的书斋里，但一间办事房里总归可以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却什么也不能发现的，这就是说没有书，也没有纸，壁上只挂着一把长刀和两支枪，一支三百卢布，另一支是八百卢布。那亲戚向屋子里看了一遍，尽是摇着头。诺兹德廖夫又给他的朋友们看了几柄土耳其的剑，其中的一柄上有铭文道：“匠人萨惠黎·西比略科夫[8]。”大概只是误刻上去的。这之后，客人们又有摇琴赏鉴了，诺兹德廖夫立刻奏起一个曲子来。摇琴的声音并不坏，不过里面好像发生了一点什么，因为诺兹德廖夫奏着的马祖尔卡舞曲，忽然变成马尔博罗[9]的歌，而这又用那很旧的华尔兹曲来结了末。诺兹德廖夫早已不摇了，但这机器有一个极勇敢的管子，简直不肯沉默，独自还响了很久的时光。之后是大家要看烟斗了，诺兹德廖夫收集得很不少：木烟斗、瓷烟斗、海泡石烟斗，烟熏了的和没有烟熏的，鹿皮包着的和没有包着的，等等；又看见一支琥珀嘴的长烟管，是诺兹德廖夫新近赢来的，还有一个刺绣的烟袋，是在什么驿站上，忘魂失魄地爱上了他的一位伯爵夫人的赠品，而且她的手儿，是“尽纤细之极致”的，这句话，大约算是把完美之至的意思竭力表示了出来的了。大家吃过几片鲟鱼之后，将近五点钟，这才就了餐桌。在诺兹德廖夫的生活中，中餐是没有排在大节目里面的，因为对于食品的烹调，好像并不十分看重：有的太熟，有的还生。厨子也似乎大抵只照着一种什么灵感，就用手头的一切好物事，做出肴馔来：近旁刚有胡椒瓶，他就把胡椒末撒在菜盘里；桌上有一株卷心菜，他就也加上卷心菜，还随手放进牛奶、火腿、豌豆去——一言以蔽之，他混起来，只要这菜热，也就已经有一种味道了！但诺兹德廖夫对于酒类，却看得很要紧：汤还没有上桌，他就先敬了客人一大杯葡萄酒，第二杯是上等白葡萄酒。因为府署和

县署所在的市里，是没有平常的白葡萄酒的。此后诺兹德廖夫又叫取一瓶马德拉酒来，“就是大元帅，也没有喝过这么好的”。的确，这马德拉会烧人的喉咙，因为商人们是知道他们的买主——地主——的嗜好，喜欢强有力的马德拉的，他就尽量地掺进蔗酒去，有时也看准了俄国人的胃脏，什么都受得下，于是放一点王水[10]在里面。临了，诺兹德廖夫又叫取一瓶很特别的酒来，据他说，是一种香槟和蒲尔戈酒的综合。他极热心地斟满了左右两边的杯子，给他的亲戚和乞乞科夫。但乞乞科夫觉察到，他给自己却斟得很少，这使乞乞科夫有了一点戒心。当诺兹德廖夫正对着亲戚谈天或是斟酒之际，便乘机把自己的一杯倒在菜盘里了。接着又立刻拿出一瓶乌莓烧酒来，据诺兹德廖夫说，是全像奶油味道的，但奇怪的是不过发着很强的浊酒气。后来又喝了一种香醪，有一个名目，然而很不容易记，连主人自己第二回说起来也完全是另一个了。中餐早已完毕，酒也都试过了，但客人们却还不离开桌面，乞乞科夫总不愿意当着那个亲戚的面，向诺兹德廖夫说出他藏在心里的事情来：那亲戚究竟是外人，这事情却只能密谈的。但那亲戚也未必是一个于他有害的人，因为他已经大醉，埋在椅子里，早就抬不起头的了。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情形有些不妙，就请诺兹德廖夫放他回家去，而且说得很低、很倦的声音，好像——用民族的俄国的表现方法说起来——用钳在马头上拔马嚼子。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放你走！”诺兹德廖夫说。

“不要难为我了，好朋友！真的，我要走！”那亲戚恳求道，“你不该这么虐待我的！”

“胡说！来，我们玩一下彭吉式加。”

“不行，好人，还是你自己玩吧！我实在不能玩了，我的太太要很不高兴我的，我也还得对她讲讲市集的情形去。真的，朋友！不给她一点小高兴，这是我的大罪过呀。求求你，不要留我了吧！”

“管他老婆干什么吗……！好像顶要紧的是你们两口子在一起！”

“不不，真的，朋友！她是很好的，我的太太，能干，诚实，一个模范的贤妻！她待我好。你可以相信我，我是常常感激得流下泪的。不不，不要想留住我了吧，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得走了。我告诉你！老老实实！”

“放他走吧，我们要他做什么呢！”乞乞科夫悄悄地对诺兹德廖夫说。

“你说的对！”诺兹德廖夫道，“我最讨厌这样的孱头！”于是他大声地说下去道，“好吧，那就滚你的。去！尽找你的老婆去，你这吹牛皮的！”

“不是的，朋友！你不能骂我是吹牛皮的！”那亲戚回答说，“我仗她才有生活呢。真的！她是很可爱，很好，很温柔，娇小……我常常要流出眼泪来。她会问我，我在市集上看见了些什么——我得统统告诉她——她很可爱……”

“那么，去和她胡说八道去就是！”

“不，听呐，好朋友！你不能这样说她的，这也就是侮辱我呀，她是很好，很可爱的。”

“是了，快滚吧！找她去！”

“是的，的确，我要走了，原谅我不能奉陪。我是极高兴在这里的，但是我实在做不到。”那亲戚总在絮叨着一切赔罪的话，却没有留心到他已经坐上马车，拉出大门，在露天底下、田野上面了。由此知道，他的太太怕也未必会听到多少市集的情形吧。

“这么一个废物！”诺兹德廖夫走向窗口，目送着跑远去的马车，说，“这么跑！那旁边的马倒不坏，我早就看上了的。不过这家伙总不肯。只是一个孱头！”

大家走到隔壁的屋里去。波尔菲里拿进烛火来，乞乞科夫忽然见有一副纸牌在主人的手里了，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取来的。

“来玩一把小玩意吧，朋友！”诺兹德廖夫说，一面把纸牌一挤，又一松，那十字封条就断掉，落在地上了，“消遣消遣呀，你知道。我想玩一下三百卢布的彭吉式加！”

然而乞乞科夫只装作全没有听到那些话的样子，却自己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道：“哦，几乎忘记了，我要和你商量一点事！”

“什么事呀？”

“但你得先答应我！”

“那是什么事呢？”

“不，你得先答应我！你听真！”

“那么，好吧。可以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么，你一定有一大批死掉的农奴，户口册上却还没有注销的吧！”

“自然！这又怎么样呢？”

“都让给我。把他们归到我的名下去！”

“你拿这有什么用呢？”

“我有用。”

“不，你说，什么用？”

“就是有用……这是我这边的事情了——一句话，我有用处。”

“里面一定还有缘故的。你一定在计划什么事。说出来吧！什么事？”

“唉唉，什么计划呀！这样的无聊东西，我能拿它计划什么呢？”

“那么，你要他们做什么呢？”

“我的上帝，你真是爱管闲事！无论什么垃圾，你也要用手去摸一下，而且简直还会嗅一下！”

“是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肯说呢？”

“就是我说了，你有什么用呢？这是很简单的，不过我想这么干一下！”

“就是了，如果你不说，我就也不给！”

“听吧，这是你丢面子的。你说过一言为定的了，现在却不算了！”

“很好，随你说吧。在你没有告诉我之前，我不答应！”

“我怎么告诉他才是呢？”乞乞科夫想。他略一盘算，才说明他要找死魂灵，为的是想在交际社会里增加自己的名望，他没有大财产，所以原有的魂灵也不多。

“你胡说。”诺兹德廖夫说，打断了他的话，“你胡说，兄弟！”

乞乞科夫自己也感到，他的谎实在撒得不聪明，这虚构的口实也的确没有力量。“那么，好，我老实告诉你吧。”他正经地说道，“我请你只放在自己的心里，不要传开去。我准备结婚了，但可恨的是我那新妇的父母是极难说话的人，总想出人头地。一对该死的东西！和这样的人有了关系，我倒在懊悔了。他们一定要新郎至少也有三百个魂灵，但我可一共几乎还缺一百五十个，那么……”

“不，兄弟，你胡说！”诺兹德廖夫又喊起来。

“不，真的，这回是连这样的一点谎也没有的。”乞乞科夫说着，用拇指头在小指尖上划出一块极小的地方来。

“如果不是胡说，拿我的脑袋去！”

“听呀，你侮辱我！我是何等样人呀？我为什么总要说谎呢？”

“可是我明白你了：你是一个大骗子——要知道我是看朋友交情上，这才说说的。如果我是你的上司，第一招就是在树上缢死你！”

听了这话，乞乞科夫觉得受侮了。凡有粗鲁的，有伤脸面的表现，是使他不舒服的。他不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亲昵，但如果那是上等人物，就又作别论。因此他现在觉得心里不高兴。

“上帝在上，我要缢死你！”诺兹德廖夫重复说，“我很坦白说出来，而且说这也并不是为了侮辱你，倒是因为我自己相信，我是你的朋友。”

“一切事情都有一个界限。”乞乞科夫俨然地说，“倘若你爱用这样的语调，不如进兵营去。”于是他又接下去道，“你不肯送，那么，卖我也可以的。”

“卖！我明白你了。你是一个流氓。你不肯多出钱的。”

“喏，你也该知足了！想一想吧，你以为那是宝石似的东西吗？”

“你说的对，我明白你了。”

“不，听吧，朋友，多么小气呀。你其实是应该送给我的。”

“那就是了，我一个钱也不要，给你看看我并不是这么一个吝啬鬼。你买一匹种马去，农奴就算作添头。”

“请你想想，我要种马做什么用呢？”乞乞科夫说，对于这提议非常诧异了。

“你做什么用？买这捣乱家伙，我花了一万卢布，你只要出四千。”

“但是我拿它去做什么呀！我并没有牧场。”

“是的，再听我说，你还没有懂呢。现在我只要三千。其余的一千你可以后来再付的。”

“是的，但是，我简直完全用不着！实实在在！”

“那就是了，那么，买我的那匹枣红的母马去吧！”

“我也用不着母马。”

“我给你母马，还添上你已经见过的那匹灰色小马，只要两千卢布。”

“我用不着马！”乞乞科夫说。

“你可以再去卖掉的。无论在哪一个市集上，你都能赚三倍。”

“如果你相信可以赚这么多的钱，还是自己卖去吧。”

“这能赚钱，我是知道的，不过我愿意你也赚一点。”

乞乞科夫谢了他的友情，并且坚决地回绝了枣红的母马和灰色的小马。

“那么，在我这里买几条狗去吧！这一对会使你乐到脊梁都抽搐起来的。刺毫毛，硬胡子；那成堆的毫毛，就像刺猬的刺一样，而且那肋骨啊——简直是铁箍。还有那又小又胖的爪子——几乎不沾地……”

“唉唉！我用不着狗。我不是猎户。”

“但我很希望你也养几条狗。不过，你知道，如果你不要狗，那就买我的摇琴去。我告诉你，那是好东西。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打谎，那时花了一千，给你却只要九百。”

“我要摇琴做什么用呀？我又不是德国人，要拿了这东西挨家地讨钱去！”

“但这并不是德国人所有的那种筒琴哩。这是一个风琴，你仔细地看去。真正玛霍戈尼树做的！来，我再给你看一下吧！”诺兹德廖夫就捏住乞乞科夫的手，拉到邻室去，他抵抗，两脚钉住了地板，想不动，他力辩，自己很知道那摇琴，然而都没有用，他总得再听一回马尔博罗怎样去出征。

“如果你不愿意给我钱，那么，我们就这么办吧，你知道。我给你摇琴，再加上所有的死魂灵，你就留下你的篷车，还只要再付三百卢布。”

“又来了？我怎么回去呢？”

“我另外给你一辆车。在库房里，我就给你看！你只要去漆一下。那就是一辆很体面的马车了！”

“这人给冒失鬼附了体吗？”乞乞科夫想，并且下了英勇的决心，凡是诺兹德廖夫的马车、摇琴，以及一切平常和异常的狗，即使那是前所未闻的，铁箍似的肋骨和又小又肥的爪子，都一个也不要。

“但是你全都到手了呀：马车，摇琴，死魂灵。”

“但是我不要。”乞乞科夫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你不要？”

“很简单，因为我不要，这就尽够了！”

“唉唉，你这家伙！和你打交道，是不能像和一个好朋友或是伙伴的。真是一个……现在看出来了，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

“是的，我是驴子，对不对？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为什么非买不可呢？”

“不不，不要提了！现在我明白你了。这样的一个无赖汉，的的确确。好吧，你听着，我们来玩一下彭吉式加。我押上所有的死魂灵，再加摇琴。”

“不，不，我的好人，用赌博来决输赢，是靠不住的。”乞乞科夫向对手拿着的纸牌看了一眼说。他觉得对手很难相信，连纸牌也可疑。

“为什么靠不住？”诺兹德廖夫说，“这是没有什么靠不住的。如果你运气好，妈的，就什么都到手。瞧吧，你的运气多么好。”他说着，摊开几张纸牌来，要引起乞乞科夫打牌的兴趣。“喏，这样的好运气，这样的好运气！总是这样上风。你瞧，这是该死的十，我会因此输得精光的。我知道会使我输得精光。但是我闭起眼睛，心里想，妈的！请便吧，这奸细！”

诺兹德廖夫正在讲说的时候，波尔菲里又拿进一瓶酒来了。但乞乞科夫都坚决地拒绝，不喝酒也不玩牌。

“你为什么不要玩？”诺兹德廖夫道。

“因为我不高兴。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赌友。”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赌友呢？”

“就因为我不是一个赌友呀。”乞乞科夫说，并且耸一耸肩。

“无聊家伙，你这！”

“上帝这样的造了我了，我也没法。”

“简直是一条懒虫。先前我至少还当你是一个有些体面的人。可是你全不明白怎样打交道。对你不能说知心话，你是连一点点的面子也不要的。全像索巴克维奇！废物一个！”

“你说出来，为什么骂我吧？不玩牌，就是我的错处吗？如果你是这么一个斤斤计较的家伙，那么，把魂灵卖给我就是了！”

“你拿恶鬼去！而且还是没有头毛的。我本要白送给你的，现在你可是拿不到手了，就是你献出一个王国来，我也不给。这样的一个扒手！这样的一个龌龊的坏货！我从此不和你来往了。波尔菲里，告诉管马房的去，不要给他的马匹吃燕麦了。给干草就足够。”

这样的结局，乞乞科夫是没有预先想到的。

“我还是不看见你的好！”诺兹德廖夫说。

这吵架并没有阻碍主人和他的客人一同吃晚饭，虽然这回在桌上不再摆出各种佳名的酒来。不过孤零零地站着一小瓶，是契汶尔酒之一种，但其实是人们大抵叫作酸浊酒的。晚饭之后，诺兹德廖夫领乞

乞科夫到一间旁边的屋子里，那里面铺着一张给他睡觉的床，并且说道：“你的床在这里。我不高兴对你说什么晚安。”

说完这话，他出去了，只剩下乞乞科夫一个人，心情恶劣之至。他在懊恨自己，自责他的同来这里，费了他许多要紧的时光；最难宽恕的是竟对他说出了自己的事情；真是粗心浮气，活像一个傻子；因为这一类事情，是完全不能对诺兹德廖夫说的。诺兹德廖夫是一个坏蛋，他会添造些谣言，不知道散布怎样的谎话，到底还弄出一个无聊的话柄来呢……晦气，真真大晦气！“我真是一头驴子！”他对自己说。这一夜他睡得很坏。有一种很小却很勇敢的虫，不住地来咬他，痛得挡不住，使他用五个指头搔着痛处，一面唠叨道：“恶鬼抓了你去吧，连诺兹德廖夫！”当他醒来的时候，还早得很。头一件事，是披上睡衣、穿好长靴之后，就到院子边沿的马房去，吩咐谢利凡立刻套车子。归途中遇见了诺兹德廖夫，他也一样地穿着睡衣，嘴里咬着烟斗，在院子里从对面走过来。

诺兹德廖夫很亲昵地招呼他，还问他夜里睡得怎么样。

“总是这样！”乞乞科夫冷淡地答道。

“我也是的，朋友……”诺兹德廖夫说，“你可知道，我给该死的鬼东西闹了一整夜，我简直说不清。昨夜嘴里还有一种味儿，好像是一整队的骑兵在那里面过夜。你知道，我梦见挨了鞭子。真的！你猜是谁打的呢？我来打一个赌，你一定猜不着：是骑兵大尉波采卢耶夫和库夫申尼科夫打的。”

“好，好，”乞乞科夫想，“如果你真的挨一顿打，那倒实在不坏的。”

“上帝在上！这真的痛得要命！我就醒了，不错，周身都痒，该死的东西，这跳蚤！哦，回去穿起衣服，我就到你那里去。我只要再去骂一顿管家就行。”

乞乞科夫回到屋子里，洗过脸，换好了衣服。当他走进餐厅去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着茶具和一瓶蔗酒了。屋里却还分明地留着昨天中餐和晚餐的痕迹，使女并没有用过扫帚。地板上散着面包屑，连桌布上也能看见躺着成堆的烟灰。那主人，也就进来了，穿的还是睡衣，下面露着不穿小衫的、生着浓毛的胸脯。一只手拿了长烟管，一只手拿一个杯，喝着，这模样，对于极讨厌理发店招牌上面那样卷起、掠光，或者剪短的头的画家，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图样。

“那么，你以为怎样？”略停一会儿之后，诺兹德廖夫说，“你不想赌一下魂灵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赌，却买——我愿意这样。”

“我不想卖，这不像朋友。莫名其妙的事，我是不干的。赌——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玩牌吧！”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不赌的。”

“你也不愿意交换吗？”

“我不愿意！”

“哦，那么，听吧，我们来下象棋，好吗？你赢——就都是你的。该从户口册上注销的，我这里有一大批。喂，波尔菲里！拿象棋盘来！”

“请你不要费神，我可是不赌的！”

“但这并不是赌博呀。这不讲运气，也不能玩花样，什么都靠真本领的。而且我还得声明，我下得很不行，你应该饶我几招。”

“也许这倒很好的，试试看。”乞乞科夫想，“我先前象棋下得并不坏，况且他要在这里玩花样，也很难的。”

“也好！可以的。我还是和你下盘象棋吧。”

“魂灵——对一百卢布？好吗？”

“为什么？我想，五十卢布也足够了。”

“不行，你听呐，五十，这不像一注的！还不如我加上一条普通的猎狗，或者一个金的图章吧，你知道，那就像人们挂在表链上那样的东西。”

“那就是了！我可以来。”乞乞科夫说。

“可是你让我先几子呢？”诺兹德廖夫问。

“这怎么可以？自然不让先。”

“至少，开手要让我先两子的。”

“不行，我自己也下得很坏。”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诺兹德廖夫说着，动了一子。

“我长久没有碰过棋子了。”乞乞科夫说着，也动了一子。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诺兹德廖夫说着，又动了一子。

“我长久没有碰过棋子了。”乞乞科夫说着，又走下去。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诺兹德廖夫说着，又动了一下子，同时又用睡衣的袖口，把别的一子推向前去了。

“我长久没有碰过棋子了……喂，这是怎么的，好朋友？把这一子收回去！”乞乞科夫喊道。

“什么？”

“这一子是你得退回去的。”乞乞科夫说，但他忽然看见在他的鼻子跟前另外还有一子，像是想去吃帅似的。它是怎么来的呢，却只有上帝知道。“不行。”乞乞科夫说，“和你，是不能下的。人不能一下子就走三着！”

“怎么三着？这是弄错的。这一子是错带上来的。我退回去，如果你要这样。”

“还有这里的是怎么来的呢？”

“你说的是哪一子呀？”

“这里，这一子，想来吃帅的。”

“你怎么了呀！你好像不明白似的。”

“不，我的好人，棋子我都数过，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刚刚把它推上来的。这里是它的原位！”

“什么——哪里？”诺兹德廖夫红着脸说，“你胡说八道，朋友！”

“不，好人，恐怕正是你胡说八道，但可惜就是运气小。”

“你当我什么人？”诺兹德廖夫说，“莫非你以为我在玩花样吗？”

“我并没有当你什么人，不过我自己警戒，不再和你下棋了。”

“不成，现在你早不能退走了。”诺兹德廖夫愤激了起来，“棋已经下开了头的！”

“可是我可以不下，因为你下得不像一个规矩人！”

“你说谎！你没有说出这样话来的权利！”

“不然，我的好人，那倒是你，你说谎的！”

“我没有玩花样，你也不能退开。你得下完这一盘！”

“你强迫我不来的。”乞乞科夫冷冷地说，走近棋局去，把棋子搅乱了。

诺兹德廖夫怒得满脸通红，奔向乞乞科夫，致使他倒退了两步。

“我却要强迫你，来和我下棋。你搅乱了棋局，也没有用的。我着着都记得！我们可以把这一局重新摆出来的！”

“不成，我的好人，我不和你下，这就够了！”

“你不下吗？是不？”

“你自己看就是，人是不能和你来下的！”

“不，要说明白：你下，还是不下？”诺兹德廖夫说着，更加走近乞乞科夫来，碰着了他的身体。

“不下。”乞乞科夫说，一面只得擎起双手，放在脸前，他看情形，已经料到要有一战了。这准备很得当，因为诺兹德廖夫的模样是就要动手的，而且很容易打过来，会使我们的主角的漂亮丰满的脸上，蒙上洗不去的耻辱。然而他把那一击往斜下里架掉了，还紧紧地捏住了诺兹德廖夫的两只喜欢打架的手。

“波尔菲里，保甫路什卡！”诺兹德廖夫发疯似的叫喊起来，一面挣脱着。

这一叫喊，乞乞科夫就放掉了他的手，因为他不愿意给仆役目睹这有趣的场面，而且同时觉得，永远扭住诺兹德廖夫也是毫无意思的。这刹那间，波尔菲里走进屋子里来了，后面跟着保甫路什卡，是一个强壮的小子，和他是尝不到好味道的。

“你总不肯下完这一局吗？”诺兹德廖夫说，“说出来：是，还是不是。”

“要下完它，我可做不到。”乞乞科夫说着，向窗外瞥了一眼。他看见自己的马车已经套好，旁边是谢利凡，好像只在等候叫他拉到门口来的命令。然而总逃不出这屋子去，因为门口站着两匹强有力的驴子——诺兹德廖夫的家奴。

“你总不肯下完这一局吗？”诺兹德廖夫再说一遍，脸上气得通红。

“如果你下得规规矩矩……但是……不下了！”

“不下？你这恶棍！你觉得自己要输了，你就会马上不下了！打他！”他突然暴怒地喊起来，一面转向波尔菲里和保甫路什卡，自己也抓起了他那樱木的长烟管。乞乞科夫白得像一块麻布。他想说些什么，但他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动，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打他！”诺兹德廖夫大叫着，拿了他那樱木的长烟管向他奔来，发红而且流汗，恰如喊着向一个难攻的要塞冲锋一样。“打他！”诺兹德廖夫好像一个狂暴的中尉，正当猛烈的总攻击之际，对他的中队喊道：“前进，儿郎们！”这中尉，是以蛮勇获得名望的，当战斗使他无法可想的时候，就只好发这命令。然而战云已经把他弄昏，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在打旋子了。大将斯服罗夫的影子，仿佛就在前面飘浮。重大的目标在那里，他就瞎七瞎八冲过去。他喊着：“前进呀，儿郎们！”但这事怎样地破坏了已经筹定的总攻击的计划却并不细想，而藏在云间一般的难攻的要塞的墙壁的枪洞里，有几百万枪口，和自己带着的无力的小队，会像轻微的羽毛似的在空中纷飞，以及敌人的枪弹会呼啸着飞来，使这边的叫喊沉默下去之类的事，也并不重视了。然而，就是把诺兹德廖夫当作一个没头没脑地向要塞冲锋、疯里疯气的中尉似的人物吧，而这被他猛攻的要塞本身，却和那种要塞毫不相像，倒相反，这要塞是感到一种恐怖，连心脏也掉到裤子里去了。他想拿着护身的椅子，已经被家奴们从手里抢去了，他已经闭上眼睛，凶多吉少，准备用脊梁来挨这家主人的长烟管，另外还要出什么事呢，那可只有上帝知道了。

然而福从天降，我们的主角的肋肋、肩膀，以及所有养得很好的各处的皮肉，幸而都没有事。完全出乎意外，突然响起来了，好像天使的声音，是一个铃铛声，驶来的马车的车轮声，连屋里也听得到的三匹跑热了的马的沉重的呼吸声。大家都不禁连忙跑到窗口去。一个

留了胡子、穿着军人似的衣服的人，跨下车子来。他在门口问过主人之后，就走进屋子里，其时乞乞科夫还在吓得发昏，也还在凡是垂死的人总要尝到的可怜之至的状态里。

“我可以问，两位里面谁是诺兹德廖夫先生吗？”那客人问，于是用了诧异的眼光，向手里拿着长烟管站在那里的诺兹德廖夫看了一眼，也向刚从他那可悲的状态里开始恢复转来的乞乞科夫看了一眼。

“我可以先问，光临的是谁吗？”诺兹德廖夫走近他去，说。

“我是地方法院院长！”

“您贵干呢？”

“我来这儿，为的是通知你一件我所收到的公文。在对于你的未决案件有了法律的判决之前，你是被告。”

“呀。胡闹！怎样的案件？”诺兹德廖夫说。

“您牵涉在地主马克西莫夫的案件里了，您在酩酊状态之际，用杖子打他，给了他人格的侮辱。”

“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地主马克西莫夫。”

“可敬的先生！您要注意：我是官吏。您可以对您的仆役这么说，对我却不能。”

到这里，乞乞科夫便不再等候诺兹德廖夫对于这的回答，抓起自己的帽子，从地方法院院长的背后溜出门外，坐在他的马车里，并且命令谢利凡，用全速力赶马匹跑掉了。

[1] Karlsbad，德国的温泉场。先前俄国贵族是很喜欢到那里去的，但大抵只为了玩耍，并不是来养病的。——译者注

[2] 这几个姓氏的俄文词根为：跳蚤、阅读、肥皂、鞍子、狗。——译者注

[3] Bukhara，中亚的地名。——译者注

[4] Doublet，纸牌比赛的一种。——译者注

[5] Galbik、Bankishka，均是纸牌比赛的一种。——译者注

[6] 乞乞科夫的本名和父称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兹德廖夫却乱叫作阿波兑勒杜克（Opodeldok）·伊万诺维奇，这在那时的俄国算是很失礼的。——译者注

[7] Thenardi，那时的著名的马戏班子。——译者注

[8] Saveli Sibiriakov，这是俄国人的名姓。——译者注

[9] John Churchill 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的大将，以常胜著名。——译者注

[10] 浓硝酸和浓盐酸的混合物。——译者注

第五章

我们的主角却还是担心得很。车子虽然用了撒野的速度在往前跑，诺兹德廖夫的庄子，已经隐在丘冈、田野、小山后面了，他总还在惴惴地四顾，好像以为就要跳出追兵来似的。他呼吸得很沉重，把手按在心上，就觉得跳得像是一只笼子里的鹌鹑。“我的上帝，真叫我出了一身大汗。这东西！”于是他从诺兹德廖夫本身咒起，一直到他的祖宗。其中确也有几句很不好听的话，但有什么用呢，一个俄国人，又是在生气呀！况且这事情完全不是开玩笑，“无论怎么说，”他对自己道，“如果这局面上没有地方法院院长出现，恐怕我现在就不能够还在欣赏这美丽的上帝的世界了！恐怕我就要像水泡似的消失，不留一点我在这世间的痕迹，没有后代，也没有钱财和田地以及好名望传给我的儿子和孙儿了！”我们的主角，实在替他的子孙愁烦得很。

“这么一个坏老爷。”谢利凡想，“这样的一个老爷，我一生一世里就还没有看见过。真的，应该对脸上唾他一口，不给人吃，那还可以，可是马却总得喂的呀。因为马是喜欢燕麦的，这就是它的养料，我们要粮食，那么，它就要燕麦。这正是它的养料啊。”

马匹也好像因为诺兹德廖夫而显着不高兴的态度。不但阿青和议员，连阿花也不快活。虽然它的一份燕麦，一向总比别的两匹少，而且谢利凡放进槽去的时候，一定说这一句话：“吃吧，你这废料！”不过这总归是燕麦，并非平常的干草，它便愉快地嚼起来，还时时把它的长脖子伸到两位邻居的槽里去，估量一下它们得到的是怎样的养料。当谢利凡不在马房里的时候，它就更加这么干。但这回却都不外乎干草——这是不行的！它们都不满足了。

然而，这不满足却在它们的抑郁中，被突然的而且意外的事件打断了。当六匹马拉的车子向它们驰来，坐在车里的女人们的喊声和车夫的叫骂声已经到了耳边的时候，这边的一切连着马夫这才心魂归舍。“喂，你这流氓，该死的，我大声地告诉了你：向右让开，老混蛋！你喝昏了，还是怎的？”谢利凡知道自己不对了，但俄国人，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认错的，他就也威风凛凛地叫道：“你怎么瞎七瞎八地冲过来啊！你把你眼珠当在酒店里了吧？”同时他使劲地收紧缰绳，想使车子退后，从纠结中脱开。但是，啊呀，他的努力没有用，马匹由它们的马具叉住了。阿花很觉得新奇似的嗅着在它身边的新朋友。这时坐在车里的女客是忧容满面，看着一切的纠纷。一个已经有了年纪，另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姑娘，金色头发，光滑地贴在她小巧的脸上。她那漂亮的脸盘圆得像一个嫩鸡蛋，闪着雪白、透明的光，也正像嫩鸡蛋，刚从窠里取出，在管家女黑黑的手里，拿着映了太阳，查看一下时光。她那娇嫩的菲薄的耳朵，当被逼人的温热照得潮红时，也在微微地颤动。还有从那张着不动的嘴唇，闪在眼里的泪珠上的受惊的表情，也无不非常漂亮，致使我们的主角失神地看了几分钟之久，毫不留心车子、马匹和马夫的纠葛了。

“退后！老混蛋！”那边的马夫向谢利凡叫喊道。他勒一勒缰绳，那边的同行也这么办，马匹倒退了几步，但立刻仍旧回上来，那些皮条又重新缠绕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境里，那新相知却给了我们的阿花一个很深的印象，致使它不再想从那因为意外的命运、陷了进去的轮道中走出。它把嘴脸搁在新朋友的脖子上，还似乎在耳朵边悄悄地说些什么事：确是些可怕的无聊事，因为那对方总在摇耳朵。当这大混乱中，幸而住得并不很远的村子里，有农民们跑来帮忙了。一场这样的把戏，对于农民，实在是一种天惠，恰如他们的日报或聚会之对于德国人一样，车子周围即刻聚集了许多脑袋，只有老婆子和吃奶孩子

还剩在家里。人们卸下皮带来，阿花在鼻子上挨了很重的几下，因为要使它退走。一句话，马儿们是拆散，拉开了。但那刚到的马匹，不知道是不愿意和新朋友分离，还是倔强呢，任凭马夫尽量地抽，也总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农人们的同情和兴味，大到不可限量了。大家争着挤上来，给些聪明的意见。“去，安德留什卡，把右边的马拉一下。米卡伊大叔骑在中间的一匹上，上去呀，米卡伊大叔！”那又长又瘦的米卡伊大叔，是一个红胡须的汉子，便爬在中间的马上了。他就像乡下教堂的钟楼，或者要更确切，就是一个汲井水的瓶子。马夫鞭着马，然而没有效，米卡伊大叔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慢来！慢来！”农人们喊着，“你还是骑到边马上去，米卡伊大叔；米念伊大叔骑在中间的马上吧！”米念伊大叔是一个广肩阔背的农夫，一部漆黑的络腮胡子，那肚子，就像足够给一切市场上受冻的人们来煮甘甜的蜜茶的大茶炊，他高高兴兴地骑在中间马上了，使它为了这重负，几乎要弯到地面。“现在行了，”农人们喊道，“打！打呀！给它一鞭！喂给这黄马！为什么要像小蜻蜓似的张了腿不听话。”但一看出做不到，打也无用，米卡伊大叔和米念伊大叔就都骑在中间这一匹马上，使安德留什卡爬到边马上去了。马夫到底也耐不下去了，便双双赶走米卡伊大叔和米念伊大叔，都滚他的蛋。这正好，因为马匹好像一息不停地跑了一站似的正在出大汗。他先给它们喘过气来，它们也就自己拉着车走了。

当闹着这事变的时候，乞乞科夫却浸在对于不相识的年轻小姐的考察中。他有好几回，想和她去攀谈，然而总是做不出。这之间，那小姐就走掉了，漂亮的头带着标致的脸相，和那苗条的姿态，都消失了，像一个幻景；乞乞科夫又看见了村路，他的马车和读者早已熟识的三匹马，还有谢利凡这一流人，以及四面的空无一物的田野。凡在人间，在粗笨的，冷酷的，穷苦的，在不干净的，发霉的下等人们里

——也如在干净的，规矩的，单调的上流人们里一样——无论在哪里，我们总会遇到一回向来从未见过的现象，至少也总有一回会燃起向来无与相比的感情。这在我们，就是一道灿烂的光，穿过了用苦恼和不快所织成的我们的一生的黑暗，恰如黄金作饰、骏马如画、玻璃窗发闪的辉煌的箱车，在突然间，而且在不意中，驰过了向来只见有看熟的乡下车子经过的寒村一样：农人们就还是张开嘴巴，诧异地站着，不敢戴上帽，虽然那体面的箱车早已远得不见了。这年轻的金发小姐在我们的故事里，也就是这样地在突然间而且在不意中出现，又复这样的不见了的。倘使这时并非乞乞科夫，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骠骑兵，或是一个大学生，或是一个刚刚上了他那人生之路的平常的凡夫俗子——那么，我的上帝，他会怎样的激昂奋发，他会怎样的魂飞神往啊！他将要久久痴立在那地方，眼睛望着远处，忘记了道路和旅行的目的，忘记了因为他的迟延而来的一切呵斥和责难，是的，他并且忘记了自己、职务、世界，以及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了！

然而我们的主角是已经到了中年，且有一种冷静、镇定、切实的性格的。他也曾沉思了一番，还想到过许多事，但他的思想却是更加务实的东西：他的思想绝不如此糊涂，倒是很清楚，很有根据。“一个出色的姑娘！”他说，其时就打开他的鼻烟壶，嗅了一下，“但在她那里，最好的是什么呢……她那最好的是，她好像刚刚从学堂或者女塾毕业，还没有特别的女形女势。她现在还是一个孩子，什么都朴实、单纯，想到了就说，高兴了就笑。要使她成为什么还都可以，她能成为一个佳人，却也一样地会变一个废物——会变的，如果请婶子或是妈妈来教育。只要一年，就满是女形女势，连她自己的父亲也会觉得她是另一个人了。她会成一个骄傲的、装腔的人，只在外面学来的规矩上彷徨、佩服，心思都花在她和什么人讲什么事以及讲多少话，她

怎样瞟她的情人这些事情上。于是害怕得很，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终于就该做什么也简直不明白了，一生就像是一个大谎言在那里逛荡着。呸！妈的！”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接下去道：“我愿意知道她是什么人呢？她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是有名望的地主，还不过是一位正人君子，只从办公上积了一点小钱的呢？如果那娃儿带着二十万卢布嫁妆——有一个规矩人，就可以和她享福了。”这二十万卢布对他发着很动人的光芒，使他心里怪起自己来，为什么不在叉车的时候，向马夫问一声她们的名姓呢，但这时索巴克维奇的村庄已经分明可见，他的思想就被赶走，转到他自己的事情上去了。

这庄子，在他看起来是很大的，两面围着白桦和黑松的树林，像是一对翅膀，这一只显得比那一只暗一点；中间站着一所木房子，红色的屋顶，暗灰色的——实在是粗糙的墙壁——恰如我们造给屯田兵和德国移民的房屋一样。一看就知道，关于建筑的设计，建筑家是很和主人的趣味斗争了一下的。建筑家是内行，喜欢两面相称，主人却第一要便利，所以一面的墙壁上，一切通气的窗户都堵塞了，只有一个该在昏暗的堆房上那样的小小的圆窟窿。还有一个破风[1]，虽然建筑家怎样费力，也总不能弄到屋子的中央去；主人一定要把一根柱子竖在旁边，于是原是四根的柱子，便见得只有三根了。前园是用很坚实、粗得出奇的木栅围起来的。到处都显得这家的主人，首先是要牢固和耐久。马房、堆房、厨房，也都用粗壮的木材造成，大约可以很经久。农奴的小屋，也造得非常坚牢。没有一处用着雕刻装饰的雕墙，以及别样的儿戏——所有一切，为主的只有一个坚实。就是井干，也用厚实的槲树做成，这种材料，普通是只用于造水磨和船只的。一句话：凡有乞乞科夫所看见的，无不坚固，而且屹然地站在地面上，排排节节，还似乎有着深沉的不可动摇的布置。

当马车停在阶沿前面时，乞乞科夫看见了两张脸，几乎同时从窗子里望出来：一张是女的，狭长到像一条黄瓜，裹着头帕；一张是圆圆的男人脸，很大，像那穆尔大比亚的南瓜，就是俄国却叫作“葫芦”，用它来做巴罗拉加琴，那二弦的轻快的乐器——这在不怕羞、爱玩笑的农家少年们是荣耀和慰藉，那些修饰齐整的青年，就由此向着那聚到周围来听妙音的粉头酥胸的姑娘们，使眼色、发欢声的。那两张脸在窗口一瞥之后就又消失了。一个灰色背心上带着蓝色高领子的家丁，便出到阶沿上，迎乞乞科夫进了大门，主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一看见客人，只简短地道了一声“请”，就引他到里面去了。

当乞乞科夫横眼一瞥索巴克维奇的时候，他这回觉得他好像一头中等大小的熊。而且仿佛为了完全相像，连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袖子和裤子都很长，脚上穿着毡靴，所以他的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别人的脚。他的脸色是通红的，像一个五戈比铜钱。谁都知道，这样的脸在世界上是很多的，对于这特殊的工作，造化不必多费心机，也用不着精细的工具，如锉子、锯子之类，只要简单地劈几斧就成，一下——瞧这里吧，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当之处了；再用大锥子在眼睛的地方钻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也无须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说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索巴克维奇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结实的，随手做成的形象：他的姿势，绝妙透顶，不过间或转一下他的头，为了这不动，他就当然不很来看和他谈天的人，却只看着炉角或房门了。当和他一同经过餐厅的时候，乞乞科夫再瞥了他一眼，就又心里想：“一只熊，实在完全是一只熊。”而且这是命运怎样奇特的玩笑啊：他的名字又正叫作米哈尔·谢米诺维奇[2]。乞乞科夫是知道索巴克维奇的老脾气，常要踏在别人的脚上的，便走得很小心，总让他走在自己的前面。但那主人似乎也明白他那坏脾气，所以不住地问道：“恐怕我对您有了疏忽之处了吧？”然而乞乞科

夫称谢，并且很谦虚地声明，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疏忽之处。

他们进得客厅，索巴克维奇指着一把靠椅，又说了一声“请”。乞乞科夫坐下了，但又向挂在壁上的图画看了一眼。全是等身大的钢版像，真正的英勇人物，即古希腊的将军们，如米太亚得·客蒙·伯里克利等，末一个穿着军服，红裤子，鼻梁上戴眼镜。这些英雄们，都是非常壮大的腰身，非常浓厚的胡子，多看一会儿，就会令人吓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奇怪的是，在这希腊群雄之间，也来了巴格拉基昂[3]公，一个瘦小的人，拿一面小旗儿，脚下是一两尊炮，还嵌在非常之狭的框子里。其次又是古希腊的女英雄罗培里娜，单是一条腿，就比现在挂满在这客厅里的无论哪一位阔少的全身还要粗。这家的主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健康而且茁壮的人，所以好像也愿意把真正健康而且茁壮的人物挂在那家里的墙壁上。罗培里娜的旁边，紧靠窗户，还挂着一个鸟笼，有一只灰色白斑的画眉，在向外窥视，也很像索巴克维奇。主客两位，彼此都默默地坐着不到两分钟，房门开处，这家的主妇，是一位高大的太太，头戴缀着自家染色的带子的头巾走进来了，她脚步稳重，头笔直，好像一株椰子树。

“这是我的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索巴克维奇说。

乞乞科夫就在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的手上亲吻，那手，是几乎好像她塞到他嘴里来的一般。由这机会，他知道了她的手是用黄瓜水洗的。

“心肝，我可以介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给你吗？”索巴克维奇接着说，“我们是在知事和邮政局长那里认识的。”

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请乞乞科夫就座，她一样地说了一声“请”，把头一动，仿佛扮着女王的女戏子似的。于是她也坐在沙发上，蒙着她毛织的头巾、眼睛和眉毛，从此一动也不动了。

乞乞科夫又向上边一瞥，就又看见了粗腰身、大胡子的米太亚得，伯里克利以及装着画眉的鸟笼子。

大约有五分钟，大家都守着严肃的沉默，来打破的只有画眉去吃几粒面包屑，用嘴啄着鸟笼的木板底子的声音。乞乞科夫又在屋子里看了一转，这里的东西也无不做得笨重、坚牢，什么都和这家的主人非常相像。客厅角上有一张胖大的写字桌，四条特别稳重的腿——真是一头熊。凡有桌子、椅子、靠椅——全都带着一种沉重而又不安的性质，每种东西，每把椅子，仿佛都要说“我也是一个索巴克维奇”或者“我也像索巴克维奇”。

“我们在审判厅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那里，谈起了您呢。”乞乞科夫看见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开口模样，终于说，“那是上一个礼拜四了。我在那里过了很愉快的一晚上。”

“是的！那一回我没有到审判厅长那里去。”索巴克维奇道。

“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不是吗？”

“您说谁呀？”索巴克维奇说，看着暖炉角。

“说审判厅长！”

“在您，恐怕是会觉得这样的。他其实是共济会员，可又是世上无双的驴子。”

乞乞科夫一听到这过分的评论，颇有点仓皇失措了，但他即刻又有了把握，于是马上接下去道：“自然，人总是各有他的弱点的。可那执政官，却是一位很出色的人吧？”

“怎么？那知事？一位出色的人？”

“是的！我说得不对吗？”

“是强盗，像他的找不出第二个。”

“怎么？执政官是一个强盗？”乞乞科夫说，怎么执政官会入了强盗伙，他简直不能懂。“我老实说，这可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他接着道，“但请您许我提几句：他的行为，却全不是这一类。可以说，他有很温和的性格。”作为证据，他还拉出知事亲手绣成的钱袋来，并且竭力赞扬了他那可亲的脸相。

“然而这可就是强盗脸呀！”索巴克维奇说，“您给他一把刀拿在手里，送他到街上去，他就杀掉您，毫无情面，只为一文小钱！他和那副知事，是真真正正的阎王。”

“哦，他和他们大约有些矛盾的。”乞乞科夫想，“我还是和他谈谈警察局长吧，那人，我看起来是他的朋友。”

“但是，照我看来，”他说道，“老实说，我觉得警察局长是最惬人意了。多么直爽坦白的性格，他很有点质朴、诚实。”

“是一个骗子！”索巴克维奇很冷静地说，“他有本领，会先来骗了您，卖了您，又立刻和您一同吃中饭。我知道他们，真正的骗贼。全市镇就是这模样：这一个骗贼骑住了另一个，追捕着他们的还有第三

个，全都是犹大，卑鄙的奸细，还有点什么用处的只有一个审判员——不过到底也还是一只猪。”

在这些虽然略短，却是好意的传记的评论之后，乞乞科夫觉得其余的官员们的叙述，也不大记得起来了，而且他悟到，索巴克维奇是不喜欢说人们一点好处的。

“你看怎么样，心肝，我们去坐起来？”索巴克维奇夫人对她的男人说。

“请。”索巴克维奇说着，就走向餐桌那里去，照着古来的好习惯，主客各先喝过一杯烧酒，并且吃起来，这是广大的俄罗斯全国上下，无论城乡，在中饭之前总是预备的先是各种咸渍和开胃食品的小吃。然后大家都到餐厅去。主妇走在最前面，好像一只浮水的天鹅。小小的桌子上，摆着四个人的刀叉。那第四位上，立刻有一个人坐下去了，要说这人是颇不容易的，她究竟是什么呢？太太还是姑娘？是亲戚，是管家妇，还不过是住在这家里的女人呢？她大约三十岁，没有头巾，用一条花布围巾披在肩膀上。在这世界上，是有这样的创造物的，她并非独立地存在，倒仅仅是别个上面的一个斑，一个点。她总是坐在同一的地方，头总是保持同一的姿势；人们拿她当家私什物看，也想不到她在一生中，会张开嘴来说句话；倘要相信她会笑，倒是得到使女屋或是堆房里去观察的。

“今天的菜汤很出色，我的宝贝。”索巴克维奇喝着汤，一面说，一面又拿过一大块包肚来，这有名的食品，普通是和菜汤同吃，用荞麦粥、脑子、蹄子肉，灌在羊胃里做成的。“这样的包肚，”他又转向着乞乞科夫，接续说，“您走遍全市也找不出，在那里，鬼知道卖给您的是什么呢！”

“但在知事那里，倒也吃得很不坏。”乞乞科夫道。

“是的，那么，您可知道，那东西是怎么做的呢？您一知道，可就不要吃了！”

“那东西是怎么做的，我自然不能明白，但那猪排和鱼，却出色的。”

“在您，恐怕是会觉得这样的。我很知道他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事情。厨子这坏蛋，受了一个法国人的指教，就只买一只老雄猫，剥掉皮，当作兔子用。”

“呸！你说的是多么讨厌的事情呀！”索巴克维奇的太太说。

“叫我有什么法子呢，宝贝？他们那里，就是这么干的呀。他们惯于这么干，可不是我不好呀。所有末屑，我们的亚库拉是要抛到垃圾桶里去的，他们却拿它来做汤。总是做汤，统统做汤。”

“在食桌上，你总说些这样的事！”索巴克维奇太太抗议道。

“这有什么要紧呢，宝贝？”索巴克维奇说，“如果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呢，然而我爽爽快快地告诉你：这样的脏东西，我可是不吃的。青蛙，即使是糖煮的，我不吃。蛎黄也一样。蛎黄看起来好像什么，我明白得很。请您再用一块烧羊肉。”他向着乞乞科夫，接续说，“这是羊肋骨，不是斯文的绅士们喜欢吃的，用市场上躺了四天的羊肉做出来的肉饼子。那都是德国呀、法国呀的医生先生们想出来的计策，因此我真想统统绞死他们。节食法——也是他们的发明。好法子——用饿肚子来治病。因为他们自己是又乏又躁的体质，就以为俄国人的肚子，也只要这么办一下就成。哪里，这统统是不对的，这是真正的胡

闹，这统统是……”于是索巴克维奇气愤地摇摇头，“他们总在说什么文明，但他们的文明却不过是一个……哼！我几乎要说出口来了，但这样的话，吃饭时候是不该说的。我这里却完全不一样。我这里呢，如果是烧猪或烧鹅，那就拿出一只全猪或全鹅来。我宁可只有两样菜，不过要给我吃一个饱，直到心满意足。”索巴克维奇就用着实行，鲜明地支持了他的言论：他拿半爿羊脊肋放在盘子里，吃了下去，连骨头也嚼一通，直到一点也不剩。

“哦，哦。”乞乞科夫想，“他也知道什么是上算的。”

“我这里却完全不一样。”索巴克维奇用饭单擦着手，说，“我不是那什么普柳什金，他有八百个魂灵，那过活和吃喝，却比我们的看牛人还要坏。”

“这普柳什金是什么人呢？”乞乞科夫问。

“是一个贱种。”索巴克维奇说，“这样的吝啬鬼，人是想也想不到的。囚犯的生活也还要比他好：他把他所有的家伙都饿死了。”

“真的？”乞乞科夫显着同情的样子，插嘴说，“这是真的吗？像您说过，他那里饿死了很多的农奴？”

“像蝇子一样。”

“不，真的？像蝇子一样？我可以问一下，他家离这里有多远？”

“大约五里地吧。”

“五里地！”乞乞科夫叫了出来，还觉得他的心有点跳了，“如果从这里的大门出去，他的庄子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呢？”

“去找这狗的道儿，您还是全不知道好！我通知您，您倒不如不要关心他吧。”索巴克维奇说，“如果有谁到不成体统的地方去，比去找他倒还情有可原哩。”

“不，我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在这里打听的。我单是问问，因为对于风土人情，我是有很大的兴趣的。”

羊肋之后，来了干酪饼，每个都比盘子还要大，于是又来一只小牛般大的火鸡，塞满着各种好东西：白米、鸡蛋、肝，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都夹着装在肚子里，好像一个核。中饭这算是收场了。但当站了起来时，乞乞科夫觉得自己加重了整整一普特。大家又走进客厅去，却已经有一盘果酱摆在桌子上了——然而不是梨子，不是李子，也不是什么莓子的——但主客两面，谁也没有去碰一碰。主妇走出去了，要再取几样果酱来。趁这机会，乞乞科夫就转脸向了索巴克维奇，他却埋在一把靠椅里，只是哼；他饱透了，嘴巴一开一闭的，吐出几声不清楚的声音来；用手画过十字，就又去掩住了嘴巴。但乞乞科夫转向了他，说道：“有一点事情，我很愿意和您谈一谈！”

“您不再用一点蜜饯吗？”主妇又拿了一个果碟来，说，“这是萝卜片，蜜煮的！”

“慢慢的！”索巴克维奇说，“现在进去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和我，我们要脱了外套，休息一下子了！”

那主妇又立刻要叫人去拿垫子和枕头，但索巴克维奇却道：“不必，我们已经坐在靠椅上。”于是他的太太就走掉了。

索巴克维奇略略伸长着脖子，准备来听是怎样的事情。

乞乞科夫绕得很远，首先是通论俄国的广大，他竟无法称赞，恐怕古代的罗马帝国，也未必有这么大，外国人觉得诧异，是一点都不错的……（索巴克维奇仍然伸着脖子，倾听着。）而且看这光荣无比的国度里的现行的法律，还有登在人口册上，即使他已经不在这世上生活了，但在下次新的人口调查之前，却还当作活着一样看待的农奴。这自然为的是不给衙门去多担任无聊的无益的调查，也就是省掉事务上的烦杂，因为虽是没有这么办，国家机关也已经足够烦杂了……（索巴克维奇仍然伸着脖子，倾听着。）但要知道，这方法固然好，不过总不免使多蓄农奴的人，有了很重的负担，因为他们还得缴已经不在了的农奴的人头税，和活着的相同。但是他自己，乞乞科夫，对于他索巴克维奇是怀着万分敬仰之意的，所以很愿意来分担一点这沉重的义务。关于主要之点，乞乞科夫是说得非常留心的，而且也不说死掉的，却只说“不在的”农奴。

索巴克维奇仍然略略伸长了脖子，坐着，听是听的，但脸上竟毫不露出一点什么的表情。几乎令人疑心对着一个不活的，或是没有魂灵的人，否则虽有魂灵，也不在身子里，恰如那不死的柯希牵[4]似的，远在什么地方的山阴谷后，还带着一个厚壳，里面即使怎么震动，外面也绝无影响了。

“那么？”乞乞科夫问道，有些藏不住心里的焦急，等着回答。

“您要死掉了的魂灵吗？”索巴克维奇很平静地说，绝无惊疑之色，好像说着萝卜白菜似的。

“对啦。”他又想把话说得含糊一点，便添上一句道，“那些已经不在的。”

“那是有的，有的是！怎么会没有呢？”索巴克维奇说。

“哦，是吧？您既然有，那么，您一定是很愿意脱手的吧？”

“可以！我是很愿意卖给您的。”索巴克维奇说，还把头一抬。他分明已经看穿这买主是要去赚一笔大钱的了。

“畜生！”乞乞科夫心里想，“这家伙倒要卖给我了，我还一句也没有提呢！”于是提高声音道，“那么，可否问一下，您要卖多少呢？虽然……这样的货色……也很难定出价钱来……”

“那么，克己一点，每只一百卢布吧。”索巴克维奇说。

“一百卢布！”乞乞科夫叫起来了，他张开了嘴巴，吃惊地看着索巴克维奇的脸。他已经搞不清，是自己听错了呢，还是索巴克维奇的舌头向来不方便，原是想说别一句的，却说了这样的一句了。

“哦，您以为太贵吗？”索巴克维奇说，又立刻接下去道，“那么，您出什么价钱呢？”

“我的价钱？我看我们是有点缠错的，或者彼此都还没有懂，而且，忘记了说的是什么货色。干干脆脆，我说，八十戈比——这是最高价了。”

“天哪！这成什么话！八十戈比？”

“可不是吗！我看是只能出到八十戈比的。”

“我不是在卖草鞋呀！”

“但您也得明白，这也并不是人。”

“哦，您以为您能找到谁，会二十戈比一个，把注册的魂灵卖给您的吗？”

“不然，请您原谅，您为什么还说‘注册’呢？魂灵是早已死掉了的。剩着的不过是想象上的抓不住的一句话。但是，为了省得多费口舌，我就给您一个半卢布，一文不添。”

“您可真是不顾面子，竟会说出这样的数目来！请您老老实实，还一个实价！”

“这不能，米哈尔·谢米诺维奇，实在不能了！做不到的事，总归做不到的。”乞乞科夫说，但因了策略立刻又添了五十戈比。

“为什么您要这样俭省的呢？”索巴克维奇说，“这可真的不贵呀。您如果遇到了别人，他会狠狠地敲您一下，给您的并不是魂灵，倒是什么废物。您从我这里拿去的，却是真正的挑选过的茁实的好角色，都是手艺人和有力气的种田人。您要知道，例如米锡耶夫吧，他是造车子的，专造带弹簧的车子，而且绝不是只能用一个钟头的莫斯科那里做的那样，绝不是的，凡是他做出来的，都结结实实。他做车子，还自己装、自己漆哩。”

乞乞科夫提出抗议来，说这米锡耶夫可是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然而索巴克维奇讲开了兴头，总是瀑布似的滔滔不绝。

“还有那木匠斯台班·泼罗勃加呢？我拿我的脑袋来赌，您一定找不出更好的工人来。如果他去当禁卫军，是再好也没有的！身长七尺一。”

乞乞科夫又想提出抗议，说这泼罗勃加也是不在这世界上的了。然而索巴克维奇讲得出了神。他的雄辩仿佛潺潺的溪流一般奔下来，以至于令人不能不倾听。

“还有米卢什金，那泥水匠，会给您装火炉，只要您愿意装在什么地方，哪一家都可以；或者马克西姆·捷利亚特尼科夫，靴匠，锥子一钻，一双长靴就成功了。而且是怎样的长靴呀！他并且滴酒不喝。还有耶来美·索罗科普廖欣哩！他一个，就比所有的人有价值。他是在莫斯科做工的，单是人头税，每年就得付五百个卢布，这都是些好工匠呀！和什么普柳什金卖出来的废物是不同的。”

“但请您原谅。”给这好像不肯收梢的言语的洪水冲昏了的乞乞科夫终于说，“您给我讲他们的本领干什么呢？现在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了。他们是死了的人呀！俗谚里说的有：死人只好吓鸟儿。”

“他们自然是死了的。”索巴克维奇说，好像他这才醒悟，明白了他们确是死人一样，但即刻说下去道，“但所谓活人，是些什么东西呢？那是苍蝇，不是人。”

“不过那至少是活的！您说的那些，却究竟单单是一个幻影。”

“啊，不然，绝不是幻影。我告诉您，这样的一个家伙，像米锡耶夫的，您就很不容易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工匠，是不到您这屋子里来的。不然，绝不是幻影。这家伙肩膀上有力量，连马也比不上。您在别处还见过这样的一个幻影吗，我倒愿意知道知道。”说到末一句，他已经不再向着乞乞科夫，却向了挂在墙上的伯里克利和巴格拉基昂的画像了，这在彼此谈论之际，是常有的，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一个忽然不再看着对手，就是批评他的议论的人，却转向了偶然

走来、也许他全不相识的第三者，虽然他明知道不会得到赞同的回答，或者意见，或者表示的。然而他把眼光注在他上面，好像招他来做判断人模样，于是这第三者就有点惶恐，他竟来回答这并未听到的问题好，还是宁可守着礼节，先站一下，然后走掉的好呢，连自己也难以决定了。

“不成，两卢布以上，我是不出的。”乞乞科夫说。

“好吧，因为免得您说我讨得太多，您可简直还得太少，那就是了，就七十五个卢布一只——但是要钞票的——卖给您吧。看朋友面上。”

“这家伙在要什么呀？”乞乞科夫想，“他在把我当驴子看待哩！”于是他说出来道，“这可真真奇特，看起来，几乎好像我们是在这里玩把戏、演喜剧似的。我是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了，您显得是一位聪明人，一切教养都有。但商量的是什么事呢？这不过是……嘘……一个真正的空虚！这有什么价值，这有谁要！”

“但是您在想买，那么，您一定是要的了！”

这时乞乞科夫只好咬咬嘴唇，找不出回答。他喃喃地讲了一点家里的情形，索巴克维奇却不过声明道：“我全不想知道您府上的情形，我不来参与家务——这是您个人的事，您要魂灵，我就来卖给您。在我这里不买，您是要后悔的。”

“两卢布。”乞乞科夫说。

“唉唉，您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像俗谚里说的：黄莺儿总唱着这一曲。咬住了两卢布，简直再也放不掉了。您给一个确实价钱吧。”

“吓，这该死的东西！”乞乞科夫想，“不要紧，我就再添上半个卢布吧，给这猪狗，使他可以好一些。”“那就是了，我给您两个半卢布。”

“很好，那么，我也给您一个最后的价钱：五十卢布！这还是我吃亏，这样出色的家伙，您想便宜是弄不到手的！”

“这可真是一个吝啬鬼！”乞乞科夫想，于是不高兴地说下去道，“那不行，您听一下吧！您的模样，好像真在这里商量什么紧要事似的！这东西，别人是会送给我的。我到处可以弄到，用不着花钱，因为如果能够脱手，谁都高兴。只有真正老牌的驴子，这才愿意留着，还给他们去纳税的。”

“不过您可也知道，这样的买卖——这是只有我们俩，并且为了交情，这才说说的——是并不准许的呢！假如我，或者别的谁讲了出去的话，这买客的信用就要扫地，谁也不肯再来和他订约，他想要恢复他的地位，也就非常困难了。”

“瞧吧，瞧吧，他就在想这样，这地痞！”乞乞科夫想，但他的主意并没有乱，一面用了最大的冷静，声明道，“您料得全不错，我到您这里来买这废物，倒并不是拿去做什么用，不过为了一种兴趣，由于我自己生成的脾气的。如果两卢布半您还觉得太少，那么，我们不谈吧。再见！”

“放他不得！他不大肯添了。”索巴克维奇想，“好吧，上帝保佑您，您每个给三十卢布，就统统归您了。”

“不成，我看起来，您是并不想卖的，再见再见。”

“对不起，对不起。”索巴克维奇说着，不放开他的手，并且踏着他的脚。我们的主角忘记留心了，那报应，便是发一声喊，一只脚跳了起来。

“对不起得很。我看我对您有些疏忽了。您请坐呀，那边，请请。”他领乞乞科夫到一把躺椅那里去，叫他坐下了。他的举动，有几手竟是很老练的，恰如一头已经和人们混熟，会翻几个筋斗，倘对它说“米莎，学一下呀，娘儿们洗澡和小孩子偷胡桃是怎样的？”，它就会做几种把戏的熊一样。

“不行，真的，我把时光白糟蹋了。我得走了，我忙哩！”

“请您再稍稍等一下。我就要和您讲几句您喜欢听的话了。”索巴克维奇于是挨近他来，靠耳朵边悄悄地说，好像在通知一种秘密，“四开，怎样呢？”

“您是说二十五卢布吗？不行，不行，不行！再四开也不行。一文不添的。”

索巴克维奇不回答，乞乞科夫也不开口。这静默大约继续了两分钟。巴格拉基昂公用了最大的注意，从墙壁上自己的位置上，凝视着这交易。

“那么，您到底肯出多少呢？”索巴克维奇说。

“两卢布半！”

“一到您这里，一个人的魂灵就同熟萝卜差不多了。至少您出三卢布吧！”

“我看办不到。”

“我卖掉吧，自己吃点亏！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是有狗似的好性情的。我不会别的，是总想给我的邻舍一点小欢喜。我们还得立一个合同，事情那就妥当了。”

“自然！”

“您瞧，我们还得上市镇去哩！”

于是交易成功了。决定明天就到市里去，给这交易一个结束。

乞乞科夫要农奴们的名册。索巴克维奇是赞成的。他走到写字桌前面，去写出魂灵来，不但姓名，还历举着他们的特色。这时乞乞科夫没有事情做，便考察着这家主人的大块的背影。当看见阔到活像短小精悍的维亚特卡马背的他的脊梁，很近乎一对路旁铁柱的他的两脚的时候，他就禁不住要叫起来道：

“敬爱的上帝做起你来，可是太浪费了，真可以引了俗谚来说：裁得坏，缝得好。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熊，还是草莽生活，田园事务，以及和农奴们的麻烦，使你变成现在似的杀人凶手的呢？并不是的，我相信，即使你在彼得堡受了簇新的、时兴的教育刚刚放下，或者你一生都住在彼得堡，不到田野里来过活，你也总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所有的区别，不过你现在是嚼完羊肋和粥之后，再来一个盘子般大的干酪饼，而在那地方呢，却在中饭时候，吃些牛排加香菇。你现在稳稳当当地管理着你的农奴，对他们很和气，自然也不使他们有病痛，挨穷苦。他们都是你的私产，倘用了别样的办法，倒是你自己受损的。但在都会里，你所管理的却是你竭力欺压的公务人员了，你知道他们并不是你的家奴，于是你就从金元抢到纸票。如果谁有一个鬼拳

头，你不能把它摊成毛爪子，你也能挖开他一两个指头来的。但这，就更加坏，他先从什么艺术或科学上去喝过一两滴，于是飘到出众的社会地位上来了，那么，真懂一点这艺术或科学的人，就要倒运。后来他还要对你说哩：我要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他忽然给你们一个大踏步走的聪明透顶的规则，消灭了许多耳闻目见。唉唉，如果统统是这杀人凶手……”

“册子写好了。”索巴克维奇转过头来说。

“写好了？那就请您给我吧！”他大略一看，惊奇了起来，这造得真是很完备，很仔细：不但那职务、手艺、年龄和家景都写得很周到，册边上还有备考，记着经历、品行之类。总而言之，看看册子，就是一种大快乐。

“那么，请您付一点定钱。”索巴克维奇说。

“为什么要定钱？到市里，就全部付给您了。”

“喏，您要知道，这是老例。”索巴克维奇反驳道。

“这怎么好呢？偏偏我没有带钱。但这里，请您收这十卢布！”

“唉唉，什么？十个，您至少先付五十！”

乞乞科夫快快地推诿，说他身边并没有这许多钱。但索巴克维奇坚决地申说，以为他其实是有的，终于使他只好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来，说道：“喏，可以！这里再给您十五卢布，一总是二十五卢布。请您写一张收条。”

“为什么要收条？”

“您知道，这就稳当些！好事多磨！会有种种变化的。”

“好的，那么您拿钱来呀！”

“怎的？钱在我手里呢。您先写好收条，立刻都是您的了。”

“唔，请您原谅，这可叫我怎么能写呢？我总得先看一看钱。”

乞乞科夫交出钞票去，索巴克维奇连忙接住。他走到桌子前面，左手的两个指头按住钞票，用另一只手在纸条上写了他收到卖出魂灵的帝国银行钞票二十五卢布整。写好收条之后，他又把钞票检查了一番。

“这一张旧一点，”当他拿一张钞票向阳光照着的时候，自己喃喃地说，“也破一点，用烂了。但看朋友交情上，这就不必计较吧。”

“一个吝啬鬼！我敢说。”乞乞科夫想，“而且是畜生！”

“您不要女性的魂灵吗？”

“谢谢您，我不要。”

“价钱便宜。看和您的朋友交情上，一个只要一卢布。”

“不，我没有想要女性的意思。”

“当然，如果这样，那就怎么说也没有用。嗜好是没法争执的，谚语里也说：有的爱和尚，有的爱尼姑。”

“我还要拜托您一件事，这回的事情，只好我们两个人知道。”当告别之际，乞乞科夫说。

“那还用说吗！两个好朋友相信得过，彼此所做的事，自然只该以他们自己为限，一个第三者是全不必管的。再见！我谢谢您的光临，还请您此后也不要忘记我！如果有工夫，您再来吧，再吃一回中饭，我们还谈谈闲天。也许还会有什么事，要大家商量商量的。”

“谢谢你，不来了，我的好家伙！”乞乞科夫坐上车，心里想，“一个死魂灵骗了我两个半卢布，这该死的恶霸！”

乞乞科夫很气愤索巴克维奇的态度。他总要算是自己的熟人了，在知事和警察局长那里，他们早已经会过面，但他却像完全陌生人一样地来对付他，还用那样的废物弄他的钱去。当车子拉出大门口时，他再回顾了一下：索巴克维奇却还站在阶沿上，像在侦察客人走向哪一方向去似的。

“他还站着，这流氓！”乞乞科夫在嘴里喃喃地说，就吩咐谢利凡向着农村那面转弯，使地主府上再也不能望见这车子。他的主意，是去找普柳什金的，据索巴克维奇说，那里的人是死得像苍蝇一样。然而他不愿意索巴克维奇知道这件事。车子一到村口，他就把最先遇到的农夫叫到自己这边来。这人刚在路上拾了一棵很粗的木材，扛在肩上，像不会疲倦的蚂蚁似的，想拖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去。

“喂，长胡子！从这里到普柳什金家去是怎么走的？还得不要走过主人家的住宅。”

这问题，对于他好像有点难。

“喏，你不知道吗？”

“是的，老爷，我不知道。”

“唉！你！可是这家伙头发倒已经花白了！连给他的人们挨饿的吝啬鬼普柳什金都不知道。”

“哦，原来，那打补丁的！”那农人叫了起来。在这“打补丁的”形容词之下，他还接着一个很恰当的名词，但我们从略，因为在较上流的人们的话里，这是用得很少的。然而这表现得非常精确，却并不难于推察，因为车子已经走了一大段路，坐客也早已看不见那农夫了，乞乞科夫还是笑个不住。俄罗斯国民的表现方式是有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对谁一想出一句这样的话，就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他无论在办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尽头，总得背在身上走。即使造许多口实，用任何方法，想抬高自己的名望，花许多钱，请那塞饱了的秘书从古代的公侯世家里找了出来，也完全无济于事。你的诨名却无须你帮忙，就会放开了乌鸦喉咙，清清楚楚地报告了这鸟儿是出于哪一族的。一句恰当的言语，和黑字印在白纸上相同，用斧头也劈不掉。凡从并不夹杂德国人、芬兰人，以及别的民族，只住着纯粹、活泼、勇敢的俄罗斯人的俄国的最深的深处所发生的言语，都精确得出奇，他并不长久地找寻着适宜的字句，像母鸡抱蛋，却只要一下子，就如一张长期的旅行护照一样，通行全世界了。在这里，你再也用不着加上什么去，说你的鼻子怎么样，嘴唇怎么样，只一笔，就勾勒了你，从头顶一直到脚跟。

恰如虔诚的神圣的俄国，散满着数不清的带着尖顶、圆顶、十字架的修道院和教堂一样，在地球上，也碰撞、拥挤、闪烁、汹涌着无数群的国民、种族和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各保有其相当的力量，得着创造的精力，有着分明的特征以及别样的天惠，由此显出它固有的特色来，在一句表现事物的话里，就反映着他那特有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在不列颠人的话里，听到切实的认识和深邃的世故；法兰西人的

话，是轻飘飘地飞扬，豪华地发闪，短命地进散的；德意志人则聪明而狡猾地造出了他那不易捉摸的干燥的谜语；但没有一种言语，能这么远扬、这么大胆地从心的最深处流出，这么从最内面的生活沸腾、赤热、跃动，像精确的原来的俄罗斯那样的。

---

[1] 即“山花”，三角形，位于建筑正中央上方，常饰有华丽的雕刻。——编者注

[2] 俄国称呼熊为“米莎”，这是米哈尔的爱称。——译者注

[3] Bagration（1766—1812），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俄国的著名将军。——译者注

[4] Kosichai，是俄国传说中的人物，充当着“无常”的角色，也就是“死”。——译者注

第六章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的儿时，在我的不可再得的消逝了的儿时，如果经过陌生的处所，无论是小村，是贫瘠的村镇，是城邑，是很大的市街，总一样地使我很高兴。孩子的好奇的眼光，在这里会发现出许多有趣的东西来！所有建筑，凡是带着显著的特色的，都使孩子留心，在精神上给以深刻的印象。高出于居民的木造楼房堆的、名建筑家所造的装着许多饰窗的一所石叠房屋或公署，高出于雪白的新的教堂之上的一个圆整的、包着白马口铁的圆屋顶，一个小菜场，一个在市上逛荡的乡下阔少——都逃不出非常注意的儿童的嗅觉。我把鼻子伸到我的篷车外面去，新奇地看着那剪裁法为我剪裁从未见过的外衣，看着开口的木箱装些硫黄钉子、肥皂和葡萄干，在小菜铺门口的满盛着干了的莫斯科点心的瓶盒间远远发闪；或者凝视着一个走过的、由一种稀奇的宿命送他到这乡下的寂寞中来的步兵官长；或是凝视着坐在竞赛马车里，赶上了我的一个身穿长袍子的商人——并且使我想得很远，一直到他们的可怜的生活。一个小市上的官员从身旁走过，我就猜想、推究了起来：他究竟到哪里去呢？他去赴他兄弟家里的夜会，还是不过回家，在自家门口闲坐半个钟头，到了昏暗，才和夫人、母亲、小姨，以及所有家眷去吃那迟了的晚膳呢？吃过汤之后，戴着珠圈的娃儿或是身穿宽大的家常背心的孩子，拿了传世已久的烛台来，点上油脂烛火的时候，他们会谈些什么呢？临近什么地方的地主的村庄时，我就新奇地看着狭长的木造的钟楼，或者陈旧的木造的教堂。一望见地主家的红色的屋顶和白色的烟囱在树木的密叶间闪烁，那么，我只焦急地等着它从园林的遮蔽中出现，在我眼前显露全不荒凉或全然无趣的面貌的一瞬息了。于是我又加以推测，这地主是怎样的人，胖的还是瘦的，有儿子还是半打的女儿，全家就和她们

那响亮的处女的笑声、她们那处女的游戏和玩乐过活，一群快活的处女，有着永驻的美丽和青春；她们是否黑眼珠，而主人自己，又是否会玩笑，或者正像写在他簿子上和历本上的九月之末一样，仅是阴郁地、偏执地看人，而且，唉唉！除了青年听得很是无聊的燕麦或小麦之外，再也不谈别事的呢?

现在我却淡然地经过陌生的村庄，漠然地看着它困穷的外貌，我的冷掉了的眼光里不再有所眷恋，也没有东西使我欢乐，像先前的过去的时光，使我的脸有一动弹，一微笑，使我的嘴进出不竭的言论了。它现在在我面前瞥然而过，而冷淡的沉默，却封锁了我的嘴唇。唉唉，我的儿时，唉唉，我的蓬勃的朝气！

当乞乞科夫正在沉思，暗笑着农夫们赠给普柳什金的出色的诨名的时候，他竟全未想到，那车子已经驶进一个有着许多道路和房屋的又大又长的村子中央了。但铺着树干的木路给他很有力的一震，立刻使他醒悟过来，和这一比，市上的铺道就成了真的儿戏。这里的树干，是能一高一低，好像钢琴的键盘似的，旅客倘不小心，随时可在头后部得一个疙瘩，前额上来一块青斑，或者简直由自己的牙齿咬了舌尖，也不是我们这人世间的最大快意事。农奴小屋都显着衰朽的景象。木材是虫蛀而且旧到灰色的。许多屋顶好像一面筛子。有些是除了椽子之外，看不见屋盖，其间有几条横梁，仿佛骨架上的肋骨一样。显然是屋子的主人经了精确的思索，自己把屋顶板和天花板都抽去了。因为如果下雨，小屋的屋顶也不济，如果天气好，那就一滴也不会漏下来的，况且和老婆睡在床上，也毫无道理，可睡的地方另外多得很：酒店里，街路上——一言以蔽之，唯汝心之所如。到处没有玻璃窗，间或用布片或破衣塞着窗洞，檐下的带着栏杆的小晒台，不知道什么缘故，俄国的许多农家是常有的，却都已倾斜、陈旧了，连

油漆也剥落得干干净净。小屋后面，看见好些地方躺着麦束堆的长排，分明长久没有动：那颜色，就像一块陈年的烧得不好的砖头，堆上生出各种的野草，旁边盘着蔓草根。麦大约是属于地主的。

由于车子变换方向，在麦束堆和烂屋顶后面，看见两个乡下教堂的尖塔，忽左忽右地指着晴空。这两塔彼此很接近，一个木造，别一个是石造的，刷黄的墙壁，显着大块的斑痕和开口的裂缝。时时望见了地主的住宅，到得小屋串子已经完结，换了围着又低又破的篱垣，好像蔬圃或是菜园的处所，这才分明地站在眼前了。这长到无穷的城堡，看去好像一个跌倒的老弱的残兵。有些是一层楼，也有两层的。在没有周到的保护它的年纪的昏沉的屋顶上，见有两个恰恰相对的望台，都已经歪斜、褪色，曾经刷过的颜色，早已无踪无影了。屋子的墙上，处处露出落了石灰的格子来。这分明是久经了暴雨、旋风、坏天气和秋老虎的侵袭。窗户只有两个是开的，其余的都关着罩窗，或者竟钉上了木板。但连这两个开着的窗也还有一点瞎，一个窗上贴着三角形的蓝色纸。

住宅后面，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园子，由宅后穿过村子，通到野地里，虽然也荒凉、芜秽了，但独独有些生气，在这广大的村庄和它那如画的野趣里，显着美妙的风姿。在大自由中，树木的交错的枝梢，繁盛地伸展开来的好像颤动的叶子织成的不整的穹门和碧绿的云，停在晴朗的蔚蓝的天下。一株极大的白桦，被暴风或霹雳折去了树顶，那粗壮的白色的干子，从这万绿丛中挺然而出，在空中圆得恰如修长美丽的大理石柱一般。但并无柱头，却是很斜的断疤，在雪白的底子上，看去像是一顶帽或者一只黑色的禽鸟。绿闪闪的蛇麻的丛蔓，要从接骨木、山薇、榛树的紧密的拥抱中钻出，延上树干去，终于绕住了一株半裂的白桦。到得一半，它又挂下来了，想抓着别株的树梢，

或者将长长的卷须悬在空中，那小钩卷成圆圈，在软风中摇动。受着明朗的阳光的碧林，有几处彼此分离开来，显出黑沉沉的深洞，仿佛一个打着呵欠的怕人的虎口。这是全藏在黑荫中的、在这昏暗的深处依稀可见的东西，人只能猜出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些倒坏了的栏杆，一个快要倒掉的亭子，一株烂空的柳树干，紧靠柳树背后，露着银灰色的树丛，纵横交错地散乱在荒芜中的枯枝和枯叶，还有一株幼小的枫树，把它那碧绿的纷披的叶子伸得远远的，不知道取的是什么路，一枝上竟有一道目光，化为透明的金光灿烂的星，在浓密的昏黑中煌然发闪。园子的尽头，有几株比别的树木长得更高的白杨树，抖动着的树顶上架着几个很大的乌鸦窠。白杨之中，一株有折断的枝条，却还没有全断，带了枯叶凄凉地挂着。总而言之，一切都很美，但这美，单由造化或人力是都不能成就的，大抵只在造化在人类的往往并非故意也无旨趣的创作上，再用它的凿子加以最后的琢磨，使笨重的东西苏生过来，给它一些轻妙和灵动，洗净那粗浅的整齐和相称，更除去恶劣的缺点和错误，将赤条条的主旨，赫然显在目前，对于生在精练的洁白和苦痛的严寒之中的一切，灌入神奇的温暖去的时候，这才能够达成。

车子又转了几个弯，它终于停在房屋前面了，现在看起来，这房屋就更显得寒碜。墙壁和门上，满生着青苔。前园里造着各样的屋子：堆房、仓屋、下房等，彼此挤得很紧——而且无不分明地带着陈旧倒败的情形。左右各有一道门，通到别的园子里。所有一切，都在证明这里先前是曾有很大的家业的，但现在却统统见得落寞凄凉了。能给这悲哀景象一点快活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没有开放的门户，没有往来的人，没有活泼的家景！只有园门却开着，因为有一个人拉了一辆盖着席子的重载的大车，要进前园去，好像意在使这荒芜寂灭的地方有一点活气；别的时候，却连这门也锁得紧紧的，铁闩上就挂着

一把坚强的大锁。在一间屋子前面，乞乞科夫立刻发现了一个人，样子像是正在和车夫吵嘴。许多工夫，他还不能判断定这人是男是女来。看看穿着的衣服，简直不能了然，也很像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头上戴一顶帽子，却正如村妇所常戴的。“确是一个女人！”他想，然而立刻接下去道，“不，并不是的！”他熟视了一番之后，终于说：“自然是一个女人！”那边也一样地十分留心地在观察，好像这来人是一种世界奇迹似的，因为不但看他，连对谢利凡和马匹也从头到尾地注视。从挂在她带上的一串钥匙和过分的给予农人的痛骂，乞乞科夫便断定她该是一个女管家。

“请问，老妈妈，”他一面跨下车子来，一面说，“主人在做什么呀？”

“没有在家！”那女管家不等他说完话，就说，但又立刻接着道，“您找他什么事？”

“有一件买卖上的事情。”

“那么，请您到里面去。”女管家一面说，一面去开门，向他转过那沾满面粉的背脊来，还给他看了衫子上的一个大窟窿。

他走进宽阔的昏暗的门，就有一股好像从地窖中来的冷气向他吹来。由这门走到一间昏暗的屋子，只从门下面的阔缝里，透出一点很少的光亮。他开开房门，这才总算看见了明亮的阳光。但四面的凌乱，却使他大吃一惊。好像全家正在洗地板，因此，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这屋子里来了。桌子上面，竟搁着破了的椅子，旁边是一口停摆的钟，蜘蛛已经在这里结了网。也有靠着墙壁的架子，摆着旧银器和种种中国的瓷瓶。写字桌原是嵌镶螺钿的，但螺钿处处脱落了，只

剩下填着干胶的空洞。桌上乱放着各样斑驳陆离的什物：一堆写过字的纸片，上面压一个卵形把手的已经发绿的大理石的镇纸，一本红边的猪皮书面的旧书，一个不过胡桃大小的挤过汁的干柠檬，一段椅子的破靠手，一个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上盖一张信纸的酒杯，一小块封信蜡，一片不知道从哪里拾来的破布。两支鹅毛笔，沾过墨水，却已经干透了，好像生着痨病。一把发黄的牙刷，大约还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它的主人曾经刷过牙齿的。诸如此类。

墙壁上是贴近的，乱到毫无意思地挂着许多画：一条狭长的铜版画，是什么地方的战争，里面有很大的战鼓、头戴三角帽的呐喊的兵丁和淹死的马匹。这版画装在马霍戈尼树做的框子里，框条上嵌有青铜的细线，四角饰着青铜的蔷薇，只是玻璃没有。旁边挂一幅很大的发黑的油画，占去了半墙壁，上面画些花卉、水果，一个切碎的西瓜、野猪的口鼻，和倒挂的野鸭头。天花板中央挂一个烛台，套着麻布袋，灰尘蒙得很厚，以至于仿佛是蚕茧。屋子的一角上，躺着一堆旧东西：这都是粗货，不配放在桌上的。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却很不容易辨别，因为那上面积着极厚的尘埃，只要谁出手去一碰，就会很像戴上一只手套。从这垃圾堆中，极分明地显露出来的物件，是一个破掉的木铲和一块旧的鞋后跟。如果没有桌上的一顶破旧的睡帽在那里作证，是谁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

当我们的主角还在潜心研究这奇特的屋中陈设的时候，边门一开，那女管家，那他在前园里遇见过的，就走进来了。但这回他觉得，将这人看作女管家，倒不如看作男管家合适：因为一个女管家，至少是大抵不刮胡子的，然而这管家刮胡子，而且真也稀奇得很，他的下巴和脸的下半部，就像人们往往在马房里刷马的铁丝刷。乞乞科夫的脸上显出要问的表情来，他焦急地等着这男管家来说什么话。但

那人也在等候着乞乞科夫开口。到底，苦于这两面的窘急的乞乞科夫，就决计发问了：

“啊，主人在做什么呀？他在家吗？”

“主人在这里！”男管家回答说。

“那么，在哪里呢？”乞乞科夫回问道。

“您是瞎的吗，先生？怎的？”男管家说，“先生！我就是这家的主人！”

这时我们的主角就不自觉地倒退了一点，向着这人凝视。自有生以来，他遇见过各色各样的人，自然，敬爱的读者，连我们没有见过的也在内，但一向并未会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和普通的瘦削的老头子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只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么底子，只好白费力，袖子和领头都非常龌龊，发着光，好像做长靴的油性革；背后并非拖着两片的衣裾，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但绝不是围巾。一句话，如果在那里的教堂前面，乞乞科夫遇见了这么模样的他，他一定会布施他两戈比。因为，为我们的主角的名誉起见，应该提一提，他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遇见穷人，是没有一回能不给两戈比的。但对他站着的人，却不是乞丐，而是上流的地主，而且这地主还蓄有一千以上的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

他的仓库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干燥屋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呢绒、麻布、生熟羊皮、干鱼以及各种菜蔬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只要看一眼他那堆着没有动用的各种木材和一切家具的院子，人就会以为自己是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里，是那些勤俭的丈母和姑母之流，由家里的厨娘带领着，在买她的东西之处。他这里，照眼的是雕刻的、车光的、拼成的、编出的木器的山：桶子、盆子、柏油桶、有嘴和无嘴的提桶、浴盆、匣子、女人们用它来理亚麻和别的东西的梳麻板、细柳枝编成的小箱子、白桦皮拼成的小匣子，还有无论贫富俄国人都要使用的别的什物许许多。人们也许想，普柳什金要这无数的各种东西做什么用呢？就是田地再大两倍，时候再过几代，也是使用不完的。然而他却实在还没有够，每天每天，他很不满足地在自己的庄子的路上走，看着桥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见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铁钉、一角碎瓦，他都拾了去，抛在那乞乞科夫在屋角所看见的堆子里。“我们的渔翁又在那里捞鱼了。”一看见他在四下里寻东西，农人们常常说。而且的确，经他走过之后，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一个过路的兵官落掉了他的一个马刺——刚刚觉到，这却已经躺在那堆子里面了；一个女人一疏忽，把水桶忘记在井边——他也飞快地提了这水桶去。如果有农人当场捉住了他，他就不说什么，和气地放下那偷得的物件；然而一躺在堆子里，可就什么都完结了，他起誓，呼上帝作证，说这东西原是他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买得，或者简直还是他的祖父传下来的。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也拾起地上的一切东西来：一小段封信蜡、一张纸片、一支鹅毛笔，都放在写字桌或者窗台上。

然而他也曾经有过是一个勤俭的一家之主的时候的！他也曾为体面的夫、体面的父，他的邻人来访问他，到他这里午餐，学习些聪明的节省和持家的方法。那时的生活还都很活泼、很整齐：水磨和辘轳

快活地转动着；呢绒厂、旋盘厂、机织厂，都在不倦地工作；主人的锋利的眼睛，看到广大的领地的角角落落，操劳得像一只勤快的蜘蛛，从这一角到那一角，都结上家政的网；在他的脸上，自然也一向没有显过剧烈的热意和感情，但他的眼闪着明白的决断，他的话说出经验和智识，客人们都愿意来听他；和蔼而能谈的主妇，在她的相识的人们中也有好名望；两个可爱的女儿常来招呼那宾客，都是金色发，鲜活如初开的蔷薇；儿子是活泼的、壮健的少年，跳出来迎接客人，不大问对方愿不愿，就和客人亲吻。全家里的窗户是统统开着的。中层楼上住着个家庭教师，法国人，脸总刮得极光，又是放枪的好手：他每天总打一两只雏鸡或是野鸭来帮午膳，但间或只有麻雀蛋，这时他就叫煎一个蛋饼自己吃，因为除他之外，合家是谁也不吃的。这楼上，还住着一个强壮的村妇，是两位女儿的教师。主人自己，也总是同桌来吃饭，身穿一件黑色的燕尾服，旧是确有些旧的，但很干净、整齐，肘弯并没有破，也还并没有补。然而这好主妇亡故了，钥匙的一部分和琐碎的烦虑，从此落在他身上。普柳什金就像一切鳏夫一样，急躁、吝啬、猜疑了起来。他不放心他的大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了，但他并不错，因为她不久就和一个不知什么骑兵联队里的骑兵大尉跑掉。她知道父亲有一种奇怪的成见，以为军官都是赌客和挥霍者，所以不喜欢，便赶紧在一个乡下教堂里和他结了婚。那父亲只送给他们诅咒，却并没有想去寻觅、追回。家里就更加空虚、破落了。家主的吝啬，也日见其分明。在他头上的发亮的最初的白发，更帮助着吝啬的增加，因为白发正是贪婪的忠实同伴。法国的家庭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儿子到了该去服务的时候；那位女士也被驱逐了，因为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的逃走，她也非全不相干；那儿子，父亲是要他切切实实地学做文官——这是父亲告诉了他的——送到省会里去的，他却进了联队，还寄一封信给父亲——这是做了官兵之后了——来讨钱给他做衣服，但他由此得到的事物，自然不过是

所谓碰了一鼻子灰；终于是，连和普柳什金住在一起的小女儿也死掉了，只有这老头子孤零零地剩在这世界上，算是他的一切财产的保护者、看守者，以及唯一的所有者。孤独地生活，又给贪婪新添了许多油，大家知道，吝啬是真的狼贪，越吃，就越不够。人类的情感，在他这里原也没有深根的，于是更日见其浅薄、微弱，而且还要天天从这废墟似的身上再碎落一小块。有些时候，他根据自己对于军官的偏见，觉得他的儿子将要输光了财产，普柳什金便送给儿子一些清清楚楚的父亲的诅咒，想从此不再相关，而且连他的死活也毫不注意了。每年总要关上或者钉起一个窗户来，直到终于只剩了两个，而其中之一，读者也已经知道，还要贴上了纸张。每年总从他眼睛里失去一大片重要的家什，他那狭窄的眼光，便越是只向着那些在他房里、从地板上拾了起来的纸片和鹅毛笔。对于跑来想从他的农产物里买些什么的买主，他更难商量、更加固执了，他们来和他磋商、论价，到底也只好放手，明白了他乃是一个鬼，不是人。他的干草和谷子腐烂了，粮堆和草堆都变成真正的肥堆，只差还没有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去劈下来；麻布、呢绒，以及手织的布匹，如果要它不化成飞灰，便千万不要去碰一下。普柳什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他所记得的，只有架子上的一样好东西——瓶子里装着甜酒，他曾做一个记号在上面，给谁也不能偷喝它——以及一段封信蜡或一支鹅毛笔的所在。但征收却还照先前一样，农奴须纳照旧的地租，女人须缴旧额的胡桃，女织匠还是要照机数织出一定的布匹，来付给她的主人。这些便都收进仓库去，在那里面霉烂、变灰，而且连他自己也竟变成人的灰堆了。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她的小儿子回来看了他两回，希望从他这里弄点什么去，她和骑兵大尉的放浪生活，分明也并没有结婚前所预想那样的快活。普柳什金宽恕了她，甚至于取了一个躺在桌上的扣子，送给小外孙做玩具，然而不肯给一点钱。另一回是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和两个儿

子同来的，还带给他一个奶油面包做茶点，和一件崭新的睡衣，因为父亲穿着这样的睡衣，看起来不但难受，倒简直是羞惭。普柳什金爱抚着那两个外孙儿，给分坐在自己的左右两腿上，低昂起来，使他们好像在骑马。奶油面包和睡衣，他感激地收下了，对于女儿，却没有一点回送的物事，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只好这么空空地回家。

现在站在乞乞科夫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人！但还应该补正，这一种样式，在爱扩张和发展更胜于退守和集中的俄国是不常遇见的。更可诧异的情景，倒是随时随地可以遇见一个地主，靠着特殊的门第来享受他的生活，为了阔绰的大排场，将他的财产花到一文不剩，由此显出俄国式。一个还未多见世面的旅客，一看到这样的府邸，就要站住，并且问着自己：如此华贵的王侯，怎么会跑到这渺小卑微的农民中间来呢？像宫殿一样，屹立着白石的房屋和无数的烟囱、望台、占风，为一大群侧屋以及造给宾客的住房所围绕。这里还缺什么呢！有演剧，有跳舞，有假面舞会，辉煌的花园，整夜妖艳地陈在斑斓的灯光下，响亮的音乐充满了空间。半省的人们，都盛装着在树下愉快地散步，在这硬造的光彩里，谁也没有留意，没有觉得粗野下人的不调和，这时候，有一条小枝映着人造光，做戏似的突然从树丛中伸出，那失了叶的光泽的臂膊，愈高愈严正，愈昏暗，愈可怕，高举在夜的天空中，萧瑟的树梢，深深地避进永久的黑暗里，像在抱怨那照着它根上的光辉。

普柳什金默默地站着，已经好几分钟了。乞乞科夫也不想先开口，看了这主人和周围奇特的情景，他失去预定的把握了。他想对普柳什金这样说：因为他听到过普柳什金的道德和特殊品格，所以前来表示敬意是自己的义务。然而又以为这未免太离奇。他又偷偷地一瞥屋里的东西，觉得“道德”和“特殊品格”这两个字，是可以用“节俭”和

“管理”来代换的。于是照这意思，改好了他的话：因为听到过普柳什金治家的节俭和非凡的管理，所以他觉得有趋前奉访，将他的敬仰陈在足下的义务。自然，先前已经说过，也还有别样更好的理由的，但他不想说，这很不漂亮。

普柳什金低声地说了些话，仅仅动着嘴唇——因为他已经没有牙齿了。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听不分明，但他的话大约是这样的意思：你还是带了你的敬仰到魔鬼那里去吧！然而我们这里，是有对客的义务和道德的，就是吝啬鬼，也不能随便跨过这规则，于是他接着说得清楚一点道：“请请，您请坐呀！”

“我已经很久没有招待客人了。”他说，“老实说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们学着最没用、最没意思的时髦，彼此拜访，家里的事情倒什么也不管……况且马匹还总得喂草呀！我早已吃过中饭了，家里的厨房又小又脏，烟囱也坏着。我简直不敢在灶里生火，怕惹出火灾来。”

“竟是这样的吗？”乞乞科夫想，“幸而我在索巴克维奇那里吃过一点干酪饼和一口羊腿了！”

“您只要想一想就是，这多么不容易！如果我要家里有一把干草的话！”普柳什金接下去道，“真的，从哪里来呢？我只有一点点田地，农奴又懒，不喜欢做工，总只记挂着小酒店……人是应该小心些，不要到了老年，却还去讨饭的！”

“但人家告诉我，”到这里，乞乞科夫谦和地回口道，“您有着上千的魂灵哩！”

“谁告诉您的？您该在这家伙的脸上唾一口的，他造这样的谣言，先生！那一定是一个促狭鬼在和您开玩笑呀。人们总是说，一千个魂灵，但如果算一算，剩下的就不多！这三年来，为了那该死的热病，我的农奴整批整批地死掉了。”

“真的？真有这么多吗？”乞乞科夫同情地大声说。

“哦，是的，很多！”

“我可以问，那有多少吗？”

“要有八十个！”

“的确？”

“我不说谎，先生。”

“我还可以问一下吗？这数目，可是上一次人口调查之后的总数呢？”

“要是这样，就还算好的了！”普柳什金说，“照您说的一算，可还要多，至少有一百二十个魂灵！”

“真的？竟有一百二十个？”乞乞科夫叫了起来，因为吃惊，张开了嘴巴。

“要说谎，我的年纪可是太大了，先生，我已经上了六十哩！”普柳什金说，好像他因为乞乞科夫近乎高兴的叫喊，觉得不快活。乞乞科夫也悟到了用一副这样的冷淡和无情来对别人的苦恼，实在是不大漂亮的，就赶紧长叹一声，并且表示了他的悼惜。

“可惜您的悼惜，对我并没有用处！我不能把这藏进钱袋里去呀！”普柳什金说，“您瞧，近地住着一个大尉，鬼知道他是怎么掉进这里来的。因为是我的一个亲戚，就时常来伯伯长、伯伯短的，在我的手上亲吻。如果他一表示他的同情，就发出一种吼叫的声音，叫人要塞住耳朵才好。这人有一张通红的脸，顶喜欢烧酒瓶。他的钱大约都在军营里花光，或者给一个什么坤伶从衣袋里捞完了。他为什么这样地表示同情呢，恐怕就为了这缘故吧！”

乞乞科夫竭力向他声明，自己的同情和那大尉的完全不是同类，再转到他并非只用言语，还要用行动来表示。于是毫不迟延，直截表明了他的用意，说自己情愿来尽这重大的义务，负担一切死于这样不幸的灾难的农奴的人头税。这提议，显然是出于普柳什金的意料之外了。他瞪着眼睛，看定了对方，许多工夫没有动，到底却道：“您恐怕是在军营里的吧？”

“不是。”乞乞科夫狡猾地躲闪着，回答说，“我其实不过是做文职的。”

“做文职的！”普柳什金复述了一句，于是咬着嘴唇，仿佛他的嘴里含着食物一样，“可，这又为什么呢？这不单使您自己吃亏吗？”

“只要您乐意，我就来吃这亏。”

“唉唉，先生！唉唉，您是我的恩人！”普柳什金喊了起来，因为高兴，就不再觉得有一块鼻烟，像浓咖啡的底渣一样，从他鼻孔里涌出，实在不能入画，而且他睡衣的豁开的下半截，将衬裤给人看见，也是见不得人的。“您对一个苦老头子做着好事哩！唉唉，你这我的上帝，你这我的救主！”普柳什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然而不过一瞬

间，那高兴，恰如在呆板的脸上突然出现一样，也突然地消失，并不剩一丝痕迹，他的脸又变成照旧的懊丧模样了。他是在用手巾拭脸的，就捏作一团，来擦上嘴唇。

“您真的要——请您不要见怪——说明一下，每年来付这税吗？收钱的该是我，还是皇家呢？”

“您看这怎样？我们要做得简便：我们彼此立一个买卖合同，像他们还是活着似的，您把他们卖给了我。”

“是的，一个买卖合同……”普柳什金说着，有些迟疑，又咬起嘴唇来了，“您说，一个买卖合同——这就又要花钱了！法院里的官儿是很不要脸的！先前只要半卢布铜钱加上一袋面粉就够，现在却得满满的一车压碎麦子，还要红钞票[1]做添头。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地要钱。我真不懂，为什么竟没有人发表出来的。至少，也得给他们一点道德的教训。用一句良言，到底是谁都会被收服的。无论怎么说，绝没有人反对道德的教训的呀！”

“啊，喏，你就是反对的哩。”乞乞科夫想，但他立刻大声地接着说，因为对于他的尊敬，连买卖合同的费用，也全归自己负担。

普柳什金一听到他的客人连买卖合同的费用也想自己付，就断定他是一个十足的呆子，不过装作文官模样，其实是在什么军营里做事，和坤伶们鬼混的。但无论如何，他总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将各种祝福出格地送给这客人，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孩子，虽然并没有问过他孩子的有无。于是他走到窗口，用手指敲着玻璃，叫道：“喂！普罗什卡！”立刻好像有人拼命地跑进大门来，四处响动了一阵，就有长靴的咯噔声。终于是房门一开，普罗什卡走进来了，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

子。他穿着几乎每步都要脱出的很大的雨靴。究竟普罗什卡为什么要穿这么大的长靴呢，读者就会明白的。普柳什金给他所有的仆役穿的，就只有一双长靴，总是放在前厅里。有谁受主人的屋子里叫唤，就得先在整个前园里舞蹈一番，到得大门，穿上长靴，以这体裁走进屋子去。一走出屋子，又须在大门口脱下他的长靴，踮起脚后跟走回原路去。假使有人在秋天，尤其是在早晨，如果初霜已降，从窗子里向外一望，他就能欣赏这美景，看普柳什金家的仆役演着怎样出色的舞蹈。

“您看这嘴脸，先生。”普柳什金指着普罗什卡，向乞乞科夫说，“这家伙笨得像一段木头。但是您只要放下一点什么吧，呀，他已经捞去了。喂，你来干什么的，你这驴子？唔，有什么事？”这时他停了一停，普罗什卡也一声不响，“烧茶炊呀！听见吗？钥匙在这里！送给玛芙拉去，再对她说，叫她到食物库里去。那里的架子上还有一个复活节的饼干，是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送给我的。就拿这来喝茶……等着，你要到哪里去了，混蛋？这糊涂虫！你脚跟上有鬼的吗？先要听我的话！那饼干的上面是不太新鲜了的。她得用小刀稍微刮一下。但那末屑不要给我抛掉！得留给鸡吃的。也不许你同到食物库里去，要不，就给你吃桦树棍，知道吗，那味道！你现在就有好胃口呢。我们就好好地多添些。给我到食物库里去试试看！我在窗口看着你的鬼花样。这些东西是不能相信的。”当普罗什卡拖着他的七里靴，已经从门口不见了的时候，他转过来对着乞乞科夫，接着说。然后向他射了一道猜疑的眼光。这样的未曾听到过的豪爽和大度，使他觉得难恃和可疑了，他自己想：“鬼知道呢，恐怕像所有游手一样，也不过是一个吹牛皮的！先撒一通谎，好谈些闲天和喝几杯茶，之后呢，是走他的路！”一半为了小心，一半要探一探这客人，他就说，赶快写好买卖合

同，倒不坏，因为人是一种极不稳当、非常脆弱的东西：今朝不知明朝事。

乞乞科夫声明，契约是照他的希望立刻可以写的，只还要一张所有农奴的名单。

这使普柳什金放了心。他好像决定了一个计划，而且真的掏出钥匙串子来，走近柜子去，开开了它，在瓶子和碟子之间找寻了好久，终于叫了起来："现在找不到了，我还有一瓶很好的果子酒在这里的，如果那一伙没有喝掉的话！那些东西实在是强盗。哦，在这里了！"乞乞科夫看见他两手捧着一个小瓶，满是灰尘，好像穿了一件小衫，"这还是我的亡妻做的呢。"普柳什金接着说，"那女管家，那坏东西，就把它放在这里，再也不管，总不肯塞起来，那坏货！上帝知道，多少蛆虫和苍蝇和别的灰尘都掉进去了，但我已经统统捞出，现在可又很干净了，我想敬您一杯。"

然而乞乞科夫却热烈地拒绝了这心愿，并且声明，他早已吃过喝过了。

"早已吃过喝过了！"普柳什金说，"自然，自然，上流社会的人，是一看就知道的。他不饿，总是吃得饱饱的，但是闲荡流氓呢，你喂他多少就多少……例如那大尉吧，一到我这里来，立刻说：'阿伯，您没有什么吃的吗？'我哪里还像他伯父呀，他倒是我的祖父哩。在自己的家里他也实在没有东西吃，所以只好逛来荡去！您要一张所有那些懒虫的名单吗？自然，那不错！这很容易，我早写在另外的一张纸上了，原想待到这回的人口调查的时候，就把他们取消的。"普柳什金戴起眼镜来，开手去翻搅他的那些纸。他解开许多纸包的绳，又把它们抛来抛去，弄得灰尘飞进客人的鼻孔中，使他要打喷嚏。他终于抽出

一张两面写着字的纸片来，满是农奴的姓名，密得好像苍蝇屎。那上面各式各样的名字都有，其中有派拉莫诺夫和皮美诺夫，有潘捷列伊莫诺夫，而且简直还有一个绰号叫作“老是走不到”的格里戈里。一共大约有一百二十人。乞乞科夫一看见这总数，微笑了。他把纸片藏在衣袋里，还对普柳什金说，他应该到市上去，把这件买卖办妥。

“到市上去？我怎么能……？我不能不管我的房子呀！我的当差的都是贼骨头、坏家伙，有一天，竟偷得我连挂我的外套的钉子也没有了。”

“您在那里总该有一个熟人吧？”

“谁是呢？我的熟人都已经死掉，或者早不和我来往了。唉唉，有的，先生！怎么会没有！我自然有一个的！”他突然叫了起来，“那审判厅厅长，他是我好朋友！他先前常常来看我的。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他是我年轻时候的朋友。我们常常一同去爬篱垣的！没有熟人？我告诉您，这就是熟人！我可以写信给他吗？”

“那当然。”

“是很要好的熟人，是老同窗呀！”

呆板的脸上，忽然闪过一种好像温暖的光，一种人情的稀薄的发露，或至少是一点影子，使那死相有了活气，恰如坠水的人，在忽然间，而且在不意中，竟在水面上出现，使聚在岸上的人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然而怀着欣幸的姊妹和兄弟们投下施救的绳，焦急地等着他一只肩膀，或是一只痉挛得无力了的臂膊再露到水上来，却不过一个泡影——那浮出，已经是最末的一次了，周围全都沉默，平静的水

面，这时就显得更加可怕和空虚。普柳什金的脸也就是这样的，感情的微光在这上面一闪之后，几乎越发冰冷、庸俗，而且没有表情了。

“桌上原有一张白纸的呀。”他说，“可是我不知道，这弄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要好的底下人！”他望过桌子的上面和下面，到处乱翻了一通，终于喊起来道：“玛芙拉，喂！玛芙拉！”在他的叫唤声中，一个女人出现了，手里拿一个碟子，放在那里面的，就是读者已经熟识的那饼干。这时候，他们俩就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你把纸弄哪里去了，你这女贼？”

“苍天在上，老爷！我没有看见什么纸呀，除了您盖着酒杯的那一片。”

“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捞了去了。”

“我捞它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用。我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

“胡说八道，你搬到教堂的教士那里去了，他是会划几笔的，你就给了他了。”

“如果他要纸，什么时候都会自己去买的。他就从没有见过您的纸！”

“等着就是，看到末日裁判的时候，魔鬼用了他们的铁枷来着着实实地惩治你。要知道你会吃怎样的苦头！”

“我怕什么呢，我没有拿过那张纸。您可以责备我别样的做女人的错处，但却还没有人说过我会偷东西哩。”

“哼，看魔鬼来怎样地惩治你吧！他们说，就因为你骗了你的主人，还用了他们烧得通红的钳，把你夹住！”

“那么我就回答说，我是没有罪的，上帝知道，我没有罪的……但这纸就在桌子上呀。您总是闹些无用的唠唠叨叨！”

普柳什金果然看见纸片就在桌子上，就停了一下，咬着自己的嘴唇，于是说道：“为什么你就这么嚷嚷的？这样的一个执拗货。人说你一句，你就立刻回一打。去吧，给我拿个火来，我可以封信。且慢！你大约还要带了油脂烛来的。油脂很容易化，走掉了，那就白费！你倒不如给我拿些点火的松香火柴来吧。”

玛芙拉出去了，普柳什金却坐在靠椅上，拿起笔来，把那纸片还在手指之间翻来覆去地转了好一会儿，他在研究，是否还可以从这里裁下一点来。然而终于知道做不到了，他这才把笔浸到墨水里去，那里面装着一种起了白花的液体，浮着许多苍蝇，于是写了起来。他把字母连得很密，极像曲谱的音符，还得制住那在纸上随便挥洒开去的笔势。他小心地一行一行写下去，一面后悔着每行之间，总还是剩出一点空白来。

一个人，能够堕落到这样的无聊、猥琐、卑微里去的吗？他会变化得这么厉害的吗？这还是真实的模样吗？是的！这是真实的。人们确可以变成这一切！倘向一个现在热烈如火的青年，给他看一看他自己的老年的小照，恐怕他会吃惊得往后跳的。唉唉，要小心谨慎地管好你们生活的路，如果已经从你们那柔和娇嫩的青年，跨到严正固定的成人时代去，唉唉，要小心谨慎地管好各种人类的感动，它会不知不觉地在中途消亡、失掉，你们再找不到它！可怕而残酷的是在远地里吓人的老年，它什么也不归还，什么也不交付。坟墓倒是比它还慈

悲的，墓碑上也许写着文字“有人葬此”。但在老人的冰冷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却看不出一点文字记号来。

“您没有一个朋友，”普柳什金折着信纸，一面说，“用得着逃掉的农奴吗？”

“您也有逃掉的？”乞乞科夫连忙问，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那自然，我有。我的女婿已经去找寻过了，他说，连他们的踪影也看不见。不过他是一个兵，只会响响马刺的，如果要他在法律的事情上出力，那就……”

“但是究竟有多少呢？”

“该有七十个吧，至少。”

“真的？”

“上帝知道！没有一年会不逃走一两个的。现在的人，都吃不饱了，整天不做事，只想吃东西，我可是连自己也没得吃……真的，我情愿把他们几乎白送。不是吗，您告诉您的朋友去：只要找回一打来，你就会弄到一笔出息的。一个出色的魂灵，要值到五百卢布。”

“连气息也给朋友嗅到不得！”乞乞科夫想，他并且说明，可惜他并没有这样的朋友，况且单是办理这件事，就得花许多钱，请教法律，倒不如保保自己，因为那是连自己的衣服也会送掉半截的。然而如果普柳什金真觉得境遇很为难，那么他，乞乞科夫，为了同情心，可以付他一点小款子……但是这，已经说过，真是有限得很，不值得说的。

“但您想给多少呢？”普柳什金问。他简直变了犹太人，两只手像白杨树叶似的发抖了。

“每一个我给二十五戈比。”

“您现付吗？”

“是的，您可以马上收到钱。”

“听着，先生，我有多么穷苦，您是知道的，您还是给我四十戈比吧。”

“最可佩服的先生，不但四十戈比，我还肯给您五百卢布哩！非常情愿，因为我看见一位最可敬、最高尚的人，却为了他的正直，正在吃苦呀。”

“是的，可不是吗！上帝知道的！”普柳什金垂了头，使劲地摇起来，说，“就是因为正直啊。”

“您瞧，您的品格，我立刻就明白了。我为什么不给五百卢布一个呢？不过我也是并不富裕的，再加五戈比倒不要紧，那就是每个魂灵卖到三十戈比了。”

“您再添上两戈比吧，先生。”

“那就是了，可以的，再添两戈比！魂灵有多少呢，您不是说七十个吗？”

“不，一总七十八个。”

“七十八，七十八乘三十二戈比，那就得……”这时我们的主角想了一秒钟，并没有更长久，便说道，“那就得二十四卢布九十六戈比！”对于算学，他是很能干的。于是使普柳什金写一张收条，付给他款子，他用两只手抓住，极小心地搬到写字桌前去，仿佛手里捧着一种液体，每一瞬间都在怕它流出一样。到得站在桌子的前面，也还要仔仔细细地看一通钞票，然后仍然很小心地放在一个抽屉里，大约钱是埋在这地方的了，一直到村子里的两个牧师，凯普长老和波黎凯普长老，来埋葬了他自己：给他的女儿和女婿一个难以言语形容的高兴——也许还有大尉，那要和他攀亲戚的。普柳什金藏好了钱之后，就坐在靠椅上，好像再也找不出什么新的谈话资料来了。

“怎么，您要走了吗？”当他看见乞乞科夫微微一动，想从衣袋里去取手巾的时候，就说。这一问，使乞乞科夫悟到久在这里实在没有意思了。“对啦，这是时候了！”他说着，就去取帽子。

“您不喝茶？”

“不，多谢您！还是别的时候再喝吧。”

“哦，为什么呢？我已经叫生茶炊去了！但老实说，我是也不喜欢茶的：这是一种很贵的物事，而且糖价钱也尽在涨起来。普罗什卡！我们不要茶炊了。把那饼干交给玛芙拉去！听见吗？她得放回原地方。不不，还是放在这里吧，我自己会送去的。再见，先生，上帝保佑您！那封信请您交给审判厅厅长吧，是不是？他该会看的！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哦哦，从小就在一起玩的朋友呀。”

于是这奇特的形象，这打皱的老人领他到了前园，乞乞科夫一走，普柳什金即刻叫把园门锁上了。接着是走到所有堆房和食物库

去，查考那些看守夫是否都在他们的岗位上，他们是站在屋角，用木勺敲着空桶，以代马口铁鼓的；他也到厨房里去瞥了一眼，看看可曾给仆役们备妥了合适的、可口的食物，然而这不过是一句话，其实倒是自己喝了粥和白菜汤；其次是他终于把大家训一通他们的做坏事，骂一顿他们的偷东西，然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待到他只有自己一个时，却忽然起了一种心思，要报答一下客人那无比的义侠了：“我要当作礼物，把表去送给他。”他想，“还是一只漂亮的银表，并不是黄铜或白铜做的，自然破了一点，但他可以去修。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倘要引新娘子看得上眼，是得有一只表的。但是，且慢！”他再想过一会儿之后，接下去道，“还不如写在遗嘱里吧，等我死后，他才得到表，那么，他到后来也还记得我了。”

然而我们的主角却即使没有表，也还是极愉快极满足的心情。这样的出乎意外的收获，才是真正的上天之赐。这实在是毫无抗议之处的：不但是几十个死魂灵，还加上几打逃走的，一共竟有二百个！当他临近普柳什金的村庄时，自然已经有一种预感，觉得这地方可以赚一点东西，但这样的好买卖，他却没有计算到。一路上他都出奇地快活，吹口笛，唱歌，还把拳头靠着嘴巴，吹了起来，像是吹喇叭。后来他竟出声地唱着曲子了，很特别，很稀奇，连谢利凡也诧异地侧着耳朵听，摇摇头，说道：“瞧吧，我的老爷多么会唱呀！”

当他们驶近市街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光和暗完全交错起来，连一切物事也好像融成一片。画有条纹的市门，显着很不定、很不分明的颜色；市上的警兵，仿佛那胡子生得比眉毛还要高，他的鼻子却简直不大见有了。车轮的响声，车身的震动，报告着已经又到了铺石的街路上。街灯还没有点，只从几处人家的窗户里闪出一些光，在街角和横街里，闹着照例的场面。人们听着密谈和私语，这是小市的晚

间常常要有的，这地方，有许多兵丁、车夫、工人和特别的人物，是闺秀的一种，肩披红围巾，没有袜，在十字街头穿来穿去，像蝙蝠一般。然而乞乞科夫并不留心她们，一样地也不留心那拿着手杖，大概是从市外散步回来的瘦长的官吏。时时有些叫喊冲到他的耳朵里，好像是女人的声音，“胡说，你喝醉了。我不许你这么随便！”或者是“又想吵架，你这野人，同到警察署去吧，那我就叫你知道！”。一言以蔽之，这些话的功效，就像对于一个从戏院回来，头里印着西班牙的街道，昏黄的月夜，挟琴的美人的富于幻想的二十左右的青年，给洗一个蒸汽浴。极神奇的梦，极古怪的幻想，是纵横交织地在他的脑子里回旋的。他觉得会飞上七重天，也会马上到诗人席勒[2]那里去做客。现在这晦气的话，像霹雳一样，突然落在他的身边，他觉得自己又回到地上来了，而且竟还在一家小酒店附近的“干草市场”[3]上，于是苍老荒凉的忙日月，就重新把他吞去了。

篷车再猛烈地一震，像进地洞似的，终于钻进了大门。乞乞科夫由彼得鲁什卡来迎接，他一只手捏住了衣裾——因为他是不喜欢衣裾分散开来的——用别一只手帮他的主人下了车子。伙计也跑出来了，拿着一支烛，抹布搭在肩膀上，对于他主人的回来，彼得鲁什卡是否很高兴呢，这可很难说，但当他向着谢利凡大有意义似的眨着眼睛的时候，在他那平时非常严正的脸上，却好像开朗了一点似的。

“您可是真旅行得长久了。”伙计在前面给他照着扶梯，说。

“是呀。”乞乞科夫说着，走上扶梯去，“你们怎么样呢？”

“托福！”伙计鞠一个躬，回答道，“昨天来了一位兵官。他住在十六号。”

“中尉吗？”

“我不知道。他是从略山来的，有匹栗色马。”

“很好，很好！但愿你以后也很好！”乞乞科夫说着，跨进屋里去。当他走过前房的时候，就耸着鼻子，向彼得鲁什卡道：“窗户是你也可以开它一开的。”

“我是开了的。”彼得鲁什卡回答说。但是他说谎，他的主人也知道这是一句谎话，然而不想反驳了。在长途旅行之后，他所有的骨节都很疲乏。他吃了一点很清淡的晚膳，不过一片乳猪，就赶紧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立刻睡得很熟，很熟了。这是一种神奇的睡眠，只有不想到痔疮，不想到跳蚤，也不想到精神兴奋的幸运儿才知道。

---

[1] 十卢布钞票。——译者注

[2]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有名的诗人和戏曲家。——译者注

[3] 帝俄时代彼得堡的一处市场，很热闹，也充作公开行刑之地。——编者注

第七章

旅人的幸福，是在伴随着那些寒冷，泥泞，尘埃，瞌睡的站长，铃铛声，修马车，吵架，马夫，铁匠，经过了远路的、无聊的旅行之后，却终于望见了总在闪着明灯的挚爱的屋顶——他眼前已经浮出那有着熟识的房子的可爱的老家来，已经听到出迎的家眷的欢呼，孩子们的高兴和吵闹，之后是幽婉的言谈，时时被热烈的爱抚所间断，这就令人振起精神，将一切过去的辛苦从记忆中一扫而光了。幸福的是有着这样一个老家的一家之主；但苦痛的是鳏夫！

作家的幸福，是在慌忙避开那无聊的、惹厌的、以可怕的弱点惊人的实在的人物，却去创出具有高洁之德的性格来，从变化无穷的情状的大旋风中，只选取一点例外，他的七弦琴的神妙的声调，也绝不变更一回，也不从自己的高处下降，到他那不幸的、无力的弟兄们这里来，也不触及尘世，却只站在高超的形象的出世的合唱里。他的出色的运道，是加倍值得羡慕的，他沉浸于这些之间，如在家眷的挚爱的圈子中；而所到各处，也远远地响遍了他的名望。他用檀香的烟云来蒙蔽人们的眼目，用妖媚的文字来驯服他们的精神，隐瞒了人生的真实，却只将美丽的人物给他们看。大家都拍着手追随他的踪迹，欢呼着围住他的戎车。人们称他为伟大的世界的诗人，翱翔于世间一切别的天才们之上的太空中，恰如大鹫凌驾一切高飞的禽鸟一样。他的姓名已足以震动青年的热烈的心，同情的泪在各人的眼睛里发闪……在力量上，没有人能够和他比拼——他是一个神明！但和这相反，敢将随时可见却被漠视的一切，络住人生的无谓的可怕的污泥，以及布满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冷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都显现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画，使它分明地、凸出地放在人们眼前的作者，那运道可是完全两样了！他得不到民众的

高声喝彩；没有感谢在眼泪中闪出；没有被他的文字所感动的精魂的飞扬；没有热情的十六岁的姑娘满怀着英雄的惆怅来迎接他；他不会从自己的箜篌[1]上编出甜美的声音来，令人沉醉；他还逃不脱当时的审判，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是将涵养在他自己温暖的胸中的创作，称为猥琐、庸俗和空虚，置之于侮辱人性的作者们的劣等之列，说他所写的主角正是他自己的性格，从他那里抢去了心和精魂和才能的神火；因为当时的审判，是不知道照见星光的玻璃和可以看清微生物的蠕动的玻璃，同是值得惊奇的，因为当时的审判，是不知道高尚的欢喜的笑等于高尚的抒情的感动，和市场小丑的搔痒，是有天壤之别的。当时的审判并不知道这些，对于被侮蔑的诗人，一切就都变了谩骂和谴责：他不同意，不回答，不附和，像一个无家的游子，孤零零地站在空街上。他的事业是艰难的，他觉得他的孤独是苦楚的。

凭着神秘的命运之力，我还要和我的主角携着手，长久地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至于崇高的灵感的另一道喷泉，恰如暴风雨一般，从闪烁的、神圣的恐怖中抬起奋迅的头来，使大家失色地倾听着别的叙述的庄严的雷声，却还在较远的时候……

向前走！向前走！去掉你的阴郁的脸相，去掉你的刻在额上的愤激的皱纹，使我们和一切你的无声的喧嚷和铃铛声，再浸在人生里：我们来看看乞乞科夫在做什么吧。

乞乞科夫是刚刚醒来的，伸了下懒腰，觉得睡得很舒畅。他再静静地仰卧了两三分钟，就使他的指头作响，一想到自己快要有将近四百个魂灵，他的脸便也开朗起来了。他于是跳下眠床来，不照镜子，也不向自己的脸去看一眼，他原是很爱自己的脸的，尤其是下巴，因为他每有机会，总对着他的朋友们称扬，特别是在刮脸的时候。“瞧一

下吧。”他常常说，“我有多么出色的圆下巴呀。”于是就用手去摸一摸。但今天，对于下巴，对于脸孔，却连一眼也不看了，倒赶紧穿起绣花的摩洛哥长皮靴来。这在皮革制品市场卖得很多，因为合于我们俄国的嗜好，是一笔大生意。其次是他只穿一件短短的苏格兰样小衫，颇为老练地用脚后跟点着地板，勇敢地跳了两跳。这之后就立刻去做事：他走到箱子前面，恰如廉洁的地方法官在下了判决之后要去用膳似的，做了一个满足的手势，于是弯向箱子上面去，取出一小包纸片来。他想要毫不拖延，把这事情办妥。于是决计亲自来写注册的呈文，以省付给代书的费用。公文的格式，他是很熟悉的，首先就用笔势飞动的大字，写好一千八百多少年；随后再用小字写下：地主某某，以及别样必要的种种。两个钟头，一切就都功行圆满了。当他接着拿起名单来，一看那些确是活过，操劳过，耕作过，喝过酒，拉过车，骗过主人，或者也许是简单的老实人的农奴们的名字的时候，就起了一种奇特的不舒服的感觉。每条仿佛都有它特殊的性格，农奴们都在自己发挥着一种固有的特征。属于科罗博奇卡的农奴，是谁都带着一个什么诨名的。普柳什金的名单，却显出文体之简洁，往往只写着本名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底下是点两点。索巴克维奇的目录，则以他出格的详细和完备，令人惊奇；连极细微的特性，也无不很注意地加以记载：对于其中之一，写的是“优秀的木匠”，别一个是“他懂事，不喝酒”，而且连各人的父母以及品行如何，也写得详详细细。只在菲陀妥夫名下，注有备考道：“父亲不明，母亲是我的一个使女，名凯必妥里娜，但品行方正，不偷盗。”所有一切细目，都给全体以新鲜之气。令人觉得这些农奴们，仿佛昨天还是活着似的。

乞乞科夫再细心地熟读了一回那些名字。一种奇特的感动抓住了他，他叹息一声，低低地自言自语道：“我的上帝，这里紧挤着多少人呀！你们在一生中，做了些什么事呢，可爱的家伙？你们过的是怎样

的生活呢？”于是他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看在一个名字上面了。那就是曾经属于女地主科罗博奇卡的，已经说过的蔑视刷水槽的彼得·萨惠利耶夫。他就禁不住又喊了一声：“我的上帝，这可真长，得占满一整行哩！你先前是怎样的人呀？是你的手艺的好手，还是个平常的农夫，而且是怎么送命的呢？在酒店里，或者是在大路上，给发昏的车子碾死的？你这废物！

“——斯捷潘·波罗勃加，木匠，驯良，寡欲。哦，你在这里，我的斯捷潘·波罗勃加，好个大英雄，天生的禁卫军哩！你一定是皮带上插着斧头，肩膀上挂着长靴，走遍了许多远路，只吃一戈比面包，两戈比干鱼，但在你的袋子里，却总带着百来个卢布，或者简直整千地缝在你的麻布裤子里，或是藏在长筒靴子里的吧。你死在什么地方的呢？你不过为着赚钱，爬上教堂的圆天井去，还是一直爬到十字架，在荫架上一失脚，就掉了下来，有一个那里的米哈伊伯伯，只好自己搔搔头皮，同情地唠叨道：‘唉唉，瓦尼亚，你这是怎么的呀？于是亲自用绳子缚了你的身子，悄悄地拖你回家的呢？’

“——马克西姆·捷利亚特尼科夫，靴匠。靴匠吗？唔？‘靴匠似的喝得烂醉’，谚语里有着的。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的好乖乖。如果你愿意，我就来讲你一生的历史给你听。你是在一个德国人那里学手艺的，他供你食宿，用皮条罚你的偷懒，还不准出街，省得你去闹事。你是一个真正的古怪脾气人，却不是鞋匠，那德国人和他的太太或者同业谈起你的时候，实在也难以大声地说出你的好处来。到得学习期满，你就心里想：‘现在我要买一所自己的小房子了，但我不高兴像德国人那样，一文一文地来积，我要一下子就成一个有钱人！’于是你将许多贡款付给了主人，自己开了一个店，收下一大批预约，做起生意来了。你只花了三分之一的价钱，不知道从哪里买了半烂的皮

来，每逢卖掉一双长靴，总要赚两倍，然而你的靴子不到两礼拜就开裂了，这回赚来的是对于你的手段的恶骂。你的店因此没有生意了，你就开始喝酒，在街上游来荡去，并且说道：‘这世界坏透了！我们俄国人只好饿肚子，害事的第一就是德国人呀！’

“——唔，这是什么人呢：麻雀伊利沙贝图斯·沃罗佩伊？又见鬼，这是一个女人呀！她怎么跑进这里来的呢？索巴克维奇这流氓，是他偷偷地混在里面的！”乞乞科夫一点也不错，这确是一个女人。她怎么入了这一伙的呢，只有上帝知道。但她的名字却实在写得又聪明又巧妙，能够令人粗粗一看，觉得也确是一个男子，她的本名，是用男性式结末的：伊利沙贝图斯，却不是伊利沙贝多。然而乞乞科夫不管这一点，只在名簿上把它划掉了。

“还有你，‘老是走不到’的格里戈里，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是车夫，永是离开了你的老家，你的乡土，用一辆三匹马拉的席篷车子，载了商人们在市集里跑来跑去的吗？是你自己的朋友为了一个胖胖的红面庞的兵太太，在路上要了你的性命，还是你的皮手套和你的三匹虽然小却很强悍的马所拉的车子，中了拦路强盗的意，还是躺在你床上，想来想去，忽然无缘无故地跑到酒店去，就在那里的路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在冰洞[2]里的呢？唉唉，你这我的俄罗斯人啊！你是不喜欢寿终正寝的！

“还有你们，我的乖乖。”他向那写着普柳什金的逃走的农奴的名单上看了一眼，接着说，“你们大约都还活着的，然而又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像死掉了的一样。你们的飞快的腿，现在把你们运到哪里去了啊？你们在普柳什金家里就真的过得这样坏，还是到树林里彷徨，向旅人劫掠，也不过开开玩笑的呢？你们也许坐在监牢里，还是找到了别的主人，现在正给他在种地呢？耶里米·卡里亚金、飞脚尼基

塔和他的儿子快腿安敦。只要看你们的名字，人就知道你们是飞跑的好手了；皮皮夫，仆役……一定是一个学者，知道读书写字的！他无须手里拿短刀，就会捞到一大批物事。试试看！没有护照，你又落在警察局长的手里了。你勇敢地对面站立着，‘你的主人是谁呀？’那局长讯问说，还看着适宜的机会，在他的话里插下一句厉害的咒骂。‘是地主某人。’你大胆地回答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局长问。‘我缴过赎身钱，得了释放的了。’你答得很顺口。‘你的护照在哪里呢？’‘在我的主人家，市民皮美诺夫那里。’皮美诺夫被传来了。‘你是皮美诺夫吗？’‘是的。’‘他把护照给你了吗？’‘不，他没有给我护照。’‘你说谎吗？’局长说，于是又来一句厉害的话。‘是的！’你绝不羞愧地回答道，‘我没有把护照放在他那里，因为我回家太晚了，我是交给了打钟人安替卜·普罗霍罗夫，托他收管着的。’‘那么，传打钟人来！他把护照交给了你吗？’‘不，我没有收到他的护照。’‘你为什么又来说谎的？’局长重新问，而且再来一句厉害的话，以见其确凿，‘你的护照到底在哪里呢？’‘我相信我是确有护照的。’你切实地回答道，‘大约我把它掉在路上的什么地方了。’‘但是你为什么偷了士兵的外套和神甫的钱箱呢？’局长道，于是又添上一句挺硬的话，以见其确凿，‘并没有。’你说，连睫毛也不动一下，‘我还没有偷过东西。’‘但是人怎么会从你那里搜出外套来的呢？’‘我不知道，大约是别人把它放在我这里的！’‘啊，你这贱胎，你这畜生！’局长摇着头说，把两手叉在腰上，‘加上脚镣，带他到牢监里去。’‘就是啦，我遵命！’你回答道。于是你从袋子里摸出鼻烟壶来，很和气地请那正在给你上镣的两个伤兵嗅，还问他们退伍有多久了，在什么战争上成了残废的。之后是你游进牢监，静静地坐在那里面，直到法庭来开审你的案件。终于下了判决，把你从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监狱解到其他什么监狱去了。那边的法庭，却又远远地送你到韦谢冈斯克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去。你每从这

一个监狱游历到另一个监狱，一看你的新住宅，总是说：‘哼，还是韦谢冈斯克监狱好，那地方大，够玩一下抛骨儿[3]，而且伙伴也多呀。’

“——亚伐库·菲罗夫吗？啊，我的好人，还有你呢？你在什么地方逛荡？也许因为你爱自由生活，活在伏尔加河的什么处所，做着拉纤的夫子吧？……”到这里，乞乞科夫住了口，有些沉思起来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想着亚伐库·菲罗夫的命运，还是恰如一切俄国人一样，无论他什么年纪，什么身份和品级，只要一想到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人生之乐，就自然而然，几乎是无须说明的那种沉思呢？“但现在菲罗夫究竟在哪里呀？他一定快活地夹在商人一伙里，高兴地嚷嚷在码头上到处闲逛。整一队的拉纤夫，帽子上饰着花朵和丝绦，正和颈挂珠圈、发戴花条的他们的瘦长的女人和情人作着别，大声地在吵闹。轮舞回旋着，清歌嘹亮着，快把整个码头闹翻，搬运夫们却在喧嚷、吵闹、勇猛的叫喊中，用钩子起了九普特重的包裹，装在脊梁上，把豌豆和小麦倒进空船里面去，还连袋滚下了燕麦和压碎麦。远处是闪烁着袋子和包裹积叠起来的大堆，好像一座炮弹的金字塔，塞满着空地，这谷麦库巍然高耸，一直要到帆船和船舶装载起来，那走不完的舰队，和春冰一同顺流而去。船夫们啊，你们的工作是很多的，像先前的团结、热心、协力一样，你们至今也还在这么做，汗流浃背地拉着船纤，唱着恰如俄罗斯本国一般无穷尽的歌！”

“我的上帝！已经十二点钟了！”乞乞科夫一看表，忽然喊了起来，“我这许多工夫，尽在耽延些什么呀？我还有些正经事要做，却先在说傻话，还在做傻梦！我真是一个傻子！实在的！”他说着这话，就用一件欧罗巴样的换了他那苏格兰样的衣服，把裤子的带扣收紧一点，使他丰满的肚子不至于十分凸出，洒了古龙水[4]，将温暖的帽子拿在手里，挟着文件，到民事法厅办理买卖合同去了。他的匆促，并

非因为怕太迟——这一点是用不着担心的，厅长是他的好朋友，可以由他的意愿，把办公时间延长或者缩短，恰如荷马的老宙斯一样，倘要停止他所爱惜的英雄们的斗争，或者给予一种方法，将他们救出，就使白天延长，或者一早成为黑夜。然而乞乞科夫是自有其急切的希望的，事情要赶紧结束，越快越好。在还未办妥之前，他总觉得不稳当、不舒服：因为他究竟不能完全忘记这买卖的并不是真正的魂灵，所以这样的一副担子，还是从速卸下的好。他怀着这样的思想，披着熊皮里子的赭色呢的温暖的外套，刚要走出大街去，却就在横街的转角，和一个也是肩披熊皮里子的外套、头戴连着耳遮的皮帽的绅士冲撞了。绅士发出一声欢呼来——那是马尼洛夫。两个人就互相拥抱，在这地方大约这样过了五分钟。于是互相亲吻，很有劲，很热烈，至于后来门牙都痛了一整天。因为欢喜，马尼洛夫的脸上就只剩了鼻子和嘴唇，他的眼睛是简直不见了。他用两只手捏住了乞乞科夫的手，约有十五分钟之久，一直到乞乞科夫的手热得很。他用了最优美、最亲热的态度，述说了自己怎样为了拥抱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所以飞到这里来，并且用一种恭维话收尾，这一种话，平常是大概请年轻女郎一同跳舞才说的。当马尼洛夫从他那皮外套里，取出一卷粉红带子束着的纸来的时候，乞乞科夫可真不知道应该怎样道谢了，他只不过张着嘴巴。

“这是什么？”

“这是农奴们。”

“哦！”他连忙打开纸卷，很快地看了一遍，那笔迹的美丽和匀净，真使他吃了惊了。“这可写得真好！”他说，“简直无须誊清了。而且还画着边线！画了这出色的边线的是谁呢？”

“唉，您还不如不问吧。”马尼洛夫说。

“您？”

“我的内人！”

“啊呀，我的上帝！这真叫我抱歉得很，我竟累您们费了这么多的力！”

“为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们效点力是不算什么的！”

乞乞科夫激动地一鞠躬。当马尼洛夫听到他要到民事法厅去办妥买卖合同的时候，就自己声明可以做向导。两个朋友就手挽着手，一同走下去。遇见每一个小高处，每一个土冈或者每一个高低，马尼洛夫总用手搀着乞乞科夫，几乎要擎起来，并且愉快地微笑着说，他是不肯使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吃苦的。乞乞科夫颇为惶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感谢，因为他觉得，他实在也并不轻。他们俩这样地互相提携着，一直到那法院所在的广场上——是一所三层楼的大屋子，白得像一块石灰，这大概是象征着在这里办公人员的纯洁的。广场上另外的房屋，以大小而论，都卑陋得不能和石造的官厅相比。这里是：一间守卫室，前面站着一个拿枪的兵，两三处待雇马车的停留场，临了是处处还有些上面照例画着木炭或粉笔书画的长板壁。除此以外，在这冷静的，或者如我们俄国人的说法，是好看的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从二楼或三楼的窗里，露出几个忒弥斯[5]法师的廉洁的头来，但即刻又缩了回去，一定是长官走进这屋子里来了吧。两位朋友同上楼梯去，不是走，却是急急忙忙的跑，因为乞乞科夫不愿意马尼洛夫用手来扶他，便放快了脚步，但这一面因为不愿意乞乞科夫疲乏，便也跑上前去了，于是到得走上昏暗的长廊时，两个人就都弄得

上气接不着下气。长廊和大厅的干净，他们都没有特别诧异。那时是还不很管这些的，龌龊了，就听它龌龊，绝不装出很适意、很好看的外观来。忒弥斯完全以她的本相见客，穿着常服和睡衣。我们的主角们所走过的办公室，我们原也应该记载一下的，但在凡是衙门之前，作者却怀着一种大大的敬畏。即使有了机会，在最煊赫的时期，去见识和历览那很华贵的景况，就是上蜡的地板和新漆的桌椅，他也是恭谨地顺下眼睛，急忙走过，所以那地方的一切如何出色、如何繁华之类，也还是不会觉得的。我们的主角们，是看见了一大批纸张，空白的和写满的，俯在桌上的脑袋，宽阔的颈子，小地方做的燕尾服和常礼服，或者只是一件普通的淡灰色的小衫，这和别的衣服一对照，就显得非常惹眼。那人却侧着头，几乎躺在纸上，用了很流走的笔致，在写一件报告。这大约是关于一宗田产的案件，那平和的所有者是什么地方的地主，他为此涉了一世讼，也在他产业的安静的享用里，生育了儿孙，但现在却要失掉，或者是他的什么地方要被抄没了。有时也听到一点很短的句子，那是用沙声说出来的："菲多舍·菲多舍维奇，请您递给我三六八号文件！您怎么总捞了公家的墨水瓶塞子去！它是在政府里的呀！"间或有一种威严的声音，分明是长官所发，命令式地叱咤道："喂，再去抄过，要不然，我就脱掉你的靴子，关你六整天没有东西吃！"

笔尖刮纸的声音非常之响，那喧闹，好像几辆装着枯枝的车子走过一个树林，在道路上，又积着二尺之厚的枯叶一样。

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走向坐着两个年轻官员的第一张桌子去，探问他们道："请教！您可以告诉我，这里的契据科在哪里吗？"

"您有什么事呀？"两个官都转过身来，一齐地说。

“我要递一个请求书。”

“您买了什么了？”

“我先要知道的是契据科在哪里？这里呢，还是别地方？”

“请您先告诉我们您买了什么东西，什么价钱，那么我们就告诉您应该到哪里去。这样可是不行的！”

乞乞科夫立刻觉到，这两个也如一切年轻的官员们一样，不过是好奇，也想借此把自己和自己的地位弄得紧要一点，显赫一点。

“请您听一下，我的可敬的先生们。”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凡有关于买卖契约的一切事务，是统归一个科里管理的，我在请求您的就是告诉我这地方，我应该往哪里走；如果您不知道这地方在哪里，那么，我们还是去问别人吧！”这时那两个官就一句话也没有答，有一个只用一个指头指着一间房子，里面坐着一位正在编排文件的老人。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便从桌子之间一直走过去。那老人一心不乱地在办公。

“我要请教，”乞乞科夫行一个礼，说，“这里是契据科吗？”

那老人抬起眼来，慢吞吞地说道：“不，这里不是契据科。”

“那么，在哪里呢？”

“这是契约科管的。”

“但是契约科在哪里呢？”

“伊凡·安东诺维奇那里。”

“但伊凡·安东诺维奇在哪里呢？”

那老人用指头向别的一个屋角上一指，于是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便到伊凡·安东诺维奇那里去了。伊凡·安东诺维奇本已用一只眼睛从旁在瞥着他们了的，但又立刻向着他的纸张，拼命地写起来了。

“我想请教，这里可是契约科呢？”乞乞科夫行着礼，一面说。

伊凡·安东诺维奇似乎没有听到，因为他只在拼命地办公，并不回答。人立刻可以看出，他已是中年了，不再像那些年轻的话匣子和轻骨头。大约伊凡·安东诺维奇是已经上了四十岁的，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那脸面的中间部，凸得很高，大有集中于鼻子之势。一句话，这样的相貌，我们这里是通常叫作“壶瓶脸”的。

“我想请教，契约科在哪里呢？”乞乞科夫再说一遍。

“这里。”伊凡·安东诺维奇说，这时他把高鼻子略略一抬，但即刻又写下去了。

“我来办理的是这样的事情：为了移住的目的，我从这省的几个地主手里买了一些农奴。合同已经带来了，只要注一注册。”

“卖主同来了吗？”

“有几个在这里了，别的几个我有委托信。”

“您也带了请求书来了？”

“是的，带来了这里！我想……我非常之忙……这事情今天就可以办了吗？”

“哼！今天！不，今天是不行的。”伊凡·安东诺维奇说，“也还得调查一下，看看可有已经抵押出去的。”

“不过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这里的厅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该肯把这事情赶办一下的吧。”

“但这里可也不只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办事，还有别的人们呀。”伊凡·安东诺维奇不大高兴地说。

这时乞乞科夫明白其中的底细了，于是说道：“别人大概也肯照应的。我自己就在办公，知道这程序。”

“您还是找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伊凡·安东诺维奇说，和气了一点，“他会派定谁办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乞乞科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来，放在伊凡·安东诺维奇的面前。那人却毫不在意，立刻用一本书遮上了。乞乞科夫还想通知他，但伊凡·安东诺维奇又把头一摇，告诉他不必如此。

“他领你们到办公室去！”伊凡·安东诺维奇说，还点点头。于是在场的一位大法师，他为了拼命地为女神忒弥斯效劳，弄到两袖的肘弯都开了裂，从洞里吐出后面的里子来，但也得了十四等官的品级，就毕恭毕敬地走到我们两位朋友跟前，像先前维吉尔引导但丁似的，引他们往办公室去了，这里摆着一些宽阔的靠椅，在其中的一把上，在法鉴[6]和两本厚书之前，巍然地坐着厅长，好像太阳神。一到这里，新维吉尔便敬畏得连他的脚也重到跨不开了。于是他向后转，把破得像一片席子上粘着鸡毛的背后，示给了两位朋友。当他们走进屋里时，才看见厅长并不是独自一个人，旁边还坐着索巴克维奇，完全被法鉴所遮掩。客人的到来，使在场的人发出了几声欢呼，厅长的椅子

格格地响着，被推到一边去。索巴克维奇也起来了，拖着他的长袖子，整个清清楚楚站在那里。厅长来和乞乞科夫拥抱，办公室里又起了一通朋友的亲吻声。他们彼此问过好，由此知道了两个人都腰痛，算是因为生平大抵安坐不动而得的。厅长好像已经从索巴克维奇听到了置产的事情，因为他很诚恳地向乞乞科夫道贺，这使我们的主角有一点窘急，尤其是现在，那两位卖主，索巴克维奇和马尼洛夫，他原是分头秘密说定的，现在却面对面地站着了。但他还是谢了厅长，于是向着索巴克维奇道:

“您好吗？”

“谢谢上帝，我不能说坏。”索巴克维奇说，而且实在他也真的没有说坏的理由，比起这生得奇特的地主来，倒是一块铁先会受寒，咳嗽的。

“是的，您的健康，可真是出色。”厅长说，“您那故去的令尊，也和您一样结实的。”

“是的，他还独自去打熊哩！”索巴克维奇回答道。

“我想，如果您独自和一只熊交手，您也足够摔倒它的。”厅长说。

“哪里，我可不成。”索巴克维奇答道，“我那先父可比我还要强。”于是他叹息着接下去道，“哪里，现在可是没有这样的人了。您就拿我的生活来做例吧。这是什么生活，不过如此，哼哼……”

“为什么您的生活没有意思呢？”厅长问。

“没有，实在不能说是有意思。”索巴克维奇说，摇着头，“您自己想想就是，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已经五十岁了，没有遭过一回喉痛，没有生过一个疮……这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总有一回要算账的……”说到这里，索巴克维奇就非常忧郁了。

“这家伙……”乞乞科夫和厅长几乎同时想，“亏他想得出。”

“我还带了一封给您的信来呢。”乞乞科夫一面从袋子里取出普柳什金的信来，一面说。

“谁给的？”厅长问道。他接过信去，开了封，惊奇地叫了起来道：“普柳什金的！他也还生存在这世界上吗？这也是一种生活呀！先前是一个多么聪明、多么富裕的人呀！但现在……”

“是一只猪狗了！”索巴克维奇说，“是这样的一个恶棍，使他那儿所有的人都饿肚子！”

“可以，很愿意！”厅长看过信札之后，大声说，“我很高兴给他代理的！这宗交易，您希望怎么办理呢？现在就办，还是等一下？”

“就办！”乞乞科夫说，“我正想拜托您，费神在今天就办一办。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买卖合同和请求书在这里！”

“好得很，但您明天要走，我们可不能这么早早就放你的。注册师马上就办，您却还得在这里和我们过几天。我就发命令。”他说着，开开了通到办公室的门。那里面满是官员，像一群蜜蜂围着蜂房一样，如果可以把文件比作蜂房的话，“伊凡·安东诺维奇在这里吗？”

“有！在这里！”屋子中间，有一个声音回答道。

“来一下！”

读者已经熟识的壶瓶脸伊凡·安东诺维奇，在官厅里出现了，行一个恭敬的礼。

“伊凡·安东诺维奇，请您拿了这些契约去，并且……”

“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索巴克维奇插嘴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还得要见证呢，至少每一面有两个。请您马上去邀检察长来吧，他没有什么事，一定坐在家里的，稽查官佐洛图哈[7]，什么事情都替他办掉了。像佐洛图哈那样的大强盗，在这世界上是不会再有的！卫生监督也不大办事，大约总在家里的，如果他不去找熟人打牌的话；哦哦，还有住在近地的一大批人们呢：德鲁哈切夫斯基，培古希金——都是用他们的悠闲，使可爱的大地受不住的人物！”

“不错！一点不错！”厅长说着，立刻派一个办事员去邀请他们去了。

“我还要拜托您一件事。”乞乞科夫说，“请您再邀一个女地主的代理人来，我和她也成了一点小交易的——那是大牧师基里尔神甫的儿子。他就在您这里做事。”

“可以可以，我马上派人去叫他！”厅长说，“这算是一切都办好了，我只还要拜托您一件事，请您不要给官们什么。我的朋友是用不着破费的。”于是他又向伊凡·安东诺维奇下了一道看来好像实在不大称心的命令。这合同，仿佛对于厅长给了一种很好的印象似的，尤其是当他看见买价将近十万卢布的时候。他凝视着乞乞科夫的眼睛，有几分钟之久，终于说道：“您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可真的收了一大批了！”

“哦哦，是的！”乞乞科夫回答说。

“这是好事情呀。真的！这是好事情！”

“对啦，现在我自己想，我也不能做什么更好的事了。无论如何，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什么自由思想家所追寻的荒诞的年轻时候的空想，倘不脚踏实地，是不能决定终局的方法的。”他趁这机会，不但用几句责备的句子攻击了青年们和他们的自由主义，并且也是法律上的话。然而，很该留心的是他的话里总还含着一点不妥之处，仿佛他又就要接着说出来道：“哼，什么？乖乖，你说谎，而且不轻哩！”真的，他竟不敢向索巴克维奇和马尼洛夫看一眼，因为怕在他们的脸上，遇见一种不舒服的表情。但他的忧愁并没有用：索巴克维奇的脸上毫无变化，马尼洛夫却完全被这名言所感动，赏识得只在颠头簸脑，并且那精神的贯注，恰如一个知音者遇到歌女压倒了弦索，发出她那赛过莺歌的妙音的时候一样了。

“您怎么不告诉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呢，您究竟买了些什么？”索巴克维奇指点道，“还有您呢，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您竟全没有问，他买的是些什么吗？您要知道，那是多么出色的家伙呀！钱算什么！我连做车子的米锡耶夫也卖给他了。”

“真的？没有吧？”厅长拦着说，“我知道这米锡耶夫，这人在他那一行是一个好手，他给我修过一回车子的。但请您原谅一下……这是怎么的呢？……您不是对我说过的吗，他死了……”

“谁？米锡耶夫死了？”索巴克维奇一点也不惶窘，回问道，“您说的是他的兄弟，那确是死了，这一个却是好好的，像水里的鱼一样，

比先前还要好。不久以前，还给我做了一辆这样的马车，您就是到莫斯科去也买不到。这人是可以称为皇家御匠的。”

“不错，米锡耶夫是一个好手。”厅长接着说，“但我很奇怪，您竟肯这么轻易地把他放掉。”

“是呀，如果单单一个米锡耶夫！还有斯捷潘·波罗勃加，那个木匠，烧砖头的米卢什金，靴匠马克西姆·捷利亚特尼科夫——他们都去了，我把他们一起卖掉了。”但当厅长问他这些都是家务上有用的工人，为什么竟肯放走的时候，索巴克维奇却做了一个毫不在意的手势，回答道，“我不知道，不过我起了糊涂念头就是！我自己想，唉，什么，我卖掉他们吧。那就糊里糊涂地真的把他们卖掉了！”于是他垂下头去，好像现在倒后悔起来模样，还接着说道，“年纪大了，头发白了，还是不聪明！”

“但请您允许我问一声，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厅长问，“您买了不带田地的农奴，竟是做什么的呢？莫非目的是使他们移住吗？”

“自然是移住！”

“哦，那自然又作别论了。但移到哪里去呀？”

“移到……到赫尔松省去。”

“啊，那是很出色的地方！”厅长说，又称赞了一番那地方的草之好和长。

“您的田地够用吗？”

“很够。给农奴移住的这一点是绰绰有余的。”

“那地方也有一条河吗，还不过一个池子？”

“有一条河。另外也还有一个池子。”说到这里，乞乞科夫不觉看了索巴克维奇一眼，那人虽然照旧地毫无动静，但乞乞科夫却觉得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出了这样的句子来：你撒谎，我的宝贝！我就不很相信真的有池子、有河和一切田地哩。

在他们继续着谈天之时，见证人渐渐地出现了：首先是检察长，就是读者已经认识，总在着左眼的那一位，卫生局监督，还有德鲁哈切夫斯基先生，培古希金先生以及别的，即索巴克维奇之所谓用他们的幽闲，使大地受不住的人物。其中的好些位，是连乞乞科夫也还全不相识的。缺少的证人，就请一两个官员充了数。不但大牧师基里尔神甫的儿子，连牧师自己也被邀到了。每个见证人，都连自己的一切品级和勋等，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一个用圆体字，那一个用斜体字，第三个用的是所谓翻筋斗字，或者洒出俄国字母里从未见过的文字来。那令人佩服的伊凡·安东诺维奇，又敏捷又切实地办妥了一切，契约登记了，日子填上了，册里存根了，而且又送到该去的地方去了，此外只要付半成的注册费，以及官报上的揭示费就够，乞乞科夫只花了很少的钱。哦，厅长就下命令，注册费只要他付给一半，那别的一半，却算在别个请求人的身上了。这是怎么办的呢，老天爷知道！

“那么，”到诸事全都恭喜停当了之后，厅长说，“这事情，我们就只差润一润了。”

“非常愿意。”乞乞科夫说，“时候请您定。如果在这样愉快的聚会里，我这边不肯开一两瓶香槟，那可是一宗罪过哩。”

“不，您弄错了，香槟我们自己办。”厅长说，“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您是我们的客人，要我们招待的。您知道吗，我的绅士诸君？我们姑且跑到警察局长那里去吧，他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如果他到鱼市场或者酒铺子里去走一转，只要眼睛一，就会变出一桌出色的午餐来，可以用来贺喜。趁这机会，我们还可以打一回牌。”

一个这样有道理的提议，是没有人能反对的。单是提出鱼市场这一句话，就使见证人们的嘴里流满了唾沫。大家立刻抓起了有边帽和无边帽，公事就这样收场。当人们走过办公室时，伊凡·安东诺维奇——就是那壶瓶脸——向乞乞科夫谦虚地鞠一个躬，说道：“您买了十万卢布的农奴，我效了力，却只有一张白钞票[8]。”

“是的，但那是怎样的农奴呀。”乞乞科夫低声地回答道，“全是些不行的、没用的人儿，还值不到那价钱的一半哩。”伊凡·安东诺维奇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从他那里，自己是再也捞不到什么的了。

“普柳什金卖给您魂灵，是什么一个价钱呀？”索巴克维奇在他的另一只耳朵边悄悄地说。

“但是您为什么把沃罗佩伊混了进去的？”乞乞科夫回答道。

“哪个沃罗佩伊？”索巴克维奇问。

“就是那个女人，伊利沙贝多呀。您还把语尾改成‘图斯’了。”

“我可不知道这沃罗佩伊。”索巴克维奇说着，混进别的客人里去了。

大家排成大队，进了警察局长的家。这警察局长可真是一位魔术师：他刚听到该做的事情，就已经叫了警务员来，是一位穿着闪亮漆长靴的精干的家伙，好像在他耳朵边不过悄悄地说了两句话，又简单地问他道："你懂了吗？"而当客人们还在摸牌的时候，另一间屋里的桌子上，可早摆出顶出色的东西来了：鲟鱼，蝶鲛，熏鲑鱼，新的腌鱼子，陈的腌鱼子，青鱼，鲇鱼，各种干酪，熏的舌头——这都是从鱼市场搬来的食单。此外还添了自家厨房里做出来的几样：鱼肉包子，馅是九普特重的鲟鱼的软骨和颊肉做的，蘑菇饼，油炸饼，松脆糕饼之类。

讲老实话，警察局长可确是这市镇的父母和恩人。他在市民中，就和在他自己的家族中一样，他很会替店铺或布行来安排，也像在自己的仓库里一样。简而言之，如大家所常说，他总是在他的位置上适应自如。是他为了他的官而设，还是他的官为了他而设的呢，这可实在很难决定。他极善于做官，所以他的收入虽然比前任几乎要多一倍，却仍被全市镇所爱戴。先是商人们尤其特别地珍重他，因为他毫不骄傲，而且也实在，他给他们的孩子行洗礼，自己去做教父。虽然也很挤些他们的血，但连这也做得非常之聪明：或者亲热地拍拍肩膀，向他们微微一笑，或者邀他们去喝茶，招他们去打牌，于是问起生意怎样，万事如何，如果知道谁的孩子生着病，他就会立刻给予忠告，开出适当的药方来。一言以蔽之，他实在是一个好角色。就是坐着马车到各处巡视秩序的时候，也总在找人讲话："喂，米哈伊奇，我们总该玩一下我们的小玩意吧？""自然，亚历克谢·伊万诺维奇，"那人回答着，脱了帽，"我们自然得玩一下的！""听呐，伊里亚·万拉莫诺维奇，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快马吧。它跑得比你那匹还要快。之后就驾在赛跑马车上，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怎样！"那酷爱赛马的商人，便万分满足地微笑起来，摸着胡子，说道："好的，我们来看

一下，亚历克谢·伊万诺维奇！”这时连店员们也都除下了帽子，愉快地凝视着，似乎想要说：“亚历克谢·伊万诺维奇真是一个出色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很随和，商人们对他倒有很佩服的意思，说道：“亚历克谢·伊万诺维奇确也拿得多一点，但他的话却也靠得住的。”

警察局长看午餐已经齐备，便向他的客人们提议，还是用膳之后再来打牌。于是大家就都走进餐厅去，从这处所，是早有一股可爱的香味，一直透进邻室来的。这种香味，久已很愉快地引得我们的客人鼻孔发痒，索巴克维奇也已经从门口望过筵席，把旁边一点的躺在一个大盘子里的鲟鱼看在眼里了。客人们喝过黑绿的阿列布色的烧酒——这种颜色，是只能在俄国用来雕刻图章的透明的西伯利亚的石头上才会看见的——于是用叉子武装起来，从各方面走向餐桌去。这时候，真如谚语所说，谁都现出真的性格和嗜好来了，这个吃鱼子，那个拿鲑鱼，第三个弄干酪。对于这些小东西，索巴克维奇却一眼也不看，一径就跑向邻近的鲟鱼那里去，在别人都在吃、喝、谈天之间，只消短短的一刻钟，他就吃得干干净净，待到警察局长记起了这鱼，说道：“尝尝这天然产物吧，看怎样，我的绅士诸君！”一面带领大家，手里都捏着叉子，一同走近鲟鱼去的时候，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还剩下一个尾巴了。但索巴克维奇却显得和这件事全不相干，走向旁边的一个盘子去，用叉戳着一尾很小的干鱼。吃完了鲟鱼之后，索巴克维奇就埋在一把靠椅里，什么也不再吃喝，不过还在眨着眼睛了。看模样，警察局长是不喜欢省酒的。第一回的干杯，恐怕读者自己也猜得到，是为了赫尔松省的新地主的健康。第二回，是为了他那农奴们的平安和他幸福的移住。于是再为他未来的体面漂亮的夫人的健康痛饮，我们的主角就露出快活的微笑来。于是大家都拥到他面前来，劝他在这市里，至少也得再留两礼拜。“不行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刚跨进门，立刻又走，这就是停也不停！”“不行的，在我们这里

再过几时吧！您在这里，我们还要给您做媒哩。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来给他找一个太太，可好？”

“好的，好的，找一个太太，”厅长附和着说，“就是您用两手两脚来反抗，您也得结亲。我的好人，没法办！跟着做，跟着走！您也无须多话，我们是不喜欢开玩笑的！”

“怎么，我为什么要用两手两脚来反抗呢？结亲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立刻就……首先得有一个新娘子。”

“有的是新娘子呀！怎么会没有呢？您要怎么的，就有怎么的。”

“那么，如果这样子……”

“好极，他停下了！”大家都叫喊起来，“万岁！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于是手里拿着杯子，跑过来要和乞乞科夫碰杯。乞乞科夫和大家都一一地碰过。

“再来一回！”热昏了的人们说，就只好再碰了一回，然后他们还要碰第三回，于是就又碰了第三回。在这暂时之间，大家都非常高兴。厅长在快活的时候，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屡次抱着乞乞科夫，感动之余，痴痴地说道：“我的亲爱的心肝，我的亲爱的妈妈！”真的，他还响着指头，绕了乞乞科夫跳起舞来了，还唱着有名的民歌道：“你这卡玛林斯克种地的乡巴佬呀！”香槟之后，又喝匈牙利葡萄酒，使景况更加活跃，聚会更加愉快了起来。打牌是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大家嚷叫着，争辩着，谈论着一切可谈和不可谈的事情——政治，甚至军事问题，都发表着自由的意见。倘在平常时候，是即使他自己的孩子，也要因此吃一顿痛打的。一大批非常烦难的问题，都在这时机得了解决。乞乞科夫却还不到这么高兴，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是

赫尔松省的地主，在讲各种经济上的革新和改良，三圃制度的耕种法，两个精神的幸福与和合，还对索巴克维奇朗诵了一封维特写给夏绿蒂[9]的押韵的信，但索巴克维奇却不过眼睛，因为他埋在靠椅里，吃了鲟鱼之后，实在想要睡觉了。

乞乞科夫也立刻悟到自己不免过分了，就托找一辆车，到底是借了检察长的马车，回到自己的旅馆去。那车夫，从途中就可以看出是一个老练的能手，因为他只用一只手拉着缰绳，另一只却反过来紧紧地抓住了沉思着摇来晃去的乞乞科夫。他坐着检察长的马车，这样地回到旅馆来，还讲了许多工夫种种的呆话：讲黄头发、红面庞、右颊有一个酒窝的新娘，讲赫尔松省的田产，讲资本金以及这一类的许多事。谢利凡也奉到各种关于管理田产的命令，例如他应该把新移住的农奴全体召集，一个一个来点名。谢利凡默默地听了好久，终于走出屋子去了，只先向彼得鲁什卡说了一声“喂，给老爷去脱掉衣服！”。彼得鲁什卡首先是去替乞乞科夫脱长靴，几乎连他的人也要从眠床上拉下。到底脱掉了，主人就像平常一样，自己脱衣服，再在床上翻滚了几分钟，翻得眠床都格格发响，于是乎真的算是赫尔松省的地主而睡去了。其时彼得鲁什卡便把裤子和发闪的绛红色的燕尾服搬到前房来，挂在木制的钩子上，用毛刷和衣拍拼命地刷呀拍呀，弄得一条廊下都好像灰尘滚滚。他刚要取下衣服来的时候，却望见谢利凡从衖堂走出，那是刚由马房里回来的。他们的眼睛相会了，也就仿佛出于本能似的，彼此立刻懂得：老爷睡着了，为什么不到那个酒馆子里去跑一趟呢？彼得鲁什卡赶紧又把燕尾服和裤子搬进屋里去，走下扶梯来，关于旅行的目的，一字不提，两个人只谈着平常的闲天，走到外面去了。他们的散步是不必许多时光的，无非穿过街道，向着一所旅馆对面的房屋，走进低矮的、熏得乌黑的玻璃门，到了地窖一般的酒馆里。在这里，早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在等候他们了：刮过胡子和

不刮的，穿着皮袍和没穿的，只穿一件短衫的，也间有穿了外套的。彼得鲁什卡和谢利凡在这里怎样消遣他们的时光呢——只有敬爱的上帝知道。够了，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就臂膊挽着臂膊，默默地走了出来，好像彼此都非常小心，而且注意着每一条街的转角。之后彼得鲁什卡和谢利凡还是臂膊挽着臂膊，也不肯暂时分离一下，足有一刻钟之久，这才走完扶梯，好容易到楼上。彼得鲁什卡对着他的矮床站了一会儿，静静地想着，像在想他怎么才可以睡得最好，于是横着躺下了，两脚都碰在地板上。谢利凡也爬到这床上去，他的头就枕了彼得鲁什卡的肚皮。他已经全然忘记，这并非他自己的卧处，而他的铺位，是在什么地方的下房里，或是马房里的马匹旁边了。两人立刻睡去，起了极有力、极壮大的鼾，那主人却由鼻子里发出一种轻软的声息，和他们共鸣。

这之后，全旅馆也都寂静了，所有客人都入了酣睡。只在一个小窗里，还闪烁着微弱的灯光。这地方就住着那从略山到来的中尉，好像对于长靴，是有很大嗜好的，因为已经定做了四双，现在又在试穿第五双了。他屡次走到床前去，想脱下长靴来睡觉，然而还是不能决定：长靴做得真好，他不由得跷起一只脚，极惬意地看着那又结实又俏皮的靴后跟。

---

[1] 箜篌，十分古老的弹弦乐器，在古代宫廷使用，14世纪后不再流行。——编者注

[2] 在河面凿开冰，以便汲水或洗濯东西的洞穴。——译者注

[3] 这是一种游戏，先排小骨成列，再从一定的地方，把一块小骨抛过去，将列中的小骨打倒，打倒的最多者胜。——译者注

[4] Eau de Cologne，一种含有2％—3％精油的清淡香水。——译者注

[5] Themis，希腊神话里的法律之神。——译者注

[6] 帝制时代俄国的官厅里一定摆设着的东西，是一个三角的尖锥体，每面都贴有彼得一世的谕旨。——译者注

[7] Solotucha，瘰疬病的意思。——译者注

[8] 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译者注

[9] 出于歌德（Goethe）所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者注

第八章

乞乞科夫的农奴购买，已经成为市镇上谈话的对象了。人们争辩、交谈，还研究那为了移住的目的，来购买农奴，到底是否有利。其中的许多讨论，是确切、客观和出色的。“自然有益，”一个说，“南省的土地，又好又肥，那是不消说的，但没有水，可叫乞乞科夫的农奴怎么办呢？那地方是没有河的呀。”

“那倒还不要紧，就是没有河，也还不算什么的，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不过移民是一件很没把握的事情。谁都知道，农奴是怎么的：他搬到新地方去种地——那地方可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屋，也没有庄园——我对你们说，他是要跑掉的，准得像二二如四一样，系好他的靴子，走了，到找着他，您得费许多日子！”

“不不，请您原谅，亚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可全不是您那样的见解。如果您说，农奴们是要从乞乞科夫那里逃走的。一个真的俄罗斯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来，什么气候都住得惯的。您只要给他一双温暖的手套，那么，您要送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就是一直到堪察加也不要紧。他会跑一下，取点暖，拿起斧头，造一间新屋子的。”

“然而亲爱的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可把一件事情完全忘掉了。你竟全没想到，乞乞科夫买了去的是怎样的农奴。你全忘了，一个地主是决不肯这么轻易地放走一个好家伙的，如果不是酒鬼、醉汉，以及撒野、偷懒的东西，你拿我的脑袋去。”

“是了，这我也同意，没有人肯卖掉一个好家伙，乞乞科夫的人们大概多半是酒鬼，那自然是对的，但还应该想一想历来的道德：刚才

也许确是一条懒虫，然而如果把他一迁移，就能突然变成一个诚实的奴仆。这在世界上，在历史上，也不是初见的例子了。”

“不——不然，”国立工厂的监督说，“您要相信我，这是决不然的，因为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现在两个大敌在那里。第一敌，是和小俄罗斯的各省相近，那地方，谁都知道，卖酒是自由的。我敢对你们断定，只要两礼拜，他们便浸在酒里，成为游惰汉和偷懒的了。第二敌，是放浪生活的习惯和嗜好，这是他们从移住学来的。乞乞科夫必须看定，管住，他应该把他们管得严，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罚得重，什么也不托别人做，都是自己来，必要的时候，就给鞭子，打嘴巴。”

“为什么乞乞科夫要亲自去给鞭子呢？他可以用一个监督的。”

“好，您找得到很合适的监督吗？那简直就是骗子和流氓！”

“这是因为主人自己不内行，他们这才成为骗子的。”

“对啦。”许多人插嘴说。

“如果地主自己懂一点田产上的事务，明白他的人们，那么，他总能找到好监督。”然而国立工厂的监督抗议了，以为五千卢布以下，是找不到好监督的。审判厅长却指摘说，只用三千卢布，也就能够找一个。于是监督质问道：“您预备从哪里去找呢？您能够从您的鼻子里挖出他吗？”审判厅长的回答是：“鼻子里当然挖不出来的，那不成。不过这里，就在这区里，却是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洛维奇·萨莫伊罗夫，如果乞乞科夫要他来监督他的农奴，却正是合适的人物！”许多人试着把自己置身在乞乞科夫的位置上，和这一大群农奴移住到陌生地方去，就觉得忧愁，真是一件大难事。大家尤其害怕的是像乞乞科夫

的农奴那样不稳当的材料，还会造起反来。这时警察局长注意说，造反倒是不足虑的，要阻止它，谢上帝幸而正有一个权力，就是审判厅长。审判厅长也全不必亲自出马，只要送了帽子去，这帽子，就足够使农奴们复归于理性，回心转意，静静地回到家里去了。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们所怀抱的造反性，许多人也发表了意见和重要的提议。那想头可实在非常两样。有主张过度的军营似的严厉和出格的苛酷的，但也有别的表示着所谓温和。警察局长便加以注意，乞乞科夫现在是看见当面有着神圣义务的；他可以作为自己农奴们的父亲，而且照他爱用的口气说，则是在他们之间，广施慈善的教化。趁这机会，他还把现代教育的兰卡斯特教育法[1]，大大地称赞了一通。

市镇里在这样地谈论、商量，有些人还因为个人的趣向，把他们的意见传给了乞乞科夫，供给他妥善的忠告，也有愿作护卫，把农奴稳稳当当地送到目的地去的。对于忠告，乞乞科夫很谦恭地致了谢，声明他当随时施用。然而谢绝了护卫，说这完全是多余的事情，由他购买下来的农奴，全是特别驯良的性格。他们自愿一同迁移，心里非常高兴。造反，是无论如何不会有的。

凡有这些议论和谈天，都给乞乞科夫招来了他正在切望的极好的结果。传说散布开来了，说他是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不会多，可也不会少。在第一章上我们已经见过，对于乞乞科夫，本市的居民是即使没有这回的事，原也很是喜欢了他的。况且老实说，他们真的都是好人，彼此和善地往来，亲密地生活，他们的谈话上，也都打着极其诚实和温和的印记的："敬爱的朋友，伊里亚·伊里奇！""听哪，安季帕托·扎哈里耶维奇，我的好人！""你撒谎，我的小妈，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向着叫作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邮政局长，人往往说："司泼列辛·齐·德意支[2]，伊凡·安德列耶维奇？"

总而言之，那地方是过得很像家族一样的。许多人很有教养，审判厅长还暗记着当时还算十分时髦的茹科夫斯基[3]的《柳德米拉》，读得非常巧妙，例如那诗句“森林入睡，山谷就眠”就是，最出色的是从他嘴里读出“眠”字来，令人觉得好像真的看见山谷睡了觉；为了要更加神似起见，到这时候，他还连自己也闭上了眼睛。邮政局长较倾向于哲学，整夜很用功地读着杨格[4]的《夜》和埃卡特豪森[5]的《自然界启秘》，还做了很长的摘录；摘的是些什么呢，当然没有人能够分明决定。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大滑稽家，他有华丽的言语，据他自己说，也喜欢把他的话“装饰”起来。而且他实在是用了一大批繁文把他的话装饰起来的，例如“亲爱的先生，那是这样的，您可知道，您可明白，您可以想象出来的，大概，所谓”以及别的许多，他都大有心得；另外他又很适当地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来装饰他的话，或者简直闭上一只眼睛，给人从他那讽刺的比喻里，觉出很凶的表现来。别的绅士们也大抵是很有教养，非常开通的人物：这一个看卡拉姆津[6]，那一个看《莫斯科新报》[7]，第三个索性什么也不看。有一个，是大家叫作“睡帽”的，如果要他去做事，首先总得使劲地在他胁肋上冲一下，另一个却简直完全是懒骨头，一生都躺在熊皮上，想要推他起来吧，什么力气都白费，于是他也就总不起来了。看他们的外观，自然都是漂亮、体面、殷勤足以感人的人物——生肺病的，其中一个也没有。他们是全属于这一种人里面的，在只有四只眼睛的温柔的互相爱抚的时候，往往用这样的话来称女人：我的胖儿，我的亲爱的大肚子，我的羔羊，我的葫芦儿，我的脖儿之类。然而大抵是良善的种族，可爱的、大度的人物。一个人，如果做过他们的客，或者同桌打过一夜牌，就很快和他们亲密起来，十之九变成他们之一了——擅长妙法的乞乞科夫，就更加如此，因为他确是知道着令人喜爱的秘密的。他们热爱着他，致使他不能决定怎样离开这里的方法，他总只听见：“唉唉，只要再一礼拜，请您在我们这里再停一个礼拜吧，帕维尔

·伊万诺维奇。”一言以蔽之，如谚语所说，他成为掌上明珠了。然而非常之惊人，非常之奇特的，是乞乞科夫对于闺秀们的印象。要说明这一点，我们是应该讲讲闺秀们本身，以及她们的社会之类，应该用活泼的辉煌的色彩，画出所谓她们的精神的特色来的。然而这在作者却很难。一方面，是他在高官显贵的太太之前，怀着无限量的尊崇和敬畏的，而另一方面……是的，另方面呢……就不过是难得很。却说N市的闺秀们……不，这不能，实在的，我怕。在N市的闺秀们，什么是最值得注意的呢……不，奇怪得很，笔不肯动，它好像是一块铅块了。那么，也好。只好把描写她们性格的事，让给在他的调色板上，比我更有鲜明灿烂的色彩的别人去写；我们却单说一两句她们的外观，大体的表面就够。

N市的闺秀们是原有阔绰之称的，这一点，所有的妇女们可真足取为模范。关于什么正当的举动，什么美善的调子、礼节，以及态度上的最微妙、最幽婉的训诫，尤其是关于研究时尚，连细枝末节也不漏，她们实在比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闺秀们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穿着富于趣味的衣饰，坐着漂亮的马车，在大街上经过。还依时尚带一个家丁，身缀金色丝绦，在踏台上飘来飘去。一张名片，即使那名字是写在梅花二或是方块A上面的，那也是神圣的事物。有两位大家闺秀，以前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堂姊妹，就为了这样的一张名片彼此完全闹开——其中之一，没有去回看另一个。她们的丈夫和亲戚后来用尽心力，想她们重新和睦，却枉然。世界上的无论什么事，都该可以做成了，只有这一件可不成：使因为一面怠于回访，变成仇敌的两位闺秀重新和睦。于是这两位，用这市里的绅士淑女们的口气来说，就僵在“互加白眼”里了。关于这问题，有谁得了胜，就也会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场面，那男人们往往为了他们的保护职务，演出极壮大、极勇侠的表现来。他们之间，决斗自然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是

文官；然而他们却彼此竭力来抉发别人的缺点，谁都知道，无论如何，这是比决斗厉害得远的。N市的闺秀们的风气，非常严紧，以高尚的愤怒来对付一切过失和诱惑，如果给她们知道一种弱点，就判决得极严。如果她们一伙里，自己有了什么所谓这个那个的事呢，却玩得非常之秘密，谁也觉不出究竟有了什么事。体面总不会损。就是那男人，即使自己觉得了，或者听到了这个那个的事，也早有把握，会引了谚语，简而得要地回答道：“我所不知，我就不管。”这里还该叙述的是N市的闺秀们也如她们那彼得堡的同行一样，在言语和表白上，总是十分留心，而且努力于正当的语调的。没有人听到过她们说“我擤鼻涕！”“我出汗”“我吐口水”，她们却换上了这样的话——“我清了一下鼻子”或者“我用了我的手巾”。无论如何，也总不能说“这杯子或盘子臭”，不能的，连觉得有些这意思的影子的话也不能说，要挑选一句，这样地表现来替代它，“这杯子不成样子啊”，或者别的这一类话。因为要使俄国话更加高尚，就把所有言语的几乎一半，都从会话里逐出了，人就只好常常到法国话里去找逃路。这就成了完全两样的事情。用起法国话来，则即使比上面所述的还要厉害的词句，也全不算什么事。关于N市的闺秀们，就表面上说起来，大略如此。自然，倘使再看得深一点，那就又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出现的。然而深察妇人的心，危险得很。我还是只以表面为度，再往前去吧。这以前，闺秀们是不大提起乞乞科夫的，虽然对于他那愉快的、体面的交际态度，也自然十分觉得。然而自从他的百万富翁的风传散布了以来，注意可也移到他另外的性质上去了。这并不是我们的闺秀们利己或是贪财，罪恶只在百万富翁那一句话——不是百万富翁本身，只是那句话：因为这句话的发音中，除暗示着钱袋之外，也还含有一点东西，对于坏人，对于好人，对于非坏非好人，都给以强有力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人不受它的影响的。百万富翁有一种便当之处，他能够特别观察那并非出于打算和谋划的非利己的卑屈！纯粹的卑屈，

许多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不会从他这里有所得，也全不是向他有所求，然而偏要跑到他面前去，欣然微笑，摘下帽子，或者遇有百万富翁在场的午餐会，便去设法运动也来招待他自己。说这一种对于卑屈的倾向，也染上了闺秀们，那是不可以的。然而在许多客厅里，却确开始议论起来，说乞乞科夫固不是美男子的标本，但总不失为一个体面人，假使他再胖上一点点，可就没有这么好看了。当这时候，对于瘦长男子，还来了几句近于侮辱的话：那不过是剔牙杖，不是人。闺秀们的打扮，也留心到各种装饰了。布匹市场非常热闹，挤也挤不开。简直是赛会。许多马车穿梭似的在跑。有几匹布，是从市集贩来，因为价钱贵，至今不能卖掉，这回却变得畅销了，飞一般地脱手，使商人们也看得莫名其妙。当弥撒之际，看见闺秀们中有一位在衣服下面曳着拖裙，那裙圈胖得很大，以至于把整个教堂占领，在场的警察便只好命令人们让出地方，都退到大门口去，以免损害太太的衣服。连乞乞科夫，终于也不得不被对他的异常的注意，引起一点惊异了。大好天气的一天，他回到旅馆里来，看见写字桌上有一封信。发信的是哪里，送来的是谁，全都无从明白，侍者说，送信人不许他说出发信人是谁。信的开头非常直截爽快，就是这样的句子：“不行，我非写信给你不可了！”以下说的是灵魂之间，实有神秘的交感，因为要使这真理格外显得有力，就用上许多点和横线，快要占到半行。再下去接续着几句金言，那真是很精彩，我们几乎有引在这里的义务的：“什么是人生？——是流寓忧愁的山谷；什么是世界？——是无所感觉的人堆。”发信人于是说到为了去世已经二十五年的弱母，她眼泪滴湿了花笺；并且劝乞乞科夫从此离开拘束精神、闭塞呼吸的都会，跟她到荒野去；一到信的末尾，竟涌出确实的绝望来，用这几行做了结束：

两只斑鸠儿，引君到坟头，
彼辈鸣且歌，示君吾深忧。

末一行其实不很顺当，然而不要紧，信是完全合于当时的精神的。下面不署名，没有本名和姓，自然也没有月日和年份。只在附启里，写着乞乞科夫自己的心，会猜出发信的人来，而明天执政官家里的舞会，这古怪人物是也要到会的。

一切都很有意思。匿名里面，含有很多的刺激和诱惑，很多，以至于引起了好奇心，使乞乞科夫再拿这信来看了两三遍。终于叫了起来道："这可是很有意思，如果查出了究竟谁是发信的人！"总而言之，事情确是分明地起了转变了，他把一个钟头以上的工夫，用在奇特的揣摩推测里，于是做一个放开不问的姿势，低下头去，喃喃自语道："但这信有点非常之故意做作！"以后是不说也知道，很小心地叠好信纸，放在提箱里，和一张戏园广告，以及在那地方已经躺了七年没有动过的一张婚礼请帖，做了邻居了。这时可真的送进一张执政官家里的舞会的请帖来。在省会里，这是有点很普通的：什么地方有执政官，就也得有舞会，要不然，阔人们是很容易欠缺相当的爱戴和尊敬的。

他立刻放下一切，不再当作一回事，抽出身子，专门去做舞会的准备去了。因为这件事实在有许多挑逗和刺激。即使创造世界，恐怕也用不着花在装饰上那么多的心力和功夫。单是对着镜子检阅和修炼自己的脸，就要一个钟头。他使自己的脸上显出一大串各种不同的表现：忽而正经和威严，忽而含着微笑的恭敬，忽而又是不含那种微笑的恭敬；于是对镜鞠几个躬，一面吐含含糊糊的，颇像法国话的声音，虽然乞乞科夫也并不懂得法国话；之后他又装了一通极其讨人欢喜的惊愕，扬眉毛，牵嘴唇，连舌头也活动了一两次。你敬爱的上帝

啊，如果人独自在那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美丈夫，并且确信没有人在钥匙洞里张望的时候，有什么还会做不出来呢。临末他还轻轻地自己摸一摸下巴，说道："唉，唉，你这好家伙！"于是动手穿起衣服来。他始终觉得很高兴，一面套裤带、打领结，一面却在装着胡乱的行礼、优雅的鞠躬，并且跳了一下，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跳舞。但这一跳，可出了无伤大雅的结果：柜子发抖，刷子从桌上掉了下来。

他在会上的出现，引起了非常特别的情形。所有在场的人，都连忙来迎接他，一个还捏着纸牌在手里，另一个是正在谈天到了紧要之处，刚说出"您想，地方法官就回答道……"地方法官究竟怎么回答呢，他却不再讲下去，直奔我们的主角，去和他打招呼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啊，我的天，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心肝！""您来啦，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来了哩，我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给拥抱一下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这里来，给我诚心地吻一下，我的宝贵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觉得，他几乎同时被许多人所拥抱了。他还没有从审判厅长的拥抱里脱出，警察局长就已经把他围在他的臂膊里，警察局长又交给卫生监督，监督交给烧酒专卖局长，烧酒专卖局长交给建筑技师……那执政官，这时正和一对闺秀站在一起，一只手拿一张糖果的包纸，另一只手抱一只波罗革那的小狗，一看见乞乞科夫就把两样——包纸和小狗——都抛在地板上，致使小狗大声地嗥起来……总而言之，来客是散布着快活和高兴的。并未愉快得发光的脸，或者并未反映一点一般的高兴的脸，竟一个也没有。官们的脸，在他们的上司前来检阅下属的政绩之际，就这样地发光：这时最初的恐怖消散了，还觉得很得些上司的赞许，竟至于和气地露出一点小小的玩笑来，那就是说几句话，带着愉快的微笑——于是围着他的、跟着他的官们，就高兴地加倍地笑起来了，

连话也不大听到，不大明白的官们，也一样高兴地笑起来了，是的，连远远地一直站在门口，一生从来没有笑过，只给百姓看他拳头的警察，也遵照了反射和模拟的永久不变的定律，在他脸上现出微笑来，不过那微笑，却很有些像他嗅了一种强烈的鼻烟，现在刚刚要打喷嚏。我们的主角和大家招呼，又给各人回答，自己觉得非常纯熟：他向右边弯腰，又向左边弯腰，虽然因为习惯，不免略有一点歪，然而不碍事，还是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物。闺秀们立刻像绚烂的花环似的来围住他，把他罩在各种香气的云雾里：这一个发着玫瑰味，那一个带来紫罗兰和春天的气息，第三个是涌出强烈的木犀草的芳香。乞乞科夫只是昂起鼻子，吸进香气去。她们的装饰上，也展布着无穷的趣味：所有羽纱、缎子和网绸的颜色，全是最时髦的轻淡和褪光的，那细微的差别，单是说说名目，也就不容易——这地方的文化和趣味，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超和精细了。飘带、结子和花束，以如画的纷乱，在衣服上飞动，虽然这纷乱，是由许多不纷乱的头脑，费过不少的时光。头上的轻装只搁在耳朵上，仿佛想要说："且住！我要飞去了！只可惜不能带了我的美人一同去！"她们都穿着很紧窄的衫子，看起来就显出挺拔和合适的丰姿。（我应该趁这机会声明，N市的闺秀们是都见得有点儿胖胖的，但她们知道很巧妙地收束起来，于是成了很适宜的姿态，人也不觉得她们的肥大了。）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颈子和肩膀露出得刚刚合适，不太少，可也不太多；谁都照了自己的感觉和确信，显示着她的东西，来要一个男人的命；其余的部分，就用了很大的鉴识和意趣，遮盖起来：或者用一种飘带做成的，比叫作"接吻"的点心还要轻飘飘的围巾，淡烟似的绕在颈子上，或者在背后的衣服下面，衬一条我们乡下大抵称为"卫道"的细麻所做的小小的花纱。这花纱，是前前后后，遮到绝不使男子再会送命的程度的，然而害事之处的嫌疑，却也就在这里。长手套并不紧接着袖口，显出肘弯以上的臂膊动人的一段来，有许多还丰满得令人羡慕；有一些人，因

为拉得太高，竟把羔皮手套撕破了——总而言之，好像一切东西，都想要说："不不，这不是乡下，这是巴黎！"不过有时也突然现出一顶谁也一向没有见过的包帽，或者跳出一支孔雀毛，或者反对时髦的别的什么和一种只顾自己的趣味的表示来。然而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这就是省会的特征：总要露一点这样的破绽。乞乞科夫站在闺秀们的面前，心里想："但究竟谁是发信人呢？"他试在一霎时中，伸出他的鼻子去，却碰了肘弯、翻领、袖口、飘带、香喷喷的小衫和衣服的一大阵。粗野的加诺普[8]发狂似的在他眼前奔了过去：邮政局长夫人，地方审判厅长，插蓝羽毛的太太，插白羽毛的太太，格鲁吉亚的公爵奇普海希利杰夫，彼得堡来的一个官，莫斯科来的一个官，法国人库库，沛尔洪诺夫斯基先生和别列边道夫斯基先生……都忽然当面在地球上出现，在那里飞舞起来了。

"我们这里是——全省都在活动了哩！"乞乞科夫一面后退着，一面自己说。但当闺秀们散开的时候，他却又重新察看，看他可能从颜面和眼睛的表示上，辨出寄信的人来。然而，颜面和眼睛都不告诉他，寄信人是哪一个。所到各处，每张脸上都漂泛着一点依稀的可疑，无限的微妙。唉，多么微妙……！"不成，"乞乞科夫心里说，"女人……就是这样的物事！"——这时他做了一个示意的手势——"那简直是无话可说的！如果谁想把她们脸上闪过的一切这曲折和层叠，再来叙述一下，或者模拟一下……也简直办不到！单是她们的眼睛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土，倘有人错走了进去，那就完了！钩也钩不回，风也刮不出。谁试来描写一下她们的眼神：这温润，绵软，蜜甜的眼神……谁知道这样的眼神有多少种呢。刚的，和柔的，朦朦胧胧的，或者如几个人所说的'酣畅的'眼神，而且还有并不酣，然而更加危险的——那就是简直抓住人心，好像用箭穿通了灵魂的一种。不成，找不出话来形容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寻开心的'一半，再没有别的了！"

唉唉，不对！我不料我们的主角竟滑出一句街上的话来。但叫我怎么办呢？这是在俄国的作家的命运！不过倘有一句街头话混进这书里来，可不是作者之罪，倒是读者，尤其是上流的读者之罪：从他们那里，先就听不到合适的俄国话，他们用德国话、法国话、英国话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愿退避，连说话的样子也拼命地带着各种腔调。说法国话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说英国话呢，像一只鸟儿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真像鸟儿的脸相，而且还要嗤笑那不会学这模样的人。他们所唯一竭力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话——至多，也不过在乡下造一座俄国式的别墅。这样的是上流的读者，以及一切自以为上流的读者！然而别一面却又有那么的严厉，那么多的要求！他们简直要最规矩、纯粹、高尚的文体来做文章。一句话，是要俄国话自己圆熟完备，从云端里掉了下来，正落在他们的舌头上，只要一张口，就跑出外面去好了。人类社会的女性的一半，自然是很难猜测的。但我得声明，我觉得可敬的读者先生，却往往更难以猜测。

这之间，乞乞科夫越加惶惑，不知道怎么从所有在场的闺秀里，认出发信人来了。他再来一种试验，用了研究的眼光，去观察她们中的每一个，觉得那些多情的女性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点东西，是使可怜的凡骨的心中，收得希望和甘甜的痛楚，这使他终于喊起来道："不行，还是枉然的，我看不出！"但这对于他始终如一的大高兴，却并无丝毫影响，还是用他那快活的、无拘无束的态度，和一两位闺秀谈几句趣话，迈着又快又小的脚步，忽而走向这个，忽而走向那个，轻飘飘地绕着女人，转来转去，好像穿高底靴的老花花公子，即俄国一般叫作"耗子公马"的一样。如果他要迅速稳当地穿过一群人，就鞠一个躬，同时把脚儿伸出一点去，就是所谓螺旋势子或是花花公子画花押。闺秀们都很愉快而且满足，不但是从他这里发现了一大堆可取和有趣的特色了，还在他脸孔的表情上，看出了一点凡女人们一定非

常喜欢的、尊严的、勇敢的、威武的东西来。真的，为了他，人几乎要吵架了。许多人立刻觉到，乞乞科夫是大抵站在门口近旁的，大家就都要来坐靠近门口的椅子，有一位闺秀比另一位占了先，这时就几乎现出不舒服的局面，有许多自己也想去坐的人，对于这无耻和胡闹，都气愤得很。

乞乞科夫和闺秀们施展着活泼的谈天，其实倒是她们向他来施展着活泼的谈天，给了他许多非常微妙和优秀的比喻的话头，全都得加以想象和猜测，弄得他满头流汗，以至于忘记了去尽礼节的义务：向这家的主妇问安。直到听见已经面对他站了两三分钟的执政官太太的声音，这才记起来了。执政官太太亲密地摇着头，用了柔和的又有些狡猾的音调，向他说道："啊，您来啦，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在这里，不能把执政官太太的话完全再现，我只知道她说了几句非常友爱和亲热的句子，就是我们的最高雅的作家们常常写在小说和故事里的，名媛和侠士所说的那一类，他们是特别偏爱描写我们客厅里的生活，而且趁这机会，显出他们是精微的情景的大知识家来的。她说的大约是："人已经这么厉害地占领了您的心，里面竟没有一块小地方，没有一点小角落，剩给您这么忍心忘却了的别人了吗？"我们的主角立刻转向执政官太太去，而且已经想好了回答，那回答，比起我们从时兴小说里的斯风斯基、林斯基、利舍、格来明，以及从别的出场人物之类的军人们那里所听到的来，自然只会好，不会坏。但当他在无意中一抬眼的时候，却忽然遭了打击似的停止了。

执政官太太站在他面前，然而并不止她自己：她还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鲜明的金色发，精致整齐的相貌，尖锐的下巴和卵圆的脸盘，实在可以给美术家去做画圣母的模范，在无论什么东西——山和树林、平野、脸、嘴唇和脚——都喜欢大的俄国，是很不容

易找出来的。当他走出诺兹德廖夫家的时候，当他的车子，因为车夫发昏或是马匹的碰巧的冲突，和她的马具缠绕起来的时候，当米卡伊大叔和米念伊大叔想来解开这纠纷的结子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见的，就是这金色发。乞乞科夫非常狼狈了，以至于嘴里再也说不出有条理的句子来，只痴痴地讲了一句痴呆的含糊话，无论是斯风斯基或林斯基，利金或格来明，都决不肯使它滑出口来的。

“您还没认识我的女儿吧？”执政官太太说，“她是刚从女塾里毕业出来的。”

他回答说，他曾经出乎意外地和她有过相见的光荣。之后还想添上几句去，然而完全失败了。执政官太太又说了一两句话，就和她的女儿走向大厅的那一头，去招呼另外的客人，乞乞科夫却还生根一般地站着。他在这地方还站了很久的工夫，恰如一个高高兴兴到街上去散步的人，周围景象，无不浏览，却突然立住了，因为他想了起来，自己还忘记了什么。恐怕再没有比这样的人更加不中用的了：只一击就从他脸上失去了无忧无愁的样子。他竭力地回想，自己究竟忘记了什么呢？手巾吗？手巾就塞在衣袋里！他的钱？钱可是也在的！好像什么也没有缺，然而总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妖魔，在耳朵边悄悄地告诉他忘记了什么。他只是糊糊涂涂地看着潮涌的人群，尾追的马车，兵们的枪和帽，店家的招牌之类，心里却并不明白。乞乞科夫也就是这模样，和周围的事情全不相关了。

这之间，从女人发香的口唇里，向他飞过许多柔腻的质问和暗示来。“我们这些可怜的地上居民可以斗胆地问您，您在沉思着什么吗？”“您的思想所寄托的幸福的旷野，是在什么地方呢？”“引您进这快活的冥想之谷的那人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吗？”然而他不再看重这些问题了，闺秀们的亲爱的言语，恰如说给了空气一样，是的，他竟

这样地疏忽，以至于放闺秀们静静地站着，自己却跑到大厅的那一边，去探执政官太太和她女儿的踪迹去了。但闺秀们却并不肯这么轻易就放手，各人都暗自下定决心，要用尽她们极顶强烈的撩人之力。我在这里应该夹叙一下，有几个闺秀——我说，有几个，绝不是全体——是被一个小小的弱点所累的：如果她觉得自己有一点动人之处，无论前额也好，嘴也好，手也好，就以为这种特色，别人也应该立刻佩服，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瞧呀，瞧呀，她有多么出色的希腊式的鼻子呀！"或者是"多么整齐的动人的前额啊！"如果有很美的肩膀呢，她首先就相信一切青年男子都要给这肩膀所迷，她一走过，就无条件地叫起来道："啊呀，她有多么出色的肩膀呀！"而对于脸孔、头发、眼睛和前额，却看也不看，即使看，也不过当作不关紧要的东西。闺秀们中有几个，是在这样地想的。但这一晚上，却谁都立下誓愿，在跳舞之际，要竭力表现得动人，还把自己的最美艳的特色，显得非常明白。邮政局长夫人在应着音响，跳着华尔兹舞之时，把她俊俏的头，非常疲乏地侧了起来，令人觉得真的到了上界。一个非常可爱的闺秀，到会的目的是完全不在跳舞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右脚的大趾上，有了鸡眼的模样，豌豆儿大小的不舒服或是不便当，所以她只得穿了绒鞋，但竟也坐不住了，就穿着她的绒鞋跳了几回华尔兹，为的是不过使邮政局长夫人不要太自鸣得意。

然而这些一切，对于乞乞科夫并无预期的效验。他几乎不看闺秀们的脚步和身段，只是踮起脚尖，从大家的头上张望着可爱的金头发的所在；忽而又弯低一点，由肩膀和臂膊之间去找寻她。他到底找到她了，他看见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头上俨然地摇动着插在一种东方式包帽上的羽毛。他好像就要向这堡垒冲锋了。不知是春色恼杀了他，还是有谁在背后推他呢？总之，他就不管一切阻碍，决然地冲过去。烧酒专卖局长被他在肋下一推，好容易才能用一条腿站住，总算幸而

还没有因此撞倒一排人；邮政局长也向后一跳，吃惊地看定他，带着一点微妙的嘲笑。但乞乞科夫却一看也不看，他只为那戴着长手套的远地里的金头发生着眼睛，满心全是飞过场上，直到那边的希望了。这时在另一角落上，已经有四对跳着马祖卡舞：靴后跟敲着地板，一个陆军里的大尉，用了肉体和精神，两手和两脚，显出他们梦里也没有做过的奇想的姿势来。乞乞科夫几乎踏着了跳舞者的脚，一直跑向执政官太太和她的女儿所坐的地方去。然而，待到和她们一接近，他却非常胆怯，也不再迈开勇往直前的小步，竟简直有些窘急，在一切举动上，都显出仓皇失措来了。

在我们的主角那里，真的发生了一点所谓恋爱吗？不能断定。像他那样的人，或者是并不很胖，却也并不太瘦的人，竟会有恋爱的本领吗，也可疑得很。然而这里却演了一出连他自己也讲不明白的奇特的情景：据他后来自己说，他觉得，仿佛整个舞会以及喧嚣和杂沓，在一霎时中，都退到很远的远方，提琴和喇叭，好像在山背后作响，一切全如被烟雾所笼罩，似乎草率地涂在一幅画布上面的平原。而在这朦胧地、草率地涂在画布上面的平原里，却独独锋利而分明地显着动人的年轻的金头发的优美丰姿：她那出色的卵形脸盘，她那苗条又充实的体态，这是只在刚出女塾的女孩儿身上才得看见的，还有她那近乎质朴的洁白的衣服，轻松地裹着娇柔的肢节，到处显出堂皇的精粹的曲线来。她好像一件象牙雕成的奇特美丽的小玩意，在朦胧昏暗的群集里，唯独她灿然地显得雪白和分明。

这世界上，也会有这等事，乞乞科夫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不过很短的一瞬息，但也成了一下子诗人了。不过诗人的名目，也还过分一点，至少，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少年人，或者一个时髦的骠骑兵了。那美人儿旁边恰有一把椅子是空的，他连忙坐下去。谈话

开首有些不流畅，不久也就滔滔不绝，而且他得意了起来，然而……我应该在这里声明我的很大的惋惜，凡是身负重要的职务，上了年纪，有了品位的人，和闺秀们谈天，是有一点不大顺口的。说得很流畅的只有中尉，大尉以上的高级军官就全不行。他们在说什么呢，只有上帝知道，可总不是怎么高明的事物，但年轻的姑娘们却笑得抖着肩膀。一个枢密顾问官倒也会对你们讲极顶神妙的东西：说俄罗斯是一个强国，或者说句应酬话，自然并非没有精神的，不过全都很带着抄书的味道，倘若他说一点笑话，自己先就笑个不停，比听着的闺秀们还厉害。我在这地方加了这样的声明，为的是要使读者明白，为什么在我们的主角谈话中间，我们的金头发竟打起呵欠来了。但我们的主角好像全没有觉得，仍旧不住地搬出他在各处已经用过许多回的所有出色的事物来，例如：在辛比尔斯克省别斯佩奇内府上讲过，那时在座的有主人的女儿阿杰莱伊达连同她的三个小姑子——玛丽娅、亚历山德拉和阿杰利盖达；在梁赞省佩列克罗耶夫府上说过；在奔萨省波别多诺斯内及他的弟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府上说过，当时在座的有主人的小姨子卡捷琳娜和她的叔伯姊妹萝扎和埃米利娅；在维亚特卡省彼得·瓦尔索诺菲耶维奇府上讲过，当时在座的还有主人的儿媳妇的妹妹佩拉格娅和侄女素菲娅以及两个隔山姊妹索菲娅跟玛克拉图拉。

乞乞科夫的态度惹起了一切闺秀们的不平。其中的一个故意在他旁边经过，要他悟出这一点来，并且用她展开的裙裾，稍稍鲁莽地扫着金头发，一面又整理着在她肩头飘动的围巾，那巾角就正拂在这年轻闺秀的脸孔上；也在这时候，另一位闺秀便在乞乞科夫的背后，和从她那里洋溢出来的紫罗兰香一起，嘴里飞出了一句颇为恶毒的辛辣的言辞。然而无论他实在没有听见，或者不过装作没听见，他的举动在这地方却真的有些不合，因为闺秀们的意见是总该给点尊重的。他也后悔自己的过失，可惜是在后来，已经到了太晚的时候了。

许多脸上都显出了应有的愤怒。纵使乞乞科夫的名声在交际场里有这么大，纵使谁都确信他拥有百万的家财，纵使他脸上带着威严的、英勇的神气，但有一件事，是闺秀们决不饶恕男人的，无论怎样，无论是谁，他一定完结。女人和男人比较起来，性格上原也较为没有力，但到有些时候，她却不但坚强不屈于男人，还胜于世界上的一切。乞乞科夫在无意中显了出来的藐视，使那因为椅子事件，几乎破裂的闺秀们复归于平和与一致了。在她们随便说说的无关紧要的言语中，就会突然发现恶毒尖利的嘲讽。完成了这不幸的，是又有一个少年人，做了一两节关于跳舞者的讥刺诗，在外省的舞会里，没有这事是几乎不收场的。这诗又立刻说是乞乞科夫之作了。愤怒越来越大，闺秀们聚集在大厅的各处角落上，彼此窃窃私语，还给他几句非常不好的指斥。可怜的金头发也被奚落得半文不值，宣告了她的死刑。

这之间，却有一个极顶恼人的袭击等候着我们的主角。当他的年轻的对手打着呵欠，他向她讲述古代各种故事，说到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时候，诺兹德廖夫却突然上台，就从客厅的一间后房里走出来了。他从休息室里来，还是从那打着大牌的绿色小屋里跳出来的呢，他的出现，是由于自愿，还是被人赶出来的呢，总之，他高兴地、非常快活地走进客厅里来了，还挽着检察长，他确是已经被拖了好久了的，因为这可怜的检察长皱着眉头，看来看去，大约是在设法摆脱他那亲密的旅行的向导。而且他的境遇，实在也很难忍受的。诺兹德廖夫拖过两杯红茶——自然加了蔗酒的——一饮而尽，于是又讲大话。乞乞科夫一在远处望见他，就决计牺牲了目前的佳遇，赶紧飞速地走开，因为这会面，是绝不会有好事情的。但不幸的是身边竟忽然现出执政官来，自说找到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并且将他坚留，请他判断和两位闺秀之间的小小辩论；因为关于妇女的爱之

是否永久，大家的意见还不能相同。但这时候，诺兹德廖夫却已经看见，一径向他跑来了。

“哎哟！赫尔松的地主！赫尔松的地主！”他叫喊着跑近来，一面哈哈大笑，笑得他那红如春日蔷薇的鲜活的面庞，只是抖个不住。“怎么样？你买了许多死人了吗？您要知道，大人！”于是转向执政官那边，放开喉咙，喊道：“他在做死魂灵的买卖哩！真的，听吧，乞乞科夫！听哪，我是看交情才对你说的，在这里的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大人也在这里，我要绞死你，真的，我要绞死你！”

乞乞科夫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您不相信我吧，大人！”诺兹德廖夫接着说，“他对我说的是：‘听哪，把您的死掉的魂灵卖给我吧。’我几乎要笑死了。待到我上了市镇，人们却告诉我说他因为要移住，买了三百万卢布的魂灵，了不得的移住呀！他到我这里就来买过死人的。听啊，乞乞科夫，你是一只猪，苍天在上，你是一只猪！大人也在这里，对不对，检察长先生？”

然而检察长和乞乞科夫都非常失措，简直找不出答话来。诺兹德廖夫却有些快活起来了，不管别人，尽说着他的话：“哦，哦，我的乖乖……如果你不告诉我为什么要买死魂灵，我是不会放开你的。听哪，乞乞科夫，你应该羞。你一定自己也明白，你没有比我再好的好朋友了。瞧吧，大人也在这里……对不对，检察长先生？您不相信吧，大人，我们彼此有怎样的交情，实在的，如果您问我——我站在这里，如果您问我：‘诺兹德廖夫，从实招来，你的亲爹和乞乞科夫两个人，你爱谁呀？’那我就回答说：乞乞科夫！苍天在上！……心肝，来呀，让我给你一个吻，亲一个嘴。您也许可我给他一个吻吧，大

人。请你不要推却，乞乞科夫，让我在你那雪白的面庞上，亲一个嘴儿吧！”然而诺兹德廖夫和他的亲嘴来得很不像样，几乎是直奔过去的。大家都从他身边退开，也不再去听他了。不过他那买死魂灵的话，却是放开喉咙，喊了出来的，又带着响亮的笑声，所以连停在大厅的较远之处的客人们，也无不加以注意。这报告来得太突兀，使大家的脸上带着一半疑惑、一半糊涂的表情，一声不响地呆立起来。乞乞科夫并且看见许多闺秀们都在使着眼色，恶意又可憎地微笑着，在有几个人的脸上，还看出一点非常古怪的东西和另有意思的东西来，于是更加狼狈了。诺兹德廖夫是一个说谎大家，那是谁都知道的，从他那里听些胡说八道，也是谁都不以为意的。然而尘世的凡人——唉唉，怎么这凡人竟会这样的呢，可实在很难解——一有极其昏妄、极其无聊的新闻，只要是新闻，他就无条件地散布到另一个凡人那里去，虽然也说：“又起了多么大的谣言了啊！”那另一个凡人就尖起耳朵，听得很高兴，后来固然也说道：“然而这是一个大谎，完全不必相信的！”于是连忙出外，去找第三个凡人，告诉他这故事之后又因了义愤，同声叫喊道：“多么下贱的谎话呀！”而消息就这样地传遍了全市镇，所有在此的凡人们，多日谈论着这件事，一直到大家弄得厌倦，这才说，这故事是没有谈论的价值的。

这无聊之至的偶然的事故，使我们的主角很是心神不定了。一个呆子的很糊涂、很荒谬的话，也往往会使一个聪明人手足无措。他忽然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苦恼了，好像穿着擦得光亮的长靴，踏在龌龊的、发臭的水洼里。总而言之，这不漂亮，很不漂亮！他要竭力地不想它，忘掉它，疏散它。他还坐下去打牌，然而什么都不顺手，像一个弯曲的轮子：他错抓了两回别人的牌，有一回甚至忘记了并不该他打，却擎起手，打出自己的牌去了。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个好手，并且还可以称为精细的赌客。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连他都

说，他指望的有如上帝的王牌也打掉了的呢，审判厅长简直想不出缘故来。邮政局长、审判厅长，还有警察局长，自然也照例地和我们的主角打趣，说他一定在恋爱，而且他们知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怀着一颗发火的心的。谁使他的心受伤的呢，他们也很明白。然而这并不能给他慰安，虽然他也竭力地装出笑容，用玩笑来回答他们的玩笑。晚餐也没有使他快活起来。纵使席上非常适意，而且诺兹德廖夫也因为连闺秀们也说他胡闹，早已被人赶走了。当跳着珂蒂伦[9]时，他竟忽然坐在地板上，去抓跳舞者的衣裾，照闺秀们的口气说，这实在是大失体统的。晚餐吃得很愉快，在闪耀着三臂烛台、花朵、瓶子和装满点心的碟子之间的一切脸孔，都为了虚荣的欢喜和满足在发光。军官们、闺秀们和穿燕尾服的绅士们，谁都献着格外的殷勤。有一个上校，竟用出鞘的刀尖，把汤碟子挑到他的闺秀的前面。上了年纪的绅士们，连乞乞科夫也在内，则在热心地讨论，一面嚼着撒上胡椒末的鱼或肉，一面吐出确切的言语来。人们所争论的，正是乞乞科夫向来很感兴趣的对象，但这一晚上，他却像一个从远道归来、疲乏困顿的人，脑子并不听他的指挥，他也没有参加的兴致。他竟等不及晚餐散席，大反了往常的习惯，一早就回去了。

在读者已经很熟悉的门口摆着柜子，角落上窥探着蟑螂的屋子里，他的精神和思想，也如他所坐的靠椅一样，不大平静。他的心很沉闷。一种沉重的空虚使他苦恼，“鬼捉了玩出这舞会的那些东西去！”他愤愤地叫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高兴？全省粮食歉收，物价腾贵和饥荒，他们却玩舞会！有什么好处：一大批娘儿们的旧货。奇怪的是她身上穿着一千卢布以上的东西，归根结底，还是农奴们拿他的租钱来付，结果也终于还是我们的。谁都知道，男人们为什么要这么敛钱、纳贿的呢？就是为了给他的女人买很贵的围巾、衣服，以及别的鬼知道叫作什么！这为的是什么呀？为的不过是使放荡的娘儿

们可以说，邮政局长太太有一身好衣服哩，因此就抛掉一千卢布。于是嚷道，舞会，舞会，多么愉快呀！这样的舞会，我看和俄罗斯精神是一点也不合的，这完全是一种非俄罗斯制度。呸，还有哩，像精赤条条地拔光了毛的魔鬼似的，忽然跳出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燕尾服的汉子来，把腿摇来摇去。一个又和另一个弄在一起，和他谈着正经事，一面却又在地板上左左右右，玩出古怪花样来……这都不过是猴子学样，猴子学样罢了。因为法国人是到了四十岁，还像十五六岁的孩子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得这么来一下！哼，真的，我觉得每一个舞会之后，就总要弄出一件什么坏事情，连想也想不得！脑袋的空虚，就恰如和一个场面上的名人谈了天，他说的全是浮面，讲的都靠书本。听起来原也很漂亮，有味的，然而听着的人的脑袋，还是先前似的一无所得；其实倒不如和一个简单的商人去谈天，他只知道自己的本行，然而知道得透彻、切实，比起所有这些小摆设来，更要有价值。究竟从这样的舞会里能弄出什么来呢？不知道可有一个作家，想照式照样，写出一切情形来的没有？即使做了书，那舞会本身，却还是荒谬糊涂之至的，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影响，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究竟怎样，鬼才知道。人就只要吐一口唾沫，抛掉书！”对于舞会，乞乞科夫大概说得这么不合意，但我相信，他的不满，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招他憎恨的，其实全不是舞会，倒是那情状，当大众之前，忽然来了一道莫名其妙的光，于是他就扮演了很奇特、很暧昧的角色了。自然，如果他用了明白人的眼睛来看这事故，他是会觉得一切都是小事情，一句呆话也毫无关系的，尤其是在要事已经幸而办妥了的现在。但是——人却有一点稀奇：使他很恼怒的正是失掉了这人的寄托，虽然对于这寄托，他自己并不看重，评得极苛，还为了他们的尚浮华和爱装饰下过很锋利的攻击。待到经过充足的历练，知道自己也该负一点罪，那就更加恼怒了。纵使他毫不气愤自己，而且当然还是不错的。可惜我们谁都有这一个小小的弱点，就是总要爱护自

己，却去找一个邻近的东西，来泄自己的恼怒，或者用人，或者恰巧碰到的下属，或者自己的女人，或者甚至是一把椅子，我们就把它摔到门口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去，碰断它的一条腿，或是一个靠手来，来看看我们绅士之流的恼怒。

乞乞科夫也立刻找到一个邻近，应该将自己的恼怒，全都归他负担的来了。这亲爱的邻近就是诺兹德廖夫，不消说，他就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地拼命地痛骂了一通，恰如骗人的村长或车夫远行的大尉，有时是将军痛骂一顿，在许多古典的咒骂上，另外再加上一大批新鲜的、由他自己的发明精神而来的东西。诺兹德廖夫的整部家谱被拉出来了，他家族里的许多列祖列宗，都遭了玩弄。

但乞乞科夫为阴郁的思想所苦恼，夜不能寐，坐在他那坚硬的靠椅里，痛责着诺兹德廖夫和他全家的时候；当烛光渐渐低微，烛心焦了一大段，脂烛随时怕会熄灭的时候；当窗外漆黑的暗夜，已由熹微的晨光，转成莽苍苍的曙色的时候；当远处已有一二鸡鸣，在睡着的市镇的街道上，悄悄地走着一个只知道一条（可惜他只知道一条）被不顾一切的俄罗斯人踩烂的路，穿着简单的呢外套的莫辨地位和出身的不幸人的时候——在市镇的那一头，使我们主角的苦恼的地位更加为难的戏剧，却已经在开幕了。这时候，在远处的大街和小巷里，呀呀地走着一件非常奇特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叫出名目，既不像客车，也不像篷车，可又不像半篷车，倒仿佛一个胖面颊、大肚子的西瓜，搁在一对轮子上。这西瓜的面颊，就是车门，还剩有黄颜色的痕迹，但是很不容易关，因为闩和锁都不行了，只用几条绳勉强地缚住。西瓜里面，塞满着纱枕头，有像烟袋的，有圆的，也有和普通枕头一样的，还有袋子，装着谷物，白面包，小麦面包，捏粉的咸饼干。上面还露着一只填了黄瓜的鸡和黄瓜馅的包子。马夫台上站着一个人，家

丁模样，身穿杂色的手织麻布的背心。他不刮脸，头发是已经花白起来了。这是常见的人物，在我们那里的乡下，普遍都叫作“小子”的。这铁轮皮和锈螺钉的喧闹，惊醒了街的那一头的巡丁，抓起钺斧，在睡眼惺忪中放声大叫道，谁呀？待到他觉得并没有人，不过是猛烈的车轮声在远处作响，便伸手在领子上捉住一个小动物，走近街灯去，就在那地方亲手用指甲执行了死刑。于是又放下钺斧，遵照着他的武士品级的规矩，仍旧熟睡了。马匹的前蹄时时打着失，因为没有钉着马掌，而且也分明因为它们还没有熟悉这幽静的市镇街道。这辆车又转过几个弯，从一条街弯进另一条去，终于通过圣尼古拉区教堂旁边的昏暗的小巷，停在大牧师太太的门口了。从车子里爬出一个姑娘来，头戴包帕，身穿背心，捏起两个拳头，像男人似的使劲地捶门。（那杂色麻布背心的小子，是因为他睡得像死尸一样，后来被拉着脚，从他的位置上拖开了。）狗儿嗥了起来，接着也开了门。好容易，总算吞进了这不像样的车辆。车子拉到堆着柴火、搭着许多鸡棚和别的堆房的狭小的前园里，才从车子里又走出一位太太来，这就是女地主十等官夫人科罗博奇卡。我们的主角一走，这位老太太就非常着急，怕自己遭了他的诓骗，在三夜不能睡觉之后，终于决了心，虽然马匹还未钉好马掌，也一定亲赴市镇，去探听一下死魂灵是什么时价，而且她这么便宜地卖掉了，是否归结是上了一个大当。她的到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读者从两位闺秀们的谈天里，立刻可以知道了。这谈天……但这谈天，还不如记在下一章里吧。

---

[1] 英国人Lancaster（1778—1838）所提倡，以学生间彼此互习为重的教育法，在19世纪初的俄国，被看作教育界的一种革命，因此而起的议论非常之多。——译者注

[2] Sprechen Siedeutsch，德国话，意云“您会说德国话吗？”。因为发音和邮政局长的名字相像，所以用作玩笑。——译者注

[3] Zhukovski（1783—1852），俄国的浪漫派诗人。——译者注

[4] Young（1826—1884），德国的感伤派诗人。——译者注

[5] Eckartshausen（1752—1803），德国的作家。——译者注

[6] Karamzin（1766—1826），俄国有名的历史家，也是感伤派的作家。——译者注

[7] 当时政府的御用报纸。——译者注

[8] Calop，本义为“飞奔，急驰”，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二拍子快速轮舞。——编者注

[9] Cotillon，大抵是两人一班，四班同起的跳舞，曾经风靡全俄，尤其是外省的。——译者注

第九章

有一天早晨，还在N市通常的拜客时间之前，从一家蓝柱子、黄楼房的大门里，飘出一位穿着豪华的花条衣服的闺秀来了，前面是一个家丁，身穿缀有许多领子的外套，头戴围着金色锦绦的亮晃晃的圆帽。那闺秀急急忙忙地跳下了台阶，立刻坐进那停在门口的马车里。家丁就赶紧关好车门，跳上踏台，向车夫喝了一声“走”。这位闺秀是刚刚知道了一件新闻，正要去告诉别人，急得打熬不住。她时时向外探望，看到路不过走了一半，就非常之懊恼。她觉得所有房屋，都比平时长了一些，那小窗门的白石造成的救济所，也简直显得无穷无尽，终于使她不禁叫了起来道：“这该死的屋子，就总是不会完结的！”车夫也已经受了两回的命令，要他赶快：“再快些，再快些，安德留什卡，你今天真是赶得慢得要命！”到底是到了目的地了，车子停在一家深灰色的木造平房的前面，窗上是白色的雕花，外罩高高的木格子。一道狭窄的板墙围住了全家，里面是几株细瘦的树木，蒙着道路上的尘埃，因此就见得雪白。窗里面有一两个花瓶，一只鹦鹉，用嘴咬着铁环，在向笼外窥探，还有两只巴儿狗，正在晒太阳。在这屋子里，就住着刚才到来的那位闺秀的好朋友。对于这两位闺秀，作者该怎样地称呼，又不受人们的照例的斥责，却委实是一件大难事。找一个随便什么姓——危险得很。纵使他选用了怎样的姓，但在我们这偌大的国度里的哪个角落上，总一定会有姓着这姓的人，他就要真的生气，把作者看成死对头，说他曾经为了探访，暗暗地来旅行，他究竟是何等样人，他穿着怎样的皮外套散步，他和什么亚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太太有往来，以及他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说出他的官位和头衔来，那你就更加危险了。上帝保佑保佑！现在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对于官阶和出身，都很神经过敏了，一看见印在书上，就立刻当

作人身攻击。现在就成了这样的风气。你只要一说，在什么市镇上，有一个傻家伙——那就是人身攻击，一转眼间，便会跳出一位仪表非凡的绅士来，向人叫喊道："我也是一个人，可是我也是傻的吗？"总而言之，他总立刻以为说着他自己。为预防一切这种不愉快的未然之患起见，我们就用N市全部几乎都在这么称呼她的名目来叫这招待来客的闺秀吧，那就是：通体漂亮的太太。她得到这名目是正当的，因为她只要能够显得极漂亮、极可爱，就什么东西都不可惜，虽然从她那可爱里，自然也时时露出一点女性的狡猾和聪明，在她的许多愉快的言语中，有时也藏着极可怕的芒刺！对于用了什么方法，想挤进上流来的人物，先不要用话去伤她的心。但这一切，是穿着一套外省所特有的细心大度的形式的衣裳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很有意思，喜欢抒情诗，而且也懂得，还把头做梦似的歪在肩膀上。一言以蔽之，谁都觉得她确是一位通体漂亮的太太。至于刚才来访的那一位闺秀，性格就没有那么复杂和能干了，所以我们就只叫她也还漂亮的太太吧。她的到来，惊醒了在窗台上晒太阳的巴儿狗：简直埋在自己的毛里面了的，狮毛的阿黛莉和四条腿特别细长的雄狗波普里。两只都卷起尾巴，活泼地嗥着冲到前厅里，那刚到的闺秀正在这里脱掉她的外套，显出最新式样、摩登颜色的衣服和一条绕着颈子的长蛇[1]。一种浓重的素馨花香散满了一屋子。

通体漂亮的太太一知道也还漂亮的太太的来到，就也跑进前厅里来了。两位女朋友握手，亲吻，叫喊，恰如两个刚在女塾毕业的年轻女孩儿，当她们的母亲还没有告诉她这一个的父亲比另一个的父亲穷，也不是那么大的官之前，重新遇见了的一样。她们的亲吻就有这么响，以至于使两匹巴儿狗又嗥起来，因此遭了手帕的很重的一下。那两位闺秀当然是走进淡蓝的客厅里，其中有一张沙发，一张卵圆形的桌子，以及几张窗幔，边上绣着藤萝；狮毛的阿黛莉和长脚的波普

里，也就哼着跟她们跑进屋子里。“这里来，这里来，到这角落上来呀！”主妇说，一面请客人坐在沙发的一角上。“这才是了，这才对了！您还有一个靠枕在这里呢！”和这句话同时，又在她背后塞进一个绣得很好的垫子去：绣的是一向绣在十字布上的照例的骑士，他的鼻子很像一道楼梯，嘴唇是方的。“我多么高兴呀，一知道您……我听到有谁来了，就自己想，谁会来得这么早呢？帕拉莎说恐怕是副市长的太太吧，我还告诉她哩：这蠢材又要来使我讨厌了吗？我已经想回复了……”

那一位闺秀正要说起事情，摊出她的新闻来，然而一声喊，正是恰在这时候，从通体漂亮的太太那里发出来的，就把谈话完全改变了。

“多么出色的鲜明的细布料子啊！”通体漂亮的太太喊道，她一面注意地检查着也还漂亮的太太的衣服。

“是呀，很鲜明、灵动的料子！但是普拉斯科维亚·贯奥多罗夫娜说，如果那斜方格子再小些，点子不是肉桂色的，倒是亮蓝色的，就见得更加出色了。我给我的妹子买去了一件料子，可真好！我简直说不上来！您想想就是，全是顶细顶细的条纹，在亮蓝的底子上，细到不过才可以看得出，条纹之间可都是圈儿和点儿，圈儿和点儿……一句话，真好！几乎不妨说，在这世界上是还没有什么更好看的。”

“您知道，亲爱的，这可显得太花了。”

“啊呀，不的，并不花！”

“唉唉，真是！花得厉害！”

我应该在这里声明，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是有些近乎唯物论者的，很倾于否认和怀疑，把这人生的很多事物都否定了。

但这时也还漂亮的太太却解说着这并不算太花色，而且大声地说道："啊呀，真的，幸而人们没有再用折叠衣边的了！"

"为什么不用的？"

"现在不用那个，改了花边了！"

"哎哟哟，花边可不好看！"

"哪里，人们都只用花边了，什么也赶不上花边，披肩用花边，袖口用花边，头上用花边，下面用花边，一句话，到处花边。"

"这可不行，素菲娅·伊万诺夫娜，花边是不好看的！"

"但是，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好看呀，真是出色得很，人们是这么裁缝的：先叠两叠，叠出一条阔缝来，上面……可是您等一等，我就要说给您听了，您会听得吃惊，并且说……真的，您看奇不奇。衫子现在是长得多了，正面尖一点，前面的鲸须撑得很开；裙子的周围是收紧的，像古时候的圆裙一样，后面还塞上一点东西，就简直belle femme[2]了。"

"不行，您知道，这撑得太开了！这可是我要说的！"通体漂亮的太太喊了起来，还昂着头一摇，傲然地觉得自己很严正。

"一点不错，这撑得太开了，我也要这么说！"也还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那倒不，敬爱的，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可不跟着办！”

“我也不……如果知道什么都不过是时兴……什么也都要完的！我向我的妹子讨了一个纸样，只是开开玩笑的，您知道。家里的梅拉尼娅可已经在做起来了。”

“什么，您有纸样吗？”通体漂亮的太太又喊了起来，显出她心里分明很活动。

“自然。我的妹子送了来的！”

“心肝，您给我吧，谢谢您！”

“可惜，我已经答应普拉斯科维亚·伊万诺夫娜了。等她用过之后？”

“什么普拉斯科维亚·伊万诺夫娜穿过之后，谁还要穿呀？如果您不给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倒先去给了一个外人，我看您实在特别得很！”

“但她是我的叔婆呀！”

“哎哟，那是怎样的叔婆？不过从您的男人那边排起来，她才是您的亲戚……不，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我不要听这宗话——您存心要给我下不去，您已经讨厌我，您想不再和我打交道了……”

可怜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竟弄得完全手足无措。她很知道，自己是在猛火里面烧。这只为了夸口！她想用针来刺自己糊涂的舌头。

“可是，我们的花花公子怎么了呢？”这时通体漂亮的太太又接着说。

“啊呀，真的，真的呀。我和您坐了这么一大会儿工夫。一个出色的故事！您知道吗，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给您带了怎样的新闻来了？”这时她才透过气来，言语的奔流从舌头上涌出，好像鹰群被疾风所驱，要赶快飞上前去的一样。在这地位上说话，是她的极要好的女朋友也属于人情之外的强硬和苛酷的了。

“您称赞他，捧得他上天就是，随您的便。”她非常活泼地说，“可是我告诉您——就是当他的面，我也要说的，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人！”

“对啦，但是您听着吧，我有事情通知您！”

“人家都说他好看，可是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他的鼻子——他就生着个讨厌的鼻子。”

“但是您让我，您让我告诉您，心肝，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让我来说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我告诉您，一个‘Sskon apellistoar’[3]的故事。”那女朋友显着完全绝望的神情，并且用了恳求的声音说——当这时候，写出两位闺秀用了许多外国字，并且在她们的会话里夹进长长的法国话，大约也并非过分的。然而作者对于为了我们祖国的利益爱护着法国话的事，虽然怀着非常的敬畏，对于我们的上等人为了祖国之爱和它的统一，整天用着这种话的美俗，虽然非常之尊敬，却总不能自勉，把一句外国话里的句子，运进这纯粹的俄罗斯诗篇里面去，所以我们也还是用俄国话写下去吧。

“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唉唉，我的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可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呀！您想想看，今天，牧师夫人，那牧师的太太，那基里尔神甫的太太，到我这里来了。喏，您想是怎么样？我们这文弱的白面书生！您早知道的，那新来的客人，您看他怎么样？”

“怎的？他已经爱上了牧师太太了吗？”

“哪里哪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要是这样，还不算很坏哩！不是的，您听着就是，那牧师太太对我怎么说？‘您想想看，’她说，‘女地主科罗博奇卡忽然闯到我这里来了，青得像一个死人，还对我说，哦，她对我说什么，您简直不会相信。您听着就是，她对我说的是什么！这简直是小说呀！在半夜里，全家都睡觉了，她忽然听到一个怪声音，这可怕是说也没有法子说，使尽劲道地在敲门，她还听到人声音在叫喊：‘开门！开门！要不，我就捣毁了……’噢，您以为怎么样？您看我们的花花公子竟怎么样？”

“哦，那么，那科罗博奇卡年轻、漂亮吗？”

“唉唉，哪里！一个老家伙！”

“这倒是一个出色的故事！那么他是爱弄老的？喏，我们的太太们的脾气也真好，人可以说。一定能找个意中人。”

“这倒并不是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和您所想象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忽然站在她面前了，连牙齿也武装着，就是一个里纳尔多·里纳尔提尼[4]，并且对她吆喝道：‘把灵魂卖给我，那些死掉了的。’科罗博奇卡自然是回答得很有理：‘我不能卖给您，他们是已经死掉的了。’‘不，’他喊道，‘他们没有死。知道他们死没有死，这是我的事。’他说，‘他们是没有死的，没有死的！’他叫喊着，‘他们是

没有死的！’总而言之，他闹了一个大乱子，全村都逃了，孩子哭喊起来，大家嚷叫着，谁也不明白谁，一句话，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您简直不能知道，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当我听了这一切的时候，我有多么害怕。‘亲爱的太太，’我的玛什卡对我说，‘您去照一照镜子吧！您发了青了！’‘唉唉，现在照什么镜，’我说，‘我得赶快上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那里去，去告诉她哩。’我立刻叫套车。我的车夫安德留什卡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白痴似的看着他的脸。我相信，他一定以为我发疯了。唉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如果您能够知道一点，我多么兴奋啊！”

“哼！真是奇怪得很！”通体漂亮的太太说，“死魂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老实说，这故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懂，简直一点也不懂。我听说死魂灵现在已经是第二回了。我的男人说，这是诺兹德廖夫撒谎！但一定还有什么藏在里面的！”

“不不，您就单替我设身处地地来想一想吧，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当我听了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心情啊！‘现在呢，’科罗博奇卡说，‘我全不知道应该怎么着了！他硬逼我在什么假契据上署名，’她说，‘并且把一张十五卢布的钞票抛在桌子上。’她说，‘我是一个不通世故、无依无靠的寡妇，这事情怎么也不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呀！哎哟，如果您能够知道一点，我多么兴奋啊。”

“不不，您要说什么，说您的就是！这并不是为了死魂灵呀！有一点完全别样的东西藏在这里面的。”

“老实说，我也早就这么想的。”也还漂亮的太太说，有一点吃惊。她又立刻非常焦急，要知道究竟藏着什么了，于是茫然地问道：“但从您看来，那里面藏些什么呢？”

“但是，您怎么想呀？”

“我怎么想？……老实说，我好像在猜谜。”

“但我要知道，您究竟是什么意见呢？”

然而，也还漂亮的太太却什么也想不出，所以就不开口。对于事物，她只会兴奋，至于仔细地想象和综合，却并不是她的事，因此她比别人更极需要细腻的朋友，给她忠告和帮忙。

“那就是了，我来告诉您，这死魂灵是有什么意思的。”通体漂亮的太太说，她的女朋友就倾听，而且还尖着耳朵。她的耳朵好像自己尖起来了。她抬起身，几乎要离开了沙发，她虽然有点茁实的，但好像忽然瘦下，轻如羽毛，看来只要有一阵微风，便可以把她吹去似的了。

一样情形的是俄国的贵公子，他是一个爱养狗、爱打猎，也爱游荡的人。当他跑近森林时，从中正跳出一只被追得半死的兔子，于是策马扬鞭，赶紧换上弹药，接着就要开火。他的眼睛看穿了昏沉的空气，决不再放松一点这可怜的小动物。纵使面前是雪花旋舞的旷野，用了成束的银星射着嘴巴、眼睛、胡须、眉毛和值钱的獭皮帽，他也还是不住地只管追。

“死魂灵是……”通体漂亮的太太说。

“怎样？什么？”那女朋友很兴奋地追问道。

“死魂灵是……！”

“哎哟，您说呀，看上帝面上！”

“不过一种虚构，也无非是一个假托。其实是为了这件事：他想诱拐执政官的女儿。”

这结论实在很出意料之外，而且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也都觉得离奇。也还漂亮的太太一听到，就化石似的坐在她的位置上。她失了色，青得像一个死人，这回可真的兴奋了。“啊呀，我的上帝！”她叫起来，还把两手一拍，“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还得说，您刚刚开口，我就已经知道那为的是什么了。”通体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这一来，那么，对于女塾的教育，人们会怎么说呢？这可爱的天真烂漫的！”

“好个天真烂漫！我听过她讲话了！我就没有这勇气，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您知道，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现在的风俗坏到这地步，可真的叫人伤心呀。”

“然而先生们还都迷着她哩，我可以说，我是看不出她一点好处来。她做作得可怕，简直做作得叫人受不住。”

“唉唉，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冷得像一座石像，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不不，她多么做作，多么做作得可怕，我的上帝，多么做作啊！她从谁学来的呢？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有这么装腔作势的脾气的。”

“亲爱的，她是一个石像，苍白得像死尸。”

“唉唉，请您不要这么说吧，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她是搽胭脂的，红到不要脸。”

“不的，您说什么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白得像石灰一样，简直像石灰。”

“我的亲爱的，我可是就坐在她旁边的呢，她面庞上搽着胭脂，真有一个指头那么厚，像墙上的石灰似的一片一片地掉下来。这是她的母亲教她的。母亲原就是一个精制过的骚货，但女儿可是赛过母亲了。”

“不不，请您原谅，不不，您只说您自己的，我可以打赌，只要她用着一点点、一星星，或者不过一丝一毫的红颜色，我就什么都输出来，我的男人，我的孩子，所有我的田产和家财！”

“啊呀，您竟在说些什么呀，索菲娅·伊万诺夫娜。”通体漂亮的太太把两手一拍，说。

“哪里，您多么奇特啊！真的，叫我看着奇怪。”也还漂亮的太太也把两手一拍，说。

两位闺秀对于几乎同时看见的，意见都不能一致，读者是不必诧异的。在这世界上，实在有很多东西，带着这种稀奇的性质。一位闺秀看作雪白，另一位闺秀却看作通红，红到像越橘一样。

“那么，再给您一个证据吧，她是苍白的。”也还漂亮的太太接着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好像就在今天一样，我坐在马尼洛夫的旁边，对他说道：‘您看哪，她多么苍白啊！’真的，倘要受她的迷，我

们的先生们还得再糊涂一点呢。还有我们的花花公子先生……我的上帝，这时候，他多么使我讨厌啊！您是简直想象不来的，他多么使我讨厌呀！”

“但有几位太太，对于他可也并非毫无意思的。”

“您说我吗，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这您可不能这么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我可并不是说您，世界上也还有别的女人的呀！”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请您允许我通知一句，我是很明白我自己的，这和我不相干。但别的太太们，那些装作难以亲近的样子的，却很难说。”

“哪里的话，对不起，请您给我说一句，我可一向没有闹过这样的丑事。别人会这样也说不定，然而不是我，这是您应该许可我能通知您的。”

“您为什么这么发恼呢？您之外，也还有别的太太们在那里的，她们争先恐后地去占靠门的椅子，为的是好坐得和他近一点。”

人也许想，也还漂亮的太太一说这些话，接着一定要有一阵大雷雨了。但奇怪的是两位闺秀都突然不说话，预期的风暴并没有来。通体漂亮的太太恰巧记得了新衣服的纸样还没有在她的手中，也还漂亮的太太也知道还没有从她最好的朋友那里听过新发现的底细，因此这么快就又恢复了和平。况且这两位闺秀们，不能说她天性上就有散布不快的欲望，性情原也并不坏，不过当彼此谈天的时候，总是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愿意给对方轻轻地刺一刀。那两人中的一人，间或

因此得点小高兴，而这女朋友，有时是会说很亲昵的话语的：“这是你的！拿了吃去吧！”男性和女性，心里的欲望就如此的各式各样。

“我只还有一件事想不通，”也还漂亮的太太说，“那乞乞科夫，他不过是经过这里，怎么能决定一件这样骇人的举动来呢。他总该有一个什么帮手的。”

“您以为他是没有的吗？”

“您看怎么样，谁能够帮他呀？”

“是啰，譬如——诺兹德廖夫！”

“您真的相信——诺兹德廖夫？”

“怎么不？他什么都会做的。您莫非不知道，他还想卖掉他的亲爹，或者说的正确一点，是拿来做赌本哩。”

“我的上帝，我从您这里得了多么有趣的新闻呀！诺兹德廖夫也夹在这故事里，我真的想也想不到。”

“我可是马上就想到了！”

“这真叫人觉得世界上无所不有！您说吧，当乞乞科夫初到我们这市镇里来的时候，谁料得到他会闹这样的大乱子呢？唉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知道我怎样的兴奋呀！倘使我没有您，没有您的友情和您的好意……我真要像站在深坑边上一样……我得向哪里去呢？我的玛什卡凝视着我，觉得我白得像死人，对我说道：‘亲爱的太太，您白得像一个死人了！’我还告诉她说：‘唉唉，玛什卡，我现在想的却

完全是别的事情呢！’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诺兹德廖夫也伏在那里面！好一个出色的故事！”

也还漂亮的太太很焦急，要知道关于诱拐的详情，就是日期、时间，以及别的种种。然而她渴望的太多了，通体漂亮的太太不过极简单地声明她一点都不知道。况且她是从来不撒谎的：一种大胆的推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那推测也只以甚深的内心的确信为限；真的一有这内心的确信，这闺秀可也就挺身而出，那么，即使有最伟大的律师，且是著名的辩才和异论的征服者，去和她论争一下试试吧。这时候，他这才明白，内心的确信是怎样的东西了。

这两位闺秀们把先前仅是推测的事情，后来都成为确信，那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这些人，简洁地说，就是我们，我们称之为聪明的人们，那办法就完全一样，我们的学者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据。一位学者，对于事物，首先是像真的扒手一样，非常小心，而且近乎胆怯地来着手的，他提出一个极谦和稳健的问题：“此国之得名，是否自地球上之某处而来？”或是“此种记载，能或传于后世将来否？”，或是“吾等不应解此民众为如何如何之民众乎？”。于是他立刻引据了古代的作家，只要发现一点什么暗示，或者只是他算作暗示的暗示，他就开起快步来了，勇气也有了，随便和古代的作家谈起天来，向他们提出质问去，接着又自己来回答，把他那由谦虚稳健地推测来着手的事，一下子完全忘记了。这时他已经好像一切都在目前，非常明白，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观察道：“而是乃如此。此民众应作如此解。此乃根据，应借以判别此对象者也！”于是俨然地在讲座上宣扬，给大家都听得见——而新的真理就到世界上去游行，以赢得新的附和者和赞叹者。

当我们的两位闺秀用了许多锐利的感觉，把这么错杂纠缠的事件顺顺当当地解释清楚了的时候，那检察长，却和他的永久不动的脸孔，浓密的眉毛和着的眼睛，走进客厅里来了。两位闺秀便马上报告他一切的新闻，讲述购买死魂灵，讲述乞乞科夫诱拐执政官小姐的目的，而且讲得这么长，一直弄到他莫名其妙。他迷惑似的永是站在老地方，着左眼睛，用一块手帕揩掉胡子上面的鼻烟，听到的话却还是一句也不懂。当这时机，闺秀们便放下他不管，跑了出去，各奔自己的前程，到市里去骚扰去了。

这计划，不过半点多钟就给她们做到。市镇由最内部开始，一片骚动，虽然未必有人能明白什么。闺秀们是善于制造这种烟雾的，使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员，都几乎茫然自失。她们的地位，开初就像一个中学生，用纸片卷了鼻烟，就是我们这里叫作“骠骑兵”的，探进睡着的同窗的鼻孔里面去。那睡着的人呼吸有些不通畅了，一面却以打鼾的全力，吸进鼻烟去，醒了，跳了起来，瞪着眼睛，看来看去，像一个傻子，却不明白他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但接着又觉到了射在墙上的太阳的微光，躲在屋角里的同窗的笑声，穿窗而入的曙色，已经清醒的森林，数千鸟声的和鸣，在朝阳下发闪，在芦苇间曲折流行的小河，那明晃晃的波中，有无数稀湿的儿童在嬉游，叫人去洗澡——这时他才觉得，他鼻子里原来藏着骠骑兵。

我们市镇里的居民和官员的景况，起初就完全是这样的。谁都小羊似的呆站着，而且瞪着眼睛。死魂灵、执政官的女儿和乞乞科夫，这一切都纠缠起来，在他们的脑袋里稀奇古怪地起伏和旋转。待到最先的迷惘收了场，他们这才来区别种种的事物，将这一个和那一个分开，要求着清账，但到他们觉得关于这事件简直不能明白的时候，他们就发恼了。“这算是什么比喻，哼，真的，死魂灵是什么昏话呢？这

故事和死魂灵有什么逻辑关系呢？那么，人怎么会买死魂灵？哪里会有这样的驴子来做这等事？他用什么呆钱来买死魂灵？他拿这死魂灵究竟有什么用？况且，执政官的女儿和这事件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他真要诱拐她，为什么他就得要死魂灵？如果他要买死魂灵，又何必去诱拐执政官的女儿？莫非他要把死魂灵来送执政官的女儿吗？市里流传着怎样的一种胡说八道呀！多么不像样！人还来不及回头看一看，这糊涂话就已经说给别人了……如果这事件还有一点什么意义呢！……但另一面也许有什么藏在那里面，否则也不会生出这种流言来。总该有什么缘故的。但死魂灵能是缘故的吗？什么混账缘故也不是，这实在就像'一个木雕的马掌''一双煮软的长靴'或是'一只玻璃的义足'一样！"

总而言之，凡是说话、闲谈、私语以及全市里所讲述的，都不外乎死魂灵和执政官的女儿，乞乞科夫和死魂灵，执政官的女儿和乞乞科夫，一切东西，全都动弹起来了。好像一阵旋风，吹过了沉睡至今的市镇。所有的懒人和隐士，向来是终年穿着睡衣，伏在火炉背后，忽而归罪于靴匠，说把他的长靴做得太小了，忽而归罪于成衣匠或者他的喝醉的车夫的，却也都从他们的巢穴里爬了出来，连那些久已和他的朋友断绝关系，只还和两位地主熊皮氏先生和负妒氏先生相往来的人们（两个很出名的姓氏，是从"躺在熊皮上"和"背靠着炉后面"的话制成，在我们这里很爱说，恰如成语里的"去访打鼾氏先生和黑甜氏先生"一样，那两人是无论侧卧、仰卧，以及什么位置的卧法，都能死一般地熟睡，从鼻子里发出大鼾、小鼾，以及一切附属的声音来的），连那些请吃五百卢布的鱼羹和三四尺长的鲟鳇鱼，还有只能想象的入口即化的馒头也一向不能诱他离家的人们，也统统出现了。一言以蔽之，好像是这市镇显得人口增多，幅员加广，到处是令人心满意足的活泼的交际模样。居然冒出一位希索伊·帕夫努季耶维奇先生和

一位麦克唐纳·卡尔活维奇先生来了，这是先前丝毫没有听到过的；忽然在客厅里现出一个一臂受过弹伤的瘦高个的人，一个真的巨人来了，这大块头是一向没有看见过的。街上是只见些有盖的马车，大洪水以前的板车，嘎嘎地叫的箱车，轰轰地响的四轮车——乱七八糟。

在别的时候和别的景况之下，这流言恐怕绝不会被注意，但N市久已没有了新闻。从最近的三个月以来，在都会里几乎等于没有所谓谈资，而这在都市里，是谁都知道，那重要性不亚于按时输送粮食的。忽然间，这市镇的居民分为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的，两个完全相反的党派了：男的和女的。男人们的意见糊涂之至，他们只着重于死魂灵。女党则专管执政官女儿的诱拐。这一党里——为闺秀们的名誉起见，说在这里——用心、秩序和思虑，都好得很。这分明是因为女人的定命，原在成为贤妻，到处总在给好秩序操心的。在她们那里，一切就立刻获得一种确凿而生动的外观，显著而切实的形状，无不明明白白，透彻而且清楚，好像一幅完工的勾勒分明的图画。现在这事情了然了，说是乞乞科夫原是早已爱上了那人的，说是她也到花园里在月下去相会，说是倘使没有乞乞科夫的前妻夹在这中间（怎么知道他已经结过婚的呢，谁也说不出），执政官也早把他的女儿给乞乞科夫做老婆了，因为他有钱，像犹太人一样；说是那女人的心里还怀着绝望的爱，便写了一封很动人的信给执政官；又说是乞乞科夫遭了她父母的坚决拒绝，便决计来诱拐了。在许多人家里，这故事却又说得有点不同：乞乞科夫并没有老婆，而是一个精细切实的汉子，他要得那女儿，就先从母亲人手，和她有了一点秘密的事，这才说要娶她的女儿，母亲可是怕了起来，这是很容易犯罪，违背宗教的神圣的禁令的，便为后悔所苛责，一下子拒绝了，那时乞乞科夫才决了心，要把女儿诱拐。也还有一大批说明和修正，那流言传得愈广，一直侵入市边和小巷里，这些说明和修正也发生得愈多。在我们俄国，社会

的下层是也极喜欢上等人家的故事的，所以便是那样的小人家，也立刻来谈这丑闻，虽然毫不知道乞乞科夫，却还是马上造成新的流言和解释。这故事不断地加上兴味去，逐日具备些新鲜的和一定的形态，终于成为完全确切的事实，传到执政官太太自己的耳朵里去了。执政官太太是一家的母亲，是全市的第一个名媛，为了这故事，非常苦恼，况且她真的想也想不到，于是就大大地，也极正当地愤激了起来。可怜的金头发，是挨了一场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很难忍受的极不愉快的面谕。质问、指示、谴责、训诫和威吓的洪流，向这可怜的娃儿直注下来，弄得她流泪、呜咽，一句话也不懂。门丁是受了严厉的命令，无论怎样，也绝不许再放进乞乞科夫来。

闺秀们彻底地折腾了一通这位执政官太太，完成了她们的使命之后，便去拉男党，要他们站到自己这面来。她们说明，死魂灵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手段，因为要避去嫌疑，容易诱拐闺女，所以特地造出来的。男人们里的许多便转了向，加进闺秀们的党里去，虽然蒙了他们同志的指摘和非难，称之为罗袜英雄和娘儿衫子——这两个表号，谁都知道，对于男性是有着实在给他苦痛的意义的。

然而，男人们纵使这样武装起来，想顽强地来抵抗，他们这党里却总是缺少那些女党所特有的秩序和纪律。他们全都不中用、不切实、不合适、不调和、不正当，脑袋里满是混杂和纷乱，思想上是缠夹和糊涂——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男人的倒霉的本性，粗鲁、拙笨、迟钝的本性，既不会齐家，又没有确信，不虔诚又懒惰，被永是怀疑和顾忌恐怖所搅坏的本性，很确切地暴露出来了。据男人们说，诱拐一个执政官的女儿，骠骑兵比文人还要擅长，乞乞科夫未必来做这种事，不要相信女人，她们统统是胡说八道的。女人就像一只有洞的袋子，装进什么去，也漏出什么来。那应该着眼的要点是死魂灵，虽然

只有鬼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也确有什么很不好、很讨厌的东西藏在那里面的。为什么男人们会觉得藏着什么很不好、很讨厌的东西呢——我们不久就知道。这时，恰恰放出一个新的总督到省里来了——这分明就是使官员们陷于不安和激昂情绪的事件：于是永远要有各种查考和叱责了，于是头要洗得干净，摆得规矩了，于是上司照例办给他的下属的一切的羹汤，大家就总得喝尽了。“上帝呀！”官员们想，“只要他一知道，市镇上传播着这样的流言，他就不会当作笑话，可真的要发怒的啊。”卫生监督忽然完全发了青，他把这解释得很可怕了，怕“死魂灵”这句话，也许暗示着近来生了时疫，却因为办理不得法，死在病院里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怕乞乞科夫到底是从总督衙门里派出来的一个官，先来这里暗暗地探访一下的。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审判厅长。审判厅长说不会有这等事，但自己也立刻发了青，因为起了这思想：然而，如果乞乞科夫所买的魂灵确是死的呢？他不但许可了买卖契约，还做了普柳什金的证人。万一传到总督的耳朵里去了呢，那可怎么办？他把自己的忧虑去通知另几个，另几个也都忽然发青了。这忧愁霎时散布开去，比黑死病传染得还快。谁都在自己身上找出了并未犯过的罪案。

“死魂灵”这句话显然具有了很广泛的意义，以至于令人疑心到它也许指新近埋掉两个人的那两件事了。那两件案子都了结得还不怎么久。第一件，是几个索里维切戈茨克的商人们闹出来的，他们在市镇的定期市集上做过生意之后，就和几个从乌斯其塞索耳斯克来的熟识的商人们来一桌小吃。俄国式的小吃，但用德国式的手段：掺水烧酒，柠檬香糖热酒，药酒以及别的种种。这小吃，自然照例以勇敢的混战收场。索里维切戈茨克的先生们，把乌斯其塞索耳斯克的先生们痛打了一顿，虽然这一方在胁肋上也挨着很厉害的几下，肚子上又受了伤，证明着阵亡的战士的拳头非常之大。胜利者中的一个，就像我

们的拳斗家照例的说法，张扬了起来，这就是说，鼻子给打扁了，只剩着一节指头的那么一点点。商人们都认了罪，并且声明，他们的小玩笑开过了头。不久，大家就都说，为了这命案，他们每人出了四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此外，就全都不了了之。但据审讯的结果，乌斯其塞索耳斯克的商人们却都是被煤气熏死的了。于是他们也就算是这样地落了葬。

另一件，出得还不久，是这样子的：弗希瓦亚斯佩西村的官家农奴联络了波罗夫村的，以及打手村的官家农奴，好像把一位宪兵，原是陪审官资格，叫作特罗巴希金的干掉了。这位宪兵，就是陪审官特罗巴希金，非常随便，时常跑到他们的村里去，那情形几乎有疫病一般的可怕。但那原因，大约是在他有一点心肠软，对于村里的女人实在太热心。这案子也没有十分明白，虽然农夫们直截了当地说，这宪兵爱闹得像一只雄猫，他们逐了他不只一两回，有一回还只好精赤条条地从一家小屋子里赶出。为了他的心肠软，宪兵是当然要受严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弗希瓦亚斯佩西村和打手村的农奴真的和谋害有关，其专横却也不合道理，难以推诿。事情总是莫名其妙，人们看见那宪兵倒在路上，他的制服或是他的长衫，像一堆破衣，相貌也几乎分辨不清了。案件弄到衙门里，终于移在刑事法庭，经私下的预先商量之后，就发出这样意思来：人们聚集，即成惊人之数，故农奴中之何人应负杀害宪兵之罪，殊不可知，况在特罗巴希金一方面，已系死人，纵使胜诉，亦属无聊，但农奴们是还在活着的，所以从宽发落，当有大益，于是下了判决，陪审官特罗巴希金应自负其死亡之责，因为他对于弗希瓦亚斯佩西村和打手村之农户加以法外之压迫，而且是在夜间乘橇归家之际，突然中风身故的。

这案子好像已经了结得很圆稳，但官员们却又忽而觉得，这所谓死魂灵者，又即和这事件有关。正值这时候，可又来了一些事，即使没有这些事，官员们已经深陷困苦之中了，然而执政官又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通知，说据最近的密报，省中有人在造假钞票，用的是各种不同的姓名。所以应该立即施行严厉的查缉。另一封是邻省执政官的关于漏网的强盗的通知，谓在贵省的绅士群中，倘忽见有可疑之人，既无旅行护照，又无别种正当之证明书，则应请即将此人逮捕。两封信惹起了全体的惶恐，所有先前的预料和推测，忽然都毫无用处了。这里面，关于乞乞科夫模样的话，自然是一句也没有的。但大家各自回想起来，却谁也不很明白乞乞科夫究竟是什么人，他自己也不过很含混、很游移地发表过他的身世，他单是说，他生平经历过大难，因为他想给真理服役，所以只得惹起目前的猜疑。然而这些话还是太朦胧、太含混。而且他又说，他有许多要他性命的敌人。那就更得想一想了：莫非他正有生命的危险，莫非他正在被穷追，莫非他正要着手做什么……那么，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呢？当他制造假钞票的人，或者竟是一个强盗，那自然是不能的——他有一副那么堂堂的相貌。但首先是：他实在是何等样人呢？

到这时候，官员诸公这才起了开初就该发生的疑问，就是在这诗篇的第一章里就该发生的疑问了。大家又决定到卖给他死魂灵的人们那里去研究几件事，至少，是想知道那交易是怎样的情形，死魂灵究竟该做怎样的解释，以及乞乞科夫是否在偶然间，或者滑了口，走漏过一点他的计划和目的，或者对他们讲过他是什么人。

最先是到科罗博奇卡那里去，但所得并不多：他用十五卢布买了死魂灵，也还要买了她的鸟毛，哦，他还和她约定，竭力来买她另外的一切。他也把脂肪供给国家，所以他的确是骗子：因为先已有人买

了她的鸟毛，而且把脂肪供给过国家。他什么利益都垄断，大牧师太太就给骗去足足一百卢布了。此外也探不出什么来。她说来说去，总只是这几句，于是官员们即刻明白，科罗博奇卡简直不过是一个痴呆的老虔婆。

马尼洛夫声明，他敢担保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犹如担保自己一样。只要他能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那样出众的人格百分之一，他就极情愿放弃全部财产。一说到他，他大抵就细起了眼睛，还吐露了一点关于友情的思想。这思想，自然是尽够证明他温良的心术的。但对于这事件本身，他却并没有说明白。

索巴克维奇回答道，由他看来，乞乞科夫是一个体面的人，他，索巴克维奇，只卖给了他最好的农奴，无论哪一点看，都是壮健活泼的人物。然而他自然不能担保将来就不会出什么事。倘使他们吃不起移住的辛苦，在路上死掉了，那就不是他的罪，这全在上帝的手中，世界上时疫和别的死症多得很，已经有过全村死尽的事实了。

官员诸公又用了别一种方法来救自己的急，这实在不能说是高明的，然而也常常使用。他们曲曲折折，使相识的奴仆，去打听乞乞科夫的随从，看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主人的过往经历和生活关系中的一点什么事情。然而打听出来的也很少。从彼得鲁什卡，除了那一些住房的霉臭之外，他们毫无所得，谢利凡也不过短短地说明道："他先前是官，在税关上办事的。"这就是一切。这一流人，是有一种稀奇古怪的脾气的：如果直截地问他们什么事，他们就什么也说不出。他们不能在自己的脑袋里把事情联结起来，或者只是简单地说，他们不知道。但倘若问他们别的事，可就什么都搬出来了，只要你愿意，而且还讲得很详细，包括你从来并不想听的。

官员们所做的一切调查，只使他们明白了一件事：乞乞科夫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实在不知道，但他一定总该是什么人。他们终于决定，关于这对象，要有一致的意见，至少是弄出一个切实的判断来，他们怎么办，他们取什么标准，他们该怎样调查，他是什么人，是不可放过的不良分子，应该逮捕监禁的人，还是一个能把他们自己当作不可放过的不良分子，加以逮捕监禁的人呢。为了这目的，大家就彼此约定，都到警察局长的家里去，读者也早已熟识，那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家里去了。

---

[1] Boa，指女人用的做成蛇形的皮围巾。——译者注

[2] 法国话，可解作"成为美妇人"的意思。——译者注

[3] 夹着俄国语法的错误的法语，意思是"所谓历史的事件"。——译者注

[4] Rinaldo Rinaldini，有名的强盗故事中的主角。——译者注

第十章

大家都聚在读者已经知道他是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警察局长的家里。在这地方，官员们这才得了一个机会，彼此看出他们的面颊，为了不断的愁苦和兴奋，都这么地瘦损了下来。实在，新总督的任命，还有极重要的公文，末后是可怕的愁苦——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脸上留着分明的痕迹，连大家的燕尾服也宽大起来了。谁都显得可怜和困顿。审判厅长、卫生监督、检察长，看去都瘦削而且发青，连一个叫作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食指上戴一个金戒指，特别爱给太太们看的人，也居然瘦损了一点。自然，其中也有几个大胆无敌的勇士，没有恐怖，没有缺点，不失其心地镇定的，然而那数目少得很。噢，可以算数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邮政局长。只有他总是平静如常，毫无变化，当这样的时候也仍然说："明白你的，你总督大人。你还得换许多地方，我在我的邮局里，却就要三十年了。"对于这话，别的官员们往往这样地回报他道："你好运气，先生！""司泼列辛·齐·德意支[1]，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你的差使是送信，你只要把送到的信收下来，发出去；你至多也只能把你的邮局早关一个钟头，于是向一个迟到的商人，为了过时的收信，讨一点东西，或者也许把一个不该寄送的小包寄送了出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然是能唱高调的。但是你到我们的位置上来试试看，这地方是天天有妖魔变了人样子出现，不断地要你在手里玩点把戏的。你自己完全不想要，他却塞到你手里来。你的晦气并不怎么大，你只有一个小儿子。我这里呢，上帝却实在很保佑着我的普拉斯科维亚·费奥里多罗夫娜，使她每年总送给我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如果这样，你也就要唱另一种曲子了。"那些官员们这么说。至于不断地抗拒着妖魔，实际上是否办得到呢，这判断却不是作者的事了。

在大家聚集起来的我们的宗务会议上，分明有一种欠缺，就是民众的嘴里之所谓没有毛病的常识。要而言之，对于代议的集会，我们好像是生得不大恰当的。凡有我们的会议，从乡下的农人团体直到一切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委员会，只要没有一个指挥者站在上面，就乱得一塌糊涂。怎么会这样呢？很不容易说，好像我们的国民，是只在午膳或者小酌的聚会上，例如德国式的大客厅和俱乐部的聚会上，才会很有才能的。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任何东西都很高兴。仿佛一帆风顺似的，我们会忽然设起慈善会、救济会，以及上帝知道是什么的别样的会来。目的是好的，但此后却一定什么事也没有。大约我们在开初，就是一早，已经觉得满足，相信这些事是全都做过的了。假如我们举一个要设立什么会、以慈善为目的而且已经筹了许多款子的来做例子，为表扬我们的善举起见，我们就得摆设午宴，招待市里所有的阔人，至少用去现款的一半。另一半呢，是给委员们租一所装汽炉、带门房的阔宅子，于是全部款子，就只剩下五个半卢布来。而对于这一点款子的分配，会里的各委员也还不能一致，谁都要送给穷苦的伯母或婶娘。

但这一次聚集起来的会议却完全是另一种：逼人的必要，召集了在场人的。所议的也和穷人或第三者不相干，商量的事情，都关于各位官员自己。这是一样的威吓各人的危局，所以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确也毫不足怪。然而话虽如此，这会议也还是得了一个昏庸之极的收场。意见的不同和争论，是这样的会议上在所难免的，姑且不管它吧，但从各人的意见和议论中，却又表现了显著的优柔寡断：一个说，乞乞科夫是制造假钞票的，但又立刻接下去道："然而也许并不是。"另一个又说，他许是总督府里的属员，接着却又来改正，说道："不过，魔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的脸上是不写着他是什么的呀。"

说他是化装的强盗，却谁也不以为然，大家都倾服他诚实镇定的风姿，而在谈吐上，也没有会做这样的凶手的样子。

许多工夫都在深思熟虑的邮政局长，却忽然间——因为他发生了灵感，或是为了其他原因——完全出人意外地叫起来了：“你们知道吗，我的先生们，他是什么人呀？”

他的这话，是用一种带着震动的声音说出来的，使所有在场的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地叫起来道：“那么，什么人呢？”

“他不是别人，我的先生们，他，最可尊敬的先生，不会不是戈贝金[2]大尉！”

大家立刻就问他：“那么，这戈贝金又是什么人呢？”

邮政局长却诧异地回答道：“怎么，你们不知道，戈贝金大尉是什么人吗？”

大家都告诉他说，他们一向没有听到过一点关于这戈贝金大尉的事。

“这戈贝金大尉，”邮政局长说，于是开开鼻烟壶，但只开了一点点，因为他怕近旁的人竟会伸下指头去，而那指头，他以为是未必干净的，他倒总是常常说：“知道了的，知道了的，我的好人，您要把您的指头伸到那里去！鼻烟——这东西，可是要小心，要干净的呀。”“这戈贝金大尉，”他重复说，于是嗅一点鼻烟，“噢——总之，如果我对你们讲起他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对于一个作者，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诗。”

所有在场的人们都表示了希望要知道这故事，或者如邮政局长所说的这对于一个作者非常有意思的“诗”，于是他开始了下面那样的讲述：

“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3]之后，可敬的先生，”邮政局长说，虽然并不是只有一个先生，坐在房里的倒一共有六个，“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和别的伤兵一起，有一个大尉，名叫戈贝金的，也被送到卫戍病院里来了。是一个粗心浮气的朋友，恶魔似的强横，凡世界上所有的事，他都做过，在守卫本部时受过许多点钟的禁锢。在克拉斯诺耶[4]附近，或是在莱比锡[5]之战吧，那不关紧要，总之是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臂膊和一条腿。您也知道，那时对于伤兵还没有什么设备；那废兵的年金，您也想得到，说起来，是一直到后来这才制定的。戈贝金大尉一看，他应该做事，可是您瞧，他只有一条臂膊，就是左边的那一条。他就到他父亲的家里去，但那父亲给他的回答是，‘我也还是不能养活你。我，’您想想就是，‘我自己就得十分辛苦，这才能够维持。于是我的戈贝金大尉决定，您明白，可敬的先生，于是戈贝金决定，上彼得堡去，到该管机关那里，看他们可能给他一点小小的补助。他呢，说起来，是所谓牺牲了他的一生，而且流过血的……他坐着一辆货车或是公家的驿车，上首都去了，您瞧，可敬的先生，不消说，他吃尽辛苦，这才到了彼得堡。您自己想想看，现在是这人，就是戈贝金大尉，在彼得堡，就是在所谓世上无双的地方了！他的周围忽然光辉灿烂，所谓一片人生的旷野，童话样的山鲁佐德[6]的一种，您听明白了没有？您自己想想就是，他面前忽然地躺着这么一条涅瓦大街，或者这么一条豌豆大街，或者，妈的，这么一条铸铁大街，这里的空中耸着这么的一座塔，那里又挂着几道桥，您知道，一点架子和柱子也没有，一句话，真正的塞米勒米斯[7]。实在的，可敬的先生！他先在街上走了一转，为的是要租一间房子。然而对于他，什么

都令人疑疑惑惑：所有这些窗幔、卷帘和所有鬼物事，您知道，就是地毯呀，真正波斯的，可敬的先生……一句话，说起来，就是所谓用脚踏着钱。人走过街上，鼻子远远就觉得，千元钞票发着气味。您知道，我那戈贝金大尉在整个国立银行里，却只有五张蓝钞票和一两枚银角子……那么，您很知道，这是买不成一块田地的，也就是说，倘使再加上四万去，却也许买得到。然而有四万，人就先去租法国的王位了。好，他终于住在一个客店‘列韦尔’里，每天一卢布，您知道，午餐两样，一碟菜汤加一片汤料肉……他看起来，他的钱是用不多久的。他就打听，他应该往哪里去。‘你能到哪里去呢？’人们对他说，‘长官，都不在市里呀。您明白的，都在巴黎。军队还没有回来。但这里有一个叫作临时委员会的。您去试试看，’人们对他说，‘在那里您也许会得点什么结果的吧。’‘那么，好，我就到委员会去。’戈贝金说，‘我要去告诉他们了，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我呢，说起来，是流了我的血，而且牺牲了我的一生的。’于是他，有一天的早晨，起来得早一点，用左手理一理胡子。于是，您瞧，他到理发店里去了，这是因为要显得新开张的意思，穿好他的制服，用木脚一拐一拐地走到委员会的长官那里去。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他问，长官住在哪里呢？人们告诉他说，海边上的那房子就是他的。真是一所茅棚，您懂吗？玻璃窗，大镜子，大理石，瓷器，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可敬的先生！一句话，令人头昏眼花。金属的门上的把手，是精致的好东西，好到人得先跑到店里去买两戈比肥皂，于是，就这么说吧，来洗一两个钟头手，这才敢于去碰它。通道前面呢，您瞧，站着一个手里拿着大刀的门卫，一副伯爵相，麻布领子，干干净净，像一只养得很好的哈巴狗……我这戈贝金总算拖着他的木脚走进前厅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只因为恐怕那臂膊在产自美洲或是印度的镀金的瓷瓶上，您很知道的，碰一下。您瞧，他自然应该等候许多工夫，因为他到这里的时候，那长官呢，说起来，还刚刚起床，当差的正给他搬进一个什么银

的盆子去，您很知道，是洗脸用的。我的戈贝金一直等了四个钟头之久。当班的官员总算出来了，说道：‘长官就来！’这时屋子里早已充满了肩章和肩绶。一句话，人们拥挤得好像盘子里的豆子一样。到底，可敬的先生，长官进来了。喏，您自然自己想得到的：是长官本人啊。噢，自然，他的相貌就正和他的品级与官衔相称，这样的一副样子，您懂了没有？全是京派的谦虚。他先问这个，然后再问那个：‘您到这里贵干呀？’‘那么，您呢？’‘您有什么见教呢？’‘您光临是为了什么事情呢？’临末也轮到了我们戈贝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说，‘我流了我的血，一条腿和一只臂膊失掉了，说起来，我已经不能做事，请允许我问一声，我可不可以得一点小小的补助，什么一种安排，算是教养之用的小奖金或者恩饷呢，您是很知道的。’长官看见这人装着义肢，右边的袖子也空空地挂着。‘就是了。’他说，‘请您过几天再来听信吧！’我的戈贝金真是高兴非凡。‘喏，’他想，‘事情成功了。’他很得意，您想想就知道的，简直在铺道上直跳。他到巴勒庚酒店去，喝烧酒，在‘伦敦’[8]吃中饭，叫了一碟炸排骨加胡椒花苞，再是一碟嫩鸡带各样的作料，还有一瓶葡萄酒——一句话，这是一场阔绰的筵宴，说起来。他在铺道上忽然看见来了一个英国女人。您知道，长长的，像天鹅一样。我的戈贝金，狂喜到血都发沸了，就下死劲地要用他的木脚跟着她跑，下死劲，下死劲，下死劲。‘噢，不行！’他想，‘且莫忙他妈的什么娘儿们，慢慢地来，等我有了恩饷。我实在太荒唐了。’就在这一天，请注意呀，他几乎花掉了他的一半积蓄。三四天之后，您瞧，他就又到委员会里去见长官，‘我来了，’他说，‘为的是等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旧病和负伤的结果……说起来，我是流了我的血，您知道的。’说的都是官场话，那自然！‘是呀，是呀，’那长官说，‘但我先得通知您，您的事情，没有上司的决定，我可是没法办理的。您自己看就是，是怎么一个时候。战事是差不多，说起来，还没有完结。请您再熬一会儿，等到大臣们回

来吧。您可以相信，不会忘记您的。如果您没法过活，就请您拿了这个去……这是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力量的……'喏，您知道，他给的自然并不多，不过用得省一点，也还可以将就到决定的日子。然而我的戈贝金不愿意这样子。他想，他是到明天就会有一两千的。'这是你的，我的亲爱的，喝一下高兴高兴吧！'他现在却只好等候，而且等到不知什么时候为止了。他的脑袋里，您知道，是接二连三地出现着英国女人、肉汤和炸排骨。他就像一头猫头鹰或者一只茸毛狗，给厨子泼了一身水，从长官那里跑出来，夹着尾巴，挂下了耳朵。在彼得堡的生活，他有些厌倦了，也已经这样那样地尝了一下。现在是，瞧着吧，你以后怎么办，一切好东西都没有路道，您瞧。况且他还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胃口好，说起来，真像狼肚子。他不怎么常常走过一个什么饭店前面，现在您自己想想看，厨子是外国人，一个法兰西人，您知道，那么一副坦白的脸，总是只穿着很精致的荷兰小衫，还有一块围身，说起来，雪似的白。这家伙现在站在他的灶跟前，在给你们做什么调味汁或是炸排骨加香菇，一句话，是很好的大菜，使我们的大尉馋得恨不得自己去吃一通。或者他走过柳金[9]的店门口，笑嘻嘻地迎着他的是一条熏鲑鱼，或者一篮子樱桃——每件五卢布，或者一大堆西瓜，简直是一辆公共汽车，您知道，都在窗子里，向外面找寻着衣袋里有些多余的百来块钱的呆子。您想想吧，一句话，步步都是诱惑，真叫人所谓嘴里流涎。然而对于他呢，请等一等。现在，请您设身处地地来想一想：一面呢，您瞧，熏鱼和西瓜，另一面呢，是这么的一种苦小菜，那名目就叫作'明天再来'。'哼，什么，'他想，'不管他们要怎么样，我到委员会去，和所有的长官闹一场，我告诉他们，不行，多谢，这是不成的！'真的，他是强横的、不要面子的人——他一出阁楼，胆子就越大——于是，他到委员会去了。'噢，您要怎样呢？'人问他，'您还要什么呢？您可是已经得了回信的了。''我告诉您，他说，'我可是不能这么苦熬苦省。我得有我的炸排骨和一瓶法国

的红酒吃中饭，还得去看一回戏，高兴一下子，您知道。’他说。‘那可不成，这是只好请您原谅我们的了。’这时长官就说，‘要这样子，您是应该忍耐的。您已经得了一点，可以敷衍到得到上头的决定，而且您也可以相信，您总会获得报酬，因为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如果有一个人，给他的祖国，说起来，是所谓尽了义务，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还未有过先例的。但是，如果您现在就要随意地吃炸排骨、上戏园，您知道，那可只好请您原谅。只好请您自己去想法。只好请您自己办。’然而，您只要自己想一想就是，我的戈贝金屹然不动。这些话，像豌豆从墙上一样，都从他那里滚下去了。他大叫一声，给全体起了一个大乱子。他给所有的科长和秘书一阵真正的弹雨……‘好，你们这么说，那么说就是，’他说，‘好，你们可真不知道你们的义务和责任的，你们这些违法者！’一句话，他责骂了他们一通。别的衙门里的一个将军也几乎遭殃。连这人也拉上了，您懂了没有？总之，他闹得乱七八糟。这么一个捣乱家伙，怎么办才好呢？长官看起来，除了用所谓严厉的办法来下场，也再没有别的路。‘好吧，’他说，‘如果您对于给您的东西还不满足，又不愿意在京里静候您的事情的决定，那么，我把您送回原籍去就是。叫野战猎兵来，送他回家去吧！’然而那野战猎兵，您很知道，却已经站着，等在门外面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家伙，您知道，简直好像天造他来跑腿的一样。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拔牙钳。于是我们这上帝的忠仆就被装在马车里，由野战猎兵带走了。‘噢，’戈贝金想，‘我至少也省了盘缠钱。这一点，我倒要谢谢大人老爷们的。’他这么走着，可敬的先生，和那野战猎兵，当他这样坐在野战猎兵的旁边的时候，说起来，他在所谓对自己说，‘好，’他说，‘你告诉我，我只好自己办，自己想法子！好，可以，’他说，‘我就来想法子吧！’他怎样被送到他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被弄到哪里去了呢，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关于戈贝金大尉的消息，就沉在忘却的河流里面了，您知道，诗人之所谓莱多河[10]。但这地方，您瞧，

我的先生们，在这地方可以说，却打着我们的奇闻的结子的。戈贝金究竟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然而您自己想想吧，不到两个月，略山的林子里就现出一群强盗来，而这群强盗的头领，您瞧，却并非别的……”

“可是对不起，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警察局长忽然打断他的话，“你自己说过，戈贝金大尉是失了一条腿和一只臂膊的。但乞乞科夫……”

于是邮政局长失声大叫起来，下死劲地在前额上捶了一下，还在一切听众之前，自称为笨牛。他全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故事的开始，竟没有立刻想到这事情，而且承认了俗谚之所谓“俄罗斯人事后才聪明”，也实在是真话。但他又马上在搜索遁辞，想要自圆其说，他于是说，那些英国人，看报章就可以知道，机器是很完全的，有一个竟还发明了装着这么一种机关的木脚，只要在秘密的发条上一碰，那脚便会把人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再也寻不着了。

然而，大家虽然不相信乞乞科夫就是戈贝金大尉，也发现了邮政局长已经离题太远，但他们那一面却也不肯示弱，被邮政局长的玄妙的推测所刺激，越迷越远了。在他们一流的许多优秀的臆想中，有一种尤其值得注意：这想法很奇特，以为乞乞科夫恐怕就是拿破仑化了装藏在他们的市里的。英国人久已嫉妒着俄国的力量和广大，早已经常常表现于漫画上：画的是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谈话，英国人站着，用麻绳牵着一只狗，这只狗可就是拿破仑的意思。“小心些，”那英国人说，“如果给我一点什么不合意，我就叫这狗来咬你。”谁知道呢，现在他们也许已经把这狗从圣赫勒拿岛[11]放出，装作乞乞科夫模样，到俄国各处来徘徊了，他其实却绝不是乞乞科夫。

对于这臆测，官员们自然并不相信，但他们想来想去，各人都静静地研究着这事情，却觉得乞乞科夫的侧脸，显然和拿破仑的似乎有些相像。警察局长曾经参加一八一二年的战事，见过拿破仑本人，也承认他的确并不比乞乞科夫高大，脸盘也不见得更瘦，可是另一面，又并不见得更肥。许多读者，也许以为这一切是非常不确的——哦，作者也极愿意跟着说，这故事非常难以置信。但没奈何的是确曾闹过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事情，而这市镇并非荒僻之处，乃是邻近两大首都的地方，却也尤为奇特。这事即起于法国人的光荣的战胜之后，是大家还应该记得的。当这时候，所有我们的地主、官僚、商人、掌柜，以及一切有教育的和无教育的人物，在最初的八年间，是都成了俗化的政治家的了。《莫斯科新报》和《祖国之子》被抢夺着看，以至于到得末一个读者的手里，已经变成一团糟，不大看得出。没有这些问题了：您买这批燕麦是什么价钱呀，先生？昨天的下雪，您以为怎样呢？只听到问的是：喏，报上怎么说？拿破仑没有跑掉吗？而商人们尤其害怕，因为他们很相信一个三年前就下了监狱的前知者的预言。这新的预言者，忽然之间——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脚蹬草鞋，身披非常腥臭的光皮，在市上出现了，并且宣告说，拿破仑是反基督，现在系着石头的锁链，困在七重墙和七个海后面，但他马上就要粉碎他的锁链，来征服全世界了。这预言者就为了他的预言下了监狱，也为了法律。但却完成了他的传道，商人们因此失掉了一些理性。许久之后，即使有着赌钱的交易的时候，商人们也还跑到客店里去，在那里聚起来喝茶，谈着反基督。许多商人们和高尚的贵族，也不自禁地想着这件事，而且在那时支配了一切人心的神秘情调的潮流之下，相信从构成拿破仑这名字的每个字母上，会发现一种特别的、大有道理的意义。有许多人竟还想从这里看出《启示录》的数目字来了。[12]所以即使官员们研究着这一点，实在也不足为奇。然而，他们也就立刻省悟过来，觉得他们的幻想太发达了，事情却全不是这么一

回事。他们这么想，那么想，讨论来，讨论去，终于决定了去问一问诺兹德廖夫，倒也许并不坏。他是发表了死魂灵的故事的第一个人，而且据人们说，和乞乞科夫有很密切的关系，应该知道一点他的生活情形的。于是大家决定，先去听一听诺兹德廖夫怎么说。

这些官大人，真是古怪非常的人物，他们七颠八倒了。他们很知道诺兹德廖夫是一个撒谎家，说一句话，做一点事，都相信不得。但他们却到他那里去找自己的活路了！这里就知道人是怎样的！他不相信上帝，却相信把他的鼻子一抓，他就一定会死掉；对于由内心的调和和崇高的智慧所贯注，朗如日光的诗人的创作，他毫不放在心中，却很喜欢一个无耻之徒的产物，向他胡说一些乱七八糟、破坏自然的事物。这时他就张开嘴巴，高声大叫道："瞧吧！这是纯粹的心声呀！"他一向轻蔑医生，后来却会跑到一个用祝赞和唾沫给人治病的老婆子那里去，或者简直自己用什么东西煎起汤药来，因为他忽然起了糊涂思想，以为这是可以治他毛病的了。官大人和他那困难的处境，大家自然是能够原谅的。人常常说，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会抓一条草梗，他已经来不及想，一条草梗至多也不过能站一只苍蝇，却禁不起重有四五普特的他。然而如人所常说的那样，当这时候，他简直想不到这一点，就去抓那草梗了。

我们的大人们，也就是这样子，终于向诺兹德廖夫身上去找活路。警察局长立刻写了一封信，请他到自己家里来吃夜饭，一个穿高长筒靴、面庞通红的警官就匆匆地登程，用手按住了他的指挥刀，跑到诺兹德廖夫那里去送信。诺兹德廖夫正在办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他已经四天不出屋子了，不见人，连中饭也从窗口递进去——一句话，他瘦得很，脸上也几乎发了青。这事情必须极大地注意和小心：是从六十副花样相同的纸牌里选出一副纸牌来。但那花样必须极其分明，

要像好朋友似的可以相信。这样的工作，至少要用两礼拜时间。在这期间，波尔菲里就得用一种特别的刷子给小猛狗刷肚脐，还用肥皂一天洗三次。他的独居受了搅扰，诺兹德廖夫很气恼。他先骂警官一声鬼，但到明白了警察局长当晚有一个小集会，席上还有什么一个新角色的时候，他却立刻软下来了。他赶紧锁了门，很匆忙地穿好衣服，就到警察局长家里去。

诺兹德廖夫的陈述、证明和推测，却和官大人的恰恰相反，把他们那些极其大胆的猜想完全推翻了。他实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简直没有含糊，也没有疑问。他们的推测愈游移，愈慎重，他的就愈坚固，愈确实。他毫不吞吞吐吐，立刻来回答一切的问题。他说，乞乞科夫买了一两千卢布的死魂灵，而他，诺兹德廖夫自己，也卖给他的，因为他毫不见有不该出卖的道理。对于他是否是一个侦探，到此嗅来嗅去的问题，诺兹德廖夫答道，他自然是一个侦探。大家同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就得了奸细的诨名，所有同学，自己也在内，还因此痛打了他一顿，以至于后来单在太阳穴上，就得摆上二百四十条水蛭去[13]——他原想只说四十条的，但二百条却自己滑出来了。对于乞乞科夫是否制造假钞票的问题，诺兹德廖夫答道，他自然制造。趁这机会，诺兹德廖夫还讲了一个乞乞科夫的出人意料的干练和敏捷的故事：他的家里藏着两万假钞票，给人知道了。于是封闭了屋子，路上站一个哨兵，门口站两个兵士。但乞乞科夫却在夜里把所有钞票调换了一下，到第二天启封的时候，都是真的钞票了。关于这问题，乞乞科夫是否真有诱拐执政官女儿的目的，而他，诺兹德廖夫，是否也真在帮他的忙呢？那回答是，他的确在帮他，如果他不在内，事情是要全盘失败的。这时他却有些吞吞吐吐。他明知道这谎说不得，而且很容易因此惹出麻烦来，但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况且这也不是小事情，因为他的幻想，逼出了很有趣的详细事，想要完全消掉，实在也是一

件难事了。他还说出拟去结婚的教堂所在的村子来，那就是德庐赫玛曲夫加村，牧师名叫西多尔，结婚费是二十五卢布。如果乞乞科夫不加以恐吓，说要告发他给面粉商人米哈伊尔和一个亲戚结了婚，教士是不肯答应的。而他，诺兹德廖夫，还借给他们自己的马车，准备着每一站就换马。他已经讲进很细微的节目去了，竟至于说出马夫的名字来。这时有人提起了拿破仑，然而只落得自己没趣，因为诺兹德廖夫所说的全是胡说八道，不但和真实全不相像，而且连连接也连接不起来的。于是官员们到底只好站起身，叹着气走散。独有警察局长，还注意地听了他许多工夫，想得到一点什么，然而他也终于做一个没有希望的姿势，只说道："呸，见鬼！"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明白，再来费力，实在也只等于试在公牛身上挤奶了。

我们的官员的景况，于是比先前就更坏，决定了毫不能查出乞乞科夫是什么人。这里又分明地显出了他是怎样的人物：他处置别人的事情是聪明、清楚、智慧的，但对于他自己却不行。只在你们陷于困难的境地时，他才有很切实、很周到的忠告！"多么精明的角色呀！"大家叫喊道，"多么不屈的性格呀！"但只要使什么不幸来找一下这"精明的角色"，使他自己进一回困难的境地，他的性格就立刻不会动！这不屈的人物毫无希望地站着，他变成可怜的乏人，柔弱的、啼哭的孩子，或者如诺兹德廖夫所爱说的说法，简直变成一个窝囊废了。

所有这些讲说、风闻和推测，不知为什么缘故，竟给了可怜的检察长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印象很有力，以至于使他回到家里就沉思起来，而且就此沉思下去，在一个好天气的日子，竟忽然间，也说不出为什么，躺倒，死掉了。得了中风，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呢？总之，他从椅子上跌下来，就长长地躺在地板上。一有这样的事，大家便照例吓得失声，两手一拍，叫喊道："哎呀上帝，哎呀上帝！"去邀医生

来，给他放血，而终于决定了检察长已经不过是一个没有魂灵的死尸。这时候，大家才来怜惜死者实在有过一个魂灵，虽然因为他的谦虚，没有使人觉得。然而死的出现，在这里的可怕，是虽在一个渺小的人物，也正如伟大的闻人的：他，不久以前还是活着，活动，玩牌，竭力在种种文件上签字，常常和他那浓眉毛和鬼眼在官员们里逗留，他现在躺在台子上，左眼也不再了，唯独一只眉毛吊起了一点，使脸上显出一种奇特的、疑问的表情。浮在他嘴唇上面的，究竟是怎么一个问题呢？莫非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而生，或者为什么而死——这只有上帝知道罢了。

“然而，这可是不会有的，这是简直不近情理的！这怎么能呢，官员们竟会这么恐怖，这么糊涂，离真实这么远，就是小孩子，也知道应该怎么办的呀！”许多读者会这样说，并且责备作者，说他做了荒唐无稽之谈，或者称那可怜的官员们为傻子，因为人是很爱用“傻子”这个字，—每天总有二十来次，把这尊号抛在邻近的人们的头上的。人即使有十件聪明的性质，只要其中有一件糊涂，便要被称为傻子。读者坐在幽静的角落里，从自己的高处，俯视着广远的下方，就很容易断定人只知道近在鼻子跟前的物事。在世界史的编年录里，就有许多世纪，是简直可以抹杀，并且定为多余的。世界上的错误也真多，而且竟是现在连小孩子也许就知道可以免掉的错误。和天府的华贵相通的大道分明就在目前，但人类向往永久的真理的努力，却选了多么奇特的、蜿蜒的曲径，多么狭窄的、不毛的、难走的岔路啊。大道比一切路径更广阔、更堂皇，白昼为日光所照临，夜间有火焰的晃耀，常有天降聪明，指示着正路，而人类却从旁岔出，迷人阴惨的黑暗里面去。但他们这时也吓得倒退了，他们重新再一块与正路背离，当作光明，而跑进幽隐荒凉的处所，眼前又笼罩了别一种昏暗的浓雾，并且跟着骗人的磷火，直到奔向深渊中，于是吃惊地问道：“桥梁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呢？”这些一切，使我们分明地知道了古往今来的人性。诧异那错误，嗤笑古人的糊涂，却没有看出这编年录乃是上天的火焰文字所书写，每个字母都宣示着真理，说所有书页上的警告的指头就指着自己，指着我们现存的人性；然而现在的人性却在嗤笑着、骄傲着，他自己又在开始造出一批给后人一样的傲然微笑的错误来。

所有事情，乞乞科夫都不知道。仿佛故意似的，他这时恰巧受了一点寒，引起了腮帮子肿和轻微的喉痛，这样的毛病，在许多我们省会的气候下，在居民之间，是很适于蔓延的。要靠上帝保佑，他的生活并不就完，还有工夫愁他的子孙，他就决计躲在家里三四日。在这时候，他用牛乳漱口，里面浸一个无花果，漱过就喝掉，又把一个装着加密列草和樟脑的小袋子，贴在面颊上。因为散闷，他造起一个新买农奴的详细表册，还看看从箱子里找出来的一本讲拉瓦列尔公爵夫人的什么书，又把提箱里的小纸片、小物事都检查了一番，有许多还再读了一遍，一直到连这些也觉得无聊之至。没有一个这市的官员来问候他的健康，他简直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略略先前，是总有一辆车子停在他的门外的——忽而检察长的，忽而邮政局长的，忽而审判厅长的。他不断地耸着肩膀，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终于觉得好一点了，一到更加恢复，能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毫不迁延地就化装，打开箱子，玻璃杯里倒上一点温水，取了肥皂和刷子去刮脸，日子真也隔得长久了，因为手一摸着他的下巴，向镜子一照，他就叫起来道：“这简直是树林子呀！”而且实在的，即使并非树林子，也不失为种子在下巴和面颊上密密地抽了芽。他刮过脸，赶紧穿衣服，真的，他几乎是从裤子里跳出来的，到底穿好了。洒一点古龙水，温暖地裹好了外套，走到街上去，还先用一条围巾小心地包住了面颊。他最初的出行——正如所有恢复了的病人一样——真有些像喜庆事。凡有他所看见的一切，都仿佛在向他欣然微笑，连街上的房

屋和农奴。但他们的态度，其实是显得很严谨的，其中的许多人，还已经打过他的兄弟一个耳刮子。他最初的访问，总该是执政官。他在路上，起了各式各样的想头：忽而想到年轻的金头发了，真的，他的空想实在有一点过度，他还自己笑起自己，自己戏弄起自己来了。他以这样的心情，忽然在执政官的门前出现。他已经跨进了门口，刚要脱下外套来，门卫却突然走了过来，用这样的话吓了他一跳："我受过命令，不放您进去！"

"怎的？你说什么？你不认得我吗？看清楚些！"乞乞科夫诧异着说。

"我是认得您的！我看见您也不止一两回了。"那门卫道，"只有您一个我不能放进去，别人都行，只有您不！"

"怎么？为什么只有我不，为什么不？"

"是命令这么说，它总有它的缘故的。"门卫道，还添上一声"喳"，就摆出放肆模样，把他拦住，不再有先前巴结地给他脱外套时候那样殷勤的微笑了。他好像自己在想着："哼！如果大人先生们不准你进门，那么你一定是个下等人！"

"奇怪！"乞乞科夫想，立刻去访审判厅长去。但厅长一见他的面，就非常狼狈，以至于吃吃地讲不出两句话，大家说了些无谓的攀谈，弄得彼此都很窘。乞乞科夫走掉了，他在路上竭力地思索，要猜出厅长是什么意见，他的话里含着怎样的意义来，但是什么也没有做到。他于是再去访别人。访警察局长，访副执政官，访邮政局长，然而并不招待他，或者给他一种非常奇特的招待，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令人很烦恼，要以为他们实在有点不清醒。他又访了一个人，还找着

几个熟识者，想知道这变化的缘故，却仍然不得手。他仿佛半睡似的在街上徘徊，无法判断是他自己发懵呢还是官员们失了神，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梦呢还是比梦更无味的、荒谬糊涂的真实。迟到晚上，已经黑下来了，他这才回到他高高兴兴地出了门的自己的旅馆去，叫人备茶，来排遣烦闷和无聊。他沉思地推察着这奇怪的景况，斟出一杯茶来的时候，突然间，房门开处，走进他万料不到的诺兹德廖夫来了。

“俗谚里说过的，为朋友不怕路远。”那人大声说，除下了帽子，“我刚刚走过这里，看见你的窗子里还亮。‘他大约还没有睡觉，’我想，‘我得跑上去瞧一瞧。’哎哟！这可是好极了，你有茶，我很愿意喝一杯。今天吃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的肚子在造反了！给我装一筒烟吧。你的烟斗在哪里？”

“我可是不吸烟的。”乞乞科夫不大理会地说。

“胡说，你是一个大瘾头的吸烟家，还当我不知道。喂！你的仆人叫什么呀？喂，瓦赫拉米，听呐！”

“他不叫瓦赫拉米，他叫彼得鲁什卡。”

“怎么？你先前不有一个瓦赫拉米吗？”

“我这里可并没有！”乞乞科夫说。

“不错，真的。那是杰烈宾的，他有一个瓦赫拉米。你想，杰烈宾有多么好运道：他的婶娘和自己的儿子吵架，因为他和婢女结了婚，她就把全部财产都送给杰烈宾了。这才有意思哩，如果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位婶娘，你知道，那才是好出息，对不对？告诉我，朋友，为

什么你忽然这么躲了起来，大家简直不再看见你了！我知道，你是在研究学术上的物事的，书也看得很多。（诺兹德廖夫从哪里决定，我们的主角是在研究学术上的物事，而且书也看得很多的呢，我们只好声明我们的抱歉，可惜不能泄露，然而乞乞科夫却更不清楚了。）听呐，乞乞科夫！如果你单是看见……也就该有益于你那讽刺的精神了。（为什么乞乞科夫会有一种讽刺的精神呢？可惜也不明白。）你想想看，好朋友，新近在商人列哈且夫那里，我们去打牌，啊，可是笑得可以。贝来本杰夫，就是和我同在那里的，总是说：‘如果乞乞科夫在这里，他就用得着这些了！’（乞乞科夫却一向没有和贝来本杰夫见过面。）哦，招认吧，乖乖，那一回你可实在玩得没出息，你还记得吗，我们下棋的时候？我确是赢了的……然而你简直在诓骗我！但是，妈的，我是不会恼很久的。新近在厅长那里……哦，不错，我还得告诉你，市里是谁都和你决裂了！他们相信，你造假钞票……大家忽然都找着我——喏，我自然遮住你，好像一座山——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同学，我认识你的父亲。总而言之，我狠狠地骗了他们一下子！”

“我造假钞票？”乞乞科夫叫喊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但是你为什么要吓唬他们？”诺兹德廖夫接着说，“他们实在是吓得半疯了，他们当你是侦探和强盗。检察长就因为受惊，死掉了……明天下葬。你预备去送吗？老实说，他们是怕新总督，还怕因为你再闹出什么故事来。关于总督，我自然是这样的意见，如果他太骄傲，太摆架子，和贵族们是弄不好的。贵族们要亲热，对不对？自然也可以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一个舞会也不开，然而这有什么用？更没有好处。但是，听着，乞乞科夫，你可是真的在干危险事情呀！”

“怎样的危险事情？”乞乞科夫不安地回问道。

“喏，诱拐执政官的女儿。老实说，我是料到了的，苍天在上，我是料到了的！我在舞会上一看见你，‘喏！’我就心里想，‘乞乞科夫在这里还有缘故哩……’但是你没有眼睛，我从她那里简直找不出一点好处来。另外有毕库索夫的亲戚，他的姊妹的女儿，那可是一个美人儿！这才可以说，就是一个出色！”

“你在说什么废话？谁要拐执政官的女儿？你什么意思？”乞乞科夫不懂似的凝视着他，说。

“不要玩花样了，好朋友。我明白地说出来吧，我就是为了这事，跑到你这里来的，要给你出一点力。我可以帮你结婚，并且把我的车子和马匹借给你去诱拐，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得借我三千卢布。我正在一个没法的景况中，就是要用。”

在诺兹德廖夫的这些胡说八道之间，乞乞科夫揉了好几回眼睛，查考他是否在做梦。假钞票、诱拐执政官的女儿、原因起于他的检察长的死亡、新总督的到任，这一切，都使他吃惊不小。“唉，糟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想，“我可耽误不得了，我应该赶紧走。”

他设法把诺兹德廖夫从速支使出去，立刻叫了谢利凡来，命令他一到天亮就得准备妥当，因为明早六点钟就要从这市上出发。他又嘱咐他检查一遍，车子上是否添好了油，等等。谢利凡单是说：“知道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动也不动。主人又命令彼得鲁什卡立刻从卧床底下，拖出那积满了灰尘的箱子来，和那小子动手收拾他所有的物件。这并不费事，他只是什么都随手抛进箱子里面去：袜子、小衫、干净的和脏的衬衣、靴楦、日历之类。这些都收拾得很匆忙，因为他要在这一夜里全都整好，以免明天早上白费了时光。谢利凡还在门口站了一两分钟，于是走掉了。以总算还在意

料之中的谨慎缓慢，把他那湿的长靴的印子留在踏坏了的梯阶上，走下楼梯去。他在那里又站了不少的工夫，搔着后脑壳。这举动，是什么意思？它所表示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在懊恼和那里的一个也是身穿破皮袍、腰系破皮带的伙伴，明天同到什么御酒馆里去的约定因此不成功？还是在这新地方已经发生了交情，舍不得一到黄昏，红小衫的青年们在宫女面前弹起巴罗拉加来，人们卸下白天的重担和疲劳，低声谈天时候的门前的伫立和殷勤的握手？还是不过因为要离开那穿了皮袍，坐在那里的厨房里炉边的暖热之处，离开京里才有的白菜汤和软馒头的同人，重新在雨雪之下，去受旅行的颠连和辛苦，所以觉得苦痛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谁愿意猜，猜就是。俄国的人民一搔后脑壳，是表示着很多意思的。

---

[1] 见第八章。——译者注

[2] Kopeikin即从戈比（Kopeika）化成，倘译意，可云“铜子氏”。——译者注

[3] 指俄法之战。——译者注

[4] Krasnoye，俄国的市名。1812年，俄军和法军曾在这附近大战。——译者注

[5] Leipzig，德国的市名，1813年，俄德联军曾在这附近和拿破仑军大战。——译者注

[6] S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或称《天方夜谭》）女主人公之名，这里意为“奇妙仙境”。——译者注

[7] Semiramis，见于童话中的古代阿希利亚的首都。——译者注

[8] 那时在彼得堡的第一流的大饭店。——译者注

[9] 柳金是帝俄时代彼得堡涅瓦街上最有名的食品店。——译者注

[10] Lethe，希腊神话中的河名，由人间通到地府。——译者注

[11] St．Helena，拿破仑败后被流放的地方。——译者注

[12] 据约翰《启示录》说，世界末日，基督便将再临，而这之前，则必有反基督出现。这反基督，《启示录》称之为六六六，即“野兽的数目”。1812年拿破仑进

攻俄国时，俄国人便把“拿破仑”这字改写为含有数量意义的斯拉夫字，再拉到六六六去，说他就是反基督。——译者注

[13] 这是放在打扑伤上，使它吸血，借以去瘀消肿的。——译者注

第十一章

出现的却完全是乞乞科夫意料以外的事。首先是他醒得比想定的晚太多了——这是第一件不高兴；他一起来，就叫人下去问车子整好了没有，马匹驾好了没有，一切旅行的事情，是否都已经准备停当，但恼人的是他竟发现，马匹并没有驾好，而且毫无一点什么旅行的准备——这是第二件不高兴。他气愤起来了，要给我们的朋友谢利凡着着实实地当面吃一拳，就焦灼地等着，不管他来说怎样的谢罪的话。谢利凡也立刻在门口出现了，这时他的主人，就得受用凡有急于旅行的人，总得由他的仆役听一回的一番话。

“不过马匹的马掌先得钉一下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唉唉，你这贱胎！你这混蛋，你！为什么你不早对我说呢？你没有工夫吗？”

“唔，对，工夫自然是有的……不过轮子也不行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总得换一个新箍，路上是有这么多的高低、窟窿，不平得很……哦，还有，我又忘记了一点事：车台断了，摇摇摆摆的，怕挨不到两站路。”

“这恶棍！”乞乞科夫叫了起来，两手一拍，奔向谢利凡去。他恐怕要遭主人的打，吓得倒退了几步。

“你要我的命吗？你要谋害我吗？是不是？你要像拦路强盗似的，在路上杀死我吗？你这猪猡，你这海怪！三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却不来说一声，这不中用的家伙！什么都挨到这最末的时

光！现在，已经要上车、动身了，竟对人来玩这一下！什么……你早就知道的吧？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说出来！”

“自然！”谢利凡回答说，低了头。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对于这问题，没有回答。谢利凡还是低了头，站在那里，好像在对自己说：“你看见这事情闹成怎样了吗？我原是早就知道的，不过没有说！”

“那就立刻跑到铁匠那里去，叫了他来。要两个钟头之内全都弄好，懂了没有？至迟两个钟头！如果弄不好，那么——那么，我就把你捆成一个结子！”我们的主角非常愤怒了。

谢利凡已经要走了，去奉行他的主人的命令，但他又想了一想，站下来说道：“您知道，老爷，那匹花马，到底也只好卖掉，真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那真是一条恶棍……苍天在上，那么的一匹坏马，是只会妨碍赶路的！”

“哦？我就跑到市场去，卖掉它来吧。好不好？”

“苍天在上，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它不过看起来有劲道，其实是靠不住的，这样的马，简直再没有……”

“驴子！如果我要卖掉，我会卖掉的。这东西还在这里说个没完！听着：如果你不给我立刻叫一两个铁匠来，如果不给我把一切都在两个钟头之内办好，我就给你兜鼻一拳，打得你昏头昏脑！跑，快去！跑！”谢利凡走出屋子去了。

乞乞科夫的心情非常之恶劣，恨恨地把长刀抛在地板上，这是他总是随身带着，用来恐吓人们并且保护威严的。他和铁匠们争论了一

刻多钟，这才说定了价钱，因为他们照例是狡猾的贼坯，一看出乞乞科夫在赶忙，就多讨了六倍。他很气恼，说他们是贼骨头，是强盗，是拦路贼，他们也什么都不怕。他只好诅咒，用末日裁判来吓他们，然而这对于铁匠帮也毫无影响，他们一口咬定，不但连一文也不肯让，还不管两个钟头的约定，用去整整五个半钟头，这才修好了马车。这之间，乞乞科夫就只得消受着出色的时光，这是凡有出门人全都尝试过的，箱子理好了，屋子里只剩下几条绳子，几个纸团，以及别样的废物，人是还没有上车，然而也不能静静地停在屋子里，终于走到窗口，去看看下面在街上经过或是跑过的人们，谈看他们的银钱，偶尔他们抬起呆眼，诧异地来看他，使不能动身的可怜的旅人，更加焦急。一切东西，凡是他所看见的：面前的小铺子，住在对面的屋子里，时时跑到挂着短帘的窗口来的老太婆的头，无不使他讨厌，然而他又不能决计从窗口离开。他一步不移，没有思想，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只等着立刻到来的切实的目的。他麻木地看着在身边活动的一切，结果是懊恼地捺杀了一只在玻璃上叫着撞着投到他指头下面来的苍蝇。然而世间的事，是总有一个结局的，这渴望着的时刻到底等到了。车台已经修好，轮子嵌了新箍，马匹也喝过水，铁匠们再数了一回工钱，祝了乞乞科夫一路平安之后，走掉了。终于是马也驾在车子前面了，还赶忙往车里装上两个刚刚买来的热的白面包，坐到车台上去的谢利凡，也把一点什么东西塞在衣袋里，我们的主角就走出旅馆，来上他的车，欢送的是永远穿着呢布礼服的侍者，摇着他的帽子在作别，还有来看客人怎么出发的，本馆和外来的几个仆役和车夫，以及出门时候总不会缺的一切附属的事物。乞乞科夫坐进篷车里面去，于是这久停在车房里，连读者也恐怕已经觉得无聊起来的熟识的鳏夫的车子，就往门外驶出去了。“谢谢上帝！”乞乞科夫想，并且画了一个十字。谢利凡挥着鞭，彼得鲁什卡呢，先是站在踏台上面的，不久就和他并排坐下了，我们的主角是在高加索毯子上坐安

稳，把皮靠枕垫在背后，紧压着两个热的白面包，那车子就重新迸跳起来了，多谢铺石路，可真有出色的震动力。乞乞科夫怀着一种奇特的、莫名其妙的心情，看着房屋、墙壁、篱垣和街道，都跟着车子的迸跳，显得一起一落，在他眼前慢慢地移过去。上帝知道，在他一生中，可还能再见不能呢？到一条十字路口，车子只得停止了，是被一个沿着大街蜿蜒而来的大出丧挡了道。乞乞科夫把头伸出车子外面去，叫彼得鲁什卡问一问，这去下葬的是什么人。于是知道了这人是检察长。乞乞科夫满不舒服地连忙缩在一个角落里，放下车子的皮帘，遮好了窗幔。当篷车停着的时候，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都恭恭敬敬地脱了帽，留心注视着行列，尤其有味的是车子和其中的坐客，还好像在数着坐车的是多少人，步行的是多少人。他们的主人吩咐了他们不要和别人招呼，不要和熟识的仆役话别之后，也从皮幔的小窗洞里窥探着行列。一切官员都露了顶，恭送着灵柩。乞乞科夫怕他们会看见自己的篷车，然而他们竟毫没有注意到。当送葬之际，他们是连平时常在争论的实际问题也没有提一句的。他们的思想都集中于自己。他们在想着新总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怎样办这事，怎样对他们。步行的官员们之后，跟着一串车子，里面是闺秀们——露着黑色的衣帽，看那手和嘴唇的动作，就知道她们是在起劲地谈天：大约也是议论新总督的到来，尤其是关于他要来开的舞会的准备，而且现在已在愁着自己的新的褶纽和发饰了。马车之后，又来了几辆空车子，一辆接着一辆的，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道路旷荡，我们的主角就又可以往前走。他拉开皮幔，从心底里叹出一口气来，说道："这是检察长！他做了一辈子人，现在可是死掉了！现在是报上怕要登载，说他在所有属员和一切人们的大悲痛之下，长辞了人间，他是一位可敬的市民，稀有的父亲，模范的丈夫。他们怎不还要大写一通呢，恐怕接下去就说，那寡妇孤儿的血泪，一直送他到了坟头，然而如果接近地看起事情来，一探他的底细，除了你的浓眉毛之外，你可是毫没

有什么动人之处了。”于是他吩咐谢利凡赶快走，并且对自己说道：“我们遇着了大出丧，可是好得很，人说，路上看见棺材，是有运气的。”

这之间，车子已经通过了郊外的空虚荒僻的道路，立刻看见两面只有显示着街市尽头的延长的木栅子了。现在是铺石路也已走完，市门和市镇都在旅人的背后。到了荒凉的公路上，车子就又沿着驿道飞跑，两边是早就熟识了的景象：路标、站长、井、车子、货车；灰色的村庄和它的茶炊；农妇和拿着一个燕麦袋跑出客栈来的活泼的大胡子汉子；足蹬破草鞋，恐怕已经走了八百俄里路的巡行者；热闹的小镇和它那木造的店铺、粉桶、草鞋、面包和其余的旧货；斑驳的市门柱子；正在修缮的桥梁；两边的一望无际的平野；地主的旅行马车。骑马的兵丁，带一个满装枪弹的绿箱子，上面写着送某某炮兵连的字样。绿色的、黄色的，和刚刚耕过的黑色的地块；从远地里传来的忧郁的歌曲；淡烟里的松梢；飘走的钟声；蝇群似的乌鸦队；以及无穷无尽的地平线……唉唉，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从我那堂皇的、美丽的远处在看你了[1]。贫瘠、很散漫和不愉快是你的各省府，没有一种造化的豪放的奇迹，曾蒙豪放的人工的超群之作的光荣——令人惊心悦目的，没有可见造在山石中间的许多窗牖的高殿的市镇，没有如画的树木和绕屋的藤萝，珠玑四溅的不竭的瀑布；用不着回过头去，去看那高入云际的岩岫；不见葡萄枝、藤蔓和无数的野蔷薇交织而成的幽暗的长夹道；也不见那些后面的耸在银色天空中的永久灿烂的高峰。你只是坦白，荒凉，平板；就像小点子，或是细线条，把你的小市镇站在平野里，毫不诱人眼目。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那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响个不住呢？有怎么一种奇异的魔力藏在这歌里面？其中有什么在叫唤，有什

么在呜咽，竟这么奇特地抓住了人心？是什么声音，竟这么柔和我们的魂灵，深入心中，给以甜美的拥抱的呢？唉唉，俄国呀！说出来吧，你要我怎样？我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可捉摸的联系？你为什么这样地凝视我，为什么怀着你所有的一切一切，把你的眼睛这么满是期望地向着我的呢？……我还是疑惑地、不动地站着，含雨的阴云已经盖在我的头上，而且把在你的无边的广漠中所发生的思想沉默了。这不可测度的开展和广漠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吗？空间旷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该生出英雄来吗？用了它一切的可怕，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曲的雄伟的空间，吓人地笼罩着我。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开了我的眼……唉唉，怎么的一种晃耀的，稀奇的，未知的广远啊！我的俄国！……

“停住，停住，你这驴子！”乞乞科夫向谢利凡叫喊道。

“我马上用这刀砍掉你！”一个飞驰的急差吆喝着，他胡子长有三尺多，“你没看见吗，这是官车？妈的！”于是那三驾马车，就像幻影似的在雷和烟云中消失了。

然而这两个字里可藏着多么稀罕的、神奇的蛊惑：公路！而且又多么出色呢，这公路！一个晴天，秋叶，空气是凉爽的……你紧紧地裹在自己的雨衣里，帽子拉到耳朵边，舒服地缩在你的车角上！到得后来，寒气就从你肢节上走掉，涌出温暖来了。马在跑着……有些瞌睡了起来。眼睑合上了。朦胧中还听得一点“雪不白呀……”的歌儿，马的鼻息和轮子的响动，终于是把你的邻人挤在车角里，高声地打了鼾。然而你现在醒来了，已经走过了五站；月亮升在空中，你经过一个陌生的市镇，有旧式圆屋顶和昏沉的尖塔的教堂，有阴暗的木造的和雪白的石造的房屋，处处有一大条闪烁的月光，白麻布头巾似的罩

在墙壁和街道上，漆黑的阴影斜躺在这上面，照亮了的木屋顶，像闪闪的金属一般在发着光。一个人也没有，都睡着了。只有一个孤独的灯，还点在这里或是那里的小窗里：是居民在修自己的长靴，或则面包师正在炉边做事吧？——你不高兴什么呢？唉唉，怎样的夜……天上的力！在这上面的是怎样的夜呀！唉唉，空气，唉唉，天空，在你那莫测的深处，在我们的上头，不可捉摸的明朗地、响亮地展开着的又高又远的天空……夜的凉爽的呼吸，吹着你的眼睛，唱着使你入于甜美的酣睡的歌曲，于是你懵腾了，全不自觉，而且打鼾了。然而被你挤在车角上的可怜的邻人，却因为你这太重的负担，愤愤地一摇。你又重新醒了转来，你的面前就又是田地和平原，只见无际的野地，此外什么也没有。路标一个个地跑过去。天亮了，在苍白的、寒冷的地平线上，露出微弱的金色的光芒，朝风冷冰冰地、有力地吹着耳朵。你要裹好外套！多么出色的寒冷啊！又来招你的睡眠，可多么稀奇！一震又震醒了你。太阳已经升在天顶了。“小心，小心！”你的旁边有人在喊着，车子驰下了陡坡来。下面等着一只渡船，一个很大的清池，在太阳下，铜锅似的在发闪；一个村庄，坡上是如画的小屋；旁边闪烁着村教堂的十字架，好像一颗星；蜂鸣似的响着农夫们的起劲的闲谈，还有肚子里熬不下去的饥饿……我的上帝，这是很远很远的旅行的道路，可是多么美丽啊！每当陷没和沉溺，我总是立刻抓住你，你也总是拉我上来，宽仁地抓着我的臂膊！而且由这样子，又产生了多少满是神异的诗情的雄伟的思想和梦境，多少幸福的印象充实了魂灵！……

这时候，我们的朋友乞乞科夫的梦想，也不再这样的全是散文一类了。我们且来看一看他起了怎样的感情吧！首先是他简直毫无所感，单是不住地回过头去看，因为要断定那市镇是否的确已经在他的背后。但待到早已望不见，也没有了打铁店，没有了磨粉作坊，以及

凡在市旁边常常遇着的一切，连石造教堂的白色塔尖也隐在地平线后的时候，他却把全盘注意都向着路上了。他向两边看，把N市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他在很久很久之前，还是早先的孩子时代，曾在那里住过似的。终于也遇到了使他觉得无聊的路，他就略闭了眼睛，把头靠在皮枕上。作者应该声明，到底找着了来说几句关于他那主角的话的机会，这是他觉得很高兴的，因为直到现在，实在总是——读者自己也很知道——忽而被诺兹德廖夫，忽而被什么一个舞会，忽而被闺秀们或者街谈巷议，或者是许多别的小事情所妨碍，这些事情，要写进书里去，就显得它琐小，但还在世界上飞扬之际，是当作极其重大、极其要紧的事件的。现在我们却要放下一切，专来做这工作了。

我很怀疑，我这诗篇里的主角，是否中了读者的意。在闺秀们中，他完全没有被中意，是已经可以断定的——因为闺秀们都愿意她们的主角是一位无不完美的模范，只要有一点极小的体质上或是精神上的缺点，那就从此完结了。作者更深一层地映进了他的魂灵，当作镜子来照清他的形象——这人在她们的眼睛里也还是毫无价值。乞乞科夫的肥胖和中年，就已经该是他的非常吃亏之处，这肥胖，是没有人原谅的，许多闺秀们会轻蔑地转过脸去，并且说道：“呸，多么讨厌！”唉唉，真是的！这些一切，作者都很明白，但话虽如此，他却还不能选一个正人君子来做主角……然而……在这故事里，可也许会听到未曾弹过的弦曲，看见俄罗斯精神的无限的丰饶，一个男子，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行，向我们走来，或者一个出色的俄国女儿，具有女性的一切之美，满是高尚的努力，甘作伟大的牺牲，在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其他种族里的一切有德的男男女女，便在他们面前褪色、消失，恰如死文学遇见了活言语一样！俄罗斯精神的一切强有力的活动，就要朗然分明，而且要明白，其他的国民不过触着浮面的；斯拉夫性情却抓得多么深，捏得多么紧……然而，为什么我应该来叙

述另外还有什么事呢？已经到了男子的成年，经历过严峻和孤独的生活的清净的克己的诗人，倒像孩子似的忘其所以，是不相称的。各个事物，都自有它的地位和时候！然而也仍不选有德之士为主角。我们还可以说一说他为什么不选的原因。这是因为已经到了给可怜的有德之人休息的时候；因为“有德之士”这句话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因为人们已经将有德之士当作竹马，而且没有一个作家不骑着他驰驱，还用鞭子以及天知道另外的东西鞭策他前进；因为人们已经把有德之士驱使得要死，快要连道德的影子也不剩，他身上只还留下几条肋骨和一点皮；因为人们简直已经并不尊重有德之士了。不，究竟也到了把坏人驾在车子前面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就把他来驾在我们的车子前面吧！

我们的主角的出身，是不大清楚的。他的两亲是贵族，世袭的，还不过是本身的贵族呢，却只有敬爱的上帝明白。而且他和父母也不相像，至少，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在场的亲戚，是生得很小俏的太太，我们乡下称为野鸭的，就抱着孩子，叫了起来道：“啊呀，我的天呐！这可和我预料的一点不对呀！我想他是该像外祖母的，那就很好，不料他竟一点也不这样，倒如俗语里说的：不像爷，不像娘，倒像一个过路少年郎。”一开头，人生就偏执地、懊恼地，仿佛通过了一个遮着雪的昏暗的窗门似的来凝视他了：他的儿童时代就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伙伴！一间小房子，一个小窗子，无论冬、夏，总是不开放。他的父亲是一个病人，身穿羊皮里子的长外褂，赤脚套着编织的拖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叹着气，把唾沫吐在屋角的沙盂里，孩子就得永远坐在椅子上，捏着笔，指头和嘴唇沾满了墨水，当面学着不能规避的字：“汝毋妄言，应敬尊长，抱道在躬！”拖鞋的永久的拖曳和蹒跚，熟识的永久的森严的言语：“你又发昏了吗？”如果孩子厌倦了练习的单调，在字母上加一个小钩子或者小花纹，就得接

受这一句。于是，是久已熟识，然而也总是苦痛的感觉，跟着这句话，就从背后伸过长指头的爪甲来，把耳轮拧得非常之疼痛。这是他最初的做孩子的景象，只剩下一点模糊的记忆了的。然而人生都变化得很突然和飞快。一个好天气的日子，春日的最初的光线刚刚温暖了地面，小河才开始着潺湲，那父亲就携着他的儿子的手，上了一辆四轮车，拉车的是在我们马业中叫作“喜鹊”的小花马，一个矮小的驼背的车夫赶着车，他是乞乞科夫的父亲所有的唯一的一家农奴的家长。这旅行几乎有一日半之久，在路上过了一夜，渡过一条小河，吃着冷馒头和烤羊肉，到第三天的早晨，这才到了市镇上。意外的辉煌和街道的壮丽，都给孩子一个很深的印象，使他诧异到大张了嘴巴，后来“喜鹊”和车子都陷在泥洼里了，这地方是一条又狭又峭、满是泥泞的街道的进口，那马四脚满是泥污，下死劲地挣了许久，靠着驼背车夫和主人自己的策励，这才终于把车子和坐客从泥泞中拉出，到了一个小小的前园。这是站在小冈子上面的。旧的小房屋前面有两株正在开花的苹果树，树后是一片简陋的小园，只有一两株野薇、接骨木，和一直造在里面的小木屋，盖着木板，有一个半瞎的小窗。这里住着乞乞科夫的亲戚，是一位满脸打皱的老婆婆，然而每天早晨还到市场去，后来就在茶炊上烘干她的袜子。她敲敲孩子的面颊，喜欢他长得这么胖，养得这么好。在这里，他就得从此住下，去进市立学校了。那父亲在老婆婆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又上了路，回到家里去。当他的儿子和他作别的时候，他并没有淌下眼泪来，他给了半卢布的铜圆，做零用，更其重要的倒是几句智慧的教训：“你听呐，帕维卢沙，要学正经，不要糊涂，也不要胡闹，不过最要紧的是要博得你的师长欢心。只要和你的师长弄好，那么，即使你生来没有才能，学问不大长进，也都不打紧，你会赛过你所有的同学的。不要多交朋友；他们不会给你多大好处的；如果要交，那就拣一拣，要拣有钱有势的来做朋友，好帮帮你的忙，这才有用处。不要乱花钱，滥请客，倒要使别

人请你吃，替你花。但顶要紧的是：省钱，积钱，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这却是不能不要的。朋友和伙伴会欺骗你，你一倒运，首先抛弃你的是他们，但钱是永不会抛弃你的，即使遭了艰难或危险！只要有钱，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给了这智慧的教训之后，那父亲就受了他的儿子的告别，和“喜鹊”一同回去了。那儿子就从此不再看见他，然而他的言语和教训，却深刻地印进了魂灵。

到第二天，帕维卢沙就上学校去了。对于规定的学科，他并不见得有特别的才能，优秀之处倒在肯用功和爱整洁，然而他立刻又迸出另外一种才能来：很切实的智力。他立刻明白了办法，和朋友交际，就遵照着父亲的教训，那就是使他们请自己吃，给自己花，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破费，而且有时还得到赠品，后来看着机会，仍旧卖给原先的赠送者。事事俭省，是他孩子时候就学好了的。从父亲那儿得来的半卢布，他不但一文也没有花，在这一年里倒还增加了数目，这是因为他显出一种伟大的创业精神来：用白蜡做成云雀，画得斑斓悦目，非常贵地卖掉了。后来有一时期，他又试办着其他投机事业，用的是这样的方法：他到市场上去买了食物来，进得学校，就坐在最富足、最有钱的人的旁边，一看出一个同学无精打采了——这就是觉得肚饿的征候——他就装作并非故意模样，在椅子下面，给他看见一个姜饼或者面饼的一角。待到引得人嘴馋，他于是取得一个价钱，并无一定，以馋的大小为标准。两个月之久，他又在房里不断地训练着一只关在小木笼里的老鼠，到练得那老鼠听着命令，用后脚直立，躺倒，站起了，他就一样地卖掉，得了大价钱。用这样的法子，积到大约五个卢布的时候，便缝在一个小袋里，再重新来积钱。和学校的教师的关系，他可更要聪明些。谁也不及他，能在椅子上坐得老鼠一般静。我们在这里应该声明一下，教师是最喜欢安静的人，而对于机灵的孩

子，却是受不住的，他觉得他们常常在笑他。一个学生，如果先被认作狡猾、爱闹的了，那么，他只要在椅子上略略一动，无意地把眉头一皱，教师就要对他发怒。他毫不宽恕地窘迫他，责罚他。“我要教好你的骄傲和反抗！”他叫喊着说，“我看得你清清楚楚，比你自己还清楚！跪下！你要知道肚子饿是什么味道了！”于是这孩子就该擦破膝盖，挨饿一天，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本领、资质、才能——这都是胡说八道！”教师常常说，“我顶着重的是品行。一个彬彬有礼的学生，就是连字母也不认识，一切学科我还是给他很好的分数；但一给我看出回嘴和笑人的坏脾气——就给一个零分，即使他有一个梭伦[2]藏在衣袋里！”所以他也很愤愤地憎恶克雷洛夫[3]，因为这人在他的寓言里说过：“喝酒毫不要紧，但要明白事情！”他又时常十分满足地、脸上和眼里全都光辉灿烂地讲述他先前教过的学校，竟有这么安静，连一个蝇子在屋里飞过，也可以听出来，整整一年，学生在授课时间中敢发一声咳嗽、擤一下鼻子的，连一回也没有，直到摇铃为止，谁也辨不出教室里有没有人。乞乞科夫立刻捉着了教师的精神和意思，懂得这好品行是什么了。在授课时间中，无论别人怎么来拧他，来抓他，他连一动眼、一皱眉的事，也一回都没有；铃声一响，乞乞科夫可就没命地奔到门口去，为的是争先把帽子递给那教师——那教师戴的是一顶普通的农家帽；然后跑出了教室，设法和教师在路上遇到好几回，每一回又恭恭敬敬地除下了帽子。他的办法得了很出色的效验。自从他入校以来，成绩一直都很好，毕业是优等的文凭和全学科最好的分数，另外还有一本书，印着金字“敦品励学之赏”。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着必须常常修剃的下巴的仪表非凡的青年了。这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留给自己儿子的是四件破旧的粗呢小衫，两件羊皮里子的旧长褂，以及全不足道的一点钱。那父亲分明是只会说节俭的好教训，自己却储蓄得很有限的。乞乞科夫立刻把古老的小屋子和连带的瘠地一起卖了一千个卢布，把住着的一家农奴送到

市里去，自己也在那里住下，给国家去服务了。这时候，那最着重安静和好品行的可怜的教师，不知道因为他没本领，还是一种别的过失呢，却失了业，因为气愤，他就喝起酒来，但又立刻没有了钱，生病，无法可想，连一口面包也得不到，他只好长久饿在一间冰冷的偏僻的阁楼里。那些先前为了顽皮和乖巧，他总是斥为顽梗和骄傲的学生们，一知道他的景况，便赶紧来募集一点钱，有几个还因此卖掉了自己的缺少不得的物件。只有帕维卢沙·乞乞科夫却推托了，说他一无所有，单捐了一枚小气的五戈比的银钱，同学们向他说了一句："哼，你这吝啬鬼！"便抛在地上了。可怜的教师一知道他先前的学生的这举动，就用两手掩了脸，像一个孱弱的孩子，眼泪滔滔不绝，涌出他昏浊的眼睛来。"在临死的床上，上帝还送我这眼泪！"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到得知了乞乞科夫怎样对他的时候，他就苦痛地叹息，接着道："唉唉，帕维卢沙，帕维卢沙！人是多么善变啊！他曾是怎样的一个驯良的好孩子呀！他毫不粗野，软得像丝绢一样。他骗了我了，唉唉，他真的骗了我了……"

但也不能说我们的主角的天性，竟有这样的冷酷和顽固，感情竟有这样的麻木，以至于不知道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感情，他是都有的，而且还准备了帮助，只因为他不能动用那决计不再动用的款子，所以也不能捐很多的钱。总而言之，父亲的"要省钱、积钱"的忠告，是已经落在肥地上了。不过他也并非为钱而爱钱，吝啬还不全是支配他的发条，不是的，这并非指使他的原动力。他所企慕的是无不舒服的安乐富足的生活，车马，整顿的家计，美味的饭菜——这才是占领了他、驱策着他的东西。所以他要苦了自己和别人，一文一文地省钱、积钱，直到尝饱了这一切阔绰的时候。倘有一个有钱人坐了华美的轻车，驾着马具辉煌的高头大马，从他旁边经过，他就生根似的站住，于是好像从大梦里醒来一样，说道："而且他是一个普通的助理，

却烫着卷头发！”凡有显示着豪富和安乐的，都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连他自己也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出了学校以后，他一刻也没有安静过：希望很强，要赶快找一种职业，给国家去服务。然而，虽有优等的文凭，却不过就了财政厅里的一个不相干的位置。没有奥援，是弄不到很远的窠儿的！终于他又找着了一点小事情，薪水每年三四十卢布。但他决计献身于这职务，把所有障碍都打退、克服。他真的显出未曾前闻的克己和忍耐来了，用最重要的事情来节制了自己的需要。从早晨一早起到很迟的晚上止，总是毫不疲倦地坐在桌子前面，倾注精神和肉体的全力，写呀写呀，都花在他的文件上，不很回家，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有时就和当差的和管门的一同吃中饭，而且知道顶要紧的是干净的、高尚的外观，衣服像样，脸上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表情，还要从举动上，显出他是一位真正的上等人。这里应该说，财政厅的官员，是尤以他们的质朴和讨厌见长的。所有脸孔，都像烤得不好的白面包。一边的面颊是鼓起的，下巴是歪的，上唇肿得像一个水泡，而且还要开着裂。总而言之，他们都很不漂亮。他们都用一种很凶的言语，声音很粗，好像要打人。在巴克呼斯大仙[4]那里，他们献了很多的牺牲，在证明斯拉夫民族里，也还剩着不少邪教的残滓。噢，他们还时常有点醉醺醺地来办公，使办公室实在不愉快，至少也只好称这里的空气为酒香。在这样的官员里，乞乞科夫当然是惹眼的了，一切事情，他几乎和他们完全相反：他的相貌是动人的，他的声音是愉快的，而且什么酒类都不喝。然而他的前途还是很暗淡。他得了一位很老的科长来做上司，是石头似的没感觉和不摇动的好模范，总是不可亲近，脸上从来没有显过一点笑影，对人从来没有给过一句亲热的招呼，或者问一问安好。在家里或在街上，谁也没有见过他和老样子有些不同；他从不表示一点兴趣或者似乎对于别人的命运的同情；没有见过他喝醉和醉得呵呵大笑；没有闹过强盗在酩酊时候似的豪兴——而且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出。他是出于善恶之外的，然而

在这绝无强烈的感情和热情中，却藏着一点可怕。他那大理石脸孔上，找不出什么不匀称的特征，但也记不起相像的人脸，线条都凑合得很草率。不过一看许多痘痕和麻点，却是属于那魔鬼在夜里来撒了豆的脸孔一类的。和这样的人物去亲近，想讨他的欢喜，人总以为决非一切人力所能及的吧，然而乞乞科夫竟去尝试了。他先从各种琐细的小事情上去迎合：他悉心研究，科长用的鹅毛笔是怎样削法的，于是照样削好几支，放在他容易看见的处所；把他桌子上的尘沙和烟灰吹掉，擦去；给墨水瓶换上一块新布片；记住了他的帽子挂在哪里——那世界上最讨人厌的帽子，每当散直之前，就取来放在他的旁边；如果他的背脊在墙壁上摩白了，就替他去刷，而且很赶紧。然而这些都丝毫没有效验，仿佛简直并无其事一样。乞乞科夫终于打听到他那上司的家族情形了：他有一个成年的女儿，那脸孔也生得好像"在夜里撒了豆"。于是他就准备从这一边去攻城。他查出了每礼拜日她前去的是哪一个教堂，每回都穿得很漂亮、很整齐，衬着出色的笔挺的硬胸衣，站在她对面。这事情有了结果：严厉的科长软下来了，邀他去喝茶！马上见了大进步，乞乞科夫就搬到他的家里去，又立刻弄得必不可少。他买面粉和白糖，像对自己的未婚妻似的和那女儿来往，称科长先生为"爸爸"，在他的手上亲吻。衙门里大家相信，在二月底，大斋日之前，是要举行婚礼的。严厉的科长就替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出力，不多久，乞乞科夫自己就当了科长，坐在一个刚刚空出的位置上了。这大约正是他亲近老科长的主要目的，因为这一天，他就悄悄地把行李搬回家里去，第二天已经住在别的屋子里了。他终止了尊科长为"爸爸"和在他手上亲吻，婚礼这件事是从此永远拖下去，几乎好像简直并没有提起过似的。然而他如果遇见科长，却仍旧殷勤地抢先和他握手，请他去喝茶，使这老头子虽然很麻木、极冷淡，也每次摇着头，喃喃自语道："他骗我，这恶鬼！"

这是最大的难关，然而现在通过了。从此就很容易，一路更加顺当地向前进。大家尊重他起来了，他具备了凡有想要打出这世界去的人们所必需的一切：愉快的态度，优美的举动，以及办事上的大胆的决断。用了这手段，不久就补了一个一般之所谓“好缺”。大家应该知道，在这时候，是开始严禁收贿的了。但一切规条都吓不倒他，倒时常用它来收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显出了每当严禁时候，却更加旺盛的真正俄罗斯式的发明精神来。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倘有一个来办事的人出现，把手伸进衣袋里，要摸出一张谁都极熟的在我们俄国称为“霍万斯基公爵介绍信”[5]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显出和气的微笑，紧紧地按住了请愿人的手，说道：“您以为我是……不必，真的！不必！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没有报酬我们也应该办的！这一点，您放心就是。一到明天早上，就什么都妥当了！我可以问您住在哪儿吗？您全不必自己费神。一切都会替您送到府上去的！”请愿人很吃惊很感动地回到家里去，自己想道：“这才是一个人！唉唉，要多一点，这才好，这是真的宝石啊！”然而这人等候了一天，等候了两天，却还是总不见有他的文件送到家里去。到第三天也一样。他再上官厅去一趟——简直还没有看过他的呈文。他再去找他的宝石。“啊呀，对不起，对不起，”乞乞科夫优雅地说，一面握住了那位先生的两只手，“我们实在忙得要命，但是明天，明天您一定收到的！这真连我自己也非常过意不去！”说这些话，还伴着蛊惑的态度。如果这时衣角敞开了，他就连忙用手来整好，这样敷衍了对手。然而文件却仍旧没有来，无论明天，后天，以至再后天。请愿人于是要想一想了：“哼，恐怕一定有些别的缘故吧？”他去探问，得了这样的回答：“办事员得要一点！”

“当然，我怎么可以不给他呢，他们照例有他们的二十五个戈比，可是五十个也可以的。”

“不，那可不行，您至少得给他一张白票子[6]。”

“什么？给办事员一张白的？”请愿人吓得叫了起来。

“是的，您为什么只是这么的吃惊呢？”人回答他说，“办事员确是只有他们的二十五戈比的，其余的要送到上头去！”于是麻木的请愿人就敲一下自己的头，愤愤地诅咒新规则，诅咒禁收贿和官场的非常精练的交际式。在先前，人们至少是知道办法：给头儿放一张红票子[7]在桌子上，事情就有了着落；现在却要牺牲一张白的了，还要花掉整整一礼拜工夫，这才明白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妈的。这大人老爷们的廉洁和清高！请愿人自然是完全不错的；可是现在也不再有收贿；所有上司都是正经的、高尚的人物，只有办事员和秘书还是恶棍和强盗。但不多久，乞乞科夫的前面展开一片活动的大场面来了：成立了一个建筑很大的官家屋宇的委员会。在这委员会里，乞乞科夫也入了选，而且是其中的一个最活跃的分子。大家立刻来办公。给这官家建筑出力了六年之久，然而为了气候，或者因为材料，这建筑简直不想往前进行，总是跨不出地基以外去。但会里的委员们，却在市边的各处，造起一排京式的很好看的屋子来了：大约是那些地方的地面好一点。委员老爷们已经开始在享福，并且建立了家庭的基础。到现在，乞乞科夫这才在新的景况之下，脱离了他那严厉的禁制和克己的重担的压迫。到现在，他这才对于向来看得很重的大斋[8]规则，决计通融办理，而且到现在，他才明白了对于人还不能自主的如火的青年时代力加抑制的那些享乐，他也并不是敌人。他竟阔绰起来了，雇厨子，买漂亮的荷兰小衫。他也买了外省无法买到的，特别是深灰和发光的淡红颜色的衣料，也办了一对高头大马，还自己来操纵他的车，抓好缰绳，使边马出色地驰骋；现在也已经染上用一块海绵蘸着

水和古龙水的混合物来拭身体的习惯了，已经为了要使自己的皮肤软滑，购买高价的肥皂了，已经……

但那老废物的位置上，忽然换了新长官，是一个严厉的军人，贿赂系统和一切所谓不正和不端的死敌。到第二天，他就使所有官员全都惶恐了起来，直到最末的一个。要求收支账目，到处都发现了漏洞，看起来什么总数都不对，立刻注意到京式的体面屋子，而且接着就执行了调查。官员们被停职了；京式屋子被官家所没收，变作各种慈善事业机关和新兵的学校了；所有官员们都受了严重的道德的训斥，尤其是我们的朋友乞乞科夫。他的脸上虽然有愉快的表情，却忽然很招了上司的憎厌——究竟为什么呢？可只有上帝知道。这些事是往往并无缘故的——总之，他讨厌乞乞科夫得要死。而且这铁面无私的长官，发起怒来，也可怕得很！然而他究竟不过是一个老兵，不明白文官们的一切精致的曲折和乖巧，别的一些官就仗着相貌老实和办事熟练的混骗，蒙恩得到登用了，于是这位将军就马上落在更大、更坏的恶棍的手里，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竟还在满足，自以为找着了好人，而且认真地自负，他怎样善于从才能和本领上来辨别和鉴定人。官员们立刻看透了他的性格和脾气。他的下属，就全是激烈的真理疯子，对于不正和不法，都毫不宽容地惩罚，无论哪里，一遇到这等事，他们就穷追它，恰如渔人捏着鱼叉，去追一条肥大的白鲟鱼一样，而且实在也有很大的结果，过不多久，每人就都有几千卢布的财产了。这时候，先前的官员也回来了很不少，又蒙宽恩，仍见收录，只有乞乞科夫独没有再回衙门的运气。虽有将军的秘书长因为一封霍万斯基公爵的介绍信的督促，很替他出力，替他设法，这人，是最善于控御将军的鼻子的——然而他什么也办不成。将军原是一个被牵着鼻子跑来跑去的人（他自己当然并不觉得的）；但倘若他的脑袋里起了一种想法，那就牢得像一枚铁钉，绝非人力所能拔出。这聪明的秘

书长办得到的一切，是消灭先前的龌龊的履历，然而也只好打动他的长官，是诉之于他的同情，并且用浓烈的色彩，向他画出乞乞科夫的悲惨的命运，和他那不幸的，然而其实是幸而完全没有的家族罢了。

“怎么了！”乞乞科夫说，“我的钓着了，拉上来了，可是这东西又断掉了——这没有话好说。就是号啕大哭，也不能使这不幸变好的。还不如做事情去！”于是他决计重新开始他的行径，用忍耐武装起来，甘心抑制他先前那样的阔绰。他决计搬到一个其他城市去，在那里博得名声。然而一切都不十分顺手。在很短的时光中，他改换了两三回职业，因为那些事情，全是龌龊而且讨厌的。读者应该知道，在闲雅和洁净上，乞乞科夫是这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人。开初虽然也只得在不干净的社会里活动，但他的魂灵却总是纯洁、无瑕的，所以他在衙门的公事房里，桌子也喜欢瓷漆，而且一切都见得高尚和精致。他决不许自己的谈吐中，有一句不雅的言语，别人的话里倘有疏忽了他的品级和身份的句子，他也很不高兴，我相信，这大约是读者也很赞成的吧，如果知道了他每两天换一次白衬衫，夏天的大热时候，那就每天换两次：些微的不愉快的气味，他的灵敏的嗅觉机关是受不住的。所以每当彼得鲁什卡进来替他脱衣服，脱长靴，他总是用两粒丁香塞在鼻孔里；而且他那神经之娇嫩，是往往赛过一位年轻小姐的；所以要再混进谁都发着烧酒气，全无礼貌的一伙里面去，真也苦痛得很。他虽然勉力自持，但在这样的逆境和坏运道之下，竟也瘦了一点，而且显出绿莹莹的脸色来了。当读者最初遇见，和他相识的时候，他是正在开始发胖，成了圆圆的、合适的身样了的。每一照镜，他已经常常想到尘世的快乐：一位漂亮的夫人，一间住满孩子的房子，于是他脸上就和这思想一同露出微笑。但现在如果偶向镜子一瞥，就不禁叫喊起来道：“神圣的圣母，我是多么丑了啊！”他从此长久不高兴去照镜子了。然而我们的主角担受着一切，坚忍地、勇敢地担受着，于是他

到底在税关上得了一个位置。我们应该在这里说明，这样的地位，本来久已是他秘密希望的对象。他看见过税务官员弄到怎样的好看到出奇的外国货，把怎样的出色的麻纱和瓷器去送他的姊妹、教母和婶娘。他屡次叹息着叫喊道："但愿我也去得成——国界不远，四近都是有教育的人，还能穿多么精致的荷兰小衫呀！"我们还应该附白一下，他也还想着使皮肤洁白柔软，使面颊鲜活发光的一种特别的法兰西肥皂，是什么商标呢？上帝知道，总之，他推测起来，是只在那个国界上才有的。所以，他虽然久已神往于税关，但从建筑委员会办事所发生出来的目前的利益，却把他暂时按下——他说得很不错，当建筑委员会还总是手里的麻雀时，税关也不过是屋顶上的鸽子罢了。现在他却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进税关去，而且也真的进去了。他用了真正的火一般的热心去办事，好像命里也注定他来做税务官吏似的。三四个礼拜后，他已经把税关事务练习得这样的熟悉，从头到尾什么都明白了：他全不用称，也不用量，他只要一看发票，立刻知道包裹里有几丈匹布；只消用手把袋子一提，就说得出有多少重量；至于检查，恰如他自己的同事所说的一样，简直有"一条好猎狗似的嗅觉"。这也实在很奇怪，他会耐心地去查每个纽扣，而且都做得绝顶的冷静，又是出奇的文雅的。就是那被检查的不幸的对手气得发昏，失了一切自制的力量，恨不得在他愉快的脸上，重重地给一个耳刮子的时候，他也仍然神色自若，总是一样地说得很和气："您肯赏光，劳您的驾，站起来一下子吧！"或是："您肯屈驾，太太，到隔壁的屋子里去一下吗？那里有一位我们公务人员的夫人，想和您谈几句天呢。"或者"请您许可，我在您那外套的里子上，用小刀拆开一点点吧"。说这话同时，他就非常冷静地从这地方拉出头巾、围巾以及别的东西来，简直好像在翻自己的箱子一样。连上司也说，这是一个精怪，不是人。他到处搜出些东西，车轮间，车辕中，马耳朵里，以及上帝知道什么另外的处所，这些处所，没有一个诗人会想到去搜寻，只有税务官员才

想得出来的。那可怜的旅客通过了国境之后，很久还不能定下心神来，揩掉从一切毛孔中涌出的大汗，画一个十字，喃喃地说道：“哎哟，哎哟！”他的境遇好像一个逃出密室来的中学生，教师叫他进去听几句小教训，却竟是完全出于意外地挨了一顿痛打。对于他，私贩子一时丝毫没有法子想：他是所有波兰一带的犹太人帮的灾星和恶煞。他的正直和廉洁是无比的，而且也是出乎自然以上的。他从那些因为省掉无谓的登记就不再充公没收的货品和截留的东西上，绝不沾一点光。办事有一种这样的毫不自私自利的热心，当然要惹起大家的惊异，终于也传到长官的耳朵里去。他升了一级，并且赶紧向长官上了一个条陈，说怎样才可以捕获全部偷运者，加以法办。在这个条陈里，还请给他以实行方法的委任。他立刻被任命为指挥长，得了施行一切调查搜检的绝对的全权。他所要的就正是这一件。在这时候，私贩们恰恰也成立了一个大团体，做得很有心计，也很有盘算：这无耻的勾当，准备要赚一百万。乞乞科夫是早已知道了一点的，但当私贩们派人来通关节时，却遭了拒绝，他很冷淡地说，时候还没有到。一到掌握了一切关键之后，他便使人去通知这团体，告诉他们道：现在是时候了。他算得很正确。只在一年里面，他就能够赚得比二十年的热心办公还要多。他在先前是不愿意和他们合作的，因为他还不像一个棋中之帅，所以分起来也很有限。现在可是完全不同了，现在他可以对他们提出条件了。因为要事情十分稳当，他又去引另一个官吏加入自己这面来，这计划成功了，那同事虽然头发已经雪白，竟不能拒绝他的诱惑。契约一结好，团体就进行了实施。他们的第一番活动，是见了冠冕堂皇的结果的。读者一定已经听到过关于西班牙羊的巧计旅行这一个有名的、时常被讲起的故事了：那羊外面又蒙着一张皮，通过了国境，皮下面却藏着值到一百万的布拉班特[9]的花边。这事情就正出在乞乞科夫做着税务官的时候。如果他自己不去参加这计划，世界上是没有一个犹太人办得妥这类玩意的。羊通过了国境三四回之

后，两个官员就各有了四十万卢布的财产。哦，人们私议，是乞乞科夫怕要到五十万的了，因为他比另一个还要放肆点。只要没有一只该死的羊捣乱，上帝才知道，这大财是会发到怎么一个值得赞叹的总数呢。恶魔来搅扰这两位官。公羊触动了他们，他们无缘无故地彼此弄出事来了。正在快活地谈天的时候，乞乞科夫也许多喝了一点酒，就称那一个官为教士的儿子，那人虽然确是教士的儿子，但不知怎么却非常以为受辱，就很激烈、很锋利地回过来。他说道："你胡说，我是五等官，不是教士的儿子。你倒恐怕是教士的儿子！"因为要给对手一个刺，使他更加懊恼，就再添上一句道："哼，一定是的！"他虽然把加在自己头上的坏话，回敬了我们的乞乞科夫，虽然那"哼，一定是的！"一转，已经够厉害，他却另外还向长官送了一个秘密的告发。听人说，除此之外，他们俩原已为了一个活泼茁壮的女人，正在争风吃醋了的，那女人呢，用官们的表现法来说，那就是"水灵结实"得像一个萝卜，哦，那人还雇了两个很有力气的家伙，要夜里在一条昏暗的小巷里把我们的主角狠命地打一通。然而到底也还是两位老爷们发糊涂，该女人是已经被一位沙姆沙列夫大尉弄了去的了。那实情究竟怎么样呢，可只有上帝知道。总之，和私贩们的秘密关系是传扬开来、显露出来了。五等文官立刻完蛋了，但他也没有放过同事，他们被传到法庭上去，全部财产都被查抄，就像在他们负罪的头上来了一个晴天霹雳。他们的精神好像被烟雾所笼罩，到得清楚起来，这才栗然明白了自己犯了什么事，五等文官禁不起这命运的打击，在什么地方穷死了，但六等文官却没有倒运，还是牢牢地站着。纵使前来搜查的官们的嗅觉有多么细致，他也能稳妥地藏下了财产的一部分。他用尽了一切凡有识得透、做得多的深通世故的人的策略和口实：这里用合适的态度，那里用动人的言语，而且用些绝不令人难受的谄媚，博得官们的帮忙，有时还塞给他们一点点，总而言之，他知道把他的事情怎么化小，纵使无论如何逃不出刑事裁判，至少，也不像他的同事那样

没面子地收场。自然，财产和一切出色的外国货是不见了，这些东西，都跑到某个赏鉴家的手里去了。剩在这里的，是他从这大破绽里救出来的，藏着应急的至多一万卢布，还有两打荷兰小衫，一辆年轻独身者所坐的小马车，以及两个农奴马夫谢利凡和随从彼得鲁什卡，此外是因为税务官员的纯粹的好心，留给他的五六块肥皂，使他把他的脸好弄得干净和光鲜一些——这就是一切。我们的主角现在又一下子陷在这样的逆境里了！忽然来毁坏了他的，是多么一个吓人的坏运道！他称这为因真理而受苦。人们也许想，在这些变动、历练、命运的打击和人生的恶趣之后，他会带了他那最后的伤心的一万块，躲到外省的平安的角落里，从此在那里锈下去：身穿印花的睡衣，坐在小屋的窗口，看着农夫们在礼拜天怎样打架，或者也许为了保养，到鸡棚那边去走一趟，查一下哪一只可以烧汤……那么，他的生活就真的很闲静，而且为他设想，也并非过得毫无意思的吧。然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于我们的主角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之坚强，人只好又说他不错。经过了够使一个人纵不灭亡，但遇事总不免沉静和驯良下去的一切这些打击之后，在他那里却仍没有消掉那未曾前闻的热情。他懊恼，他愤怒，唠叨全世界，骂命运的不公平，恨人们的奸恶，然而他不能放掉再来一个新的尝试。总而言之，他显出一种英雄气概来了，在这前面，那发源于迟钝的血液循环的德国人的萎靡不振的忍耐，就缩得一无所有。乞乞科夫的血液，却是火一般在脉管里流淌的，倘要驾驭一切要从这里奔迸出来自由活动的欲望，必须有坚强的、明晰的意志。他这样那样地反省了许多时，而且总反省出一些正当。为什么我竟这样子？为什么现在不幸应该闯到我的头上来？那么，现在谁得了职业？人都在图谋好处。我没有陷害过什么人，没有抢掠过一个寡妇，没有弄得谁去做乞丐，我不过取了一点余剩，别人站在我的地位上，也要伸下手去的。我不趁这机会揩点油，别人也要来揩的。为什么别人可以称心享福？为什么我却应该蛆虫似的烂掉？我现在是什么

东西？我还有什么用处？我现在怎么和一个体面的一家之父见面呢？如果我一想到空活在这世界上，能不觉得良心的苛责吗？而且将来我的孩子们会怎么说呢？——“看我们的父亲吧，”他们会说，“他是一只猪，毫不留给我们一点财产。”

我们已经知道，乞乞科夫是很担心着他的后代的。这是一件发痒似的事情。假使嘴唇上不常涌出这奇特的、渺茫的“我的孩子们会怎么说呢”的问题来，许多人就未必这么深地去捞别人的袋子了。未来的一家之父却赶忙去捞一切手头的东西，恰如一只谨慎的雄猫，惴惴地斜视着两边，看主人可在近地——只要看到一块肥皂，一支蜡烛，一片脂肪，爪下的一只金丝雀，它就全都抓来，什么也不放过。我们的主角在这样地慨叹和诉苦，但他的脑袋却不断地在用功，他固执地要想出一些什么来。只还缺新建设的计划，他又缩小了，他又开始辛苦地工作生活，他又无不省俭，他又下了高尚和纯净的天，掉在龌龊和困苦的存在里了。在等候着好机会之间，总算得了法院代书人的职务，这职业者，在我们这里是还没有争得公民资格，非忍受各方面的打和推不可，被法院小官和他们的上司所轻蔑，判定了候在房外，并挨各种欺侮呵斥的苦恼的。然而艰难使我们的主角炼成一切的本领。在他所委托执行的许多公务中，也有这样的一件事：是有几百个农奴到救济局[10]里来做抵押。那些农奴所属的土地已经成为荒场。可怕的家畜传染病、奸恶经理人的舞弊、送掉顶好的农奴的时疫、坏收成，以及地主的不小的糊涂，都使这成为不毛之地。主人在莫斯科造起时髦房子来，装饰得最新式、最适意，但却把他的财产花得不剩一文钱，以至于连吃也不容易。于是他只好把还剩在他手里的唯一的田地，拿去做抵押了。向国家抵押的事，当时还不很明白，而且试办未久，所以要决定这一步，总不免心怀一点疑惧。乞乞科夫以代书人的资格，先来准备下一切：他首先是博得所有在场人的欢心（没有这预先的调

度，谁都知道是连简单的讯问也轮不到的——总得每人有一瓶马德拉酒才好），待到确实地笼络住了所有官员之后，他才告诉他们说：“这事件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情形：农奴的一半是已经死掉了的，要防后来会有什么申诉……”

“但他们是还写在户口调查册上的，不是吗？”秘书官说。

“自然。”乞乞科夫回答道。

“那么，你还怕什么呢？”秘书官道，“这一个死掉，另一个会生，并无失少呀！这么样就成。”

谁都看见，这位秘书官是能够用诗来说话的。但在我们的主角的脑袋里，却闪出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天才的思想来了。“唉，我这老实人！”他对自己说，“我在找我的手套，它却就塞在自己的腰带上！趁新的人口调查还没有造好之前，我去买了所有死掉了的人们来，一下子弄它一千个，到救济局里去抵押。那么每个魂灵，我就有二百卢布，目前足可以弄到二十万卢布了！而且现在恰是最好的时机，时疫正在流行，靠上帝，送命的很不少！地主们输光了他的钱，到处游荡，把财产用得一点不剩，都想往彼得堡去做官，抛下田地。经理人又不太帮他们，收租也逐年地难起来，单是用不着再付人头税，就不知道他们多么愿意把死掉的魂灵让给我呢，噢，恐怕我到底只要花一两个戈比就什么都拿来了。这自然是不容易的，要费许多力，人只好永远在苦海里漂泛，掉下去，又从此造出新的历史来。然而人究竟为什么要他的聪明呢？所谓好事情，就是很不真实、没有人真肯相信的事情。自然，不连田地，是不能买，也不能押的；但我用移住的目的去买，自然，移住的目的；塔夫利塔省和赫尔松省的荒地，现在几乎可以不花钱去领；那地方你就可以移民的，心里想多少就多少！我直

接送他们到那地方去，到赫尔松省去，使他们住下！移民是要履行法律的程序，遵照设定的条文，经过裁决的。如果他们要证明书，可以，我不反对。为什么不可以？我也能拿出一个地方审判厅长亲笔署名的证明书来的。这田地，就叫作‘乞乞科夫庄’，或者用我的本名，称为‘帕维尔村’吧。”在我们的主角的脑袋里，设计了这奇特的计划。读者对于这，是否十分感谢呢，我毫不知道，但作者却觉得应该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感谢的，无论如何，假使乞乞科夫没有发生这思想，这诗篇也不会看见世界的光了。

他依照俄国的习惯，画过一个十字之后，要实行他的大计划了。他要撒着谎，他是在找寻一块可以住下的小地方，还用许多另外的借口，到我们国度里的边疆僻壤去察看，尤其是比别处蒙着更多的灾害之处，就是荒歉、死亡以及其他种种。一言以蔽之，是给他极好的机会，十分便宜地买到他所需要的农奴的地方。他决不随便去找任何的地主，却从他的口味来挑选人，这就是，须是和他做成这一种交易，不会怎样棘手，他先设法去和他接近，赚得他的交情，使农奴可以白白地送他，自己无须破费。

在我们这故事的进行中，出现的人物虽然总不合他的口味，但读者却也不能怪作者的——这是乞乞科夫的错，因为这里他是局面的主人公，他想往哪里去，我们也只好跟着他。如果有人加以责备，说我们的人物和性格都模糊、轻淡，那么，我们这一面也只能总是反复地说，在一件事情的开初，是不能测度它的全部情状，以及经过的广和深的。坐车到一个都会去，即使是繁华的首都，也往往毫无趣味。先是什么都显得灰色、单调。无边际的工厂和熏黑的作坊干燥无味地屹立着。稍迟就出现了六层楼房的屋角，体面的店铺，挂着的招牌，街

道的长行和钟楼，圆柱，雕像，教堂，还有街上的喧嚣和灿烂，以及人的手和人的精神所创造的奇迹。

第一回的购买是怎样成交的，读者已经看见了。这事件怎样展开，怎样的成功和失败等候着我们的主角，他怎样打胜和克服更其艰难的障碍，还有是强大的形象怎样地在我们前面开步，极其秘密的杠杆怎样使我们这泛滥很广的故事运行，水平线怎样地激荡起来，于是进为堂皇的抒情诗的洪流呢，我们到后来就看见。一位中年的绅士，一辆年轻独身者常坐的马车，随从彼得鲁什卡、马夫谢利凡和驾车的三头骏马，从议员到卑劣的花马，是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的，由这些编成的我们的旅团，要走的是一条远路。于此就可见我们的主角的生涯。

但也许大家还希望我用最后的一笔，描出性格来。从他的德行方面说起来，他是怎样的人呢？他并不是具备一切道德、优点，以及无不完善的英雄——那是明明白白的。他究竟是怎样的人？那就是一个恶棍了？为什么立刻就是一个恶棍？对于别人，我们又何必这么严厉呢？我们这里，现在是已经没有恶棍的了。有的是仁善的、坚定的、和气的人，不过对于公然的侮辱，肯献出他的脸相来迎接颊上一击的，却还是少得很。这一种类，我们只能找出两三个，他们自然立刻高声地谈起道德来。最确切是称他为好掌柜，或是获利的天才。获利的欲望——罪魁祸首，它就是世间称为“不很干净”的一切关系和事务的原因。自然，这样的性格是有一点招人反感的，就是读者，即使在自己的一生中，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引他到自己的家里来，和他消遣过许多愉快的时间，但一在什么戏曲里，或者一篇诗歌里遇见，却就疑忌地向他看。然而什么性格都不畏惮，倒放出考察的眼光，来把握他那最深层的欲望的弹簧的人，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在

人，什么都变化得很迅速，一瞬息间，内部就有可怕的蛆虫做了窠，不住地生长起来，把所有的生活力吸得干干净净。还有已经不只发现过一回的，是一个人系出高门，不但是剧烈的热情生长得很强盛，倒往往因为一种可怜的渺小的欲望，忘却了崇高的神圣的义务，向无聊的空虚里，去找伟大和尊荣了。像海中沙的，是人的热情，彼此无一相像，起初是无不柔顺，听命于人的，高超的也如卑俗的一样，但后来却成为可怕的暴君。恭喜的是从中选取最美的热情的人：他的无边的幸福逐日逐时地生长起来，愈来愈深地进了他的魂灵的无际的天国，然而也有并不由人挑选的热情。这是和人一同出世的，却没有能够推开它的力量。它所驱使的是最高的计划，有一点东西含在这里面，在人的一生中绝不暂时沉默，总在叫唤和招呼。使下界的大竞走场，至于完成，乃是它的目的，无论它以朦胧的姿态游行，或者以使全世界发大欢呼的辉煌的现象，在我们面前经过——完全一样——它的到来，是为了给人以未知之善的。驱使和催促我们的主角乞乞科夫的，大约也是发源于热情的吧，这非出于他自己，是伏在他的冰冷的生涯中，将来要令人向上天的智慧屈膝，而且微如尘沙的。至于这形象，为什么不就在目下已经出世的这诗篇里出现呢，却还是一个秘密。

但大家不满足于我们的主角，并不是苦楚，更其苦楚和伤心的倒是作者的魂灵里生活着推不开的确信：无论如何，读者竟会满足于这样的主角，满足于就是这样一个乞乞科夫的。如果作者不去洞察他的心，如果他不去搅起那瞒着人眼、遮盖起来的、活在他的魂灵的最底里的一切，如果他不去揭破那谁也不肯对人明说的、秘密的心思，却只写得他像全市镇里马尼洛夫以及所有别的人们那样子，那么，大家就会非常满足，谁都把他当作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的。不过他的姿态和形象，也就当然不会那么活泼地在我们眼前出现，因此也没有什么

感动事后还在震撼我们的魂灵，我们只要一放下书本，就又可以安详地坐到那全俄之乐的我们的打牌桌子前面去了。是的，我的体面的读者，你们是不喜欢看人的精赤条条的可怜相的。

“看什么呢？”你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卑鄙和糊涂吗？即使没有这书，人也常常看见无法自慰的物事的。还是给我们看看令人惊心动魄的美丽的东西吧！来帮帮我们，还是使我们忘记自己吧！”

“为什么你要来告诉我，说我的经济不行呀，兄弟？”一个地主对他的管家说，“没有你，我也明白，好朋友。你就竟不会谈谈什么别的了吗？是不是？还是帮我忘记一切，不要想到它的好。那么，我就幸福了。”钱也一样，是用它来经营田地的，却为了忘却自己，用各种手段去花掉。连也许能够忽然发现大宗财源的精神，也睡了觉了。他的田地拍卖了，地主为了忘却自己，只好去乞食，带着一个原是出奇的下贱和庸俗，连自己看见也要大吃一惊的魂灵。

对于作者，还有一种别样的申斥，这是出于所谓爱国者的。他们悠闲地坐在自己的窠里，做着随随便便的事情，在别人的粮食上，抽着好签子，积起了一批财产。然而一有从他们看起来以为是辱没祖国的东西，即使不过是包含着苦口的真实的什么书一出版，他们也就像蜘蛛发现一个苍蝇兜在它们的网上了一般，从各处的角角落落里爬出来，扬起一种大声叫喊道：“噢，把这样的物事发表出来，公然叙述，这是好的吗？写在这里的，确是我们的事——但这么办，算得聪明吗？况且外国人会怎么说呢？听别人说我们坏，觉得舒服吗？”而且他们想，这于我们有没有损呢？我们岂不是爱国者吗？对于这样的警告，尤其是关于外国人，我找不出适当的回答，只能说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俄国的什么偏僻之处，曾经生活着两个人。其一，是一个大家族的父亲，叫吉法·莫基耶维奇。他是温和、平静的人，只爱舒适和悠闲的生活。他不大过问家务，他的生涯，倒是献给思索的居多，他沉潜于他“哲学的问题”里，照他自己说，“拿走兽来做例子吧，”他时常说，一面在房里走来走去，“走兽是完全精赤条条地生下来的。为什么竟是精赤条条？为什么不像飞禽似的再多一些毛？为什么它，譬如说，不从蛋壳里爬出来呢？唉唉，真的，奇怪得很……人研究自然越深，就知道得越少！”市民吉法·莫基耶维奇这样想。然而这还不是最关紧要的。另一位市民是莫基·吉法耶维奇，他的亲生儿子。他是一个俄国一般之所谓英雄，当那父亲正在研究走兽的产生的时候，他那二十来岁的广肩阔背的身体，却以全力倾注于发展和生长。无论什么事，他不能轻易地、照常地就完——总是折断了谁的臂膊，或者给鼻子上肿起一大块。在家里或在邻近，只要一望见他，一切——从家里的使女一直到狗——全都逃跑，连在他卧房里的自己的眠床，也被捣成了碎片。这样的是莫基·吉法耶维奇，除此之外，他却是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物。但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告诉你，吉法·莫基耶维奇老爷，”自家的和别人的使女和家丁都来对父亲说，“你那莫基·吉法耶维奇是怎样的一位少爷呀？他给谁都安静不来，太捣乱了！”“对的，对的，他真也有些胡闹。”那父亲总是这么回答着，“但有什么办法呢？打他是已经不行的了，大家就都要说我严厉和苛刻，他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如果我在别人面前申斥他呢，他一定会小心的，但也忘不了当场丢脸——这就着实可怜。市里一知道，他们是要立刻叫他畜生的。你们以为我不会觉得苦痛的吗？你们以为我在研究哲学，再没有别的工夫，就不是他的父亲了吗？哪里的话，你们弄错了。我是父亲呀，是的，我是父亲呀。莫基·吉法耶维奇是深深地藏在我心里的。”吉法·莫基耶维奇用拳头使劲地捶着胸膛，非常愤激了，“即使他一世总是一头畜生，至少，从我的嘴里，是总不会说出来的，

我可不能自己来给他丢脸！”他这样地发挥了作为父亲的感情之后，就一任莫基·吉法耶维奇仍旧做着他的英雄事业，自己却回到他心爱的研究对象去，其间忽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哼，如果像是生蛋的，那蛋壳应该不至于厚到没有什么炮弹打得碎吧？唉，唉，现在是到了发明一种新火器的时候了！”我们的两位居民，就是这样地在平安的地角里过活。他们，在我们这诗篇的完结之处，突然好像从一个窗口来窥探了一下，为的是对于热烈的爱国者的申斥，给一个平稳的回答。

这些爱国者，就大概是一向静静地研究着哲学，或者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财富的增加，不管做着坏事情，却只怕有人说出做着坏事情来的。然而爱国主义和上述的感情，也并不是这一切责备和申斥的原因，还有完全两样的东西藏在那里面。我为什么该守秘密呢？除了作者，谁还有这义务，来宣告神圣的真实呢？你们怕深刻的、探究的眼光射到你们的身上来。你们不敢自己用这眼光去看对象，你们喜欢瞎了眼睛，毫不思索，在一切之前溜过。你们也许在心里嗤笑乞乞科夫，也许竟在称赞作者，说，“然而，许多事情，他实在也观察得很精细！该是一个性情快活的人吧！”这话之后，你们就以加倍的骄傲，回到自己的本来，脸上显出一种很自负的微笑，接下去道：“人可是应该说，在俄国的一两个地方，确有非常特别和可笑的人，其中也还有实在精炼的恶棍！”不过你们里面，可有谁怀着基督教的谦虚，不高声，不明说，只在万籁俱寂、魂灵孤独的自言自语的一瞬息间，在内部的深处，提一个问题来道：“怎么样？我这里恐怕也含有一点乞乞科夫气吧？”怎么会一点也没有？假如迎面走过来一个官，是中等品级的汉子，他就立刻会触一触他的邻人，几乎要笑出来的样子，告诉他道：“看呀，看呀，这是乞乞科夫，他走过去了！”他还会忘记了和自己的身份和年龄相当的礼仪，孩子似的跟住他，嘲笑他，愚弄他，并且在他后面叫喊道：“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乞乞科夫！”

然而我们话讲得太响，竟全没有留心到我们的主角在讲他一生的故事时睡得很熟，现在却已经醒来，而且要隐约地听到有谁屡次地叫着他的姓氏了。他这人，是很容易生气的，如果毫不客气地在讲他，也是极不高兴的。得罪了乞乞科夫没有，读者自然觉得并无关系，但作者却相反，无论如何，他总不能和他的主角闹散的：他还有许多路，要和他携手同行，还有两大部诗，摆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这实在也不是小事情。

“喂，喂！你在闹什么了！”乞乞科夫向谢利凡叫喊道，“你……？”

“什么呀？”谢利凡慢吞吞地问。

“什么呀？你问！你这混蛋！这是什么走法？前去，赶紧！”

实在的，谢利凡坐在他的马夫台上，久已迷蒙着眼睛了。他不过在半醒半睡中，间或用缰绳轻轻地敲着也在睡觉的马的背脊。彼得鲁什卡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落掉了帽子，反身向后，把头搁在乞乞科夫的膝髁上，吃了主人的许多有力的敲击。谢利凡鼓起勇气来，在花马上使劲地抽上一两鞭，马就跑起了活泼的步子。于是他使鞭子在马背脊上呼呼发响，用了尖细的声音，唱歌似的叱咤道：“不怕就是了！”马匹奋迅起来，曳着轻车，羽毛似的前进。谢利凡单是挥着鞭子，叫着“驾——驾——驾——”，一面在他的马夫台上很有规律地颠来簸去，车子就在散着公路的山谷上飞驰，乞乞科夫靠在垫子上，略略欠起一点身子来，愉快地微笑着，因为他是喜欢疾走的。哪一个俄国人不喜欢疾走呢？他的魂灵，无时无地不神往于朦胧和颠倒，而且时常要高声地叫出“管他妈的”来，他的魂灵会不喜欢疾走吗？倘若其中含着一点很神妙、很感幸的东西，他会不喜欢吗？好像一种不知的伟

力，把你载在它的翼上，你飞去了，周围的一切也和你一同飞去了：路标、坐在车上的商人、两旁幽暗的松树和枞树、听到斧声和鸦鸣的树林、很长的道路，都飞过去了，远远地飞去在不可知的远地里。而在这飞速的闪烁和动荡中，却含有一种恐怖、可怕，一切飞逝的对象，都没有看清模样的工夫，只有我们头上的天，淡淡的云，上升的月亮，却好像不动地静静地站着。我的三驾马车啊！唉唉，我的鸟儿三驾马车啊，是谁发明了你的呢？你是只从大胆的、勇敢的国民里，这才生得出来的——在不爱玩笑，却如无边的平野一般，展布在半个地球之上的那个国度里。试去数一数路标吧，可不要闪花了眼睛！真的，你不是用铁襻来钩起来的、乖巧地弄成的车子，却是迅速地，随随便便地，单单用了斧凿，一个敏捷的耶罗斯拉夫的农人将你做成功的。驾驶你的马夫，并不穿德国的长筒靴，他蓬着胡子，戴着手套，坐着，鬼知道是在什么上。他一站起，挥动他的鞭子，唱起他的无穷尽的歌来，马就旋风似的飞跑。车轴闪成一枚圆圆的平板，道路隆隆鸣动。行路人吓得发喊，站下来仿佛生了根。车子飞过去了，飞呀飞呀！……只看见在远地里好像一阵浓密的烟云，后面旋转着空气。

你不是也在飞跑，俄国啊，很像大胆的、总是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吗？地面在你底下扬尘，桥在发吼。一切都留在你后面了，远远地留在你后面。被上帝的奇迹所震悚似的，吃惊的旁观者站了下来。这是出自云间的闪电吗？这令人恐怖的动作，是什么意义？而且在这世所未见的马身上，是蓄着怎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呢？唉，你们马啊！你们神奇的马啊！有旋风住在你们的鬃毛上面吗？在每条血管里，都颤动着一只留神的耳朵吗？你们倾听了头上的、心爱的、熟识的歌，现在就一致地挺起你们这黄铜的胸脯吗？你们几乎蹄不点地，把身子伸成一线，飞过空中，狂奔而去，简直像是得了神助！……俄国啊，你奔到哪里去，给一个回答吧！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铃子的歌。

好像被风所搅碎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结，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涌过去了。所有别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退避，闪在一旁，让给你道路。

---

[1] 作者此时正旅居国外。——编者注

[2] Solon（638B．C．—559B．C．），古希腊七贤之一，也是有名的雅典的立法者。——译者注

[3] Ivan Krylov（1769—1844），有名的俄国寓言作家。——译者注

[4] Bacchus，古希腊神话上的酒神。——译者注

[5] 贿赂之戏称，霍万斯基（Chovanshi）一词源自乌克兰语“隐藏”。——编者注

[6] 白色的钞票是二十五卢布。——译者注

[7] 十卢布的钞票。——译者注

[8] 耶稣复活节之前的四十日间的节食。——译者注

[9] Brabant，是跨荷兰和比利时两国的平野地方，以出产极贵的花边著名。——译者注

[10] 俄国19世纪初管理孤儿院、养老院的机关，设有贷款银行。——编者注

附录

第一部第二版序文

作者告读者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亲爱的读者，无论你居于怎样的地位，任着怎样的官职，不问你是有着品级和勋位，是一个普通身份的平常人，倘由上帝授以读书识字的珍贵之赐，又因偶然的机缘，手里玩着这本书，那么，我请你帮助我。

在你面前的书，大约你也已经看过那第一版，是描写着从俄国中间提了出来的人的。他在我们这俄罗斯的祖国旅行，遇见了许多种类、各样身份、高贵的和普通的人物。他从中选择主角，在显示俄国人的恶德和缺失之点，比特长和美德还要多；而环绕他周围的一切人，也选取其照见我们的缺点和弱点，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这书里面所叙述的，有许多不确之处，而在俄罗斯祖国所实现的事物，也并不如此，这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够深通一切的缘故。尽一生之力，来研究我们的故乡的现状，就是百分之一也还是做不到的。加以还会有我自己的草率、生疏和忽促，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至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的修改，所以我恳求你，亲爱的读者，请赐我以指正。你不可轻视这劳力。纵使你的教养和生活是怎样的高超，并且觉得我的书是怎样的轻微和不足道，加以订正和指点，在你是怎样的琐细和无聊，我却还是恳求你，请你做一下。但是还有你，亲爱的读者，就是平常的教养和普通的身份，也不要以为一无所知，就不来教导我。每一个人，只要生在世间，见过世界，遇着过许多人，即一定会看出许多别人之所失察，懂得许多别人之所不知。所以我不愿意放弃你的指导。只要你细心地看过一遍，对于我的书的什么地方会没有话要说，这是绝不至于的。

假如罢，只要人们中有一个人，知识广博，经验丰富，熟悉我们描写的人们的地位，记下他对于全书的指示来，而且阅读之际，仅有手里一支笔和他放在面前的桌上一张纸，这是多么好呢。如果他每回读完一两页之后，就想一想他一生的经历，他所遭遇的一切人，他所目睹的一切事，以及他所亲见亲闻的种种，看和描写在我的书中的事件是否相像，或者简直相反——而且如果他细细写下他的记忆来，寄给我每张写满的纸，这样一直到读完了全书，这又是多么好呢。他给了我怎样的一个很大的实惠呢。文章的风格和辞藻是不必介意的：这里所处置的只在事情本身和它的真实，并不是为了风格。如果加我指摘，给我谴责，或者要置之危险，使我毁伤，说我做了一件事情的误谬的叙述，也都用不着顾忌，但愿有用和改善，乃是我真正的目的。对于这一切，我是统统真心感谢的。

更好的事，是如果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那各种关系——从生活以至教养——都和我的书中所描写的地位相差甚远，然而明白他自己所属的地位的生活，而且这样的人肯打定主意，一样地把我的书从头看起，使一切地位很高的人在他精神的眼目之前一一经过，并且严密地注意，看各种地位不同的人们中是否有一点什么相通的东西，看大抵出现于下等社会中者，是否也有时再见于上流社会；并且把想到的一切，就是把出于上流社会的各种事故，和拥护或排斥相关的这思想，写得十分详细，恰如他所观察一样，不忘记人物本身和他的脾气、嗜好和习惯，也不放过他们周围的无生物，从衣服起，下至器具以及他们所住的房屋的墙。我必须知道代表着国民的精华的这上流社会。在我明白了俄国的各方面的生活之前，至少，在具备了我的作品所必要的分量之前，我是不能把我那作品的末一部发表出去的。

这也不坏，如果有一个人，具备着丰富的幻想和才能，活泼地想象着一切人间的关系，并且到处从各种生活状态上来观察人——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知道深入他所阅读的作者的精神，或者引申和开拓他的思想——把见于我的书中的各人物，细心地追究下去，还肯告诉我在这种或那种景况中，他们应该怎样举动，从开端来加推断，在故事的进行中他该有怎样的遭遇，由此能够际会到怎样一种新的情形，以及我还应该把什么添在我的著作里。凡此一切，到我的书印成一本新的、较好和较出色的本子，显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都要郑重地加以考虑的。

还有一件，是我真心地恳求那肯以他的指点，使我欣悦的人：他写起文字来，不要以为写的是给和自己有同等的教养，和自己有一样的趣味和一样的思想，许多事情是不必详说也会了然的人去看的文字；倒要请他写得好像是给教养全不能和自己相比，几乎毫无知识的人去看似的。如果他不算写给我，却当作写给一个一生都过在那里的、穷乡僻壤的野人，那就更其好，对于这等人，倘要说明一点小事情，使他懂得，略有印象，是几乎像对孩子一样，用不着出于他的程度之上的言语的。如果谁都把这一点永是放在心中，如果谁准备写给我关于我的书的指示，永是把这一点放在心中，则这指示之有意思和有价值，还在他自己之所意料以上；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实惠了。

临末，对于批评和议论我这书的记者和作家全体，还要声明我的率直的感谢；虽有不少天然的过分和夸张，但给我的心和精神：却指示了很大的决断和益处，所以我恳求他们这回也不要放下他们的批评。我可以预先坦白地说，只要是给我启发和教导，我全都很感激地接受的。

一八四六年

第二部　残稿

第一章

为什么我们要从我们的祖国的荒僻和角落之处，把人们掘了出来，拉了出来，单将我们的生活的空虚，而且专是空虚和可怜的缺点，来公然展览呢？但如果这是作者的特性，如果他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就只会这一件事：从我们的祖国的荒僻和角落之处，把人们掘了出来，来描写我们的生活的空虚，而且专是空虚和可怜的缺点，那又有什么法子呢？于是我们又跑到荒僻之处的中心，又闯进一个寂寥的、凄凉的窠里来了。而且还是怎样的一个窠，怎样的一个荒僻之处啊！

恰如带着炮塔和角堡的无际的城墙一样，一座不断的连山，延绵曲折着有一千俄里之远。它倨傲地、尊严地耸在无边的平野上，忽而是精光的黏土和白垩的断崖，忽而是到处开裂的崩坠的绝壁，忽而又是碧绿的山顶模样，覆盖着从枯株上发出的新丛，远望就像柔软的羊皮一样，忽而终于是茂密的、幽暗的森林了，奇怪得很，还没有遭过斧伐。那溪流呢，到处在高岸间潺湲，跟着山蜿蜒曲折，只有几处离开了它，飞到平野和牧场那里去，流作闪闪的弯曲，突然不见了，还在白桦、白杨，或者赤杨的林中，映着辉煌的阳光，灿然一闪，但到底又胜利地从昏暗中出现，受着每一曲折之处的小桥、水磨和堤防的相送，奔波而去了。

有一处地方，是险峻的山地，特别满饰着新的绿树。仗着山地的不一律，由人力的树艺，南北的植物都聚起来了。槲树、枫树、梨树和柳丛，蒌蒿和白桦，还有绕着蛇麻的山薇，这边协力着，彼此互助着滋生，那边妨碍着，挤得紧紧的，都满生在险峻的山上。山顶上面，在碧绿的枝梢间，夹杂着地主老爷的红屋顶，藏在背后的农家的

屋角和屋梁，主邸的高楼和它那雕花的露台和半圆的窗户。在这挨挤的房屋和树木的一团之上，是一所旧式的教堂，将它那五个贴金的光辉灿烂的阁顶耸在天空中。这阁顶上装饰着金的雕镂的十字架，是用同一质料的也施雕镂的链条，系在圆顶格上，远远一望，令人觉得好像空气被毫无支架、浮在蔚蓝的天宇中的发光的黄金，烧得红光闪闪。而这树木、屋顶和十字架，又出色地倒映在溪水里。这里有高大的不等样的杨柳，一部分剩在岸上，一部分站在水中，把它那纠缠着碧绿的、黏腻的水草和茂盛的睡莲的枝叶浸入溪流，仿佛在凝眺这辉煌的景象。

这风景实在很出色，然而从高处向着山谷，从府邸的高楼向着远方眺望，却还要美丽得多。没有一个宾客、没有一个访问者能够淡然在露台上久立，他总是惊异得喘不出气来，只好大声叫喊道："天哪，这里是多么旷远和开阔啊！"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阔，在眼前展开：点缀着小树林和水磨的牧场后面，耸立着郁苍的森林，像一条微微发光的丝带；森林之后是在渐远渐昏的空际，隐现着闪闪的黄色的沙丘；接着就又是森林，青苍隐约，恰如辽阔的大海或者平远的烟霭；后面又是沙丘，已经没有前一道的清楚了，然而还是很分明地在黄苍苍的空气中发闪。在远远的地平线上，看见山脊的轮廓：这是白垩岩，虽在极坏的天候，也灿然发白，似乎为永久的太阳所照射。在这一部分是石膏岩的山脚下，由雪白的质地衬托出几个烟雾似的依稀的斑点来：这是远处的乡村，却已不是人的目力所能辨别——但见一个教堂的金色的尖顶，炎炎的火花似的忽明忽灭，令人觉得这该是住着许多人的较大的村庄。但全体却沉浸于深的寂静中，绝不被在澄净的大气里飘扬、忽又在遥远的寥廓里消失的隐约可闻的空际歌人的歌词所妨碍。总而言之，是没有一个宾客和访问者能在露台上静下来的，如果站着

凝眺了一两个钟头，他就总是反复着这句话：“天哪，这里是多么旷远和开阔啊！”

然而这宛然是不可攻取的城寨，从这方面并无道路可通的田庄的居人和地主，是什么人呢？人应该从另一方面去——那地方有许多散种的槲树，在欣欣然迎接渐渐临近的行人，远伸着宽阔的枝条，像一个朋友的臂膊，把人一直引到邸宅那里去。那屋顶，是我们已经从后面看见过了的，现在却完全显现了，在一大排农人小屋，带着雕刻的屋栋和屋角，以及它那十字架和雕镂的悬空的链条，都在发着金光的教堂的中间。

这是列马拉汉县的地主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德尼科夫的地方。这福人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的汉子，而且还没有结过婚。

这地主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又是何等样人呢？是什么人物？特质怎样，性格如何？那我们可当然应该去打听亲爱的邻人了，好心的读者女士们。邻人们中的一个，是退伍上校和快乐主义者一流，现在是已经死掉了，往往用这样的话来说明：“一匹极平常的猪狗！”一位将军，住在相距大约十俄里的地方，时常说：“这小伙子并不蠢，但是他脑袋里装得太多了。我能够帮助他，因为我在彼得堡有着一点联络，而且在……”将军从来没有说完他的话。地方审判厅长的回答却用了这样的形式：“明天我要向他收取还没完清的税款去了！”一个农夫，对于他的主人是何等样人的问题，简直什么回答也没有。总而言之，邻人们对他所抱的意见，是很不高妙的。但去掉成见的来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却实在并不是坏人，倒仅仅是无所为地活在世上的一个。就是没有他，无所为地活在世上的家伙也多得很，为什么坚捷德尼科夫就不该这么着呢？至于其余，我们只将他每天相同的一天的生活，给

一个简短的摘要，他是怎样的性格，他的生活，和围绕着他的天然之美相关到怎样，请读者由此自去判断就是了。

每天早上，他照例醒得很晚，于是坐在床上，很久很久地擦眼睛。晦气的是他的眼睛小得很，所以这工作就需要很多的时光。在这施行期间，有一个汉子，名叫米哈罗，拿着一个面盆和一条手巾，站在房门口。这可怜的米哈罗在这里总得站个把钟头，后来走到厨房里去了，于是仍复回转来，但他的主人却还是坐在床上，尽在擦他的眼睛。然而他终于跳起来了，洗过手脸，穿好睡衣，走进客厅里去喝一杯茶，咖啡，可可，或者还有鲜牛奶。他总是慢吞吞地喝，一面胡乱地撒散着面包屑，漠不关心地到处落着烟灰。单是吃早餐，他就要坐到两个钟头，但是这还不够。他又取一杯凉茶，慢慢地走到对着庭园的窗口去。在这里，是每天上演着这样的一出的。

首先，是侍者性质的家丁[1]格里戈里和管家女佩尔菲利耶夫娜吵架，这是他照例用了这样的话来道白的："哼，你这贱货，你这不中用的！你还是闭了嘴的好，你这野种！"

"你要这样吗？"佩尔菲利耶夫娜给他看一看攥紧的拳头，怒吼着，她虽然极喜欢锁在自己箱子里的葡萄干、果子酱和别的甜东西，但是并非没有危险，态度也实在很粗野勇壮的。

"你还和当差的打过架哩，你这贱人！"格里戈里叫喊道。

"那当差的可也正像你一样，是一个贼骨头呀，你想是老爷不知道你吗？他可是在那里，什么都听得见。"

"老爷在哪里呀？"

“他坐在窗口，什么都看得见。”

一点不错，老爷坐在窗口，什么都看得见。

还有来添凑这所多玛和蛾摩拉[2]的，是一个孩子在院子里放声大叫，因为母亲给了他一个耳光；还有一匹猎狗也一下子坐倒，狂吠起来了；厨子从窗口倒出沸水来，把它烫坏；总而言之，是一切都咆哮，喧嚷得令人受不住。那主人却看着一切，听着一切，待到这吵闹非常激烈，快要妨碍他坚捷德尼科夫的无所为了，他这才派人到院子里来，说道，但愿下面闹得轻一点。

午餐之前的两个钟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是坐在书房里，做着一部伟大的著作，要从所有一切的立场，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来把捉和照见全体俄罗斯；并且解决时代所给予的困难的悬案和问题，分明地决定俄国的伟大的将来是在哪一条道路上的。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现代人才能够计划出来的著作。但首先是关于他那主意的架构的布置。他咬着笔杆，在纸上画一点花儿，于是又把一切都推在一边；另外拿起一本书，一直到午餐时候不放下。一面喝羹汤，添酱油，吃烧肉以及甜点心，一面慢慢地看着这本书，弄得别的肴馔完全冰冷了，有些还简直没有动。于是又喝下一杯咖啡去，吸起烟斗儿，独自玩一局象棋做消遣。到晚餐时候为止，此外还做些什么呢——可实在很难说。我想，大概是什么也不做了。

这三十三岁的年轻人，就总是穿着睡衣，不系领带，完全孤独而且与世隔绝，消遣着他的时光。散步和奔波，他不喜欢，他从来不高兴到外面去走走，或者开一扇窗户，把新鲜空气放进房里来。乡村的美丽的风景，宾客和访问者是不胜其叹赏的，但对于主人自己，却仿佛一无所有，读者由此可以知道，这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德尼科

夫，是属于在俄国已经绝迹，先前是叫作睡帽、废料、熊皮等等的一大群里面的，现在我可实在找不出名目。这样的特质，是生成的，还是置身严厉的环境里，作为一个悲凉的生活关系的产出，造了出来的，是一个问题。要来解答，也许还是讲一讲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童年和学龄的故事，较为合适。

起初，是大家都说他会很有些聪明的。到十二岁，有一点病态和幻想了，但以神经敏锐的儿童进了一所学校，那校长，是一位当时实在很不平常的人：是少年们的偶像，所有教师们的惊奇的模范，他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他多么熟悉俄国人的性质啊！他多么知道孩子的心情啊！他多么懂得引导和操纵儿童啊！刁滑的和捣乱的如果闹出事情来，没有一个不自己去找校长招认他的胡行和坏事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小滑头受了严重的责罚，但他却并不因此垂头丧气，反比先前更加昂然地走出屋子来。他的脸上有着新鲜的勇气模样的东西，一种心里的声音在告诉他道："前去，快点站起，再静静地立定吧。虽然你跌倒了。"校长对于他的少年们从不多讲好规矩。他单是常常说："我只希望我的学生一件事：就是他们伶俐和懂事，此外什么也没有！谁有想要聪明的雄心，他就没有工夫胡闹，那胡闹也就自然消灭了。"而且也真是这样子，胡闹完全消灭了，一个不肯用功的学生，只好受他的同窗的轻蔑。年纪大的蠢材和傻子，就得甘受最年幼者给他起的极坏的绰号，不能动一动他们的毫毛。"这太过了！"许多人说，"孩子太伶俐，就会骄傲的。""不，毫没有太过。"他回答道，"资质低的学生，我是不久留在这里的，只要他修完了课程，就足够了；但给资质好的，我却还有别样的科目。"而且实在，资质好的可真得修完一种别样的课程。他许可许多捣乱和胡闹，毫不想去禁止它。在孩子的这轻举妄动里，他看见他们的精神活动的滋长的开端，他还声明说，在

他，这是少不得的，倒非常必要，恰如一个医生看疹子——为了精密地调查人体的内部，究竟在怎样地发展起来。

然而孩子们也多么爱他啊！孩子对他的父母，也没有这样的依恋和亲爱，在不顾前后的年纪，投入怀抱的奔放的情热，也不及对于他的爱的强烈和坚牢。他的感恩的门徒们，一直到入墓，一直到临终，都在他久经死去的先生的生辰，举起酒杯，来作纪念，闭了眼睛，为他流下感伤之泪。从他嘴里得一句小小的夸奖，学生们就高兴得发抖，萌生努力的志愿，要胜过所有的同窗。没有资质的人，他是不给久留在校里的，他们只需修完一种短短的课程；但有资质的，就得做加倍的学业，而全由特选生组成的最高年级，和别的学校完全不相同。到这一级，这才把别的糊涂虫所施教于孩子的东西，来向学生们施教——就是发达的理性，不自戏弄，然而了然，安受讥笑，宽恕昏愚，力戒轻率，不失坚忍，决不抱怨，长保俨然的宁静和坚定的自持。只要遇到可以炼成一个强毅的人的一切，就来实行，他自己也和学生们在不断地尝试和实验。唉，他是多么深通人生的科学啊！

他的教师的数目不很多，大部分的学科都由他自己教。他不玩学者的排场，不用难懂的术语，不说高远的学说和旷大的空谈，而讲述学问的精神，就是还未成年的人，也立刻懂得，他讲这智识有什么用。从一切学问里，他只先取教人成为祖国的一个公民的东西。他的讲义，大半是关于青年将来的，且又善于将他们的人生轨道的全局，在学生面前展开，使青年们在学校的桌子上，那精神的一切思维和梦想，却已在将来的职务：为国家出力。他对他们毫不遮瞒：无论是起于人生前路的绝望和艰难，无论是算着他们的试炼和诱惑，都以绝无粉饰的裸露，陈在他们的眼前，什么隐讳也没有。他又熟悉一切官职和职务，好像亲身经历过似的。奇怪得很，也许是他们起了非常强烈

的雄心，也许是在这非凡的教育家的眼里，含着叱咤青年“前进”的东西——这句话，是俄国人非常耳熟，也在他们的敏感的天性上，有伟大的神奇作用的——总而言之，青年们就立刻去找寻艰苦，渴望着克服一种困难或者一个障碍，以及显出英毅和神勇的地方。修完了这课程的，固然非常之少，完成的都是坚强的好汉，久经沙场的人才。出去办公，他们也只得到不安稳的地位，比他们聪明的许多人，已经耐不下去，为了小小的个人的不舒服，就放弃一切，或者行乐，偷懒，落在骗子和强盗的手里了。他们却站得极稳，毫不动摇地在自己的哨位上，还由于认识人物和性灵，而更加老练，也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的影响，给予了不良和不正的人们。

孩子的热烈的雄心，是只为着到底能够编进这学级里去的思想鼓动了很久的。给我们的坚捷德尼科夫，人总以为再没有比这样的教育家更好的了。但不幸的是，刚在允许他编入级里的时候——这是他非常希望的——这位非凡的教师竟突然死掉了。对于少年人，这真是一个大打击，一个吓人的、无可补救的损失。现在是学校立刻两样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的位置上，来了一个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人。他首先是定出只管表面的章程和严厉的规则，并且向孩子们督促着只有成年人才能做到的东西。他把自由的解放，看作粗蛮和放纵。恰如反对着他的前任校长似的，在第一天，他就声明在学问上的理解和进步，毫无价值，最要紧的是好品行。然而怪哉！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在这么竭力经营的好品行，从他的学生那里却是得不到。他们玩着一切坏道儿，不过很秘密。白天是好像有点秩序的，但到夜里，可就闹起粗野的不拘礼节的筵宴和小吃来了。

在学问上，也弄得很奇怪，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请了有着新的见解和主意的新教师。他们向学生们落下新的言语和术语的很急的雹子

来。他们的开讲，并不怠慢逻辑的联系，也注意于科学的新进步，又不缺少热烈和精诚——然而，唉，他们的学问上，却欠缺真实的生活！使知识讲出来有些硬，而且死气沉沉的。一句话，就是什么都颠倒了。对于学校当局和师长的尊敬，完全失坠，大家嘲笑着教师，连校长也叫费奥地加[3]，起了“打鼓手”以及别样出色的绰号了。暗暗地起了坏风气，简直毫不再有烂漫的天真，那些学生们就闹着很狡猾的乱子，令人只好从中开除了许多。两年之间，这学校就几乎面目全非了。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特质是安静、温和的。他反对同学们在校长住宅的窗前，毫无规矩地留住了一个小妇人，来开不讲礼节的夜宴，也不赞成他们的对于宗教的攻击和坏话，只因为偶然有一个真很愚蠢的教士来做教师，他们闹得过火了。不但如此，他是梦想着自己的魂灵，发源于天国的。这还不至于迷惑他，然而他立刻因此很懊丧。他的雄心已经觉醒了，可惜的是并无用武之地。这雄心，也许还是没有起来的好。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听着教授们在讲台上大发气焰，一面就记起了并不这么起劲，却也总是说得很明白、很易解的先前的先生。他有什么对象和学科没有听呢！哲学，医学，还有法学，世界通史，详细到整整三年间，教授总算讲完了序论和关于所谓德意志联邦的成立——天知道他什么还没有听呢，然而这些都塞在他脑子里，像一堆歪七竖八的零碎。亏得他天资好，觉到了这并不是正当的教育法，但要怎样才算是正当的呢，他却自己也不明白。他于是时常记起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来，心里沉甸甸的，悲伤到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

然而青春还有着将来，这正是它的幸福。到得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很活泼了。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可还不是人生，真的人生是要到为国效力才开始的，那可进了大有作为的时期了。”于

是他毫不顾及使所有宾客耸然惊叹的美丽的乡村，也不去拜扫他父母的坟墓，恰如一切雄才大志的人一样，照着一切青年所抱的热烈的目的，赶忙跑上彼得堡去了。那些青年们，就是都为了给国家去服务，为了赚堂皇的履历，或者也不过为了想添一点我们那冰冷的、没有颜色的、昏昏沉沉的社会的情态，从俄国的各地，聚到这里来的。然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雄心大志，立刻被他的叔父，现任四等官阿努弗里·伊万诺维奇挫折了，他直接地说，第一要紧的是写得一笔好字，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相干。要不然，他就没法做到大官或者得到高级的地位。仗了他叔父的非常的尽力和庇护，总算给他在属下的衙门里找到了一个小位置。当他跨进那发光的地板，亮漆的桌子的辉煌华丽的大厅，仿佛国家的最高的勋臣，就坐在这里决定全国的命运的时候，当他看见了漂亮的绅士一大堆，坐着歪了头，笔尖写得嗖嗖地发响，招呼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去抄一件公事的时候（好像是故意给他毫无意思的东西的，只为着三个卢布的诉讼，这个那个的已经抄写了半个年头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来侵袭这未经世故的青年了。环坐在他周围的绅士们，使他明明白白地记起学校的同窗来。他们中的有几个，在听讲义时一心一意地只看翻译出来的无聊的小说，就使情形更加神似。他们把小说夹在公文的页子里，装作好像在检查案卷模样，长官在门口一出现，他也就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很诧异，而且总觉得他先前的工作，到底更其有意义，而办公的预备，也远胜于实在的办公。他并神往于自己的学校时代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就忽然像活着似的站在他的眼前——他好容易这才熬住了眼泪。

全部的屋子都旋转起来，桌子和官员，转得混成一团。他眼前骤然一黑，几乎倒在地上了。“不能，”他一定神，就对自己说，“纵使事务见得这么琐碎，我可也要办的。”他鼓起勇气之后，就决心像别人一样，把自己的事务安心办下去。

世界哪里会毫无快乐？就是圣彼得堡，表面上虽然显得粗糙和阴郁，却也给人许多乐趣的。外面是零下三十三度的怕人的严寒，风卷雪的巫女，是朔方的孩儿，恰如脱了束缚的恶魔似的，咆哮着在空中奔腾，愤愤地把雪片打向街道，粘住人们的眼睛，还用白粉洒在人的皮袍和外套的领子上，动物的嘴脸上；但在盘旋交错的雪花之间，那里的高高的五层楼上，却令人眷念地闪着一个可爱的明窗；在舒适的屋子里，在得宜的脂油烛光和大茶壶的沸腾音响的旁边，交换着温暖心神的意见，朗吟着上帝送给他所眷爱的俄国的一大批辉煌超妙的诗篇，许多青年的心，都颤动地潮涌起来，这在广大的南方的天宇下，是绝不会有的。

坚捷德尼科夫立刻惯于他的职务了，然而这并不是他先前所想象的，合于他的宗旨的光荣的事业，倒是所谓第二义。他的办公只不过消磨时光，真的爱惜的却是其余的闲空的一瞬息。他的叔父现任四等官，刚以为侄子是还会好一点的，然而立刻碰了一个大钉子。我们在这里应该说明，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许多朋友里面，有两个年轻人，是属于所谓“脾气大”的人们一类的。他们俩都是古怪的不平稳的性格，不但对于不正不肯忍受，连对于他们看来好像不正的也决不肯忍受。天性并不坏，但他们的行为却不伶俐，没秩序，自己对人非常之褊狭，一面却要别人凡事都万分周详。他们的火一般的谈吐和对于社会的义愤的表示，给了坚捷德尼科夫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在交际中，他的神经也锐敏起来，觉得到极小的感触和刺激了。他向他们学习了注意一切小事情，先前是并不措意的。莱尼金，是设在那堂皇的大厅里的一科的科长，忽然招了他的厌恶了。他觉得这莱尼金和上司说话，就简直变成了一块糖，满脸浮着讨厌的甜腻腻的微笑，但转过来对着他的属下，却立刻摆出一副威严腔，而且也如凡是小人之流，总在留心的一样，有谁在大节日不到他家里去拜访，他总不会忘记把

那人的姓名记在门房里的簿子上。于是他对他起了一种按捺不住的、近于切身的反感。好像有恶鬼在螫他、撩他似的，总想给莱尼金一个不舒服。他怀着秘密的高兴在等机会，也立刻就得到了。有一回，他对科长很粗暴，弄到当局要他去谢罪，或者就辞职。他就辞了职。他的叔父，现任四等官，骇得不得了，跑到他那里去恳求他道："看上帝面上，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求你！你这是怎么的？单为了看得一个上司不顺眼，你就把你全盘的幸而弄到手里的前程统统玩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谁都这么干，衙门里就要一个都不剩了。你明白一点吧……改掉你的虚矫之气和你的自负，到他那里去和他好好地说一说吧！"

"可是完全不是在这一点啊，亲爱的叔父。"那侄儿说，"向他去请求宽恕，我倒是毫不难办的。这实在是我的过失，他是我的上司，我不该向他这么地说话。然而事情却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别样的职务和别样的使命，我有三百个农奴，我的田地交息少，我的管家又是一个傻子。如果衙门里叫别人补了我的缺，来誊写我的公文，国家的损失是并不很多的，但倘使三百个农奴缴不出他们的捐税，那损失可就很大了。请你想一想吧，我是地主呀，闲散的职业并不是我的事。如果我来用心于委任给我的农人的地位的保护和提高，给国家造成三百个有用、谨慎和勤快的小百姓——那么，我的事情，还比一个什么科长莱尼金做得少吗？"

现任四等官吃了一惊，大张了嘴巴。这样的一番话，他是没有料到的。他想了一下，这才说出一点这种话："不过……唉唉，你怎么这样想呀？你不能把自己埋在乡下吧？农人可并不是你的前程啊！这里却两样，时常会遇见一个将军，或者一个公爵的。只要你高兴，你也可以走过那里的一所堂皇高敞的屋子。这里有煤气灯，有欧洲工业，

都看得见！那里却只有村夫村妇，为什么你竟要把自己弄到那么无智识的人们里去了？”

然而叔父的这竭力晓谕的抗议和说明，对于侄儿并没有好影响。他觉得乡村乃是自由的幽栖，好梦和深思的乳母，有用之业的唯一的原野了。他早已经收集了关于农业的最新的书籍。总而言之，在这番对话的两礼拜之后，他已在他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使所有宾客非常惊叹的乡曲的附近了。一种全新的感情来激励他。他的心灵中，又觉醒了旧日的久已褪色的印象。许多地方，他是已经忘却了的，就很诧异地看着一路的美丽之处，仿佛一个生客。忽然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但道路进了大森林的茂密所形成的狭窄的隧道里，他只看见上上下下，各到各处，都是要三个人才能合抱的三百年老的槲树，其间夹杂些比普通的白杨长得还高的枞树、榆树和黑杨，他一问：“这森林是谁家的呢？”那回答是：“坚捷德尼科夫的。”于是道路出了森林，沿着白杨树丛、新柳树和老柳树、灌木，以及远处的连山前进，过了两条桥，时而走在河的左边，时而又在那右边，当旅人一问：“这牧场和这水地是谁家的呢？”那回答又是：“坚捷德尼科夫的。”路又引向山上，在高原中展开，经过了禾束、小麦、燕麦和大麦，一面是他曾经经过之处，又忽然远远地全盘出现了，道路愈走愈暗，入了密密的站在绿茵上面的横枝广远的树荫下，一直到了村边。当那饰着雕刻的农家小屋、石造的府邸的红屋顶亲密地迎面而来的时候，当那教堂的金色屋尖向他发闪的时候，他的猛跳的心，就是并不问，也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了——于是他那愈涨愈高的感情，竟迸出这样的大声的话来道：“至今为止，我不是一个呆子吗？命运是选拔我来做世间的天国的主人，我却自贬了去充下贱的誊录，自去当死文字的奴才。我学得很多，受过严密的教育，通晓物情，有大识见，足够督励自己的下属，改良全体的田地，

执行地主的许多义务，是集管理人、执法官和秩序监督人于一身的！但是我跑掉了，把这职掌托付一个什么没教育、没资格的总管！自己却挑选了法院书记的职务，给漠不相识，也毫不知道那资质和性格的别人的讼事去着忙。我怎么能只去办那些单会弄出一大堆糊涂事的，离我怕有一千里地之远，而我也没有到过的外省的纸片上的空想的公事，来代我自己的田地的、现实的公事呢？”

然而其时在等候他的还有一场别样的戏剧。农奴们一听到主人的归来，就都聚在府邸的大门口了。这些美丽人种的斑斓的围巾、带子、头巾、小衫和浓密的如画的大胡子，挤满了他的周围。当百来个喉咙大叫道：“小爹！你竟也记得我们了！”而年老的人们，还认识他的祖父和曾祖父的，不由得流出泪来的时候，他也禁不住自己的感动。他只好暗暗地追问：“有这样爱！我给他们办了些什么呀？我还没有见过他们，还没有给他们出过力哩！”于是他就立誓，从今以后，要和他们分任一切工作和勤劳了。

于是坚捷德尼科夫就很认真地来管理和经营他的田产。他削减地租，减少服役，给农奴们有为自己做事的较多的时间。糊涂总管被赶走了，自己来独当一切。他亲自去到田野、去到谷仓、去到打禾场、去到磨场和河埠，也去看装货和三桅船的发送，这就已经使懒家伙窘得抓耳搔腮。然而这继续得并不久。农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立刻觉得，主人实在是敏捷、聪明，而且喜欢做出能干的事情来，但还不大明白这应该怎样下手。而他说的话，也太复杂，太有教养。到底就弄成这模样，主人和农奴——这是说过一说的了：彼此全不了解，然而并不互相协同，学走一致的步调。

坚捷德尼科夫立刻觉察到，主人的田地上，什么都远不及农奴的田地上的收成好：种子撒得早，可是出得迟；不过也不能说人们做得

坏。主人是总归亲自站在那里的，如果农奴们特别出力，还给他们一杯烧酒喝。但是虽然如此，农奴那边的裸麦早已长足，燕麦成熟了，黍子长得很兴旺，他的却不过种子发了一点芽，穗子也没有饱满。一言以蔽之，主人觉得了他对于农奴，虽然全都平等、宽仁，但农奴对于他，却简直是欺骗。他试去责备那农奴，然而得到的是这样的答话："您怎么能这样想，好老爷，说我们没有替主人的利益着想呢？您亲自看见的，我们怎样使劲地锄地下种！您还给我们一杯烧酒哩。"对于这，他还能回答些什么呢？

"那么，谷子怎会长得这么坏的呢？"主人问了下去。

"天知道！一定有虫子在下面咬吧！况且是这么坏的一夏天：连一点雨也没有。"

但主人知道，谷物的虫子是袒护农奴的，而且雨也下得很小心，就是所谓条纹式，只把好处去给农奴，主人的田地上却一滴也没有。

更艰难的是他对付女人们。她们总在恳求工作的自由，和诉说服役的负担之苦。奇怪得很！他把她们的麻布、果实、香菇、胡桃那些的贡献品，统统废止了，还免掉了她们所有别样工作的一半，因为他以为女人们就会用了这闲空的时间，去料理家务，给自己的男人照顾衣服，开辟自家的菜园。怎样的一个错误啊！在这些美人儿之间，倒盛行了懒散、吵嘴、饶舌，以及各种争闹之类的事情，致使男人们时时刻刻跑到主人这里来，恳求他道："好老爷，请您叫那一个女人清楚些！这真是恶鬼。和她是谁也过活不了的！"

他屡次说服了自己，要严加管理。然而他怎么能做得出来呢！如果是一个女人，女人式的呼号起来，他怎么能够严厉呢？况且她又显

得这么有病、可怜，穿着非常龌龊的、讨厌的破布片！（她从哪里弄来的呢，只有天晓得！）“去吧，离开我的眼前，让我用不着看见你！”可怜的坚捷德尼科夫大声说，立刻也就赏鉴了这女人刚出门口，就为了一个芜菁和邻女争闹起来，虽然生着病，却极有劲道地在脊梁上狠狠地给了一下，虽是壮健的农夫，也不能打得这么出色的。

很有一些时候，他要给他们办一个学校，然而这却吃了大苦，弄得非常消沉，垂头丧气，后悔他要来开办了。

他一去做调停人和和事佬，也即刻觉到了他那哲学教授传授给他的法律上的原则，简直没有什么用。这一边说假话，那一边谎也撒的并不少，归根结底，事件也只有魔鬼才了然。他知道了平常的世故，价值远胜于一切法律的原则和哲学的书籍；他觉察了自己还有所欠缺，但缺的是什么呢，却只有上帝知道。而且发生了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主人不明白农奴，农奴也不明白主人；而两方面，无论主人或农奴，都把错处推到别人身上去。这很冷却了地主的热心。现在他出去监督工作的时候，几乎完全缺少了先前那样的注意了。当收割牧草之际，他不再留心镰刀的微音，不去看干草怎样地堆积，怎样地装载，也不注意周围割草工作的进行。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一看见工作正在那边，那眼睛就在四近去找一种什么对象，或者看看旁边的河流的曲折，那地方有一个红腿红嘴的家伙，正在来回地散步——我说的自然是一只鸟，不是人。他新奇地凝视着翠鸟怎样在河边捕了一条鱼，衔在嘴里许多工夫，好像在沉思是否应该吞下去，再细心地沿河一望，就看见远地里另有一只同类的鸟，还没有捉到鱼的，却在紧张地看着衔鱼的翠鸟。或者是闭了眼睛，仰起头，向着蔚蓝的天空，他的鼻子嗅着旷野的气息，耳朵是听着有翼的、愉快的歌人的歌吟，这从天上，从地下，集成一个神奇的合唱，没有噪音来搅乱那美丽的和

谐：鹌鹑在裸麦中鼓翼，秧鸡在野草里尖鸣，红雀四处飞鸣，一只水鹬冲上空中，嘎的一声叫，云雀歌啭着，消失在蔚蓝的天空中，而鹤唳就像鼓声，高高地在天上布成三角形的阵势。上下四方，无不作响，有声，而每一音响，都神奇地互相呼应……唉唉，上帝啊！你的世界，即使在荒僻的土地，在远离通都大邑的最小的村庄，也还是多么壮美啊！但到后来，虽是这些，也使他厌倦了。他不久就完全不到野外去，从此只躲在屋子里，连跑来报告事情的总管，也简直不想接见了。

早先还时时有一个邻居到他这里来谈天，什么退伍的骠骑兵中尉呀，是一位容易生气的吸烟家，浑身熏透着烟气，或者一位激进的大学生，大学没有毕业，他的智慧是从各种应时的小本子和日报上采来的。但这也使他厌倦起来了。这些人们的谈话，立刻使他觉得很浅薄。他们那欧式的恳切的、伶俐的举动，来敲一下他的膝盖那样的随便，他们的趋奉和亲昵，他看起来都以为太不雅、太庸俗。于是他决计和他们断绝往来，还用了很粗鲁的方法。当一位上校而且是快乐主义者一类货色的代表，现在是已经亡故了的专会浮谈的周到的交际家，和我们这里刚刚起来的新思想的先驱者尼古拉耶维奇，两个同来访他，要和他畅谈政治、哲学、文学、道德还有英国的经济情形的时候，他派了一个当差的去，嘱咐他说，主人不在家，而自己却立刻轻率地在窗口露了脸。主人和客人的目光相遇了。一个自然是低声说："这畜生！"另一个在齿缝里，也一样地送了他一个近乎畜生之类。他们的交情就此完结，以后也不再有人来访他了。

他倒很喜欢，就潜心思索着他那关于俄国的大著作。怎样做法的呢，那是读者已经知道的了。他的家里传染了一种奇特的、随随便便的规矩。虽然人也不能说他竟并无暂时梦醒的工夫，如果邮差把新的

日报和杂志送到家里来，他碰巧读到一个旧同学的姓名，或者出仕升到荣显的地位，或者对于科学的进步和全人类的事业有了贡献，他的心就隐隐地发生一种幽微的酸辛，对于自己的无为的生活，起了轻柔的、沉默的然而是严峻的不满。觉得他全部的存在，都恶心、讨厌了。久经过去的他的学校时代的光景，历历在目，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的形象，突然活泼地在面前出现，他的眼泪就泉涌起来……

这眼泪是表示什么的呢？恐怕是大受震撼的魂灵，借此来发抒他那烦恼的苦楚的秘密，他胸中蕴蓄着伟大高贵的人物，正想使他发达强壮起来，却中途受了窒碍的苦痛的吧？还没有试和命运的嫉妒相搏斗，他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学得使自己很强大，能冲决遮拦和妨碍；伟大而高华的感情的宝藏，未经最后的锻炼，就烧红的金属似的化掉了；对于他，那出色的教师真是死得太早，现在是全世界已没有一个人，具备才能，来振作这因怯弱而不绝的动摇，为反对所劫夺的无力的意志。用一句激励的话来使他奋起——一声激励的“前进”来号令精神了，这号令，是凡有俄国人，无论贵贱，不问等级，不分职业和地位，谁都非常渴望的。

能向我们俄国的魂灵，用了自己的高贵的国语，来号令这全能的言语“前进”的人在哪里呢？谁通晓我们本质中的一切力量和才能，所有的深度，能用神通的一眨眼，就带我们到最高的生活去呢？俄国人会用了怎样的泪，怎样的爱来酬谢他啊！然而一世纪一世纪地驶去了，我们的男女沉沦在不成材的青年的无耻的怠惰和昏愚的举动里，上帝没有肯给我们会说这句全能言语的人！

然而有一件事几乎使坚捷德尼科夫觉醒过来，在他的性格上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这是恋爱故事一类的，但也继续得并不久。在坚捷德尼科夫的邻村，离他的田地十俄里地之远，住着一个将军，这人，

我们早已经知道，对坚捷德尼科夫并不是很好。这位将军的过活，可真是一位将军，这就是说，恰像一位大人物，大开府第，喜欢前来拜访、向他致敬的邻人；他自己呢，自然是不去回拜的，一口粗哑的声音，看着许多书，还有一个女儿，是稀奇的、异乎寻常的存在。她非常活泼，有生气，好像她就是生活似的。

她的名字是马莉尼卡，受过特别的教育。教她的是一个一句俄国话也不懂的英国家庭教师。她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父亲又没有常常照管她的余暇，但发疯似的爱着女儿，以至于一味拼命地趋奉。她什么都唯我独尊，恰如一个放纵长大的孩子一样。倘使有谁见过她怎样忽然发怒，美丽的额上蹙起严峻的皱纹，怎样懊恼地和她的父亲争论，那是一定要以为她是世界上最任性的创造物的。但她的愤怒，只在听到了一件别人所遭遇的惨事或不平。她决不为了自己来发怒或纷争，也不为自己来辩解。一看见她所恼怒的人陷入不幸和困苦，她的气恼也就立刻消失了！有人来求她布施，她当即抛出整个的钱袋去，却并不仔细地想一想，这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她有些莽撞、急躁，说起话来，好像什么都在跟着思想飞跑：她那脸上的表情，她的言语，她的举动，她的一双手，连她的衣服的褶子也仿佛在向前飘动，人几乎要想，她自己也和她的言语一同飞去了。她毫不隐瞒，对谁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秘密思想，如果要说话，世界上就没有力量能够使她沉默。她那惊人的步法，是一种唯她独具的，非常自由而稳重的步法，谁一相遇，就会不由自主地退到一旁，给她让出道路来。和她当面，坏人就总有些惶恐、沉默了。连最不怕羞的人也说不出话，失了所有的把握和从容，而老实人却立刻极其坦然地和她谈起闲天来，仿佛遇到了世间未见的人物，听过一句话，就好像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经认识她，而且已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一个相貌：是在他仅能依稀记得的童年，在自己的父亲的家里，在快乐的夜晚，在一群孩子高

兴地玩着闹着的当时——从此以后许多时，成年人的严肃和成就，就使他觉得凄凉了。

坚捷德尼科夫和她的关系，是也和一切别的人们完全一样的。一种新的、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感情激励了他，一道明亮的光辉，照耀了他那单调的、凄凉的生活。

将军当初是很亲爱和诚恳地接待了坚捷德尼科夫的，但两人之间，竟不能弄到实在的融洽。每一见面，临了总是争论，彼此都怀着不舒服的感情。因为将军是不受反对和辩驳的。而坚捷德尼科夫这一面，可也是有些易于感动的年轻人，他自然也为了他的女儿，常常对父亲让步，因此久没有搅乱彼此之间的平和。直到一个很好的日子，有将军的两位亲戚，一位是伯爵夫人博尔德列娃，一位是公爵夫人尤贾吉娜，前来访问的时候。这两位都曾经做过老女皇的宫中女官，和彼得堡的大有势力的人物，也还有一点密切的关系。将军就竭力地向她们去献媚。坚捷德尼科夫觉得她们一到，对他就很冷淡，不大注意，把他当哑巴看待了。将军常向他用居高临下的口气称他为“我的好人”或是“最敬爱的”，而这一回竟对他称了“你”。坚捷德尼科夫气恼起来了。他咬着牙齿，然而还知道用非常的自制力，保持着镇静，当怒不可遏、脸上飞红的时候，也用了很和气、很谦虚的声音回答道：“对于您的出格的好意，我是万分感谢的，军门大人。您用这亲昵的‘你’对我表示着密切的交情，我就对您也有了一样的称‘你’的义务。然而年纪的悬隔，却使我们之间完全不能打这样亲戚似的交道啊！”将军狼狈了，他搜寻着自己的意思和适当的说法，终于声明了这“你”用的并不是这一种意思，老年人对于一个年轻人，大约是可以称之为“你”的。关于他的将军的品级，却一句话也不说。

当然，两面的交际，自从这一事件以后就彼此断绝了，他的爱情，也一发芽就凋落。暂时在他面前一闪的光明，黯然消灭，现在降临的昏暮，比先前更暗淡、更昏沉。他的生活又回上旧路，成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那老样子了。他又整天无所作为地躺着，家里满是龌龊和杂乱，扫帚在屋子的中央，终日混在一堆尘埃里，裤子竟会在客厅里到处游牧，安乐椅前面的华美的桌子上，放着几条垢腻的裤带，像是对于来宾的赠品似的。坚捷德尼科夫的全部生活，就这样无聊、昏沉起来，不但他的仆役不再敬畏，连鸡也肆无忌惮地来啄他了。他会许多工夫拿着笔，坐在那里，在摊在面前的一张纸上面画着各种图：饼干，房屋，小屋，小车，三驾马车，等等。有时还会忘掉了一切，笔在纸上简直自动起来，在主人的无意中，形成一个娇小的头脸，是优秀动人的相貌，流利探索的眼光和一个微微蜷曲的鬈子——于是画家就惊疑地凝视，这是那人的略画，那肖像是没有一个美术家能够摹绘的。他心里就越加伤痛起来，他不愿意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幸福，因此也比先前更悲哀，更少说话了——这就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心情。

有一天当他照例地坐在窗前，望着前园时，忽然惊疑不定，是觉得既不见格里戈里，也不见佩尔菲利耶夫娜，外面却只是一种不安和扰动了。

年轻的厨子和管家女都跑出去开大门：门一开，就看见三匹马，和刻在凯旋门上的完全一样的。一匹的头在左，一匹在右，一匹是在中间。这上面高高地坐着一个马夫和一个家丁，宽大的衣服，头上包一块手帕。两人之后坐着一位穿外套和戴皮帽的绅士，满满地围着红色的围巾。当马车停在门口的台阶前时，就显出这原来是一辆有弹簧

的轻巧的车子。那仪表非凡的绅士，就以仿佛军人似的敏捷和熟练，跳出车子，匆匆地跑上阶沿来了。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着了急。他以为来客是一位政府的官员。到这里我应该补叙一下，他在年轻时候，是受过一件傻事情的连累的。有一对读过一大批时下小本子的哲学化的骠骑兵官，一位进了大学却未毕业的美学家，和一个败落的赌客，要设立一个慈善会，会长是一个秘密共济会员，是一位爱打牌的老骗子，然而口才极好的。这会藏着一种非常高尚的目的，就是要使从泰晤士河边到堪察加岛的全人类永远得到幸福。但这须有莫大的现钱，从大度的会员们募集的捐款，是闻所未闻的大。这钱跑到哪里去了呢，除了掌握指导之权的会长以外，自然谁也不知道。坚捷德尼科夫是由两个朋友拉进这会里去的，那两个都是属于满肚牢骚类的人，天性是善良的，为了科学，为了教化，以及为了给人类服务的他们的未来的壮举，喝了许许多多杯，于是就成为正式的酒鬼了。坚捷德尼科夫觉察的还早，退了会。但这会却已经玩了一个与上等人不很相宜的另外的花样，招出不愉快的结果来，竟闹到警察局去了……坚捷德尼科夫退会之后，就和这些人断绝了一切的交涉，但还不能觉得很放心，也是毫不足怪的：他的良心并不完全清净。所以他现在瞥见大门一开放，就不能不吃惊。

但当来客几乎出人意外地老练地一鞠躬，一面微微地侧着头，作为致敬的表示的时候，他的焦急立刻消散了。那人简短地，然而清楚地声明，他从很久以前起，就一半为了事务，一半为了好奇，在俄国旅行。即使不计那些有余的产业和多种的土壤，我们的国度里也很富于显著的东西：他是给这田地的美景震撼了，但倘若他的马车没有因为这春天的泛滥和难走的道路忽然出了毛病，他是绝不敢到这美丽之

处来惊动主人的，就为了想借铁匠的高手给修理一下。然而即使马车全没有出什么事，他也还是禁不住要趋前来请安的。

那客人一说完话，就又可爱到迷人地一鞠躬，露出他那珠扣华美的亮漆长靴来，而且他的身子虽然肥胖，却以橡皮球的弹性，向后跳退了几步。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早已放心了。他认为这人该是一个好奇的学者或是教授，旅行俄国，在采集植物或者也许倒是稀奇的化石的。他立刻声明了对于一切事情，自己都愿意协助。请他用自己的车匠和铁匠来修理马车，请他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在这里休息，请他坐在一把宽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子[4]上，要倾听他那博学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事物的谈话了。

然而那客人所讲的却多是内心生活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涯比作一只小船，在大海里，被怕人的风暴所吹送。说他怎样地屡次变换了职业，他多少次为真理受苦，以及他怎样地屡次被敌人所暗算，生命几濒于危险，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于是坚捷德尼科夫看出来了，他的客人乃是一个实际家。收场是他把一块雪白的麻纺手巾按在鼻子上，大声地擤了一下鼻涕，响到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从来没有听到过。在交响乐里，是往往会遇到这种讨厌的喇叭的，如果只有这一声，却令人觉得并不在交响乐里，倒是自己的耳朵在发响。在久经沉睡的府邸中的突然惊醒的许多屋子里，立刻轰传了一样的声音，而立刻也在空气中充满了古龙水的芳烈的气息，这是由麻纺手帕轻轻一挥，隐隐约约地散在屋里的。

读者恐怕已经猜到，这客人并非别人，即是我们那可敬的、长久没有顾到了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他老了一点了，可见他的

过活，也并非没有狂风骇浪。就是他穿着的常礼服，也显得有些穿熟的样子。连那马夫和篷车，家丁，马匹和马具，看去都好像有一点减损和消耗了。他的经济景况似乎也并不很出色。但那脸面上的表情，行为的优雅，恰依然全如先前一样。是的，他的应酬，倒比以前更可爱了一些，坐在安乐椅子上的时候，也还是架起了一条腿。谈吐近乎更加柔软，言语之间，也仿佛愈在留心和节制，态度是更聪明、更稳重，在一切举动上，几乎更加能干了。他的衣领和胸衣是雪似的又白又亮，虽然在旅行，外衣上却不沾一粒灰尘：他可以立刻去赴庆祝生日的筵宴。下巴和面颊都刮得极光，只有瞎子，才会不惊叹那饱满和圆滑的。

府邸里立刻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关着外层门，久已躲在昏暗中的一半，突然被照得光明耀眼了。很亮的屋子里，摆起家具来，一切就马上显得这模样：作为卧室的屋子，陈列着各种夜晚化装用的东西，作书房的一间……等一等吧，我们先应该知道这屋子里摆着的三张桌子：一张是沙发前面的书桌，一张是镜子和窗门之间的打牌桌，还有一张是屋角上的三角桌，正摆放在卧室的门和通到堆积破烂家具、不住人的大厅的门的中间。这大厅，向来是充作前厅之用的，已经整年地没有人进去过。在这三角桌子上，那旅客从衣箱里取出来的衣裳就找到了它的位置，便是：两条配着那件常礼服用的裤子，两条簇新的裤子，两条灰色的裤子，两件绒背心，两件绸背心和一件常礼服。这些都积叠了起来，像一座金字塔，上面盖一块绢手帕。在房门和窗门之间的另一个屋角上呢，排着一大批长靴：一双不很新的，一双完全新的，一双亮漆鞋和一双睡鞋。这些上面也怕羞似的盖着一块绢帕——简直好像并无其物的一样。书桌上也立刻整整齐齐地摆出这些东西来：小匣子，一个装有古龙香水的瓶儿，一个日历和两种小说，但两种都只有第二本。干净的小衫裤，是放在卧室里的衣橱里面

了，要给洗衣女人去洗的那些，就捆成一团，塞在床底下。连那衣箱，到得变空之后，也塞进床底下去了。为了吓跑强盗和偷儿，一路带着的长刀，也拿进卧室去，挂在靠近眠床的一个钉头上。什么都显得了不得的干净，异乎寻常的整齐了。哪里都找不出一片纸，一根毛，或者一粒尘埃了。连空气也显得美好起来：其中散布着一个小衫裤常常替换、礼拜天一定要去用湿海绵洗澡的鲜活而健康的男子汉的令人舒服的气味。在充作前厅之用的大厅里，一时也粘住了家丁彼得鲁什卡的气息，但彼得鲁什卡又即搬家，这正和他相称，弄到厨房里去了。

在第一天，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很有些为自己的无拘无束担心；他怕这客人会烦扰他，带累他的生活有不惬意的变化，扰乱他自己幸而立定了的日课。但他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朋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却显示了适应一切的非凡的弹性和才能。他称扬主人的哲学气味的悠闲，并且说明这可以使人长寿。关于主人的孤独生活，他赞成地说，这对于人乃是养成伟大思想的。也看了一看图书室，把书籍赞美非常，还指出这可以防人的误入歧路。他话说得很少，但凡有所说，却无不真切，而且分明。一切举动，尤其证明着可爱和伶俐，进退都适得其时，不把质问和愿望来麻烦主人，如果是这边沉默着、不爱谈天的话，也很满足来下一盘棋，也很满足不开口，当主人把烟草的烟云喷向空中时，他不吸烟，就来找一件相称的事情。举个例子，就如他从袋子里摸出银烟盒来，钳在右手的两个指头的中间，再用左手的一个指头拨得它飞快地旋转起来，简直好像地球在转着自己的轴子，或者用手指咚咚地敲着盖子，再加口哨吹出和谐的声调。一句话，他一点也不妨碍他的主人。“在一生中，这才看见了一个可以一同过活的人！”坚捷德尼科夫对自己说，“这种本领，在我们这里实在是很少有的。我们里面有许多人，聪明，有教养，也确是好人。然而永远稳妥

的人，可以同住一世纪，并不争闹的人——这样的人我却不知道。这一种人，我们这里到底有多少呢？这是我所认识的这类人的第一个。”坚捷德尼科夫这样地判断着他的客人。

乞乞科夫那一面也很高兴，因为他能够在一个这么温和而恳切的主人家里，寄住若干的时光。流浪人的生活，他实在尝饱了。能够好好地住下一个月，欣赏着出色的村庄的风景，田野的气味，和开始的春光，就是为痔疮起见，也有大用处和利益的。

轻易就找不出给他休息的更好的地方来。春天战胜了压迫的严寒，骤然展开那全部的华美，幼小的生命到处抽芽了。树林和牧场都闪出淡绿，嫩草的新鲜的碧玉里，明晃晃地抽着蒲公英的黄花，还有红紫的白头翁花，也温顺地垂着纤柔的颈子。成群的蚊虻和许多昆虫，都在沼泽上出现，跟着的是长脚的水黾，于是禽鸟也从各方面来躲在干枯的、可以遮蔽的芦苇里。一切都潮涌似的聚集在这地方，彼此互相见面、互相亲近了。地上忽然增添了丁口，树林觉醒起来，牧场上是活泼而且响动，村子里跳着圆舞。还有多少地方是闲空的呢。怎样明朗的新绿！空气是多么清新！园里是多少禽鸟的歌吟！万有的天上似的欢呼和高兴！村庄在发声，在歌唱，好像结婚的大宴了。

乞乞科夫时常去散步，出去游行和漫步的机会是多得很的。他直上平坦的高原，可眺望横在下面的溪谷，到处还有啮岸的洪水所留下的大湖，其中耸着幽暗的、尚未生叶的树林的岛屿；或者是穿过暗林的密处和阴地的中间，树木戴着鸟巢，接近地屹立着，乌鸦叫着乱飞起来，好像一片云遮暗了天宇。从燥地上可以一径走到埠头，装着豌豆、大麦和小麦的初次的船刚要开行，流水激着慢慢地转动起来，水车轮发出震聋耳朵的声响。或者他去看看方才开始的春耕，观察一块

新耕的土地，怎样展在原野的碧绿里，还有播种的人，用手敲着挂在胸前的筛子，匀整地撒出种子去，却没有一粒落在别地方。

乞乞科夫什么地方都走到。他和管家、农夫、磨工一样一样地议论、谈天。他什么都问到，问那里怎样，还问怎样营生，卖掉了多少谷子，春天和秋天磨什么谷子，每个农奴叫什么名字，谁和谁有亲，他从哪里买了他的公牛，他用什么喂他的猪，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漏落。他也问出了死掉多少农奴，知道是好像少得很。因为他是聪明人，立刻明白了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家景并不很出色。他到处发现了怠慢、懒惰、偷盗，还有纵酒也很风行，他自己想："坚捷德尼科夫可多么糊涂呀！这样的产业，却一点也不管！从这里赚出总额五万卢布来，是可以把得稳的！"

在散步时，他不止一回，起了这样的思想，自己也在什么时候——当然并非现在，却在将来，如果办妥要务，他手里有了钱的话——自己也在什么时候要做一个像这产业的平和的主人。于是不消说，立刻有一个商家的，或是别的有钱人家的，粉面的年轻而娇滴滴的女人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噢，他竟还梦想她是性情和音乐相近的哩。他也设想着后代，他的子孙，那责任，是在传乞乞科夫氏于无穷：一个泼刺的男孩和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简直是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当然，三个也可以，由此给大家知道知道，他的确生活过，存在过，至少是并不像一个幽灵或者影子似的在地上逛荡了一下——而且他对于祖国，因此也用不着惭愧了。于是就往往起了这一种思想，那也并不坏，如果他有了头衔的话，例如五等官，这总是一个很有名誉、很可尊敬的称号呀！人如果去散步，是什么都会想起来的，非常之多，致使把人从这无聊的、凄凉的现在拉开，挑拨他的幻想力，加

以戏弄，使他活动，纵使他明知道做不到，在他自己却还是觉得甜蜜的。

乞乞科夫的仆役也很中意这地方。他们很快地习惯了新生活。彼得鲁什卡立刻和侍者格里戈里结了交，虽然他们俩开初都很矜持，而且非常之装模作样。彼得鲁什卡想蒙蔽格里戈里，用自己的游历和世界知识，使他肃然起敬。但格里戈里却马上用了彼得鲁什卡没有到过的彼得堡制了胜。他还要用那些地方的非常之远来对抗，而格里戈里可就说出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谁都绝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而且据说还远在三千里以上，弄得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家丁无法可想，只好张开了嘴巴，遭所有奴婢的哄笑了。但相处却很合适，两个家丁订结了亲密的交情。村边有一个出名的小酒店，是一切农奴的老伯伯、秃头的皮门大叔开设的，店名叫“阿库利”。在这店堂里，每天总可以见到他们。所以用人民爱用的话来说，他们是成了酒店的“老主顾”了。

谢利凡却有另外的乐处。村子里是每晚上都唱歌，村里的年轻人聚集起来，用歌唱和跳舞来庆祝新春。跳着圆舞，合围了，又忽然分散。在现在的大村子里是已经很少有了的苗条而血统纯粹的、招人怜爱的姑娘们，给了他一个强有力的印象，以至于久立不动，看得入迷。其中谁最漂亮呢，那可很难说。她们都有雪白的胸脯和颈子，又大又圆的含蓄的眼睛，孔雀似的步子，一条辫发，一直拖到腰带边。每当那洁白的双手拉着他的手，在圆阵中和她们徐徐前进，或者和别的青年们排成一道墙，向她们挤过去的时候，每当姑娘们高声大笑着，向他们迎上来，并且唱着“新郎在哪里呢，主人呀？”的时候，每当周围都沉入黑夜中，那谐调的回声，远从河流的后边，忧郁地反响过来的时候，他就几乎忘却了自己。此后许多时，无论是在早上或是

黄昏，是在睡着或是醒着，他总觉得好像有一双雪白的手捏在自己的两手里，和她们在圆阵里慢慢地动弹。

乞乞科夫的马匹也觉得在它们的新住宅里好得很。青马、议员，连花马在内，也以为留在坚捷德尼科夫这里毫不无聊，燕麦是很出色的，而马房的形势，也极其适意。每匹都各有各自的位置，用隔板和别的分开，然而又很容易从上面窥探。所以也能够看见别的马，如果其中有一匹，即使是在最末的边上的，高兴嘶起来了，那么，别的马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回答它的同僚。

总而言之，在坚捷德尼科夫这里，谁都马上觉得像在自己的家里了。但一涉及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因此游历着广大的俄国的事务，即死魂灵，关于这一点，他却纵使和十足的呆子做对手，也格外谨慎和干练了。然而坚捷德尼科夫总是在看书，在思索，要查明一切现象的原因和底蕴——它们的为着什么和什么缘故……“不，我从另一面下手，也许要好一些吧！”乞乞科夫这样想。他时常和婢仆去谈闲天，于是他有一回，知道了主人先前常常到一家邻居——一位将军——那里去做客，知道了那将军有一个女儿；知道了主人对于那小姐——而小姐对于主人也有一点……知道了但他们忽然断绝，从此永远不相来往了。而他自己也已经觉到，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总在用铅笔或毛笔画着种种头像，但是全都显得非常相像的。

有一天，午餐之后，他又照例地用了第二个指头，使银烟盒依轴而转的时候，向着坚捷德尼科夫道：“凡是心里想要的东西，您什么都有，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只是您还缺一样。”

“那是？”这边问，一面在空中喷出一团的烟云。

“一个终身的伴侣。”乞乞科夫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于是这回的谈话，就此收场了。

乞乞科夫却并不害怕，寻出一个另外的时机来。这回是在晚餐之前，当谈天的中途，突然说：“真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得结婚了！”

然而坚捷德尼科夫仍旧一句话也不回答，仿佛他不爱这个题目似的。

但是，乞乞科夫不退缩。他第三次选了另外一个时机，是在晚餐之后说了这些话：“噢，真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您的生活，我总以为您得结婚了！您还会生忧郁症呢。”

也许是乞乞科夫的话，这回说得特别动听，也许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时特别倾于直率和坦白，他叹息一声，并且说，一面又喷出一口烟：“第一者，是人总该有幸福，总该有运气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于是他很详细地对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和将军的结交以及他们的绝交的全部故事。

当乞乞科夫一句一句地明白了已经知道的案件，听到那只为一句“你”，却闹出这么大故事来的时候，他简直骇了一跳。暂时之间，他查考似的看着坚捷德尼科夫的眼睛，不知道他是十足的呆子呢，还不过稍微有一点昏。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请教您！”他终于说，一面握住了主人的两只手：“这算什么侮辱呢？在‘你’这个字里，您找得出什么侮辱来呢？”

“这字的本身里自然是并不含有侮辱的。”坚捷德尼科夫回答道，“侮辱是在说出这字来的意思里、表现里。‘你！’——这就是说：‘知道吧，你是一个无足重轻的东西，我和你来往，只因为没有比你好的人，现在是公爵夫人尤贾吉娜在这里了，我请你记一记哪里是你本来的地位，站到门口去。’就是这意思呀！”说到这里，我们的和气的、温顺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眼睛就发光，在他的声音里，颤动着出于大受侮辱的感情的愤激。

“噢，如果竟是这一类的意思？——那有什么要紧呀？”乞乞科夫说。

“怎么，您要我在这样的举动之后，还去访问他吗？”

“是的，这算得什么举动？这是绝不能称为一种举动的。”乞乞科夫极冷静地说。

“怎么会不是‘举动’的？”坚捷德尼科夫诧异地问道。

“总之这不是举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不过是这位军门大人的一种习惯，对谁都这么称呼。况且对于一位这样的给国家出过力、可以尊敬的人物，为什么不宽恕他一下呢？”

“这又是另一件事了。”坚捷德尼科夫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老先生或者一个穷小子，不这么浮夸、骄傲和锋利，如果他不是将军，那么，就是用‘你’来称呼我，我也很愿意宽恕，而且还要恭恭敬敬地应对的。”

“实实在在，他是一个呆子！”乞乞科夫想，“他肯宽恕一个破烂衣服的家伙，对于一位将军倒不！”在这料想之后，他就大声地说下去

道:“好，可以，就是了，算是他侮辱您吧，但是您也回报他：他侮辱您了，您也还了他侮辱。然而人怎么可以为了一点这样的芥蒂，就大家分开，抛掉个人藏在心里的事情呢？我应该先求原谅，这真是……如果您立定了目标，那么，您也应该向这奔过去，有什么要来吗，来就是。谁还留心有人在对人吐唾沫呢？一切的人，都在互相吐唾沫。现在是您在全世界上也找不出一个人，会不向周围乱打，也不对人吐唾沫了。”

坚捷德尼科夫被这些话吓了一大跳，他完全目瞪口呆地坐着，单是想:“一个太古怪的人，这乞乞科夫！”

“是一个稀奇的家伙，坚捷德尼科夫！”乞乞科夫想，于是他放声说下去道:“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请您让我像对兄弟似的来说一说吧。您还毫无经验。您要原谅我去弄明白这件事。我要去拜访大人，向他说明，这件事在您这边是由于您的误会，原因还在于您年纪轻，您的世界知识和人间知识都很有限。”

“我没有到他面前去爬的意思。”坚捷德尼科夫不高兴地说，“也不能托付给您的！”

“我也没有爬的本领。”乞乞科夫不高兴地回答道，“我只是一个人。我会犯错误，但是爬呢——断断不来的！请您原谅吧，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竟有权利，在我的话里垫进这么侮辱的意义去，我可是没有料到的。”

“您宽恕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错了！”坚捷德尼科夫握着乞乞科夫的两只手，感激地说，“我实在并不想侮辱您。您的好意，在我

是极有价值的。我对您起誓。但我们收起这话来，我们不要再来谈这件事吧！”

“那么，我也就平平常常地到将军那里去吧。”乞乞科夫说。

“为什么？”坚捷德尼科夫问，一面诧异地凝视着乞乞科夫。

“我要去拜访他！”乞乞科夫道。

“这乞乞科夫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啊！”坚捷德尼科夫想。

“这坚捷德尼科夫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啊！”乞乞科夫想。

“我明天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到他那里去，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想，去拜访一位这样的人物表示自己的敬意，还是早一点好。只可惜我的马车还没有整顿，我想请您允许我用一用您的车子。我预备早晨十点钟就到他那里去的！”

“自然可以。这算得什么！您吩咐就是。您爱用哪一辆，就用哪一辆，都随您的便！”

在这交谈之后，他们就走散，各归自己的房子，睡觉去了，彼此也并非没有推测着别人的思想的特性。

但是——这岂不奇怪——当第二天马车到门，乞乞科夫身穿新衣服、白背心，结着白领带，以军人似的熟练，一跳而上，驶了出去，拜访将军去了的时候，坚捷德尼科夫就起了一种好像从未体验过的感动。他那一切生锈和昏睡的思想都不安起来，活动起来。神经质的激情，忽然用了全力，把这昏沉的、浸在舒服和无为中的迷梦，一扫而空了。

他忽而坐在沙发上，忽而走向窗口去，忽而拿起一本书，忽而又想思索些什么事。失掉的爱的苦恼啊！他找不出思想来。或者他想什么也不想。枉然的辛苦啊！一种思想的无聊的零星，各种思想的尾巴和断片，都闯进脑子里，搅扰着他的头颅。“这情形可真怪！”他说着，坐在窗前，眺望道路去了，道路穿过昏暗的槲树林，林边分明有一阵烟尘，是驶去的马车卷了起来的。但是，我们抛下坚捷德尼科夫，我们跟定乞乞科夫吧。

---

[1] 这类家丁专掌器皿、酒等，在贵族、富人之家常见，地位高过一般仆人。——译者注

[2] Sodom、Gomorrah是两个古市名，见于《旧约》，大约在近死海南界，后来就用它来喻风俗紊乱的都市了。这里是比喻下面的胡闹和喧嚣。——译者注

[3] 就是费奥多尔的爱称，也是贱称。——译者注

[4] 一种宽而深的椅子：法国的作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因病曾用这样的椅子，故名。——译者注

第二章

在十足的半个钟头里，出色的马匹就把乞乞科夫拉了大约十里远——先过槲树林，其次是横在新耕的长条土地之间的，跨着春天新绿的谷物的田地，其次又沿了时时刻刻展开着堂皇的远景的连山，终于是经过了刚在吐叶的菩提树的宽阔的林荫路，直到将军的领地里。菩提树路立刻变成一条两面白杨的长路，树身都围着四方的篱笆，后来就到透空铸铁的大门，可以窥见府邸的八个哥特式的圆柱子，支着华美的破风，雕镂得非常精美。到处发着油漆气，全部给人新鲜之感，没有一样东西显得陈旧。前园是平坦而且干净，令人觉得就要变成地板。当马车停在门前时，乞乞科夫就十分恭敬地跳了下来，走上阶沿去。他立刻把名片送到将军那里，而且又即被引进书斋里去了。

将军的威严相貌，可给了我们的主角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穿一件莓子红的柔软的天鹅绒的睡衣，他的神色是坦白的，他的脸相是有丈夫气的，他有一大片唇须，茂盛而花白的颊须和头发，背后剪得很短；他的颈子，又宽又肥，也就是我们这里之所谓“三层楼”，意思是那上面有横走的三条皱，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八一二年间非常多的豪华的将军标本中的一个。这位贝德里谢夫将军，是也如我们大家一样，有一大堆优点和缺点的。在我们俄国人里面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两点实在交织得非常光怪陆离：豁达、大度，临到要决断的时候，也果决、明白，然而一到他居高无事，以及没有事情来惹他了，那就也如没有一个俄国人能够破例一样，要夹上一大批虚荣、野心、独断和小气。凡有品级超过了他的，他都非常厌恶，对他们发表一些冷话似的东西。最遭殃的是他的一个先前的同僚，因为将军确信着自己的明白和干练都在那人之上，而那人却超过了自己，已经做了两省的总督。还有一样晦气的事情，是将军的田产，又正在他的同僚所管的一

省里。将军就屡次复仇。一有机会，他就讲起自己的对手，批评他的一切命令，说明他的一切办公和行政，都是糊涂透顶。他什么都显得有些所谓古怪，尤其是在教养上。他是一个革新的好朋友和前驱，也总在愿意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知道得更好，所以他不喜欢知道一点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的人。总而言之，他是很爱夸耀自己的聪明的。他的教育，大半从外国得来，然而又要摆俄国的贵人架子。性格上既然有这么多的固执，这么多的厉害的冲突，做起官来，自然只好和不如意打仗，终于也弄得自己告退了。闹成这样的罪孽，他却归之于一个所谓敌党，因为他是没有负点责任的勇气的。告退以后，他仍旧保存着堂堂的威风。无论他穿着一件燕尾服，一件常礼服，或者一件睡衣——他总是这模样。从他的声音起，一直到一举一动，无不是号令和威严，使他的一切下属，即使并非尊敬，至少也要觉得害怕或胆怯。

乞乞科夫觉到了两样：敬重和胆怯。他恭敬地微歪了头，好像要搬一个载着茶杯的盘子似的，伸出两只手去，用了出奇的熟练，鞠躬快要碰到地面上，并且说道："前来恭候大人，我以为是自己的义务。对于在战场上救了祖国的人们的道德，抱着至高的尊敬，所以使我，使我来拜见您老了。"

这几句开场白，在将军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很和气地点点头，说道："和您相识，我是很高兴的。请，您请坐！您是在哪里办公的呀？"

"我的办事地方，"乞乞科夫说，一面坐在安乐椅子上——但并非中央，却在微微靠边的一面——而且用手紧抓着椅子的靠手，"我的办事的地方，最初是在国库局的，大人，后来就过种种的位置，我在地方审判厅，在一个建筑委员会，在税务处，都办过公。我的生涯，就

像一只小船，在狂风巨浪中间一样，大人。我可以说，我是用忍耐喂养大的，我自己就是所谓忍耐的化身。我吃了敌人多少苦呢，这是用言语，就是用艺术家的画笔，也都描写不来的。现在到了晚年，这才在寻一个角落，好做一个窠，给自己过活。这回是就住在您大人的近邻的人家……”

“谁家呀，如果我可以问？”

“在坚捷德尼科夫家，大人。”

将军皱起了眉头。

“他现在非常懊悔，没有向大人您来表示当然的尊敬。”

“尊敬！为什么？”

“为了您大人的勋业。”乞乞科夫说，“不过他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他说：‘只要我能够给军门大人做点什么……因为我是知道尊重救了祖国的人物的。’他说。”

“我，那么，他想怎样？……我可是毫不怪他呀！”将军说着，已经和气得多了，“我是真心喜欢他的，还相信他一到时候，会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物呢。”

“说得真对，大人。”乞乞科夫插嘴道，“一个很有用的人。他很有口才，文章也写得非常好。”

“但我想，他是写着种种无聊东西的。我想，他是在作诗或者这一类吧。”

“并不是的，大人，全不是无聊的东西。他在做一部极切实、极紧要的著作。他在做……一部历史，大人……”

“一部历史？……什么历史？”

“一部历史……”到这里，乞乞科夫停了一下，不知道是因为有一位将军坐在眼前，还不过是想要加重这事情的力量呢，总之，他又接着道：“一部将军们的历史，大人！”

“什么？将军们的？怎样的将军们的？”

“将军们全部，大人，就是全体的将军们……也就是，切实地说起来，是祖国的将军们的。”

乞乞科夫觉得自己岔得太远了，因此非常惶惑。他恨得要吐唾沫，一面自己想：我的上帝，我在说什么昏话呀。

“请您原谅，我还没有全懂……那究竟是怎么的呀？那是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各人的传记呢？还有，写的是现存的所有的将军们，还是只写那参与过一八一二年战事的呢？”

“对得很，大人，只是那参加战事的！”一面却自己想道，“打死我吧，我可说不清！”

“哦，那么，他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可以给他非常有味的史料哩！”

“他不敢，大人！”

“多么糊涂！为了彼此之间有什么一句傻话……我可全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自己到他那里去也可以的。”

“这他可不敢当，他自己会来的。”乞乞科夫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自己想道，“哼，将军们！可来得真凑巧，然而这全是我随口滑出来的！”

在将军的书斋里，听到一种声音，雕花框子的胡桃木门，自己开开了。门背后出现了一个闺女的活泼的姿色，手拉着房门的把手。即使在屋子的昏暗的背景上忽而显出了被灯火映得雪亮的图画也不及这可爱的丰姿的突然涌现，给人这么强有力的印象。她分明是因为要说什么话，走了进来的，但一看见屋子里有一个陌生人……好像和她一同涌进了太阳的光线，将军的森严的房屋，也仿佛全部灿烂起来，微笑起来了。在最初的一瞬间，乞乞科夫竟猜不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她是生在哪一国度里的呢，也很难断定，因为这么纯净而优美的相貌，是并不能够轻易找到的，即使在古代的浮雕玉石上。她那高华的全体，苗条而轻捷像一支箭，显得比一切都高一些。然而这只是一种美的错觉。她其实并不很高大。这种现象，不过由于她的肢体，彼此无不出奇地融洽和均匀。那衣服，她所穿的，也和她的身样非常相称，令人要以为因为想给她做得极好，最有名的裁缝们曾经商讨一番的。然而这也只是一种错觉。她并不考究自己的装饰，什么都好像自然而然的一样：只要在单色的匆匆裁好的布片上，用针缝上两三处，就自然成了称身的高华的襞褶；倘将这衣裳和它的穿着人一同移在绘画上，那么，一切时髦的年轻闺秀，就显得好像花母牛，或是旧货店里的美人儿了。倘将她连这襞褶和所穿的衣裳一同凿在白石上，那么，人就要称这雕像为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她只有一个缺点：有些过于瘦弱和纤柔。

“我来给您介绍我的搅家精吧！”将军说着，转向乞乞科夫这面去，“还要请您原谅，我还没有知道您的本名和父称哩……”

“对于一个还没有表现一点特色和德行的人，也得知道那本名和父称吗？”乞乞科夫谦虚地歪着头，回答道。

“但是……这一点是总该知道的！”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大人！”乞乞科夫说着，一面用了军人似的熟练，鞠一个躬，又用了橡皮球似的弹力，向后跳了一下。

“乌莉尼卡！”将军接着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刚告诉了我很有意思的新闻。我们邻人坚捷德尼科夫，可全不是像我们所想那样的傻子。他在做一部大著作：一部一八一二年的将军们的历史哩。”

“哦，但是谁说他是傻的呀？”她很快地说，“至多，也不过是你很相信的那个米锡内波克罗莫夫会这么说，爸爸，而他却不过是一个空虚而卑劣的人呀。”

“怎么就卑劣？他有些肤浅，那是真的！”将军说。

“他有点卑劣，也有点坏，不单是肤浅的。谁能这样地对付自己的兄弟，还把他的同胞姊妹从家里赶出去呢，这是一个讨厌的、可恶的人！”

“然而这不过是人们讲说他的话。”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样的事来的。我真不懂你，爸爸。你有一颗少有的好心，但你却会和一个万不及你、你也明知道他不好的人打交道。”

“你瞧就是，”将军微笑着对乞乞科夫说，“我们是总在这么吵架的！”于是他又转向乌莉尼卡去，接着道，“亲爱的心儿！我可不能赶出他去呀！”

“为什么就赶出去？但也用不着招待得这么恭敬，像要把他抱在你的怀里似的呀！”

到这里，乞乞科夫以为也来说句话，已是他的义务了。

“每个生物都在求爱。”乞乞科夫道，“这叫人有什么办法呢？连兽类也爱被人抚摸，它从槛房里伸出鼻子来，仿佛想要说：来呀，摸摸我。”

将军笑起来了。“真对，就是这样的。它伸出鼻子来，恳求着：在这里呢。摸摸我！哈，哈，哈！不单是鼻子哩，整个人都从龌龊东西里钻上来，然而他却求人表示所谓同情……哈，哈，哈！”将军笑得发了抖。他那曾经搁过肥厚的肩章的双肩在抖动，好像现在也还饰着肥厚的肩章一样。

乞乞科夫也短声地笑起来，但因为对于将军的尊敬，他的笑总不张开口：嘻，嘻，嘻，嘻，嘻，嘻！[1]他也笑得发了抖，不过肩膀没有动，因为他并不缀着肥厚的肩章。

“这么一个先是欺骗和偷窃国家的家伙，却还想人因此来奖励他！倘没有奖励的鼓舞和希望，谁肯来出力和吃苦呀！”他说，“哈，哈，哈，哈！”

一种悲伤的感情，遮暗了闺女的高华而可爱的脸：“爸爸！我真不懂你怎么就是会笑！这样的坏事和这样的下流，只使我觉得伤心。如

果我看见一个人，简直公然地，而且当众做出欺骗的事情，却没有得到到处被人轻蔑的报应，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就要不好起来了。我想呀想呀的……”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但愿不要怪我们。”将军说，“我们和这事情是毫无关系的。不是吗？”他一面转向乞乞科夫，接着说，“哦，现在吻我一下，回你自己的房里去吧，我就要换衣服，因为立刻是午餐时候了。”

“你在我这里吃！”于是他瞥了乞乞科夫一眼，说。

“如果大人您……”

“吃吧，不要客气。这是还能请你的。谢谢上帝，我们今天有菜汤！”

乞乞科夫伸出了他的两只手，敬畏地垂了头，屋子里的一切事物，在眼睛里暂时都无影无踪了，只还能够看见自己的鞋尖。他在这种恭敬态度上，固定了一会儿之后，才又把脑袋抬起，却已经看不见乌莉尼卡。她消失了。她的位置上，站着一位大汉，是长着一副浓密的唇须和出色的络腮须子的家丁，两手分拿着银的面盆和水盂。

“你该是准许我在你面前换衣服的吧？”

“您不但可以在我面前换衣服，只要您爱在我面前做什么，都听您的便，大人！”

将军从睡衣里伸出一只手来，在斗士似的臂膊上，勒高了汗衫的袖口。他动手洗脸了，泼着水珠，哼着鼻子，好像一只鸭。肥皂水溅满了一屋子。

“哦，哦，他们要一种鼓舞和奖励。”他说，一面细心地擦着他的胖脖子，“抚摸他，抚摸他吧。没有奖励，他们就连偷也从此不听了。”

乞乞科夫起了少有的好心机，他突然得到一种灵感，“将军是一个快活的、好心的人物！可以试一试的！”他想，待到看见家丁拿着水盂走了出去，就大声地说道：“大人！您是对谁都很和善、恳切的！我对您有一个大大的请求。”

“怎样的请求？”

乞乞科夫谨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看。“我有一个伯父，是一个上了年纪、很是衰弱的人。他有三百个农奴和二千……而我是他唯一的承继者。他自己早不能管理他的产业，因为他太老、太弱了，然而他也不肯交给我。他寻了一个万分奇怪的缘由。‘我不熟悉我的侄子，’他说，‘他也许是一个浪子和废料的。他得先给我看看他是可靠的人，自己先去弄三百个农奴来，那么，我就给他我的那三百了。’”

“您不要见怪！这人简直是傻的吗？”

“如果他只是一个傻子，那倒还不算顶坏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的损害。但请您替我来设身处地，大人……您想，他有一个管家女，住在他那里的，而这管家女又有孩子。这就应该留心，怕他会把全部财产都传给他们了。”

“这老傻子发了昏，如此而已。”将军说，“我怎么帮助您呢，我看是没有法子的！”他诧异地看定了乞乞科夫，一面说。

“我有一个想法，大人。如果您肯把您所有的一切死掉的农奴，都让给我，大人，我想，立起买卖合同来，装得他们还活着一样，那么，我就可以把这合同给老头子看，他也就应该把遗产移交给我了。”

然而现在是将军很大声地笑起来了，笑得大约还没有人这样的笑过：很长久，他倒在靠椅上，把头靠在椅背上，几乎闭了气。整个屋子全都动摇。家丁在门口出现，女儿也吃惊地跑来了。

“爸爸，什么事呀？”她害怕地嚷着，并且疑惑地看定他。然而许多工夫，将军还说不出一句话，“放心吧，没有事，好孩子。哈，哈，哈！回你的房里去就是。我们就来吃中饭了。你不要担心。哈，哈，哈！”

将军喘息了几回之后，就又用新的力量哄笑了起来，洪亮的笑声响彻了全家，从前厅一直到最末的屋子。

乞乞科夫有一点不安了。

“可怜的阿伯！他要做大傻子了！哈，哈，哈！他要没有活的庄稼人，却得到死的了。哈，哈！”

“又来了！”乞乞科夫想，“真会笑！还会炸破的！”

“哈，哈，哈！”将军接着说，“这样的一匹驴子！怎么竟会这样地吩咐：去，自己先弄三百个农奴来，那你就再有三百了！他真是一匹驴子！”

“对了，大人，他真是一匹驴子！”

“喏，不过你的玩笑开得也不小！请老头子吃死魂灵！哈，哈，哈！上帝在上，只要我能够从旁看见你把买卖合同交给他，我情愿给的还要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呀？他样子怎么样？他很老了吗？”

“八十岁了！”

“他兴致还好吗？他还很行吗？他和管家女弄在一起，总该还有力气吧？”

“一点也不，大人！他很不行！好像孩子一样了！”

“这样的一个混蛋！不是吗？他是一个混蛋呀！”

“一点不错，大人！一个十足的混蛋！”

“他还出去散步？他去访人？他的腿倒还好？”

“是的，不过也已经不大好走了。”

“这样的一个混蛋！然而他倒还有兴致。怎样？他还有牙齿吗？”

“只有两个了，将军大人！”

“这样的一匹驴子！请不要生气，最敬爱的——他是你的伯父，但他却是一匹驴子啊。”

“自然是一匹驴子，大人！虽然他是我的亲戚，承认您说得对，我也有些为难，然而这有什么法子呢？”

好人乞乞科夫说了谎。承认这事，在他是毫没有什么为难的，因为他大约连这样的一个伯父也未必有。

“只要您大人肯赏光……”

“把死魂灵卖给你吗？为了这大计划，你可以把他们连地面和他们现在的住房都拿了去！你连全部坟地都带了去也不要紧。哈，哈，哈！唉，这老头子！他要给玩一下子了！哈，哈，哈，哈！”

于是将军的哄笑，又重新响满所有的房屋了！

（这里缺掉一大段，是从第二章引渡到第三章去的。）

---

[1] 原是He，he，he……，一时找不出适当的音译字。——译者注

第三章

“如果科什卡列夫上校确是发疯的，那就着实不坏了。”当乞乞科夫又到了广宇之下、旷野之上的时候，他说。一切人们的住所，都远远地横在他后面，他现在只看见广大的苍穹和远处的两朵小小的云片。

“你问明白了到科什卡列夫上校那里去的路了吗，谢利凡？”

“您要知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对付车子的事情多得很，分不出工夫来呀。不过，彼得鲁什卡是向车夫问了路的。”

“这样的一匹驴子！我早对你说过，你不要听凭彼得鲁什卡，他一定又喝得烂醉了。”

“这可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彼得鲁什卡从他的座位上稍微转过一点来，向乞乞科夫瞥了一眼，说，“我们只要跑下山，顺草地走上去，再没有别的了！”

“可是你专门喝烧酒！再没有别的了！你总是不会错的！谈到你，人也可以说，这是漂亮到要吓倒欧洲的家伙哩。”说到这里，乞乞科夫就摸一把自己的下巴，并且想道：“好出身的有教养的人和这样的一个粗俗的下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时车子已经驶向山下去。又只看见草地和广远的种着白杨树林的原野了。

舒适的马车在弹簧上轻轻摇动着，小心地下了微斜的山脚。于是又经过草地、旷野和水磨。车子隆隆地过了几道桥，摇摇摆摆地在远

的、不平的地面上跳来跳去。然而没有一座土冈，连打搅我们的旅客的清游的一个道路的高低，也非常之少。这简直是享福，并不是坐车。

葡萄架丛、细瘦的赤杨和银色的白杨，在他们身边很快地飞过去，还用它们的枝条着实打着两个坐在马夫台上的下人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而且屡次从彼得鲁什卡的头上掀去了帽子。这严厉的家丁有一回就跳下马夫台，骂着混账树，以及栽种它们的人，但他竟不想缚住自己的帽子，或者用手将它按定，因为他希望这是最末的一次，以后就不再遇到这等事了。不多久，树木里又加上了白桦，有几处还有一株枞树，树根上长着茂草，其间开着蓝色的燕子花和黄色的野生郁金香。树林尽是昏暗下去，好像黑夜笼罩了旅行者。突然在枝条和树桩之间，到处闪出雪亮的光辉，仿佛一面明镜的反射。树木疏下去了，发光的面积就大起来……他们面前横着一个湖——很大的水面，方圆十二三里。对面的岸上，现出许多小小的木屋。这是一个村子。湖水中发着大声的叫喊和呼唤。大约有二十个汉子都站在湖水里，水或者到腰带，或者到肩头，或者到颈子，是在把网拉到岸上去。这之间，他们里面竟起了意外的事情。其中的一个壮大的汉子，和一条鱼一同落在网里了，这人几乎身宽和身长相等，看上去好像一个西瓜，或者像是一个桶。他的景况是极窘的，就使尽力量大叫道："丹尼斯，你这混蛋，把这交给柯什玛！柯什玛，从丹尼斯手里接过网头来呀。不要这么推，喂，大个子孚玛。来来，站到那边去，到小个子孚玛站着的地方去。畜生！我对你们说，你们还连网都要撕破了！"这"西瓜"分明并不担心他本身：他太胖，是淹不死的，即使想要沉没，翻个筋斗，水也总会把他送上来。真的，他的背脊上简直还可以坐两个人，也能像顽强的猪尿泡一样，浮在水面上，至多，也不过哼上几声，用

鼻子吹起几个泡。然而他很害怕网会撕破，鱼会逃走，所以许多人只好拉着渔网的绳索，要把他拖到岸上来。

“这一定是老爷，科什卡列夫上校了。”谢利凡说。

“为什么？”

“您只要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身子就是。他比别人白，他的块头也出色，正像一位阔佬呀。”

这之间，人已经把这落网的地主拉得很近湖边了。他一觉得他的脚踏着实地，就站起来，而且在这瞬间，也看见了驶下堤来的马车和里面的乘客乞乞科夫。

“您吃过中饭了吗？”那绅士向他们叫喊着，一面拿着捉到的鱼，走向岸上来。他还全罩在渔网里，很有些像夏天的闺秀的纤手，戴着镂空的手套，一只手搭在眼上，仿佛一个遮阳，防着日光，另一只垂在下面，近乎刚刚出海的美第奇的维纳斯[1]的位置。

“还没有呢。”乞乞科夫回答着，除下帽子，在马车里极客气地招呼。

“哦，那么，您感谢您的造物主吧！”

“为什么呢？”乞乞科夫好奇地问，把帽子擎在头顶上。

“您马上知道了！喂，小个子孚玛，放下渔网，向桶子里去取出鲟鱼来。柯什玛，你这混蛋，去，帮帮他！”

两个渔夫从桶子里拉出一个怪物的头来。“瞧吧，怎样一个大家伙！这是从河里错跑进这里来的！”那滚圆的绅士大声说，“您到本府去就是！车夫，经过菜园，往下走！跑呀，大个子孚玛，你这呆木头，开园门去！他来带领您了，我立刻就来……”

长腿而赤脚的大个子孚玛，简直是只穿一件小衫，在马车前头跑过了全村。每家的小屋子前面，挂着各种打鱼器具，渔网呀，鱼簖呀，以及诸如此类。全村人都是渔夫。于是孚玛开了园的栅门，马车经过一些菜畦，到了村教堂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在教堂稍远之处，望见主人的府邸的屋顶。

“这科什卡列夫是有点古怪的！”乞乞科夫想。

“噢，我在这里！”旁边起了一种声音。乞乞科夫向周围一看，那主人穿着草绿色的粗棉布的上衣，黄色的裤子，没有领带，仿佛一个丘比特[2]似的从他旁边擦身过去了。他斜坐在弹簧马车里，填满着全座位。乞乞科夫想对他说几句话，但这胖子又即不见了。他的车子立刻又在用网打鱼的地方出现，又听到他那叫喊的声音：“大个子孚玛，小个子孚玛！柯什玛和丹尼斯呀！”然而乞乞科夫到得府邸门口的时候，却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看见那胖子地主已经站在阶沿上，迎接着来宾，亲爱地抱在他的臂膊里。他怎么跑得这么飞快呢——却终于是一个谜。他们依照俄国的古礼，十字形地亲吻了三回：这地主是一个古董的汉子。

“我到您这里，是来传达大人的问候的。”乞乞科夫说。

“哪一位大人？”

“您的亲戚，亚历山大·特米德里维奇将军！”

“这亚历山大·特米德里维奇是谁呀？”

“贝德里谢夫将军。”乞乞科夫答着，有点错愕了。

“我不认识他。”那人也诧异地回答道。

乞乞科夫的惊异，只是增加了起来。

“哦，那是怎的……？我的希望，是在和科什卡列夫上校谈话的？”

“不，您还是不希望吧！您没有到他那里，却到我这里来了。我是彼得·彼得洛维奇·佩图赫！佩图赫·彼得·彼得洛维奇！”主人回答说。

乞乞科夫惊愕得手足无措。“这不能！”他说，一面转向一样地张着嘴巴、瞪着眼睛的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一个坐在马夫台上，另一个是站在车门口。“你们是怎么弄的，你们这驴子！我对你们说过，驶到科什卡列夫上校那里去……这里却是彼得·彼得洛维奇……”

“你们弄得很好，伙计们！到厨房去，好请你们喝杯烧酒……”彼得·彼得洛维奇·佩图赫大声说，“卸下马匹，就到厨房里去吧！”

“我真是抱歉得很！闹这么一个大错！这么突然的……”乞乞科夫喃喃地说。

“一点也没有错。您先等一等，看午餐的味道怎么样，那时再说错了没有。请请。”佩图赫说着，一面拉了乞乞科夫的臂膊，引进宅子里去了。这里有两个穿着夏衣的少年来迎接他们，都很细长，像一对柳条，比他们的父亲总要高出一阿耳申[3]的样子。

“是我的小儿！他们都在中学里，放暑假回来的……尼古拉沙，你留在这里陪客；你，亚历克赛沙，同我来。”说到这里，主人就不见了。

乞乞科夫和尼古拉沙留下，寻些话来和他谈。尼古拉沙立刻对乞乞科夫说，进外省的中学全无意义，他和他的兄弟，都准备上圣彼得堡去，因为在外省过活，是没有价值的。

“我懂得了，”乞乞科夫想，“马路边和咖啡店在招引你们呀……”但他就又大声地问道：“请您告诉我，您父亲的田地，是什么情形呢？”

“我押掉了！”那父亲忽然又在大厅上出现了，就自己回答道，“押掉了许多。”

“不行，这很不行，”乞乞科夫想，“没有抵押的田地，立刻就要一点不剩了。要赶紧才好……”“您去抵押，是应该慢一些的。”他装着同情的样子，说。

“啊，不的。那不相干！”佩图赫答道，“人说，这倒上算。现在大家都在去抵押，人可也不愿意自己比别人落后呀！况且我一生住在这地方，现在也想去看一看莫斯科了。我的儿子们也总在催逼我，他们实在想受些大都会的教育哩。”

“这样的一个糊涂虫！”乞乞科夫想，“他会把一切弄得精光，连自己的儿子也教成浪费者的。他有这么一宗出色的田产，看起来，到处显着好景况。农奴是好好的，主人也不愁什么缺乏。但如果他们一受大菜馆和戏院的教育，可就全都一塌糊涂了。他其实还不如静静地留在乡下的好，这吹牛皮的家伙。”

“您现在在想什么，我知道的！”佩图赫说。

“什么呀？”乞乞科夫说着，有点狼狈了。

“您在想：‘这佩图赫可真是一个糊涂虫，他邀人来吃中饭，却叫人尽等。’就来，马上来了，最敬爱的。您看着吧，一个剪发的姑娘还不及赶忙挽好髻子，饭菜就摆在桌子上了。”

“啊呀！柏拉图·米哈洛维奇骑了马来哩！”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亚历克赛沙说。

“他骑着他那枣骝马呢！”尼古拉沙接着道，一面向窗口弯着腰。

“哪里？哪里？”佩图赫叫着，也跑到窗口去了。

“那是谁呀，柏拉图·米哈洛维奇？”乞乞科夫问亚历克赛沙道。

“我们的邻居，柏拉图·米哈洛维奇，普拉多诺夫，一个非凡的人，一个出众的人！”主人自己回答说。

在这瞬息中，普拉多诺夫走进屋子里来了。他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卷发的漂亮而瘦长的男子。一只精怪的狗，名叫雅尔伯，响着项圈，跟在他后面。

“您已经吃过饭了吗？”

“是的，多谢！”

“您是来和我开玩笑的吗？如果您已经吃过，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客人微笑着说道:“我可以不使您为难，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吃过，我不想吃。”

“您就瞧瞧吧，我们今天捉到了怎样的东西呀！我们网得了出色的鲟鱼！还有出色的鲫鱼和鲤鱼呢！”

“听您说话，就令人要生起气来的。您为什么总是这么高兴的？”

“为什么我该阴郁呢？我请教您！”那主人说。

“怎么？为什么吗？因为世界上是悲哀和无聊呀。”

“这只因为您没有吃足。您饱饱地吃一顿试试看。这阴郁和这忧愁，也是一种摩登的发明。先前是谁也不阴郁的。”

“您的圣谕，尽够了！这么一说，好像您就没有忧愁过似的。”

“从来没有！我也毫没有分给忧愁的工夫。早上——是睡着，刚刚睁开眼睛，厨子已经站在面前了，就得安排中餐的菜单，于是喝茶，吩咐管事人，出去捉鱼，一下子，就到了中餐的时候。中餐之后，不过睡了一下，厨子可又来了。得准备晚餐，晚餐之后又来了厨子，又得想明天的中餐，教人那里有忧愁的工夫呢？”

当两人交谈之间，乞乞科夫就观察那来客，他那非凡的美丽，他那苗条的、合适的体态，他那尚未耗损的青春之力的清新，以及他那绝无小疮损了颜色的处女一般的纯净，都使他惊异了。激情或苦痛，连近似懊恼或不安那样的东西，也从没有碰着过他那年轻的纯洁的脸，或在平静的表面上，掘出一条皱纹来，但自然也不能使它活泼。他的脸虽然由于嘲弄的微笑，有时见得快活，然而总有些懵懂的样子。

“如果您容许我说几句话，那么，以您们的风采，却还要悲哀，我可实在不解了！”乞乞科夫说，“人自然也愁生计，也有仇人，……也有谁在想陷害或者竟至于图谋性命……”

“您以为我，”那漂亮的客人打断他道，“您以为我因为要有变化，竟至于在希望什么小小的刺激吗？如果有谁要恼我一下，或者有这一类事情的话——然而这事谁也没有做。生活只是无聊——如此而已。”

“那么，您该是地面不够，或者也许是农奴太少了。”

“完全不是。我的兄弟和我一共有一万顷的田地，一千以上的魂灵。”

“奇怪。那我就不能懂了。但也许您苦于收成不好和时疫？也许您损失了许多农奴？”

“倒相反，什么都非常之好，我的兄弟是一个出众的田地经营家！”

“但是您却在悲哀和不舒服！这我不懂，”乞乞科夫说，耸一耸肩。

“您瞧着吧，我们要立刻来赶走这忧郁病了，”主人说，“亚历克赛沙，快跑到厨房里去，对厨子说，他得给我们送鱼肉馒头来了。懒虫亚美利扬在哪里？一定又是大张着嘴巴了。还有那贼骨头，那安多什卡呢？他们为什么不搬冷盘来的？”

但这时候，房门被打开了。走进懒虫亚美利扬和贼骨头安多什卡来，挟着桌布，盖好了餐桌，摆上一个盘，其中是各样颜色的六瓶酒。绕着这些，立刻攒聚了盛着种种可口的食品的盘子一大圈。家丁

们敏捷地在奔走，总在搬进些有盖的盘子来，人听到那里面牛酪吱吱发响。懒虫亚美利扬和贼骨头安多什卡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出色。他们有着这样的绰号，是不过为了鼓励而设的。主人绝没有骂人的嗜好，他还要和善得多。然而一个俄国人，是不能不说一句恶话的。他要这东西，正如他那帮助消化的一小杯烧酒。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的天性，来消遣那没有刺激性的食料的！

接着冷盘，才是正式的中餐。这时候，我们的和善的主人可就变为真正的专制君主了。他一看见客人中有谁盘子里只剩着一块，便立刻给他放上第二块，一面申说道："世界上是什么都成对的，人类、飞禽和走兽！"谁的盘子里有两块，他就去添上第三块，并且注意道："这不是好数目：二！所有的好物事都是三。"客人刚把三块吃完，他又已经叫起来了："您曾见过一辆三轮的车子，或者一间三角的小屋子吗？"对于四或五这些数目，他也都准备着一句成语。乞乞科夫确已吃了十二块，自己想："哼，现在是主人一定不会再劝了！"然而他是错误的：主人一声不响，就把一大块烤牛排和腰子都放在他的盘子上。而且是多么大的牛排呀！

"这是两个月之间，单用牛奶喂养的。"主人说，"我抚养它，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我吃不下了！"乞乞科夫呻吟道。

"您先尝一尝，然后再说：'我吃不下了！'"

"这可实在不成了！我胃里已经没有地方了。"

"教堂里也已经没有地方，但警察局长跑来了，瞧吧，总还能找出一块小地方。那是拥挤到连一个苹果也落不到地的时候呢。您尝一

尝，这一小块——这也是一位警察局长呀。”

乞乞科夫尝起来，而且的确——这一块和警察局长十分相像，真的找到了地方，然而他的胃也好像填得满满了。

“这样的人，是不能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去的，他那阔绰，三年里面就会弄到一文不剩。”然而他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很不同：即使并不这么请客，在那地方也能把他的财产在三年里——什么话，在三年里——在三个月里花得精光的。

这之间，主人还不住地斟酒。客人不喝，就得由亚历克赛沙和尼古拉沙来喝干，一杯一杯挨次灌下喉咙去。这就可以推想，他们将来到得首都，特别用功的是人类知识的哪一方面了。客人们几乎都被弄得昏头昏脑！他们只好努力趔趄着走上凉台去，立刻倒在安乐椅子上。主人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但一坐倒也就睡去了。他那茁壮的身体立刻化为大风箱，从张开的嘴巴和鼻孔里发出一种我们现代的音乐家很少演奏的声音来：混杂着打鼓和吹笛，还有短促的断续声，非常像狗叫。

“您听到他怎样吹吗？”普拉多诺夫说。

乞乞科夫只得笑了起来。

“自然，如果吃了这样的中餐，人还哪里来的无聊呢？睡觉压倒他了——不是吗？”

“是的。请您宽恕，但我可真的不懂，人怎么会不快活，消遣的方法是多得很的。”

“那是些什么呢？”

“一个年轻人，什么不可以弄呢？跳舞、音乐……玩一种什么乐器……或者……譬如说，他为什么不结婚呢？”

“但和谁呀？”

“好像身边竟没有漂亮的、有钱的闺女似的！”

“没有呀！”

“那么，到别地方去看去。旅行一下……”乞乞科夫突然起了出色的想法，“您是有对付忧郁和无聊的好法子的！”他说，一面看一看普拉多诺夫的眼睛。

“什么法子呢？”

“旅行。”

“到哪里去旅行呢？”

“如果您有工夫，那么，就请您同我一道走吧。”乞乞科夫说，并且观察着普拉多诺夫，自己想道：“这真上算。他可以负担一半用度，马车修缮费也可以归他独自支付了。”

“您要到哪里去呀？”

“眼下我并非怎么为了自己的事情，倒是别人的关系。贝德里谢夫将军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也可以说，是我的恩人，他托我去探问几个他的亲戚……探亲戚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我的旅行，可也为了所谓我本身的快乐：见见世面，在人海的大旋涡中混一下——无论怎么说，这是所谓活书本，而且也是一种学问呀。”说到这里，他又想道，

“真的，这很好。他简直可以负担全部的用度，我们还连马匹也可以用他的，把我的放在他这里，好好地养一养哩。”

“为什么我不去旅行一下呢？”这时普拉多诺夫想，“就是不出去，我在家里也没有事，管理经济的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我出了门，这些都毫无影响的。为什么我不同去走走呢？”“您能到我的兄弟那里去做两天客吗？”他大声说，“要不然，我的兄弟是不放我走的。”

“这可是非常之愿意。就是三天也不要紧。”

“那么，约定了。我们走吧！”普拉多诺夫快活地说。

乞乞科夫握手为信。“很好！我们走吧！”

“哪里去？哪里去？”主人刚刚从睡梦里醒来，吃惊地看定了他们，叫喊道，“不成的呀，亲爱的先生们，我已经吩咐把车轮子卸掉了，还赶走了您的马，柏拉图·米哈洛维奇，你家离这里有五里地。不成的，今天你们总得在我这里过夜，明天我们中餐吃得早一点，然后随便，你们走就是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人只好决定留下，但他们却因此无忧无虑地过了可惊的春晚。主人带他们去游湖了。十二个桨手用二十四支桨，唱着快活的歌，送他们到了镜似的湖面上。从湖里又到了河上，前面一望无涯，两面都是平坦的河岸。他们逐渐临近那横截河流的大网和张着小网的地方去。没有一个微波来皱褶那光滑的水面；乡村的美景，寂无声息地在他们面前联翩而过，还有昏暗的丛树和小林，则以树木的各式各样的排列和聚集，来耸动他们的视线。船夫们一律抓住桨，仿佛出于一手似的二十四支就同时举在空中——恰如一只轻禽一样，小船就在不动的水面上滑过去了。一个年轻人，是强壮的阔肩膀的家

伙，舵前的第三个，用出于夜莺的喉里一般的澄净的声音，开始唱起歌来，于是第五个接唱着，第六个摇曳着，响亮而抑扬地弥满了歌曲，无边无际，恰如俄罗斯本身。如果合唱队没了劲，佩图赫也常常亲自出马支持，用一种声音，很像公鸡叫。真的，在这一晚，连乞乞科夫也快活地觉得自己是俄国人了。只有普拉多诺夫却想："在这忧郁的歌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不过使已在悲哀的人，更加悲哀罢了。"

当大家返舵时，黄昏已经开始，天色昏暗起来，现在是只在不再反映天空的水里打桨。到得岸上，早已完全昏黑了。到处点着火把，渔夫们用了还会动弹的活鲈鱼，在三脚架上熬鱼汤。人们都回到家里去了，家畜和家禽久已归舍，它们搅起的尘头，也已经平静，牧人们站在门口，等着牛奶瓶和分来的鱼汤。人声的轻微的嘈杂，在夜中发响，还从一个邻村传来了远远的犬吠声。月亮刚刚上升，阴暗处这才笼罩了它的光辉，一切东西，立刻全都朗然晃耀了。多么出色的景象啊！然而能够欣赏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尼古拉沙和亚历克赛沙也没有跳上两匹彪悍的骏马，为了打赌，在夜里发狂地飞跑，却只默默地想着莫斯科，想着咖啡店和戏院，这是一个士官候补生从首都前来访问，滔滔地讲给他们听了的；他们的父亲是在想他怎样来好好地塞饱他的客人；普拉多诺夫则在打呵欠，乞乞科夫却还算最活泼："唔，真的，我也应该给自己买一宗田产的！"于是他已经看见，旁边一位结实的娘儿们，周围一大群小乞乞科夫们的幻影了。

晚餐也还是吃得很多。当乞乞科夫跨进给他睡觉的屋子，躺在床上，摸着自己的肚子时，就说："简直成了一面鼓！连警察局长也进不去了！"而且环境也很不寻常，卧室的隔壁就是主人的屋子。墙壁又薄得很，因此什么谈话都听得到。主人正在吩咐厨子，安排明天一早开

出来的中餐的丰盛之至的饭菜。而且那是多么注意周到！连一具死尸也会馋起来的！

“那么，你给我烤起四方的鱼肉馅饼来。”他说，一面高声地啧啧地响着嘴巴，使劲地吸一口气，“一个角上，你给我包上鲟鱼的脸肉和软骨，别的地方就用荞麦粥呀，蘑菇呀，葱呀，甜的鱼白呀，脑子呀，以及什么这一类东西，你是知道的……一面你要烤得透，烤得它发黄，另一面可用不着这么烤透。最要紧的是得留心馅子——要拌得极匀，你知道，万不可弄得散散的，却应该放到嘴里就化，像雪一样，连吃的人自己也不大觉得。”说到这里，佩图赫又啧啧地响了几下嘴唇，啧地响了一声舌头。

“见鬼！这叫人怎么睡得着。”乞乞科夫想着，拉上盖被来蒙了头，要不再听到。然而这并不能救助他，在盖被下面，他还是听到佩图赫的说话。

“鲟鱼旁边，你得围上红萝卜的星花，白鱼和香菇，也还要加些萝卜呀，胡萝卜呀，豆子呀，以及各式各样，这你是知道的。总而言之，添配的作料要多，你听见了没有？你还得在猪肚里灌上冰。使它胀起一点！”

佩图赫还吩咐了许多另外的美味的食品。人只听得他总在说：“给我烤一下，要烤得透，给我蒸一蒸吧！”待到他终于讲到火鸡的时候，乞乞科夫睡着了。

第二天，客人们吃得非常之饱，普拉多诺夫甚至于再不能骑马了。佩图赫的马夫把他的骏马送到家里去。于是大家上了车。那只大头狗就懒懒地跟在车后面，它也吃得太饱了。

“唉唉，这太过了！”当大家离开府邸时，乞乞科夫说。

“那人可总是快活！这真恼人。”

“倘使我有你的七万卢布的进款，忧郁是进不了门的！”乞乞科夫想，“那个包办酒捐的地主，就有一千万。说说容易，一千万——你以为只是一个数儿呀！”

“如果我们在中途停一下，您没有什么异议吧？我还想上我的姐姐和姐夫那里去辞一辞行呢。”

“非常之愿意！”乞乞科夫说。

“他是一个极出色的地主。在这四周是首屈一指的。八年以前，收入不到二万卢布的田产，他现在弄到岁收二十万卢布了！”

“哦，这一定是一位极有意思、极可尊敬的人了！我是很愿意向这样的人请教的。我拜托您——您以为怎么样……他的贵姓呢？”

“康士坦夏格罗。”

“那么，他的本名和父称呢，如果我可以问的话？”

“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

“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康士坦夏格罗。我实在极愿意认识认识他。从这样的一个人，可学的地方多得很。”

普拉多诺夫担当了重大的职务，是监督谢利凡，因为他不大能够在马夫台上坐定了，所以要监督。彼得鲁什卡是已经两回倒栽葱跌下马车来，因此也要用一条绳，在马夫台上缚住。

“这猪猡！”乞乞科夫所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您看！从这里起，是他的田地了！”普拉多诺夫说，“样子就全两样！”

实在的，他们前面横着一片满生嫩林的幼树保护地，每棵小树，都很苗条，而且直得像一支箭，这后面又看见第二片也还是幼稚的小树林，再后面才耸着一座老林，满是出色的枞树，越后就越高大。于是又来了一片幼树保护地，一条新的，之后是一条老的树林子。他们经过了三回树林，好像通过城门一样：“这整个林子，仅仅种了八年到十年，倘是别人，即使等到二十年，恐怕也未必长得这么高大。”

“但他是怎样办的呢？”

“您问他自己吧。那是一个非凡的土壤学家——什么也不会白费。他不但很明白土壤，也知道什么树木、什么植物，在什么近邻就长得最好，以及什么树木应该靠近谷物来种之类。在他那里，一切东西都同时有三四种作用。树林是不但为了木料的，尤其是因为这一带的田野，要有许多湿气和许多阴凉。枯叶呢，他还用作土壤的肥料……即使四周到处是旱灾，他这里却什么都很像样。所有的邻居都叹收成坏，只有他却用不着诉苦。可惜我对于这事情知道得很少，讲不出来……谁明白他那些花样和玩意呢！在那里，人是大抵叫他魔术家的。他有什么会没有呀！……但是呢，虽然如此，也无聊得很！”

“这实在该是一个可惊的人物了！”乞乞科夫想，“可惜这少年人竟这么肤浅，对人讲不出什么来。”

村庄也到底出现了。遍布在三个高地上的许多农家，远看竟好像一个市镇。每个冈上，都有教堂结顶，到处看见站着谷物和干草的大

堆。“噢！”乞乞科夫想，“人立刻知道，这里是住着一位王侯似的地主的！”农夫小屋都造得很坚牢和耐久，处处停着货车——车子也都强固、簇新。凡所遇见的农奴，个个是聪明伶俐的脸相。牛羊也是最好的品种，连农奴的猪，看去也好像贵族似的。人们所得的印象，是住在这里的农夫，恰如诗歌里说的那样，在用铲子把银子搬到家里去。这地方没有英国式的公园，以及草地，以及别样穷工尽巧的布置，倒不过照着旧习惯，是一大排谷仓和工厂，一直接到府邸，便于主人可以管理他前前后后的事情；府邸的高的屋顶上有一座灯塔一类的东西，这并非建筑上的装饰，也不是为主人和他的客人而设，给他们可以在这里赏鉴美丽的风景，倒是由此监视那些在远处的工人的。旅客们到了门口，由机灵的家丁们来招待，全不像永远烂醉的彼得鲁什卡，他们也不穿常礼服，却是平常的手织的蓝布衫，像哥萨克所常用的那样。

主妇也跑下阶沿来。她有血乳交融似的鲜活的脸色，美如上帝的晴天，她和普拉多诺夫就像两个蛋，所不同的只是她没有他那么衰弱和昏沉，却总是快活，爱说话。

“你好，兄弟！你来了，这使我很高兴。可惜的是康士坦丁没在家，但他也就回来的。”

“他哪里去了呢？”

“他和几个商人在村子里有点事情。”她说着，一面把客人引进屋里去。

乞乞科夫好奇地环顾了这岁收二十万卢布的奇特人物的住家，他以为可以由这里窥见主人的性格和特长，恰如从曾经住过、剩着痕迹

的空壳，来推见牡蛎或蜗牛一样。然而住家却什么线索也不给。屋子全都质朴，简单，而且近乎空空洞洞。既没有壁画，也没有铜像、花卉、放着贵重瓷器的架子，简直连书籍也没有。总而言之，这一切，就说明了住在这里的人，他那生活的最大部分，是不在四面墙壁的房子里面的，却过在外面的田野上。而且他的计划，也不是安闲地靠着软椅，对着炉火，在这里耽乐他的思想的，却在正在努力做事的处所，而且也就在那里实行。在屋子里，乞乞科夫只能发现一位贤妇的治家精神的痕迹：桌子和椅子上，放着菩提树板，板上撒着一种花瓣，分明是在阴干。

“这是什么废物呀，那散在这里的，姐姐？”普拉多诺夫说。

“这可并不是废物呀！”主妇回答道，“这是医热病的好药料。去年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农夫都用这东西治好了。我们用这来做酒，那边的一些是要浸的。你总是笑我们的果酱和腌菜，但你一吃，却自己称赞起来了。”

普拉多诺夫走近钢琴去，看看翻开着的乐谱。

“天哪，这古董！”他说，“你毫不难为情吗，姐姐？”

“你不要怪我吧，兄弟，我已经没有潜心音乐的工夫了。我有一个八岁的女儿，我得教导她。难道为了要有闲工夫来弄音乐，就把她交给一个外国的家庭教师吗？这是不行的，对不起，我可不这么办！”

“你也变得无聊了，姐姐！”那兄弟说着，走到窗口去，“啊呀！他已经在这里，他来了，他回来了！”普拉多诺夫叫喊道。

乞乞科夫也跑到窗口去。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子，浅黑的生动的脸，身穿驼毛的短衫，正在走向家里来。对于衣服，他是不注意的。他戴一顶没边的帽子。旁边一同走着两个身份低微的男人，极恭敬地光着头，交谈得很起劲：一个只是平常的农奴，另一个是走江湖的乡下掮客，穿着垂膝的长衫的狡猾家伙。三个人都在门口站住了，但在屋子里，可以分明地听到他们的谈话。

“你们所做得到的，最好是这样：把你们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赎出来。这款子我不妨借给你们，你们将来可以用做工来还清的！”

“不不，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我们为什么要赎出自己来呢？还是请您完全买了我们的好。在您这里，我们能够学好。像您似的好人，全世界上是不会再有的。现在谁都过着困苦的日子，没有法子办。酒店主人发明了这样的烧酒，喝一点到肚子里，就像喝完了一大桶水似的：不知不觉，把最末的一文钱也花光了。诱惑也很大。我相信，恶在支配着世界哩，实在的！教农夫们发昏的事情，他们什么不干呢！烟草和所有这些坏花样。怎么办才好呢，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人总不过是一个人，是很容易受引诱的。”

“听着：要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即使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也还是并不自由的呀！自然，你们能得到一切需要的东西：一头牛和一匹马。不过我所要求于我的农夫的，却也和别的地主不一样。在我这里，首先是要做工，这是第一。为我，还是为自己呢，这都毫无差别，只是不能偷懒。我自己也公牛似的做，和我的农夫一样多，因为据我的经验，凡一个人，只想轻浮，就因为不做事的缘故。总之，关于这事情，你们去想一想，并且好好地商量一下吧，如果你们统统要来的话。”

“我们商量过好多回了，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就是老人们也已经说过：‘您这里的农夫都有钱，这不是偶然的；您这里的牧师也很会体贴人，有好心肠。我们的却满不管，现在是，我们连一个能给人好好安葬的人也没有了。’”

“你还是再向教区去谈一谈的好。”

“遵您的命。”

“不是吗，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您已经这么客气了，把价钱让一点点吧。”在另一边和康士坦夏格罗排着走来的、穿蓝长衫的走江湖的乡下掮客说。

“我早已告诉你，我是不让价的。我可不像别的地主，他们那里，你是总在他们应该还款子的时候立刻露脸的。我很明白你们，你们有一本簿子，记着欠账的人们。这简单得很。这样的人，是在毫无办法的境地上，那他自然把一切都用半价卖给你们了。我这里却不一样。我要你的钱做什么呢？我可以把货色静静地躺三年，我不必抵押到银行里去付利息！”

“您说得真对，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我说这话，不过为了将来也要和您有往来，并不是出于贪得和利己。请，这里是三千卢布的定钱！”一说这话，商人就从胸口的袋子里，拉出一束污旧的钞票来。康士坦夏格罗极平淡地接到手，也不点数，就塞在衣袋里了。

“哼，”乞乞科夫想，“就好像是他的手帕似的！”但这时康士坦夏格罗在客厅的门口出现了。他那晒黑的脸孔，他那处处见得已经发白的蓬松的黑头发，他那眼睛的生动的表情，以及显得是出于南方的有些激情的样子，都给了乞乞科夫很深的印象。他不是纯粹的俄罗斯

人。但他的祖先是出于哪里的呢，他却连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他并不留心自己的家谱，这和他不相干，而且他以为对于经营家业，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自认为是一个俄国人，除俄国话之外，他也不懂别的语言。

普拉多诺夫介绍了乞乞科夫。他们俩亲了吻。

“你知道，康士坦丁，我已经决定，要旅行一下，到几个外省去看看了，我要治一治我的无聊。”普拉多诺夫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已经对我说过，和他一同走。”

“这好极了！”康士坦夏格罗说，“但是您预备到哪些地方去呢？”他亲热地转向乞乞科夫，接下去道。

“我得申明一下，”乞乞科夫说，一面谦恭地侧着头，并用手擦着安乐椅子的靠手，“我得申明一下，我旅行并非为了自己的事情，倒是别人的关系：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也可以说，是我的恩人，贝德里谢夫将军，嘱托了我，去探问几个他的亲戚。探亲自然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的旅行，却也为了所谓我本身的快乐，即使把旅行有益于痔疮不算作一件事，但见见世面，在人海的大旋涡中混一下——这是所谓活书本，而且也是一种学问呀。”

“非常之对！到世界上去游历游历，是很好的。”

“高明的见解！实在是好的。人可以看见平常不会看见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还遇见平常恐怕不会碰到的人物。许多交谈，是价值等于黄金的，例子就在眼前，在我是一个很侥幸的机会……我拜托您，最可敬的康士坦丁·费奥多洛维奇。请您帮助我，请您教导我，请您抚慰我

的饥渴，并且指示我以进向真理的道路。我非常渴望您的话，恰如对于上天的吗哪[4]”。

“哦，那是什么呢？……我能教您什么呢？”康士坦夏格罗惶惑地说，“连我自己也不过花了几文学费的！”

“智慧呀，尊敬的人，请您指教我智慧和方法，怎样操纵农业经济的重任，怎样赚取确实的利益，怎样获得财富和幸福，而且要并非空想上，却是实际上的幸福，因为这是每个市民的义务，也借此博得同人的尊敬的啊。”

“您可知道？”康士坦夏格罗说，并且深思地向他凝视着，“您在我这里停一天吧。我就给您看所有的设备，并且告诉您一切，您就知道，这是用不着什么大智慧的。”

“当然，您住下吧！”主妇插嘴说，于是转向她的兄弟，接下去道，“住下吧，兄弟，你是不忙什么的。”

“我都随便。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什么不方便吗？”

“一点儿也没有，非常之愿意……只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一位贝德里谢夫将军的亲戚，科什卡列夫上校……”

“这人可是发疯的哩！”

“自然是发疯的！我并不要去探问他，然而贝德里谢夫将军，您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所谓我的恩人……”

“您可知道？那么，您马上就去吧。”康士坦夏格罗说，“您马上到他那里去。他家离这里不到十里的。我的车正驾着——您坐了去就

是。到喝茶时候，您就可以已经回来了。”

“很好的想法！”乞乞科夫抓起了帽子，大声说。

（未完）

---

[1] 维纳斯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美和爱的女神，至今还存留着当时的好几种雕像。“美第奇的维纳斯”（Venus de Medici）一手挡胸，一手置胸腹之间，现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画廊内。——译者注

[2] Cupido，古罗马神话里的小爱神。——译者注

[3] Arshin=2/3米，约中国二尺二寸。——译者注

[4] Manna，古代以色列人旅行荒野时所用的食物，以其信为上天所赐，所以也可以译作“天禄”。——译者注

附录

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

果戈里（N．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里，真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译编的全部；第一章开首之处，借坚捷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作挽对春联之类的意儿，不相上下的。

载1936年3月16日《译文》月刊新1卷第1期

第二部第二章译后附记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开始于一八四〇年，然而并没有完成，初稿只有一章，就是现在的末一章。后二年，果戈里又在草稿上重新改定，誊成清本。这本子后来似残存了四章，就是现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间又有残缺和未完之处。

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里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军贝德里谢夫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纸上，笔力不让第一部；而乌莉尼卡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泼，也不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载1936年5月16日《译文》月刊新1卷第3期

附记

提起《死魂灵》，又把我那沉重的铅块，从心底里吊将起来了。我真怕想起它，而又不愿不想起它；也就是想得以多多记起鲁迅先生。

我从《死魂灵》想起他艰苦的工作：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湛于中地，一心致志地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状，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

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一气：休息一下吧！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告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那译稿一直压置着。到了病有些转机之后，他仍不忘记那一份未完的工作，总想动笔。我是晓得这翻译的艰苦，是不宜于病体的，再三地劝告。到十月间，先生自以为他的身体可以担当得起了，毅然把压置着的稿子清理出来，这就是发表于十月十六日的《译文》新二卷二期上的。而书的出来，先生已不及亲自披览了。人生脆弱及不到纸，这值得伤恸的纪念，想读者也有同感的，而且这果戈里未完成的第二部，先生更在翻译上未为之完成，真非始料所及，或者也算是一种巧合罢。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许广平谨记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著/郑振铎　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著/陆蠡　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　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　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汪炳琨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　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　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著/曹靖华　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著/耿济之　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著/巴金　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著/丽尼　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著/曹靖华　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著/曹靖华　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著/金人　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著/鲁迅　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著/曹靖华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　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著/郑超麟　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郭沫若高植　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著/茅盾　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著/冯夷　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著/蒋光慈陈情　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洪灵菲　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洪灵菲　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著/小莹　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著/王季愚　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杜畏之萼心　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著/温生民　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著/郭定一　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著/立波　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著/周起应立波　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著/甦夫　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著/张亚权　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著/耿济之　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著/姚蓬子　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著/丽尼　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著/鲁迅　译

十月　［苏联］A．雅各武莱夫著/鲁迅　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周笕罗稷南　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著/罗稷南　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著/梅益　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王语今孙广英　译

猎人日记［俄国］　屠格涅夫著/耿济之　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著/孙用　译

被侮辱与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李霁野　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植　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植　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著/陆蠡　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著/沈端先　译

果戈里（1809—1852）

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自幼熟悉乡村生活，爱好戏剧。1828年移居彼得堡，当过小公务员。183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引起了当时进步文学界的注意；1835年出版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集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在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方面的作品中，以《狂人日记》《外套》最有代表性。1836年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无情地揭露了官僚集团的丑恶面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因为这些杰出的作品，果戈里被称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1881—1936）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翻译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的贡献。在俄苏文学方面，不仅是评介的倡导者，也是翻译的实践者。代表译作有《死魂灵》《十月》《毁灭》等。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Pushkin

叶甫盖尼·奥涅金

[俄]普希金 著

吕荧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小说）

普希金 著
吕　荧 译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甫盖尼·奥涅金 / （俄罗斯）谱希金著；吕荧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2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739-5

I. ①叶…　II. ①谱…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98913号

责任编辑　陈丽军

封面设计　樱　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15千字



普希金像

目　次

给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莱特纽夫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段　附录二五

第十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注释

附录　（一至二八）

普希金论《叶甫盖尼·奥涅金》

关于《叶普盖尼·奥涅金》

校改后记

返回总目录

给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莱特纽夫[1]

无意娱悦上流社会，
感念着友情的关怀，
我本想能向你呈献
配得上你，
配得上满怀神圣的憧憬，
生动的明朗的诗意，
崇高的思想和真纯的，
美丽的灵魂的挚礼；
可是就是这样了——请用偏爱的手
接受这册芜杂的诗章，
它们一半可笑，一半可悲，
有些通俗，有些理想，
这是我的娱乐，
失眠，易动的灵感，
未成熟而已萎谢的年岁，
理智的冷静的观察，
和心的悲哀的记录的草率的果实。

---

[1] 普莱特纽夫（Peter Alexanderovieh Pletniov，1792—1862），诗人，文学批评家，普希金的友人。

Pétri de vanitéil avait encore plus de cette espece d'orguèi'l qui fait avouer avec la měme indz'fférence les bonnes comme les mauvazses actions , suited' un sentiment de supériorite peut-étré zmagznazre .

—Tiré d-une lettre particuliére . [1]

---

[1] 极端的自负，他而且还非常骄傲，以至于他以同样漠然的态度承认自己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这是由于一种或许只是自以为优越的优越感。

——录自一封私信（法文）

第一章

急于生活也忙于感受。

——甫雅柴姆斯基公爵[1]

一

“我的最讲究规矩的伯伯，
当他病得沉重起来，
就叫别人去孝敬他，
真是想得再好没有了。
他的样子旁人真该学学：
可是，我的上帝，那是多么的闷人，
白天夜里都陪病人坐着，
一步也不能够走走开！
要用多么下贱的殷勤
去使半死的人开心，
要替他把枕头放放好，
要忧愁满面地送上药去，
自己只有唉声叹气地想：
什么时候鬼才把你抓走！”

二

年轻的放荡的公子这样想着，
坐着驿车在尘土里飞驰，
由于宙斯[2]的至尊的意志，

他是他们这一家唯一的继承人。——
刘德密拉和鲁斯朗的朋友们[3]！
允许我不用什么序文，
马上就来给你们介绍
我的小说的主人公：
奥涅金，我的好朋友，
他生长在涅瓦河畔[4]，
你们，或许，我的读者，
也在那里生长，或者是显耀过一番。
在那里我也曾经游玩过，
可是北方对于我很为有害【1】[5]。

三

他的父亲做过非常之大的官，
可是靠着借债生活，
每年要开三次跳舞会，
最后终于荡尽了家产。
命运很照顾叶甫盖尼：
起初是“马丹”抚养他，
后来代替她的又是“麦歇”[6]；
孩子很顽皮，可是很可爱。
麦歇拉拜[7]一个法国的穷人，
为的不要累坏了孩子，
全教给他一些玩意，
不用严正的道学来烦恼他，

对恶作剧轻微地责备几句，
还常领着他到夏园[8]里去散步。

四

当叶甫盖尼到了
心猿意马的青春，
善感和多愁的时候，
就把麦歇赶出了大门。
于是我的奥涅金自由了：
头发剪成最时髦的样式，
穿着得和伦敦的dandy【2】一般——
并且最后走进了社交界。
他的法文是
完全的能说而且能写；
玛朱加舞[9]跳得灵活，
鞠躬也鞠得从容；
你们说还要怎样呢？
社交界都认为，他聪明而且很是可爱。

五

我们全都这样那样地
胡乱地读了一些什么，
这样，谢谢上帝，
炫耀学识在我们一点不难。
奥涅金，按照许多人
（那些重要的严格的评判家）的意见，

是个饱学的少年，可是是个狂士。
他有幸运的才能，
会在谈话里随机应变的
什么都谈上几句，
他会带着专家的博学的神气
在重大的争论里保持缄默，
还会用意外的讽刺的警句
引起太太小姐们的微笑。

六

拉丁文现在是过时了：
是的，如果告诉你们实话，
他倒是很懂得拉丁，
像讲解讲解书前引用的格言，
谈谈犹维纳尔[10]
在信的结尾放上vale[11]
他还记得《爱尼德》[12]里的两行诗句，
虽然不是没有一点错误。
他没有兴趣去发掘
地球上的历史的
纪年的尘土：
可是过去时代的轶事，
从罗姆尔[13]直到我们现在，
他都记在自己的心里。

七

他没有为了诗文不惜生命的
那种高度的热情，
他分不清抑扬格和扬抑格[14]，
无论我们怎样的努力。
他骂荷马，骂费奥克里特[15]：
可是他读亚当·斯密斯[16]，
并且是一个深奥的经济学家，
这就是，他能够论断
国家怎样富起来的，
它靠什么而生存，
以及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他的父亲不能够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

八

所有的，叶甫盖尼还知道的东西，
我没有工夫一一细述了，
可是他真正的天才的所在，
他晓得的最拿手的学问，
他少年时候的
工作，苦恼，安慰，
整天的使他
念念不已的，
那是温柔的爱情的学问；
纳梭[17]曾经歌颂过它，

他是为了它的受难者，
终结他的光辉的多难的生涯，
在摩尔达维亚，在草原的荒野，
远远地离开他的意大利【3】。

九 附录一

…………………………
…………………………
…………………………
…………………………
…………………………
…………………………
…………………………

一〇

多早他就会做作了，
会隐瞒住情意，会嫉妒，
会使人不信，也会叫人相信，
会显得忧郁，憔悴，
会装得骄傲和柔顺，
亲切，或是冷淡！
他沉默了是多么惆怅，
他雄辩了是多么热烈，
在情书里又是多么的大意！
为了一个人活着，只爱一个人，
他多么的会倾心啊！

他的眼神是多么灵活和温柔，
羞怯而又大胆，并且有时候
还闪烁着顺从的眼泪！

一一

他多会玩新的花样，
他会开玩笑使天真的女郎吃惊，
用准备好的绝望来吓她，
用好听的奉承逗她欢喜，
他会抓住动情的一瞬间，
用理智和热情来征服，
天真的年岁的成见，
他会等待不由自主的爱意，
会恳求和要求爱的表白，
他会谛听心灵的初动的声音，
会猛烈地追求爱情，于是忽然地
达到了秘密的幽会……

以后就两个人面对面
他悄悄地教给她许多功课！

一二

多早他已经就会
挑动老练的风情女子的心！
当他要消灭
他的敌手的时候，

他的坏话是多么的狠毒！
他给他们安排下什么样的网罗！
可是你们，幸福的男人们，
你们仍然把他当作朋友：
喜爱他的，有狡猾的丈夫，
有福布拉斯[18]的老学生，
还有多疑的老头子，
还有总是自己满意自己，
满意自己的饭菜和妻子的，
戴绿帽子的达官贵人。

一三　一四

…………………………
…………………………
…………………………
…………………………

一五

通常，他还躺在床上，
就给他把帖子送来了。
什么？请帖？一点也不错，
一晚上有三家邀请，
这里是跳舞会，那里是孩子的节日。
我的放荡的公子到哪里去好呢？
他要从哪一家开始？全都一样：
这时候，穿着便装，

戴上宽大的“波力法尔”【4】，
奥涅金走到林荫路[19]上，
就在那里逍遥自在地散起步来，
直到从不休息的布莱格特[20]告诉他到了吃饭的时候。
各处都去一去并不困难。

一六

天已经黑了：他坐上一部雪橇。
“让开，让开！”车夫喊将起来；
寒霜的粉粒[21]
使他的海狸皮领子银光闪烁。
他向着Talon【5】驶去：他相信，
卡维林[22]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他走了进去：于是软木塞子飞向天花板，
彗星酒[23]的琼浆喷了出来，
在他面前摆着血迹斑斑的roast-beef[24]，
香菌，青春时代的奢华，
法国菜里顶上的美味，
还有斯特拉斯堡[25]的不会坏的馅饼，
在里姆堡[26]的新鲜的干酪
和金黄色的凤梨中间。

一七

他很想还要再来几杯
解解肉排的热的油腻，
可是布莱格特的响声告诉他

新的芭蕾舞已经开演了。
剧院的严格的立法人，
漂亮的女演员的
朝三暮四的崇拜者，
后台的贵宾，
奥涅金向剧院飞驰去了，
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自由自在的，
准备打打entrechat[27]的拍子，
嘘嘘菲德拉[28]，克里奥巴特拉[29]，
喊喊玛伊娜[30]，
为的是要人们听到他的声音。

一八

迷人的地方啊！在那里在往年，
勇敢的讽刺大师，
自由的友人，冯维逊[31]放过光辉，
还有那位善于模仿的克雅希宁[32]；
在那里奥柴罗夫[33]，
和年轻的赛苗诺娃[34]
分享人们不由自主的流泪的鼓掌；
在那里我们的卡杰宁[35]
复活了高乃伊[36]的辉煌的天才；
在那里尖刻的夏霍夫斯科伊[37]
演出了他的那些热闹的喜剧，
在那里吉德罗[38]也得到了光荣。

在那里，在那里，在后台的天幕底下
我的年轻的日子飞逝了过去。

一九

我的女神们！你们怎样了？你们在哪里？
听听我的悲哀的声音吧：
你们还是那样吗？别的女郎们，
轮着班了，不代替了你们？
我会重新听到你们的合唱？
我会再看到十足的
俄国的黛尔勃西荷拉[39]风味的飞舞？
还是在闷人的舞台上
惆怅的视线再也找不到熟识的面孔，
于是，拿着失望的观剧镜
面对着陌生的世界，
我这欢乐的冷淡的看客，
只有默默地打呵欠
并且追怀过去的回忆？

二〇

剧院已经满座了；包厢灿亮；
正厅和前厅，全都鼎沸着；
楼座上不耐烦地鼓着掌，
于是，帷幕发出响声，飘升上去了。
光华灿烂的，飘飘欲仙的，
配合着迷人的弦乐，

围绕着一群仙女，
伊斯妥密娜[40]站在那里；
她用一只脚脚尖点着地板，
另一只脚慢慢地划着圆弧，
忽然的纵身跳跃，忽然的飘飘飞舞，
飞舞的时候，好像是爱奥尔[41]吹送的羽毛；
她的身体一会儿蜷缩，一会儿伸张，
并且迅速地用小脚互相拍击。

二一

全鼓起掌来。奥涅金走了进来，
他从人膝中挤进前厅，
用双筒的观剧镜
横扫过不认识的太太小姐们的包厢；
一眼瞥过所有的各层座位，
全都看见了：那些脸孔，那些打扮，
都使他非常地不满；
同四面八方的男子招呼过了，
然后十分冷漠地
向舞台上看了一眼，
他转过身子——就打了一个呵欠。
并且说道："全都到了换换的时候；
这些芭蕾舞我忍受得够久了，
就是吉德罗我也厌倦了。"【6】

二二

那些爱神，魔鬼，恶龙[42]，
还在舞台上跳跃和嚷闹；
那些疲倦了的仆人
还在门厅里在皮大氅上面睡觉；
人们还在不停地跺脚，
擤鼻涕，咳嗽，发嘘声，鼓掌；
里里外外
还是到处照耀着灯火；
那些冻僵了的马，讨厌它们的马具，
还在挣扯着，
那些马车夫，还围住火，
詈骂着老爷们并且拍打着手[43]。
可是奥涅金这时候已经走出去了，
他坐车回家去装扮自己。

二三

我要不要用一幅真实的图画
描写一下那间清静的房间，
这位模范的时髦的学生
在那里穿衣，脱衣，重又穿衣的地方？
所有那些迎合各色各样奇怪的想望，
伦敦的杂货商人经营的，
经过波罗的海的波涛
运到我们这里交换木材和油脂的东西，
所有那些在巴黎狂热地风行，
赚钱的企业选上它，

为了消遣，为了奢华，
为了时髦的享乐设计出来的东西，
这一切装饰着
这个十八岁的哲学家的房间。

二四

这里有皇堡[44]的琥珀的烟斗，
瓷器和古铜的摆设，
还有，娇养的感官喜欢的，
装在磨花的水晶瓶里的香水；
这里有小梳子，钢的小锉子，
直的剪刀，弯的剪刀，
还有三十种不同的刷子，
也有刷指甲的，也有刷牙齿的。
卢梭[45]（我顺便说一句）
不能够明白，怎么庄严的格里姆[46]
敢在他的面前清理指甲，
在善辩的狂人面前【7】。
自由和权利的辩护者
在这件事上一点也不公道。

二五

就是一个有道理的人，
也要想到指甲的美观；
为什么徒劳无功的来和时代吵嘴？
风俗在人们中间就是专制的君王。

我的叶甫盖尼，第二个卡达叶夫[47]，
害怕那些嫉妒的指责，
在自己的穿着上是个讲究的人，
也就是我们所叫作的花花公子。
在各种镜子前面，至少，
他要花上三个钟头，
于是仿佛是飘飘的维纳拉[48]
从化妆室里走了出来，
仿佛是女神穿上了男子的服装，
去赴化妆跳舞会一样。

二六

我们的好奇的视线，
已经看过了最时式的化妆，
我很想能在博学的社会面前
在这里描写一下他的服装；
自然这是大胆的，
虽说描写本是我的事情；
可是“西装裤”“燕尾服”“坎肩”，
这些名字俄文里面全都没有[49]；
并且我知道，真对不起你们，
就是这样，我的拙劣的诗文里
已经不能不夹杂了，
许许多多外国文，
虽然在早先
我也查过那部《大学辞典》【8】。

二七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本题：
最好我们还是赶快来看舞会，
我的奥涅金坐上出租的马车
已经向着那里驰去。
在薄暗的房屋前面，
沿着入睡的街道，
一排排马车的双灯，
放出欢乐的光辉，
在雪上映成条条的彩虹；
四处罗布着灯盏，
壮丽的府邸辉煌灿烂；
沿着高大的窗户人影走动着，
时时闪过头的侧影，
有女子也有时髦的怪物。

二八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到了门口，
走过门房的身旁
箭一样飞上大理石的台阶，
他用手掠一下头发，
走了进去。大厅里满都是人，
音乐已经轰鸣得疲倦了，
人群跳着玛朱加舞，
四处都是喧哗和拥挤，
近卫军骑兵军官的马刺锵锵地响着，

可爱的太太小姐们的小脚飞舞着。
随着她们的迷人的足迹，
飞射着火热的视线，
而提琴的呼号的声音
压倒了时髦的妻子的嫉妒的低语。

二九

在欢乐和希望的日子里
我曾经迷恋过舞会：
对求爱和传递信件
没有比这更可靠的地方。
你们啊，可敬的丈夫们！
我要向你们贡献我的忠告，
请留心我的话：
我要预先警告你们。
你们，妈妈们，也是一样，更加小心地
紧紧看定你们的女儿：
拿好自己的观剧眼镜！
如果不这样……不这样，上帝啊！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
因为我已经许久不犯这种罪过了。

三〇

唉，在各种各样的娱乐上，
我消耗了多少生命！
如果不是因为伤风败俗，

我到今天还是爱着舞会。
我爱热烈的青春，
人群，华丽，快乐，
和女子的别出心裁的服装；
我爱她们的小脚，
在整个的俄国你真难找出
三双好看的女子的脚来。
啊！许久我都不能忘记
那两只小脚……我悲哀，冷淡，
可是总是记得它们，
在梦里它们也来扰乱我的心。

三一

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荒野里，
疯子，你才会忘记它们?
啊，小脚，小脚！现在你们在什么地方?
在哪里踏着春天的花?
在东方[50]的娇养中长大，
在北方的凄凉的雪上
你们没有留下踪迹：
你们爱好接触
豪华的柔软的毡毯。
那才有多久，为了你们我忘记了
对名誉和赞扬的渴望，
还有故乡，还有流放?

青春时代的幸福消逝了，
好像你们在草地上轻微的足迹一样。

三二

狄亚娜[51]的胸，费罗拉[52]的颊，
都是绝美的，亲爱的朋友们！
然而黛尔勃西荷拉的小脚
在我比什么都要更美。
它对眼睛预言着
无价的报酬，
以有限条件的美
引起无尽的种种想望。
我爱它，我的朋友爱尔维娜[53]，无论它在长桌布的下面，
春天在草地的草上，
冬天在火炉的铁上，
在大厅的镜子似的嵌花地板上，
还是在海边在花岗岩的岩石上。

三三

我记得在暴风雨之前的海：
我多么嫉妒那些波浪，
它们更番地汹涌奔流
带着爱拥向她的脚下！
那时我多么想望和波浪一起
用嘴唇去接触那双可爱的小脚[54]！
不，在我的狂热的青春的

火热的日子中间，
我从来没有带着这样的痛苦
想望去吻那些年轻的阿尔密达[55]的唇，
或是玫瑰色的火红的颊，
或是充满幽怨的胸。
不，热情的冲动从来没有
这样的苦恼过我的灵魂！

三四

我记得另外一个时候！
有一回在思恋的想望里
我抓住幸运的足镫……

感觉到小脚在我的手里；
想象重新沸腾起来，
它的接触重新
在枯萎的心里燃烧起了血流，
重新是痛苦，重新是爱！……

但是用我的饶舌的竖琴
把那些骄傲的赞美够了。
她们既不值得热爱，
也不值得歌唱，为她们而动灵感：
那些迷人精的话和眼睛都是骗人的……

好像她们的小脚一样。

三五

我的奥涅金怎样了？昏昏沉沉的
他从跳舞会上了床铺：
而扰攘的彼得堡
已经被鼓声所唤醒。
商人起身了，叫卖的小贩行走着，
马车夫踱向停车场，
奥赫达区的女孩子[56]带着牛奶瓶奔走，
早晨的雪在她脚下沙沙作响。
早晨的愉快的喧哗睡醒了，
百叶窗都打开了；烟囱里的烟
像淡蓝色的柱子向上升起，
那做面包的，准时的德国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
已经不止一次地打开他的“便窗”[57]

三六

可是，被舞会的喧哗弄疲倦了的，
娱乐和奢华的孩子，
还把早晨当作半夜
安静地睡在幸福的影子里面。
下午醒来了，于是到第二天早晨
重又过那安排定了的生活，
单调而又花样百出，
明天又是如此，还和昨天一样。
但是我的叶甫盖尼是不是幸福，
自由自在，在最好的青春的年岁，

在光辉的胜利里面，
在日常的享乐里面？
尽管他在宴会上不知道保重，
他不是还健康吗？

三七

不：情感早已在他心里冷却了；
社交界的骚扰使他厌烦；
美人做他心思的对象
这个时期并不长久；
多次的变心使他疲劳；
朋友和友谊也使他厌倦，
因为，不能够总是
Beef-steaks[58]和斯特拉斯堡馅饼
灌成瓶的香槟酒
倾吐尖刻的语言，
当头痛起来的时候；
虽然他是一个性如烈火的浪子，
可是终于他也不再喜爱
争斗，刀剑和枪弹。

三八

这种病症，早就到了
寻找它的原因的时候，
类似英国的“脾气郁结症”，
简短点：俄国的“忧郁病”

渐渐地缠上了他；
他对自杀，谢谢上帝，
没有想去尝试；
可是对生活完全冷淡了。
他像Child-Harold[59]一样，
阴沉的，忧郁的在客厅里面出现；
不论是社交界的流言，或是波士顿牌，
不论是亲爱的顾盼，或是深情的叹息，
什么都不能打动他，
他对什么都不留意。

三九　四〇　四一

……………………………
……………………………
……………………………
……………………………
……………………………
……………………………
……………………………

四二

上流社会的女怪啊！
他首先舍弃了你们；
那也是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
高尚的谈吐真够叫人气闷；
虽然，或许，也有些女子

谈谈沙伊和班达姆[60]，
但是一般的她们的谈话令人难以忍受，
虽说只是一些天真的胡话；
同时她们是这样的纯洁，
这样的庄严，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满怀虔信，
这样的谨慎，这样的正派，
对男子们是这样的不可亲近，
她们的样子就能引起你的“忧郁病”来【9】。

四三

还有你们，年轻的美人们，
时常在夜深
飞快的马车载着你们
在彼得堡的马路上疾驶，
我的叶甫盖尼也抛弃了你们。
狂欢的享乐的舍弃者，
奥涅金把自己关在家里，
打着呵欠，拿起笔来，
他想要写作，——可是
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
他的笔下什么也写不出来，
所以他也没有加入这种人的扰攘的行会，
关于这种人我不想来评判，
因为，我自己也属于他们的一群。

四四

于是重新，这个无事可做的人，
苦恼着灵魂的空虚，
他带着值得赞美的目的坐下来
讨学别人的智慧。
他把书成排地摆上书架，
读来，读去，可是全都毫无道理：
这里是无聊，那里是骗人或是胡说；
在这里不讲良心，在那里没有意思；
全都有各种不同的镣铐；
旧的陈腐了，
新的也模仿旧的。
像舍弃女人一样，他丢开了书，
把书架子，连满是灰尘的书的家族，
都用黑色的绸子蒙了起来。

四五

摆脱了社交界里的重负，
和他一样，抛弃了空虚的浮华，
在那时候我和他做了朋友。
我喜欢他的特点，
自然而然的爱好幻想，
学也学不来的古怪，
还有锐利的，冷静的理智。
我是愤慨的，他是阴郁的，
我们两个人都知道爱情的把戏，
生活都使我们两个人苦恼，

在我们的心里热火都熄灭了，
盲目的福尔杜娜[61]和人们的恶意
在等待着我们，
正当着我们的年岁的初晨。

四六

谁生活过而且思想过，
谁就不能不在心里轻蔑人们；
谁动过情感，
不再复返的日子的幻影就扰乱谁，
他已经没有了迷恋，
可是记忆的蛇，
悔恨咬啮着他。
这一切常常的
大大增加谈话的趣味。
起初奥涅金的唇舌使我困窘，
可是不久我就习惯了
他的讥讽的议论，
半带辛辣的笑话，
以及那些恶毒的阴郁的警句。

四七

常常在夏天的时候，
当涅瓦河上夜晚的天空
透明而又光亮【10】，
当河水的欢乐的镜子

没有映着狄亚娜的容光[62]，
回忆起往日的艳事，
回忆起过去的爱情，
重新又是伤感，阔淡，
我们默默地沉醉着
轻柔的夜的呼吸！
仿佛是睡梦中的囚徒
从监狱里被带进绿色的森林，
我们这样的借着幻想
驰向青春生活的初年。

四八

带着充满惆怅的心灵，
靠着花岗石的河堤，
叶甫盖尼沉思地站着，
像诗人描写的他自己一样【11】。
一切都是静寂的，
只有夜晚的哨岗彼此的呼应；
还有忽然从密尔翁那亚街传来
马车的远远的声音；
只有一叶小艇，打着桨，
在微微睡去的河上荡漾；
远处的角笛和雄壮的歌声
使我们迷惘……

可是更美妙的，在夜晚的娱乐里面，
是陀尔卡多[63]的八行诗的旋律！

四九

亚得利亚海的波涛，
布兰塔河[64]啊！不，我要去看看你，
并且，重新充满灵感，
我要听听你的迷人的声音！[65]
对于阿波罗[66]的子孙它是神圣的；
从阿尔比翁[67]的高傲的竖琴
我认识了它，我亲切地爱它。
在意大利的黄金的夜晚，
我要自由自在地享受欢乐，
和一会儿滔滔不绝，一会儿沉默无言的
年轻的威尼斯女郎，
在神秘的游艇里荡漾；
和她们在一起，我的唇舌也会发现
彼特拉克[68]的和爱的语言。

五〇

我的自由的时候要来了吧？
应该来了，应该来了！——我呼唤着它。
我在海滨徘徊【12】，
等待天时，招呼船帆。
在大风暴里，和波浪搏斗，
在大海的自由的路上
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自由地奔驰？
是时候了，离开这对我有敌意的元素[69]的
困人的岩岸，

并且在南方的波涛中间，
在我的阿非利加的天空底下【13】，
怀念阴霾的俄国，
在那里我痛苦过，在那里我爱过，
在那里我埋葬了心。

五一

奥涅金本来准备和我一起
去看看外国的地方，
可是很快
我们就被命运长期分离开了。
他的父亲那时候去世了。
在奥涅金前面
聚会了一大群贪婪的债主。
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叶甫盖尼厌恶打官司，
他满足自己的命运，
就把遗产交给了他们，
也不顾这有多大的损失，
或者他预先就料到了
远方的年老的伯父的逝世。

五二

忽然他确确实实地接到，
管家送来的报告，
说是伯父病在床上临死了

想和他见见最后的一面。
读了这封悲伤的书信，
叶甫盖尼立刻就
急忙坐上驿车赶去会面，
并且预先已经打起了呵欠，
当他准备为了钱的缘故，
去叹气，烦闷和装样
（也就是从这里我开始了我的小说）。
可是，飞驰到伯父的乡村之后，
发现他已经躺在桌子上面[70]，
成了准备献给大地的供奉了。

五三

他发现满院子都是帮忙的人：
从四面八方来吊死人的
有仇人也有朋友，
热心丧事的人都聚会到了一起。
死人埋葬了。
神甫和客人吃了，喝了，
然后就郑重地分了手，
仿佛做了一件什么大事：
现在我们的奥涅金成了乡村里的人了，
那些工场，河流，森林，田地的
完完全全的主人，而在这之前
他是一个规律的对头和挥霍的角色，

并且他很高兴，
先前的道路多少有了改变。

五四

寂寥的田野，
阴暗的树林的荫凉，
静静的小河的低语，
头两天他还觉得新鲜；
到第三天，树丛，小丘和田野，
都不再使他发生兴趣了；
后来竟使他瞌睡起来；
后来他清楚地看到了，
在乡村里也是一样的气闷，
虽然这里没有大街，没有府邸，
没有纸牌，没有舞会，没有诗文。
忧郁病像看守似的等待着他，
并且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
好像影子或是忠实的妻子一样。

五五

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
爱好乡村的静寂。
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
创作的幻想也更生动。
意在清静的闲散，
我在荒芜的湖边游荡，

而far niente[71]就是我的法律。
我每天早晨醒来
为的是舒适的安逸和自由：
读得少，睡得长，
不去追求飘浮的名利。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是这样，
在无所事事里面，在阴影里面，
度过了我的最幸福的日子。

五六

花，爱，乡村，闲散，田野！
我衷心地爱好你们。
一向我总想能来谈谈
奥涅金和我的差别，
让好嘲笑人的读者
或者是这样那样的
巧妙的鬼话制造家，
在这里看看我的特点，
以后不要胡乱地再说，
我涂写的是自己的肖像，
好像拜伦，那高傲的诗人一样，
仿佛我们就没有可能
写关于别人的诗，
而写的一定就是自己。

五七

顺便我说一句：所有的诗人
都是幻想的爱情的友人。
常常，我梦见一些可爱的人物，
于是我的心灵上
深深印下了她们的神秘的形象。
以后缪斯[72]就复活了她们：
这样，淡漠的我，
就歌唱了山中的女郎[73]，我的理想，
还有沙吉尔河畔的女囚[74]。
现在从你们那里，我的朋友们，
我时常听见这个问题：
你的竖琴思恋的是谁？
对谁，在嫉妒的女郎的群里，
你将音律呈献给她？

五八

谁的顾盼，激动你的灵感，
用甜蜜的爱抚
报答你的忧郁的歌声？
谁是你的诗文崇拜的人？
然而，朋友们，谁也不是，实实在在的！
爱情的疯狂的骚扰
我悲戚地经验过了。
幸福的是：谁把诗的热情
和它结合在一起，
他就可以增加诗的神圣的狂热，

步着彼特拉克的后尘[75]。
平静下心里的痛苦，
同时把荣誉也弄到了手里；
可是我，我爱过，那时候愚蠢而且沉默。

五九

爱情过去了，缪斯来临了，
糊涂的智慧也清楚起来。
自由自在了，就重新寻求
迷人的声音，情感和思想的结合：
我写着，心里没有一点思恋，
笔，当出神的时候，
也不在没有完的诗句旁边，
画女子的小脚，或者是头[76]；
熄灭的灰烬已经不再燃烧，
我全心悲伤；可是已经没有了眼泪，
并且很快地，很快地
在我心灵里风暴的余波就要完全平息；
到那时候我就要开始
写一部二十五章的诗篇。

六〇

我已经想过了情节的样子，
以及怎样称呼我的主人公；
在这里我结束了
我的小说的第一章；

全部严格地重看了一遍；
矛盾的地方还有许多，
可是不想改正它们了；
我要向检察官还我的债，
并且把我的劳作的果实
交给评论家们去宰割；
到涅瓦河畔去吧，
新生的作品，
你要给我应得的光荣——
曲解，喧哗和詈骂！【14】

---

[1] 甫雅柴姆斯基公爵（1792—1876），普希金同时的诗人，这句诗引自他的《初雪》。

[2] 宙斯，希腊神话里众神的王，宇宙的主宰。

[3] 普希金第一部叙事诗《鲁斯朗和刘德密拉》里的两个主人公。鲁斯朗和刘德密拉的朋友们，即指读者们。

[4] 涅瓦河穿过彼得堡流入波罗的海，普希金在诗里常常写到“涅瓦河畔”，即指彼得堡。

[5] 当时普希金因为他的革命诗，被沙皇政府放逐到南俄比萨拉比亚的吉希纽夫，所以这么说。文中〔1〕的注文，统收在书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注释”中。后同。

[6] 马丹，法文：太太。麦歇，法文：先生。当时俄国贵族流行雇用法国人做保姆和家庭教师，让孩子受法文教育。

[7] 麦歇拉拜，法文，意思是神父先生。当时有些法国的教士，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逃亡到俄国，做贵族的家庭教师。

[8] 夏园，彼得堡一个有名的公园。

[9] 玛朱加舞，一种波兰舞。

[10] 犹维纳尔（约60—140），罗马讽刺诗人。

[11] 安好。（拉丁文）

[12] 《爱尼德》，罗马诗人维尔青里（公元前70—公元前19）的叙事诗，拉丁名著。

[13] 罗姆尔，罗马传说里的第一个君主。

[14] 抑扬格，扬抑格，这是俄国诗的两种格律。抑扬格的诗第一音节抑（轻读），第二音节扬（重读）；扬抑格的诗相反。

[15] 荷马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希腊叙事诗人，名作是《伊里亚德》和《奥德赛》。费奥克里特，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田园诗人。

[16] 亚当·斯密斯（1723—1790），英国资本主义古典派经济学家，名作有《国富》等。他的学说当时正在风行。

[17] 纳梭（公元前43—17），罗马奥古斯特大帝时的诗人，写过很多爱情诗，名作有《爱的艺术》和《变形记》。后来被流放到黑海边上的摩尔达维亚，郁郁的死在那里。纳梭被流放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和奥古斯特的孙女尤丽亚发生恋爱，触了奥古斯特之怒。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可靠，普希金在原注【3】里就反驳了这种说法。纳梭的流放，恋爱事件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多半因为他对奥古斯特晚年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的缘故。

[18] 福布拉斯，法国作家库弗莱（1760—1796）的小说《福布拉斯骑士的情史》里的主人公，一个专门引诱女子的人物。

[19] 就是涅瓦大街。在当时（1820年左右），涅瓦大街中间种有许多行树木，所以也是一条林荫路。

[20] 布莱格特，表的名字。这种表上有小的闹铃，到指定的时候自己会响起来，像闹钟一样。

[21] 俄国冬天天气寒冷，呼出的暖气可以在衣领上冻结成霜。

[22] 卡维林（1794—1855），普希金的友人，骠骑兵军官，十二月党人。普希金曾经写过两首给他的诗。

[23] 1811年法国南部葡萄空前丰收，做的葡萄酒特别好。刚好那一年秋天出现一颗特别明亮的彗星，人们就说那年葡萄丰收是因为这颗彗星的缘故；普希金的时候最好的酒就被称为彗星酒。

[24] 烤牛肉。（英文）

[25] 斯特拉斯堡，法国的城市，用鹅肝做的馅饼极为著名。

[26] 里姆堡，比利时的城市，以出产干酪著名。

[27] 舞蹈中的跳跃。（法文）

[28] 菲德拉，希腊神话里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歌舞剧里常用她做女主人公。

[29]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公元前30），埃及女王，也是歌舞剧里常用的女主人公。

[30] 玛伊娜，奥柴罗夫所作的悲剧《芬加尔》里的女主人公。1820年左右常演这部剧。

[31] 冯维逊（1745—1792），俄国喜剧作家，名作有《旅长》和《未成年者》，都是写实的作品。

[32] 克雅希宁（1742—1791），俄国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多半模仿西欧的剧作。

[33] 奥柴罗夫（1770—1816），俄国悲剧作家，多写保守的爱国主义和感伤主义的作品，在当时获得很大的成功。

[34] 赛苗诺娃（1786—1849），著名的悲剧演员，原来是一个农奴的女儿，普希金非常赞美她的艺术天才。

[35] 卡杰宁（1792—1853），俄国诗人，戏剧家，十二月党人，曾经译过不少西欧的戏剧作品。

[36] 高乃伊（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37] 夏霍夫斯科伊（1777—1846），俄国喜剧作家，写了很多的喜剧。

[38] 吉德罗（1767—1837），著名的芭蕾舞导演，曾经把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和《鲁斯朗和刘德密拉》改编成歌舞剧。

[39] 黛尔勃西荷拉，希腊神话里的舞蹈女神。

[40] 伊斯妥密娜（1799—1848），著名的舞蹈家，她表演吉德罗的歌舞剧非常成功，曾经演过《高加索的俘虏》里的女主角。

[41] 爱奥尔，希腊神话里的风神。

[42] 当时流行以古代神话做题材的歌舞剧，所以有这些神怪出场。

[43] 俄国人在冬天冷的时候常反复地拍手，借此取暖。

[44] 皇堡，君士坦丁堡的古名。

[45]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民主主义者，曾作《社会契约论》。主张“人是生而自由的”，拥护人民的权利，反对君主专制；所以普希金称他“自由和权利的辩护者”。

[46] 格里姆（1723—1807），男爵，德国著作家，政论家，外交家，出仕法国，曾经参加过法国《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47] 卡达叶夫，即卡阿达叶夫（1794—1856），普希金的好友，思想前进的哲学家，作有《哲学书信集》，对普希金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对于服装非常讲究。

[48] 维纳拉，古意大利神话里美和爱的女神。

[49] 从彼得大帝的时候起：俄国人才穿西装，所以这些名字都是外国字，《俄国大学辞典》（1789—1794年间出版）里也没有这一类的名词。

[50] 指东欧，即高加索、克里米一带。

[51] 狄亚娜，罗马神话里月的女神。

[52] 费罗拉，罗马神话里花的女神。

[53] 爱尔维娜，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诗人的作品里常用的一个女子的名字。

[54] 玛丽亚·伏尔康斯卡亚（1805—1863），拉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后来和十二月党人伏尔康斯基公爵结婚，1825年起义失败之后，她自愿到严寒的西伯利亚去陪伴流放到那里做苦工的丈夫。她后来写了一本《札记》，里面说到普希金这几句诗写的是她年轻的时候在克里米海边的情形。

[55] 阿尔密达，意大利诗人塔梭的《解放的耶路撒冷》里一个美丽的伊斯兰教女郎，她爱上十字军的武士里纳尔多，把他带到遥远的海岛上，后来又扔下他逃走了。这里比喻那些轻浮放荡的女子。

[56] 奥赫达，彼得堡近郊的一区，这里指送牛奶的女孩子。

[57] “便窗”，当时面包店都从小窗子里卖面包。

[58] 牛排。（英文）

[59] 卡尔德·哈罗德，英国诗人拜伦的叙事诗《卡尔德·哈罗德》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愤世的阴郁的青年。

[60] 沙伊（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班达姆（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他们的著作在当时俄国思想进步的人士中很流行。

[61] 福尔杜娜，罗马神话里的幸运女神。

[62] 狄亚娜是罗马神话里的月亮女神，这里指月亮。彼得堡在五月的时候，因为北极光的照耀，夜晚就是没有月亮也是“透明而又光亮”的，所以有“白夜”之称。

[63] 陀尔卡多·塔梭（1544—1595），意大利诗人。

[64] 布兰塔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入亚得利亚海。

[65] 普希金当时想离开专制反动的俄国，到外国去，意大利是他想去的地方之一。

[66] 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也是音乐和诗的神。

[67] 英国的古名。“阿尔比翁的高傲的竖琴”指拜伦的诗。

[68] 彼特拉克（1301—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诗人，曾经写过爱情诗歌唱一个叫作罗拉的女子。

[69] 古代希腊唯物论哲学家认为水是构成世界的元素之一，所以普希金称水为“元素”，这里就是指黑海。普希金当时流放在黑海边上的奥德萨，受到伏隆曹夫伯爵的迫害，急切希望能够离开俄国。

[70] 俄国风俗，死人在安葬之前，停尸在桌子上。

[71] 无为。（意大利文）

[72] 缪斯，希腊神话里的文艺女神。

[73] “山中的女郎”指普希金在1820—1821年间写的《高加索的俘虏》里的车尔克斯女郎。

[74] “沙吉尔河畔的女囚”指普希金在1822年写的《巴赫齐沙拉伊泉水》里的玛丽亚和沙莱玛。

[75] 彼特拉克所歌唱的罗拉，相传是一个意大利的女郎，她早就和人结婚了，彼特拉克说他是第一个爱她的，写了许多诗赞美她。

[76] 普希金常在他的诗稿上画一些人像或是别的图画。

第二章

啊乡村！

——荷拉斯[1]

啊罗斯[2]

一

叶甫盖尼在那里觉得气闷的乡村，
是一处美丽的地方；
在那里，享受天然乐趣的朋友
一定会赞美上天。
单独一座地主的宅第，
有山岭可以挡风
临着一条小河。远远的
迎面是彩色斑斓的
牧场和金黄的麦田，
村庄隐约可见；
这里那里
一群群牛羊在牧场上游荡，
巨大的，荒芜的花园，
沉思的德里亚德[3]安身的地方，
密布着苍郁的浓荫。

二

尊贵的府第建筑得
像一般的府第应该的那样：
出色的坚固和舒适，
完全按着聪明的古时候的式样。
到处都是高大的房屋，
客厅里糊着绢的壁纸，
墙上挂着沙皇的肖像，
还有彩色炼砖砌成的壁炉。
这一切现在都过时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对的：
不过我的那位朋友觉得
这并没有什么多大要紧，
因为，在时髦的和古老的大厅里
他都一样地要打呵欠。

三

他在这所房屋里住下来了，
在这里，那个乡下的土老儿
曾经有四十年的光景，和女管家吵吵架，
靠着窗子看看，打打苍蝇。
一切都很简单：橡木的地板，
两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羽毛沙发，
无论哪里都没有一个墨水点子。
奥涅金打开柜子，
在一个里面找到了开支的账簿，
在另一个里面是整排的果子酒，

许多坛苹果露。
还有1808年的历书：
这个老头子有许许多多事情，
别的书他从来没有看过。

四

一个人住在自己的领地中间，
只是为了消磨消磨时间。
我们的叶甫盖尼首先想起了
创立一种新的制度。
这位隐居的贤人在自己的偏僻的乡下
用轻的地租来代替
古来的徭役的重负[4]；
奴隶们于是都赞颂命运的保佑。
他的精于算盘的邻人，
看到这有可怕的损失，
因此在自己的角落里愤懑起来；
另外的一个奸猾地笑了一笑，
于是众口同声地这样决定了，
他是一个最危险的怪物。

五

起初全都坐车拜访他，
可是因为他总是
只要听到了
顺着大路跑来的是他们的乡下马车，

就叫从后门的门口
把顿河的母马给他牵来[5]。
受了这样的行为的侮辱，
全都和他断绝了友谊。
“我们的邻居是个无知之徒，是个狂人；
他是个共衣会会员[6]；
他只喝一杯杯的红酒[7]；
他不走到女士们跟前去吻她们的手；
总是‘是’和‘不是’；而不说‘是，阁下’
或是‘不是，阁下’。”
一般的论调都是如此。

六

一个新地主就在这个时候
驰骋到了自己的乡村，
他在邻居中间
也引起了同样严格地批评。
他的名字叫作乌拉吉米尔·连斯基，
十足的哥廷根[8]的神气，
一个美男子，在盛放的华年，
一个康德[9]的崇拜者又是一个诗人。
他从雾气沉沉的德国
带来了学问的果实：
爱好自由的幻想，
热烈而且足够奇怪的性情，

总是热情洋溢地说话，
黑色的鬈发一直垂到双肩。

七

还没有被社会上的
冷酷的淫乱所残伤，
他的灵魂
被朋友的情意和女郎的爱抚温暖着；
他的良善的心地是纯真的，
希望怀抱着他，
并且世界的新的繁华的声色
又俘虏了年轻的理智。
他用美好的幻想
来排解自己心里的疑惑；
我们的生活目的对于他
是一个富于诱惑性的不可解的谜，
他茫然地苦苦思索着它
并且揣想种种的奇迹。

八

他相信，有一个亲爱的灵魂
应该要和他结合，
他相信，她在郁郁不乐地叹息，
天天都在等待着他；
他相信，朋友们都准备着
为了他的名誉去受镣铐，

他们会毫不踌躇地
去打破毁谤者的头颅；
他相信有一些命运所选择的
人类的神圣的友人；
他们这个永生的家族
总有一个时候，会以无比灿烂的光明，
照耀着我们
并且给予世界以幸福。

九

愤慨，怅恨，
对于善美的纯真的爱，
还有荣誉的甘甜的痛苦，
这些早就激动了他的血流。
他带着竖琴在世界上漫游过；
在席勒和歌德的天空底下[10]，
他们的诗的火花
燃烧起了他的灵魂；
并且这个幸运的人，他没有辱没了，
崇高的缪斯们的艺术[11]；
他在诗歌里总是骄傲地保存着
崇高的情感，
童贞的幻想的冲动，
以及庄严的质朴的美。

他歌唱爱，这个爱情的忠仆，
他的歌是明朗的，
好像是处女的纯真的思想，
好像是孩子的梦，
好像是澄静的天空里的月亮，
那个爱情的秘密和思恋的女神；
他歌唱别离和悲伤，
还歌唱“某些什么”[12]“烟雾朦胧的远方”[13]，
和浪漫的玫瑰[14]；
他歌唱那个遥远的国土，
在那里，长期的在静寂的怀抱里
他曾经倾流过热泪，
差不多在十八岁的年纪
他就歌唱过褪色的生命的花朵。

一一

在这偏僻的乡下，只有叶甫盖尼一个人
能够赏识他的才华，
他不喜欢邻居村庄上
那些绅士们的宴会；
他逃避他们的嘈杂的谈天，
他们的高明的谈话总是
谈割草，谈酒，
谈猎狗，谈自己的亲戚，
当然，这既没有情感，
也没有诗的火花，

也没有机巧，也没有智慧，
也没有社交的艺术；
可是他们的娇妻的谈话比较起来还要更不聪明。

一二

又有钱，又漂亮，
连斯基到处都被当作未婚夫看待。
乡村里的习俗就是如此，
全把自己的女儿预先许给了
这位“半俄国的邻人”。
他一走进来，立刻他们的谈天
就把话头引到了
独身生活的闷人。
他们招呼这位邻人坐到茶炊旁边去，
而杜娘[15]就来倒茶了，
于是对她悄悄地说：“杜娘，注意呀！”
以后就拿来了六弦琴，
她就尖声地叫了起来（我的上帝！）：
“到我的幸福的闺房里来呀！……”【15】

一三

可是连斯基，自然，
并不想受结婚的束缚，
他衷心地希望和奥涅金
做更亲密的朋友。
他们结交起来了。波浪和岩石，

诗和散文，冰和火，
都不像他们这样的不同。
起初因为互相合不来，
他们彼此都感到乏味；
后来喜欢起来了；
后来天天骑着马会面，
并且很快变得分离不开了。
人们就像这样的（我第一个要来承认）
由于“无事可做”于是做了朋友。

一四

可是连这样的友谊在我们中间都还没有。
消除了一切的偏见，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零，
而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自己。
我们全都仿效拿破仑：
千千万万的两只脚的畜生
对于我们只是一种工具，
感情在我们看来野蛮而又可笑。
叶甫盖尼比许多人都更宽厚：
虽然他是，当然，知道人们的
并且一般的轻视他们，
但是（没有一种法则没有例外）
他把有些人看得很不一样，
虽然没有感情而很尊重感情。

一五

他带着微笑听着连斯基。
诗人的热烈的谈话，
那些还在动摇中的思想，
还有那永远总是激动的目光，
对于奥涅金这一切都是新鲜的；
他竭力地把冷言冷语
压在自己的嘴里，
并且想道：这是愚蠢的，
我来搅扰他的短暂的幸福；
就是没有我那个时候也会到来的，
让他现在生活着，
并且相信世界的美满吧；
我们原谅这种青春时代的狂热，
年轻的热情和年轻的胡话。

一六

他们之间老是发生争论
并且引起他们思考：
过去的人类的契约[16]，
科学的成果，善与恶，
还有那些自古以来的成见，
还有坟墓的命定的秘密，
接着就是命运和生命，
一切都受到他们的评判。
诗人议论得兴奋起来，
忘形了，这时候

就念上几段北国的诗章[17]，
而谦逊的叶甫盖尼，
虽然不大了解它们，
也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个青年。

一七　附录三

不过我们这两个隐士的思想
更常常用在爱情上面。
脱离了爱情的暴乱的统治，
奥涅金谈到它，
带着不由自主的惆怅的叹息；
幸福的是，谁明白它的激动
并且最后离了它；
不过更幸福的是，谁根本就不知道它，
他借别离来冷淡爱情，
借咒骂来发泄仇恨；
有时跟朋友跟妻子打打呵欠，
不受嫉妒的痛苦的骚扰，
也不把祖先的靠得住的资本，
信托给那靠不住的纸牌。

一八

当我们跑到了
聪明的平静的旗帜下面，
当爱情的火焰熄灭了的时候，
于是它的任性，或者它的冲动

以及它后来的反响，
对我们都变得可笑起来，
可是平静也并不是易事，
我们有时候也爱听听
别人的热情的激动的语言，
而且它也会使我们动心。
正如同留在自己的茅屋里的
年老的残废军人，
他的用心的耳朵总想去听听
两撇八字胡子的年轻人的故事。

一九

所以那火一般的青春
什么它也隐藏不住。
仇恨，爱情，悲伤和欢喜，
它都准备倾吐出来。
认为自己是爱情里的残废军人，
奥涅金带着庄重的神气听着，
这个爱好心灵的自白的诗人，
怎样来倾诉他自己；
他天真地吐露出
自己的轻易相信别人的心地。
叶甫盖尼很容易地明白了
他的年轻的爱情的小说，
这种充满情感的故事，
在我们早就已经不新奇了。

二〇

啊，他爱着，像我们在那样的年岁
全都已经不爱了。
可是只有诗人的疯狂的灵魂
注定了还是要爱:
随时随地总是那幻想，
总是那习以为常的希望，
总是那习以为常的悲伤。
无论是冷清的远方，
或是多年的别离，
或是献给缪斯的时光，
或是异国的佳人，
或是欢乐的声色，或是学问，
都改变不了他内心的灵魂，
那被童贞的火温暖着的灵魂。

二一

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就成了奥尔伽的俘虏
还不知道爱情的苦恼，
他是她童年的游戏的
动容的看客:
在橡树林的浓密的阴影里
他分享她的娱乐，
他们的父亲，朋友兼邻居，
也早就预定下了孩子们的婚礼。
在偏僻的乡下，在温柔的爱护下面，

充满天真的美丽，
在双亲的眼睛里，
她好像是一朵盛开在
茂密的草丛中的铃兰，
既没有蝴蝶，也没有蜜蜂知道。

二二

她给予这位诗人
年轻的喜悦的最初的幻梦，
而对她的思念鼓舞了
他的芦笛的第一声吟哦。
再会吧，幸福的游戏！
他爱上了茂密的丛林。
孤独，静寂，
还有夜，星星，和月亮，
他爱月亮，这天空的明灯，
我们都曾经对它奉献过
夜晚的黑暗里的散步，
以及眼泪，那秘密的痛苦的安慰……

可是我们现在把它
只是看作昏暗的街灯的代替品。

二三

总是和气的，总是温顺的，
总是像早晨一样的欢乐，

像诗人的生命一样的天真，
像爱情的吻一样的甜蜜，
眼睛像天空一样的蔚蓝；
微笑，棕色的鬈发，
动作，声音，轻盈的身段，
这就是奥尔伽……

可是你拿一本爱情小说来，
包你就能找到她的肖像：
它是很可爱的，我自己先前也爱过它，
可是我对它极端的厌倦了。
请允许我，我的读者，
来说说那位姐姐。

二四

她的姐姐叫作达吉雅娜……【16】
我们一定要第一次
用这样一个名字
开始小说的爱情的故事。
这有什么呢？它悦耳，响亮。
不过跟它一起，我知道，分离不开的，
会令人想起老太婆们或是丫头们来[18]！
我们全都应该承认，
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名字里
风味是很少的
（更不必去说那些诗文）：
教育并没有使得我们文雅，

我们从它得到的只是
虚伪的做作——再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二五

这样，她叫作达吉雅娜。
她既不会以她妹妹的美丽，
也不会以她的鲜艳的绯红，
吸引人们的目光。
羞涩，忧郁，沉默，
像森林里的母鹿一样的胆怯，
她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好像是一个别人家的女儿。
她不会讨她父亲的欢喜，
对她的母亲也是一样；
她是一个孩子，
但是不想在孩子群里嬉戏跳跃，
她常常整天的一个人
默默地坐在窗子旁边。

二六

沉思，
她从摇篮时代起的女友，
用幻想给她点缀了
乡村里的闲暇的时间。
她的娇柔的手指不会针线；
她也不伏在刺绣架子上，

用丝的花样
使亚麻布生动起来。
那是爱好统治的征象:
一个孩子总是准备
跟那顺从的洋娃娃
拿礼仪，社会的法律来开玩笑，
并且郑重其事地
对它重复自己妈妈的教训。

二七

可是洋娃娃，就在那些年里
达吉雅娜也不拿在手上;
也不和它
谈城里的消息，谈时髦。
孩子们淘气的把戏，
跟她都合不来;
在冬天，在夜的黑暗里面，
怕人的故事更能迷住她的心。
当乳母替奥尔伽
把她的所有的小朋友
都召集到广阔的牧场上面，
她也不去玩捉迷藏的游戏，
她讨厌她们的高声大笑，
以及她们的轻浮的娱乐的喧哗。

二八

她爱在黎明升起之前
到阳台上去，
那时候，在灰暗的天空上
星星的圆舞[19]消散了，
静静地，大地的边缘明亮起来，
早晨的使者，风吹着，
白天慢慢地升了上来。
在冬天，当夜的阴影
还漫漫地统治着半个世界的时候，
并且漫漫地，在昏沉的寂静里，
在朦胧的月光底下，
懒惰的东方还在长睡，
在习惯的时候醒来了，
于是她就点着蜡烛起身。

二九

她早就喜欢小说了，
它们代替了她的一切。
她爱李卡德森[20]
和卢梭[21]的杜撰。
她的父亲是一个好好先生，
一个落后的过去时代的人物，
可是觉得书还没有什么害处。
他，向来是不读书的，
认为它们是些无用的玩意，
所以他也不去关心。

在他女儿那里有本什么秘密的书籍，
藏在枕头底下睡到第二天早晨。
至于他的妻子
自己就是一个李卡德森迷。

三〇

这位太太爱好李卡德森，
并不是因为，她曾经读过他，
并不是因为，她不大喜欢罗浮拉斯
更要喜欢格郎吉松【17】；
而是因为从前女公爵阿里娜，
她的莫斯科的表姐，
时常对她反复地讲到他们。
那时候她的丈夫
还是一个未婚夫，可是这是不得已的。
她思恋的是另外一个人，
他在她的心意里
要格外喜欢得多：
这位格郎吉松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
赌徒和近卫军的军士。

三一

像他一样，她穿着得
总是时式而且合身；
可是并没有征求她的同意，
他们就领着这位姑娘去行了婚礼。

为了排解她的悲伤，
懂事的男人赶快就去到了
自己的乡村，在那里，
上帝知道是些什么人在她周围。
起初她发脾气并且哭泣，
跟丈夫差一点没有离婚；
后来忙起家务来，
习惯了，于是也就觉得满意了。
习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
它这幸福的代替品【18】。

三二

习惯能使悲伤愉快起来，
消除用什么都排解不了的悲伤。
一个大大的发现很快地
使她完全得到了安慰：
她在忙碌和闲暇中间发现一个秘密，
就是怎样专制地
来管制她的丈夫，
于是那时一切都变得有意思起来。
她坐车出去料理料理田务，
腌腌过冬的菌子，
算算账目，送送农奴[22]，
每星期六到浴室去洗澡[23]，
生起气来打打婢女——
这一切都不去征求男人的意见。

三三

往常，她总是在纪念册上
像温柔的姑娘们那样题字，
自己叫作波林娜代替勃拉斯科夫亚，
并且用抑扬的调子说话[24]，
穿很紧的束腰，
还会在鼻子里
把俄文的H发得像是法文的N。
可是很快就把这一切都丢开了：
束腰，纪念册，波林娜女公爵，
那个多愁善感的小诗的本子，
她也忘记掉了；她开始称呼
从前的塞林娜叫作阿库尔加[25]，
并且最后也穿戴上了
棉的长袍和帽子。

三四

可是男人真心诚意地爱她，
不去过问她的主意，
一切完全放心地信任她。
他自己就穿着长袍吃和喝，
他的生活过得很安静。
邻居的和善的家庭，
不拘礼仪的朋友，
有时候在傍晚来到了。
这就悲伤，挖苦，

嘲笑些什么事情。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同时吩咐奥尔伽预备茶，
一会儿吃晚饭，一会儿到了睡觉的时候，
于是客人们就出了大门。

三五

他们在平静的生活里
保持着亲爱的古代的风习；
他们在油腻的谢荤节[26]
做俄国的油饼；
一年他们斋戒两次[27]；
他们爱团团旋转的秋千，
爱圣诞节歌[28]，爱圆舞；
在降灵节[29]那一天，
当人们打着呵欠在听祈祷的时候，
他们感伤地在那束独活草上
滴上两三滴泪珠[30]；
酸麦汤对他们像空气一样需要，
在他们家里请客人吃饭，
上菜的时候是按着官阶来的。

三六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到了老年。
并且最后，在丈夫面前
打开了坟墓的门，

于是他接受了新的冠冕[31]。
他死在午饭之前的时候，
哀悼他的有自己的邻人，
孩子们，和忠实的
比别人更要伤心的妻子。
他是一个朴实的良善的地主，
于是在那里，在他的尸灰埋葬的地方，
墓碑上说道：
“谦卑的罪人，德密特里·拉林，
主的奴隶和旅长，
在这块石碑之下永享安息。”

三七

回到了自己的比纳特斯们[32]那里，
乌拉吉米尔·连斯基去拜访了
这位邻人的谦卑的墓碑，
他对尸灰深深地叹息，
并且心里长久地都在哀伤。
“Poor Yorick！”[33]【19】他伤感地说了，
“他曾经把我抱在手上。
小孩子的时候我那样常常的
玩他的奥卡科夫奖章[34]！
他把奥尔伽许给了我，
他说：我会等到那一天吗？……”
于是满心真诚地悲伤，

乌拉吉米尔立刻做出了
一首献给他的哀悼的挽歌。

三八

在那里他又用悲伤的诗文
献给父亲和母亲，流着泪，
他向家长的尸灰致了敬礼……

唉！在生活的田垄上
世世代代的人，仿佛那转瞬即逝的五谷，
遵照天命的神秘的意旨，
萌芽，成熟和凋谢：
别人又跟在他们后面走去…
我们这浮生的种族也这样地
成长，骚动，扰攘，
拥向祖先的坟墓。
将要来到了啊，我们的时候也将要来到，
于是我们的子孙到时候
也要将我们逐出这个世界！

三九

现在你们沉醉它，
这轻浮的生活吧，朋友们！
我了解它的空虚，
所以对它也很少眷恋。
对于种种的幻影我已经闭上了眼帘，

可是那些遥远的希望
不时还来扰乱我的心：
没有留下什么微末的遗迹
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甘心。
生活，写作，不是为了赞赏
不过我，总觉得，
想来宣扬一下自己的悲哀的运命，
为的是即使有那么一句诗文，
好像忠实的友人，能够使人回忆起我来。

四〇

而且或许它会感动什么人的心，
并且托命运的保佑；
或许，我所作的诗章，
不会沉没进列达河[35]里；
或许（诱惑人的希望啊！）
将来的无知无识的人
也会指着我的著名的肖像，
并且说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接受我的感谢吧，
和平的阿奥尼亚人[36]的崇拜者，
你啊，在你的记忆里将要保存着
我的短暂的作品，
并且用亲切的手
拍拍老人的桂冠！

[1] 原文为拉丁文：O rus！——Hor.
荷拉斯（公元前65—8），罗马诗人。

[2] 罗斯，俄罗斯的古名。这两句引诗读音相同，含意很深。

[3] 德里亚德，西欧古典神话里的森林女神。

[4] 俄国农奴制度当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徭役，就是农奴以力役供奉地主，代耕地主的土地，常常整个星期都要在地主的田上工作，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制度。另外一种是地租，就是农奴对地主缴纳免役税而不代耕，农奴的负担要轻一些，也自由一些。这是农奴制度衰落时期徭役制不能维持的时候施行的制度。当时思想进步的十二月党人有的就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地租制，给农奴以初步的自由，但是遭到守旧的贵族地主猛烈的反对。

[5] 这就是说，他故意跑出去，不接待他们。

[6] “共济会会员”的音误。共济会是一种宗教的秘密组织，以互助友爱为宗旨。原来发生在西欧，18世纪中传入俄国，许多十二月党人都加入过这个组织，宣传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思想。当时在那些地主们看来，共济会会员就是革命党，无神论者，危险人物。后来沙皇亚历山大第一在1821年下令查禁共济会的组织。

[7] 指法国的葡萄酒，他们乡下喝果子酒或白酒，都成瓶一气喝下。

[8] 指德国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当时很多俄国贵族子弟到那里去读书。

[9]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10] 指德国。席勒（1759—1805），歌德（1749—1832），都是德国诗人。

[11] 指诗。

[12] 十二月党诗人丘赫尔贝克尔（1797—1846）讽刺当时的哀歌，说是在它们里面经常看到的“只是……‘某些什么’和‘什么什么’”。

[13] 这是当时浪漫主义诗人在诗里常常歌唱的。

[14] 当时浪漫主义者好用玫瑰做比喻，所以称之为“浪漫的玫瑰”。

[15] 这里是泛举的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16] 指政治制度，这个用语出自法国作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对当时俄国进步人物影响很大，普希金很早就读过这本书。

[17] 即指俄国的诗作。

[18] “达吉雅娜”这个名字在当时并不流行。贵族小姐都不叫这个名字，丫头们倒有叫这个名字的，从前的老年人也有叫达吉雅娜的。普希金要用它做一个小姐的

名字，所以加以解说。

[19] 圆舞，俄国农民的一种集体舞蹈。

[20] 李卡德森（1689—1761），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在当时流行全欧。

[21] 卢梭写过两部小说，《爱弥尔》和《新爱罗伊斯》，在当时也很流行。

[22] 原文是“剃剃额头”。俄国地主常送触犯了他们的农奴去服兵役，检查合格之后，就要剃去覆在额上的头发。意即她送农奴去当兵。

[23] 俄国风俗，星期日之前要洗澡。

[24] 这是莫斯科人说话的调子，好像唱歌一样。

[25] 波林娜和塞林娜是文气的名字；勃拉斯科夫亚和阿库尔加是粗俗的名字。

[26] 谢荤节，大斋节之前的一个星期，过这个节应当大吃油腻，跳舞宴会，过了这个节就要斋戒。

[27] 一次在大斋节，一次可以自己选择。

[28] 当时的风俗，在圣诞节晚上，未婚的姑娘们占卜她们未来的命运。她们或是把盘子盛满水，或是盖起来，或是翻过来，里面放着东西，于是一面唱歌，一面把东西一样样地取出来；这时就看取出来的是谁的东西，唱的是什么歌，预卜谁的命运的好坏。

[29] 降灵节，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30] 当时的风俗，在降灵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用花草去扫父母的坟墓，据说可以替他们清洗眼睛。这里是说拉林夫妇为了表示追念死去的父母，所以滴下眼泪。

[31] 当时死人的额头要放上绘有基督、圣母、约翰的纸片或绸缎，可以说是“新的冠冕”，也就是“死的冠冕”。

[32] 比纳特斯们，罗马神话里的家神。意即连斯基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33] “可怜的尤里克！”（英文）详见普希金原注【19】。

[34] 奥卡科夫，俄国一个城市，18世纪末原是土耳其的要塞，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时，苏瓦罗夫在1788年攻陷了这个要塞。为了纪念胜利，颁发了奥卡科夫奖章。

[35] 列达河，西欧神话里冥府的“忘川”，相传饮了这条河里的水，就会忘记一切生前的事情。意即诗人的诗章将不会被人遗忘。

[36] 阿奥尼亚人，希腊东部比奥吉亚地方的居民。阿奥尼亚是比奥吉亚的古名，相传缪斯女神住在这个地方，所以“阿奥尼亚人”即指诗人。

第三章

她是个女孩子，她爱了。

——玛尔菲莱特尔[1]

一

“哪里去？我的好诗人！”
“再会，奥涅金，我是时候了。”
“我不耽搁你，可是你在哪里
度过你的晚上？”
“在拉林家里。”——“这个可就奇怪。
对不起！你就不觉得难过，
每天晚上都在那里消磨光阴？”
“一点也不。”——“我真不懂。
从这里我就看见，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着，我对不对？）
一个平常的，俄国的家庭，
招待客人十分的热心，
果酱呀，永远那一套的谈天呀，
谈雨，谈亚麻，谈牛栏……”

二

“我倒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好。”
“可是气闷，这就是不好，我的朋友。”
“我厌恶您的时髦的社会，

乡下的环境对于我更要可爱。
在这里我可以……”——“又是牧歌来了！
可是够了，亲爱的，看上帝的面子。
怎么吧？你要走了：很可惜。
啊哈，听着，连斯基：能不能呢，
我去见见那个菲丽达[2]，
思想，文字，
眼泪，韵律et cetera[3]的对象？……
介绍我吧。”——“你开玩笑。”——“不是。”
“我很高兴。”——“什么时候呢？”——“立刻就去。
她们会十分欢迎我们。”

三

“走吧。”
朋友们飞驶起来，
到了；他们受到丰盛的
有时是繁重的
古来的殷勤的招待。
这是全都知道的款客的仪式：
送上几小碟果酱，
在打过蜡的小桌子上
摆上一罐红覆盆子露
…………………………
…………………………
…………………………

……………………………

……………………………

四

他们走顶近的路，
向家里尽快地飞驰【20】。
现在我们来听听
我们的主人公的谈话。
“喂，怎么了，奥涅金？你打呵欠。”
“习惯，连斯基。”——“可是你好像
气闷得更厉害了。”——“不，一样的。
然而地里已经黑了。
快些！快跑，快跑，安德留希加[4]！
多么乏味的地方！
而，那个拉里娜很朴实，
并且是一个和蔼的老太太。
我怕：红覆盆子露
不要惹我害起病来。”

五

你说说，哪个是达吉雅娜？”
“她是呀，那一个，忧郁而且沉默，
好像斯维特拉娜[5]，
走进来就在窗子旁边坐下了。”
“难道你爱上了那个小的？”
“怎么呢？”——“我要选另外的一个，

假如我像你一样是个诗人。
在奥尔伽的相貌里没有生命。
恰恰像是房达克[6]的玛东娜[7]：
她的脸是圆圆的，红红的，
就像这个乏味的地平线上的
这个乏味的月亮。”
乌拉吉米尔冷冷地回答了一声，
以后在整个的路上守着沉默。

六

奥涅金在拉林家里出现
对所有的人
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让所有的邻居得到了消遣。
种种的猜测出来了。
全都开始偷偷地议论，
说笑，下些不是没有恶意的判断：
达吉雅娜许了求婚的了；
有些人甚至于肯定地说，
婚礼全都布置好了，
不过得等一等，
因为新式的戒指还没有打到。
至于连斯基的婚礼，
他们早就已经决定了。

七

达吉雅娜带着愤怒，
听着这些流言；可是秘密地
带着说不出来的安慰
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桩事情；
并且心里也就有了意思：
时候到了，她恋爱了。
仿佛是落在田地里的种子，
受到春的火焰勃发了生机。
她的想象，
早就被柔情和苦闷燃烧着，
渴望命定的食粮；
心的痛苦，
早就压迫她的年轻的胸膛；
她的灵魂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

八

这可等到了。……一睁开眼睛，
她就说，这是他！
唉！现在在白天，在夜里，
都是那热烈的唯一的梦，
一切都充满了他；
一切不断地用迷人的魔力
使可爱的女郎想念到他。
她厌烦那些亲切的讲话的声音，
仆人们的关心的视线。
沉没在愁闷里面，

她不理会那些客人，
并且诅咒他们的空闲，
他们的意外的到来
以及他们长时间的座谈。

九

现在她用什么样的注意
阅读那种甜蜜的小说，
用什么样热烈的迷恋
沉醉那种诱惑的幻景！
那些被幻想的幸福的力量
所鼓舞的人物，
尤丽亚·伏尔玛尔的情人，
马列克·阿戴尔和德·里纳尔，
还有维特[8]，热情的受难者，
还有那个使我们瞌睡的
无双的格郎吉松【21】，——
这一切在柔情的女梦想家，
都看成一个唯一的形象，
都化成了一个奥涅金。

一〇　附录四

想象着她就是自己心爱的
作者们的女主人公，
克拉丽莎，尤丽亚，黛尔菲娜[9]，
达吉雅娜在静寂的树林里，

一个人带着危险的书籍徘徊，
她在书里寻找，并且找到了
自己的秘密的热情，自己的幻想，
心里的繁多的感触，
叹息着，并且，把别人的欢喜，
别人的悲伤，都看作是她自己，
忘情地喃喃地背诵着
给可爱的男主人公的书信……
可是我们这位主人公，无论他是怎样，
已经确确实实的不是格郎吉松[10]。

一一

按照高尚的格调构造自己的文章，
往常，热情的作者
总是把他的主人公
写成一个十全的模范[11]。
他总是把多情的灵魂，智慧，
和迷人的容貌，
给那总是遭受邪恶的迫害的
可爱的人儿。
而热情的男主人公，
总是怀着最纯洁的爱情的烈火
准备去牺牲自己，
并且在最后结尾的部分，
总是恶受到了惩罚，
善得到了应得的花冠。

一二

可是现在所有的头脑都昏迷了，
道德只能够使我们瞌睡，
罪恶在小说里也是可爱的，
就是在那里它也获得胜利[12]。
不列颠的缪斯的谎话
扰乱了女孩子的清梦，
不论是阴沉的吸血鬼，
或是梅尔摩特，忧郁的漂泊者，
或是流浪的犹太人，或是海盗[13]，
或是神秘的斯波嘉尔【22】，
现在都成了她的偶像。
拜伦爵士凭借巧妙的幻想，
在消沉的浪漫主义里
掩藏着绝望的自我主义。

一三

我的朋友们，这有什么意思？
或许，遵从天意，
我要停止做诗人了，
新的魔鬼要来附在我的身上，
于是，不怕菲波瓦[14]的威胁，
我要降低到质朴的散文；
那时候，我要将这愉快的没落
带给一部旧式的格调的小说。
我不想在它里面

可怕地描写秘密的罪恶的痛苦，
不过要简单地告诉你们
俄国家庭的传统，
爱情的迷人的梦，
和我们古来的风俗。

一四

我要讲父亲或是年老的伯伯的
平常的谈话，
孩子们在老菩提树下，在小河边上
约好了的会晤；
不幸的嫉妒的痛苦，
重新又起的争吵，在最后
我要带他们举行婚礼……
我要回忆热情的温柔的语言，
思恋的爱情的字句，
它们在过去的日子里
在美丽的爱人的脚边
都曾经到过我的嘴上，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习惯了。
分离，和好的眼泪，

一五

达吉雅娜，亲爱的达吉雅娜！
我现在陪你流下眼泪：
你已经把自己的命运

交在一个时髦的暴君手里。
你要毁灭的，亲爱的。
但是首先，你在灿烂的希望中
呼唤着渺茫的幸福，
你知道了生命的快乐，
你喝着希望的迷人的毒酒，
幻想追踪着你：
到处你都想象成
幸福的会晤的地方；
到处，到处在你面前的
是你的那个致命的诱惑的人。

一六

爱的痛苦追逐着达吉雅娜，
她就是走到花园里也在忧伤，
忽而呆滞的眼睛低垂下来，
并且她懒得向前举步。
胸部微微地起伏，
双颊上一阵阵遮着火红，
嘴边消失了叹息，
耳朵鸣响，眼睛也花乱起来……

夜降临了：月亮巡视着
天空的遥远的苍穹，
夜莺也在树林的暗处
开始唱起嘹亮的歌曲。

达吉雅娜在黑暗里还没有睡，
她低低的在和乳母说话：

一七

“睡不着，姆妈。这里这样闷人！
开开窗子，坐到我跟前来。”
“什么，达尼亚[15]，你怎么了？”
“我闷，我们来谈谈古时候吧。”
“谈什么呢，达尼亚？我呀，往常，
记得不少的
古时候的事情，
关于恶魔和女郎的古话。
可是现在我全记不清了，达尼亚：
我晓得的，全忘记了，是呀，
轮到了坏时辰了！
糊涂起来了……”
“讲给我听，姆妈，
讲讲你的过去：
那时候你爱过吗？”

一八

“好，得了，达尼亚！在你这样的年纪
我们没有讲过什么爱情，
不然那个死鬼的婆婆，
就会要我的命了。”
“那么你怎样结的婚呢，姆妈？”

“那呀，明明白白的，上帝的命令。
我的瓦尼亚[16]比我年轻，亲爱的，
而我那时候是十三岁。
媒婆到我父母那里
跑了两个星期，最后
父亲就给我祝了福。
我因为害怕苦苦的哭泣，
我哭着人们解开了辫子[17]，
唱着歌把我带进了教堂。

一九

于是就领进了别人的家……

可是你并没有听着我呀……”
“唉哟，姆妈，姆妈，我闷，
我难过，我的亲爱的：
我哭，我想痛哭！……”
“我的孩子，你不舒服？
上帝慈悲保佑啊！
你想要什么，要呀……
让我来洒点圣水[18]，
你在发烧……”
“我没有病：
我……你知道，姆妈，……爱了。”
“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啊！”
于是乳母就祈祷着，
用衰老的手给女郎画了十字。

二〇

“我爱了。”
重新喃喃地
她对老婆婆悲哀地说了。
“心爱的好人，你不舒服。”
“不要管我：我爱了。”
这时候月亮照耀着，
幽暗的月光照着
达吉雅娜的苍白的面容，
那散开的头发，
那滴滴的泪珠，也照着坐在凳子上
在年轻的女主人公跟前，
白发的头上扎着头巾，
穿着长袍的老婆婆。
一切都微睡在静寂里，
在感人的月光下面。

二一

达吉雅娜的心远远地飞翔。
她凝视着月亮……

忽然她的思想里生了一个主意……

“走吧，让我一个人。
给我，姆妈，笔，纸，
再把桌子挪过来；我很快就睡；

再见。”就是她一个人了。
一切都是静寂的。月亮照着她。
支着手臂，达吉雅娜写着，
想的完全都是叶甫盖尼，
在这封不加思索的信里
吐露出天真的女郎的爱情。
信写好了，折起来了……

达吉雅娜！它是给谁的啊？

二二

我知道许多难以接近的，
像冬天一样冷酷，清白，
严厉，方正，
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美人。
我惊奇她们的时式的骄傲，
她们的天生的德行，
并且，我要承认，我逃避她们，
并且，我觉得，我是带着恐怖读着
在她们眉头上面的地狱的题词：
“永远地放弃希望吧。”【23】
动了爱情对于她们就是不幸，
吓了人们对于她们就是快乐。
或许，在涅瓦河畔
你们也见到过类似的女子。

二三

我见过在顺从的崇拜者们
包围之中的另外一些古怪的女子，
她们自尊地冷淡地
对待热情的叹息和赞美。
可是我惊讶地发现了什么？
她们，用严厉的行为
惊吓了胆怯的爱情，
却会重新来引诱它，
最低限度，抱抱歉，
最低限度，讲话的声音
有时似乎温柔了些，
于是带着轻信的眩惑
年轻的爱人重新又
跟在可爱的空虚后面追逐起来。

二四

为什么达吉雅娜就更该责备？
是为了这，为了在可爱的纯真里
她不知道欺骗，
并且相信那选定了的幻想？
是为了这，为了她真诚地爱着，
顺从感情的意向，
为了她是这样地容易轻信，
为了上天赐给了她
活泼的想象
智慧和生气勃勃的意志，

还有刚毅的头脑，
和热烈而且温柔的心？
难道你们就不原谅
她这热情的轻率？

二五

风情的女子冷冷地评判，
达吉雅娜爱得过于认真，
而且无条件地委身给爱，
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孩。
她不说：我们犹豫——
这样才会增高爱情的价值，
会更靠得住地把他捕在网里；
我们起初要用希望刺激虚荣，
接着要用踌躇苦痛他的心，
然后再用
嫉妒的烈火使他兴奋；
不然的话，享乐得厌烦了，
那狡猾的俘虏
时时刻刻都准备挣脱枷锁。

二六

我还预先看到了些困难：
为了维护祖国的荣誉，
我应当要来，无疑的，
翻译一下达吉雅娜的信。

她晓得的俄文很坏，
没有读过我们的那些杂志，
用自己祖国的语言
她难以表达自己，
这样，她是用法文写的……

有什么法子呢！我再来重复一遍：
直到现在女子的爱情
不是用俄文来表白的，
直到现在我们的荣耀的语言
还不惯于做通信的散文。

二七　附录五

我知道：有人想强迫女子来读俄文。
真的，可怕！
我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手里拿着《良友》【24】的她们！
我请问你们，我的诗人们，
是不是真的：那些可爱的人儿，
你们因为自己的罪过，
给她们秘密地写过诗，
向她们呈献过自己的心，
不全都是这样吗？
俄文读得既不行而且费力，
并且这样可爱地歪曲了它，
而外国话在她们嘴里
不是变成了本国的语言？

二八

上帝不要让我在舞会上，
或是在门廊里道别的时候，
碰到穿黄披肩的神学校的学生，
或是戴头巾的研究院的院士！[19]
我不爱没有文法错误的俄国话，
就像我不爱
没有微笑的胭红的嘴唇。
或许，这是我的不幸，
新的一代的美人们，
听了杂志的呼吁的声音，
就要我们习惯文法，
在诗里也要通用起来。
可是我……这在我又有什么？
我还是要信守着古风。

二九

不正确的，不留心的含混，
话里的不准确的发音，
还和以前一样的
要在我的胸中引起心的颤动。
我一点都不懊悔，
对于我法国风味还是可爱的，
好像是过去年轻时代的罪过，
好像是波格达诺维奇[20]的诗。
可是够了。现在我应该说到

我的美人的书信。
我把话说出来了，但是怎么办呢?
真正的，现在就想取消了。
我知道：温柔的巴尔尼[21]

三〇

宴会和悲伤的歌人【25】，
假使你还和我在一起，
我就要用不客气的请求
来烦扰你了，我的亲爱的：
因为你能把热情的女郎的
外国的文字，
翻译成迷人的诗章。
你在哪里呢？来吧：我要把我的权利
带着敬礼交给你……

但是，在阴森的岩石中间，
心里失去了赞美的情调，
一个人，在芬兰的天空底下，
他漫游着，他的灵魂
也没有听见我的悲哀。

三一

达吉雅娜的信在我面前。
我神圣地保存着它，
带着说不出的痛苦读着，

而且总是读不厌倦。
谁教给她这种柔情，
这种可爱的疏忽的文字？
谁教给她这种动情的胡话。
又引诱人，又有害的，
热烈的心的倾诉？
我不能够明白。可是这里
就是那不到家的，拙劣的翻译，
生动的图画的减色的摹写，
或是胆怯的女学生的手指
弹奏出来的《神箭手》[22]。

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

我在给您写信——还要怎样呢？
我还能说什么？
现在，我知道，您可以随意地
用轻蔑来处罚我。
可是您，对我的不幸的命运，
哪怕存着一点点怜悯，
请您不要舍弃我吧。
起初我想沉默来着。
相信吧：我的害羞
您是无论如何不知道的，
如果我有什么希望，
那就是尽管稀少，尽管一个星期一回，
在我们的乡村里能够看见您，

为的只是听听您的谈话，
对您说上一个字，以后就
老是想着，日夜地想着这桩事，
直到重新会面的时候。
可是听人说，您厌烦别人，
在偏僻的地方，在乡村里什么您都气闷，
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可是我们是真心诚意地喜欢您。

为什么您来访问我们呢？
在偏僻的没有人来的乡村里
我决不会知道您，
决不会知道剧烈的痛苦。
没有经验的灵魂的激动
将来平定之后（谁知道呢？），
我会找一个合意的朋友，
做一个忠实的妻子
和一个贤德的母亲。
别人啊！……不，在世界上无论是谁
我的心也不交给他了！
这是神明注定的……
这是上天的意思：我是你的[23]
我的一生原来就保证了
和你必定相会。
我知道，你是上帝派到我这里来的，
你是我的终身的保护者……
你在我的梦里出现过，

虽然看不见，你在我已经是亲爱的，
你的奇异的目光使我苦恼，
你的声音在我的心灵里
早已就响着了……不，这不是梦！
你一进来，我立刻就知道了，
完全昏乱了，羞红了，
就在心里说：这是他！
不是真的吗？我听见过你的：
当我帮助穷人
或是做祈祷来安慰
烦恼的灵魂的痛苦的时候
你不是悄悄地和我说过话吗？
并且就在这一会儿，
不是你吗，亲爱的幻影，
在透明的黑暗里一闪，
轻轻地向枕边弯下身子？
不是你吗？带着安慰和爱，
低低地对我说了希望的话？
你是谁，我的天使和保护者，
还是奸诈的诱惑的人：
解答我的疑惑吧。
或许，这一切都是空想，
都是没有经验的灵魂的幻梦！
而且注定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可是随它怎样吧！我的命运
从现在起我交给你了，
在你面前我流着泪，

恳求你的保护……
想象一下吧：我在这里是一个人，
谁也不了解我，
我的理智昏乱了，
我应当默默地死掉的。
我等待着你：看我一眼，
复活心的希望吧，
或者打断我的苦痛的梦，
啊，用份所应得的责备！

结束了！重读一遍都害怕……
我害羞和恐惧得不得了……
可是你的名誉是我的保障，
我大胆地把自己信托给它……

三二

达吉雅娜一会儿长吁，一会儿短叹，
信在她的手里颤抖。
玫瑰色的封缄纸[24]
在火热的舌头上面烤干了。
头低垂着。
薄绸的寝衣
从她的美丽的肩头滑了下来……
可是这时月光已经暗淡了。
那边，溪谷透过雾气
在明朗起来。
那边，溪流开始闪出银光。

那边，牧人的角笛唤醒了农民。
这是早晨了，全都早已起身了。
我的达吉雅娜觉得什么都还依样。

三三

她没有注意到黎明，
垂着头坐在那里，
在信上也没有打
她的雕刻的图章。
可是，门轻轻地开了，
白发的菲力普叶夫娜已经给她
用茶盘端了茶来。
“是时候了，我的孩子，起来吧！
你呀，美人，弄好了！
啊，我的早起的小鸟！
昨晚我真是多么的害怕！
好，谢谢上帝，你好了！
夜里的苦恼连影子都没有了，
你的脸好像是罂粟花一样。”

三四

“唉哟，姆妈，做个好事。”
“好呀，亲爱的，吩咐吧。”
“不要想到……真的……猜疑……

不过你晓得……哎哟！不要推却。”
“我的朋友，上帝保你安心。”
“那就，悄悄叫你的孙子
带着这个便笺送给奥……给那……

给一个邻居……并且吩咐他，
叫他不要说一个字，
叫他不要说出我来……”
“到底给谁呀，我的亲爱的?
我如今变糊涂了。
在四周有许许多多的邻居，
我怎么能把他们全数出来。”

三五　附录六

“你是多么地笨啊，姆妈！”
“心爱的朋友，我已经老了，
老啦；神志就迟钝啦，达尼亚；
而那个，往常，我是机灵的，
往常，主人话里的意思……”
“哎哟，姆妈，姆妈！讲那个干吗?
你的聪明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看见，事情就是这封信
送给奥涅金。”——“呐，就是，就是。
不要动怒，我的心肝，
你知道，我糊涂……

可是怎么你的脸色又变白了？”
“就是这样，姆妈，真的没有什么。
叫你的孙子去吧。”

三六

可是一天过去了，并没有回信。
第二天来了，还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苍白得像一个幽灵，从早晨穿好衣服，
达吉雅娜就等待着：什么时候有回信来？
奥尔伽的崇拜者到了。
“您说说：您的朋友在什么地方？——
女主人向他问道：——
他简直把我们完全忘记了。”
达吉雅娜，满脸通红，颤栗了起来。
“今天他约过了来的，——
连斯基回答老太太说，——
是的，大概是，信件耽搁了他。”
达吉雅娜垂下了眼睛，
仿佛听到了什么凶狠的责备一样。

三七

黄昏了。在桌上，闪着亮光，
晚茶的茶炊嘶嘶地响着。
瓷茶壶热了，
在它上面缭绕地升起轻的水汽。
奥尔伽亲手倒出的，

像浓黑的水流一样的
一杯杯香茶已经送过了，
小厮也送来了奶酪[25]。
达吉雅娜在窗子跟前站着，
她对着冷的玻璃呵气，
沉思着，我心爱的，
她用柔美的手指
在蒙着水雾的玻璃上写着
心上的姓名的头一个字，“奥”和“叶”。

三八

而同时，她心里痛苦起来，
眼泪就盈满了幽怨的眼睛。
忽然马蹄声！……她的血凝结了。
这就更近了！奔驰着……就到了院子。
叶甫盖尼！“哎呀！”于是比幽魂还要轻些
达吉雅娜跳进另外一个过道，
从门廊到了院子，一直就进了花园。
她飞跑着，飞跑着；连向后看一眼都不敢；
一瞬间绕过了
花坛，小桥，草地，
通到湖边的林荫路，树林，
闯过紫丁香花丛，
沿着花圃向小河飞跑，
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在一条长椅上

三九

她倒下了……
“这是他！这是叶甫盖尼！
啊上帝！他想了些什么！”
在她的充满痛苦的心里，
存着希望的渺茫的梦想。
她颤栗着，脸烧得绯红，
她等待着：不是来了吗？可是没有听见。
在花园里，婢女们在山岗上，
在树林里采摘果子，
并且遵照命令齐声地唱歌。
（这命令，它的原因是，
要那些狡猾的嘴，
不能偷吃主人的果子，
所以让它们唱起歌来：
一个乡下的尖灵的主意！）

女孩子们的歌：

姑娘们，美人们，
心爱的，朋友们，
玩儿吧，姑娘们，
开心吧，亲爱的！
唱起歌儿来吧，
那心上的歌儿呀，
引那年轻的人
来看我们的圆舞呀。
当我们引那年轻的人，

当我们远远地望见他，
就四面地跑开呀，亲爱的，
用樱桃掷过去，
用樱桃，用覆盆子，
用红醋栗呀。
不要跑来偷听
心上的歌儿呀，
不要跑来偷看
我们姑娘们的游戏呀。

四〇

她们唱着，而漠然地
听着她们的响亮的歌声，
达吉雅娜焦急地在等待。
她想要静下心里的颤栗，
想要让颊上的红晕过去。
可是胸中总还是颤栗，
颊上的火红也不消褪，
只是更鲜艳地，更鲜艳地燃烧……
好像是一只可怜的蝴蝶，
被顽皮的小学生捕捉住了，
闪躲着，拍打着五色的翅膀；
好像是一只在麦田里颤抖的小兔，
惊慌地看到
忽然从远处对它射了过来的箭。

四一

可是最后她长叹一声
就从长椅上站起身来。
她走了，可是刚刚回到了
林荫路上，正在她的前面，
眼睛发着光，叶甫盖尼
好像一个可怕的幽灵站在那里，
仿佛被火烧了一样，
她站住了。
可是这次意外的会面的结果，
今天，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能够叙述了。
在长久的谈话之后，
我应该玩玩并且休息一下：
结尾无论如何要以后了。

---

[1] 原文为法文：Elle était fille，elle était amoureuse．——Malfilâtre

玛尔菲莱特尔（1732—1767），法国诗人，这句诗引自他的长诗《维纳拉岛上的仙女》。

[2] 菲丽达，古代牧歌里常用的一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如罗马诗人维尔吉里的《牧歌集》里就用过它。这里指奥尔伽。

[3] 等等。（拉丁文）

[4] 安德留希加，安德莱的卑称，奥涅金的车夫。

[5] 斯维特拉娜，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诗里的女主人公。

[6] 房达克（1599—1641），弗兰德斯画家，以画人像著名，弗兰德斯画派的先驱者。

[7] 玛东娜，即圣母玛丽的像。

[8] 维特，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里的主人公。

[9] 克拉丽莎，李卡德森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尤丽亚，卢梭《新爱洛伊斯》里的女主人公。黛尔菲娜，法国女作家斯泰尔夫人仿《新爱洛伊斯》作的一部小说《黛尔菲娜》里的女主人公。

[10] 格郎吉松是一个仁义道德的君子，十全的完人，他在路上救了一个多情善感的姑娘，并且后来和她结了婚。奥涅金不是这样一个人。

[11] 指18世纪李卡德森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以劝恶扬善宣讲道德为主题，小说的主人公都加以理想化，写成十全的模范。

[12] 指19世纪初的小说，它们和18世纪的小说相反，以罪恶的人物和行为为题材，构造离奇的恐怖的故事。

[13] 流浪的犹太人，据一般的推测，是当时流行的一本通俗的英国恐怖小说里的主人公。《海盗》，拜伦的诗作。

[14] 菲波瓦，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和诗神，阿波罗的别名。

[15] 达尼亚，达吉雅娜的爱称。

[16] 瓦尼亚，伊凡的爱称。

[17] 当时的风俗，姑娘出嫁，举行婚礼的时候，把头发结成两条辫子。

[18] 当时的迷信，在施洗日（1月6日）这天留的水，祈祷过，画过十字，就是圣水，可以治病。

[19] “披肩”“头巾”，都是女子的服装，这里都指女性。

[20] 波格达诺维奇（1743—1803），俄国诗人。

[21] 巴尔尼（1753—1814），法国抒情诗人。

[22] 《神箭手》，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根据民间传说谱作的名曲。

[23] 俄文第二人称有两个字，您和你。您是客气的称呼，也是生疏的称呼。你是不客气的称呼，也是亲密的称呼。普通的男女，只有父女兄弟姊妹或夫妻之间才称“你”。达吉雅娜在信里以前用“您”，从这里起都用“你”。

[24] 封缄纸，从前封信用的一面涂有胶质的圆纸片。

[25] 奶酪加茶。

第四章

德性为物之本性

——芮克[1]

一附录七　二　三　四附录八　五　六

…………………………

…………………………

…………………………

…………………………

…………………………

…………………………

…………………………

七

我们愈不爱女人，
我们愈容易使她喜欢，
并且也愈靠得住地
把她毁在诱惑的情网里面。
往常，冷血的淫乱的人
以恋爱的艺术著名，
自己给自己到处地吹嘘，
他只是享乐而不是爱。
但是这桩重要的娱乐
只配合被赞颂的祖宗们

那时代的古老的猿人：
罗浮拉斯[2]们的光荣过时了，
连着红色的鞋跟
和庄严的假发的光荣。

八

谁不厌烦虚伪的做作，
用各种方法重复一桩事情，
郑重其事地竭力要人相信，
那些早就全都相信的一切，
听总是那一套的辩驳，
取消那些
连十三岁的女孩子
也决不会有的成见！
谁不厌倦恐吓，
恳求，起誓，假装的害怕，
六张纸的书信，
欺骗，诽谤，戒指，眼泪，
妈妈和婶婶的监视，
以及丈夫的深重的情谊！

九

我的叶甫盖尼恰好正是这样想的。
他在青春的初年，
是狂热的迷恋
和放荡的热情的牺牲者。

受了生活习惯的纵容，
有一个时候他被迷惑了，
另外一个时候就感到了失望，
慢慢地苦恼于希望，
也苦恼于轻易的成功，
在喧哗中，在静寂中，
倾听着心灵的无尽的怨言，
用笑声来压下呵欠：
就这样他虚度了八年光阴，
丧失了生命的最好的年华。

一〇

他已经不爱那些美人了，
然而无论如何还追求追求：
拒绝了——一会儿自己就安慰起来；
变心了——倒高兴可以休息一下。
他找到了她们没有狂喜，
而放弃了也没有悔恨，
全不记住她们的爱情和狠毒。
这位如此淡漠的客人
跑来参加晚上的威斯特[3]，
他坐下来；玩完牌，
就坐车出了大门，
到家就安静地睡觉，
在早晨连自己也不知道，
晚上他要去到什么地方。

一一

可是，接到了达尼亚的信，
奥涅金深深地受了感动：
那些女孩子的幻想的话，
在他心里搅起蜂群一般的思想；
于是他回忆起可爱的达吉雅娜的
那苍白的脸色，那忧愁的样子；
于是他的心灵沉没在
甜蜜的，无邪的梦里。
或许，旧日的情感的火焰
有一刹那控制了他；
可是他不想欺骗
天真的灵魂的信赖。
现在我们回到花园里来吧，
在那里达吉雅娜遇见了他。

一二

他们沉默了两分钟，
但是奥涅金向她跟前走去，
并且说了：“您给我写了信，
请不要否认吧。我读过了
诚恳的心灵的陈述，
纯真的爱的流露：
您的真挚在我是亲爱的；
它使我早已沉静了的情感，
重新又激动起来；

但是我不是想来赞美您；
我也要同样的用真诚的陈述，
来向您报答这个；
请接受我的告白吧；
我听随您怎样地裁判。

一三

“假如我想用家庭的环境
来约束我的生活；
假如幸运的命运派定了
我要做父亲，要做丈夫；
假如我迷恋家庭的图画
即使只是那么片刻的工夫，——
那实在除了您一个人
我不找另外的新娘。
不用那些恋歌的辞藻来说吧：
如果我寻找过去的理想，
我一定只选您一个人，
做我悲哀的日子的伴侣，
做最最美满的保证，
并且我会是幸福的……这多么的可能！

一四

“可是我不是为幸福而生的，
我的灵魂对它没有缘分。
您的完美是徒然的：

我完全配不上它们。
请相信吧（这一点良心就是证人），
夫妻的生活在我们将会是种痛苦。
我，不论是多么的爱您，
一处熟了之后，立时就不爱了。
您就要开始哭泣：
您的眼泪感动不了我的心，
反而只会激怒了它。
您来判断吧，希曼[4]为我们
准备下了什么样的玫瑰，
而且，或许，为的是许久的日子！

一五

“有什么在世界上比这个家庭更坏，
在那里，可怜的妻子
整天整晚的一个人
幽怨配不上她的男人；
在那里，烦闷的男人，知道她的价值
（然而只是诅咒命运），
总是皱住眉头，沉默着，
怒气冲冲的，冷酷而又猜忌！
我就是这样。而您用纯真的，热烈的心灵，
寻找的就是这个，
当您以这样的真挚，
以这样的智慧给我写信的时候，

难道命运真能给您
派定这样严酷的运命？

一六

“幻想和年岁是不复返的。
我复活不了我的心灵……
我爱您用兄弟的爱，
而且，或许还更要温柔。
请不要见气地听我说：
年轻的姑娘总不止一次地
用幻想来替换无常的幻想，
好像是小树跟着每年的春天
更换它自己的叶子。
这显然是上天注定的这样。
您会再爱别人的：但是……
要学学控制自己；
并不是每一个人，像我一样，都了解您；
没有经验结果会是不幸。”

一七

叶甫盖尼这样地讲着道理。
透过眼泪什么也看不见，
急促地呼吸着，没有辩驳，
达吉雅娜听着他。
他向她伸出手来。悲伤地
（就像人们所说的，“机械地”），

达吉雅娜，沉默着，靠在上面，
低垂着惨苦的小头。
他们绕着菜园走回家去，
一起走到了家里，并没有一个人
想来责备他们这样：
因为乡村的自由
有它自己的幸福的权利，
正如高傲的莫斯科一样。

一八

你们都同意，我的读者，
我们的朋友很好地
对待了悲伤的达尼亚。
他并不是第一次这样的
表现心灵的真正的高尚，
虽然人们的恶意
对他什么也不宽恕：
他的仇敌，他的朋友
（这，或许，就是一个东西），
全都这样那样地毁谤他。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仇敌，
但是把我们从朋友那里救出来吧，上帝啊！
我真受够了那些朋友们，朋友们！
我不是无谓地回忆到他们。

一九

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这样。
我放一放空洞的，模糊的幻想。
我只是“附带地”来谈一谈，
没有一种卑鄙的谰言，
由撒谎的骗子在顶楼上制造出来[5]，
并且受社会上愚昧的人群鼓励的，
没有一种这样的无稽之谈，
没有一首恶俗的讥刺的短诗，
你们的朋友不是带着微笑，
在正派的人们的团体里面，
没有任何恶意和计谋，
只是出于误会地把它重复个百遍。
而此外，他是竭力地维护你们：
他这样的爱你们……就像是亲戚一样！

二〇

嗨！嗨！高尚的读者，
你们所有的亲戚都健康吗？
对不起：或许，恰好
现在你们正要从我知道，
什么是“亲戚”这两个字的意思。
亲戚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有关切他们，
爱他们，衷心地尊敬他们的义务，
并且，按照俄国人的风俗。
圣诞节要拜候他们，

或者是写信去祝贺，
为的是一年剩下的时间里，
他们不要记挂着我们……
因此，愿上帝赐给他们长生！

二一

所以温柔的美人的爱情，
比友谊和亲戚都更可靠：
就是在患难的风暴中间，
你们也保持得住它的权利。
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时髦的旋风，
可是天性的放任，
可是社会舆论的洪流……
而女性，像是鸿毛，这样的轻。
何况丈夫的意见
对于贤德的妻子
总是应当尊重的。
所以你们的忠实的伴侣
常常的一瞬间就着了迷：
因为撒旦[6]在玩弄爱情。

二二

到底爱谁？到底相信谁？
谁是不会背叛我们的人？
谁能善意地体谅我们
一切的事情，一切的话？

谁不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
谁来关切地安慰我们?
谁不诋毁我们的缺点?
谁永远都不会使我们厌烦?
空虚的幻影的寻求者啊,
不要徒劳地白费了工夫,
爱你自己吧,
我的可敬的读者!
这事情是值得的:
确实没有比它更可爱的了。

二三

什么是这次会面的结果?
唉,这是不难猜到的!
爱情的猛烈的痛苦
并没有停止激动
年轻的灵魂,沉痛的悲伤;
不,可怜的达吉雅娜燃烧着
更强烈的抑郁的热情;
睡眠逃开她的床铺;
健康,生命的花朵和甜蜜,
微笑,处女的安静,
全都消失了,仿佛空虚的声音。
亲爱的达尼亚的青春暗淡了:
暴风雨的暗影就这样
笼罩着刚刚上升的白昼。

二四

唉，达吉雅娜憔悴了；
苍白，消瘦，而且沉默！
什么东西都引不起她的兴趣，
触动不了她的心灵
神气活现地摇着头，
邻居们彼此叽哩咕噜的低语：
是时候了，她是该出嫁的时候了！……
可是够了。我应该快些
用幸福的爱情的图画，
让想象欢乐起来。
不由自主的，亲爱的读者们，
怅惘压迫着我。
请原谅我：我是这样的爱
我的亲爱的达吉雅娜！

二五

一刻比一刻更厉害的
被年轻的奥尔伽的美丽迷惑了，
乌拉吉米尔整个的心灵倾倒着
甜蜜的奴隶的身份。
他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
在她的房里，他们两人坐在黑暗里面；
他们在花园里，手携着手，
逍遥早晨的时光；
还有呢？被爱情陶醉了，

在温柔的羞怯的慌乱里，
他只敢有时候，
受了奥尔伽微笑的鼓舞，
玩玩她的散开的鬈发，
或是亲吻衣裳的边缘。

二六

他有时候对奥里亚[7]
读劝讲道德的小说，
在那里面作者比夏朵布里安[8]
还更要知道天性，
而同时有那么两三页
（对女孩子的心是危险的，
虚无的幻想，无稽的杜撰），
他面红耳赤地漏了过去。
有时候远远离开所有的人，
他们坐在象棋盘旁边，
手臂靠着桌子，
深深地沉思，
而连斯基心神分散地
常常把炮垒当成小兵[9]。

二七

坐车回家吧，就是在家里
他也为他的奥尔伽忙碌。
纪念册上那些轻飘的纸页，

他用心地替她装饰起来：
一会儿用钢笔和淡淡的彩色，
在上面画些乡村的风景，
墓碑，吉普里达[10]的庙，
或是竖琴上的鸽子；
一会儿在回忆的篇幅上，
在别人的署名底下
他留下温柔的诗文，
幻想的无声的纪念，
瞬息的思想的长远的遗迹，
若干年之后还将依然如故。

二八

当然，你们不止一次地看见过
乡下的小姐们的纪念册，
从末尾，从开头，还有四周，
全被女友们涂满了。
在这里，写着的是些不合书法的，
没有韵律的诗文，
有缩短了的，有拖长了的
积习相传的忠实的友谊的表示。
在第一页上你会碰到
Qu'ecrirez-vous sur ces tablettes[11]：
还有署名：t．à．v．Annette[12]；
而在最后一页上你会读到：

“谁更加的爱你，
让她写得比我更多。”

二九

在这里你们一定会找到
两颗心，火炬和花；
在这里你们靠得住要读到
“相爱到死”的誓词；
某某一位军队“诗人”
会在这里涂下恶劣的歪诗。
在这样的纪念册上，我的朋友们，
我承认，连我也高兴写写的。
我满心地相信，
我的每一句热烈的胡话
都会得到亲切的眼色，
并且以后就带着恶意的微笑
不停地神气十足的评论，
我会不会撒谎，尖灵呢还是不行。

三〇

可是你们，魔鬼的图书馆里出来的
零散的卷籍，
豪华的纪念册，
时髦的韵脚诗人的苦难啊，
你们，用托尔斯泰[13]的神奇的画法，
或是巴拉丁斯基[14]的文笔，

迅速地装饰起来的，
让上帝的雷火烧毁你们吧！
当一位华丽的太太，
把她的in-quarto[15]向我递过来的时候，
我就又打寒颤又作恶心，
并且在我的心灵的深处
冷嘲的短诗就跃动起来。
可是你得给她们写上恋歌！

三一

在年轻的奥尔伽的纪念册里
连斯基不写恋歌；
他的笔流露着爱情，
却不冷冷地炫耀机智；
凡是看见的，凡是听到的奥尔伽的一切，
他写的就是这些。
于是充满生动的真实的哀歌
像江河一般地奔流出来。
正像是你，赋有灵感的雅詹珂夫[16]，
在自己内心的冲动里。
你歌唱着，上帝才知道的，某某一个人，
而这部宝贵的哀歌的全集，
总有一个时候要表现出
你的命运的全部的故事。

三二

可是静些！听见吗?
严厉的批评家命令我们
扔掉哀歌的寒碜的花冠,
并且向我们的兄弟韵脚诗人们喊道:
“停止哭泣,
以及千篇一律的悲鸣,
哀伤‘既往’,‘过去’:
够了,唱唱别的吧！”
“你是对的,而且靠得住你要指示给我们,
喇叭,假面和匕首[17],
还要命令我们从各方面去复活
思想的死去的资本:
不是这样吗,朋友? ”完全不是。哪里！
“写颂诗吧,先生们。

三三

像在强盛的年代[18]写它们一样,
像在古时候被指示了的一样……”
“老是庄严的颂诗！
可是,够了,朋友！不全都是一样吗?
想想看,讽刺作家[19]说过些什么！
‘外国格式’的狡猾的抒情诗人[20]
难道对于你
竟比我们的悲哀的韵脚诗人更能容忍? ”
“但是在哀歌里一切都无意义,
它的目的空虚得可怜。

但是颂诗的目的高尚
而且高贵……”在这里我们可能争论起来，
但是我沉默了。
我不想让两个时代吵嘴。

三四

光荣和自由的崇拜者。
在他的思想的热烈的激动里，
乌拉吉米尔也可能写写颂诗，
但是奥尔伽不读它们。
可曾有过多少含泪的诗人
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
读他们自己的作品？据说，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高的报酬。
也是实在的，幸福的是那谦逊的爱人，
向诗歌和爱情的对象
向可爱的深思的美人，
诵读自己的幻想！
他是幸福的……虽然，或许，
她完全在想些别的事情。

三五

但是我把我的幻想
与谐和的心机的果实
只读给年老的乳母[21]，
我的年轻时代的女友，

或者意外地抓住
在闷人的饭后，
偶然到我这里来串门的邻居，
在屋里对他痛读悲剧[22]，
或者（这并不是笑话），
被忧愁和韵律所苦恼，
就在我的湖滨游荡，
惊吓那一群群的野鸭：
在聆听了悦耳的诗篇之后，
它们就从岸上飞了起来。

三六　附录九

…………………………
…………………………
…………………………
…………………………
…………………………
…………………………
…………………………
…………………………

三七　附录一〇

而奥涅金怎样呢？这里，弟兄们！
我要请你们耐心：
我要给你们详细地描写
他日常的事务。

奥涅金像隐士似的生活着：
夏天他在七点钟起身，
就穿着便衣跑到
山下奔流的河边，
模仿尤尔娜拉的歌人[23]，
游过这个赫莱斯朋特[24]，
然后一面喝他的咖啡，
一面浏览糟糕的杂志，
于是穿起衣服来……
……………………………

三八

…………………………
…………………………
…………………………
…………………………
…………………………
…………………………
…………………………

三九

散步，读书，沉睡，
树林的荫影，溪流的低语，
有时候黑眼睛的白美人的
年轻而且新鲜的接吻，
驯服缰辔的骏马，

足够精美的肴馔，
一瓶好葡萄酒，
孤独，寂静：
这就是奥涅金的神圣的生活。
他茫然地沉溺着它，
在无忧无虑的安乐里
不去计数美丽的夏天的日子，
也忘记了城市和朋友，
以及闷人的节日的花样。

四〇

可是我们北方的夏天，
一幅南方冬天的漫画，
一闪就没有了：这是谁都知道的，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
已经天空显露出了秋意，
已经太阳的光辉更稀少起来，
日子变得更短，
森林的神秘的浓荫落光了，
发出悲哀的喧声，
雾笼罩着田野，
吵闹的雁的旅队，
迤迤地飞向南方：
够闷人的季节到了，
十一月已经来临了。

四一

早霞在寒冷的黑暗里升起，
田里劳作的喧声沉寂了。
和它的饥饿的母狼一起，
狼走到了大路上面。
路上的马感觉到它，
喷着鼻子——于是小心的旅人
用全速力驶上山去。
在黎明的晨光
牧人已经不从牛屋里赶出母牛，
并且在中午的时候
他的角笛也不招呼它们集合。
在茅屋里姑娘【26】哼着歌，
纺着纱，并且，冬天的夜的友人，
松明在她面前响着爆裂的声音。

四二

于是寒冷这就酷烈起来
并且在田野里发出银光……
（读者已经等着“玫瑰”来押韵了[25]。
好，那就快些把它拿去吧！）
比时髦的嵌花地板还要素净的
小河穿上了冰装，闪着光。
孩子们，这快乐的人民【27】
用冰鞋响亮地划着冰；
笨重的鹅穿着红蹼，
想要在水里面游泳，

小心翼翼地走到冰上，
滑着又跌着；欢乐的初雪
闪烁着，旋飞着，
像星星一般落在河滨。

四三

在偏僻的乡下这时候做些什么?
散步吗? 乡村在这个时候
它的单调的裸秃
不由得使视线觉得沉闷。
在严寒的草原上跑马?
可是那马，用磨光了的蹄铁
跑着滑溜的冰，
随时你都等着它跌倒吧。
坐到寂静的屋子里去，
读书吧? 这是普拉德特[26]，那是W．Scott[27]。
不愿意? ——那么就来查账，
生气，或是喝酒，于是漫长的夜晚
无论如何都会过去了，而明天还是这样，
于是你就会美好地度过冬天。

四四

奥涅金简直像卡尔德·哈罗德一样，
沉溺着阴郁的懒散的生活:
醒来就坐在浴室里用冰沐浴，
然后，整天在家里，

一个人，专心地盘算着；
他拿着秃头的球杆，
从早晨起就在台球桌子上
玩那两个台球。
乡村的夜晚来临了：
这时台球桌子扔下了，球杆丢开了，
在壁炉前面桌子铺好了。
叶甫盖尼等待着：于是连斯基
坐着杂灰色马拉的三辔车来到了。
赶快把饭开来吧！

四五

甫朵瓦·克力珂或是摩爱特[28]，
装在冰冻的瓶子里
款待诗人的美酒，
立刻就拿上桌来。
它像伊波克莱娜的泉水[29]一样放着光辉【28】。
它用它的喷涌和泡沫
（正类似这个和那个[30]）
迷惑住了我：还记得吗，朋友们？
为着它，常常的，
我拿出了最后的可怜的莱普特[31]。
它的魔术的水流
生出了不少的蠢事，
而多少的谈笑和诗文，
争论，和欢乐的好梦！

四六

可是它的喧嚣的泡沫
不合乎我的脾胃，
所以明白懂事的我
现在已经更喜欢“波尔多”。
对于“阿逸”[32]我更不行。
“阿逸”近似爱人，
艳丽，轻浮，活泼，
而且又任性，又空虚……
可是你，“波尔多”，近似朋友，
它，在悲哀里在不幸里，
随时随地是一个友伴，
准备给我们慰藉，
或是分享安静的闲暇。
祝“波尔多”，我们的朋友健康！

四七

火熄了；将烬的煤
差不多被灰盖上了；
升腾的气流几乎看不见了，
壁炉微微地发出暖气。
烟从管子里跑进烟囱。
灿亮的大酒杯
还在桌子中间咝咝地翻着泡沫。
夜晚的黑暗降临了……
（我爱亲切的闲谈

和亲切的大杯的酒，
在这个所谓的
狼和狗的时候[33]，
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现在朋友们谈起天来：

四八

“哪，女邻居们怎样？达吉雅娜怎样？
你的活泼的奥尔伽怎样？”
“再倒给我半杯……
够了，亲爱的……全家都好，
叫问候你。
啊哟，亲爱的，奥尔伽的肩膀
变得多么漂亮，什么样的胸膛！
什么样的灵魂！……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顺便去看看她们吧。你会使她们感激的。
然而，我的朋友，你自己评判吧：
看过她们两次，可是后来
就连面都不向她们露了。
是呀……我是个什么样的傻瓜！
请你这个星期到她们家里去。”

四九

“我？”——“是的，达吉雅娜的命名日
在星期六。奥连伽[34]和妈妈叫来请你，
你可没有理由

连邀请也不到。”
“可是那里要有一大堆人，
什么样子都有的乱七八糟的人……”
“那，谁也没有，我相信！
那里会有谁？自己的一家人。
我们一起去，赏个光吧！
哪，怎么样？”——“我同意，”——“你多好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干了一杯
对女邻居的敬酒，
以后重新又谈开了奥尔伽。
恋爱本来就是如此！

五〇

他是快乐的。过两个星期
就是择定的幸福的日期。
结婚的床上的秘密
和甜蜜的爱情的花冠
都在等待着他的狂喜。
他从来没有梦见过
希曼[35]的劳碌，悲伤，
打呵欠的冰冷的日子。
可是像我们，希曼的仇人，
在家庭生活里只看到
一串令人厌倦的图画，
拉丰旦的风味的小说……【29】

我的可怜的连斯基，
他的心是为了那种生活而生的。

五一

他是被人爱着的……至少
他这样的想着，并且是幸福的。
百倍幸福的是，谁忠实于他的信仰，
他，平静下冷静的理智，
栖息在爱情的欢乐里面，
像是醉酒的旅人在客栈里，
或者，更优雅些，像是蝴蝶，
吸在春天的花上。
但是悲哀的是，谁预先知道了一切，
他的头不再昏迷了，
谁憎恶它们表现出来的
一切的行动，一切的言辞，
经验寒冷了他的心，
并且制止他再去耽溺了！

---

[1] 原文为法文：La morale est dans la nature des choses.

——Necker

芮克（1732—1804），法国财政家，政治家，小说家斯泰尔夫人的父亲。此句引自斯泰尔夫人的《法国革命杂记》。

[2] 罗浮拉斯，李卡德森小说《克拉丽莎》里的男主人公，一个风流淫乱的贵族。

[3] 威斯特，一种扑克牌的赌博。

[4] 希曼，希腊神话里的婚姻之神。

[5] 据苏联普希金研究者考查，“撒谎的骗子”指美国人托尔斯泰（1782—1846），他曾经造政治性的谣言伤害普希金。“顶楼”是夏霍夫斯科伊家里的地方，彼得堡文艺界的人常在那里聚会。自然，在这里诗人不是单指某一个人，而是说一般的“朋友”，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6] 撒旦，诱惑人类堕落的恶魔。

[7] 奥里亚，奥尔伽的爱称。

[8] 夏朵布里安（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9] 俄国象棋有两个炮垒，八个小兵，炮垒功用大，小兵功用小，走法也不同。

[10] 吉普里达，即维纳拉，罗马神话里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拉相传生在吉普尔岛，所以称她为吉普尔女神，吉普里达。

[11] 请赐金言。（法文）

[12] 您的诚恳的安纳特。（法文）

[13] 托尔斯泰（1783—1873），俄国画家，木刻家。

[14]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普希金很赞赏他的诗。

[15] 四开本（法文），即纪念册。

[16] 雅詹珂夫（1806—1846），俄国诗人，作哀歌，哀歌里歌唱一个不知是谁的女子。

[17] 18世纪在俄国流行一种浪漫短歌，这种短歌多取材历史的题材——“思想的死去的资本”，多写战争谋杀，所以诗里总有“喇叭”“假面”“匕首”等等。

[18] 指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当时作颂诗歌颂女皇的极多。

[19] 指德密特里叶夫（1760—1837），俄国诗人。

[20] 德密特里叶夫在1795年写过一篇讽刺诗《外国格式》，讽刺那些模仿古代希腊诗人品达抒情诗的格式，做曲意逢迎，虚伪庸俗的颂诗的人们，那些人写颂诗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宝石戒指的奖赏，常常是一百卢布或者公爵的友谊”。

[21] 当普希金流放在米哈伊罗夫村的时候，普希金的老乳母阿里娜·罗吉翁诺夫娜陪着诗人。

[22] 1826年夏天，普希金曾经向邻居三山村的乌尔夫——奥西波娃的儿子——读过历史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

[23] 尤尔娜拉，拜伦的诗作《海盗》里的女主人公。“尤尔娜拉的歌人”即指拜伦。拜伦在他的长诗《唐·璜》第二章的注里说，他曾经在1810年5月3日游过鞑靼海峡。

[24] 赫莱斯朋特，鞑靼海峡的古名。关于这个海峡有这样一段故事：在古代希腊的时候，猎人李安德尔每晚游过海峡去会他的爱人希拉。后来，有一次在暴风雨的夜里，李安德尔渡海淹死，希拉知道之后，也投海自杀，所以它就被称为希拉海。

[25] 原文розы与第一句морозы押韵，普希金在这里讽刺当时的“韵脚诗人”。（参看四章三二，三三节）

[26] 普拉德特（1759—1837），法国外交家，政论家。

[27] 斯考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

[28] 甫朵瓦·克力珂，摩爱特，法国香槟酒名。

[29] 伊波克莱娜，希腊海里贡山上的泉水。相传海里贡山是文艺女神缪斯住的地方，山上的泉水是飞马的蹄子击地裂出的，能够启发诗人的灵感。“伊波克莱娜”的意思就是“马泉”。

[30] 指爱情和狂热的青春。

[31] 莱普特，希腊的小钱。

[32] 波尔多，阿逸，都是法国酒名。波尔多是葡萄酒，阿逸是香槟酒。

[33] 这是一句普希金在第三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法国风味”的俄国话，出自法文entre chien et loup，意即黄昏的时候。

[34] 奥连伽，奥尔伽的爱称。

[35] 希曼，希腊神话里的婚姻之神，这里指结婚的生活。

第五章

呵，不要去想这些可怕的梦，
你，我的斯维特拉娜！

——茹科夫斯基[1]

一

这一年秋天的天气
停留得很长，
自然等待着，等待着冬天。
雪到正月初三的夜里才落下来。
醒来很早，
清早达吉雅娜从窗子里看到
变白了的院子，
花坛，屋顶和栅栏，
玻璃上淡淡的冰冻的图案，
穿上冬天的银装的乡村，
院子里的快乐的喜鹊，
以及被冬天的华丽的地毯
软软地铺起来的群山。
一切都是明亮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白色。

二

冬天了！……农民兴高采烈地
坐上乡下的雪橇去开辟道路；

他的马儿，嗅到雪，
勉勉强强地小跑着；
犁开柔软的雪沟，
勇猛的篷橇飞驰着；
车夫坐在橇台上，
穿着羊皮外套，扎着红腰带[2]。
仆人的孩子也在跑着，
小雪橇里放着“朱奇加”[3]，
他自己就装作是马；
顽皮的孩子手指已经冻僵了，
他觉得又难过又好笑，
而妈妈站在窗口恐吓着他……

三

可是，或许，这一类的图画
不能引起你们的兴趣：
这一切都是低级的自然，
这里没有多少雅致。
被灵感的神灵所激动，
另外一位诗人用华丽的文体，
给我们描写过初雪
以及一切冬天的欢乐的景色【30】。
他用热烈的诗文绘写了
雪橇里的秘密的旅行，
我相信，他迷住了你们。
可是在这里我既不打算和他，

也不打算和你，
年轻的芬兰女子的歌人【31】来作竞争！

四

达吉雅娜（这俄国的灵魂，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爱俄国的冬天
以及她的寒冷的美丽，
严寒的白天里太阳底下的冰霜，
雪橇，和晚霞的时候
玫瑰色的雪的回光，
还有主显节周晚上的黑暗[4]。
这几天晚上在她们家里
依照古时候的风俗举行庆祝：
全家所有的婢女
都来给她们的小姐们占卜，
并且每年都许给她们
军人的丈夫和出征。

五

达吉雅娜相信
民间的古代的传说，
还相信梦，纸牌的卦，
和月亮的预告。
种种的预兆使她担心：
她觉得一切的东西

都神秘地显示着什么，
种种的预感交集在她的胸中。
当受人宠爱的猫，坐在壁炉上面，
打着呼噜，用小脚洗起脸来：
这在她就是无疑的征兆。
客人们要到来了。
忽然看到两只角的新月
在左边的天空上面。

六

她就颤栗并且苍白起来。
当有一颗陨星
飞过黑暗的天空，
并且碎裂了，——那时候
达尼亚就惊慌起来，
趁星还在飞落的时候，
赶忙对它低声诉说心里的愿望。
当她不论在什么地方
碰到黑衣裳的修道士，
或是快跑的兔子在田野里
横过她前面的道路[5]，
害怕得，不知道怎样是好，
充满忧愁的预感，
她这就等待着不幸。

七

怎样呢？正是在恐惧里
她却找到了秘密的乐趣：
癖性矛盾的自然，
就是这样地创造了我们。
圣诞节周[6]到了。多么的快乐！
飘浮不定的青年人都来占卜，
她们没有一点哀愁，
在前面摆着生活的远景，
光明而且无涯；
在自己的棺木旁边，
不可复得地丧失了一切，
老年人戴着眼镜也来占卜；
并且全都一样：
希望对她们用孩子的谵语说着谎话。

八

达吉雅娜用好奇的视线
凝视着浸在水里的熔蜡：
它形成的种种奇异的形状，
告诉她这样那样奇异的事情[7]。
从盛满了水的盆里，
指环顺序地在拿出来，
也给她拿出了小小的指环。
这时候正唱着一个古时候的歌：
“那里的农夫呀全都富有，
都用铲子来扒银子。

唱的是谁呀，谁就幸福和光荣！”
可是这个歌的悲哀的调子
预兆的是丧亡。
姑娘们心里觉得“母猫”更要可爱【32】。

九

夜很寒冷，整个的天空明亮。
天上星群的奇异的队伍流动着。
这样静寂地，这样和谐地……

达吉雅娜穿着随身的衣裳
走到广阔的院子，
她拿镜子去照月亮。
但是黑暗的镜子里，
只有一轮悲凉的明月在颤抖……

听……雪沙沙地响……一个过路的人。
女郎用脚尖向他飞跑过去，
她的比芦笛的音调
还要柔和的声音就问道：
“您叫什么名字？”【33】他看了一看
于是回答：阿卡风[8]。

一〇

达吉雅娜，依乳母的话，
她准备在夜里占卜，
悄悄地吩咐在浴室里[9]

在桌上摆两副刀叉。
但是达吉雅娜忽然觉得害怕起来……
就是我——当想到斯维特拉娜[10]的时候
我也觉得害怕——就这样吧……
我们不跟达吉雅娜占卜了。
达吉雅娜把小丝带解开，
脱掉衣服，在床铺上睡下了。
在她上面飞翔着莱里[11]，
而在鸭绒枕头下面，
放着姑娘家的镜子。
一切都静寂了。达吉雅娜睡了。

一一

达吉雅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她仿佛是
在雪的旷野里走着，
周围是阴沉的黑暗；
在她前面的雪堆里，
一条没有被冬天完全封闭住的
奔腾的，黯黑而又苍白的急流，
呼吼着，波涛汹涌着；
两根被冰块冻结在一起的木棍，
架在急流上面，
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险的桥；
于是在怒号的深渊前面，

满心的疑虑，
她站住了。

一二

对这个不顺心的隔离，
达吉雅娜对小河埋怨起来；
她看不到一个人，
会从河那边把手伸过来给她；
但是忽然一个雪堆动起来了，
从它下面出来的是谁，
原来是一只毛发森森的大熊；
达吉雅娜“哎呀！”而它呼吼着，
就把长着尖爪的脚掌向她伸了出来；
她鼓起勇气
用颤抖的小手靠着它
于是用胆战心惊的步子
渡过了小河。
她走了——可是怎么了？熊跟在她的后面。

一三

她，朝后看一眼都不敢，
急忙地加紧脚步；
但是从这个毛发蓬松的仆人
无论怎样也不能够跑脱；
低声地哼着，讨厌的熊大步奔走着；
在他们前面是座森林；

凝立的松树显着肃穆的美丽；
它们所有的枝叶
都被雪团沉坠下来；
穿过赤裸的白杨，桦树，菩提树的树顶，
照耀着夜的星群的光辉；
道路没有了；树丛，悬岩，
全被大风雪盖了起来，
深深地埋在雪里。

一四

达吉雅娜进了森林；熊跟在她的后面；
松软的雪直到她的膝盖；
一会儿长树枝
忽然勾住她的颈项，
一会儿从耳朵上猛力扯去了金耳环；
一会儿潮湿的靴子
从可爱的小脚上陷在松散的雪里；
一会儿她落掉了手帕；
她来不及去拾它；她怕，
听见熊跟在自己后面，
她甚至于都不好意思用发抖的手
去提起衣裳的边缘；
她跑，它总是紧跟着，
而她已经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五

她跌倒在雪里；
熊敏捷地抓起她来，带着就走；
她无知觉地听从着，
不动，也不出气；
它带着她在森林里的路上飞跑；
忽然树木中间现出一座残破的草棚；
在它周围全是森林，
四面都是荒凉的雪堆，
它的小窗子明亮地发着光，
在草棚里面又是喊叫又是闹嚷。
熊说话了："这里是我的教父：
稍稍在他这里暖一下吧！"
它于是一直走进门廊，
就把她放在门口的地方。

一六

醒过来了，达吉雅娜定神一看：
熊不见了；她在门廊里面；
门里头有喊叫和杯子的声音，
好像是办隆重的丧事一样[12]；
在这里一点道理看不出来，
她悄悄地凑着门缝一看，
啊哟！她看见了什么？……靠着桌子
四面坐着许多妖怪：
一个长着角和一张狗脸，
另外一个长着公鸡的头，

在这里是个有山羊胡子的女巫，
这里又是一个骄傲而且自负的枯骨，
在那里是个有小尾巴的侏儒，
而那里是一个半鹤半猫的怪物。

一七

更怕人的，更稀奇的：
这里是一个龙虾骑在蜘蛛上面，
这里是一个长在鹅颈项上的骷髅头
戴着红色的睡帽在转来转去，
这里是一个风磨跳着曲膝舞
并且用翅膀扇得哗哗响。
吠声，哄笑，唱歌，呼啸，拍手，
人的话语和马的足踏【34】！
可是达吉雅娜想了些什么，
当她认出了在客人们中间就是那个，
她的可爱而又可怕的人，
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
奥涅金靠着桌子坐着，
并且暗暗地瞧着门口。

一八

他有一个表示——于是全都忙碌起来；
他喝酒——全都喝酒并且全都喊叫；
他一笑——全都哈哈大笑；
一皱眉头——全都沉默了；

他在那里是主人，这很明显；
达尼亚也就不那么恐惧了，
于是好奇的她，现在
稍稍把门开开一点……
突然的起了一阵风，
把灯火全吹熄了；
这伙鬼怪惊慌起来；
奥涅金，眼睛闪着光，
吼叫着，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
全都站起来了：他向着门口走来。

一九

于是她害怕起来。
达吉雅娜赶忙地想要逃跑：
可是怎么样也不能够。
急得乱转，想要大声地喊叫：
这也不成。叶甫盖尼推开了门，
于是这位姑娘就出现在
那些地狱里的鬼怪的眼前。
犷犷的笑声粗野地哄响起来，
所有的眼睛，蹄子，弯弯曲曲的长鼻子，
毛须须的尾巴，獠牙，
长须，血红的舌头，
角，枯骨的手指，
全都指着她，
并且全都喊道：我的！我的！

二〇

“我的！”叶甫盖尼厉声地说了，
这伙鬼怪忽然都不见了；
在寒冷的黑暗里只剩下
年轻的姑娘和他自己；
奥涅金轻轻地托着【35】
达吉雅娜到墙角上，
就把她放上摇摇欲倒的长椅，
并且把他的头靠住她的肩膀；
忽然奥尔伽走进来了，
连斯基跟在她的后面；光亮了一下；
奥涅金挥舞着手，
他的眼睛粗野地转动着，
大骂起这两位不速的客人；
达吉雅娜气息奄奄地躺在那里。

二一

吵架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忽然叶甫盖尼抓起一把长刀，一刹那间
连斯基倒了下去；黑影可怕地
显得更黑；不忍听的喊声
发了出来……草棚摇晃起来了……

于是达吉雅娜在恐怖里醒了……

定神一看，屋里已经亮了；
透过冰冻的玻璃
绛紫的霞光在窗子上闪耀；
门开了，奥尔伽看她来了，
比北极光还红艳，
比燕子还轻盈地飞了进来。
“哪，——她说，——你跟我说说，
你在梦里看见了谁呀？”

二二

可是她，不理会妹妹，
拿着书在被窝里躺着，
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这本书
既不是诗人的美妙的杜撰，
也不是贤明的真理，也不是图画，
可是，无论是维尔吉里，或是拉辛[13]，
或是斯考特，或是拜伦，或是塞纳加[14]，
甚至于是《女子时装杂志》，
都不能够这样的使人入神：
那个是，朋友们，马丁·沙德嘉【36】，
占星术的圣人们的首领，
占卜家，详梦的专家。

二三

这本深奥的著作
是一个走江湖的商人
有一次带到她们乡下，
并且终于让给了达吉雅娜，
他把它和零散不全的《玛尔维娜》[15]
一起算了三个半卢布，
另外还拿了它们的饶头，
一本庸俗的寓言集，
一本文法，两本《彼得颂》[16]，
和玛尔蒙泰尔[17]的第三册。
马丁·沙德嘉以后就成了
达尼亚心爱的人……
凡是悲伤的时候它就给她安慰，
并且形影不离地陪她就寝。

二四

梦扰乱了她。
不知道，它应该怎样的解释，
达吉雅娜想要找出
可怕的幻象的真义。
达吉雅娜在索引里
依字母排列的次序，
寻找这些字：松林，风暴，女巫，枞树，
刺猬，黑暗，小桥，熊，大风雪，
以及其他等等。
她的疑惑马丁·沙德嘉没有解决，

可是她觉得这个不祥的梦
预兆着许多悲哀的岔子。
以后有好几天
她总是焦虑着它。

二五

但是这就用绛紫的手【37】
黎明从早晨的溪谷
引出在它后面的太阳
和快乐的命名的日子。
从早晨起拉林家里就挤满了客人。
邻居们全家都来了，
有的坐轿车，有的坐篷车，
有的坐敞篷车，有的坐雪橇。
在前厅里是拥挤，扰攘。
在客厅里是生脸色的见面，
哈巴狗的吠声，姑娘们的接吻声，
喧哗，哄笑，门槛旁边的杂沓，
客人们的鞠躬和敬礼，
奶妈的叫喊和小孩子的啼哭。

二六

和他的肥满的太太一起
肥胖的布斯甲科夫来到了；
还有格伏兹金，一个顶呱呱的家主，
赤贫的农民们的主人；

斯科金尼夫妇，头发花白的一对，
带着从三十岁到两岁，
什么年纪都有的孩子；
县城里的花花公子别杜希科夫，
我的堂兄弟，布雅诺夫[18]，
穿着细绒的衣服，戴着鸭舌帽子【38】
（当然，他是你们的熟人），
还有退职的官员弗列诺夫，
造谣的专家，老奸巨猾的骗子，
大馋嘴，贪赃的污吏和小丑。

二七

和邦菲尔·哈尔力科夫一家人一起
麦歇特里凯也来了，
一个尖灵人，新近从达姆波夫[19]来的，
戴着眼镜和红色的假发。
像一个真正的法国人，特里凯在口袋里
给达吉雅娜带来了
一首孩子们都知道的能唱的歌词：
Réveillez vous，belle endormje[20]。
这个歌词原来是
历书上的一首陈旧的歌曲。
特里凯，这个有眼力的诗人，
把它从灰尘里带到世界上来，
并且大胆地代替belle Nina，
放上了belle Tatiana[21]。

二八

这里又从城市的近郊
来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偶像，
县城里的妈妈们的安慰，
连长坐车子到了。
进来了……啊呀，新闻，是什么！
团里的乐队要来！
团长亲自派来的。
多么的高兴：要开跳舞会了！
丫头们预先就跳将起来【39】。
可是送上来了吃的。
一对对手拉手走到桌子旁边。
小姐们紧靠住达吉雅娜；
男子们就在对面；于是，画过十字，
这群人嘈杂地在桌上坐下来了。

二九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嘴咀嚼着。四面八方
碟子和刀叉锵锵地响着，
还响着杯子的声音。
但是客人们很快地
渐渐地全都骚扰起来。
没有一个人静听，都在喊嚷着，
笑着，争论着，尖声地呼叫。
忽然门敞开了，连斯基走进来了，

还有奥涅金和他一起。“啊呀，造化！——
女主人喊道：——到底来啦！”
客人们拥挤起来，每个人都赶快挪开
自己的刀叉和椅子，
打着招呼，请这两位朋友就座。

三〇

让他们正好坐在达尼亚的对面，
而，比早晨的月亮还苍白，
比被追逐的母鹿还颤抖，
她抬不起发黑的眼睛：
爱情的烈火在她心里
猛烈地燃烧；她窒息，难过；
她没有听见两位朋友的祝贺，
眼泪从眼睛里
已经想滴下来了；
可怜的人儿已经快要晕倒了；
但是意志和理性的力量战胜了。
她轻轻地
从齿缝里说了两个字，
并且仍然坐在桌子上面。

三一

悲惨的神经质的表现，
女郎的昏晕，眼泪，
叶甫盖尼早已就受不了了：

他忍受够了这些。
这个怪人，遇见这样盛大的宴会，
已经是有气了。
于是，看到憔悴的女郎的颤栗的激动，
他愤怒地低下眼睛，
气鼓着脸，并且忿忿地
立誓要使连斯基发狂，
设法报复这个仇恨。
现在，预先来庆祝胜利，
他开始在自己心里
素描所有的客人的漫画。

三二

自然，不止叶甫盖尼一个人
可以看见达尼亚的慌乱。
但是在那个时候
目光和评判的目标是油腻的馅饼
（不幸的是，太咸了）；
并且装在沥青封口的瓶子里，
摆在烤肉和乳羹中间。
顿河的香槟已经拿来了，
在瓶子后面是一排细而长的酒杯。
正仿佛是你的身腰一样，
吉吉[22]，我的心爱的姑娘，
我的纯真的诗篇的对象。

爱情的迷人的酒樽啊，
你，你也曾经时常地令我沉醉！

三三

潮湿的塞子去掉了，
瓶子爆响一声，酒翻腾着泡沫。
这时候带着庄重的姿态，
因为歌词早就不安的
特里凯站起来了。在他前面
人群保持着深深的沉默。
达吉雅娜几乎透不过气来。特里凯，
手里拿着纸片向她转过身来，
唱起来了，全走了调子。
鼓掌，喊叫，全都向他祝贺。
她被迫向着歌人行礼。
这位诗人虽然伟大，却倒也还谦虚。
他第一个干杯祝她健康，
并且把歌词也递给了她。

三四

敬礼，祝贺都过去了。
达吉雅娜向所有的人道谢。
当道谢终于轮到叶甫盖尼的时候，
女郎的憔悴的样子，
她的慌乱，困顿，
在他心灵里引起了怜悯：

他默默地向她鞠躬，
但是他眼睛的神色不知道怎样异常的温柔。
这是因为，
他真的被感动了呢，
还是他，卖弄风情地在开玩笑，
是无心呢，还是出于好意?
但是这眼色表现出了温存:
它复活了达尼亚的心。

三五

移开的椅子轰响着，
人群涌进了客厅:
好像一群吵闹的蜜蜂
从甜美的蜂房飞进田野。
满意这顿命名日的筵席，
邻居们面对面地吸着鼻子[23]。
太太们靠着壁炉坐下来。
姑娘们在墙角里低语。
绿色的桌子拉开了:
邀请着急的赌客的
有老人们的波士顿和罗别尔，
还有直到现在都著名的威斯特[24]。
它们统统都是同样的一家，
都是饥渴的烦闷的儿子。

三六

玩威斯特的主角们，
已经来了八盘输赢，
他们换过了八次座位。
茶又送上来了。
我爱用午餐、茶和晚餐来确定时刻。
我们在乡村里，
知道时间不用多大的麻烦：
胃——我们的靠得住的布莱格特。
并且顺便我要附带地说一句，
在我的诗篇里
我这样常常地谈到宴会，
谈到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瓶塞子，
这正像是你，神圣的奥密尔[25]，
你这三千年的偶像！

三七　附录一一　三八　附录一二

…………………………
…………………………
…………………………
…………………………
…………………………
…………………………

三九

但是茶送上来了，姑娘们斯文得
几乎都不伸手去动碟子。

忽然从门后面在长厅里
低音的大竖笛和横笛吹奏起来了。
因为音乐的轰鸣而欢喜，
丢下掺了甜酒的茶杯，
周围的村镇里的巴里斯[26]，
别杜希科夫走到奥尔伽跟前。
连斯基向达吉雅娜走去。
我的达姆波夫的诗人抓住
过了年岁的姑娘，哈尔力科夫小姐。
布雅诺夫急忙拖走了布斯甲科夫太太。
全都涌进了大厅，
于是跳舞会在五光十色里辉煌起来。

四〇

在我的小说的开头
（请看第一章）
我本想用阿尔巴尼[27]的风格
描写一下彼得堡的舞会；
但是，被空虚的幻想分了心，
我回忆起了
我所认识的女子们的小脚。
随着你们的纤小的足迹，
小脚啊，我迷糊够了！
经过我的年轻时代的变故，
是我变聪明些的时候了，
我要在行为上和文体上加以改正，

并且在这第五章里
去掉那些离题的诗行。

四一

单调而且猛烈的，
好像年轻的生命的旋风。
喧哗的华尔兹的旋风旋转着，
一对跟着一对闪过。
报仇的时刻到了，
奥涅金，暗暗地笑着，
走到奥尔伽的跟前。
他飞快地跟她在客人们旁边旋舞起来，
然后让她坐到椅子上，
引些话来谈谈这样，说说那样。
过了两分钟之后
他重又继续和她跳华尔兹。
所有的人都在惊讶中。连斯基自己
也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四二

玛朱加舞曲响了。往常，
当玛朱加的雷声轰响起来，
大厅里一切都颤抖了，
嵌花地板在鞋跟底下发出爆裂的声音，
窗格子摇颤着，哗哗地响。
现在不那样了：连我们，也像女子一样，

在油漆的地板上溜着过去。
但是在小城里，在乡下，
玛朱加舞还保存着
原先的种种花样：
跳跃，脚跟，八字胡子，
一切都还是那样。作恶的时髦，
我们的暴君，顶新式的俄国人的病症，
没有改变得了它们。

四三　附录一三

…………………………
…………………………
…………………………
…………………………
…………………………
…………………………

四四

布雅诺夫，我的冒失的小兄弟，
引着达吉雅娜和奥尔伽
走到我们的主人公面前。
奥涅金敏捷地带着奥尔伽走开了。
他领着她随随便便地溜着，
并且弯下身子，对她温柔地低声地
说了一些粗俗的奉承的情话，
又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于是

在她的扬扬自得的脸上
燃烧起了更鲜明的红霞。我的连斯基
全都看到了：冒火了，沉不住气了。
在嫉妒的愤怒里
诗人等到玛朱加舞结束，
就招呼她去参加科吉隆舞[28]。

四五

但是她不行。不行？那怎么了？
原来奥尔伽已经答应了奥涅金。
啊上帝，上帝！
他听见了什么！她竟能够……
这可能吗？几乎是才从襁褓里出来的，
水性杨花的女子，轻浮的婴儿！
她已经来玩花头了，
已经学会变心了！
连斯基没有力量受住这个打击，
诅咒着女人的把戏，
走出去，要了马就飞驶。
一对手枪，
两颗子弹——再没有别的——
将要突然解决他的命运。

---

[1]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这两句诗引自他的诗作《斯维特拉娜》。

[2] 俄国乡下人常扎这种腰带，很宽，棉织的。

[3] “朱奇加”，小狗。

[4] 主显节，旧历1月6日。主显节前后的一个星期（1日至7日），称主显节周，这七天晚上是冬天最冷最黑的时候。

[5] 当时民间迷信：猫洗脸预兆有客人来；新月在左边的天上，走路的时候碰到黑衣裳的修道士，兔子横着跑过前面的路，都是不吉之兆。

[6] 圣诞节周，圣诞节后第一个星期。

[7] 将熔蜡放在热水里，流成种种的形状，由此占卜未来的命运。

[8] 阿卡风，农民的名字。

[9] 这也是一种占卜：夜里一个人在屋外的浴室里，桌上摆两副刀叉，对着镜子，据说可以看到自己的爱人，还可以一起吃饭。

[10] 茹科夫斯基在诗里写斯维特拉娜深夜这样占卜，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11] 莱里，俄国古代神话里的爱神。

[12] 当时的风俗，死人下葬之后，应当大宴吊丧的人。

[13]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作家。

[14] 塞纳加（公元前3—65），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

[15] 《玛尔维娜》，法国小说家戈旦夫人（1770—1807）的小说，共分六部。

[16] 《彼得颂》，俄国诗人格鲁英斯基的长诗。

[17] 玛尔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作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

[18] 普希金的伯父华西里·普希金（1767—1830）的诗作《危险的邻居》里的一个人物，所以普希金称他“堂兄弟”。

[19] 达姆波夫，俄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20] 醒醒吧，睡着的美人儿。（法文）

[21] belle Nina（美丽的尼娜）。belle Tatiana（美丽的达吉雅娜）。——都是法文。

[22] 吉吉，即叶夫勃拉克西亚·乌尔夫（1810—1883），普希金的朋友乌尔夫的妹妹。

[23] 吃得太饱，鼻子吸气作声。

[24] 波士顿、罗别尔、威斯特，都是扑克牌赌博的名字。波士顿和罗别尔在过去流行，威斯特在当时流行。

[25] 奥密尔，即荷马，古代希腊的大诗人，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作有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

[26] 巴里斯，希腊传说里特罗城的王子，拐走海伦，引起有名的特洛伊战争。这里指县城里的美男子。

[27] 阿尔巴尼（1578—1660），意大利画家。

[28] 科吉隆舞，一种法国舞，八个人分做四组合跳。

第六章

在那里，在日子阴暗而且短促的地方，
生长着一个不以死为痛苦的种族。

——彼特拉克[1]

一

注意到，乌拉吉米尔不见了，
奥涅金，重新又感到了气闷。
他满意自己的报复，
在奥尔伽身边沉思起来。
奥尔伽也跟着他打起呵欠来，
她用眼睛寻找连斯基，
没有个完的科吉隆舞
像一场苦重的梦缠绕着她。
终于它完了。都去吃了晚餐。
床铺铺好了：
客人们过夜的地方，
从门廊一直安置到姑娘们的闺房。
全都需要安静的睡眠。
我的奥涅金一个人坐车回家就寝。

二

全安静下来了：在客厅里
沉重的布斯甲科夫打着鼾，

和他的沉重的老伴儿在一起；
格伏兹金，布雅诺夫，别杜希科夫，
还有不大舒服的乌略诺夫，
睡在饭厅里的椅子上；
在地板上是麦歇特里凯，
穿着毛线衣，戴着旧睡帽；
姑娘们在达吉雅娜和奥尔伽房里，
全都进了梦的怀抱。
一个人，悲伤地坐在窗子前面
沿着狄亚娜的银光，
可怜的达吉雅娜没有睡
她凝视着黑暗的田野。

三

他的意外的出现，
刹那间的眼睛的温柔
还有和奥尔伽的奇怪的行动
使她直到心灵的深处
都在感到激动。
她无论怎样不能够了解他：
嫉妒的痛苦苦恼着她，
仿佛一只冰冷的手紧绞着她的心，
仿佛一个无底的深渊
在她的脚下发黑并且喧腾……
“我要毁了”——达尼亚说——
“但是因为他毁灭是情愿的。

我不埋怨了：为什么埋怨呢？
他不可能给我幸福。”

四

往前看吧，往前看吧，我的故事到了！
一个新的人物在招呼我们。
离连斯基的村庄，
克拉斯诺果尔有五俄里，
在哲学意味的荒野里
到现在还健康地住着一位沙莱茨基。
他曾经是个胡闹的角色，
赌徒帮里的首领，
放荡子弟的头子，酒店的保护人，
现在呢是个良善的朴实的
独身的家庭的家长，
可靠的朋友，和平的地主，
甚至于还是个可敬的人：
我们的时代是在这样的改进！

五

往常，社交界的阿谀的声音
都赞扬他的凶狠的勇猛：
他，真正的，能用手枪
离五沙绳[2]远命中杜司[3]，
例如说吧，有一次在战争里
真正的兴高采烈的

他打了一次出色的仗，
他喝得酩酊大醉，
勇敢地从卡尔美克[4]马上跌进泥泞，
于是落到法国人的手里做了俘虏：贵重的抵押品！
这位最新的莱古尔[5]，名誉的神灵，
他准备重新去受镣铐，
为的是每天早晨在维拉【40】
可以赊账干它三瓶。

六

往常，他好巧妙地戏弄别人，
会欺骗傻瓜
也会漂亮地愚弄聪明人，
或是明显的，或是暗地的，
虽然别人的花头
并不是没有教训过他，
虽然有时候他自己也上了当，
就像是一个蠢材。
他会天花乱坠地雄辩，
机灵的或是呆傻地回答，
有时审慎的沉默，
有时审慎的争辩，
他会挑拨年轻的朋友失和，
并且掇弄他们走上界线[6]。

七

或者强迫着他们和好，
为的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顿早饭，
以后又暗地里用有趣的笑谈，用谎话
来毁坏他们的名誉。
Sed alia tempora！[7]勇敢
（像爱情的梦，这是另外一套把戏）
和活泼的青春一起过去了。
如我说过的，我的沙莱茨基，
终于从暴风雨里
隐蔽到野樱桃和刺槐的树荫底下，
生活得像一个真正的贤人，
像荷拉斯[8]一样，栽栽甘蓝菜，
养养鸭子和鹅，
并且教教孩子们学认字母。

八

他不是个蠢人：所以我的叶甫盖尼，
虽然不尊重他的心地，
不过还爱他的论断的气魄，
和关于这样，关于那样的合理的意见。
往常，他很高兴和他见面，
所以这天早晨
一点也不觉得惊异，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
接着最初的寒暄之后，
打断了开始的谈话，

眼睛里带着笑容，
他交给奥涅金一封诗人的书信。
奥涅金走到窗子跟前
默默地把它读了一遍。

九

那是一个客气的，高尚的，
简短的挑战，或是“战书”：
有礼貌地，冷冷地明明白白地
连斯基邀请朋友决斗。
奥涅金丝毫没有考虑，
就向受了这个委托的使节转过身来
没有多余的话，
说他“随时都行”。
沙莱茨基不加解释就站起来：
他不想再多停留了，
在家里还有许多的事情，
马上就走出去了。但是叶甫盖尼
一个人面对着自己的心灵
他自己对自己大大地不满。

一〇

并且实在的，在严格的反省里，
让自己受良心的秘密的审判。
他大大地责备自己：
首先，他已经是不对了，

昨晚这样随便的调戏了
羞怯的温柔的爱情。
而其次：让诗人做蠢事好了——
在十八岁的年纪，
它是可以原谅的。
叶甫盖尼，全心地爱这个青年，
他就应该显得自己
不是一个偏见的玩偶，
不是一个性如烈火的孩子，不是好勇斗狠的人，
而是一个又有荣誉又有理智的丈夫。

一一

他很可以表白自己的情感，
而不要激怒起来，像是野兽一样。
他应当平静下年轻的心。
“但是现在已经迟了：
时间飞走了……
并且，他想，在这件事上
一个老决斗的也参与进来：
他坏，他是个造谣专家，他喋喋不休……

当然，他的那些令人开心的话
只应当受到轻蔑，
但是蠢材们的窃窃低语，哈哈大笑……”
并且这个就是舆论【41】！
名誉的发条，我们的偶像！
并且世界正靠着它转动！

一二

沸腾着焦躁的仇恨，
诗人在家里等待着回信；
不久那位饶舌的邻居
扬扬得意地带来了回答。
现在这个嫉妒的人是多么的快意！
他总害怕，那个无赖
不要这样那样地开个玩笑了事，
不要想出了诡计之后
把胸膛从枪口躲避开去。
现在疑惑解决了：
他们应该在明天
在黎明之前赶到水磨那里，
彼此都扳起枪机
瞄准着腰部或是额头。

一三

决心憎恨水性杨花的女郎，
愤怒的连斯基不想
在决斗之前看见奥尔伽，
看了看太阳，看了看表，
到底挥一挥手——
就赶到了女邻居家里。
他想使奥尔伽难过，
想用自己的到临打击她。
可是全不是这么回事：还和从前一样，

迎着可怜的歌人
奥尔伽从门廊的台阶上跳了下来，
仿佛是飘浮的希望，
活泼，无忧无虑，快乐，
一点都不错，她和从前一样。

一四

“为什么昨晚那么早跑掉了？”
这是奥连金[9]的第一个问题。
连斯基心里的情感整个绞乱了
他默默地垂下了头。
嫉妒和怨恨消失了，
在这个清莹的目光前面，
在这个温柔的纯真前面，
在这个活泼的灵魂前面！……
他在甜蜜的情感里看着。
他看见：他还是被她爱着的。
这时候他已经，被悔恨痛苦着，
准备向她请求原谅了，
战栗着，找不出话来。
他是幸福的，他几乎没有什么了……

一五　附录一四　一六　附录一五

…………………………
…………………………
…………………………

……………………………
……………………………
……………………………

一七

重又沉思，忧郁的，
在他的亲爱的奥尔伽面前，
乌拉吉米尔没有力量
使她回忆起昨天。
他想："我要做救她的人。
我不容许，淫乱的恶棍
用又是叹息又是赞扬的烈火
来诱惑年轻的心。
卑鄙的，恶毒的虫豸
来啃啮百合花的幼苗。
两朝的鲜花
还半开着就凋谢了。"
这一切的意思是，朋友们:
我要和朋友决斗。

一八

如果他知道了，什么样的创伤
烧灼过我的达吉雅娜的心！
如果达吉雅娜晓得了，
如果她可能知道，
明天连斯基和叶甫盖尼

要争夺坟墓里的地方：
啊，或许她的爱情，
会将朋友们重又结合起来！
但是这个恋爱
恰巧谁都没有揭开。
奥涅金什么也没有说。
达吉雅娜暗暗地悲伤。
只有乳母一个人可能知道，
而她是多么的迟钝。

一九

整个的晚上连斯基心神不宁，
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重又欢乐。
但是那种被缪斯宠爱的人，
向来都是这样：皱着眉头，
他坐下来弹奏风琴，
可是老是弹着一个调子。
一会儿，凝神地看着奥尔伽，
低语着：可不是真的？我幸福。
但是晚了：时间飞驶过去。
他的充满痛苦的心紧缩着，
和年轻的姑娘道别的时候，
它仿佛是肝肠寸断了。
她看着他的脸。
“您怎么了？”——“没有什么。”——于是就到了门廊。

二〇

到家之后，他检查了一下手枪，
然后又把它们放进匣子，
于是脱了衣服，
在蜡烛底下，打开了席勒。
但是一桩心事缠绕着他，
他的悲伤的心不能入睡；
他看见说不出的美丽的
奥尔伽站在他的面前。
乌拉吉米尔合上书，
拿起笔来：他的诗句，
充满了爱情的胡话，
鸣响着，涌流出来。在抒情的狂热里，
他高声地诵读它们，
好像是酩酊的戴尔维格[10]在宴会上一样。

二一

这些诗句偶然地保存住了，
我有它们。这里就是它们：
“你们去到了哪里，去到了哪里，
我的青春的黄金的日子？
明天为我准备下了什么？
我的视线徒然地将它寻觅，
它隐匿在深深的黑暗里面。
不要紧：公正的是命运的法律。
我将被箭射穿，倒了下来，
或是它在旁边飞过。

这全都好：觉醒与沉睡的
固定的时辰将要到临；
劳碌的白昼自是幸福，
黑暗的到来也是幸福！

二二

“明早黎明的曙光发白，
晴朗的白天将要开始嬉游；
可是我，或许，我将要去到
坟墓的神秘的阴间，
徐缓的列达河就将要吞没
年轻的诗人的记忆，
世界也将要忘记了我；
但是你来不来，美丽的姑娘，
在夭折的坟茔之上流泪
并且思想：他爱过我，
他对我一个人呈献了
暴风雨的生命的惨淡的黎明！……
知心的朋友，合意的朋友，
来吧，来吧：我是你的丈夫！……”

二三

他写得这样“阴暗”而且“消沉”，
（这个我们叫作浪漫主义，
虽然在这里一点浪漫主义
我都没有看到。可是我们来讲这个干什么？）

终于最后在晨光之前，
他垂下疲倦的头，
当写到两个时髦的字“理想”的时候
连斯基静静地睡着了。
但是刚刚他沉入睡梦的恍惚里，
那位邻居已经
走进静悄悄的房里，
并且大声地喊醒连斯基：
“该起来了，已经六点多了。
奥涅金一定已经在等我们了。”

二四

但是他错了：叶甫盖尼
这时候睡在死沉沉的梦里。
夜的暗影已经疏稀，
太白星也遇到了雄鸡[11]，
奥涅金还在沉沉地大睡。
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
飞过的风雪
闪烁着又回旋着，
但是叶甫盖尼还没有离开床铺，
梦还在他的上面飞翔。
终于他醒来了，
分开两边的帐幔，
定神一看——他看见，
早已就应该出发了。

二五

他赶快地按铃。
法国仆人吉里奥跑了进来，
递上长袍和拖鞋
又递给他内衣。
奥涅金匆忙地穿上衣服，
就叫仆人准备
和他一起坐车出门，
并且也拿上一个枪匣。
赛跑的小雪橇预备好了。
他坐上，就向着水磨飞驰。
奔驰到了。
他叫仆人拿着“列巴西”【42】的致命的枪筒
跟在他的后面，
马匹就拉到田野里两棵橡树那边。

二六

靠着水堤，连斯基
早已不耐烦地在等着了。
这时候，乡下的机械师，
沙莱茨基在指摘磨臼。
奥涅金走来了，表示了歉意。
“但是哪里呢”——沙莱茨基惊讶地说了，
“哪里是您的证人？”
这个决斗的古典主义派和墨守成规者，
他真心的爱好方式和方法，

打倒一个人
他许可——不过不是随随便便的，
而要合乎这种艺术的严格的规则，
按照一切古来的传统
（这是我们应该赞扬他的地方）。

二七

“我的证人？”叶甫盖尼说：
“就是他，我的朋友，monsieur Guillot[12]，
对于我的提名
我想不会有什么异议：
虽然他是不知名的，
然而倒是，的确，一个颇为正直的人。”
沙莱茨基咬了一下嘴唇。
奥涅金问连斯基：
“怎么样，开始？”——“开始吧，好的。”
乌拉吉米尔说了。于是他们走到了水磨背后。
这时候在远处
我们的沙莱茨基和“颇为正直的人”，
开始商谈重要的条约，
仇人们站着，低垂着眼睛。

二八

仇人们！是不是不久之前
两个朋友才起了杀心？
是不是不久之前，他们还友好地共享着

闲暇的时间，饮食，思想和行动?
现在却恶狠狠地，
仿佛世世代代的仇敌，
好像在可怕的，不可解的梦里，
他们彼此静静地
冷酷地准备着死亡……
他们不觉得笑出来更好吗，
趁着他们的手还没有染上血的时候，
他们不觉得和好地走开更好吗？……

但是上流社会的仇恨
野蛮的畏惧虚伪的羞耻。

二九

这时手枪已经都亮出来[13]，
铁锤铿铿地敲着通条。
枪弹装进了磨光的枪筒，
并且扳机第一次响出噼啪的声音。
接着火药的浅灰色的细流
倒进药槽里面。
锯齿形的，牢牢地拧紧的火石
又扳了上去。吉里奥惶惑地
站在附近一棵大树桩的后面。
两个仇人扔下了斗篷。
沙莱茨基非常之准确地
量出了三十二步，

让朋友们分别站在足迹的两头，
各人手里拿着自己的手枪。

三〇

“现在走近来吧。”
冷酷地，
还没有瞄准，
两个仇人迈着生硬的步子，
静静地，整整地跨了四步，
四步死亡的步子。
这时叶甫盖尼没有停止前进，
把自己的手枪开始第一个静静地举起。
接着他们又走了五步，
于是连斯基，眯着左眼，
开始也来瞄准——但是恰恰这时
奥涅金发射了……固定的时辰
鸣响了：诗人
默默地松手掉下他的手枪。

三一

静静地把手放上胸膛，
就倒了下来。
昏黯的目光表明是死，不是痛苦。
好像是缓缓地顺着山坡，
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雪块落将下去一样。

立刻浑身都冷了，
奥涅金赶忙向这个青年跑去，
看着他，呼唤他……全都无用了：
他已经不在了。年轻的歌人
遇到了没有到时候的结局！
暴风雨刮了起来，美丽的花朵
在黎明的时候凋谢了，
神坛上的火熄灭了！……

三二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他的额头显出奇异的垂死的平静。
他在胸部受了洞穿的创伤，
血从伤口冒着热气在流出来。
一刹那之前的时候
在这颗心里跳动着灵感，
仇恨、希望和爱情，
生命活跃着，血沸腾着。
现在，像在一所荒废的屋子里，
那里面静寂而又黑暗。
它永远地沉寂了。
百叶窗关着，窗子都涂上了白粉。
主妇没有了。
而她在哪里，上帝知道，连踪迹都消失了。

三三

悦意的是用侮辱的警句
激怒疏忽的仇人；
悦意的是，看见他怎样的
倔强地垂下好斗的角，
不由得不看看镜子
而又羞于承认是他自己；
更悦意的是，如果他，朋友们，
傻头傻脑地喊了出来——这是我；
还更悦意的是，不声不响地
为他准备下光荣的棺柩
并且隔着高尚的距离
静静地瞄准苍白的额头。
但是打发他到祖先那里去
在你们这就不很悦意了。

三四

怎么样，假如你们的手枪
打倒了年轻的朋友，
因为不客气的眼色，或是回答，
或是因为其他的琐事
在喝酒的时候侮辱了你们，
或者甚至于在猛烈的愤怒里
骄傲地邀请了你们去决斗，
你们说说：你们的心灵
要有什么样的感触？
当他不动了，在地上

面如蜡纸地躺在你们面前，
他渐渐地僵硬了，
当他对你们的绝望的呼唤
既听不见也不回答的时候?

三五

在内心的悔恨的痛苦里，
手里紧握住手枪，
叶甫盖尼凝视着连斯基。
“哪，怎么了？打死了！”那位邻居断定了。
打死了！……这句可怕的呼喊
使得他丧魂落魄。奥涅金颤栗着
走开去喊人去了。
沙莱茨基小心地
把冰冷的尸身放上雪橇。
他把这可怕的宝物运回家去。
嗅着了死人，马喷着鼻子，
挣扯着马具，
白的吐沫浸湿了钢铁的口嚼，
于是像箭似的飞驰了。

三六

我的朋友们，你们哀怜诗人：
在怀着欢乐的希望的华年，
还没有能为世界实现它们，
刚刚才脱掉孩童的服装，

就萎谢了！
那里是崇高的，优雅的，勇敢的，
年轻的情感和理智的
热烈的激动和高尚的憧憬?
那里是猛烈的爱情的希望，
知识和工作的欲求，
畏惧罪恶和廉耻的心，
还有你们，心上的愿望，
你们，天上的生活的幻景，
你们，神圣的诗的梦境！

三七

或许，他是为了世界的幸福而生的，
或者即使是为了荣誉而生的。
他的戛然哑默了的竖琴，
可能奏出锵锵的
千百年不断的声音。
或许，社会阶层上的
高贵的阶层等待着诗人。
或许，他的悲痛的阴魂，
带走了神圣的秘密。
于是在我们
也毁灭了鼓舞的声音，
而世代的歌颂，
万族的赞美，
也不会达到他的墓穴。

三八　附录一六

………………………………

………………………………

………………………………

………………………………

………………………………

………………………………

三九

而或许也可能那样:
平凡的命运等待着诗人。
青春的年岁过去了:
他的心灵的火焰冷了下来。
他会有许许多多的改变,
会和缪斯们分了手,结了婚,
在乡村里,幸福而且戴了绿帽子,
会穿上棉的长袍,
会认识了生活的真正的面目,
会在四十岁得上风湿病,
喝,吃,气闷,发胖,衰弱,
最后就在自己的床铺上
在孩子们,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和医生
的环绕之中去世。

四〇

但是说来说去，读者啊，
唉！年轻的爱人，
诗人，沉思的幻想者，
被朋友的手打死了！
有块地方：在村庄左边，
那里住着灵感的养子，
有两棵盘根错节的松树；
在树下面蜿蜒着
邻近山谷的小溪的水流。
农夫爱在那里休息，
收割庄稼的女人也常常走来
把金属的罐子沉进水里。
在那里在河边的浓荫里
立了一块朴素的墓碑。

四一

在它下面（当春天的雨
开始落到田里谷物上的时候），
牧人编着他的斑驳的树皮鞋，
唱着伏尔加的渔夫。
还有年轻的城市里的小姐，
在乡村里面消夏，
当她飞快地骑着马
一个人在田野上奔驰，
会把马在它前面停下来，
拉紧皮的缰绳，

并且，揭开帽子上的面纱，
用走马看花的眼睛
读着朴素的碑文——于是眼泪
就迷蒙了温柔的眼睛。

四二

于是骑着马一步步走进旷野，
她沉没进了幻想里面；
她的心灵不由得长久地
充满了连斯基的命运；
并且想到“奥尔伽怎样了？
她的心长久地痛苦着，
还是很快的眼泪的日子就过去了？
现在她的姐姐在哪里？
还有人们和世界的逃避者，
时髦的美人的时髦的仇敌，
这个阴郁的怪人，
年轻的诗人的凶手是在哪里？”
将来我要详细地
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四三

但是可不是现在。虽然我真心地
爱我的主人公，
虽然当然的，我要回到他的身上去，
但是现在我不想来说他。

年岁向往着严肃的散文，
年岁摒弃淘气的韵律，
并且我——叹口气自己承认——
更懒于追求它了。
笔没有了往日的
飞快地涂抹纸张的欲望。
另外，有些冷静的幻想，
另外，有些严肃的忧思，
在世界的喧哗里也在静寂里
扰乱着我的心灵的梦想。

四四

我知道了另外一些希望的声音，
我知道了新的悲哀。
对于那些希望我没有期冀，
而我哀伤过去的悲哀。
幻想，幻想！哪里是你们的甘甜?
哪里是，永远跟它联系的“青春”?
难道它的花冠
真的终于凋谢了，凋谢了?
难道确实的实实在在的
没有那些哀歌的情节
我的生命的春天就飞逝了过去?
（正如我向来开玩笑地重复的）
并且它真的就不复返了?
难道真的我就快到三十岁了?

四五

是的，我的中年来临了，
并且我必须承认这个，我看得到。
但是随它怎样：我们友好地分别吧，
啊，我的快乐的青春！
我感谢，为了欢乐，
为了悲伤，为了甜蜜的痛苦，
为了喧嚣，为了风暴，为了宴会，
为了一切，为了一切你的赠与。
我感谢你。你，
在骚扰中和安静里，
我都享受过了……而且是充分地。
够了！带着明朗的心情
我现在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离开过去的生活要来休息一会。

四六　附录一七

让我回顾一下吧。别了，浓荫啊，
在偏僻的乡下，在那里我的日子消逝了过去，
它们充满热情和懒散，
并且重又充满沉郁的心灵。
可是你，年轻的灵感，
激动我的想象，
振奋我的心的困顿，
更常常地飞到我这里来吧，
不要让诗人的心灵变冷，

变得残酷，变得无情，
终于变得像是石头，
在上流社会的麻木的狂欢里面，
在这个深渊里面，在这里我和你们正在游泳，
亲爱的朋友们！

---

[1] 原文为意大利文：La，sotto i giorni nubilosi e brevi，
Nasce una gente a cui l'morir non dole.
——Petr，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这两句诗引自他的短歌。

[2] 沙绳，俄丈。

[3] 杜司，扑克牌里的一（或十四）。

[4] 卡尔美克，俄国的一种游牧民族，马很著名。

[5] 莱古尔（公元前？—？），罗马名将，被迦太基所俘掳。后来迦太基派他到罗马去求和，他不顾自己的利害，竭力主战；然后重又回到迦太基去做俘虏，并且死在那里，因为行前他以名誉保证过决不私逃。

[6] 两人决斗时，各站在相当距离的界线之外。意即挑拨离间朋友们失和以至于决斗。

[7]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时期！（拉丁文）

[8] 荷拉斯（公元前65—8），罗马田园诗人。

[9] 奥连金，奥尔伽的爱称。

[10] 戴尔维格（1798—1831），普希金的友人，作家。

[11] 太白星，即金星，俗名过天星，在地球上只能够在太阳升起或落下之前三小时内看到它。太白星遇到雄鸡，就是说天已经黎明。

[12] 吉里奥先生。（法文）

[13]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旧式手枪，俗名火铳。这种枪射击时，扳机的火石击在铁上，使药槽中的火药发出火花，引起枪筒中的火药爆发，于是枪弹射出。

第七章

莫斯科，俄国的宠爱的女儿，
哪里去找比得上你的地方？

——德密特里叶夫[1]

怎能不爱亲爱的莫斯科？

——巴拉丁斯基[2]

说莫斯科不好！那就是说到过世界上！
哪里更好？
哪里就没有我们。

——格里波叶多夫[3]

一

被春天的阳光赶逐着，
雪已经从附近的山上
汇成许多道混浊的小河
向着淹没了的牧场奔流。
自然用欣然的微笑
睡梦惺忪地迎接一年的初晨。
蔚蓝的天空发着光辉。
树林还是透亮的，
微微地现出绿色。
蜜蜂飞出了蜡质的蜂房

去征收田野的供奉。
山谷干了并且斑斓起来。
一群群牛羊吵闹着，
夜莺已经在夜的静寂里歌唱过了。

二

你的出现在我是多么的悲伤，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
在我的心灵里，在我的血里，
是多么苦恼的激动！
以多么沉重的感伤
我在乡村的静寂的怀抱里
享受着
迎面吹拂的春风！
是否是快乐对于我格格不入，
那些使人欣喜，使人兴奋的一切，
欢乐的，辉煌的一切，
只能引起早已死去的心灵的
烦闷和痛苦，
并且一切它都觉得毫无意义?

三

是否是，对秋天凋谢了的叶子的复生
不感到欣喜，
听到树林的新的喧声，
我们回忆起悲痛的丧失。

或者，看到再生的自然，
我们心神不安地
联想起不再复活的
我们的凋谢了的年岁？
或许是，在诗的梦想里
我们思想起
另一种的，旧日的春天
并且使我们的心里跃动起来，
当幻想到远方的国土，
奇异的夜，月亮……

四

这正是时候：良善的懒人们，
伊辟鸠鲁式的贤人们[4]
你们，淡漠的幸福者，
你们，莱夫辛【43】派的幼雏[5]，
你们，乡下的普里姆[6]，
还有你们，感情丰富的太太小姐们，
乡村的春天呼唤着你们，
这是温暖，开花，工作的季节，
这是感动人的郊游
和诱惑人的夜晚的季节。
到田野里去，朋友们！快些，快些，
坐上重载的轿车，
驾着长途的或是驿站的马[7]，
悠悠地赶出城市的关卡去吧。

五

还有你们，高雅的读者，
坐着自家的外国货的篷车，
离开骚扰的城市吧。
在那里你们快乐过了冬天，
和我的任性的缪斯一起
到那个无名的河边
到那个乡村里，去听听森林的喧嚣吧。
在那里我的叶甫盖尼，
闲散而且阴郁的隐士，
不久之前还过过冬天，
和年轻的达尼亚，
我的亲爱的女幻想家做过邻居。
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在那里他留下了悲哀的遗迹。

六

在绵延的半圆形的山岭中间，
我们往那里走吧，在那里一条小溪
曲折地流过绿色的牧场
穿过菩提树的林子流进河里。
在那里夜莺，春天的情人，
整夜地歌唱；野蔷薇开着花，
还听得见泉水的淙鸣。
在那里看得见一块墓碑
在两棵古松的荫影里面。

碑铭告诉外来人说：
“乌拉吉米尔·连斯基在此长眠，
早丧于勇敢的死，
在某某年，某某岁。
安息吧，青年诗人！”

七

在松树的低垂的枝干上，
往常，早晨的微风
在这个朴素的坟墓上，
摇晃着一个神秘的花圈；
往常，在晚上闲暇的时候
两个女伴走到了这里，
在月光底下在坟墓上，
她们互相拥抱着哭泣。
但是现在……凄凉的墓碑被忘记掉了。
通到它那里去的小径隐没了。
树枝上的花圈没有了，
在它下面，只有一个白发的衰弱的牧人，
和以前一样地唱着歌，
编着他的可怜的鞋子。

八 附录一八 九 附录一九

…………………………
…………………………
…………………………

……………………………
……………………………
……………………………

一〇

我的可怜的连斯基！憔悴的她，
哭得并不长久。
唉！年轻的未婚的女郎
不忠实自己的悲伤。
另外一个人吸引了她的注意，
另外一个人用爱的奉承
平息了她的痛苦，
一个骁骑兵很会迷惑她，
一个骁骑兵被她衷心地爱着……
于是这就和他一起站在神坛前面
她害羞地戴着花冠[8]
低低地垂着头，
在埋下去的眼睛里带着火花，
在嘴唇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一一

我的可怜的连斯基！在坟墓里面
在无声的永恒的境界，
悲伤的歌人是不是
被致命的变心的消息扰乱了，
还是在列达河畔沉眠的诗人，

因为没有感觉而幸福，
已经不受任何事情的扰乱，
世界对他闭塞而且无闻？……
是的！冷漠的不省人事
正在棺材里等着我们。
仇敌，朋友，爱人的声音忽然都要沉寂。
只有关于领地的
后人的不体面的争吵
开始一场汹汹的合唱。

一二

很快地奥里亚的响亮的声音
在拉林家里沉寂了。
骁骑兵，她命里的俘虏，
应该带着她到军队里去。
悲痛得泪如雨下，
老太太和女儿话别，
好像是几乎活不成了，
但是达尼亚哭不出来。
仅仅死灰的苍白色
笼罩着她的悲伤的脸。
当所有的人全都走到门廊外边，
并且全都道着别，
围住年轻夫妇的轿车忙乱的时候，
达吉雅娜祝了他们平安。

一三

并且长久地，仿佛从雾里看过去，
她定定地目送着他们……
就是她一个人了，达吉雅娜一个人！
唉！多少年的女伴，
她的年轻的小鸽子，
她的亲爱的知己，
被命运带到了远方，
和她永远地分开了。
好像幽灵似的她无目的地徘徊，
时而看看荒凉的花园……
没有地方，没有东西给她安慰，
她也找不着什么
来宽解压抑着的眼泪——
她的心裂成了两半。

一四

在极端的孤独里
她的热情更强烈地燃烧起来，
心对她也更大声地
说到远方的奥涅金。
她不会看见他了，
她应该憎恨他，
自己的妹夫的凶手。
诗人死了……但是已经
谁也不记得他了，
他的未婚妻已经嫁了别人。

诗人的记忆像烟一样
飘过蔚蓝的天空。
关于他有两颗心，或许?
还在悲伤……但是干什么悲伤? ……

一五

晚了。天暗了下来。
水静静地流着。甲虫嗡嗡地闹着。
圆舞已经都散了。
在河那边已经腾着烟，烧起了渔火。
在旷野里，
在月亮的银光底下，
沉没在自己的幻想里，
达吉雅娜一个人走了很久。
走着，走着。忽然在她前面
从山岗上看到一座地主的宅第，
村庄，山岗底下的丛林，
还有明亮的河畔的花园。
她眺望着——并且她的心
更快地更厉害地跳了起来。

一六

她的心里疑惑不定:
“朝前走呢，朝后走呢? ……
他不在这里。都不知道我……
我来看看宅子，看看这座花园。”

于是达吉雅娜就从山岗上走了下来，
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
充满疑虑的眼睛四周看了一看……
她就走进了荒凉的院子。
狗吠叫着，对着她扑了过来。
听到她的惊骇的喊声，
那些仆人家里的孩子
全都闹哄哄地跑来。
顽童们连打带踢地赶开了公狗，
把小姐放在他们的保护下面。

一七

“能不能看看老爷的宅子？”
达尼亚问了。
孩子们赶快跑去找阿尼西亚，
到她那里拿门上的钥匙。
阿尼西亚立刻到了她的面前，
于是把她们面前的门打开，
于是达尼亚走进了空洞的住宅，
在这里不久之前住过我们的主人公。
她看见：在大厅里
丢下的台球杆子躺在台球桌上，
在弄皱了的长沙发上放着骑马的鞭子，
达尼亚朝前走着。
老太婆告诉她说：“就是这个壁炉，
在这里老爷总是一个人坐着。

一八

“在这里死了的连斯基，我们的邻居，
冬天常常跟他一起吃饭。
请到这里来，跟着我走。
这个就是老爷的房间，
在这里他常常小睡，吃咖啡，
听管事的报告，
在早上还读读书儿……
老太爷从前也住在这里，
常常，在礼拜天，
在这里在窗子底下，戴上眼镜，
承他跟我一起玩儿捉呆子[9]。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赐给他在坟墓里，
在大地妈妈怀里的遗骸安息！”

一九

达吉雅娜用动情的眼睛
观看着自己周围的一切，
并且一切她都觉得珍贵，
一切都用半带痛苦的安慰
激动她的忧伤的心灵：
那摆着没有油的小灯的桌子，
那书堆，那窗子下面
盖着毛毯的床，
那月光朦胧中窗外的景色，

那黯淡的微明，
那拜伦爵士的肖像，
那个小柱台上戴着帽子，蹙着额，
交叉着两只手的
铁铸的人像[10]。

二〇

达吉雅娜在时髦的房间里长久地
像着了迷似的站着。
但是晚了。冷风吹了起来。
山谷里黑暗了。
树丛在烟雾朦胧的河畔入睡了。
月亮隐到了山的后面。
年轻的游客
早就到了回家的时候。
达尼亚隐藏住自己的激动，
于是只有叹息一声，
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但是预先地请求了
允许她访问荒凉的府邸，
为的是一个人在这里读读书。

二一

达吉雅娜和女管家在大门外边道了别。
过了一天，
还在清早她就重又

到了被遗弃的住宅。
在寂静无声的书房里，
有一会工夫她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
最后只有她一个人，
她哭了很久。
然后就研究起那些书来。
起初她没有留意它们，
但是它们的选择使她觉得奇怪。
达吉雅娜如饥似渴地
专心地读起书来。
于是对她显现出另外一个世界。

二二

虽然我们知道，
叶甫盖尼早已就不喜欢读书了，
然而他例外地
爱好着几本作品：
《邪教徒》和《唐·璜》的歌人[11]
还有另外两三本小说，
在这些作品里反映了时代，
也足够忠实地
描写了现代的人，
带着他的自私而又冷酷，
沉溺于无尽的幻想的，
不道德的灵魂，

他的在空虚无谓的活动中
沸腾着的，激愤的心情。

二三

好些书页上都留的有
指甲的尖锐的符号。
留心的女郎的眼睛
更热切地注意着它们。
达吉雅娜颤栗地看到，
什么样的思想，见解，
常常打动了奥涅金，
他默默地同意了些什么。
在空白的地方她碰到
许多他的铅笔的字迹。
奥涅金的心灵
处处在无意中表露出自己，
或是短短的一句话，或是叉子，
或是疑问的小钩子。

二四

于是开始渐渐地
我的达吉雅娜
现在更清楚地——谢谢上帝——
了解他了，她被权威的命运注定了
去爱慕的那个人：
一个忧郁而且危险的怪人，

是地狱还是天堂的造物，
是个天使，还是个目空一切的恶魔，
他是个什么？难道真的是个模仿，
一个不足道的幻影，
或者是个穿哈罗德大氅的莫斯科人，
外国的幻想的注解，
充满时髦的字汇的辞典？……
他是不是一首游戏的歪诗？

二五

难道她解答了这个谜语？
难道找到了那个“字”？
钟在跑着，她忘记了。
家里早已就在等着她。
在那里两个邻居聚会到了一起，
并且在那里正谈着关于她的事情。
“怎么是好？达吉雅娜不是个孩子了，”
老太太唉声叹气地说。
“要晓得奥连伽比她还要小些。
安顿这个女孩子，真真是，
到了时候了。可是我把她怎么办？
老是那样毅然决然的：
我不要。她又老是在忧郁，
老是一个人在树林里头徘徊。”

二六

“她是不是恋爱了？”——“爱的谁呢？
布雅诺夫求过婚：拒绝了。
伊凡·别杜希科夫——也拒绝了。
骠骑兵倍赫金在我们家里做过客：
他怎样的被达尼亚迷住了，
怎样的小心讨好奉承！
我想：或许行了。
哪里！事儿可又吹啦。”
“老太太怎么了？这有什么呢？
到莫斯科去，到未婚的姑娘的市场上去！
在那里，听说，有许多空的位置。”
“哎呀，我的老太爷！收入少呀。”
“总够过一个冬天的了，
不然就是我也借得出这笔钱来。”

二七

老太太很欢喜
这个有道理的好意的劝告。
盘算过后——于是乎就决定了
冬天动身到莫斯科去——
达尼亚也听到了这个新闻。
让苛求的上流社会
来品论那些外省的朴质的
显眼的特点，
那些早就过时的服装，
那种早就过时的说话的腔调——

去吸引莫斯科的花花公子
和塞尔西[12]们的嘲笑的视线！……
啊，可怕！不，她觉得
留在树林的荒野里更好些也更安全。

二八

和黎明的曙光一起起身。
现在她赶忙走进田野，
并且，用动情的眼睛
四面观看它们，说道：
“别了，宁静的山谷，
还有你们，熟识的山峰，
还有你们，熟识的树林。
别了，天上的美色，
别了，欢乐的自然。
我要拿亲爱的，安静的世界
去换辉煌的浮华的喧嚣……
你也别了，我的自由！
我希图的是些什么？
我的命运预定了什么给我？”

二九

她的散步的时间更长起来。
现在一会儿小山，一会儿小河，
都以它自己的美色
让达吉雅娜不由地停留下来。

她，像和多年的朋友们一样，
和她的那些树丛，草场，
还在匆匆忙忙地谈话。
但是短促的夏天飞逝了过去。
金黄的秋天到临了。
自然颤栗着，苍白了，
像牺牲一样华丽地装饰了起来……
于是北风，追逐着乌云，
刮起来了，怒号着——于是
女魔术家冬天自己来到了。

三〇

到了，纷纷地下来了；大片大片地
悬挂在橡树的枝干上；
像波动的毡毯
铺在田野中间，在山岗周围；
河岸和不动的河流齐平了，
像是盖着一块膨胀的被单；
冰霜闪闪的发光。
我们都喜欢冬天妈妈的这些把戏。
只有达尼亚心里一点也不喜欢。
她不走出去迎接冬天，
不去呼吸寒霜的粉粒，
也不用浴室的屋顶上的初雪
来洗她的脸孔，膀肩，和胸部：
达吉雅娜害怕冬天的道路。

三一

出发的日子早就延过期，
最后的一次期限也过了。
被忘记了扔在一边的轿车，
检查过了，重新装钉过，修理结实了。
通常的行李车，三辆篷车，
搬运那些家用的什物，
锅子，椅子，箱子，
许多坛果酱，褥垫，
羽毛褥子，好几笼公鸡，
瓦罐，水盆et cetera[13]！
好，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家私。
于是在小屋里在仆人中间
发出了喧哗和道别的哭泣。
十八匹驽马牵进了院子。

三二

把它们套上了主人的轿车，
厨子准备着早饭，
篷车载得像山，
女仆人和马车夫在吵架。
大胡子的赶头马的人[14]
骑在一匹瘦弱的毛蓬蓬的驽马上面。
下人们一起跑到门口和主人道别。
于是坐上了车子，
于是尊贵的轿车，

滑动着，慢慢地出了大门。
“别了，安静的地方！
别了，僻静的桃源！
我还看得见你们吗？……”
于是眼泪的小河从达尼亚眼睛里流了出来。

三三

当我们把良好的教化
推行到更广的范围，
在将来
（按照哲学表来计算，
经过五百年）我们的道路
一定要有无限的改变：
全俄罗斯这里那里都是马路，
连接着，贯穿着。
在水面上将要架起
宽阔的弧形的铁桥，
我们将要辟开山岭，在水底下
开凿艰险的隧道，
并且受过洗礼的世界
将要在每一个站上设立客店。

三四

现在我们的道路真坏【44】，
无人过问的桥梁在腐朽，
驿站上臭虫和跳蚤，

不给你片刻的安睡。
客店没有，在寒冷的茅屋里
挂着堂皇的但是贫乏的
做样子的价目表，
刺激空空欢喜的胃口，
同时，乡村里的西克罗普们[15]
在悠悠的炉火前面，
用俄国的铁锤疗治着
欧洲的轻巧的出品，
赞颂着祖宗的土地上的
车辙和水沟。

三五

可是在冬天寒冷的时候
旅行愉快而且容易。
冬天的道路平滑得
像是时髦的诗歌里的无意义的诗句。
我们的欧妥米东[16]都很敏捷，
我们的三辔马车不知疲倦，
于是那些路标，娱悦无事可做的视线，
在眼睛里像栅栏一样的闪过【45】。
不幸拉里娜慢慢地踱着，
她怕昂贵的马费[17]，
不是驾的驿马，驾的是自家的马，
于是我们的姑娘欣赏够了

旅途的沉闷：
她们坐车走了七个昼夜。

三六

但是这就近了。在她们前面
已经是白壁的莫斯科[18]，
好像是火，那些古老的圆屋顶上
金十字架闪闪地发光。
啊，兄弟们！我是多么的满足，
当那些教堂和钟楼，
花园，半圆形的宫殿，
忽然在我前面展开的时候！
多么常常地，在悲伤的别离里，
在我的流浪的命运里，
莫斯科，我想念到你！
莫斯科……对于一个俄国人的心，
有多少东西包含在这个名字里面！
有多少东西在它里面回响着！

三七

这里是，围绕着茂密的树林的
彼得罗夫斯基宫[19]。
它黯然地骄傲着不久之前的光荣。
醉心最后的幸运的拿破仑，
白白地等待着
屈膝的莫斯科

带来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钥匙。
不，我的莫斯科没有低着请罪的头，
走到他面前去。
不是庆祝，不是欢迎的礼物，
她给这个性急的英雄，
准备下了一场大火。
从这里，沉没在深思里，
他眺望着熊熊的火焰。

三八

再见，衰落的光荣的证人，
彼得罗夫斯基宫。喂！不要停住，
走呀！关卡的柱子已经在发白。
轿车已经上了特维尔大街
驶过街上的那些窟窿。
在旁边闪过了警察的岗亭，乡下女人，
玩童，小铺子，街灯，
宫殿，花园，寺院，
布哈拉人[20]雪橇，菜园，
商人，草屋，农夫，
林荫路，塔，哥萨克，
药铺，时装的商店，
阳台，大门上的狮子[21]，
还有十字架上一群群的乌鸦。

三九

……………………………

……………………………

……………………………

……………………………

……………………………

……………………………

四〇

在这个闷人的散步里
过了有一两个钟头，
终于在哈里顿尼亚教堂旁边的小巷子里
轿车在一座府邸门口停住。
他们现在到了
害了四年肺病的
年老的姑母的家里。
一个戴着眼镜，穿着破烂的长袍，
手里拿着一只袜子的，白发的卡尔美克人，
给他们打开了门。
在客厅里迎接她们的
是躺在沙发上的女公爵的喊声。
老太太们带着哭泣互相拥抱，
于是感叹滔滔地倾流出来。

四一

“女公爵，mon ange！[22]”——“Pachette！[23]”
——“阿林娜！”

"谁能想得到呢？——多么久了！
可不很久了吗？——亲爱的！库西娜！
坐吧——这多么的奇怪！
真真是，小说上的一出……"
"这是我的女儿，达吉雅娜。"
"啊呀，达尼亚！到我跟前来——
我仿佛是在梦里说着梦话……
库西娜，记得格郎吉松吗？"
"什么，格郎吉松？……呀，格郎吉松！
是的，记得，记得。他在哪里呀？"
"在莫斯科，住在西米翁教堂附近，
圣诞节的前晚还来看过我，
不久之前他替儿子娶了亲。

四二

而那个……以后我们详谈吧。
可不是吗？她的所有的亲戚
我们明天要让达尼亚认认。
可惜，坐车跑上这么一趟我撑不住了。
简直，简直地拖不动脚。
可是你们一路也困了。
一起来休息下子吧……
哎，没有力气……胸口累……
我现在就是欢喜也累得慌，
不仅仅是悲伤……我的亲爱的，
我已经没有用场了……

到了老年生活就是这样的无味……”
于是这就，完全累着了，
她眼泪汪汪地咳嗽起来。

四三

病人的宠爱和欢喜
虽是感动达吉雅娜，
但是她觉得新居不好，
她更习惯自己的房屋。
在丝的帐幔底下
在新铺盖里她睡不着。
清早的钟声
早晨的工作的先驱者，
把她从床上喊了起来。
达尼亚坐在窗子旁边。
薄暗稀微了，
但是她辨认不出自己的田野:
在她前面是不熟识的院子，
马房，厨房和栅栏。

四四

于是这就每天带着达尼亚
各处去赴亲戚的盛宴，
把她的无精打采的样子
介绍给那些老太太和老太爷。
对老远来到的亲戚，

到处都是殷勤的接待，
又是感叹，又是款待。
“达尼亚长得多快！那很久吗，
我，似乎，给你施的洗?
而我这样子抱在手上！
而我这样子揪过耳朵！
而我这样子喂过香饼！”
于是老太太们同声地重复:
“我们的年岁在怎样地飞逝！”

四五

但是她们显然没有什么改变。
她们全都还是老样子:
女公爵叶连娜伯母
还是戴着那个绢网的帽子，
卢凯尔亚·李伏夫娜还是搽粉，
刘波夫·彼得罗夫娜还是那样扯谎，
伊凡·彼得罗维奇还是一样愚蠢，
赛明·彼得罗维奇还是一样吝啬，
伯拉盖雅·尼古拉夫娜家里
还是那个朋友麦歇芬莫希，
还是那条尖嘴的小狗，还是那个丈夫。
而他，还是俱乐部的标准的会员，
还是一样的谦虚，一样的耳聋，
还是一样的抵得上两个人的吃和喝。

四六

她们的女儿拥抱了达尼亚。
年轻的莫斯科的格莱斯们[24]，
起初默默地
从脚到头地打量达吉雅娜，
觉得她有那么点奇怪，
乡下气而且忸怩，
并且有那么点苍白和消瘦，
而此外很是不坏；
然后，顺从着天性，
就和她好了起来，拖她到自己跟前，
亲吻，温柔地握手，
跟她卷时式的鬈发，
并且用唱歌的调子[25]告诉她
心上的秘密，姑娘们的秘密；

四七

别人的和自己的胜利，
希望，花样，幻想。
天真的谈话滔滔地奔流着，
夹着一些花言巧语的诽谤。
然后，她们就委婉地请求
她的心灵的自白，
作为这种喃喃私语的报酬。
但是达尼亚，真像在梦里一样，
无味地听着她们的谈话，
什么也不明白，

同时她把自己心里的秘密，
珍藏的宝贝和眼泪和幸福，
默默地收藏着，
跟谁也不拿出来分有。

四八

达吉雅娜希望听听谈天，
听听一般的谈话；
但是客厅里所有的人都在讲些
东拉西扯的，庸俗的废话；
他们谈的一切是那样的贫乏，无味，
甚至于他们的诽谤也令人厌倦；
在这些无聊的枯燥的
谈话，询问，谣言，消息里面，
即使是偶然的，即使是无意的，
整天整夜也不会迸出一星道理；
苦闷的思想无从微笑，
即使是笑话也不会使人动心。
并且甚至于连可笑的愚蠢
在你里面都碰不到，空虚的社会！

四九

档案处[26]的那群青年
矜持地看着达尼亚，
并且在彼此之间
没有好感地谈论着她。

有那么一个悲伤的丑角
认为她是理想的女郎，
于是，靠在门旁，给她作了一首哀歌。
在气闷的姑母家里
甫雅柴姆斯基遇到了达尼亚，
不知道怎样就去和她坐在一起，
并且弄得全神贯注在她的身上。
一个靠近他的老人注意到她，
于是弄正他的假发，
并且打听起她来。

五〇

但是在那里，热烈的梅尔波美娜[27]
发出长声号叫的地方，
在那里，她在冷酷的人群前面
挥舞着金光灿烂的长袍，
在那里，达里雅[28]静静地打着瞌睡
也不注意亲切的鼓掌，
在那里只有黛尔勃西荷拉[29]一个人
年轻的看客觉得惊奇
（这在早些年里也是一样，
在你们和我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太太们的嫉妒的观剧镜，
无论是包厢和正厅里一排排的
时髦的鉴赏家们的望远镜，
都没有一个转向她的身上。

五一

她又被带到了俱乐部。
在那里是拥挤，骚动，热，
音乐的轰响，灯烛的辉煌，
飞射的目光，迅速的对对的旋风，
美人们的轻盈的服装，
挤满了人的看台[30]，
未婚的姑娘们的广阔的半圆[31]，
这一切突然地使她感到困惑。
在这里著名的花花公子都来显露
自己的厚脸，自己的西装背心，
和随随便便的观剧镜。
在这里休假的骠骑兵
匆忙发跑来，轰轰地闹一阵，
出出风头，勾引勾引，于是飞跑掉了。

五二

在夜里有许多美丽的星星，
在莫斯科有许多美丽的女郎，
但是比一切天上的女伴更明亮的
是在苍空的浅蓝中的月亮。
而她，我不敢
用我的竖琴来惊扰的这个人，
像高贵的月亮一样，
一个人在太太姑娘们中间放着光辉[32]。
以什么样的天上的高傲

她来接触大地！
她的胸中怎样的充满着柔情！
她的美妙的眼神是怎样的憔悴！……
但是够了，够了。停止吧。
你付了供奉给疯狂了。

五三

喧哗，哄笑，奔走，鞠躬，
踏步舞[33]，玛朱加舞，华尔兹舞……这时，
在两个姑婶中间，在圆柱子旁边，
谁也不注意她，
达吉雅娜看着，并且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憎恶社交界的骚动。
在这里她感到窒息……她想起了
田野的生活，
乡村，贫穷的乡下人，
那个僻静的小角落，
清亮的小河奔流的地方，
自己的花，自己的小说，
还有菩提树林荫路上的黄昏，
就在那里，“他”出现在她的面前。

五四

她的思想这样远远地漫游：
忘记了上流社会和热闹的舞会。
而这时有那么一个显要的将军

眼睛总不离开她的身上。
姑婶们彼此眨一眨眼睛，
于是都用手肘轻轻推了一下达尼亚
每个人都对她低低地说：
“赶快朝左边看！”
“朝左边？哪里呀？那里怎么了？”
“哪，不管它怎么，看吧……
在这小群人里，看见吗？往前，
在那里，那地方还有两个穿军装的……
现在走开去了……现在侧着身子站着了……”
“谁呀？胖胖的这个将军？”

五五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祝贺
我的亲爱的达吉雅娜的胜利，
并且要把我们的文章引向本题，
因为不要忘记了，我歌唱的是谁[34]……
并且顺带地在这里写上两句：
“我歌唱一位年轻的朋友
和他的许多奇异的思想。
祝福我的长久的劳作吧，
你啊，史诗的缪斯！
你要给我可靠的拄杖，
不要让我在歧途上东走西荡地漫游。”
够了。从肩上卸下这个重担吧！

我对古典主义表示了敬意:
虽然晚了，可是序诗却是有的[35]。

---

[1] 德密特里叶夫（1760—1837），俄国诗人。

[2]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友人。

[3] 这是格里波叶多夫（1798—1829）的名剧《聪明误》里主人公的对话。前两句是索菲亚的话，后一句是卡茨基的回答。

[4] 伊辟鸠鲁（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希腊哲学家。这里指主张快乐主义的人们。

[5] 莱夫辛，当时新派经济学家，“莱夫辛派的幼雏”指新派的地主们。

[6] 普里姆，希腊传说里特洛伊城的国王，“乡下的普里姆”指旧式的地主。

[7] 长途的车子要驾自己的马，驾驿站的马只能走短途，沿站换马。

[8] 当时的风俗，结婚时新娘戴着花冠，在教堂里神坛前面举行婚礼。

[9] 捉呆子，扑克牌的一种游戏。

[10] 这种叉手像是当时流行的拿破仑的铸像。

[11] 指拜伦。

[12] 塞尔西，希腊神话里一个会魔术的女巫，这里比喻时髦的小姐们。

[13] 等等。（拉丁文）

[14] 四匹马以上的车子，车夫坐在车台上，不能全都驾驭，尤其前面的马，有时鞭长莫及。所以常常另外有一个人骑在前头的马上，帮助赶车。

[15] 西克罗普，希腊神话里独眼的巨人，相传住在西西里，后来的传说认为是锻冶神工场里的助手。这里指乡下的铁匠。

[16] 欧妥米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最勇武的英雄阿琪里斯的战车的驭者，以神速著名。这里指马车的车夫。

[17] 旅客可向驿站租马，逐站替换，走得快，但是用费大。

[18] “白壁的莫斯科”“白壁金顶的莫斯科”，莫斯科的美称。

[19] 彼得罗夫斯基宫，在莫斯科近郊，拿破仑进占莫斯科之前，在这里住过。

[20] 布哈拉人，中亚细亚的一种民族，经商有名，运中亚细亚乃至中国的货物到俄国。

[21] 贵族府邸的大门上常画着狮子。

[22] 我的天使！（法文）

[23] 拉林娜的法文名字。

[24] 格莱斯们，希腊神话里美、雅、喜三个女神的总称。

[25] 指莫斯科的语调。

[26] 俄国外交部档案处，事情清闲，当时是一个时髦的差事，一般贵族子弟都以此为荣。

[27] 梅尔波美娜，希腊神话里悲剧的女神。

[28] 达里雅，希腊神话里喜剧的女神。

[29] 黛尔勃西荷拉，希腊神话里舞蹈的女神。

[30] 看台，围在舞场四周，比舞场高一层，不参加跳舞的人坐在这里旁观。

[31] 在舞场中，男的占半圆，女的占半圆。

[32] 普希金的友人，甫雅柴姆斯基认为这几句诗写的是科尔沙科娃，普希金在1826—1828年冬天常到她家去，并且爱过她。

[33] 踏步舞，一种轻快活泼的法国舞。

[34] 这就是说作者又要重写到奥涅金。原来的第八章写的是奥涅金的旅行，现在的第八章是原来的第九章。

[35] 俄国18世纪古典主义的史诗，开头照例要有一段序诗，如赫拉斯科夫（1733—1807）的《俄罗斯颂》和其他人的作品。普希金在这里讽刺古典主义的公式。

第八章

别了，如果是永远的，
那就永远的，别了。

——拜伦[1]

一　附录二〇

在那些日子，在高等学堂[2]的花园里，
我宁静地开始了青春，
好读阿浦莱伊[3]
而不读西塞罗[4]
在那些日子，在神秘的山谷里，
在春天，听着天鹅的鸣声，
临着在静寂中粼粼闪光的湖水，
缪斯开始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学生的斗室忽然通明起来：
缪斯在这里面
摆开了年轻的心机的宴会，
歌唱了童年的欢乐，
和我们古代的光荣，
和心的颤动的幻梦[5]。

二　附录二一

并且世界带着微笑迎接了她[6]，
第一次的成功鼓舞了我们；

并且，行将就木的老人杰尔查文[7]
注意我们，祝福我们[8]；
…………………………
…………………………
…………………………
…………………………
…………………………
…………………………

三

并且我，把唯一的热情的放任，
看作是自己的法律，
和人群共同着悲欢，
我把活泼的缪斯
带到喧哗的宴会和猛烈的争论，
惊吓半夜的巡警；
并且她把自己的礼物
带给他们的狂热的宴会，
像瓦克赫的信徒[9]一样的欢狂，
为客人们干杯而歌唱。
于是过去的日子里的青年
都猛烈地向她追求，——
而我在朋友们中间
骄傲我的轻狂的女友[10]。

四

但是我离开了他们的团体
并且跑到了远方……她则跟随着我。
多么常常的，亲蔼的缪斯
用迷人的神秘的故事
愉悦我的寂寞的旅途！
多么常常的，沿着高加索的悬崖
她像莱诺拉[11]一样，在月光底下，
跟我一起在马上奔驰！
多么常常的沿着达夫里达[12]的海岸
她在夜的黑暗里
引我去听海的喧哗，
纳莱伊德[13]的沉默的低语，
波涛的深沉的，永恒的合唱，
献给世界的父亲的赞美诗[14]。

五

并且，忘记了遥远的京都
豪华和喧嚣的宴会，
在悲凉的摩尔达维亚的荒野
她访问游牧民族的
简陋的帐篷，
于是在他们中间变粗野了，
并且忘记了神的语言[15]，
为了那些简单的奇怪的话语，
为了她喜爱的那些草原的歌[16]……
忽然周围一切都改变了：

于是她就在我的花园里
以一个乡下的小姐出现，
眼睛里带着忧伤的心思，
手里拿着一本法文的小书[17]。

六

并且现在我把缪斯第一次
带到上流社会的payT【46】。
带着嫉妒的羞怯
我注视着她的草原的美丽。
她穿过贵族，
军队上的花花公子，外交官，
和骄傲的女子的拥挤的行列。
于是静静地坐下来观看，
欣赏喧嚣的人群，
漂亮的衣裳和言词，
在年轻的女主人面前
客人们的徐徐地出现，
以及围住女子好像围着一幅图画的
男子的黑色的框边[18]。

七

她喜欢寡头政治的谈话的
严肃的秩序，
和平静的骄傲的冷淡，
那种官爵与年岁的混合物。

但是这个人是谁，沉默而且阴郁地
站在特选的人群里面?
他好像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
人们的脸孔在他面前闪过，
像是一列讨厌的幻影。
在他的脸上是什么，忧郁病还是痛苦的高傲?
为什么他在这里?
这样子的他是谁? 难道是叶甫盖尼?
难道是他? ……是的，真的是他。
——他到了我们这里有多久了?

八

他还是那样呢，或是平和下来了?
或是仍然做一个怪人?
你们说说，他成了什么回来了?
这回他要对我们扮演什么?
他现在要以什么样的人出现?
梅尔摩特[19]，世界主义者，爱国者，
哈罗德，教友派[20]，伪君子，
或者卖弄别样的假面具，
或者简简单单地做个好好先生，
像你们和我，像整个的社会?
至少我的忠告是:
丢开陈旧的时髦吧。
他迷惑够了世界了……
——他是你们的熟人? ——也是的也不是的。

九

——为什么这样没有好感的
你们评论到他?
因为那个吗，因为我们不停地
忙碌着，评判着一切，
因为赤热的心灵的疏忽
或是触犯或是嘲笑了
自私自利的小人，
因为才智之士，爱好自由，令人头痛，
因为太常常的
我们只喜欢谈论而不做事情，
因为蠢材轻浮而且恶毒，
因为对于重要的人物胡说是重要的，
并且因为唯有平庸
恰恰适合于我们而且才不奇怪?

一〇

幸福的是，谁年轻的时候是年轻的，
幸福的是，谁成熟得正是时候，
谁渐渐地随着年岁
学会了忍受生活的冷酷。
谁不沉溺那些奇怪的梦想，
谁不躲避上流社会的愚民，
谁在二十岁是个花花公子或是好汉，
而在三十岁娶了个有钱的妻子。
谁在五十岁摆脱了

私人的和其他的债务，
谁安稳地顺序地弄到了
名誉、金钱和官爵。
关于他人们总是重复地说道：
N．N．[21]是个出色的人物。

一一

但是想起来真是悲哀，
我们白白地赋有了青春，
我们一向辜负了它，
而它欺骗了我们。
我们的至美的希望，
我们的新鲜的幻想，
飞快地轮到了腐朽，
像是秋天里腐烂的叶子。
不能忍受的是看见在自己面前
只是餐食的长长的行列，
看着生活，好像是看着一种仪式，
并且跟在循规蹈矩的人群后面走着，
既不同意它们的公论，
也不同感它们的热情。

一二

不能忍受的是（这点你们也同意）
成了喧腾的评判的对象，
在小心谨慎的人们中间

成了出名的装模作样的怪人，
或是可悲的疯子，
或是撒旦般的怪物，
或者甚至于是我的那个恶魔[22]。
奥涅金（我要重又说到他），
在决斗里打死了朋友，
活着没有目的，没有工作，
一直到了二十六岁，
在闲暇无事里苦恼着，
没有职务，没有妻子，没有事情，
无论什么都不会做。

一三

不安控制了他，
想望换换地方
（很令人苦恼的一种特性，
有些人的自愿的十字架）。
他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森林和僻静的田野，
在那里一个血迹模糊的影子
每天出现在他的面前，
于是开始无目的的，
唯一对感情接近的漫游。
接着旅行对于他，
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厌倦了。

他就回来了，
并且像卡茨基一样，下了船就到了舞会[23]。

一四

这时候人群动荡着，
低语传遍了大厅……
一位夫人向着女主人跟前走去，
在她后面是一位显要的将军。
她不慌不忙，
不冷淡，不多话，
对所有的人没有傲慢的神色，
没有了不起的样子，
没有这些个小嘴脸，
没有那些个模仿的花样……
她整个的沉静，质朴。
她像是一幅完美的画像，
Du comme il faut[24]……（席西珂夫[25]，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

一五

太太们都向她跟前走去。
老太太们对她微笑，
男子们深深地鞠躬，
追逐她眼睛的视线。
姑娘们悄悄地
在她面前走过大厅。

而那个跟她一起进来的将军，
比所有的人更高地抬起鼻子和肩膀。
谁也不能说她美丽；
但是从头到脚
谁也不能在她身上找到那种，
被伦敦上流社会的
专制的时髦
叫作vulgar[26]的东西。（我不能够……

一六　附录二二

我很喜欢这个字，
但是我不能翻译。
它在我们目前还是新的，
并且它也难望受到尊敬。
（它或许适用在警句里面……）
但是回到我们这位夫人身上来吧。
恬静的美丽得可爱，
她坐在桌子旁边，
和灿烂的尼娜·伏龙斯卡亚[27]，这个涅瓦河的克娄巴·特拉[28]坐在一起：
并且你们一定会要同意，
尼娜并不能以雪白的美貌
胜过她的女邻，
虽然她的光艳夺人。

一七

“难道，——叶甫盖尼思想——
难道是她？但是的确是的……不会……
怎么！从偏僻的荒野的乡村里……”
于是他把令人讨厌的观剧镜
时时地拿起来对着她，
她的样子使他模糊地
回忆起忘记了的容貌。
“告诉我，公爵，你知不知道，
在那里戴紫红色的软帽，
和西班牙公使说话的是谁？”
公爵看着奥涅金。
“哈呀！你很久没有在社交界啦。
等一等，我来给你介绍。”
“那她是谁呢？”——“我的妻子。”

一八

“那么你结婚了！早先我不知道！
多久了？”——“大约两年。”
“跟谁？”——“跟拉林家的姑娘。”——“跟达吉雅娜！”
“你跟她认识？”——“我是她们的邻居。”
“啊，那就一起来吧。”
公爵走到自己的妻子跟前
并且把自己的亲戚和朋友领去见她。
公爵夫人看着他……
不论有什么扰乱了她的心灵，
不论她是怎样厉害的

奇异，惊愕，
但是她一点没有显露出来：
她保持着同样的风度，
她的鞠躬还是一样的娴静。

一九

真正的！她没有战栗起来了，
或者是忽然苍白了，羞红了……
她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
她甚至于没有撇一下嘴唇。
虽然他看得不能再仔细了，
但是从前的达吉雅娜的痕迹
奥涅金找不出来。
他想找话来和她谈，
然而——然而不能够。她问，
他在这里很久了吗，他从哪里，
是不是从她们那里来的？
然后向丈夫转过困倦的眼睛，
就轻盈地走出去了……
剩下他呆呆地站在那里。

二〇

难道她就是那个达吉雅娜？
他对她曾经面对面地，
在我们小说的开头，
在荒僻，遥远的地方，

在道德的高尚的热诚里，
有那么一回他讲过一番道理。
她，他保存着一封她的信，
那里面倾诉着衷心，
那里面整个是坦白的，整个是情愿的。
她是那个女郎……或者这是一场梦？……
她是那个女郎，
他在她顺从的时候轻视过的，
难道立刻就和他
这样的冷淡，这样的勇敢?

二一

他离开拥挤的晚会，
沉思地坐车回到家里。
一会儿悲伤的，一会儿美妙的幻想，
扰乱了他的迟睡。
他睡醒了，给他送来了一封信:
N公爵恭敬地请他去赴夜会。
“上帝！到她那里去！……
啊，要去，要去！”于是赶快的
他草了一封客气的回信。
他怎么了？他在什么样的奇怪的梦里?
什么东西在冷漠而且懒散的
灵魂的深处活动起来了?
悔恨？虚荣？或者
重又是青春的烦恼——爱情?

二二

奥涅金重又数着钟点，
重又等不到一天的终结。
但是十点打了，他坐车出去，
他飞驰着，他到了门廊，
他带着悸动走进去见公爵夫人。
他发现达吉雅娜一个人，
并且他们在一起
坐了好几分钟。
话从奥涅金的嘴里说不出来。
阴郁的，局促的，他勉勉强强地
回答她的话。
他的头脑充满了执拗的思想。
他执拗地看着：
她坐着安静而且从容。

二三

丈夫来了。他打断了
这个不愉快的tete-á-tete[29]：
他和奥涅金回忆起
早年的恶作剧，玩笑。
他们笑着。客人们进来了。
于是社交界的刻薄的俏皮话
开始使谈话活跃起来。
在女主人面前轻松的漫谈
毫无拘束地大放光彩，

而时时打断它的，是那种没有庸俗的问题，
没有永久的真理，没有学究气味的
有条有理的谈话，
并且它的自由的发挥
也不会惊吓任何人的耳朵。

二四　附录二三

然而，这里是京城的精华，
名门贵族和时髦的模范，
那些到处都碰得到的人物，
那些必不可少的蠢材。
这里是上了年纪的太太们，
戴着帽子，长着疤痕，摆出凶恶的样子；
这里是几位姑娘，
板着没有笑容的面孔；
这里是一位公使，
议论了一番国家大事；
这里是一位白发上洒了香水的老人，
说了一个旧式的笑话：
出色的巧妙和聪明，
而在如今却倒有点可笑[30]。

二五

这里是一位好说警句，
好对一切都忿忿然的先生[31]：
对主人的太甜的茶，

对女子的平凡，对男子的语调，
对关于含糊不清的小说的评论，
对赐给两姊妹的花章[32]，
对杂志上的谎话，对战争，
对雪以及对自己的妻子。
…………………………
…………………………
…………………………
…………………………
…………………………
…………………………

二六

这里是不愧以灵魂的卑鄙著名的
勃罗拉梭夫，
St-P【riest】[33]，你把他在所有的纪念册上，都画秃了你的铅笔。
在门口像是杂志上的图画
站着另外一个舞会的指挥者，
红红的脸，仿佛柳树节[34]的赫鲁宾[35]，
穿着紧紧的衣服，不动也不说话，
又有一个过路的旅客[36]，
一个过分矜持的倨傲的人物，
他的装腔作势的态度
引起了客人们的微笑，

而默默地交换的视线
就是对他的公共的评判。

二七

但是我的奥涅金整个的晚上
被达吉雅娜一个人占有了，
不是被这么一个胆怯的，
爱慕的，可怜的，纯真的姑娘，
而是被一位冷淡的公爵夫人，
而是被一位豪华的，皇家的涅瓦河的
难以亲近的女神。
啊，人们！你们全都像是
那位女祖先夏娃：
什么给了你们，它就吸引不住你们；
蛇不断地招呼你们到它那里去，
到神秘的树边去；
给你们禁果吧，
不然在你们乐园也不是乐园[37]。

二八

达吉雅娜怎样的变了！
她多么坚强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她多么快地学会了
令人苦恼的显贵的排场！
谁敢在这个庄严的，在这个简慢的
客厅的女立法人身上，

寻找那个柔情的丫头?
并且他激动过她的心！
她曾经在夜的黑暗里，
在摩尔菲伊[38]没有飞来的时候，
往常，纯真地思恋着他，
抬起忧伤的眼睛望着月亮，
幻想和他有那么一个时候
实现质朴的方式的生活！

二九

所有的年纪都顺从爱情。
但是对年轻的，女孩子的心
它的冲动是有益的，
好像春天的暴风雨对于田野:
在爱情的雨里她们变得新鲜，
茂盛，成熟——
并且旺盛的生命生长出
艳丽的花朵和甜美的果实。
但是在不结果实的过时的年纪，
在我们年龄的转折点上，
热情的死亡的遗迹是悲伤的:
好像寒冷的秋天的暴风雨，
把草场变成了沼泽
并且凋零了四周的树林。

三〇 附录二四

没有疑惑了：唉！叶甫盖尼
像个孩子似的爱上了达吉雅娜；
他白天夜里都在
爱情的相思的苦痛里过着日子。
不顾理智的严峻的谴责，
他每天都坐着车子跑到
她家的门口，玻璃的门厅；
他追随着她像是影子；
他觉得是幸福的，如果是替她
把海狸皮的披肩披上肩膀，
或者是热情地触触她的手，
或者是分开她前面的
穿着各色制服的仆人，
或者是将手帕拾起来给她。

三一

她不理会他，
无论他怎样苦苦地出力，哪怕是死。
从容地在家里接待他，
做客的时候和他说两三个字，
有时候只用一鞠躬迎接他，
有时候全不理会他：
卖弄风情她一点没有——
上流社会不容许这个。
奥涅金开始苍白起来：
她或是没有看出来，或是没有怜悯的心。

奥涅金枯槁起来，
并且几乎没有害上了肺病。
所有的人都要送奥涅金去找医生，
全都异口同声地要送他上“温泉”去。

三二

可是他不去；他准备好了，
预先写信给祖宗
告诉快要到来的会晤；而达吉雅娜
连什么事都没有（她们女性就是如此）；
而他执拗的，不想放弃，
还期待着，奔走着；
比健康的人还更勇敢，
病了的他用虚弱的手
给公爵夫人写热情的书信。
虽然他并非徒然地看到
大体上信的用处很少；
但是，要知道，心的痛苦
他已经没有力量忍受了。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字不错的他的书信。

奥涅金给达吉雅娜的信：

我全都预先看到了：
秘密的悲伤的表白会触怒您。
您的骄傲的目光会表现出
什么样辛烈的轻蔑！

我向往什么？带着什么目的
我来向您表露自己的心灵？
或许，我这样做
会引起什么样的恶意的快乐！
偶然有一次遇见了您，
注意到您的柔情的火花，
可是我对它不敢相信：
我没有让亲爱的习性发展；
我不想失去
自己的令人讨厌的自由。
又有一桩事分开了我们……
不幸的牺牲者连斯基倒下了……
那时候凡是心所亲爱的一切，
我都使心和它隔离；
跟所有的人都不往来，不受任何的束缚，
我想：用自由和安静
来代替幸福。我的上帝！
我是怎样地错了，怎样地受到惩罚！

不，时刻地看见您，
到处地跟随着您，
用恋爱的眼睛追寻
唇边的微笑，眼睛的流转，
长久地倾听您，
用心灵体会您的一切的完美，
在您面前沉没在痛苦里面，
苍白，憔悴……这个就是幸福！

可是我没有那个的份：为了您
我到处地勉强奔走；
一天，一个钟头，在我都是珍贵的：
而我在徒然的苦闷里
虚度着命运数好的日子。
并且它们竟是这样的苦重。
我知道：我的日子已经有限；
但是为了拖延我的生命，
我早晨就必须相信，
在白天我会和您见面……

我怕：在我的谦卑的恳求里
您的严厉的眼睛会看到
什么卑鄙的诡计——
并且听到您的愤怒的谴责。
如果您能知道，
爱的渴望的痛苦是多么的可怕，
它燃烧着——又不得不时刻地用理智
压抑住热情的激动。
很想抱住您的足膝，
并且，啜泣过后，在您的脚边
倾吐出恳求，表白，抱怨，
凡是所能表达出来的，一切的一切，
然而我只有用假装的冷静
装点谈话和目光，
进行静静的谈话，
用欢乐的眼睛凝视着您！……

但是随它怎样吧：我自己
再也没有力量抗拒自己了；
一切决定了：我遵从您的意旨，
并且顺从我的命运。

三三

没有回信。他重又送信去：
第二封，第三封，
没有回信。
他去到一个集会，刚走进去……
她碰到了他。多么的严厉！
不看他，跟他不说一句话。
啊！好像现在
她是被主显节的严寒包围着！
倔强的嘴唇在想
怎样地抑制住愤怒！
奥涅金用灼灼的眼睛凝视着：
哪里，哪里是惶惑，怜悯？
哪里是泪痕？……它们都没有，它们都没有！
在这个脸上仅仅有愤怒的痕迹……

三四

还有，或许，秘密的恐惧的影子，
丈夫或是上流社会有没有猜到
这些花样，那桩偶然的弱点[39]……
一切，我的奥涅金所知道的……

希望没有了！他坐车走了，
诅咒自己的疯狂——
并且，深深地陷在疯狂里面，
他重又舍弃了社交界。
并且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
他回忆起了那个时候，
当残酷的忧郁病
在喧闹的社交界里追逐他，
捉住他，抓着他的领子，
并且把他关进黑暗的角落里面。

三五

他重又开始不加选择地读起书来。
他读了吉朋，卢梭，
芒佐尼，赫德尔，夏伏尔，
Madame de StaeI[40]毕夏，铁梭，
读了怀疑的拜尔，
读了冯泰纳尔的著作[41]，
读了我们中间某某人的作品，
他什么都不摈弃：
也读文艺选集，也读杂志，
在那里面总是在给我们教训，
在那里面现在是这样地骂我[42]，
而在那里面我有时候
也碰到一些给我的恋歌：
E sempre bene[43]，先生们。

三六

而怎么啦？他的眼睛读着，
但是思想却在远方；
幻想，希望，悲伤，
深深地交集在心灵里面。
他在印好的字行中间，
心灵的眼睛却读着
另外的一些字行。
他完全沉溺在它们里面。
那是些模糊的过去的
秘密的恋爱的传说，
和什么都没有联系的梦，
恐吓，闲话，预言，
或是长篇故事的生动的杜撰，
或是年轻的女郎的书信。

三七

于是他渐渐地沉入
感情和思想的昏迷里面，
而想象就在他面前
玩开它的乱七八糟的法拉翁[44]。
一会儿他看见：在融化的雪上
仿佛睡在客栈里，
躺着一个不动的青年，
并且听见声音：怎么了？打死了。
一会儿他看见那些忘记了的仇人，

那些造谣的专家，那些恶毒的懦夫，
还有那群年轻的变心的女郎，
还有那伙卑鄙的伙伴，
一会儿是一座乡村的住宅——并且靠着窗子
坐着“她”……这就全都是她了！……

三八

他这样习惯了沉没在这里面，
几乎没有弄得发起疯来，
或者是成功一个诗人。
老实说，那倒是糟糕得很！
并且的确：由于强大的磁力
我的糊涂的学生
差一点在那时候没有弄通了
俄国的诗的机械。
他多么的像是一个诗人，
当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在他面前燃烧着壁炉，
他就低声地吟哦着：Benedetta，
或是Idol mil。[45]并且一会儿鞋子，
一会儿杂志，落进了火里。

三九

日月飞驶着，在暖和起来的空气里
冬天已经完结了。
他没有成功诗人，

也没有死，没有发疯。
春天使他有了生气：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他第一次离开了
在那里像土拨鼠似的度过冬天的
闭门不出的屋子，
双层的窗子，壁炉，
他坐着雪橇沿着涅瓦河疾驰。
在蓝色的，车迹斑斑的冰上，
太阳闪耀着光辉；
街上掘开的雪融成了泥泞，
他飞快地向着那里。

四〇

奥涅金这样地奔驰？
你们预先就可以猜到，的确这样：
我的不可改正的怪人，
飞驰向她，向着他的达吉雅娜。
他走着，好似一个幽魂。
前厅里一个人没有。
他进了客厅，再进去：没有人。
他开了门。
是什么以这样的力量激动了他？
公爵夫人在他面前，一个人
坐着，没有打扮，苍白的
读着不知是谁的书信，

眼泪静静地流得像小河一样，
她的颊偎依在她的手上。

四一

啊，谁在这短促的一瞬间
会不感到她的默默的痛苦！
谁现在在公爵夫人身上
会认不出往日的达尼亚，可怜的达尼亚！
在猛烈的悔恨的痛苦里
叶甫盖尼跪在她的脚下；
她颤栗了一下，沉默着；
她看着奥涅金，
没有惊异，没有愤怒……
他的病容的，黯淡的目光，
恳求的样子，默默地责备，
她明白了一切。那个纯真的女郎，
带着往日的幻想，往日的心，
现在重又在她心里复活了。

四二

她没有拉他起来，
不碰他的眼睛，
从贪吻的唇上
也不拿开自己没有感觉的手……
她现在幻想些什么？……
经过一个长久的沉默，

最后她静静地说了：
“够了，请起来吧。我应该
开诚地向您解释。
奥涅金，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那时在花园里，在林荫路上，
命运撮合过我们，
并且那么温顺的我聆听了您的教训？
今天轮到我了。

四三

“奥涅金，我那时候年轻些，
我好看些，似乎，我是，
而且我爱了您。可是怎样呢？
我在您的心里找到了什么？
什么样的回答？只是严峻而已。
可不是吗？一个顺从的姑娘的爱
在您可并不新奇？
就是现在——上帝啊！——血都要冷起来，
只要一回想起那冷酷的眼色
和那篇道理……但是
我不怪您：在那个可怕的时辰
您做得高尚，
您在我面前是对的。
我衷心地感谢……

四四

“那时候——可不是吗？——在偏僻的乡下，
远远地离开虚荣的口碑，
我没有得您欢喜……为什么现在
您来追求我呢？
为什么我成了您的对象？
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该当
现身在上流社会，
我有钱而且显贵，
丈夫在战争里残废了，
宫廷因为这个关切我们？
是不是因为，我的失足
现在会受到所有人的注目，
并且会在社会上
带给您善于诱惑的荣誉？

四五

“我在哭……假如您的达尼亚
您到今天还没有忘记，
那么请您知道：您的刺心地责骂，
冷酷地，严峻地谈话，
如果只要我自己能来做主，
我还更喜欢些，比起这种无礼的热情
以及这些书信和眼泪。
对我的那些幼稚的幻想
那时候您至少还有同情，
至少还有对年岁的尊重……

可是现在！——什么把您
带到了我的脚旁？多么渺小的事情！
怎么以您的心和理智
也做了渺小的情感的奴隶？

四六

“而在我，奥涅金，这种豪华，
讨厌的生活的辉煌，
在上流社会的旋涡里我的成功，
我的时髦的家和夜会，
它们有什么呢，我情愿立刻地舍弃
一切这些个化装跳舞会的烂衣裳，
一切这些个灿烂，喧哗，乌烟瘴气，
换一架子书，换一所荒凉的花园，
换我们的贫寒的住宅，
换那块地方，在那里第一次，
奥涅金，我看见了您，
换那个简陋的坟地，
在那里现在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
荫蔽着我的可怜的乳母……

四七

“而幸福曾经是那样的可能，
那样的接近！……但是我的命运
已经决定了。有点轻率，
或许，我做得：

母亲带着祈祷的眼泪央求我；
对于可怜的达尼亚
什么样的命运全是一样……
我出嫁了。您应该，
我请您，离开我。
我知道：在您的心里是
骄傲和真正的光荣。
我爱您（为什么掩饰？）
但是我嫁了别人；
我要永远对他忠实。”

四八

她走开了。叶甫盖尼站着，
仿佛被雷打了一样。
现在他的心沉没进了
什么样的感触的风暴！
但是意外的马刺的声音响了，
于是达吉雅娜的丈夫出现了，
而在这里，
在这对我的主人公不利的时刻，
读者们，我们现在离开他吧，
长期地……永远地。
我们跟着他一路
在世界上漫游够了。
让我们彼此祝贺靠岸吧。乌拉！
早已就（可不是吗？）是时候了！

四九

不论你是谁，我的读者啊，
友人，仇人，我想和您
现在像朋友似的分手。
别了。你在我这里
在这些草率的诗节里，
不论找的是苦恼的回忆，
或是工作之后的休憩，
生动的图画，或是尖锐的字句，
或是文法的错误，
但愿的是，在这本小书里
为了消遣，为了幻想，
为了心灵，为了杂志上的论战，
你至少总可以找到一点什么。
我们这就分手吧，别了！

五〇

你也别了，我的奇怪的旅伴，
还有你，我的真正的理想[46]，
还有你，生动而永久的，
虽然微小的作品。
我和你们知道了诗人所羡慕的一切：
在世界的风暴里生命的湮没，
朋友们的酣畅的会谈。
许多，许多日子飞逝过去了[47]，
自从那个时候，当年轻的达吉雅娜

还有奥涅金和她一起，
在模糊的梦想里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时候这部自由的小说的远景
透过魔术的水晶[48]我还看得不很清楚。

五一

但是那些人，在友好的聚会里
我对他们读过最初的诗章的……
有些已经不在了，而他们都到了远方[49]，
像沙吉[50]曾经说过的一样。
没有他们，奥涅金画出来了。
而她，由她形成的[51]
达吉雅娜这个可爱的理想……
啊，命运夺去了许许多多！
幸福的是，谁及早离开了生命的节日，
不把满满的一杯酒
喝干到底，
谁没有读完它的小说
就能忽然地和它分手，
就像我和我的奥涅金一样。

---

[1] 原文为英文：Fare thee well．and if for ever，
still for ever．fare thee well．
——Byron
这两句诗引自拜伦的短诗《别了》。

[2] 高等学堂，当时为贵族子弟专门设立的一所学校。

[3] 阿浦莱伊（125年生），罗马讽刺作家和哲学家。

[4]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罗马演说家，政治家，散文作家。

[5] 此节诗人自叙初期诗作的特色。

[6] 指缪斯女神，指诗。

[7]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8] 此节诗人自叙高等学堂考试时的第一次成功。老诗人杰尔查文参加主持考试，普希金背诵了他的《回忆皇村》，杰尔查文极为赞赏，说："将来代替杰尔查文的就是他。"

[9] 瓦克赫，希腊神话里的酒神，"瓦克赫的信徒"即酒徒。

[10] 此节诗人自叙彼得堡的生活和诗作。

[11] 《莱诺拉》，德国诗人布尔格（1747—1794）的名诗，写一个女郎随她的战死的爱人乘马而去。茹科夫斯基改作过它。

[12] 达夫里达，克里米的占名。

[13] 纳莱伊德，希腊神话里海的女神。

[14] 此节诗人自叙流放中在高加索，克里米的生活和诗作。

[15] 指诗。

[16] 此段诗人自叙在草原上人民生活中的经历和诗的变化。

[17] 此段诗人自叙新的流放（从奥德萨到米哈伊罗夫村）和创作达吉雅娜的形象。

[18] 在这种晚会里，通常女子穿白色的衣裳，男子穿黑色的衣裳，所以围起来像一幅图画的框边。

[19] 梅尔摩特，英国作家玛丘林（1782—1824）作品里的主人公。

[20] 教友派，教会的一派，这时由英国传入，在俄国很流行。

[21] 意即某某。

[22] 指普希金的短诗《恶魔》里的精灵，不满和怀疑的化身。

[23] 这一章原来是第九章。原来的第八章写奥涅金的旅行，被普希金删去了，只留下一些片断，附在正文后面（即《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断》）。卡茨基是格里波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里的主人公。

[24] 法文，指女子的举止服装朴质典雅，无不适合，可以译为仪态万方。

[25] 席西珂夫（1754—1841），海军上将，反动的政治家，文学家，曾经做过教育部长，主张以俄国古代圣经的语言为文学语言。

[26] 俗气。（英文）

[27] 尼娜·伏龙斯卡亚，指沙瓦多夫斯卡西（1807—1874），当时著名的一个艳丽的美人。

[28]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公元前30），埃及女王，以美丽著名。涅瓦河即指彼得堡。

[29] 面面相觑（法文）。

[30] 普希金时代的笑话都庸俗而且愚笨。

[31] 指当时一个显要的官吏摩金伯爵（1774—1833）。

[32] 这是一种装饰的徽章，把本名、文名、别名、别名的第一个字母，用美丽的花体字编写在一起组成花字，镌成金章。这里指赐给女子佩戴的皇后的简名的花章。

[33] 指圣·普里（1806—1828），一个法国侨民，当时著名的漫画家。

[34] 柳树节，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即西欧的棕榈节，因为在这一天，耶稣入耶路撒冷，群众都手持棕榈树枝在路上迎接他。

[35] 赫鲁宾，背上有翼的小天使。柳树节那天，摊子上有这种小天使卖。

[36] 据一般的猜测，指一个英国人汤玛斯·莱克斯，他在1829年曾到彼得堡。

[37] 《旧约》创世记第三章：上帝造人，最初造一男一女（亚当和夏娃），住在乐园里。乐园里有一种知识树，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知道善恶，所以是上帝禁食的禁果。但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里的一切生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于是两人就被逐出乐园。

[38] 摩尔菲伊，希腊神话里的梦神。

[39] "这些花样"指奥涅金的追求，"那桩偶然的弱点"指以前的恋爱。

[40] 斯泰尔夫人，法国小说家。

[41] 吉朋（1737—1794），英国历史家。芒佐尼（1785—1873），意大利小说家，诗人，批评家。赫德尔（1744—1803），德国思想家。夏伏尔（1741—

1794），法国讽刺短诗作家。毕夏（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铁梭（1728—1797），瑞士医学家。拜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批评家。冯泰纳尔（1657—1757），法国作家。

[42] 当时（1830年左右），在文艺选集上和杂志上（如《莫斯科电讯》《欧洲通报》等），许多人批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不好。

[43] 可真出色（意大利文）。

[44] 法拉翁，一种纸牌赌博的名字，庄家把纸牌掷向左边或右边以定输赢，意指想象变换的迅速和杂乱。

[45] 意大利文：Benedetta（祝福）；ldol mio（我的偶像）。——都是当时在俄国流行的意大利歌曲。

[46] “奇怪的旅伴”指奥涅金，“真正的理想”指达吉雅娜。

[47] 普希金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前后约经过八年的时间（1823—1830）。

[48] 魔术的水晶，中世纪炼丹家的东西，透过它可以看见许多幻象。这里比喻诗的幻想。

[49] 指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在吉希纽夫时初写《叶甫盖尼·奥涅金》，常和十二月党的友人集会，读诗给他们听。后来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五人处死，一百多人流放西伯利亚。所以这里说“有些已经不在了，而他们都到了远方”。

[50] 沙吉（1184？—1291），波斯的大诗人。

[51] 普希金同时代的人，回忆作者，研究者，先后提出许多达吉雅娜的原型：乌尔夫·弗莱夫斯卡亚，凯恩，伏龙曹娃，拉叶夫斯卡西·伏尔康斯卡亚，斯特罗伊诺夫斯卡亚，冯维金娜等。但是不能确定哪一个是对的，这些名字可供研究者参考。

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段　附录二五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是单独出版的，带着下面的序言：

“那些省略的诗节不止一次成了责难和嘲笑（不过，很公正而且聪明）的口实。作者率直地承认，他从小说里整整省略了一章，这一章里写的是奥涅金在俄国的旅行。本来他可以用虚点和数字表示这省略的一章；但是为了避免予人口实起见，他决定最好不要第九章，把《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一章称为第八章，并且牺牲了结尾的诗节里的一节：

是时候了：笔要求休息；
我写下了九章歌；
第九个巨浪把我的木船
送到欢乐的岸边——
赞美你们，九位卡曼娜[1]，等等。”

П．А．卡节宁[2]（他的卓越的诗的才能并不妨碍他也是一个敏锐的批评家）指点我们，他说这些省略，可能，是对读者有益的，然而对整个作品的情节有害；因为从一个乡下的小姐的达吉雅娜，到一个显贵的太太的达吉雅娜，这个转变是过于意外过于不可解了。——这是一位有经验的艺术家提出来的意见。作者自己觉得它公正，但是决定省略这一章的原因，主要的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读者。有些片断已经印好；我们在这里发表它们，附带还添了几个诗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从莫斯科到下诺甫果罗德：

……在他前面
玛卡尔叶夫[3]扰攘地忙碌着，
喧腾着它的富饶。
印度人将珍珠，
欧罗巴人将冒牌的酒带到这里，
牧场的主人从草原上
赶来挑剩下的马群，
赌博的带来自己的纸牌
和一把听话的骰子，
地主——带来成熟的女儿，
而女儿——是去年的时式。
每个人都在忙碌，撒着两个人的谎，
到处都是商人的气息。

* * *

苦闷！……

奥涅金到阿斯特拉罕，又从那里到高加索。

他看见：任性的节莱克[4]
冲击着峭峻的河岸；
在他前面凶猛的鹰飞翔着，
鹿站着，低垂着角；
骆驼躺在悬岩的阴影里面，
切尔卡斯[5]的马在草原上奔驰，
在游牧的帐篷周围，
卡尔美克人的绵羊在吃草，

在远方——是高加索的群山。
道路向着它们伸去。
战争突破了它们的天然的界线[6]，
穿过它们的险峻的屏障；
阿拉格瓦和库拉[7]的河岸
凝视着俄国的帐篷。

* * *

已经到了荒野的永恒的守卫者，
四周围绕着峰峦，
矗立着尖顶的伯西杜[8]
和常绿的玛舒克[9]。
玛舒克，医病的水流的施舍者，
在它的魔力的小河周围
拥挤着一群苍白的病人：
有的是战争的荣誉的牺牲者，
有的是痔疮，有的是吉普里达[10]的牺牲者。
受苦的人想在奇迹的水流里
强壮他们的生命之线，
风情女子想把罪恶年头的罪孽
遗留在河底，
而老人则想要年轻起来——即使是片刻的工夫。

* * *

怀着痛苦的沉思，
在他们这个悲哀的家族中间，

奥涅金用怅惘的眼睛
看着腾烟的水流，
并且满怀忧伤地想道：
为什么我不被枪弹打伤胸膛？
为什么我不是衰弱的老者，
像这个可怜的包税人[11]？
为什么，不像那个图拉[12]的陪审员，
我不中风躺下？
为什么我的肩膀不觉得
即使是风湿症——唉，创造者！
我年轻，生命在我身上是强壮的。
我等待什么？苦闷，苦闷！……

奥涅金然后访问达夫里达[13]：

…………………………
…………………………
…………………………
…………………………
…………………………
…………………………
想象的神圣的地方：
毕拉德[14]在那里和阿特里德[15]吵过架，
在那里密特里达特[16]自刎了，
在那里灵感的密茨凯维奇[17]歌唱过，
并且在沿岸的岩石中间
回忆起了他自己的立陶宛。

*　*　*

你们是美丽的，达夫里达的海岸，
当从船上看到你们的时候，
在早晨的吉普里达[18]的光辉底下，
像我第一次看见你们那样：
你们在我前面的婚礼的华光里出现[19]，
在蔚蓝而透明的天空上，
你们的罗列的群山放着光，
溪谷，树林，村庄的图画，
展开在我的眼前。
而在那里，在鞑靼人的茅屋中间……
在我的心里觉醒了什么样的烈火！
什么样的迷人的痛苦
紧压着我的火热的胸膛！
但是，缪斯啊！忘记过去吧。

*　*　*

那时候在我的心里，
不论怀藏过什么样的情感——现在它们没有了：
它们过去了或者变化了……
平静了吧你们，过去的年岁的烦恼！
在那时候我需要
荒野的地方，珍珠般的波涛的地方，
那喧哗的海，那垒列的岩崖，
和理想的骄傲的女郎，
和无名的痛苦……

另外一个时期，另外一些梦。
你们变平和了，
我的春天的高翔的幻想，
并且在诗的酒樽里面
我掺进了许多的水。

* * *

我需要的是另外一些图画：
我爱砂土的斜坡，
茅屋前面的两棵山梨树，
小门，残破的栅栏，
天空上灰色的云朵，
打谷场前面的干草堆——
和茂密的杨柳荫影下面的池塘，
幼小的鸭子的自由自在。
现在我觉得可爱的是
小酒店门前的三弦琵琶
和醉后的特莱巴克舞[20]的踏步。
我的理想现在是——主妇，
我的希望是——安静，
还有“一钵菜汤，还有自己是个主人”。

* * *

前些天多雨的时候，
我，顺便去看了看牛栏……
唏！这些散文风味的梦话，

弗兰德斯派[21]的杂七八拉的东西！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这样的吗?
说吧，巴赫齐沙拉伊泉水！
你的无穷的喧哗，
在我的脑子里引起过这样的思想吗?
当我默默地在你前面
在华丽的荒凉的宫殿中间[22]
想象着沙莱玛[23]的时候……
过了三年之后，跟在我的后面，
流浪到这同一个地方，
奥涅金回忆起了我。

* * *

我那时候住在多尘土的奥德萨……
那里天空长久的晴朗，
那里繁盛的贸易忙碌地
扬起自己的船帆；
那里一切是欧洲的气息，欧洲的风味，
一切都显出南方[24]的样子，
杂陈着各色各样的生活。
优美的意大利的语言
在快乐的街道上响着，
在那里走着骄傲的斯拉夫人，
法国人，西班牙人，阿美尼亚人，
还有希腊人，还有苦难的摩尔台维亚人，

还有埃及的土地上的孩子，
退隐的海盗，摩拉里[25]。

* * *

我们的朋友杜芒斯基[26]，
用响亮的诗文描写过奥德萨，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
用偏颇的眼睛观察了它。
到了之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样子，
带着他的观剧镜
一个人在海滨漫游——于是以后
就用迷人的文笔
赞美了奥德萨的花园。
一切都好，但是事实是，
在那里周围都是赤裸的草原，
只是有的地方，不久之前的劳动
强迫着年轻的枝叶
在酷暑的日子里发出稀疏的荫影。

* * *

那么，我的散漫的故事说的是哪里？
我说过，是在多尘土的奥德萨。
我还可以说：在泥泞的奥德萨——
并且这真正没有撒谎。
一年奥德萨有五六个星期，
由于风暴的宙斯的意志，

淹了水，堵上了堤堰，
被围在浓厚的泥泞里面。
所有的房屋陷在泥里有一阿申[27]，
步行的人只有踩着高跷，
才敢沿街在浅滩里跋涉；
那些轿车，人淹在水里，陷在泥泞里，
而在敞车上，低垂着角的公牛，
代替了羸弱的马匹。

* * *

但是铁锤已经在敲碎石头，
于是得救的城市
很快就要铺上响亮的石块，
仿佛装上了甲胄。
然而在这个潮湿的奥德萨
还有一桩重要的缺陷，
你们想是什么？——水。
这需要繁重的工作……
这有什么？这并不是多大的不幸，
特别是，
当酒免税运到的时候。
而且那南方的太阳，那海……
你们还要什么呢，朋友们?
这块幸福的地方！

* * *

常常，早晨的号炮，
刚刚从船上轰响，
跑下峭峻的岩岸，
我向着大海走去。
然后抽起红热的烟斗，
咸味的波浪使我精神焕发，
好像伊斯兰教徒在自己的天国里面，
喝着东方的带渣子的咖啡[28]。
我到街上走走。
殷勤的Casino[29]已经开门，
杯盘的声音在那里响了起来，
半醒的台球计分员走到阳台上面，
手里拿着扫帚，而在门廊那里
两个商人已经会上面了。

* * *

看吧，空场也杂沓起来。
全都活跃了。这里和那里
人们奔走着，做事情的和没有事情的，
然而大半是因为什么事情。
计算和勇敢的孩子，
商人走去瞧瞧船幡，
打听打听，
天可送来了他所熟识的帆船。
有些什么新货
现在受了检疫[30]？

等待着的酒桶可运到了？
瘟疫怎样了？ 哪里有火灾？
有没有饥荒，战争，
或者诸如此类的新闻？

* * *

但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孩子，
在焦心劳碌的商人中间，
我们只是等待
从皇堡的海岸来的牡蛎。
牡蛎怎样了？ 到了！啊欢喜！
食欲健旺的青年飞快地
吞食着从贝壳里剥出来，
轻微地用柠檬汁喷过的，
肥嫩而且活鲜的女隐士。
喧哗，争吵——轻淡的酒，
殷勤的奥顿【47】
从地窖里拿到了桌上。
钟点飞驶着，而吓人的账目
同时暗暗地增长起来。

* * *

但是蓝色的夜晚已经发黑，
这是我们赶快到歌剧场去的时候：
在那里是醉人的罗西尼[31]，
欧洲的骄子——奥尔菲[32]。

他不理会严厉的批评家，
永远是那个样子，永远是新的，
他倾泻出他的歌声——它们沸腾着，
它们奔流着，它们燃烧着，
好像是年轻的吻，
完全像幸福的欢乐，像爱情的火焰，
好像是泡沫翻腾的阿逸的
琼浆和金色的酒花……
但是，先生们，许不许可
拿do-re-mi-sol[33]来和酒打比？

* * *

而那里仅仅只有这个迷人？
那搜索的观剧镜？
那后台的会晤？
那Prima dona[34]？那芭蕾舞？
那包厢，那里面，容貌艳丽，
得意而又苦恼，
四周围着成群的奴隶的
大商人的年轻的妻子？
她带理不理
那些独唱，恳求，
和半带奉承的笑话……
而丈夫——在她背后在角落里打盹，
他半睡半醒地大叫一声再来一个，
打一个呵欠——于是重又打起鼾来。

*　*　*

终场的乐曲响起来；大厅空了；
嘈杂的，急忙地散场了。
在街灯和星星的光辉底下
人群走到了广场，
幸运的奥梭尼亚的孩子们[35]
轻快地唱着活泼的乐曲，
他们自然地记住了它，
而我们吼叫着合唱的道白[36]。
但是晚了。奥德萨静静地睡了。
沉默的夜，死寂而温暖。
月亮上升了，
透明的轻柔的帷幕
遮蔽着天空。一切都静寂，
只有黑海在喧哗……

*　*　*

就这样，我那时候住在奥德萨……
…………………………
…………………………
…………………………
…………………………
…………………………
…………………………
…………………………
…………………………

附录二六

[1] 卡曼娜，本来是罗马神话里泉源的女神，后来指希腊的缪斯女神，缪斯女神共有九个。

[2] 卡节宁（1792—1853），俄国诗人，戏剧家，批评家，十二月党人。

[3] 玛卡尔叶夫，下诺甫果罗德的集市，每年有一次，一次两个月，欧亚二洲的商人都来这里交易，是俄国著名的大定期集市。

[4] 节莱克，北高加索的一条河。

[5] 切尔卡斯人，高加索的一种伊斯兰教民族。

[6] 指俄国征服高加索的战争。

[7] 阿拉格瓦，库拉，南高加索的两条河，俄军长驻这里。

[8] 伯西杜，南高加索的名山，凡五峰。

[9] 玛舒克，南高加索的名山，有温泉。

[10] 吉普里达，即维纳拉，罗马神话里爱和美的女神。

[11] 包税（当时主要是酒）的商人。

[12] 图拉，城名，靠近莫斯科。

[13] 达夫里达，克里米的古名。

[14] 毕拉德，希腊神话里阿加美农的侄子。

[15] 阿特里德，指阿特莱伊的儿子，即阿加美农和曼尼拉伊。

[16] 密特里达特（公元前132？—公元前63），蓬塔王国的国王，都克里米，王国包括小亚细亚，海峡及高加索的一部。密特里达特曾经和罗马人进行过三次战争，最后被庞贝击败自杀。

[17] 密茨凯维奇（1798—1855），普希金同时的波兰诗人，曾经在克里米住过。

[18] 吉普里达，即维纳拉，这里指金星（太白星）。

[19] 普希金在1820年8月到克里米，是在黎明之前从海上坐船到的。

[20] 特莱巴克舞，一种快拍子的农民的舞蹈。

[21] 弗兰德斯派，这是一个画派，包括15—19世纪许多弗兰德斯和比利时现实主义的画家。

[22] 巴赫齐沙拉伊泉水原来在克里米可汗的皇宫里，被俄国征服之后，华丽的宫殿都荒凉了。

[23] 沙莱玛，普希金诗作《巴赫齐沙拉伊泉水》里的女主人公。

[24] 指意大利。

[25] 普希金在奥德萨常常往来的一个出身不明的阿拉伯人，别人都传说他曾经在埃及做过海盗。据李普朗吉（1790—1880）在他的《回忆录》里说，那是一个摩尔人，生在突尼斯，曾经做过商船的船长。（见《同时代人回忆中的普希金》俄文本第290—291页）

[26] 杜芒斯基（1802—1860），当时也在奥德萨，和普希金同在伏龙曹夫伯爵公署里服务。

[27] 阿申，俄尺。

[28] 一种土耳其咖啡，味烈。

[29] 俱乐部（意大利文）。

[30] 从有传染病的地方来的船只，或是载有传染病病人的船只，不许进口，通常需要等四十天。

[31] 罗西尼（1792—1866），意大利歌剧作家，当时名闻全欧。

[32] 奥尔菲，希腊神话里的音乐家，他的竖琴能使野兽迷惘，木石感动。

[33] 即唱名：1，2，3，5，指音乐。

[34] 歌剧里的首席女演员，头牌明星。（意大利文）

[35] 奥梭尼亚，古代意大利中部的一处地方，古代作家常在诗里称意大利为奥梭尼亚。“奥梭尼亚的孩子们”即指意大利人。

[36] 这是意大利文的歌剧，所以意大利人可以复唱乐曲，而俄国人只能记住道白。

第十章[1]

一

懦弱而且狡猾的统治者，
秃头的纨绔子弟，劳动的仇敌，
意外地受到光荣的照顾，
那时候君临着我们[2]。
……………………………

二

我们知道他很驯良，
当不是我们的厨师们
在波拿巴尔特的帐篷里
拔双头鹰的羽毛的时候[3]。
……………………………

三

一八一二年的雷雨
来临了——那时谁帮助了我们?
人民的愤怒，
巴尔克莱，冬天还是俄国的上帝？[4]
……………………………

四

但是上帝帮助了——怨言渐渐低息，
并且很快地借着事势的力量
我们到了巴黎，
而俄国的沙皇是各国君王的首领[5]。
…………………………

五

那更肥的，也就更重。
我们的愚蠢的俄国的人民啊，
说吧，为什么你在事实上
…………………………

六

“或许”，人民的口头禅啊[6]，
我要献给你一首颂诗，
但是一位出身高贵的作诗的人[7]
已经占了我的先
…………………………
海洋给了阿尔比翁[8]
…………………………

七

或许，忘记掉地租，
伪君子会自己关进修道院里[9]，
或许，遵照尼古拉的意旨
西伯利亚会回到家里[10]

……………………………
或许会为我们修理道路
……………………………[11]

八

这个命运的主宰，这个战争的旅人，
在他面前各国君王都曾经卑躬屈节，
这个骑士，教皇加过冕的，
消逝了，像黎明的影子，
……………………………
受安静的刑罚的痛苦，
……………………………[12]
受英雄之名的嘲笑，
他逝世了，不动了，
盖上了征战的披风。

九

比利牛斯山猛烈地颤动了[13]，
那不勒斯的火山燃烧起来[14]，
独手的公爵向他的摩里亚的朋友们
已经从吉希纽夫使了眼色[15]
短剑л……阴影ь[16]………
……………………………[17]

一〇

“我将带我的人民来镇压一切！”——
我们的沙皇在会议上说了[18]，
至于你是什么都不在乎的，
你，亚历山大的奴才[19]。
…………………………[20]

一一

彼得巨人的少年的兵团[21]，
浓须的年老的卫队，
曾经把一个专制暴君
出卖给一伙残忍的刽子手[22]，
…………………………[23]

一二

俄国重又驯服了，
沙皇也更常常出去巡游[24]，
但是另外一个火焰的火花
或许已经早就
…………………………[25]

一三

他们经常有自己的集会，
他们喝碗酒，
他们喝杯俄国的伏特加[26]
…………………………[27]

一四

以锐利的口才著名的，
这个家族的分子聚会在
活动的尼基塔家里，
谨慎的伊里亚[28]家里。
…………………………

一五

马尔斯，瓦克赫[29]，维纳拉的朋友，
路宁勇敢地提出了
自己的果断的策略，
并且兴奋地喋嗫着。
普希金读了他的《圣诞歌》，
忧郁的雅库希金，
似乎，已经沉默地拔出了
杀死沙皇的短剑。
在世界上只看到一个俄国，
追求着他的理想，
跛足的屠格涅夫[30]静听着他们，
并且，憎恨着奴隶制度的鞭子，
预先在这群贵族里面看到了
农民的解放者。

一六

这是在冰冻的涅瓦河畔[31]，
但是在那里，早到的春天
在苍郁的卡曼加[32]
和杜尔青的群山上空辉耀着的地方，
维腾希泰因[33]的军队
被德聂伯河冲积的平原
和布格河的草原包围着的地方
另外的事情已经在进行。
在那里柏斯杰尔[34]——为了专制暴君们
于是召集了……军队
冷静的将军[35]，
并且摩拉夫约夫[36]，说服了他，
于是充满果敢和力量，
提前了爆发的时刻[37]。

一七

起初这些计谋
在拉菲特和克力戈[38]中间
仅仅只是友好的争论，
而叛逆的思想
并没有深入心中。
这一切不过是烦闷，
年轻人思想的消遣，
成年人淘气的娱乐。
但是……
结联系结……

于是渐渐地被秘密的网

俄国……

我们的沙皇打着盹……

……………………………

附录二七

附录二八

---

[1] 在1830年，普希金接着最后出版的一章，写了另外一章的许多诗节。这一章按先前的算法（在取消《奥涅金的旅行》之前）是第十章。它的原稿普希金在同一年焚毁了，只留下用特别的暗码写下的十四节诗的片断（头四行），以及接在这些片断底下的三节诗的草稿。

[2] 这节诗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亚历山大年轻时就秃了头。

[3] 这节诗写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1807年在聂门河上的吉尔西特举行的和议，亚历山大在这里和拿破仑会面，驯良地屈服了，订立了和约。波拿巴尔特是拿破仑的姓，双头鹰是俄国皇室的帝徽。

[4] 这节诗写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和他的失败。巴尔克莱·德·托里（1761—1818），当时俄军将领之一，无大功绩。“俄国的上帝”，在1812年战争期间诗文中常用的一个名词，指官方的爱国主义。

[5] 这节诗写拿破仑失败之后，英俄奥普等国联军进入巴黎；当时英王乔治三世，奥皇法兰西斯一世，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无能尤过亚历山大一世。

[6] 说俄国人民好说“或许”，希望“或许”，等待“或许”。

[7] 指多尔果鲁基，他曾经作过一首颂诗“或许”。

[8] 阿尔比翁，英国的古名。

[9] “伪君子”指亚历山大一世时的教育部长，著名的反动派戈里青，也是著名的宗教的信徒。

[10] 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

[11] 所有的这些“或许”都不可能实现，和上节诗正相呼应。

[12] 这节诗写拿破仑的死，拿破仑1821年死在圣·赫连那岛上。最后有三句别稿：

[13] 指1820年西班牙的革命。西班牙自由党人武装暴动，国王菲迪南七世不得已承认宪法。后来神圣同盟武装干涉革命运动，1823年法国出兵西班牙，菲迪南重又胜利，大杀自由党人，残酷专制更甚。

[14] 指1820年意大利的革命。烧炭党人继西班牙之后在那不勒斯起事，武装反抗国王菲迪南一世，国王屈服，承认宪法。1821年奥军武力干涉，革命失败，重又恢复专制暴政。

[15] 指1821年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独立运动。摩里亚是希腊南部的半岛，希腊人继伊勃西兰蒂之后在此起事。“独手的公爵”是希腊革命党领袖伊勃西兰蒂（1792—1828）的绰号。伊勃西兰蒂曾经在俄国军队里服务，参加对抗拿破仑的战争，1813年在德累斯顿城下失去了手。1821年他首先在摩尔台维亚起兵，失败，后来逃往奥国，被捕入狱。

[16] л及ь二字，很难确定是字母或系暗码。（《普希金全集》俄文十卷本编者注）

[17] 这节诗写1820年左右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各国都恢复原先的正统王朝，专制暴虐如故，各国人民都酝酿革命。

[18] 亚历山大一世晚年专制反动，与奥普等国组织神圣同盟，为压制欧洲革命运动，召集过几次国际会议。当1820年西班牙革命发生的时候，亚历山大热心异常，自愿率领俄军到西班牙去镇压革命运动，保护专制政权。

[19] 指亚历山大一世宠信的军政部长阿拉克契叶夫，贪污腐败而又专横，实行残酷的军屯区制，是亚历山大的忠实的奴才。

[20] 这节诗写亚历山大一世对外对内的反动政治。

[21] 彼得大帝幼时，常和年岁相当的儿童组织军队游戏，后来彼得即位，召集这些长大成人的少年，组成军队，这就是谢妙诺夫近卫团。

[22] 彼得大帝的孙子巴维尔一世（1796—1801年在位），专制暴虐，损害到贵族的利益，高级贵族于是组织了阴谋团体，事先获得皇太子亚历山大的默许，收买了近卫军，在夜里偷入皇宫杀死了巴维尔一世。亚历山大即位，称亚历山大一世。

[23] 这节诗从巴维尔被刺，写到1821年亚历山大一世时谢妙诺夫近卫团的叛变，这叛变是对专制的亚历山大的明显的反抗之一。在这近卫团里有好几个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袖。

[24] 亚历山大一世常常游历，游历过欧洲，也在国内游历。普希金曾经称他“游历的暴君”。

[25] 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26] 伏特加，一种用裸麦制成的猛烈的烧酒。

[27] 这节诗写十二月党人的秘密集会。

[28] 尼基塔（1796—1843），伊里亚（1797—1847）都是十二月党人北社的分子。北社主张立宪，比较温和，以彼得堡为中心。尼基塔曾起草宪法草案。伊里亚则自“幸福会”解散后，就没有再参加十二月党的活动。

[29] 马尔斯，罗马神话里的战神；瓦克赫，希腊神话里的酒神。

[30] 路宁（1787—1845），雅库希金（1796—1857），屠格涅夫（1789—1871），都是十二月党人北社的积极分子。

[31] 指彼得堡。

[32] 卡曼加，十二月党人达维多夫的领地，每年南社十二月党人借庆贺达维多夫母亲生日的名义，在卡曼加开会。南社主张共和，比较激进。普希金住在吉希纽夫的时候常到卡曼加去，有一次南社开会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33] 维腾希泰因，南俄军区的总司令。军队驻扎在乌克兰德聂伯河和布格河一带。

[34] 伯斯杰尔（1793—1820），上校，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袖之一，英明果敢，普希金认为伯斯杰尔是他所见过的人里“最有卓见的一个人”。

[35] 指尤希涅夫斯基（1786—1844），第二军的将军，从前是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袖之一。

[36] 摩拉夫约夫（1796—1826），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袖之一。因为伯斯杰尔被捕，他是南方起义的领导者。

[37]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北方南方先后失败。雷莱叶夫，伯斯杰尔，摩拉夫约夫，卡霍夫斯基，柏斯图冉夫，五人处绞刑。其余的120人流放西伯利亚矿山里罚做苦工。

[38] 拉菲特，克力戈，都是法国酒名。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注释

【1】作于比萨拉比亚。

【2】Dandy，公子哥儿。

【3】仿佛奥维德是被流放到现在的阿克尔曼（AKKepMaH），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他的哀歌《海外集》（Ex ponto）里，他明白地指出位于多瑙河口的托美城（TOMbl）是他居住的地方。伏尔泰尔的说法也同样的不对，他推断奥古斯特大帝的女儿尤丽亚的秘密爱顾是他流放的原因。奥维德那时候大约50岁，而淫乱的尤丽亚在十年前已经被她的猜忌的父亲放逐出去了。其他的学者们的那些猜测，无非只是猜测而已。诗人守住了他自己的话并且秘密和它一起逝世了："关于别人做下的罪过我必守缄默。"（Alterius facticulpa silenda mihi.）——（第一版原注）[1]

【4】由波力法尔得名的帽子[2]。

【5】一个著名的饭店。

【6】这种冷淡的情感的特点，真够得上卡尔德·哈罗德。吉德罗的芭蕾舞曲充满想象的活力与非凡的魅力。我们浪漫主义作家中有一位，在他的舞曲里比在整个法国文学里找到更多得多的诗意。

【7】"全都知道他是用粉的，就是起初完全不相信这桩事的我，也开始相信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脸上的颜色变好看了，并且在他的梳妆台上看到有装粉的盒子，而且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早晨走到他房里去，我碰见他在忙着用特制的小刷子刷他的指甲，并且当着我的面骄傲地继续这个工作。我就断定了，那个每天早晨费两

个钟头在刷指甲上的人，是很可能花些工夫去用粉填平他皮肤的皱纹的。”

（J．J．卢梭的《忏悔录》）[3]

格里姆超越了他的时代：现在在整个文明的欧洲都用特别的小刷子来刷指甲了。

【8】不能不惋惜的是，我们的作家们太少查《俄国大学辞典》了。它只是叶卡捷琳娜的关切和罗摩诺梭夫的后继者们，那些祖国语言的严格的忠实的保护人的启蒙工作的永久的纪念品而已。这是卡拉姆金在他的谈话里说的。（因此应当广泛的摘引卡拉姆金对叶卡捷琳娜二世说的值得赞扬的话。）——（第一版原注）[4]

【9】所有这些讽刺的诗节，不过只是对我们美丽的女同胞的巧妙的赞美。好像波瓦罗，装作谴责的样子赞美了路易十四一样。我们的女子把教育和亲爱，并且把严格的道德的清白和如此迷恋斯泰尔夫人的东方的魅力，都结合在一起了。（参看《流亡十年》）[5]

【10】读者都记得格涅吉奇[6]的牧歌里彼得堡夜晚的美丽的描写：

夜了，但是金黄色的云彩没有暗淡。
没有星也没有月整个的远方明亮。
在遥远的海边上隐约可见的船只的
鲜明的银白色的帆，仿佛在蓝色的天上飘荡。
夜的天空放出薄明的光辉，
落日的绛红和东方的金光融和成一片：
仿佛曙光跟着夜的足迹
带来了胭红的早晨。——这是那个黄金的时节，
这时夏天的白昼窃取了夜的统治；

这时阴影和柔和的光的美妙的融和
在北方的天空上迷住了外国人的眼睛，
正午的天空从没有过这样的彩饰；
那明亮，仿佛是北方的女郎的美丽，
她的淡蓝的眼睛和鲜红的颊
几乎被卷发的棕色的波纹所荫蔽。
那时在涅瓦河畔和华丽的彼得城上
看得到没有朦胧的黄昏和没有暗影的飞逝的夜；
那时夜莺刚唱完子夜的歌，
就又开始歌唱，欢迎上升的白天。
但是晚了，新冷在涅瓦河的沼泽上飘拂。
露水落了……
夜半了，晚上有千百只桨扰攘的，
涅瓦河没有荡漾。城市的客人散了。
岸上没有人声，水上没有涟漪，一切都静寂。
只有偶尔从桥上掠过水面的隆隆声，
只有拖长了的喊声从远处的乡村驶来，
在那里哨兵和哨兵在夜晚互相呼应，
一切都睡了……

【11】

感动的诗人看见
明明一位亲蔼的女神，
他度过不眠的夜，
靠着花岗石的堤。

（摩拉夫约夫，《给涅瓦女神》）

【12】作于奥德萨。

【13】作者的母家原籍非洲。他的外曾祖父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巴，在八岁的时候，从非洲的海岸被拐骗转卖到君士坦丁堡。俄国公使买了他，就进贡给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在维尔纳[7]给他施了洗礼。他的哥哥追踪他先到君士坦丁堡，后来又到彼得堡，提出给他赎身。但是彼得大帝不同意放还他的教子。直到高龄的老年汉尼巴都还记念着非洲，他父亲的豪华的生活，十九个兄弟，他在他们中间顶小；他记得人们怎样把他们领到父亲那里去，把手绑在背后，但是当他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时候，就在父亲家里的泉水里游泳；他还记得他的亲爱的姐姐拉刚，远远地跟着他被带走的那只船游泳。

在十八岁的时候，汉尼巴被沙皇派到法国，在那里他在摄政王[8]的军队里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活；他带着受过伤的头和法国陆军中尉的官阶回到俄国。从这时候起，他没有离开过皇帝的身边。安娜[9]在位的期间，汉尼巴，毕隆[10]私人的仇敌，在动听的托词之下被派到西伯利亚去了，苦于人烟稀少和气候的酷烈，他任性地回到彼得堡，到了他的朋友密尼赫那里。密尼赫大吃一惊，就劝他赶快隐藏起来。汉尼巴跑到自己的领地上，整个安娜在位的时期都住在那里，算是他还在西伯利亚的任上。伊丽莎维达[11]即位之后，也赐给他以恩惠。A．Л.汉尼巴死时已经是叶卡捷琳娜在位的时候，辞退了要职，官位陆军大将，享年92岁。

他的儿子陆军中将H．A．汉尼巴无可争辩地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死于1800年）。

在俄国，因为缺乏历史记载的缘故，杰出的人物的记忆在那里很快就消失了，汉尼巴的奇异的生涯仅仅只由家族的传说

得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他的完全的传记出版。——（第一章第一版原注）[12]

【14】这本作品里所有用虚点表示的省略，都是作者自己删去的。——（第一章第一版原注）[13]

【15】引自《德聂伯河女神》第一部。

【16】那些最好听的希腊名字，例如：阿卡风，菲拉特，菲朵拉，菲克拉等等，我们只有平民中间才用它们。

【17】格郎吉松和罗浮拉斯，两部著名的小说的主人公[14]。

【18】假如我有那么糊涂还相信幸福，我只有在习惯里去寻找它。（夏多布里昂）[15]

【19】“可怜的尤里克！”——哈姆雷特对一个小丑的骷髅的感叹。（参看莎士比亚和斯特恩）[16]

【20】在前一版里（1827年），代替“向家里飞驶”，错印作“向冬天飞驶”（这没有任何意义）。批评家们不了解那个，却在底下的诗行里找出了年月的错误。我们敢于相信，在我们这本小说里的时间都是按日历计算的。

【21】尤丽亚·伏尔玛尔——《新爱洛伊斯》。玛列克·阿戴尔·戈旦夫人一部平常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古斯达夫·德·里纳尔——克留德纳尔男爵夫人的一篇美妙的小说的主人公[17]。

【22】吸血鬼——小说，错认为拜伦爵士所作[18]。梅尔摩特——玛邱林的天才的作品。哲安·斯波嘉尔（Jean Sbogar）——查理·诺第

的有名的小说[19]。

【23】“放弃一切的希望吧，你们走进来的。”（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20]我们的谦虚的作者只译了这句名诗的前半句。

【24】一个杂志，曾经由故世的A．伊兹玛罗夫发行，够不准期的。出版人有一次声明请求读者原谅，因为在过节的日子他“游玩”去了。

【25】E．A．巴拉丁斯基[21]。

【26】杂志上都表示惊讶，怎么能够称普通的农民的女儿叫“姑娘”，同时怎么出身高贵的小姐们，却要低些，叫作“丫头们”！

【27】“这意思就是”，我们的批评家之一指出来：“孩子们穿着冰鞋滑冰”。一点不错。

【28】

在我的青春的年岁
诗意的阿逸
以喧嚣的泡沫使我喜欢
这近似爱情
也近似疯狂的青春……
等等。

（《寄给л．л．[22]》）

【29】奥古斯特·拉丰旦[23]，许多家庭小说的作者。

【30】参看：《初雪》，甫雅柴姆斯基公爵的诗。

【31】参看巴拉丁斯基《叶达》里芬兰的冬天的描写。

【32】

公猫招呼母猫
睡到炉子上去。
这是结婚的预言，第一个歌预言死亡。

【33】这样知道未来的求婚者的名字。

【34】杂志上指摘这几个字："足踏""话语""鼓掌"，认为是失败的翻新。这几个字都是本来的俄国字。"波瓦从帐篷里走出来乘凉，就听见在旷野里有人的话语和马的足踏。"（《波瓦王子的故事》）"鼓掌"在俗语里是用来代替鼓掌声的，像"咝咝"代替"咝咝声"一样：

他作咝咝如蛇。

——俄国古诗

不应该妨碍我们的丰富而且美丽的语言的自由。

【35】我们的批评家之一，似乎，在这几行诗里找出我们所不理解的失礼。

【36】我们的占卜的书是用马丁·沙德嘉的店名出版的，马丁·沙德嘉是一个可敬的人，从来没有写过占卜的书，正如Б.М．费多罗夫所述的。

【37】戏仿罗摩诺梭夫的著名的诗句：

黎明用绛紫的手
从早晨的静谧的海洋
引出在它后面的太阳……
等等。

【38】

布雅诺夫，我的邻居
……
昨天到了我这里，长着没有剃的胡子，
蓬乱的头发，穿着细绒的衣服，戴着鸭舌帽子……

——《危险的邻居》

【39】我们的批评家，女性的忠实的崇拜者们，大为指摘这句诗的不成体统。

【40】巴黎的一个饭店。

【41】格里波叶多夫的诗句[24]。

【42】著名的枪店。

【43】莱夫辛，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的作者。

【44】

我们的道路——为了眼睛的花园：
树林，长着荒草的土坝，水沟；

工作很多，光荣也多，
只是可惜，有时不能通行。
长些树木，好像站岗的兵士，
对车马很少好处；
道路，你说，是好——
并且就会想起那句诗：“为了走路的！”
俄国的旅行
只有在两种情形里畅快：
当我们的“马克·亚当”，或是“马克·夏娃”[25]，
冬天，愤怒得咔切咔喳的响着，
进行毁灭性的袭击，
把道路包上冰冻的铁甲，
并且初雪用柔软的细砂
盖上她的足迹的时候。
或是当酷热的旱灾
旱裂了田野，
就是苍蝇，半闭着眼睛
也能经过水洼走到浅滩的时候。

（《驿站》，甫雅柴姆斯基公爵）

【45】这个比喻，借自以诙谐的想象如此著名的K××。K××说，有一次他被派作波焦姆金公爵[26]送信给女皇的专使，他跑得如此之快，他的剑，剑梢突出在马车外边，敲着路标好像是敲着一座栅栏。

【46】Rout，一种没有跳舞的晚会，特别的意思是群众。

[【47】](#) 奥德萨一个著名的饭店。

---

[1] 这个注现在的版本里都略去了。

[2] 西蒙·波力法尔（1793—1830），南美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建立者，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解放运动领袖，在他的领导之下，1822年哥伦比亚宣布独立。当时各国有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者都同情弱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纷纷地赞扬他，他戴的宽边呢帽也在这些人们中间成了时髦的帽子。

[3] 原引的是法文。

[4] 这个注现在的版本里都略去了。

叶卡捷琳娜（1729—1796），俄国女皇。罗摩诺梭夫（1711—1765）俄国诗人，科学家，学者。卡拉姆金（1766—1820），俄国诗人。

[5] 波瓦罗（1636—1711），法国诗人，讽刺家，批评家。路易十四（1643—1715），法国国王。斯泰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被拿破仑放逐，流亡外国，曾经到过俄国，《流亡十年》是她的作品。

[6] 格涅吉奇（1784—1833），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

[7] 立陶宛的首都。

[8] 当时法王路易十五年幼，由奥尔良公爵摄政。

[9] 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1730—1740）。

[10] 女皇安娜的宠臣。

[11] 女皇伊丽莎维达·彼得罗夫娜（1741—1761）。

[12] 这个注现在的版本里都略去了。

[13] 这个注现在的版本里都略去了。

[14] 格耶吉松，李卡德森的小说《格耶吉松爵士》里的主人公，一个仁义道德的完人；罗浮拉斯，他的另外一部小说《克拉丽莎》里的主人公，和格耶吉松相反，是一个风流淫乱的贵族。

[15] 原引的是法文。

[16] 尤里克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中提到的一个小丑，是个心地和善滑稽百出的人。英国18世纪伤感主义作家斯特恩（1713—1768）曾经用“尤里克”做过笔名，在他的小说《仙代》里也有一个人物叫“尤里克”，因此文学史

家有时也戏称斯特恩为“可怜的尤里克”。在这里是用来比喻好好先生德密特里·拉林的。

[17] 《新爱洛伊斯》，卢梭的作品。戈旦夫人（1770—1807），法国小说家。克留德纳尔夫人（1764—1824），俄国小说家。

[18] 作者是波力多尔，一个医生，他曾经和拜伦同游瑞士，听到拜伦讲过这个故事，就把它写成小说。当时俄文译本把它当作拜伦的作品。

[19] 玛邱林（1782—1824），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查理·诺第（1780—1844），法国诗人，作家。

[20] 这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地狱》第三章里地狱门口的题词的最后一句。

[21]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作有《宴会》，《叶达》等诗。普希金很推崇他的诗，当时他被派到芬兰去服务，所以普希金这样写到他。

[22] 列夫·普希金（1805—1852），普希金的弟弟，曾经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23] 奥古斯特·拉丰旦，当时的一个德国作家，写了150本言情小说。

[24] 这几行诗引自他的名剧《聪明误》。

[25] 马克·亚当，苏格兰土木家，碎石马路的发明人。这里的“马克·亚当”或是“马克·夏娃”都指“冬天”，因为俄文“冬天”是阴性的名词。这里说俄国的路只有冬夏两季好走。

[26] 波焦姆金公爵（1739—1791），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爱者。

附录　（一至二八）

附录的诗节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普希金从小说正文里抽出去的诗节，另一部分是正文的草稿或别稿。

这个附录并不完备，因为看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原本，只能根据1887年彼得堡苏伏林（A．C．Суворин）版《叶甫盖尼·奥涅金》书后附辑的诗节选译。在诗人省略的诗节和草稿或别稿里，有许多生动的形象，深刻的思想，鲜明的特色，可以给这部诗作的内容以补充；同时也可以看到诗人在诗章的结构，语言的洗练，人物的描写……等方面的苦心和精深之处。可惜我们不能看到它的全部。

附录一，苏伏林版作为一章十三节，但是以前的版本都作为省略掉的一章九节；这里仍然把它作为一章九节的草稿。

附录一四，一五，一六，是承胡风同志从米川正夫日译本译出来的。1887年的苏伏林版中没有这几节诗。

附录一七，在1937年苏联国家文艺出版局莫斯科版《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里列作《普希金原注》第四〇，现在转移到附录里。

附录诗文中的圆括弧（　），表示被普希金涂掉的字句，方括弧〔　〕则表示草稿上辨认不准确的字，或表示一句或一字的别稿。

附录一　一章九节草稿

热烈的爱情——那迷人的谎——
很早就苦恼着我们，

自然没有教会我们爱，
而是斯泰尔或是夏多布里昂[1]。
我们渴望预先了解生活，
我们在小说里面了解了它。
当我们知道了一切：这时候，
什么就都不能够使我们欢乐，
预先知道自然的声音，
我们仅仅只是损害幸福，
而迟迟地，迟迟地跟在它的后面
飞翔着年轻的热情。
奥涅金经验了这个，
所以他是多么的了解女人。

附录二　二章一〇节别稿

不歌唱罪恶的娱乐，
不歌唱卑鄙的塞尔西们[2]：
他鄙弃用自己的美妙的竖琴
来败坏道德。
幸福的真正的崇拜者，
怀着羞耻的情感，
他不赞美淫欲的网罗，
他不像那种人，他的冰冷的灵魂，
成了害人的罪过的牺牲，
成了毁人的情欲的牺牲，
在自己的苦闷里，

恋恋不舍地追忆往日的享乐的图画，
并且在祸害的诗歌里
荒唐地向世界把它们表现出来。

盲目的狂欢的歌人们，
你们徒然地
在（你们的）生动的哀歌里
把（年轻的把戏的）那些印象传达给我们！
女郎们徒然地偷偷地
倾听美妙的竖琴的声音，
对你们倾注柔情的视线，
不敢开口说话……
轻浮的青年徒然地
爱在宴会上赞美你们，
在心里在嘴上保存着
温柔的甜蜜的诗句，
并且战胜了胆怯，
在害羞的女郎的耳边低语它们……

附录三 二章一七节别稿

赌博热！……无论是自由的爱情，
无论是菲布[3]，友谊，宴会，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都不能使我
丢开纸牌的游戏。
沉思着，整夜到天亮
在那些年里我总想要

探询命运的允约：
瓦莱特[4]要落在左边？
弥撒的钟声已经响了。
在发开的纸牌中间
疲倦的庄家打着盹，
而我，总是精神抖擞而又苍白的，
满怀着希望，闭上眼睛，
翻过第三个杜司[5]的角来。

附录四　三章一〇节别稿

唉，朋友们！年岁飞逝着——
和它们一起，一个跟着一个，
花样更迭的
变幻的时髦也飞逝着。
自然界里一切全都改变了！
点痣和宽张的裙裾都时髦过；
宫廷里的花花公子和高利贷者
都戴过敷粉的假发；
往常，温柔的诗人，
在荣誉和赞美的希望里，
写下精致的恋歌
或是机巧的联句；
往常，勇敢的将军
供着职——却连读和写都不知道。

附录五　三章二七、二八节别稿

庄严的学者们将要指出，
本国文字的财宝，
为了外国的胡话
我们糊涂地忽视了它。
我们爱外国缪斯的玩意，
外国的叽里格勒的方言，
而不读自己的书籍。
可是它们在哪里呀？把它们拿出来！
当然：北方的声音
我的习惯的听觉感到亲切，
我的斯拉夫的灵魂爱它们，
心里的痛苦能被它们的音乐平定，
但是诗人所重视的
仅仅的只是声音？

并且，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最初的知识，
和最初的思想？
在那里相信试验，
在那里知道地球的命运？
不是在那些粗暴的翻译里，
不是在那些落后的作品里，
在那里面重复着俄国的思想和俄国的精神，
并且抵得上两个人的在撒谎。
我们的诗人们翻译
或者就是沉默：

一个杂志充满甜蜜的赞美，
另一个是庸俗的咒骂；
全都只能引起闷人的呵欠，几乎要令人瞌睡：
俄国的海里贡[6]真好！

附录六　三章三五节别稿

现在她的心怎样的跳了起来！
上帝啊！什么样的恐惧和害羞！
呼吸拥塞在胸口……
（他会说什么？）啊，我的上帝！……
（对母亲她）看一眼都不敢，
一会儿整个的火红，一会儿整个的苍白，——
在她前面，低垂着眼睛，沉默着，
（差一点没有哭出来，颤抖着）……
姆妈的孙子（在中午回来了），
看见了邻居（并且给了他）
他把信交给了本人。
——“哪，邻居怎样呢？”——“在马上骑着
并且把信放进了口袋。”
（达吉雅娜，整个的罗曼斯这就完了！）

附录七　四章一至四节草稿

一

迷人的，狡猾的，柔弱的女性
在生命的开初就统治了我；
那时我把她的唯一的放任
当作自己的法律。
灵魂只是刚刚开始燃烧
在心里就把女子看作
不知是什么样子纯洁的神灵。
具有情感，智慧，
她放着完美的光辉。
在她面前我默默地沉醉：
她的爱情我觉得是
难以达到的幸福。
只望能在亲爱的脚旁生活，死亡——
别的我不能够想望。

二

忽然一下子我憎恨起了她，
又颤栗，又流泪，
带着痛苦和恐惧在她身上看到
恶毒的，神秘的力量的造物；
她的刺人的视线，
微笑，声音，谈话，
一切在她身上的全都有毒，
充满恶毒的变心，
一切在她身上的都渴望眼泪和呻吟，
用我的血去养育……

忽然一下子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大理石像，
在辟格玛里翁[7]的祈祷之前
还冰冷而且哑默，
可是很快就热了而且活了。

三

允许我用
预言诗人的话来说：
吉米拉，达夫娜和里列塔[8]，
好像是梦，早已被我忘记了，
但是在她们那一群中有一个人……
我长久地被她一个人所迷惑……
但是我被人爱过吗？被谁，
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有多久？……为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这个并不重要！
从前有过的，那都过去了，那是胡说，
而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起
我的心已经冷了，
它对爱情封闭了起来，
并且一切在它里面都空虚而且黑暗。

四

我明白了，那些女子们自己，
虽是泄露心灵的秘密，
凭良心来评价她们自己，
也不会来赞赏我们。

我们的任性的狂喜
在她们看来非常有趣，
而且，真的，在我们这方面
我们是无可原谅的可笑——
粗心大意地做了奴隶，
我们等待着她们的爱的报酬，
疯狂地召唤着爱，
仿佛是可能
从蝴蝶或是从百合花
要求深深的感情，爱情！

附录八　四章四节别稿

可笑的，当然是，那种风头十足的时髦人物，
一贯如此的福布拉斯[9]，
美人们的著名的奉承人，
虽然他应该使你们苦恼，
但是可怜的是，谁不用一点艺术，
就把心灵的高尚的情感
信托给迷人的幻想，
做了美人的牺牲。
并且，大意地浪费了它之后，
等待着爱（给自己）的报酬，
（要求拥抱），呼唤着，
仿佛能〔够〕要求……

附录九　四章三六节第一版（1828年曾经收进正文）

于是我的视线在远方寻找它们……
而一个偷偷走过森林的射手
诅咒着诗，吹着口哨，
小心地落下机头[1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志趣，
自己爱好的事情：
有的用枪瞄准鸭子，
有的胡诌些韵律，像我一样，
有的用蝇拍打不讲理的苍蝇，
有的计划统治人群，
有的借战争娱乐，
有的沉溺在悲伤的感情里，
有的被酒所占有——
于是善和恶混淆了起来。

附录一〇　四章三七节别稿

他穿着俄国的衬衣，
扎上宽幅的丝腰带，
敞摆的鞑靼人的上衣
和白遮阳的帽子——
并且就是这样了。因为这种奇异的装束，
既不正经又不庄重，
他的女邻居杜林娜

感到非常的苦恼，
而密新乞珂夫也和她一样——叶甫盖尼，
或许，并不知道他们这种情形，
可是他毫不改变他自己的习惯，
来使他们满意：
所以在邻居们他是一个不可忍受的人物。

附录一一　五章三七节第一版（1828年曾经收进正文）

在宴会方面我准备了不屈服地
来和你的神圣的地位[11]竞争；
但是，我要宽大地承认，
你在另一方面战胜了我：
你的那些凶猛的英雄，
你的那些不正当的战斗，
你的吉普里达，你的宙斯[12]，
占有巨大的优势，
比冷淡的奥涅金，
比昏沉的闷人的田野，
比我的伊斯妥密娜[13]，
比我们的时髦的教育——
但是达尼亚，我发誓，
比你的龌龊的海伦[14]要更可爱。

附录一二　五章三八节第一版（1828年曾经收进正文）

这一点谁也不能争辩，
即使曼尼拉伊[15]因为海伦
一百年都不会停止
惩罚弗里基亚[16]的那块可怜的地方，
即使在年高的普里姆[17]周围
集会的伯尔加姆[18]的耆老，
看见了她，重又决定：
曼尼拉伊是对的，巴里德[19]也是对的。
至于说到会战，那么
我请你们稍等一等。
请往前面读下去吧：
开头不要评判得太苛，
会战要有。我不说谎，
我可以拿名誉保证。

附录一三　五章四三节第一版（1828年曾经收进正文）

别杜希科夫（退职的科员）的
鞋铁，马刺叩击着；
布雅诺夫的鞋跟
也这样地响彻四处的地板；
噼啪声，踏步声，一阵阵的哄笑声：
树林走得愈深，木柴找得愈多；
现在轮到年轻人了；
奔突着，只差没有跳曲膝舞。

唉，轻点吧，轻点吧：
鞋跟离开女士们的脚尖远一些。

附录一四　六章一五节

哦哦，嫉妒的发作，
就好像黑死症，忧郁症，发热，
或者精神错乱一样，
实在是一种病。
燃烧在高热里面，
嫉妒也真会产生
一种特有的幻觉，梦魇，或者呓语。
上帝啊，请解除这个灾难吧！
我发誓，在尘世里面，再不会有
像运命的嫉妒的苦那种难堪的刑罚！
有谁忍受得了嫉妒的苦刑，
当能够一点也不害怕地
跳进烧得熊熊的柴火中间，
也能够把脑袋伸到断头刀下面。

附录一五　六章一六节

我并不想用无益的责备，
来扰乱安静的死者的梦。
在我年轻时的生活的暴风雨里面，
给了我可怕的经验

和天堂一样欢乐的片刻的她，
早已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像给稚弱的幼儿教导什么一样，
她虽然使我脆弱的灵魂受苦，
但却教给了我深沉的悲哀。
用爱抚，沸腾了我的血，
在那里面，烧起了
爱和嫉妒的残忍的火。但是，
这可怕的日子也已过去了。
哦哦，恼人的幻影啊，愿你得到安宁！

附录一六 六章三八节

也许是，使他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毒质，
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好事，——然而，哦哦！
却用永远不死的荣誉
填满了所有报纸的篇幅，
或者，教化了人民，愚弄了许多朋友，
听着爆发的喝彩或诅咒
走完了庄严的人生旅程以后，
像我们库图佐夫将军
或者奈尔逊[20]一样，
在辉煌的胜利中间闭上眼睛呢，
还是像拿破仑一样，望着流放地的月亮死去呢，
甚至像雷莱叶夫[21]一样，

化作刑场的露水呢，——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附录一七　六章第一版（1828年曾经收进正文）

四六

让我回顾一下吧。别了，浓荫啊，
在偏僻的乡下，在那里我的日子消逝了过去，
它们充满热情和懒散，
并且重又充满沉郁的心灵。
可是你，年轻的灵感，
激动我的想象，
振奋我的心的困顿，
更常常地飞到我这里来吧，
不要让诗人的心灵变冷，
变得残酷，变得无情，
终于变得像是石头
在上流社会的麻木的狂欢里面，
在没有灵魂的骄傲的人们中间，
在显赫的蠢材们中间。

四七

在狡猾的，懦弱的，
放肆的乖戾的儿童，
既可笑而又讨厌的恶棍，

愚蠢的吹毛求疵的裁判者们中间，
在虔信上帝的风情的女子中间，
在自愿的奴才们中间，
在日常的，时髦的排场，
文雅的，亲热的变心中间，
在残忍的虚荣的
冷酷的判决中间，
在审慎的思想和谈话的
可憎的空虚中间，
在这个深渊里面，在这里我和你们正在游泳，
亲爱的朋友们。

附录一八　七章八节草稿

……有一次在黄昏的时候
姑娘们中有一个走到这里。
她好像是烦恼着
秘密的痛苦。
被不由的恐惧所包围，
〔仿佛被恐惧所激动〕
她眼泪汪汪地在亲爱的坟墓前面站住，
低垂下她的头
并且颤抖地紧抓着手……
这时跨着急促的步子
一个年轻的骁骑兵赶上了她，
穿着紧身的制服，身材匀称，面露红光，

捻着浓黑的八字胡子，
他弯下宽阔的肩膀
马刺就发出威武的声音。

附录一九　七章九节草稿

她瞧一眼这个军人：
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怨恨——
于是静静地她伸出手，
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于是连斯基的未婚妻默默地
从这个孤零零的地方
和他一起走开了，并且从此
不从山的那边出现了……

附录二〇　八章一至四节别稿

一

在那些日子，当在高等学堂的花园里，
我宁静地开始了青春，
好读《叶里塞》[22]，
而诅咒西塞罗[23]；
在那些日子，那时我对珍贵的诗篇
并不比投掷皮球更有兴趣，
认为烦琐哲学是胡说

并且越过栅栏跳进花园；
那时候常常有时候勤快，
有时候懒惰，有时候倔强，
有时候狡猾，有时候正直，
有时候温顺，有时候暴乱，
有时候悲伤，沉默，
有时候由衷的多言。

二

当站在课堂前面在惶惑中的时候[24]
有时候我失去了视觉和听力，
于是竭力设法低声地说话
并且弄嘴边初生的胡髭，
在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那时候第一次
我注意到一个美貌的女郎的
生动的相貌，
于是爱情激动了年轻的血流，
并且我，无望的苦闷着，
被骗人的热情的幻梦所苦恼，
到处寻找她的踪迹，
深情地想念着她，
整天地等待片刻地邂逅，
并且知道了秘密的痛苦的甜蜜……

三

在那些日子，在幽暗的茂密的林荫里
临着静静的流着的水边，
在高等学堂走廊的角落里
缪斯开始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学生的斗室
直到这时缺少欢乐，
忽然地通明起来！缪斯在这里面
摆开了她的心机的宴会。
别了，冷淡的科学！
别了，早年的嬉游！
我变了，我是诗人……
在我的心灵里只有诗句
洋溢，活跃，
奔流成美妙的诗章。

四

到处不倦地和我在一起，
缪斯对我歌唱，重又歌唱
（Amorem canat aetas prima）[25]
关于爱情的一切，一切……
我就跟她唱第二部的歌声[26]；
年轻的朋友们在空闲的时刻
都爱听我的声音。
他们以偏爱的心灵
热衷于兄弟的情谊，
给我戴上了第一个花冠，

让他们的歌人用它
来装饰他的羞怯的缪斯。
啊，天真的日子的胜利：
你的梦在我的心灵甜蜜！

附录二一　八章二节别稿

别稿又作：她也苦恼着初恋的柔情。
德密特里叶夫也没有责难我们。
这个俄国风习的保存者，
他放下了碑铭，也来聆听我们，
并且抚爱胆怯的缪斯。
还有你，深深感动人的
无比卓越的歌人[27]，
你，孩子们的心的偶像，
不是你被偏爱所迷惑，
不是你向我伸出了手
并且召唤我走向真正的光荣？

附录二二　八章一六节草稿

在辉煌而且富丽的客厅里，
那时沉默的密集的人群中间，
仿佛有翼的百合花，
拉拉·卢克[28]袅袅地走了进来，
在低垂着头的人群之上

她的皇家的头放着光辉，
那颗明星——哈里特中的哈里特[29]，
静静地飘荡了过去，
于是各色年岁的视线
飞射着，燃烧着嫉妒，
一会儿看着她，一会儿看着沙皇，——
只有叶甫盖尼一个人对她们不看一眼：
只被达吉雅娜一个人所打动，
他只看见达吉雅娜一个人。

看，尼娜走进客厅了，
她在门口停了下来
四射的目光顾盼着
周围注意的客人。
胸部起伏着，肩头闪着光，
头在金刚石中燃烧，
裹着身体的透明的花边的网
盘旋着颤动着。

并且丝的蛛网般的刺绣
透露出玫瑰色的肩头，
并且你们是在狂欢里，在天堂里，
在这幅媚惑的图画之前。

附录二三　八章二四至二六节草稿

这里是M——B公爵，
娶了个又虚弱又驼背
又有七千个魂灵[30]的玩偶；
这里是名人中间的人物，
普拉维新，刚正的检察官
（不久以前这位严峻的凯妥[31]
因为受贿被免了职位）；
这里还有位睡眼蒙眬的议员，
和纸牌度过了他的一生，
对于政府却是必需的人物。
这里是一位对整个的世界不满，
对一切都忿忿然的杜林伯爵：
对女主人的太随便的家，
对女子的愚蠢，对男子的语调，
对赐给两个孤儿的花章，
对关于矫揉造作的小说的评论[32]，
对自己的妻子的空虚，
对成熟的女儿的身腰。
这里是一个舞会的指挥者，
严格的，把跳舞当作职务的人……
靠着墙有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
像杂志上的图画一样地站着，
红红的脸，仿佛柳树节的赫鲁宾，
穿着紧紧的衣服，不动也不说话。

还有那位，她的青春微笑着——
盛开着生命的花朵；

还有那位，她竟然打算
支配公众的议论；
还有那位，他的远远离开浮华的社交界的
质朴的心灵，
应该有那么一个时候
享受温柔的幸福；
还有那位，她的心里秘密地，
受着疯狂的热情的惩罚，
怀着嫉妒和恐惧，——
偶然地会合到了一处，
彼此的心里都合不来的她们，
在这里一个跟一个坐在一起。
谁也不想用冷冷的嘲笑
来对待这位老人：
当看到在丝围巾的领结下面的
衣领不合时式，
女主人也不用高傲
使一个外省的女地主难堪。
对于所有的客人她都是
一样的质朴，一样的亲蔼[33]。
只有一个过路的旅客，
派头十足的伦敦的倨傲的人物，
他的放肆的态度
引起了淡淡的微笑，
而迅速地交换的视线
就是对他的公正的评判。

在真正的贵族的客厅里
没有浮夸的言辞
也没有杂志上吹毛求疵的评论的
世俗的猥琐。
女主人，大方而且从容，
她用的是平民的语言，
并且它的异常的生动
没有惊吓任何人的耳朵。
另外一位深刻的杂志评论家，
在写他的批评稿子的时候，
对这点一定会要感到惊讶。
可是在世界上发生多少事情，
它们或许，
我们没有一个杂志能够想到。

附录二四　八章三〇节草稿

日子过着，星期飞逝，
奥涅金只想着一桩事情，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目的，
只是为了公开地或是暗暗地
能在什么地方碰见公爵夫人，
看看她脸上的神色
哪怕是焦虑或是愤怒。
他抑制住自己的野性，
到处的，在夜会上，在舞会上，

在剧院里，在时装的女艺术家家里，
在冰冻了的河岸上，
在街道上，在前厅里，在客厅里，
他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竟有愿望了！他是怎样的不懒了。

附录二五　奥涅金的旅行别稿一

（苦闷着）……像是梅尔摩特[34]，
或是用另外一种假面具来炫耀，
有一次他在摩尔斯基大街的Hotel de Londres[35]里，
一觉醒来变成了一个爱国者。
俄国！……罗斯[36]！……一瞬间
他觉得异常地喜欢起来，
并且决定地——他是爱上了！
他只醉心于俄国！
他于是就憎恨起欧洲来，
以及她的逻辑的，〔枯燥的〕，
以及她的理性的空虚。
奥涅金旅行着——他看到
神圣的罗斯，她的田野，
乡村，城市和海洋[37]。

附录二六　奥涅金的旅行别稿二

我们一起在埃夫克新[38]的海滨
漫游了没有多久，
命运重又分开了我们，
并且派定了我们要有远行。
奥涅金，很冷淡，
而且，凡是他看到的，都厌倦了，
他动身去到涅瓦河畔，
而我离开了可爱的南方的太太小姐们，
黑海的肥嫩的牡蛎，
歌剧，黑暗的包厢，
并且——谢谢上帝——离开了那个显宦[39]，
去到了三山村[40]的林荫，
去到一个遥远的北方的县城——
并且我的到来是悲哀的。

附录二七　奥涅金的手册（似可归附七章二十三节）

包着羊皮，镶着银边，
用银锁锁着，
它被写满了，画满了
四处都是奥涅金的手迹。
在这些没有联系的涂写中间
隐约地显露出思想，见解，
肖像，文字，姓名，
以及秘密的思想的密码。
〔片断，信的草稿，

总之——一本真诚的札记，
这是奥涅金写下来的，
在他年轻的时候……〕

一

人们都不爱我并且诽谤我：
在男子的团体里我难以忍受，
姑娘们在我面前发抖，
女士们斜着眼睛看我。
为什么？这为的是
我们都只喜欢谈论而不做事情，
对于无聊的人物胡说是重要的，
蠢材轻浮而且恶毒，
赤热的心灵的疏忽
或是触犯，或是嘲笑了
自私自利的小人，
因为才智之士，爱好自由，令人头痛。

二

你们怕女伯——伯爵，
爱丽莎·K，对他们说。
是的，粗鲁的N．N．回答了，
我们怕女伯——伯爵，
就像你们怕蜘蛛一样。

三

在《可兰经》里有许多健全的思想。
这就是例子：“在睡前祈祷，
躲开错路，
尊敬真理而不要和蠢人争吵。”

四

田野上的花，森林里的叶子，
在高加索的小河里化成了石头，——
在生活的波浪里
轻浮的和热烈的性格也都正像那样地死去。

五

六号。在B．家里，在舞会上：
客厅里够空的。
R．C．像天使一样的漂亮：
举止是多么地从容！
在微笑里，在眼睛的娇弱的流转里
是什么样的柔情和心灵！

六

昨晚R．C．对我说
——“我早已等着见您了。”
“为什么？”——“全都对我说，
我会恨您的。”
“为什么？”——“为的是尖刻的谈吐，
为的是关于一切的轻率的意见，

为的是对于一切的讽刺的轻蔑。
然而这是胡说，
您可以任意地嘲笑我，
可是您全不是那么危险；
而您到今天可晓得，
您很质朴而且良善？”

七

严寒和太阳：美妙的日子！
可是我们的太太小姐们
显然懒得走下门口的台阶，
到涅瓦河畔炫耀冷艳的美色；
都坐着——铺了沙的花岗石[41]
引诱不动她们。
东方的制度是聪明的
并且古人的风习是对的：
她们生来是为了闺房
或是为了奴隶的束缚……

八

昨天，在B．家离开宴会，
R．C．像赛菲尔[42]似的飞走了，
不理那些抱怨和责备，
我们就在油漆的楼梯上
像跟在年轻的土耳其宫妃后面的
扰攘的人群一样地奔跑。

我从她得到了
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
我拿黑貂的披肩
披上她的漂亮的肩膀；
在可爱的头上的鬈发上面
我蒙上绿色的面巾；
我在涅瓦河的维纳拉前面
分开迷恋的人群。

九

今天我被介绍了给她，
看着那个丈夫有半个钟头。
他很神气，染着头发，
他凭着官爵就用不着智慧……

一〇

当然，个别的轻蔑
每一个蠢材是不难的，
随便的愤怒
个别的无耻的女子也是一样。
但是——奇怪！——
轻蔑所有的他们这就困难。

一一

这样，用坚强的意志的压力
我们抑制猛烈的热情，

用骄傲的灵魂忍受不幸，
用希望愉悦悲伤……
可是对烦闷？用什么来克制它？

附录二八　回到奥涅金

你劝我，亲爱的普莱特纽夫[43]，
继续我的搁下的小说
并且，用诗来飨宴，
用空虚的故事来款待这个铁的时代。
你想，可以把荣誉的骚扰
跟有益的目的结合起来，
（而为了这个你劝告同行）
从读者拿适中的报酬，——
（一行诗十个卢布），
（共计〔这就有〕，〔每〕一节诗一百四十）
对现在的人是算不得什么的租税。
难道谁舍不得五个卢布？
算得什么！每个人都会不说多话地拿了出来！
从书商那里可以拿到，实实在在的。

你说，——奥涅金还活着，
那么小说就没有结束：没有理由结束它，
并且情节又好
……（结局）
从荣誉那里，接受它的使命，
收集赞美和詈骂的租税，

同时从可敬的读者那里
拿适中的报酬。
一本书五个卢布，
难道他们会舍不得它。

你们劝我重新来写奥涅金，朋友们，
在秋天闲暇的时候，
你们对我说：“他活着并且没有结婚——
这样小说就还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宝藏！
在它的自由的，广阔的画幅里
你来嵌进一连串的图画，展开它的全景吧，
读者们会蜂拥而来，付给你入场费，
还要给你荣誉和收入。”
谢谢，我很高兴……

在我秋天闲暇的时候，
在我喜欢写作的那些日子，
你们劝我，朋友们，
继续丢开了的故事。
你们说得对，
小说，没有结束，
就奇怪地，甚至是唐突地把它中断……
把它送去付印吧
（别稿……付印，
把这部没有完的小说）。
它的主人公应该
不论怎样，结婚

（曾经：违反命运……）
最低限度——穷困，
还添些别的人物，
给他们友好的敬礼，
从迷宫里面遣送出来。
你们说："谢谢上帝！
当你的奥涅金活着，
那么小说就没有结束。一点点地
来写它吧——不要懒。
从荣誉那里，接受它的使命，
收集赞美和詈骂的租税，
绘写那些都市的花花公子
和他们的可爱的小姐，
战争和舞会，宫殿和草屋，
顶楼，静室，闺房，
并且同时从我们的读者那里
拿适中的报酬：
一本书五个卢布——
这租税实实在在一点不重。"
你们说："谢谢上帝！
奥涅金活着，那就一点一点地
（来写）这部美妙的（小说）
（主人公有了，出色的情节。）
（那么，上帝保佑）……
并且重新（你）要来倾听
赞扬和批评家的警告。"
（全都准备好了）……

你命令我，我的严厉的评判者，
照着以前的格调
把早已丢开了的主人公，
从前曾经出过名的
重新带上舞台，
因为……
你说
奥涅金活着
并且他还不会很快就隐藏起来，
关于他你知道许多消息……

---

[1] 斯泰尔夫人（1766—1817），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

[2] 塞尔西，希腊神话里的女巫，会魔术，迷惑过许多人，这里指淫乱的女子。

[3] 菲布，阿波罗的别称，希腊神话里的诗神。

[4] 瓦莱特，扑克牌里的十一。

[5] 杜司，扑克牌里的一（或十四）。

[6] 海里贡，希腊古代的山名，相传缪斯女神住在这里。

[7] 辟格玛里翁，古代希腊神话里塞浦路斯国王，爱一个大理石的少女雕像，后来爱和美的女神阿菲罗吉达应他的祈祷，赐给这尊雕像以生命，于是她就“热了而且活了”，辟格玛里翁于是和她结了婚。

[8] 吉米拉，希腊神话里宙斯的妻子，法律和正义的女神。达夫娜，希腊神话里河神的女儿，因为逃避阿波罗求爱，变成了月桂树。里列塔，不详，疑为犹太民间传说里的Lilith，据说她是人类始祖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后来逃开了他，变成一个魔鬼。——这里指各种类型的女子。

[9] 福布拉斯，法国作家库弗莱（1760—1796）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专门玩弄女子的人物。

[10] 旧式枪的发火器。这里指猎抢。

[11] 指希腊古代大诗人荷马（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他作过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12] 吉普里达，希腊神话里爱和美的女神。宙斯，众神的王，宇宙的主宰。

[13] 伊斯妥密娜（1799—1848），俄国著名的女舞蹈家。

[14] 海伦，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一个绝世美人。

[15] 曼尼拉伊，希腊神话里斯巴达的国王，海伦的丈夫。

[16] 弗里吉亚，小亚细亚的古国，特洛城所在的地方。

[17] 普里姆，希腊神话里特洛城的王，巴里斯的父亲。

[18] 伯尔加姆，小亚细亚的城名。

[19] 巴里德，即巴里斯，特洛城的王子，拐走海伦，引起特罗战争。

[20]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名将，1812年指挥俄军大败拿破仑。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名将，1805年在特拉法加尔击破拿破仑的海军，奠定英国海上的霸权，他也在这次海战中阵亡。

[21] 雷莱叶夫（1795—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处绞刑。

[22] 《叶里塞》，俄国诗人玛伊科夫的诙谐诗作。

[23]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罗马政治家，散文作家。

[24] 学生回答问题，要走到教师面前，站在课堂之前回答。

[25] （青春的年纪总好歌唱爱情）——拉丁文。

[26] 即指男声。

[27] 指俄国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

[28] 拉拉·卢克，英国作家慕尔（1779—1852）所作的长诗《拉拉·卢克》里的女主人公，美丽的印度公主。

[29] 哈里特，即格莱斯，希腊神话里美、雅、善三女神的总称。意即女神中的女神。

[30] 俄国古代称农奴为魂灵。

[31] 凯妥（公元前234—公元前149），罗马元老院议员，以严峻著名。

[32] 别稿：对报纸的文笔，对阴霾的日子。

[33] 别稿：自然而且亲蔼。

[34] 英国作家玛丘林（Maturin）作品里的主人公。

[35] 伦敦饭店。（法文）

[36] 罗斯，俄罗斯的古名。

[37] 别稿：（森林，草原）和海洋。

[38] 埃夫克新海，黑海的古名。

[39] 指奥德萨的总督伏隆曹夫，一个骄横的官僚，普希金常受他的迫害。

[40] 三山村，普希金在1824年8月被沙皇政府从奥德萨流放到他父亲的田庄米哈伊罗夫村。三山村在附近，普希金常去游玩。

[41] 彼得堡涅瓦河畔有花岗石走道，冬天铺上沙，防行人滑倒。

[42] 赛菲尔，西风，西风是春的和风。

[43] 普莱特纽夫（1792—1865），作家，批评家，普希金的友人。他写信劝普希金继续写作《奥涅金》。普希金复信说："你劝我继续《奥涅金》，相信我，我没有结束他……"（1835年9月1日至15日从米哈伊罗夫村寄往彼得堡。）

普希金论《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们的批评家们让我安静了很久。这给他们添了光荣：因为我当时是在远方，并且处在不顺利的境遇里。照例都假定我还是个很年轻的人，最初的有敌意的文章，记得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第五两章出版之后开始出现的。在《文学季刊》（Атеней）上发表的对这两章的评论，那种美好的腔调，美好的文体和奇怪的吹求使我惊讶。最平常的一些修辞的辞藻和比喻惹了批评家的事，例如：

可不可以说“杯子咝咝地响着”，不说“酒在杯子里咝咝地响着”？

“壁炉冒着烟”，不说“热气从壁炉里出来”？不是太大胆了吗：“嫉妒的猜疑？”“靠不住的冰？”你们怎么想呢，这样的句子是什么意思：

孩子们
用冰鞋响亮地划着冰

批评家总算是猜到了，这意思是：孩子们穿着冰鞋在冰上跑。

代替：

笨重的鹅穿着红蹼
（想要在水里面游泳）
小心翼翼地走到冰上……

批评家读作：

笨重的鹅穿着红蹼
想要游泳……

并且公正地指出来，穿着红蹼你是游不远的。

Б.费多罗夫先生，在一个刚刚创刊的杂志上，够善意地分析了《奥涅金》第四章和第五章，不过他指示给我，有些描写秋天的诗句，我一连都用“已经”（уж）开头，他说这叫蛇的开头[1]，又说在修辞上叫作单起法。他又指摘母牛这两个字，并且谴责我，说我把出身高贵的小姐们，也许，还是官家的，叫作丫头们（这，当然，没有礼貌），同时怎么把普通的乡下丫头叫作姑娘：

在茅屋里姑娘哼着歌。

这句诗：Д ва века ссорить не хочу（我不想让两个时代吵嘴），批评家觉得不正确。文法说的什么？及物动词带否定小品词不能用役格，而要用生格[2]，例如：Я не пишу стихов（我不写诗）。但是在我的诗句里，小品词Hе（“不”）关联的是动词xouy（“想”），而不是ccopHTrb（“让……吵嘴”）[3]。Ergo（因此）这条规则在这里不适用。例如，我们再举下面这个句子：Я не могу вам позволить начать писать стихи（我不能容许你来写诗），这就，自然，不用стихов。难道否定小品词的电力应该穿过这一连串的动词去影响名词吗。我不这样想。

有些是诗的破格：在否定小品词не之后用役格，而不用生格；用времян代替времен（例如，巴秋希科夫[4]就写过：

То Древню Русь и нравы

ВДаДимира времян……）。

这使得我的批评家大惑不解，但是这句诗比什么都更使他生气：

人的话语和马的足踏。

“学过古俄文文法的人，我们是这样表达意思的吗？能够这样的歪曲俄国语言吗？”后来在《欧洲通报》上也很厉害地嘲笑了这句诗。话语（谈话）是本来的俄国字。足踏代替足踏声（因此鼓掌代替鼓掌声）完全不违背俄国语言的精神，正像是咝咝代替咝咝声一样：

他作咝咝如蛇

——俄国古诗

不幸的是，这句诗完全不是我的，而是整个的从俄国故事里拿来的：“于是他走出了城门，就听见马的足踏和人的话语。”（波瓦王子）

古代的歌谣，故事等等的研究，对于完全了解俄国语言的特性是必要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徒然地轻视它们。

没有人评论《奥涅金》第六章，甚至于《欧洲通报》上也没有指出印错的拉丁文。附带说一句：自从我出了高等学堂之后，我就没有打开过拉丁文的书，并且完全忘记了拉丁文。生命是短促的，没有工夫去重读。好书一本接着一本，而现在谁也不用拉丁文来写它们了。在14世纪，正相反，拉丁文是必需的，并且应当认为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一个标志。

在《北方的蜜蜂》上对第七章的批评我草草地读了一遍，那是在做客的时候，并且是在我没有心思想到《奥涅金》的时候……我只想指出一些写得很好的诗句和一个够可笑的关于甲虫的笑话。我说：

晚了。天暗了下来。

水静静地流着。甲虫嗡嗡地闹着。

批评家很高兴这个新人物的出现并且等待着他的性格写得比其他的人物更好。此外，似乎一点切实的意见或是批评的意思都没有。其他的批评家们我没有读，因为，真正的，我对他们没有兴趣。

附注：人们无故地认为《北方的蜜蜂》的这篇批评是布尔加林写的，因为：（一）它里面的诗太好；（二）散文太糟；（三）布尔加林先生不会说，莫斯科的描写是抄的《伊凡·维益金》（《Ив. Выжигин》），因为布尔加林先生没有说，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是抄的他的小说[5]。

那些省略的诗节不止一次成了责备的口实。《奥涅金》里有些诗节，是我不能或是不想付印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把它们省略了，就切断了故事的联系；因此我把它们本来所占的地方空出来。最好是用别的诗节来替换它们，或是把我保留的诗节重新熔化并且熔合起来。但是，对不起，对这个我是太懒了。我也来谦逊地承认一句，在《唐·璜》里也有两节省略的诗！

在其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责难中间，有些人责难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价格定得太高，并且在这个定价里看到可怕的贪婪。这在生来没有卖过自己的作品或是他们的作品根本不卖的人，这种话还好说，但是怎么能够《北方的蜜蜂》的发行人再三地重复这个好听的责难呢？价格不是作家定的，而是书商。至于诗，要的人数目有限。他们都是花五个卢布在剧院里买一个座位的人。书商们，假定用一个卢布一本买了整个的一版，然而他们会卖五个卢布一本的。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作者可以着手印第二版，价廉的版本，但是书商那时候就

会自己降低价格，这样来打垮这新的一版。这些商业上的花样在我们，平民作者们，是很熟悉的。我们知道，书的价廉并不就证明作者不贪，而是或者要的人很多，或者完全卖不出去。请问：哪样更赚钱些——印20000本书卖50戈贝克一本，还是印200本书卖50卢布一本?

克雷罗夫[6]，这位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最人民性的诗人（ leplus national et le plus populaire）[7]，他的寓言集最近一版的价格，就并不和我们所说的话矛盾。读寓言的（小说也一样）有文人，也有商人，也有交际家，也有太太小姐，也有婢女，也有孩子。但是读抒情诗的仅仅是爱诗的人。而他们多吗?

作者自己要知道他的作品在读者中间产生的印象，在我们这里是够困难的。从杂志上他只能知道出版人的意见，这种意见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信实。朋友们的意见，自然是偏颇的，而不认识的人们，当然，不会把他的作品扔到他眼睛上去，即使它是值得如此的。

《奥涅金》第七章出版的时候，杂志上一般的对它的批评都很不好。我是很想相信他们的，假如他们的论断不太和他们关于我这部小说前几章所说的话互相矛盾。在他们加给这同一部作品第六章的，那些过分而且不当的赞美之后，我奇怪地读到，例如，下面这段批评……[8]

在我们的一个杂志上说到第七章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因为我们的时代和俄国在前进，而诗仍然在先前的地方。这个论断是不对的（在它的结论里）。时代可能前进，而科学、哲学和公民的地位可能改进和变化，但是诗仍然在一个地方：它的目的是一个，方法也一样。诗的作品可能是拙劣的，失败的，错误的：真正应该负责的是诗人的才能，而不是走到他前面去的时代。

伟大的诗人们的作品仍然是新鲜的并且是永远年轻的——但是古代的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和哲学的伟大的代表人物却一个跟着一个变老了，并且一个个让出了地位，只有诗仍然保持它的地位，而且永不丧失它的青春。

大约，批评家想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他的所有的从者对于读者已经不新鲜了，而且他使他们感到厌倦了，像他使杂志评论家们厌倦了一样。

不论它怎样，我决定要来试试耐性。这又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两章——最后的，至少付印的。那些要在它们里面寻找有趣味的事件的人，可以相信，在它们里面比所有前几章里情节还要更少。第八章[9]我原来想完全取消，只把它换些罗马字，但是我怕批评家们，所以就把它的许多片断付印了[10]。

1830年10月至11月

---

[1] 俄文有两个意思，一是“已经”，一是“蛇”。“蛇的开头”是讽刺的话，指四章四〇节起的诗句。

[2] 役格即第四格，生格即第二格。

[3] 别稿：但是在我的诗句里，动词ссорить（“让……吵嘴”）不是受小品词не（“不”）支配的，而是受动词хочу（“想”）支配的。

[4] 巴秋希科夫（1787—1855），普希金同时的一个有名的诗人。

[5] 布尔加林，波兰人，沙皇政府的密探，当时御用的政治报纸《北方的蜜蜂》的发行人，也写小说，常在自己的报纸上化名赞扬自己的小说，并且常说某某作家模仿了或是抄袭了他的作品。普希金常受到他的诬蔑和毁谤。在1830年普希金写过一首讽刺诗鞭挞这个卑劣的小人：
你是波兰人，这并不是不幸：
戈斯秋希科是波兰人，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

好吧，哪怕你是鞑靼人，——
我也看不出这有什么羞耻；
哪怕你是犹太人——这也不是什么不幸；
不幸的是，你是维多克·菲格略林。
这首讽刺诗的手抄本传遍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维多克·菲格略林即指法节伊·布尔加林。——（《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三卷168页。）

[6] 克雷罗夫（1768—1844），俄国寓言诗作家。

[7] 最民族的和最通俗的。（法文）

[8] 批评从略——那里面拿《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本坏诗《叶甫盖尼·维尔斯基》比较，普希金对它加了一个注："叶甫盖尼·维尔斯基——我要请这位我不知道的诗人原谅，如果我大胆地来重复这个愚见。根据他的诗作的片断来判断，我决不认为自己是被侮辱了，如果有人觉得叶甫盖尼·奥涅金低于叶甫盖尼·维尔斯基。"（苏伏林版注）

[9] 原来的第八章是《奥涅金的旅行》，现在的第八章是第九章。

[10] 这段文字，按照原先的预定，应该是《奥涅金》最后两章的序言，在它的署名里就写着"1830年11月21日。波尔吉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序言"。——但是因为有一章（第八章）取消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发表。（苏伏林版注）

关于《叶普盖尼·奥涅金》

一

1820年，普希金因为他的革命诗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南俄吉希纽夫。在吉希纽夫的时期（1820—1823年），他和十二月党人有密切地往来，更热烈地燃烧着革命思想的火焰，更深沉地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点，在几篇短的作品之后，于是开始写一部长篇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普希金绘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厌倦贵族社会腐败荒淫的生活、深感没有出路的苦闷的奥涅金，另一个是具有纯朴的心灵和真挚的情感的达吉雅娜。在展开人物的故事的时候，诗人广阔地描写了俄国的社会生活，在第一章里描写了“1819年末彼得堡青年人的社交生活”[1]，在第二章至第六章里描写了乡村贵族地主的生活，在第七章和第八章里描写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断》里描写了俄国重要地区的生活风习，在第十章的草稿里还描写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时，诗人在这部作品里完成了高度的诗的艺术，创造了现代俄国文学的语言。在这部“诗体小说”里，诗人交织诗和小说的样式，融合叙事、抒情、论理、批评、讽刺、寓言、预言为一体，并且用美丽的牧歌、欢乐的恋歌、沉痛的哀歌、民间的传说、真挚的书信、质朴的自叙，点染全部的画幅；诗人从人的生命、人的灵魂，写到社会的生活、风习，写到俄国的历史。

在俄国文学里，普希金是第一个人，《奥涅金》是第一部作品，以史诗的深度和广度绘写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以深刻精炼的艺术塑造

了典型人物，开创了现实主义的路，并且在诗里表现了觉醒的社会思想。

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奥涅金》可以称之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高度的人民性的作品”，而且，《奥涅金》是“一部真正的‘历史的，诗，虽然它的主人公里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这部诗作在俄国这一类的作品里是最初的也是辉煌的作品，因此它的历史的价值更高。在这部作品里普希金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最初觉醒的社会意识的代表者：这是无限的功绩！”[2]

在普希金之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作于1838—1839年）里写了第二个奥涅金——彼秋林，一个阴郁冷淡，厌倦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贵族青年。当彼秋林的朋友问莱蒙托夫说：“您好像，最近是在京城里的：那里的青年人全都这样吗？”

莱蒙托夫写道：“我回答说，是有许多人在讲那样的话；并且大概，有些人讲的是真话；不过，这种失望的情绪，像所有的风习一样，从社会的上层开始之后，就传到了下层，在那里广泛地流行起来，并且现在，那些比所有的人都更甚并且真实是感到苦闷的人们，都竭力隐藏起这种不幸，好像这是一桩罪过似的。”（《当代英雄》）

所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普希金所写的人物，是那一时代俄国社会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通过他们表现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动向，反映出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感到不满、苦闷以至于反抗的思想情绪。——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

读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沙皇专制政制的柱石，贵族阶级生活的真实面目，看到这个高踞在人民头上，依靠人民的血汗为生的社会集团（阶级），过着什么样腐败堕落的生活；并且看到它怎样窒息了聪明才智年轻有为的奥涅金，残害了纯真的善良的达吉雅娜，就不能不猛然有所省悟，在想了又想之后，就不得不憎恶这个腐败的社会制度和它的统治人物，终于达到必须推翻和改造这个社会的结论。

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无限的功绩”，这就是《奥涅金》的现实的意义，这也是它“受到大众那样热烈的欢迎，并且对当时的和后来的文学有那么巨大的影响”[3]的原因。《奥涅金》开始的创作道路，成为后来俄国民主主义作家的出发点，莱蒙托夫、果戈理以至托尔斯泰、契诃夫，都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奥涅金》不仅有它的历史的意义，就是在今天，在共产主义时代，也仍然有它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增强我们革命的意志和建设新社会的信念，并且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更好地进行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的史诗。

二

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个消息，是普希金在1823年11月4日给甫雅柴姆斯基公爵的信（从奥德萨寄到莫斯科）里发表出来的：“至于我的工作，现在写的不是小说，而是诗体小说——这有非常之大的差别。它类似《唐·璜》——关于出版的事连想都没有想。我们的检察官是这样的任性，简直不可能划分他们的职权的范围——所以最好是不想它——如果要写，就决不能玷污了手。”[4]

在当时，普希金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确实是困难重重的。一方面，它很可能被检察官禁止出版，因为它这样深刻地暴露了俄国的贵族社会和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它会受到“批评家”的攻击，因为这部绘写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诗作，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僵死的古典主义作品或空虚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根本的异。

普希金不顾各种各样的责难和攻击，坚持着现实主义的道路，继续尽力写作，前后大约经过八年的时间（1823—1830年），终于完成了全诗。

《叶甫盖尼·奥涅金》全诗的写作大纲，普希金在1830年曾经亲笔写在草稿里的一页纸上（当时准备全诗出书用的），注明了各章写作的年代和地点。

奥涅金

第一部　序言

第一章　《忧郁病》吉希纽夫，奥德萨。

第二章　《诗人》奥德萨。1824。

第三章　《小姐》奥德萨。米哈（伊罗夫村）。1824。

第二部

第四章　《乡村》米哈伊罗夫（村）。1825。

第五章　《命名日》米哈（伊罗夫村）。1825，1826。

第六章　《决斗》米哈（伊罗夫村）。1826。

第三部

第七章　《莫斯科》米哈（伊罗夫村）彼（得堡）。玛林（尼基）。1827.8

第八章　《游历》莫斯（科）。巴甫（罗夫村）。1829。
波尔（吉诺）。

第九章　《上流社会》波尔（吉诺）。

注释

1823年5月9日吉希纽夫——1830年9月25日波尔吉诺——

9月26日 A　П[5]

急于生活也忙于感受

K. B.[6]
7年4个月17天。

不过，后来在普希金的草稿上，找到了各章注有更详细的年月和日期：

小说构思在1823年5月9日，吉希纽夫。

《第一章》——开始于1823年5月28日夜，吉希纽夫；23节注着：1823年8月16日；完成于1823年10月（octobre）22日，奥德萨（Odesse）。《第二章》——在第二天开始，16节注着：11月1日（1 novembre）；17和18节：11月3日（3 nov）；结尾（39节）：1823年

12月8日，夜（nuit）。《第三章》——开始于1824年2月8日夜（8 fevr.，lanuit）；22和23节：9月5日；完成于1824年10月2日。《第四章》——23节注着：1824年12月31日及1825年1月1日；43节：1826年1月2日；51节：1826年1月6日。《第五章》——开始于1826年1月4日；完成于1826年11月23日。《第六章》——开始于1826年，完成于1826年8月10日。《第七章》——开始于1827年3月18日（在莫斯科）；春天写成描写莫斯科的诗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12和13节：1828年2月19日；完成于1828年11月4日。《给п．A．普莱特纽夫》的献诗作于1827年12月19日。《奥涅金的手册》属于第七章，注着：1828年8月5日。《第八章》（后来加以节删，题名《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断》）——开始于1829年12月24日；在先（最迟1827年）已经写了描写奥德萨的诗节；完成于1830年9月18日。《第九章》（后来移作第八章）——构思于1829年，完成于1830年9月25日（在波尔吉诺）。1831年修改了重写了几节诗（如1至4节，24至26节）；1831年11月5日插入《奥涅金给达吉雅娜的信》。《第十章》——存有普希金的记录：《（1830年）10月19日焚毁第十章》。

《回到奥涅金》——写于1833年夏末秋初。1835年9月15日普希金并且写了构思中的小说续篇的两节开头的诗。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陆续写作的，也是分章出版的：

《第一章》在1825年出版（2月15日，彼得堡）。书前写着《给弟弟列夫·赛尔盖叶维奇·普希金》[7]的题词；并且有一个《序言》：

“这是一部长诗的开头，大约，它一时还不得结束。

《叶甫盖尼·奥涅金》有些篇或章，已经写好了。它们是在顺利的境遇影响底下写出来的，带有作者第一部作品《鲁斯朗和刘德密拉》所特有的欢乐的痕迹。

“第一章是一个整个的部分。它限于描写1819年末彼得堡青年人的社交生活，并且令人想到《伯波》（Беппо），阴郁的拜伦诙谐的作品。”

“远见的批评家们会指出来，自然了，情节的缺陷。每个人任意地判断整个小说的情节，他只是才读了第一章。还会指摘这位近似《高加索的俘虏》的主要人物的非诗的性格，以及用最新的哀歌的令人厌倦的样式写出来的那凡节诗吧，‘在那里面忧郁的情感吞没了其他的一切。’但是请让我们把读者的注意转移到优点上来吧，这是讽刺作家们所罕有的：在风习的诙谐的描写里没有个人的侮辱，并且遵守着严格的礼貌。”

在这个《序言》之后还有一首诗《书商和诗人的谈话》。后来普希金把它编进了1835年版的诗集，在《奥涅金》里就不再印这首诗了。

《第二章》在1826年出版（约10月20日，莫斯科）。

《第三章》在1827年出版（10月11日至12日，彼得堡），也有一个序言：“《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在1823年写成，1825年出书。过了两年才出第二章。这种迟缓是由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从现在起将要保持不间断的程序出书：一章紧接着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1828年合并出版（1月31日至2月1日至2日，彼得堡），书前有一首《给П.А．普莱特纽夫》的献诗，后来就放在小说的开头，作为

全书的献诗。《第六章》也在1828年出版（3月22至23日，彼得堡）。《第七章》在1830年（3月18至19日，彼得堡）。《第八章》在1832年（1月，彼得堡），有一个序言（即现在《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断》前面的引言）。整个的小说在1833年（约3月23日）出版，这是第二版。第三版在1837年，诗人逝世的前几天出版；1月30日，在《俄国残废军人文学副刊》第五期上，登出普希金逝世的哀启，同时也刊载着这一版的介绍。

这些详细的写作和出版的年月，可供普希金研究者的参考。《奥涅金》全诗出书的时候（1833年），第一次加进《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注释》（分章出版时只有第一章和第七章有注），并且加进《奥涅金的旅行的片断》。《第十章》直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学者重新整理研究了普希金的草稿，才把暗码译出，加进全诗里面。《第十章》也是在1830年写作的，但是诗人在同年就焚毁了原稿，显然，这与1830年欧洲革命的风暴，和沙皇政府采取的严酷的反动政策是有关系的。从今天存留的残稿的片断看来，《第十章》的画幅将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展开，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收起；并且将欧洲的革命运动也着上诗的彩色。在这一章里奥涅金将要有什么变化，将要扮演什么角色，诗人将要给予我们什么思想的火花和艺术的形象，可惜无从知道了。

从诗人的写作年月我们知道，《奥涅金》基本上是在1830年完成的。可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也在1830年方才完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1831年之后方才陆续出世。普希金不仅开创了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上古典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创始人之一。

正如诗人自己所确信所预言的，诗人用他的作品建立了一座高耸在亚历山大纪念柱[8]之上的纪念碑，他的竖琴千百年的高扬着锵锵的乐章，把正义和自由的声音，传给俄国的以至全世界的人民。

唯有人民的诗人才能不朽，整个文学的历史这样说明着，普希金的诗这样说明着。

吕　荧

1954年3月

---

[1] 普希金：《奥涅金》第一章（1825年版）的《序言》。

[2]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别林斯基文集》第三卷566页，496页）。

[3]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别林斯基文集》第3卷566页）。

[4] 《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十卷70页。

[5]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省写。

[6] 甫雅柴姆斯基公爵的省写。这句诗就是第一章前面的引诗。

[7] 列夫·赛尔盖叶维奇·普希金（1805—1852），诗人的弟弟，1825年12月14日曾经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8] 亚历山大纪念柱，在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上，1832年为纪念沙皇亚历山大第一（1801—1825）而建立。

校改后记

这一次校改，是根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局1949年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参照苏联科学院编辑的《普希金全集》（十卷本，1950年版）进行的，原文和苏联国家文艺出版局1937年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完全相同，只是标点有些不同，第十章的文字也略有不同，现有都参照这两种本子加以改动。《附录》部分因为没有别的本子，仍然根据1887年彼得堡苏伏林版（А. С. Суворин）。

这一次校改，文字方面改动很多，主要是使它更接近口语，更接近原诗。我很欣幸能够抽出时间把这个新译本改作出来，补偿从前的译文的拙劣和疏误。

关于韵律方面，和初译本一样，没有改变。普希金的原诗是有韵的，是诗人为写这部长诗独创的韵律，称为《奥涅金诗节》（Онегинская строфа），每一节诗十四行，韵脚和音节都有一定：

诗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韵脚	а	б	а	б	в	в	г	г	л	е	е	л	и	и
音节	9	8	9	8	9	9	8	8	9	8	8	9	8	8

全诗共约四百节，都在这样生动和谐的韵律中以抑扬格（ямб）起伏；不用同样的韵律，难以达到那种诗和音乐融和的境界。我因为病，也没有时间逐字逐句的推敲，不可能按原诗的韵律音节用谐意而且谐音的韵改译，只好仍用广义的韵和自由诗体。因为

“如果勉强顾全音韵的格律，势必将要牺牲内容的完满和语言的纯朴，以韵害诗以词害意，不是普希金的道路，也不是我们的道路。”（初译本《跋》）

这一次校改的时候，注也校改过了，为了便利更明确地了解普希金这本重要的作品，并且增加了一些；主要根据布罗德斯基（Н. Д. Бродский）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详解》（Евгеи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А. с. Пущкина）（1950年莫斯科版），这是一本相当详细的关于《奥涅金》的注释。

初译本中胡风同志译的三节诗（第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三十八节），仍然保存，这使我的粗拙的译文添了光彩。

初译本的内封面是薛萌同志设计的，他已经逝世了，现在仍然保持原样，作为对于逝者的纪念。

中国在前进，诗在前进。在进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百花齐放的人民文艺的今天，愿这本微末的译作，能够有略供爱好普希金和诗的同志参看的地方。

吕　荧

1954年3月



Воскресение

Leo Tolstoy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高植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三联书店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高　植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2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512-4

Ⅰ．①复…　Ⅱ．①列…②高…　Ⅲ．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252号

责任编辑　成华

封面设计　樱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　100010

印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98千字

译者附序

想到自己的写作生活往往是成年累月地空白着，便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近年来我有了一个无形式上拘束而有余暇自由工作的环境，但在这个期间的写作生活却几乎又是空白。（物价会影响我的工作情绪，真是怪事！）带着自惭，我又开始写作了。但因为一个机缘，一位老友与一位新友的好意，我遂中止写作而翻译此书。我想，此书在好多方面既远比我现在所能写出的东西好，而译书对于练习技巧与修养气魄又很有帮助，我自己的工作是不妨暂时搁置了。

本书原文是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国家出版局根据托尔斯泰全集（一九三三年版）第三十二卷所印的“艺术文学”版，附有精美插图三十五帧。

承柯林士教授（Prof. Collins）借给我英文毛德译本作参考，使我在翻译书中对话时特别得到帮助（然在语气及字句上概以原文为主）。毛德的英译本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手稿译的，是托尔斯泰自己认为满意的，当时在帝制的俄国被删之处在英译本中全都印出，而英译本之佳是毫无问题的。不过英译本（假定为手稿本）与原文本在字句上段落上颇有差异，且二者均有好多地方是另一本所没有的。我以原文为主，如遇英译本（手稿本）有多出的地方，或差异之处，我即斟酌上下文，加以比较，而决定添入与否。

着手之前，很想保持原文风格语调，而同时译文又不生硬，可是译后自己看了一遍，不禁愧然，译得太不能满意了。英文译本颇能保持原文风格句法，有时全句构造次序几竟相同，而同时又很流利。我的译文却太差了。顾此即难免失彼，这一来是中文与原文之差异远大

于英文俄文之间的差异，二来是我的修养还不够。虽然我是尽力求其不负作者不欺读者，但如尚有欠妥之处，那是由于我的疏忽与才短，应归我负责。有些字句，例如一个主格，有时是三四个抽象名词，其中夹着两三个of，最末的of之后又是好多字（在原文便是接连着两三个名词第二格），这往往很难译出，或难以找到适当而又明达的相等字句，我便凭自己过去学习写小说时所知的句法而译出，然而在大体上，我是尽量保持原文的一切，句法力求直译而明显，能不添减文字即不添减，若还有为读者看了两遍而仍然不能明白之处，那是我的才力不够，不能怪文字的差异，我当再作修改，以补今日推敲润饰之不足。

有人说译文是为译本的读者而译的，应该以求读者容易阅读为原则，不妨让迁就译文的地方多于拘泥原文的地方。要译文顺口一点，这并不难，我可以在译文的字句间添减一二字，使译文流利，至少比目前的译文流利，可是我只做到很低的妥协折中的程度。为保持原文中简练之处，有些句子我不愿加注式地添字使它流利顺口。关于迁就与拘泥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亦无什么标准，大家在尝试中，我愿意我个人的尝试方法是到达较为完善地步的踏石。关于标点，我加用“、”号，为使长句容易明了。

此书原文，好像《战争与和平》，有些小地方显得欠妥，或可说是不如假定的“手稿本”，且有小错误（也许是排版错误）。托尔斯泰写人物时，称呼有时前后不一致，例如监狱长，有时又称作上尉，候补检察官，有时只称为检察官，译文从一。英文译本也偶有一二欠妥疏忽之处。这里说出来，既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为我的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做辩护，只是想表明一件工作（从写稿到出版）要做得完美是多么不容易。

译文里常常省去“一个”“这个”等冠词。国文的字句中常常不用冠词。俄文里没有冠词。为保持原文格调，我不添加冠词，但不加冠词而不顺达时，我即加以冠词，然而这也许未能周到，特为说明。

俄文简单句子中没有连接动词，好在国文里也常说“他漂亮聪明”“你哥哥比你快活”，凡能不添“是”字之处即不添，但当然是尽量避免故意生硬。

书中注释有三种：一种是原文所有的，一种是采用毛德英译本的，一种是我的附注。后二者均于注末标明。

书中人物对话每每夹有法文、英文、德文，为存原书精神计，概予保留，夹附译文，好在为数不多。

书中引用《圣经新约》的话，均借用《圣经》的译文。

书中的精美插图，我希望在战后的版本中，可以全数附入。

关于本书的道德影响问题，毛德英译本中曾引用托尔斯泰的信加以说明，兹将信中一部分译出附录于此：

“……对于不读全书及不了解其中意义的人，此书会许有坏影响。但此书也会——一如本意所在——有全然相反的影响。我所能答辩的，就是当我读一本书时，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Wlltanschauung des Autors（作者的世界观）：他所爱的与他所恨的。我希望任何持此种态度而读我的书的人会发现什么是作者所欢喜的与所不欢喜的，并为作者的感情所影响。我所能说的，是当我写此书时，我极憎恶肉欲，本书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表现此种憎恶。如我未能做到，我很抱歉……

我觉得，我们要受到我们的良心与上帝的裁判，不是为了我们行为的结果，而是为了我们的动机。我希望我的动机是不坏的。……”

目　录

译者附序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返回总目录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 Nr. 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

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

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二十二）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三）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七）……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聚集在一小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努力去损害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虽然用石头去盖压土地，使土地上不生长任何东西，虽然清除一切发芽的草，虽然用煤和石油的烟去污染空气，虽然斩伐树木，赶走一切的禽兽，在城市里春天依旧是春天。阳光是温暖的，草恢复了生气，在一切未被铲除的地方，不但是在树荫大道的草地上，而且还在石板的缝里生长、变绿，桦树、白杨、樱树长出了胶质性的香馥的叶子，菩提树凸起了绽放的蓓蕾，乌鸦、麻雀和鸽子已经春意地快乐地在准备窝巢，苍蝇在太阳晒暖了的墙边嗡嗡地飞。植物、鸟雀、昆虫和小孩，都是快乐的。但是人——年纪大的、成年的人，没有停止欺骗、苦恼他们自己，并且在互相欺骗、互相苦恼。人们认为神圣重要

的不是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世界的美。这美是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而有的，使人倾向和平、调谐与爱的；他们认为神圣重要的乃是他们为了互相奴役而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例如，在省监狱办公室里，认为神圣重要的不是春天的优美与欢乐是给予一切生物与人的；而认为神圣重要的乃是在头一天接到了一个编号的盖印的有题表的文书，要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上午九时提审三个囚禁在监狱里的未决犯——二女一男。有一个女的，是最重要的罪犯，要单独提审。于是，根据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典狱长走进了女牢的黑暗发臭的走廊。在他后边，一个面容憔悴，白发鬈曲，穿一件袖子镶扁绦的上衣、用蓝边的带子系腰的女人走过了走廊。她是女典狱。

“你找马斯洛发吗？”她问，同值班的典狱走到对着走廊的一道门前。

典狱弄响着铁锁，打开了锁簧；推开狱室的门，从室内发出了比在走廊上更臭的气味，他喊道:

“马斯洛发，上法庭！”

便又关了门，等候着。

甚至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被风吹进城的，郊野里新鲜爽快的空气。但在走廊上却是令人难受的带伤寒菌的空气，掺杂着溺粪、烟脂、腐物的气味，这使得每个新来的人立刻感觉到消沉和忧郁。从院子里来的女典狱，虽然闻惯了恶臭的空气，也觉得如此。她进了走廊，便马上觉得疲倦，想要睡觉了。

狱室里面发出了骚动声：妇女的声音和赤脚走动声。

“赶快，啊，快点呀，马斯洛发，我说的！”典狱长对着狱室的门大声说。

两分钟后，一个低矮的，胸部丰满的，年轻的女人，在白衣白裙之上罩了一件灰大衣，用轻快的步子从门内走出，迅速地转过身站在典狱的旁边。她脚上穿了麻布袜子，袜子外边是囚鞋，头上扎了白巾，在头巾下边，显然是有意地，弹出黑发的鬈环。这女人满脸是久被监禁的人的脸上的那种特有的苍白，白得令人想起地下室中甘薯的芽。小而宽的手和大衣宽领上所露出的白而胖的颈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个脸上，尤其是正面部的惨白中，是一双动人的、很黑的、发光的、有点儿肿但很生动的眼睛，有一只是微微斜视的。她站得很直，挺着丰满的胸膛。踏进走廊时，她微微仰着头，直直地望着典狱的眼，她停止着，准备执行要她去做的一切。典狱正要锁门的时候，一个白发老妇人的苍白、严厉、打皱的脸从里面伸出来。老妇人开始向马斯洛发说了些什么。但典狱推门撞老妇人的头，头不见了。从狱室里发出妇女的笑声。马斯洛发也微笑了一下，转身对着门上挖成的小窗子。老妇人在门里边面贴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不要说多余的话，不改口，就够了。”

“不管是怎么一个办法，不会再坏的了。”马斯洛发摇了摇头说。

“当然，是一个，不是两个，”典狱长带着官长相信自己聪明的神气说，“跟我走！”

露在小窗子口的老妇人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发到了走廊的当中，用迅速的小步子跟随着典狱长。他们顺石梯走下去，走过比女牢

更恶臭更吵闹的男牢，每间房门上的小窗里都有目光跟着看他们；他们走进了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了两个扛枪的押送兵。坐在那里的书记，给了兵士当中的一个人一件熏染了烟气的公文，并且指了指女犯，说："带去。"这兵——红麻脸的下城的农民，把公文放在大衣袖口的折层里，微笑着，对他的伙伴、宽颧骨的邱发施人[1]和女犯眨了一下眼。兵士和女犯下了阶梯，走到大门口。

在大门上的小门打开了，兵士和女犯跨过小门的横槛，走进院子，走出垣墙，走过城内的当中铺石头的街道。

车夫、店主、厨子、工人、官吏都停下来，好奇地望着女犯；有的摇摇头，想着：这是罪恶的——不是我们的那种行为所生的结果。小孩们恐怖地望着女犯，并且，只是因为有兵士走在她身边，而她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了，才觉得安心。一个乡农，卖了煤，在饮食店喝了茶，走到她面前，对自己画了十字，给了她一个戈比[2]，女犯脸上泛红，垂了头，说了什么。

女犯感觉到注视在她身上的许多目光，没有把头侧转，偷偷地斜视那些看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意令她高兴。比牢里清洁的、春天的空气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惯行走的穿着粗笨的囚鞋的脚，走在石头上是痛苦的，她望望自己的脚，极力要尽可能地走得轻。在一个面粉店的前面，有一些不为任何人所伤害的鸽子摇摆地走动着，女犯从那里经过时，几乎有一只脚碰上了一只深蓝色的鸽子。鸽子飞起来，扑动着双翼从女犯的耳边飞过，向她刮了一阵风，女犯微笑了一下，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深深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马斯洛发的身世是很平凡的。马斯洛发是一个未结婚的女婢养的，这女婢是跟着在乡下的地主家里做管牛妇的母亲过活的。地主两姊妹都是老处女。这个未结婚的女婢每年养一个孩子。这在乡下是寻常的事情——孩子受了洗，然后母亲便不喂哺那不为人需要的、非所期望地出世的、妨碍工作的孩子，于是孩子不久便饿死了。

这样地死了五个孩子。他们都受了洗，后来都不被喂哺，于是他们都夭折了。第六个婴儿是女孩，是过路的催刚人[3]生的，假若不是因为两个老处女当中的一个走进了牛房，为了乳脂有母牛的气味而要斥责管牛妇，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了。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牛房里。老处女一方面为了乳脂的事，一方面为了她让产妇躺在牛房里，斥责了管牛妇，便要走开，但是看见了婴儿，对她产生了同情心，自愿做婴儿的教母。她替婴儿行了洗礼，后来，可怜自己的教女，给了牛乳和钱给小孩的母亲，要她喂养小孩，于是小女孩活下来了。因此老处女叫她为“救下来的”。

小孩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生病死了。管牛妇老祖母感到孙女的拖累，于是老处女们把小孩带在自己身边。黑眼睛的小女孩长得异常活泼可爱，老处女们都欢喜她。

两个老处女：年轻的、较慈和的是苏菲亚·伊发诺芙娜，她就是替女孩施行洗礼的；年长的、较严厉的是玛丽亚·伊发诺芙娜。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给女孩穿好衣服，教她读书写字，希望使她成为养女。玛丽亚·伊发诺芙娜却说，女孩应该成为女工、好婢女，因此她严厉，在她脾气不好的时候，她责备、甚至殴打女孩。在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之下，这个女孩长大时，半是婢女，半是养女。她们叫她卡邱莎——这声音没有卡清卡好听，也没有卡戚卡普通，是在二者之间的。她缝

纫、收拾房间、用白粉擦圣像、烧煮、打谷、煮咖啡、做轻巧的洗濯，有时和老处女们坐在一起，读书给她们听。

有许多人向她求婚，但她不愿嫁任何人，觉得她和那些向她求婚的工人在一起的生活是难受的，她已被舒服的地主生活养娇了。

她这样地活到十六岁。当她过了十六岁的时候，老处女们的侄儿——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有钱的公爵，来到她们家里，卡邱莎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个。两年之后，这个侄儿上路去参战时，顺道来到他的姑母们家里，住了四天，在离去的前夕他诱惑了卡邱莎，在最后的一天，给了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走开了。在他走后五个月，她确实知道她怀孕了。

从此以后，她觉得一切都是可恨的，她只想逃避那等待着她的羞耻，她不但是冷淡地疏忽地侍候处女们，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地发生了这件事，她忽然地脾气爆发了。她对老小姐们说了些她后来觉得懊悔的粗野的话，并且要求下工。

老处女们很不满意她，让她走了。她到警官家里充当女仆，但只能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因为警官——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开始烦扰她。有一次，当他特别有冒险进取精神时，她大怒了，叫他傻瓜和老鬼，并且那么用力地推他的胸脯，把他推跌倒了。她因为粗野被赶走了。找事是无用的，她快要生产了，于是她住在一个卖酒的乡下寡妇产婆的家里。生产顺利。但是产婆到了村上一个病女家去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邱莎，于是男婴被人送进了养育院，据送他的老妇人说，到了那里，小孩就死了。

卡邱莎住在产婆家的时候，她的全部的钱是一百二十七卢布：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来的，一百卢布是她的诱惑者给她的。她离开那里时，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知道存钱，她自己花费，也把钱给一切向她请求的人。产婆向她索取了两个月生活费——饭和茶四十卢布，小孩的遣送费二十五卢布，产婆借去了四十卢布买牛，在衣服和物品上用了二十卢布，所以当卡邱莎复原时，她没有钱了，她必须找一个工作。工作是在森林官家里找到了。森林官是结过婚的人，但正和警官一样，在第一天就开始纠缠卡邱莎。卡邱莎讨厌他，极力逃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尤其是，他是主人，他能够差遣她到他要她去的地方去，于是，等到了时机，他便占有了她。太太发觉了，并且有一次她看见丈夫单独和卡邱莎在房里，便动手打她。卡邱莎没有屈服，于是发生了互殴，结果是她未得工资就被赶出屋了。后来卡邱莎进了城，住在城里的姨妈家。姨父是个钉书匠，从前生活很好，但现在失去了所有的雇主，并且酗酒，把到手的一切都在酒上花掉了。

姨母开了一爿小洗衣店，靠这个养活自己和小孩们，并维持着堕落的丈夫。姨母要马斯洛发在洗衣店里工作。但是看到姨母家里洗衣妇人们的辛苦生活，马斯洛发迟疑了，她在登记处去找女仆的工作。在一个女太太家找到了工作，女太太和两个儿子——中学生同住。在她上工的一星期后，年长的有胡髭的读第六班的中学生抛开了功课，和马斯洛发纠缠，使她不得安宁。母亲认为过失全在马斯洛发，把她辞歇了。

新的工作没有找到，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马斯洛发到了介绍佣工的登记处，在那里遇到一个在肥胖的光手臂上戴了手钏、在许多手指上戴了指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找事的马斯洛发的情形，把自

己的地址给了她，要她到她那里去。马斯洛发到她那里去了。这位太太殷勤地接待她，用包子和甜酒款待她，并且派她的女仆送了一封便函到什么地方去。晚间一个高大的、有白长发和白胡须的人走进房来。这个老人立刻坐在马斯洛发旁边微笑着，用发亮的眼睛望着她，和她调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外一间房里去，马斯洛发听到女主人说：“娇嫩的，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把马斯洛发叫去，说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说他有很多的钱，假若他欢喜她，他什么都不会吝惜的。她使了他欢喜，于是这个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许诺了常常来看她。钱很快地花完了，付了她在姨母家的食宿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几天之后，作家又派人来找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要她搬进一个单独的住宅。

住在作家所租的住宅里，马斯洛发爱上了一个住在邻舍的年轻的快乐的店员。她亲自向着作家说明了这个，于是她搬进了一个单独的小住宅。这个店员，应许了娶她，却什么也没有向她提起，就到尼示尼省去了，显然是抛弃了她，于是马斯洛发又独自过活了。她想独自住在宅子里，但是别人不容许她。警察分局向她说，只要她领到黄色执照[4]，受了检查，她便可以这么居住。于是她又去到姨母家里。姨母看到她身上的时髦衣服、斗篷和帽子，恭敬地接待她，不敢再要她做洗衣的工作，认为她现在是过高级生活的人了。马斯洛发现在已经没有了做不做洗衣女工的问题。她现在同情地看前面房间里那些苍白瘦臂的洗衣女工们所过的辛苦生活，她们当中有的已经得了肺病，她们在三十度的、有肥皂气味的、冬夏都开着窗子的房里洗涤、熨烫，并且想到她也许要做这种苦役，就觉得恐怖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马斯洛发特别困难的时候，一个保护人也不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替妓院找姑娘的鸨母发现了马斯洛发。

马斯洛发早就吸烟了，在她和店员同居的最后期间，以及在他抛弃了她之后，她更加渐渐学会了饮酒。酒吸引她，不只是因为她觉得酒味好，而酒吸引她，主要的是因为酒使她能够忘却她所经历的一切痛苦，给她解脱，使她信任自身的美德，没有酒，她便不能如此。没有酒，她便总是颓丧、羞惭。

鸨母宴请了姨母，并且灌醉了马斯洛发，劝她去住城中最好的、华丽的屋子，向她举出了这种地位的一切利益和特权。马斯洛发所要选择的，或者是婢仆的低贱的地位，并且没有男性的追求和暂时的秘密通奸；或者是安全、稳定、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法律承认的、有好报酬的、经常的通奸；她选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她的诱惑者、店员和一切损害过她的人。还有一个理由引诱她做最后决定的，就是鸨母向她说，她可以替自己定做她所要穿的任何样式的衣服——天鹅绒的、绸的、缎的、低领无袖的舞服。当马斯洛发设想自己穿着淡黄色镶黑天鹅绒边的绸衣服——低领的衣服的时候，她不能坚持并拒绝执照了。当天晚上，鸨母叫了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也发妓院去了。

从那时候起，马斯洛发开始了那种违反上帝和人类戒律的长期犯罪的生活，这生活是成千成万的妇女过着的，不仅得到了关怀人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这生活对十个女人中的九个是以苦痛的疾病、先衰、早死作结束的。

在夜晚的纵酒之后是上下午的深眠。在三四点钟，从龌龊的床上疲倦地起来，喝碳酸水和过量的咖啡，穿着睡衣在房间里懒散地徘徊，从窗帘里面看窗外，无力地互相吵骂；然后洗濯，在身体上和头发上涂膏油、打香水、试衣服，为了衣服和鸨母争吵，在镜子里观看自己修饰面孔、眉毛，吃甜的丰富的饮食，然后穿起露出身体的、艳

丽的绸衣服；走进陈设华丽、灯火明亮的客厅。客人来临，音乐、跳舞、甜食、酒、吸烟，以及和老人、青年、中年、大孩子、残疾的老人、单身的、结婚的、老板、店员、阿米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人、穷人、健康的人、带病的人、醉酒的人、清醒的人、粗野的人、文雅的人、军人、官吏、大学生、中学生和各种各样阶级、年龄、性格的人奸淫。从晚间到天明，喊叫与笑话，呼号与音乐，雪茄与酒，酒与雪茄，音乐，一直到早晨才有自由与酣睡。每天如此，每周如此。每周末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为公家服务的官吏、男医生。有时庄重、严厉，有时带着游戏的轻薄，毁灭着天地所赐的、为了不仅防范人类而且防范畜牲去犯罪的羞耻之心，检查这些妇女，发给她们继续犯这种罪恶的执照。这些罪恶是她们与共犯们整周地做着的。这样的一周又一周。不论冬夏，不论是在平日还是假日，每天如此。

马斯洛发这样地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入妓院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堕落之后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因此她被下狱，在监狱里和杀人犯与盗贼们住了六个月，现在她被解往法庭。

三

当马斯洛发为长途行走所疲劳，跟护送兵走到地方法院的房子时，她的女养育人的侄儿，就是那个诱惑她的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聂黑流道夫公爵，还睡在有羽毛床垫的、弹簧的、高高的、滚皱了的床上，解开了清洁的在胸口有熨褶的麻纱睡衣的领子，吸着烟卷。他把不动的眼睛望着前面，想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的事。

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富而著名的考尔恰根家，大家都以为自己要娶他家的女儿。他叹了口气，抛掉吸完的烟尾，想从银烟盒里再拿一支，但是改变了主意，从床上垂下光滑的白腿，穿上趿鞋，在丰满的肩头披上绸化妆衣，踏着迅速而沉重的脚步，走进卧房隔壁的，弥漫着补药、科仑香水、发胶的好气味的化妆室。在这里他用特种的牙粉刷了镶补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漱口剂漱了嘴，然后他开始洗身上各部分，用各样手巾擦。用香皂洗了手，用刷子仔细地刷了长出的指甲，在大理石洗盆里洗了脸和胖颈子，他走进第三间房，那里放置了洒浴器。用冷水洗遍了有肌肉的、肥胖的白身体，用毛巾擦干后，他穿上清洁的熨平的衬衣、光亮如镜的皮靴，坐到化妆台的前面，用两把小刷子刷鬈曲的小黑胡髭和额前稀疏的鬈发。

他所用的一切的东西——属于化妆室的东西：麻布衬衣、衣服、鞋、领带、弼针、纽扣，都是最上等的最好的质料，朴素、简单、耐久、昂贵。

从十种领带和领带扣针中拿了那最先碰到手的——这都曾经一度是新的可爱的，现在是全然无所谓了——聂黑流道夫穿了刷过的准备在椅子上的衣服，虽不十分清新却干净而有香气，走进了昨晚三个用人擦过的、镶木地板的长饭厅，那里有大的橡木的餐具橱，和同样的可伸缩的、伸开的桌腿雕成狮蹄形的、庄严气派的大桌子。这个桌子上铺了细致的、浆过的、有巨大姓名首字母的台布，在上边有装了香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了煮沸的乳脂的乳脂把杯，盛了新鲜面包卷、干面包与饼干的篮子。在餐具的旁边有来信、报纸和新近的一期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世界评论》）。

聂黑流道夫刚要看信的时候，从那道通往走廊的门里摇摆着走进来一个肥胖、年长、着丧服的妇人，她头上的花边的小帽，遮着分开

的头发之间的细纹路。这是亡的——新近在这个住宅里逝世的聂黑流道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她现在留在这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和聂黑流道夫的母亲在国外先后住了十年光景，具有贵妇的外貌和仪态。她自幼就住在聂黑流道夫家，在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还叫作米清卡的时候就认得他。

“早安，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事吗？”聂黑流道夫玩笑地问。

“不知道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来了一封信。女佣早就带来了，她在我那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交递着信，富有含意地微笑着说。

“好，马上就好。”聂黑流道夫接着信说，他注意到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的笑容，皱了皱眉。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的笑容的意思是说信是考尔恰根基娜公爵小姐那里来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认为聂黑流道夫要娶她。而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的笑容所表现的这个假定却使聂黑流道夫不快。

“那么我教她等着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拿起放错了地方的扫桌面的小刷子，放到别的地方，然后慢步走出餐厅。

聂黑流道夫打开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递给他的香喷喷的信，开始阅读。

“为执行我所负的任务——做你的记忆（这是用急速而潦草的笔法在一页四边不齐的、灰色厚纸上写的），我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要出席陪审裁判，因此不能同我们和考洛索夫去看画展，如您带着您所特有的轻浮在昨天许诺的；â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â payer ă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5]因为没有及时出庭。昨天晚上您刚走后我想起了这个。那么不要忘了。

M.考尔恰基娜[6]公爵小姐”

在信的另一边有附启：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ă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ă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

N. K.”[7]

聂黑流道夫皱蹙了一下。这个便函是考尔恰基娜公爵小姐对他已经施行了两个月的那种巧计的继续，就是要用不可察觉的线丝把他和她渐渐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既不年轻又不能热恋的人对于结婚所有的那种通常的犹豫不决之外，聂黑流道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他即使是决定了，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个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诱惑了卡邱莎并且遗弃了她，这件事已经被他全然忘记了，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乃是他在这个时候还同一个结过婚的妇人有关系，这关系虽然在他这方面是断绝了，她却还没有承认断绝。

聂黑流道夫对于妇女们是很害羞的，但正是他的这种羞怯在这个妇人的心中唤起了要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妇人是这一县的贵族代表的

妻子，聂黑流道夫曾经参与他的选举。这个妇人引诱他发生了关系，而这在聂黑流道夫看来是一天一天的愈益纠缠不清，愈益可憎了。起初聂黑流道夫不能拒绝诱惑，后来觉得自己对她不起，他不能够不得到她的同意就断绝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聂黑流道夫认为自己即使愿意也没有权利去向考尔恰基娜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有一封信是这个妇人的丈夫寄来的。看到笔迹和邮戳，聂黑流道夫就脸红了，并且立刻觉得精力旺盛，这是他每次临近危险时所体验的。但这种激动是空的：她的丈夫，就是聂黑流道夫的主要田庄所在的那一县的贵族代表，通知聂黑流道夫说，在五月末要举行一次县议会的特别会议，请求聂黑流道夫一定要出席，并且在会议上关于学校与马路的重要质问上donner un coup d'épaule（予以臂助），因为预料反动派关于这个会有强烈的反对。

贵族代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和几个意见一致的人极力反对亚历山大三世朝代中所发生的反动，完全倾心在这个斗争上，关于自己的不幸的家庭生活，什么也不知道。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他所经历的、和这个人有关的、所有的痛苦的时候：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妇人的丈夫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准备和他决斗，他打算在这个决斗中向空射击；又想起他和她之间的那个可怕的场面，她绝望地跑到花园里的池边，意在投水，他跑去了找她。“现在我不能去了，在她没有回复我的时候，我什么也不能着手。”聂黑流道夫想。他在一周之前写给了她一封断然的信，在信里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且准备做任何赎罪的事情，但同时“为了她的幸福”，认为他们的关系是永远断绝了。他就是等待着这封信却没有接到回复。没有回复，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假若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便早有回复，或甚至亲自前来，像她从前所做的那样。聂黑流道夫听说现在有某个军

官在爱她，这事所引起的嫉妒使他苦恼，同时这事所引起的希望——他能解脱那苦恼他的虚伪，又使他高兴。

另一封信是田庄的总管事寄来的。他在信里说，为了确定承继权，聂黑流道夫必须亲自走一趟，此外还要决定如何继续田事管理的问题：是照他的亡母在世时那样办理，还是照他向公爵夫人所曾提出而现在向年轻公爵所提出的办法，增加农具，自己耕作全部分配给了农民的田地。管事还写了：这种经营是远更有利的。此外，管事还道歉说，迟寄了在一号到期的三千卢布。这笔钱将随下次的邮班寄出。他迟寄，因为他不能收集到农民的钱，他们变得那么不讲良心，以致他不得不要求官府强制执行。这封信对于聂黑流道夫是愉快的也是不愉快的。愉快的是，他觉得自己有了巨大财产的主权，而不愉快的是，在幼年的时候，他便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热心的信徒，特别是，他自己是一个大地主，他被Social Statics（社会静力学）里的议论所感动，那是说，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具有青年的坦直和决断，他不仅说过土地不能作为私有财产，不仅在大学里写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而且事实上在那时就分了一小部分土地（不是他母亲的，而是父亲留给他的）给农民，不愿违反自己的信仰而占有土地。现在因为继承母亲的遗产，他成了大地主，他一定要在两者之中选择一种：或是放弃自己的财产，如同他在十年前对于父亲的二百皆夏其那[8]土地所做的一样；或是在沉默的同意中承认自己从前全部的思想是错误的、虚伪的。

第一点他办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不愿供职，同时他已有了奢侈的生活习惯，而这又是他认为不能丢弃的。他什么也不想做，因为他已没有了年轻时候所有的那种信心、那种决断、那种做惊人事业的虚荣和志愿。第二点，否认那些明显的、不可

反驳的，关于土地私有乃系非法的论证，这是他在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所汲取的，而后来，在很久之后，他在亨利·乔治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个学说的光辉的确证——这一点他也办不到。

就是因此管事的信是他觉得不愉快的。

四

喝了咖啡，聂黑流道夫往书房里去查通知书中出庭的时间，并复信给公爵小姐。要进书房须得穿过画室。画室里有一个画架和一幅反转的未完成的画，有几幅画稿挂在墙上。他努力画了两年的这幅画的，和几幅画稿的，和全部画室的情况，唤起了他近来特别强烈地体验到的一种感觉——在绘画上他不会再有深的造诣。他用他的发展得太精细的审美能力来解释这个感觉，但这个意识仍然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抛弃了军役，认定他有绘画的天才，从艺术工作的高处有点儿轻蔑地看其他一切的活动。现在却判明了，他没有权利持这个态度。因此关于这个的一切回想都是不愉快的。他带着痛苦的感觉望着画室中一切奢华的设备，在不愉快的心情中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很大很高的房间，有各种装饰、设备和便利。

聂黑流道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急要部”下边的抽屉中找到了通知书，内中载明了要在十一点钟出庭。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到他感谢她的邀请，并且要设法赶赴宴会。但写就了一个便函，他撕碎了，那显得太亲密了。他又写了一个——它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无礼的。他又撕掉，捺了墙上的按钮。从门外走进来一个挂灰细棉布胸围的，年纪大的，神情悲戚的，刮过脸，有颊须的听差。

“请您去叫一部马车来。”

“就是了。”

“去告诉在那里等着的考尔恰根家的人，说我谢谢，我会设法赶到。”

“就是。”

“不恭，但我不能写。没有关系，我今天要看到她的。”聂黑流道夫想着，去穿外衣。

当他穿了外衣，走到阶梯上时，一个他所认识的橡皮轮的马车已经在那里等他。

“昨天，您刚刚离开了考尔恰根公爵家里，”车夫侧转着白衬衫领里的坚强的晒黑的颈子说，“我就去了，守门的说：‘他才走。’”车夫知道聂黑流道夫到考尔恰根家去，把车赶到那里，希望他雇他的车。

“连车夫们也知道我和考尔恰根家的关系了。”聂黑流道夫想，近来不断地打扰他的，那个未解决的“要不要娶考尔恰基娜公爵小姐”的问题又出来了，正如同他对于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大部分问题一样，他不能够决定是娶，还是不娶。

一般赞成结婚的理由是：第一，结婚，在家庭炉边的快乐，和免除性生活的不正常之外，还可以带来道德生活；第二，主要的就是聂黑流道夫希望，家庭、儿童对他现在没有内容的生活给予意义。一般反对结婚的理由是：第一，年龄较大的单身男子对于失掉自由的恐惧；第二，对于神秘生物——女人的无意识的恐惧。

至于特别赞成他娶宓西的理由（考尔恰基娜小姐的名字叫作玛丽亚。但正如在某种团体的家庭里，他们给了她一个绰号）是：第一，她是良家女子，并且在各方面，从衣履到说话、走路、发笑的态度，都和常人不同，这不是由于任何独特之处，而是由于“良好教养”——他不能用别的字眼来表达这种素质，却很重视这种素质；第二，她尊重他超过所有一切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她了解他。这种对于他的了解，即是承认他的崇高的美德，向聂黑流道夫证明了她有智慧和判断的正确。特别反对娶宓西的理由是：第一，要找到一个比宓西有更多的美德，因此更配得上他的姑娘，是很可能的；第二，她有二十七岁了，因此，她大概从前有过多次的恋爱——这个想法对于聂黑流道夫是痛苦的。他的骄傲不能容忍这一点，就是她从前竟爱过别人。当然，她不知道她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先爱过别人，他便痛心。

因此他有许多赞成的理由，也同样的有许多反对的理由；至少，这些理由的轻重是相等的，于是聂黑流道夫笑他自己，称自己为布锐大诺夫（寓言中）的驴子，不知道选择两束草中的哪一束。

“无论怎样，不接到玛丽亚·发西丽叶芙娜（贵族代表的妻子）的回信，不完全结束了这件事，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他向自己说。

他可以并且应当迟做决定，这个认识对于他是愉快的。

“总之，这一切我以后再想吧。”他向自己说，这时候他的轻快马车已经无声地赶到了法庭前的沥青的停车场。

“现在我要公正地执行我的公务，像我一向所做的那样，并且我一向认为应该如此的。而且，这常常是有趣的。”他向自己说，于是走过守门人身边，进了法庭的门廊。

五

当聂黑流道夫走进法庭的走廊时，那里已经有了很紧张的活动。

守卫们时而快步走着，甚至时而碎步跑着，没有把脚从地上抬起，而在擦着地面走，喘着气，带着各项传报和公文，来回跑动。庭丁、律师和法官时而向这里时而向那里走动，原告或者未被监禁的被告们忧愁地在墙边徘徊，或者坐着等候。

“法庭在哪里？”聂黑流道夫向一个守卫问。

“您问哪一个？有民庭，有刑庭。”

“我是陪审员。”

“那么您是说刑庭了。打这里向右转，再向左转，是第二道门。”

聂黑流道夫按照这个指示走去。

在所说的门前站了两个人，等待着。一个是高而胖的商人、好心肠的人，显然喝了酒、吃了东西，在最愉快的心情中。另一个是犹太籍的店员。当聂黑流道夫走到他们面前，问那里是不是陪审员室时，他们在谈羊毛的价钱。

“是这里，先生，是这里。也是我们的同伙，是陪审员吗？”那个好心肠的商人问，快乐地着眼。在聂黑流道夫肯定地回答之后，他继续说：“好呀，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是第二同业联合的巴克拉邵夫，”他说，伸出柔软宽大而轻松的手，“人应该努力，请问贵姓？”

聂黑流道夫道了姓名，走进了陪审员室。

在陪审员的小房间里大约有十个不同身份的人。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动着，互相望着，互通姓名。有一个是穿军服的退伍军官，有的穿大礼服，穿短上衣，只有一个穿农民的背心。

虽然这件事使他们当中许多人丢下了工作，他们说到这件事麻烦他们，但大家都觉得是在办理一件重要的公诉而有几分满意的神情。

陪审员有的在互通姓名，有的只是在猜测某人是谁，他们互相谈到天气、早春、目前的案件。那些不认识聂黑流道夫的赶快和他通了姓名，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光荣。聂黑流道夫，和素常遇到不相识的人的时候一样，认为这是应当的。假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过多数的人，他不能够回答，因为他的全部生活并未显出任何特别的美德。他说很好的英语、法语、德语，他身上有从最好的商店里买来的麻布衬衫、衣服、领带、衣扣，这——他自己明白，也不能作为承认自己优越的理由。同时他又无疑地承认自己的这种优越，认为别人对他所表示的尊敬是当然的，并且在不受人尊敬时，便觉得难受。在陪审员室里他正因为别人对他所表示的不敬而感觉到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在陪审员中有一个是聂黑流道夫的熟人。这人是彼得·盖拉西摩维支，做过他姊姊的小孩们的教师。聂黑流道夫从来不知道他的姓，甚至有点儿夸耀自己不知道他的姓[9]。这个彼得·盖拉西摩维支修毕了他的学业，现在做了中学教员。他的亲密，他的自足的笑声，总之，如聂黑流道夫的姊姊所说的，他的“俗气”总是使聂黑流道夫觉得讨厌。

“啊，您也落坑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带着响亮的笑声招呼聂黑流道夫，“您没有逃脱吗？”

“我没有想过要逃脱。”聂黑流道夫严厉而愁戚地说。

“哦，这是公民的勇敢。等一会儿，等到饿了，不能睡觉，就不唱这个调子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说，笑得声音更加响亮了。

“这个祭司长的儿子马上要向我称‘你’了。”[10]聂黑流道夫想，在脸上显出了那种只有假定他在刚刚知道了所有亲戚的死讯时才该有的愁容，他从他那里走开，走近一个刮了脸的、在生动地报告什么的、高大的、有威仪的绅士身边的团体。这个绅士好像说到他所熟悉的事情似地说到民庭上正在进行的审问，他用教名和父名[11]称呼法官和著名的律师。说到一个著名的律师对于案件所做的惊人的扭转，因这个反转，一个年老的贵妇，虽然她完全有理，却无论如何要付一大笔钱给对方。

“天才的律师！”他说。

他们肃敬地听着，有的极力想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打断了所有的人，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的实情。

虽然聂黑流道夫到迟了，却还要等候很久。法庭上有一个未到的法官使审案延迟到这个时候。

六

庭长早就来了。庭长是一个高高的、胖胖的、有白色长颊须的人。他是结过婚的，但过着颓废的生活，和他的妻子一样。他们彼此不相妨碍。今天早晨他接到了夏间住在他家而现在正由南方往彼得堡去的一个瑞士女教师的来信，说她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里等他。因此他希望早早开始早早结束今天的审问，好在六点钟

前赶去访问那个红发的卡拉·发西莉叶芙娜，夏间他曾在别墅里和她有过爱情事件。

他走进私室，扣上了门，从下层有公文的架橱里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旁、向下举了二十次，然后把哑铃举在头上，轻轻地蹲了三下。

“没有东西像沐浴和运动这样于身体有益了。”他想，用无名指上戴了金指环的左手摸右臂上紧绷的双头肌。他还要做旋转挥剑（他总是要在长久的静坐之前做这两种运动），这时门响动了。有人想把门推开。庭长连忙放下哑铃，开了门。

“请原谅。”他说。

一个戴金边眼镜、高肩膀、皱蹙着面孔的矮法官走进了房内。

“马特维·尼基蒂支又不在。”他不满意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面回答，一面穿着制服，“他总是迟到。”

“奇怪，怎么不知道难为情。”法官说，愤怒地坐下来，掏着烟卷。

这个人是一个很精密的人，今天早晨和他的妻子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因为他的妻子在期限之前花去了这一个月的钱。她要求他预先给她钱，但他不让步。于是发生了争吵。他的妻子说，若是这样的，便没有饭吃了，他不要期望在家里吃饭。说到这里他走开了，他怕她会坚持她的威胁，因为她能够做出任何事情。“这就是过良好的道德的生活，”他想，望着微笑的、健康、愉快、好心肠的庭长，庭长叉开了

双肘，用美而白的双手理着绣花衣领两边密而长的白胡须，“他总是满足、愉快，我却痛苦。”

书记官走了进来，带来了什么文书。

“很感谢您，”庭长说，点着了烟卷，“我们要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是毒杀案。”书记官似乎是淡漠地说。

“哦，好吧，毒杀案，就是毒杀案吧，”庭长说，以为这个案子可以在四点钟前完结，然后就可以出去了，“马特维·尼基蒂支没有来？”

“还没有来。”

“不莱弗在这里吗？”

“在这里。”书记官回答。

“那么假若您看见了他，就向他说，我们先审毒杀案。”

不莱弗是候补检察官，这个案子要由他提起公诉。

走进了走廊，书记官遇到了不莱弗。他高耸着肩膀，穿着未扣的制服，腋下夹着公文夹，几乎是跑着，在走廊上迅速地行走，踏着脚踵，并且摇摆着空手，手的平面和行动的方向成了垂直。

“米哈益·彼得罗维支问您是否准备好了？”书记官问他。

“没有问题，我总是准备好的，”候补检察官说，“先审问哪一个案子？”

“毒杀案。”

“好极了。”候补检察官说，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好：他整夜没有睡觉。他们饯别一个朋友，喝了很多酒，赌到两点钟，后来他们去找妓女，就是在六个月前马斯洛发所在的那家妓院里，因此他没有工夫通读这个毒杀案的文件，现在想飞快地过一遍。书记官知道他没有看过毒杀案的文件，有意地劝告庭长先审此案。书记官是自由思想甚至激烈思想的人。不莱弗却是保守的，如同所有的在俄国服务的德国人一样，特别信奉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并且嫉妒他的地位。

“哦，宫阉派[12]的案子情形怎样呢？”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够办理，”候补检察官说，“因为没有证人，我对法庭也要这样说。”

“这是没有关系的……”

“我不能够办理。”候补检察官说，又那样的摇着手，跑回他自己的私室。他延宕这个关于宫阉派的案子，因为缺少对于此案毫不重要毫不需要的证人，其实只是为了这个案子若在法庭审问，庭上的陪审员是有知识的人士，则结果会宣判无罪的。他也得了庭长的同意。这个案子要移交到府城的会议，那里将有更多的农民，因此有更多定罪的机会。

走廊上的骚动更甚了。大多数的人围在民庭的四周，那里正在审问那个欢喜过问讼事的有威风的绅士向陪审员们所说到的案子。在中途休息时，从民庭上走出了那个老妇人，就是从她那里，那个天才的律师为了他的委托人设法夺取了她的财产，而委托人，一个精通法律的人，对于此项财产并无丝毫权利——这个法庭也知道，诉讼人和他

的律师更知道；但是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使得老妇人的财产不能不被夺去，不能不移转给诉讼委托人。老妇人是一个肥胖的、衣着华丽的女人，小帽子上有几枝大花。她走出了门，停在走廊上，伸开肥而短的手臂，老是重复地向她的律师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做点好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律师望着她的小帽子上的花，想着什么，没有听她说。

在老妇人之后，从民庭的门里迅速地走出那个著名的律师，他带着自得的面容，穿着低领的背心在上浆的衬衣外边，他使戴花的老妇人失去一切，而给他一万卢布的委托人却得到十多万卢布。所有的眼睛都对着律师，他感觉到这个，他的全部外表仪态似乎是说：不需要任何敬服的表示。他迅速地从大家身边走了过去。

七

最后马特维·尼基蒂支也到了，于是庭丁，一个长颈项的、走路歪向一边、突出的下唇也歪向一边的瘦子，走进了陪审员室。

这个庭丁是一个诚实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但不能长久地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事，因为他有酒癖。三个月前，一个伯爵夫人，他妻子的保护人，替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维持到现在，并且感到满意。

"那么，诸位先生，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从眼镜上边望着人说。

"好像是都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我们来检查一下。"庭丁说，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单子，开始点名，时而从眼镜上边时而从眼镜里望望被点的人。

“政府顾问，IM尼基弗罗夫。”

“我。”那个熟悉一切法庭情形的威严的绅士说。

“退役上校伊凡·塞灭诺维支·伊发诺夫。”

“在这里。”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第二同业联合的商人彼得·巴克拉邵夫。”

“有，”张大口笑着的好心的商人说，“准备好了！”

“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锐·聂黑流道夫公爵。”

“我。”聂黑流道夫回道。

庭丁特别恭敬愉快地向他鞠躬，从夹鼻眼镜上边看他，好像借此表示他与别人不同。

“尤锐·德米特锐耶维支·丹青考上尉，商人格锐高锐·耶非莫维支·库列邵夫。”等等。

除了两个人，都到了。

“现在请诸位先生出庭。”庭丁用快乐的手势指着门说。

大家走动了，在门口互相让着路，走到走廊，从走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一间大而长的房间。一端是高台，有三个踏级通到上边。在高台的当中有一个桌子，上面铺着镶暗绿色边的绿色桌布。在桌子后面有三把很高的橡木雕花靠背的椅子。在椅子背后挂着一个金框的

色彩鲜明的皇帝全身像——他穿着将军制服，挂着勋绶，一条腿向后，手拿着军刀。右边角上挂着一个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的龛子，前面是个经台，在它右边还有检察官的台子。左边，对着这个台子，是一张书记官的桌子，而靠近听众的是雕花的橡木栅子，在栅子外边是尚无人坐的被告席。右边高台上有两排高靠背的陪审员的椅子，下边是律师的桌子。这一切是在法庭的前半部，法庭由木栅隔成了两部，后半部全是凳子，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到后边的墙那里。在后半部的前面凳子上坐着四个工厂女工或女仆模样的女人、两个做工的男人，他们显然是慑于法庭陈设的威严，因而畏怯地互相低语。

紧跟陪审员之后，庭丁用歪斜的步伐走到庭上，用大声音喊叫，他想用这个声音威吓在场的人：

“开庭了！”

大家站立起来，法官们走上法庭的高台：前面是有肌肉的有美丽颊须的庭长。然后是戴金边眼镜的愁闷的法官，他现在是更加愁闷了，因为正在坐堂之前他遇见了他的舅子，一个候补法官，他向他说，他刚才是在姊姊那里，姊姊向他说，今天没有饭吃了。

“因此，显然，我们要进小饭馆了。”舅子笑着说。

“这不是笑话。”愁闷的法官说，变得更愁闷了。

最后是第三个法官，就是那个马特维·尼基蒂支，他总是迟到——他是一个有胡须的人，有大大的向下突着的慈祥的眼睛。他患了胃加答儿，遵照医生的劝告，从这天早晨起，他开始一种新的疗法，这种新的疗法使他留在家里比寻常更久。现在，当他走上高台时，他带着专心思考的神情，因为他有了用一切可能方法去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的习惯。现在他认为，假若从门口走到椅子的脚步的数目，可以被三除尽，则新的疗法会治好他的胃加答儿，假若不能除尽，则不行。原是走二十六步就可以到的，但他放小了步子，正好用二十七步走到了椅子那里。

穿着金花边衣领制服的、走上高台的庭长和法官的仪容是很威严的。他们自己感觉到这一点，并且似乎被他们自己的庄严所窘，他们三个人都谦逊地垂下眼睛，迅速地坐到铺了绿布的桌子后边的雕花椅子上。桌上摆了一个有鹰的三角形器具，两个玻璃花瓶，好像是饮食店里装糖果的东西；摆了墨水瓶，墨水笔，清洁美丽的纸和各样新削的铅笔。

候补检察官和法官们一同走进来。他在腋下夹着公文包，也摇着胛膊，迅速地走到窗子下边自己的座位前，立刻专心于公文的阅读与翻看上，为了对于审案有所准备而利用着每一分钟。这个检察官就职不久，只起诉过四次。他很有雄心，并且毅然地决定了要做出一番事业，因此他认为在他所起诉的案子里都一定要达到判罪的地步。关于毒杀案的真相他知道了大概的情形，并且做了发言的计划，但他还需要若干事实。他现在正忙着从文件里抄写。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一端，准备了一切需要宣读的文件，在看一篇被查禁的论文，这是他设法弄得而昨天读过的。他想和那个有胡须的、与他意见相同的法官提起这篇论文，但在谈话之前他想弄清楚它的内容。

八

庭长看了看文件，向庭丁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便下令带犯人上堂。木栅后边的门立刻打开了，走进来两个戴帽子执白刃的警察，后面跟随着犯人，一个红发的有雀斑的男人和两个女人。男的穿一件太宽而又太长的囚服。进法庭时他紧挟着胛膊，伸出的拇指用力地抵着衣缝，借此挡住下垂的太长的衣袖。他不望法官和观众，注意地看着他绕着走过的凳子。然后他小心地坐在凳子头上，让开地方给别人，他的眼睛注视着庭长，动了动腮上的肌肉，好像低语了什么。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年纪大的妇人，也穿着囚服。她的头上扎了囚巾，面色苍白，没有眉毛和睫毛，只有红眼睛，这个女人显得十分安详。走近她的座位时，她的外衣绊上了什么东西，她从从容容地细心地拿开衣服，坐了下来。

第三个犯人是马斯洛发。

她刚进来，法庭上所有男人的眼睛都朝她望着，好久也不离开她的有辉煌明亮黑眼的白脸，和外衣下边挺起的高胸脯。甚至警察，当她从他身旁走过而坐下时，也眼不离地看她，后来，当她坐定了，他好像觉得自己有罪过，匆忙地转过去，振作了精神，把眼睛看着正对面的窗子。

在犯人就座时，庭长等待着，马斯洛发刚坐定时，他便转头对着书记官。

开始了通常的程序：陪审员的点数，关于未出席者的议论，议定他们的罚锾，关于请假者的决定，未出席的陪审员的补充。

然后庭长折了几片纸，放入玻璃花瓶里，把制服的花边袖子稍微卷起了一点儿，露出长满绒毛的手腕，用戏法家的姿势，开始一一拿

出纸团，打开，宣读。然后庭长放下袖子，请神甫领陪审员宣誓。

老神甫有一张发肿的又黄又白的脸，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了个金十字架，还有一枚小徽章，挂在法衣的旁边，在法衣下边他迟缓地移动着他的发肿的腿，走近圣像前的经台。

陪审员们站起来，拥挤着向经台走去。

“请吧。”神甫说，用肥手抚摩胸前的十字架，等候着全体陪审员走近。

这个神甫任职了四十六年，准备三年之后庆祝自己的五十年纪念，正如不久之前副主教所庆祝的那样。他从法庭开办时就在法庭上服务，并且引以为傲的是他领过几万人宣誓，以及他在暮年还继续为了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而辛苦，他要在房屋之外还遗留给他的家庭三万有价证券。他在法庭上的职务乃是领人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里却明确禁止宣誓，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种不好的职务，他不仅不因此感到痛苦，而且他喜欢这种习惯的职务，常常借此结识上等绅士。现在他满意地结识了那个著名的律师，律师引发了他很大的敬意，因为，只在一件对于小帽子上有大花的老妇人的控案中，他便得了一万卢布。

当陪审员都上了高台的踏级时，神甫把白发的秃头俯向一边，穿过套头圣带的油腻的孔，然后理顺了稀疏的头发，向陪审员说：

“举起右手，像这样地并紧了手指，”他用老迈的声音缓缓地说，举起每只手指上都有小涡的肥手，把拇指食指中指合成撮捏的样子。

“现在跟着我说，”他说后，便开始宣誓，“我许诺，并且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凭主的创造生命的十字架，我发誓，在这个案子里……”他说，在每一小句后都停顿一下。“不要把手臂垂下，这样地举着，”他向一个垂下手臂的年轻人说，“在这个案子里……”

有颊须的尊严的绅士，上校，商人，和其他的人，按照神甫所要求的，举着手，捏紧手指，做得很正确，举得很高，好像特别地乐意；还有别的人好像是不乐意，做得不正确。有的把话重复得太高，好像是用愤慨的表情在说，“但我还是要说，要说！”有的只是低语，跟不上神甫，后来又好像恐惧起来，落后地追赶着他的话；有的用粗鲁的姿势把手指撮捏得非常紧，好像是怕撮捏的东西会掉下；还有的把手指松开又撮拢。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只有老神甫坚信他是在做很有益很重要的事情。

在宣誓之后，庭长请陪审员们推选陪审长。陪审员们站起来，拥挤着走到会议室，在那里，他们几乎全体立刻拿了烟卷吸起来。有人提议那位尊严的绅士做陪审长，大家立刻同意了，于是有的抛掉有的熄灭烟卷，回到法庭。被选出的陪审长向庭长说明他已被选为陪审长，于是大家互相碰着腿，又都坐下来，坐在两排高背椅子上。

一切进行得顺利、迅速，且不无庄严，而这种正确、贯彻和庄严，显然使参与者觉得满意，使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做严肃的重要的公共职务。这个意识聂黑流道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坐下，庭长便向他们说到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说话时，庭长不断地变换姿势：有时倚着左臂，有时倚着右臂，有时

靠着脊背，有时倚在椅扶手上，有时理纸边，有时抚裁纸刀，有时摸铅笔。

照他的话说，他们的权利乃是：他们可以通过庭长而问询犯人，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并且可以验察物证。他们的义务乃是：他们应当公正地而不要不正直地判断。他们的责任乃是：假如不能保守会审的秘密，和外界通达消息，他们便要受处罚。

大家都恭敬注意地听着。商人周身发散着酒气，抑制着大声的打嗝儿，对每一句话都同意地点头。

九

庭长说完了话，便把脸对着犯人们。

“西蒙·卡尔清肯，站起来。”他说。

西蒙神经质地跳起。腮上的肌肉动得更快了。

“您的名字呢？”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清肯。”他用爆炸的声音迅速地说，显然事先准备了回答。

“您是什么出身？”

“农民。”

“哪一省的，哪一县的人？”

“土拉省，克拉庇文斯基县，库平斯基乡，保尔基村上的人。”

“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四岁，生在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俄国的正教。”

“结过婚吗？”

“还没有。”

“您现在做什么？”

“在毛锐塔尼亚旅馆里做茶房。”

“以前受过审判吗？”

“从来没有受过审判，因为我们从前过活……”

“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吗？”

“上帝慈悲，从来没有过。”

“您收到公诉状了吗？”

“收到了。”

“坐下。”庭长又向女犯人说，“叶菲米亚·伊发诺发·保支考发。”

但是西蒙还站着，遮住了保支考发。

“卡尔清肯，坐下来。”

卡尔清肯仍旧站着。

“卡尔清肯，坐下！”

但是卡尔清肯仍旧站着，直到跑来的庭丁，把头歪向一边，不自然地睁大眼睛，用悲惨的低声向他说了“坐下来，坐下来，”他才坐下。

卡尔清肯和他站起时同样迅速地坐下来，他裹上外衣，又开始无声地动着腮颊。

“您的名字呢？”庭长带着疲倦的叹息问女犯人，没有望她，却望着放在他面前的纸上的东西。庭长对审案是那么习惯，以致为了审判可以进展迅速，他能够同时做两件事情。

保支考发四十三岁，出身是考洛姆那城的小市民，职业是毛锐塔尼亚旅馆的女茶房。她没有上法庭受过审判。她接到一份公诉状。保支考发极有胆量地说出她的回答，而且是用那样的声调，好像她要在每个回答上加上：“是的，叶菲米亚·保支考发，收到了一份公诉状，我骄傲这件事，我不让任何人嘲笑。”保支考发不等到叫她坐下，在问题刚回答完时，便立刻坐下来了。

“您的名字呢？”好女色的庭长好像特别有礼貌地问第三个犯人——女犯。看到马斯洛发还坐着，又温和慈善地加了一句，“您应该站起来。”

马斯洛发迅速地站起来，带着有所准备的神情，挺起她的高胸脯，没有回答，用带笑的有点斜视的黑眼睛直直地注视庭长的脸。

“叫什么？”

“刘保芙。”她迅速地说。

这时聂黑流道夫已经戴上了夹鼻眼镜，在审问犯人时，注视着犯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想，没有把眼离开女犯人的脸。“怎么会是刘保芙？”听过她的回答，他这么想着。[13]

庭长想往下问，但戴眼镜的法官愤怒地低语了什么，阻止了他。庭长用头表示出同意的样子，把脸对着女犯人：

“怎么会是刘保芙？”他说，“您写的是别的名字。”

女犯人沉默无言。

“我问您，什么是您的真名字。”

“受洗礼的名字呢？”发怒的法官问。

“从前我叫叶卡切锐娜。”

“但这是不可能的。”聂黑流道夫继续向自己说，同时他已无疑地知道了这就是她，就是那个姑娘，又是养女又是婢女。她，他曾经一度爱过，真正地爱过，后来，在一次无理性的昏醉中诱惑了她，并且丢弃了她，后来从未想到过她。因为这个回想太痛苦、太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罪恶，并且证明，他虽是如此地骄傲自己的正派，却不但是不正派地，而且简直是卑鄙地对待过这个女人。

是的，这是她。此刻他明显地看到了她脸上那种独有的神秘的特点，这特点使每个面孔和别的面孔不相同，使每个面孔显得是独一无

二的。虽然脸上是不自然的苍白和肥满，这种特点，可爱的独有的特点，还是在她脸上、唇上、有点斜视的眼睛上，尤其是，在单纯的带笑的目光里，在不但面部而且全身有所准备的表情上。

“您是应该要这么说的，”庭长又那么特别温和地说，“叫什么父名？”

“我是私生女。”马斯洛发说。

“那么，照教父的名字，叫作什么呢？”

“叫米哈洛芙娜。”

“她会做出什么事？”这时聂黑流道夫继续想着，困难地呼吸着。

“姓呢，您本来的姓呢？”庭长继续问。

“跟妈妈姓马斯洛发。”

“出身呢？”

“小市民。”

“信仰正教吗？”

“正教。”

“职业呢？你做什么事？”

马斯洛发沉默无言。

“您做什么的？”庭长再问。

“在院馆里。”她说。

“在什么院馆里？”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您自己知道，什么院馆里。”马斯洛发说道，微笑起来，并且迅速地回顾了一下，立刻又直直地注视庭长。

在她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那么异常的东西，在她的言语的含意中，在那一笑中，在她那一瞥法庭的迅速的瞬视中，有一种那么可怕又可怜的东西，以致庭长垂下头来，于是法庭上有了片刻的寂静。这寂静被观众中谁的笑声打破了。有谁发出“施施”声。庭长抬起头，继续审问：

“没有在法庭上受过审判吗？”

“没有过。”马斯洛发低声地说，叹了口气。

“公诉状接到了吗？”

“接到了。”

“坐下。”庭长说。

女犯人用盛装妇女整理裙裾的那种动作从后边提起裙子，坐了下来，把白而小的手放进外衣的袖子里，没有把眼睛离开庭长。

开始了证人的点名，证人的隔离，专家医生的选定，以及请医生上法庭。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开始宣读公诉状。他清晰地响亮地宣读着，但读得那么快，以致他的声音不正确地发着I与R的音合成一个无停顿的催眠的声音。法官们时而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时而靠在那

边的扶手上，时而靠在桌上，时而靠着椅背，时而睁开眼睛，时而闭起眼睛，并且交相低语。一个警察几次压制了已开始的欠伸的痉挛。

犯人当中，卡尔清肯不断地动着腮。保支考发十分安静地挺直地坐着，偶尔用手抓头巾下边的发。

马斯洛发有时坐着不动，听着并且看着宣读人，有时颤动，好像是想要回话，脸发红，然后深深地叹息，变换了手的位置，环顾一下，又注视宣读人。

聂黑流道夫坐在第一排的边上第二把高椅子上，没有取下夹鼻眼镜，望着马斯洛发，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复杂痛苦的情绪。

十

公诉状是这样的：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锐塔尼亚旅馆里突然死了一个旅客——第二同业联合的库尔干商人非拉邦特·耶灭利亚洛维支·斯灭尔考夫。

当地第四警察分局的医生证明他的死是因为饮酒过多所引起的心脏破裂。斯灭尔考夫的尸体已经埋葬。

数日之后，从彼得堡回来的商人，斯灭尔考夫的同乡和同伴齐毛亨，知道了斯灭尔考夫临终时的情形，便表示怀疑，认为这是谋财的毒杀。

这个怀疑在初审中得到证实，因此查出：

一、斯灭尔考夫死前不久从银行里取了三千八百银卢布。同时，在封存的死者物品清单中，却发现只剩下三百十二卢布十六戈比。

二、在死前的整日和全夜，斯灭尔考夫是和娼妓刘保卡（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在妓院和毛锐塔尼亚旅馆里，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奉斯灭尔考夫之命，当他不在旅馆时，从妓院到旅馆里取钱，当着毛锐塔尼亚旅馆的茶房西蒙·卡尔清肯和女茶房叶菲米亚·保支考发的面，用斯灭尔考夫给她的钥匙，打开斯灭尔考夫的旅行提箱，取了钱。在斯灭尔考夫的旅行提箱里，当马斯洛发打开时，在场的保支考发和卡尔清肯看见了几束一百卢布的钞票。

三、当斯灭尔考夫和娼妓刘保卡一同从妓院回到了毛锐塔尼亚旅馆，后者受茶房卡尔清肯的教唆，使斯灭尔考夫饮了一杯白兰地酒里的白粉，白粉是卡尔清肯给她的。

四、第二天早晨娼妓刘保卡卖给了鸨母、即见证人基塔也发一个钻石指环，好像是斯灭尔考夫送给她的。

五、毛锐塔尼亚旅馆的女茶房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在斯灭尔考夫死后次日在当地商业银行里存了一千八百卢布的活期存款。

由于法庭的医药检查、掘尸，以及斯灭尔考夫内脏的化学检验，无疑地判明死者体内有毒，因此断定死于中毒。

被告马斯洛发、保支考发和卡尔清肯不承认自己有罪，并有所辩白：

马斯洛发说：她确实被斯灭尔考夫从妓院，照她说，她所工作的地方，派遣到毛锐塔尼亚旅馆去为他取钱，并且在旅馆里用他给她的

钥匙打开了商人的旅行提箱，从箱子里按照所吩咐的拿出四十银卢布，没有多拿，她开箱子锁箱子以及取钱是当着保支考发和卡尔清肯的面，他们可以证明。她还陈述：她在第二次进商人斯灭尔考夫的房间时，她受卡尔清肯的教唆，确实让他饮了白兰地酒中的药粉，她认为这是催眠的，她是要商人睡觉，快一点儿放她走。指环是在商人打了她之后而她哭着要走开的时候斯灭尔考夫亲自给她的。

叶菲米亚·保支考发陈述：关于遗失的钱她什么也不知道，她没有进过商人的房间，只有刘保卡一个人在那里侍候，并且假如商人的钱被偷窃，那是刘保卡在她带了商人的钥匙来取钱的时候偷去的。

听到这个地方，马斯洛发颤抖了一下，张开嘴，回头看了看保支考发。书记官继续宣读：

“当一千八百卢布的银行存单拿给叶菲米亚·保支考发看并且问她：她从哪里弄来这笔钱的时候，她说，这是她和西蒙·卡尔清肯两人十二年来的工资，她正要和他结婚。

至于西蒙·卡尔清肯，在他第一次的口供里，承认了马斯洛发从妓院里带来钥匙，而他和保支考发一同受了马斯洛发的教唆，偷了钱，和马斯洛发及保支考发瓜分了。”

在这地方，马斯洛发又发抖了，甚至跳起来，脸色发赤，开始说什么，但庭丁阻止了她。书记官继续宣读：

“最后，卡尔清肯还承认他给了马斯洛发催眠商人的药粉。在第二次的口供里，他否认自己参与偷钱，否认给了马斯洛发药粉却归罪她一个人。关于保支考发存在银行的钱，他说的和她一样，这钱是他们在旅馆里做了十二年工役，旅馆主人付给他们的工资。”

公诉状里接连的是对质的记录，见证人的口供，专家的意见，等等。

公诉状的结论如下：

“根据上述各情，保尔基村的农民西蒙·彼德罗夫·卡尔清肯，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亚·伊发诺发·保支考发，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切锐娜·米哈洛芙娜·马斯洛发，二十七岁，被控了这样的罪，就是他们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预先互相约定，偷了商人斯灭尔考夫二千五百银卢布和指环，并且有意谋害他的性命，使斯灭尔考夫饮了毒酒，因此斯灭尔考夫中毒而死。

“此罪在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五二目中有所规定。根据此条，并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法规第二〇一条，农民西蒙·卡尔清肯，小市民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和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受地方法院和陪审员的共同审判。”

书记官如是地结束了长篇公诉状的宣读，然后折合了状纸，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用双手理着头发。大家都轻松地舒了口气，愉快地觉得现在审查要开始了，马上一切都明白了，而正义要得到伸张了。只有聂黑流道夫没有这种感觉：他想到那个马斯洛发，十年前他所认识的那个无邪美丽的姑娘所能做出的事，便完全沉浸在恐惧里了。

十一

在公诉状宣读完毕时，庭长和法官们商议了一下，带着那样的表情面对着卡尔清肯，这表情显明地说，我们现在要极精细地知道全部的真相了。

“农民西蒙·卡尔清肯。”他向左边歪着开言。

西蒙·卡尔清肯站起来，双手顺衣缝伸直，向前伸出全身，不断地无声地动着腮。

“您被控诉的是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同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和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共同从商人斯灭尔考夫的旅行提箱里偷了他的钱，然后您弄来砒霜，劝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使商人斯灭尔考夫饮下有毒药的酒，因此斯灭尔考夫丧了命。您承认自己有罪吗？”他说，又向右歪。

“不会的，因为我们的职务是侍候客人……”

“这个您以后再说吧。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一点儿也不。我只是……”

“这个以后再说吧。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庭长安静地然而严厉地重问。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因为……”

庭丁又走到西蒙·卡尔清肯面前，用悲惨的低语阻止了他。

庭长带着“现在这已完结”的表情，把拿纸的那只手腕移动了一下，面对着叶菲米亚·保支考发。

“叶菲米亚·保支考发，您被控诉的是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锐塔尼亚旅馆里，同西蒙·卡尔清肯和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一同偷窃了商人斯灭尔考夫旅行提箱里的钱和指环，共同瓜分了钱，为了遮掩

自己的罪恶，使商人斯灭尔考夫饮了毒酒，因而丧命。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女犯人勇敢地坚决地说，“我没有到房里去过……是这个女败类进去了，她做了这件事。”

“您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么柔和地坚决地说，“那么您不承认自己有罪了？”

“我没有拿钱，我没有劝酒，我也没有在房里。假若我在房里，我就要把她赶出去了。”

“您不承认自己有罪吗？”

“决不。”

“很好。”

“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庭长面对着第三个犯人开言了，“您被控诉的是您从妓院里带了商人斯灭尔考夫旅行提箱的钥匙去毛锐塔尼亚旅馆的房间里，您从这个箱子里偷去了钱和指环，”他说的话好像是熟读的功课，同时他把耳朵侧向左边的法官，那法官说，按照物证单，还少了一个瓶子。“从旅行提箱里偷了钱和指环，”庭长重述，“分了赃物，然后又同商人斯灭尔考夫来到毛锐塔尼亚旅馆，你使斯灭尔考夫喝了下毒的酒，因此他死了。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迅速地说，“和我开头所说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说：我没有拿，没有拿，什么也没有拿，指环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自己有偷了二千五百卢布的罪吗？”庭长问。

“我说，除了四十卢布，我什么也没有拿。”

“那么，您放了药粉在酒里给商人斯灭尔考夫喝了，您承认这个罪吗？”

“我承认这个。我只以为，像他们跟我说的，那是催眠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我没有想过，也没有企图过。凭上帝说话，我没有企图过。”她说。

“因此您不承认自己有偷窃商人斯灭尔考夫的钱和指环的罪了，”庭长说，“但是您承认放了药粉吗？”

“是的，我承认，我只以为那是催眠药粉。我放进去只是要使他睡觉。我没有企图过，没有想过。”

“很好，”庭长说，显然是满意所得的结果，“那么您说，事情是怎么样的，”他说，靠着椅背，把双手放在桌上，“说出一切的经过。您可以用直率的承认减轻您的罪责。”

马斯洛发沉默无言，仍旧直直地注视着庭长。

“您说，事情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马斯洛发忽然迅速地开言，“我到了旅馆，有人带我进了房间，他在房里，已经是很醉了。”她带着特别的恐惧表情，睁大着眼睛，说“他”这个字，“我要走开，他不放我。”

她沉默了，好像突然失去了线索，或者想到了别的。

“那么，后来呢？”

“什么后来？后来我留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这时，候补检察官不自然地撑着一只胛肘，把身体稍微挺起了一下。

“您要发问题吗？”庭长说，对于候补检察官的肯定回答，他用手势向候补检察官表示他给他问话的权利。

“我想提一个问题：女犯人从前和西蒙·卡尔清肯相识吗？”候补检察官说，没有看马斯洛发。

发了问题之后，他紧抿着嘴唇，皱了皱眉。

庭长重述了这个问题。马斯洛发恐惧地注视候补检察官。

“和西蒙吗？认识。”她说。

“我现在想要知道女犯人和卡尔清肯是怎么相识的。他们俩常常见面吗？”

“怎么相识的吗？他叫我陪客，但这不是相识。”马斯洛发回答，不安地把眼睛在候补检察官和庭长身上看来又看去。

“我要知道为什么卡尔清肯单单要叫马斯洛发去陪客，不叫别的姑娘？”候补检察官眯着眼，但带着淡淡的恶魔的狡猾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马斯洛发回答，惊恐地环顾了一下，忽然把目光停留在聂黑流道夫身上，“他愿意叫谁就叫谁。”

“难道她认出我来了吗？”聂黑流道夫恐惧地想，觉得血冲上了他的脸；但是马斯洛发没有认出他，她立刻转过身，又带着惊恐的神色注视着候补检察官。

“那么，女犯人否认她和卡尔清肯有任何密切关系吗？很好。我没有别的要问了。”

候补检察官立刻把胛肘从台子上拿开，并且开始记录什么。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记录，只是用墨水笔描记录上的字母，但是他看到，检察官和律师是怎么做的：在聪明的问题之后，便在自己的讲稿里写下那要驳倒对方的意见。

庭长没有立刻面对着女犯，因为这时候他问戴眼镜的法官是否同意提出那些事先准备的写就的问题。

“后来又是怎样的呢？”庭长继续问。

“我到了家里，”马斯洛发继续说，较为勇敢地单单看着庭长，“把钱给了鸨母，我就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姑娘别尔塔就把我叫醒了：‘去吧，你的商人又来了。’我不愿去，但是妈妈教我去。他在那里，”她又带着明显的恐惧说这个“他”字，“他还在劝我们的姑娘喝酒，后来他想再叫酒来，但他的钱全花完了。鸨母不相信他。那时他派我到他的房里去。他说了钱在哪里，要拿多少。我就去了。”

这时庭长向左边的法官低语，没有听到马斯洛发所说的，但为了表示他全都听到，他重复她末后的几个字。

“您去了。那么以后怎样呢？”他说。

“去做了他所吩咐的一切，进了他的房间。不是一个人进房的，我还叫了西蒙·米哈洛维支和她。”她指着保支考发说。

“她胡说，我进也没有进去……”保支考发开口，但被阻止了。

“我当他们面拿了四张十卢布的票子。”马斯洛发继续说，皱着眉没有看保支考发。

“那么女犯人拿四十卢布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有多少钱吗？”候补检察官又问。

马斯洛发在候补检察官刚刚对着她的时候便颤抖。她不知道怎么会如此，但觉得他对她有恶意。

“我没有数，我只看到有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女犯人看到一百卢布，我没有别的要问了。”

“那么，把钱带回来了吗？”庭长望着钟继续问。

“我带回来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着跟他走了。”马斯洛发说。

“那么您怎样给他喝了酒里的药粉呢？”庭长问。

“怎样给的？我放在酒里，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

她没有回答，沉重而深长地叹了口气。

“他还不放我走，”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被他弄得太疲倦了。我到走廊上向西蒙·米哈洛维支说，‘望他放我走吧。我疲倦了。’西蒙·米哈洛维支说，‘我们也厌烦他。我们想给他一点儿催眠药粉。他睡着了，你就走。’我说，‘好。’我以为这不是有毒的药粉。他给了我一个纸包。我进了房，他躺在屏墙的那边，并且立刻吩咐给他白兰地酒。我从桌上拿了一瓶好香槟酒，倒在两个杯子里，给他和我自己，但在他的杯子里我放了药粉，给了他。若是我知道，我就不给他喝了。”

“那么指环是怎么到您那里去的呢？”庭长问。

“指环是他自己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给您的？”

“是在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我要走，他打我的头，把梳子打断了。我发火了，我要走。他从手指上拿下指环给了我，要我不要走。”她说。

这时候补检察官又微微欠起，带着同样的虚伪单纯的神情，要求准许再发几个问题，得到了允许，把头垂在绣花衣领上，说：

“我要知道女犯人在商人斯灭尔考夫的房间里停留了多少时间。”

马斯洛发又惧怕了，不安地把眼光从候补检察官身上移到庭长身上，迅速地说：

“我记不得多少时间了。”

“那么女犯人可记得，在离开了商人斯灭尔考夫那里之后，到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去过没有呢？”

马斯洛发想了一下。

“进了隔壁的一个空房间。”她说。

“您为什么要进去？”候补检察官着了迷，直接向着她说。

“进去整理衣服，等车子。”

“卡尔清肯是不是和女犯人在一个房间里呢？”

“他也进来了。”

“他为什么要进来？”

“商人剩了好香槟酒，我们一起喝掉了。”

“在一起喝掉了。很好。女犯人和西蒙谈话没有，谈的是什么呢？”

马斯洛发顿然皱了眉，脸泛深红，迅速地说：

“谈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谈。一切的经过我都说了，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把我怎么办。我是没有罪的，没有别的了。”

“我没有别的要问了。”候补检察官向庭长说，然后不自然地耸了耸肩膀，开始迅速地在他的讲稿纲要中记下女犯人的口供，就是她和西蒙进了空房间。

沉默来临。

“您没有别的话要说吗？”

“我一切都说了。”她说，叹着气，坐下来。

于是庭长在纸上记下了什么，听到左边法官向他低声所说的话，他宣布了十分钟的停审，匆忙站起，走出法庭。庭长和左边高高的有胡须和善良眼睛的法官所谈的，是这个法官觉得轻微的胃部不适，想做一点儿按摩，喝点儿药水。他向庭长说到这个，因为他的请求而有了停审。

在法官之后，陪审员、律师、见证人都站了起来，愉快地感觉到已经完成了部分的重要任务，在各处走动着。

聂黑流道夫进了陪审员室，坐在窗前。

十二

“是的，她是卡邱莎。”

聂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黑流道夫第一次看见卡邱莎的时候，他是在大学三年级，夏间住在姑母家，准备一篇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论文。通常他是和母亲、姊姊住在莫斯科乡下母亲的大田庄上过夏天。但这一年，姊姊出嫁了，母亲到国外做温泉治疗去了。聂黑流道夫要写论文，便决定了在姑母家过夏。姑母们的幽僻田庄上是很安静的，没有消遣的东西。姑母们亲切地爱侄儿和承继人，他也爱她们，爱她们生活的古式与简单。

聂黑流道夫夏间在姑母家体验到那种极乐的心境，在这种时候，青年人不是凭外面的指示，而是第一次自己认识了生活的全部美丽和意义，以及生活中分派给人的任务之重要，知道了自己和全世界不断地趋向完善的可能，不但带着希望，而且带着能够到达他所想象的这种完善地步的充分信心，力求这种完善。这一年他还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议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不富实的，但他的母亲曾得到一万皆夏其那的土地作嫁产。那时候，他第一次认识了私有土地的一切残忍和不公平，并且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认为为了道德要求而做的牺牲乃是最大的精神快乐，他决定不享受私有土地的权利，那时候他便把父亲遗留给他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写他的论文。

这年他在乡间姑母家的生活是这样的：他起得很早，有时是在三点钟，在日出之前，甚至有时是在早雾里，到山下河里去洗澡，当露水还在草和花上的时候，他已回家。有时早上喝了咖啡，他坐下来写论文，或者阅读论文的参考数据，但常常不读也不写，却又从屋里走出去，在田野和林间散步。午饭之前，他在花园里的什么地方睡一会儿，在吃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快活精神使姑母们愉快发笑，然后骑马或划船，晚上又读书，或者坐下来和姑母们玩“排心思”牌。在夜晚，尤其是在月夜，他常常不能睡着，只是因为他感觉到强烈兴奋的生活的喜悦，于是他不睡觉，带着自己的幻想和思想在花园里徘徊，有时直到天明。

他便是这样幸福地、平静地在姑母家过了第一个月的生活，丝毫没有注意到黑眼睛的、快腿的、半养女半婢女的卡邱莎。

在母亲的羽翼下长大的聂黑流道夫，这时候十九岁了，还是十分纯洁的青年。他只是像梦想到妻子那样地梦想到任何女子，所有其他的，依照他的见解，不能做他的妻子的女子，在他看来，都不是女子而是人类。

但在这个夏季的升天节，一个女邻带了孩子们和一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一个在他们家做客的农民出身的年轻的艺术家来到姑母家。

吃过茶之后，他们到屋前刈割过的草地上去玩“捉迷藏”。他们带了卡邱莎。在几番变动之后，轮到聂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一同跑。聂黑流道夫总是高兴看见卡邱莎，但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在他和她之间会有任何特别的关系。

“啊，现在无论怎样你也抓不到他们，除非他们跌倒。”捉人的快乐的艺术家说，用短短的、弯曲然而强健的农民的腿很快地跑着。

“您，抓不着！”卡邱莎说。

“一、二、三。”

他们在掌上拍了三下。卡邱莎抑制不住笑声，在艺术家的背后，和聂黑流道夫迅速地调换了地方，用她的坚强粗糙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用劲向左边跑，响动着浆过的裙子。

聂黑流道夫跑得快，他想不给艺术家追上，用全力奔跑。当他回头看时，他看见艺术家在追赶卡邱莎，但她迅速地移动着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腿，不让他追上，向左边急奔。前面是丁香花床，没有人跑到那边去过，但卡邱莎回顾着聂黑流道夫，用头向他做暗示，要他在花

床那边和她会合。若是他们再握了手，他们就不怕追的人了，这是游戏里的规矩。他了解了她的意思，向丁香花丛那边跑去。但在那边有一个他不知道的长了刺草的沟。他绊倒、跌进沟里，被刺草戳了手，身上沾了黄昏的露水，但他立刻笑着站起来，跑到干净的地方去了。

卡邱莎粲耀着笑容和好像湿酸果的黑眼睛，向他一直飞跑。他们跑到一起，握了手。

“我看，您是被戳了吧。”她说，用空手理着松下来的头发，用力地呼吸着，微笑着，仰着头看他。

“我不知道那里有一个沟。”他说，也微笑着，没有放开她的手。

她向他靠近，他自己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把脸向她凑近。她没有避开，他把她的手抓得更紧，吻了她的嘴唇。

“你做得好！”她说，用迅速的动作把手挣脱，从他身边跑开。

她跑到丁香花丛那里，摘了两枝凋谢的白丁香，一面用花枝在自己的发热的脸上扇着，回望着他，一面活泼地在身前摇摆着双手，走到别的游戏的人那里。

从此以后聂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之间的关系变了，变成了相互吸引的纯洁的年轻男子和纯洁的年轻女子之间所常有的那种特别的关系。

只要卡邱莎一进房，或者聂黑流道夫远远地看见了她的白围裙，他便觉得一切好像都被太阳照亮了，一切变得更有趣、更愉快、更有意义，生活变得更快乐了。她也是这么感觉。不但是卡邱莎的见面和接近对聂黑流道夫发生这样的作用，而且他单是想到有个卡邱莎，她单是想到有个聂黑流道夫，便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聂黑流道夫若是

接到了母亲的不愉快的信，或者不能顺利写作论文，或者感觉到年轻人的无故的悲哀，只要想到卡邱莎的存在，想到他会看见她，便一切都消散了。

卡邱莎在家里要做很多事，但她能赶快地做完一切，在闲暇的时候读书。聂黑流道夫给她看道斯托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这是他自己刚刚读过的。她最欢喜屠格涅夫的《僻静之处》。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偶尔才有的，是在走廊上、在露台上、在院子里相遇的时候，有时是在姑母的女仆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的房里，卡邱莎和她住在一起，聂黑流道夫有时到她这里来喝糖茶。在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面前的谈话是最愉快的。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谈话却反不痛快。他们的眼睛立刻开始说到和他们口头所说的全然不同的、更加重要的话，他们的嘴唇皱起，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于是他们赶快地分开。

聂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之间的这种关系继续维持在他初次寄居姑母那里的全部时间里。姑母们注意到这种关系，觉得惧怕，甚至寄信国外告知了聂黑流道夫的母亲，叶列娜·伊发诺芙娜公爵夫人。姑母玛丽亚·伊发诺芙娜怕德米特锐和卡邱莎发生关系。但她是白害怕了：聂黑流道夫自己不自觉地爱上了卡邱莎，正是同纯洁的人们爱的一样，他的爱是不让他和她堕落的主要防御物。他不仅不想在身体上占有她，而且想到了对她发生这种关系的可能性，便觉得恐惧。诗意的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的担心——恐怕具有透澈坚决性格的德米特锐，爱上了女孩，有心娶她，而不注意她的身世与地位，是较有理由的。

假如那时聂黑流道夫明白地意识到他对卡邱莎的爱情，特别是假使那时有人使他相信，他不能且不该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和这样的女子结合在一起，便会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他具有对于一切的直爽性格，会认定没有任何理由不娶那个姑娘，不管她是谁，只要他爱

她。但姑母们没有向他说到她们的担心，而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便这样地走开了。

他相信，他对卡邱莎的感情，只是那时充满他全部身心的、那个快乐可爱的姑娘所分享的、一种人生喜乐的情绪。然而当他走的时候，当卡邱莎同姑母们站在阶梯上，用她的含泪的、微微斜视的黑眼睛送他的时候，他觉得他丢弃了一件美丽的、宝贵的、永远不可复得的东西。于是他很悲伤。

“再见，卡邱莎，谢谢一切。”他上单马快车时隔着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的帽子向她说。

“再见，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她用愉快的、亲切的声音说，抑制着充满眼眶的泪，跑进门廊，在这里她可以畅快地哭。

十三

此后三年之间聂黑流道夫没有和卡邱莎见面。直到他升为军官，首途入营，顺路来看姑母时，才和她见面，他较之三年前住在姑母家的时候，已是全然不同的人了。

那时他是正直的舍己的青年，准备为任何善事去牺牲自己。现在他是堕落的精练的利己主义者，只注重自己的享乐。那时他觉得上帝的世界是神秘的，他欢乐地热情地力求了解他。现在却觉得生活中的一切是简单明白的，是被他的生活环境决定的。那时他觉得必要而重要的乃是和自然界交往，和在他之前生活过、思想过、感觉过的人（哲学家、诗人）交往。现在，必要而重要的乃是人类的制度，以及同伴间的来往。那时妇女好像是神秘的、优美的，就是因为那种神秘

性而显得优美的人——现在，女子的价值，除了他的家庭和友人之妻，任何女子的价值是很确定的。女子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那时他不需要钱，他可以用不到他母亲所给的钱的三分之一，可以拒绝父亲的财产并且把财产散给农民。现在母亲给他的每月一千五百卢布不够用了，并且已经为钱和她发生了不愉快的谈判。那时他认为他的精神是他的真“我”。现在他认为他的健康、强壮、动物的“我”是他自己了。

他所发生的这整个可怕的改变只是由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因为相信自己而生活太困难了：相信自己，则每个问题的决定都应该不是为了自己，追求浅薄快乐的、生物的“我”而几乎总是违反它的；相信别人，便没有问题要解决，一切都已经解决了；而且解决的总是违反精神的“我”，而不是为了动物的“我”。不仅如此，相信自己，他总是要受到人们的批评。相信别人，他便受到四周人们的称赞。

例如，当聂黑流道夫思考、读书，谈到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的时候，他四周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有几分可笑，母亲和姑母用善意的反语称他Notre cher philosophe（我们的亲爱的哲学家）。当他读长篇小说，说猥亵的逸事，到法国戏院看可笑的耍剧并且愉快地复述它们的时候，他们都称赞他鼓励他。当他认为应当减少自己的需要，穿旧大衣、不喝酒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奇怪的并有几分故意的特异；当他花费很多的钱在打猎上，或者在异常华丽的书房上布置的时候，则大家都夸奖他的趣味并且送他贵重的东西。当他是贞洁男子并且愿如此直到结婚的时候，他的亲属便担心他的健康，甚至于当他的母亲知道了他已成为真正的男人并且夺取了他同伴的法

国女子的时候，她并不苦恼，反而欢喜。他的母亲公爵夫人想到了他和卡邱莎的偶然事件——就是他会想到要娶她，不能不恐惧。

同样地，当聂黑流道夫达到成年，因为他认为土地私有是不公平的，而把他继承父亲的一小笔财产散给农民的时候，这种行为引起了他的母亲与亲属的恐惧，并且经常成了他所有的亲属指责与嘲讽的对象。他们不断地向他说，农民们接受了土地，经营了三爿酒店，完全停止了工作，他们不仅没有变富，反而变穷了。然而当聂黑流道夫进了禁卫军，和他的高贵的同伴们浪费了输去了那么多的钱，以致叶列娜·伊发落芙娜不得不动用资产的时候，她并不难过，认为，当牛痘[14]种在青年时代和上流社会里的时候，这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

起初聂黑流道夫曾经奋斗，但奋斗太困难了，因为一切，他在相信自己时认为是好的，别人又认为是坏的；反之，一切，他在相信自己时认为是坏的，他周围所有的人又认为是好的。结果是聂黑流道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开始的时候，这种自信的抛弃是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经过的时间很短，而聂黑流道夫，在这时已经开始吸烟饮酒，很快就不再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感到很舒服。

于是，聂黑流道夫，带着本性中的热情，全然屈服于这种新的被他四周的人所称赞的生活，并且完全压下了内心里的那个要求别种东西的声音。这是在他迁移到彼得堡之后开始的，在服兵役时完成的。

一般来说，兵役使人堕落，使服兵役的人处在完全怠惰的情形中，即缺少理性的有用的工作；并且把服兵役的人从一般的人类义务中解脱出来，而代替的只是揭示那种传统的，部队、军服和军旗的荣

誉，以及一方面对别人的无限权力，而另一方面对上级官长的盲目服从。

但是一方面是兵役中一般的堕落，连同军服和军旗的光荣，暴力和凶杀的许可，一方面是财富以及和皇家来往密切所引起的堕落（这是精选的禁卫军中所常有的，只有富家名门的军官在禁卫军里面服务），当这两种堕落相结合的时候，这种堕落，便陷于堕落者的心中，达到完全自利主义狂的状态。聂黑流道夫自从服兵役并开始过他的同伴们所过的生活以来，便处在这种自利主义狂中。

事情是一点也没有的，除了穿上缝得讲究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刷擦的军服，戴头盔，带着也是别人制造、擦净、交给他的兵器，骑上良好的也是别人养大、教练、喂饲的马，和同样的人去练兵或检阅，驰骋、挥刀、放枪，并把这些教给别人。别的任务是没有的，最高贵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人，沙皇和他身边的人，不仅赞同这种职务，而且夸奖这种职务，并且因此表示感谢。在这些任务之外被认为是好的重要的事情，乃是挥霍从不可见的来源得来的金钱，在军官俱乐部或最好的酒店相聚吃喝，特别是饮酒；然后是戏院，跳舞，女人，然后又是骑马，挥刀，驰骋，又是挥霍金钱，酒，牌，女人。

这种生活特别影响军人堕落，因为假若非军人过这种生活，他不能不在他心坎里为这种生活羞惭。而军人却认为这是应当如此的，夸耀并且为这种生活骄傲，特别是在战时，在对土耳其宣战以后服兵役的聂黑流道夫便是这样的。“我们准备在战争中牺牲生命，因此这种造次的愉快的生活不仅是可恕的，而且是我们所必需的。所以我们过这种生活。”

聂黑流道夫在他这个时期的生活中便是这么漠然地想，他还感到了那种摆脱了从前加诸自己的一切道德束缚的喜悦，不断地处在长期的自利主义狂的状态中。

当他三年后顺路来到姑母家的时候，他便是处在这种状态中。

十四

聂黑流道夫顺路来到姑母家，因为她们的田庄是在那条通达在他前面行军的那个团的路线上，因为她们很盼望他去。尤其是他现在去，是为了看看卡邱莎。也许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对于卡邱莎的恶念——这是他的现在没有约束的动物的自我向他所密告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意念，而他只是想到他觉得是那么好的地方，看看那有点儿可笑的，但亲爱的、好心肠的姑母。她们总是为他所不察觉地用慈爱和称赞的气氛笼罩着他。并且看看可爱的卡邱莎，关于她，他还保留着那么愉快的记忆。

在三月末，在圣星期五[15]他由最难行的道路，在倾盆大雨中，来到了，因此他赶到时全身透湿而且寒冷，但他快活、兴奋，在这个时候他总是如此的。当他乘车进了熟悉的、房顶上堆着坠落的雪、围绕着砖墙的、姑母的古老的庄房院子时，他想："她还在她们这里吗？"

他期望她听到铃声便跑到阶梯上来，但是只从下房的阶梯上走出两个赤脚的、折拢衣裾的、提着桶的妇人，她们显然是洗过了地板的。在大门的阶梯上也没有她；只有听差齐杭穿了围裙走出来，显然也是在做洗刷的工作。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穿着绸衣、戴着帽子，从前厅走出来。

“好极了，你来啦！”苏菲亚·伊发诺芙娜吻着他说，“玛盛卡[16]有点儿不好过，在教堂里疲倦了。我们受了圣餐。”

“我贺您，苏尼亚[17]姑妈[18]，”聂黑流道夫吻着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的手说，“请您原谅，我把您弄湿了。”

“到你房里去吧，你全身都湿了。你已经有了胡髭……卡邱莎！卡邱莎！赶快拿咖啡给他。”

“就来了！”走廊上熟识的愉快的声音回答。

聂黑流道夫的心中高兴地叫着：“她在家！”正好像太阳从云里露出来一样。聂黑流道夫快乐地和齐杭走进自己从前的房间里去更换衣服。

聂黑流道夫想向齐杭问到卡邱莎：她怎么样？过得如何？是不是结婚了？但齐杭是那么恭敬，同时又那么严谨，那样地坚持要亲自为他从水杯里向手上倒水，以致聂黑流道夫不能下决心向他问到卡邱莎，只问到他的孙儿们，问到“哥哥”老马，问到小狗保尔堪。“都活着、健康，除了保尔堪，它在去年发疯了。”

脱了湿衣，刚开始穿衣时，聂黑流道夫听到迅速的步伐和门上的叩拍声。聂黑流道夫知道这个步伐和叩门声。只有她是这样走路，这样叩门。

他披上湿大衣，走到门前。

“进来！”

这人是她，卡邱莎。一切如旧，只是比从前更可爱了。含笑的，单纯的，微微斜视的黑眼睛如旧地从下向上望。她和从前一样，围了清洁的白围裙。她从姑妈那里送来一块刚刚打开纸包的香皂和两条手巾，一条是大的俄国式的，一条是毛巾。印了字母的未动用过的肥皂，手巾，和她自己——这一切是同样地清洁，新鲜，可爱而未动用过。由于不可约制的欢喜，她的可爱的、坚决的红唇还和从前在他面前一样地皱着。

“您一路好，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她困难地说，她的脸上现出了红晕。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是用“你”还是用“您”和她说话好，他也和她一样地脸发红，[19]“您快活，您健康吗？”

“谢谢上帝……这是您姑妈送给您的您心爱的蔷薇皂。”她说，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手巾放在椅子扶手上。

“他有他自己的。”齐杭说，证明着客人的不依仗人，骄傲地指着聂黑流道夫的打开的大化妆匣，和很多的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胶，香水，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具。

“您替我谢谢姑妈。我来了，是多么高兴啊。”聂黑流道夫说，觉得他心中变得和从前一样的光明可爱。

她只用笑容回答了这些话，便走出去了。

一向疼爱聂黑流道夫的姑母们这一次比平常更高兴地接待了他。德米特锐去打仗，在战争中也许会受伤或被打死的。这感动了姑母们。

聂黑流道夫这样规定了他的旅程，就是只在姑母家过一昼夜，但是看见了卡邱莎，他同意了在姑母家过复活节，这还有两天，于是他打了电报给他的朋友和同事尚保克，要他到他的姑母家来，他们本来是要在奥皆萨会面的。

在第一天，当他看见了卡邱莎，聂黑流道夫便感觉到从前对她的感情。和从前一样，他现在看见了卡邱莎的白围裙不能够不兴奋；听到她的步履，她的声音，她的笑声不能够不欢喜；望着她的如同湿酸果的黑眼睛不能够不动情，特别是在她笑的时候；尤其是他看见了她遇到他便脸上泛红时不能够不迷惑。他觉得他在恋爱，但不是和从前一样，那时候他觉得爱情是神秘的，他自己不愿向自己承认他是在恋爱，并且那时候他相信爱情只能够有一次。现在他是在恋爱，知道这个，并且欢喜这个，并且虽然隐瞒着自己，却漠然地知道什么是爱情，以及爱情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聂黑流道夫心中，正如同在每个人心中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寻求幸福，也要别人幸福；另一个是动物的人，只为自己寻求幸福，并且为了这个幸福而准备牺牲全世界的幸福。在他的彼得堡生活与军营生活所引起的自利主义狂的这个时期里，这种动物的人控制着他，并且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

但是当他看见了卡邱莎，又重新感觉到他过去对她所怀的感情，他的精神的人抬起了头并且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因此，复活节前两天在聂黑流道夫心中，不断地发生着一种他自己不觉得的，内心的冲突。

在他的心里他知道他应该离开，并且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要留在姑母家，他知道这不会产生任何好结果，但他觉得那么欢喜高兴，他没

有向自己说到这个，并且留下来了。

在星期六，在基督复活节的前夜，神甫同执事和事务员，如他们所说的，费力地坐橇车在泥淖和旷野上走了教堂和姑母家之间的三里路，来做弥撒。

聂黑流道夫和姑母同女仆在一起做弥撒，不时地望着卡邱莎，她带来了香炉，站在门口，他和姑母同神甫行了复活节的吻礼，便想去睡。这时他听到玛丽亚·伊发诺夫娜的老女仆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和卡邱莎正在准备到教堂去祝福的复活饼和乳酪。他想："我也要去。"

到教堂去的道路既不能行马车又不能行橇车，因此，聂黑流道夫，在姑母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吩咐把马、就是把所谓"哥哥"的马装上鞍子，他没有躺下睡觉，却穿上华丽的军服和紧身的马裤，加上大衣，骑着肥饱的、沉重的、不停地嘶鸣的马，在黑暗中，在泥淖和雪里到教堂去。

十五

这个弥撒在聂黑流道夫以后的全部生活中永远留着一个最鲜明的记忆。

当他在夜间的只有几处被白雪照亮的黑暗中，骑着看见教堂周围灯火而竖起耳朵的马，一路上在水中践踏着，走进教堂院子的时候，弥撒已经开始了。

认识玛丽亚·伊发诺芙娜的侄儿的农民们领他到干地方下马，接了他的马去拴，陪他进了教堂。教堂里已经满是过节的人。

右边是农人，年老的人穿土机布长袍，草鞋，缠清洁的白裹腿布。年轻的人穿新布袍，系鲜色的腰带，穿深靴。左边是妇女，扎红色丝头巾，穿棉天鹅绒背心，有鲜红的袖子，蓝的、绿的、红的和花的裙子，穿有跟的靴子。端重的老妇人们，戴白头巾，穿灰袍，旧式的土机布裙子，浅口鞋或草鞋，站在她们后边。在大家当中，站立着盛服的，头发擦油的孩子们。

农民们画十字，摆动着头发鞠躬。妇女们，特别是老妇人们，把没有光彩的眼睛注视在有蜡烛的圣像上，用弯曲的手指坚强地捺前额的头巾、肩膀和腹部，低语着什么，躬着腰或者跪下。孩子们模仿着大人，当大人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热心地祈祷。金的神龛被围绕在有金螺旋线的大蜡烛四周的蜡烛所照亮。烛架台上插着许多蜡烛，从唱歌队里发出业余唱歌人的快乐歌声和男孩们尖锐的低音与响亮的高音。

聂黑流道夫走到前面去了。上等人站在当中：地主和妻子及穿水兵装的儿子，警官，电报员，穿长筒靴的商人，戴徽章的村长，经台右边在地主之后，是穿闪光淡紫色衣服、披镶边白肩巾的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及胸前有褶襞的白衣服、系蓝腰带、在黑发上打了红蝴蝶结的卡邱莎。

一切是节日的，严肃的，快乐的，美丽的。穿复活节银色祭服挂金十字架的神甫，执事，穿节日的银色和金色法衣的事务员们，头发擦油的盛装的业余唱歌员们，节日歌咏的快乐的跳舞般的歌调，神甫用三支饰花的蜡烛对人不断地祝福，以及一再重复的高音：“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是美丽的，但比一切更美丽的是穿白衣、系蓝腰带、黑发上打了红蝴蝶结、有欢乐眼睛的卡邱莎。

聂黑流道夫觉得她没有侧顾便看见了他。他靠近地从她身边走向祭坛时看到了这个。他没有话要向她说，但他想出了办法，从她身旁走过时他说：

“姑妈说的，她要做了最后的弥撒才开斋。”

青年的血液，和每次看见他时一样，涌上了她的可爱的脸，含笑而快乐的黑眼睛单纯地从下向上望着，停在聂黑流道夫身上。

“我知道。”她微笑着说。

这时候，事务员拿着一铜咖啡壶的圣水，穿过人群，从卡邱莎身边走过，没有望她，让法衣的襟擦了她。事务员，显然是出于对聂黑流道夫的尊敬，绕开他走，因此擦了卡邱莎。聂黑流道夫觉得诧异：怎么，他，那个事务员，不懂得这里的一切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卡邱莎而存在，对世界上的一切可以不注意，可是不能不注意她，因为她是一切的中心。为了她，神龛的金发光，烛架和烛台上的一切蜡烛点亮，为了她才有这些快乐的歌声，“主的逾越节，快乐吧，人们”，一切，只要是世界上的好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她。他觉得卡邱莎知道一切是为了她的。当聂黑流道夫看着她的穿了有褶襞的白衣服的恰好的身材，和她脸上专注的快乐的表情的时候，他觉得是如此；在她的表情里，他看到，在他的心灵中歌唱着的东西，也丝毫不差地在她的心灵中歌唱着。

在早祷和晚祷之间，聂黑流道夫走出了教堂。农人们在他前面让路，鞠躬。有的认识他，有的问：“这人是谁？”

他停在教堂的门口。乞丐们围住了他，他散出了他钱袋中所有的零钱，从阶梯的踏级上走下来。

天色已经亮得可以看见东西，但太阳还没有升起。人群散在教堂四周的墓地上。卡邱莎留在教堂里，聂黑流道夫站在外面等候她。

人全出来了，在石级上踏着鞋钉，从踏级上走下来，散在教堂院子里和墓地上。

一个老迈的摆头的人，玛丽亚·伊发诺芙娜的面包师，叫住了聂黑流道夫行了复活节吻礼；他的女人，一个在丝头巾下有打皱的脸的老妇人，从手帕里面拿出一个染黄的蛋给聂黑流道夫。一个穿新背心系蓝腰带的年轻的带笑的有肌肉的农民也走到那里。

“基督复活了。”他说，眼睛含着笑，走近聂黑流道夫，用他的坚实清洁的嘴唇在他的嘴唇正中吻了三下，他的鬈曲的胡髭擦了他，让他闻到了特殊的、农民的、愉快的气味。

当聂黑流道夫和农民行吻礼并接受他的暗樱色蛋的时候，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的闪光的衣服和可爱的打红蝴蝶结的黑头发出现了。

卡邱莎立刻便从走在她前面的人头上边看见了他，他看见了她的脸上光彩焕发。

她和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走出来，站在教堂的门口，施舍乞丐。一个鼻子上带着红色伤痂的乞丐走到卡邱莎面前。她从手帕里拿了什么给他，然后向他走近，没有表示丝毫不愿意，却相反，眼睛那么快乐地发光，吻了他三次。在她和乞丐行吻礼的时候，她的眼睛交遇了聂黑流道夫的目光。好像她在问：她这么做，好不好？

“好的，好的，亲爱的，一切都好，一切都美。我爱你。”

她们走下台阶，走到他的面前。他不想行复活节吻礼，只想在她旁边。

“基督复活了！”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俯首微笑着说，她的音调好像是说今天大家都是平等的，用卷成一团的手帕擦了嘴，她把嘴唇向他伸着。

“是真的。”聂黑流道夫回答，吻着她。

他看了看卡邱莎。她脸上泛红，同时向他走近。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

“他真复活。”他说。

他们吻了两次，好像思索了一会儿，是否需要再吻又好像决定了是需要的，他们吻了第三次，于是两个人都微笑了。

“您不到神甫那里去吗? ”聂黑流道夫问。

“不去，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卡邱莎说，好像是在快乐的工作之后，用整个的胸脯深深地叹气，用她的恭顺的、贞洁的、多情的、微微斜视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

在男女之间的爱情里，总是有一个时候，这种爱情达到它的顶点，在这时候，爱情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肉欲的。对于聂黑流道夫而言耶稣复活节的夜晚便是这种时候。当他现在回想卡邱莎的时候，在他和她相见的许多次之中，这一刻遮蔽了所有其他的时候。黑而光滑明亮的头发，有褶襞的白衣服纯洁地包裹着她的优美的身躯和不高的胸脯，红润的面庞和温柔的因为

不眠之夜而微微斜视的晶亮的黑眼睛，在她整个的身体上有两个主要的特质：纯洁与爱——这爱不只是对于他的（他知道这个），而且是对于一切人的；不只是对于好人的，而且是对于世界上一切的人的，甚至是对于她所吻的乞丐的。

他知道她有这种爱，因为他在那个夜晚和早晨感觉到自己有这种爱，并且感觉到在这种爱里他和她合成了一体。

“啊，假若这一切停止在那天晚上的那个感觉上就好了！是的，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是发生在复活节夜晚之后！”此刻，他坐在陪审员室的窗前想着。

十六

从教堂回来后，聂黑流道夫和姑母们开了斋，并且由于在军营中养成的习惯，为了增加力量，他饮了麦酒和葡萄酒，进了自己的房间，立刻和衣睡着了。叩门声把他弄醒。凭叩门声他知道了来的是她，他坐起来，擦着眼睛，伸着腰肢。

“卡邱莎，是你吗？进来。”他站起来说。

她推开了门。

“要吃饭了。”她说。

她穿了那件同样的白衣服，但头发上没有打蝴蝶结。看了看他的眼睛，她粲然微笑了一下，好像她向他传达了什么非常快乐的意思。

“我马上就去。”他说，拿梳子梳头发。

她站了一会儿。他注意到这个，于是抛了梳子，向她走近。但同时她迅速地转过身，用如常的轻而快的步子走到走廊的地毡上。

“我是怎样的一个傻瓜啊，”聂黑流道夫向自己说，“为什么我不止住她。”

他跑着在走廊上赶上了她。

他需要她的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觉得，当她进房来看他的时候，他应该做一点事情，就是人人在这种时候所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

“卡邱莎，等一下。”他说。

她回看了一下。

“你要什么？”她停下来说。

“没有什么，只是……”

于是，他鼓舞着自己，想起在这种情形中别人在他的地位上通常是怎么做的，他搂了卡邱莎的腰。

她停下来，看他的眼睛。

“不应该，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不应该。”她说，脸红得要落泪，用她的坚硬有力的手推拒那搂她的手。

聂黑流道夫放了她，在顷刻之间他不仅觉得不自如、羞惭，而且厌恶自己。他应该相信自己，但他不知道这种不自如与羞惭是他的心

灵中要求表现的最好的意识，而相反，他觉得，这是表示他的愚蠢，他应该做的和大家所做的一样。

他又赶上了她，又搂抱她，吻了她的颈子。这个吻完全不像最初两次的吻：一次是在丁香花丛后边无意识的吻，另一次是这天早晨在教堂里面的吻。这次的吻是可怕的，她也感觉到这个。

“您这是做什么？”她用那样的声音说，好像他无可挽救地打破了什么无价之宝，她迅速地跑着避开他。

他走进餐室。盛服的姑母、医生和女邻站在餐桌前。一切是那样地平常，但在聂黑流道夫心中却有了激动。他不懂得别人向他说的话的意义，回答不恰当，只想着卡邱莎，回想着他在走廊上赶上她时那最后一吻的滋味。他什么别的也不能想。当她进房时，他没有望着她，用他全部的身心感觉她的在场，并且不得不抑制着自己，以免看她。

饭后他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强烈的兴奋中在房里徘徊很久，注意听着屋里的声音，期待着她的脚步。那活在他体内动物的人不但此刻抬起了头，而且还把精神的人踏在脚下，那个精神的人就是第一次来访时甚至这天早晨在教堂里的他，而那个可怕的动物的人现在单独在他的心灵中统治着。虽然这天他不断地窥伺她，他却没有一次能够单独地遇见她。也许是她躲避他。但晚间她必须走进和他的房相连的房间。医生留宿，卡邱莎必得为客人预备床铺。听到了她的脚步，聂黑流道夫轻轻地走着，抑制着呼吸，好像准备去犯罪一样，跟在她后边。

把两手伸在清洁的枕套里，抓住枕头的角，她回顾了他一下，微笑了一下，但这不是从前那样的快乐欢喜的笑容，而是恐惧可怜的笑容。这笑容似乎是向他说，他做的事是丑恶的。他停了片刻。此时还有斗争的可能。他对她的真正爱情的声音，虽然低弱，却还可以听到，这声音向他说到她，她的感情，她的生活。另一个声音说：当心，不要放走了你的快乐，你的幸福。这第二种声音压住了第一种的。他毅然地走到她面前。于是可怕的、不可约制的、动物的情欲支配了他。

聂黑流道夫没有把她放出自己的怀抱，放她坐在床上，并且觉得还该做点什么事情，和她并排坐着。

“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亲爱的，请您放我走吧，”她用可怜的声音说，“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来了！”她挣脱着大声说。真有人向门前走来了。

“那么我夜里到你那里去，”聂黑流道夫说，“你是一个人吗？”

“你要怎样？断不能够！不应该。”她只用她的嘴唇说，但她的兴奋的受窘的身体却说了别的。

走到门前的真是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她在胛膊上带着绒被走进房，责备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愤怒地斥责卡邱莎，因为她拿错了绒被。

聂黑流道夫无言地走出。他甚至不觉得羞惭。他凭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的表情看出她在批评他，她的批评是对的，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丑恶的，但动物的情欲，从以前对她的真正爱情中解放出来，支配着

他，并且单独地主宰着他，不承认任何别的东西。他此刻知道他应该为了情欲的满足而行动，并且寻觅着做这事的方法。

整个的晚间他不能自主：有时走进姑母的房，有时又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走到台阶上，只想着如何独自去见她；但她躲避他，而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尽力看守着她。

十七

如是地过去了晚间，来到了深夜。医生去睡觉了，姑母们也睡下了。聂黑流道夫知道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这时是在姑母的卧房里，卡邱莎是独自在下房里。他又走到台阶上。院子里黑暗、潮湿、温暖，那在春天赶走最后的雪的或者是融化的最后的雪所发散出来的白雾充满了全部空间。屋前山下百步外的河里传来奇怪的声音：这是冰解。

聂黑流道夫走下阶梯，在化雪的泥淖中走着，走到下房的窗前。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是那样地跳动，他听到了它的声音；呼吸有时停止，有时发出深沉的叹息。下房里点着一盏小灯。卡邱莎独自坐在桌前，沉思着，向前面望着。聂黑流道夫动也不动，久久地望着她，想要知道在她以为没有人看见她的时候，她要做什么。她不动地坐了两分钟，然后抬起眼睛，微笑着，好像是对自己责备地摇了摇头，然后换了姿势，突然把双手放到桌上，把眼睛向前面直视着。

他站着望她，不觉地同时听到自己的心跳和河里传来的奇怪的声音。那里，在河上，在雾中，进行着一种不停的、迟缓的工作，有什么东西时而喘息，时而破裂，时而散开，时而薄冰像玻璃那样响着。

他站着，望着卡邱莎的沉思的、因为内心冲突而苦恼的脸，他觉得她可怜，但是奇怪，这种怜悯只加强了他对她的情欲。

这情欲完全控制了他。

他敲了敲窗子。她，好像因为电流的震动，全身颤动了一下，并且恐惧显现在她的脸上。然后她跳了起来，走到窗前，把自己的脸凑近窗子。当她把双手像马遮眼一样，放在眼旁，从玻璃里看过去，认出是他的时候，恐惧的表情还没有离开她的脸。她的脸色异常地严肃——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脸色这样。她只在他微笑时才微笑，她微笑，好像只是服从他，但在她心中却没有笑，而是恐惧。他用手向她做暗号，招她到院子里去会他。但她摇头表示不去，站着留在窗前。他又把脸凑近玻璃，并且想叫她出去，但在这个时候，她转身到门前——显然有谁在叫她。聂黑流道夫离开了窗子。雾是那么浓，离开房屋五步便看不见窗子，只有一个发黑的物体，从它里面发出红而大的灯光。河上进行着同样的冰的奇怪的喘息声、沙沙声、破裂声、丁零声。院内雾中不远之处鸡叫了一声，附近别的鸡响应着，于是村中远处传来互相交杂的合而为一的鸡鸣声。而四周，除了河，十分静穆。这已是鸡叫第二遍了。

在屋角上来回走了两趟，几次踏进了泥淖中，聂黑流道夫又走到下房的窗前。灯还点着，卡邱莎又单独坐在桌旁，好像是在犹豫不决中。直到他走到窗前，她才向窗子看了看。他敲了敲窗子。没有辨别是谁敲的，她便立刻跑出下房，他听到外边的门打开和碾轧声。他已经在门廊旁边等着她，立刻无言地抱住她。她紧贴着他，抬起头，用嘴唇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廊的角上，在已化了雪的干地方，他全身充满了难受的、未满足的欲望。忽然外边的门又同样地响了一下，带着同样的碾轧声打开，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的愤怒的声音喊了:

“卡邱莎！”

她从他怀中挣脱，回到下房。他听到门闩响动声。然后一切都寂静了，窗上的红眼睛消失了，只剩下雾同河上的吱喳声。

聂黑流道夫走到窗前，看不见任何人。他敲了敲窗子，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聂黑流道夫从大门口回到屋里，但他睡不着。他脱下靴子，赤脚从走廊上向她的房门走去，那是和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的房间相邻的。起初他听到马特劳娜·芭芙落芙娜安静地打鼾，他正要向前走，忽然她咳嗽了，在发响声的床上翻身。他心脏陷落了，他这样地大约站了五分钟。当一切重归寂静，又听到安静的鼾声时，他力求走在不发响声的地板上，向前走着，走到卡邱莎自己的门前。听不到任何声音。她显然没有睡觉，因为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但他刚刚低唤了“卡邱莎！”她便跳起来，走到门前，他似乎觉得她是愤怒地劝他走开。

“这像什么话？哦，怎么行呢？姑妈要听见的。”她的嘴唇说，但她整个的身体说了“我全是你的”。

这只有聂黑流道夫懂得。

“哦，你只开一会儿。我求你。”他说了些无意义的话。

她沉默了，后来他听到她的手寻找门闩的摸动声。门闩响了，他进了打开的门。

他搂了她，她穿着硬的粗布内衣，袒着胛膊，他抱起她，带走了她。

“啊！你要做什么？”她低语。

但他没有注意她的话，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里。

“啊，不应该的，放我走吧。”她说，却自己紧贴着他。

当她，颤抖着、沉默着、对于他的话不作任何回答而离开他的时候，他走到台阶上站住，极力想要考虑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意义。

院中渐渐明亮了。下面河里冰的破裂声、碰擦声和叹息声是更加响亮了，在以上的声音之外还有潺潺流动声。雾开始降低，在雾的上层可以看到黯淡的月亮，朦胧地照着什么黑得可怕的东西。

“这是什么？是我遇到了大大的幸事抑或是大大的不幸？”他问自己。

“向来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他向自己说，进房睡觉了。

十八

次日，愉快的漂亮的尚保克顺路来到姑母家拜访聂黑流道夫，凭他的优美、亲切、愉快、慷慨和他对德米特锐的热情，完全吸引了她们。他的慷慨虽然是姑母们所欢喜的，却因为这种过分的慷慨而令她们觉得有点迷惑。他给了走来的瞎乞丐一个卢布，给了仆人们十五卢布的酒钱，当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的膝犬秀色卡在他面前弄破了爪子流血时，他主动地要替它包扎，片刻也不思索，撕裂他的镶边的麻纱手帕（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知道，这种手帕的价格不下十五卢布一打），用它替秀色卡做绷带。姑母们不曾见过这样的人；不知道这个尚保克已经有了二十万卢布的债，这债，他知道是永不会偿还的，因此，多或者少三五十卢布，对于他是不值得计较的。

尚保克只留了一天，第二天晚上便和聂黑流道夫一同走了。他们不能够久留，因为已经到了他们回团的最后期限。

在姑母家最后的一天，当夜间的回忆还是新鲜的时候，在聂黑流道夫心中发生了两种感觉，互相斗争。一种是动物的爱情之燃烧的、情欲的回忆（不过这个爱情却一点儿也没有给予它所许诺的东西）和因为达到目的而有的几分满意；另一种是这样的意识：就是他做了一件很丑恶的事，这件丑恶的事应该纠正，不是为她，乃是为他自己要纠正的。

在他所处的那种自利主义狂的情形中，聂黑流道夫只想到自己。想到，假若别人知道了，他们是否批评他，并且假若批评，又批评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想到他对她的行为，却没有想到她此时的感觉以及她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以为尚保克看出了他和卡邱莎的关系，这满足了他的自尊心。

“你，就是因此忽然欢喜你的姑娘了，”尚保克看见了卡邱莎，向他说，“在她们这里住了一星期。我若是处在你的地位上，我也是不走的。美极了！”

他又想到，虽然现在没有充分满足他对她的爱情就离开了是可惜的，而离开的必要却是有益的，因为他顿然断绝了难以维持的关系。他又想到，应该给她钱，这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这笔钱是她所需要的，而是因为别人一向这么做，假若他利用了她而不为此付出代价，别人会认为他是不名誉的人。于是他给了她这笔钱，而钱数按照他和她的地位他认为是合适的。

在临走的那天，他饭后在门廊上等她。看见了他，她脸红，想从他身旁走过，用眼睛指示下房的开着的门，但他止住了她。

“我要告别了，”他说，在手里揉着装了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这是我……”

她看出来了，皱了皱眉，摇了摇头，推开他的手。

“不，你拿着！”他结舌地说，把信封塞进她的怀里，好像是他烧伤了自己，他皱着眉，呻吟着，跑进自己的房。

之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一想到这个场面，他便痉挛，甚至跺脚，出声地悲叹，好像是由于生理的病痛一样。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都是如此的。尚保克和他向我说过的女教师是如此的；格利沙叔叔是如此的；父亲是如此的，当他住在乡里的时候，他和一个农妇养了私生子米清卡，他现在还活着。假若大家都是这么做，那么，这是应该的了。”他如是地安慰自己，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得到安慰。这个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

在他的心灵深处、最深处，他知道他做得那么丑恶、卑劣、残忍，而他，有着这种行为的自觉，不但不能批评任何别人，并且不能直视别人的眼睛，更说不到他认为自己是优美、高贵、宽大的年轻人了，他过去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而为了继续勇敢、愉快地生活，他必须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对于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想这个。他更这样做了。

他要过的那种生活——新地方，新朋友，战争，都帮助了他。他过得愈久，忘的愈多，最后确实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在战争之后，他怀着要见卡邱莎的希望，顺路去看姑母，知道了卡邱莎已经不在那里，在他上次走后不久，她便离开了那里去生产，在什么地方生产了，并且如姑母们所闻，她完全堕落了。这时候他的心痛苦了。按时间，她所生的小孩或许是他的小孩，但也许不是他的。姑母们说，她堕落了，她有她母亲所有的那种堕落的天性。姑母们的这种批评是他所乐意的，因为这好像是赦免了他。最初他还想找她和孩子，但后来，正因为想到这个，他的心里便觉得太痛苦太惭愧，他没有做必要的努力去寻找，且又忘记了自己的罪恶，不再想到这个了。

但此刻，这个奇怪的机会使他想起了这一切，要求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残忍、卑劣，而他正是因此能够在良心上带着这样的罪恶安然活了这十年。但他还不只是有了这种承认，并且此刻只顾虑到，是否立刻一切都会被人知道，她或者她的辩护人是否会说出一切，在大家面前侮辱他。

十九

聂黑流道夫走出法庭进陪审员室时，是处在这样的心情中。他坐在窗前，听着四周的谈话，不停地吸烟。

愉快的商人显然是一心一意地同情商人斯灭尔考夫消磨时间的方法。

“啊，老兄，好风流啊，是西伯利亚式的。他是识货的，看上了这样的姑娘。”

陪审长表示了一点意见，说一切要由专家决定。彼得·盖拉西摩维支和犹太人店员说了什么笑话，两人都哈哈大笑。聂黑流道夫单音地回答了向他所发的问题，只想他们让他清静。

当庭丁走着歪斜的步子又来邀陪审员上法庭时，聂黑流道夫感到恐惧，好像不是他去审问，而是他们带他去受审。他在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是恶徒，他看到别人的眼睛应该觉得羞耻，但同时，由于习惯，他带着寻常自信的态度走上了高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在陪审长的旁边，架起腿，玩弄着夹鼻眼镜。

犯人也被带了出去，又刚刚被带进来。

法庭上有了新的人——见证人。聂黑流道夫注意到马斯洛发看了几眼，好像她不能使她的目光离开一个服装很华丽的、穿丝绸与天鹅绒衣服的胖妇人，她戴了一顶有大蝴蝶结的高帽子，在袒到胛肘的手臂上有一个华美的提袋，坐在栅子前面的第一排。他后来知道，她是女见证人，就是马斯洛发所在的那个妓院的鸨母。

见证人的审问开始了：姓名，信教，等等。后来，问过了两遭，是否要求见证人宣誓，同一个老神甫又困难地移动着腿走来，又同样地理正了绸襟上的金十字架，同样地安详并且相信他是在做十分有益而重要的事，领了见证人和专家宣誓。

宣誓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除了一个，就是妓院的鸨母基塔也发，都被带出去了。他们问到她关于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形。基塔也发带着虚伪的笑容，在每句话中点着戴帽子的头，用德语的发音详细地流畅地说：

最初是一个相识的旅馆茶房西蒙，到院里来替西伯利亚的富商向她要姑娘。她派去了刘芭沙。[20]过了相当时候，刘芭沙和商人一同回来了。

“商人已经是神志昏迷了，”基塔也发微笑着说，“他在我们这里继续喝酒，请姑娘们喝。但因为他的钱不够了，所以他派这个刘芭沙到他的房间里去，他特别偏爱她。”她说，看了看女犯人。

聂黑流道夫觉得马斯洛发听到这里微笑了一下，这笑容他觉得是可憎的。他心中起了种奇怪的、不确定的和痛苦相混合的厌恶情绪。

“您对于马斯洛发是什么意见呢？”法庭上指定的候补法官，马斯洛发的辩护人，红着脸局促地问。

“好极了，”基塔也发回答，“这个姑娘是有学问的文雅的。她是在好人家长大的，能够念法文。她有时喝酒稍微多一点，却从来没有醉过。顶好的姑娘[21]。”

卡邱莎看了看鸨母，但后来忽然移动眼睛看陪审员，把眼睛停在聂黑流道夫身上，她的脸显得严肃，甚至严厉。她的严厉的眼睛有一只斜视。这两只奇怪地注视的眼睛看了聂黑流道夫很久，虽然有那袭击他的恐惧，他却不能使自己的目光离开那双有鲜白明亮的眼白的、斜视的眼睛。

他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夜和破冰、雾，尤其是朦胧的向上弯曲的月，它在黎明之前升起，照着什么黑得可怕的东西。这两只看着他的并从他身旁看过去的眼睛，令他想起了那黑得可怕的东西。

“她认出来了！”他想。聂黑流道夫好像是缩着身体，等候着打击。但她没有认出来，她黯然叹了口气，又望着庭长。聂黑流道夫也叹了口气。“啊，快点儿吧。”他想。

他现在所感觉的情绪，好像是在打猎时，他不得不杀死一个受伤的鸟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又嫌恶，又怜悯，又苦恼。未杀死的鸟在猎囊里挣扎：又嫌恶，又怜悯，又想赶快杀死它，把它忘记。

聂黑流道夫此时听着见证人的审问，感觉到这种混杂的情绪。

二十

但好像是对他有恶意，这个案子拖的时间很长。在个别审问了见证人之后，在候补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带着严肃的神情所问的一切不需要的问题之后，庭长请陪审员们看物证，包括尺寸巨大的、显然是最肥的食指上所戴的、有钻石蔷薇花的指环，一个试管[22]，在这里面曾经试验毒药。这些东西都加了封印，都上了签条。

陪审员们正预备看这些东西。这时，候补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看物证之前，宣读医生验尸的报告。

庭长在尽可能地赶快办这个案子，以便及时会见他的瑞士女子，不过他很知道，这个文件的宣读不能够有任何别的效果，只有令人厌倦和耽搁吃饭的时间，并且知道候补检察官要求宣读，只是因为他知道他有权利要求这个，然而他却不能拒绝，只有表示同意。

书记官拿出了文件又用他的发不清L与R音的没有精神的声音开始宣读：

“外部检查结果：

（一）非拉邦特·斯灭尔考夫的身长是二阿尔申十二未尔邵克[23]。”

“是好身体呀。”商人关心地向聂黑流道夫耳朵里低语。

“（二）年龄看外表大约四十岁上下。

（三）身体的样子是臃肿的。

（四）血色全是绿的，有几处染了暗色的斑点。

（五）皮肤上起了大小不一的水泡，有几处脱皮，挂着大的片子。

（六）头发是深棕色而密，很容易触脱下来。

（七）眼睛突出了眼眶，角膜无光。

（八）鼻孔、两耳、口腔流出起泡的脓血，嘴半张着。

（九）颈子因为面部胸部肿起而几乎没有了。”

云云，云云。

在一共四页二十七段中这样地叙述了在城内寻乐的商人可怕、巨大、肥胖、臃肿、腐烂的尸体外部检查的全部详情。聂黑流道夫所感觉的那种不确定的厌恶情绪在宣读这个验尸报告时格外加强了。卡邱莎的生活，流出鼻孔的脓血，突出眼眶的眼睛，和他对待她的行为

——这一切，他觉得似乎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他觉得周身被这些东西所环绕吞没了。

在外部检查报告宣读完毕时，庭长深深叹了口气，抬起头，希望这是完结了。但书记官立刻开始宣读内部检查的报告。

庭长又垂了头，闭了眼睛。和聂黑流道夫并坐的商人难以压制他的瞌睡，时时摆动着。犯人们，和背后的警察们一样，不动地坐着。

“内部检查结果：

（一）头顶的皮容易脱离头盖骨，未发现瘀伤。

（二）头盖骨有通常的厚度，是完整的。

（三）在硬脑膜上有两个大约四究伊木[24]的色块，脑膜呈暗白色。”

云云，云云，还有十三段。

接着是证人的姓名，签字，然后是医生的报告，它指出，在解剖时所发现的，和报告书中所记录的，胃里的以及肠子和肾脏一部分的变化，使得能够极可能地断定：斯灭尔考夫的死是由于毒害，毒物是和酒一同进胃的。根据胃里和肠里的变化，要说是什么毒物进了胃，是困难的；但必须假定毒物是和酒一同进胃的，因为在斯灭尔考夫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的酒。

“一定是很能喝酒的。”醒转的商人又低语。

这个报告宣读经过了大约一小时，并没有满足候补检察官。当报告宣读完毕后，庭长向他说：

“我以为用不着再读内脏检查的报告了。”

“我要求读完这个报告。”候补检察官严厉地说，没有望庭长，微微侧着挺起身体，用声调使人觉得要求宣读是他的权利，他不放弃这个权利，而拒绝便是上诉的理由。

有大胡须和向下看的善良眼睛的，害胃加答儿的法官，觉得自己很弱，向庭长说：

“为什么要读这个呢？只是拖延时间。这些新扫帚扫不干净，却浪费时间。”

戴金边眼镜的法官没有说话，愁闷地毅然地望着前面，不想从他的妻子那里也不想从生活中期望任何好的东西。

报告的宣读开始了：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五日，我，下面签字者，奉医药部第六三八号委派，”书记官又开始毅然地提高了音调，好像是要赶去那压迫全体在场者的瞌睡，当着助理医药检查员之面，做了内脏检查：

“（一）左肺与心脏（在六斤[25]玻璃瓶中）。

（二）胃内残余物（在六斤玻璃瓶中）。

（三）胃（在六斤玻璃瓶中）。

（四）肝、脾、肾（在三斤玻璃瓶中）

（五）肠（在六斤陶瓶中）。”

庭长在开始宣读时向一个法官侧首低语了什么，然后又向另一个法官低语了什么，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便在这里打断了宣读。

“法庭认为报告的宣读是多余的。”他说。

书记官停了，收拢着报告，候补检察官开始愤怒地写下了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看物证了。”庭长说。

陪审长和几个陪审员站起来，焦虑着他们的手应该有何动作或姿势，走到桌前，轮流地看了指环、小瓶和试管。商人甚至把指环在手指上试了一试。

“呵，这样的手指，”回到自己的位子时他说，“好像粗胡瓜。”他添说，显然满意着他对于中毒的商人好像对于巨人[26]一样地所做的这个意象。

二十一

当物证观察完毕时，庭长宣布审问结束，希望赶快离开，便立刻邀检察官发言，希望他也是一个人，他也要抽烟吃饭，并且可怜大家。但候补检察官既不可怜自己也不可怜别人。候补检察官是生来很愚蠢的，此外，他还不幸在中学毕业时得到金牌，在大学里因为关于罗马法中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赏，因此是极自信、自满（他在妇女之间的成功也促成他如此），因此极愚蠢。

当他被邀发言时，他迟缓地站起，显出他的穿绣花制服的全部优美的身材，把双手放在台子上，微微低着头，环顾法庭，躲避着犯人的目光，开始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面前的案子，”他开始了他在宣读报告时所预备的话，“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一起很特异的犯罪。”

候补检察官的演说，在他看来，应该有社会意义，好像著名的律师们所说的那些著名的演说一样。确实，听众只有三个妇女：女裁缝，厨娘，西蒙的姊姊，和一个车夫，但这是没有关系的。那些名人也是这样开始的。候补检察官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永远能够临机应变，即是，深透了解犯罪的心理的意义，并暴露社会的伤痛。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到你们面前的，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世纪末的特异的犯罪，它具有，就这么说吧，那悲惨的腐败现象的特质，这腐败是我们这时代我们社会里那些分子所遭受的，这些分子是在，就这么说吧，这个讼事的特别火热的光下……”

候补检察官说了很久，一方面极力思索着他所预先想好的一切聪明话，尤其是，在另一方面，不作片刻的停顿，却要使他的演说不停地拖长到一小时又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很久的唾液，但立刻便控制了自己，用加强的流利演讲补偿了这个迟延。有时他轮流地踏着脚，望着陪审员们，用温和的婉转的声音说；有时看着自己的记录本，用沉静的认真的声音说；有时用响亮的责备的声音时而对着观众时而对着陪审员说着。但他没有一次看犯人，他们三个人全注意着他的眼睛。在他的演说中有一切最新的在当时他的团体中所流行的名词，这在那时曾被认为、在现在还被认为是科举知识的最新名词。话

中提到遗传，生来的犯罪，龙波罗梭[27]，塔德[28]，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催眠暗示，沙科[29]，颓废。

商人斯灭尔考夫，按照候补检察官的定义，是有好天性的、健强的、真正的俄国人，他由于自己的轻易相信与宽大，落在深深堕落的人手里，做了牺牲品。

西蒙·卡尔清肯是奴隶制度的隔代遗传的产物，是被压迫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操守，甚至没有宗教信仰。叶菲米亚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者。在她身上可以发现堕落者的一切特征。犯罪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斯洛发，她代表最低级的堕落现象。

“这个妇人，”候补检察官没有望着她说，“受过教育，我们在庭上听她的鸨母说的。她不但能够读书写字，她还懂法文。她是孤儿，也许是带了犯罪的根苗，她是在一个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养大的，她可以做正当工作而生活。但她抛弃了她的恩人，受情欲的支配，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进了妓院。在那里她因为自己的教育，显得比她的同伴们出色，尤其是，诸位陪审员先生，如同你们在这里听她的鸨母所说的，因为能够用一种神秘本领去影响客人，这本领是最近科学、尤其是沙科学派研究出来的，叫作催眠暗示。她就是用这种本领控制了俄国的巨人，好心肠的、轻易相信的富客人萨得考[30]，并且利用他的信任而先偷钱，后残忍地谋害了他的命。”

“呵，他好像越胡说越有劲了。”庭长微笑着歪头向那严厉的法官说。

“可怕的笨虫。”严厉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候补检察官继续说，同时优美地摆着他的细腰，“这些人的命运是在你们的掌握里，社会的命运也有一部分是在你们的掌握里，你们的判决会影响社会。你们深深了解这个犯罪的意义，和那些病态的人。姑且这么说吧，像马斯洛发这类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你们要防止它蔓延，保护无罪的人、这个社会的健全分子，不要他们受到传染，甚至毁灭。”

好像他自己被当前的判决的重要性所压迫，候补检察官颓然坐到椅子上，显然是极高兴自己的演说。

他的演说的意思，除了修辞的华彩，是说，马斯洛发，取得了商人的信任，催眠了他，带了钥匙到他房间去拿钱，想自己全部拿去，但被西蒙和叶菲米亚抓住，她不得不和他们瓜分。事后，为了遮盖犯罪的痕迹，她又同商人去了旅馆，在那里毒死了他。

在候补检察官演说之后，从律师座上站起了一个穿燕尾服的、露出宽大的半圆形的浆过的白衬衣胸襟的中年人，他敏捷地说话替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辩护。这是他们用三百卢布雇用的辩护人。他替他们俩辩护，把全部罪过归于马斯洛发。

他否认马斯洛发的口供——说她拿钱的时候保支考发和卡尔清肯同她在一起，他坚持她是一个当场被捉的施毒的妇人，她的口供是不足重视的。律师说，二千五百卢布可以是两个勤勉的本分的人挣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得到客人的三个到五个卢布。商人的钱是马斯洛发偷的，给了什么人，或者甚至是遗失了，因为她不是在常态的情况中。毒害是马斯洛发一个人做的。

因此他请陪审员们承认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没有偷钱的罪；即使他们认为他有偷钱的罪，那么也要承认他们没有参与毒害，没有预谋。

为了反对候补检察官，律师在结论中说，候补检察官的关于遗传的辉煌议论，虽然说明了关于遗传的科学问题，在这个案子里却不适用，因为保支考发是家世不明的。

候补检察官，好像是回驳，愤怒地在自己的纸上记下了什么，带着轻视的惊讶耸了耸肩膀。

然后马斯洛发的辩护人站立起来，羞涩地、讷讷地说出他的辩护词。他没有否认马斯洛发参与偷钱，他只坚持说她没有毒害斯灭尔考夫的意思，而她放药粉只是为了要他睡觉。他想做流利的演说，说马斯洛发怎样被一个男子引诱堕落，这个男子未受处罚，而她却要担负自己堕落的全部责任，但他旁涉心理学的范围，没有说好，使得大家都觉得不舒服。当他含糊地说到男子的残忍和女子的无助时，庭长想要帮他点儿忙，要求他不要离开了这个案子的本质。

在辩护人之后，候补检察官又站起来，辩护他的关于遗传的议论，反对第一个辩护人，说到假使保支考发是不知姓名的父母的女儿，遗传学说的真实也绝不因此而无效，因为遗传律是科学证实的，我们不仅可以由遗传而推论犯罪，还可以由犯罪而推论遗传。要说到替马斯洛发辩护的那个假定——说马斯洛发是被一个想象的（他特别恶意地说“想象的”）诱惑者奸淫，则宁可说一切的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在她手下有过许多牺牲者的女诱惑人。说了这话，他得意地坐下来了。

然后是让犯人们自己辩护。

叶菲米亚·保支考发重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未参与，坚决地把一切罪过归诸女犯人马斯洛发、西蒙。只重复几次：

“随你们怎么办，但我是无罪的，这是不公平的。”

马斯洛发什么也没有说。庭长向她提议说她可以为自己辩护，她只对他抬起眼睛，回头看了看大家，好像被追赶的野兽一样，她立刻垂下眼睛哭起来，大声地啜泣。

“您怎么了？”和聂黑流道夫并坐的商人问，他听到了聂黑流道夫忽然发出的奇怪声音。这声音是被抑止的泣声。

聂黑流道夫还不明白自己目前情况的重要，把不能约制的泣声和涌在眼眶里的泪归诸自己神经的衰弱。他戴上夹鼻眼镜遮盖眼泪，然后取出手帕，开始擤鼻子。

假如这里，法庭上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行为，他便要蒙受耻辱，这恐惧压下了他内心的感触。这恐惧在起初的时候比一切都强。

二十二

在犯人的最后言辞之后，各位法官讨论提出问题的方式，又占了很久时间，然后问题被提出，于是庭长做总结。

在叙述案件之前，他用愉快的家常的语调向陪审员们解释了很久，说到盗劫是盗劫，偷窃是偷窃，从有锁的地方偷窃是从有锁的地方偷窃，从无锁的地方偷窃，便是从无锁的地方偷窃，解释的时候，

他特地常常望向聂黑流道夫，好像是特别要把重要的情形使他了解，希望他了解之后，再把这个向他的同伴们解释。然后，当他以为陪审员们已经充分了解这些真理时，他又开始说明另一真理，说到致人死命的行为叫作杀人，因此毒害也是杀人。在他以为这个真理也被陪审员们所了解时，他又向他们解释，假如偷窃与杀人同时发生，则犯罪的组成便是偷窃与杀人。

虽然他自己想赶快离开，瑞士小姐已经在等他，他却是那么惯于他的职务，他一开言，便无法停止，因此详细地晓谕陪审员们，说假使他们发现犯人是有罪的，他们有权利认为他们有罪，假如发现他们是无罪的，也有权利认为他们是无罪的；假如发现他们在这件事上有罪，而在别的事上无罪，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在这件事上有罪，而在别的事上无罪。后来他又向他们说明，虽然这个权利是给了他们，他们却应该理性地运用。他还要向他们说明，假若对于提出的问题，他们作肯定的回答，即是他们用这个回答承认了问题中所包括的一切，假若他们不承认问题中所包括的一切，则应该否认他们所不承认的部分。但他看了看钟，知道已是三点欠五分，便决定立刻做案件的叙述。

“这件案子的事实是如下。”他开始说，重复了辩护人、候补检察官和见证人曾经几度说过的一切。

庭长说着，他旁边的法官们带着深思的神色听着，时不时地望钟，觉得他的演说虽然很好，即是像它应该的那样，却有点儿太长。候补检察官和全体审案的人以及全体在法庭上的人皆是这个意见。庭长说完了总结。

似乎一切都说过了。但庭长却不能放弃他的说话的权利。他乐意听自己语调感人的声音，觉得还必须用几个字说到给予陪审员的那种权利的重要性，说到他们应该小心慎重地利用这种权利而不要误用，说到他们宣了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而会议室里的秘密应该是神圣的，云云，云云。

从庭长开始说话时，马斯洛发便眼不离开地望着他，好像怕漏掉了每个字，因此聂黑流道夫不怕遇到她的眼神，不断地看着她。在他的想象中发生了那种通常的现象，就是所爱的人的久未见到的脸，起初因为在这个分别期间所发生的外部变化而令人惊异，然后又渐渐变得完全和多少年前一样，所发生的变化全部消失，在精神的眼睛之前只出现了那独一无二的精神人物的主要表情。

就是这个发生在聂黑流道夫心中。

是的，虽然是穿囚服，虽然是发育宽大的全身和高大的胸脯，虽然是脸的下部发胖，额上和鬓边有皱纹，虽然是凹陷的眼睛，却无疑是卡邱莎本人，她在耶稣复活节曾经那样单纯地用她多情的、带着快乐笑容的充满生气的眼睛，从下向上地看过他：她所爱的人。

“多么奇怪的机会！好像注定了这个案子要在我陪审的时候审判，让我，十年来无处遇她，在这里，在被告席上又遇见她！这一切将怎样结束呢？快点儿吧，啊，快点儿吧！”

他仍然不服从他心中所产生的忏悔情绪。他觉得这是偶然的机会，它将要过去，不会破坏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好像一只小狗，它在房间里做错了事，它的主人抓住它的颈项，干涉它所做的丑

事。小狗叫唤，来回挣扎，以便尽可能远远地离开自己行为的结果，而把它忘却；但无情的主人没有放开它。

聂黑流道夫也感觉到自己行为的丑恶，感觉到主人的有力的手，但他还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没有承认那个主人。他还不愿相信在他面前的事情乃是他的行为的结果。但无情的不可见的手抓住了他，他已预感到他不会逃脱。他还在鼓励自己，并且由于习惯，把腿架起，无心地玩弄着夹鼻眼镜，带着自信的姿势，坐在第一排的第二把椅子上。同时在他心里他不但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的，并且感觉到他的全部懒惰、堕落、残忍、自满生活的残忍、懦怯与卑鄙；而那可怕的幕布，由于某种奇迹，在这全部期间，在十年之间对他遮隐了他的这个罪过和他后来的全部生活，这个幕布已经在动摇，他已经在注视幕后的东西了。

二十三

终于庭长完毕了他的演说，带着胛膊的优美动作，拿起问题表，递给向他走来的陪审长。陪审员们站起来，高兴着他们可以走开了，不知道用手做什么是好，似乎为了什么事觉得难为情，他们先后走进会议室。门刚刚在他们背后关了起来，便有一个警察走到这个门前，从鞘里把刀抽出，搭在肩头，站在门前。法官们起身走去。犯人们也被带出去了。

陪审员们进了会议室，便和先前一样，第一件事是取烟卷，开始抽吸。他们坐在法庭的位子上或深或浅地所感觉到的、他们地位的不自然和虚伪，在他们刚进会议室抽烟时，便过去了，他们带着轻松的感觉散坐在会议室里立刻开始了生动的谈话。

“女孩子是无罪的，她连累在里边了，”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对她宽大。”

“我们正要讨论这个，”陪审长说，“我们不应该屈从我们个人的印象。”

“庭长做了很好的总结。”上校说。

“嗯，好！我差一点要睡着了。”

“要点是在这里，假若马斯洛发不和他们一致，茶房们不会知道有钱的。”犹太人模样的店员说。

“那么，您以为是她偷的了？”一个陪审员问。

“我决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但这一切都是那红眼睛的坏女人做的。”

“都是好人。”上校说。

“但是她说的，她没有进房间。”

“你尽管相信她好了。我一生也不会相信这个下贱的女人。”

“但你单是不相信她，是不够的。”店员说。

“钥匙是在她那里的。”上校说。

“在她那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

“但指环呢？”

“她已经说了，”商人又叫起来，“那个商人是特别的，他还喝醉了酒，打了她。嗯，后来，当然是可怜她了。他说：‘好，不要哭了，你拿着指环吧。’我听说这个人是两阿尔申十二未尔邵克长，八甫得[31]重！”

“要点不在这里，”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插言，“问题在这里：主动教唆这一切的，是她还是茶房？”

“茶房们不能单独做。钥匙是在她那里的。”

不连贯的谈话进行了很久。

“请诸位，”陪审长说，“坐到桌上来讨论。请。”他坐到主席座位上说。

“这些女孩子都是坏东西。”店员说，并且为了肯定马斯洛发是主犯这个意见，他说到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在林荫道上偷了他朋友的表。

上校趁这个机会开始说到一个更动人的事情，就是一个银茶炊被偷。

“诸位先生，请你们来谈问题吧。”陪审长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都沉默了。

这些问题是这么说的：

“（一）克拉庇文斯基县保尔基村的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清肯，三十三岁，是犯了这样的罪吗——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与他人协议，图谋杀害商人斯灭尔考夫的性命，存心盗窃，在白兰地酒

中给他下了毒药，因此斯灭尔考夫丧命，偷去他的钱约二千五百卢布，与钻石指环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亚·伊发诺发·保支考发，四十三岁，是犯了第一个问题中所叙述的罪吗?

（三）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二十七岁，是犯了第一个问题中所叙述的罪吗?

（四）假若女犯人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关于第一个问题是无罪的，她是否犯了这个罪呢——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在毛锐塔尼亚旅馆做女茶房时，从这个旅馆的宿客，商人斯灭尔考夫放在自己房间里的锁着的旅行提箱里偷去了二千五百卢布，她即是因此而当场用她带来的、盗取的钥匙打开了旅行提箱？”

陪审长读过第一个问题时，问道:

“嗯，诸位以为如何？”

这个问题他们很快地回答了。大家一致回答说:“是的，有罪。”承认他参与了毒杀和偷窃。不承认卡尔清肯有罪的只有一个年老的同业工会会员，他回答所有的问题时皆主张赦免。

陪审长以为他不明白，向他解释说，一切皆证明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无疑是有罪的，但同业工会会员回答说他明白，但最好还是怜悯。“我们自己不是圣人。”他说，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对于有关保支考发的第二个问题，在长久的讨论和说明之后，他们回答说:“无罪。”因为她并无参与毒害的明显证据，这就是她的律师所特别坚持的。

商人想赦免马斯洛发，坚持说保支考发是一切的主动人。许多陪审员同意他，但陪审长，要严格地守法，说没有理由认为她参与毒害。在长久的争论之后，陪审长的意见胜利了。

对于有关保支考发的第四个问题他们回答说：“是的，有罪。”但由于同业工会会员的坚持，他们添说：“但她应该受到宽恕。”

关于马斯洛发的第三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陪审长认为她在毒害和偷窃两方面都有罪，商人不同意，上校、店员与同业工会会员同意商人，其余的人好像动摇不定，但陪审长的意见开始占有优势，特别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都疲倦了，很愿意附和那可以迅速使意见一致而让他们得以自由的主张。

由于审问时所经过的一切，由于聂黑流道夫认识马斯洛发，他相信她在偷窃和毒害两方面都是无罪的，并且自始便相信大家承认这一点；但他看到，由于商人的笨拙的辩护（这显然是因为马斯洛发在肉体上讨他欢喜，而他也不隐瞒这个），由于陪审长的极力反对宽恕，以及主要地，由于大家的疲倦，判决是倾向于定罪的。这时，他想反驳，但他觉得为马斯洛发说话是可怕的，他似乎觉得大家立刻便要知道他和她的关系。但同时他又觉得他不能听任事情如此发展，他应该反驳。他脸上发红又发白，他正要开口说话，沉默到此时的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显然被陪审长的权威的语调弄得发火了，忽然开始反驳他，说出了聂黑流道夫所想说的。

“让我说一句，”他说，“你说她偷了钱，因为钥匙在她那里。难道茶房们不能够在她走后用偷去的钥匙打开旅行提箱吗？”

“对了，对了。”商人同意着。

“她不至于拿钱的，因为她在她的情况中没有地方要花这些钱的。”

“这正是我想说的。”商人附和着说。

“也可能是她来了，引起了茶房们的念头，他们利用了机会，事后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在她的身上。”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愤怒地说。他的愤怒传给了陪审长，他因此特别顽固地坚持自己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说得那么令人信服。以致大部分的人同意了他，认为马斯洛发没有参与偷钱和指环，指环是商人给她的。

当谈话涉及她参与毒害时，她的热心的辩护人——商人，说应该认为她是无罪的，因为她没有理由要毒害他。陪审长说不能够认为她无罪，因为她自己承认了放药粉。

“她放了，但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也能够用鸦片害死人命的。”上校说。欢喜说话离题，他开始趁机说到他的舅子的女人服了鸦片，假若不是因为医生靠得近，救治及时，她便死了。上校说得那么动人、自信并且那么庄严，以致没有人想打断他。只有店员，受到这个例子的传染，决定打断他，以便说他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吃惯了，”他开始说，“可以吃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人打断他，继续说到鸦片对于他的舅子的女人的最后的影响。

“但已经是四点多钟了，诸位先生。”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就是，诸位先生，”陪审长说，“你们承认她有罪，却没有盗窃的动机，没有偷去财产。是这样吗？”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满意自己的胜利，同意了。

“但她应该得到宽恕。”商人添说。

大家同意了。只有同业工会会员坚持要他们说“她是无罪的”。

“结果是会那么样的，”陪审长解释，“没有盗窃的动机，没有偷去财产。这就是说，她是无罪的。”

“就是这么吧，她该受到宽恕：意思就是免罪。”商人愉快地说。

大家是那么疲倦，被争论弄得那么混乱，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回答上加添：是有下粉的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

聂黑流道夫是那么兴奋，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回答便是这样写下来送到法庭上去了。

拉伯雷[32]写过一个法律家办理案件，在引证了一切可能的法律，读了二十页无意义的法律上的拉丁文之后，他向法官提议掷骰子，看偶数还是奇数。如是偶数，则原告对，如是奇数，则被告对。

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做了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大家同意这样，而是，第一，因为庭长，做总结时说得那么长久，这一次却没有说到他一向所说的，就是，他们在回答问题时，可以说：“是的有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第二，因为上校很久而又乏味地说到他的舅

子的女人的故事；第三，因为聂黑流道夫是那么兴奋，没有注意到遗漏了附带条件——“没有谋害性命的意向”，他以为这个附带条件——“没有盗窃的动机”可以免罪；第四，因为彼得·盖拉西摩维支不在房间里，当审陪长宣读问题和回答时，他出去了；而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疲倦了，大家都想赶快地离开，因此同意了那能够最迅速结束一切的决定。

审陪员们摇响了铃子。站在门外手执白刃的警察把刀插入鞘里，走到一旁。法官们就了位，审陪员先后地走出。

审陪长带着严肃的神情带来问答表。他走到庭长面前，交给了他。庭长读完，显然诧异起来，伸开手臂，转过脸和同事们商量。庭长诧异的是审陪员们提出了第一个附带条件：“没有盗窃的动机”，而没有提出第二个附带条件：“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根据审陪员们的决定，马斯洛发没有偷也没有抢，却同时毒害了一个人而无任何明显的目的。

“请看，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向左边的法官说，“这是惩役，但她却无罪。”

“嗯，是无罪的。”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简直是无罪的。在我看来，这个案子要应用八一八条[33]。”

“您看怎样？”庭长向善良的法官说。

善良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看他面前纸上的数字，他加了数字——未能被三除尽。他假定，如能除尽，他便同意，但虽然未能除尽，他却凭自己的良心同意了。

“我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他说。

“您呢？”庭长转头问严厉的法官。

“断然不行，”他坚决地回答，“报纸上说陪审员们替犯人辩护；假若法官替犯人辩护，他们要怎么说呢。我断然不能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可惜，但是怎么办呢？”于是他把问题交给陪审长去读。

大家站起来，陪审长咳嗽了一下，交换地移动着腿，读完问题和回答。法庭上全体的人：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都表示了惊异。

犯人泰然自若地坐着，显然不懂得回答的意义。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检察官，他以为犯人要受什么处罚。

检察官因为关于马斯洛发的意外成功而高兴，把这个成功归诸他的言语流利，看了一点什么，站起来说：

“我认为西蒙·卡尔清肯要受一四五二条和一四五三条第四款的处罚，叶菲米亚·保支考发要受一六五九条的处罚，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要受一四五四条的处罚。”

这些处罚是可能施加的最严厉的处罚。

“法庭要退席判罪。”庭长站起来说。

大家随着他们站起，带着结束了好事的轻松愉快的感觉，开始走去，或者在庭上走动。

“先生们，我们做了可耻的事啦，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说，陪审长正同他在说什么，“我们累她去做惩役了。”

“您说什么？”聂黑流道夫叫起来，这一次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教师的不愉快的亲密。

“真的，”他说，“我们没有在回答里放进去：‘有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书记官刚刚告诉我的，检察官罚她做十五年惩役。”

“但是已经那么决定了。”陪审长说。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开始争辩，说，这是用不着说的，因为她没有拿钱，所以她也不会有谋害性命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出去之前，我读过了回答，”陪审长自己辩护着，“没有人反对。”

“我那时候到房外面去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说，“您怎么把它漏掉了？”

“我没有想到。”

“原来是您没有想到。”

“但这是可以纠正的。”聂黑流道夫说。

“嗯，不行了，现在已经完结了。”

聂黑流道夫看了看犯人。他们就是命运已经确定了的人，仍旧不动地坐在兵士之前栅子的后边。马斯洛发为了什么微笑着。在聂黑流道夫的心中激动着恶劣的情绪。在此刻之前，他期望着她的免罪并留

在城里，却又不能决定如何对待她，他和她发生关系是困难的。惩役和西伯利亚立刻消灭了他和她发生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受伤的鸟不复在猎囊里挣扎，不令人想到它了。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的假定是正确的。

庭长从会议室里回来，拿了文件宣读：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遵照皇帝陛下的法律，法院刑庭，按诸位陪审员的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第七七六条第三款，第七七七条，判定：农民西蒙·卡尔清肯，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二十七岁，褫夺一切财产权，罚做惩役，卡尔清肯八年，马斯洛发四年，并照法典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小市民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四十三岁，褫夺一切特殊的、本身及获得的权利与财产，监禁三年，并照法典第四十九条规定办理。本案诉讼费由犯人平均担负，如不能付出，则记国库的账。本案物证出售，指环交还，玻璃瓶销毁。”

卡尔清肯仍旧挺着身体站起来，把手指伸出的手臂顺衣缝挟着，颤动着腮。保支考发显得十分镇静。马斯洛发听到定罪时，脸色深红。

“我是无罪的，无罪的。”她忽然对着全法庭大叫。

“这是罪过。我是无罪的。我没有企图过，没有想过。我说真话。真的。”她伏到凳子上，大声啼哭。

当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走出时，她还坐在那里哭，因此警察不得不拉扯她的大衣的袖子。

“不行，不能够让她这样。”聂黑流道夫向自己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恶劣情绪，并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赶到走廊上再看她一次。退出的陪审员和律师们，因为案子完结而高兴着，兴奋地拥挤在门口，因此他不得不在门口耽搁片刻。当他走到走廊上时，她已经走远了。他没有想到他所引起的别人对他的注意，快步地追赶着，赶上了她，停下来了。她已经不哭了，只是间歇地啜泣，用头巾的角擦着发红的脸，没有旁顾地从他身边走过去。让她走过去后，他赶快回转身去看庭长，但庭长已经走了。

聂黑流道夫在门房里才赶上他。

“庭长先生，”聂黑流道夫在他已经穿上了浅色大衣，拿了仆人递上的银头手杖时，走到他面前说，“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决定的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是聂黑流道夫公爵吗？我很愉快，我们已经会过面，”庭长紧握着手说，快乐地想起了在他和聂黑流道夫会面的那个晚会里，他跳舞多么优雅而愉快，跳得比所有的年轻人都好，“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在关于马斯洛发的回答中有了一个误会。她没有犯毒害的罪，同时又罚她做惩役。”聂黑流道夫带着专注的忧悒的神情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自己所作的回答判罪的，”庭长向大门走着说，“不过法庭也觉得回答不很妥当。”

他想起了，他本要向陪审员们说明，他们的回答："是的，有罪。"而不否认杀人的动机，便是认为有意杀人，但他忙于结束，没有这么做。

"是的，但是错误不能纠正吗？"

"上诉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得到的。应该找律师去谈。"庭长说，把帽子微微歪戴着，继续向着大门走着。

"但这是可怕的。"

"您知道，对于马斯洛发的办法，二者必有其一。"庭长说。显然是要尽可能地对聂黑流道夫愉快而恭敬，他把胡须理到大衣领子外边，把手轻轻地抓住聂黑流道夫胛肘的下边，向大门走去，他说："您也要走吗？"

"是的。"聂黑流道夫说，连忙穿上大衣，和他同走。

他们走进明亮快乐的阳光中，立刻便不得不因为马路上的车轮声把话声提高了。

"这个情形，您知道，是奇怪的，"庭长提高着声音继续说，"对于她，对于这个马斯洛发的办法，二者必有其一：或者是几乎免罪监禁，还可以把已经坐牢的时间算在内，甚至只是拘押；或者是惩役，没有折中的办法。假若您加上了这句话：'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她也许已经免罪了。"

"我是不可饶恕地遗漏了这个。"聂黑流道夫说。

"要点就在这里了。"庭长微笑着看了看表。

到克拉拉指定的最后时间只有三刻钟了。

“现在，假若您愿意，便去找律师。必须找出上诉的理由。这总是可以找出来的。到德福瑞阳斯卡街，”他向一个车夫回答着，“三十戈比，我从来不多给。”

“大人，请上车。”

“再会了。假若我能够有所效劳，我住处是德福尼考夫房子，在德福瑞阳斯卡街，容易记。”

于是他亲善地鞠了躬，便上车走了。

二十五

和庭长的谈话，新鲜的空气，使聂黑流道夫稍微宁静了一点。他此刻觉得他所体验的那种情绪，是由于在那种不习惯的环境中所过的整个上午而被他过分夸大的。

“不用说，那是奇怪的惊人的巧合！必须去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改善她的境况，并且要赶快做，马上就做。是的，应该到法庭上去问法那润或米基升的住处。”他想起了两个著名的律师。

聂黑流道夫回到法庭，脱下大衣，走上楼。在第一个走廊上他遇到了法那润。他止住了他，说有事要找他。法那润认得他的面孔和姓名，说他很高兴效劳一切。

“虽然我疲倦了……但假若时间不长，就向我说您的事情吧，到这里来吧。”

于是法那润把聂黑流道夫带进一间房里，大概是某一法官的房间。他们坐到桌前。

“嗯，是什么事呢？”

“最先我要请求您，”聂黑流道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参与这件事。”

“嗯，这是不用说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陪审员，我们判了一个女子，一个无罪的女子，做惩役。这使我难过。”

聂黑流道夫出乎自己意料地脸红，并且口吃。

法那润向他瞬了瞬眼，又垂下来，听着。

“嗯。”他只这么说。

“我们判了一个无罪的女子，我想把这个案子提到最高法院去上诉。”

“提到大理院。”法那润纠正他。

“我就是想请您办这个案子。”

聂黑流道夫想赶快说完最难的地方，因此说：

“报酬，这个案子的费用，不管是多少，全由我担负。”他脸红着说。

“嗯，这个我们要议定的。”律师说，谦卑地笑他没有经验。

“是什么案子呢？”

聂黑流道夫说了出来。

“好的，明天我接这个案子把它研究一下。后天，不，星期四您在下午六点钟来找我，我给您回答。这样好吧？那么，再会吧，我还要在这里问点儿事情。

聂黑流道夫向他告别后，走了出来。

和律师的谈话，以及他已经设法为马斯洛发辩护，使他更加宁静了。他走进了街道。天气美好，他愉快地吸着春天的空气。车夫们来兜揽他，但他却步行，关于卡邱莎以及关于他对她的行为的整串思想和忆念立刻在他的脑子里打旋了。他开始觉得颓丧，觉得一切是悲惨的。“不，我要以后再想这个，”他向自己说，“现在，应该离开这些痛苦的印象。”

他想起了考尔恰根家的宴会，看了看表。时间还不迟，他可以赶上宴会。铁道马车从他身边响着铃，走过去。他放步跑着跳上了车。他在市场上跳下来，叫了一辆好车子，十分钟后，他已到了考尔恰根家大房子的阶梯上。

二十六

“请进，大人，他们在等您，”考尔恰根家大房子的亲切肥胖的司阍一面说，一面打开英国铰链上无声地动着的橡木大门，“他们在吃了，但只奉命请您。”

司阍走到楼梯前，向上摇铃子。

“有谁呢？”聂黑流道夫脱着衣服问。

“考洛索夫先生和米哈益·塞尔盖维支，其余全是自家的人。”司阍回答。

一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的听差从楼梯口上伸头向下看。

“请吧，大人，”他说，“奉命请您。”

聂黑流道夫上了楼梯，从熟悉的华丽的宽敞的厅堂里走进饭厅。在饭厅里，全家人都坐在桌前，除了母亲，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她从来不出自己的房间。在桌子上边坐着老考尔恰根；和他并排，左边是医生，右边是客人伊凡·伊发诺维支·考洛索夫，过去是贵族代表，现在是银行董事，卡尔恰根的自由主义的友人；其次左边是来德尔小姐，宓西的小妹妹的女教师，和四岁的小女孩自己；右边对面是宓西的弟弟，考尔恰根家的独子，中学六年级学生彼恰，全家为了等他的考试留在城里；再次是做教师的大学生；然后左边是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是一个四十岁的处女，一个斯拉夫派；对面是米哈益·塞尔盖维支或者叫作米沙·切列根，宓西的表兄；在桌子下首坐着宓西自己，在她旁边摆了一副未动的餐具。

“啊，好极了。坐下吧，我们刚刚吃鱼，”老考尔恰根费力地用义齿小心地嚼着，抬起充血的没有明显眼睑的眼睛望着聂黑流道夫说，“斯切班。”他用含满食物的嘴向肥胖庄严的饭厅仆人说，用眼睛指示空位子。

虽然聂黑流道夫和老考尔恰根很熟，在宴会上见过多次，但今天他的红脸，和塞在背心里的餐巾上边的肉感的发响声的嘴唇和胖颈子，尤其是全部肥满的将军的身材，特别令他感觉不快。聂黑流道夫不觉地想起他知道这个人的野蛮处，当他做地方司令官的时候，因为他有钱有势，他无须升官，他便毫无理由地鞭打甚至绞死许多人。

“马上就上菜了，大人。”斯切班说，从摆着银花瓶的碗橱里拿出一把大汤勺，向有颊须的漂亮的听差点点头，听差立刻便布置宓西旁边的未动用的餐具，餐具上面盖着一条讲究地折起的浆边的有凸出的纹章的餐巾。

聂黑流道夫绕过全桌，和所有的人握手。所有的人，除了老考尔恰根和妇女们，在他走到面前时，都站了起来。这个绕桌子走，和所有的人——虽然同他们大部分的人他还没有说过话——握手，这天令他觉得特别不愉快而且可笑。他为迟到道了歉，想坐在桌端宓西和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之间的空位子上，老考尔恰根却要求，假若他不饮麦酒，他还是要在小桌前多少吃点什么开开胃，小桌上有龙虾、鱼鲕、干酪、鲱鱼。聂黑流道夫没有料到他是那么饥饿，一旦开始吃了面包和干酪，便不能够停止而贪馋地吃着了。

“嗯。您颠覆了社会基础吗？”考洛索夫说，反讽地用一个反对陪审的保守的报纸上的句子，“赦免了有罪的，对无罪的判了罪，是吗？”

“颠覆基础……颠覆基础……”考尔恰根公爵笑着重复说，对于他的自由主义的朋友兼同事的智慧与学识怀着无限的信任。

聂黑流道夫，不管自己无礼，没有回答考洛索夫，便坐下来吃送来的冒热气的汤，继续地嚼着。

“让他吃吧。”宓西微笑着说，用代名词“他”表示她和他的亲密关系。

考洛索夫这时活泼地大声地说到那反对陪审的令他愤慨的文章内容。宓西的表兄米哈益·塞尔盖维支赞同他，说到同一报纸上的另一文章。

宓西和寻常一样，是很distinguée（出色的）而衣装好看。

“您一定是非常疲倦了，饿了。”她等聂黑流道夫嚼完了一口东西，向他说。

“不，并不特别怎么样。您呢？出去看了画展吗？”他问。

“没有，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马托夫家打lawn tennis（草地网球），真的，密斯特克鲁克斯打得非常好。”

聂黑流道夫平常来这里散心，在这个屋子里他总是觉得愉快，不仅由于奢华的气派愉快地影响他的情绪，而且由于那种阿谀的亲密空气不觉地包围了他。今天却很奇怪，这个屋子里的一切令他觉得可憎，一切从司阍开始，宽楼梯、花、听差、桌上陈设，到宓西本人，他觉得她今天不吸引人、不自然。他觉得考洛索夫的自信、庸俗、自由主义的语调是令人不愉快的，老考尔恰根的如牛的、自信的、肉感的身体是不愉快的，斯拉夫派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的法文辞句是不愉快的，女教师和男教师的拘束的脸是不愉快的，指他而言的代名词“他”是特别令人不快……聂黑流道夫总是徘徊在他对宓西的两种态度

之间：有时他好像眯着眼或者好像在月光中看见她一切都美，觉得她是清新、美丽、智慧、自然的……有时忽然他好像在明亮的日光里看见了，而且不能不看见她的短处。今天对于他便是这样的日子。他今天看见了她脸上全部的皱纹，知道并且看见她的头发是多么不好看，看见胛肘的尖细，尤其看见了拇指上和她父亲的指甲相似的、宽大的指甲。

“那是没有趣味的运动，”考洛索夫说到网球，“顶有趣的是‘拉卜他’球，我们在儿童时代常玩的。”

“不，您没有试过。这是非常有趣的。”宓西反驳，聂黑流道夫似乎觉得她特别不自然地说“非常”。

于是争论开始了，米哈益·塞尔盖维支和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都参与了。只有女教师、男教师和孩子们沉默着，显然是觉得厌烦。

“总是争论！”老考尔恰根大声地笑着说，从背心里取出餐巾，推响椅子——椅子由听差立刻抓住了——站了起来，离开桌子。

其余的人都随着他站起，走到小桌子前；桌上有漱口杯，有人注了温暖的水，他们漱了口，又继续着谁也不觉得有趣的谈话。

“对不对呢？”宓西问聂黑流道夫，要他赞同她的意见，就是，在任何别的事情上，没有像在运动中那样显出人的性格。她在他的脸上看见了那种凝神的，她觉得是责难的表情，这是她所怕惧的，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真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聂黑流道夫回答。

“到妈妈那里去吗？”宓西问。

“好，好。”他掏着烟卷说，他的那种语调显然表示他不愿意去。

她沉默着，疑惑地望着他，他觉得难为情。“真的，我来到他们当中，令他们不快活。”他想到自己，力求显得可爱，于是说，假如公爵夫人接见，他很愿意去。

“是的，是的，妈妈要很高兴的。您可以在那里吸烟。伊凡·伊发诺维支也在那里。”

女家主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是一个卧病的太太。这是第八年了，她在装饰着花边、缎带的床上躺着，在天鹅绒、镀金器、象牙、青铜器、漆器与花朵之间，从不出去，只接见如她所说的“知己的朋友”，即在她看来那些出众的人。聂黑流道夫被列在这种朋友之中，因为他被看作聪明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密友，因为假如宓西嫁了他那就很好了。

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旁边。在大客厅里，宓西走在聂黑流道夫的前面，坚稳地停住，抓住金色小椅的背，看着他。

宓西很想结婚，而聂黑流道夫是好配偶。此外，她喜欢他，她惯于这种思想，就是，他是她的（而非她是他的），她用精神上病态的人所有的那种不自觉的然而固执的狡猾去追求她的目标。她现在和他谈话，为了要求他表白心迹。

“我看，您有了什么事情，”她说，“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想起了法庭上的相遇，皱皱眉脸红了。

“是的，发生了事情，”他说，想要坦诚，“是奇怪的，非常的，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呢？您不能说吗？”

“现在不能说。请您不要要我说了。这件发生的事，我还没有充分地考虑。”他说，脸更红了。

“所以您就不向我说了吗？”她脸上的肌肉颤动了，她推开了她所抓着的小椅子。

“不能，不能够。”他回答，觉得这么回答她时也回答了自己，承认他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好吧，就走吧。”

她摇了摇头，好像是驱逐不需要的思想，用比寻常更快的脚步向前走。

他觉得她是为了约制眼泪而不自然地紧抿着嘴唇。他觉得羞惭痛苦，因为他令她苦恼，但他知道，极小的意志软弱便要破坏他，便是束缚他。他今天最怕这个，他无言地和她走到公爵夫人的房里。

二十七

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吃完了她的很讲究很滋养的晚餐，为了不让人看见她有这种不诗意的机能，她总是单独地吃。在她的卧榻旁边是一张小台子和咖啡，她在吸草藁烟卷。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

公爵夫人是瘦瘦长长的还显得年轻的褐色妇人，有长牙和大而黑的眼睛。

有人说到她和医生之间的坏话。聂黑流道夫原先忘记了这个，但今天他不但想起，而且，当他看见了那个擦了油的、光泽的、两边有胡须的医生坐在她的榻旁，他觉得非常讨厌。

在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的旁边，考洛索夫坐在小台子前的低而软的安乐椅上，搅着咖啡。小台子上有一瓶酒。

宓西和聂黑流道夫一同走到妈妈面前，但她没有留下来。

“妈妈疲倦了赶您的时候，您就到我这里来。”她用那样的语气对着考洛索夫和聂黑流道夫说，好像他们当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并且愉快地微笑着，在厚地毯上无声地踏着，走出房间。

“您好，我的好友，坐下来谈谈吧。”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带着精巧、做作、完全好像是自然的笑容说，露出美丽的长牙，这是极精巧的人工做成的，全像真牙。她用法语说，“我听说，您是很愁闷地从法庭上来的。我觉得那对于一个有心肝的人是很难受的。”

“是的，这是真的，”聂黑流道夫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觉得没有权利去审判……”

“Comme c'est vrai（这是真的）。”她好像被他的意见的真实所感动，大声地说，和素常一样，巧妙地阿谀她的对谈者。

“啊，您的画怎么样了，它很使我感兴趣，”她添说，“假如不是因为我的病，我早已到您那里去了。”

“我完全丢开它了。”聂黑流道夫冷淡地回答，他今天觉得她的阿谀的虚假是那么明显，是和她所隐瞒的年纪一样。他不能够使他自己显得有礼貌。

“太可惜了！您知道，来平亲自向我说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她对着考洛索夫说。

“她这么说谎也不觉得难为情！”聂黑流道夫皱着眉想着。

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相信聂黑流道夫是心情不佳，不能够把他引入愉快的聪明的谈话中，便转向考洛索夫，用那样的语气问他关于一个新剧的意见，好像考洛索夫的意见会解决一切的怀疑，而这个意见的每一个字会永垂不朽的。考洛索夫批评了剧本并就便发表他对于艺术的批评。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叹服他的批评的正确，企图为戏剧家辩护，但立刻她便或者让步，或者持折中态度。聂黑流道夫坐在那里看了又听了，但看的听的全不是他面前的东西。

他时而听听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时而听听考洛索夫，聂黑流道夫看出：第一，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和考洛索夫既不是对于戏剧，也不是彼此之间有任何问题，而他们假使要说话，也只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在饭后运动舌头和喉嗓的肌肉；第二，考洛索夫喝了麦酒、葡萄酒、甘酒，有几分醉，醉得不像偶尔饮酒的农民那样，却像饮酒有了习惯的人那样。他不摇摇摆摆，不说蠢话，而是在不常态的、兴奋、自满的情形中；第三，聂黑流道夫看到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在谈话的当中不安地望窗子，太阳的斜晖从窗里开始照到她，这会太明显地照出她的老态。

这是多么正确。她说到考洛索夫的某一意见，按了按榻边墙上电铃的按钮。

这时医生站起来，好像家里的人一样，什么也不说，走出了房间。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一面用眼神送他，一面继续谈话。

“非力卜，请您把这个窗帘放下来。”当漂亮的听差听到铃声走进来的时候，她用眼睛指着窗帘说。

“不然，无论您怎么说，他是有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便没有诗。”她说，用一只黑眼睛愤怒地注视着放窗帘的听差的动作。

“神秘而无诗便是迷信，有诗而无神秘便是散文。”她忧悒地微笑着说，没有把目光离开在理开窗帘的听差。

“非力卜，您不要放这个窗帘，是大窗子上的。”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痛苦地说，显然是惋惜自己要费力气去说这句话，并且为了镇静自己，立刻用戴了许多钻石指环的手把芳香而冒烟的草藁烟卷送到嘴边。

宽胸脯的、有肌肉的、漂亮的非力卜好像是乞恕地微微鞠躬，用有力的、隆起腓肌的腿轻轻走在地毯上，恭顺肃静地走到另一窗前，注神地看了看公爵夫人，开始理开窗帘，不让一丝光线照上她的身。但这次他又没有做对，苦恼的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又不得不打断她的关于神秘的谈话，来纠正鲁钝的、残酷地扰乱她的非力卜。非力卜的眼睛顷刻之间冒出了火。

“鬼才知道你要什么——也许他内心里这么说。”聂黑流道夫想，看着这全部的情景。但美丽而有力的非力卜立刻隐藏了不耐烦的举

动，开始做着憔悴、无力、虚伪的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命令他所做的事。

“不用说，在达尔文的学说里有不少的真理，”考洛索夫躺靠在矮椅里，用睡意的眼睛望着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公爵夫人说，“但他越出了界限。是的。”

“您相信遗传吗？”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问聂黑流道夫，因为他的沉默感到不愉快。

“遗传吗？”聂黑流道夫重复问，“不，我不相信。”他说，此时完全注意在他的想象中的因为某种缘故而出现的那些奇怪的意象。站在有力漂亮的非力卜旁边，他设想他是一个模特儿；他觉得考洛索夫是裸体的，他的肚皮像西瓜，头是秃的，没有肌肉的手好像藤蔓。他模糊地觉得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此刻穿着绸缎和天鹅绒的肩膀也是裸着的，好像实在是这样的，但这个想象太可怕了，他极力要把它赶走。

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用眼睛看他周身。

“宓西在等您，”她说，“到她那里去吧，她想奏舒曼[34]的新曲子给您听……很有趣的。”

“她并不想奏什么。她为了什么缘故在说谎。”聂黑流道夫想，站起来握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的透明、清瘦、戴了钻石指环的手。

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在客厅里遇见了他，立刻便说：

“但是我看到陪审员的责任使你丧气了。”她和寻常一样，用法语说。

“是的，请您原谅我，我今天心绪不好，我没有权利使别人不快活。”聂黑流道夫说。

“为什么您心绪不佳呢？”

“请您不要让我说为什么。”他说，寻找着自己的帽子。

“不要忘了，您说的，我们应该永远说真话，并且您那时候向我们说了那些残忍的真话。为什么现在您不想说呢？记得吗，宓西？”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对着向他们走来的宓西说。

“因为那是游戏，”聂黑流道夫严肃地回答，“在游戏的时候是可以的。在现实中我们是那么恶劣，就是说，我是那么恶劣，使我至少不能说真话。”

“您不要纠正自己的话了，最好是说出来，为什么我们是那么恶劣。”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要弄着字眼说，好像是没有注意到聂黑流道夫的严肃。

“没有东西是比承认自己心情不佳更坏的了，”宓西说，“我决不承认自己如此，因此总是心情好。那么，您到我这里来吧。我们来设法赶走您的mauvaise humeur（不佳的心情）。”

聂黑流道夫体验到一匹马被人抚摩以便套上缰绳加上马具时所感觉到的那样的感觉，他今天比平素更加讨厌这种感觉。他表示了歉意，说他必须回家，便开始告辞。宓西握住他的手比平常更久。

“记着，那对于您是重要的事情，对于您的朋友们也是重要的，”她说，“明天您来吗？”

“不一定。”聂黑流道夫说，觉得羞惭，他自己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她羞惭，他脸红了一下，连忙走出去。

“是怎么回事？ Comme cela m'intrigue（这使我发生兴趣），”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在聂黑流道夫走后说，“我一定要知道。是什么affair d'amour-propre; il est tres susceptible, notre cher米恰！（自爱的或纯洁爱情的事件，他是很容易动情感的，我们亲爱的米恰！）”

“Plutôt, une affaire d'amour sale（毋宁说是一个肮脏爱情的事件）。”宓西想要说而未说，她用失去光彩的、和她望他的时候全然不同的面孔望着前面，但她连对卡切锐娜·阿列克塞芙娜也没有说出这个恶劣的戏言，只说：

“我们大家都有坏日子和好日子。”

“当真他也欺骗吗？”她想，“在过去的这一切之后，这对于她是很不利的。”

假使要宓西说明她的“在过去的这一切之后”是什么意思，她也不能够说出什么确定的话，同时她无疑地知道他之前不仅唤起了她的希望，而且几乎是许诺了她。这一切不是确定的语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认为他是她所有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二十八

“可耻，卑鄙，卑鄙，可耻。”聂黑流道夫在熟悉的街道上步行回家时想着。他从自己和宓西的谈话上所感觉到的痛苦情绪没有离开

他。他觉得，在形式上，假如可以这么说，他对得起她：他不曾向她说出任何束缚自己的话，不曾向她求婚，但实际上他觉得他对她有了义务，许诺了她，而同时今天他又一心一意地觉得他不能娶她。“可耻，卑鄙，卑鄙，可耻。”他向自己重复着，不只是对于他和宓西的关系而言，而且是对于一切而言的。“一切是卑鄙可耻的。”他向自己复述着，走上自家的台阶。

“我不要吃夜饭了，”他向仆人考尔聂说，他跟他走进了饭厅，那里预备了餐具和茶，“您去吧。”

“是。”考尔聂说，却没有走开，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黑流道夫望了望考尔聂，对他产生了不好的情绪。他希望大家让他单独安静，但又觉得似乎一切故意要苦恼磨难他。当考尔聂带着餐具走出时，聂黑流道夫走到茶炊前，正要喝茶，但听到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的脚步声，便迅速走进客厅，关上背后的门，以免被她看见。这间客厅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逝世的地方。现在，走进这间被两盏——一盏在他父亲的画像前，一盏在他母亲的画像前——有反射镜的灯所照亮的房里，他想起了他和母亲的最后关系，这些关系他觉得是不自然的、可憎的。这也是可耻的、卑鄙的。他想起，在她生病的后期，他简直希望她死。他向自己说，他希望如此，是为了使她脱离痛苦，而实际上他希望如此，是为了自己不再看见她的痛苦情形。

他希望想起关于她的愉快的回忆，他看了看她的画像，这是用五千卢布请名画家绘制的。她穿着黑天鹅绒衣服，袒着胸脯，被画出来了。那个艺术家显然是用心画出了胸脯和两乳之间的胸膛，以及美丽炫目的肩和颈项。这是十分可耻的、卑鄙的。把他母亲画成半裸体的美女，这是可憎的、亵渎的。而更加可憎的是，在这个房间里，在三个月前，曾经躺卧过这个妇人，她干瘦得好像木乃伊，却仍然不仅使

整个房间而且使全屋充满了难闻的不愉快的气味，这气味是没有东西可以驱除的。他觉得他此时闻到了这个气味。于是他想起，在她死前的一天，她用自己消瘦发黑的手抓住他的有力的白手，看着他的眼睛，说："假如我没有做到那个，米恰，你不要批评我。"在痛得变色的眼睛里涌出了泪。"多么卑鄙啊！"看了看有美丽大理石的肩膀和手臂、有得意的笑容的半裸体妇人，他又向自己说了一次。画像上的袒胸令他想起另一个年轻女子，几天之前他看见她也是同样地袒着。她是宓西，她找了借口要他晚上去看她，以便让他看见她穿着她要穿到舞会里去的舞服。他憎恶地想起她的美丽的肩和臂。还有那个粗鲁的、动物的、有可疑的过去和残忍心性的父亲，以及名誉可疑的、bel esprit（智慧）的母亲。这一切是可憎的，同时是可耻的。可耻，卑鄙，卑鄙，可耻。

"不，不，"他想，"应该解放自己，解脱这一切虚伪的、和考尔恰根家和玛丽亚·发西莉叶芙娜、和遗产、和其他一切的关系……是的，要自由地呼吸。到国外去——到罗马，从事于绘画……"他想起了自己对于这方面的天才的怀疑。"嗯，没有关系，只要自由地呼吸。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到罗马，只是要赶快摆脱陪审员职务。和律师去谈这件事。"

忽然在他的想象中异常逼真地出现了有斜视的黑眼睛的女犯人。在犯人们说最后的言语时她哭泣了！他连忙把吸完的烟卷捺在灰皿里熄灭，吸着了另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和她相处时的情景开始一一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他想起了和她最后的相会，那时候支配着他的兽欲，以及在情欲满足时他所感觉到的失望。想起了白衣，蓝带；想起了早祷。"我是爱过她，在那天夜晚确实用好的纯洁的爱情爱过她，我更早就爱过她，远在我第一次住在姑母家作论文的时候，

我就爱过她！”于是他想起那时候的自己。他闻到了那时候的活泼、青春与生命力充实的气息，他觉得悲哀痛苦。

那时候的他和现在的他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那即使不大于，也等于，教堂里的卡邱莎和他们今天上午审问的、陪商人酗酒的那个娼妓之间的差异。那时候他是勇敢自由的人，他的前途有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在他觉得自己处处都包围在愚笨、空虚、无目的、无价值生活的罗网里，他看不见任何出路，但竟有一大部分是他不想有出路。他想起，他曾经骄傲自己的直爽，他曾经为自己立了一个规条：永远说真话，而且他曾经确实是诚实的。他现在是完全在虚伪中，在最可怕的虚伪中，在那被他四周的人认为是真实的虚伪中。在这个虚伪中没有、至少他没有看到任何出路。他陷在虚伪的泥淖中，惯于此，流连于此。

怎样才能断绝他和玛丽亚·发西莉叶芙娜以及他和她丈夫的关系？怎样才能不用说谎而解除他和宓西的关系呢？怎样从“他承认土地私有权不正当”和“承继母亲的遗产”之间的矛盾中摆脱出来呢？怎样对卡邱莎消除自己的罪过呢？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抛弃我爱过的女子，因为我付钱给律师，我使她免掉她不应该受到的惩役而自觉满意，用金钱消除罪过，如同那时候我认为给了她钱便是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是不行的。”

他历历如见地想起他在走廊上赶上了她，塞了她钱，跑开她身边时的情景。“啊，那些钱！”他带着当时所有的那种恐惧和憎恶想起了这个情景。“啊，啊！多么卑鄙！”他出声地说出来，正如当时那样。“只有恶徒、流氓能够做这件事！我，我就是这个恶徒，这个流氓？”他出声地说。“但当真我是，”他停住了步子，“当真我是，我是流氓吗？但不是我是谁呢？”他回答自己。“但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问

罪自己，“你和玛丽亚·发西莉叶芙娜和她丈夫的关系不是恶劣卑鄙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借口钱是母亲遗留的，你便利用你认为不法的财产吗？还有你全部安闲龌龊的生活。此外还有你对卡邱莎的行为。流氓，恶徒！让他们（人们）愿意怎样就怎样评判我。我能够欺骗他们，但我不能够欺骗我自己。”

他立刻明白了他最近对于人们，特别是今天对于公爵、对于苏菲亚·发西莉叶芙娜、对于宓西、对于考尔聂，所感觉的那种憎恶，乃是对于他自己的憎恶。而奇怪的事情是：在他承认自己卑鄙的这个情绪中，有一点痛苦的同时又是快乐的、安慰的东西。

在聂黑流道夫的生活中，已非一次发生过他所谓的“心灵的清除”。他说“心灵的清除”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就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感觉到内心生活的迟滞或停顿，忽然需要清除一切污秽，这积在心灵中的污秽便是这个停顿的原因。

在这样的觉悟之后，聂黑流道夫总是为自己做出他要永远遵循的规条，写日记，开始过他希望永不再变的新生活，如他对自己所说的，Turning a new leaf（面目一新）。但每次有人世上的蛊惑引诱他，他不自觉地又堕落了，往往比他先前堕落得更深。

他这样地清除了振作了好几次。当他夏天来到姑母家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如此。这是最有生气的、狂喜的觉悟。它的效果维持了很久。后来在抛弃了文官职务，愿意牺牲性命而在战时服兵役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觉悟。但这次壅塞很快地发生了。后来当他退了伍到国外从事绘画的时候，有过这种觉悟。

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没有清除，因此他是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污秽，有过“他的良心的要求”和“他所过的生活”之间这样的冲突，于是，看见了这个差异他觉得惶恐了。

这个差异是那样大，污秽是那么多，以致在最初的时候，他对于清除的可能性觉得失望了。“不是已经尝试过改善自己，做个更好的人，没有任何结果吗？”诱惑者的声音在他心里说，“为什么要再尝试一次呢？不只是你个人如此，而是人人如此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个声音说。但那自由的精神的实体，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只有这个是万能的，只有这个是永恒的，它已经在聂黑流道夫心中醒觉了。并且他不能够不相信这个。在“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希望做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差异虽然是很大，对于醒觉的精神的实体，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要我付什么样的代价，我要打破那束缚我的虚伪，我要承认一切，要对一切的人说诚实的话，要做诚实的事，”他坚决地出声地向自己说，“要向宓西说真话，说我是浪子，不能够娶她，只是徒然地打搅了她；要向玛丽亚·发西莉叶芙娜（贵族代表的妻子）说。可是无须向她说。要向她丈夫说，说我是恶徒，欺骗了他。对于遗产，我要那样地去处理，就是要承认真理。我要告诉她，卡邱莎，我是恶徒，对不起她，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去改善她的厄运。是的，我要去看她，我要请求她饶恕我。是的，我要如同小孩求宽恕一样地求她饶恕，”他停住，“我将娶她，假如这是必要的。”

他停住，如同他在儿童时期所做的一样，把手臂交折在胸前，抬起眼睛向着谁说话：

“主啊，帮助我，教导我，来到我心中使我快乐，洗去我一切的污秽吧！”

他做了祷告，求了上帝帮助他，使他快乐，洗涤他，就在这时候，他所请求的已经做到了。活在他内心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醒觉了。他觉得自己便是他，因此他不仅感觉到了自由、勇敢与生命之快乐，而且感觉到了善的力量。一切，凡是人所能够做的一切最好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现在都能够做。

当他向自己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睛里有泪，是好泪与坏泪：好是因为这是为了那个在他心中睡眠了这许多年的精神实体现在醒觉过来的快乐之泪，而坏是因为这是对于他自己，对于自己善行的感动之泪。

他觉得热。他走到下边外窗的窗前，打开窗子。窗子对着花园。是一个有月色的、静穆的、清新的夜，街上有车轮响着辗过，然后一切又寂静了。站在窗子下边可以看见高大无叶白杨树枝的影子，全部的杈柯清晰地横在扫净的坪地的砂石上。左边是车房的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是白色的。前面是交相错杂的树枝，从树枝里可以看见垣墙的黑影子。聂黑流道夫望着月光照耀的花园和屋顶和白杨的影子，吸入爽快新鲜的空气。

“多么好啊！多么好，我的上帝，多么好啊！”他说到他心中的事情。

二十九

马斯洛发到下午六时才回到自己的牢里，她受了意外严厉的判决的打击，在石头路上不习惯地走了十五里[35]之后，感觉疲乏和脚痛，此外，她还觉得饥饿。

在审判的第一次休息中，当监视兵在她身旁吃面包和煮蛋时，她的嘴里满是口水，她觉得饿了，但她认为请求他们是教自己丢脸。此后又经过了三小时，这时她已经不想要吃，她只觉得没有气力。在这种情形中她听到了意外的判决。最初她以为是她听错了，不能够立刻相信她所听到的，不能够想到自己是做惩役的女犯。但是看见了法官和陪审员们镇静的认真办事的面孔，他们把这个消息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她愤慨了，对着全法庭大叫她是无罪的。但是看到她的呼叫也被认为是必然的、预料中的、不能变更的事件，她哭起来了，觉得只有顺服那加诸她的残忍和令她惊异的不公平。特别令她惊异的事情是那么残忍地审问她的男人们，年轻的不是年老的男人们。就是那些总是亲善地望她的男人们。有一个，那个候补检察官，她看到，全然是在另一种心情中。当她坐在犯人室里等候审问时，在审问的休息中，她看见这些男人们，怎样装作他们是为别的事而来，从门前走过，或者走进房里，却只是为了看看她。忽然这些男人们又因为什么缘故判了她惩役，虽然她并没有他们所判的罪。开始她哭，后来又平息了，在完全麻木的心情中坐在犯人室里，等候送回。她现在只想一件事——吸烟。保支考发和卡尔清肯在判决后被带进同房间时，她是在这种心情中。保支考发立刻开口骂马斯洛发，叫她女罪犯。

“你得到了什么？自己辩护了吗？真的，没有碰钉子吗？贱婊子！你该受的，你得到了。真的，你要受徒刑，你要丢开漂亮了！”

马斯洛发把双手塞在大衣的袖筒里坐着，低垂着头，不动地望着前面两步地方的泥污地面，只说道：

“我不打搅您，您也不要惹我吧。我不打搅您。”她重复了几次，然后全然沉默了。直到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被带走，一个监视兵带给她三个卢布的时候，她才稍微有点儿活气。

“你是马斯洛发吗？”他问。“这个，一个太太送给你的。”他说，把钱给了她。

“什么样的太太？”

“拿着吧，以后再同您说吧。”

这钱是基塔也发，开妓院的鸨母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向庭丁问道，她是否可以送马斯洛发几个钱。庭丁说可以。得到了允许，她便从肥白的手上脱下有三个扣子的羊皮手套，从绸裙的后褶里取出时髦的钱袋，从她在妓院所赚的，刚刚从证券上剪下来的许多张利息联票[36]里，拣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又加上两个两角和一个一角的钱，交给了庭丁。庭丁叫来监视兵，当捐施者的面把钱交给了监视兵。

“请您确实交到。”卡罗莉娜·阿力别尔托芙娜向监视兵说。

监视兵因为这个不信任而生气，因此是那么愤怒地对待马斯洛发。

马斯洛发欢喜这钱，因为钱给了她现在所唯一需要的东西。

“但愿弄到烟卷，吸一口。”她想，她全部的思想集中在吸烟这个愿望上。她是那样想吸烟，当她闻到从房间的门里飘到走廊上的烟卷的气味时，她馋馋地吸了一口气。但她还需要等好久，因为应该放她走的书记官把犯人们忘记了，他同一个律师在谈论那篇查禁的文章，

甚至争吵。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人在开庭之后走来看她，互相低语着什么。但她现在没有注意到他们。

最后，在五点钟前她被放回了，护送兵一个是下城的人，一个是邱发施人，领她从法院的后门走出。还在法院的门廊上，她便给了他们二十戈比，求他们买两个面包和烟卷。邱发施人笑起来了，接了钱，说：“好的，我去买。并且果真诚实地买了烟卷和面包给了她。在路上是不能吸烟的，因此马斯洛发带着未满足的吸烟的愿望走到监狱。当她被带到门口时，从铁路的车辆上押来了一百个犯人。她在大门口遇见了他们。

犯人们——有胡须的，剃胡须的，年老的，年轻的，俄国人，外国人，有的头发剃了一半，他们响着脚镣使门廊上充满了灰尘、脚步声、谈话声和汗酸气。犯人们从马斯洛发身边走过时，都贪婪地看她，有的带着因为淫欲而变色的脸走近她，挤她。

“啊，小女人，漂亮。”有一个说。

“我向小婶婶敬礼。”另一个向她着眼睛说。

一个黑脸的，有剃光的蓝颈项，在剃过的脸上有胡须的人，绊着镣把镣弄响，跳到她面前抱她。

“怎么不认识你的朋友了？放随便一点吧！”他露出牙齿叫着，当她推开他时，他闪动着眼睛。

“你这个混蛋，要做什么？”从后面走来的副狱长大声说。

犯人缩着身子，迅速地跳开了。副狱长又走到马斯洛发面前。

“你为什么在这里？”

马斯洛发想说她是从法庭上被带回来的，但她是那么疲倦，她懒于说话。

“从法庭上来的，大人。”年纪大的护送兵从经过的人群中走出，把手伸到帽边说。

“嗯，把她交给典狱长。这是多么没有体统！”

“奉命，大人。”

“苏考洛夫！带她去！”副狱长大声说。

典狱长走来，愤怒地推马斯洛发的肩膀，向她点了点头，带了她去女牢的走廊。在走廊上她全身被抚摸，被搜查，没有找出任何东西（一盒烟卷塞在面包里），被放进了她早上离开的那间狱室里。

三十

马斯洛发被监禁的那间狱室是一个长房间，九阿尔申长，七阿尔申宽，有两道窗子，突起的破火炉和木板已干裂的板床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在当中，对着门，有一个暗色的圣像，和粘在上边的蜡烛，以及挂在下边的封尘的菊草束。门后左边是一块发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发臭的桶。检查刚刚做过。妇人们已被关锁着过夜了。

住这个狱室的人一共十五个，十二个妇女和三个小孩子。

天色还明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床上：一个用大衣蒙着头，是痴子，因为没有执照被捕的，她几乎总是睡觉；另一个是有肺病的，

因为偷窃被监禁的。这一个没有睡，把大衣放在头下面躺着，眼睛大睁着，为了不要咳嗽，困难地抑制着喉咙里发痒的上涌的痰。其他妇女们，都是光头的，只穿同样的粗麻布的衬衣，有的坐在板床缝纫，有的站在窗前望着从院子里走过的犯人们。在三个缝纫的妇女之中，一个就是早上送别马斯洛发的那个老妇人，考拉不列发，神色忧郁，眉毛颦蹙，皮肤打皱，下颏底下有悬垂的皮囊，是个高大有力的妇人，有两鬓斑白的金黄头发的短辫，腮上有生毛的疣。这个老妇人因为用斧头杀死丈夫被罚做惩役。她杀死他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狱室的室长，她还卖酒。她戴着眼镜在缝纫，照农人的姿势在做工的手里用三只手指拿着针，把针尖对着自己。一个矮小、扁鼻、黑色的妇人坐在她旁边缝帆布口袋，她有小而黑的眼睛，她是好心肠的、好说话的。她是铁路哨舍的女看守，因为没有拿旗子迎火车，火车出事，而被判监禁三个月。[37]第三个缝纫的妇人是非道茜亚，她的女伴们称她非尼支卡，白而红润，有明亮的小孩般的淡蓝眼睛，两条长的金黄的辫子缠在小巧的头上，是十分年轻的好看的女子。她因为企图毒害丈夫被下狱的。她刚刚在结婚之后便想毒死丈夫，她还是十六岁的女孩子便被嫁出了。在她被保释的八个月中，她期待着法庭，她不但与丈夫和好，而且是那么爱他，法庭在审判时发现她和丈夫情投意洽地生活着。虽然她的丈夫、公公，特别是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极力为她辩护，她还是被判决了流放西伯利亚，做惩役。这个善良的、快乐的、常带笑容的非道茜亚是板床上马斯洛发的邻人，她不仅爱马斯洛发，而且自己觉得应该关心她，侍候她。还有两个无事的妇人坐在板床上，一个四十岁，有苍白而瘦的脸，也许从前很美，现在却瘦而苍白了。她抱着小孩在手里，用白而长的乳房在喂他。她的罪状是在一个新兵从他们村庄上被带走时（在农民们看来他是不合法地被带走的），民众阻止了警官，夺下了新兵。这个妇人是那非法被拉走的青年的婶母，她最先抓住马的缰绳，这马是他们用来带走新兵

的。还有一个坐在板床上无事的是一个有皱纹的、善良的、有白发与偻背的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坐在火炉边的板床上，做出样子要抓住一个四岁的、头发剪短的、从她身边来回跑的、涌出笑声的男孩。这个男孩只穿一件衬衫，从她面前跑过去，只说一样的话，“看，你抓不到！”这个老妇和她的儿子一同犯了纵火罪，她带着极高兴的心情受监禁，只为着和她同时入狱的儿子痛心，但更挂念她的“老头子”，她怕他要生虱子，因为她走了无人管他洗澡。

在这七个妇人之外，还有四个站在一个打开的窗前，抓着铁栏，用手势和叫声与那些在院中走过的就是马斯洛发在门口遇见的犯人们交谈。这些妇人当中有一个是因为偷窃被下狱的，是高大、肥胖、红发、身上皮肤松垂的妇人，有苍黄色、生雀斑的脸和手，肥颈子伸在打开未扣的衣领里。她用沙嗓音在窗子里大声喊出不文雅的话。在她旁边站着一个像十岁的女孩那样高的、黑皮肤的、脊背长，腿却很短的不好看的女犯人。她的脸是红色有斑点的，有相距很远的黑眼睛，厚而短的嘴唇遮不住突出的白牙齿。她尖声断断续续地为了院里发生的事情在发笑。这个女犯因为她的风骚得了绰号“好罗纱芙卡”[38]，因为偷窃和放火受审判的。在她们后边站着一个穿很脏的灰衬衣、样子可怜、瘦而露筋、大肚皮的孕妇，是因为收留贼盗吃官司的。这个妇人沉默着，却始终是赞同地、动情地对院里所发生的事微笑着。第四个站在窗前的是因为卖私酒被处罚的、矮小、肥胖的乡下妇人，有很突出的眼睛和善良的脸。这个妇人是那个和老妇人在玩耍的男孩以及跟她一同入狱的一个七岁女孩的母亲，她找不到人寄养他们，她也和别人一样，望着窗外，却不停地织着袜子，对于经过院中的犯人们所说的话不赞同地皱着眉，闭着眼，摇头。她的七岁的散着浅色头发女孩，只穿一件衬衫，站在红发妇人旁边，用瘦而小的手抓住她的裙子，眼睛不动地注意地听着妇人们和犯人们互相所说的詈骂的话，低

声地复述着，好像是要把它念熟。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执事的女儿，她在井里淹死了她所生的小孩。她是高大、庄严的姑娘，有散乱的从短而粗的红发辫上脱出的头发和不动的突出的眼睛。她丝毫不注意身旁所发生的事情，只穿一件脏衬衫，光着脚在狱室的空地来回走动，走到墙边的时候，便突然迅速地转身。

三十一

当锁响门开，马斯洛发走进狱室时，大家望着她。甚至教堂执事的女儿也停了一会儿，抬起眉毛看进房的人，但什么也没有说，立刻又用她的坚定的大步子来回走动。

考拉不列发把针插在麻布上，从眼镜上边疑问地注视马斯洛发。

“哎，哎！你回来了。我以为他们要免罪的，”她用沙哑的、低音的、几乎是男性的声音说，“大概是罚你做惩役了。”

她取下眼镜，把针线放在板床上的身旁。

“我们在这里和姑妈谈到，亲爱的，他们可以立刻放你的。还说到，这是常有的。还有的得到很多钱，要看你碰到什么样的时运。”哨舍女看守用她的唱歌般的声音立刻开言了。“啊，就是这样的。大概我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了。大概，主有他自己的意见，亲爱的。”她不停地用她的亲善的好音调说话。

“难道是判决了吗？”非道茜亚问，把她的明亮的淡蓝色的小孩般的眼睛同情地望着马斯洛发，她的整个快乐年轻的脸变色了，好像她准备流泪了。

马斯洛发没有回答，无言地走到自己的地方，边上第二个铺位，在考拉不列发旁边，她坐到板床上。

“我看，你没有吃东西吧。”非道茜亚站起来，走到马斯洛发面前说。

马斯洛发未答言，把面包放在枕头上，开始脱衣服，脱下有灰尘的大衣，解下黑色鬈发上的头巾，坐了下来。

在板床那端和小孩玩耍的偻背的老妇人也走过来，站在马斯洛发的对面。

“吃，吃，吃！”她转动舌头，悲悯地摇了摇头。

男孩也跟老妇人走来，把上唇成直角地突起，大睁着眼睛，注视着马斯洛发带来的面包。在今天她所经过的这一切之后，看到这一切同情的面孔，马斯洛发想哭了，她的嘴唇颤抖了一下。但她努力约制了自己，约制到老妇人和男孩走来的时候。当她听到了老妇人的慈善悲悯的转舌声，尤其是当她的眼睛遇见了小孩的从面包上移到她脸上的严肃的眼睛，她不能够再约制自己了。她的整个的脸打颤，她啜泣了。

“我说过要找一个好辩护人，”考拉不列发说，“怎么样，是放逐吗？”她问。

马斯洛发想要回答却不能够，她啜泣着，从面包里拿出一盒烟卷，盒上画着一个红脸的妇人，头发梳得很高，穿三角形的低领口的衣服。她把烟卷递给了考拉不列发。考拉不列发看着盒子，不赞同地摇头，主要地是因为马斯洛发这样乱花钱，她拿了一支烟卷，在灯上

吸着，自己吸了一口，然后塞给马斯洛发。马斯洛发不停地哭泣着，开始馋馋地一口一口吸进，又吐出烟卷的烟气。

“苦役。”她啜泣着说。

“那些敲诈的讼棍，该死的喝人血的人，他们不怕上帝，”考拉不列发说，“他们无缘无故地判了女孩的罪。”

这时候，留在窗口的妇女中发出了大笑声。女孩子也笑了，她的响亮的孩子的笑声混合在其他三人的沙哑的宏大的笑声里。院子里一个犯人做了什么事情，使得窗内观看的人如此。

“啊，那个剃了头发的狗种！在做什么！”红发的妇人说，摇动着整个的肥身躯，把脸凑近窗栏，喊出无意义的不礼貌的话。

“那个丑女人！她笑什么！”考拉不列发向红发妇人摇了摇头说，然后又转向马斯洛发，“多少年呢？”

“四年。”马斯洛发说，泪水从眼里涌出那么多，有一滴落在烟卷上了。

马斯洛发愤怒地把烟卷揉毁了抛掉，另拿了一支。

哨舍女看守虽不吸烟却立刻拣起烟头，开始把它捻直，不停地说着：

“大概是真的了，亲爱的，”她说，“正义给猪吃掉了[39]。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马特维叶芙娜说：‘他们要放她。’我说：‘不。’我说，‘亲爱的，我心里觉得，他们要迫害她。’亲爱的，果然如此。”她说，高兴地听着自己的说话声。

这时犯人们从院子里走过去了，和他们交谈的妇女们离开了窗子，也走到马斯洛发面前。先到的是眼睛突出的卖私酒的妇人和她的女孩。

“为什么这样严厉呢？”她问。坐在马斯洛发附近，继续迅速地织袜子。

“这么严厉，是因为没有钱。要是有钱，雇了好的有手腕的人，一定，他们要免你的罪了，”考拉不列发说，“那个怎么叫他呢，乱头发长鼻子的人，他，我的太太，会把你干干的从水里拖出来。我们有了他就好了。”

“有了他，当然，”坐在她们旁边的好罗纱芙卡露出牙齿说，“没有一千块钱，他口水也不向你吐一口的。”

“可是，大概你的运气不好，”因为放火而坐牢的老妇人插言，“这是很容易的：赶走年轻人的妻子，把他关在屋里给他吃虱子，把我也关在那里，我这么大年纪了，”她开始第一百次说她的故事，“进监狱，做乞丐，大概不会受拒绝了。不是讨饭，就是监牢。”

“大概他们都是这样的，”卖私酒的妇人说，看了看女孩的头，把袜子放在身边，把女孩拖到自己的两腿之间，开始用动作迅速的手指检查她的头。“为什么要卖酒呢？不然用什么养小孩呢？”她说，继续着她的惯常的事情。

卖私酒妇人的话使马斯洛发想起了酒。

“拿点儿酒来。”她向考拉不列发说，用衣袖拭着眼泪，只偶尔啜泣了。

“加梅基酒吗？好的，拿钱来。”考拉不列发说。

三十二

马斯洛发从面包里把钱取出，把利息联券交给考拉不列发。考拉不列发接了利息联券看了看，虽然不认识字，却请无所不知的好罗纱芙卡看了这个纸条值两卢布五十戈比，她爬到通风口去取藏在那里的一小瓶酒。这时马斯洛发抖去头巾和大衣上的灰尘，爬到板床上开始吃面包。

“我替你留了茶，但恐怕冷了。”非道茜亚向她说，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绑腿布包里的锡茶壶和一个茶杯。

茶全冷了，发出的锡味多于茶味，但马斯洛发倒了一杯，开始喝茶，吃面包。

“非那施卡，来。”她喊，撕下一块面包，给了望着她的嘴的那小孩。考拉不列发这时递来一瓶酒和一个杯子。马斯洛发进劝考拉不列发和好罗纱芙卡。这三个女犯是这个狱室的上等阶级，因为她们有钱，并且有乐同享。

几分钟后，马斯洛发有精神了，活泼地说到法庭，模拟着检察官，说到法庭上特别令她惊异的事情。她说，在法庭上，大家都显然高兴地望她，时时因此而有意地走进犯人室。

“护送兵还说：‘他们都是来看你的。’有的进来，说那个文件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别的话，但我看到，他并不需要文件，只是用眼睛尽看我。”她微笑着说，好像是不了解地摇着头，“好像也是艺术家。”

“那是这么样的，”哨舍女看守插言，立刻倾倒出她的唱歌的音调，“这好像苍蝇找糖。它们不找别的，它们只要找这个。它们的弟兄连面包也不要吃……”

“这里也是这样，马斯洛发打断她，“我在这里碰到同样的事。他们刚刚把我带回，就有一群从火车站上来的人。他们那样地欺侮我，我不晓得怎么离开。谢谢副狱长赶走了他们。有一个那样缠我，我难以走开。”

“是什么样的人？”好罗纱芙卡问。

“黑皮的，有胡髭。”

“一定是他。”

“他是谁？”

“是施切格洛夫。就是刚才走过去的。”

“这个施切格洛夫是谁？”

“你不知道施切格洛夫的事情！施切格洛夫从惩役里跑掉两次。现在他们把他抓住了，但他还要跑。看牢子的也怕他，”好罗纱芙卡说，她能和犯人们交换纸条，知道狱中的一切情形，“他必定又要跑。”

“他跑又不带我们走，”考拉不列发说，“还是你向我们说，”她转向马斯洛发，“关于请愿书律师向你说了什么，现在应该递上去吗？”

马斯洛发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红发的妇人，把有斑点的双手放进密而乱的红发里，用指甲抓着头，走到喝酒的上等阶级前。

“卡切锐娜，我把一切告诉你。”她开言，“第一，你要写出来你不满意法庭的判决，然后通知检察官。”

“你干什么？”考拉不列发用愤怒的低音向她说，“闻闻酒味吗？不要你多嘴。没有你人家也知道怎么办，人家不需要你。”

“不是同你说话，你为什么要管。”

“想喝酒吗？你赶来是为这个。”

“好吧，给她一点儿。”马斯洛发说，她总是把她所有的一切分给大家。

“我要给她这个……”

“来，来吧！”红发妇人走近考拉不列发说，“我不怕你。”

“坐牢的丑货！”

“我听到这个丑货在说话。”

“贱货！”

“我是贱货吗？你是女罪犯，女凶手！”红发妇人大声说。

“去吧，我说。”考拉不列发忧悒地说。

但是红发的妇人却走得更近，考拉不列发撞打了她的袒露的肥胖的胸部。红发的妇人好像只是等待着这个，意外地迅速用一只手抓住考拉不列发的头发，另一只手正要打考拉不列发的脸，但考拉不列发抓住了这只手。马斯洛发和好罗纱芙卡抓住红发妇人的手臂，极力要把她拉开，但红发妇人的抓住辫子的手却没有放开。她把头发放开了一刹那，但只是为了要把它绕在手心里。考拉不列发偏着头，用一只手打红发妇人的身体，用牙齿咬她的手。妇人们拥挤在斗架人的四周，拉解着，喊叫着。甚至患肺病的女子也走到她们面前咳嗽着看打架的妇人。小孩们互相靠拢着，哭起来了。女典狱和典狱走到有声音的地方。他们分开了打架的，考拉不列发打开辫子，理出被扯落的发绺；红发妇人扶着黄色胸脯前扯碎的衬衣——两人大声喊叫，声明着，怨诉着。

“我知道。这都是为了酒；我明天向监狱长说，他要来斥责你们。我闻到了，有香味，”女典狱说，“当心，把一切都拿开，不然就要更加不好了，没有工夫来排解你们的。回到各人的地方去，要安静。”

但好久还没有恢复安静。妇人们还争吵了好久，互相声明，是怎么开头的，是谁的过错。最后典狱和女典狱走开了，妇人们开始安静下来睡觉了。老妇人站在圣像前，开始祈祷。

“两个女罪犯聚在一起。”红发妇人在板床的另一端忽然用嘎哑的声音说，每个字都附带着异常恶劣的詈骂。

“当心，你不要再碰上了。”考拉不列发立即回答，也附带着同样的詈骂。两人都安静了。

“要不是她们拉住我，我把你的眼睛也挖出来了……”红发妇人又开口了，立刻考拉不列发也有了同样的回答。

又有了时间稍长的沉静，然后又有了詈骂。间隔渐渐变长，最后大家全都安静了。

全都睡下了，有的已经打鼾，只有老妇人，总是祈祷很久，仍旧在圣像前礼拜，而教堂执事的女儿，在女典狱刚走之后，便起来，又开始在狱室里来回走。

马斯洛发没有睡着，还在思量她是一个受惩役的女罪犯，她已经有两次被人这么称呼——一次是保支考发，一次是红发妇人，她不习惯这个。考拉不列发，背对她躺着的，转过身来。

“我没有想到，没有料到，”马斯洛发低声说，“别人做了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为了什么却要受苦。”

“不要伤心了，姑娘。在西伯利亚也有人过活。你在那里不会完掉的。”考拉不列发安慰她。

“我知道我不会完蛋的，但仍然是痛苦的。我不该有这样的命运，我是过惯了好生活的。”

“我们不要违背上帝，”考拉不列发叹气说，“不要违反上帝。”

“我知道，婶妈，但仍然是痛苦的。”

两个人沉静了一会儿。

“你听见吗？那个贱女人。”考拉不列发说，要马斯洛发注意板床那端传来的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是红发妇人的抑制的啜泣。红发妇人哭的是她刚才被骂被打，却没有得到她所渴望的酒。她哭，还为了她在一生当中，除了詈骂、嘲笑、侮辱与殴打，什么也没有看到。她想安慰自己，想起了她对一个工人非的卡·莫洛将考夫的初恋，但想到了这次恋爱，她又想起这个爱情是如何结束的。这个爱情是这么结束的，那个莫洛将考夫喝醉了酒，为了开玩笑，把硫酸盐涂在她的感觉最灵敏的地方，后来看她痛得弯曲身体时，便和同伴们哈哈大笑。她想起这个，可怜自己，以为没有人听见，便哭得像小孩一样，呻吟着，吸响着鼻孔，吞着咸泪。

“她可怜啊。”马斯洛发说。

“当然，可怜，但是不要打搅人呀。”

三十三

聂黑流道夫第二天醒来时所体验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意识到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在他想起是什么发生了之前，他已经知道是发生了重要的好的事情。“卡邱莎，法庭审判。”是的，应该停止说谎，说出一切的实情。好像是奇怪的巧合，在这天早上，终于来了那久已期待的、贵族代表的妻子玛丽亚·发西莉叶芙娜的信，这封信是他现在特别需要的。她给他充分的自由，祝他在预计的结婚中得到幸福。

“结婚！”他反讽地说，“我现在离这个是多么远了！”

于是他想起了昨天的计划——向她丈夫说出一切，在他面前忏悔一切，表示准备做任何的道歉。但今天早上他觉得这不如昨天那么容易了。“并且，假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使一个人痛苦呢？假若他要问，我就告诉他。但特地去向他说吗？不用，这是不需要的。”

把一切的实情告诉宓西，这在今天早上也似乎是同样地困难。这又是不能够开口的，这会得罪人的。正如同在许多人事关系中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有些事情搁置着而不作说明。今天早上他只决定了一件事：他不到他们那里去，假如他们问他，他便说实情。

但关于卡邱莎，不应该有什么话摆下来不提。

“我要到监狱里去，向她说，我要请她原谅我。假若必要，是的，假若必要，我就娶她。”他想。

为了道德的赔罪，牺牲一切，娶她——这个想法今天早上特别感动他。关于金钱上的事，他决定要处理得适合他的信念，即土地私有是非法的。即使他没有力量抛弃一切，他仍然要做他所能做的，不欺骗自己或别人。

他久已不曾有过这么多的精力来过日子，他立刻带着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坚决，向进房来侍候他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说明，他不再需要这座房子和她的侍候。有了一种默认，就是他维持这么大而华贵的房子，是为了要在这个房子里结婚。因此，放弃房子，有特别意义。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惊讶地望着他。

“很感谢您，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谢谢您对我的一切照应，但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和所有的仆人了。假若您愿意帮助我，

就劳您的神管理各项东西，把它们拿开，好像妈妈在世时那样。娜塔莎要来的，她要来管。”（娜塔莎是聂黑流道夫的姊姊。）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摇头。

“当真要管理吗？这些还是需要的。”她说。

“不，不需要，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实在不需要了，”聂黑流道夫说，回答着她的摇头所表示的意思，“请您告诉考尔聂，我要付他两个月工钱，但是我不再需要他了。”

“可惜啊，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您那样做，”她说，“就是您到国外去，还是需要一个住处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我不到国外去，假若要走，也完全是别的地方。”

他忽然脸色很红。

“是的，应该告诉她，”他想，“无须隐瞒，应该把一切告诉大家。”

“昨天我发生了很奇怪很重要的事情。您记得玛丽亚·伊发诺芙娜姨妈家的卡邱莎吗？”

“当然，我教过她缝衣服。”

“就是在昨天这个卡邱莎在法庭上受审判了，我还是陪审员。”
“啊，我的上帝，多么可怜啊！”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说，“她为什么要受审问呢？”

“因为杀人——这都是我做的。”

“怎么您会做这件事！您说的话是很奇怪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说，在她的老眼里起了活泼的火光。

她知道卡邱莎的事情。

“是的，我是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这个改变了我的一切计划。”

“这个会对您发生什么改变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约制着笑容说。

“是这个，假使是我使她走上了这条道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您的好意，不过您对于这个并没有特别的罪过。大家都有这样的事，若是凭理性，这一切都可以消除忘掉的，大家照常生活，”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严厉地庄重地说，“您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是没有用处的。我从前听说过，她把路走错了，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

“我的过错。因此我想改正。”

“啊，这是难以改正的。”

“这是我的事。假若您想到您自己，那么，妈妈意思要……”

“我不想我自己。我是那样受到死者的恩惠，我什么也不想要了。丽散卡（这是她的已结婚的侄女）叫我去，用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到她那里去。不过您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是无用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事。”

“不，我不这么想。我还是要请求您帮助我租出这座房子，把东西拿开。不要对我生气，我很、很感激您做的一切。”

奇怪的事情是：从这个时候起，聂黑流道夫认为他自己是恶劣可憎的，从这个时候起，他不再觉得别人是可憎的，相反，对于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和考尔聂他感觉到亲爱和尊敬的情绪。他想在考尔聂面前忏悔，但考尔聂的态度是那么庄严恭敬，使他没有了决心做这个。

在赴法院的途中，走过同样的街道，坐着同样的车子，聂黑流道夫对于自己身上产生的变化感到诧异，他觉得自己今天是那样全然不同的一个人。

和宓西结婚，这在昨天还似乎那么期近，他今天却似乎觉得全然不可能了。昨天他是那样地明白他的地位，没有丝毫怀疑，她嫁了他是幸福的；今天他觉得自己不仅不配娶她，而且不配接近她。“只要她知道了我是什么人，她便断然不会接待我了。我还责备她向那个绅士献媚。但不，即使她现在嫁我，我知道那一个在监狱里，明后天就要从驿站上去做惩役，我怎能够安心呢，更不要说是幸福了。她，被我毁灭的妇人，去做惩役，我却在这里受贺，和年轻的妻子去做拜访；或者我和贵族代表——我和他的妻子那样无耻地欺骗了他——在集会上计算赞成与反对地方学校检查法规案的票数，等等，然后和他的妻子约会（多么卑劣）；或者继续画画，这显然是决不会完成的，因为我不该做这些琐事，我现在也不能做这类事。”他向自己说，不停地高兴着他所感觉到的内心的改变。

“第一件事，”他想，是现在去看律师，探问他的决定，然后……然后到监狱里去看她——昨天的女犯人，告诉她一切。

当他刚刚对自己设想如何去看她，如何告诉她一切，如何向她忏悔自己的罪过，如何向她说明，为了消除自己的罪过，他要做他所能做的一切，娶她——那特别欣喜的情绪便控制了他，并且泪水涌在他的眼眶里。

三十四

到了法庭，聂黑流道夫在走廊上遇见了昨天的庭丁，问他法庭已经判决的犯人收容在什么地方，探视犯人的许可是由谁决定的。庭丁说，犯人收容在许多地方，在最后宣判之前，探视犯人的许可是由检察官决定的。

“开庭以后我告诉您，领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到。要开庭以后。现在请进来吧。马上就问案了。”

聂黑流道夫感谢了他今天觉得特别可怜的庭丁的善意，走进了陪审员室。

当他走到陪审员室的时候，陪审员们已经走出来，往法庭上去了。商人还是和昨天一样地快乐，吃了喝了一点东西，好像对待老友一样，招呼聂黑流道夫。而彼得·盖拉西摩维支的亲昵和笑声今天也引不起聂黑流道夫任何不愉快的感觉。

聂黑流道夫想向全体陪审员说出自己和昨日女犯人的关系。“当然，”他想，“我该在昨天审问的时候站起来公开说明自己的罪过。”但当他和陪审员一同走进了法庭，而又开始了昨天的程序：又是“开庭了”，又是三个有绣花衣领的人在高台子上，又是沉默，陪审员们坐上

高背椅，警察，画像，神甫。他觉得虽然应该做这件事，但就是在昨天也不能够破坏庄严。

审问的准备和昨天相同（除了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演说）。

今天的案子是入宅盗窃案。犯人由两名执白刃的警察监守着，是一个瘦瘦的窄肩的二十岁的青年，穿了灰外衣，脸上苍白而无血色。他独自坐在被告席上，低头望着进来的人。这个青年所犯的罪是他和同伴一起破坏了仓库的锁，偷去了旧席子，共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由于这个犯罪行为，巡官止住了这个青年，这时他正和同伴在走，同伴把席子扛在肩头。这个青年和同伴立刻向他认罪，两个人都被下狱了。青年的同伴——锁匠，死在狱中，这个青年单独受审，旧席子放在物证台上。

审案进行的和昨天一样，有整屋的证据、证物、证人、宣誓、审问、专家和对质。见证人巡官对于庭长、检察官、辩护人的问题无生气地说“正是这样”“不能够知道”和“正是这样”……虽然他有军人的鲁钝与机械性，却可以看出他怜悯那个青年不愿说到自己的逮捕。

另一个见证人，痛苦的老人，又是房主又是席子的主人，显然是易怒的人，当他被询问他是否承认这是自己的席子时，他很不高兴地承认了是他的。当候补检察官又问他，他打算把这些席子做什么用途，他是否很需要它们的时候，他发怒了，回答说：

“它们丢了就丢了，这些席子，我一点儿也不需要。假使我知道它们引起了这么多麻烦，我就不找了，还加上一张十卢布红钞票，给两

张也行，只是不要把我找来盘问。我花了五卢布车钱。并且我还不好过。我有脱肠症和风湿症。”

见证人这么说着，犯人自己认了一切过错，好像被捕的兽，无意义地环顾着旁边的人，用间断的声音说着全部的经过。

案情是明晰的，但候补检察官正和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了精细的问题，要捉弄狡猾的犯人。

在他的演说中，他证明这个窃案是打破了锁在住宅里犯的，因此这个青年应受最严重的处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证明窃案不是在住宅里犯的，因此，虽然犯罪事实不能否认，但犯人对于社会仍然不如候补检察官所断言的那么危险。

庭长和昨天一样显出公正无私，并详细说明，向陪审员提示他们所知道且不会不知道的事情。正和昨天一样，他们休息，他们吸烟，也和昨天一样同样地庭丁又喊叫：“开庭了。”并且同样地两个警察执着白刃坐下来，威吓着犯人，极力不让自己打盹。

从审问中明白了这个青年曾经被他的父亲送进卷烟工厂做学徒，他在工厂里过了五年。今年他在劳资冲突之后被厂主解雇，没有了工作地方，在城里无事游荡，把钱都买酒喝完了。在饮食店里他遇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人，比他失业更早的嗜酒的锁匠，他们吃醉了酒，夜间打破了锁，拿了他们最先碰到的东西。他们被抓住了。他们承认了一切。他们被下狱，在狱里等候审判的锁匠死掉了。这个青年现在受审问，被当作了应该保护社会免受其害的危险人物。

“和昨天女犯人同样危险的人物。”聂黑流道夫想，听着面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是危险的，我们不是危险的吗？……我，一个浪子恶徒、骗子，和我们大家，所有的那些认为我就是现在这样的我，不仅不轻视我，而且还尊重我的人们，我们不是危险的吗？但假使这个青年是法庭上全体的人当中对于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按照常识，当他堕落时，应该怎么办呢？

“显然这个青年不是什么特别的坏人，却是最寻常的人，这个大家知道，并且他成为现在这样，只是因为他是在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似乎因此我们明白，为了不要有这样的青年，必须努力消灭养成这种不幸人物的环境。

“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只抓住一个偶然落在我们手里的青年，我们很知道，有上千的这种青年没有被抓到，我们把他关进监狱，放在完全闲惰的环境中，或最不健康最无意义的工作的环境中，放在和他同样的衰弱的生活狼狈的人当中，然后用公费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到依尔库斯克省最堕落的人的团体中。

“为了消灭产生这种人的环境，我们不但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只鼓励了产生他们的那些地方。这些地方是共知的：工厂，大制造厂，作坊，饮食店，酒店，妓院。我们不但不消灭这种地方，而且认为它们是不可少的。鼓励并整顿它们。

“我们这样不是培养出一个，而是无数的人，然后抓住一个，便自认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保护自己，我们不再要自己做别的事情，把他从莫斯科省押送到依尔库斯克省。”聂黑流道夫坐在上校旁边的椅子上，听着辩护人、检察官与庭长的各种音调，望着他们自信的姿势，异常敏捷明晰地想着。“这种虚伪要耗费多少紧张的努力。”聂黑流道

夫继续想着，环顾着那个大法庭，那些画像、灯、椅子、制服，那些厚墙壁、窗子，想起那座房子的全部大小，和这个机关的更大的范围，想起了不仅这里的，而且全俄罗斯的因为这种谁也不需要的喜剧而支领薪俸的全体官吏、书记、卫兵、传达。“只要我们用这种努力的百分之一去帮助那些无用的人就好了，我们现在看他们就好像是看我们的对于我们的安宁与便利所不可少的手和身体。只要能够有一个人，”聂黑流道夫想着，望着青年那病容的惊惶的脸，“当他因为生计从乡间被送到城市的时候，可怜他，帮助他，就够了；或者甚至在他已经到了城里，在工厂的十二小时工作之后，和引诱他的年纪大的同伴进酒店，假使在那时候有人向他说：‘不要去，发尼亚，这不好。’这个青年就会不去了，不会谈得时间太久，也不会做坏事了。

“但是，当他在城里，好像小兽一样，过了学徒年限，头发剪短了免得生虱子，为师傅们跑街采买，在这全部期间，那种可怜他的人一个也没有。相反，从他住到城里的时候，他听师傅同伴们所说的一切，乃是，谁欺骗、谁喝酒、谁詈骂、谁打人、谁放荡，谁就是好人。

“当他因为不健康的工作、饮酒、放荡而有病，身体损伤，像在梦中一样地昏迷、狂暴、在城里无目的乱走，愚笨地进了一间仓库，从里面拖出了谁也不要的席子，我们这些富裕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人，不注意到消灭那使这个青年到了目前情况的原因，却想处罚这个青年，来纠正这件事。

“可怕！我们不知道在残忍或谬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但似乎二者都到了最大的限度。”

聂黑流道夫想着这一切，已经不再听他面前所发生的事情了。他自己也惧怕那向他展示的东西。他诧异，为什么他从前不能看到这个，为什么别人不能看到这个。

三十五

第一次的休息刚刚开始时，聂黑流道夫站起来，走进走廊，心意是不再回到法庭上来了。让他们去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吧，但他不能够再参与这种可怕的丑恶的蠢事了。

知道了哪里是检察官的房间，聂黑流道夫要进去找他。传达不放他进去，说检察官现在有事。但聂黑流道夫没有听从他，走进门，向一个迎接他的官员说话，请求他通报检察官，说他是陪审员，他因为很重要的事要见他。公爵的头衔和好衣装帮助了聂黑流道夫。官员通报了检察官，聂黑流道夫被放进去了。检察官站起来接待他，显然不满意聂黑流道夫要求见他的那种坚执。

“您有何见教？”检察官严厉地说。

“我是陪审员，我姓聂黑流道夫，我必须会见女犯人马斯洛发。”聂黑流道夫迅速坚决地说，脸发红，觉得他是在做那对他的生活有决定的影响的行为。

检察官是一个矮而黑的人，有短短的白发，明亮活泼的眼睛，在突出的下颏上有剪短的密胡须。

“马斯洛发吗？我当然知道。犯了毒杀案，”检察官安闲地说，“您为什么要见她？”然后好像要变和缓，添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需要

如此，不能够准许您会面。”

“我需要会面，因为一件对我特别重要的事情。”聂黑流道夫红了脸说。

“那么，”检察官说，抬起眼睛，注意地看聂黑流道夫，“她的案子审问过没有呢？”

“她昨天被审问，并且十分不公平地判了四年苦役。她是无罪的。”

“哦，假使她是昨天才判决的，”检察官说，毫不注意聂黑流道夫声明马斯洛发的无罪，“那么在最后判决之前，她应该还在判前拘留所里。到那里探监有一定的日子。我要告诉您怎么到那里去的。”

“但是我需要会见她，越快越好。”聂黑流道夫颤抖着下颏说，感觉到决定的关头临近了。

“您为什么需要如此？”检察官有几分不耐烦地抬起眉毛问。

“因为她是无罪的，却判了做苦役。一切的罪过在我。”聂黑流道夫用打颤的声音说，同时觉得他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检察官问。

“因为我欺骗了她，把她弄到她现在的地步。假若不是我把她弄成那样，她就不会受这种控告。”

“但我还是看不出这和探监有什么关系。”

“是我想跟随她……娶她。”聂黑流道夫说。和先前一样，他刚说到这个，泪就涌在他的眼里了。

“真的？这回事！”检察官说，“这确实是很例外的事情。您好像是克拉斯诺撇尔斯克县议会的议员吧？”检察官问，好像他想起了他从前听说过此刻说出了那么奇怪的决心的聂黑流道夫。

“请你原谅，我认为这和我的请求没有什么关系。”聂黑流道夫，红了脸，怒意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几乎察觉不出的笑容说，一点儿也不难为情，“但您的愿望是那么异常，是那么出乎寻常的情形……”

“好了，我可以得到准许吗？”

“准许吗？是的，我马上就给您出入证。劳您坐一下。”

他走到桌前坐下来动手写。

“请坐。”

聂黑流道夫站着。

写了出入证，检察官把它交给聂黑流道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说明，”聂黑流道夫说，“我不能继续出庭了。”

“您知道的，需要向法庭提出正当的理由。”

“理由是，我认为一切法庭不但是无用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是的，”检察官说，仍旧带着那不易察觉的笑容，好像这笑容表示这种证明是他所熟悉的，并且属于他所知道的有趣的范畴，“是的，但您显然明白我是一个检察官，不能同意您。因此我劝您向法庭说明这个，法庭将决定您的说明，认为它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假如是后者，便要处罚您。向法庭去说吧。”

“我说明过了，我不再向别处去说了。”聂黑流道夫愤怒地说。

“祝您安好。”检察官鞠躬着说，显然想赶快离开这个奇怪的客人。

“谁在这里的？”在聂黑流道夫之后走进检察官房间的法官问。

“聂黑流道夫，您知道，就是他在克拉斯诺撇尔斯克的县议会里发了各种奇怪的言论。您想吧，他是陪审员，在犯人中有一个女人或者是姑娘，判了做苦役，他说，她是被他欺骗的，他现在想娶她。”

“但是不会的吧？”

“他向我这么说的……是在那么奇怪的兴奋中。”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但他已经不很年轻了。”

“嗯，你老兄的有名的伊发盛考夫是多么讨厌啊。他要教人饿死了；他说，说得没有完结。”

“简直应该阻止他们，不然便是真正审案妨害者……”

三十六

聂黑流道夫从检察官那里直接去了判前拘留所。但是并没有什么马斯洛发在那里，监狱长向聂黑流道夫说明，她应该是在老流刑监狱里。聂黑流道夫便到那里去了。

果真，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是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六个月前，警察们激起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案子，判前拘留所的全部地方都被大学生、医生、工人、中学生、医生、助手们住满了。

从判前拘留所到流刑监狱的距离是很远的，聂黑流道夫直到傍晚才到了老监狱。他想走到阴森的大屋子的门前，但守卫阻止了他，只捺响铃子。一个典狱听到铃声走出来了。聂黑流道夫出示了他的出入证，但典狱说，没有监狱长的许可，他不能放他进去。聂黑流道夫去找监狱长。正上楼梯时，聂黑流道夫听到门里边钢琴上弹出的某一复杂的悲壮的调子的声音。当愤然的有一只眼蒙了纱布的女仆把门给他打开时，这声音好像从房中一涌而出，震动了他的耳朵。这是李斯特[40]的令人厌倦的《狂想曲》，弹得很好，但只弹到某一个地方。到了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又行重复。聂黑流道夫问蒙了纱布的女仆，监狱长是否在家。

女仆说，不在家。

“快要回来了吗？”

《狂想曲》又停止了，但又华丽地骚然地重复到那令人迷惑的地方。

“我去问一问。”

于是女仆走开了。

《狂想曲》刚刚又要急驰而弹，忽然，没有到那迷人的地方，便中断了，听到话声说：

“告诉他，不在家，今天不会在家。他做客去了。他们来麻烦什么。”这是门那边妇女的声音，又听到了《狂想曲》，但又停止了，听到了推开椅子的声音。显然那发怒的弹琴女子要亲自来责备那来得不是时候的讨厌的客人。

“爸爸不在家。”一个苍白的、头发散乱、样子虚弱、困乏的眼睛下有蓝晕的姑娘走出来愤怒地说。看见了穿好大衣的青年，她和软了。

“请进来……您要什么？”

“我要看牢里的一个女犯人。”

“也许是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出入证。”

“哦，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但是，进来吧，请，”她又请他从小外室里进去，“不然您就找副狱长，他此刻在公事房里，您去同他说。您尊姓？”

“谢谢您。”聂黑流道夫说，未回答问题就走出去了。

门还没有在他后面关起，那同样的活泼快乐的音调又发出来了，它和发出这音调的地方，和那样固执地做练习的虚弱的姑娘的脸，是

那么不相称。在院子里聂黑流道夫遇见一个有硬胡须的年轻官吏，便向他问到副狱长。他就是副狱长本人。他接了出入证，看了一下，说，他不能用这个判前拘留所的出入证到这个监狱里来。并且已经晚了……

“请明天吧。明天十点钟就可以探监。您那时候来，监狱长是在家的。那时候您可以在公共客室里会人，若是监狱长许可，也可以在办公室会见人。”

因此这天没有会到面，聂黑流道夫便回家去了。被和她会面的思想激动着，聂黑流道夫在街道上走着，此时想起的不是法庭，而是自己和检察官和副狱长的谈话。他设法和她相会，向检察官说了自己的意思，到了两个监狱准备看她。这些事那样地激动了他，使他好久不能平静。到了家，他立刻拿出久未摸过的日记，看了几个地方，写了如下的文字：

> 两年不写日记，我曾以为决不再做这种儿戏。但这不是儿戏，乃是和自己谈话，和活在每个人心中的真正神圣的自我谈话。这个“我”一向睡觉，我没有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法庭上的非常事件唤醒了他，我是那里的陪审员。我在被告座上看见了她，被我欺骗的卡邱莎，穿着囚服。由于奇怪的误会和我的错失，她被判了做徒役。我刚去看过检察官和监狱长。他们不许我见她，但为了见到她，我决定了去做一切，在她面前忏悔，消除我的罪过。即使是结婚也行。主啊，帮助我吧！我心里是很舒服，很快乐。

三十七

这天夜里马斯洛发好久不能入睡，睁着眼睛躺着，望着门，教堂执事的女儿在门前来回走着。她听着红发妇人的鼾声，思索着。

她想到，她无论怎样也不嫁萨哈林岛[41]上的囚徒，她要另找归宿——嫁任何一个监狱官、书记，甚至是典狱、典狱的助理。他们都嗜好这个。“可是我不要消瘦了。不然就会毁灭的。”于是她想起辩护人怎样地看她，庭长怎样地看她，那些相遇的人和法庭上有意从她身边走过的人怎样地看她。她想起了到狱中来看她的女客别尔塔怎样地向她说道，她在基塔也发妓院中时所爱的那个大学生曾经来到她们那里问到她，并且很可怜她。她想起了红发妇人的打架并且可怜她；想起了送给她一个多余面包的面包师。她想起许多人，只是没有想到聂黑流道夫。关于自己的幼年和青春，特别是关于对聂黑流道夫的爱情，她从来不曾想起。那太痛苦了。这些回忆摆在她内心里没有被触动过。甚至在梦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聂黑流道夫。今天在法庭上她没有认出他，与其说是因为她最后看见他时，他是军人，没有胡须，只有短而密的鬈曲的小胡髭，而现在却是有胡须的古板的人，毋宁说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他。在那个黑暗可怕的夜间，当他自军中回来而不顺路去看姑母的时候，她已埋藏了关于她和他的过去的一切纪念了。那时她已经知道自己有孕了。

在那个夜晚之前，她总是希望他来，她不仅不感觉到她心脏下边小孩的拖累，而且常常因为她身体里边他的柔软但有时突然的运动而异常感动。但从那一夜以后，一切都不同了。未来的小孩只成了唯一的障碍。

姑母们期待聂黑流道夫，要求他顺便来看她们，但他来电报说他不能来，因为他必须如期到达彼得堡。当卡邱莎知道了这个时，她决定到车站上去看他。火车要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卡邱莎侍候老小姐们

上了床，劝了一个小姑娘、厨子的女儿马施卡和她一道，穿上旧靴子，覆上披巾，折拢衣裾，跑到车站去。

是一个黑暗、落雨、刮风的秋夜。雨有时倾洒下来温暖的大点子有时停止。在脚下的田野上看不见道路。树林里是漆黑的，卡邱莎虽然熟悉道路，却在树林里迷失了路径，她赶到火车停留三分钟的小车站时，并未能如她所希望的在列车到之前，而是在第二次钟声之后。跑上了月台，卡邱莎立刻在头等车窗里看见了他。这个车厢里的灯火是特别明亮。在天鹅绒的安乐椅上相对地坐着两个未穿礼服的军官在玩牌。在车窗前的小台子上点着两支滴油的粗烛。他穿了合身的马裤和白衬衫，坐在安乐椅的扶手上，把手臂靠在椅背上，在笑什么。她刚刚认清了他，便用冻僵的手敲窗子。但正在这时候，第三次钟声响了，火车往回一错，便慢慢移动，于是车厢一辆接着一辆摇动着向前移动了。有一个玩牌的人拿着牌站起来，向窗外看。她又敲了一次，把脸贴到玻璃上。这时候她面前的一辆车厢动了，向前行了。她望着窗子里边跟着车走，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却没有能够。聂黑流道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开始放窗子。火车加快了速度。她用快步不停地走着，但火车逐渐加快了速度，正在车窗放下来的时候，管车的把她推开，跳上了车。卡邱莎落后了，但还是在月台的湿板上跑着，后来月台完结了，她从踏级上跑到地面上，用力地约制了自己免得跌倒。她跑着，但头等车已在前面很远了。二等车已经从她面前开过去，然后三等车更快地开驶着，但她还是跑着。当后面有灯的最后辆车驶过时，她已经越过了水塔，在围栅以外，风直对着她吹，吹掉了她头上的披巾，吹起衣摆的一边缠她的腿。披巾被风吹走了，但她还在跑。

“姑姑，米哈洛芙娜！”女孩赶不上她，大声喊叫，“披巾掉了！”

卡邱莎停住，回头向后看，用手抓住披巾，她啜泣了。

“他走了！”她大声喊叫起来。

“他坐在明亮的车厢里，在天鹅绒的安乐椅上，说笑话，喝酒，我却在这里，在污泥里，在黑暗中，在风雨中站着哭。”卡邱莎想，她坐到污泥中，哭的声音很大。小女孩害怕了，抱住她的湿衣服。

“姑姑，我们回家吧。”

“火车经过时，在一辆车的下边，就完结了。”这时卡邱莎想，没有回答小女孩。

她决定了要这么做。但是，在兴奋之后宁静之初总是这样的，这时候，小孩——在她肚子里的他的小孩，忽然动弹了，撞碰了，轻轻地伸动，又开始用什么细小、柔软、尖锐的东西冲撞着。但忽然，在片刻之前那么苦恼她的、使她似乎不能活的一切，她对他的一切怨恨以及她甚至要以自己的一死向他复仇的愿望——这一切忽然过去了。她安静了，恢复了精神，覆上披巾，迅速地走回家。

疲乏，潮湿，泥污，她回到了家，从这天起，她心中开始了那种心理的转变，因此她变成了她现在的样子。在这个可怕的夜里以后，她不再相信上帝与善。她原先相信上帝与善，并且相信别人也相信上帝，但自从那夜以后，她相信没有人相信上帝与善，而关于上帝与善所说的一切，只是为了欺骗人。他，她所爱的，也爱过她的，她知道这个——他玩弄了她，侮辱了她的爱情，把她抛弃了。但他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的最好的人。其余的人更坏。她后来所经历的一切，每次都证实了这个。他的姑母们，虔诚的老妇人们，当她不能照旧地侍候她们的时候，把她赶走了。她所遇到的一切的人，妇女力求利用她赚

钱，男子，从年老的警官到监狱的典狱，都把她看作享乐的对象。任何人都觉得，世界上除了享乐，就是这种享乐，便没有别的了。在她自由生活的第二年中和她同居的那个老作家更使她相信这个。他直率地向她说，一切的幸福都在这里面，他把这个叫作诗与美。

大家只是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享乐而生活，一切关于上帝与善的话全是欺骗。假若有时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一切是布置得如此丑恶，为什么大家互相损害，大家痛苦，她认为不该想到这些。她觉得愁闷时，她便吸烟或者喝酒，或者最好是和男人恋爱一下，愁闷便过去了。

三十八

次日，星期日，上午五时，当女牢部分的走廊上发出通常的哨笛声时，已经不再睡觉的考拉不列发唤醒了马斯洛发。

“流刑的女罪犯。”马斯洛发恐惧地想着，擦着眼睛，不觉地吸进了早上非常恶臭的空气，她想再睡，去无意识的境地，但惧怕的习惯克服了睡眠，她坐起来，盘曲着腿，环顾着。妇人们已经起来了，只有小孩们还在睡。眼睛突出的卖私酒的妇人小心翼翼地从小孩们下边抽出大衣，免得弄醒他们。女叛徒在火炉边挂起充作襁褓的破布，婴孩在蓝眼睛的非道茜亚的怀里发出拼命的叫声，她抱着他，用温柔的声音抚慰着他。患肺病的女子，抓住胸部，带着充血的脸，咳嗽着，并且时时叹息着，几乎叫起来。已醒的红发妇人曲着肥腿仰卧着，大声愉快地说着所做的梦。犯纵火罪的老妇人又站在圣像前，低语着同样的话，画十字，行拜礼。教堂执事的女儿不动地坐在板床上，用尚

未清醒的、愚钝的目光望着前面。好罗纱芙卡在手指上扭绕油润的粗而黑的头发。

走廊上传来了穿趿鞋的脚步，锁开了，进来了两个倒粪桶的犯人，他们穿短上衣和离踝骨很高的短灰裤子，带着严肃愤怒的脸用扁担抬起恶臭的桶，抬出狱室。妇女们走到走廊上龙头那里洗脸去了。在龙头那里红发妇人和邻近狱室里的一个女人发生了争吵。又是詈骂、喊叫、怨诉……

“你想进禁闭室啊！”老典狱叫起来，那样地打了红发妇人裸着的肥脊背，让全走廊都听见了，“这样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

“唏，老头子在开玩笑。”红发妇人说，反把这当作了善意。

“嗯，快点，准备去做弥撒了。”

马斯洛发还不及梳头，监狱长便和随员来了。

“去检查！”典狱大声说。

从别的狱室里走出了其他的女犯，全体在走廊上站成两排，并且后排的每个妇人要把手放在前排妇人的肩上。全体点了数。

检查之后，女典狱来把女犯们带进了教堂。马斯洛发和非道茜亚是在各狱室的一百多妇女的行列当中。全都穿了白色短上衣和裙子，扎白头巾，其中只有少数的妇人穿自己的花衣服。她们是带着小孩来跟随丈夫的妻子们。全部的楼梯被这个行列占据了。可以听到穿软鞋的轻柔的脚步、话声和偶尔的笑声。在转弯处马斯洛发看见了前面她的仇人保支考发的凶恶的脸并且指给非道茜亚看。下了楼梯，妇女们沉默着，画着十字，行着拜礼，开始走进金光灿烂的空空无人的教堂

的打开的门。她们的位置是在右边，她们拥挤着，互相撞碰着，开始站定。

在妇女之后走进来穿灰大衣的被判流刑的、有期徒刑的、由当地判决流刑的男犯，他们大声咳嗽着，拥挤着站在教堂的左边和当中。上边的听众席上已经站着先前带到的人——一边是剃了半边头发的惩役犯，镣链的响声表示了他们的在场；另一边是未剃头未戴镣的未决犯。

监狱教堂是一个富商重建装修的，他为这个花了几万卢布，教堂全部闪耀着明亮的彩色与金光。

教堂里沉默了一会儿，只听到擤鼻子、咳嗽、小孩的喊叫，和偶尔的镣链声。但这时站在当中的犯人们骚动了，互相倾挤，在当中留出一条道路，监狱长就顺这条道路走过去，站在教堂当中全体的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是如此的，就是神甫穿了特别奇怪的，很不便利的锦花法衣，切开面包小块，摆在小碟子上，然后放进有酒的杯子里，同时说着不同的名字与祷文。执事同时不停地先诵读然后又和犯人的唱歌团轮流地唱着各种的斯拉夫语的祷文，它们是难懂的，因为迅速的诵读和歌唱而更难懂了。祈祷的内容主要是祝皇帝和皇家的安福。这个祈祷他们跪着说了多少次，有时是和其他的祷文在一起说的，有时是单独说的。此外，执事用那种奇怪的紧张的声音读了几节《使徒行

传》，不能令人了解，然后神甫很清晰地读了一段《马可福音》，在这里面说到，基督怎样在复活之后，在飞上天坐在他的父右首之前，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42]然后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以及他怎样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万民宣传福音，并且说过，不信的人便要毁亡，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此外，必然能赶鬼，用手按病人就治他们的病，必能说新方言，必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会死，且依然健康。

礼拜的要义在此，就是假定神甫切开放在酒里的面包小块，在某种手术与祈祷之后，便变成了上帝的肉与血。

这种手术是这样的，就是神甫虽然受到穿在身上的锦花布袋的妨碍，却等速地向上举起双手保持着这种姿势，然后跪下来，吻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最主要的动作乃是神甫双手拿着一块餐巾，有节奏地轻便地在碟子和金色茶杯上挥动。假定这时候面包和酒变成了肉和血，因此礼拜中的这个地方是特别严肃地表演的。

现在要拜至圣、至洁、最被祝福的圣母了。神甫大声地在屏墙那边叫，于是唱歌队严肃地唱："我们应该归荣耀于生出基督而不失去贞操的处女玛利亚，她是因此比某种小天使们堪当更多的光荣，比某种六翼天使们堪当更大的荣耀。"然后便认为变化完成了，于是神甫从碟子上拿去餐巾，把当中的一块面包切成四块，先放进酒里，然后放进嘴里。假定的是他吃了一块上帝的肉，喝了一口上帝的血。之后，神甫拉开帐幕，打开当中的门，手拿着金茶杯，从当中的门走出，邀请愿意如此的人也吃一点儿在杯中的上帝的血和肉。

愿意做的是几个小孩。

预先向小孩们问了他们的名字，神甫小心地用小匙子从茶杯里舀着，轮流地把酒里的面包深深地放进每个小孩的嘴里，执事同时也擦着小孩们的嘴，又用快乐的声音唱歌：小孩们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此后，神甫把茶杯带到屏墙那边，在那里喝完了茶杯里所有剩余的血，吃了所有的上帝的肉块，小心地嗦了胡髭，拭了嘴和杯子，在最快乐的心情中，响着牛皮靴的薄跟，用健康的脚步从屏墙里边走出来。

如是地完结了主要的基督教的礼拜。但神甫想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在通常的礼拜之外加上了特别的礼拜。这个特别礼拜的内容是如此的，神甫站到那个被十支蜡烛所照亮的、他所吃的上帝的、想象的、金打制的、黑脸黑手的圣像前面，用奇怪的做作的声音，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地开始了下面的话：

“最可爱的耶稣，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殉道者所颂扬的，万能的君主，耶稣，救我，耶稣我的救主，我的最美丽的耶稣，可怜那来到你身边的人吧，救主耶稣，可怜我吧，你是在祈祷中诞生的，耶稣，救你的一切的圣徒，一切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稣，让他们得到天国的快乐吧，爱人的耶稣！”

在这里他停住了，唤了口气，画了十字，鞠躬到地，大家同样地做。监狱长、典狱、囚犯们都鞠躬，而上边镣链声响得特别频繁。他继续说：

“天使的创造者，权力的主，最奇异的耶稣，天使所惊讶的，最有力量的耶稣，祖宗的救主，最可爱的耶稣，长老们所颂扬的，最荣耀的耶稣，皇帝的力量，最善的耶稣，先知的成就者，最奇异的耶稣，殉道者的力量，最谦卑的耶稣，僧侣的喜悦，最慈悲的耶稣，司祭的

可爱的人，最慈悲的耶稣，斋戒者的维持者，最可爱的耶稣，圣者的喜悦，最纯洁的耶稣，贞操者的童贞，开辟世界以前的耶稣，有罪者的救星，耶稣，上帝的儿子，可怜我吧。”他终于停止了。在他重复“耶稣”时，他的声音里的咝咝声越来越多。他用手托住绸里的法衣，跪下一条腿，弯腰到地。唱歌队唱了最后的字句：“耶稣，上帝的儿子，可怜我。”于是囚犯们趴下去又站起来把留在额上的头发摆到后边，响动着磨擦他们瘦腿的镣链。

如是地继续了很久。开始是赞扬，末尾的字句是“可怜我”，然后又是赞扬，结尾的字句是“啊哩啵呀”。囚犯们画十字，鞠躬，趴到地上。开始囚犯们在每句之末鞠躬，然后他们每隔一句鞠躬一次，再后是隔两句。当一切的赞美完毕而神甫轻松地叹了口气，合了书，走到屏墙那边时，大家都很高兴。只剩了一件最后的行动，就是神甫从桌上拿起一个各端有珐琅浮雕像的金十字架，带着它走到教堂的当中。监狱长最先走到神甫面前，吻了十字架，其次是副狱长，再次是典狱，然后囚犯们开始走来，互相拥挤着，低声詈骂着。神甫和监狱长谈着话，把他的手和十字架时而送到向他走来的囚犯们的嘴边，时而送到他们的鼻前，他们极力要吻十字架和神甫的手。为了安慰并教导迷途的弟兄们而有的基督教的礼拜，如是地完结了。

四十

这些在场的人当中，从神甫与监狱长到马斯洛发，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位耶稣，“神甫教师”带着咝咝声将他的名字重复了这么多次，用一切奇怪的字眼赞颂着他，就是他要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不仅禁止这种无意义的多话，和神甫教师对于面包与酒的冒渎的咒术，而且极确定地禁止人称别人为教师，禁止在庙里祈祷，却教每个人在单独

时祈祷，禁止庙宇，说他来毁坏它们，说不应该在庙里祈祷，而要在心灵中在真理中祈祷；尤其是，他不仅禁止审问人、将人下狱、使人痛苦、侮辱人、处罚人，像这里所做的一样，而且禁止任何的暴力，说他来恢复囚虏们的自由。

这些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想到，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于那位基督最大的冒渎与嘲讽，这一切是用了他的名而做的。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各端有珐琅浮雕像的、神甫带来给人吻的金十字架并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绞台的象征，就是在这上面，基督因为禁止现在用他的名字在这里所做的这种事而被用刑。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些神甫以为自己用面包与酒作形式而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是确实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这不是因为用面包与酒作形式，而是因为神甫们不仅诱惑了那些被基督认为和自己是一体的、同样的“弱小者”，并且夺去了他们的最大的幸福，使他们受到最残忍的折磨，对人们隐瞒了基督所带给他们的幸福的消息。

神甫良心安然地做了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以为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从前所有的圣人信仰过这个，现在教会和政府也信仰这个。他不相信面包变成了肉，不相信说这许多话对于心灵是有用的，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一块肉——这是不能够相信的——他却相信：应该相信这种信仰。主要的加强他这种信仰的是，由于完成这种信仰的仪式，十八年来他得到的收入，足够维持他的家庭、儿子进中学、女儿进教会学校。执事也这么相信，并且比神甫更坚定，因为他完全忘记了这种信仰的教条的精义，他只知道，祈祷时的温汤、超度的祈祷、每小时的祈祷、简单的公共祈祷、有赞美歌的公共祈祷，这一切都有真正的基督教徒所愿意付的一定的价格，因此他怀着人们出卖柴薪、面粉、山芋时的那种必须如此的确信，喊着“慈

悲吧，慈悲吧”唱歌，并且读那规定的东西。监狱长和典狱，虽然从不知道并且从不研究这种信仰的教条是什么，以及教堂里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却相信他们应该相信这种信仰，因为上司和沙皇自己相信这个。此外，虽然是模糊地（他们不能说明这是什么缘故），他们却觉得，这种信仰认为他们的残忍的职务是正当的。假若不是这种信仰，他们不仅难以而且也许不能够，运用他们全部的力量去使人痛苦，像他们现在良心十分安然地所做的这样。监狱长是那么一个好心肠的人，假若他没有这种信仰作支持，他便不能够这么生活着。因此他不动地笔直地站着，热心地鞠躬画十字，当他们歌唱“小天使呀”时，他极力要受感动，当小孩们开始接受圣餐时，他走到前面，亲自举起一个受圣餐的孩子，抱着他。

大部分的囚犯，除了少数明白地看出有这种信仰的人所受的欺骗，并且心里笑这种欺骗之外，都相信在这些金圣像、蜡烛、茶杯、法衣、十字架、重复而不可懂的话“最可爱的耶稣”与“可怜我吧”之中含着神秘的力量，借这种力量可以在今生和来生得到更多的方便。虽然他们大部分的人做了一些尝试，用祈祷、蜡烛去获得今生的方便而没有得到，他们的祈祷未得应验，却坚信这种失败是偶然的，而这种被学者与总主教所赞成的组织依然是很重要的组织，并且它即使不是为了今生也是为了来生所不可少的。

马斯洛发也是这么相信的。她和别人一样，在做礼拜时感觉到虔敬与烦闷的混合情绪。她站在屏墙后边的人群当中，除了她的同伴，看不见别的人，当受圣餐的人走到前面，而她和非道茜亚一同前移时，她看见了监狱长，在监狱长后边的典狱们当中一个有浅色胡须与红发的小农民——非道茜亚的丈夫，他一动不动地看他的妻子。在唱

赞美歌时马斯洛发向他看着，和非道茜亚低声交谈着，直到别人都做的时候才画十字、鞠躬。

四十一

聂黑流道夫一早就离开了家里。在小街上已经有一个乡间农人在赶车，用奇怪的声音喊叫：

“牛奶，牛奶，牛奶！”

昨天下了初次的温暖的春雨。在没有铺路的地方，草色都忽然发绿了。花园里的桦树洒上丁绿毳毛，樱树和白杨展出了长而香的叶子，家宅和商店都把套窗下了，把窗子拭干净。

在聂黑流道夫所要经过的旧衣市场上，密集的人群拥挤在摆成一列的棚子前，衣服褴褛的人在腋下挟着靴子，在肩上搭着熨好的裤子和背心走动着。

饮食店里已经拥挤着从工厂里放工出来的穿着清洁衣服和光亮皮靴的男人、头戴漂亮绸巾身穿玻璃玉镶边衣服的妇人。警察们拿着系黄丝带的手枪站在岗位上，注视着那可以使他们脱离那恼人的无聊之感的骚乱。在林荫道的小径上，在刚刚发绿的草地上，小孩们和狗跑着玩着，愉快的保姆们坐在凳子上交谈着。

在左边阴处尚是清凉潮湿而中部已干的街道上，沉重的货车不停地在车道上轰辗着，快车飞奔着，有轨马车响着铃。各方面的钟的合鸣声与钉铛声震动着空气，叫人去参与那种和监狱里此时所做的相同的礼拜。盛服的人群到各自的教区教堂里去。

车子没有把聂黑流道夫送到监狱门前，只送到通达监狱的街道转角。

有几个男人和女人，大部分带着包裹，站在距监狱约有一百步的转角处。右边是一些矮的木房子，左边是一个有招牌的两层楼的房子。监狱的石墙大屋子在前面，探监的人不许走近。一个带枪的卫兵来回走动着，严厉地向那些想越过他的人喊叫着。

在右边木房子的门口，对着卫兵，有一个穿金扁绦制服的、拿着记事册的典狱坐在凳子上。探监的人走到他那里，说出所要探访的人，他写了下来。聂黑流道夫也走到他那里，说了卡切锐娜·马斯洛发。典狱写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进去呢？”聂黑流道夫问。

“在做早祷。下了早祷，就让进去了。”

聂黑流道夫回到等候的人群那里。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破衣服、戴皱帽子、穿断筒破靴的光腿的、全脸有伤痕的人，向监狱走去。

“你向哪里跑？”持枪的兵向他喊叫。

“你说的什么废话？”穿破衣的人回答之后，便向回走，对卫兵的喊叫一点儿也不感觉狼狈，“你不让去，我就等。可是他叫得全像一个将军。”

大家赞同地笑起来。探监的大部分人是衣服不好的甚至褴褛的人，但也有外表很好的男女。在聂黑流道夫旁边站着一个好衣服的、剃刮干净的、肥胖红润的人，他手里挟着一个包裹，显然是衬衣。聂黑流道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带包裹的人回答说他每个星期

日到这里来，于是他们交谈了。他是一个银行的司阍。他来看他的因伪造罪而被监禁的一个兄弟。这个好心肠的人向聂黑流道夫说了全部的事件，并且正想问他，但这时，他们的注意力被一辆纯种大黑马所拖的橡皮轮盘的快车上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妇人吸引去了。这个大学生带了一个大包裹。他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问他能不能，并且应该如何才能把他带来的施送面包交给犯人。

“这是我的未婚妻的意思。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劝我们带来给犯人的。”

“我是第一次来，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问这个人。”聂黑流道夫指着穿扁绦制服、拿着记事册、坐在右首的典狱说。

在聂黑流道夫和大学生谈话时，那个正当中有一个窗口的大铁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穿制服的监狱官，和另一个典狱，拿记事册的典狱宣布探监人开始入门。卫兵站到一边，所有的探监人，好像是怕耽误时间，快步地、有的甚至跑步地，拥到监狱门前。在门口站着一个典狱，他在探监人从他身边走过时，计算着数目，大声说：十六，十七，云云。另一个站在屋内的典狱用手摸着每个人，也数着走进另一道门的人，以便在出来时核对数目，不留一个探监人在狱内，也不放一个囚犯出去。这个计算的人没有看是谁走过去，用手拍聂黑流道夫的背，典狱的手的这一触在最初使聂黑流道夫生气了，但立刻他想起他是为什么来的，他觉得不满与愤慨的情绪是可耻的了。

门里第一个部分是一个有穹隆的、小窗子上有铁栏的大房间。在这个叫作会客厅的大房间里，聂黑流道夫十分诧异地看见壁龛里一个磔刑画像。

“这是干什么的？”他想，不觉地在心中把基督画像和解放，却不是和监禁，联在一起。

聂黑流道夫慢步地走着，让急切的探监人走上前，自己感觉着混合的情绪——对监禁在这里的那些歹人的恐惧，对这里的那些无罪者如同昨天被审的青年和卡邱莎的同情，以及对眼前的相会的羞怯和感动。在第一个房间另一端的门口，典狱说着什么。但聂黑流道夫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没有注意到这个，继续走着大部分探监人所走的方向，即是走向男牢部分，而不是走向他应去的女牢部分。

让急切的人上了前，他最后走进会客室。当他打开门走进会客室时，第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是震耳的混合成一个轰轰声的几百个喊叫声。那些涌聚在分隔房间为两部分的网子前面的人们，好像聚在糖上的苍蝇，聂黑流道夫一直到走近他们时，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间后面墙上有窗子的会客室，不是由一道，而是由两道从天花板到地板的铁网分成两半。典狱在两网之间行走着。在网的这一边是囚犯，另一边是探监人。在两方的人当中有两道网和三阿尔申[43]的距离，因此不但不能够授递任何东西，而且要看得清面孔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近视的人。说话是困难的，要用尽了气力呼喊，才能听见。

两方面都有紧贴在网上的面孔，丈夫的、妻子的、父亲的、母亲的、孩子的面孔，极力想要互相看得清楚，说出应说的话。

但是因为每个人极力想要说得让对谈者听得见，他旁边的人也想这样，于是他们的声音互相妨碍，每个人极力要使叫声压倒别人。因此产生了在聂黑流道夫刚进房时，令他惊异的那夹杂着叫声的喧嚣。要辨别出来说了什么，是一点儿也不可能的。只可以凭面孔推断说的是什么，说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挨近聂黑流道夫的是一个戴头巾的

老妇人，她紧贴着网子，下颏颤抖着，向剃了半个头的苍白的青年喊叫着什么。这个囚犯抬起眉毛，皱着额头，注意地听她说。在老妇人旁边是一个穿农民衣服的青年，他把手放在耳朵上摇着头，听着和他相似的、有憔悴的脸和白胡须的囚犯向他所说的话。再过去是一个穿破衣服的人，摇着手，叫着什么，并且在笑。在他旁边有一个妇人，披着好的羊毛头巾，抱着小孩坐在地上，她在啜泣，显然是第一次看见网子那边穿囚服、剃了半个头、戴着镣的白发的人。在这个妇人的旁边是和聂黑流道夫谈过话的司阍，他用全身的劲在喊那边的一个秃顶的有明亮眼睛的囚犯。

当聂黑流道夫明白了他要在这种情形下说话时，他心中产生了对于那些能够造成并维持这种情形的人的愤慨情绪。他觉得诧异的就是这种可怕的情形，这种对于人类情感的嘲弄没有令任何人觉得愤慨。士兵们、监狱长、探监人和囚犯们都做得好像认为这是应当如此的。

聂黑流道夫在这个房间里留了五分钟光景，感觉到某种奇怪的愁闷情绪，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以及他和全世界的不协调，一种精神上的作呕情绪，好像在船上的摇动发晕支配了他。

四十二

“但是我应该做我到这里来所要做的事，”他鼓励着自己说，“要怎么办呢？”

他开始寻找狱官，看见了一个有胡髭的、挂文官肩章的、在人群之后走动的、矮而瘦的人，便把脸对着他。

“您阁下能不能告诉我，”他带着特别紧张的礼貌说，“妇女们关在哪里，在哪里准许见她们？”

“您是要到女子部去吗？”

“是的，我想看一个女囚犯。”聂黑流道夫带着同样紧张的礼貌回答。

“您在会客厅里的时候就该说的。您要看谁？”

“我要看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

“她是政治犯吗？”副狱长问。

“不是，她只是……”

“就是了，她判决了吗？”

“是的，她是前天判决的。”聂黑流道夫谦卑地回答，恐怕损害了似乎是对他关切的副狱长的心情。

“要是到女子部，就请走这边。”副狱长说，显然由聂黑流道夫的外表断定了他是值得注意的。“谢道罗夫，”他对着一个有胡髭的、挂肩章的伍长说，“领这位先生到女子部去。”

“是。”

这时候在栅栏边传来了谁的伤心的啜泣声。

聂黑流道夫觉得一切都是奇怪的，而最奇怪的是他须感谢、并觉得自己是受惠于监狱长与典狱长，就是做着在这个屋子里所做的残忍

行为的人。

伍长领了聂黑流道夫从男会客室走上走廊，立刻打开对面的门，把他领进女会客室。

这间房和男会客室一样，被双层的网分成两半，却比较小一点，这里的探监人和囚犯也少一点，但叫声和喧嚣是和男会客室里一样。同样地在两网之间狱官走动着。这里的狱官是一个女典狱，她穿着袖上有扁绦的、镶蓝边的制服，系蓝腰带，和男典狱相同。和男会客室同样的是，两边都有人涌聚在网前，这边是穿各样衣服的城里的人，那边是囚犯们，有的穿白衣，有的穿自己的衣服。整个的网子前面都有人。有的踮脚站着，要从别人的头上让说的话被人听见，有的坐在地上交谈。

因为惊人的叫声和样子而最令人注意的女囚犯是头发凌乱的瘦瘦的催刚女子，她的头巾在鬈发上滑下来，她几乎是站在房间那边的正中，在一个柱子旁边，做着迅速的手势，向一个穿蓝袍子的、腰带系得很低很紧的催刚人喊叫着什么。在催刚人旁边是一个蹲在地上的士兵，他和女囚犯在说什么。他旁边是一个年轻的有漂亮胡须的农人，紧靠着网子站着，他穿着草鞋，脸色发红，显然是难以约制眼泪。一个好看的、有美丽头发的女囚犯和他说话，用明亮的蓝眼睛望着他。这是非道茜亚和她的丈夫。旁边站着一个穿破衣服的人，和一个乱发的宽脸的妇人在交谈。过去是两个妇人，再过去是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妇人，每人对面有一个女囚犯。其中没有马斯洛发。但在女囚犯们的后边，还站着一个妇人，聂黑流道夫立刻便知道这是她，他立刻感觉到他的心跳得很快、他的呼吸停顿。决定的时刻来到了。他走到网子前，认出了她。她站在蓝眼的非道茜亚的背后，微笑着，听着她所说的话。她没有穿监狱大衣，像前天那样，她穿了白上衣，有腰带束

得很紧，胸前高高突起。在头巾下面，如同在法庭上一样，露出鬈曲的黑发。

“马上就要决定了，”他想，“我怎么称呼她呢？或者她自己走来呢？”

但她自己没有走来。她在等候克拉拉，绝未想到这个男人来看她。

“您要看谁？”在网当中走动着的女典狱，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来问。

“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聂黑流道夫几乎不能够说出来。

“马斯洛发，有人来看你！”女典狱喊道。

四十三

马斯洛发环顾了一下，抬起头，挺起胸脯，带着她所特有的、为聂黑流道夫所熟悉的、有所准备的表情，在两个女囚犯之间挤进来，走到网前，惊讶地怀疑地注视着聂黑流道夫，没有认出他。

但是凭他的衣服认出他是富人，她微笑了一下。

“您看我吗？”她把有斜眼的笑脸贴着网子说。

“我想看……”聂黑流道夫不知道是说“您”抑或是说“你”，他决定了说“您”。他的声音并不比平常说得高，“我想看您……我……”

“你不要向我说废话，”他旁边的穿破衣服的人喊叫，“你拿到了还是没有拿到？”

“他们向你说，他要死了，还有别的吗？”谁在另一边喊叫。

马斯洛发听不见聂黑流道夫所说的话，但在他说话时，他脸上的表情忽然使她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额头开始痛苦地打皱。

“听不见您说什么。”她眯着眼大声说，额上皱纹愈益加深了。

“我来了……”

“是的，我在做我应该做的，我在忏悔。”聂黑流道夫想。他刚刚想到这个，泪便涌进了他的眼，涌上他的喉咙，他用手指抓住网子，沉默着，费力地不使自己啜泣。

“我说，为什么不应当在那里遇到……”这边男子的叫声。

“你相信上帝，我不知道。”那边女囚犯叫。

马斯洛发看见了他的兴奋认出了他。

“好像……我不认得了。”她喊道，没有望着他，她的忽然发红的脸变得更忧悒。

“我来了求你原谅我。”他大声喊叫，没有抑扬，好像是背熟了的功课。

喊出了这话，他觉得羞耻，于是他环顾了一下。但立刻有了这种思想，就是，假若他觉得羞耻，那更好，因为他应该忍受羞耻。于是

他高声继续说：

“原谅我，我从前罪过太大……”

她不动地站着，斜视的眼睛没有离开他。

他不能再向下说了，他离开网子，极力抑制着使他的胸部震动的啜泣。

副狱长，就是那个指示聂黑流道夫到妇女部来的人，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来到这个房间，看见聂黑流道夫不在网前，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见的女子说话。聂黑流道夫擤了擤鼻子，振作了精神，力求显得宁静，说：

“隔着网子说话困难，什么也听不见。”

副狱长想了一下。

“哦，好的，可以把她带出来在这里待一会儿。”

“玛丽亚·卡尔洛芙娜！”他转向女典狱说，“把马斯洛发带出来。”

片刻之后马斯洛发从旁门走出来了。她用轻软的脚步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停下来低头看了看他。她的黑发，还和三天前一样，分成许多鬈曲的小环，她的脸浮肿、苍白而不健康，却好看并且十分泰然，发亮的斜视的黑眼睛在浮肿的眼睑下特别光亮。

“可以在这里谈。”副狱长说后就走开了。

聂黑流道夫走到墙边的凳子前。

马斯洛发疑问地瞥了瞥副狱长，然后好像惊讶地耸了耸肩膀，跟聂黑流道夫走到凳子前，理了理裙裾坐到他旁边。

“我知道，您是难以原谅我的，”聂黑流道夫开言，但又停住，觉得眼泪在阻碍他，“但假若不能够纠正过去，我就现在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您说……”

“您怎么找到我的？”她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的斜视的眼睛似乎是望着又似乎不是望着他。

“我的上帝！帮助我吧。教我怎么做吧！”聂黑流道夫望着她的变色的现在变丑的脸，向自己说。

“在前天审判您的时候，我是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吗？”

“没有，没有认出。我没有工夫去认人。我看也没有看。”她说。

“是有过一个小孩吗？”他问，觉得自己的脸发红。

“谢谢上帝，当时就死了。”她简短地愤怒地回答，把目光离开了他。

“怎么的，为什么？”

“我自己生病，几乎死了。”她说，没有抬起眼睛。

“姑妈怎么放您走了？”

“谁要留下有小孩的女佣人？她们注意到，便赶走我了。但为什么要说呢？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统统忘了。一切都完了。”

“没有，没有完。我不能够让它这样。我想现在就赎我的罪。”

“用不着赎，做过的事是做过了，过去了。”她说，并且出乎他意料，她忽然地注视他，不愉快地、诱惑地并且可怜地微笑着。

马斯洛发绝没有料到看见他，特别是现在在这里，因此在最初的片刻，他的出现使她惊异，使她想起她从不想起的事情。在最初的片刻她漠然地想起了那个爱她的并且是她所爱的优美少年给她所打开的新奇的感情与思想的世界，后来她又想起了他的不可了解的残忍，以及跟随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幸福之后并由它而产生的整串的侮辱与艰苦。这使她痛苦。但是她不能够明白这个，她现在做了她一向所做的事，她从自己心中赶走这些回忆，极力用堕落生活的特别云雾包裹着它；她现在正是这么做。在最初的片刻，她把现在坐在她面前的人和那个她曾经爱过的少年结合起来了，但后来看到这太痛苦了，她不再把他们连在一起想了。现在这个衣服清洁的、有洒香水的胡须的、生活讲究的绅士，在她看来，已经不是那个她所爱过的聂黑流道夫，而只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便享用一下像她这样的人物，而像她这样的人物，也尽量于己有利地享用他们。就是因此她诱惑地对他微笑了一下。她沉默着，想着享用他的什么。

“一切都完了，”她说，“现在判决了惩役。”

当她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时，她的嘴唇打颤。

“我早知道，我早相信您是无罪的。”聂黑流道夫说。

“当然，是无罪的。难道我是贼或者强盗。我们这里的人说，一切都决定在律师，”她继续说，“她们说，应当呈递请愿书。她们说，只是花钱多……”

“是的，一定的，”聂黑流道夫说，“我已经同一个律师说过了。”

“不应该爱惜钱，要找好的。”她说。

“我会尽力去办。”

沉默来临。

然后她又那么微笑了一下。

“我还想向您要……钱，假如可以的话。一点点……十个卢布，不用多。”她忽然地说。

“就是，就是。”聂黑流道夫混乱地说，取着皮夹。

她迅速地瞥了瞥在室内来回走着的副狱长。

“不要当他面给，等他走开了，不然他就拿去了。”

当副狱长刚刚转过身时，聂黑流道夫便取出皮夹，但是没有来得及递出十卢布的钞票，因为副狱长又把脸转过来对着他们了。他把钞票捏在手里。

“原来这是一个死妇人。”他想，望着那从前是可爱的而现在是污秽而浮肿的脸，闪着不好的光芒的、斜视的黑眼睛注视着副狱长和他的捏着钞票的手。他有了片刻的踌躇。

昨夜说话的那个恶魔又在聂黑流道夫心中说话了，和寻常一样，极力使他离开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注意到他的行为有何结果以及什么是有益的问题。

“不要和这个妇人做任何事情，”这个声音说，“你只是在颈子上加一块石头，它要使你淹死，阻碍你对于别人有用。给她钱，所有的钱，和她告别，和她永远断绝一切，不好吗？”他似乎这么感觉。

但同时他觉得，现在，此刻他的心灵中正在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内心的生活这时候好像是在摆动的天平上，只要用些微的力量就可以使它倒在这一边或那一边。他做了这种努力，呼唤他昨天觉得是在他心灵中的那个上帝，那个上帝立刻回答了他。他决定立刻向她说出一切。

“卡邱莎！我来求你原谅我，你却没有回答我。你原谅了我吗？你永远地原谅我吗？”他说，忽然改称“你”。

她没有听他说，只时而看他的手，时而看副狱长。当副狱长转过身时，她迅速把手伸到他面前，抓了钞票，放在腰带下边。

“奇怪，您说什么？”她说，他觉得她是轻蔑地微笑着。

聂黑流道夫觉得她心中有什么显然仇视他的东西，支持着现在这样的她，并且妨碍他感动她的心灵。

但奇怪的事情是，这不仅不使他远离，而且用一种特别的新力量把他向她拉得更近。他觉得他应该唤醒她的心灵，而这是极困难的；但就是这种困难吸引他。他现在对她所怀的心情是他从前对她对任何人所从未有过的，在这种心情里没有私人的东西，他自己不希望得到她任何东西，只是希望她不再是她现在这样，希望她觉醒，变得像她从前那样。

“卡邱莎，你为什么那么说？我明白你，记得你，那时候在巴诺……”

“为什么想起旧事？”她冷淡地说。

“我想起，是为了消除并赎我的罪过，卡邱莎。”他开始说，想说到他要娶她，但他遇见了她的目光，在里面看到了那样可怕、粗野、可厌的东西，他不能说了。

这时候探监人开始散去了。副狱长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说会客的时间完了。马斯洛发站起来，顺从地等候着放她走。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向您说，但您知道，现在不能够，”聂黑流道夫说，伸出了手，“我还要来。”

“似乎全说完了……”

她伸出手，但没有紧握。

“不，我还要设法来看您，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那时候我向您说一件我应该向您说的很重要的事。”聂黑流道夫说。

“好的，来吧。”她说，露出对她想要讨欢喜的男人们所笑的那种笑容。

“您比姊妹对我还亲近。”聂黑流道夫说。

“奇怪。”她重复说，摇着头走到网后去了。

四十四

在第一次会面之前，聂黑流道夫期望，卡邱莎看见了他，知道了他要为她服务的意思和他的忏悔，便会觉得高兴，受感动，又成为卡邱莎，但令他觉得可怕的是，他看见的不是卡邱莎，只是一个马斯洛发。这使他惊异，使他惧怕。

最使他惊异的是马斯洛发不仅不觉得自己的地位可羞——不是女囚犯的地位（她觉得这个可羞），而是娼妓的地位——而且似乎满意，甚至骄傲她的地位。但这是不应该的。任何人，为了能够正常生活，必须认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重要的、良好的。因此，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他对于人们的一般的生活都会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重要的、良好的。

人们通常以为贼、凶手、间谍、娼妓会认为自己职业不好，应该觉得羞耻。但情形却全然相反。被命运与自己的"罪过错误"置于某一地位上的人们，不管这个地位是多么不正当，也要认为自己在过与一般人同样的生活，按照这种看法，他们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是良好的、可敬的。为了维持这种看法，人们本能地要依恋那样的人群，这人群里面的人，都承认他们对于生活以及对于他们在这种生活里的地位所采取的见解。当问题涉及窃贼夸耀自己的狡猾，娼妓夸耀自己的堕落，凶手夸耀自己的残忍时，我们是要惊讶的。但这使我们惊讶，只是因为这种人的团体范围是有限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在它的外边。但这同样的现象不也发生在夸耀自己财产（即盗劫）的富人当中，在夸耀自己胜利（即凶杀）的军事长官当中，在夸耀自己权柄（即暴力）的统治者当中吗？我们看不见这些人为了辩护他们的地位而有的关于生活与善行的见解的错误，只是因为有这种错误见解的人群是较大的，而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一群。

在马斯洛发心中也形成了这种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她是判了惩役的娼妓，虽然如此，她却为自己形成了那样的人生观，根据这个，她可以对自己满意，甚至在人前骄傲自己的地位。

这种人生观的内容是说，一切男子，没有例外，一切老年、青年、中学生、将军、受过教育的、未受过教育的——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和动人的妇女的性交，因此一切男子，即使是假装着从事于别的事情，在实际上只希望这一件事情。她也是一个动人的妇女，她可以满足或者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人。她全部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是这种看法正确的证明。

在十年之间，凡她所在的地方，她看到一切的男子——从聂黑流道夫和老警官到监狱的典狱官们都需要她；她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那些不需要她的男子。因此她觉得全世界是被淫欲所冲动的人的集合，他们在各方面窥伺她，并极力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欺骗、暴力、购买、狡猾——去占有她。

马斯洛发便是这样地了解人生，并且凭了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她不仅不是最卑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人。马斯洛发重视这种对生活的认识，超过了世上的一切，她不能不重视它，因为改变了这种生活的认识，她便失去了这种认识所给予的她在人们当中的重要性。为了不失去自己生活的意义，她本能地依恋着那种对生活和她采取同样看法的人群。感觉到聂黑流道夫要把她带入另一世界，她拒绝他，并预见到，在他领她所进的世界里，她将失去她的给她信念与自尊的那种生活地位。凭这个理由，她从心中赶走青年初期以及她和聂黑流道夫最初关系的回忆。这些同情不合乎她现在的世界观，因此已经完全从她的记忆中被铲除了，或者不被触动地藏在她记忆中的什么地方，而且

是那样地紧闭、堵塞，不让任何东西触到它们，好像蜜蜂堵塞那可以破坏全部蜜蜂工作的蜡虫的巢。因此现在的聂黑流道夫在她看来不是她从前以纯洁的爱情所爱过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可以并且应该被享用的有钱的绅士，并且和他只能有和一切男子所有的那种关系。

“不，我没有说出主要的地方，”聂黑流道夫想，和别人一同向出口走去，“我没有向她说，我要娶她。我没有说，但我要做出来。”他想。

站在门前的典狱们，放行时，又用双手计数探监人，为了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走出去或留在监狱里。现在在聂黑流道夫肩上的拍掌，不仅没有使他生气，而且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

四十五

聂黑流道夫想改变他的外在生活：租出他的大住宅，遣散仆人们，搬进旅馆去住。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向他证明在冬季之前改变生活的安排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夏间没有人租房子，而且他必须生活，必须把家具和物品放在什么地方。因此聂黑流道夫要改变他的外在生活的全部努力（他想过得简单，像大学生活那样）没有任何结果。不仅一切如旧，而且家里开始了加强的活动；一切羊毛的和毛皮的物品都要吹风、挂起来抽打，参与的人有守门的，他的下手，厨子和考尔聂自己。开始是拿出并在绳索上挂起一些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用的奇怪的皮货；然后是搬出地毡和家具；守门的和下手，卷起有肌肉的手臂上的袖子，用力地有节奏地打出这些东西的灰尘，各个房间里发出了石蜡油精的气味。

走过院子时，从窗里看出去时，聂黑流道夫诧异这一切东西是异常之多，并且这一切无疑是无用的。“这些东西的唯一用途与意义，”聂黑流道夫想，“乃是让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考尔聂、守门的、他的下手、厨子有机会做运动。”

“在马斯洛发的案子没有决定的时候，现在不值得改变生活方式，”聂黑流道夫想，“并且这太困难了。没有关系，在他们释放她或者流放她而我跟她去的时候，一切都会自行改变的。”

在律师法那润指定的日子，聂黑流道夫去看他。聂黑流道夫进了他私人的华丽的住宅，那里有各样高大的植物和惊人的窗帘，和那种表示有闲钱，即不劳而获的钱的奢华的物件，这种物件只有意外发财的人才有，聂黑流道夫在外室看到许多等候轮次的客人，好像在医生那里一样，他们颓丧地坐在桌前，桌上有供他们消遣的插图杂志。律师的助手坐在那里的高台子前，他认出了聂黑流道夫，走到他面前，向他问候，并说他立刻就去通报主任。但助手还没有走到公事房的门前，门自己开了，听到了一个年纪大、肥胖、红脸、密胡髭、穿全新衣服的商人和法那润本人的高大生动的声音。在两个人的脸上都有那种在刚刚做了有利而不十分正当的生意的人们脸上所有的表情。

“是阁下自己的错。”法那润微笑着说。

“要不是罪过不方我们，[44]我们就会到天堂里去了。”

“哦，哦，我们知道。”两人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来。”看见了聂黑流道夫，法那润说，向走开的商人又点了一次头，把聂黑流道夫领进他的合乎严格规范的办公室。

“请吸烟。”律师说，坐在聂黑流道夫的对面，约制着因刚才那笔生意的成功所引起的笑容。

“谢谢，我是为马斯洛发的案子。”

“是，是，就谈吧。啊，这些富商是多么混蛋！”他说，“您看到那个人吗？他有一千二百万资金。他说‘方我’，可是只要能抽出你的二十五卢布的吵票，他会用牙齿去掘的。”

“他说‘方我’但你不是也说‘二十五卢布吵票’。”这时聂黑流道夫想着，感觉到对于这个轻佻的人的不可克制的憎恶，他是想用自己的音调表示他和聂黑流道夫属于一个阵营，其余的诉讼委托人属于另一阵营。

“他已经很令我厌烦——可怕的流氓。我想放松我的心情，”律师说，好像是解释他没有说到正事，“好吧，谈您的案子……我细心地看过了，并且像屠格涅夫所说的，‘不赞成它的内容’，就是说，那个做律师的是一个笨家伙，把上诉的理由全遗漏了。”

“那么您怎样决定的呢？”

“等一下。告诉他，”他向进房的助手说，“我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办；他能够就好，不能够也没有关系。”

“但他不同意。”

“好，没有关系。”律师说，他的脸色顿然由高兴善意的变成了愁闷恶意的。

“他们说，律师白白地得人钱，”他说，在他的脸上又带来先前的愉悦，“我使一个破产的债户免掉了完全不正当的控告，现在他们都向我这里跑了。但每个这样的案子要费很大的精力。我们也像一位作家所说的，在墨水瓶里留下了一块肉。至于您的案子，或者是令您发生兴趣的案子，”他继续说，“办得很糟，没有好的上诉的理由，但我们仍然可以试一试去使它收回判决，这就是我写下来的。”

他拿出几页写满的纸，迅速滑过若干无趣的形式的字眼，特别注意地读出别的，他开始读：

“呈刑事上诉法庭，云云，云云，这种，云云，怨诉。有了决定，云云，云云，判决，云云，这个马斯洛发判定有用毒药害死商人斯灭尔考夫性命之罪，根据刑事法典判决云云做苦役云云。”

他停住了。虽然是很习惯了，显然他却仍然高兴地听着自己的谈吐。

“这个判决乃是严重违背法律程序与错误的结果，”他小心地继续着，“须要撤销。第一，审问时，斯灭尔考夫内部检查报告的宣读在开始即被庭长打断——这是第一点。”

“但这是控诉人要求宣读的。”聂黑流道夫惊讶地说。

“没有关系，辩护人也可以有理由要求这个。”

“但这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如此了。”

“这仍然是上诉的理由，还有：第二，马斯洛发的辩护人，”他继续诵读，“在他发言的时候，当他要表现马斯洛发的个性，说到她堕落的外在原因时，他被庭长阻止了，理由是辩护人的话显然与案件直接

无关。但是，如同大理院所一再指示的，在刑事案件中，说明犯人的性格与一般的道德观点是极重要的，即使是为了责任问题的正当决定——这是第二点。”他说，看了看聂黑流道夫。

“但是他说得很不好，因此没有人能够了解。”聂黑流道夫说，更加觉得惊异。

“他完全是一个笨瓜，当然，没有一点说得有条有理，”法那润带着笑声说，“但仍然是上诉的理由。好，再看，第三，庭长在结论中，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法第八〇一条第一节的断然要求，没有向陪审员说明由于什么法律观点而构成罪状，并且没有向他们说，即使认为马斯洛发对斯灭尔考夫施用毒药这事实是确定的，他们还有权利认为她的这件行为无罪；因为她没有杀人的意思，并因此而承认她的罪不是由于刑事的犯罪，而只是由于过失——不当心，结果出乎马斯洛发意料，商人死于非命。这是要点。”

“但我们应该自己明白这个。这是我们的错。”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说，“陪审员对于法医所提马斯洛发罪状问题所作的回答里含有明显的矛盾。马斯洛发被控有意毒害斯灭尔考夫，目的是在贪财，这是她杀人的唯一动机。陪审员在他们的回答中否认了盗窃的目的，否认马斯洛发参与偷取珍贵物品，由此观之，他们也有意否认犯人的杀人意图，只是由于庭长的不完全结论所引起的误会他们没有在回答中适当地表出此点，因此陪审员的这种回答绝对需要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法第八一六和第八〇八条，即庭长向陪审员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重新讨论，对于犯人的罪状问题重作回答。”法那润读完。

“为什么庭长没有做这个？”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法那润带着笑声说。

“那么大理院要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当时是哪个慈善家做主席。”

“什么慈善家？”

“慈善院里的慈善家。嗯，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们还写了：这种判决没有给予法庭权利，”他迅速地继续说，“去定马斯洛发的刑罚，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七七一条第三目的应用是我们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明显重大的破坏。根据上述的理由，我敢请愿云云，云云，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九〇九条第九一〇条第九一二条第二目，第九二八条收回判决云云，云云，并移转此案交该法院另一庭重行检察。就是这样了，凡是所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该坦白，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不过，一切都决定于大理院的大法官。假若有什么门路，你就去奔走。”

“我认识几个人。”

“那就赶快，不然他们就要去治疗痔疮了，那时候就还要等三个月……那么，假如失败，我们还可以向皇上请愿。这也决定于幕后的活动。在那时候我也预备资金效劳，是在做请愿书方面而不是在幕后活动。”

“谢谢您，酬劳费是……”

“助理会给您请愿书，告诉您的。”

“我还要问您一句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出入证到监狱去看这个人，在监狱里他们向我说，要在其他的日子和别的房间里去会面，还要有省长的许可。这是需要的吗？”

“我想是的。但现在省长不在这里，副省长执行职务。但他是那样一个十足的笨虫，您和他办事是很难的。”

“他是马斯林尼考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黑流道夫说，站起来便要走。

这时候一个矮小、奇丑、扁鼻子、黄脸的瘦妇人，律师的妻子，快步地冲进房来，显然毫不厌烦自己的丑陋。她不仅穿得非常奇特，披着天鹅绒和绸缎的、又是黄色的又是绿色的东西，而且她的稀疏的头发是鬈曲的。她得意地冲进客室，带来一个高大的、笑着的、土色面孔的、穿着绸边的礼服、打白领带的人。这是一个作家。聂黑流道夫和他面识。

“阿那托尔，”她打开另一道门说，“到我这里来。这位塞妙恩·伊发诺维支答应了诵读他的诗，你一定要读一读加尔盛。”

聂黑流道夫想走开，但律师的妻子和丈夫低语了什么，又立刻向他转过脸来。

“公爵，我认识您，我认为介绍是多余的，我请您参加我们的文学早会。很有趣。阿那托尔诵读得好极了。”

“您知道，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法那润说，伸开双手，微笑着指着妻子，借此表示他不能拒绝这样有魔力的人物。

带着愁闷严厉的面色，极恭敬地对律师的妻子感谢了被邀的荣幸，聂黑流道夫拒绝了赴会，走进客室去了。

“这样的戴假面具的人！”律师的妻子在他走出时说到他。

在客室里助理把写好的请愿书递给了聂黑流道夫，关于酬劳费，他说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法那润定了一千卢布，并且说，本来这种案子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是不接受的，只是为他才办理的。

“这个请愿书的签名，应当是谁的？”聂黑流道夫问。

“犯人她自己可以签，假如困难，那么，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有了她的委托，也可以签。”

“不，我要带去给她签。”聂黑流道夫说，高兴着能有机会在指定日期之前看见她。

四十六

在通常的时间，在监狱的走廊上，响起了典狱的哨笛；铁锁响着，走廊和狱室的门打开了，光脚和鞋跟踏响着，抬粪桶的从走廊上走过，在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臭味；男女囚犯们洗了脸，穿了衣服，到走廊上来受检查，检查之后，去取开水泡茶。

这天在喝茶时，监狱的各狱室里有了激动的谈话，说到这天有两个囚犯要受鞭打。一个是很识字的青年店员发西列夫，他在嫉妒发作

时杀死了他的爱人。同狱室的人因为他的愉快、慷慨和对狱官们的坚强而欢喜他。他知道法规，要求执行法规。因此狱官们不喜欢他。三周之前，典狱打了一个挑粪的囚犯，因为他把菜汤溅在他的新制服上。发西列夫为挑粪的辩护说，打囚犯是不合法律的。典狱说“我要把法律给你看”，并且骂发西列夫。发西列夫也同样地回答。典狱想打他，但发西列夫抓住了他的手，抓住了三分钟，又扭过来，把他拖出门外。典狱申诉，于是监狱长命令把发西列夫送入禁闭室。

禁闭室是一排黑暗的小房间，有锁在外边锁着。在黑暗寒冷的禁闭室里既没有床又没有桌椅，因此被关禁闭的人只有坐着或躺在肮脏的地面上，有许多老鼠在地上跑着并从地上跑过，禁闭室里老鼠很多，而且那么胆大，要在黑暗中留存面包是不行的。它们从犯人的手下边偷吃面包，假如犯人们停止了动弹，它们甚至攻击犯人。发西列夫说他不到禁闭室去，因为没有罪。他们强迫他去。他开始抗争，并且有两个囚犯帮助他离开了典狱。典狱们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力大著名的彼得罗夫。囚犯们被推倒，被推进了禁闭室。省长立刻接到报告说发生了类似暴动的事件。公文，要将两个主犯——发西列夫与流浪人聂波姆尼亚施支各鞭笞三十。这个处罚要在女会客室执行。

从傍晚起，这就被狱里的犯人们统统知道了，在各狱室里有着关于这个处罚的激动谈话。

考拉不列发、好罗纱芙卡、非道茜亚和马斯洛发喝过了伏特加酒，都脸红而且兴奋，马斯洛发现在不断地有酒，她慷慨地请她的同伴们。此刻，她们坐在角落上喝茶，谈到这事。

“他不会暴动的，不会做什么的，”考拉不列发说到发西列夫，用满嘴的硬牙齿嚼着一小块糖，“他不过是为同伴说话。因为现在不许打

犯人了。”

“听说他是很好的人。”非道茜亚添说，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坐在板床对面一块木头上。茶壶放在板床上。

“假若现在向他说，米哈洛芙娜。”哨舍女看守向马斯洛发说，“他”是指聂黑流道夫。

“我要说的。他要为我做一切的。”马斯洛发微笑着回答。

“是的，他什么时候来呢？听说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了。”非道茜亚说，“这是可怕的。”她叹着气添说。

“我有一次看见过他们在乡里怎样打农人，公公把我送给村上的乡长，我去了但我看见他……哨舍女看守开始了很长的故事。

哨舍女看守的故事被上面走廊上的话声和步声所打断。妇女们安静了，倾听着。

“他们在拖了，魔鬼们，”好罗纱芙卡说，“他们现在要把他打死了。典狱们早就对他很凶，因为他不服从他们。”

上面一切沉寂了。哨舍女看守说完了她的故事，说他们在仓房里鞭打农人时她在心里是多么恐惧，她的心脏都要跳了出来。好罗纱芙卡说了施切格洛夫怎样被鞭打而他一声也不响。然后非道茜亚收拾了茶具，考拉不列发和哨舍女看守拿起了针线，马斯洛发抱着膝盖坐在板床上，因为苦恼而烦闷着。她准备躺下来睡觉了，这时女典狱唤她到办公室去见客。

“你一定要提到我们，”在马斯洛发对着褪去一半水银的镜子整理头巾时，老妇人明绍发[45]向她说，“不是我们烧的，是他那个坏人自己放火的，工人看见的，他良心没有死。你告诉他，要他去看米特锐。米特锐会告诉他一切，这好像看手掌一样明白。但这是什么缘故，他们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魂也没有想到过做坏事，但他那个坏人，在酒店里占有了别人的妻子。”

“这是不合法的！”考拉不列发断言着。

“我要说的，我一定要说的，”马斯洛发回答，“那么再喝一点儿壮胆子。”她挤了挤眼，添说。

考拉不列发给她倒了半杯酒。马斯洛发喝完，拭了嘴，怀着最愉快的心情，重复着她所说的话“壮胆子”，摇着头，微笑着，跟女典狱走上走廊。

四十七

聂黑流道夫早已等在客厅里。

当他来到监狱时，他在大门口按了铃，把检察官的出入证交给了值日典狱。

“您要见谁？”

“看女犯人马斯洛发。”

“现在不行，监狱长有事。”

“在办公室吗？”聂黑流道夫问。

“不在这里，在会客室里。”典狱回答，聂黑流道夫觉得他有点慌乱。

“今天接见客人吗？”

“不，是特别的事情。”他说。

“怎样可以会见他呢？”

“等他出来了，您再说。您等一下。”

这时，一个有辉煌的扁绦、光泽明亮的脸、胡须被烟草烟气所熏染的曹长从边门里走了出来，严厉地对典狱说话。

“为什么放人到这里来？……到办公室……”

“我听说，监狱长在这里。”聂黑流道夫说，诧异着曹长所表现的不安的神情。

这时里边的门开了，淌汗发火的彼得罗夫走了出来。

“他会记得。”他对着曹长说。

曹长用眼睛指示聂黑流道夫。于是彼得罗夫沉默着皱了皱眉，从后边的门走出去。

“谁会记得？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慌乱？为什么曹长向他打暗号？”聂黑流道夫想。

“不能够在这里等的，请到办公室去吧。”曹长又向聂黑流道夫说。

聂黑流道夫正想要走，却从后边的门里走出了监狱长，他比他的下属更慌乱。他不停地喘气。看见了聂黑流道夫，他把脸转向典狱。

“非道托夫，从五号女狱室带马斯洛发到办公室来。”他说。

“请进吧。”他把脸转向聂黑流道夫。他们顺着斜陡的楼梯走进一间单窗子的，有写字台和几张椅子的小房。监狱长坐下。

“繁重，繁重的责任。”他对着聂黑流道夫说，掏着粗烟卷。

“您显然是疲倦了。”聂黑流道夫说。

“这一切的事务把我弄疲倦了，是很困难的责任。他们想改善他们的状况，却结果更糟。我只想要离开繁重、繁重的责任。”

聂黑流道夫不知道监狱长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但今天他看见他是在一种特别颓丧、绝望而令人怜悯的心情中。

“是的，我看是很繁重的，”他说，“您为什么要执行这种任务呢？”

“没有钱啦，有一个家。”

“但假使您觉得繁重……”

“好吧，我还是要向您说，您还是可以做点好事情的，我总要尽力改善。别人在我的地位上做事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容易说的：这里有两千多人，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应付他们。他们也是人，要可怜他们的。放松又是不行的。”

监狱长开始说出新近发生的囚犯的殴斗，结果打死了一个人。

他的叙述因典狱带马斯洛发进来而被打断了。

当她还未看见监狱长时，聂黑流道夫已经看见她到了门口。她的脸是红的。她迅速地跟在典狱背后，不停地微笑着，摇着头。看见了监狱长，她带着惊惶的脸色注视他，但立刻又镇静了，迅速愉快地转向聂黑流道夫。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微笑着，用力握他的手，和上次不同了。

“我把请愿书带来给您签字，”聂黑流道夫说，微微诧异她今天招呼他时的活泼神情，“律师做了请愿书，签字后我们就要寄到彼得堡去。”

“当然可以签字的。一切都可以。”她眯着一只眼睛微笑着说。

聂黑流道夫从荷包里取出一份折起的文件，走到桌前。

“可以在这里签吗？”聂黑流道夫问监狱长。

“到这边来，坐下，”监狱长说，“这里是笔。会写吗？”

“从前会写。”她说，微笑着，理了理裙子和衣服袖子，坐到桌前，用小而有劲的手笨拙地握了笔，发出笑声，回盼了聂黑流道夫一下。

他向她说了怎样签、在哪里签。

小心地浸了笔，抖下墨水滴，她签了自己的名字。

“没有别的了吗？”她问，时而看看聂黑流道夫，时而看看监狱长，把笔时而放在墨水瓶上，时而放在纸上。

“我要向您说几句话。”聂黑流道夫从她手里拿了笔说。

“好吧，您说。”她说，忽然变为严肃，似乎想到什么事情或者想睡觉。

监狱长站起来走出去了，留下聂黑流道夫和她面对面在一起。

四十八

领马斯洛发的典狱坐在离桌子很远的窗台上。聂黑流道夫觉得做决定的时机来到了。他不断地责备自己第一次见面时没有向她说出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想娶她，现在他毅然决定了向她说这话。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黑流道夫对着她坐在另一边。房里明亮，聂黑流道夫第一次在短距离内清晰地看见了她的脸——眼角与嘴边的皱纹和眼的浮肿。他比先前更加可怜她。

斜倚在桌上，不让坐在窗边的典狱——有白络腮胡须的犹太人模样的人听见，他单独向她说：

“假如这个请愿书没有效果，我们就呈文给皇帝。我们要尽全力去做。”

“现在先要有一个好律师……”她打断他，“我那个辩护人完全是一个呆瓜。他只是向我说客气话，”她说，出声笑起来，“假如他们那时候知道我认识您，情形就不同了。现在怎样呢？他们以为人人是贼。”

“她今天多么奇怪啊。”聂黑流道夫想，刚要说自己的话，她又开始说了。

“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婆，是大家那么惊讶的，您知道。老太婆是好极了，却无缘无故关在这里，还有她的儿子；大家知道他们是没有罪的，但他们却被控告了放火，因此坐牢。您知道，她听说我认识您，”马斯洛发转动着头，看着他说，“她说：‘你告诉他，要他去看我的儿子，他会把一切告诉他。’他们姓明绍夫。那么，您要做吗？您知道，老太婆是好极了，一看就可以知道她是被冤枉的。您，亲爱的，奔走一下吧。”她望着他说，然后垂下眼睛微笑着。

“好，我去做，我知道了，”聂黑流道夫说，愈益诧异她的洒脱，“但我想和您说到我自己的事情。您记得我上次向您说了什么吗？”他说。

“您说的很多，上次说了什么呢？”她说，不停地微笑着，把头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

“我说过，我来请求您原谅我。”他说。

“为什么呢？总是原谅，原谅，这没有用处……您顶好是……”

“我要赎我的罪过，”聂黑流道夫继续说，“不是用言语赎罪，是用事实赎罪。我决定娶您。”

她脸上顿然显出了恐惧。她的斜视的眼睛停顿着，似乎是望他又似乎不是望他。

“为什么要这样？”她愤怒地皱着眉说。

“我觉得我在上帝面前应该做这个。”

“您找到了什么样的上帝呢？您说的全不对。上帝吗？什么样的上帝？您该在那时候记得上帝。”她说，张开了嘴停住了。

聂黑流道夫直到此刻才感觉到她嘴里的强烈的酒味，明白了她兴奋的原因。

“您镇静点吧。”他说。

“我用不着镇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醉了，但我记得我说的话，”她忽然迅速地说，脸色绯红，“我是女犯人，娼……您是绅士、公爵，你用不着因为我玷污你自己，到你的公爵小姐们那里去吧，我的价钱是十卢布。”

“你虽然说得残忍，你却说不出我所感觉到的心情，”聂黑流道夫全身颤抖着低声地说，“你想象不到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对你不起！……”

“觉得对不起……”她愤怒地模仿他，“你那时候不觉得这样，却塞给我一百卢布。这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但现在怎么办呢？”聂黑流道夫说，“现在我决定不离开你。”他重复“我说了什么，就要做什么”。

“但我说，你不要做！”她说，大声地笑起来。

“卡邱莎！”他开始说，摸着她的手。

“离开我。我是女犯人，你是公爵，用不着你在这里，”她大声说，因为愤怒而完全变了样子，挣出了她的手，“你想用我救你自己，”她继续说，急忙地说出她心中所想的意思，“你今生用我取乐，还想来生用我救你自己！我觉得你讨厌，你的眼镜，你全部肥胖肮脏的贱皮肉都讨厌。去，你去！”她大声说，用劲地跳起来。

典狱走到他们面前。

“你为什么吵闹！难道可以……”

“请你让她去吧。”聂黑流道夫说。

“她不要忘形了。”典狱说。

“不，请您等一会儿。”聂黑流道夫说。

典狱又走到窗前。

马斯洛发又坐下来，垂下眼睛，紧牢地握住自己的手指弯曲的小手。

聂黑流道夫对着她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要娶我，这永远办不到。我宁愿吊死！您看吧！”

“我还是要为你服务。”

“好吧，这是您的事。可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您的。我向您说实话，”她说，“为什么我那时候不死呢？”她添说，哭出可怜的涕泪。

聂黑流道夫不能说话：她的眼泪传染了他。

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他，似乎觉得诧异，她开始用头巾拭去流在腮上的泪。

典狱现在又走来说分别的时候到了。马斯洛发站起来。

“您今天太兴奋了。假如可能我明天再来。您想一想。”聂黑流道夫说。

她没有回答，没有望他，就跟典狱走出去了。

“好，姑娘，你现在精神好了。”马斯洛发回狱室时，考拉不列发向她说，“似乎他对你好极了，他来的时候，你要当心。他会救你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都能够办到。”

“这是不错的，”哨舍女看守用唱歌的声音说，“穷人结婚，事败垂成，富人只要想到结婚，一切就都如愿办到了。姑娘，我们有一个公子哥儿，做了这样的……”

“那么，你说到了我的事情吗？”老妇人问。

但马斯洛发没有回答她的同伴，却躺到板床上，斜视的眼睛不动地望着角落，这样地一直躺到晚。

她心中产生了痛苦的情绪。聂黑流道夫向她所说的话把她唤入了另一世界，她在那里受过苦并且从那里走了出来，她不明白它，恨它。这时候她失去了她所过的忘却既往的生活；但活着而明晰地记得过去，是太痛苦了。晚间她又买了酒，和女伴们同饮。

四十九

“是的，就是那样的。是那样的。”聂黑流道夫想，走出监狱，直到这时候才充分明白自己的罪过。假使他不企图赎罪，消除他的罪，他会永远感觉不到他的罪过；并且，她也不会感觉到她所受的损害。直到现在这一切才全部可怕地表现出来。他直到现在才知道他对于这个女子心灵上所做的事，她也直到现在才知道并且明白她所遭受的事。先前聂黑流道夫还玩弄自己的情感——爱慕自己，爱慕自己的忏悔；现在他只是觉得恐惧。抛弃她——他感觉到这个现在他不能够，同时他也不能够设想，他和她的关系会有什么结果。

正在门口，一个挂十字架和徽章的，带着奉承和不快面孔的典狱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秘密地递给他一个便函。

“这是一个人给大人的便函。”他说，把信封递给聂黑流道夫。

“什么人？”

“您看了就知道了。是一个政治犯。我看管他们。这是她请求我的。这虽然是不准许的，但因为人道的……”典狱不自然地说。

聂黑流道夫诧异，一个管政治犯的典狱，在本监狱里，几乎是当大家的面，便这样地递给他一封便函。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又是典狱又是侦探，就接了便函，走出监狱，看了便函里是铅笔写的活泼的笔迹，内容如下：

知道您对一个刑事犯发生兴趣，您来探监，我想和您见面。您要求见我吧。他们会准许您的，我将向您说出很多对于您的被

保护者和我们团体的重要的事情。感激您的人，韦拉·保高杜好芙斯卡雅。

韦拉·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是新城省的僻静处的一个女教师，聂黑流道夫和朋友们曾经到那里去猎熊。这个女教师求过聂黑流道夫给她钱去读书。聂黑流道夫给了她钱，把她忘记了。现在，这个女子是政治犯，坐牢了，也许是在这里知道了他的事，于是提议要为他效劳。那时候一切是多么简单，轻易。而现在一切是多么复杂，困难。聂黑流道夫历历如见地快乐地想起了那个时候，以及他和保高杜好芙斯卡雅的相识。那是在四旬斋之前，在距铁路六十里的僻远的地方。这次打猎是顺利的，他们打死了两头熊，吃了饭，准备走的时候，他们所休息的农家的主人来说，来了一个执事的女儿，想见聂黑流道夫公爵。

“漂亮吗？”有谁问。

“嗯，不许说！”聂黑流道夫说，显出严肃的面色，从桌前站起，拭着嘴，诧异着为什么执事的女儿要找他，他走进了主人的小房间。

在房里有一个戴毡帽，穿皮大衣的姑娘，面貌瘦而丑，只有眼睛和高眉毛是好看的。

“现在，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和他说吧，年老的主妇说，“这是公爵本人。我去了。”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效劳吗？”聂黑流道夫说。

“我……我……您知道您有钱，您花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在打猎上，我知道，”这个姑娘开始说，很是慌乱，“我只希望一件事，希望对于人有用处，我什么事也不能做，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的眼睛是善良的、诚实的，而坚决与羞怯的表情是那么动人，以致聂黑流道夫忽然设身处在她的地位上，明白了她，可怜她，这情形是他所常有的。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是女教员，但我想进大学读书，环境却不容许我。不是他们不容许我，他们容许我，但是要有钱。给我钱吧，我毕了业就还您。我以为有钱的人打熊，让农民喝酒——这都是不好的。他们为什么不做好事情？我只需要八十卢布。您若不愿意，也没有关系。”她愤怒地说。

“相反，我很感激您，您给了我一个机会……马上就拿来。”聂黑流道夫说。

他走到门廊上，在那里发现一个同伴听了他们的谈话。他没有回答同伴们的笑谑，从囊包里拿了钱送给了她。

“请您，请您不要感谢我。我应该感谢您。”

聂黑流道夫觉得现在想起这一切是愉快的。想起：他几乎和一个想对于这件事说出不好的笑话的军官争吵，另一个同伴支持他，因此他们友谊更亲密，整个打猎过程顺利愉快，他们夜间回到火车站时他觉得舒适。成对的橇车的行列，纵列的马，无声地轻驰在窄狭的道路上，穿过时而高大时而低矮的树林，枞树全部积着雪块。在黑暗中有谁闪亮着红火，吸着了气味芬芳的烟卷。奥西卜，赶熊的，在及膝的雪里从这个橇车跑到那个橇车上，整理着东西，说到麋此刻在深雪中行走，在啃杨树皮，说到熊此刻睡在深洞里从气孔里吐出热气。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这一切，尤其是，那种知道自己的健康，有力，与无忧无虑的快乐情绪。肺部吸进冻冷的空气，鼓起了皮短外套；雪从被碰的弯曲的树枝上落到他的脸上，身体温暖，脸部爽快，心中没有挂念，没有谴责，没有恐惧，没有欲望。那是多么痛快！但现在呢？我的上帝，这一切是多么痛苦，多么困难啊……

显然，韦拉·叶芙莱莫芙娜是女革命家，现在因为革命案子被关在牢里。应该去看她，特别是因为她许诺了会贡献意见，改善马斯洛发的处境。

五十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聂黑流道夫想起了昨日的全部经过，觉得恐惧。

但虽然有这种恐惧，他却较之从前更有决心要继续去做已经开始的事情。

他感觉到自己的责任，离开了家，去看马斯林尼考夫，要求准许他在狱中除马斯洛发之外还可以看老妇人明绍发和她的儿子，马斯洛发为他们请求过他。此外，他还想要求和保高杜好芙斯卡雅见面，她或许对马斯洛发有用处。

聂黑流道夫从前在军队里的时候就认识马斯林尼考夫。马斯林尼考夫那时候是团里的会计。他是心肠最好的最精细的军官，除了团和皇家，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聂黑流道夫现在看到他是一个行政官，用省衙门代替了团。他娶了一个有钱的伶俐的妇人，她强迫他从军职转入文职。她笑他，并且抚爱他，好像是一个驯

养的动物一样。聂黑流道夫上个冬季有一次在他们家里，但这对夫妇在他看来是那样没有趣味，他此后就没有再去看他们。

看见了聂黑流道夫，马斯林尼考夫满面光彩。面部如旧地肥胖而发红，身体如旧地肥满，衣服和在服军役时一样地漂亮。那时他总是穿清洁的、样式最时新的、紧合肩头和胸部的军装或短上衣，现在是样式最时髦的文官制服，同样地紧合他的丰满的身躯，显出他的肥胸脯。他穿了副省长的制服。虽然年纪有差别（马斯林尼考夫四十岁了），他们却以“你”相称。

“哦，谢谢，你来了。我们到我妻子那里去吧。在开会之前我还有十分钟空闲。省长走了。我办理省政。”他带着他不能遮藏的满意说。

“我来找你有公事。”

“什么事！”马斯林尼考夫忽然用惊愕的有点儿严厉的语调说，似乎是有所戒备。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对这个人很关心。（听到说监狱，马斯林尼考夫变得更加严厉。）我想不在普通客室，要在办公室里见面，并且不只是在规定的日子，而且要常常去。我听说，这由你决定。”

“没有问题，mon cher（我亲爱的），我准备替你去做一切，”马斯林尼考夫好像是要减少自己的威严，用双手摸着他的膝盖说，“这是可以的，但你知道，我是一小时的教主。”

“那么你要给我一个文书让我能够看见她了。”

“这人是女子吗？”

“是的。”

“她是因为什么的？”

“因为毒杀。但她被判得不公平。”

“是呀，就是因为你们公正的裁判，ils ñ'enfont point d'autres（他们不会做出别的），”他因为什么缘故用法语说，“我知道，你不同意我，但是有什么办法呢，c'est mon opinion bien arretee（这是我的坚定的意见），”他添说，表达着他一年来在一种彼得堡的保守的报纸上许多文章里所读到的意见，“我知道，你是自由主义者。”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什么别的，”聂黑流道夫微笑着说，他总是诧异，大家把他列入某一党，称他自由主义者，只因为他在审问人时说过，应该先听人申述；在法庭上大家是平等的；不应该虐待人打人，特别是那些未被判罪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只知道，现在的法庭，无论怎么坏，仍然比从前的好。”

“你找了谁做律师？”

“我找了法那润。”

“啊，法那润！”马斯林尼考夫皱着眉说，想起了去年这个法那润在法庭上如何把他当作见证人加以盘问，并且极恭敬地嘲笑了他半小时，“我劝你不要和他做什么事情。法那润est un homme taré（是一个蠢人）。”

“对你还有一个要求，”聂黑流道夫说，没有回答他，“我很久之前认识个姑娘，女教员。她是很可怜的人，现在也在牢里，她想和我见面。你可以准许我看她吗？”

马斯林尼考夫把头微微侧向一边，思索着。

“她是政治犯吗？”

“是的，我听说是的。”

“你知道，只准亲属和政治犯见面的，但我要给你一个普通出入证。Je sais que vous ñ'abuserez pas（我知道你不会滥用的）。你的protégée（被保护人），她叫什么……保高杜好芙斯卡雅吗？ Elle est jolie？（她好看吗？）”

“Hideuse（丑极了）。”

马斯林尼考夫不赞同地摇头，走到桌前，在一张有印刷表题的纸上敏捷地写了：

“兹准许持证人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聂黑流道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晤囚犯小市民马斯洛发和女医药助理员保高杜好芙斯卡雅。”他写完后，画了一个顺势的花笔。

“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秩序。维持那里的秩序是很难的，因为人太多了，特别是判了流刑的；但我还是要严格管理，我欢喜这件工作。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很舒服、很满意。只是要知道如何应付他们。几天之前发生了一件麻烦事——违反命令。别人会叫它是叛变，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但我们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我们对犯人一方面要有深切的关心，另一方面要有坚决的权力，”他说，握着从金纽扣的白衬衣硬袖里伸出的白、肥、有蓝宝石指环的拳头，“深切的关心和坚决的权力。”

“嗯，这个我不知道，”聂黑流道夫说，“我到过那里两次，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你知道吗？你应该和巴赛克伯爵夫人来往，”谈兴正浓的马斯林尼考夫继续说，“她完全献身于这种事情。Elle fait beaucoup de bien（她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要去掉虚伪的礼节来说，我觉得，因为她，一切都变了，变得已经不再有从前的那些恐怖，他们在那里过得很好了。这你会看到的。法那润，我不认识他，并且由于我的社会地位，我们的道路是不相同的，但他确实是一个坏人，并且他竟敢在法庭上说出那样的话，那样的话……”

“哦，谢谢你。”聂黑流道夫说，拿了文件，没有听完，便和他的老友告别了。

“那你不到我妻子那里去了吗？”

“不去了，请你原谅我，现在我没有空。”

“哦，可是她不会原谅我的，”马斯林尼考夫说，把老友送到第一个楼梯口，像他送次等重要而非头等重要的人那样，他把聂黑流道夫列在次等重要人物中，“哦，请进去坐一下吧，即使是一分钟也好。”

但聂黑流道夫依然坚决，听差和看门的冲到聂黑流道夫面前，向他递着大衣和手杖。他们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警察。这时，他说，现在是不能去看她的。

“好吧，星期四，请你来。这是她的酬客日子。我要向她说的！”马斯林尼考夫在楼梯上向他大声说。

五十一

这天，聂黑流道夫从马斯林尼考夫那里一直乘车到了监狱，走到已经熟悉的监狱长的住处。又听见了和上次相同的恶劣的钢琴的声音，但这次所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同样具有异常力量、清晰与迅速的克莱门蒂的练习曲。开门的包扎了一只眼的女仆说监狱长在家，领聂黑流道夫进了小客室，室内有沙发、桌子，一盏红纸灯罩烧了一边的大灯摆在毛线织成的小台布上。监狱长带着疲倦愁闷的面色走了进来。

“请坐吧。有什么事我能效劳呢？”他扣着制服的当中纽扣说。

“我刚才在副省长那里，这是准许证，”聂黑流道夫递出文件说，“我要会马斯洛发。”

“马尔考发？”监狱长回问，因为音乐没有听清。

“马斯洛发。”

“哦，是的！哦，是的！”

监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前，门那边传来了克莱门蒂的急奏。

“马如夏，停一会儿吧，”他说，他的声音表示出这种音乐是他生活上的折磨，“什么话都听不见了。”

钢琴沉静了，听到了不满意的脚步，并且有谁对门里窥视。监狱长家里。

监狱长似乎因为音乐的停顿而感觉到轻松，吸着了烟味清淡的粗烟卷，并且递奉聂黑流道夫。聂黑流道夫拒绝了。

“我现在是要看马斯洛发。”

“今天不便看马斯洛发了。”监狱长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自己错了，”监狱长微笑着说，“公爵，您不要直接给她钱了。您要给，就交给我。没有人会拿去的。昨天一定是您给了她钱，她买了酒——这个恶习是无法铲除的——她今天大醉，甚至发狂了。”

“真的吗？”

“真的，甚至于要采用严厉的办法——把她移到另一间狱室里去。她本是一个平和的妇人，但请您不要给她钱了，他们是这种……”

聂黑流道夫历历如见地想起昨天的事，又觉得恐怖。

“政治犯保高杜好芙斯卡雅可以见面吗？”聂黑流道夫沉默了一会儿，又问。

“当然可以，”监狱长说，“哦，你要什么，”他向走进房来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说，她侧着头，眼不离开聂黑流道夫，向父亲身边走去。“你要跌跤了。”监狱长在小女孩不看着前面，向父亲身边跑去而脚绊在地毡上时，微笑着说。

“假若可以，我就去了。”

“请去吧，可以的。”监狱长说，抱了仍旧看着聂黑流道夫的女孩子，站起来，轻轻地把女孩放到一边，走进了外厅。

监狱长还不及穿上蒙眼的女仆递上的大衣走出门，克莱门蒂急奏曲又清晰响起来了。

“她进过音乐院，但那里秩序不好，其实她很有天资，”监狱长说，下着楼梯，“她想在音乐会里表演呢。”

监狱长和聂黑流道夫走到了监狱前。在监狱长走近时，边门立刻便打开了。典狱们把手举在帽边，目送监狱长。四个剃了半个头的，抬着桶的犯人，在过道上遇见他们，看见了监狱长，都畏缩着。有一个特别弯缩并且愁惨地皱眉，闪着黑眼。

“不用说，才能是应该发展，不能埋没的，但是住在小房子里，您知道，是不舒服的。”监狱长继续说话，一点儿也不注意这些囚犯，于是拖着腿子，用疲倦的步伐陪同聂黑流道夫进了大厅。

“您要看谁呀？”监狱长问。

“保高杜好芙斯卡雅。”

“她在塔楼上。您要等一下了。”他向聂黑流道夫说。

“我能不能同时会见纵火犯明绍夫母子呢？”

“在第二十一狱室里。当然可以去叫他们的。”

“我能不能在明绍夫的狱室里去看他呢？”

“但您在客室里要更加舒服些。”

“不，我觉得那样有趣。”

“您发现了有趣的地方？”

这时衣履漂亮的副狱长从边门走进来。

“您陪公爵到明绍夫的狱室里去，第二十一号，”监狱长向副狱长说，“然后到办公室里来。我去叫。她叫什么？”

“韦拉·保高杜好芙斯卡雅。”聂黑流道夫说。

副狱长是一个浅色头发的，有染色胡髭的青年军官，周身发散出来芬芳的科仑香水气味。

“请，”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向聂黑流道夫说，“您对于我们的机关感觉兴趣吗？”

“是的，我对于一个囚犯发生兴趣，我听说，他是完全无罪的关在这里。”

副狱长耸耸肩膀。

“是的，这是有之的，”他安详地说，恭敬地让客人先走上宽大的恶臭的走廊，“他们说谎也是有之的。请走这边。”

狱室的门都是开着的，有几个囚犯在走廊上。副狱长微微地向典狱们点头，侧视着囚犯们，他们或者靠着墙走进自己的狱室，或者把手顺着衣缝伸直站在门前，像兵士那样目送长官；他领聂黑流道夫穿过一道走廊，领他走到左边有铁门的另一道走廊。

这道走廊比第一道更狭窄，更阴暗，更恶臭。走廊的两边是许多上了锁的门。门上有小孔，所谓门眼，有半未尔邵克[46]的直径。走廊上只有一个面孔愁惨而有皱纹的老典狱。

“明绍夫在哪一间？”副狱长问典狱。

“左边第八间。”

“这些狱室呢？都有人吗？”聂黑流道夫问。

“只有一间空的。”

五十二

“可以看看吗？”聂黑流道夫问。

“请看吧。”副狱长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开始向典狱问了什么。聂黑流道夫向一个小孔里看：里面有一个高高的年轻人，只穿一件衬衣，有短而黑的胡须，迅速地来回走动。听到门外的窸窣声，他看了一下，皱了皱眉，继续走动。

聂黑流道夫向另外一个小孔里看：他的眼睛遇到另外一只向小孔外边看着的恐怖的大眼睛，他连忙闪到一边。向第三个小孔里看时，他看见床上睡着一个小身材的弯曲着的人，连头盖着大衣。第四间里坐着一个宽脸的苍白的人，低垂着头，双肘搭在膝盖上。听到脚步声，这个人抬起头观看。在整张脸上，特别是在大眼睛里，露出绝望的悲哀神情。显然他没有兴趣知道是谁向狱室里看他。无论谁看的，他显然不期望从谁那里得到任何好处。聂黑流道夫觉得恐怖，他不再观看，走到明绍夫的第二十一号狱室。典狱打开了锁，推开了门。长

颈子的、有肌肉的、有善良圆眼睛的、短胡须的青年站在床边，带着惊惶面色，连忙穿上大衣，望着进来的人。他疑惑地惊惶地从他身上看到典狱再到副狱长身上，又回转来看，那双善良的圆眼睛特别感动聂黑流道夫。

“这位先生想问问你的案情。”

“非常感谢。”

“是的，我听说了您的案子，”聂黑流道夫说，走过狱室当中，站到脏的格子窗前，“我想听您自己说。”

明绍夫也走到窗前，立刻开始叙述，起初羞怯地望望副狱长，然后渐渐勇敢起来；当副狱长走出狱室到走廊上去吩咐事情时，他十分勇敢了。这个故事在音调和态度上是最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农人的故事，听这个故事由穿了可耻的衣服的囚犯在狱中说出来，聂黑流道夫觉得特别奇怪。聂黑流道夫听着，同时环顾着有草秸床垫的低矮的床，有粗铁栏的窗子，污秽潮湿的泥涂的墙，可怜的脸，和穿了囚衣囚鞋的不幸的相貌受损的农民身体，他渐渐地悲哀起来，不愿相信这个好心肠的人所说的话是真的。想起来觉得可怕的是：人们能够不为什么，只因为有人控告他，便抓捕一个人，使他穿囚衣，把他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同时想起来更为可怕的是：他带着那么善良的面色所说的真实故事或许是欺诈和臆造。故事的内容是说酒店主人在他婚后不久便夺去了他的妻子。他在各处寻找公理。酒店主人处处贿赂官员，得以免罪。有一次他用武力夺回妻子，她第二天又跑走了。于是他又去索要他的妻子。酒店主人说他的妻子不在那里（但他进去时看见了她），命令他离开。他不走，酒店主人和工人把他打出了血。第

二天，酒店失火了。他和母亲被控告了，但他没有放火，他在邻居家里。

“你真是没有放火吗？”

“老爷，我从来没有想要放火。但一定是我的仇人他自己放火的。我听说，他刚刚保了险。他们说是我们母子做的，说我们恐吓过他。有一次我是真的骂了他，我的心忍受不住了。至于放火，我是没有做。火开始烧的时候，我不在那里。他故意布置得让我们母子在那里。他为了保险费自己烧了，却说是我们干的。”

“是真的吗？”

“老爷，我凭上帝说，是真的，做我的亲老子吧！”他想鞠躬到地，聂黑流道夫用力阻止他，“救我吧，我无缘无故被弄得要死了。”他继续说。

忽然他的腮发抖了，他哭起来，卷起大衣袖子，开始用脏衬衣袖子擦拭眼睛。

“完了吗？”副狱长说。

“是的。不要灰心，我会尽力去办。”聂黑流道夫说完，走出去了。明绍夫站在门当中，因此典狱关门时，门碰了他。典狱上锁时，明绍夫从门洞里向外看着。

五十三

从宽走廊上回来（因在吃饭的时间，狱室都是开着的），穿过那些穿浅黄大衣、短而宽的裤子、囚鞋，并且热切地望着他的囚犯，聂黑流道夫感觉到奇怪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于坐牢的人的同情，一方面是对于要他们坐牢并看管他们的人的恐惧与怀疑，一方面是因为某种缘故而觉得他自己安然地观看这一切是可耻的。

在一个走廊上，有人拖响着囚鞋跑进狱室门里，从里面走出几个人，挡住聂黑流道夫的路，向他鞠躬。

“大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请您把我们的事决定一下吧。”

“我不是官长，我什么也不知道。”

“没有关系，您向官长说一声，”愤慨的声音说，“什么罪也没有，我们在这里受了一个多月的苦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呢？”聂黑流道夫说。

“他们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

“是的，这是有个缘故的，”副狱长说，“这些人是因为没有护照被捕的，应该是把他们送回到他们的本省，但那里的监狱烧了，本省的官员请我们不要送他们回去，我们把别的省里没有护照的人都送走了，还剩下他们这些。”

“怎么，只是因为这个吗？”聂黑流道夫停在门口问。

一群人，大约四十人，都穿着囚服，环绕了聂黑流道夫和副狱长。立刻有几个声音开始说话。副狱长阻止了他们。

“只要一个人说。”

从人群当中走出一个高大而好看的五十岁光景的农人。他向聂黑流道夫说明他们都是要被送回本省的，他们关在牢里，因为他们没有护照。然而护照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了两个礼拜。每年都有这种过期的护照，什么处罚也没有，但今年他们被捕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好像是犯人一样。

“我们都是做石工的，是一个同业工会里的。他们说我们省里的监狱烧掉了。我们和这件事是没有关系的。做点儿好事吧。”

聂黑流道夫听着，却几乎不懂得这个年老的好看的人所说的话，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暗灰色多足的大虱子上，它在好看的石匠的腮毛当中爬。

“怎么会是这样的？真的只因为这一点吗？”聂黑流道夫转向副狱长说。

“是的，上面有了疏忽，他们是应该被送走的，被送回家乡的。”副狱长说。

副狱长刚说完，从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也穿了囚服的人，奇怪地歪扭着嘴，开始说到他们在这里无缘无故地受苦。

“比狗还不如……”他开口说。

“哦，哦，不要说多余的话了，住口吧，不然你晓得……”

“我晓得什么？”矮小的人不顾一切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吗？”

“住嘴！”副狱长大声喊道，矮小的人沉默了。

“这是怎么回事？”聂黑流道夫向自己说，走出狱室，好像一个受夹击者，穿过从门内向外看的和迎面走来的囚犯们数百目光的行列。

“是真的把简直无罪的人关在这里吗？”当他们走出走廊时，聂黑流道夫说。

“您要我怎么办呢？但他们只会说谎，听他们说都是无罪的。”副狱长说。

“但是有些囚犯是什么罪也没有的。”

“这种人，我们承认是有的。但他们是很堕落的。不严格不行。有几个荒唐胆大的人，要加意防范。昨天有两个弄得非处罚不可。”

“怎样处罚呢？”聂黑流道夫问。

“奉令用棍子处罚……”

“但肉刑是取消了。”

“对于剥夺公权的，他们是可以打的。”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昨天在门廊等候时所见到的一切，并且明白了处罚就是在那时执行的，他特别强烈地体验到好奇、颓丧、迷惑和精神上的几乎变为身体上的作呕的混合的情绪——这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支配过他。

不听副狱长说，也不看四周，他连忙出了走廊，向办公室走去。监狱长在走廊上忙着别的事，忘了叫保高杜好芙斯卡雅。直到聂黑流

道夫进办公室时，他才想起来答应了叫她。

“我马上就去叫她，您坐一下。”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是两间房。第一间里有一个凸出的破毁的大火炉，两道脏窗子，一个角上有量囚犯身长的黑测量器，另一个角上挂了大基督圣像——这是一切痛苦的地方所永远具有的，好像是嘲笑他的说教。这间房里站着几个典狱。在另一间房里成群地或者成对地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低声谈话。窗前有一张写字台。

监狱长坐到写字台前，向聂黑流道夫指了下旁边的椅子。聂黑流道夫坐下来，开始观看房里的人。

一个穿短上衣的有快乐面孔的青年最先引起他的注意，他站在一个中年的黑眉毛的妇人面前，打着手势，热切地向她说着什么。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坐在他们旁边，不动地听着，握着向他说话的穿囚服的年轻妇人的手。一个中学生，脸上带着不变的惊恐表情，眼不离开地望着老人。离他们不远，在角落上坐着一对情人：女的是个有美丽短发的、精力充沛的、很年轻的、漂亮的、穿时髦衣服的姑娘；男的是面貌清秀、有鬈曲的头发，穿着短上衣。他们坐在角落上低语，似乎被爱情弄迷了。最靠近桌子，坐着一个白发的穿黑衣服的妇人，显然是位母亲。她注视着穿同样短上衣的肺病模样的青年，她想说什么，却因为流泪而不能说出：开了口又停止了。青年拿着一个文件在手里，显然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带着愤怒的面色，把文件扭了又揉。在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肥胖、面色红润、眼睛很外突、穿灰衣服、披披肩的漂亮姑娘，她坐在流泪的母亲旁边，亲切地摸她的肩膀。这

个姑娘的一切都美丽：大而白的手，波浪状的剪短的发，坚实的鼻子和嘴唇，但她脸上主要的美处是褐色、善良、诚实的羊眼睛。她的美丽的眼睛在聂黑流道夫进来时从母亲脸上移开了一会儿，和他的目光交遇。但她立刻便转过身，开始向母亲说着什么。离恋爱的一对情人不远，坐着一个黑发蓬乱的、面色愁戚的人，他向没有胡须的好像是宫阉派的客人愤怒地说着什么。聂黑流道夫和监狱长并排坐着，带着紧张的好奇心环顾四周。这时，一个头发剪平的男孩子向他走来，用响亮的声音问他：

“您在等谁？”

聂黑流道夫诧异这个问题，但看了看男孩子，看见了庄严懂事的脸和专注的活泼的眼睛，严肃地回答他说，是在等一个相识的妇人。

“那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子问。

“不是，不是妹妹，聂黑流道夫惊讶地回答，“你同谁来的？”他问男孩子。

“我同妈妈。她是政治犯。”男孩子骄傲地说。

“玛丽亚·巴芙洛芙娜，把考利亚带走。”监狱长说，大概认为聂黑流道夫和男孩子的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亚·巴芙洛芙娜，就是那有羊眼的令聂黑流道夫注意的漂亮姑娘，挺直了高大的身躯，用有力的、宽阔的、几乎是男性的步子走到聂黑流道夫和男孩子的面前。

“他问了您什么？您是谁？”她问聂黑流道夫，微笑着，信任地并且那么单纯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像是不能够怀疑她曾经是、现在是并

且应该是和一切的人处在简单、亲善、弟兄姊妹的关系中，“他什么事情都想知道。”她说，对男孩子露出那么善良、亲爱的笑容，使男孩子和聂黑流道夫两人不觉地对她的笑容微笑着。

“是的，他问我，我来看谁。”

“玛丽亚·巴芙洛芙娜，不能够同外人说话。您是知道的。”监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用大而白的手牵了眼不离开她的考利亚的小手，回到肺病青年的母亲那里。

“这个男孩子是谁的？”聂黑流道夫问监狱长。

“是一个女政治犯的，他是在监狱里生的。”监狱长有点儿满意地说，好像是表示他的监狱的奇特。

“真的吗？”

“是的，他现在要跟母亲到西伯利亚去了。”

“是那个姑娘吗？”

“我不能够回答您，”监狱长耸着肩膀说，“哦，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来了。”

五十五

有善良大眼睛的、矮小、短发、瘦、黄的韦拉·叶芙莱莫芙娜从后边的门里走进来。

“哦，谢谢。您来了，”她握着聂黑流道夫的手说，“记得我吗？坐下吧。”

“我没有料想看见您这样的。”

“哦，我觉得很好！这么好，这么好，教我不想要更好的东西了。”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说，和寻常一样，用大大的善良的圆眼睛恐惧地望着聂黑流道夫，转动着短上衣的破烂、压皱、脏污领子里的细瘦的见筋的黄颈子。

聂黑流道夫开始问她如何到了这样的地步。

回答的时候，她带着巨大的兴奋，开始说到自己的案情。她的言语中夹杂着许多外国字，如宣传、解体、团体、分部、区分部，她显然充分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但聂黑流道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她向他说了“人民意志”[47]的一切秘密，显然充分相信他很感兴趣并且愿意知道。聂黑流道夫望着她的可怜的颈子、稀疏零乱的头发，诧异她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并对他说这一切。他觉得她可怜，但完全不像他可怜农人明绍夫那样，他是自己没有错而被关在恶臭的牢里。她最可怜的地方是她头脑里面明显的混乱。她显然认为自己是女豪杰，准备为她的主义的成功而牺牲性命，而同时她又不能说明这个主义是什么，成功在何处。

韦拉·叶芙莱莫芙娜想向聂黑流道夫说的案子是这样的：她有一个女友，叫作舒斯托发，如她所说，并不属于她的区分部，五个月前和她一同被捕，关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堡垒里，只因为在她那里发现了交她保存的一些书籍和文件。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认为自己对于舒斯

托发的被捕要负部分的责任，请求有社会关系的聂黑流道夫尽力设法释放她。

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所请求的另一件事乃是为监禁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堡垒里的顾尔开维支设法要求准许和父母见面，并获得他的学术研究上所需要的科学书籍。

聂黑流道夫答应了在他到彼得堡时做他所能做的一切。

至于她自己的经历，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这么说：她完成了助产课程，便同人民意志党有了来往，和他们一同工作。开始一切进行顺利，他们写宣言，在工厂里宣传，但后来一个主要的人被捕，文件被没收，大家都开始被捕了。

“我也被捕并且现在要被流放……”她结束了自己的经历，“但这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自己非常舒服。”她说，露出可怜的笑容。

聂黑流道夫问到羊眼的姑娘。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因为自认枪击警察而入狱。她住在密谋室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夜间有人来搜查房屋，屋里的人决定了自卫，熄了灯火，开始毁灭了证物。警察冲了进来，共谋者之一放了枪，使警察受了致命伤。在审问是谁放枪的时候，她说是她放的，虽然她手里从来未拿过枪，连一只蜘蛛也不会伤害的。事情就是如此。现在她要去受惩役了。

“是利他主义的好人……”韦拉·叶芙莱莫芙娜称赞地说。

韦拉·叶芙莱莫芙娜想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马斯洛发的。她知道，因为监狱里的人都知道，马斯洛发的身世和聂黑流道夫同她的关系，

劝他设法把她移转到政治犯部分，或者，至少调到病院任看护妇，那里现在病人特别多，并且需要女工。

聂黑流道夫感谢了她的劝告，说他要勉力遵从她的劝告。

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被监狱长打断了，他站起来说会谈的时间完结，应该分手了。聂黑流道夫站起来和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告了别，走到门口，在那里站住了，注视着他面前所发生的事。

“诸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监狱长说，时而站起，时而又坐下。

监狱长的要求只引起了室内囚犯和客人的特别兴奋，但没有人想分手。有的站起来，还站着说话。有的继续坐着说话。有的开始分别了，流泪了。最令人感动的是母亲和肺病的儿子。青年还在扭折着文件，他的脸变得愈益愤怒——他做了那么大的努力，不让自己传染了母亲的感情。母亲听说分别的时间到了，伏在他的肩上吸动着鼻子啜泣。有羊眼的姑娘——聂黑流道夫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她，站在啜泣的母亲面前，向她安慰地说了什么。戴蓝眼镜的老人，站着，拉着女儿的手，侧着头听她讲话。年轻的爱人们站起来，拉着手，沉默地互相看着。

“这里只有他们是快乐的。”穿短上衣的青年指着恋爱的一对说，他站在聂黑流道夫旁边，也在看那些分别的人。

感觉到聂黑流道夫和青年向他们看着的目光，爱人们——男的穿橡皮短上衣，女的是浅色头发的好看的姑娘——伸出拉紧的手，向后一仰，于是微笑着，开始旋转。

“今天晚上他们在这里，在牢里结婚，她要跟他到西伯利亚去。”青年说。

“他是怎么回事？”

“流刑犯。让他们快乐一下吧，不然太痛苦了。”听着肺病青年的母亲啜泣的、穿短上衣的青年添说。

“诸位先生！请走吧，请走吧！不要教我采用严格的办法哦，”监狱长说，几次重复着这样的话，“请走吧，好了，请走吧！”他软弱地犹豫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时间已经过了。这样是不行的。我说最后一次了。”他疲乏地重复，时而吸着时而熄掉他的烟卷。

显然是，那准许人对别人做坏事而不觉得自己有责任的理由虽然巧妙、古老、寻常，监狱长却不能不意识到他是造成这些人的痛苦的罪过者之一；显然，他觉得极其难受。

最后囚犯和客人开始分别了：有的进了里边的门，有的出了外边的门。男子们——穿短上衣的、患肺病的、黑发蓬乱的走出去了；玛丽亚·巴芙洛芙娜和在监狱里出生的男孩子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开始走出去了。戴蓝眼镜的老人用艰难的脚步走出去，聂黑流道夫跟在他后边走着。

“是的，奇怪的情形，”多话的青年好像是继续在说被打断的话，和聂黑流道夫一同走下楼梯，“要感谢监狱长上尉，他是好人，不严守

规矩。他们说了话，总可以散散心思的。”

“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会面吗？”

“咦！没有像这样的了。你要单独见面，却要你隔着网子谈。”

当聂黑流道夫和灭顿采夫——多话的青年这么介绍了自己，谈着话，走到门廊时，监狱长带着疲倦的神色走近他们。

“假若您要见马斯洛发，请您明天来吧。”他说，显然要对聂黑流道夫表示尊重。

“很好。”聂黑流道夫说，赶快走出去。

明绍夫的无辜的痛苦显然是可怕的。与其说可怕的是身体的痛苦，毋宁说是疑惑，对于善与上帝的不相信，这是当他看见无故使他苦恼的人们的残忍时不得不感觉到的；可怕的是，只因为在文件上没有写得合适而加诸数百无罪的人的侮辱与痛苦；可怕的是，这些愚昧的典狱，从事于折磨自己的弟兄，却相信他们是在做好的和重要的事情。但他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年老、衰弱、善良的监狱长，他不得不分离母子、父女——他们是正和他自己及他的子女一样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聂黑流道夫问，此时，极度地感觉到那种精神的并且变为生理的作呕之感，这是他在狱中一向所感到的，他找不到答案。

五十七

次日聂黑流道夫去看律师，向他说到明绍夫家母子的案子，请他作辩护。律师听过之后，说他要研究案情，假若这和聂黑流道夫所说的完全一样，这是极可能的，那么，他就免费作辩护。聂黑流道夫还向律师说到一百三十个因为误会而被监禁的人，问到这事由谁决定、是谁负责。

律师沉默片刻，显然想要回答得正确。

“是谁负责？没有人。”他断然地说，“您向检察官说，他要说是省长负责，您向省长说他要说是检察官负责。没有人负责。”

“我马上到马斯林尼考夫那里去向他说。”

“哦，这是没有用的，”律师微笑着反对，“他是这样的——他不是您的亲戚您的朋友吧？——是这样的一个笨瓜，恕我无礼，同时他又是一个狡猾的畜牲。”

聂黑流道夫想起马斯林尼考夫说到律师的话，没有回答便道了别，看马斯林尼考夫去了。

聂黑流道夫需要向马斯林尼考夫要求两件事情：关于马斯洛发调往病院，关于一百三十个没有护照的无辜坐牢的人。虽然去要求他所看不起的人令他觉得困难，这却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他必须通过这个途径。

坐车到了马斯林尼考夫的屋前，聂黑流道夫看见门口有几辆马车：单马快车、四马篷车、四马轿车，他想起这是马斯林尼考夫的妻子招待客人的日子，他们也邀请了他去。当聂黑流道夫的车子赶到屋前时，有一辆轿车停在门口，一个戴着有帽章的帽子、挂披肩的听差

正从台阶上扶一个太太登车，她拉起自己的裙裾，露出穿黑袜的细脚踝和低口鞋。在马车之间他认出了考尔恰根家的盖了活顶的马车。白发红脸的车夫恭敬而欢迎地脱了帽子对聂黑流道夫行礼，像对特别熟识的人一样。聂黑流道夫还来不及向守门人问到米哈益·伊发诺维支（马斯林尼考夫）在何处，他本人已经出现在铺了毡子的楼梯上，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他不仅送他到楼口，而且送到楼下。这个很重要的客人是军人，他下着楼梯，用法语说到为了要在城里建教养院而举办的摸彩票活动，表示着意见，说这是太太们的好事情，“她们高兴，钱也筹到了。”

“Qu'elles s'amusent et que le bon Dieu les béniss（让她们快乐吧，上帝保佑她们吧）……啊，聂黑流道夫，您好！怎么好久没有看见您了？”他招呼聂黑流道夫，“Allez presenter vos devoirs á madame（进去向夫人致意吧）。考尔恰根家的人在那里。Et Nadine Bukshevden. Toutes les jolies femmes de la ville（还有那丁·布克斯海夫顿，城里所有的美人们）。”他说，把他的穿军服的肩膀送到他的穿金扁绦制服的华丽的仆人所递上的大衣下边，又微微抬起。“Au revoir, mon cher（再会，我亲爱的朋友）！”他握了马斯林尼考夫的手。

“好，我们上去吧，我多么高兴啊！”马斯林尼考夫兴奋地说，抓住聂黑流道夫的手臂，不管自己的肥胖，迅速地拉他上楼。

马斯林尼考夫特别快乐兴奋，原因是这个要人对他的注意。在皇家的禁卫军里服务时，马斯林尼考夫觉得那是应该和皇家来往的时候，显然，这种劣卑心理愈演愈强，上司任何这样的注意便会使马斯林尼考夫感觉到一只爱犬在主人摸它、拍它、搔它耳朵之后所感觉到的那种狂喜。狗摇摆尾巴，弯缩，扭动，垂下耳朵，发狂地打转。马斯林尼考夫也准备做同样的事。他没有注意到聂黑流道夫脸上严肃的

表情，没有听他说话，不可约制地拉他进了客厅，因此聂黑流道夫不能拒绝，跟他进去了。

“公事后谈；你吩咐的，我全办到。”马斯林尼考夫说，同聂黑流道夫穿过大厅。“向将军夫人通报聂黑流道夫来了。”他走着向听差说。听差跑了一步，越过他，走上前去了。

“Vous n'avez qu'á ordonner（你只要吩咐）。但你一定要见见我的妻子。上次没有带你来，我已经受了责备。”

他们进去时，听差已经通报了，安娜·伊格娜琪叶芙娜，副省长的太太，她自称将军夫人，带着辉煌的笑容，从客室中绕围她的许多帽子和人头后边向聂黑流道夫鞠躬。在客室的另一端的有茶的桌子前面坐着几个太太，站着几个男子——军人与文官，男女的喧嚷的话声不停地响着。

“Enfin（总之）！为什么您不想和我们来往了？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安娜·伊格娜琪叶芙娜用这话招呼他，表示她和聂黑流道夫之间从未有过的亲密。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莉雅芙斯卡雅太太，这位是，米哈益·伊发诺维支·切尔诺夫。坐近一点吧。宓西，venez donc á notre table. On vous apportera votre thé（你到我们桌子这边来吧，你的茶会有人送来的）……还有您……”他向那和宓西在说话的军官说，显然是忘记了他的名字，“请到这边来吧……公爵，吃茶吗？”

“我决不，决不同意，她明明没有恋爱。”一个妇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包子。”

“永远是愚笨的笑话。”另一个戴高帽子的，闪耀着丝绸、金银、珠宝的太太带着笑声插言。

“c'est excellen（好极了）——这些薄饼干，很松软。再拿一块来吧。”

“怎么，您快要走了吗？”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来了。”

“多么美好的春天，现在在乡里是多么好啊！”

宓西戴着帽子，穿着一种黑条子的衣服，没有褶皱地紧裹着她的细腰，简直好像她是穿这件衣服出生的，她很美丽。看见了聂黑流道夫，她脸红了。

“我以为您走了。”她向他说。

“几乎走了，”聂黑流道夫说，“事情把我耽搁了。我到这里来有事情。”

“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看见您。”她说，觉得她是在说谎，而他知道这个，于是她更加脸红了。

“我怕来不及了。”聂黑流道夫忧愁地回答，极力做出没有看见她脸红的样子。

宓西愤怒地皱了皱眉，耸了耸肩膀，转向漂亮的军官，他接了她手里的空茶杯，把佩刀绊响着椅子，英勇地把它送到另一个桌上。

“您也一定要捐钱给教养院。”

“但我不是拒绝，不过是希望把我的捐施保留到开彩票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尽全力表现。”

“嗯，您当心！”发出了明显虚伪的笑声。

酬客日是很热闹的，安娜·伊格娜琪叶芙娜是在极乐的心情中。

“米卡向我说，您在监狱里忙。我很了解这个，”她向聂黑流道夫说，“米卡（这是她的胖丈夫马斯林尼考夫）也许有别的短处，但是您知道，他是多么仁慈。所有这些不幸的囚犯都是他的子女。他并没有别样的看待他们。il est d'une bonté（他是这么仁慈）……”

她停住了，找不出能够表现她丈夫那种bonté（仁慈）的字句，人们就是凭了她丈夫的命令受鞭笞的。她立刻微笑着转身对着进房来的年老面皱的戴紫蝴蝶结的老妇人。

为了不违背礼节，说了所需要说的那么多的话，并且也照所需要的说得那么无意义，聂黑流道夫站了起来，走到马斯林尼考夫面前。

“请问，你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吗？”

“哦，可以！好，什么话呢？我们到这里来吧。”

他们走进日本式的小房间，坐在窗前。

五十八

“好，je suis à vous（我来替你效劳）。你吸烟吗？等一下，我们不要把这里弄脏了，”他说，拿来一个灰皿，“说吧！”

“我有两件事找你。”

“哦。”

马斯林尼考夫的脸色变得愁闷而颓丧了。被主人搔耳朵的狗的那种兴奋的痕迹完全消失了。客厅里传来了话声。一个妇人的声音说：“jamais, jamais je ne croirais（我决不，决不相信）。”另一端是别的男子在说话，重复着la comtesse woronzoff同Victor Apraksine（弗隆操夫伯爵夫人同维克托尔·阿卜拉克生）。在第三处只听到话声和笑声。马斯林尼考夫一面倾听着客厅里所发生的事，一面听聂黑流道夫说。

“我又是为了那个女子来的。”聂黑流道夫说。

“是的，那个无罪受罚的。我知道，知道。”

“我请求把她调到监狱医院里服务。我听说这是可以的。”

马斯林尼考夫抿紧了嘴唇，想了一下。

“这是不可以的，”他说，“可是，我来想想看吧，明天打电报给你。”

“我听说那里有许多病人，需要人帮忙。”

“好吧，好吧。无论怎样，我要给你通知。”

“费神了。”聂黑流道夫说。

从客厅里传来共同的甚至很自然的笑声。

“这都是维克托尔引起的，”马斯林尼考夫微笑着说，“他在高兴的时候是异常伶俐。”

“还有一件，”聂黑流道夫说，“此刻牢里关了一百三十个人，只因为他们的护照过期了。他们关在这里一个多月了。”

于是他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马斯林尼考夫问，他的脸上顿然表现出不安和不满。

“我到监狱里去，这些人在走廊上围着求我……”

“你去看哪一个囚犯的？”

“一个农民，他是无罪受处分的，我请了辩护人为他办案子。但问题不在这里。难道这些毫无罪过的人，只因为护照过期就下牢吗？并且……”

“这是检察官的任务，”马斯林尼考夫不高兴地打断了聂黑流道夫，“这就是你说的迅速公正的审判。候补检察官的责任是视察监狱，查访囚犯是否合法被监禁。他们不做事，只是玩牌。”

“那么，你是不能办到了吗？”聂黑流道夫愁闷地说，想起律师说到省长要归罪于检察官的话。

“不，我要办的。我马上就办。”

“对她更糟了。C'est un souffre-douleur（她成了被人笑弄的人）。”这是客厅里传来的女子的声音，显然对于她所说的那件事全然

不关心。

“这样更好，我也要拿这个了。”从另一方向传来男子逗趣的声音和不愿给他什么东西的女子逗趣的笑声。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的。”女子的声音说。

“好吧，我要办这一切，”马斯林尼考夫重复说，用戴黑玉指环的白手熄灭了烟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里去吧。”

“但还有一点，”聂黑流道夫说，没有走进客厅，停在门口，“我听说昨天在监狱里用体刑处罚了囚犯。这是真的吗？”

马斯林尼考夫脸红了。

“啊，你是为了这个吗？不，一定不要让你去了，你什么事都管。我们去吧去吧，Annette（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拉住聂黑流道夫的手臂，又表现了在那个要人注意之后的那种兴奋，不过现在不是喜悦的，而是不安的兴奋。

聂黑流道夫抽开自己的手臂，没有向任何人行礼，没有说任何言语，带着忧愁的神色，走过客室、大厅，走过前厅里向他跳着走来的听差，上了街。

“他有什么事？你对他做了什么？”安娜问丈夫。

“这是法国式的。”有谁说。

“这不是法国式的，这是非洲蛮人式的。”

“哦，但他总是那样的。”

有谁站了起来，又有谁来了，喋喋话声进行如旧，大家用聂黑流道夫的这段插曲作为今天jour fixé（酬客日）谈话的好题材。

在访问马斯林尼考夫的次日，聂黑流道夫接到他的一封有封印的在光泽而有纹章的厚纸上写了美丽结实字迹的信，说他写了信给医生说到调马斯洛发进医院，并说很可能地，他的希望会实现。签字是“爱你的老朋友马斯林尼考夫”，末尾有一个异常艺术的大而粗的花笔。

“呆瓜！”聂黑流道夫忍不住说道，特别是因为在“朋友”这个字眼里他感觉到了马斯林尼考夫对他表示的屈尊的意味，即是，虽然他执行着在道德上最龌龊可耻的职务，却认为自己是很重要的人，他自称是聂黑流道夫的朋友，表示他并未太夸耀自己的高贵。

五十九

最寻常而普遍的迷信说法，是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确定的特质，说人有善、恶、智、愚、热情、冷漠等等差别。但人并不是如此的。我们说到一个人，说他善比恶的时候多，智比愚的时候多，热情比冷漠的时候多，或者相反；但假如我们说到一个人，说他是善或智，说到另一个人，说他是恶或愚，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却总是这样区别人。这是不可靠的。人如河流：所有河流里的水是相同的、处处一样的，但每条河流会时而窄，时而急，时而宽，时而缓，时而清，时而冷，时而浊，时而暖。人亦如此。每个人具有一切人类特质的根芽，有时他表现了这些，有时又是另一些，他常常完全不像他自己，却同时仍然是同一个人。有些人的这种变化特别显著。聂黑流道夫便属于这一类的人。他的这类变化是由于生理的和精神的原因。他现在正发生着这种变化。

在审问之后，在和卡邱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所体验的对于新生的得意和高兴完全过去了，而在末次见面之后，他被恐惧甚至对她的厌恶所代替了。他决定了不离开她、不改变自己的假若她愿意便娶她的决心，但他觉得这是困难的、痛苦的。

在他同马斯林尼考夫会面的次日，他又到监狱里去看她。

监狱长准许了见面，但不在办公室，不在律师室，而是在女客室。

虽然有好心肠，监狱长对于聂黑流道夫却比先前更有约制了；显然，和马斯林尼考夫谈话的结果是有了对于这位客人要更加当心的命令。

“见面是可以的，”他说，“但是关于金钱，请您按照我请求您的……关于调她到医院，如长官所写的，这是可以的，医生是同意的。但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我必得为这些肮脏的人拿尿壶了……’公爵，您要晓得他们是那样的人。”他添说。

聂黑流道夫没有回答，只要求让他去会面，监狱长派了典狱去，聂黑流道夫跟他去到空的女会客室。

马斯洛发已经在那里，沉静、羞怯，从网子后边走出来。她走近聂黑流道夫身边，没有望他，低声地说：

“饶恕我吧，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我前天说话不对。”

“不是我饶恕你……”聂黑流道夫开言。

“但您还是不要管我的事吧。”她添说，在她的向聂黑流道夫望着的非常斜视的眼睛里，他又注意到那种紧张而愤怒的表情。

“为什么我不要管您的事呢？”

“就是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他觉得她又用愤怒的目光看他。

“哦，这就是这样的，”她说，“您不要管我的事，我向您老实说。我不能够。您什么也不要管了，”她用颤抖的嘴唇说，沉默了一会儿，“这是真话。我宁愿上吊。”

聂黑流道夫觉得在她的拒绝中含有对他的仇恨和不愿饶恕的愤怒，但还有点儿别的好的重要的东西。此番在完全平静的心情中证实她原先的拒绝，这立刻在聂黑流道夫心中消除了一切的怀疑，并使他回到先前严肃、得意、感动的心情。

“卡邱莎，我现在说的和我过去说的一样，”他特别严肃，“我请求你嫁我。假若你不愿，在你不愿的时候，我和先前一样，要在你所在的地方，要跟你到他们带你去的地方去。”

“这是您的事，我不再说别的了。”她说，她的嘴唇发抖。

他也沉默着，觉得自己无力说话。

“我现在要到乡下去，然后到彼得堡去，”他说，终于神志安定了，“我要为你的事——我们的事去设法，上帝保佑，要撤销判决。”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不是为这个而是为别的事应该受到这……”她说，他看见她费了多么大的力约制眼泪。

“那么，您看见了明绍夫吗？”她突然问，以便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无罪，不是吗？”

“是的，我觉得是的。”

“那样异常好的老太婆。”她说。

他向她说了他听明绍夫所说的一切，问她是否需要什么，她回答说她不需要什么。他们又沉默着。

“哦，关于医院，”她用斜视的目光看了看他，忽然说，“假若是您愿这样，我就去，并且酒我也不喝了……”

聂黑流道夫沉默着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微笑着。

“这很好。”他只能说出这个，于是向她告别了。

“是的，是的，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聂黑流道夫想，在先前的怀疑之后，感觉到全新的、他从未感觉过的情绪——确信爱情的不可征服。

在这次会面以后回到了自己的恶臭的狱室里，马斯洛发脱下大衣，坐在板床上的自己的铺位上，把手放在膝上。狱室里只有患肺病的伍拉济米尔的妇人和她的婴儿，老妇人明绍发，哨舍女看守，两个小孩。执事的女儿昨天被断定精神上有病，被送到医院里去了。其余的妇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妇人躺在板床上睡着了，小孩们在走廊上，

门还开着。伍拉济米尔的妇人抱着婴儿、哨舍女看守用她的动作灵活的手指不停地织着袜子，走到马斯洛发面前。

“嗯，你们见过面了吗？”她问。

马斯洛发没有回答，坐在高板床上，晃着触不到地面的腿。

“你为什么要哭呢？”哨舍女看守说，“最要紧的是不要丧气。哎，卡邱莎！嗨！”她说，迅速动着手指说。

马斯洛发没有回答。

“我们房里的人洗衣服去了。她们说今天有很多的施舍。听说，带来了很多东西。”伍拉济米尔妇人说。

“非那施卡！”哨舍女看守在门口喊叫，“这个小鬼跑哪里去了？”

于是她拿出一根织针，插进袜子和线球里，走上了走廊。

这时，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和妇女的说话声，住这个狱室的女囚犯们光着脚穿着囚鞋走进来，各人带着一个面包卷，有的带了两个。非道茜亚立刻走到马斯洛发面前。

“怎么回事，有什么事情不好吗？”非道茜亚问，用明亮的蓝眼睛亲切地望着马斯洛发，“这是给我们吃茶的。”于是她把面包卷放在架子上。

“那么，可是他不想结婚了吗？”考拉不列发问。

“不，他没有变，但我不愿，”马斯洛发说，“我向他这么说了。”

“这个呆瓜！”考拉不列发用低音说。

“哦，假若不住一起，结婚有什么意思呢？”非道茜亚说。

“可是你的丈夫要同你去的。”哨舍女看守说。

“哦，我们是合法的夫妻，”非道茜亚说，“可是假若他不和她住一起，他为什么要行结婚礼呢？”

“哦，呆瓜！为什么？他娶了她，就给她享受富贵了。”考拉不列发说。

“他说：‘无论你被人送到什么地方，我也要跟随你去，’”马斯洛发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不会去要求他。现在他要到彼得堡去想办法。在那里他和所有的大臣是亲戚，”她继续说，“但我仍然不需要他。”

“当然的！”考拉不列发忽然同意了。检查着她的袋子，显然，她在想别的事情，“好吧，我们喝点儿酒吗？”

“我不要喝，”马斯洛发回答，“你自己喝吧。”

---

[1] 属于俄国的一种亚洲人。——毛德

[2] 一个戈比是卢布的百分之一。——译者

[3] 一般称作吉卜赛人。——译者

[4] 娼妓证。——译者

[5] 除非你准备了把你所拒绝的关于你的马的三百卢布罚款付给陪审法庭。

[6] 原文女子姓末变音。

[7] 妈妈吩咐要跟你说，你的餐具将一直等你到夜晚。不管是什么时刻，你一定要来。

[8] 皆夏其那为俄亩，1俄亩，合2.7英亩，17.78华亩。——译者

[9] 聂黑流道夫是要表示和他认识很浅，连他的姓也不知道。在俄国称呼人时很少称姓。——毛德

[10] 单数第二、三人称有两种，有似我国之“您”与“你”，通常均用“您”（即用作单数第二人称的原来多数第二人称），“你”有亲密之意，或上对下之意，熟人相称可取用“你”（本来的单数第二人称）。此处表示聂黑流道夫不愿用“你”相称。——译者

[11] 俄国人姓名凡三字，第一个是教名，即洗礼名，第二个是父名，表示是某人的子或女，第三个是姓。——译者

[12] 一种去势而求纯洁的宗教派别。——毛德

[13] 原文刘保芙的音是爱情的意思。——译者

[14] 毛德英译本为“燕麦”，意为放荡。

[15] 即耶稣受难日。——译者

[16] 玛丽亚之爱称。——译者

[17] 苏菲亚之爱称。——译者

[18] 贺领受圣餐的人，在俄国甚为普通。——毛德

[19] 俄文中第二人称单数为你（Tbl）复数为您（Bbl），然亦用作单数。称你表示亲密，称您表示疏远。

[20] 即刘保芙。——译者

[21] 性别。阴性字、尾数，全说错了。译文无从表达。——译者

[22] 原文为“滤器”，从英译本。——译者

[23] 一阿尔申有16未尔邵克。约合0.71公尺。——译者

[24] 一究伊木合一来突的四十分之一。——译者

[25] 此处是俄斤，每斤约0.41公斤。0.9磅。——译者

[26] 俄国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译者

[27] 意大利犯罪学家，一八一六至一九○九。——译者

[28] 法国社会学家与犯罪学家，一八四三至一九〇四。——译者

[29] 法国神经学家，一八二五至一八九三。——译者

[30] 传说中的英雄。——毛德

[31] 一甫得合十六公斤余，三十六磅余。——译者

[32] 法国作家，一四九〇至一五五三。——译者

[33] 八一八条规定倘若法庭认为陪审员的判决是不公的，就可以把它取消。

[34] 德国作曲家。一八一〇至一八五六。——译者

[35] 1俄里约等于1公里，0.66英里。——译者

[36] 有息证券的利息联券在俄国可以当钱用。——毛德

[37] 俄国铁道上每隔约一英里即有一哨舍，看守或其妻须迎火车。——毛德

[38] 意为好看的姑娘。——译者

[39] 意为被弃不顾。——译者

[40]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一八一一至一八八六。——译者

[41] 即库页岛。——译者

[42] 此二句借用《圣经》译文。——译者

[43] 约合二公尺余。——译者

[44] 不方我们是不放我们，这和下面的吵票（钞票）是描写两人用字错误的。——译者

[45] 明绍发是明绍夫的女性的变音。

[46] 1未尔邵克约合4.5厘米。

[47] 一种革命运动。——译者

第二部

一

两周之后案子就可以在大理院审问了，聂黑流道夫打算在审问之前到彼得堡去，假如案子在大理院审理失败，便按照律师所劝告的，呈递请愿书给皇上。假如上诉没有结果——对于这一点，按照律师的意见，应该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则包括马斯洛发在内的那一群流刑犯，也许会在六月初起程。因此，要能准备就绪随同马斯洛发到西伯利亚去——这是聂黑流道夫所毅然决定的，因此必须现在到乡下去处理他的事务。

聂黑流道夫最先到最近的库斯明斯基去，那里的大田庄拥有一片黑土区，他大部分的收入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曾经在这个田庄上居住过，后来在成年时期还来过两次。有一次是应母亲的要求，带去了一个德国管事，和他核算过租账，因此他早已知道田庄上的情形以及农人与账房即与地主的关系。农人对于地主的关系是这样的：说得客气一点，农人完全依赖账房；说得直率一点，便是账房的奴隶。这不是在1861年所废除的那种明显的奴隶，即在一个地主之下，一定数量的人做他的奴隶，而是那些无土地的或者土地少的农民共同被地主们奴役。聂黑流道夫知道这个，他无法不知道，因为田租是建立在这种奴隶制度上的，而他曾经助长这种田租制度。聂黑流道夫不但知道这个，他还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残忍的，而且是从做大学生的时候就知道。那时，他曾公然信仰并宣传亨利·乔治[1]的学说，并且根据这个学说，把父亲的田地给予农民，认为拥有土地，正和在五十年前拥有农奴是同样的罪恶。但是在服军役之后，当他惯于每年

约用二万卢布时，这一切的知识对于他的生活不复有拘束性了，也被遗忘了，他不仅不扪心自问自己对于财产的态度以及他母亲给他的那些钱是哪里来的，而且极力不想到这个。但母亲的逝世，承继、管理自己的财产，即土地的必要——又向他提出了他对土地私有的态度问题。在一个月前聂黑流道夫还会向自己说，他没有力量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不管理田庄，远离田庄而生活，从田庄上获得金钱，多多少少要觉得心安一点。现在他却决定了，虽然有西伯利亚之行以及他和牢狱世界之复杂困难的关系——这是需要金钱的——他还是不能够让事情停留在目前的状态中，而必须于己不利地去改变它。因此他决定不再由自己经营土地，而将土地以低廉租价租给农民，让他们都能够不依赖地主。聂黑流道夫，已经不止一次，在比较地主的地位和农奴主的地位时，也比较了“出租土地给农民以替代雇佣工人耕种”和农奴的主人的办法，就是使农人交纳租金以代赋役的办法。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到达解决的步骤，这是从较为粗野的压迫方式，进入较不粗野的压迫方式。这就是他所要做的。

聂黑流道夫在将近中午时到达了库斯明斯基。他在各方面简化自己的生活，没有打电报，只在车站上雇了一辆双马半篷车。车夫是一个穿棉布衣服的少年，在长腰下边的衣褶襞上系了一条带子，按照车夫的姿势，坐在驾驭台的一边。他很乐意和绅士谈话，尤其是当他们谈话时，跛腿的白挽马和消瘦的喘息的副马能够徐步而行，这是它们一向所喜欢的。

车夫说到库斯明斯基的管事，不知道坐在他车上的是土地主人。聂黑流道夫有意不告诉他。

“漂亮的德国人。”在城里住过的、读过小说的车夫说。他面向乘客半侧着身子坐在驾驭台上，忽上忽下地抓着长鞭柄，显然是在夸耀

自己的本领，“三匹栗色马套上车子带他太太出去，多么好啊！”他继续说，“冬天，在耶稣圣诞节，大房子里有圣诞树，我也赶车送客去。房子里有电灯光，全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他还搜刮了很多钱——可怕！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权柄！据说他买了好的田庄。”

聂黑流道夫觉得他对于德国人管理田庄的方法，以及从中取利的方式，完全不关心。但长腰车夫的叙述使他觉得不愉快。他欣赏美好的白桦树，时而遮翳太阳的发黑的密云，春季谷物的农田——田上有农夫用木犁在各处除裸麦田里的草，密而发绿的冬麦田——田上面有云雀飞起，除了迟晚的橡树都已蒙上新绿的树林，有点点牛马的草场，有农人的田畴——可是他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东西，当他自问“是什么”时，他想起了车夫说到德国人如何管理库斯明斯基的田事。

到了库斯明斯基办理事务时，聂黑流道夫忘记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账簿的检查，同管事的谈话——他单纯地举出农民田地少以及这些田地为地主田地所环绕的事实——更促使聂黑流道夫决心停止自家管理田务而把全部土地租给农民。

听了管事的话，聂黑流道夫知道，和从前一样，三分之二最好的耕地是按照规定工资由雇工用改良的器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的田地是按每皆夏其那[2]五卢布的工资由农人耕种的。也就是说，为了五卢布，农人必须将每皆夏其那犁三次、耙三次、播种、刈割、打捆成束，送到打谷场。按照自由工人的最低工资，每皆夏其那要做的工作至少值十卢布。农人要用工役按照最贵的价格去偿付从账房所得到的一切。他们要以工役去偿付草场、树林、芋薯茎的价格，几乎大家都欠账房的债。例如，租给农民的靠近荒野的田地，每皆夏其那要付的土地价格是按五分利息计算所能获得的数目的四倍。

这一切聂黑流道夫早已知道，但现在他觉得好像是新的东西，只是诧异：他以及处在他的地位上的所有人怎样能够看不到这种关系的不正常。管事的说，把土地租给农民时，一切农具便凭空损失了，这些农具都不能卖上原来价格的四分之一，说农民会损害土地，说在这种让渡中聂黑流道夫要损失很多，这些理由只更加使聂黑流道夫相信，在他把土地租给农民而丧失自己大部分的收入时，他是做一件好事情。他决定趁这次机会立刻办完这件事。收集和出售已种的麦子，出售农具和无用的房屋——这一切应该由管事以后再办。现在他要求管事在第二天召集居住在库斯明斯基田地附近的三个村庄上的农民，以便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商议租地的价格。

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管事的理由的坚决反对，并准备为农民而牺牲，聂黑流道夫从账房走出，考虑着当前的事务，绕过房子，走过今年荒芜的花坛（管事房屋对面的花坛被破坏了），走过长了苣菊的lawn-tennis（草地网球场），走过菩提树旁的幽径，他曾惯常来这里抽雪茄烟，三年前在母亲那里做客的美丽的基锐莫发曾和他在这里调情。简短地考虑了他明天要向农人们说的话，聂黑流道夫走到管事那里，一边同他吃茶，一边和他讨论如何清理一切田事的问题，完全安心之后，便走进大房子里为他预备的房间，这是一向留作招待客人之用的。

在这间清洁的小房里有威尼斯风景图，在两窗之间有一面镜子，有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瓶水，以及火柴和熄烛钳。在镜前的大桌子上摆着他的打开的旅行提箱，露出他的化妆匣和随身携带的书，俄文的《犯罪原理之研究》，和一册英文的一册德文的同样性质的书。他打算在下乡期间的闲时阅读它们，但现在已经没

有时间了，于是他准备躺下来睡觉，以便明天早早起床准备与农民谈话。

在房间角落上有一张老式的镶花红木靠背椅，这张椅子他记得是摆在他母亲的卧室里的，它的形状顿然在聂黑流道夫的心中产生了十分奇特的感受。行将倾毁的房子，行将荒芜的花园，将被砍伐的树林，所有的这些圈槛、马厩、器具仓库、机器、马匹、牛，令他觉得惋惜，这些东西，他知道，需要很多的精力来创办、维持。先前他觉得抛弃这一切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不仅是这个，而且土地的出租以及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半数的损失，也令他觉得惋惜了。出现这样的想法让他觉得把土地租给农民并毁坏自己的农场是轻率的，不该的。

“我不该有土地。但是假使没有土地，我便不能够维持这全部的房屋和田庄。再者，我现在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屋和田庄我都不需要了。”一个声音说。“这一切是如此的，”另一个声音说，“但第一点，你不是终生住在西伯利亚。假如你结婚，你便会有小孩。正如同你曾得到完好的田庄，你也应该把它照样的交给他们。你对于土地是有责任的。舍弃、消灭一切很容易，创立一切便很难了。主要的——你应该考虑自己的生活，决定你将对你自己做什么，并根据这个而处理自己的财产。你的这个决心是坚决的吗？其次，你这么做果真是凭你的良心做的，还是为了别人，为了对他们夸耀自己而做的呢？”聂黑流道夫问自己，不能不承认，别人关于他所要说的话，对于他的决心是有影响的。他想得愈多，产生的问题也愈多，这些问题愈显得无法解决。

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躺在干净的床上，希望睡着，以便明天用清醒的头脑去解决他现在弄混乱了的问题。但他许久不能睡着，从敞开的窗里，随着新鲜的空气和明月，飘进来了蛙声，夹杂着远处公园

里和近处窗外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夜莺的啾啾声与唑唑声。听着夜莺与蛙的叫声，聂黑流道夫想起监狱长女儿的琴声，想起了监狱长，又想起马斯洛发，当她说“你什么也不要管”时，她的嘴唇打抖，好像蛙发出的呱呱声一样。然后德国管事开始下水到蛙那里去。应该阻止他，但他不仅下去，而且变成了马斯洛发并开始责备他“我是一个流刑女犯，您是公爵”。“不，我不屈服，”聂黑流道夫想。他恢复了神志，问自己：“那么，我做得是好还是坏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都一样。都是一样。应该睡觉了。”于是他自己开始下去，到管事和马斯洛发所爬下去的地方去，在这里一切都完结了。

二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聂黑流道夫醒了。年轻的侍候主人的账房办事员听到他的动静，送给他从未有过那么明亮的靴子，和清洁的冷泉水，并通报说农人们在聚集了。聂黑流道夫从床上跳起来，回忆着。昨天关于他要租出土地毁弃农场的惋惜情绪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他现在惊异地想起这个。他现在为他当前的事情高兴，不禁为它骄傲。

从房间的窗子里可以看见长了苣菊的草地网球场，农人们奉管事之命聚集在那里。蛙并没有空叫，天气是阴沉的。没有风，早上落了温暖而轻柔的小雨，在树叶、树枝和草上挂着水珠。飘进窗子里来的，在绿草的气味之外，还有需要雨水的土地的气味。

聂黑流道夫穿衣时向窗外看了几眼，看见农人们聚集在球场上。他们先后地来到，互相脱帽行礼，拄着拐杖，站成一圈。管事，一个肥胖、强健、有肌肉的青年，穿了一件有绿色竖领和大纽扣的短上

衣，来向聂黑流道夫说大家都集齐了，但他们可以先等等——让聂黑流道夫先喝咖啡或茶，两样都准备了。

“不，我顶好还是去见他们吧。”聂黑流道夫说，想到当前和农人们的谈话，感觉到一股全然出乎自己意料的畏怯与羞耻情绪。

他是来实现农人们不敢想到去实现的那种希望——把土地按照低廉的价格租给他们，即是，他来向他们做件善事，而他反而觉得羞惭。他走到聚集的农人们面前，看着他们露出鬈发的、光秃的、白发的头，他窘迫得好久说不出话来。细雨继续下着，落在农人们的头发、胡须和长袍的绒毛上。农人们看着主人，等着他向他们说话，而他却窘迫得说不出话来。窘迫的沉默被镇静自信的德国管事打破了，他认为自己是俄国农民的专家，俄语说得漂亮正确，这个强壮得过于肥胖的人，正如同聂黑流道夫本人一样，和农人们瘦而打皱的脸同衣服下面耸起的瘦肩胛骨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现在公爵对你们做件好事，把土地给你们，可是你们不配这样。”管事说。

“为什么我们不配，发西利·卡尔累支，我们没有替你做工吗？我们很满意过世的女主人，上帝保佑她，年轻的公爵不会抛弃我们的，谢谢他。”雄辩的红发农人说。

“我们没有埋怨主人的地方，我们所申诉的只是没有土地，”另一个宽肩的农人说，“不够维持生活。”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召集你们的，假若你们愿意，我想把土地交给你们。”聂黑流道夫说。

农人们沉默着，似乎是不明白或者不相信。

“拿出土地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中年的穿长背心的农人问。

“租给你们，让你们出低额的租金去使用土地。”

“可喜的事情呀。”一个老人说。

“但愿能够出得起租金就好了。”另一个人说。

“为什么不接租土地呢？”

“这是我们的惯事呀——我们靠土地吃饭！”

“你更安闲了，只要留心收钱，但那是多少的罪过啊！”一些声音说。

“是你们的罪过，”德国人说，“假若你们工作，并且守规则……”

“对于我们的弟兄是不能够这样的啊，发西利·卡尔累支，”尖鼻子的瘦老人说，“你说，‘为什么把马放进麦田里来了？’好像是我放它去的，但是谁放它去的呢，我可是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挥动镰刀，做别的事，我夜里看马睡着了，马进了你的麦田，你连我的皮都要剥去了。”

“但你应该守规则。”

“你说得好——规则，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黑须浓密的、高个的、中年的农人回驳。

“我不是向你们说过做篱墙的吗？”

“你给我们木料啊，”低矮、丑陋的农人从后边发言，“去年我想扎篱墙，砍了一棵树苗，你就把我送到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这就是做篱墙。”

“他说的是什么？”聂黑流道夫问管事。

“Der erste Dieb im Dorf（村上第一号的窃贼），”管事用德语说，“他每年在树林里被人捉到。”然后他对着农人说，“你该知道尊重别人的财产了。”

“可是我们不尊重你吗？”老人说，“我们不能够不遵从你，因为我们是在你的手里，你可以把我们搓成一根绳子。”

“啊，老兄，没有人损害你，你也不要损害别人。”

“真的，损害！你去年打了我的脸，事情就这样算了。同有钱的人不能够讲理，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你要守法律。”

双方显然是在进行言语的争论，但参加者不很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是在说什么。只可以看出来，一方面是被恐惧所约制的愤慨，另一方面是优越与权力的自信。聂黑流道夫听着这些觉得不舒服，他力求回到正事上去：规定价格和付款期限。

“那么关于土地要怎样呢？你们愿意要吗？假若我把全部的地租给你们，你们给什么价呢？”

“东西是您的，您定价吧。”

聂黑流道夫说了价。和寻常一样，虽然聂黑流道夫所定的价远低于他们付给别人的价，农人们却开始还价，认为价钱太高。聂黑流道夫期望他的提议愉快地被接受，但却一点也看不到满意的表征。

只是凭了这一点聂黑流道夫可以断定他的提议于他们是有利的，那就是，在谈到是谁，是全体农民还是一个合作社来接租土地时，农人之间起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希望除开那些没有力量的、不能按期付钱的；另一部分则是那些被除开的人。最后，由于管事的介入，价格和付款期限被确定了，于是农人们喧哗着，下山回返村庄，聂黑流道夫去账房里和管事起草契约条文。

一切办理得正如聂黑流道夫所期待的那样：农人们得到了土地，价格比在这个区域里其他土地价格低百分之三十；他从土地上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于聂黑流道夫却足够有余，特别是因为还有其他的收入，就是他还有已出售的树林及出卖农具所得到的钱。一切似乎极好，但聂黑流道夫总觉得有什么惭愧的地方。他看到农人们虽然有的向他说了感谢的话，却是不满意的，并且期望得到更多的收获。结果是他自己损失了很多，而对农人却没有做出他们所期待的事。

翌日，家制的契约被签订了；由来到的选为代表的老农们陪伴着，聂黑流道夫带着有什么事没有做完的不快情绪，坐上管事的三马拉的、如车站的车夫所说的华丽的车子，向迷惑不满地摇头的农人们告别后，便到车站去了。聂黑流道夫不满意自己。为什么他不满意，他不知道，但他总是觉得有什么悲哀和可耻的事发生了。

三

聂黑流道夫从库斯明斯基来到他从姑母那里所继承的田庄——就是他认识卡邱莎的地方。他希望在这个田庄上处理土地事件一如他在库斯明斯基所处理的那样；此外，他想探听关于卡邱莎还能探听到的一切，以及她同他所生的小孩：他是真死了吗，他是怎么死的？

他清早来到巴诺弗，当他的车子进院子时，第一件令他惊异的，是所有房屋的，尤其是住宅的荒芜老朽的样子。原先是绿色的铁屋顶久未涂漆，锈得变红，有几片铁皮大概是因为风暴向上卷起了；围绕房屋的木板有些地方被人弄坏了，在破处，取下锈钉，木板便可以容易地拿下来。两道阶梯，前面的和他所特别难忘的后面的都腐朽破烂了，只剩下了托撑的柱子，窗上没有玻璃的地方用木板补着，管家所住的厢房、厨房、马厩，都腐朽而发灰。只有花园不仅没有荒芜，而且还茂盛、繁密，现在满是花朵，在篱笆的那边可以看见宛如白云的开花的樱桃树、苹果树、李树。丁香花的篱垣开着花朵，恰似十二年前，那年聂黑流道夫和十六岁的卡邱莎玩捉迷藏，跌了跤，被刺草戳破了皮。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种在屋旁的落叶松那时小得橡一根棍子，现在已长成大树，树干可以做栋梁，树枝上笼罩着黄绿色的柔毛般的松针。河流是在两岸之间，在磨坊的水渠上潺湲着。在河那边的草场上牧着农人畜养的杂色的、混合的畜群。

管家是没有修毕神学课程的学生，在院里微笑着迎接聂黑流道夫，不停地笑着请他进账房，仍旧笑着走到屏墙那边，好像用这个笑容许诺什么特别的东西。屏墙后边有了低语声，又沉默了。车夫接到酒钱，响着铃，把车赶出院子，于是全然寂静了。然后一个穿绣花外衣的、耳上挂着穗子的、赤足的女孩打窗下跑过，在女孩后边跑着一个农人，他在走过的小径上踹响着大鞋的钉子。

聂黑流道夫坐在窗前，看着花园，谛听着。从双扇的小窗子里吹进来春天的新鲜空气和翻掘的土地的气味，轻轻吹动他汗额上的头发和放在被刀刻划的窗台上的纸张。河上浣衣农妇们的杵声，互相交杂地响着，“特啦——吧——嗒卟，特啦——吧——嗒卟”，这声音飘荡在闪耀于阳光之下的筑堤的河面上，河水撞击在磨坊里的声音有节奏地传来，一个苍蝇恐怖地响亮地嗡嗡着从他耳边飞过。

聂黑流道夫顿然想起，同样的在很久之前，当他尚年少而天真时，他在这里听过磨坊节奏声中河上农妇们捣湿衣的杵声，同样的春风曾经吹动他的湿额上的头发，和被刀划刻的窗台上的纸片，同样地从他耳边恐怖地飞过苍蝇，而他并不是想起自己那时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却觉得自己还是和那时一样，是有同样的壮健、纯洁，充满了对于将来的各种最伟大的可能性，然而同时，像在梦中所常有的一样，他知道这已不复再有，于是他感到极度的悲哀。

“要在什么时候吃饭呢？”管家微笑着说。

“随便您什么时候吧，我不饿。我要到村子上去走走。”

“不进房子里来吗？我这里面一切都有条理。请您看一下吧，即使是在外边……”

“不，以后再看吧，现在，请您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一个叫作马特劳娜·哈锐娜的妇人吗？”

她是卡邱莎的姨母。

“有的，在村子上，我不能够和她处得好。她卖私酒。我认识她，也责备过她、骂过她，但是假若要办她——太可怜了：她是一个老太

婆，她有孙子。”管家带着同样的笑容说，表示又愿意讨主人欢喜，又相信聂黑流道夫正和他一样，明白一切的事情。

“她住在哪里？我要去看她。”

“在村子的尽头，打边上数第三家。左手是砖墙的屋子，在砖墙的屋子那边就是她的土墙屋子。但顶好还是我陪您去吧。”管家高兴地微笑着说。

“不用，谢谢您，我去找，请您费神去通知农人们集中：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情。”聂黑流道夫说，打算在这里像在库斯明斯基一样地同农人们订一个契约，并且，假如可能，就在今天晚上。

四

出了大门，聂黑流道夫在长了车前草与羊蹄草的牧场上的全然被人踩出来的小路上，遇见了那个迅速踏动肥胖的光赤的脚、耳上挂着穗子、围了花围裙的农家女孩。她正打算回家，左手迅速地在身前横摆着，右手在胸前紧搂着一只红公鸡。公鸡摆动着红冠，似乎十分镇定，只睁大眼睛，时而伸出时而抬起一只黑爪，爪趾碰到女孩的围裙。当女孩走近主人时，她开始放缓步伐，由跑变为走，和他平肩时，她停下来，把头向后摆了一下，向他鞠躬，直到他走过去了之后，才带着公鸡再向前走。向下走到井边时，聂黑流道夫遇到了在弯曲的背上担着沉重的两满桶水的、穿着脏的粗布外衣的老妇人。老妇人小心地把水桶放下，同样地把头向后摆了一下，向他鞠躬。

在井那边便是村庄。明亮而热的日子，在十点钟的时候已让人发汗了，聚集的云朵只偶尔遮蔽了太阳。全街是强烈的刺鼻的而并非不

愉快的肥料气味，有些是从那些顺着碾平的路向山坡赶去的载运马车上散发出来的，而主要的是从各家院子里掘开的肥料散发出来的，聂黑流道夫正从这些院子的敞开的门前走过。跟随载运马车上山的、赤脚的、裤子与衬衣沾染了粪迹的农人们回头看这位高大肥胖的绅士，他戴着有丝帽箍在太阳下发亮的灰帽子向村上走来，每隔一步即用光亮的有节的有明亮柄端的手杖在地上触一下。从田上回来的农人们在快步的空的载运马车的驾驭台上颠簸着，取下帽子，惊讶地尾随着走在街上的这个罕见的人；村妇们走出大门，站在阶梯上，互相指点议论着他，目送他走过。

在聂黑流道夫所要走过的第四道门前，从门里咿呀地赶出的载运马车令他停住了，车上高高地堆着向下泼落的肥料，顶上面铺了供人坐的席子。一个六岁的男孩跟在车后，为了能乘车而兴奋。穿草鞋的青年农人，大踏着步子，把马赶出门外。长腿的灰色小马从门内跳出来，但是它怕聂黑流道夫，紧靠着车子，腿擦着车轮，跳到由门里拖出沉重车辆的、不安宁的、低嘶的母马前面。瘦而矍铄的，赤脚的穿条子裤和脏长衬衣的，背上高耸着肩胛骨的老人牵出第二匹马。当马匹走上碾平的路，落下灰色的好像烧干的土块的肥料时，老人回到门前，向聂黑流道夫鞠躬。

“您是我们老小姐的侄儿吗？”

“是的，我是她的侄儿。”

“您一路平安。可是来探访我们的吗？”老人饶舌地说。

“是的，是的。那么，你们过得怎样呢？”聂黑流道夫问，不知道说什么。

“什么样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坏极了。”爱说话的老人好像是高兴地拖长声音说。

“为什么坏呢？”聂黑流道夫走进门说。

“什么样的生活吗？最坏的生活。”老人说着，跟着聂黑流道夫向扫干净的有顶棚的地方走去。

聂黑流道夫和他走到顶棚下。

“我家里有十二个人，”老人指着两个妇人说，她们挂着滑落下来的头巾，淌着汗，折起裙裾，半截光腿沾染了肥料痕迹，拿着叉子，站在未扫净的肥料堆上，“没有一个月不买六甫得[3]粮食，可是从哪里弄钱呢？”

“自己的不够吃吗？”

“自己的？”老人带着轻蔑的嘲笑说，“我的地仅够三个人吃，去年的那点收成，还不够吃到圣诞节。”

“那么你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办，我派一个儿子去做工，还向少爷您那里借一点钱。在四旬斋之前一切都张罗了，但是租税还没有付。”

“租税有多少？”

“我家一节[4]要付十七卢布。啊，上帝啊，这样的生活，我们自己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

“我可以到你家里去吗？”聂黑流道夫说，在院子里向前移动着，从干净的地方，走到尚未扫去的被叉子翻掘的发出强烈气味的黄褐色肥料层上。

“怎么不可以？进去吧！”老人说，光脚快步地走着，从脚趾缝里渗出肥料汁水，他赶到聂黑流道夫前面，替他开了农舍的门。

农妇们理了头上的头巾，放下了裙裾，带着好奇的恐惧，看着袖上有金扣子的走进她们家里的清洁的绅士。

从农舍里跳出两个穿衬衣的女孩。聂黑流道夫弯着腰，摘下了帽子，走进门廊，走进污秽、窄狭、发出酸性食品气味、摆了两架织机的农舍。在农舍内的火炉旁站着一个细瘦、见筋、在晒黑的手臂上卷着袖子的老妇人。

“我们的主东来我们这里做客了。”老人说。

“很欢迎。”老妇人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善地说。

“我想看看你们过得怎样。”聂黑流道夫说。

“我们过得就像您看见的这样。屋子要倒了，它就要压死人的。老头子说这样好。我们就这样过活，像做国王，”伶俐的老妇人说，神经质地颤动着头，“我马上要去弄饭了。我要去给工人们做饭。”

“你们吃什么？”

“吃什么吗？我们吃的是好东西。第一道是面包和克法斯酒，第二道是克法斯酒和面包。”老妇人说，露出坏了一半的牙齿。

“不，不是说笑话，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吃什么。”

“吃吗？”老人笑着说，“我们吃的不是精细的。让他看吧，老太婆。”

老妇人摇了摇头。

“要看我们农人吃的东西吗？先生，你是细心人哦。我要看看你呢。他想要知道一切。她说过的面包和克法斯酒，还有汤，昨晚女人们带了鱼来，这就是做汤的，再后是芋薯。”

“没有别的了吗？”

“还有别的，用牛奶冲汤。”老妇人笑着望着门说。

门是开的，门廊上满是人；男孩，女孩，带着婴儿的农妇，挤在门口望着这个要看农家食物的陌生的绅士。老妇人显然骄傲自己能够接待绅士。

“是的啊，我们的生活是坏的，坏的，先生，有什么说的呢！”老人说。“你们跑过来干什么！”他向站在门口的人大声说。

“好，再见了。”聂黑流道夫说，觉得不安、羞耻，却又说不出什么原因。

“谢谢您赏光看我们。”老人说。

许多人在门廊上互相拥挤着让他过去，他上了街，顺街向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从门廊跟他走出去，一个大一点，穿了原是白色的脏

污的衬衣，另一个穿了旧而褪色的淡红衬衣。聂黑流道夫回头看了看他们。

“现在到哪里去呢？”穿白衬衣的男孩问。

“到马特劳娜·哈锐娜那里去，”他问，“你们晓得吗？”

穿淡红衬衣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了起来，大的严肃地问：

“哪个马特劳娜？她老吗？”

“是的，她老。”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她是塞妙尼哈，她在村子边头上。我们陪你去。哎，非的卡，我们送他去。”

“可是马呢？”

“我看，没有关系！”

非的卡同意了，于是他们向村子上端走去。

五

聂黑流道夫和小孩在一起比和大人在一起自如一点，他一路上和他们交谈着。穿淡红衬衣的小男孩停止了笑声，说话和大男孩同样聪明详尽。

“喂，你们这里谁最穷？”聂黑流道夫问。

“谁穷吗？哈益穷，塞妙恩·马卡罗夫穷，还有马尔发很穷。”

“还有阿尼丝亚，她更加穷。阿尼丝亚连牛也没有，她家靠讨饭为生。”小的非的卡说。

“她没有牛，但一共只有三个人，马尔发家有五个人。”大的男孩反驳。

“她还是寡妇。”红衣男孩为阿尼丝亚辩护。

“你说阿尼丝亚是寡妇，但马尔发同样的是寡妇，”大的男孩继续说，“一样没有丈夫。”

“丈夫在哪里？”聂黑流道夫问。

“在牢里喂虱子。”大的男孩应用通常的说法。

“去年在主人家的树林里砍了两棵桦树，他就被送去坐牢了。”小的红衣男孩连忙说。“到现在已坐了五个多月，女人讨饭了，三个小孩，还有可怜的老太婆。”他详细地说。

“她住在哪里？”聂黑流道夫问。

“就在这个院子里。”男孩说，指着房子，在房子对面聂黑流道夫所走的小径上站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孩，他摇动着，膝盖向外曲着的弯腿费力地支撑着身体。

“发西卡，鬼东西，跑哪里去了？”从农舍里跑出的，穿灰色脏污的好像撒了灰的衬衣的妇人大叫着，她带着惊惶的脸色，冲到聂黑流道夫的前边，抓住小孩带进屋里，好像她怕聂黑流道夫要对她的小孩做什么。

这就是那个妇人，她的丈夫因为从聂黑流道夫的树林里砍桦树而坐牢。

“哦，但是马特劳娜——她穷吗？”聂黑流道夫问，这时他们已走到马特劳娜的屋前。

“她是多么穷啊，她卖酒。”红衣的瘦小孩断然地回答。

到了马特劳娜的屋前，聂黑流道夫丢下小孩们，走进门廊然后走进农舍。马特劳娜老太婆的房子是六阿尔申宽，在火炉后边的床上成人不能够伸直腰肢。他想，“就在这个床上，卡邱莎生产，后来又生病”。这个屋子几乎全被织机占去了，在聂黑流道夫把头碰了低门走进来时，老妇人正带着自己的大孙女在理纱。还有两个孙子跟在绅士后边跟着跑进农舍，站在门口他的后边，手抓着门框。

“找谁？”老妇人愤怒地问，因为未理好织机而发脾气。此外她秘密地售酒，惧怕一切不相识的人。

“我是主东。我想和你谈谈。”

老妇人沉默着，注意地观看，然后突然完全变样了。

“你哦，亲爱的，我，呆瓜，不认识，我以为是什么过路的，”她用做作的亲善的声音说，“哦你，我的漂亮的亲爱的……”

“我们谈话不要有人，”聂黑流道夫看着敞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小孩们，小孩们后边是一个瘦妇人，她带着一个虚弱的，但仍然微笑着的、病得面色苍白的、戴着碎布做的圆顶帽子的小孩。

“什么东西没有见过吗，我要给你们一下，把我的拐杖拿来！”老妇人向站在门口的人喊叫，“关门，嗯！”

小孩们走开了，带小孩的妇人关了门。

“我还以为，谁来了。原来是先生自己，我的亲爱的，顶可爱的漂亮哥儿！”老妇人说。“您怎么随便来这种穷地方，也不选地方啊。你啊，宝贝啊！老爷，你这里坐坐吧，在这里椅子上吧，”她说，用围裙擦着椅子，“我以为是什么鬼爬来了，却原来是老爷自己，好先生，我们的好人，恩人。你饶恕我吧，老呆瓜瞎眼了。”

聂黑流道夫坐下了，老妇人站在他前面，用右手托着腮，用左手抓着右手的尖肘端，用唱歌的声音说：

“你也变老了，老爷。你过去像是好花儿，但现在这样了，似乎，也有烦心的事了。”

“我是来问点儿事情的，你记得卡邱莎吗？”

“卡切锐娜吗？怎么会不记得？她是我的姨侄女……怎么不记得？眼泪啊，我为她流过眼泪哦。我全都知道。哎哟，谁在上帝面前没有过错，谁在皇帝面前没有罪呢？年轻人的事是这样的啊，你是喝茶又喝咖啡的，鬼缠你了，他也是有力量的啊。怎么办呢！虽然你抛弃了她，但你却酬报了她：给了她一百卢布。但她又做了什么呢？她没有理性了。假若她听了我的话，她就可以过活了。但，尽管她是我的姨侄女，我却要老实说，她是不走正道的丫头。我后来看到她是在多么好的地方啊，她不愿顺从，骂了主人。我们能够骂绅士吗？嗯，他们把她辞歇了。后来，她是可以在森林官家里过活的，但她不愿这样。”

“我想问问小孩子。她在你这里生产的吗？小孩子在哪里？”

“小孩，哎哟，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她病得很凶，我不觉得她能起来了。我替小孩合适地行了洗礼，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哦，在母亲要死的时候，何必要天使模样的小人儿受苦呢。别人家也这样做，不管小孩，不喂小孩就死了；但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是自己麻烦一点好了，送到育婴堂去吧。钱是有的，于是送去了。”

“有号数吗？”

“有号数，但他那时就死了。她说：带到了这里，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那个住在斯考罗得诺的女人。她是做这种事情的。她叫作马拉尼亚，现在死了。是个聪明女人——你晓得她怎样地做的啊！有人把婴儿带给她，她便接下来，养在自己的屋里，喂他。她喂到凑足了数可以送到育婴堂的时候，凑足三四个，就一道送去。她做得很聪明：那个大的摇篮，是双铺位的，一边放一个。有一个把柄。她在篮里放下四个，把头分开，脚在一起，就不得相碰了，她就是这样的一次送四个。用奶嘴放在小嘴里，他们不作声，小心肝们啊。”

“哦，还有呢？”

“哦，她就是这样送去了卡切锐娜的小孩。她收养了不过两星期。还在她家里，小孩就病了。”

“小孩好看吗？”聂黑流道夫问。

“那么好的小孩，找不到更好的了。”老妇人说，动着老眼，添上一句，“就和你一样。”

“他为什么生病呢？是吃得不好吗？”

“哪有吃的东西啊！只是做个样子。当然啰，不是自己的孩子。只够维持着性命到育婴堂。她说，刚送到莫斯科，马上就死了。她还带来了证书，一切都正常。她是个聪明女人。”

这便是聂黑流道夫所能查明的关于自己孩子的情形。

六

在农舍和门廊的两道门上又碰了头，聂黑流道夫上了街。穿白衣的、烟色衣的、红衣的小孩都等着他。还有几个新来的和他们站在一起。有几个怀抱乳婴的妇人也等着，其中有那个瘦妇人，她怀里抱着一个戴碎布圆顶帽的无血色的孩子。这个小孩不断奇怪地笑着，小脸儿看上去很虚弱，并且紧张地动着弯曲的拇指。聂黑流道夫知道这是痛苦的笑。他问，这个妇人是谁。

“这就是我向你说的阿尼丝亚。”大的男孩说。

聂黑流道夫转身向着阿尼丝亚。

“你过得怎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我怎么过活吗？讨饭。”阿尼丝亚说，她哭起来了。

衰弱的小孩露出满面笑容，屈着细瘦的腿。

聂黑流道夫取出钱夹，给了妇人十卢布。他还没有走两步，便有另一个抱小孩的妇人追上他，然后有一个老妇人，再后又有一个妇人。大家都说到自己贫穷，要求给她们帮助。聂黑流道夫分散了他钱夹里所有的六十卢布小钞票，带着异常的苦闷回到家里，即管家的厢房里。管家微笑着迎接聂黑流道夫，向他报告说农人们傍晚可以参加聚会。聂黑流道夫感谢了他，没有进房，却走入花园里落着白苹果花瓣的长了杂草的小径上，思索着他所见的一切。

起初厢房那边是安静的，但后来聂黑流道夫听到管家的厢房里有两个互相交杂的愤怒的妇人声音，其中只偶尔听到管家的带笑而和气的声音。聂黑流道夫谛听了一下。

“我的力气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摘下我颈子上的十字架[5]呢？”一个发怒的妇人声音说。

“但它只是走错了路啊，”另一个声音说，“放还吧，我说。你为什么要牛受苦呢？小孩们没有奶吃啊。”

“给钱呢还是做工？”管家的和气的声音说。

聂黑流道夫走出花园，走到台阶前面，那里站着两个头发散乱的农妇，其中之一显然是怀孕八九个月了。在台阶的踏级上，站立着双手放在麻布外衣口袋里的管家。看见了主东，农妇们缄默了，并开始整顿头上滑脱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拿出手，开始微笑着。

事情是这样的，农人们，如管家所说的，故意放他们的小牛甚至大牛进主人的牧场。现在这些农妇们的牛有两头在草场里被抓住赶进牛槛里去了。管家要求农妇为每头牛付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农妇们却坚持，第一，她们的牛只是走错了路，第二，她们没有钱，第

三，即使是答应了做工，也应该立刻把牛放还，牛在空地上从早上起就没的吃，可怜地在叫了。

“我说了多少次，”带笑的管家说，环顾着聂黑流道夫，好像是要他做见证，“假使你们白天赶牛回家，你们要看着你们的畜牲。”

“我只是去看看小孩，牛走错了路。”

“要是看牛，就不要走开呀。”

“可是谁喂小孩呢？你不给他吃乳呀。”

“要是真踏了草场，我们也不会心痛呀，然而牛只是走错了路。”另一个农妇说。

“所有的草场都被践踏了，”管家向聂黑流道夫说，“假如不处罚她们，一点草料也没有了。”

“哎，不要积罪过啊，”怀孕的妇人大叫，“我的牛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可是这次抓住了，付钱呢，还是做工呢。”

“好，我做工，把牛放出来吧，不要让它饿得难受啊，”她愤怒地大叫，“我昼夜没有休息的时候。婆婆害病，丈夫贪酒，我一个人忙着一切的事情，可是力气没有了。我做工要做得闭气了。”

聂黑流道夫要管家放了牛，自己又回到花园里思索自己的心事，但现在已经没有要思索的了。他现在觉得这一切是那么明显，使他不

能不十分诧异为何别人没有看见，而他也这么久没有看见那个如此显而易见的东西。

“人们渐将死绝，习惯了渐渐地死绝，并且养成了适应渐绝的生活态度——儿童的死亡，妇女的过度劳动，大家的尤其是老人的食物缺乏。于是人们渐渐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自己看不见这一切情况的恐怖，也不对它怨诉。于是后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自然的，是应该如此的。”

现在，他觉得，人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所一向指示出来的贫穷的主要原因和白书一样明显，这就是人们被地主夺去了他们唯一赖以生活的土地。

同时十分明白的是，小孩和老人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牛乳，而没有牛乳是因为没有土地养牛和收获粮食与草料。他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或者至少是人们不幸的主要而最直接的原因，乃是养活他们的土地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别人的手里，这些人利用土地所有权，靠他们的劳动而生活。土地对于人们是那么必要，人们没有土地便要死。由这些陷于极贫的人耕种，是为了把土地上的粮食卖到国外，而使土地的所有者能够为自己买帽子、手杖、马车、青铜器等。他现在觉得这是那样明白，正如同关在围垣里的马匹，吃光了脚下所有的草，因为饥饿而消瘦将死，而这时，却不让它们利用能为自己找到食料的土地……这是可怕的，一定不能存在且不应该存在的。应该找出方法来使它不复存在，或者，至少是自己不参与其事。

“我一定要找出方法来，”他想，在桦树走道上来回走动着，“在学术团体里，在行政机关里，在报纸上，我们讨论人们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人们生活的方法，只是不说出一种无疑的确实可以改善人们生活的

方法，就是不复夺去他们所必需的土地。”于是他清晰地想起了亨利·乔治的基本原则和自己对它的热衷，并且诧异他竟能够忘记这一切。“土地不能够作为私产，土地不能够作为买卖的对象，正如水、空气、阳光一样。对于土地以及土地给予人们的一切利益，大家有同等的权利。”

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想起了在库斯明斯基的事务处理他便觉得羞耻。他欺骗了自己。他知道人不能够有土地所有权，却承认自己有这种权利，并且把他内心知道他无权私有的东西分了一部分给农民。现在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并要改变他在库斯明斯基所做的。于是他在脑中拟定他的计划，就是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租金，并且承认租金是这些农民的财产，他们付出这些钱，由他们用在纳税和公共事业上。这不是Single-Tax（单一税），而是在目前制度之下它的最可能的近似物。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乃是他拒绝享受土地私有权。

当他进屋时，管家特别高兴地微笑着，邀他用饭，表示担心他的妻子由戴耳穗的女孩协助着所预备的菜肴烧煮得过火。

桌上铺了粗台布，绣花手巾用来代替餐布，桌上有vieux-saxe（萨克森古瓷）的断了把子的汤皿装着马铃薯鸡汤，这鸡就是那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鸡，现在被切甚至是被斩成块了，有些地方还有毛。汤后便是这只烧了毛的鸡和加了大量油糖的凝乳，虽然这都是没有滋味的，聂黑流道夫却吃下了，没有注意到吃的是什么：他只专心注意在自己的思想上，它立即解决了他从村庄上回来时的苦闷。

管家的妻子，在戴耳穗的惊惶的女孩给她碟子的时候，从门外向里看，而管家自己骄傲地夸奖着他的妻子的手艺，越笑越高兴了。

餐后聂黑流道夫费力地要管家坐下来，为了检查自己的心事并同时向什么人表示自己所盘算的心事，向他说了自己要把土地给予农民的计划，并问他对这事的意见。管家微笑着，做出那种表示他早已想到这个并且很高兴听的神色，但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懂，这显然不是因为聂黑流道夫表达得不明晰，而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便须聂黑流道夫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同时，每人为自己利益作打算而牺牲别人利益，这个道理在管家的意识里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致当聂黑流道夫说到土地上的一切收入应该用作农民公共基金时，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能了解。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从这基金上收利息吗？”他说，满脸喜色。

“不是的哦。您知道，土地不能作为私人的财产。”

“这是真的！”

“土地所生产的一切因此是属于大家的。”

“那么您不是没有收入了吗？”管家问，不再微笑了。

“我也要放弃的。”

管家深深地叹息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微笑着。现在他明白了。他明白，聂黑流道夫是一个不十分健全的人，立即开始在聂黑流道夫放弃土地的计划中找寻个人利益的机会，并断然地想要这样去了解这个计划，就是让他能够利用放弃的土地。

当他明白了这也不可能时，他苦恼了，不再对这个计划感兴趣了，只是为了讨好主人，他继续微笑着。看到管家不了解他，聂黑流

道夫让他走了，自己坐在被刀划切的染了墨水的桌子前，着手在纸上写出自己的计划。

太阳已经落到刚刚发芽的菩提树下边去了，蚊子成群地飞进屋咬聂黑流道夫。当他在窗前同时写完了草稿并听到村上牛鸣声、开门声和相聚的农人们谈话声时，聂黑流道夫向管家说，无须叫农人们到账房里来，他自己要到村庄上去，到他们相聚的院子里去。匆匆喝完管家所给的一杯茶，聂黑流道夫到村子里去了。

七

在村长家门前的人群中发出谈话声，但聂黑流道夫刚刚走到那里，议论便停了，农人们先后摘下帽子，如同在库斯明斯基一样。这个区域的农民远比库斯明斯基的农民穷；正如同女孩和妇人们在耳上挂着穗子，男人们几乎都穿草鞋和土机布的衬衣与长袍。有几个人赤脚、只穿衬衣，好像是刚丢下工作过来的。

聂黑流道夫提起精神，开始说话，向农民说到自己要把全部土地分给他们的意思。农人们沉默着，在他们面部的表情上没有丝毫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黑流道夫红着脸说，“土地不应该属于不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利。”

“确实的。正是这样的。”农人们的声音说。

聂黑流道夫继续说到土地的收入应该由大家分摊，因此，他提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所定的租金，作为公共基金，这个基金

他们可以利用。可以继续听到称赞和同意的话，但农人们严肃的面孔变得愈益严肃了，而先前看着主人的眼睛垂下去了，好像不愿使他因为他的狡猾被大家看破，他不能够欺骗任何人，而觉得羞耻。

聂黑流道夫说得很明白，农人们是解事的人；但就如同管家好久不能明白的同样的理由，他们不了解他，不能够了解他。

他们无疑地相信每个人照例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关于地主，他们凭历代的经验早已知道地主总是注意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因此，假若地主召集他们向他们提出新的计划，那显然是为了要更加狡猾地欺骗他们。

“哦，那么，你们看，要给土地什么价钱呢？”聂黑流道夫问。

“怎么要我们给价呢？这个我们不能办。地是您的，权是您的。”人群中有些人回答。

“不是哦，你们自己可以用这些钱做公共的事。”

“这个我们不能办。公共是一回事，这又是一回事。”

“你们知道，”跟聂黑流道夫同来的管家想说明事由，微笑着说，“公爵要把土地给你们，收租钱，这钱又拿出来给大家，作为你们的公共基金。”

“我们很明白，”无牙的老人气愤地说，没有抬起眼睛，“好像是在银行里，我们只要按期付钱。我们不希望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那么繁重，这意思就是要大家破产。”

“这是行不通的。我们顶好是照旧。”一些不满意的甚至粗野的声音说。

聂黑流道夫提到要写一个契约，在契约上他要签字，他们也要签字，这时反对之声特别猛烈。

“为什么要签字呢？我们过去怎样工作，将来也怎样工作。但这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无知的人哦。”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事情不同寻常。过去怎样，将来还让它怎样吧。只要不出种子好了。”许多声音说。

不出种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在目前制度之下，田上的种子由农民出，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那么你们是拒绝了，不想接受土地了吗？”聂黑流道夫问，转向一个中年的、脸色光辉的、穿破长袍的、赤脚的农人，他好像兵士们奉命脱帽时那样，特别挺直地在弯曲的左手上拿着破帽子。

“正是这样。”这个农人说，显然尚未摆脱兵营生活的催眠力。

“那就是，你们的土地够了吗？”聂黑流道夫问。

“并不够。”退伍的兵带着做作的快乐的神情回答，小心地在身前拿着自己的破帽子，好像是要把它递给任何要用它的人一样。

“哦，你们还是想一想我向你们所说的吧。”诧异的聂黑流道夫说，并且重复了自己的提议。

“我们用不着想，我们说的怎样，就是怎样。”无牙的愁闷的老人愤怒地说。

“我明天在这里过一天，假如你们改变了意思，就来向我说。”

农人们没有回答。

聂黑流道夫便是这样地得不到结果，回到账房里去了。

“我要报告您，公爵，”当他们回到屋里时，管家说，“您同他们谈不拢，他们固执。只要他是在聚会里，他站定了，你就移不动他。因为，他们什么都怕。这些农民，无论是白发的，还是黑发的，他们不同意，却是聪明的人。当他来到账房里，你要他坐下来吃茶，”管家微笑着说，“和他说话，他好像一个公使，非常聪明，一切都批评得合适。但是在聚会的时候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说同样的……”

“那么能不能叫那最懂事的农人，叫几个人到这里来呢？”聂黑流道夫说，“我要同他们细谈。”

“这是能够的。”微笑的管家说。

“那就请您叫他们明天来吧。”

“都行，我明天召集。”管家说，更高兴地微笑了一下。

“咦，多么伶俐哦！”在肥马上颠动着的、黑发的、纷乱的胡须从未梳过的农人向并排骑马的、响着铁勒的、另一个穿破衣的、年老的瘦农人说。

农人们在夜间到大路上来牧马，并偷偷地在主人的树林里牧马。

“我白白地把土地给你，只要你签字。他们欺骗过我们弟兄还少吗？不，老兄，废话啊。现在我们自己开始懂事了，”他说，开始呼唤迷路的小马，“马呀，马呀！”他叫，止住了坐骑，向回看，但小马不在后边，却在旁边，走进草场里去了。

“咦，小畜牲，进惯了主人的草地。”黑发的有乱胡须的农人说，听到了酸模秸的响声，离群的小马嘶叫着在有露水的发出沼泽气味的草场里从酸模秸上跑过。

“你听，草地上长的草好多哦，在节日应该叫女人们来除草，”穿破衣的瘦农人说，“不然镰刀要生锈了。”

“他说，签字，”乱须的农人继续批评主人的话，“签字，他要把你活吃下肚呢。”

“是这样的。”年老的回答。

他们未再说别的。只听到硬路上的马蹄声。

八

回到屋里，聂黑流道夫在准备了做他卧室的账房里看到一个高床和羽毛床垫，两个枕头，和深红的、精细讲究填絮的、双人用的、硬的绸被——显然是管事妻子的嫁妆。管事请聂黑流道夫用剩余的菜饭，但他拒绝了，管事为了不周的招待和简陋的设施致了歉意，便离开了，剩下了聂黑流道夫一个人。

农民的拒绝丝毫未使聂黑流道夫不安。相反，虽然在库斯明斯基那边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并不断地感谢，而在这里他们对他表示不相

信甚至仇视，他却觉得自己是心安而快乐的。

账房里又气闷又不清洁。聂黑流道夫走到院子里，又想走到花园里，但想起那个夜间，下房的窗子，后门的阶梯，他觉得走到被罪恶的回忆所玷污的地方是不愉快的。他又坐在阶梯上，吸进弥漫在温暖空气中的桦树新叶的强烈香气，久久地注视着黑暗的花园，听着磨坊、夜莺和阶梯旁边树丛里单调地啼唤的其他鸟雀的声音。管家的窗子里已经熄了灯，在东方，在仓房的后边，初升的月亮映着红光，闪光愈益照亮了茂盛的花园和破屋，远处传来了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布了乌云。夜莺和鸟雀都缄默了。在磨坊的水声中夹杂着鹅叫声，在村庄上和管家的院子里开始传来了鸡鸣声，因为它们通常在温暖的风暴之夜啼得早。有一种传说，说鸡在快乐的夜里啼得早。对于聂黑流道夫而言这一夜不只是快乐的，对于他还是高兴的、幸福的夜。他心中的想象重新唤起了他还是洁纯青年时在这里所过的那个幸福夏季的印象，他觉得自己现在不但还是那时候的那个样子，而且是在自己生活过的一切最好时光的那个样子。他不仅想起而且觉得自己是祷告上帝，要求上帝向他显示真理的十四岁少年时的那个样子，是和母亲分别时伏在她膝上哭泣应许她永远做好人并且绝不使她苦恼的小孩时的那个样子。觉得自己是过去某一时的那个样子，那时他和尼考林卡·伊尔切聂夫决定了要永远互相协助过善良生活并要极力使一切的人幸福时的那个样子。

他现在想起了他怎样在库斯明斯基受了试探，他曾为房子、为树林、为农场、为土地惋惜；他现在又问自己还惋惜吗？他甚至觉得奇怪，他会惋惜这些东西。他想起了他今天所看见的一切：带着孩子们的妇人，她的丈夫因为在聂黑流道夫的树林里伐树而坐牢；那个可怕的马特劳娜，她认为，至少是说到，像卡邱莎那种情况的妇女应该委

身为绅士们的情妇；想起了她对小孩们的态度，把他们送往育婴堂的方法；那个不幸的，衰弱的，微笑的，因为缺乏食物而将死的，戴碎布帽子的小孩；想起了那个怀孕的，软弱的妇人，她被迫为他做工，因为她被工作弄疲乏了而没有看她的饿牛。同时又想起了监狱，剃发的头，狱室，恶臭气味，镣链，以及和这些相对的他自己的和一切小城、都市、绅士生活的疯狂的奢侈。一切是十分明白而无疑的。

明月几乎是浑圆的，从仓屋那边升起，在院坪上横映着黑影，破屋顶上的铁皮反射着亮光。

好像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月色，沉默的夜莺又在花园里发出唑唑声和啼啭声了。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他如何在库斯明斯基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并决定了他要怎么去做的问题；并且想起了他如何弄混了这些问题而不能够决定：每一个问题有那么多种的考虑。他现在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诧异它们是多么简单。它们简单，因为他现在不想到它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而只想到他应该做什么。奇怪的是应该为自己做什么，他不能够决定；而应该为别人做什么，他却无疑地明白。他现在无疑地知道，土地应该给予农民，因为占有土地是不好的。无疑地知道，他不应该离开卡邱莎，帮助她，准备去做一切，以便赎清自己对她的罪过。无疑地知道，应该研究、分析、阐明、了解法庭与处罚之类的事情，在这些事情当中，他觉得他了解了别人没有了解的东西。这一切将产生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但无疑地知道，他必然一定要做那件事情。而这个坚决的信念使他觉得高兴。

乌云布满天空，看见的已经不是闪光，而是照亮全部院落和没有台阶的破屋的闪电，雷声正在头顶响着。一切鸟雀都安静了，但树叶摇动起来，风吹到聂黑流道夫所坐的阶梯，吹动他的头发。雨点一滴又一滴地落下，在屋顶铁皮上发出巨大的响声，闪光照亮了全部天空；一切都安静了，聂黑流道夫还不及数到三，便有东西在他头上可怕地霹雳一声震动了天空。

聂黑流道夫进到屋里。

“是，是，”他想，“我们的生活所做出来的事，一切的事，这事的全部意义，是我所不懂且不能懂得的。姑母们为什么要活？尼考林卡·伊尔切聂夫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我活？卡邱莎为什么活？我的疯狂呢？为什么有了战争？和我的后来的放荡生活呢？了解这一切，了解主的一切意志不是我所能的。但执行他在我们良心上所写的意志这是我所能的，这个我无疑地知道。在我执行的时候，是无疑地心安的。”

雨倾如注，簌簌地从屋顶上流入桶里；闪电照耀院落和房屋的次数稀少了。聂黑流道夫回到房间里，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却并非不怕臭虫，墙上破而脏的纸令他怀疑有臭虫。

“是的，不要把自己当作主人，而是仆人。”他想，并为这个思想高兴。

他的惧怕被证实了。他刚熄了蜡烛，虫子便开始围攻他，叮咬他。

“放弃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蚤、臭虫、龌龊！……嗯，有什么关系呢？假若是应该忍受这些，我就忍受吧。”虽然是很愿意，他却不能够忍受这个，坐在打开的窗前，玩赏着重现的明月。

九

聂黑流道夫直到早晨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在中午的时候，七个被管家选出的受邀的农人来到花园里的苹果树下，管家在那里的打进土里的木柱上用板搭了桌子和凳子。他们劝了很久才使农人们戴上帽子，坐到凳上。今天穿了草鞋打了干净腿布的退伍兵按照“在埋葬时”拿帽子的规矩，特别固执地在身前拿着自己的破帽子。农人当中有一个仪态庄严的宽肩的老人，半白的胡须上有卷毛，好像是米开朗基罗[6]的摩西一样，白色卷曲的密发弹在晒黑的光着的前额上，当他戴上大帽子，掩起新土机布长袍，钻到凳前坐下时，其余的人都照样坐下了。

当大家都坐定时，聂黑流道夫坐在他们对面，把臂肘支在桌上他的写了计划大纲的纸上，开始说明。

或是因为农民们为数较少，又或是因为他不再注意自己而在注意目前的事务，聂黑流道夫这一次没有感觉到丝毫窘迫。他主要向有白胡须卷毛的宽肩的老人说，期待着他的赞同或反对。但聂黑流道夫关于他所做的设想是错的。庄重的老人，虽然在别人反对的时候赞同地点着自己美丽的长老气派的头或者皱眉摇头，却显然很难了解聂黑流道夫所说的话，直到别的农人把他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重述出来时才能明白。最懂得聂黑流道夫的话的是一个和长老气派的老人并坐的、瞎了一只眼的，穿打补丁的棉布衣服、旧的破了一边的鞋、几乎没有胡须的、短小的老人——聂黑流道夫后来知道他是炉匠。这人迅速地动着眉毛，用神地注意着，并随即用自己的言语重述聂黑流道夫所说的话。同样迅速了解的是一个有白胡须和明亮聪明的眼睛的、矮胖的老人，他利用一切机会，对于聂黑流道夫的话做出嘲笑的反讽的

非难，并显然夸耀着这个。退伍的兵，假若不是因为兵士生活而变呆了，不是因为无意义的兵士言语的习惯而弄不清头绪，也似乎能够了解这个。对于这事态度最严肃的是那个用低音说话的、长鼻子、短胡须、穿清洁的土机布衣服和新草鞋的大汉。这人了解一切，在需要说话的时候才发言。其余的两个老人，一个就是那个无牙的，他昨天在聚会时对于聂黑流道夫的一切提议都大声作坚决的反对，另一个是高长、白发、跛腿、穿长靴、瘦腿上紧裹白腿布、善良面孔的老人，两人几乎在全部时间中沉默着，却注意地听着。

聂黑流道夫最先说出自己对于土地私有的见解。

“在我看来，土地是不能够卖也不能够买的，”他说，“因为假若土地可以卖，有钱的人便买去所有的土地，然后因为土地使用权去向没有土地的人索取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东西。”他引用着斯宾塞的议论添说：“他们要为了生活而索取金钱。”

“唯一的方法——绑了翅翼飞吧。”有笑眼和白胡须的老人说。

“这是真的。”长鼻子用低音说。

“正是如此。”退伍的兵说。

“妇人为牛割草：被抓下牢。”跛脚的好心肠的老人说。

“自己的地在五里之外，租佃没有门路，价钱高得你付不起，”无牙的愤怒的老人说，“他们可以随意把我们搓成绳子，比奴隶还不如。”

“我想的和您一样，”聂黑流道夫说，“认为占有土地是罪恶。因此我想放弃土地。”

“真的？好事情啊。”有摩西式卷毛的老人说，显然是以为聂黑流道夫要出租土地。

“我是因此到这里来的：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分它。”

“交给农人们，这就完事了。”无牙的愤怒的老人说。

聂黑流道夫最初觉得在这句话里有人怀疑他意向的诚恳，窘了一下。但他立刻便觉得自如了，利用这个意见，说出他所要说的。

“我是高兴交出的，”他说，“但是交给谁，怎么交呢？交给什么样的农人呢？为什么交给你们的团体，不交给皆明斯克那边的呢？”（这是邻近的只有极少土地的村庄）

大家沉默着。只有退伍的兵说：

“正是如此。”

“哦，现在，”聂黑流道夫说，“你们告诉我，假若沙皇说，夺去地主们的土地，散给农民……”

“难道有这话吗？”还是那个老人问。

“不，沙皇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自己说的：假如沙皇说，拿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有农人的，有主人的。”炉匠迅速地把眉毛抬起又放下来说。

“还有呢？按人头分摊。”好心肠的、跛腿的、裹白腿布的老人说。

大家赞同了这个意见，认为这是满意的。

“怎么样按人头呢？”聂黑流道夫问，“也分给仆人们吗？”

“不分。”退伍的兵说，极力在自己的脸上表现着快乐的勇敢。

但慎重的高长的农人不合他意。

“要分就大家平分。”他想了一下，用深沉的低音回答。

“不行，”聂黑流道夫说，他事先准备了自己的反驳，“假若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工作不犁田的人——绅士、听差、官吏、书记、所有城市里的人，便拿去各人的一份卖给有钱的人了。有钱的人又集聚土地了。但那些耕种自己一份土地的人又要生男育女，土地便又分散了。有钱的人又把需要土地的人控制起来了。”

“正是如此。”兵士连忙地赞同着。

“要禁止他们卖田，只让犁田的人有田。”炉匠说，愤怒地打断着兵士。

对于这一点聂黑流道夫回答说，要看出来谁是为自己耕田，还是为别人耕田，是不可能的。

这时高长的慎重的农人提议由农业公会全体去耕种。

“谁耕种，谁有的分。谁不耕种，谁便没有。”他用坚决的低音说。对于这种公社式的计划聂黑流道夫也准备了他的理由，他回答

说，为了这样就必须人人有犁，要有同样多的马匹，不要让有些人落在别人之后，或者一切马匹、犁头，连韧和所有的农具都是公共的，并且为了置备这些，必须所有的人同意。

“我们的人一生也不会同意的。”愤怒的老人说。

“那要打架不歇了，”有白胡须和笑眼的老人说，“女人们要互相把眼睛也挖出来了。”

“然后，土地在好坏上又怎么分呢？”聂黑流道夫说，“为什么把黑土的地分给这些人，又把黏土和沙土的地分给那些人呢？”

“分成小块块，大家平分。”炉匠说。

对于这个聂黑流道夫说，问题不是在一个地区分配土地，而是要在各省分配土地。假如把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则为何有的人得到好地，有的人得到坏地呢？大家都希望有好的土地。

“正是如此。”兵士说。

其余的人沉默着。

“因为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黑流道夫说，“关于这个不单是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人在研究。有一个美国人，亨利·乔治，他是这么想的。我同意他。”

“但你是主人，你分配吧。你怕什么？凭你的意思好了。”愤怒的老人说。

这个插言使聂黑流道夫发窘了；但令他高兴的是，他注意到不是他一个人不满意这个插言。

“等一下，塞妙恩伯伯，让他说吧。”慎重的农人用兴奋的低音说。

这话鼓励了聂黑流道夫，于是他开始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单一税的计划。

“土地不是任何人的，是上帝的。”他开言。

“是这样的。正是如此。”几个声音回应着。

“所有的土地是大家的。大家对土地有同等的权利。但土地有好有坏。人人希望得到好的。怎么办才能公平呢？就是要让那些有了好土地的人向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付出土地的价值，”聂黑流道夫回答了自己，“但因为难以确定谁应该付钱给谁，又因为公共事业需要筹钱，所以要这么办，就是要让有土地的人，为了社会的需要，把土地的价值付给社会。那么大家都均等了。若想有土地，对好土地要多付，对坏土地就少付。若是不想有土地什么也不要付，而公共事业所需要的租税由那些有了土地的人为你们付。”

“这是对的，”炉匠动着眉毛说，“谁有好土地，谁就多付。”

“这个亨利·乔治是有头脑的。”有卷毛的庄重的老人说。

“但愿要付的钱合乎我们的能力。”高汉子用低音说，显然已经预见到这事情有何结果。

“付的钱应该是不多不少的……假若多了就付不出，就有损失，假若少了，就大家互相购买，出卖土地了。这就是我要为你们办的。”

“这是对的，这是真的。哦，这好极了。”农人们说。

“有头脑，”有卷毛的老人重复说，“乔治！想出这样的东西来了。”

“哦，假若我想有土地，怎样呢？”管家微笑着说。

“假若有多余的土地，你拿去种吧。”聂黑流道夫说。

“为什么你要有？你是这样的富实。”笑眼的老人说。

会议在这里结束了。

聂黑流道夫又重复了自己的提议，但是他不要求现在就有回答，却劝告他们和大家商谈，然后再来给他回话。

农人们说了要和大家去商谈并给他回话，便告别了，在兴奋的心情中走了。一路上好久还可以听到他们大声的渐渐远去的谈话。他们的声音响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并且从村庄上带到了河上。

第二天农人们未做工作，讨论了主人的提议。他们这个团体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主人的提议是有利的，没有危险的，另一派认为这是奸计，他们不能够了解它的真意，因此是特别地恐惧。然而在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了接受所提出的条件，来到聂黑流道夫那里说明了全体的决定。影响这个决定的，是一个老妇人所说出的，关于主人行为的说明，它为老人们所接受并且消除了一切对于欺骗的畏惧，它的内容是说主人已开始想到他的心灵，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他的心灵。这个

说明被聂黑流道夫在巴诺佛时所分散的大宗金钱周济证实了。聂黑流道夫在这里所分散的金钱周济是这样地引起的，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农民所遭受的那样贫穷和艰难的生活，并且为这样的贫穷所触动，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却不能够不分散那些金钱，他现在收到的钱特别多，因为他去年卖了树林，收到一笔钱，在库斯明斯基又收到出售农具的定金。

一大群人，主要的是妇女，一晓得了地主把金钱给了乞求的人，就开始从各处来到他这里求助。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应付他们，怎样决定给多少和给谁的问题。他觉得不将他所有的很多金钱给予乞求的且显然是贫穷的人，是不可能的。随便地给予那些乞求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唯一摆脱这种情况的方法便是离开。他急忙这么做了。

在他来到巴诺佛的最后一天，聂黑流道夫进到屋里，清理了要留在这里的物品。清理物品时，他在姑母的有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橱下层抽屉里发现了许多封信，和一张团体小照：苏菲亚·伊发诺芙娜，玛丽亚·伊发诺芙娜，学生时代他自己和纯洁、旺盛、美丽、有生命之乐的卡邱莎。在屋里的一切物品之中，聂黑流道夫只拿了信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一切都丢给磨坊主人了，这人由于带笑的管家的接洽，用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了并用车运走巴诺佛的房子里的全部家具。

现在想起他在库斯明斯基所感觉的对于损失财产的痛惜情绪，聂黑流道夫诧异他怎么会有那样的情绪；现在他感觉到不尽的自由之乐和崭新之感，好像一个旅行者发现新地时一定会有的体验。

十

这次回城，聂黑流道夫觉得城市是特别新奇。他晚上在灯火已亮时从车站上回到自己的住处。所有的房间里仍旧发出石脑油精的气味，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和考尔聂两人都觉得疲乏而不高兴，甚至为了收拾物品而争吵，这些物品的用途似乎只在把它们挂起来吹了风又收藏起来。聂黑流道夫的房间里没有摆东西，也没有整理，因为箱子挡路而难以走进去，显然，聂黑流道夫的归来妨碍了家里由于某种奇怪的惰性而进行着的那些事情。这一切他自己也曾参与过的显然无意义的行为，对于有了乡村贫穷印象的聂黑流道夫，显得是那么可憎，以致他决定第二天搬进旅馆，托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收拾物品，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等他姊姊来最后处理屋里的一切。

聂黑流道夫早晨离开家里，在监狱附近为自己找了最先碰到的、很低廉而脏污的、有家具的两个房间做住处，吩咐了把他在家里所选的东西送到这里来，便去找律师。

屋外寒冷。在风暴和雨后，春天通常有那样的寒冷。天气是那么冷，风是那么刺人，聂黑流道夫在轻大衣里觉得发寒，加快了脚步，极力使自己变暖起来。

在他的记忆中满是乡下人：妇人，小孩，老人，似乎是他第一次看到的贫穷与疲乏，尤其是带笑的扭动着干骨的细腿的衰弱的小孩——他不觉地将他们和城里的人比较。走过肉店、鱼店、衣服店时，他诧异，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清洁肥胖的老板们的饱满之色，这种人在乡下一个也没有。这些人，显然坚决地相信：他们欺骗不认识货品的人的那种努力并非无益，而是很有用的事情。同样饱满的是有大臀部的，在背上有纽扣的车夫，帽上有扁绦的司阍，穿围裙的有发鬈的女仆，尤其是剃了后颈，靠着坐在快车上，轻蔑地放肆地看行人的上等车夫。他不觉地看出所有的这些人就是那些失去了土地而被

赶进城市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能够利用城市环境而变成绅士那样并且满意自己的地位；有的在城里较之在乡下是情况更坏，更加可怜。聂黑流道夫觉得他所见的在地下室的窗内工作的那些鞋匠是这种可怜的人；同样可怜的是瘦而苍白的，在发出肥皂气味的开敞的窗前用袒露的瘦胛膊在熨衣服的洗衣妇人们。同样可怜的是两个穿围裙的，光腿上穿长靴的，从头到脚沾染了油漆的，遇到聂黑流道夫的油漆匠。在袖子卷到肘上的、青筋暴起的、晒黑的、无力的手里提着油漆桶，不停地骂着。他们的脸色是困乏的愤怒的。满身灰尘的黑脸的在车上颠动的运货车夫带着同样的脸色。衣着褴褛的，浮肿的，带小孩站在街头行乞的男女带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脸色也可以在聂黑流道夫经过的饮食店的敞开的窗子里看到。在脏污的摆了瓶子和茶具的小桌子前坐着淌汗的、脸色发红而愚钝地叫着唱着的人们，在桌子之间有白衣侍者摇摆地走动着。有一个坐在窗前，抬起眉毛，噘起嘴唇，看着前面，好像极力在回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都聚集在这里？”聂黑流道夫想，不觉地吸入散在各处的新鲜油漆的气味，和冷风吹来的尘土。

在一条街上有一列装了某种铁制品的运货车和他并行着，铁器在不平的铺面道路上那么惊人地响着，使他的耳朵和头都觉得痛。他加快了脚步，以便赶过车列，这时忽然在铁器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站住了，看见前面不远一个有翘起的打蜡的胡髭和鲜明粲然面孔的军人，坐在上等快车里，亲善地向他招手，在笑容中露出异常洁白的牙齿。

“聂黑流道夫！是你吗？”

聂黑流道夫的最初感觉是惊喜。

“啊！尚保克。”他高兴地说，但立刻就明白了没有一点可以高兴的地方。

这就是从前到姑母家去过的尚保克。聂黑流道夫好久没有看见他，但听到他的情形，就是，虽然他有许多债务，离了团而留在骑兵里，却仍然设法维持着自己和富人的来往。满足而愉快的神情证实了这一点。

“好呀，我抓住你了！在城里什么熟人也没有。啊，老兄，你变老了，”他走下快马车，伸着肩臂说，“我只看步伐就认出你了。哦，那么，我们一道吃饭去吧？你这里的好馆子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来得及。”聂黑流道夫说，只想着怎样离开他的朋友而不使他生气。“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他问。

“为了事务，老兄。为了监护人的事务。我做了监护人了。现在管理萨马诺夫的事务。你知道。他是富翁，又是白痴。有五万四千皆夏其那土地，”他带着某种特别的骄傲说，好像他自己有了所有的这些皆夏其那，“土地上的事务都被异常地疏忽了。土地全交给农民了。他们什么也不付，亏空有八万多。我在一年之内改变了一切，监护人所得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怎么样？”他骄傲地问。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曾经听说这个尚保克正因为他花完了自己的财产，负了不能偿还的债务，而由于某种特别的援引，被任为一个挥霍财产的老富翁的监护人，现在显然是靠监护人职务过生活。

“怎样离开他而不使他生气呢？”聂黑流道夫想，望着他的有打蜡的胡髭的、光粲的、饱满的脸，听着他友善地说到什么地方饮食好以及夸耀他如何执行监护人的职务。

“哦，我们究竟在哪里吃饭呢？”

“但是我没有空。”聂黑流道夫望着表说。

“这么样吧。今天晚上赛马。你来吗？”

“不，我不去。”

“来呀。我没有知己的朋友。我赌格利沙的马。你记得吗？他有好马。那么你来吧，我们吃晚饭。”

“我也不能够吃晚饭。”聂黑流道夫微笑着说。

“这为什么呢？你现在到哪里去呢？我把你送到，好吗？”

“我去找律师。他就住在拐角上。”聂黑流道夫说。

“哦，那你是在监狱里办理什么事吗？做了囚犯们的缓颊人吗？考尔恰根家的人向我说的，”尚保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是这回事吗？你说吧！”

“是的，是的，这全是真的，”聂黑流道夫回答，“怎么能在街上说呢！”

“是的，是的，你总是一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去，又不能去又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你住在哪里？”他问，忽然他的脸变为严肃；眼睛停住，眉毛抬起。他显然想要回忆什么，聂黑流道夫看出他的那种完全同样的愚笨

表情，好像那在饮食店窗口令他惊异地抬起眉毛噘起嘴唇的人的表情一样。

“多么冷哦！”

“是的，是的。”

“买的东西在你那里吗？”他转向车夫说。

“哦，再见了，很高兴遇到你。”尚保克说，紧握了一下聂黑流道夫的手，在光粲的面孔前摇动着戴新白羊皮手套的肥手，习惯地微笑着露出异常洁白的牙齿，跳上了快马车。

“我也曾经是那样的吗？”聂黑流道夫想，继续向律师那条路走去，“是的，虽不完全是那样的，却曾经想要是那样的，并且曾经想要那样过一生。”

十一

律师不是按轮次接见聂黑流道夫，并且立即谈到明绍发母子的案子，案情他曾通盘研究过，并且因为罪状的无根据而觉得愤慨。

“这个案子是教人愤慨的，”他说，“很可能，是屋主为了得到保险费而自己放火的，但要点就在这里，明绍发母子的罪是完全没有证据的，没有任何证据。这是预审官的特别热心和候补检察官的粗心。只要案子不在县里审问，是在这里办，我保证胜诉，不要任何酬劳费。哦，另外的案子——非道茜亚·比鲁考发向皇上的请愿书已经做好了；假若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带去，亲自呈递、请求。假若他们要在

司法部审问，那里的回答便是赶快脱手，那就是拒绝，什么收获也不会有的。您要设法去找大官们。”

“找皇上吗？”聂黑流道夫问。

律师笑起来。

“这已经是最高级、最高级的审判了。最高级意思是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就是这样了吗？”

“不止，还有宗派教徒们写给我的信，”聂黑流道夫说，在口袋里掏着宗派教徒们的信，“这是一件惊人的案子，假若他们写的是正确的。我今天要设法去看他们，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看，您成了漏斗和管子了，监狱里一切的怨诉都从里面流过来了，”律师笑着说，“那太多了，你应付不完的。”

“嗯，但这是一件惊人的案子。”聂黑流道夫说，简略地叙述了案子的要点：乡下人聚集在一起读《福音书》，有官吏经过，把他们赶散了。下一个星期日他们又聚集在一起，有人叫来了乡村警官，作了控告，把他们送到法庭上去了。预审官举行了审问，候补检察官做了控诉状，法庭肯定了罪状，于是他们被审判了。候补检察官控告说桌子上有物证——《福音书》，于是他们就被判决了放逐。

“这是可怕的事情，”聂黑流道夫说，“这是真的吗？”

“是什么东西令你惊异呢？”

“是一切。哦，我了解乡村警官，他是奉命行事，但候补检察官，他提出控诉，他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错误就在这里了，我们惯于认为一般的检察官和法官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人物。曾有一个时期他们是这样的人物，但现在是全然不同了。他们是官吏，只注意着每月二十号。他领了薪俸，还想更多的薪俸，他一切的原则都是到此为止。他们任意去控告，审判，判决别人。”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因为和别人一同读《福音书》，就可以把他放逐呢?

“不仅是可以放逐到不很遥远的地方，而且还可以罚做苦役，只要是证明了他们读《福音书》时竟敢不按照所规定的向别人解释《福音书》，因此就是指责教会的解释。在他人面前对于东正教信仰的诽谤，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是处以流刑。”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向您说吧。我总是向法官们说，”律师说，“我看见他们不能够不感激，因为假若我不坐牢您不坐牢我们不坐牢，那只是由于他们的仁慈。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被剥夺权利并放逐到不很遥远的地方是最容易的事。”

“但假若是这样的，一切是由检察官和能够应用或者不应用法律的人的意志来决定，那么为什么要有法庭呢？”

律师愉快地大笑起来了。

“您发出什么样的问题来了！哦，老兄，这是哲学啊。当然，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的。您星期六来就是了。您会在我这里遇到科学家，文

学家，艺术家。那时候我们再谈一般的问题，”律师说，带着反讽的表情说“一般的问题”这几个字，“您和我妻子是相识的。您来吧。”

“哦，我要努力照办。”聂黑流道夫说，觉得他在说谎，并且假若他有什么要努力去办的事，那只是要晚间不来到律师家里所集聚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当中。

聂黑流道夫说到假若法官可以按照自己意志而应用或不应用法律则法庭即无意义，律师对于这话的笑声，以及说“哲学”及“一般的问题”的语调，令聂黑流道夫觉得他和律师甚或和律师的朋友们对于事物的看法是全然不同，并且虽然他现在和从前的朋友们，如尚保克有了距离，聂黑流道夫却觉得他和律师以及他的同类人物的距离更远了。

十二

到监狱的路既遥远，时间又已很迟，因此聂黑流道夫叫了车子到监狱去。在一条街上，那中年的、有智慧的善良的脸的车夫转向聂黑流道夫，指示了在建筑中的大房子。

“那里在盖多么好的房子啊。”他说，好像他是和这个建筑物有关系的人并且为此而骄傲。

确实，房子盖得高大，而且是复杂的不寻常的样式。由铁条联牢的，大松木的坚固的架子围绕着高耸的建筑物，板墙隔开了它和街道。在木架子上，沾了石灰的工人们好像蚂蚁一样地劳动着，有的砌石，有的敲砖，有的还带着沉重的筐篓和灰桶。

肥胖的、衣服华丽的绅士，也许是建筑师，站在木架子旁，向上边指着什么，向恭然静听的承造人在说话。在建筑师与承造人身旁有空车驶出大门和装载的荷车驶入大门。

“那些做工的人，正如同那些使他们做工的人一样，他们都那么相信这是应该如此的，相信这时候，他们家里的有孕的妇人在做力不胜任的工作，他们的戴圆帽的快要饿死的小孩在痛苦地笑着、抽搐着腿子，而他们却应该为那愚笨的、无用的人，毁灭抢劫他们的人之一，去建造这座愚笨的无用的华屋。”聂黑流道夫想，看着这座屋子。

“是的，愚笨的房子。”他出声地说了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愚笨？”车夫愤然反驳，“要谢谢它给人工作，却不是愚笨的。”

“但这个工作是无用的。”

“可是他们建造，这就是有用的了，”车夫回驳，“有人靠这个吃饭呢。”

聂黑流道夫沉默着，因为车轮的轰轰声更难说出话来，离监狱不远时，车夫把车子从石子路赶到砂石大道上，这样就容易说话了，于是他又转向聂黑流道夫。

“现在有许多人到城里面来——可怕啊。”他说，在驾驭台上转过身，向聂黑流道夫指着一群迎面而来的带着锯子、斧头，穿短皮袄，扛袋子的乡下人。

“比往年还多吗？”聂黑流道夫问。

“多得多啊！现在到处满是人，可怕啊。东家们丢工人好像丢木屑一样。处处人满。”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人多了，无处容纳呀。”

“那么为什么人多呢？为什么他们不留在乡下呢？”

“在乡下没有事情干。没有土地啊。”

聂黑流道夫体验着痛处被触时的那种感觉。好像痛处总是偏偏会被触到，而这只是因为只有在痛处被触动才会感觉到。

“难道是处处有这同样的情形吗？”他想，开始向车夫问到他们乡村上有多少土地，车夫自己有多少土地，他为什么要住在城里。

“我们的土地，先生，是一个人一皆夏其那。我们有三个人的土地，车夫乐意地说，“我家里有父亲，有弟弟，还有一个弟弟当兵。他们想租点儿地做，却租不到地。因此弟弟想到莫斯科去了。”

“租不到地吗？”

“现在向哪里租呢？绅士们把自己的土地挥霍完了。商人们全买到手里去了。他们自己做，你从他们手里买不到的。我们有一个法国人有地，是从我们的原先的主人手里买到的。他不出租——这就完事了。”

“什么样的法国人？”

“姓丢法尔的法国人，也许您听说过。他在大戏院里替演员做假头发。生意很好。所以他有了积蓄了。他买了我们小姐的全部田庄。他现在能够支配我们了。他想骑就可以骑在我们身上。谢谢上帝，他自己是好人。只是他的女人是俄国人那样的一只母狗，上帝恕我。她抢夺人们。可怕啊。哦，监狱到了。你到哪里？到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让去哦。”

十三

一面丧气地恐怖地想到他今天要见到的马斯洛发的情况，以及他觉得是她心中和牢里全部的人心中所有的秘密心情，聂黑流道夫一面在大门口按响了铃子，向出门见他的典狱问到马斯洛发。典狱问明情由，说她是在病院里。聂黑流道夫到了病院。好心肠的老人，监狱病院的司阍，立刻让他进去了，并且知道了他要看谁，向他指示了儿童室。

全身浸染了碳酸气的青年医生到走廊上来见聂黑流道夫，严厉地问他要看谁。这个医生对于囚犯们一向宽松，因此总是和监狱的官吏们甚至和医务长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他怕聂黑流道夫向他要求什么不法的事情，此外，又想表示他不对任何人做例外的事，他装作发怒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子，是儿童室。”他说。

“我知道，但这里有从牢里调来的助理女看护。”

“是的，这里有两个。那么您要会哪个？”

“我和当中的一个，和马斯洛发很有关系，”聂黑流道夫说，“现在想要见她：我要为她的案子到彼得堡去递上诉状。现在想交给她这个。这只是一张小照。”聂黑流道夫说，从口袋里取出封套。

“好的，这是可以的，”医生说，变和软了，转向穿白围裙的老妇人说话，要她去叫充任看护的女犯马斯洛发，“您要不要坐一下，还是到会客室去呢？”

“谢谢您。”聂黑流道夫说，趁医生对他态度变好的机会，向他问到马斯洛发在病院里是否令人满意。

“很好，做事不坏，她注意到她过去的环境，”医生说，“可是，哦，她来了。”

从一道门里走出了年老的女看护，马斯洛发跟在她身后。她在条子花的衣服上罩了白围裙，头上有三角巾遮盖着头发。看到聂黑流道夫，她脸红了，好像是犹疑不决地停下来，然后皱了皱眉，垂了眼，在走廊的地毡上快步地向他走来。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她想不伸手，后来又伸出了手，面色更红了。

自从上次她因为自己发怒而道歉的谈话之后，聂黑流道夫便没有看见她，这次他希望看见她是和她上次一样。但这天她全然不同了，在她的面部表情上有了新的东西：克制的、羞涩的，在聂黑流道夫看来是对他不善意的态度。他向她说了他向医生说过的同样的话——他要到彼得堡去，并且把他从巴诺佛带来的相片和封套给了她。

“这是我在巴诺佛找出的，往日的照片，也许您欢喜它。您拿着吧。”

她抬起黑眉毛，用她的斜视的眼睛诧异地看了看他，似乎是问为什么要如此，她默默地接了封套放在围裙的里面。

“我在那里看见了您的姨妈。”聂黑流道夫说。

“您看见了？”她淡漠地说。

“您在这里过得好吗？”聂黑流道夫问。

“好，很好。”她说。

“不太困难吗？”

“不，没有什么。我还没有习惯。”

“我为您很高兴。总要比那边好些。”

“比哪里的那边？”她说，她的脸泛红了。

“那边，监狱那边。”聂黑流道夫赶快地说。

“为什么好些？”她问。

“我觉得，这里的人好些。没有那边的那种人。”

“那边有许多好人。”她说。

“我接了明绍发母子的案子了，我希望他们会被释放。”聂黑流道夫说。

“上帝这么办吧，她是那么一个异常好的老太婆。”她说，重复着她对于老妇人的意见，并且微笑着。

“我今天要到彼得堡去。你的案子快要受理了，我希望能够撤回判决。”

“撤回，不撤回，现在都是一样了。”她说。

“为什么？现在呢？”

“因为……”她说，迅速地疑问地瞥了瞥他的脸。

聂黑流道夫懂得了这话和这一瞥，她想知道他是坚持他自己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原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您都是一样。”他说，“但是在我，他们释放您还是不释放您，确实都是一样了。我已经准备了无论怎样都要做我所说过的。”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了头，斜视的黑眼睛又是停在他的脸上又是看到他身体那边，她满脸露出喜悦之色。但她说了全然不是她的眼睛所说的话。

“你用不着说这话。”她说。

“我说让您知道。”

“关于这个全说过了，没有要说的了。”她困难地克制着笑容。

病房里有了响动。听到了小孩的啼哭。

“好像是在叫我。”她不安地环顾着说。

“那么，再见吧。”他说。

她做出没有看到他伸出的手的样子，没有握手，就转过身，并且极力遮隐自己的得意，快步地顺走廊的地毡走去。

“她心中发生了什么呢？她怎样在想呢？她怎样在感觉呢？她是想试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够原谅呢？她是不能够说出她所想的所感觉到的，还是不愿意呢？她变和软了还是生气了呢？”聂黑流道夫问自己，却不能够回答。但他知道她变了，她心中发生了对于她的心灵是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把他和她，而且把他和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这个改变就是为了那个人[7]才发生的，这个结论把他引入了快乐兴奋而被感动的心情中。

回到了摆着八张儿童床铺的病房，马斯洛发奉了女看护的命令开始整理床铺，抱着被单弯腰时滑了一跤，几乎跌倒了。

正在休养中的，颈上裹了布的男孩望着她笑起来了，马斯洛发不能够再约制自己了，坐到床上，发出洪亮的那么有传染性的笑声，使得几个孩子也大笑了，女看护愤怒地大声向她说：

“笑什么？你以为你是在你从前待的地方吗！去拿食物来。”

马斯洛发沉默了，接受了指责，到差遣她去的地方去了，但是和那被禁止发笑的裹了布的男孩交换了目光，又笑起来了。这天有好几次，只要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马斯洛发便从封套里把相片拉出一点玩赏着；但直到晚上事务完毕她独自一个人在她和女看护同住的房里时，马斯洛发才把相片从封套里全部抽出，良久不动地注视着褪色发黄的照片，鉴赏着一切的细处，面孔、衣服、露台的阶梯、树丛和在这个背景之上所照出来的他的、她的和姑母们的脸，她不能够不特

别欣赏自己、自己的年轻的美丽的脸和弹在额上的发。她是那样地注视着，以致没有注意到她的同事女看护走进房来。

“这是什么？他给你的吗？胖肥的好心的女看护对相片低着头说，“这个是你吗？”

“是谁呢？”马斯洛发微笑着望着女同事的脸说。

“这个是谁呢？他本人吗？这是他的妈妈吗？”

“姑母。你认不出我吗？”马斯洛发问。

“哪里认得出？一生也不会认得出的。面貌完全不同了。哦，我看，那时候到现在有十年了！”

“不是许多年，却是一生啊。”马斯洛发说，她的活泼顿然全部消失了。面色变得颓丧，皱纹在眉间出现了。

“哦，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是舒服的。”

“是的，舒服，”马斯洛发闭了眼摇着头重复说，“比监狱里还坏。”

“为什么是那样的？”

“是因为这个。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四点。每天如此。”

“那为什么她们不丢弃呢？”

“她们想丢弃，但是不能够。何必说它呢！”马斯洛发说，跳起来，把相片塞进桌子的抽屉里，用力地约制着愤怒的泪，砰然闭了

门，跑到走廊上去了。

看相片时，她觉得自己是和照相时一样，并且想起那时候她是幸福的，而现在同他在一起还可以是幸福的。女同事的话使她想起了她现在的情形和她那时的情形——使她想起了那种生活的一切恐惧，这是她当时曾模糊地感觉到，却不敢自己承认的。

直到现在她才历历如见地想起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别是狂欢节那一夜，她盼待着一个应许了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她是穿了低领口的、染了酒的、红绸的衣服，在松乱的头发上打了红蝴蝶结子，倦乏虚弱而又酒醉，在深夜两点钟送走了客人，在跳舞的间隔中，坐到瘦而见骨的有面疱的弹钢琴为小提琴伴奏的女伴奏旁边，开始向她诉说自己的痛苦生活，又想起这个女伴奏也说她感到自己境遇的痛苦并希望改变，又想起克拉拉走到她们面前，并且想起三个人都立刻决定了丢弃那种生活。她们觉得这一个夜晚是完结了，想要分散了，却忽然前厅里有了酒醉的客人的声音。提琴师拉起了前奏，女伴奏在钢琴上伴弹了俄国的快乐的调子——四人舞曲的第一乐节，一个矮小的、淌汗的、发出酒气、打着嗝的、打了白领带、在第二乐节上脱了礼服的人搂住了她，另一个有胡须的也穿礼服的（他们是从一个跳舞会里来的）胖子搂住了克拉拉，他们久久地打旋、跳舞、叫喊、饮酒……这样地过了一年，两年，三年。怎能够没有变化呢？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他。

她心中又忽然产生了从前对他的怨恨，想叱骂他、责备他。她懊悔她今天放过了机会再向他说一次：她知道他，她不屈从他，不让他像他曾经在身体上享用她那样地在精神上享用她，不让他把她作为展示他的宽大的对象。为了赶走这苦恼的情绪——她对自己的怜悯和对他的无用的责备，她想喝酒。假若她是在监狱里，她便不能遵守约

言，便要喝酒了。在这里除了找药剂师，便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弄到酒，但她怕药剂师，因为他追求她。和男子们的关系是她觉得讨厌的。她在走廊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会儿，便回到房里，没有回答同伴的话，对自己的破灭的生活哭了很久。

十四

聂黑流道夫在彼得堡有四件事情：马斯洛发向大理院的上诉状，非道茜亚·比鲁考发在上诉委员会的案子，以及受韦拉·保高杜好芙斯卡雅之托，在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支部交涉释放舒斯托发，要求准许母亲和关在堡垒里的儿子见面，这是韦拉·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曾写信托他的。他把这两件看作一件——第三件事情。第四件是宗派教徒们的案子，他们因为阅读讨论《福音书》而被从家里流放到高加索。与其说他是向他们毋宁说他是向他自己保证了：为了弄明白这个案子去做他所能做的一切。

自从他上次访问马斯林尼考夫之后，尤其是在他到乡间去过之后，聂黑流道夫不是断定，而是以全部身心感觉到对于自己社会的憎恶，在这个社会里他一直活到现在，这个社会那样小心地遮藏着无数的人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快适与满足而忍受的痛苦，这个社会里的人看不见也不能看到这些痛苦和自己生活的残忍罪过。聂黑流道夫现在已经不能够和这个社会里的人物来往而不感觉到不安和自责了。而同时把他向这个社会里吸引的，有他过去生活的习惯，有亲戚和朋友的关系，而主要的乃是为了去做一件现在唯一令他关注的事：帮助马斯洛发和一切他愿意帮助的受苦的人，他必须向这个社会里的人，不仅是向那些不为人所尊重的人，而且还要向那些常常引起他的愤慨和轻视的人，去乞求援助和帮忙。

到了彼得堡，住在姨母恰尔斯卡雅伯爵夫人——前任大臣的夫人家里，聂黑流道夫立刻便置身在他觉得那么陌生的贵族团体中。他觉得这是不愉快的，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不住在姨母家，住在旅馆里，会令她生气，且同时姨母有显要的关系，在他所要奔走的这一切事情上能有极大的用处。

“哦，我听到关于你的事是什么呢？一些奇怪的事情，”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向他说，她在他来到之后，立即给他喝咖啡，“Vous posez pour un Howard（你要成为霍华德了）！你帮助罪犯们。你到监狱里去。你申雪冤屈。”

“不是，我想也没有想到。”

“哦，这是好事。可是其中有什么恋爱的事件。嗯，你说吧。”

聂黑流道夫说了他和马斯洛发的关系——一切照实。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可怜的叶列娜那时向我说过，你那时住在老妇人们那里，她们似乎想你娶他们的养女。”（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总是轻视聂黑流道夫的姑母们。）“……就是她吗？Elle est encore jolie？（她还漂亮吗？）”

姨母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是六十岁的、健康、愉快、有精力、好谈话的妇人。她的身材高大而很肥胖，在她的嘴唇上可以看见黑胡髭。聂黑流道夫爱她，自幼就惯于传染她的精力和快乐。

“不，ma tante（我的姨妈），这全都完结了。我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无辜地被判罪，这个责任却在我，她的命运如此，全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为她去做我所能办到的事。”

“但是我听说你想要娶她，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想，但她不愿。”

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昂起额头垂下眼睛，惊讶地无言地望着姨侄。她的脸色忽然变了，她脸上显出了满意的神色。

“哦，她比你聪明。啊，你多么呆啊！你要娶她吗？”

“一定。”

“在她做过那样的人之后吗？”

“更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我要负责的。”

“啊，你简直是呆瓜，”姨母约制着笑容说，“可怕的呆瓜，但我正因为你是这样可怕的呆瓜，所以才爱你，”她重复，似乎是特别爱好这个字眼，她认为这字眼正确她表达了姨侄的精神与道德的状态，“你知道，这是多么凑巧，”她继续说。“Aline（阿林）有一个奇妙的济良所。我去过一次。她们是极可憎的。我后来洗了又洗。但Aline corps et âme（阿林却用整个的身体和精神）做这件事。那么我们就把她，你的人儿，交托给他。要说有谁为人改过，那就是Aline（阿林）。”

“但她被判了流刑。我来就是为了设法撤销这个判决。这是我找您的第一件事。”

“哎哟！她这件案子在哪里办呢？”

“在大理院。”

“在大理院吗？是的，我的亲爱的cousin（表兄）列夫施卡在大理院里。但他是在呆子局——纹章局里。哦，我连一个像样的人也不认识。上帝知道全都是谁——或者是德国人：盖，弗，代（Ge, Fe, De）—tout l'alphabet（全部的字母表），或者是各样的伊发诺夫·塞妙诺夫，尼基清，或者伊发宁考，西毛宁考，尼基晴考，pour varier（为了有变化）。Des gens de l'autre monde（另一世界里的人物）。哦，我仍然要向我丈夫说的。他认识他们，他认识所有的人。我要向他说的。你也要向他说明，不然他总是不了解我。无论我说的什么，他总说，他不了解。C'est un parti pris（这是一种成见）。大家都了解，只有他不了解。”

这时穿长筒袜的听差在银盘上带来一封信。

“正是Aline（阿林）来的。你可以听到基塞外特尔了。”

“基塞外特尔是谁？”

“基塞外特尔吗？你今天晚上来，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说话能叫最根深的罪犯跪下来，哭着忏悔。”

虽然这是奇怪而不适合她性格的，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却是这种学说的热心拥护人，这个学说认为基督教的精义是在信仰赎罪。她到宣传这种当时流行的学说的集会里去，并且在自己家里召集信仰它的人。虽然根据这个学说，一切教仪和圣像以及圣礼都要被摒斥，在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所有的房间里甚至在她的床头上却都有圣像，她遵守教会所要求的一切，看不见其中有任何冲突。

“要是你的从良的女子听到他的话，她便会受感化的，”伯爵夫人说，“你今晚上一定要在家里。你听听他说。他是一个奇妙的人。”

“这个我不感觉兴趣，ma tante（我的姨妈）。”

“但我向你说这是有趣的。你一定要来。哦，说吧，你还需要我做什么？Videz votre sac.（倒空你的袋子吧。）”

“还有一件在堡垒里的案子。”

“在堡垒里吗？哦，我可以给你一封信到那里去见克锐格斯木特男爵。C'est un très brave homme.（这是一位很好的人。）但你自己认识他。他是你父亲的同事Il donne dans Le spiritisme.（他热衷于精神主义。）哦，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是好人。你要到那里去做什么？”

“去要求准许一个母亲和坐牢的儿子会面。但我听说这不是由克锐格斯木特决定的，是由切尔维扬斯基决定的。”

“我不欢喜切尔维扬斯基，但他是Mariette（玛丽叶特）的丈夫。我可以去请求她。她会替我办的Elle est très gentill.（她是很可爱的。）”

“还要替一个女子要求。她坐牢几个月了。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哦，她本人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知道的很清楚。她们，这些剪了头发的，是应得的。”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得的。但她们是在受苦。您是基督徒，信仰《福音书》，却这样地不慈悲……”

“这是毫不相干的。《福音书》是《福音书》，可憎的东西是可憎的东西。假如在我讨厌她们的时候，我装作欢喜虚无主义者，尤其是

剪发的女虚无主义者，那就更不好了。”

“为什么您讨厌她们呢？”

“在三月一日[8]之后还问为什么？”

“但并非全是参加三月一日事件的人。”

“那是一样，她们不该干涉别人的事。这不是女子们的事情。”

“哦，但是这个Mariette（玛丽叶特），您却觉得，可以过问事情。”聂黑流道夫说。

“Mariette？ Mariette—Maritte.（玛丽叶特吗？玛丽叶特是玛丽特。）但这个人上帝知道是谁，一个什么哈勒秋卜基娜想教训所有的人。”

“不是教训，只是要帮助人。”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需要谁不需要帮助。”

“但老百姓贫穷得很。我刚刚从乡下来。难道农人应该做得精疲力竭，吃不饱，我们却该过极奢华的生活吗？”聂黑流道夫说，不觉地被好心的姨母引得他要向她说出他所想到的一切。

“但你要我工作要我不吃东西，是为了什么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东西，”聂黑流道夫回答，不觉地微笑着，“我只想要我们大家工作，大家吃饭。”

姨母又昂起额头垂下眼睛，好奇地注视他。

“Mon cher, vous finirez mal.（我的亲爱的，你结局会不好的。）”她说。

“但为什么呢？”

这时，高大、宽肩的将军走进房来。他是恰尔斯卡雅伯爵夫人的丈夫，退职的大臣。

“啊，德米特锐，好哇，”他说，把新剃的腮向他伸着，“什么时候来的？”

他无言地吻了他妻子的额。

“Non, il est impayable（啊，他是可笑的），”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向丈夫说，“他要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只吃马铃薯。他是一个可怕的呆子，但你可仍然要为他去做他要求你的事。”她又说，“可怕的傻子。”她转向丈夫说，“你听到没有：卡明斯卡雅，据说，是那么没有希望，他们替她的性命担忧了。你该去看看她。”

“是。那是可怕的。”丈夫说。

“哦，你去同她谈谈吧，我要写几封信。”

聂黑流道夫刚刚走到客厅那边的房间，她又喊他回转：

“那么，要写信给Mariette（玛丽叶特）吗？”

“请写吧，ma tante（我的姨妈）。”

“那么我就留出en blanc（空白），让你说到剪发的女子。她会吩咐她丈夫的。她会做的。你不要以为我坏。你的protegées（被保护

人），她们全是可憎的，但是je ne leur veux pas de mal（我并不希望他们不幸）。上帝保佑他们吧！好，去吧。晚上一定要在家里。你听听基塞外特尔。我们要做祷告。只要你不拒绝，ça vous fera beaucoup de bien（这会对你有很多好处的）。我知道，叶列娜和你们大家在这方面是很落后。好，再会吧。”

十五

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是退职的大臣和信仰很坚定的人。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从少年时的信仰便是这样的：正如鸟雀应分地吃虫，身披羽毛柔毳，在空中翱翔，他也应分地吃最珍贵的、由高价的厨子预备的食品，穿最舒适华贵的衣服，骑最温顺迅速的马，因此，这一切是应该为他准备好的。此外，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认为他从公库里获得的钱愈多，获得勋章，包括宝石勋章愈多，和皇家男女见面说话次数愈多，那是愈好。其余一切和这些重要的信条比起来，伊凡·米哈洛维支认为是不重要而无兴趣的。其余一切可以是本来那样，或者是完全相反。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按照这种信仰在彼得堡生活了行动了四十年，在四十年间达到了大臣的职位。

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到达这个地位的主要条件乃是：第一，他能够了解公文和法规的意义，还能草拟虽然不优美，却可以看得懂的公文，并且写出来没有拼缀的错误；第二，他的相貌极其庄严，在必要时，他可以显出不但是骄傲而且是不可责备和伟大的样子，在必要时，也可以卑屈到激情和卑劣的程度；第三，在私人道德方面和国家行政方面，他没有任何一般性的原则或规条，因此在必要时他能够和所有的人同意，在必要时也可以和所有的人不同意。他这么做，只是极力要维持体统而不致有明显的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本身是不是

不道德的，以及他的行为对于俄罗斯帝国、对于全世界会产生伟大的福利还是至大的祸害，他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在他做了大臣的时候，不但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仆人和侍从是很多），而且所有的无关系的人甚至他自己，都相信他是很聪明的行政官。但过了相当时候，他毫无建树，也毫无表现，并且按照生存竞争原则，和他全然一样的会写字懂公文的庄严而无操守的官吏挤掉了他，他不得不离职，这时候大家明白了，他不但是既不特别聪明又无深思的人，而且是很浅薄的缺少教养的却很自信的人，他的见解还够不上最低级保守报纸上社论的水平。于是都明白了他没有任何地方使他异于缺少教养而自信的、挤掉他的官吏们，他自己也明白这个，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就是他应该每年得到大宗的国库公款和礼服上的新勋章。这信念是那么坚定，没有人敢要拒绝他这些东西，于是一部分以年金的形式，一部分以政府机关高级官吏与各种委员会参事会主席薪金的形式；他每年得到几万卢布，此外还有他所重视的每年的新权利：在肩上和裤子上缝上新的扁绦，在礼服襟上缝上勋绶和珐琅的星章。因此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有上层的关系。

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像他惯常听秘书主任的报告那样地听聂黑流道夫说话，听了之后，他说，他要给他两封便函——一封是给上诉局的大法官弗尔夫的。

“他们说到他各样的话，但dans tous les cas c'est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无论怎样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说，“他受过我的恩，他会尽力去办的。”

伊凡·米哈洛维支的另一封便函是给请愿委员会里有势力的人的。非道茜亚·比鲁考发的案子，如聂黑流道夫向他所说的，很使他感兴

趣。当聂黑流道夫向他说到他想上书给皇后时，他说这件事是确实很动人的，并且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向她说到。但他不能够保证。让请愿书按照正当手续去递呈吧。假若有机会，他想，假若星期四召集petit co it（小组会），他也许要说。

接受了伯爵的两封便函和姨母给Mariette（玛丽叶特）的便函，聂黑流道夫立刻便到这些地方去。

他最先到Mariette（玛丽叶特）那里去。在她还是无钱的贵族家庭里未成年的姑娘时他便认识她，他知道她嫁了一个做事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些不好的话，主要的是，听到他对于那些上百上千政治犯的无情，而他的特别任务就是折磨他们，于是聂黑流道夫和寻常一样，感到异常的不快：因为要帮助被压迫的人，他必须站在压迫者的方面，好像是因为他要求他们，即使是对于某一些人，稍微约制他们惯常的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残忍，他便要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感觉到内心的冲突，对自己的不满和动摇：请求呢还是不请求呢，但总是决定了应该请求。问题乃是他将要在这个Mariette（玛丽叶特）和她丈夫那里感到不自如、羞耻、不愉快，但也许因此那个不幸的在独房监禁中受苦的妇人会被释放，而她和她的亲属们将不再痛苦。他感觉到在那类人当中做请愿人这地位的不当，这些人他已经不认为是自己的同类而他们却认为他是他们的同类的人。此外，在这种团体里他觉得他踏入了从前的习惯的轨辙，并且不觉地顺从了这种团体里所流行的那种轻率的不道德的论调。他已经在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姨母家感觉到这个，他今天早晨和她说到最重要的事情时已经陷于揶揄的论调。

他好久没有来过彼得堡，大体上，使他感觉到它的通常的在物质上是刺激的而在精神上是麻木的印象：一切是那么清洁，舒适，布置

合适，尤其是人们在精神上是那么没有进取心，生活似乎特别容易。

美丽、清洁、恭敬的车夫载他经过美丽、恭敬、清洁的警察身边，顺着美丽、清洁、洒水的街道，经过美丽、清洁的房子，来到沟道旁Mariette（玛丽叶特）所住的屋前。

在大门前停着两匹套遮眼的英国马，模样像英国人的车夫，半腮须髯，穿着制服，执着马鞭，露出骄傲的神情，坐在驾驭台上。

守门人穿着异常清洁的制服，打开了门廊的门，那里站了一个穿着更清洁的有扁绦的制服的、须髯梳得漂亮的、出门的听差，和一个当值的、有军刀的、穿着崭新清洁制服的传达兵。

“将军不见客。将军的太太也不见客。他们马上就要出门了。”

聂黑流道夫拿出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信，取出名片，走到摆着访客留言簿的小桌子前，开始写着他很惋惜没有见面，这时听差的向楼梯走来，守门的走到门口，大声喊叫：“准备上车！”而传达兵，伸直身体，手贴衣缝，站立不动地用眼睛迎送着下楼梯的、用了和她的尊严不相称的快步子行走的、矮瘦的太太。

Mariette戴了有花翎的大帽子，穿黑衣服，披黑披肩，戴新黑手套；她脸上罩了面纱。

看见了聂黑流道夫，她掀起面纱，露出很好看的脸和明亮的眼睛，疑问地望着他。

“啊，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公爵！”她用愉快的亲善的声音说，“我就认得……”

“哦，您居然记得我叫什么？”

“当然，我和我的妹妹甚至爱上您了，”她用法语说，“但您改变得多凶啊。啊，可惜，我要出门了。可是，让我们进去吧。”她说，犹疑不决地停住。

她看了看壁钟。

“不，不行了。我要到卡明斯卡雅家去做安灵弥撒。她伤心极了。”

“这个卡明斯卡雅是谁呢？”

“您没有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死了。他是和波生决斗。独生子啊。可怕。母亲那么伤心。”

“是的，我听说了。”

“不行，我还是去的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用迅速轻飘的步子走到大门口。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他回答，和她一同走上台阶，“我有事情找您。”他望着一对走近阶梯的栗色马说。

“是什么事？”

“这是我姨母写给您的关于这件事的信，”聂黑流道夫说，递给她一个有大饰纹的窄信封，“您可以在信里明白一切。”

“我知道，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可以在事务上影响我丈夫。她弄错了。我既不能够也不想要干预什么。但，当然，为

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违反我的规条了。是怎么回事呢？”她说。用戴黑手套的小手徒然地找寻着口袋。

“有一个姑娘关在堡垒里，但她有病，而且和事情无关。”

“她姓什么？”

“姓舒斯托发。莉蒂亚·舒斯托发。信里有。”

“哦，好的，我去试试看。”她说，轻轻跨上有软垫子的、遮泥板上的油漆在太阳下发亮的马车，打开阳伞。听差坐在驾驭台上，做了手势要车夫上路。马车动了，但同时她用阳伞触了触车夫的背，于是细皮的、美丽的、英国种的马，垂下被缰勒套紧的美丽的颈子，踏着细腿，停下来。

“您要来哟，但请您不要涉及私事。”她说，微笑了一下，笑容的力量她很知道，然后，好像是表演结束，放下幕子，她放下了面纱。“好，走吧。”她又用伞触了触车夫。

聂黑流道夫举起帽子。栗色纯种的马，嗅着鼻子，把蹄铁在路石上踏响，于是马车迅速地转动了，只偶尔在道路的不平处轻轻地颠震着新的橡皮车轮。

十六

回想着他和Mariette（玛丽叶特）所交换的笑容，聂黑流道夫对自己摇了摇头。

“你还不及回头，便又陷入这种生活了。”他想，感觉到那种冲突和怀疑，这是巴结他所看不起的人时在他心中所常引起的。

想了一下，先去何处，后去何处，免得走回头路，聂黑流道夫最先到大理院去。他被引入办公室，在这里的一个华丽的部分他看见很多极恭敬而清洁的官吏。

官吏们向聂黑流道夫说，马斯洛发的请愿书已经收到，并且交由大法官弗尔夫做审查报告去了，这个大法官就是他带了他的姨父的信来见的。

“大理院这个星期有聚会，马斯洛发的案子不至于在会里提出。假使请求的话，也许可以希望在这个星期，在星期三提出来。”一个官吏说。

在大理院的办公室，当聂黑流道夫等候查卷时，他又听到关于决斗的谈话，以及青年卡明斯基如何被杀死的详细叙谈。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全彼得堡所注意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军官们在馆子里吃牡蛎，并且和寻常一样，喝了很多酒。有一个说了什么关于卡明斯基所服务的那个团的坏话，卡明斯基称他为说谎者。这人打了卡明斯基。第二天他们决斗，卡明斯基腹部中弹，两小时后他死了。凶手和公证人们被捕了，但据说，虽然他们坐在拘留所里，两周之后便得释放。

从大理院的办公处聂黑流道夫乘车去见请愿委员会里有势力的官吏弗罗必也夫男爵，他住在官邸的华丽的房屋里。守门的和听差向聂黑流道夫严厉地说，不在会客的日子见男爵是不行的，说他今天在皇

帝陛下那里，明天又要做报告。聂黑流道夫交了信，即去访大法官弗尔夫。

弗尔夫刚刚吃过饭，惯例地借吸烟和室内散步在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黑流道夫。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弗尔夫确实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一个很正派的人），他把自己的这种素质看得高过一切，他就从这个高处看其他所有的人，他不能不看重这种素质，因为单是由于这个，他做了光辉的事业，正是他那所愿望的事业，即是他借结婚而获得一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的财产，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大法官的地位。他认为自己不但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一个很正派的人），而且是有骑士荣誉的人。他认为荣誉的意义是不接受私人的暗地贿赂。为自己向公库请求各种车费、旅费、贷金，奴隶地执行政府所要求他的一切，他不认为这是不荣誉的。毁灭、摧残、流放、监禁成百的无罪的人，因为他忠爱他们的人民和祖先的宗教，这种事当他做波兰的一省的总督时他曾经做过，他不但不认为是不荣誉的，而且认为是高尚、勇敢、有爱国心的伟业。他也不认为他掠夺爱他的妻子的和他的小姨的财物是不荣誉的。相反，他认为这是他的家庭生活的聪明的处理。

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的家庭包括他的无个性的妻子，他的小姨——她的财产他也夺入自己手中，卖出她的田庄，把钱储存在自己的名下——他的温良的胆怯的不漂亮的女儿，她过着孤单而苦闷的生活，她近来的消遣是研究《福音》，去赴Aline（阿林）的和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集会。

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的儿子——好心的人，十五岁就长胡须并且开始饮酒放荡，一直做到他二十岁成年时从家里被赶走了，因为他不在任何地方修完他的学程，他与歹友交游，负起债务，连累父

亲。父亲有一次为儿子偿还了二百二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了六百卢布；但他向儿子宣布这是最后一次，假若他不改过，他便要把他赶出家庭，和他断绝关系。儿子不但没有改过，而且还负了一千卢布的债，且竟敢向父亲说，他觉得住在他家里是痛苦的事。那时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向儿子宣布，他可以到他所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从那时起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便做出没有儿子的样子，家里无人敢向他说到他的儿子，而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十分相信他用最好的办法处理了他的生活。

弗尔夫带着亲善的、有几分嘲讽的笑容——这是他的态度，是他觉得自己正派并且比大部分人优越这意识的不自觉的表现——停止了在房中的散步，和聂黑流道夫问了好，看了便函。

“请坐吧，并且请您原谅。假如您许可，我就走动着。”他说，把手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在样式严格的大书房里的对角线上踏着轻而软的步子。“我很高兴和您认识，当然，我要照伊凡·米哈洛维支的意思去办的。”他说，吐出香馥的蓝色的烟，小心地把雪茄从嘴上拿开，以免落下烟灰。

“我只请求这件案子赶快办理，因为假如犯人必须到西伯利亚去，可以早点动身。”聂黑流道夫说。

“是的，是的，从下城搭最早的轮船，我知道，”弗尔夫带着赏光的笑容说，他总是预先知道别人要向他说的话，“犯人姓什么？”

“马斯洛发……”

弗尔夫走到桌前，看了看和其他文件一同放在厚纸夹上的公文。

“哦，哦，马斯洛发。好的，我来问同事们。我们星期三要办这件案子。”

“那么我可以打电报给律师吗？”

“您有律师吗？为什么要有呢？但是假若您愿意，为什么不呢？”

上诉的理由也许不充足，聂黑流道夫说：“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案子上可以看出来，判罪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大理院不能考查案子的曲直，”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望着烟灰严厉地说，“大理院只注重法律应用的正确和法律解释的得当。”

“我觉得，这是一件例外的事件。”

“我知道，我知道。一切的事件都有例外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没有别的了。”烟灰还连着，但已有了破裂，有坠落之虞了。“您很少到彼得堡来吗？”弗尔夫说，那样地拿着雪茄，以免烟灰落下。烟灰仍旧动摇着，弗尔夫小心地把它送到灰皿那里，它落进去了。

“卡明斯基的事件是多么可怕啊，”他说，“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独生子。特别是母亲的情况。”他说，几乎是逐字地复述着这时彼得堡全体的人所说的关于卡明斯基的话。

他又说到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和她对于新的宗教学说的热衷，伍拉济米尔·发西利也维支既未批评也未赞同这个，但按照他的“正派”这显然对于他是不必要的。然后，他按响铃子。

聂黑流道夫行礼告别了。

“假若您方便，就来吃饭，”弗尔夫伸着手说，“星期三来。我给您肯定的答复。”

时间已迟，于是聂黑流道夫回家，即回姨母家去了。

十七

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家七点半钟吃饭，饭是用聂黑流道夫尚未见过的新方法摆出的。食物放到桌上后，听差们立刻便走了，吃饭的人自己拿取食物。男子们不让妇女们作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是强壮的男性，他们英勇地负起了为妇女们和自己拿菜倒酒的繁重任务。吃完了一道菜之后，伯爵夫人按了桌上电铃按钮，于是听差们无声地走进来，迅速地收拾碟子，换了餐具，带来下一道菜。菜肴精美，酒亦如是。在明亮的大厨房里，法国掌厨和两个白衣助手在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倨傲的禁卫军官，把胛肘放在桌上），聂黑流道夫，女教师（法国人），和伯爵的从乡下来的总管事。

这里的谈话也是关于决斗。他们谈论到皇上对于这件案子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为卡明斯基的母亲伤心，人人都为他的母亲伤心。但因为大家知道皇上虽然同情，却不愿对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严惩，所以人人对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宽恕。只有自由肤浅思想的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表示了她对于凶手的批评。

“他们喝醉了酒，杀死好好的年轻人，我无论怎样也不会宽恕的。”她说。

“这一点我并不了解。”伯爵说。

“我知道，你绝不会了解我所说的，”伯爵夫人说过，转向聂黑流道夫，“人人了解；只有我的丈夫，不，我说，我那可怜的母亲，我也不希望他杀了人就很满意。”

这时，沉默到现在的儿子为凶手辩护，攻击他自己的母亲，很粗野地向她证明，这个军官不能不这么做，不然，军官们就会批判赶他离团。聂黑流道夫听着，没有加入谈话，并且，他做过军官，他了解却不同意青年恰尔斯基的理由，同时不觉地对比着杀人的军官和他在狱中所见的那个因为在殴斗中杀死了人而被判了做苦役的美丽的青年囚犯。两人都因为醉酒而成为杀人犯。那一个，是农民，在愤怒时杀了人，他和妻子、家庭、亲戚分开了，他戴了链镣，剃了头发，要去做苦役，这一个却坐在拘留所的美丽的房间里，吃好饭，喝好酒，阅读书报，日内即得释放，过如旧的生活，只是因此变得更加有趣了。

他说了他所想的。开始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同意姨侄的看法，但后来她沉默了；和大家一样，于是聂黑流道夫觉得，他说这话是做了一种失礼的事。

晚上，饭后不久，在大舞厅里开始聚人了，外国来的基塞外特尔要来传道；厅里特地摆了几排雕花高背椅，作听讲之用，在桌子前面放了一张安乐椅，和一张为传道人放了一瓶水的小桌子。

在大门口停了一些华丽的马车。在陈设富丽的大厅里坐着穿丝绸、天鹅绒、花边衣服的，戴假发的，束紧腰身的妇女们。在妇女之间杂坐着男子——穿军装的，文官服的和五个普通的人：两个仆役，一个店主，一个听差和一个车夫。

基塞外特尔，一个结实的白发的人，说英语；戴夹鼻眼镜的年轻的瘦姑娘，正确地迅速地翻译着。

他说到我们的罪过是那么重大，它们的处罚是那么大而不可避免，活着等待这种处罚是不行的。

“亲爱的姊妹弟兄们，我们只要想到自己，自己的生活，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冒犯了充满仁爱的上帝，如何使基督受苦，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没有饶恕，没有出路，没有拯救，我们注定了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苦恼等待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哭泣的声音说，“怎样可以得救呢？弟兄们，怎样可以从这个可怕的火焰中得救呢？火焰封了屋子，出路是没有的。”

他沉默了，真的眼泪流在他的腮上。八年来，每次都没有错误，只要他说到他所满意的演说的这个地方，他便感觉到喉咙里的痉挛，鼻子里的刺激，从眼里流出眼泪。这些眼泪更感动他。

房间里可以听到啜泣声。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坐在镂花小桌前，用双手托着头，她的肥肩膀发抖。车夫惊讶恐惧地望着德国人，好像他快要用辕杆把他撞倒，而他来不及让开一样。大部分的人坐的姿势和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相同。弗尔夫的女儿很像父亲，穿着时髦衣服，用手蒙了脸跪着。

演说者忽然放开了脸，在脸上显出了演员表现喜悦时的那种很像是真的笑容，并用甜蜜亲切的声音开始说：

“拯救是有的。就是这个轻易的快乐的拯救。这个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所流的血，他为了我们让他自己受苦。他的痛苦，他的

血，将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们，”他又在声音里含着眼泪说，“让我们感谢上帝，他牺牲他的独生子为人类赎罪。他的神圣的……”

聂黑流道夫觉得异常厌恶，他悄悄地站起，皱着眉约制着羞耻的嗯声，踮脚走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十八

第二天，聂黑流道夫刚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时，听差便送上了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并且，假若马斯洛发的案子即将审理，他便出席大理院的审查会。聂黑流道夫所发的电报和他中途相左了。听聂黑流道夫说了马斯洛发的案子何时审理以及大法官是谁，他微笑了。

“恰巧是三种大法官，”他说，“弗尔夫是彼得堡的官吏，斯考弗罗特尼考夫——理论的法律家，别——实际的法律家，因此是最有生气的，”律师说，“最大的希望在他。哦，请愿委员会怎么样？”

“今天我要去见弗罗必也夫男爵，昨天没有能够见到。”

“你知道，为什么他是弗罗必也夫男爵呢？”律师说，感觉到聂黑流道夫说出这个外国称号与那么俄国式的姓在一起时的几分滑稽的音调，“这个称号是巴夫勒皇帝赐给他的祖父的，他好像是宫内听差。他用了什么方法使皇帝很高兴。他使他做了男爵，说‘不要阻碍我的意思’。于是有了一个弗罗必也夫男爵。他很骄傲这个称号。他是一个大骗子。”

“我正要去见他。”聂黑流道夫说。

“哦，好极了，我们一起去。我用车送您。”

在出门之前，聂黑流道夫在前厅里遇到听差送上Mariette（玛丽叶特）给他的信：

> Pour vous fairè plaisir, j'ai agi tout à fait contre mes principes, et j'ai intercédé auprès de mon mari pour votre protégée. Il se trouve que cette personne peut être relâchée immédiatement. Mon mari a écit au commandant. Venez donc 不涉私事地。Je vous attends. M.

> 为了使你欢喜，我做的完全违反我的原则，我为了你的被保护人向我丈夫说项。大概这个人即可释放。我丈夫写了信给司令。因此，你要不涉私事地来了。我等着你。M。

“怎样？”聂黑流道夫向律师说，“这不可怕吗？一个女人被他们在单独监禁中关了七个月，一点儿罪也没有，并且只要说一个字，就可以放她。”

“这总是如此的。哦，至少您是得到了您所求的了。”

“是的，但这个成就使我苦恼。现在是，那里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为什么关她呢？”

“哦，但最好是不要深究这个。那么我送您去，”律师说，他们走上了阶梯，律师所雇用的精美的马车驶到阶前，“你是看弗罗必也夫男爵吗？”

律师向车夫说了往何处去，良好的马迅速地把聂黑流道夫拉到男爵所住的房子那里。男爵在家。在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穿制服的青年官吏，颈子极长，喉结突出，步态非常轻；还有两个太太。

“您尊姓？”有喉结的青年官吏问，异常轻快地庄严地从太太们身边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

聂黑流道夫道了姓名。

“男爵说到过您。请稍等一会儿！”

青年官吏，男爵的副官，走进打开的门，从里面领出一个戴孝的哭泣的太太。那个太太为了遮藏眼泪，用瘦手指放下纠绊的面纱。

“请吧。”青年官吏向聂黑流道夫说，轻步地走到书房门前，把门打开，站在门口。

进到书房，聂黑流道夫看见一个肥壮的，头发剪短，着礼服的，中等身材的人，他坐在大写字桌前的安乐椅上，愉快地看着前面。因为白胡髭与须髯之间的红润的腮颊而特别醒目的善良的脸对聂黑流道夫露出了亲善的笑容。

“我很高兴看见您，我和您母亲是老熟人，是朋友。我看到您是小孩，后来又是军官，哦，坐下吧，您说吧，我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说，当聂黑流道夫向他说到非道茜亚的事件时，他摇动着剪短白发的头说，“说吧，说吧，我很了解；是的，是的，这真是很动人的。那么，您递过请愿书吗？”

“我准备了请愿书，”聂黑流道夫说，把它从口袋里掏出，“但我想请求您，我希望，他们能特别注意这个案子。”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要亲自去说，”男爵说，全然不相称地在愉快的脸上表示着同情，“很动人。显然她是一个小孩子，她的丈夫待她凶狠，这使她嫌恶他，后来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相爱……是的，我要去说。”

“伊凡·米哈洛维支伯爵说他想请求皇后。”

聂黑流道夫还不及说完这话，男爵的面色已经变了。

“但是，您把请愿书递到衙门里，我再去做我所能做的事。”他向聂黑流道夫说。

这时青年官吏走进书房，显然是耀示着他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两个字。”

“好，您叫她来吧。啊，mon cher（我亲爱的），我们要看见多少的眼泪啊，只要能够全拭掉就好了！我们要做我们所能做的。”

那个太太进来了。

“我忘记了请求您不让他丢掉他的女儿，不然他对一切……”

“我说过了我要办的。”

“男爵，为了上帝，您救救那母亲吧。”

她抓住他的手，开始吻着。

“一切都要办的。”

妇人走出后，聂黑流道夫也开始告辞了。

“我们要做我们所能做的。我要向司法大臣去说，等他们回答了我们，我们再做我们所能做的。”

聂黑流道夫走出去，到了办公室里。如同在大理院一样，他又在华丽的办公室里看到华丽的官吏们，清洁、恭敬、明确、严格、从衣服到谈话都正确。

“他们好多人啊，他们多得可怕，他们养得多么好，他们的衬衣和手是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擦得多么好，这一切是谁做的？不但和犯人比较起来，而且和乡农比较起来，他们都是多么舒服啊！”聂黑流道夫又不由自主地思索着。

十九

那个能够改善彼得堡囚犯们的命运的人，是一个受了许多勋章而不佩戴但在扣眼里挂一个白十字勋章的、有功绩的、年老的将军，德国籍的男爵，如人们所说的，他的年龄超过了他的智慧。他在高加索服务过，在那里他得到了这个他认为特别荣耀的十字勋章，因为那时在他的指挥之下，有许多剪了发、着军服、以步枪与刺刀作武器的俄国农民，杀死了一千多个卫护自由、房屋与家庭的人。后来他在波兰服务，在那里，他也使俄国农民做了许多各种各样罪恶的事，也因此得到了许多勋章和军服上的许多新的奖章；后来又在别的地方服务，而现在已是衰弱的老人，得到了现在所有的那个给他好房屋、俸给与尊荣的地位。他严格执行上层的规定，并且特别重视这种执行。对于上层的这些规定，他觉得特别重要，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可以变更，但只是上层的这些规定不然。他的责任乃是把男女政治犯关在地牢和

单人狱室里，并且要这样关他们，就是他们中的半数在十年之间死去：有些发疯的，有些死于肺病的，有些自杀的。他们有的饿毙，有的用玻璃切断血脉，有的上吊，有的自己烧死。

老将军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眼前，但这一切事件不触动他的良心，正如同由雷雨、洪水等等所引起的不幸事件不能触动他一样。这些事件是因为以皇帝陛下名义执行上层的规定而发生的。这些规定是不可避免要执行的，因此想到执行这些规定的后果是完全无用的。老将军不让自己想到这些事情，认为他作为军人的爱国的义务，就是不假思索，以免在执行那些他认为是很重要的任务时显得软弱。

老将军为了职务上的责任每周一次巡视所有的地牢，询问囚犯们有没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说出各种要求。他安静地听着，不可避免地沉默着，从来一件也不办到，因为所有的要求都是与规定不合的。

当聂黑流道夫来到老将军的住处时，塔楼上大音乐钟的响亮的铃子奏出了“上帝是多么荣耀”，然后敲了两响。听到钟声，聂黑流道夫不禁想起他在十二月党的党记中读到这每小时重复的甜美的音乐在终身监禁者的心中发生怎样的反应。[9]

在聂黑流道夫来到他的住所的大门口时，老将军坐在幽暗的客室的镂花小桌子前，和一个青年艺术家，他的一个下属的兄弟，在一张纸上转动茶托。艺术家的瘦、湿、软弱的手指放在老将军的无情、打皱、关节发硬的手指间，连在一起的手和倒置的茶托在写了全部字母的纸上抖动着。茶托要回答将军所提的问题，即魂灵在死后怎样互相认识。

当那做听差的传令兵送聂黑流道夫的名片进来时，冉·达克[10]的灵魂正借茶托在说话。冉·达克已经一个一个字母地说了几个字："将互相认识"等都写下来了。当传令兵进来时，茶托在P上停一下，在O上再停一下，然后又移到S上停下来，又开始在各处抖动。它抖动，因为下一个字母，按照将军的意见，应该是L，即是按照他的意见，冉·达克应该说，灵魂只在自己清除了一切尘世的东西或什么类似的东西（以后）才互相认识，因此下一个字母应该是L，而艺术家却以为下一个字母是V，就是她的灵魂说，灵魂将在游离的身体所发出的（光亮）里互相认识。将军纳闷地颦蹙了稠密的白眉毛，凝视着茶托的柄，以为茶托是自己在动，把它向L上面拖。无血色的，稀薄的头发梳在耳后的青年艺术家把无生气的蓝眼睛望着客厅的黑暗的角落，神经质地动着他的嘴唇，把茶托向V上拖。

将军因为自己事情被打断皱了皱眉，在片刻的静默之后，接了名片，戴上pince-nez（夹鼻眼镜），因为胖腰的酸痛嗯了一声，擦着发硬的手指，挺起全部的长身躯。

"请他到书房来。"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弄完吧，"站起的艺术家说，"我感觉到灵魂在场。"

"好，您弄完吧。"将军决然而严肃地说，用大脚步带着坚定均匀的步态走进书房。

"很高兴看见您，"将军用沙嗄的声音向聂黑流道夫说了亲爱的话，向他指示着写字桌边的安乐椅，"您来彼得堡多久了？"

聂黑流道夫说来到不久。

“公爵夫人，您母亲，她好吗？”

“妈妈去世了。”

“请您原谅，我很抱歉。我儿子向我说，他遇见了您。”

将军的儿子做的事和父亲的一样，在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情报局服务，很骄傲他在那里所负的任务。他的事务乃是管理侦探。

“哦，我和您父亲同过事。我们是朋友，是同事。那么，您在服务吗？”

“不，不在服务。”

将军不赞同地低垂了头。

“我有一事请求您，将军。”聂黑流道夫说。

“很——很高兴，我能为你效劳什么呢？”

“假如我的请求不合时宜，就请您原谅我。但我不得不把它说出来。”

“是什么？”

“在您这里关了一个姓顾尔开维支的人。他的母亲要求和他见面，或者至少是能够送书给他。”

将军对于聂黑流道夫的请求没有表示任何满意或不满意，却把头偏向一边，眯着眼，好像有所思索。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思索，甚至

对于聂黑流道夫的请求不感兴趣，他很知道，他将按照法律回答他。他只是在养息精神，什么也不在想。

“您知道，这是不决定于我的，”休息了一会儿，他说，“关于见面有皇上批准的法规，那里面所许可的，是会得到许可的。至于书，我们有小图书室，准许看的书，他们可以看。”

“但他需要科学书，他想研究。”

“您不要相信。”将军沉默了一会儿，“这不是为了研究。只是不安心。”

“但怎么办呢？他们在痛苦情形中需要消磨他们的时间。”聂黑流道夫说。

“他们总是怨诉，”将军说，“我知道他们。”

他概括地说到他们，好像是说到某种特别不好的一种人。他继续说：“他们在这里有这样的方便，是在监狱里很少能够碰到的。”

他好像为自己辩护，开始详细地叙述囚犯们所能享受到的便利，似乎这个机关的主要目的乃是为囚犯们布置舒服的住处。

“从前确实是很粗陋，但现在他们关在这里却很好。他们吃三道菜，总有一样是肉：猪排或者牛排。星期日他们还有第四样——甜菜。但愿上帝让每个俄国人能够吃得这样。”

将军像一切的老人一样，显然，一旦说到心头熟悉的事，便说出一切他重复过许多次的话证明他们要求的无理与忘却恩典。

“他们看得到宗教的书和旧杂志。我们有一个书籍正当的图书馆。但是他们很少阅读。起初他们似乎感兴趣，但后来新书都剩下一半未裁，旧书也没有人翻。我们还试验了。”将军带着有点儿近似笑容的表情说。“有意地夹进纸片，纸片还是没有人动。对于他们也不禁止写字，”将军继续说，“给了他们石板，给了石笔，这样他们可以写字消遣了。他们可以擦掉再写，他们却也不写，哦，他们很快地变得十分安静了。只是开始他们不安，但后来他们甚至变胖了，变得很安静了。”将军说，没有怀疑他话中所有的那可怕的意义。

聂黑流道夫听着他的沙哽的老年的声音，望着发硬的四肢，白眉下无光彩的眼睛，老迈的，剃刮的，为军服领子所支托着的下垂的颚和白十字勋章，这是这个人所骄傲的，特别因为这是他由于例外地残忍与大宗的屠杀而获得的；他知道，向老人回话并说明他言语中的意义是无用的。但他仍然做了一次努力，问到别的事，问到女囚犯舒斯托发，关于她，他今天听到消息，已经下令释放她了。

“舒斯托发？舒斯托发……我记不清他们全体的名字。他们人数那么多。”他说，显然是为了人数众多而责备他们。他按响了铃子，吩咐唤秘书来。

当他们等候秘书时，他劝聂黑流道夫服务，说道，诚实高贵的人，（认为自己也在这种人之列），是沙皇……（只是为了文句的美丽又添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

“我现在老了，但只要精力许可，我还是要服务。”

秘书，消瘦、憔悴、有不安而智慧的眼睛的人，进来报告，说舒斯托发是关在一个奇怪的有堡垒的地方，关于她的公文还没有接到。

“在我们接到公文时，我们当天就放她。我们不滞留他们，尤其不看重他们的来访。”将军说，又试图做出那只会使他的老脸变相的、游戏的笑容。

聂黑流道夫站起来，极力不要表现他对这可怕的老人所感觉到的憎恶与怜悯的混合情绪。老人则认为他也不该对于自己同事的思想轻浮且显然迷失道途的儿子过分严格，并且不能不给他忠告就让他走开。

“再见，我亲爱的，不要见怪我，但我爱您我才说的。不要和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来往。无罪的人是没有的。这些人全都是最不道德的。我们知道他们。”他说，那音调不容有怀疑的可能。

他确实没有怀疑这话，不是因为事实是如此，而是因为，假若事实不是如此，他便必须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应该过完美好生活的高贵的英雄，而是一个曾经出卖并且在老年还继续出卖自己良心的恶徒。

“最好您是服务，”他继续说，“沙皇需要诚实的……”他又说，“祖国也需要。哦，假若我和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不服务，怎样呢？还有谁呢？我们在这里批评制度，自己却不想帮助政府。”

聂黑流道夫深深叹了口气，低低鞠了躬，握了赏光地伸给他的瘦而大的手，便从房里走出去了。

将军不赞同地摇了摇头，揉擦着腰，又走进客室，艺术家在那里等待他，并且已经写下了冉·达克的灵魂所给的回答。将军戴上pince-nez（夹鼻眼镜），读道：“将在游离的身体所发出的光亮里互相认识。”

“啊，”将军闭了眼睛赞同地说，“但是假若大家的光亮是一样的，你怎样认呢？”他问，又和艺术家交叉着手指，坐在桌前。

聂黑流道夫的车夫把车赶出了大门。

“这里没有意思呀，大人，”他转向聂黑流道夫说，“我想不等您就赶车走了。”

“是的，无趣。”聂黑流道夫同意，挺起全部的胸膛呼吸着，并且安心地注视着天空里飘浮的烟色的云，和聂发河上行驶的木船与轮船所鼓起的闪亮的波纹。

二十

第二天马斯洛发的案子就要审问了。聂黑流道夫坐车到大理院去。律师在大理院的庄严的大门前遇见他，那里已经停了几辆马车。上第二层楼的华丽庄严的楼梯时，知道一切路径的律师，向左转身进了门，门上写了实施法典的年代。

在第一个长形房间里脱了大衣，听守门的说大法官们都到了，最后的一个是刚刚到，法那润，着大礼服，白衬衣，打白领结，带着快乐的信念走进第二间房。在这间房里，右边有大橱、桌子，左边是螺旋梯，这时一个穿制服的漂亮的官员在腋下夹着公文包正从上面下来。房里一个家长模样的，有白色长发的，穿短上衣与灰裤子的老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他旁边有两个侍仆异常恭敬地站立着。

白发老人走进橱里隐藏了起来。这时候，法那润看见一个和他同样穿大礼服打白领带的律师，立刻和他开始了生动的谈话；聂黑流道

夫看了看房里的人。一共是十五个听众，其中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年轻的戴pince-nez（夹鼻眼镜），一个是白发的。今天要审问的案子是关于报纸的诽谤，因此聚集的听众比寻常多，大部分是新闻界的。

那庭丁，是一个红脸的美丽的人，穿了华丽的制服，手拿公文，走到法那润面前，问他是做什么的，知道了他是为马斯洛发案子的，写下了什么，就走开了。这时橱门打开了，家长模样的老人从里面走出来，但已经不是穿短上衣，而是穿了镶扁绦的、在胸口有明亮金属板片的衣服，使他好像一只鸟雀。

这种可笑的服装显然令老人自己觉得不舒服，他连忙地，比他寻常走路更快地，走出了和入口相对的门。

“这是别，最可尊敬的人。”法那润向聂黑流道夫说，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的同事，说到目前即将审问的在他看来是很有趣的案子。

案子即将开审，聂黑流道夫和听众向左走进审判室。法那润和所有的人都走到栅子后边的听众席坐下。只有彼得堡的律师走到栅子前面的台子旁。

大理院的审判室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布置更简单，差别的只是大法官前面的桌上铺的不是绿布，而是镶金扁绦的大红天鹅绒，主持正义之处所有的表征一向是相同的：正义之镜；圣像，虚伪之表象；皇帝的画像，卑屈之表象。

庭丁同样严肃地宣布：“开庭了。”大家同样地站起，着制服的大法官们同样地走进来，同样地坐在高背椅上，同样地把胛肘支在桌上极力显出自然的样子，像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一样。

大法官是四个人。首席法官尼基丁，是一个剃刮干净的，有窄脸和钢眼的人；弗尔夫，他有意味深长的紧抿着的嘴唇和白色小手，他用手翻着状纸；斯考弗罗特尼考夫，一个肥胖、沉重、麻面的人，博学的法律家；第四个，别，就是那个最后来到的家长模样的人。

随大法官一同来的有书记长，和检察长——中等身材、瘦瘦的、面色很黑、眼睛忧郁而黑、剃刮干净的青年。聂黑流道夫，虽然有六年没有看见他，他穿了奇怪的制服，却立即认出他是从前学生时代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检察长是塞列宁吗？”他问律师。

“是的。什么？”

“我和他很熟，他是很漂亮的人。”

“并且是好检察长，能干。现在应该请求他。”法那润说。

“他在任何情况下是本着良心做事的。”聂黑流道夫说，想起自己和塞列宁的密切关系和友谊以及他的可爱的特质——纯洁，诚实，真正的正派。

“但此刻来不及了。”法那润低语，谛听着已开始的案情报告。

开审的案子是对于上诉院判决——不更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的上诉。

聂黑流道夫开始听，并极力了解着他面前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但正如同在地方法院里一样，了解上的主要困难，在于说的不是明显的要点，而全然是枝叶。案子是关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它揭露了股份

公司的一个董事的欺骗。似乎要点只在股份公司的董事是否欺骗他的信托人，若是如此，便要他不再欺骗他们。但所说的不是关于这个。所说的只是这个：编辑按照法律是否有权发表这种批评文章，以及他发表了这种文章，是犯什么罪——诽谤抑或是中伤，以及如何诽谤包括中伤，或是中伤包括诽谤，还有普通人所不容易懂的关于某一总务部的各项条款与决定的事。

聂黑流道夫所懂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虽然弗尔夫昨天谈到案件时那样严格地向他说大理院不能审查案子的本质。在这个案子里，他显然是偏袒地赞成上诉院判决的撤销，而塞列宁和他的特有的约制完全相反，意外激烈地表示自己反对的意见。素常有约制的塞列宁使聂黑流道夫觉得十分惊异，因为他知道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一个在金钱事务上不纯洁的人，并且，偶然地发现了弗尔夫几乎在审案的前一天还参与了这个诉讼人的盛宴。

现在，当弗尔夫虽然很小心地却显然片面地报告案情时，塞列宁发火了，对于这寻常案子太神经质地表现了他的意见。他的话，显然，触怒了弗尔夫：他脸红了，肌肉抽动做出沉默惊讶的姿势，带着很尊严的、生气的样子，和别的大法官一同退席到讨论室里去了。

“你是为什么案子的？”庭丁在大法官刚退席时又问法那润。

“我已经向您说了，是为马斯洛发的案子。”法那润说。

“哦是了。案子今天要审的。但………”

“但什么呢？”律师问。

“您知道，这个案子不当诉讼关系人的面就要决定，所以大法官们在宣布判决之后，不会出来了。但我要去报告……”

“这是什么意思？”

“我去报告，我去报告。”于是庭丁在纸上记下了什么。

大法官们果真是想在宣布了诽谤案的判决之后，即不出讨论室，在吃茶抽烟卷时，结束其余的案子，马斯洛发的案子也在内。

二十一

大法官们刚刚坐到讨论室的桌前，弗尔夫就开始很生动地陈述原有判决应该撤销的理由。

首席法官，一向是恶意的人，这天的心情特别恶劣。在审案时听着报告，他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坐在这里，不听弗尔夫说话，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思想乃是回想他昨天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一件事——他早就想要获得的那个重要地位没有派给他却派给了维利亚诺夫。首席法官尼基丁是十分诚恳地相信，他对于在他服务期间和他发生关系的那最高两级官员们的意见，要构成很重要的历史材料。昨天他写了一章，严格地责难最高两级的若干官员，因为，照他说，他们妨碍了他去使俄国免于现在的统治者所促成的灭亡——而事实上只是因为他们妨碍了他比现在得到更多的薪俸。他现在想到在后代的人看来这一章将有全新的意义。

“是的，不成问题。”他说，回答弗尔夫向他所说的话，却没有听。

别带着忧悒的面色听弗尔夫说，在他面前的纸上画着花冠。别是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把六十年代的传统视为神圣，假若他的行动越出严格的中立，那也只是在自由主义的方面。一方面，因为为了诽谤而上诉的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个坏人，另一方面，因为控诉新闻记者诽谤是言论自由的抑制，所以对于这个案子，别主张不受理上诉。

当弗尔夫完结了自己的报告时，别，没有画完花冠，忧闷地——他忧闷因为他必须证明这样的真理——用柔和愉快的声音，扼要简单地证明上诉的无理由，然后垂下白发的头，继续画花冠。

斯考弗罗特尼考夫，坐在弗尔夫对面，不停地用肥手指把须髯与胡髭向嘴里送着，当别刚刚停止说话时，他立即停止了嚼胡须，用高高的嘶哑的声音说，虽然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一个恶徒，但假若有法律根据，他还是赞成撤销判决，可是因为这样的根据是没有的，所以他赞同伊凡·塞妙诺维支·别的意见，他说的时候，高兴着他对于弗尔夫的掣肘。

首席法官同意了斯考弗罗特尼考夫的意见，于是这案子被驳回了。

弗尔夫不满意，特别是因为他似乎当场被人发觉做不正直的偏袒，于是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打开了轮到报告的马斯洛发案子的文件，一心地阅读着。大法官们这时按响了铃子，吩咐送茶，谈到这时和卡明斯基决斗案一同令全彼得堡注意的事件。

这是某部长官的案子，他被当场发现了犯第九九五条的罪。

“多么卑鄙啊。”别厌恶地说。

“这里有什么罪恶呢？我可以在我们的文献里给您看一个德国作家的建议，他公然认为这不能当作犯罪，认为男人和男人结婚是可以的。”斯考弗罗特尼考夫说，嘫嘫地用劲吸着两指之间的皱烟卷，然后大声地笑起来。

“但这是不可能的！”别说。

“我来告诉您。”斯考弗罗特尼考夫说，举出了这书的完整名称，甚至出版的年月与地点。

“听说，委任他在西伯利亚的什么城做省长。”尼基丁说。

“好极了。主教要带十字架迎接他了。应该有一个同样的主教。我要向他推荐一个这样的主教。”斯考弗罗特尼考夫说，把烟头丢进了灰皿，尽量把须髯与胡髭向嘴里送，开始嚼着。

这时候进房的庭丁报告了律师和聂黑流道夫要旁听马斯洛发案的审问。

“这件案子，”弗尔夫说，“这是纯粹恋爱的事件。”并且说了关于聂黑流道夫和马斯洛发的关系中他所知道的地方。

谈了一会儿这件事情，吸了香烟，喝完了茶，大法官们走进审判室，宣布了前案的判决，并开审马斯洛发的案子。

弗尔夫用尖细的声音很详细地报告了马斯洛发的上诉，并且又并非全无偏袒，而显然希望撤销判决。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法官向法那润说。

法那润站起来，挺起白而宽的胸膛，异常动人而精确地逐条证明法院有六点违背了法律的精确意义，此外，他还简短地说到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和判决的惊人的不公平。法那润的简短然而有力的语调是表示他为了他的强求而道歉，因为法官们都透彻了解法律知识，所见的所懂的胜过他，而他做这个，只是因为他所负的责任要求他如此。

在法那润的演说之后，大理院应该撤销法庭的判决，似乎不能够有丝毫怀疑的了。说完了话，法那润胜利地微笑着。望着自己的律师，看到他的笑容，聂黑流道夫相信案子是胜利了。但是瞥了瞥大法官们，他看到只有法那润一个人微笑着觉得胜利。大法官们和检察长不微笑也不觉得胜利，他们的神情好像是疲倦的人说："我们听过许多你们同类的人，但都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显然是直到律师说完了话，不再无用地耽搁他们的时候才觉得高兴。在律师说完之后首席法官立即转向检察长。塞列宁简短地然而明白地精确地表示主张不变更原案，认为要求撤销的理由不充分。然后大法官们站起，去作会商。在讨论室里意见分歧了。弗尔夫赞成撤销判决；别，明白了事实真相，也热烈地赞成撤销判决，历历如见地向同事们叙述法庭的情况和陪审员的误会，好像他十分确然地了解；尼基丁和寻常一样地主张严格与形式，持相反意见。这案子完全决定于斯考弗罗特尼考夫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在拒绝的方面，主要地因为聂黑流道夫要在道德立场上娶这个女子的决心是他所极不满意的。

斯考弗罗特尼考夫是唯物主义者与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抽象的道德表现，甚至更坏的，宗教表现，不但是可以轻视的愚蠢，而且是对于他自己的个人侮辱。关于这个娼妓的全部麻烦，和在这里为她辩护的著名律师以及聂黑流道夫本人在大理院的出场，是他所极为憎

恶的。于是他把胡须向嘴里塞着，很自然地装作他关于这个案子一点儿也不知道，只知道上诉理由不充分，因此同意首席法官不撤销判决。

上诉被否决了。

二十二

“可怕！”聂黑流道夫说，和收拾了公文夹来的律师走进客厅，“在最明显的案件中，他们拘泥形式，加以拒绝。可怕！”

“案子在法庭上弄糟了。”律师说。

“塞列宁也主张拒绝。可怕，可怕！”聂黑流道夫继续重复着，“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向皇上请愿。趁您自己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递上去。我替您写。”

这时着制服佩星章的、矮小的弗尔夫，进了客室，走到聂黑流道夫的面前。

“怎么办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分的理由。”他耸着窄肩，闭着眼说，走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

塞列宁也在弗尔夫之后走出来，他听大法官们说他的老友聂黑流道夫在这里。

“呵，没有料到在这里遇见你，”他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说，用嘴唇微笑着；同时他的眼睛依然是忧郁的，“我不知道你是在彼得堡。”

“我不知道你是检察长……”

“候补。”塞列宁改正。“你怎么到大理院来了？”他问，忧悒而沉闷地望着友人。“我听说你在彼得堡。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到这里来，因为我希望找到正义，拯救一个无辜地被处罚的女子。”

“什么女子？”

“就是刚才决定的案子。”

“哦，马斯洛发的案子，”塞列宁说，想了起来，“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上诉。”

“问题不在上诉，是在这个女子无罪而受处罚。”

塞列宁叹了气。

“很可能，但……”

“不是可能，乃是确实……”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是陪审员。我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塞列宁思索了一下。

“应该当时说明。”他说。

“我说明过了。”

“应该在记录里写下来的。假若这是在上诉状里……”

塞列宁一向忙碌，很少到交际场，显然关于聂黑流道夫的恋爱事件没有听到什么；聂黑流道夫注意到这点，决定了不要向他说到自己和马斯洛发的关系。

“是的，但现在明明是判决错误。”他说。

“大理院法官没有权利说这话。假若大理院根据自己对于判决是否公正的看法而要撤销法院的判决，则陪审员的定罪便失去一切意义，更不用说大理院要失去一切支持点，而且立刻会冒破坏正义而不是维持正义的危险了。”塞列宁说，回想着刚才审判过的那个案子。

“我只知道一点，就是这个女子是完全无罪的，而且把她从不该受的处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也失去了。最高级的法院确认了最大的不公平。”

“它没有确认，因为大理院没有且不能做这个案子本身的检查工作，”塞列宁眯着眼睛说，“你当然是住在姨母家里了，”他又说，显然是希望更换话题，“我昨天晚上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邀我和你一同去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的集会。”塞列宁用嘴唇微笑着说。

“是的，我去过了，但是觉得讨厌，我走开了。”聂黑流道夫愤慨地说，不满意塞列宁把谈话转到别的事上。

“哦，为什么觉得讨厌呢？总之这是宗教情绪的表现，虽然这是片面的，教派的。”塞列宁说。

“这是一种奇异的愚蠢。”聂黑流道夫说。

“哦，不是的。奇怪的地方只是我们对于我们教会的道理知道得那么少，以致把我们的基本的教理看作新的发现。”塞列宁说，似乎急于要向老友表示自己的新见解。

聂黑流道夫惊异地注意地望着塞列宁。塞列宁垂下了眼，眼里不但表现了忧悒，而且还有恶意。

“那么，你相信教会的道理吗？”聂黑流道夫问。

“当然，我相信。”塞列宁回答，对直地无生气地望着聂黑流道夫的眼睛。

聂黑流道夫叹了口气。

“奇怪。”他说。

“好了，我们以后再谈吧。”塞列宁说。他转向恭敬地走到他身边的庭丁说，“我来了。”他叹着气，又说，“我们一定要见面的。可是找得到你吗？在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总可以找到我。那皆示金斯卡亚街。”他说了号数。“光阴像流水一般啊。”他说着，走开了，又只用嘴唇微笑着。

“若是来得及，我就去。”聂黑流道夫说，觉得他从前所爱过的亲近的人，塞列宁，由于简短的谈话，忽然变成了生疏、遥远、不可解的，即使不是敌意的。

二十三

当聂黑流道夫认识塞列宁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儿子，可靠的朋友，并且按照他的年龄，已是受了良好教育的社交界的人物，有大智慧，总是优雅、美丽，且同时是异常公正、诚实。他读书极好，没有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炫耀，获得过论文的金奖章。

他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行为上，把为人服务当作他的青年生活的目标。这种服务他认为在行政服务之外便没有别的形式，因此，他刚刚修毕学业时，便系统地研究了他可能贡献毕生精力的一切活动，并且认定了他在编订法律的司法部的第二处是最为有用，于是到了这里服务。但，虽然是精确地正直地执行了他应尽的一切职务，在这种服务里他却未能满足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要求，也不能在他内心里唤起他在做应做的事这种意识。

这种不满，因为和很狭窄的虚荣的顶头上司的冲突更为增强，于是他离开第二处而进了大理院。在大理院他觉得稍好，但那同样的不满意的情绪仍然追随着他。

他不断地觉得这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也不是应该的那样。在他在大理院服务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忙得了御前侍从的官职，于是他不得不穿绣花制服，着白麻布胸帷，出门坐马车，为了获得仆从的职务而去感谢各样的人。虽然他努力寻找，他却不能够找到这种职务的合理说明。于是他在服务的时候更加觉得这是“不对的”，而同时，一方面，他不能够拒绝这个任命，以免触怒那些相信这个任命会令他非常满意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任命满足了他本性中低级的部分。于是，当他在镜中看见自己穿金绣花制服并且感受到这个任命所引起的、一些人对他的尊敬时，他觉得满意了。

他在婚姻方面的情形也一样。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别人为他办妥了辉煌的婚事。他结婚，主要地也是因为假若拒绝，他便是触怒了愿意缔结这桩婚事的女子以及办理这桩婚事的人，损伤了他们的情感，并且娶年轻、貌美而高贵的女子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满意。但婚事很快地便显得相比于服务和朝廷职务是更加“不对的”。

养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他的妻子不愿再养小孩了，并且开始过着奢华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他愿不愿意，他是必得参与的。

她并不特别美丽，她对他忠实，并且似乎虽然这生活危害了她丈夫的生活，她自己除了异常的紧张和疲倦，从这种生活里什么也得不到——她还是热心地过这种生活。他要改变这种生活的一切努力，在她这里，好像在石墙上一样碰得粉碎。她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信念得到她所有的亲戚朋友的支持。

小孩是一个有金色长鬈发的、光腿的女孩，好像和父亲是全然没有关系的，主要因为她完全不是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教养的。夫妻之间发生了通常的误会，甚至不愿彼此了解，以及那种静默的、不出声的、瞒住外人的、因为礼节而缓和的斗争，使他觉得家庭生活是很苦恼的。因此家庭生活，相比服务和朝廷官职，显得是更加“不对的”。

而最“不对的”乃是他对于宗教的态度。和他的团体中的、他那时候的所有的人一样，他不用丝毫费力，便由于他的智慧的发展，摆脱了那些宗教迷信的羁绊（他是在这种迷信中长成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自由的。在少年时、做学生时、与聂黑流道夫相交密切时，他是严肃而诚实的人，没有隐瞒他这种从国教迷信中的解放。但由于年岁增长，在职位上的晋升，尤其是这时候社会中的保守主义的反动，这种精神的自由开始妨碍他了。除了家庭关系，特别是

在他父亲死后做安灵弥撒时，除了他母亲希望他斋戒，这一部分是社会舆论要求如此——在职务上他也必须不断地出席祈祷、供奉、谢恩式，以及类似的祈祷：几乎没有一天不和某种外表的宗教形式发生关系，而避免这些形式是不可能的。在出席这类仪式时，他必在二者之中选择一项：或是装作相信他并不相信的东西（他有正直的性格，不能够这么做的），或是承认这一切外在形式是虚假，而这样地去处理自己的生活，就是不必参与他认为是虚伪的事情。但是要做这个似乎这么不重要的事，还须有许多麻烦：除了必须和一切亲近的人发生不断的冲突，还必须改变他整个的地位，放弃职务，牺牲那种为他人的好处，这好处他以为是现在他在职务上所贡献的，并且希望将来贡献得更多。为了要做这个，人们必须坚决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他坚决地相信自己是对的，正如同在我们这时代，任何有教养的人，知道一点历史，知道一般的宗教的起源和教会的基督教的起源与崩溃，便不能不相信健全思想是对的。他不能不知道他否认教会理论的正确，他是对的。

但在生活环境的压迫之下，他这个正直的人，容许了微小的虚伪，就是，他向自己说，为了确认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必须先行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微小的虚伪，但它把他引入了他现在所陷入的大虚伪中。

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东正教是否合乎真理（他是在东正教里出生的受教养的，他四周的人都要求他承认它，若不承认这个他便不能继续他的对人有用的活动）——他已经预先决定了回答。因此，为了明白这个问题，他不研究伏尔泰[11]、叔本华[12]、斯宾塞、孔德[13]，却阅读黑格尔[14]哲学的书籍，Vinet（微内）[15]和好米亚考夫[16]的宗教著作，并且自然而然地在这些著作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心绪安宁和宗教理论释明之类的东西——他是在这种宗教理论中受教育的，他的理性早已不承认这种宗教理论，但没有这个，则他的全部生活充满着不快，而承认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快便立刻被扫除了。

于是他采用了那些通常的诡辩，就是个人的智慧不能够了解真理，真理只启示给人的团体，了解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启示，启示是由教会保存着，云云；并且从那时候起，他便能够不感觉到他的行为的虚伪，安心地参与公共弥撒、安灵弥撒，祈祷，能够斋戒、在圣像前画十字，能够继续祈祷的活动，这种活动使他感觉到他所做的好事，使他在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得到安慰。他觉得他有信仰，但同时，他凭全部的身心，感觉到他的这种信仰，比较别的一切的东西，是更加全然"不对的"。

因此他的眼睛总是忧悒的。因此，看见了在他还没有养成这些虚伪的时候便已认识的聂黑流道夫，他想起了那时候的他自己；特别是在他匆忙地向他提及他的宗教见解之后，他比较从前更加觉得这一切是"不对的"，于是他觉得痛苦而忧悒。聂黑流道夫在看见老友时的最初的快乐情绪之后也感觉到了这个。

因此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了再见，却没有寻找见面的机会，因此在聂黑流道夫来彼得堡的这个期间他们没有再见面。

二十四

出了大理院，聂黑流道夫和律师一同在街道上走着。律师吩咐了他的车子跟随着他，开始向聂黑流道夫说出大法官们所说到的某部首长的事件，说到他怎样被当场捕获，他怎样没有受到按照法律他应受的流刑，却被任命为西伯利亚的一个省长。说完了全部事件和它的全

部丑恶，他更特别高兴地说到几个高位的人怎样偷去了一笔钱，这钱是为了今天早晨他们所经过的那个尚未完成的纪念碑而醵集的，又说到某某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赚得了数百万，以及某某出售而某某购买了他的妻子。律师又开始说到一件新的关于骗诈的事件，和政府高官们的各种犯罪，他们不坐在牢里，却坐在各衙门的长官座位上。这些故事的存贮似乎是用不完的，它们给了律师巨大的快乐，极明显地表示他、律师所用的为自己赚钱的方法，比较彼得堡的高官们为了同样目的而采用的那些方法，是全然正当而无罪过的。因此，当聂黑流道夫没有听完他的关于高官们犯罪的最后的故事，便和他告别，雇了马车到河岸街回家时，律师觉得很诧异。

聂黑流道夫很愁闷。他愁闷，主要是因为大理院的否决确认了无罪的马斯洛发所受的无意义痛苦，因为这个否决使得他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她连在一起这个不变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愁闷因为律师那么高兴地说到的那些关于普遍的罪恶的、可怕的故事而加强了；此外，他还不断地想起从前是可爱、坦白、高贵的塞列宁的不善、冷淡而可憎的目光。

当聂黑流道夫回到家里时，守门的有点儿轻蔑地递给他一个便函，守门的说，是一个妇人在门房里写的。这是舒斯托发的母亲的便函。她写着，她来感谢她女儿的恩人和救主，请他恳求他到发西利叶夫斯基街第五弄某号房子里去看她们。她写着，为了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这是极为必要的。他用不着怕她们用感谢的话麻烦他：她们不说感谢的话，只是高兴看见他。假如可能，明天早上就来吧。

另一个便函是聂黑流道夫的老同事侍从武官保加退来夫写给他的，聂黑流道夫曾经要求他为宗派教徒们亲自把请愿书递呈皇上。保加退来夫用粗大坚决的笔迹写着，他要如他所许诺的，把请愿书亲自

呈递到皇上的手里，但他想起来，聂黑流道夫事先去看看这个案子所做决定的人并且请求他，是否更好一点。

在最近几天住在彼得堡所获得的印象之后，聂黑流道夫对于要做成事情，是完全失望了。他在莫斯科所拟定的计划好像是青年幻想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些幻想，人们过现实生活时不可避免地要感到失望的。但此刻，在彼得堡，他认为完成他所要做的一切乃是他的责任。并且决定了，次日到了保加退来夫那里之后，即执行他的劝告，去看这个宗派教徒案子所取决的人。

他从公文夹里取出宗派教徒的请愿书，阅读一过，这时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听差敲了门走进来，请他上楼去吃茶。

聂黑流道夫说他立刻就到，于是把文件放进了公文夹，去到姨母那里。上楼的时候，他从窗子里向街上看，看见了Mariette（玛丽叶特）的一对栗色马，他忽然意外地觉得高兴，要想微笑。

Mariette戴着帽子，穿着不是黑色的却是浅的杂色的衣服，手拿茶杯坐在伯爵夫人安乐椅的旁边，谈着什么，闪耀着美丽含笑的眼睛。当聂黑流道夫进房时，Mariette刚刚说了什么如此可笑的话，并且可笑而失礼——聂黑流道夫从笑声的性质上看出了这个——使好心的有胡髭的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震动着整个肥胖的身子，笑得伸不直腰；而Mariette带着特有的mischievous（恶作剧的）表情，略略地歪着微笑的嘴，把精力旺盛的、愉快的脸侧向一边，无言地望着她的交谈者。

聂黑流道夫从几个字上明白了她们是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件新闻；谈到新任西伯利亚某省长的轶事，Mariette就是在这方面说了如此

可笑的话，以致伯爵夫人好久都不能约制她自己。

“你笑死我了。”她咳了一阵说。

聂黑流道夫问了好，坐到她们旁边。他刚刚想要批评Mariette的轻浮，她注意到他脸上严肃的甚至不满意的表情，为了使他高兴，她一见他时便想这么做——不但立即改变了她的面部表情，而且还有她的全部心情，她顿然变得严肃，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并且寻觅着什么，力求着什么，这不是她装假，而是她确实采取了和聂黑流道夫这时所有的完全同样的心情，虽然她不能够用言语表明这心情是怎样的。

她问他，他怎样办完了他的事情，他说出了在大理院的失败和他同塞列宁的相遇。

“啊！多么纯洁的人呀！这正是这正是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没有畏惧无可责难的骑士）！纯洁的人！”两位太太说出了塞列宁在社会上为人所共知的通常的绰号。

“他的妻子是怎样的？”聂黑流道夫问。

“她吗？嗯，我不想批评。但她不了解他。难道他也赞成驳回吗？”她带着诚恳的同情问。“这是可怕的。我真为她惋惜啊！”她叹着气，补充说。

他皱了皱眉，想更改话题，开始说到舒斯托发，她是囚在堡垒里的，是因为她的斡旋而被释放的。他感谢了她在丈夫面前的设法，并想说出，这想起来是多么可怕，就是，这个妇人和她的全家受苦，只因为没有任何人向当局提起他们，但她没有让他说完，她表示了她自己的愤慨。

“不要向我说了，”她说，“我丈夫刚向我说了她可以释放，我就发生了这种思想。假如她是无罪的，为什么要监禁她？”她说出了聂黑流道夫所想说的：“这是令人愤慨的！令人愤慨的！”

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看到Mariette向她的姨侄献媚，这令她高兴。

“你知道吗？”在他们沉默时，她说，“明天晚上到Aline（阿林）家去，基塞外特尔要在他那里的。”她转向Mariette说：“你也去。”

“Il vous a remarqué（他提到了你），”她向姨侄说，“他向我说，你所说的一切我都向他说了。这一切是好的征兆，你一定会达到基督的面前。你一定要来哟。Mariette，你劝他来。自己也来。”

“伯爵夫人，第一点，我没有任何权利劝告公爵，”玛丽叶特望着聂黑流道夫说，借这个目光表示，在他们俩对于伯爵夫人的话以及大体上对于传布福音的态度上有了全然的同意，“第二点，我并不很欢喜，您知道……”

“但您总是相反地做一切的事，只按照您自己的意思。”

“怎么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信仰，正如同最简单的村妇那样。”她微笑着说。“第三点，”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到法国戏院去……”

“啊！你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卡切锐娜·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问。

玛丽叶特说出了著名的法国女伶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她好极了。”

“Ma tante（我的姨妈），先看谁呢，女伶还是传教士？”聂黑流道夫微笑着说。

“请你不要说俏皮话了。”

“我看是传教士居先，法国女伶在后，不然，对于传道的趣味要全部失去了。”聂黑流道夫说。

“不，顶好是先到法国戏院，后行忏悔祈祷。”玛丽叶特说。

“哦，您不该嘲笑我。传教士是传教士，戏院是戏院。要自己得救，完全用不着愁着面孔哭泣的。应该信仰，然后就快乐了。”

“Ma tante（我的姨妈），您说教比任何传教士都好。”

“您要记着，”玛丽叶特思索了片刻，说，“您明天要到我包厢里来。”

“我怕我不能够……”

听差报告客到，打断了谈话。客人是慈善会的秘书，伯爵夫人是这个会的会长。

“哦，他是最没有趣味的人。我顶好是在那边接见他吧。过后再到你们这里来。Mariette，您给茶他喝吧。”伯爵夫人说，用迅速的不安的步子走进客厅。

玛丽叶特脱下手套，露出有力的很平的手，无名指上戴了戒指。

“要茶吗？”她说，拿着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小手指奇怪地伸着。

她的脸变得严肃而愁闷。

“有些人的意见我很看重，他们嘲笑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想到这个，我总是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说最后的字句时，她似乎准备哭了。虽然这些话假若分析起来或者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有很不确定的意义，对于聂黑流道夫却似乎是异常深奥、诚恳、善意的：明亮眼睛的神色，伴随着这个年轻、美丽、衣服良好的妇人的言语，是那么吸引了他的注意。

聂黑流道夫无言地望着她，不能够使眼睛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和您心中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您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C'est Je secret de polichinelle（这是公开的秘密）。我羡慕您这些事，我赞成您。”

“真的，没有可以羡慕的事，我做的事那么少。”

“这没有关系。我了解您的情感并且了解她。哦，好了，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看到他脸上的不满意，她打断了自己，“但是我还了解，您看见了监狱里所发生的一切痛苦，一切恐怖，”玛丽叶特说，只希望一件事——吸引他，用她的妇女的本能猜测着他觉得是重要而宝贵的一切，“您便想帮助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因为人们的漠不关心和残忍，弄得情形那么可怕，可怕……我了解，人能够为了这个而牺牲性命，我也可以牺牲性命。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

“那么，您是不满意自己的命运吗？”

“我吗？”她问，似乎是诧异这样的问题也会问出来，“我应该是满意的，并且是很满意的。但是有一个可怜虫醒了……”

“他不该再睡了，应该信仰这个声音。”聂黑流道夫说，完全堕入她的圈套了。

后来有许多次聂黑流道夫惭愧地想起他和她的谈话、想起她的与其说是虚伪的毋宁说是向他仿效的言语，和她的脸——当他向她说到监狱的恐怖和他在乡村的印象时，她在脸上带着同情谛听着。

当伯爵夫人回转时，他们谈得不但像老友，而且像是在不了解他们的人群当中互相了解的独一无二的朋友。

他们说到权力的不公平，不幸者的痛苦，人民的贫困，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眼睛在说话声中互相注视着，不停地问：“你能够爱我吗？”并且回答：“我能够。”于是性的感觉，以最意外的美丽的形式，使他们互相吸引。

临走时，她向他说，她永远准备为他去做她所能做的事，并要求他第二天晚间一定到戏院里去看她，即使是一分钟也行，她需要同他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的，什么时候我能再看见您呢？”她叹了气，补充说，于是小心地在有戒指的手上戴上了手套，“您说您来吧。”

聂黑流道夫许诺了。

这天晚上，当聂黑流道夫独自在房里，熄了灯躺在床上时，他好久不能睡着。想到马斯洛发，大理院的判决，想到他决定无论怎样要跟她去，想到土地所有权的放弃——忽然，好像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玛丽叶特的脸，和在她说“什么时候我能再看见您呢”时她的叹息、她的目光、她的笑容，那样清晰地向他显现了，好像是他看见了

她，他自己微笑了一下。“我要到西伯利亚去，我做得对吗？我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我做得对吗？”他问自己。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个从那没有垂放严密的窗帘里看得见的明亮的彼得堡的夜里，是不确定的。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混乱了。他回想了从前的心情，想起了从前的思想路线；但这些思想已没有了从前的劝服力。

“我忽然想出了这一切，我不能够活下去了，我后悔我做得对。”他向自己说：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感觉到他久未感觉过的那种苦恼和失望的情绪。他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他开始了他从前在赌牌大输之后才有的那种酣沉的睡眠。

二十五

聂黑流道夫次日早晨醒转时的第一个感觉，是他昨天做了某种丑恶的事。

他开始回想：丑恶的事不曾有，坏的行为不曾有，但恶劣的思想是有的，就是，他觉得他现在的一切企图——娶卡邱莎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是不可实现的幻想，这一切使他不能忍受，这一切是做作的、不自然的，他应该活得像过去那样。

坏行为不曾有，但有了远比坏行为还坏的事：有了产生一切坏行为的恶劣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做，可以悔悟，坏思想却产生一切坏行为。

坏行为只替别的坏行为铺平道路；坏思想却不可约制地在这条道路上拽着人走。

早上在自己的想象中重复了昨晚的思想，聂黑流道夫诧异了：他能够在片刻时间里相信了它们。虽然他企图去做的事是新奇而困难的，他却知道这是他现在唯一可能的生活，虽然回到从前的生活是习惯而容易的，他却知道这是死亡。现在他觉得昨晚的诱惑好像是一个人睡醒时所有的那种情形，他虽然不想再睡，却要在床上躺着舒服一下，尽管他知道已经是应该起来去做等待着他的重要快乐事情的时候。

这天，他在彼得堡的最后一天，他早晨去到发西利叶夫斯基街去看舒斯托发。

舒斯托发的住处是在第二层。聂黑流道夫依照守门人的指示，进了后边的门径，顺着笔直险陡的楼梯，对直地走进了有强烈食品气味的热厨房。一个卷了袖子、着了围裙、戴了眼镜的胖妇人站在灶炉边，搅着冒气的柄锅里的东西。

“您要找谁？”她从眼镜上边望着进来的人严厉地说。

聂黑流道夫还不及说出自己姓名，妇人的脸上已经有了惊讶和喜悦的表情。

“啊，公爵！”妇人在围裙上擦着手叫着，“但您为什么从后门进来呢？您是我们的恩人！我是她的妈。他们把我的小女快要弄死了。您是我们的恩人。”她说，抓住聂黑流道夫的手，极想吻它。“昨天我去看您。我的妹妹特地要我去的。她在这里。这边，这边，请您跟我来，”舒斯托发母亲说，领聂黑流道夫走过窄门与暗走廊，一路整理着

卷折的衣服和她的头发，“我的妹妹叫考尔尼洛发，您一定听说过的，”她低声补充说，在门前停住，“她卷入政治事件里了。她是极聪明的妇人。”

打开了走廊上的门，舒斯托发母亲领聂黑流道夫进了小房间，房里桌前的小沙发上坐着一个低矮、肥胖、穿条子花棉布短上衣的姑娘，鬈曲的金色头发弹在她的圆而白的，像她母亲的脸上。

在她对面，坐着一个穿俄国绣花领子的衬衣，有黑胡髭与须毛的青年，他在安乐椅上弯缩着腰。他们俩显然是那么专心在谈话上，直到聂黑流道夫进门之后，才回转头看。

“莉蒂亚，聂黑流道夫公爵，本人啊……”

苍白的姑娘神经质地跳起来，理着从耳后弹出的发绺，把大大的灰眼睛恐惧地瞪视着进来的人。

“您就是韦拉·叶芙莱莫芙娜所要求营救的那个危险的女子吗？”聂黑流道夫微笑着伸着手说。

“是的，就是我，”莉蒂亚说，笑着善良的儿童般的笑容，嘴里露出一排美丽的牙齿，“是姨姨很想看见您。姨姨！”她用愉快的优美的声音对着门说。

“韦拉·叶芙莱莫芙娜为您的监禁很苦恼。”聂黑流道夫说。

“坐在这里吧，或者这里好一点。”莉蒂亚说，指着那就是青年刚刚站起身空出来的，破碎的软安乐椅。

“我的表兄——萨哈罗夫。”她说，已经注意到聂黑流道夫的目光看那青年。

青年，和莉蒂亚同样好心地微笑着，和客人问了好，当聂黑流道夫在他的位子上坐下时，他自己从窗下端了一张椅子，坐到他旁边。从另一道门里走进来一个金色头发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无言地坐在窗台上。

“韦拉·叶芙莱莫芙娜是姨姨的好朋友，我却几乎不认识她。”莉蒂亚说。

这时从邻室走进来一个着白上衣、系皮腰带，有很愉快聪明面孔的妇人。

“您好哇，谢谢您来了，”她刚刚和莉蒂亚并排坐在沙发上，就开言了，“哦，韦拉怎么样？您看见了她吗？她是怎样忍受她的境况呢？”

“她不诉怨，”聂黑流道夫说，“她说她的心情是神圣庄严的。”

“哦，韦拉，我知道她，”姨母微笑着摇着头说，“我们应该认识她。她是极好的人。一切为别人，没有东西为她自己。”

“是的，她自己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挂念您的侄女。令她苦恼的，主要乃是像她所说的，因为您的侄女冤枉被捕。”

“确是如此，”姨母说，“这是可怕的事情！确实她是为我受痛苦。”

“但一点儿也不是，姨姨！”莉蒂亚说，“就是没有您我也要拿那些文件的。”

“还是我知道的比你清楚，”姨母继续说。她转向聂黑流道夫说，“您知道，一切是这么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人求我暂时保管他的文件，但我没有住所，便带给了她。但这天夜里她的住处被搜查，他们把文件和她一同带走了，把她一直关到现在，要求她说出来，她是从谁那里拿来的。”

“我却没有说。”莉蒂亚迅速地说，神经质地抹着并未麻烦她的发绺。

“但我并未说你说了。”姨母回答。

“假若他们抓去了米其那，那断不是因为我了。”莉蒂亚说，脸红着，不安地环顾着她的四周。

“你不要说到这个了，莉蒂亚。”母亲说。

“为什么？我要说。”莉蒂亚说，已经不微笑，却脸红着并且不是抹着而是把发绺在手指上绕着，不断地环顾着。

“要记着昨天你开始说到这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一点儿也不……不要管我，妈妈。我没有说，我只是不作声。当他向我两次盘问到姨姨和米其那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向他说明我什么也不会回答。那时，这个……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侦探，宪兵，大混蛋。”姨姨插言，向聂黑流道夫说明她侄女的话。

“那时他，”莉蒂亚兴奋着，急遽地继续说，“开始劝我。他说：‘您向我所说的一切，不会伤害任何人，却相反……假使您说了，您就会使无罪的人释放，我们也许是空使他们受苦了。’哦，我仍然说了我不说。那时他说：‘哦，好吧，您什么也不说，但是不要否认我所要说的。’于是他开始提名，提到米其那。”

“你不要说了。”姨母说。

“啊！姨姨！不要阻挡我……”她不停地曳着头发绺子，环顾着，“现在，设想设想吧，第二天我知道——他们敲墙通知我米其那被捕了。哦，我想是我出卖了他。这事是那样苦恼我，那样苦恼我，我几乎发疯了。”

“我们知道完全不是因为您他才被捕。”姨母说。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想是我出卖了他。我走着，我从这边墙走到那边墙，我不能够不想。我想：我出卖了他。我躺下来，盖上被，睡觉，听到有谁在我耳朵旁边低语：你出卖了，出卖了米其那，你出卖了米其那。我知道，这是幻觉，但我不能够不听。我想睡——不能够，我想不思想——也不能够，这是可怕的！”莉蒂亚说，愈说愈兴奋，在手指上绕了发绺，又放开，不断地环顾着。

“莉蒂亚，你安静点儿吧。”母亲摸着她的肩重复着。

但莉蒂亚不能够停止她自己。

“这更可怕……”她又开始说，但没有说完，就啜泣了，从沙发上跳起来，碰到安乐椅上，跑出了房门。

母亲跟她走出去了。

“绞死混蛋们！”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没有什么……我不过……”中学生回答，拿了放在桌上的烟卷，开始吸烟。

二十六

“是的，对于青年们，单独监禁是可怕的。”姨母摇着头说，也吸燃着烟卷。

“我以为，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聂黑流道夫说。

“不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姨母回答，“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我听说，这是休息，静养。违法的人总是生活在惊慌与物质缺乏中，在为自己为别人为工作的恐惧中，最后他被捕了，一切都完结了，一切的责任都卸除了：坐下来休息吧。我听说，他们被捕时，确实觉得欢喜。对于年轻的无罪的——他们总是先逮捕无罪的，像莉蒂亚——对于他们，第一个打击是可怕的。这不是您被剥夺了自由，受到野蛮的待遇，吃恶劣的饮食，闻恶劣的空气，总之，一切的艰难——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假若不是因为在初次被捕时所受的那种道德上的打击，即使是有三倍的艰难，也可以轻易地忍受。”

“难道您经历过吗？”

“我吗？我坐过两次牢，”姨母说，笑着忧郁而愉快的笑容，“当我第一次被捕时，我是冤枉被捕的，”她继续说，“我是二十二岁，我有了一个孩子，并且怀着孕。虽然那时自由的被夺，和丈夫小孩的分

离，令我觉得痛苦，但这一切，和我明白了我不复是人而是物件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比较起来，都算不上什么了。我想和我的小女孩告别——他们却要我走，并且坐上车子。我问，他们带我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我到了地方就知道了。我问，我被控了什么罪？他们不回答我。在我被审问之后，他们脱下我的衣裳，叫我穿上有号数的囚衣，把我带到拱顶狱室的下面，打开了门，把我推进去，上了锁，走开了，只留下一个带枪的守卫的兵，他无言地走动着，有时从我的门缝里向里看，这时候我觉得非常痛苦。我记得，那时候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宪兵军官在审问我的时候让我吸烟。所以，他知道人们多么喜欢吸烟，所以，他也知道人们多么喜欢自由、光明，知道母亲是多喜欢小孩，小孩多么喜欢母亲。那么他们为什么残忍地使我离开我所宝贵的一切，把我监禁起来像一只野兽呢？忍受了这样的事，不能够没有恶果的。假使有人相信上帝和人类，相信人们彼此相爱，在这事以后就不再相信这个了。我从那时以后就不再相信人类，而且怨恨在心了。”她说完了，微笑了一下。

从莉蒂亚出去的那道门里走进来她的母亲，说莉道支卡很是恼乱，不能够来了。

“为了什么她的年轻的生命要被毁坏呢？”姨母说，“我觉得特别痛苦，因为我是这事的不自觉的起因。”

“上帝让她在乡下复原吧，”母亲说，“我们要把她送给她的父亲。”

“但若不是您，她便完全毁灭了，”姨母说，“谢谢您。我想看见您，因为想求您转信给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她说，从口袋里掏出了

信。“信没有信封，您可以看一遍，把它撕掉，或者转交，随您的意思看哪样是好，”她说，“信里没有连累的话。”

聂黑流道夫接了信，答应了转交，站起身，告别后，就走上了街。

信他没有看就封了起来，决定按址转交。

二十七

把聂黑流道夫耽搁在彼得堡的最后的一件事是宗派教徒们的案子，他们的请愿书他试图托请过去在队伍里的同事，侍从武官保加退来夫呈递皇上。早晨他来到保加退来夫家，看到他虽然要出门了，却还在家里用早餐。保加退来夫是不高的、结实的人，禀赋了稀有的体力——他能扭弯蹄铁，他善良、正直、坦白，甚至是思想自由的。虽然是有这些美质，他却是一个接近朝廷的人，爱沙皇与皇室，生活在这种高等社会里，他能够由于某种奇异的方法，只看到其中的好处，不参与任何恶劣的、不荣誉的事。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人和任何政策，却或是沉默着，或是用勇敢、响亮的声音，几乎是大叫着，说出他所要说的话，往往同时笑着同样响亮的笑声。他这么做，不是由于手段，而因为这是他的性格。

“哦，好极了，你来了。要不要吃点儿早饭呢！坐下来吧。牛排好极了。我总是开头吃点儿丰富的东西，并且吃到底。哈，哈，哈。哦，喝点儿酒吧，”他指示着盛红葡萄酒的瓶子大声说，“我想到了你。请愿书我要递上的。亲自交到他手里——一定的；可是我觉得，你先去看一看托波罗夫，是不是更好一点。”

聂黑流道夫听到提及托波罗夫，皱了皱眉。

一切都取决于他。无论怎样是要问到他的。也许他自己会令你满意。”

“假若你劝我去，我就去。”

“好极了。哦，彼得堡令你觉得怎样？”保加退来夫大声说，“你说说？”

“我觉得我被催眠了。”聂黑流道夫说。

“你被催眠了吗？”保加退来夫复述，大声地笑起来，“不吃一点儿吗？随你的意吧。”他用餐巾拭了胡髭。“那么你去吗？啊？假若他不做，你就交给我，我明天递。”他大声说，在桌前站起，显然是和他拭胡髭时同样不自觉地对自己画了大十字，然后他挂上佩刀。

“现在再会了，我一定要去了。”

“我们一块儿出去吧。”聂黑流道夫说，高兴地握了保加退来夫的有力、宽大的手，并且，和寻常一样，他带着某种健康的、不自觉的、新鲜的东西所给的愉快印象，和他在阶梯上分别了。

虽然他并不期望从他的拜访中获得任何好的结果，聂黑流道夫却还是遵照保加退来夫的劝告，去看托波罗夫，就是宗派教徒案所取决的人。

托波罗夫所负的职责，按照它的使命，含有内部的矛盾，这只有愚笨的失去道德感的人才会感觉不到。托波罗夫具有这两种消极的性质。包括在他所负的职责中的矛盾是这个，就是，他的职责上的使命

是支持并且用外在方法（不包括暴力）去保卫教会，按照它自己的定义，教会是上帝自己建立的，是不能够被地狱的门户或任何种人类暴力所动摇的。这个神圣的、不能为任何东西所动摇的、上帝的机关，应该受人类机关——神圣的宗教会议支持和保卫，而这个机关就是托波罗夫和他的官吏们所主持的。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个矛盾，或者不愿看见它，因此他非常关心，会不会有什么罗马教的僧侣、牧师，或宗派教徒来毁坏地狱的门户所不能克服的教会。托波罗夫，好像一切失去了人类平等与博爱这种基本宗教意识的人一样，十分相信人民是和他自己全然不相同的人，相信人民需要一些东西，而他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很好。他自己在心坎里不相信任何东西，并且觉得这种情形是很方便很愉快的，但他怕人民也达到同样的情形，并且如他所说的，他认为拯救人民避免这个乃是他的神圣的责任。

正如同一本烹饪书里所说的，螃蟹愿意它们被人活活地煮死，他同样地充分地相信，他想并且说，人民愿意是迷信的，不过烹饪书中所说的是比喻，而他却是直解。

他对于他所维护的宗教的看法，正如同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腐肉的看法一样，腐肉是很不好的，但鸡却喜欢它、吃它，因此应该用腐肉喂鸡。

当然，这一切的依比利亚的、卡桑的和斯摩楞斯克的“圣母”像的崇拜——是很粗陋的偶像崇拜，但人民爱这个，信仰这个，因此，应该保存这些迷信。托波罗夫这么想，没有考虑到，他以为人民爱好迷信，只是因为一向有并且现在还有像他这样的，那些残忍的人，他们受到光明的启迪，没有把他们的光明用在他们应该去用的地方，去帮助要从愚昧黑暗中奋斗出来的人民，而只用来把人民留在黑暗中。

当聂黑流道夫走进他的客室时，托波罗夫正在书房里和一位修道院的女住持、活泼的贵族女子在谈话，她在西部的被强迫信仰东正教的联合教徒当中宣传并支持东正教。

一个在接待室值班的特派的官吏向聂黑流道夫问到他的案子，知道了聂黑流道夫是要把宗派教徒的请愿书递呈皇上，问他可否给他看看请愿书。聂黑流道夫给了他请愿书，官吏带着请愿书进了书房。戴头巾的披着飘动的面纱、拖着黑曳裾的女住持出了书房，她合着指甲清洁的白手，手里拿着黄玉念珠，走到大门口。聂黑流道夫还没有被请进房。托波罗夫看着请愿书，摇着头。读着明白有力地写成的请愿书，他不愉快地觉得惊讶。

“假若这落在皇上的手里，这会引起不愉快的问题和误会的。”读完了请愿书，他想。于是他把请愿书放到桌上，按响铃子，吩咐请聂黑流道夫。

他想起了这些宗派教徒的案子，他已经有过他们的请愿书。这案子是这样的，脱离东正教的基督教徒们受到申戒，后来又被送交审判，但法庭释放了他们。后来主教和省长决定了，根据他们婚姻的不合法，把丈夫、妻子、小孩流放到不同的地方。现在这些父亲和妻子要求不要分散他们。托波罗夫想起了这个案子初次到他手里时的情形。那时候他曾犹豫，是否要把它撤销。但他又以为，把这些宗派教徒的家人放逐到不同的地方——这种处置的批准不会有任何损害；听任他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则对于其他的居民会许有不良的影响——使他们脱离东正教，此外这又表示主教的热心，因此他让这个案子按照原来的方向发展着。

现在有了聂黑流道夫这样的在彼得堡有背景的辩护人，这个案子会许当作一种残忍的事提到皇上面前，或者落到外国报纸上，因此他立即采取了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很忙碌的样子说，站起来迎接聂黑流道夫，立刻谈到正事。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名字，就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把请愿书拿到手里给聂黑流道夫看，“我很感谢您提醒我这件事。这是省当局过分热心……”

聂黑流道夫沉默着，带着不好的情绪望着白脸上不动的假面具。

“我要下命令取消这种办法，让这些人回家。”

“那么，我可以用不着这个请愿书了。”聂黑流道夫说。

“当然，我向您保证这个，”他说，特别加重“我”字，显然十分相信他的诚实和他的话是最好的保证，“但最好是我马上就写吧。劳驾坐一下。”

他走到桌前，开始写。聂黑流道夫没有坐下，从上向下看着那个窄长的秃头顶，看那有粗大青脉的迅速地摇着笔的手，并且诧异着，这个显然对人冷淡无情的人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且那么关心地做着。为什么？……

“好了，”托波罗夫封着信封，说，“把这告诉你的委托人吧。”他补充说，把嘴唇做成微笑的样子。

“为什么这些人受痛苦呢？”聂黑流道夫说，接着信封。

托波罗夫抬起头微笑了一下，好像聂黑流道夫的问题使他满意。

“这个我不能向您说。我只能向您说，被我们所保护的人民的利益，是那么重要，对于宗教问题的过分热心，还没有现在流行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淡漠，那么可怕而有害。”

“但怎么会在宗教名义下破坏了美德的第一个要求——分离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旧赏光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黑流道夫所说的话是可爱的。无论聂黑流道夫说的是什么，托波罗夫，从他的远大的行政见地的高处看，都认为是幼稚的，片面的。

“从私人的观点上看，这是可以这么说的，”他说，“从行政的观点上看，这又有些不同了。可是，我要说再会了。”托波罗夫俯着头，伸着手说。

聂黑流道夫握了手，无言地匆匆走出，懊悔着他握了那只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复托波罗夫的话。“只是你的，你的利益。”走出时，他想。

他匆匆地想到那些被复仇与正义、维持宗教、教育人民的各机关的活动所牵涉的人们，先想到因售私酒而被罚的妇人，因偷窃而受罚的少年，因漂泊而受罚的漂泊者，因为纵火的纵火犯，因为舞弊的银行家，和那个只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获得所需要的消息而受罚的不幸的莉蒂亚·舒斯托发，又想到因为违反东正教而受罚的宗派教徒，因为要求宪法而受罚的顾尔开维支——聂黑流道夫异常清楚地想到，所有的这些人被逮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全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了正

义，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吏和富人们享有他们从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财产。妨碍这个的，有售酒而无执照的妇人，有在城市游荡的窃贼，藏宣言的莉蒂亚，破除迷信的宗派教徒，要求宪法的顾尔开维支。因此，聂黑流道夫十分明白地觉得所有的这些官吏，从他姨母的丈夫、大法官们、托波罗夫，到所有的那些下级的、纯洁的、端正的、坐在各部办公桌前的先生们，一点也不关心无罪的人在受痛苦，而只关心到怎样除去所有的危险的人。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这个原则——宁可饶恕十个有罪的，不要处罚一个无罪的，而相反，好像为了切开腐烂的地方必须去掉一点儿完好的地方一样——为了除去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愿处罚十个不危险的人。

关于这一切情形的这种解释，在聂黑流道夫看来是很简单而明白的，但正是这种简单和明白使聂黑流道夫在承认它的时候犹疑不决。这种复杂的现象不可能有这么简单可怕的解释；一切关于正义、善德、法律、宗教、上帝等的话不可能仅仅是话，遮掩着最粗暴的贪婪与残忍。

二十八

聂黑流道夫要在当天晚上离开彼得堡，但他应许了玛丽叶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他却仍然去了，在自己的良心上扭曲着，认为他应该守信。

“我能够对抗这些诱惑吗？”他不十分诚恳地想着，“我要试最后的一次了。”

穿了礼服，他在不朽的““Dame aux camelias”（《茶花女》）的第二幕来到戏院，这时外国女伶用新方法表演着肺病妇女是怎样死的。

戏院里人满了。聂黑流道夫问到玛丽叶特的包厢，他们立即恭敬地向他指示了她的楼下包厢。

一个穿制服的听差站在走廊上，像对于相识的人一样，对他鞠躬，为他开了门。

对面一排包厢里坐的和站在后边的人，附近的人，坐在正厅里的白发、半白发、秃发、光顶、擦油的、鬈发的人——所有的观众都专心注意地在观看盛装的、穿花边绸衣的、用不自然的声音说着独白的、消瘦见骨的女伶。

门开时，有人作“施施”声，两道冷和热的气流扑在聂黑流道夫的脸上。

在包厢里的是玛丽叶特，一个穿红外套的发妆高大笨重的不相识的太太，两个男子：一个是将军，玛丽叶特的丈夫，美丽高大的人，他有庄严的不可猜测的脸和鹰鼻，有穿军服的、填絮的染色布做出的高胸脯，另一个是金发的秃顶的人，在两条庄严的须髯之间有一块剃刮干净的下颏。

玛丽叶特，优美、细瘦、典雅，低领的衣服露出颈旁斜着下来的肌理坚紧的双肩，在肩颈相连处有一个黑痣，她立刻转过头看了一下，用扇子向聂黑流道夫指示着她背后的椅子，向他很有含意地微笑了一下，表示欢迎和感谢。

她的丈夫，和他做一切事情时一样，镇静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点了点头。从他的姿态上，从他和妻子所交换的目光里，可以立即看出来他是这个美丽妻子的所有者和主人。

独白完毕时，戏院里爆发着掌声。玛丽叶特站起来，拧着窸窣的绸衣摆，走到包厢的后边，介绍她的丈夫和聂黑流道夫。

将军不停地用眼睛微笑着，说了他很高兴，又镇静地不可猜测地沉默着。

“我今天应该走的，但我应许了您。”聂黑流道夫转向玛丽叶特说。

“假若您不想看我，就看一看这惊人的女伶。”玛丽叶特说，回答他话中的含意。“她在上一场里好极了，是不是？”她转身问她丈夫。

丈夫点点头。

“这个不能感动我，”聂黑流道夫说，“我今天看了许多真正的不幸，就是……”

“坐下来谈吧。”

丈夫倾听着，用眼睛愈益讽刺地微笑着。

“我去看了那个被释放的被监禁很久的妇人，她的身体是十分亏损了。”

“这就是我向你说到的那个妇人。”玛丽叶特向丈夫说。

“是的，我很高兴，她能够被释放了，”他点着头，镇静地说，并且在聂黑流道夫看来，完全是在胡髭下边讽刺地微笑着，“我去吃烟了。”

聂黑流道夫坐着等候玛丽叶特向他说出她要向他说的什么，但她却没有向他说，甚至不想要说，却调侃着，说到她以为应当特别感动聂黑流道夫的表演。

聂黑流道夫看出来她并不需要向他说什么，只需要向他展示她的晚妆的美丽，她的肩头和小痣，他同时觉得又愉快又可憎。

在这一切之上的媚劲外罩，现在对于聂黑流道夫还没有除去，但他看到在外罩的下面是什么。望着玛丽叶特时，他爱慕她，但他知道她是说谎者，她和那个以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为事业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对于这一切全不关心，她昨天所说的一切全是虚伪的，而她所希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乃是使他爱她。这对于他又是吸引的又是讨厌的。他几度准备走开，拿了帽子，又留下来。但最后，当丈夫在密胡髭里带着烟气回到了包厢，用施以恩惠的目光轻蔑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好像不认识他——聂黑流道夫不待门关上，便走上走廊，找了大衣，走出戏院。

当他顺着聂夫斯基街回家时，他不觉地注意到前面一个矮小的、身材很好看的、刺目地盛装的妇人，她安静地在宽大的沥青道路上走着，在她的脸上和全部身躯上可以看出她感觉到自己的丑恶的力量。所有迎面的或赶上她的人都看她。聂黑流道夫走得比她快，也不觉地看了看她的脸。她的脸也许是敷搽过的，是漂亮的，这妇人向聂黑流道夫微笑了一下，对他眨了眨眼睛。奇怪的是，聂黑流道夫立刻想起

了玛丽叶特，因为他感觉到他在戏院里所感觉的同样的吸引和讨厌的情绪。

连忙地越过了她，聂黑流道夫对自己生了气，转到穆尔斯卡亚街，走上堤岸，令警察诧异地，开始在那里来回徘徊。

“在戏院里的那一个，当我进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向我微笑了一下，”他想，“在那个微笑和这个微笑里面，意义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乃是，这一个简单坦白地说：‘你需要我——带我去。不需要我——走过去。’那一个却装作她没有想到这个，但怀着某种高尚优美的情绪而生活——然而根本上是一样的。这一个至少是诚实的，那个却说谎。此外，这一个是被穷困引入这种情况，那一个却是在游戏，用那种媚人的可憎的可怕的情欲娱乐自己。这个街头妇女是发臭的浑浊的水，是出售给渴感强于嫌恶的人的；那一个在戏院里的是毒药，它不被察觉地毒害它所触到的一切。”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他和贵族代表的妻子的私通，他心中发生了羞耻的回忆。

“人心中的兽性是可恶的，”他想，“但在它是本来面目时，你从你精神生活的高处去看它轻视它，无论你是堕落或是抵抗，你还是从前的你；但当这种兽性藏隐在假想美的、诗的表皮之下并且要求对它崇敬，那时，你崇拜兽性，完全陷入兽性中，不复分别善恶。那时候，这是可怕的！”

聂黑流道夫现在清楚地看到这个，正如同他看见宫殿、哨兵、要塞、河、船、证券交易所那样清楚。

好像在这个北方夏夜里，地面上没有令人舒服的、给人休息的黑暗，只有朦胧、阴惨、不自然的、不知来源的光，同样地在聂黑流道夫心中不再有给他休息的愚昧的黑暗。

一切是清楚明白的。这也是清楚明白的：一切被认为重要的良好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或可憎的，而这一切的光彩和华丽遮掩了旧有的，大家所习惯的，不但未被处罚，而且是庄严的、被人们所能想出的一切美丽所装饰的罪恶。

聂黑流道夫想要忘记这个，不看到这个，但他已经不能够不看到这个。虽然他看不见那向他显示这一切的光的来源，正如同他看不见彼得堡上面的光的来源一样，虽然这光在他看来似乎是朦胧、阴惨、不自然的，他却不能不看见在这个光下所显现的东西，于是他同时觉得又高兴又不安。

二十九

到了莫斯科，聂黑流道夫的第一件事是到监狱医院去向马斯洛发说明那个伤心的消息，说大理院确认了法院的判决，并且应该准备到西伯利亚去了。

对于律师为他做的、他现在带到狱中给马斯洛发签字的、递呈给皇帝的请愿书，他怀着极少的希望。但说来奇怪，他现在也不想成功。到西伯利亚去，在流刑犯和囚人之间过生活，这种思想他已经习惯了，他难以设想，假若马斯洛发被释放了，他要怎样处理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他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托洛[17]的话，在美国有奴隶制度的时候，他说过，在认为奴隶制度合法并加以保护的国家，唯一适

合正直的人的地方是监狱。聂黑流道夫想的完全相同，特别是在他到过彼得堡发觉了那里的一切之后。

“是的，现在在俄国适合正直的人的唯一的地方是监狱！”他想。当他乘车到监狱走进门墙时，他甚至亲身体验到了这个。

病院的守门人，认出了聂黑流道夫，立刻向他说，马斯洛发已经不在他们那里了。

“她在哪里呢？”

“又到牢里去了。”

“为什么被调走了？”聂黑流道夫问。

“大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守门人轻蔑地微笑着说，“她和助理员私通，医务长送她回去了。”

聂黑流道夫没有想到马斯洛发以及她的情况是和他那么密切有关。这个消息令他发呆。他感受到了人们听到意外重大不幸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情绪。他觉得很痛苦。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所感觉的第一个情绪是羞耻。他愉快地想象着她的似乎有所改变的心情，觉得自己是可笑的。她的一切关于不愿接受他的牺牲的话，她的责备和眼泪——这一切，他觉得，只是那个想要尽量利用他的堕落妇女的手腕。他现在觉得在上次见面时，他便看见了她现在暴露出来的她是不可矫正的表征。当他本能地戴上帽子走出病院时，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但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对她还有义务吗？她这种行为现在没有令我自由吗？”他问自己。

但是，他刚刚对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便立刻明白，若是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抛弃她，则他并不是像他所希望的惩罚她，而是惩罚自己，于是他觉得可怕。

“不，那已经发生的事并不能改变，只能加强我的决心。让她做那件由于她的私心所产生出来的事情吧，假若是和助理员私通，就让她和助理员私通——这是她的事……而我的事是做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他向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去赎我的罪过。我要娶她，即使是形式上的婚姻，我要跟她到她被流放的任何地方去，这决心是不变的。”聂黑流道夫带着恶意的顽固向自己说着，走出病院，用坚定的步伐向监狱的大门走去。

走到大门前，他要求值班的典狱去通报监狱长说他要见马斯洛发。值班的典狱认识聂黑流道夫，像对于相识的人一样，对他说了监狱中重要的新闻：监狱长上尉被免职了，另一个严格的官长来接替他了。

“现在严格了，麻烦，”典狱说，“他此刻在这里，我马上就去通报。”

确实，监狱长是在监狱里，他立刻便出来见聂黑流道夫。新监狱长是高大骨瘦的人，腮上有高耸的颧骨，阴郁，行动很迟缓。

“在规定的日子准许在会客室见面。”他说，没有望着聂黑流道夫。

“但我需要在递给皇帝的请愿书上签字。”

“您可以给我。”

“我需要亲自见女犯人。从前总是准许我的。”

“从前是这样的。”监狱长说，偷偷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黑流道夫坚持着，掏出文件。

“让我看。”监狱长说，依旧没有看他的眼睛，用食指上戴着金指环的长、瘦而白的手指接了聂黑流道夫递出的文件，慢慢地阅读。“请进办公室吧。”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没有任何人。监狱长坐到桌前，整理着放在桌上的公文，显然是要亲自去监视会谈。当聂黑流道夫问到他可否看政治犯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时，监狱长简短地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和政治犯见面是不可以的。”他说，又专心注意地看公文。

在口袋里带着给保高杜好芙斯卡雅的信，聂黑流道夫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要犯罪的人，他的计划被发觉被破坏了。

当马斯洛发走进办公室时，监狱长抬起了头，没有望着马斯洛发，也没有望着聂黑流道夫，说了:

“可以谈了！”又继续处理自己的文件。

马斯洛发又如旧地穿了白上衣和裙子，扎了头巾。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看见了他的冷淡的怒气的面孔时，她脸色绯红，用手揉着上衣的边，垂下了眼睛。

她的窘迫似乎向聂黑流道夫证实了病院守门人的话。

聂黑流道夫想要像上次一样地对待她，但他不能够如他所希望地伸手：他现在觉得她是那么可憎。

“我带了不好的消息给您，”他用平稳的声音说，没有望她也没有和她握手，“大理院里驳回了。”

“我知道会这样的。”她用奇怪的声音说，好像她在喘气。

从前聂黑流道夫会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知道会这样的；现在他只是看看她了。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

但这不但没有和缓他的心情，且相反，更使他对她愤怒。

监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中来回走动。

虽然是有现在聂黑流道夫对马斯洛发所感觉的厌恶，他依然认为他应该向她表示他对于大理院驳回的遗憾。

“您不要失望，”他说，“上皇帝的请愿书可以成功的，我希望……”

“但我对于这个并不……”她说，用潮湿而斜视的眼睛可怜地看着他。

“那么，怎么办呢？”

“您到病院里去过，他们大概向您说到……”

“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您的事。”聂黑流道夫皱了皱眉，冷淡地说。

受损伤的自尊心的已经平静的残忍的情绪，在她刚刚提到病院时，又重新强烈地在他心中发生了。“他是上等人，上等社会的任何姑娘认为嫁给他是幸福的，他要自己做这个妇人的丈夫，而她不能等待，和助理员私通。”他想，仇恨地望着她。

“您签这个请愿书吧。”他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放在桌上。她用头巾的角擦去眼泪，问在何处写，写什么。

他向她指示了在何处写，写什么，于是她坐到桌旁，用左手理着右边的袖子；他仍旧站在她后边，沉默地望着她的向桌子弯着的、因为被约制的啜泣偶尔发抖的背；在他心里有两种情绪——恶与善。一方面是受损伤的自尊心，一方面是对受苦的她的怜悯互相斗争着，后种情绪胜利了。

他记不得是哪一个居先——是他心里先可怜她，还是他先想起了他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那种丑行，正是他因而责备她的那种丑行，但忽然同时之间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可怜她。

签了请愿书，在裙子上拭了沾墨水的手指，她站了起来，看了看他。

“不管结果怎样，无论情形如何，没有东西能够改变我的决心。”聂黑流道夫说。

想到他宽恕她，他对她的怜悯和柔情便在他心中加强了，他想安慰她。

“我所说的，我一定要做。无论您被送到什么地方，我总和您在一起。”

“没有用。”她连忙打断他，脸色全部光辉起来了。

“想想看，您在路上要用什么。”

“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谢谢您。”

监狱长走到他们面前，聂黑流道夫不等他说话，就和她告别，走出去了，感觉到从前不曾感觉过的快乐、安宁、对一切的人的爱。马斯洛发的任何行为不能够改变他对她的爱，这意识使他高兴并且把他提升到他从未经历过的高处。让她和助理员私通吧，这是她的事。他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至于和助理员的私通——马斯洛发因此被赶出病院，聂黑流道夫也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事实是这样的：

马斯洛发奉女医药助理员的差遣，到走廊尽头的药房去取肺病药水，在那里只看到高大的、脸上有粉刺的医药助理员伍斯其诺夫，他的追求早已令她厌烦了。马斯洛发挣逃时，那么用力地推了他，以致他碰到架子上，架上的两个瓶子落下来打碎了。

这时从走廊上经过的医务长，听到瓶子破碎的声音，看见跑出的脸色发红的马斯洛发，愤怒地向她喊叫：

“嗯，妇人家，假若你要在这里调情，我要把你赶走的。是怎么回事？”他转向助理员说，从眼镜上边严厉地望着他。

医药助理员微笑着，开始为自己辩护。医生没有听完他的话，便把头抬得正好从眼镜里边看出去。他进了病房，并且当天就向监狱长说，要他派另外一个更加沉着的助理看护来代替马斯洛发。

马斯洛发和助理员的调情只是如此。由于和男子私通而被从病院赶出，对于马斯洛发是特别痛苦的，因为早已令她觉得可憎的和男子的关系，在他和聂黑流道夫见面之后，她觉得特别可恶。凭她的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每个男人，有粉刺的医药助理员也在内，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侮辱她并且诧异她的拒绝，这令她觉得异常痛苦，引起了她的自怜和眼泪。这一次，出去会聂黑流道夫时，她想要在他面前辩白这不公正的归罪，她以为他一定会听的。但开始辩白时，她觉得他不相信，觉得她的辩护只会加强他的怀疑，于是眼泪涌上她的喉咙，她沉默了。

马斯洛发仍旧觉得，并且继续令自己相信，她是如她在第二次见面时向他所说的，她没有宽恕他，并且恨他，但她早已重新爱上他，且是那样地爱他，她不觉地执行了他对她所期望的一切，她不再喝酒吸烟，弃绝献媚；到病房做看护。她做这一切，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如此。假若每次当他提到他要娶她时她都坚毅地拒绝接受他的牺牲，那是由于她想要再说一次她向他说过的那些骄傲的话，而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他和她结婚会使他不幸福。她毅然地决定了不接受他的牺牲，然而，她想到他轻视她，他以为她还是她从前那样，没有看到她所发生的改变，她便觉得痛苦。他现在也许以为她在病院里做了什么错事——这比她上诉复判流刑的消息更使她痛苦。

三十

马斯洛发可以和第一批出发的人一同动身，因此聂黑流道夫准备起程。但他的事情是那么多，以致他觉得，无论还有多少自由的时间，他也不能够把事情办完。现在的情形是和从前全然不同。从前他必须想出要做什么事情，而事情的兴趣总是同一的——德米特锐·伊发

诺维支·聂黑流道夫；可是，虽然生活的全部兴趣那样集中于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一切的事情却是无趣的。现在所有的事情是关于别人，而不关于聂黑流道夫，而且一切都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这些事是无穷尽的。

不仅如此，从前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自己的事情总是引起苦恼和愤怒；现在，别人的事情却大都引起他的快乐的心情。

此时聂黑流道夫所做的事可以分为三类，他自己，以惯有的事务分类，并且根据这个分类把文件分置在三个公文夹里。

第一类是关于马斯洛发和对她的帮助。现在这包括设法找人帮忙把请愿书递呈皇帝以及准备西伯利亚的旅行。

第二类是田庄的处理。在巴诺佛的土地分给了农民，条件是他们所纳的租要用在他们公共的需要上。但为了确定这种法律行为，他必须拟定并订立契约和遗嘱。库斯明斯基的田事情形还是像他自己以前所处理的那样，即他要收地租，且必须规定期限，并确定从这些钱里面他取多少做生活费，留多少给农民用。他不知道在他的西伯利亚行程中需要多少费用，还没有决定放弃这种收入，虽然已减了半数收入。

第三类是对于囚犯们的帮助，他们向他请求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了。

起初，和那些向他求助的囚犯们产生联系时，他立刻去为他们奔走，力求改善他们的厄运；但后来请求的人是那么多，以致他觉得他不能够帮助他们每个人，不觉地被引到第四种事情上，这比其余的事近来更令他注意。

这第四种事情是解决这些问题：所谓刑事裁判这种奇怪的制度，它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存在？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它的结果是监狱（那里的居住者他有几分相识）和一切的拘留所（从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堡垒到萨哈林岛），在这些地方有那种令他觉得奇怪的刑事法律的成百成千的牺牲者在受苦。

凭他个人和囚犯们的关系，凭他向律师、监狱神甫、监狱长的询问，凭囚犯们的便函，聂黑流道夫得出了这个结论，就是囚犯们，所谓罪犯们，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完全无罪的人，是法庭错误的牺牲者，例如假定的纵火犯明绍夫，例如马斯洛发及其他。这种人的数目不是很多，据神甫的观察，约有百分之七，但这种人的情况引起了他特别的兴趣。

另一类是因为在特殊情形下，如愤怒、嫉妒、酗酒等等所做的行为而被判罚的人，那些审判并处罚他们的人在同样情形之下几乎也一定会做这类的行为。这一类，据聂黑流道夫的观察，不过全体犯人的一半。

第三类所包括的人，是因为他们做了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最寻常的甚至是良好的行为而被处罚的人，而这些行为，按照别人、写出法律的人的意见，是犯罪。属于这一类的是私下卖酒的，运私货的，在大地主的和官家的森林里割草拾柴的人，还有行劫的山民[18]与抢劫教会的不信教者。

第四类所包括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高过社会的一般水平而被认为是罪犯。这类人是宗派教徒，是为他们的独立而反叛的波兰人与切尔开斯人，是因为反抗当局而被判罚的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

同盟罢工者。据聂黑流道夫的观察，这类人，社会上最好的人的百分数是很大的。

最后，第五类所包括的是社会对他们的罪过远大于他们对社会的罪过的人。他们是被遗弃的，因为经常的压迫和引诱而滞钝的人，例如偷席子的少年和千百个其他的为聂黑流道夫在监狱内外所见到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似乎有系统地引导他们不得不做那所谓犯罪的行为。属于这类人的，据聂黑流道夫的观察，有很多的窃贼和凶手，近来他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发生过关系。在这类人当中，他也算进了那些堕落腐败的人的圈子，他很知道他们，新的学派认为他们是犯罪型，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被认为是必须有刑法和处罚的主要证明。这种所谓堕落、犯罪、不道德型的人，据聂黑流道夫的意见，不外是这样的人，就是社会对他们的罪过大于他们对社会的罪过的人，不过社会对他们的罪过不是现在直接对于他们本人的，而是从前对于他们的父母与祖先的。

在这类人当中，在这方面特别感动他的，是累犯的窃贼奥号清，婊子的私生子，他在小客栈里长大，显然在三十岁前从未过见过道德高于警察的人，他从小就生活在窃贼徒辈中，同时以他禀赋异常的滑稽才能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他请求聂黑流道夫为他辩护，同时他取笑自己、法庭、监狱、一切的刑法和神圣的法。另一个是漂亮的非道罗夫，他和他所领导的党徒抢劫并杀死了一个年老的官吏。他是农民，他父亲的房子完全非法地被夺，他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他因为爱上了上司的爱人而受苦。他是一个具有动人的、热情的天性的人，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快乐，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因为某种缘故而约制自己快乐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活中除了快乐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聂黑流道夫明白这两人都禀性忠厚，只是好像被抛弃的植物那样

地被弃置被损害。他还见到一个浪子和一个妇人，他们因为愚蠢和若似的残忍而令人觉得讨厌，但他不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出意大利学派所说的那种犯罪型，而只是看作他个人觉得讨厌的人，正如同他看见监牢之外穿燕尾服、佩肩章、着花边衣服的人一样。

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被关在牢里，而别的完全和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地活动甚至审判这些人，这个问题的研究正是这时聂黑流道夫所注意的第四种事情。

起初聂黑流道夫希望在书籍中寻找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购买了一切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籍。他购买了龙不罗梭[19]、加罗法洛[20]、非里[21]、李斯特[22]、摩德斯来[23]、塔德[24]的著作，并且用心地读这些书。但他愈是读这些书，他反而愈益觉得失望。他的情形正和那些转向科学的人一向面临的情形一样，他们转向科学不是为了要在科学里担负任务——写作、论辩、教学——而是带着直接、简单、生活上的问题转向科学，科学向他回答了成千的微妙智巧的关于刑法的问题，只是没有回答他所要解答的问题。

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抑或是凭什么有些人监禁、磨难、流放、笞打、杀死别人，而他们自己却完全和他们所磨难、笞打、杀死的人一样？"他所得的回答是各种研究：人有自由意志没有？人可否凭脑袋及其他的测量而被认为是犯罪型的？遗传在犯罪中占什么地位？是否有先天的不道德呢？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堕落？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对于犯罪有何影响？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的责任？等等。

这些研究令聂黑流道夫想起了有一次一个放学归家的小孩给他的回答。聂黑流道夫问小孩是否学过拼写。

“学过的。”小孩回答。

“好，你拼：爪子。”

“什么爪子呢——狗爪子吗？”小孩带着狡猾的面色回答。

聂黑流道夫在科学书中对于自己的唯一的基本问题找到了完全同样的问题式的回答。那里有很多聪明的、学术的、有趣的见解，但对于这个要点——凭了什么权利有些人能处罚别人？没有回答。

不仅没有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且所有的论证都是要说明并辩护处罚，它的必要被看作一种公理。

聂黑流道夫读了很多书，但是时断时续，他认为回答的缺憾是由于这种肤浅的研究，希望以后再找到这个回答，因此他不许自己再相信他近来愈加频繁地想到的那种可能接近真相的答案。

三十一

包括马斯洛发在内的这一批人的起程期定在六月五日。聂黑流道夫准备在同一日随她出发。

聂黑流道夫的姊姊和她丈夫在他起程的前一日来到城里和弟弟见面。

聂黑流道夫的姊姊，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拉高任斯卡雅，比弟弟大十岁。他是部分地在她的影响下长成的。在他是孩童时，她很爱他。后来，在她结婚之前，他们彼此亲密，几乎好像是年龄相等的人：她是二十五岁的姑娘，他是十五岁的少年。那时她爱他的亡友尼

考林卡·伊尔切聂夫。他们俩都爱尼考林卡，爱他心中的和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美好的和联合一切人们的东西。

从那时以后两人都堕落了：他是因为军役和邪恶的生活，她是因为和人结婚，她在肉体上爱这人，但这人不但不爱那从前对于她和德米特锐而言最神圣高贵的东西，而且甚至不懂得这是什么，把过去她的生活所凭借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服务的那些志向，归结于他唯一可以了解的野心和对人炫耀的愿望。

拉高任斯基是没有名望和财产的人，但他是很伶俐的做事老手，他巧妙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投机取巧，利用这两种流派之中那在一定时间一定情况下对他的生活发生最好结果的一种，尤其是利用他能取得妇女欢心的某种特别本领，他做出了相对光辉的司法方面的事业。当他在国外认识了聂黑流道夫时，他已不是青年初期的人，他使那也不年轻的姑娘娜塔莎爱上自己，并且娶了她，这几乎是违反她母亲的愿望的，她认为这是mcsalliance（屈就的）的婚姻。

聂黑流道夫，虽然不愿承认，虽然和这种感情相斗争，却恨他的姊丈。

他令聂黑流道夫觉得讨厌，是因为他的庸俗和自以为是的狭隘，而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姊姊而令他觉得讨嫌，她竟能那么热情地、自私地、肉体地爱这个天性凉薄的人并且为了他而消灭了她心中的一切好的东西。

想到娜塔莎是这个多毛的、有光亮秃顶的、自信的人的妻子，聂黑流道夫总是异常难过。他甚至不能够抑制他对于他的小孩的嫌恶。

每次听到她要生产时，他便感到这样的情绪，好像是可怜她又从那个对于他是极陌生的人那里传染了什么坏的东西。

拉高任斯基夫妇是单独来的，没有带小孩。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住在最好的旅馆的最好的房间里。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立刻去到母亲的旧住宅，但是没有在那里找到弟弟，听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说他迁居在寄宿舍，她更坐车去到了那里。肮脏的茶房，在黑暗、有恶气味、白昼点灯的走廊上遇到她，向她说：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要进到弟弟的房里去，留一个字条给他。茶房送她去了。

进到他的两个小房间时，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仔细地观看它们。在一切的东西上她看到了她所素知的清洁整齐和令她惊异的他新有的简单陈设。在写字桌上她看到了她所熟识的有铜狗的镇纸；同样熟识的是一些整齐地摆着的公文夹和文件，文具，几卷刑事法典，一册亨利·乔治的英文书，和塔德的法文书，里面夹着一把她所熟识的弯曲的大象牙刀。

她在桌前坐下，给他写字条，要求他当天一定去看她，并且惊异地对她所看到的东西摇着头，然后回到她自己的旅馆去了。

有两个关于她弟弟的问题现在令她产生兴趣：一个是他要娶卡邱莎，这事她曾在自己的城市里听到，因为大家都说到这事，另一个是把土地给予农民，这也是大家共知的，许多人觉得这是有政治性危险的事。娶卡邱莎，在某一方面是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所高兴的。她爱这种坚决，认为他和她都是坚决的，在她婚前的那些好时光他们两人

是如此的；但同时，想到她的弟弟要娶这样可怕的妇人，她又恐惧了。后种情绪比较强烈，她决定了尽可能地影响并阻止他，虽然她知道这是多么困难。

另一件事，将土地给予农民，却不令她如此关心；但她的丈夫对这个是很愤慨，要求她去影响她的弟弟。

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拉高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极度矛盾、轻率、骄傲，假若有加以说明的可能，则这种行为只是表明与众不同、自夸和被人谈论的那种愿望。

“把土地给予农民，要他们向他们自己付地租，这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假若他想要这么做，他可以把土地经由农民银行卖给他们。这才是有意义的。总之，这种行为是近于反常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说，已经想到做监护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她的弟弟认真地谈谈他的奇怪的意向。

三十二

回到家里，在自己的桌上看到姊姊的字条，聂黑流道夫立刻去看她。已经是晚上了，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在另一房间里休息，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单独接见她的弟弟。她穿着黑缎的紧合腰身的衣服，胸前有红蝴蝶结，她的黑发是蓬松着，梳成时髦样式。她显然是为了年龄相同的丈夫而极力使自己年轻。

看见了弟弟，她从沙发上跳起来。窸窣地响着缎裙，快步走去迎接他。他们接了吻，微笑着互相注视，在目光中尚有真情。他们做过了这种神秘的、言语不能表达的、含义众多的目光交换，便开始了言

语的交谈，在言语中已经没有了这种真情。他们自从母亲逝世以后就没有见过面。

“你长胖了，变年轻了。”他说。

她的嘴唇满意地噘起来。

“但你瘦了。”

“啊，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怎样呢？”聂黑流道夫问。

“他在休息。他晚上睡不着觉。”

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口头上却没有说出什么，而是目光说出了要说而未说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

“是的，我知道。我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觉得房子太大，觉得单调、无聊。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所以你把一切都拿去吧，就是家具之类的东西。”

“是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向我说了。我到家里去过。我很感谢你。但是……”

这时旅馆的茶房送来了银茶具。

当茶房摆放茶具时，他们沉默着。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移坐到小桌前的安乐椅上，无言地斟茶。聂黑流道夫沉默着。

“哦，德米特锐，我全知道。”娜塔莎看了看他，毅然地说。

“有什么关系呢，我很高兴你知道。”

“你怎能够希望在她经历这种生活之后改造她呢？”她说。

他没有搭胛肘，挺直地坐在小椅子上，注意地听她说，力求好好地了解她，好好地回答。他上次和马斯洛发见面所引起的心情，还继续使他心中充满着安静的快乐和对一切人的好感。

“我不想改造她，倒是想改造我自己。”他回答。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叹了口气。

“在结婚之外，还有别的方法。”

“但我以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此外，这还把我带到我可以在那里变得有用的那个世界里去。”

“我不以为，”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说，“你会幸福的。”

“问题不在我的幸福。”

“当然，但她，假若她有心肝，是不能够幸福的，甚至不能够希望这个。”

“她并不希望这个。”

“我明白，但生活……”

“生活吗？”

“需要别的东西。”

“什么也不需要，除了要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聂黑流道夫说，望着她的虽然在眼旁和嘴边有微细皱纹却还是美丽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口气说。

“可怜的，亲爱的！她怎么能够改变成这样了？”聂黑流道夫想，回忆着未结婚时那样的娜塔莎，对她感觉到由无数的儿时回忆所织成的亲切的情绪。

这时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走进房来，和寻常一样，高抬着头，挺起宽胸脯，软软地轻轻地踏着脚步，微笑着，闪耀着眼镜、秃顶与黑胡须。

“您好，您好。”他发着不自然的、自觉的重音说。

（虽然在婚后不久的时候，他们力求互相称“你”却还是称“您”。）他们互相握了手，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轻轻地坐进安乐椅中。

“我不妨碍您的谈话吗？”

“不，我不向别人隐瞒我说的话，我做的事。”

聂黑流道夫一看到他的脸，他那多毛的手，听到那种垂爱的自信的语调，他的温良的心情就立刻消失了。

“是的，我们正在谈他的计划。”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说。“你要茶吗？”她拿着茶壶补充说。

“好，难为你。究竟是什么计划呢？”

“是和一批囚犯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一个妇人，我觉得是我对她不起。”聂黑流道夫说。

“我听说不仅是陪伴她，还有别的。”

“是的，还要娶她，只要她愿意。”

“当真！假若您并不觉得不愉快，就把您的动机告诉我吧。我不明白它们。”

“这些动机是，这个妇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黑流道夫因为找不出适当言辞而对自己发火，“这些动机是，我有罪，她受罚。”

“假若她被处罚，那大概她不是无罪的了。”

“她是完全无罪的。”

于是聂黑流道夫带着不必要的兴奋说了全部事件。

“是的，这是庭长的疏忽和因此而有的陪审员回答的考虑不周。但是对于这种情形，还可以向大理院上诉。”

“大理院驳回了上诉。”

“驳回了，这就是没有正当的上诉理由，”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说，显然是完全采取一般的意见，就是，真理是法庭判决的产物，“大理院不能够研究案子的是非。假若法庭真有错误，可以请求皇帝。”

“请求了，但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要问部里，部里问大理院，大理院重复自己的判决，于是，和通常一样，无罪的要被处罚。”

“第一点，部里不会问大理院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带着赏光的笑容说，“却要向法院索取原有案件，假若找出了错误，就要根据这个做决断；而第二点，无罪的是从来不被处罚的，至少，是只有极稀少的例外。但有罪的要被处罚。”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带着自信的笑容从容地说。

“但我却相信相反的情形，”聂黑流道夫带着对姊丈的恶意说，“我相信被法庭判罪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是怎么说法的？”

“按照简单的字面意义，他们简直是无罪的，正如同这个毒杀案中的妇人是无罪的，正如同我现在所认识的一个农民在他并没有做的杀人案中是无罪的，正如同在屋主自己做的纵火案中几乎被判了罪的母子俩是无罪的。”

“是的，当然，法庭的错误总是有的，将来也会有的。人类的制度是不能够完善的。”

“还有很多的人是无罪的，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社会中长大，不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有罪的。”

“请您原谅，这是不正确的；每个窃贼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说，带着镇静的、自信的、依然如旧的、几分轻视的笑容，这特别令聂黑流道夫生气。

“不，他不知道；别人向他说：不要偷窃，但他却看到并且知道，厂主偷窃他的工作成果，压低他的工资，政府和它的官吏，用赋税的形式，不停地窃取他的钱财。”

“这是无政府主义。”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安详地为内弟的话下定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的是事实，”聂黑流道夫继续说，“他知道，政府盗窃他，他知道我们地主们早已在盗窃他，夺去了他的土地，土地应该是公有的财产，后来，当他从这个被盗窃的土地上拾点树枝做火炉燃料时，我们把他关进监狱，并且要使他相信他是窃贼。其实他知道窃贼不是他，而是盗窃了他的土地的人，并且取得他的被盗窃的东西的任何restitution（赔偿）乃是他对他家庭的责任。”

“我不明白，但即使明白，我也不同意。土地不能不是谁人的财产。假若您分散土地，”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开始安详地说，充分地相信聂黑流道夫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学说的要求乃是平均分配土地，而这种分配是很笨的，他可以容易地证明这个，“假使您今天把土地平均分配了，明天土地又转到最勤勉最能干的人手里去了。”

“没有人想要平均地分配土地，土地不应该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应该是购买、出卖、租佃的对象。”

“财产权是人类生来具有的。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任何耕种土地的兴趣。消灭了财产权，我们就要回到野蛮的状态。”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权威地说，重复着拥护土地私有权的通常的理论，这理论是被认为不可否认的，而要点是对于土地私有的欲望就是土地应该私有的一种证明。

“相反，要在土地不是私产的时候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荒芜，现在地主们，好像秣槽里的狗一样，不让能够耕种的人得到土地，他们自己又不能耕种土地。”

“您看，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这是地道的疯话！在我们这时代，废除土地私有制是可能的吗？我知道，这是你的旧dada（嗜好）。但让我坦白地告诉您……”于是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个问题深切地感动了他，“我要劝您，在您做实际的解决之前，要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一番。”

“您是在说我的私事吗？”

“是的。我以为，我们是在一定的境遇里，应该担负这种境遇里所产生的责任，应该保持我们在其中出生的，从我们祖先继承的，并且应该传给我们后代的那种生活条件。”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原谅，”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继续说，不让他打断自己，“我不是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说的。我的孩子的境况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够我们过宽裕的生活，并且希望孩子们也过宽裕的生活，因此，我对于您的——让我大胆说——没有充分思索的行为的异议，不是从个人利害上产生的，而是在原则上我不能同意您。我要劝你多加思考，阅读……”

“哦，您让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事情吧，让我自己决定什么是需要阅读的，什么是不需要阅读的。”聂黑流道夫说，脸色发白，觉得他的手发冷，他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沉默无言，开始喝茶。

三十三

“哦，孩子们怎样？”聂黑流道夫稍微镇静了一点问姊姊。

姊姊说到孩子们，说他们和祖母，丈夫的母亲在一起，又说她很高兴他和她丈夫的争论完结了，又开始说到她的孩子们如何玩旅行游戏，正如同他从前玩过两个木偶——一个是黑人，一个叫作法国女人。

“你真记得吗？”聂黑流道夫微笑着说。

“你想吧，他们玩得完全一样。”

不愉快的谈话完结了。娜塔莎放心了，但她不愿在丈夫面前说到只有弟弟能懂的事，为了开始共同的谈话，她说到已经传到此间的彼得堡新闻——卡明斯卡雅太太的悲伤，她失去了死于决斗的独子。

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说出了他反对这种情形，就是决斗中的杀人没有包括在普通刑事犯罪中。

这个意见引起了聂黑流道夫的反驳，关于这个话题又起了争论，这一次一切都没有说得明白，两个谈话的人都没有说出自己意见，却维持着自己的信念，互相批评。

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觉得聂黑流道夫批评他，轻视他的一切活动，于是他想要向他证明他的批评并不正确。

聂黑流道夫没有说出他因为姊丈干涉他的土地事务而感觉到的不满（他在心坎里觉得姊丈和姊姊和作为他的继承人的孩子们有权利干涉），却在心中愤慨这个偏狭的人，他带着充分的信念与镇静，继续把聂黑流道夫现在觉得无疑是愚蠢的犯罪的事情，看作公正合法的。这种自信激怒了聂黑流道夫。

“法律能够怎么办呢！”聂黑流道夫问。

“把两个决斗人当中的一个，当作普通的杀人犯，罚做苦工。”

聂黑流道夫的手又发冷了，他冒火地说：

“哦，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才是公正的。”

“好像正义是法律活动的目的。”聂黑流道夫说。

“是什么别的吗？”

“是阶级利益的维持。法律，在我看来，只是维持对于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有秩序的一种行政工具。”

“这是全新的见解，”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带着安详的笑容说，“我们通常认为法律负有全然不同的使命。”

“在我看来，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法律的目的只是保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起诉并且处罚那些高过并想提高一般水准的人，即所谓政治犯，以及那低于一般水准的人，即所谓犯罪型的。”

“我不能同意，第一点，我不承认所谓政治犯被处罚是因为他们高过一般的水准。他们大部分是社会的废物，正和您认为低于一般水平的那些犯罪型的人同样的堕落，虽然方面不同。”

“但我知道一些无比地高过法官的人；所有的宗派教徒们是有道德的，坚毅的……”

但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具有说话时不让人打断的习惯，不听聂黑流道夫说，却继续同时向聂黑流道夫说，因此特别令他生气。

“我不能够同意法律的目的是维持现状。法律追求它的目标，或是改造……”

“监狱里的改造好极了。”聂黑流道夫插言。

“……或是除去，”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固执地继续说，“那些威胁社会生存的堕落的与兽性的人。”

“事实上它却一样也没有做。社会没有做这事的方法。”

“这是怎么的？我不明白。”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勉强地微笑着说。

“我想要说的是，合理的处罚只有两种——就是从前所采用的体刑和死刑，但由于人性的软化，渐渐不被采用了。”聂黑流道夫说。

“听到您说这话真是新奇惊人的。”

“是的，使人受痛苦，要他不再做他因而受苦的那种事，是有理的，并且斩掉毒害、危害社会的人的头是充分有理的。这两种处罚都有合理的意义。但是把那因为赋闲和坏榜样而堕落的人关在监狱里，在生活无虑和强迫赋闲的环境中，在最堕落的人的团体中，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是因为某种缘故而用公费——每个人要用五百卢布以上，把人从土拉送到伊尔库斯克，或者从库尔斯克……”

“但人们还是怕这种公费旅行，假若没有这些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了。”

“这些监狱不能够保证您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永远坐牢，他们要被释放的。相反，在这些机构里，那些人被引到最高度的罪恶和堕

落，就是增加危险。”

“您是想说惩罚制度应该改良。”

“是不能够把它改良的。改良监狱的费用要比现在人民教育的费用更加多，要在人民身上增加新的负担。”

“但惩罚制度的缺点并不妨害法律本身。”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继续说自己的话，不听内弟说。

“没有办法纠正这些缺点。”聂黑流道夫提高了声音说。

“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杀死他们吗？或者像一个政治家所提议的，挖出他们的眼睛吗？”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胜利地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残忍的，却是有效的。现在所做的事是残忍的，不但是无效，而且是那么愚蠢，使我们不能够明白，心智健全的人怎么能够参与像刑事法庭这样的荒谬而残忍的事情。”

“但我却是参与这种事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脸色发白地说。

“这是您的事。但我不明白这个。”

“我想，您不明白的事情很多。”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用发抖的声音说。

“我在法庭上看见过一个候补检察官怎样地极力控诉一个不幸的，只会引起任何不堕落的人的同情心的少年。我知道，另一个检察官怎

样盘问一个宗派教徒，把读《福音书》当作刑事犯罪；但法庭的全部活动只是这种无意义的，残忍的行为。”

“假若我这么想，我就不服务了。”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说，站起来了。

聂黑流道夫看见了姊丈的眼镜下边特别的光。“这会是眼泪吗？”聂黑流道夫想。确实，这是愤慨之泪。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走到窗前，取出手帕，咳嗽着，开始擦眼镜，又将眼镜摘下来，拭眼睛。

回到沙发前，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吸着了一支雪茄，没有再说什么。

聂黑流道夫觉得痛苦惭愧，因为他把姊丈和姊姊得罪到这样的程度，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离开，不再和他们见面。

在零乱的心情中他和他们告别后，乘车回家。

“我所说的，很可能是正确的——至少，他什么也没有回驳我。但话是不应该那么说的。假若我能够这样地被恶感所支配，这样地触怒他并且得罪可怜的娜塔莎，我的改变是多么小啊。”他想。

三十四

包括马斯洛发在内的一批人要在下午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因此，为了看到这一批人从监狱里出发，和他们一同到达火车站，聂黑流道夫打算在十二点钟之前到达监狱。

头天晚上收拾物品和文件时，聂黑流道夫发现了他的日记，阅读了几处，和他最近所记的。到彼得堡之前的最后的日记是这么写的：“卡邱莎不愿意接受我的牺牲，却愿牺牲她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她以她的内心变化使我快乐，我似乎觉得却怕相信她有了这个变化。我怕相信，但我似乎觉得，她恢复生气了。”在这后边，又写了：“我经历了很痛苦的并且很快乐的生活。我听说她在病院里行为不端。我顿然觉得异常痛苦。没有料到过，是多么痛苦。我憎恶地和她说话，后来忽然想起自己，想起我有许多次是，并且现在也是（虽然是在思想上的）犯了我因而怨恨她的那种罪，于是忽然我同时成了我自己所嫌恶的人，我怜悯她，我又觉得很舒服了。但愿永远能够及时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梁木，我们便是多么善良的人啊。”当天他写了：“我去看了娜塔莎，由于自我的满足，我又成了不善良的、恶意的人，痛苦的情绪还在。哦，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明天开始新生活，但是旧生活永远再会了。集聚了许多的印象，但我还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

第二天早上睡醒时，聂黑流道夫的第一个情绪便是懊悔他和姊丈之间所发生的事。

“我不能够那样地离开，”他想，“应该到他那里去赔罪。”

但，看了看表，他觉得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并且应该赶快，免得赶不上这批人的出发时间。匆忙地收拾了东西，派了守门人带上东西和非道茜亚的丈夫、与他同路的塔拉斯直接到车站去，聂黑流道夫雇了最先遇到的车子，到监狱去了。

囚犯们的车，在聂黑流道夫所搭的客车两小时前开走了，因此他在寄宿处算清了账，不想再来了。

那是六月里难受的炎热天气。在闷热的夜晚之后尚有余温的街石、房子、铁顶，在炎热的不流动的空气中发出热气。没有风，即使起风，也只刮来含有尘土和油漆气味的恶臭和炎热的空气。

街上的人很少。在街上的人都极力要在屋阴下走。只有被太阳晒黑的穿草鞋的铺路农民坐在街心里，用锤子锤打铺在热沙里的石块；愁闷的警察，穿着未漂白的单襟的布制服，挂着手枪的橙色的索子，委顿地换着脚，站在街中；一边挂了布遮挡太阳的有轨马车，由遮着头布，从布孔里凸出耳朵的马拖驶着，响着铃铛，在街上来往地行驶着。

当聂黑流道夫到达监狱时，这批人还未出门，监狱里边还在做着从早上四点钟开始的，点交接收被流放的囚犯们的紧张工作。在被流放的人群中有六百二十三个男人和六十四个女人：他们都要按照登记表被点验，留下病的弱的，再交给护送官。新监狱长，他的两个助理官，医生，医药助理员，护送官，书记，都坐在院中墙阴下有文具和公文的桌子前，一个一个地点名、检查、询问，登记着一个一个走到他们面前的囚犯。

这时候桌子已经有一半照到了太阳光。空气极热。尤其是因为无风和站在那里的囚犯们的气息而觉得闷热。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完结了！”那吸着烟卷的高大、肥胖、红脸、耸肩、短臂、不断地让烟气熏染着口边胡髭的护送官说，“简直苦死人了。你们从哪里找来了他们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吗？”

书记查阅了一下。

“除了女的还有二十四个男的。”

“呃，为什么站着，来！”护送官向互相拥挤的尚未被检验的囚犯们喊叫。

囚犯们已经在行列中站了三小时以上，不是在阴影中，而是在太阳下，等候着轮次。

这个工作在监狱里面进行着，在外边，在门口，照常地站着一个带枪的卫兵，有二十辆装载囚犯行李和衰弱囚犯的运送车，在街角上有一群亲戚朋友等候着囚犯们出门见面，并且假如可能，就交谈，赠送一点东西。

聂黑流道夫也站到这一群当中去了。他在那里站立了大约一小时。一小时后，听见了门那边传来镣链的锒铛声，脚步声，指挥命令声，咳嗽声，大群人的低语声。

这样地继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期间有典狱们从边门里走出走进。最后听到了发令，大门轰然打开，镣链的锒铛声更清晰了，着白色单襟制服的带枪的护送兵走上街，并且显然好像是熟悉并习惯检阅一样，在门外排成一个完美的大圆圈。当他们站定时，又听到了新的口令，于是囚犯们开始成对地走出，在剃过的头上戴着薄饼式的平顶帽，肩上扛着囊袋，拖着上镣的腿，摇摆着一只空手，另一只手托着背上的囊袋。

惩役的男犯们走在最前面，统统穿同样的灰裤子和背上有印记的袍子。他们——年轻的，年老的，瘦的，胖的，苍白的，红色的，黑色的，有口髭的，有须的，无须的，俄国人，鞑靼人，犹太人——统统晃动着镣链，活泼地摆着手，走出来，好像准备走到遥远的地方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下来，顺从地前后排列着，四人一列。紧

接在他们之后，从门里不停地涌出了同样剃过头的、没有脚镣的，却被手铐把手臂镣在一起的，穿同样衣服的人。他们是流放的……他们同样活泼地走出来，停下来同样地排成四人一列。然后走出被地方政府所流放的人。

然后走出妇女们，也按照同样的次序，开始是穿灰囚袍戴头巾的惩役犯，然后是流放的女犯和一些穿城市或乡村的服装的自愿伴随丈夫的妇女们。有些妇女在灰袍的襟前带着喂乳的婴儿。

儿童们，男孩和女孩，随同妇女们走出来。这些小孩，好像马群中的幼驹，在女犯们当中紧靠着。

男人们沉默地站住，只偶尔咳嗽着，或作短略的谈话。在妇女当中发出不停的说话声。聂黑流道夫觉得，当马斯洛发出来时，他认出了她；但后来，她在大群的别的妇女中消失了，他只看到一群灰色的、好像失去了人类的，尤其是妇女的特质的生物，带着小孩们和囊袋，排列在男子的后边。

虽然所有的囚犯在监狱内已经点过数，护送官又开始点数，和先前的计数核对。这个复核经过了很久，特别是因为有些囚犯移动了，换了地方，因此扰乱了护送官的计数。

护送官责骂并且推搡顺从然而愤怒地听命的囚犯们，重新计数。当全部重新数毕时，护送官发了口令，人群中发生了拥挤。衰弱的男子、妇女和小孩，互相追越着，涌到运送车前，开始把囊袋放在车上，然后他们自己爬上车。带着啼哭乳婴的妇女，快乐争位子的小孩，委顿愁闷的囚犯，爬上了车坐下。

有几个囚犯，脱下帽子，走到护送官面前，向他要求什么。聂黑流道夫后来知道他们是要求上车。聂黑流道夫看到，护送官沉默着，不望请求人，吸着烟卷，后来又忽然向一个犯人挥动短臂，这个犯人好像料到挨打，把剃过的头缩进肩膀，从他面前跑开了。

“我要升你做贵族，让你记得！步行吧！”军官大声说。

只有一个摇步不定的，高高的，戴腿镣的老人，被军官准许了上车。聂黑流道夫看到，这个老人摘下薄饼式的平顶帽，画了十字，向运送车走去，后来因为镣链妨碍他举起衰弱的老年的腿，好久不能够爬上去，坐在车上的一个妇人拖着他的手臂帮助他上了车。

当运送车都装满了囊袋，袋上坐了被准许的人时，秃顶的护送官脱了帽子，用手帕拭了额头和肥胖的红颈子，画了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发出了口令。

兵士们碰响着枪，囚犯们摘下帽子，有些用左手，开始画十字，送行的人喊叫了什么，囚犯们喊着回答了什么，在妇女当中起了号泣声；于是这一批犯人，在这白色单襟制服的兵士们的环绕中，走动了，上镣的脚扬起了灰尘。兵士们走在前面，然后是四人一排的晃动着脚镣的惩役犯，再后是流刑犯，再后是被地方政府流放的成对的手臂镣在一起的犯人，然后是妇女。装载行囊与衰弱者的运送车走在更后，在其中一辆的上边高高地坐着一个裹着身体的妇人，不停地嘶叫着、啜泣着。

三十五

行列是那么长，在前面的已经看不见时，装载行囊和弱者的运送车才开动。当运送车开动时，聂黑流道夫坐上等候他的车子，吩咐车夫赶上前面的人群，以便在人群中察看是否有他所认识的男犯，并且在妇女当中寻找马斯洛发，问她是否收到了送给她的东西。

天气很热。没有风，被千条腿所扬起的灰尘始终笼罩着在街中行走的囚犯们。囚犯们用快步走，聂黑流道夫所乘的车子前面的慢步的马匹缓缓地赶着他们。样子奇怪可怕的陌生的生物一排一排地走着，移动着上千条穿同样鞋袜的腿，随着脚步的拍子，摇摆着空手臂，似乎是鼓励着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数目是那么多，他们又是那样的一个模样，并且他们被放置在这种特别奇怪的情况中，以致聂黑流道夫觉得，他们不是人，而是某种特别的可怕的生物。这个印象，直到他在惩役犯中间认出杀人犯非道罗夫，在流刑犯中间认出滑稽的奥号清和另一个曾经向他求助的浪子的时候，才消失。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回头看，侧视着赶上他们的轻快马车，和坐在车上注视他们的绅士。非道罗夫把头向上一仰，表示他认出了聂黑流道夫；奥号清了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鞠躬，因为这是不被许可的。

和妇女们平行时，聂黑流道夫立刻认出了马斯洛发，她走在妇女行列的第二排。走在顶边的是脸色发红的、短腿黑眼而丑陋的、把衣襟折塞在腰带上的妇人——这是好罗纱芙卡。第二个是怀孕的妇人，她费力地拖着双腿。第三个是马斯洛发，她在肩上背着行囊，对直地看着前面，她的脸是宁静的、坚决的。这一行当中第四个人是活泼地行走的、年轻貌美的、着短袍、农妇式地扎头巾的妇人——这是非道茜亚。

聂黑流道夫从快车上走下来，走到走动的妇女们的身边，想问马斯洛发是否收到了东西，问她觉得怎样，但走在这边的护送军曹，立刻注意到走来的人，便跑到他面前。

“先生，不能够接近犯人，这是不允许的。”他走上前来大声说。

走到面前认出了聂黑流道夫（在监狱里大家都已经认识他），军曹把手指举到帽边，停在聂黑流道夫的旁边，说道：

“现在不行。到了车站上可以，这里是不许可的……不要落后，走！”他向囚犯们喊叫，于是振作着精神，不顾炎热，踏着簇新的靴子，跑着回到自己的地方。

聂黑流道夫回到行人道上，吩咐车夫跟在他后边，好看得见犯人们。囚犯们在所经过的地方，处处引起了混合着同情和恐惧的注意。坐车经过的人从马车里伸出头来看，用眼睛看着犯人们一直到看不见的时候。步行的人停下来，惊异而恐惧地看着这可怕的情景。有的走到他们面前，给予施舍。护送兵接受了施舍。有的，好像被催眠了一样，跟在囚犯们后边，但后来又停住，摇着头，只用眼睛送囚犯们。人们互相呼唤着从门口和大门里跑出来，从窗子里伸出头来，不动地无言地看着这可怕的行列。在一个十字路口，行列阻碍了一辆华丽的马车穿过。在驾驭台上坐着一个面有光泽、腰背肥胖、背上有两排扣子的车夫，在篷车的后边位子上坐着一对夫妇：妻子瘦而白、戴着浅色帽子、打着鲜明的阳伞，丈夫戴着高顶帽、穿着浅色的漂亮的外套。在前边的位子上他们的孩子面对面地坐着：一个是盛装的、鲜艳如花的有蓬松的金发的、也打着鲜明的阳伞的女孩，一个是八岁的、颈子瘦长、锁骨凸起、戴水兵帽子挂着长缎带的男孩。

父亲愤怒地责备车夫，因为他没有及时越过阻碍他们的行列，母亲厌恶地皱着眉眯着眼，用绸阳伞遮挡着太阳和灰尘，她把阳伞紧贴着她的脸。

腰背肥胖的车夫愤怒地皱着眉，听着主人的不公正的指责，是主人自己吩咐他从这条街上走的，他费力地约制着要向前冲的光泽的、在络头和颈子下边发汗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地想替华丽篷车的主人服务，把囚犯们止住，让他过去，但他觉得这个行列具有凄惨的庄严，即使为了这样的富绅也是不能破坏的。他只把手举到帽檐，表示他对于财富的尊敬，并且严厉地望着囚犯们，好像是保证着在任何情形之下他要保护坐车的人不受他们危害。因此篷车不得不等待全部队列走过去，直到最后的运载行囊和坐在行囊上的囚犯的运送车轰轰地走过时，才走动。一个坐在车上的情绪失常的、已经安静的妇人，看见了华丽的篷车，又开始啜泣喊叫了。直到此时，车夫才轻轻拉动缰勒，黑马在石块上踏响着蹄铁，拖动了橡皮车轮上轻轻震动的篷车到别墅去，那丈夫，妻子，女孩，和细颈子、凸锁骨的男孩便是到这里去娱乐的。

父母都没有向儿女把他们所见的情形加以说明。因此孩子们不得不自己解决关于这个情景的意义的问题。

女孩考虑了父母脸上的表情，这样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认为他们是和她的父母和朋友们全然不同的人，他们是坏人，因此，正应该像现在这样地对待他们。因此女孩只觉得恐惧，直到这些人看不见时，才快乐起来。

但是那个眼不动也不离开地望着囚犯行列的、颈子瘦长的男孩，却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已确定地知道，从上帝那里直接知道，这些人是和他自己完全一样，和所有的人一样，因此，是有人对这些人做了错事——不应该做的事，他为他们痛惜，对于被上镣被剃发的人以及对于镣他们剃他们的人感觉到恐惧。因此，男孩的嘴唇愈益努起，他做了巨大的努力以免哭泣，觉得为这种事哭是羞耻的。

三十六

聂黑流道夫和囚犯们走着同样的快步，虽然穿得轻薄，他还是觉得热得可怕，尤其因为灰尘和街上不流通的炎热的空气而觉得气闷。

走了四分之一俄里，他坐到车子上再向前行，但在街中心，坐在车上他觉得更热。他试图回想昨夜与姊丈的谈话，但现在这些回想已经不能像早晨那样使他激动。它们被囚犯们出监狱和行列的印象遮蔽了。尤其是被困人的炎热压下去了。

在围墙旁边的树荫下，两个实科中学男学生，脱了帽子，站在一个蹲着的卖冰食的人面前。一个男孩舔着角质的匙子，已经在享受了，另一个等候着一个满满地盛着黄色东西的小杯子。

“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喝到东西？”聂黑流道夫问他的车夫，感觉到不可压制的饮食欲望。

“附近有一个好馆子。”车夫说，于是转了弯，把聂黑流道夫送到有大招牌的门前。

穿衬衫的、在柜台旁边的胖店员，和穿从前是白色的衣服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坐在桌边的堂倌们，好奇地望着这个不寻常的客人，招待着他。聂黑流道夫要了矿泉水，离窗子远远地坐在铺了脏台布的小桌子前。

有两个人坐在一张有茶具和白玻璃瓶的桌前，拭着额上的汗，和蔼地计算着什么。一个是黑脸秃顶的，脑后有同样的一条边黑发，像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有的一样。这个印象又令聂黑流道夫想起了昨天和姊丈的谈话，以及他要在出发之前和他及姊姊见面的愿望。

“在火车开车之前我来不及了，”他想，“我最好是写信。”于是他要了信纸、信封、邮票，啜着清凉的起泡沫的水，开始思索他要写什么。但他的思维零乱，不能够写出信来。

“亲爱的娜塔莎，我不能够带着我昨天和伊格那其·尼基福罗维支谈话的痛苦印象离开这里……”他开始写着。“下面的呢？要求原谅我昨天所说的话吗？但我是说了我所想到的。他会以为我是否认自己的话。并且这是他干预我的事情……不，我不能够。”于是，他感觉到又在他心中产生对于这个生疏、自信、不了解他的人的怨恨，把未写完的信放进口袋，付了账，走上街，坐车追赶囚犯们。

天气更炎热了。墙和石头似乎吐出了热气。脚似乎是在热石块上受烤，当他光手触到快车的漆过的遮泥板时，感觉到火烫。

马无力地慢驰，在灰尘的不平的石块上匀速地踏着蹄铁，在街上曳着；车夫不断地打瞌睡，聂黑流道夫坐着，什么也不想，漠不关心地看着自己的前面。在街道水沟斜坡上，在大房子的门口，站立着一群人和一个带枪的护送兵。聂黑流道夫止住了车夫。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守门人。

“囚犯出了事情。”

聂黑流道夫下了马车，走到人群那里。在人行道旁水沟斜坡的崎岖石块上躺着一个头比脚低的、宽肩、红胡须、红脸、扁鼻、穿灰衣灰裤的中年囚犯。他仰卧着伸着，掌心向下的有斑点的手，高而宽大的胸脯，在长时的间隔之后有节奏地起伏着、呻吟着，用不动的充血的眼睛看着天空。在他旁边站着皱眉的警察，小贩，邮差，店员，打伞的老妇人，头发剪短的拿着空篮子的男孩。

“虚弱了，坐在牢里，他们虚弱了，又把他们带在顶烫的火热里。”店员向走来的聂黑流道夫谈论着。

“他大概要死了。”打伞的妇人用哀恸的声音说。

“应该把衣服领子解开。”邮差说。

警察开始用发抖的肥手指笨拙地解开青筋凸起的红颈子上的带子。他显然是兴奋而又慌乱，但仍旧认为他应该向人群说话。

“你们为什么挤在这里？这样热。你们挡风啦！”

“应该有医生检查。把衰弱的留下来，他半死不活的被押出来了。”店员说，明明是夸耀着自己的法律知识。

警察解开了衬衣领的带子，跳起来，环顾了一下。

“走开，我说的。这不是你们的事。有什么东西没有看见过吗？”他说，向着聂黑流道夫求取同情，但没有遇到他的同情目光，他又看

了看护送兵。

但护送兵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磨损的鞋跟，对于警察的为难是全然漠不关心的。

“这是那些负责的人不当心……把人弄死是对的吗？……囚犯归囚犯，但仍旧是人。”人群里的声音说。

“把他的头托高一点儿，给他点儿水。”聂黑流道夫说。

“派人弄水去了。”警察回答，并且拉着囚犯的腋下，费力地把他的上身托高了一点儿。

“挤在这里做什么？”忽然一个坚决的权威的声音说，穿着异常清洁漂亮的制服和更漂亮的高筒靴的警官快步地走到围绕囚犯的人群那里。

“走开！用不着站在这里！”他向人群大声说，还没有看出为什么人群聚集在这里。

走到附近看见了垂死的囚犯时，他用头做了同意的姿势，好像是预料到这样的事一样，他转向警察说：

“怎么会这样的？”

警察说囚犯们经过时，这个囚犯跌倒了，护送官命令他留在后边。

“原来如此吗？应该送到局里去。车子。”

“守门人去叫了。”警察把手指举到帽檐说。

店员开始说到关于炎热的话。

“这是你的事吗？啊！走开吧。”警官说，并且那么严厉地瞥他一眼，以致店员无言了。

“应当给他点儿水喝。”聂黑流道夫说。

警官也严厉地瞥了瞥聂黑流道夫，却没有说话。当守门人用把杯带来了水，他吩咐警察给囚犯水喝。警察托起下垂的头，试图把水注到他嘴里去，但囚犯不能喝水，水顺胡须流下来了，打湿了他的褂襟和脏麻布衬衣。

“倒在他头上！”警官命令，于是警察脱去薄饼式的帽子，将水倒在红色鬈曲的头发上和光头上。

囚犯的眼睛大睁着，似乎是恐惧，但他的姿势没有变。他的脸上流下几条有灰尘的脏水，但他的嘴仍旧有节奏地呻吟着，他的全身颤抖着。

“这不是吗？用这一辆，”警官指示着聂黑流道夫的车子向警察说，“赶来！哎，你！”

“有生意了。”车夫没有抬起眼睛忧闷地说。

“这是我的车子，”聂黑流道夫说，“但是让他上车吧。我付钱。”他转向车夫补充说。

“嗯，为什么站着？”警官大声说，“抬人！”

警察、守门人、护送兵抬起垂死的人，抬到车上，放到座位上。但他自己坐不稳；他的头向后仰着，他的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了。

“横放着！”警官命令。

“没有关系，大人，我这样送他去。”警察说，坚定地和垂死的人并坐在位子上，用强力的右臂搂住他的腋下。

护送兵拿起穿囚鞋的没有袜子的脚，放到车上摆着。

警官环顾了一下，看到石头路上囚犯的薄饼式帽子，把它捡了起来，放在他向后垂的潮湿的头上。

“走！”他命令。

车夫愤怒地环顾了一下，摇了摇头，由护送兵陪同着，把马车慢步地向原路赶到警察局。和囚犯并坐的警察不断地扶起向各方摆动着头的、向下滑的身体。

走在车旁的护送兵不断地将他的腿放好。聂黑流道夫走在车子后边。

三十七

从站着的救火员[25]面前走过，来到警察局，载囚犯的车子进到警察局的院子里，在众门当中的一道门前停下。

在院子里，救火员们，卷了袖子，大声谈笑着，在洗一种车子。马车刚刚停下，便有几个警察围了车子，在腋下搂住囚犯的没有生气的身体，把他从他们身体下边发响声的轻快马车上抬下来。

带来囚犯的警察下了车子，摇着麻木的手臂，脱下帽子，画了十字。尸体被抬进门，抬上了楼。聂黑流道夫跟在他们后边。在他们抬进尸体的小而脏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在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换装服的病人，一个是歪嘴的扎裹着颈子的，另一个是患肺病的。两张床空着，在一张空床上他们放下了囚犯。一个眼睛明亮、眉毛不停地动着、只穿一件衬衫和袜子的矮子，用迅速轻软的步伐，走到被抬来的囚犯面前，看了他，然后又看了聂黑流道夫，便大声发笑。这是收留在救护所里的疯子。

“他们要吓我，”他说，“可是不会，不会成功。”

在抬尸体的警察之后，走进来了警官和医药助理员。

医药助理员走到尸体旁边，摸着囚犯的黄而有斑点的、虽然柔软却已经是死白的手，拿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它无生气地落在尸体的肚子上。

“完了。”医药助理员摇了摇头说，但显然，为了合乎规矩，打开了尸体的潮湿粗硬的衬衫，把自己的鬈发从耳边抹开，把头放在囚犯的黄色的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静默着。医药助理员抬起头来，仍然摇了摇头，用手指先摸了这一只又摸了另一只睁着不动的蓝眼睛上边的眼睑。

“不要吓我，不要吓我。”疯子说，不断地向医药助理员唾吐着。

“怎么办？”警官问。

“怎么办？”医药助理员重复，“应当送进尸房。”

“当心啊！是真的吗？”警官问。

“我当然知道。”医药助理员说，为了什么缘故而掩闭着死尸的敞开的衣襟。“但我要去找马特未·伊发内支，让他来看一看。彼得罗夫，去叫他来。”医药助理员说，离开了死尸。

“送到尸房里去。”警官说。“那时你一定要到办公室去签字。”他向始终未离开囚犯的护送兵说。

“就是了。”护送兵说。

警察们抬起了死尸，又抬下楼。聂黑流道夫想跟他们去，但疯子阻止了他。

“您不在同谋之内，那么给我一支烟卷吧。”他说。

聂黑流道夫取出烟匣，给了他一支。

疯子动着眉毛，开始很快地叙述他怎样被暗示所苦。

“他们都反对我，用他们的方法苦恼我，折磨我……”

“对不起。”聂黑流道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进院子，希望知道他们把死尸送到什么地方去。

警察已经抬着死尸走过院子，正进入地室的门。聂黑流道夫想走到他们那里，但警官阻止了他。

“您需要什么？”

“没有什么。”聂黑流道夫回答。

“没有什么，您就走吧。”

聂黑流道夫听从了，向他的车夫那里走去。车夫在打盹。聂黑流道夫唤醒了他，又坐车到火车站去。

他还没有走到一百步，又遇到一辆由带枪的护送兵押送着的运送车，车上躺着另外一个显然已死的囚犯，囚犯仰卧在车上，他的有黑胡须的、被薄饼似的帽子遮到脸部和鼻子的、剃过的头，随着车子的每一颠簸而颤抖跳动着。穿大靴的赶车的人牵着马，并行着。警察走在后边。聂黑流道夫触了自己车夫的肩。

“他们在做什么呀！”车夫说，停下马。

聂黑流道夫下了轻快马车，跟随着运送车，又从站岗的救火员身边走过，走进警察局的院子。院子里的救火员现在已经洗毕了车子，而代替他们的是一个高长、骨瘦、有蓝帽箍的救火队长，他站在那里，把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看着救火员在他面前牵着的一匹肥颈黄色牡马。牡马跛了一只前腿。救火队长向站在那里的兽医愤怒地说了什么。

警官也站在那里。看见了另一具死尸，他走到运送车那里。

“在哪里装的？”他问，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在旧高尔巴托夫斯克街。”警察回答。

“囚犯吗？”救火队长问。

“正是。”

“今天第二个了。”警官说。

“哦，顺次序的。当然是天热极了，”救火队长说，转向牵着跛腿黄色牡马的救火员，大声说，“放到角落上的马房里去！我要教训你这个狗养的，你把比你这个混蛋还值钱的马弄残废了！”

死尸和头一个同样地被警察从运送车上抬下来，抬到救护室。聂黑流道夫好像受了催眠，跟着他们。

“您要做什么？”有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向他们送死尸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上，贪婪地吸着聂黑流道夫给他的烟卷。

“啊，您回来了！”他说，并且出声大笑。看见了死尸，他皱了皱眉。“又是一个。”他说。“令我厌烦了。我不是小孩子，对吗？”他疑问地微笑着，转向聂黑流道夫。

这时聂黑流道夫望着死尸，死尸不再被人遮蔽，先前被帽子遮住的脸全部看得见了。头一个囚犯是丑陋的，这一个的脸和全身都异常美丽。这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虽然是有破坏面相的剃了发的半个头，那不高的、耸直的、在黑色无生气的眼睛上边凸起的额头却是很美，在稀疏胡髭上的高鼻梁是同样的美。现在已经发紫的嘴唇上带着笑容，小的胡须只缘附在脸下部，在剃了发的一边头上可以看到不大的坚强而美丽的耳朵。面部的表情是宁静的，严肃的，善良的。

且不说凭这副面孔，可以看出，在这个人的心中消灭了什么样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就是凭他的手的和上镣的脚的优美的骨骼，凭比例相称的四肢的强力的肌肉，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美丽、有力、伶俐的人性的生物，把他当作生物来看，他在他的同类之中，比

较那匹黑色牡马——救火队长曾经为它的伤残那么发火——在它的同类之中是更加完美的。

然而他却被弄死了，不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人而哀怜他，甚至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徒然死亡的工作的生物而哀怜他。他的死亡在人人心中所引起的唯一的情绪，就是因为必须移去势将腐朽的身体这种麻烦而产生的厌恶之感。

医生和助理员和警察局长走进了救护室。医生是一个肥胖结实的人，穿茧绸上衣，和同样质料的窄狭的紧裹着他的有肌肉的大腿的裤子。警察局长是矮胖子，有如球的红脸，这脸因为他有把空气含聚在腮内而慢慢吐出的习惯而显得更圆。医生坐到床上死人旁边，和助理员一样，摸了手，听了心，然后拉着裤筒站起来。

“死透顶了。”他说。

警察局长含了满口空气，慢慢吐出。

“哪个监狱里来的？”他问护送兵。

护送兵回答了，向他提到死尸脚上的镣链。

“我叫人取下来；谢谢上帝，有个铁匠。”警察局长说，又胀起了腮，向门走去，慢慢地吐出空气。

“为什么是这样的？”聂黑流道夫问医生。

医生从眼镜上边看他。

“为什么这样？什么中暑死？是这样的，整冬坐着，没有运动，没有光线，忽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来到太阳下，成群走，不通风。因此中暑了。”

“又为什么要送走他们呢？”

“这个您问他们去。但您究竟是谁？”

“我是事外的人。”

“啊！再见，我没有空。”医生说，厌烦地向下拉了拉裤子，向病床走去。

“哦，你的情形怎样？”他问歪嘴的、裹了颈子的苍白的人。

疯子这时坐在自己的床上，吸完了烟，向医生的方向唾吐着。

聂黑流道夫下楼到了院子里，走过救火队的马、鸡和戴铜盔的救火员身边，走出大门，坐上自己的车子。车夫又在打盹了——往火车站去。

三十八

当聂黑流道夫到车站时，囚犯们已经都坐在有格子窗的车厢里。在月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他们是不许走近车厢的。

护送队今天特别辛劳。从监狱到车站的途中，中暑倒下死掉的，除了聂黑流道夫所见的两个之外，还有三个人。有一个和最初的两个相同，被送到附近的警察局去了，另外两个倒在车站。[26]护送队觉得烦劳，不是因为五个可以活着的人在他们的护送下死去，这并不令他

们烦心，他们所烦心的只是要执行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所要求的一切：把死尸和他们的文件和物品送到应该送去的地方，把他们从应该送往下城的名单中除去，这是很忙人的，尤其是在这样的热天。

护送队所做的就是这件事，因此，在全部做毕时，他们才让要求前往的聂黑流道夫和别人走到车厢前面去。但聂黑流道夫仍然被许可了，因为他给了钱给护送的军曹。这个军曹让聂黑流道夫过去了，要求他赶快谈完了话就走开，免得长官看见。车厢共有十八节，除了长官的车厢，都装满了囚犯。从车窗前面走过时，聂黑流道夫谛听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的车厢里都有镣链声、骚动声、说话声，交杂着无意义的脏话，但没有一处如聂黑流道夫所期待的，说到倒在途中的伙伴。谈话大都是关于行囊、饮水与座位选择。

向一节车厢的窗子里瞥了一下，聂黑流道夫看见了护送兵在车厢里的走道上解除囚犯的手铐。囚犯把手伸出，一个护送兵用钥匙打开了手铐上的锁，下了手铐。另一个收拾了手铐。

走过了全部的男子车厢，聂黑流道夫走到了女子车厢那里。从第二节里发出了妇女的有节奏的呻吟与说话声：“哦！哦！哦！天啦！哦！哦！哦！天啦！”

聂黑流道夫走了过去，依照护送兵的指示，走到第三节的窗前。聂黑流道夫刚刚把头贴近窗子，便闻到了热气，混杂着强烈的人身汗气，并且清晰地听到了尖锐的女性的声音。

在所有的凳子上都坐着发红淌汗的、穿囚袍和短褂的、大声说话的妇女。聂黑流道夫贴近窗格的脸引起了她们的注意。坐得最近的无言了，并且向他靠近。马斯洛发，穿了上褂，未扎头巾，坐在对面的

窗边。白皙的带笑的非道茜亚坐得稍近。认出了聂黑流道夫，她触动马斯洛发，用手指她看窗子。马斯洛发连忙站起，把头巾放到黑发上，带着兴奋、发红、淌汗含笑的脸，走到窗前，抓住一根窗柱。

“好热啊。”他说，高兴地微笑着。

“您收到了东西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别的吗？”聂黑流道夫说，觉得炎热的车厢里发出热气，好像是从火炉里发出来的一样。

“不需要什么了，谢谢。”

“只要喝点儿水。”非道茜亚说。

“是的，只要喝点儿水。”马斯洛发重复。

“难道你们没有水吗？”

“放了一点儿，但喝完了。”

“马上，”聂黑流道夫说，“我就去找护送兵。从现在起，要到下城，我们才得见面了。”

“您真去吗？”马斯洛发说，高兴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好像不知道这个。

“我跟下一班车走。”

马斯洛发没有说话，只在几秒钟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先生，有十二个囚犯被弄死了，是真的吗？”年老的严厉的女囚犯用粗犷的男性一样的声音说。

这是考拉不列发。

“我没有听说十二个。我看到两个。”聂黑流道夫说。

“他们说十二个。对他们不要做点什么吗？鬼们！”

“女的没有生病的吗？”聂黑流道夫问。

“女的结实些。”另一个低矮的女囚犯带着笑声说。“只有一个觉得要生产了。她在哼。”她说，指着相邻的发出那些呻吟声的车厢。

“您说，可需要什么？”马斯洛发说，极力约制嘴唇上高兴的笑容，“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妇人留下来呢？她痛苦呀。现在就向长官说一声吧。”

“好的，我去说。”

“还有一件，能不能让她见一见她的丈夫塔拉斯呢？”她补充说，用眼睛指示着含笑的非道茜亚，“他和您一起走吗？”

“先生，不能够说话的。”护送的军曹说。这不是让聂黑流道夫过来的那一个。

聂黑流道夫走开了，去寻找长官，为临产的妇人和塔拉斯请求他，但好久找不到他，也没有得到护送兵的回答。他们是在大忙乱中：有的领导看着囚犯到什么地方去，又有的跑着去为自己购买东

西，把自己的东西放到车厢上去，还有的在侍候和护送官同行的太太，他们不乐意地回答了聂黑流道夫的问题。

聂黑流道夫在第二次铃声[27]之后才看见护送官。军官用短手臂擦着遮嘴的胡须，耸了耸肩膀，为了什么事在谴责曹长。

“您究竟要什么？”他问聂黑流道夫。

“你们有一个妇女在车上生产了，我想应……”

“哦，让她生产吧。那时候会注意到的。”护送官说，走进自己的车厢，活泼地摇着他的短手臂。

这时车长在手里拿着哨笛走过，吹响了最后的铃声和哨笛声，在月台上送客的人当中和妇女车厢中有了哭泣声和哀号声。

聂黑流道夫和塔拉斯并立在月台上，看到有格子窗的、窗子里有剃发的男子头颅的列车从他面前一一过去。然后来了第一节妇女的车厢，在窗里有光顶的和扎头巾的妇女头颅；然后是第二节，还能听到妇女的呻吟声，然后是马斯洛发所坐的车厢。她和别人一同站在窗边，望着聂黑流道夫，向他可怜地微笑着。

三十九

在聂黑流道夫所搭的客车开行之前还有两小时。聂黑流道夫起先想在这个时间里再去看他的姊姊，但此刻，在早晨的印象之后，他觉得自己是那样兴奋而疲乏，以致他坐在头等食堂的沙发上，全然意外地感觉到那样的睡意，以致他侧到一边，把手掌托在腮下，立刻睡着了。

一个着礼服、佩徽章、拿餐巾的茶房唤醒了他。

“先生，先生，您是聂黑流道夫公爵吗？有一位太太在找您。”

聂黑流道夫跳起来，揉着眼睛，想着他是在哪里和今天早晨所发生的一切。

在他的回想中的是：囚犯的行列，死尸，有窗格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妇女，其中有一个受着痛苦而无亲戚的帮助，另一个隔着铁窗槛向他可怜地微笑着。

在现实中他面前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摆了酒瓶、花瓶、烛台和餐具的桌子，在桌边走动的敏捷的茶房们。在房间的里边，在碗橱前面，在果子瓶和酒瓶的那边，是食堂茶房，和来到食堂的旅客的脊背。

当聂黑流道夫从躺卧的姿势中坐起来，渐渐清醒时，他注意到房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门口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向那里看，看见人的行列，他们用坐椅抬着头上包着透明披巾的太太。前面抬的人是一个听差，聂黑流道夫觉得是相识的。后面的人，在帽子上有扁绦，也是一个相识的守门人。在椅子后边走着一个华丽的、着围裙、有鬈发的女仆，她带着一个包、一把伞，皮匣里有一个圆的东西。更后是厚嘴唇的、中风颈子的、挺起胸脯的、戴旅行帽的考尔恰根公爵，再后是宓西，她的从兄米沙，和聂黑流道夫认识的长颈子的、喉结突出的、总是有快乐的面色和心情的外交家奥斯汀，他一面走着，一面装腔作势地但显然是诙谐地向带笑的宓西说着什么。医生走在后边，愤怒地吸着烟卷。

考尔恰根家的人是从他们的郊外田庄到公爵夫人的妹妹的在下城铁路上的田庄上去。

抬椅子的人、女仆、医生的行列走进了妇女休息室，引起所有在场者的好奇和敬意。老公爵坐到桌边，立刻把茶房叫到面前，开始向他吩咐什么。宓西和奥斯汀也歇在食堂里，正想坐下，却看见了门口一个相识的女子，便去迎她，这人是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拉高任斯卡雅。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由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陪伴着，环顾着四周，走进食堂。她几乎是同时看见了她的弟弟和宓西，她只向聂黑流道夫点了点头，先走到宓西面前，但和宓西接吻后，立刻转身向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她说。

聂黑流道夫站起来，和宓西、米沙、奥斯汀问了好，停下来谈着。宓西向他说到他们乡下房屋的火灾，这使他们迁居到姨姨家去。奥斯汀趁这个机会开始说到一个关于火灾的可笑的逸事。

聂黑流道夫，没有听奥斯汀说，转向姊姊。

“我是多么高兴，你来了。”他说。

“我早已来了。”她说，“我和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一道。”她指示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她戴着帽子，穿着防水外套，带着和善的庄严，不愿打扰他，在远处窘促地向聂黑流道夫鞠躬：“我们到处找你。”

“我在这里打盹。我多么高兴，你来了。”聂黑流道夫重复。“我写了信给你。”他说。

“当真吗？”她惊恐地说，“关于什么的？”

宓西和她的男友们，注意到姊弟之间开始了亲密的谈话，便走开了。聂黑流道夫和姊姊坐在窗下天鹅绒沙发上，在别人的物品、旅行毡、厚纸盒的旁边。

“昨天我离开了你那里，我便想回去道歉，但不知道，他会觉得怎样。”聂黑流道夫说。“我对你丈夫说的话不好，这使我苦恼。”他说。

“我已经知道，”姊姊说，“我相信你并不想要这样的。你知道……”

眼泪涌进她的眼里，她摸了他的手。这句话不清楚，但他十分了解它，被它的意思感动了。她的话意是除了那支配她的爱——对丈夫的爱之外，她觉得对他，对弟弟的爱是重要而高贵的，而和他的任何误会对于她是深重的痛苦。

“谢谢，谢谢你……啊，我今天看见的事噢，”他说，忽然想起了第二个死囚犯，“两个囚犯被杀死了。”

“怎么被杀死了？”

“这么杀死的。他们在这大热天被带出来。两个中暑死了。”

“不可能的！怎么？今天？现在？”

“是的，现在。我看见了他们的尸体。”

“为什么被杀死？谁杀的？”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说。

“那些强迫地带出他们的人杀死的。”聂黑流道夫愤慨地说，觉得她也是用她丈夫的目光看这件事。

“哦，我的上帝呀！”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走到他们面前说。

“是的，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些不幸的人发生着什么事情。但这是应该知道的。”聂黑流道夫说，望着老公爵，他颈上系着餐巾，坐在桌前酒杯的那边，他正在这时也回头看了看聂黑流道夫。

“聂黑流道夫！”他喊叫，“要吃点儿东西吗？这在上路之前是好极了！”

聂黑流道夫谢绝了并且掉转了身。

“但是你要做什么呢？”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继续说。

“做我所能做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要做我所能做的。”

“是，是，这个我明白。哦，和他们，”她微笑着用眼睛指示考尔恰根说，“真完全断绝了吗？”

“完全的，我想，双方都没有遗憾。”

“可惜。我觉得可惜。我爱她。但我们假设，这是如此。可是为什么你想束缚自己呢？”她羞怯地说，“你为什么要去呢？”

“我去因为应该如此。”聂黑流道夫严肃地冷淡地说，好像是想打断这个谈话。

但他立刻又因为对姊姊的冷淡而觉得羞惭。“为什么不向她说出我所想的一切？”他想，“让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也听见吧。”他看了看老女仆，向自己说。她的在场更加鼓励了他要向姊姊复述他自己的决心。

“你说到我要娶卡邱莎的意思吗？你看得出，我决定了做这件事，但她毅然坚决地拒绝了我，”他说，他的声音和他每次说到这话时一样地发抖，“她不愿意接受我的牺牲，却要自己牺牲那在她的地位上对于她是很重要的东西，假若这只是一时的冲动，那我便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因此我要跟她去，去到她所到的地方去，并且要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她，改善她的厄运。”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没有说话。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疑惑地望着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并且摇头。这时候行列又从妇女休息室中走出。同一的美丽的听差非力卜和守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她停住了抬的人，招呼聂黑流道夫到她面前去，可怜地叹息着，把有戒指的白手伸给他，恐惧地期待着坚强的握手。

“Épouvantable!（可怕！）”她说到炎热。“我受不住了。Ce climat me tue.（这种天要把我热死了。）”说了一会儿俄国天气的可怕，邀了聂黑流道夫去看他们，她又向抬的人做手势。“您一定要来啊。”她在走动中把长脸转向聂黑流道夫，补充说。

聂黑流道夫走到月台上。公爵夫人的行列向右走，向头等车走。聂黑流道夫和拿东西的搬夫，和带着他自己的行囊的塔拉斯向左走。

“这是我的同伴。”聂黑流道夫指着塔拉斯，向姊姊说，他的事迹他曾经向她说过。

“真是坐三等车吗？”当聂黑流道夫停在三等车前面，搬夫带着东西和塔拉斯走进去时，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问。

“是的，我欢喜这样，我同塔拉斯一道。”他说。“但还有一点，”他补充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库斯明斯基的土地给农民，所以在我死的时候，由你的孩子们继承。”

“德米特锐，不要说了。”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说。

“假若我要给的话，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其余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因为我不至于结婚了；假若结婚，我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锐，请你不要说这话吧。”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说，同时聂黑流道夫却看出她高兴听见他所说的话。

前面，在头等车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看着考尔恰基娜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坐定了。迟到的旅客，匆忙地在月台板上踏着，车长们砰然闭上车门，叫旅客坐下，送客的下车。

聂黑流道夫走进了被太阳晒热的、有臭气的车厢，立刻便走出，站在车厢尽头的小月台上。

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戴了时髦的帽子，披了肩巾，和阿格拉芙娜·彼得罗芙娜并排地站在车厢对面，显然是在寻找谈话题材却没有找到。

她甚至不能够说出：“écrivez（写信来）。”因为她早已和弟弟嘲笑过行路人的这种习惯的话。那简短的关于金钱问题和继承的谈话立即破坏了建立在他们之间亲切的姐弟之情，他觉得他们自己现在是彼此生疏了。因此，当火车开动，而她只能够点着头，带着忧愁而亲切

的面色，说“再会，哦，再会，德米特锐”时，娜塔丽亚·伊发诺芙娜高兴了。

但那节车厢刚走过去，她想到她将如何向丈夫去说她和弟弟的谈话，她的脸色变为严肃而焦烦了。

聂黑流道夫，虽然对于姊姊除了最亲爱的情感，没有别的意思，并且什么也没有隐瞒她，现在却也觉得和她在一起痛苦不自如，想赶快和她离开了。他觉得，过去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莎不复存在了，只是一个他觉得生疏的、不可爱的、黑皮的又多毛的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到这个，因为，直到他说到令她丈夫觉得有趣的事、说到将土地给农民、说到继承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特别的兴奋。

这使他觉得愁闷。

四十

在整天被太阳所照灼的和满是乘客的三等车大车厢里的热气是那样的窒息，以致聂黑流道夫没有进车厢，却留在车厢的小月台里。但在这里也无法透气，直到车厢从屋子旁边走过去，而穿风吹动时，聂黑流道夫才能满怀地呼吸。

“是的，杀死了。”他向自己复述他向姊姊所说的话。在他的想象中，从今天的所有的印象里异常清晰地浮起了第二个死囚犯的美丽的脸和嘴唇的笑容，额头的严肃表情，在剃发的发蓝的头顶下小而坚强的耳朵。

“最可怕的，”他想，“是他被杀死，却没有人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但他被杀死了。他是像所有的其他的囚犯一样，奉马斯林尼考夫之命被领出的。马斯林尼考夫大概是下了通常的命令，带着愚笨的一挥签署了印着标题的公文，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检查囚犯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有罪。他准确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分开了衰弱的人，既不能够预见这可怕的炎热，也不能够预见他们被领出那么迟并且那么拥挤。监狱长呢？……监狱长只是执行了命令，就是，在某天押送多少惩役犯、流刑犯、男犯和女犯。护送官也不能说有罪，他的任务是在某处接收多少人数，在某处交出同样的人数。他是照常地并且照规定地领出囚犯们，不能够预见到这样强壮的人，像我所见到的那两个，会不能支撑下去，会死。谁也没有罪，但人是被杀死了，就是被这些对于死人并没有罪的人杀死的。”

“发生了这一切，”聂黑流道夫想，“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人——省长，监狱长，警官，警察——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人类的关系是人类间不必要的。所有的这些人——马斯林尼考夫，监狱长，护送官，他们全体，假若不是省长、监狱长、军官，便会考虑二十回，是否能够在这样的热天这么拥挤地押送他们，便会在路上停二十次，并且看见了有人虚弱而喘息，便会把他从人群中领出，把他带到阴凉处，给他水，给他休息，并且在发生不幸时，便会表示同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甚至阻止别人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所见到的不是人，不是他们对人的义务，却只见到他们的职务和职务上的要求，他们把职务上的要求看得比人类关系的要求更加重要。问题就在这里，”聂黑流道夫想，“假若我们可以承认，即使是在一小时内，是对于某一例外事情，承认有任何东西是比人类之爱的感觉更加重要——则没有一种犯罪是不能够自认无罪地去做的。”

聂黑流道夫那样地沉思着，以致没有注意到天气改变了：太阳隐藏到前面低下的破碎的云里去了，从西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密集的浅灰的乌云，在远处的田野和森林上已经落着斜斜的及时的雨了。乌云中的水汽散和在空气里。有时乌云被闪电所划开，雷声和车辆的轰轰声相混得愈益频繁了。乌云越来越近了，斜雨点，被风所赶，开始洒在小月台的板上和聂黑流道夫的外套上。他走到另一边去了，他吸入潮湿的新鲜空气和久已望雨的土地上的麦香，看着闪跑过去的花园、树林、黄的裸麦田、尚是绿色的燕麦田和暗绿的开花的马铃薯的黑畦。一切都似乎上了油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

“下大些，下大些！”聂黑流道夫说，对益雨之下的田畦、花园、菜园的勃勃生气高兴着。

大雨下得不久。乌云一部分降而为雨，一部分飘走了，在湿润的土地上已经落着最后的直而密的小雨点。太阳又出来了，一切闪耀着，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不高的，但明亮的、带着显明的紫色、只有一端破碎的彩虹。

“是的，我想到了什么呢？”聂黑流道夫在自然界中这些变化已经完结，火车进了有高坡的凹沟里的时候他问自己，“是的，我想到，所有的这些人：监狱长，护送兵，所有的服务的人，大部分是温良的仁慈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服务而变为凶狠。”

他想起了马斯林尼考夫在他说到监狱中情形时的淡漠，监狱长的严厉，护送官在拒绝人上运送车和不注意火车中妇人生产痛苦时的残忍。“所有的这些人显然是最简单的同情所不能影响不能渗透的，只是因为他们服务。他们是官吏，是人类之爱所不能渗透的，正如这个铺面的土地是雨水所不能渗透的一样。”聂黑流道夫想，看着凹沟的铺了

各色石头的斜坡，雨水在斜坡上没有透进土地，却聚成了小溪流。“也许用石头铺斜坡是必要的，但看到这片被剥夺了草木生长力的土地是可悲的，它原也可以像斜坡上的土地一样地生长麦子、青草、灌木、树木，对于人这情形也是相同的，”聂黑流道夫想，“也许这些省长、监狱长、警察是必要的，但看到人们被剥夺了主要的人类特质——互相的爱和同情，是可怕的。”

“问题乃是，”聂黑流道夫想，“这些人把不是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而把上帝写在人心中的永恒、不变、急要的法律不当作法律。就是因此我和这些人在一起时觉得那么痛苦。”聂黑流道夫想，“我简直怕他们。确实，这些人是可怕的。比强盗还可怕。强盗还会有同情，这些人却不会有同情：他们被磨灭了同情，好像这些石头被消除了草木生长力一样。就是因此他们是可怕的。据说，普加切夫和拉辛[28]之徒是可怕的。他们却是一千倍地更加可怕。”他继续思想着。

“假若是提出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使得我们现在的人，基督教徒，人道的、简单的、善良的人，做了最可怕的罪恶而不觉得自己有罪？则只能有一个解答，就是应该维持现在所有的这种情形，应该让这些人做省长、监狱长、军官、警察，就是说，第一点，要他们相信，是有一种所谓行政服务，在服务时可以对待人像对待物件一样，不和人发生人类的兄弟的关系；第二点，这些人要被这种行政服务那样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对人所做的行为的后果的责任不落在单独的人身上。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够在我们这时代做出像我今天所见的这些可怕的事情。问题是在人们以为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无情地对待人。但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件可以没有爱，可以伐树，做砖打铁而没有爱，但对待人却不能够没有爱，正如同对待蜜蜂不能不小心一样。蜜蜂的特质是如此的。假如你对待蜜蜂不小心，

你便会妨害它们和你自己。对于人的情形也是如此。这是不能够有别种样子的，因为人的互相的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确实，人不能够像他可以使别人为他工作那样地使别人爱他，但并不是因此就可以对待人没有爱，特别是假使你对他们有所要求。你若不感觉到对人之爱，你就安静地坐下来，”聂黑流道夫想，转向自己，“去过问你自己，过问你所愿意过问的东西，只是不要过问人。正如同只在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吃得无害而有益，同样地只在你爱的时候，你可以对待人有益而无害。只要让你自己对待人没有爱，像你昨天对待姊丈那样，则对于别人的残忍和兽性即无限制，像我今天所看见的那样，对于自己的痛苦也无限制，像我凭自己的全部生活所认识的那样。是的，是的，这是如此的。”聂黑流道夫想，“这是对的，对的！”他向自己重复，感觉到双重的喜悦，感到苦热后的清凉，觉得他对于久所思索的问题获得了充分的了解。

四十一

聂黑流道夫所乘的那节车厢里坐了半车的人。那里有仆人，职工，工厂工人，屠户，犹太人，店伙，妇女，工人之妻，一个士兵，两个太太（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在光手臂上戴着钏子），一个神色严厉的、黑帽子上有徽章的绅士。所有的这些人，在就座之后都平静了，安静地坐着，有的嗑着葵花子，有的吸着烟卷，有的和邻座的人做生动的谈话。

塔拉斯带着快乐的神情坐在过道的右边，为聂黑流道夫看守着位子，并且生动地和坐在对面的、有肌肉的、解开布褂的人谈话，聂黑流道夫后来知道，这人是去就事的园丁。没有走到塔拉斯那里，聂黑流道夫停在过道上，靠近一个有白胡须的、神色庄严的、着布褂的老

人，他和一个着乡村服装的青年妇人在谈话。在妇人旁边坐着一个双腿离地很远的七龄女孩，她穿了新的农家服装，有几乎是淡白的头发的辫子，不停地嗑着葵花子。

回头看见了聂黑流道夫，老人从他独坐的光亮的凳子上拉拢了褂襟，亲善地说：

“请坐吧。”

聂黑流道夫感谢了他，坐在指示的地方。聂黑流道夫刚坐下，妇人又继续着被打断的谈话。她说到她的丈夫在城里如何接待她，她现在是从他那里回来的。

“狂欢节的时候我去过，现在按上帝指示又去了一次，”她说，“现在上帝准许我吧，圣诞节再去。”

“这是对的，”老人环顾着聂黑流道夫说，“应该去看他的，不然，青年人住在城里，会做坏事的。”

“不，啊！老爹爹，我不是这种人。他没有什么笨事情，他过得好像漂亮姑娘。他的钱一分一厘都寄回家。他欢喜这个小女孩，欢喜得话都说不出。”妇人微笑着说。

吐着葵花子壳的、听着母亲说话的女孩，好像是证实着母亲的话，用安静聪明的眼睛看了看老人和聂黑流道夫的脸。

“假若他聪明，那是更好了。”老人说。“不做这样的事情吗？”他补充说，用眼睛指示一对夫妇，他们显然都是工人，坐在过道的另一端。男工——丈夫，仰着头，把酒瓶放到嘴边，喝着酒，妻子拿着袋子，酒瓶就是从这个袋子里拿出的——注意地望着丈夫。

“不，我的，他不喝酒不吸烟。”和老人谈话的妇人说，趁机又把自己的丈夫夸奖了一次。“这样的人，老爹爹，地上生得太少了。”她转向聂黑流道夫说，“他就是这样的。”

“那好极了。”老人说，看了看喝酒的工人。

工人喝完了酒，把瓶递给妻子。妻子接了酒瓶，笑着摇头，也把酒瓶放到口边。注意到聂黑流道夫和老人在看他，工人向他们说:

“什么，先生？是我们喝酒吗？我们怎么工作没有人看见，可是我们怎么喝酒大家看见。我挣钱，我喝酒，给我妻子喝。并不给别的人喝。”

“是的，是的。”聂黑流道夫说，不知道回答什么。

“真的，先生。我的妻子是坚定的妇人！我满意我的妻子，因为她能够同情我。我说的对吗，玛富拉？”

“哦，接着吧。我不要再喝了。”妻子说，把酒瓶递给他。“为什么要说没有意思的话呢。”她补充说。

“好呀，”工人继续说，“她好！好，”忽然她又发出响声，好像没有上膏油的车。玛富拉，我说的对吗？”

玛富拉笑着，用酩酊的姿势摇了摇手。

“哦，他在胡说……”

“呀哈，她好！好，但是有些时候，让她把缰勒放在尾巴下面，她要做什么，你想不出来的……我说的对吗？先生，你原谅我。我喝了

点儿酒，哦，现在怎么办呢……”工人说，开始准备睡觉了，把头放在含笑的妻子的膝上。

聂黑流道夫和老人坐了一会儿，老人向他说到自己，说他是一个炉工，工作了五十三年，砌了那么多火炉，数也数不清，现在他想要休息，但总是不得空。他到了城里去，为小孩子们找了事情，现在是到乡下去看家里的人。听了老人的叙述，聂黑流道夫站起来，走到塔拉斯为他所保留的地方。

“没有关系，先生，坐下吧。我们把袋子拿到这边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园丁抬头看了聂黑流道夫的脸，亲善地说。

“挤一挤，倒也有趣。含笑的塔拉斯用唱歌的声音说，用他有力的手拿起自己的两甫得重的行囊，好像羽毛一样，放到窗口。“地方很多；还可以站一站，也可以到凳子下边去的。已经觉得是很舒服了。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他说，流露着良善和亲爱。

塔拉斯说到他自己，说他不喝酒的时候，他没有话，说他喝了酒可以说出好多话，并且他能够说出一切。确实，在清醒状态中，塔拉斯大都是沉默的；当他喝了酒时，这是他所少有的，而且是在特殊的场合中他便变得特别愉快地多话。那时他便说得又多又好，很简单，正确，尤其是，亲切，这亲切也照耀在他的仁慈的蓝眼睛里和从不离开他的嘴唇的友善的笑容中。

他今天便是在这种情况中。聂黑流道夫的到来暂时打断了他的谈话。但放好了行囊，他如旧地坐着，把有力的做工的手放在膝上，对直地望着园丁的眼睛，继续着自己的谈话。他向他的新相识的朋友说

到自己妻子身世的详情，她为什么被流放，他为什么现在跟她到西伯利亚去。

聂黑流道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详情，因此很有兴趣地听着。他开头听到的地方，是毒计已经做成了，家里知道了这是非道茜亚做的。

“我是在说我自己的苦恼，”塔拉斯诚恳地友爱地转向聂黑流道夫说，“我遇到了这样好心的人，我们谈起来了，我在向他说。”

“是的，是的。”聂黑流道夫说。

“哦，便是这样的，我的老兄，事情被大家都知道了。母亲拿了这块饼，她说：‘我去见警官。’我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老人。他说：‘老婆子，等一下，小媳妇完全是小孩，她自己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应该可怜她。她会神志清楚的。’可是不行，她什么话也不听。她说：‘我们留她在这里的时候，她会把我们像油虫一样弄死的。’我的老兄，她到警官那里去了。他立刻冲到我们这里来了……立刻要见证人。”

“哦，你怎么样呢？”园丁问。

“啊，我的老兄，我因为肚子痛得打旋，并且呕吐。内里的一切都翻出来了，话也不能说了，父亲立刻套了车，叫非道茜亚坐上，送到警察局，又从那里送到了审判所。我的老兄，正如同一开始她便承认了一切，她也向审判官照样地说出了一切的实情。她从哪里弄到了砒霜，她怎样地揉饼。他说：‘为什么她要做这事？’她说：‘因为我觉得他可恨。我觉得到西伯利亚去，比和他在一起生活得好。’说的就是我。”塔拉斯微笑着说。

“因此是她供认了一切。进监狱是不成问题的了。父亲一个人回来了。收获的时候到了，女的只有妈妈一个人，但她身体不好了。我们想了，要怎么办，能不能把她保释出来。父亲去找了一个官，没有结果，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他去找了五个这样的官。我们简直不想再活动了，但这时候碰到了一个人，是衙门里的。他是那样狡猾的人，是很少有的。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把她弄出来。’我们谈妥了三个卢布。你看，我的老兄，我把她的麻布押当了，给了他钱。他写了这个公文，”塔拉斯拖长声音，正如同他是说到射击一样，“立刻便写出来了。那时候我已经起来了自己到城里去接她。我的老兄，我到了城里。我立刻把马放在院子里，拿了公文，进了监狱。有人问：‘你要什么？’我说：‘就是这个，我的女人关在你们这里了。’他说：‘你有公文吗？’我马上就把公文给了他。他看了一下。他说：‘等一下。’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了。出来了一个官，他说：‘你是发尔顾邵夫吗？’‘我就是的。’他说：‘好，你带去吧。’马上门就打开了。她穿着自己的衣服被带出来了，这很好的。‘好吧，我们走吧。’‘你是走路来的吗？’‘不是，我骑马来的。’我们到了院子里，我给了马夫钱，套了马，把剩下的草秸都放在布袋子下边。她坐上了，用披肩裹着身体。我们走了。她不作声，我也不作声。快到家的时候，她说：‘妈妈怎样了，活着吗？’我说，‘她活着。’‘爸爸活着吗？’‘活着。’她说：‘塔拉斯，饶恕我的愚蠢吧。我自己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说：‘多说话是没有用的，我早已饶恕你了。’没有再谈话了。我们到了家，她立刻趴在妈妈脚前。妈妈说：‘上帝饶恕你。’爸爸问了好，说：‘不用记着过去的事了。好好过活吧。’他说：‘现在不是做这事的时候了，要到田上去收庄稼了。在斯考罗德诺那边的那块上了肥料的田上，裸麦长得那么好，上帝保佑，镰刀也割不开，统统缠在一起了，都倒下来了。应当收割了。你和塔拉斯明天去割吧。’我的老兄，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并且她工作得教人惊异。我们那时

候佃了三个皆夏其那的田，上帝保佑，裸麦和燕麦都是稀有的好。我割，她打捆，有时两个人割。我会做事，不让事脱手，她无论做什么，更加会做。这个女人是年轻能干的，年壮力强的。我的老兄，她对于工作是那么热心，教我不得不阻止她。我们回到家里，手指肿了，手臂发痛，应该休息了，但她却不吃晚饭，跑到仓房里，准备第二天的捆索。变得多凶呀！”

“那么，她对你变亲爱了吗？”园丁问。

“这不用说了，她那样地依恋着我，好像我们是一个人。我想到的，她便了解。妈妈虽然是脾气大，也说：‘我们的非道茜亚好像是变了，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了。’有一次我们用两辆车去装麦捆，我和她坐在前面的车上。我说：‘非道茜亚，你怎么会想到了做那样的事？’她说：‘怎么会想到吗？我不愿和你过活。我想，最好是死，但不行。’我说：‘现在呢？她说：‘现在你是在我的心里了。’”塔拉斯停止了，高兴地微笑着，诧异地摇着头。“我们刚刚从田上收了庄稼，我去将大麻上了水，我到了家，”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见了，传票——受审判。我们早已把她因而要受审判的事情忘记了。”

“这不外乎是恶魔，”园丁说，“一个人自己会想要害死人吗？我们有一个……”园丁想要开始说话，但火车要停了。

“大概是到站了，”他说，“去喝点儿东西吧。”

谈话停止了，聂黑流道夫跟随园丁下了车，走到了月台的潮湿的板上。

四十二

聂黑流道夫还没有走出车厢便看见了火车站的院子上几辆华丽的马车，是由四匹或三匹肥满的、挂着铃铛的马所拖的。走上了因淋雨而发黑的潮湿的月台，他看见头等车前面有一群人，其中显著的是一个戴着贵重花翎的帽子、穿防水外套、高大肥胖的太太，一个高长、年轻、细腿、穿脚踏车服装的男子，和一匹巨大、肥满、套着贵重颈圈的狗。在他们后边站立着拿外套和伞的听差们，和一个车夫，他们是来接客的。

在这一群人的身上，从肥胖的太太到手提长袍襟的车夫，都显出了安然自信和富裕的痕迹。在这一群人的四周立刻围上了好奇的、崇拜财富的人：戴红帽的火车站长，宪兵，夏间总是来看火车到站的、着俄国服装、挂念珠的瘦小姐，以及电报员和男女旅客。

聂黑流道夫认出来带狗的青年是中学生小考尔恰根。胖太太是公爵夫人的妹妹，考尔恰根家的人就是到她的田庄上来的。有漂亮的扁绦和靴子的车务长打开了车厢的门，扶着门表示敬意，这时非力卜和穿白围裙的搬夫小心地抬出坐在折椅上的长脸的公爵夫人；姊妹们问了好，说了法国话，问公爵夫人要乘轿车还是篷车，于是，这行列，由有鬈发的、拿伞和皮匣的女仆殿后，向车站的门走去。

聂黑流道夫不愿遇见了他们而再行告别，没有走到车站的门便停住了，等着行列走过去。公爵夫人和儿子、宓西、医生、女仆走在前，老公爵和姨子落在后。聂黑流道夫没有走近，只听到他们谈话中断片的法语。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什么缘故，公爵所说出的话有一句，连同它整个的语调与声音，留在聂黑流道夫的记忆里。

“Oh! Il est du vrai grand monde, du vrai grand monde”（哦！他是真正上流社会里的，真正上流社会里的人。）公爵用高大、自信的声音

说着什么人，由恭敬的车长和搬夫们伴送着，同姨子走出车站的门。

同时从车站角上走出了一群向月台上走去的，穿草鞋，在背上背着羊皮袄和行囊的工人。工人们用坚定而轻软的步伐走到第一节车厢那里，想要走进去，但立刻被车长赶开了。工人们没有停止，匆忙而又互相拥挤着；向前走到邻近的车厢那里，向车厢里走，把行囊碰上了车角和车门，但另一个车长在车站门口看见了他们的企图，严厉地向他们喊叫。进去的工人立刻赶快退出，又用轻软而坚定的步伐再向前走到下一节车厢那里，就是聂黑流道夫所坐的那一节。车长又阻止他们。他们停下来了，想再向前走，但聂黑流道夫向他们说，车厢里还有地方，他们可以进去。他们听了他的话，聂黑流道夫跟了他们进去。工人们正要坐下来，但有帽章的绅士和两个太太，认为他们上这一节车厢来坐是对于他们个人的侮辱，坚决地反对这个，并开始赶他们。工人们有二十人光景，老人和很年轻的，都带着疲乏的、晒黑的、干瘦的脸，显然觉得完全是他们自己不是，立刻又把行囊碰着凳子、板壁和门，再穿过车厢向前走，似乎准备走到世界尽头，坐在吩咐他们坐下的地方，即使是在钉子上。

“向哪里挤，鬼们！就坐在这里吧。”另一个向他们迎面走来的车长说。

“Voila encore des nouvelles!”（这里又有新闻了！）两个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个说，她们十分相信她会用她的好法语引起聂黑流道夫的注意。

戴钏子的太太只是嗅鼻子，皱眉毛，说到和发臭的农民坐在一起的不愉快。

工人们，感觉到人们逃避了巨大危险时的快乐和心安，站住了，开始就座，动着肩膀卸下背上沉重的行囊，把它们塞在凳子下边。

没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和塔拉斯谈话的园丁又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因此在塔拉斯旁边和对面有了三个空位。三个工人坐到位子上，但在聂黑流道夫走近他们时，他的绅士服装的样子那么惶惑了他们，他们站了起来，要走开，但聂黑流道夫要他们坐下，自己坐在靠过道的凳子扶手上。

工人之一，五十岁光景的人疑惑地甚至恐惧地和年轻的工人交换目光。聂黑流道夫没有按照绅士应该做的那样地，詈骂他们赶走他们，还把座位让给了他们，这使他们很惊异而苦恼。他们甚至害怕这会发生对他们不好的事情。

但是看到并无任何奸计，而聂黑流道夫简单地和塔拉斯谈话，他们心安了，吩咐年轻的坐在行囊上，要求聂黑流道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起初坐在聂黑流道夫对面的年老的工人收缩着身子，小心地缩回自己的穿草鞋的脚，免得碰触绅士，但后来他那么友善地和聂黑流道夫和塔拉斯说话，甚至在他说到要人特别注意的地方，还用手背碰碰聂黑流道夫的膝头。

他说到自己的一切情形，说到他在泥炭沼泽上的工作，他们现在就是从那里回家去。他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半月，只带回家十卢布工资给哥哥，因为一部分的工资在受雇之前就付过了。他们的工作，如他所说，是在及膝的水里走动从天明到天黑，期间没有休息，只有两小时吃饭的时间。

“不习惯的人当然是觉得难受了，”他说，“但是弄惯了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吃的东西要好。起初吃的东西不好。但后来，大家生气了，吃的东西好了，工作也容易了。”

然后他说到，他在外边做工二十八年，他的工资全寄回家了，起初寄给父亲，后来寄给哥哥，现在寄给管理家事的侄儿，他自己在一年五六十卢布的工资中用两三个在嗜好上：烟和火柴。

“有罪过，疲倦的时候也喝点伏特加酒。”他补充说，认罪地微笑着。

他又说到妇女们怎样管家，说包工的人今天早上在他们起程之前请他们喝了半桶酒，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生病的被带回家。他所说的生病的一个坐在同一车厢的角落里。这是一个面色苍白泛黄的、蓝唇的青年。他显然是被疟疾弄疲乏了。聂黑流道夫走到他面前，但青年用那么严厉痛苦的目光看了看他，聂黑流道夫没有用问题打搅他，只劝老人购买奎宁，并在纸上为他写下了药名。他想给钱，但老人说不需要钱：他自己付。

“哦，我虽然走了这么多地方，这样的先生却没有看见过。他不推你的颈子，还让位子给你坐。好像是有许多种的绅士。”他转向塔拉斯说。

“是的，全新的、不同的、新世界。”聂黑流道夫想，望着瘦而有筋力的四肢，粗陋的自织的衣服，晒黑的善良的疲倦的脸，觉得自己四周围绕着全新的人连同他们的严肃的兴趣、喜悦与真正做工的人类的生活痛苦。

“这里是Ie vrai grand monde（真正上流社会）。”聂黑流道夫想，想起考尔恰根公爵所说的话，和考尔恰根之辈的那种懒惰的、奢华的世界连同他们的毫无价值的卑微的兴趣。

他感觉到旅行者发现新的、未知的、美丽的世界时的那种快乐情绪。

---

[1] 美国经济学家，一八三九至一八九七。——译者

[2] 约合2.7英亩。——译者

[3] 一甫得约合十六公斤。——译者

[4] 一节是四个月。

[5] 在俄国希腊教受洗礼的人都在颈子上挂十字架，这几乎是他们大部分的人最后离身的东西。——毛德

[6] 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一四七五至一五六四。——译者

[7] 意即上帝。——译者

[8] 亚历山大皇帝二世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遭暗杀。——毛德

[9] 十二月党是想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尼古拉一世即位时以军事起义推翻俄国专制政体的团体。

[10] 法国女英雄。——译者

[11] 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译者

[12] 一七八八至一八六〇，德国哲学家。——译者

[13] 一七九八至一八五七，法国哲学家。——译者

[14] 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德国哲学家。——译者

[15] 一七九七至一八四七，法国神学家。——译者

[16] 一八〇四至一八六〇，俄国文学家。——译者

[17] Thoreau，美国作家，一八一七至一八六二。——译者

[18] 高加索土人，虽久已为俄国人所征服，仍以抢劫商人旅行队及俄国畜群为骄傲。——毛德

[19] 一八三六至一九〇九，意大利犯罪学家。——译者

[20] 意大利犯罪学家，与前者同时。——译者

[21] 一八五一至一九二九，意大利犯罪学家。——译者

[22] 一八五一至一九一九，德国法学家。——译者

[23] 一八三五至一九一八，英国心理学家。——译者

[24] 一八四三至一九〇四，法国犯罪学家。——译者

[25] 在莫斯科救火队与警察通常是在一起。——毛德

[26] 八十年代初有五个囚犯于同日自布退尔斯克监狱被解往下城铁路站时中暑而死。——原作者

[27] 在俄国终站，通常于开车前二十分钟摇铃一次，前十分钟摇铃一次，开车时摇铃一次。在中途站则间隔较短。——毛德

[28] 拉辛为十七世纪，普加切夫为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第三部

一

马斯洛发同路的那一批囚犯走了大约五千俄里。[1]马斯洛发和刑事犯们乘火车轮船到达了撇尔密，到了这里，聂黑流道夫才获得了准许，把她调到政治犯当中，这是和这一批囚犯同行的保高杜好芙斯卡雅劝他做的。

到撇尔密的途程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于马斯洛发都是很难受的。身体上——因为拥挤、污秽和不给她安宁的可恨的害虫；精神上——因为同样可恨的男人们，他们是和害虫一样，虽然各站不同，却处处是同样地烦扰、纠缠、不给她安宁。在男女囚犯、典狱、护送兵之间形成了一种无耻的堕落的习惯，每一个妇女，尤其是年轻的妇女，假如她不愿利用自己的妇女身份，便须经常地戒备着。这种不断的恐惧和斗争的情形是很难受的。马斯洛发由于外表的动人和她的为人共知的过去，特别受到这种烦扰。她现在对纠缠她的男人们的这种坚决的拒绝，令他们觉得是一种难堪，引起了他们对她的恶感。她和非道茜亚及塔拉斯的接近改善了她在这方面的境况，塔拉斯知道了他妻子所受到的烦扰，愿意自己做囚犯来保护她，从下城起他便是一个囚犯，和囚犯们走在一起了。移转在政治犯当中，这改善了马斯洛发在各方面的情形。不但政治犯们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少受虐待，而且马斯洛发的移转还使她的情形有了这样的改善，就是男人们的这些纠缠没有了，并且可以生活着而无须时时想到她现在所极愿忘记的过去。然而这个变化的主要的好处是在她认识了几个人，他们对她有一种决定性的、最有益的影响。

马斯洛发被准许在休息站上和政治犯住在一起，但因为她是健康的妇人，她必须和刑事犯们走在一起。离开托姆斯克以后她便是这样地走着。有两个政治犯也和她在一起步行着，一个是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歇蒂尼娜，就是聂黑流道夫和保高杜好芙斯卡雅会面时令他注意的那个美丽的羊眼姑娘，一个是流放到雅库茨克州的西蒙生，就是聂黑流道夫也在那次会面中所注意的那个眼睛深凹在额下的、黑黑的、乱发的青年。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步行，因为她把车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怀孕的女刑事犯；西蒙生则是因为他认为利用阶级特权是不应当的。这三个人，和其他坐车后走的政治犯们分开，清晨很早便同刑事犯们上路。在到达某大城之前的最后的行程中便是如此的，在这个大城里囚犯们要由新的护送官接管。

在一个阴雨的九月的清晨很早的时候，时而落雪，时而下雨，带着阵阵的冷风。全部的囚犯们，四百个男人和大约五十个女人，已经在休息站的院子里了，一部分拥挤在护送队长的旁边，他正在把两天的伙食钱分散给囚犯代表们，一部分在那些被准许进休息站院子的女小贩那里买食物。可以听到数钱的、买东西的囚犯们的声音和女小贩们的尖锐的声音。

卡邱莎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都穿深筒鞋、短皮袄，裹着披巾，从休息站的住所走到院子里，向女小贩们那里走去，她们坐在高屋北墙的避风处，互相争先地喊卖货物：新做的饼、肉包子、鱼、通心面、粥、肝、牛肉、蛋、牛乳，有一个甚至还卖烤小猪。

西蒙生穿橡皮短褂，橡皮套鞋用绳子在羊毛袜子上系紧（他是素食主义者，不用宰杀牲畜的皮），也在院子里，等候囚犯们起程。他站在阶梯的旁边，在记事册上记着他所感触的思想。下面是他的思想：

“假若，”他写，“微菌观察研究人的指甲，认为它是无机体，同样地我们观察地壳时认为地球是无机体；这是不正确的。”

买了些蛋、一包圆面包、鱼、新鲜的小麦面包，马斯洛发把这一切都放进了行囊，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和女小贩们算账，这时囚犯们当中有了动作。大家沉默了，人们开始排列。军官出来了，下了出发前的最后的命令。

一切如常：点数，验镣的好坏，把戴手铐上路的人联系成对。但忽然听到了军官威风而愤怒的叫声，身上的殴打声，小孩的哭声。全体静穆了片刻，然后在人群中传播着深沉的低语。马斯洛发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走到有声音的地方去了。

二

走到闹声之处，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和卡邱莎看见了下面的事情：那军官，一个有美丽胡髭的结实的人，皱着眉，用左手拭着在囚犯脸上打得发痛的右掌，不停地说出无礼而粗暴的詈骂。在他面前站着一个长而瘦的、剃了半头的囚犯，穿短外套和显得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拭着被打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裹了披巾的、尖声地哭叫的小女孩。

“我对你（……粗野的詈骂……）教训你，你辩驳（……又是詈骂），交给妇人们，”军官大声说，“戴上！”

军官要一个地方政府的流刑犯戴上手铐，这流刑犯一路上抱着小女孩，这是在托姆斯克死于伤寒的妻子留下给他的。囚犯的辩白，说

他戴了手铐便不能带小孩，触犯了在发火的军官，于是他殴打了没有立即服从的囚犯。[2]

在被打者对面站立着一个护送兵，和一只手上戴了手铐的黑胡须的囚犯，他愁闷地低着头时而看军官时而看被打的抱小孩的囚犯。军官向护送兵重复了命令：拿开小孩。在囚犯当中说话声渐渐大起来了。

“从托姆斯克走起，就没有戴。”后排里的哑声音说。

“不是小狗呀，是小孩啊。”

“要他把小女孩放哪里去呢？”

“这不是法律。”又有别人说。

“这是谁？”军官好像被螫了一般，向人群冲去。大声说，“我来给你看法律。谁说的？你吗？你吗？”

“大家说的，因为……”宽脸的矮小的囚犯说。

他还没有说完，军官便用双手打他的脸。

“你们反叛了！我要让你们看看，怎么样反叛。我要把你们都像狗一样地枪毙。上苍只会感谢的。把小女孩拿着！”

人群平静了。一个护送兵夺去了拼命地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开始替那顺从地伸出自己手臂的囚犯戴上手铐。

“带给妇人们。”军官理着剑带，向护送兵大声说。

小女孩极力要把小手从披巾里挣出来，她带着充血的脸，不停地号哭着。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从人群中走出，走到护送兵那里。

“军官先生，让我来带小女孩吧。”

抱小女孩的护送兵停住了。

“你是谁？”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玛丽亚·芭芙洛芙娜的美丽的脸和她的漂亮的突出的眼睛（他在接收时已经见过她）影响了军官。他无言地看看她，似乎在考虑什么。

“在我是没有关系的，假若您愿意，就带吧。您可怜他们是好事，但是他逃跑了，谁负这个责任呢？”

“他怎能够带着小女孩逃跑呢？”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

“我没有工夫和您说话，您若愿意，就带着吧。”

“我要给她吗？”护送兵问。

“给她吧。”

“到我这里来。”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极力要把小女孩招诱到自己手里来。

但是在护送兵手里向父亲面前挣着的小女孩继续叫着：她不愿到玛丽亚·芭芙洛芙娜面前去。

“等一下，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她要到我这里来的。”马斯洛发说，从行囊里取出一个圆面包。

小女孩认识马斯洛发，看见了她的脸和圆面包，便要向她那边去。

一切安静。大门打开了，囚犯们走出去排列着；护送兵又点了人数；行囊搬上车捆了索，坐上了衰弱的囚犯。马斯洛发抱着小女孩和非道茜亚并排着站在妇女们当中。西蒙生始终注意着所发生的事，用坚定的大脚步走到军官面前，军官已经发完了一切命令，要坐上自己的旅行马车。

“你做得不对，军官先生。”西蒙生说。

“到您自己的地方去吧，这不是您的事。”

“这是我的义务，我向您说，你做得不对。”西蒙生说，从自己的浓眉之下专注地看着军官的面孔。

“准备好了吗？全体都有，开步走！”军官喊叫，没有注意西蒙生，抓住赶车的兵的肩膀，上了旅行马车。

囚犯们移动了，展开着，行走在泥泞的、两边掘了沟的、通往密林的大道上。

三

在过去六年城市中的堕落、奢华、柔弱的生活以及两个月同刑事犯们在监狱中的生活之后，现在和政治犯们在一起生活，虽然有环境

的痛苦，对于卡邱莎却似乎是很好的。每天步行二十到三十俄里，有好饮食，在两日行程之后有一日休息，这在身体上使她变强了；和新同伴们的结交，使她展开了她从前没有丝毫认识的那些生活兴趣。像她现在一同上路的这些奇异的人们，如她所说的，她不但没有见过，她甚至也不能够想象到。

“为了我被判刑，我曾经啼哭，”她说，“但我应该终生感谢上帝。现在我知道了也许一生不会知道的事情。”

她很容易地并且不费力地明白了那些领导这些人的动机，并且作为人民中的一个，她十分同情他们。她明白了这些人是为了人民而反对绅士的；这些人自己是绅士，为了人民而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使她特别看重这些人并羡慕他们。

她羡慕她的所有的新同伴；但她最羡慕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不仅羡慕她，而且以特别的、恭敬的、热切的爱去爱她。感动她的是这个美丽的姑娘是有钱的将军的女儿，能说三种语言，生活过得像最简单的女工一样，把她的有钱的哥哥所送给她的一切都给了别人，她的衣履不仅简单，而且粗劣，她丝毫不注意自己的外表。这个特质完全没有献媚，特别惊讶了并因此吸引了马斯洛发。

马斯洛发看到，玛丽亚·芭芙洛芙娜知道甚至乐意知道她美丽，但她不仅不高兴她的外表对于男人们所产生的印象，而且害怕这个，对于恋爱感到绝对的厌恶和恐惧。她的男同伴们知道这个，即使对她有爱意也不敢向她表示，并且对她如同对待男同伴一样。但不相识的人常常纠缠她，而她所特别骄傲的她的大力气，如她所说的，使她免受了他们的烦扰。

“有一次，”她笑着说，“有一个绅士在街上缠我，无论怎样也不离开，因此我那样地摇他，使得他害怕了，从我面前跑开了。”

她成了女革命者，如她所说的，因为她自幼就感觉到对于绅士生活的憎恶，却爱普通人的生活，她总是因为到仆人房、厨房、马房里去，不在客厅里，而被斥责。

“我觉得和厨娘们车夫们在一起有趣，和绅士们太太们在一起没有趣味，”她说，“后来，我懂事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丑恶的。我没有母亲，我不爱父亲，十九岁的时候，我同一个女朋友离开家庭到工厂里去当女工。”

离开工厂以后，她住在乡村里，后来住在城里的寄宿舍，那里有一个秘密的印刷机。她在这里被捕了，被判决做苦工。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自己从未说过这事，但卡邱莎从别人那里听到，她被判做苦工，是因为她把在警察搜查时一个革命者在暗处枪击的责任招认在自己身上。

自从认识她以后，卡邱莎看到，无论她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她从来不想到她自己，而总是挂念着服务，在大小事情上帮助人。她现在的友人之一，诺佛德佛罗夫，诙谐地说到她是献身给慈善的游猎了。这是真的。她生活的全部兴趣乃是寻找为别人服务的机会，好像游猎者寻找野物一样。这种游猎成了习惯，成了她生活上的要务。她那么自然地做这事，以致所有认识她的人不复感激这个，却要求这个了。

当马斯洛发接近他们时，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对她感觉到厌恶和嫌憎。卡邱莎注意到这个，但后来也注意到，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努力约

制她自己，对她变得特别亲爱、仁慈。这个非常人物的亲爱和仁慈那么感动了马斯洛发，使她把自己整个的心给了她，不自觉地采取了她的见解，不自觉地事事模仿她。卡邱莎的这种忠顺的爱感动了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于是她也爱卡邱莎。

她们俩对于性爱所感到的厌恶感使她们亲近。这一个仇恨爱情，因为经历了它一切的恐怖；另一个，则因为没有经历过，把它看作一种不可了解的同时是可憎的侮辱人类尊严的东西。

四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的影响是马斯洛发所服从的一种影响。这是由于马斯洛发爱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另一种影响是西蒙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由于西蒙生爱马斯洛发。

所有的人是部分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部分按照别人的思想而生活而行动的。人们生活着，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到什么程度，而按照别人的思想又到什么程度，这乃是人们彼此之间一个主要的差别。有些人在大多数的情形中，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精神的游戏而享受着，把自己的理性看作解除了输力皮带的主动轮，在自己的行为中顺从别人的思想——习惯、传统、法律。又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为的主动力，几乎总是听从自己理性的要求，并且服从它，只偶而地，并且是在精密地评价之后，顺从别人的意见。西蒙生便是这种人，他用理性证实、决定一切，决定了什么，他便去做。

在他是中学生时便已经认定，他父亲做会计官所赚的钱是不正当的，他向父亲说，这些钱应该分给人民。当他父亲不但不听而且斥责他时，他走出家庭，不再用父亲的钱了。他认定现有的一切丑恶是由

于人民的无知，他离开大学，加入了人民党，在乡村当教师，勇敢地向学生和农民们宣传他认为是真实的并否决他认为是虚伪的东西。

他被捕并且被审判。

在审判时他认定了法官们没有权利审判他，并且说出了这话。当法官们不理会他，并继续审判他时，他便决定了不回答，对于所有的问题都沉默着。

他被流放到阿尔汉盖斯克省。在那里他构成了他的宗教学说，这规定了他全部的活动。这个宗教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是活的，没有死的东西，我们所认为是死的无机的物体，只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巨大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作为巨大的有机体的一部分，他的任务就是维持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和它的活的各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毁灭生命是犯罪：他反对战争、体刑和人类的以及动物的各种杀戮。

关于婚姻他也有他自己的学说，就是人类的生殖只是人的低级功能，而高级功能是对于已存在生物的服务。他在血中含有白血球上找到了这个思想的确证。单身的人，按照他的意见，就是这种白血球，他们的任务是在帮助有机体的软弱疾病的部分。自从他认定了这一点以后，他便这样地生活着，虽然他年幼时曾经放荡。他现在认为自己，同样地也认为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是人类白血球。

他对卡邱莎的爱没有破坏他的这种学说，因为他是柏拉图式地爱她，以为这种爱不但不阻碍白血球对弱者服务的活动，而且更鼓励这个。

但他不只是凭自己的方法决定道德的问题，他还凭自己的方法决定大部分的实际问题。对于一切的实际问题他都有他自己的学说：有规条，应该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如何饮食，如何衣着，如何烧炉，如何点灯。

然而同时西蒙生在人面前是极羞怯的，是谦逊的。但当他有所决定时，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他。

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爱马斯洛发而对她有决定性的影响。马斯洛发凭妇女的本能很快地看出了这个，而她能够唤起这个异常人物的爱情，这一点在她自己的占量中提高了她自己。聂黑流道夫由于宽宏，因为过去的事情而向她求婚；但西蒙生却是爱现在这样的她，只是为了爱而爱。此外，她觉得西蒙生认为她是非常的人，超越一切妇女，有特别高尚的精神美质。她不能确定地知道他认为她有什么样的美质，但在任何情形之下，为了不令他失望，她极力地用全力唤起自己心中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美质。这使她努力去做一个只要是她能做到的那么好的人。

这是在监狱里就开始的，在一次政治犯的普通会客时，她注意到他的无邪的善良的深蓝眼睛的目光在突出的额头和眉毛下边特别倔强地注视她。在那时她已注意到，这个人是特别的人，并且特别地看着她，她注意到蓬起的头发和皱蹙的眉毛所产生的严正，儿童般的善良和目光的天真——在一个面孔上的意外惊人地联合。后来，在托姆斯克，在她被调到政治犯当中时，她又看见了他。虽然在他们之间没有说过一个字，但他们所交换的目光乃是承认他们记得过去和他们对于彼此的重要。虽然后来他们之间没有重要的谈话，但马斯洛发觉得，当他在她面前说话时，他的话是向她说的，他是为她而说，并且力求

表达得尽量明白。他们的特别接近，是在他和刑事犯们一同步行的时候开始的。

五

自下城到撇尔密，聂黑流道夫只能够和卡邱莎见两次：一次在下城，在囚犯们搭乘罩了铁丝网的驳船之前，另一次在撇尔密，在监狱的办公室。在这两次会面中，他发现她是隐匿的不仁慈的。对于他的这些问题：她觉得好不好，她是否需要什么——她回答得推托而窘迫，并且如他所感觉的，带着她从前也表现过的仇视的责备之意。她的这种愁闷的心情，只是因为她现在所受到的男子的追求而发生的，却苦恼了聂黑流道夫。他怕她在旅程中她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堕落的影响之下，又陷入从前那种她自己同自己冲突以及对生活失望的情形中，她曾因此对他发怒并强烈地喝酒吸烟以便遗忘她自己。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的全部时间里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直到她调到政治犯里之后，他才不但相信自己忧惧的无据，而且相反，和她每次见面时，都可以看到渐渐确定的她那种内心的转变，这是他那么极愿看见的。在托姆斯克的第一次的见面中，她又变成了在她起程以前那样的。看见他时，她既不皱眉，也不窘迫，并且相反，她快乐地简单地接见他，为了他为她所做的事而感谢他，尤其是为了他使她和现在她所处的那些人在一起。

在两个月的行走之后，她所发生的改变，也表现在她的外貌上。她消瘦了，晒黑了，好像老了；在鬓边和嘴边显出了皱纹，她的头发不垂在她的额上，她用首巾扎着头，在衣履上，在梳妆上，在态度上，都没有了从前的献媚的痕迹。她内心里已经发生过的、还在发生着的那种改变，不断地引起聂黑流道夫的特别的高兴。

他现在对她感觉到他从前所没有感觉过的情绪，这种情绪和最初的诗意的恋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和他后来所经历过的肉体的爱更是没有，甚至和尽了责任的自觉也没有共同之处，这责任是和自负相混合的，他就是因此在审判之后决定了娶她的。这种情绪只是最简单的怜悯和心软的情绪。这个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和她会面时曾经感觉过，第二次在她离开监狱医院之后，当他克服了自己的憎恶，而原谅了她和医药助理员的想象的恋爱时（这事的不公平后来发现了）曾经更深刻地感觉过。他此时的情绪就是这种情绪，但只有这个差异：那时是暂时的，现在是永久的。无论他现在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他的心情便是这种不但对于她，而且是对于一切人的怜悯和心软的情绪。

这个情绪似乎打开了聂黑流道夫心中的爱的源流，它从前找不到出路，现在却流向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

在旅行的全部时间里，聂黑流道夫觉得自己是在那样的兴奋的心情中不觉地变得同情并关心所有的人，从车夫和护送兵一直到他曾经接洽过事情的监狱官和省长们。

在这个时候聂黑流道夫由于马斯洛发调到政治犯里，认识了许多政治犯，起初是在叶卡切林堡，在这里他们很自由地共同住在一个大狱室里，后来在途中他认识了五个男子和四个女子，马斯洛发就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聂黑流道夫和流放的政治犯们的这种接近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从俄国革命运动一开始时，尤其是在三月一日事件以后，聂黑流道夫对革命者们便怀着恶意和轻视。最初他对他们不满意的，是他们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所采用的方法的残忍和秘密，尤其是他们所做的暗杀的残忍，后来，他不满意的，是他们所共有的很自负的神气。但

是较密切地认识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因为政府而常常无辜地受到的一切痛苦，他明白了，他们不能不是他们那样的。

虽然所谓刑事犯们所受的苦难可怕而无意义，在他们判罪的前后，仍然对于他们表现了法律的类似物；但在政治犯的案子中，连这个类似物也没有，如同聂黑流道夫在舒斯托发案子上和后来在许许多多他新相识的人的案子上所看到的。这些人所受的待遇好像是用网打鱼，落在网里的都被拖上岸，然后，选出那些被需要的大鱼，不管那些小鱼，让它们在岸上干死。便是这样地逮捕了成百的这种显然不但无罪而且不能够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有时在监狱里关许多年，在这里他们传染了肺病，变得疯狂，或者自杀；监禁他们，只是因为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又因为在监狱的控制下，在审问时对于问题的说明也许需要他们。所有这些甚至从政府的观点上看来也是无罪的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宪兵及警察的官员、侦探、检察官、审问官、省长、部长的任意、闲暇和心情。这类官员觉得无趣了，或者要出风头，便命令逮捕这些政治犯，并且凭他自己或上司的情绪而下狱或释放他们。上级的官员，也是凭他是否需要出风头，或是他和部长的关系——将这些人或流放边地，或禁在独室，或判流刑、惩役、死刑，或在某某太太向他要求时释放。

他们受到了就像在战争中那样的待遇，他们自然地采用了别人用来对待他们的那同样的方法。好像军人总是生活在某一种社会舆论的空气中，它不但使他们看不见他们行为的罪恶，而且把这些行为看作功绩——完全一样，对于政治犯们也有他们自己团体里的，一向包围着他们的那同样的社会舆论的空气，因此，他们在损失自由、生命和一切是人所宝贵的东西的危险中所做的残忍行为，对于他们同样地不但不是罪恶的，而且是光荣的行为。这向聂黑流道夫说明了那种奇怪

的现象，就是那些性格最温良的不但不能引起而且不能看见生物的痛苦的人，也会安心地准备去杀人，几乎都认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杀人作为自卫与达到社会福利高尚目标之手段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重视，因而对于自己的重视，是由于政府对于他们重视，由于政府加诸他们的处罚之残忍而自然地产生的。他们必须重视他们自己，才能够忍受他们所忍受的痛苦。

更密切地认识了他们，聂黑流道夫相信他们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是那么纯然的坏人，也不是另一些人所认为的纯然的英雄，而是寻常的人，在他们当中，如同在一切的地方一样，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了革命者，因为他们诚恳地认为他们和现有罪恶奋斗乃是他们的义务；但也有些人由于自私的虚荣的动机而选择这种活动；大部分的人参加革命是因为聂黑流道夫在战时所知道的那种危险、冒险的愿望和玩弄自己生命的享乐——这些情绪是最寻常的精力旺盛的青年所特有的。他们异于寻常人的长处，乃是他们的精神要求高过常人的精神要求。他们不但认为自制、生活简陋、诚实、无私是应该的，而且认为准备为公共的事而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生命也是应该的。因此那些高过中等水准的人是远在水准之上，显得是少有的精神崇高的模范，那些低于中等水准的人远在水准之下，往往显得是不诚实、虚伪，同时是自信、骄傲的人。因此在新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人聂黑流道夫不但敬重，而且一心一意地爱他们，对于另一些人他却嫌恶胜于漠不关心。

六

聂黑流道夫最爱一个和马斯洛发这一批囚犯同路的、罚做苦工的患肺病的青年克累操夫。聂黑流道夫在叶卡切林堡就和他认识，后来

在途中和他见面谈了几次。有一次夏天在休息站的全天休息中聂黑流道夫和他几乎相处了一整天，克累操夫谈话时，向他说到自己的经历，和他怎样成了革命者。他在入狱前的经历是很简短的。他父亲是南方的大地主，在他还是小孩时便死了。他是独子，他母亲抚养了他。他在中学在大学读书都不费力，毕业时他是算学系的第一名。他被提名留学出国。但他答复迟缓了。他爱了一个姑娘，他想到结婚和地方行政的工作。他想做一切，却什么也没有决定。这时候大学里的同学为了一件公共的事向他要钱。他知道这件公共的事是革命运动，他那时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但由于同学情谊和自尊心，他给了钱，免得他们认为他是骇怕。接受钱的人被捕了，发现了一个字条，因此知道了钱是克累操夫给的；他被捕了，起初关在警察局，后来关在监狱里。

“在关我的那个监狱里，”他向聂黑流道夫说（他带着凹缩的胸脯，坐在高板床上，臂肘放在膝头上，只偶然用明亮、发热、美丽、智慧、善良的眼睛看聂黑流道夫），“在这个监狱里并不特别严格：我们不但敲墙传话，而且在走廊散步，互相谈话，分食品和烟草，甚至晚上唱合唱。我有好嗓音。是的，假若不是因为母亲她很伤心——我在监狱里就好过了，甚至是快乐而且很有趣。在这里我还认识了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堡垒中用玻璃自杀了），还认识了别的人。但我不是革命者。我还认识了狱里两个邻室的人。他们是因为波兰宣言的案子一同被逮捕的，并且因为在被押送上火车时试图逃脱而被审问。一个是波兰人洛生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罗索夫斯基。是的，这个罗索夫斯基完全是小孩子。他说他十七岁，但他的样子不过十五岁光景。他瘦小、活泼，有明亮的黑眼睛，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很有音乐才能。他的声音已经在变了，但他唱得好极了。是的。他们俩当着我的面被送去审问。早上带走的。晚上他们回来了，说他们被判了

死刑。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他们的案子是那么不重要。他们只是试图逃出护送队，连任何人也没有伤害。因此，像罗索夫斯基这样的孩子会受罚，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在监狱里都认为这只是为了恐吓他们，判决不会批准的。我们起初兴奋，但后来便心安了，生活过得如旧。是的。有一天晚上，看守人走到我的门前，秘密地向我说，木匠来了，在安置绞架。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什么绞架？但年老的看守人是那么兴奋，我看了看他，便明白了这是为我们的这两个人的。我想敲墙和同伴们谈话，但怕他们听见。同伴们都沉默着。显然，大家知道。在走廊上和狱室里整晚是死一般的静穆。我们不敲墙传话，也不唱歌。十点钟的时候，看守人又到我面前来说，用刑的人从莫斯科派来了。他说过就走开了。我开始喊叫他回来。忽然我听到，罗索夫斯基从走廊那边狱室里向我叫：‘您有什么事？您为什么叫他？’我说了些话，我说他带给了我烟草，但他似乎在猜测，并且问了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不敲墙传话。我记不得我向他说了些什么，我赶快地走开了，免得和他说话。是的。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整夜谛听着一切的声音。忽然，早晨之前，我听到有人打开了走廊的门，有人走路，很多人。我走到小窗子旁边。走廊上点着一盏灯。监狱长走在前。他肥胖，似乎是自信的坚决的人。他的脸色不同了：苍白、沉闷，似乎恐惧。在他后面是副狱长——皱眉，坚决的样子，最后是看守人。他们从我的门前走过，停在隔壁的狱室前。我听见副狱长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叫着：‘洛生斯基，起来，穿上您的干净的麻布衫。’是的。后来我听到门响。他们走到他面前，后来我听到洛生斯基的脚步声：他走到走廊对面的那边。我只能够看见监狱长。他站着，脸发白，解开又扣上衣服纽子，耸动着肩膀。是的。忽然好像惧怕什么，走到一边去了。这个洛生斯基从他身边走过，走到我的门前。他是美丽的青年，您知道，那种优美的波兰人的样子：宽肩，笔直的额头，有漂亮的鬈曲的细软的头发，好像帽子一样，他有美丽的蓝眼

睛。那样如花的、强盛的、健康的青年。他站在我的小窗子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整个的脸。可怕的，消瘦的，灰白的脸。‘克累操夫，有烟卷吗？’我想给他，但副狱长似乎怕迟了，取出他自己的烟匣，给了他烟卷。他拿了一支烟卷，副狱长为了他擦着一根火柴。他开始吸烟，好像在思索什么。后来好像想起了什么，开始说了：‘残忍，不公平。我什么罪也没有犯。我……’在他的白的年轻的颈子里有什么东西打颤了，我的眼睛不能拿开不看。他又停了。是的。这时候，我听见，洛生斯基从走廊上叫出尖细的犹太人的声音。洛生斯基抛了烟蒂，从门口走开。在我的窗口又出现了罗索夫斯基。他的有湿润的黑眼睛的儿童的脸上是红而有汗的。他身上也有干净的麻布衫，裤筒太宽大了，他不断地用双手向上拉，全身打颤。他把可怜的脸贴近我的窗口说：‘阿那托尔·彼得罗维支，是真的吗？医生给我开了肺病药水！我不好过，我还要喝一点肺病药水。’没有人回答，他疑问地时而看我，时而看监狱长。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是的。忽然副狱长做出严厉的面色，又用一种尖锐的声音喊叫：‘这是什么样的笑话？我们走。’罗索夫斯基，显然不明白有什么事等待着他，似乎匆忙起来，在走廊上走着，几乎是跑在大家的前面。但后来他不走了，我听见了他的尖锐的声音和啼哭。开始了骚动声和踏脚声。他大声地叫着哭着。后来渐渐远了，走廊的门响了，一切沉静了……是的。把他们绞死了。用绳子把两个都绞死了。看守人，另外的一个，看见了这事，向我说，洛生斯基没有反抗，罗索夫斯基挣扎了好久，因此他们把他拖到绞架上，强迫地把他的头放进绳环里。是的。这个看守人是蠢人，他说：‘他们向我说，先生，这是可怕的。但是并没有可怕的地方。他们绞的时候，他们只耸了两次肩膀。’他表示了肩膀怎样痉挛地一起一落，又说：‘后来用刑的人拉了一下，使绳环结得更紧，完结了：他们不再动了。’”

克累操夫重复了看守人的话：“没有可怕的地方。”并且想笑，但没有笑，却哭泣了。

后来他沉默了好久，用力地呼吸着，抑制着涌上他喉咙的啜泣。

“从那个时候起，我成了革命者。是的。”他说，安静下来，简短地说完了他的经历。

他属于人民意志党，甚至做过解体会的首领，这会的目的是威迫政府，要它自动放弃权力，并唤起民众。怀着这个目的，他时而到彼得堡去，时而到国外去，时而到基也夫去，时而到奥皆萨去，并且处处得到成功。他所十分信赖的一个人出卖了他。他被捕了，被审判，在监狱里被关了两年，被判了死刑，却减改为无期的惩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病，现在，在他所处的这种情况之下，显然，他不过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他知道这个，他不懊悔他所做的事，却说，假若他还能再活一生，他也要用那一生再做同样的事——毁坏那能够产生他所见的那些事情的制度。

这个人的经历，和他的接近，向聂黑流道夫说明了许多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东西。

七

在护送官和囚犯们因为小孩而在休息站的院子里发生冲突的那一天，在旅店宿夜的聂黑流道夫醒得迟，又坐下来写了他准备在下一个省城里付邮的信件，因此他离开旅店比寻常更迟，在路上没有像以前一样赶上囚犯们，而来到休息站附近的村庄时已经薄暮了。

在年老肥胖的、有异常肥粗白颈子的寡妇所开的旅店里烘干了自己的衣服，聂黑流道夫在清洁的、陈设着很多圣像和图画的房间喝了茶，就赶到休息站去见军官要求准许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休息站上，护送官们虽然有所更换，却都不准许聂黑流道夫到休息所去，因此他有一星期以上没有看见卡邱莎。这种严格是因为预料有一个重要的监狱官要路过。现在这个官没有看休息站就过去了，于是聂黑流道夫希望，早晨接管的护送官，像以前的军官们那样，准许他和犯人会面。

女店主向聂黑流道夫提议用半篷的马车到村庄尽头的休息站去，但聂黑流道夫宁愿步行。一个工人，年轻、漂亮、宽肩的力士，穿着新涂了强烈气味的烟油的高靴，自愿领路。

天上有雾，天色是那么黑，青年只离开他三步，在没有窗里的灯光照见的地方，聂黑流道夫便看不见他，只听到他的靴子在黏稠的深厚的泥淖里的响声。

经过了广场和教堂和窗牖明亮的长街，聂黑流道夫跟向导走到村外漆黑的地方。但在黑暗中立刻便看见了休息站旁边的灯笼里射在雾中的光线。发红的火点渐大渐明亮了；栅栏的柱子，移动的哨兵的黑影，条花柱子，哨舍，都看得见了。

哨兵向走来的人喊出通常的声音：“谁在走？”知道了不是自己人，便显得那么严厉，他不愿让他们等在栅栏旁边。但聂黑流道夫的向导不怕哨兵的严厉。

“你这个人，好大脾气呀！”他说，“你去叫你的长官，我们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向门里叫了什么，便站住凝神地看着宽肩的青年在灯光下用木片刮下聂黑流道夫靴子上所沾的泥。在栅栏的那边可以听到男女的谈话声。三分钟后，有了铁的响声，门打开了，肩上搭着大衣的军曹从黑暗中走到灯光里，问是什么事。

聂黑流道夫交给他一张要求接见商谈私事的字条，请他交给军官。军曹不如哨兵那么严厉，但却是特别好奇。他一定要知道，聂黑流道夫为什么要见军官，他是谁，显然是想得赏钱，不愿放过。聂黑流道夫说有特别的要事，说他会酬谢的，请他转交字条，军曹接了字条，点了头，便走开了。

在他走后，过了一会儿，门又响了，妇女们带着篮子、盒子、罐子和袋子从门里走出来。她们洪亮地用特别的西伯利亚方言谈着，走过了门槛。她们都不是穿乡下的服装，而是城市的服装，穿大衣和皮袍；衣襟折拢得很高，头上扎着帕子。她们在灯光中好奇地看着聂黑流道夫和他的向导。有一个女的显然高兴遇到宽肩的青年，立刻用西伯利亚的詈骂亲切地骂他。

“你，树鬼，在这里作什么祟？”她向他说。

“领旅客到这里来的，”青年回答，“你送什么来的？”

“牛奶，吩咐了早晨还送些来呢。”

“他们不留你们过夜吗？”青年问。

“你这个要遭殃的，说谎的！”她说，笑着，“送我们一道到村子上去吧。”

向导又向她说了那样的话，以致不但妇人们发笑，而且哨兵也笑了，他转向聂黑流道夫说：

“那么，你一个人找得到吗？不迷路吗？”

“我找得到，找得到。”

“走过了教堂，在两层楼房的右边第二家。您拿着我的棍子吧。”他说，把他走路时所用的比身子还高的长棍子给了聂黑流道夫，然后踏着他的大靴子，和妇女们一同在黑暗中不见了。

他的声音，夹杂着妇女的声音，还可以在雾里听到，这时门又响了，军曹走出来，叫聂黑流道夫跟他去见军官。

八

休息站布置得和西伯利亚沿路上所有的休息站一样；在围绕着尖端柱子的栅栏的院子里有三座单层的屋子。在最大的有格子窗的屋子里住着囚犯们，另一个是护送兵的住处，第三个是军官的住处和办公室。在这三个屋子里现在都点了灯，像在别处一样，这里特别虚伪地显着有什么舒服、快适的东西在明亮的室内。在屋前的阶梯上点着灯笼，在墙边还点着五盏灯，照亮着院子。军曹领聂黑流道夫从木板上走近最小的屋子的阶梯。上了三级，他让聂黑流道夫在自己前面走进点着小灯的充满炭气的外房。火炉旁穿粗布衬衫、打领带、着黑裤子的士兵，穿一只黄皮筒的靴子，弯曲着身子，用另一只靴子的靴筒在吹茶炊的火。看见了聂黑流道夫，这士兵丢下茶炊，脱下聂黑流道夫的皮衣，走进里面的房间。

“他来了，大人。”

“好，叫来。”传来了发火的声音。

“进门吧。”士兵说，立刻又去照管茶炊。

在点着吊灯的另一个房间里，在有台布和剩余菜饭和两个酒瓶的桌前，坐着一个军官，他穿了紧合宽胸脯和肩头的奥地利上衣，有大而美的胡髭和很红的脸。在温暖的房间里，在烟草气味之外，还有很强烈的劣质香水气味。看见了聂黑流道夫，军官站起来，似乎嘲笑地怀疑地注视着来客。

“您需要什么呢？”他说，不等回答，便向着门喊叫，“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弄好呢？”

“马上就好了。”

“我要马上给你一下，让你记得！”军官了眼睛喊叫。

“拿来了。”士兵大声说，端着茶炊走进来。

在士兵放置茶炊时，聂黑流道夫等候着，军官用愤怒的小眼睛看士兵出去，好像是打量着要打他什么地方。茶炊放妥后，军官开始煮茶。然后从旅行箱里取出方酒瓶和Albert饼干。[3]他把这一切放到了台布上，又转向聂黑流道夫。

“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我要求和一个女犯人会面。”聂黑流道夫说，没有坐下。

“政治犯吗？这是法律不许可的。”军官说。

“这个妇人不是政治犯。”聂黑流道夫说。

“是的，请坐吧。”军官说。

聂黑流道夫坐下了。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但由于我的请求，她得了上峰的准许：和政治犯们一起走……”

“哦，我知道了，”军官打断了他，“矮小的黑黑的吗？好的，这是可以的。您吸烟吗？”

他把一盒烟卷推到聂黑流道夫的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递了一杯给聂黑流道夫。

“请吧。”他说。

“谢谢您，我想看到……”

“夜长。您来得及。我吩咐去叫她出来见您。”

“能够不叫她出来，让我到她住处去吗？”聂黑流道夫说。

“到政治犯那里去吗？不合法的。”

“我被准许了好几次。假如是怕我给他们什么东西，那我也可以由她交去的。”

“哦，不，她要被搜查的。”军官说，笑出不愉快的笑声。

“哦，您搜我吧。”

“好吧，不搜也行，”军官说，把打开的酒瓶举到聂黑流道夫的杯子上，“可以倒吗。哦，随您的意思。住在西伯利亚这里，看到有教养的人，我高兴极了。我们的职务，您知道，是最悲惨的。若是过惯了别种生活的人，这是难受的。对于我们的弟兄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护送官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人，他们没有想到，人也可以生下来去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的。”

这个军官的红脸、香气、指环，特别是不愉快的笑声，令聂黑流道夫觉得很讨厌，但今天，如同在旅程的全部时间里一样，他处在那么严肃而注意的心情中，他不许自己轻率地鄙视地对待任何人，却认为必须和每个人“尽兴地”说话，这是他自己所规定的对人的态度。听了军官的话，明白了他的这种心情，就是他不满意别人同情他所管辖的人的痛苦，聂黑流道夫严肃地说:

“我以为，在您的职务上，也可以在减轻别人痛苦里获得安慰。”他说。

“什么是他们的痛苦呢？你要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

“是什么特别的人呢？”聂黑流道夫说，“是和大家一样的。还有的是无辜的。”

“当然，各种人都有。当然，我们可怜他们。别的人是什么也不放松的，但我，在我所能做到的地方，便极力减轻他们的不幸。宁愿让我受苦，不要他们吃苦。别人处处都要遵守法律不然就枪毙，但我可怜他们。还要吗？再喝一点儿吧。”他说，又倒着一杯茶。“您要见的那个妇人，她究竟是谁？”他问。

“她是一个堕入娼门的不幸的妇人，她被人不公平地控告了毒害人命，但她是很好的妇人。”聂黑流道夫说。

军官摇摇头。

“是的，常有的。我告诉你吧，在卡桑，有一个女人，叫作爱玛。她本是匈牙利人，但眼睛却是地道的波斯式，”他继续说，不能够约制他对这个回忆的笑容，“她有那么多的美点，即使伯爵夫人……”

聂黑流道夫打断军官的话，回到先前的谈话。

“我想，当这些人在您管辖下的时候，您可以改善他们的情况，并且我相信，您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现大乐趣。”聂黑流道夫说，努力尽可能地把话说得清楚，好像和外国人或小孩说话一样。

军官用明亮的眼睛望着聂黑流道夫，显然是不耐烦地等着他说完，以便继续他的关于有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的故事，她显然是在他的想象中很生动地显现了，并且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

“是的，这是如此的，是真的，”他说，“我也可怜他们。但是我想向您说到这个爱玛。她做了那样的……”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聂黑流道夫说，“我坦白地向您说，虽然我自己从前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我却恨这种和女人的关系。”

军官惊惶地看了看聂黑流道夫。

“还要喝点儿茶吗？”他说。

“不要了！谢谢。”

“别尔诺夫！”军官喊叫，“带他到发库洛夫那里去，向他说，让他到单独的房间去见政治犯，可以在那里留到检查的时候。”

九

由传令兵伴送着，聂黑流道夫又走进了被红色的灯光朦胧地照亮着的黑暗的院子。

“哪里去？”迎面的护送兵问伴送聂黑流道夫的人。

“到第五号的单房去。”

“这里走不过去，上锁了，要绕过台阶的。”

“为什么上了锁？”

“头目锁的，他自己到村子上去了。”

“好，就从这边走吧。”

护送兵领聂黑流道夫走向另一个台阶，从木板上走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便听得见声音的喧嚣与屋内的骚动，好像是在一个即将成群起飞的蜂巢里一样，但当聂黑流道夫走近，门打开时，喧嘈声更高了变成了互相喊叫、詈骂、发笑的声音。听见了镣链的碰擦声，闻到了熟悉的、不愉快的便粪和胭脂气味。

这两种印象——话声和镣链声，和可怕的气味总是在聂黑流道夫的心中合成一种苦恼的情绪：精神的作呕，更转成生理的作呕。这两种印象合而为一并且互相加强。

现在走进摆着一个发臭的大桶、所谓“粪桶”的门廊，聂黑流道夫所见到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坐在桶旁的妇人。在她对面是一个把薄饼帽子戴在剃了发的头上一边的男人。他们在谈什么。囚犯看见了聂黑流道夫，便了眼睛，说道：

“沙皇也不能不撒尿。”

妇人放下了大衣襟，垂下了头。

门廊里面是一个走廊，走廊上开着几道狱室的门。第一个是家庭狱室，然后是单身的大狱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两间小狱室，是为政治犯隔开的。

这个规定住一百五十人的休息站，却住了四百五十人，是那么拥挤，以致狱室里容纳不下的囚犯们挤满了走廊。有的坐着或躺在地板上，有的带着空的和装满开水的茶杯来回走动。在这些人当中有塔拉斯。他赶上了聂黑流道夫，亲热地和他问好。塔拉斯的善良的脸因为鼻上和眼睛下的紫色瘀伤变相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聂黑流道夫问。

“发生了这样的事。”塔拉斯微笑着说。

“他们总是打架。”护送兵轻蔑地说。

“为了女人们，”跟在他们后边的囚犯说，“他和瞎眼的非的卡打架了。”

“非道茜亚怎样了？”聂黑流道夫问。

“没有什么，她很好，我正替她弄开水泡茶。”塔拉斯说，走进了家庭狱室。

聂黑流道夫向门里看了一下。全室满是女人和男人，有的在板床上边，有的在板床下边。室里弥漫着在烤烘的湿衣服的水汽，并且有女人的声音的不停地喊叫。第二个门是单身狱室的门。这里更加挤，甚至在门口也站着嘈杂的挤到走廊上的一群囚犯，他们穿着湿衣服在做着或决定着什么。护送兵向聂黑流道夫说，囚犯的头目正从伙食费里拿钱，给一个骗子，收回用纸牌所做的钱票，囚犯们向骗子借过钱，或者输过钱给他。看见了军曹与绅士，站在附近的人沉默了，恶意地看着经过的人。在做着什么的人当中，聂黑流道夫注意到相识的惩役犯非道罗夫，他总是在自己身边带着一个可怜的、眉毛上竖的、白脸的、浮肿的少年，还注意到一个更可憎的、麻脸、无鼻子的浪子，他著名的事迹是，据说当他逃跑在荒地里的时候，他杀死了一个同伴，吃了他的肉。浪子站在走廊上，在一边肩膀上搭着湿大衣，嘲笑地大胆地看聂黑流道夫，没有向他让路。聂黑流道夫绕了过去。

虽然这种景象是聂黑流道夫所熟悉的，虽然在这三个月时间里他常常在各种情形中看见这四百个刑事犯：在炎热中，在他们上镣的脚所踏起的灰尘中，在路旁的休憩处，天气暖时在休息站里发生过公然堕落的可怕情景的院子里——但他每次走到他们当中，觉得他们的注意像现在一样集中于他时，还是感觉到痛苦的羞耻之心，和自己觉得对不起他们的痛苦心情。他最感觉痛苦的是在羞耻和罪过的情绪之外还添了不可克服的憎恶和恐惧的情绪。他知道，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中，他们不能不像他们现在这样，然而他还是不能抑制自己对他们的厌恶。

“这些寄生虫们舒服。”聂黑流道夫已经走到政治犯室的门口时，听到这话。“他要变成鬼，大概肚子不会痛了。”谁的哑声音说，又添了些亵渎的詈骂。

可以听到恶意的嘲弄的笑声。

十

走过单身狱室，伴送聂黑流道夫的军曹交待他要在检查之前来找自己，便回去了。军曹刚刚走开，便有一个囚犯提起镣链，赤脚快步地走近聂黑流道夫身边，向他发出恶劣的酸味的汗气，用神秘的低语向他说：

“您过问一下吧，先生。他们完全骗住了一个青年。灌醉了他。今天在接收的时候，他已经叫自己是卡尔马诺夫了。您过问一下吧，我们不行的，不然他们要杀死他的。”囚犯不安地环顾着说，立即离开了聂黑流道夫。

事情是这样的，惩役犯卡尔马诺夫劝了面孔和他相似的、被流放的青年和他换了姓名，以便惩役犯被流放时，而青年代替他去做惩役。

聂黑流道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为这个囚犯在一星期前已经向他说到这个骗局。聂黑流道夫点了头表示他已经明白，并且要做他所能做到的，没有回顾，就向前走去。

聂黑流道夫在叶卡切林堡便认识了这个囚犯，在那里他曾经要求聂黑流道夫设法，准许他的妻子跟随他，聂黑流道夫曾经诧异他的行

为。他是中等身材的、最普通的农民模样的、三十岁光景的人，因为抢劫和杀人的意图被判了做惩役。他叫作马卡尔·皆夫肯。他的犯罪是很奇怪的。这个犯罪，如他自己向聂黑流道夫所说的，不是他马卡尔的事，却是他鬼的事。他说，一个旅客来到他父亲的家里，用两个卢布租了他的马车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庄上去。父亲吩咐马卡尔送旅客。马卡尔套了马，穿了衣服，和客人一同喝茶。在喝茶的时候客人说他要结婚，他带着他在莫斯科所赚的五百卢布。听了这话，马卡尔便走到院子里，放了一把斧头在橇车上的草里。

“我自己不知道我为什么带了斧头，”马卡尔说，“他说：‘你带着斧头吧。’我就带了。我们上了车，走了。我们坐着车，很好。我甚至忘记了斧头。我们快要到村庄上了——还有六俄里了。从小路到大路的这一段要上山。我下了车，走在橇车的后边，他低声向我说：‘你在想什么？你上了山，大路上有人，那里有村庄。他会把钱拿走；做，就现在做，用不着等。’我向橇车弯了腰，好像在整理草秸，斧头好像自己跳进了我的手。他回头看了一下，说：‘你在做什么？’我举起斧头想砍他，但他是行动快的人，从橇车上跳下来，抓住了我的手。他说：‘你这个坏蛋，要做什么？……’把我推倒在雪上了，我并没有挣扎，自己屈服了。他用皮带捆了我的手，抛到橇车上。直接送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关到牢里。审问了我。地方上称赞我，说我是好人，没有看见过我的坏处。要我做过事的东家也说我好。但我们没有法子请律师。”马卡尔说：“因此判决了四年惩役。”

现在就是这个人，想救一个同乡，虽然知道他说这些话是拿他的生命去冒险，却仍然向聂黑流道夫说出囚犯的秘密，假若他们知道他做了这件事，他们一定会因此勒死他的。

十一

政治犯的住处是两间小房，房门对着走廊上隔开的部分。进了走廊上隔开的部分，聂黑流道夫所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西蒙生，他手拿松柴，身穿橡皮上衣，蹲在生火的炉子的颤动的、被热气吸动的炉门前。

看见了聂黑流道夫，他没有站起来，从凸垂的眉毛下边向上望着，伸出了手。

“我高兴您来了，我正要见您。”他的表情带有某种含义，对直地望着聂黑流道夫的眼睛。

“是什么事呢？”聂黑流道夫说。

“迟一迟再说。我现在有事情。”

于是西蒙生又弄炉子，他按照自己的特有的学说——损失最少的热力——在烧火。

聂黑流道夫正想走进第一道门，马斯洛发却弯着腰从另一道门里走出来，她手拿桦枝扫帚把一大堆废物和灰尘向火炉推动。她穿了白外衣，折拢着衣摆，穿了袜子。她头上扎了头巾，齐到眉边，遮挡灰尘。看见了聂黑流道夫，她伸直了腰，面红而兴奋，放下桦枝扫帚，在衣摆上拭了手，笔直地站在他面前。

“收拾屋子吗？”聂黑流道夫问，伸出了手。

“是的，我的老事情，”她说，然后微笑了一下，“这么多的脏东西，你想象不到的。我们打扫了，又打扫。”她转向西蒙生，问：“怎么样，毡子干了吗？”

“快干了。”西蒙生说，用一种特别的令聂黑流道夫惊异的目光望着她。

“好，我来拿它了，再拿皮袄来烘。我们的人都在这里。”她向聂黑流道夫说，指着靠近的门，自己却向稍远的门走去。

聂黑流道夫打开了门，走进小房间，低低地摆在板床上的小锡灯微弱地照亮着房间。房里寒冷，弥漫着尚未落地的灰尘、潮湿和雪茄的气味。锡灯明亮地照着旁边的东西，但板床是在阴影中，墙上有晃动的影子。

大家都在小房间里，除了两个管理给养的、去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这里有聂黑流道夫的旧相识、比以前更瘦更黄的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她穿灰外衣，有惊惶的大眼睛，短头发，额上有胀起的筋。她坐在报纸和撒在上面的烟草前面，用迅速的动作把它卷成烟卷。

这里还有聂黑流道夫觉得最可爱的女政治犯之一——爱米莉亚·兰彩发，她管理内务，甚至在最困难的情形中也能在内务上显出女性的俭朴和吸引力。她坐在灯旁，把袖子卷在晒黑的美丽而伶俐的手上，拭着茶杯和有柄杯，放到铺在板床上的布巾上。兰彩发是个相貌普通的年轻妇人，具有聪明而温良的面部表情，在微笑的时候，能够突然变得愉快、勇敢、娇媚。她现在是用这种笑容迎接聂黑流道夫。

“哦，我们以为您已经回到俄国去了。”她说。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也在这里的暗处，在角落上，她和金发的小姑娘在做着什么，小姑娘用她的可爱的孩子的声音不断地咕噜着什么。

“您来得多么好。看见了卡恰吗？”玛丽亚·芭芙洛芙娜问。“我们这里有个多么好的客人哦。”她指着小姑娘说。

阿那托尔·克累操夫也在这里。他消瘦苍白，屈着穿毡靴的腿，弯着腰，打抖着，坐在板床的角落上，把手插在皮袄袖筒里，用发热的眼睛望着聂黑流道夫。聂黑流道夫想走到他面前去，但在门的右边，坐着一个红色鬈发的戴眼镜穿橡皮上衣的人，在袋子里拿着什么，和美丽的带笑的格拉别慈谈着话。这人便是著名的革命家诺佛德佛罗夫。聂黑流道夫连忙去和他问好。他特别忙着做这个，因为在这一批里面所有的政治犯当中，只有这个人是他所不喜欢的。诺佛德佛罗夫从眼镜上边向聂黑流道夫闪了闪蓝眼睛，皱了皱眉，把自己的窄狭的手伸给他。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显然是讽刺地说。

“是的，很有兴趣。”聂黑流道夫回答，做出没有注意到讽刺却把这当作礼节的神情，然后他走到克累操夫面前。

外表上聂黑流道夫显得漠不关心，但在内心，却远非对于诺佛德佛罗夫漠不关心。诺佛德佛罗夫的这些话，他显然要说要做不愉快的事的愿望，破坏了聂黑流道夫的善良的心情。他觉得丧气和悲哀。

“哦，身体好吗？”他说，握着克累操夫的冷而打颤的手。

“很好，但是不暖和，湿透了。”克累操夫说，连忙把手插进皮袄袖筒里。“这里冷得凶。您看窗子都破了。”他指着铁柱后裂成两片的

玻璃，“您怎么样？为什么不来呢？”

“不许我来，长官严格。但是今天军官显得客气点。”

“哦，多么客气哟！”克累操夫说，“你问玛莎，她早晨做了什么。”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没有离开自己的地方，说了这天早晨离开休息站时这个小姑娘所发生的事情。

“在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的抗议，”韦拉·叶芙莱莫芙娜用坚决的声音说，同时却犹豫地恐惧地时而看看这个人时而看看那个人的脸，“伍拉济米尔·西蒙生提过了，但这是不够的。”

“什么样的抗议？”克累操夫皱着眉不高兴地说。显然韦拉·叶芙莱莫芙娜的不直率态度的做作和神经质，早已令他生气。

“您要找卡恰吗？”他转向聂黑流道夫说。“她总是工作，打扫。我们男人的房间，她已经打扫了；现在在打扫女人的房间。但是跳蚤太坏了，把人咬坏了。玛莎在那里做什么？”他问，点头示意着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所在的角落。

“在替她的干女儿梳头。”兰彩发说。

“她不会把害虫放到我们身上来吧？”克累操夫说。

“不，不，我很细心。她现在干净了。”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您带她吧，”她转向兰彩发说，“我去帮卡恰。我还要把外套带给她。”

兰彩发接了小姑娘，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小姑娘的光着的肥手贴在自己身上，放她坐在自己的膝上，给了她一块糖。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走了出去，两个带开水和食物的男人走进了房间。

十二

进房的人当中，一个是矮瘦的青年，穿着布面羊皮袄和高筒靴。他迈着轻盈而迅速的步子，带着两把冒气的装开水的大茶壶，腋下夹着包在手巾里的面包。

“哦，公爵现在又来了。”他说，把茶壶放在茶杯之间，把面包交给了兰彩发。“我们买了顶好的东西。”他说，脱下羊皮袄，从人的头顶抛到板床的角上。“马尔开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晚上简直像一个跳舞会了。爱米莉亚·基锐洛芙娜要宣扬她的清洁的美学。”他微笑着说，看着兰彩发。“哦，现在煮茶吧。”他向她说。

这个人外表的一切，他的动作、声音、目光，都表示着勇敢和快乐。进来的人当中另一个人也矮小，骨瘦，灰白脸，瘦腮，颧骨很高，有美丽的相隔很远的蓝眼睛，薄唇是相反的，带着愁闷、丧气的神情。他穿了旧的填絮的大衣、长靴和套靴。他带来两瓶牛奶和两个树皮盒子。把他所带来的东西放到兰彩发的面前，他只用颈子向聂黑流道夫行礼，所以在鞠躬时，他不停地看着他。然后，不乐意地向他伸出了汗湿的手，他慢慢地放置着从篮子里拿出的食物。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真正的从民间来的：第一个是农民那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马尔开·康德拉切夫。马尔开已是三十五岁的成人时才加

入革命；那巴托夫十八岁就加入。那巴托夫离开乡村学校后，凭他的杰出才能进了中学，在全部时间里，以教课维持自己的生活，毕业时得了金牌，但他不进大学，因为在第七年级就已经决定了他要回到他所出身的民众当中去，以便启迪他的被遗忘的弟兄们。他这么做了：起初他在大乡村里当公家书记，但不久即被捕，因为他读书给农民听，在他们当中组织了消费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他在牢里被关了八个月，在秘密监视下释放了。恢复自由之后，他立即到另一省的另一个乡村去，在那里做教师，还做同样的事情。他又被捕了，这次在牢里坐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牢里他更坚强了他的信仰。

在第二次坐牢之后，他被流放到撇尔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被抓住了，在牢里关了七个月，流放到阿尔汉盖斯克省。因为拒绝对新沙皇宣誓效忠，他被判决流放到雅库茨克州；所以他的一半的成年生活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的这些冒险没有使他抱怨，也没有减弱反倒激起了他的热情。他是活泼的有良好理解力的青年，总是不变地好活动，愉快，健壮。他从来不为任何事情懊悔，也不远虑任何事情，却用自己全部的智力、聪明、实际知识去做当前的事情。当他自由时，他为自己所拟定的目标而努力，就是：工人，尤其是农民的教导和联合；当他不自由时，他同样热情地实际地努力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并且在现状之下不但为自己而且为自己的团体去谋求最好的生活。他尤其是一个好社交的人。似乎他不为了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他能够无所得而自觉满足，但为了同志们的团体，他却要求很多的东西。他能够做各种身体的和思想的工作，手不休息，不睡不吃。作为一个农民，他在工作时是勤劳、细心、伶俐的，他是自然的有节制的，并非勉强的有礼貌的，不仅在意别人的感情，而且在意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不识字的农家寡妇很迷信，还活着，那巴托夫帮助她，当他自由时，常常拜访她。当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关心她的生活

详情，帮助她劳动，和农家旧日友伴们来往，和他们吸“狗爪”[4]类的劣等烟草，参加斗拳，并且向他们说，他们怎样被欺骗，以及他们应该怎样摆脱他们所受的欺骗。当他想到、说到革命给予民众的东西时，他总是自己想象到他所出身的民众是在几乎如旧的情况中，他们只有土地，却没有绅士和官吏。革命，在他看来，不应该改变民众生活的基本形式，在这一点上他和诺佛德佛罗夫以及诺佛德佛罗夫的信徒马尔开·康德拉切夫不同。革命，照他的意思不应该毁坏全部的建筑，却应该只是改变这个美丽、坚强、伟大、他所至爱的旧建筑物的内部房间。

在宗教态度上他也是典型的农民：从来不想到玄学的问题，一切起源之起源，来世。上帝对于他，如对于阿拉高是一个假设，直到现在他还看不到有这假设的必要。他丝毫不关心世界是怎样起始的，是如摩西所说的，或是如达尔文所说的。达尔文主义对于他的同伴们似乎是那么重要，对于他却是像六天创造世界一样的思想的玩具。

他不注意世界是怎样被创造这个问题，正因为如何才能在世界上活得最好这个问题总是在他面前。他从不想到来生，在他的心坎里怀着他自祖先那里继承的、为一切农民所共有的、坚决的而安定的信念，就是好像在动植物世界里没有东西消灭，而是继续地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肥料成谷粒，谷粒成牝鸡，蝌蚪成蛙，虫成蝴蝶，橡实成橡树，人也是不消灭的，但只是变化。他相信这个，因此勇敢地甚至总是乐观地正面看待死亡，并且坚决地忍受领向死亡的痛苦，但他不欢喜也不知道怎样说到这个。他喜欢工作，总是从事于实际工作，并且在实际工作上督促同志们。

在这一批当中由民众里来的另一个政治犯，马尔开·康德拉切夫，是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他从十五岁开始做工，开始吸烟喝酒，为了去

除模糊的伤害之感。有一次在耶稣圣诞节他第一次感觉到这种伤害，小孩们被带到厂主夫人所布置的圣诞树前，他们给了他和他的同伴们值一个戈比的哨笛、苹果、金边核桃和无花果，但给厂主的小孩们许多玩具，他觉得是仙人赠送的一样，并且他后来知道，要值五百多卢布。在他三十岁时，一个著名的女革命者到工厂来做女工，注意到康德拉切夫的杰出的才干，她开始给他书和小册子并且和他谈话，向他说明他的地位，这地位的原因，以及改善它的方法。当他明白了从他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他自己和别人的可能性时，他觉得这种地位的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残忍可怕，他热切地希望不但获得自由，而且还要处罚那些造成并维持这种残忍的不公平的人。他听说，这种可能是知识所给的，于是康德拉切夫热心地专心从事于知识的获得。他不明白，知识将如何使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得以实现，但他相信，知识既向他展示了他所处的这种地位的不公平，同样的知识也会改革这种地位的不公平。此外，他认为，知识使他高过了别人。因此，他停止了喝酒吸烟，把他做了仓库员时所有的全部的较多的闲暇完全用在读书上。

女革命者教导他，并且诧异他贪婪地吸取一切知识的那种惊人的才能。在两年之中，他研究了代数、几何、他所特别喜欢的历史，并且阅读了一切文艺的与批评的，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著作。

女革命者被捕了，康德拉切夫也因为在他那里发现了禁书而被捕了，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后来被流放到佛罗格达省。在那里他认识了诺佛德佛罗夫，又阅读了许多革命书，记住了一切，更加相信一切社会主义的见解。在流放之后他做大罢工的领袖，结果是工厂的破坏和厂长的被杀。他被捕，被判了褫夺公权和流放。

对于宗教他同样地采取否定的态度，正如他对于现有的经济制度一样。明白了他自小所接触的宗教的荒谬，他努力地——起初带着恐惧，然后带着欣喜——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他似乎要为他和他的祖先所受的欺骗去报复，从不倦于恶毒而愤怒地嘲笑神甫们和宗教的教义。

他由于习惯成了苦行者，用极少的东西满足自己，如同一切自幼惯于做工而肌肉发达的人一样，他能够轻易地做很多工作，敏捷地做任何体力劳动，但他最珍惜他的闲暇，为了在监狱里在休息站继续读书。现在他在阅读马克思的第一卷，极小心地把这书收藏在自己的行囊里，好像大宝贝似的。他有节制地、淡漠地对待所有的同伴，只除了诺佛德佛罗夫，他对他特别信服，他把他对于一切事物的批评看作不可置疑的真理。

对于妇女他怀着不可克服的轻视，他把她们看作一切必要事业中的障碍。但他怜悯马斯洛发，对她和善，把她看作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压迫的样板。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不欢喜聂黑流道夫，不和他多谈，不握他的手，当聂黑流道夫向他问好时，只把自己的手伸出去被握。

十三

火炉燃着了，发暖了；茶煮好了，倒在茶杯和有柄杯子里，因为牛奶而变白；干面包，新鲜粗粉的面包和麦面包，煮蛋，奶油，小牛头和蹄子都摆出来了。大家都走到板床上代替桌子的地方，喝，吃，谈话。兰彩发坐在箱子上倒茶。其余的人拥挤在她四周，但除了克累操夫，他脱了湿羊皮袄，裹上干了的毡子，躺在自己的位子上和聂黑流道夫谈话。

在行路时的寒冷和潮湿之后，在他们在这里所见到脏污和零乱之后，在使一切获得整洁的辛劳之后，在吃了食物和热茶之后，大家都处在最愉快的高兴的心情中。

隔墙传来刑事犯的踏脚声、喊叫、詈骂，似乎令他们想起他们的四周的环境——这加强了他们的快适之感。好像是在海中的岛上，这些人感觉到他们暂时不为他们四周的堕落和痛苦所浸沾，因此他们是处在高昂的兴奋中。他们说到一切，只是不说到他们的处境和等待他们的东西。此外，在青年男女之间总是如此的，特别是在他们像这批人这样地被迫处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混杂的、和谐的，以及不和谐的互相吸引。他们几乎都在恋爱中。诺佛德佛罗夫爱上美丽的带笑的格拉别慈。这个格拉别慈是年轻的女学生，思想单纯，对于革命问题是完全漠不关心。但她顺从了时代的影响，受了连累，被流放了。当她自由时，她生活的主要兴趣是在男子方面的成功，在审问时、在监狱里、在流放中，她还是如此。现在，在行程中她觉得安慰的是诺佛德佛罗夫倾心于她，她自己也爱上了他。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很容易爱人却唤不起别人对她的爱，但总是希望相互的爱，时而爱那巴托夫，时而爱诺佛德佛罗夫。克累操夫对于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也有类似爱情的东西。他像男人爱女人那样地爱她，但知道她对于爱情的态度，巧妙地在友谊和因为她特别亲切地照顾他而有的感激之下，隐藏了自己的情绪。那巴托夫和兰彩发被很复杂的爱情关系联系在一起。如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是十分贞洁的处女，兰彩发是十分贞洁的有夫之妇。

在十六岁还是中学女生时，她已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彩夫，她在十九岁时和他结婚，那时他还在大学里读书。她的丈夫在四年级时，牵涉在学校事件里，从彼得堡被逐出，成了革命者。她放弃

了她所上的医学课程，跟随着他，也成了女革命者。假若她的丈夫不是她所认为的世界上一切的人当中最好最聪明的人，她便不会爱他，她不爱他便不会嫁他。但一旦爱了、嫁了如她所相信的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人，自然地，她便完全像世界上她的最好最聪明的人那样地了解生活及它的目的了。他起初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读书，她也认为这是生活的目的。他成了革命者，她也成了女革命者。他能够很清楚地说明现有的秩序是不应有的，而每个人的责任是和这种秩序奋斗，并试行建立那样的政治与经济的生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个性能够自由发展，等等。她也觉得，她确实地这么思想、感觉，但实际上，她只是把她丈夫所想的一切看作纯粹的真理，只追求一件事——与丈夫心灵的完全和谐与一致，只有这个给她精神上的满足。

和丈夫及小孩（小孩由她的母亲照管）的离别是她觉得痛苦的。但她坚决而镇静地忍受这个离别，知道她忍受这个是为了丈夫，为了他的事业，这事业无疑是对的，因为他为它服务。她总是想着她的丈夫，并且像从前一样，现在除了自己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但那巴托夫对她的忠实纯洁的爱情感动了她激动了她。他是有道德的坚决的人，她丈夫的朋友，力求待她像姊妹一样，但在他对她的态度上流露出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使他们俩都惧怕，同时又美饰了他们现在的艰难生活。

所以在这个团体中只有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和康德拉切夫是同恋爱完全没有牵涉的。

十四

期待着和卡邱莎单独谈话，如同他在共同喝茶与吃饭之后通常所做的那样，聂黑流道夫坐在克累操夫的旁边和他谈着。在其他的事情当中，他向他说到马卡尔向他的请求和他犯罪的故事。克累操夫注意地听着，把明亮的目光停在聂黑流道夫脸上。

“是的，”他忽然说，“我常常想到我们现在和他们并排地走路——和‘他们’是和谁呢？就是和这些人，我们因为他们才走路的。然而，我们不但不认识他们，而且甚至于不愿认识他们。比这更坏的是他们仇恨我们，认为我们是敌人。这是可怕的。”

“没有可怕的地方。听着谈话的诺佛德佛罗夫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爆炸的声音说，“政府有权力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明天我们有了权力他们又要崇拜我们了……”

这时从墙外边传来詈骂声，东西撞墙声，镣链声，嘶喊和呼叫声。有谁被打，有谁在呼喊：“救命呀……”

“你看他们这些野兽！我们和他们当中能够有什么样的来往呢？”诺佛德佛罗夫安详地说。

“你说野兽。聂黑流道夫刚才还同我说到这种行为，”克累操夫愤慨地说，他还说到马卡尔如何拿生命冒险去救一个同乡，“这不是兽性，却是伟业。”

“感情主义！”诺佛德佛罗夫讽刺地说，“我们难以了解这些人的情绪和他们行为的动机。你把这看作宽宏，但这也许是对于那个惩役犯的嫉妒。”

“怎么你不愿看到别人的任何好处呢？”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顿然发怒了。她对一切的人称“你”。

“没有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当一个人冒着可怕的死亡的危险时，怎么会没有？”

“我想，”诺佛德佛罗夫说，“假若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第一个条件是（康德拉切夫放下了他在灯旁所读的书，开始注意地听着他的先生说），不要幻想，要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事物。要为人民大众去做一切，不要期望他们的任何东西，大众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但要在他们不像现在这样不动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共同工作者，”他说，好像是在演说，“因此在发展的程序——我们为他们预备的那种发展的程序没有产生的时候，要期待他们的帮助，是完全幻想的。”

“什么发展的程序？”克累操夫红着脸说，“我们说，我们反对武断和专制，这不是最可怕的专制吗？”

“没有任何专制，”诺佛德佛罗夫安详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的路线，我能指示这个路线。”

“但是为什么你相信你所指示的路线是正确的呢？这不是产生宗教审判的迫害和法兰西大革命的那种专制吗？他们也凭科学知道一个正确的路线。”

“他们有了错误，这并非证明我也要有错误。此外，在观念论者的幻想和正确的经济学的事实之间有大差别。”

诺佛德佛罗夫的声音充满了全房。他一个人说，大家都沉默着。

“他们总是争论。”在他沉默片刻时，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

“您自己关于这个是什么想法呢？”聂黑流道夫问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

“我想阿那托尔·克累操夫是对的，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见解强迫地交给民众。”

“哦，卡邱莎，您呢？”聂黑流道夫微笑着问，等待着她的回答，怕她要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

“我想，普通的民众是被损害的，”她说，脸全红了，“普通的民众是很受损害的。”

“对了，卡邱莎，对了，那巴托夫喊叫，“民众很受损害。应该不要让民众受损害了。这全是我们的任务。”

“关于革命问题的奇怪意见。”诺佛德佛罗夫说，愤怒地无言地开始吸烟。

“我不能同他说了。”克累操夫低语着，沉默了。

“最好是不说。”聂黑流道夫说。

十五

虽然诺佛德佛罗夫是被所有的革命者们尊重，虽然他也很有学问，被认为很聪明，聂黑流道夫却把他也看作那样的革命者，他们在精神特质上低于平均的水准，远在水准之下。这个人的智力——他的

分子是庞大的；但他对于自己的意见——他的分母是不可衡量地庞大，远超过他的智力。

他是在精神生活的倾向上和西蒙生完全相反的人。西蒙生属于这一类的人，他们大体上是男性的性格，他们的行为，是从思想活动中产生的并且被它限定。诺佛德佛罗夫则属于那种大体上是女性性格的人，他们的思想活动一部分是要到达情感所立的目标，一部分是要辩护情感所引起的行为。

诺佛德佛罗夫的全部革命活动，虽然他能够雄辩地用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它说明，在聂黑流道夫看来，只是建立在虚荣和出人头地的愿望上。起初，由于他能够采用别人的思想并正确地表达出来，在读书时期，在教员和学生当中，在重视这种才能的中学、大学、研究院，他曾出人头地，他觉得满足。但当他得到文凭并停止读书时，这种出人头地便完结了，他忽然像不喜欢他的克累操夫向聂黑流道夫所说的，为了在新的范围中出人头地，他完全改变了他的见解，从渐进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激烈的人民意志党党员。

由于他的性格中缺少引起怀疑和动摇的那种道德的和美学的特质，他很快地便在革命团体中占据了满足他的虚荣的地位，党中领袖的地位。一旦选择了方向，他便从不怀疑、从不动摇，因此他相信他从未犯过错误。他觉得一切是异常简单，明了，无疑的。在他的窄狭的片面的见解中，一切确实是很简单而明了，只需要如他所说的，我们是逻辑的。他的自信是那么大，他只能够排拒别人，或者使人服从他。因为他的活动是在很年轻的人当中进行，他们把他的无限的自信看作深沉和智慧，所以大部分服从他，而他在革命团体中有了大成就。他的活动是在准备暴动，在暴动中他便会抓揽权力并召集会议。

在会议里便会提出他所作的计划。他十分相信这个计划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并且不能够不执行这个计划。

同志们因为他的勇敢和坚决而尊敬他，但不爱他。他也不爱任何人，他对待一切有名的人如同对待敌手一样，假如可能，他极愿对待他们如同老雄猿对待小的一样。他会毁坏别人的一切智慧和一切能力，使他们不妨碍他表现自己的能力。他只对待那些向他屈膝的人好，现在在途程中，他这样地对待受他宣传的工人康德拉切夫，韦拉·叶芙莱莫芙娜和格拉别慈，她们俩都爱他。虽然在原则上他赞成妇女运动，但在心底里却认为一切的妇女是愚笨的，无足轻重的，只除了那些他常常感情地爱上的妇女，如同现在他爱上了格拉别慈，在这种时候，他认为她们是特别的妇女，她们的美德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

两性关系的问题，他觉得和一切的问题相同，是很简单明了的，并且因为承认自由恋爱而彻底解决了。

他有一个名义上的妻子，一个实际上他所离开的妻子，他相信在他们中间没有真正的爱，他现在打算和格拉别慈做新的自由结婚。

他轻视聂黑流道夫，因为如他所说的，他和马斯洛发“挤眉弄眼”，特别是因为他竟敢想到现有制度的缺点和改善的方法，不但不逐字地如同他、诺佛德佛罗夫所想的那么想，而且甚至照自己的，照公爵的，即是照呆瓜的想法那么想。聂黑流道夫知道诺佛德佛罗夫对于他的这种态度，并且苦恼地觉得，虽然是有在旅行中所有的那种好意的心情，他却不能不对这个加以报复，不能够打破他对这个人的强烈的憎恶。

十六

邻室里传来了官长的声音。大家都安静了，然后曹长和两个护送兵走进去。这是检查。曹长用手指指点着，数了所有的人。在数到聂黑流道夫时，他好意地熟识地向他说：

“现在，公爵，在检查之后不能够再留了。应该走了。”

聂黑流道夫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走到他面前，塞给他一张预备好的三卢布钞票。

“哦，要对你们怎么办是好呢！再坐一会儿吧。”

曹长想走开，这时走进来另一个军曹，在他后边是一个高而瘦的、眼睛伤肿、胡须稀少的囚犯。

“我是为小女孩来的。”囚犯说。

“你看爸爸来了。”另一个响亮的孩子的声音说，金发的头从兰彩发后边抬起来，兰彩发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和卡邱莎用兰彩发捐出的裙子在替小姑娘做衣服。

“我，丫头，我。”囚犯布索夫肯亲切地说。

“她在这里很舒服，”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同情地望着布索夫肯受伤的脸，“让她留在我们这里吧。”

“太太们在替我缝新衣裳。”小姑娘说，向父亲指着兰彩发的针线“好看的，红——红——的。”她咕噜着。

“你想在我们这里过夜吗？”兰彩发说，抚爱着女孩。

“我想。还有爸爸。”

兰彩发露出笑容。

“爸爸不行。”她说。她转向那父亲说：“就留她在这里吧。”

“好吧，留下吧。”站在门口的曹长说，和军曹一同走出去了。

护送官刚刚走出，那巴托夫便走到布索夫肯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

“啊，老兄，卡尔马诺夫要对调，是真的吗？”

布索夫肯的善良和爱的脸顿然变为愁戚，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种阴翳。

“我们没有听说。没有什么，”他说，眼睛里的阴翳没有散去，他补充说，“哦，阿克秀特卡，似乎你要跟太太们舒服一下了。”便连忙走开了。

“他全知道，他们对调是真的，”那巴托夫说，“您要怎么办呢！”

“我要到城里向长官去说。我认识他们俩本人。聂黑流道夫说。

大家无言了，显然是怕发生争吵。

西蒙生始终沉默着，把手折在脑后，躺在板床的角落上，这时他坚决地站起来，小心地绕过坐着的人，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

“您现在可以听我说了吗？”

“当然。”聂黑流道夫说，站起来跟他去。

瞥了瞥站起的聂黑流道夫，和他交换了目光，卡邱莎脸红了，好像是迷惑地摇着头。

“我要向您说的是下面的事。”当他们走到走廊上时西蒙生开始说。在走廊上更加可以听到刑事犯当中的嘈杂声和喊叫声。聂黑流道夫皱了皱眉，但西蒙生显然不因此窘迫。“我知道您和卡切锐娜·米哈洛芙娜的关系，”他开始说，注意地对直地把善良的眼睛看着聂黑流道夫的脸，“我认为我自己应该。”他继续说，但他不得不停顿，因为正在这个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喊叫、争吵着什么：

“向你说吧，蠢货，那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喊叫。

“呛人呀，鬼东西！”另一个声音嗄嗄地说。

这时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来到走廊上。

“怎么能够在这里说话，”她说，“到这里来吧，只有韦拉在这里。”她领头走进相邻的小房的门，这显然是单人的囚室，现在给女政治犯们用。在板床上，韦拉·叶芙莱莫芙娜蒙头躺卧着。

“她头痛，睡着了，听不见，我走了。”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

“不要这样，留在这里吧，”西蒙生说，“我对人没有秘密，对你更加没有的。”

“哦，好吧。”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小孩般地把全身向两边摇摆着，用这种动作向板床里边坐了一点，准备听，用她的美丽的羊眼看着远处。

“那么，我的事情是这样的，”西蒙生重复说，“我知道您和卡邱莎·米哈洛芙娜的关系，我认为我应当向您说明我和她的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聂黑流道夫说，不禁羡赏着西蒙生和他说话时的简单和直率。

“就是我想要娶卡邱莎·米哈洛芙娜……”

“奇怪！”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不动地看着西蒙生。

“……我决定了要向她要求，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生继续说。

“我能够做什么呢？这要看她。”聂黑流道夫说。

“是的，但是没有您，她不能决定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您和她的关系这个问题没有最后决定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能够抉择。”

“在我这方面，问题是已经最后决定了。我要去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此外，还要改善她的境况，但我绝不愿意拘束她。”

“是的，但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并不是什么牺牲。”

“我知道，她的这个决定是不可变更的了。”

“那么为什么要和我说呢？”聂黑流道夫说。

“她需要您也承认同样的意思。”

“我怎么能够承认，我不该去做我认为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吗？我所能说的唯一的话就是，我是不自由的，但她是自由的。”

西蒙生沉思着，沉默了一会儿。

“好，我便这么和她说了。你不要以为我爱上了她，”他继续说，“我爱她是把她当作极好的，少有的，受过许多痛苦的人。我不需要她的任何东西。但热诚地愿意帮助她，改善她的境况……”

聂黑流道夫听到西蒙生的声音打颤，觉得诧异。

“……改善她的境况，”西蒙生继续说，“假若她不愿意接受您的帮助，让她接受我的吧。假若她同意，我便要求把我送到她监禁的地方。四年并非永久。我愿生活在她的身边，也许，可以减轻她的厄运……”他又因为兴奋而停顿了。

“我能够说什么呢？”聂黑流道夫说，“我高兴，她找到了像您这样的保护人……”

“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西蒙生继续说，“我愿知道，您爱她，愿她有幸福，是否认为她和我结婚是幸福呢？”

“哦，是的。”聂黑流道夫断然地说。

“一切的事都在她了，我只需要让这个受苦的心灵得到安息。”西蒙生说，带着谁也不能够从这个人的忧愁的脸上料想得到的，那种小孩子的亲切看着聂黑流道夫。

西蒙生站起来，抓住聂黑流道夫的手臂，把脸伸到他面前羞涩地笑了笑，吻了他。

“我就这么向她说了。”他说完，就走出去了。

十七

“啊，怎么样？”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爱上了，完全爱上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料想到，伍拉济米尔·西蒙生会这么最愚蠢地孩子般地恋爱！奇怪，说实话，悲惨啊。”她叹了口气结束了。

“但她，卡恰呢？您想，她对于这事有什么看法？”聂黑流道夫问。

“她吗？”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停住，显然希望尽可能做切实的答复，“她吗？您看到吗，她虽然是有过去的情形，在天性上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性格的……她的感觉是那么精细……她爱您，正当地爱您，并且高兴她能够对您做出甚至是消极的好事，免得您和她发生纠葛。在她看来和您结婚是可怕的堕落，是比过去的一切更坏的，因此她绝不会同意的。可是您的在场使她不安。”

“那么怎么办呢？要我消失吗？”聂黑流道夫说。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笑出了可爱的、孩子的笑容。

“是的，部分地。”

“怎样部分地消失呢？”

“我在胡说，但是关于她，我想向您说她，也许会知道他狂热爱情的愚蠢（他没有向她说过），她会觉得又荣幸又恐惧。您知道，我不够资格对于这种事情说话，但我觉得，在他那方面，那是最普通的然而是遮盖的男性的情感。他说，这种爱情唤起了他心中的热情，说这种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知道，即使这是例外的爱情，在它的根本上仍旧有着同样的丑恶……如诺佛德佛罗夫和格拉别慈的爱情一样。”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离开了原本的话题，说到她的心爱的题材。

“但我要怎么办呢？”聂黑流道夫问。

“我想，您应该和她说。把一切弄明白，这总是最好的。您和她说，我去叫她。要叫吗？”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

“费神了。”聂黑流道夫说。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走出去了。

当聂黑流道夫独自留在小室里的时候，他听着韦拉·叶芙莱莫芙娜低柔的、时而被呻吟声所打断的呼吸声，隔着两道门不断地发出的，刑事犯的嘈杂声，有一种奇怪的情绪支配着他。

西蒙生向他所说的话使他解除了他加在自己身上的义务，这在他意志弱的时候对于他显得是难受而奇怪的，然而还有点东西他觉得不仅是不愉快的，而且是痛苦的。他所感觉的乃是西蒙生的提议毁坏了他的行为的卓异性，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目光中减少了他所受的牺牲的

价值：假若这么好的一个人，对于她没有任何义务，愿意把他的命运和她连在一起，那么自己的牺牲便不是那么有意义了。也许还有简单的嫉妒心：他是那么惯于她对他的爱情，他不能够承认她会爱别人。

这还破坏了他曾经拟定的计划——在她的受罚期间，生活在她的身边。假若她嫁给西蒙生，他的在场便成为不必要，而他又必须拟定新的生活计划了。

他还不及弄明白自己的情绪，便有刑事犯们（他们今天有了特别的事情）发出的剧烈的喧嚣声涌进被打开的门，于是马斯洛发走进了房间。

她用快步子走到他面前。

“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叫我来的。”她站到他身边说。

“是的，我需要和您谈谈。坐下吧。伍拉济米尔·西蒙生同我谈过了。”

她坐下来了，把手放在膝上，显得安详，但聂黑流道夫刚刚说出西蒙生的名字，她便脸色深红。

“他向您说了什么呢？”她问。

“他向我说，他想娶您。”

她的脸顿然皱蹙，显出痛苦的神色。她没有说话，只是垂下眼睛。

“他要求我的同意或者意见。我说，一切都在您，您应该做决定。”

“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说，用那种奇怪的、总是特别强烈地感动聂黑流道夫的、斜视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他们沉默地互相眼对眼看了好几秒钟。这种目光向彼此都说了很多东西。

“您应该做决定。”聂黑流道夫重复说。

“我决定什么？”她说，“一切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该决定，您是否接受伍拉济米尔·西蒙生的求婚。”聂黑流道夫说。

“我女囚犯能做什么样的妻子呢？为什么我还要毁灭伍拉济米尔·西蒙生呢？”她皱了眉说。

“是的，但假若是赦免呢？”聂黑流道夫说。

“啊，不要管我吧。没有再要说的了。”她说完，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十八

当聂黑流道夫跟随卡邱莎回到男子房间时，那里大家都在兴奋中。那巴托夫什么地方都去，和所有的人发生关系并注意一切的事情，带来了感动大家的新闻。这个新闻乃是：他在墙上发现了一个字条，这是被判了做苦工的革命者撇特林所写的。大家都以为撇特林早

已到了卡拉，却忽然发现了，他不久之前才单独和刑事犯们从这条路上走过。

“八月十七日，”字条上这么写着，“我被单独和刑事犯们一同被押走。聂维也罗夫和我一道，却吊死在卡桑的疯人院里。我健康，愉快，希望一切最好的东西。”

大家都在讨论撇特林的情况和聂维也罗夫的自杀的原因。只有克累操夫带着专心思索的神情沉默着，用不动的发亮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前面。

“我的丈夫向我说，聂维也罗夫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就有了预感。”兰彩发说。

“是的，诗人，幻想者，这种人不能够忍受单独监禁，”诺佛德佛罗夫说，“我在单独监禁的时候，便不许自己胡思乱想，用最系统的方法分配自己的时间。因此我总是忍受得很好。”

“有什么东西不能忍受呢？在我被监禁的时候，我常常是很高兴的，”那巴托夫用愉快的声音说，显然是希望驱散愁闷的情绪，“你怕一切。怕自己被捕，怕连累别人，怕事情被破坏，但是被监禁时责任完毕了，可以休息了。你自己坐着吸烟吧。”

“你很了解他吗？”玛丽亚·芭芙洛芙娜问，不安地看着克累操夫的顿然改变的、憔悴的脸。

“聂维也罗夫是幻想者吗？”克累操夫忽然喘息着说，好像他是喊叫了或者唱了很久。“聂维也罗夫是这样的人，像我们的守门人所说的，是‘地上生得很少的’人。是的……他完全是水晶般的人，全部可

以看透。是的……他是不说谎的人——他不会作假。他不只是皮肤细薄，他好像是全身剥了皮似的，所有的神经都在外边。是的……复杂的富厚的性格，不是那种……哦，但是何必说呢！……”他沉默了，愤怒地皱着眉，他又说，“我们争论，哪一样最好，是先教育人民，然后改变生活形式；还是先改变生活形式；我们又争论，如何斗争，是用和平的宣传，抑或用恐怖主义？我们争论，是的。但他们不争论，他们知道自己的事情，他们完全漠不关心：成十的、成百的人死还是不死。什么样的人啊！相反，他们正需要让最好的人死。是的，赫尔岑[5]说过，在十二月党人被取消活动时，社会的水准被降低了。当然是降低了！赫尔岑自己和他的同辈们被取消活动了。现在是聂维也罗夫之流……”

“他们不能消灭所有的人，”那巴托夫用愉快的声音说，“总还有人留下来传种的。”

“不，不会留下来的，假若我们要可怜‘他们’，”克累操夫提高声音说，不让人打断他，“给我一支烟卷。”

“但这对于你是不好的，阿那托尔，”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说，“请你不要吸烟吧。”

“哦，不要管我吧。”他愤怒地说，吸着了烟卷，但立刻便咳嗽了；他开始噎气，似乎要作呕，吐了痰，他继续说：“我们做的是不对的，不对，不对的。不要争论，却要一致团结……消灭他们。是的。”

“但他们也是人。”聂黑流道夫说。

“不是，他们不是人——那些能够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不是，啊，据说，炸弹和气球发明出来了。是的，乘气球升上去，用炸

弹丢他们，好像丢臭虫一样，直到他们绝灭……是的。因为……”他想说，但脸发红，顿然咳得更凶，血从他的口里流出来了。

那巴托夫跑出去取雪。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取来缬草酸给了他，但他闭着眼睛，用白而瘦的手推开她，困难而急促地呼吸着。当雪和冷水使他稍微宁静时，他被抬到床上去了，聂黑流道夫向大家告了别，和来找他并且已等了他很久的军曹走了出去。

刑事犯们现在安静了，大部分睡觉了。虽然房里的人或躺在板床上，或躺在板床下，或躺在板床之间的空处，他们却不能全体睡在房内，他们有一部分把头枕在行囊上，盖着湿大衣，躺在走廊的地上。

从房门里和走廊上发出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处处是紧密的盖着大衣的人堆。只是在单身的流刑犯房里有几个人未睡，坐在房间角落里蜡烛头的旁边，当他们看见士兵时，把它熄了；在走廊上的灯下还有一个老人，他光身地坐着，在捉衬衣上的虱子。政治犯房间里的恶劣空气和这里的恶臭空气比较起来，似乎是清洁的了。冒烟的灯似乎是点在雾里，呼吸是困难的。为了走过走廊而不踏到或者不绊到睡觉者当中任何人的腿，必须注视前面的空地方，放下了一只脚，还须为后一只脚找地方。有三个人，显然连在走廊上也没有找到地方，躺在门廊上的正在发臭的缝里渗漏的便桶边。他们当中之一是老白痴，聂黑流道夫常常在行程中看见他。另一个是十岁光景的男孩，他躺在两个囚犯之间，手放在腮下，头枕在别人的腿上。

出了大门，聂黑流道夫站住，深深地吸了口气，久久地用力吸进寒冷的空气。

十九

院里有星光了。顺着冻结的，只还有几处难走的泥路回到旅舍，聂黑流道夫敲了黑暗的窗子，于是宽肩的工人赤脚来为他开了门，让他进了门廊。在门廊的右边可以听到黑暗的茅舍里车夫们的响亮的鼾声；在门外的院子里可以听到一大群马嚼燕麦声。左边的门通清洁的内室。内室里发出苦艾的气味和汗气，在屏墙后边可以听到肺强的人有节奏的吭嗦的鼾声，在圣像前点着红玻璃灯。聂黑流道夫脱了衣服，把毡子和自己的皮枕头放在油布沙发上，躺下来，在自己的想象中思索着他在这天所见所闻的事情。在聂黑流道夫这天所见的一切之中，他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睡在便桶里流出的脏水上，把头枕在囚犯腿子上的孩子。

虽然这天晚上和西蒙生及卡邱莎所谈的话是意外而重要的，他却没有停思在这个事件上。他和这件事的关系是太复杂而又不确定的，因此他赶走了关于这件事的思想。但他却更加历历如见地想起了那些不幸者的情况，他们吸着窒息的空气，躺在臭桶里流出的水上，尤其是那带着无邪的脸，睡在惩役犯腿上的孩子——这情景没有离开他的脑子。

知道在遥远的什么地方有些人蹂躏别的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败、不人道的屈辱和痛苦；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看见这种腐败和一些人受到另一些人的折磨——二者全然不同的。聂黑流道夫感觉到这个。在这三个月中他屡次自问：“我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事，是我疯了呢，还是那些做了我所见的这些事的人疯了呢？”但人们（他们是那么多）做了使他那么惊异而恐惧的事，他们带着那么安然的信念，以为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他们所做的是很重要的有益的事情，以致难以认为所有的这些人是疯了的；他也不能承认自己是疯了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思想的明白。因此他不断地感到困惑。

聂黑流道夫在这三个月中所见的东西对于他是这样的:

在所有的自由的人当中，那最神经质的，最急性的，最易兴奋的，最有禀赋的，最强健的，而比别人不狡猾不谨慎的人，借法庭审判和行政命令被选择了出来，这些人，比其他的还是自由的人，并不更加有罪或是对于社会更加有危险，他们先被下狱，然后被遣送到流放之地，成年累月地被监禁在彻底的闲惰和物质的无虞中，离开自然界、家庭、工作，即离开了人类自然的道德的生活的一切条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这类机构中的这些人遭受各种不必要的屈辱——镣链、剃头、可耻的衣服，即被夺去了弱者的善良生活的主动力——对于舆论的关心，羞耻心，人类尊严之感。

第三，受到经常的生命危险——且不说中暑，溺毙，焚死等例外情形——受到在监禁处的经常的传染病，疲乏，殴打，这些人经常地处在这样的情况中，在这种情况中那最善良的道德的人会由于自卫之感而去做，并饶恕别人做最可怕的残忍的行为。

第四，这些人被强迫去结交那些特别被生活，尤其是被这些机构所腐化的浪子、凶手、恶汉，他们好像酵母影响生面一样地影响一切尚未充分被通用的方法所腐化的人。

第五，最后，对于所有的受到这种影响的人，借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即借各种加诸他们的非人道的行为，借拷问儿童、女人、老人们，殴打、棍笞、鞭挞，奖赏抓回活的或死的逃亡者的人，分散夫妻们以及为了姘居而结合别人的丈夫和别人的妻子们，枪毙、绞缢——借这些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对他们暗示了各种暴力、残忍、野蛮，在

对政府有利时，不仅不为政府所禁止而且为政府所认可；因此那些不自由的、在艰难和贫困中的人们的行为是更加可以容许的了。

这一切的机构似乎是有意计划出来的，为了产生那种凝结到最高限度的腐败和罪恶，并且是为了在人群中极广泛地散布这种凝结的腐败和罪恶，这是在别的情形下所不能够达成的。

“这正好像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用最好最可靠的方法去腐化最可能多的人。”聂黑流道夫想，深究着在牢狱里和在休息站上所发生的事情。每年有成千累万的人被引到最高度的腐败中，当他们充分腐化时，为了让他们在全体人民当中散布他们在监狱中所获得的腐败，又把他们释放出来。

在邱明、叶卡切林堡、托姆斯克的监狱里，在休息站里，聂黑流道夫看到，那似乎是社会为自己所立的目标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具有俄国社会的，农民的，基督教的道德的，普通的，简单的人丢开了这些原有的观念，获得了新的，监狱里的观念，主要的是：对人类的任何侮辱与暴力，任何破坏，在它有利的时候，是可以容许的。在牢里生活过的人凭全部的心灵认识了这个，就是根据对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做判断，教会和道德家所宣传的对人尊敬和同情的那些道德法则，在实际生活中是被丢弃的，因此，他们无须遵守它们。聂黑流道夫在他所认识的一切囚犯身上，在非道罗夫，马卡尔，甚至塔拉斯身上，看到了这个；塔拉斯在各休息站过了两个月之后，以他的论断的不道德而令聂黑流道夫惊异。在途中聂黑流道夫知道了那些逃往荒地的浪子劝同伴们和自己偕逃，然后又杀死他们，吃他们的肉。他看见了一个活人被控告了并承认了这件事。而最可怕的是吃人的事不是仅有的，而是继续重复的。

只有由于罪恶的特别培植，例如在这些机构里所发生的情形，才能够使一个俄国人到了浪子这样的地步，他们超越了尼采的最新学说，认为一切是可能的，没有东西是被禁止的，他们最初在囚犯们当中然后在所有的人当中宣传这个学说。

所做出的这些事情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书本里所写的防止、威胁、改正与合法的报复。但事实上并没有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的类似物。代替防止的只是犯罪的扩大。代替威胁的是罪犯们的鼓励，许多罪犯，例如浪子，自愿下狱。代替改正的是一切罪恶的系统的传染。报复的要求不仅不被政府的处罪所减轻，而且灌输到没有这种要求的人民的心中去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聂黑流道夫问自己，没有找得回答。

而最使他惊讶的乃是，这一切不是偶然做的，不是由于误会，不止一次，而是经常地在许多世纪中做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从前是劓鼻和割耳，后来是火烙和绑铁柱，而现在是上镣，由汽船而不是由马车运送。

使他愤慨的事情，如官吏们向他所说的，是由于监禁和流放的地方的设备不完善，并且建造了新式监狱，这一切便都可以改善。这种议论没有满足聂黑流道夫，因为他觉得，使他愤慨的不是由于监禁的地方的设备较好或较差。他曾经读到有电刑的改善的监狱，塔德所推荐的电刑，而这种改善的暴力更使他愤慨。

最使聂黑流道夫愤慨的是在法院和各部有人支领高额的、取自人民的薪俸，因为他们参考具有同样动机的官吏们所写的著作，把破坏

他们所写的法律的人们的行为配合在条文之下，并根据这些条文把人们遣送到他们不再看到这些人的地方，在这里，这些人在残忍的狠心的监狱长、典狱、护送官的充分权力之下，成千成万地在心灵上在身体上灭亡。

更密切地认识了监狱和休息站，聂黑流道夫看到，在囚犯们当中所发展的这一切的罪恶：酗酒、赌博、残忍与刑事犯们所做的一切可怕的犯罪，甚至吃人——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退化、犯罪型、畸形的现象，像支持政府的愚蠢的科学家所解释的那样，乃是人们可以处罚别人这种不可解的错误之不可避免的结果。聂黑流道夫看到，吃人不是在荒野开始的，而是在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开始的，仅仅是在荒野结束的；他看到，例如他的姊丈，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官吏，自庭丁到部长，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所说到的正义或人民福利，而大家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卢布，这些卢布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产生这种腐败和痛苦的一切事情而付给他们的。这是十分明显的。

“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误会而发生的吗？要怎样便可以向所有的这些官吏保证他们的薪俸，甚至给他们奖金，使得他们不做他们所做的一切呢？”聂黑流道夫想。想到这些地方，已经鸡啼二遍，虽然跳蚤在他一动时便如泉水一样在他四周跳起，他却睡得酣沉。

二十

当聂黑流道夫醒来时，车子早已走了，女店主喝了茶，用手帕拭着淌汗的胖颈子，来通知说，休息站的士兵带来了一个便函。便函是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写来的。她写着，克累操夫的病势比他们所想到的还要严重了。“我们想把他留下，并且陪他留下，但这没有获得许可，

所以我们要带他走，但我们很怕。您尽力去设法，假若他能在下一个城市里留下来，也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留下来。假若为了这个必须我嫁他，不用说，我是准备如此的。”

聂黑流道夫派了青年到驿站去要马，开始匆忙地收拾行装。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三马驿车已经响着铃铛，在冻结的泥泞上好像在石块上一样地碾响着车轮，来到门口了。同胖颈的女店主结了账，聂黑流道夫连忙走出，坐到车上，希望赶上囚犯们，吩咐车夫尽量赶快走。过了牧场的大门不远，他果然赶上了装载行囊和病人的、在开始被碾轧的冻结的泥淖上轰响着的车子。军官不在，他走在前面。兵士们显然是喝了酒，愉快地谈着，在路边上跟在车后。车子很多。在前面的车子上都紧紧地各坐着六个衰弱的刑事犯，在后边的三辆车子上各坐着三个政治犯。在最后的一辆上坐着诺佛德佛罗夫，格拉别慈和康德拉切夫；在第二辆上——兰彩发，那巴托夫，和那个衰弱的患风湿症的妇人，她的位子是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让出来的。在第三辆上，克累操夫躺在草秸和枕头上。在他旁边的驾驭台上坐着玛丽亚·芭芙洛芙娜。聂黑流道夫吩咐车夫停在克累操夫旁边，走到他面前去了。醉酒的护送兵向聂黑流道夫挥手，但聂黑流道夫没有注意他，走到车前，扶着车侧，并排走着。克累操夫穿着羊皮袄，戴皮帽，嘴上扎着帕子，显得更瘦更苍白了。他的美丽眼睛显得特别大而明亮。因为车子的颠簸而微微震动着，他眼睛不离开地看着聂黑流道夫，对于健康的询问只闭上眼睛，愤怒地摇头。他全部的精力似乎都用在车辆颠簸的忍受上。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坐在车子的另一边。她和聂黑流道夫交换着有含意的目光，它表示她对于克累操夫的情况的担心，然后她立即用愉快的声音说:

“似乎军官自己惭愧了，”她大声地说，以便让聂黑流道夫在车轮声中听到，“布索夫肯的手铐给取下来了。他自己带着小女孩，同他走在一起的是卡恰和西蒙生和代替我的韦拉。”

克累操夫向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指示着，说了些听不清楚的话，并且皱眉摇头，显然是在压制咳嗽。聂黑流道夫把头贴近，以便听得清楚。这时克累操夫从手帕里把嘴松出，低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受凉。”

聂黑流道夫肯定地点了点头，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交换了目光。

“哦，三体的问题怎么样了？”克累操夫低声说，他费力地微笑了一下，“解答困难吗？”

聂黑流道夫不明白，但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向他说明这是确定日、月、地球三个星体的关系的著名的算学问题，而克累操夫诙谐地将这个比拟聂黑流道夫、卡邱莎、西蒙生的关系。克累操夫点头，表示玛丽亚·芭芙洛芙娜正确地说明了他的笑话。

“这个解答不在我。”聂黑流道夫说。

“你接到我的便函了吗？你要做吗？”玛丽亚·芭芙洛芙娜问。

“一定做。”聂黑流道夫说，注意到克累操夫脸上的不快，走回自己的车前，上到车的横档上，扶住车侧，车子在未碾轧的道路辙痕上颠簸着他，他开始越过展延一俄里的、穿灰大衣和羊皮袄、上脚镣和成对地上手铐的囚犯们。在路的那一边聂黑流道夫认出了卡邱莎的灰披巾，韦拉·叶芙莱莫芙娜的灰大衣，西蒙生的上衣、针织的帽子、扎

了好像草鞋上的皮带的白毛袜。他和妇女并排走着，热烈地说着什么。

看见了聂黑流道夫，妇女们向他鞠躬，西蒙生则庄严地举起帽子。聂黑流道夫没有说话，也没有叫停车夫，越过了他们。又走上碾轧过的道路时，车夫把车赶得更快，但须不断地绕开碾轧过的道路，以便越过道路两边的行走的车辆行列。

全部被深辙所切裂的道路穿过阴暗的松林，两边夹杂着明亮的、枯黄的叶子尚未落下的桦树和落叶松。在追越囚犯的行列追赶到一半时，森林完结了，田地在两边展开，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屋顶出现了。天气完全明朗，云朵飞散，太阳升在森林之上，潮湿的树叶，水潦，圆屋顶，教堂十字架都在太阳光下明亮地闪耀着。前面右方，在灰蓝色的远方，远山发着白色。马车进了城郊的大村庄。村庄的街道上满是人：穿戴奇怪的帽子和大衣的俄国人和别的种族的人。酒醉的和清醒的男女在铺子、饮食店、酒馆、车辆的四周拥挤着，闲谈着。感觉到城市的接近了。

车夫鞭打、拉动了右边的挽马，侧坐在驾驭台的边上，让缰绳挂在右边，他显然在卖弄本领，在大街上驾车快跑，并且没有控制速度，向着河边跑去，过河有渡船。渡船是在急流的河当中，向这边河岸驶来。这边河岸上约有二十辆车子在等待着。聂黑流道夫没有久等。被拉到上流高处的渡船，被急水所推送，很快地到达了渡口。

高大、宽肩、有筋力、沉默的渡船夫，穿着羊皮袄和皮鞋，敏捷而熟练地抛了绳索，系到桩上，取下了横板，卸了渡船上的车辆到岸上，并开始装载车辆、在渡船上紧密地装了车辆和见水而惊骇的马。湍急而宽大的河流激荡在渡船的舷上，曳着绳索。当渡船装满时，聂

黑流道夫的车和解下的马挤在渡船一边的车辆之间，渡船夫上了横板，不理会没有上船的人的请求，解开绳索，开船了。

渡船上是安静的，只听到渡船夫的脚踏声和马换腿时蹄踏船板声。

二十一

聂黑流道夫站在渡船边上，看着宽大急流的河。在他的想象中，交换地出现了两幅形象：在愤怒中垂死的克累操夫的因颠簸而震动的头，以及强健地同西蒙生走在路边上的卡邱莎的身体。一个印象——将死而不准备死的克累操夫是痛苦的，凄惨的。另一个印象——健壮的卡邱莎，得到了像西蒙生那种人的爱情，并且现在行走在坚固而真实的善良之道上应该是愉快的。但聂黑流道夫却觉得这也是痛苦的，并且他不能够克服这痛苦。

城里的喧嚣和大铜钟的铿锵的震动声传到了水上。站在聂黑流道夫身边的车夫和所有的车夫们先后地摘下帽子画十字。站得最靠近船栏而聂黑流道夫起初未曾注意到的矮小而发乱的老人没有画十字，却抬起头，注视聂黑流道夫。这个老人穿了打补丁的衣服，棉布裤，破旧打补丁的鞋。在肩后有一个小背囊，头上是高大的毛皮帽子。

“老头子，你为什么不祷告？”聂黑流道夫的车夫问，戴上了理正了帽子，“没有受过洗吗？”

“向谁祷告呢？”乱发的老人坚决、傲慢、迅速地一个一个音节地说。

“向谁，当然是向上帝。”车夫讽刺地说。

“你向我指出来他，上帝，在哪里？”

在老人的表情中有那么严肃而坚决的东西，以致车夫觉得他和意志坚强的人发生了问题，相当的窘迫了，但他没有表现出这个，极力不愿缄默，不在旁听的人群面前丢脸，便迅速地回答：

“在哪里？当然——在天上。”

“你到过那里吗？”

“不管我到过没有到过，但大家知道，应该向上帝祷告。”

“没有人在任何地方看见过上帝。独生子，在父的怀中，他宣布过。”老人严厉地皱着眉，同样迅速地说。

“你，显然，不是基督徒，是洞孔崇拜者。你向洞孔祷告。”车夫说，把鞭把子插进腰带里，理了挽马的尻带。

有人笑起来了。

“老伯伯，你信什么教？”一个中年人问，他带着车子站在船边。

“我什么信仰也没有。因为我对什么人、什么人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老人同样毅然地迅速地回答。

“怎么会只相信自己呢？”聂黑流道夫说，加入了谈话，“也许会有了错误。”

“一生没有过。”老人摇了头，坚决地回答。

“那么为什么有各种的信仰呢？”聂黑流道夫问。

“有了各种的信仰，是因为人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也信仰过别人，并且迷失了道路，好像在荒野里一样；那样地迷失了道路，以致不曾希望找到出路。旧教徒，犹太教徒，鞭笞派教徒，僧侣派教徒，非僧侣派教徒，奥地利派教徒，牛乳派教徒，宫阉派教徒。每种信仰只称赞他自己。因此大家乱爬着，好像瞎眼小狗一样。信仰有许多种，但精神只有一种。你的，我的，他的，都是一样。所以，假若每人信仰自己的精神，大家都会联合的。假若每人是他自己，则大家成为一个人了。”

老人大声地说，环顾大家，显然希望尽可能有更多的人听他说。

“您早就这样宣布过吗？”聂黑流道夫问他。

“我吗，早已宣布了。他们迫害我已经是第二十三年了。”

“怎么样迫害？”

“他们迫害了基督，他们也迫害我。他们抓住我，把我带到法庭，神甫们，书吏们，法利赛教徒们的面前。他们把我在疯人院里关过。但是对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自由的。他们说：‘你叫什么？’以为我会说出自己的什么名字。但我什么名字也没有说。我把一切都放弃了。我没有名字，没有地位，没有国家，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自己。‘叫什么呢？’——‘人。’‘有多大年纪呢？’我说：‘我不计算，并且也不能够计算，因为我过去总是存在着，将来也总是存在着。’他们说：‘你的父母是谁呢？’我说：‘没有父母，除了上帝和土地。上帝是我父亲，土地是我母亲。’他们说：‘你承认沙皇吗？’——‘为什么不承

认呢？他是他自己的沙皇，我是我自己的沙皇。’他们说：‘哦，不同你说了。’我说：‘我没有请你同我说。’于是他们使我受苦。”

“您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聂黑流道夫问。

“到上帝领我去的地方去。我要工作，若是没有工作，我就找。”注意到渡船泊了这边河岸，老人结束了谈话，便胜利地环顾了所有的听话人。

渡船泊了这边的河岸。聂黑流道夫取出钱袋，拿钱给老人。老人拒绝了。

“我不要这种东西。我要面包。”他说。

“哦，请原谅。”

“用不着原谅。你没有得罪我，并且也不能够得罪我。”老人说，开始把卸下的背囊放到肩上。

这时他们拖上驿车，套了马。

“先生，您也愿和他说话，”当聂黑流道夫给了有力的渡船夫酒钱又上车时，车夫向他说，“他不过是一个不走正路的浪子。”

二十二

上了坡子，车夫转过头来。

“要赶到哪个旅馆里去呢？”

“哪个最好？”

“没有比‘西伯利亚’还好的了。就考夫家也好。”

“随你到哪一家吧。”

车夫又侧坐着，加快了速度。城市是和所有的城市相同：同样的有楼顶窗子和绿色屋顶的屋子，同样的教堂，店铺，大街上的货栈，甚至是同样的警察。但是房屋几乎都是木料的，街道没有铺路面。在一条热闹的街上，车夫把马车停在旅馆的门前，但是旅馆里没有空房间，因此必须到另一家去。在这另一家旅馆里有空房间，于是聂黑流道夫两个月以来第一次重新在习惯的环境中感觉到相对的清洁舒适。虽然聂黑流道夫所住的房间很简陋，他在两个月的驿车、乡村旅店、休息站的生活之后却感觉到很大的舒适。第一件事便是他需要把身上的虱子弄干净，自从访问过休息站以来，他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虱子。解卸了行囊后，他立即去洗澡，回来时穿了城市的服装——上浆的衬衣，有折痕的裤子，礼服，外套，去见当地的长官。旅馆侍者所叫来的马车，由肥满硕大的吉尔给斯马拖着震动的快车，把聂黑流道夫送到华丽的大屋子前，在门前站立着守卫和警察。屋前屋后是花园，花园里落了叶子、伸出空枝的杨柳和桦树之间有茂盛而暗绿色的枞树、松树和针枞。

将军不见客。但聂黑流道夫仍旧请听差送上自己的名片，听差带着满意的回答转来：

“将军吩咐请您进来。”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有擦得明亮的镶木地板的大厅——这一切都和在彼得堡相似，只是稍微脏污一点，更加庄严一点。

聂黑流道夫被引入书房。

将军是一个臃肿的，有马铃薯式鼻子，额上有突出的包，秃着头，眼下有肿皮的，急性的人，穿着鞑靼式绸换装服坐着，手拿着烟卷，在喝有银茶托的茶杯里的茶。

“您好，阁下！请原谅，我穿换装服见您，但总比不见的好，”他说，用换装服遮裹他的肥胖的项背有肉褶的颈子，“我不舒服。不出门。是什么把您带到我们的边区来了？”

“我在陪伴一批囚犯，其中有一个同我很有关系的人，”聂黑流道夫说，“我是一方面为这个人一方面为另一件事来请求阁下的。”

将军吸了口烟，啜了口茶，把烟头在孔雀石的灰皿里弄灭，没有把窄狭肥肿而明亮的眼睛离开聂黑流道夫，严肃地听着。他只在问他是否要吸烟时才打断他。

将军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军人，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和他的职业的妥协是可能的。但他在本性上是聪明而善良的人，他不久便感觉到这种妥协的不可能，为了不看到他经常所有的这种内心冲突，他便渐渐养成了在军人中很普遍的大量饮酒的习惯，并且习惯是那么深，以致在三十五年的军役之后，他成了医生所说的酒豪。他全身浸透着酒。无论什么酒他都要饮得很多，以便喝醉。饮酒对于他成了那样的一种必要，没有酒他便不能生活，他每天晚上喝得大醉，不过他是那么习惯了这种情况，他不眩晕，也不说特别的蠢话。即使他说了蠢话，但由于他占据了那么重要的高级地位，无论他说了什么蠢话，它也被人看作聪明的话。只是在早晨，就是在聂黑流道夫来找他的时候，他像一个理性的人，能够了解别人向他说的是什么，多多少少是

成功地实行他所爱说的：“酒醉但聪明——他的这两件事都称心。”上峰知道他是个酒徒，但他仍然是比别人受过更多的教育，虽然在他的教育中他止于嗜好醉酒的地步。他勇敢，伶俐，庄严，在酒醉时仍能举止有方，因此他被任命并被维持在他所有的这种显著而负责的地位上。

聂黑流道夫向他说，他所关心的是一个妇人，她是无罪地被处罚的，并且为她递了请愿书给皇上。

“这样的。哦？”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允许我，说关于这个妇人命运的消息，不会到这个月以后才寄给我，而且是寄到这里的……”

没有把眼睛离开聂黑流道夫，将军把手指胖短的手伸到桌上，按了铃，然后，喷着烟气，特别高声地咳嗽着，继续无言地听着。

“所以我想请求，假若可能，就留这个妇人在这里，直到关于请愿书的批示寄来的时候。”

听差，一个穿军服的传令兵，走进来。

“问一问，安娜·发西莉叶芙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向传令兵说，“再拿点茶来。”他转向聂黑流道夫说：“还有呢？”

“我另一个请求，”聂黑流道夫继续说，“是关于一个政治犯，他也在这批人当中。”

“这样的！”将军有含意地点着头说。

“他病得很凶！是要死的人了。他也许会被留在这里的病院里。因此有一个女政治犯愿意留下陪伴他。”

“她和他是生人吗？”

“是的，但是她准备嫁他，假若这使她能够留下来陪他的话。”

将军用明亮的眼睛不动地注视着，并无言地听着，显然是要用目光使他的交谈者窘迫，却仍旧吸着烟。

当聂黑流道夫说完时，他从桌上取了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着书页，找到关于结婚的条文，并阅读一过。

“她判罚的是什么？”他从书上拿开了眼睛问。

“她罚做苦工。”

“哦，被这么处罚的人的地位，是不能够因为结婚而改善的。”

“但是……”

“请您原谅。假若是自由的人娶了她，她仍然是要受她自己的处罚。问题在这里：谁受的处罚重一点，她或是他？”

“他们俩都是被罚做苦工。”

“哦。这是抵消了，”将军笑着说，“他的是什么，她的也是什么了。他因为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当然，为了减轻他的厄运，我们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她即使嫁了他，也不能够留在这里的……”

“将军夫人在喝咖啡。”听差报告。

将军点了点头继续说：

“不过，我再想一想吧。他们是什么名字？请写在这里吧。”

聂黑流道夫写下了。

对于聂黑流道夫要和病人见面的请求，将军说：“这个我也不能做的。当然，我不怀疑您；但您对于他们、对于别人关心，而且您有钱。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别人向我说：铲除贿赂。但大家都是受贿赂的人，我怎么铲除呢？他们的官阶越低，做得越凶。哦，隔了五千俄里，从哪里去发现他呢？在那里，人人是小沙皇，正如同我在这里一样。”他笑了起来。“您大概是和政治犯们见过面，您给钱，他们准许您进去，是吗？”他微笑着说，“是这样？”

“是的，这是真的。”

“我明白，您应该这么做。您想要会见政治犯。您可怜他们。监狱长或者护送兵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饷是一天两个双角，他有家庭，他不能够不接受。我要是在他的和您的地位上，我也要做得和您和他一样。但是在我的地位上，我不许自己违背严格的法律条文，正因为我是人，会受恻隐之心的影响。我是行政官吏，在某种条件之下我受到别人信任，我应该符合这种信任。哦，这个问题完结了。哦，现在您向我说吧。在你们的大都市里做些什么？”

于是将军开始询问，叙述，显然是想在同一时间又能听到新闻又能表现自己的全部学问与人道主义。

二十三

“哦，还有：您住在哪一家？在就考夫家吗？哦，那里是很糟的。您来吃饭吧，”将军送别聂黑流道夫时说，“在五点钟。您说英语吗？”

“是的，我说。”

“哦，那好极了。您知道，有个英国旅客到这里来了。他在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狱情形。他也要到我们这里来吃饭，您也来。我们五点钟吃饭，我的内人要求守时。那时我再给您回答，关于如何处理那个妇人，还有那个病人。也许，也许可以留下谁来陪伴他。”

辞别了将军，聂黑流道夫觉得自己是在特别兴奋而活跃的心情中，坐车到邮局去的。

邮局是一个矮小的圆顶房子：在办公桌旁坐着的邮员们在向拥挤的人群交信。一个邮员，把头侧向一边，不停地用邮戳盖着敏捷地移动到他手下来的信封。他们没有让聂黑流道夫等好久，知道了他的名字，他们立刻交给他很多的邮件。有些钱，有几封信，有几本书，和最近一期的《祖国记事报》。接到了信，聂黑流道夫便走到木凳前，木凳上坐着一个拿书的士兵在等候什么，他和他并排坐下，翻着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挂号信——美丽的信封上有明亮的红封蜡的清晰的封印。他打开信封，看到塞列宁的信和一件官方公文，觉得血涌上了他的脸，心收缩了。这是卡邱莎的请愿书的批示。这个批示是怎样的呢？不会是驳斥吗？聂黑流道夫连忙阅读一过细小、难认、坚决、潦草的笔迹所写的信，高兴地叹了气。批示是如意的。

“亲爱的朋友，”塞列宁写着，“最后的谈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关于马斯洛发你是对的。我仔细地研究了案情，看到她受到了令人愤慨的不公平。这只可以在你递呈请愿书的请愿委员会里纠正。我设法在那里协助了案子的判决，在这里寄你一份减刑书，地址是叶卡切锐娜·伊发洛芙娜伯爵夫人给我的。原本寄到她在审判时被监禁的地方去了，也许会立刻转寄到西伯利亚总督署里去。我匆匆通知你这个愉快的消息。亲爱地握手。塞列宁敬上。”

公文的内容是这样的：“皇帝陛下公署收悉上呈御前之请愿书。某某案件，等因奉此。某某官厅，年月日。奉皇帝陛下公署长官之命，据悉上呈御前之请愿书，兹通告小市民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皇帝陛下据呈来之最忠顺请愿书，恩准马斯洛发所请，兹命令将惩役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次远之处。”

这消息是愉快的重要的：聂黑流道夫为卡邱莎以及为他自己所能希望的东西全实现了。确实，她的地位的变迁在他对她的关系上引起了新的纠葛。当她是惩役犯时，他向她提出的婚事是假想的，而所有的意义只是改善她的现况。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同居生活了。但对于这个聂黑流道夫却没有准备。此外，她和西蒙生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她昨天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假如她同意了和西蒙生结合，这是好呢还是坏呢？他不能够弄清楚这些思想，于是现在不想这个了。“这一切以后都会自己明白的。”他想。“现在必须尽可能赶快看见她，向她说这件愉快的新闻，使她自由。”他想，他手里所有的这一份公文对于这个是足够的了。于是走出了邮局，他吩咐车夫把车子赶到监狱去。

虽然将军这天早晨没有准许他去探监，聂黑流道夫却凭经验知道，在高级官吏那里所不能办到的东西，往往在低级官吏那里很容易

办到，便决定了仍旧尝试，在此刻到监狱里去，向卡邱莎报告这个快乐的消息，并且也许可以使她自由，并同时探问克累操夫的健康状况，向他和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去说将军所说的话。

监狱长是很高大、肥胖、庄严的人，有弯向嘴角的唇髭与胡须。他严厉地接见聂黑流道夫，并且坦白地说明，没有长官的许可，他不能够准许外人会见囚犯。聂黑流道夫说他在大都市里也能获得准许，对于这话，监狱长回答说：

“很可能的，但是我不准许。”在他的话音中是说：“你们都市里的先生以为你们会使得我们惊讶困惑，但我们在西伯利亚东部也确实知道法规，还要指教你们呢。”

皇帝自己公署里寄来的这份公文也未能影响监狱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让聂黑流道夫进监狱的墙。聂黑流道夫以为这份公文的出示可以使马斯洛发自由，对于这种单纯的假设他只轻视地笑了笑，说任何的人的释放必须有他的直属长官的命令。他所许可的只是他要通知马斯洛发说她得到了减刑，并且一旦接到他的长官的命令，便是一小时也不多耽搁她。

关于克累操夫的健康他也拒绝给予任何消息，他说，他甚至于不能够说是否有这样的囚犯。于是聂黑流道夫毫无所得，坐上自己的车子回旅馆去了。

监狱长的严格主要是由于容纳了人数超过了规定一倍的监狱里面，在这时发生了流行伤寒。为聂黑流道夫赶车的车夫在路上向他说：“监狱里死了很多的人。他们发生了什么瘟疫。一天要埋二十人。”

二十四

虽然在监狱里没有成功，聂黑流道夫仍旧在同样的健壮、兴奋、活跃的心情中坐车到省长的办公处去问，马斯洛发减刑的公文是否已经收到。公文没有到，因此聂黑流道夫回到旅馆，毫不延迟、立刻写信给塞列宁和律师说到这事。写完了信，他看了看表：已是到将军家去吃饭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起来，卡邱莎将如何接受这个减刑的消息。他们要把她留在何处？他将如何和她生活？西蒙生怎么样呢？她对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他想起了她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他又想起了她的过去。

“应该忘记，遗忘。”他想，又赶快从自己心中逐出关于她的思想。“那时候就可以明白了。”他向自己说，开始想到他应该向将军说什么。

将军的宴席，带着聂黑流道夫所习惯的，富人和高官的生活的奢华气派摆列出来，在他长久失去了不但是奢华还有最基本的舒适之后，对于他是特别可爱的。

女主人是彼得堡的旧式的grande dame（贵妇），尼考拉皇朝的女官，法语说得自然，俄语说得不自然。她身体极其挺直，她的手动作时没有使肘端离开腰部。她对于丈夫是安详的并且有几分忧悒的尊重，对于客人是极亲切的，不过带着因人而异的态度。她接待聂黑流道夫如同自己家里人一样，带着那种特别微妙的不觉得的奉承，因此聂黑流道夫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美德，并感觉到愉快的满足。她使他觉得，她知道他的那件使他到西伯利亚来的虽然是独异却是正直的行为，并且认为他是非常的人。这种微妙的阿谀和将军家里华丽奢侈的

生活环境有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聂黑流道夫完全沉迷于优美环境、滋美食物，和自己所习惯的团体中有教养的人来往的安适与愉快，等等，享受了，好像他最近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他从梦中醒转到目前的真实里来了。

席间，除了家人——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和副官，还有一个英国的金矿商人，一个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来旅行的省长。这些人在聂黑流道夫看来都是可喜的。

英国人，健康的、面色红润的人，法语说得很不好，但说英语却是很好而且是演说家般地动人，见识过很多东西，他的关于美洲、印度、日本、西伯利亚的谈话是有趣的。

年轻的金矿商人，农家子弟，穿着在伦敦做的全套礼服，用钻石的衫扣，有大图书室，捐了很多钱给慈善事业，具有欧洲自由主义的信念，在聂黑流道夫看来是可喜而有趣的，是欧洲文化在健康的野生农民身上教育接枝的全新的好典型。

远方城市的省长就是那个前任的某部长官，关于他，当聂黑流道夫在彼得堡时，别人说了他很多话。他是胖子，有鬈曲稀疏的头发，温柔的蓝眼，有很被爱护的戴指环的白手，愉快的笑容，身体下部很肥胖。这个省长被主人所看重，因为在接受贿赂的人当中只有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非常爱好音乐并且她自己是良好的女钢琴家，也看重他，因为他是个优良的音乐家，曾经和她合奏。聂黑流道夫的心情是那样的宽和，现在这个人在他看来也不是不可喜的了。

快乐的、精力旺盛的、有蓝灰色下颏的副官要替所有的人服务，因为他的好心肠而令人愉快。

聂黑流道夫觉得最可喜的是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这可爱的年轻的一对。女儿是相貌平凡思想简单的少妇，完全专心注意着她的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她因为爱情而在她和父母发生了长期斗争之后嫁给了他，是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有学位的自由主义者，谦虚而聪明，在官府服务，从事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他所研究的，所爱的，并力图挽救免于绝灭的异族土人的工作。

大家对于聂黑流道夫不但是恳切而客气的，而且显然高兴把他当作新的有趣的人。将军穿军服，在颈子上挂了白十字架出来吃饭，和聂黑流道夫问好，如同对待老友一样，并立即邀请客人们用小食和伏特加酒。将军向聂黑流道夫问到他在早上分别之后做了些什么，聂黑流道夫说他去到邮局，并且知道了早上所说的那个人的减刑，于是他现在又要求准许去探监。

将军显然是不高兴在吃饭的时候提到事务，皱了皱眉，没有说话。

“用伏特加酒吗？”他用法语向走来的英国人说。

英国人喝了伏特加酒，说他今天看过了教堂和工厂，但他还想看大的流刑监狱。

“那好极了，”将军转向聂黑流道夫说，“你可以一同去。”他向副官说：“给他一张出入证。”

“您想什么时候去呢？”聂黑流道夫问英国人。

“我愿意在晚间去看监狱，”英国人说，“大家都在家，没有准备，一切本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

“啊，他想看到一切的美点吗？让他看吧。我写过意见，但是他们不听我的话。就让他们从外国报纸上去看到吧。”将军说，走到餐桌前，女主人在桌前向客人们指示座位。

聂黑流道夫坐在主人和英国人之间。在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部的前任长官。

席间的谈话是断续的，时而是英国人说到印度，时而是将军所严厉批判的东京[6]远征，时而是西伯利亚普遍的舞弊与贿赂。所有这些谈话都不使聂黑流道夫产生兴趣。

但在餐后，在客室喝咖啡时，英国人和女主人开始了关于格拉德斯东[7]的有趣的谈话，聂黑流道夫觉得他说了许多为他的交谈者们所注意到的聪明的话。在好饭好酒之后，在喝咖啡时，坐在软安乐椅上，在亲切的有教养的人当中，聂黑流道夫渐渐地觉得愉快。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请求和某部前任长官坐到钢琴前弹奏他们所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时，聂黑流道夫感觉到他久未体验的自己十分满意的心情，好像他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大钢琴是极好的，交响乐也弹奏得好。至少，对于爱好并知道这个交响乐的聂黑流道夫似乎是如此的。听着好听的平缓调，他感觉到鼻子里面因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一切美德产生了感动而有的辛辣。

为了他久未体验过的享乐感谢了女主人以后，聂黑流道夫便想告别离开，这时女主人的女儿带着坚决的神情走到他面前，红着脸向他说：

“您问了我的小孩们：您想见见他们吗？”

“她觉得，大家都想要见见她的小孩们，”母亲说，笑着女儿的可爱和不圆通，“公爵一点也不觉得有趣。”

“不然，很、很有兴趣，”聂黑流道夫说，被这种满溢着幸福的母性之爱所感动，“请您让我看看吧。”

“她带公爵看她的小孩们去了，”和采金矿的，女婿及副官坐在牌桌前的将军笑着大声说，“去吧，去尽您的义务吧。”

这少妇，显然是因为立刻就要有人批评她的小孩们而兴奋着，快步地在聂黑流道夫前面走进里面的房间。在第三间高大的，白纸壁的，点着有遮伞的小灯的房里，有两张并排的小床，当中坐着一个披白肩巾的，有西伯利亚式的高颧骨和善良面孔的保姆。保姆站起身鞠躬。母亲俯首看第一个小床，床上安静地睡着两岁的小女孩，张开了小嘴，鬈曲的长发散堆在枕头上。

“这是卡恰，”母亲说，理着有蓝条的针织的被，在被下伸出了只白嫩的小脚，“好看吗？您看，她只有两岁。”

“美极了！”

“这是发秀克，外祖父这么叫他。完全是不同的样子。西伯利亚人。对吗？”

“极好看的小孩。”聂黑流道夫说，看着俯身睡觉的小胖子。

“是吗？”母亲说，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聂黑流道夫想起了镣链，剃发的头，打架，堕落，垂死的克累操夫，卡邱莎和她过去的一切。他开始觉得羡慕，并且希望有他现在所

觉得的那种华丽的、纯洁的幸福。

他几番称赞了小孩们，并借此而部分地满足了急切接受这些称赞的母亲，便跟她走进客室，英国人在客室里等候他，以便如约地一同到监狱里去。同年老的、年轻的主人们告别后，聂黑流道夫便同英国人一道走下将军家的台阶。

天气变化了，大雪片片地下着，已经遮了道路，屋顶，花园，树木，台阶，车篷，马背。

英国人有他自己的马车，聂黑流道夫吩咐了英国人的车夫赶车到监狱去，便坐上自己的快车，带着完成不愉快的义务的愁闷心情，坐在柔软的、在雪上难以转动的马车里随着英国人。

二十五

凄惨的监狱房屋和卫兵们及大门下的灯，虽然是有此刻遮盖着一切——入口、屋顶、墙壁的纯洁的白色的覆幕，却因为正面一排照亮的窗子而产生了比早晨更凄惨的印象。

威严的监狱长走到大门口，在灯光下看了发给聂黑流道夫和英国人的出入证，迷惑地耸动着有力的肩膀，但是，为了执行命令，邀了参观的人跟他走。他领他们先穿过院子，然后进了右边的门，由楼梯到了办公室。请了他们坐下，他问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他们效劳，知道了聂黑流道夫现在要会马斯洛发，便派了典狱去找她。他准备了回答英国人立即开始问他而由聂黑流道夫翻译的问题。

“这个监狱是建造出来容纳多少人的？”英国人问，“有多少被监禁的？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小孩？多少惩役犯？多少流刑犯？多少自愿跟随来的？多少病人？”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英国人和监狱长的话，没有深究它们的意义，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因为当前的会面而发窘。在他翻译给英国人听的话句当中，他听见了走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照这样的已有过许多次，典狱走进来，在他后面是扎了头巾、穿囚犯短袄的卡邱莎，他看见了她，感觉到难受的情绪。

“我要活，我要家庭，小孩，我要过人的生活。”这思想，当她没有抬起眼睛而快步地走进房间时，在他的脑子里倏忽闪过。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迎接她，他觉得她的脸色是严峻而不愉快的。这又像是她责备他时那样的。她脸色发红又发白，她的手指痉挛地扭着短袄的边，时而看他，时而垂下眼睛。

“您知道，有了减刑吗？”聂黑流道夫说。

“是的，监狱长说的。”

“所以，只要一接到公文，您就可以出来，住在您所愿住的地方。我们要考虑……”

她赶快打断他：

“我要考虑什么呢？伍拉济米尔·西蒙生到哪里，我也跟他到哪里。”

虽然是很兴奋，她却抬起眼睛看聂黑流道夫，迅速地清楚地说出这话，好像是事先预备好了她所要说的一切。

“真的！”聂黑流道夫说。

“哦，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他希望我和他在一起生活，”她惊惶地停住，更正自己，“希望我在他身边。我还能够希望什么别的呢？我应该把这个当作幸福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呢？……”

“二者必有其一：或是她爱上了西蒙生，完全不愿意接受我设想是我为她所做的牺牲，或是她还爱我，为了我的幸福而拒绝我，永远地破釜沉舟，把她自己和西蒙生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聂黑流道夫想，他感觉到羞耻。他觉得他脸红了。

“假若您爱他……”他说。

“爱不爱，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不管这个了。伍拉济米尔是很特殊的。”

“是的，当然，”聂黑流道夫说，“他是极好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了他，好像是怕他说得太多，或者她不愿说出一切。

“不，德米特锐·伊发诺维支，假如我不做您所希望的事情，您要原谅我，”她说，用她的斜视的神秘的目光望着他的眼睛，“是的，显然，这是应该如此的。您也必须生活。”

她正式向他说出了他刚才向自己所说的话，但现在他已经不想到这个，而是想到并且感觉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他不但羞惭，而且惋惜他和她在一起时所失去的一切。

“我没有期待这个。”他说。

“您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受苦呢？您已经受够了苦。”她说，并且奇怪地微笑了一下。

“我没有受苦，我觉得很好，并且我希望，假若我能够，我还为您服务。”

“我们，”她说了“我们”，看了看聂黑流道夫，“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做的事已经是那么多了。假若不是您……”她想说什么，但她的声音打颤了。

“你可用不着感谢我。”聂黑流道夫说。

“何必计算呢？上帝会替我们清算的。”她说，她的黑眼睛因为涌出来的泪而发光。

“您是多么好的女子！”他说。

“我好吗？”她含着泪说，可怜的笑容使她的脸光辉了。

“Are you ready?（你准备好了吗？）”英国人问。

“Directly.（就好了。）”聂黑流道夫回答，又向她问到克累操夫。

她约制了兴奋，平静地说了她所知道的：克累操夫在途中很虚弱，他立即被送到医院里去了。玛丽亚·芭芙洛芙娜很不放心，要求进病院做看护，但他们没有允许她。

“我能走了吗？”注意到英国人在等候，她说。

“我不说再会，我还要和您见面。”聂黑流道夫说。

“卜罗斯齐切（原谅我）。”她说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眼睛交遇了，在她的奇怪的斜视的目光和她不说“卜罗夏亦切（再会）”而说“卜罗斯齐切（原谅我）”时的可怜的笑容中，聂黑流道夫明白了，关于她的决定的理由的两个假设中，第二个是可靠的：她爱他，但她觉得和他结合，她便要破坏他的生活，但她和西蒙生同去，便是让他自由，于是现在她因为她做了她所要做的事而高兴，同时她又因为要和他分别而痛苦。

她握了他的手，迅速地转过身，出去了。

聂黑流道夫回头看英国人，准备同他走，但英国人在记事册里写着什么。聂黑流道夫没有打搅他，坐在墙边的木椅上，忽然感觉到异常的疲倦。他疲倦不是因为不眠之夜，不是因为旅行，不是因为兴奋，而是他觉得他因为自己的生活而异常疲倦。他靠在他所坐的椅背上，闭了眼，立刻酣熟地沉沉地睡着了。

“哦，现在愿意去看狱室吗？”监狱长问。

聂黑流道夫醒了，诧异着他是在什么地方。英国人写完了他的笔记，想看看狱室。

聂黑流道夫，疲倦而不热心，跟着他走。

二十六

走过门廊和令人作呕的臭走廊——在走廊上，令他们诧异地，他们看见了两个在地上小便的囚犯。监狱长、英国人、聂黑流道夫，由

典狱们陪伴着，走进了惩役犯的第一个狱室。在狱室里当中的板床上囚犯们都已经躺下了。他们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头抵头臂靠臂地躺着。当参观的人进来时，大家都响着镣链，在板床上跳起来站立着，闪耀着他们的新剃了一半的头。还有两个人躺着。一个是青年，脸发红，显然是在发热，另一个是老人，不停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年轻的犯人是否病了很久。监狱长说，是早上生病的，老人已经肚痛了很久，但没有地方可以移他，因为病房已经满了。英国人不赞同地摇头，并且说，他想向这些人说几句话，并要求聂黑流道夫翻译他所要说的。原来这英国人，在他的旅行的唯一目的——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与监狱——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即用信仰和赎罪去宣传得救。

“告诉他们，说基督可怜他们，爱他们，”他说，“并且为他们而死。假若他们相信这个，他们就得救了。”当他说话时，所有的囚犯都无言地站在板床前，手靠衣缝伸直着。“告诉他们，在这本书里，”他结束道，“这一切都说到了，有能够读书的吗？”

有二十多人是识字的。

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册皮面的《新约》，于是许多有力气的手连同坚硬的黑指甲从粗麻布衣袖下边互相拥挤着向他伸出。他在这间狱室里发了两册《福音书》，便走到另一间狱室去了。

在另一间狱室里是同样的事情。那里是同样的空气，恶臭难闻；同样地在前面的窗户间悬挂着圣像，在门的左边是同样的尿桶，并且是同样地臂靠臂拥挤地躺着，同样地大家跳起，伸直身躯，且完全同样地有三个人没有立起。两个爬起、坐着，一个继续躺着，甚至看也

不看进来的人；他们是病人。英国人完全同样地说了那些话，且同样地给了两册《福音书》。

在第三间狱室里传来了喊叫和骚动声。监狱长走进去，喊了："立正！"当门打开时，又是大家在板床前站得笔直，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他们带着愤怒变相的脸互相撕揪着，一个抓住头发，另一个抓住胡须。直到典狱跑到他们面前时他们才互相放手。有一个鼻子打出了血，流着鼻涕、口水、血，他用袍袖擦着；另一个理出被扯下的胡须。

"班长！"监狱长严厉地喊叫。

红脸的有力的人走上前。

"没有办法镇压他们的，大人。"班长说。用眼睛愉快地微笑着。

"我来镇压。"监狱长皱着眉说。

"What did they fight for?（他们为了什么打架？）"英国人问。聂黑流道夫问了班长，打架是为了什么。

"为了脚布，是拿了别人的，"班长说，继续微笑着，"这个打他，那个还手。"

聂黑流道夫向英国人说了。

"我想向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转向监狱长说。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监狱长说了："可以。"然后英国人取出自己的皮面《福音书》。

“请您翻译这个，”他向聂黑流道夫说，“你们争吵，打架，但基督，他为你们而死的，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我们的争执。您问他们，他们知道不知道，按照基督的法律，应该怎样对待侮辱我们的人。”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英国人的话和问题。

“骂了长官，他审问吗？”有一个斜视着庄严的监狱长疑问地说。

“打他，他就不要侮辱你了。”另一个说。

听见了几个赞同的笑声。聂黑流道夫把他们的回答向英国人翻译了。

“告诉他们，按照基督的法律，应该做的恰恰相反：假若有人打你这边的腮，你把那边的也伸过去。”英国人说，做出似乎伸出自己的腮的姿势。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

“让他自己试一试吧。”谁的声音说。

“他怎样打那边的还要伸出来的腮呢？”躺着的病人之一说。

“他这样地难倒你了。”

“好吧，试一试吧。”后面的谁说，快乐地发笑。大家不能约制地哈哈声充满了全室，甚至被打伤的也带着血和鼻涕哈哈笑了。病人们也笑了。

英国人不觉得窘，并要求向他们翻译，说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有信仰的人就变成了可能的、容易的事情了。

“您问，他们喝不喝酒？”

“当然喝的。”听到一个声音说，同时又有了哄笑和哈哈笑声。

这间狱室里有四个病人。对于英国人的问题：为什么病人不集合在一个狱室里？监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他们不是传染病人，有医药助理员看他们，替他们诊治。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看了。”一个声音说。

监狱长没有回答，领着进另一个狱室。门又开了，大家又站起来、安静了，英国人又发给《福音书》；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第五间，第六间，右边，左边，两边的狱室里。

从惩役犯那里他们走到流刑犯那里，从流刑犯那里走到地方政府的流刑犯那里，又走到自愿跟随来的人们那里。处处是同样的情形，处处是同样寒冷、饥饿、闲惰、患传染病、受侮辱、被监禁的人，好像野兽一样。

英国人散出了规定数目的《福音书》，便不再散发，甚至也不再说话了。惨凄的情景，尤其是窒息的空气，显然也消灭了他的精力，他走过各狱室，对于监狱长的关于各狱室里是什么样犯人的报告，只说着“all right（好的）”。

聂黑流道夫好像在梦寐中行走着，不能够拒绝再走，也不能走开，感觉着完全同样的疲倦和绝望。

二十七

在一个流刑犯的狱室中，聂黑流道夫诧异地看见了他早晨在渡船上所见到的那个奇怪的老人。这个发乱而满脸打皱的老人，穿着一件脏的、烟灰色的、肩头破烂的衬衫和同样的裤子，赤脚坐在板床旁的地上，严厉地怀疑地看着进来的人。他的憔悴的从脏衬衫的破孔里看得见的身体是可怜的、羸弱的，但他的脸却比在渡船上更加神思凝聚、严肃、兴奋。所有的囚犯，和在其他的狱室里一样，在长官进来时，都跳起来，站得挺直；老人却仍旧坐着。他的眼睛发光，眉毛愤怒地皱着。

“站起来！”监狱长向他喊叫。

老人没有动，只轻蔑地微笑了一下。

“你的奴隶们站在你面前。但我不是你的奴隶。你身上的封印……”老人指着监狱长的额说。

“什——么？”监狱长威胁地说，向他面前走着。

“我认识这个人，”聂黑流道夫连忙向监狱长说，“他为什么被捕？”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护照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不要送这样的人，但他们还是送了。”监狱长愤怒地斜视着老人说。

“啊，你似乎也是反基督军中的人吧？”老人转向聂黑流道夫说。

“不是，我是参观的。”聂黑流道夫说。

“怎么，您来看基督的叛徒怎样地蹂躏人吗？就是这里，你看吧。他捕了人，成群地关在小笼子里。人应该脸上带着汗吃面包，但他把他们关起来了；好像猪一样地喂他们，不给他们工作，让他们成为野兽。”

“他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黑流道夫说老人在批评监狱长，因为他监禁人们。

“您问他，按照他的意见，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这个问题。

老人奇怪地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

“法律！”他轻蔑地重复说，“他先抢劫了所有的人，占去了所有的土地，夺去了人们的所有的财产，收归他自己所有，杀死了一切反对他的人，然后写出法律，要别人不杀人不抢劫。他该先写出这个法律。”

聂黑流道夫翻译了。英国人微笑了一下。

“您问他，现在我们究竟要怎样对待窃贼和凶手呢？”

聂黑流道夫又翻译了这个问题。老人严厉地皱了眉。

“向他说，要他从自己身上拿下基督叛徒的封印，那时候，就不会有窃贼，不会有凶手。向他这么说吧。”

“He is crazy.（他发狂了。）”当聂黑流道夫翻译了老人的话时，英国人说，于是耸了耸肩，走出狱室。

“做你自己的事，不要管别人的事。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知道处罚谁，宽恕谁，我们却不知道，”老人说，“做你自己的长官，那时候就不需要长官了。”他补充说，“去吧，去吧，”愤怒地皱着眉，向滞留在狱室里的聂黑流道夫眨眼睛，“你看见了，基督叛徒的奴隶怎样地拿人喂虱子。去吧，去吧！”

当聂黑流道夫走到走廊时，英国人和监狱长站在一个空狱室的打开的门前，问到这间狱室的用途。

监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噢。”当聂黑流道夫向他译出时，英国人说，并且想进去。

停尸室是一间普通的小狱室。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亮了一个角落上堆着的行囊，木柴和右边板床上的四具死尸。第一个死尸穿粗麻布衬衫和衬裤，是身材高大的人，有小而尖的胡须和剃了一半的头。尸体已经僵硬了；紫色的手，显然是放在胸脯上的，被分开了，光腿也被分开了，脚向外伸着。在他旁边躺着一个穿白裙白褂的、光脚光头的、有细而短的发辫的、在打皱的小而黄的脸上有尖鼻子的老妇人。在妇人旁边又是一个穿紫色衣服的男人尸首。这颜色令聂黑流道夫想起了什么。

他走上前，开始看这具尸体。

小、尖、向上翘的胡须，坚实、好看的鼻子，白、高的额，稀少、鬈曲的发。他认出了相识的容貌，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

看见这个面孔是兴奋、愤慨、痛苦的。现在它是宁静、不动、异常美丽的了。

是的，这是克累操夫，至少，这是他的物质的实体所留下的遗迹。

“为什么他曾受苦？为什么他曾生活？他现在明白了吗？聂黑流道夫想，他觉得，这回答是没有的，除了死亡，什么也没有，于是他觉得难受。

没有和英国人告别，聂黑流道夫请了监狱长领他到院子里去，并且觉得必须单独在一个地方，以便思索他在这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于是他坐车回旅馆去了。

二十八

聂黑流道夫没有躺下来睡觉，在旅馆的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和卡邱莎的事情完结了。他是她所不需要的，这使他觉得悲哀而羞惭。但现在不是这件事使他苦恼。他的别的事情不但没有完结，而且比过去更加苦恼他，要求他有所行动。

他在这个时期所看见所知道的那一切可怕的罪恶，尤其是今天，在那个可怕的监狱里，那杀死了可爱的克累操夫的罪恶，胜利了，统治一切，他不但看不到征服这罪恶的任何可能性，而且甚至不知道如何征服它。

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成百上千被无情的将军、检察官、监狱长们监禁在恶臭空气中的被侮辱的人：他想起了那奇怪的、责骂官长的、

被当作疯子的、自由的老人，以及停尸间的、在愤怒中死去的克累操夫的美丽的如蜡的脸。先前的问题——是他（聂黑流道夫）疯了，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聪明而做出这一切的人疯了。带着新的力量摆在他面前，要求回答。

徘徊思索疲倦了，他坐到灯前的沙发上，机械地打开英国人赠他做纪念的《福音书》，这是他清衣袋时抛在桌上的。

“据说，这里有一切的解答。”他想，打开《福音书》，开始阅读随手打开的地方。

他读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是的，是的，这是真的。”他想，记起了只在他自己谦卑的时候，他才感觉过生活的安宁和喜悦。

五、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这个：‘凡是接待我的’——是为什么的？在什么地方接待？‘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他问自己，觉得这些话没有向他说明什么。“为什么要有磨石放在颈子上和深海里呢？不，这是不对的：不精确，不清楚。”他想起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曾有几次从事阅读《福音书》，这些地方的不清楚总是他不了解的。他又读了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说到绊倒，说到绊到的事是世上免不了的，说到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的处罚，说到小子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多么可惜呀，它是这么不贯串，”他想，“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点好东西。”

他继续阅读：

十一、因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十三、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要他们失丧，这不是父的意思，但在这里，他们却上百成千地失丧着。并且没有拯救他们的方法。”他想，更向下阅读：

二十一、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二十二、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二十四、才算账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二十五、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

二十七、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

三十、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

三十三、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就只是这样吗？”聂黑流道夫读完这些话时，忽然出声地说。他全部实体的内在声音向他说：“是的，只是这样了。”

聂黑流道夫发生了过着精神生活的人们所常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就是，最初他觉得是奇怪、矛盾，甚至玩笑的思想，在生活中常常找到了证实，忽然成了最简单、无疑的真理。现在他这样地明白了这个思想，就是从那使人们感受痛苦的可怕的罪恶中获得拯救的唯一而可靠的方法，只是要人们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因此是不能够处罚、不能够纠正别人的。他现在明白了，他在监狱和囚牢中所见的一切可怕的罪恶，以及那些造出这种罪恶的人们的安详的自信，只是因为人们想做不可能的事情：自己是罪恶的，却又去纠正罪恶。罪恶的人要纠正别的罪恶的人，并想用机械的方法达到这个。从这一切当中所生的结果，只是贫穷而贪婪的人们，把这种虚假的处罚别人和纠正别人做成自己的职业，而自己却堕落到极端，并且腐化那些被他们所蹂躏的人。现在他明白了，他所看见的这一切的恐怖是从哪里发生的，并且为了消灭这种罪恶，应该做什么。他所不能够找到的回答，就是基督给彼得的回答。这就是永远地饶恕一切的人，无数次地饶恕，因此，自己没有罪过因而能够处罚或纠正别人的人，是没有的。

“但这不会是如此简单。”聂黑流道夫向自己说，然而无疑地看到——虽然起初他惯于相反的看法，觉得这个奇怪——这不但在学理上是无疑的，而且是最实际的问题解答。这个通常的反驳，对于罪恶的人应该怎么办呢？让他们不受处罚吗？这现在已经不苦恼他了。假若能够证明，处罚减少了犯罪，纠正了罪犯，则这个反驳便是有意义的了；但所证明的是完全相反的，并且很明显的，某些人并没有权力去纠正别人，因此，您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就是不再去做那不但是无用而且有害的，不道德的，残忍的事。“你们多少世纪以来处罚了你们认为是罪犯的人。那么，他们被除尽了吗？没有被除尽，而且他们的数目，一方面因为被处罚所腐化的罪犯们，一方面因为拘禁及处罚

别人的罪犯们——法官、检察官、审问官、监狱官，反而增加了。”聂黑流道夫现在明白了，社会及一般秩序存在着，不是因为有这些审问及处罚别人的合法的罪犯，而是因为，虽然有这种堕落，人们仍旧互相地怜悯、互相地爱。

希望在这本《福音书》里找到这个思想的确证，聂黑流道夫开始从头读起。读完了总是感动他的“登山垂训”，他今天第一次在这个训诫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美丽的思想（它大部分是夸大的不可执行的要求），而是简单明白的实际上可以执行的训诫，它在执行时（这是十分可能的）将建立全新的、人类社会的机构，在这种机构中，不但是令聂黑流道夫那么愤慨的一切暴力都要自行消灭，而且人类可以达到的最高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实现的。

这种戒律有五条。

第一条，（《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是人不但不该杀人，而且不该对弟兄发怒；不应该认为任何人是无价值的“拉加”；若是同任何人争吵，便应该在把赠品，即是祈祷，带给上帝之前自行和解。

第二条，（《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节）是人不但不应该奸淫，而且不应该对妇女的姿色发生淫念，而且一旦和一个妇女结合了，便应该永远不背弃她。

第三条，（《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节）是人不应该对任何事情发誓。

第四条，（《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是人不但不应该以眼还眼，而且还要在打这边腮时，送上那边腮，应该饶恕侮

辱，安心地忍受它们，不要拒绝别人所请求的事情。

第五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至四十八节）是人不但不应该怀恨他的仇敌，不和他们打，而且还要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

聂黑流道夫注视着灯光，心不跳了。想起了我们生活的一切丑恶，他明白地设想着，假若人们根据这些戒律而受教育，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久未感觉到的喜悦充满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在长久的疲劳和痛苦之后忽然找到安静与自由。

他整夜没有睡觉，如同许多许多读《福音书》的人所有的情形一样，他读的时候，第一次了解了他读过多次而未注意的话的全新意义。他吸收了这本书中展示给他的那必需的、重要的、快乐的东西，好像海绵吸水一样。他所读到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似乎是确证了，并且使他认识了，他从前早已知道但不曾充分认识不曾相信的东西。现在他认识了而且相信了。

他不但是认识而且相信，人们若执行这些戒律，便将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幸福，并且他现在认识而且相信，每个人所唯一要做的事便是执行这些戒律，人类生活的唯一合理的意义便是在此，而且违背这些戒律即错误，便将引起处罚。这是由这全部教旨中产生的，并且特别明白而有力地在葡萄园里的比喻中被说明。

种葡萄的人，被派到葡萄园里来替主人工作，以为这园是他们自己的，以为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做的，而他们的事情只是在这个园里享受自己的生活，忘记了主人，杀死那些向他们提起主人，提起他们对主人的义务的人。

“我们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聂黑流道夫想，“怀着错误的信念，以为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以为生活是为了我们的享乐而给予我们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假若我们是被派到这里来的，那也是由于什么人的意志，并且有什么目的。但我们却认定，我们活着只是为自己的享乐，显然我们要遭遇不幸，好像不执行主人意志的工人也要遭遇不幸一样。主人的意志是表现在这些戒律中。一旦人们执行这些戒律，天国就要在地上建立，人们就将得到他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幸福。”

“‘你先去求天国和上帝的正义，其余的便将添加给你。’但我们在求‘其余的’，且显然没有得到它们。”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生的事业。刚刚完结了一个，另一个又开始了。”

从这一夜起，聂黑流道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不是因为他进入了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此以后他发生的一切对于他有了全新的和过去不相同的意义。

他的生活的这个新阶段将如何结束，将来的时间会表明的。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约合五千零六十七公里。——译者

[2] 事见A. D. 李聂夫著《在休息站》。——原作者

[3] 一种乳精饼干。——译者

[4] 狗爪是农民所吸的一种烟卷。用纸片卷成，一端弯曲如钩。——原作者

[5] 赫尔岑，一八一二至一八七〇，俄国革命著作家。——译者

[6] 此为越南之东京。——译者

[7] 一八〇九至一八九八。英国政治家。——译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托翁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代表性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影响深远。

高植（1911—1960）

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作家、翻译家。通晓英、日、俄文，尤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以高地为笔名与郭沫若联署翻译《战争与和平》，得到普遍赞誉，从此深耕于托翁著作的翻译。此后又陆续翻译了《复活》《幼年·少年·青年》《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贵族之家
Turgenev
[俄]屠格涅夫 著
丽尼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贵族之家

丽　尼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俄罗斯）屠格涅夫著；丽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485-1

I．①贵…　II．①屠…②丽…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2800号

责任编辑　刁俊娅

封面设计　樱　桃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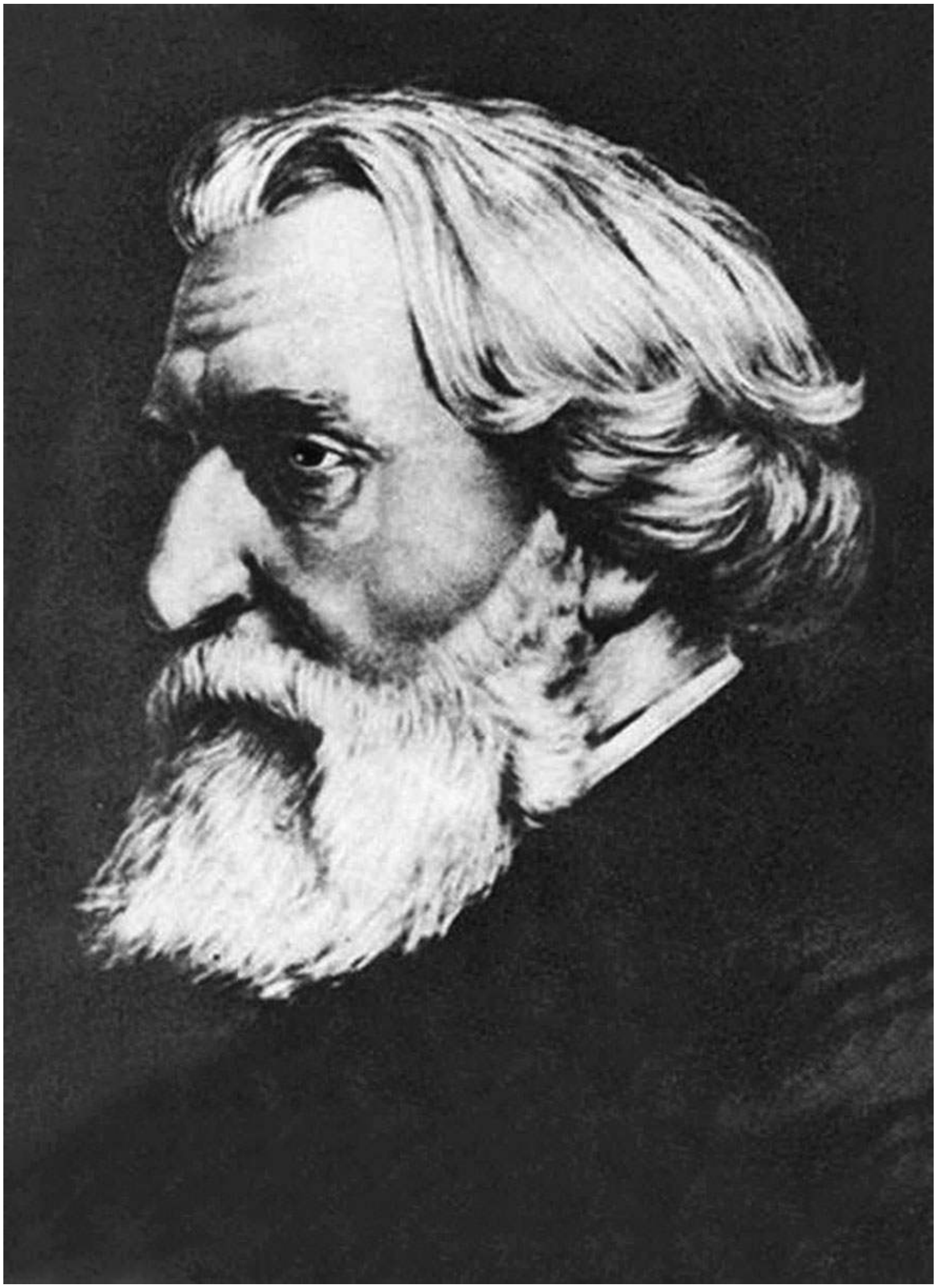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208千字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目　录

译者小引
总序
出版说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尾声
返回总目录

译者小引

一八五八年夏日，屠格涅夫从国外归来，在他的田庄斯帕斯科伊过了勤劳的四个月。到了冬天，当他回到彼得堡，来到他的朋友们面前的时候，他带来了一部小说的原稿，这就是“使得整个俄罗斯为之流泪”的那部小说——《贵族之家》。

小说发表于次年一月号的《当代》杂志，立刻为它的作者确立了第一流小说家的名誉。杂志的批评栏给它奉献了巨大的篇幅，女主人公丽莎的名字成了流行的用语，青年作者们把他们的作品羞愧地捧呈于这位作家之前，即便是一向只把屠格涅夫认为是随笔作家的冈察洛夫，这时也不能不把他当作小说家而对他侧目了。总之，如果屠格涅夫的其他大部分作品从读者那里所唤起的毁誉往往难得一致，至少对于这部作品，则无论他的友人和敌人，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贵族之家》的时代快过去了，新的人渐渐在俄国生长起来，而屠格涅夫的作品却对于那夕阳似的时代给予了无限诗意的描画，这，当然是会感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的。在一八五五年所写的《罗亭》里（在那时，屠格涅夫还不曾给他的无行动力的英雄安排一个光荣的死），作者已经对他的青年时代——理想主义的四十年代——做出了同情的然而同时是谴责的告别，而在这一部里，作者更以一个踏入了人生中年的人的温情，回顾了已经过去的青年时代的危机，那调子，也就更其亲切，而尤其更为惆怅了。

然而，这小说，也并不仅仅给那将要过去的时代以最后的凝视和伤悼。在这里，正如在作者的另外的长篇里一样，也表现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潮和其特殊的气息。拉夫列茨基不再是罗亭式的人物了，却是一个更有根基的人。拉夫列茨基，在不幸的打击之后，却还有坚强

的气力回到俄国来，“耕种土地”。这不是一个纯然的徒托空言者，不是一个罗亭式的没有根的、无家的俄国漂流者，他不仅耕种了土地，而且也该有自满的权利，因为，“他也尽可能地为着他的农民们图谋了并且保证了生活的利益”。

屠格涅夫自己，原是一个“顽固的西欧派”，所拥护的，不是信仰，却是理性，不是民族主义，却是人类主义，不是东方的正教，却是西方的文明，然而，为了使他的小说更忠实于时代的思想，他不惜借着拉夫列茨基的口宣说着自己所不能同意的斯拉夫主义，而使他所憎恶的潘辛将自己所拥护的西欧主义的思潮变成歪曲。[1]西欧主义者的罗亭，在这里堕落为潘辛一流的俗吏，而斯拉夫主义者的拉夫列茨基，却出现在胜利的光影里，成为改革农民生活的实行者了。当然，罗亭是不能变成潘辛的：罗亭所有的崇高的理想，在潘辛，一个俗吏，却绝不能有；而同时，斯拉夫主义者的拉夫列茨基，也绝不能成为“到民间去”的运动的先锋。

可是，忠实的艺术家而兼深刻的思想家的屠格涅夫对于这一历史的矛盾，却给予了一种极其光辉的解决：唯有对于人民生活有着真实的了解，才能说到西欧主义，不然，上焉者，会变成徒托空言而当与现实接触之际就只能逃避的罗亭式的英雄，下焉者，则简直变成潘辛式的俗吏；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斯拉夫主义者，也唯有在牺牲自己而图谋万人的福利之下，这才能够发现俄罗斯的独特的命运和使命。在这种意义上，屠格涅夫对于那永远怀着热情的米哈莱维奇，也许是寄托着深大的希望的。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屠格涅夫写出了一个过渡时代的英雄的命运。而在丽莎身上，他则创造了在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土地上所生长出来的最完美的女性的典型：诚实、虔敬、纯洁、崇高，有着善良的、

温厚的心田和坚强的、不可屈的意志。不十分美，然而却自然地可爱，不秉有特大的天赋，然而，却有着自己的思想。她不是一个爱国者，然而，她却爱着俄国的人民。丽莎在小说里的自我牺牲，就保证着未来的俄罗斯女性的一切更积极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普希金的《爱瑾·奥涅琴》里的女英雄泰狄亚娜之时，曾经说道："像这样美的、积极的俄罗斯女性的典型，在我们的文学中，是一直不曾被创造过的。"[2]然而，将屠格涅夫的丽莎当作了唯一的例外。在泰狄亚娜，是以自我牺牲、义务感而完成了她的美和积极性；在丽莎，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艺术家已经预言了新的女性的到来。而这种女性，在他的次一部小说《前夜》里，就果真到来了。

不幸的婚姻、幻灭的恋爱、诗和哀愁的调子，当然是使这小说得到最普遍的申诉的原因，然而，全体看来，以这作品本身的完美和谐，也就可以博得极大的称赞。不像在《罗亭》里，作者与主角的同情和谴责有时不能得到适当的调协，也不像在《前夜》里作者对于行动的英雄缺少表现，亦不像在《父与子》里，虚无主义者有时变成了可笑的人物，更不像在《处女地》里，作者的艺术的直觉弥补不了他与现实情形的隔阂……以一贯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细、平静的流水似的场景和动作，还有多半是自传式的实感和亲切，《贵族之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的艺术杰作。在这里，我们难得找出一个极其细微的错误的音符，也更难发现一个极小的不必要的场面。[3]

每一个人物，从被称为"俄罗斯的格丽卿"的女主人公丽莎起，以至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牝狮型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坚强而爽直的姑姑，懒惰而且自私的母亲，俗物潘辛和年老的、不幸的音乐家伦蒙，莫不出现于神奇的、艺术的光影里。不仅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个仆婢，甚至每一个动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读者的心里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短短的家族史的插曲，给我们复活了农奴解放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在那对于“好的往昔”的回忆里，我们看见了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斯制下的地主世界，那些只会说空话的老新党们是怎样脆弱，怎样在现实生活之中露出了原形。而这么相形之下，四十年代的英雄们就到底显现着无限的优越性了。小说中的每一段对话、每一处背景，也无不精美绝伦，奇妙地增加着一般的效果，并且适宜地遂行着特定的任务。俄罗斯的风景、荒废的地主的邸宅和庄园、沉静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温柔的私语和神奇的音乐……所有这些，只要和屠格涅夫的笔一经结合起来，就不知怎样产生出了不可思议的魅力。至于那有名的“尾声”，则是除了应用音乐的术语以外，在文字中再找不出恰当的赞美的。

在《罗亭》里，正如赫尔岑所说，“屠格涅夫是以上帝造人为榜样，依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罗亭”。《贵族之家》也可以算得屠格涅夫底自传成分极浓的小说之一例。拉夫列茨基，多半就是作者自己的写照。那平静的庄园生活，与屠格涅夫自己在斯帕斯科伊的羁囚之日是颇相类似的；西欧的倦游，使他想念着故国，有如拉夫列茨基底回到俄国来耕种土地；对于费雅度夫人的无望的恋情，使他在他的小说里不自主地露出了凄恻；而女主人公丽莎的原型，则据说正是他的一门远亲，而且日后也正如丽莎一样进了修道院的一个少女。当拉夫列茨基在小说的尾声里向他的后辈们告别的时候，他曾经说道：“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虽然有着悲哀，却并无嫉妒。”这，也正象征着屠格涅夫自己的心情：在当时，新的人已经上前来了，如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这些青年人们才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屠格涅夫在心情上虽然不能同他们调协，然而，在思想上却是不能不和他们谐鸣的。他已经到了中年，他惆怅于自己的青春已经失去，然而，他也正和拉夫列茨基一样可以自满，因为他不独不曾失去“善良的信仰、坚强

的意志和活动的欲望"，并且也不曾停止他自己的进展：在他的紧接着《贵族之家》而出现的《前夜》和《父与子》里，他所写的就不再是他自己的回忆，却是当前的青年的典型了。

屠格涅夫的文章承继着普希金的诗和明洁、果戈理的讽刺和丰富，加上他自己的抒情主义和忧郁，他将两位伟大的创业者所遗留下来的文学语言变成更纯熟、更洗练，而且更诗化。因此，这里的译文——尤其因为不是从原文直接译出之故——如果漏走了屠格涅夫，而只是用另外的语言讲了一个屠格涅夫所曾讲过的故事，那在译者自己，是不会觉得十分意外的。可是，译文虽然粗劣，译者却尽了他最大的慎重和努力，这是敢于向读者担保的。如能因为这点慎重和努力，和对于原作的热爱，或在某些方面的共鸣，使这译本还能勉强可读，使读者在读过之后还能略略窥见原作的面目，那就是译者最大的幸福。

译文所根据的是英译，一共有四种不同的本子：（一）拉耳斯顿译（W. R. S. Ralston: *Liza* ）万人丛书本；（二）伊莎伯尔·哈勃葛德译（Isabel F. Hapgood: *A Nobleman's Nest*）全集本；（三）康斯坦士·迦奈特译（Constance Garnett: *A House of Gentle Folks*）全集本；（四）达维斯译（F. D. Davis: *A Nest of Hereditary Legislators*）。除了最后一种间有脱落外，其他三种都是早有定评的好译本。就中，拉耳斯顿所译，既忠实且多神采，因为是作者的友人，所以根据的原文也是经过作者亲手订定过的，和他本间有出入，同时，长句和长段也多改成了短的；哈勃葛德的译本是以绝对忠实著称的；迦奈特也是有名的忠实译者。在译这书的时候，我的主要根据是拉耳斯顿译本，标点和段落，多依哈勃葛德，最后的校对，则对照迦奈特。如有三本各不相同

的地方，那就参看第四种译本，采取较近似的一种。有时，也参照熊泽复六的日译。

我不能忘记许多年来我每一次阅读这书的时候所得到的喜悦和感动。九年以前，我曾以幼稚的热情将这书译过一次，但是，幸而那草率的译稿不曾得到出版的机会，而且终于也不见了踪影。近年来，忠实而负责的译者渐渐增多了。把名著还它一个名著，不独是读者的企望，并且，也成了多数翻译者所努力的目标。至于我自己，虽然极愿在优异的译者们的后面做一个拙劣的追随者，但这目前的成绩却是不足道的。然而，我希望着我以后能有进步。

这一次的译文，动手于去年夏季，及至校印完毕，已到今年的初春了。全稿译成之后，得友人陆蠡先生对照法译，陆少懿先生对照日译，柳野青先生对照英译，逐字校读，荒煤先生校读最后的排印稿样，或提出各种译文间的参差，或对我自己的译文给予修辞上的指正，花费了他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是当特别感谢的；书中间杂的法语，在翻译之际，多就正于吴金堤先生；音乐术语，则多由贺绿汀、吕骥和张汀石三位先生给以鉴定，一并致谢。

最后，对于俄国的人名组织和称呼习惯，为了便于初读俄国作品的读者，在这里也略加解说。俄国人名，普遍由三部分组成，如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第一部分，费多尔，是自己的名，即教名；第二部分，是父名，伊凡诺维奇即指父亲名叫伊凡，而后面的语尾则意云“其子”；第三部分是姓。“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就是说这人姓拉夫列茨基，名费多尔，为伊凡的儿子。女性的名字也同样有这样的三个部分，不过父名的语尾则意云“其女”，如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即是这姑娘自己名叫丽莎维大，姓加里丁，是米哈伊尔的女儿。除这之外，也还有昵称，如费多尔被称成费狄亚或费

狄乌其嘉，丽莎维大被称成丽莎、丽赛大或者丽索其嘉。在称呼上，一般地，上对下，仅称其教名，或昵称；教名连父名，则表示客气，行于下对上，平辈间有交情者或仅仅相识者。所以，当拉夫列茨基称丽莎为“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就说道：“米哈伊洛夫娜怎么到你的头上来的？”以拉夫列茨基对丽莎的身份，仅称“丽莎”就行，原可不必这么客气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　译者

---

[1] 见本书第三十三章，潘辛和拉夫列茨基的辩论。在当时的俄国，思想界分为两派，西欧与斯拉夫派：前者由潘辛代表，认为“所有民族，本质全是相同的”，因此，在西欧所曾经历的一切，对于俄国，均当成为历史的必然；后者，为拉夫列茨基所代表的，则认为俄国自有它的“独特性”，因此，凡有改革，须先“认清国家的真精神”，可是，落后的斯拉夫派，所拥护的实际上只是沙皇和正教。

[2] 见一八八〇年六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塑像揭幕式中的演说。

[3] Sollogub伯爵和M. A. de Calonne的法译本*Une nich'e de gentilshommes*删去了第二十五章拉夫列茨基和米哈莱维奇重逢的一场。聪明的读者自然会知道这删削对于原著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

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

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

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 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

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张亚权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外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一

一个明媚的春日渐渐向晚了，蔷薇色的小云朵高高地浮在清澄的天空，像是永远也不会飘逝，只待缓缓地没入蓝天的深处去。

那是一八四二年，在O县首镇O市的僻街上，一家华丽住宅的开着的窗前，坐着两位太太：一位大约是五十多岁，另一位，则是已近七旬的老妇人了。

第一位，名字叫作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加里丁。她的丈夫，以前做过市检事官，在当时是被认为一个能干人的——性情刚愎、自信、固执，而且坚强——早在十年以前故世了。他受过相当优良的教育，在大学念过书，可是，因为出身于寒微的家庭，所以从幼年起就知道开拓前程和挣积家业的必要。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因爱而和他结婚的，他面貌既不难看，并且聪明懂事，在高兴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说极可亲近。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本姓帕斯托夫）在幼年间就成了孤儿，在莫斯科一间公立女塾住过几年以后，就回到离O市五十维尔斯特[1]的家族田庄坡克罗夫斯科伊来，同一个哥哥和一位姑姑住在一起。不久以后，哥哥到彼得堡供职去了，一直到那突来的死亡中断了他的前程为止，他始终以仅可过活的供养把妹妹和姑姑极力维持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继承了坡克罗夫斯科伊，可是她却不曾长久住在那里。在和加里丁结婚的翌年（他在几日之内就占据她的心眼儿了），坡克罗夫斯科伊就被用于交换了另外的一处产业，虽然在实际价值上占了便宜，可是，外观既不美观，也没有堂皇的住宅。同时，加里丁在O市也购买了房产，于是就和妻子在市内定居下来。房屋毗连着一所大的花园，花园一端挨近着市外的田野。“那么，”完全算不得田舍隐居生活的爱好者的加里丁就往往说道，“我们就实在没

有理由再往乡间跑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有多少次还私心追忆着她那美丽的坡克罗夫斯科伊那欢乐的溪流、平广的草原和青翠的林木，可是对于丈夫她是从来不会反对的，对于丈夫的智慧，对于他的世情的知识，她从来就有着最高的崇拜。而在结婚生活的第十五个年头，当他留下一儿两女，独自死去的时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对于她的房屋，对于城市生活，却都已十分习惯，再也没有迁离O市的意思了。

在青年时代，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是享过金发美人之誉的，而现在，虽然到了五十之年，她的容颜也还并非没有动人的力量，虽然那秀美的轮廓已经稍显臃肿而且模糊。与其说她心地温良，倒不如说她生来多情善感，甚至在这样的成年，她也还保持着“女塾小姐”的习惯：极端任性，且易激怒，如果有什么不称意的事情，甚至还可以哭叫起来的。可是，如果在心满意足，没有人反对她的时候，她也能变得温柔，而且极为和蔼。她的房屋是市里最舒适的，家财也颇为丰富，大部分是丈夫所挣积下来，其余则是她自己所继承的产业。两个女儿跟在她的身边，儿子则正在彼得堡一所最完美的政府学校里受着教育。

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坐在窗前的那位老妇人就是她父亲的妹妹，曾在坡克罗夫斯科伊和她一同消度了那么许多寂寞的岁月的，她的名字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帕斯托夫。她是被视作一个怪人的，有着坚强的性格，有什么话就直说出来，一点儿不留情面。虽然并没有什么钱财，但是举动之间却好像是家藏百万的财主。她与已故的加里丁无论怎样也合不拢来，当她的侄女嫁给他以后，她就回到自己的微小的田庄上来，在农民的烟熏的茅舍里过了整整十个年头。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害怕她的，她身材矮小，鼻子尖凸，虽在老年，头发

也还是漆黑，眼光仍然锐利。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走动起来非常矫捷，胸部挺直，说话也疾速而且清楚，声音高而且锐。她老是戴着白色的头巾，穿着白色的短外套。

“你在干什么呀？”她突然问道，“你叹息些什么，我的妈妈？”

“没有什么，”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多么可爱的云啊！”

“那么，你是替云头伤心，是不是？”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没有回答。

“盖德奥诺夫斯基干吗没有来呢？”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说着，疾速地舞动着她的织针。她正在织着一条大的花绒肩巾。“他真会跟你一块儿叹息的呢！要不然，他也许会跟你扯些无聊的胡说。”

“您说到了他老是多么苛刻呀！赛尔该·彼得罗维奇真是一个——一个顶可尊敬的人呢。”

“可尊敬！”老妇人谴责地重复了。

“再说，他对我那死去的丈夫该是多么热诚啊！”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继续说，“真的，直到如今，只要他一想到他就没有不感动的。”

“他应该！是你丈夫把他从污泥里牵着耳朵牵出来的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咆哮着，手下的织针移动得更为疾速了。

“他装得那么个谦逊相，”一会儿以后，她又继续着，“他的头发全白了，可是，一开口就离不了说谎、进谗。哈哈，是一位参议官呀！

再说，还是个牧师儿子[2]呢！什么好货色！”

“谁又没错儿呢，姑姑？自然，他有他的缺点的。赛尔该·彼得罗维奇没有受到好的教养——老实说，法语是不会说的，可是，无论您怎么说，他总是个和气人吧。”

“着他会拍你，会舐你。法语不会，那倒算不了什么错。我自己对于那种法语也就不高明。他索性什么语都不会，那倒好了，那么，他也就说不了谎。哪，他倒来了——说鬼，鬼就到——”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说着，朝街心望了一眼，“正在那儿大步走着呢，你那和气人儿。那么瘦长瘦长的腿，真像个鹭鹭脚！”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理了理自己的卷发，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做着鬼脸望着她。

“哪哪，怎么？那儿可不是一根白头发？那不行呀，我的妈妈！你真得管教管教你那帕拉西迦呀！她的眼睛生到哪儿去啦？”

“哦，姑姑，您真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嗫嚅着，愠怒地，用手敲着她的座椅的靠背。

“赛尔该·彼得罗维奇·盖德奥诺夫斯基！”一个面颊红润的小家奴跳进门来，高声报告着。

---

[1] 俄里，合1.067公里。——译者

[2] 在俄语中为不甚恭敬的称呼。——译者

二

一位身材高长的人走了进来，穿着整洁的黑礼服、未免太短的裤子，手上戴着灰色的羚羊皮手套，颈上套着两条领巾——外面一条黑的，里面一条白的。他身上的一切，从那端正的脸面和细心梳光的鬓发，以至那没有后跟的、行动起来绝不咯吱咯吱的皮靴，一切都显示着礼仪和中节。他先对屋子里的主妇鞠一下躬，于是又向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敬礼，然后，就缓慢地脱下手套，走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面前，恭恭敬敬地把她的手吻了两次，这之后，才不慌不忙地坐到一只安乐椅上，一面微笑地搓着两手的指尖，一面问道：

“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可好？”

“好，”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她在花园里。”

“爱伦娜·米哈伊洛夫娜呢？”

“莱诺其嘉也在花园里。您可有什么新闻？”

“怎么会没有呢，太太，怎么会没有，”客人慢慢地眨眨眼，把嘴唇噘了噘，“哼，真是新闻呢，如果您高兴，这真是个骇人的新闻。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来啦。”

“费狄亚！”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惊叫着，“得了吧，我的老子！您可又在造谣？”

“一点儿也不，姑太太，是我自己亲眼得见的。”

“那也算不得什么证明。”

“他长得更结实了，”盖德奥诺夫斯基继续说着，好像简直没有听见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批评似的，“他的肩膀比从前更阔，脸也比从前更红润啦。”

“更结实？”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徐缓地喟叹着，“好像他的罪还没受够，还要长得更结实呢。”

“真的，太太，”盖德奥诺夫斯基继续着，“无论换个什么别的人，处在他那种境遇，真会再也露不出脸来啦。”

“那为什么？我倒想知道，知道，”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插口进来，“多无聊的话呀！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来——您可要他怎么办？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可责备的！”

“如果妻子行为失检，太太，假如您容许我这么说，那么，做丈夫的总是该受责备的。”

“你这么说，我的老子，不过因为你自己从来就没有讨过老婆。”

盖德奥诺夫斯基的回答只是一个勉强的微笑。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

“我可不可以问问，您那漂亮的披肩是织给谁的呢？”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对他扫了一眼。

“织给谁呀？”她咕哝起来了，“就织给那不造谣、不撒谎、不使诡计的人，假如世上真有那种人的话。费狄亚，我完全知道他。他有什么可责备的？唯一的就是他不该放纵他那老婆。自然啊，恋爱结婚。从那种恋爱结婚会有什么好的——”老妇人说着，斜瞟了玛丽亚·狄米

特里埃夫娜一眼。于是，站起来，又继续说道：“现在，亲爱的小老子，随你向什么人磨牙去吧。就是向我，也成。我走啦，我再也不妨碍你们。”说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就走了出去。

“她老是那样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目送着她姑姑的背影，“老是那样。”

“在她那样的年纪，有什么办法呢？”盖德奥诺夫斯基说着，“您瞧，她老爱说‘不使诡计的人’。可是，这年头儿，谁能不使诡计？这是时代精神呀！我有个朋友，一位很可尊敬的人，并且，也可以说，一位很有身份的人，他就惯常说道：‘这年头儿呀，就是一只母鸡想捞一粒谷，也得使使诡计——它得等着个机会，拐上这么好几个弯儿，这才一溜烟儿扑上去。’可是，亲爱的太太，当我一瞧见您，我就看出您有着怎样的天使般的性格。您可以让我吻吻您那雪白的小手儿吗？”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微微笑了，把她的肥胖的手伸向了盖德奥诺夫斯基，小指头还妩媚地张开了来。他把嘴唇接了上去，她就把座椅移得更近一点儿，略略向他偏过头来，低声问道：

“那么，您是看见他的了？他真是——没有怎样吗？精神好？快乐？”

“他快乐极啦，精神好极啦，太太。”盖德奥诺夫斯基回答着，细声地。

“您可知道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

“不久以前还在巴黎，太太。现在，我听说，又走了，到意大利去了。”

“真可怕呢——费狄亚的境遇。我真不晓得他是怎么受过来的。自然，不幸，谁都有。可是，他的事情，简直闹得全欧洲都知道啦。”

盖德奥诺夫斯基叹息了。

“可不是，太太。正是，太太，哪，听说，她还跟艺术家们、钢琴家们轧朋友呢。那是些什么人呢？时髦话，就叫作狮子、猛兽呀！她全然没有一点儿羞耻之心了……”

“真是很——很可悲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低语着，“尤其因为，这是我们的一门亲戚。您自然知道，赛尔该·彼得罗维奇，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远房的表弟呢。”

“当然，太太。您家里的事，我怎么能不晓得呢？真的，太太！”

“他会来看我们吗——您以为？”

“也许会吧，太太。可是，我听说，他预备到他乡下的田庄去。”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把眼睛望着天上。

“啊，赛尔该·彼得罗维奇，赛尔该·彼得罗维奇！一想到这，我就想起来，我们女人的行为该多么谨慎啊！”

“也有各种各样的女人，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不幸，有一些生性轻浮……并且，年龄也有关系。再说，从幼年起，就没有好根基。”说到这里，赛尔该·彼得罗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折好的蓝格手巾来，开始抖开，“那种女人，当然，有的是，”在这里，赛尔该·彼得罗维奇把手巾的一角揩揩左眼，又揩揩右眼，“可是，一般地说，假使

我们想一想，那就是说……唉，在市内灰尘真是多得出奇。”他就像这样结束了。

“妈妈，妈妈，”一个十一岁的美丽的小女孩跑进屋来，叫着，“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骑着马上我们家来啦！”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站了起来。赛尔该·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并且鞠着躬：“我向爱伦娜·米哈伊洛夫娜问好。”说着，就谨慎地退到一个角落里，专心地擤着他那又长又直的鼻子去了。

“他有一匹多可爱的马哟！”小姑娘继续说着，“他刚刚在花园门口，告诉我跟丽莎，说要骑到前门口儿来的。”

马蹄的得得声可以听见了。一位雄赳赳的骑士，跨着一匹漂亮的栗色马，在街心出现，停在开着的窗口。

三

“您好，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骑士叫着，声音响亮而且愉快，“您可喜欢我这新买的马？”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走到窗口去。

“您好，涡德玛尔！啊，多漂亮的马呀！你从谁那儿买来的？”

“从我们那位马官那儿。他敲了我一杠子，那混蛋！”

“它叫什么名字？”

“奥兰多。可是那是一个蠢名字，我得把它改过。Eh bien eh bien mon garçon（好啦，好啦，小子。）多么不安静的畜生呀！”

马嘶着，踢着，喷着白沫。

“来摸摸，莱诺其嘉，别害怕。”

小姑娘把手伸出窗外，但是奥兰多却突然竖立起来，并且跳到一边去。可是马上的骑士却并不惊惶，他用膝头把马控住，在它的颈上挥了一鞭，不顾它的反抗，又把它逼到窗口来。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当心呀！当心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不住地叫着。

“再来摸吧，莱诺其嘉，”骑士又说着，“我再不许它撒野了。”

小女孩又把手伸了出去，胆怯地摸摸奥兰多的颤动的鼻子。马儿仍然不安地颤抖着，不断地嚼着口铁。

“好极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赞叹着，“现在，下来吧，进里边来。”

骑士巧妙地把他的骏马疾速一转，把马刺一蹬，就驰入街心，转过前庭来了。一转眼，他就穿过了前堂，挥着鞭子，来到了客厅。而同时，在另一房门口上，也出现了一个窈窕、优雅、黑发的十九岁的姑娘，那就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年长的女儿——丽莎。

四

那年轻人，我们的读者方才已经认识过的，名叫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潘辛，在彼得堡内务部供职，所干的是一种特殊职务。他到O市来，是为了执行一件临时的公务，受着他的远亲县长松伦堡将军的指挥。

潘辛的父亲，一位退职的骑兵中尉，有名的赌客，面容消瘦，眼光柔弱，嘴唇痉挛，一生只在上流社会里鬼混，两个京城里的英吉利俱乐部[1]他是时来时往。被人认为机警，并不可靠，可是，却也很有趣味，很得人欢心的角色。然而，空有许多机警，他却无时不是濒于赤贫的境况。而终于，对于他的独一的儿子，只留下了一份微薄而且困窘的家业。

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位儿子的教育，他却依着他自己的样子，颇费了一番苦心。年轻的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法语说得绝妙，英语也很好，德语却很糟——这是当然的，真正有教养的人当然不屑于会说一口很好的德国话。可是，间或来这么一两句，尤其在玩笑打趣的时候，那却可以容许，“C'est même très chic（这也很俏皮的）”，像一般彼得堡的巴黎人们所说的。在十五岁的时候，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就已经知道怎样全无窘态地进入任何华贵的客厅，怎样在一举一动之间都能愉快潇洒，并且，怎样在恰当的时候告辞出来。老潘辛为他的儿子攀上了许多有势的交情，在两局之间洗牌的期间，或者在一次大获全胜以后，他总不放过一次机会对那些也喜欢玩玩牌的贵人们吹嘘吹嘘他的年轻的儿子。

而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自己呢，当他还在大学里，还不曾以“优异生”的身份毕业以前，就已经结识了好几位贵家的青年，出入豪门了。他到处受人欢迎，因为他既面貌极姣好，又举止颇风流，善于逢迎，往往有着好的气色，并且任何事情都能应付裕如。该恭敬的地方，就必然十分恭敬；可倨傲的场合，也竟能全不逊让——总之，是一位绝妙的同伴，un charmant garçon（一个可爱的孩子）。

被应许的王国是展开在他面前的。他很快地就参透了人情世故的秘密。他知道怎样使自己对于一切世故的典则均充满着真实的尊重，他知道怎样用玩世的严肃来对付一些无聊的事情，同时对于一切的重要事情又知道怎样装出满不在意的神态。他跳舞跳得绝妙，装束正如一个英国人。一个短时期之间，他就名满彼得堡，被誉为最可爱、最机警的青年人之一了。

老实说，潘辛也实在是机警的，不亚于他的父亲。而同时，他也是天生的才子。无论什么事，对他总不会太难：他唱歌极漂亮，绘画有魄力，也能写诗，在舞台上又是演剧的能手。他还刚刚不过二十八岁，可是已经是一位侍从官，并且位分也颇不低微。他对于自己，对于他的智能、伶俐，都有着坚强的自信。他勇敢地、快乐地一往直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人生之流，在他好像是油般平稳。他自信任何人对他都能发生好感，无论老少，他自以为他能深深地捉摸人类，尤其是女人们——她们的通常弱点他是真能捉摸得住的。

作为一个对于艺术全不陌生的人，他时时也感觉内心充满着热情、感激和狂放，因此，也就容许了自己的不拘小节：他过着不甚规律的生活，间或也和上流社会所不齿的人们交往，总之，是放浪形骸罢了。可是，在他的最深灵魂里，他却是冷酷而且狡猾，就是在无节制的放浪里，他那锐利的褐色小眼睛也往往是警戒着，而且留神着

的。这么一位勇敢的、不拘形迹的青年是无论怎样也不会完全忘形，不会完全激动的。但是，平心而论，他却也从来不曾夸耀过他自己的胜利。

一到O市，潘辛马上就成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家里的座上客，而不久以后，就使自己在这里完全和在自己家里一样。至于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自己呢，她则以为在这世上能够和他相比的人就简直没有。

潘辛和所有在座的人和悦地行礼，跟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和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握手，轻轻地拍拍盖德奥诺夫斯基的肩，于是在足跟上打了一个旋转，抱住莱诺其嘉的头，在她的额上落了一吻。

“那么烈的马，你骑着不怕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问他。

“我请您原谅，它实在是安静得很的。可是，我得告诉您我真的怕什么，我就怕跟赛尔该·彼得罗维奇玩牌。昨晚，在拜奈里特生家，他简直把我剥得一文不剩了。”

盖德奥诺夫斯基尖声地、谄媚地笑了。他想阿谀一下这位漂亮的、年轻的彼得堡来的官员，而且又是县长的宠儿。在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谈话的时候，他就往往提到潘辛的优异的才能。“我怎么能不称赞他呢，”他解释道，“哪，这么一位青年人，在最上等的社会里大大成功，办起事来，简直可以为人表率，可是自己却一点儿也不骄傲。”真的，就是在彼得堡，潘辛也是被认为一位干员的。在他的手下，所有公事，正如风卷残云。可是正如一个通达世情的人所做的一样，他对于自己的劳绩，不过偶而打趣似的提提，也并不特别重视，

然而，这却真是一位“实行家”。上司们就喜欢这样的下属，而他自己也从不怀疑，假使他高兴来那么一下，做上大臣也是不成问题的。

“您真说得出呢，我赢您钱。”盖德奥诺夫斯说着，“可是，上星期，是谁赢我十二卢布去啦？还有——”

“混账，混账！”潘辛用一种厮熟的但是近于轻蔑的神气打断了他，于是，把他扔开，一直走向丽莎来。

“我在这儿找不到那《奥伯朗》[2]序曲，”他说着，“拜奈里特生夫人夸口着她那儿什么古典音乐全有，其实，除了些波罗加[3]和华尔兹[4]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可是，我已经写信到莫斯科去了，一星期以后，您就可以得到那个序曲。啊，我忘啦——”他继续说着，“我还没告诉您，昨儿我写了一首新的罗曼斯[5]，音乐和词儿全是我自己的。您可要我唱给您听？我自己不知道怎样，拜奈里特生夫人说是非常美，可是她的话算不了什么，我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怎么样，我看还是等一会儿再唱吧。”

“为什么要等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干吗不现在呢？”

“您的意旨就是我的法律。”潘辛回答着，明朗地、甜蜜地一笑——那笑容来得快，去得也促——于是用膝头把一只椅子推到钢琴边上，坐了下来，在键盘上敲了几个音节，就开始唱起他的罗曼斯来了。他把每一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

寒月浮中天，
愁云停天顶。
波涛自沉吟，

阳光映海心。
我的心海呀，是如此不宁，
你呀，你是我心海的月影，
你使我永怀欣幸，
我为你长驻愁颜。
我无怨言，
任爱情的怆痛给我严惩，
我心苦闷，
但你呀，你却如幽月清冷。

唱到第二句的时候，潘辛用着非常的表情和强烈的情感，在那暴风雨似的伴奏里面，简直可以听见海浪的翻腾。而唱到“我心苦闷”以后，他就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把眼睑低垂下来，而歌声也就渐渐低沉，缓缓消逝了。歌唱完毕，丽莎称赞着那情调，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道：“美极啦！”盖德奥诺夫斯基则甚至叫了起来：“简直教人销魂！词既美极，曲也绝妙！”莱诺其嘉也用着稚气的崇拜盯着歌者。总之，这位年轻才子的杰作使得所有在座的人皆大欢喜。

可是，在客厅门外，在那门廊里边，却立着一个低头聆听的老人，他是刚到的。从他那脸上的表情和肩头的耸动判断起来，潘辛的罗曼斯美则美矣，但是却不曾给他多少乐趣。等了一会儿，用一条粗布手巾打打脚上的灰尘以后，他突然把眉毛深锁，嘴唇也阴郁地紧闭着，已经够伛偻的背部更屈了下去，就徐缓地走进了客厅里来。

“啊，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您好呀！”潘辛第一个叫出，急忙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可没料到您在这儿，不然，无论怎样我也不敢当着您唱我那罗曼斯。我知道您不爱轻浮音乐。”

“我没有听见。”新来者用着拙劣的俄语说着。于是，对着所有的人全都行过礼以后，他就局促而呆板地立在房间中央。

“麦歇[6]伦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道，“您是来给丽莎上音乐课的吧？”

“不。不是给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是给爱伦娜·米哈伊洛夫娜。”

“啊，是的，好极啦！莱诺其嘉，跟伦蒙先生上楼去。”

那老人正要跟着小姑娘出去，潘辛却突然拦阻了他：

“教完课可别走啊，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他说道，“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跟我要合弹一曲贝多芬[7]的奏鸣曲[8]——四手合弹的。”

老人模糊地喃喃了一些什么，可是潘辛却继续用着发音糊涂的德语说道：“您献给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的那个神圣的康塔塔[9]，她已经给我瞧了，很美。请您别以为我就不会鉴赏严肃的音乐，完全相反的。当然，那种东西有时不免沉闷，可是，另一方面，却是有益的。”

老人变得面红耳赤，斜望了丽莎一眼，于是急促地走了出去。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请求潘辛把他的罗曼斯再唱一回。可是他却宣称，他不高兴去冒犯那学究般的德国人的耳朵，并且提议和丽莎去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去。这样，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只有叹息了，自己便向盖德奥诺夫斯基提议到花园散散步去。“我想，”她说道，“跟您谈谈我们那可怜的费狄亚，还要请求您的忠告呢。”盖德奥诺夫斯基

微微一笑，鞠了一躬，用两个指尖把那帽子夹了上来——帽檐上还躺着他那整洁的手套——于是，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一同退出了。

潘辛和丽莎留在房里。她把奏鸣曲谱子拿来，展开，两个人默默地坐在钢琴旁边。同时，微弱的钢琴声从楼上传了下来，那是莱诺其嘉的不稳定的小手在弹着音阶练习。

---

[1] 时髦的俱乐部，名为英吉利，其实是全无英吉利风的。——译者

[2] 德国作曲家韦伯（Weber，1786—1826）所作歌剧。按奥伯朗在欧洲传说中为仙王，文艺作品取材此于者颇不少，莎翁剧《仲夏夜之梦》即其一。——译者

[3] polka，舞曲之一种，源于波西米亚。——译者

[4] waltz，三拍子的旋舞曲，但华尔兹也有并不是为跳舞而作的。——译者

[5] romance，在音乐用语中，为乐式之一种，多为抒情的。——译者

[6] 法语“先生”之音译。——编者

[7] Beethoven（1770—1827），世称乐圣，所作奏鸣曲、交响乐、歌剧，均达音乐想象之极峰。——译者

[8] sonata，一种规模较大的器乐曲，通常由三个或四个乐章组成。——译者

[9] cantata，歌乐之一种，规模宏大，如器乐中之奏鸣曲。多为宗教性质。——译者

五

克利斯托弗·特阿多尔·哥特奈布·伦蒙，于一七八六年生于撒克逊王国善尼兹市一个贫苦乐人的家庭，父亲吹号角，母亲弹竖琴。他自己，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练习着三种不同的乐器。在八岁时，他变成了一个孤儿。到十岁，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艺术来挣一点儿面包了。许多时候，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在各种地方演奏——在酒店里，在市场里，在农民的婚宴席上，或在跳舞厅里。终于，他得到机会，加入了一个管弦乐队，一步一步地慢慢升着，最后升到了指挥的地位。虽然在表演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天才，但是，对于音乐他却有着深邃的理解。

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侨居到俄国来，是一位大田主把他请来的。这位贵族，虽然自己对于音乐并无好感，可是，因为爱好铺张，也设了一个乐队。伦蒙在这家里待过七年，做着乐队指挥，临去的时候，还是和来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那位田主既把所有的家财完全荡尽，起先还答应给他一张支票，可是后来连这也不肯给了，终于，是什么也不曾给他，就把他撵掉。别人劝他不如离开这个国家，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就从这俄国——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黄金国的俄国——花子似的跑回家去。他决意留下来，试试他的命运。

二十年来，这可怜的德国人就这么继续寻找他的幸运：他找到各种贵族主顾，住过莫斯科，也住过许多城市，他耐心地忍受着艰难，备尝着困苦，冰上的鱼似的刻苦奋斗着。可是，就是在最难耐的贫苦里面，荣归故国的念头也从来不曾离弃过他，这是他的生命的唯一支柱。然而，命运却连这最后而又最初的祝福也不想赐给他了：在五十岁的年纪，贫病，早衰，他浪游到了O市，并且只有终老在这里了，

以教课维持可怜的生活。脱离这可诅咒的俄罗斯苦海的一切希望，到这时候是完完全全地成为泡影了。

伦蒙的仪表是于他不利的。他身材瘦小，肩头突出，胛骨歪斜地高耸，胸脯低凹，脚是又大又扁，手上凸着青筋，僵直的手指尖上嵌着可怕的暗蓝色的指甲。他的脸上满是皱纹，面颊陷落，紧闭的嘴唇老在牵动，好像常在咀嚼什么。这和他的惯常的沉默结合起来，就使他生出一种近于凶恶的形象。他的灰白的头发一束一束地挂在他的低矮的额前，小而凝滞的眼睛发着幽光，正如刚被湮灭的黑炭。他的行动是笨拙的，每一起步总使笨重的身体左右摇晃。他的有些动作使人想起笼里的猫头鹰，当它发觉有人看它的时候，它会做出那种笨拙的抗御，然而它那沉睡的、胆怯地眯着的大黄眼睛，实在是什么也难看清。亘古的、无情的苦难在这可怜的音乐家身上印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那本来“得天不厚”的身材上面又加上了歪曲和摧残。

可是，不管这一切，无论谁，如果能够不抱第一印象的成见，那么，在这半毁的灵魂里，是一定能够发现出诚实、善良和非凡的品质来的。巴赫[1]和亨德耳[2]的热情崇拜者，艺能精湛，秉有活泼的想象和条顿人种所特有的奔放的思想，这位伦蒙，如果命运给他安排的是另外的境遇，那么，也许有一天——谁能说定呢——他竟能列入他本国的伟大作曲家之林的吧?

但是，他可不是生在福星之下的！他作过不少乐曲，但从来不曾有幸看见他的任何乐曲发表出来。他不会谄媚逢迎，不善周旋应付。有一次——那是许久许久以前——他的一个朋友，同时是他的赞美者，也是一个德国人，也是一个穷汉，确曾自费给他印行过他的两部奏鸣曲，可是它们全部被堆在音乐书店的地窖里，一直不曾有人动

过。无声无息地，它们消失了，一点儿痕迹也不曾留下，就像有什么人把它们在黑夜之间扔到水里去了一样。

终于，伦蒙对于一切都告诀别了。暮年压倒了他，他枯萎了，他的心僵硬了，正如他的指头也僵硬了一样。在这O市，孤孤单单地，除了他从孤老院里取出的一个年老厨娘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伴侣（他从来不曾结过婚），他住在离加里丁家不远的一间小屋里，他每天走许多路，念着圣经、新教圣歌集和释勒格耳[3]所译的莎士比亚。

许久以来，他什么也不曾作过。可是，显然是丽莎——他的最得意的学生——使他兴奋了。就是为她，他作了潘辛所提起的那首康塔塔。歌词大都是从圣歌里面选集的，有几节却也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乐曲分作两个合唱，一个快乐，一个哀愁，结尾则合二为一，一同庄严地唱道："仁慈主上帝，怜悯吾罪人，赐圣火俾吾等摒除邪思俗虑！"首页上精细地甚至艺术地写着的是："唯义人为善。圣歌。献给吾亲爱的弟子丽莎维大·加里丁小姐。师C．T．G．伦蒙作。"在"唯义人为善"和"丽莎维大·加里丁"周围，还加上了一道光圈，下面所写的是"Für Sie allein（为您一人）"。就是因为这个，伦蒙在那时才涨红了脸面，并且斜睨了丽莎一眼。当潘辛在他面前提到他的康塔塔的时候，他是感觉深深受了创伤的。

---

[1] 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大作曲家，作风庄严浑厚，为世所称。——译者

[2] George Frederick Handel（1685—1759），德国大音乐家，所作以神乐曲（oratorio）为最著，为世界宗教音乐作者之第一人。——译者

[3] August Wi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德国著名批评家，权威的莎士比亚学者及译者，在这方面的名著为《关于戏剧艺术与文学的演讲》。——译者

六

潘辛弹了奏鸣曲的开首几节，响亮地，很有把握地（他弹的是低音部），可是丽莎却并不开始她的部分。他停下来，看着她。丽莎的眼睛也正直直地凝视着他的，表示着不快。她的唇间没有笑意，整个的面颜也是严厉的，几乎是忧愁的。

“你怎么啦？”他问。

“您为什么不守信约呢？”她说，“我把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的康塔塔给您瞧，是约好过您不向他说的。”

“原谅我，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我是无心说出来的。”

“您伤了他的心，也伤了我的。今后，他会连我也不肯相信的了。”

“教我怎么办呢，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从我顶小的时候起，我就见不得一个德国人，见到了就忍不住要捉弄捉弄的。”

“您说什么话，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这个德国人是一个可怜的、寂寞的、伤心的人，你竟对他没有一点儿怜恤！你还忍不住要捉弄捉弄他！”

潘辛有点儿不安起来。

“你是对的，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他说着，“全错在我这改不掉的轻浮性子。别——别说吧，我自己深知我自己。我这轻浮性子给我坏过不少的事。就为这，别人全把我看作自私自利的了。”

潘辛停了一停，无论谈话从什么地方开头，只需几个转弯，他就把它绕到自己身上来了。于是，一切的话就好像情不自禁地流涌出来，说得那么漂亮，那么温柔，并且那么恳切。

“就说在你们家吧，”他接着说道，“你妈妈，实在地，待我真好，她真是好心眼儿的；你呢——不，我可说不定你对我是怎样想法；说到你们姑太太，我知道她就简直看不惯我。一定又是我的什么愚蠢的、无心的话冒犯了她。她是不喜欢我的，是不是？”

“是的，”踌躇了一会儿以后，丽莎回答说，“您不大逗她喜欢。”

潘辛的手指在键盘上迅速地扫了一过，一个几乎难以捉摸的微笑掠过他的唇边。

“可是，你呢？”他说道，“你看我是自私自利的吗？”

“我所知道您的还是这样少，”丽莎回答，“可是，我可不能说您自私，恰好相反，我是应当感激您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啦，”潘辛打断她，又把手指在键盘上掠了过去，“为了我带给你的那些乐谱，那些书，为了我在你的画册上涂的那些个画，种种，种种。可是，虽然这样，我也同样可以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呀！我冒昧地揣测，你也许并不讨厌我，也并不把我当个坏人，可是，你还是觉得我这人——教我怎么说呢——捉弄起来人，连自己的老子和朋友也不肯饶的。”

“您就是太随便、大意，和所有世俗的人一样，”丽莎说道，“不过是那样罢了。”

潘辛微微地皱皱眉头。

“好啦，”他说道，“我们不要再谈我吧，我们来开始我们的奏鸣曲。可是，有一件事我得请求你，”他一面说着，一面把架上的乐谱的页子展平，“任你把我当作个什么都行，就是说我自私自利，也行！只是请不要把我叫作‘世俗的人’吧，那个称呼我可受不了。我也是个艺术家呢[1]，不过不很高明罢了——这个，我是个不高明的艺术家，我马上就可证明给你看的。我们来吧。”

“也好，来吧。”丽莎说着。

最初的adagio（慢调）勉强地通过，虽然潘辛也弄出了好几个错误。他自己作的，或者他已经练熟的乐曲，他都弹得很好，可是，如果要看谱而弹，那就糟了。因此，奏鸣曲的第二部分——一个比较快的allegro（快调）——就简直弹不下去，在第二十小节上，潘辛已经落后了两个小节。他再也不能支持了，于是一笑之下，就把座椅推开了来。

“不成！”他叫着，“今儿我弹不了。幸好伦蒙听不见，不然，准会把他气晕了。”

丽莎站了起来，关好钢琴，于是转向潘辛。

“那么，我们做点儿什么呢？”她问。

“从这问话里就看出你的为人来了！你简直不能空着手静坐一会儿的。那么，好吧，假使你高兴，趁着天还没有全黑，我们来画点儿什么吧。也许那另一位女神——绘画的女神……她叫什么？我忘啦……会对我宠爱一点儿吧。你的画册在哪儿？我记得，前回我在上面画的风景还没有完成的。”

丽莎到隔壁一间房去拿她的画册，而潘辛，发觉房里只有自己，就从口袋掏出一条白色麻纱的手巾来，把指甲揩了揩，又斜着眼把两手端详端详。他的手又白又漂亮，在左手的二指上面，还戴着一个螺旋形的金属戒指。丽莎回来了，潘辛在窗前坐下，把画册揭开。

“啊！”他叫了起来，“你在临我的风景啦。很好。真不错！可是，这儿——给我支铅笔吧——这阴影还不够浓——你瞧。”

于是，潘辛就大有气势地加上了两个长的笔触。他老是画着这唯一的风景：前景，是郁茂错杂的树木；中景，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地平线上，则是锯齿一般的起伏的群山。丽莎从他的肩后望着他一心工作。

“在绘画上，也和在一般的人生上一样，”潘辛说着，脑袋一会儿向左偏偏，一会儿又向右望望，“轻巧和气魄，都是最要紧的。”

正在这时，伦蒙进房来了，草草鞠过一躬以后，就打算退出，可是潘辛却已经把画册和铅笔扔到了一旁，拦住了他的去路。

“上哪儿去，亲爱的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干吗不待一会儿，喝喝茶？”

“我家去，”伦蒙回答，声音是阴沉的，“我头痛。”

“胡扯！一定得坐一会儿。我们俩谈谈莎士比亚吧。”

“我头痛。”老人再说。

“您不在这儿，我们弹了一回贝多芬的奏鸣曲，”潘辛只顾说下去，亲热地抱着老人的腰部，并且甜蜜地微笑着，“可是我们怎么也弄

不下去。您想想吧，两个连接的音符我就对付不来了。”

“您顶好再唱唱您那罗曼斯，那很好。”伦蒙回答，挣脱了潘辛的拥抱，就一直走掉。

丽莎赶上前去，在台阶上追上了他。

“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听我说，”她用德语对他说着，伴着他走过庭前的草坪，直到大门，“我对不起您，请您饶恕。”

伦蒙没有回答。

“我把您的康塔塔给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瞧了，我相信他会鉴识它的。真的，他看了也非常高兴。”

伦蒙停下来。

“没有事，”他用俄语说着，接着就用他本国的方言说道，“可是，他是什么也不能懂的。你怎么连这也看不出？他是一个‘万能才子’，如是而已，而已！”

“您是不公平的，”丽莎回答说，“他什么都懂，并且，他自己什么都能干。”

“是的，全能——全是半瓶醋。粗制滥造，劣等货色。可是别人喜欢那种货，也喜欢那种角色，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好吧，唔，好极啦！可是，我也并不恼。我跟我那康塔塔，我们全是老糊涂。我真觉得有点儿羞耻，可是，没有关系。”

“饶恕我吧，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丽莎又恳求着。

“没有事，没有事，”他又用俄语说着，“你是好孩子。看有人来找你们，再见，你是个很好的孩子。”

伦蒙急促地走向大门口去。从那里，一位他不认识的来客，穿着灰色外衣，戴着宽边草帽，正走了进来。他向来客恭敬地鞠了一躬（他在这O市，向着每个陌生的面孔行礼，对于熟人反而掉头，这是他的规矩）就走了过去，在篱墙后面陷没了。

来客惊讶地望了他一眼，又望望丽莎，于是一直向她走去。

---

[1] “我也是个艺术家呢”为意大利名画家科奈纪阿（Correggio，1494—1534）在画圣拉斐尔（Raphael，1483—1520）画前之自负语。——译者

七

“您不认识我了吧？”他说着，取下草帽来，“可是我还认识你，虽然已经七年没看见你了，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孩呢。我是拉夫列茨基。妈妈在家吗？我可以见到她吗？”

“妈会顶高兴的，”丽莎回答着，“她已经听说您来啦。”

“你叫丽莎维大，是不是？”拉夫列茨基问着，一面走上通向屋子的台阶。

“是。”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就在那时候，你那脸庞儿也是不会教人忘记的。那时候，我老给你带糖果来。”

丽莎的脸红了一红，想道：“多奇怪的人呀！”

拉夫列茨基在前厅停了一刻。丽莎进到客厅去，从那里面，潘辛的语声和笑声正传了出来。他正给已从花园回来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和盖德奥诺夫斯基谈着一些城里的闲话，并且，对于自己所谈的故事，高声大笑起来。一听到拉夫列茨基的名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可简直慌张了，面色一时变得苍白，迎上前去。

“您好呀，您好呀，我亲爱的cousin（表弟），”她用一种颤抖的、几乎含泪的声音叫了出来，“我多高兴见到您呀！”

“您可好，我的好表姐，”拉夫列茨基回答，热烈地握了她伸出的手，“您可平安？”

“坐下吧，坐下吧，我亲爱的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啊，我多喜欢！首先，让我给您介绍我的女儿丽莎吧。”

“我已经把自己介绍给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了。”拉夫列茨基打断她。

“麦歇潘辛……赛尔该·彼得罗维奇·盖德奥诺夫斯基……坐下吧！我瞧着您，真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啦。您身体好吗？”

“您看得见，我好极啦。我看您，表姐——如果我的眼睛不会教您倒霉——七年来您也一点儿没有老呢。”

“想想吧，我们离别多久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梦幻一般地，“您从哪儿来？您打哪儿——啊，我是说，”她急忙改正了自己，“您会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吗？”

“我刚从柏林来，”拉夫列茨基回答，“明天，就要下乡去——多半，会长久住在那边吧。”

“自然，您会住在拉夫里基的。”

“不，不是拉夫里基，离这儿二十五维尔斯特，我也有点儿产业，我是到那边去的。”

“就是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留给您的那庄子吗？”

“就是那个。”

“天哪，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你们那拉夫里基的房屋可真够漂亮呀！”

拉夫列茨基微微皱了皱眉。

“是的……可是在那另外的小庄上，我也有点儿小屋子。目前我用不了那么许多，那么，那地方对我就顶合适了。”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又变得狼狈起来了，她甚至挺直地坐在椅上，两手一直地垂着。幸而潘辛来解了围，和拉夫列茨基接谈起来，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这才安静下来，靠在椅上，间或也来参加一两句谈话。可是，她仍是那么可怜地望着她的客人，若有所失地叹着气，并且那么悲哀地摇着头。终于，她的客人再也不能忍耐了，挺直地问道：“您不大舒适？”

“感谢上帝，我还好，”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干吗这么问呢？”

“您好像不大舒适呢。”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来了，好像是受了侮辱似的。“你就是那么个想法呀！”她想着，“可一点儿也不关我事。很明白的，我的好人，什么事你都不在乎的，好像一只鹅不在乎水一样。无论是个什么别的人，老早就该苦恼得精瘦了，可是你倒苦恼得长肥了呢。”在私下思想的时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全无礼貌可言的，可是在高声说话的时候，她却说得非常客气。

老实说，拉夫列茨基也真不像个命运的牺牲。他的红润的两颊、纯粹俄国式的脸面、宽而白的额、大的鼻子、阔而端正的嘴唇，都在宣说着草原一般的健康和强韧的、无尽的精力。他的身材雄伟，美丽的头发蜷曲着，正同小孩的一样。只是在他的蓝色的、微微突出而略

显呆滞的眼睛里，却可以看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也许是忧郁，也许是疲倦，并且他的声音也似乎稍嫌单调。

所有这些时候，支持谈话的重负的，就是潘辛。他谈到炼糖的利益，因为他新近看了两本关于这问题的法文小册子，于是就十分谦卑地，不动声色地把那些内容整个公布了出来，可是，关于那宝贵的知识的来源，却是一字也不会提到。

“怎么着，费狄亚来啦，”从邻室里，那虚掩的房门后面，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声音突然高叫了，“哈哈，真是费狄亚！”于是老妇人急促地进到了客厅，拉夫列茨基还来不及站起来，她就已经把他拥抱着了。“来吧，给我瞧瞧，给我瞧瞧，”她说着，把他稍稍推开一点儿，“哈，变得多漂亮啦！老了一点儿，可是一点儿也不难看，真的，一点儿也不。可是，干吗只吻我的手呀！亲亲我吧，亲亲我的脸儿，除非你讨厌我这打了皱的老脸。你怎么连问也没问起我来呢？你可问过：‘姑姑还活着吗？’哪，你一生下来，就是我亲手拾起来的呀，小鬼！好吧，得了吧，你为什么一定得记住我呢？你到底回啦，就够聪明。怎么着，我的妈妈，”她忽然叫着，转向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你们什么也没给他吃？”

“我什么也不要。”拉夫列茨基急忙说。

“至少，也喝点儿茶呀，我的小老子。啊，老天爷！一个人来啦，天知道从多么远的地方来，可是连茶也没人给他一杯。跑一步，丽莎，快去弄点儿茶来。我记得他从小就是个馋痨，如今，怕还是好吃好喝吧？”

“我问候您，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冷不提防地，潘辛从背后闪到了那兴奋的老妇人前面，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

“罪过，罪过，亲爱的先生，”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说着，“我只顾快乐，竟把您看漏啦——你长得就像你那可爱的妈妈，”她又转向拉夫列茨基，一直说着，“可是你那鼻子到底像你老子。在我们这儿该有好些时候待的吧？”

“我明儿就走，姑姑。”

“哪儿去？”

“老家去——华西列夫斯科伊。”

“明儿？”

“是的。”

“好吧，一定要明儿，就是明儿，也好。上帝祝福你！自家的事情也只有自家能知道。可是，记着，走的时候再来望望。”老妇人轻轻地拍拍他的面颊，“我想不到我还能活着看见你！并不是我怕我快死——不，不，多半，再有十年我也能活。我们帕斯托夫家全是些寿星，你那过世的祖父就老是管我们叫作两世人的。可是，天知道你还会在外国流浪多久呢？你是个好孩子——结实汉子。我敢说你还能照样一手举起十普特[1]来吧？你那过世的老子——啊，罪过，罪过——一生糊涂，一肚子怪癖，可是就做对了一桩，就是给你请来那个瑞士教师。你可记得你跟他比拳的那股劲儿？那你们叫作什么呀？叫作体操，是不是？可是，我干吗这么唠唠叨叨呢？不过是妨碍了我们的潘雄先生（她老是叫不准‘潘辛’的）给我们发表议论啦。可是我们还是喝茶去

吧，对啦，到平台上喝去。我们的乳酪——可比不上你们的那些个伦敦呀，巴黎呀的。走吧，走吧，你呀，搀着我走吧。啊，你的胳膊多粗！有了你，我就不怕跌下来啦。”

全体都站立起来，走到平台去，只有盖德奥诺夫斯基，他却偷偷溜掉了。当拉夫列茨基和屋子里的主妇，和潘辛，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谈话时，他一直就坐在屋角里，一时眨眨眼睛，一时噘噘嘴唇，用孩子似的好奇心一字不漏地倾听着的。现在，他抢先跑到全市去，传播关于这位新的来客的新闻去了。

当天，在晚间十一时的时候，加里丁太太的家里有着如下的情形。在楼下，在客厅门口，潘辛正握着丽莎的手，准备告辞，觉得机会不可错过，他就说道：“您知道是谁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您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老是到你们家来？一切都已经这样明白，言语还有什么用呢？”丽莎并没有回答，甚至连笑容也没有，只是微微把眉毛掀了一掀，脸面红了起来，一直把眼睛凝视着地下，然而也不曾把手缩回。而同时，在楼上，在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房里，在暗淡的、古老的神像面前所挂的幽微的灯光下面，拉夫列茨基正坐在一张靠椅里边，把手肘撑在膝上，脸面埋在手掌中间。老妇人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前，不时用手抚摸他的头发。在告辞了主妇之后，他还在这里待过一点多钟。对他的这位慈爱的老友，他什么也没有说，而她，也什么没有问。

其实，他有什么可说，她又有什么可问呢？这所有的一切，她既然已经十分明白，而对于他心里所充溢着的一切情感，她也有着十分的同感。

[1] 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译者

八

在这里，我们得请求读者们的允许，把故事的线索中断一时。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这家族的建立者，远在瞎眼的华西里王朝[1]之时，从普鲁士迁移过来，并且曾被赐予二百契特维尔特[2]的封地（在拜耶茨克高原）。他的后裔们多曾任过各种官职，在边远的省份或权贵们和亲王们手下当过差，可是，其中没有一个曾经有过很大的家财，或者做过御筵检查以上的职位。

在所有拉夫列茨基家族里，最豪富、最显赫的就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曾祖父——安得莱，一位暴戾、残忍、机智而且狡猾的人。直到今日，他的专横的态度、暴躁的癖性、疯狂的奢侈和难餍的贪欲，还是为人所不绝地谈论。他的身材高大魁伟，面色微黑无须，语音模糊，好像说着梦呓——可是，他的语音说得愈低，他身边的人也就抖得更紧。他为自己选择的妻子，也正好和他一对：圆圆的黄脸，大眼睛，鹰嘴鼻，生来就有吉卜赛人的血液，性情刚烈而且充满复仇的意气。对于她的丈夫，她是从不相让的。虽然在他生前，她和他不断争闹，几乎被他活活处死，但是，当他死后，她也不能忍心独活了。

安得莱的儿子，也就是费多尔的祖父——彼得，可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亲。他只是一个质朴的乡村田主，糊里糊涂，言语暴躁，行动迟缓，虽然有些粗粝，然而并不凶恶，爱养客，也爱养狗。刚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两千个上等的“灵魂”[3]，可是，不久以后，有许多就不知下落了。一部分的产业，他变卖掉；所有的家仆们，也全被他姑息得不成样子。他的宽大的、温暖的然而肮脏的邸宅里，老是挤满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无论相识与不相识的，一概欢迎。这班人就偷油虫一般地，从四面八方啸聚而来，见着可吃

的就吃，吃个大饱，见着可喝的就喝，喝个烂醉，并且，见着可拿的也就拿，拿回家去，一面称赞着、颂扬着他们的大量的主人。至于主人呢，当他不高兴起来的时候，他也称赞着他的客人们——称他们为雄蜂，为无赖——可是，一少了他们，他马上又感觉无聊起来了。

彼得·安得莱奇的妻子是一个温顺的女人，是他依着他父亲的选择和命令从一个邻近的家族娶来的，名字叫作安娜·巴弗洛夫娜。她什么事也不闻不问，热心地招待客人，自己也高兴出去做客，虽然在她的头发上扑粉这种事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人的命”。“您想想吧，”在老年的时候她老是这样讲述着，“他们在你的脑袋上面套上一个毛包头，把每一根头发全给梳上去，涂上油，又扑上粉，还插些个钢针呢——往后连洗都洗不掉！可是，出去拜望人家，要是不扑粉，就不行呀，别人就派你个不恭敬。多受罪呀！”她喜欢用快马拉着马车飞跑，在牌桌上从早坐到晚也能对付，当她的丈夫走近牌桌的时候，她每一回都把手扪在面前所赢的几个不多的钱上。可是，她所有的嫁妆和所有的金钱，却早已一文不剩地全数交给了他，是怎么用掉的，连她自己也没有消息。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叫作伊凡，就是我们的费狄亚的父亲；另一个女孩，叫作格拉菲娜。

伊凡不是在家里长大的，却是寄住在一个有钱的老姑姑——库本斯基女公爵家里。她指定他为她的继承人（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他的父亲也不会把他放走），把他装扮得好像一个傀儡，给他聘请了各种教师，还有一个法国师傅——一位退职的修道院长，让雅克·卢梭[4]的信徒，名叫麦歇古尔丁·德·福赛——一位灵敏而巧妙的阴谋家，可是，照她自己的说法，却是“移民中的fine fleur（优异的花朵）”。而当她快到七十岁的时候，就终于跟这“fine fleur”结婚了，她把她全部的财产全都移交到他的名下。而不久之后，涂上胭脂，抹上黎雪留式的龙涎

香，在许多小黑奴、意大利警犬和喧噪的鹦哥儿们的环绕之中，手里还拿着个伯第多[5]精制的珐琅瓷的鼻烟壶，她就死在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弯曲的丝绒躺椅上了——死掉了，被她的丈夫遗弃了。那位鬼鬼祟祟的古尔丁先生，老早带着她的钱财，一溜烟回到巴黎去了。

当这个不意的打击（我们所说的是女公爵的结婚，不是她的死）降临下来的时候，伊凡还仅仅是二十岁。在他的姑姑家里，由高贵的继承人一旦变成了可怜的食客，他是不愿继续待下去的。在彼得堡，以前所来往的上流社会，现在全对他白眼相看了。去干公事，从最低的位分干起，既困难，而且内幕也黑暗，这也是他所不屑做的（所有这些，全发生在亚历山大皇朝的初年），因此，由不得自己做主，他只好回到乡下，他父亲家里来了。老巢对于他只是显得污秽、贫困、破落。田舍生活的沉闷和寂寞，每一步都使他反感，他被无聊苦坏了。

另一方面，家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母亲以外，谁都给他冷眼。他父亲就讨厌他那城里人派头，讨厌他的大礼服，讨厌他的饰边的衬衫、他的书、他的笛、他的洁癖……所有这种种，使得他的父亲十分感到厌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他时时刻刻对着他的儿子申斥着，咆哮着。“我们这儿呀，”他时常说道，“他什么都看不中。一上桌子，就苦眉攒眼，什么也不吃。用人们的气味、屋子里的空气，他闻不惯；看到吃醉的人，他就皱眉；要想在他面前打人呀，您真没那个胆量！他又不出去当差，真娇嫩啦，妈的！呸！真他妈的个娘儿们气！全是教那满脑子伏尔泰[6]害到这样的呀！”老头子特别讨厌那伏尔泰，还有那“疯狂的”狄德罗[7]，虽然他们的著作他一字也不曾读过——读书的事情是跟他无缘的。

然而，彼得·安得莱奇也并没有说错，他的儿子确是满脑子的狄德罗和伏尔泰，而且，并不只这两位，还有卢梭，还有雷拉尔[8]，还有爱尔维修[9]，和许多同类的作家，也全在他的脑子里——不过，只是在他的脑子里而已。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师傅，那退职的修道院长和百科全书家，很得意地把所有十八世纪哲学一股脑儿地灌到了他的学生的脑子里，而学生，也就把这些一股脑儿地装了进去——装是装进去了，却并没有消化，没有和他的血液调和起来，没有沉到他的灵魂里，没有变成一种坚决的信心。然而，就是在今日，我们自己也还谈不上坚决的信心，那么，我们也能向一个五十年前的青年去要求信心吗?

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使得他父亲家里的来客们狼狈不安。他瞧不起他们，他们怕他。对于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姐姐格拉菲娜，他也简直合不拢来。这位格拉菲娜是一个怪物，一张丑脸，驼背，瘦削，大而凶恶的眼睛，薄而紧闭的嘴唇，在面貌上、声音上、急促的和有角度的动作上，都使人不自主地记起她的祖母——那吉卜赛女人，安得莱的妻子来。固执，并且喜爱权柄，出嫁的话，她是听也不能听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回家完全不合她的意。当他寄住在库本斯基女公爵家里的时候，她曾经怀过希望，至少可以得到她父亲的遗产的一半——在贪婪上，她也正像她的祖母的。并且，她也嫉妒她的弟弟。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他的法语说得那么好，简直有巴黎味儿，而她自己，则是连“Bonjour（日安）”和“Comment vous portez vous（您好）”也几乎是不会说的。老实说，她的父母就全不知道法语，可是，这也并不能使她甘心。

伊凡·彼得罗维奇不知道怎样排遣无聊和厌倦。在乡下，还不曾过到一年，可是，对于他，就好像过了十载。只有跟母亲在一块儿的时

候，他的心里才能稍稍感到舒适。他时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她那低矮的房屋里，听着那善良的妇人的单纯的絮谈，一面饱啖着母亲所藏的零食。

恰好，在安娜·巴弗洛夫娜的婢女中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有着沉静的、温存的眼睛和秀丽的容颜，名字叫作玛拉尼雅，既伶俐，又贤淑。一开始，伊凡·彼得罗维奇就喜欢她，不久之后，就爱上她了。他爱她那袅袅的步态、她那羞怯的回答、她那温柔的声音和她那含情的微笑。在他的眼里，她一天比一天显得更妩媚了，而她，也用着整个的心灵，像只有俄罗斯少女所能爱的那样爱着他——而终于，献身给他了。

可是，在一个田舍地主的村邸里，没有什么秘密能够保持久长的。不久以后，谁都知道小主人和玛拉尼雅之间的关系了，而最后彼得·安得莱奇自己也听到了消息。在无论什么别的时候，对于这种毛细的事情，他多半理也不会理，可是，对于儿子既然怀恨已久，他当然乐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把那彼得堡来的哲学家和纨绔子羞辱一场。骚扰、叫喊、辱骂，同时勃发了。玛拉尼雅被关进了下房，伊凡·彼得罗维奇被传了进去。一听见叫喊，安娜·巴弗洛夫娜也奔了过来。她极力劝解着她的丈夫，可是彼得·安得莱奇却什么也不要听。他老鹰一样地扑到他儿子面前，骂他不道德、无神圣、虚伪，并且，把多年以来对于库本斯基女公爵的积怨，也趁这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出来。对于儿子，把所有辱骂的字句，一个个全都用到。最初，伊凡·彼得罗维奇还镇静着，矜持着，可是，当他的父亲恐吓他，要给他用一种羞辱的刑罚的时候，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疯狂的狄德罗'又要出场了吧，"他想着，"那么您等等吧，我就把他给您实行起来，我会把您吓一大跳的！"于是，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虽然私下里是浑身颤抖，伊凡·彼得

罗维奇就给他的父亲宣称起来，说他用不着骂他无道德。他说虽然他并不想辩护他自己的过错，但是，他是正在力谋补救，而且，因为他自觉自己原来就超乎一切门户的偏见，所以，这样的补救也正是出于本心——总之，明白些说，就是他要跟玛拉尼雅结婚。说出这种话来，伊凡·彼得罗维奇无疑地达到他所想达的目的了：彼得·安得莱奇可真吓了一大跳，登时口噤目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可是，立刻，他就恢复过来了，仍然是平日的那种打扮，松鼠皮的寝衣，赤脚，拖鞋，就把拳头一捏，一头向着伊凡·彼得罗维奇撞去，而儿子呢，这一天却好像准备好了似的，头发梳的是第杜式，穿的是新制的英国式的蓝色尾服、精致的鹿皮紧短裤和饰着缨子的长筒靴。安娜·巴弗洛夫娜锐叫了一声，用手扪着脸，而她的儿子，则已经跑出了屋子，跳到了庭院，冲过了菜园，跨过了花圃，一直向着大道逃走了，跑着，跑着，一次也不回顾，直到最后他听不见追来的父亲的沉重的足音和那暴烈的、嘶哑的咆哮："你停下来，流氓！停下来，不然老子诅咒你！"

伊凡·彼得罗维奇把自己藏在一个邻人家里，而彼得·安得莱奇则精疲力竭地全身大汗跑了回来，几乎等不及吐过气息，就立刻宣布他给他儿子的一切祝福和继承权全都取消，他的那些个混蛋书籍也得完全毁掉，并且，立即把婢女玛拉尼雅送到一个遥远的村落去，不许延迟。好心的人出来了，他们找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藏身的地方，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含着满心的羞辱和愤怒，他发誓要对他的父亲复仇。就在那一晚，劫下了送走玛拉尼雅的小车以后，他就和她急急逃到了一个附近的镇上，在那里和她结了婚。所有的用度全由一个邻人，一个永在醉乡的退职海军人员，代为供给。这极端善心的人，对于所有种种"悲壮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无不热心赞助的。

第二天，伊凡·彼得罗维奇给他父亲写过了一封冷淡而又讥讽的有礼貌的信，于是就投奔到他的表兄狄米特里·帕斯托夫和表姐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这后一位是我们既已认识的）的庄上来了。他把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他们，宣称他要到彼得堡去找一个位置，并且请求他们，就是暂时也罢，给他的妻子一个容身的地方。说到“妻子”的时候，他忍不住地痛哭了，并且，顾不得他的城市的教养和他的哲学，他谦卑地，就像一个纯然的俄国乞丐似的，在他的亲戚脚前跪下了甚至把脑袋碰着地板。帕斯托夫兄妹，原是好心肠的人，充满着怜悯，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

他在他们那里待了三个星期，私心希望着父亲的回音，可是，回音竟没有来——也不能来。彼得·安得莱奇，当他知道了他儿子的结婚消息，早就气病了，并且，禁止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名字。可是他的母亲，却瞒着丈夫从一位邻近的主教借了五百卢布，同着一个赐给他的妻子的小神像[10]，给他捎去了。她不敢写信，可是却嘱咐她的使者，一个一天之内能够奔走六十维尔斯特的瘦小农奴，让他告诉伊凡·彼得罗维奇不要过于悲伤了。她说如果上帝见怜，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父亲的盛怒说不定也能变成怜爱。她说，她自己本来也从来不曾祝望过这么一个儿媳，可是显然地，上帝的意旨既是这么安排，她也给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送上她的为母者的祝福。那瘦小的农奴得到了一个卢布的赏赐，并且请求见一见新的主妇，因为在洗礼的时候他是做过她的教父的。他吻过她的手以后，就急忙回家去了。

于是，怀着轻快的心情，伊凡·彼得罗维奇向着彼得堡出发了。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等待着他，威胁着他的，也许就是贫困。可是，他到底摆脱了他所讨厌的乡曲生活，而最要紧的，就是他也无愧于他的先

生们，他真的把卢梭、狄德罗和“人权宣言”的理想见诸实行，而且用事实来拥护着了。一种完成了一件义务的满足，一种胜利的、骄傲的自在感，充满了他的灵魂。至于和妻子的离别，倒也并不怎样使他伤感——如果和她不断地厮守下去，也许反会使他烦恼的。那件事情已经完了，他得着手别的事情。

在彼得堡，反乎他自己所预料的，命运之神竟然向他微笑了。库本斯基女公爵——麦歇古尔丁已经把她扔掉，可是死神却还未将她迎接——好像为了至少补偿一点儿以前她对于侄儿的罪愆，就把他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给了他五千卢布（这几乎是她仅存的钱财），还给了他一只莱皮科夫斯基型的表，在表背后，在一圈丘比特[11]的环绕中，还镌着他的简名。不到三个月，他就在驻伦敦的俄国大使馆里得到了委任，于是，就趁着即期去到英伦的船只，挂帆而去（在那时候，汽船还不曾听见说起）。

几月以后，他接到了帕斯托夫的来信。那善心的乡绅祝贺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生了儿子，是以一八〇七年八月二十日，生于坡克罗夫斯科伊村，为了纪念殉道的圣者费多尔，命名为费多尔。因为极度的软弱，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只附上了几行。但是只这寥寥的几行也够使伊凡·彼得罗维奇惊讶，他并不知道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已经教导他的妻子能念能写了。不过，父爱的甜蜜激动不见得能够在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心里支持很久吧？他正在向着那时最出名的菲奈尼们和娜绮思们[12]（古典的名称在那时候还是流行着的）献着殷勤，加之，“提尔西特[13]和平条约”刚刚缔结，谁人都在忙着行乐，一切都已卷入狂欢，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头脑，早已给灵活的美人的黑眼搅得昏花了。他并没有很多的钱，可是在赌博上他总是幸运，他交结朋友，参加一切的欢乐——总之，他是一帆风顺，向前突进罢了。

---

[1] 十五世纪时。——译者

[2] 古代的土地面积度量法，实际的广袤随地区而易，自八十至二百四十公亩不等。——译者

[3] 即男性的农奴。在当时，地主的财产可以说是以农奴为单位的。——译者

[4]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即《民约论》的著者。——译者

[5] Petitot（1607—1691），著名的瑞士瓷彩画家。——译者

[6] Voltaire（1694—1778），与卢梭齐名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译者

[7] Diderot（1713—1784），法国著名哲学家、百科全书之主编。——译者

[8] Raynal（1713—1796），法国史学家、哲学家。——译者

[9] Helvetius（1715—1771），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译者

[10] 这是表示承认她为儿媳，并且给她祝福的意思。——译者

[11] Cupid，手持爱箭的爱神，出自古典神话。——译者

[12] Phryne，Laise，均为著名的雅典艺妓。——译者

[13] Tilsit，在普鲁士东部，一八〇七年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缔约于此。——译者

九

许久许久，老拉夫列茨基还不能饶恕他儿子的婚姻。可是，假如在这么半年以后，他的儿子会低声下气地跑了回来，并且跪到他的脚下，那么，也许，老头子竟会饶恕他。虽然起先总得好好地骂他一通，并且聊示威吓地用他的拐杖敲他几下。

然而，伊凡·彼得罗维奇却逍遥在外国，并且，显然地，满不在乎。“住嘴！你敢再提！”每当安娜·巴弗洛夫娜想要开口讲情的时候，他就这么嚷了起来，“我没有诅咒他，就够他一辈子为我向上帝祈祷啦，畜生！这种没出息的东西，要是遇到我那先父手里，他真会亲手揍掉他啦，畜生！”听到这样可怕的言语，安娜·巴弗洛夫娜只有暗暗地画着十字。至于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妻子，彼得·安得莱奇在最初是提也不许提的，甚至在回复帕斯托夫提到他的儿媳的信的时候，他也传下话来，给使者说道：“告诉那帕斯托夫吧，我可从不知道我有过什么儿媳呀，况且，窝藏别人家逃走的女奴，是犯王法的，这一点，我觉得有对他警告一下的义务。”可是，后来，当他知道孙儿的降生，他的心也稍稍软下去了。他命令人秘密地去向年轻的母亲问好，并且，还给她送去了一点儿钱，但是，也要装作并不是他送去的。

费狄亚还不到周岁的时候，他的祖母——安娜·巴弗洛夫娜，就重病垂危了。在死前的几日，当她已经不能起床的时候，她暗淡的眼里含着战栗的眼泪，当着牧师的面前，告诉她的丈夫说她想见一见她的儿媳，和她告辞，并且为她的孙儿祝福。苦恼的老人安慰了她，立即把自己的马车派去接他的儿媳来，第一次地称她为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1]她同着她的儿子，被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护送着来了——那善心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她独自前来，不许她受到任何的侮辱。

吓得个半死，玛拉尼雅走进了彼得·安得莱奇的书房，一个保姆抱着费狄亚，跟在她的后面。彼得·安得莱奇望着她，一言不发，她挨上前去，拿起他的手来，她的战栗的嘴唇几乎不曾在那手上接上那么一个沉默的吻。

“好啦，新贵的少奶奶，”他终于说了，“您好！我们到太太房里去吧。”

他站起来，弯身看了看费狄亚。小婴孩微微笑了，把白白的小手向他伸了过来。老头子完完全全地感动了。

“啊，啊，我的孤儿！”他说着，“你跟你爸爸求情来的？我不会丢弃你的，我的小鸟儿！”

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一走进安娜·巴弗洛夫娜的寝室，就在门口屈下膝来。安娜·巴弗洛夫娜做着手势，要她来到床边，拥抱了她，并且给她的孙儿祝福。于是，把那被病魔折磨了的脸面转向她的丈夫，她想要说话。可是，他却阻止了她。

“我知道啦，我知道您要请求什么啦，”他说着，“您别急，她会留在我们这儿的，为了她的缘故，我也会饶恕凡嘉[2]。”

安娜·巴弗洛夫娜使了很大的气力，这才把丈夫的手抓住，贴在她自己的唇上。就在那天晚上，她死了。

彼得·安得莱奇实行了他的应许。他通知他的儿子，为了尊重他母亲的遗念，并且为了小费多尔的缘故，他发还了给他的祝福，并且，也会把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收留在他的家里。他为她拨出楼上的两间小房来，且把她介绍给他的最尊贵的客人——独眼的斯库略金旅长

和旅长太太，还给了她两名婢女和一名小厮，供她使唤。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告辞去了，她简直看不来那个格拉菲娜，一天之内就和她闹了三次。

在最初，可怜的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发觉她的地位是痛苦而且难处的。可是，以后，她也学会了忍耐，并且对于公公也渐渐习惯了，同时，他也习惯了她，甚至还有点儿喜欢起她来了，虽然他几乎从不和她讲话，并且，就是在他的慈爱里，也不知不觉地流露着轻蔑。然而，最使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受苦的，还是她的那位小姑——格拉菲娜。就是当她母亲在世的时候，她就已经把家里的大权渐渐地独揽在手里了，无论谁，从老头子算起，都得服从她。没有她的许可，想拿出一撮糖也是不可能的。她宁可死掉，也不肯让别的主妇来分割她的权柄，何况还是这么一位主妇！对于弟弟的婚姻，她甚至比彼得·安得莱奇还要痛恨，她决心要让这爬得高的也跌得个惨，而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从开始就成为她的奴隶了。温厚、病弱而且往往担忧着、恐惧着的她，怎么能对抗那固执而又骄纵的格拉菲娜呢？没有一天格拉菲娜不给她提醒她的以往出身，没有一天她不给她称赞她的不忘身份。对于这所有的提醒和称赞，无论是多么尖刻，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总是逆来顺受；只是，他们还把他的孩子也夺过去了，这却是使她摧心摧肝的。以她不够资格处理孩子的教育为口实，她简直和他见面也不大可能。格拉菲娜自己来担任教育的工作，而孩子就完全落到她的掌握之中了。在悲愁里，玛拉尼雅开始在信函里请求伊凡·彼得罗维奇赶快回来，同时，彼得·安得莱奇也惦念着久别的儿子。可是，回答却只是一些空信，在信里，他感激他父亲荫庇了他的妻子，多谢他寄给他的银钱，他应许着即刻就回——然而，却总不见面。

终于，一二年代[3]把他从国外召回祖国了。六年离别，一旦又相会，父子们热烈地拥抱，对于以往的争执，连一个字也不曾提及。这已经不是算旧账的时候了，整个俄国都已起来应付当前的强敌，他们父子也感觉得到俄罗斯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面奔腾。彼得·安得莱奇，自费供应了一整个联队的兵士。

然而，战争完结了，危险过去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又感觉厌倦了，他的心灵又飞向了远方，那个他所生长的、所感觉适意的世界。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不能留住他。她在他的眼里是太渺小的，甚至她的最迫切的希望也不曾实现——和别人一样，她自己的丈夫也觉得把费狄亚的教育信托给格拉菲娜确是更为相宜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可怜的妻子再也受不起这个新的打击，再也禁不住这第二次的别离。一点儿呻吟也没有，不过几日之间，她就寂然与世长辞了。在她的整整一生，她从不知道反抗谁，对于她的疾病，她也全不挣扎。当她已经不能言语，坟墓的阴影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来的时候，她的面容，也仍和往昔一样，还是表现着无言的困惑和忍辱的柔顺。以她的惯常的沉默的谦卑，她眼望着格拉菲娜，并且，正如安娜·巴弗洛夫娜在死前的床上吻过彼得·安得莱奇的手一样，她也把她的嘴唇贴在格拉菲娜的手上，将她唯一的儿子交给了她。一个善心的、纯洁的人儿，这样就完结她的人世之旅了，像一根幼芽似的，不知怎样地茁出，又不知怎样地被人从地里连根拔起来，扔到了一边，给太阳摧残着，而枯萎，而消灭，任何痕迹不曾留下，也没有任何人来给她悼念。悼念她的，只有她的婢女和彼得·安得莱奇。那老年的人回忆着她和她的沉默的容态。“饶恕吧——永别了，我沉静的人儿！”他喃喃着，当他在教堂给她最后敬礼的时候，当他扔着一撮土到她的坟墓去的时候，他甚至哭了。

他也并没有比他的儿媳多活几年——不过五年。一八一九年冬天，同着格拉菲娜和他的孙儿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就平平安安地死在那里。在他的遗嘱里，他盼望着把他埋在安娜·巴弗洛夫娜和“玛拉霞”[4]的旁边。

彼时，伊凡·彼得罗维奇正在巴黎享乐——他在一八一五年已经脱离他的职务了。接到他父亲的死讯之后，他决定回到俄国来。他得考虑一下他的产业的整理。并且，费狄亚，依据格拉菲娜的来信，已经到了十二岁了，关于这孩子的教育，他也应该加以严肃的思考。

---

[1] 主子对于农奴，向来只呼其教名，而不连称父名，在教名玛拉尼雅之后，还加上父名赛尔该埃夫娜，即表示不再以奴婢视她了。——译者

[2] 伊凡之贱称，与爱称“凡尼亚”相对。——译者

[3] 即一八一二年，此处所指，当系拿破仑攻俄之役。——译者

[4] 即玛拉尼雅的昵称。——译者

一〇

伊凡·彼得罗维奇完全变成一个英国人回到俄国来了。他的短剃的头发，浆硬的衬衫，饰有许多披领的、豆绿色的长裾大衣，他的酸涩的表情，对人的冷淡和倨傲，他的从牙齿缝儿说话的姿态，木然的、短促的干笑，生铁一般的面孔，他的除了政治和经济别的不谈的习惯，对于半生的牛肉和黑葡萄酒的嗜好……总之，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充满着大不列颠的气息，他几乎是满身英国精神了。

可是，说也奇怪，伊凡·彼得罗维奇虽然完全变成了一个英国派，同时却也变成了一个爱国者——至少，他是自称为爱国者的，虽然他对于俄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没有保存着一样俄国的习惯，连说起俄国话来，也是说得非常奇怪的。在日常谈话里，他的言语笨拙、无味，堆满了法国成语；可是，当谈话转到了严肃的题目，那么，像这么的一套就马上拿出来了，好比“为了给这种自我热情一种新的证明”，或者，“这个，和事情的本质完全矛盾”，以及其他等等。伊凡·彼得罗维奇带回了几种关于帝国的组织和改造的草案。对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大不满意的，而制度的缺乏，尤其激起他的愤怒。一见到他的姐姐，第一句话，他就告诉她，他要在他的产业上实施激烈的改造，从今以后，一切的事，都要依着一个崭新的制度进行。格拉菲娜并没有回答伊凡·彼得罗维奇，只是咬了咬牙，自己想道：“那么，把我怎么办呢？”

可是，当她和她的弟弟和侄儿来到田庄以后，她马上就安心起来了。老实说，屋子里也的确实施了好几条改造：雄蜂们和女食客们立刻被逐出境，在这批难民里面，只苦了两个年老的女人，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还有一位直从阿嘉科夫时代[1]遗留下来的残废少佐

——这位少佐，因为他那真正惊人的食量，每餐是只有黑面包和扁豆可吃的。新的法令也颁布了，所有从前的客人，概不招待。代替他们的地位的，是一位远方的邻居，一位头发金黄却患着瘰疬病的男爵，是个第一号的有教养的角色，同时也是个第一号的傻货。新的家具是从莫斯科运来了：痰盂、铃铛、洗脸架，全应用起来了。午餐也顿异旧观，外国酒代替了伏特加[2]和家酿的甜酒。新的号衣也给仆人们穿起来了，并且，家族纹章上面，也加上了新的格言……

然而，实际上，格拉菲娜的大权却并未旁落：所有一切的出纳，还是和从前一样，完全由她做主。一个从外国带回的、原籍阿尔萨斯的家仆，想要跟她竞争一下，结果却失掉了他的位置，虽然主人是袒护他的。所有关于家政、关于田庄管理的一切（所有这些事务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也都要参与的），虽然伊凡·彼得罗维奇三番两次宣称着“要在混乱里面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仍然照旧，只是租金加多了，劳役加重了，而且农民们也不许直接晋见家主而已。这位爱国者已经绝对藐视他的同胞了。只有在费狄亚的身上，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制度”才是充分地实行着的。这孩子的教育倒实在是经过了“激烈的改造”，他的父亲亲自负着专责来执行。

---

[1] 此指一七八八年，俄人自土耳其夺取阿嘉科夫城。——译者

[2] 一种强烈的麦酒。——译者

二

直到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国外归来，我们知道，费狄亚是一直落在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手里的。他母亲死的时候，他还不到八岁。他并不能每天见到她，可是他却热烈地依恋着她。对于她的记忆，尤其是她那苍白而慈爱的脸面、那忧郁的眼神和那战栗的爱抚，都不可磨灭地印刻在他的心上。他模糊地理解到她在这家庭里的地位，他意识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一道篱墙，这篱墙她是不敢，也不能打破的。他畏怯着他的父亲，而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从不爱抚他。他的祖父间或摸摸他的脑袋，并且有时也让他吻吻他的手，可是，只把他当作一个小傻瓜，并且也这么叫着他。

在玛拉尼雅·赛尔该埃夫娜故世以后，他的姑姑就绝对地把他抓到手里来了。费狄亚害怕她，害怕她那闪烁的锐利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的面前，他连一点儿最小的声音也不敢发出。假如有时他在他的椅上稍稍移动一下，立刻就可以听见她那刺耳的声音吆喝道："往哪儿跑？好好儿坐下！"临到星期日，做过弥撒以后，他就可以游戏了——那就是说，给他一本厚厚的书，一本莫名其妙的书，是玛克西摩维奇·安波狄克先生的大作《象征图谱》，这书里包含着约莫一千幅非常奥妙的图画，附着用五种文字所写的同样奥妙的说明。裸体的、画得肥肥胖胖的丘比特，在这些图画里面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一幅，标题是"番红花与虹"，而解说则是"其力至伟"；对面的一幅，画题是"白鹭口衔紫罗兰"，而解说则是"君之所知"；再一幅，画的是"丘比特与舐犊之熊"，而解说却为"步步高升"。费狄亚老是反复考查着这些图画，对于它们的一笔一画，他都清楚。其中有几幅——老是那相同的几幅——使他沉思起来，并且刺激着他的想象。别的消遣，他是一点儿也没有的。到了应该学习语言和音乐的时期，格拉菲

娜·彼得罗夫娜就贱价给他聘来一位瑞典的老处女，一个长着兔子眼的角色。她的法文和德文都不见高明，钢琴也不过如是如是，可是腌起胡瓜来却是完全无懈可击。就在这么一位女教师，和他的姑姑，和一个叫作华西列夫娜的老女婢的陪伴之下，他一直过了整整四年。他老是抱着他的图谱坐在墙角，坐着，坐着……低矮的房屋里，则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一只羊脂烛暗淡地燃烧着，一个蟋蟀在单调地鸣奏，好像感觉着无限的厌倦，小钟在墙上匆忙地滴答着，一只耗子躲在帷后偷偷地爬着，并且狠狠地啮着齿。而三位老处女，就像三位命运女神[1]一样，默默地而且迅速地舞动着她们的织针。她们的手的黑影，在那灰暗里一会儿飞逝了，一会儿又神秘地颤动起来，而离奇的，同样灰暗的思想，也就爬到那孩子的脑里来了。

没有一个人把费狄亚看作一个有趣的小孩：他的面色苍白，然而却很肥壮，身体粗大，笨拙——“简直像个农奴”，像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所说的。但是，如果让他多见点太阳，面颊也许就会红润越来的。他读书还不坏，可是常爱独自待着，他从来不哭，只是当那野蛮的固执劲儿一发的时候，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的。在他周围的人，他一个也不爱——在幼年的时候就不知道爱情的心，是可悲的呀！

伊凡·彼得罗维奇回国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的。于是，全不迟疑地，他立刻就开始实行他的制度了。“首先，最要紧的，我得把他造就成一个人，”他对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宣称着，“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斯巴达人[2]。”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第一条实施办法就是把儿子改扮起来，扮成苏格兰高原装束。这十二岁的少年于是就开始裸着半截腿子在外面跑起来了，并且帽上还插有一根鸡毛。瑞典的老处女于是也改换成了一位瑞士的年轻人，一位体育专家；音乐，本是一个“人”所不屑于学的勾当，于是就永被废弃；自

然科学、国际法学、数学以及工艺（这是依着让雅克·卢梭的遗训而设的），还有纹章学（这是为了激励高尚的情感）——这些，就是这未来的“人”所要注意的科目。早晨四点钟他就得爬起来，马上给凉水一淋，于是就绕着一根高杆，抓住一条绳索，拼命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菜仅一肴；他得骑在马上，练习射箭；在每一个适宜的机会，他还得依着他父亲的榜样，养成意志的力量；每晚，他得在一个特备的簿上记下一天的经过，和他的感想。而伊凡·彼得罗维奇自己，也用法文给他的儿子写下各种教训，呼他为“mon fils（我儿）”，并且称他为“vous（您）”，费狄亚则用俄语称他的父亲为“你”，可是，在他父亲面前他却是不敢坐下的。

这种“制度”把孩子的头脑弄昏了，思想弄糊涂了，心灵也弄得拘束了。可是，只就身体的健康来说，这种新方式的生活却确实收了宏效：在起初，他发了一场热，可是，不久就恢复过来，变成一个精壮的小子了。父亲禁不住得意非常，用他那奇怪的语言称他道：“自然之子，我的杰作。”当费狄亚到达十六岁的时候，伊凡·彼得罗维奇就认为有趁早给他灌输对于女性发生轻蔑的义务——于是，这年轻的斯巴达虽然嘴唇上还刚刚冒出微须，虽然心灵里还是胆怯，虽然身体里是满储着血气、热情和精力，然而，却已经在勉力装起冷酷、冷淡和粗暴来了。

同时，时间过着，过着。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年里多半的时间住在拉夫里基，他祖传的田庄上，到冬天，就到莫斯科去，住在旅馆里，勤勉地出席他的俱乐部，在各家客厅里浮滔地演说着，解释着他的计划，尤其是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英国派，一个不平鸣者，一个政论家。可是，一八二五年[3]来了，并且随着带来了许多的灾难。伊凡·彼得罗

维奇的好友们和知交们多半受到了严重的祸害。他于是就赶紧逃回，到他的乡间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

又一年过去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忽然变得衰弱了，颓唐了，再也不能支持了，他的健康已经离弃了他。以前的自由思想家——现在却进起教堂，做起功德来了；以前的欧化人物——现在却洗起蒸汽浴，变得两点钟早膳，九点钟就寝，由一个年老的家人说着闲话来催眠了；以前的政论家——现在却毁掉了所有的计划书和所有的通信，变得在县长面前战栗，在警长面前惶恐了；以前的有着铁的意志的人——现在却因为生了脓包就可以痛哭，因为汤是冷的就可以诉冤了。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又是屋子里的至高威权了。账房们、管家们和普通的农民们，又开始从后门出出进进，来拜望这位“老妖婆”了——仆人们是像这样来称呼她的。

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改变在他的儿子的心上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已经是十九岁了，已经开始要来自己思考，并且摆脱以往在他的头上所加的压力。就是在这以前，他已经留意到他的父亲的言行不一：空口说着宽大的、自由主义的学说，却实行着狭窄的、专制主义的实际。然而，他却不曾料到竟是有了这么一个奇突的变迁。这十足的自私主义者一丝不漏地现出他的原形来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那时正要到莫斯科去，准备进大学，可是，一种新的、不测的灾殃又临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头上：只在一天之间，他变成了双目失明、无可救药的瞎子。不信任俄国医生的技术，他设尽方法请求着出国去的许可[4]，但是，他的请求被批驳了。于是，带着他的儿子，在整个俄国整整漫游了三年之久，试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到过一处又一处的城市，可是由于他的畏缩和没有耐性，简直使得所有的医生、他的儿子和他的仆人们，全都一筹莫展。回到拉夫里基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完全的废物，一个哭笑无常的孩子了。悲惨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每个人都在他的手下遭殃。只有在塞住嘴的时候他才能够安静下来，他从来没有吃得那么多，也从来不曾那样贪馋。在所有其他的时间，他自己既不能安静下来，别人也就莫想安静了。他祈祷着，怨着命运，咒着自己，骂着他自己的制度，骂着政治，骂着所有他曾经吹嘘过、骄傲过并且做过他儿子的榜样的一切事情。他宣称着他什么也不相信，于是，又继续祈祷起来。他不能忍耐一刻的孤独，他要他的家人们不分昼夜地陪伴着他，坐在他的床边，给他讲着故事，可是，在故事中间，他却又不断地打搅着，高声叫着："你完全撒谎！简直瞎说！"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日子，尤其是难受的，他简直少不了她——她一直应顺着病人的各种离奇古怪的要求，虽然有时她也不能立刻回答他的问话，怕的她的声音会露出她的难以遏制的愤怒来。

就像这样，他再拖延了两年，而终于，在五月初的一天，他死去了。那一天，他被抬到露台上来，放在太阳下面。"格拉霞！格拉西嘉！肉汤，肉汤呀，你这老混——"他的僵硬的舌头纠结着，最后的一个字还不曾叫完，他就永远沉默了。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刚刚把一杯肉汤从侍仆的手里抓了过来，忽然呆住，把弟弟的脸面瞪了一眼，就缓慢地，宽阔地给自己画了大十字，默默地走掉了。他的儿子，当时也正在场，也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只是倚在露台的栏杆上，凝望着花园，很久很久：花园里，一切正是青绿，一切全是芳香，一切都在闪耀着春天的金色的阳光。

他已经是二十三岁了，多么悲惨地，多么迅速地，那二十三年的光阴就不知不觉地飞过了呀！

现在，生命正在他的眼前展开着。

[1] Parcae，共三位：一为Clotho手执线竿；一为Lachesis手执纺锤，决定生之祸福；一为Atropos则手执剪刀，以剪生命之线。——译者

[2] 在古希腊，雅典以文风著称，而斯巴达人则崇尚坚毅勇敢。——译者

[3] 此处所指，当系有名的“十二月党”事件。在这次事件里，几乎所有俄国的智识者和稍有改革思想的人均被株连。——译者

[4] 在旧俄，擅自出国是被认为违法的，加之，伊凡·彼得罗维奇也许还被当作嫌疑人物而被监视着。——译者

一二

把父亲埋葬，把家业的管理和家吏们的监督拜托给那不变的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以后，年轻的拉夫列茨基就到莫斯科去了，心里怀着一种茫然的然而有力的憧憬。他知道他的教育缺欠在什么地方，他决心要尽力来弥补这些缺欠。在过去五年间，他读过许多，也见过不少，许多思想在他的脑里盘旋着，许多教授在某些知识上也许还应当对他羡慕——然而，同时，许多中学生久已熟知的事情，在他却完全茫然无知。拉夫列茨基自觉他是孤僻的，他私心觉着他自己有些与众不同。

那位英国派对于他的儿子可以说玩了一套残酷的把戏，他的异想天开的教育已经产生成果了。许多年来，他只是全无异议地听着他父亲的调摆，等到他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父亲的教育却早已木已成舟，有些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不知道怎样和旁人交往，在这样的二十三岁的年龄，虽然在羞怯的心里燃烧着不可控制的爱情的饥渴，然而对于任何女人却也不敢正视一眼。以他那清明的、坚实的和虽然有些迟钝的智慧，以他那固执的性格、沉思和怠惰的趋向，他本该从早年就给扔进生活的漩流中的，然而，事实上他却是被关闭在不自然的隔离里。

而现在，虽然那迷魂般的圈套已经撤除，可是他却仍然把自己囚在那老地方，不敢擅越一步，只是被自己的世界压缩了。在他那样的年纪还穿着学生的制服，无论如何也是可笑的，可是他并不怕被笑。他的斯巴达式的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成功了，他对于世人的议论一点儿也不顾及——于是，全无羞愧地穿着学生制服，他加入了数理系。身材健壮、面颊赤红、长着一脸初生的胡须而且沉默寡言的他，在同

学们中留下了一种奇特的印象。他们真料不到在这外表阴郁、按时坐着宽大的乡村双马雪车前来听讲的人，在里面，却藏着一颗近似于小孩的心。他们以为他不过是个怪僻的迂夫子罢了，他们并不需要和他往来，没有他，他们也过得很好，而他则更回避着他们。在初进大学的两年间，他仅仅结识了一个同学，从这同学那里，他学习着拉丁文。这位同学，名字叫作米哈莱维奇，是一位热情的人，也是一位诗人，对于拉夫列茨基有着非常热心的爱护，并且，完全在无意之中，做了拉夫列茨基的命运的一个严重转变的主因。

一天晚间，当拉夫列茨基正在戏院的时候（那时，摩查洛夫的名望正是如日中天，拉夫列茨基是从不肯漏过他的一次表演的），他看见在前排包厢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虽然在那时候无论什么女人走过他的粗暴的身边都会使他的心神颤荡，但是，他的心却从来不曾跳得像当时这样厉害的。把手肘撑在那丝绒的包厢边上，那年轻的姑娘安静地坐着。在她那美丽的、圆圆的、健康的脸上，每一处都闪着青春的光彩和活泼，她的眼睛是可爱的，从淡扫的眉毛下面温柔地而且专注地望了出来，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善于表情的唇际。她的头、她的手臂、她的颈项，全都优美，所有一切，全都显示着艺术的感动，她的装束，尤其是妩媚的。在她的身旁，坐着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菜色的、面皮微皱的妇人，穿着长裙，戴着黑色的帽子，在她那空洞的脸上不时现出一种勉强注意的神情来，并且露着莫名其妙的微笑。在包厢后面，出现一个年老的男子，衣服宽大，高领巾，脸上有着愚蠢的自傲，小眼睛里含着谄媚似的怀疑，染色的唇须和面髯、大而无当的前额、瘦削的面颊——从各种表征看来，可以断定是一位退职的将军。

拉夫列茨基怎么也不能把眼睛从那使他惊讶了的少女身上移开来。他望着，望着，突然，包厢门开了，米哈莱维奇进来了。这位他在莫斯科所认识的唯一的知交的出现——而且还出现在那个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的少女身边——在拉夫列茨基想来，是奇怪的，而且有着非常的因缘的。当他继续望向那包厢去的时候，他发觉里面所有的人都把米哈莱维奇当作一个很老的朋友。

台上的表演，对于拉夫列茨基而言再也没有办法引起兴趣了，就是摩查洛夫，那晚上虽然“特别卖力”，也并不能像往常一样在他的心上产生强烈的印象。当台上表演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场面的时候，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又盯着他的热情的对象：她正全身向前倾注，两颊燃烧着红晕，她的眼睛本来是望着台上的，但是，在他的不断的注视的影响之下，它们却渐渐地转回来，落到了他的身上。

那一整晚，那一对眼睛不断地在他的眼前闪耀起来。人工筑成的堤防终于完完全全地崩溃了。他战栗着，又燃烧着，而就在第二天，就去寻找米哈莱维奇去了。从他那里，他知道他所深深爱慕的那个女郎名字叫作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科罗宾，和她同在包厢里的那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她的父母。而米哈莱维奇认识他们，是在一年以前，当他还在莫斯科近郊N伯爵家里当着家庭教师的时候。一说到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那位热情家几乎把世间所有的称美之词全都用上了。“那位姑娘呀，我的好兄弟，”他用着他所特有的、急促的、唱歌似的声音叫着，“真是非凡的人物、大才、真真实实的艺术家，并且，还是一百二十分和蔼可亲呢。”从拉夫列茨基的问询里他看出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在这青年身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提议给他们尽介绍的责任，并且说道，他和这个家庭是极有交情的，并且，那位将军也一点儿没有倨傲的脾气，至于那位母亲，则是要多

么糊涂就有多么糊涂的。拉夫列茨基脸红了，不清楚地喃喃了一些什么，就逃掉了。

五个整天，他一直和自己的胆怯角着力，到第六天，这年轻的斯巴达就穿上了一件新的制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米哈莱维奇去布置了。而米哈莱维奇自己，则因为向来就和这家庭不算外人，只是把头发掠了掠——两位同伴于是就一同向着科罗宾家进发了。

一三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父亲——巴弗尔·彼得罗维奇·科罗宾，退职的少将，在一生多半的时间，是在彼得堡当差的。在青年时，就有着第一流的跳舞家和军人之美誉，但是，因为家非素封，就不得不接连给两三位不甚走运的将军当着副官，其中一位，把女儿嫁给了他，从这里，他得到了两万五千卢布的嫁资。对于所有操演和训话上的节目，既然无论巨细，全都娴熟，加之又能不断地“埋头钻进”，经之营之，终于，经过了二十年的服务，到底也弄到一个将军头衔，并且得到一个联队的实缺了。

到了这样的地步，将军就应该不必躁进，只是乘时巩固自己的荣达就好——他自己也正是这样打算着。然而，他对于事情的处理，却不免有点儿欠缺周密：他发明了一种挪用公款来做投机事业的好方法。这方法果真绝妙不过，可是，他一定是做得过于节省，各处打点不曾周到，于是，就被告发了，而一种不仅是不漂亮的，甚至有点儿丑的不名誉的事情就发生了。将军也曾设法奔走，想把自己洗刷清白，可是，他的宦途总算断送了，并且上头还明示要他引咎辞职。他还在彼得堡再混了两年，希望着也许有什么小小的闲差竟会撞到他的头上来，然而，闲差竟不撞他，而女儿又出了女塾，家用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于是，压下一股怨气，为了节省一点儿，他决计迁家到莫斯科来了，在那老厩街租了一间矮小的屋子，屋顶上还竖着高凡七尺的家族纹章，就开始像所有退职的将军们一样，做起莫斯科寓公来了，每年用度约计二千七百五十卢布。

莫斯科是一个爱客的都城，无论对谁，它都一律欢迎，而对于将军们，则尤其热烈。巴弗尔·彼得罗维奇的虽则笨重却仍然并不缺乏军人威严的仪表，很快地就在莫斯科的最漂亮的客厅里出现了。他的肥秃的后脑，他那几根染色的头毛，他那老鸦色的领巾，和领巾上挂着的圣安娜勋章的油腻的绶带，马上就被所有那些面色苍白而倦怠、在别人跳舞的时候自己却含着满腔抑郁挤到牌桌上来的青年人们所熟识了。在社交界，巴弗尔·彼得罗维奇很知道保持自己的身份。他很少说话，如果要说，也还是和往日一样，从鼻孔里哼出来——当然，对于比自己位分高的人是可以不必这样的。他打牌打得谨慎，在自己家里吃得也很节省，可是，每当到别人家里赴宴，那就可以一以当六了。

关于将军夫人，可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只好说她的名字叫作卡略勃·卡尔洛夫娜，一滴眼泪老是在她的左眼挂着。仗着这一点，那位德国产的卡略勃·卡尔洛夫娜就自以为是一个多感的女人。她老是像在怕着什么，经常好像没有吃得够，说到衣着，那就是一件紧绷绷的天鹅绒外衣、一顶头巾和一对暗淡无光的空心手镯。

说到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将军的唯一的女儿，当她离开女塾的时候，她不过刚刚十七岁，在女塾同学里面，如果算不得最美丽的，无论如何也可以算得最聪明的姑娘，并且，还是一位最优秀的音乐家，在还未离开女塾之前就得过chiffre[1]奖章的。当拉夫列茨基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不到十九岁。

---

[1] 一种宝石的饰章，上镌皇后的简名，以之颁与成绩最优的女生者。——译者

一四

斯巴达的腿子几乎颤抖起来了，当米哈莱维奇把他引到了科罗宾家的并不十分堂皇的客厅，并且把他介绍给主人和主妇。可是，那不知所措的胆怯的感觉却马上就消灭了：将军有着所有俄国人所通有的殷勤，更加上那种名誉上曾有污点的人所特有的客气；至于将军夫人，不一会儿好像就被人们忘却。

然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却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而又娴雅，使得无论谁只要一见到她，马上就可以感觉亲近。而且，从她那整个柔媚的身体，那含笑的眼睛，她那无邪地垂落的肩膀和微带蔷薇色的手臂，从她那轻盈而又像娇慵的步态，从她那甜蜜而又像疲弱的声音……都可呼吸到一种诱人的魅力，好像幽香般微妙而不可捉摸，既是温柔娴静，又像狂荡淫佚——似乎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然而却刺激人的想象，勾引人的心灵，当然，所勾引起来的却绝不是胆怯一类的感觉。

拉夫列茨基谈到了戏剧和前晚的表演，于是她也自动地谈到了摩查洛夫，她并不只是一味称赞或者叹息，对于摩查洛夫的演技，还做了几处公正的、只有女性才能有的深锐的批评。米哈莱维奇提起了音乐，于是她就全无矫饰地走到钢琴旁边，很老练地弹了几曲那时刚刚风行的肖邦[1]的玛祖卡[2]。

晚餐的时间到了，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辞，可是他们留下了他。在席上，将军用上好的红葡萄酒款待着他，为了这，将军的仆人特地坐了车赶到德勃尔那里去了一遭。

直到夜深，拉夫列茨基才回家来，衣服也不脱，只用手掩着眼睛，呆坐了很久，沉在无言的迷醉里了。好像是直到现在他才恍然明悟了人生的价值，所有他的决心和抱负，所有那些在往日他所认为颇有价值的一切糊涂思想，顷刻之间全部变成灰烬，烟消云散了。占有着他的整个灵魂的，只有一个感情，一个欲望，那就是——幸福，占有，爱情，女人的甜蜜的爱情。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常常往来于科罗宾家了。六个月以后他向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求婚，他的请求被接受了。

许久许久以前，也许竟在那最初拜访的当晚，将军曾问过米哈莱维奇他的朋友可有多少个“灵魂”。是的，就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吧——在那年轻人求爱的整个时期，甚至于在他求婚的当时，她都是保持着她那惯常的平静和纯洁的，然而，就是这位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她可也明明白白地知道她的未婚夫是个有钱的人。

而卡略勃·卡尔洛夫娜，则简直就对自己说道：“我的女儿得到一个佳婿了。”于是就给自己买了一顶新的帽子。

---

[1] Fryderyk Chopin（1810—1849），著名的波兰钢琴作曲家。——译者

[2] Mazurka，波兰舞曲之一种。——译者

一五

这么着，他的求婚确是被接受了，可是，却附有一定的条件。第一，拉夫列茨基马上得离开大学。想想，谁会和一个学生结婚呢？况且，那么有钱的一位地主，又到了二十六岁那么大的年纪，还像学生子一样地去上课，这该多么可笑！第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得自己担任采购一切妆奁的烦劳，并且，她甚至还得选择新郎给她的礼物。她有着许多实际的知识和优美的审美能力，很爱舒适，而对于为自己寻找舒适，又有着惊人的才能。这种才能尤其使得拉夫列茨基深深叹服——当他和他的妻子在婚礼之后，坐着她所购买的宽适的马车到拉夫里基去的时候。所有一切，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都计划得多么周到，备办得多么齐全呀！从各个隐秘的角落里，跑出了些个多么可爱的旅行必备的物品呀！多么迷人的妆盒，多么精致的咖啡罐呀！而每个清早，当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亲自起来烧着咖啡的时候，那姿态又是多么妩媚呀！然而拉夫列茨基那时是没有观察的心情的，他迷在欢乐里了，他醉在幸福里了，他像一个孩子一般地，完全任幸福把他卷昏了。

而他，这年轻的阿尔西德[1]，也确是天真得像一个孩子的。他的年轻的妻不曾骗他，她的全身都散发着不可抵抗的魅力，她并不曾白白地应许着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快感，她所给予的比她所应许的更为愉快。当他们到达拉夫里基，那正在夏季最热的时节，她觉得那屋子是污秽的、黑暗的，仆人们也是可笑的、古老的，然而她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不必对她的丈夫提起。假如她决定住在拉夫里基，那么，她一定会把所有一切全部改变过来，当然，就从屋子里面入手。可是，长住在这种上帝所遗弃的穷乡僻壤里的念头，却连一刻也不曾来到她的心

里。她住在这里，不过像是来露一次营，她温柔地忍耐着一切的不便，对于所有的不适，只是一笑置之。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也来看她亲手养大的孩子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对她表示着大的好感，可是她对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却全无兴趣。新主妇与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也无法和好，她本来可以和这位姑娘相安无事的，但是老将军对于他女婿的家财却颇想染一染指。“哪怕是将军吧，”他说道，“给这样的骨肉之亲管管产业，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呀！”当然，在巴弗尔·彼得罗维奇，就是给一个完全陌路的人管管产业，大概也并不认为是怎样丢脸的。

于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就非常巧妙地进攻起来了，完全不动声色地，在外表上好像完完全全地沉醉在蜜月的甜蜜里，在乡村的静寂生活里，在音乐和书籍里，然而，却终于一步步地把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进逼得无路可逃，使得那位老姑娘，在一天早晨，疯婆一般地冲进了拉夫列茨基的书房，把一束钥匙往他的桌上一掼，并且宣称道，这个家她再管不了，她再也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拉夫列茨基，本来已经准备好的，立时答应了她的离别——这一出是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所始料不及的。“很好，”她说着，眼光暗淡了，“我知道我在这儿是多余的！我知道是谁把我赶跑了——从我的老家的巢里给赶跑了。可是，侄儿，你记住我的话吧：无论在哪儿你都筑不起一个巢来，你的命运是一生漂泊。这是我给你的临别的赠言。”当天，她就去到她自己的那个小小田庄去了，而一星期以后，科罗宾将军的大驾就降临了来，用一种既得意而又无可如何的神气，把整个产业的管理权全部抓到了手里去。

在九月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带着丈夫到了彼得堡。那新婚的夫妇在那里住了两个冬天，住在绮丽的、光线充足的、陈设精致的公

馆里，到夏天，就到莎斯科伊·赛洛[2]去避暑。他们结交了无数高级社会的，甚至最上流社会的朋友，他们时常出外交际，也时常在家招待客人，举行最美的音乐会和跳舞夜会。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吸引着客人，如同灯焰吸引着飞蛾一般。

然而，这种放佚的生活却并不能使得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怎样愉快。他的妻子劝他加入政界，然而，一方面有着他父亲的记忆，一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并不想去，虽然还是留在彼得堡，使得他的妻子快乐。而不久之后，他就发觉了并没有人要来妨害他的孤立：他的书室是整个彼得堡里最清静、最舒适的一间，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善于体贴的妻子就是最鼓励他孤独起来的一人。从那时候起，一切就进行得非常如意。他又专心于他的自以为尚未完成的学业了，他又读着书，甚至开始了英语的研究。看着他那魁伟的、宽肩的身材永远伏在他那书案上面，丰满的、红润的、毛茸茸的脸面半掩在字典或者抄本的页子中间，那样子真够奇妙的了。每天早晨，他埋头在工作里；午后，就坐下来，享受着极其精美的午餐，因为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在家务方面也是极可称赞的能手；而到晚间，他就进入一个灿烂的、芳香的、梦幻似的世界来了，所有在座的全是年轻的、欢乐的人们，而作为这世界的中心的，就正是他的妻子，那位热情的主妇。

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使他非常快乐，然而，那可怜的孩子却并没有长命——在春天，孩子死了。入夏以后，依着医生的劝告，拉夫列茨基就和他的妻子出国，去到温泉的地方。在那样的不幸之后，散散心对于她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她的健康也要求着温暖的气候。他们在德国和瑞士过完了夏和秋，到了冬天，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他们就到了巴黎。

在巴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出落得好像一朵盛开的蔷薇，跟在彼得堡一样，她同样迅速而且巧妙地为自己建筑了一个舒适的小巢。在巴黎一条幽雅而又时髦的街上，她找到了一处十分绮丽的住宅；她给她的丈夫做了一件他从来不曾穿过的漂亮的长袍；她雇了一个妖媚的下女、一个超等的厨娘和一个能干的走仆；她买了一驾精美的马车和一架简直迷人的钢琴。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会穿街过市，披肩巾，撑阳伞，戴手套，无异于一个纯纯粹粹的巴黎女人了，而交游也渐渐地广阔起来。最初，只有俄国人来到她的家里，后来，法国人也开始出现了，全是些可亲可近的单身汉，翩翩年少，温文尔雅，姓字也全是非常好听，铿铿锵锵。他们全都善于言谈，全会优雅地鞠躬，愉快地闪眼，他们全是唇红齿白，全都笑得多么艺术！他们牵朋引类，络绎不绝地到来，曾几何时，“La belle Madame de Lavretski（美丽的拉夫列茨基夫人）”的芳名就从Chaussée d'Antin到Rue de Lille传遍全城了。

在那种时候（那是一八三六年），现在多如蚁冢之蚁的小报记者和新闻记者们的族类还不曾开始繁殖，然而，就是在那时候，出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客厅的，也还有一位卓尔先生，这位先生，外表既不堂皇，名誉尤其糟糕，性格既暴戾如决斗人，而卑劣则如落水狗。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本是极端嫌恶这位卓尔先生的，可是，她却到底欢迎了他，因为他在好几家报纸上撰着稿，时时地提到她，一时称她为“Mme. de L——tski（拉**茨基夫人）”，一时又称她为“Mme. de——， 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 distinguée， qui demeure rue de P——（住在P街的、绝艳的俄国美人**夫人）”，向全世界，那就是，向几百个与“Mme. de L——tski（拉**茨基夫人）”全无关涉的订户，宣传着那位可爱的美丽的夫人简直是une vraie française par l'esprit（一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妇人）——在法国人，可以说没有比这

更高的称赞了——说她是多么特出的一位音乐家，说她的跳舞跳得多么神妙（老实说，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跳起舞来，真可使任何人都迷醉在她那轻飘的裙裾下面的）……总之，他把她的芳名传遍了全世界——这，无疑地，不管是谁，都会感觉愉快的。

那时节，玛尔小姐[3]已经脱离了舞台，至于拉西尔小姐[4]，则还不曾出现，可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却照样殷勤地拜访各个剧场。意大利音乐使她狂喜，阿德利的遗迹使她大笑，她在法兰西剧场里，婉曼地打着呵欠，可是多尔法尔夫人演着极端浪漫派的闹剧的时候却能使她流出眼泪，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李斯特[5]还在她家里表演过两回，是那么优美，那么自然，真迷人！而就在那种狂放的欢乐里，冬天过去了。在冬末的时候，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甚至还进过宫廷。

至于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呢，他也并不一定感觉厌倦，可是，生活，有时候，却使他的肩头感到重压——之所以重压，就是因为空虚。他念着报纸，在索尔朋纳和法兰西大学旁听，留意着议院里面的辩论，并且，还着手翻译一本有名的关于水利的科学著作。“我也并没有荒废我的时间呀，”他自己想着，“这全是有用的。可是，下年冬天，我真得回俄国去，着手我的事业了。”他所谓的事业到底是什么事业，很难说他自己有没有一种明确的概念，并且，也只有上帝才知道在冬天里他到底回不回得了俄国——同时，他正在计划着和他的妻子同到巴顿·巴顿[6]去。

然则，一种不测的风云却把他的所有的计划全都推翻了。

---

[1] Alcides，即有名的大力士Hercules之姓氏，出自希腊神话。——译者

[2] 意为“皇家别庄”，为彼得堡附近之胜地。——译者

[3] （1779—1847），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译者

[4] Mlle. Rachel（1820—185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译者

[5] Frans Liszt（1811—1886），匈牙利名钢琴家及作曲家，有“钢琴之王”之美称，尤为闺秀所欢迎。——译者

[6] 在德国巴顿州，为有名的名胜地。——译者

一六

一天，当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不在家的时候，拉夫列茨基走到她的私室，无意之间在地板上看见了一张细心地折叠起来的小纸条。他无心地把它拾了起来，无心地展开来，看到了是用法文写的这样的话：

> 亲爱的安琪儿贝特茜——我真没有法子称你为巴尔巴或者华尔华娜——我在大街角上等你，却不见你来。明儿一点半钟，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吧。在那时候ton gros bonhomme de mari（你那最好不过的胖丈夫）多半是埋头在他的书本里的，我们可以再唱一回你教给我的votre poète Pouskine（你们的大诗人普四根）[1]的诗歌："老的丈夫，残酷的丈夫呀！"一千个吻吻在你的手上和脚上。我等着你。
>
> 爱奈斯特

拉夫列茨基，在最初，对于他所念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再念了一次——他的头昏乱了，地板在他的脚下颠簸起来了，如同暴风雨中的船只的甲板。他叫着，呻吟着，同时哭出来了。他完全昏迷了。他是那么盲目地相信了他的妻子，她的欺骗和不忠，他从来做梦也不曾想到过。那个爱奈斯特，他妻子的情人，他记了起来，就是那个头发秀美、狮子鼻、小胡子的小白脸，约莫二十三岁，在他妻子的赞美者中间，也许是个最不足道的角色。

几分钟过去了，半个钟头过去了，他仍呆然立着，手里抓着那个致命的纸条，眼睛失神地望着地板。黑暗的旋风似乎向他扑过来了，

在那里面，他好像模糊地看见了无数苍白的面影，悲痛的感觉使他的心沉下了，他感觉着他好像是在沉落，沉落……沉向无底的深渊。

一阵熟识的、轻快的丝质衣裳的窸窣声把他从麻痹里惊醒过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戴着软帽，披着肩巾，匆忙地从外面跑进来了。拉夫列茨基全身颤抖，冲出房来，他感觉在那一刹那他简直可以把她撕成碎片，简直可以亲手把她勒死，至少，也得像个农民般地，把她打得只剩半命。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惊呆了，想来拦住他，可是，他只能迷糊地说出一声“贝特茜”，就从屋子里逃出来了。

拉夫列茨基叫了一驾马车，告诉车夫赶到市外去。那整个下午和整个长夜，他一直乱走着，时而突地停止，并且绞着他的两手。一会儿，他感觉发狂般地愤怒，一会儿，又觉得可笑起来，甚至觉得很有趣味。在黎明的时候，他冻得半僵了，就进了一个破落的近郊旅店，要了一个房间，靠着窗户坐了下来。一种痉挛性的不断的呵欠捉住了他。他简直不能撑持起来，他的精力已经完全消耗——他并不曾意识着疲倦，然而，疲倦却有着它自己的要求。他坐在那里，茫然地注视着，然而什么也不能了解。他想不出他是遭遇了怎样的事，他是为什么一个人独坐在这空洞的、陌生的房里，四肢麻木，口里有着苦味，心头感觉着一块大石般的重压。他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引诱了她，他的华尔华娜，使她委身给那么一个人。老实说，明明知道自己对他不忠了，她怎么还能正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么镇静而且亲热！“我想不出，”他的干燥的嘴唇私语着，“并且，现在想起来，谁能说得定就是在彼得堡的时节……”然而，他并不曾完成这个问题，一个新的呵欠又打过来了，他感觉了全身的战栗和瑟缩。光明的和黑暗的记忆同样地困扰着他，他猛然记了起来，在几天以前，当着他，也当着那个爱奈斯特的面，她就坐在钢琴前面唱过：“老的丈夫，残酷的丈夫呀！”他

记起了她脸上的表情、她眼里的奇异的光彩和她的颊上的红晕——他从他的椅上站起来了，他要去对他们呵道：“你们跟我玩这么一套就大错特错啦！我的曾祖父就惯常用钩子穿着农民们的肋骨，把他们吊起来，我的祖父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呵完以后，就把他们双双杀死。然而，突然之间，一切对于他又好像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不只是梦，甚至是完全无稽的幻想——只要他把自己抖一抖，向周围望一望，一切就会清醒过来的。他确曾向周围望了，而深深的苦痛，就好像鹰爪抓小鸟儿似的更深地刺到他的心底去了。更悲惨的是，拉夫列茨基正在希望着，在几个月以后，他就可以重做父亲。……他的过去，他的未来，他的整个的生命，全给毒坏了！全给毁了！

终于，他回到巴黎来，投奔了一家旅馆，就把那位爱奈斯特先生的纸条送给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连同着这样的一封信：

> 附来的纸件会给您解释一切的事情。同时，我得跟您说一说，我真想不到，您——平素那么细心老练的角色——怎么这回竟会随便丢了那么重要的文件！（可怜的拉夫列茨基，为了这么一个警句，推敲了够几个钟头。）我不能再见您，我想您也绝不会想再见我。我每年拨给您一万五千法郎，我不能多给。把您的通信处送给我的账房去。现在，您高兴做什么，高兴住到什么地方去，一切听便。我祝您幸福。回信是不必要的。

在信上，拉夫列茨基对他的妻子是说着不要回信，可是，他心里却期待着，甚至渴望着一个回信——一个关于这奇突的、难以理解的事情的解释。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在当天，就给了他一封法文的长信。一切都完结了，他的最后的怀疑消灭了，他甚至惭愧着他还有任何怀疑。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一点儿也不为自己辩护，她只是想要见他，她请求他不要无可挽回地决定了她的命运。那信是冷酷的、矜持的，虽然在上面，这里和那里，也可以看出泪痕。拉夫列茨基苦笑了，对使者说了一声很好，就不再回信。

三天以后，他离开巴黎了，但是，并不是回俄，却是到意大利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选中了意大利，老实说，只要不是回家，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对他都是没有分别的。他把他妻子的赡养额通知了他的管家，同时，命令他立刻把所有产业的管理权从科罗宾将军手里收回，不等账务清结，就把那位老爷从拉夫里基送走。他出神地想象着那位被逐的将军的狼狈状态，和他定会装出的无用的傲慢神气——这样想象着，虽然是在他自己的万分懊恼中间，他也不自主地感到了一种恶意的满足。同时，他写信给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请她回到拉夫里基来，并且给了她一张全权的委任状。可是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却一定不肯回家，甚至在报上登了启事，说她已经把那委任状毁弃了，这实在是十分多余的事。

拉夫列茨基把他自己藏在一个意大利小城里，可是，许久许久，他还不能不下意识地追踪着他的妻子的踪迹。从报纸上，他知道她已经离开巴黎，如所计划地，到巴顿·巴顿去了。而不久之后，她的名字就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位卓尔先生的文章里出现了来。这篇文章——在那惯常的轻薄后面，还可以发觉一种友谊似的怜悯——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再后，他知道他有了一个女儿了。两个月以后，从他的管家的报告里他知道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已经支取了第一季的赡养金。于是，不名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来了，一次比一次更是不堪入耳。而终于，由她主演的一幕无足艳羡的

悲喜剧就载满了各个报纸，产生了极大的热闹。一切都完结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已经成了“知名人物”。

拉夫列茨基不再追踪她的行动了，然而，他也并不马上就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有时候，对于他的妻子，他是充满了那么深的渴慕，这使他幻想着，只要他能再听到她的甜蜜的声音，再摸到她的温柔的手臂，那么，他就什么也可以不必坚持了——假如必要的话，就是饶恕她，也可以。然而，时间也并没有空白过。他并不是生来受罪的，他的健康的天性要求着它自己的权利。许多事情他已经看得清楚了，就是那袭击了他的那个打击，他也看清了并不是过于奇突的。现在，他已经了解他的妻子了——对于我们终日接近的人，我们反而只有在离别以后这才能够充分了解的。他又可以着手他的事业了，他又可以开始工作了，虽然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热情。他的教育和他的人生经历给他带来的怀疑主义，终于决定性地攫住他的灵魂了。他对于所有一切，变得绝对冷漠。四年过去了，他这才感觉足够坚强地回到他的祖国，来会见他的家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不停留，他一直来到O市——在这里，我们曾经和他暂别，那么，也从这里，我们请我们的热心的读者们一同回转吧。

---

[1] 普希金（1799—1837），大诗人，俄国国民文学之父。此处不写“普希金”而写“普四根”，也许是暗示着这写信的人实在是不知道这位大诗人的。——译者

一七

在我们既已说过的那天的次晨九时，拉夫列茨基正走上加里丁家的台阶，却遇见丽莎，戴着帽子和手套，准备出去。

“您上哪儿去？”他问她。

“上教堂去。今儿是礼拜日呢。”

“你也去做弥撒吗？”

丽莎没有回答，却惊奇地望着他。

“啊，对不起，”拉夫列茨基说，“我……我并不是要说这话。我是来跟你们告辞的，一个钟头之后，我就动身回乡去了。”

“离这儿不多远吧，可不是？”丽莎问。

“二十五维尔斯特。”

这时候，莱诺其嘉在门边出现了，被一个女仆陪伴着。

“记着别忘了我们。”丽莎说着，就走下了台阶去。

“你可也记着别忘了我。记着，”他又说着，“你是往教堂去的，祈祷的时候，也请为我祈祷吧。”

丽莎忽然停下来，转身向他。

“是的，”她说着，目光直直望着他，“我也会为您祈祷的。来，莱诺其嘉！”

拉夫列茨基发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独自坐在客厅里，从她的身上，科伦香水和薄荷的香味一阵阵地散发出来。据她说，她的头痛，一夜不曾安宁。她用她那惯常的慵懒的亲切接待着他，而渐渐地，就扯谈起来了。

“据您看，”她问他，“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可不是个很可爱的青年人吗？”

“什么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

“怎么着，您知道的，就是昨晚在这儿的那个潘辛呀！他是极其喜欢您的。我跟您，mon cher cousin（亲爱的表弟），咱们俩私下谈谈吧，他对我们家丽莎简直要发狂了。您觉得怎样？他是世家子弟，又聪明，又能干，况且，已经是一位侍从官呢。假使上帝的旨意是那样的话……在我这做母亲的，也就够乐意的了。当然啊，那是个大责任——儿女的幸福，无论怎么说，都是靠着做父母的人的。可是，我总可以这样自告无愧吧，直到现在，无论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您知道，总是我一手担当下来的：我亲自料理，亲自教养我的孩子们，什么事都仗着我自己。刚刚，我写信给波留斯太太，请介绍个保姆来……”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于是就着手描写起来她的种种辛苦、种种努力和她的种种母性的情感。拉夫列茨基默默地听着她，把手里的帽子扭来扭去。他的冷淡的、不表同情的目光终于使得那位唠叨不休的太太苦恼起来了。

“您觉得丽莎怎么样呢？”

“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当然是个极标致的姑娘呀。”拉夫列茨基回答着，站立起来，鞠过躬，就到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那边去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快快地目送着他，心里想道：“真是个熊！真是个农民相！唔，现在我才知道你老婆怎么会对你不忠来的呢。”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正坐在她自己的房里，身旁环侍着她的“子民”。这一共有五位，每一位在她的心里几乎都占有同等的位置：一位是一只灵巧的、肿颈子的照莺儿，她之所以爱它，就是因为它已经不会叫，也不会吸水了；一位是一头沉静的、非常胆怯的小狗，叫作罗斯嘉；一位是一头暴躁的猫，叫作玛特罗斯（水手）；一位是一个伶俐的九岁小姑娘，黑皮肤，大眼睛，尖而小的鼻子，叫作苏罗其嘉；再一位，就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老是戴着白头巾，黑长衣上罩着淡褐色的短衫的，名字叫作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阿加尔可夫。

苏罗其嘉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出身于下等市民的家族。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收养她，正和收养罗斯嘉一样，完全出于怜惜。她是在街上把那小狗和那小姑娘拾回来的，两个都是瘦弱而且饥饿，两个都被秋雨淋得透湿。从来没有人寻找过罗斯嘉；至于苏罗其嘉，她的叔父，一个做鞋匠的酒徒，甚至很高兴地把她让给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他既然连自己也吃不饱，就更没有什么给他的侄女儿吃的了，除了用鞋楦敲打她的脑袋以外。

说到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那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在一次巡礼的时候，在一个寺院里面结识的，她自动地走到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面前去（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之所以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祈祷得挺够味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自动地和她谈起话来，并且请她到自己的家里来，喝一杯茶。从那一天起，她就从来不曾离开她了。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出身于贫寒的式微贵族，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孀妇，

性情愉快而且温和。她有一个圆脑袋，头发已经灰白，两手既白且软。她的颜面也是温柔的，除了一个很可笑的狮子鼻以外，五官全都宽大，也全都慈祥。她崇拜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也非常爱她，虽然对于她那易于感受的心也爱时常打趣。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对于所有的年轻人都心软，对于最天真的玩笑，也不自主地少女似的红起脸来。她的全部财产共计一千二百个纸卢布，她做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食客，然而，却与她立在完全平等的地位——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是绝对不能容忍奴役之类的事情的。

“啊，费狄亚！”她一见到他，就开始说起来，“昨儿晚间你还没看见我的家属，现在来观光观光吧。我们今儿全到齐啦，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大茶会。你可以拥抱我们每一个，只有苏罗其嘉可不会让你抱，猫儿也会抓你。你今儿就走吗？”

“是的，”拉夫列茨基说着，坐到一个矮而小的椅子上，“我刚刚跟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告过辞来。我也看见过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来的。”

“就管她叫丽莎吧，我的老子——米哈伊洛夫娜怎么到你的头上来的？可是，安静点儿坐吧，要不你会把苏罗其嘉的椅子坐坏了。”

“她正上教堂去，”拉夫列茨基继续着，“她真是很虔心的吗？”

“是的，费狄亚，很虔心。比你我都虔心，费狄亚！”

“您自家还不虔心吗？”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细声说着，“就说今儿，早晨的弥撒您不去，晚间的，您一定得去的。”

“一点儿也不——你一个人去吧，我变懒啦，我的妈妈，”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回答着，“我喝茶喝得太放纵了。”她对于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虽然立在绝对平等的地位，然而她们中间却用着“您”和“你”区别称呼。她不枉为一个帕斯托夫——在恐怖的伊凡的招魂表[1]上，就有着三个帕斯托夫。这事实，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是完全知道的。

“请您告诉我，”拉夫列茨基又开始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刚刚给我谈到那个——那个什么呢——那个潘辛。那是怎么个人？”

“天哪！真是怎样的个长舌鬼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咕哝着，“我想她一定还偷偷地告诉了你，说咱们这儿有了一位多么漂亮的求婚人吧？她尽可以跟她那牧师儿子去叽叽咕咕，可是，她那样还不够呢。可是，谢天谢地，还什么都没影儿啦！可是，她可早就瞎扯起来了。”

“您怎么说‘谢天谢地’呢？”拉夫列茨基问。

“怎么啦？因为那么个漂亮小子不逗人喜欢！有什么可以喜欢的呢，我倒要看看！”

“他不逗您喜欢？”

“是的，他什么人也勾不上来。只要我们的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瞧上了他，就够他受用的啦！”

可怜的寡妇简直给迷乱了。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您难道不怕上帝！”她叫着，立刻，她的脸子和颈项全都红遍了。

“那流氓也真晓得拍她呢，”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不顾别人地继续说着，“他晓得怎样抓住她的心眼儿。他送给她一个鼻烟壶儿，费狄亚，求她给你一撮闻闻吧，你可以看得见是多么漂亮的鼻烟壶儿呀，在盖子上还刻着骑马的骠骑兵呢。你干脆不用辩，我的妈妈。”

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只能用一种抗议的神气摆一摆手。

“那么，丽莎呢？”拉夫列茨基又问了，“她对他怎么样？”

“她好像也还喜欢他，可是，说到别的，只有上帝知道。别人的心眼儿，你知道，那就像一个黑暗的树林，一个女孩儿的心，那更看不透。就说我们的苏罗其嘉吧，你来分析分析她的心眼儿！为什么自从你来，她就躲了起来，可又不跑开呢？”

苏罗其嘉忍不住地笑了出来，跑出室外去了。同时，拉夫列茨基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是的，”他缓缓地说道，“一个少女的心，是难得猜透的。”

于是，他就开始告辞。

“那么，我们不久就可以再见吗？”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说。

“也许，姑姑，横竖我去的地方也并不远。”

“是的，当然，你是到华西列夫斯科伊去的。你不会住在拉夫里基。不错，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是，到了那边，就到你母亲坟上，还有你祖母坟上，去望望，去敬个礼吧。你在外国学了那么许多学问回来，也许，谁知道呢，就是在她们的坟墓里，她们也竟能觉得你去看过她们来的。也别忘啦，费狄亚，也要给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做做

安魂法事。这儿我给你一个银卢布。接着吧，接着吧，我本来就要给她念次安魂经的。在她的生前，我也并不喜欢她，可是，平心说一句，她倒真是个有性格的姑娘。她也聪明，能干。况且，她也没亏待过你。现在，走吧，上帝祝福你——要不走，你会讨厌起我来啦。”

于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拥抱了她的侄儿。

“丽莎嘛，她是不会嫁给潘辛的，别担心吧。他那种角色，可不配做她的丈夫。”

“是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担心呢。”拉夫列茨基说着，就退了出来。

---

[1] 恐怖的伊凡曾残杀贵族多人，其后又广作法事以安其魂。“招魂表”上所列就是那些应被追荐的贵族的名姓。——译者

一八

四个钟头以后，拉夫列茨基就已在归道了。他的旅行马车[1]的车轮在柔软的村道上面迅速地滚动着。两星期以来，不曾下过一滴雨，大气里弥漫着乳白色的轻雾，笼罩着远处的林木，四处，散发着燃烧的气息。许多灰暗的、轮廓朦胧的云片，闲散地浮在苍蓝的天上，缓缓地爬了过去。强劲的风成为不断的水流，枯燥地吹拂着，不能驱走暑热。拉夫列茨基把头倚着软靠，两手叠在胸前，凝望着那些已耕的田野成为扇形地在眼前横过，望着那些柳林缓慢地掠过车前，望着那些用蠢笨的怀疑来斜睨着过客的乌鸦和白嘴鸦，望着那些丛生在田界上面的山艾、苦蓬和野菊。他凝望着……那寂静、新鲜而肥沃的原野，那无尽的苍翠，那横亘的丘岗和那植满了低矮槲树的山谷，那灰色的村庄，那细长的白桦——这整个的俄罗斯的风景，他许久不曾见过的，给他的灵魂送来了一种甜蜜的同时又是悲痛的感觉，使他的胸头感觉到了一种愉快的压迫。

他的思想缓慢地飘荡着，正如那些也在天空飘荡着的云片一样杂乱，一样朦胧。他回忆起他的儿时、他的母亲，他记得她是怎样死的，他们怎样把他带到她临终的床前，而她，怎样把他的头按在她的胸脯，就开始低声呜咽起来了，可是，她还是抬起头来，望了望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于是，就永远沉默。他又想到他的父亲：在最初，是强壮，声似铜铃，对一切都怀不满；后来，瞎了眼睛，哭笑无常，灰白的胡子多半是蓬松凌乱。他还记得，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那老人多喝了一杯，把酱油滴满了食巾，突然哈哈大笑了，开始唠叨起来，数说着他的胜利的故事，还不时眨着他那无光的眼睛，并且把脸面涨得通红。他也想到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他的脸面不

自主地痉挛了，正如有人忽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于是，他重重地摇摇头。而不久之后，他的思想就停在丽莎身上了。

“那儿，”他想着，“一个新的生命正要来领略人生的滋味了。一个好孩子呢！将来会变得怎样呢？她是美的。苍白的、新鲜的面颜，那么庄严的眼睛和嘴唇，目光是那么诚实而且天真。可惜是，心地有点儿太热忱了吧？身材也是优美的，步态是那么轻盈，声音也是那么沉静。我最喜欢看她突然停下来，一笑也不笑，那么专注地，那么庄严地听着你说话，于是，就把头发甩到脑后，开始沉思起来了。的确，我也同意，潘辛是配她不上的。可是，他又有什么顶坏的地方呢？然而，我又何苦为着这些事情来烦恼我自己？别人走的路，她也同样得走的。我还是不如睡一睡吧。”而拉夫列茨基就闭上了他的眼睛。

他并不能入睡，却只是沉入了旅人的白日的梦境。过去日子的幻影，正和以前一样，缓慢地浮现出来，落到他的心上，和所有其他的景象错杂起来，混乱起来了。拉夫列茨基，天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罗伯特·皮尔[2]……想起了法国史……想起了如果他是一个将军他会怎样打一个胜仗，他几乎听见了枪声和锐叫是怎样在他的耳边震响。

他把头偏过一边，把眼睛睁开来——仍然是同样的田野、同样的平原景物，马儿的光亮的铁蹄更替地在翻飞的尘阵里面闪耀，车夫的黄色的、在腋下衬着红色补片的衬衫，在风里膨胀起来。“这儿是我，我是像这样重归我的家园来啦！”这样的思想忽然闪过了拉夫列茨基的脑际，于是喊了一声“快”，就把自己裹在大衣里面，更紧地挨拢着靠垫。马车震了一震，拉夫列茨基正坐起来，睁大他的眼睛。

在前途，小丘上面，一个小小的村落铺展着。微微向右，可以看见一座不大的古式的地主宅邸，门窗全关着，门廊已经倾斜了，在那

宽大的庭院里，从大门开始，全生长着荨麻，绿而且密，正如大麻一般，在那里，也立着一间槲树做成的仓屋，虽然小，却仍是坚实的。这就是华西列夫斯科伊。

车夫把马车转向了大门，停住了马，拉夫列茨基的小厮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做出一个就要跳下的姿势，叫道："咳！"一声粗哑的、沉闷的狗叫传了出来，然而，却没有看见狗。小厮又做出了要跳的样子，又喊了一声："咳！"那衰老的狗叫声又传出来了，接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一个老人，跑到庭院里来。他穿着一件紫花布的长袍，头发雪白，用手遮住阳光，望了望那马车以后，他忽地两手在腿上拍了起来，神经质地晃了几晃，就一直跑来开启大门。马车驱进了前庭，车轮辗着荨麻，发出轧轧的响声，停在台阶前面。白发的老人，无疑是非常灵敏的，已经把两只腿子弯曲地、古怪地分开着，站在最低的门阶上了，颤巍巍地把车篷解开，把皮套子扔到一边以后，他就扶着主人落下车来，并且，吻着主人的手。

"好呀，好呀，兄弟，"拉夫列茨基说着，"你的名字是叫——安东？你还健在呀？"

老人默默地鞠了躬，就跑去取钥匙来。当他跑去的时候，车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偏头坐着，端详着那些紧闭的门户。而拉夫列茨基的小厮，则仍然好像刚从车上跳了下来一样地，用足以入画的姿势站在那里，把一只手扶着车厢。老人把钥匙取来了，他把那套着锁门的手肘高高举着，同时，完全不必要地，蛇似的扭动着他的身体。把门打开之后，他就站在一旁，再一次地一躬到地。

"这儿，我到底到家啦。这儿，我到底回来啦。"拉夫列茨基自语着，就进入了那微小的前厅。同时，所有门窗，一个一个地全都砰砰

喳喳地开放了，而白昼的光亮又射进了这个久经荒凉的房屋。

---

[1] 俄国特有的一种旅行用的轻马车。——译者

[2] Sir 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著名政治家。——译者

一九

拉夫列茨基刚刚到达的，也就是两年以前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在里面做了最后的呼吸的那座小的房屋，是在上个世纪内用坚实的松材造成的。外衣虽然好像已经老旧，其实是，再过五十年或者更多的年代，也还成的。

拉夫列茨基到所有的房间里巡视了一周，命令把所有窗户开启。这使得那些背上负着白色的灰尘、修行似的挂在墙角和门檐上的衰老而又疲惫的苍蝇们大大地不安起来——自从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故世以后，这些窗户就从来不曾开过。屋里的一切，还是一如往昔：在客厅里，铺着亮灰色套布的那些细腿的小沙发，全都破旧了，陷坍了，活活地使人记起了凯萨琳二世的时代。也是在客厅里，立着那已故的女主人的有名的靠椅，那高而挺直的靠背，女主人就是在她的老年，也从来不曾靠过。

正墙上面，挂着的是费多尔的曾祖父——安得莱·拉夫列茨基的古老的画像，从那皴裂而暗淡的背景里，他那黝黑的、胆汁质的脸面几乎难以辨认出来。他的细小的、凶狠的眼睛，从那低垂的、显然有点儿肿起的眼睑之下严厉地望了出来，他那黑色的、不曾敷粉的头发如同一把毛刷一般，在那沉重的、刻着深的皱纹的前额上面，遒然上翘。在画像的一角，挂着一束落满灰尘的长春草。“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她老人家自家许了愿给扎的呢。”安东解释着。

在卧室里，立着一架窄小的床，上面罩着有条纹的布做成的帐幔，虽然已经老旧，但质料却是极其坚牢的。床上，是一堆褪了色的靠枕，和一条单薄的棉质盖被。在床头，挂着的是一幅“圣母入殿”

图，也就是在这幅图上，那孤独的、被人遗忘的老处女，在她弥留之际，曾把她的已将冰冷的嘴唇最后一次地献了吻。靠着窗边，是一座各色杂木嵌成的妆台，饰着红铜做成的各种饰物和一架镀金已经变成黑色的歪曲的镜子。和客厅并行着的，是祈祷室，一间四壁空悬的小房，在一个角落里，立着笨重的装着圣像的神龛。地板上，是一块小而破旧的拜垫，滴有无数蜡油的污点——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在祈祷的时候老是俯伏在这上面的。

安东去帮拉夫列茨基的小厮开启马房和车房去了，代替他的，冒出了一个几乎和他同样年老的妇人，头巾一直缠到了眉际。她的头颤动着，眼光暗淡，然而表现着热情和习惯的、沉默的顺服，同时，也有着一种恭敬的哀怜。她吻了吻拉夫列茨基的手，于是到门边，等候着吩咐。他简直记不起她的名姓，甚至记不得他是否曾经看见过她。原来她的名字叫作阿勃拉克霞。四十年前，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把她从奴婢的名单里革除了，命令她到这里来管理鸡场。她很少说话——似乎已经老糊涂——并且，老是做出个奴婢相。

除了这一对老者和安东的曾孙们——三个穿着长衬衫的鼓肚子孩子——以外，住在这地主的府邸里的还有一个独手的不服徭役的老农民，他说话有如山鹬的咯鸣，什么事也不能做。并不比这残废的农民更有许多用处的，是一条残废的老狗，就是那个用嘶哑的吠声欢迎了拉夫列茨基的归来的。十年以来，它被一条依着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命令而买来的重链锁着，在这重负之下，它几乎变得连动也不能动了。

检阅了屋子以后，拉夫列茨基就来到花园，对于这座花园他觉得非常满意。花园里面，长满着丰茂的野草、牛蒡子、鹅莓子和覆盆子的草丛，然而，也有着许多的树荫，许多身干高大、繁枝支离得令人

惊讶的老菩提树立在那里，互相拥挤着，似乎至少有一百年不曾经过修剪。花园的一端，是一个明净的小湖，四周生着一带高大的、红色的芦苇。人间生活的遗迹很快地在这里消逝了。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庄园虽然还不曾变成荒野，然而，却已经沉入宁谧的深梦。在这里，一切的人世均已安眠，所有人间的熙攘，在这里也均不存在了。

拉夫列茨基也到村里各处走动着。农妇们站在自己的茅舍门边，手支着颊，注视着他，农民们远远地向他敬礼，孩子们跑开去，狗们也无精打采地吠叫着。

最后，他感觉饿了，可是，在夜分以前，他料想他的厨夫和别的仆人们是不会来的，到拉夫里基去装运什物的马车还没有到——这就不得不求助安东了。老年人立刻张罗起来，他抓住了一只老母鸡，宰了，拔了。阿勃拉克霞就把它仔细地搓着，揉着，正好像擦洗一件衣服一样，搓揉许久以后，这才下了锅。终于，老母鸡煮好了，安东就来铺上台布，并且在那盛肴前面放上一只三条腿的、瓷面已经变成黑色的盐碟，和一只细颈的、有着圆的玻璃塞子的小巧玲珑的酒壶。于是，他用着歌唱一般的声音，向拉夫列茨基报告餐已齐备——他自己，则右手缠着一条餐巾，在主人的椅后站好方位，并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古老的、柏树似的古怪气味来。拉夫列茨基尝了尝汤的味道，于是，就开始对付母鸡。然而，鸡皮上面却布满了粗大的包子，两腿各有一条扭也扭不断的粗筋，肉也如同化石，并有木炭和灰水似的气味。

食事完毕以后，拉夫列茨基说道，他很想喝点儿茶，如果……“一会儿就来啦。”老人抢着说——他果真没有失信。一撮茶叶被搜索了出来，包在一片红纸里面，一尊小的然而却非常热烈地喧哗着的小茶炊也被发现了，也还有一些碎块的糖，似乎马上就会溶掉的。拉夫列茨

基用一只大杯喝着茶。这杯子是他从最小的时候就记得的，上面描有纸牌的花纹，在当时，只有客人才能喝——而现在，他也喝着它了，正如一个客人一样。

傍晚时分，仆人们到了。拉夫列茨基不喜欢睡在他姑姑的床上，所以就命令着在餐厅里给他另搭一个来。灭灯以后，他还许久许久地环视着他的周围，默想着一些并不愉快的思想。他经历着每一个第一次在一间久无生人的房间过夜的人皆所熟知的感觉，他幻想着那从四周对他压迫下来的黑暗对于新的主人也许还有一点儿怯生，连屋子里的墙壁对他也像表示着敌意的。终于，他叹息了，把被盖拽了上来，就睡了过去。

所有的人都入睡了，只有安东却还不曾上床。他和阿勃拉克霞细声谈了很久，间或低低地叹息，并且两次对自己画了十字。老仆人们想不透他们的主人，在近边既有那么美丽的庄园和那么堂皇的宅邸，怎么竟会同他们一道儿住到这华西列夫斯科伊来的。他们怎么想得到那个拉夫里基对于它的主人正是可憎的呢？他们怎么料得到就是那堂皇的邸宅正能在主人的心里唤起痛苦的感觉？他们两个私语够了以后，安东就拿起一根棒来，敲了几记那个挂在仓房上面沉寂已久的守夜人的木板。于是，在他那雪白的头上连什么也不曾盖上，他就躺在庭院里了。五月的夜是平静的、温柔的……老人甜蜜地入了深睡。

二〇

次晨，拉夫列茨基起得很早，和村长谈过话，就来到禾场，叫人把那警犬的锁链解开。那犬只是叫了两声，然而竟不能从自己的狗舍走了出来。

于是，走回家来，他就沉到一种和平的白日梦里了，并且在那一整天里不曾振拔出来。“那么，这儿是我，我是沉在河流的底层了。”不止一次，他这么自语着。他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谛听着周围的寂静生活的流动，听着那从冷落的村里传来的稀少的声息。在那边，在那荨麻背后，有人用着尖细的嗓音细声歌唱了，一只牛蝇嗡鸣着，似乎是和歌声互相应和。歌声停止了，然而，牛蝇却仍然继续嗡鸣。从那单调的、固执而怆然的蝇鸣中间，可以听见一只肥大土蜂的锐叫，它叫着，而且不断地把脑袋触着天花板。

路上，一只雄鸡开始啼叫了，嘶嘎地拖长着尾音，一辆车隆隆而过，谁家的大门又在开关了，发出咯吱的锐响。“怎么啦？”突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啊哈，我亲爱的小心儿！”是安东在向着抱在怀里的一个两岁大小的女孩说话。“把克瓦斯[1]拿到这儿来呀！”那同一个女人的声音又叫了。于是，又是死样的静寂蓦然来到。

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响动，没有风吹着的树叶，燕子低低地掠过地上，一个一个，全都没有声息，它们的寂寞的飞翔不自主地带来悲愁，落在旁观者的灵魂上了。“那么，这儿是我，我是沉在河流的底层了。”拉夫列茨基又自语着。“在这儿，生活是平静的、悠闲的，”他想着，“无论谁，落到了这样的生活里面，就得顺从自己的命运。这儿没有激动，用不着烦恼，在这儿，只要安静地埋头前进，正如耕夫追随

犁路，那么，就有成功了。在这四围，全有着怎样的活力在这不动的沉寂里，全有着多么茁壮的康健！在这儿，就在这窗下，倔强的牛蒡子从茂密的草丛里冒出头来；在上面，独活草伸出它那多汁的身体；更上面，圣母泪[2]也扬起它们的蔷薇色的触角。而那边，在那远远的田野，裸麦正发着光，燕麦正抽着穗，树上的每一片叶、草上的每一根梗，也全都欣欣向荣，得时伸展呢。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我的最好的岁月全给消磨完啦！”拉夫列茨基继续沉思着，“那么，愿这儿的单调生活来安定我，愿它来抚慰我吧。让它来教育我，使我也能不慌不忙地干点儿事业出来吧。”于是，他又开始谛听那无边的沉寂——听着，并不希望听到什么，然而，同时却又好像不断在期冀什么。

静穆从四方把他包围起来，太阳已经静静地滑过了平寂而蔚蓝的天空。天上，云头恬静地浮着，深似它们竟能知道它们是为着什么，向着什么地方流去。在世界的别的部分，就在那一刹那间，生活正在沸腾着，熙攘着，喧嗓着；然而，在这里，这生活却无声地流过，正如流水流过平静的草原，无声地涌来，静寂地流去——这生活，拉夫列茨基一直耽思着，直到黄昏已深的时候。

过去的哀愁，有如春日的积雪一样，在他的心里消融了，而且，说来奇怪，对于家乡的情爱，在他的心里也是从来没有像这样深沉，这样强烈的。

---

[1] Kvas，俄国麦酒之一种。——译者

[2] Virgin's tears，为草本植物，结实浑圆，通常用作念珠。——译者

二一

两星期之间，拉夫列茨基才把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小屋子理出一个头绪来。清扫了庭院和后园，从拉夫里基搬来了舒适的家具，从城里运来了酒、书籍和报纸，马房里面也充满马匹——总之，拉夫列茨基已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备齐，开始来过一种既不全像乡村地主也不全像正规隐士的生活了。

他刻板似的过着单调的日子，虽然整天不见人来，但是也不觉得厌倦。他勤谨地专注于他的田庄的管理，他骑马周游附近，他也读书。但是，他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他所更为高兴的是听着老安东对他讲故事。通常，是拉夫列茨基坐在窗前，手里一管烟，面前一杯凉茶。而安东，则站在门边，两手叉在背后，开始悠闲地讲起他那古代——神话似的时代——的故事来了：在那个时代呀，燕麦和裸麦全不用斗量却用大袋装，两三戈比就能买一袋；在那个时代呀，无论东南西北，甚至直到市边，全是通也通不过的森林和人手从来不曾动过的草原。“可是这如今哪，”头上已经过去了八十春秋的老人就开始咕哝起来了，“什么全给砍了，犁了，要赶车也不知道往哪儿赶去。”

安东也时常长篇大论地叙述着已故的女主人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道，她多有见识，多么节省呀！他说，有一回，有那么一位先生，她的一位年轻的邻居，想得到她的好意，就常常跑来看望她，而她，为了恭敬他，甚至为他戴过她的有紫红缎带的大礼冠和穿过她tru-tru lévantine[1]的黄礼服。可是，不久以后，只为那位邻人先生发出了难听的问题——“娘娘，您手头有多大个产业呀”——她就暴怒起来，吩咐下人再也不让那位浑蛋进屋，并且，在当时，她就发下命令，在她死后，无论什么，就是一片顶小的破布，也得统统传给费多尔·伊凡

诺维奇。这也完全不假，拉夫列茨基就发现姑姑的所有产业，是完全没人动过的，就连那紫红缎带的大礼冠和tru-tru lévantine的黄礼服，也全在着。

至于旧的报纸和奇奇怪怪的文件，拉夫列茨基本以为可以发现许多的，然而，却竟然没有，只有一本破旧的册子，在那上面，他的祖父彼得·安得莱奇曾经不三不四地记上了一些什么。比方，有一处是："亚力山大·亚山力德罗维奇·勃罗索罗夫斯基亲王麾下，与土耳其帝国缔结和约成功，圣彼得堡全城欢腾。"而另一处则是一剂胸痛药的方单，附注的是："此方盖为众生之源三位一体圣教大长老费多尔·亚夫克生特维奇赐予勃拉斯科维雅·费多罗夫娜·沙尔蒂科夫将军夫人者。"有时，也忽然冒出了一条政治新闻，比如："关于法兰西之虎狼，迄无所闻。"而附近，又是这么一段："据莫斯科新闻报载，米哈耳·彼得罗维奇·科黎契夫一等少校逝矣。此人得勿为彼得·华西涅维奇·科黎契夫之子乎？"拉夫列茨基也找出了几本古老的历书和圆梦术的书，也找出了安波狄克先生的那部神秘的著作，许多的记忆被那久已忘却然而还是十分熟悉的《象征图谱》引回他的心里来了。

在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庄台里，拉夫列茨基也找出了一个小包，系着黑色的丝带，用黑蜡紧封着，被扔在那抽屉的最深处。在那小包里，面对面地放着两幅肖像：一幅用五色彩粉画的，是青年时代的他的父亲，柔和的卷发披在他的前额，眼睛修长而且慵倦，嘴唇半启；另一幅几乎已经模糊的是一个手拈白蔷薇花的白衣妇人，面颜也现苍白——这是他的母亲。至于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自己，她却从来不让谁给她画像。

"亲爱的少爷，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安东常对拉夫列茨基说道，"虽然那时候我没住在府里，可是您那曾祖父——安得莱·阿番拉西

奇，我倒是记得的。真的。他老过世的时候，我正十八岁。有一回，我在花园里碰到了老爷子，我浑身直哆嗦，可是，他老并没有怎么样，只是问了问我的名字，就叫我到他老房里去拿一条手绢儿。像他老才真像个老爷子呀——那是没的说的，谁也压不下他。我得告诉您，您那曾祖父有那么一道神符，那是一个亚陀斯山[2]的和尚给他的。‘尊贵的庄主，’和尚跟他老说，‘我给您这个，报答您的豪情，您佩着它，什么全不用怕。’自然呀，亲爱的少爷，您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一位老爷子，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啦。无论谁，哪怕是个贵人吧，如果想要跟他老别扭那么一下子，他老只须把那人望上那么一眼，就呵道：‘你浮在浅滩里的！’[3]他老顶爱说这句话的。他老——您那曾祖父的在天之灵——住的是木造的小屋子，可是，留下了多么丰富的产业哪！多么整堆的银子，多么数不完的积蓄呀！所有的仓窖全塞满啦！他老真是个能手呢。您常常称赞的那个小酒壶就是他老的，他老一生就用那个喝伏特加。可是，您瞧，您祖父彼得·安得莱奇呢，住倒住的是石建的大厦，可就没有积下产业来。什么都弄得乱七八糟，过的生活比老一辈的差远了，自己也没有快乐——只是把所有的钱财浪费了，临死，连做安魂弥撒的钱也没有的——连一个银匙子也没留下。所有剩下的产业，还全靠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一片苦心，才给维持下来的呢。”

“可是，”拉夫列茨基插口问道，“别人当真管她叫作坏性子老妖婆吗？”

“谁那么叫她来？那么叫她的全是些什么人呀！”安东回答着，满不高兴地。

“怎么着，少爷，”一天，老人鼓着勇气问道，“我们少奶奶怎么啦？她老人家打算住在哪儿？”

“我跟我的妻子分开了，”拉夫列茨基说着，似乎很吃力地，“请你不要问她。”

“是，少爷。”老人回答着，悲哀地。

三个星期以后，拉夫列茨基骑马到O市去，在加里丁家过夜。伦蒙也在那儿，拉夫列茨基对他很觉爱好。虽然多谢他那古怪父亲的调摆，他什么乐器也不会，然而，他却热烈地爱好音乐——那是说，庄重的、古典的音乐。潘辛那晚并不在加里丁家，县长派他出差到乡间去了。丽莎独自弹着钢琴，弹得非常正确。伦蒙变得兴奋起来，活泼起来了，他卷了一个纸筒，指挥着音乐。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望着他，最先是笑笑，然后却走去睡了觉——据她自己说，贝多芬对于她的神经，是过于刺激的。半夜的时候，拉夫列茨基伴着伦蒙回寓，并且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晨前三点钟。伦蒙谈了许多话，他的伛偻的背脊伸直了，他的眼睛睁大着，放着光辉，连他的头发也直直地竖在他的头上。是有许多的年月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了，而拉夫列茨基则显然是同情着他，殷勤地而且关切地询问着他。这使得老人深深感动了，他终于把他的作品展览在了他的来客面前，他弹着，甚至用他的嘶哑的喉咙唱了几曲他自己所作的曲子——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所谱的席勒[4]的歌谣《弗尼多令》的全部。拉夫列茨基高声赞美并且请他重唱了其中的几节，在临走的时候还请求他到他的庄上同住几时。伦蒙，正送着他到门外，马上应允了，热烈地握了他的手。可是，当他独自一个人被留在那黎明以前的新鲜而潮湿的空气里的时候，他却望望四围，挤挤眼睛，蜷曲起来，于是，像一个罪人一般地，爬回他卑小的卧室去了。“Ich bin wohl nicht klug.（也许我疯了。）”他喃喃着，就躺到了他的窄小的、僵硬的床上。

几日以后，当拉夫列茨基坐着马车来接他的时候，他推说有病。可是，拉夫列茨基却一直走到他的房里去，劝诱着他。比一切的言辞更有力量的，就是拉夫列茨基为了伦蒙的缘故特地从城里叫了一架钢琴送到他的乡间。于是，两个人相伴着来到加里丁家，并且在那里过夜——然而，情形却并不像前一次那样愉快。潘辛也正在那里，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的下乡下旅行，滑稽地模拟着他所碰到的每个乡下地主的动作和他们的言谈。拉夫列茨基笑着，可是伦蒙却硬不肯从他的角落里爬出来，他只是默默地不发一言，蜘蛛似的无声地颤动着身体，现出一副阴沉而苦恼的脸相来。

直到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辞的时候，他这才微微有些活跃。虽然就在他坐上马车以后他最初还是继续着那种不可亲近的、独自冥想的表情的，然而，那平静的、温暖的空气，那柔和的微风，那朦胧的暗影，那青草和白桦的芳香，那无月的星天，那平和的光闪，那有力的蹄声和马儿的嘶叫，所有这旅途，这春天，这静夜的一切魅力，全都落到那可怜的德国人的心灵上了，而他就自动地和拉夫列茨基谈起话来。

---

[1] 一种丝质织物。——译者

[2] 海拔六三五〇尺，位于希腊之东北部，山间均为寺院，禁止女性出入，有僧众共和国之称。——译者

[3] 俄谚之一部分，有轻蔑和威胁之意。——译者

[4] J. C.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最伟大的戏曲家、诗人之一，名作有《强盗》《华伦斯坦》《威廉·退耳》等。——译者

二二

他开始谈到音乐，于是，谈到丽莎，于是，又变到音乐。在谈到丽莎的时候，他说话似乎特别缓慢。拉夫列茨基把谈话的题目转到他的作曲上面，并且半玩笑地，提议给他写篇诗剧[1]。

“哼！一篇诗剧！”伦蒙回答着，“不啊，我已经不成啦。歌剧少不了的那份活力，那份想象，我已经没啦。我的魄力已经撇弃我啦。可是，如果我还能作点儿什么，那么，几首罗曼斯就得啦，当然，有好的词儿，我也会高兴的。”

他沉默了，许久许久默坐着，眼望着天空。

“比方，”他终于说道，“像这么样的：啊，星星呀，你纯洁的星星。”

拉夫列茨基微微转过脸来，开始注视着他。

“啊，星星呀，你纯洁的星星！”伦蒙又重复着，“你同样地俯视着善人和不善的人。可是，只有那无邪的心——就是像这么样的吧——才知道了解你的深情——那就是说，啊，不——才知道对你爱恋。……可是，我并不是诗人。我怎么能是呢？不过，就是像那么样的吧——崇高的。”

伦蒙把他的礼帽推到脑后。在那静夜的幽光下面看来，他的脸面似乎更为光明，更变年轻了。

“只有你，”他继续着，声音更其低沉了，“只有你知道谁有爱情，只有你知道谁能爱恋，因为你是纯洁，只有你才有温存。……啊，

不，还是不对！我不是诗人，”他说，“不过，就算是那么一回事吧。”

“我惭愧我也不是一个诗人呢。”拉夫列茨基说。

“空虚的幻梦！”伦蒙说着，就沉到了马车的角里。于是，他闭起眼睛，好像决意要睡的样子。

几分钟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静听着。

“星星呀，你纯洁的星星……爱情。”老人仍在自语着。

“爱情。”拉夫列茨基也对自己自语着，就坠入了沉思，心里不知不觉地变得沉重起来了。

“您那《弗尼多令》谱得真美呀，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他忽然高声说了，“可是，您觉得怎样呢？这个弗尼多令，当他被那位伯爵带到伯爵夫人跟前以后，他是不是马上就成了她的情人呢——嗯？”

“您是那么想吧。”伦蒙回答说，“因为，多半，经验……”他突地沉默起来，荒乱地把头掉了过去。

拉夫列茨基勉强地笑了，于是，也把头掉到一边，开始凝望着路旁。

星星们已经开始变得苍白，天色已经变成银灰，当马车驰抵华西列夫斯科伊的小屋阶前的时候。拉夫列茨基把客人引到了预定的房间里，于是自己回到书房，坐在窗边。在外面，在花园里，一只夜莺正在啼啭着黎明之前的最后的歌曲。拉夫列茨基记得，在加里丁家的后园里，也有那么一只夜莺曾经唱过。他也记起了丽莎的眼睛，当她一听见那莺声的初啭，她那眼睛就多么幽娴地转向了黑暗的窗栏。他开

始想到她，他的心变得平静了。“纯洁的姑娘，”他低低地微语着，“啊，你纯洁的星星。”他又增加一句，浮着微笑，就静静地躺了下来。

然而，伦蒙却在自己的床上坐了许久，膝上摊着一张誊写乐谱的稿纸。他好像感到了一个甜美的、从未听见过的旋律的临近，他的心燃烧着，激动着，他已经感到了那临近的愉快和慵倦……然而，它到底逃跑了。

“不是诗人，也不是音乐家。”他终于自语着。

而他的沉重的头，就废然倒到枕上了。

---

[1] libretto，意大利语，歌剧之歌词。——译者

二三

次晨，主客都在花园里的老菩提树下，一同喝茶。

“迈斯特罗[1]，”拉夫列茨基忽然说道，“您马上就得作一首凯旋康塔塔啦。”

“为什么事？”

“庆祝潘辛先生跟丽莎结婚呀！您可留意到昨儿晚间他对她多温存？显然他们俩弄得很好呢。”

“没有的事！”伦蒙叫着。

“为什么？”

“就因为那不可能。可是，”停了一停，他又说道，“在这世界，什么都可能。尤其在你们这贵国——在这俄罗斯。”

“我们暂且不谈俄罗斯吧。可是，您看这婚姻有什么可反对的？”

“一切都可反对——所有一切。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是个高贵的、庄重的姑娘，有着高尚的情感。可是他——他是个什么呀？一句话说完，一个一知半解之人。”

“她可不是爱他吗？”

伦蒙从椅上站了起来。

“不，她并不爱他。那就是说，她的心地太纯洁，她还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加里丁太太告诉她，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少年人，她就顺着她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呢，虽说她已经十九岁。她每早祷告，她每晚祷告——那是很好的，可是，她并不爱他。她只能爱那崇高的，可是，他并不崇高。那就是说，他的灵魂可不崇高。”

伦蒙流利地、热情地说完了他的话，在茶桌面前缓慢地踱着步，同时，用眼睛扫着地面。

“我最亲爱的迈斯特罗，”拉夫列茨基忽然叫了，“我看您自己倒是爱着我的表侄女儿的吧。”

伦蒙突然停立起来。

“请别跟我开玩笑吧，”他说着，声音是颤动的，“我并没有疯。我所瞻望的，是黑暗的坟墓，不是蔷薇色的未来。”

拉夫列茨基为老人感着悲哀，请他饶恕。在茶点完毕以后，伦蒙弹奏了他的康塔塔。在午餐的时候，在拉夫列茨基的怂恿之下，他又谈起丽莎来了。拉夫列茨基专注地，而且好奇地听着他。

“您觉得怎样，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他终于说道，“这儿一切全有点儿头绪了，花园里的花，也都盛开了。为什么不把她接到我们这儿来玩一天呢，嗯？自然，还有她的母亲，和我那年老的姑姑。您赞成吗？”

伦蒙把头埋在他的盘子里。

“接她来吧。”他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

“可是，我们不要潘辛。”

“是的，不要。”老人回答着，现出孩子似的微笑。

两天以后，拉夫列茨基就来到市内，到了加里丁家。

---

[1] maestro，意大利语，对于音乐家之尊称，意云“乐长”。——译者

二四

他发现她们全在家里，可是，他并不曾马上就说出他的来意，他想先和丽莎单独谈谈。机缘成全了他，恰好只有他和她被留在客厅里。他们开始谈了起来。一般地，她对任何人全不怯生，而这时，她对于他尤其感觉亲切。他听着她，望着她的脸面，不禁在心底里重复着伦蒙的话语，而感觉着那话说得真对。有时候竟有这样的事的：两个人既已互相认识，然而，并不能算得亲密，可是，忽然之间，在几分钟之内，却突地互相感觉亲近了——这种亲近的感觉，就立刻表现在他们的目光里，在他们的亲切的、沉静的微笑里，甚至在他们的每一动作里。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情形，恰好就和这一样。“啊，那么，你就是那样的呀。”她想着，温和地望着他。“啊，那么，你就是那样的呀。”他也这么想着。因此，当她微带畏缩地告诉他，说她老早就想和他说说话，可是却不敢说，怕会使他烦恼，那时候，他也并不怎样感觉惊异。

“不用怕，说吧。”他说着，直直地站在她的面前。

丽莎把她的晶莹的眼睛抬了起来，望着他的。

“您是那么仁慈……”她说着。同时，她暗自想道：“是的，他真好呢。”

“我希望您会原谅我，我本来不应该跟您说的……可是，您怎么能……您为什么要跟您的妻子离开呢？”

拉夫列茨基感觉了一股寒栗，望着丽莎，于是就坐在她的身旁。

“我的孩子，”他开始说道，“我请你不要碰那伤痕吧。你的手是温柔的，可是，仍然教我苦痛。”

“我知道，”丽莎继续着，好像不曾听见他的话，“她在您的面前是有罪的，我并不想为她辩护。可是，上帝给结合在一处的，人怎么能够分开呢？”

“在那一点上，我们的信仰是相差得太远了，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拉夫列茨基说着，几乎是冷酷地，“我怕我们不会互相了解。”

丽莎的脸面苍白了，她的全身微颤着，可是她并不沉默下去。

“您得饶恕别人，”她沉静地说，“假如您也希望得到别人的饶恕。”

“饶恕！”拉夫列茨基叫了，“你不应该先知道知道你所辩护的是怎样的人吗？饶恕那么个女人，把她接回我的家来——她——那么个没有灵魂的、无情的妇人！谁又告诉你她要回到我这儿来？天哪，她正十分自满于她现在的地位呢！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她呢？她的名字是不应当从你的口里说出来的。你太纯洁了，你简直没有法子去了解她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样侮辱她呢？”丽莎说着，用着气力地，她的手的战栗开始明显起来了，“是您自己丢弃她的呀，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可是我告诉你，”拉夫列茨基反驳着，不自主地露出了烦躁，“你简直不了解她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您为什么跟她结婚？”丽莎低语着，眼睛也低垂了。

拉夫列茨基急促地从椅上跳了起来。

“我为什么跟她结婚？那时节，我年轻，没有经验。我给骗啦，我给一个美丽的外表迷得糊涂啦。那时节，我不了解女人，我什么也不了解。上帝祝福你会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吧！可是，记住我的话，无论什么，全是不能靠得太稳的。”

“也许我也会同样不幸，”丽莎说着，声音开始颤动起来，“可是，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听天。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听天……”

拉夫列茨基握着拳，顿着脚。

“请别恼吧，请您恕我！”丽莎急促地说。同时，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进到客厅来了。丽莎站了起来，正想出去，可是拉夫列茨基却忽地唤住了她。

“等一会儿，”他说，“我想请你母亲跟你大大地抬举我一回。我想接你们到我的新家去走一趟。你知道，我那边弄来了一架钢琴，伦蒙正住在那儿，丁香花也正开了。你可以去呼吸点儿乡村的空气，当天就可以回来的。肯吗？”

丽莎望望她的母亲，可是，她的母亲却立刻装出了难受的神气来。然而，拉夫列茨基却不等她有机会开口就马上跑上前去握住她的两手吻了起来。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原来就是多情善感的，想也想不到地看见了那个“蠢熊”也竟有这么一分温存，不禁大大感动，当时就应允了。当她正在考虑着行期的时候，拉夫列茨基就走到丽莎跟前，依然非常兴奋地，偷偷地跟她低语道：“谢谢你。你是个好孩子。

是我错啦。”她的苍白的脸面绯红了，闪耀着一抹娇羞的然而快乐的微笑——直到此刻，她一直害怕着她会使得拉夫列茨基懊恼的。

“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也可以跟我们一道儿去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问。

“当然，”拉夫列茨基回答，“可是，只是我们自家的家族团聚一下，不更好吗？”

“是的，当然，可是，我看——”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却终于结束道，“好吧，随您吧。”

决定下来，莱诺其嘉和苏罗其嘉可以一道儿带去。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却谢绝了旅行。“受不了啦，我亲爱的，”她说，“骨头老僵啦，并且，据我想，你们家里也没地方给我过夜，况且，陌生的床，我是睡不惯的。让年轻孩子们去乐乐吧。”

拉夫列茨基没有机会再和丽莎密谈，但是，他却那样地望着她，使她觉得愉快，同时，又使她有点儿迷惑。她深深地为他感觉悲哀。在告辞的时候，他热烈地握了她的手，而她，当她独自的时候，她就立刻坠入沉思了。

二五

回到家来，正要进入客厅的时候，在门槛上拉夫列茨基碰到了一个瘦长的人，穿着破旧的蓝色外套，脸上虽有皱纹，然而极有元气，蓬乱的灰色面髯，长而直的鼻子，一对小而充血的眼睛——这就是米哈莱维奇，他旧时大学里的同学。

拉夫列茨基最初并认不出他来，可是，当那来客自己报过名后，他就立刻热烈地把他抱住了。自从莫斯科之日以还，他们就不曾再见过面。惊叹和询问阵雨般地袭了过来，湮没许久的回忆也涌到了人间。匆忙地抽着一斗一斗的烟，呷着一杯一杯的茶，并且不断地摇晃着他的长的手臂，米哈莱维奇对拉夫列茨基叙述着他的惊人的经历。其实，里面也并无了不起的可以告慰的事，在他的各种雄图里面，也并无许多成功史可供夸耀，然而，他却不断地大笑着——一种嘶哑的、神经质的笑声。大约一月以前，他在一个有钱的酿酒家的私人账房里得到了一个位置，离O市大约有三百维尔斯特，可是，听说拉夫列茨基已从国外归来，他就绕道过来，专程拜访他的老友。米哈莱维奇说起话来仍然和在少年之时一样急躁，也一样喧嚷，一样兴奋。拉夫列茨基正要开始说到他自己的景况，可是米哈莱维奇却急忙阻止，抢着说道：“我——我知道，兄弟，我听说过。谁能料得到？”于是，马上就把谈话转到了一般的题目上去。

“我，兄弟，”他说道，“我明儿就得走。今儿，原谅我一回吧，我们得晚点儿睡觉。我得老老实实地知道你如今变成了怎样的人，你有些什么意见，有些什么信仰，人生给了你一些什么教训。”米哈莱维奇仍然应用着三十年代所流行的术语，“说到我，兄弟，在多方面我改变了。‘人生的波澜扫过了我的胸心’——这是谁的名句呀？可是，在重

要的、基本的观点上，我却一如往昔。我，正和往昔一样，信仰真，信仰善，我不只是信，而且坚决地信仰，宗教式地信仰——信仰！听我说，你知道，我也写点儿诗的。那也许没有诗意，可是，有真理。我给你念念我最近的一首，在这首诗里我表现了我的最忠实的信仰。听。”

米哈莱维奇开始朗诵起他的诗来。那是一首很长的诗，结尾是这样的几行：

我以衷心将自己献给新的感情，
在灵魂上我适如婴儿又获新生，
我素所膜拜的我今皆予以销毁，
我昔所销毁的我今又加以崇钦。

当他朗读着那最后两行的时候，米哈莱维奇几乎是淌下眼泪来了。微微的痉挛——强烈感动的表示——横过他的宽的嘴唇，他的丑陋的脸面竟然放出光辉来了。拉夫列茨基听着，听着，直到最后，一种矛盾的精神在他的心里骚动起来了。这位莫斯科大学生的不断地腾沸着、永远地期待着的热情，使他激动。

一刻钟还不曾过完，这两位好友就开起火来了，开始了一种只有俄国人才能有的无有底止的辩论。这么两位，经过了多年的分别，多年以来过的是各不相谋的生活，谁也并不清楚地明了对方的（甚至自己的）思想，只是固执于纯然的字眼上的差异，辩论着一些无可再抽象的问题——那样辩论着，好像那就是他们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那么叫嚷着，咆哮着，使得屋子里所有的人全都受了扰乱。而可怜的伦蒙，自从米哈莱维奇来到以后就把自己关到自己房里的，这时也莫名其妙了，甚至开始惶恐起来。

“可是，您到底是个什么呀，幻灭者吗？”半夜一点钟时，米哈莱维奇叫起来了。

“可有像这么个样儿的幻灭者的吗？”拉夫列茨基回答，“幻灭者该是苍白的、病态的。可是我，试试吧，一只手就够把你扔到哪里去。”

“好的，就算不是个幻灭者，至少也得是个滑泥者[1]，那就更糟！况且，你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是个滑泥者呀，嗯？你的遭遇不好，我承认，可是，那怪得了你？你生来就有一个多情的热烈灵魂，正该恋恋爱，可是，你却被外力阻隔着，不能接近女人。那么，你第一回碰到的女人，当然就会骗你啦。”

“她也骗了你呢。”拉夫列茨基指明着，阴郁地。

“承认，承认。那是我做了命运的工具——不，我说话多糊涂，老是说不正确——有什么命运呢？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

“那就证明，我从小就给歪曲了。”

“那你就伸直得啦！那才算个人，算个男子汉，自有主张，独力自强。可是，无论怎样，你就能从一个孤立的事实来建立一个——一个一般的法则，一个不变的定律吗？那是可能的吗？可以容许的吗？”

“什么定律呀？”拉夫列茨基说着，打断了他，“我可不承认……”

“哪哪，那就是你的定律，你的定律！”米哈莱维奇叫着，反过来打断了他。

“对啦，你是个自私者，对，正对！”一小时以后，他又吼叫起来了，“你只想着自己享乐，你只想着自己的幸福，你只想到你自己的生

活……”

“什么叫作自己享乐呀？”

“什么都使你失望，什么都在你的脚下崩溃……”

“喂，我问你呀，什么叫作自己享乐？”

“怎么能够不崩溃？因为你到没有的地方去找支助，因为你在浮沙上面造房子……”

“说明白点儿吧，别跟我做文章呀，因为我听不懂你。”

“因为——你尽管笑吧——因为你没有信仰，因为你没有热心。你的理智，不过是值得一个小钱的理智……你简直是个可怜虫，是个落伍的伏尔泰信徒。那就是你！”

“谁？我是个伏尔泰信徒？”

“就是你，正跟你父亲一样的角色，并且，你从来连疑惑都不曾疑惑过。”

“那么，”拉夫列茨基也叫了，“我也就有权利说你简直是个狂热家了！”

“啊啊，可怜，”米哈莱维奇几乎是悲哀地回答，“不幸我还够不上那么伟大的头衔呢……”

“这一回我可真发现你是个什么啦！”晨前三点钟的时候，又是那个米哈莱维奇又大叫起来了，“你不是个滑泥者，不是个幻灭者，也不是个伏尔泰信徒。你是个游惰汉，一个欺心的游惰汉，一个自觉的游

惰汉，不是一个天然的游惰汉。天然的游惰汉只是躺在炕上，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因为他们不能做也不能想。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你偏要懒惰地困在这儿，你本来未尝不能做事，可是你偏是什么也不动手，你只是那么仰天长睡，把你那饱饱满满的肚皮高高地挺着，口里嚷道：‘这么游荡，也是应该呀。人们熙熙攘攘，不过是一场空吧——无聊透啦，结果是个空。’”

“您从哪儿看出我在游荡呀？”拉夫列茨基追问着，“您怎么断得定我有那么些个想法？”

“并且，所有你们这一班人，所有你的那些个兄兄弟弟，”拼命似的，米哈莱维奇继续嚷着，“全是些博而又雅的游惰汉。你们全知道德国人怎么蹩脚，你们全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哪些不行——你们的这些可怜的知识就是你们的护符，保障了你们的可耻的懒惰、可憎的惰性，甚至还有人把这当作光荣的吧。他们说道：‘哼哼，瞧我多聪明！我就这么躺着，那些忙忙碌碌的才真是傻瓜啦！’是的！就是像这样的角色在我们中间也真有的——我可不是指您啦——他们一生就在那种无聊的昏倦里睡过去，安之若素，在那里面昏睡着，就好像——好像酸乳酪里泡的蕈子。”米哈莱维奇对于自己的妙喻也忍不住笑了，“啊，那种无聊的昏倦就是整个俄罗斯人民的灾殃！那般可耻的游惰汉们，逍遥一世，却随时都在打算工作……”

“得啦！你尽管指东骂西干什么？”拉夫列茨基也叫着，“工作！干！可是，您先别骂，给我说说该干什么的，不好吗？我的坡塔法的提摩斯绥尼斯先生[2]呀！”

“咳，你才想得奇怪呢！不，兄弟，我不曾告诉你这个。无论谁，自己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提摩斯绥尼斯先生回答着，讽刺地，“那

么一位大地主、大贵族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呀！你没有信仰，所以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信仰，也没有启示。”

“您至少得让我喘一口气儿呀，鬼！”拉夫列茨基请求着，“至少得让我看看我的情况。”

“不，没有一分钟的耽搁，没有一秒钟的耽搁！”米哈莱维奇回答着，用手做出一种命令的姿势，“一秒钟也没有！死亡不等人，生活也不能等人。”

“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人们开始想到要把自己变成游惰汉的呢？”晨前四点钟的时候，他又叫嚷起来了，可是他的嗓子已经有些嘶哑，“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在现在！在俄国！在这时候，我们每一个，无论对上帝，对国家，对自己，都有一种义务，一种伟大的责任！我们睡觉，可是时间却过去了。我们睡觉……”

“喂，我得提醒你，”拉夫列茨基打断了他，“我们可简直没有睡觉呀，毋宁说，反在妨碍别人睡觉。我们公鸡似的扯长喉咙叫着。听，鸡叫三回啦。”

这奇警的突击使得米哈莱维奇也发笑了，并且使他安定下来。

“晚安。”他说着，微笑了，把烟斗插进烟囊。

“晚安。”拉夫列茨基也照样说。

可是，两位朋友却继续谈了一点多钟之久。然而，他们的声音却不再提高，他们的谈话是平和的、沉静的而且忧郁的。

第二天，不顾主人多方的挽留，米哈莱维奇到底去了。拉夫列茨基虽然不曾把他留住，但是，却和他谈了一个痛快。显然，米哈莱维奇是一文莫名，境况非常困窘。在昨晚，拉夫列茨基就已经以矜怜的心情在他的朋友身上看出了长时期贫困的一切特征和习惯：他的鞋子破了，他的外衣背带上缺少了一只纽扣，他的手从来和手套无缘，他的头发上面还沾着一两片绒毛。当他来到的时候，也不曾见他要求梳洗梳洗，晚餐的时候，他好像一条鲨鱼一般地狂咽着，用手指把牛肉撕成片片，并且用他那坚强的、失色的牙齿怒啮着骨头。看起来，虽然做了一任文官，但是他还是两袖清风，他把他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那酿酒商人身上，可是，那商人之所以雇佣他，不过为了在他的账房里面可以有着这么一位"有教养的人"而已。然而，虽然如此如此，米哈莱维奇也并不沮丧，他淡泊自甘，过着犬儒式的理想家的、诗人的生活，诚心诚意地为着全人类的命运，为着自己的人生使命而忧喜，乐天下之乐，忧天下之忧——自己会不会饿死，却并不怎样介意。米哈莱维奇并不曾结过婚，可是却恋过无数次爱，还为着他所有的爱人写着诗，他用着特殊的热情歌颂着一位神秘的、黑色卷发的"潘娜"[3]……据传闻，这位"潘娜"原来不过是个犹太妇人，在骑兵军官们中间有着不少的相好——可是，细细一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米哈莱维奇和伦蒙合不上来，他的嚷叫似的言谈、他的粗鲁的举动，全使那德国人害怕，觉得稀奇。本来，同病相怜，不幸者对于不幸者该是老远就可以辨认出来的，然而，在他的老年，他却无意于这些了。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他和他没有什么可以相通的——甚至连希望也是彼此不同。

在离别以前，米哈莱维奇还和拉夫列茨基做了一次长谈，对他预言着，如果他不振作起来他就简直完了。他请求他格外地注意他的农

民们的生活，并且，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幸福的人，自比为空中的鸟，谷中的百合花。

“至少，是一朵风尘里的百合花吧。”拉夫列茨基说，调笑地。

“啊，兄弟，别来您那贵族调调儿，”米哈莱维奇回答着，和善地，“可真得感谢上帝，在你的血管里也流着诚实的、平民的血液。可是，我看你正需要一个纯洁的、天使般的人儿来把你从这种不死不活里拯救出来才好。”

“劳您驾，兄弟，”拉夫列茨基回答说，“就是您那天使般的人儿把我闹得够苦啦！”

“住嘴，穿穿[4]！”米哈莱维奇叫了。

“犬儒。”拉夫列茨基改正他。

“正是，穿穿！”米哈莱维奇又重复着，满不在乎地。

甚至当他的黄色的、轻得出奇的空行囊已经被安置到车上，自己也坐上了马车以后，他还继续不断地议论着。包裹在一件领子已经油腻、纽扣子已经脱落的西班牙风的外套里面，他还在一直发表着他的关于俄罗斯的未来的意见，把他的黑色的巨手在空中不停地挥着，好像是在撒着未来的繁荣的种子。而终于，马车启行了。“记着我最后的三个字吧，”他把整个身子全从车里倾斜出来，几乎不曾摔倒，“宗教、进步、人类！……再见！”他的被帽子罩到了眼睛边上的头，终于消失了。拉夫列茨基独自站在阶前，凝望着大道，直到马车已经望不见了的时候。

“也许他说对了吧？”当他进到屋里的时候，他自语着，“也许我真是个游惰汉。”米哈莱维奇的许多言语全都不可磨灭地沉到了他的灵魂深处，虽然在当时他和他争论着，并且不同意他。只要一个人能够完全诚恳，那么，无论什么人也都无法对他绝对抗拒的。

---

[1] 此处原注云：“米哈莱维奇的发音证明他非本地人。”因此，他把应当说为“skeptik”（怀疑者）的说为“skyrptuik”（滑泥者）。——译者

[2] 坡塔法（Poltava）为小俄罗斯之大学区，提摩斯绥尼斯（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为雅典著名演说家，其演说辞被后世奉为规范。此处意译应为“小俄罗斯的雄辩家”。——译者

[3] panna，波兰语，意云“闺秀”。——译者

[4] 这里，也是因为米哈莱维奇的小俄罗斯式的发音，把Tsinik（犬儒主义者）说成了Tsuinnik。——译者

二六

两天以后，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依着她的应许，在她的青年人们的拥戴之下，到华西列夫斯科伊来了。小姑娘们立刻跑进了花园，可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却懒懒地走过屋子，懒懒地称赞着她所看见的一切。在她看来，她来拜望拉夫列茨基，可以说受了多大委屈，简直是做着善事。当安东和阿勃拉克霞，依着家奴的古礼来吻她手的时候，她和蔼地微笑着，并且从鼻孔里低低地哼了几个字，说她想要一杯茶。

使得安东（他那天特地戴上了白色的绒手套）大为气愤的，就是献茶给这位贵客的并不是他，却是拉夫列茨基雇来的当差的——那小子，据老头儿看来，就简直没点儿大家规矩。可是，在用餐的时候，安东却恢复他的利权了，他柱子一般地牢牢地站在加里丁夫人的椅后，他再也不肯让谁把那地位夺去。贵客们到华西列夫斯科伊来的景象已经是多年不见了，所以这次的嘉宾莅临，使得老人既是激动，又是欢喜：主人和上等人也有交往，这使得老家人非常高兴。

然而，在那天激动起来的也不只是安东一个人，伦蒙也激动了。他穿着一件短的、鼻烟色的燕尾服，戴着硬领，领带结得很紧，不断地咳嗽着，用着愉快的、和蔼可亲的态度逊让着每一位。至于拉夫列茨基，也是非常欣喜的，因为他注意到丽莎和他之间仍然保有着那种亲密的关系：她一进门来，就亲热地向他伸出了她的手。用餐以后，伦蒙从他不断地探手进去的大礼服毛袋里掏出了一小卷乐谱，于是，闭起嘴来，默默地把乐谱搁到钢琴上去。那是一首罗曼斯，他昨天依着一篇德国的古词谱出来的。在那歌词里面，是说着天上的星星。丽莎立刻坐到钢琴面前，开始把那歌曲试了一试。非常不幸地，那音乐

好像有些紊乱，并且很不愉快地拘谨。显然，作者是企图着表现一种深邃的、热烈的情绪，可是，却没有结果——企图，不过是企图而已。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全觉到了这一点，伦蒙自己也心里明白：他什么也不说，把他的罗曼斯又放回了他的口袋。丽莎提议着再试一回，可是他却只是摇摇头，若有所失地说道："在目前——得了吧！"于是，低下头来，耸耸肩，就走出去了。

傍晚的时候，他们一同出去钓鱼。在花园尽头的小湖里，有着不少鲤鱼和鲈鱼。加里丁太太被安置在湖畔树荫下面的一张椅上，脚下铺着地毯，并且用的是最好的钓竿。安东，以有经验的老渔夫的资格，来为她代劳。他热心地挂上鱼饵，用手拍着它们，吐着唾沫，甚至连下钩的事他也代了劳，伛下腰去，做出优美的姿态。那一天，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在提到安东的时候，曾用女塾式的法语这么对拉夫列茨基说道："Il n'y a plus maintenant de ces gens comme çaçomme autrefois.（不像从前，这样的人现在是再也没有了。）"伦蒙和两个小姑娘跑到远远的那边，湖端的堤上去。拉夫列茨基则坐在丽莎身旁。鱼儿不断地蚕食着虫饵，每当一尾鲤鱼钓起来的时候，金黄的或者银白的鳞鳍就在空中闪耀。小姑娘们不断地欢呼着，连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禁不住细着嗓子悲痛似的叫了两次。

拉夫列茨基和丽莎所钓的鱼最少，也许，他们并不专心在钓鱼，只是让他们的浮子在岸边自由飘动。修长的、红色的芦苇在他们身边温柔地私语，如镜明的湖水也在他们面前温柔地闪射，而他们所谈的，也是温柔的话。丽莎站在一个小的、洗衣妇人们所搭的埠头上，拉夫列茨基在一株柳树的斜干上面坐着。丽莎穿着白色的衣裳，腰际围着纯白的、宽博的丝带，她的草帽挂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并不是不吃力地，支持着弯曲的钓竿。拉夫列茨基凝望着她那纯洁的、些

儿严肃的侧影，她那掠过耳后的鬓发，她那温柔的、微红的、几乎小孩子似的面颊，不禁想道："你站在那儿，站在我的湖畔的，你是多么妩媚呀！"丽莎并不曾望他，只是把眼睛凝视着湖水，似乎有一丝微笑挂在她的眼角。附近的一株菩提树把它的阴影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你可知道，"拉夫列茨基开始说，"我们上次的谈话，我想过许久，我的结论是：你真是非常善良的。"

"我自然不是有了那种心思，所以才——"丽莎回答着，不自主地害羞起来了。

"你真太善良了，"拉夫列茨基重复道，"我是一个粗心人，可是，连我也感觉到无论谁都会爱你的。比方说吧，就是伦蒙，他简直就爱着你了。"

丽莎并没有真正地皱眉，可是她的眉毛却闪动了。当她听到不愿意听的话的时候，她往往是这样的。

"今儿，他的罗曼斯失败了，我也很替他难受的。"拉夫列茨基继续说着，"年轻，却没有能力——那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年老，没有气力——那却是悲哀的了。可是最伤心的就是，不知不觉之间，精力已经一天比一天衰竭。对于一个老年人，那样的打击真是受不住的。……留神上钩啦。……我听说，"停了一停，拉夫列茨基继续道，"潘辛先生写了一首很美的罗曼斯。"

"是的，"丽莎回答，"不过是个小玩意儿，可是，也并不坏。"

"你对他觉得怎样呢？"拉夫列茨基问，"你认为他是个好音乐家吗？"

“我觉得他有大的音乐才能。可是，直到目前，他还不曾好好地培养它。”

“正是。可是，他是一个好人吗？”

丽莎笑了，迅速地瞟了拉夫列茨基一眼。

“多么奇怪的问题呀！”丽莎叫着，把她的线从水里拽了起来，接着又远远地抛了出去。

“为什么奇怪呢？我向你问问他，因为我是新近才回来的，因为我是你的一个亲戚。”

“亲戚？”

“是的。我相信我可以算得你的一个舅舅。”

“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有一颗善良的心，”丽莎说道，“他聪明。妈妈很喜欢他。”

“可是你呢——你喜欢他吗？”

“他是一个好人，我为什么该不喜欢他呢？”

“啊！”拉夫列茨基说着，就沉默了。一种半忧愁、半微笑的表情，掠过了他的脸面。他的固定的凝视使得丽莎不安起来，可是，她仍然微笑着。

“啊，愿上帝赐给他们幸福吧！”他终于喃喃着，好像对自己说着似的，于是，把头转了过去。

丽莎的脸红了。

“您错啦，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她说道，“您不要想着……可是，您可也喜欢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

“不。”

“为什么？”

“据我看，他没有心。”

微笑从丽莎的脸上消失了。

“您是惯于苛责别人的。”沉默许久以后，丽莎说了。

“我并不这样想。我自己如今还正需要溺爱，我怎么能苛责别人呢？也许你忘了只有懒惰的人才不会讥笑我吗？……可是，告诉我，”他又说道，“你可实行了你的应许？”

“什么应许？”

“你可为我祈祷过？”

“是的，我为您祈祷过的，我每天都为您祈祷。可是，请您不要轻视地说到这样的事情吧。”

拉夫列茨基于是给丽莎解释，说他做梦也不曾有过轻视的念头。他说他对一切的信仰全都有着极深的尊敬。于是，他就开始谈到宗教，谈到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谈到基督教的意义。

“一个人，应当是个基督教徒，”丽莎说着，用力地，“不只是为了明白什么是天上……或者什么是人间……并且因为凡人都有一死。”

拉夫列茨基以一种不自主的惊讶抬起眼来望着丽莎，触到了她的视线。

“你说什么话呀？”他说道。

“那不是我的话。”她回答。

“不是你的……可是你为什么说死呢？”

“我不知道。我常常想到死。”

“常常？”

“是。”

“看你现在的样儿，无论谁也不会相信那样的话。你的脸面是那么快乐、光明。你的微笑……”

“是的。我现在很快乐。”丽莎回答着，天真地。

拉夫列茨基真想跑过去抓过她的手来，把它们紧紧地握住。

“丽莎，丽莎！”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这儿来呀！瞧我钓上了多么大的鲤鱼！”

“是，妈妈。”丽莎应着，就走去了。可是拉夫列茨基却仍然坐在他的柳树脚上。

“我跟她谈着话，好像我还不是一个生趣已经断绝的人呢。”他自语着。丽莎去的时候，曾把她的草帽挂在一个树枝上。望着那草帽，那长而微折的飘带，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几乎近于温存的情感。丽莎很快地又跑了归来，仍然坐在那埠头上。

“您怎么想着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没有心呢？”片刻以后，她问着。

“我已经告诉过你，也许我错了。可是，时间会把一切显现出来的。”

丽莎变得沉思起来了。拉夫列茨基开始谈到他在华西列夫斯科伊的生活，谈到米哈莱维奇，谈到安东。他感觉他不由自主地要和丽莎谈话，要把心里所有的一切全都传达给她。她是那么妩媚地、那么专注地听着他，她所发出的少许的询问和回答，在他看来，都是那么天真、那么聪明。他甚至这样告诉了她。

丽莎惊异了。

“真的吗？”她说，“在我自己，我却时常想着我正和我的婢女拿斯蒂雅一样，是没有自己的言语的。一天，她跟她的未婚夫说：‘你会讨厌我的，你跟我说着那么漂亮的话，可是我却没有我自己的话呢。’”

“可赞美的上帝呀！”拉夫列茨基想。

二七

同时，昏夜已经到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表示了归意。好容易才把小姑娘们从湖畔拖了回来，然后一切才弄停当，只等启程。拉夫列茨基说他想要送客到中途去，命人把他的坐骑备好。等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被安置到了马车以后，他记起了伦蒙，可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找出那位老人来。钓鱼一经完毕以后，他就不看见了。安东用他那样年纪所罕有的气力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俨然地叫了一声："赶车啦，马夫！"而马车就转动起来了。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和丽莎坐在后面的座位，两位小姑娘和婢女坐在车前。夜是温暖的、静谧的，两边的车窗全都开着。拉夫列茨基骑着马靠近丽莎那面的车边，缓缓行着，一双手搭在车门上面——他已经把缰绳扔到了那安闲地疾驰着的马的颈上——不时和那少女交换着一两句言语。晚霞已经消逝，夜幕沉下了，然则，夜气却变得更温暖。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不久就睡着了，小姑娘们和婢女也全入了睡。马车迅速地、平稳地转动着。丽莎俯身向前，初升的月亮照耀着她的脸面，芬芳的夜气抚弄着她的眼睛和她的颊。她的心里感觉着欢喜。她的手搁在车门上面，和拉夫列茨基的手并排列着。他也感觉着他是幸福的。他浮游在那平静的夜的温暖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温柔的、年轻的脸面，听着那虽在私语的时候也是清脆的、年轻的声音所说的纯洁的、温良的语言。甚至已经走过了中途，他还全不自觉。他并不想惊动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只是轻轻地握住丽莎的手，说道："现在我们是朋友啦，可不是？"她点点头，他勒住马。而马车，就平静地摇摆着，颠动着，滚向前途去了。

拉夫列茨基缓驰着转回家来。夏夜的魅力蛊惑了他，四周全变得那么意料不到地神奇，同时，又是那么熟识，那么亲切。远远近近，全是一片静谧——一切都是那么明显，老远就可以看见，同时，却又都是那么朦胧，什么也不能认清——就在那无涯的静谧里面，一个年轻的、如花初放的生命，正在呼吸着她的气息呢。马儿勇敢地走着，坚定地左右摇晃，它的庞大的黑影在它的身旁移动，在马蹄的得得声里，有着神秘的愉快，在鹌鹑的鸣叫声里，浮着玄妙的欢喜。星星隐在光明的轻雾里了，月亮还没有圆，泻着它的永恒的光辉。清光如同溪流，布遍了蔚蓝的天幕，而在那浮荡的薄薄云空之上，则又幻为一抹淡淡的金黄。空气的鲜洁在眼里带来了些微的潮润，在肢体上做着温情的抚摸，而终于成为奔流，涌入了心胸。

拉夫列茨基怀着欢喜，并且高兴于他的喜悦。“来呀，生命还在我们面前哪，”他想着，“它还没有全给毁掉，还没有给——”可是，他并不曾说完，不曾说出是谁或者是什么毁掉了它。于是，他开始想到丽莎了：想到，她不会爱上潘辛；想到，如果他自己，如果是在另外的情境之下逢到了她——天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想到，他现在才了解了伦蒙对于她的批评，虽然她并没有“她自己的言语”。然而，那也不对，她确有“她自己的言语”的。“请您不要轻视地说到这样的事情吧”——又回到拉夫列茨基的记忆里来了。他在马上许久许久地低着头，然后才抬起头来，缓缓地吟诵道：“我素所膜拜的我今皆予以销毁，我昔所销毁的我今又加以崇钦。”于是，突然挥马加鞭，急驰回家了。

下马之后，拉夫列茨基最后一次地望了他的四周，一种感谢的微笑不自主地掠过了他的唇边。夜——沉默的、爱抚的夜——躺在山丘和溪谷。从远远的地方，从夜的芬芳的深处，天知道从什么地方——

也许是天上，也许是人间——散发着柔和的、沉静的温馨。拉夫列茨基给丽莎祝了最后的晚安，于是急忙走上阶沿去。

第二天，是非常无聊地过去的。从清早起，雨就落着。伦蒙蹙着眉，眼睛做着狡猾的窥视，嘴唇闭得更紧更紧，似乎发了誓不再张开口来。晚间，当拉夫列茨基睡觉的时候，他随带了一大束法国报纸到床上去。这些报纸躺在他的桌上，不曾开封，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他随便地把封套扯着，大略地掠过那些新闻行目，然而，新闻其实早已不新了。他正要把它们扔过一边，忽然之间却跳出床来，好像有什么刺痛了他。在一张报纸的小品栏上，我们的老相识卓尔先生给他的读者们报告了"一件悲惨的消息"。"美丽的、妖艳的莫斯美人，"他写道，"有名的交际皇后，巴黎沙龙的装饰，Madame de Lavretski（拉夫列茨基夫人），几乎是意料不到地，突然地死了。"这消息，不幸是太确实了，是他卓尔先生刚刚接到的。他——他继续道——也可以说，是死者的一位友人……

拉夫列茨基把衣披好，走到了花园，在同一个林荫道里来回踱着，直到黎明的时候。

二八

次晨，喝茶的时候，伦蒙请拉夫列茨基给他预备车子，好让他回市里去。“我得回去公干了——那就是，回去教课去，”老人咕哝着，“我在这里只是无聊地荒废时间。”拉夫列茨基并没有立刻回答，他似乎沉在深思里。“好吧，”他终于回答道，“我陪你一道儿去。”拒绝着仆人的帮助，伦蒙愤怒地、叽叽咕咕地把他的小小的行囊包好，把几张乐谱扯碎，点火烧了。马车来到门前。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拉夫列茨基把昨晚看过的报纸塞进自己的衣袋里。

在整个旅途上，拉夫列茨基和伦蒙都不说话。两个人都沉在自己的思想里，互相庆幸着谁也不曾扰乱谁。他们冷淡地分别——这，在俄国朋友中间，倒是非常普通的。拉夫列茨基把老人送到他那微小的居室。老人落下车来，拿起他的箱子，对他的朋友连手也不伸（他的两只手全都抱住了他的小箱），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用俄语说了一声：“再会！”“再会！”拉夫列茨基回响着，就命令车夫把车赶到他自己的寓所去了（他已在O市租下了寓所，以备不时之需）。

写过几封信，匆匆地用过午餐之后，他就直往加里丁家去。在客厅里，他只看见潘辛一个人。潘辛告诉他，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一会儿就会下来，于是，立刻就和他谈起话来，态度是那么和蔼，而且极其亲热。直到那一天前，潘辛对于拉夫列茨基，虽然不一定就是倨傲，但是，总有点儿折节下交的神气。然而，丽莎在谈到她前天的旅行的时候，却说到拉夫列茨基可是一个极好的、极聪明的人。这就够了。既是“极好”的人，那就非得把他抓牢不可，潘辛就用对于拉夫列茨基的恭维开起场来，描写一番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全家在说到华西列夫斯科伊时候的喜悦，于是，就按照着他的老规矩，巧妙地把

谈话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开始说到他的事业，说到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观。对于俄国的将来，他也说了一两个字儿，于是，说到把县长们抓在手里的必要，在这里，他得意地自嘲了一回，并且又说道，在别的职务之外，他也被彼得堡委任过de populariser l'idée du cadastre（土地登记宣传员）的职务。他谈了很久，以一种满不在意的自负解决着各种的困难，将一切极有分量的行政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玩之于手掌，正和一个魔术师玩弄着他的珠球一般。像这样的话，“假如我是当局，我就得那么做”，或者“您，作为一位有识之士，当然会同意我的”，就老在他的舌尖上旋转着。

拉夫列茨基冷漠地听着潘辛的演说，这位漂亮的、伶俐的、不必要地博雅的青年人，他那愉快的微笑、他那有礼的言辞、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并不能引起拉夫列茨基的好感。潘辛，以他那特有的善体人意的本领，马上就看出了他对于他的对手并没有引起什么特殊的满足，于是就借了非常正大的口实，脱身走了，在心下断定着拉夫列茨基也许是个“极好”的人，可是却有些感觉迟钝、尖酸，并且，有些可笑。

盖德奥诺夫斯基陪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出现了。随后，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和丽莎。接着，是所有家里的各个分子。最后，是那位音乐爱好者——拜奈里特生太太，一位瘦小的妇人，有着孩子似的小巧的然而过度疲乏的脸庞，穿着习习作响的黑色衣服，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小扇，手上戴着沉重的金钏——出来了。她的丈夫也来了，那是一位面颊红润的胖子，大手大脚，白色的睫毛，厚的唇上总离不开笑。在交际场所里，她的太太从来不和他谈话，可是，在家的时候，当她撒起娇来，她却惯常称他为她的“小猪儿”。潘辛也回来了。于是，屋子里面顿时变得闹热而且喧噪。

这么许多的人挤在一起，是不合拉夫列茨基的意的。拜奈里特生太太不断地从她的眼镜里面将他盯视，尤其使他气愤，如果不是为了丽莎，他真会老早走掉。他想和她单独地谈两句话，可是许久不能得到机会，那么，就只有用眼睛望着她，而感到秘密的愉快。她的脸面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贵，像今天这样妩媚。和拜奈里特生太太对比起来，她就显得尤其出色了。那位太太，只是在椅上不断地乱动着，耸着她那窄而又小的肩膀，假意地大笑着，一双眼睛不是一下子挤得太小，就是忽然间睁得太大。而丽莎，则只是沉静地安坐着，目光是那么大方，而且一次也不大笑。主妇坐了下来，跟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拜奈里特生太太和盖德奥诺夫斯基玩牌——这最后的一位，打牌打得非常之慢，时时弄错，不断地眨着眼睛，用手绢揩着脸。潘辛却做出一副抑郁不堪的神气，说话短简，很忧愁，若有其事似的，完完全全像个不得志的艺术家。然而，虽有那位和他大卖风流的拜奈里特生太太多次的请求，他却还是不肯把他的罗曼斯表演表演。拉夫列茨基的在场，使他非常狼狈。而拉夫列茨基自己也没有说什么话，可是，自从他一进屋来的时候，他脸上的特殊表情就使得丽莎惊讶了。她立刻就感觉到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也不敢向他发问。终于，当她到大厅里去斟茶的时候，她不自主地回头望了望。而他，就立刻跟着她去了。

“您怎么啦？”当她把茶杯放到茶炊上面的时候她问了。

“你也注意到了什么吗？”他说。

“今儿的您跟平素有点儿两样呢。”

拉夫列茨基把身体倚在桌上。

“我想要，”他开始道，“告诉你一件消息，可是现在还不可能。可是，把这小品栏里用铅笔圈出的看看吧。”他说着，把他带来的报纸给了她，“我请你保守秘密，明儿早晨我会再来看你。”

丽莎完全怔住了。

潘辛忽然出现在门边，她把报纸塞进了她的口袋。

“您可念过《奥伯曼》[1]吗，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潘辛用一种很有深意的神气问她。丽莎模糊地应了一声，就出了大厅，上楼去了。

拉夫列茨基回到客厅来，走近牌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满脸通红，帽带全解松了，第一句话就对他埋怨起她的对手盖德奥诺夫斯基来。这位对手，据她看来，简直连打牌的初步知识也是没有的。

“打牌，”她说道，“可真比不得滥造谣言呀！”可是她那对手却好像不曾听见似的，只是一味眨着眼睛，揩着脸。

丽莎不久也回到客厅来了，坐在一个角落里。拉夫列茨基望着她，她也望着他——恐怖的感觉同时落到两人的心里。在她的脸上，他可以看出惊讶和一种隐秘的谴责。虽然他极想和她谈话，但是不可能，而跟她同处一室，只是好像众位来客之中的一位似的，那又使他感觉苦恼。他决定走了。当他跟她告别的时候，他设法和她再说了一次他在次日会再来，并且声言他信托着她的友情。

“来吧。”她回答着，脸上仍是保留着那同样惶惑的神色。

拉夫列茨基一走之后，潘辛马上就变得活跃起来了。他开始给盖德奥诺夫斯基贡献意见，和拜奈里特生太太玩笑地调情，最后，还唱

了他的罗曼斯。可是，当他望到丽莎，或者和她谈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却还是正和以前一样，是颇有深意的，甚至有点儿悲哀。

在那一整晚，拉夫列茨基又不曾入睡。他并不悲哀，也并不激动，他是完全平静的。可是，他不能入睡。他甚至不曾回忆过去，他只是凝望着目前的生活。他的心强烈地、均匀地跳动着，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着，可是他连睡觉的意思也没有。只是，有时候，这样的思想浮到他的脑里来："这一定不是真的，这全是胡说。"于是他就突然停止，低下头来，又来凝望他的生活之流了。

---

[1] *Obermann*，一部感伤性的小说，为E. Pivert de Senancour（1770—1846）所著。——译者

二九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到加里丁家去的时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只是随便应酬了一下，并不怎样执礼了。“啊哈，您简直自由行动起来啦。”她想着。她自己，对他本来就无所谓大的好感，而她所崇拜的潘辛昨晚对他的称赞却又是那么不着边际，而且隐含着轻蔑。而他，见着她既然没有把他看作贵客，并且觉得对于这么一位亲眷，几乎像家族的一员，是用不着怎样麻烦的，那么，半个钟头还没有过，他就早已来到花园里了。在花园里，他和丽莎徘徊在一条林荫路上，而莱诺其嘉和苏罗其嘉则在附近的花圃旁边玩耍。

丽莎和素日一般地安详，可是，脸面却更显苍白了。她把那折好的一页报纸从口袋里拿出来，交给了拉夫列茨基。

“这是可怕的！”她说。

拉夫列茨基没有回答。

“可是也许并不确实。”丽莎又说道。

“所以我就请你不要告诉旁人。”

丽莎稍稍上前一步。

“告诉我，”她开始道，“您不伤心吗？一点儿也不？”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拉夫列茨基回答。

“可是，您不是曾经爱过她的吗？”

“是的，我爱过。”

“很爱？”

“很爱。”

“那么，您竟不为她的死去而伤心吗？”

“她不是从现在起才在我的心里死去的。”

“您说着作孽的话啦！别恼我。您说我是您的朋友，一个朋友是什么话都能说的。老实说，那是可怕。昨儿，您脸上的表情真难看……您可记得，不过不久以前，您还多么残酷地骂过她？也许，在那时候，她就不在世间了吧。真可怕！这真的好像就是给您带来的惩罚似的。”

拉夫列茨基苦笑了。

“你觉得怎样？至少，我现在自由了。”

丽莎微微地战栗起来。

“住口！别再说那样的话了！您的自由对您有什么用？您现在不能想到那些，应当想到饶恕。”

“我老早饶恕她了。”拉夫列茨基打断她，摆了一摆手。

“不，不是那个，”丽莎回答着，脸红了，“您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应当求得饶恕的，反是您……”

“要谁来饶恕我呢？”

“谁？上帝呀！除了上帝，还有谁能饶恕我们？”

拉夫列茨基抓住她的手。

“啊！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相信我，”他叫着，“我已经给惩罚得够啦！相信我，我已经赎完了我的一切的罪。”

“您不能那么说，”丽莎低声说道，“您忘啦？不久以前，您跟我谈话的时候，您还不肯饶恕她的——”

他们两个在林荫道里沉默地走着，走了许久。

“您的女儿怎么办呢？”丽莎突然问了，停下来。

拉夫列茨基战栗着。

“啊，请你不要这样麻烦你自己吧。我已经给各方面去了信。我的女儿的将来，正如你——如你所说的，是有保障的。你用不着那样担心。”

丽莎忧愁地微笑了。

“可是，你说得对的，”拉夫列茨基继续着，“我要自由做什么？自由对我有什么用？”

“您什么时候收到那报纸的？”丽莎问着，并不理会他的问题。

“你到我那儿去的第二天。”

“您竟没有……竟没有流一滴泪吗？”

“没有。我呆了。可是，眼泪能从哪儿来呢？为着过去哭泣？我的过去岂不是连根拔起来了吗？她的堕落可也不曾毁掉我的幸福，只是给我证明，对于我，幸福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罢了。那么，我有什么可哭的呢？可是，谁知道？如果我早两星期知道了这消息，也许我会比现在更悲哀一点儿的……”

“两星期？”丽莎反问着，“这两星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能生出这么样的分别呢？”

拉夫列茨基默然了，而丽莎的脸面就忽地变得更红了起来。

“是的，是的，你猜得正对！”不提防，拉夫列茨基叫了，“在这两星期之间，我知道了一个女人的灵魂，当她纯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样，我的过去的生活，就离开我愈觉遥远了。”

丽莎变得有点儿烦乱，就慢慢地折向了莱诺其嘉和苏罗其嘉所在的花园的那一端。

“可是，我给了那张报纸给你瞧，我是快乐的，”拉夫列茨基说着，一面跟随着她，“我已经成了习惯似的，什么事都不愿瞒你了，我希望你也会同样地信任我。”

“真的吗？”丽莎说着，突然站住，“那么，我就应该——可是，不！那不可以的！”

“是什么？告诉我，告诉我吧！”

“真的，我想着我不应该。可是，”丽莎说着，含笑地转向了拉夫列茨基，“一半的信任又算什么呢？您可知道，今儿我接到一封信？”

“潘辛的？”

“是的，是他的。您怎么就知道啦？”

“他向你求婚？”

“是的。”丽莎回答着，庄严地望着拉夫列茨基的眼睛。

拉夫列茨基，同样地，也庄严地望着丽莎。

“唔，那么，你是怎样回答他的？”他终于说了。

“我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丽莎回答着，把交叠着的手垂下来了。

“为什么？你可不是喜欢他？”

“是的，我并非不喜欢他，我看他是一个好人。”

“正跟三天以前你告诉过我的一样，一个字儿也没有改变。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可爱他？用那种我们通常称为‘恋爱’的热烈的情感来爱他？”

“像您所说的那样——并不。”

“你并不爱他？”

“不爱。可是那是必要的吗？”

“怎么说？”

“妈妈喜欢他，”丽莎继续着，“他也好，我在他身上找不出错儿来。”

“可是，你还犹豫？”

“是的。也许，您，您的话，就是这犹豫的原因。您可记得您前天说的话吗？可是，这全是软弱……”

“啊，我的孩子！”拉夫列茨基突然叫了，他一面说着，声音不自主地发出了颤动，“别诡辩，别骗自己吧——别把反抗着无爱而委身的心声当作软弱吧！对于一个并不爱他、并不愿意归属于他的男子，不要在自己的肩头负上那么可怕的责任吧！”

“我只有顺从，我自己什么也不能管。”丽莎开始说。

“那么，顺从你自己的心声，因为只有它才能告诉什么是真实，”拉夫列茨基说着，打断了她，“经验、理智——全是空虚、糊涂！请不要自己把地上最美的、唯一的幸福剥夺了吧。”

“您也那么说吗，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您自己可不是恋爱结婚，可是您幸福吗？”

拉夫列茨基把手绞在头上。

“啊！请别说到我吧。你简直想象不出，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被糊涂地教养大的孩子，会把爱认作了什么！然而一个人为什么要菲薄自己呢？我刚才告诉过你，说我根本不曾有过幸福。……不！我是幸福的。”

“据我看，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丽莎说着，把声音低了下来（当她和谈话的对方有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她往往把声音低下，并且在那时，她已经变得非常兴奋），“地上的幸福并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呢。”

“相信我，那正是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他把她的两手捉住。丽莎变得苍白了，几乎是恐惧地，同时又是恳切地听着他。“只要我们还不曾把我们的生命毁掉，对于有些人，恋爱结婚，结果也许竟会不幸，可是对于你，却绝不会，你有宁静的性格，你有纯洁的灵魂。我求你不要只是因为一种义务感、一种自我牺牲或者类似的感情，就没有爱情地去结婚吧。所有那一切，全是因为没有信仰，多余的斟酌——也许还更坏。相信我吧，我是有权利说这样的话的，为了这权利，我付过珍重的代价了。假如你的上帝……”

在这时候，拉夫列茨基才发觉苏罗其嘉已经来到丽莎的身边，并且正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他。他把丽莎的手放开，匆促地说了一声“恕我”，就向着屋子里走去了。

“我只要请求你一件事情，”他说着又回到了丽莎面前，“不要决定得太快，等一等，想一想我给你说的话。就是你不相信我的话吧，就是你决定要去理智地结婚吧——就是那样，你也不该和潘辛先生结婚，他不能做你的配偶。你会应许我不要仓促地就决定下来吗？”

丽莎想回答，可是她不能说出一个字来。并不是她决了心要“仓促”——只是因为她的心跳得太猛烈了，而且一种近似恐惧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呼吸。

三〇

正走出加里丁家的时候，拉夫列茨基遇见了潘辛，两人交换了一个冷淡的敬礼。

拉夫列茨基回到他的寓所，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里。他所经历的感情是他以前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不多久以前，他岂不是沉在“平和的麻痹”里的吗？不多久以前，他岂不是觉得，如他自己所说“沉在河流的底层”里的吗？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地位呢？是什么把他拖了出来，拖到表层来的呢？是那最平常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却从未料到的——死吗？是的。可是，他也并不怎样想到他的妻子的死，或者他自己的自由，他所想的倒是，丽莎会怎样回答潘辛？他感觉到，在最近两三天来，他已经开始用另外的眼睛来看丽莎了。他记起来，在那静寂的晚间，在归途上，当他想到丽莎的时候，他曾自语过：“如果……”那个在当时原来指着过去，指着全不可能的事情的“如果”，现在竟是应用到实际上面来了，虽然那应用的方式真不是他所曾料到的。自由本身现在对他是算不得什么了。“她会听从她的母亲，”他想着，“她会嫁给潘辛。可是，就是她拒绝了他——于我岂不是同样无干的吗？”当他走过衣镜前面的时候，他对他的脸而瞥了一眼，禁不住耸起肩来。

沉在这样的思想里面，一天很快地过去了。夜晚来了，拉夫列茨基又走向了加里丁家。他走得很急，直到临近了目的地，才把脚步放慢下来。潘辛的马车停在门口。“来吧，”拉夫列茨基想着，“我可不会自私的。”于是就进了屋子。他什么人也不曾遇见，客厅里似乎是完全静寂的。他推开门，却发现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和潘辛在玩着皮克[1]。潘辛默默地和他点点头，主妇却尖声叫道：“真想不到呀！”于是，微微地皱起眉来。拉夫列茨基在她的身边落了座，看她打牌。

“您也会玩皮克吗？”她问着，声音里而隐藏着不大高兴的神气。于是，马上宣称着她打错牌了。

潘辛已经得到了九十分，就开始把他的牌镇定地、有礼貌地聚了拢来，脸上的表情是既庄重，又尊严。外交家们就该像这样打牌的。在彼得堡和大人物们打牌，为了给他们一种老成持重的印象，他大约也是像这样打法的吧？“一百零一，一百零二，心儿，一百零三……”他用着韵律似的声音数着。可是拉夫列茨基听不出那是什么调调儿——是骂人？或者是自满？

“我可以见到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吗？”拉夫列茨基问。他看到潘辛装出了更其凛然不可犯的神气，正要开始洗牌，这时节，在他的身上是一丝艺术家的气味也嗅不出来的。

“可以的吧。她在楼上，她自己的房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您先问问看。”

拉夫列茨基上楼去了。他发现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也在玩牌，她和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在玩着傻大姐[2]。罗斯嘉对他吠着，可是两位老妇人全对他热烈地欢迎，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兴致尤其好。

“啊，费狄亚！进来呀，”她说着，“坐下吧，亲爱的小老子。我们马上就完事啦。你吃点什么吗？苏罗其嘉，给他把草莓罐子拿来呀！你一点儿也不吃？那么，随便坐吧。可是，抽烟，那可不行呀。你那强烈的烟草我可受不了，况且，那会教玛特罗斯打喷嚏的。”

拉夫列次基急忙保证，说他一点儿也不想抽烟。

“到楼下去过吗？”老妇人继续着，“那儿有谁呀？潘辛可老是缠在那儿，你可看见丽莎没有？她说过要到这儿来的。哪，她就来啦，刚说到安琪儿……”

丽莎进房来，望见了拉夫列茨基，脸就红了。

“我一会儿就走的，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她开始说。

“干吗一会儿就走？”老妇人问，“你们年轻人干吗这么不安静？你瞧瞧，我有客人在这儿呀。跟他说说话吧，陪他玩玩儿。”

丽莎坐在一张椅子边上，抬起眼来望了拉夫列茨基，她马上就感觉她没有法子不让他知道她和潘辛会面的结果了。可是那怎么成呢？她同时感觉迷乱，又觉惭愧。她不是才认识这人不久吗？这不是一个既不常上教堂，同时对于自己的妻子的死耗又那么处之泰然的男子吗？然而她却已经把她的秘密显示给他了。他关心她，那是实在的；而她自己，于他也信任，并且感觉被他吸引。可是，不管这一切，她还是感觉着些许少女的羞愧，正如有陌生的男人闯入了她的纯洁的、处女的私室。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来救援她了。

“哪，如果你不陪陪他，”她说，“谁陪他这可怜的人儿呢？我于他，是太老啦；他于我，是太聪明啦；至于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他于她又太老啦。她是只爱那些顶顶年轻的人的。”

“教我怎么陪着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呢？”丽莎说，“如果他高兴，我还是到钢琴上给他弹点儿什么吧。”她不决地继续着。

“好极啦！真是个乖孩子，”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答着，“下楼去吧，我亲爱的孩子们。弹完了回头再来。可是真糟！这回给我做了‘傻大姐’啦。我得报仇。”

丽莎站起来，拉夫列茨基随着她。当他们下着楼梯的时候，丽莎忽然停止。

“古话真是对的，”她开始道，“人心真是充满着矛盾。您的榜样应该把我吓退——应该教我不会相信恋爱结婚的，可是我……”

“你拒绝了他？”拉夫列茨基插言道。

“不，可是我也没接受他。我告诉了他一切的事——把我所感觉的全告诉了他——我请他等等。您可满意吗？”她问着，突地微微一笑，于是把手轻盈地掠过栏杆，一直跑下楼来。

“我给您弹点儿什么呢？”她问着，把琴盖揭开。

“随你高兴。”拉夫列茨基回答着，坐到她的身旁，正好注视着她。

丽莎开始弹了，好一会儿眼睛不曾从手指上抬起。终于她突然停止，注视着拉夫列茨基：他的脸面的表情在她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

“您怎么啦？”她问。

“没有什么，”他回答，“我很好。我为你快乐，我望着你，我心里高兴——弹下去吧。”

“我想，”一会儿以后，丽莎说道，“如果他真爱我，他就不会写那封信，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是不能马上回答他的。”

“那没有关系，”拉夫列茨基说，“要紧的是你并不爱他。”

“住口！这是什么话？你死去的妻子的影子不断地追着我——我害怕死你！”

“我们丽赛大弹得可好，涡德玛尔？”正在这时，加里丁太太问着潘辛。

“好，”潘辛回答，“好极啦！”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温柔地望着她的年轻的对手，可是那位对手却做出了一种更了不起的、聚精会神的神气，大声叫了十四个“king（王）”。

---

[1] piquet，一种由两人对玩的纸牌。——译者

[2] durachki，纸牌游戏之一种，最后丢牌的人，被称为“durachki”（意云“傻大姐”）。——译者

三一

拉夫列茨基已经不是很年轻的人了，对于丽莎在他的心里所引起的情感到底是怎样的性质，他不能长久地假装聋痴。在那一天，他终于决定他是爱着她了，但是这个决定并不曾给他愉快。“那是可能的吗，”他想着，“到了三十有五的年龄，我还没有别的好事可做，只是把我的灵魂再一次地交给一个女人的手里吗？可是，丽莎是不比那一个的，她不会向我要求羞辱的牺牲，她不会使我抛弃我的事业，她自己就会鼓舞我去做着高贵的、严肃的努力。我们两个是会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的。是的，”他说着，把他的冥想结束起来，“什么全都很好，不好的是，她绝不会跟我一道儿。她说她怕我，那不是没有缘故的。至于她不爱潘辛——那不过是可怜的慰藉罢了。”

拉夫列茨基到华西列夫斯科伊去，可是怎么也不能在那里过上四天——那里的一切对他全是无聊的。同时，他也被愿望所苦恼着：卓尔先生所传播的那件消息须得证实，可是，什么地方也没有信来。他又回到市内去，在加里丁家度着夜晚。他很容易地看出来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对他已经生了反感，可是在打皮克的时候他输给了她十五个卢布，这才稍稍把她缓和下来。他也得到机会和丽莎单独过了半个小时，虽然她的母亲在前晚对她说过，对于一个“qui a un si grand ridicule（闹过大笑话）”的人，不要太亲密了才好。他发觉她有了改变了：她好像变得比以前更爱沉思，她责备他不该许久不来，并且问他次日到不到教堂去——次日，正是星期日。

“一定去吧。”不等他回答，她继续说着，“我们要一道儿去为她的灵魂祈祷安宁。”于是，她说到她不知道她应该怎样——不知道她有没有权利要潘辛再等她的决定。

“为什么？”拉夫列基茨问。

“因为，”她说道，“我已近开始怀疑我该怎样决定了。”

于是，她说她的头痛，把指尖犹豫地伸给拉夫列茨基以后，就走向了楼上的她自己的小房。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去做早祷。当他进到教堂的时候，丽莎已经先在。她看到了他，可是并不曾转向他来。她热情地祈祷着，她的眼睛发出温柔的光彩，她的头沉静地低下，又沉静地抬起。他感觉她也在为他祈祷，而一种不可言说的情绪就充溢他的心了，他感觉着快乐，同时，也觉得苦痛。那些庄严地站着的会众、熟识的脸孔、和谐的合唱、香烟的缭绕、从窗口斜射进来的长的光线、壁上和穹隆上面的幽暗……全都对着他的心灵发出申诉。他许久不曾进过教堂，许久不曾对上帝诉过他的心曲了，就是在现在，他也不曾说出一句祈祷的语言，甚至不曾无言地默祷。可是，有一会儿，如果不是在肉体上，至少是在心灵上，他却曾俯伏地上，卑微地屈膝了。他记了起来在他的幼年时代，每一次他是怎样在教堂里祈祷着，直到他在额上感觉了轻微的抚摸。“这，”那时他时常想着，“就是我的议命的天使临到了我，在我的额上加上了选民的烙印吧。”他望了望丽莎。“啊，你把我带到了这里来，”他想着，“你也抚摸我——抚摸我的灵魂吧！”

她仍是那么平静地继续祈祷着，她的脸面，也好像是那么愉快。他再一次地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就为那另外的一个灵魂也祈祷着安宁，而为他自己的，请求着饶恕。

他们在教堂门外相遇了，她用着亲切的、快乐的庄严，祝福着他。太阳灿烂地照着教堂面前的青草和女人们的多色的衣裙与头巾，

附近各个教堂的钟声在天空谐鸣，麻雀们也在篱边跳跃。拉夫列茨基站在一旁，光着头，微笑着，微风吹动着他的头发和丽莎帽上的飘带。他把丽莎和她的同伴莱诺其嘉搀到车里，把所余的零钱全给了乞丐，就平静地缓步回家来了。

三二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苦难的日子到了。他感觉他不断地发着热。每天早晨他到邮局去，急躁地扯开他的信函和报纸——可是，无论怎样，他都无法证实，也不能推翻那决定他的命运的谣言。有时，他甚至憎恨起自己来。“我成了个什么呀，”他自语着，“等在这里，像乌鸦等血似的，等着我妻子的确实的死讯！”

他每天到加里丁家去，可是，就在那里，他也不能得到一些安适：屋子里的主妇对他显然不甚耐烦，冷淡地、屈节似的迎接着他；潘辛对他用着夸张的客气；伦蒙变得好像一个厌世者，甚至不大回答他的敬礼；而最难堪的是，连丽莎似乎也回避他了。就是当她偶然和他单独相对的时候，代替着此前的信任和坦白的，是一种明显的惶乱和窘惑：她不知道和他说什么，他自己也感觉非常困窘。几天之内，丽莎已经变得和他的记忆中的她完全不同了，在她的动作上、声音上甚至她的笑貌上，都不自主他露出了隐秘的震颤——那种不安，在她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她的母亲，正如一个十足的唯我主义者一样，什么也不曾注意到，可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却开始秘密地留意她的宠儿了。

拉夫列茨基不止一次自责着不该把那报纸给丽莎看见，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内心情感一定在那纯洁的心灵里引起了厌憎。然而，他又猜测着，也许丽莎的改变是由于她自己的内心矛盾，她自己怀疑她到底该给潘辛一个怎样的回答吧。

一天，她还他一本书，一本瓦尔特·斯科特[1]的小说，这是她自己向他借的。

“看过了吗？”他问。

“没有，这一向我没有心情看书。”她回答了，就预备走去。

“等一会儿，我们许久没有好好儿谈过话。你好像怕我是不是？”

“是的。”

“为什么呢？请说吧。”

“我不知道。”

拉夫列茨基停了好一会，不曾开口。可是他又开始了。

“告诉我，你还没有决定吗？”

“决定什么？”她回答着，并不把眼睛从地上抬起。

“难道你不明白？”

丽莎的脸突然红了。

“什么也不要问我，”她说着，激动地，“我什么全不知道，我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就急忙地走掉了。

第二天，晚餐以后，拉夫列茨基又到了加里丁家，看见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晚祷[2]。在饭厅的一角，一张纯白的台布铺着的方台上，镶着金框的、圆光上面有着失色的宝石的小神像，靠墙立着。一个年老的男仆，穿着灰色的衣服和拖鞋，在屋子里谨慎地、无声地走着，在圣像前面安上两只瘦长的蜡烛，画过十字，行过礼，就默默地退了出来。没有光亮的客厅是空虚的。拉夫列茨基就走进饭厅去，问问是不

是什么人的命名日。他被低声地告诉说，并不是，只是因为依着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旨意，所以才做这一回法事。本来是预备把那能行奇迹的神像请来的，可是它却被三十维尔斯特以外的一处病家老早请去了。

不一会儿，牧师和他的执事们一同来了。牧师是一个中年人，脑袋上秃了一块，在前厅里高声咳嗽着。太太小姐们也排成一单行，从私室里走了出来，走上前去，接受牧师的祝福。拉夫列茨基默默地对她们敬礼，她们也默默地还礼。

牧师先生静立了一会，再咳一回嗽，就用一种低沉的声调问道:

“我们开始了吧？”

“开始吧，神父。”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

牧师开始穿起法衣来，穿白衣的执事谦恭地要了一块炽炭，香烟开始缭绕起来了。婢女们和小厮们从大厅跑出来，大家簇拥在门口。从不下楼的罗斯嘉也突地跑进了饭厅来，他们要赶跑它，可是它却更纷乱了，开始是乱窜着，终于躺到了地下，一个用人抓住了它，把它送了出去。

法事开始了，拉夫列茨基退到了一个角落。他的情感是奇妙的，几乎是苦痛的，他自己也不能清楚地知道他所感觉的是什么。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站在最前面，身后放着一把椅子，她慵懒地、不在意地画着十字，正像一个大家闺秀一般，一会儿四围张望，一会儿又忽然翻眼向天，她显然是觉得厌倦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似乎非常苦恼。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俯伏着，又抬起身来，衣裙上发出一阵柔软的、轻微的声音。至于丽莎，她则站在她的方位，一直不曾动过，连

身子也不曾转动。从她的脸上的凝注的表情，显然可以看出她是不断地、热情地祈祷着的。在法事完毕以后，她走近十字架，吻了它，也吻了牧师的红肿的手。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请牧师喝茶。他脱掉他的法衣，做出了一种俗人的表情，就和太太们走到客厅去。一场并不十分生动的谈话开始了。牧师先生喝了四杯茶，不断地用手巾擦着他的秃头，并且，在别的事情以外也说到了商人阿弗西尼可夫捐助了七百卢布装修教堂的金顶。在临走的时候，他还传授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医治雀斑的药方。

拉夫列茨基想坐到丽莎身边去，可是，她却保持着一种端庄的、近于严厉的表情，一次也不望他，她似乎是故意地忽视着他。一种严肃的、冷峭的热情占据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拉夫列茨基只是想发出微笑，并且说点儿有趣的话，可是，他的心是迷乱的，终于，在一种隐秘的迷惘心情里，他走掉了。他感觉在丽莎的心灵里，有一部分是他所看不透的。

另有一回，当拉夫列茨基坐在客厅里听着盖德奥诺夫斯基的阿谀的然而讨厌的闲谈的时候，他突然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地转过头来，就碰着了丽莎的深沉的、关切的、若有所询的目光。那谜样的目光正是盯着他的。那一整晚，拉夫列茨基就想着那一对眼睛。他的恋爱已经不是一个孩子的恋爱了，在他那样的年龄，也不适于叹息和自苦。而丽莎在他的心里所引起的情感，也的确不是那么一种的。可是，对于各样的年龄，爱情是会付与各样的苦恼的——而拉夫列茨基的酒杯，就不能不满盈着了。

---

[1] 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在两方面均有极高的成就。——译者

[2] 正教习惯，做弥撒一定要在教堂里，但做普通法事，却可以在私人家庭里举行，并且，不必要正式的教师领导。——译者

三三

一天，拉夫列茨基照例坐在加里丁家里。一个酷热的白日之后，继之那么美丽的一个夜晚，使得一向就反对流通空气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竟然命令人把通向花园的所有门窗全都敞开，并且宣称她不打牌了。她说道，在那么可爱的晚间不去享受自然的美丽，却去做那种事情，那简直是罪过。

潘辛是唯一的客人。为美丽的夜景所鼓励，他感觉了一股艺术的冲流，可是，却不愿意在拉夫列茨基面前唱歌，于是就换了另一表现，念起诗来了。他朗诵了几首莱蒙托夫[1]的诗（在当时，普希金还不曾再度时髦起来），念得很好，可是，却太做作，加上了许多不必要的顿挫抑扬——而突然之间，好像对于自己的情绪感觉了羞愧似的，他就忽地以那有名的《思想》[2]为前提，打骂起新的一代青年了。当然，他也不会不趁这机会表明出来，如果大权是在他的掌握，他会怎样把所有的一切全都依着他自己的主张根本改造。"俄国，"他说道，"一直就落在欧洲后面，它得赶上去。人们说，我们是年轻的国家——这全是胡说。并且，我们也没有发明的天才，柯玛科夫[3]自己就说过，我们连捕鼠机都不曾发明一个。所以，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我们都得模仿别人。'我们病啦！'莱蒙托夫这样说。我是同意他的。可是，我们之所以病，就是因为我们不过只变成半个欧洲人——我们病就病在这里，我们要痊愈，关键也就在这里。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头脑们，"他继续说道，"早已相信这个了。所有民族，本质全是相同的。只要把优良的制度介绍进来，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对于国民生活的现状，我们当然也可以相当尊重，这是我们……（他几乎要说'政治家'）在职人员的事情。可是，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倒也不用踌躇，既有制度，它就能改变那生活。"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对于潘辛不但同意，而且大大地击节赞赏。“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她想着，“在我的家里谈话呀！”丽莎沉默着，凭着窗棂；拉夫列茨基也保持着沉默；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正在一个角落里和她的朋友玩着牌，这时就自言自语地咕哝了几句。

潘辛在屋子里上下踱着，滔滔不绝地雄辩着，可是，却暗藏着一种隐秘的恶意：似乎他所责骂的并不是一整个时代，却是他所熟识的二三个人。住在加里丁家花园的丁香花丛里的那只夜莺，在滔滔不绝的演说的间隔中，发出了她的夜歌的初奏。悬在菩提树巅的玫瑰色天空里的晚星，闪烁着它的初夜的光芒。

一会儿以后，拉夫列茨基就站立起来，开始回答潘辛了。于是，一场热烈的争辩立刻就开始起来。拉夫列茨基为俄国的青年辩护着，并且宣说俄国的独特性。他牺牲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代人，可是，却拥护着那新的一代，拥护着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愿望。潘辛愤怒地、咄咄逼人地反驳着，宣称着凡是聪明的人就该改造一切，而终于，甚至忘怀了他的侍从官的地位和无限的前程，竟称起拉夫列茨基为“落伍的保守者”了，并且暗示地——当然是不着边际地——隐喻到拉夫列茨基的虚伪的社会地位。

然而，拉夫列茨基可不曾动气，也不曾提高他的声音（他记得米哈莱维奇也曾称他为“落伍者”，称他为“落伍的伏尔泰信徒”），他只是镇静地把潘辛的所有论点一一击破得体无完肤。他证明着突跃的改革的不切实际，所有改革，如果没有对于国情的深刻认识作为根据，又没有对于理想（哪怕是消极方面的理想）的真实信仰作为后盾，却只是一些官样文章，只求一时快意，那是绝无成就的。他用他自己所受的教育来做着例证，并且要求第一得认清国家的真精神，认清之后，就得依从它——如果不能依从这种精神，那么，就是反虚伪的勇

敢也绝不会有的。而最后，对于他所认为颇有价值的一个非难，那就是，把时间和精力无谓地消耗——对于这，他却完全表示接受。

“那全都漂亮极啦！”潘辛终于愤然叫道，“可是，这儿，您先生回到俄国来啦——您打算干点儿什么呢？”

“耕种土地，”拉夫列茨基回答，“把土地尽量耕种得好起来。”

“可赞美极啦，这是用不着辩论的，”潘辛说道，“并且我听说您先生在那方面已经很有成绩。可是，您得承认，不是每个人都宜于那种行业的呀。”

“Une nature po'tique（一位诗人似的天性），”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插口说道，“当然是不能种田的呀。况且，您呀，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您生来是干大事的，en grand（大手法、大场面）。”

就是对于潘辛，这话似乎也有点儿不大敢当。他突然停止，迷乱起来，而谈话也就中断了。他想把谈话转到星空的美丽，转到舒伯特[4]的音乐——可是，不知怎样，他的努力并不能十分成功。结果，他提议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来打一场皮克。“怎么？在这么美丽的夜晚吗？”她细声反对着，可是，却马上就叫人把牌取来了。

潘辛把新的纸牌包皮拆得喳喳作响，而丽莎和拉夫列茨基则好像互相约好的似的，同时站立起来，来到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身边。他们两人都突然感到了那么大的快乐，使他们反而害怕单独地留在一起，同时，他们也都觉得，最近几日以来他们所感受的不安，到这时候已经完全消逝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老妇人偷偷拍了拍拉夫列茨基的面颊，狡猾地眨了眨眼，频频地摇着头，用一种细声说道：“你把我们的天才打倒了，劳您驾！”于是，一切全都变为静寂，只有蜡烛在轻微地爆炸，间或，有手拍着桌子的声音和牌客数着分点的喧嚷——而强有力的、几乎近于猖狂的夜莺的歌声，就借着晚夜的露气，巨浪似的一同从窗口流涌进来了。

---

[1] 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普希金后的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二十七岁时因决斗而死。散文小说有《当代英雄》。——译者

[2] 莱蒙托夫所作诗篇，其中有句云：“我忧愁地瞻望着今代的青年，他们的未来是暗淡或者空处，无论在知识或怀疑的重荷之下，他们将百无聊赖以终老……”原诗发表于一八三八七年，对《当代英雄们》的悲惨命运付以深的哀悼与温和的谴责。——译者

[3] 此处原文本为**，英译者拉耳斯顿据屠格涅夫手订本直书柯马科夫。按柯马科夫为一诗人，是“斯拉夫派”首领之一。——译者

[4] Franz P. Schubert（1797—1828），德国伟大作曲家，有“歌乐之王”之称，作风崇高，富于情感。——译者

三四

在拉夫列茨基和潘辛辩论着的时候，丽莎不曾说过一句话，可是，她却在专注地听着，并且，从头到尾，一直站在拉夫列茨基的一边。政治，对于她本来没有什么兴味，可是，那俗吏的自负的口吻（在这以前，他从来不曾像这样完全露出马脚来的）令她反感，他对于俄国的藐视尤其伤了她的心。丽莎从来不曾想到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可是，对于俄国人民，她是极其欢喜的，俄国式的心灵，令她喜爱。每回，当她母亲的领地管理人到城里来的时候，她总要和他全无矫饰地谈着几个钟头的话，完全是对待一个平等人似的，绝没有领主的矜持。

拉夫列茨基感觉到了这一切：他自己，也许并不高兴回答潘辛的，他之所以发言，可以说完全是为了丽莎。他们彼此什么也没有说，连目光也很少碰到，可是，两个人都感觉到，在那一晚，他们是互相更接近了，他们明白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和憎。只有在宗教的观点上他们是互相背驰的，可是丽莎仍然私心地希望着可以使他信仰上帝。他们坐在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身旁，好像是在看着她在打纸牌——事实上，他们的确也在看着——可是，同时，他们的心脉却是充溢着了，无论什么也逃不了他们的注意。为了他们，夜莺在温柔地歌唱着，星光在灿烂着，树木在絮絮地私语着，夏夜之柔情与温暖，引诱着一切入了深睡。拉夫列茨基整个地任情陶醉于那魅惑的波澜，他的心灵感觉着快慰。可是，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在那少女的纯洁心灵里是起了怎样的作用，就是对于她自己，那也是一个秘密。那么，就让她对于所有一切的人，也永远成为秘密吧。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见过，也永远不会有人见到，在大地的怀抱里，谷粒是怎样地发生，怎样地开花，怎样地成熟。

钟敲了十下。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和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回到楼上她们自己的房里去了。拉夫列茨基和丽莎走过客厅，停在通到花园的门口，开始是凝望着那朦胧的远处——于是，就相对微笑了，似乎是，他们很想把彼此的手紧握，说出心里所有的话来。他们回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和潘辛那里去，那两位的牌还在继续打着。终于，最后的“king”完了，主妇从她的丝垫的靠椅上站了起来，叹息着，并发出着疲倦的呻吟。潘辛拿起他的帽子，吻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手，并且说道，在这种时候，幸福的人们，无论是鉴赏夜景或者是入榻安眠，完全没有谁来妨害，可是，却还得批阅着看不完的愚蠢公事，直到天明。于是，向丽莎冷冷地鞠了一躬（他不曾料到对于他的请求，她竟会要他等待的，因此，他就对她愤然了）——就走掉了。拉夫列茨基跟着他。在门口，两个人告了别。潘辛用他的手杖尖儿敲醒了他的车夫，坐上马车，就疾驰而去。

拉夫列茨基并不想立刻回家，他出了市外，走向田野里去。夜静而明，虽然没有月亮，拉夫列茨基在那濡着露珠的草上，游荡了许久。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小径，他就沿着径道走着。径道的终点，是一道长垣，垣边，有一道侧门。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把那侧门推开。随着一声微弱的轧响，门就开了，好像只是等着他的手之一触似的。拉夫列茨基发觉他来到了一座花园，可是，沿着菩提树的荫道走了几步，他却突地吃惊似的停止了——他发觉这正是加里丁家的花园。

他立刻走到一丛繁密的榛木的黑影下，许久许久，一动不动地站着，惊奇着，耸着他的肩膀。

“这不是没有因缘的。”他想。

周围，一切全都静寂。从屋子那边没有一丝声息传过来。他开始轻巧地前进了。在林荫的转角上，忽然，整个屋子，全以它的黑暗的正面向他凝望过来了。只有在楼上的两个窗户里，灯光还闪烁着：在丽莎的房里，在白色的窗纱之后，一支蜡烛正燃烧着；在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寝室，在圣像前面，神灯的赤焰照耀着，在那饰金的相框上面映着平和的圆光。楼下，通到露台的门户张大着口，似乎是在打着呵欠。拉夫列茨基坐在一个木凳上面，用手支着头，开始注视着门和丽莎的窗。市内的大钟报告着夜半了，于是，屋子里面的小钟也幽微地敲过了十二时，巡夜人开始在更板上急促地敲了。拉夫列茨基什么也不曾想，什么也不期待，感觉和丽莎是接近着，是坐在她的花园里，坐在她曾经坐过不止一回的凳上，他就感觉愉快。

突然，灯光从丽莎的房里消失。

“晚安吧，我亲爱的姑娘。”拉夫列茨基低声自语着，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仍然不曾离开那已经黑暗的窗户。

忽然，一线灯光在楼下的一个窗前显现了，于是，来到第二个窗前，又来到第三个——是有人持着蜡烛走过了室内。“难道是丽莎吗?不会的！”拉夫列茨基想。一个熟识的身影掠过了，而丽莎就出现了在客厅里面，披着白色的寝衣，头发分披着在两边的肩上。她轻轻地走到了桌前，弯下身去，把蜡烛搁到桌上，开始找着什么，于是，把脸面转向了花园。她来到了那开着的门口，全身纯白，轻盈地、妩媚地停在门槛上了。一股战栗不自主地通过了拉夫列茨基的全身。

“丽莎！”一种几乎听不见的细声迸出了他的嘴唇。

她怔了一怔，开始探望了那远远的黑暗。

“丽莎！”拉夫列茨基第二次也提高着声音叫了，同时，自身也从林道的阴影里面显露出来。

丽莎惊惶了，把头倾向前去，又畏缩地退了回来。她已经认出了他。他第三次地呼唤了她，并且把他的手臂向她伸了出去。她走出了门口，来到花园里面。

“您？”她说道，“您在这儿？”

“我……我……来，听我说——”拉夫列茨基低语着，于是，牵着她的手，来到椅子旁边。

她全无抗拒地跟着他。她的苍白的面颜、她的凝注的眼光、她的所有的动作，全都表现着她的不可言说的惊惶。拉夫列茨基把她安置在长椅上，自己站在她的前面。

“我没有想到会到这儿来的，”他开始说，“我是偶然碰到。我……我——我爱你。”他终于说了，不自主地感觉到了恐怖。

丽莎缓缓地抬起头来，凝视了他。显然地，直到这一刻她才明白了她在什么地方，并且是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她想要起立，可是她不能够。于是，她用手把她的脸面掩着了。

“丽莎，”拉夫列茨基叫着，“丽莎。”他又重复着，于是，就跪到了她的脚前。

轻微的战栗掠过了她的肩膀。她的苍白的手指把她的脸面蒙得更紧。

“你怎么样了，丽莎？”拉夫列茨基叫着。他听到了低低的泣声，他的心沉下去了……他知道那些眼泪的意义。“难道说，你也爱我吗？”他低语着，于是把他的手轻抚着她的膝盖。

“站起来，”他听见她的声音了，“起来，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我们，这是做着什么？”他站起来，坐到椅上，坐在她的身旁。她不再哭泣了，可是却用着她的湿润的眼睛凝神地望着他。

“我害怕！我们是在做着什么？”她又说。

“我爱你，”他重复说，“我要把我的整个生命全交给你。”

她又战栗了，好像有什么刺痛了她。她抬起眼睛来，凝望着天空。

“那一切，全操在上帝的手里。”她说了。

“可是你爱我吗，丽莎？我们会幸福吗？”

她的眼睑低垂了，他温柔地拥抱着她，她的头沉到了他的肩上……他微微地转过她的头来，而他的嘴唇就触到她的苍白的唇上了。

半个钟头之后，拉夫列茨基又来到侧门面前。这一回，他发觉门已落了锁，他不得不跳垣出来。他回到市内，缓缓地走过沉睡的市街。一种强烈的、意想不到的幸福的感觉充溢了他的灵魂，所有的疑惑全都消逝了。“消灭吧，过去的、阴暗的幽灵，”他想着，“她爱我，她会成为我的了！”突然，在他的头上，天空里面，神奇的、凯旋的音乐似乎鸣奏起来了。他停下来。音乐似乎更加壮丽地震响。强大的、宏朗的旋流波荡着，在那里面，他的幸福似乎也在一同高声宣诉，高

声歌吟。他引领四顾——那音乐是从一幢小屋的两个楼窗里面浮泄出来的。

“伦蒙，”拉夫列茨基叫着，跑到那屋子前面去，“伦蒙！伦蒙！”他更高声地叫了。

音乐沉寂了，一个老人的身形，穿着寝衣，袒胸蓬头，从窗口露了出来。

“啊哈！”他说着，俨然地，“是你呀！”

“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多么神奇的音乐啊！看在上天的面上，让我进来吧。”

老人一言不发，手臂做了一个威严的动作，就把钥匙从窗口扔到了街心。拉夫列茨基疾速地跑上楼来，进了房，正预备投到伦蒙的怀里，可是老人却做了一个命令的姿势，指着一把椅子，用俄语唐突地说道：“坐下，听！”于是，自己坐到钢琴前面，骄傲地而且严厉地向四周瞥了一眼，就开始弹奏了。拉夫列茨基许久不曾听过这样的作品——一曲甜美的、热情的旋律，从第一个音节开始，就震动着人的心弦。它充满着灿烂的光辉，横溢着灵感、幸福和美丽，它抑扬着、申诉着地上所有一切亲爱的、秘密的和圣洁的物事，它呼吸着那不死的悲哀——于是，飘逝了，死寂了，在遥远的天际里。拉夫列茨基伸直起来，从椅上站起，因为出神，脸面变得冷而苍白。那些声音一直地沁入了他的灵魂深处，他的心刚刚受过了爱情祝福的震荡，而这些声音，却是本身就燃烧着爱情的。

“再来一次吧！”当那最后的和音一经消逝以后，他就低声要求了。老人投了他炯炯的一瞥，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膛，于是用着他本国

的方言，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是我自己作的，因为，我是一个大音乐家。"于是，再一次地弹起他的神奇的乐曲来了。房间里没有灯光，初升的月亮从窗口斜射进来，玄寂的空气和谐地震颤，苍白的小房有如圣殿，在银白的薄阁里面，老人的头崇高地、感激地浮了出来。

拉夫列茨基走上前去，拥抱着他。在最初，伦蒙并不回答他的拥抱，甚至用手肘给他推拒。许久的时间，他僵直着，四肢一动也不动，仍然和以前一样，严厉地，甚至敌意地瞪着。咆哮了两回："啊哈！"可是，终于，他的变了形的面颜平静了，松弛了，为了回答拉夫列茨基的热烈的祝福，他开始露出了微微的笑容，而最后，甚至流下眼泪来了，如同小儿一般地，发出了低低的啜泣。

"这是奇怪的，"他说着，"你赶在这个时候来到，可是，我知道——我全知道。"

"您全知道？"拉夫列茨基惊讶着，纷乱地。

"你已经听见了我的音乐，"伦蒙回答，"难道你不明白我已经全都知道？"

拉夫列茨基直到早晨还不能入睡，整夜，他坐在他的床上。丽莎也不曾入睡，她祈祷着。

读者们已经知道拉夫列茨基是怎样成长，怎样发展的。现在，关于丽莎的教养，我们也略略一说。

她的父亲死的时候，她还只十岁，可是此前父亲对她并不怎样注意。事务丛集，不断地劳心于产业的增加，一个胆汁质的、酸涩的、暴躁性子的人，这位父亲，对于教师与保傅，或者儿女的衣着以及其

他必要的费用，一概全不吝惜，可是，“抚爱那些叽叽咕咕的小把戏们哪”——用他自己的说法——那可受不了。老实说，他也没有时间去对他们加以抚爱。他工作着，劳碌于他的事业，睡觉的时间很少，间或也打打牌，可是，转眼之间，却又去忙着自己的工作去了。他时常把自己比作套上了打谷机的马。“我的一生多么快地就过完了呀！”他在他的临终的床上说着，一丝苦笑就浮到了他的灼烧着的唇上。至于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虽然她对拉夫列茨基自称着儿女的教育责任完全是她一人担当，可是，事实上，对于丽莎，她也并不比她的丈夫更操心一些。她把丽莎装扮成一个傀儡，当着客人的面前，她就抚摸着她的头，说她是个聪明孩子，称她为她的宝宝——如是而已。任何有规律的照料，都会使得这懒惰的贵妇人感到厌倦的。

父亲在世的日子，丽莎是落在一个保姆——一位从巴黎来的莫洛小姐的手里的；父亲死后，她就开始由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照料。读者们已经知道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了；可是，这位莫洛小姐却是一个小身个儿、脸现皱纹的角色，举动如同小鸟儿，性格也正和小鸟儿一样。在年轻时候，她过着非常放纵的生活，如今上了年纪，她也还保存着两样热烈的嗜好：好吃，好赌。当她的肚皮已经装满，或者，当她不在打牌或者不扯闲天的时候，她的脸面就马上做出一种好像已经死掉的表情。当然，也坐着，也望，也呼吸，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在她的脑里，绝没有任何思想浮过。甚至也不能说她善良——小鸟儿也并不全都善良呀。也许由于她那轻浮的青年时代的生活，或由于她从小就呼吸着的巴黎的空气，她在她的心里藏着一种廉价的、普遍的怀疑主义，这是从她的惯用语“toutçaç'est des bêtises（所有这些，全傻透啦）”里就可以看出来的。她说着一种不正确的可是纯然巴黎式的口语，不造谣，生性也不古怪——对一个保姆，还能希望什么更优异的

品格呢？对于丽莎，她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在她身上生出了强有力的影响的，倒是她的乳母——阿加菲稚·弗拉西埃夫娜。

这个女人的遭际是非常特异的。她出身于农奴的家庭，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农奴。可是，和她的农奴姊妹们比较起来，她却显得异常出色。从小起，她就被她的父亲娇养惯（父亲是个做过二十年村长、积了不少金钱的农民），她的绝艳的姿容和高雅的态度，在全村里是无可比拟的。她生性慧黠，口齿伶俐，且有着无比的胆量。她的主人狄米特里·帕斯托夫——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父亲，一个沉静而且自持的人，一天在禾场上见到她，跟她谈了几句话，就热烈地爱上她了。而不久以后，她就成了孤孀。帕斯托夫，虽然是一个已有妻室的人，却仍然将她接到家里来，把她和家里的人一样看待。

阿加菲雅马上就自安于她的新的地位了，好像她从来不曾有过另外的一种生活。她的面颜出落得更娇丽了，她的身材变得更丰盈了，她的手臂，在细麻布的袖口下面，正好像有钱的商人妇的一样，白得像粉团。茶炊不断地摆在她的桌前；穿的衣料，总离不了丝绸和毛绒；睡觉的床上，铺的总是柔毛的软垫。

这种幸福的生活一直过了五年。可是，狄米特里·帕斯托夫死了。他的未亡人，一个生性善良的妇人，念在亡夫的遗情，并不想对于她的敌手过于侮辱——尤其因为阿加菲雅在她的面前从来也不曾忘过形，失过态——可是，却把她嫁给一个牧人，并且把她遣发到眼所不见的地方去。

三年过去了。一次，一个酷热的夏天，主妇来到了牧场。阿加菲雅用那么鲜美的冷冻款待了她，态度是那么谦顺，而且，样儿是那么

清洁，那么愉快，那么对于一切全都满足，这使得主妇大大感动起来，就宣布了她的饶恕，并且让她回到家宅里来。六个月以后，主妇就变得非常宠爱她了，把她升到了管家的职位，将家务的管理完全委托给她。于是，阿加菲雅就又当权了，又变得娇丽而且丰盈起来，而且，主妇也完全信任着她。

像这样，又过去了五年。于是，不幸再一次地临到了阿加菲雅。她的丈夫，她现在已经为他弄到了家仆的职位，开始醉起酒来，慢慢地，不大看见回家了，而终于，偷了主妇的六把银汤匙，藏在妻子的箱子里，等着适当的机会好带了出去。赃物被发现了。男人再被贬为牧人，而阿加菲雅也蒙到了羞辱：她并不曾从家宅里被斥退出去，只是由管家的地位降到了缝女，并且，头上不能再戴帽子，只能包着头巾。使得一切的人惊愕的是，阿加菲雅只是谦卑地、顺从地忍受着所遭的横逆。她那时已经三十以上了，她的孩子们全死掉了，丈夫不久以后也死了。她的反省的时期到了，而她也当真反省着。她变得非常沉默，非常虔敬，从不漏掉一回早祷或者一次弥撒，并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着，全都捐弃。

十五年来，她过着寂寞的、平和的、严肃的生活，不和任何人争吵，谦让着所有的人。假使有谁无礼地对待她，她只是恭敬地还着礼，感谢着别人的教训。她的主妇老早就饶恕过她了，取消了她的诅咒，甚至从自己的头上取下了一顶帽子，给她戴上，可是她自己却不肯除下她的头巾来，并且老是只肯穿着暗色的衣着。主妇故世以后，她变得更为沉默，更为谦逊了。要使得一个俄国人惧怕，或者得到一个俄国人的爱怜，那是容易的，可是，要令他尊敬，那却困难了——尊敬是不能马上就付出的，并且也不能对每一个人付出。可是，屋子

里的每一个人却全都尊敬着阿加菲雅，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回忆到她旧时的过失，好像它们已经随着亡故的主人，早经埋到坟墓里而去了。

当加里丁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结婚以后，他就想把家务的管理信托给阿加菲雅，可是，她推辞了，因为“怕受诱惑”。他对她怒吼着，可是她却低低地鞠了一躬，就走出屋去。干练的加里丁是有知人之明的，他也理解阿加菲雅，不曾把她忘却。在搬到城市之后，得到她自己的承诺，他就委她为丽莎的乳母了。在那时，丽莎刚刚五岁。

在最初，丽莎害怕着她的乳母的庄重的甚至严厉的脸面，可是，她立刻就习惯了她，并且开始热烈地爱她了。这孩子，自己也就有着庄重的天性。她的容貌使人想起来加里丁的端正的、整齐的面目，只是，她的眼睛却和父亲的完全两样：它们闪耀着孩子们所少有的平静的注意和仁爱。她不爱玩傀儡，从不高声地或者长久地发笑，在她的举止里面，她总保留着一种自重的感情。她并不时常沉思，可是当她沉思起来，那总是有着理由的。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往往转向比她年长的人，发出一个问题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她的心灵正在揣度着一个新的印象了。她很早就脱离了牙牙学语的时期，在四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能够完全清楚地讲话了。她害怕她的父亲，她对于母亲的情感是难以说明，既不怕她，也并不对她撒娇。可是，她也并不对阿加菲雅撒娇，虽然她只是爱她一个人。她和阿加菲雅从不离开。

她们两人坐在一处，情形是非常奇特的。阿加菲雅，全身黑色，头上顶着黑的头巾，脸面瘦削，如同蜡样地透明，然而仍然美丽而富于表情，直直地坐着，织着长袜。在她的脚下，一个小的靠背椅上，就坐着丽莎，也正做着什么工作，或者，她的明亮的眼睛庄严地向上望着，听着阿加菲雅给她所讲述的一切。阿加菲雅并不给她讲述童话，却往往用着一种律动的、平静的声音，给她讲述着最纯洁的圣母

的传记，隐士们、圣者们和圣殉道者们的生平。她给丽莎讲述着那些圣者们怎样地住在沙漠里，忍饥受困，而终于得到救赎，他们怎样地不怕王侯，却信任着基督，并且，空中的飞鸟是怎样地给他们带来食物，地上的野兽是怎样地对他们顺从，在他们所流过此的地方，是怎样地有着鲜花开放。“是康乃馨吗？”有一次丽莎像这样问。她是爱好鲜花的。

阿加菲雅是那么严肃地、那么谦卑地给丽莎说着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她是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来宣说那么崇高的、那么神圣的字句似的。丽莎听着她，而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影像就以甜美的势力深入她的灵魂里了，使她充满了纯洁的、虔敬的恐惧，而基督就似乎成了她的亲密的友人，几乎成了她的亲属。

教她祈祷的，也是阿加菲雅。有时，在天将破晓的时候，她就把丽莎唤醒了来，急忙地给她穿上衣服，秘密地带她早祷去。丽莎踮着脚尖跟着她，沉住呼吸。早晨的寒气与昏暗、教堂里的冷清和空洞、意想不到的外出的神秘以及回家上床时候的忧心——所有这些被禁止的、神奇的、圣洁的印象掺合起来，使这小姑娘激动，并且沉入了她的灵魂的深处。

阿加菲雅从不责备别人，她从不因为丽莎的婴孩恶作剧而咒骂她。当她不高兴什么的时候，她只是沉默。这沉默，丽莎是了解的。以小孩的直觉和敏感，当阿加菲雅对别的人——无论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或是加里丁——不高兴的时候，她也全都知道。阿加菲雅照料了丽莎不过三年多一点儿的时光，这以后，莫洛小姐就代替了她的地位，可是这位轻浮的法国女人，以她那任性的态度和她那“tout ça ç'est des bêtises”的叫声，并不能从她的心上把她的亲爱的乳母的印象完全拭去——已经撒下的种子，早已生出深深的根底了。并且，阿加

菲雅虽然不再有照料丽莎的责任，却仍然留在屋子里，她还能时时看见她的亲爱的孩子，而孩子，也正和从前一样地完全对她信任。

可是，阿加菲雅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却完全合不来。这位暴躁的、自我意志强烈的老妇人，自从住到加里丁家以后，对于那个当日“穿老布小褂的”农奴女的严肃气，非常看不过眼。阿加菲雅请求出去巡礼去，一去就不曾看见回来。暗淡的流言传播着，说她加入了一所非国教派的修道院。可是，她在丽莎的心里所留下的痕迹却是不曾消灭的。和以前一样，丽莎参加着弥撒，正和赴着大宴一般。在教堂里，她热情地、感激地，以一种压抑的、羞怯的喜悦祈祷着，这使得她的母亲私心地感到不小的惊异。就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虽然她对丽莎从不加以任何拘束，可是也想劝诱她把热情稍稍中和，并且禁止她做出过多次数的跪拜。“那太不像小姐样儿了。”她说。

丽莎是一个优秀的学徒，那就是说，她是勤勉的。上天并不曾赋予她大的智慧和特殊光辉的才能，所有她的一切成功，全是她由苦学得来的。她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可是只有伦蒙才知道那成就使她费了多少代价。她不曾读过许多书，她也没有“她自己的言语”，可是，她却有着她自己的思想，而且走着她自己的道路。她不愧是她父亲的女儿——她的父亲也就不常询问别人他自己该要怎么做的。

像这样，她长大起来了，平和地、静寂地来到了她的第十九个年头。她是很可爱的，可是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个事实。在她所有的动作里，一种自然的、不同凡俗的美，不自主地显露了出来。她的声音颤动着无邪的青春的银响，最小的愉快的感觉也可以使她的唇儿浮出迷人的微笑，使她的已经灿烂的眼睛加上了更其深刻的光芒，和一种神秘的爱抚。生性温柔，心地纯善，有着充分的义务感，生怕伤了别人的心——爱着所有的人，可是，并不特别爱着任何特殊的一个。只有

上帝，是她用着衷心的欢喜，胆怯地然而柔情地爱着的。拉夫列茨基是打破了她的平静的内心生活的第一人。

像这样的，就是丽莎。

三六

翌日正午，拉夫列茨基到加里丁家去。在路上他遇见潘辛骑在马上，帽檐罩着眉尖，疾驰而过。在加里丁家，拉夫列茨基却不曾被接见——自从认识这个家族以来，这是第一次。据仆人宣告，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纳福"了，"她老"头痛。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和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也全不在家。拉夫列茨基绕着花园走了一转，模糊地希望着可以见到丽莎，可是却什么人也不曾看见。两个钟头以后，他又回来，仍然得到同样的回答，并且仆人还对他斜睨了一眼。

同日之内做三次的拜访，似乎是不大得体的。拉夫列茨基于是就决定到华西列夫斯科伊去，在那里，他还有别的事干。在路上，他构思着各种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美丽，可是，到了他的姑姑的小村以后，悲哀却抓住他了。他和安东谈起话来，可是那个老人，却好像有心似的，只是说着一些阴暗的思想，他告诉拉夫列茨基当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临终的时候，她是怎样咬着自己的手……而暂时沉默之后，他又说道："无论谁，老爷，亲爱的少爷，都是命定地要自己啃掉自己的。"已到向晚的时候，拉夫列茨基才登上回市的路程。昨晚的音乐仍然魅惑着他，丽莎的温静的姿态又清楚地浮到了他的心灵，他想着她爱他，感到深深的感动——于是，就以平和的、幸福的心情回到市内他的小寓所里来了。

当他进到前厅，使他感觉惊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一种薄荷味，一种他极其憎恶的香味。在那里，也立着好几口高大的箱囊。并且，那急忙前来迎他的仆人的表情，在他看来也十分奇怪。他并不曾停止脚步分析他的印象，只是一直走进了客厅。

沙发上，一个穿着黑色的、饰边的绸衣的女人立了起来，迎接着他。细麻布的手绢半掩着她的脸面。她走上前几步，低下了她的梳得非常精致而且涂了香水的头，在他面前跪下来了。到这时候他才认出她来。这女人正是——正是他的妻子！

他的呼吸停止了……他支撑着在墙边。

“别赶我啦，特阿多尔[1]！”她用法语说着。她的声音如同利刃，刺割着他的心腔。

他望着她，茫然地，不能明白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可是，他立刻就注意到，她是更白嫩，更丰腴了。

“特阿多尔，”她继续说着，不时抬起眼睛来，并且小心翼翼地绞弄着她那指甲上染过蔷薇红的、惊人地美丽的手指，“特阿多尔，我在您的面前是有罪的，深深地有罪的——我不再说什么了，我是一个罪人。可是，请您听我说吧，后悔的心折磨死我了，我已经成了我自己的苦恼，我再也不能忍受我的地位了。许多次，我想回到您这儿来，可是，我害怕您会发怒。可是，我已经把过去所有的纠缠全斩断了！况且，我是病到这样呢，”她说着，把手抚过了她的眉毛和面颊，“趁着别人在传着我死的谣言，我就抛弃了一切，没有停留地，连日带夜，赶到这儿来，我好久好久地踌躇着该不该在您面前露脸，您，我的裁判官……可是，我到底决意到您这儿来了。您的不变的仁慈，我是记得的。在莫斯科，我找到了您的地址。相信我，”她继续着轻轻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坐到一个沙发的边缘上去，“我时常想着死，我也会有充足的勇气毁掉我自己的生命的……啊！生命对我，已经是多么不可以忍耐的重负啊！可是，想到我的孩子，想到我的小阿达其嘉，我又只能偷生了。她也来啦，她正在那边房里睡觉呢，我可怜的孩子！

她倦啦……您要看看她吗？她，至少，在您面前是无辜的呀。啊，我是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哟！”拉夫列茨基夫人终于喊叫了，迸出了眼泪来。

拉夫列茨基这才到底清醒了，他从墙边挣扎开来，向着门边移去。

“您走了吗？”他的妻子叫着，绝望地，“啊，那是残忍的啊！一句话也不给我说，连责骂也没有一句！这种轻蔑简直会杀掉我！这是可怕的呀！”

拉夫列茨基立刻停下来。

“你要我和你说什么？”他说着，声音空洞地。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更有生气地抢着说了，“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事情——我不是傻子，相信我吧——我并不希望，也不敢希望您的饶恕。我只是大胆地请求您，求您命令我应该怎么办，应该住在什么地方。无论怎样，我总会奴隶样地顺从您的命令的。”

“我没有命令可给了，”拉夫列茨基说了，仍然是那空洞的声调，“你知道，在我们中间，什么全完了。现在，更谈不上。你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假如你嫌赡养费太少。”

“啊，请别说那么可怕的话吧！”她说着，打断了他，“饶恕我吧，假如只是……只是看在我们的小天使的面上……”说着，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就突然扑到了邻室，立刻抱着一个装扮得非常华丽的小女孩跑回来。浓密的、亚麻色的卷发披在孩子的蔷薇色的小脸上，和她的

大而黑的充满睡意的眼上。她微笑着，怯着光，眨着眼睛，并且把肥胖的小手伸了出来，抱住母亲的颈项。

“Ada，vois，c'est ton père（阿达，瞧，这是你爸爸），”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把卷发从孩子的眼边掠过来，并且给了她一个有力的吻，“rie-le avec moi（跟我一块儿祈求吧）。”

“C'est ça papa？（这是——爸爸？）”小女孩咿呀地说着，断续地。

“Oui, mom enfant, n'est-ce pas que tu l'aimes？（是，我的孩子，你可爱他？）”

可是，拉夫列茨基已经受不住了。

“是在什么闹剧里正有着像这样的场面呀？”他喃喃着，就走出室外去了。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待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于是，微微地耸耸肩膀，把孩子抱回邻室，给她脱掉衣裳，又把她搁到床上去了。她拿起一本书来，坐在灯旁，等了约莫一个钟头，而终于，倒到床上，竟自睡了。

“Eh bien，madame？（怎么样，太太？）”当她解着乳罩的时候，她的女仆——她从巴黎带回的一个法国女人——这样问了。

“Eh bien，Justine（没有怎么样，茹斯蒂），”她回答，“他老了许多啦，可是我看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好心眼儿的。把我过夜的手套给我吧，我明儿穿的高领灰长袍也给我预备好，可别忘了阿达的羊肉片——真的，那在这儿是很难找到的，可是，我们也得试试。”

“A la guerre，comme'la guerre！（事到临头，得过且过吧！）”茹斯蒂回答着，就把灯灭了。

---

[1] “费多尔”之法语变音。——译者

三七

拉夫列茨基在街头徘徊着，一直踯躅了两个多钟头之久。在巴黎的近郊所过的那个夜晚又回到他的心里来了。他的心似乎裂成了碎片，他的脑子感觉着空虚，似乎已经麻痹，而同样的一串的思想——黑暗的、疯狂的、邪恶的思想——却不断地在他的心里回旋。“她还活着，她就在这儿！”他自语着，每说一次，就感觉一次新的惊异。他感觉他已经失掉丽莎了。愤怒似乎窒息了他的呼吸，这一个打击是来得过分地突兀的。他怎么会那么轻率地就相信了那小报上的无稽的谣言？那可不仅仅是一片纸吗？“可是，如果我不曾相信，”他想着，“那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就不会知道丽莎爱我，就是连她自己也不会知道的。”他不能从他的心里驱走他妻子的影像，而她的身体、她的声音、她的目光……不断地纠缠着他。他诅咒着他自己，也诅咒着世上的一切。

完全疲乏了，在黎明以前他来到了伦蒙的屋子。许久许久，他的叩门完全没有回应，最后，戴着睡帽的老人的脑袋到底从窗口伸了出来。面色酸涩、满脸皱纹的这个脑袋，和那充满着庄严的灵感、只在二十四个小时以前还从艺术家的伟大的高峰尊贵地注视过拉夫列茨基的那个脑袋，是绝无一点儿相似之处的。

“你要什么？”伦蒙说着，“我可不能每晚都弹。我刚吃过汤药。”可是，拉夫列茨基脸上的表情显然是太奇怪了。老人把两眼用手掩护起来，凝望了他的夜间的来客好一会儿，于是，把他放了进来。

拉夫列茨基走进房来，沉到一把椅上。老人站在他的面前，把他的花色的老旧睡衣的下裾裹在身边，身体扭动着，嘬着他的嘴唇。

“我的妻子来了。”拉夫列茨基说着，抬起头来，突然间，迸出了不自主的大笑。

伦蒙的脸面表现着惊愕，可是，他连笑意也没有，只是把寝衣在身上裹得更紧。

“我想，您大约不知道，”拉夫列茨基继续着，“我在一张报纸上曾经看见过她已经死了的。”

“啊——啊，你是不久以前看见的？”伦蒙问。

“是。”

“啊——啊，”老人重复着，皱了皱眉毛，“她又回来了？”

“是的。她现在在我的屋子里。我……我是一个挺不幸的人。”

拉夫列茨基于是又大笑起来了。

“是的，你是一个挺不幸的人。”伦蒙缓缓地重复。

“克利斯托弗·费多罗维奇，”拉夫列茨基开始道，“您可以跟我送个信去吗？”

“嗯。我可以问问吗，给谁？”

“给丽莎维——”

“啊——是，是，我明白了。很好。可是，要什么时候送去？”

“明早，愈早愈好。”

“嗯。我可以叫我的厨娘凯特琳娜去。不，我亲自去。”

“您可以给我带回信来吗？”

“好的，可以的。”

伦蒙叹息了。

“是的，我可怜的青年的朋友。你真是——真是个挺不幸的人。”

拉夫列茨基给丽莎写了几个字，告诉她，他的妻子来了，并且请她指定一个约会。于是，就倒到了一个窄的沙发上，面对着墙。老人也躺到了床上，许久许久地辗转反侧着，咳嗽着，一口一口地啜着他的汤药。

早晨来了。他们两个都挣扎着起来，互相用着奇怪的眼睛做了注视。在那时刻，拉夫列茨基真想把自己杀掉。厨娘凯特琳娜给他们端来了一些粗劣的咖啡。时钟敲了八下。伦蒙戴上帽子，说他本该在九点钟才到加里丁家去授课，可是，他可以找到适当的早来的口实，于是，就出去了。拉夫列茨基又倒到那小的沙发上，而一声苦笑又从他的心底迸出来了。他想着他的妻子是怎样地把他赶出了屋子，他描绘着丽莎的地位，于是，闭了眼，就把手挽在脑袋后了。终于，伦蒙回来了，给他带来了一张纸片，在上面，丽莎用铅笔画了如下的话语：“我们今儿不能会见。也许明晚可以。保重。”拉夫列茨基低声地、心神不属地谢过了伦蒙，就回家来了。

他发现他的妻子正在用着早餐。阿达，头发全蜷着，穿着饰着蓝色丝带的白罩衣，正在吃着羊肉片。拉夫列茨基一走进屋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立刻就站立起来，迎上前去，脸上表现着可怜的服从。

他请她随着他到他的书室去，他随手关上了门，于是就开始来回地踱着步。她却坐了下来，两手娴雅地交叠着，开始用着她的仍然十分美丽的眼睛（虽在眼皮上已经微微地涂了眼圈儿）注视着他。

许久的时间，拉夫列茨基不知道要怎样来开始他所要说的话。他觉得他仍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妻子一点儿也并不惧怯他，可是却装出了马上就要晕倒的神气。

“听着，太太，”他终于说了，不时深深地抽着气，磨着牙，“我们再也用不着装什么假了，我不相信你的忏悔。就是你真忏悔了，我也不能跟你重新和好，重新同居的。”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咬紧了她的嘴唇，半闭了眼睛。“这就是讨厌了吧，”她想着，“什么全完啦。我在他的眼里甚至算不了一个女人呢。”

“不可能的，”拉夫列茨基重复着，把大衣的纽扣一直扣到了喉边，“我想不透您怎么会这样抬举我，找到我这儿来，大概，您是没有钱了吧？”

“啊，啊，别那么说吧……您伤了我的心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细声低语着。

“可是，无论怎样，不幸得很，你还是我的妻子。我不能把你撵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我来给你提议的：你可以住到拉夫里基去——假如你高兴，今天动身就更好。那儿住宅还不坏，你是知道的，除了你的津贴以外，你还可以得到你必需的一切。你可答应？”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把她的绣花的手绢举到了她的眼前。

“我已经告诉过您，”她说着，她的嘴唇做着神经质的牵动，“无论您高兴给我怎样安排，我都依从。现在，我只是请求您——至少，您可以让我感谢你的大量吧？”

“不用感谢，我请求你。我们不来那么一着还更好一些，”拉夫列茨基急忙回答，“那么，”他说着，走向门边，“我就可以相信你。”

“明儿我就会到拉夫里基去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恭恭敬敬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她不再称他为特阿多尔[1]了。

“你还要怎样？”

“我知道我还无论怎样也够不上受您饶恕——可是，我可不可以希望，至少，在将来……”

“啊哈，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拉夫列茨基叫了，打断了她，“你是个聪明女人，我可也不是傻瓜。我知道饶恕对于你是完全不必要的。况且，我老早就饶恕过你了，可是，在你和我之间永远会隔着一条鸿沟。”

“我会知道怎样去服从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低下头来，“我并没有忘记我的过失。就是您听到我的死讯反会高兴起来，这，我也全不惊异。”她低低地说着，把手指微微地指向桌上的那张报纸，那是拉夫列茨基忘掉在那地方的。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战栗了——那小品栏上正有着铅笔所画的记号。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望着他，脸上的表情比以前更为卑屈。在那一瞬间，她确是美丽极了。在巴黎式的灰色长袍里娇美地裹着的她那

妖媚的、十七岁的少女似的身体，她那圈着白色领巾的纤细而温柔的颈项、她那平静地起伏着的胸脯、她那并未戴上手镯和戒指的朴素的手臂和手指……她的整个的身体，从她那光泽的头发以至她那几乎看不见的弓鞋的顶尖，所有一切，全是高洁、娴雅。

拉夫列茨基以恶毒的目光扫了她一眼，真想喊出一声“好”来，然后用拳头朝着她的前额给她一个猛击——然而，他却不曾这样做，只是走出室外去了。一个小时以后，他已在朝向华西列夫斯科伊的途上。

而两小时以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则发下命令来，要雇一辆城里最漂亮的马车。于是，戴上一顶饰着黑色面纱的无华的草帽，披上一件朴素的披肩，把阿达交给了茹斯蒂，就出发到加里丁家去了——从她的女仆的调查所得，拉夫列茨基夫人知道，丈夫是每天都要到那家去的。

---

[1] 单称名字，只行于上对下，或亲密者之间；名字之外还加上父名，则表示客气。所以，由“特阿多尔”变成“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即由亲密而变为客气也。——译者

三八

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到抵O市的那一天，对他，是不愉快的，而对于丽莎，尤其是痛苦。在她还不曾下得楼去对她的妈妈动问早安以前，在窗下，马蹄的得得声就可以听见了，并且，私心惊恐地，她看见了潘辛骑着马来到庭前。“这么早就来了，是想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的呢。”她想着。她果然没有想错。在客厅稍坐一会儿以后，他就提议跟她到花园里去，同时，就质问着他的命运是怎样被决定的了。丽莎鼓起勇气来，告诉他，她不能做他的妻子。他站在她的身边，把帽子一直拉齐眉间。听着她一直说完，于是，他就改变了声调，非常礼貌地问她这是不是她的最后的判决，并且，是不是他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使她变心的主因。于是，他用手蒙了眼睛，短促而断然地叹息，接着，就把手从脸上垂了下来。

“我本来不想走一条被人踏坏的老路，”他悲郁地说，“我所想的是依着我的心灵的呼唤来选择我的伴侣。可是，显然，那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再见啦，我的空幻的梦想！”他给了丽莎深深的一躬，就走到屋子里去了。

她希望着他马上就会走掉，可是，他却走向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私室，并且在那里待上一个多钟头。当他告别的时候，他对丽莎说道：“您妈妈唤您，再会吧！”于是，跃上马背，就在门口就疾驰起来了。丽莎来到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私室，发现她正在落着眼泪——潘辛已经把他的不幸全都对她诉说过了。

“你干吗要气死我？你干吗要气死我呀？”悲恸的寡妇像这样开始她的嚎叫了。“你还想找个怎么样的比他还好的人？他是怎么配不上

你？一位侍从官呀！又是一点儿也不势利！在彼得堡，哪，任凭他想跟哪个宫里的女官结婚，都成的呀！我——我是多么羡慕这门亲事哟！你——你从什么时候对他变心来的？是什么风把这云头吹来啦？当然它不会自己飞来的呀！老实说，是不是听了哪个蠢货的闲话？哎呀，找了多么好的顾问啊！

“说到他，唉，我那可怜的人儿，”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继续着，“就是在他自己的忧愁里，他也是多么谦恭，多么殷勤！他答应不抛弃我。啊嗬，我活不下去啦！哦，我的头疼得要死呀！给我把帕拉西迦叫来。你简直就把我杀掉了吧，如果你不再去想想。你可听见？”是，两次地称了丽莎为“忘恩的女子”以后，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就把她挥出去了。

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可是，还不曾从跟潘辛和母亲的交涉里喘过气来，另一个猛烈的风暴又对她猛扑过来了，而且这来向是她简直不曾料到的。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跑到她的房里来，砰的一声把门带住。老妇人的脸色青白，帽子歪斜着，眼睛发火，手和唇全都战栗着。丽莎吃了一惊，她从来不曾看见她那干练而坚定的姑姑有过这种样子的。

“好极啦，小姐，”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用着破碎而颤动的小声开始了，“您可真好！您哪儿学来这么一手的，我的妈？……给我点儿水！我说不下去啦。”

“安静点儿吧，姑。有什么事？”丽莎说着，给了她一杯水，“怎么着，您自家不也是不喜欢潘辛先生的吗？”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把杯子一推。

“我喝不下去，我会把我最后的牙齿也敲掉完啦！扯潘辛干什么？跟潘辛有什么相干？你干脆告诉我，谁教你跟别人在夜间约会的呀——嗯？我的妈妈！”

丽莎的脸色苍白了。

“不用想跟我推，”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继续着，“苏罗其嘉什么都瞧见的，她告诉了我。我不让她瞎说，可是她是从不撒谎的。”

“我并不想推脱，姑姑。”丽莎说着，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见。

“啊，啊！那么，就是真的呀，我的妈妈！你就约了他，约了那个老囚犯，那个温和的崽子，来会你呀？”

“不是的。”

“不是，是怎么呀？”

“我到楼下去，客厅里去，去取一本书，他在花园里，他叫我。”

“你就去啦？好极啦！那么，你是爱了他吧？”

“我爱他的。”丽莎平静地说了。

“啊哈，我的妈妈呀！她是爱了他啦！”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把帽子抓下来了，“她爱一个有老婆的人！咳！她爱他！”

“他跟我说过……”丽莎开始着。

“他跟你说什么来，那小鸡子？嗯，说什……什么呀？”

“说他的妻子已经死啦。”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画了一个十字。“愿她进天国吧，”她低语着，“她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上帝饶恕她。啊，那么，原来他已经是个鳏夫呀。哼，我看他真勇敢呢。他弄死了一个老婆，现在又来找第二个啦。咳！真看他不出来。可是，姑娘，我给你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做出这种事来，从没有得到好处的。别跟我生气，我的妈妈，别！只有傻子才跟真理生气！我今儿已经告诉过下人，不放他进门来了。我喜欢他，可是这件事我可不能饶他。他已经是个鳏夫呀！呸！给我点儿水！……可是，你是我的好孩子，你给那潘辛碰了一鼻子灰去。可是，别跟些山羊养的，别跟些男人们在夜晚坐在一块儿吧。别让我生气，我老啦！我并不老爱姑息人的——我也会咬人一口！……哼，鳏夫呢！”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去了，可是，丽莎却坐在墙角，哭了许久。她觉得心里很苦，并且，她是不该受那委屈的。爱情临到她的心里，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从昨晚以来，这是她第二次的痛哭。那一新的、不曾料到的情感在她的心里刚长出芽来，可是她却已经付给了多么珍贵的代价，陌生的手却已经给了她的尊贵的秘密多么残酷的摧残！她感觉羞耻、伤心和苦痛，可是，她却没有任何的恐怖和怀疑。而拉夫列茨基在她的心里，却变得更为亲爱了。对于自己的感情，她本已踌躇了很久，可是自从那一次会晤、那一次接吻以后，她再也不能踌躇了，她知道她爱了，并且那是庄严的、诚实的、终生也不能移易的、热烈的爱。她觉得，威胁不足以令她畏惧，任何的暴力也不能使那紧缚着的纽带发生动摇。

三九

当仆人报告拉夫列茨基夫人已经来到门前的时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不禁大大地激动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她该不该接纳她，怕会使拉夫列茨基恼怒。可是，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怕什么呢，”她想着，“无论怎样，她总是一门亲眷呀。”于是，就坐到一张靠背椅上，跟仆人说了一声“请”。不到几分钟，门开了，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就走了进来，以轻捷的、几乎听也听不见的脚步，不等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从椅子上立起来，就走到了她的面前，差不多要跪到她的膝下了。

“感谢您，姑母，”她以一种温柔的、深深感动的声调，开始用俄语说了，“感谢您！我真不敢希望您会这样委屈您自己的！您真像天使般地仁慈呢。”

这么说着之际，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就出其不意地抓住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一双手，轻轻地握在她那白丁香色的手套里，于是，谄媚地把它举了起来，送到她的丰满的、蔷薇色的唇边。看见那么一个美丽的、装束华贵的女人几乎跪到了她的足前，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一时间完全茫然了，她简直是无所措手足：她一半儿想要收回她的手，一半儿又想让她的客人坐下，然后跟她说出一两句亲热的言语——可是，结果却是她从椅上站了起来，吻了吻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滑腻的、芳香的前额。果然，这么一吻之下，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就完全给压倒下去了。

“您好！Bonjour（日安）！”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真的，我从来也不曾想到——可是，我真是高兴看见您的。您知道，我

亲爱的，夫妻间的事情，我哪儿判断得了？”

“我的丈夫完全是对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打断了她，“只有我才该受责备。”

“那就是值得称赞的情感呀，真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到了许久吗？您可曾见过他？可是，请坐下吧。请。”

“我昨儿到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一面非常谦卑地坐下了，“我见过我丈夫啦，还跟他说过话呢。”

“啊！那么，他怎么说呢？”

“我本来害怕这么突然地跑回来会教他恼怒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继说道，“可是，他也并没有拒绝见我。”

“啊，就那是说，他并没有……是的，是的，我明白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是的，他只是外表上有点儿粗，可是心眼儿却是挺软的。”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并没有饶恕我呢，他不肯听我申说……可是，他心眼儿也真好，他把拉夫里基指派给我做住处了。”

“啊，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呀！”

“称着他的心，我明儿就得上那儿去了，可是，我觉得不先来望望您，是绝对不成的。”

“我真，真感激您，我亲爱的。一个人，总不能忘记自家的亲眷。并且，您可知道，您俄国话还说得这么好，真教我惊讶。Ç'est

étonnant.（那真可惊呢。）”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叹息了。

“我在外国待得太久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这我是很明白的。可是，我的心总是向着俄国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祖国。”

“是的，是的，祖国真是再好不过的。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当然一点儿也不曾料到……是的，相信我的经验吧，la patrie avant tout（祖国高于一切）。呀，给我瞧瞧！您穿的小外衣多漂亮呀！”

“您喜欢吗？”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就很敏捷地把披肩从肩上给卸下来了，“很简单的，波德兰夫人的出品。”

“一眼就可以看出。波德兰夫人的出品。……多么可爱呀！多么艺术！我知道您一定带了一大批漂亮东西回来。我多想开开眼界啊！”

“我的整个的衣橱都请您不用客气，最亲爱的姑母。如果您不嫌弃，我可以给您的婢女指点指点。我从巴黎带了一个女用人来——一个了不起的缝女呢。”

“您太好了，我亲爱的。可是，真的，我真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带着责备意味地，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重复了，“如果您想教我快乐，您就尽量命令我吧，正和我是属于您的一样。”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只好屈服了。

“Vous êtes charmunte！（您真可爱）！”她说着，“可是，您怎么不把帽子跟手套宽宽呀？”

“什么？您许我吗？”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轻轻地绞着手，似乎是深深感动地问着。

“当然呀，您当然会在我们这儿吃饭的，我希望着。我……我还得把我的女儿介绍给……您。”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一时间纷乱起来了，可是，马上就想道：“好吧，让它去吧。”

“她今儿恰好不大舒服。”

“啊，ma tante（我的姑母），您真是多么仁慈！”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叫着，把手绢举到眼睛上去了。

正当这时，仆人宣告着盖德奥诺夫斯基到。那个年老的话匣子微笑着进来了，深深地鞠着躬。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立刻把他介绍给她的客人。他开始有点儿窘，可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却用着那么一种媚态的尊敬来对待他，使得他的耳朵马上发起热来，于是，谣言、谎语、亲热的言辞，就蜂蜜一般地从他的唇里滴流出来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静听着他，有时也抿嘴一笑，而渐渐地，自己也开始高谈了起来。她谦虚地谈到巴黎，谈到她的行旅，谈到巴顿。她使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笑了两次，每一次以后，她自己总发出一声低微的叹息，好像是在私心内疚着自己的不合时的轻浮。她请求着让她把阿达也带过来。她除下了她的手套，用她的妩媚的、用香皂洗过的白手儿指点着，在哪儿该饰花边，在哪儿该加丝带。她应许着带一瓶时新的英国香水（维多利亚花露精）来，而当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答应了接受它作为礼物的时候，她简直快乐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当她说起她第一次重听到俄国的钟声的时候她所受的感动，她也流下了几滴眼泪。“它们是多么深沉地刺透了我的心啊！”她像这样说。

正在这时，丽莎就进来了。

从清晨起，从她战栗地、恐惧地念完拉夫列茨基的手书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已经准备着来和他的妻子会面的了。她预感着，为了对于她自己以为有罪的那种希望给予一种惩罚，那女人是一定会来见她的。她决定不去闪避她。她的命运的突来的转变，使她深深地动摇了。只在两个小时之间，她的脸面已经瘦削下来，可是，她可不曾落下一滴眼泪。“全是应该的！”她自语着，同时，艰难地而且激动地，她压抑着那从她的心里翻涌上来的，连她自己也觉着惊讶的某些酸苦的，甚至毒恶的冲动。“来吧，我该下去了！”当她一听见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到来，她就这样想着，于是，就下楼来了。许久许久，她站在客厅门外，没有勇气开门。终于，她想道：“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于是，就跨过了门，勉强自己望了她，甚至还勉强自己现出了笑容来。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一望见她就迎上前来，微微地然而仍然恭敬地给她行过礼，就开始说起来了。“让我自家儿介绍我自己吧，”她说着，声音是诱惑的，“您妈妈待我真是太好啦，我希望您也会……也会待我……好。”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当她说着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她那脸上的表情、她那狡猾的微笑、她那冷酷的然而同时又是温柔的目光、她的手臂和肩膀的动作、她的长袍、她的整个的人……在丽莎的心里全都引起那么一种憎恶的感情，使她简直不能给她回答，只是使了很大的气力，这才把手抬了起来，向她伸了出去。

“这位年轻的小姐瞧不起我呢。”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想着，可是仍然热烈地握了丽莎的冰冷的指头。于是，她转向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低低地说道：“Mais elle est délicieuse！（可是她真美啊！）”丽莎的脸微微地羞红了，在那一声赞美里，她似乎可以觉察出嘲笑和侮辱

来，可是，她却决心不要相信那种印象，于是，就依着窗畔，靠在她的绣花架旁，坐下了。然而，就是在那儿，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也不饶她平安：她走到她的身边，开始称赞她的敏慧和她的高洁。丽莎的心开始强烈地、苦痛地跳着了，她几乎不能安坐在她的椅上。在她看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好像是已经知道一切的内情，也许正在用着隐秘的胜利之感在对她嘲笑。幸而盖德奥诺夫斯基又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攀谈起来，这才分开了她的注意。丽莎靠着她的绣架，偷偷地端详着她。“这个女人，”她思忖着，“就是他曾经爱过的呀！”可是，立刻，她连对于拉夫列茨基的任何想念也全不敢再想下去了，她怕她不能控制自己，她感觉她的头部已经开始了轻飘的回荡。而这时，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却开始谈起了音乐。

“我听说过，我的亲爱的，”她开始道，“说您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呢。”

“我多时没有弹过啦，”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可是她却马上就坐到了钢琴旁边，手指迅速而矫捷地扫过着键盘，“您可要我弹弹吗？”

“您肯给我们赏点儿光吗？”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于是非常大方地弹了一曲赫尔兹[1]的习作曲。那光辉的乐曲是很困难的，然而她的表演却是那么精力饱满，而且极其熟练。

“天仙曲呀！”盖德奥诺夫斯基叫着。

“不可思议！”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也叫了起来，“啊，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她第一次地叫了她的名字，“我得承认，您真把我惊

呆啦。您简直可以开音乐会呀！我们这儿有个老音乐家，德国人，性情怪僻，学问可挺好。他是给丽莎教课的，要是他听见您的演奏，那真会教他疯魔啦！”

“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也是个音乐家吗？”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问着。把头微微地转到了丽莎那边。

“是的。她弹得还不错，也很爱好音乐，可是，跟您一比，她算得什么呀？可是我们这儿还有个青年人，您真得和他认识认识。他是个——是个真真实实的艺术家，并且，作曲也非常美丽。只有他才能真正地鉴赏您的。”

“一个青年人？”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问着，“谁？是个寒士吧？”

“寒士？我请您原谅。那是我们这儿的第一位公子呀，也不只是在我们这儿，et'Petersbourg（还在彼得堡）。一位侍从官呢，出入最上流的社会。您当然听说过的呀——弗拉狄米·尼古拉维奇·潘辛。他到这儿来公干的。一位未来的大臣呢，我敢说。”

“还是一位艺术家？”

“一位极道地的艺术家，并且是位那么可爱的人儿。您会看见他的。他近来常到我们这儿来的，今儿晚上我也约过他，我希望他会来……”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轻轻地叹一口气还做出一个酸苦的微笑来。

丽莎明白那苦笑的含义，可是，在这时候，她可管不了这么许多了。

"并且还年轻？"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又问着，指尖又在键盘上轻轻地依着音次调弄。

"二十八，外表也是极可爱的。简直是——un jeune homme accompli（一个完美的青年）。"

"简直是，模范青年。"盖德奥诺夫斯基插口说。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猛然间，出人不意地弹起施特劳斯[2]的一曲嘈杂的华尔兹来了，一开头就是那么强烈而急速的颤音，甚至把盖德奥诺夫斯基也吓了一大跳，可是，在华尔兹的中途，她却忽然记起了那么欢乐的音乐对于她的地位太不适宜，于是，就急转直下，转入了一个悲哀的主题，而终于，以《露其雅》[3]里面的咏叹曲《弗拉·波科》做了结束。那在感伤的地方加上了加强音符的《露其雅》里面的咏叹曲，使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大大地感动。

"是怎样的灵感呀！"她低声地说着，向着盖德奥诺夫斯基。

"天仙曲！"盖德奥诺夫斯基又叫了，于是就把眼睛翻向了天上。

晚餐的时间到了。一直到菜汤送到了桌上以后，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才从楼上下来。她对待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非常冷淡，对于她的亲热的言辞只是一言半语地回答，甚至连望也不望她。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马上就自己觉到她对于这位老妇人是全无办法的，于是也不再向她开言。另一方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对于她的客人却分外亲切起来，她的姑姑的无礼的态度使她非常懊恼。可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不望的，也并不只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一个人，她连丽莎也不曾望过一眼，虽则她的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她端坐着，面色苍黄，嘴唇紧闭，好像一座石像——她什么也不吃。丽莎倒好像是平静

的，实际上，在她的心灵里，所有一切，也已经平静多了，一种奇妙的无感觉——待死的囚人所经验的无感觉——临到了她。在用餐的时间，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很少说话，她似乎再一次地变得胆小起来，并且，在她的脸上铺上了一层谦卑的忧郁。只有盖德奥诺夫斯基一个人用着他的各种故事支持着整个局面，虽然他时时胆怯地偷望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一眼，并且咳嗽着——每当他要在她面前撒谎的时候，他的喉管总要发痒的。可是，这一回，她却不曾和他为难，连一次也不曾阻拦过他。

晚餐过后，这才发现了出来，原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对于玩牌也有极大的爱好。这可使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大大高兴了，甚至深深地感动起来。她自己思忖道："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该是怎样的蠢虫呀！这么个好女人他竟不识货！"她坐下，跟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和盖德奥诺夫斯基打起牌来，可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却把丽莎带到楼上的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她说那孩子的脸色"简直不成"，并且断定着她一定头痛得厉害。

"是的，她的头真痛得厉害，"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转动着她的眼睛，向着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我自家也老是那么头痛的。"

"真的吗？"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回答。

丽莎走进了姑姑的房间，完全无助地沉到一把椅子里去了。许久许久，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默默地望着她，于是，轻轻地跪在她的面前，仍然是无言地，开始吻起她的手来，一只又一只的。丽莎向前倾曲着，脸红着，接着就哭出来了，可是，她并不曾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搀起，也不曾把自己的手缩回——她觉得她没有权利缩回它们，

她没有权利阻止那年老的妇人来表示她的悲哀和同情，和向她要求对于昨日的事情的原宥。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不断地吻着那一双可怜的、苍白的、无力的手，而同时，无言的眼泪就从她的眼里，也从丽莎的眼里，潮涌出来了。小猫玛特罗斯，在那宽大的靠背椅上，绒球和毛袜的旁边，发出呜呜的哀鸣，神灯的灯焰幽微地震颤着，在圣像前面忧郁地摇曳。而在邻室，正在房门背后，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则拿着她那卷成了一个小球的花纹手绢，也在偷偷地拭着眼泪。

---

[1] Herz（1803—1888），奥地利钢琴家，所作钢琴练习曲，至今仍极有价值。——译者

[2] Strauss（1804—1849），奥地利作曲家，以华尔兹最为擅长。子约翰（1825—1899）亦长华尔兹，较乃父名尤盛。另有二子，约瑟与爱德华，亦均有名。父子四人驰骋欧洲乐坛，至一世纪之久。——译者

[3] *Lucia di Lammermoor*，意大利歌剧作家多尼采蒂（Donizetti，1797—1848）之名作。——译者

四〇

同时，在楼下，纸牌正继续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牌运很好，所以兴致极高。仆人进来了，报告潘辛的来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马上把牌放下，在椅上不安起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半微笑地望望她，于是转过头来瞟着门口。潘辛出现了，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戴着英国风的高领，纽扣一直扣到喉际。“遵命对我是苦痛的，可是，您瞧我，到底来了。”他那全无笑意的、显然刚刚刮过的脸面的表情，好像是在这样说。

“哎呀，怎么着，涡德玛尔，”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您往常可是从来不要通报的呀！”

潘辛并没有回答，只是望了她一眼，客客气气地给她一鞠躬，可是并不吻她的手。她把他介绍给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他退后一步，同样有礼地，然而却更为优雅地，对她鞠过一躬，就坐到牌桌旁边。牌戏很快就完了。潘辛问到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及至知道了她不大舒适，就立刻表示了他的惋惜，于是，他就和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攀谈起来，把每一个字都细心衡量着，推敲着，完全是外交家的风度。而在她谈话的时候，他就恭恭敬敬地聆听着，一丝不苟。然而，他这种外交家的庄严风度在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身上却并不生出任何效力，她可全不理会他的这么一套。反之，她只是用一种明朗的注目一直盯着他的脸面，说话是完全随便的，纤小的鼻翼微微地振动，好像在忍着一个笑。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开始称赞起她的才能来，潘辛就恭敬地、尽他的硬领所能许可地点一下头，宣称他早就相信她的特异的天才了，而转瞬之间，几乎就把谈话的题目扯到了墨特尼克[1]身上去。可是，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却眯了眯她那天鹅绒般的眼睛，

低低地说了声：“您也是个艺术家呀，un confrère（同志）。”接着，更低地加上一句：“Venez！（来！）”就把头向着钢琴那边点了一点儿。只是这么一个字，这么一个随随便便地说了出来的“venez”就如同魔术一般，立时把潘辛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的矜持消灭了，他开始微笑了，他变得活跃了，他解开了他的衣服的纽扣，说道：“哈哈，我算什么艺术家呀！没有的事，可是您，我听说，您才真是个艺术家呢。”说着，就跟随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来到钢琴边了。

“叫他唱那罗曼斯吧，‘寒月浮中天’！”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

“您也唱？”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用那明亮的、迅速的目光射了他一眼，“坐下。”

潘辛开始逊谢起来。

“坐下。”她重复着，命令似的叩着椅背。

他坐下来，咳了嗽，解开领圈，于是就唱起他的罗曼斯来了。

“Charmant（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您唱得真美，vous avez du style（真有风味）！再唱一遍吧。”

她绕过钢琴，正站在潘辛对面。他再唱了一回他的罗曼斯，在他的声音里加上闹剧似的颤动。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直着眼逼视着他，她的手肘依着钢琴，皓腕和红唇平行，互相照映。潘辛唱完了。

“Charmant，charmante idée！（真美，美极啦！）”她用着大赞赏家的坦然的自信说着，“告诉我，您可写过什么东西给女声唱的吗？”

“我不大写什么，”潘辛回答，“您瞧，这种事情，只是在我公余之暇偶一弄弄的……可是，您也唱歌的吗？”

“唱的。”

“啊！一定给我们唱点儿什么吧。”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把头发掠过她的泛着桃红的面颊，并且摇摇头。

“我们的声音应该合得来的，”她说着转向了潘辛，“我们来一个二部合唱吧。您可知道*Son geloso*或者*La ci darem*或者*Mira la bianca luna*？”

“*Mira la bianca luna*我是时常唱的，”潘辛回答，“可是，那是许久以前，我老早忘记了。”

“没有关系，我们先哼着试试吧。让我来。”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坐到钢琴边去。潘辛站在她的身旁。他们低低哼着那合唱，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改正了他几处错，于是，他们高声唱了，并且还重唱了两次。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歌喉已经失去了它的圆润，可是，她却补救得非常巧妙。潘辛在最初有点儿胆怯，并且唱得很不入调，可是，到后来，他却找到他的艺术家的热情了。如果不能说他唱得全无瑕疵，至少，他是在扭动着他的肩膀，摇晃着他整个身躯，并且不时高高地举起手来，完全像个道地的声乐家一样。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又弹了两三章塔尔堡[2]的小品，并且无限风流地唱了一曲法国的小曲。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再也不知怎样表示她的快乐了，几次她直想派人把丽莎也叫了来。盖德奥诺夫斯基也同样地

找不出相当的赞美，只有不断地点着脑袋——可是，突然之间，一个大呵欠却不知怎样地打来了，使他几乎来不及用手去掩盖他的大嘴。这呵欠并不曾逃脱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注意，她突然转过身来背对钢琴说道："Assez de musique，comme fa（音乐已经够了吧），我们谈谈话吧。"于是就交叉了她的双手。"Oui assez de musique.（对，音乐够了。）"潘辛欢喜地回答着，于是和她谈起话来——一场生动而流利的法语会话就开场起来了。

"简直像在最上等的巴黎沙龙里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听着他们的巧妙而轻快的言谈，禁不住自己想了。潘辛觉得完全称心，他微笑着，他的眼睛放着光辉。最初，当他有时碰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目光的时候，他还用手掩掩脸面，皱皱眉头，并且痉挛似的叹叹气，可是，到后来，他却完全忘掉她存在，只是恣意地去享受那半社交、半艺术的谈话去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显示出来她原来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无论对什么，她都有一个从容的解答，她对什么都不踌躇，对什么都无疑惑，显然，她是和各种聪明人谈过许许多多的话来的。所有她的思想、所有她的感情，全以巴黎为中心。潘辛把话题转到文学上去，这才发现她，和他一样，也是除了法文书别的就不读的。乔治·桑[3]刺激着她的愤慨；巴尔扎克[4]她是尊敬的，可是却又使她厌倦；在许[5]和斯克利白[6]的作品里，她看出他们是伟大的人性研究家；她崇拜仲马[7]和非法耳[8]；然而，在心坎儿里，她所最崇拜的却实在是保罗·德·可克[9]——可是，当然，对着别人，连他的名字她也不会提起。老实说，文学是并不引起她的怎样的兴趣的。在谈话里面，凡是能够隐射到她的地位的一切事情，即使是最不着边际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也全都非常巧妙地闪避着，在她的所有的言语里，就是关于爱情的最微小的暗示，也很难找到，反之，她的言语的特征正是对于情欲引诱持着极端的严峻，她所有的思想好像全是幻灭

和温顺。潘辛反对着她，可是她却对于他的反对并不同意。然而，说也奇怪，就是当她说着多半可以算得严厉的非难的语言时候，那些话语的声调却往往是那么温存而且妩媚，而她的眼睛所传出的消息，同时也是……到底那一对魅惑的眼睛传出了怎样的消息，其实也是难于断言的，可是，却决然不是严厉，反而似乎有些甜蜜。

潘辛极力想辨出那神秘的语言，极力想使自己的眼睛也能说话，可是，他意识到他是完全失败了，他得承认，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这位国外归来的真正的牝狮，所站的水平是比他高得多的，因此，对于自己，他就变得不能充分把握了。在谈话的时候，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有着轻轻地拉一拉对手的衣袖的习惯，这些瞬间的接触使得潘辛大大地心乱起来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有着和任何人都易于厮熟的绝技，两个钟头还不曾过完，她就使得潘辛好像和她认识了一整世纪。而丽莎——就是他所热爱着的，前一天他还向她求过婚来的那个丽莎——在他的心里，却早已消失在九天云外了。

茶端出来了，谈话变得更无拘束。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了仆人来，吩咐他告诉丽莎，如果她头痛已经好了些，就快下楼来。潘辛，一听见丽莎的名字，就开始谈到自我牺牲，并且讨论到谁是更能牺牲的——男人呢，或是女人？玛丽亚·迪米特里埃夫娜立刻变得激动了，开始肯定着女人更能牺牲，并且宣称道，她只需两句话就能完全证明。然而，她的证明却不幸搅得非常混乱，结果，打出了一个无论怎样也是不伦不类的比方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拾起了一张乐谱，半遮着脸面，口里咬着一块饼干，眼角和唇间浮着浅笑，歪到潘辛这一边来，低声说道：“Elle n'a pas inventéla poudre，la bonne dame.（倒会玩这么一套遮眼法呢，这位好婆婆。）”潘辛怔了怔，几乎被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大胆惊呆了。可是，他也不曾觉察到，在这奇峰突出

的警语里，就是对他，也隐藏了多少的轻蔑。他——可怜的人——忘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对他的所有的仁慈和疼爱，忘了她请他用的餐、借他使的钱，却以同样的浅笑，同样的低声，回答道：“Je crois bien.（我完全相信。）”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亲密地瞟了他一眼，于是，站立起来。丽莎进来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不曾留得住她，她决心要来忍受她的试验，一直到底。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迎上前去，潘辛陪在她的旁边，这时，他脸上的外交家的表情又浮现出来了。

“您现在怎样？”她问丽莎。

“我觉得好多啦，谢谢您。”丽莎回答。

“我们刚才弄了一会儿音乐，”潘辛说着，“真可惜，您没有听到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唱歌。她唱得妙极啦，un artiste consommée（真是绝妙的艺术家）。”

“这儿来吧，ma chérie（我亲爱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声音响了。

用着小儿似的服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立刻就过到她那儿去了，坐在她的脚前的一个小凳上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叫她过来，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和潘辛单独谈谈，虽然只是一刻时光也好——她仍然私心期望着她的女儿可以回心转意过来。并且，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使她无论如何也忍不住，马上就想发表出来。

“您可知道，”她细声对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道，“我想设法和解你们夫妇俩，我可保不定一定成功，可是，我得试试。你知道，他

对我是非常尊重的。”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缓慢地抬起眼睛来望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并且，极其妩媚地把她的手握了过来。

“那您就是我的救主啦，ma tante（我的姑母），”她说着，声音悲哀地，“我真不晓得该怎样感谢您的疼爱，可是，我是太对不住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了，他不会饶恕我的。”

“可是，你确实……真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问着，好奇地。

“别拷问我吧，”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打断了她，眼睑垂了下去。“我那时太年轻，不懂事——可是，我也并不想为我自家辩护的。”

“唔，可是，干吗不试试呢？干吗往绝路上想？”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正想拍拍她的肩膀儿，可是望望她的脸面却害怕起来了。“确实是个好孩子呢，”她想着，“可是，终归是个母狮子！”

“您不舒适？”同时，潘辛问了。

“我不大好过。”丽莎回答。

“我明白啦，”沉默许久之后，他说道，“是的，我明白啦。”

“您说什么？”

“我明白啦。”潘辛若有所思地又重复了一次，他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的好。

丽莎变得纷乱了，可是，她立刻想道：“管它呢！”

潘辛做出了一种神秘的样子，沉默起来。脸上装出俨乎其然的神气，转过了一边去。

“怎么着，就到十一点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提醒着。

客人们明白了那暗示，就开始告别。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答应着明天再来晚餐，并且也把阿达带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昏昏睡去的盖德奥诺夫斯基，这时自告奋勇地，请求陪她回家去。潘辛庄严地跟大家行着礼，当他站在阶沿，把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送上马车的时候，他轻轻地握了她的手，并且在她的车后高声喊道：“Au revoir（再见！）”

盖德奥诺夫斯基坐在她的身旁。一路之上，她不断地把她的纤小的脚尖，有意无意地搁到他的脚上，逗着他。他的脸红了，并且对她说着恭维的话，可是她却嗤嗤地笑，并且，当街灯射入了马车的时候，还对他做起媚眼来。她刚刚弹过的那个华尔兹，还在她的脑里鸣响，并且使她兴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她一想象到那辉煌的灯烛、灿烂的舞厅、音响的急剧的回旋，她的灵魂就会燃烧起来，她的眼睛就会闪着奇异的光彩，微笑就会浮到她的唇边，而一种迷醉似的媚态，也就会分布到她的整个肢体上来了。在到家的时候，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轻捷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是只有时髦的牝狮才会知道的那种跳法——转向了盖德奥诺夫斯基，于是，突然，对着他的脸面，迸出了一串铃似的笑声。

“真正是个迷人精！”参议先生在回到寓所的路上，一路想着。在他的寓所里，他的仆人正捧着一瓶擦身水在等待着他。“幸亏我是个稳重人……可是，她干吗那么笑呢？”

那一整晚，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守护在丽莎的枕边。

---

[1] Metternick（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拿破仑时代左右欧洲政局之著名人物。——译者

[2] Thalberg（1812—1871），德国钢琴家，以弹颤动音著名。——译者

[3] 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女流小说家，作品有《安蒂亚娜》等。与诗人缪塞及音乐家肖邦之关系，尤为世所周知。——译者

[4] Honoréde Balzac（1799—1850），法国第一流小说家，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被称为“形象的法国社会史”。——译者

[5] 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作有《巴黎的神秘》等。——译者

[6] A. E. Scribe（1791—1861），法国戏剧家。——译者

[7] Dumas（1802—1870），法国著名小说家，于历史小说尤为擅长。——译者

[8] Feval（1717—1887），法国小说家。——译者

[9] Paul de Kock（1794—1871），法国第二流通俗小说家。——译者

四一

拉夫列茨基在华西列夫斯科伊住了一天半，随时都在四近徘徊。他不能在一处地方待得很久，悲恸啃啮着他，一种无间歇的、残酷的然而疲惫的冲动，尽情地让他苦恼。他回忆起他刚刚到达乡间的第二日他所经历的情感，他记起那时他所下的决心，不禁对自己深深地愤恨了。是什么把他，从他所认定的义务——他的未来生活的唯一的问题——生生地拆开了？幸福的渴望，又是那对于幸福的渴望！“显然，米哈莱维奇是对了！”他想着。

“你又想来尝味人生的快乐，”他自语着，“你忘啦，幸福来拜访一个人，哪怕只是一次，也就是多么大的奢侈，多么承担不起的恩泽呀。是的，你那幸福是不完全的，甚至，你可以说，是欺骗的。得啦，你说说，你有什么权利要求真实和完全的幸福呢？你掉转脑袋瞧瞧吧，这四边的人谁幸福？谁在享受自家的生活？那儿，一个农民去收获去了，也许他满足于他自己的命运吧？可是，怎么样？你去跟他易地相处，可愿意试试？想想你那母亲，她的要求该多么微小，可是，她又是怎样的命运？你跟潘辛说，你是回到俄国来种田的，我看你不过是大言欺人罢了，种什么田？不过是到了这么大岁数还追着别人家的姑娘罢了。你的自由的消息一来，你就把什么一脚踢开，什么全忘掉，孩子追粉蝶儿似的跑起来啦。”丽莎的面影不断地在他的思想里显现出来，他苦恼地把它排除出去，而同时，把那另外的一个，那迷人的然而永远是狡猾的、可憎的一个，也赶出脑外去了。

老安东发觉他的主人有点儿反常。他，在门后叹了几声气，又在门槛上叹了几声，于是决心走上前去，劝他喝点儿热的什么。拉夫列茨基对他吼叫着，命令他滚出去，可是，后来他又请他原谅——可

是，这反而使得老人更为悲哀了。拉夫列茨基不能留在客厅里，他感觉他的曾祖父正是从那画布上面轻蔑地盯着他的不肖的子孙。“哼哼！你瞧瞧，你浮在浅滩里的！”那歪扭的嘴唇似乎是在对他这样斥骂。“难道说，”他想着，“难道说我就不能再把握我自己吗？我就败在，败在——这么点点小事的手里了吗？”在战场上受了重伤的人，往往会把他们的重伤当作“点点小事”。一个人到了不能再欺骗自己的时候，也就到了不能再活下去的时候了。“难道我真是个小孩子吗？是的，我终生幸福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在眼前，几乎已经捉到手里了，可是，它却忽然消逝了。正和轮盘赌一样，只要轮子再转一转，一个穷光蛋马上就可以变成富豪啦。好！不成就不成吧，完结啦。我得咬起牙来，干！我得强迫我自己沉默。我不是第一次才这样来鞭策我自己的。我干吗要逃呀？我干吗坐在这儿，像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呀？难道还害怕着去面对不幸吗！哼，胡说！”

“安东！”他高声叫了，“叫人把我的马车驾起来，快！”

“是的，”他再一次默想着，“我得强迫我自己沉默，我得紧紧地把我自己鞭策起来……”像这样推想着，拉夫列茨基努力排解着自己的痛苦，可是，那痛苦却还是强大的、有力的。就是已经老得半糊涂的阿勃拉克霞，也摇起头来，并且用悲哀的眼色望着他登上回城去的马车。马跃动了。他挺直地、不动地坐着，茫然地盯视着眼前的道路。

四二

前一晚，丽莎写过信给拉夫列茨基，要他今晚到她家里来会她。可是，他却先到他自己家里。他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全不在家，从用人口里，他知道她们都上加里丁家去了。这使他又是惊讶，又是愤怒。“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简直是决心不让我好好儿活啦！”他想着，一种疯狂的憎恨冲上了他的心头。他开始大步徘徊着，不断地把所有挡住去路的孩子的玩具、书籍、女人的用物乱扔、乱踢着。他把茹斯蒂唤来，叫她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全都移开。“Oui monsieur.（是，先生。）”她说着，做出一个怪脸，就开始把房间整理起来，美妙地弯着身体，并且，在每一动作里，她好像都在有意地让拉夫列茨基感觉到她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粗野的蠢熊。他嫌恶地望着她那已经色衰的可是仍然辛辣的、嘲笑的、巴黎式的脸面，望着她那白色的衣袖、丝质的围裙和她的轻巧的小帽。终于，他把她挥出去了。

而踌躇许久之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还没有回来，他就决心到加里丁家去，不是去拜访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无论怎样，他也不会到她的客厅，他妻子所在的客厅去——而是去拜访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他记得，有一座女仆们出入的后楼梯，是一直通到她的房间去的。拉夫列茨基就这么做了。幸好在前庭他遇见了苏罗其嘉，她就把他带到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那里去。那老妇人，反乎她的习惯，是独坐着的。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光着头，身体前倾，两手交在胸前。一见到拉夫列茨基，她就激动起来了，急忙从椅上跳起，开始在屋子里到处跑着，好像是在找着她的帽子一般。

“啊，你来啦——啊，来啦，”她说着，闪躲着他的视线，并且更加激动起来，“唔，好吧！怎么着？怎么啦？我是做什么呀？你昨儿到

哪儿去来？唔，她回来啦，是的。是的，我们只好——这么着，那么着吧。”

拉夫列茨基沉到一把椅子里去。

“唔，坐下，坐下，”老妇人继续说着，“你一直上楼来的？唔，是的，自然。唉唉。你来瞧瞧我？唉，谢谢。”

老妇人沉默了一会儿。拉夫列茨基不晓得该对她说些什么，可是，她已经明白了。

“丽莎……是的，丽莎刚才还在这儿，”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把她的手提袋的绳子结着，又解着，“她不大舒服。苏罗其嘉，你在哪儿呀？这儿来吧，我的妈妈。你怎么一刻儿也坐不安静？我自己，也是头痛。那一定是因为那个——那些个唱歌呀，音乐呀……”

“唱什么歌呀，姑？”

“什么！你还不知道？一直就唱着那——你们叫什么——什么两部合唱。老是意大利文呢，叽叽喳喳，简直像雀子叫。拖着那么长的调子，真是想抽人的魂呀。就是那潘辛呀，还有你们家里那位，混熟得多快哟！全没点儿规矩，已经就像亲不了的至亲啦。可是，我说就是一条狗，也会给自己找个避难的窝的，只要别人不把她撵出去，她干吗要死在外头呢？”

“可是，我得说明我真是不曾料到这个的，”拉夫列茨基回答，“这真要相当大的勇气呢！”

“不，我亲爱的，这可不是勇气，这是不要脸呀。上帝祝福她吧——不关我事！听说你要把她送到拉夫里基去，可真？”

“是的。我打算把那份产业拨给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

“她可要过钱？”

“还没有。”

“唔，不多久自然会要的。可是，让我好好儿瞧瞧你吧。你可好？”

“还好。”

“苏罗其嘉！”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突然叫了，“去告诉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去——唔，不——去问问她……她可在楼下呀？”

“在，太太。”

“唔，是的。那么，问问她把我的书搁到哪儿去啦，她知道的。”

“知道啦，太太。”

老妇人又忙乱起来了，并且开始抽开她的妆台的抽斗。拉夫列茨基静静地坐在他的椅上。

忽然，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响了，丽莎走了进来。拉夫列茨基站起来，鞠了躬。丽莎停在门口。

“丽莎，丽索其嘉，”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慌忙地说，“你把我的书，把我的书搁到哪儿去啦？”

“什么书呀，姑？”

“怎么着，我的妈！那本书呀。可是，我并没叫你。……没有关系。你们在楼下干些什么！你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到我这儿来啦。你的头怎么样？”

“没有什么。”

“你就老是一句：‘没有什么。’你们在底下干些什么呀？又是音乐？”

“不是，他们打牌玩儿。”

“好啊。什么全有她的份儿。苏罗其嘉，我看你多早就一心想跑到花园里去的。滚吧！”

“不，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我并不……”

“别犟嘴，好不好？去吧！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一个人到花园里去了，陪陪她去。对别人老太婆要恭敬一点儿。”苏罗其嘉走掉了。

“可是我的帽子呢！怎么着，我的帽子跑到哪儿去啦？”

“您让我去找吧。”丽莎说。

“坐下，坐下！我自己的腿还没有断掉。一定是落到那边，我自己的寝室里去了。”

于是，把拉夫列茨基斜瞟了一眼以后，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就独自去了。她本是让那房门开着的，可是，突地又跑了回来，砰的一声，把它带上。

丽莎靠着椅背，默默地用手掩着脸面，拉夫列茨基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就是像这样来互相见面了！”他终于说道。

丽莎把手从脸上垂了下来。

“是的，”她低沉地说道，“我们立刻就受到惩罚呢。”

“惩罚！”拉夫列茨基回响着，“你是为什么该受惩罚的呢？”

丽莎抬起眼睛来，望了望他。她的眼睛所表现的也不是哀愁，也不是焦急，它们变小了，变暗淡了。她的脸色是苍白的，她的微开的唇也失去了它们的色泽。

拉夫列茨基的心颤动了，是怜，也是爱。

“你写信给我说，一切全完啦，”他低声说着，“是的，一切全完啦，在它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所有那一切，全得忘掉，”丽莎说了，“我很高兴您能来。我本来要写信给您的，可是，您来了更好。只是，我们得尽量利用这几分钟的时光，我们全有一个义务须要履行。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您该跟您的妻子和解。”

“丽莎！”

“我请求您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补偿……所有已经成就的事。您多想一回吧——您就不会拒绝我的。”

“丽莎！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要求着的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你命令我什么，我都愿意做，可是，现在——跟她去和解！我什么都答应，我什么都可以忘却，可是，我不能强迫我自己的心。怜悯我吧，这是残忍的！”

“可是，我所要求的……并不是像您所说的不可能，如果实在不能够，您可以不必跟她同居。可是，您得跟她和解，”丽莎回答着，她的手又把脸面掩盖了，“记着您的小女儿吧，并且，为着我的缘故。”

“很好，”拉夫列茨基回答着，咬着牙齿，“我就答应吧。那么，就算我是履行我的义务了，可是，你呢？你的义务是什么？”

“那我自己自然知道。”

拉夫列茨基突然战栗了。

“你真是不打算和潘辛结婚的吗？”他问。

丽莎露出了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

“哦，绝不会的。”她回答说。

“啊，丽莎，丽莎！”拉夫列茨基叫了，“我们本来可以多么幸福的啊！”

丽莎再一次地抬起眼睛来，凝视了他。

“现在，就是您自己，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您也该能看出，幸福不是操在我们手里的，却是属于上帝的。”

“是的，因为你……”

门突然开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手里拿着她的帽子，走了进来。

“真把我找坏啦，”她说着，站在丽莎和拉夫列茨基的中间，“我自己不知怎么样把它搅不见了。上了年纪就是这样的呀，倒霉！可是，年轻也并不强。那么，你就要上拉夫里基去，陪你老婆？”她说着，转向拉夫列茨基。

“陪她，到拉夫里基？我？我不知道。”稍稍停顿以后，他回答。

“不到楼下去望望吗？”

“今儿不。”

“唔，很好，随你的意吧。可是，丽莎，我看你该下楼去了。啊，我的天！我忘了给我的照莺儿喂食啦，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回来。”

于是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连帽子也不曾戴，又跑出去了。

拉夫列茨基急忙地挨近到丽莎的身边。

“丽莎，”他开始了，声音是哀求的，“我们快永别了，我的心碎了——在分别的时候，把你的手给我吧。”

丽莎抬起她的头来。她的疲倦的、几乎失去了光芒的眼睛呆呆地盯视着他。

“不，”她忽然叫了，把已经伸了出去的手腕又缩了回来，“不，拉夫列茨基（这是她第一次地这样称呼他），我不能把手给您。何必呢？去

吧，我请求您。您知道我爱您……是的，我爱您！”她强有力地说着，可是，马上，“啊，不——不！”

说着，就把她的手巾掩住了她的眼睛。

“至少，把那手巾给我吧……”

门响了，手巾滑到了丽莎的膝上。拉夫列茨基在它还没有落到地板以前把它抓住，急忙塞到了口袋。他的眼睛正遇到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目光。

“丽索其嘉，我想你妈妈在唤你。”老妇人说着。

丽莎马上站立起来，走了出去。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又坐到她的角落里去了。拉夫列茨基正要向她告辞。

“费狄亚。”她说着，突兀地。

“什么，姑姑？”

“你可是个体面人？”

“什么？”

“我问你，你可是个体面人？”

“我希望，是。”

“哼，那么，答应我，你要做个体面人。”

“当然。可是，您干吗这么问呢？”

“我自然知道干吗呀。是的，你，我的好人，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不是傻瓜——你当然也会知道我干吗要问了。现在，再见吧，我亲爱的。多谢你来望我，并且记着你答应我的话吧，费狄亚，来，吻吻我。啊，我的心肝，你的痛苦真是太重啦。可是，无论谁的也都不轻。有一个时候我也常常羡慕那些苍蝇，这般动物。我时常想，生活得真是幸福呢。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了一只苍蝇在一个蜘蛛的爪子底下哀鸣着，我这才想道，啊，原来它们也自有它们的苦恼。有什么办法呢，费狄亚？可是，还是记着你答应过我的话吧。去。”

拉夫列茨基从后门走了出来，差不多已经到了街上，忽然一个小厮追了上来。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打发我来请您上她老那儿去。”他向拉夫列茨基报告着。

“给她说，兄弟，说我这时候不能……”拉夫列茨基开始说。

“她老叫我专来请您的，”小厮继续着，“她老叫我回您老，只有她老一个人。”

“客人们走了吗？”拉夫列茨基问。

“是的，您老……”小厮回答着，几乎想笑了出来。

拉夫列茨基耸耸肩膀就跟着他去了。

四三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独自坐在她的私室，靠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上，嗅着科伦香水。一杯橙花水搁在她的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她有点儿兴奋，而且，好像有点儿胆怯。

拉夫列茨基进来了。

“是您要见我？”他说着，冷淡地鞠了一躬。

“是的，”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着，于是，呷了一口水，“我听说您一直上了楼，到我姑姑那儿去了，所以我叫下人一定得把您请过来，我有话要跟您说说。坐下吧，请坐下。”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抽了一口气。

“您可知道，”她继续着，“您太太来啦。”

“那我是知道的。”拉夫列茨基说。

“唔，是的——那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她到我这儿来啦，我已经接待了她，这就是我想跟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解释解释的。我感谢上帝，总算什么人也没辱没，您知道，我怎样也不会做出尴尬的事情来的。可是，虽然我预先就想到您不会怎样高兴，可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我又怎样能够拒绝她呢？她总是我的一门亲眷呀——通过您的关系。您设身处地跟我想想吧，我怎么能给她个闭门不纳呢？您总会同意我的吧？”

“您是完全无谓地烦扰您自己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回答着，“您做得完全对，我一点儿也不怪。我一点儿也不会想

到要剥夺我妻子的拜望朋友的权利。我不来看您，不过是为了避免和她见面——不过是那么回事罢了。”

“啊，您这么说，我真是多么高兴，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了，“是的，我一向就相信您有这么高贵的情感的。可是，说到我的烦扰，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母亲。至于你的妻子——当然，你们夫妻间的事，我哪儿判断得了？这话我老早就跟她说过了。可是，她真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哟，谁见了她能不爱惜？”

拉夫列茨基笑了，把帽子在手里玩弄着。

“我还得跟您说说，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继续着，更挨近了他一点儿，“如果您看见她的样儿多温顺，多恭敬！真的，真是教人多感动呀！如果您听见她是怎样说到你呀！‘我，’她说，‘我真是太对不住他啦！’‘我，’她说，‘我是太没眼睛啦！’‘他，’她说，‘他真是个天使，不是个凡人。’真的，她是这样说的：‘一个天使。’她是多么后悔啊！……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沉痛的后悔的！”

“得啦，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说道，“如果您不嫌我挑剔，我倒想问问，据说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在这儿大唱起歌来，她是后悔得要唱歌呢，或是怎么的呢……”

“啊哈，您说这种话还不害臊？她唱歌，弹琴，不过是让我乐乐，是我特别请她，差不多命令她这么做的呀。我看她苦恼——那么苦恼，所以我才想个法儿让她散散心。况且我听说，她是那么个能手。怜悯怜悯她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她简直完全毁啦——您只要问问

盖德奥诺夫斯基看——完全伤心透啦，完完全全！您怎么还能那么说她呢？”

拉夫列茨基只是耸了耸肩膀。

“况且，你们那阿达其嘉，该是怎样的个小天使！怎样可爱的个小宝贝啊！多漂亮，多伶俐！法语说得多好！俄语她也懂呢——她就管我叫tyotenka[1]。说到怯生，您知道像她那么大岁数的小孩，哪一个又不怯生？可是她就不。她真是出奇地像你，眼睛、眉毛，唉，全身上下——简直是您。我老实说，那么大岁数的小孩，我一向不爱的，可是你们那小女孩可真教我心疼死啦。”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突然间，拉夫列茨基大叫了，“请让我问问，您干吗要跟我说这么些个话？”

“干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又闻了闻她的科伦香水，啜了一口茶，“我跟您这么说，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就因为……您想想，我是你们一门亲眷呀，我对你们就不能不深深关切，我知道您的心地是再好不过的。听我说吧，mon cousin（我的表弟），无论怎样，我总算一个有点儿经验的女人，我说话总不会信口乱说的，饶恕她吧，饶恕你的妻子吧！”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眼里不知怎么一来，马上就充满着眼泪了，“只想一想：年轻，没有经验……也许，还有一个坏的榜样——她没有一个把她牵上正路的妈妈。饶恕她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她的惩罚已经受得够啦。”

眼泪流到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颊上来了，她并不把它们揩掉，她是喜欢眼泪的。

拉夫列茨基如坐针毡。“天哪，”他想，“这是受的什么罪！是怎样的日子临到我的头上来了呀！”

“您不说话，”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又开口了，“教我怎么明白您呢？您真能那么残忍么？不，我不相信。我觉得我的话已经感动您了。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上帝会报答您的好心的。现在，从我的手里把您的妻子领过去吧！”

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从椅上跳了起来，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站起来了，急忙跳到帷幕后面，把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领了出来。脸色苍白、眼睑低垂、好像几乎要晕过去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和意志全都解除了——只是把自己整个儿地交到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手中。

拉夫列茨基倒退了一步。

“原来你也在这里呀！”他叫着。

“别责备她吧，”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急忙分辩着，“她无论怎样也不肯留着的，是我命令她留下，硬把她放在幔子后面。她告诉我说，那会教您更发怒，可是我听也不要听，我知道您比她知道得清楚多啦。从我的手里把她领回去吧。上前去，华尔雅，别怕！跪在你丈夫脚前，”她一面拖着她的手臂，“让我给你们祝……”

“够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忽然叫了，声音是低沉然而战栗的，“你好像很喜欢这种感伤的场面。（拉夫列茨基并没有说错，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自从她的女塾时代开始，就对于舞台效力有着热烈的嗜好的。）它们让你开心，可是，对于别人，也许是受罪。可是，我并不要跟你讲话。在这一场里，你可不是主角。你又是想玩点儿什么把

戏，太太？”他继续着，转向他的妻子，“我所能的，我可不是全给你做到了？不用告诉我这一场好戏并不是你的提调，我不会相信你——你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能相信你。那么，你还要什么呢？你是聪明人，你做事总不会没有目的。你早该知道我已经不能和你像从前一样地同居了，并不是我恼你，恨你，只是因为我已经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刚回的那天我就把这话给你说过，你自己，当时也在心下默认了的。也许你还想在舆论上恢复你的地位吧？只是住在我的屋子里你还不称意，你还要跟我住在一个屋顶底下——是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要您饶恕我……”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仍然不把眼睛抬起。

“她只是要您饶恕她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照样说。

“不只是为了我的缘故，也为了阿达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细声说。

“不只是为了她的缘故，也为了阿达的呢。”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又照样说。

“很好！你要的就是这个？”拉夫列茨基说着，使着气力，“好吧，我也承认。”

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目光给了他一个迅速的扫射，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却叫了起来：“好哇，谢天谢地！”于是又把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手臂拖了起来，又开始说道：“现在，从我的手里把……”

“住口，我给你说！”拉夫列茨基打断着，“我承认跟你同居，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他继续着，“那就是说，我会把你带到拉夫里基

去，并且跟你同居在那里，到我的气力不能支持的时候为止。以后，我就会走掉，可是，我会时常回来看你。你知道，我并不想骗你，可是，也请你不要再要求什么吧。如果我真是依从了我们的可敬的亲戚的期望，把你拥到我的怀里，告诉你说过去的全不存在，枯树也会开花——我想你自己也会失笑吧！可是，我看得很明白，我得屈服。你不会懂得这话的意义的……可是，也没有关系。我再说一遍，我答应跟你同居——也可以说，我不能答应你。可是，我不会再丢弃你，我答应再把你当作我的妻……”

“可是，至少，得跟她接接掌吧！”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她的眼泪老早已经干掉了。

“直到此刻，我还没有欺骗过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拉夫列莰基回答，“她会相信我的话的。我答应带她到拉夫里基去，可是，记着，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只要你一离开了那地方，我们的合同就算完了。现在，请让我告退吧。”

他给两位太太鞠过一躬之后，就急忙走了。

“您不把她带去吗?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追着他叫着。

“让他去吧。”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轻轻地对她说，于是，就对她表示着感谢，抱住她，吻着她的手，并且称她为她的救命恩人。

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委屈地接受着她的爱抚，可是，她私心却既不满意于拉夫列莰基，也不满意于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也不满意于她苦心提调的这整个场面。这场面弄得简直没有什么感伤气味，据她看来，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是应该跪到她丈夫脚前去的。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呀！”她不断地遗憾着，“我可不是跟你说：‘跪下！’”

“就这样也很好，亲爱的姑母。您别烦扰您自家吧，全都好极啦。”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

“可是，他到底还是……冷得像冰呀，”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说着，“您自己倒没有哭，我的眼泪可真流够啦。他要把您关到拉夫里基去呢。想想吧——您连出来看我也不能够啦！男人全是没心肝的。”她像这样结束了，频频地若有其事摇着头。

“可是，至少，我们女人总知道感谢好心和大度的呀。”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着，就温柔地屈下膝来，抱住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肥胖的身体，把脸面藏到了她的胸前。那脸面上实际浮着一个浅笑，然而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眼泪却再一次地奔流起来了。

拉夫列茨基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他的小厮的房间，倒在躺椅上面，在那里躺着，直到天明。

---

[1] 俄语之“姑母”。——译者

四四

次日，是星期日。召唤人们去做早祷的钟声并不会把拉夫列茨基惊醒——他原来整晚就不曾合眼——可是这却使他记起了在另一个星期日，依着丽莎的请求，他曾去过教堂的事。他匆忙爬起来。一种隐秘的声音告诉他，今天他也可以在那里见到她的。他轻轻地离开了屋子，告诉仆人通知还在沉睡的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说他要回来午膳，于是，就在单调而悲抑的钟鸣的召唤里，他大踏步地向着教堂走去了。

他到得很早，教堂里还没有几个人。一个执事在歌唱席上念着经文，他的声音，时时被一声咳嗽打断，是那么规则地时抑时扬。拉夫列茨基站在临近教堂入口的地方。信徒们来到了，一个一个地，停下，画着十字，向着四方八面顶礼。他们的脚步声在那静穆的、几乎空虚的空间震荡着，并且在穹隆上面清楚地回鸣。一个残年的老妇人，穿着破旧的披风，跪在拉夫列茨基的近边，开始热烈地祈祷起来。她的惨黄的、脱牙的、皱缩的脸面充溢着激烈的情感，她的血红的眼睛专注地仰望着神龛上面的神像，她的骨瘦如柴的手不断地从披风底下伸出来，画着十字，缓慢地，而且强有力地，做着宽大的扫荡的手势。一个面色忧郁、胡须浓密、鬓发凌乱而且衣衫褴褛的农民，也走了进来，马上就双膝跪地，立刻对自己画起十字来，俯伏着，匆忙地磕着头，每磕一次头就重重地摇摇自己的脑袋。他的脸面和他的姿势都表现着那么深重的苦楚，使得拉夫列茨基禁不住走到了他的面前，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农民胆怯地而且笨拙地退后了一步，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急促地说了一句：“我的儿子死啦。”于是又俯伏起来。

“对于他们，还能有什么可以代替宗教的安慰的呢？”拉夫列茨基想着，于是，自己也想要祈祷起来了。可是，他的心是沉重的、僵硬的，他的思想是远离了。他仍然期待着丽莎，可是丽莎并没有来。教堂里开始充满着人了，可是里面仍然没有丽莎。弥撒开始了，副牧师念了圣经，最后的颂主圣歌的钟声也响了，拉夫列茨基上前了几步——就突然地望见了丽莎。她早已经到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她，站在墙壁和歌唱座的中间，她一直不曾回顾，也不曾动移。拉夫列茨基盯视着她，直到弥撒终了，他是在向她做着最后的诀别。会众开始四散了，可是她仍然静立着——她似乎是在等待着拉夫列茨基先走。终于，她最后一次地画了十字，目光一直向前地走了出来，只有一个婢女跟随着她。拉夫列茨基随着她出了教堂，在街上追上了她。她走得很快，她的头低着，面纱低低地罩着她的脸面。

“早安，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他高声说着，勉强镇静地，“我可以伴你吗？”

她不曾回答，他走到她的身旁。

“你可满意我了？”他问，声音低微下来，“你可听说过咋儿晚间的事？”

“是的，是的。”她轻声回答，“那样很好。”

而她的脚步就更快起来。

“你满意了吗？”

丽莎只是点点头。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她马上开始了，声音是那么平静而且软弱，“我只想请求您一件事情：您别再到我们家来吧，您赶快走掉吧。我们以后也许能会面的，不久以后——也许，一年以后。可是，现在，请依着我的请求吧。以上帝的名，我求您答应我。”

“你不论说什么，我都能依从，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可是，我们能够像这么样就分别了吗？你竟能一句话也不对我讲吗？”

“费多尔·伊凡维奇，现在，您是在这儿，在我的身边走着。可是，您已经离开我多远，多远了。而且，不只是您，还有……”

“说下去吧，我求你！”拉夫列茨基叫着，“你要说什么？”

“也许，您将来会听见……可是无论怎样，忘记罢……啊，不，不，不要忘记我——记着我！”

“我忘掉你！”

“够了，永别了。请您别跟着我。”

“丽莎……”拉夫列茨基说着。

“永别了，永别了！”她反复地说着，把面纱拉得更下，几乎跑着地走掉了。

拉夫列茨基目送着她，许久许久，于是低下头来，走下街心。他一眼瞥见了伦蒙，那老人也在街上走着，帽檐罩齐眉尖，眼睛盯着脚下。

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唔，您要说什么？”拉夫列茨基终于说道。

“我要说什么？”伦蒙回答着，声音酸涩地，“我什么也不要说。Alles ist todt und wir sind todt.（一切都死了，我们也死了。）您朝右？”

“是的。”

“那么，我朝左。再见。”

次日清晨，拉夫列茨基带着他的妻子到拉夫里基去。那个女人，和阿达，和茹斯蒂坐在一驾马车里，走在前面；他坐着一驾旅行马车，随后跟着。在整个旅途上，那可爱的小姑娘一直不曾离开车窗，什么都使她惊讶——农民、农妇、村庄、水井、马头上的轭、马颈上的铃，以及无数白嘴鸦。茹斯蒂也分担着她的惊奇。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不断地嬉笑于她们的言谈和叫喊。她的兴致非常好，在离开O市之前，她和她的丈夫曾有一次解释。

“我明白您的处境。”她像这样对他说。可是他，从她那聪明的眼睛的表情里，就可以知道她实在并不完全明白他的处境的。“可是，您至少得给我这样的一个公断吧，我并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我不会束缚着您，或者让您困窘，我不过是想保证阿达的未来——别的一切，全都不是我所想望的了。”

“是的，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了。”拉夫列茨基说。

“现在，我只剩一个梦想，就是把自己埋在无尽的孤独……可是，在我的祈祷里，我会永远记得您的恩德的……”

“够了！够了！”他说着，想阻止她。

“并且，我也会知道怎样尊重您的自由，和您的平静。”她继续着，到底把所准备的话语一直说完。

拉夫列茨基深深地给她鞠了一躬。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明白，她的丈夫真在默默地感谢着她。

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到了拉夫里基。一星期后，拉夫列茨基给他的妻子留下了五千卢布的用费，自己就出发到莫斯科去。拉夫列茨基去后的第二天，潘辛就来了——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请求过他，不要在她寂寞的日子把她忘掉。她以最热烈的那种欢迎来欢迎着他，直到夜深，在那高大的地主邸宅里，甚至花园里，也还有着乐声、歌唱声以及愉快的法语谈话声，发出着不断的鸣响。潘辛的第一次的拜访就是三个整天，当他热烈地握着她的美丽的手，和她告别的时候，他答应着不久就会再来——他也确实不曾失约。

四五

丽莎在母家的二层楼上有一简单独的小房——这小房布置得异常明洁，有一铺白色的小床、一张小书桌，屋角和窗前搁着花盆，靠墙是一列书橱，挂在墙上的是一副十字架。这个房叫作育儿室，丽莎是在这里生下的。自从出了教堂，见过拉夫列茨基以后，她回到家来，就比平日更为精细地把一切加以整理，抹掉所有物什上面的灰尘，把自己的笔记和朋友们的信函全都检阅一过，用丝带捆缚起来，锁上了所有的抽斗，并且用水浇了花树，给了每一朵花儿一个温存的抚慰。她缓缓地，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脸上浮现着一种感动而宁谧的悬虑。最后，她静静地立在房中缓慢地四周环顾，于是，走到挂着十字架的壁前，小桌前面，跪了下来，把头搁在握紧的手里，就不再动颤了。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进来，发现她正是这样的姿态。丽莎并不曾注意到她的进来。老妇人又踮着脚尖走了出去，高声地咳了几声。丽莎急忙站起，拭着眼睛，可是，在她的眼里，那凝聚着然而不会落下的眼泪却仍是闪耀着的。

“哟，你把你的小窝儿清理得多么清爽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说着，向着一盆新发的蔷薇花丛，俯下身去，“啊，多香！”

丽莎沉思地注视着她的姑姑。

“您说什么呀？”她低低地说。

“我说什么呀？咳！”老妇人尖锐地叫了，“你说什么呀！真可怕呢！”她继续着，忽然把帽子抓了下来，坐在丽莎的床上，“我真受不

了啦。我心里像油煎一样，这是第四天。我再也不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我再也不能看见你这么啼哭，你变得这么苍白，这么消瘦——唉，我不能，我不能！”

“您是怎么回事，姑？”丽莎说道，“我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叫了，“跟别人去说吧，可别跟我！没有什么！是哪一个刚才还跪着？是哪一个的睫毛上眼泪还没干啦？没有什么！哪哪，瞧瞧你自己吧，你的脸儿变成怎样啦？你的眼睛是怎么弄的啦？没有什么！好像我还不知道似的！”

“您别急，姑，什么都会过去的。”

“会过去，是的。可是，过到什么时候去呀？啊，我的天爷！你真爱他爱到这样哪？怎么着，我的丽索其嘉，他是个老汉子呀！是的，老实说，我不否认他是个好人，他不会咬人。是的，可是，那算什么？我们全是好人，世界大得很哪，那种好人多着呢。”

“我跟您说，什么都会过去的——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丽索其嘉，听我跟你说，”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突然说着，把莎丽拉到床边，在她的身边坐下，一会儿摸摸她的头发，一会儿又给她整整领巾，“只有在这一刻，当你的创伤还新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不可救药。唉唉，不对，我的宝宝，只有死才不可救药。只要你对自己说说：‘我不管它，让它去吧！’那你自己也会惊讶，所有一切，是多么不知不觉，多么快地就过去啦。忍耐一点儿吧。”

“姑姑，”丽莎回答着，“那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已经完了。”

“过去啦？完啦？怎么完的呀？你瞧瞧吧，连你的鼻子都尖起来啦，你还说：‘过去啦！完啦！’”

“是的，过去了，姑，只要您愿意帮助我，”以意想不到的活力，丽莎大声说了，双手抱住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颈项，“亲爱的姑姑，做我的朋友吧，帮助我吧，别恼我，了解我！”

“哪，这算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妈妈？您别吓坏我，我真会叫啦。别那么望着我，快说吧，是怎么回事呀？”

“我……我要……”丽莎把脸面藏到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的怀里，“我要进修道院去。”她低低地说。

老妇人简直要从床上跳起来了。

“画个十字吧，我的妈妈，丽索其嘉！定定神！上帝保佑你。你是怎么回事呀？”她终于断断续续地说了，“躺下，我的宝宝，睡一会儿吧，这全是因为你缺少了睡眠，我亲爱的。”

丽莎抬起头来，她的面颊燃烧着。

“不是，姑，”她清楚地说着，“请别那么说吧。我决了心。我祈祷过，我请求过上帝的指示。什么都完了，我跟您在这儿的生活也完了。那么一个教训不是徒然的，并且，我也不是现在第一次才这么想。幸福不是属于我的，就是当我怀着幸福的希望，我的心也是苦痛的。什么我都知道了，我自己的罪孽，别人的罪孽，爸爸是怎样给我们挣来这些钱财……我都知道了。所有这些，我得用祈祷来抵赎，用祈祷来抵赎。离开您，我觉得很伤心，我也舍不得妈妈，也舍不得莱诺其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我一定不能留在这里。我已经

跟一切告了别，我已经对家里所有的一切全都祝过最后的福了。是有什么在招呼着我，我倦了，我得永远把我自己隐藏。别阻拦我，别劝解我，帮助我吧，不然，我自己会走掉的。”

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恐惧地听着她的甥女。

“她病啦，她说胡话，”她想，“我得找个大夫来。可是，找谁呢？盖德奥诺夫斯基前不久称说过一个什么人，可是他的话老是靠不住——也许，这一回是靠得住的吧。”

可是，当她深信了丽莎并没有病，并没有胡说，并且，对于她的每一种反驳，丽莎都用着同一个不变的回答回绝了的时候，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就变得完全惊呆，说不出地忧愁了。

“可是，你真不知道，我的宝宝，”她说着，想劝服她，“别人在修道院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啊！他们会给你大麻子油吃，我的亲亲，他们会给你粗布——怪粗的布衣穿，他们会要你受冻受寒……这些你全受不了，我的丽索其嘉。这些全是阿加菲雅给你做的好事，就是她把你弄糊涂的。可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生活过，快乐过呀，你干吗这样呢？至少，你饶我一个平安的死吧。等我死啦，随你怎么闹去。谁又听说过为了那么个山羊胡子——上帝恕我——为了一个男人，就要进修道院去呀？哪，如果你心里太难受，你就去敬敬香，朝朝圣，做做法事，都行。可是，你别把那黑纱罩到你的脸上去啦，我的小老子，我的小娘……”

说着说着，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悲惨地哭起来了。

丽莎安慰着她，为她拭着眼泪，并且自己也哭了，可是，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主张。在绝望里，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甚至恐吓起她

来，说是她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丽莎的母亲。然而，这也没有效力。只是，为了安慰老妇人的诚恳的请求，丽莎答应了把她的计划的实行延迟六个月。另一方面，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也只能答应，如果在六个月以后丽莎还没有改变她的心意，那么，她自己就得帮助她，并且尽力为她取得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允许。

随着最初的寒冷气候的来临，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既已有了充足的金钱，就顾不得她的把自己“埋在无尽的孤独里”的诺言，迁居到彼得堡去了。在那里她租下了一间并不过分华丽然而十分精致的住宅，这是早她一步离开O市的潘辛为她找到的。在他旅居O市的后期，他完全失去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欢心——他突然中止了对她的拜望。事实上，他也很难脱离拉夫里基。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把他俘虏了——老老实实地把他俘虏了，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字句可以形容她对于他的无限止的、不可抵抗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威权。

拉夫列茨基在莫斯科过了冬天。翌年的春天，消息传来：丽莎已经挂了面纱，在那位于俄罗斯的最边远的一角的B修道院里。

尾声

八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

可是，首先让我们约略说一说米哈莱维奇、潘辛和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命运，然后就和他们永别了吧。

米哈莱维奇，经过了长久的流浪，终于找到了他的真正的事业：他得到了一所公立学校的首席学监的职务。他的命运完全令他满足，他的学生们“崇拜”他，虽然他们同时也嘲弄他。

潘辛在他的官阶上步步高升，指日就有迁升司长的希望。他走起路来有点儿伛偻，那一定是因为挂在他的颈上的弗拉狄米十字勋章把他压得非得向前倾不可了。在他的身上，官僚气质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他的艺术家气质了，他的仍然年轻的脸面已经稍现黄色，头发比之往日也稍显稀疏。他已经不再唱歌，也不画画，可是，却在偷偷地致力于文学：他写了一篇小喜剧，所谓“格言剧”的那一类的东西，而且，正如目下的每个作者都爱在作品里隐射一个什么人或者一件什么事一样，他在他的小喜剧里所隐射的就是一个风流妇人的风流韵事。他还秘密地把它对着二三对他特有好感的女友宣读。可是，他却从来不曾结过婚，虽则他有过许多绝妙的结婚的机缘——对于这一事，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是应该负责的。

至于她自己，她仍然不断地住在巴黎，正和往昔一样。拉夫列茨基给了她一个存折，用了多量的金钱买到了他的自由，免得她再一次地又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拜访。她比以前老了，也胖了，可是，无疑地，仍然十分标致，装束也十分入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理想就寄存在小仲马[1]的剧作里边。她勤勉地拜

访着各个剧场，只要在那里有着那些病骨支离、多情善感的茶花女们的出现，能够做一位多什夫人，对于她，就可算人类幸福的最高峰了——对于她的女儿，她就说过，如果她能有那种幸福，她做母亲的就于愿足矣。可是，我们祝福，唯愿命运能把阿达小姐从那么一种幸福里拯救出来吧。从一个红润而且肥胖的小孩，她已经变成一个苍白而且瘦弱的少女了，并且，她的神经已经受了伤害。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的赞美者已经减少了，可是，也并不曾绝迹——大概，直到她的生命的终了，她也许还能保留几个的吧。近来，其中最火热的一位就是叫作沙库达罗·斯库拜尼可夫的人，退职的近卫士官，年约三十八岁，身材魁伟雄壮，罕有其匹。到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客厅里来的法国人多半称他为“le gros taureau de l'Ukraine（乌克兰的大公牛）”。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从不请他参加她的盛大的夜会，可是，他却充分地享有着她的爱宠。

如此，八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天上闪耀着光辉的幸福，人间充满着春光的微笑。在春光的爱抚之下，万象又开始歌唱，开花，而且恋爱了。

八年以来，O市并没有多少变迁，只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房屋却好像是变得更为年轻了。新加粉饰的白色墙壁，灿然迎人，敞开的窗户的玻璃片，在落日斜晖之下闪烁着暗紫。通过这些窗户，银铃般的青春的声音和不断的喧笑流向街头，整个房屋似乎都沸腾着生命，洋溢着欢喜。

至于旧日的女主人，早已长眠于坟墓里了：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在丽莎挂纱的二年之后就去世了，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也不曾再活多久，她们相并着永息于市内的墓园。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也不再活

着，几年之间，那忠心的老妇人，每个星期必到她的女友的遗冢之前参谒。而不久以后，她的时辰也到了，她的遗骨亦复归于泥土。

可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房屋却不曾落到陌生人，落到家族以外的人的手里，旧巢并不曾破碎。莱诺其嘉现在已经长成一个窈窕而美丽的少女，她的未婚夫，是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骠骑兵军官。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儿子，新近在彼得堡结了婚，携着年轻的新妇到O市来同度春光。他的妻妹，是一个明眸赤颊的十六岁的女学生。苏罗其嘉，现在也已经长成，并且非常美丽。就是这许多年轻的人的喧笑和言谈，使得加里丁家的四壁全都震响起来了。家里所有的一切，全都改变过，一切都已经变得和新的主人们互相调协。年轻无髭的、会说会笑的仆人们，代替了昔日的庄严的老者。老了的罗斯加昔日曾经道貌岸然地慢摇慢摆的地方，换上了两匹猎狗在那儿互相暴乱地追逐，在沙发上尽情跳蹦。在马房里，也充满了各种各色的马匹——轻快的驰马、矫捷的辕马、凶悍的编鬣胁马和顿河流域所产的坐骑。早午晚三餐的时间全都不分，几乎混在一起。照邻人的说法：“这种事情简直是从来不曾见过的。”

在我们所要述说的那天傍晚，加里丁家的青年人们（其中最大的是莱诺其嘉的未婚夫，但也不过二十四岁）正在进行着一种并不十分复杂，然而，从他们的欢乐的笑声看起来，却是很令他们高兴的游戏——捉耗子。狗们也跳着，叫着，窗前挂着的笼子里的金丝雀儿们也竞骋着歌喉，以它们的刺耳的锐叫更其增加了全室的喧噪。

当这震耳欲聋的游戏正在高潮的时候，一驾满是污泥的马车驰向门前来了。一位身穿旅行服装约莫四十五岁的旅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停在门前，好像突然迷惘。他呆立了许久，对着屋子做出长时间的审视，于是，从大门走进庭院，慢慢地走上了台阶。

在前厅里，并没有人来迎接他，可是，砰的一声，大厅的门忽然开了——苏罗其嘉，满脸鲜红地，从里面冲了出来。而紧追着她的，随着一声刺耳的大笑，全体的青年们也跟着冲撞过来了。意想不到地碰见了这么一位陌生人，他们全都停下来，忽然沉默。可是，那些盯视着他的许多明亮的眼睛，却仍然是那么愉快，那些活泼的青春的脸面，也仍然露着笑容。于是，玛丽亚·狄米特里埃夫娜的儿子走到客人前面，有礼地问了客人的来意。

“我是拉夫列茨基。”客人说了。

一声亲切的欢呼回答他了——并不是这些青年人们对于这么一位遥远的、几乎已被忘怀的亲戚的到来感到了什么特大的欢喜，只是因为他们对于任何有隙可乘的机会都禁不住要发出欢呼和高叫来。

他们马上就把拉夫列茨基包围起来。莱诺其嘉，以老相识的资格，第一个介绍了自己，并且担保着，如果再多一会儿工夫，她准能够认出他来的。于是，她把所有其余的人一一给他介绍，对每一个，连她的未婚夫也在内，全都呼着他们的小名。

于是，全体的人，通过餐室，涌到客厅来了。两个房间的壁纸都已换过，可是，陈设还是一如往昔，全无变动：拉夫列茨基认识那架钢琴，连那刺绣的架子也还是正如往昔，立在窗前，在那昔日的地方——也许，连那八年以前的未曾完成的刺绣，也还是搁在上边的吧。他们把他安置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上，大家也都围着他依次落坐下来。于是，问询、惊叹、逸话……就不断地阵雨似的降落下来了。

“我们多久没有见您呀，”莱诺其嘉天真地说，“我们也没见到过华尔华娜·巴弗洛夫娜。”

“当然呀！”她的哥哥急忙阻止着她，“我把你带到了彼得堡去，可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却多半住在他的乡间。”

“是的，从那时候，妈妈也就过世了。”

“还有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苏罗其嘉说。

“还有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莱诺其嘉继续着，“还有伦蒙先生。”

“怎么，伦蒙也死了？”拉夫列茨基问。

“是的，”年轻的加里丁回答，“他从这儿到奥德萨去——据说是别人把他骗去的——就死在那儿了。”

“您可知道，他可曾留下什么遗作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看不会有的吧。”

一个大的沉默降落下来了，大家全都相互无言地对视。一朵愁云掩盖了所有年轻人的面目。

“可是玛特罗斯可还活着呢。”莱诺其嘉忽然叫了。

“盖德奥诺夫斯基也活着。”她的哥哥说。

一听到盖德奥诺夫斯基的名字，大家不约而同地迸出了一声欢乐的高笑来。

“是的，他还活着，还和往常一样地撒谎，”年轻的加里丁继续说“想想吧，我们这个淘气孩子，”他指着他的妻妹，那女学生，“昨儿还

把胡椒粉塞到他的鼻烟壶儿……”

“他多么可笑地打着喷嚏啊！”莱诺其嘉叫着。而不可抑止的高笑又从四方八面发出来了。

“前不久，我们也得到丽莎的消息的。”年轻的加里丁说。而大家就不自主地又沉默起来了。

“她还好，她的健康总算已经稍稍恢复。”

“她还在那个修道院里？”拉夫列茨基问着，几乎是挣扎着的。

“是的，还在那老地方。”

“她常给你们写信？”

“不，从来不。我们是从别的方面得到消息的。”

深的沉默突然笼罩了。

“一个静穆的天使已经无声地飞远了。”他们全都这样想着。

“您高兴到花园去走走吗？”加里丁说着，转向了拉夫列茨基，“花圃里现在很美丽了，只是我们把它荒疏了一点儿。”

拉夫列茨基走到花园去，首先触到他的眼帘的就是他跟丽莎共同坐过的那条椅子——那些幸福的一刹辰光，是一去永不复返的了！椅子已经变成黑色，变得歪斜，可是，他的记忆却仍然新鲜。而那捉住了他的灵魂的感觉，既不是甜蜜，也不是哀愁，而是对于已逝的青春的伤悼，对于曾经沉醉过的幸福的怅惘。

他沿着林荫的甬道，伴着年轻的人们缓缓走着。八年以来，菩提树好像也稍稍苍老，稍觉高长，树荫也变得更为浓密，一带矮林也长高了，覆盆子丛繁茂地伸张着，而榛树丛也仍然密集。树林、丛薮、草间和丁香花上，随处都散布着清香的气息。

“多么好‘抢四角’的地方啊！”当他们走到一处菩提树包围起来的青翠的小块草坪的时候，莱诺其嘉忽然叫了，“我们刚好五个！”

“可是你忘了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不是？”她的哥哥提醒着她，“或者你是把自己没有算上？”

莱诺其嘉微微地羞红了脸颊。

“可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他那份年纪，他会高兴……”她开始吃吃地说。

“你们自己玩儿吧，”拉夫列茨基急忙申辩着，“不用管我。如果我知道我并没有拘束你们，我会更安心的。你们其实也用不着顾到我，我们老年人自然有你们还不了解的、比什么游戏都好的乐趣，那就是回忆。”

年轻人们用着执礼的、近于滑稽的恭敬听着他，好像听着一个教师给他们念着功课——于是，哄然一声，离开了他，飞也似的跑向草坪去了。四个人在四角的树旁站好方位，另一个就站在中间，而游戏就开始了。

可是拉夫列茨基却回到了屋子里面。他走进餐室，来到钢琴前面，抚了一个键——一声微弱的然而清澄的声音响了，一股隐秘的战栗刺进了他的深心。由这一个音响，就唤回了那神奇的旋律，那许久

许久以前，在那幸福的夜晚，伦蒙，那已经死去的伦蒙，曾经将他投入了如何的狂喜之中去的那个神奇的旋律。

于是，拉夫列茨基转到客厅里来，许久许久，呆立在那里。在那他和莎丽时时会面的房间，她的幻象更其清楚地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他似乎感觉到在他的身旁随处都有着她的存在的印迹，可是，那失去了她的伤悼，却是苦痛而且深沉的，全没有死亡所能引起的平静。丽莎并没有死，却是活着在遥远的、望不见的什么地方。他把她当作活人般思念着，从那苍白的、阴暗的、幽灵般的身形，从那半隐于修道女的黑色长裙里的、被裹于香烟的缭绕中的黑影，他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来他所曾经钟情的少女。

而拉夫列茨基，如果他能冥想地看一看自己，正如他之冥想地看着丽莎一样，那么，也许他连他自己也竟会认不出来的吧。八年之中，他经历了人生的最后的危机——那许多人所不曾经历过，然而如果不经历就无法能把脚步站稳的危机。他真是不再想到自己的幸福和私人的利益了。他已经变得平静下来，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把真情隐晦呢——他已经老了，不独在脸面上和身体上，也在心境和灵魂上。因为，要在老年的身体里保持少年的心，如某些人所说的，不仅是困难，而且是近乎无稽的。到老来还能不失善良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和活动的欲望，那也就该满足了。而拉夫列茨基，也就该有自满的权利——他真已成了一个善良的地主，他真已学得了如何耕作土地，而且，他的劳作也并不全是为着自己，他也尽可能地为着他的农民们图谋了并且保证了生活的利益。

拉夫列茨基走出屋子，来到花园，落座在他所那么熟识的那张椅上。在那里——在那可纪念的场所，在那他曾经在里面徒然地，也是最后一次地把他的手伸向了浮涌着欢乐的金酒的神圣之杯的屋子前面

——他，一个孤寂的、无家的旅人，当那些已经把他扔在脑后的少年后辈们正把他们的欢乐的喧声传到他的身畔来的时候，他却对着自己的过去的生活，做了长久的凝视。他的心是凄然的，然而并不沉痛，他没有什么可以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

“玩吧，乐吧，生长吧，年轻的生命们！”他想着，而在他的冥想里面，他自己也并没有丝毫的悲苦，“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的生活会比我们的容易，你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被迫在黑暗里去寻找你们的道路，去挣扎，去跌倒了又爬起来。我们得痛苦地寻找那支持我们到底的力量——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失败了的啊——可是你们却只要工作，只要实行。像我这样的老年人的祝福，是为了你们的。可是说到我，当我在这里过了这样的一天，经历了这样情感之后，无论什么，对我已经完结了。我只有给你们做着最后的诀别，并且，虽然有着悲哀，却并无嫉妒，并无一丝阴暗的情感。我，在死亡之前，在等待着我的上帝之前，大声说道：‘欢迎呀，寂寞的老年！毁掉吧，无用的生命！’”

拉夫列茨基静静地立了起来，静静地走了出去。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挽留他。在花园里，在青葱的、高大的菩提树的密障后面，欢乐的声音更其高扬地叫嚷起来了。拉夫列茨基坐上他的马车，命令着车夫驱车回家，然而，却用不着催马。

“这就完了吗？”不满足的读者也许要问，“拉夫列茨基怎样了呢？还有丽莎呢？”可是，对于仍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间舞台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提起他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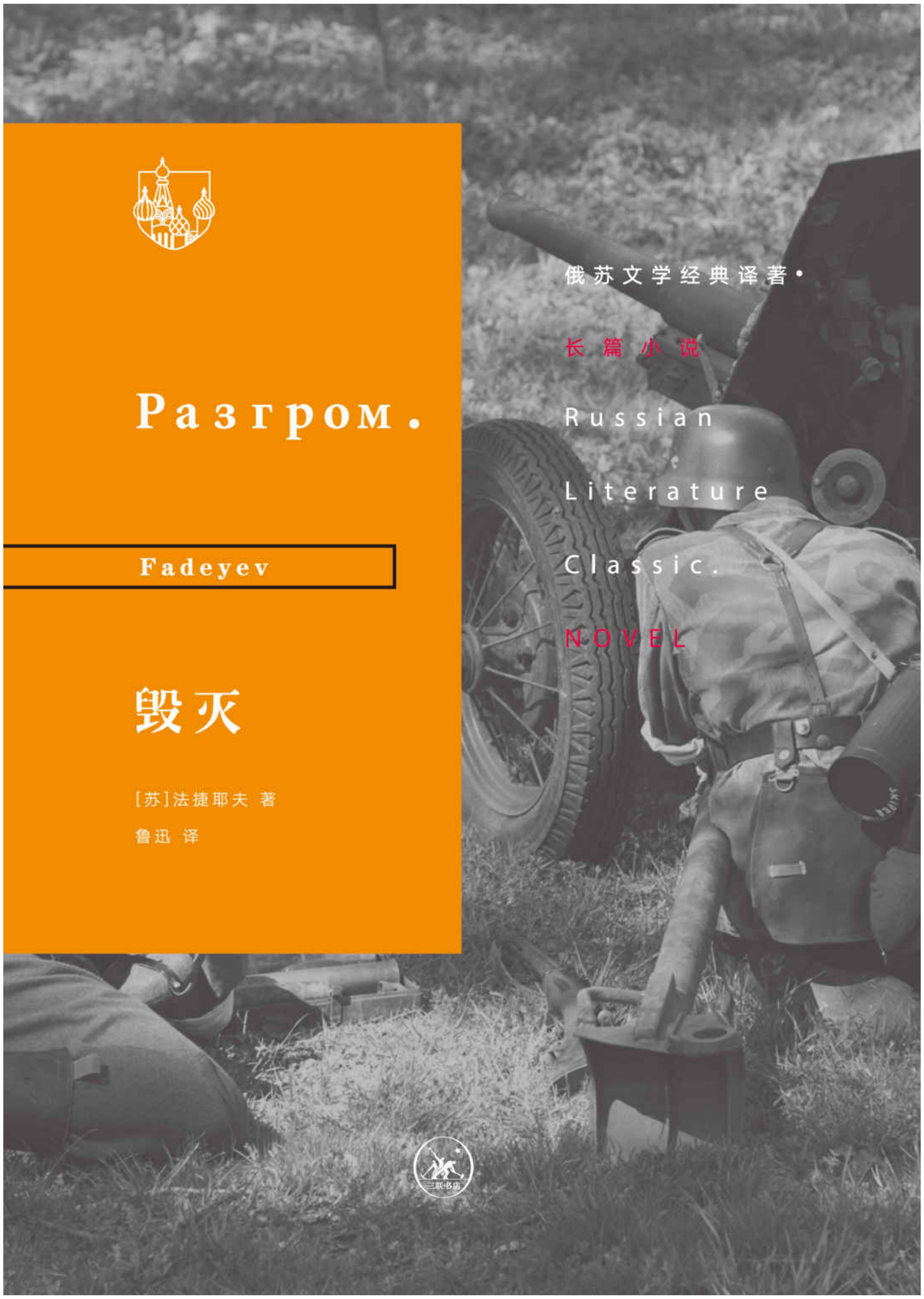
据说，拉夫列茨基曾经拜访过丽莎所隐身的那个遥远的修道院，并且见到了她。当她从一个歌唱席走到另一个歌唱席的时候，她曾经

从他的身边经过——用着沉默的然而轻捷的修道女的步态。她一直向前走去，一眼也不曾望他，只是她的睫毛却几乎不可见地起着战栗，她的消瘦的面颜也更为向下低垂，而她的绕着念珠的、紧握着的手的手指，也互相握持得更紧。

他们两人所思考的是什么，所感觉的是什么呢？谁知道？谁能说？人生里面，有些瞬间，也有些情感……那是我们只能意会，却不可以言传的。

---

[1] Dumas，fils（1824—1895），大仲马之子，《茶花女》为其有名的杰作。——译者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Разгром.
Fadeyev
毁灭
[苏]法捷耶夫 著
鲁迅 译
三联书店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Разгром.

Fadeyev

毁灭

[苏]法捷耶夫 著

鲁迅 译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苏）法捷耶夫著；鲁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378-6

Ⅰ．①毁…　Ⅱ．①法…②鲁…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407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钱　禛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17
字　　数　190千字

作者自传

我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于忒威尔（Tver）省的庚拉赫（Kimrakh）。在早期的幼年时代，多在维里纳（Vilna）过去，后来是在乌发（Ufa）。至于我的幼年及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和远东各地及乌苏里（Ussuri）南境结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我的父母，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曾移住到那些地方的缘故。我的父亲是阵亡于一九一七年的，他是一个医士的助手；母亲是一个医士的女助手。他们多半是在乌苏里一带工作——有时在日本海岸，有时在伊曼（Iman）河上流，有时在道比赫（Daubikhe）河，最后一次是在依曼县之屈哥也夫克（Chugyevk）村落工作——屈哥也夫克是一个山林的村落，离乌苏里有一百二十威尔斯忒之遥。我父亲是从入了屈哥也夫克村籍以后，始得购置田产，从事于产麦的生活的。

我最初求学于海参卫（Vladivostok）的商业学校（没有在该校卒业，至第八年级我就脱离了），夏天多消磨于农村，为家庭助手。

一九一八年秋，才开始为共产党工作——在科尔却克（Koltchak）反动势力下，做秘密的工作。当游击队反攻科尔却克及协约国联军的时候（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我也是参加游击队的工作的一个，自科尔却克覆灭以后，我就服役于赤卫军（当时称为远东民众革命军），与日本军作战，一九二〇年四月间，在沿海一带，与谢米诺夫（Semenov）作战，一九二〇年冬，则从军于萨拜喀尔（Zabaikal）。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为第十届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出席代表，被派赴京（莫斯科）。我在那时和其他同志们——约占大会出席代表十分之四或三的同志，前往克朗斯嗒特（Kronstadt）去平服那里的叛变。不幸受伤（这是第二次），诊视了几次，便退伍回来了。不久即肄业于莫斯科的矿业中学，至第二年级，即行退学。自一九二一年秋起，至一九二六年秋止，我做了不少党的工作——有时在莫斯科，有时在科彭（Kuban），有时在拉斯托夫（Rostov）。

我的第一篇小说《泛滥》，作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逆流》那篇故事，作于一九二三年，罗曼小说《毁灭》，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作成的。

一九二四年，我是从事于《乌兑格之最后》的罗曼小说。

A. 法捷耶夫

三月六日，一九二八年

代序　关于“新人”的故事

一

少年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在我们的文艺生活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无产阶级作家的队伍从作者得到坚实而可靠的生力军。

关于西伯利亚游击队毁灭的故事——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前线上的胜利。

法捷耶夫的书引起了社会上及出版界的注意。

他主要的成功，在于指示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文艺中是最先的——其所描写的人不是有规律的，抽象而合理的，乃是有机的，如活的动物一样，具有他各种本来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传统及其偏向。

如果我们同意于上面这种评价，那么，在他的书中，我们更看出一种优点，即是他对于其所描写的人物的深情的爱。作者对其本阶级人的情爱，正是助长他能描写这些“英雄”内心的锁钥；并且剖露它，指示出在可诅咒的传统之下，存在着他们过去的，珍贵的，金的，矿苗。自然，作者的这种热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法捷耶夫关于游击队说得很少。多数的矿工及农民差不多没有提到，因为他们是很广泛的群众。从他们中间选出了队长莱奋生，副队

长巴克拉诺夫，传令使木罗式加，看护女矿工华理亚及其他，至于工兵刚卡连珂，小队长图皤夫，牧羊人美迭里札，军医式泰信斯基，以及最后（死前）一幕所说的重伤的游击队员弗洛罗夫等等，也都不大说起了。

作者从众人中间将这些“英雄”挑选出来，是具有特别的爱护（这种爱护甚至于在少年美谛克的略述中都感觉得到——他在游击队组织中是代表这种外来的，偶然的，甚至于有害的分子）；并且在作者对于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的思想及意识宣示出来，以致传染到读者的同情心，读者以生趣，甚至于个人的兴趣，追随于这热情的剧本及其所挑选的人物的命运之后，有时会忿然释卷，好像他们中的一个，为自己所熟识的，已经死去一样，而对于其他的人，同样要好的人，他也不相信他们将来就会死掉。作者对于他所挑选的人这种特殊的爱的关系，无论如何是不仅在于《毁灭》的艺术，而且是包含着小说的社会意识的意义的。在这里，我们的少年的作家表现了他个人对于他自己阶级弟兄们的“同志的，人的”关系——这些人在过渡的、病态的时代是很容易染到官僚式的无情、争逐的意识，情愿坐以待毙或者好一点说，则是平庸的形式主义的，但是仅仅这个同志的关系，即足以将劳动的无产阶级分子全体都粘合起来。

二

法捷耶夫的小说标题为《毁灭》，因为他书中所描写的是游击队败亡的故事，但是又可以换一个标题，为：新人诞生的诗。游击队长莱奋生为反对国外阴谋家，为反对白党，为反对旧世界的一切社会势力而斗争，这最后的原因是因为他胸中有一种：

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点是我们加的——V．F．）

但他同时又知道这个新人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

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新人——美的，强的，善的——已经觉醒了，他挣扎着，要摆脱那过去的遗产，然而这些东西却非常的巩固，因此，新人的诞生，其结果同游击队的命运一模一样，往往——毁灭。

中学生美谛克加入了布尔塞维克的游击队，但是他马上觉到他完全不能应付他眼前的新任务。他完全不能以同志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游击队员，他不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以加入游击队的集团生活，完全不能将他整个私人交出，受公共事务的支配。

他在全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自己——他的白皙的、肮脏的、纤弱的手，他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的苦恼和他的行为，连其中的最可厌恶的事。

结果他又回到了他所出身的社会去。他依然是个旧人，一切受过去的支配。他的新人也就没有诞生出来。

华理亚轰轰烈烈的历史之结局也不是胜利，而是“毁灭”。在革命之前，当她还是矿工姑娘的时候，她已经“放荡”了，后来就嫁给了矿工木罗梭夫，依旧过着从前的生活，最后，在十月革命之后，她和他一同加入了游击队，作看护，她很轻狂地，毫不经意地，从一个人的

臂中转入另一人的怀里：好了，她面前有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学生，如此地“漂亮”，这般地羞人答答——她将她所有的，未曾得到满足的，妻的本能与母的本能都放在他身上了，她离开了同她向来没有度过家庭生活的丈夫，从此之后再也不为大家所用，在她胸中火热般地诞生了一个新人，但是这位青年知识分子却不能看中她的爱情与热诚，一切都依旧——她还是大众的姑娘，木罗式加的老婆。

> 这算收场了，一切又都变了先前一样，就像什么也未曾有过似的——华理亚这样想。——又是老路，又是这一种生活——什么都是这一种……但是，我的上帝，这可多么无聊啊！

木罗式加也遭了同样的“毁灭”。

可诅咒的过去牢牢地盘据了他——这位勇敢的游击队员——腐蚀了他整个的生命，妨碍他伸直腰干，来作新人。在这本小说中有好几幕是描写这位传令使的灵魂上的过去的重压，描写他想走“正路”的自觉的或本能的企图，但是“正路”总不让他走上。

> 他又怀着连自己也是生疏的——悲伤，疲乏，几乎老人似的——苦恼，接续着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但已无力能够来度一刻和他迄今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且此后也将不会遇见什么好处……

> 木罗式加现在是拼命尽了他一生的全力，要走到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这些人们所经过的，于他是觉得平直的、光明的、正当的道路去，但好像有谁将他妨碍了。他想不到这怨敌就住在他自己里，他设想为他正被人们的卑怯所懊恼，于是倒觉得特别地愉快，而且也伤心。

这样子，木罗式加也没有能够走上“平直的、光明的、正当的道路”。旧的像是有力些。它（指旧的——译者）在小说的一开始时便已警告一般地抬了头，那时他——游击队员——偷过别人的瓜，便是他在作公务人，作乡村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也还是如此。在小说结穴的时候，它更是得了全胜，那时，他——游击队员——将科尔却克的军队从乡村中驱走之后，喝醉了，醉得同猪猡一样，白军的枪弹来时，才用身体的毁灭来“毁灭”了他灵魂中觉醒的新人。

三

在其关于工人密哈里·维龙诺夫的绝妙的论文中（参看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的《真理报》），高尔基曾解释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写篇小说来描写这位出色的工人，道:

“要写这一种人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俄国文学家的笔还不惯于描写这种真实的英雄。”

“或者，很快地就可学会。”高尔基又加上了这一句。

法捷耶夫在描写队长莱奋生的时候，毫无疑义地将这件难事做成功了。

他在描画这位出众的角色的时候，各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用无产阶级的眼光看来，所谓“真实的英雄”者，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应当先于一切地、大于一切地，用他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的生活，任务，要求，利益，理想，来过生活。

老实说来，莱奋生便是这种人。

作者费了很多精力来明示我们，他怎样作一队的首领，指出他——开始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就自己来担起这件任务，指出他怎样个别地、整个地用铁手抓着了这游击队，而他们又何等地信仰他的意志与智慧的大力，何等心悦诚服地来受他的指挥。同时他又很好地显出，这位公认的领袖与组织者也有时不知所措，而又何等痛心地觉悟，他还不很高明。还有一个特性更为重要，因为这是新人或“真实的英雄”的根本特性，就是：将整个自己完全交给公共事务。游击队员们也是这样地看他：

> 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因此之故，这样的正确的人，是不得不信赖他，服众他的。（点是我们加的——V．F．）

这里，我们只走马看花地指出一幕来便够了。有一次莱奋生接到了两封信——有一封像是关于前线的情形，别一封是妻寄来的。自然是愿意读第一封信，但是他只读了第一封信的几个字：“保持着战斗单位。”他办完了必要布置与命令之后，才从袋子里掏出妻的信：“找不到什么地方做事，能卖的东西已经全部卖掉，孩子们是生着坏血病和贫血症了。”他坐下来写回信。

> 开初，他是不愿意将头钻进和这方面的生活相连结的思想里去的，但他的心情渐被牵引过去，他的脸渐渐缓和，他用难认的小字写了两张纸，而其中的许多话，是谁也不能想到，莱奋生竟会知道着这样的言语的。

此后，生活的这一方面慢慢消灭了，读者眼前依旧是这位有机地加入了集团的人。

第一件便是他的队伍。

> 独有这大受损伤的忠实的人们，乃是他现在唯一的，最相接近的，不能漠视的，较之别人，较之自己，还要亲近的人们。

而且这都是劳动者的集团（劳动的农民与劳动的无产阶级）。

当他这十八个人（除他之外）的队伍被白军击溃而穿过森林之后，他远远地望见一条河流，在那里流过他快乐的、嘈杂而热闹的生活，人们在那里动弹，草捆在那里飞舞，机器在那里干燥地准确地作响，细小的水珠似的喷出了女孩子们的轻笑。莱奋生的眼中却正含着清泪，因为他所心爱的巴克拉诺夫死掉了（如果他活着，就可以造成第二个莱奋生）。

> 用了沉默的，还是湿润的眼，看着这在打麦场上的远远的人们，他应该很快地使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气，正如跟在他后面的十八人一样。于是他不哭了。（点是我们加的——V．F．）

能够不以自己的生活为生活，而以集团的共同生活为生活，这种能力便是“真实的英雄”的根本特性，在这一点上看来，这位游击队长便是他所热烈梦想的新人。

关于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这本书还有许多不老练的地方，然而他毫无疑义地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战线上的新胜利。

希望作者能够写完这位新人的历史，已经不是写那战争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写和平建设的今日的历史，要描写新经济政策之下的新人

的诞生，比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还要困难好多倍。

V. 弗理契



法捷耶夫

目　录

作者自传

代序　关于“新人”的故事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部

1　木罗式加

2　美谛克

3　用嗅觉

4　孤独

5　农民

6　矿山的人们

7　莱奋生

8　对头

9　第一步

第二部

1　在部队里的美谛克

2　开始

3　苦恼

4　路径

5　重负

第三部

1　美迭里札的侦察

2　三个死

3　泥沼
4　十九人
后记
关于《毁灭》
返回总目录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

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

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

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

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

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

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著/郑振铎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著/陆蠡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汪炳琨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著/曹靖华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著/巴金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著/丽尼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著/曹靖华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著/曹靖华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著/金人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著/鲁迅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著/曹靖华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著/郑超麟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郭沫若高植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著/茅盾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著/冯夷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著/蒋光慈陈情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洪灵菲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洪灵菲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著/小莹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著/王季愚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杜畏之萼心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著/温生民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著/郭定一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著/立波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著/周起应立波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著/甦夫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著/张亚权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著/耿济之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著/姚蓬子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著/丽尼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著/鲁迅译

十月　[苏联]A．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周笕罗稷南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著/罗稷南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著/梅益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王语今孙广英译

猎人日记　[俄国]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著/孙用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李霁野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植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植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著/陆蠡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著/沈端先译

法捷耶夫（1901—1956）

苏联著名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1912年至191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底到莫斯科后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56年自杀身亡。其代表性作品有《逆流》《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鲁迅（1881—1936）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翻译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在俄苏文学方面，不仅是评介的倡导者，也是翻译的实践者。代表译作有《死魂灵》《十月》《毁灭》等。

第一部

1　木罗式加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的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从野外流来了荞麦的蜜的气息。在头上，是七月的太阳，浮在热的、淡红色的泡沫里。

传令使木罗式加，正用鞭子赶开那围绕着他身边的发疯了似的鸡，在篷布片上晒燕麦。

“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吧，”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一面说，“并且对他们说——不，不说也成——都写在那里了。”

木罗式加不以为然似的转过脸去，卷他的鞭子——他不大高兴去。无聊的上头的差遣，谁也没有用处的信件，尤其是莱奋生的好像外国人一般的眼睛，他已经厌透了。这又大又深、湖水似的眼睛，和他的毛皮长靴一同，将木罗式加从头到脚吸了进去，而且在他里面，恐怕还看见了木罗式加自己所不知道的许多的事情。

“坏货，”生气似的着眼睛，传令使想——照例立刻下了结论了：“犹太人都是坏货。”

“为什么老站在那里的？”莱奋生发怒说。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志队长，一要到什么地方去，立刻是木罗式加、木罗式加的。好像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

木罗式加故意称作“同志队长”，还他一个职分，平常是简单地称呼名字的。

“那么，我自己去吗，唔？”莱奋生冷嘲地问。

“为什么要自己去呢？人们多得很……”

莱奋生带着人们用尽平和的方法，还是说不明白的阴凄凄的相貌，将信件塞在衣袋里。

“到经理部长那里去缴了枪械来。”他用了极冷静的调子说，“并且你可以离开这里，我用不着你那样的多讲废话的东西。”

从河上吹来的软风，梳过了顽固的木罗式加的卷毛。小屋近旁，枯焦的苦蓬丛里，螽斯不知疲倦地在炽热的空气中打鼓。

“且慢……”木罗式加不服地说，“拿信来……”

一将信件藏在小衫和胸脯之间，较之对于莱奋生，倒是对于自己说道：

“叫我走出队去，那是断乎做不到的，缴械就更不行了。”他将满是灰尘的帽子向后一推，用了快活的、响亮的声音，添上去说：“哪，朋友莱奋生，并不是为了你那漂亮的眼睛，我们这才动手来革命的呀。你我之间……明白告诉你，像我们矿工……”

“就是啊，”队长笑了起来，“但你开头竟这样地开玩笑……这蠢材……”

木罗式加抓住莱奋生的衣扣，拉过他去，很秘密似的低声说：

“真的，朋友，我正要到野战病院里的华留哈[1]那里去，全都准备停当了，你可恰恰拿出你的信件来。所以蠢的不是我，倒是你哩……”

他用那绿褐色的眼睛，狡猾地使一个眼色，并且笑了出来——直到现在，一讲到他的妻子，在他那笑影中，也还露出霉菌一般多年滋长在他那里的猥亵的基调。

“谛摩沙！”莱奋生向着呆站在阶沿那边的孩子，叫道，“去管燕麦去：木罗式加要出去了。”

马厩旁边，工兵刚卡连珂跨在翻转的洗濯槽上，整理着皮革的包囊。闪闪的太阳照着他光着的头——他那暗红色的须髯的结子，纠结得像毛毡一样。砥石似的脸俯在包囊上，宛如挥着铁扒一般地在用针。强有力的肩头，石臼似的在小衫下面摇动。

“什么，你又出去吗？”工兵问道。

“是的，工兵阁下！……”

木罗式加直得如弦，将手掌举在未必适宜的处所，给看一个敬礼。

“稍息。”刚卡连珂谦虚地说，“我也有过你那样蠢的时代的。叫你去干什么呀？”

“哼，小事情，队长叫我去运动运动。要不然，他说，你大概就要生孩子了。”

“浑蛋，”工兵用牙齿咬着线，一面在嘴里说，“废料。”

木罗式加从马厩里拉出他的马匹来。那强壮的小牡马，注意地耸着耳朵。它有力，多毛，善走，而且很像它的主人：有着亮亮的、绿

褐色的眼睛，一样地身子茁实，脚是弯的，[2]一样地单纯的狡猾，并且诡谲。

“米式加……好，好……这恶魔，”木罗式加将革带收紧，爱抚地喃喃地说，“米式加……好，好……上帝的牲口。”

“如果有人好好地看一看你们俩里面谁聪明，”工兵认真地说，“是不应该你骑着米式加走，倒应该米式加骑着你走的，真的呢。”

木罗式加从园里骑着跑出去了。

野草蒙茸的村路，向着河那边。河对岸展开着荞麦和小麦的田，浴着日照。在温暖的、朦胧的远处，颤动着希霍台·亚理尼连峰的青尖。

为了谷粒的甜味，木罗式加的鼻孔张开，脸上的皱纹也伸直了，他的眼睛晃耀得像长明灯一样，而且深深地一起一落，又宽阔，又调匀，像给太阳晒热了的锅子的，是他的胸脯。

在胸膛里——由不能知道的远祖的静穆的黑土之力——已经几乎被煤屑所蚀的魂灵，便波动起来了。

木罗式加是第二代的矿工。被上帝和人们所破败的他的祖父，还是耕种田地的，他的父亲才用煤来替代了黑土。

当嘶嗄的汽笛叫人们早上换班的时候，木罗式加生在第二号竖坑相近的、昏暗的小屋里了。

“男的吗？……”当矿区的医生走出小屋子，告诉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时候，父亲回问道。

“那么，是第四个了……”他和善地计算，“好热闹的生活……”

后来，他穿起防水布的、满是煤末的短衫，去做工去了。

到十二岁，木罗式加就和汽笛一同起身，推手车，说些不必要的、大抵是粗野的话，学会了喝烧酒。苏羌的煤矿的四近，有许多酒店，至少是不亚于打洞机器的。

离矿洞一百赛旬[3]的处所，谷是完了，而熄火山的小丘冈开了头。老枞树上生着苔藓，从这里俨然俯视着小村落。灰色的多雾的早晨，便听到泰茄[4]的鹿，怎样地和汽笛竞叫。在山间的青的峡谷里，越过峻坂，沿着无穷的铁轨，货车载了煤块，日复一日地爬向亢戈斯车站去。山脊上给油染黑了的卷扬机，在不歇的紧张中发抖，卷着滑润的索子。丘冈的脚下，在芳香的枞树林中，造着砖屋，这风景的侵入者，人们在——不知道为了谁——做工，小铁路的机器在歌吟，电气起重机在怒吼。

生活实在是热闹的。

在这种生活中，木罗式加并不寻求新路，但走着旧的，已经几代走稳了的路。时候一到，他便买下绸的短衫，皮的接统的长靴，每逢节日，跑到平地的村里去。在那里和别的少年们拉风琴，和朋友们吵架，唱淫猥的曲儿，而且使村姑们“堕落”。

归途中呢，“矿山的人们”便在田里偷些西瓜和圆圆的谟隆的胡瓜，向峻急的溪谷里用水来浇身体。他们的响亮的、高兴的声音，使泰茄惊动，缺了的月，从岩阴嫉妒似的来窥。在河上，是漂着温暖的夜的湿气。

时候一到，木罗式加也被人摔在污秽的、发着包脚布和臭虫的气味的警察署里了。这是出在四月的同盟罢工的高涨，煤矿的瞎马的眼泪一般，暗的地下水无日无夜地从矿洞的天井上滴下，谁也不想去汲它出来的时候的。

他被监禁，绝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只因为他会多话：他们希望来威吓他，也许能够知道罢工领袖的名字。和玛辛斯克的酒精私贩子们一同坐在臭的小房间里，木罗式加对他们讲了无数的淫猥的奇闻，但关于罢工主使者，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时候一到，他又被送上战场去，进了骑兵队了。他在那里，也像大家一样，学会了对于“跑路狗”[5]轻蔑地睨视。他受伤了六回，被空气打击了两回，到革命前，已经完全免了兵役了。

他一回家，连醉了两礼拜，和一个好的有名人物结婚了，是在第一号竖坑抽水的，虽然不受孕，却是放荡的女人。无论做什么，他都不很估量：在他，觉得生活是十分简单的，毫不复杂，享受些什么，只如苏美园里偷来的一条圆圆的谟隆的胡瓜。

或者就为了这种性子，一九一八年，他带了妻子，去拥护苏维埃。

无论为什么，从那时起，他被禁止，不准进煤矿去了，因为苏维埃终于失败，而新政府对于这样的人物，是不很看重的……

米式加不耐似的橐橐地顿着带铁的蹄。橙子色的飞虻，在耳朵周围固执地营营地叫，一钻进蒙茸的毛里，便一直叮得它流出血来。

木罗式加骑向斯伐庚的战斗区域去了。明绿的榛树的丘冈那边，克理罗夫加河藏得看不见形姿。在那里，就站着夏勒图巴的部队。

“苏……苏……”闷热地，不会疲乏的飞虻在唱歌。

忽然，起了奇怪的、炸裂似的声音，滚到丘冈的那边去了。接着这，是第二——第三……好像挣断了链子的野兽，在刺柴丛中蓦地飞跑过去一般。

“且慢。”略略收住缰绳，木罗式加说。

米式加将茁壮的身体向前突着，驯良地站住了。

“你听！……在开枪……”在鞍桥上伸直了身子，传令使亢奋地说，“在开枪！……是吧？”

“拍拍拍。”——机关枪的声音，好像用火焰的线，缝合了培尔丹枪[6]的呻吟声和短而分明的日本的马枪的呜咽声，从丘冈后面流了过来。

“快跑！……”木罗式加用了强有力的激昂的声音叫喊。

脚是照例深深地踏在踏镫里，发抖的手指，揭开了手枪的皮匣，米式加已经跳过瑟瑟作响的丛莽，在山顶上疾走了。

刚近绝顶，木罗式加就勒住马：

“等在这里吧。”他一面跳下地来，一面说，并且将缰绳抛在鞍桥的后面。忠实的奴隶米式加，是用不着系住的。

木罗式加爬上了绝顶。从右边，是远绕着克理罗夫加河，端正到像阅兵式时候一样，作成整然的散兵，走着帽上缀有黄绿色带的小小的一式的人影。在左边，人们混乱着，成了杂乱的堆，在带着金色穗子的大麦里，一面开着培尔丹枪，一面在逃走。愤怒的夏勒图巴（木罗式加因为乌黑的马和尖顶的狸皮帽，知道了那是他）虽在四面八方挥着鞭子，也还不能使人们站下来。看见有几个人，已在暗暗地撕掉红带了。

“这贱胎，在干什么，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呀！……”木罗式加喃喃地说，因为射击，愈加愤激了起来。

逃走过去的最后的人堆里，有一个瘦弱的青年，将手帕包了头，身穿本地的短衣，用没有把握的手势拖了枪，跄踉地在奔走。别的青年们怕将他剩下，看去像是特地在迁就他的步调。人堆忽然疏散，白绷带的青年也倒下了。然而他并没有死——他屡次起身，想爬，两手一伸，便叫些知不清的什么话。人们抛下他，也不回顾，加紧地跑走了。

“贱胎，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呀！……”木罗式加又这样说，他的手指亢奋地捏紧了满染着汗的马枪。

“米式加，这里来！”他突然用了异乎寻常的声音叫道。

受了伤，浴着血的马，用鼻子作一大呼吸，便和幽微的嘶声一同，跳上了山坡。

几秒钟之后，木罗式加已如平飞的小鸟一般，在大麦中间驰走了。他的头上，吆喝纷飞着火和铅的飞虻，马背似乎腾过了深渊，大麦在它的脚下低声叫喊……



木罗式加载去负伤的美谛克

“躺下！……Tvoju matj[7]……”木罗式加叫着，将缰绳换在一边，便用一侧的拍车拼命地刺马。

米式加不愿意躺在枪弹下，却在头上流血的扎着白色绷带的、被弃而在呻吟的人的周围，用四条腿跳来跳去。

“躺下！……”木罗式加仿佛要用嚼子勒破马的嘴唇一般，用愤怒了的嗄声叫喊道。

米式加为了吃紧，将发抖的膝头一弯，伏在地上了。

“痛啊，啊唷，好痛啊！……”传令使将他载在鞍上的时候，负伤者便呻吟起来。青年的脸是苍白的，没有胡须，虽然涂着血，却见得颇有些漂亮。

“不要响，孱头……”木罗式加沙声说。

过了几分时，他就放掉马缰，用两手扶定所载的人，绕着丘冈，走马向那设着莱奋生的部队的村落那面去了。

---

[1] 华理亚——他的女人——的昵称。——译者

[2] 俄国农民的走相，腿都有点弯曲。——译者

[3] 俄尺名，一赛旬约中国七尺弱。——译者

[4] Taiga，西伯利亚的森林之称。——译者

[5] 指步兵。——译者

[6] 步兵用的一种独弹枪。——编者

[7] 这句是俄国的骂人的话，意义未详。——译者（意即“他妈的”。——编者）

2　美谛克

其实，救来的汉子，从最初就为木罗式加所讨厌的。

木罗式加不喜欢有些漂亮的人。在他的生活的经验上，那是轻浮的、全不中用的、不能相信的人物。不但这样，负伤者从最初起，就将自己不是很有丈夫气概的人这一件事暴露了。

“小白脸……”将失了知觉的青年，放在略勃支的小屋的床上时，木罗式加喃喃地说，“只受了一点擦伤，这小子就已经软绵绵了。”

木罗式加很想说些非常侮辱底的事，但他寻不出相当的话来。

“当然的，拖鼻涕娃娃……”他终于用了不满的声音，唠叨着。

“住口吧。”莱奋生严厉地将他的话打断了，“巴克拉诺夫！……到了夜里，你应该带这年轻人到病院去。”

负伤者扎上绷带了。从上衣的旁边的袋子里，发见了一点钱、履历证（那上面写着他叫保惠尔·美谛克）、一束信件和一个少女的照相。

大约二十多个什么也不佩服的、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胡子蓬松的男人们，挨次研究了淡色卷发的柔和的少女的脸。于是照相就羞答答地回到原先的处所去了。负伤者是失了神，显着僵硬的没有血色的嘴唇，死了似的将手放在毛毯上，躺着。

他没有知道在昏暗的蓝色的闷热的傍晚，载在臬兀的货车上，被运出了村子。待到他觉得时，已经卧在舁床上。在水上荡摇一般的最

初的感觉，融合在浮在头上的星天的茫然的感觉中。毛茸茸的没有眼的昏暗，从四面逼来。流来了针叶树和阔叶树叶的浸了酒精似的强烈的新鲜的气息。

他对于这样舒服地、小心地搬着他走的人们，感到了幽静的感谢之念。他想和他们说话，动一动嘴唇，但在什么也还没有说出的时候，又已失掉意识了。

第二回苏醒时，天已经很明亮。烟似的杉树枝上，溶着明朗的悠闲的太阳。美谛克躺在树荫的旅行榻上。右边站一个身穿灰色的病人睡衣的瘦长而挺直的男人，左边呢，是静淑的、柔和的女人的形姿，弯腰在行榻的上面。她那沉重的金红色的辫发，直拖到她的肩头。

美谛克从这淑静的形姿——她的大的雾一般的眼睛，柔软的卷发，还有温暖的、带点黑味的手，所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怜悯之念，一种柔情，她将这一律施舍，及于一切，几乎并无限制。

“我在哪里？”美谛克轻轻地问。

那长的、挺直的男人，更从上面什么地方伸下骨出的坚硬的手来，按了他的脉：

“不要紧的……”他静静地说，“华理亚，准备换绷带吧，再去叫哈尔兼珂来……”他默然片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又添上去道：“那么，就立刻做完了。”

美谛克熬着疼痛，睁开眼来，望一望在说话的男人那一面。他有着黄色的长脸，洼得很深的发光的眼睛，那眼睛冷冷地盯住负伤者，而有一只忽然厌倦地眨起来了。

将粗的纱布塞进干了的伤口里去的时候，痛得非常。但美谛克是在自己身上，不断地觉着温和的女手的小心的接触的，没有叫喊。

“这就可以了，”绷带一完，长大的男人说，“三个真的洞，头上没有什么——不过是擦伤。过一个月，一定好的。难道我不是式泰信斯基吗？”他略略有了些元气，将指头动得比先前更快了，只有眼睛仍旧发着寂寞的光在看望，而右眼——是单调地眨着。

人们洗过了美谛克。他用肘支起身来，环顾了四近。

不相识的人们，在粗木材的小屋里，做着些事情。烟通里腾起青烟来，屋顶上点滴着树液。黑嘴的大啄木鸟，在林边专心致志地敲出声音来。拄了拐杖，身穿病院的睡衣的白髯的安静的老翁，慈和地巡视着一切。

在老翁上面，小屋上面，美谛克上面，为树脂的气味所笼罩，飘浮着泰茄的饱足的幽闲。

在大约三星期之前，将许可证藏在长靴里，手枪放在衣袋里，从市街来到的时候，美谛克是模糊地推测，以为人们是在等候他的。他活泼地用口哨吹出市街的调子来，他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腾，他热望着斗争和活动。

矿山的人们——他先前仅从报章上面知道的——以活的形象——穿着火药的烟和英雄的伟业所做成的衣服，在他面前出现了。为了好奇心，勇敢的想象，以及仿佛亮色卷发的娃儿的苦而且甜的回忆，他膨胀了起来……

她一定像先前一样，每天早上和饼干一同喝咖啡，将皮带缚了绿纸包着的书本，去上学校的吧……

走到克理罗夫加的近旁时，从丛莽里，用培尔丹枪指着他，跳出几个男人来。

“你什么人？”戴着水兵帽的一个长脸孔的青年问道。

“啊……是从镇上保送来的……”

“证书呢？”

他只得脱了长靴，拿出许可证书来。

“沿……海区……委……员会……社会……革命党……”水兵时时向美谛克射来刺蓟一般的眼光，一字一字地读下去，“哦……”他拖长了声音说。

忽然间，他满脸通红，抓住美谛克的衣领，用枯嗄的嘎嘎地响的声音，叫喊起来：

“你这流氓，你这坏透的！Tvoju，matj，tvojumatjl！”

“什么？什么？……”美谛克惶惑地说。“但那是从‘急进派’[1]那里拿来的啊……请你读完吧，同志！……”

“搜查！……”

几分钟之后，被打坏而解除了武装的美谛克，便站在戴着尖顶的狸皮帽，有着看透一切的黑眼睛的汉子的面前了。

“他们没有看清楚……”美谛克亢奋地呜咽着，吃吃地说，“那上面，是写着——‘急进派’的……请你自己看一看……”

“拿纸来我瞧。”

戴着狸皮帽子的人，将全副精神注在许可证书上，团得稀皱的纸，在他的如火的眼光下冒烟。于是他将眼移向水兵那面去。

“浑蛋！……”他粗暴地说，“你没有看见写着‘急进派’吗？……”

“对，对了！”美谛克高兴地大声说，“我也早就说了的——是‘急进派’……那是完全两样的……”

“一说明白——我们可就白打了……”水兵感了幻灭似的，说，“古怪！”

从这一日起，美谛克便成了这部队的同人的一员。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象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他们很污秽，粗野，残酷，不客气。他们互偷彼此的子弹，因为一点小事，就用最下贱的话相骂，因为一片肥肉，便闹出见血的纷争。他们又用所有的事，来揶揄美谛克——笑他市上的短衫，笑他正确的发音，笑他不知道摩擦枪械，甚至于还笑他用膳之际，吃不完一斤的面包。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到如今，美谛克躺在密林中的寂静的平地上，从新经验了一切了。他烦恼这善良、朴素然而诚实的感情，使他和部队联合起来。又

由一种特别的病态的敏感，感到了他周围的人们的爱和愁，以及睡着的密林的寂静。

病院是设在两条流水汇合的尖端。在啄木鸟凿着的林边，暗红色的满洲枫树在柔和地私语。下面，在坡下，是包在银色的野草里的细流两道，不倦地在歌吟。

病人和负伤者很稀少。重伤二名：肚子上受了伤的苏羌的袭击队员弗洛罗夫，还有美谛克。

每天早晨，将他们领出那气闷的小屋的时候，美谛克那里，便跑来一个淡色胡子的闲静的老人毕加。他将一种古旧的、完全被人忘了的光景，描出来给他看：在崩颓的生满莓苔的庵院近旁，不像这世间的幽静里，在湖侧，在安罗特的岸边，坐着一位头戴圆帽、萧闲的白发老翁在钓鱼。老翁上面是平静的天空，在催倦的暑热中，是沉寂的枞树，平静的、芦苇茂密的湖。平和，梦，静寂……

美谛克的魂灵所向往的，岂不是正是这梦吗?

毕加用了好像乡下教士的唱歌那样的声音，讲出儿子——红军之一的儿子的事来。

“是的……他回到我这里来了。我呢，不消说，是坐在养蜂场里的。长久没有见面了，大家接吻，那自然无须说得。但一看，他总有些轻浮的脸相……‘阿爹，’他说，‘我到赤塔去。’——‘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阿爹，’他说，‘捷克·斯罗伐克人到了那里了呀。’——‘那么，要和那捷克·斯罗伐克人怎样呢？……留在这里罢。你瞧，不是很安稳吗，我说……’真的，说起我的养蜂场来，可真像天

堂一样：白桦，你知道，还有菩提树开着花，亲爱的蜜蜂……嗡嗡……嗡嗡……”

毕加从头上除下柔软的黑帽子来，高兴地摇着圆圈。

“但是，怎么样？……他到底走掉了！他不曾留下……走掉了……现在是，科尔却克[2]们将我的养蜂场捣毁了，儿子也不见了……说这是——人生！……”

美谛克喜欢听他的讲说。他爱那老人的单调的歌声和从他的舒坦的心中所流露的态度。

然而他更喜欢“好心姊妹”[3]到来的时候。她是为野战病院全体缝纫、洗濯的。在她那里，人能感到对于人类的很大的爱，而对于美谛克，她却尤其显得特别的柔顺与温情。创伤逐渐好起来，他也逐渐用了世俗的眼来看她了。她的腰微弯，颜色苍白，她的手，以女人的手而论，是大到必要以上的。然而她以特别的、稳确的脚步走路，她的声音里，常常含蓄着一些东西。

而且一遇到她并坐在行榻上，美谛克就不能静卧了。（关于这事，他大约是绝没有告诉那亮色卷发的姑娘的。）

“是轻浮的女人啊，那个华留哈！”有一回，毕加对他说，“木罗式加，她的男人，就在部队里，她却还在兜兜搭搭……”

美谛克向老人用眼睛所指示的方向去一看。那“姊妹”正在森林的空地上洗衣服，助医哈尔兼珂，则浮躁地在她旁边纠缠。他时时弯腰向她这面去，说些什么有趣的事。她好几次停下做事的手来，用了神

秘的烟一般的眼睛，向他那面看。“轻浮”这句话，在美谛克里面，是引起锋利的好奇心来了。

“她为什么……这样的呢？”他问毕加，并且竭力遮掩着自己的错乱。

“鬼知道罢了，为什么她是那么随便的。就是前面没有准儿……不能说一个不字——就为此……”

美谛克记起了“姊妹”给他的最初的印象，于是莫名其妙的寂寞，在他里面蠢动了。

从那时起，他就更加留心地注视了她的行动。其实，她和男人们——至少，和可以不靠别人帮助的男人们，是“在一处”得太多了。但在病院里，确也没有一个另外的女人。

一天早晨，换了绷带之后，她整理美谛克的行榻，比平时更长久。

“在我这里坐一坐吧……”他红着脸，说。

许多工夫，她盯着他看——恰如那一天，一面洗东西，一面凝视着哈尔兼珂的一样。

“你瞧……”她带着几分惊疑，不自觉地说。

但是，枕头一放好，她就和他并排坐下了。

“哈尔兼珂可中你的意呢？”美谛克问。

她似乎没有听到质问——并且用了大的烟一般的眼睛，看定了美谛克，凭自己的意思回答道:

“还这么年轻……”于是好像觉到了，“哈尔兼珂？……唔，不坏呀。你们都一样的——很多。”

美谛克将手伸到枕头下面去，拿出包着报纸的小小的一束来。从褪色的照片上，一个熟识的少女的脸，向着他凝视。但在他，已经不见得是先前一般可爱了——那总好像是用了并不亲热的、做作出来的欢欣，在对他凝视，而且——美谛克虽然怕敢自白这件事——为什么先前竟那么常常想到她的呢，他也觉得诧异起来。他将亮色卷发的少女的肖像，送到“姊妹”面前去时，为什么要送过去，该不该送过去，是自己没有明白的。



华理亚看护负伤的美谛克

“姊妹”先是接近地，后来是较远地伸开手去望照相。但忽然叫了一声。掉下照片，从榻上跳了起来，慌忙向后回顾了。

“好一个出色的婊子呀！”从树荫里，出了谁的嘲笑的、发沙的声音。

美谛克向那边斜睨过去，就看见一个格外熟识的脸，不驯服的暗红色的前发，挂在帽下面，而且有着嘲笑的、绿褐色的眼，这和前一

回的，是两样的神情。

“唔，你吓了一跳？”发沙的声音平静地接着说，“我并不是说你啊——倒是说照相……我虽然换了许多女人了，却不曾有过那样的照相。恐怕什么时候你会送我一张的吧？……”

华理亚定了神，笑起来了。

“哪，我真给吓了一跳……”她说，并且似乎变了和平日不同的唱歌似的妇人的声音了，“你从那里跳出来的呀，你这粗毛鬼？……”于是向着美谛克这面，“这是木罗式加，我的男人。他总喜欢闹些什么花样的……”

“我知道这人的……有一点。”传令使在“有一点”这字上，添上了嘲笑底的音节，说。

美谛克为了羞和恨，没有话说，躺着像一个打得稀烂的人。华理亚已经忘记了照相，和男人说着话，用脚将它踏住了。美谛克正在惭愧，也不敢叫她拾起照相来。

待到他们到密林里去了的时候，他因为腿痛，咬着牙齿，自去拾起那污了泥土的照相，并且将这撕得粉碎了。

---

[1] 十月革命时，社会革命党（S.R.）大部分加入了反革命，但其中的一派“急进派”（Maximalist），则和布尔塞维克一同，与白军争战。——译者

[2] Koltchak，白军的将领。——译者

[3] 谓看护妇。——译者

3　用嗅觉[1]

木罗式加和华理亚傍晚回来了，彼此不相顾盼，疲劳而且乏力。

木罗式加来到森林的空地上，将两个指头塞在嘴里，像强盗一般，尖厉地吹了三下。恰如在童话里那样，从林中跑出一匹长毫的、蹄声响亮的马来时，美谛克就记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和马来了。

“米赫留忒加[2]……狗养的……等久了吧？……”传令使爱抚地低声说。

经过美谛克的旁边，他射了他一眼，带着讥刺的微笑。

于是直下斜坡，走进峡谷的丛绿之处，这时木罗式加又记起美谛克的事来了。“为什么就是那样的东西跑到我们这里来的呢？”他怀着憎恶和疑惑，自己想——“我们开手的时候，谁也不来，现在在成功了的当儿，他却跑来了。……”在他，便觉得美谛克真是“在成功了的当儿”跑了进来似的——但在实际上，前面却横着艰难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废物跑了来，做些孱头的事，无聊的事，却教我们去弄好……但是，我的老婆这贱货，究竟看中了小子的什么地方呀？”

他又觉得生活麻烦起来，旧的苏羌的路，已经走不通，人要给自己另寻新路了。

沉在比平时更不愉快的深思中的木罗式加，竟没有觉得已经骑到了溪谷。这处所——是在甜香的蓼草里，在卷毛的苜蓿里，响动着大镰刀——人们将自己耗在艰难的工作的日子里。人们都有苜蓿般蜷缩

的胡子，穿着长到膝髁的小衫。他们迈开整齐的、弯曲的腿，踏着割过的地方向前走，野草便馥郁地、无力地，倒在他们的脚下了。

见了武装的骑马的人，大家便慢慢地停下做工的手来，将疲于工作的手遮在前额上，向后影望了许多时。

“简直像蜡烛一样！……”当木罗式加将身子在踏镫上站直，而将那站直的身子，扑向前方，恰如蜡烛的火焰一般，微微动摇，用稳稳的快步，跑了过去的时候，他们赞叹着他的风采，说。

弯曲着的河的那边，是村会议长诃马·略勃支的瓜田，木罗式加将马勒住了。在田里，是荒芜的，到处没有主人的用心的照管。（当主人专心于社会的工作的时候，瓜田上满生野草，父祖的小屋是顾不到了，大肚子的甜瓜，好容易总算在芬芳的苦蓬丛中成熟，而吓鸦草人则宛如濒死的鸟儿一般。）

偷儿似的环顾了周围，木罗式加便使马向歪斜的小屋那边去。他小心地向里面窥探。没有一个人。那里面，只散乱着些破布、锈镰刀的断片、胡瓜和甜瓜的干了的皮。解开袋子，木罗式加跳下马，于是伏身靠地，在地面上爬过去。热病一般地拗断瓜藤，将甜瓜塞在袋子里，有几个是用膝盖抵断，就在那地方吃掉了。

米式加掉着尾巴，用狡狯的、懂得一切似的眼，眺望着主人。忽然听到了索索的声音，便竖起多毛的耳朵，慌忙将毛鬣蓬松的头转到河那边去了。从柳荫里，岸上走出一个身穿麻布裤、头戴灰色毡帽、长髯阔背的老人来。他手上沉重地提着一把颤动的渔网，网里面是平鳃的青鱼在垂死的苦痛中挣扎。在麻布裤上，壮健的裸露的脚上，染着些从鱼鳞流出、被冷水冲淡了的血腥。

一看见诃马·爱戈罗微支·略勃支的高大的形象，米式加就知道他是栗壳色的大屁股的牝马——它隔着板壁一同住，在一个马房一同吃，而且它常常苦于对她的欲情的那牝马的主人了。于是它欢迎似的竖起耳朵，仰了头，愚蠢地，而且高兴地嘶鸣了起来。

木罗式加吓了一大跳，就是半弯的姿势，用两手按住袋子，僵掉了。

“你……你……在这里干什么呀？……”略勃支用了很严厉和痛苦的眼光，向木罗式加一瞥，发出带着受气和发抖的声音，说。他没有从手里放下那抖得很厉害的渔网来。而那些鱼，则仿佛沸腾的不可以言语形容时候的心脏一样，在脚边乱跳。

木罗式加抛了袋子，胆怯地垂着头，跑到马那边去。一跨上鞍，他就想，应该取出甜瓜，拿了袋子来，不给留下证据的。但也很明白，没有这个也横竖都是一样的了，便用拍车将马一刺，开了扬尘的发疯般的快步，顺着路跑掉了。

“哪，等着吧，即刻惩办你——自然要办的！……自然要办的！……”略勃支只是连喊着这句话，他也总不能相信，一个月来，像自己的儿子一般给了衣、给了食的人，却会在那主人为了给社会服务而荒掉田地的时候，来偷那田地里的东西的。

略勃支家中的小园里，树荫下放着一张圆桌，那上面摊开着裱过的地图，莱奋生正在询问刚才回来的斥候。

那斥候——穿着农人的短袄和草鞋——是刚到过日本军的阵地的中心来的。他的晒黄的圆脸，因了幸而脱险的高兴的亢奋，还在发光。

据斥候的话，则日本军的本部，设在雅各武莱夫加。两个中队，是从卜斯克·普理摩尔斯克向着山达戈进展，但在斯伐庚斯克的铁路支线那里，却全不见日本军的踪影，从夏巴诺夫斯基·克柳区起，斥候是和夏勒图巴的部队的两个武装的袭击队员，一同坐了火车来的。

“那么，夏勒图巴退到哪里去了呢？”

“在高丽人的农场里……”

斥候想在地图上寻出那地方来，然而并不是容易事，他怕敢露出自己的无学，便用指头乱点了什么一处邻境。

“在克理罗夫加，受损得很厉害，”他哼着鼻子，活泼地说下去，“现在是，大半的人们，都散在各处的村子里，夏勒图巴是躲在高丽人的冬舍里面，吃刁弥沙[3]哩。听说酒喝得很凶，全不行了。”

莱奋生将这新的报告，和昨天由陀毕辛的酒精私贩子斯替尔克沙传来的报告，以及从市镇上送来的报告，比较了一下，于是不知怎的感到了不利的前征。对于这样的事，莱奋生是有特别的感觉的——蝙蝠所禀的第六感。

到司派斯科去的协同组合的委员长，两星期没有回家来；几个山达戈的农夫，忽然记得起家乡来，前天从部队逃走；和部队同是向着乌皤尔加前进的跛脚的马贼李福，不知道为什么忽而向抚顺河的上游那面转了弯，走掉了——在这些事情上，感到了不利的前征。

莱奋生从头到尾问了一回斥候，细细地研究着地图。他坚忍执拗得怕人，恰如泰茄的老狼，虽然几乎没有牙齿了，而仗着许多代的优胜的智慧，还能够率领全群，跟着它走动。

“那么，什么特别的事……没有觉到吗？”

斥候不懂得那意思，惘惘然看他。

“什么也没有嗅出来，什么也没有嗅出来！……”莱奋生攒聚了三个指头，急忙送到鼻子下面去，说明道。

“不，什么也没有嗅出来……只是这样……”斥候认错似的回答说，“我是什么——是一只狗，还是什么呀？”——他懊恼地想，他的脸就突然发红，带诮，宛如山达戈市场的卖鱼女人的脸一般了。

“好了，去吧……”莱奋生挥手，从他后面，冷嘲地眨一眨那深渊似的碧绿的眼睛。

独自一个，他沉思着，在小园里徘徊。站在苹果树旁，许多工夫他注视着大头的沙土色的甲虫，在树皮里做些什么事，但突然，没来由地到了这样的结论了——倘不即加准备，部队是就要全灭的。

在栅门那里，莱奋生撞见了略勃支和自己的副手巴克拉诺夫——他是一个强壮的有了十九岁的青年，身穿青灰色的军装外套，带上有一把常不收好的短剑。

“将木罗式加怎么办呢？……”眉头打着紧结，从那下面的热烈的黑眼里闪出愤怒来，他就在那地方叫喊，“他偷了略勃支的瓜了……请你听吧……”

他向队长和略勃支点头，伸出两臂，像给他们绍介一般。莱奋生久没有看见他的副手有这样的亢奋了。

“但是，不要嚷吧。”他平静地，并且劝谕地说，“嚷是没有意思的。到底为了什么事呀？……”

略勃支用了发抖的手，交出那晦气的袋子来。

“他把我的田地的一半都糟掉了，同志队长，真的！没有工夫到那里去——许多日子之后，我终于去扳网了——我一从柳树丛里钻出……”

他于是说出自己的各种不幸来，尤其特别申明的，是自己在为了大众的幸福做事，因此农事那一面便只好疏忽了。

“家里的女人们，你该是知道的，不像别家那样，去做田里的事，却在割草的。简直像犯人一样……”

莱奋生注意地忍耐地听完了他的话，便叫木罗式加来。

这人进来了，将帽子靠后脑戴得随随便便地，并且带着明知道是自己的不好，但以准备说了谎，来辩护到底的人的傲慢的表情。

“这是你的袋子？”队长要将木罗式加吸进自己的永不昏暗的眼珠里去似的，问。

“我的呀……”

“巴克拉诺夫，拿下他的‘斯密斯’[4]来……”

“你什么意思，拿下？……不是你给了我的吗？……”木罗式加跳到旁边，解开了手枪的皮匣的扣子。

“不要发昏吧，不要……”眉间的结打得更紧了，巴克拉诺夫用了粗暴的声音，但忍耐着，说。

被解除了武装的木罗式加，立刻温和起来了：

“究竟说我拿了多少那里的瓜呀？……况且，诃马·爱戈罗微支，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事，这实在是不值得说的……真是！”

略勃支等候着似的低了头，扭着带泥的赤脚的趾头。

因为要审议这木罗式加的行为，莱奋生便发命令，于傍晚召集村民大会，部队也去参加。

“得给大家知道……”

“约瑟夫·亚伯拉弥支……”木罗式加用了茫然的，暗淡的声音，说，“部队呢——不要紧……那是没有什么的。但为什么要通知乡下人呢？”

“喂，朋友，”莱奋生不理木罗式加，向着略勃支那边，说，“我和你说句话……单是两个。”

他拉了委员长的臂膊，引到一边，托他在两天之内，收集了村中的麦子，做十普特[5]硬面包。

“不过谁也不要给知道呀——为了谁，为了什么，要硬面包的……”

木罗式加知道谈话已经完毕，失望地钻进卫兵所去了。

莱奋生和巴克拉诺夫两个人还留着，命他从明天起，给马加添些燕麦的成数。

“到经理部长那里去说去，要竭力放得多。”

---

[1] 这是指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灵敏的嗅觉而言，英文本译作“第六感觉”。——译者

[2] 米式加的爱称。——译者

[3] 用玉蜀黍煮成的粥，一说是中国的一种小米，未详。——译者

[4] 一种手枪的名目。——译者

[5] 四十磅为一普特（Pud）。——译者

4　孤独

木罗式加的到来，将美谛克在单调的平和的病院生活的影响之下，在内部产生了的心的平和破坏了。

“为什么他那么轻蔑地看我的呢？”传令使一去，美谛克想，“即使他是将我从火里面救出来的，这就给了嘲笑我的权利吗？况且，全体，最要紧的……是全体的人们……”他望着自己的细瘦的指头和缚在床垫下面的副木上的腿。而且按在心中的旧日的愤恨，以新的力量燃烧起来了。他的魂灵，像负伤的野兽一般，在不安和痛楚中战栗。

自从那个生着蓟草似的有刺的眼的长脸的青年，挟着敌意力抓了他的衣领的时候以来，人们就都用嘲笑来对付美谛克。谁也不帮助他，谁也不同情他的冤枉。虽在如睡的寂静，呼吸着爱与平和的这病院里，人们也只是因为义务，所以爱抚他的。而在美谛克，所最痛苦、最哀伤者，是当他的血滴在那大麦田里以后，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人了。

他慕毕加。但老人是铺着睡衣，将柔软的帽子当作枕头，在林边的树下呼呼地睡着。从圆的、发光的秃处，后光似的，透明的银色的头发，向四面散开。两个伙伴——有一个一只手缚着绷带，一个是跛脚的——从林子里出来了。一到老人那里，就站住，狡狯地互使着眼色。跛子就去寻出一枝干草来，于是好像自己想要打嚏一般，动着鼻子，扬着眉毛，用草去探毕加的鼻孔。毕加懒洋洋地絮叨着，动着鼻子，用手来拂除了两三回，但到底给大家满足，竟打了一个大嚏。两个人都失了笑，低弯着腰，恰如闹了恶作剧的孩子一般，回顾着，逃

到小屋那边去了——有一个小心地曲着臂膊，另一个是偷儿似的蹩着脚。

“喂，你这掘坟的帮手！”第一个汉子看见哈尔兼珂在土堡上，坐在华理亚的旁边，便叫了起来，“你为什么搂着我们的女人的？……来，来，也给我搂一下吧……”他就在那里并排坐下，用那没病的手，抱住“姊妹”，一面发出猫打呼噜声，说，“我们喜欢你呢——因为你是我们中间独一无二的女人呀，但是，赶走这肮脏的小子吧，赶他到魔鬼那里去，赶掉这狗养的……！”他还是用那一只手，竭力要推开哈尔兼珂，但助医却从一面紧靠住华理亚，咬紧了被“满洲尔加”[1]所染黄了的整齐的牙齿。

“但是我盯在那里才是呢？”跛子可怜地用鼻声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正义在那里啊，谁看重着伤兵呢——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同志们，亲爱的诸君？……”他眨着湿润的眼睑，将手乱挥，弹簧装置一般飞快地说。

他的对手想不给他走近，踢着脚，像在吓他。助医悄悄地将手伸进华理亚的衣服下面去，用大声不自然地笑了。她并不推开哈尔兼珂的手，只是温和地疲乏了似的在看他们。但忽而感到美谛克的惶惑的视线，她便跳了起来，慌忙整好上衣，脸上红得像芍药一般了。

“你们简直像苍蝇跟蜜一样，只是叮，你们这般雄狗！……”她粗野地突然说，低垂了头，跑进小屋里去了。门间夹住了衣角，她恼怒地拉出，再尽力关上门，连破缝里的苔藓也落了下来。

“哪，了不得的姊妹啊！”像唱歌一样，跛子说。于是好像嗅了鼻烟似的，蹙着脸，静静地、微微地、讨厌地笑起来了。

从枫树下的行榻上，从叠了四张的高高的垫被上，将给病痛磨瘦了的黄色的脸向着空中，冷淡地，严峻地，负了伤的袭击队员弗洛罗夫在凝眺。他的眼，就如死人的眼一般，昏暗，空虚。弗洛罗夫的伤，是没有希望的了；而他自己，从脏腑痉挛得痛到要死，开始在他自己的眼中，凝眺了空虚的广大的天空的那时以来，也已经明白。美谛克在自己身上，感到他的不移的视线，便发起抖来，吓得将眼睛看了别处。

“大家……在闹……”弗洛罗夫沙声说，动动手指——好像在通知谁，自己还是活着似的。

美谛克装作没有听见。

连到了弗洛罗夫早已忘却他了之后，他还是久不敢向他那面看——他仿佛觉得这负伤者总含着骨瘦如柴的微笑，还在对他凝视似的。

从小屋里面，在门口拙笨地弯着身子，走出医生式泰信斯基来。他一走出，便如折叠小刀一样，伸直了身子，于是他出门的时候，怎么能够弯转的呢，便令人觉得奇怪了。他大踏步走近大家来，而且因为忘记了为什么，便眨着一只眼，愕然站住了……

“热……”他终于弯了臂膊，倒摩着剪短的头发，悬空地说。他原是要来说，将不能同时给大家做母，且又做妻的人，这样地加以窘迫，是不行的。

“躺着，闷气吧？”他走近美谛克去，将干瘪的热的手掌按在他的额上，问道。

他的突如的恳切，动了美谛克的心，恰如坚硬的球在咽喉里忽然温暖地柔软地消释了：

“我是——不……因为复了原就出去的。”美谛克微微颤抖地说，“但是，你怎样？……长久住在森林里。”

“但是，倘若这是必要的呢？……”

“什么是必要的呢？”

“我住在森林里的事啊……”式泰信斯基拿开手，而且这才用了人间的好奇心，以那发光的黑眼睛，认真地来注视美谛克的眼。那眼睛显得辽远而且凄凉，正如将对于每当长夜，在烟气蓬勃的希霍台·亚理尼连峰的篝火旁，啮着密林的孤独的人的说不出的神往，吸了进去一样。

“我知道的。”美谛克寂寞地说，也亲昵地、寂寞地微笑了。

“但不能宿在村里吗？……我的意思是，自然不只你一个，”他赶忙堵住了意外的疑问，道，“是全个病院。”

“在这里，危险少啊……你是从那里来的呀？”

“从镇上来的。”

“很久以前？”

“是的，已经一个多月了。”

“可认识克拉什理曼吗？”式泰信斯基骤然活泼起来了。

“是的，认识一点……”

“那么，他在那里现在怎样？还有，你另外认识谁呢？”医生便剧烈地眨着一只眼，于是忽然之间，好像有谁从后面推了他的膝弯一般，坐在树桩上面了。他总是寻不出适宜的位置来，将臀部在树桩上移动。

“认识洪息加，蔼孚列摩夫……”美谛克数了出来，“古略耶夫，苇连开勒。不是那戴眼镜的一个——那是不认识的，但这别一个，是小个子……”

“那岂不是全是‘急进派’的人们吗！”式泰信斯基吃惊似的说，“你怎么会认识那些人们的呢？”

“因为我和那些人们相处很久的……”美谛克不知道为什么，惴惴然含糊地低声说。

“这，这……”式泰信斯基好像要说话了，但没有说出来。

“谈得很好。”他用了总是毫不亲热的声音，冷淡地说着，站起身来，“总之……好好地保养吧……”他并不看着美谛克，接着说。于是宛如怕给叫了回去似的，赶紧向小屋那面走去了。

“还认识华秀丁……”想要拉住什么一般，美谛克从后面叫道。

“哦……哦……”式泰信斯基略略回头，连声答应，然而走得更快了。

美谛克知道有什么不合他的意了——他就缩了身子，满脸通红。

忽然，这一个月里的一切经验，一下子都奔到他上面来——他想再拉住一点什么东西，然而已经不能够。他的嘴唇发抖了，他想熬住眼泪，赶紧眨着眼，但终于熬不住，很多很快地涌了出来，流下他的脸。他像忍苦的孩子一样，用被布盖在头上，低低地哭了起来——竭力不发抖，不出声，免得给别人觉得他不中用。

他绝望地哭了许多时，而他的思想，也眼泪一般地咸而苦。后来渐渐平静了，他也还这样地蒙了头，不动地躺着。华理亚近前了好几回。他很知道她那稳实的脚步声——恰如“姊妹”的负着义务，要推了装满东西的手车，直到死的瞬息间一般地。她暂时停在榻旁，好像难于决心模样，但她就又走掉了。毕加也跛着脚走了过来。

“你在睡觉吗？”他谨慎而柔和地问。

美谛克装作睡着模样。毕加等了一会。听得在被布上，唱着黄昏时候的飞蚊。

“那么，睡吧……”

一到昏暗，又有两个人走进来了——华理亚和别的一个谁。他们小心地抬起行榻，运进小屋里面去。那里面是潮湿，熏蒸。

“去——去……到弗洛罗夫那里去……我就来。”华理亚对那一个人说。

她站在榻旁几秒时，于是小心地从头上揭开被布来，一面问道：

“你怎么了，保卢沙[2]？……不舒服吗？……”

这是她第一次称他为保卢沙了。

美谛克在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觉得在小屋里，和她的存在一共只有他们这两个人。

“很不舒服……”他阴郁地、静静地说。

“腿痛吗？……”

“不，只是……”

她忽然弯下身子，将大的柔软的胸脯紧贴着他，在嘴唇上接吻了。

---

[1] Manzhurka，一种价钱很便宜的烟草。——译者

[2] 保惠尔的爱称。——译者

5　农民

想证实自己的推测，莱奋生比定刻还早，就到集会去，为了混进农民们里，听听有什么特别的风闻。

集会是开在小学校里的。人们还到得很有限——从田地里回来得早的几个，在阶上讲废话。从开着的门口，望见略勃支在忙着收拾那生锈的洋灯。

“约瑟夫·亚伯拉弥支。”农民招呼着莱奋生，于是一个一个，恭敬地向他伸出黑的、因为做工而成了木头似的手来。他一个一个拉了手，谨慎地坐在一级阶梯上。

河的对面，村姑们齐声唱着歌。有些干草，潮湿的尘埃，篝火的烟的气味。从渡头，传来着疲马的蹄声。农民的劳倦了的日子，在温暖的暮霭中，满载干草的车轮声中，吃饱了而还未榨乳的母牛的拖长的鸣声中消去了。

“好像并不多呀。”略勃支走到门口来，说，“今天是不会多来的，因为有许多人就都在割草的地方过夜……”

“为什么在工作日开起什么会来了？还是出了什么要紧事情了呢？”

“唔，出了一点事……”议长微微踌躇着，承认说，“他们一伙里，有一个干了坏事了——就是住在我那里的。那原也算不得什么事，并不大，可是弄得非常麻烦起来了！”他没法似的，看一看莱奋生这边，便不说话。

“如果是算不得什么的事，先就不应该召集我们呀！……”农民们统统嚷了起来，“在种田人，现在是，就是一个钟头，也是要紧的时光啊。”

莱奋生解释了一番。他们便闹闹嚷嚷地摊出农民式的哀诉来——那是大抵关于割草和商品的缺少的。

“约瑟夫·亚伯拉弥支，你自己到割草地方去，看看大家用什么东西在割草才是。好好的镰刀，就是敷衍门面的也没有啊——都是修补过的。这简直不是工作，是受苦呀。”

“前天，绥蒙将很好的一把弄坏了！给这小子，应该比谁都早些——因为是爱做事的农夫呀，割起草来，简直像机器一般发响……正割着——碰着了沙鼠窠……倘你听到这样的响，你会看见火星……现在是，无论怎么修，总赶不上原样了。”

“那是一把很出色的镰刀！……”

“我的家里的那些人怎样？……”略勃支沉思地说，“还顺手吗？因为今年草是真多啊！到礼拜日为止，能够割掉夏天的一块，就好。这战争，真是了不得的吃亏啊。”

从黑暗中，几个穿着长的肮脏的小衫的新的人影，出现在颤动的光条里面了。有的拿着包裹——是做工之后，顺脚到了这里的。他们和他们自己一同，带来了嚷嚷的农夫的语声和柏油、汗、新鲜的割倒的草的气味。

“上帝保佑你家……”

“哈——哈——哈！……伊凡吗？……来，到亮地方，给我看看你那狗脸——哪，很给土蜂叮了吧！我看见的，你怎样屁股一摆一摆的在逃走……”

“你这猪狗为什么在我的地上割草的？”

“怎么在你的地上？不要说昏话！……我是一丝不差、看定地界来割的。我不要别人的东西——自己的尽够了。”

“人知道的……自己的尽够了！你家的猪，不是赶一回、赶一回，总还是钻进田里来吗？……就要在我的田里生小猪了……哦，自己的尽够！人知道的……”

不知是谁，有着一只眼睛在暗中发闪的、弯腰的茁实的男人，站出在群众之上，说起话来了：

“三天以前，日本人到了山达戈哩。是秋圭斯克的人们说的。到来占领了学校——立刻就是女人：‘露乌西亚姑娘，露乌西亚姑娘……嘶，嘶，嘶。’呸，鬼，Tvoju matj，上帝宽恕我……”他将臂膊用力一挥，愤愤地砍断似的住了口。

“他们也要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一定……”

“怎么会有这样的灾殃的啊？”

“百姓全没有静一静的工夫……”

“况且什么都是百姓受损，什么都是百姓当灾！哪一边都随便，快点有一个定局就好……”

“就是这呀，两边可都不成的。往前走是棺材，向后走是坟墓——都一样的！”

莱奋生默默地听着，没有插嘴。人们将他忘掉了。他，看起来，是一个矮小的并不出色的男子——全体好像是从帽子和红胡须，还有高过膝盖的毛皮的长靴所造成的一般。然而倾听着杂乱的农民们的话，莱奋生却从中听出只有他知道的不安的调子来了。“我们要被人打败的……一定……”他即刻想，而且跟着这思想，还生出了别的——实际的清清楚楚的分明的思想来：“至迟明天，应该写信给式泰信斯基，教他将负伤者藏起来，随便那里都可以……暂时之间，要躲掉，好像并没有我们一样……还有，应该将卫兵增添……”

“巴克拉诺夫！”他叫副手道，“来这里一下……因为这样……近一些坐下吧。我想，栅门口一个卫兵是不够的。还应该派骑兵的巡察到克理罗夫加去……尤其是夜里……我们已经太不小心了……”

“出了什么事吗？……”巴克拉诺夫愕然，“有了什么危险吗？还是，什么呢？……”他将那剃光的头，向着莱奋生那边，而他的鞑靼人一般的眼梢扬起的细长的眼，则很注意地、探索地在凝视。

“战争是，亲爱的朋友，常常有危险的。”莱奋生温和地，然而冷嘲地说，“战争是，我的好友，和在干草小屋里和玛卢沙睡觉，是不同的呀……”他忽然喷出有力的愉快的笑来，向巴克拉诺夫的胁肋抓了一下。

“你瞧，这样的滑头……”巴克拉诺夫回答说，捏住莱奋生的手，立刻变成爱闹的、善良的、活泼的青年了。

“不要嚷，不要嚷——没法逃脱的！……”他将莱奋生的手扭在背后，于不知不觉间一直将他推到门口的柱子上，温和地在齿缝里低声说。

“去吧，去吧！——那边玛卢沙在叫你哩……”莱奋生笑道。“喂，放手吧，你这小鬼！……在会场上，这可不行……”

“正因为在会场上，是你的运气，要不然，我简直教你知道……”

“去吧，去吧，那边玛卢沙是……去吧！”

“我想，卫兵一个人不就很够了？”巴克拉诺夫站起身来，一面问。

莱奋生微笑着，目送他的后影。

“你的副手实在是好家伙啊。”一个人说，“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况且第一是年轻呀。大前天到小屋子里来借马轭……我说：‘哪，可要喝一杯加了辣料的东西呢？’‘不，’他说，‘我不喝。’‘如果你要给我吃什么东西，’他说，‘就给一点牛乳吧——牛乳，’他说，‘那实在是很喜欢的。’后来他喝了，你知道，就像小孩子一样——在大钵子里，加了一小片的面包……一个好小子，不会错的！……”

在群众之中，闪着枪口，渐渐看见袭击队的踪影了。他们照着定刻，亲睦地聚到集会来。最后来的是矿工，谛摩菲·图皤夫走在前面，他是苏羌的高大、强壮的选矿手，现在做了小队长了。他们成了亲密的集团，并不分散，挤进群集里面去。只有木罗式加显着阴郁的脸相，坐在离开一点的壁前的凳子上。

“啊，啊……你也在这里？”见了莱奋生，图皤夫高兴地叫道——仿佛和他多年不见，而在这里相遇，是出乎意料似的。“在那边，我们的朋友干出什么来了吧？”他将那大的乌黑的手，伸向莱奋生去，一面铜一般沉重地问。

“我们应当教训他，教他一课……给别人看看榜样的！”他没有听完莱奋生的说明，便又怒吼起来。

“对这木罗式加，是早该留心的了——丢部队全体的脸。”头戴学生帽，脚穿擦亮长靴，叫作企什的声音甜腻腻的青年，插嘴说。

“没有请教你呀！”图皤夫头也不回，打断了话。

那青年受了恨，咬着嘴唇，俨然地又想回嘴，一看见莱奋生的冷嘲的眼光，射在自己身上，便躲到群集里去了。

“你看见了这家伙了吧？”小队长阴郁地说，“你为什么留他在这里的呢？人说，他自己就因为偷东西，给专门学校斥退的。”

“不要相信那些风闻。”莱奋生指教地说。

“你们站在外面多么长久啊！……”没法似的摆着手，略勃支从门口叫喊道，好像他万不料因为他那满生野草的田地，竟会聚起那么多的人们来一样。“就开起来，可好呢——同志队长？……还是我们老是缠着，直到公鸡叫呢？……”

6 矿山的人们

因为烟气，屋子里就青苍、闷热了起来。凳子不够了。农夫和袭击队员们夹杂着，塞满了通路，挤在门口，就在莱奋生的颈子后面呼吸。

“开手吧，约瑟夫·亚伯拉弥支。”略勃支不满意似的说。他对于自己和队长，都不以为然——所有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都好像完全无聊而且麻烦了。

木罗式加挤进门口，显着阴郁而狞恶的脸，和图皤夫并排站下。

莱奋生特地郑重说明，倘若他不以为这案件和农夫以及袭击队两面有关，倘若队里面没有许多本地人，他是绝不使农人们放下工作的。

“照大家判定的办就是了。”他学着农夫的缓慢的调子，沉重地收了梢。他慢慢地坐在凳子上，向后一转，便忽然成了渺小的并不惹眼的人——将集会留在暗地里，使他们自己来议事，他却灯芯似的消掉了。

起初有许多人同时说话，杂乱无章，不得要领，后来又有人随声附和，集会立刻热闹起来了。好几分钟中，竟不能听清一句话。发言的大抵是农人，袭击队员们只是沉静地默默地在等候。

“这也不对，”夏苔一般的白头发，总是不平的遏斯泰菲老头子严峻地大声说，“先前呢，米古拉式加[1]的时候呢，做出这等事来的小子，是在村子里打着游街示众的。偷的东西挂在颈子上，敲着锅子，

带着走的……”他仿佛学校里的校长那样，摇着他干枯了的手指，好像在吓谁。

“不要再给我们来讲你的米古拉式加了吧！……”曲背的独只眼的——讲过日本人的那人大声说。他常常想摆手，但地方狭，他因此更加发狠了。“你总是你的米古拉式加！……时候过去了哩！……请了请了哩，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是米古拉式加也好，不是米古拉式加也好，做出这样的事来，总之是不好的。”——老头子很不屈服。“就是这样种作着，在养活大家的。不过来养偷儿，我们却不必。”

“谁说要养偷儿呀？偷儿的帮手，是谁也不来做的。说起偷儿来，你倒说不定正养着哩！”独眼的男人隐射着十年前逃到不知哪里去了的老头子的儿子，说，“这里是要两样的天秤的！这小伙子，已经战斗了六年——为什么尝了个瓜就不行了？……”

“但是为什么要偷呢？……”一个人诧异地说，“我的上帝，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只要到我们这里来，我就给他装满一口袋。有有，拿吧——我们又不是喂牲口，给一个好人，有什么不情愿的！……”

在农民的声音中，并不含有愤懑。多数的人们，于这一件事是一致的——旧的规则已经不中用了，必须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还是大家自己来决定吧，和议长一起！”有人大声说，“这一件事，我们没有什么要插嘴的……”

莱奋生重新站起，敲着桌子。

“同志们，还是挨次来说吧。”他镇静地，然而分明地说了，给大家能够听到，“一齐说起来，什么结局也不会有的。但木罗式加在哪里呢？……喂，到这里来……”他显了阴沉的脸，接着说，大家的眼睛便都转向传令使所站的地方。

“我可是在这里也看见的……”木罗式加含糊地说。

“去吧，去吧！……”图皤夫推着他。

木罗式加踌躇了。莱奋生向前面走过去，像钳子似的，用那不瞬的视线，钉一般将木罗式加从群集中间拔出了。

传令使不看别人，垂着头走到桌子那边去。他汗出淋漓，他的手在发抖。他觉得自己身上有几百条好奇的视线，想抬起头来，但立刻遇到了生着硬麻一般胡子的刚卡连珂的脸。工兵同情地而且严厉地在看他。木罗式加受不住了，向着窗门那面，就将眼睛凝视着空虚的处所。

“那么，我们就来评议吧。”莱奋生仍像先前一样，非常平静地，然而使一切人们，连在门外的也能够听到地，说，“有谁要说话吗？……哪，你，老伯伯，你有什么要说吧？……”

“在这里，有什么话好说呢。”遏斯泰菲老头子惶窘着，说，“我们是，不过是，自己一伙里的话呀……”

“事情不很简单吗，自己去决定就是了！”农民们又嚷嚷地叫了起来。

“那么，老伯伯，让我来说吧……”突然间，图皤夫用了按住的力量，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遏斯泰菲老头子那一面，也将莱奋生

错叫作“老伯伯”了。

在图皤夫的声音中，有一种难名的威逼，使大家的头都转到他那面去。他走近桌子，和木罗式加并排站定了，并且用了那大的，茁壮的身子，将莱奋生遮掩起来。

“叫我们自己来决定？……你们担心吗！？……”他挺出胸脯，拖长着热心的怒声说，“那么，就自己来决定吧！……”他忽然俯向木罗式加，将那热烈的眼盯在他上面，“你是我们一伙吗，你说，木罗式加？……是矿工？”他紧张着，刻毒地问，“哼，哼，是肮脏的血呀——苏羌的矿石啊！……不愿意做我们的一伙吗？胡闹吗？丢矿工们的脸吗？——好！……”他的声音，恰如响亮的硬煤一样，发着沉重的钢一般的声音，落到寂静里去了。

木罗式加白得像布一样，牢牢地凝视着他的眼，心脏是在摇摆，仿佛受了枪弹的打击似的。

“好！……”图皤夫重复说，“去捣乱就是了！……倒要看看你离开了我们，会怎样！……至于我们呢……要赶出这小子去！……”他忽然向着莱奋生，简捷地说完话。

“瞧着吧——只不要闹糟了自己！……”袭击队中的一个大声说。

“什么？”图皤夫凶猛地回问，向前走了一步。

“我的上帝，好了吧……”从角落上，发出吃了惊的老人的鼻声来。

莱奋生从后面拉着小队长的袖子。

“图皤夫……图皤夫……”他静静地叫道，“再靠边一点——将人们遮住了……”

图皤夫已经射出了最后的箭，看着队长，惶惑地跄踉着，平静了下来。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得赶走这呆子的呢？”将那卷发的给太阳晒黑了的头，昂在群众上面，刚卡连珂忽然开口说，“我毫不想来给他辩护，因为人是不能没有着落的呀——他做了坏事，况且我是天天和他吵架的……但是他，说起来，是一个能战斗的小子——这总是不该抹杀的。我们是和他经历了乌苏里的战线的，做着前卫部队。他是我们的伙伴——绝不做内应，也绝不卖大家的……”

“伙伴……”图皤夫悲痛地插嘴说，“那么，你以为我们就不是他的伙伴吗？……我们在一个矿洞里开掘……差不多有三个月，我们在一件外套下面睡觉！……现在该死的臭黄鼠狼，”他忽然记起了那甜腻声音的企什来，“却想来教训我们一下了！……”

“我就在说这个，”疑心似的斜瞥着图皤夫那面，刚卡连珂接下去说（他以为那骂詈是对他的了），“将这事就这样简单地拉倒，是不行的。但要立刻驱逐，也不是办法——我们就毁了自己。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应该问他自己！……”他于是用手掌沉重地在空中一劈，仿佛要将别的无用的意见，从自己的意见分开。

“不错！……问他自己吧！……如果他在懊悔，他该会自己说出来的！……”

图皤夫想挤回原地方去，但在通路的中途站住了，搜查一般地凝视着木罗式加。他却毫无主见地呆看着，只用汗津津的指头在弄小衫

的扣子。

“说呀，你在怎么想，说呀！……”

木罗式加用横眼向莱奋生一瞥。

“是的，我这样……”他低声说了起来，但想不出话，沉默了。

“说呀，说呀！”大家像是激励他似的叫喊。

“是的，我这样……干了一下……”他又想不出必要的话来了，便转脸向着略勃支那面，“哪，这些瓜儿……如果我知道这是不对……还是怀了坏心思来做的呢？……我们这里的孩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就这样……并且照图皤夫说，我是将我们的伙伴全体……我实在是，弟兄们！……”骤然之间，他的胸中有什么东西迸裂了，他抓着胸膛，全身挺向前面，从他两眼里，射出了温暖的湿润的光，“为了伙伴，我可以献出我最末的一滴血来。这样子……这样子，我还丢你们的脸……还是怎样！……”

另外的声音从街上透进了屋子中——狗在式尼德庚的村庄里叫，姑娘们在唱歌，从牧师那里的邻居传来了整齐的钝声，好像挨磨一样。在渡头，是人们拖声喊着“啊，拉呀！”的声音。

“可是叫我怎样来罚自己呢？……”木罗式加接下去说，悲痛地，但比先前已经更加稳当，也没有那样诚恳了，“只能够立誓……矿工的誓呀……那是不会翻的……我绝不干坏事了……”

“但是，如果靠不住呢？”莱奋生很注意地问。

“靠不住……”木罗式加愧在农民们的面前，颦了脸。

“但是，如果做不到呢？……”

“那时候，怎样都可以……枪毙我……”

“好，要你的命！”图皤夫严紧地说，但在他眼睛里，已经毫无怒色，只是亲爱地，嘲笑似的在发闪了。

“那么，完了吧！……完了哩！”人们在凳子上嚷着。

“那么，总算这就完了……”农民们高兴这麻烦的集会，不久就完，便说，“一点无聊的事，话倒说了一整年……”

“那么，这样决定吧，还是……？没有别的提议吗？……”

“快闭会吧，落地狱的……”从刚才的紧张忽然变了畅快的心情，袭击队员都嚷了起来，“烦厌透哩……肚子又饿得多么凶——肚肠和肚肠挤得铁紧啰！……”

“不，等一等。”莱奋生举起手来，镇静着，着眼睛，说。

“这问题，这算完了。这回是别的问题了！……”

“什么呢，又是？！”

“我想，有定下这样决议的必要的……”他向四近看了一转，“这里简直是没有书记的嘛！……”他忽而微微地、温和地笑起来了，“企什，到这里来写吧……是这样的决议啊：在军事的闲空的时候，不得追赶街上的狗，却须帮一点农民的忙……”他仿佛自己相信着有谁要帮农民的忙似的，用了确信的口气说。

“不呀，那样的事，我们倒一点不想的！”农民中有人说。

莱奋生想：“着了！”

“嘘……嘘！……”别的农人打断了他，“听吧。叫他们做做吧——手也不会就磨损的！……”

“给略勃支，我们格外帮忙吧……”

“为什么格外？”农民们嚷了起来，“他是怎么的一位大老爷呀？……做议长算得什么，谁都会做的！……”

“闭会，闭会！……没有异议！……写下来吧！……”袭击队员从位置上站起，也不再听队长的说话，橐橐地走出屋子去了。

“哎呀……凡涅[2]！……”一个头发蓬松的、尖鼻子的少年，跑到木罗式加这里来，穿着长靴，开小步拉他往门口走。“我的顶爱的小宝宝，小儿子，拖鼻涕小娃娃……哎呀！……”他灵巧地拉歪了帽子，别一只手拥着木罗式加，走得门口的地板得得地响。

“放手，放手！”传令使推开他，却并不是坏意思。

莱奋生和巴克拉诺夫，开快步从旁边走过了。

“图皤夫这家伙，倒像是强的。”副手亢奋着，口喷唾沫，挥着手说，“使他和刚卡连珂吵起架来，该是有趣的吧！你想，谁赢？”

莱奋生在想别样的事情，没有听到他的话。潮湿的尘埃，在脚底下觉得软软的。

木罗式加不知什么时候剩在后面了。最后的农夫，也赶上了他。他们已经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在谈论——恰如并非从集会，却从工作之

后回来的一般。

“那犹太人像个样子。”一个说，大概是指莱奋生了。丘冈上面爬着欢迎的小屋的灯，在招人们晚膳。河流在烟雾里，喧嚷着几百絮絮叨叨的声音。

“米式加还没有喂哩……”木罗式加逐渐走到平时走惯的处所，便记得起来了。

在马厩里，是觉得了主人的到来，米式加就静静地，不平似的嘶着——好像在问“你在那里乱跑呀？”的一般。木罗式加在暗中摸到硬的鬃毛，便将马牵出了马厩。

“瞧哪，多么高兴呀。”马用了那冰冷的鼻子，来乱碰他的头的时候，他推着米式加的头，说，“你光知道装腔，我呢——我却得来收拾。”

---

[1] 尼古拉的爱称，这里是指最末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译者

[2] 木罗式加的名字伊凡的爱称。——编者

7　莱奋生

莱奋生的部队，已经什么事也不做，屯田了五星期——所以预备的马匹、辎重，还有从那四近、别的部队的破破烂烂的驯良的逃兵们所曾经藏身的大锅之类的财产，就增多起来。人们睡得过度，连站着在做哨兵的时候，也睡着了。不安的报告，也不能使这庞然大物移一个位置——他是怕了轻率的移动了。新的事实，对于他的这危惧，或则加以证明，或则给以嘲笑。自己的过于慎重，他也自笑了好几回——尤其是在日本军放弃了克理罗夫加，斥候在数百威尔斯忒[1]之间，不见敌人只影的事，明明白白了的时候。

但除了式泰信斯基之外，却谁也不知道这莱奋生的动摇。部队里面，大抵是谁也不知道莱奋生也会动摇的。他不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分给别一个人，只常常用现成的“是的”和“不是”来应付。所以，他在一切人们——除掉知道他的真价值的图皤夫、式泰信斯基、刚卡连珂那些人之外的一切人们，就见得是特别正确一流的人物。一切袭击队员，尤其是什么都想学队长，连表面的样子也在模仿的年轻的巴克拉诺夫，大体是这么想的：“我呢，自然，是孽障的人，有许多缺点，例如许多事情，我不懂得，自己之中的许多东西，也不能克服。我的家里，有着精细的温和的妻或是新娘，我恋爱她。我吃甘甜的瓜，喝加面包的牛奶，或者又因为要在那里的晚上引诱姑娘们，爱穿刷亮的长靴。然而莱奋生——他却是全然别样的人。不能疑心他做过这样的事——他懂得一切事，做得都恰如其分。他并不巴克拉诺夫似的去跟姑娘们，也不木罗式加似的去偷瓜。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因此之故，这样的正确的人，是不得不信赖他，服从他的。”

从莱奋生被推举为队长的时候起，没有人能给他想一个别的位置了——大家都觉得唯有他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乃是他的最大的特征。假使莱奋生讲过他那幼时，帮着他的父亲卖旧货，以及他的父亲直到死去，在想发财，但一面却怕老鼠，弹着不高明的梵亚林的事，那么，大约谁都以为这只是恰好的笑话的罢。然而莱奋生绝不讲这些事。这并非因为他是隐瞒事物的人，倒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以他为特别种类的人物，虽然自己也很明白本身的缺点和别人的缺点，但要率领人们，却觉得只有将他们的缺点，指给他们，而遮掩了自己的缺点，这才能办的缘故。对于模仿着他自己的事，他也绝不愿意略略嘲笑那年轻的巴克拉诺夫的。像他那样年纪之际，他也曾模仿过教导他的人们。而且那时候，在他看来，他们也都见得是正确的人物，恰如现在的他之于巴克拉诺夫一样。到后来，他知道他的教师们并不如此了，然而他对于那些人，仍然非常感激。现在，巴克拉诺夫岂不是不但将他的表面的样子，并且连他先前的生活的经验——斗争、工作、行动的习惯，也都在收为己有吗？莱奋生知道这表面的样子，当随年月一同消亡，而由个人经验所积蓄的这习惯，却会传给新的莱奋生，新的巴克拉诺夫，而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



莱奋生

……八月初的一个潮湿的夜半，骑兵的急使驰到部队里来了。这是袭击队各部队的本部长，年老的司荷威·珂夫敦所派遣的。老司荷威·珂夫敦写了信来，说袭击队的主力所集中的亚奴契诺村，被日本军前来袭击；说伊士伏忒加近旁的决死的战斗，苦得快死的有一百多人；说自己也中了九弹，躲在猎人的过冬的小屋里，还说自己的性命，恐怕也不会长久了……

败北的风闻，以不祥的速度，沿着溪谷展了开去。然而急使尚且追上它，走掉了。于是各个传令使，就直觉了那是自从运动开始以来，所派遣的最可怕的急使。人们的动摇，又传播到马匹去。毛鬣蓬

松的袭击队的马，露着牙齿，顺了阴郁的湿的村路，从这村狂奔到那村——泼起着马蹄所激的泥水……

莱奋生遇见急使，是夜里十二点半，过了半点钟，牧人美迭里札所率的骑兵小队，便越过了克理罗夫加村，循着希霍台·亚理尼的人所不知的鸟道，扇似的向三方面扩张开去——并且将不安的通知，送给斯伐庚战斗区的诸部队去了。

莱奋生汇集诸部队送来的零散的报告，已经有四天了。他的脑紧张着，直感地在动作，恰如正在倾听一般。但他却仍像先前，冷静地和人们交谈，眨着那与众不同的碧绿的眼，并且揶揄巴克拉诺夫的跟着“肮脏的玛沙”。有一回，由恐怖而胆子大了起来的企什，问他为什么不讲应付的方法的时候，莱奋生便温和地敲着他的前额，答道：“那不是小鸟儿[2]的脑袋所能知道的。”他好像在用那一切样子，示给人们，只有他分明地知道这一切何以发生，怎样趋向，其中并无什么异样的可怕的事，而且他莱奋生，早已有了适宜的、万无一失的救济之策了。但实则他不但没有什么策略，倒像勒令一下子解答那含有许多未知数的许多题目的学生一样，连自己也觉得为难。那不安的急使的一星期之前，袭击队员凯农尼珂夫到一个市镇去了，他还在等候从那地方来的报告。

这人在急使到后的第五天，弄得胡子蓬松、疲乏、饥饿，然而仍旧是出发以前照样的狡黠，红毛——只有这他毫没有改样——回来了。

“市镇统统毁掉了，克拉什理曼是被关在牢里了……”用了打牌上做手脚的人一般的巧妙，从很大的袖子里的一个袋子里，取出几封书信来，凯农尼珂夫说，还用嘴唇微微地笑着——他是毫没有什么高兴

的，然而倘不微笑，他就不能说什么了，“在符拉迭尔罗·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和阿里格——有日本的陆战队在……苏羌是全给弄糟了……这事简直像坏烟草！……哪，你也吸吧……”他便向莱奋生递过一支金头的烟卷来。这“你也吸吧”是说烟卷的呢，还是说“像坏烟草”一样不好的事情的呢，竟有些不能辨别了。

莱奋生望一望信面——于是将一封装进衣袋里，拆开另一封信来，那正证实着凯农尼珂夫的话。在充满着虚张声势的公文式的字里行间，那败北和无力的悲愤，却令人觉得过于明白。

“不行吗，唔？……”凯农尼珂夫同情地问。

“可以……不算什么……但信是谁写的——绥图赫？”

凯农尼珂夫肯定地点头。

“就像他——他是总要分了部门来写的……”莱奋生用指甲在“第四部：当面的任务”之处的下面抓了一条线——嗅一嗅烟草。“坏烟草啊，是不是？给我一个火……但大家面前，你不要多话啊……关于陆战队和别的事……给我买了烟管没有呢？”他并不听凯农尼珂夫的为什么不买烟管的说明，又在注视纸上了。

“当面的任务”这一部，是由五个条项所构成的。其中的四条，从莱奋生看来，仿佛是呆气的不能实行的事。（“唉，穆绥不在，真糟。”——他想，他这时才痛惜克拉什理曼的被捕。）第五条是这样写着的：

> ……目下，袭击队指挥者所要求的最重要的事——排除任何的困难也须达成的事——是即使不多，也须保持强固而有规律的

战斗单位，他日在那周围……

“叫巴克拉诺夫和经理部长来。”莱奋生迅速地说。

他将信件塞进图囊中，于是在那战斗单位的周围，他日会形成什么呢，他也没有看到底……从许多的任务里，只描出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莱奋生抛掉熄了的烟卷，敲着桌子……“保持战斗单位”……这思想他总是不能消释，以化学铅笔写在便笺上的六个字的形象，留在他的眼前。他机械底地取出第二封信，望着信封，知道是妻子所寄的。“这可以且慢，”他想着，又藏进袋子去，“保持战斗单位……”

经理部长和巴克拉诺夫到来的时候，莱奋生已经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了——他和在他指挥之下的人们，他们为要保持这部队，作为战斗单位起见，是来做凡有一切的事的。

“我们应该立刻从这里出发。”莱奋生说，“我们的准备，都停当了吗？……经理部长的发言……”

“是的，经理部长的发言。”巴克拉诺夫反响似的说，显着仿佛预知了这一切的趋向一般的脸相，收紧了皮带。

“要我——这个，没有办妥的工作，我是不做的。我准备着，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发……不过那些燕麦又怎么办呢？那是……”于是经理部长将一大串湿的燕麦，破的货包，病的马匹“不能运送燕麦”的事，一句话，就是将表明他全未准备的事，他以为这移动是有损的计划的事的情形，冗长地说了一通。他竭力想不看队长，病底地颦着脸，眨着眼睛，而且咳嗽着，这是因为预先确信着自己的失败了的。

莱奋生抓住了他的衣扣，说:

“你说昏话……”

“不，这是真的，约瑟夫·亚伯拉弥支，我想，我们还是驻屯在这里好……”

“驻屯？……这里？！……”莱奋生恰如同情于经理部长之愚似的，摇一摇头，“头上已经就要出白头发了。你说，你究竟在用什么想的，用脑袋还是用卵袋的呀？……”

“我……”

“住口！”莱奋生含着许多意义地抓着他的扣子只一拉，“准备去，要什么时候都能走。懂了没有？……巴克拉诺夫，你监督着吧……”他放掉扣子，“羞人！……你的货包之类，毫没有什么要紧的……小事情！”他的眼睛冷下去了，在他的峻峭的视线之下，经理部长终于也确信了他在着忙的货包之类——真是小事情了。

“是的，自然……那是明明白白的……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喃喃地说，好像倘若队长认为必要，便连自己背着燕麦走路，也将赞成的一般，“那有什么烦难呀？还可以立刻的！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转眼……”

“哪，就是啊……”莱奋生笑起来了，“这就是了，就是了，去吧！”他在他的背脊上轻轻一推，“你要给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老狐狸，厉害的。”怀着恚怒和感叹，经理部长走出屋子去的时候，想。

到傍晚，莱奋生召集了部队评议会和小队长。

他们各执了不同的态度，接受莱奋生的报告。图皤夫是拈着浓厚的、沉重地拖下着的髭须，默默地坐了一晚上。他分明是和莱奋生同意的。对于出发，最为反对的，是第二小队长苦勃拉克。他是这一群中的最旧、最有功劳而且最不高明的队长。但没有一个帮衬他的人。苦勃拉克是克理罗夫加的本地人，他所主张的，是克理罗夫加的田地，而不是工作的利益，那是谁都知道的。

“盖上盖子吧！得带住了……”牧人美迭里札打断他，“已经是忘掉老婆的裙子的时候了呀，苦勃拉克伯伯！”他照例地因了自己的话而激昂，用拳头敲着桌子。而且他的麻脸上，也即刻沁满了汗，“再在这里，人会将你们像小鸡一样——带住而且盖上的！……”他于是响着胡乱的脚步声，用鞭子敲着椅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不要这么拼命，朋友，不然，立刻会乏的。”莱奋生忠告他。但在心里，却佩服着软皮鞭似的紧紧地编成的柔软的身体的激烈的举动。这人连一分钟也不能镇静地坐定，全身是火和动，他的凶猛的眼睛里，燃烧着再来战斗的无厌的欲求。

美迭里札将自己的退却的计划立定了。由此看来，显然是他的热烈的头，虽对于很大的广漠，也并无恐怖，而且未曾失掉了军事上的锐敏。

“对的！……他的头很不错。”巴克拉诺夫感叹起来，但对于美迭里札的独立的思想的过于大胆的飞跃，又略有些歆羡，“前几时还在看马的，再过两年，一定会成为指挥我们的吧……”

“美迭里札吗？……啊——啊……是的，是一个角色呀！”莱奋生也共鸣了，“但是，小心些吧——不要自负……”

然而利用了各人都以自己为比别人高强，不听别人的话的这热心的论争，莱奋生就将美迭里札的计划，用了更单纯、更慎重的自己的计划换了出来。但他做得很巧妙，很隐藏，他的新的提案，便当作美迭里札的提案而付了表决，并且为大家所采用了。

在回答市镇和式泰信斯基的书信中，莱奋生通知几天之内，就要将部队移到伊罗罕札河的上游希比希村去，而于病院倘没有特别的命令，便还留在那地方。莱奋生是还住在那镇上的时候，就认识了式泰信斯基的。这回是他写给他的第二封告警的信了。

他在深夜里才做完他的工作。洋灯里的油已经点尽了。从敞开的窗间，流来了湿气和烂叶的气味。蟑螂在火炉后面索索作响，隔壁的小屋里，有略勃支的打鼾声。莱奋生忽然记起了他妻子的信，便将油添在洋灯里，看了起来。并没有什么新鲜的、高兴的事。仍像先前一样，找不到什么地方做事，能卖的东西已经全部卖掉，现在只好靠着“工人红十字”的款子糊口，孩子们是生着坏血病和贫血症了。而且每一行里，无不流露着对于他的无限的关切。莱奋生沉思地理着胡子，动手来写回信。开初，他是不愿意将头钻进和这方面的生活相联结的思想里去的，但他的心情渐被牵引过去，他的脸渐渐缓和，他用难认的小字，写了两张纸，而其中的许多话，是谁也不能想到，莱奋生竟会知道着这样的言语的。

于是欠伸了疲倦的手脚，他到后院去了。马厩里面，马在踏蹄，啮着新鲜的草。守夜的卫兵紧抱着枪，睡在天幕下。莱奋生想：“倘若别的哨兵们也这样地睡着，可怎么呢？……”他站了一会儿，好容易克

服了自己的瞌睡的心情，将一匹雄马从马厩里牵出。他加了马具。那卫兵仍旧没有醒。“瞧吧，这狗养的。”莱奋生想。他注意地拿了他的帽子，藏在干草里，便跳上鞍桥，去查卫兵去了。

他沿着灌木丛子，到了栅门口。

“谁在这里？”哨兵粗暴地问，响着枪闩。

“伙伴……”

“莱奋生？……为什么在夜里走动的？”

“巡察员来了没有？”

“十五分钟前来过了一个。”

“没有新消息吗？”

“现下，是都平稳的……有烟草吗？……”

莱奋生分给他一点满洲尔加，于是涉了河的浅滩，到了田野。

半瞎的月亮照临着，苍白的，满是露水的丛莽，显在昏暗中。浅河的每一个涟波，碰着砾石，都在分明地发响。前面的丘冈上，跳动着四个骑马的人。莱奋生转向丛莽那边去，躲了起来。声音逐渐近来了，莱奋生看清了两个人是巡察。

“等一等，”一个一面说，一面勒马向路上去，马喷着鼻子，向旁边跳了起来。有一匹感到了莱奋生跨着的雄马，轻轻地嘶鸣了。

“不是吓了我们吗？”前面的一个用了激动的勇壮的声音说。“忒儿儿儿，……畜生！……”

“同你们在一起的是谁呀？”莱奋生将马靠近去，一面问。

“阿梭庚的斥候啊……日本军已在马理耶诺夫加出现了……”

“在马理耶诺夫加？”莱奋生吃了一惊，说。“那么，阿梭庚和他的部队，在哪里呢？”

“在克理罗夫加。”斥候的一个说，“我们是退却了的……这战斗打得很凶恶，我们不能支持了。现在是派来和你这面来联络的。明天我们要退到高丽人的农场去了……”他沉重地俯向鞍上——恰如他自己的言语的厉害的重担，压着了他一般，“都成了灰了。我们给打死了四十个。一夏天里，这样的损害，我们是一回也未曾有过的。”

“你早就离开克理罗夫加了吗？”莱奋生问，“回转吧，我和你一同去……”

到了太阳快出的时候，他衰惫，瘦削，带着充血的眼和因为不眠而沉重的头，回到队里来了。

和阿梭庚的会面，决定证明了莱奋生所下的决心——销声匿迹，从速离开这里的决心之正当。不特此也，阿梭庚的部队的样子，还将这事显得很分明：所有联系，都在朽烂了，宛如锈的钉子和锈的铁箍的桶，却遭了强有力的大斧的一击。人们不听指挥者的话，无目的地在后园徘徊，而且许多人还喝得烂醉。有一个人特别留在莱奋生的心

里：一个卷发的瘦削的人，坐在路旁的广场上，用浑浊的眼睛，凝视着地面，在盲目的绝望中，向灰白的朝雾一弹一弹地放枪。

一回来，莱奋生便将自己的信发出，给予受信人。但他已经决定于明晚离开这村庄，却没有给一个人知道。

---

[1] Verst，俄里名，一威尔斯忒计长一千一百七十码。——译者

[2] 企什（Tchish）是“舞羽”的意思，故云。——译者

8 对头

开了可纪念的农民集会的第二天，莱奋生就在寄给式泰信斯基的第一封信里，提议将野战病院也渐次加以整理，以减自己的危惧，且免他日过分的烦难。医生将信看了好几遍，于是他就格外频频眨眼，在他的黄脸上，颚骨也见得更加峻嶒起来，大家也就不知怎的成了不愉快的阴郁的心情了。恰如从干枯的两手所拿的小小的灰色信封中，爬出了不安的莱奋生的惊愕，咻咻作响，将每一片叶，每一个人的心里所存在的平安和静谧，全都赶走了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晴朗的天气忽然变化，太阳和雨轮流出现。满洲的黑枫树，也比别的一切都早觉得临近的秋气，悲哀地歌唱起来了。老了的黑嘴的啄木鸟，以异常的急促啄着树皮——毕加则感到乡愁，成了坏脾气。他终日在泰茄中彷徨，疲乏，还是照旧的不满，走了回来。来缝纫呢，线就乱下，下棋呢，总是输的。而且在他，有宛如用干草来吸了腐败的池水一般的感觉。然而人们已经分散，回到各个的村子去了——整理起没有兴头的兵丁的包裹来，悲哀地微笑着，各个分手。“姊妹”是一面还检查一回绷带，一面和“小兄弟”们接吻，作最后之别。于是他们就将草鞋浸在苔藓里，向不知边际的远方，向泥泞里走去了……

华理亚在最后送了跛子的行。

“再会，小兄弟，”吻着他的嘴唇，她说，“你看，上帝是爱你的——赐给了这样的好天气！不要忘记我们这可怜人吧……”

“上帝，那是在哪里的呀？”跛子微微一笑，“上帝是没有的……不，不，见鬼！……”他想像平时一样添上愉快的笑话去，但突然，脸

肉发跳，挥一挥手，回过头去，阴森森响着饭盒，一蹩一蹩从小路上走掉了。

负伤者之中，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弗洛罗夫和美谛克，还有虽然一向什么病痛也没有，然而不愿出去的毕加。美谛克穿了托“姊妹”缝好的沙格林[1]皮的袄子，用枕头和毕加的睡衣垫着背脊，半坐在行榻上。他的头上已经不扎绷带，他的头发长了起来，卷成带深黄色的轮子，颞颥上的伤疤，使他全脸见得更加诚实和年老了。

“你也好起来了，你也就要去的吧……”“姊妹”凄凉地说。

“但我到哪里去呢？”他含糊地问，自己也有些吃惊。这问题，是刚才烧起来的，于是生了模糊的，然而已经相识的表象——在这里，毫不能觉得什么的欢欣。美谛克皱了眉。“我是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的。”他莽撞地说。

“瞧吧！……”华理亚愕然说，“到部队去，到莱奋生那里去。你会骑马吗？——到我们的骑兵队去……不要紧，一学就会的……”她和他并坐在行榻上，拿了他的手。美谛克没有转过脸去，但凝视着小屋的上面。而迟迟早早，总得走出这里去的一个思想——他现在好像用不着的这思想，就苦得恰如毒草之在舌上了。

“不要怕哪！”仿佛她也明白他似的，华理亚说，“这么漂亮，年青，却胆小……你胆子小啊。”她亲爱地重复说，并且悄悄地环顾了周围，在他额上接吻了。在她的爱抚中，觉得总有些似母亲的爱抚，“在夏勒图巴那里，虽然那样子，但我们这里却不要紧……”她没有说完话，忽然附着他的耳朵，说道：“在那边的，都是乡下人，但我们这

边，大概是矿工啊——好家伙——和你们马上会要好的……你常常到我这里来吧……”

“但木罗式加——他会怎么说呢？”

“那么，照片上的那人，会怎么说呢？”她笑着回答，同时将身子离开美谛克——因为弗洛罗夫转过头来了。

“……我是连想到她的事也早已忘掉了……我将照片撕碎了。”他说了之后，又慌忙加上去道，“那一回没有看见纸片吗？……那就是的。”

“那么，木罗式加就更没有什么了——他一定是已经惯了的。他自己也在游荡……你用不着担什么心的——要紧的是常常来看我。不要给什么人赶上前……冲上去。不要怕我们那些小子们，那只是看看好像凶狠——将手指放进嘴里去，便会咬断的一般。但并不坏到这样——不过样子罢了。你只要自己先露出牙齿来……”

“你就也露出牙齿来的吗？”

“我是女人，我恐怕全用不着这样的——我恐怕就用爱来制胜。不过在你们男子汉，不这样可不行……只是怕你做不到。”她沉思地加添说。于是又弯身向他，低语道：“也许，我的爱你，就为此……这我可不知道了……”

“这是真的，我一点也不勇敢，”到了后来，美谛克将两手托在头后面，用不动的眼睛看着天空，“但我就真的做不到吗？总得来做一做才是，如果别人是做得到的……”他的思想里，这时已经没有悲哀，或凄凉孤独的感觉了。他已经能够从旁来看事物，用别种眼光来看事物

了。这的来由，是因为他的病有了一种转变，伤是好得快了，身体也茁壮、健康起来了的缘故。（但这也许是由于地土——因为土是在发酒精和蚂蚁气味的——或者也许是由于华理亚——因为她有柔和的、烟色的眼睛，又总是用了善良的爱之心来说话——而且极愿意信任她的。）

“……实在，我有什么悲观的必要呢？”美谛克想，这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并无悲观的什么原因了，“应该现在就好好地站起来，不要赶不上谁……对谁都赶不上，是不行的……她的话一些不错。在这里是别样的人们，所以，我也应该变过……我来改吧。”他对于华理亚，对于她的话，对于她的善良的爱之心，几乎觉得是儿子一般的感谢，一面用了未曾有的决心，“……这么一来，一切便会从新改变下去的吧……待到我回到镇上去的时候，谁都将另眼相看的吧——我是一个全然别样的人了……”

他的思想，远远地弯向旁边——未来的光明的日子去了。所以那些也就轻淡地，仿佛在泰茄的空地上所见的柔软的蔷薇色云一般，自行消退。他想——在窗户洞开的柔软的客车中摇晃着，和华理亚两个人回市镇去，窗外面，是渐远渐淡的群峰和那一样的柔软的蔷薇色云，浮漾空中的吧。而他们两人，是紧偎着坐在窗际——华理亚说给他温言，他抚摩着她的头发——而她的卷发，则金光灿烂，将如白昼似的……华理亚在他的幻想里，也毫不像煤矿第一号的曲背的抽水女工了——因为美谛克所想象，是并非现实所有，而只是他所但愿如此的。

……过了几天，从部队又送到了第二封信——送信来的是木罗式加。他捣了一场大乱子，疾风似的从林中冲出，大声嚷着，使马用后

脚站起，说些辨别不清的话。他这么闹，就为了精力的过多，并且——不过为了开玩笑。

“你干什么呀，你这恶鬼，”受惊的毕加，用了唱歌似的叱责声，说，“这里是有一个人要死了，”他将头歪向弗洛罗夫那面，“你却在嚷嚷……”

“啊呀，啊呀……绥拉菲谟爹爹！”木罗式加向他作礼，“给你致敬！……”

“我并不是你的老子，况且我的名字，是菲，菲陀舍呀……”毕加恼怒了——他近几时常常发怒——那时候，他就见得是一个可笑的、可怜的人了。

“那有什么相干呢，菲陀舍，不要那么生气吧，那么生气，头要秃的啊……啊呀，给太太请安！”木罗式加除下帽子，套在毕加的头上，向华理亚鞠躬，“真好，菲陀舍，帽子和你很合适。不过你裤子再拉高一点吧，要不然，拖了下来简直像吓鸦草人一样——很不像智识阶级哩！”

“什么——我们非立刻卷起钓竿来不可吗？”拆着信封，式泰信斯基问。“停一会，到营屋里来取回信吧。”他对于从他肩上，望得颈子快要拔断了的哈尔兼珂，遮掩着书信，一面说。

华理亚在和丈夫的会见中，这时才觉到了奇妙的关系的不像样子，弄着围身布，站在木罗式加的面前。

“为什么长久不来的？”最后，用了好像做作出来的镇定，她问。

“你一定在等得太久了吧？”他觉到了她那不可解的客套，嘲笑地回问道。“不，不要紧，这回可要高兴了——到林子里去吧……”他沉默了一息，讥讽地加添道，“去吃苦……”

“你的事，就只有那一件的。”她不看他，想着美谛克，不在意地回答。

“那么，你呢？……”木罗式加弄着鞭子，像在等候。

“我并不是头一回了。我们并不是外人……”

“那么，我们去吗？……”他注视不移地说。

她解下围身布，将卷发披在肩上，用那不稳当的不自然的脚步，从小路上走掉了——并且竭力不向美谛克这面看。她知道他在用了可怜的惶惑的眼光相送，而且即使到了后来，也不会了解她是只在尽无聊的义务的。

她在等候木罗式加从背后来抱住她。然而他并不走近。他们保着一定的距离，这样默默地走了许多时。她到底忍不住了，站了下来，怀着惊愕和期待向他看。他走近来了，但是并没有来拥抱。

“在玩什么把戏呀，姑娘……”他忽然用了沙声，一字一字地说，“你已经入了迷了呢，还是怎样？”

“在说什么呀——审问吗？”她抬起头来，凝视着他——反抗地，而且大声地。

木罗式加是早就知道她正如处女时代的行为一样，当他外出的时候，也在轻浮的。他从那结婚生活的第一天，喝得烂醉了的他，早晨

从地板上的人堆里醒来，看见他那“年轻的”“合法的”妻，和煤矿第四号的选矿手的红毛的该拉希谟抱着睡觉的时候起，便知道这事的了。然而——在后来的生活中，也和那时候一样——他对于这事，却完全取着冷淡的态度。其实，他是从来没有尝过一回真的家庭生活，他本身也绝不觉得自己是结了婚的人的。但美谛克那样的汉子，能做他妻子的情人，在他却以为是非常的侮辱。

“究竟迷了谁呢，这倒愿意知道知道的啊？”他注视了她的眼光，用随便的平静的嘲笑，格外客气地问——因为他不愿意露出自己的忿恨来。“恐怕是那个小花娘的儿子吧？”

“是那个小花娘的儿子便怎样……”

“对了，小子倒不坏——有点儿漂亮，”木罗式加补足说，“有味的吧。应该给小子缝一块手帕，好擦擦小鼻子。”

“倘若要用，会给缝，会给擦的……我给他擦啊！懂了没有？”她紧对着脸，兴奋了，便很快地说，“可是你到底是狠什么呀？你发狠，那就怎样呢？三年里面弄不出一个孩子来——只有嘴巴会说得响亮……不中用的东西……”

“姘的汉子有一个分队了，叫我怎么来和你生孩子——恐怕连赶忙张开腿来也来不及吧……不要对我这么发吼了！”他怒喝着，“要不然……”

“要不然，又怎样？……”她挑衅似的说，“莫非要打吗？……来试试吧，我倒要看看你……”

他举起鞭子，愕然地，好像受了意外的思想的启示，但随即又将手垂下了。

“不，我不打你……”他含糊地，遗憾地说，似乎还在疑惑，是否真不妨来打她，“打也不要紧，但我可不愿意打娘儿们。”他的声音里，含着她所未尝听过的调子了，“那，还是一同过活去吧，走你自己的路。会做太太也说不定的。……”他骤然回转身，向小屋那面走去了——一面走，一面用鞭子敲落着草的花。

“喂，等一等！……”她忽然充满了少有的同情，叫了起来，“凡涅！……”

“我是不要公子哥儿的吃剩东西的。”他激烈地说，“将我的给他去用就是了……”

她踌躇了——在他后面追上去了呢，还怎样——没有追上去。她等着，直到他转了弯，不见了——于是舐着干燥的嘴唇，缓缓地在后面走。

一看见从密林里回来得有这么快的木罗式加（传令使是大摆着两手，沉重地，愤怒地，动着身子走了去了），美谛克便——凭着似乎毫无什么实据，然而绝不容一点疑问的那意识下的确信——知道木罗式加和华理亚之间的“没有事”，而那原因，则是——他，美谛克了。一种不安宁的高兴和说不出的犯罪感，在他里面无端蠢动起来。于是一遇到木罗式加的毁灭一切似的眼光，就开始觉得有些可怕了。

行榻的近旁，木罗式加的粗毛的马在吃草，索索有声。看去好像传令使在弄马，而实际上，却由一个暗的刚愎的力，将他引到美谛克这里来了。然而充满着受了创伤的自负和侮蔑的木罗式加，是连对自

己也隐瞒着这事的。他每一步，美谛克的犯罪感便生长起来，高兴消了下去。他用胆怯的、退缩的眼，看定了木罗式加，不能将眼从那里离开。传令使抓起了马缰。马用鼻子推开他，恰如故意似的，推得和美谛克对面了。于是美谛克突然受了因为愤怒而沉重、昏浊的冷的眼光，几乎不能喘气。这短促的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大受压迫，非常肮脏，至于动着嘴唇，开始要说了，却并没有话——他没有话说。

“你们坐在后方的这里呀，这色鬼们，”不愿意来听美谛克的无声的说明，木罗式加只照了自己的模糊的思想，带着愤慨，说，“穿上了什么沙格林皮的袜子哩……”他觉得他的愤怒，美谛克也许以为是因嫉妒而来的，那就是一件憾事。但他自己却也没有意识到真的缘故，只是滔滔地、不干净地骂了出来。

“骂什么呀？”美谛克满脸通红，回问道。自从木罗式加破口骂詈之后，不知什么缘故，他倒觉得轻松一些了。“我是腿给砍坏了的，并不是在战线后面……”他显着带怒的颤抖和热烈，说。这瞬间，他就自己觉得仿佛两腿真被砍伤，而穿沙格林的袜子者，大概不是他，倒是木罗式加似的了，“便是我们，也知道在战线上的人们里，有怎样的人的。”于是他更加脸红，添上去道：“便是，我也要对你说，倘使我没有受过你的帮助……不幸的是……”

“嗳哈……恼了吗？”木罗式加像先前一样，不听他的话，也不想了解他的义气，几乎要跳起来，叫喊道，“忘了我将你从火里救了出来了吗？……我们是将你似的家伙带在自己的头上走着的呀！……”他大声嚷——恰如每天将负伤者像栗子一般，在“从火里”带出来那样。“我们的头上呀！……你们是坐在我们的那里的，要好好地记住！……”他说着，还用了无限的粗野，拍着自己的后项。

式泰信斯基和哈尔兼珂从小屋里跳出来了。弗洛罗夫带着病的惊愕，转过了脸来。

“你们为什么在嚷嚷的？”用了令人惊怕的速度，眨着一只眼，式泰信斯基问道。

“我的良心在哪里吗？”木罗式加回答着美谛克所问的良心在哪里的话，叫喊说，“我的良心，藏在裤裆里呀！……这里是我的良心——这里，这里！”他暴怒得说不出话来，装着猥亵的姿势。

从泰茄中，从不同的两侧，“姊妹”和毕加都高声叫着，跑了过来。木罗式加只一跳便上了马，仍如他在非常愤激之际的举动一样，用力加上一鞭去。米式加便用后脚一站，仿佛受了火伤似的，跳向旁边了。

“等一等。拿了信去！……木罗式加！……”式泰信斯基惶惑着，叫道。但木罗式加已经不在了，只从喧嚣的森林里，传来了渐渐远去的疯狂的蹄声。

---

[1] 柔软而带花纹的牛羊皮。——编者

9　第一步

……道路如有波浪的无穷的带，向他流过，垂下的树枝拂着木罗式加的脸，而他，则满怀着愤怒和恚恨和复仇，策了发狂一般的马，奔驰前去。和美谛克的愚蠢的斗口的每个要素，一个比别个更加强有力地，接连在他热了的脑里发生——但虽然如此，木罗式加却还觉得对于这样的人，自己的侮辱的表现还没有尽致。

他也能够使美谛克记得起来。例如，在那大麦田里，他怎样地用了撇不开的手，抓住了他；在他那疯狂了似的眼中，怎样地旋转着对于自己的小性命的卑贱的恐怖。他也能够将美谛克对于那卷发的小姐之爱——那照片恐怕还在他洋服的贴近心胸的袋子里的小姐之爱，刻毒地嘲笑一通，并且用了最讨厌的名称，来称呼那有点漂亮的小姐……他到这里，便想起美谛克既然和他的妻“弄成一起”，对于那有点漂亮的小姐，就早已毫不感到什么侮辱了。于是制服了敌人的胜利之感，便即消亡，木罗式加又觉到了自己的无可奈何的恚恨。

……为了主人的不公道，受了很大的气苦的米式加，一直跑到觉得流涎的唇间，马嚼子已经放缓——那时候，它就放慢了脚步，而且一知道不再听到新的叱咤声了，便用了只在表面上见得迅速的步调前行——正如感着侮辱而不失自己的威严的人类一样。它连槲雀的声音也毫不介意——今晚那鸟儿太多叫，然而照例只是并无意义地叫，它以为比平常更琐碎，更呆气了。

泰茄以黄昏的白桦为尽头，疏朗起来。太阳穿过了树干的罅隙，来扑人面。这里是舒适、澄明、爽快——和那像槲雀的人类的琐碎，是绝不相同的。木罗式加的激怒淡下去了。他已经说给，以及将要说

给美谛克的侮辱的言语，早失却了那复仇本身的辉煌的毛羽，显现在他面前的只是堕落的精光的可怜相——只见得是好像胡乱张扬的，并无意思的东西。他已经后悔跟美谛克吵架——没有给自己“保住招牌”到底了。他这时觉得华理亚这人，还是像他先前所料一样，对于他总绝不是一个好女人，也知道了将绝不再回到她那里去。华理亚者，还是他“和大家一样地”过活，凡事都看得单纯、明朗时候，将他连在煤矿的生活上的最为亲密的人，现在和她分离，使他经验了一种感情，好像他生活中的这大而长的时期已经收场，而新的生活却还未开始一样。

太阳向木罗式加的帽子的遮阳下面窥探进来——像冷冷的、不瞬的眼睛一般，还挂在山顶上，而周围的原野，则已是不安地杳无人踪了。

他看了些在还未收割的田地上的没有收拾的大麦束，忙得忘掉在堆积上的女人的围身布，将头钻在路边的铁扒。歪斜的干草堆上，是悲哀地、茫然无主地停着乌鸦，一声不响。但这些一切，都在他的意识上滑过了，毫无关系。木罗式加是吹起了记忆上的极旧极旧、积迭起来了的尘埃。并且明白了这是完全没有乐趣的，没有欢欣的被诅咒的重担。他觉得自己是被弃的、孤独的人了。他好像飘过了广大的无主的荒原，而可怕的空虚，却只是更来增长他的孤独。

因了忽地从丘冈后面奔腾出来的惊惶的马蹄声，他就定了神。没有抬头的工夫——他面前已经竖着跨在大眼睛的会捣乱的马上的、体面的、身上紧束皮带的矮小的巡察——马吃了意外的人影子的吓，用后脚站了起来。

“啊呵，你这该得诅咒的雌马！……”巡察一面从半途中接取那为了冲突而落了下来的帽子，一面骂，“木罗式加，可是？快跑回去，快跑——那边已经是糟透了……”

“怎么了呀？”

“是的，那边跑来了逃兵，在吹很大的牛屄啊，很大的牛屄哩——日本人来了呀，什么什么呀！……农人们从田里跑了来，女人们是叫喊……都将货车拉到渡头去了，市场到人家倒是一片污秽。管渡人几乎给打死了，去了来，来了去，不能将大家都渡过去——将大家！……但是我们的格里式加跑了十二威尔斯忒去一看——什么日本人那些，连影子也没有——都是胡说八道。就是造无聊的谣呀。本该枪毙他的——如果不可惜子弹，真是！……”巡察喷着唾沫，挥着鞭子，将帽子忽脱忽戴，一面乱整着卷头发，好像除了自己在讲的一切之外，还想说道：“喂，瞧吧，朋友，姑娘们是多么喜欢我啊。”

木罗式加记得起来，这青年是两个月前偷了他的洋铁的热水杯，后来却主张这是“从欧战时候”就有了的。热水杯是已经不可惜了，但这回忆，却立刻——较之满心是别的事，木罗式加并不在听的巡察的话还要迅速地——将他推上了部队生活的平常的轨道。急使，凯农尼珂夫的到来，阿梭庚的退却，传遍部队的风闻——这些一切，就洗掉了往日的黑的渣滓，成为不安的波涛，扑向他来了。

“你唠叨些什么——逃兵？”他打断巡察的话。那人吃了一惊，扬起眉毛，拿着刚刚除下，又正要去戴的帽子，动也不能动了。“你单会出风头，混账小子！”木罗式加轻蔑地说。他愤怒着，将缰绳一拉，几分钟后，就到了过渡的处所了。

膝髁上生一个大疮，缚着一只裤脚的多毛的管渡人，将装得满满的渡船，前推后推，已经完全疲惫。但这一岸上，还拥挤着许多人。渡船将要到岸，人们，口袋，手推车，哭喊的婴孩，以及摇篮的巨大的雪崩，便直挤向那上面去——人们各要首先上船，大家就挤，叫，轧，掉——管渡人想维持秩序，叫破了喉咙，然而没有效验。得了和逃兵亲口交谈的机会的狮子鼻的女人——为从速回家的志愿和将自己的新闻告诉别人的志愿之间不能解决的矛盾所苦恼——三回赶不上渡船，背后拖一个装着喂猪的芜菁叶子的比她自己还大的口袋，刚在“上帝呀，上帝啊”的呼天，却又说起话来了——说是再等第四回的摆渡吧。

木罗式加遇到了这骚扰，照老脾气，是很想（“开开玩笑地”）将人们更加吓唬一通的，但不知为什么竟转了念头，一跳下马，便去安抚大家了。

“你在这里讲什么日本人呀，那都是谎人的。”他去打断那模样已经发了痴的女人的话，“她还对你们说，他们‘放瓦——斯’……什么瓦斯？大概是高丽人在烧干草咧，她就当作瓦斯了……”

农民们便忘掉了那女人，都来围住他——他骤然觉得自己是伟大的、有责任的人了。而且连对于这自己的特别的职务，以及按下了自己要去“吓人”的意思的事，也感到高兴——他反驳，嘲笑着逃兵的胡说，一直到最后跑来的人，都完全走散。待到下一次的渡船到岸的时候，已没有先前那样混乱了。木罗式加自己去指点马车挨次上船，农民们后悔着从田地里回来得太快了，就恨恨地骂马。连拖着口袋的狮子鼻女人，也终于载上了谁的货车，坐在两个马头和大大的农夫的屁股之间了。

木罗式加从阑干上弯身下去，看见船间走着两个水泡的圈——这一个圈，没有追上别一个——这自然的秩序，使他记起了他自己现在怎样地组织了农民们的事来——这回忆，是很愉快的。

他在村子的栅门口，遇见了巡察的轮班——那是五个人，属于图皤夫的小队里的。他们用了笑声和好意的骂詈，来欢迎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常常喜欢会见他的，但并无什么可说的话——也因为他们都是健康的、茁壮的家伙，而暮天又复凉快、清爽了。

“折断脖子折断腿！……”木罗式加作别，羡慕地目送着他们。他愿意和他们以及他们的笑声和骂声在一起——充了巡察，和他们一同在这凉快、清爽的暮天里驰驱。

和袭击队的会见，使木罗式加记起他离开病院时，没有带回式泰信斯基的信，并且也许要因此受罚的事来。他几乎要被赶出部队的那集会的情形，便突然历史地在眼前出现，而且有东西来刺了他的心。木罗式加到这时候，这才觉得这一件事，在他是这一月里最为重要的事——较之病院里所发生的事，也重要得很远的。

“米赫留忒加。”他对马说，抓住它的鬐甲，“我是什么事都不高兴干了……”米式加将头一摇，喷着鼻子。

木罗式加一面向本部走，一面下了坚固的决心，“一切都不管。”只去请给自己解除了传令使的义务，放他回小队伙伴的地方去。

在本部的大门口，巴克拉诺夫正在审逃兵——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在监视之下。巴克拉诺夫坐在一级阶沿上，在写下名姓来。

“伊凡·菲立摩诺夫……”一个人竭力伸长颈子，用了哀诉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巴克拉诺夫像莱奋生平时的举动一样，将全身转过来向着他，吓人地问。（巴克拉诺夫的意思，以为莱奋生这样做，是为了加重自己的发问的斤两的——但其实，莱奋生之所以如此，却因为颈子上曾经受过伤，不这样便往往转不过去的缘故。）

“菲立摩诺夫？……父称呢！……”

“莱奋生在哪里呀？”木罗式加问了。回答是向门昂一昂头。他整好头发，走进小屋去。

莱奋生在屋角上办事，没有看到他。木罗式加踌躇着弄着鞭子。在木罗式加的意中，本也是像在队里的一切人们一样，以为队长是极正的人物的。然而生活的经验，却将并无正人的事，教给了他，于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莱奋生倒正相反——是一个最大的坏人，无论什么，都“要掩饰的汉子”。但虽然如此，他也相信队长是“从头到尾，无不看透”的，所以几乎瞒他不得——因此来托事情的时候，木罗式加总经验到一种奇怪的心虚。

“你总是老鼠一样，将脑袋钻在书本里，”他终于说，“我是没有差池地送了信回来了。”

“没有回信吗？”

“没有……”

“好吧。”——莱奋生将地图推开，站了起来。

“听那，莱奋生……”木罗式加开头了。“有事情托你哩……如果肯听——就做永久的朋友，真的……”

“永久的朋友？”莱奋生微笑着回问道，“那么，托什么事，说出来吧。”

“给我回小队去吧……”

“为什么忽然要回小队去了？”

“说起来话长呀——总之，我是厌透了。真的……简直好像我并不是袭击队，倒是……”木罗式加将手一摆，蹙了脸，仿佛怕说话不慎，弄坏了事情似的。

“那么，谁做传令使呢？”

“教遏菲谟加能够担当，就好。”木罗式加逼紧说，“啊，那小子，一说到马，我告诉你吧，是好到在旧军队里受过赏的！”

“你说是做永久的朋友吧？”用了恰如这事有着特别的意义似的调子，莱奋生再问道。

“不要开玩笑了吧，你这鬼东西！……”木罗式加熬不住，说出来了，“来和你商量事情，你却在发笑……”

“不要这么气恼吧，气恼，是坏身体的啊……对图皤夫说去，教送遏菲谟加来，并且你……去你的就是了。”

“这正是朋友了呀，这正是朋友了！……”木罗式加高兴得叫了起来，“莱奋生……tvoju matj……这真好透了！……”他向头上去硬扯下

帽子来，摔在地板上。

“呆子……”

木罗式加到得小队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在小屋里，遇见了大约二十个人。图皤夫骑在凳子上，在小灯的灯光下弄“那干”[1]。

“嗳哈，坏种……”他用低音，在胡子下面说。看见木罗式加手里的包裹，他吃了一惊，“你怎么又带行李回来了？莫非革掉了吗？”

“完了！”木罗式加叫道，“开缺！……连酬劳也没有，就滚出来了……教遏菲谟加准备吧——队长的命令……”

“那么，是承你的情，推荐了我的吧？”生着疮的瘦削的总在不平的青年，那遏菲谟加，冷嘲地问。

“去吧，去吧——去就知道。……总之，遏菲谟·绥密诺微支，就是贺你高升呀！……你应该请我们喝一杯……”

为了再在伙伴队里了的欢喜，木罗式加是遍开玩笑，揶揄，抓那管事的女人，在小屋里跳来跳去，终于碰了小队长，将擦枪油和手枪的一切机件一同翻倒了。

“你这废物，锈轴子！……”图皤夫骂着，在他的背上就是一掌，打得这样有力，木罗式加的头几乎要从身上脱落了。

这虽然很痛，但木罗式加却并不生气——倒爱听图皤夫用了谁也不懂的自己的言语和表现的骂詈：他承认在这里是一切应当如此的。

“是的……正是时候了，已经是这时候了……”图皤夫说，“你回到我们这里来，很好。要不然，会全学坏了的——像那不用的螺丝钉一般锈掉，大家都为了你丢脸……”

大家为着别的原因，赞成着这是好事情——因为许多人们，对于木罗式加，凡为图皤夫所讨厌的处所，倒是喜欢的。

木罗式加竭力要不记起到病院去的时候的事来。他极怕有人来问他道：“那么你的女人怎样了呢？……”

于是他和大家一同，走到小屋那边去给马匹喝水……岸上的林中，猫头鹰在叫，钝钝地，并不吓人。水上的雾里，是点染着马头，帖耳伸颈，一声不响——在岸上，则乌黑的丛莽，将身隐在芬芳的冷雾中。“唉，这才是生活哩……”木罗式加想着，和气地喊了马。

在屋子里，是修鞍，擦枪。图皤夫高声读那矿工寄来的信。并且一面就寝，一面为了“回到谛摩菲的怀里来了的纪念”，将木罗式加添任了守夜的哨兵。

一整夜里，木罗式加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兵士，而且是好的、有用的人了。

夜间，图皤夫在肋下觉到了重重的冲撞，醒过来了。

“什么事？什么事？……”他惊问着坐起——还不及在黯淡的灯光中睁眼——就有远远的枪声，接着是第二响，与其说是他听到，倒是觉得了……

卧床旁边站着木罗式加，在叫喊：

“快起来！听到对岸有枪声哩！……”

疏疏的凄凉的枪声，隔着颇有规则的间隔，一枪一枪地接续着。

“叫大家起来，”图皤夫命令道，“立刻到所有小屋去……赶快！……”

几秒钟后，完全整好武装，他跳在后院里了。展开着无风的寒冷的天空。银河的迷蒙的穷途上，星在慌张地走。从干草小屋的昏暗的洞里，陆续跑出袭击队员的纷乱的形姿来——且骂、且走、且系弹匣带，拉出了马匹。从栖枝上，鸡发狂地叫，掉了下去。马是倔强，嘶鸣。

“拿枪！……上马！”图皤夫指挥着，“密忒加·绥涅！……跑到小屋去，叫起大家来……赶快！……”

炸药的火花，咻咻地响着，和烟一同从本部的广场上飞向空中了。睡了的妇女，由窗口伸出脸来，又即缩了回去。

“动手哩……”有谁用了带些发抖的低声，说。

从本部跑来的遏菲谟加，在门口叫道:

“警报！……大家全副武装到集合地去！……”他在门上迅速地勒转马嘴，还喊些什么知不清的话，跑掉了。

派去的人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小队的大部分，并没有宿在营里——傍晚出外去散步，睡在姑娘们那里了吧。惶惑了的图皤夫，决不定还是单将聚集了的人们出发好呢，还是自己到本部去，探明出了什么事情好。他就一面骂着上帝和教士，一面派人到各方面，一个一个

的去搜索。传令使带了“全小队立刻集合起来”的命令，已经来了两次了，但他还不能将人们召集，只如被捕的野兽一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绝望之余，几乎要用弹子打进自己的额角去，而且实在，倘使他没有常常觉着自己的重大的责任，恐怕也打了进去了。这一夜，许多人们就都吃了他毫不饶放的拳头。



纷乱

疲乏了的犬吠声送在后面，小队终于跑向本部去了——发狂的马蹄的铁声，充满着为恐怖所压的街道。

图皤夫看见全部队都在广场上，很吃了一惊。大路上排列着移动的准备已经妥当的辎重——许多人下了马，坐在马旁边在吸烟。他用眼去寻莱奋生的小小的身材——他站在照着炬火的粗木材旁，镇静地和美迭里札在谈话。

“你怎么会这么迟的？”巴克拉诺夫对他发话了，“还在说‘我们……矿工……’哩。”他已经有些着忙，要不然，大约是绝不会向图皤夫来说这样的话的。

小队长单是摇手。

他最为怅恨的，是意识着这年轻人，巴克拉诺夫，现在正有用一切言语来斥骂他的十足的权利，而且虽是这斥骂，对于他图皤夫之罪，也还未能算是十足的惩罚。况且巴克拉诺夫又触着他最痛之处了：在他自己的心的深处，图皤夫是以为唯有矿工这名目，乃是在这地上，人类所能有的最尊的名目的。现在他确信了唯有他的小队，却正将他自己，将苏羌的矿工们，而且将全世界的一切矿工们，辱没了，至少直到第七代。

像心纵意的骂过之后，巴克拉诺夫就去叫回巡察去了。图皤夫由五个从河边回来的自己的兵士口中，才知道并无什么敌人，他们是奉了莱奋生的命令，“毫无目标，向空中”开了枪。他这时便明白了莱奋生是要试一试部队的战斗准备。但这队长的试验，不能给他满足，为了他不能来做别人的模范了的这种意识，他更加觉得狂躁了。

这样地各小队整列起来举行点呼的时候，就知道了虽然如此，却还是缺少许多人。而散失得最多的，则是苦勃拉克的队里。苦勃拉克自己也因为日间去和家族作别，酒还没有醒。他屡次向着自己的小队

演说道：“怎么能尊敬自己这样的废料，猪一般的东西呢？”并且哭起来了。于是全部队就都看见苦勃拉克醉着。只有莱奋生却装作没有觉得，因为倘不然，便须将苦勃拉克撤换，然而又没有可以替他的人。

莱奋生检查过队伍，回到中央，举起一只手。手冷冷地、严厉地在空中停了几秒时。在只波动着神秘的夜的声息中，便发生了一种寂静。

“同志们！……”莱奋生开口了，他的声音是低的，但在各人，却听得很分明，恰如自己的心脏的鼓动一样，“我们从这里出发……到那里去——现在用不着说明。日本军的势力——固然没有看得它太大的必要——然而，还是有我们不如隐藏起来，到时机的来到为妙的那么大小的。这并不是我们完全走出危险之外了的意思。并不的。危险是常常挂在我们上面的。一切袭击队员，都应该明白这件事。我们没有辱没我们的袭击队之名吗？……在今天，是不能说没有辱没的。我们是女孩儿似的散乱了！……倘若真的是日本军到来了，会怎样？……他们就会将我们杀了个干净，好像小鸡！……是多么的耻辱啊！……”莱奋生忽然屈身向了前方，而他的结末的话，则如放开的涡卷钢条一样，顿时弹了过来，于是一切人们，便忽然被其围住，觉得自己就像给不可捉摸的铁的手指，在暗中扼杀的小鸡一般了。

连什么都不懂得的苦勃拉克，也仿佛有着确信似的说道：

“不错……都不错的……”他将四角的头转到旁边去，用大声打起呃逆来。

图鳌夫是一秒一秒的在等候莱奋生来这样说：“例如图鳌夫——他今天就是事情完了的时候才到的。但我的属望于他，岂不比对谁都还

大的吗——是耻辱啊！……”然而莱奋生却谁的姓名都没有提起。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只是为了要查明他的话，达到了那本人之处没有，他便看着图皤夫那边，突然这样说：

“图皤夫的小队跟着辎重去……因为他们是很敏捷的……”于是他在马镫上站起，将鞭一挥，发号令道：“立……正！……从右三列走动……开步走！”

马嚼子一齐发响了，马鞍相轧有声，而且恰如海底的大鱼一般摇荡着，紧密的人列，在深夜里游向那从古老的希霍台·亚理尼山巅之后，升起古老的，然而永是新鲜的曙光之处去了。

---

[1] 手枪的一种。——译者

第二部

1　在部队里的美谛克

式泰信斯基从为了粮食跑到野战病院里来的经理部长的助手那里，才知道了出发的事。

“是刁钻的角色——这莱奋生。”助手将苍白色的驼背晒着太阳说，“倘若没有他，我们怕都完了吧……你想想看！到野战病院去的路，谁也不知道。所以，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领了全部队，到了这里了！想一想吧，我们是怎么的……况且在这里，是粮食呀，粮秣呀，都已经准备得停停当当。真会想……”助手感叹着，摇摇头。但式泰信斯基却觉得他的称赞莱奋生，与其说为了他真是“刁钻的角色”，倒是因为将自己所没有的性质归之别人，于助手自己反而觉得舒服的。

这一天，美谛克第一次能够站起来了。他支着臂膊，走向草地去。在脚下感着惊人地愉快的有弹力的短草，他无端地欢笑。后来躺在行榻上，也许因为疲劳了，或者是为了这大地的欢欣的感觉，心脏高声地跳个不停。两脚还为了衰弱在发抖，而快活的好像蚂蚁在爬一般的痒觉，却穿透了全身。

美谛克散步时，弗洛罗夫羡慕似的向他望，于是美谛克就总不能克服了仿佛对他不起的感情。弗洛罗夫已经病了很久，久到将周围的人们的同情都汲尽了。在他们的不能省的爱护和挂念中，他听到了“你究竟什么时候才死呢”这一个永是存在的疑问。然而他不愿意死。对于“生”的他的执迷的这分明的盲目，就像墓石一样，将大家压着了。

直到美谛克留居病院的最后的一天，他和华理亚之间，就继续着奇妙的关系，这好像一种游戏，那对手希望着什么，是彼此都明白

的，然而又彼此害怕着对手，谁也不敢跨出大胆的、决定的一步去。

在她那结识了许多男人，多到在记忆里，他们的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或者连姓名也分不清了的辛苦而很难忍受的一生中，华理亚对谁也从来不能说出“可念的、可爱的人”的话过。美谛克是她有对他来说这话的权利，而且也要说这话的最初的男人。在她，是只有他——只有这样美，这样温和的男人——才能够使她那为母的热情，得到平静，她以为正因为这缘故，所以爱了他的。（但其实，这确信是在她爱了美谛克之后，才在她里面发生出来的，而她的不孕性，和她的个人的希望也有着独立的生理原因。）在不安的沉默中，她每天呼唤他，每天不倦地贪婪地寻求他——将他从人们之中领出，将自己的迟暮的爱来献给他吧……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竟没有决计直白地来说出。

美谛克虽然也以那刚刚成熟的青春的热和空想，希望着一样的事，然而他竭力回避着和她两个的牵连——或者招毕加和自己在一处，或者诉说着自己的不舒服。因为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他胆怯了。他也想到，自己竟不能像别人一样吗，于是十分羞。他偶然也战胜了这胆怯，然而这回是愤怒的木罗式加的形象，他挥着鞭子，从泰茄中走了出来的形象，涌现于他的眼前，于是美谛克便经验到锐利的恐怖和对他还未报答之恩的意识的混合起来的东西了。

在这游戏中，他消瘦而成为长条子了。但直到最后的瞬息间，他终于没有克服那胆怯。他和毕加一同，简直好像对于外人似的，向大家作了勉勉强强的别，走掉了。华理亚在小路那里追上了他们。

“来，连作别，也不好好地作吗？”她因为飞跑和感奋，红着脸说，“在那边，不知怎的我难为情起来了……这样的事倒向来没有过，

什么难为情。”她说着，就照矿山里的年轻姑娘们谁都做的那样，将镂花的烟盒，好像做坏事似的塞在他的手中。

她的感奋和这赠品，和她很不相称。美谛克可怜她了，而当毕加的眼前，又觉得抱愧。他微微地一碰她的嘴唇，她用了烟一般的最后的眼向他看，于是她的嘴唇牵歪了。

“来看我，不要忘记吧！……”当他们为森林所隐蔽时，她大声叫道。待到知道了并无回答，便倒在草上，哭起来了。

在道上，从深的回忆得了解放的美谛克，时时觉得自己已是真的袭击队员，为了晒太阳，竟还卷起了衣袖——这在他，以为当和那大可纪念的“姊妹”交谈之后，他所开始了的新生活，是十分紧要的。

伊罗罕札的河口，已被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占领。毕加是害怕，焦躁，一路诉说着想象出来的痛苦。美谛克竟无法使他同意，避出村子，绕道从山谷前行。他们遂只好顺爬过山，沿着人所不知的山羊的小路走。到第二夜，他们从多石的峭壁，拼死命降向河流那面去。美谛克还没有觉得自己的脚的健壮。几乎到早晨，他们才摸到了高丽人的农场。两人贪馋地吸了没有盐的刁弥沙。一看见乏透了的可怜的毕加的模样，美谛克总不得不记起曾经使他心醉的坐在幽静的苇荡旁边的那闲静的、爽朗的老人的形象来。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

他们于是在疏疏落落的田庄里走，在这里，没有一个听到关于日本军队的人。部队经过了这里没有呢？——对于这询问，他们是向河上指点，打听新闻，请喝蜜的克跋斯[1]，姑娘们则窥看美谛克。是收获时期已经开始了。道路隐没在密丛丛的沉重的麦穗里。一到早晨，

空的蛛网上，便停着露水，在空气里，是充满着秋前的像在申诉一般的蜂鸣。

他们到希比希时，已是傍晚了。村庄站在多树的丘冈的向阳之处——从相反的一面，射过西下的夕照来。看见在倒败的、生菌的祈祷所旁，有一群帽上满缀红布的快活的、喧嚷的青年们，在玩九柱戏。一个穿着高背的农人长靴的，生着三角的尖劈一般的红胡子的，好像童话插画上的侏儒那样的小男人，刚将柱子抛完，却出丑地全部失败了。嘲弄的笑声是那酬答。这小男人也没法地微笑，但好像并不介意，倒也一样地非常高兴似的。

“那是他，莱奋生。”毕加说。

“哪里？”

“那，那边，那个红胡子的……”毕加就抛下正在惊诧的美谛克，用了恶魔似的敏捷，奔向小男人那边去了。

“喂，大家，瞧吧——毕加！……”

“唔，是毕加哩……”

“爬来了吗，这秃头鬼！……”

青年们放下游戏，围住了老人。美谛克立在一旁，决不定走过去好呢，还是等到叫他好。

“和你同来的是谁呀？”莱奋生终于问。

“从病院里来的一个人——很好的青年……”

“那是木罗式加带了来的负伤者啊。”有知道美谛克的，插口说。美谛克听得在说他了，便走近大家去。

原来九柱戏那么不行的小男人，却有着大的敏捷的眼——那眼抓住了美谛克，将他翻一个转面，恰如检查其中的一切似的，就这样地过了几秒时。

“到你的部队里来的，”美谛克因为忘记了放下袖子，红着脸，一面说，“先前是在夏勒图巴那里的……到受伤为止。”他添上一句，想增些重量。

“从什么时候起，到夏勒图巴那里去的？……”

“从六月的，唔，的中旬……”

莱奋生又射过他那试探的、检查的眼光来，问道：

“能放枪吗？”

“能的……”美谛克含糊地回答。

“遏菲谟加……拿一支马枪来……”

去取马枪之间，美谛克觉得有几十只好奇的眼睛，从各方面将他盯住。他将这无言的缠绕，开始当作敌意了。

“那么……打什么好呢？”莱奋生用了眼向四近搜寻。

“打十字架！”有人高兴地提议。

“不，打十字架，那不必……遏菲谟加，拿九柱戏的柱子去竖起来，是的，那边，在那里……”

美谛克拿了枪，因为惊惶，几乎要闭上了眼睛（这惊惶的笼罩他，并非因为要打靶，却是为了他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希望他失败的缘故。）

“将左手再靠近些——那么，就容易了。”有人忠告道。

表示出分明的同情的这话，很帮助了美谛克。他一扳机头，于是枪在音响中发射了——那时他不能不闭一闭眼，但他还能够分辨那站着的柱子已经飞开。

“好……”莱奋生笑了，“养过马没有呢？”

“没有。”美谛克用了在这样的成功之后，即使担当了别人的罪孽也不要紧那样的心情，自白说。

“这可惜，”莱奋生说。人看见，他是真在可惜的，“巴克拉诺夫，将‘求契哈’牵给他吧。”他狡猾地着眼：“好好地养去，是温和的马啊。怎么养法，小队长会教的……我们将他编到那一个小队里去呢？”

“据我想来，还是苦勃拉克那里——他那里正缺着人。”巴克拉诺夫说，“和毕加一起吧。”

“也好……”莱奋生同意了，“那么你去就是了……”

……向“求契哈”的最初的一瞥，逼得美谛克非将自己的成功和因此发生的孩子一般自以为荣的希望，全都忘却不可了。她是一匹善于流泪的、瘦弱的、污白色而且有着洼脊梁和大肚子的、温和的马，先

前为农民或别人所有，一生中连耕了许多兑削契那[2]的地面。还不但这些哩，最坏事的是她怀着胎，她的奇特的名字，适合到恰如上帝的祝福，正适合于没有牙齿的老婆婆一般。

“这给我，唔？……”美谛克低声地问。

“这马看相不很好，”苦勃拉克拍着她的屁股，说，“蹄子有点缺劲——不知道为了粮食，还是为了有些生病的意思……但骑着走，是可以的……”他将盖着带白色的针的四方形的头，转向美谛克这一面，用了愚钝的确信，重复说道，“骑着走是可以的……”

“这里没有另外的马吗？”美谛克一面对于“求契哈”和骑着她也可以走路的事，突然感到要命的憎恶，一面便反对了。

苦勃拉克并不回答这话，但无聊地、单调地开始讲起为了养护这脱毛的牝马的无数的危险和疾病，早晨、日中、晚上的该做的事来。

“一从行军回来不要即刻将鞍子除下，”小队长教导他说，“给她立一会儿，等她有些凉。一将鞍子除下，就给她擦背——用手掌，或是干草，还有，上鞍之前，也得擦的……”

美谛克嘴唇发着抖，只凝视着马匹之上的地方，却并没有听。他的勇敢的袭击队员的心情，恰如小碟子里的水一般，全都干涸了。他自己觉得只因为开初就要轻贱他所以特地分给他这样伤了蹄子的丢脸的牝马。这时候，美谛克是从他非开始不可的那新的生活的观点，在看一切自己的行为的。现在带了这样讨厌的马，那新的生活之类，就好像无从说起——此时的他，恐怕谁都以为不再是完全两样了的、强有力的有自信的人物，他也还是先前的可笑的美谛克，连好马也不能交给他的了。

“除此之外，这马，舌头还在发炎……”小队长并不管美谛克怎样地在受辱，这话可能进他耳朵去，只是坚决地说，“这是应该用矾来医治的，但不幸这里没有矾，我们在用鸡粪医治着这病——这也是很有效验的方子。用破布包起来，在加上嚼子去之前，裹在嚼子的周围的——真灵得很……”

“我是——小孩子，还是什么呢？”美谛克不去听小队长的话，自己想，“不，我到莱奋生那里去，说我不高兴骑这样的马吧……替别人受苦的义务，我是丝毫也没有的。（在他，是要自以为好像在做谁的牺牲，这才舒服的。）不，我要统统直白地说出来，给他不至于误会……”

但小队长一说完，马匹安全交给美谛克之手的时候，他才后悔他没有听取小队长的讲解了。“求契哈”低着头，在动她懒懒的白色的嘴唇。美谛克省悟了她的全生命，现在就在他手里。然而他不知道怎样处置这单纯的马的生命，却仍如先前一般，他连拴好这温和的牝马也做不到，她就在暗中将头伸到别个的干草去，使别的马和守夜人发恨，并且在马厩里往来。

“遭瘟的，那个新家伙在哪里呀？……怎么连自己的马也不拴好的？……”有人在小屋里大叫，于是听到发怒的鞭声，“滚，滚，浑蛋！守夜人！——带了马去呀，滚她娘的……”

美谛克因为奔跑和内部的热，浑身流汗，头里充满着最恶毒的骂詈，时时碰着有刺的树丛，在黑暗的、睡了的街道上行走，要寻出本部来。有一处，他几乎撞进散步的一群里面去——嘶嗄的手风琴在绞出“萨拉妥夫斯卡耶”的曲子，烟卷在烧，剑和拍车在响，姑娘们在发尖声，而大地则因发疯似的跳舞而在颤抖。美谛克怕向他们问路，绕

开了。倘没有一个人的形象，从路角那边向着他出现，他也许会走一整夜的吧。

“同志！本部在哪里呀？”美谛克走近去，一面说，并且知道了那是木罗式加，“啊啊，晚安……”他惴惴地、羞惭地说。

木罗式加发了一种含糊的声音，就在惶惑中站住……

“到第二个后院，往右。”他终于不想别的事，回答说。于是两眼异样地发着闪，并不回顾，从旁边走过了……

“木罗式加……是的……他在这里……”美谛克想。他就恰如先前一样，突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环绕着各种的危险，木罗式加呀，暗的不熟识的街道呀，不知怎么调理的温和的马呀。

走到本部时，他的决心已经完全无力。他已经不知道来干什么，不知道做什么好、说什么好了。

大约二十个袭击队员，躺在空虚的、平野一般广大的后院中央所烧的篝火的周围。莱奋生是高丽式地曲着腿，为生烟发响的火焰所魅惑，就坐在火的直近旁。这使美谛克更加想起童话里的侏儒来了。美谛克走近去，站在那后边——谁也没有向他这面看。袭击队员们顺次讲着淫亵的故事，其中是一定夹着奇怪的教士，淫乱的教士的妻，还有轻步地上，因了教士之妻的温婉的心情，巧妙地欺骗教士的勇敢的青年的。从美谛克看来，他们的讲着这些事，并非因为这真可笑，倒因为此外无可讲，而且他们的笑，也只是为了义务。然而莱奋生却总是注意倾听，大声地，好像真是出于本心地哄笑。当大家要他也来讲述的时候，他就也讲了几件可笑的事情。他在聚集于此的人们里，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以他所讲的，也就成了最好的、最淫亵的故事。但

看起来，莱奋生却毫不顾忌，用了滑稽的平静模样开谈，并且淫亵的句子，仿佛别人的话一般滔滔而出，和他全不相干似的。

一看见他，美谛克便自然而然地自己也想去讲一讲——他是以这样的事为可耻的，并且竭力装着超然于这些之上的样子，但其实却爱听这一类话——然而他害怕，倘若他在火旁坐下，大家就会诧异地对他看，他觉得那是最不愉快的。

他于是没有加入，走掉了——心里怀着对于自己的不如意，对于一切人们，尤其是莱奋生的怨恨的心情。“哼，不要紧，”他愤恚地闭着嘴唇，想，“无论如何，我不来伺候那马的，要死，死掉就是。看他说什么吧，我不怕的……”

从此他真不再留心到马匹上去了。只在练习和喝水时候，牵出她去。如果他在注意较深的指导者那里，是一定要立刻遭打的。然而苦勃拉克对于自己的小队的情形，并无兴致，就只听其自然。“求契哈”是遍身疮疖，饿着，渴着走，只偶然受些别人的照应，而美谛克则被大家所憎恶，以为是“傲慢，懒惰的人”。

全小队中，只有两个人和他有些亲密——那是毕加和企什。但他和他们交际，绝不是因为他们合了他的意，乃是因为谁也不和他相往来的缘故。企什是竭力想博他的欢心，自己来寻他的。趁着美谛克为了没有擦过的枪和小队长吵闹之后，独自躺在天篷下面，惘惘然凝视着篷顶的瞬间，企什便用了逍遥的脚步，走近他来，这样说了：

“您在生气吗？……呸，算了吧！这样的一个糊涂的没有学识的东西，用不着当真的。”

“我也并不生气。”美谛克叹了一声，说。

“那么，无聊？倘是这，那又是一回事，倘是这，我也知道……”企什坐在拆掉了的车子的前段上，照平常那样子，伸开了抹得很浓的长靴，“唔，其实是，我也无聊的——因为在这里，知识分子真少。恐怕只有莱奋生，然而他也是……”企什将手一挥，含蓄地望着自己的脚。

“他也是——怎样呢？……”美谛克因为好奇心，追问道。

“唔，然而他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啊。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您不这样想吗？”企什哀伤地微笑起来，“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吧。”——他用了特别郑重的发音，说出“队长”这两字来。“哼，岂有此理！——那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我告诉您……就拿我们的开拔的具体的事情来看吧——我们不用一直地冲锋，去打败敌人，却钻进这肮脏的窟窿里来了。自然，您早知道，那是因为高明的战略观点！在那边，我们的同志们正在死掉也说不定，而我们却在这里——是为了战略观点哩……”企什不自觉地从轮子上拔出木闩来，又惋惜地将这塞进原先的处所去。

美谛克并不相信莱奋生是真像企什所形容出来那样的人，但听他的话，是有趣的——他久没有听到这样有教养的谈吐了，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相信其中也有几分的真实。

“真是这样的吗？”他站起来，说，“在我，却原以为他是好像极其出色的人物的。”

“出色的人物？”企什讨厌了。他的声音失掉了平常的甜腻的调子，其中并且响着现今自己的优越的意识。“这是怎样的误解！……只

要看他挑选的是怎样的人，就是了！……那个巴克拉诺夫，是什么东西呀？一个糊涂虫！……自己以为了不得，但小子是怎样的副手呢？莫非寻不出别的人了吗？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受了七粒子弹和空气的撞伤——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

“恐怕他没有知道你是懂得军事的吧？”

“呸，会不知道！谁都知道的，您去问问看。自然，大家是因为嫉妒，要说坏话的，然而这是事实！……”

美谛克渐渐有了元气，也开讲些自己的心情。他们在一处周旋了一天。这样的几次谈天之后，不知怎的他有些反对企什了。然而他不能离开他。长久不见的时候，他竟会自己去寻觅。企什又教给他逃脱守夜和烧饭的事，凡这些，是早已失去那新鲜的魅力，只成着无聊的义务的了。

从那时候起，部队的沸腾一般的生活，就从美谛克的旁边走过了。他没有看见部队的机构的弹簧，没有感到正在做着的一切事情的必要。在这样的隔绝中，对于新的大胆的生活的他的幻想，就消失下去了——虽然他学会了回嘴，不怕人；晒惯了太阳，习惯了穿着，在外观上也和别的人不相上下。

---

[1] Kvass，一种饮料。——译者

[2] 地积名，一Dessiatina约中国三千五百步。——译者

2　开始

木罗式加遇见了美谛克，自己也以为奇的，是先前的怨恨和愤怒，都不再觉得了。所剩下的，只是这样的有害的人，何以又在路上出现的这一种疑心，以及他木罗式加，对他应该愤慨的一种无意识底的确信。但是这邂逅，也还是将他打动，使他要将这事即刻和谁去谈谈。

“刚才在横街上走，”他对图皤夫说，“刚要转弯，跑到我的鼻子尖前来了——那个夏勒图巴的小伙子啊，我带来的，那个，记得吗？”

“这怎样？”

“不，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他问说：‘到本部去，该怎么走呢？……’‘到后边的——我说——第二个后院，往右……’”

“那又怎么了呢？”图皤夫在这里面毫不能发见奇特之处，以为还有后文，便试探地问。

“不，遇见了就是了！……这还不够吗？”木罗式加含着不可解的愤怒，回答说。

他忽然凄凉起来，不再愿意和人们说话。原想到晚上的集会里去的，但却钻进了干草小屋子，然而不能睡。不愉快的回忆，成了沉重的担子，向他上面压来。在他，仿佛觉得美谛克是为了要使他从一种正当的方向脱出，所以特地在路上出现似的。

第二日，他好容易，才按住那再遇见美谛克的希望，什么地方也静不下：彷徨了一整天。

“我们为什么连事情也没有，却老坐在这里的？”他怅恨地，去对小队长说，“要为了无聊，烂掉的啊……他究竟在那里想些什么呀，我们的莱奋生？……”

“就在想要怎么办，才能使木罗式加开心啊。说是因为只是坐着想，所有的裤子都破完了。”

图幡夫竟并不体察复杂的木罗式加的心情。得不到帮助的木罗式加，便在不祥的忧郁中跑来跑去，知道他倘不能有强烈的工作来散一散闷，那可就要浸在酒里了。他从有生以来，这才第一次和自己的欲望战斗。然而他的力量是孱弱的，但有一偶然的事故，将他从没落里救出了。

钻在偏僻处所的莱奋生，和别的部队的联络几乎统统失掉了。有时能够到手的报告，描给他看的是瓦解和苦痛的腐蚀这两种可怕的图像。死的铁靴，毫无慈悲地蹂躏着蚂蚁群，而疯狂了的蚂蚁，则或者因为绝望，即投身靴下，或者成了混乱的群，逃向不能知的彼方，徒为自己本身的酸所腐蚀。不安的乌拉辛斯克的风，是送来了烟一般的血腥。

莱奋生沿着多年绝了人迹的无人知道的泰茄的小径，和铁路作了联络。他又得到报告，知道载着枪械和衣服的军用货车就要到来。铁路工人约定了来详细通知的日子和时刻。莱奋生知道，部队是迟迟早早，总要被发见的，而没有弹药和防寒衣，要在泰茄里过冬，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了实行最初的袭击。刚卡连珂赶紧放好急性佬[1]。浓雾之夜，悄悄地绕出了敌阵，图幡夫的小队突然在铁路线边出现了。

……刚卡连珂将接着邮件车的货车截断，客车并无损坏。在爆发的声响中，在炸药的烟气中，破坏了的铁轨跳上空中，于是抖着落在斜坡下面了。急性佬的闩子上系着的一条绳，缠住了电线，挂着，后来使许多人绞尽了脑汁，想知道谁为了什么和什么缘故，将这东西挂在这地方。

当骑兵斥候在四近侦察之间，图皤夫带了满满地载着物件的马匹，藏在斯伐庚的森林的田庄里，一到夜，就逃出叫作“面颊”的山谷去了。几天之后，到了希比希，一个人也不缺。

“喂，巴克拉诺夫，可就要动手哩……”莱奋生说。但在他的起伏的视线里，却辨不出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说真话来。就在这一天，他只留下些可以带走的马，将外套、弹药、长刀、硬面包，都分给各人，仅剩了驮马能够运送的这一点。

到乌苏里的乌拉辛斯克山溪，已经都被敌军占领。新的兵力集中于伊罗罕札河口，日本军的斥候在各处侦察，常常和莱奋生的巡察冲突起来。到八月底，日本军开始前进了。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的力量。

莱奋生的斥候显着杀伐的眼回来了，但他们的报告，是互相矛盾的。

“这究竟是怎么的！”莱奋生冷冷地回问，“昨天说他们是在梭罗孟那耶的，今朝却在摩那庚了——那么，他们是在后退吗？……”

“那我，我不知道，”斥候讷讷地说，“也许前哨在梭罗孟那耶吧……”

“那么，在摩那庚的，不是前哨，却是本队，你怎么知道的呢？”

“农人们说的……”

“又是农人们！……人怎样命令你的呀？”

斥候于是捏造了些胡说八道的事情，说明他何以不能深入。但其实，他是给女人们的饶舌吓住了，离敌十威尔斯忒，就坐在丛莽里，吸着烟卷，在等候可以回去了的时候。“你自己拱出一回鼻子去吧。”他一面着眼，用鬼鬼祟祟的农夫眼色，斜瞥着莱奋生，一面想。

“你应该自己去走一趟了，”莱奋生对巴克拉诺夫说，“否则，在这里我们会给人家扑杀，像苍蝇一般。这些家伙是没法可想的。你带了谁，在太阳未出之前就动身吧。”

“带谁去呢？”巴克拉诺夫问。他内心虽然汹涌着剧烈的战斗的欢欣，但硬装着认真的深思远虑模样，他也如莱奋生一样，是以为必须将自己的真感情遮掩起来的。

“你自己挑选吧……那个苦勃拉克那里的新来的也可以——是叫作美谛克的吧？又可以顺便看看那是怎样的青年。人们说他好像不行，但是他们弄错的也说不定……”

做斥候去是美谛克的无上的机会。他在部队中的短短的生活之间，已经存贮了非常之多的尚未成就的工作、不会完结的约束和未曾实现的希望。而于那每一事，则连本可成就的事，也至于失掉那价值和意义了。而且综合起来，这些责任和懒惰，压在他身上，是沉重而

且苦痛，使他不能从这被囚的、无意思的狭窄的环境中逃出，现在他觉得，仿佛仗这勇敢的一击，便可以冲破了。

他们在未明之前出发。泰茄的尖顶上，已经闪着微红，山脚下的村中，送来了第二遍的公鸡叫。四周是寒冷，昏暗，还有些阴森。这境遇的异常，危险的预感，成功的希望——凡这些，在两人里面，激起了一种战斗的心情，各种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体中——是血液生波，筋肉见韧，而空气则冰冷地，竟至于显得好像在钻刺，在发声。

“啊呀，你的马，满生着疥癣哩。”巴克拉诺夫说，“没有照管吗?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糊糊，没有教给你怎么理值吧？”一个知道如何养马的人，会毫无良心，一直弄到这模样，巴克拉诺夫是连梦里也想不到的，“没有教吧，唔？”

“我怎么说呢？……”美谛克窘急起来，“就全般说，他是不很肯照应的。可是听谁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对自己的谎话，在鞍桥上缩着身子，一瞥巴克拉诺夫。

“谁都可以，你只要好好地问就是了。在那里明白这等事情的人很多。他们里面尽有着好小子……”

美谛克也几乎翻掉了据为已有的企什的意见，巴克拉诺夫有些中他的意了。他胖得圆圆的，缀住了似的坐在鞍上。他的眼褐色而锐敏，将一切事物，在动荡中抓住，而在这瞬息间也已经将要点从不关紧要的事物中析出，发出实践的结论来：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为什么宽滑了的！你将后面的肚带收得很紧，前面的却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给你来系

过吧……”

美谛克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巴克拉诺夫已经跳下马，在鞍子那里动手收拾了。

“那……你的鞍鞯也打着皱哩……下来吧，下来吧——要把马糟蹋了。给你从头弄好吧。”

数威尔斯忒之后，美谛克就确信起来，巴克拉诺夫比他良好而且能干得远，不但这一点，巴克拉诺夫也是非常强壮而且勇敢的人，因此他美谛克应该服从他，毫无二话。巴克拉诺夫这一面，则不挟一些先入之见，以接近美谛克去，虽然接着也觉得自己的优越，但还是竭力要凭着没有掺杂的观察，来定他的真价值，一面看作同等的角色，和他去谈天：

“谁绍介你来的呢？”

“原没有谁，是自己跑来的，虽然给我证明书的，是急进派……”

美谛克记起了式泰信斯基的奇特的举动，就想将保送他的团体的意义，设法弄得含糊些。

“急进派？……你不该和他们往来的——和这些臭小子……”

“但我是不管这些的……只因为有两三个高中学校的同学在那里，我就也……”

“你在高中学校卒了业吗？”巴克拉诺夫截住话。

“唔？是的，卒了业的……”

“那很好。我也进过职业学校。学旋盘工。但没有卒业，因为上学太晚了。”恰如分辩似的，他说，“后来我在造船厂做工，直到兄弟长大……这之间，这回的乱子就闹起来了……”

暂时缄默之后，他沉思似的，拖长了调子说：

“是的……高中学校……孩子时候，我也很想进去的，但怎么能……”

美谛克的话，好像在他心里唤起许多无用的回忆来了。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

路上时时遇见斥候，但他们仍然说谎，像先前一样。巴克拉诺夫只是摇头。他们在离梭罗孟那耶的小村三威尔斯忒的田庄里下了马，步行前去。太阳已经西倾，农妇们的杂色的头巾，点缀着疲倦了的田野。从肥大的禾堆上，则静静地躺下浓厚的、柔软的影子来。巴克拉诺夫向着迎面遇见的马车，问在梭罗孟那耶可有日本兵没有。

“听人说，早上来了五个人，现在却又没听说了……但愿能够给我们收起麦子来——他们先在地狱里……”

美谛克的心狂跳起来了，但他并不觉得恐怖。

“那么，他们是真在摩那庚了。”巴克拉诺夫说，“来的那些一定是斥候。总之，去吧……”

他们被忧愁的犬吠声所迎接，进了村中。在竖起一束缚在竿上的干草和门前停着马车的客店里，他们“巴克拉诺夫式”地将面包放在大碗里，喝过牛乳。到后来，美谛克每当带着一种不舒服，想起这回的驰驱，则在自己眼前，总看见巴克拉诺夫显着活泼的脸相，上唇带些牛乳点，走出街上去了那时的神情。他们走不到几步，突然从横街里跑出一个提高了裙子的胖女人来，一撞见他们，就柱子一般站住了。她的圆睁的眼，陷在头巾中，她的嘴，是被捕的鱼似的在吸空气。而且忽然，用了最尖利的高声，叫起来了：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哪里去呀？许许多日本兵，就在学校里边啊。他们就要到这里来了，快逃吧，他们就要到这里来了！……”

美谛克还没有全领会她的话之际，从横街里已经出现了开正步、背枪支的四个日本兵。巴克拉诺夫发一声喊，同时也抓起了手枪，就在眼前瞄了准——向两个发射了。美谛克似乎看见他们的背后喷出血团，两个人都倒毙在地面上。第三弹没有打中，手枪也不灵了。余下的日本兵中的一个，连忙逃走，别的一个是从肩头取下枪支来。但是，当此之际，为强有力地主宰了他的新的力量所动，压倒了恐怖的美谛克，却对他连放了好几枪。当最后的一弹打中了日本兵时，他已经倒在尘土里抽搐了。

“我们跑吧！……”巴克拉诺夫叫道，“到马车那里去！……”

几分钟之后，他们就解下了在客店前发跳的马，扬起着尘埃的热的旋涡，在街上疾走了。巴克拉诺夫站在马车上，时时反顾，看可有

追来的人，一面用缰绳的头，竭力打马。大约在村子的中央模样，有五六个喇叭卒在吹告警的喇叭。

“他们在这里……统统！……”他用了得意的愤怒，大声说，“统统！……是主力！你听到他们在吹喇叭吗？……”

美谛克是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倒在马车的底板上，正在自己能够逃脱了的狂喜中，料想那在热而乏的尘土里被他打死了的日本兵，因为临终的苦恼，在拼命地挣扎。他看见巴克拉诺夫时，似乎他那痉挛的脸，也见得讨厌、可怕了。

过了些时，巴克拉诺夫已经在微笑。

“我们干得出色！是不是？他们进村子，我们也进村子——就是一下子。但是你，朋友，是一个好角色。我还料不到你会这样哩，真的！没有你，他的弹子就要将我们打通了！”

美谛克竭力要不看他，躺着，埋了头，黄而且青，脸上显着暗色的斑，在车子里——好像烂了根的谷穗。

走了两威尔斯忒远近，听不见有人追来，巴克拉诺夫便将马靠近遮在路上的独株的榆树下。

“你，等在这里，我赶紧上树去，看一看怎么样……”

“为什么？……”美谛克用了断然的声音问，“我们快走吧，应该去报告一切……主力在那地方，是明明白白的……”他要使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然而不能。他现在怕敢留在敌人的左近。

“不，还是等一等好。我们不是专为了来杀三个蠢材的。给嗅出确实的事情来吧。”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二十人上下的骑兵，从梭罗孟那耶村缓步出来了。“倘给看见了，不知道会怎样哩？”巴克拉诺夫心中感着战栗，一面想，“我们恐怕不能坐这马车去了吧。”然而他自制着，决计等到最后的可能的时间。被丘冈遮住，为美谛克所看不见的骑兵已经到了半路之际，巴克拉诺夫就在那瞭望处望见了步兵——他们踏起浓尘，闪着枪，排成密密的柱子，正从村子里走出……在火速的疾驱，直到田庄之间，两个袭击队员几乎弄死了马匹。他们在田庄里换骑了自己的马，数瞬之后，已在路上向希比希疾走了。

长于先见的莱奋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们是夜里才回来的），就布置了加严的警备——苦勃拉克的徒步小队。小队的三分之一，和马匹一同留下，其余则在村旁的旧蒙古城寨的堡垒后面，当警备之任。美谛克将马交给巴克拉诺夫，和队一同留下了。

美谛克虽然很疲劳，但不想睡。雾从河边展布开来，空气是冷的。毕加翻一个身，说着梦话。步哨的脚下，野草在作响，像谜一般。美谛克仰卧着，睁眼在寻星星。星在仿佛躺在雾帐背后的黑的空虚中，依稀可见。于是美谛克自己里面，感到了更暗的、更钝的——因为那地方是星也没有的缘故——和这一样的空虚。他还以为这一样的空虚，弗洛罗夫一定常常感到。他突然想起，这人的运命，不和他的运命相像吗，因此就立刻害怕起来了。他竭力想逐出这恐怖的思想，然而弗洛罗夫的形象，总浮在他的眼前。他没有活气地带着挂下的手和枯透了的脸，躺在行榻上在看他，他的上面，枫叶在幽静地作响。“他死了啊！……”和恐怖一同，美谛克想。然而弗洛罗夫动起指头来，并且转脸向他，带着骨立的微笑，说：“大家……在闹……”忽

然之间，他在行榻上发了痉挛，从他那里有什么团块迸散，于是美谛克看见那全不是弗洛罗夫了，是日本兵。“这可怕……”他全身发着抖，又这样想。但华理亚弯腰在他上面，低声说：“你，不要怕呀。”她冷静，温柔。美谛克立刻轻松了。“你不要怪我没有好好地作别吧，”他温和地说，“我是喜欢你的。”她将身挨近他来。忽然，一切飞散，沉没在无何有中，几瞬间后，他已经坐在地上，眨着眼，用手在寻枪支了。在很明亮了的周围，则人们卷着外套，忙碌着。藏身丛莽中的苦勃拉克，是在看那望远镜。大家都聚在那里，问道：

“哪里？……”“哪里？……”

美谛克摸到了枪，爬到墙上，知道大家是在说敌人。然而看不见敌，于是他也发问了：

“哪里？……”

“你们为什么挤作一团的？”小队长忽然用力将谁一推，怒叱道，“散开！……伏倒！……”

沿着堡垒排开时，美谛克还伸了颈子，努力想看敌人。

“但是敌在哪里呀？”他向那在他旁边的人问了好几回。那人爬着，不理他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侧着耳朵，而他的下唇是拖下的。他突然回顾，发狂似的向他吆喝起来。美谛克来不及回答，就听到号令之声了：

“小队……”

他挺着枪，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并且因为大家看见，他却看不见而发恼——和“放”的号令一齐，胡乱地开枪。（他没有知道小队的

大约一半的人们，也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只因为免得后来给人笑话，瞒着罢了。）

“放！……”苦勃拉克再号令说，于是美谛克又开枪。

“唉唉，给逃走了！……”人们在四处大声说。大家都忽然随便高谈，脸上也活泼地亢奋起来了。

“够了，够了！……”小队长叫喊道，“在那里放枪的是谁呀？爱惜子弹！……”

美谛克从大家的话里知道，日本军的斥候已经来过了。也一样地并未看见的许多人，这时就嗤笑美谛克，并且自夸着他们所瞄准的日本兵，是怎样地从鞍桥滑落。这时大炮声轰然而起，反响充满着溪谷中。几个人因为怕，就伏在地面上，美谛克也毛骨悚然，像给打倒了一样——这是他平生所听到的最初的炮声。炮弹在村子后面的不知什么处所炸裂了。接着机关枪的发狂地拼命地作响，频繁的马枪声到处殷殷然。然而袭击队并不回答。

过了几分钟，或者一点钟——时间感觉是被苦恼所消灭了——美谛克觉得袭击队员已经增加起来，并且看见了巴克拉诺夫和美迭里札——他们是从堡垒上走下来的。巴克拉诺夫拿着望远镜。美迭里札则脸在痉挛，鼻孔张得很大。

“伏着吗？”展开了额上的皱纹，巴克拉诺夫问，“那，怎样？”

美谛克悲苦地微笑了。并且对于自己，呈着非常的紧张，问道：

“我们的马在哪里？……”

“我们的马在泰茄里，我们也就要到那边去了……只要略略一防，就好……我们是不要紧的。”他分明要使美谛克放心，加添说，“但是，图皤夫的小队，却在平地上……呀，恶鬼！……”他给近处的爆炸一悚，忽然怒号起来，“莱奋生也在那里……”于是用两手按住望远镜，沿着散兵线，跑到不知哪里去了。

到其次应该射击的时候，美谛克却已经能够看见日本兵——他们作成几条散兵线，走着丛莽之间的路，正在前进。从美谛克看去，是近到虽在必要之际，也早不能逃出他们了。他这时所感到的，不是恐怖，倒是一种苦痛的期待，不知道这一切要什么时候才完。

在这样的瞬间之中，苦勃拉克不知从哪里出现，叫了起来：

“你瞄着哪里呀？……”

美谛克向周围四顾，才知道小队长的话，和他并不相干，是在说先前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留心到的毕加。毕加将脸紧靠了地面，躺着。在头上糊涂地探着枪闩，正在射击他自己面前的树木。苦勃拉克叱骂了他之后，也不过是子弹已完，空有枪闩发响这一点不同罢了，他仍旧继续着无异于前的工作。小队长将他的头用靴子踢了几下，但毕加依然没有抬头。

……这之后，大家开始是杂乱地，后来则成了疏疏的链子，向什么地方疾走。美谛克也一同奔跑，对于这些一切的为什么和怎样地出现，全都莫名其妙。他只觉得虽是这最绝望的扰乱的瞬息间，也还是绝非偶然，绝非无意识。而且在指导他和他的周围的人们的行动者，乃是和他现在的经验不同的许多人。这些人们，他没有看见。然而他在自己中，感得他们的意志，待到进了村落的时候——那时他们是作

着长的链子，在走的——他不知不觉，用眼来搜寻那主宰着他的运命者，究竟是什么人。走在最前面的是莱奋生。然而他见得非常之小，而且那么滑稽地挥着很大的盒子炮，要相信他是主要的指导力，可不容易。美谛克正在努力想解决这矛盾，而密密地、恶意地，四面又飞下子弹来。这些子弹，仿佛掠过头发，甚至于掠过耳朵上的茸毛。链子向前疾奔，几个人死掉了。美谛克感到，倘若再要应战一回，他就会和毕加毫不两样了。

作为这一天的混乱的印象，遗留下来的，还有跨着扬开火焰似的鬃毛，露着牙齿的马的木罗式加的形象。他跑得极快，令人分不出木罗式加从哪里为止，马从哪里开头来。到后来，他才知道木罗式加是被选为战斗之际，联络小队的骑兵的一个。

美谛克的完全恢复原状，是在泰茄之中，被近时走过的马所踏烂了的山间小路上。这处所，是幽暗，寂静，端严的杉树，用了那安稳，苔封的枝干，隐蔽起来的。

---

[1] 地雷的绰号。——译者

3　苦恼

恰如在不容情的强有力的机械之下的苦恼的布一样，日子是如飞地过去了，寸寸互相类似——都是无眠的夜和非人类的挣扎的果实。而在那日日的布上面，则忙着人们的不倦的梭……

战斗之后，藏身在繁生着木贼草和羊齿的深邃的山峡里，莱奋生检查马匹了，遇见了“求契哈”。

“这是怎的？”

“什么呀？”美谛克口吃了。

“那，解下鞍来，将背脊给我看……”

美谛克用发抖的手，解开了肚带。

“你看，那自然……背上满生着疮。”莱奋生用了仿佛毫不期望什么好事情似的口气说，“莫非你以为马是单单骑坐的东西用不着理值的，小阿叔……”

莱奋生竭力要不提高声音，但他好容易才做到——他非常疲劳，他的胡子在抖动，他还用两只手兴奋地旋着不知从哪里折来的枝条。

“小队长，喂，这里来……你为什么单是看着的？……”

小队长眼也不，凝视了美谛克不知道为什么而抖抖地拿在手里的鞍，于是阴郁地，慢慢地说道:

“对这蠢材，我是说过好几次了……”

“我也这样想！”莱奋生将枝条抛掉了，向着美谛克的他的眼，是冰冷、森严，“往经理部去，到这医好为止，骑着运货马吧……”

“你听，同志莱奋生……”美谛克以为并非因为他管理坏，而是因为他得到的是很重的鞍，于是用了由他所经验的自卑而发抖的声音，喃喃地说：“并不是我不好……请你听我说……请你等一等……这回一定……我将这马弄得好好的给你看……”

但莱奋生头也不回，走向其次的马匹去了。

……粮食的不足，使他们只得跑向邻近的山溪去。数日之间，部队为了战斗和辛苦的跑路，弄得筋疲力尽，一面又绕着乌拉辛斯克的支流趱行。不被占领的田庄的数目，总是减少下去，要得一片面包和燕麦，也须经过战斗，旧的创伤还未医好，新的又起来了。人们就都成了枯燥，寡言，狠毒。

莱奋生深信着——驱使着这些人们的，绝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粗粗一看，是隐藏着的，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还没有意识到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倘没有这，恐怕谁也未必会自己走进这乌拉辛斯克的泰茄里而去送死的吧。然而他又知道，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魂灵的深处，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也很细小，然而是活的个体——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较强的人们，并且使他们惦念这一端，较多于惦念自己也有睡食的必要，而其余一切，就一任别人去想去了似的。

莱奋生现在是常在队伙里——自领他们战斗，在一个锅子里吃，夜里不睡，去察看哨兵，而且是还没有忘记了笑的几乎唯一的人了。连和人们谈些最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在他的言语的每一句里，也听出这样的意思来："看吧，我也在和你们一同吃苦——我明天也被杀死，也说不定的，或者饿得倒毙，也说不定的，但我却像先前一样地活泼、固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一切，是没有什么大要紧的……"

但是，虽然如此……系住他和袭击队之心的看不见的绳索，却一天一天断下去了……而且这些绳索愈少，就愈使他难于说服人，也愈使他变为只是居部队之上的权力了。

通常，为了捕取食用的鱼，先将它们在水里闹昏，这时是谁也不愿意进冷水去拾取，总是赶最弱的一个，最多的是先前的牧豕奴拉孚路式加——这不知姓氏、胆怯而口吃的一个下去的。他非常怕水，发着抖，划着十字，从岸上走下去。美谛克往往悲哀地凝望着那掘取了马铃薯的田似的，不平的土色的高高低低的瘦削的他的背脊。有一回，莱奋生看见这情形了。

"且慢……"他对拉孚路式加说，"为什么你自己不下去的？"他问那正在推拉孚路式加下去的，脸的一面好像给门夹过了的两面不匀的青年。

青年将那恶意的白睫毛的眼向着他，意外地回答道：

"自己下去试试吧……"

"我不下去，"莱奋生平静地答说，"我别的事情多着哩，但是你应该下去……脱掉裤子，脱掉……那，鱼已经在流走了。"

“让它们流掉……我可不是呆子哩……”青年一转背，就从岸边走开了。几十对眼睛，仿佛称赞他似的，并且嘲笑莱奋生似的，在望着。

“真是麻烦的小子们……”刚卡连珂一面自己脱小衫，一面想去，但给队长的异乎寻常的大叫吓得站住了。

“回来！……”莱奋生的声音中，响着充满了意外之力的权力者的调子。

青年站住了，而且自己在后悔着争这样的事，但不愿意在大家面前丢脸，便又说:

“说不做，便不做……”

莱奋生捏定盒子炮，陷下而吓人的闪闪的收小了的眼，看定了他，用沉重的脚步，向他这面踱过去了。青年慢慢地、好像很不愿意地脱起裤子来。

“赶快！”莱奋生带着沉郁的威吓，又走近去。

青年向他这边一瞥，忽然吓得仓皇失措起来，裤子是兜住了，又怕莱奋生不明白这偶然的事，竟杀掉他，就很快地说道:

“立刻，立刻……兜住了哩……唉，鬼……立刻，立刻……”

莱奋生环顾周围时，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然而，只是这点罢了——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

从这时候起，莱奋生当必须收罗粮食，削减过多的休息日之际，就什么都不顾虑。他偷牛，掠取农民的田地和菜园，然而连木罗式加也觉得这和在略勃支的田里偷瓜，道理是全然不一样的。

……越过绵延数十威尔斯忒的乌兑庚支脉的行军——那时部队是只靠野葡萄和用火蒸熟的菌类养活的——之后，莱奋生走进离伊罗罕札河口二十威尔斯忒的"虎溪"的寂寞的高丽人的小屋去。一个身材高大、多毛如他自己的长靴、不戴帽子、腰带上挂着生锈的"斯密斯"枪的汉子，来接他们。莱奋生认识他是陀毕辛斯基的酒精私贩子斯替尔克沙。

"嗳哈，莱奋生！……"斯替尔克沙用了嘶嗄的、没有好过的伤风的声音，说。从浓毛间，带着照例的峻烈的嘲笑，望着他的眼睛，"还活着吗？……很好……人正在这里寻你哩。"

"谁在寻我呀？"

"日本人，科尔却克军……另外还有谁会寻你呢？……"

"恐怕不见得寻着吧……这里有我们可吃的东西吗？……"

"恐怕也不见得，"斯替尔克沙谜似的说，"他们也不是呆子——你的头上是挂着金子的呀……在村的集会上读过命令——给捕得活的或是死的的人，是——赏金啊。"

"啊呵……出得多吗？……"

"西伯利亚票子五百卢布。"

“便宜得很……”莱奋生嘲笑道，“我说，有没有我们吃吃的东西？”

“怎会有，怎会有……高丽人自己是只靠小米活着的。猪肉有十普特，但他们简直在向它礼拜——冬天的肉呀。”

莱奋生寻主人去了。被铁丝的帽子所压，颤巍巍的白发的高丽人一开口，就求他不要碰他的猪。莱奋生记得他后面有一百五十张饥饿的嘴，也可怜这高丽人，想要证明除此以外，更没有怎样的办法。高丽人不懂这些，只是哀求地合着掌，反复说道：

“不吃，不吃……不，不……”

“不管，杀吧。”莱奋生一挥手，皱了眉——好像要将这人杀掉似的。

高丽人也皱了眉，哭了。他突然跪下，胡子擦着草，在莱奋生的脚上接起吻来。但他并不去扶起他——他恐怕这么一来，就会忍不住，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美谛克看见这一切，他的心很沉重，逃到小屋后面去，将自己的脸埋在干草中。但在这里，他面前也现着哭坏了的老脸，在莱奋生的脚边，是猬缩起来的白衣的小小的形象。“真非这么办不可吗？”美谛克热病似的想。于是他前面，又有也是被取去最后的东西的、驯顺的、恰如在空中仓皇失措的农民的脸，成着长串，浮了上来。“不，不，这残酷，这太残酷了。”他又想，愈将自己埋进干草里去了。

美谛克知道，倘是自己，是绝不会将高丽人弄得这样的，但他和大家一同吃了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

早晨，莱奋生的山路被敌截断了，战斗两小时之久，大约失掉了三十个人，他才硬夺了一条路，以向伊罗罕札的山谷。科尔却克的骑兵紧追着他的踪迹。他弃掉所有驮货的马，在正午，才走到往病院去的认识的道路。

于是他觉得在鞍子上很难坐住了。心脏当非常的紧张之后，就缓缓地、缓缓地跳，并且似乎就要停下来。他要睡觉，他垂了头，立刻在鞍上开始摇动——凡有一切，都成为单纯的不相干的东西了。忽然，他受了什么从中发动的刺激，愕然环顾了周围……谁也没有觉得他睡着。一切人们，都在自己之前看见像平常一样的稍微弯曲的背脊，谁能够想到他也会如大家一般，要疲倦、想睡觉的呢？……“是的……我的力可还够吗？”莱奋生想。而且这问的仿佛并非他自己，倒是别的人，莱奋生摇摇头，于是在膝头觉到了微微的、讨厌的颤动。

“究竟……你也就会见你的老婆了。”两个人骑着马走向病院那边去的时候，图幡夫对木罗式加说。

木罗式加不开口。他以为这事是已经完结了的，虽然他一向也想看见华理亚。他自欺着，将自己的希望，只当作“他们之间是怎么了呢”这一种旁观者的自然的好奇心。

但他见了她时——华理亚、式泰信斯基、哈尔兼珂都站在小屋旁边，笑着，伸着手——他心里的一切都改变了。他禁不住，就和小队一同通过了枫树下，一面放松肚带，在马旁边调护了许多时。

华理亚寻觅着美谛克，对于欢迎的招呼，只是简单地回答，对大家含羞地、敷衍地微笑了。美谛克一遇到她的眼睛和点头，便满脸通红，低垂了颈子：他怕她立刻跑近他去，给大家觉得他们俩之间有些

蹊跷。但在她的心中不知道是什么主意，却并不显出喜欢他的来到模样。

他连忙拴好“求契哈”，躲进森林中。走了两三步，便碰着了毕加。他躺在自己的马匹旁边，集中于自己本身的他的眼色，是荒凉而且空虚。

“坐下来……”他疲乏地说。

美谛克并排坐下了。

“我们这回是到哪里去呢？……”

美谛克没有回答。

“我呢，很想捉捉鱼……”毕加愁思地说，“在养蜂场那里……现在鱼正在向下走……是做起小瀑布来捉的……只要用手去捉就是……”他沉默了一会，悲哀地加添说：“是的，养蜂场那些，现在是早已没有了……没有了！否则多么好啊……那里很幽静。这时候，蜂儿是不叫的……”

他忽然用一只肘弯支起身来，使横眼看着美谛克，用了因忧愁和哀伤而发抖的声音讲起来了：

“听呀，保卢沙……听呀，我的孩子，保卢沙！……莫非真不能再有这样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吗？……我怎么活下去呢，我的孩子，保卢沙？……我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是一个人……精光的一个……上了年纪……就要死的……”他寻不出话，没法地吸一口气，而空着的一只手，则痉挛地紧抓着野草。

美谛克不看他，连他的话也没有听，然而他的话的每一句中，总有一点东西在静静地颤动，恰如有谁的怯弱的手指，在他的心中从还是活着的杆子上，摇落着已经枯掉的叶子一般。“一切都有完结，绝不回来的……”美谛克想，而且这使他为他的枯叶哀伤。

“我去睡……”他想设法逃开此地，便对毕加说，“我乏了……”

他更加深入森林中，躺在丛莽之下，于是入了不安的微睡……忽然，好像给什么东西所触的一样，他醒了。心脏不整地跳着，浸了汗的小衫粘在身体上。丛莽后面有两个人在谈天——美谛克知道这是式泰信斯基和莱奋生。他小心地拨开枝条，望过去。

“……无论如何，”莱奋生阴郁地说，“要停在这里，是万万做不到的。唯一的路，是向北方——土陀·瓦吉斯克萨溪去……”他打开他的图囊，抽出地图来，“这里……我们可以顺着这岭走，下到伊罗罕札去。这是一条远路，但也没有法……”

式泰信斯基并不看地图，只眺望着泰茄的深处——仿佛测量着浇了人汗的每一威尔斯忒一般。他忽然一只眼睛眨得更快了，并且看着莱奋生，问道：

“但是，弗洛罗夫呢？……你又忘了他了……”

“是的——弗洛罗夫……”莱奋生沉重地坐在野草上。美谛克就在自己的正对面，看见他苍白的一边的面庞。

“自然，我是可以和他一同留下的……”暂时沉默之后，式泰信斯基阴郁地说，“其实，这是我的义务……”

“不行，”莱奋生摇手，“等不到明天正午，日本兵就追着我们的新的踪迹，到这里来……莫非你的义务，是给人杀掉吗？”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美谛克从来没有在莱奋生的脸上，见过这样的无法可想的表情。

“总之，只剩了一条办法……我早经想过了的……”莱奋生的声音沉下去了，并且粗暴地咬了牙，不说话。

“唔？……”式泰信斯基等着似的问。

美谛克觉到了一种不吉的事情，几乎要挺出身子去，使他们知道自己在这里。

莱奋生要一句话说出剩在他们那里的唯一的方法来，然而这一句话，好像有他所不能说出的那么苦痛。式泰信斯基怀着危疑和惊愕，看盯他，于是……懂得了。

他们不相互视地，在极苦痛的艰难中，抖着、停顿着，谈起两人已经明白，然而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的事情来了，虽然这并不将一切说明，并且结束他们的苦恼。

“他们要谋死他……”美谛克想，失了色。他的心脏用了丛莽那边也许听到那样的力，跳了起来。

“但他怎样——不行吗？很不行？……”莱奋生问了好几回，“倘不这么办……我想……倘使我们不将他……总之，他还有一点医好的希

望吗？”

“希望是一点也没有的……然而问题是在这里吗？”

“总之，心里可以觉得轻松些。”莱奋生自白说。他这时以欺了自己为愧，然而他实在觉得轻松起来了。沉默一会儿之后，他轻轻地说：“应该今天就做……但要小心，给谁也不觉得，尤其是他自己……可以吗？……”

“他不会觉得的……他立刻就该喝溴素剂了，换出它就是……还是等到明天呢？唔？”

“还拖延什么……有什么两样呢。”莱奋生收好地图，站了起来，“总得做的……另外什么法子也没有……总得做的不是？……”他寻求着他自己所要支持的人的支持。

“总得做的，正是……”式泰信斯基想，但他没有说出口。

“听哪，”莱奋生慢吞吞地开始了，“你明白说，你下了决心没有？倒不如明白说……”

“我下了决心没有？”式泰信斯基想，“是的，我决心了。”

“去吧……”莱奋生将手放在他的肩上，于是两个人慢慢地走向小屋那面去了。

“他们真要做这勾当吗？……”美谛克仰天倒在地面上，用手按着脸。他恰如当战斗之前的噩梦似的，躺在巨大的、没有生命的空虚中，不知道多少时候。后来他起来了，攀着丛莽，负伤者一般摇摇摆摆地，跟着式泰信斯基和莱奋生的踪迹而前去了。

卸了鞍的马，全凉了，将疲乏的头向他看，有些袭击队员在林间的空地上打鼾，有些是煮着吃的东西。美谛克搜寻着式泰信斯基，没有见，便几乎飞跑一般，径向小屋那边去。

他碰到恰好的时间，式泰信斯基背对着弗洛罗夫，正向亮处伸出发抖的手，在将什么东西倒进玻璃杯里去。

“等一等！——你在干什么？……”美谛克显着吓得圆睁的眼，扑向他。“等一等！我都听到了！……”

式泰信斯基栗然，回过头来，他的手更加发抖了……突然，他走近美谛克去，可怕的紫色的脉管，在他额上涨了起来。

“滚！……”他用了凶险的绞杀似的低声说，“要你的命！……”

美谛克吃了一惊，不禁跳出小屋去。式泰信斯基也即刻定了神，转向弗洛罗夫那面去了。

“什么？……这是什么？……”弗洛罗夫向杯子一瞥，担心似的问。

“这是溴素剂，喝吧……”固执地，严正地，式泰信斯基说。

他们的眼光相遇了，并且彼此心照，被缚在一个思想上，凝结了……“完了。……”弗洛罗夫想，然而并不很吃惊——他于恐怖，于不安，于悲戚，都不觉得了。一切都看得是极其单纯而且安易。当“生”只约给他新的苦恼，而“死”却是由此脱离的意思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苦恼，那么求生而怕死的呢，倒是莫名其妙的事。他恰如搜求什么似的，惴惴地环顾了周围，眼光就留在旁边小桌上没有动过手的剩着的食物上。那是加了牛乳的果子羹，已经冷掉，苍蝇在那上面飞

舞的了。从伤病以来，在弗洛罗夫的眼睛里，这才现出了人类的哀情——是对于自己的怜悯，或者对于式泰信斯基的怜悯吧。他顺下眼去，一到再睁起时，他的脸便平静而温顺了。

“倘若到苏羌去，”他缓缓地说，“给我说一声，不要太伤心……我是完结了……大家也都是总有一天要走到这一步的……大家。”他用了关于人们的必然的死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全得到明白的证明，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他弗洛罗夫的——死，灭掉了那特别的、各个的、恐怖的意义，而将它——这死——弄成什么普通的，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东西了那样的表情，重复地说。于是想了一下，他又说：“我有一个孩子……在矿山里……他叫菲迦……平和了之后，请想到这小子，怎样都好，照顾照顾他……好，拿来吧！……”忽然间，他用了润泽的，发抖的声音结束了。

牵着苍白的嘴唇，觉得寒栗，眨着眼睛，式泰信斯基将杯子送到他那里去。弗洛罗夫用两手捧住，喝完了……

……美谛克被枯树绊着，跌着，不管路径，奔进密林中。他失了帽子，头发挂在眼睛上，讨厌地而且粘粘地，好像蛛网，太阳穴在跳动，而且他的血液每一搏，他便重复地说着无用的、哀伤的言语，一面又固执着那言语，因为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可以抓住了。忽然间，他撞到了华理亚，便闪着狞野的眼，跳到旁边。

“我正在寻你哩……”她高兴地说，但给他的疯狂的模样一吓，不说下去了。

他拉住她的手，急躁地，断续地说起来：

“听哪……他们将他毒杀了……弗洛罗夫……你懂吗？……他们将他……”

“什么？……毒杀了？……住口！……”她一切都明白了，一面忽然叫了起来。于是强有力地拖他向自己那边，用热的、湿湿的手，将他的嘴按住，“住口，不要管吧……来，从这边去……”

“哪里去？……唉，放手吧！……”他挣脱身子，咬响着牙齿，推开她。

她又拉住他的袖子，要带他走，一面执拗地重复说道：

“不要管吧……来，从这里去……人要看见我们了……有一个少年人……他跟住着我……来，赶快！……”

美谛克几乎要打她，才又挣脱了身子。

“你哪里去呀？站着！……”她叫着，在后面追了上来。

这瞬间，从丛莽后面就跳出了企什来——她电光一般迅速地逃向旁边，连忙跳过小溪，躲进榛树的密处。

“不要玩么——怎的？”企什跑近美谛克来，一面问，“试试吧，恐怕我运气好一些！……瞧！……”他拍拍自己的腿，污秽地笑着，迈开大步，追赶华理亚去了……

4　路径

木罗式加是从幼小时候以来，就受惯了美谛克一类的人，将他那真实——单纯而不出色，正和他的一样——的感情，藏在伟大的、响亮的句子后面，借此来隔开木罗式加那样，不能装得很漂亮的人们的。他还未意识到这就是如此，也不能用自己的话表白出来，但他总在自己和这一类人们之间，觉得有走不过的墙壁，这便是他们从不知什么地方拖出来的虚伪的盛装的言语和行为。

在木罗式加和美谛克的难忘的冲突中，美谛克总竭力寻求表示，以见因为救了自己的性命的感激，所以对于木罗式加是在客气的。为了毫无价值的人，按下自己的低级的冲动，这思想，使他的存在里充满了愉快的、艰苦的悲伤。然而在心底里，他却怨恨着自己和木罗式加的，因为在实际上，他本愿意木罗式加遇到一切不好的事，但只为怯，也只为体验艰苦的悲伤，较为美丽和愉快，所以没有亲自去做罢了。

木罗式加觉得，华理亚是正因为他自己里所没有的美，而在美谛克之中——却认为不仅是外表的美，也是真实的、和灵魂紧接的美，所以弃掉自己，取了美谛克的。因此他再看见华理亚时，便不禁又跑进没有出路的思想的旧道上去了——关于她，关于他自己，关于美谛克。

他觉得华理亚日日夜夜总在忙着些什么事！（“一定是和美谛克！”）而且他久久不能睡觉——虽然也想自信，一切事情与他是毫不相干的。一有微声，他便昂起头来，向暗中留心注视：没有隐现着两个畏罪的私奔的影子吗?

夜里，他被微声惊醒了。湿的枯树在篝火中发爆，庞大的黑影闪烁于林间空地的尽头。小屋的窗子一亮，又黑暗了——有谁划了火柴。于是哈尔兼珂走出小屋来，和站在旁边的队员讲了几句话，就在篝火之间走过，找寻着什么人。

“你找谁呀？”木罗式加沙声说。但听不清那回答，便问道：“有什么事？”

“弗洛罗夫死掉了。”哈尔兼珂阴郁地说。

木罗式加格外裹紧了他的外套，又睡着了。

……到黎明，弗洛罗夫被埋到土里去，木罗式加和别的人们一同，平静地掩了他的坟。

当马上加了鞍的时候，人们发见了毕加是消失了。他的小小的钩鼻马，整夜背着鞍，悲苦地站在树底下。它见得很可怜。“老头子，再也受不住，跑掉了。”木罗式加想。

“哪，好，让他跑吧。”莱奋生说，因为早晨以来的胁肋痛，皱了眉，“可不要忘记了马……不，不，不要装货……经理部长在哪里？都准备了吗？……上马！……”他深深地吐一口气，再一皱眉，好像因为负着重而大的东西，使他沉重而艰难的一般，在鞍上伸直了身子。

谁也不以毕加的事情为可惜。只有美谛克觉得苦痛，仿佛一个损伤。近来毕加从他的心里，虽然除乡愁和苦恼的回忆之外，毫不引起什么来，但他还觉得自己的有一部分，和毕加一同消失了。

部队顺着峻急的、山羊所走的山岭，向上面开拔了。头上罩着冷冷的钢灰色的天空，底下依稀可见青碧的深处。沉重的石块发出大

声，就从脚下滚到那地方去。

在久待的秋光的寂静里，泰茄的带金色的叶子和枯草笼罩了他们。在槎枒的羊齿草的黄色花纱中，苍髯鹿褪失了颜色。露水澄明地——清澈而且微黄，像草莽一样，整日地发着光。但野兽却从早晨起便咆哮起来——不安静地、热心地、不能忍耐地，好像在泰茄的金色的凋零中，有着一种强大而有永久生命的怪物的呼吸。

首先觉察出木罗式加和华理亚之间的纠葛的，是传令使遏菲谟加，他是在正午的略略休息以前，将“缩短尾巴，免得给人咬断”的命令，送到苦勃拉克这里来的。

遏菲谟加用尽气力，通过了长列，给有刺的灌木钩破了裤子，和苦勃拉克骂起来了——小队长就忠告他，与其多管别人的尾巴，倒不如小心他“自己的鼻子”。此外，遏菲谟加又看出了木罗式加和华理亚骑着马走，都在互相远离，而且他们昨天也并不在一起。

在归途中，他追到木罗式加旁边，问道：

“你好像在避着你的老婆，你们俩中间有了什么了？”

木罗式加惶窘地，气恼地看定了他那瘦削的焦黄的脸，并且说：

“我们中间有什么呢？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我不要她了……”

“不要了？……”遏菲谟加默然看了一些时，便不高兴地向了别处——好像他在思索，在木罗式加和华理亚的先前的关系上，原也没有紧密的家庭的关系，现在这样说法，是否适当的一般。

“不算什么——常有的。”他终于说，“适逢其会……哪，哪，这瘟马！……”他用劲地将马打了一鞭，而目送着他的羽纱袄子的木罗式加，则看见他向莱奋生报告了一些话，于是和他并马前进了。

“我的乖乖——这是生活呀！……”木罗式加怀着出于最后之力的绝望，而且于自己的有所束缚，不能那么放心地在队伍里往来或者和邻人谈话，也十分的悲哀，“他们有福气——要怎样就怎样，无忧无愁，”他欣羡地想，“他们实在哪里会有忧愁呢？例如莱奋生……自己捏着权力，大家都尊敬他——而且要做的事，什么都做得……这是值得活的。”他不想到莱奋生冒了风寒，胁肋在作痛，莱奋生对于弗洛罗夫之死，负有责任在身上，以及人们正在悬赏募他的头，比谁都有先行离开颈子的危险——木罗式加只觉得在这世界上，尽有着健康、平静、满足的人们，而他自己，却在这生活中，完全没有幸福。

当他在暑热的七月天气，从病院回来，卷发的割草人们佩服了他那确有自信的骑马的姿势的时候，这才发生出来的那混乱的、倦怠的思想——当他和美谛克相争之后，经过旷野，看见孤独的、无归的乌鸦停在歪斜的干草堆上的时候，以特别的力，捉住了他的那一样的思想——这些一切的思想，现在都显出未曾有的苦恼的分明和锋利来了。他觉到了为先前的自己的生活所欺的自己，并且又在自己的周围，看见了虚伪和欺瞒。他也毫不疑心，从他出世以来的自己的全生活——这一切沉闷而无聊的安闲和劳动，他所流了的血和汗，连他那一切“无愁的”玩笑——那也绝不是欢欣，只是向来无人尊敬，此后也将无人尊敬的不透光的流刑的劳役罢了。

他又怀着连自己也是生疏的——悲伤、疲乏、几乎老人似的苦恼，接续着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但已无力能够来度一刻和他迄今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且此后也将不会遇见什么好处，恐怕他就要像

谁也不惜的弗洛罗夫的死掉那样，作为谁也不要的人物，中弹而死的了。

木罗式加现在是拼命尽了他一生的全力，要走到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连遏菲谟加仿佛也走到了这道路上）这些人们所经过的，于他是觉得平直的、光明的、正当的道路去，但好像有谁将他妨碍了。他想不到这怨敌就住在他自己里，他设想为他正被人们的——首先是美谛克一类的人们的卑怯所懊恼，于是倒觉得特别地愉快，而且也伤心。

进膳之后，他给马到溪边去喝水的时候，显得秘密的脸相，曾经偷了他洋铁水杯的那活泼的卷头发的少年，跑到他这里来了。

“我要告诉你的……”他迅速地低声说，“是她是坏货，这华留沙——真的……对这等事，我是有特别的鼻子的！……”

“什么？……为什么事？……”木罗式加抬起头来，粗暴地问。

“女人啊，女人这东西，我知道她底底细细。”那少年有些窘急了，申明道，“自然还没有闹出事情来吧，但要瞒过我，朋友，可不行……她的眼睛总是盯着他，盯着他啊。”

“他呢？”木罗式加知道这话是指美谛克的，但忘记了自己应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便愤激起来，红着脸问道。

“他怎么样？他不怎样……”那少年用了含糊的、畏怯的声音说——仿佛他说过的一切，本来不关紧要，只要在木罗式加面前洗掉自己的旧罪一般。

“随她妈的，和我什么相干？……”木罗式加哼着鼻子，“恐怕你也和她睡过了——我哪里知道。”他带着侮蔑和恚恨，加添说。

“什么话！……我倒是……”

“滚你的蛋！”木罗式加忽地愤然大叫起来，“和你的鼻子都滚到你妈的婊子那里去，滚！……”他就使劲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米式加给他那激烈的举动大吃一惊，跳向旁边，弯着的后腿浸在水里，向人们竖起耳朵，动也不动了。

“你，狗养的你……”那少年为了惊愕和愤怒，说不出话来，一面就奔向木罗式加去。

他们大家交手，好像两匹獾。米式加连忙回转身子，开轻步离开他们，回顾着跑掉了。

“永不超生的畜生，我来打塌你的鼻子。……我来将你……”木罗式加用拳头冲着他的肋骨，又恨那少年缠住他，不能自由地打，便咆哮着说。

“喂，孩子！”一个吃惊的声音向他们叫喊，“那是在干什么呀……”

两只骨节崚嶒的大手，在争斗者之间劈了进来，并且抓住各人的衣领，将他们拉开了。两人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又都想扑过去，但这回是各个吃了沉重的一脚，木罗式加飞得脊梁撞在树木上，那少年是颠过一支坠地的枯枝，挥着臂膊，木桩头似的坐在水里了。

“伸出手来吧，我来帮你……”刚卡连珂并不嘲笑地说，“要不然，你们总没有什么法子的。”

“我可总得有法子……这猪狗……应该打死他……”木罗式加发着吼，又要奔向那湿淋淋的在发呆的少年这边去。

少年用一只手拉住刚卡连珂，一只手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胸膛，他的头在发抖。

“不，说来吧——说来吧，”他用了要哭的声音，对着他的脸嚷叫道，“无论谁，只要高兴在屁股上踢一脚，那在屁股上踢一脚就是么，唔？……”待到他看见人们聚集起来了，便厉声大叫道：“谁的错呀，谁的错呀——如果那老婆，他的老婆……”

刚卡连珂怕闹乱子，尤其是担心木罗式加的运命（如果莱奋生知道了这事呢），便摔开那嚷着的少年，抓住木罗式加的膊臂，拉着他走了。

“来吧，来吧。”他向那还在挣扎的木罗式加，严峻地说，“人要赶出你的，你这狗养的……”

木罗式加终于明白了这强有力的、严厉的汉子，是同情于他的，便停止了抗拒。

“那边出了什么事了？”美迭里札的小队里的一个绿眼睛的德国人，对他们迎面跑来，问道。

“他们捉了一头熊。”刚卡连珂冷静地说。

“一头熊？……”德国人张着嘴站了一会，便突然又飞跑过去，好像还要去捉第二头熊似的。

木罗式加这才怀了好奇心去看刚卡连珂，微微地笑着。

“你这瘟疫，你倒是有力气。”他对于刚卡连珂的刚强，抱着一种满足，说。

“你们为什么打起来的？”工兵问道。

“为什么……一个那样的畜生……”木罗式加从新愤激起来了。“那就应该……”

“好了，好了，”刚卡连珂打断话，来镇静他，“那是有你的道理的……那就是了，那就是了……”

“归队！……”什么地方叫着响亮的、夹着成人和孩子的声音，是巴克拉诺夫。

同时从丛莽中也昂出蓬松的米式加的头来——米式加用了那聪明的、灰绿色的眼，看着他们，轻轻地嘶叫。

“啊，你！……”木罗式加爆发似的说。

“好机灵的马儿……”

“人可以为它不要性命的！”木罗式加高兴地拍着马的脖颈。

“性命还是留着好吧——还能有什么用处的……”刚卡连珂在暗色的、打卷的须髯后面微微一笑。“我还得给我的马匹去喝水，你自己走吧。”于是他迈开稳实的大步，走向自己的马匹去了。

木罗式加又用好奇心目送着他，并且想，他为什么早先没有留心到这惊人的人物的呢。

后来，当小队集合了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和刚卡连珂并排着在行列中，而且直到诃牛罕札，在路上也没有分散。

分在苦勃拉克的部队里的华理亚、式泰信斯基和哈尔兼珂，都走在最近尾巴处，一到山岭上，全部队就分明可见——是一条细长的链子。他们后面跟着莱奋生，微弯了背，巴克拉诺夫也不自觉地模仿着一样的风姿。华理亚总觉得她背后的什么地方有美谛克在，而且对于他昨天的举动的愤懑，在她里面蠢动，将她常常向他所经验的大而温暖的感情损害了。

自从美谛克离开病院以来，她是瞬息也没有将他忘却，并且只想着重行相见之日而活着的。从这时起，她心中就结了最深的、最秘密的——关于这，是对谁也不能说的——而同时又非常鲜活的、人间的，几乎像是实有其事的梦想。她自己想象，他怎样地在森林尽头出现——穿着沙格林皮的袄子，美丽，高大，略有一些羞怯——她在自己上面感到他的吹嘘，在自己掌下感到他的柔软的卷发，听到他温柔的挚爱的言辞。她竭力要不记起先前对他的误解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她觉得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的了。一句话，就是她所设想的，是她和美谛克的未来的关系，虽然迄今未曾有，她却但愿其会这样，而对于实在会有的事，却竭力要不去想到，以免招致了悲哀。

她遇见了美谛克的时候，因了她所特禀的对于人们的敏感，她知道他在她面前是烦乱而且兴奋到不能统驭自己的行为，而且那烦乱的事件，比她任何个人的愤懑都更重要了。但在先前，这遭遇在她是另一种想象的，所以美谛克的突然的粗暴，就使她觉得受侮而且惊奇。

华理亚这才觉到，美谛克的粗暴，并非偶然，美谛克恐怕全不是她无日无夜、久经等候的那人，然而她另外也没有一个人了。

她没有立即承认这事的勇气，抛弃了她长日长夜之间，借此生存——懊恼、欢欣的一切，心里突然感到无可填塞的空虚，原不是怎样容易的。她只愿意相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一切都只在弗洛罗夫的可怜的死亡，一切都还顺当。然而从清早晨起，她所思想的，却只在美谛克怎样侮辱了她，以及她带了自己的幻想和自己的爱去接近他时，他怎样地并无侮辱她的权利。

她整天感到苦恼的欲求，要会见美谛克，和他谈一些话，但她连一眼也没有向他看，便是食后的休息时候，也没有去走近他。“我怎能娃儿似的跟住那人呢？”她想，“倘如他亲口所说，真是爱我的，那么到我这里来就是了，我一句也不加责备。但如果不来呢，也好——我就一个人……那么就什么事也没有。”

一到山上的平地上，路就宽阔起来了，企什和华理亚并骑而进。他昨夜要捕捉她，并没有成功，但他对于这事是非常坚执的，也并不失望。她觉得他的脚的接触，他在她耳旁吐些无耻的言辞，然而她没有去听他，只沉在自己的思想里。

“唔，怎样呢，您怎么想呢？”企什执拗地问。（他是不管年纪、地位，以及和他的关系，只要对于女性一切的人们，都称为“您”的。）

“您答应吗——不？……”

……“我都明白的，我向他要求什么事呢？”华理亚想，“对我退让一点，真就这么难吗？……但也许他现在自己在苦恼——以为我在讨

厌他。但我得告诉他吗？……怎样地？！……从我？！……等到他赶开我之后？……不，不，凡事还是由他去的好……”

“但是您怎么了，您聋了吗，我的好人？我在问，您答应吗？”

“答应什么呀！”华理亚惊觉了，“闭了你的嘴……”

“请您的早安，睡得好吗？……”企什懊恼地向空中一挥手，“但是，我的好人，这是怎么的，您简直说着好像还是第一回的，闺女的话。”于是他又忍耐地重新在她耳边私语起来，只以为她是听到，并且明白他的话的，却因为女人的惯技，要抬高价值，所以在“扭捏”。

黄昏到了，山峡上垂下了夜的轻轻的翼子的扇动来，马匹疲倦地喷着鼻子，雾气在溪水上越加浓重，并且慢慢地爬到溪谷里去了。但美谛克总是还不到华理亚那里去，看来就像连要去的意思也没有似的。而她愈确信他终于不到她那里去，也就愈觉得难遣的哀伤和先前的自己的梦想的悲苦，并且也愈加难以和他们走散了。

部队为了歇宿，降到小小的溪谷去，人马在湿的栗栗的黑暗中动弹。

“请您不要忘记，我的好人。”企什用了讨厌而温柔的固执，低声说，“是的——我将灯摆在旁边……您就可以认识……”几秒钟之后，听得他对人大叫起来：“什么叫作‘你爬到那里去’呀？倒是你在旁边捣什么乱哩？”

“你跑到别的小队里来干什么的？……”

“什么叫作‘别的’？睁开你的眼睛来吧！……”

暂时沉默之后——这其间，大约两人是睁开眼睛来看了的——先问的人便用了谢罪似的推托似的声音说：

“Matj tvoju——原来是‘苦勃拉克派’……美迭里札在哪里？”他用了对人不起似的声音，粉饰着自己的错误，一面又拖长了声音，叫喊着：“美——迭里札呀！……”

在下面有人用了不能忍的兴奋，大嚷起来，好像倘不听他的要求，他便要自杀，或者杀人一样：

“点火哩！……点火哩！……”

谷底那面，突然腾起无声的篝火的红焰来，于是从黑暗中，蓬松的马头和疲倦的人头都在弹匣和马枪的冷光里出现。

式泰信斯基、华理亚和哈尔兼珂比别的驻扎处靠边一些，下了马。

“好了，现在我们要休息了，生起火来吧！”哈尔兼珂用了谁也不会因此活泼起来的快活模样，说。“去找点枯树来啊！……”

“……永远是这一着——好时候不歇住，于是来吃苦。”他用那一样的慰安很少的调子说——用手探着湿草，也实在害怕着湿气、黑暗，以及给蛇来咬的恐怖，还有式泰信斯基的忧郁的沉默。“我记起来了，先前从苏羌出来也这样的——本该驻扎得早些，现在是暗得好像在洞里，但我们……”

“为什么他说这些事？”华理亚想，“苏羌……从什么地方来……暗得好像在洞里……现在对谁还有意味呢？一切，一切都已收梢，什么也没有了。”

她饿了，这饿又加强了她别种的感觉——那她现在无可充填的、缄默的、按住的空虚的感觉。她几乎要哭出来。

然而用过夜膳，温暖了之后，三个人都一时活泼起来了，环绕他们的蓝黑的、陌生的、冷冷的世界，也显得亲近而且温和。

“唉唉，你外套儿呀，我的外套儿呀。”哈尔兼珂脱着外套，用那吃饱了的声音说，“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现在只还缺一个姑娘儿……”他着眼睛，笑了起来，似乎他想说“这自然是完全办不到的，但你们该是同意，以为这倒不坏的”模样。“你现在可想和女人睡觉呢，唔？同志医生！”他装一个鬼脸，去问式泰信斯基道。

“想睡的呀。”式泰信斯基还未听完话，便认真地回答说。

“为什么我只是讨厌他的呢？”华理亚为了愉快的篝火，为了吃过的粥，为了哈尔兼珂对她的亲昵的谈话，觉得她平日的柔和和良善，都恢复了，一面想，“岂不是实在并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那么生气的呢？因为我糊涂，那少年独自冷清清地坐着……只要我到他那里去，一切就又会好起来了……”

于是她忽然极不愿意在四近的人们极愉快地醉着，自己也愉快到好像醉着一般的时候，为了心里怀着愤懑和牢骚，所以在懊恼，她遂决计将这些抛开，去会美谛克了。而且这在她，其中也已经没有了委屈和不好。

“我什么，什么都不要。”她忽而活泼起来，想，“只要他要我，只要他爱我，只要他在我的身边……不，只要他总是和我走，和我说，和我睡，我什么都交给他——他是多么漂亮，而且多么年轻啊……”

美谛克和企什在略略离开之处生着另一个篝火。他们懒着，没有造饭，在火上熏着肥肉，而且较之吃面包，倒更努力于此，全都吃完之后，两个人便饿着肚子坐着了。

美谛克自从弗洛罗夫的死亡和毕加的跑掉以后，还没有复原。他整天的仿佛沉在用了关于孤独和死亡的辽远而严峻的思想编织而成的烟雾里。一到晚上，这雾幕便落掉了，但他不愿意见人，害怕一切。

华理亚费尽气力，才寻出他们的篝火来。全个山谷，就活在这样的篝火和烟雾蒙蒙的歌唱里。

“你们钻在这样的地方。”她心跳着，走出丛莽来，一面说，“晚安……”

美谛克悚然，用了生疏的、吃惊的眼光看着华理亚，便转脸去向篝火了。

“嗳哈！……”企什高兴地微笑，“就只缺少您一个啊，您请坐，您请坐，我的好人……”他连忙摊开外套，指给她一个坐处，在他的旁边。然而她不去和他并坐。他的油滑，这性质，她是早已觉到了的，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时却特别讨厌地刺激她了。

“来看看的，你怎样了，要不然，你就将我们完全忘记了。”她向美谛克，并不遮掩唯独为他而来的事，用了唱歌一般的声音，说，“哈尔兼珂也就问过了，你的健康怎样了，为什么不给人知道一点你的消息——我也想说了好几回了……”

美谛克不开口，耸耸肩。

“我们自然很顽健的——这不成问题！”企什将一切拉在自己身上，满足地大声说，“但请您在我们这里坐一坐呀——您客气什么？”

“不，我就走的，”她说，“因为我从这里走过……”她原为美谛克而来的，他却只耸耸肩，因此她忽然发恼了。她接着说道：“你们还没有吃过东西吗？——锅子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吃得吗？如果给我们一点较好的材料，可是他们分给这样鬼知道是什么东西……”企什牢骚似的皱了脸，“但您请坐在我的旁边呀！”用了绝望的亲热，他再说一回，捏住她的手，拉向他那边去，“请您坐一坐啊！……”

她坐在他旁边的外套上。

“您还记得我们的约束吗？”企什亲密地向她眼。

“怎样的约束呀？”她问着，隐约地记起了什么事，吃了一惊，“唉唉，我还是不来好。”她想，于是一种大的不安的东西，忽然在她胸膛里炸裂了。

“什么——怎样的？……等一等……”企什忽然弯身向了美谛克那边去，“人们面前是讲不得秘密话的。”他说，抱着他的肩头，于是转对华理亚道，“然而……”

“什么是秘密呀？……”她含着偏颇的微笑说，于是突然眨着眼，用了发抖的、不如意的手指，整起头发来。

“你这鬼为什么海狗似的呆坐着的？”他在美谛克的耳旁低声说，“和大家都约过的——就是这样的女人——两个人都干吧，就在这里将她……但是你……”

美谛克连忙缩回，向华理亚一瞥，满脸通红了。从她的飘泛的眼色里，好像责备似的在对他说：“现在好。你看，不是闹成这样了吗？”

“不，不，我要走了……不，不。”当企什将要转身向她，再劝她什么可羞可鄙的事的时候，她喃喃地说，“不，不，我去了……”她跳起来，低着头，跨开小而快的脚步，飞奔而去，终于在暗中消失了。

“又给你错过了……废物！……”企什轻蔑地，恶意地说。突然间，他被原质的力所指使，一跃而起，好像他内部的谁将他抛了出去的一般，跳似的追着华理亚之后奔去了。

他在二十步之远的处所，追上了她，一只手紧紧地将她抱住，一只手按住她的胸脯，拖她到丛莽里面去：

“来吧，来吧，宝贝，来……”

“走……放我……放我……我要喊起来了！……”她乏了力，恳求说，几乎要哭出来，然而她又觉得喊救的力，在她是没有的，况且为了什么，为了谁个，现在有叫喊的必要呢？

“但是，宝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企什用手按住她的嘴，一面被他自己的温柔所兴奋，一面劝慰说。

“这为了什么呢？鬼也不会知道的。”她软乏地想，“然而这是企什……是的，这是企什啊……他从哪里来的……怎么是他呢？……唉唉，这不是全都一样吗？……”于是在她，实在也成了全都一样了。

她在腿上，觉着一种熟识的温暖的无力，并且在他的温柔的强迫之下，从顺地溜倒在地面上了，一面烧红在男性呼吸的气息里。

5　重负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木罗式加说，一面规则地在鞍子上摇晃，而且每当米式加踏出右前蹄去，便用鞭子打一下白桦的明黄的枯叶，“我也曾住在祖父那里。有两个叔伯——是种地的。唉，和他们合不来！也并不是，并不是别的血统：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白桦没有了，木罗式加便用鞭敲着自己的长靴，免得失掉了拍子，“为什么呀，要那么胆怯，那么阴气，那么小气的呢？”他抬起头来问，“自己是什么吃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他于是显出一种特别的、淳朴的、同情的笑来。

刚卡连珂将眼光注在马的两耳之间，一面倾听着，在他灰色的眼睛里，泛着一种很能听取，而且很能思索他所听取了的话的聪明而有丈夫气的神情。

“我是这样想的，”他忽然说，“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从我们啊，”他特地提高声音，看着木罗式加，“譬如我，或者你，或者图皤夫也是——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他深信似的反复说，“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

“你们在说什么呀？”图皤夫从鞍上回过头来，说。

“而且恐怕连草鞋……我们在说农民呀……我们的各人里面，我说，都藏着一个农民……”

“唔……”图皤夫疑惑地说。

“你不信吗？……譬如木罗式加，就有祖父和叔伯住在乡村里——你呢……”

“我，朋友，没有人。”图皤夫遮断他，“谢谢上帝。老实说，我是不喜欢他们这类人的……我们就拿苦勃拉克来做例子吧：苦勃拉克不过是苦勃拉克（人原也不能期望个个人都懂事的！），但是他带着怎样的小队呀？逃兵，一个又一个——这就是小子们！”图皤夫于是轻蔑地唾了一口。

这谈天是出在部队降向诃牛罕札的水源去，在道上的第五日里的。他们走着软软的、枯掉的野草所铺满的冬天的路。经理部长的助手在病院里所贮蓄的粮食，虽然谁也没有一点了，但大家都意气扬扬，觉得住所和休息已经临近。

“瞧吧，”木罗式加着眼，“我们的图皤夫，那老头子，对你们怎么说？”他因为小队长赞成的是自己，而不是刚卡连珂，且惊且喜，笑起来了。

“好吧，”工兵说——毫不窘急，“你没有什么人，是没有关系的——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就拿你们矿工来说吧……自然，你是阅历得多了，但木罗式加呢？他除了自己的矿山之外，怕不很见过什么吧……可对那？”

“什么叫作怕不很见过什么呀？”木罗式加懊恼地插嘴说，“上过前线的……”

“就是吧，就是吧。”图皤夫向他摇摇手，“好，没有见过什么，那么？……”

“那么你们的矿山，就是一个乡村。”刚卡连珂镇静地说，“各人都有自己的菜园——这是第一件。一半是冬天跑来，夏天又回到村子里去的……是的，还有鹿儿在叫，好像在猪栏里一样！……我知道你们的矿山的。”

“一个乡村？”图皤夫赶不上刚卡连珂的话，诧异地说。

“别的是什么呀？女人们忙着种园，周围都是农民，会没有一点影响……自然有影响的！”工兵于是照着惯相，用手掌向空中一劈，将另外的从自己的东西分开。

“有影响……当然……”图皤夫含糊地说，一面还在想——其中是否于“矿山的人们”有些丢脸。

“就是啊……我们这回就拿都市来说吧：我们的都市有多么大，另外还有多少呢？人可以用手指来数的……几千威尔斯忒——都是乡村……我问，这可有影响？”

“且慢，且慢，”小队长惶惑地插嘴说，“几千威尔斯忒——都是乡村吗？当然，有影响的……”

“那就在我们各人里面——都藏着一个农民了。”刚卡连珂说，他回到出发点去，由此笼罩了图皤夫所说的全盘。

“说得不错！”从图皤夫加入以来，对于争论，只在人的干练的表现这点上，觉得有味的木罗式加这时佩服了，“给你碰了壁哩，老头子，你已经喘不出气来了！”

“所以我要说的，”刚卡连珂不给图皤夫有反省的时光，说明道，“就在我们对于农民，没有骄傲的道理，木罗式加也是——倘若没有农

民呢，那我们就……”他摇摇头，不说了，而且很明白，图皤夫所说的一切，毫不能将他的确信推翻。

“伶俐鬼，”木罗式加从旁一瞥刚卡连珂，对他逐渐怀起尊敬来，一面想，“他将老头子牢牢地抓住了——使他再也没法逃跑了。”木罗式加很知道，刚卡连珂是也如别的人们一样，有过失、有错处的。他用了那么的确信来说的那农民的重负，木罗式加自己也还没有觉得——然而他献给工兵的信仰，较多于对于别的人。刚卡连珂是“全体中的一员”。他“懂事”，他“识得”，而且他并不是空谈家和废物。他的大而有节的双手是渴于工作的，一眼看去，好像纡迟，但其实却快——他的每一举动，是周详和正确。

于是木罗式加和刚卡连珂之间的关系，就到了袭击队中所谓“他们在一件外套下睡觉”“他们在一个锅子里吃食”的交情上所必要的第一阶段了。

靠着和他每日的亲近，木罗式加也开始相信起来，他自己，木罗式加，也是出色的袭击队的一个，他的马是整顿的，马具是齐整的，枪擦得镜子一般发闪，在战争上，他是第一个勇猛而可信的兵，同志们因此就爱他、敬他……他这样地想着，便于不知不觉间，走进那刚卡连珂好像常是这样地过活的有计划的健康的生活，就是不给无用和懒惰的想头有一点余地的生活里去了。

“嘿……站住！……”前面有人叫了起来。叫声顺着排列传下去，前头已经站住了，后面的却还是往前挤，排列混合了。

“嘿……叫美迭里札去呀……”叫声又顺着排列传下去了。几秒钟后，美迭里札便飞跑而过，曲着身子，像一只鹰，于是全部队的眼

睛，便都带着不自觉的骄矜，送着他那什么操典上都没有记载的、轻捷的、牧人的骑术。

“我也得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了。”图皤夫说。

过了一会儿，他兴奋着回来了，但在别人面前，竭力掩藏着兴奋。

“美迭里札做斥候去，我们在这里过夜。”他兴奋着说，但他的声音里，却颤动着谁都听得出来的怨恨的、饥饿的调子。

“怎么，空着肚子吗？在那里怎么想的呀？”周围都叫了起来。

“遭瘟的！”木罗式加附和着。

前面已经驻下了。

……莱奋生决计在泰茄中过夜，因为他没有的确知道，敌人是否已经放弃了诃牛罕札的下流。然而他还在希望，即使那里有着敌人，仍能够由斥候探路，走到富于面包和马匹的土陀·瓦吉这溪谷去。

在辽远的一路上，日见沉重的熬不住的胁肋痛总在苦恼他，他也早经知道，这病痛——由过劳和少血而起的这病痛，只能由几周间的安静而吃饱的生活，才可以医好。但因为他也很知道，更安静、饱足的生活，在他还很辽远，于是他就靠着使自己相信这“没有什么的病”，是平时也生着的，无妨于成就他所以为自己的义务的事，在道上适应了自己的新的景况了。

“我这样想，我们应该前进的……”苦勃拉克不听莱奋生的话，看着那长靴，用了除吃以外，不知其他的人们的固执，第四回重复说。

“去吧，自己去，如果你不能等……自己去……留一个替代人，你走就是了。但带着全部队进危险中去，是不上算的……”

莱奋生用了仿佛苦勃拉克正有着这样不对的计算似的表情说。

“去吧，朋友，你还是去派定卫兵的好吧。”他不听小队长的新意见，添上去说。但当他看见他仍然固执的时候，便突然皱了眉，严厉地问道：“什么？”

苦勃拉克仰起头来，眨着眼。

“你派骑马的巡察到路的前面去。”莱奋生仍用先前的、带些冷嘲的调子，继续说，“在后面，半威尔斯忒之远，你去派一个步哨，最好是在我们曾经跑过的水泉那里。懂了没有？”

“懂了。”苦勃拉克喃喃地说，而且奇怪他自己不说真是要说的事，倒是说了别的，“滑头，”关于莱奋生，他用了对于他的无意识的、包着尊敬的憎恶，和对于自己的同情，想。

夜里，他忽然醒来，这在近时是常有的，莱奋生记起了和苦勃拉克的会话，吸完烟卷之后，便查卫兵去了。

他竭力不踏着睡觉的人的外套，谨慎地经过了将熄的篝火的中间。右边最末的烧得比别的更明亮，近旁蹲着守夜人，在烘手。他好像全不想到现在的事了——黑的羊皮帽滑在后脑上，睁着做梦似的眼睛。而且他显着忠厚的、孩子一般的微笑。“这真像样……”莱奋生想，并且就用这句话来表现了看见这蓝的将熄的篝火和微笑的卫兵，以及——在深夜中幽暗地等候着他的一切的时候，骤然抓住了他的那沉静的、略觉异样的、高兴的、模糊的感情。

他于是更其悄悄地、小心地前行——这并非要不使人觉察他，倒只为了不吓掉守夜人的微笑。但他并没有觉得，仍然微笑着在看火。大约这火和从泰茄中传来的马匹吃草的干燥的索索的声音，使这守夜人记起了孩子时候的“夜巡”[1]来了吧——含露的、满是月光的草原，村里的鸡的远远的啼声，索索地响着脚链的幽静的马群，在孩子似的、做梦似的眼睛之前的愉快地闪动着的篝火的火焰……这篝火是灭掉了，所以在守夜人，就也觉得比现在的更温暖、更光明了。

莱奋生刚刚离开阵营，潮湿的、霉气的黑暗就将他围住，两脚陷在黏软的泥土中，发着菌子和烂树的气息。“多么阴气呀！”他想，环顾了周围。他的后面已没有一点金色的微光，仿佛阵营已经和微笑的守夜人一同没入了地底似的。莱奋生深深地叹一口气，便用了故作活泼的脚步，从小路走进深处去了。

他立刻听到溪水的潺湲声，站了一会儿，向黑暗中倾听，暗自微笑着，这回是走得更快了……竭力要响得厉害，给人们听到。

“谁呀？……那边的是谁？……”从暗地里发出断续的声音来。

莱奋生知道是美谛克，并不答话，直向他走过去。在森然的寂静中，枪闩作响，绊住了，可怜地轧轹着。听到想装子弹的焦急的手的声音。

“应该常常擦油的。”莱奋生冷嘲地说。

“啊呀，是您吗？……”美谛克放心地吐一口气，“总在擦的……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惶窘地看着队长，而且将开着的枪闩忘却，便放下了枪支。

美谛克是充当深夜中的第三班卫兵的。不到半点钟，便会听到换班的人在草间的匆忙的脚步声，但美谛克自己却觉得已经站得很长久。他和他的思想，在活着和他无缘的、紧张的、凶猛的生活的那一切动弹着，一切徐流着的伟大的、敌对的世界里，是成了孤独了。

总之，永远是这一种思想。这不知从何时何处，总在他里面发生，而且他无论想什么，总也回到这处所。他知道，这思想是对谁也不说的，他知道，这思想是有些不好、有些可羞的，但他也知道，他现在已不能和这思想分离——他也知道要竭全力来做这件事——因为这已是剩在他那里的最末的、唯一的东西了。

这思想，就是必须用什么方法，然而要从速，离开部队。

而且一想到能够回到先前在他是那么没有乐趣、那么无聊的都市生活去的时候，现在却见得有趣而且无愁，于他也仿佛是唯一的可能的生活了。

当他看见莱奋生时，美谛克的张皇失措，却并非为了没有擦枪，倒是因为他忽然被这种思想所袭击了。

“好汉！”莱奋生和善地说。自从见了微笑的守夜人以后，他不愿意怒骂了，“这样站着，冷静吧，是不是？”

“这倒不……怎么会呢。”美谛克微觉慌张，回答道，“已经弄惯了。”

“我却全没有惯哩。”莱奋生笑着说，“独自走着，骑着，不知道多么久了——日里和夜间——但总觉得阴森森地……唔，这里怎么样，全都平静的？”

“平静的。”美谛克说，怀了一点惊愕和若干的胆怯，看着他。

“我们立刻就要舒服了。”莱奋生仿佛并非回答美谛克的话，却是对于藏在他里面的东西似的，说，“只要我们一到土陀·瓦吉，就会好一点……你抽烟吗？不？”

“不，我不吸的……至多不过是玩玩。”美谛克急忙加上话去，这时他忽然记得了华理亚的烟盒，以为莱奋生是一定知道着有这烟盒的了。

“烟也不抽，不觉得无聊吗？……凯农尼珂夫曾经说：‘害人的烟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这么出色的袭击队员的。不知道他到了市镇没有……”

“他到那边干什么去的？”美谛克问，其时有一种模糊的思想，使他的心猛跳起来。

“派他送报告去的，但时候是这样地不平静，他又带着我们的一切通知书。”

“许还要派人吧。”美谛克用了异常的声音问，但竭力要显出在他的话里，并不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您没有再派一个的意思吗？”

“那就怎样？”莱奋生注意了。

“没有什么……如果您有这意思，我却可以去得的……那地方我很熟悉……”

美谛克觉得，他太急遽，而且莱奋生现在是全都看透了。

“不，没有这意思……”莱奋生深思地、慢慢地回答，“你有亲戚在那里吗？”

“不，我在那里做过工作的……就是，在那里亲戚也有，但也并非为了这缘故……不，您可以放心：我在那市镇上工作的时候，就常常传递着秘密文件的。”

“你和什么人一起工作的呢？”

“和急进派，但那时我想，这都是一样……”

“什么是一样的呢？”

“就是，无论和谁一起工作……”

“现在呢？”

“现在是有些给人弄糊涂了。”美谛克料不定到底会要求他什么，但轻轻地回答。

“哦。”恰如这话便正是他在等待着的一般，莱奋生拖长了声音说，“不，不，没有这意思……没有派人的意思。”他从新反复道。

“您可知道我为什么又来提起这事的呢？……”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神经性的决心，开谈了，他的声音发着抖，“请您不要见怪，也不要以为我对您有什么遮瞒——我都明白告诉您吧……”

“我就要都告诉他。”——他想着，一面觉得现在委实要全都说出，但不知道这是好的呢，还是坏的。

“我说这话的缘故，就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倘若您派了我，倒好一点……不，请您不要以为我有些害怕，或者有什么瞒着您，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吗？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我是和大家一样，参加一切战斗，并且受了重伤的——您知道这事……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倒不妨来偷他同志的东西，别的一切，他们却都不在意……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

美谛克觉得，仿佛每一句话，阴云就在他那里分散。言语用了异常的轻捷，从逐渐生长的窟窿中，奔迸而出，他的心也因此轻松起来。他还想永远说下去，莱奋生对这要怎么说，已经全不在意了。

“这可开场了！……了不得的废话。”莱奋生怀了渐渐增高的好奇心，倾听着在美谛克的言辞之下，神经性地在发抖的藏着的主意，一面想。

“且住。”他终于说，一触他的袖子，美谛克格外分明地觉得自己上面，盯着他那大的、暗黑的眼睛。“朋友，唠叨了一大通，没法掩饰了！……我们暂且将这当作问题来看吧。我们拿出最重要的来……你说，在这里是各人都只想装满大肚子……”

“那可不是的！”美谛克叫了起来，他觉得这并非他话里的最重要的事，倒在他的生活在这里怎样地不行，大家对于他怎样不正当地欺

侮，以及坦白地说出，他是怎样地做得合宜，“我要说的是……”

“不，且慢，这回要给我说了。”莱奋生柔和地打断他，“你说过，各人都只想装满他的大肚子，而且我们倘为科尔却克所带领……”

“我并不是说你个人！……我……”

“那都一样……倘使他们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将和现在一样，残酷地、无意义地来做合于他的意思的工作。但这是决不然的！……”于是莱奋生开始用了平常的话，来说明那错误的缘由。

然而他说得愈多，也愈加分明地觉得是空费自己的光阴了。从美谛克所插说的片言只语中，他知道还应该说些另外的、更加基本的、更加初步的——他自己是曾经费了力这才达到，而现在却已经成了他的肉和血的东西了。然而要说这些事，现在却已不是这时候，因为时光已在向各人要求着计划的、决定的行动了。

“对你真没法子。”他终于用了诚恳的，好意的哀怜，说，“随你的便吧。你跑开去，却不行。人们会杀掉你，再没有别的了……还是全都仔仔细细地想一想的好，尤其是我告诉了你的那些。将这些再去想想，绝没有坏处的……”

“我此外实在也没有想别的事。”美谛克含糊地说，而逼他说得那么多而且那么大胆的先前的神经性的力，也突然离开他了。

“最要紧的，是切勿以为你的同志们比你自己坏。他们并不更坏，不的……”莱奋生取出烟草盒，慢慢地包起烟卷来。

美谛克带了萎靡的哀愁，看着他的举动。

“总之，枪闩还是关起来吧。”莱奋生突然说，可见在他们的谈天之间，他是总记得那开着的枪闩的，“这样的事，已该是省得的时候了。这里是并没有缒着母亲的裙角了啊。”他划着了火柴，于是暂时之间，在暗中显出了生着长的睫毛的他的半闭的眼睑，他的薄薄的煽动的鼻翼，他的红灰色的沉静的须髯，“是的，你的马怎么了？还总是骑着那一匹吗？”

“还总是……”

莱奋生想了一想。

“那么，听吧：明天我给你‘尼夫加’，知道不？毕加骑过的……‘求契哈’就还给经理部去，懂了没有？”

“懂了。”美谛克伤心地回答道。

“糊涂汉子。”——后来，莱奋生当他软软地、小心地踏着暗中的草的时候，一面大吸着烟，一面想。为了这会话，他有些兴奋了。他想，美谛克是多么孱弱、多么懒惰而且无志气呢，太多地生了这样的人们——这样可怜而且无用的东西的国度，是多么晦气啊。“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莱奋生放开脚步，还是大吸着烟，一面想，“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

莱奋生满心不安了，因为他的所想，是他所能想的最深刻、最重要的事——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的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

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的、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吗？”莱奋生又记得了美谛克。他试着要记起他孩子时代以及幼年时代的情形来，但很不容易——因为他自从成了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以来，历年所积的层，是很坚固地、很深邃地——而且于他是很有意义地——横亘着了。

他只能记起先前的家族的照相来，那上面是一个孱弱的犹太的小孩——穿了黑的短衣和长着天真烂漫的大眼——用了吃惊似的、不像孩子的固执，在一处地方凝视，从这地方，那时人们对他说，是要飞出美丽的小鸟来的。小鸟终于没有飞出，他还记得，因为失望，几乎要哭出来了。然而，为了要到决定地确信“那不会这样”，却还必要受多少这样的失望啊。

当他明白了这事的时候，也懂得关于这美丽的小鸟的——关于飞到什么地方去，使许多人徒然渴望了一生的这小鸟的骗人的童话，是将数不清的灾害，送给人们了……不，他已经用不着它！他已经将对于它的无为的、甜腻的哀伤——由美丽的小鸟这骗人的童话所养成的世代所留传下来的一切，毫不宽容地在自己里面压碎……“照现状来看一切，以变革现状，而且支配现状。”[2]——这是真理——这简单，也最繁难的——莱奋生是已经达到了。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这时他怀了一种谁也不能懂，而且想不到的难于说明的、高兴的得意之情。“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他往前

走，不再留心道路。冰冷的、带露的枝条，使他的脸清凉。他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力的横溢，将他提高，出于自己之上（恐怕就是他倾了全心的热力，在所向往的新的人类吧？）——他就从这广大的、世间的和人类的崇高，克服了他的孱弱和肉体的疾病。

……莱奋生回到阵营的时候，篝火已经熄灭，守夜人也不再微笑了——只听到他低声咒骂着，在稍远之处调弄他的马匹。莱奋生走向自己的篝火去——篝火还剩着微明。在那旁边，巴克拉诺夫裹在外套里，睡着深深的、很安静的觉。莱奋生加上枯草和枯枝，吹起火来。为了剧烈的紧张，他头晕了。巴克拉诺夫觉到了忽然增加的温暖，便翻一个身，在梦中咂嘴——他的脸外露，嘴唇像孩子一般向前突出，帽子给后脑压得直竖，他那全体就像一个大大的、肥胖的、驯良的小猪。“你瞧。”莱奋生挚爱地想，并且微笑。在和美谛克交谈之后，看见巴克拉诺夫，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舒服了。

于是他吐一口气，躺在他的旁边，刚刚合上眼——他就眼眩，飘摇，漂荡，不再觉得自己的身体，直到忽然落在一个深得无底的、漆黑的窟窿中。

---

[1] Nochinoe，夜间将马在野外放牧，也加以监视。——译者

[2] “Alles so sehen，wie es ist，um zu ändern，was ist，und zu lenken，was ist．”中国恐怕还有更确切的翻译存在，但一时无从查得，因录原文以备参考。——译者

第三部

1　美迭里札的侦察

莱奋生派美迭里札去做斥候之际，是命令他无论如何，当夜必须回来的。然而这小队长被派前往的村，比起莱奋生所推想的来，在实际上却远得不少：美迭里札于下午四点钟从部队出发，竭力策马飞跑；鸷鸟似的屈身马上，残忍地、愉快地张着那薄薄的鼻翼，恰如陶醉于厌倦的五天之后的这狂暴的飞奔一样——然而直到黄昏，追逐着他的都是秋天的泰茄——在野草的萧骚里，在垂死的太阳的冷而悲伤的光耀里。待到他终于走出泰茄，驻马在一所屋顶倒坏的、旧的、朽的、久无居人的小屋旁边的时候，已经完全昏暗了。

他系好了马，抓着腐烂的、一触便碎的木材，不怕落在发着烂树和腐草的讨厌气味的窟窿里，走到角落里去了。他曲了膝弯，踮着足趾，向林中的地上不能看见的黑夜凝视，倾听，屹然不动地大约站了十分钟，比先前更像一匹鸷鸟。在他前面，在被暗夜衬成漆黑的两山之间所夹的暗淡的堆积和丛莽里，横着一道阴郁的溪流。

美迭里札跳上鞍桥，走到路上去。那乌黑的、久没人走的轮迹，几乎都没在草莽中。白桦的细干在暗中静静地发白，好像熄了的蜡烛一样。

他上了一个丘冈：左边仍如先前，横着小山的暗黑的行列，仿佛庞大的野兽的脊梁。溪水在作响。离这儿约略两威尔斯忒的地方，有一个篝火——这使美迭里札记起了牧人生活的孤单和寂寞来。更前面，则微露着村落的黄色的不动的灯光，斜射在道路上。右边的山带，却弯向旁边，没在青霭里了。这一面的地势，非常低下。这里曾有先前的河床，分明可见，沿岸是阴郁的森林。

“那是沼泽，一定的。”美迭里札想。他冷了起来：他是在敞领的小衫上面，穿着解开扣子的军用背心的。他决计先到篝火那边去。但为了预防万一起见，便从皮匣里取出手枪来，插在背心下面的带子上，皮匣则藏在鞍后面的袋子里，他并没有带马枪。这回他已经很像一个从田野里来的农民了——因为欧洲大战以后，穿着军用背心的人们是很不少的。

他已经到了篝火的近旁——不安的马嘶声，突然在暗中发响。他的马就一跳，耸起耳朵，抖着强壮的全身，哀诉地、懊恼地在黑夜中嘶鸣着来做回答。同时有黑影子在火旁边动弹。美迭里札打了一鞭，和马一同向空中跳起……

篝火那里，站有一个圆睁了吃惊的眼睛，一只手捏鞭，另一只在大袖子里的手，则自卫似的举起，瘦削的黑头发的孩子——穿着草鞋，破烂的短裤，用麻绳做带的太大的衣衫。美迭里札几乎要将这孩子踏烂了，就在他鼻子跟前慌忙勒住马，正想叱骂他时，却忽然在自己面前，看见了大袖子上的惊愕的眼睛，露出膝髁的短裤，不成样子的、也许是主人给他的长衫，其中还乞哀地、谢罪地显着细瘦的、滑稽的孩子的脖颈……

“为什么这样站着的？吃惊了吧？……唉唉，你这呆鸟——这样的一个昏头！”美迭里札有些慌张，用了平时是只对马说的好意的粗暴，说。“神像似的站着！……如果我踏坏了你呢？……一个这样的昏头！”他完全温和起来，重复说——而且觉得一看见这困苦的孩子，在他里面也叫醒了一种一样地可怜的、滑稽的、孩子气的东西了。

孩子这才定了神，垂下臂膊去。

“你为什么要恶鬼似的窜来呀？”他还有些惊惶，但竭力要合理地、独立地、像成人一般地说。“这是吓他不得的——如果他在这里管马……”

“马？”美迭里札嘲弄地伸长了声音说，“再说一回吧！”他两手叉腰，扭转身子去，睁大了眼睛，微动着缎子似的灵活的眉毛，看着那孩子。他忽然笑起来了，是很响亮、很仁善、很愉快的声音，怎么从他这里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来的呢，连他自己也觉得诧异了。

孩子是仓皇失措、动着鼻子的，但一知道这并不可怕，倒是有趣的事，便皱着脸，将鼻子一直送到上面地，他也——完全孩子气地——坦白地微细地笑了起来。这很出于意料之外，使美迭里札更加高声大笑了，他们俩虽然并非故意，却各在使对手发笑，这样地笑了几分钟——这一个在鞍桥上将身子前后摇晃，闪着被篝火映得好像火焰一般的牙齿，那一个是两肘支在地面上，坐着，每一失笑，就向后弯了腰。

“有趣得很！”美迭里札终于说，将脚脱出了踏镫，“真的，一个了不得的呆子……”他跳到地上，将两手伸向篝火去了。

孩子停止了笑，怀着认真的、高兴的惊异对他看——仿佛还在等候他更加特别的东西。

“你是一个有趣的小子。”好像将自己的观察，给了最后的决算似的，他终于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说。

“我吗？”美迭里札微笑道。“是的，有趣的哩……”

“可是我很吃了一惊。”孩子招认道。“这里有马。煨着番薯……”

“番薯？这了不得！……”美迭里札并不放掉缰绳。在他旁边坐下。“你哪里拿来的呀，那番薯？”

“从那边拿来的……那边多得在烂掉！”孩子向四近挥着手。

“那么，偷来的吧？”

“偷来的啊……拿你的马给我看……这是种马呀……不要紧，我拿得紧紧的……是匹好马，”那孩子将富有经验的视线，向那骏马的停匀瘦劲、苗条而茁壮的身子上一瞥，说，“你从哪里来的？”

“是一匹出色的马儿。”美迭里札同意道，“但你呢，是哪里来的呀？”

“从那边。”孩子将脸向那灯光的旁边一动，说：“诃牛罕札啊……一百二十家人家，在一根头发上就够。”他复述着别人的话，并且唾了一口。

“哦……我是从山后面的伏罗毕夫加来的。这地方你大概知道吧？”

“伏罗毕夫加？不，没有听到过——该是很远的吧……”

“是的，很远。”

“那么，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的？”

“叫我怎么说好呢……这事情说起来话长哩，朋友……我是到你们这里来买马的，人们说，你们养得很多……我是很喜欢马匹的，朋

友。”美迭里札带了狡狯的微笑，道，“我自己一世就是养马的，虽然是别人的东西。”

“你以为我是自己的吗？——主人的呀……”

孩子从大袖子里伸出黑瘦的小手，用鞭子去拨灰土，从这里就诱惑似地巧妙地滚出乌黑的番薯来。

“你要吃吗？”他问。“这里也有面包，虽然只有一点点……”

“多谢，我刚刚吃过了——直到喉咙口。”美迭里札撒谎说，这时他总觉得自己是怎样地肚饿。

孩子剥开一个番薯，吹了几下，将那一半连皮放进嘴里去，在舌头上一滚，便动着尖尖的耳朵，有味地吃起来了。吃完之后，他向美迭里札一瞥，用了和先前说他是有趣的人那时候一样清楚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道：

“我是一个孤儿，从半年以前起，我已经是一个孤儿了。父亲是给哥萨克兵杀死了，母亲遭过凌辱，还被杀死，他们又枪毙了我的哥哥……”

“哥萨克吗？”美迭里札活泼了起来。

“另外还有谁呀？恶鬼似的乱杀一通。他们还将全家都放了火。不但是我们这里，另外还有十二家，他们还每月来一趟，现就住着四十个人。在拉吉德诺易村呢，整夏天驻扎着联队！你吃番薯呀……”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逃走的？……这里树林多得很……”美迭里札几乎要站起来。

“树林有什么用呀？你不能一世都躲在林子里的。况且那边是泥沼——走不出的——全是烂泥……”

“果然不出所料。”美迭里札记起了自己的推测。“哪，”他一面站起，一面说，“照应着我的马吧，我到村子里去走一趟。看来你们这里是不必说买，就是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都要给抢得精光的……”

“你忙什么呢？再停一会吧！……”牧童忽然凄凉地说，也站了起来，“一个人真无聊。”他用了大的、恳求似的湿润的眼睛，看着美迭里札，发出悲苦的声音，说明道。

“不成的，朋友，”美迭里札摇手，“我得在没有昏暗之前去跑一转……但是我立刻回来的。我们就将马起来吧……他们的本部在哪里呢？”

孩子便告诉他，骑兵中队长所住的小屋在什么地方，他最好从后院绕进去。

“他们有很多狗吗？”

“狗——我们很多，但是不咬人的。”

美迭里札将马拴好，告了别，便沿着河流，在小路上走去了。孩子用悲哀的眼光送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昏暗里。

半点钟之后，美迭里札已经走到村落的近旁。路向右曲了，但他却依着牧童的忠告，仍在割过牧草的平地上走，终于碰到了圆圆地围着农民的园地的栅栏——他就由此弯进后院去。村已经在睡觉。灯光已熄，在星光之下，微微可见空虚寂静的院子里面的小屋的温暖的草顶。风从园地里，吹出新掘过的潮湿的泥土气息来。

美迭里札走过两条小横街口，到第三条，这才转了弯。狗用嘶嗄的不切实的吠声相送，好像它们自己却吃了一惊似的。然而走出街上，来奈何他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觉得这里的居民，于一切都已习惯，对于彷徨街上的外来的陌生的人们，也毫不措意了。平时一到秋天，在村中庆祝婚礼时常常遇到的喁喁相语的新夫妇，也到处都没有见，在柳丛的浓影下，这一秋已没有谈爱的人了。

正如凡遇危险之际一样，他充满了蔑视一切和不顾一切的感情，看着空虚的长板椅，侮蔑地闭着嘴，而且无端愤怒起来。

依着牧童所说的记号，他在教堂旁边转弯，又走过几条小横街，终于到了牧师家的油过的栅外。（骑兵中队长是宿在牧师的家里的。）美迭里札向里面窥探，倾听，一知道并无什么可虑，便迅速地无声地跳进栅里去了。

这是一个种有许多树木的、枝条繁密的园，但叶子已经落尽。美迭里札按住发跳的心脏，屏着呼吸，走进里面去。灌木尽处，横着一排的列树，离自己左边二十赛旬之处，他看见了点灯的窗门。窗是开的。里面坐着人们。柔软的幽静的光，射到地面的叶子上，苹果树照在其间，异样地发着金色的光彩……

“那就是了！”美迭里札神经地抖着面颊想，并且热烈起来。常使他去做最无远虑的伟业的，无所畏惮的绝望的，那可怕而不可离的感情，焚烧着他的全身了——他明知道即使窃听了点灯的屋子里的这些人们的言语，于谁也没有用处，然而他心里又知道倘不听取，他将绝不从这里离开。少顷之后，他已经站在靠窗的苹果树下，侧着贪婪的耳朵，在切记那边所做的一切了。

他们是四个人，坐在屋子的深处，围着一张桌子在打纸牌。右手是稀疏的头发向后梳转的、老年的、机灵的、矮小的牧师——他那瘦削的小手巧妙地在绿的桌布上动作，用了玩具一般的手指将纸牌配搭，一面又注意地竭力去望各人的手头，至于使背向美迭里札的他的邻人一收进找钱，惴惴地数过之后，便藏到桌子下面去了。脸对美迭里札的，是一个漂亮而肥胖的、阴郁的，看起来好像和善的军官，嘴上衔着烟管——也许是因为他胖吧，美迭里札以为他便是骑兵中队长。但在四个打牌的人之中，因了他自己也不能说明的原因，而始终觉得有趣的——是一个脸有皱纹、眉毛不动的苍白色的汉子——他戴着黑的卜派哈[1]，穿着没有肩章的勃卢加[2]，每打掉一张牌，便将这向肩上拉一次。

和美迭里札的期望相反，他们只谈些最平常的、没有兴味的事。那谈话的大半，总不离于打牌。

“八十吧。”背向着美迭里札的人说。

“少一点哪，大人，少一点哪。”那黑的卜派哈回答着，且又毫不为意地添说道：“一百吧，盲[3]的。”

漂亮而肥胖的一个皱着眉头，再看一回账单，从嘴里取出烟管来，加到一百五。

“我派司[4]。”最先的一个向牧师说，手里拿着赢牌。

“我想是要这样来的……”黑卜派哈嘲笑道。

“如果我没有好牌，叫我有什么法子呢？”最先的一个辩解着，一面向着牧师，仿佛是在求他的赞助。

“小小地玩，小小地玩。”牧师细眯了眼睛，小小地，小小地笑着，说着笑话——好像要用了这样的小小的笑，来衬出自己的对手的小小的玩来一般。“但是你已经记下了二百零两点了……我们知道你的，朋友！……”他用了不认真的，和气的狡猾，跷起指头来威吓说。

“这样的瘟虫。”——美迭里札想。

“唉唉，你也派司吗？”牧师转向阴郁的军官，问道。“拿赢牌去吧。”他对黑卜派哈说，并不开牌，便推给他了。

他们亢奋地敲着桌子，有一两分钟，终于是黑卜派哈输掉了，“当初是那么摆架子。”——美迭里札想，他并没有决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他已经不能去了，因为赌输的那一个向窗口转过脸来，美迭里札在自己身上，感到了凝结在可怕的目不转睛的正确之中的他那穿透一般的视线。

这时候，背向窗口的一个便洗起纸牌来，他洗得又热心，又经济，好像一个年纪并不很大的老妇人的祈祷。

“涅契泰罗不在这里。”阴郁佬打着呵欠，说。“一定和谁在一起吧。我也该同去的……”

“两个人吗？”卜派哈从窗口回转头去，问道。于是装着憎恶的歪脸，加添说：“她是原可以和你们一道的。”

“华闪加吗？”牧师探问道。“嗡嗡……她是做得到的……我们这里曾有一个读圣诗的人——我已对你们说过了的。……但舍尔该·伊凡诺微支是恐怕不赞成的吧……一定的……他昨天悄悄地对我说些什么呀？‘我想带了她去——他说——如果和她，结婚也可以。’他说……

啊呀，啊呀！”牧师忽然大叫起来，狡猾地闪着伶俐的小眼睛，用手掌按住了嘴。“将一件事情，像一个筛子！都漏出来了。但为上帝的意志，没有什么告密！”他装着故意的惊愕，将手一挥。大家是也像美迭里札一样，在看他的一切言语和举动的不诚实，以及隐藏着的此后的东西的，然而谁也不说，都笑起来了。

美迭里札弯着腰，侧身离开了窗口。他刚刚弯过打横的列树，忽然正撞着一个一只肩膀上披着哥萨克外套的人——还有两个人站在他后面。

“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人一面无意识地按住和美迭里札相撞时几乎落掉的外套，一面诧异地问道。

小队长跳到旁边，奔进灌木里面去。

“拿住！抓住他！抓住他！这里来！……喂！……”几个声音叫喊着。接着是尖厉的、短促的枪声。

美迭里札冲进灌木里，不知道往哪里走，碰着丛树，失掉了帽子，而声音却已在他的前面什么地方呻吟、号叫，从街道上，也起了狗的凶恶的吠声。

“他在那边，拿住他！”有人叫着，伸开一只手，扑向美迭里札来。枪弹从耳朵旁边呼呼地飞过，美迭里札也开了枪。向他扑来的那人，便跄踉着跌倒了。

“胡说，捉我不住的……”美迭里札得胜地说，他实在是到最后的瞬息间为止，不相信会有人能够将他擒住的。

然而一个又大又重的人，从他背后扑来，将他压在下面了——美迭里札还想挣出一只手来，但在头上的凶猛的一击，便夺去了他的意识。

于是大家就顺次来打他，他虽然已经昏沉，却还觉得遭打，一次又一次，没有穷期……

部队所驻的低地，是昏暗而且潮湿的，但太阳却从诃牛罕札后面的橙色的罅隙里窥探进来，泰茄上面，则漂荡着满是秋天的霉气的白昼。

守夜人在马匹旁边假寐，从睡梦中听到了很像远处的机关枪响的、固执的、单调的声音。他吓得一跳而起，拿了枪。然而那只是一只啄木鸟，在啄河边的榛树——守夜人咒骂了几句，冷得缩了身子，将破烂的外套一裹，走到空地上去了。谁也没有醒：人们在做混沌的、绝望的梦，正如明日一无所冀，饥饿的、损伤的人们的所做的一般。

“小队长总是还不回来……一定是大嚼一通，睡在那里的小屋里了，我们却空着肚子停在这地方。”——守夜人想。

他平时是比谁都佩服美迭里札，并且以为荣耀的，这时候却觉得他颇是一个坏小子，不该派他来做小队长的了。他忽然不愿意当别人，例如美迭里札之流，在享人间之福的时候，自己却在泰茄里受着苦恼了。然而他怕敢烦扰莱奋生去，便叫醒了巴克拉诺夫。

“什么？……还没回来？……”巴克拉诺夫用了瞌睡的不清楚的眼，凝视着他。“什么还没回来？”他尚未醒透，但已经明白了所说的

是什么事，吓得叫起来了。“不要说笑话，朋友，这是绝不至于的……唔，是的！哪，去叫起莱奋生来吧！”他跳起身，赶快系好了皮带，蹙着瞌睡的眉心，全身也立刻坚劲了。

莱奋生是无论睡得怎么熟，只要听到自己的名字，便睁开眼睛，也就坐了起来的。他一看见守夜人和巴克拉诺夫，便省悟了美迭里札没有回来和已是应该开拔的时候。最先，他觉得自己非常疲劳，非常困惫，几乎要忘掉了美迭里札的事，忘掉了自己的病，头上蒙着外套再来睡一通。然而同时也已经跪起，卷着外套，用枯燥的、冷淡的调子，在答巴克拉诺夫的质问了。

“唔，这有什么呢？我就这样想……我们在路上自然会遇见他的。”

“但倘若我们不遇见他呢？”

“倘若我们不遇见他吗？……唔，你可还有一条多余的外套带子给我没有？”

“起来呀，起来呀，浑蛋！要到村里去了！”守夜人用脚踢着睡觉的，叫喊说。从草里就抬起乱发蓬松的袭击队员的头来，于是从各方面，向守夜人飞来了最初的、还未说得清楚的、睡糊涂的毒骂——图皤夫曾经称这为“曙光”。

“大家多么不高兴。”巴克拉诺夫沉思地说，“要吃……”

“你呢？”莱奋生问道。

“什么——我？……我是不成问题的。”巴克拉诺夫皱着眉，“我就像你一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不，我知道。”莱奋生用了很柔软，很温和的声音说，至于使巴克拉诺夫才始很注意地来看他了——

“但是你很瘦了，朋友。”巴克拉诺夫用了骤发的哀怜说，“胡子蓬松了。倘若我在你的地位上……”

“来，来，我们不如洗脸去吧。”莱奋生含着做了坏事似的、惨淡的微笑，截住他说。

他们走到河滨——巴克拉诺夫便脱去两件小衫，洗了起来。看来他并不畏避冷水。他的身体丰满而强固，黑褐色，好像铸成一样，但他的头却圆圆的，和善的，仿佛孩子的似的，他也用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气的动作来洗头——他用手掌掬了水，使劲地摩擦。

“我昨天讲了很多话，约了一些事，但到了现在，却好像不行。”——莱奋生忽然记得了昨天和美谛克的谈话以及和这会话相连的自己的思想，便起了暗淡的、懊恼的感情。这绝不是因为他以为那些并非正确，也就是，没有表现了实在发生于他那里的东西——不，他倒觉得那是很正确、聪明、有趣的思想的，然而他此刻一想到，却经验了模糊的不满了。“唉，是的，我说过给他一匹别的马的……但这有什么不行呢？不，我现在就要照办，这一点是全都正当的……那么，究竟是怎么的呢？……那是……”

“你为什么不洗的呀？”巴克拉诺夫洗讫，用一块肮脏的手巾擦得通红，一面问。“很好，这冷水！”

……“原因是这样的，我生着病，每天支使着我的事情又渐渐坏下去了。”——莱奋生走向水边，并且想。

洗过脸，系好皮带，腰后面感受着平常的盒子炮的重量，他总算觉得自己已经休息了。

“美迭里札怎么了呢？”这思想现在完全支配了他。

莱奋生无论如何，总料不到一个不会动弹或是没有生气的美迭里札。他对于这人，常常感到一种不可捉摸的魅力，和他并辔，和他交谈，或者连单是对他看，在他也觉得开心。他倾向于美迭里札，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卓拔的、对社会有益的性质——这在美迭里札那里很有限，他自己倒多得多——却为了他那肉体柔软性，他里面的不竭的泉流似的洋溢着的活泼的力——这是莱奋生自己所欠缺的缘故。他一在面前看见那敏捷的，总是准备着行动的风姿，或者觉得美迭里札就在左近的时候，他便不知不觉地忘掉了自己的肉体孱弱，好像他也能成为美迭里札那样强壮的、不会疲乏的人了。他的心中，甚至于还以指导着这样的人为荣耀。

美迭里札也许落在敌人的手里了这一种思想——莱奋生自己虽然逐渐确信起来——在袭击队员是很不容易相信的。各个袭击队员都将这思想当作仅是预约不幸和苦恼的最后的结局，因而分明是全不会有的事，谨慎地危惧地从自己这里推开。而守夜人的“在那里大嚼一通，睡在小屋里了”的推测——则纵使和那敏捷而忠于工作的美迭里札，有怎样的不符——却渐渐增多了附和者。许多人已经对于美迭里札的“卑劣和无意识”，公然鸣着不平，而且立刻迎着他开拔上去的要求，也使莱奋生听得到了烦厌。待到莱奋生用了特别的注意，做完这日的工作，给美谛克换过马匹，最后发出开拔的命令时——部队里就满是欢声，好像靠这命令，一切的不幸和艰难真就告了终结似的了。

他们一点钟一点钟地策马而进，然而剽悍的、有着油润的前发的小队长，却还不在道上露面。他们更只向前进，而搜索着他的视线，仍复成为枉然。于是不独莱奋生了，便是美迭里札的最为公然的羡慕者和攻击者，也开始怀疑了他的侦察的好运气的出发了。

部队在粗暴的、意义深长的沉默中，行近了泰茄的边际。

---

[1] 哥萨克人所用的皮帽。——译者

[2] 外套，也是哥萨克人用的。——译者

[3] Blind，押钱而不看牌，上海称为“偷鸡”。——译者

[4] Pass，轮到自己，因不合适而让给后一人之谓，也可以译作“通过”。——译者

2　三个死

美迭里札在一间大而黑暗的仓库里，苏醒了过来——他躺在精光的潮湿的泥地上，首先所感到的，是透骨的湿气。于是电光似的闪出一切事件的回忆来。所受的打击，还在头颅里扰攘，头发被血液粘住了——他在额上和颊上，都觉着有这干了的血液。

他生出一个思想来——最先的，清清楚楚的——是能否逃走的思想。美迭里札是无论如何，总不能相信在他一生中，身历了一切勇敢的行动和成功，人们都已闻名之后，竟也会和别人一样，终于身死骨朽的。他遍看屋中，探挖窟窿，试毁门户——但都是徒劳！……他到处遇见死的、冷的木料，窟窿是小到毫无希望，连他自己的视线也不能通——只是好容易才透进一点秋日清晨的熹微的光气。

然而他的眼光还总在搜寻——直到了由没有出路的冷酷的分明，省悟到这回是已经无从逃走。待到他决定地确信了这事之后，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对于本身的生死问题，倒忽然全不在意了。他那肉体和精神的全力，都集中于倘从他本身的生和死的见地来看，全属无聊，而此后在他最为重要的问题上——这就是，素以剽悍而不怕死得名的他，美迭里札，对于杀害他的人们，将怎样地示以无侵和轻蔑。

他还未想完，就听得门外有些响动，门闩一响，和微明的、发抖而苍白的晨光一起，走进两个一样苍白、好像搓熟了的、拿枪而裤上缀着侧章的哥萨克兵来。美迭里札跨开两腿站着，并且皱起眉头来向他们凝视。

他们一看见他，就在门口缩住了——后面的一个不安地哼着鼻子。

“来吧，乡下人。”前面的说，并无恶意地，倒有些抱歉似的。

美迭里札强硬地垂着头，走出外面去。

不多久，他便在昨夜从牧师的院子里窥探过的那一间屋子里，站在已经认识的——黑卜派哈和勃卢加的那人之前了。这里的靠手椅子上，坐着昨夜美迭里札认为是骑兵中队长的那漂亮的、肥胖的、好像仁善的军官，诧异然而并不严厉地在向美迭里札看。由这接近的观察，他此时才从种种微细的情状，知道了队长并非这仁善的军官，却是别一个——穿勃卢加的汉子。

“你们去吧。”那人向着站在门口的两个哥萨克兵，断续地说。

他们仓皇跳出屋外去了。

“昨天晚上你在院子里干什么呀？”他在美迭里札面前站定，用那尖利而不动的眼光盯住他，迅速地问道。

美迭里札沉默着回看他，而且嘲笑他。他盯住眼睛，微动着他缎子一般的眉毛，用那一切的神情，表示着无论给他怎样的质问，怎样逼他回答，他也总不说能给质问者满足的言语。

“不要糊涂了。”队长又说，毫不发怒，也不高声，然而带着美迭里札此时心境如何他已经全都了然的调子。

“讲什么空话呢？”小队长谦虚地微笑道。

骑兵队长将他那染着血污的，不动的痘斑的脸面，研究了几秒钟。

“什么时候出了天花的？”他忽然问。

“什么？”小队长惊惶了，回问说。他的惊惶，是因为知道骑兵队长的质问里，并不含有嘲笑或揶揄，他单是对这麻脸觉得有趣。一经知道，美迭里札便愤怒起来，较之被人骂詈或揶揄更为愤怒了。

“你是本地人，还是过路的呢？”

“算了吧，大人！……”他握紧拳头，红了脸，制住自己不去奔向他，一面决然地、愤然地说。他还想说下去，然而“为什么现在不扑向这生着不愉快的可怜的红头毛，而沉静得讨厌的，皱脸的黑小子去，将他扼死的呢”——这思想，突然分明地主宰了他，使他说不出话来，并且前进了一步。他的两手发抖，麻脸上忽而出汗了。

“啊呵！”那人这才愕然地叫喊，然而并不后退，眼睛也没有从美迭里札身上离开。

美迭里札在迟疑中站住脚，他的眼睛发着光。那人已经从皮匣里掏出手枪来，在他鼻子跟前挥了几转给他看。小队长便又制住自己，转向窗口，凝结在嘲笑的沉默里了。

这之后，虽然用了手枪，用了给看将来的可怕的刑罚来恐吓他，或者托他说出一切的真实，约给他完全的自由——他总不说一句话了，也没有看一看讯问者。

正在讯问的时候，门缓缓地拉开了，从中伸进一个生着吃惊的又大又呆的眼睛的毛发蓬松的头来。

“嗳哈。”骑兵中队长说，“准备已经停当了吗？那么，就是了，去对他们说，来带这小子去。”

仍是先前的两个哥萨克兵将美迭里札带出后院去，指给他开着的门，自己却跟在他后面走。他并不回顾，但觉得两个军官也在背后跟来了。他们到了教堂的广场。在这里的属于教会的木屋旁边，村民挤成堆，四面围着骑马的哥萨克。

美迭里札常常想，他对于怀着无聊的琐屑的忧虑，随和着围绕他们的一切的人们，是既不喜欢，也不轻蔑的。他们对他取怎样的态度，他们对他有怎样的议论，他以为和他都不相干。他未曾有过朋友，也不特地去结识朋友。然而他一生所做的最重大、最紧要的一切，却自己不知不觉地，都由于为了使人们因此注视他、夸奖他、感叹他并且称赞他而做的。现在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便不但用了视线，简直是用了全心，将农民、少年、彩色长衫的吃惊的妇人、白花头巾的姑娘、帽檐下露着刷得如画的遒劲而漂亮的卷发的雄赳赳的骑士，这些波动的斑驳陆离的静默的群众——在湿得好像哭过的草上跳跃的他们的长而活泼的影子，并且连那为如水的太阳所照射，壮丽地、沉重地凝结在寒冷的空中的，他们头上的旧教堂的穹窿，也全都包罗了。

“啊，真好！”他一遇到这些活泼的、斑斓的、可怜的群众——在他周围动弹，呼吸，闪烁，和在他里面搏动的一切，高兴得快要欢呼出来。他用了轻捷的野兽一般，好像足不践地的脚步，摆着柔软的身躯，更迅速、更自由地往前走，广场上的群众便都转脸来看他，并且觉得在这他的柔软而热烈的身体中，就藏着像这脚步的，野兽似的轻捷的力量。

他从群众之间走过，看着他们头上的空中，然而觉着那无言的热烈的注目，在教堂管领的小屋的升降口站住了。军官们追过他之前，走到回廊上。

“这里来，这里来。”骑兵中队长说，并且在自己的旁边指给他一个位置。美迭里札一跳便上了阶沿，在他身边站定。

现在大家看得他清楚了——他坚强，高大，黑头发，穿着柔软的鹿皮的长靴，小衫袒开着领子，束带的绿穗子从背心下面露出——那灵敏的眼里，闪着远瞩的凶猛的光芒，在凝视那凝结在灰色的朝雾中的壮大的山岭。

“有谁认识这人吗？”队长问道，用了锐利的、透骨的眼睛环顾着周围——忽然暂时看在这个的，忽然又看在那个的脸上。

遇到这眼光的人们，便惶恐地眨着眼，低了头——只有女人们没有闪开眼睛的力量，还是怀着懦怯而贪婪的好奇心，在默默地麻木地对他看。

“没有人认识他吗？”队长又问了一回，将“没有人”这三个字，说得带些嘲笑的调子——好像他明知道大家其实是认识，或者是应该认识“这人”的一般。“这事我们就会明白的……涅契泰罗！”他向一个巧妙地骑着栗壳色马，身穿哥萨克长外套的高大的军官那面招手，叫道。

群众起了轻微的动摇——站在前面的就向后看——有一个身穿黑背心的人决然地挤进人堆里来，低垂着头，令人只看见他那温暖的皮帽。

“让一让，让一让！”他用一只手开路，别一只在后面引着一个人，迅速地说。

他终于走到升降口了。大家这才看见，他引来的是一个身穿长长的衣衫，瘦削的黑头发的小孩子。那孩子惴惴地睁着他乌黑的眼睛，交互看着美迭里札和骑兵中队长。群众更加动摇了，听到叹息和女人的低语。美迭里札向下一望，即刻知道那黑头发的孩子，便是他昨夜托他管马的，有着吃惊的眼和细细的滑稽的小颈子的牧童了。

用一只手紧抓着孩子的一个农民，除下了帽子，露出压平似的带些花白头发的秃头（看去好像有谁给他乱撒了一些盐似的），向队长鞠躬，并且开口道：

“这我的牧童……”

但他觉得人们没有听他的说话，吓起来了，便俯向孩子，用指头点着美迭里札，问道：

“是这人吗？”

牧童和美迭里札眼对眼相觑，有数秒钟：美迭里札带了装出的冷静，牧童含着恐怖和同情。他于是将眼光移到骑兵队长那里去，凝视了一会，好像化了石块一样，后来又去看那还是紧抓住他的弯着腰的农民——他深深地艰难地吁一口气，否定地摇摇头……静到连教堂长老的牛栏中的小牛的响动也能听到了的群众，便即有些动摇，但又立刻肃静了。

“不要害怕，蠢材，不要害怕呀，”农民自己惴惴地，用手指热心地指着美迭里札，发出温和的带些发抖的声音，劝慰孩子说，“倘不是他，另外又是谁呢？……说吧，说呀，不要害……唉，这废料！……”他突然愤愤地截住话，用全力在孩子的臂膊上扭了一把。“他就是的，大人，不会是别人的……”他辩解似的，谦恭地将帽子团在手里，大声

说，“不过是孩子在害怕，马装着鞍，鞍袋子里藏着皮匣，还会是谁呀——昨夜里他骑到篝火边来的。‘管着，’他说，‘我的马。’他自己就到村里去，孩子不能等他了——天已经亮了——他不再等，将马赶到家里来，马是装鞍的，鞍袋子里又有一个皮匣——另外还能是谁呢？……”

“谁骑来了？怎样的一个皮匣？”队长注意地听着没有头绪的话，问道。农民更加惶恐起来，团着帽子，仍复颠倒错乱，讲一遍他的牧童在早晨怎样地赶了别人的马来——马是装鞍的，而且鞍袋子里还有一个皮匣。

“哦，哦。”队长拖长了声音，说，“可是他还不直说么？”他说，将下巴向孩子一伸，“总之，叫他到这里来——我们用我们的法子来讯问他就是……”

孩子被推到前面来了，他走近了升降口，但不敢跨上去。军官跑下阶沿来，抓住他瘦小的发抖的肩膀，拉向自己这面，用了透骨似的可怕的眼色，看定了他那吓得圆睁的眼睛。

“嗳嗳……嗳！……”孩子立刻呻吟起来，轮开了眼。

“这将是怎么一回事啊？”女人里面的一个受不住这严紧了，叹息着说。

就在这刹那间，从升降口飞下一个柔软的身体来。群众吓得将两手一拍，披靡了。骑兵队长遭了强有力的打击，倒在地面上……

“开枪！……这什么样子？……”漂亮的军官大叫道。他无法地伸着手，狼狈得忘了自己也可以开枪了。

几个骑兵冲进群众里面来，用他们的马将人们赶散。美迭里札用全身扑向他的敌人，想扼住那咽喉，但那人张开黑的翅子似的勃卢加，蝙蝠一般扭转身子，一手痉挛着抓住皮带，要拉出手枪来。他终于将皮匣揭开了，在美迭里札刚刚抓着他的咽喉之际，他便对他连开了两三枪……

赶紧跑到的哥萨克们来拖美迭里札的两脚的时候，他还攫着野草，咬着牙齿，想将头仰起，然而头却无力地垂下，伏在地上了。

“涅契太罗！”漂亮的军官叫喊道，“召集中队！……您也去吗？”他郑重地向骑兵队长问道，但并不对他看。

“去的。”

“拉中队长的马来！……”

过了半点钟，哥萨克的骑兵中队便整好一切战斗准备，顺了美迭里札昨夜走过的路，开快步迎上去了。

和别的人们一样，觉着大大的不安的巴克拉诺夫，终于忍不住了——

“听哪，放我到前面去跑一趟吧，”他对莱奋生说，“鬼知道哩，究竟……”

他用拍车刺着马，比意料还要快，跑到了林边的满生苔藓的小屋。他用不着爬到屋顶上去了——约距半威尔斯忒之远，正有五十个骑兵跑下丘冈来。他由他们的有黄点的制服，知道那是正式兵。巴克拉诺夫按住了自己的从速回去、将这危险报告莱奋生（他是时时刻刻

在想跳出来的）的愿望，却躲进丛莽里去，等着看丘冈后面可还有另外的队伍出现。然而不再有什么人，骑兵中队并不整列，用平常速度前进。从骑兵的疲劳的坐法和马头的在摇摆上判断起来，应该是刚刚开过快步的。

巴克拉诺夫回转身，几乎要和骑出林边来的莱奋生相撞了。他给他一个站住的记号。

“多吗？”到得听到了他的声音之后，莱奋生问道。

“大约五十。”

“步兵？”

“不，骑兵。”

“苦勃拉克，图皤夫散开！”莱奋生静静地指挥道，“苦勃拉克在右翼，图皤夫左翼……你做什么！……”他忽然叱咤起来，这时他看见一个颊上缚着绷带的袭击队员，溜到旁边，还在对别人做暗号，教学他的榜样。“归队！”于是用鞭子威吓说。

他将指挥美迭里札的小队的事，交给巴克拉诺夫，并且命令他留在这处所——自己便跛着一只脚，挥着盒子炮，走出散兵线的前面去了。

他藏在丛莽里，使散兵伏下，便由一个袭击队员引导着，走到了小屋。骑兵已经很近了。由黄色的帽章和侧章，莱奋生知道了那是哥萨克。他也能够看见穿着黄色勃卢加的队长。

“去对他们说，爬到这里来。”他低声告诉袭击队员道，“但不要站起，否则……喂，你在看什么？赶快！……”他皱着眉头，将他一推。

哥萨克的数目虽然少，莱奋生却忽然感到了剧烈的兴奋，正如在一直先前，他做第一次的军事行动时候一般。

在他的战斗轨道中，他划分为两段落。这虽然并无分明的界限，然而据他所经历的本身的感觉，在他是两样的。

最初，他不但并无军事上的教养，连放枪也不会，而不得不由他来指挥大众的时候，是觉得一切事件，和他都不相干，只是经过他的意志的旁边，发展了开去。这并非因为他没有实行自己的义务（他是竭力做了他的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也不是因为他以为个人并无影响于大众所参加的事变（他以为这样的见解，是人类的虚饰的坏现象，正是这等人们借此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即缺少实行的意志的）——倒是因为在他的军事行动的最初的短时期中，他的一切精神力，都用到克服那战斗中不知不觉地经验了的对于自己的恐怖，和使大家不知道他这恐怖上去了。

然而他即刻习惯于这环境，到了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恐怖，已经无妨于处置别人的生命这一种情形了。在这第二期，他才得了统御事件的可能——他感到那现实的进行和其中的力量，和人们的关系愈分明、愈确切，也就愈圆满、愈成功。

但他现在又经验到剧烈的兴奋，而且不知怎的，这又好像和他的新景况，对于自己以及对于美迭里札之死的一切思想联结起来了。

当散兵在丛莽间爬了近来时，他便又制御自己，而他那短小精悍的形象，就以极有把握的正确的动作，像先前一样，正是人们由习惯

和内面的必然而深信着的，没有错误的计划的化身似的，站在大家的前面了。

骑兵中队已经很临近，能够听到马蹄声和骑士们的低语声——并且可以辨别了各个的面貌。莱奋生看了他们的表情——尤其是衔着烟管，胡乱地坐在鞍上，刚刚跑上前边来的那漂亮的、肥胖的军官的表情。

“这应该就是畜生了。”莱奋生注视着他，将通常加给敌人的一切可怕的性质，不知不觉地都归在这漂亮的军官上，“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早可以开枪了吧？……开吗？……不，等到了剥了皮的白桦树那地方……但为什么他骑得那么坏的呢？……这实在是……”

“小队！……”他忽然发出高亢的，拖长的声音叫道（这瞬间，骑兵中队恰恰到了剥了皮的白桦之处了）——“放！……”

漂亮的军官一听到他第一个声音，便愕然地抬了头，但这时他的帽子已从头上飞落，他的脸上，现了惊骇和无法可想的表情。

“放！……”莱奋生再叫一次，也开了枪。他对着漂亮的军官瞄准。

骑兵中队混乱了。许多人——其中也夹着漂亮的军官——死在地面上。几秒钟间，仓皇失措的人们和用后腿站起的马匹，都挤在一处，发着为枪声所压、听不明白的喧嚷。从这混乱里，终于现出一个身穿黑的勃卢加的骑士来，显着吃紧的模样，勒住马，挥着长刀，在骑兵队前面跳跃。但别人分明是不听他，有几个已经策马逃走，全中队也立刻跟着他们去了。

袭击队员跳了出来——射击着其中的最勇敢者，一面追上去。

“马来！……”莱奋生叫道，“巴克拉诺夫，这里来！……上马！……”

巴克拉诺夫显着横暴的脸相，挺着身子，下掠着的手里，拿一把亮如云母的长刀，从他旁边经过——他后面跟着枪械索索有声、发着呼号的美迭里札的小队。

全部队也都跟着疾走了。

美谛克被潮流所牵惹，走在熔岩的中央。他不但没有感到恐怖，并且还失掉了观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旁加以品评这一种他平时不会离开的性质——他只看见前面有熟识的背脊和垂发的头，只觉得尼夫加并不落后，而敌人正在奔逃，他心中著著努力的，是和大家一同追及敌人，不要比熟识的背脊慢。

哥萨克的骑兵中队躲进白桦林子里去了。不多久，就从那边向部队射出许多枪弹来，但这边不但没有放缓脚步，仍然疾驰，反因射击而增高了激昂和亢奋。

忽然间，跑在美谛克前面的毛鬣蓬松的马打了一个前失，那有垂发的头的熟识的背脊，便张开臂膊，向前面跌出了。美谛克也和别人一同，跳过了在地上蠢动的黑东西，依旧向前走。

不见了熟识的背脊之后，他便将眼光凝注了正对面的渐渐临近的森林……一个骑了黑马，叫着什么，用指挥刀有所指示的短小有须的形象，忽然在他眼中一闪……和他并排跑着的几个，便突然向左转了弯。然而美谛克不省得，还是向着先前的方向冲过去。于是走进林子

里面了，被无叶的枝条擦破了脸，几乎撞在树干上。他费了许多力，才使得发狂而钻过丛莽去的尼夫加停止了下来。

他只是一个人——在白桦的柔和的寂静里，在树叶和草莽的金色里。

这时他仿佛觉得林子里满是哥萨克。他竟至于叫了起来，而且怕得赶紧向原路奔回，不管尖锐的有刺的枝条，扑打着他的脸。

当他回到平野上的时候，部队已经看不见了。离他二百步之远，躺着一匹死马和倒在旁边的鞍桥。近旁蹲着一个人，弯了腿，绝望地两手抱了双膝，靠住胸膛，一动也不动。这是木罗式加。

美谛克一面惭愧着自己的恐怖，一面用平常速度骑近他那里去。

米式加侧卧着，咬了牙齿，睁着大的玻璃一般的眼睛。那有锐利的蹄子的前腿，是弯起来的，好像它至死也还要驰驱一样。木罗式加看着它的门牙那边，他的眼睛发着光，干燥而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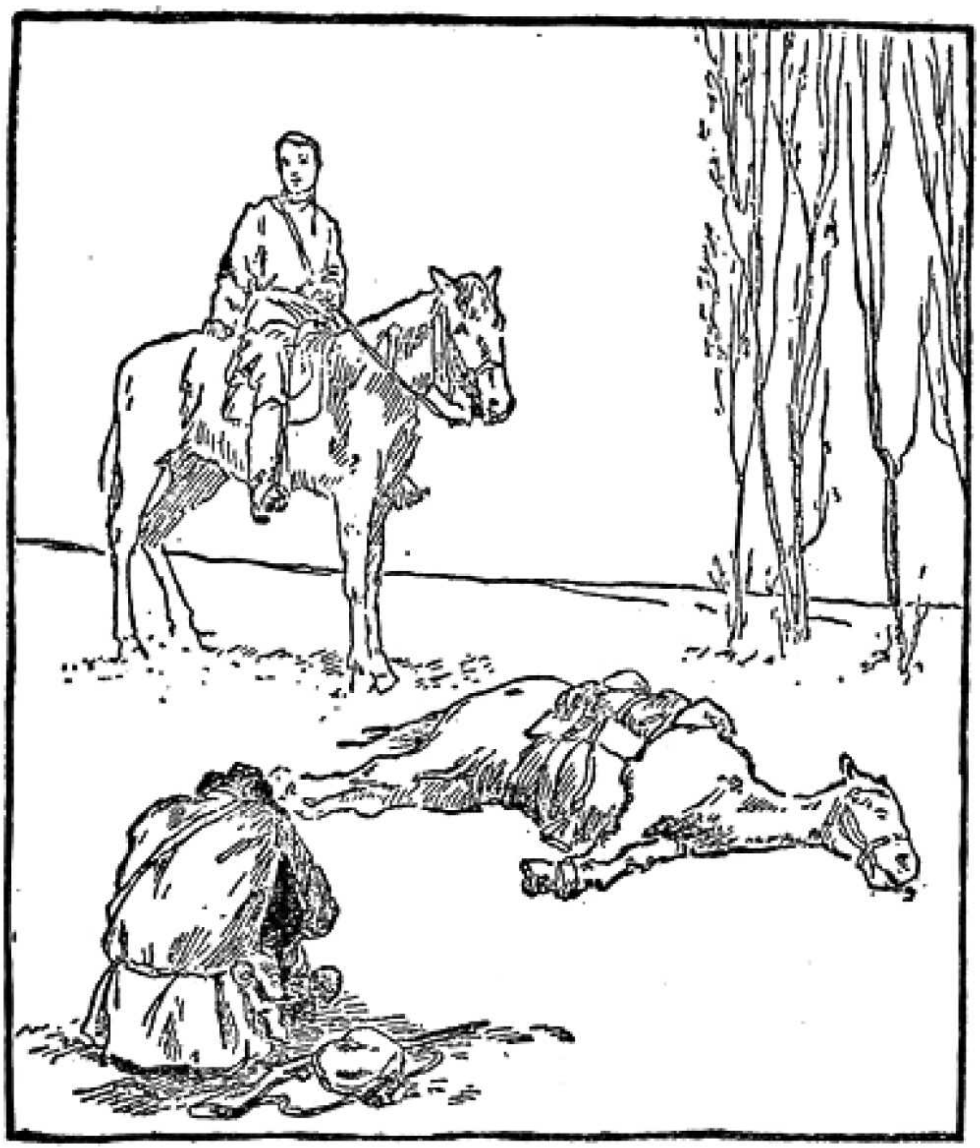
“木罗式加……”美谛克在他前面勒住马，轻轻地叫道。对于他和这死马的下泪的仁善的同情，忽然支配了他。

木罗式加没有动。他们不交一语、不移一步地停了几秒时。于是木罗式加叹一口气，慢慢地放开手，跪了起来，还是不看美谛克那边，开手去将鞍桥卸下。美谛克不敢对他再说话，只是沉默着在看他。

木罗式加解开了肚带——有一条是已经断掉了。他很用心地注视着那断掉的血污的皮条，团在手里，又将它抛掉了。于是叹息着将鞍

负在背脊上，径向森林那面走——曲着身子，不稳地运着弯曲的两腿。

“拿来，我带去吧，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就骑了马去——我可以走的！”美谛克叫道。



木罗式加在他那死掉的米式加之旁在马上——美谛克

木罗式加头也不回。但只因为马鞍的重量，身子更加弯曲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美谛克不愿意再给他看见，便远绕着，向左转了弯。一过树林，就望见横列溪边的村落。在他右边的低地上——直到旁走而没在昏暗的灰色的远方的山岭为止——横着一片森林。天空——早晨那么明朗的天空，现在却低垂而阴郁了——太阳几乎看不见。

离道路五十步之处，躺着几个被砍倒的哥萨克。有一个还活着——他好容易用臂膊支了起来，但又倒下了，而且呻吟着。美谛克又绕一个大弯，避开着走，不要听到他的呻吟。从村里跑出几个骑马的袭击队员来，正和他相遇。

“木罗式加的马给打死了……”美谛克遇见他们时，便说。

没有回答。有一个向他这面射出怀疑的眼光来，仿佛要问道：“我们正在战斗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呢？”美谛克栗然，依旧向前走。他满怀了很坏的预感……

当他到得村里的时候，许多袭击队员都已经寻好宿处了——别的人们是拥挤在高的雕花窗门的五角小屋的旁边。莱奋生戴着破帽，浑身汗水和尘埃，站在回廊上面在发命令。美谛克走到系着马匹的栅边。

“从哪里光降的？”哨兵冷嘲地问道，“去采集香菇了吗？”

“不，我走错了。”美谛克说。人们怎样推测他，现在在他是全都一样了，但因为从前的习惯，他还想解释一下：“我进了林子去了，你们是，我想，向左转了弯吧？”

“对咧，对咧，向左！”一个脸有天真的笑靥、顶留滑稽的发涡的白眉毛的短小的袭击队员说，“我叫你的，你没有听到……”于是得意地看着美谛克。好像他怀着满足，在记出一切细微之点来。美谛克将马拴好，和他并排坐下了。

苦勃拉克从一条横街里走出，同着一群的农民——他们是带了两个反缚双手的汉子来的。一个身穿黑色的背心，不成样子的，被压平一般的花白头发的脑袋——他抖得很厉害，哀求着带他的人们。别一个是瘦弱的牧师，从他撕破了的法衣下面，那稀皱的裤子和垂下的睾丸，都分明可见。美谛克看见苦勃拉克的腰带上有一条银索子——明明是十字架的索子。

“是这人吗，唔？”当他们走近阶沿时，莱奋生指了背心的汉子青着脸问道。

“是他，正是他！……”农民们嚷嚷地说。

“竟是这样的坏货……”莱奋生向了坐在他旁边的式泰信斯基说，“然而你是医不活美迭里札来的了……”他迅速地着眼睛，转过脸去，默默地看着远方——要避免对于美迭里札的回忆。

“同志们！我的亲爱的！……”那俘囚用了狗似的从顺的眼睛，忽然看着农民们，忽然看着莱奋生，哭喊道，“难道是我自己情愿的吗？……我的上帝……亲爱的同志们……”

没有人来听他。农民们都转过了脸去。

“还说什么呢？你怎样威逼了牧童，全村都看见的。”有一个向俘囚阴沉地冷淡地一瞥，说。

“自己不好呀……”别一个证实道，便将脸躲掉了。

“枪毙，”莱奋生冷冷地说，“但带得远些。”

“牧师呢？”苦勃拉克问道。“也是坏种，和军官们一气的……”

“放掉他——给魔鬼去！……”

群众——其中也夹杂着许多袭击队员——跟了带着穿背心的汉子的苦勃拉克，涌出去了。那人打着寒噤，弯着腿，哭着，抖着他的下巴。

企什走近美谛克来了。他显着遮掩不住的胜利的高兴，头上戴一顶肮脏的帽子。

“你原来在这里！”他高兴而且骄傲地说，“多么俨然呀！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一点东西吧……现在他们在分给大家哩……”他别有意义似的拖长了声音，吹着口笛。

他们为了吃，走了进去的小屋，是很不干净的，空气闷人，发着面包和切碎的白菜的气味。炕炉的角上，乱抛着肮脏的白菜头。企什一面吞下面包和白菜羹去，一面将自己的英雄事业讲个不住，一面又时时去偷看那在给他们搬东西的，长辫发的苗条的小姑娘。她窘了，也高兴。美谛克总在侧耳倾听，一有什么声音，便紧张得发抖。

“……他们忽然回转身来了——向着我……”企什满口啧啧地唠叨道，“那我就，吓！给了他们一枪……”

这时玻璃窗震得作响，起了一齐射击的声音。美谛克愕然落掉羹匙，失了色。

“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才了啊！……”他在绝望中叫了起来，用两手掩面，跑出小屋去了。

……“他们将他打死了，将这穿着背心的人，”他将脸埋在外套的领子中间，躺在一处的丛莽里想——他怎么跑到了这处所，已经全不记得了，“迟迟早早，他们总也要杀掉我的吧……然而我现在也就并不活着了——我就和死掉了一样：我已经看不见爱我的人，和那亮色的卷头发的，我将那照片撕得粉碎了的，可爱的少女，也不能相会的了……他一定哭了吧，那个穿背心的可怜的家伙……我的上帝，我为什么将这撕碎了的呢？我真将不再回到她那里去了吗？我多么不幸啊！……”

当他带着枯燥的眼，显着苦恼的表情，走出丛莽来的时候，周围已经是黄昏了。从极近的什么处所，听到烂醉的人声，一个手风琴在作响。他在门口，遇见了长辫发的苗条的姑娘——她在水槽里汲了水，摇摆着弯得像一枝柳条一样。

“你们里面的一个和我们的年轻人在逛着哩，”她睁上暗色的睫毛，微笑着说，“你听哪，他多么……？”于是她合了从街角传来的粗鲁的音乐，摇着她美丽的头。水桶跟着摇动，溅出水来——那姑娘便羞得躲进门里面去了。

而且我们是，囚徒一伙，

终竟来到了此处……

唱着一个很酩酊的，美谛克很为熟识的声音。美谛克向街角一望，就看见拿着手风琴的木罗式加。散乱的前发挂在眼睛上，他那通红的出汗的脸是黏黏的。

木罗式加挺出肚子，用了仿佛说过不要脸的话，然而立刻懊悔了一般的——“出于真心真意的”——表情，拉着手风琴，冷嘲地在街道中央阔步——他后面跟着不系带，不戴帽，一样地烂醉的少年一大群。两边跑着赤脚的农家孩子们，嚷着，扬起许多尘土来，放纵而粗暴得像小恶鬼一样。

“啊呀……我的好朋友！……”木罗式加看着美谛克，显出烂醉的做作出来的高兴，叫道，“你哪里去呀？哪里去？不要怕——我们是不打的……和我们来喝……那就到鬼那里去——我们一同完结吧！……”

那一大群便围住了美谛克，他们拥抱他，将他们那好意而烂醉的脸弯向他，用酒臭的气息吹嘘他。一个人又将酒瓶和咬过的胡瓜塞在他手里。

“不，不，我不喝。”美谛克挣脱着，说，“我不想喝……”

“喝吧，到鬼那里去！”木罗式加叫道，因为任性，几乎要哭了，“一同完结吧！……”于是他不干不净地骂了起来。

“那么，一点点，我实在是不喝的。”美谛克依从着，道。

他喝了两三滴。木罗式加拉着手风琴，用沙声唱起歌来。少年们合唱着。

“同我们去，”一个抓住美谛克的手，说，“我住在那边……”他用鼻声说了偶然得到的一句话，便向美谛克靠过没有修剃的面庞来。

他们沿街唱着走——戏谑，跄踉，吓着狗。诅咒着自己、亲戚、朋友，全不安稳的艰难的大地，直到现作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圆盖，罩着他们的天空。

3　泥沼

华理亚没有参与攻击（她和经理部一同留在泰茄里面了），到得大家已经分住在各家的时候，她才进到村里来。她觉得占领住处是完全任其自然的——小队混合起来，谁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又不听司令者的指挥——部队分散得好像各管各的，彼此毫无关系的小部分一样。

她在进村的路上，看见了木罗式加的马的死处。但他自己怎么了呢，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有的主张他给人打死了——他们是亲眼看见的——别的人却道不过负了伤；又一些人则全不知道他，一向就只在庆幸自己的活了出来的运气。这些一切，合并了起来，就使华理亚自从想和美谛克和解而没有成功的那时候以来，便笼罩了她的颓唐和绝望的失意的状态，更加厉害了。

她苦熬着无限的逼迫，饥饿，自己的思想和苛责，几乎连坐在鞍子上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快要哭出来，这才寻到了图皤夫——真是高兴她，给她粗野的同情的微笑的第一个。

当她看见了带着又浓又黑的拖下的胡须的他那年老的阴郁的脸，并且看见了围绕着她的，别的也是成了灰色，给煤末弄成粗糙的、熟识而亲爱的、粗野的脸的时候，她的心便为了对于他们的甘美的、凄楚的哀伤——爱和对于自己的怜悯，颤抖起来：他们使她记起了她还是一个美丽的天真烂漫的姑娘，有着丰盛的卷发和大的悲凉的眼睛，在黑暗的滴水的矿洞里推手车，夜里则在人们中间跳舞的年轻之日来了。这样的脸，这样的羡慕着和微笑着的脸，那时候也正是这样地围绕了她的。

她自从和木罗式加争吵以后，就全然和他们分开了，然而唯独这些人，却正是曾经一同生活，一同做工，而且追求她的，和她相近的生来的矿工们。“我已经多么长久没有看见他们了啊，我将他们完全忘记了……唉唉，我的亲爱的朋友！……”她怀着爱情和懊悔，她的太阳穴畅快地跳动着，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只有一个图皤夫这回能够办到，使他的小队有秩序地宿在邻近的小屋里。他的人们在村庄的边境放夜哨，并且帮莱奋生收集粮秣。于是先前被一般的兴奋和骚扰所遮掩了的一切，到这一天就忽然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的。

华理亚从他们那里知道了木罗式加活着，而且也没有负伤。人们将他那新的、从白军夺来的马给她看。那是一匹高大而细腿的，栗壳色的雄马，有着剪短的鬃毛和细长的脖子，但因此就显得有很不可靠、会做奸细的样子——人们已经给它一个名字，叫作“犹大”[1]了。

“那么，他活着的……”华理亚惘惘然望着那马，“那就好，我高兴……”

食后，她钻进干草小屋去，当她独自躺在芬芳的干草上，在朦胧中倾听着可有“老朋友里面”的谁来接近她的时候——她又用了一种温柔的心情，想到木罗式加还在，于是就抱着这思想，沉沉睡去了。

……她忽然醒了转来……在剧烈的不安中，她的两手僵得像冰一样。从屋顶下，闯进那在雾中飘荡的无穷的夜来。冷风吹动干草，摇撼枝条，鸣着园里的树叶……

“我的上帝，木罗式加在哪里呢？所有别的人们在哪里呢？”华理亚抖着想，“我又得孤草似的只剩一个人吗——在这里的这黑洞

里？……”她用了热病的着急，发着抖披上外套，不再去寻袖子，便慌忙爬下干草小屋去。

门口站着守夜人的黑影子。

“谁在这里守夜？”她问，一面走近去，“珂斯卡？……木罗式加已经回来了吗，你知道不？”

“原来你就睡在干草小屋里吗？”珂斯卡可惜而且失望地问道，“我竟没有知道！木罗式加是用不着等的——跑来，跑去只有一件事：给他的马办祭品……冷啊，不是吗？给我一根火柴……”

她寻出火柴匣子来——他用大手掩护着火，点上烟，于是使火光照在她上面：

“你见得瘦了，好姑娘……”便微笑起来。

“火柴你存着吧……”她翻起外套的领子，走出门去了。

“你哪里去？”

“我去寻他！”

“木罗式加？……啊唷！……还是我来替代他呢？”

“不，你是不行的……”

“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了的？”

她没有回答。“唉——出色的女人。”守夜人想。

非常黑暗，致使华理亚好容易才能辨出路径来。下起细雨来了。满园就更加不安地、钝重地作响。什么地方的栅栏下，有一匹冻得发抖的小狗，哀伤地在叫。华理亚摸到它，塞在外套下面的肚子之处了——它发着抖，用鼻子在冲撞。她在一所小屋旁边，遇见了苦勃拉克的守夜人，便问他可知道木罗式加在什么地方逛荡。那人就将她送到教堂的近旁。他走完了半个村子，毫无用处，终于萎靡着回来了。

她从这横街向别一横街转弯了许多回，已经忘却了路径，现在就几乎不再想到她出行的目的，只是信步走去——但将暖热了的小狗按在自己的胸前。待到她寻到回家的路上，差不多费去一点钟的光阴了。她怕滑跌，用那空着的手，抓住编就的栅栏转一个弯。走不几步，便几乎踏着了躺在路上的木罗式加，站下来了。

他头靠栅栏，枕了两手，伏卧着，微微地在呻唤——分明是刚刚呕吐过的。说华理亚认出了这是他，倒不如说觉得了这是他——他的这样的情形，她是见过了许多回数的。

“凡涅！”她蹲下去，用那柔软的和善的手，放在他的肩头，叫道，“你为什么躺在这里的？你不舒服吗，唔？”

她扶起他的头来，看了他那吃惊的、浮肿的、苍白色的脸。她觉得可怜了——他是这样地羸弱而且渺小。他一看出她，便勉强地微笑，于是自己坐了起来，注意地支持着姿势，靠住栅栏，伸开腿。

“啊啊……是您吗？……我的最尊敬的……”他发出无力的声音，竭力用了不恼人的平静的调子，讷讷地说，“我的最尊敬的，同志……木罗梭伐……”

“同我去吧，凡涅，”她拉了他的手，说，“还是不能走呢？……等一等——我们就都会妥当的，我敲门去……”她决然地跳起来，要去托邻近的小屋，她毫不顾虑到在这样的黑夜里，是否可以去叩人家的门，以及将一个喝醉的男人塞进人家去，别人会对她怎样想——这样的事，她是一向不管的。

但木罗式加却立刻愕然摇头，用沙声喊道：

“不不不……我来敲！……静静的！……”于是就用捏着的拳头，来敲自己的太阳穴。从她看来，好像因为惊骇，连酒都吓醒了，“那地方住着刚卡连珂，你不知道吗？……怎么可以……”

“那又怎么样呢，刚卡连珂？他又不是一位大老爷……”

“不是呀，你不知道，”他仿佛苦痛似的皱了前额，抓着头，“你不知道啊——这怎么可以！……他是当我一个人看的，我却……这怎么行？不行的，怎么能这样子……”

“你唠叨些什么昏话啊，我的亲爱的，”她说着，又蹲在他旁边，“瞧吧，下着雨，湿了，明天又得走——来吧，最亲爱的……”

“不不，我是完了，”他这时已经全是悲哀和直白了，说，“我现在是什么，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请想一想吧，诸位？……”他忽然用了自己的浮肿的、含泪的眼睛，凄凉地向周围四顾。

她于是用那空着的手抱住他，嘴唇快要触到睫毛，仿佛对于一个孩子似的，柔和地、悄悄地向他低语道：

“你苦什么呀？什么使你这样伤心呢？……可惜那匹马，是不是？但他们已经给你弄到别的了——好一匹出色的马儿……不要苦了，亲

爱的，不要哭了——瞧吧，我弄到了一只怎样的小狗，怎样的一个有趣的小东西！”她便打开外套，将瞌睡似的耳朵拖下的小狗给他看。她很热烈，不但她的声音，连她的全身，也好像为了仁厚在发响。

“啧，啧，小家伙！”木罗式加用酩酊的柔和，去提小狗的耳朵，“你在哪里弄来的？……啊，要咬人的，这畜生！……”

“哪，你瞧！……来吧，最亲爱的……”

她总算使他站了起来，用话来说得他从不好的思想离开，领往住所去。他也不再抵抗，相信她了。

在路上，他对她没有说起一回美谛克，她也绝不提到，好像他们之间，原没有一个什么美谛克一般。后来木罗式加就显出阴郁的相貌，不再开口了——他分明已从酒醉里清醒。

他们这样子，走到了图皤夫借宿着的小屋。

木罗式加抓住扶梯，要攀上干草小屋去，然而两脚不听话。

“我得来帮一下？”华理亚问道。

“不，自己就行了，蠢材！”他粗暴而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么，再会……”

他放掉梯子，吃惊地看她。

“怎么样‘再会？’”

“哪，就是怎样地……”她矫作而且悲哀地笑道。

他忽然走近她去了，不熟手地抱住她，将自己的不惯的面庞靠向她的脸。她觉得他要和她接吻了，而他也确是这意思，然而他惭愧，因为矿山的人们一向只和姑娘们睡觉，爱抚她们的事是很少有的。在他们的同居生活全体中，他只和她接吻了一回——是他们的结婚那一天——当他喝得烂醉，而大家叫起“苦”[2]来的时候。

……“这算收场了，一切又都变了先前一样，就像什么也未曾有过似的，”木罗式加靠着华理亚的肩头，熟睡了时，她怀着悲痛和热情，“又是老路，又是这一种生活——什么都是这一种……但是，我的上帝，这可多么无聊啊！”

她转背向了木罗式加，合上眼睛，曲了腿，然而总是睡不去……远在村庄的后面，从那通到诃牛罕札的省道由此开头，而放着哨兵的那一面——发了两响当作记号的枪声……她将木罗式加叫醒——刚刚抬起他毛发蓬松的头来时，就听到村后面又有哨兵的培尔丹枪发响，恰如回答这枪似的，机关枪的飞速开火，便立刻打破了夜的黑暗和寂静，沸腾吼叫起来了。

木罗式加阴沉地摇手，跟着华理亚爬下干草小屋去。而雨已经停止，风却更大了——什么地方有窗子的保护门在作声，湿的黄叶在黑暗中飞舞。各处的小屋里点了灯。守夜人在街上且跑且喊，叩着窗户。

木罗式加走到马房，牵出他的“犹大”来，在这几秒间，他又记起了昨天之所遭遇的一切。一想到那玻璃眼的米式加的被杀，他的心就紧缩起来，又以嫌恶和恐怖，突然记得了自己昨天的不成样子的举动：他喝得烂醉，在街上走，人们都来看他，看这烂醉的袭击队员，而他还发了全村可以听到的大声，唱着不识羞的曲子。和他一起的是

美谛克，他的对头——他们一同逛荡，像一颗心脏，一个魂灵，而且他，木罗式加，还向他誓了爱，讨了饶——什么缘故呢？为了什么呢？……他现在觉到了他那举动的一切不可耐的虚伪了。莱奋生会怎么说呢？而且这样捣乱之后，真还可以和刚卡连珂见面吗?

他的伙伴，大半已经装好鞍子，出了门去了，然而他毫无准备——马肚带不在手头，马枪又放在刚卡连珂的小屋里。

“谛摩菲，朋友，帮我一下！……”他向那跑过后院的图皤夫，用了诉苦的、几乎要哭的声音，央告道，“给我一条多余的肚带——你有一条，我见过的……”

“什么？！”图皤夫吆喝起来，“你先前那里去了？……”于是恼怒着，咒骂着，将马按住——因为它用后脚站起来了——走近自己的马匹的身边，去取了肚带。

“这里……浑蛋！”他霎时走向木罗式加来，愤愤地说着，忽然竭全力用肚带抽在他脊梁上。

“自然，现在他能打我了，我做了这些事。”木罗式加想，连牙齿也不露——因为他没有觉到疼痛。然而世界于他，却显得更加暗淡了。而且这使昏夜发抖的射击，这黑暗，正在畜栏后面等待着他的命运——这些一切，由他看来，就好像便是他一生之业的正当的刑罚似的。

当小队正在集合、排队之际，射击已经占了半个圈子，一直到河边。炸弹投射机发着大声，灿烂的怒吼的鱼，在村落上面飞舞。巴克拉诺夫已将外套穿得整齐，捏着手枪，跑向门口去——他叫喊道:

“下马！……排成一列！……你留二十个人在马这里。”他对图皤夫说。

“跟我来！快跑！……”几秒钟后，他叫着奔进黑暗里去了。防御队跟定他飞跑，一面穿外套，一面揭开子弹匣。

他们在道上遇见了逃来的哨兵。

“敌军强大得很！”哨兵们叫道，惶恐得摇着手。

大炮的一齐射击开始了——炸弹在村子中央爆裂，照得天的一片，倾斜的钟楼，在露水中发闪的牧师的庭园，皆暂时雪亮。天色更加黑暗起来。炸弹隔着短时间，一个一个接连地爆裂。村边的什么地方升上火焰来了——是草堆或是房子着了火。

巴克拉诺夫是应该抵御敌人，以待莱奋生集合了散住全村中的部队的。但当巴克拉诺夫的小队还未跑到村边公空之际，他——在炸弹的亮光下——已经看见了向他这面奔来的敌人的队伍。他从射击的方向和子弹的声音，知道敌军是在从左翼，从河那边包抄他们，不一会儿，那边的一头恐怕就要攻进村里来了。

小队一面应战，一面开着快步，忽伏忽起，横过横衔和菜园，斜着向右角退却。巴克拉诺夫倾听了河边的轰击情形——已在向中央移动——那一侧分明已被敌军所占领了。忽然间，和吓人的叫喊一同，从大街上来了敌人的马队的冲锋，只见人马的暗黑而喧嚣的，许多头颅的熔岩，沿街涌了过去。

巴克拉诺夫已经无法阻止敌人，便领着伤亡了十多人的小队，从未被占领的一角上，向森林方面飞跑。几乎已经到了最后的一排小

屋，拖在向溪的斜坡上的近旁，才遇着了莱奋生居先的正在等候他们的部队。

“他们到了，”莱奋生放了心似的说，“快上马！”

他们上了马，用全速力，奔向那黑压压地横在他们下面的森林方面去。大概是觉察出他们了——机关枪在背后发响，他们的头上在暗中唱着铅的飞虻。怒吼的火鱼，又在空中飞舞。它们拖着灿烂的尾巴，从高处坠下，于是大响一声，就在马前钻在地面上。马向空中张着血一般的热的大口，发出女人似的尖叫，跳着避开——部队遗弃了死伤的人们，混乱了。

莱奋生四顾，看见村落上面，浮着一片大火的红光——全村的四分之一烧掉了——而在这火焰的背景之前，则奔波着孤立的，以及集团的、暗黑的、显着火色脸孔的人们的形象。并排走着的式泰信斯基忽然从马上倒下，脚还钩住马镫，拖了几步——终于落掉了，马却依旧前行。全部队怕踏了死尸，都回避着走。

“莱奋生，看哪！”巴克拉诺夫指了右边，亢奋着叫道。

部队已经到了最低之处，迅速地在和森林接近，但在上面，却已有敌人的马队，冲着黑暗的平野和天空的阴影，正对着他们驰来，伸开黑色的头的马匹和屈身在它背上的骑士，在天空的最明亮的背景中一现，又立刻向这边跳下低地，消在黑暗里了。

“赶快！……赶快！……”莱奋生频频回顾，用拍车踢着马，叫喊道。

他们终于跑到森林的旁边，下了马。巴克拉诺夫和图皤夫的小队又留下来，做退却的掩护，别的人们则拉着马辔，深入森林中。

森林是平安而且深奥：机关枪的格拉声，马枪的毕剥声，大炮的一齐射击，都留在后面，仿佛已经全不相干——并不搅扰森林的寂静似的了。不过时时觉到深处的什么地方，有炸弹落下，炸掉树木，轰然作响。有些处所，则天际的火光透过森林，将暗淡的、铜一般的、边际逐渐昏暗的反照，投在地面和树干上，可以分明地看见蒙在干子上的染了鲜血似的湿润的莓苔。

莱奋生将自己的马匹交给了遏菲谟加，说了该走的方向，使苦勃拉克前进（他的选定了这方向，不过因为对于部队，总得给一个什么方向罢了），自己却站在旁边，看看剩在他这里的人们，究竟还有多少。

他们——失败、濡湿而且怨愤的这些人们，沉重地弯着膝髁，注意地凝视着暗中，从他旁边走过——他们的脚下溅起水来。马匹往往没到腹部那里——地面很柔软。特别困苦的是图皤夫的小队的人们，他们每人须牵三匹马——仅有华理亚只牵着两匹，她自己的和木罗式加的。接着这些损伤的人们的全队之后，便是一条肮脏的、难闻的踪迹，好像有一种什么发着恶臭的、不干净的爬虫，爬了过去的一般。

莱奋生硬拖着两腿，跟在大家的后面走。部队忽然站住了……

“那边怎么了？”他问。

“我不知道。”走在他面前的袭击队员回答说。那是美谛克。

“上前问去……”

少顷之后，回答到了，由许多发白的发抖的嘴唇反复着：

“我们不能前进了，那地方是泥沼……”

莱奋生制住了两腿的骤然的战栗，跑到苦勃拉克那里去。他刚刚隐在树后面，人堆便向后一拥，往各方面乱窜了。然而到处展布着柔软的、暗淡的、不能走的泥沼，遮断了道路。只有一条路，和这里相通。那便是他们曾经走来、通到矿工的小队正在奋勇战斗之处的道路。然而从林边传来的枪声，已经不能当作不相干了。这射击，还好像和他们渐渐接近了似的。

绝望和愤怒支配了人们。他们搜寻着自己的不幸的责任者——不消说，是这莱奋生！……倘若他们立刻能够看见他，恐怕就要用了自己的恐怖的全力，向他扑去的吧——如果他将他们带了进来了，现在就将他们带出去！……

忽然间，他真在大家面前、人堆中央自行出现了，一手高擎一个烧得正旺的火把，照出他紧咬牙关的死灰色的胡子和蓬松的脸，用了大而圆的如火的眼，迅速地一个个从这人的脸看到别人。在只有从那边、从人们在林边玩着死的游戏之处，还透进一些声息的寂静中，听得他那神经的、细的、尖的、嘶嗄的声音道：

“骑出队外来的是谁呀？……归队！……不要发慌……静着！”他蓦地大喝一声，狼似的咬了牙，拔出他的盒子炮，那反抗的叫声，便立刻在一切嘴唇上寂灭了。“部队！听令！我们在沼上搭桥——我们没有别的路……波里梭夫（这是第三小队的新的队长），留下拉马的人们，快帮巴克拉诺夫去！对他说，他应该支持着，直到我下了退却的命令……苦勃拉克！派定两个人，和巴克拉诺夫联络……全队听令！

系起马来！二分队砍枝条去！不必可惜刀！……所有其余的人——都听苦勃拉克指挥。要无条件地听他的命令。苦勃拉克！跟我来！……”他将背脊转向大家，弯着身子向泥沼方面进行，冒烟的火把高高地擎在头顶上。

于是沉默的、苦恼的、挤成一堆的大众，刚才在绝望中擎了手，敢于杀人或号哭的大众，便忽然转到超人的、迅速的、服从的、奋发的行动上去了。咄嗟之间，系好了马，斧声大作，榛树的叶子，在剑的砍击之下动摇。波里梭夫的小队鸣着兵器，在烂泥里响着长靴，跑进黑暗中去，和他们对面，人已经运来了第一束湿湿的枝条……听到树木的仆倒声，庞大的、槎枒的怪物，便呼啸着落向一种什么柔软的、祸祟的东西上面去。而在树脂火把的光中，则看见暗绿色的、仿佛满生青萍似的表面，发着有弹力的波动，恰如大蛇的身躯。

那地方，他们抓住枝条——火把的冒烟的火焰，从暗中照着他们的牵歪的脸、弯曲的背，以及巨大的树枝的堆积——在水中、泥中、毁灭中蠕动。他们脱了外套在工作，透过了破碎的裤子和小衫，隐约着他们那吃紧的、流汗的，还至于出血的身体。他们失掉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失掉了自己的肉体的羞耻、痛楚、疲劳的感觉了。他们用帽子舀起沼里的、含有死了的蛙卵的水来，赶忙地、贪婪地喝下去，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

然而射击逐渐近来，逐渐响亮而且剧烈。巴克拉诺夫——接连地派了人——来问：“还早吗？立刻？……”他只好丧失了战士的一半，丧失了流血的图蟠夫，慢慢地一步一步退了下来。他终于到了砍来造堤的枝条旁边——不能再往后走了。敌人的弹丸，这时已经密密地在沼上呼啸。几个人受了伤——华理亚给他们缚着伤口。给枪声惊吓了

的马匹，不住地嘶叫，还用后脚站了起来——有几匹还挣断缰绳。在泰茄里奔跑，跌入泥沼中，哀鸣着求救。

停在柳条中的袭击队员们，一知道堤路已经搭好，大家便跑上去了。显着陷下的面庞，充血的眼，被硝烟熏黑了的巴克拉诺夫，则挥着放空了的手枪，一面奔跑，一面狂躁得在哭泣。

发着叫喊，挥着火把和兵器，拉着倔强的马匹，全部队几乎同时都拥向堤路这里去。亢奋了的马匹不听马卒的导引，癫痫似的挣扎着。后面的人们吓得发狂一般挤上前边，堤路沙沙作响，开裂了。快到对岸的处所，美谛克的马又跌了下去，人们发着暴怒的刻毒的骂詈，用绳索拉它起来。美谛克痉挛地紧抓着因为马的狂暴而在他手里颤动的滑溜的绳，将两脚踏在泥泞的枝条中，拼命地拉着拉着。待到终于将马拉了上来的时候，他又长久解不开那缚在前腿上的结子，便以发狂的欢喜咬着来解它——那浸透了泥沼的臭味和令人呕吐的黏液的结子……

最后走过堤去的，是莱奋生和刚卡连珂。

工兵已经装好了炸药，就在敌人刚要走到渡头的瞬息间，堤便在空中迸散了……

少顷之后，人们都定了神，才知道已经是早上。蒙着闪闪的蔷薇色的霜的泰茄，横在他们的面前。从树木的罅隙间，透露着青天的明朗的片片——大家觉得森林的后面，太阳也已经出来了。人们于是抛掉了不知什么缘故，至今还是捏在手里的热的火把头，来看自己那通红的、无声的、擦破了的手，和冒着渐散渐稀的热气的、濡湿的、疲乏了的马匹——而于他们这一夜所做的一切，重新惊异起来了。

[1] 耶稣的门徒，出卖耶稣者。——译者

[2] 俄国旧俗，当结婚的宴会时，倘宾客举杯，叫道“苦啊，苦啊，放甜些吧！”则新郎与新妇必须接吻。——译者

4　十九人

离渡过沼泽、得以脱险之处五威尔斯忒的地方，有通到土陀·瓦吉的大路。怕莱奋生不在村子里过夜，哥萨克们便于昨夜在距桥约八威尔斯忒的大路那里，设下了埋伏。

他们整夜坐着，在等候部队，并且倾听着远远的炮声。早晨驰来了一个传令使，带到命令，说敌人已经冲出泥沼，正向他们这方向进行，所以仍须留在原处。传令使到后不上十分钟，莱奋生的部队既不知道埋伏，更不知道刚才有敌人的传令使从旁跑过，就也进向这通到土陀·瓦吉的大路去了。

太阳已经升在森林上。霜早化了。天空澄澈，蓝得如冰。群树蒙着濡湿的灿烂的黄金，斜倾在道路上。是一个温暖的、不像秋天的日子。

莱奋生用了茫然自失的眼光，一瞥这辉煌的、清纯的、明朗的美，然而并没有感到。他看见无力地走着路的、疲惫的、减成三分之一的自己的部队，便觉得自己是乏得要死，而且为那些爬一般跟在他后面的人们做些事，是怎样地没有把握了。独有他们，独有这大受损伤的忠实的人们，乃是他现在唯一的、最相接近的、不能漠视的，较之别人，较之自己，还要亲近的人们——因为他是念念不忘自己对于这些人们负着责任的……然而他觉得现在好像无能为力了，他已经不在指导他们，只是他们还不知道，顺从地跟着他，恰如惯于牧人的畜群一样。而这是当他昨天早上想到关于美迭里札之死的时候，所最为恐怖的……

他想再制御自己，集中于一些什么实践地必要的事，但他的思想，却散漫而纷纭，眼睛合上了，而且奇怪的形象，回忆的断片，雾似的互相矛盾的不分明的周围的感觉，都成了变化不绝的无声无实的群，在他意识里旋转……“为什么这长远的无穷的道路，这湿的叶子和天空，现在有这样死气沉沉而且可有可无的呢？……现在我的义务是什么？……是的，我必须走出土陀·瓦吉的溪谷去……土……陀……瓦……吉——多么奇怪啊——土……陀……瓦……吉……我倦极了，我真想睡觉！我这样想睡觉，这些人们还能要求我什么呢？……他说——斥候……是的，是的，斥候……他有着圆圆的良善的头，很像我的儿子，自然应该派一个斥候去的，于是就睡觉……睡觉……他这头也全不像我的儿子的，好像……那么，什么呢？……”

“你说什么？”他忽然抬起头来，问道。

和他并骑的，是巴克拉诺夫：

“我说，应该派一个斥候。”

“是的，是的，应该派一个的，你办就是……”

几分钟后，一个开着疲乏的快步的骑士，跑上莱奋生前面去了。他目送了这前屈的背脊，知道是美谛克。派美谛克去当斥候，他觉得很不合宜，然而他不能制御自己，来分析这不合，而且也将这事忘掉了。于是又有一个人从旁边驰上去。

“木罗式加！”巴克拉诺夫从第二个骑士的背后叫喊道，“你们大家不要失散……”

“那么，他是活着的？”莱奋生想，“图皤夫却死了……可怜的图皤夫……但木罗式加是怎么的呢？唉唉，是的——那是昨天的夜里了。很好，我那时没有对他着眼……”

美谛克已经跑得颇远了，回过头来，木罗式加在他后面五十赛旬之处骑着前行，部队也还分明可见。后来部队和木罗式加都被街道的转角遮住了。尼夫加不愿意开快步。美谛克机械地催促着它，他不知道为什么派他上前面去的，但既然命令他快跑，他就来照办。

道路沿着濡湿的斜坡，坡上密生着尚存通红的秋叶的槲树和榛树。尼夫加怕得战战兢兢，只是紧挨着丛莽。一向上走，它就用了常步了。美谛克在鞍桥上打瞌睡，也不再去管它。他时时惊醒，诧异地看一看这永是走不完的森林。这既没有终，也没有始，恰如他目下正在亲历的朦胧的、麻木的和外界隔开的状态，也是既没有终、也没有始一样……

尼夫加蓦地愕然着鼻子，跳向旁边的丛莽里，美谛克碰着一种什么柔韧的枝条……他一抬头，那朦胧状态便立刻消失了，换上了无可比拟的生物恐怖的感情，相去几步的道路上站着一些哥萨克。

“下来！……”有一个用了威压的、尖厉的低声说。

有人拉住了尼夫加的辔头，美谛克轻轻地叫了起来，滑下鞍桥，做了一些卑下的举动，忽然飞速地转身，窜进丛莽里去了。他用两手按在湿的树干上，跳跃，滑跌——暂时吓得发了昏，爬着来挣扎，于是终于站起，顺着溪谷跑下去了——也不再觉得自己的身体，路上所遇的一切，凡手之所及，无不攀援，并且行着异乎寻常的飞跃。人们在追赶他，后面的丛莽沙沙有声，有人在恨恨地用唇音咒骂……

木罗式加知道自己之前还有一个斥候，便也不大留心周围的情形。他已在凡有人类思想，便是最无用的也都消失，只剩下休息——牺牲一切的休息的直接的希望时候的，极端的疲劳状态里了。他已经不想到自己的生命和华理亚，不想到刚卡连珂对他将取怎样的态度，而且连可惜图皤夫之死的力量也已经没有，虽然他是和他最为接近的一个人——他只想着什么时候，这才在他面前，终于展开了可以倒下头去的预定的土地。这预定的土地，是作为一个大的、平和的照着太阳的村落，满是吃草的牛，以及发着家畜和干草气息的人们之处，显在他脑里的。他就将他怎样地系好马，喝牛奶，饱吃了发香的裸麦的面包，于是钻进干草小屋里，紧裹着外套，酣睡一通的情状，描画了出来……

但忽然间，哥萨克帽的黄条在他面前出现，犹大向后退走，将他擦在眼前的血一般晃耀着的白辛树丛上的时候——这照着太阳的大村落的可喜的景况，便和正在这里发现的未曾有的可怕的翻案的感觉，突然融合起来了……

“他跑掉了，这粪小子……”木罗式加忽地用了异常的分明，记得了美谛克的讨厌的漂亮的眼睛，同时又感着对于自己和跟在自己后面这些人们的痛楚的同情，说。

他所懊恨的，并不在他眼前的死亡，就是他停止了感觉，苦恼和动作——他连将自己放在这种奇特的境况里来设想，也做不到了，他在这瞬息间，还在活着，辛苦着，动作着——但他却清清楚楚，省悟了他将从此永不再见那照着太阳的树木，和跟在他后面的亲爱的可敬的人们。然而他关于这些疲乏的，失算的，信托着他的人们的感觉，是极其真切的，于是除了想到还可以给一个警告之外，心里就再也没

有为自己的别的可能的思想了……他忽然拔出手枪来，给大家容易听到地高擎在头顶上，照着预先约好的话，连开了三响……

这刹那间，火花一闪，枪声起处，一声呻唤，世界好像裂为两半，木罗式加和犹大就都倒在丛莽里了。

莱奋生听到枪声时——这来得太鹘突，在他现在的情况上，是不很会有的事，他竟完全没有省得。只在对木罗式加发了一齐射击，马匹昂头耸耳，钉住一般站定了的时候，他才明白了那意义。

他无法可想地四顾，仿佛在求别个的支持，然而在苍白而萎靡的袭击队员们的相貌，融成一个恐怖的、默求解答的脸上——只看见了一样失措和害怕的表情……“这就是的——就是，我所担心的事。”——他想着，装一个似乎想抓住什么，而不能发见所抓的东西的手势……

于是他在自己面前，忽然分明地看见了单纯的、有些天真烂漫的、被硝烟熏黑了的、因疲劳而残酷了的巴克拉诺夫的脸。巴克拉诺夫一手捏着手枪，别一只紧抓着马背上的突起，至于他那短短的孩子似的手指都要陷进肉里去了——注意地凝视着起了一齐射击声的方向。他那下颚凸出的天真的脸，略向前伸，被部队的较好的战士将因此送命的最真实、最伟大的恐怖所燃烧，等候着命令。

莱奋生愕然清醒起来了。有什么东西在他里面苦楚而甘美地发响……他蓦地拔出长刀，显着闪闪的眼睛，也如巴克拉诺夫一般伸向前面。

“冲出去，唔？”他热烈地问着巴克拉诺夫，忽然挥刀举在头上。刀在日光中辉煌。所有袭击队员们一看见，便也都站在踏镫上伸出了

身子。

巴克拉诺夫狂暴地一瞥这长刀，立即转向部队，深切地强有力地叫喊了些什么话。莱奋生已经不能明白了，因为在这一霎时——被支配巴克拉诺夫和使他自己挥起刀来的那内部底威力所驱使——他觉得全部队必将跟在他后面，已向路上冲上去了。

几秒钟后，他回头一看时，人们果然屈身俯向鞍桥，前伸了下颚，在他后面跃进。他们的眼睛里，都显着他见于巴克拉诺夫那里一样的紧张的热烈的表情。

这是莱奋生所能存留的最后的有着联络的印象。因为同时就有一种什么炫眼而怒吼的东西，伸到他上面——打击他，旋转他，蹂躏他——他早意识不到自己，只觉得自己还是活着，而奔向沸腾的橙红色的深渊上去了……

……美谛克并不回顾，也不听到追随，然而他知道还有人在追蹑他。当手枪三响，接连而起，于是发出一齐射击声来的时候，他以为是打他的，就跑得更快了。山峡突然展开，成了一个狭小的树林茂密的溪谷。美谛克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直到他再到了斜坡。这时起了第二次一齐射击，于是一次又一次，没有停时——全森林都咆哮，苏醒了……

"唉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呀……我的上帝……"每一次震耳的一齐射击声起，美谛克便发着抖，轻轻地说。他的伤破的脸上，也显出悲哀的苦相，恰如孩子们想要挤出眼泪时候的模样一般。然而他的眼睛却干燥得讨厌而且羞人。因为他提起了最后的气力，跑着跑着，跑得很久了。

射击声低下去了，好像换了一个方向。这之后，就全然听不见了。

美谛克回顾了几次：看不见一个追蹑的人。没有一物来扰这主宰周围的、远远地遍是响声的寂静。他气息奄奄地倒在最近的最适宜的丛莽下。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用两手枕在颊下，将身子曲成线团一样，紧张地凝视着前面，静卧了几秒钟。离他十步之处，在一株几乎弯到地面，浴着日光的细小的脱尽叶子的白桦树上，站着一匹条纹的栗鼠，用了天真的带黄的小眼睛在看他。

美谛克忽然坐起，抱了头，大声呻唤起来。栗鼠吓得唧唧地叫着，逃进草里去了。美谛克的眼睛简直好像发疯一样。他用那失了感觉的手指，抓住头发，发着哀诉似的呻吟，在地上辗转。“我做了什么事了……啊啊……我做了什么事了。”他用肘弯和肚子打着滚，反复说。每一瞬息，他更加分明地、难熬地、哀伤地悟出自己的逃走、三响的枪声和接着的一齐射击的真的意义来了。“我做了什么事了，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一个这样好，这样高尚，愿意大家都好的角色——啊啊……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呢？”

他的行为愈见得可鄙而且可憎，他就愈觉得未有这种行为以前的自己，愈加良善、洁白而且高尚。他的苦恼，也不很为了因为他的这种行为，致使相信他的几十个人送了命，倒是为了这行为的洗不掉的讨厌的斑点，和他在自己里面所发见的一切良善和洁白相矛盾了。

他机械地拔出手枪来，怀着惊疑和恐怖，凝视了好一晌。但他也就觉得，自己是绝不会自杀、绝不能自杀的了，因为他在全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自己——他的白皙的、肮脏的、纤弱的手，他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的苦恼和他的行为，连其中的最可厌恶的事。他早已用了

偷儿似的悄悄的顾忌，装作只被擦枪油和气味熏得发了昏、自己全无所知的样子，赶紧将手枪塞在衣袋里了。

他现在已不呻吟，也不啼哭了。用两手掩了脸，静静地伏卧着。自从他离开市镇以来，最近的几个月之间所经历的一切，又排成疲乏的、悲凉的一串，在他眼前走过去：他现在已以为愧的他那幼稚的梦想，第一回战斗和负伤的苦痛，木罗式加，病院，银发的老毕加，死了的弗洛罗夫，有着她那大的疲劳的眼睛的华理亚，还有在这之前，一切全都失色了的泥沼的可怕的徒涉。

“我禁不起了。”美谛克用了忽然的率直和真诚，而且对于自己起了大大的同情，“我禁不起了，这样低的、非人的、可怕的生活，我是不能再过下去的。”他为了要将自己显得更加可怜，并且将本身的裸露和卑劣，躲在自己的同情之念的光中，便又想。

他还是总在审判自己的行为，而且在懊悔，但一想到现在已经完全自由，能够走到更无这可怕的生活之处，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行为之处去了的时候，却又即刻禁不住了在心中蠢动的个人的希望和欢欣。“我到市镇去就是，一到那边，我就干干净净了。”——他一面想，一面竭力在这决定上，加上伤心的万不得已的调子去。而且费了许多力，他这才按住了生怕这决定也许不能实现的恐怖、羞愧和高兴的感情。

……太阳已经倾到细小的、弯曲的白桦的那边去了，树在这时都成了阴影。美谛克掏出手枪来，将它远远地抛在丛莽里。于是寻到一个水泉，洗过脸，就坐在这旁边。但他还总在踌躇，不敢走出大路去。“如果那里还有白军呢？……”他苦恼地想。他听到极细小的流水，在草莽里轻轻地潺湲……

“但这岂不是都一样吗？”——美谛克忽然用了他此时从一切良善和同情的思想的堆积中，寻了出来的率直和真诚，想。

他深深地叹息，扣好短衫的扣子，慢慢地走向通到土陀·瓦吉的街道之所在的方向去了。

莱奋生不知道他的半无意识的状态继续了有多么久——他觉得好像很长久，但其实是至多不过一分钟——然而当他定了心神的时候，他大为惊讶的，是自己还像先前一样坐在鞍桥上，只是那长刀已经不在他手里了。在他眼前，有他的长鬃毛的黑马的头和那鲜血淋漓的耳朵。

他这时才听到枪声，并且知道了这是在向他们射击——枪弹就在头顶上呼呼地纷飞。但他又立刻省悟到这射击是来自背后，最可怕的顷刻也已经留在后面了。这刹那间，又有两个骑马的追及了他。他认识是华理亚和刚卡连珂。工兵的颊上满是血。莱奋生记起了部队，回过头去看——并没有什么部队在那里。满路都躺着人和马的尸骸——有几个骑士以苦勃拉克为头，在跟着莱奋生疾走，远一点还有几个小团体，迅速地消散了。一个人骑着跛脚的马，落在后面，挥着手在叫喊。黄色帽带的人们围上去，用枪柄来打他，他摇着跌落马下了。莱奋生皱着眉，转过了脸去。

这时他和华理亚、刚卡连珂都到了道路的转角。射击静了一点，枪弹已不在他们的耳边纷飞。莱奋生机械地勒马徐行。生存的袭击队员们也一个一个地赶到。刚卡连珂一数，加上了他自己和莱奋生，是十九人。

他们一声不响，用了藏着恐怖，然而已经高兴的眼睛，看着丧家之狗一般，孤寂地，不停地，跑在他们前面的那狭窄的、黄色的、沉默的太空，在斜坡上飞驰。

马渐渐缓成快步，于是晒焦的树桩、丛莽、路标，远处的树林上面的明朗的天，都一一可以分辨了。此后马又用了常步前进。

莱奋生骑着，垂头沉思，略略走在前头。他时时无法可想地四顾，好像要问什么事，而不能想起的一般——他用了长的没有着落的眼光，奇特地、懊恼地向大家凝视。忽然间，他勒住马，转过脸来了，这才用了他那大的、深的、蓝褐色的眼，深沉地遍看了部下的人们。十八人同时站住了，就像一个人。立刻很寂静。

“巴克拉诺夫在哪里？”莱奋生问道。

十八人一言不发，失神似的看着他。

“巴克拉诺夫给他们结果了……”刚卡连珂终于说，严肃地看着他那指节崚嶒的、巨大的拉着缰绳的手。

在鞍上曲着身子，和他并骑的华理亚，便忽然伏在她的马颈上，高声地、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她的长的散掉了的辫发，几乎拖到地面上，而且在颤动。马就疲乏地将一只耳朵一抖，合上了那挂下的嘴唇。企什向华理亚这边一瞥，也呜咽起来，转过了脸去。

莱奋生的眼，还停在大家上面几秒钟。于是他不知怎的，全身顿然失了气力，萎缩下去了。大家也忽然觉得他很衰弱、很年老。然而他已经并不以自己的弱点为羞耻，或是遮掩起来了。他垂了头，眨着

长的湿润的睫毛，坐着。而且眼泪滚到了他的须髯……大家都转眼去看别处，来制住自己的哭。

莱奋生拨转他的马头，缓缓地前进了。部队跟在他后面。

“不要哭了，哭什么……”刚卡连珂扶着华理亚的肩头，使她起来，一面抱歉似的说。

莱奋生也终于镇静了，他总是时时失神似的四顾，而且每一想到巴克拉诺夫已经死掉，便又哭了起来。

他们这样地走出森林去了——这十九人。

非常突然地森林在他们面前一变而为广漠：高远的蔚蓝的天，太阳照着的、已经收割的、一望无际的平野。在别一面，柳树森然，使弥漫的河流耀作碧色之处，有一片打麦场，丰肥的麦积和草堆的金色圆顶正在晃耀。那地方，在过他们一流的——愉快的、热闹的、勤苦的生活。斑斓的小甲虫似的爬着人们，飞着麦束，有节奏而枯燥地响着机械，从闪烁的糠皮和尘埃的云烟里，发着兴奋的声响和女娃的珠玑一般纤细的欢笑的声音。河的那边，是蓝闪闪的连山，上支苍穹，又将它那支脉伸到黄色卷毛的林子里。在峻峭的山峰上，向谷间飞下一片被海水所染的、带些蔷薇颜色的白云的透明的泡沫，沸沸扬扬，斑斑点点，恰如新挤的牛乳一般。



袭击队员们

莱奋生用了沉默的，还是湿润的眼，看着这高远的天空，这约给面包与平和的大地，这在打麦场上的远远的人们——它应该很快地使他们都变成和自己一气，正如跟在他后面的十八人一样。于是他不哭了：他必须活着，而且来尽自己的义务。

1925—1926年

后记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1]，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〇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练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的代表是图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矿工木罗式加给以批评道——

>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二之五）

图皤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

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工兵刚卡连珂说——

> 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将他所鄙薄的别人的坏处，指给他就是自己的坏处，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农工相轻的时候，是极有意义的。然而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那论法是这样的——

>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吗？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

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二之五）

这其实就是美谛克入队和逃走之际，都曾说过的“无论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样”论，这时却以为大恶，归之别人了。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从开始以至终篇，随时可见。然而美谛克却有时也自觉着这缺点的，当他和巴克拉诺夫同去侦察日本军，在路上扳谈了一些话之后——

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二之二）

但还有一个专门学校学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别人更不行的论法，是和美谛克一样的——

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二之一）

然而比美谛克更善于避免劳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 唔，然而他（莱奋生）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啊。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吧。……哼，岂有此理！——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同上）

这两人一相比较，便觉得美谛克还有淳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谓作者连写美谛克，也令人感到有些爱护之处者，大约就为此。

莱奋生对于美谛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这样的——

> 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

> 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的、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同上）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但莱奋生深信着——

> 驱使着这些人们的，绝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他又知道，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魂灵的深处，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较强的人们似的。（二之三）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划，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是——

> 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然而，只是这点罢了——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同上）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象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同上）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
>
>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译完复看之后，留存下来的印象。遗漏的可说之点，自然还很不少的。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

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绝非幻想的文人所能着笔的。更举其较大者，则有以寥寥数语，评论日本军的战术云——

> 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们对抗的莱奋生的战术，则在他训练部队时叙述出来——

> 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队毁灭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见打麦场上的远人，要使他们很快地和他变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ndr Alexandrovitch Fadeev）的事迹，除自传中所有的之外，我一无所知。仅由英文译文《毁灭》的小序中，知道他现在是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的一员。

又，他的罗曼小说《乌兑格之最后》，已经完成，日本将有译本。

这一本书，原名“Razgr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2]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rques的英文译本和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传原是《文学的俄罗斯》所载，亦还君从一九二八年印本译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卫》上，洛扬君译成华文的。这都从《萌芽》转录。弗理契（V．Fritche）的序文，则三种译本上都没有，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的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特此声明，并表谢意。

卷头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诺夫（I．Radinov）画的，已有佳作的定评。威绥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的插画六幅，取自《罗曼杂志》中，和中国的“绣像”颇相近，不算什么精彩。但究竟总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靖华君远道见寄这些图画的盛意。

译者

上海。1931年1月17日

---

[1] 指本书原三闲书屋版本的页数。——编者

[2] 藏原惟人现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分子。

关于《毁灭》

一

倘指为在去年苏联的文坛上最被看作问题的作品，那首先不可不举这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关于这作品，就是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也就有瓦浪斯基、弗理契、普拉符陀芬、莱吉尧夫、蔼理斯培尔克等的批评家，写着文章。

关于作者法捷耶夫，我知道得不多。……记得在约二年前，曾经读过这个作者的叫作《泛滥》的小说。又，批评家烈烈维支称赞这小说的文章，也曾在什么地方读过。后来他写了叫作《逆流》的一小说，好像颇得声誉，但我没有来读它。《泛滥》这小说，不很留着印象，我以为是平常的东西。但这回读了这长篇《毁灭》，我却被这作者的强有力的才能所惊骇了。我以为唯这作品，才正是接着里白进斯基的《一周间》（一九二三年）、绥拉斐摩维支的《铁之流》（一九二四年）、革拉特珂夫的《水门汀》（一九二五年）等，代表着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最近的发展的东西。

做小说《毁灭》的主题者，是在西伯利亚的袭击队的斗争。是为了对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反革命的结合而起来的农民、工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混成队的袭击队——在西伯利亚市民战争里的那困难的，然而充满着英勇主义的斗争之历史。

这作品，倘从那情节的兴趣这一点看来，是并非那么可以啧啧称道的东西。用一句话来说，这不过是写这么一点事而已：从党委员会那里，接受了“无论遇见怎样的困难，即使不多，也必须保持着强固的有规律的战斗单位，以备他日之用！”这样的指令的袭击队的一队，一面被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所压迫，一面抗战着，终于耐不住反革命军的攻击，到了毁灭的不得已的地步了。其实，这整个的情节的窘促，和各个场面的兴趣完全不同，也许就是这作品的缺点之一。

但是，这作品的主眼，并不在它的情节。作者所瞄准的，绝非袭击队的故事，乃是以这历史的一大事件为背景的、具有各异的心理和各异的性格的种种人物之描写，以及作者对于他们的评价。而在这范围内，作者是很本领地遂行着的。

二

在这作品里，没有可以指为主人公的人。若强求之，那大约不能不说，主人公就是袭击队本身了。但主要人物是颇多的，其重要者，是——为这部队的队长的犹太人莱奋生，先前是一个矿工的木罗式加，从“市镇”里来的美谛克，以及为木罗式加之妻，同时是野战病院的看护妇的华理亚，为莱奋生之副手的巴克拉诺夫，等。我们现在就其三四，试来观察一下。

莱奋生是这部队的队长，同时又是他们的“人才”。他是清楚地懂得革命所赋给他的自己的任务，向着它而迈进的。他守着党的命令，常常给他的部队以正确的方向。部下的敷衍的托辞，他是绝不宽容的。因此部下的人们，以为只有他，才是不知道疲劳、倦怠、动摇或

幻灭的人而尊敬他，然而便是他，也还是和动摇或疲劳相搏战的人。作者这样地写着——

> 部队里面，大抵是谁也不知道莱奋生也会动摇的。他不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分给别一个人，只常常用现成的“是的”和“不是”来应付。所以，他在一切人们，就见得是特别正确一流的人物。
>
> 从莱奋生被推举为队长的时候起，没有人能给他想一个别的位置了——大家都觉得唯有他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乃是他的最大的特征。假使莱奋生讲过他那幼时，帮着他的父亲卖旧货，以及他的父亲直到死去，在想发财，但一面却怕老鼠，弹着不高明的梵亚林的事，那么，大约谁都以为这只是恰好的笑话的吧。然而莱奋生绝不讲这些事。这并非因为他是隐瞒事物的人，倒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以他为特别种类的人物，虽然自己也很明白本身的缺点和别人的缺点，但要率领人们，却觉得只有将他们的缺点，指给他们，而遮掩了自己的缺点，这才能办的缘故。

不管莱奋生与其部队的人们的努力，一队被敌所压，终竟还濒于毁灭。疲乏透了的莱奋生和十八名的部下，便将希望系之将来，出了森林去了。小说是以如下的一节收场的——

> 莱奋生用了沉默的，还是湿润的眼，看着这高远的天空，这约给面包与平和的大地，这在打麦场上的远远的人们——他应该很快地使他们都变成和自己一气，正如跟在他后面的十八人一样。于是他不哭了：他必须活着，而且来尽自己的义务。

三

木罗式加是先前的矿工。他是常常努力着想做一个革命的忠实的兵士，有规律的袭击队员的。然而他的Lumpen（流氓）的性格，却时常妨害着这心愿。他曾有偷了农民的瓜，要被从部队驱逐出去的事。又在和白军的战斗中，他的所爱的马被杀了的时候，他便在那里哭倒了。而且那一夜，战斗虽然还没有停止，他却喝着酒到处在撒野。但是，他在战场上，总常常是勇敢的斗士。

和这木罗式加做了好对照的，是从“市镇”里来的美谛克。倘问他是哪一方面的人，则是知识分子，到这里来的以前是属于社会革命党的。可是在受伤而倒下的情势中，为木罗式加所救，进到这部队里来的。他良心地努力着想参加革命的战争。但他是没有坚固的确信和强韧的意志，常在动摇之中的。于是终于在最后，他做了巡察而走在部队之前的时候，突然遇见哥萨克兵，便慌张着，失神地由森林中逃走了——这样，他就不由自觉他，背叛了自己的部队。

这美谛克和木罗式加的对立，是在这作品中，也是特别有兴味的事情之一。木罗式加救起美谛克，带到部队里来了。然而美谛克那样的知识分子，用他的话来说，是“小白脸”，为他先天地所讨厌的。但他的妻子华理亚，却在这美谛克之中，看见了她的理想的男子。自己的妻和别的男子，做无论什么事，木罗式加是一概不以为意的。但一知道妻子恋爱着这美谛克的时候，却感到仿佛自己是被侮辱了。于是在三人之间，就发生种种的波澜……

华理亚也是从矿山来的。她差不多没有和丈夫木罗式加一起生活，她是一个对于自己的任务极忠实，生活上也极自由，然而在同志

间却很亲切的，典型的女袭击队员。她在美谛克进了病院的时候，一面看护着，一面便爱起他来。他确信唯独他才是给慰安于她的孤寂的男子，而和别的男子有着关系的事，是什么也不去想的。

此外，在这小说中，还描写着许多有兴味的人物。例如：常常无意识地模仿着莱奋生的行动和态度的十九岁的副将巴克拉诺夫；虽然加入袭击队，而依然常是梦想平和的，快乐的农村生活的老人毕加；出去做斥候，而泰然地被的军所杀的美迭里札；医生式泰信斯基；工兵刚卡连珂，小队长图皤夫及苦勃拉克，等，等。

四

这小说又充满着许多优秀的场面。将那主要的列举起来，则如：决定是否要驱逐那偷了农民的瓜的木罗式加的农民大会的场面；当袭击队受白军压迫而离去森林之际，毒杀那濒死的病人的场面；出去做侦察的巴克拉诺夫，遇见四五个日本的斥候，用枪打死他们的场面；出去做斥候的美迭里札，被敌所获，而加以拷问的场面；于是最后，完全败北，疲乏透了的十九个袭击队员出了森林而逃去的场面，等，等。我想作为一例，试将这最后的场面的一部分翻译出来——

> 这时他（莱奋生）和华理亚和刚卡连珂都到了道路的转角，射击静了一点，枪弹已不在他们的耳边纷飞。莱奋生机械地勒马徐行。生存的袭击队员们也一个一个地赶到。刚卡连珂一数，加上了他自己和莱奋生，是十九人。
>
> …………

（原文译至“他们这样地走出森林去了——这十九人。”止，见本书第三部之末一章，今不复录，以省繁复——译者。）

五

法捷耶夫的《毁灭》，许多批评家们都说是在托尔斯泰的诸作品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实际上，凡较为注意地来读这作品的人，是谁都可以发见其中有着和大托尔斯泰的艺术态度所共通的东西的。第一，在作者想以冷静来对付他所描写着的对象的那态度上；第二，在想突进到作品中人物的意识下的方面去的那态度上。

托尔斯泰当描写它的人物，是绝不依从那人物的主观而描写的。他在那人物自己所想的事之外，去寻求那行动的规准。从这里，便在托尔斯泰那里生出无意识的方面之看重，和对于“运命”的服从。照他看来，那个拿破仑，也不过是单单的“运命”的傀儡而已。

法捷耶夫也是常常看重那人物的意识下的方面的。例如在华理亚之爱美谛克的描写上，便有如此说的地方——

> 在她（华理亚），是只有他（美谛克）——只有这样美，这样温和的男人——才能够使她那为母的热情，得到平静，她以为正因为这缘故，所以爱了他的。（但其实，这确信是在她爱了美谛克之后，才在她里面发生出来的，而她的不孕性，和她的个人的希望也有着独立的生理原因。）

这种描写，是我们在这作品的到处都可发见的。而这是托尔斯泰所爱用的描写法。

但是，托尔斯泰和法捷耶夫，在其对于现实的态度上，是完全同一的么？不是的。法捷耶夫绝不像托尔斯泰似的，将人类的行为看作对于“运命”的自从。他绝不将袭击队看作只是单单的自然发生的农民的纠集而描写。在这里，就存在着他和托尔斯泰的对于现实的态度的不同，同时也存在着他的袭击队和例如V．伊凡诺夫的袭击队的不同点。伊凡诺夫在所作的《铁甲列车》《袭击队》里，描写着西伯利亚的袭击队的叛乱。但他只将这单单当作农民的自然发生的、意识下的反抗而描写，也只能如此地描写。然而法捷耶夫的袭击队，一面固然包含着自然发生的许多要素，但却是在一定的组织者之下，依从一定的目的意识而行动着的。对于同一的袭击队的这态度的不同，也就正是革命的小资产阶段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对于现实的认识之不同。于是，法捷耶夫的这态度，和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相对，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

最后，关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上的这作品的位置，想说一两句话。这作品是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上，代表着他那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九二三年发表的里白进斯基的《一周间》是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但其中以描写共产党员为主，还没有描写着真正的大众。革拉特珂夫的《水门汀》，纵有它的一切的长处，而人物也还不免是类型的。但在这《毁灭》中，法捷耶夫是描写着真正的大众，同时他还对于类型和个人的问题，给以美妙的解决。只有比之《水门汀》，缺少情节的趣味这一点，许是它的缺点吧。

藏原惟人



Воскресшие боги.

Mereschkowski

诸神复活 ·下·

[俄]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
郑超麟 译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
Russian Literature Classic.
NOVEL

诸神复活

雷翁那图·达·芬奇传

［俄］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　郑超麟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复活：雷翁那图·达·芬奇传 / （俄罗斯）梅勒什可夫斯基著；郑超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

ISBN 978-7-108-06381-6

Ⅰ．①诸…　Ⅱ．①梅…②郑…　Ⅲ．①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 1452—1519）传记Ⅳ．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406号

责任编辑　韩瑞华

封面设计　钱　祯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46.25

字　　数　619千字

梅勒什可夫斯基（1865—1941）

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白银时代”重要的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基督和敌基督者》三部：《背教者朱理安》（一名《诸神死亡》），《雷翁那图·达·芬奇》（一名《诸神复活》）和《彼得与阿列克西》（一名《敌基督者》）。

郑超麟（1901—1998）

福建省漳平县人。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代表作《郑超麟回忆录》，代表译作有《俄国革命史》《共产主义ABC》等。

目　录

译者序

总序

出版说明

第一章　白色女鬼

第二章　看哪这个神——看哪这个人

第三章　有毒的果子

第四章　群巫大会

第五章　愿你的旨意成功

第六章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

第七章　焚烧虚荣品

第八章　黄金时代

第九章　双身人

第十章　静波

第十一章　我们将有飞翼

第十二章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

第十三章　红兽

第十四章　丽莎·琢箜铎夫人

第十五章　异端裁判法庭

第十六章　雷翁那图、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第十七章　死——有翼的先驱者

返回总目录

译者序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自从十九世纪间发表了他遗下的笔记之后，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家才知道：他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中国学西洋画的人，无不知有蒙娜丽莎画像，因之亦无不知有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而且是最杰出的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家、音乐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思想家……总之，凡是他所涉猎的科学和艺术部门，他无不精通，无不有新的发现。自有历史以来未曾见过像他这般多才多艺的人。近代科学上有许多发明，他当时已启其端倪了，可惜埋没在他的笔记之内，至十九世纪始为世人所知悉，于是发生了一阵雷翁那图研究狂。雷翁那图被尊称为第一个出现的近代思想家。近十年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混乱，第二次引起人去注意雷翁那图。一九三九年意大利开了“雷翁那图展览会”，一九四〇年全部展览品又搬到纽约“科学工业博物馆”去展览。不少研究雷翁那图的专著在各国出版。这位怪杰，在生活、艺术、思想各方面，至今仍有不少谜一样的东西为世人所不能了解。关于雷翁那图的研究将继续成为一个有兴趣的课题。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部小说，作于四十年前，亦是当时解释“雷翁那图谜”诸著作之一，但小说本身也变成一部不朽的作品了。一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是用那“时代”——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意大利文艺复兴来解释“雷翁那图谜”的。原来这个“谜”乃是时代的谜，并不难解，因为这时代是承中古而启近代的“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之冲突，无论以前以后，都未曾像这时代那般敏锐和微妙。这个冲突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个性，同时也决定了雷翁那图的个性。与其他的人的解释相较，我们不能不认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这个解释最近于真。二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能够驾驭繁复的题材而写成一部“充满了美丽场面”

（见克鲁泡特金著的《俄国文学史》对此书的评论）的小说。著者写雷翁那图，不能不写他的时代。应当说，著者原意是在写时代，故借那最足以代表时代的雷翁那图为线索。读者一定看得出：著者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是何等渊博；又如何以轻松而美丽的笔触，融化那些干枯无味的考古知识，使得四百年前的古人、古物、古事，宛然同出现于我们面前一般的生动和肖真。有几段写得何等动人，何等美妙，简直令人沉醉于最美丽的诗境！即使与研究雷翁那图无关，单凭其中艺术的美，也已足够使此书永为世界文学名著了。

著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中国是个生疏的名字，但在世界文坛上并不是生疏的人。他生于一八六五年，在旧俄时代与高尔基齐名，自然是属于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的俄罗斯文学系统的。但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据某批评家说：在俄国文学诸大家之中，梅勒什可夫斯基最没有俄国文学那种独特的作风。他的著作很不少，但重要的是《基督和敌基督者》三部作：《背教者朱理安》（一名《诸神死亡》），《雷翁那图·达·芬奇》（一名《诸神复活》）和《彼得与阿列克西》（一名《敌基督者》）。三部作开始于一八九三年，完成于一九〇五年。著者有其自己的历史哲学，写的不是个人，而是经过个人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整个说来，这三部作的主题乃是历史上三个相续的文化：古代、中古和近代。第一部写的是古代和中古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第四世纪中叶。当时基督教已由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了，但是朱理安皇帝继位之后图谋复兴古代多神教，即是图谋扑灭新兴的中古文化，而挽回临死的古代文化。这个图谋自然要失败的，但是两个文化之间剧烈的斗争最足表现各自的精神。第二部写的是中古和近代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意大利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当时中古文化已经趋于没落了，一种新文化在复兴古代的旗帜之下兴起来。——我们知道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

但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理想一种未来的新文化，能够统一古代和中古，统一知和爱、美和圣、善和恶、认识和信仰、基督和敌基督者。这样理想的文化，梅勒什可夫斯基寄托其希望于斯拉夫民族，因之流入于神秘的斯拉夫主义了。第三部《彼得与阿列克西》，成了一部有名的神秘小说，著者自己也得到“神秘作家”的称呼。现在他是俄国白党亡命作家，与其他白党作家库卜林、蒲宁诸人一起在巴黎作寓公了（这是几年前的消息）。但是在这部《雷翁那图·达·芬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实证主义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描写宗教和科学、基督教和“异教”的冲突之中，他是如何站在科学和“异教”一方面呀！（当时的“异教”，即是那从基督教中古高压下复兴起来的希腊罗马古代精神，亦即是近代“科学”精神。）我们第一次介绍梅勒什可夫斯基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不是神秘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乃是反对中古迷信的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这是可告无罪于读者的。

译者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

这个译本系以德文译本为根据。德文译者Erich Boehme，出版者柏林Verlag von Th．Knaur Nachf，译完后拿英文译本（*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translated by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mpany）校对一遍。英文本名为全译，其实删去甚多，尤其后半部。前十章译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至八月，后七章则是最近译成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校后记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

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2]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

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3]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其次翻译质量提高。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均为转译本，且多为文言。即使一些“名家名译”，如戢翼翚译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1903）、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1914）、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1915）等，也因受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1919年以后，译者队伍与译风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一批才气横溢的通俄语的年轻人加入了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曹靖华等。以本套丛书入选译本最多的译者耿济之为例。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即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和《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20年代初期，耿济之又有果戈理的《马车》和《疯人日记》、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和《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重要译作。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数十年间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是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当然，这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赵景深、郭沫若等。这些译者大多学养深厚，译风严谨。鲁迅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

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尽管是转译，但翻译的水准受到学界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引进苏俄文学。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有系统地译介苏联文学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4]。不少出版社在20年代末相继推出“新俄文学”作品专集。最早出现的是由曹靖华辑译、北平未名社1927年出版的《白茶（苏俄独幕剧集）》一书。而后，鲁迅、叶灵凤、曹靖华、蒋光慈、傅东华、冯雪峰和郭沫若等辑译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集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译出了不少活跃于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聂维罗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对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和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等。

这一时期，作品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8）。这部小说集中载有《二十六个男和一女》和《拆尔卡士》（即《切尔卡什》）等五篇作品。最早出现的单行本是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5]3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更多，总数达57种，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黄源编译的《高尔基代表作》、周天民等编选的《高尔基选集》（六卷）等。此外问世的还有：鲁迅等译的短篇集《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史铁儿（即瞿秋白）译的《不平常的故事》、巴金译的短篇集《草原故事》、丽尼译的《天蓝的生活》、钱谦吾（即阿英）译的《劳动的音乐》、蓬子译的《我的童年》、王季愚译的《在人间》、杜畏之等译的《我的大学》、何素文译

的《夏天》、何妨译的《忏悔》、罗稷南译的《四十年间》、赵璜（即柔石）译的《颓废》（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钟石韦译的《三人》、李谊译的《夜店》（即《底层》）和贺知远译的《太阳的孩子们》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194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终刊）的《苏联文艺》发表的各类作品的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此外，仅就单行本而言，各出版社出版或重版的此类书籍的数量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它们，有些作品从艺术上看似乎也有些逊色。但是，其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优秀之作，仍值得我们珍视。这一时期，苏联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值得一提的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叶赛宁、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合集的《苏联三大诗人代表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潘诺娃的《旅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冈察尔的《旗手》（第一部）、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苏联名作家专集》（共五辑）等。其中不少名著在这一时期初次被译成中文。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重要的主流文学作品译介得已相当全面。

1919年以后的30年间，译介到中国的俄苏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谷融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抗战时期他随学校迁至四川偏远小城，在那里迷上俄国文学的一些情景。他还表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我已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俄国文学名著是哪一本了，总之是一接到它就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尽管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美的，

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都能使我迷醉。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这样的感受和评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

[1] 茅盾：《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载《世界文学》1960年1月号。

[2] 可参见笔者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中的相关考证。

[3] 这套丛书中收入了这一时期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商务印书馆，1922）和张亚权、耿济之译的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商务印书馆，1926）。

[4] 瞿秋白：《论翻译》，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 该书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第一部，次年出版第二部。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对中国左翼作家所译俄苏文学经典一次系统的整理和展现，所辑各书均为名家名译，这不仅是文献和版本意义上的出版，更是对当时红色文化移植的重新激活。

早在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三家出版社就以引介俄苏经典文学和社会理论图书等为己任。比如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9年以后，虽然也有出版社对俄苏文学经典进行重译、重编，但难免失去了初始的本色，并且遗失了些许当时出版的有价值的译著；此外，左翼作家的译介因其“著译合一”的特点，在众多译本中，自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蕴含的对生活的热情、对信仰的坚守、对事业的激情在今天亦鼓动人心，能给每一位真诚活着的人以前行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整理出版左翼作家翻译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在对书稿进行加工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本丛书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二、忠实原作，保持原译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对书中人物及相关译名除必要的规范基本保留。

三、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四、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

五、数字只要统一、规范，基本沿用；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尽可能做到规范。

六、在不影响原译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表述可能有歧义的字句进行必要斟酌处理。

“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书目

沙宁　［苏联］阿尔志跋绥夫　著/郑振铎　译

罗亭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少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死屋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罪与罚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汪炳琨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

铁流　［苏联］绥拉菲莫维奇　著/曹靖华　译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　著/巴金　译

前夜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虹　［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　著/曹靖华　译

保卫察里津　［俄国］阿·托尔斯泰　著/曹靖华　译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著/金人　译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　著/鲁迅　译

城与年　［苏联］斐定　著/曹靖华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梅益　译

诸神复活　［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郑超麟　译

战争与和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郭沫若高植　译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格罗斯曼　著/茅盾　译

孤独　［苏联］维尔塔　著/冯夷　译

爱的分野　［苏联］罗曼诺夫　著/蒋光慈陈情　译

地下室手记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赌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洪灵菲　译

盗用公款的人们　［苏联］卡泰耶夫　著/小莹　译

在人间　［苏联］高尔基　著/王季愚　译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杜畏之萼心　译

赤恋　［苏联］柯伦泰　著/温生民　译

夏伯阳　［苏联］富曼诺夫　著/郭定一　译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联］肖洛霍夫　著/立波　译

大学生私生活　［苏联］顾米列夫斯基　著/周起应立波　译

奥尼金　［俄国］普希金　著/甦夫　译

盲乐师　［俄国］柯罗连科　著/张亚权　译

家事　［苏联］高尔基　著/耿济之　译

我的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姚蓬子　译

贵族之家　［俄国］屠格涅夫　著/丽尼　译

毁灭　［苏联］法捷耶夫　著/鲁迅　译

十月　［苏联］A．雅各武莱夫　著/鲁迅　译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周笕罗稷南　译

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著/罗稷南　译

对马　［苏联］普里波伊　著/梅益　译

暴风雨所诞生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王语今孙广英译

猎人日记　［俄国］屠格涅夫　著/耿济之　译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　著/孙用　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霁野　译

复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幼年·少年·青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高植　译

烟　［俄国］屠格涅夫　著/陆蠡　译

母亲　［苏联］高尔基　著/沈端先　译

第一章　白色女鬼

佛罗伦萨[1]城鄂尔圣弥迦勒教堂附近，聚集着染业公会属下的铺子。屋子旁边都有呆笨的辅屋、堆栈，用倾斜的木柱支撑着的各式凸出的窗户；上面瓦盖互相紧挤着，以致底下只能望见一线的天，即使在白天，街上也是阴沉沉的。铺子门前，横梁上面，挂着在佛罗伦萨染色的外国毛织物样品。在那用平坦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有一条水沟流着从染缸倒出来的花花绿绿的污水。阔绰的铺子，门上还挂有画着染业公会徽章的招牌：红地，一团白羊毛，上面立着一只金色的鹰。

这样一家阔绰铺子里面坐着佛罗伦萨富商，染业公会理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身边尽是商业文书和大本账簿。这位老先生易着冷，在这三月间天气，在那从他的堆满了货物的栈房发出来的潮湿的蒸气里面，他紧紧地裹着一件栗鼠袍子。这皮袍穿得很久了，肘弯处早已磨破了。一支鹅毛笔插在他的耳朵背后。用着那双微弱的近视的然而什么都看得见的眼睛，他正在审查——表面好像不经意，其实很细心地——一本大账簿的羊皮页子。每页上面都画有横线和纵线，右边记载负债，左边记载资产。货品名称是用一般大的圆形字体写在上面的，没有大写字母，也没有标点符号，数码也是用罗马式，而不用阿拉伯式。阿拉伯数码那时还被人看作肤浅的新花样，不适于记账之用。账簿第一页上用大字写着："此账簿以主耶稣基督及圣童贞玛丽亚之名开始于基督降生后一千四百九十四年。"

齐卜里亚诺先生审查完了最后一项账目，并小心改正了那当作抵押品收来的毛织物、胡椒、麦加姜和肉桂等清单上面一处错误之后，

便疲倦地靠在椅背上，心里正在考虑一封商业上的信，要写给此时正在法国蒙伯里布市的他的代理人。

有人走进铺子来。老头子睁开眼睛，认得是他的佃户格里罗。他的在郊外穆农谷圣格尔瓦西奥地方的别墅旁边那些田地和葡萄园，就是佃户格里罗耕种的。

格里罗行了一个礼。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内是用碎草小心包裹着的暗黄色的鸡蛋。两只小鸡，绑着双脚，在他的腰带旁边头下足上地挣扎着。

“格里罗，是你吗？”布翁拿可西和颜悦色地说，他无论对高贵的人或对卑微的人谈话，都是和颜悦色的，“你近来怎样？今年春天很好不是吗？”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春天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齐卜里亚诺老爷。春天到了，周身骨头都酸痛，好像就要到坟墓里去似的。今天带来了一些鸡蛋和一对子鸡，给您老人家过复活节。”停了一会，他加上这一句说。他和悦而狡猾地眯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眼眶周围起了细微的浅褐色的皱纹，像惯常受日曝和风吹的人所特有的那样。

布翁拿可西向这老佃户道了谢，就开始谈起正经事来。

“那边，做工的人都备办好了吗？我们的事情到天亮时候就可以完工吗？”

格里罗担忧地叹了一口气，并倚靠在他的拐杖上面。

“一切都备办好了。做工的人也足够了。但是，老爷，我看，这事不如缓几时再做。”

“可是，老头子，前几天你不是自己说过吗，我们得赶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不错，但我心里害怕。现在正在封斋时节，我们的事情又不是好事情……”

“有什么罪过我来担当好了。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们果真能够挖到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挖不到呢？一切的预兆都告诉我们有东西可挖。我们的祖宗已经晓得磨坊背后‘水地狱’近旁那个小丘了。夜间还有鬼火在圣卓梵尼上面发光。那里埋有很多很多这类东西！什么人都说，不久以前，有人在马里容拉一个葡萄园内淘井的时候，从黏土里挖了一个魔鬼出来。”

“你说什么？一个什么魔鬼？”

“一个铜制的魔鬼呀！头上有角，底下是生毛的山羊腿，还有蹄子。面孔是很滑稽的，好像哈哈大笑的样子。他一只腿跳着舞，弹着指头。因为年深日久，他全身都发绿了，起霉了。”

“他们拿他怎么处置呢？”

“他们拿他铸成一口钟，送给大天使弥迦勒教堂了。”

齐卜里亚诺先生气得跳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格里罗？”

“那时您有事情出门去，您在塞拿，没在这儿。”

“你可以写信给我呀，我可以派人来，或者自己赶来呀。我是不吝惜钱的，给他们铸十口钟的钱，我也拿得出来的。这些蠢材！一个跳舞的潘[2]，给他们铸成了钟！恐怕还是希腊雕刻家斯谷巴斯[3]的作品哩！……”

“那些人果真是蠢材。不要责怪他们吧，齐卜里亚诺老爷。他们已经是自作自受了。自从新钟挂起两年以来，他们园里的苹果和樱桃都给虫吃了，橄榄也不结实。那口钟也没有一次发出好听的响声。”

“为什么？”

“何必我说呢？那钟简直发不出可听的声音。它不会安慰基督教徒的心，它只莫名其妙地嗡嗡响着。当然啰，一个魔鬼怎能铸成一口好钟呢？请您老人家不要见怪，也许神甫说得有理，他说：地下挖出来的龌龊东西，是做不出好事来的！所以我们须得小心在意去做，我们须得祈祷，须得请十字架帮忙，因为魔鬼是诡秘多端的，这杂种，他从这边耳朵钻进去，从那边耳朵钻出来。那只大理石手，就是去年查克罗在磨坊小丘那边挖出来的那只大理石手，也是魔鬼用来作弄我们的：它专会弄出倒霉的事情。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只要想到这只手，心里就已经惊吓起来了。”

“告诉我，格里罗，你那时怎样找到这只手的？”

“那时是秋天，圣马丁节[4]前一天晚上。我们刚坐下吃晚饭，我的老婆刚端来一盘面包放在饭桌上，忽然我的教父的侄儿，我的雇工查克罗，冲进房子来。黄昏时候，我留他在田里，在磨坊小丘旁边，拔一根橄榄树头的，因为我要在那里栽种大麻。‘老板，老板。’查克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面孔很可怕，全身发抖，牙齿捉对儿厮

打。‘上帝保佑你，孩子。’我回答他。他接着说：‘老板，田里出鬼了，树根底下一个死尸从土里爬出来了！不信时，您自己到那儿去，亲眼看一看！’于是我们点了灯笼，到那里去。天已经黑了，月亮在小林子背后升了起来。我们看见那根橄榄树头，那拔出来的洞里有个白色物事闪着光。我弯下身子，看见一只手从土里伸了出来。一只白手，指头尖尖的，十分可爱，像城里娘儿们一般。‘倒霉，’我想，‘这是个什么鬼？’我拿灯笼在洞里一照，那只手居然动了起来，指头还会招呼人。我忍受不住了，我喊了起来，几乎跌倒在地上了。可是我的外婆彭达，她是个稳婆，又是个巫婆，虽然老得很，身体还是结实的。她喊我们说：‘怕什么，你们这些蠢材！你们没有看见，那只手不是活人的，也不是死人的吗？那是石头做的！’她握着那只手，从土里拔了出来，像拔一根萝卜。这手恰是在肘弯那里折断的。‘由它去吧，姥姥，’我喊，‘不要动它吧！我们还是把它埋在土里好，免得它出来惹祸。’‘不对，’她说，‘这个办法不好。我们须得送它到教堂去，让神甫念咒镇压一下。’可是她欺骗了我，这老太婆。她没有把那只手拿到神甫那里去，她拿来藏在她的柜子里，那里什么东西都有：破布啦，膏药啦，草药啦，符箓啦。我同她吵了一场，我要她把那只手还我。她无论如何不肯交出来。从那时候起，她给人医病就灵验起来。谁害了牙痛，只要她拿着鬼手在面颊上抚摩一下，立刻就消肿了。发热、肚痛、癫痫种种病症，她也医治得好。母牛生小牛生不下来，苦痛得很，她拿着那只石手在母牛肚皮碰了一下，母牛便大叫一声，早把小牛产在草堆里了。这样灵验手段，远近都闻名，老太婆赚了好多的钱。但她没有一点福运。我们的神甫，董浮士蒂诺，简直不让我安静。他在教堂说教的时候，当着众人面前骂得我狗血淋头。他叫我作败家子，作撒旦的奴才。他还恐吓我，说要到主教那里控告我，说以后不分圣餐给我。那些野孩子在路上跟着我屁股后面跑，拿指头指着我说：‘看哪，格里罗来了！格里罗是个巫师，他的姥姥是个巫婆！婆

孙两人都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您老人家可以想得到，没有一晚我能安稳睡觉，做梦我也看见那只大理石手在我前面，仿佛愈走愈近，用着那长而冷的指头，像抚摸我一般，抓着我的脖子，然后紧紧地捏住我，捏得我不能喘气。我要喊，但我喊不出来。……‘这不是好意的玩笑。’我想。有一天早晨，外婆到草场去了，为的趁露水未干采点草药。那天我起了一个早，打开她的柜子的锁，取了那只手，拿来送给您老人家。那个旧货商人洛托情愿出十个索独买它，但您只给我八个索独。为这两个索独，我是不会同您老人家争执的，为您的事，我上天下地都去的。但愿上帝赐给你们一切幸福——你老人家，和安哲里佳太太，和可爱的少爷们和孙少爷们。”

“照你说的话看来，我们在磨坊小丘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些东西。”齐卜里亚诺先生说，一面深思着。

“一定可以找到的，”老佃户回答，深深叹了一口气，“但我们要小心呀，不要让董浮士蒂诺知道才好。让他知道的话，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那时您老人家也是不得太平的，他可以鼓动许多人来，使您工作做不下去。好吧，托庇上帝的恩典吧！可是请您不要抛撇了我，您是我的恩人哪。请您在法官老爷跟前替我说一句好话。”

“为了磨坊司务同你争的那块地吗？”

“是的呀，老爷。磨坊司务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连魔鬼尾巴摆在什么地方都知道。我送法官老爷一只牛犊，他知道了就送他一只怀胎的母牛。我们官司没有打完，这牛就生小牛了。这流氓比我狡猾得多！我害怕法官老爷偏袒了他。尤其不幸的是，那只母牛竟产了一只公牛犊。请您老人家帮帮忙吧！只为您老人家，我才肯那样出力干这磨坊小丘事情。若是别人，我就不愿沾染这种罪过的！”

“你尽管放心吧，格里罗。法官老爷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替你说好话的。现在去吧，到厨房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吧！今天晚上我们一起骑马到圣格尔瓦西奥去。”

格里罗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道了谢，就走了。齐卜里亚诺则走进铺子旁边他的小办公室里面，那里除了他，是不许别人进去的。

这小房子像一所博物馆，大理石和青铜做的各式东西陈列着和悬挂着，布头垫着的木板上放着古代钱币和奖章，雕像的碎块则凌乱地装在箱子里面。布翁拿可西的这些古董，是他的无数分店从世界各地替他搜集来的，从雅典、士每拿、哈里干拿斯、居比路、雷可西亚和罗底，从埃及内地和小亚细亚。

这位染业公会理事，检阅了他的宝藏，然后专心地思索毛织物捐税问题。一切事情彻底考虑过了以后，他才开始写那封给在蒙伯里地方的他的代理人的信。

可是，背后，在堆栈里面，那里货物堆得高到天花板，白天也只有圣母像前那只摇晃不定的小灯的亮光照着。此时正有三个青年人谈着话：多尔福、安东尼阿和卓梵尼。布翁拿可西先生的伙计多尔福是个红头发的青年人，态度活泼而善良，有一个狮子鼻，他正把量过的布匹尺寸记在账簿上。安东尼阿·达·芬奇是个旧式装束的青年，有一双玻璃样的鱼眼睛，稀疏的黑头发一束一束地耸得很高，他正在用卡那——佛罗伦萨通用的量尺——敏捷地量着布匹。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米兰人，十九岁，是个腼腆和沉默的图画学徒，有两颗无邪而忧郁的灰色大眼睛，一个迟疑不决的面孔，他正叠着腿，坐在一堆捆好的布匹上，倾听着别人谈话。

“这个年头真真是无奇不有，”安东尼阿说，声音很低且带点讥讽口气，“现在异教的神灵已经给人从地下挖出来了？！苏格兰毛布，褐色，有绒毛，三十二尺六寸八分。”他插入几句话，面向多尔福。多尔福就把数码记在账簿上面。

接着，安东尼阿就把那匹量过的布卷好，轻快而灵巧地抛到指定的地位去。然后，他举起了食指，模仿萨逢拿罗拉修士的先知者口吻说：

“Gladius Dei super terram cito et velocite！——上帝的刀剑快朝地上降落下来了！当日圣约翰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看见一个异象：一位天使捉住一条龙，那龙就是古蛇，又叫撒旦；天使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世人，等到那一千年——一年要算一年半[5]——完了，现在撒旦从无底坑放出来了，一千年已经过完了。那些伪神灵，做‘敌基督者’的先锋和奴仆，现在从天使封印过的土地里钻了出来，要来迷惑世人。住在地上和海上的人有祸了！——布拉班[6]毛布，平滑，十七尺四寸九分。……”

“你以为怎样，安东尼阿？”卓梵尼问，心里很害怕，又带着急想知道的好奇心，“这些兆头都表示……”

“不错，正是表示这个。当心哪！日子近了。现在人们不仅把古代神灵挖了出来，人们还制作同古代那样的新的神灵哩！现在雕刻家和画家都替摩罗[7]做事，摩罗就是魔鬼。他们把神庙做成了撒旦的殿堂。他们把龌龊的神灵做成了圣像，当作殉道者和圣者来崇拜，拿巴库斯[8]当作施洗约翰，拿淫妇维纳斯[9]当作圣母。这类的神像都要烧呀，烧成的灰都要随风播散呀！”

这位虔诚的染坊伙计的幽暗眼睛，发出了义愤的光辉来。

卓梵尼沉默着，他一点不敢反驳，只蹙着稀疏的小孩子般的眉毛，在做着无可奈何的思索。

“安东尼阿，”过了一会他说，“我听说，你的堂兄雷翁那图·达·芬奇时常招收学徒在他的工场习艺。好久以来，我就有了一种心愿，要……”

“如果你要败坏你的灵魂的话，卓梵尼，”安东尼阿带着嫌厌的神气打断他的话，“你就到雷翁那图先生那里去吧。”

“为什么？”

“他虽然是我的堂兄，而且比我大二十岁，可是《圣经》上说得好：‘经过一次两次教训之后，你就要离开邪教徒！’雷翁那图先生就是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撒旦的傲慢盘踞着他的精神。他想用数学和黑魔术去探索自然界的秘密。”

说到这里，安东尼阿便抬起眼睛望着天上，重复萨逢拿罗拉最近一次说教的话：

“我们的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面前只是荒谬罢了。我们看透这些学者了，他们都是走向撒旦窠巢去的。”

“你听人说过吗，安东尼阿？”卓梵尼再问，带着更加腼腆的神气，“雷翁那图先生此时正在佛罗伦萨，他是刚从米兰来的。”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的公爵派他到这里来看看，豪华者罗棱慈[10]的遗物里，有什么好图画值得买没有。”

“好吧，他在这里，就由他在这里吧，同我不相干。”安东尼阿抢着说，一面更加敏捷地拿着卡那量布。

此时教堂里的晚祷钟响了。多尔福爽快地伸了一个懒腰，合起账簿。工作做完了。店铺关门了。

卓梵尼走到街上来。灰色的，稍微带点红影子的天空，在潮湿的屋顶中间闪耀着。没有一点风，正在落着毛毛雨。

在一条小巷里，忽然有一阵歌声从打开的窗子内响了出来：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从何处来的，如此活泼和漂亮？

这歌是一种充满了青春的嘹亮的声音唱出来的。踏板的匀称的响声，使得卓梵尼猜出，唱歌的女郎正坐在织机前面。

他倾听着，忽然想起现在是春天了，他的心受了莫名其妙的感动，忧郁地跳着。

“娜娜！娜娜！你躲在哪儿，小鬼头？你耳朵聋了吗？来吃晚饭呀！面条要冷了。”

一阵木鞋的声音在砖石上面急速地响过去，以后一点响声都没有了。

卓梵尼还站了一会，呆呆地看进那开着的窗户里面去。那首春歌还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好像远处的牧笛声音：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就走入染业公会理事住宅里去了。他上了一道用腐朽的、摇晃的、虫蛀的栏杆围着的梯子，踏进一个做图书室用的大房间。卓尔曹·梅鲁拉[11]，米兰公爵的史官，此时正在这个房间里，低着头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

卓尔曹·梅鲁拉奉了他的主上的命令，到佛罗伦萨来，为的从罗棱慈·德·梅狄奇的藏书里选购些罕见的书籍。他每逢到这里来，总是下榻在他的朋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家里的，这位染业公会理事也是一个嗜古成癖的人，同他一样。这位米兰史官在路上一家旅店里偶然认识了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便与这个少年人结伴到佛罗伦萨来，同住在齐卜里亚诺家里。卓梵尼能写一笔秀丽的字，而他是需用一个好的秘书的。

卓梵尼踏进这房子来的时候，梅鲁拉正在十分注意审察一卷破碎不堪的书，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卷礼典书或颂歌集。他拿着一块浸湿的海绵揩拭着下地即死的爱尔兰绵羊皮做成的薄而软的书卷，用轻石擦了几行，又用一个刀片和一个折纸板磨平，然后拿起书卷对着亮光细看。

“亲爱的小东西，”他喃喃自语说，内心激动得很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走出到上帝的亮光底下来吧，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你们是何等可爱，何等悠久啊！”

他弹着两个指头，抬起那个光秃的头，现出一副肿胀的遍布柔软而活动的皱纹的面孔，一个红蓝色的鼻子和一双表现乐天和快活神情的铅灰色小眼睛。在他身边窗板上面，放着一个瓦瓶和一个杯子。这位学者倒了酒，喝着，咳嗽一声，正要继续他的工作，忽然看见了卓梵尼。

“晚安，小修士。”老头子带着玩笑态度问他好。他叫卓梵尼作小修士，因为这小孩子总是循规蹈矩的。“我这里已经挂念着你了。‘他哪里去了呢？’我想，‘他爱上了什么女人吗？佛罗伦萨的姑娘是很有名的，恋爱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可是我在这里也未曾虚度我的光阴。像这样滑稽的事，你一定有生以来还未见过的！要我告诉你吗？不，还是不告诉你好，你要传扬出去的。这卷书是我在一家犹太人的旧货摊上发现的，我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好吧，算了吧，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他很神秘地用指头招呼卓梵尼走拢来。

“到这里来吧，走近亮光来吧！”

他指示一处写满了教堂用的尖细字体的书页给卓梵尼看。写的是宗教的赞美歌、祈祷文和诗篇，还附有粗笨的音符。然后他翻出另外一个地方，拿得同眼睛一样高，对着亮光。此时，卓梵尼发现，在梅鲁拉擦掉文字的那个地方，显出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小几行字，其实是旧式字体在羊皮上留下的微凹的无颜色的痕迹，不是字，而是早已磨灭的字的淡白的微弱的影子。

“怎样？看见了吗？”梅鲁拉得意地问，“那就是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呀！我不是说过，这是一件滑稽事情吗，小修士？”

“这是什么书，是谁的著作？”卓梵尼问。

“我还不知道哩！这大约是古代一卷诗集的残片，或者还是世界未曾知道的一种希腊诗歌的宝藏哩。没有我，它永远见不到光明！它将隐藏在赞美歌和忏悔诗底下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于是梅鲁拉给他解释说，大概是有个修士，中古时代一个抄写人，舍不得这片有价值的羊皮，便把上面异教文字擦掉了，写上新的文字。

太阳虽然没有冲出云围，却从云底薄层透射过来，拿着它的渐渐消失的玫瑰色光辉充满了这个房间。在这种斜阳光照之下，微凹地方，旧时文字的痕迹，看得更加清楚了。

“你看，你看，死人从坟墓里钻出来了，”梅鲁拉喊，快活得很，“这大概是一首歌颂奥林匹斯山[12]神灵的诗，你看，开头几行已经可以读的了。”

他从希腊文翻译出底下的诗句：

万寿啊，你，头上饰满葡萄叶的，慈惠的巴库斯！
万寿啊，你，用银弓射得很远的，威武的费布斯[13]，
迷人的神啊，你杀死了尼阿伯[14]的众儿女……

这里又是一首歌颂维纳斯的诗，就是你最害怕的那个女神呀，我的小修士！但这首颂诗很模糊，看不清楚：

万寿啊，你，金足的母亲，亚弗罗狄特神[15]，
神灵和人类都为了你颠倒梦魂……

诗句到此就断了，以下的混到教堂文字下面去了。卓梵尼放下了书。文字的痕迹变得模糊了，微凹地方看不出来并且同平滑的羊皮的黄颜色混在一起了，影子也消逝了。唯有礼典的痴肥的黑字和赞美歌的粗大而多角的音符，此时还看得见：

> 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唉哼。……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

外面玫瑰色光辉已经黯淡了，房间里面变成一片黑暗。梅鲁拉从瓦瓶里倒了酒，喝了一口，又让卓梵尼喝。

“祝你康乐，小朋友！Vinum super omnia bonum diligamus！——万事不如杯在手呀！”

卓梵尼不肯喝。

“好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一个人喝，来祝你康乐好了。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呢，小修士，这样没精打采的，好像什么人把你浸到水里过一般？那个假圣人安东尼阿又拿他的预言来吓唬你了吗？对他吐痰吧，卓梵尼，真的对他吐痰吧！这些伪君子吹的什么牛皮，叫魔鬼把他们收拾去吧！实说，你今天同安东尼阿谈了话没有？”

“当然谈过。”

“谈的什么？”

“谈过敌基督者，又谈过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

“对啦，对啦！你总在幻想什么雷翁那图。难道你中了他的巫术吗？听我说，小朋友，把那些呆念头排除出去吧！好好地当我的秘书，我要提拔你的。我教你拉丁文，我培养你做一个法学家、一个演说家或一个宫廷诗人。你将来要名利双收的。图画是什么？哲学家塞尼卡[16]已经把图画称为一种手艺，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了。你看看那些画家，他们都是些鄙陋无知的人……”

“但是我听说，雷翁那图先生却是一位大有学问的学者。”卓梵尼回答。

“学者？算了吧！这个人连拉丁文都看不懂，把西塞禄[17]当作了昆提良[18]。若说希腊文，那他梦也未曾做到。学者是这样吗？笑话……”

“可是他发明了许多新奇的机器？”卓梵尼坚持他的意见，“而且他对于自然界的观察……”

“机器！观察！不行的，小朋友，这些玩意儿没有什么意思。我著过《拉丁文字之美点》一本书，搜罗了两千左右特别优美的新的语式。你梦想得到这种工作费了多少劳力吗？在机器旁边安设些复杂的轮子，或者考察鸟儿怎样在空中飞着，草木怎样长大起来。这不是什么学问呀！……消遣罢了，儿戏罢了！”

老头儿闭了嘴。他的面孔严肃起来。于是他抓住这个青年人的手，温和而正经地对他说：

“听我说，卓梵尼，还要记住我的话！我们的教师就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凡是尘世人类能做的事情，他们都做过了。我们只能够追随他们和模仿他们。俗语说得好：学生是强不过先生的。”

他吞了一口酒，狡猾地滑稽地看着卓梵尼的眼睛。他的柔软的皱纹忽然组成了一副笑脸。

“青春呀，青春！我仔细看了你，小修士，我很羡慕你。你是一朵青春的蓓蕾！酒，你不喝，见着女人，你就逃开了。你既沉静，你又虔诚。可是，在你的内心，魔鬼正住在那儿！我看透了你了。你等等看，小朋友，魔鬼就要从你心里出来的。你总是郁郁不乐的样子，但同你在一起也很有趣。你恰像今天这卷书一般，卓梵尼。上面写的是忏悔诗，但是底下，底下却是歌颂维纳斯的歌曲！”

“天黑了，卓尔曹先生。现在不是应当点灯的时候吗？”

“等着吧，由他去吧！我却愿在微茫夜色中说话，回忆着我的青年时代……”

他的舌头呆笨起来，他的话没有连贯。

“我知道了，好朋友，”他继续说，“你望着我，心里想：这老家伙喝醉了，胡说八道。可是这上面，我也有点东西！”

他得意地拿指头指着他的光秃的天灵盖。

“我是不爱吹牛的。你去问问第一流的博学家，他们会告诉你，在拉丁语文学上有人胜过梅鲁拉没有。马提亚[19]是谁发现出来的呢？”他愈说愈加兴奋起来，“提布提那门残骸上的有名铭文又是谁辨认出来的呢？我常攀到那上面去，高到头脑晕眩。若是脚底下一块石头脱落了，我只能抓住一枝灌木，才免得倒栽下来。我整天地不怕太阳晒炙，在那上头揣测古代铭文并抄录下来。漂亮的乡下娘儿们在那里过路，笑着说：‘姊姊妹妹，看那个兽头爬得那么高，他一定找寻什么宝

贝哩！’我也同她们开开玩笑，她们走过去了，我还做我的工作。在常春藤和荆棘底下，在碎石子中间，我发现了两个字：Gloria Romanorum。”

好像倾听着这久已寂然了的两个大字的音响一般，他又沉重地庄严地喊着：

“Gloria Romanorum！——罗马人的光荣！唉，想这事情做什么呢，那个时代不会再来了！”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举起酒杯，用着喑哑的声音唱着博学家们的饮酒歌道：

当我清醒时，
闭口无一语。
我生在酒肆，
我死在杯底，
我爱酒与歌，
拉丁文章美。
我饮我复唱，
赛过荷拉士[20]。
我心已陶然，
有酒须当醉。
齐起唱颂诗，
赞美巴库斯！

他咳嗽了几声，就不响了。……

此时房内完全黑暗了。卓梵尼几乎看不见老头子的面孔。

雨愈下愈大了，人们听见檐溜滴在水沟内的声音。

“不错，就是这个，小修士，”梅鲁拉带着大舌头说，“咳，我想说什么呢？对了！我的老婆是个美人儿……不，不，不是这话。……等一等。对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诗吗：Turegere imperio populos，Romane，memento？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伟大人物，全世界的统治者……”

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卓梵尼觉得卓尔曹先生的眼睛充满泪珠了。

“不错，是伟大人物！可是现在……唉，一提起就要惭愧的！就拿我们的罗督维科·伊·穆罗，我们的米兰公爵来说吧，我在他底下做官，我替他著作历史，而且用提多·李维[21]的笔法去写的。我拿这个怯懦的兔子，这个暴发户，去比拟庞培和恺撒[22]。但是在良心上，卓梵尼，在我的良心上……”

没有忘记他是个老官僚，他疑虑地向房门看了一眼，看看有人偷听没有，然后他屈身向着这青年人，在他耳旁低声说：

“在老梅鲁拉的良心上，爱自由的心情还是未曾消失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这话无论对什么人你都不要说！这个年头儿太糟糕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这样堕落过。说到现在的人，哼！看到就要呕吐。尽是些矮草，刚刚长出地面来，可是鼻子就抬得高高的，并且拿自己同古人打比！这些人是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有个朋友从希腊写信给我说：奇奥斯[23]地方一个修道院的几个洗衣婆娘，不久之前到海滨去洗衣服的时候，在曙色微茫中发现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灵，一个特里东[24]，生有鱼尾、鳍和鳞甲。愚蠢的娘儿们害怕起来，她们以为是魔鬼，都奔逃了。后来，她们回来再看，却是一个老的、衰弱的，而且似乎有病的。它躺着，肚皮贴在沙上，发着冷，正在太阳底下晒着它的绿色的多鳞甲的背脊。它的头是灰色的，眼睛

是浑浊的，像婴孩的一般。那些卑贱女人就大起了胆子，念着基督教祈祷文围住了它，拿洗衣服的棒槌敲打它，她们把它像一只狗打死了。这最后的强大的海神，怕还是博塞顿[25]的一个儿孙哩！……”

老头儿闭了嘴，忧愁地垂着头，怜悯那个海神的两行醉泪流过他的腮边。一个仆人拿了灯来，关起窗户的遮板。异教情调的阴影完全消逝了。人们邀请吃晚饭。但梅鲁拉已经醉倒了，人们只好扶着他的臂膀上床睡觉去。

这晚上，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着卓尔曹先生的无忧无虑的鼾声，心里想着那个近来比谁都更多盘踞他的心头的人，想着那个雷翁那图·达·芬奇。

卓梵尼受了他的叔父，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的委托，从米兰到佛罗伦萨来，购买绘画用的颜料，即是那类闪光的透明的颜料，这种颜料只有在佛罗伦萨才买得着。

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是格拉茨人，曾从有名的汉堡画师约翰·奇尔希含习艺。此时他担任米兰大教堂北面圣器库窗子的工作。卓梵尼是个孤儿。他本是鄂斯华德一个哥哥，石工赖印霍德·英格临的私生子。他用着母亲的姓氏贝尔特拉非奥。母亲是伦巴底人，据叔父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父亲就是为她而倾家荡产的。

卓梵尼是唯一的小孩子，在叔父的古板的家庭里长大起来。鄂斯华德·英格临的无穷尽的故事，关于种种龌龊神鬼、巫师、术士和邪祟的，使得这小孩子的灵魂阴郁起来。使他害怕得最厉害的，是那个从北方传到意大利来的故事，关于一个女怪，所谓“白眉毛妈妈”或“白色女鬼”的。当卓梵尼还极幼小，晚间在床上啼哭时，英格临叔父就拿

“白色女鬼”来吓唬他了。这小孩子立刻住了哭声，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虽然这样害怕，但他生了一种好奇心，渴想有一天能面对面看一看这“白眉毛妈妈”。

鄂斯华德送他的侄儿到画圣像画的本涅德托修士那里去习艺。

这是一位善良而朴实的老头子。他教卓梵尼在工作以前，须先祈祷全能的上帝，替罪人辩护的童贞玛丽亚，第一个基督教画家福音使徒路加，以及天堂上一切圣者。恳求他们帮助，须先穿起爱和敬虔、服从和忍耐的外衣，然后才去拿水和酒调和那蛋黄和乳状无花果汁做的探派拉[26]，才去用动物骨头烧成的炭末摩擦那旧无花果树或黄杨树做的画板。这用的炭末最好是母鸡或阉鸡的肋骨和翅骨烧成的，或者是阉羊的肋骨和胛骨烧成的。……

这老画师有好多好多的学说。卓梵尼预先知道，每逢谈起那个名叫“龙血”的颜色时，本涅德托修士准会扬起眉毛，表示鄙蔑的态度，说道：“算了吧，不要去惹它吧，这种物事不会给你什么体面的！”他感觉到，本涅德托修士的师傅，以及他的师傅的师傅，准是说这几句同样的话的。同样，每逢他将他的艺术的秘密，他以为这是人类艺术和科学的最高成就，传授给卓梵尼的时候，他也准会显出一副安静的得意的笑容。譬如他规定，画青年人的面孔应当用城里喂的母鸡的蛋黄，因为这种蛋黄比乡下母鸡的要浅明些，乡下母鸡蛋黄带了点淡红颜色，却较适宜于画老年的浅褐色的身体。

虽然画画有这许多讲究，本涅德托修士却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同小孩子一般。着手工作以前，他须斋戒，还须彻夜祈祷。他又须跪在地下祈求上帝给他力量和智能，然后提起笔来。每逢他画耶稣钉十字架像时，他准会泪流满面的。

卓梵尼爱他的师傅，认为是一切画师里面最伟大的。可是近来徒弟心里起了疑惑，尤其当本涅德托修士教他那条唯一的解剖学法则时，即说：男子全身之长为其面部长之八倍又三分之二。于此，他又带着谈起“龙血”时那种鄙蔑面孔添加几句说：“至于女人的身体，那我们可以搁起不论的，因为女人的长度没有一定的比例。”这个见解他不可动摇地确信着，就像确信：鱼以及一切无理性的生物，颜色都是上暗下明的，或者男子比女人少了一根肋骨，因为亲爱的上帝取了亚当一根肋骨去创造夏娃。

有一次，他用着四种动物来象征四大元素：地是鼹鼠，水是鱼，火是火龙子[27]，风是避役[28]。但他把避役（卡麦龙）当作卡麦罗（即骆驼）的另一种写法了，所以他的简单的头脑把“风”设想作一只骆驼，张开大口，为的更好呼吸些。每当后辈画家嘲笑他这个误解时，他就用着基督教谦逊之德，忍受他们的嘲笑，但他心里仍旧确信：骆驼和避役是没有分别的。

这位虔诚画师的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都是这样高明的。

卓梵尼心里早已发生疑惑了。新的迷惑人的鬼魔，即本涅德托称之为“俗世哲学之魔”的，缠住了他。未动身到佛罗伦萨来以前不久，他偶然得见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几张图画，已有的疑惑更加厉害地侵袭他的灵魂，使他再无法抗拒下去了。

那天夜里，当他在那无忧无虑地打着鼾的卓尔曹先生身边躺着时，他又审察他头脑里这种思想，已经是第一千次了。但愈审察下去，他的头脑愈加混乱起来。最后他决定祈求上帝帮助。在暗夜中，他抬起充满希望的眼睛向着天上，做如下的祈祷：

主啊，愿你帮助我，不要舍弃我啊！如果雷翁那图先生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科学真是罪过和诱惑，那就请你使我不再去想他，使我忘记他的图画，使我离开诱惑吧，因为我不愿意在你面前犯下罪孽。但如果这仍旧能够服侍你，用图画这项高尚艺术荣耀你的名，同时又能够知道那为本涅德托修士所不知道而我渴想知道的一切东西：解剖学、透视学以及关于光和暗的奇妙的法则。那么，主啊，就请你赐我坚定的意志，照耀我的灵魂，使我再不怀疑什么，又请你使得雷翁那图先生容纳我到他的工场习艺，使得本涅德托修士好意宽恕我并知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罪过的。

卓梵尼祈祷过后，心中感觉愉快和安静。但他的思想混乱起来了。他不知怎样想到玻璃匠手里拿着尖端烧成白热的器具在玻璃上割着，割得玻璃发出清脆可听的叫声；他又看见，那些把一片片割好的玻璃镶到框子去的柔软的铅条，怎样在推刨底下翻卷起来。一个声音，像叔叔说的一般，喊道："留点隙缝，多留点隙缝在边缘那里，以后玻璃就安得牢固了！"接着，一切都寂静了。他翻了一个身，就睡着了。

这夜，卓梵尼做了一个梦，以后他常常记起来，他好像朦朦胧胧地站在一个大教堂里面一个花花绿绿的玻璃窗子之前。这窗子画着收获神秘葡萄的故事，就是《福音书》上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被钉十字架的人，赤身露体躺在酒榨上面，血从他的伤处流了出来。教皇、主教、皇帝，盛着血，装在桶子里面，然后把桶子滚开去。使徒们拿来一穗一穗的葡萄，彼得在上面踹着。后边，先知和教父在掘土并剪着葡萄。一桶满满的酒装在车上正驶过去。这车由福音动物[29]——狮、牛和鹰拉着，驾车的人就是圣马太天使。这一类

玻璃画，卓梵尼在叔叔工场里常常见到，但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画的，那么深暗，同时又那么闪耀的颜色，像宝石一般。他尤其喜欢耶稣的深红色的血。从大教堂深处还响出了他素来爱听的一首歌的温柔的声音：

贞洁的花啊，
香喷喷的百合，
何等可爱啊，
你的血红的颜色。

歌声寂静了，玻璃图画也模糊起来了。忽然那个染坊伙计安东尼阿·达·芬奇的声音在卓梵尼耳边说道："快逃呀，卓梵尼，快逃呀！'她'在这里！"他正要问："谁呀？"但是他觉得"白眉毛妈妈"已经在他的背后站着。他全身一阵冰凉。突然，一只沉重的手，从后面抓着了他的颈项，扼住他。他以为就要死去了。

他大声喊了起来。他醒了，看见卓尔曹先生弯腰向着他，正在揭开他的被盖。

"起来呀，起来呀！迟一会，他们就撇开我们走了。现在正赶得上！"

"哪里去？什么事情？"卓梵尼还在半睡半醒地喃喃几声。

"你忘记了吗？到圣格尔瓦西奥去的！去发掘那个磨坊小丘呀！"

"我不跟你们去……"

"你不跟我们去？难道我把你弄醒来是白费力气的吗？我叫人把那匹黑骡子装上鞍子了，为的我们两个人坐得舒服些。现在起来吧，随

和一点！不要固执！你害怕什么，小修士？”

“我什么也不害怕，只不愿意去……”

“听我说，卓梵尼，你崇拜的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也要到那里去的。”

卓梵尼跳了起来，赶紧穿衣服，再不说推诿的话了。

他们走出院子来。

一切都准备好，就要出发了。格里罗还在匆匆忙忙跑着，吩咐几句话。

齐卜里亚诺先生还有几个相识，雷翁那图·达·芬奇是其中一个，要等一会才动身，从另一条道路，直接到圣格尔瓦西奥去的。

雨停止了。北风吹散了云块。没有月亮的天空上闪耀着星星，像风中摇晃的小灯一般。松香火炬冒着烟，噼啪响着，迸发着火花。

他们沿着黎加索里街，经过圣马可修道院，到了圣高卢门的有雉堞的塔。梦中惊醒来的守门兵咒骂了很久，不明白他们为的什么事情，直到得了一笔可观的酒钱之后，才肯放这队骑马的人出城去。他们沿着那个狭小而深凹的穆农谷走去，路上经过几个穷苦村庄，街道同佛罗伦萨城内的一般狭小，房子是用粗大的石头砌成的，高高的好像炮台。以后他们就到了圣格尔瓦西奥村农民的橄榄树林，在一个十字路上下了马，穿过齐卜里亚诺先生的葡萄园，到磨坊小丘去。

做工的人，已经带了铲子和鹤嘴锄在那儿等待他们。

小丘背后，那个叫作“水地狱”的泥潭那边岸上，有什么东西在树株中间闪着光，那就是布翁拿可西先生别墅的白围墙。下面，在穆农溪边，立着一座水磨。小丘顶上几株细长的扁柏在黑暗中高高耸向天空。

格里罗指定一个地方，他以为应该在那里掘下去。梅鲁拉则指定另一个地方，在小丘下面，人们发现那只大理石手之处。但那个工头，园丁斯特洛哥，却主张先在下面“水地狱”旁边掘起，因为他说“一切鬼怪总是在泥潭近旁活动的”。

齐卜里亚诺先生下令，在格里罗指定的地方掘下去。

铁铲响着，发出新挖的土壤的气味。

一只蝙蝠飞过去，翅膀几乎碰着卓梵尼的面孔。他吓得跳了起来。

“不要害怕，小修士，不要害怕！”梅鲁拉拉着他的肩膀，壮他的胆气说，“这里我们找不到什么魔鬼的，除非这只蠢驴，格里罗，是……谢谢上帝，我们以前也参加过几次发掘了。譬如在罗马城里，在四五〇奥林匹亚年[30]。”梅鲁拉看不起基督教纪元，他还用着古代希腊纪元。“那时教皇是以诺尊爵第八[31]，有几个伦巴底泥水匠在亚比亚街塞西里亚·默特拉坟墓近旁发现一个古代罗马石棺，上面刻着‘克罗狄之女朱丽亚’几个字，棺内躺着一个十五岁小姑娘的尸首，全身涂蜡，看去好像睡着一般。生命的玫瑰颜色还未曾从朱丽亚脸上消失，似乎她还在呼吸。很多的一群人围着棺材不肯散去。还有人从远地到罗马来，为着看这姑娘。因为朱丽亚如此之美，即使能够用话把她的美形容出来，但没有看见她的人，听着也不敢相信的。教皇听

见民众崇拜一个死的异教女人，便惊吓起来，命令人们夜间秘密地把她埋在平乔门旁边。是的，小朋友，这种发掘是可以碰到的。”

梅鲁拉带着轻蔑神气瞥了土坑一眼，这坑越挖越深下去。

一个工人的铁铲忽然响了一声。大家都弯下腰去。

“是骨头！”园丁解释说，“古时墓场范围直扩张到这里的。”

人们听到圣格尔瓦西奥村里一只狗忧郁地拖长了声音吠着。

“他们捣毁了人家的坟墓，”卓梵尼想，“今夜不跟他们一道来多好！我应当逃开的，离开这个罪过。……”

“是马的骨头。”斯特洛哥幸灾乐祸地解释说，一面把一个过半腐朽的长的脑盖骨丢出坑外。

“果然不错，格里罗。你一定认错了地方了，”齐卜里亚诺先生说，“我们不要另找个地方挖挖看吗？”

“自然要的。为什么听一个呆子的话呢？”梅鲁拉插话说。他登时带了两个工人到小丘底下去，叫他们在那里发掘。斯特洛哥不理会那个执拗的格里罗，也带走了几个工人，开始在“水地狱”旁边寻找什么。

过了一个时候，卓尔曹先生得意地喊道：

“看哪，来这里看哪！我早知道，应当从那里掘起的！”

大家都赶到他那里去。但掘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一个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块。

虽然如此，却没有人回到格里罗那里去了，这老佃户独自在一个大坑里面，给一盏破灯笼照着，仍然执拗地，全无希望地掘下去。

风已经停止了，空气比前暖和些。“水地狱”上面有雾升起来。人们嗅到污水的气味，黄春花和紫罗兰的气味。天色渐渐发白。鸡啼第二次。夜快完毕了。

忽然从格里罗所在的土坑深处发出一声惨痛的叫喊。

“救命哪，救命哪！我掉下去了！”

初时大家在那黑暗中看不见什么，因为格里罗的灯笼已经熄灭了。人们只听到他在那里挣扎、啼哭和呻吟。

人们拿来别的灯笼，于是看见一个半埋在泥土里的砖砌的穹隆。大概是个加意设备的地窖的顶盖，它载不起格里罗的重量，塌了下去。

两个年轻有力的工人小心地爬下土坑去。

“你在哪里，格里罗？手伸上来给我们！你伤得很厉害吗，可怜的朋友？”

格里罗没有作声。他的臂膀痛得很，他以为骨头断了，但不过是关节脱了臼，可是他还在做什么事情，他暗中摸索着，忍住痛在地窖周围爬着。最后他高兴地喊了起来：

“一尊偶像，一尊偶像！齐卜里亚诺老爷，一尊绝妙的偶像！”

“你喊些什么？”斯特洛哥不信任地对他说，“你又找到一个驴子的天灵盖了吧？”

“不是，不是！它只短少一只手，……腿、躯体、胸部，都是好好的。”格里罗喘息着说，他快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工人们拿绳子拴着肩膀，围着腰身，怕得穹隆在他们足下塌了下去，然后进入土坑，小心拆开那些破碎的腐烂的生霉的砖头。

卓梵尼半伏在地上，从工人们的弯曲的背脊中间，看进地窖深处去，从那里有一阵窒人的潮气和坟墓般的冰冷升了上来。

当顶盖差不多完全拆去之后，齐卜里亚诺先生命令说：

“大家站开，让我看一看！”

于是，卓梵尼看见土坑底面，砖墙中间，有一个没穿衣服的白色人体。它躺在那里，好像死尸躺在棺材里面一样，但在摇晃的火把照耀之下，它不像一个死人，它反而现出玫瑰颜色，生气和温暖。

“一尊维纳斯雕像！”卓尔曹含着敬意低声说，“一尊普拉克西特勒斯[32]雕刻的维纳斯！我向您道贺，齐卜里亚诺先生。即使有人拿米兰公国送给您，再加上热那亚[33]，您也不会比得到这尊雕像更加幸福的！……”

格里罗用力从土坑里慢慢地爬了出来，虽然他的额头伤处的血流过泥土玷污的面孔，那条脱了臼的臂膀也不能动弹，但他的眼睛还是射出胜利的光辉。

梅鲁拉赶紧走到他的跟前：

“格里罗，亲爱的朋友！我的恩人！我刚才骂了你，叫你作呆子，其实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哩！”

于是，他拥抱着并温柔地吻着格里罗。

“佛罗伦萨城里，建筑师菲力浦·布鲁涅勒斯基[34]，有一次在他家地面下也发现这样一个地窖，里头是墨邱利神[35]的大理石雕像。这大约是在基督教徒战胜异教徒并毁坏异教神像的时代，那些崇拜古代神灵的最后的人做的事情。他们将这些神像藏在这种地窖里面，因为他们理解这些神像的十全的美，又怕被人毁坏了。”这位史官解释说。

格里罗听着，高兴地微笑起来。他没曾留心到，有支牧笛在田里吹起来，羊群出栏时咩咩叫着，山丘中间淡白的天色也逐渐明亮了。远处，佛罗伦萨城上空，柔和的晓钟声互相叫应着。

“当心！当心！再往右抬一点。对了！离墙远一些！”齐卜里亚诺先生对工人们喊，“你们好好抬呀，抬上来时没有碰破的话，我每个人赏五个古鲁梭银子。”

女神慢慢地升了上来。

带着同样的笑容，像当初从海波泡沫里上升起来时一般，她现在从阴暗地窖，从这千年坟墓，出现到地上来了。

万寿啊，你，金足的母亲，亚弗罗狄特神，
神灵和人类，都为了你颠倒梦魂！

梅鲁拉这样向她致欢迎辞。

所有的星都黯淡无光了，唯有启明星在朝霞辉映之下还像一颗钻石闪烁着。现在，女神在土坑边缘上对着启明星[36]抬起头来了。

卓梵尼看到了她的给曙光照耀着的面孔，吃了一惊，轻轻地说：

“白色女鬼呀！”

他跳了起来，要想逃跑，可是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恐惧。此时即使有人对他说：他犯了万死罪孽，要永久沉埋地狱的，他也不肯转移他的眼睛，离开这赤裸的无邪的玉体，这庄严华美的面容了。在当初亚弗罗狄特神统治世界的日子，也未曾有人像今天卓梵尼那样充满诚敬地望着她的。

圣格尔瓦西奥的乡村教堂中，忽然钟声大响。大家不由己意地回头来看，都吓呆了。这钟在黎明的寂静当中响着，仿佛一种义愤填膺的叫喊。有时这颤抖的钟声突然停息了，像给快刀切断一般，但立刻又紧迫地，不要命地大响起来。

“耶稣基督保佑我们呀！”格里罗喊，拿双手捧着头，“神甫来了，董浮士蒂诺来了！你们看，路上的人！他们喊着，他们看见我们了，他们挥舞着手臂。他们到这里来了。……我完蛋了，我这不幸的人！”

此时有一队骑马的人走近磨坊小丘来，即是齐卜里亚诺先生的另一些相识，被邀请来参加发掘的。他们中途迷失了路，所以此时才赶到这里。贝尔特拉非奥匆匆看了他们一眼。他的全部精神虽然给女神吸住了，但一个新来客人的面貌引起他的注意。这位不知名的人的冷然而安静的表情，以及他看见维纳斯时那种深切的注意，与卓梵尼的兴奋和迷惘恰好成对比，给了卓梵尼以极深刻的印象。虽然没有将他

那倾注在雕像上面的眼光转移开来，卓梵尼仍然感觉到这位有着不平常的面貌的人好久站在他的后面。

“这样办吧！”齐卜里亚诺先生考虑了一会说，“别墅离这里只有几步路。大门是坚牢的，他们打不进去。……”

“这话不错！”格里罗高兴地喊，“那么快些，朋友们，把她抬起走呀！”

他用慈父的温柔，尽心尽力保护这座神像。

他们平平安安抬过“水地狱”去。

扛抬的人刚刚踏进门去，董浮士蒂诺的双手高举的吓人姿态已经出现在小丘尖端上了。

别墅楼下是不住人的。一间大厅，四面有粉白的墙壁，上边有穹隆形的天花板，一向是用来放置农具和装橄榄油的大瓦缸的。厅中一个角头上堆着金黄色的麦秆，直堆到天花板一般高。

人们现在就把这女神小心平放在这乡村俭朴的睡床上面了。

大家都进门来，刚把大门关上，就听见外面大声呼喊和詈骂，门板被打得像擂鼓一般。

“开门！开门！”董浮士蒂诺用他那破碎的声音叫喊，“我奉永生的上帝之名晓谕你们，开门呀！……”

齐卜里亚诺先生站在门内一个石阶上面，从那离地很高的格子窗望出去，看见外面群众并不十分多，于是含着他所特有的客气的微笑

谈判起来。神甫简直不肯罢休，他要求交出神像，他说这是从公墓地下挖出来的。染业公会理事用了一个权谋，他果决而镇静地说：

“你们要当心！我刚才派了一个专差到佛罗伦萨城里的保卫团司令那里去，两个钟头内骑兵就要来了。用强暴侵入我的家屋是要受刑罚的。”

“劈开大门！”神甫大喊，“你们不用害怕，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的！打呀！”

一个半瞎的麻皮老头子，带着忧郁的谦卑的面容，手里恰有一把斧头。这神父从老头子手上夺了斧头，用了全身力气向门劈去。

群众没有跟着他做。

“神甫！神甫！”那个谦卑的老头低声说，而且轻轻拉动董浮士蒂诺的肘弯，“我们都是些穷人，锄头在地下掘不出金子来的。这样做，人家要控告我们，抓我们去坐牢！”

群众一听见保卫团几个字，就有好多人在那里打主意，如何暗暗地溜开去。

“自然，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地面下挖出来的话！但那是公家的土地啊，那是另一回事情啊。”有些人这样说。

“这自然是有界限的。照法律说……”

“什么叫作法律？法律就是一张蜘蛛网，小蝇给捕住了，但那大牛蝇一飞就通过去。老爷们是不管什么法律的。”另外一些人驳斥他们的话。

“这话也不错。自己的地产，自己做得主。”

外面正在嚷闹时，卓梵尼总是拿眼睛盯着隐藏在麦秆里的维纳斯。

初日的光线从侧面窗户射进来。那个还未曾洗掉泥土的大理石人体在日光之下闪耀，仿佛久经地下黑暗和寒冷，现在要出来晒晒太阳，借以休养和取暖了。柔软的麦秆也在朝阳之下射出光辉，围绕这位女神，好像一个素朴的然而庄严的金黄色的晕光。

卓梵尼又把他的注意力移到那位不知名的客人身上。

他此时正跪在维纳斯旁边，手里拿着圆规、测角器和那黄铜做的半圆弓，同数学上的器具一样，并开始测量这庄严华美的人体的各个部分。他的冷然的浅蓝色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表示同样的坚决、安静和深切的注意。他的头俯得这样低，以致他的金黄色长胡子垂在大理石上面。

“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什么人？”卓梵尼愈想愈觉得奇怪，几乎害怕起来。他看那果敢的指头在女神肢体上迅速地滑过，摸索着肉眼不能见的大理石曲线，以此深入女神的美的一切秘密中去。

别墅门前农民群众，人数渐渐减少了。

“不要走！不要走，你们这些饭桶，这些出卖基督的人！你们害怕保卫团，但敌基督者的势力，你们就不害怕！”神甫叫骂起来，手臂伸向他们。“Ipse vero Antichristus opes malorum effodiet et exponet．康特布利之安忧谟斯[37]夫子这样说。effodiet！——发掘出来！你们听见

吗？那个敌基督者要将古代神灵从地下挖掘出来，再给世界的人看啊！……”

可是没有人听他的话。

“我们的神甫嘴巴很唠叨，”聪明的磨坊司务摇摇头说，“年纪那样老了，还发这样大的气，他们若是掘到银窖，那不知要……”

“但那尊偶像是银子雕的哩……”

“什么银子！我亲眼看到，是大理石雕的，而且一件衣服都不穿，那个不要脸的娼妇！”

“这种淫秽的东西，求上帝恕我胡说，是值不得沾手的……”

“你到哪里去，查克罗？”

“我要到田里去。”

“去吧，愿上帝保佑你。我也要到葡萄园去。”

神甫的满腔气愤，现在向着他的教民发泄了。

“你们原来是这样，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狗，这些奴才根性的人！你们撇下自己的神甫走开了吗？你们这些撒旦种子知道吗？不是我无日无夜替你们祈祷、号哭、斋戒和刻苦，你们这罪孽深重的村庄早已沉陷下去了。现在完了！我就离开你们，我跺下脚上的尘土。你们的土地该诅咒啊！你们吃的面包，饮的水，你们的牲畜，儿女和儿女的儿女都该诅咒啊！我不是你们的神甫了，不是你们的灵魂牧人了！安那典马[38]！”

在别墅的寂静的一角，女神躺在她的金色草床上的地方，卓尔曹·梅鲁拉走近那个测量着雕像的不知名的客人身边。

“您想寻求神灵的体量比例数吗？”史官含笑问，带着艺术保护人的神气，“您要用数学公式将‘美’表现出来吗？”

那人不作一声望着他，好像不明白他的问话，接着又埋头在他的工作里去。

圆规的两脚开了又合，又画着有规则的几何图形。他用安静的稳妥的动作，将测角器放在亚弗罗狄特的庄严的嘴唇上面，这嘴唇的微笑如此感动卓梵尼的心；然后把数算器上的角度，写在一个簿子上面。

“对不起，让我问一句，”梅鲁拉再努力一次，“有多少度数？”

“可惜我的仪器不大准确，”不知名的人不耐烦地回答，“为要测量比例数，我常把人面分为若干度，再依十二进法细分为分、秒、微等。”

“然而，”梅鲁拉反驳说，“照您说来，最小的单位不是比最细的头发还要细些吗？”

“一微，”那人解释，但他总是在沉思着，“等于全部人面的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三分之一。”

梅鲁拉扬起眉毛，笑了。

“真是闻所未闻呀！我从来未曾想到，人们能够测量得那么准确！”

“愈准确，愈好。”那人简单地回答。

“哦，自然，自然！……然而，您知道，在艺术上，在美上，所有这些数学的测量，这些什么度啦，秒啦！……说一句老实话，一个艺术家，能够在陶醉的忘我情景和蓬勃的灵感袭来时，……总而言之，当神的精神降临到他身上时……”

“是的，是的，您的话不错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敷衍他，带着不耐烦的神气，“可是那也是有趣味的事，倘使知道……”

他又弯下腰去，而且拿测角器测量鬓角到下颚的度数。

“倘使知道！这是什么话？”卓梵尼心里想，“难道这种事情是可以知道的，可以测量的吗？何等荒谬的念头！他自己不觉得吗，不了解的吗？”

梅鲁拉好像要激怒论敌，同他争辩似的，便长篇大论谈起古人的尽美，以为今人万事都须模仿他们。可是，这位不知名的人只是静静地听着，直至梅鲁拉说完了话的时候，才含笑回他两句说：

“凡是能够从源头打水喝的人，是不愿喝那下游的水的。”

“对不起，”史官喊了起来，“让我再问一句：您把古人比作下游的水，那么谁是源头的水呢？”

“自然界呀！”不知名的人干脆地回答。

梅鲁拉不服气，在厅内大踏步走，愈说愈加兴奋起来。可是那个人再不同他争辩了，一味客气地敷衍他，冷然的眼睛里的不耐烦表情更加明白显露出来了。

卓尔曹终于发挥完了他的一切论据，再没有话可说了。于是这位不知名的人指示出大理石上一些低凹之处。这些地方无论在微弱的或强烈的光线之下，肉眼都看不出来的，唯有靠触觉，唯有用手在光滑的大理石上细摸，才能体会这无限精微的雕刻手段。以后，他才用一种深刻的探究的而非陶醉的眼光，观察女神的整个身体。

“在我想来，这人是没有感情的！”卓梵尼心里说，“他若是有感情的话，又怎能这样测量、探究和计算呢？这人究竟是谁呢？”

“先生，”卓梵尼在老头子耳朵旁边低声说，“听我说，卓尔曹先生。这位客人尊姓是？……”

“哦，你还在这里吗，小修士？”梅鲁拉回转身来答复他，“我把你完全忘记了。这位就是你所敬爱的人啦，你不认识他吗？他就是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啦！”

梅鲁拉于是把卓梵尼介绍给这位艺术家。

他们转回佛罗伦萨城里去。

雷翁那图骑马慢慢地走，贝尔特拉非奥步行在他旁边。此外没有别人。

橄榄树的潮湿的黑根中间点缀着绿草，蓝色的蝴蝶花带着纤细的不动的花茎，就生在绿草中间。

寂静得很，像初春清晨所能有的那般寂静。

“那就是他！”卓梵尼想，仔细观察他，觉得他的一切细微地方都是很有趣的。

雷翁那图有四十以上年纪，当他不说话，在沉思的时候，他的颦蹙的眉毛底下两颗浅蓝色的锐利的眼睛，现出阴冷迫人的神气。若是他说话的时候，眼中却含有和悦的情意。他的金黄色的长胡子，同那也是金黄的丛密的卷曲的头发，给他以庄严的相貌。他的面孔具有温柔的几乎同女人一般的美。身体虽然魁梧而有力，他的声音却是非常高亢而悦耳，不像男子的声音。美丽的手，连着雅致的纤细的指头，温柔得像女人的手一般。虽然卓梵尼从雷翁那图操纵马辔的样子看来，知道这手是有很大力量的。

他们走近佛罗伦萨的城墙。大教堂的圆顶和“旧宫”的塔，在朝阳照耀之下，已从薄雾中透露出来了。

“要就现在说，不然就永远不说！”卓梵尼想，“我必须下了决心，对他说：我愿进他的工场学艺去。”

雷翁那图拉住他的马，望着一只幼鹰，它正在向着穆农溪边芦苇丛中窥探它的口食。一只鸭子或者一只苍鹭吧。这鸟儿慢慢地匀称地在空中盘旋着，一会之后，它突然头下脚上地冲下来，像一块落地的石头，一面狂叫着，在树梢背后消失了。雷翁那图的眼光随着它飞，每一转身，每一运动，每一展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鸟儿不见之后，他就打开那系在腰带上的一个簿子，在那上面写字，自然是记下他的对于鸟飞的观察的。



自画像

贝尔特拉非奥发现，他的笔并不是拿在右手，而是拿在左手。于是对自己说：他是使用左手的。可是他立刻联想到一种关于雷翁那图的极稀奇的传说，说他的著作是用照镜式字体写的，不是从左往右

写，像别人一般，而是从右往左写，同东方人写字一样。据说，他这样写，是为的隐藏他的关于神和自然界的邪恶的异端的思想。

“要就现在说，不然就永远不说！”卓梵尼对自己再说一遍，此时他忽然想起安东尼阿·达·芬奇的严厉的话：“到他那里去吧，若是你要败坏你的灵魂的话。他是个邪教徒，是个无神论者。”

雷翁那图含笑指示一株杏树给他看，这树细弱而孤独地长在一个小丘的尖端上面，几乎不曾生出叶子，却早已披满淡红色的花，果敢地得意地在蔚蓝天色阳光照耀之下摇曳和挥舞了。

卓梵尼在这幅自然图画前面却不觉得有什么乐趣。他的心，仿佛有什么东西重压着。

雷翁那图好像猜透他的忧愁一样，于是用那善良而温柔的眼睛望着他，对他说出以下的话，这些话，卓梵尼后来常常记起来的。雷翁那图说：

> 如果你要做一个画家，你就应当把一切悲哀和忧虑都搁到旁边去，除了艺术以外，什么都不要管！你的灵魂必须像一面镜子，它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他们走进佛罗伦萨城门去。

贝尔特拉非奥到大教堂去，据说，这天早晨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39]修士要在那儿说教。

最后的风琴声音在圣玛丽亚教堂的能回音的穹隆底下响了。密密的人群将窒人的热气和衣裳窸窣的声音充满了这个大教堂。小孩子、

女人和男人，是用帷幕隔开的。椽柱和圆顶之下，暗晦得神秘得像在阴森的树林子里一般。但底下，这里或那里，从阴暗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却用虹霓般的颜色照耀在活的人波和灰色的柱子石头上面。祭坛上，七臂烛台的红色火焰在阴暗中燃点着。

弥撒已经做完了。群众焦灼地等待说教师。他们的眼光都望着那个高高的讲坛。这讲坛是木料筑成的，紧靠在中堂的一根柱子，旁边有个螺旋形的梯子。

卓梵尼站在群众中间，听着身边的人低声谈话。

“他不久会来吗？”一个在拥挤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的矮小的人带着埋怨的口气问道。他有一副苍白的正在滴汗的面孔，一根细带束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一定是个细木工。

“唯有上帝知道罢了！”一个制锅匠回答他，这是一个呼吸短促的魁梧的人，有一副红面孔和两个高耸的颧骨，“圣马可修道院里有一个疯癫的结巴的修士，叫作什么马鲁飞。他总是听这马鲁飞的话。马鲁飞说‘是时候了’，他就来。最近，我们有一次等了四个钟头，大家都以为不会有说教了，结果他还是来了。”

“我的天，我的上帝！”细木工叹气说，“我从半夜起等到现在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眼睛也发昏了。我一点东西没有入口，能蹲一蹲也好。”

“我早对你说过了，达绵诺。须得趁早来这里等的。你看我们现在离讲坛那么远。等一会一句话都听不见的。……”

“不然，老朋友，你还是听得见的。放心好了，若是他叫喊起来，像响雷般说话，那时，不仅聋子听得见，连死人也听得见的。”

“他今天要说预言吗？”

“不，在挪亚方舟[40]没有说完以前，他是不说预言的。”

“你没有听过吗？挪亚方舟已经说完了，连最后一块板也说过了。他给了一个很神秘的注释，他说：方舟的长是信仰，宽是爱，高是希望。你们要赶快啊，他说，赶快进那救世的方舟去，不然门就要关闭啊！看哪，时候快到了，门快关闭起来了。好多人要啼哭的，他们不忏悔，没有进入方舟去。……”

“今天他要说洪水，说摩西第一书[41]第六章第十七节的事情。”

“据说，他看见过一个新异象，关于饥荒、瘟疫和战争的。……”

“华伦布洛沙地方来的兽医对人说：他的村庄夜间有好多军队在天空中争战，人们听得见刀剑冲击和甲胄接触的声音。”

“听说，伦夏塔·德·塞尔维的圣童贞女面孔上有血汗流出，这话是真的吗？”

“不错！而且鲁巴孔特桥的圣母像，每天晚上都掉眼泪。鲁莎婶婶亲眼看见的哩！”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唉，不是什么好兆头！主啊，饶恕我们有罪的人啊！”

女人队中此时发生了骚动，一个老太婆给人挤得昏倒了。人们赶忙把她扶起来，唤醒她。

“他还不来吗？我等不得了！”那个有病的细木工呻吟着说。他一面揩掉脸上的汗，几乎要哭出来。

群众等得精疲力竭了。

忽然如海的人头起了一阵波浪。大家交头接耳说话。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不，那不是他。那是多美尼哥·达·贝沙修士。这就是他了！他来了！”

卓梵尼看见一个人，腰围一根绳子，身穿一件多米尼会修士的黑衣服，慢慢地走上讲坛，到那里就脱掉了那顶风帽。他的面孔瘦削得很，蜡一般黄。他有两片肿胀的嘴唇，一个钩鼻子和一个低下的额头。仿佛十分疲弱一般，他用左手支在讲台上面，那个紧握耶稣钉十字架像的右手，则高举起来并伸得很远。他一声不响，用那火一般的眼睛望着坛下群众。此时坛下寂静得连各人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

修士的两只圆睁的眼睛，燃烧得比炭火还热。他没有作声。坛下紧张得几乎忍受不下去了，好像下一瞬间群众就要失去耐性而大声惊喊起来。

然而还是寂静，比刚才更加寂静。

忽然，萨逢拿罗拉的一声震耳的刺心的几乎不是人的叫喊，冲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Ecce ego adducam aquas super terram！——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一种恐怖感传遍了所有群众，使人头发耸立起来。

卓梵尼吓得面孔铁青。他觉得好像地震，好像大教堂屋顶立刻就要倒塌下来，把他压碎了。在他旁边，那个大块头制锅匠牙齿咬得乱响，全身发起抖来，像一株随风摇动的垂柳。那个细木工完全缩作一团了，他把脑袋缩在肩膀中间，好像逃避一个打击，并且眼睛闭合起来。

这不是什么说教，这全是一派疯话，突然震撼了这整千整万群众，拖曳而去，好像暴风卷起那些枯干的落叶。

卓梵尼听着，差不多没有听懂。唯有几句话达到他的内心。

“看哪，天空已经墨黑了，太阳变成紫红了，像流出来的血一样。赶快逃走呀！硫黄和火就要像雨一般降落下来；烧红的石头当作冰雹，还有整块的岩石！‘Fuge O Sian，quae habitas apud filiam Babylonis！——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人民啊，应当逃脱！’意大利啊，灾祸要接二连三而来了。饥荒之后又有战争，战争之后又有瘟疫。这里有灾祸，那里有灾祸，到处都有灾祸。剩下的活人还不够来埋葬死人哩！屋内死尸积得那么多，以致埋葬死尸的人须得穿街过巷呼喊：‘谁家还有死人？’于是死尸被人堆积在大车上面，直堆到车辕那里，被人搬去堆成一座高山焚烧了。他们又回来穿街过巷呼喊：‘谁家还有死人？谁家还有死人？’你们都要出去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我家有死人。看哪，这死的是我的儿子，这死的是我的兄弟，这死的是我的丈夫。’他们收拾了，又往前走去，又呼喊道：‘谁家还有

死人？’佛罗伦萨啊！罗马啊！意大利啊！歌舞游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害了病，害了不治之症。主啊，你是我的证人，你可以证明，我是要用我的言辞来扶持这一堆碎屑的。然而我扶持不下去……我的力量已经竭尽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我还能够啼哭罢了，泪尽而死罢了。怜悯哪，怜悯哪，在天上的主！唉，你们可怜的民众！唉，佛罗伦萨！……”

他张开了两臂，说这最后几句话，说得很轻，几乎听不到。这声音从群众头上飘过去，消失了，像风的萧瑟声音消失在树叶中间一样，又像一种无限同情的叹息。他把那死一般苍白的嘴唇紧压在十字架像上，精疲力竭地跪了下去，而且呜咽起来。接着，风琴弹出迂缓的沉重的音调，愈弹愈显出胜利和威吓的情景，好像夜间海洋的咆哮。

女人群中一个人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喊道：

“怜悯哪！”

于是千百个声音，一声响似一声地回答了她，好像田里禾穗在大风中间一样，如海的人头中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浪，互相紧挤着，互相压迫着，如同暴风雨之下受了惊吓的羊群，人人都屈膝跪下了。民众忏悔的叫喊，沉落下去的人群向上帝求援的呼声，与风琴的怒吼和咆哮相呼应着，使得大地震动起来，使得石柱和圆顶都颤抖不已。他们呼喊说：

“怜悯哪！怜悯哪！”

卓梵尼倒在地下呜咽不已。他感觉那个大块头制锅匠全身重量都压在他的背上，也在那里呜咽，他是在拥挤中倒在卓梵尼身上的，他

的呼吸热气吹得卓梵尼颈项很难过。他的身边，那个生病的细木工也呜咽着，孤单地、无助地同小孩子一样，并用刺耳的声音呼喊道：

“怜悯哪！怜悯哪！”

卓梵尼想起了他的骄傲，他的求知识的尘俗的渴望，他的离开本涅德托修士而去研究雷翁那图的危险的或许亵神的科学的志向；想起昨夜磨坊小丘上可怕的情景，复活起来的维纳斯，以及他初见这白色女鬼的美丽时那种有罪过的欢喜。于是他也举手向天，用着同别人一般悲哀欲绝的声调呼喊说：

“主啊，怜悯哪！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孽。愿你怜悯我并宽恕我！”

当他抬起流满眼泪的面孔时，他忽然看见雷翁那图·达·芬奇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这艺术家站在那里，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右手拿着那本顷刻不离的簿子，左手则在上面画着，他的眼睛还时常往讲坛上看，一定在希望还能再看一眼这说教师的脑壳。

在这疯狂的人群当中唯有雷翁那图一人保持镇静的态度。他的冷然的浅蓝色眼睛，他的像那些观察深刻的人所常有的紧闭着的娇嫩的嘴唇，并未曾显出什么讥讽神态，只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同测量亚弗罗狄特神身体时一个样。

卓梵尼的眼泪停止了，他的祈祷也留在他的嘴唇边，说不出来。

出了教堂以后，他走近雷翁那图身边，请求允许看一眼刚才所画的图画。这艺术家起初拒绝他，可是卓梵尼请求得那么恳切，雷翁那图终于引他到一旁去，拿那本簿子给他。

卓梵尼看见一幅可怕的漫画。

这不是萨逢拿罗拉的面貌，而是一个与他相似的穿着一件修士衣服的奇形怪状的老魔鬼。因为自愿的苦行，面貌变成同鬼怪一般了，但他的骄傲和野心还未曾克服下去。下颚突出很长远，面颊以及下垂的差不多变黑的枯干死尸一般的颈项，满布了皱纹，眉毛粗硬得如同铁刷，那个满现执拗的几乎恶意的恳祈神情的非人的眼光，则是向上望着的。一切神秘、恐怖和迷信，使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屈服于那个半疯狂的结巴的通灵者马鲁飞权力之下的，都可以从这幅漫画感觉得到，并被它用着知识的不可动摇的明确，不带愤怒，也不含怜悯地表现了出来。

卓梵尼记起了雷翁那图的话：

> 一个画家的灵魂必须像一面镜子，它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本涅德托修士这个徒弟抬起头来望着雷翁那图，心中觉得：即使他，卓梵尼，得受永劫地狱的刑罚，即使他确信雷翁那图果真是敌基督者差遣的人，他仍是不能离弃这位画师的。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拉住他向这个人去，他必须彻头彻尾认识得这个人。

两天之后，格里罗带了一个凶信奔到佛罗伦萨城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家里。这位染业公会理事那时正忙着一些意外的商业上的事情，因此没有闲空将维纳斯神像搬到城里来。据格里罗说，董浮士蒂诺神甫离开了圣格尔瓦西奥，就到邻近的山村圣谋利齐奥去，用天国刑罚作恐吓手段，煽动起那里的人民。夜间，他领了一群农民围住布翁拿可西别墅，打破了屋门，打伤了园丁斯特洛哥，并把守护维纳

斯神像的人都手足捆绑起来了。神甫对着女神念了一篇古老的祈祷文：oratio super effigies vasaque in loco antiquo reperta。这位教会忠仆用这篇对着从古代坟墓掘出的雕像和祭器而念诵的祈祷文，祈求上帝洁净那地下掘出的物品上面的异教污秽，使之有益于基督教的灵魂并增进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光荣——ut omni immunditia depulsa sint fidelibus tuis utenda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然后人们就把大理石雕像打碎了，将碎片放入炉里烧成石灰，用以粉刷村立公墓的新筑的围墙。

老格里罗报这凶信时，为怜惜那尊神像几乎流出眼泪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卓梵尼觉得心里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现在完全决定了。就在同一天，他走到雷翁那图跟前去，请求这画师收他做徒弟，进那在米兰的工场里去习艺。

雷翁那图就收他做徒弟。

不久之后，佛罗伦萨听到消息，说是查理第八[42]，法兰西最忠诚的基督教国王，领着一支不可数计的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意大利来了，要去占领拿波里和西西利[43]，也许还要占领罗马和佛罗伦萨哩！

市民们感到极大的恐怖，因为他们看见萨逢拿罗拉的预言就要实现了。灾祸来到了，上帝的刀剑朝着意大利降落下来了。

---

[1] 佛罗伦萨Florenz，意文Firenze，一译翡冷翠，意大利中部名城，当时是共和国，不仅在全意大利，即在全欧洲中也是文化最发达的。本书开始时（一四九四年，这年在意大利历史上很重要：往后几十年间种种重大事变，都是由于这年查理第八侵入意大利而开始的），佛罗伦萨正在爆发革命，最有力的统治家族梅狄奇家被赶走了，民众在萨逢拿罗拉领导之下，施行政治上、经济上、宗教风俗上种种改革。但在“哭党”和“狂党”对峙之下，萨逢拿罗拉的政权并不能持久。

[2] 潘Pan，罗马神话作Faun，为森林田野之神，在希腊则为牧羊神。

[3] 斯谷巴斯Scopas，纪元前四世纪时人。

[4] 圣马丁St．Martin，圣马丁节在十一月十一日。

[5] 一年要算一年半——这个时代，意大利人也叫作“五百年代”，即“一千五百年”之简称。原来原始基督教徒预言（见《启示录》第二十章）：基督降生后一千年，魔鬼或敌基督者就要出来统治世界。但这预言在第十世纪并没有实现，到了第十五世纪，世界从中古黑暗之下开始觉醒过来，那些宗教家以为魔鬼就要来了，但又不合预言的时间，只好附会说《启示录》说的一年要算一年半。

[6] 布拉班Brabant，在比利时。

[7] 摩罗Moloch——本是古代东方民族崇拜之神，以人为牺牲的，这里则是泛指一切偶像。

[8] 巴库斯Bacchus——罗马神话中酒及欢乐之神，相当于希腊之狄昂尼索，见第四章注。

[9] 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美和爱之神，相当于希腊之亚弗罗狄特。

[10] 豪华者罗棱慈Lorenzo de'edici，der Prächtige，一四四八——一四九二，梅狄奇家重要人物，执掌佛罗伦萨政权多年，自己是诗人学者，又奖励文学保护艺术，对文艺复兴，他有促进力量。他的生活十分阔绰，故有“豪华者”的绰号。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但本书中，他没有出场，此时他已死去二年了。

[11] 卓尔曹·梅鲁拉Giorgio Merula——他代表文艺复兴初期思想，即所谓人文主义。

[12] 奥林匹斯山Olymp——希腊马其顿和啻塞利交界地山脉之总称，古代神话中以为是神灵居住之地。

[13] 费布斯Phobus——日神亚普罗之别称。

[14] 尼阿伯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她生了十四个儿女，就向女神列托夸耀，因为列托只有亚普罗和亚尔特尔斯两个儿女。这两兄妹为他们的母亲雪恨，把她的儿女都当她的面杀尽了，她因为悲哀而变成石头。

[15] 亚弗罗狄特Aphrodite——即维纳斯。

[16] 塞尼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纪元前五年——纪元后六五年。

[17] 西塞禄Marcus Tullius Cicero，纪元前一〇六——四三。

[18] 昆提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四二——一一八。

[19] 马提亚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四三——一〇四，罗马诗人。

[20] 荷拉士Quintus Horatius，纪元前六五——前八。

[21] 提多·李维Titus Livius，纪元前五九年——纪元后一七年，罗马著名历史家。

[22] 庞培Onejus Pompeius，纪元前一〇六——前四八，罗马大将。恺撒Julius Caesar，纪元前一〇〇——前四四，罗马大将。

[23] 奇奥斯岛Chios——在希腊爱琴海上。

[24] 特里东Triton——希腊神话海中之神，上身是人，下体是鱼。这里打死的大概是一种海中动物。

[25] 博塞顿Poseidon——宙斯的弟弟，主宰众水及海洋，与罗马之涅普顿相当。

[26] 探派拉Tempera——油画发明以前一种绘画材料，用水、蛋黄或胶等调和起来的。

[27] 火龙子Salamander——或名火蛇，相传能在火焰中生活。

[28] 避役Chameleon——或名石龙子，能时常变换颜色，其名卡麦龙，与意文骆驼之名（卡麦罗——Cammello）相近。

[29] 福音动物——按自从第五世纪以来，基督教堂那些镶嵌画，常常用些动物来象征诸福音圣者：马可是只狮子，路加是头牛，约翰是只鹰，但马太则是个少年人。为什么如此象征，则各家解释是各不相同的。

[30] 奥林匹亚年Olympiade——古代希腊一种纪年，一年等于四年。此处提到的四五〇奥林匹亚年发掘事件是实有其事，那是在基督降生后一四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在罗马城中圣玛丽亚新修道院地界内。这事当时好多人的笔记都有记载。据推测，这女尸的红晕的脸乃是蜡做的一种面具，并非真实的颜色。

[31] 以诺尊爵第八InnozenzVIII，一四八四——一四九二年在位。

[32] 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古代希腊人，约生于纪元前三六〇年。

[33] 热那亚Genoa，意文Genova——意大利西方海港，当时是共和国。

[34] 菲力浦·布鲁涅勒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一三七七——一四四四。

[35] 墨邱利Merkur——罗马商业之神，相当于希腊之赫尔谟。

[36] 启明星，晨星，即金星，亦即“维纳斯星”。

[37] 康特布利之安忱谟斯Anselmus von Canterbury，一〇三三——一一〇九。

[38] 安那典马Anathema，诅咒之词。

[39] 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一四五二——一四九八，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院长，费拉拉人，宗教改革运动之先驱者，竭力攻击教皇及教会的腐败、社会风化的堕落、上层分子骄奢淫逸的生活，尤其梅狄奇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城。他的生活和思想，同当时豪华者罗棱慈刚刚成对比。在他的四年（一四九四——一四九八）神权政治中间，佛罗伦萨颁布了种种改革法律，他死后同归于尽了，但他的影响既远且久，直至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参见本书第七章及第九章。

[40] 挪亚Noah——方舟故事见《创世记》第六章。

[41] 摩西第一书——即《旧约·创世记》。

[42] 查理第八CharlesVIII，一四七〇——一四九八年在位。

[43] 拿波里和西西利Neopel（意文Nopoli），Sizilien（意文Sicilia）——皆在意大利南方，此时合成一个王国，国王是亚拉贡尼家之亚尔丰棱。此次战事起因，可参看第三章。

第二章　看哪这个神——看哪这个人

沉重的鹰用它的双翅能在稀薄的空气上面盘旋，庞大的船用它的风帆能在海面鼓浪前进，为什么人类不能装设翼翅以凌驾空气，制服风力而扶摇直上呢？

雷翁那图在他的一本旧簿子上面读着五年前写下的这几句话。这些字句旁边还有一幅图画：一根圆铁棍装在一根辘木上面，辘木之上又装有若干翼翅，可以用绳子拉动。

现在，这架机器快造成功了，正放在他的面前，笨头笨脑的，怪模怪样的。

他这架新机器好像一只大蝙蝠。翼翅的骨架同骷髅的手一般，有五个多节的指头，关节地方都可屈伸活动。硝过的皮条和生丝绞成的绳索做成一条带子，连同一根杠杆和一块圆板，把指头拴系起来，同筋肉的作用一般。一根活动的棍子和一根接连的大棒可以把翼翅高举起来。罩套是坚韧的薄绸做成的，全不通空气，有如鹅掌的蹼膜，又可以展开和合拢。四个翼翅参差扇动着，同奔走的马足一样。每个翼翅都是四十英寸长和八英寸高。翼翅向后扇时，全机就向前冲，翼翅向下扇时，全机就向上举，飞行的人双脚立在踏蹬上面，脚部的力量，经过绳索、辘轳和杠杆传到翼翅去，使翼翅活动起来。人的头部则驾驶一个大舵，舵上满装羽毛，看来好像鸟儿的尾巴。

鸟儿要从地面上飞起时，在振翼以前必须用双脚高跳一下。蜡嘴雀的脚很短，若是把它放在地面上，它只能鼓翅而飞不起来。

现在有两个芦苇做得像梯子一般的东西，装在这飞行机器上面，代替鸟脚的作用。

雷翁那图从经验上知道，一架完善的机器同时必是美观的和匀称的。这两把不可缺少的梯子装在上面，非常难看，这点使这发明家心中忧闷。

他埋头在数学的计算上面，探究这机器的谬误之点，可是找不出来。忽然，他在一张密密地排满了图形和数字的纸上，乱涂几笔，于边缘写道“错了！”，然后又用表示气愤的大字添加一句诅咒的话说：“到魔鬼那里去吧！”

算式愈算愈加紊乱起来。那个发现不出来的谬误愈觉得是重大了。

蜡烛焰摇晃不定，刺激人的眼睛。雷翁那图的猫，此时睡够了，跳在写字台上，伸伸懒腰，拱拱背，同那虫蛀的鸟皮囊玩耍起来。这鸟皮囊由一根长绳子吊在横梁上面，本是为研究飞行重心之用的。雷翁那图把猫推向旁边去，推得猫几乎滚落地下，并发出怨恨的叫声。

“那么躺着好了，你爱躺在哪里就躺在哪里，可是不要吵闹我。”

他和悦地用手抚摸猫的黑皮毛，摸得有火花迸发出来。猫缩起它的丝绒样的爪，乖乖躺卧下来，打着鼾，并把那双圆睁的神秘而温柔的绿眼睛抬起来，望着它的主人。

纸上又排满了图形、数字、括弧、分数式、方程式、平方和立方根号。

这夜便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雷翁那图有两晚没有睡眠了。

从佛罗伦萨回到米兰后，整整一个月，雷翁那图完全埋头在他的飞行机器上面，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屋子。

一株白刺槐的树枝从打开的窗户窥视进来，并散放些柔软而清香的花瓣在写字台上。月亮穿过那发出珍珠光泽的淡红色云幕，减少了一点光辉，照进房内来，同那正在消融的蜡烛的红光融化成一片。

房内满满都是些机器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解剖学等所用的仪器。车轮、杠杆、弹簧、螺旋、棍棒、弯管、唧筒以及其他机器零件，铜的、钢的、铁的和玻璃的，乱七八糟堆在那里，好像怪物或巨虫的肢体。此外，还有一口潜水钟；一个闪烁有光的水晶球，当作放大的眼睛模型以为光学上研究之用；一个马的骨架；一个空心的鳄鱼；一个人胎用酒精浸在玻璃瓶子内，像一条灰白色的大毛虫；一双船样的尖头鞋子为在水上行走之用；一个伶俐而忧郁地微笑着的黏土制的少女头或天使头，显然是从隔壁工场错放到这房里来的。房子的最内层还有一个熔炉，连着一架风箱，炉底黑口有火炭在炭灰底下燃烧着。

但是房中最触目的还是飞行机器的翼翅，它们高过一切，从地面直耸至天花板，一个还是空架子，其余的已经上好罩套了。在这些翼翅中间，地板上面，有个人伸长身子躺着，头向后仰，显然是在工作当中睡着了。他右手还紧握一把烟熏的铜瓢的把柄，有什么金属溶液从那里流到地面上去。一个翼翅的下端，装有芦苇架子的，正搁在这睡眠人的胸膛上，随着呼吸而颤动，同活的一般，并用上端轻敲着房子的天花板。

在月亮和蜡烛的摇晃不定的光照之下，这架机器和那个在翼翅中间睡眠的人，合起来好像就要振翅飞去的一只巨大蝙蝠。

月亮已经沉落了。米兰城隅，介在宫殿，和圣玛丽亚修道院中间的雷翁那图的屋子，周围那些园圃，发出了薄荷、莳萝、茴香、蔬菜以及草药的香味。燕子在窗上窠里呢喃着。池塘上，一些鸭子在互相追逐嬉戏。

烛光渐渐变暗了。已经可以听见隔壁工场里徒弟们说话的声音。

只有两个徒弟在那里，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和安得烈·沙莱诺。卓梵尼面前放着一个研究透视学用的器具，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头框子，纵横各有若干细线。这些细线同纸上画的格子恰相符合。他正在那里画一个解剖学模型。

沙莱诺正将雪花石膏涂在一块菩提木板上，用作一幅图画的底色。他是个清秀少年，有两颗无邪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鬈发。他是雷翁那图宠爱的徒弟，师傅画天使时，时常拿他做模特儿。

“你的意见如何，安得烈？”贝尔特拉非奥问，“雷翁那图先生那架机器不久就做得成功吗？”

“那只有上帝知道，”沙莱诺回答，嘴里哼着小调，同时整理一下他的新鞋子的绣银线的缎面边缘，“去年他花了两个月工夫制造这种机器，不但没有造成功，而且惹出一场笑话。左罗亚斯特罗，那个弯腿的熊，一定要拿去飞。师傅劝阻他，但他不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这个滑稽的家伙，爬到屋顶上去，束着一根带子，带上挂满猪尿泡和牛尿泡，像一串念珠，免得掉下来时把骨头跌断了。他扇动翼翅，飞了起来，起初风扶助他，但是以后他忽然倒栽下来，他的脑壳直陷进一个粪堆里，幸而是个粪堆，他才没有受伤，不过一切尿泡一下炸裂了，像大炮那么响，邻近教堂塔上的乌鸦吓了一惊，都飞开

了。我们这位伊卡鲁士[1]双脚在空气中乱舞，不能从他的粪堆里爬出来。”

此时，又一个徒弟，恺撒·达·塞斯托，走进工场来了。他的年纪不轻了，生着一副黄疸病的面孔和两只聪明的然而阴险的眼睛。他一只手拿一块面包和一片咸肉，另一只手则端一杯酒。

“呸，这酒同醋一样！”他吐了一口痰，皱起了面孔，“这咸肉简直是鞋底皮。我真不解，他一年领二千杜卡薪俸，却让他的徒弟吃这种肮脏东西！”

“你倒那一桶酒喝吧，那桶在杂物房里楼梯底下。”沙莱诺劝他。

“那桶我也尝过了，还更难喝些。什么，你又有新东西了吗？”恺撒望着沙莱诺那顶时髦的红绒帽子说，“人家说，这里是个习艺的地方，哪知道过的是什么狗生活！厨房没有买新鲜咸肉，已有两个月了。马可赌咒说，师傅自己一个钱没有，所有的钱都花在那架倒霉的飞行机器上面去了。他让大家饿肚皮，却有钱买东西送给他的宠爱的徒弟！绒帽子哩！你也不怕羞，安得烈，你接受别人的布施？雷翁那图先生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哥哥，而且你已经不是什么小孩子了。……”

“恺撒，”卓梵尼插口道，他想把话头转到别的方面去，“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解释这条透视学法则。你还记得吗？等待师傅来解释是不行的，他这样忙着他的机器。……”

“是的。等着吧，有一天我们都要连同机器一起从烟囱里飞出去[2]的！让魔鬼拿去吧，这机器！不是由于这事情，那么就是由于别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次师傅正在画‘最后的晚餐’时，忽然心血来潮，

想要制造一个做米兰香肠的机器，于是那个大雅各的头未曾画好就丢下了，直等到这香肠机器制造成功，才有工夫去画。他那张最好的圣母像，有个时候也被他搁到一边去，为的是他要发明一种自动烧烤器，使得烧烤阉鸡和小猪时，各部分都烤得均匀。接着又是他的伟大的发明了，他发明了从鸡粪里提炼洗濯碱料的方法！信我说的话吧，没有一件蠢事，雷翁那图先生不兴高采烈去做的，只为的借此可以无须画图！”

恺撒扭歪面孔，像害了痉挛病一般，他的薄薄的嘴唇扮出一种恶意的微笑。

“上帝为什么偏要拿天才赐给这种人呢？”他放低声音气愤地添加这一句说。

雷翁那图总是低着头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

一只燕子从打开的窗户飞了进来，在房子周围呢喃着，碰了几下天花板和墙壁，最后掉在机器的翼翅里像落了陷阱一般，它的活的小翅膀缠在线网中间飞不出来了。雷翁那图走到那里去，解救它出来，小心地拿在手上，怕它疼痛，吻着它那绸缎般的小黑头，然后送它从窗子出去。燕子飞了起来，欢喜地叫着，直飞到天边去，消失了。

“那么轻易！那么简单！”雷翁那图想，一面用欣羡的忧愁的眼光望着飞翔的燕子。然后他回转身来看他的机器，看那只大蝙蝠的呆笨的骨架，带着厌恶的神气。

那个在地板上睡觉的人此时醒转来了。

那是雷翁那图的助手，佛罗伦萨城的一个灵巧的机器匠和铁匠，名叫左罗亚斯特罗或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

他跳了起来，揩拭他那只独眼。另一只眼睛已经瞎了，有一次做工时，燃烧的火炉里跳出一星火，把它弄瞎了的。这笨重的大汉，有一副时常盖满煤烟的小孩子般天真的面孔，看来真像一个独眼怪齐克洛卜[3]。

“我贪睡了！”铁匠喊，一面捧着他的头，“让魔鬼抓我去吧！师傅，您为什么不唤醒我呢？我是很着忙的，我要在今天晚上以前也做好左边那扇翼翅，那么明天就飞得成功了。……”

“你这觉睡得很好，”雷翁那图回答，“你没有妨害什么事情。这机器是用不得的。”

“什么？又用不得了吗？不，不，师傅，不管您怎么办，我是不愿再做一回这种机器的。您想，我们费了多少金钱和劳力！现在一切又都是白费的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个机器还飞不成功吗？它不仅载得一个人，连一只大象都载得起哩！师傅，您看吧！您答应我再尝试一回，这次我拿到水上飞去。若是掉下来的话，我只当洗一次浴。我泅水的工夫简直像一尾鱼。我是不会淹死的。”

他合拢双手，拿祈求的眼光望着师傅。雷翁那图只摇摇头。

“耐心一点，我的朋友！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候。以后……”

“以后！”铁匠叹了一口气，几乎哭出来，“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不错，只要上帝还活着，我总飞得成功的！”

“你飞不成功的，亚斯特罗。我用数学算过了。”

“让魔鬼拿去吧，您的什么数学！您的宝贝数学弄得我们头脑糊涂。您想，我们为这事忙了多少年头了？我们简直灵魂都疲累了。每个愚蠢的蜉蝣和甲虫，每个粪蛆变成的苍蝇，都飞得起来，唯有我们人类只能在地上爬，像毛毛虫一般。这不是气死人吗？我们还等待什么呢？飞行机器快做好了，放在这里，我只消拿去，做一番祷告，求它好好飞起来，我就乘着飞去了。”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东西，面孔发出光彩。

“师傅！师傅！我还有话对您说。这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

“你又飞了吗？”

“不错。而且飞得很奇怪！听我说吧，师傅！我梦见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站在好多的人中间。大家都望着我，拿指头指我，都笑着。‘好，’我想，‘这回若是飞不起来，我就糟糕了。’于是我就向上跳，用力挥动我的手臂，我高升起来，起初感觉重得很，仿佛一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但是以后愈来愈轻了。我渐渐升高，我的头已经碰到天花板。一切的人都喊：‘看哪，看哪，他飞了！’我索性从窗子飞出去，愈飞愈高，直飞到天上去。风在我耳边叫，我心里快活得很，我笑了，我想：我以前为什么飞不起来呢？难道以前忘记了吗？或者为了别的缘故？事情确是很简单的。要飞，简直无需要一个飞行的机器！”

外面楼梯上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有喊痛、詈骂和快步奔跑的声音。房门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房里来，他有一头耸起的火红头发和一副生满雀斑的红面孔。他是雷翁那图的徒弟马可·督终诺，他一面

骂，一面打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瘦削的男孩子，这孩子的耳朵给他捏着带到这房子来。

“上帝要降罚你的，你这野种！我要扯下你的耳朵的，贼骨头！”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马可？”雷翁那图问。

“师傅，我求您惩办他！他偷了两颗银扣子，都是值十个弗罗璘[4]的。一个他已经换了钱，拿去掷骰子，输光了；一个他拿来缝在袍子上的夹缝里面，刚才给我寻出来了。我正要抓他的头发，可是他咬住我的手，咬得出血，这个撒旦种子！”

说这几句话，他的气愤又上来了，他又去抓这孩子的头发。

雷翁那图袒护这孩子，将他解救出来。于是马可从袋里掏出一束钥匙，他是替雷翁那图管账的，他喊道:

“钥匙在这里，师傅！我也够受了。我不愿同懒虫和小偷合住在一个屋子。今天不是他滚蛋，便是我离开这里！”

“你平一平气吧，马可！平一平气吧。……我要照规矩警戒他的。”

那些徒弟都从工场跑来这房子看热闹。此时一个女人，从人群中挤进来。那是厨娘马土邻娜。她刚从小菜场回来，手臂还挽着一个篮子，里面盛些葱、鱼、多汁的红番茄和一穗一穗的芬浓其菜[5]。看见了这小孩子，她就挥舞手臂，嚷闹起来，她叫喊的声音好像晒干的豆子从口袋裂缝流到地上去的时候一样。

恺撒也在这里凑热闹。他说，雷翁那图容忍这个“异教徒”在他的屋里，这乃是一件难以索解的事情。因为世间顽童所有不良的行为，这个雅可波[6]没有一件做不出来。最近，那只生病的老看家狗发家奴，才被他一块石头打断了腿，马厩上头的燕子窠也是他拆毁的。大家都知道，他最爱玩的事情，就是把蝴蝶的翅膀扯下来，看它痛苦来自己取乐。

雅可波躲在师傅身边，不肯离开一步。他的惊惧的眼光盯住他的那些敌人，像一只被猎犬追急的幼狼。他的清秀而苍白的面孔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哭，但当他望着雷翁那图时，他的凶恶的眼睛却含有一种腼腆的祈求神气。

马土邻娜咒骂着，要求雷翁那图把这个魔鬼种子结结实实敲打一顿，不然他要搅乱得大家都活不下去的。

“不要闹，不要闹！看上帝的面子闭起你们的嘴。”雷翁那图喊，他的面孔显出畏怯神气，他在这七嘴八舌纷纷嚷闹面前简直无法应付。

恺撒笑了，他幸灾乐祸地放低声音说：

“看到这种情景，就要使人恶心。那么无用的东西！连这么一个野孩子，他也管束不了。……”

最后，大家都嚷够了，闹够了，渐渐散去的时候，雷翁那图便喊卓梵尼来，和悦地对他说：

“卓梵尼，你还未曾见过‘最后的晚餐’。我现在就到那里去。你想跟我去吗？”

这徒弟快乐得面孔红了起来。

他们出了房子，走到那个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口泉水。雷翁那图在那里洗了脸。虽然两夜没有睡，他还是觉得新鲜而活泼的。

这天是个多雾无风的天气，有着灰白色的光，仿佛太阳经过一层水而照耀过来。这艺术家最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做他的工作。

当他们站在泉水旁边时，雅可波走到他们那里去，手里拿着一个自己用树皮做成的盒子。

“雷翁那图先生，”小孩子羞怯地说，“我有件东西送给您。……”

他小心地揭开盒盖。一只大蜘蛛蹲在盒子里面。

“我捕捉它很费一番力气，”雅可波解释说，“它爬进石头缝里去了，在那里躲了三天。它是有毒的。”

小孩子的面孔忽然紧张起来。

“看哪，它吃苍蝇的样子！”

他捕了一个苍蝇，放进盒子里去，蜘蛛一见便冲上来，用他的毛腿擒住苍蝇，苍蝇一面振动翅膀，一面哼着，愈哼声音愈细了。

“它把苍蝇全吸干了！您看！”小孩子低声说，快活得痴呆了。他的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好奇心，他的嘴唇显出微弱的笑意。

雷翁那图也弯下身子，细察这奇异的生物。

卓梵尼忽然感觉到，面前这两副面孔现出同一个表情，仿佛两人同样喜欢这种残忍的事情，虽然这小孩子和这艺术家中间有天渊差隔的。

苍蝇吃完了，雅可波小心关起盒子，说道:

“我拿去搁在您的桌子上面，师傅。您还可以再见一次的。当它同别的蜘蛛打架时，比这还更好玩些。”

小孩子要走开了，但他还站了一会，抬起祈求的眼光。他的嘴角垂落下来，抽搐着。

“师傅，”他扮起正经面孔，低声说，“请您不要恼恨我。好的，我情愿离开这里。我好久就想：我必须走开了。但不是为别人的缘故，而是为您的缘故。别人说什么话，我都不管的。我知道，我在这里连累了您。唯有您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同我一样坏。他们还会佯装，这我是不会的。我走了，我一个人过活去。那就好些了。可是，宽恕我吧，我请您，虽然……”

小孩子的长睫毛闪耀着泪珠。他垂下头来，更放低声音，再说:

“请宽恕我，雷翁那图先生！……这个盒子，我给您放在桌子上去。您留下它当作纪念物。这蜘蛛可以活得很久的。我要去对亚斯特罗说，请他喂养它……”

雷翁那图拿手放在小孩子头上。

“你要到哪里去呢，小弟弟？仍旧在这里住吧！马可就要宽恕你的，我也不恼恨你。去吧，以后留心一点，不要再做什么坏事了！”

雅可波望着他，不作一声，睁大了两颗疑惑不解的眼睛，没有表示一点感谢，只显出惊异，甚至恐怖。

雷翁那图用一种善意的温和的微笑，回答这小孩子的眼光，温柔地抚摸小孩子的头，好像他猜透了那个永久的秘密，天性上是恶的然而在一切恶事中又是无罪的一颗心的秘密。

“时候不早了，”师傅说，“走吧，卓梵尼！”

他们出了小门，沿着那两旁尽是人家花园、菜园和葡萄园围墙的没有行人的街道，走向圣玛丽亚修道院去。

贝尔特拉非奥近来很苦闷，因为他无力缴纳那说好了的每月六个弗罗璘的束脩给他的师傅。他的叔叔同他决裂了，不再给他一个钱了。卓梵尼向本涅德托修士借了点钱，缴纳两个月的束脩。这修士没有更多的积蓄，他把最后一个钱都给他从前的徒弟了。

卓梵尼要向师傅道歉。

“师傅，”他开始说，很难为情地，脸都红了，他的话吞吞吐吐说不出来，“今天是十四日了，照我们讲定的话，我应当在每月十日缴纳束脩。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只有三个弗罗璘。您或者准我迟缴几天，我要想法弄钱去。梅鲁拉答应过我，要拿些什么东西给我抄写……”

雷翁那图睁开惊异的眼睛看他。

“你说的什么话，卓梵尼？但愿上帝保佑你！你说起这类事情，自己不害羞吗？”

徒弟的狼狈面孔，他穿的那双破布钉补的鞋子和那套破旧不堪的衣服，都明白告诉雷翁那图说：卓梵尼是十分穷困的。

雷翁那图皱起额头，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过了一会，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摸摸口袋，掏出一块银子，说道：

“我请你做件事情，卓梵尼。等一会有空时，请你到街上去，替我买二十刀蓝图画纸、一捆红粉笔和几支鼬鼠毛笔。一点钱请你拿去。”

“这是一个杜卡。那些东西有十个索独就够了。余下的，我带回来……”

“你用不着拿还我。以后再说。请你不要再同我谈起钱的事情了。你听到吗？”

他掉过头去，指示朝雾中那些落叶松树的若隐若现的轮廓给徒弟看。那条笔直的“大运河”两岸都栽这种树，一直延长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雷翁那图说：

“你注意到吗，卓梵尼，树的绿叶在薄雾中呈现天蓝色，在浓雾中则呈现灰白色？”

以后他还说了些意见，关于天上的云夏天映在有叶的树上和冬天映在光秃的树上时造成的种种不同的阴影。然后他再掉转头来向他的徒弟说道：

“我知道很清楚，为什么你拿我当作一个悭吝的人。我敢打赌，我猜得很对。当初我们商议每月束脩时，你一定注意到，我如何详细问

你，如何把一切都记下来了：缴多少钱，每月哪一日缴，以及谁给你的钱等等。可是，你应当知道，这是我的一种习惯，一定是从我的父亲彼特罗·达·芬奇传下来的，他是位公证人，是世界上最谨慎和最有理性的人。这种习惯对我没有用处。信我的话吧，有好多次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我如此留意琐细的事情。我能够一丝不错地告诉你：安得烈那顶新帽子，羽毛费了我多少钱，丝绒又费了我多少钱。可是其他好几千杜卡花到什么地方去，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卓梵尼，你以后不要再留意我这愚蠢的习惯了。以后你要用钱时，尽管对我说，并相信我，我会给你的，如同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

雷翁那图望着他，带着这样一种微笑，使得徒弟心里立刻轻松而愉快起来。

以后他叫卓梵尼注意看一株低矮桑树的奇异姿态。这树生在他们经过的一个花园里。他连带说出一种见解，以为不仅每株树，而且每片叶子，都有各自的特异的形态，无论何时何地找不到相同的，如同各人面貌一样。

卓梵尼觉得，雷翁那图谈起树叶时，用着刚才谈起徒弟贫困时一样关切的神气；觉得，对于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东西的这种关心，才使得师傅获得那么敏锐的眼光，好像通灵者一般。

底下肥沃的平原上，多米尼会的圣玛丽亚修道院从暗绿色的桑树背后显露出来。这是少年布拉曼特[7]建筑的，一座淡红色的砖墙屋子，带着帐幕形的伦巴底式圆顶和黏土烧成的装潢物，高耸在这白云满布的天空之下，十分有趣。

他们走进这修道院的大膳堂去。

这是一间素朴的长条形的厅堂，墙壁刷得雪白，一条条暗色的梁从这端直长到那端去。厅内发出温暖的潮气、香烟以及素菜等的气味。近门一头狭面墙边，放着院长的小饭桌。小饭桌前面两旁则是众修士的狭长的饭桌。

寂静得很，连一个苍蝇在生尘的黄玻璃窗上嗡嗡的声音也听得见。院里厨房人声以及铁锅铁镬相击声直响到这里来。

膳堂那一端，即是同院长饭桌相对的另一面狭墙，有灰色的粗麻布遮盖着，前面搭了一个木头架子。

卓梵尼猜想，师傅画了十二年还未曾画好的那幅“最后的晚餐”一定是在那麻布后面。

雷翁那图爬上木架，揭开一个木板箱子。他的底稿、纸张、画笔和颜料都放在那里面。他从那里取出一本破烂的拉丁文小书，书中有好多眉批和夹注。他拿这书给徒弟，说道：

“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接着他就把麻布幕揭开了。

卓梵尼举目看时，起初他不信面前是一幅壁画，而以为是真实的充满空气的长厅堂，是这间膳堂的延续，仿佛揭开布幕便看见另一间膳堂似的。这间膳堂天花板底横梁和纵梁也通到那间膳堂去，直到那边尽头处。这边早晨阳光同那边蓝色锡安山上面寂静的黄昏融和起来。锡安山风景，人们经过第二膳堂后面三个窗户可以看到。那间膳堂差不多同这间修士膳堂一样素朴，但挂有毛毡，显得更舒适些和更神秘些。那里的长饭桌也同这里修士吃饭时用的真实桌子一样，上面

铺着同样的桌布，也有细长的条纹，四角也打了结，还可看见四方形的尚未展平的折痕，好像还是潮湿的刚从衣橱拿出来的一般。桌上摆的是同样的杯子、盘子、刀子和玻璃酒瓶。

卓梵尼读《福音书》：

>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那时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了。……耶稣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问问看，主是指谁说的。”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卓梵尼抬头望那图画。

使徒的面貌画得那么生动，卓梵尼以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和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心给世间最难解的和最可怖的事情所震撼了，给罪孽的诞生所震撼了。一个神要由此罪孽而死去的。

犹大、约翰和彼得三个人的姿态，尤其给卓梵尼以深刻的印象。犹大的头还未曾画上去，他的稍微向后仰的身躯也只画了一个轮廓，他的手指现出痉挛的样子，紧紧抓住那个钱袋。由于一种仓促的动作，他碰翻了盐缸，盐从缸里倾了出来。

彼得勃然大怒，在他身后跳了起来，右手握着一把刀，左手搭在约翰肩头上，好像他要问这主所宠爱的门徒：“谁是卖主的人？”他的气愤愤的银样的白头，发出火般的热烈，现出那般的急躁，如同后来他了解救主的受难和死是不可免的事情而呼喊“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一样。

约翰则靠近基督身边坐着。他的丝一般柔软的、上面光滑、下面卷曲的头发，他的好像要瞌睡样子的低垂的眼皮，他的谦逊地合拢起来的双手，他的椭圆形的面孔。这一切表现出天空一般地安静和明亮。所有门徒当中唯有他不痛苦，不害怕，不气愤。在他就实现了主的那两句话，即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卓梵尼看着并想着。

“雷翁那图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还有疑惑，甚至还相信那些诬蔑的话！一个人画这样一幅图画，能够是无神者吗？哦，世上还有谁能比他更加同基督接近吗！……”

画师轻轻画了几笔，便完成了约翰的面孔。然后他从箱里拿出一块木炭，打算在空下的耶稣头部打一个底稿。

可是打不成功。……

他在耶稣头部面前思索十年之久了，可是他连初步底稿，至今都画不成功。

今天，画师在这幅壁画上光滑的空白地方，仍旧感觉惶惑和无力，这地方应当出现救主面容的，然而至今尚未现出。

他丢开木炭，用海绵揩掉刚才画上的轻轻几笔炭痕，然后就坐在图画面前，沉浸于深思里面，他往往这样坐着几点钟长久。

卓梵尼攀上木架，轻手轻脚走到师傅身边。他看见雷翁那图扮着一副郁郁不乐的面孔，好像突然变老了似的，一种顽强而紧张的思索神气，几乎可说在失望中的神气，表现在他的面孔上面。当画师碰到徒弟的眼光时，就和悦地问他说：

“你觉得这画怎样，我的朋友？”

“师傅，我能说什么话呢？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顶顶杰出的图画。除了您没有别人画得出来的。但我最好是不说什么话。我也不能说什么话……”

他说话的声音颤抖起来，像在流着眼泪。以后他又低低地几乎畏怯地添加几句说：

“不过有一点，我还在思索着，还不了解。犹大的面貌将怎样画呢，在这一切面貌中间？”

画师从箱里取出一块纸头，上面是一幅底稿，拿给徒弟看。

这是一幅可怕的，然而不是讨厌的，甚至不是凶恶的面孔。面上充满了无限烦恼和认识的苦味。

卓梵尼拿这来比较约翰的面貌。

“是的，”他低声说，“这面孔正是他，正是‘撒旦进入他的心’这句话所指的人。也许他知道得比谁都多些。但那句话，他是不接受的，即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自己却愿离众独行……”

此时恺撒走进膳堂来，背后跟着一个穿宫廷伙夫服装的人。

“我们终于寻到你了！”恺撒喊，“我们到处都找过了。……公爵夫人为了一件重大事情，派人来这儿，师傅。”

“大人高兴到宫内走一趟吗？”伙夫恭恭敬敬地接着说。

“有什么事情？”

“一件不幸事情，雷翁那图大人！浴室水管不灵了。早晨水管还是好好的，可是当娘娘刚坐到浴盆里，侍女将换下来的衣服拿到隔壁房子去时，热水龙头忽然损坏了，娘娘无法关闭。好在她还来得及从浴盆跳出来，不然她要在里面烫熟了。她起来大发脾气。内廷总管俺布罗曹·费拉里忙赔不是，但他声明，他早已多次通知大人这水管有毛病了……”

“蠢东西！”雷翁那图回答，“你看见我正在忙着画画吗？去找左罗亚斯特罗吧，他在半个钟头之内就会给你弄好的。”

“办不到的，大人。您不同我一道，我是不敢回去的……”

雷翁那图还要继续他的工作，再不理会这人怎么说。可是当他向那画耶稣头的空白地方再看一眼时，他便气愤地皱起了额头，做一个失望的手势，仿佛他突然明白这回仍旧是什么都画不出来的，于是锁起那口箱子，从木架上爬下来。

“好吧，就走吧！总归是一样的。你到宫内大院接我去，卓梵尼！恺撒会带你去的。我在‘巨像’旁边等候你。”

“巨像”就是过世公爵弗郎西斯果·司伏萨[8]的雕像。

足使卓梵尼惊异的，便是师傅扬长而去，也不再看一眼他的“最后的晚餐”，好像他高兴得到一个借口，可以抛弃他的工作了。他跟着火夫前去，为的去修理公爵夫人浴盆的热水管子……

“怎样？你还看得不够吗？”现在恺撒转脸对贝尔特拉非奥说，“这画确是十分神妙的，只要人们还未曾正确明白它的内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不愿意使你失望。也许你自己将来可以明白。暂时还是让你快活一下……”

“我请求你，恺撒，把你所想的话通通告诉我，不要卖什么关子。”

“好的。但你以后可不要责怪我，说我公然把实话告诉你。凡是你要反驳我的，我都预先知道了，我将不回驳你。不错，这幅画是伟大的作品。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熟悉解剖学、透视学以及光暗法则。这画哪能不成为伟大作品呢？自然界一切东西他都表现出来了，甚至面孔上每条最细的皱纹，台布上每个折痕。可是这里头缺少一样，就是活的精神。这幅画上没有神，而且永远不会有神到那上面去。一切都是死的，在内心上一切都是死的。卓梵尼，你试仔细看看这些几何学的对称，这些三角形。你看上面那两个观照的三角形和那两个行动的三角形，基督则在正中央。右边一个观照的三角形：约翰是全善，犹大是全恶，彼得是善恶的判断，是正义。再右一个行动的三角形：安得烈、小雅各和巴多罗买。左边又是一个观照的三角形：腓力是爱，大雅各是信，多马是理性。再左又是一个行动的三角形：马太、达太和奋锐党的西门。这是拿几何学代替灵感，像数学代替

美！一切都是思考出来的，计算出来，用天平称过的，用圆规量过的，一切都安排得合乎理智，直合到使人厌烦的程度。在神圣外表之下，这里埋藏着亵神的思想。”

“哦，恺撒！”卓梵尼回答，带点责备口气，“你不大了解师傅！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恨他？”

“你有点了解他吗？你有点爱他吗？”恺撒问，带着恶毒的微笑，同时匆匆看了他一眼。恺撒的眼睛里发出如此难料的怨恨，使得卓梵尼不由己意地低下头来。

“你的评判是不公平的，恺撒，”停了一会他接着说，“这幅画还未曾画好。基督自己还未曾画上去。”

“基督未曾画上去！你相信吗，卓梵尼，基督会有一天画上去？我们等着看吧！但是你记着我的话：雷翁那图先生永远不会画成功他的‘最后的晚餐’的，他画不出基督，也画不出犹大。因为，我的朋友，你知道：靠数学，靠知识，靠经验，虽然能够做出好多事情，却不能做到一切事情。这里是需要别的东西的。这里是个界限，他连同他的一切科学，永远超不过这个界限去！”

他们离开了修道院，走向宫殿去——“卓维亚门宫殿”去。

“至少有一点你是想错了的，恺撒！”贝尔特拉非奥说，“犹大已经画好了。”

“什么？画在哪里？”

“我亲眼看过的。”

“什么时候？”

“刚才，在修道院里。他拿他的草稿给我看。”

“给你看？哦，哦！”

恺撒拿眼睛望着他，慢慢地问，几乎不能自制的样子：

“好的。那么，画得好吗？”

卓梵尼一声不响，点一点头。恺撒从此在路上就不说一句话了。他深深地沉浸在默想之中。

他们到了宫门，就跨过吊桥，走进南墙塔去，所谓“菲拉勒特塔”。这塔各方面都有深的壕沟围绕着。塔内阴暗而郁闷，发出面包和大粪气味，如同一个兵营。佣兵们喧哗、调笑和咒骂，在那穹隆天盖之下起了回声。

恺撒有一张通行证。卓梵尼是个陌生的人，被人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了一会，他的名字也被人记在警卫册子上面。

他们跨过第二道吊桥，那里再经过一次详细检查，然后走到空旷无人的宫殿内院，即是演武场。他们前面，在所谓“死壕沟”上面，黯然耸立着那个蓬拿狄萨伏依雉堞塔。右边是大礼堂的进口，左边则是通到宫殿内外人不能涉足的部分，所谓“罗克阕堡垒”，一个真正的老鹰窠。

广场中央有一个木头架子，木架周围有一些小架子、一些木片和仓促筑成的篱笆。这些木头都因为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了，这里或那

里现出了黄灰色的斑点。

一个黏土塑的骑马人像，足有十二英寸高，耸立在这木架和篱笆上面。这便是所谓“巨像”，雷翁那图的一个作品。

那只大马是暗绿色黏土塑的，后脚直立，耸向多云的天空，一个军人被践踏在马蹄底下，威风凛凛的骑马人则高擎着公爵权杖。

那就是那个有名的佣兵大头领，弗郎西斯果·司伏萨，一个流氓，他拿自己的血去换钱用，一半是军人，一半是强盗。他是罗曼雅贫农的子孙，从民间下层向上爬，猛如狮子，狡似狐狸，用了他的罪行、功业和聪明夺得最高权力，死时已经是米兰国的公爵了。

苍白色的带潮湿的阳光，投射在这“巨像”上面。

卓梵尼从那双下颏的皱纹，从那充满了掠夺欲的吓人的眼睛，看出了那饱满的野兽的慈善的安逸。但在塑像脚下，有两行铭文，是雷翁那图亲手刻在柔软的黏土上面的：

Expectant animi molemque futuram

Suscipiunt; fluat aes; vox erit: Ecce Deus!

最后二字“Ecce Deus！——看哪这个神！”给了卓梵尼以极深刻的印象。

“一个神！”卓梵尼心里想道，一面注视这黏土“巨像”和这被牺牲的人，在胜利者，在这残暴的司伏萨的骏马铁蹄底下。他不禁回想到圣玛丽亚修道院那个平静的膳堂，那个蓝色的锡安山，约翰那个美丽

的面庞和那位神的平静的最后晚餐。在这位神底下写着另外两个字：“Ecce homo！——看哪这个人！”[9]

此时雷翁那图走向卓梵尼身边来了。

“我的工作做完了。走吧！不然，他们又要把我拉回宫里去的。我相信，我嗅到了厨房饭菜的味道。我们须得趁他们没有觉察的时候，就溜走了。”

卓梵尼站着，低头无语。他的面容苍白了。

“对不起，师傅！……我正在沉思，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够同时塑这‘巨像’，又画那‘最后的晚餐’？”

雷翁那图望着他，带着善意的惊讶神态。

“你为什么不明白这个呢？”

“哦，雷翁那图师傅！您没有看出来吗？这却是不可能的，您同时……”

“恰好相反，卓梵尼。我觉得这两件作品是互相激发的。我画‘最后的晚餐’时的最好思想，恰是当我塑‘巨像’时候得到的。反之，我在修道院做工，也喜欢想到这座纪念像。这是一对孪生的作品。我同时开始这两件作品，我希望也能同时成功。”

“同时吗，这个人和基督？不，师傅，这是做不到的！……”贝尔特拉非奥喊。他不能把他的思想更明白地表示出来，但他感到他的心在一种难忍的分裂之下痛苦着，于是他重复一句说：

“这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做不到呢？”师傅问他。

卓梵尼正待回答，但当他碰到雷翁那图的安静而惊讶的眼光时候，他就懂得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懂得雷翁那图不会了解他了。

“当我看见‘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贝尔特拉非奥心里想，“我仿佛觉得，我了解雷翁那图师傅了。但是现在我又一点不明白他。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这两个人中，他的心究竟对着哪一个喊‘看哪这个神’呢？或者恺撒的话是对的？上帝果真没有住在雷翁那图心里吗？”

晚上，屋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卓梵尼因为睡不着，就走出院子去，坐在前面台阶旁边葡萄架底下的一只板凳上面。

院子成四方形，中央有一口泉水。卓梵尼背墙坐着，面对着马厩。左边是一堵石墙，有个小门开向那个通到维塞里拿门去的大街。右边是一个小花园的墙壁，一个门永远锁着。在这小花园里只有一幢屋子，除了亚斯特罗外，雷翁那图不让任何人进那里面去。雷翁那图自己时常单独一个人在那里面工作。

夜是寂静、温暖而潮湿的。淡弱的月光，透过闷热的云雾照射过来。

忽然，通到大街去的那个关闭的小门有人敲着。

楼下一个窗板打开了，有人探头出去，问道：

“嘉山德拉小姐，是您吗？”

“是的，请你开门！”

亚斯特罗从屋里走出来，开门。

一个女人穿着白衣裳，走进院子，在月光底下，白衣裳变成淡绿色，像烟雾一般。

起初那两个人只在小门旁边谈话，后来他们从卓梵尼身边走过，却没有发现他。屋檐和葡萄藤的黑影遮住了他。

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泉水的矮栏上。

她有一副奇异的面容，冷淡而僵硬，好像古代的雕像。她的额头是低的，眉毛是直的，下颚很小，眼睛是透明的，琥珀一般黄的。但卓梵尼觉得最触目的，还是她的头发。这头发干燥、卷曲而轻飘，仿佛有它自己的生命。像梅杜莎[10]的蛇一般，它围着这姑娘的头，构成一个黑光轮，使得面容显得更苍白，嘴唇更红，那对黄眼睛更加透明。

“你听人说过安哲罗修士了吗，亚斯特罗？”年轻的姑娘问。

“自然听过的，嘉山德拉小姐。据说，教皇委派他去铲除一切邪术和异端。只要听见人谈起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甫大人，人们便要毛骨悚然起来的。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落在他们手里！您要当心哪！而且要警告您的姨母！……”

“她并不是我的姨母。”

“就算不是您的姨母，那么总是一样的，我说的是细东尼亚太太，您就住在她的家里。”

“你也许以为我们都是巫姑吗，铁匠？”

“我没有这个念头。雷翁那图师傅给我解释，给我证明得很清楚，说世上简直没有什么巫术，而且照自然法则看来，也是不会有的。雷翁那图师傅什么都知道，什么也不相信。……”

“什么也不相信吗？”嘉山德拉小姐反问说，“他也不相信魔鬼吗？也不相信上帝吗？”

“不要开玩笑！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并没有开玩笑。但是你知道，发生过何等奇怪的事情吗？有人告诉我，说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甫大人，在一个重要的无神论者家里搜到这人同魔鬼协定的一份契约，约中，这人答应，要借助于伦理学和一切自然法则，来否认巫术的存在和魔鬼的权力，为的是借此去巩固并发展地上的魔鬼国。所以现在人这样说：巫术是异端，但不相信巫术则是双料的异端。所以，你要当心哪，铁匠，你不要卖师呀，不要告诉别人说师傅不相信什么巫术呀。”

左罗亚斯特罗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忠告，起初十分狼狈，后来他提出一些反驳，并设法替雷翁那图辩护。可是那个姑娘打断他的话：

“你们的飞行机器做得怎么样了？不久就可做好吗？”

铁匠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做好吗？早得很！我们须得从头做起哩！”

“啊哈，亚斯特罗，亚斯特罗！你也相信这种胡闹事情吗？你还不明白，这一切机器都只为将真事隐瞒起来的吗？我确信，雷翁那图先

生早就能够飞的。……”

“飞什么？”

“飞得同我一般呀！”

他沉思地望着她。

“您大概是做梦时候飞的，嘉山德拉小姐？”

“别人怎能看见我飞呢？你完全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情吗？”

铁匠摸不着头脑，急得乱搔耳朵背后的头发。

“哦，我完全忘记了，”小姑娘含着讽刺的微笑，继续说，“你们这里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不相信什么奇迹的。你们只晓得你们的机械学。”

“让魔鬼拿去吧，什么机械学！我全身淹没在机械学里面，直到这上头。”铁匠回答并指着他的颈项。

然后，他合起双手恳求，喊道：

“嘉山德拉小姐，您知道，您是可以信托我的。倘若我多话，泄露出去，那我只有倒霉。天晓得，安哲罗修士有一天也会把我们抓去的！请您好心告诉我！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告诉我！……”

“你要我说什么事情？”

“您是怎样飞的？”

“您要知道这个吗？不，我不说。知道太多，人是容易老的。”

她不响了。然后她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久，接着低声又说：

“何必我说很多的话呢？事情不在说呀，是在做呀。”

“那么怎么样做呢？”他问道。他的面孔苍白了，声音颤抖了。

“先要知道一句咒语，然后再用一种油膏涂抹身体。”

“您有这种油膏吗？”

“有。”

“您也知道那句咒语吗？”

她只点一点头。

“那时我也能够飞吗？”

“试一试看。那时你就知道，我的方法是比你们的机械学更加可靠的。”

铁匠的那只独眼发出了非非妙想的贪欲的火焰。

“嘉山德拉小姐，请把您的油膏给我！”

她轻微地笑起来，笑得很奇怪。

“你是个怪异的人，亚斯特罗。刚才你还说什么秘密法术都是胡说，现在你自己忽然相信起来了！”

亚斯特罗低下头来，现出厌烦和执拗的神态。

“我想试一试看。只要达到我的目的，只要我能飞，那么是靠奇迹还是靠机械学，我都不在乎的。我等不得了！”

那个姑娘把手搁在他的肩膀上。

“上帝在上，你这样着急我也很难过。若是你最近还飞不起来，谁知道，也许你真要发疯了……好，就这样吧，我给你油膏并告诉你那句咒语。但是，亚斯特罗，我求你的事，你也须替我做。”

“我做的，嘉山德拉小姐。什么事我都做的。您说吧！”

那个姑娘手指着小花园围墙背后那个在月光底下闪烁着的潮湿的屋顶。

“让我进那里面去吧！”

亚斯特罗皱起了面孔，摇摇头。

“不！不行。您无论要什么都行，但这件事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我答应了师傅，不让一个人进去的。”

“但你自己进去过？”

“不错。”

“里面有什么？”

没有什么秘密。真的，嘉山德拉小姐，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是机器、机关、书籍、写本，还有奇异的花草、禽兽、昆虫。这些是旅客们从远方带来给师傅的。此外还有一株有毒的树。……”

“什么——有毒的？……”

“是的，做实验用。他在树上安了毒药，为的研究毒药对于植物的影响。”

“请你告诉我，亚斯特罗，详详细细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树的事情。”

“这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当春天开始，液汁升起来时，他在树干上钻一个洞，直钻到树中心，然后用一根空心的长针，将一种液体注射进去。”

“真是奇怪的实验！这是一株什么树呢？”

“一株桃树。”

“好，那么毒药也达到果子里面吗？”

“也许是的，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才会知道。”

“有毒没有毒，外面看得出来吗？”

“不，看不出来的。所以他才不让一个人进花园里去，怕人们给这美丽的果子诱惑了，采去吃，就中毒死了。”

“你带着钥匙吗？”

“钥匙就在我的身上。”

“把钥匙给我，亚斯特罗！”

“什么话，您说什么话，嘉山德拉小姐！我在他面前，发了很重的誓。……”

“把钥匙给我！”嘉山德拉再说一遍，“那么我就设法使你今晚就飞起来。听到吗？今晚！你看油膏在这里！”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瓶，拿给他看，瓶里装满了一种深暗色的液体，在月亮底下闪烁有光。然后她拿面孔挨近他，用谄媚的声音低低对他说：

“你害怕什么，蠢头？你自己说过，里面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迅速跑进去，一切东西都看一遍。……好吧，拿钥匙给我！”

“不要纠缠！”他回答，“我不放您进去的。您的油膏我不要用。你滚！”

“懦种！”姑娘鄙蔑地说，“你本来可以知道秘密的，但你没有胆子。现在我看出来，他确是一个巫士，他欺骗你，把你当作小孩子。”

他不响，忧郁地，面孔转向别处去。

她又靠近他的身边。

“好的，亚斯特罗，你不可以……我不要进花园里去。你只把门开一下，让我在外面看看。……”

“那么您不走进去？”

“不！你只开开门，让我看看。”

他掏出钥匙，开了门。

卓梵尼悄悄站起来，看见围墙环绕的小花园深处有一株平常的桃树。但在灰白色烟雾中，绿色的浑浊的月光底下，这桃树对他现出了神秘的，像鬼怪一般的姿态。

那个姑娘站在小花园门限上，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圆睁双眼向内观看。后来，她向前踏了一步，要走进去，可是铁匠把她拉回来。

她抗拒着，脱开他的臂膀，像一条蛇。

但他把她推到旁边去，推得很猛，使她几乎跌倒了。她立刻站稳了脚步，双眼盯住他。她的死人一般的苍白面孔此时怒冲冲的，十分可怕。此时她真像一个巫姑。

铁匠锁好了园门，走回屋里去，没有向嘉山德拉小姐告别。

她的眼睛追随铁匠的背影。以后她急步从卓梵尼身边走过去，溜出了那个临街小门，走向维塞里拿门去了。

院子又寂静起来了。雾愈来愈加浓厚了。一切都遮盖在、消失在浓雾之中。

卓梵尼闭起了眼睛。像做梦一般，他看见这株吓人的树竖立在自己面前，树上结着有毒的果子，潮湿的叶上凝着沉重的露珠，在绿色的浑浊的月光底下。于是他想起了《圣经》的话：

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

[1] 伊卡鲁士Icarus——希腊神话人物，他的父亲是个巧匠，替克列底国王米诺士建筑迷宫，后来父子被囚在迷宫之内时，便用蜡粘鸟羽缚在身上飞走了。伊卡鲁士飞得太高，太阳熔化了蜡，羽毛脱落，掉入海中淹死了。

[2] 从烟囱里飞出去——做魔鬼门徒的意思，因为相传那些巫师赴“群巫大会”时，是从烟囱飞出去的。

[3] 齐克洛卜Zyklop，希腊神话中的独眼怪。

[4] 弗罗璘Florin，意文fiorino——一种金币名，一二五二年始铸于佛罗伦萨，价值和杜卡（Dukaten，意文Ducato）差不多。但后来当作计算单位，有作杜卡之三分之一者，即等于三十三索独又三分之一。

[5] 芬浓其菜——一种茴香。

[6] 雅可波Jacopo——据雷翁那图笔记，雅可波是一四九〇年来他家的，那时十岁；此时当然不止十岁了。

[7] 布拉曼特Donato d'gnolo Bramante，一四四四——一五一四。

[8] 弗郎西斯果·司伏萨Francisco Sforza，一四〇一——一四六六。他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佣兵头领，无论哪个国家要打仗，只需用钱雇他，他便带了部下替你出力，不打仗的时候则过强盗的生活。弗郎西斯果继他父亲地位，势力更加雄厚，战无不胜，人们称他作“战争之父”。后来他娶了米兰公爵维士孔啻家菲力浦·马利亚的女儿。一四四七年，米兰和威尼斯战争时，公爵死了，司伏萨带了部下佣兵打败威尼斯军队，立刻就与威尼斯媾和，回军米兰自己做起公爵（一四五〇年）。

[9] “看哪这个人！”——耶稣被兵丁戴上荆棘冠冕，穿上紫袍时，罗马巡抚彼拉多对众人说的一句话，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以后图绘耶稣的像，底下常写这一句话。

[10] 梅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女怪果贡三姊妹之一，她的一根根头发都是活蛇，她的眼睛最危险，谁被她看见了，谁都要化成石头。

第三章　有毒的果子

公爵夫人贝特丽采每逢星期五总要洗她的头，而且把头发染成金色。染色之后，头发须得让太阳晒干。

为这目的，人们在屋顶上设立一些平台，周围用栏杆围着。

现在，公爵夫人就坐在宏丽的司伏萨别宫屋顶上这样一个平台上面，忍受如火的阳光的晒炙。这样的天气，连乡下看牛的人都要带着他们的牛去找寻阴凉地方的。

她穿一件白绸制的没有袖子的宽大衣服，头戴一顶阔草帽，为的不让太阳晒在面孔上。染成金色的头发从帽顶一个圆孔里露出来，披散在宽阔的帽檐上面。一个黄面孔的捷尔克塞女奴，用着那缚在一根棍子上的海绵沾湿公爵夫人的头发；一个细长眼睛的鞑靼女人则拿象牙梳子在头发上梳着。

这金色染料，乃是用五月间胡桃根液汁、番红花、牛胆汁、燕子粪、龙涎草、熊爪灰和蜥蜴脂肪等调制出来的。

在公爵夫人自己监督之下，此时，她旁边三角架上面，有一个长嘴的蒸馏器，像那些炼金术士所用的，正在那给阳光照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火焰上面沸腾着。蒸馏器里是淡红色的豆蔻水，其中夹着贵重的麝香、特拉刚树胶和当归。

两个女仆满身大汗。公爵夫人那只哈巴狗在这炽热的屋顶上也很不舒服，它喘息着对公爵夫人眨眼，含有责怪的意思，一面垂着它的舌头。当那伶俐的猴子同它开玩笑的时候，它也不像往常那样狺狺叫

着。猴子在这炎热当中是很舒服的。那个小黑奴也是如此，他此时正擎着一面四周镶有珍珠和螺钿的镜子。

贝特丽采虽然总在努力扮起严肃的面孔，举动也尽量的庄重，以求适合她的身份。人们仍然难得相信，她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已经结婚了三年，而且生过两个小孩子了。她的同小孩子一般丰满而微带褐色的面颊，她的圆圆的下巴之下几条无邪的皱纹绕着那个疲弱的颈项，她的像赌气般翘起的和紧闭的厚嘴唇，以及那瘦削的双肩、平坦的胸部、粗拙的急剧的几乎同男孩子一样的动作，使人觉得她是个娇生惯养的执拗而自负的女学生。虽然如此，她那双冰一般明亮的褐色眼睛仍然露出足智多谋的神气。那时代最聪明的政治家威尼斯[1]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有一次在一封秘密报告中，告诉威尼斯政府说：这个小姑娘是政治界中一块坚硬的石头，比她的丈夫罗督维科公爵还要厉害，公爵什么事情都听老婆的话，而占得很多的便宜。

那只哈巴狗忽然狂吠起来。

一个穿着寡妇黑衣的老太婆，喘息着，呻吟着，从那联结屋顶与藏衣室的梯子走了上来。她一手捏着念珠，一手扶着拐杖。她的布满皱纹的面孔，足够令人见而生畏，倘若没有一个表示好意的微笑和一双像老鼠般眨动不停的眼睛来打破这个印象的话。

“唔，唔，唔！年纪大了真不惬意。……我几乎爬不上来了。但愿上帝赐您幸福，娘娘！”

她用着奴婢般的谦卑神态，从地下拿起公爵夫人梳妆衣服的叉角，放在嘴唇上吻着。

“哦，细东尼亚太太，那话儿弄好了吗？”

老太婆从她的囊里拿出一个细心包裹着和塞着的小瓶子，瓶里装的是一种稍带白色的浑浊的液体。这是驴奶和山羊奶，同野缬草、天门冬根和白百合花球根调和起来的。

“本来哩，还须在热马粪里放一天两天，但是算了吧，我想这样已经可以了。但您拿来洗的时候，应当先用一块毛布滤过。您拿白面包屑沾着这水，在面孔上擦，每次擦上足够念三遍《信经》的时间。擦五个礼拜后，包您脸上褐色通通退掉。这水也是可以医治小疮的。”

“听我说，老太婆，”贝特丽采说，“你这药水里面又放了些巫术上惯用的讨厌的东西，像你不久以前给我的去痣毛油内的一样吗？譬如，蛇油戴胜血，在锅里烤焦的蛤蟆灰？若是有的话，赶快告诉我！”

“没有，没有，娘娘！别人胡说八道的话，请您不要听。我做事情都是很老实的，不敢瞒骗。因此大家都喜欢我。但说句老实话，这类讨厌东西有时也是免不了的。那位高贵的安哲里佳太太，打个比吧，去年夏天都是拿狗尿洗头，为的不使头发脱掉。她还为这事情感谢上帝哩，因为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的。”

说完，她弯下腰，在公爵夫人耳朵边报告些本城最近的新闻：盐业公会总理的夫人，那位年轻的菲丽贝塔太太瞒骗了她的丈夫，去同一个新来的西班牙骑士偷情。

公爵夫人不禁笑了起来。

“哦，细东尼亚太太，你确是个有趣的婆娘。这类事情，你究竟从哪里听来的？”

“相信老太婆的话吧！我说的话都是实情实理。说到良心上的事情，我也是晓得分别轻重的。……什么年纪有什么年纪该做的事情。我们女人，年轻的时候若是没有满足我们的爱欲，那么年老之后就要懊悔的。我们要这样懊悔，以至于容易落到魔鬼的爪里去。”

“你说话活像一个神学教授，细东尼亚太太。”

“我不过是一个愚蠢的老太婆罢了，娘娘。但是我说的话确是诚心诚意说出来的。我们一生唯有一个青春。我们老了以后，鬼来理会我们呢！那时我们只好看顾灶灰里的热火。人家把我们赶到厨房去，我们在那里，只好同猫一起咕哝着，只好计算钵子和锅子的数目。年轻女人该当享福，年老婆娘该当饿死。人家这样说。长得好看但没有爱，就像做弥撒没有念经一般。同自家老公睡觉真是没有一点味儿，还不如女修士们磨镜哩！”

公爵夫人又笑了起来。

“你这个马泊六！”贝特丽采半开玩笑地点着指头恐吓她，但显然认为这闲话说得很有趣，“那位不幸的女人却是你引诱坏的。……”

“可是，娘娘，我请您不要这样说！您怎能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呢？她快活得呢喃着，像一只小鸟。她天天感谢我。‘现在，’她说，‘我才分别出来，丈夫的接吻和爱人的接吻是有何等差异的。’”

“然而罪过哩！她的良心就不责备她了吗？”

“良心吗？您看，娘娘，即使修士和神甫同我说的不一样，我仍然认为爱情上的罪过是一切罪过中最自然的。一两滴圣水就可以将这种罪过洗涤干净了。此外，即使菲丽贝塔瞒骗了她的丈夫，那也不过是

一报还一报，像人家时常说的，她做这次事情也许还不能抵偿她的丈夫自己的罪过，但至少要减轻几分她的丈夫在上帝面前的负担的。……”

“那么男人也是……”

“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一切男子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不是宁愿只有一条臂膀，而不肯只有一个老婆。”

“这话怎讲？请你再说一遍！”

老太婆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显然知道这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于是又弯腰在她耳朵旁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贝特丽采再不笑了。

她做了一个手势。女仆都回避开了。唯有那个小黑奴还留在这儿，他一句意大利话都不懂。

周围只有寂静的天空，铅灰色的，像死了一般的，在炎热的空气里面。

“也许是谣传吧，”公爵夫人终于表示她的意见，“人们爱这样胡说八道的。……”

“不是，娘娘。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别人也可以给您证实我的话。”

“那天有很多的人吗？”

“大约有一万人。巴维亚宫殿前面广场都站满了。”

“你听到什么话呢？”

“伊萨伯拉太太带了那个小弗郎西斯果走出阳台上来的时候，一切的人都挥动着手臂和帽子。好多人哭着。‘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万岁！’他们喊，‘仗·嘉黎亚左，米兰[2]国正经君主，万岁！他的继承人弗郎西斯果万岁！杀死篡位奸臣！……’”

贝特丽采沉起了面孔。

“他们喊这样的话吗？”

“还喊更难听的话哩……”

“什么？你说吧，什么话都说吧，不要害怕！”

“他们喊，娘娘，我的嘴闭不住了，他们喊：‘杀死强盗！’”

贝特丽采吓了一跳，但她立刻又镇定起来，低声地问：

“你还听到什么话呢？”

“我确实不知道，应不应该对您说……”

“说吧，快一点！我要知道一切的事情。”

“您信我的话，娘娘。那天人群中有人传说：罗督维科·伊·穆罗[3]公爵殿下，仗·嘉黎亚左的恩人和监护者，却是把他的侄儿仗·嘉黎亚左[4]监禁在巴维亚宫殿里，并且雇用刺客和侦探包围着他。以后，民众就咆哮起来，要求仗·嘉黎亚左公爵出来同民众见面。可是伊萨伯拉太太声明：公爵卧病在床……”

细东尼亚太太很神秘地又在公爵夫人耳边说了几句话。

贝特丽采起初很注意听，后来生起气来转过脸去，呼喊说：

“你发疯了吗，老巫婆？你怎敢对我说这种话！不怕我叫人从这屋顶把你推下去吗？那时乌鸦也不能把你的老骨头收拾在一处的。……”

细东尼亚没有给这话唬住。立刻贝特丽采也就安静下来了。

“我不相信这个把戏。”她说，带了探询的神气望着老太婆。

老太婆只耸一耸肩膀。

“随您的便。但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请您听我说，这事情应当这样做，”她用着奉承的声调说了下去，“用蜡做一个小人，拿一只燕子杀了，拿它的心放在小人右胸，拿它的肝放在小人左胸，再拿一根针穿过去，念几句咒语，就够了。面孔同这蜡人相像的，那个人以后就慢慢地死去。……再高明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他。……”

“住嘴！”公爵夫人打断老太婆的话，“以后不许你再说这话了。”

老太婆又谦卑地吻着那件梳妆衣服的叉角。

“娘娘，您是我的生命中的太阳，我爱您太爱得很了。这就是我的罪过。请您相信我的话，娘娘。每逢圣方济谷节日晚祷唱赞美诗的时候，我总要泪流满面，祈求上帝赐福给您。人家说我是个巫婆。但即使我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那也只是为着能够替您娘娘办事的。上帝可以证明我的话！”

好像深思的样子，她又添加几句话说：

“而且不用邪术也行的……”

公爵夫人不作一声，紧张地望着她。

“我来这里经过宫廷花园时，”细东尼亚放大胆子说下去，“看见园丁正将那些上好的桃子装在一个篮里。大概是送给仗·嘉黎亚左公爵的礼物吧？”

她停了一会，然后继续说：

“佛罗伦萨画师雷翁那图·达·芬奇的花园里，据说结了好多奇妙的桃子。可是——有毒的……”

“什么——有毒的？”

“我的侄女，嘉山德拉小姐，亲眼看见过的。”

老太婆又在公爵夫人耳边说了几句话。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一声。她的眼睛表情，仍是谁也看不出来。

她的头发此时已经晒干了。她站了起来，脱掉那件梳妆衣服，并走下楼梯到藏衣室里去。

藏衣室里立着三个大橱。第一个大橱好像教堂里装置祭衣的华丽的柜子，里面井然有序地挂着贝特丽采在这婚后三年中缝制的八十四套衣服。其中好多套绣着金，饰着宝石，以至于无须支架便能在地上直立起来。另有几套则透明得和轻飘得像蜘蛛网一般。第二个装的是鹰猎的器具和马鞍。第三个则藏着香水、香油、漱口水、油膏、白珊瑚和珍珠做的牙粉。此外还有无数盒子、瓶子、瓢壶、蒸馏器等。总

而言之，一个女性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室内还有雕刻图画的和装着铁板的箱笼等物。

当婢子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件新制的衬衣的时候，就有一阵香味从细麻衣服中间发出来，原来有几束拉文狄香草放在这些衣服中间，还有几个绸制的小袋，内中装着在阴影中枯干的溪荪花和大马色玫瑰的粉末。

贝特丽采一面穿衣服，一面同女裁缝谈论一件新衣的样式。这新衣是她的姊姊曼土亚[5]伯爵夫人，厄斯忒之伊萨伯拉刚才派快差送来的。伯爵夫人也是一位讲究时髦的贵妇。两姊妹互相竞赛装饰和豪华。贝特丽采羡慕伊萨伯拉的审美趣味，事事都要模仿她。这位米兰国公爵夫人派了一个秘密专使驻在曼土亚，那里有什么时新式样出来，她马上就可知道。

贝特丽采穿起一件衣服，这衣服的样式她特别喜欢，因为能把她的矮小身材抬高了些。衣料上有长条的绿丝绒和金绣。两个滚着灰绸带的衣袖狭窄得很，而且依照法国式样，都开了一些洞眼，所谓“窗子”，里面穿的折叠很多很窄的衬衣，就从这些“窗子”露出它那雪白的麻布颜色。一个轻飘的阔眼的金丝网，覆着那编成一条辫子的头发。一个窄边的金环围着她的头。一个小小的红宝石蝎子就嵌在这金环上面。

贝特丽采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来穿她的衣服。在这时间内，用公爵自己的话来说，一只大商船也足够装货开往印度去的。

当她忽然听到远处的角声和犬吠时，她才记起了，今天是定好的打猎的日子。因此她才赶忙起来。她衣服完全穿好出来了，还顺路去

望一望她的那些侏儒的住所。这住所被戏称为“巨人之家”，乃是模仿她的姊姊厄斯忒之伊萨伯拉[6]宫内玩偶小屋而设立的。

椅子、床铺、家具、宽阔而低矮的梯级，还有一个小祈祷室，室内一个小祭台。那个博学的侏儒雅那基就是穿着特制的大主教衣冠站在这台上做弥撒的。这一切都同侏儒的身材相称。

这个“巨人之家”内充满了喧哗、哄笑、哭啼和叫喊，种种式式的声音，有时还能令人毛骨悚然，像在马戏班或疯人院一般。因为这里，在这令人窒息的污秽的狭小地方，住着、生着、养着和死着那些猴子、鹦鹉、驼子、黑奴、呆女、卡尔米克人、丑角、小兔、侏儒以及其他的逗人发笑的人物，公爵夫人时常整天同着这些人物玩耍。

现在是要行猎去的，她不过顺便到那里面看一眼，问一问她的小黑奴那尼谟的病状。这黑奴是她不久之前从威尼斯弄来的。那尼谟的皮肤这样墨黑，据他的从前的主人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公爵夫人同他玩耍，仿佛玩着一个活的傀儡。可是这小黑奴突然生病了。他的好多人称赞的黑皮肤原来不是完全本然的，原来上面涂上了一种漆，使这皮肤显出黝黑的光泽。现在这漆渐渐消失了，这使得贝特丽采十分忧愁。昨天晚上那尼谟病势加重，人们甚至替他的生命担忧。公爵夫人听见这个消息很着急。他皮肤虽然褪色，公爵夫人还是喜欢他的。她现在命令，赶快给这小黑奴洗礼，至少免得他死时还是一个异教徒。

她走下楼梯来的时候，就碰到她所宠爱的小呆女摩尔干啻娜，一个年轻的秀丽的姑娘，但是呆得十分有趣，用贝特丽采的话说，连死人都会给她逗笑了的。

摩尔干啻娜爱偷东西。她把偷来的东西藏在一个房角里破损的地板下面的老鼠洞中，然后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若是有人和颜悦色地问她："说一句诚实话吧，你把那儿藏在什么地方？"那她就会狡猾地拉着问话人的手，引他到那个地方，把偷来的东西指给他看。若是有人喊她说"你走过这条浅水的河流吧"，那她就高高地卷起裙子，不晓得一点羞耻。有几次她的呆性发作了，她整天哭着一个小孩，而这小孩是并未存在过的，她从来未生过小孩。她闹得大家鸡犬不宁，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她关在一个堆放什物的房子里面了。

今天摩尔干啻娜正在楼梯角坐着，双手抱着膝头，均衡地摇动着，哭出了痛苦的眼泪。

贝特丽采走到她面前，抚摸她的头发。

"不要哭！心里放明白一点！"

呆女抬起她的蓝色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公爵夫人，哭得愈加悲惨。

"唔，唔，唔！我的心爱的孩子，给他们拿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上帝？他并没有得罪了谁。有了他，我才会安静，会快乐的。……"

公爵夫人走下了院子，打猎的人已经在那儿等着她。

她骑在一匹贡察加的种马场出产的褐色巴勃牡马上，姿势十分英勇，不像一个女人，倒像一个熟练骑士。她的身边围满了前驱马队、臂鹰人、调犬人、驯马人、侍童、女官等。"真是一位女人国大元帅"，穆罗公爵这样想，心里得意得很，当他走出宫殿前面有屋檐的过道上看他的夫人出发行猎的时候。

公爵夫人鞍子背后蹲着她那只猎豹，这豹身上穿了一件绣金的绘有纹章的制服。她的左手拳头上立着一只雪白的居比路种鹰，这鹰是苏丹赠送的，鹰头上那顶绿玉帽子也是苏丹送的，鹰爪上挂着种种铃子，响起来和谐好听，为的是这鹰迷失在浓雾或芦苇中时，容易寻找。

公爵夫人这日很高兴，同人家开玩笑，她要高声大笑，她要骑马奔跑。她含笑转回头来望她的丈夫。公爵此时还能够对她喊道："当心哪，你的坐马野得很！"以后，她向女官们打一个招呼，便同她们赛跑起来。起初在大路上，以后则跨过田野、运河、小丘、壕沟和篱垣。

那些调犬人不久就落在后头了。贝特丽采跑在一切人前面，她那只大獒总追随在她身边。唯有一个人能够同她并马而行，那就是骑在一匹西班牙种黑色牝马上的那个最活泼和最豪迈的女官，吕克列沙·克里威利小姐。

公爵暗中爱着这个吕克列沙小姐。现在，当他看见她和贝特丽采两人并马而行的时候，他自己糊涂起来，不知道这二人中，他最爱的是哪个。但他仍只关心他的夫人。每逢马跳壕沟时，他就闭起眼睛不忍观看，他的呼吸停滞着。

他责怪公爵夫人，不该这样蛮干。但他并不发气。他明白自己肉体上的衰弱，因此暗中对于贝特丽采的英勇，愈觉得可以夸耀。

行猎的人都消失在啻奇诺河平坦岸上的柳树和芦苇丛中去了，那里有很多野鹅和苍鹭。

公爵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秘书长，正在那里等候他，继续中断的工作。这是一位大员，驻外公使都归他管辖，他叫作巴多罗买

阿·嘉尔哥先生。

穆罗公爵坐在一个高高的靠背椅上，他的修饰得很好的白手温柔地抚摸着那剃得光光的面颊和那圆圆的下颏。

他的端正的面容表现出坦白易亲的态度，这是最狡猾的政治家所特有的。那个大鹰鼻，那副突出的，好像尖起来的，优雅地波动着的嘴唇，使人想起了他的父亲佣兵大头领弗郎西斯果·司伏萨。但据诗人所说，弗郎西斯果是狮子而兼狐狸，现在他的儿子却只继承了而且增加了狐狸的狡猾，而没有他那种狮子的勇敢。

穆罗穿一件简单的然而裁制得很好的衣服，是织有花纹的淡蓝色绸子缝的。他的头发剪成时髦的样式，梳得光光的，一根紧贴一根，覆盖着耳朵和额头，差不多到了眉毛那里，好像一头丛密的假发。他无论接待什么人，都是很有礼貌的。

“您得到详细的报告了吗，巴多罗买阿先生，关于法国大军从里昂出发的事情？”

“直至现在还没有得到报告，殿下。每天晚上总推说明天，到了明天早晨又推延到后天去了。国王整天玩着同战争不相干的事情。”

“他的情妇叫什么名字？”

“人家告诉我许多名字，因为他有许多的情妇。国王陛下是厌故喜新的。”

“您写信给贝尔曹奥梭伯爵，”公爵说，“您说我给他三万……不，那太少了，……我给他四万，……五万杜卡，再送送礼。叫他不要爱

惜钱了！我们将用金制的链子把国王从里昂拉到这儿来。而且您也懂得，巴多罗买阿，自然是我们私下说的，我们也许还要给国王陛下寄几张这儿的美人倩影去。此外，那一封信写好了吗？”

“写好了，殿下。”

“拿给我看！”

穆罗心满意足地摩擦着那双柔软的白手。每逢他布置政治阴谋蜘蛛网的时候，他的心就要感到一种熟悉的惬意的紧张，如同在做一种困难而危险的游戏一般。现在他勾引外国军队，这些“北方蛮子”到意大利来，他的良心并不谴责他，因为迫使他走这条极端道路的，乃是他的那些敌人，首先是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仗·嘉黎亚左的夫人，她是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她公然攻击他，罗督维科·伊·穆罗公爵，说他篡夺了他的侄儿的公位。她的父亲，拿波里国王亚尔丰梭，为替女儿和女婿复仇起见，拿战争来恐吓穆罗，要他退位。穆罗孤立了，此时没有办法，只好求救于法兰西国王查理第八。

“主上帝啊，你的指示是高深难测的！”公爵想，正当他的秘书长在一堆文件中寻找那封信稿的时候，“现在，我的国土、意大利以至于整个欧罗巴，都须仰求这个‘十不全’的救助了，这个登徒子，这个痴子，所谓法兰西国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我们大司伏萨的子孙，须得匍匐在他的面前，还须替他拉皮条哩。这就是政治！同狼一起生活的人，须得学狼一般嗥叫的。”

他读那封信，觉得这信写得很好，特别是这信以外还要寄五万杜卡给贝尔曹奥梭伯爵去贿赂国王陛下的心腹左右，此外还有意大利美女的迷人玉照。

“但愿上帝降福给你的背十字架的大军，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陛下！”信内有一段这样写着。“奥松尼的门户都为你开着。请莫踌躇，请你以胜利者的资格走进这些门户，你当代的汉尼拔尔[7]！意大利民众都想舐舔你的甜蜜的枷轭，他们盼望你，神所膏沐的，好像当初救主复活之后，列祖盼望他来地狱拯救一般。靠着上帝和你的有名的炮兵，你将不仅占领拿波里和西西利，还要占领苏丹领土哩。你将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将进军直到圣地，从不信上帝的撒拉森人[8]之手夺取耶路撒冷和圣陵，而使得全世界都仰望你的大名。”

一个驼背和秃头的老头子，脸上有一个长长的红鼻子，在这小办公室门外鬼鬼祟祟地向里面窥看。公爵和悦地对他微笑，并做了一个手势，要他再等一会儿。

门小心地关起来，老头儿不见了。

秘书长还要商议其他的国事，可是穆罗已经没有心思听他的话，时时望着房门了。

巴多罗买阿先生明白公爵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便结束了他的报告，走开了。

公爵小心地向周围看看，垫起脚跟，走到房门口来。

“伯尔拿图！喂，伯尔拿图！你在这儿吗？”

“在这儿，殿下。”

于是，这位宫廷诗人伯尔拿图·伯令聪尼带着神秘的谦卑的神气跳进房里来，正要跪下去吻他的主公的手。可是公爵不让他跪下。

“事情怎么样了？”

“好得很。”

“她分娩了吗？”

“昨天晚上她生了一个孩子。”

“她的身体好吗？我们要不要派医生到她那儿去？”

“她的身体好得很。”

“谢谢上帝！”

公爵画了一个十字。

“你看见那孩子吗？”

“看见的。一个同图画一般的清秀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子。他哭着，喊着。他有一头金色头发，同母亲一样，但那双小眼睛，闪着光，团团转，颜色是黑的，样子是聪明的，正是殿下的眼睛。一眼就看得出，这是龙种了！一个小赫丘利[9]神在摇篮里！采西丽亚太太快活得几乎发狂了。她叫我来请问：要叫他什么名字？”

“我早就想过了，”公爵回答，“我说，伯尔拿图，我们要叫他作恺撒。这个名字，你觉得怎样？”

“恺撒吗？这确是一个好名字，好听，又有古风。不错，不错，恺撒·司伏萨，这是一个英雄该称的名字。”

“好。男人说什么话没有？”

“那位尊贵的伯尔迦弥尼伯爵，仍是好意的，和气的，同往常一样。”

“一个好人！”公爵说，十分确信。

“一个挺好的人！”伯令聪尼附和着说，“我敢断言，他是一个具有稀有的优点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是很难得找的。若是他的风湿病不大厉害的话，他今天晚上准来赴宴，并向殿下道喜的。”

这谈话中提到的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伯爵夫人，好久以来就是穆罗的情妇了。结婚后不久，贝特丽采就打听出公爵的这个关系而大大地吃醋，并扬言要回娘家——费拉拉[10]公爵厄斯忒之厄尔果[11]那里去。穆罗不得已，只好在费拉拉公使面前庄重宣誓：从此以后不敢再有外遇了。为保证这个誓言，他叫采西丽亚同那个破落的老伯爵伯尔迦弥尼结婚。伯爵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伯令聪尼从袋里摸出一张纸头，拿给公爵看。

这是一首十四行诗，为庆贺这个新生婴孩而作的。诗中设为问答口气。诗人问太阳神，为什么用云彩将自己掩盖起来？太阳谦和地谄谀地回答道：他是在这新生的太阳，在穆罗和采西丽亚的儿子面前，感到惭愧和妒意，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

公爵和悦地接受了这首十四行诗，他从钱袋里拿出一个杜卡，赐给这位诗人。

“此外，伯尔拿图，你该不至忘记星期六是公爵夫人的生日吧？”

伯令聪尼慌忙在他那件半像朝服半像叫花子衣服的袍子上当作口袋用的夹缝里面，掏出一大堆油垢的纸条来。在种种式式荒唐的诗篇，譬如追悼安哲里佳太太的死鹰的诗，安慰巴拉维齐诺爵爷的匈牙利种苹果斑病马的诗等等中间，他找到了所要的诗。

“这里有三首诗，请您挑选一首，殿下。我对别加士[12]发誓，你一定中意的。”

在当时，那些王公们利用他们的宫廷诗人，如同乐器一般，不仅去歌颂他们的情妇，而且去歌颂他们的正经配偶。当时的社会风气也要求这类诗篇把正经夫妇间的爱情描写得同尘世中不一样，有如罗拉和佩特拉克[13]间的爱情一般。

穆罗很用心地读着那几首诗，他自命为鉴识此道的人，衷心内是个诗人，虽然从来未能写过一首诗。第一首十四行诗中，有三句他很喜欢。夫对妻说：

你的咳唾落在地面之上。
那里就开出了花朵，
犹如春天的紫罗兰。

在第二首诗里，诗人把贝特丽采比作女神狄安娜[14]，并说野猪和麋鹿一定以为十分幸福的，能够死在这样一位美丽的女猎人手里。但公爵殿下最合意的，还是第三首十四行诗，里面说但丁[15]请求上帝准许他

降落凡尘，因为他的贝特丽采已经下凡化身作米兰国公爵夫人了。“主上帝啊，”但丁喊，“你既然又送她下凡去了，那么也允许我到她身边伺候一会儿吧，让我瞻仰一下现在享受着贝特丽采赐给的幸福的那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罗督维科公爵。

穆罗和悦地拍着诗人的肩头，允许拿布给他做皮袍的新面子。伯尔拿图也晓得趁这机会再讨一块狐皮来做领子。他扮起一个诉苦的和可怜的面孔，说他这件老皮袍已经薄了，透明了，“像给太阳晒干了的面条一般”。

“去年冬天，”他带哭声说下去，“我没有木头烧火，不仅把我的楼梯栏杆拆来烧掉了，连圣方济谷的木屐也给我扔进火里去！”

公爵大笑起来，允许给他柴火。

诗人充满了谢意，立刻作了四行诗：

你允许，拿面包赐给你的奴隶吃，
这样你就从天上给他降下吗哪[16]。
缪斯[17]九神，还有美音之神费布斯，
都要向你，穆罗啊，歌颂“和散那[18]”！

“你今天好像诗兴极浓，伯尔拿图。那么听我说，我还需要一首诗。”

“一首情诗？”

“不错。但要写得十分动情。”

“给公爵夫人吗？”

“不是。但是你，你不要对人胡说！”

“哦，殿下，您侮辱了我的人格！难道我曾经……”

“好的，我的意思也是……”

“我的嘴巴很紧的，紧得像一尾鱼！”

伯尔拿图神秘地恭敬地闪动他的眼睛。

“必须写得十分动情吗？但是怎样呢？是求爱呢，还是感谢呢？”

“是求爱。”

诗人沉思着，皱起了额头。

“是一位有夫之妇吗？”

“不是。是一位年轻处女。”

“哦。但我必须知道叫什么名字。”

“什么？知道名字做什么用？”

“情诗若是求爱的，没有名字就不行的。”

“叫作吕克列沙小姐。你没有现成的吗？”

“现成的是有的。但是新作的诗总比较好些。请您允许我到隔壁房间去一会儿，我已经感到，这首诗会作得很好的。诗句已经涌上来了。”

一个侍童走进房里来报告：

“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求见！”

伯令聪尼赶快抓起纸笔，走过一个门，不见了。雷翁那图则从另一个门踏进房里来。

见面行过礼之后，公爵便同这位画师谈起新开的大运河，“司伏萨运河”。这运河将塞西亚河和啻奇诺河联结起来，而且用一个小运河网去灌溉伦梅里那地方的草地、田园和牧场。

雷翁那图主持这个开河工程，虽然他并没有宫廷建筑师的头衔，他甚至不是宫廷画师，他只有一个宫廷乐师的名义，那是好久之前他因为发明一种乐器而得到的。他的头衔不过比伯令聪尼所有的宫廷诗人头衔稍微高一点罢了。

画师很详细地解释了所有的计划和工作，以后就请求指拨往后工程所必需的款项。

“要多少？”公爵问。

“一里路五百六十六杜卡，总共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七杜卡。”雷翁那图回答。

罗督维科皱起了额头。他想起了刚才为贿赂法国幸臣而付出的五万杜卡。

“数目太大了，雷翁那图先生！你真的要害我破产了。你总是要求些办不到的事情。布拉曼特也是一个能干的建筑师，他从来没有要过

那么多的钱。”

雷翁那图耸一耸肩膀。

“随您的便，殿下。那么请您委托布拉曼特主持这个工程吧。”

“算了吧，不要赌气。你知道，我总是袒护你的。”

他们两人于是讨价还价起来。

“好了。明天还有工夫谈起这事的。”公爵做了结论，他总习惯于把事情的决定尽可能地延缓下去的。

公爵随手拿起雷翁那图的簿子翻着，里面是未完的画稿，建筑图案和计划。内中有一张画着一个大坟墓，一个人造的山，山顶立着一座多柱的庙宇，同罗马的万神庙一般，圆屋顶开了一个圆洞，可以看见陵庙的内部，规模是超出埃及金字塔以上的。大小尺寸在旁边详细记着，还有一个详细的图样注明梯子、过道以及那些足以安置五百个骨灰坛的地位。

“这是什么建筑？”公爵问，“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打算给谁用的？”

“就是这样子。不给谁用的。这是幻想的图画……”

穆罗惊讶地望着他，一面摇摇头。

“真是奇怪的幻想！一个陵庙，给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或给底但族[19]的。仿佛一场梦，或者一篇神话。……而你却是一位数学家！”

他又翻出了一张图画，一个具有双层街道的城市的图案，上层给主人用的，下层给奴隶、牲畜用的，下层还有好多管子和沟渠流着秽水。这是恰切认识了自然法则而草成的城市图案，但是给那些良心上不因地位不平等和主奴分别而感觉不安的人所用的。

“这不坏，”公爵说，“你以为果真能够建筑这样一个城市吗？”

“能够的，”雷翁那图回答，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我好久以来就梦想着，殿下也许会来尝试一下，至少在米兰郊外建筑这样一个城市，五千个屋子给三万人居住。现在人群拥挤在一块，过的是污秽生活，吸的是恶浊空气，传播瘟疫和死亡的一切种子。那时他们就会疏散一点，舒适一点了。殿下有意实现我的计划吗？那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画师瞧见了公爵脸上现出一种微笑，便闭口不说下去。

“你是一个怪人，雷翁那图先生！一个滑稽人物！我相信，若是让你放开手做去，你将翻天覆地，使得国家离乱的。你看不到吗，甚至最卑贱的奴隶也要起来反对你的双层街道的？他们将对着你所夸奖的什么清洁，你的世界上最美丽城市的一切水管和沟渠，吐唾沫，而逃回到他们的老城市去。因为污秽和拥挤，总要比屈辱好些。——哦，这又是什么建筑？”他再问，指着次一张画稿。

雷翁那图也给他解释这张图画，原来这是一个妓院的图案，各个房间、门户和过道，这样布置，使得嫖客能绝对保持秘密，不必害怕同他人碰头。

“这确是一件好事！”公爵喊，完全兴奋起来，“实在的，你想不到我是何等厌烦那在城里藏垢纳污的地方不断发生的盗案和命案！若是

房子能像你这样布置，那一定能有秩序和安全了。我一定要照你的图案造一个屋子。此外，”他带笑再说下去，“我看你是什么事情都在行的。没有什么事情被你视为不屑一顾。一个给诸神用的陵庙，跟着就来一个妓院！是的，还有别的东西，”他又说下去，“我记得古代有个历史家说起了所谓‘狄翁尼士[20]执政之耳’的故事：一种装在墙内的‘听管’，使得这个执政能在他的房子里面听到别人在其他房子里的一切谈话。你以为怎样？我的宫里可以装这样一个‘狄翁尼士之耳’吗？”

公爵说这段话时，起初有点局促不安，但后来感觉到在这位艺术家前面无须乎惭愧，他又泰然自若了。雷翁那图没有去想别的事情，没有去想这“狄翁尼士之耳”是坏事还是好事，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新颖的科学设备，并且很高兴，在装设这类管子时，能得极便利的机会，来研究音波振动的法则。

伯令聪尼手里拿着刚作好的十四行诗，出现在门口。

雷翁那图起来告辞。穆罗请他晚上吃饭。

艺术家走了以后，公爵便叫诗人来，念新作的诗给他听。

“火龙子，”诗中这样说，“生活在火焰当中，本是很奇怪的。但一个姑娘，冰一般冷在我的燃烧着的心中住着，而她的处女的冰又不会为我的爱的热火所融化了？这岂不是更加奇怪得多吗？”

公爵认为写的特别动情的，还是最后四行：

我唱着，像一只天鹅；我唱着，我要死了。

我向爱神恳求：怜悯哪，我全身燃烧了！

可是那神，他不管，反而更煽红了我的热心一颗。

他笑着对我说："要熄灭它，只有用你的眼泪如河！"

晚餐以前，公爵在等待他的夫人行猎回来时，还巡视了一下他的家政。他到马厩里看一眼，这马厩连着它的柱廊，很像希腊的一个神庙。他又到新建的华美的乳酪场里看一眼，在那里尝了一点新鲜的乳酪。他走过了无数的仓库和地窖，而到了园圃和畜栏。这里，每件琐细的事物，都足以愉悦家主的心：郎格独[21]产的那只红褐色母牛乳头上滴出的奶，刚生产了小猪的那只肉山一般的母猪的母性的骄傲的喘声，牛奶栅里榛木桶子装的乳脂的黄色泡沫，以及丰满的谷仓之中的蜂蜜香味。

一种静穆的幸福的微笑，现出在穆罗面上。他的家政确是十分丰裕的！他回到宫殿内，坐在走廊那里，休息一会儿。

时候不早了，但离太阳下山还远得很。从啻奇诺河岸上潮湿的草地刮来一阵新鲜的和芬芳的微风。

公爵的眼光飘过他的领土：许多运河和沟渠交织成的网络，灌溉着草地和田园，这当中匀称地种着苹果树、梨树和桑树，由葡萄藤联结起来。从摩塔拉，直到亚毕亚特格拉梭，还向前去直到地平线的远处，就是玫瑰山的雪顶在烟雾中闪烁着的地方。这广阔的伦巴底平原都是花红草绿的，同上帝的乐园一样。

"主啊，"穆罗感动得赞叹起来，并抬头望着天上，"这一切，我都应当感谢你！我还指望别的什么呢？从前这里是个荒漠。我同雷翁那图两人开了这些运河，灌溉了这些田地，现在每穗田禾，每根小草，都在感谢我，正如我感谢你一般，我的主啊！"

不久就听到猎犬吠声，行猎人的呼唤也响过来了。牧场的矮树丛后面，那只红色媒鸟已经隐约可辨了。这是空心的鸟皮，装着鹧鸪翅膀，用来诱引老鹰的。

公爵同着内廷总管巡视一下那罗列着肴馔的桌子，看看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公爵夫人同请来赴宴的客人都走进饭厅来了。雷翁那图也在客人之内，他今晚要在这个别宫内过夜的。

大家做了一个祈祷，都坐下来。端上新鲜的蓟菜，那是快差用篮子从热那亚赶送来的；还有肥胖的鳝鱼和鲤鱼，那又是曼土亚池塘的产物，厄斯忒之伊萨伯拉的一件礼品；还有冰冻的阉鸡胸肉。

人们用三个指头和用刀吃饭，但不用叉子，那时还以为叉子是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水晶柄的金叉子，则是专给小姐太太们吃浆果和糖果用的。

好客的公爵，频频劝人加餐。人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几乎是没有节制了。最优雅的太太和年轻的小姐那样贪吃，全不害羞。

吕克列沙紧靠在贝特丽采身边坐着。

公爵看着她们两人，心里十分惬意。他很喜欢看见她们并排坐着，看见他的夫人在那里恭维他的爱人，拿最好吃的东西放在她的盘子里，在她的耳朵边低声说着话，有时忽然现出温柔的神态紧握着她的手，几乎是热恋的情态，像年轻娘儿们所常有的。

人们谈说行猎的事情。贝特丽采叙述一只鹿如何突然地从林子里窜出来，用头上的角触着她的坐马，几乎使她从鞍上翻下地来。

人们嘲笑那个呆子曹达——一个吹牛好斗的人，他把一只家猪当作野猪拿来宰了，这家猪是行猎的人带来林子里做饵用的，人们同呆子开玩笑，把这猪赶到他的两腿中间。曹达叙说他的武功，十分得意，仿佛杀了一只卡力顿野猪[22]。人们作弄他，最后还把那只杀死的猪扛来，为的堵住他的夸口。他现在装作生气的样子。事实上，他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不过装作呆子罢了。他的狡诈的眼睛不仅知道家猪和野猪的区别，而且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玩笑和什么是坏的玩笑哩。

笑声愈来愈大。喝了许多的酒，大家的面容更加活跃了，红晕了。上了第四道菜以后，那些年轻的贵妇都在桌子底下暗暗放松那过于窄小的围腰。

酒侍献上一种淡薄的白葡萄酒和一种温过的掺有阿月浑子、肉桂、丁香等香料的浓厚的居比路红酒。

每逢斟酒给公爵殿下时，那些酒侍便要郑重其事地呼唤起来，仿佛举行一种神圣仪式。他们从柜子内取下一个杯子，主膳官便拿着那拴在一条金链子上的“独角”插在酒里三次。这酒若是有毒，角上必然变黑，并有血点滴出来。还有其他类似的物品，一个蟾蜍石和一根蛇舌，则是用来试验食盐的。

伯尔迦弥尼伯爵，采西丽亚的丈夫，公爵请他坐在首席。他今晚特别高兴，几乎可说是放浪的，虽然他年纪很大，而且害着风湿病。他指那只独角兽的角说道:

“我敢断言，殿下，法国国王也未曾有这样一只角子的。这角的确大得惊人！”

“嘻，嘻，嘻！”公爵宠爱的呆子，那个驼背的雅那基，捧腹大笑起来。他摇着他的响器，一个盛满了豌豆的猪尿泡，并使他那顶装有驴耳朵的彩色帽子上的铃子响着。

“小爸爸，小爸爸！”他对公爵喊，手指着伯尔迦弥尼伯爵，“你信他的话吧，无论哪一种角，他都熟悉的；不但是兽头上的角，还有人头上的角[23]。嘻，嘻，嘻！谁有一只母羊，谁就生的有角。”

公爵举起手指威吓着呆子。

现在，银喇叭在高台上吹出震耳的声音，欢迎烧烤的菜了。这是填满了栗子的一个大野猪头，还有一只孔雀，内部有巧妙的设备，使得尾巴和翅膀都会动弹。最后端来一个极大的糕，做成堡垒模样，里面发出了号角的响声，当人们剖开那重脆弱的皱皮时，忽然有个全身饰满鹦鹉羽毛的侏儒从糕里跳了出来。他在桌上乱跑乱转，直到人们把他捕住了，关在一个金笼子里，那里他模仿着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24]的那只有名的鹦鹉，用着滑稽的声音，念了一篇《天父》祈祷文。

“公爵，”贝特丽采问，脸对着她的丈夫，“我们今晚享受这样丰盛的筵席，应当感谢哪一件喜事呢？”

穆罗没有回答她。他只暗中亲切地向伯尔迦弥尼伯爵看了一眼，采西丽亚的这位幸福的丈夫心里就明白这个盛筵是为庆贺那个新生的恺撒而设的了。

为了这野猪头，人们几乎吃了一点钟。人们从从容容地吃着，按照那句格言，就是说：“人在吃饭之时不会变老的。”

快要完席的时候，那位塔蓬修士，那个大块头，绰号“大老鼠”的，惹起了哄堂的笑声。

这位闻名遐迩的大饭桶，各地王侯都争着聘他，米兰公爵用了许多诡计才能把他从乌比诺[25]诱到这里来的。据说他有一次在罗马，拿一件骆驼毛做的主教道袍切成碎块，拌了酱油，竟吃下了三分之一。这事惹得教皇十分开心。

公爵做了一个手势，人们就端了一盘塞满糖渍榅桲的大肠放在塔蓬修士面前。这位修士画了一个十字，把袖子卷得高高的，用着令人难信的贪欲大嚼这道肥腻的菜。

“基督用五个饼和两尾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这家伙若是在旁边的话，剩下来的零碎一定不够两只狗吃的！”伯令聪尼喊起来。

客人们又爆发了响亮的笑声。这儿的一切人这样爱笑，随便一句谐谑都是一粒火星，立刻爆发出欢乐的大炮。

唯有沉默寡言的雷翁那图，寂寞地坐在众人中间，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厌倦神态。他的恩主这类消遣光阴的事情，他早已见惯了。

当金黄色橙子浸在银碟上芬芳的麦尔瓦西酒里端上来时，伯令聪尼的同行，另一个宫廷诗人安多尼阿·卡梅里·达·比斯多亚，便站起来诵一首诗。诗中“艺术”和“科学”对公爵说：“我们都是奴隶，但你来了，你解放了我们。穆罗万岁！”四大元素，地、水、火、风，也歌唱道：“上帝之下第一人，他操纵宇宙大舵，他转动命运轮子，但愿他万寿千秋！”诗中也歌颂到家族的关系，以及穆罗和仗·嘉黎亚左叔侄间的和睦。诗人把这位好心的摄政比作鹈鹕，据说鹈鹕是用自己的肉和血喂它的儿女的。

筵席散后，主人和宾客都到所谓“乐园”那里去：一个设备得像几何图形的花园，园内有修剪齐整的黄杨树，长春树和桂树的荫道，又有装屋檐的过路迷阵、凉亭和藤架。一块绿草地中央有个喷泉，散播清爽的凉气，人们在草地上铺下地毡和绸制靠垫。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躺在一个小戏台前面。

台上扮演一幕布劳都斯[26]著的《光荣的兵士》。拉丁文的诗虽然使看客听而生厌，但由于崇拜古人，人们还是装着专心致志去听的。

戏演完后，青年男女就走到一块较大的草地上，去跳舞和捉迷藏。他们跑着，互相捕捉着，在盛开的玫瑰花丛和橘树中间，他们高声大笑同小孩子一样。年纪较大的人则玩着骰子骨牌或下着棋。那些没有参加游戏的年轻姑娘、已婚太太和青年骑士，则紧紧挤成一个圈子坐在喷泉周围大理石阶上，轮流讲说故事，如同薄伽丘[27]的《十日谈》所说的。

另外一个草地上，人们在跳圆轮舞，一面唱着已作古人的罗棱慈·德·梅狄奇得意的歌曲：

青春何美好，
惜哉易蹉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28]

跳舞完后，狄安娜小姐，一个白皙的温柔的姑娘，伴着大提琴柔和的音调唱了一首哀怨歌曲，曲中感叹爱人而不得人爱，是何等的痛苦。

游戏和笑语都止息了。大家静听着，都沉浸在深思之中。小姑娘唱完之后好久，还没有人敢冲破这个寂静。唯有喷泉的水潺潺响着。最后的斜阳，将松树的黑色而平坦的末梢和喷泉的高高溅起的水珠，染上了淡红颜色。

以后大家又谈起来了，笑起来了。音乐奏起来了，而且直到夜里，直到萤火虫闪烁于暗黑的桂树丛中和一钩新月照耀在碧空上头的时候，这幸福的“乐园”内，布满了橘子花香气的寂寥的朦胧当中，总是响着这样的歌调：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穆罗看见宫内四个高塔，有一个上面射出灯光。米兰公爵的御用星士长，咨议员兼枢密顾问俺布罗曹·达·罗萨特先生，此时正在那上面坐着，守着一盏孤单的小灯和他的那些天文仪器，观察天上宝瓶宫内即将到来的火、木、土三星会聚，这对于司伏萨家气运是有重大意义的。

公爵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向吕克列沙小姐告辞，刚才他们两人在一个隐僻的亭子里谈心。他现在走回宫里去。他看了钟，等待星士给他规定的某分某秒的服药时间。当他把大黄丸子咽下去以后，他就翻出他的怀中历书来看，读着底下一段记载：

八月五日十点九分钟，一次热烈的祈祷，跪下，合着双手，举头望天。

公爵赶紧走向祈祷室去，怕赶不上所定的时刻。若是差了时辰，这个占星学上的祈祷便要没有效力的。

祈祷室内朦胧一片，只有一盏小灯点在圣像面前。公爵恰好崇拜雷翁那图·达·芬奇手画的这幅圣母像，因为这是照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的模样画的，画做圣母正在给一朵百叶玫瑰祝福的情景。

穆罗在一个小沙钟上计算八分钟，然后跪下来，合着双手，做了一个忏悔祈祷。

他祈祷得很久，很热烈。

“圣母啊！”他低声说，模糊的眼光望着天上，“请你保护我，解救我，并施恩于我，还有我的儿子马西弥良诺，还有新生的男孩恺撒，还有我的女人贝特丽采和采西丽亚太太。还有我的侄儿伩·嘉黎亚左哩！因为从我的心，你，最纯洁的贞女，你可以知道我对侄儿是从无恶意的。我为他祈祷，虽然他的死也许可以使我的国家，以至整个意大利，得免除那个可怕的永难挽救的灾祸。……”

这时，他想起了那些法学家替他辩护，以为米兰公位应当归他的理由。他们说：他的哥哥，即伩·嘉黎亚左的父亲，只是元帅弗郎西斯果·司伏萨的儿子，而不是公爵弗郎西斯果·司伏萨的儿子。因为是在弗郎西斯果登上公位以前生的，至于他罗督维科，则是他的父亲登上公位以后才生的，所以他是唯一的公位继承人。

但现在，在圣母像面前，他却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可疑，于是结束他的祈祷说：

“即使我在你面前犯过什么罪孽或者将犯什么罪孽，那么，圣母，你是知道的，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国家的福利，为了全意大利的福利。因此，你要在上帝面前替我辩护，而我要荣显

你的名，建筑米兰华美的大教堂，建筑巴维亚修道院，以及好多其他的东西。”

祈祷做完了，他便拿起蜡烛，穿过万籁无声的宫殿内暗黑的厅堂而走向他的寝室去。在一个厅堂中，他碰到吕克列沙小姐。

“看哪，连爱神都来扶助我！”公爵心里想。

“殿下。”小姑娘喊，跑到公爵面前。她急得话都说不出来。她要向他下跪。穆罗用了许多力量才阻止她跪下来。

“给我恩典哪，殿下！”

她对穆罗说：她的哥哥，马太·克里威利，现任造币局长，一个轻薄的人，但她很喜欢他，他近日赌钱，把一笔很大的国库的钱输掉了。

“您放心好了，小姐。我会替您的哥哥想法子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深深的叹息，再说下去：

“那么您也答应我，不再给我为难了？……”

她用着惊惧的，无邪的，同小孩一般明亮的眼睛，望着他。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殿下……”

她的天真的惊愕，使她更加美丽动人。

“我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姑娘……”他感情激动得连话都说不下去，他忽然用一种几乎是粗暴的动作急忙搂抱她的腰。“我的意思是

说，……是的，你看不出吗，吕克列沙，我早已爱你？……”

“放了我！放了我啊！殿下，您做的什么事！贝特丽采娘娘……”

“不要害怕！她不会知道的。我会保守秘密的……”

“不，殿下，我不！她是那么宽宏，待我那么好，……放了我，放了我啊！”

“我要救你的哥哥，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我要做你的奴隶。不过你要怜悯我！……”

他含着泪，用了颤抖的声音，轻轻念着伯令聪尼的诗：

我唱着，像一只天鹅；我唱着，我要死了。
我向爱神恳求：怜悯哪，我全身燃烧了！
可是那神，他不管，反而更煽红了我的热心一颗，
他笑着对我说：“要熄灭它，只有用你的眼泪如河！”

“放了我，放了我啊！”小姑娘绝望地再说一遍。

他低下头来，嗅着她的呼吸的新鲜气息，嗅着麝香和紫罗兰的香味，于是贪婪地吻着她的嘴唇。

吕克列沙在他的怀抱内好一会儿失去了知觉。

然后，她叫喊起来，挣脱了身子，逃跑了。

公爵走进了他的寝室，看见贝特丽采已经熄了灯，上床睡觉了。一架巨大的床，立在房子中央一个高地上，好像陵墓，上面有蓝绸的床顶，四边挂着绣银的帐子。

他脱了衣服，揭开一角被盖，这被像主教的祭衣一般，绣了好多金子和珍珠，是费拉拉公爵送的一件结婚礼物。他睡下来，在他的女人身边。

“贝采，”他放低声音，温柔地说，“贝采，你已经睡着了吗？……”

他要去抱她，但贝特丽采把他推开去。

“为什么？……”

“不要吵我！我要睡觉……”

“为什么？……你说一声，为什么？贝采，亲爱的贝采！你不知道，我何等地爱你……”

“是的，是的，我早知道了。我们几个人，你都爱的——我和采西丽亚，还有那个莫斯科女奴，那个红头发的呆女，你不久之前才在我的更衣室角隅拥抱过她……”

“那不过是开玩笑……”

“我谢谢你这样的玩笑！”

“真的，贝采，你近日这样地阴冷，这样地板起面孔！自然是我的不对，我承认。这是我的一种不好的脾气……”

“你的脾气多得很哩，公爷！”

她翻转身子来，气愤地对他说：

“你一点不害羞！为什么撒谎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吗？我没有看穿你吗？请你不要妄想，以为我是吃醋的！我只是不愿意，你听到吗？我只是不愿意做你的情妇当中的一个。”

“这话冤枉人的，贝采！我拿我的灵魂在你面前发誓！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我曾像爱你一般爱过。”

她不响，只惊愕地听着，不是听他的话，而是听他说话时的声调。

他确是没有撒谎，或至少没有完全撒谎：他愈同别人偷情，就愈加爱她。他施于她的温柔，由于羞惭、恐惧、自咎、怜惜和懊悔，而更加增长起来。

“饶恕我，贝采，饶恕我一切！因为我那么热爱你……”

于是她宽宥他了。

他将她搂抱在怀内，在黑暗中看不到她。他以为看见了刚才那两颗惊惧的无邪的眼睛，嗅到了麝香和紫罗兰的香味，仿佛觉得是把别一个搂在怀里。他同时爱着两个：这是罪过，这又是快乐。

“你今天确是风骚得很！”她悄悄说，暗地里也很得意。

“听我的话，爱人，我仍是这样热爱你，同起初几天一样！……”

“胡说！”她笑了起来，“羞也不羞！我们还是谈点正经的事情。‘他’又要康健起来了……”

“路易基·马良尼不久才对我说，他活不了的，”公爵回答，“暂时的痊愈是不会经久的，他一定要死去的。”

“天晓得！”贝特丽采反驳说，“人家那样用心调理他！听我说，罗督维科，我真佩服你这样无忧无虑！你忍受人家侮辱像一只羔羊，还要夸口政权在我们手里哩。不如完全丢开你的政权吧，免得整天整夜战战兢兢像一个窃盗，免得向那个私生子什么法兰西国王下跪，免得仰赖那个无耻的亚尔丰梭的宽宏度量，也免得向亚拉贡尼家那个恶巫婆[29]乞求恩典。据说她又怀孕了，还要添加一条蛇在那受诅咒的窝巢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这样过活。你试想想，罗督维科，我们一生一世！而这，你还要叫作：政权在手里哩！……”

“但是医生都是一致的意见，认为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公爵回答，“不过是迟早问题罢了……”

“你等着吧！十年前就说他要死了……”

两个人都不响。

忽然，她伸出臂膀搂抱他，整个身体紧紧贴着他，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他颤抖起来。

“贝采！……愿基督保佑你，圣母也保佑你！再不许你，听到吗?再不许你同我说这种话……”

“若是你害怕时，……我来做好吗？……”

他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之后，他问：

“你在想什么？”

“我想那些桃子……”

“不错，我命令了园丁，把最熟的桃子采下给他送去……”

“不是，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的桃子。你没有听人说过吗？”

“没有。这桃子有什么意思？”

“那是——有毒的！”

“什么——有毒的？”

“是这样的。他在桃树上安下毒药，做一种实验，也许是一种邪术。细东尼亚太太同我说过这件事。果子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有毒的……”

两个人又都不响了。他们紧紧搂作一团，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心里想的是同一个事情，两个人都在听着别一个人的心是如何愈跳愈快起来。

最后公爵用着父亲般的温柔吻了贝特丽采的额头，在她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睡吧，最爱的人！愿上帝与你同在！”

这夜公爵夫人梦见极好看的桃子，在一个金盘上面。她给桃子的美丽所诱引了，拿起一个尝了一口，汁很多，味道极好。忽然有个声音在她的耳边说：“有毒的！有毒的！有毒的！”公爵夫人吃了一惊，但她自制不住，仍旧把果子吃下去了，一个又一个都吃完了。

她以为就要死了，但她愈觉得轻松，心里愈觉得快活。

公爵这夜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在“乐园”里喷泉底下那个绿草地上走着，忽然看见远处坐着三个女人，穿一色的白衣裳。她们互相拥抱着，同姊妹一般。他向她们走去，认出一个是贝特丽采，一个是吕克列沙，还有一个是采西丽亚。他心里异常高兴，他想：“谢谢上帝，她们三个终于和解了。她们早就应当和解的。”

塔上的钟敲了午夜十二点，别宫内所有的人都睡了。唯有高处，屋顶上，公爵夫人染金头发用的木搭平台上面，有个人坐着，就是那个女侏儒摩尔干啻娜。人家把她关在堆放什物的房子内，她从那里逃出到这上面来，哭着她那未曾存在过的孩子：

“我的心爱的孩子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小孩给他们打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上帝？他并没有得罪了谁。有了他，我才会安静，会快乐的。……”

夜是明亮的，空气是透明的，以至远处地平线上，玫瑰山顶，从未融化的水晶一般的冰帽，也辨认得出来。

睡着的宫殿上面，那个女疯子还啼哭了很长久，如同一个不祥之鸟在那里鸣叫。

她忽然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天上，便不作声了。

一切都寂静了。

女侏儒微笑着。蓝的星星在闪光，神秘地，无邪地，恰同她的眼睛一样。……

[1] 威尼斯Venedig，意文Venezia——意大利东部亚德里亚海岸大城。当时是共和国。

[2] 米兰Mailand，意文Milano——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平原之大城，一个公国，本属于维士孔啻家，一四五〇年给司伏萨家所篡。一四六六年弗郎西斯果·司伏萨公爵死后，由他的长子嘉黎亚左·马利亚继位。一四七六年，嘉黎亚左·马利亚被人暗杀，便由他的弟弟——弗郎西斯果的另一个儿子——罗督维科·伊·穆罗监国。穆罗把侄儿，公位的正式继承人，仗·嘉黎亚左禁在巴维亚宫内，不肯交还政权。由于米兰公位的争执，引起了极大纠纷。

[3] 罗督维科·伊·穆罗Lodovico il Moro Sforza，一四五一——一五〇八，此时是米兰国事实上公爵。

[4] 仗·嘉黎亚左Gian Galeazzo Sforza，一四七〇——一四九四。

[5] 曼土亚Mantua，意文Mantova——意大利北部，当时是伯国。

[6] 厄斯忒之伊萨伯拉Isabella d'ste，一四七四——一五三九，这位伯爵夫人也是这时代有名人物，她奖励文学和艺术，精于鉴赏。她的宫廷和她的收藏都是很有名的。

[7] 汉尼拔尔Hannibal，纪元前二四七——一八三，迦太基大将，曾侵入意大利，几乎占领罗马。

[8] 撒拉森人die Sarazenen——即阿拉伯回教徒。

[9] 赫丘利Hercules——希腊神话中英雄，本是宙斯和凡人所生之子，宙斯之妻希拉妒他，遣两条蛇去害他，他在摇篮中生生把这两条蛇勒死了。

[10] 费拉拉Ferrara——意大利东北，公国。

[11] 厄斯忒之厄尔果Ercole d'ste，在位一四七一——一五〇五。

[12] 别加士Pegasus——梅杜莎被杀，流出的血中，产生了一匹马，叫作别加士，有翼能飞，后来用以象征诗人的灵感。

[13] 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a，一三〇四——一三七四。

[14] 狄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掌管狩猎之女神，与希腊之亚尔特弥斯相当。

[15] 但丁Dante Alighieri，一二六五——一三二一，但丁的爱人也叫作贝特丽采。

[16] 吗哪Manna——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旷野没有东西吃，上帝降下一种东西，叫作“吗哪”，给他们做食粮。

[17] 缪斯Musen——希腊神话九姊妹名字，掌管九种文艺之神。

[18] 和散那Hosianna——光荣称颂之意。

[19] 底但族Titanen——古代巨人族，与神相争。

[20] 狄翁尼士Dionys——古代叙拉古执政，纪元前四世纪时人。

[21] 郎格独Langue d'oc——法国南方。

[22] 卡力顿野猪Kalydonischer Eber——卡力顿大猎是希腊神话中有名的故事。卡力顿王得罪了猎神亚尔特弥斯，猎神遣了一只凶猛野猪去骚扰他，他的王子邀集了好多英雄才杀死这猪。

[23] 人头上的角——西方人说人头上生角，就是中国人说头上戴绿帽子之意。

[24] 亚斯干尼奥·司伏萨Ascanio Sforza——穆罗的兄弟。

[25] 乌比诺Ubino——意大利中部，当时是公国。

[26] 布劳都斯Marcus Accius Plautus，纪元前二五四——一八四。

[27]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一三一七——一三七五。

[28] “青春何美好……”此诗原文如下：

Quanto 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uol esser lieto, sia:
Di doman non c certezza.

这是豪华者罗棱慈作的关于狄昂尼索和亚丽安妮恋爱的一篇长歌中的叠句，非常有名，隔了五百年，至今还有人爱唱。有人以为这四句诗可以象征当时昙花一现的文化。

[29] 亚拉贡尼家巫婆——指仗·嘉黎亚左之妻伊萨伯拉。

第四章　群巫大会

米兰维塞里拿门外一个僻静区域，距离干塔拉那运河堤岸和税关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摇摇欲倒的小屋子孤独地立着，屋上有一个给烟熏黑的歪斜的大烟囱，无明无夜在那里喷烟。

这是稳婆细东尼亚太太的屋子。楼上租给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居住。她自己和嘉山德拉小姐则住在楼下。嘉山德拉小姐是嘉黎屋托的弟弟，那位商人路易基·萨克罗布斯果的女儿。这商人是个大旅行家，他为寻访古物之故，毫不厌倦地到处奔走，走遍了希腊、多岛海上诸岛、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

路易基搜集了他能到手的一切东西：优美的雕像，带有苍蝇化石的琥珀块，一块伪造的荷马墓碑，一卷真实的幼里披得[1]悲剧，还有德谟斯典[2]的锁骨。……

有些人把他看作疯子，有些人说他吹牛和欺骗，又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路易基的幻想满含了异教事物，他虽然死时仍是一位良好的基督教徒，但他一本正经地去崇拜“最神圣的墨邱利神”，并认为这位有翼的神使当值的星期三是特别有利于缔结商业契约的。他在探求古物时，毫不害怕艰难和困苦。有一次，他已经坐船开行了十里路了，他听到人家谈起一个他尚未读过的有趣的希腊碑文，于是他又回到岸上来，为的抄录这个碑文。当他在某次翻船丧失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代写本时，他着急得连头发都灰白了。人们若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倾家荡产，为什么毕生冒着这样艰难和危险，那他总是用着同样的话回答说：

“我要起死回生呀！”

在柏禄奔尼[3]，斯巴达废墟近旁，那个小城弥斯特拉乡间，他爱上了一个小姑娘，她的面貌好像古代亚尔特弥斯[4]女神的雕像。她是一个穷酒鬼、村教堂执事的女儿。路易基娶了她，带她回意大利来，同时还带回一卷新的《伊利亚特》抄本，一个赫卡[5]女神的大理石雕像的碎块，一些陶土水瓶的破片。生了一个女儿，路易基就把她取名作嘉山德拉[6]，为的纪念伊士基勒[7]悲剧中的女主角，即亚加绵农的女俘虏。那时他正在崇拜这位女英雄。

他的妻不久就死去了。当他又要出发旅行去的时候，便把这失母的女儿寄养在一个老朋友家里，一个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学者。这个学者是受了司伏萨家之聘到米兰来的哲学家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

这位七十岁的老学者，是个阴沉、虚假和狡诈的人，表面上装作非常热心于基督教会，其实他同当时在意大利的许多希腊学者一样——红衣主教贝沙里翁[8]便是他们的领袖——乃是古代哲学最后的代表人，新柏拉图派格弥斯托士·卜列东[9]的私淑弟子。卜列东是四十年前在柏禄奔尼斯巴达废墟附近那个弥斯特拉城死去的，嘉山德拉的母亲就是这城的人。卜列东的生徒们教训人说：大柏拉图的灵魂是从奥林匹斯山降落下来的，为的传播智慧于人间；卜列东也是这个灵魂所化生的。但那些基督教学者则反对此说：他们认为这位哲学家要复兴敌基督者，那个叛教者朱理安皇帝[10]的邪教，即对于古代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他们又认为人们不能拿学问上的证据和辩论去反对这种学说，人们只有用异端裁判法庭和柴堆上的火焰去扑灭它。人们征引卜列东自己说的话——据说他死前三年曾对他的那些信徒说："我死了几年之后将有一个唯一的真理照耀地上万族万民，一切的人都将以一致的精神趋向于一个唯一的信仰。——Unam eandemque religionem

universum orbem esse suscep-turum．”人们如果问他：是哪一种信仰，是基督教的，还是回教的？那他就回答：“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回教的，乃是一种同古代异教没有差别的信仰。——Neutram，sed a gentilitate non differentem．”

那个小嘉山德拉，便是在这希腊学者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家中那种严肃的然而虚伪的虔诚空气里养育起来的。这女孩子并不了解柏拉图式观念的哲学机锋，她只用那零星听来的话构成了奥林匹斯山诸神即将复活起来的一种巫术故事。

这女孩胸前挂着父亲赠送的一件防护热病的法物，一个雕有巴库斯神像的宝石。无人在旁时，她常常拿出这个古代宝石，对着太阳观看。在这石英雕刻物的暗紫色光辉中，她看见了那个裸体少年巴库斯，好似一幅异象。这巴库斯，又叫狄昂尼索[11]，一手拿着一枝啻苏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纵跳的豹子正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这女孩子的心于是充满了对这位美貌尊神的爱。

路易基先生为了他的古董，把家产荡完了。他害了一场疟疾，死在一个牧人的茅舍里。在那刚由他发现出来的一个菲尼基神庙的颓垣当中，死时同叫花子一般穷。那时，嘉山德拉的伯父，那个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恰好多年漫游之后回到米兰来了。他租了维塞里拿门外那个孤寂的小屋子，他的侄女和他一同住着。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时常想起他偷听到的那天夜里嘉山德拉小姐和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二人关于那株毒树的谈话。以后，他在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家中碰到嘉山德拉，他得了梅鲁拉的介绍，到这位老希腊学者家中找寻抄写工作去的。他听好多人说这小姑娘是个巫姑，但是嘉山德拉的神秘的美吸引了他。

差不多每天晚上，当卓梵尼在雷翁那图工场里做完工作之后，他总要去拜访维塞里拿门外那个孤寂的小屋子，为的看看嘉山德拉。他们二人然后一同出去，到一个小丘上坐着谈话。这小丘在这安静的黯淡的运河旁边，离堤岸不远，在一堵半倒塌的圣拉德恭达修道院的墙壁近旁。他们谈了很久。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给牛蒡、接骨草和荨麻盖满了的小径，通到这个小丘来。没有别人到这里来的。

这是一个闷热的黄昏。有时刮起一阵旋风，使得大路上白灰尘卷转起来，树叶沙沙作响。然后风又息了，比前还更寂静些。远处有隐隐的雷声，好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夹杂在这雷声中间，人们还可听到一个不和谐的琵琶的尖锐声音和税关人员的带醉的曲调，从近旁一个小酒店里响了出来。这天原是星期日。

天边有时闪着淡白的电光。然后，对岸那个摇摇欲倒的小屋忽然从黑暗中显露出来，还有那个砖砌的大烟囱，炼金术士熔炉内的黑烟一阵阵从烟囱喷了出来。人们还看见那个瘦长子教堂执事拿着他的钓竿站在生满苔藓的堤岸上，看见那条笔直的运河，以及两行直伸到远处去的松树和柳树，看见被喘息的驽马拉着走的几条从大湖来的平底船，以及船上装的建筑大教堂用的白大理石块，还有在水中拖着的长缆。但只有一瞬间，立刻这一切又都消失在黑暗中了，如同看见一幅异象。唯有炼金术士的火光还在运河中暗黑的水面上映照着。从堤岸方面吹来了一阵死水的气味，萎枯的羊齿、煤脂和朽木的气味。

卓梵尼和嘉山德拉坐在运河近旁他们常坐的地方。

“无聊得很！”小姑娘说，伸一个懒腰，并交叉着纤细的白手指在她的头上，“天天一个样。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那个长腿蠢执事总是在堤岸上钓鱼，总是钓不到鱼，那些船总是给可怜的驽

马拉着，实验室的烟囱总是冒着烟，嘉黎屋托先生总是在那里面找寻金子，他总是找不到金子，小酒店里那个讨厌的琵琶也总是这样响着。但愿发生一点新的事情才好！或者是法国人打来，把米兰毁灭了，或者是长腿执事从水里钓起一尾鱼，或者是伯伯寻到了金子。……我的天，这生活多么无聊！”

“是的，我也感觉过的，”卓梵尼回答，“我自己也有好几次这样难受，以至于想要自杀。但是本涅德托修士教了我一篇极美妙的祈祷文，可以把这忧郁之鬼赶开。您要我教你吗？”

小姑娘摇摇头。

“不，卓梵尼。也许我愿意的，但好久以来，我就不能对你们的神祈祷了。”

“我们的神？难道除了我们的神，除了唯一的上帝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神吗？”

一个突然的闪电照亮了她的面貌，只一会儿就不见了。他从未曾看见她这样神秘，这样忧郁，而又这样美丽。

她不响了，她用手理着她那柔软的黑头发。

“听哪，我的朋友。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在我的故乡。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有一天，我的父亲带着我旅行去，我们去探访一个古代庙宇的废址。这庙筑在一个海岬上，周围都是海。白鸥叫着，怒吼的波涛冲着黑石，这些黑石给咸水腐蚀了和磨尖了，同缝针一般。海水泡沫溅得很高，落下来，沿着这些石针，如同潺湲的小溪流着。我的父亲在一个大理石块上抄录那半已磨灭的碑文。我独自一个人在庙前

台阶上坐了很久，倾听海波声音并呼吸那夹杂苦艾气味的新鲜空气。然后我走进这荒废的古庙去。淡黄色的大理石柱仍旧耸立在那儿，经过了这么长久时间几乎没有什么伤损。蔚蓝的天在这些石柱中间几乎显出了黑色。上面高处有些罂粟花生在石缝里面。周围完全是寂静的。唯有那隐约可辨的海的咆哮，好像唱祈祷歌一样，还在这圣地响着。我倾听着，忽然我的心颤抖起来。我跪在地下，我向这神祈祷，向这不为人知的受人侮辱的神，他从前是住在这里的。我吻那大理石铺板，我哭了。我爱他，因为地上再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向他祈祷了。我哭他，因为他已经死了。从那天起，我就未曾向一个神这样祈祷过。那是一座狄昂尼索神庙。”

“您怎么胡说八道的，嘉山德拉！”卓梵尼说，“这是罪过的，亵神的！并没有一个什么狄昂尼索神，从前也未曾有过。”

“从来未曾有过吗？”小姑娘用着一个轻视的微笑回答他，“那么那些神父大人，你却是信他们的话的，怎能教训人说：当基督胜利时候，那些被推翻的神都转变为有力的恶鬼？那么有名的占星学家，卓尔曹·达·诺伐拉，又怎能在书上写下那些根据正确观察天象而做的预言？他说：木星和土星的聚会造成摩西的学说，和火星的聚会造成加勒底人的学说，和太阳的聚会造成埃及人的学说，和金星的聚会造成回教，和水星的聚会造成基督教，而将来和太阴的聚会又必然要造成敌基督者的学说，那时死去的诸神都要复活起来了！”

天上响了雷，雷雨愈来愈近了。电闪更加明亮了，闪时，人们可以看见一大片乌云渐渐移向这边来。在这闷热的使人不快的寂静当中，琵琶声音听得更加清楚。

“嘉山德拉呀，”贝尔特拉非奥喊，带了恳求的神气，忧愁地合起双手，“您没有看见，魔鬼正在诱惑您，要使您堕落吗？这万恶的魔鬼是该诅咒的呀！……”

小姑娘迅速掉转身子来，双手放在他的肩上，低声说：

“他从来未曾诱惑过你吗？你既然是这样正派的，卓梵尼，那么为什么离开你的教师本涅德托修士，而到这无神的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工场里习艺呢？又为什么到这儿来会我呢？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一个巫姑吗，不晓得巫姑是恶的，比魔鬼还恶的吗？你不害怕跟我在一处会败坏你的灵魂吗？……”

“上帝救救我们！”他低声说，颤抖得很厉害。

她不作一声，走近他的身边，用着她的像琥珀一般透明的黄眼睛紧紧盯着他。此时，一个闪电冲出云层，照亮了嘉山德拉的面孔。这面孔苍白得同那个大理石女神的面孔一样，当她从那磨坊小丘底下千年坟墓里在卓梵尼面前复见天日时候。

“就是她，”他想，心里十分害怕，“就是那个白色女鬼呀！”

他努力一下要跳起来，但不能够。他觉到嘉山德拉的滚热的呼吸吹在他的颊上，又听她在耳边说：

“若是你愿意，卓梵尼，我便告诉你一切，什么都告诉你。若是你愿意，我的亲爱的，我们便一起飞到那里去，飞到‘他’那里去，那里是好的，那里不会无聊的。那里一点都不要害羞。同做梦一般，同在天堂里面。那里一切都是容许人做的。你要跟我去吗？”

他的额头流出冷汗。可是好奇心制胜了他的惊恐，于是他问：

“到哪里去？……”

他的面颊几乎碰到了她的嘴唇。她回答，声音非常之细，仿佛热情地，欣羡地叹了一口气：

“到——‘群巫大会’去呀！”

一个极近的雷声惊天动地响了起来，好像眼睛看不见的地底下的底但族人发出一个可怕的笑声，庄严地，满含威吓的快乐地响了过去，慢慢地又在没有气息的寂静当中回响着。

树上，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动弹。琵琶声音也停止了。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修道院的忧郁的整齐的钟声，天使晚祷钟声。

卓梵尼画了一个十字。嘉山德拉站了起来，说：

“该回家去了。时候不早了。你没有看见火把闪光吗？那是穆罗公爵领了一群人骑马来访嘉黎屋托先生的。我完全忘记了，原来今天伯伯要在公爵面前做一个实验：把铅变做金子。”

人们听得到马蹄得得声音。骑马的人从维塞里拿门沿着运河走近了这炼金术士的屋子，他在等待公爵的时候，把将要进行的实验的最后准备都已弄妥帖了。

嘉黎屋托先生一向便是拿寻找“智者之石”做他的终身事业。

他在波伦拿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就在当时享盛名的神秘科学专家，伯尔拿图·特列维散尼伯爵那里充当助手。以后，他就在种种可能

的质料当中寻找那足以转变一切的水银：在食盐和硇砂里，在各种金属里，在纯净的铋和砒里，在人类血液里，在胆汁和头发里，以及在动植物里。他寻找了十五年。父亲遗留给他的六千杜卡财产，都从他的熔炉烟囱里飞散了。自己的钱用光以后，他向别人借钱。他的债主们把他送进债务监里去。他逃脱了。以后八年之间，他拿鸡蛋做试验，他足足消耗了二万颗鸡蛋。以后，他又同教廷书记官恩利戈合作研究硫酸，不幸中了硫酸蒸气的毒，病了，卧床不起十四个月，没有人理他，几乎死掉了。他忍受贫困、屈辱和迫害，做个走方郎中，游遍了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荷兰、北非洲、希腊、巴勒斯丁和波斯。匈牙利国王拿严刑拷问他，要他吐出转化金属的秘密。他年老倦游了，但并未绝望，接到穆罗公爵的聘请，终于回意大利来，而且得到宫廷炼金术士的头衔。

他的实验室中央立着一个耐火黏土造的笨重火炉，附有无数的小室、火门、坩埚和风箱。在一角上，灰尘掩盖底下，放着几块生锈的矿滓，好像凝固了的熔岩。

工作台上摆满了无数复杂的器具，杯子、蒸馏器、漏斗、盖子、容受器、研臼、长颈玻璃瓶、蛇管、大瓶和小盒。有毒的盐类，碱类和酸类，发出了辛辣的气味。整个神秘的世界，都包藏在金属当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七尊神，天上的七行星：金中是日，银中是月，铜中是金星，铁中是火星，铅中是土星，锡中是木星，活动的闪光的水银中，则是那个永久灵活的水星。这里还有些带着野蛮名字的东西，足使外行人吓一跳，譬如：月宫辰砂、狼乳、亚奇耳铜、星石、安德罗丹马、安那加里斯、拉奔提加和亚里斯托罗奇亚。此外还有一滴极可宝贵的狮子血，费了好多年劳力才得到的，这血可以医治一切疾病并永久保持青春，现在正在发着红光，像一颗红宝石。

这位炼金术士，正坐在他的工作台旁边。嘉黎屋托先生既瘦又小，皱襞得像一个老冬菰，但还是活泼的和健旺的。他两手撑着头，仔细观察一个瓶子，这瓶在淡蓝的细长的酒精火焰上烧着，有什么液体在里面煮着，轻轻地沸腾。这是所谓“维纳斯油”，一种绿玉颜色的透明的液体。一支正在旁边燃点着的蜡烛，从这瓶子透过光来，映出深绿的颜色在一卷打开的羊皮书上，这是阿拉伯炼金术士查比·阿卜达拉的著作。

嘉黎屋托听到楼梯上行步和说话的声音。他站了起来，赶紧看一眼这整个实验室，看看一切都弄妥帖没有，然后向他的用人，那个默默无言的助手，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再添点炭在熔炉里，他自己就走出去迎接来探访的人了。

客人们兴致很好。他们刚吃了晚饭，喝了麦尔瓦西酒。随从公爵的人中有御医长马良尼，他对于炼金术也极在行，还有雷翁那图·达·芬奇。

小姐太太们走进来了，这隐士般房屋立刻充满了香味，绫绸触动声，女性的低语以及莺燕一样啭叫着的笑声。

一位太太袖子绊着了一个玻璃蒸馏器，把它拂落地下了。

“没有关系的，太太。请您不要介意！”嘉黎屋托和悦地说，“我现在捡起碎片来，免得伤害了尊足。”

另一位太太拿起了一块盖满煤烟的铁滓在手里，她的浅色的发出紫罗兰香气的手套立刻就玷污了。一位年轻骑士拿出一块花边手巾来，替她揩拭这污垢，暗中压了一下她的小手。

那位总是披散着一头金黄头发的狄安娜小姐，由于感觉有趣而颤抖起来，她碰着了一盏盛满的水银，泼了几滴出来。当这闪光的小球在桌上乱滚时，她喊道：

“看哪，看哪，这多么奇怪！液体的银子啦！它自己走起来，它是活的啦！”

她拍着小手，快活得几乎跳了起来。

“听说，铅变金子时，我们要在炼金术火焰里看见魔鬼，这话是真的吗？”活泼而狡狯的菲丽贝塔问，她就是盐业公会总理那个老头子的太太，“先生们，你们不以为来到这儿看这实验，是一种罪过吗？”

菲丽贝塔是很虔诚的。人家说，她的爱人要她什么，她都答应，唯独不许吻她的嘴唇，因为她认为在祭坛前是用她的嘴唇宣誓忠实于婚约的，嘴唇能保无罪，她便不算完全失节了！

那位炼金术士走近雷翁那图身边，对他耳语说：

“先生，请您信我的话，像您先生这样一个人来光顾敝庐，我是看得很贵重的……”

他用力紧握着画师的手。雷翁那图正待回答，但老头子点点头阻止他说话：

“哦，自然，自然！……在别人看来是个秘密！但是我们两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不是吗？……”

然后，他转回身来，含笑，极客气地对着其余的客人：

“求得我的恩公，公爵殿下好意的允许，还有面前各位小姐太太的允许，我现在就来做这神通变化的实验。各位，我请你们留心看看。”

为的不让人家怀疑这实验起见，他于是拿出一个坩埚给人看，一个耐火黏土造的整齐的厚壁的罐子。他请求每个参观的人仔细检查这坩埚，拿指头去摸摸，去敲敲，相信这里面做不出什么花头。同时，他又告诉人说：那些炼金术士往往用一种双重底的坩埚，把金子藏在夹底中间，等到上面一重底因为炽热而炸破之后，金子便露出来了。铅炭、风箱、搅拌金属使之冷却所用的棍棒，以及其他一切器具，凡可以暗藏金子或显然不能暗藏金子的，他也都拿出来给人仔细检查。

然后，他把铅切成小块，丢在坩埚里面，并拿坩埚放在熔炉中炽热的火炭上。那个默默无言的斜视的助手，面孔这样苍白、忧郁和无生气，以致使得一位太太几乎晕过去了，因为她把这站在阴影中的助手当作了魔鬼。这助手现在活动起来，推拉那个巨大的风箱。在那发出尖锐声音的气流之下，火炭就燃烧起来了。

嘉黎屋托此时找寻他的客人谈话。谈话当中，他有一回引起了普遍的欢笑：当他把炼金术称作“贞洁的妓女”（Casta meretrix）的时候，因为它有许多的求爱者，大家都被它欺骗了，大家都认为可以到手，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抱它——in nullos umquam pervenit amplexus。

御医马良尼，一个肥胖笨重的人，有一副肿胀的、聪明的和尊严的面孔，他听了这老头子的闲谈，不禁气愤起来，他摩擦着额头。最后，他忍耐不住了，他催促道：

“先生，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吗？铅已经滚沸了。”

嘉黎屋托拿出一个蓝色小纸包，小心谨慎把它解开。里面是一种橙黄色的、像玻璃般灿烂的、油腻的粉粒，气味同烧焦的海盐一样。这便是秘密的丹药，炼金术士的无价之宝，那个能行奇迹的“智者之石”——Lapis philososoforum。

嘉黎屋托用刀尖挑起一颗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粒，并不比芥菜籽大些，他拿来包裹在白蜂蜡里，连蜡搓成一个小团，丢在沸腾的铅里面去。

“您的丹药有什么力量呢？”马良尼问。

“我计算好了，这丹药一分，可以把二千八百二十分的铅转变成为金子，”嘉黎屋托回答，“自然，这丹药还不是完全的，但我希望不久就可以把它的力量增加到一分对百万分的比例。那时，一个黍粒重的丹药，化在一桶水内，只用一胡桃壳这样的水泼在一个葡萄园内，每年五月，我们就有熟葡萄吃了。Mare tingerem，si Mercurius esset！——只要我有足够的水银，我就能够把大海变成金子！”

马良尼耸耸肩膀，嘉黎屋托先生的吹牛，使他气愤起来。他企图拿经院哲学的智辩术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来证明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这位炼金术士只微笑着。

“等着吧，学士先生！我现在要给您一个三段论法，这您将难得驳覆的。”

他丢了一把白粉末在炭火上面。一阵烟云充满了实验室。同时又有一种彩色的火焰，同虹彩一般，有时蓝色，有时绿色，有时红色，升了起来，并发出尖锐的叫声。

旁观的人都骚动起来。菲丽贝塔事后对人说，她在红焰当中看见了一张魔鬼嘴脸。这炼金术士用一个长铁钩揭开那烧成白热的坩埚底盖，埚里金属物在沸腾、起沫和蒸发。坩埚又盖起来了。风箱喘息着，号叫着。可是十分钟之后，当人们用一个细长铁棒插进那滚沸的金属熔液再拿出来时，大家都看见棒端上悬着一滴黄色液体。

“好了！”炼金术士宣布说。

黏土坩埚从火炉上拿起来了。人们让它冷却，打破它。于是在那些惊愕得不能作声的观客眼前，一块金子落到地下了，响着，又闪着光。

炼金术士指着那块金子，得意扬扬地转向马良尼:

“Solve mihi hunc syllogismum！——请您替我解答这个三段论法啊！”

“闻所未闻的，……不能相信的，……违反了自然界和伦理学的一切法则！”马良尼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他完全迷惘了，张开了两臂。

嘉黎屋托先生，面孔苍白了，眼睛火红了。他举头望天，喊道:

“Laudetur Deus in aeternum， qui partem infinitae suae potentiae nobis，abjectissimis suis creaturis，communicavit．Amen！——荣耀归于永生的上帝啊，他平分了他的无限的权力给予我们，我们却是他的最卑陋的创造物。阿门！”

现在人们拿起那块金子，放在染了硝酸的试金石上检查，结果石头上留下了黄澄澄的丝纹。这金子比匈牙利金和阿拉伯金还更纯净些。

大家都包围了这个老头子，祝贺他，同他握手。

穆罗公爵引他到旁边去。

“你要正直忠心替我办事吗？”

“我愿意多有几条生命，完全用来服侍殿下！”炼金术士回答。

“但是，你要注意啊，嘉黎屋托，不要让其他的王侯……”

“殿下，若是别人知道去什么了，那您就像处治一只癞皮狗般，把我吊起来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行了一个极卑屈的鞠躬礼，添加一句话说：

“只愿您再赏我……”

“什么？又要钱吗？”

“哦，这是最后一次了。上帝可以替我做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多少？”

“五千杜卡。”

公爵想了一会儿，还了价，减了一千杜卡，就答应他了。

夜已深了，贝特丽采娘娘在宫里会着急的。于是人们动身走了。屋主人送客出门去，每个客人都赠送一小块新金子以为纪念。雷翁那

图还留着未走。

其余客人都送走了以后，嘉黎屋托便到雷翁那图跟前来，问他：

“师傅，您觉得这个实验怎样？”

“金子是藏在棍棒里的。”雷翁那图安静地回答。

“在什么棍棒里？……您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师傅？”

“就藏在您拿来搅拌铅的那支棍棒里。我什么都看见了。”

“你们刚才不是把那支棍棒也检查过了吗？……”

“不是的。那是另外的一支……”

“什么另外的呢？请您……”

“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看见了，”雷翁那图带笑再说一遍，“您不要否认，嘉黎屋托！金子是在空心棍棒里藏着。当棍端木头烧焦了时候，金子就掉下坩埚里去了。”

老头子膝头发起抖来。他扮出了一副卑屈乞怜的面孔，像一个给人当场捉获的贼子。

雷翁那图走向他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不要害怕！别人不会知道的，我不会泄露出去的。”

嘉黎屋托抓住他的手，无精打采地说：

“您果真一点不泄露出去吗？”

“不，我不愿意害您吃苦。但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哦，雷翁那图先生！”嘉黎屋托喊，他的眼睛刚才现出那样说不尽的失意，现在又充满了那样说不尽的希望了，“今晚的事情，表面看去好像是个骗局，但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做这事情，只是为着一个时候，为着很短的时间，而且为着公爵的洪福和科学的胜利的。因为我已经发现到‘智者之石’了，我确实发现到了！目前我虽还没有，但我敢断言，它是已经发现了的，等于是已经发现了的，我已经知道了正确的道路。您也明白，在这类东西里面，正确的道路才是主要的事情。只要再做三次四次实验，我便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不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师傅？为去发现那最伟大的真理，不是值得撒一个小谎吗？……”

“怎么可以这样做，嘉黎屋托先生！显然我们是在玩那捉迷藏的游戏。”雷翁那图耸耸肩回答他，“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什么金属转变都是胡说，并没有什么‘智者之石’存在，而且也不会存在的。炼金术、巫术、黑魔术，以及其他非立足于精确实验和数学考察之上的一切学科，不是欺骗，便是发疯。这些，都同那随风飘动的走方郎中的旗帜一个样，只有愚蠢的村夫才会相信的。……”

炼金术士总是拿明亮的惊讶的眼睛，望着雷翁那图。忽然，他把头歪到一边去，狡狯地动眼睛，笑道：

“您这话说得不漂亮，师傅，的确说得不漂亮！我也是一个内行的人，不是吗？您仿佛以为我们不知道：您是最伟大的炼金术士，最深

奥的自然秘密的占有者，一个当代的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12]，一个普罗米修斯[13]。”

“我吗？”

“不错，自然是您呀。”

“您是个滑稽家嘉黎屋托先生！”

“不，您才是个滑稽家哩，雷翁那图先生！哦，哦，您真是会佯装！我一生中已经见过好多炼金术士，他们同守财奴一样藏匿着科学的秘密。但像您这样一个人，我却是未曾见过的！”

雷翁那图极注意地望着炼金术士。他想发脾气，可是发不出来。

“那么您果真相信吗？”他问，不由得微笑着，“您果真这样相信吗？”

“您问我相信不相信吗？”嘉黎屋托喊起来，“您要知道，先生，即使亲爱的上帝此时降落在我面前，对我说：‘嘉黎屋托，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智者之石的。’那我仍然要回答他：‘主啊，正如你确实创造了我一般，世界上也确实有一个智者之石的，我一定会找到它！’”

雷翁那图不再回答什么了，也不气愤了。他只蛮有趣味地听着。

当谈话转移到魔鬼帮助奥秘科学问题时，这炼金术士便带着一种鄙视的讥讽的微笑说：魔鬼乃是整个自然界中最可怜的东西，世界上再没有比魔鬼更柔弱的了。这老头子是专心信仰人类理性的权力，他断定说：科学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滑稽好玩的事情，他问雷翁那图，时常看见元素神没有。画师告诉他从来未曾见过时，他又不肯信了。他得意地详细描摹元素神的形状说，火神萨拉曼德的身体是细长的，约有一个半指头长，身上粗糙而多斑点；风神西尔飞德的身体则是透明的，蔚蓝的像空气的样子。以后，他又叙说在水中居住的南芙和翁丁，地底下的容姆和俾美，活在植物里的杜达尔，以及住在宝石中间的稀罕的狄亚梅。

“我简直无法给您形容，这些是何等的善良。”他以此结束了他的话。

“为什么这些元素神只献身给少数人看，大多数的人却看不见呢？”

“他们怎么能给大家看呢？他们都害怕那些粗人，那些淫棍、醉鬼和大食客。他们喜欢天真和无邪。没有凶恶和奸诈的地方，才有他们出现。他们平常都是胆怯的，同林间的野兽一样，隐藏在各自的元素里面，不让人家看见。”

一个梦一般的温柔微笑，显出在老头子的面孔上。

“这是一个何等古怪的，可怜的，然而又逗人喜爱的人物啊！”雷翁那图心里想。他现在已不讨厌这炼金术士的胡说了。他小心谨慎同这老头子说话，好像对付一个小孩子。他已经准备承认他占有种种秘密了，只为的免得伤犯了嘉黎屋托先生的感情。

他们分别的时候，同要好的朋友一样。

雷翁那图离开以后，这位炼金术士又埋头拿“维纳斯油”去做一次新的实验。

这时，女房东细东尼亚太太正在实验室楼下她的房子里，同嘉山德拉一起，坐在很旺的灶火面前。一捆燃烧着的柴枝上面烧着一个铁锅，里面煮着大蒜和萝卜，做晚餐用的。老太婆用她的皱襞的指头的单调的动作，从纱筒上扯出线来，卷着，急转的纺锤一上一下。嘉山德拉看她纺纱，心里在想：“天天都是一个样，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又同今天一样！蟋蟀叫着，耗子啮着，纺锤转着，柴枝烧着。天天闻着大蒜和萝卜的气味。……”老太婆又唠叨了，用着同往常一样的话，好像她拿一把钝锯在锯木头。她说：她，细东尼亚太太是一个穷苦女人，虽然别人造谣，说她埋了一满罐金子在葡萄园底下。这话是胡说。嘉黎屋托先生使她破产了。伯父和侄女，两个人一同骑在她的颈项上。她是发了慈悲心才容留他们，供养他们。但嘉山德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应当想一想终身大事。伯父若是死去的话，她就比叫花子还要穷。她为什么不同亚毕亚特格拉梭镇那个有钱的马贩子结婚呢，向她求婚好久了？马贩子年纪虽然不小，但他是个又懂事又虔诚的人，他有一爿店，一座磨坊，一个橄榄园，还有一架新油榨。但愿上帝赐她好运！她为什么还不答应呢？她等待什么呢？

嘉山德拉小姐听着，窒人的“无聊”抓住了她的咽喉，扼勒她，压迫她的太阳穴。这无聊比痛苦还厉害，几乎使她高声哭喊起来。

老太婆从锅里拿出一个蒸发热气的萝卜，插在一根尖木签上，用刀削了皮，涂了厚厚一重葡萄酱，便放在没有牙齿的口里咀嚼着。

小姑娘用惯常的姿态伸了一个懒腰，交叉起纤细的苍白的手指放在她的头上，扮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面孔。

晚餐之后，老太婆便昏昏欲睡了。她垂下了头，像一个愁苦的巴尔采[14]女神，眼睛渐渐闭合起来了。她的唠叨含糊不明了，评论马贩子的话也前后不连贯了。嘉山德拉悄悄从衣服底下拿出她的父亲路易基先生赠送的那件法物，一个宝石挂在一条纤细的绳子上，还带着她的体温。她拿起这法物放在眼睛前面，对着灶火的光。她看到了巴库斯的肖像。在这石英雕刻物的暗紫色光辉中，出现了那个裸体少年巴库斯，好似一幅异象，他一手拿着一枝啻苏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纵跳的豹子正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嘉山德拉的心于是充满了对这位美貌尊神的爱。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藏起了那件法物在她的胸前，以后她腼腆地说道：

“细东尼亚太太，今天晚上，他们在巴科·狄·费拉拉和本涅文地方聚会。……姨娘，亲爱的，好人！我们不去跳舞，只到那里看看热闹，一会儿就回来！我以后就听你的话，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向那马贩子骗一件礼物，只要你答应我们一同飞去，今天就飞去，现在，马上就飞去！……”

她的眼睛发出了疯狂的欲望。老太婆望着她，那两片皱襞的淡蓝色嘴唇忽然裂开了一条大缝，露出那颗唯一的黄牙齿，好像野猪的长牙。她的面孔是可怕的，同时又是很有趣的。

“你想去吗？”她问，“想得很吗？真的吗？尝出味道来了吗？看哪，你这疯姑娘！天天晚上你都想飞，不受人家劝阻！但是不要忘记

了啊，嘉山德拉，这罪过是要由你的灵魂担当啊！不是你提起，我今天不会想起这事的。我做这，只是为了你……”

老太婆慢条斯理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细心关好窗板，一切隙缝都用布条塞起来，锁起房门，用水浇灭灶内火炭，点起一支巫术用的残余的黑蜡烛，并从铁箱子里拿了一瓦罐有辛辣气味的油膏出来。她做时，现出迟疑的和深思的神态，但她的手战栗着，同醉了酒一样。她的小眼睛有时浑浊和迷乱，有时因邪欲而热红起来像两块火炭。嘉山德拉拖了两个大木槽在房子中央，这木槽平时是用来揉和面团的。

细东尼亚太太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便把衣服脱了，脱得精赤条条。她拿瓦罐放在两个木槽中间，自己骑马式坐在一个木槽上一根扫帚上面，用瓦罐里肥腻的淡绿色油膏涂遍了全身。一种刺激人的气味充满了房间。这种为巫术飞行用的油膏，是用有毒的莴苣、塘蒿、芹叶钩吻、白英、曼陀罗华根、罂粟、菲沃斯草、蛇血以及巫姑杀戮的没有经过洗礼的婴孩的脂肪等等做成的。

嘉山德拉掉转头去，为的不要看老太婆的使人恶心的裸体。最后一瞬间，她的愿望已经确定要实现时，她的心坎深处反而生起嫌厌来了。

“怎样，你还不动手吗？”老太婆蹲在木槽里面埋怨说，“你刚才催促我，现在自己又装模作样了。我是不愿单独飞去的。衣服脱了吧！”

“我就脱。熄了火吧，细东尼亚太太！有亮，我就不能……”

“你看，多么假贞洁！等一会到山上时，你就不害羞了？……”

她吹灭了烛火，用左手画了一个十字，这是巫术内应用的亵神记号，向魔鬼致敬的。

嘉山德拉脱了衣服，但汗衫没有脱，然后她跪在木槽之内，赶快用油膏涂擦身体。

暗中听得见老太婆在喃喃念诵无意义的不连贯的咒语：

“厄茫赫汤，厄萌哈汤，巴鲁德，巴力贝过特，亚斯他录……帮帮忙哪！阿哥拉，阿哥拉，巴特里沙，帮帮忙哪！”

嘉山德拉贪婪地吸了几口巫术油膏的强烈的香气。她的皮肤发起热来，脑袋里面一切东西都在周转。一种肉欲意味的战栗传过她的背脊。她的眼前有红绿圈圈在闪光，在互相纠缠起来，忽然，好像从远地来的，响着细东尼亚太太的得意的锐利的叫喊：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不要碰破了头！”

嘉山德拉骑在一只黑山羊上，从烟囱飞了出去，柔软的羊毛擦得她的光屁股很觉舒服。她的灵魂陶然了，她喘息着，像飞上天去的燕子那样叫着：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我们飞呀！我们飞呀！”

那个老丑的姨娘细东尼亚，披散了头发，精赤条条地，骑在一把扫帚上，就在她的身边飞着。

她们飞得很快，空气钻进她们的耳朵，像起了风暴。

“向北方飞去！向北方飞去！”老太婆喊，调动她的扫帚，如同一匹驯熟的马。

嘉山德拉飞时醉醺醺的。

“我们的机械师，那个可怜的雷翁那图·达·芬奇，还有他的飞行机器！”她忽然想起这事来，更加觉得是好玩的。

她飞上了天空，黑云一团一团地在她底下，蓝色闪电在云里放光。她的头上是明朗的天宇，一轮满月，大得像磨坊轮子，照得人眼睁不开来，隔她这样近，似乎她用手就可以抓到。

然后，她握住山羊的卷曲的双角，又转向下面，像一块落下的石头一直倒栽下来。

“哪里去？哪里去？你要跌断颈骨的！你完全疯了吗，鬼丫头？”细东尼亚姨娘责骂她，几乎跟她不上。

现在她们接近地面低飞了，低得甚至听得到沼泽里在睡眠的草叶的声响。磷火替她们引路，蓝色的朽木闪着光。鸱鸮和其他夜鸟，在暗黑的森林中发出悲惨的叫声。

她们飞过了阿尔卑斯山尖峰，山顶透明的冰块在月光之下闪烁。以后她们就飞到海面上来。嘉山德拉用手掌盛起海水，泼向高处，看见碧玉颜色的水珠，十分高兴。

她们愈飞愈快了。路上碰到的旅客也渐渐加多：一个灰白蓬头发的巫士坐在一个木桶内；一个大肚皮的快乐的教士，面孔红得像西椟[15]神一样，骑在一根火棒上；一个十岁小姑娘，金黄的头发，无邪的

面孔和蔚蓝的眼睛，也骑在一把扫帚上；一个年轻的红毛蛮女，光着身体，骑在一只咆哮的野猪上；此外还有好多人。

“哪里来的，姊妹们？”细东尼亚姨娘问她们。

“从希腊来的，从刚底亚[16]岛来的。”

别的声音则回答：

“从瓦棱西亚[17]来的，从布洛根[18]来的，从弥郎道拉附近萨迦鲁齐来的，从本涅文来的，从诺尔察来的。”

“哪里去的？”

“到比田去的！到比田去的！大公羊，‘比田之公羊’，在那里举行婚礼。飞呀，飞呀！都到那里赴晚间筵席呀！”

如同一群乌鸦，他们飞过那个昏暗的平原。

月亮在浓雾中像血一般红。远处有一个孤寂的乡村教堂的十字架在发光。那个骑在野猪背上的红巫姑，号叫着飞进教堂里去，把大钟摘下来，用尽全力扔在泥潭里面。当那钟掉在泥土里发出轰轰声音时，红巫姑不禁大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好像狗吠一样。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欢喜得忘了形，在扫帚上双手乱拍。

月亮躲藏在乌云后面。蜜蜡捻成的大绿烛照耀之下，烛焰是浅蓝色的，有如电闪。那些跳舞的巫士和巫姑，他们的黑炭一样的大影子，爬着，跑着，一下纠缠起来，一下又散开了，在那雪一般白的垩质山顶上。

“嘎！嘎！开会呀！开会呀！从右向左转！从右向左转！”

整千整万，无穷无尽的，如同秋天枯萎的黑叶，他们围绕那只高踞在一个小岩上面的“夜羊”飞着。

“嘎！嘎！赞美‘夜羊’哪，赞美‘比田公羊’哪！我们的辛苦已到尽头了，我们恣意行乐呀！”

空心的死人骨头做的风笛，吹出尖锐的嘶嗄的叫声；绞死的人皮做成的鼓上，用一根狼尾巴敲着，发出沉重的“笃，笃，笃”声音。几只大锅内，煮着非常好吃的说不出味道的吓人的物品，但没有放盐，因为主人不喜欢盐。

在偏僻的角隅有人交媾：女儿和父亲，兄弟和姊妹，一只绿眼睛的有趣的豺狼和一个百合花一般白的温柔娇艳的小姑娘，一个面目模糊全身生毛的妖怪和一个龇牙露齿不知羞惭的女修士。一双双淫秽的人儿，到处皆是。

一个肥胖大巫婆，雪白的身体，善良而愚蠢的面孔，正在含着母性的微笑，喂两个初生小魔鬼的奶。这两婴孩贪婪地抓住一边一个垂下来的大奶，大声吞咽乳汁进去。

有几个三岁小孩，还不能参加大会，只好在场地边缘看守一群蛤蟆。这些蛤蟆都是用圣饼饲养的，满身是凸起的小瘤，都悬着金铃并穿着红衣主教道袍做的华丽衣服。

“来跳舞吧！”细东尼亚姨娘再忍不住了，便拉嘉山德拉跳舞去。

“若是马贩子看到了怎么办呢？”小姑娘带讽刺地反问她一句。

“叫狗把他吃掉吧，你的马贩子！”老太婆回答。

她们二人配起对来跳舞，转着，转着，像一阵旋风，四面和着喧哗、叫喊、咆哮和笑声。

“嘎！嘎！从右向左转！从右向左转！”

一个同海豹一样的潮湿的长胡子，刺在嘉山德拉颈项背后；一根细长而坚硬的尾巴在她前边呵痒；有一个人捏了她一把，捏得很痛，而且很无耻；另一个人则用口咬她，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肉麻的调情话。可是她并不抵抗。她以为愈受人戏弄就愈美妙，愈加吓人也就愈加使人陶醉。

忽然，大家都痴呆地立住了脚，像在地下生了根，死一般的寂静。

从黑宝座上，那个不知名的就蹲踞在宝座上面，发出一种迟钝的声音，同地震时候一样：

“你们接受我的礼物吧：柔弱的人得到我的刚强，忠厚的人得到我的骄傲，愚蠢的人得到我的聪明，愁苦的人得到我的欢乐。你们都拿去吧！”

一个面貌慈祥的白须老头儿，他本是异端裁判法庭的一位大官，却在这里当巫人祭司长，总在做着黑色的弥撒，他现在用庄严的声音宣告说：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per universum mundum， et libera nos alomni malo！你们拜呀！你们拜呀！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

大家一齐拜伏在地下了，而且仿效教堂曲调，唱出了亵神的歌词："credo in Deum，patrem Luciferum，qui creavit coelum et terram．Et in filium ejus Beelzebul……"

当最后的歌声止息了，重新恢复寂静之时，那个地震般声音又响起来了:

"引导到我这里来啊，我们童贞的新娘，我的无疵的鸽子！"

祭司长问道:

"你的新娘，你的无疵的鸽子，叫什么名字？"

"嘉山德拉小姐！嘉山德拉小姐呀！"轰隆的声音回答。

这年轻巫姑听到了她的名字时，觉得脉管里血液凝成了冰，头发一根根倒竖起来。

"嘉山德拉小姐！嘉山德拉小姐呀！"人群中传遍了这个呼声。她在那儿！我们的女主在那儿！福哉，嘉山德拉！"

她两手蒙住了面孔，想要逃跑了，可是无肉的指头、鸟爪、兽蹄、象鼻和毛茸茸的蜘蛛脚，都向她伸去，抓住了她，脱了她身上的汗衫，把她赤裸裸地战兢兢地送到宝座面前。

羊骚臭和坟墓般的冰冷拂过她的面孔。她低下头来，什么都不要看。

于是那在宝座上的说道:

"到这里来啊！"

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她见到了她的脚底下一个在黑暗中放光的和发焰的十字架。

她把最后的气力都集中起来，压制了嫌厌，向前踏一步，抬起头来，望着此时正立在她的面前的。

于是，发生了奇迹。

山羊皮从他身上脱下来了，像一条蛇皮。于是，古代奥林匹斯山的狄昂尼索神，又叫巴库斯神，就立在嘉山德拉面前，嘴唇上现出一个永久欢乐的微笑，一手高擎沓苏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豹子在他旁边跳跃，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

在这一瞬间，群巫大会便转变为巴库斯神的无遮喜筵了。那些老巫婆都成了年轻的马那德[19]，那些奇形怪状的鬼魔都成了山羊腿的沙提尔[20]。原来是死板的白垩岩石，现在也成了阳光照耀下灿烂的大柱了。柱间可以望见远处蔚蓝的海，嘉山德拉看到了希腊一切神灵都聚会在光焰四射的云端上面。

那些马那德们和沙提尔们敲打铙钹，互相用刀戳进胸膛，挤出红的葡萄汁盛在金盘内，同自己的血调和起来，兜着圈子跳舞，并歌唱道：

“万岁啊，狄昂尼索万岁！伟大的神灵都复活了！复活的神灵万岁！”

裸体少年巴库斯张开臂膀去拥抱嘉山德拉；他的声音同雷一样，使得天地都震动了。

“来吧，来吧，我的新娘，我的无疵的鸽子！”

嘉山德拉投入这美神的怀抱中了。

鸡啼了。有雾气和烟熏的辛涩的潮气的臭味。某处，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钟响了，叫人祈祷。钟声使得这山上慌乱起来。马那德们仍旧变成丑陋的巫婆，山羊脚的沙提尔们恢复奇形怪状魔鬼的原形，狄昂尼索神又化身为那个骚臭的“夜羊”了。

“回家去！回家去！飞呀！逃命呀！”

“我的火棒给人偷去了！”那个西棱神面孔的大肚皮教士不要命地哭喊，他钻来钻去同疯了一样。

“野猪，野猪，到这里来！”裸体的红毛女人叫唤着，在黎明潮湿当中，她一面战栗，一面咳嗽。

快要下山的月亮，从乌云背后露了出来。那些吓散了的巫人便在月光照耀底下成群结队地飞了起来，如同一群黑蝇，飞开了白垩山顶。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逃命呀！飞呀！”

那只“夜羊”悲鸣了一会，就沉没在地底下去了，四周发出了窒人的硫黄臭气。

晨钟大声响起来了。

嘉山德拉，在维塞里拿门外小屋的黑暗房间地板之上，醒转来了。

她觉得不舒服，仿佛大醉以后的情景。她的头铅一样重，她的身体疲乏得如同散碎了一般。

忧郁地响着圣拉德恭达修道院的钟声。这中间还听到有人在敲屋子大门，敲得很急，大概已经敲了很久了。嘉山德拉倾听着，听出了是她的求婚者亚毕亚特格拉梭镇马贩子的声音。

“开门哪！开门哪！细东尼亚太太！嘉山德拉小姐！你们都是聋子吗？我全身淋得像一只狗。这样的天气，难道要我转回去吗？”

小姑娘无精打采地立起身来。她走近那严密关闭的窗子，把细东尼亚太太小心塞在夹缝里的布条取出来。一条淡蓝色的浑浊的晨光照在全身赤裸的老巫婆身上，她在她那翻倒的木槽旁边地板上面睡着，像一个死人。嘉山德拉从一条缝隙望出去。

原来天在下雨，雨水像从桶里笔直倒下来一样。嘉山德拉透过模糊的水帘，看见了爱她的那个马贩子站在屋子大门前面。他的旁边，一只长耳朵的小驴拖了车子，低着头立在那里。一只牛犊，四足被捆绑着，嘴伸出车子外边来，在那里鸣叫。

马贩子毫不倦怠地敲打屋门。

嘉山德拉等待着，不知道这事将怎样完结。

最后，楼上实验室一扇窗板开了。那个老炼金术士蓬松头发，睡眼朦胧地往外看，扮出一副厌恶的气愤的面孔，每逢他梦中醒转来，明白了用铅变金是不可能的时候，他总要扮出这个面孔的。

“谁打门？”他问，探头窗外看下去，“你要什么？你完全疯了吗，老糊涂？上帝要罚你的！你没有看见屋内人人都在睡觉吗？滚你的蛋

去吧！”

“嘉黎屋托先生，做做好事吧！您为什么这样骂我？我为一件大事到这里来的，为令侄女的事情。您看，我带来了一只吃奶的牛犊，要送给她。”

“见鬼去吧！”嘉黎屋托喊，冒起火来，“滚到魔鬼尾巴底下去吧，混蛋东西，带了你的牛犊一起滚吧！”

窗子又关闭起来了。马贩子完全糊涂了，他安静了一分钟。以后，他又醒悟转来，并以加倍的力气，拿拳头去敲打屋门，好像要破门进去似的。

小驴子头垂得更低了。雨同长江大河一样流下它那无可奈何地下垂着的湿淋淋的耳朵。

“主上帝啊，这一切多么地无聊！”嘉山德拉小姐低声自言自语，并闭起了眼睛。

她不由得想起了群巫大会的荒淫生活，想起了“夜羊”变成狄昂尼索神，以及伟大神灵的复活。于是她思索道：

“这一切，是做梦呢，还是实事？大概只是一场梦，目前进行的才是实事。星期日之后，接着就是星期一……”

“开门哪！开门哪！”马贩子现在是用嘶哑的，不要命的声音在那里喊。

大点水珠沉重地单调地从屋檐滴到污水坑里去。牛犊悲惨地叫着，修道院的钟声忧郁地响着。……

[1] 幼里披得Euripides，纪元前四八〇——四〇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2] 德谟斯典Demosthenes，纪元前三八五——三二二，希腊大演说家。

[3] 柏禄奔尼Peloponnes——希腊半岛南端之总称。

[4] 亚尔特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之月神及猎神，即狄安娜。

[5] 赫卡Hekat——希腊神话中冥司女神。

[6] 嘉山德拉Cassandra——嘉山德拉本是特洛伊国王卜廉的女儿，城破被俘，给希腊联军总帅亚加绵农做奴隶。她原是亚普罗之爱人，亚普罗传她预言术。事迹见伊士基勒的悲剧《亚加绵农》。

[7] 伊士基勒Aschylus，纪元前五二五——四五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8] 贝沙里翁Bessarione，一三九五——一四七五。

[9]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一三五五——一四五〇。

[10] 叛教者朱理安皇帝Kaiser Julianus Apostata，三三一——三六三，罗马恺撒，在位三六一——三六三，古代晚期一个哲学家，属于新柏拉图派，反对基督教，所以被后代基督教徒称为“叛教者”。他死后，古代希腊罗马之宗教就绝灭了。梅勒什可夫斯基另一部小说《诸神死亡》就是写朱理安皇帝事情的。

[11] 狄昂尼索Dionysos——即巴库斯。据希腊神话，是宙斯与底比斯城建立者卡德谟士之女塞美列所生之子。塞美列被宙斯的雷火焚死，但狄昂尼索在胎中无恙，后来成为神，司酒及欢乐，扈从甚多，男者称为沙提尔或潘，女者称为马那德。每年节期颂拜者极多。以纵饮狂欢为此节期之特色。按狄昂尼索之崇拜本系一种新宗教，与早期希腊崇拜奥林匹斯山神灵之宗教不同，乃纪元前六世纪间从北方特拉西传至希腊来的，其陶醉、再生、轮回等教义全非荷马时之希腊所有。这宗教传来后，希腊生活及思想皆为之改观，实是文化趋于烂熟时期之一种结晶品。后来，新旧宗教冶为一炉，狄昂尼索就被人附会为宙斯的儿子了。

[12] 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Hermes Trismegistos——埃及炼金术及巫术之神。

[13]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底但族人之一，从天上偷了火给予人类，因之被宙斯锁于高加索山上，也是炼金术士崇拜之神。

[14] 巴尔采——Parze——命运女神之名。

[15] 西棱Silen——狄昂尼索的教师，终日醉醺醺的大肚皮老人。

[16] 刚底亚Kandia——即克列底岛。

[17] 瓦棱西亚Valencia——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大城。

[18] 布洛根Brocken——德国北方山名。

[19] 马那德Maenade——狄昂尼索的女侍从。

[20] 沙提尔Satyr——狄昂尼索的男侍从。

第五章　愿你的旨意成功

鞋匠谷波罗，米兰城一个市民，深夜里醉醺醺回归家中，被他的发妻打了无数的鞭子。据他自己说，把一只懒惰的驴子从米兰赶到罗马去，也无须打这么多鞭子。第二天早晨，当他的老婆到隔壁旧货铺老板娘那里去尝尝冻猪血味道的时候，谷波罗发现他的钱袋还有几角钱没有给老婆搜去的，于是，他把铺子交给伙计照管，自己就出门去喝一杯早酒了。

他双手插在破旧的裤子袋里，懒懒地沿着屈曲而昏暗的街道走去。这条街十分狭小，一个骑马的人若是碰到一个步行的人时，足尖或者马刺不免要擦过步行人的身上的。街上发出热橄榄油蒸气的臭味，腐蛋、酸酒以及生霉的地窖空气的臭味。

谷波罗哼着一支小调，举头望着两旁高屋子中间一线暗蓝色的天。主妇们在横街而过的绳子上面挂了许多褴褛衣服在朝阳之下曝晒。谷波罗只好说一句聪明的格言来排解，这格言他自己是从未遵守过的：

“每个妇人，无论是善的是恶的，都须尝尝鞭子的味道。”

为的缩短道路，他从大教堂内穿过去。

这里面拥挤得很，宛如在市场上。虽然犯者要罚罪，一群一群的人还是从这个门走进来，从那个门走出去的，他们甚至带着骡马同走。

教士们哼他们的祈祷文，忏悔室内有人低声说话，祭台上点着灯烛。但是这中间，街上顽童们在玩跳背戏，狗子走来走去嗅着，褴褛

的乞丐则互相撞碰。

谷波罗在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中间停了一会儿。他倾听两个修道士吵嘴，一面狡狯地微笑着。

一个红头发的矮小的方济谷会[1]修士，赤足的齐普拉师兄，生就一副圆圆的同肥腻的蛋饼一样的面孔，正在向他的敌手多米尼会[2]修士提摩推阿师兄证明说：圣方济谷在天堂中已经坐上那个因鲁西飞[3]的堕落而出空的座位了，因为圣方济谷有四十点与基督相同，而且圣母自己也不能够分别他的创瘢和基督的十字架伤痕。那个阴沉的高大的具有一副苍白面孔的提摩推阿师兄，则拿圣迦德怜[4]的伤痕去对抗圣方济谷的伤痕，因为她有荆棘冠冕留下的血痕，而他没有。

当谷波罗从大教堂暗处走出到亚伦古广场时，他必须闭起眼睛，因为阳光太强烈了。这是米兰城里最热闹的广场。好多卖杂货的、卖鱼的、卖估衣的、卖蔬菜的摊子，还有无数的箱子、盆子以及小贩的地摊，乱七八糟安放着，只留了一条窄小的地位给人走路。自古以来，商贩们就在大教堂前面广场占据各自的地盘了，无论什么法律，无论怎样罚款，都不能把他们赶走。

“瓦特里拿出产的生菜要吗！——柠檬要吗！——橙子！——蓟菜！——龙须菜，好吃的龙须菜！……”卖菜女人这样兜揽顾客，那些卖旧衣物的女人也在论价叫喊，就像母鸡的声音。

一只顽皮的驴子，驮着高积如山的黄蓝葡萄、橙子、番茄、萝卜、白菜花、芬浓其菜、葱根。它的身体几乎看不见了，它用刺耳的声音叫着：“嗥，嗥嗥！”赶驴的人用鞭子敲打它那磨损得光光的肋骨，一面“突罗，突罗！”地呼喊。

一长队的瞎子，各人手拿一根拐杖，由一个明眼的人领导着，在唱一首悲哀的诗歌。

一个走方的牙医，獭皮帽上挂有一串人牙穿成的念珠，正站在一个坐在地下的人背后，把这人脑壳夹在自己两腿中间，并用一根大钳子敏捷地拔了一个牙齿出来。

顽童们给一个犹太人做了一个“猪耳朵”，并将他们的环子滚到行人们两腿间去。这些街童当中最顽皮的，就是那个黄头发狮子鼻的法凡尼基阿，他从带来的老鼠笼子里放出一只老鼠，用一根扫把赶它，一面大声吆喝着：“看哪，它在那儿！它在那儿！”这老鼠钻进一个满身肥肉的卖菜女人巴巴沙的宽大裙子里去，她正在织一只袜子。她高跳起来，大声叫喊，仿佛开水淋了她一样。她高高卷起了裙子，为了驱逐老鼠，惹得旁观的人哄然大笑。

“等着吧，我要拿石头打破你这猴子脑壳的，野种！”她气愤地叫骂。

法凡尼基阿站得远远地对她吐吐舌头，快活得跳起舞来。

在吵嚷声中，一个驮夫掉转头来，他头上顶了一只大肥猪。医生卡巴德阿先生的坐马吓了一跳，走向旁边去了，碰翻了旧铁器商人摊子上一大堆的厨房用具，盘子、罐子、锅子、铲子、锉子，乱七八糟倒在地下，发出了震耳的声音。卡巴德阿先生在惊吓中把马缰绳丢开了。现在在赶马，在带哭声喊着：“站着，站着，你这鬼尸！”

群狗在吠。好奇的面孔从窗子伸出来。

笑声，骂声，叫喊声，呼哨声，以及驴子的鸣声，充满了全广场。

鞋匠看这情景，十分开心，他含笑想道:

“我们尘世间的生活，将是何等的美好呀，倘若没有什么母夜叉来消磨男子汉，像铁锈侵蚀钢铁一般！”

他抬起头来，用手遮住阳光，望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物。这建筑物还未完成，周围尚有高高的木架。这就是民众为庆祝玛丽亚诞生而建立的大教堂。

高官和细民都参加这个教堂建筑。居比路国女王送了好些值价的绣金的圣杯布来。那个穷苦的旧货店老板娘迦德怜娜，不管未来冬天如何寒冷，也献出她那件唯一的破旧的皮衣，约值二十个索独，给童贞玛丽亚，为大祭坛之用。

从孩提时代起，谷波罗就追随着这建筑物的进展了。这天早晨，他看见一个新筑的塔，心里很觉高兴。

石工们在用劲捶敲。离“大医院”不远的圣司提反码头上，人们从三桅船里卸下了“大湖”石矿运来的大块发光的白大理石，人们从码头再搬到这新建筑物底下去。绞盘转着，铁链响着。工人们同蚂蚁一般，在木架上爬来爬去。

而这巨大的建筑物便这样升高起来了。无数屋尖、大塔和小塔最明亮的白大理石筑成的，同钟乳石一样向蓝色天空高耸着。民众的一种永久的赞美歌，为庆贺童贞玛丽亚的诞生而唱的。

谷波罗沿着陡峭的石级走下到德国人提巴图开的地窖酒店，这地窖成穹隆形，窖内堆满了酒桶，阴凉得很。

他一面有礼貌地向其他的酒客致敬，一面坐在一个熟友锡匠斯加拉部罗身边，要了一杯葡萄酒和一些热的茴香饼。他深思地喝了一口酒，咬了一块饼，说道:

“我教你一个乖，斯加拉部罗。你切切不要讨老婆！”

“这话怎讲? ”

“你看哪，老朋友，”鞋匠仍旧深思地说下去，“讨老婆这件事情，恰恰像拿手放到装长虫的麻布袋里去，为得摸出一尾鳝鱼！与其有个老婆在身边，宁愿半身不遂好！”

隔壁桌子上，一个滑稽家，绣金匠马斯卡勒罗，正在向几个衣衫褴褛的酒客讲述地图上没有的柏临春那国的奇迹。一个空想的乌托邦，据说那里香肠生在葡萄藤上，那里你一个小钱可以买一只肥鹅，此外还贴你一只鹅雏，那里还有一座磨碎的乳酪堆成的大山，山上有人居住，他们整天无事都在搓粉条和面团，在鸡汤里煮熟之后，便向山下抛去，山下人要捡多少就有多少，这山近旁还流着一条酒河，没有人喝过比这更好的酒，酒里未掺一滴水！

此时有个满颈瘰疬的矮子奔进酒店里来，那是玻璃匠谷谷略，他的眼睛是半盲的，像一只还未能辨别物体的小狗，但他特别喜欢饶舌，传播新闻。

“诸位客官，诸位客官，”他很庄重报告消息，一面脱下那顶布满灰尘的穿了洞的帽子，并揩掉脸上的汗，“我刚才从法兰西人那里来

的！”

“你说什么，谷谷略？他们已经到这里了吗？”

“自然哪！他们已经到了巴维亚。……呸，让我先喘一下气。我差不多累死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来。但愿没有人在我以前带这消息来才好。我想。……”

“这里有一壶酒。你喝吧，你告诉我们！他们好不好，那些法兰西人？”

“坏人，诸位客官，他们是坏人！要当心，不要同他们亲近才好。他们都是粗鄙、放肆、不信上帝的家伙，一句话：都是野蛮人！他们有铳，有八寸长的火枪，有铜做的火蛇，有铁铸的放射石弹的大炮。他们的马同海怪一样，耳朵和尾巴一齐截去了。”

“他们人数很多吗？”一个名叫马索的人问。

“多得眼睛都看不完！他们像蝗虫一样，冲下来，整个平原都给占满了。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哩！上帝为惩罚我们的罪过，降下这个黑死疫，遣派这些北方魔鬼到这儿来！”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们，谷谷略？”马斯卡勒罗插话说，“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盟军吗？”

“什么同盟军！当心你们的袋袋吧！这种朋友，比最凶恶的仇家还坏些。他们出钱买你牛角，却把整只肥牛都吞食了。”

“不要再说蠢话吧，告诉我们近情理的事情！法兰西人为什么是我们的仇家呢？”马索再问。

“他们是我们的仇家，因为他们践踏了我们的田禾，砍伐了我们的树木，夺去了我们的牲畜，他们还抢劫农民，奸淫妇女哩。法兰西国王虽然是个痴子，但他见了女人就要疯了。他有本簿子，贴了许多意大利美女的裸体肖像。‘上帝保佑我们，从米兰到拿波里路上的闺女，我们一个都不肯放过的。’他们这样说。”

“这杂种！”斯加拉部罗喊，用拳捶桌子，捶得连酒瓶和酒杯都跳了起来。

“我们的穆罗还听法兰西人支使，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哩！在他们看来，我们简直不是人。‘你们是强盗和凶手，’他们说，‘你们拿自己正经的公爵来毒害了，一个无辜的青年给你们谋杀了。所以亲爱的上帝降罚你们，把你们的国土给了我们！’我们拿这些家伙当作客人招待，可是他们拿我们的饭菜先给马尝尝！‘这些饭菜里究竟藏有你们毒害公爵用的毒药没有？’他们这样说。”

“你撒谎，谷谷略。”

“我若是撒一句谎，我情愿眼睛都瞎掉，舌头都烂掉！……你们听听，他们怎样夸口。他们说：‘我们先要征服意大利所有国家，占领一切海洋和陆地，攻取君士坦丁堡，俘虏土耳其苏丹，把十字架插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然后我们回来用上帝名义审判你们。你们还不降服的，有祸了：你们的名字要从世界上涂去了！’”

“不妙，伙计，”绣金匠马斯卡勒罗说，“不妙，不妙！从来没有过这样糟糕的事情。”

大家都默不作声。……

提摩推阿师兄，那个多米尼会修士，刚才在大教堂内同齐普拉修士辩论的，现在举起双手向天上，庄严地喊道：

“所以上帝的大先知，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才说：‘看哪，就要来一个人，他无须拔剑出鞘就可征服意大利。佛罗伦萨啊，罗马啊，米兰啊！歌舞游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忏悔呀，忏悔呀！仗·嘉黎亚左公爵的血，该隐所流的亚伯[5]的血，在向主上帝申请复仇呀！’”

“法兰西人来了！法兰西人来了！你们看哪！”谷谷略指着两个兵士，他们刚走进这地窖里来。

一个是喀士刚[6]人，长条子，年纪很轻，淡红色的胡子，清秀而大胆的面孔，他是法国骑兵上士，叫作邦尼华。另一个则是毕加底[7]人，炮兵格罗·季约尸，一个肥胖的强壮的老兵，有公牛的脖子，火红的面孔，凸出的龙虾眼睛，耳朵上还挂了一个黄铜环子。两个人都有点醉意了。

“在这受上帝诅咒的城里，我们究竟能找到一杯好酒喝吗？”上士问，并敲敲他的伙伴的肩头，“这些伦巴底酸酒刺激人的喉咙，简直同醋一样！”

邦尼华张开四肢，扮出嫌厌和无聊面孔，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傲慢地望望其他酒客，拿锡罐在桌上敲着，用不连贯的意大利话喊道：

“白的，不掺水的，最陈旧的！还要些卤的香肠！”

“不错，不错，老弟！”格罗·季约尸叹了一口气说，“我只要想起了家乡的布尔根第酒，或者我们的美妙的波纳酒，这酒的颜色同我的

丽桑的头发一样金黄，哦，那时，我就要心碎了。人家说得不错：有是民，即有是酒！所以——老弟，给我们的亲爱的法兰西国干一杯吧！‘谁敢害法国，天必降之殃！’”

“他们瞎扯些什么？”斯加拉部罗低声问谷谷略。

“他们骂人。他们诅咒我们的酒，称赞他们自己的酒如何好。”

“你们看看，这些法兰西公鸡如何夸口，”锡匠气愤地说，“我的手痒了起来，痒得很，想给这些家伙一顿教训。”

那个大肚皮细长腿的酒店老板，德国人提巴图，皮带上悬挂一大串钥匙，正从桶里倒出半布伦塔葡萄酒在冰凉的瓦壶内，端给这两个法国人，他嫌厌地望一望这外邦的酒客。

邦尼华一口气就干了一杯酒。这酒他觉得很好，但他故意吐一口水，扮出厌恶的面孔。

这时候，酒店老板女儿在这里经过了。绿塔是个秀丽的姑娘，一头金发，两颗善良的蓝眼睛，同她的父亲一样。

那个喀士刚人狡猾地向他的伙伴眨眨眼，无耻地捻着他的胡子。然后，他再喝一口酒，并唱起查理第八的军歌：

查理要立大战功，
一手征服意大利，
打破耶路撒冷城，
攀登橄榄山上去。

格罗·季约尸也用嘶哑的声音和着唱。

当绿塔回来，羞怯地低下头，在这两个法国兵士身边经过时，上士忽然抱住她的腰，想把她拉到自己大腿上来。

她推开这法国兵，挣扎出来了，跑走了。

邦尼华跳了起来，赶上她，用酒气喷喷的嘴粗暴地吻她的面颊。

小姑娘大声叫喊起来，她的瓦罐掉落地下了，破了，她掉转身子，在法国人脸上重重打了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时仓皇失措。

酒客都哗然大笑了。

“有种，小姑娘！”绣金匠喊，“凭圣格尔瓦西奥名义发誓：这样有力的嘴巴，我一生未曾看过。这家伙该当受她这一打的。”

“算了吧，不值得在这里打架！”格罗·季约尸想法把邦尼华拉回来，但这喀士刚人不听伙伴的话。酒意忽然都冲到他头上去了。他佯装笑脸，对姑娘喊道：

“等着吧，我的美人儿！现在我不是吻你的面颊，我要正对你的嘴接吻了。”

他奔向她去，碰翻了一个桌子，赶上她，正要吻她，但锡匠斯加拉部罗的坚强的手，从后面抓住他的衣领。

“你这杂种，你这不要脸的法国淫棍！”斯加拉部罗一面咆哮着，一面摇着邦尼华的身体，把他的颈子愈捏愈紧，“等着吧，你要挨一顿揍，以后你永远不会忘记，调戏一个米兰青年姑娘该受什么刑罚的！……”

“滚开，你这混蛋！法兰西万岁！”格罗·季约尸喊，他现在也气愤起来了。

他拔出剑来。若不是马斯卡勒罗、谷谷略、马索及其他行会朋友也冲了上来抓住他的臂膀的话，锡匠背后要被他刺穿的。

在碰翻了的桌子、板凳、酒桶、破瓶以及积酒的凹地中间，开始一场野蛮的打架。

提巴图看见了刀剑和流血时，便吓得逃出地窖来了，他在全广场叫喊：

“杀人啊！行凶啊！法兰西人打劫啊！”

人们敲起市场的钟。布洛列托广场上的钟应和着。胆小的商人闭起他们的铺子。卖旧货的和卖水果的女人，赶紧收拾起她们的货物。

“所有的圣者，我们的保护者，圣卜洛达西奥，圣格尔瓦西奥，救救命啊！”巴巴沙哭喊。

“什么事？失火了吗？”

“打死他们！……打死法兰西人！……”

那个小法凡尼基阿快活得跳舞起来，吹着呼哨，并用尖锐的声音叫喊：

“打死他们！……打死法兰西人……！”

保卫团出现了，团丁都拿着火枪和钺斧。

他们来得恰好，此时还能将两个法国兵从民众拳头底下解救出来，迟一会儿就要酿成人命重案了。他们逢人便抓，鞋匠谷波罗也给抓了去。

鞋匠的老婆在喧闹声中跑来，合起了双手，喊道：

“老总，抬抬贵手呀！把我的当家的放掉呀！交给我呀！我一定要教训他一顿，教他以后再不敢到街上同人打架了。说实在话，老总，这家伙确是不值得人拿绳子拴他的！”

谷波罗忧愁地惭愧地低下头来，他装作没有听到老婆威吓的样子，他避开她的眼睛，躲在保卫团丁的背后。

未完成的大教堂木架上，一个青年石工正沿着狭窄的绳梯往上爬，爬到离大圆顶不远之处一个细长的小钟塔上去，为的是将一个女殉道者圣迦德怜的小雕像送到这钟塔尖端上面装置去。

周围耸立着钟乳形的高塔，长针，穹隆屋顶雕成幻想花叶的石头，无数的先知，殉道者，天使，龇牙咧嘴的魔鬼面相，神话上的禽鸟，美人鱼，女面鸟，以及生有尖刺翅膀的张开大口如承溜的毒龙。所有这些都是用纯净的炫人眼目的白大理石雕成的，石上含有烟雾一样的蓝色阴影，使人想起一座冬天给灿烂的繁霜所掩覆的大森林。



五头

四周完全寂静。唯有大声呢喃着的燕子在石工的头上飞过。下面市场嘈杂的声音，在这里听来好像一群蚂蚁叫唤。那边，无限的伦巴底翠绿平原的地平线上，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在放光，这些山峰也是尖而白的，正如这里大教堂的高塔和屋顶。有时，石工仿佛听到底下风琴声音，好像从这大教堂内部，从它的石心的深处，发出叹息声和祈

祷声。于是，他觉得这个大建筑物好像是活的，好像在呼吸、在生长、在渐渐耸向高空，好像一种永久的赞歌庆贺玛丽亚生日，好像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一首颂诗献于这最神圣的童贞女，献于这如日光辉之圣母。

忽然广场上喧哗声音高大起来。塔上的钟嗡嗡响了。

石工住了脚，往底下看。他头脑晕眩了，眼睛黑暗了，他觉得底下整个大建筑物都动摇起来，他所攀缘的细长钟塔弯折了，像一根芦苇。

“完了，我要掉下去了！”他想，心里十分害怕，“主啊，取我的灵魂去吧！”

他用一种最后的努力，紧紧抓住他的绳梯的一级，闭起了眼睛，低声喊道：

“福哉玛丽亚，救苦救难的！”

他好过些了。

上面吹来一阵阴凉的微风。

他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提起所有的力量继续爬上去，再不注意底下的声音了。他愈爬愈高向着寂静的明朗的天空，他满怀喜乐地再说一遍：

“福哉玛丽亚，救苦救难的！”

同在这个时候，建筑委员会的那些委员也在大教堂一个宽广的几乎平坦的屋顶上走着，他们都是意大利的或外国的建筑师，奉了公爵命令来讨论大教堂圆盖上建筑大塔之计划的。

雷翁那图·达·芬奇是其中一个。他发挥他的意见，但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太大胆，太不合常规，太自由，并且违背教堂建筑术传统了，都不赞成他的意见。

人们辩论着，得不到一致的结论。……有些人断言内部支柱力量太小负担不起。“等到大塔和小塔都建筑好了，”他们说，“这整个建筑物一定就要塌倒下来的，因为这是那些无知的人开始筑的。”其他的人则相反，他们以为这大圆盖可以历劫不坏的。

雷翁那图同往常一样，并不参加辩论，他孤寂地不作一声站在旁边。

一个工人走到他身边，交给他一封信。

“师傅，下面广场上有个骑马的差人，从巴维亚来的，等候您老人家回话。”

雷翁那图拆开那信，读道:

“雷翁那图，请你立刻来！我必须见你一面。——仗·嘉黎亚左公爵。十月十四日。”

雷翁那图向那些建筑委员告辞，下到广场去，立刻骑上马，走向从米兰骑马几个钟头可到的巴维亚宫去了。

宽大的公园里，栗树、榆树和枫树，在秋天太阳照耀之下，发出了金色和紫色光辉。枯萎的树叶同蝴蝶一般飞舞着落在地面上。生满了杂草的喷泉再没有水喷出了，没有人照料的花坛上有几丛奄奄欲毙的翠菊。

雷翁那图在宫殿近旁碰到一个侏儒，仗·嘉黎亚左公爵手下的老呆子，唯有他还忠心于他的主人，其余一切奴仆都离弃这个垂死的公爵了。

侏儒立刻认出了雷翁那图，一拐一跳地赶来迎接他。

“公爵病好些了吗？”画师询问。

侏儒没有回答，只做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手势。

雷翁那图正要继续沿着大路走去。

“不是，不是，不走那条路！”侏儒阻止他，“那条路上会给人看见的。殿下请您悄悄地走进去。……若是公爵夫人伊萨伯拉知道了一点风声的话，人们是不肯让您见殿下的面的。我们最好从旁边走，这里有一条小路……”

以后，他们就走进一个旁塔，上了楼梯，穿过一列以前很阔绰而今没有住人的荒凉的房间。镶金的摩洛哥皮挂毡破烂得同抹布条一样，蜘蛛网织在公爵宝座的绸缎天盖底下，秋夜的风将公园里黄叶从破碎的玻璃窗吹了进来。

“恶人！强盗！”侏儒叹息说，并将荒凉的景况指给雷翁那图看，“相信我的话吧，这里的事情，确是惨不忍睹的。我早就要离开了，要

到海角天涯去了，若不是公爵尚在的话。现在除了我这个可怜的十不全以外，是没有人忠心公爵的！……这里，请！就在这里！……”

他开了一个门，让雷翁那图走进一个窒息的阴暗的房间去，房内有很强烈的药味。

按照医术规则，放血的时候必须在蜡烛光底下，室内窗户必须闭得紧紧的。理发匠的助手拿一个铜盆盛着流出的血。理发匠自己，一个谦逊的老头子，衣袖卷得高高地，正在割开公爵的脉管。医生，“太医官”，带着一副庄严的面孔，站在旁边，眼镜架在鼻梁上，身上穿一件暗紫色丝绒缝的医学博士袍子，里面是栗鼠的皮毛。他没有参加理发匠的工作，只拿眼睛望着，因为一动手术器具，就是有损医生尊严的。

“天黑以前还要再放一次血！”他用命令口气说，当手臂捆好，病人又躺在枕头上的时候。

“老爷，”理发匠恭敬地和畏怯地提出异议，“我们不可以推延几时再放吗？免得失了过多的血……”

医生含笑鄙蔑地望望他。

“你说这话不害羞吗，老兄？我教你一个乖：人身上总共有二十四磅血，即使取去了二十磅，对于生命和健康也是没有危险的。你从一个井里取去污水愈多，留下的井水就愈加新鲜。吃奶的小孩子，我也毫不过虑地要人放血哩。谢谢上帝，我的办法都能够奏效。”

雷翁那图留心听这两人谈话。他要反驳医生的话，但他对自己说：同医生辩论是没有结果的，正如同炼金术士辩论一样。

医生和理发匠都走出去了。侏儒把枕头扶正了，把病人的脚仔细盖在毡子内。

雷翁那图向屋子周围一看，床上挂了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绿毛小鹦哥。一张小圆桌上放着纸牌和骰子，旁边立着一个玻璃缸，缸里有水，几尾金鱼在水中游泳。一只小白狗蜷成一团，在公爵脚边睡觉。这些便是这个忠心的侏儒为愉悦他的主人而弄来的玩物。

“你把那封信打发去了吗？”公爵问，没有睁开他的眼睛。

“啊哈，殿下，”侏儒赶紧回答，“我们等了好久了，我们以为殿下睡着了。雷翁那图先生早在这儿……”

“早在这儿？”

病人高兴得微笑起来，挣扎着想坐起来。

“终于看到你了，师傅！我害怕你不来的……”

仗·嘉黎亚左握着艺术家的手，他的美丽的还在青春的面容——他今年才二十四岁——泛上淡红色，生动起来。

侏儒离开了房子，在门口守卫着。

“我的朋友，”病人继续说，“你一定听到人说过吧？……”

“什么，殿下？”

“你不知道吗？好，若是这样，我就简直用不着谈起了。可是，不管它，我还是告诉你好，以后我们一起把来当作笑谈。一般人都在说……”

他停住了，直看进画师的眼睛去，并用轻微的讽刺口气说完了他的话：

“一般人都在说——你是谋害我的凶手。”

雷翁那图以为病人在发谵语。

“是的是的，这不是事实！这是何等的胡说！你——能谋害我吗？！”公爵又说下去，“大约三个星期前，穆罗叔叔和贝特丽采婶娘那边，送了我一篮桃子做礼物。伊萨伯拉夫人坚决相信，自从我吃了那些果子以后，就一天病重一天了。她认为我是中了慢性毒药而渐渐衰羸的。据说，你的花园里有一株树……”

“这是实话，”雷翁那图回答，“我的确有这样一株树。”

“你说什么？……竟有这个事情吗？……”

“不！谢谢上帝保佑我，倘若那些桃子真是从我的花园出来的话。现在，我明白了这谣言是从那里发生出来的。为去研究毒药的效力，我曾在一株桃树上安了毒。我自然告诉我的徒弟，左罗亚斯特罗，说桃子是有毒的。可是这个实验没有成功，那些果子一点没有害处。大概是我的徒弟爱饶舌，把这个实验说给外人听了……”

“哦，我现在明白了！”公爵喊起来，很高兴，“我的死，没有一个人负疚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你猜疑我，我猜疑你，还是互相仇恨，互相畏惧。……我怎样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谈话通通告诉他们听

呢！我的叔叔自以为他是我的凶手，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过柔弱，胆子小。他为什么要害死我呢？我自愿地把政权交付给他。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将离开他们，我能够自由自在生活，在隐僻处所，同我的朋友一道。我也能够到修道院当修士去，或者做你的徒弟，雷翁那图。但没有一个人肯信我确实不贪求什么权力的，为什么呢，上帝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死我呢？他们拿着你的无辜的树株结成的无辜的果子，不是来毒害我，而是毒害他们自己，他们这些可怜人，这些瞎子！……以前我以为是个不幸的人，因为我活不了的。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师傅。我再不贪求什么了，我也再不害怕什么了。我觉得舒服、安静和愉快，仿佛夏天脱了一套满身尘土的衣服，而走进明亮的清凉的水里沐浴一样。哦，我的朋友，我不能够把我的意思恰当表达出来，但是你懂得，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也是那样的……”

雷翁那图不作一声，含着静穆的微笑，紧握他的手。

“我知道的，”病人更高兴地说下去，“我知道你会了解我的。……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观察机械学，自然必然性的永久法则，将使人极其谦逊和宁静吗？当时，我不懂得你的意思。但现在，在病中，在寂寞和热昏的时候，我时常想起你，想起你的容貌和声音，你说的每一句话。师傅！你知道吗？我有好多次感觉到，我们两人是经由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的，你是在生的时候，我是在死的时候……”

房门忽然开了，侏儒带着惶恐的面孔快步走进房里来，说道：

“杜鲁达太太求见！”

雷翁那图要走开，但公爵阻止他。

仗·嘉黎亚左的老乳母走进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盛有淡黄色浑浊液体的小瓶，那是“蝎子油”。

盛夏时节，当太阳停在天狼星座的时候，人们就捕捉蝎子，把它们活生生地浸在百年陈的橄榄油内，再加上十字草根、解毒草和蛇草，在烈日下曝晒五十天。病人天天晚上用这蝎子油涂擦胳肢窝、太阳穴、肚皮和心坎。那些隐婆说：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药物了，不仅可以抵制一切毒药，而且可以防止邪术魇魔和巫蛊。

老太婆看到雷翁那图坐在床缘的时候，她就愕然站着，面孔都苍白了。她的手发起抖来，那小瓶几乎掉落地下了。

“全能的上帝保佑我们啊！圣母玛丽亚！……”

她画了一个十字，喃喃念诵祈祷文，退到门那儿去，离开了房子；她跑了，尽她的脚力所能快跑，带这可怕的消息给伊萨伯拉夫人，她的女主人。

杜鲁达太太坚决相信：恶人穆罗和他的帮凶雷翁那图，即使不是用毒药，也是用“恶眼”，用巫术，或用其他撒旦邪术，致使公爵这样近于死亡的。

公爵夫人伊萨伯拉正在祈祷室内圣像面前跪着祈祷。

当杜鲁达太太报告她雷翁那图在公爵房内时，她突然跳了起来，大喊：

“做不到的事情！谁放他进来的？”

“谁放他进来的吗？”老太婆喃喃说，一面摇她的头，“您信我的话，娘娘，我不明白他是从哪里进来的，这个被诅咒的鬼。好像他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或者从烟囱进来的。这分明是一件不祥的事情。我好久以前就同娘娘说过了。……”

一个侍童走进祈祷室来，恭敬地跪下一膝：

“娘娘在上，请问娘娘和公爵殿下，可能容许法兰西国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来此求见吗？”

查理第八的行宫就在这巴维亚宫楼下，穆罗为他铺设得十分阔绰。

国王吃了午饭以后休息的时候，要人念《罗马城的奇迹》一书给他听，这书是他不久之前命人从拉丁文译成法文的，书中所说很不可靠。

查理少时是个给父亲吓怕了的多病的孤寂的小孩，他的愁惨的青春就在荒凉的俺拔斯离宫度过的，那时他拿骑士小说来充实他的幻想，这使他的本来愚鲁的头脑更加混乱起来。他做法兰西国王时，还是一个善良的、没有经验的和过分畏怯的二十少年；他自视为小说上冒险的英雄，如同书中说的漫游的圆桌骑士，郎西禄和特里斯丹[8]等一样；现在他要把所读一切通通实现出来了。这位“马斯[9]神的苗裔和朱里亚·恺撒的后人”——那些宫廷史官这样称呼他——现在统领大军进了这伦巴底，要去征服拿波里、西西利、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要去推翻土耳其苏丹，连根铲除穆罕默德邪教，并将圣陵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的枷轭底下解放出来。

国王此时一面虔诚地听人念诵关于“罗马奇迹”的书，一面已经在咀嚼他将来占领这大城时所获得的那种光荣的味道了。

他的思想渐渐紊乱起来。他觉得心窝内一阵痛，头脑沉重得很，这是昨天晚上同米兰娘儿们一道吃晚饭时太过放纵了的结果。这些婆娘中有一个，叫作什么吕克列沙·克里威利吧，她的玉容，他整夜做梦都还见着。

查理第八身材矮小，面貌十分难看。他的弯曲的双腿，同编织用的长针一般狭细；他的肩头是窄小的，而且一边高些，一边低些；他的胸部凹陷进去；他有一个过分的大钩鼻，纤细的淡红色头发，不生胡子，只生些罕见的淡黄色的柔毛。手臂和面孔时常像害痉挛病一样抽搐着。两片厚嘴唇总是张开着好像小孩子。一双高扬的眉毛。一对凸出的淡白的近视的大眼睛。这一切给了他一种愁惨的漠然的同时紧张的表情。这是低能的人所常有的。他的言语很难了解，且不连贯。据说他有六个脚指头，为遮盖这个缺陷，所以宫廷里时兴一种宽头软鞋，同马蹄一般圆，用黑丝绒做的。

“提波，喂，提波！”他喊他的贴身侍仆，并中止了念书，仍用他惯常的漠然面孔，说话吞吞吐吐地，仿佛在一字一字地想，“我……那么……我以为我口渴。怎样？发胃气。什么？给我酒喝，提波！”

红衣主教布里松纳走进房里来报告：公爵在等候陛下光降。

“什么？什么？怎样？公爵？好的，就来……我只喝一点……”

查理从一个廷臣手里拿起了杯子。但布里松纳阻止他，并问提波说：

“是我们自己的酒吗？”

“不是的，大人。这是这儿地窖里的酒。我们自己的酒已经喝完了。”

红衣主教就把那杯酒泼掉了。

“陛下，请恕罪！这里的酒能够危害御体健康的。提波，你命令酒侍速到营里去，取一桶行军用酒来。”

“为什么？怎么样？什么事情？”国王十分惊讶地怪叫着。

红衣主教在国王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害怕毒药，因为敢毒害自己的正经公爵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做得出来的，而且小心总不会害事，即使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哦，胡说！为什么要这样？我口渴得很，”查理反驳，一面气愤地抽动一边肩膀，可是他终于迁就了。

传旨官向前走去了。

四个侍童共擎一个用蓝绸缝的用银线绣了法国百合花国徽的美丽的华盖，在国王头上。内廷大臣披了一件黄鼬鼠皮镶边的红丝绒大衣在他的肩上，衣上绣有金蜜蜂，还绣着一句骑士格言“蜂王无螯”。以后，全队就开动了，穿过宫内惨淡的荒凉的厅房，到那将死的人的卧室去。

查理在那祈祷室经过时，看见了公爵夫人伊萨伯拉。他恭敬地脱下帽子，正要走向她去，行一个法国古礼，即吻这贵妇人的嘴唇，并把她当作“亲爱的妹妹”同她说话。

可是公爵夫人已经先走来迎接他了，并匍匐在他的脚前。

“陛下！”她开始说她预先准备好的言辞，“请你怜悯我们哪！上帝会酬报你的。庇护不幸的人哪，侠义的骑士！穆罗把我们的一切都抢夺去了，他篡窃了公位，又毒害了我的丈夫，仗·嘉黎亚左，米兰国正经的公爵。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也是给凶徒们包围着的……”

查理不大了解她的话，而且差不多没有听。

“什么？什么？怎样？”他结结巴巴地说，仿佛刚睡醒来一般，一面痉挛地抽搐一边肩膀，“好，好，不要这样，……我请您……算了吧，妹妹……起来啊，起来！”

但她不起来，她抓住他的手，吻着，要拥抱他的膝盖，终于带哭声，确然是失望地叫喊:

“若是您再不管我，陛下，我只好自尽了！……”

国王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了，他的面孔痛苦得皱起来，好像他自己就要流出眼泪。

“好，但是，但！……我的天……我可不能……布里松纳，请你……我不知道……你对她说……”

他心里极想由此跑走了。她并没有激起他的怜悯，因为即使在卑屈和失望中，她仍是十分骄傲和美丽的，好像悲剧中一位高尚的女英雄。

“尊贵的夫人，请您放心好了！您及尊夫仗·嘉黎亚左爵爷的事情，陛下一定尽力帮忙的。”红衣主教安慰她，很有礼貌，但冷冷地，

又带点施恩人的口气，把公爵的名字用法文说出来。

公爵夫人望一望布里松纳，并留心观察国王的面孔。她忽然不响了，好像她此时才明白：她在同谁说话。

他站在她的面前，那么丑陋的，可笑而又可怜的，同小孩子一样张开两片厚嘴唇，带着畏葸的，紧张而又漠然的微笑，并睁大了两颗淡白色的凸出的眼睛。

“我，跪在这个十不全的脚下，匍匐在这个低能儿的面前吗？我，我是亚拉贡尼之费迪南的孙女！”

她站立起来。她的苍白的面颊泛上了红色。国王觉得他必须说一两句什么话，必须打破这个难忍的沉默。他拼命地努力一下，抽动一边肩膀，眨眨眼睛，可是他只能同平常一样喃喃几句“什么？什么？怎样？”，以后他就结结巴巴起来，做一个没有办法的手势，不响了。

公爵夫人用一种显然轻蔑的眼光盯着他看。查理不由得低下头来。

“布里松纳，我们再向前走吧。什么？什么？怎样？”

侍童推开了门。查理便走进公爵的卧室去。

窗子都打开了。秋天向晚静穆的阳光，穿过公园内金黄色高树梢射进窗里来。

国王走近病人的床前，称他作表弟，并询问他的病状。

仗·嘉黎亚左用一种和悦的微笑回答他，这使得查理心中立刻轻松起来。他的狼狈神情消失了，他渐渐安静下来了。

“愿主上帝赐陛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谈话中间，公爵曾这样说，“将来，陛下到耶路撒冷参拜圣陵的时候，请莫忘记替我的可怜的灵魂祈祷，因为那时我就已……”

“哦，不，不，亲爱的弟弟！哪能有这回事呢？您说的什么话呢？为了什么呢？”国王打断了他的话，“上帝是很慈悲的，您的病不久就可以好。……我们要一道出去打仗，去打那些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您将想起我的话！什么？什么？怎样？……”

仗·嘉黎亚左摇摇头：“不。——我怎能够！”

他用一种深刻的探索眼光看进国王的眼睛里去，并添加几句话说：

“倘使我死了，陛下，请您照顾我的孩子弗郎西斯果，还有我的女人伊萨伯拉。她是很不幸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给她……”

“天哪，天哪！”查理喊，十分受了感动。他的厚嘴唇颤动了，口角低垂下去，面容上发出不常见的善意，突然地，仿佛给一种内心光明所照耀一样。

他急速屈身向那病人，用急躁的温柔拥抱他，并结结巴巴说：

“我的弟弟！我的亲爱的！你——可怜的，可怜的人……”

这两个人互相微笑着，像两个可怜的病孩子。他们的嘴唇合在一处，做一个兄弟的接吻。

国王离开了公爵房间以后，便喊红衣主教到身边来。

“布里松纳！喂，布里松纳！你知道吗，我们必须稍微……那么……什么呢？……帮助一点！……这样是不行的，不行的……我是一个骑士……必须庇护他……你听到吗？”

“陛下，”红衣主教回答，有意避开话题，“他是必须死去的。我们怎能帮助他呢？我们只有害了自己：穆罗公爵是我们的同盟……”

“穆罗公爵是个恶人。他是……不错……一个凶手……”国王喊，眼睛发出真诚的愤怒。

“那么怎样办呢？”布里松纳耸耸肩回答他，并带一种优雅的施恩人式的微笑，“穆罗公爵并不比别人恶些，也不比别人好些。这是政治，陛下。我们大家都只是人……”

酒侍献上一杯法国酒给国王。查理一下就喝干了。这酒使他活泼起来，而且驱除了他的那些暗淡的思想。

与酒侍同时，还有罗督维科公爵的一个专使走进来，他来请国王今晚赴宴。查理拒绝这个邀请。那位专使加意恳求。当他看见一切请求都没有效力的时候，他就走到提波面前，在耳边说了几句话。提波点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一面把嘴伸向国王的耳朵去：

“陛下，吕克列沙小姐……”

“什么？什么？怎样？谁是吕克列沙小姐？……”

“就是陛下昨晚屈尊同她跳舞的那位贵女。”

“哦，不错。当然的。一定的……我知道了……吕克列沙小姐……娇艳的……她也来赴宴吗，你说？”

“她一定来的。她恳求陛下……”

“她恳求……哦，哦！好，那么怎么样，提波？什么？你的意见是？……也许我能够……总是一样的……这是……明天我去打仗了……最后的一次……请向公爵谢谢，先生！”他转向那位专使，“告诉他，我就……那么……什么……为我的缘故……”

国王拉提波到旁边去：

“听我说，吕克列沙小姐是什么人？”

“穆罗公爵的爱人，陛下。”

“穆罗的爱人。哦，哦，可惜！……”

“陛下，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们立刻就弄妥帖了。你若是高兴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

“不，不。不行的。我在这里是客……”

“穆罗会认为这事是很荣耀的，陛下。您还不大认识这地方的人……”

“好，都是一样的，由你去。是你的事情……”

“您完全放心好了，陛下。只要一句话……”

“不要问了……我不情愿……我说过了——是你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由你去办……”

提波不作一声，只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

国王走下楼梯时，阴沉着他的面孔，努力思索，得不到办法，他揩拭额头。

“布里松纳！喂，布里松纳！……你的意思怎样？……我要说什么话？……哦，不错，不错……我们要替他抱不平的……他是无辜的……受害的……这样是不行的……我是骑士……”

“陛下，请您暂时放开这些顾虑吧！实在的，我们现时确是没有办法的……将来或者可以，我们打了仗回来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哦，不错，耶路撒冷！”他的眼睛睁大了，嘴唇周围现出了模糊的同做梦一般的笑意。

“主上帝的手引导陛下走到胜利，”布里松纳继续说，“上帝的指头替十字军指点道路。”

“上帝的指头！上帝的指头！”查理第八重复说，庄严地，眼睛望着天上。

八天之后，青年公爵就去世了。

死前不久，他还要求他的妻，让雷翁那图再来一趟。但伊萨伯拉拒绝他。杜鲁达太太告诉她说：中了巫术的人总有一种对自己有害

的，然而不可抑制的愿望，要求见那施行巫术的人。老太婆愈加努力地用蝎子油去涂擦病人的身体，医生仍旧给他放血酷刑以至于死。

他和和平平地死去了。

“主上帝呀，愿你的旨意成功！……”[10]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穆罗命令将遗体从巴维亚移到米兰来，停放在大教堂内。

那些高官贵爵齐集在米兰宫殿内。罗督维科表示说：他的侄儿英年早逝，使他心中感受说不出的痛苦，他提议，将公位的合法继承人弗郎西斯果，仗·嘉黎亚左的幼年儿子，迎来做米兰公爵。大家一齐反对他这个提议。他们认为一个幼年人是担负不了这样庞大的权力的，他们以民众的名义请求穆罗自己拿起公爵的权杖。

他假意推辞。最后他迁就他们的请求，表面装作是违反他的意志的。

人们拿来一件华丽的绣金衣服，新公爵穿起来，骑上马，走到圣俺布罗曹教堂去，随从一群他的徒党，他们高声叫喊：“穆罗万岁！公爵万岁！”喇叭吹着，大炮轰着，教堂钟响着。民众却不作一声。

“市集广场”上，市政厅南面，鄂绪柱廊上边，一个传令官，在各行会理事、体面市民、父老、家长等面前，宣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良[11]的诏书，赋予穆罗公爵种种特权：

> 朕今将一切行省、县邑、城市、乡村、宫殿、要塞、山岳、牧场、平原、森林、草地、荒野、河川、湖泊、猎区、鱼塘、盐井、矿洞，以及附庸陪臣、侯、伯、子、男，以至于修道院、教堂、教士等之产业，皆钦赐予卿，罗督维科·司伏萨，及卿之苗

裔；朕今允准，封赐，升任，选拔卿及卿之子、孙、曾孙等，为伦巴底之君主，永世勿替。

几天以后就要举行庄重仪式，将米兰城最神圣物品，基督十字架上一枚钉子，迎入大教堂去。

穆罗希望，经过这番仪式之后，就可以收买人心并巩固他的权力了。

晚间，亚伦占广场上，提巴图酒店前面，有群众聚会。锡匠斯加拉部罗、绣金匠马斯卡勒罗、毛皮匠马索、鞋匠谷波罗和玻璃匠谷谷略，也在群众里头。

多米尼会修士，提摩推阿师兄，正站在人群中央一个木桶上面说教：

“亲爱的兄弟们！当圣海伦在异教女神维纳斯的一个庙宇地下发现出异教徒埋下的钉死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其他拷打主耶稣的刑具时候，君士坦丁皇帝[12]便在这些神圣的惊人的钉子当中取出一枚，叫一个铁匠把来嵌在他的战马的络辔上，为的以此实现先知撒迦利亚[13]的预言。这位先知曾说：‘当那日，马的铃铛，将归耶和华为圣。’于是这个不能言说的圣物便保佑了他战胜罗马帝国的一切仇敌和抗命者。皇帝死后，那钉子失落了。以后，过了好久时间，我们米兰的伟大的圣俺布罗曹[14]才又在罗马城中旧铁器商人保林诺店里找到它。他将这枚钉子带回米兰来。从那时起，本城就占有这枚极可宝贵的极神圣的钉子了，人们当时就是用它将全能的神的右手钉在救世木上面的。这钉子恰长五寸半，比罗马城那枚钉子要长些和粗些，而且是尖头的，至

于罗马城的则是钝头的。这钉子钉在救主手里足有三个钟头之久。这是有学问的神甫亚列细奥用好多很巧妙的三段论法证明过了的。”

提摩推阿师兄歇了一会，然后他举手向天，大声叫喊说：

“但是今天，亲爱的兄弟们，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事情：穆罗，那个恶人，那个凶手，那个篡窃者，要以一种目无神圣的祝会来败坏我们民众；他要拿这枚最神圣的钉子来稳固他的动摇的宝座……”

人群中骚动起来。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兄弟们，”修士继续说，“穆罗委托谁制造一个机器，把这神圣钉子送到大教堂祭坛头顶那个大穹隆上面去？”

“是谁呢？是谁呢？”

“是那个佛罗伦萨人，雷翁那图·达·芬奇呀！”

“雷翁那图？谁是雷翁那图？”有几个声音问。

“我们晓得他，”另外一些人回答，“用桃子毒死青年公爵的，也就是他……”

“一个巫士！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

“可是，我听人说过，”谷波罗畏葸地反驳，“雷翁那图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他没曾得罪一个人。他不但对人，连对禽兽也是好的……”

“住嘴，谷波罗！你胡说八道！”

“一个巫士不会是好人的！”

“哦，我的孩子们，”提摩推阿宣告说，“将来有个时候，人们还会论那个诱惑人的大魔鬼说‘他是好的，他是温和的，他是完全的’哩！因为他的面貌将与基督相似，他将有一种可爱的甜蜜的声音同牧笛吹奏时候一样。他将狡猾地假装良善诱惑好多人，他将从四面八方号召来好多民众，仿佛一只鹧鸪用假冒的呼唤，引诱其他鸟巢的幼雏到自己巢里来一样。当心哪，亲爱的兄弟们！看哪，黑暗世界的魔王，这个尘世的主宰，走近来了，他的名字叫作‘敌基督者’。他装作人形走近来了。那个佛罗伦萨人雷翁那图就是敌基督者的一个奴仆，一个先驱者！”

那个玻璃匠谷谷略，以前还未曾听人说起雷翁那图，这时他很自信地宣告说：

“真的，这话是实在的。他把灵魂卖给撒旦了。他用自己的血签了卖魂契。”

“怜悯我们哪，至高的圣母！发发慈悲呀！”那个卖菜女人巴巴沙求告着，“昨天，斯塔玛大姐才告诉我这话，她是本城监狱刽子手家里洗衣服的，她说，这个雷翁那图——他的名字不该在夜里说出口的！——从绞刑架上偷去尸首，用刀切做块，一重重剖开，将肠子拿了出来……”

“这事情，你不懂得，巴巴沙，”谷波罗正正经经地插话说，“这是一种学问，叫作什么解剖学……”

“据说他发明一架机器，能同鸟儿一样飞到天空去。”绣金匠马斯卡勒罗说。

“古时那个生翅膀的恶龙贝里亚就是反叛上帝的，”提摩推阿师兄宣告说，“行邪术的西门也是要飞往空中去的，可是给保罗使徒打下来了。”

“他在海面上行走，同在陆地一样，”斯加拉部罗说，“他说：‘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也能在水面上行走。’他说过这样亵渎神圣的话。”

“他藏身在一个玻璃钟内，沉到海底下去。”毛皮匠马索说。

“哦，亲爱的兄弟们，不要相信这句话！他用什么钟？他变了一尾鱼就能游泳，变了一只鸟就能飞。”谷谷略说。

“这样一个永劫不得翻身的妖魔！叫他毙命吧！”

“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父大人，为什么这样纵容他！他是该送到柴堆上焚死的。”

“须得拿根白杨木从他的喉咙插进去！”

“不好了，不好了！我们该受罪了，亲爱的兄弟们！”提摩推阿师兄哭喊，“那枚神圣的钉子呀，那枚神圣的钉子在雷翁那图手里呀！”

“那不行！”斯加拉部罗喊，握起两个拳头，“即使要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让圣钉受了污辱的。我们去吧，从这无神论者手里夺取圣钉回来吧！”

“替圣钉报仇吧！替我们的被人谋害的公爵报仇吧！”

“你们干什么事？”鞋匠喊，合起了双手，“巡夜的马上就来了。保卫团团长……”

“叫魔鬼抓去吧，什么保卫团团长！谷波罗，你害怕，你就躲到老婆裙子底下去吧！”

这一群人，拿着大棒、小棍、斧头和石块，穿街过巷而去了，一路上高声咒骂和叫喊。那个修士走在群众面前，手里拿着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像一面念诵《诗篇》：

> 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上帝之面而消灭，如蜡遇火熔化。

松香火把爆响着，发着浓烟。在火把的血红光焰照耀之中，一钩寂寥的新月呈现淡白的颜色。静静的星星都看不见了。

雷翁那图正在他的工场里制造那架机器，要把圣钉送上穹隆高处去。左罗亚斯特罗已经做好了一个圆龛，外罩玻璃，还有金射线，里面就准备安置那件圣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坐在工场的一个黑暗角隅，时时向师傅偷瞥一眼。

在潜心研究轱辘和杠杆如何传力问题当中，雷翁那图竟把他的机器完全忘记了。

他刚才做完一个困难的算题。理性的内在必然性（数学法则）证实了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机械学法则）。两个大秘密合流为一个更大的秘密。

“人们将发现不出那么简单而又那么美妙的东西同一个真实的自然现象一样的，”他想，含着平静的微笑，“神性的必然性，以其法则逼迫着每一种效果从最短的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

他在灵魂中觉到那种他所熟悉的感情，好像在突然显露的深渊面前的虔诚的惊讶感情。这感情，是不能拿来与人类所能觉到的他种感情相比较的。

在那架送上圣钉用的机器草图空白地方，在许多数字和算式旁边，他写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在他心里响着，仿佛一篇祈祷文：

>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因为如果一种动力欲将一个形体推动到百寸距离之处，这形体半路上碰到障碍了，于是依照你的命令，这反跃力便造成新的运动，使得那段未走之路恰恰给新的震动和冲击所代替了。你的必然性是何等神性的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

忽然屋子大门擂鼓似的敲打起来，人们听得见《诗篇》歌声，以及激昂的人群的狂野的咒骂和叫喊。

卓梵尼和左罗亚斯特罗赶忙跑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厨娘马土邻娜，大声叫喊冲进房内来。她衣服半开，头发散乱，一定是从床上爬起来的。她喊：

“救命哪，不得了了，强盗抢来了！圣母玛丽亚救救我们哪！”

马可·督终诺拿了一支火枪走进来，赶紧关起窗板。

“什么事情，马可？”雷翁那图问。

“我不知道。那些流氓要冲进屋子来。一定是修士们煽动起来的。”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魔鬼才懂得这些疯子的用意哩！他们要讨那枚圣钉。”

“不在我这里啊，此时还在大主教亚沁波狄的圣器所内啊！”

“这话，我已经对他们说过了。他们不肯听，在外面破口大骂。他们说阁下毒死了仗·嘉黎亚左公爵，他们叫阁下作巫士，作无神论者哩！”

街上喊声愈来愈大了。

“开门哪，开门哪！不然我们就要放火烧掉这个该诅咒的窠巢了。等着吧，雷翁那图，你这永落地狱的敌基督者，我们一定要剥你的皮！”

“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提摩推阿修士在外面带哭声歌唱，他的歌声之中还夹杂有街童法凡尼基阿的尖锐的呼哨。

那个小孩子雅可波急忙奔进工场来，跳上了窗沿，踢开一扇窗板，正要跳出外面去，但雷翁那图抓着他的衣角。

“你要到哪里去？”

“去喊保卫团来呀！团长正带人巡夜，此时就在近旁经过的。”

“你疯了？愿上帝保佑你，雅可波！他们抓到你，会把你打死的。”

“他们抓不到我的。我爬过墙去，到特鲁拉妈妈菜园内，然后走牛蒡沟，再爬过后院子去。……即使他们把我打死了，那总比打死您好些的。”

这小孩还用一种温柔眼光看看雷翁那图，勇敢地对他笑，赶紧脱出他的手里，就跳下窗子去了。他从外面喊道：“我请救兵去！你们不要害怕！”然后，他又把那扇窗板闭起来了。

“一个小魔鬼，”马土邻娜摇摇头说，“但危急时候，他是有用的。也许他果真请得救兵来……”

此时，楼上一块玻璃窗打破了。

厨娘大喊一声，合起双手，跑出房外去，黑暗中摸索着地窖的陡峭的阶梯，滚了下去。事后，她自己对人说，她爬进一个空酒桶里去，若不是别人拉她出来，她会在那里躲到天亮的。

马可跑上楼去，闭起窗子。

卓梵尼面孔苍白了，丧魂落魄地，回到工场里来，他什么都不管，正要回到他的角隅坐去。但他瞥一眼雷翁那图，于是向师傅走去，跪在师傅的面前。

“什么事？你要什么，卓梵尼？”

“师傅，众人都说……不错，我知道，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但请您说吧，……上帝在上，请您说一句……”

他说不下去，他兴奋得连呼吸都要窒塞了。

“你怀疑吗？”雷翁那图说，一面忧郁地笑着，“你也许以为他们说的是真话吗？以为我是凶手吗？”

“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师傅，由您嘴里说出来的……”

“我能给你说什么话呢，我的朋友？说话有什么用呢？总是一样的，你不会相信我的，你既然起了疑心……”

“哦，雷翁那图先生，”卓梵尼悲叹着说，“我痛苦得很，……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要疯了，师傅……救救我呀！怜悯我呀！我忍受不住了！……说吧，说：这话不是实话！……”

雷翁那图不响。

然后，他转过头去，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你也同他们一样吗？你也来反对我吗？”

此时，大门敲得同响雷一样，使得整个屋子都震动起来。锡匠斯加拉部罗正在用斧头劈开门。

雷翁那图倾听群众的咆哮。他的心皱缩起来。他感到他所熟知的那种静静的悲哀，那种无限的孤寂。

他垂下头来。他的眼光落到刚才写下的那几行字：

>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

“不错，就是这样，”他想，“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

他微笑着。他用深深的谦逊重复仗·嘉黎亚左公爵临死时说的一句话：

“愿你的旨意成功。于地上如同成功于天上！”

---

[1] 方济谷会——一二一〇年圣方济谷所创立，主旨在拯救灵魂。属于此会之修士，皆穿暗黑色袍、连风帽、木屐、腰围绳索。

[2] 多米尼会——圣多米尼（一一七〇——一二二一）在都尔所创立，主旨在教人忏悔。中古时代惨无人道之异端裁判法庭就是这会修士所主持的。修士皆穿白衣、黑袍、尖风帽。这两修士会互相冲突有如水火。

[3] 鲁西飞Luzifer——本是一位天使，因为有智识，明亮，以致骄傲了，故被谪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亦即撒旦之别名。

[4] 圣迦德怜St．Katharina——三〇七年殉道。

[5] 该隐，亚伯Kain，Abel——都是亚当的儿子，兄弟不和，该隐杀了亚伯。事见《创世记》。

[6] 喀士刚Gascogne，法国西南。

[7] 毕加底Picardie，法国西北。

[8] 郎西禄，特里斯丹Lancelot，Tristan——传说中，阿土斯王手下之骑士。所谓“圆桌骑士”十二人中，此二人常成为罗曼斯之主角。

[9] 马斯Mars，罗马战神。

[10] “愿你的旨意成功……”——这本是耶稣的祈祷词，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

[11] 马克西米良皇帝Kaiscr Maximilian，一四五九——一五一九。

[12] 君士坦丁皇帝Kaiser Konstantin，二七二——三三七。

[13] 撒迦利亚Zacharia——此语，见《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

[14] 圣俺布罗曹St．Ambrosius，三四〇——三九七。

第六章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

一四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我进入佛罗伦萨画师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工场习艺。

以下是我的学习计划：透视学，人体的量度和比例，模拟优良画师的绘画，模拟自然景物。

我的同学马可·督终诺今天给我一本关于透视学的书，是师傅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的。

这书开头这样说：

> 肉体所感受的最大快乐，是太阳光，精神所感受的最大快乐则是数学真理的明确性。所以人们必须将透视学安置于其他一切人类研究和学术的前面，因为在透视学中，射光线的观察（眼睛的最大快乐）是伴随着数学的明确性的（精神的最大快乐）。但愿那位自称为“我是世界之光”[1]的人，来启导我，并帮助我，将透视学，即研究光的科学，发挥出来。我将这书分成三篇：第一篇关于远近物像大小之变化，第二篇关于颜色深浅之变化，第三篇关于轮廓明暗之变化。

师傅照顾我，像照顾一个儿子。当他知道我没有钱的时候，他就拒绝接受我约定的每月脩金。

师傅说：

“等到你将来学会了透视学，并熟记了人体比例以后，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就须专心注意观察人的一切运动：他们怎样站立和怎样行走，怎样说话和怎样争辩，他们怎样笑和怎样打架，打架时他们自己扮出什么面孔，劝和的人以至于袖手旁观的人又扮出什么面孔。这一切，你都要记住，并尽可能快地用铅笔画在颜色纸订成的小簿子上；你时时刻刻应当将这簿子带在身边。旧的画满了，就换一本新的，但旧的还须留着，并好好保存着。不要忘记：你无论何时都不应当毁弃或涂去这些图画，而应当加意保护着！因为自然界中形体的运动有无限繁复的样式，任何人的记忆力都不能遍记的。所以你应当将这些草图当作你的先生和师傅。”

我现在身边就带了这样一本簿子，现在我每天晚上也把当天从师傅听来的可注意的话记在这簿子上面。

今天，我在估衣巷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碰到我的叔父，那个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他告诉我：他同我脱离关系了，因为我住在无神论者和邪教徒雷翁那图家里，已经败坏了我的灵魂了。现在我是完全孤单了，在这广大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了，没有亲族没有朋友，除了师傅以外。我仿效雷翁那图的奇妙的话，祈祷说：“但愿主，‘世界之光’，来启导我，并帮助我学会透视学，即研究他的光的科学。”这难道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说的话吗?

无论我如何烦闷，我只需望他的脸上一眼，我的心立刻就轻松而愉快起来了。看他的眼睛哪！明亮的、淡蓝色的、同冰一般凉冷的。他有何等温柔的可爱的声音！还有他的微笑！即使最凶恶的最顽固的人，也不能违抗他的劝说的言辞，当他要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个“是”或

一个“否”的时候。每逢他坐在写字台旁边，沉思着，用着娇柔的指头以惯常的缓慢的运动轻轻梳理着他那同小姑娘头发一样柔软的金黄的长而弯曲的胡子时，我时常长久地观察他。他同人说话，往往眯着一只眼睛，扮出狡狯的微含讥讽的善良的面孔。那时他的眼光，从密密的睫毛露出来，似乎一直钻入人的灵魂深处。

他穿着很简单，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时髦的样式，他都不喜欢。他也不爱香味。但他的衬衣是用精致的棱城[2]亚麻布缝制的，而且总是雪一般白。他的黑丝绒无檐帽上没有一点装饰，没有奖章，也没有羽毛。黑短衣之外，他还穿一件暗红色外套，长到膝盖头，褶痕正直旧时的样式。他的动作是庄重和平静，虽然一身朴素衣服，他无论在哪里，同地方上贵人做一处，或在民众群中，他总现出特异的不能忽视的情态。没有一个人同他一样。

他知道一切，能做一切，他是个优越的弓弩射手、优越的骑马人、泅泳人和斗剑人。有一次，我看见他同民众中最有力气的人比赛，那是要把一个小钱在教堂里面向上抛去，抛到大圆顶的正中央。雷翁那图先生，以他的灵巧和体力，超出其他众人之上。

他是使用左手的。他的左手，表面看来那样温柔和雅致，同大姑娘的手一样，但能拗折马蹄铁，捩转一个黄铜的钟舌。可是当他画美丽少女的面容时，他仍是用这只手在纸上图绘极透明的极微细的阴影，他用木炭或铅笔那么轻微地接触着，像一只蝴蝶的翅膀轻轻拂过一样。

今天饭后，我看他正要画完一幅图画，这是童贞玛丽亚低头静听大天使报知喜讯时的画像。在那饰着珍珠和一对鸽子翅膀的头布之下，一束一束头发突露出来，给天使翼翅鼓起的微风吹动着。这些发束同佛罗伦萨姑娘们头上的一样，表面似乎满不经意的，其实编织得异常巧妙。这些蜷缩发辫美得很，同一种奇异的音乐那样迷人。她那在低垂的眼皮底下，穿过暗黑的睫毛透射出来的眼睛，又是十分神秘的，恰如在波浪中央一朵可望而不可即的水花。

忽然那个小孩子雅可波急急忙忙冲进工场来。他跳着，拍着手，喊道：

“奇丑的妖魔！这样的奇丑！雷翁那图先生，赶紧到厨房去吧！我给您引了两个美人儿来，您一定会快活的！”

“哪里引来的？”师傅问。

“从圣俺布罗曹教堂门口引来的。他们是柏卡摩地方的叫花子。我告诉他们，若是肯给您画像，他们就可以得到一顿晚饭吃。”

“叫他们等一会。我这幅画就可画好的。”

“不，师傅。他们不肯等的。他们很着急，因为今夜还要赶回柏卡摩。您去看一下吧，包您不会懊悔的！值得的，确实值得的。您绝不会想到，世间有这样奇丑的人！”

师傅把未画完的童贞玛丽亚画像推到旁边，便走往厨房去了。我跟着他。

我们看见了两个老头子，是两兄弟，很威武地坐在板凳上面。两个人都是肥胖，仿佛患水肿病，颈项上都有极难看的长长下垂的大肉

瘤。这个病，是柏卡摩附近山居的人常有的。其中一个还带了老婆在他身边，一个干枯的皱缩的老太婆，人家叫她诨名作“蜘蛛”，确很相像。

雅可波的面容，放射骄傲的光辉。

“您看哪！”他低声说，“我不是说过，他们会中您的意吗？我知道，您要的是什么……”

雷翁那图坐在这些奇形怪状的人旁边，叫人拿酒来给他们喝，拿饭菜来给他们吃，和颜悦色地问他们的话，并用种种荒唐的笑话，逗他们发笑。起初他们有点畏怯，望着他，不十分信任他。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可是当他给他们讲起那个犹太死人的好笑的故事时候，“蜘蛛”不由得笑得前俯后仰。话说，波伦拿地方一个犹太人死了，当地的法律是不许犹太人埋葬的，他的同教人没法，只好把他切成碎块，装在一个坛子内，拿蜂蜜和香草泡起来，同其他货物一起，用船运到威尼斯去，可是半路上，有个基督教徒旅客不知道，竟把这坛人肉吃光了。不久三个人都喝醉了，他们大声笑，扮起极难看的面孔。我惶惑地低下眼睛，转过头去，不愿看这形状。但雷翁那图用着深刻而热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们，同科学家在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一般。当他们的丑态发挥至最高点时候，他就拿起纸来画这些奇丑的面相，就用着刚才画童贞玛丽亚的神性微笑时所用的那支铅笔和那种热忱。

晚上，他给我看好多的画稿，不仅有人像，而且有禽兽的画像。里面有可怕的形象，好似发热病时病人所见的。兽相之中露出一点人相，人相之中也露出一点兽相。从这个形状很容易转成那个形状，使得人害怕起来。我记起了一只满身尖刺的箭猪的嘴，它有一个下垂的

轻松而弛缓地颤动的下唇，在一种可怕的人性的笑意当中，露出了扁桃状的白而长的牙齿。我也忘记不了一个老太婆的脑壳，她的头发杂乱纠缠向上竖起，脑后只有一根微细的辫子，天灵盖是光秃的，鼻子是扁平的细小的，像一个瘤，嘴唇却是特别地厚，使人想起了松软的油滑的菌蕊，生在朽烂的树干上面。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却在于我觉得，所有这些怪物，我似乎都认识的，似乎都见过的，却在于它们都具有诱惑人的力量，使人厌恶，同时又吸引人，像一个神秘的深渊一般。人们看见了它们，要感到一阵恐怖，但人们的眼睛是不愿离开它们的，正如不愿离开童贞玛丽亚的神性的微笑。

在这两方面，人们都要惊愕的，仿佛人们看见了一个奇迹。

恺撒·达·塞斯托告诉我：雷翁那图在街上人群拥挤当中每逢看到一个特别丑陋的人，就能够整天跟在他后面走，观察他，努力记住他的面貌特点。据师傅说，在人类中，最丑的人也是罕见的，同最美的人一样，普通常见的都是介于美丑中间的人。

他想出了一种奇异方法去记忆人类的面容。这就是他把人的鼻子分为三类：直的、弯的和向内钩曲的。直鼻子，或短，或长，或钝，或尖。弯鼻子，或在上部弯，或在下部弯，或在中间弯。面容的其他部位也是这样细分下去。所有这些无数的门、类、科、属，都有一定的数码，并记在一本特别设置的簿子上面。师傅在路上看见一个可注意的面容时，他只需画那鼻、额、眼、颐的门类便够了，如此靠着记忆中的号码，他在脑中已经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面容的画像。以后，回到家来，他就安安静静地将注意到的那些部分集拢起来，成了一个画像。

此外，他还发明了一个小调羹，来计量颜料分量，同数学那般正确，为的画出人眼几乎不能分别的那种由明渐暗或由暗渐明的颜色。譬如要画一种阴影，需要十调羹的黑颜色，那么要画更浓一级的，就需要十一调羹了，以后就是十二调羹，十三调羹等等了。在用调羹盛颜色时，每次都须把堆满的部分刮去，并用一个玻璃测角器将上面弄平，同市场上用升斗量谷粒一样。

马可·督终诺是雷翁那图的最勤勉最热心的徒弟。他工作着像一只牛，他十二分正确遵从师傅的一切规则。可是他愈加努力，似乎就愈少成功。马可是固执的：他的脑中定了一个计划，他再不愿抛弃的。他坚决相信，只要坚忍和耐劳，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他并不放弃将来也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希望。他比我们一切的人都更喜欢师傅的这类发明，这类发明是要将艺术转变为机械学的。前几天他带了那本面容分类数码的簿子到布洛列托广场去，那儿在人群中选取了几张面容，依照数码填在表格上面。可是，回家以后，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把这些分离的部位凑成一个活生生的面孔。那个黑颜色小调羹，他也是弄不好的，无论工作时候如何计算得正确，他所画的阴影仍然是不透明的不自然的，所画的面容同木雕的一样，没有一点吸引力。马可宣称，他还未曾完全正确遵照师傅所定的一切规则，于是他加倍勤奋地去工作。但恺撒·达·塞斯托则是幸灾乐祸的。

“这位勤谨的马可，是艺术界内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他说，“他的榜样就给我们证明：所有这些受人称颂的规则，这些调羹和表格，都是一个臭钱不值的。仅仅知道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这还不能够真的生一个小孩出来。雷翁那图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他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当他画画时，他是不想什么规则的，他纯然凭着他的灵感画去。但可惜，他不以做一个大艺术家为满足，他还想做一个大

科学家哩！他要把艺术和科学，灵感和数学调和起来。可是，我担心，一个人赶两只兔子，结果一只都捉不到的。”

恺撒的话，也许含有一点真理！但他为什么这样怨恨师傅呢？雷翁那图却宽恕他一切，宽容地听他的恶意的讥诮的言论，尊重他的理智，从不对他生气。

我观察他如何画那幅“最后的晚餐”。清早，太阳刚出山的时候，他就起床，离开家里，到修道院膳堂去。他整天都在工作，直至天黑为止，画笔没有离开他的手，他也不想吃饭和喝水。以后，又是过了一星期或两星期，他连画笔都不去碰一下了。但每天他总要在这图画面前木架上站两三个钟头，观察、审查他所画过的东西。有好多次，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他把一件开始了的工作推到旁边，急急忙忙穿过寂静的街巷，也不知道在遮阴的一边走，像给一种无形的力量追逐一般，奔往修道院去，攀上木架画了两笔或三笔，又走开了。

最近几天他在画约翰使徒的头。今天就可以画成功。但我很惊异，他今天不出门，而且从清早起就同小雅可波一道忙着观察土蜂、黄蜂和苍蝇的飞行。他如此专心致志研究这些飞虫的躯体构造以及它们的翼翅，仿佛世界的命运依赖于这个研究似的。当他发现苍蝇是拿后腿做舵用，他欢喜得发狂。照师傅的意见说，这个发现，对于构造一架飞行机器，是非常有用的和重要的。也许吧？但因为研究苍蝇的腿而把约翰使徒的头丢开一边了，这总是很惋惜的事情。

今天我又着急起来了。苍蝇虽然忘记了，但“最后的晚餐”也是忘记了。师傅绘了一个很复杂的很精致的徽章，以为公爵所计划，此时

尚未存在的“米兰图画学院”之用。无数的线条互相纠结缠绕成为一个四方形，包围着一行拉丁铭文：“Leonardi Vinci Academia”——“雷翁那图芬奇学院”。[3]他工作时这样用心，好像整个世界中，除了这个困难的然而无目的的游戏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相信，尘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放开这游戏。我再忍耐不住了，我放大了胆子给他提醒了那个未画完的约翰使徒的头。他只耸一耸肩膀，眼睛还不离开他的缠线图，不过在牙缝里喃喃两句：

“那个头跑不掉的，以后还有工夫的。”

“有时，我也明白恺撒气愤的道理了。”

穆罗公爵委托他在宫内墙上装设一种听管，叫作什么“狄翁尼士之耳”。这听管使得公爵在一个房间内能听到其他房间说的一切的话。起初师傅非常热心去装设这种管子。但不久，他的兴趣就冷淡了。同他平常做的事情一样，他总是用种种式式的托词，把工作拖延下去。公爵催促他，不耐烦起来。今天早晨，宫内派人催过师傅好多次了。但他正忙着一种新工作，在他看来，这工作是同装设“狄翁尼士之耳”一般重要的。他在做植物实验。他把一条南瓜藤所有的根通通切去了，只留下一丝小根，他用很多水在这小根上面蘸着。他高兴得很，这条南瓜藤竟不会干枯的，用他的话说，“母亲”幸而能养大了她的一切儿女——六十个长形的南瓜。他用何种耐性，何种热忱，注视着这植物的生命！昨天晚上，他一直在菜园里坐到天明，观察宽大的叶子如何吸取夜露。他说：“地给植物以水，天以露，太阳则以灵魂。”他恰是相信，不仅人有灵魂，动物甚至植物也有灵魂的。这个，本涅德托修士则认为是属于外道邪魔的见解。

他爱一切的动物。有时他整天地观察并描画猫儿，研究猫儿的性情和习惯，譬如怎样游戏、争斗、睡眠、洗脸、捕鼠、拱背、狗等等。或者他用同样的兴趣，隔着玻璃观察大瓶内的鱼、蜗牛、软体动物、发虫、墨鱼以及其他在水中生活的动物。这些动物若是互相争斗和吞食，他的脸上就要呈现一种深刻的静穆的满足。

他同一个时候做千百种事情。他一件工作未曾做完，便开始新的工作了。况且，对于他，每件工作都像一种游戏，而每种游戏都像一件工作。他是多方面的和无常态的。恺撒以为江水倒流，比雷翁那图集中一种观念并实行到底还容易些。他称师傅作天地间最大的“一事无成者”。他并断言：从他的一望无际的工作中，产生不出一件合理性的东西来的。据说，雷翁那图写过一百二十卷书“关于自然界”。但这乃是一些偶然的片段，个别的记录和零星的纸条，一共在五千页以上，杂乱无章地放在一块，弄得师傅自己都糊涂了。当他需要某种记录时，他也不晓得在哪里寻找才好。

他的求知欲是何等强烈啊！他对于自然界有何等良好的锐利的眼光啊！他如何注意那别人注意不到的事情啊！他什么都惊异，都快活，都渴羡，同小孩们一样，同乐园中始创的人一样。

有好多次，他关于日常生活说了一句话，这话，人们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即使人们活到一百岁，这话依然留在记忆里头，揩拭不掉的。

前几时，师傅走进我的房间时曾说：

“卓梵尼，你觉到了吗：小房子使得精神集中起来，大房子则激励精神去活动？”

又说：“阴雨天时，物件的轮廓要比在太阳光下显著得多。”

以下是从他昨天同铸铁师谈论公爵定铸的大炮时的谈话录下来的：“炮管底和炮弹中间所装火药之爆发，其影响就好像一个人他用背靠墙，用两臂尽全力将一个重物向前推去。”

在关于抽象机械学的谈话中，他有一次曾说：“每种力都是趋向于克服自身的原因的，如果它将这原因克服了，它也就死灭了。冲击是运动之子，是力之孙，它们的共同祖先就是重。”

同一个建筑家争辩之时，他不耐烦地喊：“您怎么不懂得这个呢，先生！这是如日之明的！那么，在建筑学上说来，一个拱门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拱门不是别的，正是两个相对立的相联合的弱体造出来的力。”那个建筑家惊讶得张开了大口！但我听到这几句话，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仿佛人们忽然拿来一支燃点的蜡烛到一个黑暗房间里面。

他又在约翰使徒头上工作两天了。

可是不幸得很！他的不停的忙碌，为了苍蝇翼翅、南瓜、猫，“狄翁尼士之耳”，纠缠的线条，以及诸如此类的重要事情，却害了他了。他又画不成功了，他抛开工作，而且，像恺撒所说的，退回到他的几何学去，好像蜗牛缩进硬壳里一般。他声明说：一嗅到颜色，一看见画笔和麻布，他便要呕吐了。

我们便是这样，完全交付偶然去支配，听从上帝的命令，一天又一天地生活着。我们坐在海滨，坐待好风降临。但只要他不再弄那飞

行机器就好，否则，什么都完蛋了！那时，他就要埋藏在他的机械学里面，我们莫想得见他一面。

我注意到了，每逢他经过好多次推托，经过怀疑和动摇以后，终于再去工作时，就有一种好像恐惧的感情支配了他。他总是不满意于他所创作的。

那些作品，别人认为再圆满没有了，他则找出缺点来。他总是趋向于最高超的事物，不可达到的事物。趋向于人手所不能表现的事物，不管这手的技艺是如何无限地高明的。所以他也几乎未曾做出一件完成的东西。

今天来了一个犹太商人，要把马卖给我们。师傅要买一匹褐色牡马。犹太人劝说他将一匹牝马连牡马一齐买去。犹太人祈求，恳请，哀告，饶舌，十分长久，迫得雷翁那图——他本是爱马的，他确实识得马的好坏——终于含笑让步了，也买了那匹牝马，让他欺骗去了，只为摆脱了这个犹太人。我在旁，我什么都听到了，我很惊讶。

“你惊讶些什么？”后来恺撒问我，“老是这个样子，无论哪个人都能压服他。他是一点也不可以依靠的。他不能有一个坚定的决心，一切都是游移两可的。我们或他人，是或否。看风怎样吹。没有一点坚定心，没有一点男子气。总是柔软的、动摇的和容易屈挠的，仿佛他的体内没有一根骨头，无论碰到什么力量都是衰弱的。玩耍时，他能拗折马蹄铁。他发明了杠杆，能把佛罗伦萨圣卓梵尼的大理石雕的洗礼盆高举到空中去，如同高举一个麻雀窠。可是要做真实的行为，需要意志的力量时，他就连一根草也举不起了，连一只瓢虫也不敢得罪了！……”

恺撒还咒骂了好久，他显然是夸张了的，他简直是诽谤师傅。可是，我觉得，他这些话，除了谎言以外却也有点真理。

安得烈·沙莱诺病了。师傅看护他，晚上不睡觉，坐在他的床头。但雷翁那图反对服药。马可·督终诺暗中拿丸药给病人吃。他发现了，便拿来丢到窗外去。

当安得烈自己示意，放一次血也许病会好。他认识一个理发匠，放血本事很高明的。此时，雷翁那图认真发起脾气来了。他用难堪的话咒骂一切医生，其中有几句话这样说：

“我忠告你，不要去想怎样医病，宁可去想怎样保持你的健康好了。保持健康最好的方法，就是拒绝一切医生。医生的药品是不会比那些炼金术士的丹药高明些的。”

以后，他又用一种善良的狡猾的微笑和悦地再说：

“这些骗子安得不会发财呢，既然大家都努力积赚许多钱财，为的以后交付给医生使用，交付给这些毁坏人类生命的家伙！”

师傅用滑稽的故事、寓言和谜语，娱悦病人。这些，沙莱诺是很喜欢的。我看着，听着，我惊异师傅的神态。他是何等的快活呀！

这里抄录他的几个谜语：

“人类残暴敲打他们所赖以为生的东西。猜一事？——打麦。”

“森林诞生女儿，这女儿注定要反转来杀害自己的父母。猜一物？——斧头的木柄。”

“兽皮强迫人类去打破沉默，去诅咒，去高声大喊。猜一事？——踢皮球。”

他好多钟头制造大炮，演布算题或绘画“最后的晚餐”，疲倦了以后，时常拿这类谜语来消遣，同小孩子一样。他还将这类谜语记在簿子上面，就在未来的伟构的草图旁边，或在他刚发现的自然界法则旁边。

为着赞美公爵的慷慨好施，他想出一个稀奇而含义深远的寓言，并拿来画在纸上。穆罗画成“幸运之神”的姿态，他保护一个青年人，这人给那个带有“蜘蛛”面相的可怕的“贫困之神”追赶着，逃到他的身边来；他拿大衣掩盖这青年人，并拿他的金权杖威吓这可怕穷神。公爵很满意这幅图画，并要雷翁那图拿来绘在宫内一堵墙上。这种寓意画，现在成了宫廷中时兴物品了，似乎比师傅的其他一切作物都更受人家欢迎。小姐、太太们、骑士们，以及达官贵人，都包围着他，要求这种寓意深远的绘画。

他替公爵的一个情妇，伯爵夫人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画了一幅“嫉妒”：一个衰迈的老太婆，两乳下垂，身披一件豹子皮，满满一筒下毒的舌头搁在肩头上，胯下骑着一架死人骸骨，一个杯子盛满了蛇擎在手里。

然后，他也必须替公爵的另一个情妇，吕克列沙·克里威利，画一幅也是“嫉妒”，免得她感觉落了后尘：一株胡桃树的一个树枝，被人拿棒敲打，并尽力摇动，恰当果子完全成熟时。旁边写了几个字：“为了做好事”。

最后，他又必须为公爵的正经夫人，贝特丽采娘娘，画一幅“辜恩”：一个男人在日出之时，将蜡烛吹灭了，这烛却是照了他一夜的。

可怜的师傅，无分日夜都不得休息了：委托书，请求信，以及娘儿们的小条子，积了一大堆，他不知道怎样推辞才好。

恺撒发起气来：“所有这些愚蠢的骑士格言，这些甜蜜的寓意画，是宫廷里吮癕舐痔者流做的事情，不是像雷翁那图这样的艺术家所当做的。这是一种耻辱！”我觉得，恺撒这话不对。师傅并不贪图荣显。这些寓意画不过是给他消遣罢了，恰如他的谜语和数学问题，恰如童贞玛丽亚的神性微笑和纠缠的线条组成的图案。

他计划写一本《图画论》的书。他好久以前就开始了，但照他的老习惯，至今还未写完。他何时能写完，唯有上帝知道罢了。近来，他费了好多工夫，教我空气透视和线条透视，教我光和暗。在这中间，他引用了他的书以及他的关于艺术的零星思想。我把我所记得的，通通写在这里。

愿主上帝酬谢师傅对我的一切爱心和智慧，他引导我走上这门高尚学问的大道！有日获见我这几页笔记的人，请他们祈祷时，也兼替上帝的谦逊仆人，愚鲁的门徒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灵魂祈祷，也兼替他的伟大的师傅，佛罗伦萨人雷翁那图·达·芬奇的灵魂祈祷啊！

师傅说：“一切的美，虽能在人身上消逝了，但在艺术当中是不会消逝的。”

“谁轻蔑绘画，谁就是轻蔑那哲学上的精微的世界观，因为绘画乃是自然界的嫡生的女儿，确切点说，它的孙女儿。一切已成事物都是

自然界创造出来，而这些事物又创造了绘画学。所以我说，绘画是自然界的孙女儿，是上帝的一个血亲。谁亵渎绘画，谁就是亵渎上帝。”

“画家必须是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啊，愿你的繁复性同自然现象一样地无限！上帝开始的工作，你当接续下去；你也当努力，不是去增多人手的作品，而是去增多上帝的永久创造物。你不要模仿他人。你的每件作品应当成为一个新的自然现象。”

“凡是认识自然现象的原初的一般规则的人，就容易博学多能，因为一切形体，无论是人类的或动物的，其结构方式总相类似。”

“你要当心，不使金钱贪欲窒塞了艺术爱好！你要想到，荣誉的谋赚是比谋赚的荣誉更加伟大的。对于富人的纪念，富人死后便消失了；对于智人的纪念则永不会消失，因为智慧和科学是它们双亲的嫡生子，不是私生子，像金钱一样。你尽管爱荣誉吧，你不要害怕贫困。你当想到，那些生在富人家庭的哲学家，自愿过贫困的生活，为得免使财富玷污了他们的灵魂。”

“学问把灵魂维持在青春状态，并减轻老年的苦楚。你应当积聚智慧，积聚甜蜜的食粮来供养你的老年！”

“我认识一些画家，他们为取悦于俗人之故，无耻地在他们的图画中涂上黄金色和蔚蓝色。他们还傲然宣告，他们也能同其他大师画得一样好，只要人家付他们更多的钱。啊，我诅咒这些蠢材！谁阻止他们去创作优美的图画呢？去宣布：‘这幅画值这样多价钱，那幅画则便

宜些，另一幅画则是市场货色？’并以此去证明各种价钱的图画，他们都能画的？”

“贪财欲也时常使好画师降为工匠。譬如我的同乡和同业，佛罗伦萨人佩鲁基诺[4]，别人委托他画图，他画得这样快，以至于有一天他的老婆喊他吃午饭时，他在木架上回答说：‘拿饭菜到这上面来吧，趁这工夫，我还可以画一个圣像。’”

“凡是从未对自己发生怀疑的艺术家，他的成就一定不大。你的作品若是比你自己估量的还高，那是你的好处；若是恰合于你所估量的，那你就不幸了；若是比你估量的还要低些，那你就大大倒霉了。那些人的作品一定是不高明的。他们自己惊异说：上帝帮助了他们画成这美丽的东西！”

“你应当耐心静听关于你的图画的一切意见，考虑一下指责你的错误的人说的话对不对。他们若是对的，你就应当改正错误；他们若是不对，那么你就当作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好了。唯有确实值得给以忠告的人，你才可以指出他们的错误。”

“敌人的判断时常是比朋友的判断更恰当更有用。在人当中，恨几乎都是比爱来得更加深刻。恨你者的眼光总是比爱你者的眼光锐利些的。真实的朋友同你自己一样。但敌人是与你不同的。这便是敌人的强处。恨投射了光明到爱所看不见的好多地方去。记着这一点吧，不要看轻你的敌人的指责吧！”

“鲜艳的颜色得到群众的欢迎。但真正的艺术家不应当献媚于群众，而应求取特选的人的赞赏。艺术家的得意和目的，并不在于鲜艳

的颜色。他却是在他的图画中设法造成一种奇迹：使得光和暗能把画中平面高凸起来。谁轻视了暗，并为光而牺牲了暗，谁就好像一个饶舌者，他为了好听空言而牺牲话中真意。”

“首先，你要当心，不要把轮廓画得粗糙了。你画在一个青春的娇柔的身体上面那种暗影，边缘切勿画成死板得同石头一样，而应当画成飘浮的轻快的透明的，好像空气。因为人的身体也是透明的，你只拿指头对着太阳照照，便不难明白。太过鲜艳的光色画不出美丽的阴影。你要当心鲜艳的颜色：你试观察，男女面貌，在黄昏时候，在太阳躲藏云后的沉阴日子，或在街上高墙中间的阴影地方，是何等温柔和美丽。这是最圆满的光色。你画的暗影应当渐渐地消失于光明之中，必须像烟雾或轻声的乐音消失一般。你当想到，光和暗之间还有一种中介物，一种两可的东西，同时含有二者的本性，好像光的暗或暗的光。你，艺术家，你必须寻找这个。——这里便含有那感动人的美的秘密！”

他这样说，然后他举起手来，仿佛他要把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他又用一种描写不出的表情重复上面的话说：

“你们要当心一切鲜艳的和刺激的！你们画的暗影应当消散如烟，如远方音乐的声调！”

恺撒注意听师傅的话。他含着讽刺的微笑，抬起头来望雷翁那图，要反驳什么话，但他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以后，已经谈到别的问题了，师傅说：

“谎言是非常可鄙的，拿谎言来赞美上帝，连上帝都要低屈下来的。实话则十分美妙，最卑微的事物受了实话所称赞，也高尚起来。实话和谎言之区别，恰好同光和暗之区别一样。”

恺撒想起了什么话。他用探索的眼光望着师傅。

“恰好同光和暗之区别一样吗？”恺撒重复说，“但您刚才自己说过，师傅，您说光和暗之间还有一种中介物，一种两可的东西，同时含有二者的本性，好像光的暗或暗的光！那么，实话和谎言之间也是这样吗？……可是，不，这是不可能的。……真的，师傅，您这个譬喻，对于我的精神乃是一种不好的诱惑。因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光和暗之融融中找寻那感动人的美的秘密，他必能自问：是不是实话也能渐渐地转化为谎言，同光转化为暗一般……”

雷翁那图起初皱起额头，仿佛他听到徒弟的话而错愕了，或简直气愤。但以后，他笑了。他回答说：

“不要诱惑我吧！从我面前滚开去，撒旦！”

我本来等待他回答别样的话。我以为恺撒的话，用这样一句轻松的笑谈去回答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这些话引起了我好多困惑的思想。

今天黄昏的时候，我看见他，冒着雨，在一条污秽发臭的狭巷中站着，专心注意观察一堵有潮湿斑点的石墙，这墙似乎一点趣味都没有。他在那里站了很久。街童们拿指头指点他，在他背后窃笑。我问他在这墙上看什么。

“你看，卓梵尼，何等奇妙的怪物：一只张开大口的奇默拉[5]！那旁边还有一个具有娇柔面庞和飘动鬈发的天使，在这怪物面前逃跑。偶然之神在这里造了一些画像，一个大画师还画不了这样好哩！”

他用指头指点墙上斑点的轮廓，果真奇怪，我看见了他所说的东西。

“好多人也许认为这类画像只是愚昧无理的，”师傅继续说，“但由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这类画像对于刺激精神去发明、去创意这方面来说，是何等有用！我时常在墙上，在各种不同石头接缝上，在裂痕上，在静水面生霉的花样上，在盖满灰的渐渐熄灭的火炭上，在云的轮廓上，见到最奇妙的风景画：有山，有谷，有岩石、河流和树木，甚至还见到神妙的战斗、形容不出的罕见的美丽面庞、稀奇的魔鬼、怪物以及好多其他奇异的画像。我从其中选择出我所能用的，并完成它。譬如，倾听远处钟声时，你也能够随意从这混杂的音响中，听出你所想的每个名字，每句话。”

他比较哭时和笑时，脸上筋肉所构成的条纹。眼旁的、口旁的和颊上的，差别很少。不过哭的人把眉毛扬起来，并挤成一处，又皱起了额头，垂下了嘴角。至于笑的人则把两边眉毛张开，嘴角抬高起来。

最后他说如下的话：

“每逢人笑或哭，恨或爱，惊恐而变色或痛苦而叫喊的时候，你应当平心静气地去观察。你要看，要学，要研究，要观察，为的去认识人类感情的各种表现。”

恺撒告诉我，师傅喜欢陪伴死囚去行刑，观察他们各种痛苦和惊怖的面孔。他那种好奇心，探索不幸的死囚临死时最后的筋肉抽动，甚至使刽子手惊愕起来。

“你不会明白，他是怎样一个人的，卓梵尼！”恺撒带着苦笑再说，“他在路上看见一条毛虫，要拿起来放在一片树叶上，免得人家踏死它。但如果他的老脾气发作时，我相信，他自己的母亲哭时，他也会只在旁边观察的，观察她眉毛怎样动，额头怎样皱以及嘴角怎样垂了下去！”

师傅说：“你要研究既聋又哑的人那种满含表情的动作！”

“当你观察人的时候，你要当心，不要给人知道你在观察他。他不知道的时候，他的动作，他的笑和他的哭，就更加自然的。”

“人类动作的繁复性，同他们的感情的繁复性一样地无限。艺术家的最高目的，就在于将灵魂上的感情从面貌和肉体动作中表现出来。”

“你要注意：你所描画的面貌必须含有那样强烈的感情，使得看画的人相信，你的画像会令死人欢笑或哭泣的。”

“倘若你画着可怕的、忧愁的或发笑的相貌，那么这相貌在看画的人身上引起的感情，必须也能表现为同样的肉体动作，使得人觉得这看画的人也是参与所画的动作的。你若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艺术家啊，你要知道：所有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的。”

“一个艺术家具有瘦骨嶙峋的手，他就喜欢描画那具有同样的瘦骨嶙峋的手的人。肉体上各种部分都是如此，因为每个人都喜欢那同自己相像的面貌和身体。所以一个丑陋的艺术家，也选取丑陋的面貌做他的图画模型，反之亦然。你要当心，你所画的男女，无论是美是丑，都不要使人觉得是孪生的兄弟和姊妹。这是意大利好多画家所特有的一种缺点，因为图画上最危险的和最叛逆的缺点，正是自己身体的再现。我相信，这是因为灵魂本是自己肉体的造型者，它当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成了肉体，现在借助于画笔和颜色来创造新的形体时，由于偏爱的缘故，就重复当初造过的那种形态了。”

“你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不致排拒看画的人，像冬天冷空气使刚起床者生畏的样子，而要吸引他的灵魂，好似夏日早晨新鲜的空气诱惑睡眠者起床。”

以下是图画的历史，师傅用几句话告诉我们：

“罗马时代以后，画家们都是互相模仿的，艺术衰微了好几个世纪。以后卓托[6]来了，他是佛罗伦萨人，他不以模仿他的师傅齐马布[7]为满足。他坐在一个荒凉的山地，那里唯有山羊和其他动物，他给自然界本身所刺激去从事艺术。起初他在石头上描画他所牧养的山羊以及在那一带生活的其他动物的形态和动作。经过了长久练习之后，他不仅超过了同时代一切画师，而且超过了过去许多世纪。卓托死后，绘画艺术又衰微了，因为人又只晓得模仿过去的范本了。如此延续了一个世纪，直至于托马索[8]起来，他也是佛罗伦萨人，人家叫他作马萨楚，他以他的完善的作品证明出那些模仿前人范本，而不以自然界为师的人，浪费了多少的精力。自然界本是一切教师的教师。”

“第一件绘画作品，乃是某人将太阳照在墙上的一个人影轮廓描摹出来。”

师傅说起，一个艺术家如何必须为他的图画预储画稿，他给我们举出他所构想的洪水图做例：

“雷闪照耀的漩涡给龙卷风拖起的一株大橡树的枝条，好多人攀缘在这些枝条上面；大水的泛滥，水上一堆一堆破碎家具，人们企图以此救活性命；高山顶上有些畜群给大水包围着，牲畜们互相践踏、挤压和排斥；有一群人，手里拿着兵器在抗拒猛兽，保护这最后一小块陆地；中间有些人紧握着手，将手咬到出血；有些人则塞住耳朵，怕听轰隆的雷声；有些人以为闭起眼睛还不够，他们叠起双手，压在眼皮上面，为的不看这威吓人的死神；又有些人则正在自杀，或用绳子勒咽喉，或用刀剑刺通身体，或从山坡上跳进大水里去；母亲在诅咒上帝，一面抓住自己的儿女，拿他们的脑壳在石头上砸碎；发臭的尸体在水面上漂流，互相冲撞，反跃着同灌满空气的皮球一样；飞鸟栖在这些尸体上面，或者精疲力竭地从空中掉落在还未死去的人畜身上，因为它们在别处找不到栖足的地方了。”

我听沙莱诺和马可两人说，雷翁那图好多年来就向旅行家和其他看过大水、龙卷风、飓风、岩崩和地震的人询问这类情形，因此知道了这么确切的细节。同一个科学家那样，他十分有耐性，一点一滴地，搜集种种图样，作为一幅绘画的草稿，这绘画也许永无完成的时候。我记起了，当他讲述洪水时，我有着看见他的图画上那些丑状怪形时同样的感觉，一阵恐怖，但又吸引人。

还有一事我也惊奇。我觉得，师傅在描画这些惊人的图样时，神情是安静的，不关心的。

当他谈起那在水中映照着和抽动着的电光时，他说："反射的光辉，在离观看者较远的水波上必须画得重些，较近的水波上则画得轻些。按照光在平滑面上的反射法则，必须画成这个样子。"

当他谈起那在漩涡中互相冲撞的尸体时，他添加几句话说："你若是描画这种冲撞，你可不要忘记了机械学的法则，即投射角是等于反射角的！"

我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想："这又是他的老脾气，在这种教训里面！"

师傅说：

"欺骗人的，并不是经验，这位为一切艺术和科学所从出的母亲，而是幻想：幻想允许人以经验所不能给的东西。经验是无辜的，但我们的好虚荣的和愚蠢的愿望则有罪过。经验将谎言和实话分别开来，以此教我们只朝向那可能的事情努力去，而不要由于无知而去贪图那做不到的事情，免得我们因失望而陷于颓丧了。"

别人不在旁时，恺撒便给我提起这几句话，他带着鄙蔑的神气，皱起了额头，说：

"又是说谎和装假！"

"他这几句话为什么是说谎，恺撒？"我惊讶起来，问他，"我看来，师傅……"

"不要努力于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贪图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说下去，没有听我的话，"也许有人相信他这话吧！不，我们不是这样呆的，他不应当对我说这话。我看透了他……"

“你看到了什么，恺撒？”

“就是这个：他毕生都只努力于那不可能的事情，贪图那做不到的事情。请你说一句：想要发明一些机器，使得人能像鸟儿一般飞到空中去，或者能像鱼儿一般在水里游泳。这个难道不叫作努力于不可能的事情吗？还有洪水的恐怖呢？还有潮湿斑点里和云端里神话般的怪物呢？还有他的神性的天使一般画像的美丽形态呢？是从经验来的吗？是从他的数学的鼻子表格或计量颜料的调羹来的吗？……他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他使用机械学，来行他的奇迹，为的装设翼翅飞上天去，为的在占有自然力当中将自然力转变为超人类本性和反人类本性的东西，转变为超自然法则和反自然法则的东西，不管是走向上帝去或走向魔鬼去，总之是走向未知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去的！因为他并非真的相信，他不过好奇而已。但他信得愈少，他就愈加好奇。他心中好像有一盆热炭，一种不能熄灭的火焰，无论什么知识、什么经验，都不能满足他！……”

恺撒的话，使我的心充塞了不安和恐惧。最近几天我都想着这些话：我情愿忘记了，但我忘记不了。

今天师傅好像针对着我的怀疑，说：

“微少的知识使人骄傲，丰富的知识则使人谦逊。所以空心的禾穗高傲地举头向天，而充实的禾穗则低头向着大地，向着它们的母亲。”

“那么，师傅，”恺撒用他的惯常的刻薄的试探的微笑问道，“为什么人说：最明亮的天使鲁西飞有了丰富的知识，却不谦逊，反而骄傲，以致被打落地狱去呢？”

雷翁那图不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给我们讲了一段寓言：

“一点水滴，有一天忽然想起要升到天上去。靠了火的帮助，它变成微薄的蒸汽飞上去了。到了高空，它遇见冰冷的空气，于是它缩作一团，变重了。它的骄傲转成了惊恐。它成了雨点降落下来，干燥的土地把它吸进去。这水滴因在地下监狱里面，须得长久忏悔它的罪过的。”

我相信，人们同他相处愈久，就愈少认识他。

今天，他又同顽童一般玩弄人。恶作剧得很！晚间，我坐在楼上我的房子里，还未上床睡觉，正在读我的心爱的书：《圣方济谷之花》。忽然，我们的厨娘马土邻娜大声哭喊，全屋子都响彻了：

“火！火！救命呀！屋子失火了！……”

我赶紧冲下楼去，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工场充满了浓烟。师傅给一种电闪般的蓝色火焰照耀着，正站在浓烟中间，像一个古代术士。他一面有趣地笑着，一面望着马土邻娜和马可。这厨娘手臂乱舞，面孔吓得铁青，马可正带了两桶水赶来，他会将水倒在桌子上面，不管什么图画和手抄本的，倘若不是师傅阻止他，喊他，说这不过是玩笑罢了。此时，我们看见，浓烟和火焰都是从一个灼热的铜锅内发出来的，是一种白粉造成的，一种含有松脂的香粉，是他为着造成假火灾之用而发明出来的。我不知道，两人中，哪一个对这次恶作剧更欢喜些，是雷翁那图自己呢，还是那个小流氓雅可波，他这类行为中所缺少不了的伙伴？他如何笑马土邻娜的惊恐，笑马可的救火水桶！凭上帝发誓，这样笑的人绝不会是坏人的。

可是在这快乐和欢笑当中，他也忘不了，将从马土邻娜脸上观察来的皱纹，像惊恐时候人类面上所表现的，描摹下来。

他几乎未曾谈过女人。只有一次，他说过，人类对待女人也是无法无天的，同对待动物一样。此外，他还嘲笑现时流行的“柏拉图式的爱”。一个钟情的少年，朗诵一篇悲哀欲泣的十四行诗，模仿佩特拉克的笔法做的。雷翁那图写了三行诗回答他，这恐怕是师傅毕生所写的唯一的诗，因为师傅是个拙劣的诗人：

佩特拉克倘若如此热烈喜爱罗拉，
那是为的桂花[9]好做香料，放入香肠和烤雀，
这样的勾当，要我叹赏，我可没有那般愚呆。

恺撒说：雷翁那图一生忙着机械学和几何学，以致没有工夫去谈恋爱；然而不敢担保他还是个童男，因为他至少必有一次同女人性交过——不是为着淫欲，像其余的凡人一样，而是由于好奇心，要做科学的观察、解剖学的观察；那时，他一定也是毫不动情地用数学精神去研究爱的神秘的，仿佛研究其他一切自然现象一般。

我有好多次感觉到，我不应该同恺撒一起议论师傅！我们简直在窥探他，像侦探那样观察他。恺撒每逢能够投一个暗影到师傅身上去的时候，总要感到一种恶意的快乐。他何求于我呢？他为什么企图毒害我的灵魂呢？我们现在常到维塞里拿门外运河税关旁边那个小酒店里去。我们在半布伦塔的廉价的酸酒面前闲谈着，店里尽是一些船夫，他们一边詈骂，一边玩着龌龊的纸牌。我们秘密谈话，同密谋什么罪行一样。

今天恺撒问我，知不知道雷翁那图在佛罗伦萨时被人告发犯鸡奸罪。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以为恺撒酒喝醉了或者在胡思乱想。但他把这桩事详详细细告诉我。

在一四七六年，那时雷翁那图二十四岁，他的师傅，有名的佛罗伦萨画家，安得烈·维洛启奥[10]，四十岁。有人在一个圆木箱里投了一封匿名书，控告雷翁那图和维洛启奥二人有同性恋爱关系。这种圆木箱叫作"鼓"，佛罗伦萨主要几个教堂柱上都有挂的。投这匿名信的"鼓"则是挂在圣玛丽亚大教堂柱上的。同年四月九日，"掌管黑夜及修道院之官吏"——ufficiale di notte e monasteri——审问此案，宣告被告二人皆无罪，但附有一个条件，即若再受控告时仍须问罪。——Assoluti cum conditione，ut retamburentur．以后还有人再控告一次，七月九日审判时，雷翁那图和维洛启奥二人完全被宣告无罪了。其他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不久之后，雷翁那图便完全离开维洛奇奥的工场，而搬到米兰来居住了。

"这当然是无耻的诽谤！"恺撒用讥讽的眼光添加几句说，"虽然，我的朋友卓梵尼，你还未曾觉到，他的心如何充满了矛盾。他的心是一座迷宫，你看到吗，甚至魔鬼也要在里面折断腿的。那里面充塞着疑谜和秘密。一方面也许他真是一个童男，但他方面……"

忽然，我的全身血液都贯注到心里来。——我跳了起来，喊道:

"你怎敢说这话，流氓？！"

"你发什么气？我请你……好的，我再不说这话了。你平平气吧！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这样重视那件事情！……"

"我重视什么？哪一件事情？明白说呀！不要卖什么关子，说什么双关的话！……"

"胡闹吗！为什么这样兴奋？我们两个老朋友，难道为了一件小事情吵起来吗？我们还是祝你的健康喝一杯吧！In vino veritas……"

于是我们喝酒，并继续闲谈下去。

不，不，够了！我愿赶快忘记一切。以此为止了！以后我再不同他一起议论师傅了。恺撒不仅是他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恺撒是个恶人。

我不好过——我不知道是因为在这该诅咒的小酒店里喝了酒作祟呢，还是由于我们谈论的话。每一想起，人们喜欢诬蔑伟大人物，便觉得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师傅说：

“艺术家呀，你的强处，就在于孤寂里面。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那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如果你和一个伙伴在一起，那你只有一半属于自己，或者还更少些，要看你的朋友是谨慎的或不谨慎的；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那你就更加倒霉了。你会说：我离开他们，一个人孤独过活，为的不受阻碍，专心观察自然界。那么我就告诉你：你难得办到，因为你将没有力量拒绝人家拉你，拒绝去听别人闲谈。你将是一个不好的朋友，而且又是一个更不好的工作者，因为没有人能服侍两个主人。但你会回答：我将走得很远，连他们的谈话都听不到。那么我也告诉你，他们会认为你是疯子的，而你就完全孤单了。你若是一定要朋友的话，那么就拿你的工场内画家和徒弟做朋友好了。其他一切友谊都是危险的。记住这话吧，艺术家，你的强处就在于孤寂里面。”

现在我明白了，雷翁那图为什么要远离女色？为的能安心观察之故，他需要多量的自由。

安得烈·沙莱诺时常诉说无聊，埋怨我们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他说：别个画师的徒弟们生活比这里有趣得多。他喜欢装饰，同小姑娘一样；他装饰起来没有人看，心里很难过。他爱节日、喧闹、盛会、拥挤的人群和钟情的眼光。

今天师傅听他的宠爱门徒的埋怨和诉苦，用惯常手势抚摸他的柔软的长卷发，和悦地微笑着，回答他说：

“不要忧愁，小弟弟。下次宫里有什么祝会时，我带你同去。现在要我说一段寓言吗？”

“要的，请您说，师傅！”安得烈说，他快活起来，坐在师傅脚旁的地板上。

“大路旁边一个高丘上，离花园围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头搁在花、草、树、苔中间。一天，它看见底下大路上有好多石头搁着，它要到它们那里去。它自言自语道：‘我在这些柔弱的短命的花草中间有什么快乐呢？我愿意到底下同我的亲族和弟兄做一处，我愿意在石头中间居住，它们是同我一样的。’于是它滚下去，到大路上，在它称为亲族和弟兄中间。可是，这里，重车的轮子压迫它，骡马的铁蹄和行人的钉靴践踏它。即使它暂时能逃避到较高的地方去，稍微喘息一下气，但尘土和兽粪又盖满了它。此时，它便忧愁地望着从前的地位了，望着花园里孤寂的处所了，它觉得那里好像乐园。那些人都要这样的，安得烈，他们放弃了冷静的观照，而堕落到那充满了永久邪恶的人群感情中去。”

师傅不许人伤害任何生物，哪怕是一根小草。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告诉我，雷翁那图从早期青年时代起就不吃肉了。

他并说：将来必有一个时候人人都同他一样食素，而且把杀害动物看作同杀害人类一样可恶的。

有一次，我们在新市场一家肉店经过，他带着厌恶的神情，指着木架上死牛、死猪、死羊给我们看。他说道：

“是的，人类真是动物之王，或者确切点说，禽兽之王，因为人类的兽性发展得最高了……”

停了一会，他又带着轻微的忧愁，添加几句话说：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其他动物的死亡上面！人类和动物永远互相吞噬，彼此互为葬身的墓场。……”

“这是自然界一条法则，您自己却时时赞美自然界的仁慈和智慧的，师傅，”恺撒反驳他，“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以禁止肉食，来违反这条自然法则，即是命令万物互相吞噬的一条自然法则。”

雷翁那图望着他，安静地回答他：

“自然界有无限的快乐来发明新的形式和创造新的生命，而且创造得比时间所能毁灭它们的还要快些。所以自然界这样布置，使得这些物类给那些物类做食粮，为的腾出空间以为即将到来的物类之用。所以自然界时常降下瘟疫到物类过多的地方去，尤其是人类，人类生产增加总超过死亡减少，因为人类少为其他动物所吞噬。”

雷翁那图便是如此心平气和地解释自然界法则，他不气愤，也不埋怨。但他自己是遵守另外一条法则行事的，他拒绝那牺牲活物而来的一切食粮。

昨天晚上，我长久读着那本永不离身的书《圣方济谷之花》。方济谷也爱动物，同雷翁那图一样。他时常几个钟头长久地站在他的蜂园内许多蜂巢中间，观察蜜蜂如何营筑它们的蜡房，如何将蜜充实其中，以此来代替祈祷时赞美上帝的智慧。有一次，他在一个孤寂的山上，用上帝的话向禽鸟说教。禽鸟一排一排地坐在他的脚下，静听他说话。他说教完了以后，禽鸟都激动起来，拍着双翅，张开小嘴，将头挤在这位圣者的衣裳中间，好像要对他说，它们明白了他说教的话。他替它们祝福，它们快快活活啭叫着，飞开去了。

我读了很长久。以后我就睡了。梦中，我仿佛觉得听到鸽子翼翅轻轻拍动的声音。

我醒来很早。太阳刚升起来。屋子内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到院子里去，为的拿清凉的泉水洗脸。一切都是很寂静的。远处钟声同蜜蜂嗡嗡声音一样。空气新鲜而带潮湿。忽然，我听见，像在梦中一般，无数翼翅拍动的声音。我抬起头来，于是看见雷翁那图在他的高鸽棚的梯子上面。

他的给朝阳照耀的头发，围绕着他的头，像一位圣者的晕光。他孤寂而快乐地站在天空之中。一群白鸽咕噜着拥挤在他的脚下。它们在他周围飞着，无疑猜地栖在他的肩上、手上和头上。他抚摩它们，并从自己口里喂它们。以后，他像祝福一样举起手来。鸽子飞了起来，翅膀响得有如绸缎的声音，它们都飞开了，像一阵白雪，消失在蓝天中去。他含着温柔的微笑追望着鸽子的背影。

于是我想，雷翁那图好像圣方济谷。圣方济谷是一切活物的朋友，他称风作他的兄弟，称水作他的姊妹，称地作他的母亲。

愿上帝宽恕我！我又堕落了，又同恺撒到那该诅咒的酒店去了。我说起了师傅的仁慈。

“你说这话，卓梵尼，是因为师傅不食肉，只靠上帝的草木为生吗？”

“若是这样的意思呢，恺撒？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雷翁那图师傅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简单，因为这事好玩，有趣，同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这是一种怪癖……”

“为什么是怪癖？你说什么话？……”

他笑起来，佯装快乐的样子：

“好的，好的！我们不要争辩。等着吧，回家去，我拿师傅几幅奇妙的图画给你看看。”

回家以后，我们轻手轻脚地同小偷一样，溜进师傅的工场里去。他不在那儿。恺撒摸摸索索，在工作台上一个大书堆底下拖出一本簿子来，翻了几张图画给我看。我知道，这事做得不对，但我自制不住，我热烈地翻着看。

这是一些巨大的炮身、炸弹、多管大炮，以及其他的战争器械，上面也画着柔和的光影，同他的美丽的圣母像上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开花弹，半寸高，叫作Fragilita——“脆弱”。恺撒给我解释其中的构造。这开花弹是青铜铸成的，里面塞满了苎麻、石膏、鱼胶、羊毛、柏油和硫黄；用坚硬牛筋缠绕的铜管子，曲曲折折，构成了一个迷宫管子，里面装着火药和子弹；这迷宫穿过了开花弹。这些管子的出口，成为螺旋形缠在开花弹外边。爆炸时，这些管口喷出火来，开花

弹非常迅速地跳着，转着，像一个大陀螺，并射出火箭。图画旁边空白地方，有雷翁那图亲笔写的几行字：“这是一种制造得很好看很有用的炮弹，从炮管射出之后，只消足够念‘福哉玛丽亚’祈祷文的时间，就可以爆炸了。”

“福哉玛丽亚！”恺撒重复说，“你说好不好，朋友？拿基督教祈祷文用在这里，是很奇怪的。福哉玛丽亚在这怪物旁边！你看他想出奇奇怪怪的事情！……你知道，他将战争叫作什么？”

“叫作什么？”

“叫作‘最兽性的蠢事’。发明这类机器的人，口里说这种话，说得不坏吧？”

他将册页翻过去，又给我看一辆战车的图样，车上装了巨大的铁镰刀。这战车非常猛烈冲进敌方军队里去。巨大镰刀的钢刃，同剃头刀一样快，好像大蜘蛛的腿，在空中旋转，那时齿轮一定发出尖锐的叫声的。镰刀割着人，一块块人肉落在地下，血成了河。周围都是断腿、断臂、头颅和破烂的肉体。

我还记得另一张图画。在一个兵工厂院子里，一群群赤身露体的工人，同鬼怪一般，抬起一个张开大口的巨大炮管。工人们强壮的筋肉在可怕的努力之下紧张起来，他们手足并用地攀着和抵着一个用绳子缚在起重机的大绞盘的杠杆。其他的人则将那放在两个圆轮上的一根轴子滚到那里去。我一看这些赤身露体在空中摇晃的互相拥挤的工人，不禁毛骨悚然了。这好像魔鬼的军械库，地狱的锻冶场！

“现在，你说什么话呢？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呢，卓梵尼？”恺撒问，“这些图画不是很有趣吗？你看，这就是那个圣者，他爱惜生物，

不吃肉，将毛虫从道路上捡起来免得行路人践死它！二者兼而有之，今天是地狱的魔鬼，明天是天堂的圣者。一个双重面孔的雅奴士[11]神：一面朝向基督；另一面朝向敌基督者。请你研究一下，哪个面孔是真的，哪个面孔是假的！？……或者两个面孔都是真的吗？……而这一切又都画得很轻松，很神秘，动人而美丽，仿佛是玩笑，是游戏！”

我默不作声地听他说。一阵冰凉，死一般的冰凉，侵袭我的心。

“你怎么样了，卓梵尼？”恺撒问，“看你的样子！可怜！对这一切事情，你太认真了，我的朋友。……等着吧，‘能忍耐者有福’。你习惯了这个以后，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惊异的，恰恰同我一样。现在再到‘金龟’酒店去吧，我们再喝一个：

有酒须当醉，
齐起唱颂诗，
赞美巴库斯！”

我没有回答，我用手盖着面孔，逃跑了。

什么，这难道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替鸽子祝福，现出无邪的微笑，同圣方济谷一样；一个则在地狱锻冶场中，发明这生着溅血的蜘蛛腿的钢铁怪物？这是同一个人吗？不，不能够是这样的，这种思想是忍受不了的！其他一切都可以，唯有这个不行！一个无神论者，比这样同时做上帝和撒旦的仆人还更好些，比同时兼具基督和司伏萨强盗两副面孔还更好些！

今天马可·督终诺说：

“雷翁那图先生，好多人责备您和我们，您的徒弟们，说：我们太少到教堂去做礼拜了，说：我们休息日也做工作同平日一样。”

“那些假虔诚的人，要怎么说，就随他们说去好了，”雷翁那图回答，“你们的心不要给他们迷惑了，我的朋友！研究自然现象乃是神所喜欢的一种事业。这是同做礼拜一样好的。我们发现自然界法则，便是以此去赞美那第一位发明家，赞美那创造宇宙的艺术家，并学着去爱他。因为对于上帝的大的爱，是从大的知生出来的。谁知道得少，他爱得也少。你爱创造主，若只因为你所期望于他的暂时的恩惠，而不是因为他的永久的善和强，那么你就同狗一样了，狗摇摇尾巴，舐舐主人的手，只希望得到一口美味的食物。你们试想想，如果狗能了解主人的灵魂和智能，那它一定多倍爱它的主人的！记住吧，孩子们：爱是知的产儿；知得愈高深，爱得也就愈热烈。《福音书》上也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12]”

“灵巧的蛇和驯良的鸽子，可以合在一处吗？”恺撒问，“在我看来，两样之中只能选择一样……”

“不，两样都要的！”雷翁那图说，“两样同时要的！有这一样没那一样是不行的。完全的知和完全的爱，是同一个东西。”

今天我读保罗使徒的书翰，在《达哥林多人前书》第八章中，我发现如下的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

使徒说：知是由爱而出；雷翁那图则说：爱是由知而出。谁的话对呢？我不能判定，而没有判定这个问题，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觉得，我好像迷困在可怕的迷宫里面。我呼唤，我叫喊，但没有听到一个回答。我走得愈远，迷得愈加厉害。我在什么地方呢？我将得到什么结果呢，若是你，主啊，也抛弃了我？！

本涅德托修士啊，我何等想念回到你的清静的小室去，向你表白我的一切苦恼，投在你的怀抱当中，要你怜悯我，卸去我的灵魂的重担！亲爱的父啊，我的谦逊的羔羊啊，你实现了基督的教训了："精神贫弱的人是有福的。"

今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宫廷史官卓尔曹·梅鲁拉先生和他的老朋友诗人伯尔拿图·伯令聪尼两人，在宫里一个无人的厅房内谈话。那是刚吃了晚饭以后。梅鲁拉酒喝醉了，又发了老脾气，夸耀他的自由精神的思想，同时表明他鄙视当代庸庸碌碌的君主。他也不尊敬穆罗公爵。他批评伯令聪尼的一首十四行诗，说这诗人不该称赞穆罗对仗·嘉黎亚左公爵的所谓恩惠。他简直称穆罗作凶手，将正经的公爵毒害了。可是，公爵在一个遥远的房间，从那设备巧妙的听管，所谓"狄翁尼士之耳"里面，听到了这个谈话，他命令将梅鲁拉逮捕起来，关在保护宫殿的要塞底下的地牢内。

雷翁那图对此有什么感想呢？这"狄翁尼士之耳"就是他装设的，他没有去分别是善是恶，只为的去研究有趣味的自然法则，"如同玩笑和游戏"像恺撒所说的，他做其他的一切，也都是这样：那些怪异的战

争机器，爆炸弹、铁蜘蛛——它的那些长腿一下能将半百人切成碎块！

使徒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13]

爱果真是从此类知识出来的吗？或者，知和爱也许不是同一个东西吗？

师傅的面貌有时如此明朗和无邪，如此表现鸽子般的纯洁，以至我准备一切都宽恕他了，一切都相信他了，重新要将我的灵魂交付给他了。可是忽然，他的娇嫩的嘴唇的神秘的皱纹现出了一个表情，使得我战栗起来，我仿佛经过明亮的水层，看进深渊里去。于是我又觉到他的灵魂里仿佛有一种秘密，我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一个谜语：

"最大的河流是在地底下流的。"

仗·嘉黎亚左公爵死了。

人们说，上帝可以替我做证。我写这几行字时，手都颤了不能写下去，我是不信这话的！人们说：雷翁那图是凶手，他用他的毒树结的果子毒死了公爵。

我还记得，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怎样将这该诅咒的树指给嘉山德拉小姐看。我悔不该看见这树！现在我还觉得它立在我的面前，就像那天夜里月光之下浑浊绿雾中的情景，潮湿的叶子上凝着毒水珠，果子静悄悄地在生长，死亡和恐怖包围着它。《圣经》

上的话又响进我的耳朵中来："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我有祸了，我，这该入地狱的人！从前，在我的本涅德托修士的安乐的静室里，我是何等无邪而纯真，同乐园里始造的人一样！但我犯罪了，我的灵魂受了狡猾的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看哪，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看见了善和恶、光和暗、上帝和魔鬼，我也看见了我是赤身露体的、孤独的和贫穷的。于是我的灵魂就死灭了。

我由深处向你呼喊，主啊，愿你听我恳求的声音，愿你保佑我！我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呼喊你的名说："主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14]

雷翁那图又去画基督的面容了。

公爵委托他制造一架机器，将圣钉升上去。

他将拿这迫害基督的刑具，为了精确计算缘故，放在天平上称，看有几两几钱重，仿佛把来当作一块旧铁。在他看来，神圣物品不过是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同绳索、轮子、杠杆和轱辘一个样。

使徒说："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者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15]

晚上，群众围攻我们的屋子，要求交出圣钉，他们喊道:“巫士！无神论者！谋杀公爵的凶手！敌基督者！”

雷翁那图听到群众的咆哮并不愤怒。马可要开火枪，但他阻止了。师傅的面容是安静的，难测的，同平时一样。

我跪在他脚下，请求他只给我说一句话，来解除我的疑惑。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信他的话的，但他不愿或不能对我说什么话。

小雅可波从窗子跳出去，抄到群众背后，走过几条街道就碰到巡夜的，保卫团长带的骑兵队。他领他们到我们屋子来，来得恰好，那时被攻打的门在群众冲击之下已经动摇了。兵队从背后攻击群众。为首的人都逃走了。雅可波头上中了一个石子，几乎打死了。

今天我在大教堂里，参加圣钉盛会。

星士规定的时辰一到，钉子就升起了。雷翁那图的机器工作得很巧妙。绳索和轱辘都看不见。那个罩着玻璃和嵌着金射线的圆龛，装了钉子，在香烟缭绕当中，仿佛自己升上去的，同日出一般。这是机械学的一种奇迹！合唱队歌唱着:

Confixa clavis viscera,

Tendens manus vestigia

Redemptionis gratia

Hic immolata est Hostia.

圣龛停止在大祭坛上面阴暗的穹隆中间，周围还有五盏长明灯。

大主教祈祷说：

“O，Crux benedicta，quae sola fuisti digna protare Regem coelorum et Dominum．Halleluia！”

群众都跪下去，合唱着“哈利路亚”！

穆罗，那个篡位者，那个凶手，含着眼泪，举手向着那个圣钉。

以后人们就拿葡萄酒、烧烤全牛、五千升豆子和五千斤猪肉，来款待群众。群众把被谋害的公爵忘记了，他们大吃大喝，而且高声欢呼：“穆罗万岁！圣钉万岁！”

伯令聪尼作了一篇六律诗，说上帝所宠爱的穆罗亚古士督[16]的温和的统治之下，将有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从那枚旧铁钉放射到世界中来。

公爵离开大教堂时，走到雷翁那图身边，拥抱他，吻他，称他作他的亚奇默德[17]，感谢他的奇妙的机器，并应许他司伏萨别宫种马场的一匹纯血种的巴勃牝马，此外还有两千个杜卡赠送他。然后，他和悦地拍着师傅的肩头，说：师傅从此可以安心完成“最后的晚餐”图画中的基督像了。

现在我明白了《圣经》上的话：“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18]

我忍受不住了！我完了，我丧失理智了，由于这个心怀二意，由于基督面相内藏着敌基督者的面相。主呀，为什么离弃我呢！

我必须逃走了，再迟几时要悔之莫及了。

夜里，我起来，将我的内外衣服和书籍捆作一包，拿起行杖，暗中摸索着下楼到工场里去，放了三十个弗罗璘在桌子上，这是最近六个月的束脩，为筹这一笔钱，我把母亲给我的一个绿玉戒指卖掉了。没有向一个人告辞——大家都在睡觉——我永远离开了雷翁那图的屋子。

本涅德托修士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他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替我祈祷；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引我回到救恩的道路上来。

本涅德托修士要到佛罗伦萨去，为的探望他的生病的兄弟，一个多米尼会修士，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就是那里的院长。

赞美你并感谢你，主啊！你从死亡的阴影里，从地狱的咽喉里，将我拯救出来。

今天我舍弃尘世的智慧，这是被七头蛇的印章盖了印的，这兽在黑暗中来了，它的名字叫作敌基督者。

我舍弃有毒的知识树上的果子，虚荣的理智的骄矜和不信上帝的科学，它的父亲就是魔鬼。

我舍弃异教的美的一切诱惑。

我舍弃那不属于你的意志，你的荣耀，你的智慧的一切东西。基督啊，我的上帝啊！

拿你的唯一的光照耀我的灵魂吧，从那该诅咒的彷徨解救我出来吧，坚定我在你的道路上的步骤使我双脚不至动摇吧，用你的翼翅的阴影荫蔽我吧！

赞美主啊，我的灵魂！我要颂赞主，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为我的主唱赞美歌，直至我命终为止！

两天以后，我要跟本涅德托修士到佛罗伦萨去了。得了他，我的第二个父亲的同意，我要进圣马可修道院当预备修士去——在上帝特选的伟人，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那里。

上帝救了我了！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到此为止。

---

[1] “我是世界之光”——耶稣说的话，见《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2] 棱城Rennes——法国西北名城。

[3] “雷翁那图芬奇学院”——替雷翁那图做传的人，关于这个学院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认为这个学院根本未存在过，那种缠线图不过是他的一种游戏，但有几个人以为确有这个学院，写《雷翁那图·达·芬奇传》的müntz就坚持这种见解。

[4] 佩鲁基诺Perugino，原名Pietro Vannucci，一四四六——一五二四。

[5] 奇默拉Chimä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口中喷火之怪兽。

[6] 卓托Giotto di Bontone，一二七六——一三三六。

[7] 齐马布Cimabue，一二四〇——一三〇二。

[8] 托马索Tommasso Guidi，一名Masacio，一四〇二——一四四三。

[9] 桂花——佩特拉克爱人的名字，罗拉——Laura，本是意大利文“桂花”之意。

[10] 安得烈·维洛启奥Andrea Verrocchio，一四三五——一四八八。

[11] 雅奴士Janus——罗马时期之神，一头两面，一面望过去，一面望未来。

[12] “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

[13] “因此，基督为他……”——见《达哥林多人前书》第八章第十一节。

[14] “主啊，你得国……”——见《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二节。

[15] “小子们哪……”——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

[16] 亚古士督Augustus——本是罗马第一代皇帝的名字，这里用作君主之通称。

[17] 亚奇默德Archimedes，纪元前二八七——前二一二，古代希腊有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18] “心怀二意的人……”——见《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

第七章　焚烧虚荣品

自从贝尔特拉非奥进圣马可修道院当预备修士以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下午，将近一四九六年谢肉节的末日，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坐在他的静室内写字台边，正在画着不久之前上帝显示给他的一个异象。两个十字架悬垂在罗马城上，一个是黑的在那致人于死的飓风之中，旁边写着“神性愤怒的十字架”；另一个则在天蓝色当中放射光芒，旁边写着“神性仁慈的十字架”。

他觉得很疲乏，在发热、颤抖。于是，他放下笔，将头搁在臂膀上，闭起眼睛，想着早晨那位虔诚的巴果罗修士报告他的关于教皇亚历山大第六[1]的话。巴果罗修士，是他派往罗马打听消息去的，刚从那里回来。

怪异的景象一幕一幕在他脑中飘过去，同《启示录》的异象一样：波尔查家徽上画的那只同古代埃及亚卑士[2]神相似的红牛；代替上帝的柔顺的羔羊而献给罗马教皇的那只金牛犊；饭后，在梵蒂冈[3]宫厅堂内，当着教皇、他的亲生女儿以及一群红衣主教面前扮演的那些无耻的夜戏；六十岁教皇的年轻情妇美丽的朱丽亚·华纳丝被画作圣母神像受人崇拜；亚历山大的两个大儿子，董·恺撒[4]（瓦棱西亚红衣主教）和董·卓安（罗马教会护教将军），由于争爱同胞妹妹吕克列沙[5]而互相仇愤，好像该隐和亚伯一般。

季罗拉谟发起抖来，当他想起了巴果罗在他耳边说的几句话：关于父女乱伦的事情，关于老教皇对吕克列沙·波尔查小姐的恋爱。

“不，不，上帝可以替我做证，我不相信这话的。这是造谣诬蔑！……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他总是这样对自己说。但暗中，他觉得，在波尔查家这个可怕的窠巢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萨逢拿罗拉额头上流出了冷汗。他跪在那耶稣钉十字架像面前。

此时他的静室的门有人轻轻敲着。

“是谁呀！”

“是我，师傅。”

季罗拉谟认出是他的助手和密友多米尼哥·本维奇诺的声音。

“教皇的全权代表，里恰图·培琪大人请求见您一面。”

“好的，叫他等一等。叫雪尔卫斯特罗师弟到我这里来。”

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修士是一个神志失常的人，患着癫痫病。季罗拉谟却以为他是神宠所寄托的，爱他，害怕他，并拿阿葵诺之多马士[6]大博士的精致的经院哲学的一切规则，借助于巧妙的推论、逻辑命题、省略推理、警语和三段论法，去解释他所见的种种异象。如此，雪尔卫斯特罗的疯话，他人认为是一个痴子的胡言乱语的，季罗拉谟则以为有什么预言的意义。马鲁飞一点也不尊敬这位院长，时常当着别人面前骂他、辱他，甚至于打他。季维拉谟谦逊地忍受这种侮辱，无论什么都听他的话去做。如果佛罗伦萨群众是给季罗拉谟权力所支配的话，那么季罗拉谟自己也就是操纵在这个疯癫的马鲁飞手里了。

马鲁飞走进静室来，坐在一个房角地板上面，一面挖着赤裸的脚丫，一面哼着一支单调的小曲。他满脸雀斑生着一个尖鼻子，下唇垂挂着，两颗浑浊的淡绿色眼睛像在流泪模样。他的表情是呆板和可厌的。

“师弟，”季罗拉谟说，“教皇从罗马派了一个代表到这儿来了。你说，我可以见他吗？我应当回答他什么话？你没有见到什么异象，听到什么声音吗？”

马鲁飞扮出一个愚蠢的面孔，学几声狗吠，又学几声猪叫。他有特别的天才，能学动物的叫声，学得很像。

“亲爱的师弟，”萨逢拿罗拉恳求道，“做点好事吧，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要苦死了。你祈求上帝，请他给你说预言的精神吧……”

那个疯子吐吐舌头，扮了一个鬼脸。

“为什么这样麻烦我呢，你这该入地狱的牛皮客，你这没有头脑的鹌鹑，你这绵羊脑壳！唉，叫耗子把你的鼻子咬掉好了！”他突然凶恶起来，咒骂着，“这汤是你自己煮的，现在也要你自己去喝！我不是你的先知，也不是你的顾问。”

然后他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萨逢拿罗拉，叹了一口气，换了另一种音调较低声地较和悦地又说下去：

“我替你难过，师兄，你这样愚蠢我很替你难受。……你怎么知道，我的异象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魔鬼来的？”

他缄默了，闭起了眼睛。他的面孔僵硬得同死人一般。萨逢拿罗拉相信他看见一个异象，于是诚惶诚恐地动也不动，等待着。但马鲁

飞又睁开眼睛了。他像在倾听什么东西，慢慢转过头去，看出窗户外面，用一种善良的愉快的几乎有理性的微笑，说道：

“那些鸟儿！你听到吗——那些鸟儿？现在田野间一定长了绿草，开了黄花。唉，季罗拉谟师兄，你捣乱得够了，你的骄傲满足了，你也使得魔鬼高兴了！丢了手吧！现在须得想想上帝的事情！走吧，我们两个人要离开这恶浊的世界，到那可爱的荒野去！”

他一面摇动身子，一面用好听的低微的声音唱道：

到那翠绿的林子去呀，
到那静悄悄的地方。
那里有清凉的泉水喷流呀，
那里有小鸟儿歌唱。……

忽然，他跳起来，缠在他身上的忏悔铁链叮叮当当响着。他跑到萨逢拿罗拉跟前去，抓着他的手，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他耳边说：

“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唉，你这魔鬼儿子，你这驴子头，耗子要咬掉你的鼻子的！……我看见了！……”

“说呀，师弟！快点说呀！”

“火呀！火呀！”马鲁飞喘着气说。

“唔，还有呢？……还有什么呢？”

“一个柴堆上的火，”雪尔卫斯特罗继续说，“还有一个人在火焰里面……”

“谁呀？”季罗拉谟问。

马鲁飞只点点头，没有立即回答。他的淡绿色眼睛盯着萨逢拿罗拉的面孔，低声笑着，完全是一个疯人。然后，他屈下身子，在院长的耳边说道：

“你呀！……”

季罗拉谟吓了一跳，蹒跚倒退了好几步。

马鲁飞站直身子，出了静室，走开了，一面响着他的链子，一面哼着他的小曲：

到那翠绿的林子去呀，
到那静悄悄的地方。
那里有清凉的泉水喷流呀，
那里有小鸟儿歌唱。

季罗拉谟镇静了以后，就叫人去传教皇的全权代表里恰图·培琪来见。

这位教皇代表踏进萨逢拿罗拉的静室来，播散着麝香，响着他那件教袍式样的长绸衣。这衣服缝得很时髦，紫罗兰的颜色，边缘镶着暗褐色的狐皮，还有倒卷起来的威尼斯式衣袖。里恰图·培琪先生，在一切的动作里，在聪明的优越的微笑里，在明亮的几乎坦白的眼睛里，在新鲜的光滑的面颊上那对笑窝里，都呈现出一种热诚的品性，这是罗马宫廷一切属员所特有的。

他请求圣马可院长给他祝福，敏捷而殷勤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吻着这院长的瘦削的指头，以拉丁语致辞，用的是精美的西塞禄式的辞藻，句子说得十分从容而流畅。

他绕一个大圈子，先从一般所谓“恭维话”说起。他说起这位佛罗伦萨说教师的令誉。然后他转到本题来，他说：季罗拉谟神父如此执拗不肯到罗马去，这使得教皇陛下很不高兴，而这不高兴是有道理的。但为了热心于教会的福利，于所有信仰基督的人的团结，于世界的和平缘故，而且不是希望有罪的人死亡，而是希望他得救，所以他奉派来此忠告圣马可院长：院长若能悔改自新，仍旧可得教皇陛下恩宠的。

这位院长抬起头来，低声问道：

“先生，您看怎样：教皇信仰上帝吗？”

里恰图不回答，好像没有听到或者装作没有听到这个不该问的问题。他还是不离开本题，他暗示说道：只要季罗拉谟神父肯屈服，那么最高的教会官职，红衣主教的帽子，就会落在他头上的。他急速屈身向着萨逢拿罗拉，用指头触着他的手，带着阿谀的微笑，添加几句话说：

“一句话，季罗拉谟神父，只要一句话，你就得到那顶红帽子了！”

萨逢拿罗拉用着坚定的眼光瞪视他，说道：

“若是我不屈服呢，先生？若是我不缄默呢？若是我这愚鲁的修士拒绝罗马红袍并不受红帽子的诱惑呢？若是我仍旧像一只忠实的狗，

继续守护主人的房屋，不停息地吠着，不因一块甜饵而塞住喉咙呢？”

里恰图惊异地望着他，微微皱起了额头，扬起了眉毛，深思地审视着自己的扁桃形的光滑的指甲，并把戒指弄端正了。然后，他慢慢从袋里取出一卷文书，摊开了，送给院长看。这是驱逐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出教的圣旨，一切都写好了，连教皇签字以及那颗“渔玺”[7]也有了。教皇在这文书中称季罗拉谟作败德之子和可憎厌的虫豸。

“您等待我的回答吗？”这修士问，当他读完了这卷文书以后。

教皇代表不发一言，只低头行礼。

于是萨逢拿罗拉全身站立起来，将这教皇圣旨摔到里恰图脚下去。

“这就是我的回答了！回罗马去吧，到那里说去，说我已经接受这个教皇，这个敌基督者的挑衅，要同他决斗了。我们看看，是他把我逐出教会呢，还是我把他逐出教会！”

静室的门轻轻开了，多米尼哥修士探头进来看。他听到院长高声说话，赶忙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其他的修士也拥挤在室门外面。

里恰图已经向室门望了几次了，他终于谦恭地对这位教师说：

“请允许我提醒一句，季罗拉谟神父，我是奉旨来此做秘密谈判的……”

萨逢拿罗拉走到室门去，完全把门打开了。

“你们听哪！”他大声叫喊，“大家都听哪，因为这种卑鄙手段，我不仅要向你们这班师兄弟宣布出来，我而且要在佛罗伦萨全民众面前宣布的。人家要我选择两条路：或者将我逐出教会，或者给我红衣主教的道袍！”

他那双深凹的眼睛在低陷的额头下燃烧起来，像两颗火炭，丑陋的下唇颤巍巍地向前突出来。

“看哪，时候到了！我就要出发攻击你们罗马的高官贵爵了，就像攻击异教徒一样。我要将钥匙插进锁里去，我要打开那个令人憎厌的柜子。于是将有一阵臭气从你们的罗马发出来了，使得人们呼吸都为之窒息。我要说几句话，使得你们吓青了面孔。世界的根基都要震动了，受了你们陷害的上帝教会也要听到我的声音：‘拉撒路[8]出来呀！’它将复活，并从坟墓爬了出来。……我要的不是你们的主教帽子呀，不是你们的什么红帽子呀！我要的唯有死人的红帽子呀！主啊，拿你的殉道者的血冠给我啊！”

他跪落在地下，呜咽着，将苍白的双手向那耶稣钉十字架像伸出去。

里恰图·培琪趁这混乱的瞬间，轻巧地溜出室门，急急忙忙跑开了。

那位预备修士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也挤在众修士当中，听到了萨逢拿罗拉所说的话。

师兄弟们散开以后，他就下楼到这修道院的大庭院去，坐在长走廊内他平时爱坐的地方，每天这个时候，他总是安静而孤寂地坐在那儿的。

修道院白墙壁围绕之内，生长着几株桂树，扁柏和一丛大马色蔷薇，季罗拉谟院长喜欢在这蔷薇遮阴之下说教。据传说，这些蔷薇，晚间有天使来浇灌的。

这预备修士翻出《保罗达哥林多人书》来读：

“你们不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不能同时吃主的筵席，又吃魔鬼的筵席。”

他又立起身来，在这走廊内走来走去。最近在圣马可修道院度过的一年，所有的思想和感情，此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灵魂内现出来了。

在初时，他觉得，当了萨逢拿罗拉的徒弟是一种高超的灵魂上的幸福。季罗拉谟师傅时常带领徒弟们，于清早时候，出城外散步去。他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径，好像通到天上去一般，登上菲索勒高丘。人们从那上面，隔着几个小丘可以看见佛罗伦萨城在亚诺河谷内立着。院长坐在一片绿草地上，绿草内长着好多紫罗兰、铃兰和蝴蝶花，给太阳晒暖的扁柏幼干也流了树脂出来。修士们有的躺卧在他的脚下，编织花环、闲谈、跳舞和喧闹，同小孩一样，有的则弹奏提琴、琵琶和四弦琴。这些乐器，好像是贝托·安哲里哥[9]修士在他的“天使合唱图”中所画的。

萨逢拿罗拉没有讲什么学理，也不说教。他只亲亲密密地同徒弟们说话，他自己玩着和笑着，好像一个小孩子。卓梵尼望着萨逢拿罗拉脸上的微笑，他觉得，所有这些人，在这给蓝天围绕着的菲索勒高丘上充满了音乐和歌唱的地方，简直是同天使们在乐园里面一样。

萨逢拿罗拉走到斜坡上去，好像母亲望着睡眠中的儿女一般，亲密地望着下面在清晨薄雾里的佛罗伦萨城。初次的晨钟从下面响了上来，好像睡眼朦胧的小孩子的笑语声。

但在夏天夜里，萤火虫像人目不能见的天使的柔和的烛光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候，他则坐在圣马可庭院内香喷喷的蔷薇丛下，给徒弟们讲述圣迦德怜肉体上的血瘢，她的天堂的爱的伤痕，同救主的创伤相似，并发出玫瑰的香气。

创伤的痛楚让我尝够，
还有十字架上的苦恼——
你的儿子的刑罚难熬……

修士们唱着。于是卓梵尼渴慕萨逢拿罗拉所说的创伤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圣杯里放射出来的火焰会有一天燃烧自己的肉体，像用火红的铁条燃烧十字架伤痕一样。“耶稣，耶稣，我的爱！”他叹了一口气，几乎因喜悦和渴慕而昏倒了。

有一次，萨逢拿罗拉派他去看护一个害重病的人，这是他和其他预备修士们时常做的工作。这病人住在加勒支别墅里，离佛罗伦萨城两迈尔路远，在鸟丘南坡近旁。罗棱慈·德·梅狄奇在这别墅内住了很长久，而且是在那里去世的。在一个荒凉而寂静的房间内，从关闭的窗板裂缝透进一缕阳光来，微弱得很，像在坟墓内一般。卓梵尼看见了一幅图画，是桑德罗·菩提色利[10]画的“维纳斯女神诞生图”。身上一丝不挂，同睡莲一样白，潮湿的，好像散发有盐味的海上空气。她站在一片贝壳上，随波滑溜着。沉重的金色发束，蛇一样地围绕着她。这女神用一种羞答答的手势，将这些发束压在她的下身为的遮掩她的不

便之处。她的华美的肉体呈现出有罪过意味的乐趣，但那无邪的嘴唇和天真的眼睛则是充满了神性的忧愁的。

这女神的面庞，卓梵尼似乎在哪里见过的。他盯着她看，看了很长久。忽然，他记得，在这桑德罗·菩提色利的另一幅图画上，在他的圣母像上，已经见过这同样的面庞，这同样的哀哀欲泣的小孩子眼睛，这同样的无邪的嘴唇了。于是卓梵尼灵魂里发生了难以言语形容的纷扰。他低下头来，离开了这个别墅。

当他沿着狭窄的径路走下佛罗伦萨城去时，他看见蔷薇丛中有根十字架竖在一个墙龛里面。他跪下去，在这十字架面前，并开始祈祷，为的驱除魔鬼的诱惑。在墙的另一边，花园里，大概也是这丛蔷薇的遮阴之下，卓梵尼听到弹琵琶声音。有个人大喊一声，有种声音畏葸地轻轻说：

“不，不，放了我吧……”

“亲爱的！”另一个声音说，“你，我的爱人，我的爱！”

琵琶掉到地下，弦索叮当地响着。听到一个接吻的声音。

卓梵尼跳了起来，又喊：“耶稣！耶稣！”但他不敢再添一句“我的爱”了。

“这里也有，”他想，“这里也有‘她’！在圣母的面庞里，在圣歌的字句内，在遮掩十字架的蔷薇花香气中间！……”

他两手掩起面孔，逃走了，好像无形中有什么东西追赶着他。

回到修道院后，他便走到萨逢拿罗拉跟前去，向他忏悔一切。院长教他常用的办法，就是以禁食和祈祷做武器，来同魔鬼斗争。可是，当这预备修士向他说明诱惑他的，并不是肉体淫欲的魔鬼，而是异教精神的美的妖怪时，萨逢拿罗拉竟不理解。起初他很惊讶，后来他严厉地说：那些伪神除了邪恶的情欲和骄傲之外再没有什么了，而这二者都是丑陋的，唯有基督教德性之内，才有美存在。

卓梵尼离开了他，没有得到一点安慰。自从那天起，忧郁和反抗之鬼就缠住他了。

有一天，他听到季罗拉谟院长关于绘画的议论。季罗拉谟要求每幅图画都必须是有用的，都必须教训人，灌输健全的思想于人心中。佛罗伦萨人若能叫刽子手将一切迷惑人的图画都销毁了，那他们就做了一件上帝所喜欢的事业的。

萨逢拿罗拉对于科学也是这种论调。

“那是呆子，”他宣告说，“他才会设想：伦理学和哲学能扶持信仰的真理。难道强光需要弱光吗？神性智慧需要人性智慧吗？那些使徒和殉道者，何尝知道什么伦理学和哲学？一个老太婆不能读书和写字，只晓得在神像面前热烈地祈祷，那她是比一切哲人和学者更能认识上帝的。到了末日审判时，无论什么伦理学和哲学都不能拯救他们。荷马和维琪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走向魔鬼窠巢里去的！他们都同美人鱼[11]一样，用狡猾的歌唱迷惑人的耳朵，却把灵魂引上永久败坏的道路去了。科学拿石头代替面包送给人。你们看看那些遵奉尘世学说的人，他们的心都是石头做的！”

“谁知道得少，他爱的也少。大的爱，是大的知识的产儿……”现在卓梵尼才觉到这几句话含有深奥的意义。正当季罗拉谟修士这样诅咒艺术和科学的诱惑时，卓梵尼就想起了雷翁那图的聪明的话语、他的安静的面孔、他的冷然的眼睛、他的充满了魅惑人的智慧的微笑。这位预备修士此时还未曾忘记那毒树的可怕的果实，那铁蜘蛛，那“狄翁尼士之耳”，那升起圣钉的机器，那藏在基督面容里面的敌基督者的面容。可是他现在觉得，仿佛那时他没有完全了解师傅，没有猜出师傅的心底最后秘密，没有解开一切线索所归集的那个大疙瘩，一切矛盾都可以因解开这疙瘩而得到解决的。……

他在圣马可修道院最近一年的生活，此时便这样回忆了一遍。当他在阴暗的走廊内走来走去，沉浸于深思之中的时候，天已经向晚了。冷落的晚祷钟声敲起来了，修士们排成黑队走进祈祷室去。

卓梵尼没有跟他们一道去祈祷。他坐下在他的老地方，又打开保罗使徒的书翰来读。他给魔鬼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竟至于在他心里修改了《圣经》的语句：

> 你们只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只能同时吃主的筵席，又吃魔鬼的筵席。

他苦笑着抬起眼睛望天，他看见了那颗长庚星，那星闪耀着，宛如最美丽的阴间天使鲁西飞的光辉。

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古老传说，是他从一位有学问的修士处听来的。伟大的奥里根[12]教父曾经重提这个传说，佛罗伦萨人马太·巴尔弥里也曾将这传说写进他的诗作《生命之城》里面去。据说，当魔鬼还在同上帝作战时，天堂里有一部分没有加入上帝的军队，也没有加入

魔鬼的军队，他们只无所偏袒地站在旁边观看这回争斗。但丁论他们说：

有些天使不附逆，
但也不忠于上帝，
只在局外守中立。

这些自由的忧愁的精灵，非恶亦非善，非暗亦非光，同时也属于善恶光暗两方面。后来，上帝胜利了，他们受了最高的裁判，被谪降到尘世中来，到这天堂和地狱的中间地位，到这朦胧之谷，恰合他们的身份，于是他们就变成人类了。

“谁知道呢，”卓梵尼接着他的有罪过的思想思索下去，“谁知道呢？也许不是坏事，也许人们为着那唯一者的荣耀，必须同时喝这两个杯子。”

于是他觉得，并不是他说这几句话，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人从他的背后，屈身，用冰凉的爱抚的气息，附耳对他说道：“同时的！同时的！”

他吓得跳了起来，转回头去看。虽然没有什么在这罩在黄昏的蜘蛛网里面的孤寂的走廊内，他还是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他逃出了走廊，跨过庭院去，直逃到祈祷室内才停止了，深深呼吸一口气。室内此时燃点了蜡烛，修士们正在唱晚祷诗。他跪下在石板上面，开始祈祷：

“主啊，救我呀，解除我的彷徨呀！我不要喝两个杯子。我的灵魂只渴慕一个杯子，你的杯子，你的唯一的真理，主啊！”

可是神的恩宠好像露水一样，只润湿一下蒙尘的小草，却不能凉爽他的心。

他回到他的静室去，躺在床上睡着了。

将近天明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同嘉山德拉小姐两人合骑在一只黑山羊上，凌空而飞。“赴会去呀！赴会去呀！”那个巫姑在他耳边说。转过大理石一般白的面庞向着他，还有血一般红的嘴唇和琥珀一般明亮的眼睛。于是他认出了尘世的爱的女神，眼里却含有超尘世的忧愁：白色女鬼呀！一轮满月照着她的赤裸的肉体，她发出如此甜蜜和神秘的香气，使得卓梵尼牙齿颤抖起来。他拥抱着她，紧贴着她。“我的爱！我的爱！”她吃吃地说，她笑了，山羊的黑皮载着他们两个人，像一架柔软的温暖的床。他以为这就是“死”了。

太阳光、晨钟和小孩子高声说话，唤醒了卓梵尼。他下楼到庭院来，看见了一群小孩子，穿的一色白衣裳，手里拿着橄榄树枝和小小的红十字架。这就是所谓“圣军”。一群的小孩子检察员，是萨逢拿罗拉为维护佛罗伦萨城善良风化而建立的。

卓梵尼走进小孩队里去，听他们谈话。

“你有什么事情告发吗？”一个“队长”问，一个十四岁的清瘦少年，板起了面孔好像军官。被问的人是一个伶俐而狡狯的红头发斜视小孩，有一双张开的耳朵。

“报告，费德里奇队长。是的，我要告发一桩事情！”被问的小孩回答，身子站得直直地同兵士一样，恭恭敬敬地望着这位队长。

“我知道了。你的婶婶又掷骰子赌钱了吗？”

“不是，队长……不是我的婶婶，是我的后娘。也不是骰子……”

“唔，对啦，”费德里奇自己改正说，“那是李比的婶婶，她上星期六掷骰子，而且诅咒上帝。那么你告发什么事情？”

“我的后娘，队长……上帝应当惩罚她的……”

“不要啰啰唆唆，朋友！我没有这样多闲空。我事情忙得很……”

“是，是，队长。那么请你看：我的后娘同她的汉子，那个修士，把我的父亲地窖里一桶红葡萄酒都喝完了，趁父亲到马里容拉年市去，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修士叫她到鲁巴孔特桥圣母像前去点一支蜡烛，祈求圣母保佑，不使父亲记起他有那一桶酒。她果真照着做了。父亲回家来果真没有记起来，她就快活了，她做了一个蜡桶，样子好像她和那个修士喝干的那只酒桶，把来挂在圣母像旁边，感谢圣母帮助她欺骗她的男人。”

“这是罪过，一件重大的罪过！”费德里奇沉起面孔宣告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辟波？”

“我从马夫口里问出来的。马夫是从后娘的丫头那个鞑靼女人那里听来的。那个鞑靼女人又是……”

“住在什么地方？”队长严厉地打断他的话。

“在圣伦夏塔教堂附近，罗棱采托马鞍店里。”

“好，”费德里奇结束了这个谈话，“我们今天就要侦查这个案件。”

一个清秀的幼小的孩子，大约六岁吧，靠在庭院一角墙上，悲苦地号哭着。

“你哭什么事情？”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问他。

“他们把我的发卷剪去了！……我早知道他们要剪头发，我就不来的……”

他用手摸着给修道院理发匠剪得一塌糊涂的金色头发。凡是新入“圣军”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的。

“唉，路加，路加！”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子带着责备神气，摇摇头，说，“你这个念头是有罪的！你应当想想那些殉道的圣者：异教徒砍下他们的手足的时候，他们还在赞美上帝哩！现在不过剪了你的头发，你就要哭！”

路加不哭了，殉道的圣者的榜样给他深刻的印象。但忽然，他吓得扭歪了面孔，又号哭起来，比刚才更大的哭声。他一定害怕，那些修士们为上帝缘故也许会将他的手足砍下来的。

“对不起，”一个大块头老太婆，急得满脸通红，在向卓梵尼问话，“尊驾看见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男孩子到这儿来吗？”

“他叫什么名字？”

“叫笛诺。笛诺·德·加尔波。”

“哪一队里的？”

“这我可不知道，我的天！我已经找了一整天，到处奔跑，问这个，问那个，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是头昏眼花了……”

“是您的儿子吗？”

“是我的侄儿。一个乖巧的安静的孩子。他本来好好读书，……有一次，那些野孩子诱了他到这吓人的军队来。请您想想：一个温和的柔弱的小孩！据说，他们在这儿是同人家掷石头打架的……”

这位婶娘又呜咽并啼哭起来。

“是您自己的错，”一个体面市民对她说，这人年纪比她大些，穿的是旧式的衣服，“小孩子们好好敲打一顿，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念头的！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修士和小孩要治理国家。鸡蛋要想比母鸡更聪明些！真的，这类发疯的事情，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

“这话不错。是的，是的。鸡蛋要想比母鸡更聪明些！”那位婶娘赞成他的话，“那些修士说：尘世间将来要造成一个乐园。我不知道究竟怎样，但目前尘世间已经是地狱了。每个家庭里面都在争吵、流泪和叫喊……”

“您听说吗？”她说下去，带着神秘的神气附在这位市民的耳朵边说，“最近，萨逢拿罗拉修士在大教堂内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做父母的，虽然把你们的儿女送到天涯海角去，他们还是要回到我身边来的。因为他们都是我的！’……”

一个老市民冲到小孩子群中去。

“啊哈，你这撒旦奴才，我毕竟找到你了！”他喊，捏着一个小孩子的耳朵，“等着吧，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的，看你下次还敢离开家

屋，还敢同这些野孩子做一伙，还敢不服从父亲……”

“我们应当服从天堂上的父亲，比尘世间父亲还更服从些。”小孩子用低微的然而坚定的声音回答。

“你要当心，多尔福！莫叫我把脾气发作出来啊。……走吧，回家去吧！不要再反抗了。”

“放手吧，爸爸。我不跟你去的……”

“什么，你不跟我去吗？”

“不！”

“叫你好看！”

父亲打了儿子一个耳光。

多尔福动也不动。他的变成没有血色的嘴唇一点都不颤抖。他只向天抬起头来。

“斯文一点，斯文一点，先生！不许敲打小孩的！”几个保卫团赶忙跑来呼喊说，他们是执政府派到这里来保护“圣军”的。

“滚开吧，你们这些流氓！”老市民气愤地呼喊。

那些兵士要将小孩子拉回来，但父亲捏紧他，口里咒骂着，不肯放开他。

“笛诺！笛诺！”那位婶娘叫起来。她远远地看见她的侄儿了，向他冲去，但保卫团把她拦回来。

“不要拦我呀，不要拉我呀！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呢！笛诺！我的小孩！笛诺！”

此时“圣军”行列中起了波动。无数的小手挥舞着红十字架和橄榄树枝，清朗的孩童声音唱着歌，向那刚走进庭院来的萨逢拿罗拉敬礼：

“Lumen ad revelationem gentium et gloriam plebis Israel．——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小姑娘们包围着这位院长，拿黄的春花、淡红的雪钟花和深紫的紫罗兰撒在他身上。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拥抱并亲吻他的双脚。

在太阳光照耀之下，他不作一声，含笑，温和地，给那些小孩子祝福。

“荣耀归于基督，他是佛罗伦萨的王！荣耀归于童贞玛丽亚，她是我们的太后！”那些小孩子呼喊。

“整队！立正！开步——走！”几个小孩子队长喊口令。

于是，音乐震耳地吹奏起来，旗帜飘扬了，全军开动了。

原来这日要在旧宫前面，执政府广场上，焚烧“虚荣品”的。“圣军”现在是最后一次巡游佛罗伦萨全城，去搜索那些表示尘世浮华的“虚荣品和禁忌物”的。

人群离开了庭院以后，卓梵尼才看见那位染业公会理事，鄂尔圣弥迦勒教堂近旁一家阔绰铺子的老板，古董收藏家，齐卜里亚诺·布翁

拿可西先生那尊古代维纳斯女神雕像就是在他的地产，圣格尔瓦西奥村磨坊小丘上发掘出来的。

卓梵尼走到他跟前去，两人谈了起来。齐卜里亚诺先生告诉他，雷翁那图·达·芬奇从米兰来佛罗伦萨有几天了，公爵委托他到这儿来，从那些被“圣军”蹂躏过的宫殿内购买几件有价值的艺术品。卓尔曹·梅鲁拉为了同样目的，也到这儿来了，他坐了两个月牢，但现在一部分由于雷翁那图的说情，公爵放了他，并照旧恩待他。

这位富商请卓梵尼引他到院长那里去，他们一起走向萨逢拿罗拉的静室去了。

贝尔特拉非奥站在门口，听着染业公会理事和圣马可院长的谈话。

齐卜里亚诺先生，愿出二万二千弗罗璘，购买那今天要在柴堆上焚烧的一切书籍、图画、雕像以及其他的艺术宝物。[13]

院长拒绝他。

富商考虑了好久，然后再添加八千弗罗璘价钱。

这回，季罗拉谟修士简直不回答他。修士的面容始终是严肃的和无情的。

齐卜里亚诺动着那凹陷的没有牙齿的嘴，好像在咀嚼东西。他把那件陈旧的狐皮袍子大襟紧紧盖在冻僵的膝头上，叹了一口气，眯着两颗柔弱的眼睛，用着他的均匀的低微的和令人惬意的声音再说：

“季罗拉谟神父，我虽然要破产了，但我仍愿将全部财产，四万弗罗璘，通通给您。”

萨逢拿罗拉抬头望着他，问道:

“如果您要破产了，这些物事又不能给您什么利益，那么您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呢? ”

“我是生长在佛罗伦萨的，我爱我的祖国，”这商人很坦白地回答他，“我不愿意外邦人议论我们，说我们同野蛮人一样，焚毁了哲人和艺术家的无辜的作品。”

修士惊讶地看着他，问道:

“哦，孺子，你能像爱尘世祖国一样，爱你的天堂祖国就好！……但你不须过虑：唯有该当灭亡的物事才会在柴堆上焚毁的。因为邪恶的东西不会美——你们所赞美的哲人自己证明过这话了。”

“您保得住吗，神父? ”齐卜里亚诺问，“小孩子们在科学和艺术作品里果真能够毫无错误地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吗? ”

“‘婴孩的嘴说出真理’，”修士回答，“‘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式样，断不得进天国。’‘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主说。我白天和夜晚都替这些小孩子祈祷，求天上圣灵保佑他们能够发现艺术和科学的那些虚荣品，这是他们单靠理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请求您再考虑一下！”染业公会理事结束了谈话，站起来了，“或者至少一个部分……”

“请您不必多言，先生！”季罗拉谟修士打断他的话，“我决定了以后再不会动摇的。”

齐卜里亚又像咀嚼东西一样动着他的没有血色的老年嘴唇，喃喃数语。萨逢拿罗拉只听到最后的“疯了”两个字。

“疯了！”萨逢拿罗拉抓着这两个字发挥一篇道理，他的眼睛射出光辉，“波尔查家的金牛犊，在那亵神的宴会中献给教皇的，难道不是疯了吗？那个篡位奸徒穆罗，用一架魔鬼机器将圣钉送到教堂高处，难道不是疯了吗？你们围绕金牛犊跳舞，你们像发疯一般喧闹，为着赞美你们的上帝，那个玛门[14]！还是让我们这些质朴的人，为了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做点疯狂和愚蠢的事情吧！你们嘲笑在外面广场上十字架前跳舞的那些修士。等着吧，还有其他的事情哩！我们要看看，你们将说什么话，你们这些聪明人。倘若我不单指使那些修士，还要指使佛罗伦萨全体民众，无分老少男女，都围绕那个神秘的救世木头跳舞，做一个神所喜悦的狂欢，像当初大卫在至高的上帝的旧会幕内约柜面前跳舞时候一个样！”

卓梵尼离开萨逢拿罗拉静室，走向执政府广场去。他在大街上遇到那群“圣军”。

小孩子们拦住两个黑奴抬的一乘软轿，轿里坐着一位艳妆的太太。一只小白狗在她怀里假寐，一只绿毛鹦哥和一只小猴子栖在一根横棍上。奴仆和护卫跟随着这乘轿子。

那是才从威尼斯来此不久的一位校书，列娜·格丽华，那些女人当中的一个，威尼斯共和国当局尊称她们作“可敬的娼妇”，或者戏称为“玛摩拉——亲爱的”。在那为便利于旅客而编制的有名的《全体校书

花名册和价目表》中，列娜·格丽华的名字是用大字列在特殊的地方，旁边写着价目：“四个杜卡——重要节日前夜加倍，为了敬畏圣母的缘故。”

扮着克列奥拍特拉[15]的姿势或示巴女王[16]的姿势，列娜正躺在她的靠背枕上，读着恋爱她的一位青年主教的情书，书中附有一篇十四行诗，末了几行诗句说道：

每逢我倾听着你的迷人的话句，
列娜啊，我的魂灵儿早已离开了尘世，
我的魂灵儿飞到了永久的高天，
那里有神性的美，出自柏拉图的观念。

这位校书正在想作一篇十四行诗回答他。她的诗作得很高明。她对人说：若是可以由她自己支配的话，那么她的整个时间都要在正派男子的学院里消磨的。她这话并非没有理由。

“圣军”包围着那乘轿子。一个队长，多尔福，走上前来，举起红十字架在他的头上，庄严地呼喊：

“以耶稣，佛罗伦萨国王，和童贞玛丽亚，我们的太后名义，我们命令你抛弃这些有罪过的玩物，这些虚荣品。你若不愿抛弃，就有疾病缠到你身上的！”

那只小狗醒了，开始叫吠。猴子嗤嗤叫着。鹦鹉拍着双翼，并念诵女主人教它的诗句“Amor che a nullo amato amar perdona”。

列娜正要对她的护卫做个手势，叫他们驱散这些小孩子，但忽然她的眼光落在多尔福身上了。她用指头招呼他近前来。

这小孩子低着头走近来了。

“拿下来那些玩物，拿下来！”小孩子们叫喊，“玩物和虚荣品通通拿下来！”

“他长得好清秀！”列娜低声说，没有留心群众的叫喊，“你听我说，我的小阿东尼[17]，我自然很乐意抛弃这些小物事，为的得到您的欢心。不幸的就是，这些物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从犹太人那里租来的。属于这个狗子，这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的东西，基督和童贞玛丽亚却不愿领受的，不是吗？”

多尔福抬起头来望她。列娜带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对他点点头，仿佛证实了他的秘密的思想，然后换一种音调，用那唱歌一般的柔软的威尼斯方言对他说道：

“住在圣三一教堂附近，桶匠胡同。你只问威尼斯来的列娜校书。我等着你……”

多尔福向周围望望，看见他的同伴都在附近一个街角上和反对萨逢拿罗拉的一群人，所谓“狂党”，发生冲突了：他们互相詈骂，互相掷石头，再不注意那位校书了。他要喊他们回来攻打列娜。可是他忽然仓皇失措，面庞泛上了红霞。

列娜笑起来，两片红唇中间露出尖而白的牙齿。克列奥拍特拉或示巴女王，忽然现出了威尼斯“玛摩拉”的原形，变成了无耻自荐的街头野鸡了。

黑奴抬起轿子来，那位校书于是毫不慌乱地走她的路。小狗又睡在她的怀里了，鹦哥展开它的毛羽，唯有不安静的小猴子还在扮鬼

脸，并用手去抓这高才妓女写字的那支笔，她此时刚把回答青年主教的第一行诗句写下来了：

我的爱情这般纯洁，宛如天使的气息……

多尔福走在他所统带的一队小孩前面，踏上了梅狄奇宫的台阶，此时他却没有以前那般英勇的气概了。

在阴暗的房间内，那里一切都表现过去时代的伟大。小孩子们觉得有点畏怯和局促。

人们赶快打开窗板。喇叭吹着，大鼓擂着。这些小检察员，在欢乐的叫喊、哗笑和圣诗歌唱之下，散开了，穿过大厅小房，为的奉行上帝意旨裁判科学和艺术的诱惑物，并依照圣灵所赐予的恩典去搜寻那些虚荣品和可恶的画像，把来堆在一处。

卓梵尼留心观察他们的工作。

孩子们皱起了额头，双手反叉在背后，扮出同法官一般威严的样子，在那些伟人、哲学家和古代异教英雄的雕像中间走来走去。

“毕达哥拉斯[18]，安那西门内斯[19]，赫拉克里特[20]，柏拉图，马克·奥勒尔[21]，厄比克特[22]。”一个男孩子一字一字地读那大理石像和青铜像的台座上面刻的拉丁文人名。

“厄比克特！”费德里奇打断他的话，皱起额头，装个内行人的样子，“那是一个异教徒，他主张一味行乐，他不信有神存在！我们必须把他烧掉的。可惜是一个大理石雕像……”

“那不相干，”那个活泼的斜视的辟波说，“我们还是要处治他的。”

“不对，”卓梵尼喊，“你们弄错了，把厄比克特当作厄比鸩[23]了！”

但这话说得太迟了。辟波拿起一个锤子，后退一步，很灵巧地把这位哲人的鼻子敲下来，孩子们哄然大笑了。

“不管他是厄比克特，还是厄比鸩，总是一样的——两只靴子凑成一双！他们都是走向撒旦窠巢里去的！”他重复萨逢拿罗拉爱说的一句话。

在菩提色利一张图画面前，人们起了争论。

多尔福说这画是可恶的，因为画着裸体少年巴库斯，身上中了爱神的一支箭。但费德里奇，他同多尔福比赛对于这类虚荣品的知识，他走近一步，仔细看这图画，他说画的不是什么巴库斯。

“依你说，那是谁呀？”多尔福问。

“是谁吗？看哪，他还问！你们没有看出，画的是殉道圣者司提反[24]吗？”

孩子们迟疑不决地站在这谜样的图画前面：若真是一位圣者，他的裸体哪能呈献如此异教性的美丽？他的面上痛苦的表情，为什么差不多同肉欲的陶醉一个样？

“不要听他的话！”多尔福喊，“这是无耻的巴库斯。”

“你撒谎，你这无神者！”费德里奇喊，举起他的十字架当作武器。

两个小孩子打起来，扭作一团。伙伴们用了好多力气，才把他们拉开了。那幅图画还是原封不动。

此时那个活泼的辟波同着路加钻进一个暗黑的小房子去了。路加再不哭他的被剪去的鬈发了，他早已高兴起来了，因为他觉到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有趣的事情。这房间里面，窗户近旁，一个高台座上，立着一个花瓶，同穆拉诺地方威尼斯玻璃工厂出产的一样。紧闭的窗板有一条裂缝，太阳光从那里射进来，照在花瓶上，瓶子好像一颗宝石在暗中发光，呈现种种的颜色，宛如一朵巨大的紫茉莉花。

辟波爬到桌子上去，垫起脚跟走近那个花瓶，仿佛这瓶子是活的，能够逃走的。他做个滑稽样子伸伸舌头，扬起他的斜视眼上面的眉毛，并用指头去推那个瓶子。花瓶摇晃了，像一朵温柔的花，掉落地下了，闪着光，悲惨地响了一声，破碎了，而且再没光辉射出来了。辟波在周围跳跃，如同疯了一般，把他的红十字架往上面抛掷，又接在手里。路加圆睁两颗眼睛，露出破坏欲的狂喜，也在那里跳着，叫着，而且拍着两只小手。

他们远远听到伙伴大声欢呼的时候，便回到大厅里去了。

那里，费德里奇发现了一个堆藏物件的小室，里面放着无数的箱子，其中有很多“虚荣品”，最有经验的小孩子也未曾有一次看到这样多的。那是一些谢肉节和化装跳舞时用的面具和服装，梅狄奇家那位“豪华者”罗棱慈喜欢干这玩意儿的。孩子们都拥挤在小室门前。在一支脂油烛光下，他们看见厚纸板做的奇形怪状的潘神面孔、巴库斯徒

党用的玻璃制的葡萄穗、亚摩尔[25]神的箭袋和翼翅、墨邱利神的棍棒、涅普顿神的三股叉。最后，在哄堂笑声之下，还出现了雷神宙斯的电闪，木头做的，镀金的，上面织满了蜘蛛网。此外还有差不多给耗子吃光的亚林比山鹰的可怜的标本，尾巴断了，碎毛布从那穿了洞的肚皮突露出来。

忽然，一只老鼠从一个丰满的浅褐色假头发里钻了出来，这假发大概是当时装维纳斯神用的。小姑娘们大声叫喊。一个最小的孩子则跳到椅子上去，衣服直卷到膝盖头上面，害怕得很。

一阵冷战通过小孩子群中，他们厌恶这些异教旧物，这些已死神灵的坟墓灰尘。给喧哗和烛光所吓怕的蝙蝠，飞到天花板底下，冲来碰去。这蝙蝠的阴影，他们觉得好像龌龊精灵一般。

以后，多尔福跑来了，报告上面还有一间关得紧紧的小房子，一个矮小老头在门前把守着，秃脑袋，红鼻子，凶恶得很，气愤地骂人，不让人进去。

他们都到那里去，调查这件事情。卓梵尼认出，把守这个神秘房门的老头子，原来是他的朋友，卓尔曹·梅鲁拉先生，那位搜集古书的有名学者。

“钥匙拿来！”多尔福对他喊。

“谁告诉你们，钥匙在我身上？”

“宫殿看门的人说的！”

“走开吧，走你们的路吧！”

“哦，哦，老头子，你要当心啊！你剩下的几根头发不要让我们拔去啊！”

多尔福做了一个手势。卓尔曹先生走到门上去，用他的胸膛去保护那门。小孩子冲到他的身上，用他们的十字架打他，搜他的袋子，找到那把钥匙，把门开了。这是一间小书房，里面有好多极有价值的书籍。

“这里，看哪，在这里！”梅鲁拉指示他们，“你们要找的一切东西都在这个角头上的。不用爬到架子上面去，那里什么都没有。”

但那些小检察员不听他的话。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尤其装订华美的书籍，都给他们丢做一堆。然后，他们把窗子完全打开了，为的将厚本大书从那里直接丢到街上去，街上早有一辆装着“虚荣品”的车子等着。提布尔[26]，荷拉士，渥维德[27]，亚普勒友[28]，亚里斯托芳[29]。稀罕的写本，珍贵的版本，都在梅鲁拉眼前飞过去了。

卓梵尼看见，老头子从那堆书里抽出一本薄薄的小书，巧妙地藏在怀里。那是马色利努的一本著作，记载叛教者朱理安皇帝的生平的。

梅鲁拉看见地板上有个写本，是索福克列斯[30]的悲剧，写在绸样的羊皮上的，开首字母饰着好看的花纹。他贪婪地冲到那里去，抓起那本书，悲惨地恳求道：

“乖乖！亲爱的小乖乖！请你们饶恕索福克列斯吧！他是所有诗人中最无罪的人！不要动他吧！不要动他吧！……”

他拼命地把那本书压在胸前。当他觉得这些书页，如此温柔好像活着似的，将要被人撕碎了，他不禁流下泪来，悲哀地哭着，放开这个写本，怒冲冲地叫骂道：

“你们这些小虱子知道吗？这位诗人的每行诗句，在上帝面前，比你们的发昏的萨逢拿罗拉所有的预言都更神圣得多哩！”

“闭起你的鸟嘴，老头子，再胡说，我们就要将你连同你的书籍一起从窗口丢下去了。”

他们又冲到老头子身上去，将他推出书房外面。

梅鲁拉跌倒在卓梵尼的怀抱之中。

“走吧！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不愿亲眼看见这件罪恶。”

他们离开宫殿，经过玛丽亚教堂，走向执政府广场去。

旧宫阴暗的高塔前面，鄂堪雅柱廊旁边，已经搭起一个柴堆，宽约三十寸，高约一百二十寸，搭成尖塔形，八个角，分做十五层。

第一层，即最低的一层，放着面具、服装、假须、假发，以及谢肉节用的其他物品。上去三层放着自由思想的书籍，从安那克列翁[31]和渥维德起直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普尔齐[32]的《大摩尔甘特》。再上去放着妇女首饰、油膏、香水、镜子、粉扑、修指器、烫发剪、拔毛钳子。又再上去，则是乐谱、琵琶、曼陀林、纸牌、棋盘、小球、大球——人们用来娱悦魔鬼的一切游戏器具。以上便是可恶的图画、美女肖像等。最高一层就是异教神灵、英雄和哲学家的各种颜色的蜡像和木像了。但高耸在这一切上面的，还有一尊巨像，里面装满

火药和硫黄，这是特制的魔鬼像，一切“虚荣品”的创造者，画得十分难看，一身的毛，山羊腿，同古代潘神一个样。

黄昏到了。空气是清凉的、明朗的和纯净的。天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广场上群众扰扰攘攘，不敢高声说话，诚惶诚恐，像在教堂里面一样。萨逢拿罗拉一派的人，所谓“哭党”，唱着他们的歌曲。曲调、韵脚和格律，都套着旧时谢肉节歌曲，唯有词句是新作的。卓梵尼听着，忧郁的词句和愉快的曲调中间的不调和，他听来觉得十分滑稽的：

三两希望六两爱，
二两忏悔三两信，
一齐投入祈祷火，
用心搅拌求匀称，
火中锻炼足三时，
再加忧惧和安命，
不限斤两不论数，
但求神慧从此生。

在“比萨檐”下站着一个人，戴一副铁眼镜，束一条皮围裙，还有一根细皮带围着那光滑而油腻的稀薄头发。他高举着那双粗糙的沉重的手，正在向一群工匠说教，这些工匠大约也是属于“哭党”的，同他自己一样。

“我，罗伯图，不是贵官，也不是富人，我只是佛罗伦萨的一个裁缝匠，”他说，一面拿拳头捶着胸膛，“我告诉你们，众位兄弟：耶稣，佛罗伦萨国王，在好多次启示中详详细细传给我一个上帝所喜悦

的新政体和新法制了。众位兄弟，你们想要没有贫富贵贱分别人人都平等的一个国家吗？”

“要的，我们要的！说呀，罗伯图，怎样才办得到呢？”

“只要你们有信仰，就容易办了。一件事，两件事——就成功了！第一，”他用右手食指压下左手的大拇指，“实行一种所得税，叫作累进制的什一税。第二，”他又压下一个指头，“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由上帝当主席……”

他停顿了一会，取下眼镜来，仔细揩干净了，再戴上去，不慌不忙地咳嗽几声，并开始扮起一个执拗的然而谦逊的自满面孔，用一种单调的声音，解说什么是累进的什一税和什么是上帝主席的普选议会。

卓梵尼听了很长久，以后他觉得索然无味，便走到广场的另一面去了。

那里，在微茫暮色之下，修士们像阴影一般，穿来穿去，忙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多米尼哥·本维奇诺修士是这事情的总监督。卓梵尼看见一个人撑着拐杖走到这位修士跟前去，年纪并不大，似乎害风湿病的，眼皮僵硬，手和脚都在颤抖，一阵痉挛通过他的脸上，好像中了枪弹的鸟儿翅膀颤动一样。他拿一大卷东西交给修士。

“什么？”多米尼哥问，“又是图画吗？”

“是解剖学。我完全忘记了。但昨夜，我梦中听到一个声音。‘桑德罗，你的工场顶楼上柜子里面还有虚荣品呀！’我起床来，上到那儿去，找到了这些裸体图画。”

修士接了那个卷子，带一种快意的几乎诙谐的微笑，说：

“我们今晚要点一把美妙的火，菲里配辟先生。”

那人看看这“虚荣品”堆成的尖塔。

“主啊，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过啊！”他叹息说，“若是没有季罗拉谟修士，我们一定要没有忏悔，没有洗净罪过，而死去的。谁知道呢，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到救恩，能不能折赎我们的罪过？”

他画了一个十字，捏起念珠，祈祷起来。

“这人叫什么名字？”卓梵尼问他身边一个修士。

“叫作桑德罗·菩提色利，硝皮匠马良诺·菲里配辟的儿子。”那个修士回答他。

天完全暗了时，群众中发生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他们来了，来了！”

黑暗中，那些小检察员来了，都穿着长长的白衣服，不作一声，没有唱歌，也没有持火炬。他们抬着一尊小耶稣像：一手指着他的荆棘冠，另一手则给民众祝福。小孩子之后来了修士，大小教堂的教士，执政，八十人议院议员，神学博士和学士，保卫团骑兵，吹喇叭的和撑旗子的。

广场上寂静得很，仿佛在等待执行死刑。萨逢拿罗拉踏上旧宫前面的石台阶，高高举起他的耶稣钉十字架像，用庄严的洪亮的声音叫喊：

“奉圣父、圣子和圣神之名——点火吧！”

四个修士，各人手持燃点着的松香火炬，走到尖塔去，四面点起火来。

火焰噼啪地响着，烟升上去，起初是灰色的，后来是黑色的。喇叭震耳吹着。修士们高声合唱赞美诗。小孩子清脆的声音也和唱着，“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旧宫塔上钟响了，佛罗伦萨一切教堂的钟都应和着它的有力的黄铜响声。

火焰愈烧愈明亮了。旧羊皮书柔软的页子皱缩起来，仿佛是活的，在那里动着，以后就化为灰烬了。从安置谢肉节面具那一层，忽然有个假须，好像在燃烧着的线团，跳到空中去。群众快活得叫喊起来。

有些人祈祷，有些人啼哭，有些人笑着、跳着、挥舞着手臂和帽子，另有些人则在说预言。

“你们唱呀，唱一首新歌给主听呀！”一个跛脚鞋匠叫喊，睁着两颗半迷乱的眼睛，“一切都要倒塌的，众位兄弟，一切都要在涤罪之火里烧得干干净净的，就像这些虚荣品和玩弄物一样，一切，一切，一切，教会、法律、政府、官衙、艺术和科学。没有这块石头留在那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以后将有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上帝将拭干我们眼里的一切眼泪，那时将没有死、没有哭、没有烦恼、没有病痛！是的，来呀，主耶稣！”

一个大肚皮青年妇人，大约是穷苦工匠的老婆，带着衰惫的和痛苦的面容，跪了下去，向着柴堆火焰伸出双手，好像她在火焰当中看见了基督。她痉挛地叫喊，高声呜咽，如同一个疯子：

“是的，来呀，主耶稣！阿门！阿门！来呀！”

卓梵尼看见了一幅给火光照耀着，但尚未烧到的图画——雷翁那图的一件作品。

在一个山湖水边，晚照之下，站着一丝不挂的雪白的列达[33]。一只大天鹅，用一边翅膀抱着她的腰，同时伸出它那细长的颈项，好像要用胜利的爱的叫声震撼那寥廓的天空和土地一般。列达脚下，水藻，禽兽，昆虫，萌生的根芽，幼虫和蛹中间，闷热的潮湿里面，那两个新生的孪生子，半神半兽的卡斯托和普鲁斯，在匍匐爬行着，他们是刚从一个巨蛋的破壳里爬出来的。列达的肉体连最隐秘的皱纹都显露出来了，她以母爱的眼光望着她这两个小孩，却带一种贞洁而又淫荡的微笑，拥抱着天鹅的颈项。

卓梵尼看见火焰愈烧愈近这幅图画，他的心吓得要失去知觉了。

此时，那些修士在广场中央竖起了一个高大的黑十字架。他们手牵着手，牵成了三个圈子，象征三位一体。为的表示信徒们因焚烧虚荣品而感受的灵魂快乐，他们于是跳起圆舞来，起初慢慢地，后来愈跳愈快了，最后简直像一阵旋风在十字架周围旋绕着。他们唱道：

大家呼喊，像我一样呼喊，
永远地疯狂，疯狂，疯狂！
在主面前谦卑，

跳舞吧，不用愧耻！
像大卫王一般跳舞，
高高卷起了道服——
当心哪，在跳舞时候，
不要有人落在后头！
我们为了爱而陶醉，
爱主，那钉十字架的，
他流血为了我们，
我们喧闹而欢欣。
我们疯狂，疯狂，疯狂，
在基督之中疯狂……

好多力气，才把他拉走，没有给人践踏死了。



列达像之一

旁观的人看着都头昏了，他们手和脚也动起来。老头子、小孩子和女人，忽然从站的地方跳出来，回旋地舞着。一个肥胖修士，没有头发，满脸疱疮，失足滑倒地下，碰破了头，血流了出来。人们费了好多力气，才把他拉走，没有给人践踏死了。

深红的摇晃的火光照着鬼脸一般的面孔。那个大十字架屹然不动，立在旋转的人群中央，投射一片巨大的阴影。

我们挥动十字架，
跳呀，跳呀，跳呀！
像大卫王一般跳舞。
兜个圆圆的圈子，
我们的圈子愈兜愈圆，
谢肉节就在眼前。
尘世的智慧，你滚吧，
还有人类的骄夸！
我们要像婴孩一样真诚，
始终做个上帝的愚人。
我们愚蠢，愚蠢，愚蠢，
在基督之中愚蠢！



列达像之二

火焰烧到列达那里了，红红的火舌舐着那个一丝不挂的雪白的肉体，这肉体现在现出了玫瑰颜色，好像是活的，更加神秘，更加美丽了。

卓梵尼望着她，四肢颤抖了，面上吓得没有一点血色。

列达最后还对他微笑一次，然后一阵亮，像一朵白云混合在红霞里一样，消失在火光之中，永远地消失了。

尖塔顶端那个大魔鬼像，着了火。他的装满火药的肚皮爆炸了，轰隆一声，听的人耳朵都要震聋。一根火柱冲上天去。那个怪物在他的火宝座上，慢慢摇晃着，低下头来，倒塌了，化成灰烬了。

又是震耳的喇叭声和铜鼓声。所有的钟都敲响了。群众爆发一种可怕的胜利的叫喊，好像魔鬼自身连同全世界上一切虚伪、痛苦和罪恶，都在这柴堆圣火上灭亡了一样。

卓梵尼双手抱着头要想逃跑。于是有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一看，他看见了师傅的安静的面容。

雷翁那图握着他的手，从人群中引他出来。

他们两人离开了那充满了恶臭烟云和给将灭的柴堆火焰所照亮的广场，穿过一条暗黑的小街，走到亚诺河边去。

这里寂静无人，唯有滔滔河水的声音。一钩新月照着小丘的安静的尖顶，那里凝了霜，映出了银色的微光，星星放射着严肃而又温柔的光芒。

“你为什么离开我呢，卓梵尼？”雷翁那图问。

徒弟抬起头来，要说什么话。但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嘴唇颤抖得很厉害。他哭了起来。

“请饶恕我，师傅……”

“对我方面，你是没有什么可以引咎的。”艺术家回答。

“我自己不知道，我做的什么事。”贝尔特拉非奥继续说，“我怎么能够呢，上帝啊，我怎么能够离开您呢！……”

他要说起他的狂疯，他的苦恼，他的可怕的彷徨，关于上帝的杯子和魔鬼的杯子，关于基督和敌基督者。可是，他又感觉到，同当初在司伏萨雕像前面时一样：雷翁那图不会了解他的。因此他只用着一种没有希望的恳求神气，看进师傅的眼睛里去。那般明亮、安静而又难测的眼睛，同天上的星星一个样。

师傅不问什么话了，好像他猜透了一切。带一种无限同情的微笑，他放一只手在卓梵尼头上，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的可怜的弟弟！你知道我总是爱你像自己的儿子。你若还愿意做我的徒弟，那我是喜欢你再进我的工场来的。”

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再说几句，几乎听不见的，说得特别简短，同谜语一样，他习惯用这个方式来掩盖他的最隐秘的思想。他说：

“感情愈浓厚，就愈加痛苦。这是一种伟大的殉道精神！”

钟声、修士们的歌唱、疯狂的群众的叫喊，远远地传来，但再不能打破包围这师徒两人的深深的沉默了。

---

[1] 亚历山大第六AlexanderVI，俗名Rodrige Lenzuoli Borgia——一四九二年到一五〇三年之教皇，本为西班牙世家子。

[2] 亚卑士Apis——古代埃及人崇拜之神，牛身，头上有三白角。

[3] 梵蒂冈Vatikan——教皇之宫殿。

[4] 恺撒·波尔查Cesare Borgia，一四七六——一五〇七，这时代极重要人物，事迹见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

[5] 吕克列沙·波尔查Lucrezia Borgio，一四八〇——一五一九。

[6] 阿葵诺之多马士Thomas von Aquino，一二二四——一二七四，中古最有名之经院哲学家。

[7] 渔玺——教皇御用之玺，上刻彼得捕鱼图。

[8] 拉撒路Lazare——拉撒路葬了四天，为耶稣所救活。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9] 贝托·安哲里哥Beato Angelico，原名Giovanni da Fiesole，一三八七——一四五五。

[10] 桑德罗·菩提色利Sandro Botticelli，原名Alessandro Filippepi，一四四七——一五一五。

[11] 美人鱼Siren——海中女怪，能以美妙之歌迷人，使经过之船倾覆。

[12] 奥里根Origenes Adamantios，一八五——二五四，有名的教父哲学家。

[13] 购买虚荣品——一说是当时在佛罗伦萨的一位威尼斯商人，愿出两万塔勒尔向执政府购买的，执政府不许，而且使人绘下这商人的肖像，放在“虚荣品”堆中焚烧了。

[14] 玛门Mammon——尘世荣华之神，或财神。

[15] 克列奥拍特拉Kleopatra，纪元前六九——前三〇，埃及女王，曾为罗马大将恺撒的情人。

[16] 示巴女王——阿拉伯南方一国之女王，曾访所罗门问道。

[17] 阿东尼——希腊神话，叙里亚国王推亚和他的女儿士每拿所生之子，非常美丽，为亚弗罗狄特的情人。

[18]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纪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一说历史上并无其人。

[19] 安那西门内斯Anaximenes——纪元前五世纪希腊伊奥尼学派哲学家。

[20] 赫拉克里特Heraklit——纪元前六世纪希腊伊奠尼学派哲学家。

[21] 马克·奥勒尔Mark-Autel——二世纪罗马斯多伊派哲学家。

[22] 厄比克特Epictet——一世纪罗马哲学家，本为奴隶，学说属于斯多伊派，禁欲，谦逊，与厄比鸠哲学刚立于正相反对的地位。但这二人名字相仿佛，常常被人误认。

[23] 厄比鸠Epicur——纪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一译伊壁鸠鲁。

[24] 圣者司提反St．Stephan——基督教第一个殉道者，见《使徒行传》第六章。

[25] 亚摩尔Amor——亚弗罗狄特的儿子。

[26] 提布尔Albius Tibullus，纪元前五四——前一八，拉丁诗人。

[27] 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纪元前四三——纪元后一四，拉丁诗人。

[28] 亚普勒友Apulejus——拉丁讽刺家，二世纪时人。

[29] 亚里斯托芳Aristophanes，纪元前四四四——前三八〇，希腊喜剧家。

[30] 索福克列斯Sophokles，纪元前四九五——前四〇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31] 安那克列翁Anakreon，纪元前五六三——前四七八，希腊抒情诗人。

[32] 普尔齐Luígi Pulci，一四三一——一四八七。

[33] 列达Leda——按希腊神话列达是斯巴达国王丁达尔之后。宙斯幻化一只天鹅与之私通，生下了卡斯托和普鲁斯两个孪生兄弟。

第八章　黄金时代

一四九六年岁末，米兰国公爵夫人贝特丽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姊姊伊萨伯拉，曼土亚君主弗郎西斯果·贡察加[1]伯爵的夫人：

高贵的太太，亲爱的姊姊：

我和我的丈夫罗督维科爵爷，敬祝您和高贵的弗郎西斯果爵爷，健康和欢乐！

遵照您的愿望，我现在寄给您我的儿子马西米良诺的一张肖像。不过您不要以为他真是这样小！我们本来要依照他的真实身量画出来寄给您，但我们害怕，因为保姆说：这样会妨害他的发育的，他发育得很快，我隔了几天再看他时，我总觉得他大得多了，因此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我们很忧愁：我们的呆侏儒那尼谟死了。您是认识他，而且爱他的。您一定能明白，平时我损失了什么东西，总希望别的来补偿。可是补偿我们的那尼谟的，连自然界本身也创造不出来哩。自然界当初用尽一切力量才将最稀罕的愚蠢和最媚人的丑陋合为一身，创造出他，以娱悦君主。我们的诗人伯令聪尼作了一首诗追悼他说："他的灵魂若在天上，整个天堂都要因他而哗笑；他的灵魂若在地府，那只三头狗色伯鲁[2]也要闭口不吠，快活起来了。"我们把他埋葬在玛丽亚修道院内我们的祖墓旁边，同我的心爱的猎鹰和永不能忘记的母狗普提那葬在一起，为的我们死后还不至于缺少这类娱悦人的物品。我足足哭了两夜。为了安慰我，罗督维科爵爷答应我，圣诞节要送我一张华美的银制便椅，以为帮助胃肠消化之用，上面刻有马人和拉皮特人[3]战争的

图画。这便椅内部是纯金做的，上面天盖是深红色丝绒做的，还绣着公爵的家徽。一切都同洛特林根[4]大公夫人那只便椅一般。这样的便椅，不仅全意大利的女主都没有，而且教皇、皇帝和土耳其苏丹也未曾有过。它是比有名的巴萨达便椅还更好看些的。当初马提亚曾用他的短诗描写那个便椅。现在梅鲁拉也替我的便椅写了一首六律诗，开头这样说：“Quis cameram hanc supero dignam neget esse tonante Prin-cipe！——谁能否认这把椅子堪为天上最高的响雷之神之御座！”

罗督维科爵爷希望那位佛罗伦萨艺术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能在这便椅里面装个乐器，一种小风琴。但雷翁那图拒绝了，他借口“巨像”和“最后的晚餐”两件工作太忙，无暇做这件事。您请求我，亲爱的姊姊，派这个画师到您那儿住一个时候。我是很喜欢答应您的，不仅暂时，而且永远送他去您那儿。但罗督维科爵爷过分地看重他——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无论如何不肯放他。请您不要太过于惋惜这事了，因为这个雷翁那图太忙于炼金术、魔术、机械学及诸如此类的疯癫勾当，没有多少工夫去画图画，人家委托他的事情，他做得那么迟缓，连一个天使也要忍耐不住的。此外，我听人说，他还是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哩！

不久之前我们去猎狼。人家不许我骑马，因为我怀了五个月身孕。我看他们打猎，站在一辆为我特制的车子的高踏板上，好像教堂的讲台。然而这不是什么娱乐事情，这简直是受罪！狼逃进林子里去时，我几乎哭出来了。哦，若是我自己坐在马上的话，我决不让它逃脱的。我宁愿跌断颈骨，但那狼，我总要捉到的。

您还记得吗，姊姊，我们从前一道骑马去打猎的情景？那时彭德细拉小姐掉下壕沟去，几乎碰破了天灵盖。还有在顾士那果猎野猪的事情呢？还有踢皮球呢？还有钓鱼呢？……那是何等美妙的时代！

现在我们尽可能地行乐，我们玩纸牌，我们溜冰。这个消遣法是一位青年贵族从弗兰德[5]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冬天严寒得很，不仅池塘，连一切河流都结冰了。雷翁那图在宫内花园溜冰场上用雪做了列达像和一只天鹅，又白又硬，同大理石一般，可惜到春天就要融化了。

那么您怎么样过日子呢，我的亲爱的姊姊？您培养成功了那些长毛的猫吗？您若是得到一只蓝眼睛的红小猫，就请您送给我，还有您答应过我的那个小黑奴。我的那只绸样的母狗生下的小狗，我也要送给您还礼的。

请您莫要忘记，太太，莫要忘记把那件蓝缎子短衣的式样寄给我，那件有貂皮斜领的。上次信中，我就请求过了。请您立刻就寄给我，最好明天早晨就派人乘快马带给我。

请您也给我一杯那种医治小疮的灵验的药水，还给我一些外洋来的檀香木，做磨光指甲之用的。

维琪尔的纪念像怎么样了，曼土亚湖唱美歌的天鹅的纪念像怎么样了？您的青铜若不够用，我们可以送您两尊旧大炮，都是用极好的铜铸的。

我们的星士预言将有战争，而且夏天很热。——据说，狗子将要发疯，君主们将要生气。您的星士怎么说？别国星士的话总

比自己的更可信些。

我现在送给您一种医治“法兰西病”的药方，以为您的尊贵的丈夫弗郎西斯果爵爷之用，这是我们的医官路易基·马良尼配成的，据说很有效验。清早起来空心时候必须用水银摩擦，而且必须在每个月新月之后逢单的日子。我听人说，这个病症乃是某几个行星的不祥的会合所引起的，尤其是水星和金星的会合。

我和罗督维科爵爷，敬求您，亲爱的姊姊，以及您的荣名的丈夫弗郎西斯果伯爵的眷顾。

贝特丽采·司伏萨上

这封表面看来完全是普通问候的信，却含有虚伪和政治作用。公爵夫人对姊姊隐瞒起她的家庭纠纷，这一对夫妇间并不是和和气气过活的，像这封信所说的样子。她恨雷翁那图，也不是因为他的“邪术”和“无神”，而是因为他曾经受了公爵委托，替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画像，采西丽亚是她的最可恶的情敌，是穆罗的有名的爱人。最近她还疑心她的丈夫有另一种恋爱关系，即是同她的女官吕克列沙小姐的关系。

米兰国公爵那时达到他的权力的最高峰。弗郎西斯果·司伏萨，这个大胆的佣兵头领，一半是军人，一半是强盗，他的儿子现在梦想要做统一的意大利的最高君主了。

“教皇是我的忏悔师，皇帝是我的总司令，威尼斯城是我的账房，法兰西国王是我的走卒。”穆罗夸口说。

“Ludovicus maria Sfortia，Anglus Dux mediolani．——罗督维科·马利亚·司伏萨，安格卢米兰公爵。”他这样签字，因为他自认为是安内亚[6]的伙伴，特洛伊英雄安格卢的后裔。雷翁那图所塑的“巨像”，纪念他的父亲的，底下写着“Ecce Deus！——看哪这个神！”也是要表明司伏萨家神性的地位的。

但无论外表上如何得意，公爵暗中却在忧虑和惊惧。他知道民众不爱他，而且把他看作篡位者。有一天聚集在亚伦古广场上的民众，远远看见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携着她的长子弗郎西斯果经过时，便高声呼喊：“正经的公爵弗郎西斯果万岁！”弗郎西斯果只有八岁，但已经表现出聪明和美丽。民众把他看作一个神，希望他做统治的君主，像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某次所报告的。

贝特丽采和穆罗两人明白：他们寄托于仗·嘉黎亚左之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这人虽死，他们仍然不能成为米兰国的正经君主的。死去的公爵的影子从墓内出来化身为这个小孩。

全米兰都在传说一些神秘的预兆。人们说，夜里宫殿塔上有光，仿佛火灾的反映，宫殿厅房里头也听到可怕的呻吟。人们也说，仗·嘉黎亚左入殓时左边眼睛不愿闭合，这是表示不久有个近亲要死去的。亚尔波圣母像的眼皮会颤动。啻奇诺门一个老太婆养的母牛产下一只两颗头的牛犊。有一天，公爵夫人在罗克闼宫一间僻静的厅房内，看见一个异象，吓得昏了过去，醒来后不肯告诉人一句话，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近来，她差不多完全失却了那种恶作剧的轻狂的情态了。公爵是极喜欢她这种情态的。她感觉到这次分娩已经有种种不祥的预兆。

十二月某天晚上，雪花铺满了城内街道。黄昏愈加寂静无声的时候，穆罗坐在那送给他的新爱人吕克列沙·克里威利的小宫殿内。

炉中的火光，映射在那装有描绘古罗马建筑物嵌工的涂漆的门扇上，在饰金的有格子形的天花板上，在挂有镶金的摩洛哥皮毡的墙壁上，在乌木做的椅凳和铺着暗绿色丝绒的圆桌上。桌上现放着几卷乐谱，一本波雅图[7]的小说和一只螺钿做的曼陀林。此外还有一个琢磨过的瓶子装着Balnea Aponitana一种药酒，在当时高贵的小姐太太中间是很流行的。墙上挂有一幅吕克列沙的肖像，是雷翁那图手绘的。

火炉上面悬着一个出于卡拉多梭之手的黏土浮雕：空中飞着的鸟儿在啄葡萄；裸体生翅的小孩子，既像基督教天使，又像异教爱神，在跳舞，在玩着那些迫害耶稣的神圣刑具：钉、枪、苇子、海绒和荆棘。在炉火的淡红色反照之下，它们都好像是活的。

寒风在烟囱里怒吼着。在这雅致的书房内，一切都现出舒适和幽静。

吕克列沙小姐坐在穆罗脚下一个丝绒垫子之上。她的面貌很忧愁。穆罗温柔地责怪她，说她好久不到贝特丽采娘娘那里请安去了。

“殿下，”小姑娘低着头说，“我请您不要勉强我去。我是不晓得说谎的……”

“你说什么话！这叫作说谎吗？”穆罗有点惊讶地回答，“我们不过隐瞒了某件事情。雷神宙斯不也是对他的夫人瞒起了他的恋爱秘密吗？还有提秀士[8]呢？费德拉[9]呢？美狄亚[10]呢？古代一切的英雄，一切的神灵呢？难道我们柔弱的凡人能够抵抗爱神的威力吗？难道秘密的罪过不比公然的罪过好些吗？我们隐瞒了我们的罪过，就为的不

害别人去受诱惑，这本是基督教怜悯心所要求的。凡没有诱惑而有怜悯的，就不是什么恶事，或者差不多不是什么恶事……”

他含着一种狡猾的微笑。吕克列沙摇摇头，她从底下抬起头来望他，用着严肃的、小孩子般诚实的、无邪的眼睛，直看着他的面孔。

“您知道，殿下，您爱我，我是何等的幸福。但是有好多次，我宁愿死了，而不肯去欺骗贝特丽采娘娘，她爱我如像爱一个妹妹……”

“算了吧，算了吧，我的小姑娘！”公爵说，并拉她到怀抱中来，一手抱着她的腰，另一手则抚摸她的黑黝黝的头发，这头发梳得很光滑，垂在耳朵上面，给一个细金环束着，额头上金环的中央有个钻石在发光。她垂下长而丛密的睫毛，没有兴奋和激动，冰冷地贞洁地任他抚摸……

“哦，你知道，我何等爱你，你，我的恬静的，我的驯良的人儿。我只爱你一个人！”他轻轻地说，贪婪地吸着他所熟悉的麝香和紫罗兰的气味。

房门忽然开了，公爵还来不及让小姑娘离开他的怀抱，就有一个慌慌张张的侍女冲进房内来。

“小姐，小姐！”她张口结舌喘不过气说，“底下，屋门前面……主上帝啊，宽恕我们有罪的人啊！……”

“说明白一点！”公爵严厉地说，“是谁在门外？”

“贝特丽采娘娘！”

穆罗面孔吓青了。

“给我钥匙！给我另一个门的钥匙！我从院子那边后门走出去。钥匙在哪里呢？快点，快点！”

“娘娘手下的骑士也在后门守着哩，”侍女喊，失望地合起了双手，“全屋子都给包围住了。”

“不好了，中计了！”公爵说，双手捧着头，“她怎么知道的呢？什么人泄露了消息呢？”

“不是别人，一定是细东尼亚太太！”侍女插话说，“那个可恶的巫婆，常常带着她的香水和油膏混进这里来，不是没有意思的。我早对您说过了，小姐，我要您当心！……”

“我们怎么办好呢？我的天，我们怎么办好呢？”公爵面无人色吃吃地说。

从街上传来一阵捶打屋门的声音。侍女又奔往楼梯去了。

“把我藏起来吧，吕克列沙！把我藏起来吧！”

“殿下，”吕克列沙反对，“贝特丽采娘娘既然起了疑心，她一定全屋子都要搜查的。我们公然去迎接她不更好些吗？”

“不，不，上帝保佑你，你说什么话，吕克列沙！去迎接她吗？你没有想到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主啊，一想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害怕死了。……她怀有身孕哩！把我藏起来吧，把我藏起来吧！”

“我的确不知道，哪里……”

“不管什么地方。你要哪里就哪里，可是，快一点！”

公爵全身都颤抖起来了。这时，宁可说他像当场被人捉获的贼子，而不像什么安格卢的后裔，传说中特洛伊英雄，安内亚伙伴的后裔。

吕克列沙引他经过她的寝室到藏衣室去，把他藏在一个旧时样式装金的白室大壁橱中，高贵的妇女常用这种壁橱储藏她们的衣服。

穆罗爬进一个角隅去，躲在衣服背后。

“何等愚蠢！”他想，“我的天，何等愚蠢！好像弗郎哥·沙克啻[11]写的或薄伽丘写的滑稽小说。”

可是此时他并不觉得好笑。他从怀里取出圣克利斯朵夫[12]遗骸做的一件法物，又取出与此相像的另一件法物，那是当时流行的，用一小块埃及木乃伊做的。这两件法物本来差不多，他在黑暗中匆匆忙忙分别不清楚，因此为安全起见，这两件法物他都吻了一下，一面在身上画十字，并喃喃念诵一种祈祷文。

忽然他听到他的夫人和他的爱人说话的声音，她们踏进这藏衣室来。他吓得全身冰冷了。她们说话十分和气，好像全无这一回事。公爵夫人显然是要吕克列沙带领她参观这个新屋。贝特丽采一定是未曾拿到确凿的证据，不愿意露出她的猜疑心。

这是女人间的争锋斗智。

“这里也有衣服吗？”贝特丽采用着漠然的声音问，就走到那个衣橱跟前，穆罗正站在里面，与其说是活的，宁可说是死的。

“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常衣服。娘娘想看一看吗？”吕克列沙回答。

她于是打开了橱门。

“听我说，小心肝，”公爵夫人继续说，“那件衣服藏在哪里呢？您知道的，那件很中我的意的衣服？就是夏天在巴拉维奇诺家开跳舞会时您穿的那件。暗蓝色的樱桃上面——您记得吗？有好多金毛虫，夜里闪着亮，同萤火虫一样。”

“我记不清楚了。”吕克列沙安静地回答，“哦，对啦，在这里，”她赶快添加两句话说，“一定在那边橱里的。”

穆罗躲藏的橱门也没有关，她就陪着公爵夫人到另一个衣橱去了。

“而她还说她不会说谎哩！”公爵想，心里很快活，“何等有急智！是的，是的，娘儿们！我们当公侯的人干政治的事情，都应当向她们请教的！”

贝特丽采和吕克列沙离开了藏衣室。

穆罗呼吸比较自由了，但他还是把那两件法物紧紧握在手里：一件是圣者骸骨，一件是木乃伊。

“我情愿捐两百个杜卡到圣玛丽亚修道院，买灯油和蜡烛，以为侍奉救苦救难的圣母之用，若是这回能平安无事的话！”他用热烈的信心，低声祈祷说。

侍女跑来了，把橱门完全打开。她带着一种恭敬而滑稽的面孔请公爵走出来，并报告他危险已经过去了。公爵夫人和颜悦色地向吕克列沙告辞，就走了。

他诚敬地画了十字，回到书房去，喝一杯Balnea Aponitana压压惊，看看吕克列沙，她又在火炉旁边坐着，垂下头，双手捧着面孔。他微笑着，然后同狐狸一般轻手轻脚走到她背后去，弯下腰来，拥抱着她。

她吓了一跳。

“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您走开吧！刚才发生了这样事情，您还能够……”

但公爵不听她的话，只一声不响地吻遍了她的面庞、她的颈项和她的头发。他从来未曾看见她如此漂亮过，好像刚才在她身上发现的女人说谎本事，更增加了她的迷人的魔力。

她撑拒着，但她的挣扎愈来愈加衰弱了。最后，她闭起了眼睛，含着无可奈何的微笑让他亲吻嘴唇……

十二月的寒风，在火炉烟囱里怒吼着。在火焰的淡红色反光当中，有一群欢笑的裸体小孩子，在巴库斯的葡萄藤下跳舞，并玩弄着迫害耶稣的神圣的刑具。

一四九七年元旦，米兰宫廷开了一个跳舞会。这跳舞会筹备了两个月之久，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和雷翁那图·达·芬奇都参加了筹备工作。

下午五点钟左右，客人就开始涌进宫殿去了。这天一共邀请了两千人。

大风雪飘满了一切街巷和道路。积雪的宫墙雉堞、枪眼以及安置炮口的突出的石台，高高耸向昏暗的天空。在院子里，马夫、走卒、跟班、轿夫以及其他仆役，围着一堆柴火取暖，在那里喧哗笑闹。大宫进口以及通到罗克阔内院去的铁吊桥旁边，拥挤着镀金的笨重车子、旅行马车、六马车等。那些太太和老爷，裹着贵重的莫斯科皮袍，就从车里走出来。结了冰的窗子射出了辉煌的灯光。公爵亲兵、土耳其卫兵、希腊护兵、苏格兰弓兵和身披铁甲手执重斧的瑞士佣兵，在候见室中排作两行，客人们沿着这条长长的人巷走去。前面站着一排侍童，同小姑娘一般清秀，一律穿着饰有天鹅毛的两色制服，右边是玫瑰色丝绒缝的，左边是蓝色缎子缝的，胸前用银线绣了司伏萨和维士孔啻的家徽。制服缝得这样窄小，以至于各人身体上的曲线都呈露出来，唯有前面胸带底下有些短的狭的圆管形的褶襞。他们手里擎着燃点着的蜡烛，同教堂烛一般长，是用红蜡和白蜡做的。

客人走进候见室时，一个传令官，身边带着两个喇叭手，就要高声报告客人的名姓。

一列灯火辉煌的大厅在客人面前开启了。这是“红地白鸽子厅”，绘有公爵行猎图的“金厅”，从上至下挂满缎子的“朱红厅”。缎子之上用金绣着正在吐焰的火灾和救火的水桶，用来象征米兰国公爵的无限的权力，能够随意煽起战争的火焰，随意拿和平之水熄灭之。在布拉曼特所建筑的小巧的“黑厅”中——这厅是给小姐太太们梳妆用的——人们看见穹隆天花板和墙壁上，有雷翁那图的未完成的画图。

盛装的人群，喧哗嘈杂像一窝蜂。衣服都是鲜艳的彩色，无限制地奢侈，甚至奢侈到令人嫌厌的程度。不尊重祖宗传下的一切礼仪，时常愚蠢而可厌地夹杂些外邦的种种样式，这样的服装，当时一个讽刺家已经看出是外力侵略意大利使之降为奴隶的预兆了。

女人穿的衣裳绣了好多金线，饰了好多宝石，上面有笔直的沉重的硬挺的褶襞，差不多像教堂衣服，而且非常牢固的，曾祖母可以一直遗传给曾孙媳妇。领口开得很深，以至于肩膀和胸部都露出来。金网子以下的头发，按照伦巴底风俗，无论已婚太太和未婚小姐，都须编成一条硬挺的辫子，加上假头发和带子，这辫子一直垂到地板上去。当时时兴把眉毛画得淡淡的，眉毛太多的女人就用特制的钢铁钳子将过多的眉毛拔去。不擦粉涂朱的，被人认为不懂礼节。人们使用很强烈的香料，麝香、龙涎香、灵猫香，以及居比路出产的一种使人麻醉的带刺激性的香粉。

人群中有些处女和少妇具有伦巴底人所特有的一种美丽，带着空气一般透明的烟一般轻飘的阴影在那白皙的无光泽的皮肤之上，在那温柔娇嫩的面庞曲线之上。雷翁那图是很喜欢画这种美女的。

馥兰特·波罗摩太太，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女人，早已驰名的美女，被人尊为跳舞皇后。她的深红色丝绒衣服上，用金线绣着一个扑火焚身的飞蛾——是对恋爱她的人的一种警告！

可是吸引识美的人的注意力的，却不是馥兰特太太，而是狄安娜·巴拉维奇诺小姐。她的眼睛凉冷而透明同冰一样，她的灰色头发，她的漠然的微笑，她的差不多像大提琴一样的缓缓的声音。她穿一件简单的衣服，是柔软的白绫绸缝的，还有长绸带，暗绿色的像海藻一样。在这辉煌和喧闹的人群当中，她似乎是陌生的、孤寂的和忧愁的，宛如一朵白睡莲，月光照耀之下，在渐变泥潭的水池当中睡着。

喇叭和铜鼓响起来了，客人走进罗克阔堡的大“球厅”去。散布金星的蓝色天花板之下，挂着十字形的烛架，上面点着蜡烛，好像火红

的葡萄。从那作为奏乐地方用的高台，挂下了绸布，还有桂叶、常春藤以及杜松编织的索子。

到了星士规定的某点某分某秒钟的时候——因为据一位公使报告，公爵若是没有预先占星过，就不愿走一步路，换一件汗衫，或吻一下他的夫人的——穆罗和贝特丽采就走进大厅来。两人都穿着鼬鼠皮的绣金袍子，拖着长长的衣裾，由男爵、附庸、侍从、廷臣等牵着这些衣裾。公爵胸前纽扣上有一粒红宝石，非常之大，发射灿烂的光芒，是他从仗·嘉黎亚左那里夺来的。

贝特丽采形容消瘦，十分难看。这个姑娘样的差不多小孩子样的怀孕身体，带着平坦的胸部和粗野的男孩子的动作，使人觉得非常奇特。

穆罗做了一个手势。内廷总管举起棍子，音乐台上便奏起乐来了，客人们都在这罗列珍错的桌案前找寻各自的位子。

发生了一种纷扰。莫斯科大公派来的公使，但尼罗·马弥洛夫不愿意坐在威尼斯共和国公使的位子之下。大家劝告马弥洛夫，但是这位固执的老头子全不听话，总是坚持他的理由："我不坐的，这简直是侮辱我。"

好奇的和讥诮的眼光，从各方面向他投射来。

"什么事？又是莫斯科人闹别扭吗？一种野蛮民族！争论座位，什么礼节都不懂，不该邀请他。野蛮人！说话哩——你们听到吗？——完全同土耳其人一样！是畜生吗！"

那个敏捷轻快的曼土亚人波加林诺，替俄国人当翻译的，赶紧走到马弥洛夫跟前:

“但尼罗大人！但尼罗大人！”他用断断续续的俄国话说，一面带着谦恭的姿势，鞠躬行礼，“不行的，确实不行的！您要坐下去的。此地的礼节本是这样。同人家争座位是无礼的事情。公爵要发脾气的！”

那位青年随员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走到老公使跟前来，他也是外交部的官员。

“但尼罗·顾士弥奇，小爸爸，请你不要生气！在别人的修道院不能实行自家的戒律。这里都是外国人，他们不晓得我们的礼节，很容易发生麻烦的事情！若是他们赶我们出去呢，我们就要丢脸的……”

“住嘴，尼启大，住嘴！你年纪轻轻的，要教训我老头子吗？我知道我做的什么事情。这座位排得不对的！我绝不愿坐在威尼斯公使下面。这是对于我们的使节一种重大的侮辱。自古道：公使的面子就是主君的面子，公使的说话就是主君的说话。我们的主君正是统治一切俄罗斯人的自主的正教君主……”

“但尼罗大人！但尼罗大人！”那个翻译波加林诺还在着急劝告他。

“莫管我！你放什么屁，你这异教徒猴儿崽子？我说过，我不坐的，所以我不坐的。”

马弥洛夫的两颗熊样的小眼睛，在紧蹙的眉毛底下，露出了愤怒、骄傲和不可屈挠的强项。他的镶有绿玉的手杖头，紧握在他的拳头之内颤动不已。世界上显然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他让步的。

穆罗喊威尼斯公使到跟前来。他向公使道歉，用着迷人的和悦态度，这本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对公使表示他的一番特殊的好意，请求给他个人便利，调换一个位置，为的避免争吵和解释。他又向公使保证：没有人看重这些野蛮人的无聊的好胜心的。但事实上，穆罗极为重视“俄罗斯大公”的好感，因为他希望经过大公的斡旋，能够同土耳其苏丹签订一种有利的条约。

威尼斯公使只向马弥洛夫抛了一眼，含着一种鄙视的微笑。他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殿下这话不错，一个受过“人文主义”光明启发的人是不值得同人家争持筵席座位的。他于是坐下了那重新给他指定的位子。

但尼罗·顾士弥奇没有听懂他的对手的话。但即使他听懂了，他也不会惭愧，也仍旧坚持他的权利的。他记得，十年前，即一四八七年时，教皇以诺尊爵第八某次隆重宴会中，莫斯科公使狄弥特里和马努伊·拉列夫占得教皇御座底下最荣耀的位置，即仅次于罗马元老，古代统治世界之城的代表人。基辅[13]大主教萨瓦·斯比里东一篇书翰中所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他宣布莫斯科大公为拜占庭的双头鹰的唯一继承人，这双头鹰将东方和西方联合起来，在它的翼翅遮阴之下，因为“万有主宰的上帝”，书翰中这样说，“把两个罗马，旧罗马和新罗马，都推翻了，为的二者都犯了异教行为之罪。他建立了第三个神秘的城，把一切光荣、权力和恩宠都交付于它，居于北方的第三个罗马，正教的莫斯科。至于第四个罗马，那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有的”。

但尼罗·顾士弥奇，不管别人敌视的眼光，居然得意扬扬地摸着灰色的长胡子，把大肚皮上的带子和红丝绒面的貂皮袍子端整一下，尊严地咳嗽几声，便坐在他争来的位子上了。一种朦胧的陶醉的感情充满了他的灵魂。

尼启大和那个翻译坐在桌子末端，靠近雷翁那图·达·芬奇。

这个说大话的曼土亚人讲述他在莫斯科国看见的奇观，真事之中掺杂了一些幻想。雷翁那图希望从卡拉恰洛夫口里听到一些更可靠的事情，于是就经过翻译同他谈起话来。他问起这外交官，关于这个远方国土，如此激起他的好奇心，好像一切过分的和谜样的东西：关于无穷无尽的荒原，关于严酷的寒冷，关于巨大的河流和森林，关于极北海洋的潮汐，关于北极光，以及关于他的到莫斯科去的朋友；那个伦巴底人画师安东尼阿·索拉里，在那里参加建筑“花岗石宫”的，和波伦拿人建筑师阿利斯托啻·福拉梵啻，在那里用华美的建筑物修饰克里姆林广场的。

“先生，”活泼的、好奇的和调皮的爱梅里拿小姐问那坐在她旁边的翻译，“我听说这个奇异的国家所以叫作‘俄罗斯’，因为那里长了好多的玫瑰花。这话是真的吗？”

波加林诺禁不住大声笑起来，他回答这位小姐说：俄罗斯虽然名字同玫瑰花[14]相近，但那里玫瑰花比无论哪个国家都要少些。为了证实他的话起见，他讲了一段意大利平话，关于俄罗斯的寒冷的：

“佛罗伦萨城的商人到波兰去做买卖。他们要从那里到俄罗斯去，但人家拦阻他们，因为那时波兰国王正在同莫斯科大公打仗。佛罗伦萨人要买貂皮，因此邀请俄罗斯商人到两国交界的波里斯典河岸上来。双方都怕被人俘虏去，所以莫斯科人在那边岸上，而意大利人在这边岸上，隔了一条河谈判起来。但冷得太厉害了，他们的话没有传到对岸，早在空中冻结起来了。聪明的波兰人于是在河中烧起一堆大火，而且在他们算好的传来的话冻结的地方。河里的冰坚硬得好像大理石，无论烧什么火都不会融解的。火旺了时，那些冻结了一个钟头

而悬挂在空中的话语，就渐渐融解了，起初轻轻地响着，好像春天初融的檐溜，后来佛罗伦萨人就听得清清楚楚了，虽然莫斯科人早已离开了对岸。”

这段平话得到各方面的欢迎。小姐太太们都用怜悯而好奇的眼光望着尼启大·卡拉恰洛夫，如此不幸的，如此被上帝诅咒的国土的居民。

但此时尼启大完全痴呆了望着一道从未见过的菜：一个大盘子盛着裸体的安德录美达[15]，用柔软的阉鸡胸肉做的，被钉在一个干乳酪做的岩石之上，还有她的救命恩人，用小牛肉做的生翅膀的配秀士[16]。

人们吃肉的时候，一切食具都是紫红色的和黄金色的。鱼来了，又换成银白色的了，为的相当于水的颜色。人们端来银色的面包，银色的柠檬，放在碟子里当作生菜吃的，最后在一盘大鲟鱼、九目鳗和小鲟鱼之上，还有一个用白鳝鱼肉做的安菲特丽特[17]，她乘坐一辆螺钿车子，给海豚拉着，在那海波样的淡绿色的颤动的肉冻之上经过，肉冻内心有火，照得很明亮。

以后就是无数的甜点心。杏仁酥、玉山果、核桃、焦糖杏仁等构成的画像，都是依照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和雷翁那图的图样做成的。内中有赫丘利拿着赫斯配里登女郎[18]们的金苹果，有希波里特和费德拉，有巴库斯和亚丽安妮，有宙斯和丹娜，总之奥林匹斯出的全体神灵。

尼启大用着小孩子的惊讶眼光望着这些奇巧事物，但是但尼罗·顾士弥奇一见这些无廉耻的裸体女神便吃不下饭了。他在胡须里喃喃咒

骂道："敌基督者的厌物！异教徒的淫秽！"

跳舞开始了。那时候的种种舞法："维纳斯和扫鲁士""残酷的命运""古皮多"，都是很纡缓的，因为娘儿们长而重的衣裳不容许迅速的动作。男伴和女伴渐渐地接近，又渐渐地分离，用着隆重的仪式，矫饰的鞠躬，含情的叹息和甜蜜的微笑。女伴们举步须像孔雀和天鹅一般。跳舞时音乐是低声的，温柔的，几乎忧郁的，充满了欣羡的感情，好像佩特拉克的小曲。

穆罗手下的总司令，嘉黎亚左·桑塞维里诺，一个好修边幅的青年公子，这天穿着一身雪白衣裳。他的反卷的长袖子有玫瑰色的里子，他的白鞋子饰着钻石。他的漂亮的然而弛缓的倦怠的女人样的面孔，迷惑了好多贵妇。群众当中起了一阵喝彩声音。当他在跳"残酷的命运"时，好像偶然的，而其实是故意的脱落一只鞋，或从肩上引下围巾，而照旧安然地跳去，带着百无聊赖的神气，这是被人当作最优雅的姿态的。

但尼罗·马弥洛夫看了他很长久，然后吐一口痰，说："啊唷，你这小丑！"

公爵夫人本来喜欢跳舞的。但这天晚上，她的内心感觉重压和忧愁。唯有旧时养成的应酬习惯帮助了她去尽她的主妇的责任，去回答高贵客人的新年祝词和殷勤戏谑。她好几次感觉她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好像须得跑开或者哭出眼泪来。

她坐立不安，在这些满满是客人的大厅中间穿来走去。她到了一个隐僻的小房子，青年男女在闪烁的炉火照耀之中围成一个狭小的圈子，坐着闲谈。

她请问谈的什么题目。

“谈柏拉图式恋爱啦，娘娘，”一个女人回答，“安东尼阿托·弗列果梭先生要给我们证明：女人让男子在嘴唇上接吻不算失节的，只要这男子是以天堂的爱对待她。”

“您怎么样证明呢，安东尼阿托先生？”公爵夫人顺口问一句，闪动着她的眼睛。

“娘娘问起了，那么我就说：嘴唇，说话的工具，乃是灵魂出入的门户。两个人嘴唇若是合起来做一个柏拉图式接吻了，相爱者的灵魂一定趋向于嘴唇，以之为自然的出路。所以柏拉图不禁止接吻，所罗门王在那表示人类灵魂同上帝神秘结合的《雅歌》中也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对不起，先生，”旁听人中，一位老男爵，一位带着直率而粗豪面孔的乡下骑士，打断他的话说，“也许我不懂得这些微妙道理，但是请您说一句：一位丈夫看见他的女人在情人怀抱当中，这事他可以容忍吗？……”

“自然，自然，”那位宫廷哲学家回答，“按照天堂的爱之智慧说来……”

“那么婚姻呢？”

“唉，我的天！我们说的是爱呀，不是婚姻呀！”美丽的馥狄里基太太打断男爵的话，不耐烦地耸着她的袒露的雪白肩膀。

“但是，太太，依照人类的一切法律说来，婚姻也是……”男爵又开始说。

“什么法律！”馥狄里基太太轻蔑地翘起了嘴唇，“在这样的高尚谈话当中，先生，您怎能够提起人类的法律来说呢，提起庸夫俗子的这种可怜的创造品，它把神圣的观念，‘爱人’观念，转变为什么‘夫’和‘妻’的粗鄙字眼！”

男爵惊讶起来，张开了两臂。

弗列果梭先生再不理会他了，继续说着天堂的爱的秘密。

贝特丽采知道，这位安东尼阿托·弗列果梭先生有一首非常淫秽的十四行诗，在这宫廷里得到极大欢迎。这首诗是歌颂一个漂亮童子的，开头说：

万神之王认错了人，当他劫去加尼梅[19]时节……

公爵夫人觉得无聊。

她悄悄离开那个房子，到邻接的大厅去。

这里，那位从罗马到米兰来的有名诗人塞拉菲诺·达葵拉，绰号叫作“唯一者”的，正在朗诵他的诗歌。这位“唯一者”是一个瘦小的人物，身上仔细洗过、剃过、梳过和洒过香水，生有一张小孩子的淡红面孔，腐坏的牙齿，油汪汪的眼睛，还含着多情的微笑，一种恶作剧的狡猾情态时常从那永不停息的欢乐眼泪中间透露出来。

贝特丽采看到吕克列沙也在包围诗人的那一群贵妇当中，不禁面上苍白了，但立刻镇静起来，扮出照常的和悦容色走到她跟前去，吻了她。

此时一个大块头半老徐娘，出现在门上，她穿着花花绿绿衣服，涂抹了好多脂粉，非常难看，用手帕掩着她的鼻子。

“您怎么啦，笛昂尼沙太太？您碰破鼻子啦？”调皮的爱梅里拿小姐假装同情问她。

笛昂尼沙叙说，在跳舞的时候，大概因为热和疲倦流了鼻血。

“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给‘唯一者’先生写一首爱情诗的。”一个廷臣插话说。

“唯一者”跳起来，伸出一只脚，深思地拿手摸着头发，头向后仰，眼睛望着天花板。

“莫作声！莫作声！”那些太太含着敬意低声说，“‘唯一者’先生在作诗哩！娘娘，请您到这儿来，这儿听得清楚一点！”

爱梅里拿小姐拿起琵琶，轻轻弹着弦索。和着这个音响，那位诗人便用一个腹语人的庄严迟钝而无生气的声音，朗诵他的十四行诗。诗中说，爱神给一位钟情的人的请求所感动了，于是用他的箭朝向这残忍美人的心窝射去，但一条带子遮住了他的视线，箭射错了，不是她的心，却是她的：

美丽的鼻子中了一箭。
宛如红露，点点的血鲜，
湿透了雪般白的手绢。

小姐太太们大声拍手。

“好得很！好得很！没有人比得上的！多快！多容易！我们的伯令聪尼算什么，他整天工夫才作一首十四行诗！哦，小心肝，信我的话，当他抬头望天时，我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好像微风吹过去，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我心里十分害怕。”

“‘唯一者’先生，您喝一杯莱茵葡萄酒好吗？”一位小姐殷勤地问他。

“‘唯一者’先生，请用清凉的薄荷锭！”一位太太献薄荷锭给他。

她们强使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替他扇风。

他简直开心死了，他动眼皮，好像一只喂饱的猫儿。

然后他又朗诵一首十四行诗，歌颂公爵夫人的，诗中说：雪花因为赛不过她的皮肤的洁白，气愤了，想出一种狡狯的报仇方法，即是变成了冰，所以公爵夫人最近在宫中庭院散步时候滑了一跤，几乎跌倒了。

以后他又朗诵一首诗，歌颂一位缺了一个门牙的美人的：这是爱神的一种狡狯，爱神正躲在她的口中，利用她的缺牙做箭眼来射箭。

“天才，天才！”一位小姐喊，“后世的人，将要拿‘唯一者’的名字同但丁并列的。”

“他还高过但丁哩！”一位太太插口说，“难道但丁能够教我们这许多精微的爱情，同‘唯一者’所教的一样吗？”

“小姐，太太，”诗人谦虚了一下，“你们太夸张了。但丁也是有大功绩的。总之，各人有各人的意向。在我自己，则我愿意为了获得你

们的称赞而牺牲但丁那种荣名的。”

“‘唯一者’呀！‘唯一者’呀！”崇拜他的女人们赞叹说，激动得几乎昏过去了。

塞拉菲诺再朗诵一首十四行诗，诗中叙述一位美人家里失了火，人们跑来救火，可是熄灭不了，因为他们须得先用水浇熄自己心内的火焰，这火焰是他们看见了美人而燃起的。此时，贝特丽采再忍不住了，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她回到主厅去，命令她的侍童里恰德托——一个童子，他绝对服从她的命令，而且她好几次觉得，在恋爱着她的——上楼去，拿一个火把在她的寝室门口等候她。她急步穿过那些拥挤着客人的辉煌的厅房，到了一条冷僻的走廊，那里唯有几个守卫兵士倚着长矛打瞌睡。她开了一个小铁门，走上一架阴暗的螺旋形梯子，这梯子是通到四方形北塔内一个穹隆形大房间，公爵夫妇的住室去的。她手执一支蜡烛，走到一个装在石墙内的橡木小橱跟前，公爵的重要文书和秘密信件都保存在这里面。她将那从丈夫身上偷来的钥匙插进锁眼去，正要开锁，可是发现这锁已经破坏了。她拉开小橱的铜门，只看见空无一物的抽屉。她心里明白：穆罗已经发觉钥匙被偷了，已经把信件藏到另外地方去了。

她站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外面，雪块在飞舞，同白色的鬼怪一般。

风怒吼着，有时像人叫号，有时像人啼哭。夜风的呼声，唤起了她所熟悉的那些可怕的旧思想。

公爵夫人的眼光落在“狄翁尼士之耳”圆管口的铁盖上面，这听管是雷翁那图所装置，联络楼下厅房和公爵夫妇寝室的。她走到听管跟前去，揭开那沉重的盖子，倾听着。一阵阵音浪传到她的耳朵，好像人们经过空洞的海螺壳听到的远处海涛冲击声音。参加祝会的人群的喧哗笑语当中，音乐的温柔声调当中，夹杂有夜风的咆哮和锐叫。

突然，她觉得，不是从下面传来，而是有人在她耳朵旁边低语说：

“伯令聪尼！……伯令聪尼！……”

她喊起来，面孔都苍白了。

“伯令聪尼！……我自己怎么想不起来呢？是的，当然的！我可以从他那里知道一切。找他去吧！可是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人家要发现我失踪的……不管它！我要知道一切，我再忍受不住这种欺骗了！”

她记起了，伯令聪尼为了生病，没有参加今晚跳舞会。她对自己说：此时他一定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的。她唤侍童里恰德托前来，这侍童正在房门口站着。

“吩咐两个轿夫抬一乘软轿在底下花园秘密小门口等着我。但是，要我喜欢你的话，你就要当心不教一个人知道！听到吗？不教一个人知道！”

她伸手给他亲吻。侍童赶快走开执行她的命令去。

贝特丽采回到她的寝室，披了一件皮斗篷在肩膀上，还戴了一个黑绸面具，几分钟之后，她就坐上软轿抬往啻奇诺门去了，伯令聪尼家里就在这城门近旁。

诗人伯令聪尼把他的破旧小屋叫作他的“蛤蟆洞”。他虽然得到好多的馈赠，但生活很浪漫，所有的财物都给他喝酒赌钱花光了。所以“贫困”跟随着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好像一个不可爱的然而忠实的老婆。”

他躺在一张破烂的三足床上，一根木柴作为这床的第四条腿，垫褥穿了许多洞，坚硬得很。他喝了第三杯劣酒，正在构想一篇给采西丽亚太太那只宠狗的墓志铭。诗人看着火炉内最后一块炭都燃烧完了，无法取暖，只好将那虫蛀的栗鼠皮袍当作盖被，盖在他的纤细的鹤腿上。他听着风的咆哮，心里想着今夜的寒冷。

今晚宫廷跳舞会正待表演他献给公爵夫人的那篇《天国》寓言诗剧的，他没有去并不是因为生病。他好久就生病了，瘦得这样厉害。据他自己说：“解剖学家可以在他身上研究人类全部筋、肉、骨骼的。”但即使他只剩一口气，他也要参加这个跳舞会。他不去的真因，乃是吃醋。他宁肯在这“蛤蟆洞”内冻死，而不愿眼见他的敌手的胜利。这个无耻流氓，这个骗子，什么“唯一者”先生，他的无聊的打油诗已经弄得上等社会那些蠢鹅都头脑糊涂了。

一想到这个“唯一者”，伯令聪尼的苦胆汁就升上心坎。他握起了拳头，在床上暴跳起来。这房里那么冷，使得他不得不镇静，依旧躺下去。他颤抖着，咳嗽几声，把盖被裹得紧紧的。

“那些混账东西！”他咒骂说，“作了四首十四行诗，关于柴火的，作得如此美丽！可是我一片柴火都没有，……墨水还要冻冰哩，那时我就写不成了。我可以折下楼梯上栏杆来烧火吗？有栏杆没有，都不在乎的，体面的客人不会到我这里来，至于那个重利盘剥的犹太人要跌断脖子，那却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

可是他还是爱惜他的梯子。他的眼光落在破床下当作第四条床腿用的一根木柴。他考虑一会：究竟整夜挨冷好些，还是睡在动摇不定的床上好些。

风从窗子裂缝钻进来，哭着，笑着，像巫婆在烟囱里面。伯尔拿图下了最后决心，起来拉出支床的木柴，劈成小片，丢到火炉内去，火焰光耀起来，照着这愁惨的房间。他蹲在地下，伸出冻成蓝色的手到炉火前去，炉火就是这位寂寞诗人的最后的朋友。

“猪狗不如的生活！”伯令聪尼想，“我为什么不如别人家呢？神圣的但丁当时在那没有人知道什么司伏萨家族的时候，曾为我的远祖，有名的佛罗伦萨人，写了几行诗：

伯令聪·贝尔啻，
我看见他走去，
腰围着骨和皮……

当我来到米兰的时候，宫里那些佞幸还不晓得辨别什么叫作八行诗，什么叫作十四行诗哩。让他们知道新诗的美的，不是我是谁呢？希波克冷泉水[20]化成大河，几乎泛滥起来。这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现在卡斯塔里之水[21]似乎也流进‘大运河’里去了。但我得到什么报酬！我好像一只狗，躺在狗窝的干草上活活饿死！……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个穷困诗人，好像我戴了一个假面具，好像我满脸生了麻子。”

他读着他向穆罗公爵诉苦的长诗中几行诗句：

……我一生中没有听到其他的答话，
只听：位置都有人了，你回家去吧。
怎么办呢？我好像完了蛋！

我不是请求一顶愚冠——
请你将诗人当作一只蠢驴，
主公啊，他会替你推磨！……

他苦笑着，垂下他的秃头。

现在他蹲在炉火前面，既瘦又长，带着那个酒糟鼻子，活像一只生病的挨冷的鸟儿。

忽然楼下有人敲门。他听到害水肿病的唠叨的老娘姨，睡醒来在那里咒骂，以后就是一阵木鞋子走过砖地的响声。

“那个鬼到这里来？”伯令聪尼十分惊异，“又是那个犹太人来讨利息吗？这些该入地狱的异教徒！他们晚上也不让人家安静的……”

楼梯板上踏着响。门开了，一位穿貂皮袍子的贵妇人走进房里来，脸上戴一个黑绸面具。

伯尔拿图跳起来，呆呆地盯着她看。

她一声不响，走向一把椅子。

“当心，太太！”屋主人警告她，“椅子靠背断了。”

然后，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高贵的太太光降敝庐，这种荣幸，我应当感谢哪位神灵呢？”

“她一定向我求诗的。一首爱情小诗吗？”他心里想，“一定是的，那么我就有点进款了。即使够买这一冬的柴火也好。她这个时候，一

个人到这里来，是很奇怪的吗？……但我不是默默无闻的！有好多女人暗中崇拜我。”

他高兴起来，走到火炉跟前去，很慷慨地将最后一片木柴也丢进火里去了。

高贵的太太取下了面具。

“是我，伯尔拿图。”

他大喊一声，后退几步，必须扶着门柱才不至倒下地来。

“耶稣！圣母玛丽亚！”他圆睁双眼，说不出话来，“娘娘！……高贵的公爵夫人！……”

“伯尔拿图，请你替我办一件事，我要重谢你的。”贝特丽采说。然后她向周周看看，问道：“没有人偷听我们说话吗？”

“放心好了，娘娘！除了老鼠以外没有人听的。”

“那么听我说，”贝特丽采慢慢说下去，一面举起锐利的眼光望他，“我知道，你替公爵写了爱情诗给吕克列沙小姐。你一定有公爵委托的信件。”

他面孔苍白了，眼睛睁得更大，呆呆地对着她看。

“你不要害怕，”她再说，“没有人知道的。我答应你，我要重重酬谢你，如果你给我那些凭证。我要替你装金，伯尔拿图！”

“娘娘，”他终于勉强说出话来了，“不要相信这话！……这是别人造谣的……我没有这种信件……上帝可以替我做证……”

她的眼睛射出怒火，稀疏的眉毛蹙成一处。她站起来，逼人的锐利的眼光没有离开他；她走到他的跟前去。

“不要说谎！我什么都知道了。给我公爵的信，不然你就没有命了！听到吗——给我信！你要当心，伯尔拿图！我带来的人在底下等候。我到这里来，不是同你开玩笑的。”

他跪下在她的面前。

“随您的意思，娘娘！我没有什么信……”

“没有吗？”她问，屈身向着他，直看进他的眼睛，“你说没有吗？”

“没有……”

“等着吧，你这该落地狱的皮条客！我要强迫你说出真话。我用自己的手捏死你，你这杂种！”她喊，同发狂一样，果真用她的温柔的指头去捏诗人的颈项，捏得如此有力，使得他不能喘气，他的额头青筋暴涨起来。他没有反抗，只垂下双手，无可奈何地动着眼睛。此时，他更像一只可怜的病鸟儿。

“她捏死我了！天哪，她捏死我了！”伯令聪尼心里想，“好的，由她捏死……我却不出卖公爵的。”

伯令聪尼一生只是宫廷小丑，只是放浪的光棍，作诗卖钱的人，但他未曾卖主求荣过。他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比罗曼雅佣兵的血，暴发户司伏萨的血还更纯洁些。现在他准备证明这个。他又想起了但丁的诗:

伯令聪·贝尔啻，
我看见他走去，
腰围着骨和皮……

公爵夫人又清醒了。她带着嫌厌神气，放松了诗人的颈项，一脚踢开他，走到桌子旁边，拿起那盏塌扁的锡灯，灯芯快烧完了。她向着隔壁房间的门走去。她早已发现这个房间，她想那里一定是诗人的书房。

伯尔拿图跳起来，站在房门口，要拦阻她的路。公爵夫人没有作声，只盯他一眼，他不由得低下头来，拱起背脊，退到旁边去。

她走进这穷困诗人的书房。房内发出生霉的书籍的气味。没有装潢的墙壁上石灰已经剥落了，现出了暗黑的潮湿斑点。凝了冰的窗子的破碎玻璃，用破布塞起来。倾斜面的写字台上，沾满了墨水，放着一些鹅毛笔，留下了吟哦时拔毛及咬啮的痕迹，此外还有种种式样的纸张，大约是诗稿。

贝特丽采把灯放在一个书架上，再不理会屋主人了，开始搜查他的文书。

她翻出一大堆十四行诗，写给会计官的、仆役长的、厨子和酒侍的：带开玩笑，诉苦并请求金钱、柴火、酒、衣服和食粮。在一首诗中，诗人请求巴拉维奇诺爵爷，万圣节时送给他一只塞满榅桲的烧鹅。另一首诗，题为《穆罗赠采西丽亚》，诗中把公爵比作丘比德，把公爵夫人比作优诺。诗人叙述，有一天穆罗赴爱人约会时，半路上遇到雷雨，不得不退回家里来了，因为嫉妒的优诺预感到她的丈夫有外遇，于是从头上扯下冕旒将珍珠当作雨点和冰雹，丢到地下去。

忽然，她看见一个做得很讲究的乌木盒子放在大堆纸头之下。她打开了盒子，里面有一包信，用绳子小心捆扎着。

伯尔拿图一直留心她的动作的，此时吓得合起了双手。公爵夫人先看了他一眼，然后看信。她看见吕克列沙的名字，认出公爵的笔迹。她知道找到她所要的了：这是公爵的信，以及公爵委托的写给吕克列沙的情诗底稿。她抓起这包信，藏在胸前衣服之内，丢给诗人一袋杜卡，好像人们拿一根骨头丢给狗子一般。她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房子。

他听到走下楼梯和关闭屋门的声音。他在屋子中间站了好久，仿佛头上打了一个霹雳。他觉得地板动摇起来，好像是在惊涛骇浪中的海船上面。

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躺下去，在他的摇晃的三脚床上，不久就睡得同死人一样了。

公爵夫人回到宫里来了。

客人们已经发觉她的失踪了，大家悄悄地探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公爵是坐立不安的。

贝特丽采走进大厅来，面孔有点苍白，走到她的丈夫跟前，告诉他：饭后觉得疲倦，回到里面去躺了一会儿。

“贝采，”公爵说，抓住她的冰凉的手，这手在他手里轻轻颤动着，“你若是身体不好，那就告诉我，为了上帝的缘故！不要忘记，你

是怀了胎的。你愿意的话，今晚祝会的第二部分可以推延到明天去。这一切，我是为你而筹备的，我的爱！”

“不，没有推延的必要，”公爵夫人回答，“你放心好了，维科。我好久以来没有觉到像今天那么好过。我是那么快活……我要看‘天国’表演。我还要跳舞哩！……”

“那就好，谢谢上帝，我的爱，谢谢上帝！”公爵说，放心了，恭敬而又温柔地吻着他的夫人的手。

客人们又回到“球厅”里去，那里装设着宫廷机械师雷翁那图·达·芬奇发明的某种机关，为表演伯令聪尼写的“天国”之用的。

大家都坐下，熄了灯火之后，雷翁那图的声音喊道:

“好了！”

一条药线烧起来，不久，排成环状的几个水晶球就在黑暗当中发光，好像透明的冰球。这些水晶球里面装满了水，给无数花花绿绿的明亮的小火焰映照着。

“看哪，”爱梅里拿小姐指着雷翁那图，对邻座一位太太说，“看他的面孔哪！真是一位魔术师！他还要将整个宫殿举到空中去哩，好像神话中所说的！”

“不应当玩弄火的，”邻座太太说，“怕要烧掉房子的！”

水晶球背后，藏着一些圆圆的黑箱子。一个白翅膀天使，从一个箱子中钻出来，唱这诗剧的序曲，唱道:

大君运转他的圆球……

这句诗时，天使指着穆罗，意思是说：穆罗治理他的臣民好像上帝运转天上的星宿。

此时，这些圆球在机关轴上旋转起来了，配合着奇异的、轻微而好听的响声，好像这些水晶球互相接触而奏出毕塔哥拉斯派所说的那种神秘的音乐。这是雷翁那图发明的一种玻璃钟，用乐键敲击奏出来的。

这些行星忽然停止转动。星球之上依次出现了相应的神灵：丘比德、阿波罗、墨邱利、马斯、狄安娜、维纳斯、萨土恩，一齐向贝特丽采行礼。

水星之神墨邱利说：

你出现了，古代星宿都黯然无光，
你是天空的明镜，是生命的太阳，
你的美困惑了，迷醉了万神之王，
光明中之光明啊，奇观中之奇观！

金星之神维纳斯跪下一膝，在公爵夫人面前：

我的魔力因你而化成埃尘，
从今，我不敢以维纳斯自称，
如同失败的星宿，我屈服于你的光明，
新的太阳啊，欣羡你，我藏起了色身。

月神狄安娜请求丘比德说：

父啊，让我去服侍女神中的女神。
把我当作女奴，送给米兰国公爵夫人。

土星之神萨土恩，打断他的勾命镰刀，呼喊说：

愿你的一生，安乐幸福而和平，
一个黄金时代，有如旧时的萨土恩。

最后，木星之神丘比德，将希腊的三“优美”和基督教的七“主德”奉献给公爵夫人。以后整个奥林匹斯山，“天国”，又转动起来了，在天使的白翅膀和挂满绿灯——象征希望——的十字架荫蔽之下。男女神灵一齐歌唱一首颂赞贝特丽采的诗，伴着水晶球音乐和观客的喝彩声音。

“请问，”公爵夫人问她的邻座卡斯拍·维士孔啻先生，“这里为什么没有优诺呢？她是丘比德的嫉妒的妻，她从头上扯下冕旒将珍珠当作雨点和冰雹，丢到地下去。”

公爵听到了这几句话，急忙转回头来，看着贝特丽采。她笑得如此奇异而勉强，使得穆罗心内忽然感觉一阵冷战。但公爵夫人立刻镇静下来，说起别的事情了，她只把衣服里面那包信紧压在她的胸膛。复仇的预感迷醉了她，使得她精神奋发，安静，而且几乎快活的。

客人们到另一个大厅去，那里要表演另一出戏。黑奴、豹子、恶龙、狮鸟和马人，拉着努玛·滂皮留[22]、恺撒、亚古士督和特拉扬[23]等人的凯旋车，还有寓意的图画和文字，表示这些英雄不过是穆罗的前驱而已。最后，一群独角兽拉来一辆车子，上面有一个大球，球上有一个军人躺着，穿着一身铁锈的甲胄。一个裸体的金童，手拿桑树枝[24]从甲胄缝中钻出来，这是表示：感谢穆罗的统治，旧的黑铁时代

死去了，新的黄金时代诞生出来。大家非常惊异，因为这个金童乃是一个活的孩子。童子身上涂了厚厚一层黄金，觉得很不舒服。他的受惊吓的眼睛闪着泪珠。

他用着颤抖的忧郁的音调，唱一首歌，向公爵致敬，歌中有如下单调的几乎不祥的叠句：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我回来，换上一副新的美容，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人们绕着“黄金时代”车子周围跳起舞来。

无穷尽的祝词，使得大家都厌烦了，人们不愿意听了，但童子还站在那上面，动着渐渐僵硬的涂金嘴唇，带着无可奈何的面孔，仍旧唱着：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贝特丽采同卡斯拍·维士孔啻一起跳舞。有时觉得一阵呜咽或惨笑塞住她的喉咙。太阳穴血管跳动很厉害，痛得忍受不住了。她的眼前一片黑暗，但她的面孔还装作无忧无虑的样子，她微笑着。

跳舞完了之后，她离开人群，又静悄悄地溜走了。

公爵夫人到那个偏僻的宝藏塔去，那里，除了她和公爵之外，不许别人进去的。

她从侍童里恰德托手里拿起蜡烛，命令他在门外等候，而自己一个人走进那个高大的房子，里面既暗又冷，同地窖一般。她坐下来，拿出那包信，解开绳子，通通摊在桌子上面。她正要读信，忽然一阵风，带着锐利的呻吟，呼哨和咆哮，从烟囱刮进来，怒吼着，号叫着，吹彻了全塔，几乎把烛火吹熄了。以后，又悄静无声。贝特丽采以为听到了远远的跳舞音乐，还有一种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那是下面地牢之内铁链的响声。

此时她感觉到，有个人站在她背后黑暗的房角。熟知的恐怖袭击了她。她知道，不应当去看的，但她忍耐不住，她掉转头来。房角里，站着她曾有一次见过的：高高的，黑黑的，比黑暗还黑，穿着殓衣，低垂着头，戴一顶修士的风帽，戴得很低，所以面貌看不清楚。贝特丽采要叫喊，要唤里恰德托进来，可是她说不出话。她跳起来，要逃跑了，但她的双腿抖得很厉害。她跪下地去，低声说：

“是你呀……又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于是，他慢慢抬起头来。

她看见了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面孔，不是死的，也不吓人。她还听到他的声音：

“请饶恕我，你可怜的，可怜的人……”

他向着她前进一步。一阵非人世所有的冷气侵袭了她。她大喊起来，不是人的叫声了，她失去了知觉。

里恰德托听到这声叫喊，奔进房内来，看见她昏倒在地板之上。他急急忙忙跑去寻找公爵，穿过几条黑暗的只有几处点着卫兵昏暗灯

笼的过道，到了灯烛辉煌人群拥挤的厅房里！他疯了一般叫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

是午夜了。跳舞会中笼罩着最放纵的欢乐空气。人们正在举行一种新式跳舞，其中男女舞伴须排成长队依次走过那个“忠实爱人凯旋门”的。一个男子装扮“恋爱之神”，手里拿只长喇叭，坐在拱门上面。底下站着几个“裁判官”。若是“忠实的爱人”走来了，“爱神”吹出温柔的曲调向他们致敬，“裁判官”也喜喜欢欢让他们通过“凯旋门”。不忠实的，则无论如何努力都走不过这魔术门去的，那时喇叭吹出震耳的声音，“裁判官”也拿着糖果乱向他们抛掷，而这些不幸的人在讽刺的评论之下，不得不逃跑了。

公爵刚刚以“最忠实的爱人”资格通过这个拱门，最温柔最甜蜜的喇叭声音欢迎他，好像牧笛吹出的，好像斑鸠的歌唱。

此时，人群分开了。里恰德托冲进厅内来，拼命地叫喊:

“救命呀！救命呀！”

他看见了公爵，就冲到他跟前去。

“殿下，娘娘病了，……快点！……救她去！”

“病了？又病了？”

公爵双手捧着头。

“哪里？在哪里？说清楚一点！……”

“在宝藏塔里……”

穆罗举足奔跑，跑得这样急，以至于胸前金鳞锁碰着响，梳得十分美丽的发卷也在他头上跳动，特别有趣。

“忠实爱人凯旋门”上那位“爱神”还在吹喇叭，最后觉得底下出了什么乱子了，就不响了。

好多人跟在公爵屁股后头跑。忽然全体人群都骚动起来，发生恐怖，好像一群羊拥挤到门口去。“凯旋门”倒了，被人践踏在脚底下。那个吹喇叭的人，刚刚来得及跳下来，只有一条腿脱了臼。

有人喊:

“失火了！”

“果然失火了。我刚才不是说过吗，不应当玩弄火的！”不赞成雷翁那图的水晶球的那位太太叫喊，合起了双手。

另一位太太大声叫起来，准备着昏倒了。

“不要慌！并没有失火！”有些人安慰说。

“那么，为什么事情？”另一些人询问。

“公爵夫人忽然病了。”

“她要死了！有人毒她的！”一位廷臣忽然得了什么暗示，冲口而出，立刻便信了自己所说的话。

“没有这事，……公爵夫人刚刚在这里，……她还跳舞哩！……”

“您没有听人说吗？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要替她的丈夫报仇，……用一种慢性的毒药……”

“上帝保佑我们啊！”

隔壁大厅还在奏乐。那里的人不知道此事。人们正在跳“维纳斯和扫鲁士”。女人含着温柔的微笑，用金链子拉着她们的男舞伴，当作俘虏；男人若是发出欣羡的叹息而跌倒匍匐地下时，女人就扮出胜利者的姿势，用脚踏在他们的颈项上面。

一位侍从冲进来，挥舞手臂，对那些乐师呼喊说：

“停止音乐！公爵夫人病了。”

听了这个喊声，大家都转头来看。音乐停止了。唯有一张大提琴，一个重听的半盲的老头子拉的，还在寂静之中响了好久，哀怨地颤动着。

几个仆役匆匆忙忙抬过一架狭长的木床，上面有坚硬的垫褥，床头有两块横板做枕头用的，两边各有一个把手，底下有根横棍安放产妇的脚。这架木床平时保存在宫内藏衣室里，年代很久，司伏萨家各代女主都是在这床上分娩的。这架产妇用床，此时，在跳舞厅中辉煌灯烛之下，盛装贵妇群中经过，引起了奇异而不祥的印象。

大家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了。

“若是受了惊恐，或者跌了一跤的话，”一位老太太说，“那就应当立刻拿红绸剪成小块，拌着鸡蛋清吞咽下去。”

另一位太太则以为红绸没有效力，她必须拿七个鸡蛋胚，放在一个蛋黄里面吃下去。

此时，里恰德托——他已经走到楼上一个厅房来了——听到隔壁房里一声惨痛的叫喊，吃了一惊，停止脚步，恰逢几个女人拿着满篮衣服、暖炉和热水桶急急忙忙在那里经过，他指着房门问一个女人说：

“里面怎么样了？”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他。

另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大约是稳婆，扮出严厉的面孔望着他，对他说：

“走开去吧！你在这里碍手碍脚地干什么？小孩子不要问这种事情！”

房门开了一瞬间，里恰德托看见房内，脱下的衣裳堆里，现出了他所如此无望，如此天真爱着的那个女人的面孔：通红的脸，满头大汗，发束紧贴在额头，张开的嘴不断地喊痛。这童子吓得面无人色了，急忙用手盖住自己的面孔。

他的身边，种种式式的女人在低声商议：保姆、女医、巫姑、稳婆等。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有的主张用蛇皮缠缚产妇的右腿，有的主张将产妇放在铁锅内沸水之上，有的主张拿她的丈夫的头巾捆着她的肚皮，有的主张用烧酒泡鹿茸和胭脂虫给她喝。

“应当拿一块鹰石放在右边胳肢窝，一块磁石放在左边胳肢窝，”一个最热心的衰老女人喃喃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一块鹰石或一块

绿玉！”

公爵从房里奔出来，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捧着他的头，呜咽着，好像小孩子。

“主上帝啊！主上帝啊！我忍受不下去了，……我难过死了，……贝采，贝采，……我有罪的，我该入地狱的。”

他想起了，刚才公爵夫人看见他时，怒冲冲地叫喊：“滚开去吧！滚开去吧！到你的吕克列沙那里去吧！……”

那个热心的老太婆走到他跟前，端来一个锡盘子。

“请您吃这个，殿下！”

“什么东西？”

“狼肉。这是一种老方法：丈夫吃了狼肉，产妇就要轻松些。狼肉，殿下，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公爵扮起无可奈何的面孔，努力吞咽一块坚硬的黑肉，这肉哽在他的喉咙之内没有下去。

老太婆屈身向着他，喃喃念诵：

我们的父，你在上，
七只公狼，一只母狼，
在天空，又在人间。
清风吹散了不祥，
保佑我们无灾无难。

神圣呀，神圣呀，神圣呀——奉唯一的永恒的三位一体之名。急急如律令。阿门。”

御医长路易基·马良尼从病人房里出来，其他的医生陪着他。

公爵赶紧走到他们面前。

“怎么样了，现在？”

他们不响。

“殿下，”最后，路易基说，“凡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做过了。我们希望上帝施恩于……”

公爵抓住他的手。

“不，不！……一定有个办法的，……这样是不行的，……为了上帝的缘故！……想个办法吧，想个办法吧！……”

医生相互看了一眼，好像占卜者的神气，觉得必须做点事情来安慰公爵。

马良尼皱起了额头，用拉丁话对一个红面孔的青年医生说：

“三两清水蜗牛汤，加上豆蔻和研碎的红珊瑚……”

“放一次血好吗？”一个善良而畏葸的老头子问。

“放血吗？我也想到了，”马良尼回答，“不幸火星在巨蟹宫，黄道第四宫，而且又受了逢单日子的影响……”

老头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就不响了。

“师傅，您以为怎样？”另一个医生向马良尼说，一个双颊红红的自负的轻佻的人，有着快乐而漠然的眼睛，“蜗牛汤内可以放点三月间牛粪吗？”

“唔，是的，”路易基深思地赞同他的意见，一面摩擦鼻梁，“牛粪吗？自然，自然！”

“天哪，天哪！”公爵叹气。

“请您放心好了，殿下，”马良尼转脸向着他，“我给您保证，凡是科学上规定的……”

“滚到魔鬼那里去吧，连你们的科学一起滚吧！”公爵突然叫喊起来，气愤地握起了拳头，他再忍耐不住了，“她要死了，她要死了——你们听到吗？你们还用什么蜗牛汤和牛粪……你们这些混蛋！……你们通通要挂到绞刑架上去的！……”

他急得要死，在房里跑来跑去，听着不停息的痛喊。

忽然他的眼光落到雷翁那图身上。他把艺术家拉到旁边去。

“听我说！”公爵昏头昏脑地说着，自己显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听我说，雷翁那图，这些医生合起来都不如你。我知道你晓得种种秘密，……不，不，你不要反驳我，……我知道……唉，我的天，我的天……这种叫喊！……我要说什么呢？对啦，帮助我，我的朋友，帮助我，做点事情……牺牲我的灵魂也愿意的，只要我能够帮助她——哪怕只在短短的时候，只为的不听见这种叫喊……”

雷翁那图正要回答什么话，但公爵已经忘记他了，跑去迎接那些刚走进来的教士和修士。

“来了！谢谢上帝！你们带什么来？”

“一块圣俺布罗曹的遗骸，一条助产女圣马加里特的带子，一颗圣克利斯朵夫的牙齿，还有一根童贞玛丽亚的头发。”

“好的，好的！去吧，祈祷吧！”

穆罗要同他们一起进病人房子去，但恰在此时一声非常可怕的叫喊使得他不得不塞住耳朵逃开了。他跑过几间阴暗的厅房，然后停在几盏灯照耀着的不大明亮的祈祷室内，跪在圣像面前。

“我犯了罪了，圣母啊，我犯了罪了，我这该受诅咒的。我杀害了一个无辜的青年，仗·嘉黎亚左，我的正经主子！但你大慈大悲的圣母，唯有你能替罪人说情，请你俯听我的祈祷，施恩于我！我愿牺牲一切，愿为救赎我的一切罪过而祈祷，只要你救救她！拿我的灵魂去吧，我替她死吧！”

无意义的不连贯的思想，拥挤在他的头脑之内，妨害他祈祷。他不知怎样想起了不久之前他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船主在飓风当中船快下沉的时候，向童贞玛丽亚许愿，将来要点一支大蜡烛，同船桅一般大。一个船伙问他，哪里有钱买那么多的蜡呢？他回答说：“莫作声！现在我们救命要紧，这个问题以后还有工夫去想的。此外，我希望，圣母得了一支较小的蜡烛也许能够满意的。”

“我为什么想起这种事情呢，我的天！”公爵醒悟起来，“难道我疯了吗？……”

他努力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又开始祈祷。

但他的眼前，好像有冰球一样的明亮的水晶球飘浮着，转动着，他也仿佛听到了温柔的音乐，以及那个金童用凄惨的声调唱的叠句：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以后，一切都消逝了。

他醒来时，自以为只过了二三分钟。可是，离开祈祷室，他就看见冬季灰色的晨光从那给雪风吹拂的窗子透射进来了。

穆罗回到罗克阏厅内去。这里万籁无声。一个女人携着一篮襁褓经过。她走到他跟前，说道：

“娘娘产下来了。”

“她还活着吗？”他说不出话来，面无人色。

“活着的，谢谢上帝！但是小孩子已经死了。娘娘身体很疲弱，她请殿下去说话。殿下去吗？”

他走进房里去，看见枕头上一张面孔，同小女孩子的那么小，两颗凹陷的大眼睛好像给蜘蛛网蒙蔽着的——一张安静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他走上前去，屈身向着她。

“叫人请伊萨伯拉来……快点……”她轻轻说。

公爵叫人请去。不久，一个瘦长女人，带着忧郁的严肃的面孔走进来，她就是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她走近这临死者床头。大家都离了房子，除了忏悔师和穆罗以外，他们两人也站到旁边去了。

这两个女人互相耳语了好一会儿。以后，伊萨伯拉吻了贝特丽采，同她告别，跪下来，用手蒙着面孔，祈祷。

贝特丽采又喊她的丈夫到床头来。

“维科，宽恕我！不要哭！你想想，我是永远同你在一起的，……我知道唯有我是你……”

她没有说完，但他明白，她的话的意思是说：“……唯有我是你所爱的。”

她用一种静亮的、好像从无限远地方来的眼光，望着他，轻轻说：

“吻我呀！”

穆罗的嘴唇碰着她的额头，她还要说什么话，但说不出来，只能叹了一口气，用着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在嘴唇上……”

一个修士读送终祈祷文。亲近的人又回到房里来了。

穆罗的嘴唇不肯放开这个永别的接吻。他觉得，她的嘴唇如何渐渐冰冷了。在这最终接吻里，他领受了他的配偶的最后的气息。

“她归天了。”马良尼说。

众人都画了十字，跪下地去。穆罗慢慢立起身来。他的面孔是呆板的，没有表现痛苦，只有可怕的使人难以相信的紧张。他呼吸困难而急速，好像在十分用力攀登高山。忽然，他挥舞两臂，挥舞得很奇怪而不自然，他大喊一声“贝采！”便倒在死尸身上去了。

在场的人当中，唯有雷翁那图保持着镇定。他用一种深刻的探究的眼光，观察公爵。在这一瞬间，艺术家的求知欲压过了其他一切的感情。他观察重大苦痛在人类面容上和肉体动作上之表现，好像在从事一种奇怪的不平常的实验，好像在观察一种美丽的新的自然现象。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毫筋肉抽动，逃过他的无所不见的不动情的眼光。

他要尽可能快地将穆罗的绝望而悲哀的面容，画在他的怀中簿子上，所以他下楼到僻静的厅房去。

这里，蜡烛余烬冒出烟来，溶化的蜡滴在地板之上。在一个大厅内，他从那倒塌的受人践踏的“忠实爱人凯旋门”上跨步而过。恭维穆罗和贝特丽采的那些华美的象征事物，努玛·滂皮留、恺撒、亚古斯督和特拉扬等人的凯旋车，以及黄金时代的车子，在这寒冷的晨光中现出了愁惨和不祥的情景。

雷翁那图走到那业已熄灭的火炉旁边，向四围一看，确定这间大厅内没有旁人之后，便拿出怀中簿子和铅笔，开始描画起来。忽然，他看见那个装扮“黄金时代”的童子就在火炉旁边一个角隅，冻僵了，睡着了，缩作一团，双手抱着膝盖，头搁在膝盖之上。冷却的炭灰的最后热气，再不能温暖他的涂金的裸体了。

雷翁那图轻轻触动他的肩膀。童子没有抬起头来，只迟钝而悲哀地呻吟着。艺术家把他抱在怀里。童子睁开了两颗紫蓝色的害怕的大眼睛，流出泪来。

“回家去！回家去！”

“你家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雷翁那图问他。

“李比，”童子回答，“回家去，回家去！我很不好过，很冷……”

他的眼睛又闭起来了。好像在发谵语一样，他喃喃说：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我回来，换上一副新的美容，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雷翁那图脱下了披肩，把这童子裹在里面，放在一个椅子之上，然后到隔壁小房子去，唤醒那些趁纷乱的时候喝醉了睡在地板上打鼾的仆人。他从一个仆人口里知道：李比是一个穷困老鳏夫、新布洛列托街的一个面包匠的儿子，他的父亲以二十个斯古独代价将他租给人装扮“黄金时代”的，虽然有些人好意警告他：小孩子会因涂金而死。

艺术家寻找他的温暖皮袍，穿起来，回到李比那里去，把他小心藏在皮袍之内，便离开宫殿了，为的在一家药铺购买必需的药料洗去童子身上的金粉然后送他回家去。

他忽然想起了刚才开始的图画：穆罗面上罕见的绝望表情。

“不相干，”他想，“我绝不会忘记的。重要的乃是：高扬的眉毛上面那些皱纹，以及嘴唇边那种奇异的、明显的好像狂喜的微笑。在人类面容上，无论最大的痛苦或最大的快乐，都要现出这种微笑。——两个世界，像柏拉图所说的，在基本平面上是分离的，在尖顶上则接合一起。”

他觉得小孩子在他身上冷着打战。

“我们的‘黄金时代’！”艺术家想，含着一种忧郁的微笑。

“我的可怜的小鸟儿！”他含着无限的同情，低声说。他把童子包裹得更加温暖，如此温柔和爱抱紧在他的胸前，使得这个病童子做梦，梦见他过世的母亲怀抱着他，给他唱催眠歌。

公爵夫人贝特丽采死于一四九七年一月二日星期二早晨六点钟。

公爵足有二十四小时以上守在他的夫人尸体旁边。他不理别人安慰，不睡觉，也不吃饭。亲近的人害怕他发疯了。

星期四清早，他叫人拿纸张笔墨来，写了一封信给厄斯忒之伊萨伯拉，过世公爵夫人的姊姊，通知她贝特丽采逝世的消息。信中有一段这样说：“若是我自己死了，那还容易忍受些。我请求您不要派人来吊唁，免得触景生情增加悲痛。”

同日中午，他容纳亲近的人的劝告，吃点东西，但他不肯在桌子上吃，他叫里恰德托端了一个没有铺布的木板在他面前，就在那上面吃饭。

筹备奉安事情，公爵起初委托给他的秘书长巴多罗买阿·嘉尔哥。但后来关于丧队次序请求他指示时候，他觉得做这种工作很有兴趣，

于是就以筹备黄金时代新年祝会时那种热心来指导这次丧事工作了。他努力工作，关心极琐细的事情，十分精密确定黄白大蜡烛的重量，祭台上铺的金绣以及红黑丝绒的尺寸，还有多少小钱、豆子、咸肉施舍于穷人以为死者灵魂纪念等等。当他寻出布匹来缝宫廷仆役的丧服时，他还要摸摸布料，对着亮光细看，研究质地的好坏。他也为自己特别定做一件“大丧之服”，用粗糙的布料做的，故意弄出许多洞眼和裂缝，使人觉得，他在绝望悲哀之中，撕裂自己衣服。

星期五黄昏的时候出丧下葬。丧队前头是走卒、传令官，他们吹着银制的长喇叭，上面挂着黑绸旗帜，鼓手擂着丧礼进行曲，骑兵戴着面甲，手执丧旗骑在骏马之上，马背蒙着画有白十字架的黑丝绒。以后是各修道院的修士、各教堂的教士，各人手持燃点着的六磅重蜡烛，还有大主教以及他的全体扈从。柩车上面盖着银绣的罩套，立着四个银制的天使，中央戴着公爵冠冕。穆罗随在柩车后面，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陪伴着他，还有皇帝陛下的公使，西班牙、拿波里、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公使。以后就是枢密顾问、侍从、巴维亚大学博士和学士、体面商人、米兰城每区十二个送葬代表，以及无穷无尽的民众。

丧队那么长，前头已经走进圣玛丽亚修道院，后头还未曾离开宫殿。

几天之后，公爵立了一个墓碑，在他的下地即死的小儿子列昂的坟墓之上。碑文写得很有趣，是穆罗自己用意大利文起的稿子，叫梅鲁拉译成拉丁文的：

> 吾不幸，未见光明即已辞谢尘世。吾之死，使吾母丧失生命，使吾父丧失贤配。如此悲惨命运之中唯有一事足资安慰者，

即诞生吾之父母皆足以配匹神明：罗督维科与贝特丽采，米兰国公爵与公爵夫人。一四九七年一月某日立。

这碑文用金字描在黑大理石板之上。列昂的小墓也在圣玛丽亚修道院内、贝特丽采的坟墓近旁。穆罗在那里徘徊了很久。他分担了石工的素朴的喜悦。这石工完成了小墓碑之后，退后几步，远远地望着，偏着头，闭起一只眼睛，心满意足地弹着舌尖，说：

“这不是什么墓碑啦，这是玩耍的东西啦。”

是寒冷的清朗的早晨。屋顶上的积雪在蓝天之下闪着白光。水晶一般明亮的空气里面含着有如铃兰香味的新鲜气息，使人以为是雪的香味。

雷翁那图从寒冷和阳光之下走入了铺挂黑绸的房子，窗板关得密密地，点着丧事蜡烛——他好像走进一个墓窖。贝特丽采下葬后几天公爵简直不肯离开这个阴暗的静室。

公爵同画师谈起“最后的晚餐”，这幅图画从今要点缀贝特丽采的永久安息地了。以后他说：

“雷翁那图，我听说，你照护了那个童子，那晚不祥的祝会上扮演‘黄金时代’之诞生的童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殿下，娘娘奉安那日，他就死去了。”

“死去了？”公爵惊讶起来，但立刻又高兴了，“死去了？……凑巧得很……”

他垂下头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忽然抱着雷翁那图：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黄金时代’死去了，和我的亲爱的夫人同时死去了。我们把它和贝特丽采一起埋葬了，它不愿也不能比她多活几时的！不是吗，我的朋友，这不是一种含有深意的巧合吗，一种很好的象征吗！”

在深切的悲哀之中过了一整年。公爵不肯脱下那件故意弄出裂缝的丧服，也不肯在桌子上吃饭，必须近侍将饭菜放在一块木板之上，端在他的面前。

“自从公爵夫人死后，”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报告说，“穆罗就虔诚起来了。每次礼拜他都参加，他斋戒、绝欲——至少人们这样说——存着敬畏上帝的思想。”

白天公爵还有几次分心到国家大事去，虽然这时也觉到贝特丽采不在了。但晚上则悲痛万分。他时常梦见她，如同十六岁的小姑娘——当初结婚时，她正是这样年纪，任性的、恶作剧的女学生的脾气，纤瘦而微带褐色，好像一个男孩子。她如此腼腆，好多次躲在衣橱里不肯去接待宾客，又如此害羞，结婚三个月之后还同女战士一样用指甲和牙齿抵御他的“爱的攻击”。

一天晚上，贝特丽采周年忌日之前五天，她托梦给公爵，仿佛当初在她心爱的顾士那果别宫，那个清静的大池塘旁边的情景。捕了很多的鱼，桶子都装得满满的。于是她想出一种新奇的游戏：他把衣袖卷得高高地，从湿淋淋的网里取出捕来的鱼，一把一把仍旧丢到水里去。她笑了。看见鱼儿恢复自由的快乐，看见鱼鳞在透明池水中急速地闪耀，她也很高兴。光滑的鲈鱼、鳟鱼和鲥鱼，在她手里跳跃，溅

起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之下好像金刚石一般。可爱的小姑娘眼睛和双颊发出快乐的光辉。

他醒来时，枕头上湿透了眼泪。

早晨，他到玛丽亚修道院去，在他的夫人墓前祈祷，同院长一道吃饭，谈了好久的话，关于当时意大利神学家争执得很激烈的问题：圣母玛丽亚童贞受孕问题。天黑时候，他从修道院直接到吕克列沙小姐家里去。

虽然替他的夫人居丧，虽然敬畏上帝，公爵却未曾同他的两个情妇断绝关系，而且还更密切些。近来吕克列沙小姐和采西丽亚伯爵夫人结了很好的交情。采西丽亚被人称为“博学的女英雄”，称为“当代沙浮[25]”，其实是一个简单得有点浪漫的女人。贝特丽采死后，她得到一个好机会，把她从骑士小说读到的好久以前就梦想着的那种恋爱上的慷慨行为，实现出来。她决定，把她的爱，同她的青年情敌的爱，结合起来安慰公爵。吕克列沙起初颇为腼腆而且有点醋意，但“博学的女英雄”用宽宏度量征服了她。无论出于自愿或勉强，吕克列沙终于接受这个奇特的友谊了。

一四九七年夏天，吕克列沙给公爵生了一个儿子。采西丽亚伯爵夫人争着做教母，而且非常疼爱这个小孩，她的“小孙子”，像她自己所说的，虽然她自己也给公爵生下了几个儿女。穆罗的最大的心愿便如此实现了：他的两个情妇成了好朋友了。他委托宫廷诗人写一首十四行诗，诗中把采西丽亚比作晚霞，把吕克列沙比作朝霞，公爵自己，无以慰藉的鳏夫，则比作黑夜，在这两位光彩焕发的女神中间徘徊着，却永久远离了太阳——贝特丽采。

穆罗走进克里威利宫中他所熟悉的舒服的房间时候，看见这两个女人一块儿在火炉旁边坐着。她们都穿着孝服，同所有宫廷贵妇一样。

“殿下身体好吗？”采西丽亚，那个“晚霞”询问。她和“朝霞”完全不同，但并不减少丰韵。她有无光泽的白皮肤、火红的头发和一双温柔的绿眼睛，同山湖静水一般透明。

公爵近来有一种习惯，喜欢向人诉说身体如何不好。这晚虽然不觉得比平常坏些，他还是扮出一副痛苦的面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您想想看吧，太太，我的身体怎么会好呢？我心里只想念一件事情，即是如何能快点永息在我的小鸽子旁边，坟墓里面……”

“哦，不，不，殿下！不要说这样的话！”采西丽亚喊起来，合起了双手，“这是罪过！您怎能这样说呢？贝特丽采娘娘听到了要说什么话呢？一切痛苦都是出于上帝的意志，我们只有含着感恩的心情忍受一切……”

“自然，”穆罗附和她的话，“所以我也不怨天尤人，谢谢上帝！我知道，上帝照应我们比我们自己更周到些。忍受痛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将得到安慰的。”

于是，他紧紧握着他两个爱人的手，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上帝要酬谢你们的，爱人，你们没有抛弃我这不幸的鳏夫！”

他用手帕揩拭眼泪，以后从他的丧服口袋内取出两卷文书。一卷是赐书，公爵将维哲梵诺地方司伏萨别宫广大的地产赐给圣玛丽亚修道院。

“殿下，”伯爵夫人惊讶起来问他，“我以为您倒是非常喜欢这片地的，不是吗？”

“地吗？”穆罗苦笑着回答，“唉，太太，我不单是不喜欢这片地了。人难道非有地不可吗？”

伯爵夫人觉得他又要说到死上面来了，于是带着温柔的责怪神气，用她那玫瑰颜色的手掌掩住公爵的嘴唇。

“那一卷文书又说些什么呢？”她好奇地询问。

他的面孔晴朗起来，从前那种快活的俏皮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唇边了。

他给她们读第二卷文书。这也是赐书，里面详列田地、牧场、森林、村庄、猎区、鱼塘、厂屋以及其他附属品，都赏赐于吕克列沙·克里威利小姐和他的私生子仗·保罗。那个以产鱼出名的顾士那果别宫，过世的公爵夫人所爱住的，也列在这卷赐书之内。

穆罗用着因感动而颤抖的声音，朗读赐书的最后数行：

> ……此女以其神奇而稀罕之爱情专注于我，品德崇高，与我相处，使我感受无限温馨，使我烦忧之心涣然冰释。

采西丽亚快活得拍着双手，含着泪珠，用一种母性的温柔围抱她的女友的颈项。

“你看哪，小妹妹，我早对你说过了：他有一颗黄金的心！现在，我的小孩子保罗就是米兰国最富有的人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穆罗问。

“十二月二十八日，殿下。”采西丽亚回答。

“十二月二十八日吗？”穆罗沉思地重复说。

去年今日，正在这个时辰，过世的公爵夫人出现在这个克里威利宫，穆罗几乎在他的情妇怀抱之内给她捉获了。

他向周围看看。房内一切同去年一个样，一样的明亮和舒服。当时寒风也是这样在烟囱内号叫着，火炉也是这样发着熊熊的有趣的火光，火炉之上一群黏土雕的裸体爱神在跳舞，在玩着那些迫害基督的刑具。铺有绿丝绒的圆桌之上，依然放着那瓶Balnea Aponitana，那些乐谱和那只曼陀林。通到寝室和藏衣室的门也都开着，看得见那只衣橱，公爵那日逃避他的夫人时，就是躲藏在那里面的。

他想：那多么好，倘若此时还能再听一次底下敲打屋门的吓人声音，再见一次受惊的侍女冲进房子来，口里喊着“贝特丽采娘娘”！他自己再像被人发觉的贼躲在衣橱里去，听着亲爱的夫人骇人的声音而四肢颤抖！

穆罗垂下头来，两行眼泪流过他的面颊。

“唉我的天！你看，他又哭了，”伯爵夫人采西丽亚着急起来，“尽你的力量温存他吧，吻他吧，安慰他吧！他哭成这个样子，你不害羞吗？”

于是，她轻轻地把她的情敌推到她自己的爱人的怀抱中去。

伯爵夫人这种不近人情的友谊，好久就引起吕克列沙一阵厌恶的感觉了，好像那种使人恶心的香气，迫得她要立起身来，走开去。她低下头来，满脸通红。但她不得不接受公爵伸出的手。穆罗泪眼模糊地对着她笑，把她的手压在自己心坎之上。

采西丽亚从小圆桌上拿起曼陀林，扮作一种姿势，恰像十二年前雷翁那图给她画的肖像，那幅有名的“当代沙浮”画里的一样。她弹着、唱着佩特拉克的小曲，关于他在天堂上重见罗拉的：

我的精神遨游于太清，
访寻吾爱，她已不在凡尘。
我看见她在第三圈里现身，
美得多了，却没有那般骄矜。
她伸手给我，叫我静听：
“这个圈子联系了你我的命运；
为了我，你曾遭受万苦千辛。
我呢，黄昏未降早已结束白日的旅程！”

公爵取出手巾，像做梦一般悲伤欲绝地翻起他的眼睛。他呜咽一下，伸出双臂，好像要去拥抱一个虚空的幽灵，他重复最后一行诗句道：

你呢，黄昏未降早已结束白日的旅程！

“我的小鸽子！是的！是的，黄昏尚未降！你们两位知道吗？我相信，她此时正在天堂之上望下来，她替我们三人祝福……哦，贝采，贝采！”

他轻轻地倚靠着吕克列沙的肩膀，呜咽数声，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拥抱她的腰。她撑拒着、她害羞着，他偷偷吻着她的颈项。这一切，采西丽亚的锐利的母性的眼光都已看见了。她立起身，将穆罗指给吕克列沙，好像一个妹妹把害重病的哥哥付托给女朋友一般。她自己踮起脚跟走开了，不是走到寝室去，而是走到与之相对的房间，随手关了门。“晚霞”是不嫉妒“朝霞”的，她由长久经验知道不久也要轮到她，享受了黑头发之后，公爵要更加想念火红头发的。

穆罗向周围看看。他用一种有力的几乎粗暴的动作抱起吕克列沙，把她拉到大腿上来。为过世夫人啼哭的泪珠尚留在他的眼里，但那优雅地波动着的嘴唇已经现出活泼的俏皮的微笑了。

“好像女修士一样，一身的黑衣服，”他说，乱吻她的颈项，“一身素朴衣裳，你穿起来那么好看！黑的颜色更加显出你的雪白的颈项！”

他解开了她胸前的玛瑙纽扣，她的玉体忽然呈现出来，在黑色丧服掩映之下更加光辉夺目，吕克列沙用双手盖住面孔……

在有趣地摇晃着的火炉红焰之上，卡拉多棱雕刻的那些裸体爱神或天使仍旧在跳舞，仍旧玩着迫害救世主的那些刑具：钉、枪、苇子、海绒和荆棘。在这动摇不定的火焰反映之下，这些生翅膀的小孩好像是活的，好像在巴库斯的葡萄藤底下，互相眼，互相耳语，俯视穆罗公爵和吕克列沙小姐，他们的圆肥肥的双颊好像就要爆发为哈哈大笑的样子。

曼陀林的含情的叹息和伯爵夫人采西丽亚的歌声，从远处响到这里来：

我看见她在第三圈里现身，

美得多了，却没有那般骄矜。

火炉上那些小爱神，倾听着佩特拉克的天堂恋爱小曲，在那里嗤嗤笑着，好像疯了一般。

---

[1] 弗郎西斯果·贡察加Francesco Gonzaga，一四六六——一五一九。

[2] 色伯鲁Zerberus——希腊神话，看守地狱的猛狗。

[3] 马人和拉皮特人Zentauren und Lapithen——拉皮特国王结婚时邀请各地英雄赴宴，云块所生的马人们也在邀请之列。这些半人半兽怪物醉了酒，抢去了新娘，惹出一场大战，结果大败而逃。

[4] 洛特林根Lothringen——即现属法国之洛兰。

[5] 弗兰德Flandern——现分属于荷兰和比利时。

[6] 安内亚Aeneas——据传说，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这个英雄带了一些人逃出来，漫游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居于意大利。维琪尔的有名史诗《安内亚》就是叙述他的漫游故事的。

[7] 波雅图Matteo Boiardo，一四三四——一四九四，意大利诗人，著有《钟情的罗兰》。

[8] 提秀士Theseus——雅典英雄，抛弃了救他性命的爱人。

[9] 费德拉Phädra——提秀士之妻，为救提秀士，叛了她的父亲。

[10] 美狄亚Medea——帮助她的爱人约逊偷金羊毛，不惜背叛她的父亲，杀死她的兄弟。

[11] 弗郎哥·沙克啻Franco Sacchetti，一三三五——一四〇〇，意大利小说家。

[12] 圣克利斯朵夫St Christophorus——十三世纪时人。

[13] 基辅Kijew——乌克兰大城。

[14] 俄罗斯与玫瑰花——意文俄罗斯作Rosia，与玫瑰花（rosa）声音相近。

[15] 安德录美达Andromeda——亚比西尼亚国王的女儿，献给海怪做牺牲，钉在一个岩石之上；适逢配秀士经过，杀了海怪，救了她，而且娶她做妻子。

[16] 配秀士Perscus——宙斯和丹娜的儿子，梅杜莎就是他杀死的。

[17] 安菲特丽特Amphitrite——海神博塞顿之妻。

[18] 赫斯配里登女郎——黑夜之女儿，看守希拉的金苹果。

[19] 加尼梅Ganymed——宙斯的美貌的酒侍，是宙斯豢养的鹰从伊达山诱到奥林匹斯山上来的。

[20] 希波克冷泉水Quell Hippokrene——意为“马踢泉”，在希腊赫里恭山侧面，相传系神马别加士脚踢岩石涌出来的，为后代诗人灵感之源泉。

[21] 卡斯塔里泉水Kastalisches Wasser——在巴那斯山下，相传亦为诗神饮用之泉水，南芙卡斯塔里，为了逃避阿波罗，溺死于此泉中，故有此名。

[22] 努玛·滂皮留Numa Pompilius——传说中第二个罗马王，约公元前七世纪时人。

[23] 特拉扬Trajan——罗马皇帝，在位九八——一一七。

[24] 桑树枝——意大利文叫作Moro，和穆罗的名字同音。

[25] 沙浮Sappho——古代希腊有名的女诗人，纪元前六世纪时人。

第九章　双身人

“我请您看看这地图！您看，印度洋内塔卜罗班岛偏西之处，写着：‘美人鱼，海怪。’克利斯朵夫·哥伦布[1]亲自告诉我：他觉得很奇怪，他到过那个地方，但没有看见什么美人鱼。您为什么笑呢？”

“不，不，没有什么，季多。请您说下去吧，我听着。”

“哦，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雷翁那图先生，您以为世间本来没有什么美人鱼！那么，对于那些叫作‘司却普得’的东西，您有什么看法呢？据说，它们的脚掌可以翻过来当作遮阳伞用。还有那些叫作‘俾美’的东西呢？它们的耳朵非常大，一边可以做垫被，一边可以做盖被。还有那种树木呢？上面结的不是果子而是蛋，长着黄绒毛的鸟儿从这蛋里孵出来，同小鸭子一样，鸟肉好像鱼肉味道，持斋日子也可以吃的。还有那个海岛呢，有一次几个水手上岸去，生了火，烧好了晚饭，才明白这不是岛而是一条大鲸鱼。这一切是在里斯本[2]时，一个老航海家告诉我的，他是个信实可靠的人，他凭救世主的血和肉发誓：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以上的对话，是新大陆发现之后五年棕树星期日[3]前两天，即一四九八年四月六日，在佛罗伦萨皮货巷离旧市场不远货栈楼上一间房子里说的。这个货栈属于鹏波·培辣尔底的商行，他也在塞维拉[4]开有分行，而且打造船只要往哥伦布发现的新地做买卖去。季多·培辣尔底先生是鹏波的侄子，少时就喜欢航海。他本要参加发斯哥·达·伽马[5]的世界周航的，可是害了当时初出现的一种可怕的病症。这病症没有一定的名称，意大利人叫作“法兰西病”，法兰西人叫作“意大利病”，波兰人叫作“德意志病”，莫斯科人叫作“波兰病”，土耳其人又叫作“基督

教病”。他请教过所有的医生，他也在一切有灵验的神像面前挂过蜡制的阳具，但都没有效力。他完全残废了，成了半身不遂，但还保持着精神上的活跃。他爱听航海家的经历故事，他读书看图直到深夜，他做梦在大洋航行，发现了前无人知的国土。

航海器具：铜制赤道仪、四分仪、六分仪、测星仪、罗盘、地球仪等，使这房子好像一间船舱。通到阳台去的门开着，由那里可以看到，四月间向晚晴朗的天空渐渐晦暗起来了，有时吹来一丝微风，灯焰便晃动一下。从底下货栈传来外国香料的气味：印度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和丁香。

“不错，就是这样，雷翁那图先生！”季多结束他的谈话，一面用手摩擦那小心包裹着的病腿，“‘信能移山’，这话说得不错的。哥伦布若是同您那样怀疑，那他什么事都做不成功！我们要承认：值得忍受种种难以言传的痛苦的，值得年才三十便有灰白头发的，为的成就这种发现，为的找到了天堂的位置！”

“天堂的位置？”雷翁那图惊讶起来，“您这话什么意思，季多？”

“什么？您还不知道吗？您简直没有听说过哥伦布先生在阿佐尔群岛[6]上观察北极星所得的结果吗？他由此观察证明说：地球并非球形，并非苹果的样子，像以往人们所假设的，而是梨子的样子，有个突起部分，好像女人的奶头，天堂就在这奶头上面一座山上，山高得很，山顶碰得到月亮那儿。”

“然而，季多……这是违反一切科学理论的……”

“科学！”季多打断他的话，带着鄙视神情耸一耸肩膀，“您也知道吗，先生，哥伦布对于科学有什么意见？我给您引一段他自己说的

话，从他的预言书上引出的，他说：‘帮助我成就我所成就的，不是数学，不是地图，也不是什么理性根据，唯一的是以赛亚[7]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

季多不响了。惯性的关节痛又发作了。他请雷翁那图喊用人来，把他抬回卧房去。

剩下一个人在房里，这艺术家便审查哥伦布研究北极星运动所写的算式，他发现这里面有好多明显的错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何等的无知！”他惊讶起来，“这人是在暗中两手摸索偶然碰到了新大陆。他什么都看不见，同瞎子一个样，他简直不知道，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以为这是中国，是所罗门的俄斐[8]，是尘世上的天堂。将来，他死时，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哩！”

雷翁那图再读一遍一四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哥伦布的第一封信，他向欧洲报告他的发现：“有大功于今世之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之书信，关于最近发现之恒河以外印度岛屿。”

雷翁那图整夜都在研究算式和地图。有时，他走出阳台外面，看看天上的星，想起这位“新天新地的先知者”，这位具有小孩子精神和心思的幻想家。他不知不觉拿自己的命运去比较哥伦布的命运。

“他知道得何其少，而成就得何其多！我呢，我有那么多的智识，却一点不能动弹，好像残废的人，同这个培辣尔底一个样。我一生都在努力趋向于未知的世界，可是至今未曾走近一步。人家说，是信仰成就这个事情。可是完满的信仰和完满的知识，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吗？我的眼睛不是比哥伦布看得更远吗？这个盲目的先知者，也许人

类的命运本来是如此吗：为要知道，必须睁开眼睛，为要成就则又当盲瞎？”

雷翁那图没有留心到夜已经过完了。星星都熄了光了。淡红的曙色映照在屋顶瓦檐之上，在这旧砖屋墙里倾斜梁柱之上。听得见巷内行人嘈杂声音。

有人敲门。他开了门。卓梵尼走进来，提醒师傅说：今天，棕树星期六，要举行“火试”的。

“什么叫作‘火试’？”雷翁那图问。

“多米尼哥·达·贝沙修士代表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代表敌党，两人要一齐从柴堆火内走过。谁能平安无事从火内出来，就是在上帝面前证明谁的道理是正确的。”贝尔特拉非奥解释说。

“好的，……去吧，卓梵尼。我祝你今天看个好热闹。”

“您不一道去吗？”

“不。你看，我忙得很。”

徒弟已经要告辞了，但再努力一次，再做一次请求。

“我来时，路上碰到保罗·索孟齐先生。他通知我，要来接我们，带我们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去，那里什么都看得见。可惜您没有工夫。我想……也许……您知道，师傅，‘火试’是定在中午举行的。那时您能够做完工作的话，我们去看还来得及。”

雷翁那图笑起来。

“你一定要我去看这个奇迹吗？”

卓梵尼低下头来。

“好的，那时候我大概没有什么事情的。我去就是了。”

到了约定的时候，贝尔特拉非奥回到师傅这里来，保罗·索孟齐同他一道来，一个很轻快活动的人，几乎同水银一个样，他是穆罗公爵在佛罗伦萨的最重要的侦探，又是萨逢拿罗拉的死对头。

“有这个话吗，雷翁那图先生？您真的不同我们一道去吗？”保罗嚷起来，用着难听的尖锐声音，扮着滑稽的面孔和姿势，“胡闹吗！像您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不去看这种物理学实验，那谁个有资格去看呢？”

“人家果真准许这两个人走进火里去吗？”雷翁那图问。

“我怎么知道呢？事情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多米尼哥修士当然也不害怕走进火里去的。不是他一个人。两千五百个市民，穷的、富的、有学问的、无知识的、女的、少的，昨天晚上都到圣马可修道院声明，他们愿意参加‘火试’。所以，我可以对您说：这样疯狂的事情，使得有理性的人也都头脑糊涂了！甚至我们的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也害怕起来：果真有个修士平安无事从火里走出来的话，那将怎么样呢？不，先生，倘若这两个人通通烧死了，您试想想那些‘哭党’将扮出什么面孔呢！”

“这是不可能的，萨逢拿罗拉绝不会相信这个事情的！”雷翁那图深思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的样子。

“他并不相信这个事情，”索孟齐回答，“或至少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个事情。此时若能取消前议，他是很高兴的。可惜太迟了。他把民众煽动起来，现在得到报应了！民众已经满口流涎了，他们要看奇迹，别没有话说。因为这里也含有一种数学，先生，而且同您的数学一般地有趣。既然有个上帝，为什么不显个把奇迹给人看呢？譬如使得二乘二不等于四，却等于五，以便符合于信徒们的祈求，为的教像你我一般的无神的自由思想家惭愧无地！”

“好的，那么走吧！不是该去的时候吗？”雷翁那图说，用着不掩饰的嫌厌眼光看看保罗。

“不错，不错，是该去的时候了！”保罗热心说，“再说两句话就去。您知道吗，这整个‘奇迹’是谁挑拨起来的？是我呀！所以我希望您能恰切估计这件事情的意义，雷翁那图先生。除您以外，谁有这个资格呢？”

“为什么恰恰是我呢？”艺术家嫌厌地反问。

“您装作好像不明白的样子！我是一个老实人，您自己也看得出来的，我的心地十分坦白，但我也有了一点哲学气。我知道了修士们拿来搅扰我们的那些胡说一斤值几文臭钱。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是同志，雷翁那图先生。所以我说，现在轮到我们得意的时候了。理性万岁！科学万岁！因为无论有没有上帝存在，二乘二总归等于四的！”

三个人一起动身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扰攘的人群。各人脸孔上都含着同样的看热闹和好奇的表情，像雷翁那图清晨在卓梵尼脸孔上所看到的。

在织袜巷离鄂尔圣弥迦勒教堂不远之处，墙龛里立着安得烈·维洛启奥雕的多马使徒青铜像，这使徒正拿他的指头去摸索基督的伤痕，那里人群特别地拥挤。有几个人很热心地念着墙上张贴的布告，其他的人倾听着。这布告是用红色大字印的八条神学纲要，由“火试”来证明或反驳的：

——上帝之教会必须改革。

——上帝将惩戒教会。

——上帝将改革教会。

——教会改革之后，佛罗伦萨亦将改革，并将超越一切民族之上。

——不信上帝之人将改邪归正。

——以上一切将立刻实现。

——教皇亚历山大第六驱逐萨逢拿罗拉出教之命令不生效力。

——不承认此驱逐命令之人并无罪过。

雷翁那图、卓梵尼和保罗三人挤进人群当中。他们停住了脚步，听听众人的议论。

“就算是这样好了，朋友，但不由得人害怕起来，”一个老工匠表示他的意见说，“希望不要弄出什么罪过才好。”

“怎么会弄出罪过来呢，菲力浦？”一个青年工匠回答他，带着轻薄的自负的微笑，“我以为绝不会弄出什么罪过的。”

“这是一种试探，朋友，”菲力浦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祈求一个奇迹。可是我们有看奇迹的资格吗？经上说的好：‘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9]”

“莫作声，老头子！你胡说些什么？‘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10]上帝必定显出一个奇迹来的，若是我们有信心的话！”

“一定的！一定的！”人群中好多声音附和着他。

“谁先走进火里去呢？是多米尼哥修士，还是季罗拉谟修士？”

“两个人同时走进去的！”

“不，季罗拉谟修士只管祈祷，他自己不走进火里去。”

“为什么不进去呢？他不进火里去，叫谁进去呢？多米尼哥先进去，以后季罗拉谟进去，他们之后，我们有罪的人也要分享上帝这种恩典，凡在圣马可修道院报过名的人都要走进火里去。”

“听说季罗拉谟神父要叫死人复活起来，这话可靠吗？”

“不错，有这话。先试试火，以后再来显复活奇迹。我自己见过他写给教皇的信。‘人家要给我一个敌手呀，’信内说，‘我们两人一齐到坟墓前去，挨次喊道：出来呀！死人得了谁的命令，从墓内复活起来，谁就是先知者，另一个则是骗子。’”

“等着吗，朋友，还有别的事情哩！只要你们有信心，你们还可以亲眼看见人子的面孔，看他怎样驾云而来哩，还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异兆和奇迹哩。”

“阿门！阿门！”群众叫起来。面孔都灰白了，眼睛射出疯狂的火光。

群众涌动起来，把这三个人带着走。卓梵尼还看一眼维洛启奥雕刻的像。无信心的多马正拿他的指头抚摸救世主的伤痕，在他脸上那个温和而狡猾、无畏而含疑问的微笑当中，卓梵尼看出了与雷翁那图微笑相似的神气。

到了执政府广场附近，他们更加觉得拥挤，保罗不得不恳求一个保卫团骑兵，在那儿经过的，领他们到议会门前石砌的看台去，那里留下几个座位给外国公使和本城体面市民的。

卓梵尼有生以来未曾见过如此广大的民众。不仅整个广场，连一切阳台、高塔、窗子甚至屋顶上都挤满了人。有些人攀缘在装在墙内的铁灯台上面，在栅栏、屋檐和承溜上面，有些人甚至挂在那令人眩晕的高处，好像在空中飘荡。人们为争位置打起架来。一个人跌下来了，立时死在地下。

街口都给木架和链子封锁起来，只留下三条街可以通过，保卫团把守在街口，只让不带武器的成年男子一个个地走进广场来。

保罗指着柴堆给两个同伴看，并对他们解释其中的构造。从看台脚下那只代表本城徽志的青铜狮子开始直到“比萨檐”下为止，叠起一

堆狭而长的木柴。中间有条小路给受试的人经过的，路底铺着石、沙和黏土，两旁木柴砌成的墙壁涂着柏油并撒着火药。

从瓦克雷查街走来了方济谷会修士——萨逢拿罗拉的敌党，背后，多米尼会修士也来了。季罗拉谟修士穿着白绸道袍，手里捧着圣体函在太阳之下闪光，多米尼哥修士则穿一件火红色丝绒衣服，他们两人走在最后。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上帝，”多米尼会修士们歌唱道，“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上帝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11]

民众应和着修士的歌唱，并用震撼的叫声回答道：

“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12]

鄂堪雅柱廊今天用木板隔成两半，萨逢拿罗拉的敌党占住靠近议院那部分，他的本党则占住其他部分。

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点火了，可以走进火里去了。

每逢主持这次“火试”的委员们从旧宫走出来的时候，民众便肃静无声了。但他们只到多米尼哥修士身边，低声同他说话，以后又回宫内去。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不见了。

不安和紧张到了几乎不能忍受的地步。好多人踮起脚跟，伸出颈项，为的看清楚一点，另有些人则在画十字，手摸念珠，做一种素朴的幼稚的祈祷，反复念着同样的话：“显一个奇迹吧！显一个奇迹吧！显一个奇迹吧，主啊！”

没有风，郁闷得很。清早起就可以听到远处的雷声，愈响愈近来了。太阳晒得热烘烘的。

有几个体面市民从旧宫内走到看台上来，他们都是议院议员，穿着深红色的长袍子，好像古代罗马人穿的。

“老爷！老爷！”一个小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跟在他们背后叫喊，鼻梁上架着圆眼镜，一支鹅毛笔插在耳朵后头，大约是议院的书记，“会还未曾开完哩。我请你们进去一下，正要投票表决哩……”

“魔鬼抓他们去吧，连着他们的鸟票！”一个市民回答他，“我已经够受了！那些愚蠢的演说，害得我耳朵都痛起来。”

“他们还等待什么呢？”另一个人问，“这两个人既然愿意烧死，就让他走进火里去吧。事情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请您想想，这是人命重案啊！”

“蠢东西！世界上少掉两个呆子，并不是什么不幸事情啊！”

“您说他们要烧死吗！但他们应当按照教会的一切章程以及经典的规定来烧死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问题！”

“如果是神学问题，那应当派修士向教皇请示去。”

“这里说不上教皇不教皇、修士不修士。我们应当想想民众，诸位先生！若是能够恢复本城安静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牺牲一切神甫和修士的，不仅可以促成他们进火里去，而且可以叫他们进水里、空气里和土地里去。”

“进水里去就够了！我提议：拿一个大桶装满水，把这两个修士都浸到里面去！谁从水里出来没有沾湿的，谁的道理就正确。这个办法至少是没有危险的！”

“诸位听到刚才的新闻吗？”保罗窃笑着插口说，毫无一点敬意，“我们的可怜的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吓得尿屎直流。人们替他放过血，免得他吓死了。”

“你们只是在那里开玩笑罢了，诸位先生，”一个具有聪明而忧郁面孔的尊严的老头子说，“我听到本城头等公民说这样的话时，我不知道活着好还是死了好！真的，我们的建立本城的祖先一定要垂头丧气的，倘若他们料想到后代的人能够堕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

那些委员总是急急忙忙在议院和柱廊两方面奔跑。谈判似乎得不到一个结局。

方济谷会的人断定说：萨逢拿罗拉在多米尼哥的袍子上行了魔术。多米尼哥于是脱下了袍子。里衣上也可以行魔术的。他只好走进宫里去，脱得光光的，然后穿起另一个修士的衣服。人家不许他到季罗拉谟修士身边去，怕萨逢拿罗拉再给他行魔术。人们也要求他放下手里拿的十字架，他同意了，但他声明：没有捧着圣餐，他是不肯走进火里去的。这里，方济谷会的人便宣布：萨逢拿罗拉一派人想把基督的血和肉烧在火里。

多米尼哥和季罗拉谟无论如何向他们解释，都不成功，无论如何说明圣餐是烧不了的，火只能烧去可灭的“样相”，不能烧去永存的“实体”。说到这里又爆发一种经院哲学的论争了。

民众开始发出怨声。

此时，天上盖满乌云了。

旧宫背后狮子街那里忽然传来几声狮吼，原来那里一个园子中豢养着几只狮子作为佛罗伦萨城的徽志。狮子饿了，拖长了吼声，大概因为这天人们忙着布置“火试”，忘记去喂狮子了。

这好像是广场上那只青铜狮子的怒吼，气愤它的民众的无耻的。

但民众应和着这猛兽的吼声，用一种更吓人的人类饥饿的呼喊:

“快点！快点！进火里去，季罗拉谟修士！显一个奇迹吧！显一个奇迹吧！显一个奇迹吧！”

萨逢拿罗拉正在圣杯前祈祷，好像忽然清醒起来。他走到柱廊边缘，用着惯常的命令姿势高举他的手臂，禁止民众喧哗。

但民众不肯沉默下来。

后排“比萨檐”下“狂党”群中，有人叫喊:

“他害怕了！”

这声叫喊立刻传遍了群众。

“狂党”的铁甲骑兵向后排冲过来。他们要冲到柱廊这里来，冲向萨逢拿罗拉身上，把他践踏在马蹄底下。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那些讨厌的伪君子！”愤怒的声音狂喊着。

野兽般的面孔出现在卓梵尼眼前。他闭起眼睛，不愿看见；他以为再一瞬间，人们就要抓住季罗拉谟修士，把他撕裂成碎块了。

但恰在此时发了一声响雷，一个闪电照彻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佛罗伦萨人好久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大雨了。

这阵急雨并不长久。但雨过之后也就谈不上什么“火试”了。木柴堆成的两壁中间那条道路，成了一条湍急的水沟，仿佛从屋顶檐溜倾注而下的。

“好呀，那些修士！”人群中有人笑道，“他们要进火里去的，如今却陷入水中了。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哩！”

一队兵士护送萨逢拿罗拉通过狂怒的群众。

暴雨之后继以微雨。

贝尔特拉非奥的心痉挛起来，当他看见季罗拉谟修士如何踉跄脚步，低垂着头，风帽直盖到眼睛上，白绸袍子溅满了污泥，在蒙蒙细雨之中匆忙走过……

雷翁那图看着卓梵尼的苍白面容，便握着他的手，领他出了人群外面，好像当年焚烧“虚荣品”的时候一个样。

第二天，艺术家又坐在培辣尔底家那个船舱般的房子里面，正在向季多先生说明：哥伦布关于天堂的位置在梨子形地球的奶头上那种见解，是荒谬无稽的。

季多起初注意听他的话，也提出异议，反驳他，后来忽然不响了，沉起了面孔，好像为真理缘故气愤雷翁那图。不久他又喊腿痛，叫人抬回卧房去。

“我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他难过呢？”艺术家自问说，“他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一个奇迹，同萨逢拿罗拉的门徒们一个样！”

他翻阅一本旧簿子，眼睛偶然落在几行字上，那是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民众围攻他的家里，向他索取圣钉那日写的：

>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因为如果一种动力欲将一个形体推动到百寸距离之处，这形体半路碰到障碍了，于是依照你的命令，这反跃力便造成新的运动，使得那段未走之路恰恰给新的运动和冲击所代替了。你的必然性是何等神性的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以你的法则强迫一切效果依照最短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这便是一个奇迹！

于是，他想起他那幅“最后的晚餐”，想起基督的面孔，他寻找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未寻找到。他现在觉得，上面这几句话，关于最初推动者的，关于神性必然性的，以及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话的人的完满的智慧中间，必定有某种关联存在。

晚上，卓梵尼来了，报告这天的消息。

执政府命令季罗拉谟修士和多米尼哥修士二人离开国境。“狂党”探知这两人还在踌躇不肯走的时候，便携带枪械和大炮，跟随无数的民众，把圣马可修道院包围起来，而且攻进祈祷室去，修士们正聚集在那里做晚祷。他们起来抵抗，拿燃点着的蜡烛、烛台、木制的和铜

制的十字架做武器。在火药的烟雾和火灾的光照当中，他们的样子是很可笑的，好像疯了的鸽子，同时又是很可怕的，好像魔鬼一般。一个修士爬到屋顶上去，从那里丢下石头。另一个修士则跳上祭台，站在耶稣钉十字架像面前放火枪，放一枪便喊一句："主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修道院被攻破了。修士们劝萨逢拿罗拉逃走。但他同多米尼哥两人宁愿束手待缚。他们被送往监牢去了。[13]

执政府的兵士无论如何努力，或者装作努力，都不能保护这两个囚徒免受群众糟蹋。

有些人从背后打季罗拉谟修士的耳光，一面模仿"哭党"的歌调哼着：

"说呀，喂，说呀，上帝的伟人！谁个打你的？说呀！"

另有些人四体落地在他的脚前爬来爬去，好像在街上泥泞里寻找什么东西，他们学着猪叫说：

"小钥匙呢！小钥匙呢！有人看见季罗拉谟的小钥匙吗？"

这话是暗示萨逢拿罗拉说教中时常爱提起的那把"小钥匙"，他恐吓着要拿来开启罗马的"腐臭柜子"的。

当初加入圣军的小孩子、当小检察员的，现在拿烂苹果和臭鸡蛋向他抛掷了。

那些挤不进人丛中来的，则从远处喊着同样的骂人的话，好像百骂不厌似的：

“懦种！懦种！懦种！犹大！叛徒！屁精！巫士！敌基督者！”

卓梵尼一直跟随萨逢拿罗拉到旧宫里面那个监牢大门口。

季罗拉谟修士走进监房门的时候——他直到行刑之时，未曾离开这个监房，一个滑稽家伙用脚踢他屁股，喊道：

“你的预言都在这儿实现了！”

第二天早晨，雷翁那图带着卓梵尼离开了佛罗伦萨。

一到米兰，画师就专心致志于拖延了十八年之久的工作——“最后的晚餐”中救世主的面容。

就在没有成功的“火试”那一天，即一四九八年四月七日棕树星期六，法兰西国王查理第八完全出人意料地死去了。

他的讣告，对于穆罗，不啻是晴天霹雳。因为以路易十二[14]之名继承法兰西王位的，乃是司伏萨家的不共戴天之仇人——奥尔良公爵。他是前朝米兰公爵的女儿瓦棱啻娜·维士孔啻的孙子，他自以为是伦巴底全土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现在他计划占领这个国土，并要把“司伏萨强盗窝”捣毁成灰。

查理第八未死以前，米兰，穆罗宫廷里，曾举行一次“学术辩论会”，公爵觉得很有兴趣，决定两个月之后还要举行一次。好多人以为为着即将到来的战争之故，穆罗会停止这第二次辩论会的。他们想错了，穆罗是最会装假的，他故意向他的敌人们表明：他并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表明：在司伏萨家温和统治底下，伦巴底全土更加繁荣“黄金和平的花果”，复兴起来科学和艺术，而他的宝座并不是专靠武力维

持的，也是靠他成为全意大利最开明的君主，成为文艺保护人这点荣名来维持的。

在罗克阔堡那个大“球厅”里，聚集着巴维亚大学的博士、教授和学士，戴着四方形的红帽子，披着大红缎面鼬鼠披肩，戴着紫色的羚羊皮手套，腰带旁边还挂着绣金的荷包。宫廷贵妇一律穿着华美的跳舞衣服。穆罗脚下宝座两旁坐着吕克列沙小姐和采西丽亚伯爵夫人。

卓尔曹·梅鲁拉以一篇演说宣布开会。他把公爵比喻作配里克列[15]、厄拍米农达[16]、西庇阿[17]、加图[18]、亚古士督·梅成[19]、特拉扬·提多[20]以及好多其他的伟大人物。他证明：新雅典（米兰）是超过旧雅典之上的。

然后开始一场神学的论争，关于圣母玛丽亚童贞受孕的。

以后是医学的论争，关于美女是否比丑女更富于生产力？鱼胆治疗托比亚[21]是否自然？女人是否是不完全的自然产物？救世主在十字架上被枪扎穿时流出的水是由体内哪个器官出来的？女人是否比男人好淫些？

以后是哲学的论争，关于基本元素是多型性还是一型性问题。

“这个题语表示什么意思？”一个没有牙齿的、生就一双婴孩样浑浊眼睛的老头子，含着恶毒的微笑问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经院哲学博士，他总要如此精细判别“实质”和“外相”，使得没有人听懂，以此来弄得他的论敌头脑糊涂。

“基本元素，”另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属性。但每种行为不是实体便是属性，所以基本元素不是行为。”

“我的意见，”第三个喊道，“认为每个被创造的实体，无论精神的或肉体的，都是属于物质的。”

经院哲学老博士只摇摇他的头，好像他的论敌们所能反驳的话，他预先都知道了，他只吹一口气，就可以将他们的诡辩通通吹破了，好像蜘蛛网一般。

“我们可以假定，”第四个发挥说，“世界是一株树，那么树根就是基本元素，树叶就是属性，树枝就是实体，花就是有理性的灵魂，果就是天使本质，而上帝就是照料这株树的园丁。”

“首级基本元素是一元性的，”第五个叫喊说，没有听别人的话，“次级的是二元性的，三级的则是多元性的。一切又都是趋向于统一。——Omnia unitatem appetunt．”

雷翁那图总是同往常一样，一声不响孤单地听着，有时唇边现出一种聪明的微笑。

休息了一会之后，一位数学家，方济谷会修士路加·巴楚里[22]，拿出水晶做的多面体模型给大家看，并证明毕塔哥拉斯定理，关于那构成全宇宙的五个最初创造的有规则形体。然后他朗诵一首诗，诗中这些形体自颂自赞说：

科学的最甜蜜最美丽的果实，
早已刺激远古一切哲人，
去探寻我们的隐秘的原因。
我们辉映着无形体性的美丽，
我们是一切世界的本根。
柏拉图欣羡我们的奇妙的和谐，

还有毕塔哥拉斯和欧几里[23]。
我们充塞了永存的天体，
多么完美啊是我们的样态，
一切形体都从我们领受度量和法则。

采西丽亚伯爵夫人在公爵耳旁说了几句话，一面指着雷翁那图。穆罗唤艺术家到身边来，请求他参加辩论。

“先生，”伯爵夫人自己也对他说，“请您给我一点面子……”

“你看，连太太们都请求你哩，”公爵说，“不要再谦让推托了！有什么关系呢？你给我们说些真正有趣味的东西。我知道，你的头脑装满了奇奇怪怪的事物……”

“请您原谅，殿下！我心里很愿意的，采西丽亚太太。但真的，我不会。我不能够……”

雷翁那图没有佯装。他确实害怕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他也不能够说。他的言语和他的思想中间有一条永久的鸿沟间隔着。他仿佛觉得，每一个字，不是说得过火，便是说得不够，不是改变了意义，便是撒谎。他在日记簿上写下来的意见，也常常改作、涂抹或修正。谈话之中他时常讷讷不能出口，时常糊涂了，中断了，找寻恰当字眼，但寻不着。他把那些演说家和著作家称作爱说闲话的人和糊乱涂鸦的人，但他暗中却欣羡他们。完全平凡的人却能圆滑而流利地说话，这事使他生气，同时又使他诚心喜欢：“上帝究竟拿这种才能赐予好多人的！”他心里这样想。

但雷翁那图愈加坚决拒绝，太太们就愈加顽固请求。

“先生！”她们把他包围起来，燕语莺声联合请求他，“请您！看哪，我们大家都请您！说一点吧，说点真正好玩的东西！”

“说点将来人类要怎么飞的。”馥狄里基太太提议说。

“还是关于魔术的好！”爱梅里拿小姐反对这个提议，“关于役鬼术！这是很有趣味的！关于关亡术！怎样唤死人从墓中出来的……”

“莫挖苦我，小姐！我敢向您说，我从来未曾唤过死人……”

“好的，总是一样的。那么说点别的事情。但要是真正能使人骇怪的，而且不要数学……”

雷翁那图从来不会拒绝他人的请求，无论请求的是谁，是什么事情。

“我的确不知道，小姐。”他惶惑地说。

“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爱梅里拿拍手呼喊说，“雷翁那图先生要说话了。你们听哪！”

“什么事情？怎么样？是谁呀？”那位神学院院长问，他因年老迟钝，耳朵重听。

“是雷翁那图！”他的邻座，一个青年医学学士在他耳朵旁边喊。

“关于雷翁那图·比萨诺，那个数学家吗？是不是？”

“不是。是雷翁那图·达·芬奇自己说话。”

“达·芬奇？是博士还是学士？”

“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连大学也未毕业哩，是个艺术家罢了。他就是画‘最后的晚餐’的那个雷翁那图。”

“是画家吗？他要讲演关于绘画的事情吗？”

“恐怕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事情。”

“自然科学？难道现在的艺术家变成科学家了吗？雷翁那图？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他没有发表过一本书。”

“没有发表过一本书吗？”

“据说，他用左手写字，”旁边有人插口说，“用一种秘密字体，为的不让人家懂得。”

“不让人家懂得吗？用左手写字吗？”那位院长愈听愈加惊讶起来，“好的，那么一定是些很有趣味的东西。是不是？为的工作疲倦之后消遣一下，我想。为的叫公爵和这些漂亮娘儿们开心一下。”

“也许是有趣味的东西。我们等着瞧吧。”

“好的。您早应当这样说的。自然，宫里的老爷太太们要寻开心的。这些艺术家是滑稽的人物！他们晓得逗人家发笑。那个呆子布发马谷，据说也是这样一个滑稽人物。好的，我们要瞧瞧这个雷翁那图是什么样的人……”

他把眼镜揩拭干净，为的能看清楚一点这将要表演的把戏。

雷翁那图最后一次向公爵投射求饶的眼光。公爵微笑着皱起了额头。采西丽亚伯爵夫人点着指头恐吓他。

“我若不说几句，他们更加要恼恨我的！”艺术家心里想，“我不久又须请求青铜来铸那个‘巨像’了。唉，不管他，总是一个样的，我随便给他们说些东西，只为的敷衍他们。”

他下了最后决心，走上讲台去，向到会的学者们看了一眼。

“我须得预先声明，诸位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脸红起来，好像小学生，“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只为的满足公爵的愿望，这话就是说——我要说，……我以为，那么干脆一句话，我要说点关于贝壳的事情……”

接着，他说起那些化成石头的海栖动物，那些海藻和珊瑚的痕迹，在离海甚远的岩洞和高山上发现出来的，由此证明，自从远古以来，地球表面有如何重大的变迁：现在是大陆和高山，从前则是海底。水本是自然界的活动力量，自然界的“车夫”，它创造并毁坏山岳。海岸渐渐向海中央伸张去；夹在陆地中间的内海渐渐露出海底，结果只剩下一条河床，流入大洋去。譬如波河已经排尽伦巴底全土的水了，整个亚德里亚海将来也要如此的。尼罗河将来要把地中海变成沙丘和平原，同埃及和利比亚一样，那时要从直布罗陀[24]那里流入大洋的。

“我确信，”雷翁那图做结论说，“学者们以往所忽视的动植物化石之研究，将要建立一种簇新的科学之基础，关于地球的、关于地球的过去和未来的……”

雷翁那图的思想是如此明了和确定，无论他态度如何谦逊，仍是如此充满对于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与巴楚里的模糊的毕塔哥拉哥斯派幻想和博学博士的死经院哲学完全两样。所以他的话说完之后，好多人面孔上显出了彷徨失措的神气：“现在怎样呢？怎么办呢？喝彩呢，还是嘲笑呢？是新的科学呢，还是一个无知者的夸诞呢？”

“我们诚心希望，我的亲爱的雷翁那图，”公爵深思地微笑着说，好像大人同小孩子们说话一样，“我们诚心希望你的预言实现出来，希望亚德里亚海干了，那时候那些威尼斯人、我们的敌人，就要困在他们的海港里，好像螃蟹困在沙滩上一般了。”

所有的人都附和着笑了，笑得过分地喧闹。方向已经有了，宫殿定风旗便随风飘动。巴维亚大学校长迦卜里尔·皮洛凡诺先生，一位银丝头发的壮伟老头子，面貌很庄严，但是非常平凡的，他的有礼而谨慎的微笑，附和着公爵的屈尊的笑语，说道：

“您刚才告诉我们的话，是非常有趣味的，雷翁那图先生。我只要提醒一点，即是：这些小贝壳，自然界中一种偶然的、虽然好玩却完全无邪的玩意儿，您想在这上面建立一种新科学，我们若是像过去人们所做的，拿洪水来解释它们的起源，那不是简单得多吗？”

“是的，是的，洪水！”雷翁那图抢着说，现在他不腼腆了，宁可说态度十分自然，好多人以为太不客气，甚至以为有点僭妄，“我知道，大家都说是洪水。但这种解释不得当。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按照量过洪水的人自己所说的话，当洪水时水面高过最高的山以上十五寸。那么由狂涛涌来的贝壳，一定是从上面沉下山去的，从上面的，迦卜里尔先生！不是从旁边的，更不会在山底下，在地内岩洞里面。此外，也一定是没有次序的，随波涛高兴涌到哪里就是哪里，决不会

在同样高度，一层叠一层的，如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样子。而且还请您注意以下的事实，这是很有趣味的：那些共同生活的动物，如软体动物、乌贼、牡蛎等，总是聚集在一处，反之那些单独生活的动物，又是单独存在的，恰恰同我们今天在海滩上所能观察到的样子。我自己屡次考察过贝壳化石的位置，在托斯堪那[25]、伦巴底和毕孟[26]等地方。您也许要说：这些动物不是波涛涌来的，乃是随着洪水上涨升到高地来的。但这种反驳也不难答辩。因为这些动物行走很慢，同蜗牛一样，即使不更慢些。它们不会游泳，只能依靠介壳的运动在沙和石头上爬，每天至多只能爬三四寸远。那么，请您告诉我，迦卜里尔先生：据摩西说，洪水只有四十天长久，这样一种动物怎能于这短短时间内爬过那隔在蒙费拉山和亚德里亚海岸间二百五十迈尔的道路呢？唯有那些看不起实验和观察的人，才会说那种话，他们是凭照书本，凭照饶舌文人的幻想，去判断自然界的，而没有相当的兴趣，用自己眼睛去看看自己所说的东西。”

来了一阵难受的沉默。大家都觉得校长反驳的理由是很薄弱的，他把雷翁那图看作生徒是不对的，雷翁那图反而可以把他看作生徒。

最后，穆罗的宠臣、宫廷星士俺布罗曹·达·罗萨特先生，征引老卜里尼[27]的话提出另一种解释，他说：这些化石不过表面上现出海栖动物形态，其实是由于星宿的神异影响而发生于地土之中的。

雷翁那图听到“神异”两字，不禁唇边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厌烦的微笑。

“但您将怎样解释这种事实呢，俺布罗曹先生？”他答辩说，“即是：同一个星宿对于同一个地方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的动物化石，不仅动物种类不同，而且年龄也不同。我恰好发现出，人们检查贝壳的

截断面，可以详细算出这些动物活了几年，甚至于零几个月，好像在牛羊角上或树干上计算年龄一样精确。您要怎样说明，有些是原封不动的，有些是破损的，有些里面还含有沙、泥土、蟹螯、鱼刺、鱼齿，或者给波涛滚圆的石粒，像海滩上所见的呢？还有高山岩石上留下的叶子的薄痕呢？还有附着于贝壳之上的化成石头的压成丝团的海藻呢？这一切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都是星宿的影响吗？若是要这样判断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自然界中就没有一种现象不能拿‘星宿的神异影响’来解释的！那时，除了占星学以外，一切科学都是胡说的了……”

经院哲学老博士请求发言，得到发言之后，他便指责：这个论争根本走错了道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发掘出来的化石问题是属于低等“机械”科学，与形而上学没有相干，那就不值得讨论，因为今天的会不是为讨论非哲学问题而召集的；或者是属于真正的最高科学——辩证法，那么人们只能按照辩证法的规则来讨论，即是把思想提高为纯粹精神的观照。

“我知道，”雷翁那图说，现出更加无可奈何、更加厌烦的神气，“我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先生，这一点，我自己也曾仔细想过了。但那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吗？”老头子含着讥讽笑起来，忽然现出了恶毒的面相，“若是不对的话，先生，就请您指教我们！请您好心指教我们吧，您的意见认为什么才是对的？”

“哦不，我绝不要……我敢对您说……我只要谈一谈贝壳……您看，我以为……总而言之，没有什么高等科学和低等科学的分别，有的只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科学……”

“建立在经验之上吗？哦，哦！那么请您允许我问一句：如此说来，您将置形而上学于何地呢，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卜洛丁[28]的以及论到神、精神和世界的古代一切哲学家的？难道这一切都是……”

“不错，这一切都不是科学！”雷翁那图安静地回答，“我承认古人的伟大，但其伟大之处并不在这个方面。在科学范围内，他们是走错了道路的。他们要去认识那非认识力所能及的东西，而认识力所能及的，他们反而不屑一顾了。他们自己走错了路，还要领导别人走入错路至好几个世纪之久。人们既然谈的是一些不可证明的东西，他们自然不能达到一致的见解。每逢没有合理证据之处，人们便以大声叫喊代替之。可是，真正知道的人，是无需要叫喊的。真理的话只有一种，这话一说出来，争论者的叫喊必然都要止息的。若是还有叫喊的话，那就证明真理还未曾发现。难道在数学上有人争论：二乘三等于六或等于五吗？争论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或不等于两直角吗？这里，一切矛盾都在真理面前消失了，所以为这科学服务的人能够和和平平地享受这个科学，而在那些冒牌的诡辩的科学则不然……”

他还要添加几句话，但看了论敌一眼之后，他便不响了。

“好呀，雷翁那图先生，我们现在牵涉那么远了！”经院哲学博士笑得更加恶毒，“我知道，我们两人可以互相了解的。不过唯有一点我不明白，请您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呢？我们关于灵魂、上帝、死后生命的知识，这些都是与自然经验没有相干的，都是‘不可证明的’，如您所说，但业已被《圣经》证明为颠扑不破了的，这些难道是……”

“我没有说这个话，”雷翁那图沉起面孔打断了他的话，“我所说的没有牵涉上帝启示的圣书在内，因为这些圣书乃是最高的真理……”

人家不让他说下去。会堂中发生普遍的骚乱。有些人叫喊，有些人哗笑，有些人从椅子上跳起来，气愤的面孔直对着他，另有些人则只鄙夷不屑地耸耸肩膀，转开了面孔。

“够了！够了！”“让我来回答他，诸位先生！”“还用得着回答吗，胡闹！”“胡说！”“我请求发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切难道不值一个臭蛋吗？”“人们怎敢说这种话？”“我们的圣母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呀！”“邪说！邪说！无神论！”

雷翁那图不响了。他的面孔是安静而忧愁。他感觉到他的孤寂，在这些自以为替科学服务的人们中间，他看见那条鸿沟，隔在他自己和他们中间。他不是气愤他的那些敌人，而是气愤自己，因为他不会及时沉默，不会避免这回争论，因为他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仍旧给幻觉的希望所诱引了，以为只消将真理告诉人家，人家就能够接受的。

公爵，他的底下的高官以及宫廷贵妇等，对于这个争论觉得非常好玩，虽然他们好久就未曾听懂一句话了。

“好得很！”公爵高兴得喊起来，摩擦着他的双手，“简直是一场大战。看哪，采西丽亚太太，他们就要打架的。那边那个小老头子，气得发疯，他全身颤抖，举起拳头来吓人，帽子也脱下来了，正在挥舞着。还有那个穿黑衣服的，坐在他背后穿黑衣服的，看哪，满口都是泡沫！这一切为的什么呢？为的——那些化成石头的贝壳！这些学者真是奇异人物！他们确实是很苦恼的。还有我们的雷翁那图哩！他平时是那么安静的……”

大家都笑了，看这些学者的辩论快活得很，好像在看公鸡打架。

“现在我须得援救我的雷翁那图了，”公爵说，“不然，那些红帽子先生要把他撕成碎块的……”

于是他走进那些咬牙切齿的战士中间。他们就不响了，纷纷让开道路，好像人们泼了油在狂涛之上，穆罗的微笑就已足够调和形而下学和形而上学的冲突了。

他邀请客人吃饭，而且和颜悦色地添加几句话说：

“诸位先生，你们争论过了，你们争得疲倦了。现在，够了！你们也必须补养一下。我敬请诸位就座！我希望，我的煮好的那些鳞介，产自亚德里亚海的——谢谢上帝，这海现在还未曾干掉，不至于像雷翁那图先生的化成石头的贝壳那样，惹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吧！”

筵席上，路加·巴楚里正坐在雷翁那图身边，在他耳旁低语道：

“别人向您进攻时，老朋友，我没有帮您说话，请您不要见怪。他们没有正确了解您。然而您本可以同他们相调和的，因为彼此都不妨害。人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当走极端的，那么一切就可以和解，可以一致了……”

“我完全同意您，路加师兄。”雷翁那图回答。

“那就好！凡事总要和平谅解的。莫怪我说直话，为什么要争吵呢？形而上学是很好的，数学也是好的。大家都有立脚地。你让我们一点，我们让您一点。老朋友，对不对呢？”

“对得很，路加师兄！”

“好了，好了！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各人得到各自的权利……”

“一头牛犊吃两头母牛的奶。”艺术家心里想，一面望着这位修士兼数学家的狡狯的面孔，面上生着两颗伶俐的老鼠眼睛，懂得如何调和毕塔哥拉斯和阿葵诺之多马士的。

“祝您健康，师傅！”雷翁那图的另一个邻座，那个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举起酒杯，带着内行人的面孔，屈身向他，“您很巧妙地引诱他们上钩了，叫魔鬼抓去吧！您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譬喻！”

“什么譬喻？”

“又来了！这不漂亮，师傅！我以为您无须乎瞒骗我。谢谢上帝，我们俩都是内行人！我们决不会互相拆穿的……”

老头子狡猾地动眼睛：

“您问：什么譬喻吗？我要告诉您的：地土好比是硫黄，太阳好比是盐，海洋的水曾经淹过山顶的，好比是水银，那个活动的液体。如何？是不是？”

“不错，嘉黎屋托先生，正是这样！”雷翁那图笑起来，“您把我的譬喻解释得很恰切！”

“我把它解释出来了吗？看哪！可见，我也懂得一点！而那个化成石头的贝壳正好比是炼金术士的秘密，那个‘智者之石’，它是由太阳

（盐）、地土（硫黄）和水（水银）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这便是金属间神圣的相互转变。”

老头子举起了食指，扬起了给他的炼金术火炉烧焦了的眉毛，发出了一种善良的天真的笑声。“而我们的那些戴红帽子的学者先生，竟至于一点也不懂得！现在，我们喝一杯祝您的健康吧，雷翁那图师傅，而且敬祝我们的科学炼金术繁荣发达吧！”

“我高兴得很，嘉黎屋托先生！现在我明白了，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我答应您，以后再不在您面前佯装了。”

筵席散后，客人都告辞走开了。公爵只邀请了少数几个人到一间阴凉而舒适的房子里去，叫人拿来了酒和果子。

“哦，好玩，好玩得很！”爱梅里拿小姐兴致勃勃地说，“我从未曾想到会如此滑稽有趣的。说老实话，我以为我一定要厌烦的。然而比跳舞会还更有趣味哩！这样的学术辩论会，我天天都喜欢来听的。他们如何气恼雷翁那图，如何叫喊！可惜他们不让他把话说完。我还想听听他说起他的巫术，说起役鬼术哩！”

“我不知道，是否确实的，也许只是一种传说，”一位老贵族说，“据说雷翁那图脑子里有如许异端邪说，以至于再不信仰上帝了。他专心去研究自然科学，以为做一个哲学家还比做基督教徒好些……”

“胡闹！”公爵很坚决地宣布说，“我认识他的。他有一颗金子做的心。唯有说话是那么勇敢，实际上他连一只跳蚤都不肯伤害的。人家说他是个危险人物。好，人家找到一个该当害怕的人了！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父大人无论如何叫喊，我是不容许人家伤损我的雷翁那图的一根头发的。”

“后代的人也要感谢殿下恩德的。”巴达沙·卡斯啻容尼[29]行了一个恭敬的鞠躬礼说。他是乌比诺宫廷的一位漂亮先生，到米兰作客来的。“殿下保护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可说世间特有的艺术家。可惜他如此忽略艺术，他的精神又如此专注于奇奇怪怪的幻想……”

“您的话说得不错，巴达沙先生，”穆罗赞同他的意见，“我时常对他说：丢弃这一切哲学吧！可是您知道那些艺术家的脾气的，简直没有办法，无论怎样说，他们都不听。他们都是些怪人……”

“殿下这话说得非常之对，”一位高官插口说，他是盐税局长，早就要说点关于雷翁那图的事情了，“他们都是些怪人！他们时常想出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不久之前，我到雷翁那图的工场去，为的请他在一只陪嫁箱子上画一幅寓意画。‘师傅在家吗？’我问。‘不，他出去了，他很忙，没有工夫替人画画。’‘他忙着什么事情？’我问。‘他要确定空气的重量。’我以为人家在嘲弄我。但以后我碰到雷翁那图。‘真的吗，师傅，您在哪里研究空气的重量？’‘不错。’他说，望着我，好像望一个呆子。空气的重量！您觉得怎样，太太？一阵温柔的春季微风有几磅几两几钱重？”

“这还不稀奇哩，”一位生就一副愚蠢的好虚荣的面孔的青年侍从说，“我听说，他发明了一只小船，无需用桨可以逆流而上。”

“无需用桨？完全自动的？”

“是的。用轮子，靠水蒸气的力量。”

“一只小船，用轮子？恐怕是您自己杜撰出来的吧？……”

“我敢用我的名誉向你保证，采西丽亚太太，这话我是从路加·巴楚里修士那里听来的，他还看过这机器的图样哩！据雷翁那图的意见，蒸汽含有很大的力量，不仅小船，连大洋船都推得动哩！”

“听哪听哪！我早就说过了啦！这就是巫术，就是役鬼术啦！”爱梅里拿小姐喊了起来。

“不错，他是个怪人，这是不能否认的，”公爵带着善意的微笑做了结论，“但我还是喜欢他。有他在场，就有很多的趣味，决不会沉闷无聊的。”

沿着维塞里拿门外一条冷静的街道，雷翁那图转回家来。道旁山羊在吃草。一个给太阳晒褐的童子，拿着竿子赶一群鹅。黄昏的天空是明亮的。唯有北方看不见的阿尔卑斯山上面，压着金边的云块，同石头一般沉重。云块中间，一颗孤寂的星在天边闪烁着。

雷翁那图心里想着他亲见的两次斗争：佛罗伦萨的奇迹斗争和米兰的学术斗争。他感觉这两种斗争好像“双身人”，“此身”与“彼身”是何等相似，同时又是何等差异！

一座摇摇欲倒的小房子外面的石阶上，坐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姑娘，正在咬着一块夹有烧葱头的黑面饼。

雷翁那图停止了脚步，招呼小姑娘到面前来。她含着惊惧眼光望着他，但后来显然信任他的笑容了，她也微笑着，用着她的赤裸的褐色小腿小心走下石阶来，阶上乱七八糟堆着厨房垃圾、蛋壳、螃蟹壳等。他从袋里拿出一个橙子，糖渍的，而且涂了金，外面还用纸头小

心包裹着，这种糖果宫里很多，他在宫里宴会时常爱藏几个在袋里，为的散步时候送给街上的小孩子。

“是金做的吗？”小姑娘低声说，“一个金做的球球啊！”

“不是球球，是一种果子。你咬一口看看，里面甜得很。”

小姑娘不能决定咬下去。她望着这从未见过的糖果，没说一句话，心里快活得很。

“你叫什么名字？”雷翁那图问。

“马鸦。”

“马鸦，你听过公鸡、山羊和驴子一道出去钓鱼的故事吗？”

“没有。”

“你要我讲给你听吗？”

他用他的姑娘样的温柔雅致的手，抚摸着她那柔软而散乱的头发。

“来吧，我们坐下来吧。等一等，我还有些茴香饼。我知道，那个金果子，你舍不得吃的。”

他伸手到袋里去摸索。

石阶上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看看雷翁那图和马鸦，和悦地对两人点点头，就坐在纺车旁边。

以后屋子又出来了一个驼背老太婆。她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同马鸦的一个样，大概是小姑娘的祖母。她也看了雷翁那图一下，忽然合起了双手，当她认识了他的时候。她屈身在那个纺纱的女人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那个年轻女人跳了起来，喊道:

“马鸦！马鸦！快点来！”

小姑娘还在迟疑。

“快点回来，你这没家教的丫头！等着吧，我要把你……”

马鸦吓怕了，赶快走上石阶去。祖母夺过了她的金果子，丢到围墙那边邻家院子去，那里有猪的嗥叫声音。小姑娘哭了起来。但老太婆在她耳边说几句话，手指着雷翁那图。马鸦立刻停了哭声，圆睁两颗惊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雷翁那图。

雷翁那图别转脸去，垂下头，不作一声，走开了。他明白，老太婆认识了他，听人说过他是个巫士，现在以为他要用他的“恶眼”来迷惑马鸦了。他加紧了脚步，好像逃跑的样子；他头脑如此糊涂，手还在袋里摸索着现在没有一点用处的茴香饼。

在这对受惊吓的无邪的小孩子眼光面前，他感觉到孤独，比较在那称他作无神论者要打死他的疯狂的群众面前，以及那嘲笑真话如同嘲笑疯子梦呓的学者们集会面前，还更孤独些。他感觉到自己同别人隔离得这样远，好像孤独的黄昏之星在无希望的明亮的天边上一个样。

回家以后，他就走进他的工作室。这屋子连着布满尘埃的书籍和那些科学仪器，在他看来，比一间牢房还更愁惨些。他坐在桌旁，点

起蜡烛，拿出一本簿子，专心从事于不久之前开始的关于形体在斜面上运动法则之研究。

数学能使他宁静，好像音乐一样。这天晚上数学也给予他的心以熟知的惬意的宁静。演算完了以后，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他的笔记簿，他的左手用照镜式字体写下了在学术辩论会时引起来的思想。

> 书蠹和文士，亚里士多德的徒子徒孙，饰着孔雀羽毛的乌鸦，拾人牙慧的应声虫——他们鄙视我这个发明家。我可以回答他们好像当初马留士[30]回答罗马贵族一个样：“你们拿他人的事业替自己增光，而我自己的事业的果实你们却不要我享受哩。”
>
> 自然研究家和古人应声虫，这两种人物中间之差异，好像一种物体和这物体在镜子里面的映象之差异一样。
>
> 人们以为我不是同他们一样的文士，因此我没有权利写和说关于科学的意见，因为我不能够正确表达我的思想。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强处并不在于语言文字，而在于经验，经验就是一切善于著书的人的教师。
>
> 我不愿意，我也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去繁征博引古人的著作。我依靠那比书籍更真实的东西，依靠经验，它是一切教师的教师。

蜡烛光不甚明亮。他晚上不眠时的唯一朋友，那只猫，跳到桌子上来，淡漠地咕噜着、献媚着。那颗孤独的星从窗子生尘的玻璃照进来，更遥远地、更无望地。雷翁那图望着这颗星，心里想着马鸦那双注视他的无限惊怖的眼睛。但现在他不难过了，在他的孤独地位上，他又明亮而坚定起来了。

唯有他的心坎最深处，他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方，激起了一种不可解的苦恼，几乎是良心咎责，好像冻结的河流的冰盖底下涌出一股热泉，仿佛他果真有什么事情需要对马鸦负疚的。他要宣告自己的无辜，但他不能够。

第二天早晨，雷翁那图要到圣玛丽亚修道院去，为的继续画基督的面容。

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携带簿子、画笔和颜料箱，在屋子门前等待他。艺术家走出院子时，看见那个马夫那斯塔曹在屋檐底下很勤奋地用刷子洗刷一匹灰白相间的牝马。

“贾宁诺怎么样了？”雷翁那图问。贾宁诺是他的一匹心爱的马。

“很好，”马夫懒懒地回答，“但是那匹斑马走不动了。”

“斑马吗，”雷翁那图很不快活地说，“好久了吗？”

“四天了。”

那斯塔曹没有看主人一眼，不作声，很不乐意地更加用力去刷马屁股，刷得马焦躁起来，四脚乱踏。雷翁那图要看看那匹斑马，那斯塔曹便引他到马厩去。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走到院子，为的用新鲜泉水洗脸的时候，他听到了那种尖锐的高亢的有点女性的声音，这是师傅所特有的，每逢他突然发起那种暴烈的然而对任何人都无危险的脾气的时候。

“是谁呀，是谁呀，告诉我，你这羊头、你这蠢材，是谁叫你去喊兽医来医马的？”

“可是，我请您想想，师傅，马有病了，总归是要医的……”

“医什么东西！你以为这些臭油膏就……”

“油膏不相干的。但是那些话、那些咒语……您完全不明白的，所以您这样发气……”

“滚开，到魔鬼那儿去吧，连着你的那些咒语！这个糊涂庸医哪能医马呢，他不懂得马身体的构造，不懂得一点解剖学……”

那斯塔曹抬起他的肿胀的昏睡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的主人，而且扮出一种看不起人的面孔来说道：

“什么解剖学！……”

“混账！滚你的蛋，离开我的屋子！”

那个马夫连眼睫毛都没有动。根据长久的经验，他知道主人突然的愤怒过去了以后，自己会来请求他留住的，因为雷翁那图素来看重他是个识马性的人，又很爱惜马匹。

“我本来要请求老爷准许我告辞的，”那斯塔曹回答，“老爷欠我三个月工钱。还有干草哩，那不是我的过错。马可没有给钱买燕麦。”

“什么？有这回事？马可哪能不给钱呢，我已经嘱咐了他……”

马夫耸耸肩膀，别转脸去，表示他不愿意继续谈论这件事情。他像煞有介事地咳嗽了几声，又去洗刷马匹，好像要在马身上出气一

般。

卓梵尼一面有趣地微笑着注意听他们谈话，一面用手巾揩擦那给冷水弄红了的面孔。

“师傅，怎么样？我们去吗？”亚斯特罗问，他等得不耐烦了。

“等一等，”雷翁那图回答，“我要问问马可燕麦的事情，看这奴才撒谎没有……”

他走进屋里去。卓梵尼跟随着他。

马可在工场里用功。同往常一样，他十分精确地遵照师傅的一切规定，拿一把铅制小调羹，照着那张填满数字的表格，在量那画阴影用的黑颜料。他的额头流出汗珠，颈上青筋暴涨起来。他喘息着，好像在把一块大石头滚上山去。紧闭的嘴唇、拱起的背脊、顽固地高耸起来的红发束，以及那双带着臃肿而粗大指头的红手，好像在表明：坚忍和努力足以克服一切。

“哦，师傅，你还没有走吗？我请您……您还有工夫替我审查这个算式吗？我一定算错了的。”

“好的，马可。现在我先问些别的事情。真的吗，你没有拿钱买燕麦给马吃吗？”

“当然我没有给钱买燕麦。”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朋友？我确同你说过了，”艺术家继续说下去，用着渐渐变成惶恐不安的眼光看他的管家的严肃面孔，“我确同你说过了，你无论如何必须给钱买燕麦的。你忘记了吗？”

“我记得。但没有一个钱。”

“你看，我也想到这一层了。又没有钱了！你试想想，马，你考虑一下，马必须吃燕麦的！”

马可没有回答，他只气愤地丢开了画笔。卓梵尼看出这两人面上表情完全改变了，现在师傅变成了徒弟，而徒弟变成了师傅。

“请您听我说，师傅，”马可板起面孔说，“您请求我替您管家，叫我不要把这类事情麻烦您。为什么现在您又同我说起这类事情呢？”

“马可，”雷翁那图带着责怪神气喊道，“马可，我上星期才给您三十个弗罗璘！”

“三十个弗罗璘！请您算一算：还了巴楚里的账四个，给那个叫花子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两个，给刽子手五个，他从绞刑架上偷了死尸给您做解剖用的，此外为修理温室的火炉和玻璃，我又花了三个，那里养着您的那些癞蛤蟆和鱼虾，而且那个生着条纹的魔鬼就整整花了六个金杜卡哩……”

“你说的是长颈鹿吗……？”

“不错，就是长颈鹿。我们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还要养这种该入地狱的畜生！您要怎样处置它，就处置它好了，它总归要饿死的……”

“既然这样，马可，就由它死去吧，”雷翁那图回答，“那时我就解剖它。它的颈骨构造是很有趣味的……”

“颈骨构造！唉，师傅，您没有这一切癖嗜就好，什么马啦、死尸啦、长颈鹿啦、鱼虾啦以及诸如此类的畜生，那时我们就可以舒舒服

服过活了，无须乎向什么人低头。每餐有一块面包吃不更好些吗？”

“每餐一块面包！好像我自己除了每餐面包之外还希冀什么更好的生活！此外，我很明白，马可，你一定高兴得很，倘若我的一切动物通通死去，这些我费了好多辛苦、用了好多金钱才弄来的，我如何需要它们，你简直想象不到。你总是要贯彻你的意志。”

师傅的声音如此失望和怨恨，马可沉起面孔不响了，而且低下头来。

“这怎么好呢？”雷翁那图说下去，“我们将成了什么样子呢，马可？没有燕麦！这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从来未曾穷到这种地步的……”

“一向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后仍旧是这个样子的，”马可回答，“有什么办法呢？一年多了，公爵没有给我们一个大钱。俺布罗曹·费拉里天天都推说：明天，明天，……他简直是戏弄我们……”

“戏弄我们？”雷翁那图喊起来，“等着吧，我要教训他一顿，看他还敢戏弄我们不敢！我要到公爵面前控告他去。是的，那个俺布罗曹，我要吓唬他一下的，但愿上帝降给他灾殃！”

马可只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要说：倘若某人吓唬了某人的话，那绝不是雷翁那图吓唬这位宫廷会计官！

“不必谈这话了，师傅！真的，算了吧！”他劝告说，他的僵硬而顽固的面容忽然换上了一副良善、温柔而带点施恩人的表情，“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总归能够想到办法。您一定要的话，那我仍可以想法，使得喂马的燕麦也有着落的……”

他知道，为这目的，他必须动用自己的一部分钱，这钱他平时准备寄给他的生病的老母亲的。

“不单是买燕麦的事情！”雷翁那图喊起来，精疲力竭地坐落在椅子上面。他的眼睛动起来，眯成一条缝，好像面前吹着一阵猛烈的冷风。“听我说，马可。我还有别的话对你说。下个月，我一定要用八十个杜卡，因为我……那是……我借了债……唉，不要这个样子看我！”

“借债？借谁的债？”

“那个钱商阿诺图。”

马可完全无望地合起了双手。他的红发束摇晃起来。

“那个钱商阿诺图吗？好，我恭喜您！我一定要说，您这事情做得好！您知道这家伙是个畜生吗？比犹太人、比回教徒还更混账些！他不是基督教国的人。唉，师傅，师傅，您做了什么事呢？您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

“我十分迫切需要钱用。不要恼恨我！……”

停了一会之后，他用畏惧的可怜的声调添加两句说：

“拿账簿来。也许我们发现出一些意外的款项。”

马可虽然确信一个大钱也不会发现出来，但因为除了顺从他的突如其来的不能持久的激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慰师傅，所以只好照他的愿望去拿账簿来给他看了。

雷翁那图远远看见账簿拿来时候便苦恼地皱起了额头。他看这本绿色封面的熟悉的大书，用着平常人看自己身体裂开大缝的伤口时一样的面孔。

师徒两人埋头在账目上面。这位大数学家，现在连加法减法都要算错了。这中间，他忽然发现了几千杜卡的款项没有着落。他追寻着，在他的钱柜里面，在一堆布满灰尘的纸头里面。但找不到所寻的东西，反而找到了一些无用的亲笔写得很详细的小账单，譬如一张关于沙莱诺的外套的：

绣银缎子	十五里拉四索独
红丝绒做绲边用的	九里拉
带子	九索独
纽扣	十二索独

雷翁那图气愤地拿来撕碎了，一面咒骂着将纸片丢到桌子底下去。

卓梵尼从师傅的面孔上看出了人性弱点的表情。此时，他想起了一个崇拜雷翁那图的人所说的话：“在他身上，一个新的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神和一个新的底但族普罗默德结合起来。”他含笑想道：“他原来如此：不是神，也不是底但族，乃是一个人，同我们大家一样。我为什么害怕他呢？哦，你这可怜的可爱的人！”

两天过去了。果然不出马可所料，雷翁那图忘记了钱的事情，好像他从来未曾想过这件事。第二天，他就向马可讨三个弗罗璘，为的购买一件洪水以前的化石，而且扮着这样天真的面孔，使得马可不好

意思拒绝他，害他难过，只好从那为母亲积下来的自己的私蓄里，拿出三个弗罗璘给他。

无论雷翁那图如何请求，宫廷会计官总不肯支付他的薪俸。那时公爵自己也缺少钱用，因为拿了好多钱去准备同法国的战争。雷翁那图到处借钱，凡是认识的，他就去借，甚至借到自己徒弟的私蓄去。公爵连那座司伏萨纪念像，也不叫铸成了。黏土塑像、铸铜模型连同铁架、金属溶液的导管、铸床和熔炉，通通造好了。但艺术家拿他开的需要的青铜的单子送上去时，穆罗吓了一跳，发起脾气来，拒绝接见他。

一四九八年十一月底，雷翁那图为饥寒所迫，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信给公爵。雷翁那图的遗稿中有这一封信的底稿。信内零碎的、不连贯的句子，好像一个人的结结巴巴的说话，他感到十分羞惭，不懂得如何去求乞:

> 爵爷，我知道，您正忙于国家大事。但我又害怕，我今缄默，将来要激起我的恩主的愤怒，所以我敢提起我的不值一顾的穷困，以及陷于停息地位的艺术……
>
> ……自从两年以来，我没有领得一个钱薪俸，……其他替殿下服役的人大都有外水可赚，他们能够等待。但我，以我的艺术，这艺术，我却愿意为某种能获利的事情而放弃的……
>
> ……我的一生都替殿下服役，而且我时时准备着奉行一切命令的……
>
> ……关于纪念像的事情，我简直搁起不说，因为我明白，时局……

……我心里很难过，为的赚钱维持我的衣食，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而去从事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五十六个月之久，我须得维持六个人的生活，而我只得到五十个杜卡……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去使用我的能力……

……我应当想想荣誉呢，还是顾念每餐的面包？……

十一月某天晚上，雷翁那图疲惫地回到家里来，这一整天他都用来同人家谈话，很费力气的谈话——同那位慷慨的卡斯拍·维士孔啻先生，同那个钱商阿诺图，还同刽子手，他索取两个怀孕的女人尸首的钱，若不付他，他要到异端裁判法庭那里告发去的。他先到厨房里去，为的烘干他的衣服，以后亚斯特罗给了他钥匙，他就到他的工作室去了。他走近房门时，听见房里有人说话。

“门是锁着的，”他心里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有歹人在里面吗？”

他细心听着，听出了他的徒弟卓梵尼和恺撒的声音。他猜到他们在偷阅他的秘密文字，他从来未曾拿给人看的。他要开门进去，但他设想如果这样当场捉获了他们，他们将拿什么面孔对他呢？他自己替他们惭愧。他脸红起来，向周围一看，仿佛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于是踮起脚跟，离了房门，穿过整个工场，到了另一边才喊起来，声音特别大，他们一定会听到的：

“亚斯特罗！亚斯特罗！拿火来！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安得烈！马可！卓梵尼！恺撒！”

工作室内的声音停止了。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仿佛玻璃杯坠地破碎的声音。以后窗子开合一下。他还静听着，不肯走进去。他的心里没有气愤、没有痛苦，只有恶心和嫌厌……

雷翁那图并没有猜错：卓梵尼和恺撒果然是从院子爬窗进来，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翻腾，偷阅他的秘密文字、图画和笔记。

卓梵尼脸色苍白，拿着一面镜子；恺撒屈身在镜子上面，读着其中映出的雷翁那图的反面字体：

> 太阳之颂赞
>
> 我必须责怪厄比鸠，因为他曾说过：太阳实在只像我们看见的那么大。苏格拉底看不起这个崇高的星球，以为只是一块炽热的石头，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愿意我能使用颇为尖刻的字眼去责备那些人，他们宁愿去崇拜人，而不愿崇拜太阳……

“我可以不念下去吗？”恺撒问。

“不，我请你，”卓梵尼说，“把这篇东西念完。”

> 那些崇拜类人的神灵的人，他们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即使人身变作同地球一般大，那仍旧比最小的恒星还要小些，仍旧是宇宙中一个渺茫的小点子罢了。此外，一切的人都是要腐朽的……

奇怪得很，恺撒惊讶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崇拜太阳。而那个以自己的死克服了死的，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存在。”

他翻过一页。

这里还有点东西，你听着：

欧洲各处广大的民众，都要痛哭一个死在亚洲的人……

“这话，你懂得吗？”

“不懂。”卓梵尼低声说。

“说的是受难日星期五[31]！啊！我再念下去：

你们这些数学家啊！你们拿出光来照照这种胡说吧！没有肉体，精神是不能存在的；没有肉，没有血，没有骨，没有舌，没有筋的地方，也就不能有声音和运动。

以下的给他涂抹了看不清楚。现在结论来了：

至于其他一切关于精神的定义，那我都让神父大人和民众导师说去，他们都是依赖上天降下的灵感去认识自然界的一切秘密的。

哼，这些纸头如果落在异端裁判法庭的神父大人之手，雷翁那图先生一定不会太平的。这里还有一个预言：

人们要无所事事，要轻蔑穷困和劳动，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住在宫殿里拿了不可见的财宝去换取可见的财宝，而且要说：这是崇奉上帝的最好的方法。

这里说的是出卖赦罪书的事情啊！”恺撒解释说，“萨逢拿罗拉能够说出这个话的。这是投一块石头到教皇花园里去……

那些死了千年的人要喂养那些活着的人。

这话我不懂，对于我太高深了……哦，不错，自然。‘死了千年的人’就是那些殉道者、那些圣者、修士们利用他们的名义来敛钱……

> 他们要对那些有耳朵而不能听的东西说话，要在那些有眼睛而不能看的东西面前点灯。

说的是圣像。

> 女人们要向男人们述说她们的情欲和她们的秘密丑事。

说的是忏悔。你说好不好，卓梵尼？怎么样？一个怪人！你试想想：他这类谜语是为谁而想出来的？而这里面又没有什么真正的恶事。不过是一种消遣、一种游戏，拿亵神的思想来游戏……”

恺撒翻过几页，再念道：

> 好多靠所谓奇迹来谋利的人都在欺骗愚蠢的民众，至于揭穿他们欺骗的人，则要给他们铲除了。

这话说的一定是萨逢拿罗拉的火试和那打破奇迹信仰的科学。”

他放下簿子，眼睛看着卓梵尼。

“够了吗？还需要别的证据吗？事情是完全明白的。”

贝尔特拉非奥摇摇头。

“不，恺撒，这一切都不是铁证。如果人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那里他完全坦白地说……”

“完全坦白地？不，小朋友你莫想这个！他的本性原是这样的。一切都是两可的，他狡狯而多遁词，同女人一个样。所以他这样喜欢谜语。你试捕捉他的过往看看，他自己还不认识自己。在他看来，他本身就是最大的疑谜。”

“恺撒这话有道理。”卓梵尼心里想，“宁可有公开的亵神思想，而不要这种讥讽，不要无信心的多马的这种微笑，他拿指头去抚摸救世主的伤痕……”

恺撒拿给他看一张用橙黄色铅笔画在蓝纸上的小图画，夹杂在机器图样和算式中间的。画的是圣母同她的儿子在沙漠中的情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指头在沙面上画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图形：圣母教她的儿子几何学——一切科学的源泉！

这幅奇怪的图画，卓梵尼看了很长久。他要读底下写的字，拿镜子放在旁边。恺撒看进去，他刚刚读了开头几个字：“必然性，永久的导师……”雷翁那图的声音就在工场响起来了：

“亚斯特罗！亚斯特罗！拿火来！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安得烈！马可！卓梵尼！恺撒！”

卓梵尼吓了一跳，面孔苍白了，镜子脱了手，掉在地下，破碎了。

“不祥的兆头。”恺撒笑起来。

好像被人发觉的窃贼，他们赶忙将那些纸头放回抽屉里去，捡起镜子碎片，开了窗子，跳在窗板上，攀缘着雨水管和缠绕屋墙的葡萄

大藤，爬下院子去。爬时，恺撒抓不着东西，掉下去，几乎跌断了腿。

这天晚上，雷翁那图在数学里得不到往常的宁静。他时而站起来，在房里踱方步，时而坐下去，开始一幅图画，立刻又搁到旁边去了。他的灵魂里发生一种无名的苦恼，好像他必须下个决心，但不能够。他的思想总要顽强地回转到同一点上面去。

他想着：卓梵尼如何从他这里逃到萨逢拿罗拉那里去，以后又转回来，回来之后有一时是很宁静的，专心致力于艺术。但自从那次不祥的火试以来，尤其自从那个“先知者”被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米兰以来，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愁惨、更加无助了。

师傅看出卓梵尼何等苦痛，要离开他，但不能够。感到徒弟心里爆发一种斗争，这心太灵敏了，一定要感觉痛苦，然而又太软弱了，不能克服内中的矛盾。雷翁那图好多次觉得，他必须把卓梵尼撵走，把他驱逐出去，为的拯救他，但没有勇气这样做。

“只要我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就好！”艺术家在考虑着。

他苦笑起来。

“我迷惑了他，他中了我的魔术！众人的话也许是实在的。我有一双‘恶眼’……”

他走上那阴暗而陡峭的楼梯，敲着卓梵尼的房门。没有人回答，他自己开门进去。这小房子内阴暗得很，听到雨打屋顶和秋风萧瑟的声音。挂着圣母像的一角有盏小灯摇晃着。一个黑色的基督钉十字架

像挂在白墙之上。贝尔特拉非奥和衣伏在床上，很不惬意地缩成一团，好像一个生病的小孩子，膝盖头曲得弯弯的，面孔埋藏在枕头之内。

“卓梵尼你睡着了吗？”师傅问。

卓梵尼跳了起来，轻轻喊了一声，伸出双手，好像撑拒的样子，圆睁两颗迷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师傅，含有无限的惊怖，好像在马鸦的眼睛里所表现的。

“你怎么样了，卓梵尼？是我啊！”

贝尔特拉非奥好像清醒过来，慢慢地用着他的手揩拭眼睛。

“啊，是您吗，雷翁那图师傅？我好像……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那么是‘您’吗？”他再问一次，用着锐利的眼光不信任地注视他，仿佛未敢完全断定似的。

师傅坐在床边，把手放在卓梵尼的额头上。

“你发热，你病了，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卓梵尼要转过脸去，但忽然他又注视雷翁那图，他的嘴角垂下来，颤抖着。他合起了双手，低声恳求道：

“师傅，撵我走吧！自己，我是不走的；但我不应当再留在您这儿了。因为我……是的，是的，我做了卑鄙的行为，我背叛了您……”

雷翁那图抱起他，拉他到身边来。

“你说什么话，小弟弟？上帝保佑你！我看出来了，你何等痛苦！如果你以为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那么你知道我饶恕你一切的。也许将来有个时候，你也饶恕我……”

卓梵尼静静地抬起了他的两颗惊讶的大眼睛，由于一种不可抵御的冲动把身体紧贴在师傅身上，把他的面孔埋藏在师傅胸前，丝一般柔软的胡子里面。

“即使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说，一面呜咽着，全身都颤动起来，“即使有一次我离开了您，您可不要以为我不爱您。我自己不明白我究竟怎么样了，可怕的思想迫害着我：我要发疯了，上帝抛弃了我，哦，您不要以为……不，我爱您过于世界上任何人，过于我的第二个父亲本涅德托修士。没有人能像我那样爱您……”

雷翁那图温柔地微笑着，抚摸他的头、他的沾湿了眼泪的面颊，安慰他，好像安慰一个小孩子。

“好的，好的，现在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爱我的，我的可怜的愚昧的小弟弟。一定又是恺撒同你说了什么话吧？”他添加几句说，“你为什么听他的话呢？他是聪明的，然而是不幸的，他也爱我，虽然他自以为恨我。有好多的事情，他不懂得……”

卓梵尼忽然静止了。他停了哭，用一种奇异的探索的眼光直看进师傅眼睛中去，他摇摇头。

“不是，”他慢慢说，好像用了好多力气才说出话来，“不是，并不是恺撒，而是我自己……不，不是我自己——是‘他’……”

“他？——谁呀？”师傅问。

卓梵尼更加紧贴在师傅身上。他的眼睛又因为惊怖而圆睁起来。

“不，不是……”他轻轻说，几乎听不到，“我恳求您，不要谈起‘他’……”

雷翁那图觉得卓梵尼在他的怀抱里颤抖起来。

“听我说，孩子，”他严厉地，然而亲切地说，不是完全自然的，却像医生同病人说话一个样，“我看出了你有什么事情存在心里。你必须告诉我一切，我要知道一切。听到吗，卓梵尼？那时你会轻松些的。”他想了一会，再添加一句说：“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谁呀？”

卓梵尼畏惧地向周围一看，将他的嘴唇凑在雷翁那图耳旁，一面喘息着低声说：

“是您的——‘彼身’呀……”

“我的‘彼身？’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做梦看见他吗？”

“不，醒着时候……”

雷翁那图瞪眼看了他一会。在某一瞬间，他有种印象，以为卓梵尼在说谵语。

“雷翁那图师傅，前天，星期二晚上，您没有到这里，没到我的房子里来吗？”

“没有。你自己不知道吗？”

“哦，我知道的……那么，您看，师傅，那一定是‘他’了？”

“你怎么会想到我是个‘双身人’呢？我有个‘彼身’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雷翁那图觉得卓梵尼自己愿意叙说一切。他希望，徒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可以轻松一些。

“怎么一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到我房里来，同您今天一个样，也是这个时候，也坐在我的床边，恰像您现在的样子。‘他’说话做事，都同您一样，面貌也同您一样，但——好像是镜子照出来的。“他”不是使用左手的。我立刻想到：也许不是您；‘他’知道我这样想，但‘他’不露出来。‘他’装作仿佛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直至‘他’临走时，才回头问我：‘卓梵尼，你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彼身”吗？如果你见到的话，你不要害怕！’那时，我便明白一切了……”

“你现在还相信吗，卓梵尼？”

“我哪会不相信呢，既然我见过‘他’，像我现在见到您一样，而且‘他’同我说过话……”

“关于什么事情？”

卓梵尼双手盖住了面孔。

“你还是说出来好，”雷翁那图劝告他，“不然你存在心里，只有苦恼罢了。”

“说的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贝尔特拉非奥回答，同时用无望的恳求的眼光看着师傅，“一些吓人的事情。他说，宇宙间一切只是机械学罢了，一切都好像那个生有转动的腿的可怕的蜘蛛，那是‘他’——不，那不是‘他’，那是您发明的……”

“什么蜘蛛？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一定在我房里见过战争机器的图画吧？”

“以后他还说，”卓梵尼说下去，“人们所称为神的，其实乃是永恒的力，这力推动这个生有血淋淋铁腿的可怕的蜘蛛，而且在神看来，一切都是一样的：真和假，善和恶，生和死。人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他，因为他同数学一个样，二乘二绝不会等于五的……”

“好的，好的。你不要难过！够了。我已经知道了……”

“不，雷翁那图师傅，再等一会。您还未曾知道一切。请您听我说下去，师傅！‘他’说：基督也是空来一趟的，他死了，并未曾复活，未曾以死克服了死，而是在坟墓中腐朽了。‘他’说这话时，我哭出眼泪来。‘他’怜悯我，要安慰我：‘不要哭。’‘他’说，‘我的可怜的愚昧的小弟弟。没有什么基督，只有爱，只有伟大的爱，它是伟大的知识的产儿。凡知一切的人就爱一切。’您看，‘他’总是拿您的话来说！‘从前，’‘他’又说，‘爱是从柔弱、从奇迹信仰和无知里出来的，现在则是从刚强、从真理和知识里出来的了，因为那蛇没有撒谎。你们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变成同上帝一个样。’听了这话以后，我就明白‘他’是从魔鬼那里来的，于是我诅咒‘他’。但‘他’走开了，又说‘他’还要来的……”

雷翁那图如此注意听他说，仿佛这并不是病人的谵语。他觉得，卓梵尼的眼光，现在差不多安静下来了，在控告他，直刺进他的最神秘的内心去。

“但最吓人的，”徒弟轻轻说，同时慢慢离开了师傅的怀抱，用锐利的眼光盯着他，“最吓人的，却是‘他’说这些话时，含着笑容……是

的，是的，完全同您现在一样……您……”

卓梵尼忽然变了颜色，扭歪了面孔。他把雷翁那图推开了，用着刺耳的疯狂的声音叫喊道：

“你……你……又来了……假冒别人的样相来了……上帝在上，滚开去吧，灭了吧，你这该入地狱的！……”

师傅抬起头来，用着命令的眼光看他，说：

“上帝保佑你，卓梵尼！现在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离开我好些。你记得，《圣经》上说过：‘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32]你若是完全爱我的话，就不会惧怕的，就会明白：这一切只是梦呓和迷信，我并不是众人所想象的那种人，我并没有什么‘彼身’，我也许比那些骂我做敌基督者差遣的人还更真诚地信仰我的基督和救世主。前途珍重，卓梵尼！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雷翁那图的‘彼身’不会再来探望你的……”

他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没有气愤的无限的忧愁。他站起来，要走开了。

“果真是这样吗？我拿实话告诉他了吗？”他反省着，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到，他准备要撒谎了，如果必须撒谎才能拯救卓梵尼的话。

贝尔特拉非奥跪下来，吻着师傅的手。

“不，不，我以后再不敢了！我明白，这是梦呓。我相信您，您一定知道，我将排除这类可怕思想的。只需您饶恕我，师傅，请您饶恕我呀！不要抛弃我呀！”

雷翁那图用着说不出的同情眼光看他，屈身向他，吻着他的头。

“那么，当心哪，卓梵尼！你要记得，你许诺了我的，……现在，”他用惯常的安静的声调再说，“我们赶紧下楼去，这里冷得很。你未曾完全复原以前，我不放你上楼的。此外，我有一件迫切的工作，你可以帮助我。”

雷翁那图领了卓梵尼到工场旁边他自己的寝室来，煽起炉里的火。火噼啪响着，令人舒适的红焰照亮全室时，他说必须预备一块木板，为一幅新图画之用。

雷翁那图希望，病人能因劳动而宁静下来。

果真是这样。卓梵尼渐渐产生工作的兴趣了，带了一种正经严肃的面孔，好像从事于非常有趣和重要的活动。他帮助师傅将一种毒药水溶解在酒精内之二硫化砷和升汞——灌注在木板之上，防止生蠹。然后，他们上了第一重料，把所有接缝和裂口都用雪花石膏、扁柏漆和乳香的混合物涂满了，并用一块平滑的磨铁去磨平高低不齐的地方。工作落在雷翁那图手里总是轻松而迅速的，好像游戏一般。他一面做工，一面教授种种经验，譬如教人如何捆束画笔，从那包在铅头内的最粗最硬的猪鬃笔，到那插在鹅毛管内的最细最软小栗鼠毛笔，又如教人为使留色剂容易干燥起见，须在其中掺和那带有赭石的威尼斯绿等。

松脂和乳香的令人舒适的新鲜气味，充满了房间，激起了工作的兴趣。卓梵尼用全身力量，拿一块羚羊皮沾着热麻油摩擦那块画板。他的身体温暖起来，再不发冷战了。他停了一会儿，为着喘气，他将他的红晕的脸转向师傅。

“摩擦下去，不要害怕疲倦，”雷翁那图鼓励他，“油冷了，就吸不进去的。”

卓梵尼拱起背脊，分开两腿，咬紧嘴唇，提起精神再做下去。

“好，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雷翁那图问。

“很好。”卓梵尼回答，快活地微笑着。

其他的徒弟也到这温暖的明亮的房间来了，围着那个盖满丝绒般柔软的黑煤烟的伦巴底式大砖灶，那里听着潇潇细雨和飒飒秋风十分舒服。那个时常怕冷的然而总是无忧无虑的安得烈·沙莱诺来了，那个独眼怪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也来了，还有雅可波和马可·督终诺。唯有恺撒·达·塞斯托没来，每逢这种友谊的聚谈时，恺撒总是不在的。

雷翁那图将木板放在旁边，让它干燥。他教徒弟们用什么方法去提取真正纯净的油，调颜料用的。人们拿来一个大瓦盆，里面盛着澄清的核桃稀浆，这些核桃用新鲜水浸过六次了，现在分泌一种白色液料，表面厚厚一层琥珀一般黄的脂肪漂浮着。雷翁那图拿棉花搓成几个长条子，同灯芯一样，一端放在盆子里，另一端则垂在一个白铁漏斗上，这漏斗插在玻璃瓶颈里面。油升到棉花上面来，由那里滴下瓶子，透明的，同金子一般的颜色。

“看哪，看哪！”马可呼喊，高兴得很，“何等纯净！我做的，总是浑浊的，无论我滤过多少次。”

“你一定没有把核桃的外皮剥掉，”雷翁那图解释说，“以后要显在画布上的，弄得一切颜色都昏暗了。”

“你们听到吗？”马可得意地喊，“最美妙的艺术作品会给薄薄一层核桃的皮弄坏了，可是，每逢我说必须以数学一般精确遵照师傅所有法则去做的时候，你们总要取笑我。”

徒弟们专心注意看着师傅制油，一面闲谈着、说笑着。夜虽然深了，却没有人想去睡觉。他们不断地将柴火丢进炉内去，每丢一片，马可就要心痛一下，但他们不理会他的。好像偶然的聚会所常见的情形一样，笼罩着一种没来由的普遍欢乐的气氛。

“我们来讲故事吧。”沙莱诺提议。于是他就先讲一个，讲得有声有色：一个教士复活节星期六往各人家里祝福去，到一位画家工场里时，便用圣水洒在一幅图画之上。“你为什么要这样？”画家问他。“这是我的好意，因为书上写的有：一件好事将从上面得到百倍的酬赏。”画家没有回答什么。可是教士走时，画家从楼上窗子倒了一桶冷水在他头上，喊道：“现在从上面百倍酬赏你了，为了你弄坏我的图画这件好事。”

故事和笑话一个跟着一个说下去，愈说愈加有趣。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但最快活的还是雷翁那图。

卓梵尼看见师傅十分爱笑。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面上显出天真的素朴的表情。他摇摇头，揩拭眼里的泪珠，爆发一种清脆的笑声，这对于他的高大身材和强壮体格是很不相称的。他发气叫喊的时候，也是这个高亢的女人样的声音。

半夜时分，大家觉得肚子饿了，没有吃点宵夜不肯上床睡去的，尤其因为晚餐颇为淡泊，马可款待师徒们是很刻薄的。

亚斯特罗把储藏室里所有一切通通搬来了：一块残余的火腿，一点乳酪，几十个橄榄和一块陈旧的小麦面包，没有酒。

“你把酒桶摇过没有？”别人问他。

“摇过了，而且翻转过来了，但一滴都没有流出来。”

“啊哈，马可马可，你怎样款待我们呢？没有酒，我们将怎么办呢？”

“你们只晓得喊马可，马可！没有钱，我有什么办法呢？”

“钱有了，酒就要来了。”雅可波喊起来，一块金币抛得高高的，用手掌接着。

“你哪里得来这块钱，小鬼？又是偷来的吗？等着吧，我要把你的耳朵扯下来的！”雷翁那图点着指头威吓他。

“不，不，师傅，这钱，我不是偷来的，凭着上帝说话！若不是掷骰子赢来的话，我情愿坠落地狱，情愿烂掉舌头！”

“好，你要当心，若是拿贼子的酒来款待我们的话……”

雅可波跑到邻近的“绿鹰”酒店去，那里还未曾关门，因为瑞士佣兵要喝通宵的。这小孩子带了两锡罐酒回来。

酒使得大家更加欢乐。小孩子斟着酒，好像加尼梅，把酒罐举得高高的，使得红酒起了玫瑰色泡沫、白酒起了金黄色泡沫。他心里高兴，能够用自己的钱请客。他做出种种滑稽的姿势，在房里跳来跳去，假装醉鬼的嘶嗄声音唱着一位被开革的修士的无耻歌曲：

见鬼去吧，道袍、念珠和风帽，
哈哈，嘻嘻，嘻嘻，哈哈！
年轻的姑娘啊，你这般美貌，
同着你，我们现在要来胡闹……

或者游方学者作的一首巴库斯弥撒的颂诗：

谁个在自己酒内掺和了水，
包管他下地狱时候全身淋漓，
热烘烘的炉火升在地狱门里，
魔鬼要把他烤焦了，才放他进去。

卓梵尼觉得，他有生以来吃饭和喝酒，从未曾像现在这样快活过。现在在雷翁那图家里，吃着这种石头一样的乳酪、藏了多日的面包以及喝着雅可波的可疑的也许真是偷来的钱买来的酒时，大家喝酒恭祝师傅的健康，恭祝他的工场的光荣，恭祝大家脱离贫困，各人并互相恭祝。最后，雷翁那图对徒弟们看了一眼，含笑说道：

“诸位朋友，我听说：圣方济谷把忧郁叫作最大的罪过，他而且说：凡是要求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应当时时刻刻欢乐。所以我们为了圣方济谷的智慧干一杯酒吧，我们恭祝在上帝之中的欢乐吧！”

大家都有点惊讶，但卓梵尼懂得师傅说这话的用意。

“哎，师傅，”亚斯特罗带着责怪的神气，摇摇头说，“您说什么欢乐，我们怎能谈得上欢乐呢，当我们还像毛虫、还像粪蛆那样，在地下爬来爬去时，别人为什么事情干杯，我不管。我自己则为人类的翼翅、为飞行机器而干杯！必须到了有翅膀的人类飞上云端去时，才有

真正欢乐可言。什么重力、什么机械学法则，都叫魔鬼抓去吧，这些只会妨碍我们……”

“不对，不对，小朋友，没有机械学，你是飞不了的！”师傅笑起来，打断他的话。

众人散开之后，雷翁那图仍不让卓梵尼上楼去。他帮助徒弟在他的寝室内安设一个床铺，就在渐渐熄灭的舒适的炉火旁边。然后他拿出一幅彩色铅笔画，给卓梵尼看。

这画上少年人的面孔，卓梵尼觉得很熟悉。起初他以为这是一幅肖像画，有点像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他少年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又有点像米兰放高利贷的人人憎恨的犹太富人巴鲁果的十六岁的儿子——一个多病的爱梦想的少年，他完全耽于“卡巴拉”神秘学说，做犹太法士们的生徒，法士们认他做以色列未来之光的。

但贝尔特拉非奥细看这个生着丛密的淡红头发、低下额头和肥厚嘴唇的犹太童子时，便认出是基督，自然不是圣像画上所见的基督。可是，他觉得这样的面孔从前见过的以后忘记了，现在忽然记忆起来。



基督头

头垂着，好像一朵花在柔弱的草茎上面。那两颗低垂的小孩子般无邪的眼睛，使人预感到橄榄山上那次最后的挣扎。那时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便对门徒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就稍往前进，俯伏在地，祷告说：“阿爸，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

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他和死相挣扎着，祷告更加恳切，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他祈祷什么呢？”卓梵尼思索着，“必须要成就的事，他怎能求其不成就呢？这事本是他自己所愿意的，他就为这事而到世界上来的。难道他同我一般懦弱吗？他也必须流着血汗，同这个可怕的‘彼身’相挣扎吗？”

“你怎么样了？”雷翁那图问，他刚才有一会离了房子，此时才回来，“好像你又……”

“不，不，师傅！哦，你不知道，我何等舒服，何等轻松，现在什么都过去了……”

“谢谢上帝，卓梵尼！我同你说过了，就要过去的。留心着，以后不再有这种情形……”

“以后不会有了，请您放心！现在我明白了，”他指着这幅图画，“我明白了，您爱他，没有人像您那般爱他，……即使您的‘彼身’，”他添加几句说，“再显灵在我面前，我也知道驱逐他的方法了，我只消提醒他这幅图画就够了。”

卓梵尼从恺撒口里知道，雷翁那图已经画成了“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面容。他要看一看，他向师傅要求过好多次，雷翁那图答应他，但总不带他去。

一天早晨，师傅终于带他到圣玛丽亚修道院膳堂去了。在约翰和西庇太儿子雅各中间，十六年来留下的熟悉的空白地方，在开向黄昏天空和锡安山远景的窗子方框地位上，卓梵尼看见了基督的面容。

几天之后，向晚时分，卓梵尼从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家里穿过干塔拉那运河旁边荒凉的区域走回家里来：师傅委托他到那里拿一本稀罕的数学书的。

暴风和温暖之后，现在来个平静而寒冷的天气。路上污秽轨迹里积水之处布满脆弱的冰条；低下的云几乎碰到了落叶松的淡紫色的光秃树梢，树上有残破的乌鸦巢。天黑得很快，唯有极遥远的天边还剩下一长条黄铜色的晚霞。运河水没有结冰，安静的、沉重的、铁一般的黑水，好像没有底似的深。

卓梵尼思索着雷翁那图画的两幅基督面容，虽然他不愿承认这思想，而且努力用他的精神的一切力量摒除出去。他只需闭起眼睛，便看见这两幅画同活人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幅同他相亲切接近的，充满了人类弱点，那个在橄榄山上流出血汗挣扎着、小孩子一般祈求着一个奇迹的人的面容；另一幅则是超人地安静、聪明、陌生而可怕的。

于是卓梵尼想到，无论有如何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二者也许都是真实的。

他的思想紊乱得很，好像在发热病的时候。他的头如火烧着，他坐在窄狭黑运河岸一块石头之上，精疲力竭地弓着背，他的双手捧着那颗垂下的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好像亚赫龙河[33]岸一个钟情人的影子。”一种讥讽的声音说。卓梵尼觉得有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吓了一跳，转回头来，看见了恺撒。

在那好像生尘的蜘蛛网包围着他的冬天暮色里，在那留有残破乌鸦巢的淡紫色的光秃的落叶松树底下，恺撒的瘦长的身子、他那副窄狭的苍白的生病的面孔，以及那件灰色大衣，看来真像一个不祥的幽灵。

卓梵尼站起来，两人一声不响地并肩走着。唯有他们脚下干枯叶子发着响声。

“他知道，我们近日偷翻他的纸头吗？”恺撒终于问起来。

“他知道。”卓梵尼回答。

“自然他不生气的！我早就料到了。什么都宽恕！”恺撒笑起来，恶意而勉强。

他们又不响了。一个乌鸦呱呱叫着，飞过运河去。

“恺撒，”卓梵尼轻轻问，“你见过‘最后的晚餐’上基督的面容吗？”

“见过了。”

“你的意见怎样？你喜欢不喜欢？”

恺撒急忙转过脸来。

“你呢，你喜欢不喜欢？”他问。

“我不知道，我觉得……”

“坦白说吧！你不喜欢，是不是？”

“不然。我喜欢的。不过我不知道。好几次我有一种思想，以为这恐怕不是基督！……”

“不是基督？那么是谁呢？”

卓梵尼没有回答，只放慢他的脚步，垂下头来。

“听我说，恺撒，”以后他深思地说，“你见过另一张基督面容的画稿吗，用彩色铅笔画的，差不多画成小孩子的样子？”

“我知道，画成红头发的低下额头的犹太青年的样子。他的面孔好像老巴鲁果的儿子，那个杂种。你提到这幅画，有什么意思？你更喜欢这幅吗？”

“不，……我不过这样说。你看，这两幅基督的面容何等地不同！”

“不同？”恺撒惊讶起来，“你说什么话！这却是同一个人的面容，‘最后的晚餐’里面的不过更老十五岁罢了。……此外，”他再说下去，“也许你有道理。但是，即使是两副不同的面容，也是相像的，同‘双身人’的两个‘身子’一样。”

“‘双身人’？”卓梵尼重复他的话，全身震动起来，立住了脚步，“你怎么说，恺撒？‘双身人’？”

“不错。为什么你这样害怕？你还未曾注意到吗？”

两人又不响了，继续走去。

“恺撒！”贝尔特拉非奥忍耐不住了，忽然喊起来，“你没有看出来吗？师傅在‘最后的晚餐’里所画的那位全能者、全知者，能够在橄榄山上挣扎直至于流出血汗吗？能够做人性的祈祷、像小孩一般祈祷、恳求一个奇迹吗？‘我知道必须要成就的事，我就为这事而到世界上来的，现在我求其不成就？阿爸，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这个祈祷里，却包含一切，听到吗，恺撒，却包含一切！没有这个祈祷便没有基督。无论是什么智慧，我都不愿意拿这个祈祷去交换。没有这样祈祷的，就不是人，他就不会痛苦。像我们一样痛苦，就不会死，像我们一样死……”

“你以为这样吗？”恺撒慢慢地说，“确实的，不错，不错，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哦，当然，‘最后的晚餐’里面的基督是不会如此祈祷的……”

天完全黑了。卓梵尼须得努力才能看见同伴的面孔。他觉得这面孔好像改变得很奇怪的。恺撒忽然停住了脚步。他举起手来，用着沉重的庄严的声音说：

“你要知道他画的是谁吗？既然不是那个在橄榄山上祈祷的，既然不是你的基督，那么，听我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34]于是‘道成了肉身’。你听到吗：上帝的理性、道，成了肉身！他的门徒们从他口里听到‘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都惊惶、气愤而恐怖起来，唯有他是安静的，无论对什么人，他都亲近而又隔远，对那挨近他的胸怀的约翰是如此，对那出卖他的犹大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生也没有死，

没有爱也没有恨；在他看来，唯有天父的意志，那永恒的必然性：‘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话也是你的基督说的，当他在橄榄山上祈求一个不可能的奇迹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两个是‘双身人’！感情属于尘世，观照的理性则是超出感情之外的。你记得吗？这是雷翁那图说的话！使徒们，这些伟大人物的面容和动作之中，他把尘世间一切感情都画上了，但说‘我已经胜了世界’[35]、‘我与父原为一’[36]这些话的人，乃是观照的理性，乃是超出感情之外的。你也记得雷翁那图关于机械学法则所说的话吗：‘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他的基督就是这个最初推动者，就是一切运动之起点和中心，而自己是不动的；他的基督就是永恒的必然性，在人类中便自知为并自爱为神性的正义，为天父的意志：‘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37]听到吗？爱是从认识出来的。‘伟大的爱是伟大的认识的产儿。’唯有雷翁那图一个人了解主这些话，而且把这些话化身在他的基督像里面了，这基督是爱一切的，因为知道一切的。”

恺撒不响了。在这愈来愈暗的寒冬暮色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并步走了好久。

“你还记得吗，恺撒，”卓梵尼终于说出话来，“三年以前，恰好同今天一样，我们也是在这郊外走着，争论关于‘最后的晚餐’的事情。那时你嘲笑师傅，你断定说：他永远画不成救世主面容的。我反对你的意见。现在你站在他方面来反对我了。你知道，我绝没有料想到，你，恰恰是你，能够这样评论他的！”

卓梵尼要看看同伴的面孔，但恺撒急忙别转脸去。

“我很高兴，”贝尔特拉非奥做结论说，“你在爱他。是的，恺撒，你爱他也许更甚于我。你要恨他，但你爱他。”

恺撒慢慢转回来他的苍白的扭歪的面孔。

“你说什么话？我爱他！我为什么不爱他呢？我要恨他，但我必须爱他。因为他在‘最后的晚餐’中所成就的，没有人了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如我这般了解，我却是他的最切齿的仇人啊！”他又佯笑起来，“但是人的心不是很奇怪的吗？我们既然牵涉到这样远，那么我就告诉你实话，卓梵尼。我却是恨他的，我恨他比那时还更厉害些。”

“为什么呢？”

“倘若只是因为我要有我自己的个性呢？你听到吗？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愿只做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脚指头！雷翁那图的徒弟都是些鸡雏在老鹰巢内。科学的规则、量颜料的小调羹，以及什么鼻子表格，马可喜欢，就让他喜欢去吧！我却要知道，雷翁那图若是事事都依照他自己定下的规则，他如何能够创造救世主的面容！哦，当然，他教我们，他的鸡雏们，如何照老鹰的样子飞翔。出于他的好心，因为他怜悯我们，好像怜悯他的看家狗养下的那些瞎眼小狗，或者他的那只跛马，或者他陪伴去刑场为的看脸上筋肉抽动的那些罪犯，或者秋天时那些翅膀冰僵的蟋蟀。他像太阳一样，把他的用之不尽的恩惠也赐予我们。不过你知道，朋友，各人有各人的嗜好的！有些人甘心做那冰僵的蟋蟀，或者一条毛虫，师傅像圣方济谷一般，从地下捡起来，放在青叶子上，免得给过路的人践踏死了。但另有些人，你知道，卓梵尼，譬如是我吧，我宁愿他干干脆脆把我踏死，无须乎假惺惺的……”

“恺撒！”卓梵尼喊起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离开他呢？你像一只飞蛾，已经给烛火烧焦翅膀了，还要飞进火焰里去。我也许要在同一个火里烧死的。然而，天晓得？我还有一种希望……”

“什么希望？”

“唉，一种不相干的，也许狂妄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仍旧设想：倘若另有一个人出来，不像他，却与他同等——不是佩鲁基诺，不是波果农[38]，不是菩提色利，也不是大曼特雅[39]。我知道师傅的价值，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的，而是一个完全未知名的人物！我只愿见一见另一个人的光荣，只愿向雷翁那图先生表示：一个蒙他的恩没有给他踏死的虫豸如我，居然能够去崇拜别人，能够伤犯他，因为他虽然蒙着羔羊的外皮，虽然怜悯一切、宽恕一切，他的内心仍然蕴藏着魔鬼的骄傲！”

恺撒话没有说完，就停住了。卓梵尼觉得，恺撒用着颤抖的手来握他的手。

“我知道，”以后恺撒用完全不同的、几乎腼腆的恳祈的声音说，“我知道，这绝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谁对你说：我爱他？……”

“他自己。”贝尔特拉非奥回答。

“他自己？哦，哦！”恺撒说，说不出的错愕，“那么他以为……”

他的声音窒息了。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大家忽然明白，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各自的思想和痛苦都应付不暇了。

一到岔路口，两人就分手了，没有告别，一声不响地。

卓梵尼踉踉跄跄地走他的路，低垂着头，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走向哪里去。在笔直的长运河岸上光秃的落叶松树中间荒凉地方走，运河里面静止的沉重的铁一般黑的水，没有反映一颗星光，他带着僵硬的纷乱的眼光反复着：

"'双身人'！……'双身人'！……"

一四九九年三月初，公爵的会计官完全出人意料地支付给雷翁那图以积欠了两年的薪俸。

那时流行一种传说：穆罗听到威尼斯教皇和法兰西国王订立了反对他的三角同盟的消息，吓得很厉害，他决定法国大军一攻进伦巴底来的时候，他就要逃往德国，到皇帝的宫廷去。为着保证逃亡期间臣民能忠实于他起见，他于是减低了租税，还清了欠款，而且赠送许多礼品给他的近臣。

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得到了公爵的一件恩赐。赐书中这样说：

> 罗督维科·马利亚·司伏萨，米兰国公爵，将前属于维塞里拿门外圣维多修道院之产业共土地十六亚克及葡萄园一座，赐赠予著名艺术家佛罗伦萨人雷翁那图·达·芬奇。

艺术家准备向公爵谢恩去。接见时间约定在黄昏的时候，但雷翁那图直等到深夜才得见面，因为穆罗事情忙得很。他整个白天都消磨于同会计和秘书谈话，审查军需、兵械、大炮、火药等数目单；他置

身在无穷无尽的欺骗和背叛网子里面，解开旧的结而系下新的结。在这网子中，若是他可以做主的，像蜘蛛一样，那他是高兴的，但现在他觉得倒像是陷入蛛网的苍蝇了。

国家大事办完以后，公爵便走到布拉曼特走廊去，这走廊靠在米兰宫殿一条壕沟旁边。

夜是寂静的。有时可以听到喇叭声音、卫兵的拖长的呼唤，以及吊桥上生锈的铁索的震响。

侍童里恰德托拿来两支蜡炬，插在墙上铁烛台里面，此外还端给公爵一个金盘，盘内盛着切碎的面包。由于火光所引诱，几只白天鹅从一个角里出来，在壕沟的黝黑水面上游了过来。公爵倚着栏杆，丢下小块面包到水里去，看着天鹅如何捡起来吃，如何无声无息地用胸膛冲破水面。

这些天鹅是过世的贝特丽采的姊姊伯爵夫人厄斯忒之伊萨伯拉所赠送的。这是曼士亚明楚河[40]平静的港汊出产的动物，这一带富于芦苇和垂柳，自古以来就有好多的天鹅生活着。

穆罗一向喜欢天鹅，最近特别地关心它们，每天晚上都要亲手喂它们。这是办理国家大事，忙于政治、战争、自己的和别人的阴谋苦心焦思之后，他的唯一的休憩。天鹅使他回忆到他的童年时代，那时他也曾在维哲梵诺幽静的盖满绿萍的池塘之上亲喂天鹅。

但这里，在米兰宫殿壕沟之内，夹杂在炮眼、高塔、火药库、子弹堆和大炮管子里头，在月光底下淡蓝银色烟雾当中，他觉得这些幽静的纯洁的白水鸟比平时更加好看些。天鹅底下映出一重天空，水面几乎是辨不清楚的；天鹅轻轻地摇摆着，在水面上滑过，四面八方都

给星星包围着，很神秘的同幽灵一般，夹在两个天空中间——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天空，这两个天空同时是隔远而又接近的。

公爵背后一个小门响了。那位侍从普斯忒辣探头出来，他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便走到穆罗身边，呈给他一张纸头。

“什么东西？”公爵问。

“库藏官波贡绰·卜塔先生交来的，是一张军械、子弹和火药的数目单。他说十分抱歉，此时还来搅扰殿下，但是开往摩塔拉的运货车天亮时就要出发了……”

穆罗抓起纸头，揉成一团，丢到地下去：

“我同你说过好多次了，叫你晚饭以后不要再拿国事来麻烦我！我的天，我相信，不久，人家夜里也不让我安眠的！……”

侍从鞠躬倒退到门口去，一面喃喃几个字，声音很低，公爵若是不喜欢，就可以当作没听见的：

“雷翁那图先生，……”

“哦，对啦，雷翁那图。你为什么早不提醒我呢？让他进来吧。”

以后他又把脸转向他的天鹅去，心里想道：

“雷翁那图不会搅扰我的。”

穆罗的肿胀的黄面孔，连着两片纤细的、狡猾而凶险的嘴唇，现出了一种善意的微笑。艺术家走进走廊里的时候，公爵就用看他的天

鹅时那种微笑来迎接他，一面还不停地丢面包块到水里去。雷翁那图要跪下去，公爵阻止他，并吻着他的额头。

“欢迎，欢迎！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必须向殿下谢恩……”

“算了吧！这一点哪能酬谢你呢？只需给我时间，我还要按照你的功绩赏赐你的。”

以后他就同艺术家闲谈起来，问他近来的工作、发明和计划，尤其关于公爵所认为最不可能的和最近于神话的东西，关于潜水钟、滑水鞋和人类飞翼。但雷翁那图一提到当前事情时候，譬如宫殿的设防、马特散那运河的开凿、纪念像的铸造等，公爵便扮起厌烦而无聊的面孔，中止了谈话。

公爵忽然沉入于深思状态，近来他时常如此的。他默无一语，垂下头来，现出了离群返己的神气，好像完全忘记他的客人了。

雷翁那图向公爵告辞。

“好，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公爵心不在焉地向他点点头。可是当艺术家已经走到门口时，公爵又喊住他，走到他身边，双手放在他肩头之上用着一种忧愁的眼光深深看进他的眼睛去。

“前途珍重！”公爵说，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前途珍重，我的雷翁那图！谁知道，我们两人还能再见一面吗？……”

“殿下要离开我们吗？”

穆罗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

“是的，我的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我们聚首一处有十六个年头长久了，由你的方面我只有得到好处，而你大概也未曾从我得到什么坏处的！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千百年之后，人家提到雷翁那图的名字时，也会好意想到穆罗公爵的。”

艺术家本来不喜欢什么感情激动的场面的，碰到这种必须说几句客气话的机会，他也只能够说这么两句：

“我希望能有好多条生命，一齐都替殿下办事……”

“我相信你的话，”穆罗说，“你将来有个时候也要想起我的，而且要怜悯我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便高声呜咽起来，用力拥抱雷翁那图并吻着他：

“好，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雷翁那图走了以后，穆罗还在走廊内坐了很久，玩赏他的那些天鹅。他的心里发生一种感情，非言语所能表达的。他觉得，雷翁那图混杂在他的暧昧的也许有罪过的生活里面，就好像这些白天鹅游泳在米兰宫殿壕沟的黑水之上，夹杂在炮眼、高塔、火药库、子弹堆和大炮管子中间，同样地无用而美丽，同样地纯洁而童贞。

唯有将烬的火炬慢慢滴下来的蜡泪，打破深夜的寂静。蜡炬的淡红色光辉与浅蓝的月光融成一片，那些天鹅梦一般神秘地给星星包围着，同幽灵一般夹在两个天空中间——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天空，这

两个天空同时是隔远而又接近的，它们轻轻地摇摆着，跟着底下它们的“彼身”在暗黑的水面滑溜而过。

虽然夜很深了，雷翁那图从宫里出来之后，还要到圣方济谷修道院去，他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正在那里养病。四个月之前，同恺撒谈论两幅基督面容以后不久，卓梵尼便害起一种热病了。

这是一四九八年十二月末某天，卓梵尼去探访他从前的师傅本涅德托修士，在那里遇见一位从佛罗伦萨来的客人，多米尼会修士巴果罗师兄。由于本涅德托和卓梵尼两人请求，巴果罗修士便给他们讲述萨逢拿罗拉死时的情况。

死刑定在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早晨九点钟执行。刑场设在旧宫前面执政府广场，即是当初焚烧“虚荣品”和举行“火试”的地方。一条临时搭成的长木桥的尽头叠起一个柴堆，柴堆上面耸立一个绞刑架，一根粗大木柱插在地内，上面连着一根横木，三条绳圈和铁链挂在横木之上。无论木匠装置这根横木时，如何努力去缩短它或延长它，这绞刑架看来总好像是十字架的样子。

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同“火试”那日一样多，广场上人头攒动，窗子、阳台以及屋顶都充满了人。

死囚从宫门走出来了：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多米尼哥·本维奇诺和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他们在那条长桥上走了几步，就立在教皇亚历山大第六特派来的魏松主教的公案前面。主教站起来，握着季罗拉谟的手，用着吞吞吐吐的声音宣读开革教籍文书。他不敢抬起眼来，萨逢拿罗拉却直盯着他的面孔。开革文书最后两句话，他读错了：

“Separo te ab Ecclesia militante atque trimphante．——我驱逐你离开这在争斗的和在胜利的教会。”

“militante，non triumphante；hoc enim tuum non est．——在争斗的，但不是在胜利的，因为这不属于你的权力之内。”萨逢拿罗拉纠正他。

人们将死囚的衣服脱了，只留下衬裤没有脱，叫他们向前走去。他们还须停住两次，一次在教廷委员们的公案前面，听着宗教法庭的判决书，另一次则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八人委员会”的公案前面，听着奉民众名义的死刑宣告。

走到桥尽头时，雪尔卫斯特罗修士踉跄一下，几乎跌倒了，多米尼哥和萨逢拿罗拉也跟着踉跄起来。事后知道，原来是街上的顽童，从前在“圣军”里充当小检查员的，躲在桥底下，用削尖的棍子从木板缝里刺上来，为的刺伤这些走上绞刑台的人的脚板。

那个痴呆的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修士应当第一个上吊的。他带着疯癫的面相，好像不知道来此做什么的样子，走上了梯子。刽子手将绳圈套住他的颈项时，他双手攀着梯子，抬头望天，呼喊道:

“主啊，把我的灵魂交到你手！”

然后，忽然像明白的人一样，一点不怕，也不用刽子手帮助，从梯子上跳下来。

多米尼哥修士很快活，不耐烦地等待着轮到他，双脚轮流跳踏着。人家向他做个手势时，他急忙走到绞刑架来，面上堆下了笑容，好像他一溜烟就要升上天堂去似的。

雪尔卫斯特罗底尸首悬挂在横木的一边，多米尼哥的则悬挂在另一边。中间的地位等待着萨逢拿罗拉。他走上梯子，然后站住对底下看，眼光向群众瞟了一下。忽然寂静下来，恰像他在圣玛丽亚大教堂说教时那般的悄静无声。可是当他将头套入绳圈去的时候，有人喊道：

“显一个奇迹吧，先知！”

没有人懂得：这话是讥讽呢，还是疯狂信仰的一种叫喊。

刽子手把他踢下梯子。

一个老年工匠带着温和的虔诚的面孔，已经在柴堆下守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当萨逢拿罗拉悬挂起来时，他便赶快画了一个十字，将他的燃点着的火炬插进柴堆下面去，口中念着萨逢拿罗拉当初焚烧“虚荣品”柴堆时所念的话：

“奉圣父、圣子和圣神之名！”

火焰烧得很高，但风把它吹向旁边去。群众骚动起来，互相拥挤着，吓得奔跑了，听见呼喊：

“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个奇迹！火烧不着他们的！”

风止了，火焰又高烧起来了，烧到了死尸。捆绑季罗拉谟双手的绳子给火烧焦了，断了，手放松了，垂下来，好像在火里动着。好多人觉得好像萨逢拿罗拉最后一次给民众祝福。

柴火熄灭以后，只有烧焦的骨头和肉块挂在铁链上时，萨逢拿罗拉的徒弟们拥挤到绞刑架去，要去收拾殉道者们的骨烬。但保卫团把

他们赶开，把残余骨肉装在一个小车上，车向旧桥推去，要从那里倾下河内。但半路上那些“哭党”居然偷到了一点灰，还有一部分所谓萨逢拿罗拉的没有烧去的心……

巴果罗修士讲完以后，拿一件这种尸灰做的法物给听讲的人看。本涅德托修士拿起来，吻了很长久，而且用他的眼泪沾湿了它。

以后，这两个修士便做晚祷去了。卓梵尼一个人留着。

他们回来时，看见他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下一架耶稣钉十字架像前面。他的僵硬的指头还紧握着那件法物。

卓梵尼陷在不生不死的状态，足有三个月之久。本涅德托修士没有片刻离开他。更深夜静在病人床头坐着，倾听他胡言乱语时，这位善心的修士时常惊吓起来。

卓梵尼幻想着萨逢拿罗拉、雷翁那图，以及那幅圣母像，她用指头在荒漠沙上画着几何图形，教小耶稣以永恒的必然性的法则。

“你祈祷什么呢？”病人在说不出的痛苦当中时常反反复复这样说，“你不知道没有奇迹吗？不知道这杯不能从你面前撤去吗？恰像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而不会成为别的样子。”

还有一个异象使他苦痛。两个完全不同的，然而像“双身人”一样酷肖的基督面容：一个充满了人类的悲痛、懦弱——那在橄榄山上祈求奇迹的人的面容；另一个则是可怕的、陌生的、那个全能者、全知者的面容，那个成了肉身的“道”，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二者好像两个永远面对面互相决斗的敌手。卓梵尼仔细看他们的时候，那个谦逊者、悲痛者的面容，就渐渐昏暗了、模糊了，变成雷翁那图当

初替萨逢拿罗拉写照的那个鬼怪，而且指责着他的“彼身”，称之为“敌基督者”……

本涅德托修士救了贝尔特拉非奥的生命。一四九九年六月初，卓梵尼已经相当恢复健康能够走路的时候，不管这位善心的修士如何恳求和警告，他仍旧回到雷翁那图的工场去。

同年七月底，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的大军，在鄂比义、卢森堡之路易和仗·查谷谟·特里武佐[41]的统率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攻进伦巴底来了。

---

[1] 克利斯朵夫·哥伦布Christophorus Colombus，一四四六——一五〇六。他于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

[2] 里斯本Lissabon——葡萄牙首都。

[3] 棕树星期日——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当年耶稣于是日进耶路撒冷，据《约翰福音》说，是日好多人手拿棕树枝出城迎接他。

[4] 塞维拉Sevilla——在西班牙南方。

[5] 发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一四五〇——一五二四，周游世界之第一人。

[6] 阿佐尔群岛die Azorische Inseln——在大西洋中，共有九岛。

[7] 以赛亚Jesaja《旧约》的一位先知，这预言见《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8] 俄斐Ophir古代犹太人传说产金子的地方，见《列王纪上》第九章第二十八节。

[9] “不可试探主……”——见《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又见《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

[10] “你们若有信心……”——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11] “你们要将能力……”——见《诗篇》第六十八章第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

[12] “和散那！和散那！……”——见《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按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时，民众欢迎他的话。

[13] 萨逢拿罗拉之塌台——马基雅维利在所著的《君主论》中，论到这件事，他认为萨逢拿罗拉之失败在于没有武装。当群众开始对他不信任时，他没有办法来保护他的信徒们，也没有办法来强迫不信他的人信他。他是个拙劣的政治家，他所开始的道路不能彻底走下去。

[14] 路易十二LouisXII，一四六二——一五一五。

[15] 配里克列Perikles——纪元前五世纪时雅典政治家，当时希腊文化最为发达。

[16] 厄拍米农达Epaminondas——纪元前四世纪底比斯大将。

[17] 西庇阿Scipio——纪元前二世纪罗马执政。

[18] 加图Cato——纪元前二世纪罗马政治家。

[19] 梅成Mäcenas——罗马骑士，亚古士督恺撒之亲信，死于纪元前八年。

[20] 提多Titus——罗马皇帝，在位七九——八一年。

[21] 托比亚Tobias——《旧约》伪经《托比亚书》人物。

[22] 路加·巴楚里Luca Paccioli——意大利数学家，约生于一四四五年。

[23] 欧几里Euklid——纪元前三世纪希腊几何学家。

[24] 直布罗陀Gibraltar——地中海流入大西洋之海峡。

[25] 托斯堪那Toscana——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城即在此区域内。

[26] 毕孟Picment——意大利东北部。

[27] 老卜里尼Plinius der Aiterer——罗马学者，死于公元七九年。

[28] 卜洛丁Plotin——新柏拉图派哲学大师，死于二七〇年。

[29] 巴达沙·卡斯啻容尼Boldassare Castiglioni，一四七八——一五二九，当时一个有名的作家。

[30] 马留士Cajus Marius，纪元前一五七——前八六，罗马大将，建立几次大战功。

[31] 受难日星期五——耶稣钉十字架之日。

[32] “惧怕的人……”——见《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33] 亚赫龙河der Acheron——希腊神话，冥间之河名。

[34] “太初有道……”——见《约翰福音》第一章。

[35] “我已经胜了世界”——见《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36] “我与父原为一”——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37] “公义的父啊……”——见《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和第二十六节。

[38] 波果农Borgognone，一名Ambrogio da Fossano，一四六〇——一五二四。

[39] 曼特雅Andrea Mantegna，一四三一——一五〇六。

[40] 明楚河Mincio——波河的一个支流。

[41] 仗·查谷谟·特里武佐Gian Giacomo Trivulzio，一四四八——一五一八。

第十章　静波

罗克阏堡西北塔一个蒙着铁皮的小门，通往一间地窖去，那里放着无数的橡木柜子。这就是穆罗公爵的宝藏库。门上有一幅雷翁那图作的未完成的壁画，把墨邱利神画作威风凛凛的天使。一四九九年九月一日夜间，宫廷会计官俺布罗曹·费拉里和税收主管官波贡绰·卜塔，同着他们的助手，把金杜卡和珍珠——他们一瓢一瓢地挖起来，同谷粒一般——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在皮袋之内，小心封印了。仆役们把袋子搬到花园去，放在骡子背上。已经装满了二百四十袋，由三十只骡子驮着了，但将烬的蜡烛仍旧照耀着柜的成堆的金杜卡。

穆罗坐在宝藏库门口，一张堆满账簿的写字台边。他心不在焉地、呆呆地望着蜡烛火焰，没有去注意那些人的工作。自从得到他的总司令嘉黎亚左·桑塞维里诺遁逃以及法国大军向米兰行进的消息之日起，他就陷入于这种罕见的痴呆状态了。

所有财宝都从地窖搬出去以后，会计官便问公爵：那些金银食具应当搬走呢，还是留着。穆罗皱起额头看他，好像在集合一切思想来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样子，以后他做了一个难解的手势又别转脸去了，仍旧痴呆地望着火焰。俺布罗曹先生重复一句时，穆罗简直没有听他。会计官得不到一点回答，便同着他人走开了。唯有穆罗留在那里。

老侍从马里奥罗·普斯特拉报告新任宫堡司令伯拿狄诺·达·哥特求见。穆罗用手抹着面孔，抬起头来，说：

“好的，好的，自然。让他进来。”

他不信任世家贵族出身的人，宁愿提拔下层分子。他把在上的人降下去了，把在下的人抬上来。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大多是烧火的、种园的、煮饭的和赶骡的等类人的子孙。这个伯拿狄诺的父亲原先是宫廷仆役，后来做了御厨总管，他自己少时也曾穿过仆役衣服。穆罗把他提拔起来直到国家大员地位，现在更全心信任他，将米兰宫殿堡垒——穆罗在伦巴底的权力的最后支柱——防守之责托付给他了。

公爵接待这位新司令，非常客气，请他坐下，将宫堡形势图展开给他看，并给他解释宫堡守兵同本城居民交通的信号。需要紧急援助时，白天在宫殿大塔上挂一把钩镰刀，晚上则点三支火炬；兵士叛变时，挂一条白被单在篷那·狄·萨伏依塔上；缺少火药时，用一条绳子拴着一把椅子从城垛垂下来；缺少酒时，挂一条女人裙子；缺少面包时，挂一条男人黑裤；一只瓦制夜壶表示需要一个医生等等。这些信号是穆罗自己想出来的，他的内心这样得意，好像一切拯救希望都建立在这些信号上面似的。

“那么，你可以明白，伯拿狄诺，”他做结论说，“一切都是预先料到的！一切东西都给你准备得很丰富：钱，火药，粮食，军器。三千名兵士也预支了薪饷，这个宫堡可供你防守三年之久，但我只请求你支持三个月。三个月之内，我没有请救兵来时，你爱怎么办，就由你怎么办！我的话到此为止了。前途珍重！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他拥抱这位新司令，同他告别。

司令走后，穆罗命令侍童安下行军床。他做了祈祷，躺下去睡，但他睡不着。于是他又点起蜡烛，从行囊里取出一小包文书，在其中找寻一首诗：这是伯令聪尼的同行，一个叫作安东尼阿·卡梅里·达·比斯多亚写的，他背叛了公爵，他的恩人，而逃到法国人方面去了。这

首诗内，他把穆罗和法国的战争，描写作有翼的司伏萨恶龙和高卢老公鸡的决斗：

我看见，公鸡和恶龙互相斗争，
互相纠缠着，咬啮着，斗个不停，
公鸡早已啄下敌手一个眼睛。
恶龙想要腾跃起来，但不能够，
公鸡用着利爪抓住了它的咽喉，
它努力挣扎，它在痛苦之中咆哮。
恶龙死了，高卢得到了胜利，那公鸡！
这业畜，它当初曾以与天同高自诩，
现在不仅受人，而且受畜生所轻视，
连靠腐尸为食的乌鸦也看它不起。
他始终是个懦种，
唯因我们不和，才显为一位英雄。
你既揖盗开门，引狼入室，
篡夺了政权，毒死了亲侄，
穆罗啊，这就叫作自作孽不可逭，
唯有死，你才能脱离这场天降的灾难。
过去的幸运若还留在你的心窝，
你就应当明白，罗督维科：
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
他说：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

一阵忧愁的、同时气愤的感情充满了穆罗的心，他觉得是无辜受辱的。他不由得想到一首奴性的颂诗上去，不久之前也是这个卡梅里·达·比斯多亚写来颂赞他的：

人人都要惶恐而悚惧，望着穆罗的荣光，
都要痴呆了，好像在梅杜莎面前一样！
和平握在你手里，你又操纵着争战，
你一脚跨上天空，一脚踏在地上。
穆罗啊，只需你翻动手掌，
整个世界都要为你而高翔！
上帝之下第一人，你在旋转
命运之车轮啊，还有宇宙之方向。

午夜过去了。残蜡的火焰将近熄灭了，但公爵还在阴暗的宝藏塔内走来走去。他想着他的苦难，想着命运的不公平，想着世人的忘恩负义。

“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他们为什么恨我呢？他们说：我是恶人，是凶手！那么，杀死同胞兄弟的罗缪鲁斯[1]也是恶人和凶手了，恺撒、亚历山大以及古代一切英雄都是恶人和凶手了！我要开创一个黄金时代，自从亚古士督、特拉扬和安东纽斯以来没人见过的时代。只消稍待几时，意大利便要统一起来，在我统治之下，阿波罗的桂树林和拍拉斯[2]的橄榄林又要开花了，那时就产生一个永久和平和灿烂文化的国土。我是第一个君主，伟大处并不在于浴血的战功，而在于探求黄金和平之果实，在于开发民智。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巴楚里、雷翁那图，还有好多其他的人！将来，兵刃之声早已消失时，司伏萨的名字要给后代的人同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我将造就何种成绩，升高到何种地位，我将变成新的配里克列，来领导我的新雅典，倘若不是这些疯狂的北方蛮族侵略进来……为什么这样呢，主啊，为什么呢？”

他的头垂了下来，重复着那几行诗：

你就应当明白，罗督维科：
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
他说：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

蜡烛火焰还光亮了一次，照耀着这塔的穹隆天盖和宝藏库门上那个墨邱利神，以后就熄灭了。

公爵吓得很厉害：将烬蜡烛之熄灭本是一种凶兆。为的免得搅醒里恰德托，他就暗中摸索到他床上去，脱了衣服，睡下来，这次立刻就睡着了。

他做梦跪在贝特丽采夫人之前，她刚才发觉她的丈夫同吕克列沙幽会，现在板起严厉面孔骂他，打他的面颊。他感觉很痛，但不以为是受侮辱，他很快活，她又活了，又是健康的。他驯顺地将面孔献给她打，他去抓她的淡褐色的小手，为的用嘴唇在那上面亲吻。他哭了，由于爱她和怜悯她。忽然不是贝特丽采站在他面前了，而是那个墨邱利神，像雷翁那图画在铁门之上的威风凛凛的天使的样子。这神握着他的头发，喊道："呆子！呆子！你还希望什么？你以为那些诡计能帮助你吗，能够从上帝的裁判救你出来吗？你这凶手！"

穆罗醒来时，窗子已经透进曙色。骑士、高官、军人和德国佣兵，陪伴他到德国去的一起有三千骑，都在花园内以及往北方阿尔卑斯山去的大路上，等待公爵。

穆罗骑上马，到圣玛丽亚修道院去，为的在他的夫人墓前做告别式的祈祷。太阳升上来时，这凄凄惨惨一队人马便开始移动了。

因为秋天多雨，道路破坏不堪，走了两个多星期还未到达目的地。九月十八日，晚间很迟，走了一天之后，公爵觉得疲倦而且生病了，决定到山上一个岩洞里过夜去，那里平时只有牧人住宿的。比较安逸和舒适的住宿所，并非没有，但穆罗故意选择这个荒凉场所，作为同马克西米良皇帝派来迎接他的专使会面之地。

一堆旺火照耀着那挂在岩洞低垂天盖的钟乳石。行军厨房的烤肉叉上正在烤炙野鸡做晚饭用。公爵靠在一把皮条编成的行军椅上，衣服穿得很暖和，脚下放一个暖水炉。他的身边，吕克列沙小姐，永远是温柔而快乐的，像家主婆一样照应着，正在制造她自己所发明的一种牙痛药水，用葡萄酒、胡椒、丁香及其他浓烈的香料做成的。公爵此时正患牙痛。

“您看这种情景，鄂图亚图先生！”他对皇帝专使说，暗中他几乎是得意于他的这般重大的苦难，“您可以报告皇帝，您在什么场所遇见米兰国正经公爵的，当时又是什么情景。”

他此时又显出雄辩的才能了，每逢他长久沉默和精神痴呆之后，总要显出这个才能的。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唯有我没有枕头的地方。”[3]

“哥里奥，”他转脸对他的宫廷史官说，“你记载我们的史迹时，不要忘记提起这个牧羊洞夜宿的故事，安内斯的同伴、特洛伊英雄安格卢的后裔、大司伏萨的儿孙的最后躲藏所。”

“爵爷，您的苦难是值得一位新塔西脱[4]大手笔来写的。”鄂图亚图回答。

吕克列沙拿牙痛药水给公爵。他看看她，心里很高兴。苍白的然而活泼的，给淡红色火光照耀着，黝黑的头发梳得很光滑，直垂到耳边，一颗金刚石嵌在额头窄狭的金环之上，她含笑像母亲般慈爱地望着他，用一种带点探究的留神的严厉的天真而无邪的眼光。

“爱人啊！你绝不会背叛我、欺骗我的。”公爵想。他漱了口，再说：

“哥里奥，你这样写：在巨大痛苦的熔炉内，才认出真正的友情，像金子在火中间一样。”

穆罗宠爱的侏儒雅那基走到他身边。

“小爸爸，嘻嘻，小爸爸！”他说，坐在公爵脚下高高兴兴地敲着穆罗的膝盖头，“为什么你哭丧着面孔，扮着好像要把我们通通吃掉的样子呢？算了吧，真的，算了吧！无论什么病都有药医，唯有死没有药医。常言道：宁为活驴，莫作死王。鞍子啦！”他忽然喊起来，指着地下一堆马鞍子：“小爸爸，看哪，驴子鞍子啦！”

“你想起什么，这样高兴？”公爵问。

“想起了一篇老笑话，穆罗。你一定听说过的。要我说一遍吗？”

“说吧！”

侏儒跳起来，全身铃子叮叮当当，并挥舞着他的呆棒，棒端有一个猪尿泡，装满了晒干的豌豆。

“古时有个画家，名叫卓托，在拿波里王亚尔丰梭的宫廷里供职。有一天，国王命令他把整个王国都画在宫殿一堵墙上。于是卓托画了

一只驴子，背上装副鞍子，鞍上绘有国王的徽志、金王冠和权杖，另外有副新鞍子绘着同样徽志的，放在它的脚旁，它用鼻子去嗅着。‘这画含有什么意思？’亚尔丰梭问他。——‘这就是您的黎民，陛下，它天天想念一位新主。’是的，全篇故事就是这样的，小爸爸。我虽然是个呆子，但我说的是真理：米兰人现在嗅着的法兰西鞍子，不久就要擦伤他们的背脊的。让小驴子尝够它想要的味道吧，不久老鞍子又要变成新鞍子，而新鞍子反而变成老鞍子！”

“Stulti aliquando sapientes——呆子有时是哲人。”公爵说，忧郁地微笑着，“哥里奥，写下来吧……”

但这次，他没有能够说出一句含有深意的格言。人们听见岩洞进口有马嘶人语及马蹄践踏的声音。那位侍从马里奥罗·普斯忒辣带着惊吓的面孔冲进来，在秘书长巴多罗买阿·嘉尔哥耳边低声说几句话。

“发生了什么事情？”穆罗问。

大家都不作声。

“殿下。”秘书长开始说，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住了口，脸转向他处去。

“爵爷，”路易基·马良尼说，一面走到穆罗身边，“上帝扶助您！请您准备听听最不好的消息……”

“那么说吧！快点说出来吧！”穆罗喊，面孔忽然全无人色了。

他看见岩洞进口一个人穿着沾满污泥的长皮靴，夹在兵士和廷臣中间。大家不作一声，站到旁边去。公爵一手推开路易基先生，就冲

到这个快差身边，夺下那写给他的信，拆开，匆匆看了一遍，大喊起来，就倒向地下了。普斯忒辣和马良尼刚刚来得及扶住了他。

波贡绰·卜塔在这封书信内报告穆罗说：九月十七，圣萨提鲁节日，叛徒伯拿狄诺·达·哥特将米兰宫堡献给法兰西国王的元帅仗·查谷谟·特里武佐了。

穆罗素来喜欢假装昏倒，而且装得很像，他时常利用这个手段当作一种外交上的诡计。但这次，他是当真失去知觉的，人们好久唤他不醒。最后，他睁开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很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说：

“自从犹大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叛徒比这个伯拿狄诺·达·哥特更加无耻的。”

这天，他就不再说一句话了。

数日之后，深夜，穆罗同他的秘书长单独在印斯布鲁克[5]地方皇帝宫殿中一间房子里，马克西米良皇帝很优待他。他在房内大踱方步，口念一封信稿，叫巴多罗买阿先生记录下来。原来他要派一个专使秘密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土耳其苏丹，这信就是准备给专使带去的。

老秘书现出了十分紧张的注意。笔尖随顺地在纸头上急滑而过，几乎随不上公爵急速念出来的话：“我坚定地以善意的决心和友谊的感情恭对陛下，我信任能得奥托曼帝国[6]大皇帝慷慨的援助以收复我的国土，所以决定经过三条不同道路派遣三个专使，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个能办妥我所委托的事情。”

书中，公爵向苏丹控告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教皇，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

秘书长的不动情的笔尖停住了。他扬起眉毛，皱起额头，心里以为听错了的，问道：

“教皇吗？”

“是的，不错。快点，写！”

秘书长便低下头来在信纸之上，笔尖又滑动了。

“教皇，如陛下所知，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他煽惑法兰西国王进兵伦巴底。”

以后就叙述法国人的胜利。

“我得到这个消息之时，非常惊惶，于是认为暂时到马克西米良皇帝这里来，等待陛下之援助，乃为上策。一切的人都背叛了我，欺骗了我，但最可恶的还是伯拿狄诺……”

提到这个名字，穆罗的声音就颤抖起来。

“伯拿狄诺·达·哥特是一条毒蛇，我自己在胸怀里温暖过它，是一个奴隶，我给了他无数的恩宠和赏赐，而他出卖了我，同犹大一般——不，等着，最好不要提起犹大的话。”

穆罗打断自己的话，他现在才想起这信是写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的。

他接着叙述他的困苦祈求：苏丹水陆两路进攻威尼斯，保证他一定会胜利的，一定会扑灭奥托曼帝国死对头——威尼斯共和国的。他结束这信说：

“陛下明见，在此次战争中，以及其他一切行动中，凡我所有的，皆供陛下支配，陛下在欧洲一定找不到比我更强大和更忠实的同盟者。”

他走到桌子旁边，要添加什么话，但以后只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了。

巴多罗买阿撒了些沙在最后几行字上，那几行墨水还未曾干。他忽然抬起头来望他的主人：公爵用双手盖住面孔，在那里啼哭。他的背脊、肩头、多肉的双下颏、淡蓝色的剃得很干净的面颊、光滑的鬈发，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呜咽而颤动起来。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的正义在哪里呢，主啊？”

他将那皱襞的面孔——此时好像爱哭的老太婆的面孔，转向他的秘书长，结结巴巴地说：

“巴多罗买阿，我信任你。你凭良心告诉我一句：这事我做得对不对？”

“殿下说的，是关于派专使到土耳其去的事情吗？”

穆罗点点头。秘书长本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深思地扬起眉毛，翘起嘴唇，颦蹙着额头，说：

“一方面，自然，既然同豺狼一起生活，就必须跟它们一起叫嗥。但另方面……我大胆向殿下建议，请殿下再等几时。”

“不行，不行！”穆罗喊起来，“我等得够久了。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教训他们：米兰公爵不能给他们随便放在一边去的，好像棋盘上一个无用的小卒。因为你看，我的朋友，像我这样一个正经君主受人如此虐待了，那么不仅向土耳其人求救，就是向魔鬼求救，人家也不当责怪我的。”

“殿下，”秘书长带着谄谀的声调再劝谏说，“我们不应当防备到，土耳其人侵进欧洲来会惹起意外的效果吗，譬如危害了基督教会？”

“哦，巴多罗买阿，你真以为我没有料到这一层吗？我宁愿死一千次，而不愿给我们的神圣教会有所损害。上帝保佑我不会这样做！——你还未曾完全明白我的计划哩，”停一会，他又含着从前那种狡猾的贪婪的微笑说下去，“等着吧，我们要弄得敌人寝食不安，要把他们密密网着，使得他们再也看不见上帝的光明！我同你说一句：土耳其苏丹也是我手里一种工具。时候到了，我们也要把他毁灭的。我们要根绝那不信上帝的穆罕默德教，要将圣陵从异教徒压制底下解放出来！……”

巴多罗买阿没有回答，他只皱眉蹙额低下头来。

“他很糟糕，”他想，“糟糕得很！他钻进幻想里去了。这搞的是什么政治呢？”

这天夜里，公爵祈祷了很久，非常热烈而虔诚，迫切盼望土耳其苏丹来拯救他——在他所最喜爱的圣母像前面祈祷。这是雷翁那图的

作品，把穆罗的美貌情人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伯爵夫人画成了圣母的模样。

约在米兰宫堡投降以前十天，特里武佐元帅在群众“法兰西，法兰西！”欢呼之下和教堂钟声齐鸣当中，进入米兰城，如同进入一个被征服的城市。国王车驾预定于十月六日降临。市民们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行会理事们在大教堂宝藏库里寻出了两尊天使雕像，那是五十年前“俺布罗曹共和国”[7]时代用来代表人民自由之保护神的。鼓动背上镀金翼翅的那些发条，因为年深日久，力量薄弱了。理事们就委托过去公爵的机械师雷翁那图·达·芬奇，修理这两尊天使。

那时雷翁那图正忙着制造一架新的飞行机器。某天清早天还未大亮时，他坐在那里研究图样和算式。蒙着薄绸如同鸭蹼的轻轻的苇子骨架，这番不像蝙蝠了，却像一只大燕子。一扇翼翅已经做成了：雅致的、尖形的、各方面都好看的，从地板直高到天花板上。下面，在它的遮阴之下，亚斯特罗正在勤奋地修理米兰城两个木头天使的弹簧。

这番雷翁那图有意使飞行机器尽可能地合于鸟儿的身体构造，以为鸟儿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最好的飞行模型。他始终希望能将飞行奇迹解决于机械学法则之中。凡他所能知道的，显然他都已知道了。虽然如此，他仍旧觉得飞行之中似乎有某种秘密不能还原为机械学法则的。同过去几次实验一般，他又碰到了那个界限，即隔在一切自然产物和人手产物中间的界限，活的躯体和死的机器中间的界限，于是他觉得他好像在趋向于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上帝，好了！”亚斯特罗喊起来，把发条旋紧了。

天使动着它们的沉重的翼翅。房里起了一阵风，大燕子的轻而薄的翅膀，摇动着、萧萧响着，仿佛是活的。这铁匠用那说不出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它。

“我毫无利益地为这两个蠢货消磨了多少时间！”他喃喃说，一面指着那木头天使。“但现在，师傅，无论您要怎样，我没有做好这些飞行翅膀，是不愿离开这个房子的。请您把尾巴图样给我。”

“还没有画好哩，亚斯特罗。等着吧，我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哩。”

“什么，师傅？您前天已经答应我了！”

“不相干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鸟儿的尾巴就是它的舵。这里，我们若是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便要前功尽弃的！”

“好的，您当然知道得更清楚。那么我等着好了，这期间我来做第二扇翅膀……”

“亚斯特罗，”师傅说，“最好再等一会。我恐怕有好多地方必须要改做过的。”

铁匠没有回答。他小心地举起并转动那蒙着牛筋网子的苇子骨架。以后他忽然转过脸来向着师傅，用沉浊而颤抖的声音说：

“师傅，唉，师傅，请您不要气愤我。但若您计算下去，仍旧得到这架机器又不能飞行的结果，我还是要去飞的，不管您的什么机械学不机械学。是的，是的，我等不得了，我精疲力竭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这次又……”

他没有说完，就转过脸去。雷翁那图小心注视他那宽阔的、愚钝的、执拗的面孔，那个唯一的疯狂的纠缠一切的思想就僵硬地呈现在这面孔上面。

“师傅，”以后亚斯特罗又请求说，“请您明白说一句：我们究竟能飞不能飞？”

他这话中含有如此恐惧，又含有如此希望，使得雷翁那图不忍将真话告诉他。

“自然不能确定地知道，”艺术家回答，低下头来，“须待真正做了实验以后。但我想，亚斯特罗，我们能飞的……”

“好的，够了，够了！”铁匠高兴起来，挥舞着手臂，“其余的话，我不要听了。既然您自己说，我们能飞的，那么我们就能飞的。”

他显然要自制一下，但他不能够，他爆发出一种快乐的天真的笑声。

“你笑什么？”雷翁那图惊异起来。

“对不起，师傅。我总是骚扰您。好，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不敢了，您信我的话吧，每逢我想到米兰人和法兰西人、穆罗公爵和国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笑了，同时我又替这一切的人难过！这些可怜人，他们自寻苦头，互相争战，自以为造就了伟大的功业，这些爬行的毛虫，这些没有翅膀的甲虫！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想到有何等奇迹在准备着。您试想想看，师傅，他们看见有人装着翅膀飞上去的时候，将如何张开大口，睁大眼睛！这是同木头天使不一样的，那只能动着翅膀，叫庸夫俗子开心罢了。他们将看见人家飞，但不相信。他

们将以为我们是神。这话是说，他们不会认我做神，反而要认我做魔鬼，但您装上翅膀，真的像一个神。他们也许要说，这是‘敌基督者’。他们将吃惊的，将跪在地下向您祈祷的，而您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这样想，师傅：那时就没有什么战争、什么法律、什么主人和奴隶了，一切都要改变样子，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各国人民将联合统一起来，将装着翅膀飞来飞去，同天使一样，将同声齐唱‘和散那’……雷翁那图先生啊，神啊，上帝啊！那时果真是这样吗？”

他说话仿佛热病中的呓语。

“可怜人！”雷翁那图想，“他如何坚定信仰这个！天晓得，也许他真的要丧失理智了。我应当对他怎么办呢？我怎样来把真话告诉他呢？”

此时屋门外有人大声敲打着，以后听见人声和脚步，跟着工场关闭的门也敲起来了。

“魔鬼又派了谁到这儿来了？都见鬼去吧！”铁匠发起气来，咒骂着，“是谁啊？师傅不在家。他出外旅行去了。”

“是我，亚斯特罗。我，路加·巴楚里。上帝在上，快点开门啊！”

铁匠开了门，让修士进来。

“您有什么事情，路加师兄？”艺术家问，当他看见巴楚里的慌张的面孔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事情，雷翁那图先生。这就是说，是的，我也有点事情，那以后再谈吧。但现在……哦，雷翁那图先生！您的‘巨像’喀士

刚的弩手……我刚刚从宫里来，我亲眼看见的，法兰西人毁坏您的‘巨像，……快点，快点，到那里去吧！”

“有什么用处？”雷翁那图完全镇静地问，唯有他的面孔稍微苍白了一点，“到那里去，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您说什么话！您的最伟大的作品被人毁灭的时候，我们总不该袖着双手坐在这儿的。我有条路线去找拉·托列穆依爵士[8]。我们必须做点事情！……”

“一个样，我们总是来不及的。”艺术家回答。

“不然——我们还是来得及的！我们从最短的道路走去，穿过菜园，跃过篱笆。但是要快一点！”

顺从这修士的敦劝，雷翁那图便同他一道，离开屋子，急急忙忙走向宫殿去了。

路上，路加修士才说起自己的不幸事情。昨晚那些佣兵抢了圣沁卜里产诺教堂的地窖，巴楚里就是居住在那儿的。他们喝了很多的酒，抢了很多的东西，那些水晶做的几何学模型也在其内，他们在一间小室发现出来，认为是役鬼术用的魔鬼的发明，认为是“预言水晶球”，于是把它打碎了。

“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巴楚里哭丧着脸说，“我的无罪的水晶模型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

他们走到宫殿广场的时候，看见南大门前面、菲拉勒特塔旁边、吊桥之上，站着一个法国时髦少年，身边跟着好多随从。

“季尔斯师傅！”路加修士喊起来，并向雷翁那图解释：这位季尔斯师傅乃是所谓“调鸟人”，“最忠心于基督教的国王陛下”的所有的黄雀、喜鹊、鹦鹉、画眉等，就是由他调练到会唱歌、说话，以及诸般技巧的。他是宫廷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有好多人传说，不仅是法兰西雀鸟要随着季尔斯师傅的呼哨而歌舞哩！巴楚里好久以前早有计划，把他的著作《神圣比例》和《算术概要》装成漂亮的本子奉献给他。

“请您不要为了我耽搁自己的事情，路加师兄，”雷翁那图说，“到季尔斯师傅那里去吧！我知道，我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事情的。”

“不，我以后再找他去，”巴楚里回答，有点狼狈，“或者，您知道吗？我赶快跑到他眼前去，问他往哪里去，我马上就回来。此时，您直接去找拉·托列穆依爵士好了！”

这位修士敏捷地卷起他的褐色道袍的大襟，赤脚拖着木屐一纵一跳地追赶那个“调鸟人”去。雷翁那图经过吊桥走到演武场米兰宫殿的内院。

是一个多雾的早晨。守卫之火将近熄灭了，院子上以及旁边建筑物上，到处都是大炮、子弹、行囊、干草捆、燕麦袋以及成堆的粪便，整个变成了一个巨大军营带着马厩和行军酒肆。围着酒肆和厨房，围着满满的和空空的酒桶，立起来做赌钱桌子用的，人们在叫喊、哗笑，用各式语言互相詈骂和诅咒。人们听到可耻的亵神话句和醉人歌声，唯有长官经过的时候大家沉默一会儿。大鼓擂着，莱茵和斯威白佣兵吹着他们的黄铜喇叭，乌里和翁特瓦登诸自由州的佣兵则用阿尔卑斯山号角奏出忧郁的牧人歌调。

雷翁那图从扰攘的人群中挤到广场中央的时候，看见他的“巨像”几乎是还未受损害的。

大弗郎西斯果·司伏萨公爵，伦巴底的征服者，露着他的罗马皇帝式的秃顶，面上现出狮子的英勇和狐狸的狡猾，还同以前一样骑在他的骏马之上，这马后脚直立起来，蹄下踏着一个倒下地去的军人。

斯威白火枪手、格劳本登弓手、毕加底掷石兵和拿弩箭的喀士刚人，喧哗叫喊拥挤在这雕像周围。他们相互了解，与其说是靠说话，毋宁说是靠做手势。雷翁那图从他们的手势明白，原来两个弩手——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要来赌赛谁射得准些。他们商定两人先喝四大杯浓烈的葡萄酒，然后轮流着从五十步远处发箭。瞄的是雕像面颊上那颗黑痣。

五十步量好了。两人拈阄决定谁先放箭。随军酒肆一个女招待给他们斟酒。德国人没有歇气，接连喝干了约定的四杯酒，以后他后退一步，瞄准，射出去了，却没有射中。那箭从面颊旁边擦过，只损破左耳一块黏土，并没有碰着那颗黑痣。

法国人刚把弩弓架上，人群中就起了波动，兵士们纷纷退到两旁，让出一条道路给一队穿着华丽衣服的侍卫经过，后面随着一个骑马军官，他没有留心这些兵士在做什么事情。

“那是谁？”雷翁那图问他身边一个掷石兵。

“拉·托列穆依爵士。”

“现在还不迟，”艺术家对自己说，“我赶得上他，我可以请求他……”

可是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无能，做不出什么事情。如此难克服的痴呆状态和意志薄弱，支配了他，使得他不知所措，此时即使要他的命，他也是一样无所举动的。恐惧、惭愧和厌恶，就要侵袭了他，当他一想到他要挤过这些人群去追赶一位贵人，像那个路加·巴楚里所做的一样的时候。

喀士刚人射了。他的箭在空气中叫着，恰恰射中了那颗黑痣。

“好得很！妙得很！”兵士们叫嚣起来，挥舞着帽子，“法兰西得胜了！”

那些射手包围着雕像，继续他们的赌赛。雷翁那图要走开了，但他像生根一般走不动。仿佛是一场可怕的疯狂的梦，他毫不动情地望着他的生命中最好的十六个年头的作品如何被人毁灭了，也许是自从普拉克西特列斯和菲底亚斯[9]以来雕塑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在矢石交加之下，黏土剥落下来，或如细沙，或为大块，同灰尘一般飞散了，不久那个架子，那副铁骨骼也露出来了。

太阳从云块背后探头出来。在愉快的阳光照耀之下，这纪念像的残骸显得更加是可怜的。这英雄的无头躯干，骑在一匹没有腿的马上，断残的权杖还拿在尚未伤损的手里，台座上依旧刻着：“Ecce Deus！——看哪这个神！”

此时法兰西国王手下的总司令、老元帅仗·查谷谟·特里武佐，正从这大院走过。他投了一眼在纪念像上，错愕地停住了脚步，再看一次，用手在眼上遮着太阳，然后转向他的随从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爵爷，”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回答，“乔治·谷克本队长，以自己的权力准许弩手……”

“拿司伏萨的纪念像吗，”老元帅大声喊起来，“拿雷翁那图·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做喀士刚弩手的箭靶子吗？……”

他大踏步走向兵士队中去，他们如此忙着赌箭，竟不知觉。他抓住一个掷石兵的衣领，把他摔到地下去，开始令人难堪地咒骂起来。老元帅的面孔变成火一般红，青筋暴涨在他的颈项。

“爵爷，”那个兵士结结巴巴说，跪在地下，全身颤抖起来，“爵爷，我们不知道……谷克本队长……”

“等着吧，你们这些畜生！”特里武佐喊起来，“我要教训谷克本队长给你们看看！我把你们通通倒吊起来！……”

他亮出剑来。他展开姿势，正要刺下去，但雷翁那图用左手握着他的手臂，如此有力，连那青铜臂甲都给握扁了。

老元帅无论如何努力解脱他的手臂，总不成功。他惊讶地望着雷翁那图。

“你是谁？”他问。

“雷翁那图·达·芬奇。”艺术家安静地回答。

“你这样大胆？”老头子要发气咆哮起来，但他碰到艺术家的明亮的眼光时，他就不说下去了。

“那么你就是雷翁那图？”他说，望着艺术家的面孔，“我的手，放开我的手！你把我的臂甲握扁了！你力大得很！你真是很勇敢的，朋友……”

“爵爷，我恳求您，不要发气！宽恕了他们！”艺术家恭恭敬敬请求他。

老元帅更仔细地望着他的面孔，以后微笑起来，摇摇头。

“怪人！他们把你的最好的作品毁坏了，而你反替他们求情？”

“爵爷，即使您把他们通通吊死了，那何补于我呢，又何补于我的作品呢？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事！”

老头子想了一下。他的面容忽然开朗起来，两颗聪明的眼睛现出了善意。

“听我说，雷翁那图先生！有一点我不明白。你怎能安安静静站在旁边看呢？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不来见我或请求拉·托列穆依爵士呢？他刚才一定在这里经过的……”

雷翁那图低下头，面孔红起来，好像犯了什么罪过的样子：

“我赶不上他。拉·托列穆依爵士也不认识我……”

“可惜，”老头子说，看看地下的碎片，“我愿意牺牲我的一百个最好的战士来调换你这‘巨像’的。”

归途中，雷翁那图走过靠近美丽的布拉曼特走廊——他最后一次就在这里同穆罗会面的——那座桥时，看见法国侍童和马夫正在拿那

些驯服的天鹅，米兰公爵宠爱的生物寻开心，拿来做狩猎的对象。这些恶作剧的奴才，用弓弩射那些飞禽，吓得它们在这四面八方给高墙围绕着的窄狭的壕沟内狂叫乱飞。在散乱的绒毛和羽毛中间，已经有些血淋淋的鸟尸在暗黑的水面上漂浮着了。一只刚刚受伤的天鹅，伸长了脖子，发出震耳伤心的叫喊，急速动着那业已无用的翅膀，仿佛在死以前还要一次飞上天空去的。

雷翁那图掉头不顾，迅速走过去了。他觉得他自己好像这只天鹅。

十月六日星期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从啻奇诺门进入米兰城。恺撒·波尔查、瓦棱蒂诺公爵、当今教皇的儿子，也在国王随从之列[10]。车驾从大教堂广场向宫殿开动时，米兰城的两尊天使，依照预定计划，扇动着他们的翼翅。

自从“巨像”被毁坏那天以来，雷翁那图便不再动手做他的飞行机器了。亚斯特罗一个人做成功了这架机器。艺术家没有勇气敢对他说：这架机器也是不中用的。那个铁匠有意避开师傅，也不愿谈起那计划好的飞行尝试。只有几次，他抬起那只独眼，带种默默无声的责怪神情，望着雷翁那图，眼中燃烧着一股阴郁的疯狂之火。

十月的某天早晨，巴楚里带着好消息跑到雷翁那图家中来，说是国王想会会他，请他进宫里去。艺术家顺从着去，心里不大情愿。他很担心，因为那架飞行机器失踪了。他害怕，亚斯特罗死心塌地非飞不可，会闯出什么灾祸的。

雷翁那图踏进他所熟悉的罗克阏堡厅房时，路易十二正在接待米兰城的长老和行会代表。

艺术家观察他的未来的主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

路易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国王的威严。他的身体是消瘦而柔弱的，肩膀狭窄，胸膛塌陷，生就一副平凡的小市民样的面孔，有好多难看的皱纹现出愁苦的相貌，却不因愁苦而呈露高贵。

御座下最高一级站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穿一身简单的黑衣服，没有什么装饰，除了帽檐镶了几颗珍珠和胸前挂着一条大天使圣弥迦勒勋章的金色贝壳链子。他有长长的金黄头发，一部微微分开的赭色的小胡须，一副白皙的面容和一双蓝中带黑的和气的聪明的眼睛。

“您说，路加师兄，”艺术家在他的同伴耳朵旁边低声说，“这位青年贵族是谁？”

“教皇的儿子，”修士回答，“恺撒·波尔查，瓦棱蒂诺公爵。”

雷翁那图听人说过恺撒的恶行。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无人怀疑他的同胞哥哥董·卓安。波尔查是他杀死的，因为他不情愿始终做人家的弟弟，因为他要脱掉红衣主教的道袍而就护教大将军的官职。还有一些更难令人相信的传说，据说这个弑兄行为，其真正动机不仅在嫉妒哥哥，同哥哥争夺父亲的恩宠，而且为了这两兄弟的乱伦的情欲，对于他们的同胞妹妹，吕克列沙·波尔查小姐。

“不会有那种事情！”雷翁那图想，当他看着恺撒的安静的面容和无邪的眼睛的时候。

恺撒显然觉得有人在注视他。他转回头，屈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穿暗色长袍的可尊贵的老头子，大约是他的秘书，而且轻轻说几

句话，一面指着雷翁那图。老头子回答了之后，恺撒便更加仔细观察了雷翁那图一下，脸上堆下了微妙的笑容。此时，雷翁那图想道：

“是的，会有那种事情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甚至做得比人家所说还坏得多。”

为头的行会代表刚刚说完了一篇干燥无味的演说。他走到御座之下，跪下去，呈上一卷请愿书。路易失手将这羊皮卷子掉落地下去了，行会代表赶紧弯腰去拾，但恺撒已经抢在他前面，用迅速而敏捷的动作拾起卷子，行了一个鞠躬礼，呈献给国王。

“奴才！”一位法国贵人在雷翁那图背后恶意地低声说，“看他多么卑鄙无聊，爱出风头！”

“这话不错，先生，”另一个人附和他，“教皇儿子履行侍仆的职务倒很在行。您还未曾看见，他早晨如何服侍国王穿衣服，替他温暖衬衣哩。我相信，他也不嫌替国王洗刷马厩的。”

艺术家也观察了恺撒的卑躬屈节。但他觉得这事，与其说是可鄙毋宁说是可怕的，好像是一只猛兽阴险地献殷勤。

此时，巴楚里热心努力着、兴奋着，碰着艺术家的肘弯。可是当他明白，雷翁那图又陷于往常的腼腆情态，宁可整天躲在人群内，不愿找寻机会来引起国王的注意时，他便下了决心，握着画师的手行了极谦恭的礼节，把他引见于国王，一面尽说些什么“最神武的”“最杰出的”“无人能敌的”一类恭维的话。

路易提到了“最后的晚餐”，称赞使徒们画得好，尤其喜欢天花板上的透视画法。

路加修士期待国王聘请雷翁那图替他服务。可是此时，出现一个侍童，呈给国王一封刚从法国急递来的信件。国王认出是王后——他的亲爱的布列但之安娜[11]的笔迹，报知她分娩的消息，亲近官员都向国王道贺。人群把雷翁那图和巴楚里挤到旁边去了。国王还望了他们一眼，想起了什么事情，要对他们说，但立刻又忘记了。他和悦地邀请诸位贵人即刻同他干杯，庆贺新生的公主，就走往另一个大厅去了。

巴楚里握着雷翁那图的手，拉他跟着去。

“快点！快点！”

“不，路加师兄，”雷翁那图安静地反对说，“我谢谢您这样替我努力，但我不愿再去钻营了。陛下现在对我没有一点兴趣了。”

于是他离开了宫殿。

在宫殿南门吊桥之上，恺撒·波尔查的秘书阿加皮托先生追上了他。老秘书以公爵名义，献给他大建筑师的位置，就是雷翁那图在穆罗手下所任的官职。艺术家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

雷翁那图走近家里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好多人聚集在街上，他于是加紧了脚步。卓梵尼、马可、安得烈和恺撒，抬着新造飞行机器的一扇翼翅，大概是因为没有舁床缘故，这翼翅已经扁塌了、洞穿了和破损了，好像一只大燕子的翅膀，上面躺着他们的师兄弟，那个铁匠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他的衣服破烂了，染着血，面孔死一般苍白。

师傅早就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铁匠要尝试这飞行机器。他飞起来，翼翅扇动了两三下，以后就掉下来了。若不是机器的一扇翼

翅缠在屋旁一株树的枝条上，那他一定是没有命了的。

雷翁那图扶助这跌伤的人进屋子里去，小心放他在床铺上。他屈身去检查徒弟的伤痕时，亚斯特罗醒过来了，用一种难以言语形容的求恕眼光，看着师傅，轻轻说:

“对不起您，师傅！”

盛大庆祝了他的新生的女儿，监领了米兰人的忠诚誓言，并任命特里武佐元帅做伦巴底总督之后，路易十二便于十一月初动身回法国去了。

大教堂内举行一次谢恩弥撒，感谢圣神。米兰城不过表面上恢复治安罢了。民众怨恨特里武佐，因为他残暴和阴险。穆罗的党徒鼓动民众，散播传单。好多人，不久以前在穆罗逃亡时还在讥诮和咒骂他，现在则思念他，认为他是最好的君主了。

一月末了几天，民众捣毁了啻奇诺门法国收税吏的房子。同一天，一个法国兵在巴维亚附近拉狄拉古村强奸一个农民姑娘。她抵抗着，用扫帚打他的脸，法国兵拿起斧头威吓她。她的父亲听到叫喊拿了一根棍棒跑来，法国人就劈杀这老头子。于是群众聚集起来，登时就把这兵士打死了。现在法国军队派到乡下去，杀死好多民众洗劫整个村庄，这消息传到米兰城来，好像一粒火花跳进火药桶里。民众占据了广场、街道和市场，气愤地叫喊:

“打倒国王！打倒总督！杀死法兰西人！穆罗万岁！”

特里武佐的军队很少，不能抵抗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他叫人把大炮架在大教堂钟塔上面去，炮口对着民众，并下令，得到信号立即开火。他自己还要最后一次尝试求和，于是出现在民众面前。民众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进公议堂里去。那里，他也要被人杀死的，倘若不是一队瑞士佣兵由顾尔新队长统带着从宫堡赶来援救他。

现在开始放火、杀人、劫掠。法国人以及有亲法嫌疑的市民落到暴动者手里的，都要受他们的酷刑和残杀。

二月一日夜间，特里武佐秘密从宫堡逃走了，将防守之责付托于厄斯丕队长和哥德瓦拉队长。同夜，从德国回来的穆罗得到谷谟城居民的热烈欢迎。米兰市民鹄候他，仿佛他是他们的救世主。

雷翁那图在暴动的最后数日内，因为害怕大炮——大炮已经轰毁他邻近几座屋子了——搬到地窖下面居住。他安下烟囱，造下一个炉灶和安置几间住室。仿佛在一个小炮台内一样，他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移到这里来：所有图样、画像、书籍、写本和科学仪器。

那时，雷翁那图决定要去充任恺撒·波尔查手下官职。他同阿加皮托先生约定，至迟一五〇〇年夏季以前，要去就职的。但在到罗曼雅去之先，他还打算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季罗拉谟·默尔齐，为的在米兰附近瓦卜里奥村他的幽静的别墅内度过这个危险的战争和暴动时期。

二月二日玛丽亚纯净节清晨，洛加·巴楚里带了水淹宫堡的消息跑到雷翁那图家里来。原来米兰人路易基·达·博尔托向来在法国人方面服务，现在转变到暴动者方面来了。他夜里开了那些与宫堡壕沟相通的运河的水闸。水高涨起来，把花园内罗克阌堡墙边那座磨坊都冲倒了，而且灌进那些堆积火药、油、谷、酒以及其他粮食的地窖里去。

法国人若不拼命救了一部分粮食出来，不久就要被饥饿迫着连同宫堡投降的，路易基先生就是这样打算。放水时，维塞里拿门外凹下区域邻近的运河也溢出河岸了，圣玛丽亚修道院所在卑湿地带都陷在水里去了。路加修士告诉雷翁那图，他害怕这水会损害了“最后的晚餐”，建议立刻到那里看看图画还是完好的不是。

雷翁那图装作漫不经心地回答：他没有工夫，他不操心“最后的晚餐”的，因为图画地位很高，湿气损害不了它。但巴楚里走开之后，他立刻赶到修道院去了。

那里，膳堂之内铺石地上，他看见一些污秽的积水，留下了河水泛滥的痕迹。有潮湿的气味。一个修士告诉他，水曾涨到四分之一寸高。

雷翁那图走到“最后的晚餐”所在的墙边。

颜色还是完全鲜明的。

这些颜色都是透明而柔和的，不是“水色”，像人们往常壁画上所用的，而是雷翁那图自己发明的“油色”。墙面他也曾经特别布置过，他先用掺和杜松漆和干燥油的黏土涂上，做第一重，然后再涂一重乳香、柏油和石膏。有经验的画师自然警告过他：油色画在潮湿的墙上，尤其在卑湿的凹陷的区域内，是不会持久的。但他对于艺术上新的尝试以及前人未走之路，有一种特有的热情，所以这里也固执自己的主张，而不听人家劝谏。他反对壁画上使用水色，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那时在新鲜而尚潮湿的石灰上面工作，必须迅速而果决才行，但他恰好缺乏这种德行。“一个画家没有怀疑，其成功也就渺小”，他时常说这句话，这个与他结不解缘的怀疑和尝试、这个徘徊不

定和时常修正，以及他的无限迟缓的工作方式，唯有使用油色才有成功的希望。

他更走近墙边，拿放大镜非常仔细地审察画面。忽然他发现底下左角头桌布旁边靠近巴多罗买使徒的脚的地方有一条小小的裂缝，过去一点，在那稍微淡白了的颜色之上又生了一片丝绒样的霉斑，同白霜一般。

雷翁那图面色苍白了。但他立刻镇静起来，更仔细地审察下去。

第一重黏土底层，由于潮湿而松散了些，脱离原来的墙面，使得外面涂抹石膏染上颜色那一层微凸起来。发生了一些肉眼不能见的小小裂缝，多孔质的旧砖头内生出的含硝的湿气就从这些裂缝排泄出来。

“最后的晚餐”的命运[12]是确定了！艺术家自身虽然不及见画上颜色的衰退——这些颜色大概可以支持四十年乃至五十年，但这个可怕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他的最伟大的作品注定要没落的。

离开膳堂以前，他再看一眼基督的画容，他忽然觉得——好像他现在第一次看见——这个作品对于他是何等的宝贵。

“最后的晚餐”和“巨像”之没落，切断了那联系雷翁那图与活人——即使不是今世的活人，也是来世的活人——的最后的线索。他的孤独愈加是渺茫无望的了。……

“巨像”的黏土粉末已经给风吹散了。这堵墙上，渐渐淡白渐渐剥落的颜色，现今是基督面容的地方，将来也要蒙上一重白霉。而他生活所寄托的一切都必然要消逝的，好像影子一般！……

他回转家中来，到他的地底下的住室去。当他经过亚斯特罗睡卧的房子时，他便停住了脚步。卓梵尼正在用凉水布包盖病人的头。

“他又发热了吗？”师傅问。

“是的，他胡言乱语。”

雷翁那图屈身向着亚斯特罗，看看他的绷带，听他的急躁的不连贯的呓语。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到太阳去！当心不要叫翅膀着火了！这样小吗？……你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机械学？我从来未曾听过：一个魔鬼名叫机械学。你笑什么？……现在算了吧！……你的玩笑也开够了……他拉着我……我没有办法，等着吧，让我喘喘气……唉，这就是我的死……”

一声恐怖的叫喊从他胸前爆发出来，他以为掉下到深渊里去了。以后他又急躁地喃喃着：

“不，不，不要笑他！是我的过错。他说过，机器还未曾做好……完了……我使师傅蒙受耻辱……你们听到吗？为的什么事情？我知道，为的是最沉重的小小的魔鬼，机械学……‘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13]，”病人又用唱歌的声调说下去，仿佛在礼拜堂念经一般，“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我忘记了，‘他’怎样回答这机械鬼的。你不记得吗，卓梵尼？”

他用一种几乎同明白人一样的眼光望着卓梵尼。卓梵尼不响，因为他以为亚斯特罗还在发热胡说八道。

“你记不起来吗？”亚斯特罗再问一次。

为着安慰他，卓梵尼念《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给他听：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亚斯特罗重复一遍，说不出的感动，但立刻又胡言乱语了。

“蓝的，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太阳不在那儿，也不会来——上面和下面都是蓝色的天。无须要什么翼翅。哦，师傅哪能知道，掉落在天上是何等好玩而柔软呢！……”

雷翁那图看他，心里想：

“是我的过错，他为我而牺牲了！我引诱了这样一个小人物，迷惑了他，像我迷惑了卓梵尼一般！”

他放手在亚斯特罗的滚热的额头上。病人渐渐安静下来，终于睡着了。

雷翁那图走进他的地底下房子去，点起一支蜡烛，埋头于数学的研究。

为了避免以后制造飞行机器时犯新的错误，现在他依照波浪和水流的机械学来研究风力和气流的机械学。他在笔记簿上写道：

人们拿一般大的两个石头隔着相当距离丢在完全静止的水里去时，水面上就要形成两个向外展开的圆圈。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圆圈渐渐扩大起来，和另一个同样扩大的圆圈相碰时，这两个波纹究竟是互穿互切呢，还是在接触点以同样的角度反跃而回？

自然界解决这个机械学问题如此简单，使得他高兴起来，在空白的边缘上写道：“这是一个美妙而奇巧的问题！”

接着，他又写下去：“根据一次实验，我这样回答：两个圆圈互相截切，但不混杂起来，不结合为一，而石头落水地方仍旧是它们的固定的中心点。”

以后他演了一个算式，确信：数学以其内在的纯理的必然性法则证实了机械学的自然的必然性。

一点钟又一点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晚了。雷翁那图吃了晚饭，同徒弟们谈谈天当作休息，然后又开始工作。

他所熟悉的如此锐利和明确的思想，使他觉到他走近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人们只消观察风如何吹动麦浪：浪头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涌去，但麦茎只是一屈一伸，仍旧立在那里。静水的波纹也恰恰是这样。小石落下或微风吹动激起的这些小皱纹，或者应当称为水的颤动，而不当称为水的运动。要确证这个并不难，只消丢下一段草秆在水面那些向外展开的圆圈之上，便可看见这草秆只在上下跳动，而没有跟着前进。

草秆的实验使他想起了他研究音波时另一种类似的实验。他把笔记簿子回头翻了几页，读道：

> 一个钟敲响时，邻近另一个钟也跟着微微颤动，发出轻轻的声音。琵琶上面一根弦子响了，旁边的琵琶相当弦子也跟着响起来，若是拿一段草秆放在这第二弦上，便可以看出草秆在颤动。

他说不出的兴奋，发现了如此不同的两种现象之吻合：一个完全未知的认识世界，在这两段颤动的草秆中间，一段在皱动的水面上，另一段在共鸣的弦子上。

忽然一种思想，同闪电一般炫人，闪过他的精神：

> 恰恰是同一条机械学法则——在这里和在那里！恰恰同投石下水引起的波纹一样，音波在空气中也是向外展开，互相交叉，却没有混合为一，始终以发音之处为其中心点。那么光呢？好像回声是音的反射一般，光在镜子里的反射也就是光的回声！可见唯一的机械学法则，支配能力的一切观象！你的意志和你的正义是统一的，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投射角总是等于反射角！

他的面孔苍白了，眼睛火红了。他觉得，他又望进一个深渊去，而且从来未曾像这次那么靠近。这深渊是他以前无论何人都未望过的。他明白，这个发现若是真的给实验所证明了，那就是自从亚奇默德以来机械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了。

两个月之前，雷翁那图从季多·培辣尔底先生的一封信中知道了此时才传到欧洲来的关于发斯哥·达·伽马的旅行消息：他横渡两个大洋，绕过亚非利加州南端，发现了一条到印度去的新航路。当时，艺术家

很欣羡这位发现者。但现在他可以自负，他做了更伟大的发现，比哥伦布的和发斯哥·达·伽马的还伟大些，他在更神秘的远处窥见了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

隔壁房间，病人呻吟着。雷翁那图倾听着，过去的一切失败忽然都涌上他的心头："巨像"的莫名其妙的毁灭，"最后的晚餐"的无意义的没落，以及亚斯特罗的疯狂的可怕的倾跌。

"这个发现，"他仔细想，"难道也要无踪影地无声息地消逝吗，像我所做的一切？难道永远没有一个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我将永远孤独的同现在一般，在地底下黑暗当中，好像活埋在这里，连着我的一切飞行梦想？！"

可是，这些思想却不能压灭他心中的喜悦。

"无论是如何孤独！即使是在黑暗里、沉默里，完全被人遗忘了！即使永远没有人知道一点这个发现！我却已知道了！"

一种强力和胜利之感情，充满了他的灵魂，仿佛他毕生所想念的飞翼已经造成了，载着他扶摇直上。

他觉得地窖太狭小了，他要求到天上去，要求更宽阔的空间。

他离开了屋子，向着大教堂广场走去。

夜间，月光照得很明亮。火烧房子的反照，映在屋顶之上，同红色烟雾一样。雷翁那图愈走近城市中心、布洛列托广场，路上人群愈加拥挤。淡蓝色月光或火炬红光照出愤怒咆哮的面孔，米兰城的画有红十字架的白旗飘扬着，人们拿着长竿子，上面挂有灯笼，还拿着火

枪、长枪矛、镰刀、干草叉和大棍棒。一尊陈旧的巨炮，拿桶板用铁环箍成的，由几只牛拉着，旁边的人如蚂蚁一般帮着牛拉。到处警钟齐鸣，大炮轰隆响着。守在宫堡内的法国兵士，扫射米兰街道。他们夸口要把全城夷为平地之后，才肯投降的。钟声、炮声当中，还夹杂有不停歇的怒号叫喊声:

“杀死法兰西人！打倒国王！穆罗万岁！”

雷翁那图所见的一切，好像一场莫名其妙的可怕的噩梦。

东门布洛列托广场近旁鱼市场，一个十六岁左右的毕加底鼓手，落在暴动者手里，现在正要给人吊起来。他立在一把靠墙的梯子上。那个永远滑稽的绣金匠马斯卡勒罗充当临时刽子手的职务。他用绳圈套住这法国青年的颈项，用手在青年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带着滑稽的庄严神气说:

“上帝的仆人，法兰西步兵，姓跳过篱，名空肚皮，今日赐封为‘麻绳颈带骑士’。奉圣父、圣子、圣神之名！”

“阿门！”群众回答道。

鼓手好像不明白他们拿他做什么把戏，他急速动眼睛如同一个要哭的小孩子，缩着身躯，动着细弱的颈项，并拉着绳圈。他的唇边现出一种奇异的微笑，最后一瞬间，仿佛从迷惘中觉醒过来一般，他转移他那吃惊的突然苍白的清秀的面孔向着群众，要说几句恳求的话。但群众气愤地咆哮着，这小孩子只做了一个软弱的无可奈何的手势，从怀中掏出一个挂在蓝带子上的银十字架，大概是母亲或姊姊送的，急速地吻了它并在身上画了十字。

马斯卡勒罗把他踢下梯子去，滑稽地喊道：

“做给我们看看吧，你这‘麻绳颈带骑士’，法兰西勇士舞是如何跳的！”

在普遍笑声之下，挂在一根路灯杆子上的小孩子身体一伸一缩地同死神做最后的挣扎，好像真的在那里跳舞。

雷翁那图走过几步路，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婆，站在一座刚给炮弹轰毁的小屋子前面。在乱七八糟的一堆厨房用品、家具、羽毛被和枕头中间，她伸着裸露的双臂，大声哭喊说：

“呜，呜，呜！救命呀！……”

“什么事情，老婆婆？”鞋匠谷波罗问她。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掉下去了！他在床上睡着……地面塌了下去……他也许还活着……呜，呜，呜！救命呀！……”

一颗铁弹嗤嗤叫着飞了来，打中了这小屋子的已经歪斜的屋顶。梁木大响一声。一阵灰尘升起来，屋顶倒下来了，老太婆没有声息了……

雷翁那图走到公议堂去。兑换商摊子近旁鄂绪柱廊前面，有个读书人，大概是巴维亚大学学生，拿一个凳子当作讲台立在上面，长篇大论地讲演民权、贫富平等和推翻一切专制君主等道理。民众听着，现出不信任的情态。

“同胞们！”读书人叫喊，挥舞着一把刀子，这刀平时一定是用于更和平的目的的，譬如削鹅毛笔、切香肠，或者在郊外榆树皮上刻画

穿箭的心，旁边还刻着酒馆女侍的名字，现在他称之为“涅美西丝的匕首”[14]了。“同胞们！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牺牲吧！我们用专制君主的血浸湿这‘涅美西丝的匕首！’，共和国万岁！”

“他吹些什么？”群众中有人叫喊，“我们看穿了你们的什么自由了。叛国贼，法兰西侦探！滚到魔鬼那里去吧，什么共和国！公爵万岁！揍死内奸！”

演说的人正要列举古代历史事实和引证西塞禄、塔西脱和李维的著作来阐释他的思想时，人家早把他从凳子上拉下来，放倒在地下，打他，咒骂他：

“这一下报答你的自由，这一下报答你的共和国！揍得好，还要重一点！不，不，小朋友，你骗不过我们的！你应当记住，煽惑民众反对自己的正经公爵该得到什么刑罚！”

雷翁那图走到亚伦古广场时，看见大教堂如林的钟乳状白尖顶和高塔，在淡蓝色月光和血红色大火焰照耀之下。

大主教宫前，人群中心发出痛苦的叫喊，这里的人群几乎像一堆死尸。

“什么事情？”雷翁那图问一个愁眉苦脸的工匠。

“谁知道呢？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明白。据说市场主管雅可波·克洛塔先生是法国人收买的侦探。据说他拿毒药放在食粮里卖给老百姓。没有这回事吧？总之，谁先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打死谁。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啊，宽宥我们有罪的人啊！”

玻璃匠谷谷略从这“尸堆”里跳出来，挥舞着一根长竿子，上面插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好像是战利品。

街上顽童法凡尼基阿跟在他屁股后头跑、跳着、喊着，指着那颗人头：

“狗子应当同狗一样死！打死卖国贼！杀死内奸！”

老工匠虔诚地画了十字，喃喃念诵祈祷文。

“A furore populi libera nos，Domine！——主啊，从民众的愤怒底下援救我们啊！”

宫堡那边传来喇叭、大鼓、火枪等的声音，以及兵士冲锋的叫喊。然后城垛上惊天动地响了一声可怕的大炮，好像全城崩塌了。这是有名的青铜巨炮的响声。这炮，法国人叫作“疯狂的玛谷”，德国人叫作“疯狂的格列特”，意大利人叫作“疯狂的马格丽特”。

炮弹落在波谷诺伏后面一座着火的屋子上。一根火柱冲上黑夜的天空。全广场浸于红光之中，柔和的月色为之黯淡无光了。

人们同黑影子一般奔来跑去，都吓疯了并互相践踏着。

雷翁那图观察这些人形的鬼怪。

每逢他想起了他的发明的时候，他以为在火焰燃烧、群众叫喊、警钟乱鸣、大炮狂吼当中，又看见了那种静静的音波和光波，好像投石下水引起的皱纹一般颤动着，在空气之中展开，互相截切而不混合为一，始终以其发生地为其中心点，于是欢乐充满了他的心，当他想着：人类无论何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妨害这个无目的的游

戏，这个目不能见的无限的波浪之和谐，或者那当为创造主统一的意志而支配一切的机械法则：投射角永远是等于反射角的。

于是，他在笔记簿上写过的一段话，以后时常记起来的，现在又在他的灵魂里响着了：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啊，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神性的必然性，你强迫一切效果依照最短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

在如疯如狂的人群当中，艺术家的心始终保持着观照的永恒宁静，仿佛幽静的月光照在大火的红焰之上。

一五〇〇年二月四日早晨，穆罗经过“新门”进入米兰城。

前一日，雷翁那图已经动身，到瓦卜里奥村他的朋友默尔齐家里去了。

季罗拉谟·默尔齐曾在司伏萨宫廷供职。数年前，他的年轻爱妻死去时，他便离开宫廷退隐到阿尔卑斯山下他的幽静的别墅去，在米兰西北，离城约有五个钟头道路。他住在这里，远离世界喧嚣，同哲学家一样，亲手栽培园圃，并热心研究神秘科学和音乐，他本是好音成癖的。有人说，默尔齐先生致力于“役鬼术”，只为的要从冥间唤回他的爱妻的魂灵。

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那个炼金术士，和路加·巴楚里修士，时常来这里做客。他们整夜之久讨论柏拉图观念之神秘和毕达哥拉斯的

数目法则，那种星球音乐就是受这法则所支配的。主人的最大快乐却是当雷翁那图来此做客的时候。

艺术家还在开凿马特散那运河期间，时常到这个地方来，而且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别墅。

瓦卜里奥村位置在阿达河陡峭的左岸。运河在园圃与河流中间流着。巉岩在这地带阻止了阿达河水之急流。人们听见水的咆哮，几乎同海涛澎湃一般。夹在风化的黄砂石构成的陡峭的河岸中间，这自由的粗犷的阿达河的凉冷的绿流奔腾着。旁边流着镜子一般平的安静的运河，也是从山上下来的凉冷的绿水，同阿达河一样，但是温和地、驯服地昏睡着，一声不响地在笔直的河岸中间。从这两种不同情景之对照，艺术家看出了一种深刻的意义。他拿二者比较一下，不能决定究竟哪个美些——是人类意志和理智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马特散那运河呢，还是它的骄傲的狂野的姊妹，阿达河？二者是同样接近于他的心，为他所同样了解的。

花园的最高坡上可以看到整个翠绿的伦巴底平原，在柏卡摩、特列维约、克列孟那和布列沙中间，夏天嗅到广阔而潮湿的河岸牧场的草香。肥沃的田园上立着小麦和稞麦，非常之高，直至给葡萄藤缠绕着的果树顶梢，以至麦穗吻得着梨、杏、苹果和樱桃。整个平原好像一片广阔的园圃。

北方黯然耸立着谷谟诸山，其上露出了阿尔卑斯山余脉，成为半圆形，再上去，在云端，则有雪山闪烁着黄金色的和玫瑰色的光辉。

在欢乐的伦巴底平原，那里每一小块土地都给人手经营过了的——和荒凉而野蛮的阿尔卑斯高山中间，雷翁那图觉到了那种相和谐

的对立，同幽静的马特散那和狂野的阿达中间的一个样。

与雷翁那图同时在这别墅做客的，还有路加·巴楚里修士和炼金术士萨克罗布斯果，他在维塞里拿门外的那幢小屋子已给法国人毁坏了。雷翁那图疏远他们，他喜爱幽独，但他同弗郎西斯果，主人的小儿子，不久便结成很好的朋友了。

这个同小姑娘一般腼腆的怯生的男孩子，好久时候害怕同雷翁那图接近。一天，得到父亲嘱咐，来到雷翁那图房里拿点东西，他看见有些花花绿绿的玻璃，是艺术家研究余色定律时用的。雷翁那图让他透过玻璃看看。小孩子十分喜欢，平时熟悉的东西，现出了奇幻情景：有时是愁惨的，有时是快乐的，有时排拒人，有时吸引人，随着通过或黄或蓝或红或紫或绿的玻璃，而有种种不同的情景。

雷翁那图另一种发明，所谓“暗室”，也使他喜欢。在一张白纸上现出了一幅活的图画。画中，人们清楚看见：磨轮如何转动，乌鸦如何围绕教堂塔飞翔，樵夫柏辟那只驮着柴枝的灰色驴子如何沿着污秽的道路走去，白杨树梢又如何在风中低昂。——弗郎西斯果再忍不住了，快活得乱拍他的一双小手。

但最引起他的兴趣的，还是所谓“晴雨计”，那是由一个刻了度数的黄铜环子和一架担着两个玻璃球的天平构成的。一个球外面涂着蜡，另一个球则包着棉花。空气中含有湿气时，棉花便吸收了湿气，那个球便重了些，降下若干度数。至于蜡球，则不受湿气影响，始终一般轻重的，人们由此可以知道空气中含有若干度湿气。照这个方法，天平杆的位置便可以预言一日或二日后的天气。小孩子自己也造了这样一个“晴雨计”，他的预言也能说中，使得同屋居住的人惊讶起来，于是他心里十分喜欢。

在邻近修道院老院长董·罗棱慈办的乡村学校中，弗郎西斯果是个颇为不好学的学生。他学拉丁文法时，带点无可奈何的神气。一见那沾满墨水的绿皮算术书，他就头痛起来。雷翁那图的科学就完全不同了！小孩子觉得那如同童话一般有趣。机械学的、光学的、音学的以及水力学的仪器，吸引着他，好像一种活的魔术玩具。从早晨到深夜，他毫不倦怠地倾听雷翁那图谈话。在成年人面前，艺术家总是默默无言的，他知道，每句轻率的话语会给他惹出猜疑或讥诮。但同弗郎西斯果在一起，他就坦白、直率，无所不谈了。他不仅教小孩子，而且从小孩子学得许多东西。他想起了耶稣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15]这里，他自己加上一句说："也不得进入认识之国土。"

这时候，他写他的《星书》。

三月间夜里，初春的风已经在那还冷的空气里吹着了，他时常同弗郎西斯果站在别墅房顶上，观察星宿的运行，并把月中斑点绘下来，为的同后来的相比较，看看改变了没有。

一天，小孩子问他，巴楚里关于星星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即说：上帝将星星嵌在水晶天体之内，同金刚石一样，这些天体旋转时带着星星一同旋转，以此造成了那种星球音乐。师傅给他解释说：依照摩擦法则，这些天体几千年以来就是以令人难信的速度旋转着的，若像那样说法，早就毁灭了，水晶边缘早就磨平了，音乐早就止息了，而那些"不倦怠的舞女"也必然早已停步了。

画师拿一张纸头，用针刺穿一孔，叫小孩子从孔里看出去。弗郎西斯果现在看见星星没有一点光芒了，仿佛明亮的、无限小的圆点子或圆球。

“这些小点子，”雷翁那图解释说，“都是非常巨大的，其中好多个比我们的地球更大几百倍，以至几千倍。地球也是星星当中的一个。人类理智所发现的支配地球上的机械学法则，同样也支配一切世界和星球的。”

他便如此来说明“我们的地球的优越地位”。

“在其他星宿的居民看来，”画师说下去，“我们的地球也是一颗不灭的星宿，也是一粒明亮的小尘，同我们所看的那些世界一样。”

他说的话中，有好多弗郎西斯果还不明白。可是当小孩子仰起头，望着繁星的天空时，心里便惶惑不安起来。

“那里，星星后面，是什么呢？”小孩子问。

“其他的世界，弗郎西斯果，我们目不能见的其他的星星。”

“那些后面呢？”

“又是其他的星星。”

“但是尽头呢，最末后的尽头呢？”

“没有什么尽头。”

“没有什么尽头吗？”小孩子重复他的话，雷翁那图觉得弗郎西斯果的手在他手里颤抖着。在小桌子上天文仪器中间点着的小灯的安静照耀之下，他看见小孩子的面孔忽然苍白了。

“那么在哪里呢，”弗郎西斯果慢慢地问，渐渐怀疑起来，“天堂在哪里呢，雷翁那图先生？天使、圣者、圣母、圣父、圣子和圣神又在

哪里呢？”

画师要回答他，说上帝无所不在，小至每颗砂粒，大至一切星球和世界。但他不说了，因为他不愿损害这幼稚天真的信仰。

树木发芽的时候，雷翁那图整天同着弗郎西斯果在别墅园圃里面，或在附近林中，观察植物生命如何觉醒起来。艺术家画一株树或一朵花，总是同画肖像一个样，竭力使之逼真，竭力描出无论何时何处都不复见的那种特殊性。

他指示弗郎西斯果，如何从一株砍倒的树的圆轮来计算这树的年龄，如何从每重圆轮的厚薄来推知该年的湿度，以及树枝的方向：因为朝北部分总比较厚些，中央点离北更远，离南较近，即偏于多给太阳曝晒的方向。

他告诉小孩子，春天的时候，汁液如何从树干的内绿皮和外皮之间凝集起来，使外皮松懈发生皱襞，去年皱襞之中发生新的更深的皱襞，以此使树干粗大起来。人们若是砍下了树枝或者伤损了外皮，则自救的生命力将倾注比其他各处更多的汁液于此处，以致痊愈的伤处结成一片更厚的外皮。汁液之倾注是很有力的，有时竟停留不住，溢出伤处外面，结成了瘿疤，仿佛沸水之中的泡沫。

雷翁那图谈起自然界事物的时候，很精确，几乎是冷然而无味的，只努力求得科学上的明了。一种植物的春天生活上种种精微细致的地方，他以毫不动情的精确谈论着，好像谈论死的机器一样：“枝条愈幼嫩，则枝条和树干之间构成的角度也愈加尖锐。”松针排列成为结晶体一样有规则的圆锥形，其中神秘的法则，他也还原之为抽象的数学。

可是在这种不动情的冷然的谈话中，弗郎西斯果仍旧觉得到雷翁那图泛爱一切含生之物，对于皱襞得像初生婴孩面孔的小叶子——自然界故意安置它在最上面，使它最近于阳光，而从茎上滴下的雨点不受任何障阻径直落在它身上——是如此，对于粗大的老枝——它好像祈祷者的手臂从阴影里伸向太阳——和植物汁液的生命力——它好像能跳动的活的血液，急忙注来救治受伤之处——也是如此。

他好多次立在树林深处，含笑观察着去年枯萎的叶子之下怎样生出嫩绿的小枝，或者冬眠初醒的蜜蜂如何用力钻进那含苞未放的雪钟花花蕊去。他观察很长久。周围如此寂静，弗郎西斯果连自己心脏跳动也听得见。他怯生生地抬起头来望着画师：太阳光穿过那些半秃的树枝照在雷翁那图的金黄头发、长胡子和丛密的眉毛之上，而且用一种明亮的晕光围绕他的脑壳。他的面庞安静而美丽。此时，他好像古代的潘神，在倾听花草的生长、地下泉流的潺湲和神秘的生命力的觉醒。在他看来，好像一切都是充满生命的：宇宙就是大的生机体，而人类机体也就是小的宇宙。他从一滴露珠看出给海洋水包绕的地球模型。在瓦卜里奥村附近特勒左水闸那里——马特散那运河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研究水流降落和涡漩现象，他拿来同女人头发波纹相比较。

“你留心看看，”他说，“头发也是有两个流向的：一个顺向，随着自身重量而垂落下来，一个逆向则反转成为鬈发。水的运动也是如此。一部分向下流，另一部分则构成漩涡，与鬈发很相像。”

自然界现象间这种谜一般的类似和共性，特别吸引了雷翁那图。他觉得这中间好像各种不同世界发出的互相呼唤的声音。他研究虹霓现象时，发现飞禽羽毛、止水、朽树根、宝石、漂浮在水面的油脂以及浑浊不明的旧玻璃上面，都有与虹霓同样的景色。树叶上和窗户玻

璃上凝结的薄霜，他也发现了与真实的叶、花、草相似的形态，好像自然界在冰结晶当中已经泄露了植物生命之梦。

有时，他觉得自己接近了新的伟大的认识世界了，也许未来的世代才能开启这个世界。譬如关于磁力和用布摩擦琥珀生出的力，他在笔记簿上写道：

> 我看不到用什么方法，人类精神能解释这种现象。我以为磁力是人类所未知的许多种力之一。世界充满了无量数可能性还未曾证验过的。

一天，诗人季多托·普列斯啻那里来拜访他们，他住在瓦卜里奥村近旁柏卡摩地方。晚饭时，他开始一场关于画不如诗的议论，因为雷翁那图没有充分称赞他的诗，他心里很不高兴。艺术家不作声。但后来，诗人的兴奋刺激了他，于是他半开玩笑地回答。其中有几句话这样说：

“就底下一点说，画已经高于诗了，即是：画所表现的是上帝的作物，而不是人类的观念，至少当今诗人是以人类观念自满的，他们并不表现什么，而只描写，只从他人取来一切，因此是贩卖他人的货品。他们搜集了各门科学的破铜烂铁，写出诗来，人们可以比他们做出卖赃物的人……”

路加修士、默尔齐和嘉黎屋托都反对他。雷翁那图渐渐兴奋起来，最后一本正经地说：

“人们使用眼睛比使用耳朵，得到更完全的自然界认识。目见是比耳闻更可靠些的。所以画——无声的诗——比较诗——盲目的画——更接近于精确的科学。用文字描写，只能给出那一个个分离的顺次而

来的一列景象。在图画中，则一切景象、一切颜色，同时出现的，这一切融化为一个整体，好像和谐音乐之共鸣，所以在画中，以至在乐中，都可以达到比在诗中更多的和谐，但缺乏最高的和谐的，便是缺乏最高的美。试问一个钟情的人，他更喜欢爱人的肖像呢，还是更喜欢爱人姿态的描写，即使这描写是出于最伟大诗人的手笔？”

听到这个譬喻，大家不由得笑起来。

“我经历过一件事情，”雷翁那图说下去，“一个佛罗伦萨少年爱上了我画的一幅美女，就把这画买去了。他要把其中含有使人认出是神像的一切痕迹都去掉，为的吻着可爱的面庞时不致引起内心咎责。可是他的良心战胜了他的爱欲。他送这图画离开他的屋子，因为不然他不得一刻安静的。现在，你们诗人试把一个女人的魔力描写看看，能否如此激起一个男子的热情！是的，诸位先生，我并非替自己吹牛，因为我知道，我还欠缺好多东西。我是想到一位艺术家，他已经达到大成境界。这样的艺术家，由他的见力说来，已经超出人类以上了！无论他是否要见天界之美，是否要见稀奇的、有趣的、愁惨的或惊怖的景象，他都操纵一切，好像一个神。”

路加师兄责备画师没有把生平著作编集起来出版。这位修士愿意为他找寻出版人，但雷翁那图坚决拒绝了。

他彻底坚守自己的决定。他在世时绝不愿印出他写的一字一句。可是他写笔记时，好像在同读者畅谈的样子。在一本笔记簿开端上，他因为记载得无系统和时常重复，向读者求原谅说：

> 读者，请您不要责我这个。因为事物是无限的，我的记忆断不能这样排比，为了知道哪些话以前说过了，哪些话还未曾说；

何况，我时常中断好多时候，又是在我的一生中不同年代中间写下来的。

有一次，为了表示人类精神的发展，他画了一长列的骰子，第一个骰子给第二个骰子掷下去时所碰翻了，第二个给第三个碰翻了，第三个给第四个碰翻了，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底下他写道："这个推翻那个！"以后添加一句道："这些骰子表示人类辈代和人类智识。"

另一幅图画则画一个犁，在那里犁地。底下写道："顽强的毅力。"

他相信，也要轮他掷骰子了，他的呼喊也将得到人类的应声。

他好像这么一个人，在黑暗之中醒来，太早了，别人都还在睡觉。孤独地在那些同他亲近的人中间，他用秘密字体写他的笔记，为遥远的未来的兄弟，这孤独的犁田人，在曙色微茫中，为了未来兄弟而走到荒凉田地去，为的用"顽强的毅力"，拿他的犁，犁下神秘的田沟。

三月间末了几日，默尔齐别墅听到愈来愈令人不安的消息。

路易十二的大军，由拉·托列穆依爵士统带着，又越过阿尔卑斯山来了。穆罗害怕部下兵士的背叛，回避了一场战斗。迷信的预兆窘迫了他，他是"比女人更怯懦的"。

关于战争和政治的消息传到瓦卜里奥村来的，不过像微弱隐闻的雷声罢了。

雷翁那图心里不想法兰西国王，也不想公爵。他带着弗郎西斯果在附近山丘、树林和溪谷游玩。他们好几次追溯一条河流，直至丛生树木的山上。那里，雷翁那图雇用工人，实行发掘：他找寻洪水前的贝壳，海中动植物的化石。

一天，从这类漫游归来，他们坐在陡峭的阿达河岸斜坡之上一株老菩提树底下，为着休息。无穷尽的平原，连着其中的白杨和榆树荫路，就展开在他们的脚底下。在夕阳斜照之下，闪烁着柏卡摩地方优雅的小白屋。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仿佛悬垂在空中。周围一切都是明朗的，唯有远远地平线上，特列维约、洛宗堡和布里雅诺中间，有一丝烟云飘浮在天边。

“那是什么？”弗郎西斯果问。

“我不知道，”雷翁那图回答，“也许那里在打仗。……看哪，那里在闪光！恐怕是大炮发射。或者是法国人正在同我们打仗吧？……”

最近几天，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伦巴底平原这里或那里，有炮火射击。

他们不作声，观察了一会这烟云，以后，两人都忘记它了。他们拿出最近发掘的成绩来看，画师拿起了一根针形的还盖着泥土的大骨头，大约是洪水前一种鱼类的鳍。

“有多少民族，”雷翁那图深思地说，仿佛对自己说，一种幽静的微笑现出在他面上，“有多少君主，给时间所消灭了，自从这骨骼奇异的鱼游进了我们今天发现它的岩洞深处长眠以后！世界过了几千几万年，经了多少次变动，而这鱼始终躲在隐蔽之处，各方面给封锁了，用它那给时间拆毁的无肉的骨架，支撑着沉重的土块！……”

他用手指着他们脚底下的平原。

“你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弗郎西斯果，从前本是一个大洋之底，这大洋淹没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最大部分。我们在这里山上找着的海栖动物，证明那个时候亚平宁山峰只是这个大洋的一列岛屿，而意大利平原上现在禽鸟飞翔的地方，从前还是鱼虾在那里游泳哩！”

他们又去眺望远处的烟云，其中有炮火在闪光。在无限远处，夕阳柔和的斜照之下，这些闪光现在变成如此渺小、如此无害的桃红色的，以致他们难于相信：那里正在打仗，那里人们互相残杀。

一群鸟儿飞过天空，弗郎西斯果眼光追随着它们，努力去想象那些鱼虾，它们曾经在这里大洋水波之中游泳的，这大洋也是渊深而寂寞，恰同宽阔的苍穹一个样。

他们没有说话。但在这一瞬间，他们有同样的感想：不是完全一个样的吗？不管是法国人打败伦巴底人，或伦巴底人打败法国人？不管是国王打败公爵，或公爵打败国王？不管是外国人打败本国人，或本国人打败外国人？祖国、政治、光荣、战争、整个国土之覆亡、民众之暴动，以及人类所自以为强和大的一切事物，不都是同那边小小的烟云，在晚照之下，自然界永久的清朗之中，消逝去了的一个样的吗？

在瓦卜里奥村，雷翁那图完成了一幅图画。这画，他好多年前，甚至在佛罗伦萨住家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圣母坐在一个洞穴里，岩石中间，她用右手挽着小约翰，施洗者，用左手遮在他的儿子头上，好像要把这两个人和神，在一个爱之中结合起来。约翰虔诚地合起双手，屈了一膝跪在耶稣之前，耶稣则举起两个指头给他祝福。小救世

主裸体坐在地下，一只圆圆的小腿叠在另一只之上，一只小肥手张开手掌撑在地面。从这姿势看来，可知他还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罢了。可是他的脸上已经现出完全的智慧，同时又有孩童的天真。一个跪着的天使，用手扶持着小救世主，另一手则指着施洗者，面带一种温柔的奇异的微笑，充满了痛苦的预感而转向观画的人。远处，从岩石中间看出去，带潮气的阳光穿过雾雨，照在尖尖的雅致的蓝山之上，这些山不是常见的样子，非尘凡所有，差不多好像钟乳石。那些给盐水波啮蚀了的挖空了的岩石，表明这里是干枯了的海底。洞穴之中颇为阴暗，如同在水底下。眼睛刚能辨认出一口地下泉水，圆圆的兽蹄形的水草叶子和淡白色泽兰花温柔的花萼。人们几乎以为听到了悬盖在上面的黑云石慢慢滴下来的水珠，在攀藤植物根和石松根上潺潺响着。唯有半孩童样的半处女样的圣母面容，在阴暗之中放光，好像从内心射出光来的细致的白玉。这位天国之后，在这里，地下洞穴神秘的朦胧当中，也许古代潘神和南芙躲藏之所，接近自然界心坎之处，第一次将那一切神秘之神秘显示给人类：人神之母在大地母亲的怀抱内。

这是一位大艺术家兼大科学家的作品。光暗之交融，植物生命之法则，人类身体之组织，地质之构造，身上皱纹和女人鬈发之机械学法则——女人头发鬈曲起来，同水中漩涡一般道理，投射角总是等于反射角的，总之，科学家用“顽强的毅力”所研究的，用不动情的精确性所证验的，测量的和如同死尸一般解剖的，这一切，现在又给艺术家结合为神性的整体，转变为生动的美丽、一种无声的音乐、一种神秘颂歌，赞美最纯洁的童贞女、万有之母。以同样的爱情和同样的知识，他描画了泽兰花花萼上细致的脉络，小孩子圆圆的肘弯上的小涡，黑云石上千年的沟纹，地下泉里深水的颤动和天使笑容中含有的深痛的颤动……



洞中圣母

他知道一切，并爱一切，因为伟大的爱本是伟大的知识的产儿。

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要拿所谓“墨邱利神杖”做一次实验。这就是石榴木、扁桃木、酸果木以及其他“占星学”木头所做的棍子，据说与金属物有亲属关系的，可以用来在山上探寻金银铜等矿脉。

为此目的，他同默尔齐先生到列可湖东岸去，那里有好多矿山，雷翁那图也陪伴他们去，虽然他不相信什么“墨邱利神杖”，嘲笑它，如同嘲笑其他一切炼金术上幻想的东西。

离曼德罗村不远，在康皮昂山下，有一个铁矿。附近居民说，几年之前一次山崩，埋了好多工人在里面。又说，深处有硫黄蒸气从一个罅隙升上来，又说，一块石头丢下去，只听见碰撞声音渐渐微弱了，却没有止息，没有沉到底，因为这深坑是没有底的。

这些说话激起了雷翁那图的好奇心。他决定探索一下这荒废的矿洞，当同伴诸人在做“墨邱利神杖”实验的时候。但乡下人不肯给他领路，他们相信有“恶鬼”住在底下。最后一个老矿工答应带他下去。

一条陡峭的黑暗的地底下道路，几乎同深井一般，半颓废的滑溜的土级向湖水方面通到矿床去。领路的人提着灯笼走在前面，雷翁那图随在他背后，手上抱着弗郎西斯果。无论父亲方面如何禁止，无论画师方面如何劝告，小孩子都不听话，他一直祈求到人家携带他同去。

地底下道路愈来愈加狭窄，愈加陡峭了。他们已经走下了两百多级，但道路仍旧深入下去，似乎没有止境。底下吹上了窒人的潮气。

雷翁那图用铲子敲着洞壁，听听响声，审察石头，地质和花岗岩中发微光的是云母石。

“你害怕吗？”雷翁那图含笑和悦地问弗郎西斯果，当他觉得小孩子紧贴在他身上的时候。

“不。我同您在一起时，什么都不害怕了。”

小孩子停了一下不说话。以后，他轻轻再说：

“真的吗，雷翁那图先生？父亲说，您不久就要离开我们？”

“不错，弗郎西斯果。”

“您到哪里去呢？”

“到罗曼雅去。我要替恺撒、瓦棱蒂诺公爵办事去。”

“到罗曼雅去吗？那里很远吗？”

“从这里去好几天的路程哩！”

“好几天的路程吗！”弗郎西斯果重复一句说，“那么以后我们再不能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呢？我有闲空就来探望你们。”

小孩子想了一会，然后他忽然温柔地用双臂围抱雷翁那图的颈项，更加亲密地紧贴在他身上，低声说：

“雷翁那图先生，带我一同去吧！带我一同去吧！”

“你说什么，小弟弟！那不行的。那里正在打仗的……”

“打仗也不要紧！我说过了，我同您在一起，什么都不怕。这里地底下已经是够可怕的了！但即使比这还更可怕，我也不怕的！我要做您的用人，我能够替您洗衣服、打扫房子、喂马，我也晓得搜集贝壳，这您知道的，也晓得用木炭将花草印在纸上，您自己不久才说过我做得很好。您命令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做，同大人一样。带我一同去吧，雷翁那图先生！不要抛下我在这里吧！……”

“爸爸要说什么话呢？你以为他肯放你去吗？”

“肯的！他肯放我去的！我时时刻刻求他！他是很好的。若是我哭了，他不会不答应我的……他若是不放我去，以后我就偷跑了去……只要您说：我可以。……是吗？”

“不，弗郎西斯果。我知道，你不过说说罢了，你不忍撇下爸爸的。他老了，可怜的爸爸！你对他却是很好的。”

“我对他很好，当然的……但对您也是。雷翁那图先生，您不知道……您以为我年纪还小。但是我什么都晓得了！彭娜姨母说您是巫师，学堂先生董·罗棱慈也说您是恶人，我同您在一起会把灵魂败坏的！有一次，他这样骂您，我回答了他几句，他几乎把我敲打一顿。大家都害怕您，但我一点不害怕，因为您比其他一切的人都好些，我愿意永久同您在一处！”

雷翁那图没有说话，只抚摸小孩子的头。他不由得忽然想起了几年以前抱过的小孩子，在穆罗宫殿里祝会时装扮“黄金时代”的。

弗郎西斯果的眼睛忽然浑浊起来，他垂下嘴角，轻声说：

“好的，随您的意思！但我明白您为什么不肯带我同去。您不爱我……但是我……”

他全身抽搐起来，一面呜咽着。

“不要说，小弟弟。你不害羞吗？注意听我告诉你：你年纪大了的时候，我收你做徒弟。以后，我们就在一起过活，永远不分开。”

弗郎西斯果抬起眼睛看他，睫毛上还在闪耀着泪珠。他用探索的眼光看了雷翁那图很久。

“真的吗？您要我吗？也许您不过说说安慰我罢了，以后您又忘记了？……”

“不，我答应了你，弗郎西斯果。”

“您答应了？那么在什么时候？”

“就在七年、八年以后，等到你十五岁的时候。”

“八年……”小孩子屈指算了一下，“那时我们就永远不分开了？”

“永远不！一直到死！”

“那么好的！若是靠得住的话！但八年之后一定要这样的。”

“是的，你放心好了。”

弗郎西斯果快活得对他笑、抚慰他，以自己想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拿面孔在雷翁那图颊上摩擦，同猫一样。

“雷翁那图先生，您知道何等奇怪的事情！我有一次做梦，黑暗中走下很长很长的阶级，恰好同我们现在一样，以前是这样走着，以后还要这样走着，直到永永远远，没有一个穷尽的地方。有人抱着我，我没有看见面孔，但我知道，那是妈妈。我简直记不起她了。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很小。这梦现在忽然变成真的了！不过是您抱我，不是妈妈。但我觉得在您怀里同在她怀里一样好过的。我一点也不害怕……”

雷翁那图用无限的温柔看着他。

在黑暗中，小孩子的眼睛射出一种神秘之光。极信任地，仿佛对待母亲一般，小孩子将嘴唇献给他。画师吻着他，觉得弗郎西斯果以这个亲吻将灵魂交付给他了。

他觉得小孩子的心在自己的心边跳动着。用着坚定的脚步，带着不能满足的求知欲，随着昏昧的灯笼，他走下这可怕的铁矿阶级，愈走愈加深入地底下的黑暗中去。

回到瓦卜里奥村之后，住在默尔齐别墅的人都给法国大军临近这里的消息所吓呆了。

国王气愤伦巴底的背叛和暴动，决定将米兰城交付部下兵士去抢劫以为报复。凡是能逃的人，都逃到山中来了。官路大道都拥挤着装载家具的车辆，女人孩子啼啼哭哭坐在上面。夜间，从别墅窗子，还可以望见平原上火烧房子的反光。人们日日等待诺伐拉城下一次大战，来决定整个伦巴底的命运。

一天，路加·巴楚里修士从城里回到别墅来，带来了最新的恐怖消息。

四月十日，人们等待一次大战。公爵早晨从诺伐拉城里出来，调遣他的队伍去同敌军对垒的时候，他的主力军、那些瑞士佣兵，受了特里武佐元帅所收买，竟拒绝作战。公爵眼泪汪汪地请求他们不要陷他于绝境，并答应他们，打了胜仗以后要将自己产业分一部分给他们。他们仍旧不动。穆罗化装作修士打算逃跑，但一个卢泽恩地方的瑞士人名叫沙登哈卜的，将他出卖给法国人。公爵成了俘虏，被带到元帅面前去，元帅付给瑞士人以三千杜卡，“卖主犹大的三十块银钱”。

路易十二委托拉·托列穆依爵士送这俘虏回法国去。如此，宫廷诗人所称为上帝之下第一人，旋转命运车辆和宇宙方向的，这个人现在被装在一个格子笼内，放在农家车辆上，同猎获的猛兽一般，给人送走了。据说公爵向看守他的人求得特别恩典，准许他携带一本但丁《神曲》往法国去。

住在这别墅里，一天比一天更加危险了。法国人劫掠伦梅里拿一带，德国佣兵劫掠塞卜里奥一带，威尼斯人劫掠马特散那一带。小帮土匪出现在瓦卜里奥村附近。默尔齐先生准备同弗郎西斯果和彭娜姨娘搬到佳文那地方去。

雷翁那图在默尔齐别墅过了最后的一夜。同平常一样，他把当天所见所闻的有趣事情，写在他的笔记簿上。这夜，他写的是：

> 生着小尾巴而有宽大翼翅的鸟儿，必须用力扇动翼翅，并转移到使风恰从翼翅底下吹进去浮起它的那种位置——这是我从一

只幼雕的飞行上观察出来的，在瓦卜里奥村教堂上面，往柏卡摩去的大路左边，一五〇〇年四月十四日早晨时候。

同一页旁边，又写道：

穆罗丧失了他的国土、他的产业和他的自由；他的一切事业都化为乌有了。

此外没有一个字！仿佛这个与他聚首十六个年头的人塌台了，司伏萨大家族没落了——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还没有一只鸷鸟的孤独飞行那般重要和有趣哩！

---

[1] 罗缪鲁斯Romulus——古代罗马城的建立者，第一个罗马国王，约在公元前第八世纪。

[2] 拍拉斯Pallas——希腊保护文艺之女神。

[3] “狐狸有洞……”——这本是耶稣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

[4] 塔西脱Cajus Cornelius Tacitus，五五——一一七，古代罗马有名的历史家。

[5] 印斯布鲁克Innsbruck——在奥地利。

[6] 奥托曼帝国Ottomanisches Reich——即土耳其帝国。

[7] 俺布罗曹共和国Ambrosianische Republik——十五世纪中叶，维士孔啻朝倾覆之后，司伏萨朝建立以前，米兰市民曾一度宣布伦巴底为俺布罗曹共和国。

[8] 拉·托列穆依爵士Lauis de La Trémouille，一四六〇——一五二五。

[9] 菲底亚斯Phidias，公元前四九〇——四三二，希腊雕刻家。

[10] 波尔查父子与路易十二之关系——路易十二登位后，教皇亚历山大第六，老波尔查，同他订了盟约，即是允准他同发妻，前王查理第八的妹妹离婚，而娶前王的寡后布列但之安娜。同时路易帮助教皇扩张在罗曼雅的权力以为报答。教皇之子恺撒是这同盟活动中重要人物。离婚书就是他亲自带给国王的。恺撒本是瓦棱西亚红衣主教，此时路易才封他做瓦棱蒂诺公爵。

[11] 布列但之安娜Anna von der Bretagne——本是前王查理之后，现在改嫁给路易。这种婚事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布列但本是独立的，一四九一年查理第八同布列但的合法继承人安娜公主结婚，然后合并于法国。这次改嫁可以巩固这个合并。

[12] 《最后的晚餐》的命运——这幅壁画现在还保存在米兰圣玛丽亚修道院里，经过了几次名家修补之后，虽尚可观，但已非四百多年前之真面目了。

[13] “魔鬼又领他……”——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至第十一节。

[14] “涅美西丝的匕首”Dolch der Nemesis——涅美西丝本是希腊公平女神之名。

[15] “我实在告诉你们……”——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第十一章　我们将有飞翼

在托斯堪那区域，介于比萨城和佛罗伦萨城中间，离恩博里城不远的地方，白山[1]西面斜坡之上，有个芬奇村，就是雷翁那图的故乡。

艺术家在佛罗伦萨城办妥了他的事情以后，要来此地走一趟，然后到罗曼雅去，替恺撒·波尔查办事。他的老叔父弗郎西斯果·达·芬奇就住在此地。他是他父亲的同胞弟弟，是以养蚕致富的。全家之中唯有这个叔父爱这个侄儿。雷翁那图很想再见他一面，此外若有可能时，还要安置他的徒弟，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在这里养病。亚斯特罗自从那次可怕的飞行跌伤以后，至今尚未医好，也许会成终生残废。画师希望，山中的空气和乡村的宁静能比任何医药更有利于病人。

雷翁那图是一个人离开佛罗伦萨的，他骑着一匹骡子从普拉托门出来，沿着亚诺河岸顺流走去。将近恩博里，便离开河谷和那条通到比萨去的官道，而走上一条绕着低低的板板的山丘的狭小路径。

这日是阴天，并不热。太阳躲在云雾后，现出没有光泽的白颜色，微弱不足的阳光预示北风即将临降。

道路两旁视野渐渐扩大了。波浪形的山丘不知不觉升高起来，使人想到后面就是高山。小块草地上长着疏疏朗朗的苍白色的小草。周围一切都是苍白、寂静、灰绿而素朴的，几乎是贫乏的，使人想起北方的情景：长着苍白的禾穗的田地，围着石墙的无穷无尽的葡萄园，距离相等，枝干弯曲而结实，投射着蛛网一般黑影于地上的橄榄树林。在一个孤寂的小教堂前面，或者一座荒凉的庄子前面——这类庄

子总有光滑的黄色围墙，几扇不规则的格子窗，几间瓦盖的辅屋放置农具用。——这里和那里，以那业已显出的灰色高山为安静的背景，耸立着几排炭一般黑的纺锤形的扁柏，好像古时佛罗伦萨画师图画上所常见的。

山愈走愈高了，虽然是慢慢地升高，却显然可以看得出来。呼吸更加舒畅了些。雷翁那图走过圣奥散诺、卡里斯啻卢加底和圣卓梵尼小教堂。天渐渐黑了，云散开了，星星闪着光。起了一阵清凉的风，寒冷彻骨的北风开始了。

最后一个大转弯后面，芬奇村忽然呈露出来。这里差不多没有一块平地了，小丘变成高山，平地变成小丘。狭小的由小石屋构成的村子，就依附在这样一个尖形山丘之上。旧堡垒的黑塔细长而轻松地高耸向黄昏的天空。屋子的窗里射出灯光来。

高山脚下，一个岔路口，有盏小灯点在墙龛内，在一尊外涂蓝色和白色釉彩的陶土圣母像面前，这像是艺术家少时看惯了的。一个穿着贫苦黑衣裳的女人，大约是农妇，正跪在圣母像前，低着头，双手蒙着面孔。

“迦德怜娜！……”雷翁那图不由得低声唤着他死去的母亲的名字，她也是芬奇村一个简朴的农家女儿。

他穿过一座桥，越过奔腾澎湃的山溪，然后向右转，走上一条给围墙夹着的窄路。这里已经完全黑暗了。从墙头窥探出来的玫瑰花枝，轻轻拂着他的面孔，好像要在暗中吻他，而且用新鲜的香气迎接着他。

在一堵墙的旧木门前面，他下了马，拾起一块石头在铁扣上敲着。这是他的祖父安东尼阿·达·芬奇的屋子，现在属于弗郎西斯果叔叔所有。雷翁那图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没有人回答。唯有摩林狄葛特山溪在底下潺潺响着，冲破了寂静。上面村里因敲门而觉醒的狗吠了起来，大约是一只老看家狗的嘶哑的微弱的吠声，从这院子与之相呼应。最后出来了一个弯腰驼背的白发老头子，手里提着灯笼。他差不多是个聋子，缠了好久还不明白雷翁那图是谁。最后他认出来了，他快活得大声哭起来，灯笼几乎脱了手。他吻着四十多年前他亲手抱过的小主人的手，不断地含泪说："少爷啊，少爷啊，我的雷翁那图啊！"看家狗懒懒地摇着松缓的尾巴，显然只为取悦于它的老主人。仗·巴啻斯塔——老园丁叫这个名字——禀告说："弗郎西斯果先生到他的在厄尔塔圣母村附近的葡萄园去了，他从那里还要到马奇扬诺地方去找一个相识，一个修士，要在那里用一种草药汁医治他的腰痛病，须等待一天或两天才能回家来。雷翁那图决定在这里等待他，尤其因为第二天早上，左罗亚斯特罗和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也要从佛罗伦萨到这里来的。

老头子领了雷翁那图进屋里去，屋内没人居住，因为弗郎西斯果的儿孙们都在佛罗伦萨住家。老头子急急忙忙走来走去，而且喊他的秀丽的孙女儿，金黄头发的十六岁少女来烧晚饭。但雷翁那图只要芬奇村土产的葡萄酒、面包和叔叔这里很有名的泉水。弗郎西斯果先生虽然有钱，过的仍旧是他的父亲、祖父，以及远祖那种俭朴的生活，过惯了大城市舒适生活的人，一定会认为是穷苦的。

艺术家踏进了他所熟悉的楼下房子，这里同时是起居室和厨房。里面陈设只有几张笨重的椅子、凳子以及乌黑木头做的因年久而变成镜子般光滑的雕了花的柜子，此外还有一个家具安置着沉重的锡器；

天花板梁木给烟熏黑了，几捆干枯的药草悬挂在那上面；四面白墙没有一点修饰；一个沾满煤烟的大灶立在石地之上。唯有窗子上那些淡绿色的浑浊的厚玻璃带着圆圆的棱角，是新装的。雷翁那图记得，在他少时，这些窗子同托斯堪那区域所有农家屋子一个样，都是糊着涂蜡的麻布，以致白天房内也是阴沉沉的。楼上那些做寝室用的房子，窗子只有木头遮板，冬天这地方本是很冷的，冷得早晨房内洗脸盆的水都冻了冰。

园丁生了火，烧着发香气的山柴和杜松，点起一盏用铜链子挂在火炉上的陶土小灯，这灯有狭而长的颈项，还有把手，同人们在古代厄特鲁斯克人[2]坟墓里所找到的一个样式。灯的高贵而柔和的形式，在这俭朴的贫苦的房间内，显得更加美丽。在托斯堪那区域这个半野蛮的角落里，血统、语言、家具和民俗方面，都还保存着上古厄特鲁斯克民族之遗风。

正当小姑娘忙着备办晚饭，端来一个扁圆形的无酵面包、一盘浸在醋里的生莴苣、一瓶酒，以及一些干无花果放在桌上的时候，雷翁那图走上那响亮的楼梯去。楼上一切也是同旧时一样的。在那低矮而宽阔的房间中央，还立着那张四方形大床，即使全家的人在那里睡都容纳得下；良善的列娜祖母，安东尼阿·达·芬奇之妻，时常同小雷翁那图在这床上睡觉。这件家族圣物，现在也属于弗郎西斯果叔叔所有。同从前一样，床头上还挂着耶稣钉十字架像、圣母像、圣水贝壳，那捆灰色干草，所谓“雾草”，那张写了拉丁祈祷文的旧纸头。

雷翁那图又下楼来，坐在火炉旁边，拿水掺在酒里，斟在一个圆木碗内喝，这碗发出新鲜的橄榄木香气，又使他想起了他的童年时代。仗·巴蒈斯塔和他的孙女儿去睡觉之后，艺术家还留在这里不想去睡，他沉浸于安静的清晰的回忆之中了。

他想起他的父亲，佛罗伦萨城的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不多日之前，他才在佛罗伦萨城里，在热闹的季别里那街舒适的公馆里见着——一个还健壮的七十多岁老头子，红红的面孔，白白的鬈发。雷翁那图一生未曾碰见一个人像彼特罗先生那般纯真地悦乐生命。早年，这位公证人是很疼爱他这私生的长子的。但后来，他的更年轻的合法的儿子安东尼阿和朱良诺长大起来时候，害怕父亲会将财产分一部分给长子，便想法挑拨这两父子间的恶感。在最近一次探亲时，雷翁那图觉得在自己家族内很生分。他的弟弟罗棱慈特别散播当时流行的关于雷翁那图不信上帝的传说。这个弟弟，就年龄上说，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却已是佛罗伦萨布商公会会员，一个循规蹈矩的省俭的商人了，而且是萨逢拿罗拉底门徒，一个“哭党”。他时常当着父亲的面同艺术家谈论基督教信仰、忏悔和谦逊，谈论当代某些哲学家的异端思想。临别时，他赠送雷翁那图一本劝善书，以为纪念。

现在坐在老家火炉旁边，雷翁那图便拿出这本用干净而细小的商人字体写的小书来看。

“忏悔书，是我，佛罗伦萨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之子罗棱慈，所写，并献给我的嫂嫂娜娜的。——凡是愿意忏悔自己罪过的人，这书是很有用处的。请你接受而且读这本书。在其中列举的罪过里面，你若是发现了自己的罪过，就应当记下来，你未曾犯的，就由它去吧，留下来给另外的人用。因为你应知道，关于这类事情，即使有一千张嘴也是说不完全的。”

跟着，就是一张很详细的罪过表，由这青年布商以迂腐而烦琐的精神搜集来的，此外还有八种虔诚的默想，“每个基督教徒，凡愿意参与忏悔圣典的，都应当记在心头”。

罗棱慈还用神学上庄重的态度讨论一个问题：穿着漏税布料做的衣服，是罪过不是？他判断说：

“对灵魂来说，穿着外国布料是没有妨害的，倘若当时关税是不公正的话。所以亲爱的兄弟和姊妹，你们尽管完全放心好了，不要为此事负疚！但若有人说：罗棱慈，你这种关于外国布料的意见是根据什么理由呢？那么我就回答：去年，一四九九年，我因为业务关系在比萨城暂住时，亲自在圣弥迦勒教堂听一位多米尼会修士凡诺比师兄说的，他用非常繁博而新奇的论证，对于外国布料说了我现在所说的话。”

在结论中，他又用同样冗长而令人生厌的话语，叙述魔鬼如何好久要阻止他写下这本虔诚的书，魔鬼所持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说：他，罗棱慈，缺乏写此书时所必需的博学的文笔，他是个好布商，照顾店里的事情比写宗教书籍更适宜些。然而他克服了魔鬼的诱惑，他得出这个结论，认为在这种事情里面，什么博学和文笔，并不像基督教的智慧和信仰那么需要。依靠上帝和童贞玛丽亚之帮助，他著成了这本书，“献给他的嫂嫂娜娜，以及同在基督之中的一切兄弟和姊妹”。

雷翁那图读了一处关于基督教的四主德。那里，大约暗中想着他的有名的艺术家和画师的哥哥，罗棱慈叫人将此四者绘成如下寓意画：“智慧”是三张面孔，一张看现在，一张看过去，一张看未来；“正义”是刀剑和天平；“勇敢”是倚柱而立；“节制”是一手拿着圆规，一手拿着剪刀，而所有越出圆圈以外的东西都用剪刀剪去，丢掉了。

从这本书里，雷翁那图感到了他所熟知的小市民的虔诚精神，这精神历代相传，总是支配着他的家族，他童年时就给这气氛包围着。

雷翁那图出生以前一百多年，芬奇一姓的祖先已经在佛罗伦萨充当他父亲现在这个循规蹈矩的、省俭的、敬神的职务了。一三三九年公文中就记载有一位季多先生，弥迦勒·达·芬奇先生之子，充当执政府公证人之职，那就是艺术家的祖先。

祖父安东尼阿好像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祖父的世故，同孙子罗棱慈的一模一样。他教子孙不要贪图贵显、荣名、文武官职以及过分的财富和博学。

“始终守着真正的中庸！”他时常说，“那是最稳妥的道路。”

雷翁那图还记得他的安静的严肃的老年声音，教训儿孙以这最重要的处世之道：黄金的中庸之道。

“孩子们，你们要学学蚂蚁的榜样，它们今天记挂着明天的需要！你们要省俭而有节制！我应当拿什么来比喻一个好家主呢？我拿蜘蛛来比喻他：蜘蛛在它的丝条远播的网子中央坐着，只要觉知最细弱的网丝有什么动静，便跑了来。”

他吩咐全家的人每天晚上晚祷钟响的时候都聚集在一处。他自己巡游全屋一周，锁了大门，钥匙带回寝室去，藏在他的枕头底下。家政上最微细的事项都逃不过他的时常警醒的眼睛：给牛吃的干草是否少了些，使女是否将灯芯提得太高了些，以致消耗太多的油。一切他都看到，都照管到，但他并不是悭吝的，他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用最好的布料缝的，他也教子孙这样做：穿衣不必省钱，因为好布料经穿一点，并无须时常调换，所以穿好布料缝的衣服，不仅阔气，而且合算。

照他的意见，一家人必须同在一处居住。“因为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吃饭，”他说，“那么一张桌布、一支蜡烛，就够所有的人用了。但如果分做两处吃饭，则需要两张桌布和两支蜡烛。大家围着一个炉子的话，一捆柴火就够了，但若生起两个炉子，则需要烧两捆柴火。其他一切事情也是这样的。”

他很看不起女人：“娘儿们只合照顾厨房和养育小孩，不该参与男人的事务。唯有呆子才会相信女人的理智！”

安东尼阿先生的世故也含有狡狯成分。

“孩子们，”他也时常说，“你们要仁慈，同教会所要求的那般仁慈，但你们要亲近幸福的朋友，而疏远不幸的朋友，亲近富人而疏远穷人。最深的世故乃是：能做慈祥可亲的人，又能使狡猾的人上当。”

他教孩子们在自己和别人田地界线上面栽种果树，使得树影只遮掩了别人的田地。他教他们，别人借钱时，总要和颜悦色地辞谢他。

“这样，有双重的利益，”他添加几句说，“一面省下了钱，一面又能够嘲笑那想骗你们钱的人。借钱的人若是聪明的，他就会谅解你们，而且为此而更加敬重你们，因为你们晓得和颜悦色去辞谢他的请求。唯有骗子才向人借钱，唯有呆子才借钱给人！但亲戚和家族，你们应当帮助，不仅用钱，而且用汗、血和名誉，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为了家庭的福利，你们甚至不应当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们要记得，亲爱的孩子们，凡人，给自己亲人做好事，比给外人做好事，要光荣得多，有利得多的。”

离家三十年之后，雷翁那图现在又坐在祖屋之内了，听着北风怒吼，看着火炉内柴火渐渐熄灭，心里想着：他的一生都是不断地违反

了祖父那种古老的省俭的蜘蛛世故和蚂蚁世故——恰好是他此种非常丰裕的余力，此种不合常规的越分，照罗棱慈弟弟的意见，须得“节制”女神拿她的铁剪刀来剪除的。

第二天一早，没有唤醒园丁，他就离了屋子，走过贫苦的芬奇村，在高丘斜坡之上从那些密密地环绕老堡垒的高耸而狭窄的屋子中间穿过，踏上一条上山的陡峭道路，通到邻村安嘉诺去的道路。

同昨天一样，太阳光又是黯淡的、苍白的，几乎像冬天的景色。天上没有云，寒冷，如此清早天边就已现出浓紫颜色。刮了一夜以后，北风更加猛烈了，但不像昨天旋转着一阵阵刮来，而是匀称地从北边吹来，仿佛自天而下，而且在人耳朵旁锐叫着单一的声调。同样的长着稀疏麦茎的苍白的安静的田地，这里高山上更加令人想起北方情景。高丘斜坡半圆形土坛上——芬奇村农民称之为“月亮”——也有同样的荒瘠的葡萄园。孱弱的无色彩的小草，开过花的罂粟，灰尘色的橄榄树，坚硬的黑树枝在风中摇曳，好像生病的样子。……

走到安嘉诺村，雷翁那图便停住了脚步，他不认得这地方了。他知道，以前这里是阿狄马里堡寨的废墟，一个尚未倾颓的塔内开了一家乡村酒店。现在，这地方，所谓“塔营”的，却耸立着一座新屋子，四面光滑的白墙，在一个葡萄园中间。低矮的石垣后面，一个农民正用铲子在葡萄根下挖土。他告诉艺术家说：酒店老板死了，继承人将这块地产卖给鄂比雅诺地方一个有钱的豢羊人，这人把高丘上旧时墙根掘掉了，布置下一座葡萄园和一个橄榄树林。

雷翁那图询问安嘉诺村的酒店并非没有特殊缘故：他就是诞生在这个酒店里面。

这里，在这贫苦山村进口之处，在从尼伏勒河谷越过白山通往普拉托和皮士托亚去的官道旁边，五十年前曾有一个富有趣味的乡村酒店，开设在骑士堡寨阿狄马里的荒凉的废墟里面。一面招牌挂在发响声的生锈的铁钩上，写着“酒家”二字；一个开着的门可以从那里看见一排一排的木桶、锡罐、大肚皮陶土酒瓶；两个格子窗，没装玻璃，只有乌黑的木头遮板，好像一对近视眼，正在对人眼；门前台阶石级给来往客人踏得光光的。所有这一切都掩映在一架给太阳照耀着的新鲜的葡萄棚之下。附近村庄的居民到圣弥雅托或傅采启奥地方赶集去的、猎人、赶骡子的、佛罗伦萨国境缉私兵士，以及其他不相干的人，时常到这酒店来喝一瓶便宜劣酒，谈闲天或者下棋和打牌。

在这酒店做女侍的，是一个穷苦孤女，芬奇村的一个农家女儿，名叫迦德怜娜。

一四五一年春天，佛罗伦萨城青年公证人，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之子，彼特罗先生，从城里回到芬奇村探望他的父亲。为职务关系，他一年之中最大部分时间是在城里居住的。一天，人家请他到安嘉诺村来，替人议订一个契约，六分之一石头油榨之长期租赁契约。契约议成，各方按照规则签了字以后，那些农民便邀请公证人同他们一起到附近酒店喝两杯，庆贺这件事情。彼特罗先生本是和蔼可亲的人，并不对乡下人摆架子，就同意去了。迦德怜娜侍候着这位青年公证人，据他后来自己承认的话，初看一眼便爱上这个小姑娘了。他托词要在乡下猎鹌鹑，直到秋天还不回城里去。他成了这小酒店的老顾客，天天同迦德怜娜调情。但她没有像这青年人心里所想的那么容易到手。可是彼特罗先生能够攻破处女的心，他当年二十四岁，穿得同花花公子一样，面孔漂亮，举动轻巧，体力强壮，而且特别会说一套甜言蜜语，容易打动单纯的女孩子的心。迦德怜娜抵抗了很长久，她

祈求纯洁的童贞女玛丽亚援助，但终于降服了。在秋天多汁的葡萄喂肥了的托斯堪那鹌鹑离开了尼伏勒河谷时，她已经怀有身孕了。

彼特罗先生同安嘉诺村酒店女侍，那个穷苦孤女的恋爱关系的风声，也传到了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的耳朵里。他用父亲的诅咒来恐吓他的儿子，立刻迫他回佛罗伦萨去，当年冬天就给他娶了媳妇，为的“管教这个浪子”，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新媳妇阿丽比拉小姐，卓梵尼·阿马督利先生的女儿，年纪不轻、人也不漂亮，但奁资很丰富，又是出自名门。安东尼阿先生也把迦德怜娜嫁给了他家的一个短工阿加塔布里格，彼罗·德·瓦加的儿子，芬奇村的一个贫农，年纪不小，性情阴郁而粗暴。据说，他的第一个妻子就是被他酒醉时打死的。这个阿加塔布里格情愿为了三十个弗罗璘和一小片橄榄树林代价，用自己清白的名字来遮盖他人的罪过。迦德怜娜不发一声怨语便顺从了，可是她忧愁成病，分娩之后几乎要死去了。她没有奶。为了喂养小雷翁那图——小孩子就叫这个名字，她租了白山的一只母山羊。彼特罗虽然爱迦德怜娜，舍不得丢开她，也只好顺从了，他不过请求父亲收留小雷翁那图在家中养育。那时人们并不以为养育私生子是不名誉的事情，人们几乎是将私生子合在正式儿女一起养育，有时甚至更加重视些。祖父同意了，尤其因为他的第一个媳妇没有生育。他将小孩子托付给他的老伴，良善的列娜祖母，她是彼罗·达·巴卡勒托的女儿。

雷翁那图，二十四岁公证人和他所诱惑的安嘉诺酒店女侍私生的儿子，便是这样来到这循规蹈矩的敬神的芬奇家族了。

佛罗伦萨城公文库里所藏一四五七年份户籍册子上，还有祖父——公证人安东尼阿·达·芬奇先生手写的如下一条：

> 雷翁那图，彼特罗与迦德怜娜（今为彼罗·德·瓦加之子阿加塔布里格之妻）非婚生之子，五岁。

雷翁那图想起他的母亲，只像做梦一般，尤其想起她的温柔的、莫名其妙地匆遽的、充满神秘的、差不多狡狯的微笑，这微笑在这素朴的、忧郁的、严肃的、几乎悲哀的美丽面孔上，现出了奇异情态。艺术家有一次在佛罗伦萨城圣马可花园梅狄奇家博物馆内看见一尊古代土地女神契贝勒[3]的铜像，从古代厄特鲁斯克民族小城阿勒左发掘出来的，也有这个奇异的微笑，同他母亲，芬奇村农家少女的一个样。

艺术家也是想到他的母亲的，当他在他的《图画论》中写下底下的话时：

> 你没注意到，山野妇女穿着一身贫苦的粗布衣裳，时常比靓服盛装的妇女更美丽些吗？

凡是见过他的母亲少年时面貌的人，都说雷翁那图很像她。他的长长的优雅的双手，他的丝一般柔软的金黄鬈发，以及他的微笑，特别使人想起了迦德怜娜。从父亲方面，他承继了强壮的体格、良好的健康和对于生命的悦乐；从母亲方面，他得到了那充塞他的整个生活的女性的温柔。

迦德怜娜同她的丈夫所住的小屋子，离安东尼阿先生家里不远。中午，祖父睡觉去，阿加塔布里格也牵了牛去田里工作时候，这小孩子就穿过葡萄园，爬过垣墙，跑到母亲那里去。她等待他，手里拿着纺锤，站在门口。远远看见他的时候，她便张开了两臂。他急忙投在她怀抱之内，面孔、眼睛、嘴唇和头发，都盖满了她的亲吻。

夜间探访，他尤其觉得快乐。每逢节日，老阿加塔布里格晚上都要到酒店里去，或者同伙伴们掷骰子、赌钱。那时，夜里，雷翁那图悄悄地从那张他同列娜祖母一道睡的宽大眠床上爬起来，披了衣服，小心推开窗子遮板，从窗子攀着一株老无花果树的枝溜到地下，跑往迦德怜娜屋里去。清凉的沾露的小草，夜鸟的啼叫，有尖刺的荨麻，刺他的赤脚的尖石头，远处星星的闪光，害怕祖母醒来寻他不见，以及等候着他的拥抱的神秘——他觉得同犯罪一样，当他暗中爬上迦德怜娜床上，在被窝之内全身偎贴着她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甜蜜的和酣畅的。

列娜祖母溺爱着孙儿。他记得祖母的始终如一的深褐色衣服，记得那条白围巾围着她的暗色的多皱纹的良善面孔，记得她的轻轻的催眠歌和她做给他吃的乡下糕饼的甜蜜味道。

他同祖父的感情并不好。起初安东尼阿先生自己教育孙儿，小孩子是很勉强听教的。到了七岁时，他就进芬奇村附近，圣彼特罗尼拉教堂附设的学堂读书。但是拉丁文法引不起他的兴味。

他时常一清早就离家出来了，但不是到学校去，而是到一个完全长满芦苇的荒凉豁谷去。他仰天躺了很久，好几个钟头观察着在他上面盘旋的鹳鸟，心里很欣羡它们。或者他小心剥开一朵花萼，怕伤害了它或者折断它，为的看看里面微妙的构造，看看那些长满细丝的含蜜的粉房和雌蕊。安东尼阿先生有事情在城里暂住时，小那图时常倚仗祖母的溺爱，整天地在山上游宕，沿着无人知的唯有山羊走过的山径，他攀过高岩和深谷，到那光秃的白山尖峰上面去，从那里他看到无边无际的草地、树林、田园，看到傅采启奥的沼泽，看到皮士托亚、普拉托、佛罗伦萨，看到阿普安方面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天气清朗时甚至可以看到一条狭长的雾蓝色的地中海水。然后他精疲力竭地

回到家中来，全身都是灰尘，脸上晒得黑黑的，但如此快活，使得列娜祖母舍不得骂他，或者在祖父面前告他。

小孩子生活是很孤独的。他很少看见和气的弗郎西斯果叔叔，也很少看见父亲，他们两人一年中最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佛罗伦萨。父亲从城里回来，时常带了糖果给他吃。他简直不同学堂同学们在一起玩。同学们的游戏，他觉得没有意思。他们把一只蝴蝶的翅膀拔掉了，害得蝴蝶只会爬不会飞，他们于是开心得很，这时他就露出一副怜悯而忧郁的容颜，面色变青，走开了。有一次，他看见那个老妈子在院子里宰杀一只喂肥了的小猪过节，这猪挣扎着、哀叫着，他于是好多时坚持不肯吃肉，也不说出理由，害得安多尼阿先生大大生气。

有一回，那些学堂生，给一个名叫洛索的人，一个放浪而奸狡的顽童领导着，捕着了一只土拨鼠。他们用种种方去作弄了它之后，又拿绳子把这半死的畜生一只腿拴着，打算丢给狗吃。于是雷翁那图冲进这小孩子堆中来了，把三个小孩子推倒地下，他是有力而敏捷的，其他的孩子们愕然无措，他们绝未曾料想到平时如此恬静的那图会来这一手。趁这当儿，雷翁那图抢去了那只土拨鼠，急忙跑走了，跑到田里去。他的那些同学们明白过来之后，都来追赶，一面喊着、笑着、吹着呼哨，而且高声叫骂，拿石头掷他。洛索——他比那图大五岁——赶上他，抓住他的头发，一时拳足交加。若非祖父的园丁仗·巴啻斯塔走来，雷翁那图要被人重重揍一顿的。但这孩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当打架时候，那只土拨鼠逃跑了。在打架当中，雷翁那图为了自卫打着了洛索的眼睛。洛索的父亲，住在邻村的一个贵族的厨子，来向祖父诉苦。安多尼阿先生生气得很，他要把孙子鞭打一顿，幸得祖母说情，才免了这场责罚。那图不过在楼梯底下一个黑洞里被关了几天。

后来有一次他想起了这回不公平的责罚，这是他以后忍受的无数不平之事的第一次，他就在笔记簿上自问道：

> 你做孩子时，人家已经因为你做了正当的事情而把你关起来了。——现在你已经成人，人家又将如何对付你呢？

在黑洞里坐着，这孩子观察一只蜘蛛：它蹲在网里，由门缝射进来一线阳光把蛛网映成五颜六色，它正在吃一只苍蝇。苍蝇在蜘蛛爪里挣扎着，营营之声一阵弱似一阵。那图本可以救这苍蝇的生命，正如他救了土拨鼠一般。但是一种模糊的不可压制的感情阻止了他，他让蜘蛛吃了苍蝇而观察那个丑恶虫豸的贪欲，带着那种不动情的天真的好奇心，如同观察花草的柔嫩而神秘的构造时一般。

佛罗伦萨建筑师毕亚卓·达·辣温那，那个大阿培啻[4]的一个徒弟，此时正在芬奇村附近建筑一座大别墅。雷翁那图常到那里去，看看工人们如何筑墙，如何拿曲尺砌石，又如何用机器把石头升上去。有一天，毕亚卓先生和这孩子闲谈，很惊讶地发现这孩子有如此清楚的理解力。这建筑师便教他算术、代数、几何和力学的基本知识，起初是游戏性质，后来是完全认真教了。很难令人相信地，差不多奇迹一般地，他发现这小孩子学习一切如流水般容易，好像是在回忆那以前知道不过偶尔忘记了的事情。

祖父不喜欢孙儿的种种与众不同之处，也不喜欢他惯用左手：这件事恰好被人看作不祥的征兆。人家相信，后来那些同魔鬼立约的人，所有那些巫士和行黑术的人，生来都是惯用左手的。安多尼阿先生对于孙儿这个成见，听到了以下的话更牢固起来了：即是有个从福丑良诺来的稳婆对他说，喂那图奶的那只黑山羊的主人，住在白山上

荒凉小村子福涅罗的那个老太婆，本是一个巫婆。那个老太婆为了奉承魔鬼，也许在喂那图的山羊奶上行了巫术哩！

“事真，难假！”祖父想道，“在家里喂饱一只狼，这狼总想逃到树林去的。天意如此！每个家庭都生不肖子！……”

老头子十分渴望他的爱子彼特罗生一个嫡孙给他，足以承受家业，因为那图不过如同路上拾来的一般，不过是这家里的一个私生子。

白山的居民常说起本地一种特性是其他各处所没有的：就是好多植物和动物都是白的颜色。不是亲眼看过的人，不肯相信这话。但是那些逛过白山树林和草场的游人都知道，那里确实有白的紫罗兰、白的蛇莓、白的麻雀，甚至乌鸦窠里还有白的鸦雏哩。芬奇村的居民便以为，正因为这个缘故，自古以来才有“白山”的名称。

那个小那图也是白山上的一个奇迹：佛罗伦萨城循规蹈矩的公证人世家生出这样一个子弟，乌鸦窠里生出一只白色的鸦雏。

小孩子养到十三岁时，他的父亲从芬奇村带他来到佛罗伦萨城。从此以后，雷翁那图很少回转故乡。

在他的一四九四年一本笔记中——那时他正在米兰公爵手下做事，有如下一段短短的谜一般的记事，同他惯常写得那么简短：

迦德怜娜，一四九三年七月十六日来。[5]

人家读着，以为说的是雇来做工的一个女仆哩。其实说的是雷翁那图的母亲。

她的男人阿加塔布里格死后，迦德怜娜觉得自己也不久于人世了，她渴想再见儿子一面。

她和那些香客结伴，从托斯堪那到伦巴底来，为的朝拜圣俺布罗曹的圣骨和那枚圣钉，她便这样到了米兰。雷翁那图恭恭敬敬地接待了她。

在她面前，他又觉得自己仍是那个小那图，夜里悄悄地赤裸着一双小腿跑到她家里去，爬上她的床，钻进被窝内，紧紧偎贴着她。

这老太婆重见了儿子之后，仍要回老家去，但雷翁那图留住她。他在维塞里拿门圣嘉拉女修道院，离他寓所不远，租了一间安静的房子给她居住，款待得她很舒服。迦德怜娜病了，不能起床，但坚持不肯搬到他的寓所去，害怕搅扰了他。他于是送她进米兰最好的医院，弗郎西斯果·司伏萨公爵建筑的那个“大医院”，同华丽的宫殿一般。他天天去探望她。临死前几天，他简直不离开她的床。但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徒弟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迦德怜娜来到米兰。他的笔记本中差不多没有一字提到她。仅有一次，完全偶然地，写了一条，其中记了她的名字。这条说的是一个害重病的年轻姑娘的有趣味的或如他记的童话一般的面庞，他于同一时期，在他母亲去世的医院里看见她的。

“卓梵尼娜，童话一般的面庞——问迦德怜娜，在医院里。”

当他最后一次吻着她那渐渐冰冷的手时，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都应当感谢她，感谢这个山居的微贱的女人，这个芬奇村的老农妇。他替她举行了一场阔绰的葬礼，好像迦德怜娜不是安嘉诺酒店的微贱的女侍，乃是一位贵族夫人。用他那从父亲，那个公证人遗传下

来的精细心思，他把这次丧事的费用一笔一笔记下来，恰如他毫无必要地记下了安得烈·沙莱诺那件衣服上纽扣、银线和缎子的价钱一般。

六年之后，一五〇〇年，穆罗倒台了，他在米兰收拾行李要往佛罗伦萨来。他在橱内发现一个小心捆着的包裹，这是故乡土物，迦德怜娜从芬奇村带来送给他的：两件自织的灰色粗麻布衬衣和三双自织的山羊毛袜子。他从没有用过这些衣袜，因为他惯于穿着那些极细腻的东西。但此时，他在那些科学书籍、算学仪器和力学机械中间忽然发现了这一包被遗忘的物品，不觉痛心。

以后，当他多年孤独而忧愁地从这国到那国、从这城到那城旅行时，他永不忘记带着这一包从未着过的衬衣和袜子同行。他藏起来，不让那些俗人的眼睛看见，而且每次都是含羞带愧地拿来小心地同他特别心爱的那些东西捆在一起。

这些回忆，当他沿着那陡峭的但从童年以来就已熟悉的小径走上白山去的时候，一幕一幕地在雷翁那图心灵之内演过。

在一个大岩石背后不挡风之处，他在一块石头上面坐下来休息，兼看看周围风景。低矮而蜷曲的橡树披着去年的枯叶，一种淡绿色的喷香的矮树（当地人称为“扫帚树”的）、淡白色的野紫罗兰，在周围丛生着；这一切之上飘浮一种罕有的新鲜香气：茴香或某种不知名的山草的香气。山势如波浪一般，向亚诺河谷一方倾斜。右边耸立着光秃的岩石，映成弯曲的影子，露出蛇一般的裂缝，以及灰紫色的凹沟。安嘉诺恰好在他脚底下，给太阳光照成一片白色。再下去，在山下，在那个圆头的山丘旁边，紧贴着小小的芬奇村，如同一个黄蜂

窠。村里的古堡塔，尖长而黑，恰如立在那往安嘉诺去的路旁的两株扁柏。

丝毫没有改变。他觉得好像昨天才在这条山路上走。今天同四十年前一样，这里也长着那些淡白色的紫罗兰和那些离披的矮树，橡树的枯叶仍是这般萧萧响着，白山依旧那样阴郁，周围一切还是如此素朴、寂静、萧条而苍白，令人想起了北方。但在这寂静和苍白之中有时微露这世上最高贵的国土的微妙而难以形容的情致。这国土古时唤作厄特鲁斯克，如今称为托斯堪那，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常春之国，恰如雷翁那图的母亲、芬奇村的乡下姑娘，严肃而几乎忧郁的美貌之中露出一丝稀罕的温柔的笑容。

他站了起来，继续循着山路上山去。他愈上去，那风就愈加寒冷而迫人。

他又回忆过去的生活，这次是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的。

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的事业发达了。他做人圆通，快活而和气，他是属于那一类人。他们在生活上一切都如意，他们生活着，让别人生活着，同一切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彼特罗先生尤其同教会中人相处得好。他成了富裕的圣安伦齐亚塔修道院及其他好多宗教机关所信任的人物。彼特罗先生增加了他的财产，在芬奇村附近购置了田地、房屋和葡萄园，但他那个与安东尼阿先生的世故完全一致的俭朴的生活方式却未曾改变。不过他很肯拿钱出去装修教堂，他又为了尊荣他的族姓，在佛罗伦萨修道院竖下一方芬奇家的纪念碑。

他的发妻阿丽比拉·阿马督利死后不久，这位三十八岁的鳏夫便续娶了一个很年轻而美貌的姑娘，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子。她是卓梵尼·兰

弗烈狄尼先生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小姐。但这位续弦夫人也未曾替他生男育女。雷翁那图那时在佛罗伦萨城里他的父亲寓所居住。这寓所在圣翡冷翠广场边，离旧宫不远，是彼特罗先生向一个名叫弥迦勒·布兰多里尼的人租来的。彼特罗先生要他的非婚生的儿子受良好的教育，用钱多少并不吝惜，准备着将来如果真的没有合法儿女时候，就立他做继承人，自然也是要他做佛罗伦萨公证人的，因为芬奇家历代长子都担任这个职务。

那时佛罗伦萨城住着一位有名的博物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保罗·达·波佐·托斯堪涅里先生。他曾写了一信给克里斯朵夫·哥伦布，信内用算式证明朝西往印度去的道路并不如一般人设想的那么远，他鼓励哥伦布去探险，并预言一定会成功。若无托斯堪涅里的帮助和敦促，哥伦布后来就发现不了新大陆。这位大航海家不过是那位静默的思想家手里一个柔顺的工具罢了，不过是实行了那位佛罗伦萨学者在孤寂的书斋里所想的和所算的一切。据他的同时人说的，托斯堪涅里住在佛罗伦萨“如同一个圣者”，远离罗棱慈·德·梅狄奇的豪华的宫廷，远离那些漂亮的然而空洞的闲谈家、新柏拉图派人士和拟古派人士。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轻视金钱的人、淡食者，完全不吃肉，终身不亲女色。他的面貌是很丑陋的，差不多令人生厌的，唯有那双明亮的、静穆的、小孩子般天真的眼睛，生得美丽。

一四七〇年某日夜里，有个不认识的青年人，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到他的靠近培蒂宫的屋子来拜访。托斯堪涅里起初很冷淡而不快意地接见了这个青年客人，以为他也是平常爱管闲事的那种好奇者。可是当他同雷翁那图谈了一会之后，他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数学天才感到的惊异，不减于当初建筑师毕亚卓·达·辣温那的感觉。保罗先生收了雷翁那图做学生。明亮的夏天夜里，他们师徒二人一同走上佛罗

伦萨郊外那座名叫波卓·德·平诺的长满了野草、香桧和多脂黑松的小山上去，一座半倒塌的古旧的守林人小屋。在那里，给这位大天文学家做观象台。他教给徒弟以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自然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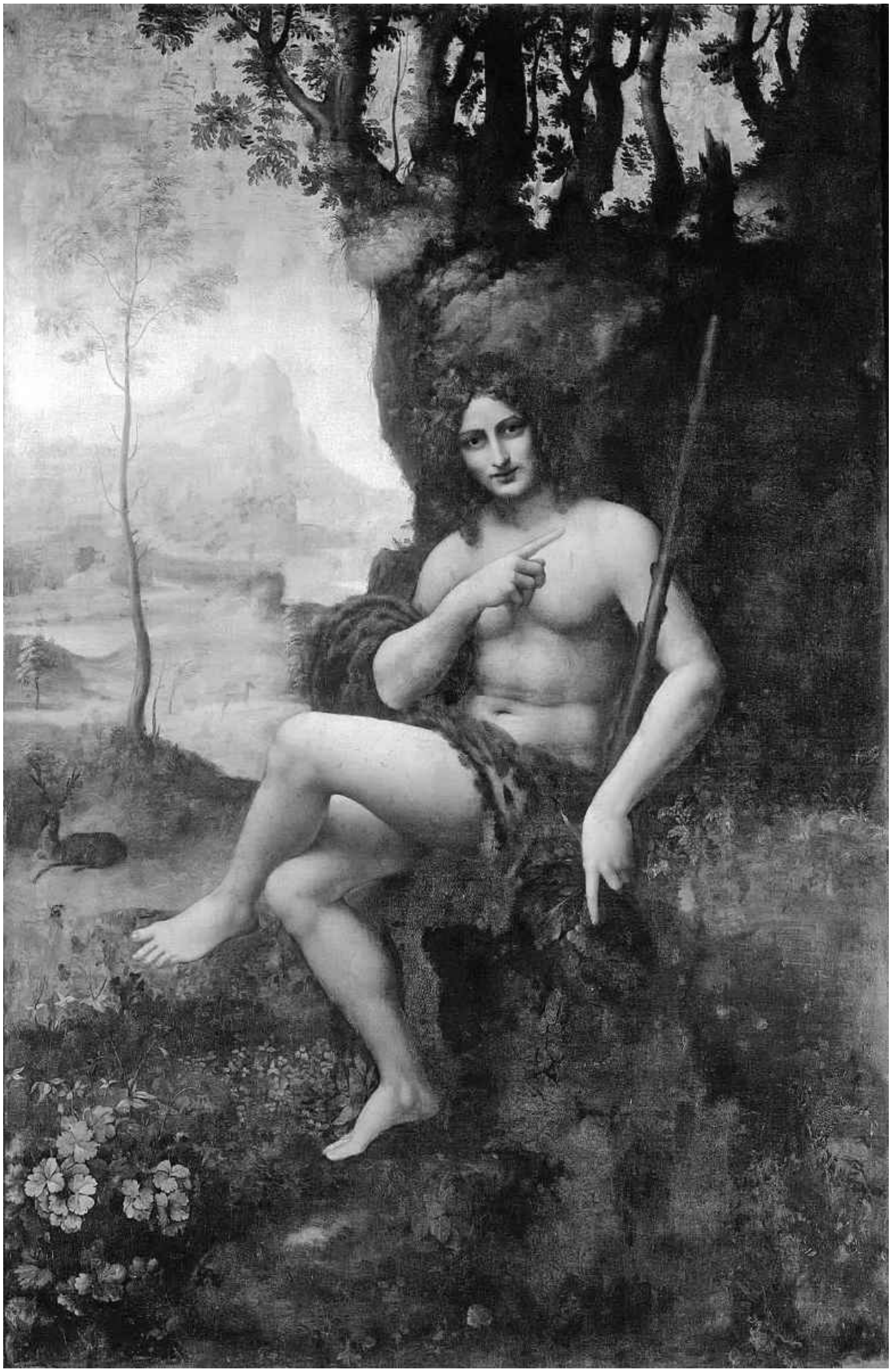
雷翁那图在这多次谈话之中明白了知识有一种为人类所未知的新的力量。

父亲并不阻止他的研究，不过教他选择一个能挣钱的职业。他看见雷翁那图时常在雕刻和绘画，便拿了几样成绩给他的一个老朋友冶金师、画师兼雕刻师安德烈·德·维洛启奥看去。

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就进入维洛启奥工场学艺去了。

维洛启奥是一个穷苦砖匠的儿子，比雷翁那图大十七岁。

他的工场设在离旧桥不远一个古老而歪斜的小屋里面，柱梁是朽烂的，墙壁浸透了亚诺河霉绿的水。他坐在朦胧的工作台边，鼻梁上架着眼镜，手上拿着一把放大镜。这个样子与其说是像一位大艺术家，宁可说是像普通的佛罗伦萨小商人。他的面容是不活动的、平坦的、白而圆而又多肉的，他有个双层下巴。唯有两片薄薄而紧闭的嘴唇和一双锐利迫人的小眼睛，泄露出他的冷静、精确和大胆研究的理智。



巴库斯

他称老画师保罗·乌色罗[6]为他的师傅。相传，乌色罗潜心于抽象的数学，要将数学应用到艺术上来。他潜心研究透视学上困难的问题。大家都鄙视他、抛弃他，他陷于贫困，几乎要发疯了。他好几天没有吃饭，好几夜没有睡觉，黑暗之中睁开眼睛躺在床上，有一次忽然把他的老婆闹醒，喊道:

“啊，透视学是何等可爱呀！”

他在众人非笑之下死了，大家不了解他。

维洛启奥同乌色罗一样，也将数学看作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他说，数学的一个分科几何学，乃是“一切科学之母”，同时又是“绘画之母”，而绘画又是“一切艺术之父”。完全的知识和完全的享受美在他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若是有个面孔或其他人体部分，引起他的注意，无论是丑的或是美的，他都不会发生厌恶或迷醉，如同其他艺术家那样，譬如桑德罗·菩提色利就是这样。他研究着，而且用石膏塑起来，这是以前的人未曾做过的。他有无限的耐性，比较着、测量着、试验着一切。他感觉到美的法则之中含有数学必然性的法则。他比菩提色利更加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种新的美。但与菩提色利不同的，即他不是在奇迹中、在童话中追求，也不是在那种混合奥林匹斯和各各他[7]为一的迷人的朦胧中追求，他是深深钻入自然界里面去追求，在他以前没有人敢这样做。在维洛启奥看来，奇迹并非真理，真理实是奇迹。

彼特罗·达·芬奇先生，带了他的十八岁儿子去见维洛启奥那天，那两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了：维洛启奥先生不仅是他的徒弟雷翁那图的师傅，而且是他的徒弟雷翁那图的徒弟。

华伦布洛沙修道院那些修士在维洛启奥处定画一张救主洗礼像，雷翁那图在那幅画上画了一个跪着的天使。维洛启奥至今还在模糊感觉着的和暗中摸索着的一切，雷翁那图都看见了，找到了，而且在这幅图画上表现出来了。后来有人说，这位画师看见一个小孩子竟超出了他，不禁悲愤起来，从此要完全搁笔了。实在说，这二人中间绝无敌意存在。师徒之间短长相补：徒弟有着那种为维洛启奥本性所未具的敏捷，而师傅则有着那种坚定的恒心，那也是太贪务多得的和无常性的雷翁那图所缺少的。师徒二人并不互相妒忌，并不互视为敌手，时常各人自己也不知道，谁是施教者，谁又是受教者。

维洛启奥那时替鄂尔·圣弥迦勒教堂铸铜像，铸的是耶稣基督和使徒多马[8]。与贝托·安哲里哥的天国幻觉和菩提色利的神话迷醉相反，维洛启奥铸的这尊用指头探入耶稣手上钉痕的圣多马像，却是自古以来第一次用艺术表现的人类在神前的空前大胆——批评的理性对于奇迹的大胆。

雷翁那图的第一幅画，是画在绸幔上的，这画要送到弗兰德地方绣金去，作为佛罗伦萨市民献给葡萄牙国王的礼物。画的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9]。伊甸乐园中一株棕榈树的多节的树干，画得如此之完美，据当时一个人说，“使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耐性的人”。那条狡猾的蛇的女人般面貌现出了迷人的美丽，人们好像听到它在说着：

>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一样能知道善和恶。[10]

那个女人向着“智慧之树”伸出手去，她的脸上现出了表示大胆的好奇心的微笑，正是维洛启奥那尊不信奇迹的多马像用指头探入基督钉痕时候那种微笑。

有一次，彼特罗先生请他的儿子雷翁那图替芬奇村一个邻居画一幅画。这位邻居常常帮助彼特罗先生捕鱼和打猎，他要在那种“圆木盾”上画点东西，那是人家装饰屋子用的，以前的人喜欢在那上面画些寓言式的图画或题几句铭辞。

雷翁那图决定画一只怪物，能令看见的人吃惊，如同梅杜莎的头一般。

他搜集了蜥蜴、蛇、螳螂、蜘蛛、蜈蚣、飞蛾、蝎子、蝙蝠，以及许多其他的丑陋动物，放在房间里，不让一个人进房，他从这些动物之中选出各种不同的身体部分，拼凑起来，放大起来，如此画成一只超自然的怪物，这个怪物是不存在的，然而却是真实的。他渐渐地从真实中演出不真实来，如此明白，恰如欧几里得或毕达哥拉斯从这条定理演出那条定理一般地明白。

人们看见那只怪物从洞口爬出来，此时好像听到了它的生着鳞片、黝黑而光滑的肚皮在地面上擦过的声音。张开的大口吐着臭气，眼睛发焰、鼻孔喷烟。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乃在于这个可怕的怪相却能吸引人，如同美的东西一样。

雷翁那图整天整夜地关在房间内做工作，房里那些死了的动物发着臭气，令人不能呼吸。但是平时对于臭气有着过分敏感的雷翁那图居然能够忍受下去。最后他对父亲说：画好了，可以拿去。彼特罗先生来时，雷翁那图请他在旁边房间等一下，自己到做工的房间去，把

图画安在架上，用黑布围绕着，窗板关好了，只让一线光明正射在图画上。然后他喊父亲来看。彼特罗先生走进来，看了一眼，大声叫起来，吓得朝后退。他以为面前是一只活的怪物。雷翁那图的锐利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的面部表情，看他如何渐渐地从恐怖而变为惊奇，然后含笑说道：

> 这幅图画达到目的了，它的确有了我预期的影响。请您拿去吧，已经画好了！

一四八一年，雷翁那图受了圣多那托修道院委托，在祭坛上画三王[11]朝拜之像。

画上表示了他如何熟悉解剖学以及人体动作时感情的表现，以前的画家未曾有他这类的知识。

画的背景是些关于古代希腊生活的图像：有趣的游戏，骑马决战，美少年的裸体，以及一座寂寥的破庙，拱门半倒，台阶半塌。在一株橄榄树的阴影里、一块石头之上，圣母抱着小耶稣坐着，含着一种腼腆的笑容，好像看见三王从远地来朝拜觉得很惊讶的——他们竟将他们的宝物：黄金、乳香、没药，一切代表尘世财宝的东西，献给那生在马槽的孩子。那三个博士疲倦，受了几千年智慧的重压而低着头，用手遮着那半瞎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奇迹——这是一切奇迹之中最大的奇迹：神变了人。他们俯伏在这个小孩子面前，小孩子大了有一天要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能像小孩子一般的，便不能进天国。”[12]

这两幅最初的图画，似乎把雷翁那图的世界观包含在内了：“宿罪”中，蛇的聪明代表了理性的大胆，“三王朝拜”中则表现了信仰的谦

逊和天真。

“三王朝拜”并没有画完成，他以后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是未曾完成的。他追求那达不到的完美时，自己造成了一些困难，使他的画笔无法克服。“过分的口渴是无法可解的。”佩特拉克说。

彼特罗先生的续弦夫人弗郎西斯卡，年纪轻轻就死了。这位公证人第二次续弦，娶了弗郎西斯果·狄·雅可波·狄·顾里谟先生的女儿马格丽塔。她带了三百六十五个弗罗璘做嫁妆。这位继母不喜欢雷翁那图，尤其是自从她给她的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安东尼阿和朱良诺以后。

雷翁那图很会花钱。彼特罗先生供给他，虽然不是很富足地供给他。马格丽塔太太时常同她的丈夫吵闹，说他夺去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的财产，送给“那个私生子，那个巫羊奶喂大了的孩子”——她就是这样称呼雷翁那图的。

在维洛启奥工场以及其他工场同事之中，雷翁那图也有许多仇人。其中有一个人，看见这两师徒之间异乎寻常的友谊，竟投了匿名状，控告二人犯同性恋之罪。这种诬蔑，有好多人肯信，因为年轻的雷翁那图是当时佛罗伦萨城最美的少年之一，他又远离女色。有个同时代的人说：“他的全身如此之美，一见了他连最忧愁的灵魂也要快活起来的。”

就在那一年，雷翁那图离开了维洛启奥工场，自己租了房子居住。那时已经有人传说他有“异端的思想”，传说他“不信上帝”了。在佛罗伦萨的生活，他觉得，一天比一天更不愉快。

彼特罗先生替他的儿子从罗棱慈·德·梅狄奇那里拉了一件很有进益的工作。但是雷翁那图不晓得去逢迎罗棱慈。罗棱慈要求于他周围的

人的，首先是一种很无聊的奉承，虽然比较一般更高超的更精妙的奉承，他不能容忍太勇敢的太自由的人。

雷翁那图由于没有事情做，很觉得难过。当时，埃及苏丹有个公使凯德·拜居留在佛罗伦萨，经过他的介绍，雷翁那图甚至暗中同叙利亚伊斯兰教总督谈判要求到那里去当宫廷建筑师，明知那时非脱离基督教而改信伊斯兰教不可。

无论到那里去都可以的，只要能离开佛罗伦萨。他觉得在这个城里再耽搁下去，他就要堕落了。

一件偶然的事情帮助了他。他发明了一种多弦的银琴，形如马脑壳。豪华者罗棱慈本是爱好音乐的，喜欢了这个怪异的琴式和琴音。他要发明这乐器的人亲身到米兰走一趟，将这乐器献给米兰公爵罗督维科·司伏萨。

一四八二年，雷翁那图离开佛罗伦萨到米兰去。那年他三十岁。他不是以艺术家或学者资格到那里去的，他是到那里去当宫廷音乐家。未曾动身以前，他写信给穆罗公爵道：

> 高贵的殿下，我检查了现时那些战具发明家的成绩之后，认为他们并未曾贡献什么与现时普遍使用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胆敢自荐于殿下，愿将我的艺术的秘密向殿下公开。

接着，他列举他的一切发明：轻而耐火的桥梁；无须炮轰即可毁坏一切非建筑在岩石之上的要塞和堡寨；在壕沟和江河底下挖掘地道尽可能地无声和迅速；蒙甲的战车，能冲入敌阵，敌人无法可以阻止；炸弹、大炮、臼炮等，制为“很美观而合用的新形式”：围城用的冲城机，巨大的投石机，及其他能发挥神奇效力的器具，每样都有新

发明；海战用的各种进攻和防守武器；能抵御铁石攻击的船；最后，完全未为人知的新炸药。他临了说：

> 在和平的时候，我希望做个建筑师，替殿下办事，我将建筑私人的和公家的房屋，挖掘运河和设立水道。
>
> 雕塑大理石、黄铜和陶土的艺术，以及绘画，凡有委托，我也能做，不下于其他的人。
>
> 铸一尊青铜骑马像以纪念殿下尊人老公爵及四方闻名的司伏萨家族，我也能承办。
>
> 殿下若以为上面列举的种种发明似乎难以相信，则我愿意做个试验，或在大宫花园内或在殿下指定的其他地方。我愿做殿下最恭顺的仆人。
>
> 雷翁那图•达•芬奇

当他第一次在翠绿的伦巴底平原之上看见阿尔卑斯山那些积雪的尖峰时，他觉得从今要开始一个新生活，这个异邦也要变成他的故乡了。

当雷翁那图爬上白山去时，这样回忆着他的半世纪的生活。

他已经快走到山顶了。山路现在没有蜿蜒曲折，在干枯的荆棘和那披着陈年叶子的矮橡中间，笔直地向上升。风在山顶上刮着，这座百合花颜色的淡白的山，是荒凉和寂寞，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另外一个星球。风吹着他的脸，好像冰针一般刺着他，他的眼睛睁不开来。有时，他的脚底下一颗石头滑下去，隆隆的声音直滚到深谷。

他愈走愈高。当他在爬着这座粗糙、忧郁而多风的白山时，他的疲劳之中含有一种奇异的快乐，他做小孩子时就感到这个快乐了：好像每走上一步，他的眼光就更扩大了、更锐利了、更包围得广阔了，因为每走上一步，看见的距离也更远了一些。

这里没有什么春天。树没有发芽，草刚刚绿了一点。人们只闻到潮湿的苔藓味。但是上面，他要去的地方，则只有石头和苍白色的天。那边，佛罗伦萨所在的山下，什么都看不见。但这边，一望无际的地方，直至于恩博里，则清楚地摆在他眼前：起初是寒冷的百合花颜色的山，连着它的广阔阴影、它的起伏陵谷，然后是无穷尽的波浪形的山坡，从里伏诺，经过卡斯忒里诺马里蒂摩和伏特兰诺，直至圣哲弥尼安诺，到处都是广阔而空虚的空间。脚底下的山径好像动摇了、消失了，雷翁那图好像生着大翼在慢慢地飞，好像不知不觉地向这波浪形的平地之上翱翔。此时，飞翼好像是自然而必要的；此时，灵魂上为了没有翼而感到的惊异和恐怖，正不减于一个人忽然两脚走不动的时候。

于是，他回想少时如何观察鹳鸟的飞，如何听到那微弱的鸟声时，因欣羡而啼哭着——鹳鸟叫时好像在说："我们飞呀，我们飞呀！"

他又记起：当初他把祖父养的噪林鸟和白颊鸟偷偷放出笼去，看见它们出笼时的喜悦，他也很开心。有一次学校先生同他说起伊卡鲁士的故事：达达鲁士的儿子伊卡鲁士[13]装了蜡制的翅膀飞上天去，但结果掉下来跌死了。后来先生问他谁是古代最伟大的英雄，他毫不迟疑回答道："达达鲁士的儿子，伊卡鲁士！"又有一次，他在佛罗伦萨圣马利亚大教堂的钟塔上，卓托的浮雕——其中表现一切的艺术和科

学——里面初见达达鲁士像时，感觉惊异和喜悦：巧匠达达鲁士从头至脚插着鸟羽，在飞行着。

早期童年时代，他还有一个回忆，这种回忆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但在谨记此回忆的人看来则完全是一种秘密，好像一种含有预言意味的梦境。他在笔记之中论此回忆说：

> 好像是命运要我去详细描写秃鹫。因为我记得，早期童年时代，有一次做梦，梦见我躺在摇篮里面，一只秃鹫飞了来，用它的翼撬开我的嘴，在嘴上摩擦了几次，好像表示我终身将替飞翼说话似的。[14]

这个预言果真说中了：人类的飞翼成了他的一生的最后目的。

此时，站在白山顶上，同四十年前做小孩子时一样，他又觉得：人类没有飞翼是如何不可忍受，是如何不堪设想。

“无所不知的人便无所不能，”他想道，“我们到了无所不知的时候，也要长出飞翼来了。”

走到了最后的转弯路上，他觉得有人在背后拉他的袍角，他回转头来，看见了他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

卓梵尼，眯缝着双眼，低着头，帽子紧握在手上，在风中挣扎。他一定是叫了很久，喊了很久，但风吹散了他的声音。现在师傅掉转头来时，在这荒凉而寂寞的高山之上，他的披着长波形头发的面孔、他的被风吹向肩头上去的长胡子，以及在他的眼睛、他的深深的额纹、他的紧锁的眉毛中表现出来的不可屈挠的思想和意志，在徒弟看

来，是如此之陌生和可怕，几乎不能认识了。那件在风中飘扬着的深红色宽袍，好像一只大鸟的翼翅。

“我刚刚从佛罗伦萨来。”卓梵尼大声喊道。但在怒吼的风中，他的大声叫喊如同低语，唯有几个零碎的字眼听得出来的：“信……很重要的……命令……立刻交到的……”

雷翁那图明白了，从恺撒·波尔查处来了一封信。

卓梵尼将信交给师傅，雷翁那图认出了这是公爵的秘书长阿加皮托先生的手笔。

“下去吧，”当他看见徒弟的冻成铁青的面孔时，他对卓梵尼叫喊，“我立刻就来。”

贝尔特拉非奥沿着陡峭的山径下去。他攀着荆棘的枝条，弯腰屈背地从石头上滑下去，他的样子如此渺小、如此可怜、如此柔弱，好像大风随时都可以把他刮起来，吹开去，如同一根小草。

雷翁那图望着他。徒弟的可怜相，令师傅想起了自己的柔弱，想起了命运注定他一生无所成就，想起了一长串的失败史，想起了“巨像”的无意义的毁灭，“圣餐”的终于沦亡，机械匠亚斯特罗的飞行倾跌，一切爱他的人的不幸、恺撒的仇恨、卓梵尼的病、乌鸦眼睛中的迷信的恐怖，以及那个可怕的永久的孤寂。

“飞翼呀！”他想到，“这方面的努力，难道也要白费吗，如同我的所有制作一样？”

他又想起了机械匠亚斯特罗病中谵语时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回答魔鬼拿深渊的可怖和飞翔的可乐来试探他时说的一句话：“不可试探

主，你的上帝！”

他抬起头来，更加咬紧了嘴唇蹙紧了眉毛，同风和山作战，再往上走去。

已经看不出道路来了。现在他在那没有道路的不毛的岩石之上继续走去。那上面，以前，也许没有人走过的。

再努力一次，再走上几步，于是他到一个悬崖峭壁的边缘。再不能向前走了，除了飞。岩石突然中断，在他面前的是个以前看不见的深谷。这深谷，空虚、模糊，百合花一般的颜色，张开大口在迎接着他。下面，好像不是地，而是天，而是那个空虚和无限，同头上的一个样。

风更变得大了，在他耳边咆哮着如同响雷，又如一群群看不见的鸷鸟飞过去，以它们的大翼鼓动空气作声。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看这深谷，忽然他又感到了，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到了，从儿时就熟悉的那种感情：必须要飞。

“飞翼要长出来的，”他低声说，“我们将有飞翼！如果我做不到，将来总有人做到。人类一定飞得起来的！精神从未说过诳语：无所不知的人将有飞翼，将同上帝一个样。”

于是他看见空中统治者，看见一切限制和一切重力的征服者，看见“人子”在他的荣光和他的权力之中，看见那只大天鹅以其雪一般白的大翼在蔚蓝的天空之中翱翔着。

一种快乐和一种恐怖充满了他的灵魂。

当他从白山上走下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在浓黄色的夕阳光之下，那些扁柏看来如炭一般黑，那些渐渐隐去的山峰也表现温柔而透明，同紫色水晶一般。风也渐渐平息了。

他走近了安嘉诺村。在一个转弯路上，他忽然看见，底下深处摇篮般的山谷里，躺着那个黯淡的小芬奇村。全村如同一个蜂窠；它的尖塔，黑得同扁柏一样。

他停住了脚步，拿出笔记簿来，写道：

> 从那名为“胜利”的山上[15]，那只大鸟、那个骑在一只大天鹅背上的人，将第一次起飞，将震惊全世界，将以其不朽的名字充满一切书上。永远的荣光归于那诞生他的窠巢！

他再看一眼白山脚下他的故乡，又说道：

> 永远的荣光归于那诞生大天鹅的窠巢！

阿加皮托的信，要求新任的机械师立刻来恺撒军中执行职务，因为要制造攻城机器，以为最近即将开始的围攻法因柴之用。

二日之后，雷翁那图就从佛罗伦萨动身往罗曼雅[16]去替恺撒·波尔查办事了。

---

[1] 白山Monte Albano——按此是佛罗伦萨的白山，亦可译为阿尔班诺山，与阿尔卑斯山上的最高峰白山不同。

[2] 厄特鲁斯克人Etrnsker——三千年前住居于现今托斯堪那一带的民族，曾统治了全意大利半岛，后来给拉丁人征服了。

[3] 契贝勒Kybele——据希腊神话，她是萨土恩之妻，尤比德之母。

[4] 阿培啻Leo Battista Alberti，一四〇四——一四七二，佛罗伦萨建筑家，生于热那亚，著有《建筑术》一书，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

[5] “迦德怜娜……”——按各家替雷翁那图做传记的，都不晓得他的母亲的下落，梅勒什可夫斯基是第一个在雷翁那图笔记中寻出这条踪迹的。后来弗洛伊德著的《雷翁那图童年回忆》中也接受了梅勒什可夫斯基的解释。

[6] 保罗·乌色罗Paolo Uccello，一三九六——一四七五。

[7] 各各他Golgotha——译言“髑髅地”，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这里用来代表基督教神话，正如奥林匹斯山代表古代希腊神话一般。

[8] 使徒多马——按《约翰福音》记耶稣复活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门徒中那个低土马的多马不在场，后来多马表示，他非用指头探入耶稣手上的钉痕，便不信有复活之事。到了第二次显现时，耶稣就教多马拿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看看。这个故事，以前都解释作多马信心不坚。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个理性觉醒时代，维洛启奥才拿多马来作为那怀疑奇迹的理性之化身。维洛启奥铸这铜像时，是以少年雷翁那图为多马模型的。

[9] 亚当夏娃故事——见《旧约·创世记》。

[10] “你们不一定死……”——见《创世记》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11] “三王”——按即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向初生的耶稣朝拜的，见《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八世纪时，基督教会不知根据什么，居然访出了这三个博士的名字：加斯帕、默尔奇奥和巴尔塔莎尔，而且追封他们为“王”。

[12] “我实在告诉你们……”——见《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

[13] 达达鲁士和伊卡鲁士Dädalus und Ikarus——飞行的愿望人类很早就有了。中国历史记载，新莽时代就曾有人尝试飞行。希腊神话，巧匠达达鲁士和他的儿子伊卡鲁士被囚在克列底岛上“迷宫”之内，设法用蜡把羽毛粘在身上飞了出来。伊卡鲁士一时高兴违反了父亲的警告飞得太高了，太接近太阳了，身上的蜡给太阳晒化，羽毛脱落，遂掉落海里淹死了。现在希腊群岛中有个伊卡里岛，据说就是纪念他的。

[14] 雷翁那图关于秃鹫的回忆——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著的《雷翁那图童年回忆》一书乃是精神分析学最光辉的应用之一。他在这个关于秃鹫的回忆中找到了解释雷翁那图一切性格、艺术和思想之锁钥——自然是以精神分析去解释的。

[15] 名为“胜利”的山上——按芬奇村，意文Vinci系从动词vincere变来，本有“胜利”之意。

[16] 二日之后去罗曼雅——按雷翁那图离开米兰后往罗曼雅去之前曾至威尼斯，路过曼土亚时，且曾为伯爵夫人厄斯特之伊萨伯拉，即贝特丽采的姊姊画过肖像，此肖像至今还保存着。这段故事未曾写入本书。但本书关于雷翁那图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记述有非其他传记家所能及的。梅勒什可夫斯基为了著作此书，曾亲自至芬奇村，亲登白山之上，访问这“诞生大天鹅窠巢”。除此以外，书中根据的材料，主要是出于雷翁那图自己的笔记以及下列诸书的记载：

a．Breve vita di Leonardo da Vinci，scritto da Anonymo nel 1 500．

b．Luca Pacioli—De divina proportiono，Venis，1 509．

c．Vasari—Dalle Vita de piu excellenti pittori 1 550．

d．Lomazzo—Trattato della pittura，1 584．

第十二章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1]

我，恺撒·波尔查[2]，蒙上帝恩典，为罗曼雅公爵，为安德里亚伯爵，为彭比诺领主，等等，等等，又为神圣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

今命令我属下一切总督、司令、将军、头领、官吏、兵士和臣民：凡遇呈验此证书之人，即有名的和可爱的雷翁那图·达·芬奇，我的大建筑师和大工程师——须礼遇之，须任他及其随从自由通过，须许他测量、视察及检查我的要塞和堡寨内一切事物，须不迟疑地供给他以必需的人员，须诚恳而热情地帮助他并同他合作。我委任上记之雷翁那图监察我的辖境之内一切要塞和堡寨，我命令我的其他一切工程师服从他的指挥。

我君临罗曼雅之第二年，基督降生后一五〇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巴维亚发。

罗曼雅公爵恺撒

以上便是雷翁那图去视察要塞时携带的通行证。

在这时候，恺撒·波尔查使用欺骗和残暴，在罗马教皇和法兰西最忠心于基督教的国王宽容之下，占据了昔时属于“教会国”的领土。这些领土，据说是当初君士坦丁大帝[3]赠予教皇的。恺撒抢占了法因柴城和福里城。前者的合法君主、十八岁的阿斯托尔·曼弗烈狄，后者的君主迦德怜娜·司伏萨，都因信任了他的骑士诺言，却仍被他关在罗马圣天使监狱之内。他同乌比诺公爵订了一个同盟，只为的先解除公爵的武装，然后袭击他、劫掠他，如同路劫盗所做的。

一五〇二年秋天，他带兵去攻打波伦拿君主本蒂伏约，想占据此城以为新国的首都。邻近诸国君主都害怕起来了，他们明白：他们迟早要做恺撒的牺牲品，恺撒要消灭一切敌对者，而自为全意大利唯一的主人。

一切反对瓦棱蒂诺公爵的人：红衣主教巴果罗、公爵格拉维那·奥西尼、维特络索·维特利、奥里维罗托·达·费摩、秘鲁查君主仗·保罗·巴容尼、塞拿共和国的公使安东尼阿·达·卫拿弗罗，以及其他的人——九月二十八日在秘鲁查国的马终城开会，缔结一个秘密同盟反对恺撒。开会时，维特络索·维特里，同古代汉尼拔尔一般宣誓，誓于一年之内将共同的敌人或杀死，或生擒，或逐出意大利境外。

这个阴谋消息一经传播出去，其他好多受过恺撒侵害的君主都来加入了。乌比诺公国崛起反抗。恺撒自己的军队也背叛他。法兰西国王迟疑不肯救援他。恺撒将近塌台了。但虽被人反叛、离弃和差不多解除武装，他仍令人害怕。他的敌人们由于琐细的内争和犹豫，放过了那个足以消灭他的最有利的时机，反而同他进行谈判，同他协定休战。他以诡诈、恐吓和许诺对付他们、欺骗他们，弄得他们中间失和，他以特长的假情假意迷惑他的那些新朋友，请他们到那刚刚降服的西尼加亚城来，说是要在一个共同战役之中以事实而非空言向他们表明他的忠实。

在公爵周围的人中，雷翁那图是最得宠任的一个。

艺术家受了恺撒的委任，拿华丽的建筑物、宫殿、学校、图书馆等来装饰那些占领来的城。他在那波伦拿要塞废墟之上建筑了宽敞的营盘给恺撒军队居住。他开辟了亚德里亚海西岸最优良的海岸采塞那港，并挖了一条运河与采塞那城相通。他在彭比诺建筑坚固的要塞。

他制造战争机器和测绘地图。他陪伴公爵各处出征，凡恺撒杀人流血之处他都去过：在乌比诺，在佩沙罗，在伊穆拉，在法因柴，在采塞那，在福里。同平常一样，此时他也写他的简短而精确的笔记。但是他在笔记之中没有一字提及恺撒，好像他没有看见或不愿看见他的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在路上看见的琐细事情，他都记下来了，譬如采塞那农民如何用葡萄藤缠绕着果树，塞拿的人如何安排杠杆去运动大教堂的钟，黎弥尼城的喷泉落水如何发出罕有的温柔音乐等。他画出乌比诺宫殿里面的鸽巢和那座装有螺旋梯的塔，据当时的人说，遭受恺撒劫掠的不幸公爵季多巴图不久之前才穿着衬衣从这座塔逃走出去。他观察到，罗曼雅境内、亚平宁山下，牧童们如何将他们的号角上宽阔一端钻些深孔，以此加强号角的声音；那个雷一般响的震动全谷的号角声，经过回声之后，如此之强，连最远的山上羊群都听得到。雷翁那图时常整天地一个人站在彭比诺荒凉的海滩上，观察着波浪如何前后相催着，又如何驱来或卷去那些沙砾、木片、石子和水草。他在笔记上写道：

> 波浪便是这样争抢着那些牺牲品，那些落入胜利者之手的牺牲品。

正当他的身边，人的正义的一切法则都被破坏之时，他却不加审讯和裁判，而在那貌似偶然的和任意的而其实不可改变的和合乎法则的波浪运动之中观察着神的正义的不可破坏的法则，即机械学的法则——那是“最初推动者”所立下的。

一五〇二年六月九日，罗马近旁底伯河中发现了法因柴青年君主阿斯托尔和他的弟弟两人的尸首。他们两人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被人用石头缚在颈项之上，从圣天使监狱抛入河中去的。据当时的人说，这两个人尸首如此之美，“几千人中都难遇到一个”。他们身体上

显然有“反乎自然的强暴”留下来的痕迹，民众都认为这是恺撒的罪孽。那几日雷翁那图在他的日记之中写道：

> 罗曼雅的人用的四轮车，前面两个小轮，后面两个大轮。这个构造是很愚蠢的，因为照物理学法则说——见我的《机械学原理》第五节——全车重量都是压在前轮之上的。

如此，道德均衡法则被人肆无忌惮地破坏了，他默不作声，却热烈气愤于罗曼雅车子构造上之违反机械学法则。

一五〇二年十二月下半月，瓦棱蒂诺公爵及其整个朝廷和军队，从采塞拿迁移到繁诺城去。这城在亚德里亚海滨阿奇拉小河岸上，离西尼加亚城约二十迈尔，约好在那里同以前阴谋反对他的人奥里维罗托·达·费摩、两奥西尼和维特里会面的。十二月底，雷翁那图也从佩沙罗动身往恺撒那里去。

他动身得很早，希望当天能赶到目的地。但路上起了大风雪。山给雪盖满了，难以通行。骡子不断地踉跄着脚步，它们的蹄子踏在那蒙了冰的石头上，时常滑跌。紧靠在悬崖边上那条狭路左边，下面就是亚德里亚海的黑波在咆哮着，在冲击着那盖满了雪的白海岸。当雷翁那图的坐骑嗅着一个吊死的人在白杨树上时，领路的人吓了一跳。

天渐渐黑了。他们放松缰绳，任凭坐骑走去，信任那几匹聪明的牲口。忽然看见远处闪着光，领路的人认出那是诺维拉辣山村的大客店，这个山村恰好在佩沙罗和繁诺之间一半路上。

他们在那个钉满了铁钉的大门上敲了很久，这门好像要塞的门。最后，一个睡眼惺忪的马夫提了灯笼出来，以后客店主人也出来了。

他拒绝招待他们，因为不仅所有的房间，连所有的马厩都住得满满的，没有一张床夜里不睡三个人或四个人，所有的客人都是贵人，是公爵属下的军官和廷臣。

雷翁那图说了自己的姓名，而且拿出通行证给他看，那上面有公爵的印章和签名，店主于是连声道歉，请他住在店主自己的房间之内，那里只有三个法国高级军官住着，已经喝醉了酒，现在睡得同死人一般熟。他自己则要同老板娘一起，搬到打铁坊隔壁一个小房间睡去。

雷翁那图走进那个同时作为食堂和厨房用的地方去，那里给烟熏黑了，肮脏得很，罗曼雅所有的客店都是这样的。光秃的、剥落的墙壁上现出潮湿痕迹，鸡在一根横棍上打瞌睡，小猪在格子栏内嗥叫，金黄色的葱、腊肠和火腿，一串串地挂在那被烟熏黑的屋梁上。一个附有砖砌的烟囱的大灶上发出熊熊的火光，铁棒穿着一只全猪在火上烤得吱吱地响。火焰红光之中，客人围绕一张长条桌坐着，吃、喝、叫、吵，掷骰子、下棋和打纸牌。雷翁那图坐在火旁，等候晚饭送来。

旁边桌子客人之中，艺术家认出了公爵部下长矛骑兵队老队长巴达沙尔·希皮翁、宫廷度支官亚历山德罗·斯班诺启奥先生和费拉拉公使潘多尔福·哥伦努楚先生。此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很兴奋地在说话，说时挥舞着手臂，声音高而锐:

“我可以从古代和近代历史中举例向你们证明的，先生们，我可以证明得同数学一般准确！你们试想想那些武功显赫的国家，如罗马、斯巴达、雅典、埃土利[4]、亚该[5]以及阿尔卑斯山外其他好多民族！所有攻城略地的伟人无有不以本国人民组成军队的：尼诺士[6]的军队

是亚述人，居路士[7]的军队是波斯人，亚历山大的军队是马其顿人。……固然俾鲁士[8]和汉尼拔尔是拿雇佣兵作战的，但那是出于这些大将军的异乎寻常的本事，能赋予外国兵士以本国军队所有的勇敢和荣誉心。此外，请你们不要忘记了那个要点，不要忘记了一切军事学的基本原则，即是军队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乃是步兵，仅仅是步兵，我说：而不是骑兵，也不是什么火器和火药这类近代荒唐的发明品！……”

“您说得太远了，尼古罗先生，”那位骑兵队长很客气地带笑反驳道，“如今火器一天比一天更加显得重要。无论您如何向我们称赞罗马人和斯巴达人，我总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队比古代人武装得好多了。请原谅我不敢苟同于阁下，我以为一队法国骑兵或一队携有三十尊大炮的炮兵，连石崖都能推翻，何况一队古罗马步兵！”

“诡辩！完全是诡辩！”尼古罗先生连忙回答，“我从您的话里发现了致命的错误，当代那些最好的统兵元帅就是拿这个错误来隐蔽真理的。等着吧，终有一日北方蛮族要叫意大利人睁开眼睛，那个时候他们就可觉悟到雇佣军队是如何懦弱无力了，就可觉悟到什么骑兵和炮兵，同真正的步兵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枚臭蛋！但是那时觉悟已经太迟了。人们如何能认那些明显的事实呢？试想想，当初卢古鲁士[9]以一小队步兵就打败了蒂格兰努士[10]的十五万骑兵，其中好多队骑兵编练得同现时法国骑兵一般好！……”

雷翁那图怀着好奇心观察这个人，他说起卢古鲁士胜利时的口气，好像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

这位不认识的客人，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袍子，袍上有笔直的褶痕，样式很高贵，如同佛罗伦萨共和国高级官吏，如使馆参赞一类人

所穿的。但是这件袍子已经破旧了，有许多地方简直是龌龊的，虽然是在不大显眼的地方。袖口都磨光了。紧围着颈项的袍领上露出一点衬衣领，拿这衣领来推测，他的衬衣是否清洁也是很可疑的。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沾着墨水迹；中指上有个老茧，表明他是属于写字很多的那一类人。这个人的外表，不很威严，不很能引起人家敬畏。他也不老，大约四十岁，瘦削的、狭肩的，面貌很特别，活泼、锐利而清癯。说话时，他屡次抬着那个长而平坦的鼻子，几乎像鸭嘴巴；他的小头向后仰，眼睛眯着，沉思地突出下嘴唇；以后，当他越过对话者的头好像向远方眺望时，此时他的样子就像一只眼睛锐利的鸷鸟，伸长了它的细长颈，注视远处的物象。他的不安宁的举动，他的褐色瘦颊上突出大骨处热病一般的红晕，尤其他的迫人的灰色大眼睛，使人想起了他的心内之火。那双眼睛要装出凶恶样子，但好几次，在冷酷的严厉和刻薄的讽刺之外，还露出一点畏葸的和悲伤的神气。

尼古罗先生继续发挥着他的步兵战力论，雷翁那图听着，不得不惊讶，他的议论之中夹杂着真和假、夹杂着无限制的勇敢创见和奴隶样的崇拜古人。为了证明火器之无用，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有一条说：大口径的炮很难得射中目的，炮弹不是太高了超过敌人的头，便是太低了简直达不到敌阵。艺术家觉得这个观察很深刻而正确，因为他凭自己的经验很明白那时大炮的种种缺陷。但接着，尼古罗先生又断言：要塞绝不能保护一个国家。他举出罗马人做例，他们并未曾建筑要塞，又举出斯巴达人做例，他们不肯在斯巴达设防，为的鼓励国民的勇气，仅仅以自身为国家防卫。好像古代人所想出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似的，他引据了学童所共知的一个斯巴达人论雅典城墙的话：“如果仅有女人住在城里，这些城墙就是很有用的。”

艺术家没有听到辩论的结果，因为店主引了他到楼上房间去，那里已经铺好了他的床。

第二天早晨，风雷更加厉害。领路的人不肯走，他说，这样的天气，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连狗也不肯放出门去的。雷翁那图不得已再耽搁一天。

他没有事情可做，便在灶火之上安下一个自动烤肉机，那是他发明的：一个大轮子，周围斜插着一些铲形的东西，烟囱的热气转动着轮子，轮子又转动着烤肉棒子。

“使用这个机关，”他对那些惊奇的观众解释道，“厨子不必担心肉被烤焦的，因为热力始终是一样的：灶火大些轮子就转得快些，灶火小些轮子就转得慢些。”

艺术家为了这完美的烤肉机，其热心和致力正不减于为了他的飞行机器。

同在一个地方，尼古罗先生向几个法国青年炮兵军官、那些赌鬼，解释他靠抽象数学的帮助发明出来的一种赌法，掷骰子时只会赢不会输的，足以打败“命运女神，那个婊子”，如他自己说的。解释他的规则时，他说得非常之聪明而流利，但每次实际应用起来，他都要输钱，自己非常惊讶，他人则十分开心。但他总是归罪于应用有错，至于办法自身则是不会错的，他以此自慰。赌钱结果，尼古罗先生很觉狼狈，因为付钱时，发现他的钱袋是空的，原来他是赊账赌钱的。

晚上很迟，客店到来了一大群包裹和箱子、无数的仆役、侍童、马夫、呆子、黑女，以及各种各样好玩的动物，还有他们的主人，那

位高贵的威尼斯名妓、“豪华的校书”列娜·格里华。当初就是她，在佛罗伦萨，几乎给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手下的小圣军所糟蹋。

大约两年之前列娜小姐学着同业诸姊妹的榜样，厌倦了尘世生活而去做一个“忏悔的抹大拉”[11]，她进修道院去，但只为的以后出来，那张有名的“为高贵外邦人而定的，附记各人特点及虔婆姓名的威尼斯全体校书花名册和价目表”上，她的价钱能定得更高些。深黑的修士蛹化为一只光彩夺目的蝴蝶，列娜·格里华身价增高得很快，同所有上等的妓女一般，这位威尼斯神女也自造了一个很好看的家谱，竟说她是米兰公爵一个兄弟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的私生女。同时，她做了另一位红衣主教的第一情妇。这位主教衰老得变成半痴呆了，但很有钱。她现在从威尼斯到繁诺去，因为老主教在那里，在恺撒·波尔查朝廷等待着她。

店主东左右做人难：如此高贵的太太、某红衣主教的姘头夫人，是不敢不留宿的，但他没有一个空房间。最后，他同一些从安科那来的商人谈好了条件，要他们搬到打铁坊里睡去，腾出房间来让这位高贵校书的随从居住，店主方面则允许在房饭钱上给予商人们一个大大的折扣。至于太太自己，店主则要把尼古罗先生和法国军官们现在住的房子腾出来给她，而请先生们搬到打铁坊去与那些商人同住。

可是，尼古罗先生发起脾气来了，他问店主是否发了昏，是否知道在同谁说话，竟敢为了一个下贱的婊子来同正派的人说这些无耻的话！此时老板娘也来发话了，她是很会说话，很能相骂的婆娘，她的舌头并未曾当在犹太人店里。她说，尼古罗先生，应当把他自己、他的仆人和他的三匹马的房饭钱先付了，再来发脾气骂人。此外还要请他归还她的男人在上星期五好意借给他的四个杜卡。然后好像自言自

语一般，但声音颇大，当场的人都能听到，她祷祝所有走江湖的骗子都要给人吊死，他们搭着老爷架子，却不付钱，而且看不起正经的旅客。

老板娘这几句话一定含有实情在内的，因为尼古罗先生忽然不作声，在那个婆娘的凶恶眼睛之下低下头来，而且显然在考虑着如何下台。

客店仆役已经在搬移他的行李了。列娜小姐那只心爱的丑猴，半路上几乎冻死，现在扮着悲惨的鬼脸，在桌子上跳来跳去，那上面本放着尼古罗先生的纸、笔、书籍，书籍之中有提多·李维的《罗马史》和蒲鲁塔克的《伟人传》。

“先生，”雷翁那图带着和悦的微笑对尼古罗说，“您若是不嫌弃与我同住的话，让我能尽这一点心，那我认为是很光荣的。”

尼古罗有点惊讶地转回头来，他的神情更加狼狈，可是他立刻镇静了，很大方地道了谢。

他们一起到雷翁那图房间去，艺术家马上腾出最好的位置给他的同房新友。

艺术家愈加亲切观察这位怪人，就愈加觉得他能吸引人而有趣。现在他报了姓名和职位：尼古罗·马基雅维利[12]，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府秘书。

三个月以前，佛罗伦萨那些狡猾而谨慎的执政，派了马基雅维利做代表来同恺撒·波尔查接洽事情，他们希望能欺骗恺撒，能以柏拉图式的双关的友情回复恺撒提出的建议。恺撒曾向佛罗伦萨建议订立防

守同盟，反对共同敌人本蒂伏约、奥西尼和维特里。事实上，这个共和国害怕这位公爵，既不愿与他为敌，亦不愿与他为友。尼古罗·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权力，不过奉委替佛罗伦萨商人们设法在亚德里亚海滨恺撒领土之上找一条自由通路而已。这的确是商业——这个“共和国保姆”，如代表训令中说的——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雷翁那图也报了他的姓名，和他在瓦棱蒂诺公爵朝廷中的职位。

二人立刻交谈起来了，很真诚地、很信任地交谈着。凡是完全特别的、孤寂的、能思想的人，相互间总是这样的。

“先生，”尼古罗立刻很坦白地说，这种坦白很合雷翁那图的意，“先生，我自然听说过，您是一位大画家。但我不得不自认，我对于图画一无所知，而且不感兴趣，虽然我明白这门艺术可以拿但丁的话来回答我——当初一个嘲笑者在街上拿一个无花果给但丁看时，但丁回答道：‘我的一个无花果，还不肯换你的一百个无花果哩。’但我也听说过，瓦棱蒂诺公爵敬重你很懂得军事学，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却喜欢同阁下谈谈。这门学问，我始终觉得是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地位高低，全凭其武力来判断，全凭其常备军强弱来判断，这一点是我在我的论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书中所要证明的。我在那本书中，要把那些决定国家的生、盛、衰、亡的自然法则订立起来，如同数学家之订立数的法则、自然学家之订立物理的和机械的法则一般的准确。有一点必须对您说的就是：自古至今关于国家有所著作的人……”

说至此时，他忽然停止不说，而现出和悦的笑容，问道：

“对不起，先生！我也许滥用了您对我的好意。您对于政治也许是没有兴趣的吧，同我对于图画一般？”

“啊，不，完全同您想的相反！”雷翁那图回答，“或者，我也应当对您说真诚话的，同您对我一般，或者，这样说：我自然不爱听普通人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议论，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空洞无根据的闲谈。但您的意思则与众人不同，对于我是如此之新奇和特创，令我听着确实很快活。”

“您要当心呀，雷翁那图先生！”尼古罗笑起来，神态更加和悦，“以后不要懊悔才好！您还不认识我。这是我的一匹爱马，我一骑上去，就不肯下来的，除非您自己禁止我说话。同聪明人谈政治，对于我，比每日的面包更加是不可缺少的。但不幸的是：哪里去找聪明人呢？我们那些高贵的执政，除了呢绒和绸缎市价之外，不愿听别的话。但是我，”说到这里，他就露出一种骄傲的但含有一点刻薄讥刺的微笑，“则命运生我显然不是要我来说些赚钱和亏本、呢绒和绸缎一类的话的。我或者默不作声，或者畅谈国家大政。”

艺术家再安慰他一次，为了话题能退回到他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去，便问道：

“您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先生，您说政治必须成为一种准确的科学，恰如那些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和观察为证明方法的自然科学一般。我没有听错吧？”

“对的，完全对的。”马基雅维利回答，他的眉毛高扬起来，他的眼睛眯着，他的神情紧张得很，眼光越过雷翁那图头上望出去。他的

样子好像一只眼睛锐利的鸷鸟，伸着细长的脖子，眺望很远地方的一个物象。

“我也许不能完成这件事业，”他接下去说，“但我要告诉人们一些话，一些关于人事的话，为前人所未说过的。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里，奥古斯丁[13]在他的《上帝之城》里，以及一切关于国家有所写作的人，都忽略了那个要点，即是忽略了决定一个民族生命的那些自然法则，这些法则是超出人类意志之外的，是超出善和恶之外的！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各人认为善的和恶的、贵的和贱的事情，都在思想一些应当如此的国家形式，这些形式本为事实上所无且为事实上所不能有的。我要说的，则不是那应当如此的事情，不是那似乎如此的事情，而是那确实如此的事情。那个被称为君主国或共和国的大群体，我要去探究它的本性，探究时，不用爱也不用恨，不用称赞也不用斥责，完全同数学家探究数的本性、解剖学家探究身体的构造一般。我知道，这是困难的和危险的，因为人类害怕和反对真理之处，莫甚于政治了。但我还是要把真理告诉人类，即使后来人们把我捉去放在柴堆上烧死，如季罗拉谟修士那样，我也是不管的。”

雷翁那图不由得微笑着观察马基雅维利面孔上那副勇敢的神气，好像先知者的神气，但同时又是轻浮的，差不多像小学生一般的。他又观察那双射出一种奇异的差不多迷乱的光芒的眼睛。艺术家想道:

“他议论‘安静’时，是何等兴奋呀；他议论‘不动情’时，又是何等动情呀！”

“尼古罗先生，”艺术家说，“您的计划若是实行了，那么您的发现的重要不减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或阿奇默德的机械学。”

尼古罗先生的新议论，的确感动了雷翁那图。他想起了十三年前写成了一本有插图的关于人体内部器官的书时，在边缘上写道：

“一四八九年四月。愿上帝帮助我也能够去研究人类的本性、其风俗及其习惯，同我研究人体内部构造一般。”

二人谈了很久。雷翁那图顺便问尼古罗，他根据什么理由，昨晚与长矛骑兵队长谈话时，完全否认要塞、火器和火药的军事上的重要性？也许只是说笑话吧？

“古代罗马人和斯巴达人，”尼古罗回答，“那些绝无错误的军事学教师，并不晓得什么叫作火药。”

“可是实验和进步的自然知识，不是教了我们许多新的东西吗？”艺术家喊起来，“这些知识不是一天比一天多显示我们以古代人所不敢梦想的东西吗？”

马基雅维利还是坚持他的意见。

“我认为，”他说，“近代民族，在战争和国家大政上若不遵照古代人的榜样，就是走了错路的。”

“在这一方面依样画葫芦是可能的吗？尼古罗先生？”

“为什么不可能呢？人和物、天和太阳，曾经改变了运动、秩序和力量吗？它们今天曾是和古代不同的吗？”

无论什么论据都不能改变他的这个意见，雷翁那图看出了，尼古罗在其他一切方面是勇敢的，勇敢至于鲁莽的程度，独有提到古代

时，则变成迷信的、胆怯的，如同一个老学究。

“他有大计划。但他如何来实行他的计划呢？”艺术家心里想道。他不由得想起了今天掷骰子的事情。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聪明解释他的抽象的赌法，但每次实行时他总是输了的。

“您知道吗，先生，”尼古罗在辩论中喊起来，他的眼睛射出不可抑制的快乐，“我愈听您的说话，就愈惊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试想想，是什么星宿奇怪的会合使得我们二人于此相遇！我以为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自己看见了一切，看透了一切；第二种人，仅仅看见别人指示他们看的；最后一种人，则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人家指示他们看的，他们也不明白。第一种人是最好的，最珍罕的人；第二种人是好的中才人；最后一种人则是普通的人、没有用的人。阁下，也许还有我，免得您要说我假谦恭，我要将您我二人算入第一种人里的。您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请说！——无论您怎样想，我总相信这次相遇不是偶然的，乃是出于最高命运主宰的意志，这样的一种相遇是难得再有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聪明人是何等稀少。但为了将我们的谈话做个庄重的结束之故，请您允许我，从李维书上读一段给您听，然后听我的解释……”

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来，把那将烬的脂油烛移近一点，戴起他的大圆玻璃眼镜，眼镜的铁框已经断了，用线小心捆缚着，他的面孔扮起了严肃而虔诚的皱纹，好像他要祈祷或者行其他的圣礼。

可是，他刚扬起眉毛、举起食指，寻得那一章论统治拙劣的国家、胜利和征服反促成灭亡的地方，他刚用古铜般的声音读了李维的第一句书，房门忽然轻轻开了，一个弯腰驼背满面皱纹的老太婆悄悄走进房里来。

“各位老爷，”她低声说，深深鞠了一躬，“请原谅我来搅扰！我的女主人，高贵的列娜·格里华小姐，有一只心爱的小兔子走失了，兔子的脖子上束了一条蓝带。我们找了又找，把全屋子都翻转来了，可不知道它逃到什么地方去……”

“这里没有什么兔子，”尼古罗先生发起脾气来，打断了她的话，“给我滚出去！”

他站起来，要把老太婆推出去。但他忽然经过眼镜仔细看着老太婆，然后把眼镜拉到鼻尖上去，越过镜子上面看着她的面孔。最后，他合起了双手，叫道:

“阿微佳婆婆！是你吗? 你这老巫婆！我以为魔鬼早已用他的钩子把你那几根老骨头钩进地狱里去了……”

老太婆眯着那双半瞎的狡猾的眼睛，用一种无牙齿的狞笑回答他的善意的嘲谑。这狞笑更显得她的丑陋。

“尼古罗先生！多久不见了！我想不到，上帝还会叫我们活着再见一面的。”

马基雅维利向雷翁那图道了歉，他要邀阿微佳婆婆到厨房去，同她谈谈过去快活的事情。但是雷翁那图说，他们谈话并不妨碍他。他拿起一本书坐到旁边去。尼古罗喊仆人来，叫了酒，装着那种神气，好像他是这个客店里最高贵的客人。

“孩子，去对那个骗子老板说，叫他再不要拿酸酒给我们了，同上次一样！阿微佳婆婆和我，我们不爱喝下等的酒。我们同阿洛托教士

一般——有人说，他行圣餐礼时，用的若是劣酒，他就不肯跪下的，因为他说：劣酒绝不会变为救世主的血。”

阿微佳婆婆忘记了她的兔子，尼古罗先生也忘记了他的提多·李维。他们二人在酒杯面前畅叙旧情，如同一对老朋友。

雷翁那图从他们的谈话里听出了，这老太婆以前也是做妓女的，后来在佛罗伦萨做老鸨，又在威尼斯做皮条客，现在则在列娜·格里华小姐手下当管家婆。马基雅维利问她关于前时相识人的情形，问起了那个十五岁的蓝眼睛阿脱兰塔——她有一次说起恋爱罪孽的时候，含着一种温柔而天真笑容喊道：“难道这是亵渎圣灵的罪孽吗！不管修士和教士怎样教训我们，我总不相信让可怜人快活一下，就是犯了死罪！”也问起了那个迷人的黎查太太——她的丈夫听说她偷了汉子时，便同哲学家一般漠不关心地说道：“家里的老婆好像灶里的火，邻居来讨时尽可以给他，因为总不会缺少的。”他们二人又说到了那个红头发的肥胖的玛弥雅——她每逢同情人交媾时，总要很虔诚地把圣像面前的帷幕放下来，“不要给圣母看见”。

在此类无聊而猥亵的谈话之中，尼古罗好像如鱼得水。雷翁那图很惊讶，他的新交的聪明朋友、政治家、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竟变成了浪子和嫖客。可是马基雅维利的欢乐并非真诚的，在他的犬儒式笑声之中，艺术家听出了一种隐秘的痛苦感情。

“是的啊，我的大人，青年人长大了，老年人更老了，”阿微佳做结论说，她现出感伤的样子，摇着她的头，好像衰老的司爱女神[14]，“现在世界变得大不相同了……”

“你说谎话，老巫婆，你这魔鬼的使女！”尼古罗扮出奸狡的神气，向她眨眨眼，“你不要激恼了亲爱的上帝！像你这类女人现在顶顶得意！现在那些美貌的太太再没有什么嫉妒的夫君了；她们若得与像你一类的艺术家好好相处，不怕不快乐过活的。现在只要有钱，无论如何贞洁的女人都弄得到手；全意大利流行着无耻和荒淫。卖淫妇和良家妇女中间，至多只有黄色记号这一点分别罢了。……”

所谓“黄色记号”乃是一种特别的深黄色包头巾。依照法律，所有妓女都应当扎这种头巾，免得在街上同良家妇女混杂了。

“请您莫这般说，先生！”老太婆叹了一口气，现出忧愁的样子，“现在哪能与从前相比呢？就拿一件事情来说：前几年，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晓得什么叫作‘法兰西病’[15]，我们无忧无虑过着生活。再拿这个‘黄色记号’来说吧。啊，我的天，那简直是一件祸殃！请您想想，今年谢肉节时，人家差不多要把我的主人捉去坐牢！请您说，人家可以要求列娜小姐扎上黄头巾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您说什么？您怎能这样说！我的高贵的小姐并不是街上的野鸡，随便同什么人都肯睡觉的！请问大人，您知道，她的被单比教皇在复活节穿的衣服还值钱些吗？说到学问，那我相信，波伦拿大学所有的博士都要给她装进口袋里去的。可惜，您没有听过她谈论佩特拉克、谈论罗拉、谈论天国的爱的无限性……”

“自然，”尼古罗讥诮说，“谁个比她更懂得天国的爱的无限性呢？……”

“是的，您尽管笑吧，先生，您尽管笑吧！但是，上帝在上，我不改变我的意思。最近有一次，她用诗写成了一封给某可怜的青年的信，劝他勤勉修德。她读这信给我听，我听着，感动得哭了起来，如此感动了我的心，就好像当初在圣马利亚教堂听季罗拉谟修士说教的时候。——愿上帝赐福他！是的，她真是当代一位西塞禄！我还说一点：那些高贵的老爷，为了一次谈论关于柏拉图式的爱的秘密，付给她的钱，要比付给其他女人整夜代价还多些，至少多上二三个杜卡！您还说什么黄头巾呢！”

最后，阿微佳婆婆也说起了她自己的少年时代。她有个时候也是漂亮的，也有好多人追求她，她的愿望都满足过了，她还有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呢？她曾有一次在巴杜亚大教堂的圣服室里，把主教的帽子从头上脱下来，戴在她的婢女头上！但一年复一年，她的红颜消逝了，爱她的人都走开了，她只好靠出租房子和替人洗衣服苟延生活。她害了病，穷得不得了，正想到教堂门口去讨布施，以为购买毒药之用。但此时，圣童贞救了她的死。一位修道院长，爱了她的邻居一个铁匠的老婆，遂帮助了她重新走上平坦的道路。她做了一行比洗衣服更有进益的生活。

她正在讲那次圣母救她的神奇故事时，列娜小姐派来一个婢女打断了她的话。婢女说，主人要一小罐油膏来摩擦小猴子的冻僵了的肢体，还要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位高贵的校书，睡觉之前总要读这本书的，然后同祈祷书一起，放在她的枕头底下去。

老太婆走了之后，尼古罗先生便拿出纸头，削尖了笔，给佛罗伦萨诸执政写报告，关于瓦棱蒂诺公爵的计划和行事的。这个报告，虽是用一种轻松而半开玩笑的笔调写成的，却充满了政治智慧。

“先生，”他忽然从报告上抬起头来，望着雷翁那图，“您一定奇怪，我正在谈论重大问题，谈论古代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品性时，忽然去同老虔婆谈论婊子的事情。但是请您不要太严厉批评我，请您想想，‘自然’本身以其对立和变化造成我们这个多方面的性格。主要的，就是在一切方面都应当毫不畏惧地跟随‘自然’走去。我们为什么要装假呢？我们都是人。您知道旧时关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传说吗？据说，亚里士多德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妓女，在他的学生大亚历山大之前，屈从了这个妓女的要求，伏地做马，让妓女骑在背上，那个无耻的裸体女人便是这样骑在哲人背上，同骑骡子一般！这自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其中含有深意。亚里士多德尚且为了一个美貌的姑娘闹了这种笑话出来，何况我们？”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久已入睡了。寂静笼罩着，唯有一只蟋蟀在房角吱吱地叫。木板后面，隔壁房间，阿微佳婆婆在喃喃自语，一面用药膏摩擦着小猴子的冻僵了的四肢。

雷翁那图躺下来，但他好久睡不着觉。他望着马基雅维利，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还在执着鹅毛笔很起劲地写报告。烛光把他的头在那无装饰的白墙上映成了一个大黑影、一个侧面影，轮廓分明，下唇突出，颈项特别细长，鼻子同鸟的长喙一般。关于恺撒政策的报告写完之后，尼古罗便用火漆封起来，在封面上写下了快差送的文书上常见的字眼：“急！紧急！万分紧急！”然后他打开了提多·李维写的书，沉溺于他的得意著作之中，即替《罗马史》作注——他做这工作已有好几年了。

他写道：

假装疯子的尤纽士·布鲁都士[16]，得到了比最聪明的人更多的荣誉。我考察了他的一生之后，明白了：他如此行为是为了避免引起任何疑心，因而便于推翻暴君的。——这个行为值得一切谋杀暴君者所取法。他们若能公然行事，自然是更高贵些。但力量若是不够做公开的斗争，则应当秘密行事，应当求得君主的宠爱。为此宠爱之故，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必须分担君主的一切罪恶，每件恶事都与他同谋共犯，因为如此接近，一来才能保护着阴谋者的生命，二来也才能在便利机会杀死暴君。所以我说，必须同尤纽士·布鲁都士一样学做疯子，而违反本心地去称赞、去斥责、去说出一切的话，只为的是陷害暴君而恢复祖国的自由。

雷翁那图观察着在将烬的烛光影下，白墙上那个怪异的黑影在跳动在扮无耻的鬼脸，至于那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的面孔则保持着他的庄严的安静，犹如古罗马伟大的一种余晖。唯有在他的眼睛深处，唯有在波形的嘴角唇边，时时流露着一种怀疑的狡猾的和刻薄讽刺的表情，差不多是犬儒式的，同刚才与老虔婆谈论嫖经时表示的一个样。

第二天早晨，风雪停止了。太阳光射在客店房间那个蒙了霜的昏暗的绿色窗玻璃上，如同射在苍白色的碧玉上面一般。积雪的田园和山丘，在蓝天之下，发出耀眼的光辉，而且柔软得犹如绒毛。

雷翁那图醒来时，他的新伴已不在房中了。艺术家到楼下去。灶里烧着旺火，一只羊在自转烤肉机上吱吱叫着。店主对于雷翁那图的机器百看不厌；一个僻远山村来的老太婆，带着迷信的恐怖神气，睁大眼睛看那只羊，它自己烤熟，自己转动，好像是活的，它不停地转着，却不会被火烧焦。

雷翁那图叫他的领路的人准备牲口。自己则坐在桌旁，吃点东西，然后动身。他的身边，尼古罗先生很兴奋地同两个新到的旅客说着话。其中一个是佛罗伦萨来的快差，另一个则是年轻的先生，一身整齐的服装，一副普通人的面孔，既不愚蠢，亦不聪明，既非善，亦非恶——这种面孔，看的人是很容易忘记的。雷翁那图后来知道这位先生名叫鲁楚，是佛罗伦萨有地位的公民弗郎西斯果·维托里的侄儿。他的叔父和共和国大执政彼罗·索德里尼是亲戚，又广结人缘，也同马基雅维利相好。鲁楚为了家庭事务到安科那去旅行，顺便在罗曼雅拜望一下尼古罗先生，并带给他佛罗伦萨朋友的书信。他是同快差一道来的。

“您着急没有用，尼古罗先生，”鲁楚说，“弗郎西斯果叔叔保证钱就寄来的。上星期四，各位执政已经允许了他……”

“老兄，”马基雅维利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有两个仆人三匹马，各位执政的许诺是喂饱不了他们的！我在伊穆拉收到六十个杜卡，但我须还七十个杜卡的债。如果没有好心的人怜悯我，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早已饿死了。我不得不说，执政们若是叫自己派出的使者陷于这种窘境，必须在他国宫廷向人家乞讨三个杜卡或四个杜卡，那他们是要使祖国失面子的。”

他明白，他的诉苦是白费力气。但不相干，他不过要把心中沸腾的怒气发泄出来而已。厨房里现在差不多没有人了，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

“一位同乡，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大执政必须认识他的！”马基雅维利指着雷翁那图说下去。

鲁楚很有礼貌地鞠了躬。

“雷翁那图先生昨晚才亲眼看见我受人家侮辱。……”

“我要求，请您听清楚我的话！我不是请求，我是要求辞职！”最后，他喊起来，态度更加激昂，好像拿这个青年人看作佛罗伦萨全体政府，“我是没有财产的人，自己的家事弄得一塌糊涂，我又有病。长此下去，不久就要拿棺材装我回乡了。此外，凡是我的使命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都做到了。但是要把谈判拖延下去，尽管在本题周围兜圈子，一步进，一步退，一时说是，一时说非——那我可敬谢不敏！我认为公爵是太聪明了，绝不会上这种幼稚的政策的当，而且我也写了信给令叔……”

“凡是家叔能够做的事情，他一定替您做的，先生，”鲁楚打断他的话，“但不幸的是执政府如此看重您的报告，认为是国家福利所必需的，因为您的报告把此地状况说得如此明白，以致没有一个人肯听您辞职的话。他们说：‘辞职吗？可以的，但是我们没有代替的人。马基雅维利是唯一的人物，他是共和国的眼睛和耳朵。’我对您说实话，尼古罗先生，你的书信在佛罗伦萨受人欢迎至何种程度，是您自己万想不到的。每个人都迷醉于您的文笔的不可仿效的优美和轻松。家叔告诉我，有一天在政府大厅宣读您的一封满含滑稽的报告时，执政诸公都笑得前仰后合地……”

“啊，原来如此！”马基雅维利喊道，他的面孔忽然抽搐起来，“现在我明白一切了。执政诸公觉得我的书信有趣味了吗？谢谢上帝，尼古罗先生还是有点用场的。您看，那边，诸公笑得前仰后合，他们看中了我的漂亮的文笔。我在这里则同狗一般生活着，忍饥，挨冷，发热病，受人侮辱，又如冰底下的鱼挣扎图存。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和国

的福利！这个共和国，叫魔鬼拖去了吧，连着它的大执政，那个老太婆一般哭丧着脸的人物！你们莫想有棺材和尸布来埋葬你们，你们只合乱七八糟地丢在土坑里面！……”

他破口大骂起来，骂些极粗鄙的话。每逢他想起这些国家要人时，就止不住惯常那种无力的气愤。他看不起他们，但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差遣。

为了转移话题，鲁楚便给他一封信，那是他的年轻的夫人玛丽叶塔写的。

马基雅维利匆匆看了几行写在灰色纸上的孩子般笨拙的字体。

“我听说，”玛丽叶塔信内写道，“您今所在之地流行着热病及其他病症。您容易想象，我的心里如何着急！由于想念您，我日夜不得一刻安静。……谢谢上帝，孩子身体很好。他变得更加像您了。他的小面孔同雪一般白，他的小头满生着密密的深黑的头发，完全同您一样。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如此像您。他活泼而有趣，好像已经满了周岁。您相信吗？——他刚生下来，便睁开了小眼睛，张口大哭，哭声充满了全屋子。……但愿您不要忘了我们！我请求您，请求您，马上就回家来！我不能也不愿再等待了。上帝在上，请回家来呀！愿上帝保护您，愿圣童贞玛丽亚保护您，愿圣安多尼[17]保护您——为了您的平安，我毫不倦怠地在圣安多尼面前祈祷……”

雷翁那图看见，马基雅维利读这封信时，面孔上现出一种良善的笑容，立刻改变了他那副苦相，好像换了一个人，但这个笑容不久又消逝了。他装作不屑意的神态，耸耸肩膀，把那信揉作一团塞进口袋里去，他气愤地问道：

“谁又在那边多话，说起我的病了？”

“这是秘密不了的，”鲁楚回答，“每天，玛丽叶塔都要拜会您的一个朋友或一位执政，探问您在什么地方，身体好不好……”

“是的，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不要再说这件事情。我拿她没有办法！”

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又说道：

“国家的事情应当只叫那些单身汉去办。二者不可得兼：或是老婆，或是政治！”

他稍微转开了脸，继续高声说下去：

“您不计划结婚吗，青年人？”

“目前尚未计划这事情，尼古罗先生！”鲁楚回答。

“听我说，永远不要做这种蠢事！愿上帝保护您不做这种事情！老兄，结婚就像把手伸进一个满装长虫的口袋里去摸一条鳝鱼！结婚生活是太重了，连巨人的肩膀也负担不起的，何况常人！这话对吗，雷翁那图先生？”

雷翁那图看看尼古罗，觉得他内心里热爱玛丽叶塔夫人，但为了他的爱而惭愧，想要拿一种犬儒式的玩笑来掩盖它。

客店的人渐渐走空了。大多数客人一清早就动身，此时已经走了很远。雷翁那图也束装待发，他邀请马基雅维利同他一路走。但是尼古罗很愁苦地摇摇头，说他必须等待佛罗伦萨寄钱来，付房饭钱和马

匹租费。他的以前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他现在沮丧而狼狈，似乎果真自觉可怜而生病似的。长久呆守一地而感觉无聊，这种生活确能给他致命的打击。共和国那些执政，在一封信上，责备他无目的地漫游有害于他所负的使命：“你看，尼古罗，你的好动和无常性，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步来了。”执政诸公这个责言，不是没有根据的。

雷翁那图拉着他的手，带他到旁边去，自愿借钱给他。尼古罗拒绝了。

“不要令我难堪，我的朋友，”艺术家说，“您记得吗，昨晚您自己才说，是什么星宿奇怪的会合，使得我们二人于此相遇！您为什么要您和我都抛弃了命运给予我们的这个恩惠呢？您不觉得这件事情并非我帮您的忙，而是您帮我的忙吗？”

艺术家的面貌和声音之中含有如此之善意，尼古罗再不忍违逆他，便向他借了三十个杜卡，言明佛罗伦萨的钱一到手就偿还他。如贵人一般慷慨，他立刻付清了他的房饭账。

他们动身走。早晨是静穆的，晴朗而柔和。太阳光底下差不多有春天的温暖，雪在融化，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则有寒冷而清香的鲜气。蓝影之下的积雪，在牲口蹄下响着。白色丘陵之间有时闪耀着冬天淡绿色的海。海上，这里或那里，有些斜悬的黄色的帆，如同金蝴蝶的翅膀。

尼古罗滔滔不绝地说话、开玩笑、纵声大笑。每件琐细事情都出人意料地引起他快乐的或忧愁的思想。

他们骑马经过阿奇拉河口海岸上一个穷苦的渔村时，看见教堂前面小广场上一大群年轻乡女围绕着几个修士。修士们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快乐得很，他们将十字架、念珠、圣骨、洛勒托圣母庙里的小石头以及大天使弥迦勒翅膀上的羽毛，卖给乡下人。

“你们张开大口站在那里干什么？”尼古罗对着女人们的那些丈夫和兄弟叫喊，他们也在广场旁边看热闹，“不要让那些修士同你们的娘儿们亲近呀！你们不知道干柴近火容易烧起来的吗？那些神父不仅要漂亮的娘儿们称他们作‘父’哩，还要做个实在的‘父’！”

尼古罗先生然后把话题转到罗马教会去，告诉他的旅伴，教会如何陷害了全意大利。

“凭着巴库斯发誓，”他喊道，他的眼睛露出气愤之光，“若有人能够强迫教士和修士，那些杂种，抛弃了他们的权力或改变了他们的淫荡的生活，那我一定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

雷翁那图问他对于萨逢拿罗拉有什么感想。尼古罗承认，自己曾有个时候热烈拥护这位修士，希望他能拯救意大利，可是不久就明白这个先知者是没有力量的了。

“这种假圣者的行为令我生厌，令我十分生厌。我连想也不高兴去想哩。让魔鬼把他们通通拖走吧！”他现出轻蔑的神气，做了这个结论。

中午时分，他们走进了繁诺城门。所有房屋都给兵士、军官和公爵随从占满了。雷翁那图以公爵手下大工程师资格，在离宫殿不远的

广场边得到两间房子。他让一间给他的旅伴，尼古罗要另找一间住所的确是很困难的。

马基雅维利进宫去，带了一个重要新闻回来：公爵手下的大总督，辣弥罗·德·洛加被砍了头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早晨，民众在宫殿和采塞那山岩之间的小广场上，发现那个无头尸体浸在血泊之中，旁边有一把斧头，那颗头则挂在一根竖立的长矛之上。

“没有人知道杀头的原因，”尼古罗结束他的新闻说，“但现在全城的人说的都是这件事情，可以听到奇奇怪怪的议论，我特为叫您出去才回来的。去吧，到广场上去，听听人家说些什么话。这是一个好机会，拿实际的例子来研究政治的自然法则，我们若是放过了这个机会，那才是罪孽哩！”

圣福土那托老教堂面前，有一大群人等待着恺撒经过，据说他要骑马到营地阅兵去。人们说着总督杀头事情。雷翁那图和马基雅维利杂在民众中间。

“各位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明白，”一个老实面孔的青年工匠问道，“不是常听人说，在那些大老爷之中，公爵最爱的、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总督吗？”

“因为爱他，所以也要罚他呀，”一个穿着松鼠皮袍的庄重的店主教训他，“辣弥罗总督欺骗了公爵。他假借公爵名义，压迫老百姓，动不动捉人去坐牢、上刑具，他又收受贿赂。但在公爵面前，他装作好人。他一定以为他的罪恶决不会被揭穿的。谁知不然！他的时辰到了，公爵再不肯容忍了。公爵为了老百姓的缘故，不顾惜他手下第一员大官；他不等待审判，便把总督斩了头，好像杀一个普通的强盗，

为的叫别人当心。现在凡是良心有亏的人都夹住了尾巴，他们看见了，公爵生气时何等无情，公爵断案时又何等地公道。他慈爱那些谦逊的人，但压制那些高傲的人。”

“Regas eos in virga ferrea（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18]。”一个修士引证《启示录》的文句。

“是的，是的，必须拿一根铁杖来敲敲那些杂种，那些民贼。”

“他晓得惩罚人，也晓得施恩于人。”

“我们不能想望一个更好的君主了。”

“不错，不错，”一个农民说，“上帝一定怜悯了我们的罗曼雅。从前，活人和死人，都要被人剥皮的。我们都为了捐税倾家荡产。我们若是欠了税，即使没有饭吃了，人家也要把我们剩下的牛只拉走。瓦棱蒂诺公爵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喘息一下。愿上帝保佑他平安！”

“审判案件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商人接着说，“以前人家把案件尽管拖延下去，害得当事的人都急死了。现在，一切案件都是立即判决的，不能够再快的了。”

“他保护孤儿，抚恤寡妇。”修士又说。

“他爱惜老百姓，那是一定的。”

“他不肯让一个人受委屈。”

“啊，我的天，我的上帝，”一个衰朽的老乞婆感叹起来，“你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的恩人，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光明太阳，但愿天

上圣母保护你！”

“听到吗？您听到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同伴耳边低声地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时常说，不居深谷不见高山，不到民间去就不认识君主的！那些把公爵看作妖怪的人，我都要拉他们到这里来听听！这种事情，上帝启示给凡庸的人，但对聪明的人隐瞒起来。”

军乐奏起来了。人群起了骚动。

“是他……一定是他……他来了……看哪！……”

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窗子里探出好奇的面孔。少年妇女跑出阳台上来，要用她们的媚眼来看她们的英雄，那个“金头发的美恺撒”——那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公爵差不多是不出来给民众看的。

军乐队走在前面，震耳的铜鼓声音伴随着兵士的庄严步伐。接着来的是公爵的罗曼雅卫队，都是特别挑选的美少年，手执两米长的大戟、铁盔、铁甲，两种颜色衣服，右边是黄的，左边是红的。恺撒自己编练的这支军队，确有古罗马军的威仪，尼古罗百观不厌。卫队之后是侍童和马弁，服装非常华丽，从未见过的华丽：绣金的马甲，红丝绒的短褂，丝绒上也用金线绣着羊齿草叶子，剑鞘和衣带是蛇皮制的。纹章上画着七头女神耶喜娜[19]，七颗头朝天喷毒，那是波尔查家的图案。各人胸前有银线在黑绸之上绣着“恺撒”字样。以后来的才是公爵的亲身卫队阿尔班尼亚轻骑兵，头扎土耳其式绿布，手执弯刀。司令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高举着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那把出鞘的剑。司令背后，就是瓦棱蒂诺公爵、罗曼雅君主恺撒·波尔查。他骑在一匹黑色的巴勃雄马之上，马的额头缀着一颗金刚钻。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绸外套，上面用珍珠绣成法国的白色百合花，身上的青铜甲胄

光滑得同镜子一般，胸甲之上则刻着一只张开大口的狮子。他的头盔制成海怪或恶龙形态，有尖刺的羽毛、翼翅和鳞鳍，都是用精炼的黄铜做的，每有动作都发出响声。

瓦棱蒂诺公爵那时候才二十六岁，他的面孔比雷翁那图第一次在米兰路易十二宫廷上看见他时瘦削得多了，脸上条纹也更清楚得多了。那双眼睛，同那个黑蓝色的钢一般的眼光，现在也更坚硬些、更难测些。金黄色的丛密的头发和分做两边的胡子，则比较深暗了一点。那个细长鼻子使人想起了鸷鸟的喙。但这不动情的面孔上仍旧有从前那种明朗情态，不过更加表现出勇敢和威严，差不多好像新磨的刀剑的光滑锋芒。

公爵之后随着炮兵，那是全意大利最好的炮兵。细长的铜炮、轻战炮，以及投掷石弹用的铁制的粗臼炮。这些大炮给牛拖着，发出轰隆声音，与铜鼓喇叭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在斜阳的红光之下，大炮、盔甲和戈矛闪耀着，使人觉得，恺撒如同战胜之后凯旋，在这冬日帝王般朱红色之中，骑马向那血红的大落日疾驰而去。

群众一声不响，忍住了呼吸，在近于恐怖的沉思之中看着英雄走过去，他们要欢呼致敬，但不敢喊出来。那个老乞婆满面流泪。

“啊，各位圣者！圣母马利亚！”老乞婆喃喃自语，一面在身上画十字，“上帝赐福给我，让我看得见你的光辉的面貌，看得见我们的朗耀的太阳！”

教皇交付于恺撒手里，为护卫教会之用的那把闪光的剑，老乞婆竟以为就是大天使弥迦勒[20]的火剑。

雷翁那图不由得微笑着，他看见尼古罗面孔上也现出那种天真的陶醉，同愚蠢的老乞婆一个样。

回到寓所来，艺术家看见了公爵的秘书长阿加皮托先生签字的一个命令，叫他明天去谒见公爵殿下。

鲁楚来辞行。他要到安科那去，不过在繁诺城经过，明天就要动身。尼古罗说起辣弥罗·德·洛加被杀头事情。鲁楚问他，这次杀头的真实原因何在。

“像恺撒一般的君主，要揣测他的举动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马基雅维利回答，“但您既然要知道我的感想，那我就说给您听吧。您知道，公爵未来以前，罗曼雅全地都在许许多多小暴君压迫底下，抢劫、强暴、无法无天之事，好久以来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迅速革除这类风气，恺撒便任命他的聪明而忠实的臣下辣弥罗·德·洛加做总督。这位总督以刑罚和杀戮，使人知道害怕法律，以此在短时间之内取缔了混乱和建立了完全的秩序。公爵看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便决定毁弃他的严酷的工具，借口收取贿赂罪名，他把总督捉了来，杀了头，拿尸首去示众。这个吓人的尸首，使民众满意，同时又使民众糊涂起来。但这件很值得取法的最聪明的行为，对于公爵有三种利益：第一，以前那些弱小的暴君在罗曼雅播下的纷争种子，被他连根拔除了；第二，他叫民众相信，所有的残暴行为，公爵本人并不知情，以此他就卸脱了罪责，他将整个责任都放在总督头上去，自己则收获着总督的残暴所结成的良果；第三，他以事实表明他的大公无私，因为他为了民众竟不惜牺牲他的最宠任的臣下。”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安静而平和，他的面容完全是不动情的、无感觉的，好像他在诠释着抽象数学的定理。唯有眼睛深处流露出一种

得意的、狡猾的、差不多像小学生一般作弄人的光辉——这光辉有时发扬，有时又熄灭了。

“我应当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公道，”鲁楚喊起来说，“但是，尼古罗先生，从您的话中听来，只有说这个公道竟是以可厌的卑鄙为基础了！”

这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垂下了眼睛，努力压抑眼中的火焰。

“可能的，”他很冷淡地回答，“很有可能的，先生。但果真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您难道说卑鄙的行为是值得取法的聪明的政治行为吗？”

马基雅维利耸耸肩膀。

“青年人，您在政治上若有相当经验的话，那您也会明白，人真实做的事情和应当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忘记了这个差别的人，一定要倒霉的！因为人性都是恶的、坏的，除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害怕，人才不得不去修德。所以我说，一个君主，如果要避免倒霉，那他首先必须学会了那套本领，装作有道德的人。但有道德或没有道德，他必须随需要而定的，切不可为了良心而不敢去做一切秘密的罪恶。没有这套本领，他就不能维持他的权力。因为如果我们拿善和恶的本性认真研究一下，那我们就可知道，好多看来是善的事情，反而危害于君主的权力，至于看来是恶的事情，则往往巩固了他的权力。”

“您说什么话，尼古罗先生！”鲁楚终于愤激起来，“若是这样判断，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那么再没有什么邪恶的和卑鄙的行为不可以辩护了……”

“不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尼古罗更加冷静而低声回答。为了加强他说的话，他便举起手来，重说道：“什么都可以做的。凡要统治而且能统治的人，什么都可以做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去吧，”他又说下去，“我断言：瓦棱蒂诺公爵，靠了辣弥罗帮助，统一了罗曼雅，取缔了一切抢劫和强暴，他这样做，不仅比我们佛罗伦萨人更聪明些，而且无论如何残酷也比我们更仁慈些——我们在自己国境之内宽容着不停息的叛变和混乱。对少数人残酷，总比那种陷全国人民于永久混乱之中的仁慈要好些的。”

“对不起，”鲁楚反驳说，他显然惊吓了，完全愕然了，“您怎样说呢？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君主，不用残酷亦能治理国家吗？譬如安多尼努士[21]皇帝和马克·奥勒尔皇帝？在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之中，都有这一类的例子……”

“请您不要忘记了，先生，”尼古罗回答，“我是少注意于世传的国家，而多注意于新创的国家的，我是少注意于保持权力而多注意于获取权力的！安多尼努士皇帝和马克·奥勒尔皇帝自然可以施行仁政，不致大害于国家，因为他们以前已经有了不少的残酷而流血的行为。您试想想，罗马建国之初，被母狼喂养大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就不得不杀害其他一个。这自然是一件可怕的罪孽！但是他方面，谁晓得呢，当初若不曾有过为着建立一权统治而必须杀弟的行为，以后是否有个罗马国？[22]以后的罗马国能否不因双权统治所不能免的冲突而趋于灭亡？谁又能判别天平上哪一头重些呢，倘若一头放着杀弟罪孽，

另一头放着这“永久之城”的一切德行和智慧？自然有好多人宁愿陷于最悲惨的命运，而不愿要这建立于那种罪孽之上的统治权的。但凡一次离开了善的道路的人，自己若不愿灭亡，就必须沿着那条命运注定的道路走到底，不许回头走，因为人们只报复小的和中等的罪孽，大罪孽使人失去了报复力量。所以，君主对于他的臣民可以施行顶大的罪孽，但必须避免小的和中等的罪孽。可是一般人大多选取那条最危险的道路，即是善和恶中间的道路。他们既无勇气完全行善，又无勇气完全行恶。一件恶事既然需要大魄力来做，所以一般人就害怕做，他们只好做些日常的卑劣事情了。”

“尼古罗先生，听了您的话，不由人毛骨悚然！”鲁楚害怕起来。他的世故教了他，这类谈话最好开一个玩笑来结束，于是勉强装出笑容，接下去说道：

“由您说去吧，但我总不相信，您心里果真这样想。我觉得您的话是不近情理的……”

“十全的真理差不多都要被人看作不近情理的……”马基雅维利很冷淡地打断了他的话。

雷翁那图很留心听着他们二人说话。他好久就看出了，尼古罗虽然装作不动情的样子，但时常偷偷地向鲁楚投射探试式的眼光，好像要计量自己的思想对于鲁楚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思想之中新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是使对方惊异呢，还是使对方害怕？这种不确定的暗试的眼光之中，就含有近于虚荣的心理。雷翁那图觉得马基雅维利自己并不是完全有把握的，他的精神无论如何锐利和精细却缺少安静的说服力。他不愿意同别人一般思想，他厌恶一切老生常谈，因之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倾向于夸张和猎奇，爱说些虽非完全正确但总能使人错

愕的议论。他以大无畏的熟练手段玩弄着相反的观念，譬如仁慈和残酷，把这些观念拼凑在一起，如同江湖卖艺者流玩弄刀剑一般熟练。他有一大堆这类磨砺的、炫目的、迷人的、危险的半真理，每逢同那些敌手、那些可尊敬的平凡人，如鲁楚先生之流辩论时，他就拿出来投掷，同毒箭一般投掷在他的敌手身上。他便是如此报复他们，报复了他们的得意的平凡，报复了他们不认识他的优越。他刺着，砍着，但不杀死人，也不认真伤人。

艺术家忽然想起了，当初彼特罗·达·芬奇先生叫他替邻居画的那个圆盾——他选取了那些可厌的动物的各种身体部分，在那圆盾之上凑成了一只怪物。尼古罗先生恐怕也是没有目的地、没有作用地想象这样一只怪物，想象这样一个并不存在也不可能的君主、这样一只违反自然却又能吸引人的奇兽、这样一颗梅杜莎的头，来恐吓着一般的人群吧?

然而雷翁那图又觉得，在这种无愁虑的游戏一般的幻想背后，在这种艺术家的不动情风度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苦痛，好像那些玩弄刀剑的江湖卖艺者流故意伤害自己一样，因为在他赞美别人的残酷之中也含有他对于自己的残酷。

“他也许是属于那一类可怜的病人吧，”雷翁那图心里想道，“他们故意抓破自己的伤疤来减轻自己的苦痛。”

但如此接近于他又如此远离于他的这颗朦胧的复杂的心，其最后的秘密，他还是没有懂得。

正当雷翁那图深深注意观察马基雅维利时，鲁楚先生则有气无力地在同那个吓人的梅杜莎的头相搏斗，如同在一场荒唐的梦中同它搏

斗一样。

“好的，我不再辩论了，”他说，他退回到那个叫作“健全常识”的最后堡垒去，“您说的君主不得不实行残酷的话，若是拿来对过去时代伟大人物说，也许真的含有一点儿真理。他们是很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的德行和伟业超出了一切限度。但是请问您，尼古罗先生，您这些话同罗曼雅公爵有什么相干呢？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尤比德做得，牛却做不得）．亚历山大大王和朱理亚·恺撒做得，难道亚历山大第六和恺撒·波尔查也做得吗？我们现时还不晓得这个恺撒是什么！是‘恺撒’呢，还是‘虚无’。所以，至少，我想，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要赞成我的意见……”

“自然，自然，所有的人都要赞成您的意见的，”尼古罗打断他的话，尼古罗此时显然失去自制力了，“不过这还不能拿来做证据，鲁楚先生。真理并非在通衢大道上的。为了结束我们的争论，我把最后几句话告诉您吧：我仔细观察了恺撒的行事，觉得他做得十分美满。我认为，一切要依靠武力和功绩而达到政权的人，都可以拿他作为最值得仿效的模范。最残酷的刚毅，在他身上，如此密切地同仁慈结合起来，使他能够令人感知他的恩意，又能够毁灭人；他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居然巩固了他的权力至于如此地步，以致人们今天就须将他看作意大利的唯一的真实的绝对君主了，也许是全欧洲的绝对君主哩！至于将来怎样，那是不难想象到的！”

他的声音颤动了，瘦削的双颊现出红晕，他的眼睛火一般红。他好像一位先知者，在犬儒主义者讥刺人的面具之下，现在露出了萨逢拿罗拉的旧日信徒的真容。

可是鲁楚辩论得疲倦了，提议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几杯来和解一下，此时马基雅维利那副先知者真容又消逝了。

“您晓得吗？”尼古罗回答，“我们宁可到另一个场所去好些！对于这种事情，我有猎狗一般的嗅觉：我断言，此地有很漂亮的姑娘。……”

“在这穷苦的小城市哪来漂亮的姑娘？”鲁楚表白他的疑心。

“听着，青年人，”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板起面孔抢着说，“不要看不起穷苦的小城！上帝保佑您不存这个心思吧！恰是在最污秽的穷人区、最黑暗的小街巷，常常发现美人哩。”

鲁楚很亲密地拍拍马基雅维利的肩头，叫他作浪子。

“外面又黑又冷，”鲁楚迟疑着，“我们要冻死的。……”

“我们带灯笼去，”尼古罗鼓励他，“我们穿起皮衣，戴起风帽，把风帽蒙着我们的脸，那时就没有人认识我们了。这种事情做得愈秘密就愈有趣味。雷翁那图先生，您同我们去吗？”

艺术家拒绝了。

他厌恨男子汉谈论女人时那种粗鄙的话，一种不可抑制的羞耻心使他远离这种谈话。这位五十岁的人，毫不畏惧地探究自然界的一切秘密，他陪伴那判死刑的人到刑场去，为的观察临死者面上最后的恐怖表情，但他听到了一句猥亵的玩笑话竟如此之羞惭，不晓得眼睛向哪里望去才好，面孔红得像小学生一般。

尼古罗拉了鲁楚先生走出去。

第二天清早，宫殿里来了一位公爵侍从，打听大工程师满意这分派给他的住所吗？他在这充满异乡人的城市之中缺少什么东西吗？这位侍从代替公爵问好，并交给雷翁那图以公爵送他的礼物。依照当时待客礼节，这送来的东西只是日常有用的东西：一袋面粉，一小桶酒，一只宰好了的羊，八对阉鸡和子鸡，两把大火炬，三包蜡烛和两盒糖果。尼古罗看见恺撒如此敬礼雷翁那图，便请求艺术家在公爵跟前替他说一句好话，求一个谒见。

晚上十一点钟，公爵素来接见宾客的时间，他们二人一同到宫里去。

公爵的生活很特别。有一次，费拉拉国诸使臣在教皇面前诉苦，说他们简直不能见公爵一面，教皇陛下回答他们说：他自己也是很不满意他的儿子的习惯的，恺撒以夜作昼，国事会谈时常推延又推延直至二三个月之久。

恺撒把他的一天照如下分配：无论冬天或夏天，他都是早晨四点钟或五点才睡觉，下午三点才是他的天明，四点钟才是他的日出。下午五点钟，他穿衣、吃早饭，时常在床上吃饭，饭后处理例行公事。他的整个生活都包藏在密不通风的神秘之内，不仅由于他的本性使然，而且含有作用在内。他很少离开宫殿，每次出宫时差不多都要戴着假面具。他在重大节日才现身于民众，在打仗最危险的顷刻才现身于他的军队。如此，他的出现总是发生了特别的影响，好像半神降落尘世一般。他喜欢而且懂得造成强烈印象。

关于他的慷慨，有许许多多令人难信的传说。为了供养护教大将军，全世界基督教徒流到圣彼得库藏的金子还不够用的。各国使臣向各人君主报告，说大将军每天至少要用一千八百个杜卡。恺撒每逢骑

马在城里街道经过时，总有民众跟在他背后跑，因为民众传说他的马脚都钉着特别的轻而松懈的银蹄，半路上故意让蹄子掉落。

关于他的体力也有许多奇异的传说。据说，有一次，青年的恺撒，那时还是瓦棱西亚红衣主教，在罗马斗牛时，一刀就把牛的脑盖劈破了。最近几年，“法兰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未至于危害程度。他用那只女人一般的美丽而纤细的手指头，可以弯曲马蹄铁，可以扭转铁棒，可以捏断粗大的船缆。

周围的官员和大国的使臣，差不多不能见他的面，但他时常到采塞那附近山上去，看罗曼雅那些半野蛮的牧人斗拳，有时自己也参加他们的游戏。

但他又是一位殷勤的骑士和时髦的月旦。他的妹妹吕克列沙小姐[23]结婚时，他夜里离开了他的正在围攻某要塞的大军，从军营笔直到新郎君费拉拉公爵亚尔丰棱·德·厄斯特的宫殿去。他穿着黑丝绒袍子，戴着黑面具，没有一个人认得他。他在宾客群中走过，行了礼，大家向后退时，他就一个人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他在大厅上跳了几个圈子，跳得如此优美，立刻就被所有的人认出来了。“恺撒！恺撒！唯一的恺撒！”人群中很快活地互相耳语。

但他不理会宾客，也不理会主人，把新娘拉到旁边去，在她耳边低声说话。吕克列沙小姐低下头来，起初脸红了，然后苍白得同麻布一般，这更显得她美丽，她是温柔而灰白的，如同一颗珍珠，也许还是清白的，但她懦弱，又屈服于哥哥的可怕的意志。据人说，连乱伦之事也服从她的哥哥做了。

唯有一种事情是恺撒所关心的：不留下他的罪恶的明显证据。也许众人传说夸大了公爵的罪恶，但也许事实比一切传说还更可怕些。总之，他会抹去一切踪迹。

公爵殿下住在繁诺城那个老哥特式的市政宫内。

雷翁那图和马基雅维利走过一个寒冷而阴郁的大厅，那是普通宾客候见之所，然后进入一个小的内房，大概是从前的祈祷室。尖形窗子装着彩色的玻璃，高高的橡木椅子刻着十二门徒和初期教父神像。天花板上一幅褪色的图画，画着那些代表圣灵的鸽子在浮云和天使中间翱翔。恺撒最亲近的人在此地聚集着。人们谈话都很低声，因为公爵离此不远，他的威严经过墙壁影响于人。

一个秃头老头子，黎弥尼国不幸的使臣，已经候了三个月了，尚不得一见公爵。他显然为了多夜没有睡觉，支持不住，现在正在房角一把高椅子上打瞌睡。

每隔相当时间，房门开了。秘书长阿加皮托，鼻梁上架着眼镜，耳朵后插着鹅毛笔，很忙的样子，探出头来，唤一个候见的人到公爵跟前去。

每逢阿加皮托出现时，黎弥尼国使臣就很痛苦地震动一下，立起身来。然后看见不是叫他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重新假寐了，一种药杵在铜臼中研磨之声替他催眠。

为了这狭小的市政宫里没有适宜房间的缘故，人们就借用这个祈祷室做军中制药所。窗子前面，从前做祭坛的地方，一张摆满了医生用的瓶、葫芦和盒子的桌子旁边，那位太医圣朱斯塔主教加斯帕·托勒

拉，正在替教皇陛下和公爵殿下制造一种时兴的药品，医“法兰西病”之用的。这是一种煎药，用那种所谓“卡耶克圣木”[24]煎成的，那种木头产于哥伦布新发现的“南方诸岛”上。太医主教用他的细嫩的双手研磨着卡耶克木髓，这东西本作深黄的油腻腻的粒状，有刺鼻的气味。他一面含着和悦的笑容，解释这种能医病的木头的药性。

大家满含兴趣地听他解释，虽然好多在场的人都不曾由于亲身的经验知道这种病症。

“这种病是从哪里发生的呢？”圣巴比那红衣主教问道，他一面迷惘地摇摇头。

“据说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和穆尔人传来的，”爱尔那主教回答，“现在自从我们颁布了禁止亵渎上帝的新法律以后，谢谢上帝，这个病已经减少了。但是五六年前，不仅是人，连畜生、马、猪、狗之类都害这种病哩，甚至树和田里五谷也害这种病哩。”

太医表示不相信小麦和荞麦能害“法兰西病”。

“那是上帝降罚了我们，”特兰尼主教很悲伤地叹气说，“为了我们的罪孽缘故，上帝降下灾殃来发泄他的愤怒。”

谈话中止了。人们只听得杵臼相磨的单调声音。刻在椅子边上的那些初期教父，听着当今诸神牧这种奇异谈话，好像现出了非常惊讶的神气。这个祈祷室只有一盏制药灯淡淡地照着，室内药木的窒息人的樟脑味，同以前留下的几乎嗅不出来的香烟气味交杂着，这些罗马教会的主教们会集其中，好像在举行着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

“大人，”宫廷星士华古约问太医道，“听说这种病经过空气可以传染给人，这话靠得住吗？”

太医耸耸肩，表示不相信。

“当然啰，经过空气可以传染啰！”马基雅维利狡猾地微笑着附和星士的话，“不然，这种毛病如何能在男女修道院同时猖獗起来呢？”

大家笑起来。

一位宫廷诗人巴蒂斯塔·奥菲诺，同祈祷一般庄严地朗吟托勒拉主教论“法兰西病”的一本新书上的献给公爵的献辞，其中说恺撒在各方面的德行都超过古代所有英雄：公正超过布鲁都士，坚毅超过德秀士，制节超过西庇阿，诚实超过马古士·勒古鲁士，宽宏超过保罗士·爱弥留士，此外又尊崇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为水银治疗的发明者。

正当人们谈话的时候，那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有时拉着这员官，有时又拉着那员官，到旁边去，很巧妙地问他们关于恺撒未来的政策。他细听着、偷窥着、用鼻子嗅着，如同一只猎狗。然后他走到雷翁那图身边，垂下头来，用食指按在嘴唇上，眼睛从下朝上望着艺术家，沉思地重复了几遍：

“我要吃蓟菜……我要吃蓟菜……”

“什么蓟菜？”雷翁那图问他，心里莫名其妙。

“问题就在这里呀：什么蓟菜？……最近公爵出了一个谜给费拉拉国使臣潘多尔福·哥伦努楚去猜。他说：‘我要吃蓟菜，一叶又一叶。’他说的也许是他的敌人们的同盟吧，他要拆散他们，因而消灭他们？也许是另外的事情吧？我已经绞了一个钟头脑汁。”

他又附着雷翁那图的耳朵低声说道：

“这里什么都是谜！他们畅谈着种种荒唐的事情，但一提到正经事情，他们就不响了，缄默得同鱼一般，或者同修士们在吃饭时一般。他们骗不了我的！我觉得有什么大事情在准备着。但是，什么事情呢？究竟什么事情呢？请您信我的话，先生，我若能知道究竟什么事情，连灵魂卖给魔鬼，我也愿意的！”

他的眼睛发火了，如同一个下了孤注的赌徒。

门开了，阿加皮托的头探了出来。他向艺术家做了一个手势。

经过一条朦胧的由阿尔巴尼亚轻骑兵守卫着的长甬道，雷翁那图就走到了公爵寝室：一间很舒服的房子，壁上蒙着绸缎，上面绣着一幅猎独角兽的图画；天花板上的浮雕是关于帕丝法后[25]和公牛恋爱的故事。这只公牛，这只红色的或金色的牛犊，本是波尔查家徽，它戴着教皇的三层冕，携着圣彼得的钥匙，在房内装饰图案之中到处都可看见的。

房内过分地热：医生教病人摩擦水银过后须防伤风，应当晒太阳或者烤火。大理石火炉内烧着香桧，灯油之内杂有紫罗兰香水，因为恺撒喜欢浓烈的香气。

照他的习惯，他和衣躺在床上，这床安在房子中间，低低的，没有挂帐子。他惯常只有两种姿态：不是躺在床上便是骑在马上。不动地、无情地，肘弯支在一个枕头上，看两个侍从坐在近床处一个玛瑙桌旁下棋，同时听他的秘书长做报告。恺撒能够同时注意好几件事情。他在沉思之中，用缓慢的单调的动作滚动着那个充满香气的金

球，他两手交换着滚这金球，永不离身，如同他的那把大马色匕首一般。

公爵以特有的迷人的和颜悦色接待雷翁那图，不许他下跪，同他很亲密地握握手，请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面。

恺撒召他来，为的同他商量布拉曼特画的要在伊穆拉城建筑的瓦棱蒂诺修道院的图样。这个修道院中兼有一个华丽的礼拜堂、一个医院和一个旅舍。恺撒要以这些慈善机构来替他的基督教徒的仁慈心留下一个纪念。布拉曼特的图样之后，他又拿为繁诺城季罗拉谟·松西诺印刷厂用的新刻的字体给雷翁那图看。这个印刷厂受到他特别保护，为的繁荣罗曼雅的艺术和科学。

阿加皮托拿宫廷诗人弗郎西斯果·乌培蒂的一本颂诗集放在公爵面前。公爵殿下看了很喜欢，命令丰富一点酬报这个诗人。

以后公爵要求，不仅要拿颂诗给他看，也要拿讽刺诗给他看，秘书长于是拿来了拿波里诗人曼松尼写的一首讽刺诗。这个诗人已经在罗马被捕了，关在圣天使监狱之内。那首充满了粗俗骂语的十四行诗，称恺撒为骡子，说他是教皇和妓女苟合私生的儿子（这教皇坐在那个以前属于基督现在则属于撒旦的宝座上），说他是土耳其人，是个过势的人，是革了职的红衣主教，是乱伦者，是弑兄者，是不信上帝的人。

“宽宏的上帝啊，你还等待什么呢？”诗人喊起来，“你没有看见，你的教会被他变为骡子窝，变为娼妓院了吗？”

“殿下叫人如何去处置这个混蛋呢？”阿加皮托问道。

“等到我回去时再说，”公爵低声回答，“我要自己同他算账的。”他更放低声音说道：“我要教训诗人们懂得礼貌！”

恺撒“教人懂得礼貌”有什么意思，是不难明白的：为了更普通一些的侮辱他的话，他就叫人把侮辱者的手砍下来或者拿烧红的铁签刺穿舌头了。

秘书长报告完了之后就走开了。

宫廷占星士华古约携了新算的星文来见。恺撒很注意地、差不多虔诚地听他的报告，因为公爵相信命定难移，相信星宿威力。华古约报告之中说起了公爵最近一次“法兰西病”发作，纯然出于乾火星走入于潮湿的天蝎宫的恶影响，但火星一行到金牛宫同金星会合之后，这病自己就会好了。然后，他建议，殿下如果想做什么重要事情，那么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是个最好的日子，因为这日星宿的会合特别有利于恺撒。他举起了食指，屈身向公爵耳边，神秘地连说三声，说得很低：

“做吧！做吧！做吧！”

恺撒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但艺术家好像觉得公爵面上飘过一种暗影。

公爵做个手势辞退了占星士，又转过来同宫廷机师说话。

雷翁那图摊开军用地图在他面前。这些地图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研究地形、河流、山脉、深谷所得之结果，这也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这是鸟瞰图。图上，海用深蓝色，山用褐色，河用浅蓝色，城用深红色，草地用淡绿色，各种细目都画得完全，广场、街道、城楼

等，立刻可以辨认出来，无须乎看旁边写着的名称。好像人们在眩人的高空上飞行，看着距离无限远的地下。公爵特别仔细看着那个地方的图，那里南以波塞那湖为界，北以爱玛河谷（亚诺河的一个支流）为界，东以阿勒左和秘鲁查为界，西以塞拿和海岸地带为界。这是意大利的心脏、雷翁那图的故乡佛罗伦萨，公爵好久以来就梦想着这块肥肉了。

恺撒看得出了神，心里感觉一阵飞行的欢乐。他所感到的，他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觉得，雷翁那图和他，互相了解，思想一致。他朦胧预见到，科学能给予他以新的大力超出于众人之上，他要这大力，他要具有这些飞翼作胜利的飞行。最后，他抬起眼睛来看雷翁那图，以一种迷人的和悦笑容同艺术家握握手：

“我谢谢你，我的雷翁那图！同以前一样地替我办事吧，我晓得酬报你的。你在这里也觉得舒服吗？”然后他很关心地问，“你也满意你的待遇吗？也许你还有什么愿望？你知道，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很情愿地答应你的。”

雷翁那图便利用这个机会替尼古罗先生说话，请公爵赐他一面。

恺撒很温和地微笑着，耸耸肩。

“一个怪人，这尼古罗先生！他千方百计求见，但我叫他来见时，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话说。人家派这个怪人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他不响了。以后他问雷翁那图对于马基雅维利有什么感想。

“殿下，我以为他是我一生遇见的最聪明的一个人。”

“不错，他是聪明人，”公爵同意于艺术家，“他也许懂得一点国家大政。但是……人家总不可以信任他。他是一个梦想者、一个无常性的人，不晓得凡事有个限度。我一向都善待他，现在晓得他是你的朋友之后，我更加要善待他。根本上说，他是好人！他并不是诡诈的人，虽然他以为自己是最奸狡的。他要耍弄我，好像我是你们的共和国的仇敌。但我并不怨他。我很明白，他这样做，因为他爱他的祖国过于爱自己的灵魂。好的，他一定要见我，就叫他来见吧。……对他说，我喜欢见他。此外，我最近听说尼古罗先生计划着写一本论政治和战术的书，是吗？”

恺撒自己笑起来，好像他忽然想起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他也同你说起他的马其顿方阵吗？不曾说吗？那么听我告诉你。有一天，尼古罗讲说他的论战术的书中一个段落给我的司令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和其他高级军官听。那是关于一种与古代马其顿方阵相似的阵势。他讲说得如此能感动人，以致大家都急着要实际上试验一下。大家到营外去，把兵队交给尼古罗去指挥。他拿着这二千人没有办法，叫他们在风雨寒冷之中站立三个钟头，始终排不成那个受他如此夸奖的阵势。最后，我的巴多罗买阿，忍耐不住了，他走到军队面前，他虽然平生未曾读过一本论战术的书，却能在鼓声之下，转瞬间把步兵排成很好的阵势。于是大家又明白了，说话和行事之间有如何重大的差异。但是雷翁那图，请你不要同他提起这话！尼古罗不喜欢人家提起他的马其顿方阵的。”

时候很晚了，将近早晨三点钟。人们送了清淡的晚餐来给公爵：一盘蔬菜，一尾鲟鱼，一点白酒。他以清淡的饮食表明了真正的西班牙人性格。

雷翁那图告辞。恺撒以那种迷人的和气，再向他道谢一次关于军用地图的事情，然后命令三个侍童拿火炬送他出来，那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雷翁那图告知马基雅维利关于谒见公爵的情形。

尼古罗听到艺术家替恺撒画的佛罗伦萨地图时，吓了一跳。

“什么？您是共和国公民，竟替祖国的最凶险的敌人做出这种事情吗？”

“我以为，”艺术家回答，“大家都说恺撒是我们的同盟者……”

“大家都说！”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喊起来，他的眼睛气得发火焰，“您知道吗？先生，我们的执政如果知道此事，那您就要被控叛国的……”

“真的吗？”雷翁那图问道，他很天真地惊讶起来，“但请您不要把我想成叛国，尼古罗先生，我的确一点不懂得政治。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瞎子……”

他们二人不作声，互相望了一眼，忽然都明白了：在这点上，二人的心底最深处是何等不同，是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这个人看来，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祖国；那个人，则正如恺撒说的，爱祖国“过于爱他自己的灵魂”。

就在这个夜里，尼古罗走了，没有说到哪里去，也没有说为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回来，疲倦、冻得要死。他到雷翁那图房里来，小心关了房门，说好久就要同他商量一件事情，那是需要极端守秘密的。然后从好久以前说下来。

三年前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罗曼雅一个荒凉地方，介于采尔维亚和采塞那港之间，一些蒙面的骑马人攻击一队马兵，这队马兵是护送着威尼斯步兵队长巴蒂斯塔·加拉楚洛的夫人朵罗塔从乌比诺到威尼斯去的。那些蒙面人捉住了朵罗塔太太和她的侄女马利亚——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在乌比诺修道院做预备修士，此次同她一路旅行的，把她们绑在马上，带走了。从那天起，朵罗塔和马利亚便毫无一点踪迹可寻。

威尼斯政府和元老院，宣布它的步兵队长受人侮辱就是它的共和国受人侮辱，于是求援于西班牙王路易十二和教皇，向他们控告罗曼雅公爵抢劫了朵罗塔，但没有公然的证据。恺撒很俏皮地回答道：他并不缺少女人，并不需要到大路上抢劫女人去。

人们传说，朵罗塔太太不久就甘心了，她陪伴公爵各处征战，不很想念她的丈夫。但马利亚有个哥哥，名叫第昂尼几，是一个青年军官，替佛罗伦萨服务，正在同比萨作战中。佛罗伦萨政府也尽力量设法，但是同威尼斯共和国的控告一般地没有效果，于是第昂尼几决定自己动手去营救。他改名换姓来到罗曼雅，自荐于公爵，得到了公爵信任，偷进采塞那要塞的塔里去，把马利亚化装作男孩子，一同逃走。可是逃到秘鲁查边境，被人追上了。第昂尼几被杀，马利亚则被解回来监禁。

马基雅维利以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资格，与闻这件事情。第昂尼几先生成了他的朋友，把这个勇敢计划的秘密都告诉了他。马基雅维

利又从第昂尼几知道了看守告诉他的关于他的妹妹的事情。看守们把马利亚看作一个女圣者，说她能医病、能先知，手脚都有血痣，好似塞拿之圣迦德怜的伤痕。

恺撒厌倦了朵罗塔之后，便来打马利亚的主意。他诱惑女人的手段很有名，知道自己有魔力，哪怕最贞洁的女人都抵抗他不了的。他确信马利亚迟早也要顺从他，同所有其他的女人一般。但是他想错了，他的意志在这女孩子的心里遇着了不可克服的抵抗。听说公爵近时常常到她的监房来看她，单独同她在一起很长久，至于会面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最后，尼古罗声明他想去营救马利亚。

“雷翁那图先生，如果您愿意帮助我的话，”他接着说，“那我就会把事情做得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您帮助。其实我只要请您告诉一点关于马利亚所在的圣弥迦勒堡垒的地势和内部构造。您是宫廷机师，一定容易进那里面去，探看一切必需的形势的。”

雷翁那图不说话，很惊讶地望着他。在这个探试的眼光底下，尼古罗忽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得很不自然、很鄙俗而且差不多含有敌意。

“我总可以希望，”他然后喊道，“您不至认为我过于多情、过于侠义吗？公爵是否诱惑了那个姑娘，我是不管的。您要知道我为什么替这件事情出力吗？也许是为了向我们那些执政表明，我除了替他们当呆子之外，还能做别的事情，但重要的乃是：我必须有件事情做着。人生本是这样，过一个时候若不做一二件蠢事情就要无聊死的。天天闲谈，掷骰子，逛窑子，替佛罗伦萨呢绒商人写无聊的报告，这种生

活，我早厌倦了。所以我想出干这个冒险事情。这不仅是坐而言的事情，还要起而行的哩！放过这个机会是很可惜的。我已拟好了十分巧妙的计划……”

他说得很快，好像他在替自己辩护。但艺术家看得很清楚：尼古罗为了自己的善心而惭愧，惭愧到痛苦的程度，他总是图谋拿犬儒主义假面具来掩盖他的善心的。

“先生，”雷翁那图打断他的话，“我请您在这件事情上依赖我，如同依赖您自己一般！但有一个条件，即失败时，我必须与您同等负责任。”

尼古罗显然受感动了。他回答雷翁那图的握手，而且立刻把他的计划展现于艺术家之前。

雷翁那图没有纠正什么，虽然他内心深处十分怀疑，这个他认为太细密的太巧妙的而又太不像真实的计划，实行起来，是否能同说话时那般容易。

营救马利亚的日子，定于十二月三十日。那天，公爵要从繁诺起身往别处去。

定好的日子两天以前，晚上很迟，尼古罗收买的一个看守跑了来，为的警告他有被人出卖的危险。尼古罗不在家，雷翁那图到城里各处寻找他。

他兜了许多圈子才在一个赌窟找到那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赌窟之中有一群骗子，大多数是恺撒军中的西班牙人，他们在骗取那些

无经验的赌徒的金钱。在一群年轻的酒徒和浪子当中，马基雅维利正解释着佩特拉克那首以如下字句结束的十四行诗：

“但我明白，她深深打中我的心。”

这首诗中，每一字，他都寻出含有一种秽亵的意义。他推断说：罗拉把“法兰西病”过给佩特拉克。听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隔壁房间吵闹得很。男人吆喝，女人锐叫，桌子翻身，刀剑冲击，钱满地滚，破碎的酒瓶响着清脆的声音——一个赌骗子被捉住了，尼古罗的伙伴们都走到那边去。雷翁那图在他耳边低声说：有关于马利亚的重要消息报告他，他们二人走出街上来。

夜是寂静而多星。干净的新降的雪，在脚底下沙沙响着。呼吸了赌窟的闷人空气之后，雷翁那图现在享受着这寒冷而清香的空气。

尼古罗听到有被人出卖的危险时，便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说道：目前还不必着急。

“您一定惊讶在那种地方找到我吧？”他问雷翁那图，“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竟做了那些宫廷流氓的玩物，替他们说笑话！有什么办法呢？穷叫人舞，穷叫人跳，穷叫人唱小调！他们虽然是光棍，但总比我们那些执政慷慨得多了。……”

尼古罗这几句话之中含着他对于自己的残酷，残酷到令雷翁那图也受不了，不得不打断他。

“这话不对！您为什么对于自己说这样的话呢？您晓得我是您的朋友，我不像别人那样判断您的！……”

马基雅维利转过脸去，不作声。然后，他换了一种声调，低声说下去：

“我晓得。……请您不要怨我，雷翁那图！好多次，我心里十分难过的时候，我总是说滑稽话，大声笑，来代替哭的。……”

他呜咽着说不下去，他垂下了头，更放低声音说道：

“这是我的命运！我是在不祥的日子生下地的。我的同辈人，连最庸碌的人，都很得意，他们生活得舒服、名声好，有了金钱和权力，唯有我落在所有的人背后，让那些蠢材挤到墙边去。他们把我看作轻薄汉。他们也许是对的，不错，我并不害怕辛劳、牺牲和危险。但若叫我一生忍受小气的卑鄙的侮辱，永远穷困，不得不为了每个小钱发起抖来，那我的确是受不了的！……啊哈，为什么说这些话呢？……”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声音之中含着眼泪，“倒霉的一生！上帝若不怜悯我，不久我就要抛弃一切了，抛弃我的官职，我的玛丽叶塔，我的小儿子，我只有拖累了他们。愿他们以为我死了。……我要逃到天涯海角去，躲在什么角落里面，不让一个人认得我。我要替什么地方官当书吏，或者在三家村学堂里教孩子们识字，借以苟延残喘，当我尚未曾完全痴呆，完全丧失了自觉时候。因为，我的朋友，最可怕的事情莫如觉知了自己有力量、有本事、能做事情，却始终一事无成，却不得不毫无意义地趋于毁灭！……”

时间过去。雷翁那图觉得，营救马利亚的日子愈近，尼古罗先生虽然仍装作很有把握的样子，却渐渐动摇了，渐渐失去了他的机警，有时无缘无故地迟疑着，有时又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艺术家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到马基雅维利内心上的变迁。这并不是胆怯，乃是那种

不能解释的弱点、那种犹豫、那种忽然缺乏意志——正当需要断然行动的最后顷刻忽然缺乏了意志。这是一个不是为“行”而生的人所常见的。这一切，雷翁那图自己是太熟知了。

预定的日子前一晚，尼古罗到圣弥迦勒堡垒附近一个地方去，为的最后准备好马利亚越狱事所需要的一切。约好，雷翁那图第二天早晨也要到那里去的。

艺术家一个人留着，每个顷刻都在等待不幸的消息。他再不怀疑：这事情，如同小学生的把戏一般，必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的。

愁惨的冬天早晨渐渐在窗前明亮了。此时有人敲门。艺术家开了门。尼古罗面无人色，狼狈不堪，走了进来。

“完了！”他说，有气无力地坐在一把椅子上面。

“我心里早作如此想了！”雷翁那图毫不惊异地回答，“我早对您说过，尼古罗，我们一定要陷入圈套去的。”

马基雅维利无精打采地望着他。

“不，不是这个话，”他然后说，“我们没有陷入圈套的。但是鸟儿飞出樊笼了。我们去得太迟。……”

“什么，飞出去了？”

“是的呀。今天东方未白时，人们发现马利亚割断了喉管，倒在地下。”

“谁杀死她的？”艺术家问。

“不晓得。但是照伤痕看来，恐怕不是公爵干的。在平常情形之下我一定要说绝不是他干的，但是恺撒和他的刽子手无疑很在行，能够随心所欲将小孩子喉管以种种样式割断。据说马利亚死时还是处女。我相信，她是自杀的。……”

“不可能的！像马利亚这样的姑娘是可能的吗？她不是被人视为一位圣者吗？……”

“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尼古罗说下去，“您还不认识这个人。怪物……”

他忍住了话，面孔更苍白了。然后他很兴奋地说完他的话：

“这个怪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位圣者也可以被他迫得去自杀的。以前看守还不十分严密时，”他接着说，“我见了她一两次。她是消瘦的、细长的，如同一根草。一副小孩子的面孔，纤细的、麻一般金黄的头发，同佛罗伦萨公墓内菲力平诺·李皮[26]画的显灵给圣伯尔拿图看的圣母像一个样。她并不见得怎么样美丽，公爵为什么如此放不过她呢？……啊，雷翁那图先生，您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可怜又可爱的孩子……”

尼古罗转过脸去，雷翁那图觉得他的眼睫毛中闪着泪珠。

但是尼古罗立刻就镇定了，他用高锐的声音做结论道：

“我常常说，一个正经人在朝廷里面，好像鱼在热锅里一般。现在我再受不住了！我不适宜于替暴君做奴才，我一定要执政诸公派我到其他国家去，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能远离这个地方！”

为了马利亚，艺术家心里很难过，若能救得她，他什么都肯牺牲。但他想到了现在无能为力时，他的内心深处却也感觉一种轻松和自在。他觉得，尼古罗也是同他一般感觉的。

十二月三十日，一清早，恺撒的大军，一万步兵和二千骑兵，就从繁诺出发，到那往西尼加亚去的大路上，在默陶罗小河岸边扎下了营，在那里等待公爵。他将于明天，宫廷星士华古约择定的日子，即十二月三十一日动身的。

在马终城阴谋反对的那些人，已经同恺撒媾了和，而且与他约定了共同去征讨西尼加亚。西尼加亚城投降了，但防守司令宣布须待公爵亲来才肯开门。那些以前反对公爵如今与他同盟的人，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祥兆头，因此避免与公爵见面。但是公爵又欺骗他们了，又使他们放心了。如马基雅维利后来形容的，公爵"以其温柔魅惑了他们，好像神话中鸟头蛇尾怪物以其甜蜜的歌声引诱它的牺牲品一样"。

尼古罗为好奇心所驱策，他不肯等待雷翁那图，他立刻跟在公爵背后走。

几个钟头之后，艺术家才一个人动身。

大路朝南走，同佩沙罗来的道路一样，总是沿着海岸走的。右边耸起高山，有时山直伸到海岸来，以致只留下很窄狭的平地做道路。

那一日是灰色而平静。海也是灰色而光滑，同天一样。在那似乎睡着的空气之中，什么都没有动弹。乌鸦啼叫预告快要解冻，早降的黄昏夹着细雨或潮雪一同来。

西尼加亚城那些暗红色的砖塔已经看得见了。

这城夹在山和海两种天然屏障之中，真像一个陷阱，离平坦的海岸有一迈尔路程，离亚平宁山脚下也有一弩箭远近。大路走到弥沙小河边就向左大转弯。这里有一座桥斜斜的跨过小河去，直通往城门。城门前面有个小广场，旁边是些矮房子，大部分是威尼斯商人们的货栈。

当时西尼加亚是半亚洲式的大商港，意大利商人在那里同土耳其人、阿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以及门得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等处的斯拉夫人交易货品。但现在，艺术家来时，连最热闹的街道：居比路街、灿特街、干地亚街、克法龙尼亚街，都凄凉得很，雷翁那图只看见兵士。在街道两旁无穷尽的单调的店铺之间，他往往发现劫掠痕迹：破碎的玻璃窗，脱落的锁和门闩，打破的门，乱七八糟丢在地上的货物。有火烧气味，那些半成灰烬的房屋还在冒烟。古旧的砖宫角隅，那些插火炬用的粗铁环，悬挂着吊死的人的尸首。

雷翁那图走到城内大广场时，天已经暗了。这广场界于大宫和那个圆而低矮又给深壕沟围绕着的西尼加亚堡垒中间。雷翁那图在那里，在火炬光中看见了恺撒在他的军队里面。

恺撒正在审判那些犯抢劫罪的兵士，阿加皮托先生宣读判决书。

恺撒做了一个手势，那些判了死刑的人便被带去吊死了。

艺术家的眼睛在廷臣群中寻觅一个可以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人，他忽然看见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

“您知道吗？您听说了吗？”尼古罗对他叫喊。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遇着了您，心里很快活。告诉我吧！”

马基雅维利领他走进一条旁街，然后经过几条窄狭的黑暗的积雪的小巷，到了近海滨一个荒凉市区。那里离造船所不远，有个孤独的歪斜的小屋。尼古罗早晨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有空房子，那是城内还在空着的唯一的房子。他向屋主人，一个造船匠的寡妇租下来。两个小房间，一个自己用，一个给雷翁那图。

尼古罗不说话，急忙点起一支蜡烛，从他的行李箱内取出一瓶酒，扇旺了炉里的火，在雷翁那图对面坐下，抬起那双发光的眼睛看他。

“您的确还不知道吗？”他很得意地问道，“那么听我说。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值得牢记的大事！恺撒报复了他的那些仇人，那些阴谋反对他的人被捉起来了。奥里维罗托、两个奥西尼和维特利，现在等待着死刑！”

他仰靠在椅子背上，默然观察着雷翁那图的惊讶表情。然后装作平静而不动情的样子，好像记载古时大事的历史家，又好像描写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他开始叙述“西尼加亚陷阱记”……

恺撒清早来到默陶罗河边营盘时，就派了两百名骑兵先走，以后随着步兵，再以后才是他自己同其余的骑兵。他知道，他的那些盟友会来迎接他的，他们的大军会安置在附近其他堡垒，而让出位置给新来军队的。

他快到西尼加亚城门时候，便命令骑兵停在大路沿着弥沙河岸向左转弯之处，列成两行：一行背对河水，另一行则背对田园。步兵则

在两行骑兵当中穿过，没有停留便走过桥去，经过城门开进西尼加亚里面。

三个盟友，维特络索·维特利、格拉维那·奥西尼和巴果罗·奥西尼，由许多骑马的人陪伴着，坐在骡子背上来迎接他。

维特利好像预感到危险，竟如此颓丧，使得一切平时认识他是活泼而勇敢的人，都很惊讶。后来有人说，他动身到西尼加亚来时，同家里的人告别，那种神气好像预见到他是去赴死的。

盟友们下马来，脱帽向公爵致敬。公爵也下马来，先轮流着同每个人握手，然后抱着、吻着所有的人，称他们为亲爱的兄弟。

此时恺撒部下那些军官把奥西尼和维特利三人包围起来，其中每个人都被夹在恺撒部下两个军官中间。这是预先吩咐好的。恺撒看见奥里维罗托没有来，便给他的队长弥迦勒·科勒拉做一个手势，科勒拉立刻骑马前行，在城门外找着了奥里维罗托。他现在也加入这队人马了。他们便是这样一面走着，一面很和气地谈论战事，一直走到堡垒前面宫殿门口。在那里，盟友们要告辞，但公爵以其和悦可亲的态度留住他们，请他们进宫里去。

他们刚刚走到会客室，背后的门就锁起来了。八个武装的人向这四个人冲来，两个对付一个，捉住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绑起来。这四个不幸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此出于意外，几乎没有抵抗。

人们传说，公爵今夜就要结果他这四个仇人，把他们绞死在宫内密室里面。

“啊，雷翁那图先生！”马基雅维利结束他的报告，“可惜您没有看见他如何抱吻他们！此时若有一个游移的眼光、一种可疑的神气，全部计划都要败坏了。但是他的声音和笑貌之中竟是如此之诚恳，使得我——您以为是可能的吗？——直至最后顷刻都不怀疑其中含有什么恶意。那时我敢同人打赌保证他没有装假，即使拿我的手臂砍下做赌注，我也肯干的！我相信这个骗局乃是自有政治以来世界上行过的最美的骗局。”

雷翁那图不禁微笑起来。

“自然不能否认公爵是大胆而狡猾，”他回答，“但是，尼古罗，我还须承认我在政治上是如此外行，竟至不能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背信行为？……”

“背信吗？”马基雅维利打断他的话，“为了救祖国，先生，是不能说什么守信和背信、善和恶、仁慈和残暴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用的，只要能达到目的。”

“这件事情同救祖国有什么关系呢，尼古罗？我觉得，公爵只是为了他一己的利益！……”

“什么？您也说这话吗？您也不明白吗？可是事情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恺撒是意大利未来的统一者、未来的唯一君主。您看不出来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如此有利于英雄出现。以色列民族在埃及为奴，受尽种种痛苦，然后才有摩西；波斯人在米太压迫之下，然后才有居路士；雅典人陷于内部纷争之中，然后才有德秀士。——意大利也必须像今日这般堕落，为奴惨过犹太人，受压迫重过波斯人，内争多过雅典人，没有头脑、没有领袖、没有政府，被野蛮人

劫掠和践踏，凡是一个民族能忍受的痛苦它都受过，然后才能出现新的英雄，才能出现祖国的救主！以前虽然也出了一些似乎神选的人，带来了一丝的希望，可是他们每逢达到权力尖峰时，就被命运推倒了，尚未能真正做出大事业。国家在半死状态之中，几乎不能呼吸了，时刻在企望着那个人，他能减轻它的伤痛，他能终止伦巴底的暴力压迫、托斯堪那和拿波里的抢劫和勒索，他能医治那些年深日久的臭脓疮。国家无分日夜向上帝呼吁，祈求一个救主……”

他的声音好像一根过于紧张的弦索，忽然弹断了。他面色苍白，全身发抖，眼睛火红。在这感情爆发之中，同时也含有一种痉挛性的无力的东西，如同发癫痫病。

雷翁那图想起了，几日之前，受了马利亚之死所激动，尼古罗才把恺撒叫作“怪物”哩。

艺术家并未曾把他这个矛盾指出来，因为心里明白，尼古罗此时将他的对于马利亚的同情心当作可惭愧的弱点而排斥着的。

“好的，我们等着看看，尼古罗，”雷翁那图说，“不过我还要问您一点：为什么恰恰在今天，您才如此确信恺撒是上帝派遣下凡来的呢？难道这个‘西尼加亚陷阱’比他的其他作为更加明显表白他是个大英雄吗？”

“对呀，”尼古罗回答，他又恢复自制力了，又装作完全不动情地说话，“这个骗局做得如此美满，恰恰比公爵其他一切的作为更加表白了一些伟大而互相冲突的品性在这个人身上很特别地结合起来。请您注意，我不褒，也不贬，我只要明白事实。我的意思是说：每个目的都可以经过两条道路走到——依照法律或施行强暴。第一条是人路，

第二条是兽路。谁要统治国家就必须晓得走这两条路，就必须能够选择去做人还是去做兽。这也是古代那个神话的秘密意义，这神话说阿奇耳和其他的英雄都是半神半兽的‘马人’齐朗[27]养大的。‘马人’养大的君主，同‘马人’自己一样，身上也同时具有神性和兽性。普通的人忍受不住自由，他们害怕自由更甚于害怕死，他们若是犯了什么罪过，便要在良心谴责之下懊悔得要命。唯有命运挑选出来的英雄才有力量忍受得住自由，不畏惧，又无良心谴责，破坏法律，做了恶事，却又是清白的，同兽一样，同神一样。今天，我第一次，在恺撒身上看见了这个最后的自由——那是他蒙神选的印记！”

“好的，现在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尼古罗，”艺术家在深思之中回答他，“不过我觉得，自由的并不是恺撒那种人，他们敢做一切事情，因为他们毫无所知、毫无所爱；自由的乃是另一种人，他们敢做一切事情，因为他们知而且爱。人类须有这种自由，才可以克服善和恶，克服高和深，克服一切障碍和限制，克服一切重力。那时他们将同神一般，那时他们将飞了起来……”

“飞了起来吗？”马基雅维利很惊讶地问道。

“是的，他们如果有了完全的知识，”雷翁那图解释说，“他们也就会给自己造成了飞翼，就会发明一种飞行机器。我在这方面也费了很久的思想。也许没有一点成就的，但不相干，我现在做不出来，将来总有一个人会做的。人类的飞翼一定会发明出来的……”

“好哇，我恭喜您！”尼古罗大笑起来，“现在我们说到有飞翼的人类来了。我的君主，半神和半兽，再长起鸟翼来，一定好看得很！那真是一只奇默拉！”

此时他听到附近一个塔上敲钟。他跳了起来，急忙走出去了——他到宫里去，为了更详细地打听那些阴谋反对恺撒的人如何被处死的。

意大利各国君主为了这次“美妙的骗局”向恺撒道喜。路易十二得知“西尼加亚陷阱”时，便说：这是一件古罗马人做的伟业。曼土亚侯爵夫人伊萨伯拉·贡察加赠送公爵一百副绸制的各种颜色面具，以为临近的谢肉节化装跳舞之用。

公爵回答她的信说道：

> 高贵的夫人，亲爱的姊姊！您送给我的面具已经收到了，我很喜欢这些面具做得罕见的华丽以及各种不同的样式，我尤其喜欢的，是赠送来的时间和地点不能选取得更适宜的了。好像夫人预先感到了我的一连串的事件的意义。因为蒙上帝恩典，我于一日之间占领了西尼加亚城，其领地及其一切要塞；我又判决了我的敌人，那些阴险的叛逆，以公道的死刑；我也从那些暴君压迫之下解放了卡斯特洛、费摩、西斯特拿、孟吞和秘鲁查，使之应服从那在尘世代表基督的圣父所治理。但我最喜欢的却在于这些面具乃是最真实的证据，表明夫人对于我的好意，如同一位姊姊对于她的弟弟。

尼古罗笑着说道：雌狐狸贡察加送给雄狐狸波尔查，送给这位假情假意的老行家，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一百个面具更适宜的了。

一五〇三年三月初，恺撒回到罗马来。教皇要他手下那些红衣主教拿“金玫瑰”授予这位英雄，这是教会所能授予它的护卫人的最高的勋章。红衣主教们同意了，二日之后就举行授勋典礼。

梵蒂冈宫中第一层楼，窗子朝着美景院开的教皇大殿之内，会聚着罗马教会的高官和各大国的使臣。

一个肥胖的康健的七十多岁老头子，身穿那闪耀着宝石的大礼袍，头戴那三层冕，生着一副慈祥而威严的面孔，由孔雀羽毛大扇扇着，走上宝座台阶来——这就是教皇亚历山大第六[28]。

唱礼官的喇叭吹响了。司仪官长德国人约翰·布哈德做了一个手势，公爵手下那些执鞭者、随镫者、侍童和卫队，便走进殿里来，还有他的司令官巴多罗买阿·加布兰尼加，手持那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的宝剑，出鞘，剑锋向上举，也走进殿里来。

这把剑下部三分之一装了金，刻了精致的图画。其中有忠心女神坐在宝座上之图，题着“忠心强于刀剑”；又有朱理亚·恺撒立在凯旋车上之图，题着“不为恺撒宁为虚无”；又有渡过鲁比康河[29]之图，题着“骰子掷下来了”；最后还有献祭阿卑士神——那是波尔查家的公牛——之图：年轻的女祭司们，完全裸体，在一个刚刚宰杀的人牺之上烧香，祭坛上题着“一个牺牲献祭于最好的最大的神”，那上面又题着“恺撒之名即恺撒之幸运”。那个献给神牛的人牺含有一种特别可怕的意义，因为恺撒叫人刻这些图画和题这些铭辞时，他的心里已经存了杀死他的哥哥董·卓安·波尔查的念头，为的能够代替他的哥哥做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了。

英雄自己走在宝剑背后。他的头上戴着高高的公爵帽子，上面用珍珠绣着圣灵鸽子。

恺撒走近教皇身边，脱了帽子，跪下来，吻着圣父鞋子上的红宝石十字架。

红衣主教孟勒阿尔把“金玫瑰”呈给教皇，这是金器制造术上一件奇迹：金花瓣之中藏有一个小管，里面装着香油，发出了无数玫瑰的香味。

教皇站起来，他的声音因内心激动而颤抖着，他说：

> 亲爱的孩子，现在给你这个玫瑰，象征着天上和地下两个耶路撒冷[30]的快乐，争得胜利的教会的快乐，这是难以言传的花，这是公正者的幸福，这是不朽的花冠的美饰。但愿你的德行在基督之中开展，如同水边玫瑰一般繁盛！阿门！

恺撒从他的父亲手里接了玫瑰。教皇再不能自制了，“肉体克服了他”，如同一个目见的证人说的。害得那位循谨的布哈德着急起来，他竟打破了典礼的庄严气氛，屈身伸出颤抖的双手向着他的儿子。他的面容皱起来了，他的肥胖身躯颤动着。他突出了肥厚的嘴唇，以苍老的声音呜咽着：

> 我的孩子……恺撒……恺撒……

公爵必须把玫瑰交付于那站在他身旁的圣克列蒙红衣主教。教皇很猛烈地拥抱他的儿子，紧紧地抱在自己胸前，笑着，哭着。

唱礼官的喇叭又吹起来了，圣彼得教堂的钟敲响了，罗马一切教堂的钟与之相呼应。圣天使监狱放了大炮。

“恺撒万岁！”罗曼雅卫队在美景院中叫喊。

公爵走到阳台上来，现身给他的军队。

蓝天之下，早晨太阳光中，他身穿金紫的衣服，头戴珍珠圣灵鸽的帽子，手执那个象征两耶路撒冷快乐的玫瑰——在民众看来，他不是人，而是神。

夜里举行一场豪华的化装跳舞，扮演着朱理亚·恺撒的凯旋，如同瓦棱蒂诺公爵剑上所刻画的一个题着“神性的恺撒”的战车上，立着罗曼雅公爵，头戴桂冠，手执棕树枝。兵士们装成古罗马兵样子，带着铁鹰和棒束，护卫着那个战车。凡是书上记的、纪念像上塑的、浮雕上和奖章上刻画的，都照着打扮了。

战车之前，一个人身穿埃及祭司的白长袍，高举一面大旗，旗上画着装了金的朱红色的波尔查家徽——那只公牛，阿卑士神，教皇亚历山大第六的保护神。一些身穿绣银衣服的青年人，一面敲着铜鼓，一面喊着：

> 公牛万岁！公牛万岁！波尔查万岁！

繁星底下，旗上那只畜生，高出众人头上，在火炬光中摇晃着，它的颜色红得像火，又像初升的太阳。

看热闹的人群中也有雷翁那图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他刚从佛罗伦萨到罗马他的师傅这里来。他看了这只红兽，想起了《启示录》的话：

> 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它交战呢？……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在它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人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31]

卓梵尼“看见了它，就大大惊讶”[32]，正同当初写这些话的人一般地惊讶。

---

[1]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Aut Caesar，aut nihil——直译应为：“或是恺撒，或是虚无。”其中“恺撒”作“皇帝”讲。这句拉丁文格言，相传是恺撒·波尔查自己刻在他的剑上的。

[2] 恺撒·波尔查Caesar Borgia，一四七六——一五〇七，波尔查一家系出自西班牙，此时父子当权不可一世。恺撒虽终于失败，仍不失为历史上一个怪杰；他当时怀有很大野心，要统一意大利，改革教皇制度，支配全欧洲，总之即恢复罗马旧帝国。这本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经济繁荣必有的政治要求。但因这繁荣如昙花一现，遂使恺撒野心成了流产，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从此衰歇了。恺撒的尝试仅被马基雅维利写入于他的《君主论》中，传给后人，成为有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最好的标本之一。

[3] 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der Grosse，二七四——三三七，罗马皇帝，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4] 埃土利Aetolien——古代希腊一个国家。

[5] 亚该Achaie——古代希腊一个国家。

[6] 尼诺士Ninos——古代亚述皇帝，尼尼微城的建立者。

[7] 居路士Kyros——古代波斯帝国的创立者。

[8] 俾鲁士Pyrrhus——纪元前三世纪时希腊爱皮尔国国王。

[9] 卢古鲁士Lucullus——古罗马大将军。

[10] 蒂格兰努士Tigranus——阿美尼亚国王。

[11] 忏悔的抹大拉Büssende Magdalena——按即抹大拉的马利亚，本是妓女，信了耶稣教，用香膏替耶稣洗脚。

[12] 尼古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这个时代，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上建立的功绩，不减于雷翁那图在艺术和科学上的贡献。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主要内容具见本章。从这个时代起，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论争，从未绝迹于思想界，但无论为褒为贬，在政治和历史上探究自然法则的尝试，尼古罗先生可说前无古人了。我们很有权利称他为第一个唯物史观者。

[13] 奥古斯丁Heilge Augustinus，三五四——四三〇。

[14] 司爱女神Parze der Liebe——按Parze是罗马神话中地狱三女神，司人类命运。

[15] “法兰西病”——按即梅毒，据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从红种人传到欧洲来的病症。

[16] 尤纽士·布鲁都士Junius Brutus——按此处说的似乎不是刺死朱理亚·恺撒的Marcus Junius Brutus，而是他的祖先，推翻暴君建立共和国的Lucius Junius Brutus。

[17] 圣安多尼Heilige Antonius，二五一——三五六。

[18] “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见《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七节。

[19] 耶喜娜Echidna——神话上的怪物，蛇首女身，其他的怪物如奇默拉、斯芬克斯、果贡之类，都是它产生的。

[20] 大天使弥迦勒Erzengel Michael——在天堂上替上帝统带天兵的一位使者。见《启示录》。

[21] 安多尼努士Antoninus，八六——一六一，罗马皇帝。

[22] 罗马建国故事——据传说，一对孪生的兄弟，长名罗缪鲁斯，幼名鲁玛，被弃在河边，一只母狼用奶把他们喂大了，建立了种种的功业。后来为了在罗马筑城事情，兄弟起了争执，罗缪鲁斯竟杀死他的弟弟鲁玛，独揽大权，完成了建国事业。

[23] 吕克列沙·波尔查Lucrezia Borgia，一四八〇——一五一九，恺撒这个妹妹也是此时代有名的人物，她在费拉拉国提倡和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使她的宫廷成了一种文化中心。本书没有特别写她。

[24] 卡耶克圣木Heilige Guajakholze——此木本有清血的效用。

[25] 帕丝法后Königin Pasiphae——希腊神话，克列底国王米诺士之后，与公牛恋爱生下牛首人身的米诺托。

[26] 菲力平诺·李皮Filippino Lippi，一四〇六——一四六九。

[27] “马人”齐朗Zentaur Cheiron——按Zentaur是神话中人首马身的种族。其中有个名叫齐朗的奉了神委托养育荷马史诗中最大的英雄阿奇耳。

[28] 亚历山大第六AlesxanderVI，一四三一——一五〇三。

[29] 鲁比康河Rubikon——分隔意大利和东高卢的小河，公元前四九年，罗马元老院为了防止高卢驻防军内侵，宣布说：凡敢带兵渡过此河者即为叛逆。但驻防军

司令朱理亚·恺撒不理会这个禁令，毅然带兵渡过此河。渡河时，恺撒喊道：“骰子已经掷下了！”

[30] 两个耶路撒冷——按天上的耶路撒冷指天堂，地下的耶路撒冷指罗马。

[31] “也拜兽说……”——见《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及第十七章第三节和第五节。

[32] “看见了它，就大大惊讶”——见《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

第十三章　红兽

雷翁那图有个葡萄园在佛罗伦萨近郊菲索勒山丘上。某邻居同他争一块地，告了他。艺术家此时在罗曼雅不能分身，便委托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去主持这个诉讼。一五〇三年三月底，他叫卓梵尼到罗马来。

卓梵尼路过奥维托时，停了下来，为的在那里的大教堂内看看路加·辛诺勒里[1]不久之前才画成的那些有名的壁画。其中有一幅画着“敌基督者”的降世。

“敌基督者[2]”的面孔令卓梵尼吃惊。起初他觉得这面孔是恶的，但仔细看了一下又觉得不是恶的，宁可说是表现无限的悲哀。明亮的眼睛、深深的温和的眼光，含有一种无神论者的智慧的最后绝望神气。他是美的，虽然生着尖尖的沙提尔一般的丑耳朵，又有弯弯的猛兽爪子一般的指头。卓梵尼在这张面孔里看见了另一张神性的面孔，与他当初害热病发昏时所见的非常相像，他要认识这张面孔，但不敢去认识。

同一幅壁画左边画着“敌基督者”的灭亡。他依靠着看不见的飞翼飞上天去，为的向世人表示：他是“人子”，现在来到云端上审判死人和活人。但一位天使把这个上帝的敌人打落到无底坑里去了。这个失败的飞行、这种人类的飞翼，引起了卓梵尼对于雷翁那图所宿抱的可怕的思想。

与卓梵尼同时，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脑满肠肥的修士也在看那些壁画。修士有个伙伴，一个高个子，看不出多少年纪，面孔有点饿相，但神气很快活，穿着游方的学者的服装。

这两人同卓梵尼互通了名姓，从此同他一路旅行。修士是德国纽伦堡人，在奥古斯丁派某修道院管理图书，名叫多马·史旺尼茨。他为了钱财纠葛的事情到罗马来。他的伙伴也是德国人，德国萨尔斯堡人，名叫汉士·卜拉特尔，是他的秘书，兼是他的呆子和马夫。

一路上他们畅谈着各种各样的教会问题。

史旺尼茨冷静而明白地证明了所谓"教皇不会错误"这个教条之不合道理。他说，无须再过二十年，全德国都要崛起，抛弃罗马教会的枷轭了。

"这个人是不会为了他的信仰去牺牲生命的！"卓梵尼一面望着这位纽伦堡修士的肥肥的团团的面孔，一面心里这样想，"这个人是不会同萨逢拿罗拉一样走入火中去的！但谁晓得呢，也许是他对于教会更有危险。"

到了罗马之后不久，卓梵尼有一天晚上又在彼得广场上遇着汉士·卜拉特尔。这个游方学者引了他到附近西尼巴狄巷去，那里有许多德国人开的旅馆给外国游客居住。他们走进那个"银猬"小酒店里，店主是一个捷克人杨跛子，属于胡士[3]派，很喜欢招待他的同派人，拿顶好的酒款待他们。他们都是秘密反对教皇的人，那些希望教会大改革的自由思想者也同他们结合，因此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在招待普通酒客的大房间背后，杨跛子还有一个秘密的小房间，唯有经过挑选的人才能进去的。现在那里面聚集着一群人。多马·史旺尼茨坐在桌子上端荣誉席上，背靠着一个酒桶，那双肥胖的手则捧着他的大肚皮。他的生着双下颏的多肉的面孔，一动也不动，他的朦胧

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显然是喝了太多的酒。他时时拿他的杯子对着烛火看，看见磨光的水晶杯内莱茵葡萄酒的淡金色光辉，很觉开心。

一个游方修士，马蒂诺师兄，痛骂教皇底下贿赂公行。

“一次，两次，是可以忍受的，但凡事总有个限度。请问，长此下去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宁愿落在强盗手里，不愿落在此地的教会要人手里！此地是明公正气地抢劫你！忏悔官要你的钱，收发官要你的钱，圣礼官要你的钱，马夫要你的钱，厨子要你的钱，那个替红衣主教姘头倒脚盆水的奴才也要你的钱！正同歌中唱的：‘他们同犹大一般出卖了耶稣。’”

汉士·卜拉特尔站起来，扮着一副庄严的面孔，大家一声不响地望着他，他然后拉长了声音如同教堂里说教一般说道：

“教皇的孩子们，那些红衣主教，于是走到教皇跟前，问道：‘圣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得救恩呢？’亚历山大回答：‘你们还要问吗？诫命说过了，现在我再告诉你们：当诚心爱金和银，当爱富人如同爱你自己。你们照这样做，就可得到永生了。’于是教皇坐在他的宝座上，说道：‘富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我的脸；那些送钱财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称为我的孩子们；那些奉金银之名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手下办事的人将替他们办事。但是空手前来的穷人有祸了！我对你们说，你们最好拿磨石缚在穷人颈项上，把他们淹死在海里最深的地方。’红衣主教们回答道：‘圣上，我们一定要照着你的话做。’于是教皇又说道：‘孩子们，我做着，给你们当榜样，那么你们也抢劫吧，同我抢劫活人和死人一个样。’”

大家哄然大笑。

风琴师鄂托·马布格，一个含着天真笑容的可尊敬的老头子，以前坐在一角没有作声，此时从袋里拿了几张小心折着的纸头出来，朗读一封无名氏致枢密顾问保罗·萨维利的信。萨维利由于得罪教皇逃到德国马克西米良皇帝那里去了。其实这是一种攻击亚历山大第六的文字，刚刚出现于罗马，抄录多份，手手相传，故意写成书信形式。信内列举了当今罗马教皇家族的一切罪过和残暴，从教廷贿赂公行说起，直至恺撒杀死他的亲兄董·卓安和教皇奸淫他的亲女吕克列沙。结论号召欧洲各国君主起来，联合一致，扑灭“这个怪物，这个人面兽”：

> 敌基督者已经来了。自古以来，上帝信仰和上帝教会的确未曾遇着如此凶恶的敌人，如教皇亚历山大第六和他的儿子恺撒。

读信之后，大家热烈讨论着：教皇果真是敌基督者吗?

各人意见相差很远。风琴师鄂托·马布格承认他久已为了考虑这个问题心里不得安宁了，但他认为真正的敌基督者不是教皇，而是他的儿子恺撒——好多人推测，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第六死后，恺撒自己要做教皇。马蒂诺修士则根据某圣书中的一段，断定敌基督者虽具人形，其实不是人，而是一种无形体的幽灵。因为照亚历山德里亚之圣齐里鲁士[4]说，“邪恶之子，在黑暗中走近来的，名为敌基督者，其实正是撒旦自己，正是那条大蛇，正是贝里亚，即降临尘世为君的”。

多马·史旺尼茨摇摇头。

“你错了，马蒂诺师兄。克里索斯托谟士之圣约翰[5]说得很明白：‘那是谁呢？是撒旦吗？绝不是！而是一个具有撒旦形态的人；因

为他有两种品性：魔性和人性。’此外，教皇和恺撒也都不会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必须是童贞女的儿子……”

史旺尼茨从圣喜博里特[6]书中论“世界末日”的地方引了一段，又引了叙利亚人以法莲[7]的话：“魔鬼将遮阴但[8]支派的一个处女，淫秽的蛇将钻入她的身体里面，她将怀孕而且生产。”

大家抢着问史旺尼茨，或者反驳他。他援引着圣喜隆尼谟士[9]、圣西卜里安[10]、圣伊伦纳[11]及其他好多教父的话。他讲述敌基督者的降世说：

“有些人说，他将生于加利利[12]，同基督一样；又有些人说，他将生于一个大城，这城精神上称为巴比仑或所多玛和蛾摩拉[13]。他的面貌将像‘人狼[14]’的面貌，好多人将认为是基督的面貌。他将大显神通。他对海说话，海就风平浪静了；他对太阳说话，太阳就黯然无光了；山将为他迁移；石头将为他变成面包；他将喂饱肚子饿的人，将医治病人、哑子、瞎子和跛子。他能否叫死人复活，我就不知道，因为《西比灵谶书》[15]第三卷虽说‘他将复活死人’，但教父们怀疑这句话。以法莲说：‘对于精神，他无权力——non habet potestatem in spiritus。’那时地上四方列国，歌革和玛谷[16]，都要奔赴于他，地要为他们的营帐变白，海要为他们的船帆变白。他要集合他们在他的周围，要在耶路撒冷最高的上帝宝殿内登位，也要说道：‘我是永在的，我是子和父。’”

“死狗！”马蒂诺修士喊起来，他再忍耐不住了，他拿拳头重重地打着桌子，“但是，多马师兄，谁肯信他呢？他连无知的童子也欺骗不了的。”

史旺尼茨又摇摇头。

“他们要信他的，好多人要信他的，马蒂诺师兄。他们要受他的假圣行所欺骗。因为他也要克制肉体，保持贞洁；他不亲近女人，不吃肉，不仅慈爱人类，而且慈爱一切有气息的生物。同林鸡一般，他也要诱惑别的鸡雏，用假甜蜜的呼唤去诱惑。他要说道：‘大家都到我这里来呀，凡是辛苦的和劳碌的都到我这里来呀，我要宽慰你们……’”

“若是这样，”卓梵尼问道，“那么谁能认识他的真相呢？谁能揭破他的面具呢？”

修士用一种迫人的锐利的眼光看着他，回答道。

“没有一个人能认得他，唯有上帝能认得他。连那些大义人也不能认得他，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纷乱了，他们的思想已经糊涂了，他们看不见哪里是光，哪里是暗。地上将有悲哀，民间将有疑惑，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从未如此悲哀和疑惑过。人类要对山说：‘倒下来吧，把我们藏起来吧！’人类将在恐惧和等待的痛苦之中死去。痛苦将降临于人类，因为天的力已经动摇了。然后那个坐在最高上帝殿堂内宝座之上的，才开口说话：‘你们害怕什么？羊群不认识牧羊人的声音了吗？你们这些无信的和狡诈的人！你们要看一个表记，你们一定看得见的。你们要看见‘人子’到云端上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于是他长成巨人，挟着魔鬼机智发明的飞翼，在轰雷和闪电之中，一群天使模样的年轻人拱卫着他，飞呀飞呀，飞上天去……’”

卓梵尼听着，面色苍白了，眼睛吓得发呆。他想起路加·辛诺勒里图画上那个被天使打到无底坑去的敌基督者衣裳上宽阔的折痕；他又

想起雷翁那图的衣服给风飘在肩膀上如同大鸟飞翼的情景，当他在白山荒凉尖峰上看见师傅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候。……

隔壁大房间里，现在响着姑娘的喊声和笑声，原来那个学生不耐烦久听有关学问的谈话，溜到隔壁去了。那里又有人跑着、赶着，椅子碰翻了，玻璃杯打破了，汉士·卜拉特尔在同那个美貌的女侍者调情。

以后忽然寂静无声了，一定是他捉着了那个姑娘，吻了她，把她抱在怀里。

琴弹起来，还唱着一首老歌：

亲爱的酒侍，美貌的姑娘，
你像玫瑰花一般好看和清香，
我向你唱赞美歌，赞美圣母娘娘，
哪怕老板是狐狸，是光棍流氓，
但是一切教堂都比不上这儿酣畅。
我们的道袍，念珠兼秃顶，
抵不了爱神的飞箭攻心，
只要你肯给我一个吻，
即使在柴堆上烧死了，我也甘心。
斟给我吧，那葡萄的美汁，
我不怕神父们闲言喋喋；
因为我知道得清澈：
这儿罗马只听得见黄金声响，
经典呢早已不知去向！
罗马是个强盗窠巢，

前面唯有一条地狱道路好走。
教会变了分赃的机关，
教皇变了强盗的头脑！
那么快给我一个吻呀，卿卿！
Dum vinum potamus——
赞美巴库斯呀，酒神，
Te Deum laudamus！

多马·史旺尼茨倾听着，他的肥胖的面孔含着快活的微笑。他举起了酒杯，杯中闪耀着淡金色的莱茵葡萄酒。他用那微细而颤动的声音和唱着这首第一次向罗马教会举起叛旗的老歌：

赞美巴库斯呀，酒神，
Te Deum laudamus！

雷翁那图在罗马圣神医院里研究解剖学，贝尔特拉非奥做他的助手。

艺术家觉得卓梵尼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天遂邀他到梵蒂冈宫里去散散心。

那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来请求教皇亚历山大第六，要他解决他们之间关于不久之前哥伦布新发现的大陆和岛屿的所有权的争执。教皇现在要最后确定那条划分地球的界线了——十年前第一次听到发现新世界的消息时，他就划下了这条线。圣父延揽了许多有学问的人来商议，雷翁那图也是其中之一。

卓梵尼起初拒绝不去，但后来好奇心战胜了他，他要亲见教皇一面，因为他听到了关于当今教皇的许许多多的议论。

第二天早晨，两个人都进梵蒂冈宫里去。他们走过教皇大殿，即是亚历山大第六授予恺撒金玫瑰的地方，然后踏进内室去，即所谓基督室和圣母室，最后才到教皇会客厅。穹隆上以及拱门之间半圆形地位上，都由平杜黎启奥[17]画了《新约》书中和圣者传中的种种故事。

这些图画旁边还画着异教神话。尤比德的儿子太阳神鄂绪里斯，从天上下凡，与地神伊丝士[18]结婚。他教人类耕种土地，收获果实，栽培葡萄。人类把他杀死了，但他从坟墓中复活，又现身为白公牛，无疵的阿卑士。

罗马教皇厅里画着这两种图画：《新约》故事图和波尔查家金牛化身为阿卑士神之图，对照起来虽令人有奇异之感，但这两种故事：耶和华儿子的故事和尤比德儿子的故事，都渗透了同一乐生感情，互相调和着。温柔的山丘好像寂寞的翁布里亚[19]一带的山丘，其间细长的新柏在风中低昂，天空中翱翔着的鸟儿唱着春之恋歌。圣以利沙伯[20]拥抱着圣母，祝道："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那旁边，一个小小的侍童正在教一只小小的狗用后腿站直起来。但鄂绪里斯和伊丝士结婚图中也有一个裸体小鬼骑在一只做牺牲用的鹅背上。这一切都表现同样的欢乐。在一切装饰图案之中、在花球中间、在拿十字架和香炉的天使中间、在拿提苏杖和果篮而跳着的山羊脚的牧羊神中间，都藏着神秘的公牛，那只金红色的兽——好像这一切欢乐都是因它而起的，犹如一切光明出自太阳。

"这是什么呢？"卓梵尼想道，"这是亵渎神圣呢，还是孩童的天真？胎儿在腹内跳动的以利沙伯和对着丈夫的分裂肢体而哭泣的伊丝士，面容上不是表现同一的神圣感情吗？亚历山大第六跪拜那复活的基督时和埃及祭司献祭那被人类杀死而又复活为阿卑士的太阳神时，各人面容上不也是表现同一的虔诚和同一的陶醉吗？"

可是那个神，波尔查家徽上画的那只金牛犊，为人们所焚香跪拜和颂赞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罗马教皇自身。诗人们简直尊他为神！

恺撒的罗马，
不如今时大：
当初恺撒还是一个人，
亚历山大则是一个神。

但比一切矛盾更加惊吓了卓梵尼的，却是人和兽之间这般调和无间。

他一面细看图画，一面听着在厅内等待教皇的那些贵人的闲谈。

“您从哪儿来的，贝尔特兰图？”红衣主教阿波黎亚问费拉拉使臣。

“从大教堂来的，大人。”

“圣上怎么样？他不很疲倦吗？”

“毫不疲倦。他做了弥撒，做得非常好，不能再好的了。又庄严，又神圣，又天使一般美丽。我当时觉得不是在尘世上，而是在天堂上，在上帝手下诸圣者中间。当教皇奉起圣饼和圣酒的时候，不仅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人都哭了。”

“红衣主教弥迦勒究竟害什么病死的呢？”不久之前才进来的法国使臣问道。

“他吃了或喝了一样什么东西，胃里不消化。”文书官朱安·洛别茨低声回答。他是个西班牙人，亚历山大第六手下官吏大多数是西班牙人。

“据说，”贝尔特兰图插话说，“星期五，弥迦勒主教死后第二天，圣上急欲见面的西班牙使臣来见时，圣上竟不能接见。他说，他为了主教去世感觉烦恼和忧愁，不能见客。”

这个谈话，除了表面的意义之外，还含有秘密的意义：主教去世惹起教皇的烦恼和忧愁，这意思是说他整天数算死者的钱财；主教胃里不能消化的饮食，这意思也是指一种有名的波尔查家毒药，一种甜蜜的白粉，食下去依照预定的时间慢慢地发生效力，或者是一种西班牙蝇，晒干磨成粉末筛过的。教皇自己发明了这种迅速而容易的敛钱方法。他很注意考察所有红衣主教的进款，每逢他要钱用时，他就送一个他认为是足够有钱的主教上天堂去，而自立为死者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人家说，他喂养红衣主教们，如同喂养猪猡。他的司仪官德国人约翰·布哈德，在笔记内描写教堂典礼之中，也时常很简单地提及某红衣主教的忽然死去：“他喝了那个杯子了。”

“据说，”一个侍从彼德罗·卡兰察问道，他也是西班牙人，“红衣主教孟勒阿尔昨天夜里也病了，是真的吗？”

“真的吗？”阿波黎亚喊起来，“他害的什么病呢？”

“我不大清楚。据说是恶心、呕吐……”

“天啊，天啊！”阿波黎亚重重地叹口气，他又按着指头数道，“红衣主教奥西尼、费拉里、弥迦勒、孟勒阿尔……”

“恐怕是此地的空气，或者底伯河里的水，不利于诸位大人吧？”贝尔特兰图插话说，话里含有嘲谑意。

“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阿波黎亚低声说，他的面孔没有人色，“今天活着，但是明天……”

大家都不作声。

一群贵人、骑士、卫兵（教皇侄孙罗德里格·波尔查统带的）、侍从及教廷其他官吏，从隔壁巴巴加洛大厅走进来。

“圣父来了！圣父来了！”起了一阵敬畏的低语，然后又寂静了。

人群中起了骚动，腾出地位。各门齐开了，教皇亚历山大第六走进厅里来。

他年轻时是个美男子。据说，那时他只消看女人一眼，就可以煽起女人的欲火，好像他眼中有一种魔力能吸引女人，犹如磁石吸引铁。现在，他的面貌还是庄严的和美丽的，虽然由于太肥胖缘故，线条有点模糊了。他的面色是晦暗的，他的脑壳光秃得只剩下后脑稀疏的几根毛；他有一个大鹰鼻，一个下垂的双下巴，一双非常生动活泼的小眼睛，两片肥厚柔软而突出的嘴唇，这些显得他的面貌含有一种淫荡的、狡猾的而又小孩子般天真的神气。

卓梵尼要在这个人的外表找寻什么恐怖或残酷的痕迹，但找寻不到。亚历山大·波尔查非常懂得交际礼貌，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得人欢心的魔力。凡他说的话，做的事，人家总觉得必须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

“教皇有七十岁了，”一位使臣写道，“但他一天比一天更年轻些，他的最重大的忧愁没有能压抑他至一天以上的。他有一种快乐的本性，凡他进行的事情都能遂心如意。此外，他想的并没有别的事情，除了为他的儿女的光荣和幸福。”

波尔查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加斯蒂尔[21]地方的穆尔人，他们原是从阿非利加洲迁移来的。亚历山大第六的晦暗的皮色、肿胀的嘴唇和火红的眼睛，确能令人相信他的血管里流着非洲人的血。

“除了平杜黎启奥这几幅壁画，”卓梵尼自己说道，“对于教皇再没有更好的背景了。这几幅画是用来颂赞老阿卑士神，即太阳所化之公牛的。”

老波尔查虽然有七十岁，还是健康和强壮的，如同公牛，的确像他的家徽上那只金红色的牛犊的后代——那牛犊是太阳神，是乐生，是欢愉，是茂盛。

亚历山大第六走进大厅来，一面同那个犹太金匠所罗门·达·塞沙谈着话。瓦棱蒂诺公爵那把剑上朱理亚·恺撒凯旋之图就是这个犹太人刻的。他特别得圣上恩宠，因为他在一块平坦的大绿玉上，模仿古代宝石雕了一尊加里皮哥之维纳斯像[22]，雕得如此之合乎教皇的意，教皇竟教人拿这宝石镶在十字架上面。亚历山大每逢在圣彼得大教堂做礼拜时都是拿这个十字架替民众祝福的，所以他每次拿这十字架放在嘴唇上时候，他吻的乃是那位美貌的女神。

但是亚历山大并非不信上帝的：他不仅遵守着教会一切外表的规条，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是虔诚的。他尤其崇拜圣童贞玛丽亚，以之为她的特别保护人，认为她总是在上帝面前热烈替他祈请的。

现在他向这犹太人所罗门定制一盏灯，为了民众玛丽亚教堂之用。他捐这灯给教堂是为了替吕克列沙小姐病愈还愿的。

教皇现在坐在窗子旁边，细看他心爱的那些宝石。他的美丽的手的细而长的指头，有时摸着这颗宝石，有时又摸着那颗宝石，一面突出那两片贪婪的淫荡的嘴唇。

他特别心爱的是一颗大玛瑙石，颜色阴暗过于绿玉，但放射出金紫色的神秘光芒。

他叫人从他的珠宝房里取来一匣珍珠。

他每逢开这珠匣时，总要想起他的爱女吕克列沙，她是如此相似一颗淡灰色的珍珠。他用眼睛在候见的人群中寻觅他的女婿费拉拉公爵，亚尔丰梭·德·厄斯特派来的使臣，寻到了，喊他近前来。

“听着，贝尔特兰图，不要忘记了向我讨礼物给吕克列沙小姐。你见了她的叔叔，空手回去，她是不高兴的。”

他自称为叔叔，因为正式文书不说吕克列沙小姐是教皇的女儿，而说是他的侄女，教皇本不许有嫡亲儿女的。

他在珍珠匣里摸掏，结果掏出一粒榧子大的长形的玫瑰颜色的印度珠，一个无价之宝。他拿起来对着亮光看，心里很快活。他想象着，这颗珍珠系在吕克列沙小姐的淡白色的胸前，由她的黑衣服衬托起来，将如何好看。但他还在踌躇，这颗珍珠究竟送给费拉拉公爵夫人好呢，还是送给圣童贞玛丽亚好呢？可是他立即对自己说：许了天后的东西，转送给别人，是一件罪过，于是把这珍珠交给犹太人之

手，命令他镶在那盏灯上面最显眼的地方，夹在那颗大玛瑙石和苏丹送的一块红玉中间。

“贝尔特兰图，”他又转脸同费拉拉使臣说话，“你看见公爵夫人时候，请你告诉她：我要她好好保养身体，要她在天后像前热烈祈祷。感谢上帝和童贞玛丽亚，我的保护人，你看见，我身体非常好，现在替她祝福。至于礼物，那我今晚就叫人送到你的公馆去的。”

西班牙使臣走近珍珠匣旁边来，很恭敬地喊道：

“我还未曾见过那么多的珍珠哩！这些至少有七升吧？”

“八升半哩！”教皇很得意地纠正他，“是的，很可以夸耀的。我的珍珠是很好看的。我费了二十年搜罗这些物件。我的女儿很爱很爱珍珠。……”

他眯着左眼，笑起来，一种轻声的奇异的笑。

“这丫头晓得，珍珠同她很配称的。”接着，他又很庄重地说，“我愿在我死后，吕克列沙是全意大利有最美丽的珍珠的人。”

他双手都放在珍珠匣里去，把珍珠捧起来，又让它们从指缝中滑下去，看着这些温柔灰白的颗粒，听着轻微的滑落声音，很觉开心。

“这一切都要给她的，给我的亲爱的女儿的。”他说，同时咽了一口气。

忽然，他的火红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神气，使得卓梵尼背脊上发了一阵冷战，卓梵尼不由地想起了人家传说的老波尔查对于他的亲生女儿含有乱伦的欲念的话。

人们通报恺撒来见圣上。

教皇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召了他来。原来，法兰西国王，经过他派驻梵蒂冈的使臣，表示他对于瓦棱蒂诺公爵阴谋危害佛罗伦萨共和国之气愤。这个共和国是受法国保护的。法兰西国王又责怪亚历山大第六庇护他的儿子这个阴谋。

教皇得到他的儿子来见的报告时候，便偷偷看了法国使臣一眼，走近这个法国人身边，在他耳朵里说了几句话，好像偶然地拉他到恺撒候见的房间的门口去。然后教皇走进这房里，又好像偶然地让房门半开着，使得站在房门近旁的人都能够听着房里的谈话。法国使臣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不久他们就听着教皇气愤叫喊。

恺撒要安静而恭敬地回答他。但是老头子顿脚，叫喊得更厉害：

“滚出去吧，离开我的眼睛！要把你吊死的，你这狗子，你这婊子儿子！……”

“天啊，您听到了吗？”法国使臣低声问他身边的威尼斯公使安东尼阿·朱士蒂良尼说，“他们还要打架的！圣上还要打他的儿子的！”

朱士蒂良尼只耸一耸肩膀。他明白，如果打起架来，只有儿子打父亲，不会有父亲打儿子的。自从恺撒杀死了他的亲兄干底亚公爵之后，教皇看见他就发起抖来了，虽然现在还更加爱他。教皇心里，父亲的得意之中杂有迷信的恐怖。大家也知道，那个青年侍从毕罗托，为了得罪恺撒逃至教皇身边，躲在教皇袍子里面，恺撒竟在父亲胸前刺死他，以致鲜血喷了父亲一脸。

朱士蒂良尼又觉得，现在这个争吵，不过是做戏罢了：父亲和儿子都要欺骗法国使臣，要向他表明，即使公爵对于佛罗伦萨不怀好意，但教皇是不与闻的。朱士蒂良尼时常说这两父子在演双簧：父亲只说不做，儿子只做不说。

公爵告退时，教皇拿父亲的诅咒和教会的驱逐来恐吓他，然后自己气愤得发抖回到大厅来，喘息着，揩去红面孔上的汗珠。唯有他的眼睛深处闪耀着一种快乐的光辉。

他走向法国使臣身边，又把这个法国人拉到旁边去——这次是拉到那通往美景院的门龛下去的。

“圣上，”那个有礼貌的法国人表示歉意，“想不到为了我的事情致使圣上生气……”

“唔，你听着了？”教皇假意表示惊讶，很和悦地问他，又不让他有思索的余暇，便用两个指头拉着他的下巴，同父亲对儿子一般的亲爱，这是亚历山大第六特别宠爱人的一种表示。他说话，说得很快、很流畅，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忠实于法兰西国王，公爵的本意又如何良好。

使臣听着，糊涂得很。他手里虽然持有差不多不可否认的阴谋证据，但他居然不信任自己的眼睛而去信任教皇的眼睛、面貌和声音了。

老波尔查扯谎扯得很自然。他并非预先想好了他的谎话，而是随口而出的。他的扯谎是清白的而非故意的，正如对女人们说情话一般。他的一生都在练习这个本事，练得如此成功，使得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虽然都明知他是在扯着谎，或者如马基雅维利说的，他是在“为

了最不愿做的事情发最多的誓”。他的扯谎的秘密就在于他自己也信了他的谎话，正如一个艺术家把他自己的幻想看作真实一般。

同法国使臣谈了话之后，亚历山大第六便去同他的秘书长秘鲁查红衣主教弗郎西斯果·勒谟里诺·达·伊列大说话。这位主教就是当初奉命去审判和烧死萨逢拿罗拉的。主教拿着那张关于出版检查的诏书等候签字。这张诏书文字是教皇自己起草的。

诏书中有一段说：

> 我承认印刷很有用处，这个发明能使真理永存且为大众所能接近，但我要预防自由思想和诱惑性的书籍之危害于教会，所以凡不得主教或副主教允准之书籍皆不许印刷。

诏文宣读之后，教皇便向红衣主教们望了一眼，循例问道：

“Quid videtur？（你们有何意见？）”

“除了印刷的书之外，”红衣主教阿波黎亚建议道，“我们不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取缔那些手抄的著作吗，譬如无名氏著的《致保罗·萨维利的信》……”

“我知道，”教皇打断他的话，“伊列大拿给我看过。”

“圣上既然知道了，那么……”

教皇直看着他的眼睛。这位主教惶恐起来。

“你的意思是要问：我为什么不追究吗，为什么不设法查出写信的人吗？啊，我的孩子，控告我的人，如果控告的句句是实话，那我怎

能追究呢？”

“圣上！”阿波黎亚害怕得喊了起来。

“不错，”亚历山大第六用庄严而动人的声音说下去，“控告我的人是有道理的！我是最坏的罪人，我是贼，是骗子，是淫棍，是杀人凶手！我全身发抖，我在人面前不知何处躲藏是好。将来到了基督可怕的审判时候，又要怎么样呢？那时连义人也要惊惶的！……但是主活在一天，我的灵魂也活在一天！也是为了我，我的主才去被人判刑，被人戴上荆棘冠冕、鞭打、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一滴血，就足够洗清我的罪，洗得如同雪一般白了！你们控告我的人，你们当中是谁晓得上帝仁慈到什么程度呢，才敢如此对一个罪人说：你定了罪永不得赦免了！义人们尽管在上帝面前替自己辩护吧。我们罪人，我们只能够依赖谦卑和忏悔。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罪便没有忏悔，没有忏悔便没有解救。所以我犯罪，我忏悔，我又犯罪，我又为了我的罪而哭泣，同税吏一样，同卖淫妇一样。是的，主啊，强盗在十字架上称颂你的名，现在我也称颂你的名！判我有罪的人，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但即使不仅是人判我有罪，连所有天使和所有在天的圣者都判我有罪，都抛弃我，我也不沉默的，我也不放弃向圣童贞玛丽亚、我的保护人求告的，因为我知道她一定要施恩于我，她一定要施恩……”

他呜咽起来，他的肥胖的身躯都震动了，他伸长两臂向着厅门上画的圣母像。好多人相信，当初平杜黎启奥画这圣像时，是遵照教皇嘱咐，将美貌的罗马女人朱丽亚·叶纳丝的面貌画上去的，她是亚历山大第六的情妇。

卓梵尼看着、听着，又怀疑着：这是说笑呢，还是信仰？或者二者都是?

“但是我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们的，”教皇说下去，“就是：重要的并不是要替我自己辩护，而是要尊崇上帝。写那封《致保罗·萨维利信》的人，说我是个异端邪说者。但是上帝可以替我做证，我没有犯这个罪！你们自己——不，你们不肯当我的面说实话的，但是你，伊列大，我知道唯有你爱我，你看进我的心，你不是一味奉承的人。你对我说吧，弗郎西斯果，你说，同在上帝面前一样说：我犯了异端邪说之罪吗？”

“圣父，”这位红衣主教很感动地回答，“我怎能审判你呢？你的最恶毒的敌人，若是读了你的著作《罗马神圣教会的盾牌》之后，也一定承认你没有犯异端邪说之罪的。”

“你们听到吗？你们听到吗？”教皇喊起来，一面指着伊列大，得意得如同小孩子一般，“如果他判我无罪，上帝也要判我无罪的。别的话我不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叛精神、自由思想、异端邪说，则我毫无沾染！我的灵魂没有一丝一毫无神的思想或怀疑，我的信仰是纯洁而不动摇的。但愿今天这个关于出版检查的诏书，也能替上帝神圣教会做个金刚石一般坚固的新盾牌！”

他拿起笔来，在羊皮纸上签了字。字体粗大而笨拙，同小孩子写的一般，但很威严。他签道：

钦此奉行！亚历山大第六，主教，上帝仆人之仆人。

两个掌管教皇玺的修士，悬挂一个铅丸在一条通过羊皮纸裂缝的丝绳上面。他们拿铁钳把铅丸压成一个平坦的印，上面刻着教皇的名

和一个十字架。

“主啊，现在赦免你的仆人的罪过啊！”伊列大低声说，一面在幻想的热情中抬起他的狂热的凹眼睛望着天上。

他真的相信：如果拿个天平来，把波尔查的一切罪孽放在一头，又把这个出版检查诏书放在一头，那么放诏书的一头要比较重些的。

一个侍从走到教皇身旁，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亚历山大便带着着急神气走进旁边房间去，从那里再走进一个藏在壁帷后面的小门，而到了一条给挂灯照着的狭窄的走廊，中了毒的红衣主教孟勒阿尔家的厨子，在那里等待他。教皇听到风声，说毒药分量不够，病人又复原了。

他很详细地询问厨子，结果得到令人放心的结论：原来这位主教虽然暂时好了，二三个月后仍要死去的。如此一来还更好些，因为什么嫌疑都没有了。

“这个老头子确实是很可惜的，”他心里想，“他是个快乐而和气的人，又忠实于教会。”

他很难过地叹了气，垂下头来，突出他的肥厚而柔软的嘴唇。

教皇并不说谎。毒死这位红衣主教的事情的确使他心里难过。如果不用这个手段能够取得主教的财产，那他是很快活的。

回到大客厅来时，路过自由艺术厅，那里时常设宴招待少数的客人。现在他看见宴席已经摆好了，肚里不觉饿了起来。划分地球的事情只好推到下午去了，圣上于是邀请客人入席。

席上，水晶盆中饰着白色的鲜百合花，那是报知之花，是教皇特别喜爱的，因为这种花的处女样的美丽，令他记起了吕克列沙小姐。

宴席并不丰盛，亚历山大第六是以饮食淡薄著名的。

卓梵尼站在一群侍仆中间，倾听酒席上的谈话。

文书官朱安·洛别茨把话题转到今天圣上同恺撒争吵上面去，他热烈地替恺撒辩护，好像不知道那一切都是假装的。

大家同意他的话，大家称赞恺撒的德行。

“唔，不！不！不要说这种话！”教皇摇头回答，带着生气的温柔神态，“你们还不晓得他是个什么人哩！每天我都提心吊胆等待着他又要玩了什么把戏出来。你们想一想我的话：他还要叫我们大家都倒霉的，他自己也要折断颈项的……”

他的眼睛流露出父亲的得意神态。

“他还肯听谁的话呢？你们认识我，我是一个坦白而诚实的人。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也说什么。但是恺撒，天晓得，总是阴阴沉沉的。你们信我的话：我虽然常常吆喝他、骂他，但我心里害怕。是的，我害怕我自己的儿子。他总是很恭敬的，甚至于太过恭敬了，但如果他忽然瞪眼望我时，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着我的心。……”

客人们更加热烈地替公爵辩护。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教皇带着狡猾的笑容说，“你们爱他，同爱你们的孩子一般，不愿听人家说他坏话……”

大家都不作声了。他们不知道，他还想听些什么样的称赞的话。

“你们总是说他这样那样，”老头子说下去，他的眼睛射出真正快乐的光辉，“但我明明白自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晓得恺撒是什么人！孩子们，听我说吧，我要把我的心底的秘密告诉你们，并非我自己夸耀他，而是一个更高的神意夸耀他。有两个罗马，第一个罗马把地上的一切人民团结在它的刀剑权力之下。但‘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23]。所以罗马灭亡了。所以地上没有什么统一的权力，人民分崩离析，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但是没有罗马，世界就不能维持下去的！新罗马要在精神权力之下团结一切人民，但人民不来团结，因为经上写道：‘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单单精神的杖，对于世界没有权力。我是第一个教皇，给上帝教会这把刀，这根铁杖，去管辖人民，把他们结合为一个大群。恺撒就是我的刀。看哪，两个罗马，两把刀，要结合起来了；教皇要做恺撒，恺撒要做教皇；于是精神之国，由刀剑之国支持着，将常存于‘永久的罗马’当中！”

教皇不作声了，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那里画的红兽，如同一个太阳放射金色的光辉。

“阿门！阿门！但愿如此成就！”罗马教会那些贵人和主教同声礼赞。

厅内是闷热的。教皇头昏了，与其说是因为喝了酒，毋宁说是因为梦想他的儿子的伟大而陶醉。

大家走出阳台上来，俯瞰着底下美景院。

院内，马夫们正从马厩里牵出牡马和牝马。

“放它们出来吧，阿尔丰梭！”教皇对着马夫头脑叫喊。

阿尔丰梭懂得这话的意思，便照着做了。看着牡马和牝马交尾，是亚历山大第六最喜欢的娱乐之一。

马厩的门都开了，鞭子响着，一大群马儿很快乐地嘶鸣着，跳出院子内来。牡马追赶牝马，一对对地交起尾来。

教皇在红衣主教和教会贵人包围当中看了许久都不厌倦。但后来，他的容颜渐渐黯然了。他想起了几年之前他同吕克列沙小姐一起欣赏这个游戏。于是女儿的容貌就活现在他的脑中：金黄头发，蓝眼睛，同父亲一般肥厚而富肉感的嘴唇，新鲜而温柔同珍珠一样，无限的随顺和恬静，处在罪过之中而不知罪过，陷于最可怕的恶行，却又是纯洁的和淡泊的。教皇满含怒意和仇恨想起了他现在的女婿，即她现时的丈夫费拉拉公爵阿尔丰梭·德·厄斯特。当初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他呢？为什么答应这件婚姻呢？……

他深深地叹了气，垂下头来，好像忽然感到年龄的重量压在他的肩上，然后他回到客厅里去。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地球仪、地图、圆规和罗盘，为了划那条大经线之用的。这经线定好要在亚佐尔岛和维德岬西边三百七十个葡萄牙里地方划起。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划起者，因为据哥伦布说，这个地方乃是“大地的肚脐”，乃是那个梨尖形的，像女人奶头的、向月界耸起的高地。他第一次航行时，磁针的偏向使他确信有此高地存在。

一面从葡萄牙最西的尖端，另一面从巴西海岸，到此经线之距离应当是相等的。至于距离多远，则待以后航海家和天文家根据旅行日数去详细规定。

教皇做了一个祈祷，用十字架给地球仪祝了福，这十字架上镶有那雕着加里皮哥之维纳斯像的绿玉。他然后拿起一支小画笔来，蘸了红墨水，从北极到南极通过大西洋划了一条界线：在这界线以东已发现和未发现的一切陆地和岛屿都属于西班牙所有，以西则属于葡萄牙所有。

他如此一举手便把地球分成两半了，如同分苹果一样分给基督教国家。

在此时候，卓梵尼觉得亚历山大第六威严而伟大，完全自觉着他的权力，真像他所预言的世界统治者“教皇兼恺撒”，真像灵凡两界的统一者。

当天晚上，恺撒在梵蒂冈宫中他的邸宅款宴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招了五十个最美丽的罗马妓女来侍候。宴席散后，窗板和门户都关闭了，桌上那些银制的大烛台都拿下来放在地上。恺撒、教皇和众宾客，都把那些焙熟的栗子抛给姑娘们，要她们全身赤裸、四肢着地，在地下无数蜡烛之间爬来爬去，把栗子捡起来。她们在地下抢着、笑着、喊着、倒下去。不久，在光耀将烬的从地下亮上来的烛光之中，就有一大堆褐色的、白色的和玫瑰色的人体倒在圣上脚下了。

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快活得同小孩一个样：他一把把抓起栗子往地下丢，大声拍掌，叫那些妓女作他的“小鸟儿”。

但不久，他的容颜又渐渐黯然了，同下午在美景院上面阳台上一个样。原来他又想起了一五〇一年万圣节夜里，他曾同吕克列沙小姐、他的爱女，欣赏过这个栗子游戏。

散场之后，众宾客都到教皇的私室去，即所谓基督室和圣母室。这里，那些妓女和公爵的罗曼雅卫队中最强壮的兵士在做“爱的竞赛”，胜利者得到奖品。

人们便是这样在梵蒂冈宫中庆祝着这一个日子！这一天有两件大事：分割地球和制定书刊检查，足为罗马教会的纪念。

雷翁那图参加了宴会，什么都看见了。奉邀参加这种宴会乃是最高的恩宠，不能推辞。

艺术家回家来之后，当夜，在笔记上写道：

> 塞尼卡说得很对：“每个人都是神和兽的混合体。”

接着他又在一幅解剖画旁边写道：

> 我认为，具有粗俗的灵魂和卑鄙的情欲的人，不配生着美而巧妙的身体，同智慧高超的人一样。两头开口的一种袋子就够那种人做身体了！一个口容纳食物，一个口则排泄食物。因为事实上他们也不过是食物通过的一种管子，制造粪便之用的。他们唯有形态和声音像人，其他一切连畜生也不如。

第二天，卓梵尼看见师傅在工作场画他的圣喜隆尼谟士像。

一个山洞里，一个狮子洞里，这位隐士跪在十字架前面，拿一个石头猛力敲自己的胸膛，以致躺在他的脚下那只驯狮张开大口望着他的眼睛，一定是忧愁地长吼着，为了怜悯这个人。

卓梵尼不由得想起了雷翁那图另一幅图画，想起了白列达和白天鹅之图，想起了这个淫欲女神之图，当初在萨逢拿罗拉点的火堆上烧

去了的。同往常一样，卓梵尼又自问道：这两个如此相反对的深渊，师傅的心究竟接近于哪一面呢？或者是同样接近于两方面呢？

夏天到了。罗马城里流行着从邦丁沼泽[24]发生出来的热病疟疾。七月底和八月初，没有一天不死去教皇身边一二个人。

最后几天，教皇变得坐立不安，忧愁得很。但并不是害怕死，而是为了另一件事情：思念吕克列沙小姐。以前他就发过几次这种狂野的盲目的昏迷得近于疯癫的相思病了。他害怕这种病，觉得若不得见吕克列沙小姐一面，他就要死去的。

他写信给吕克列沙，请她来，哪怕只来几日，他希望来了之后可以强迫她留住不走。她回信说她的丈夫不放他来。老波尔查并不害怕什么罪孽，如果办得到的话，他也要消灭这个最后的最可恨的人，同消灭以前吕克列沙所有的丈夫一样。但是对于费拉拉公爵开不得玩笑：他有全意大利最好的炮兵。

饭时，不顾侍医劝告，他食了他心爱的加了很浓香料的菜，喝了很厉害的西西里酒，在危险的罗马晚凉中坐了很久。



圣喜隆尼谟士

八月五日教皇到红衣主教阿德里亚诺·狄·科纳托的郊外别墅去。晚饭时，不顾侍医劝告，他食了他心爱的加了很浓香料的菜，喝了很厉害的西西里酒，在危险的罗马晚凉中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晨，他觉得不舒服。后来据人说，教皇从打开的窗子看见两口棺材抬过去。一口是他的一个侍从的，另一口是古叶谟·莱蒙底先生的。这两个死者都是很胖的人。

“这是我们胖人的危险时代！”教皇感叹了这一句话。

他刚说了这句话，就有一只斑鸠从窗外飞进来，头触着墙壁，昏倒在圣上脚底下。

“不祥的兆头！不祥的兆头！”教皇吓得面无人色，低声喊起来。他立刻退到寝室去。

夜里就恶心和呕吐。

御医们的意见各不相同。这个人说是“三日热”，那个人说是“黄疸”，第三个人又说是“中风”。城里纷纷传说教皇被人下了毒药。

他一点钟比一点钟衰弱下去。八月十六日，人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手段：把一种宝石捣碎来做药。但服了之后病更加重了。

有一天，他恢复了知觉，在胸前衬衣之内摸索着。好多年以来，亚历山大第六便带着一个小金球在身上，其中装着一点儿基督的肉和血。那些星士对他说过：有这个东西带在他身上，他就不会死去的。这个东西现在不见了，是他自己遗失了呢，还是身边有个希望他死的人把它偷去了呢？仍是无法知道的。他听到这个东西找不着时，便绝望地闭了眼睛，说道：

那么我一定要死了。完了。

八月十七日早晨，他自己觉得临死一般疲倦，便叫众人都出去，单留下他的得宠的侍医温诺沙主教。他向医生提起教皇以诺尊爵第八的御医，一个犹太人，发明的一种治疗法：拿三个小孩子的血注入临死的教皇的脉管里。

“圣上也知道这个试验结果怎样吗？”主教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教皇含含糊糊说，“但是那次失败，也许是因为用的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必须用很小的、吃奶的……”

主教没有回答。病人的眼睛迷乱了，他已经在做幻想。

“是的，是的，顶顶小的……白的……他们的血是干净的，红的。……我爱小孩子……Sinite parvulos ad me venire……（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拦他们。……）[25]”

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临死时昏迷中说这种话，连这位习见一切绝不动心的主教也害怕起来了。

教皇的手，用着一种单调的、绝望的、痉挛一般迅速的动作，同溺水的人一样，仍在胸前摸索着那个装着基督的血和肉的小金球。

在他病中，他未曾有一次思念他的儿女。恺撒也病得要死的消息，他听着漠不关心。人家问他有什么最后的遗言给他的儿子或女儿的时候，他就不作声转过脸去，好像他一生如此狂爱的两个人此时对他已不存在了。

八月十八日，星期五早晨，他向他的忏悔师加里诺拉主教彼罗·刚包亚行了忏悔，受了圣餐。

晚上，做临终祈祷。临死者屡次表示要说话或打手势。红衣主教伊列大屈身向着他，听着他的嘴里微弱的声音，猜出了他要说的是：

快点，快点！《悲哀的母亲站着》……

依照教堂的规则，这个祈祷文不能在临终时候念的，但伊列大还是不忍违背他的老友的最后愿望，于是念着这祈祷文说：

悲哀的母亲，你站着，
看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你的灵魂好像被刺了一剑。
你眼见儿子如何受苦，如何死亡。
……
不要把我推开啊，童贞女！
让我与你站在一起，
在这血淋淋的十字架地。
……
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心在渴望，
渴望受苦，同你的儿子一样。
童贞中之童贞啊，爱的泉源！
我愿享受十字架上的苦难，
你的儿子的苦难！
为的我有了这爱的火焰，
在悲哀和痛苦中间，
使我得见天国的荣显。

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从亚历山大第六的眼睛中流露出来，好像他看见他的特别保护人圣童贞玛丽亚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他用尽最后的力

量伸出手臂、发抖、要坐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不要把我推开啊，童贞女！”然后又落在枕头上，断气了。

此时，恺撒也是半死不活的。

他的侍医、主教加斯帕·托勒拉，用一种很不平常的治疗法医他：医官叫人把一只活骡肚皮剖开了，将这冷得发抖的病人藏在那个热气腾腾的血淋淋的肚皮内，以后发热时又叫人将他浸在冰冷的水中。恺撒的病居然好了，出于这种治疗法的少些，出于他的铁的意志力的更多些。

在那危险的几天，他也是完全镇静的，注意一切事变的发展，听取报告，口授书信和颁发命令。他听到教皇去世消息时，便叫人把他从一条秘密道路搬出梵蒂冈宫到圣天使要塞去。

城里纷纷传说最骇人的谣言。关于亚历山大第六之死，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报告他的共和国说：有人说，教皇临死以前不久看见一只猴子戏弄他，在房里跑来跑去。一位红衣主教要去捕捉这只畜生，但亚历山大吓得喊起来：“莫惹它，莫惹它！它是魔鬼！”其他的人则说，他喊了几声：“我来了，我来了，再等一等呀！”人们解释道：罗德里哥·波尔查，即后来的亚历山大第六，当初教皇以诺尊爵第八死后开选举会议时，曾同魔鬼订了一个契约，言明倘得让他做十二年教皇，就将他的灵魂交给魔鬼。又有人说，临死前一分钟，他的床头上出现了七个魔鬼，他的身体断气之后立刻就腐烂了，沸腾了的口里喷出泡沫来，如同火上的汤锅，而且胀大、臃肿，失去一切人形，最后变成黑色，“同炭一般黑，面孔也变成同非洲黑人一般”。

依照向例，罗马教皇死后，须在圣彼得大教堂做九天长久的安灵弥撒，才可下葬。但是亚历山大第六的尸体，引起人家如此恐怖，以致没有一人肯去做弥撒。在他的尸床旁边，既没有点烛，又没有烧香，既没有教士念经，又没有人守尸或祈祷。好久找不到抬棺材的人，最后才找到六个瘪三，他们只要有一碗酒喝，什么事都肯做的。棺材太小了，人们只好把那个三层冕从他头上脱下来，拿一张破地毡盖着他，代替尸布，用脚使劲把他踏进那个太短的和太窄的棺材里去。又有人说，连棺材都没有给他一副的！人家只用一条绳子把他的脚捆着，同死狗或瘟尸一样，拖到坑里去。

但在墓坑里，他也不得安宁的。民间迷信的恐怖一天增加一天。致人死命的疟疾气息，在罗马空气之中好像结合了一种新的不知名的更可厌更难受的臭味。有人看见一只黑狗在圣彼得大教堂中非常迅速地兜圈子，兜成一个有规则的螺旋形。城里居民黄昏之后就不敢出屋门。好多人坚决相信，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是不得善终的，他还要活转来再登宝座的，那时就要开始敌基督者的统治。

所有这些事实和谣言，卓梵尼都是在西尼巴德巷捷克人胡士派杨跛子开的酒店里，详详细细听到的。

此时，雷翁那图专心致志地画着一幅图画，完全不理会外边的事情。这图画是好久以前佛罗伦萨圣安伦齐亚塔修道院请他画的，他在恺撒手下做事时仍在画着这图画，同习惯上那样缓慢地画下去。那上面画的是圣安娜[26]和童贞玛丽亚。

在一个幽静的山中牧地上，在一个望得见远山蓝峰和明湖静水的高地上，童贞女玛丽亚，依照古时习惯，坐在她的母亲安娜怀抱里，

手拉着婴孩耶稣，耶稣则拉着一只羔羊的耳朵，压它跪下去，喜喜欢欢地跷起一条小腿，要骑在羔羊身上去。圣安娜好像永远年轻的古代女先知。她的下垂的眼睛和她的微颤的嘴唇之间现出来的笑容，是神秘而有诱惑性的，好像透明的蓝水，这是蛇的智慧的笑容，令卓梵尼想起了雷翁那图自己的微笑。玛丽亚的孩子般明亮的面貌，在母亲旁边现出了鸽子一样的天真。玛丽亚是完全的爱，安娜是完全的知；玛丽亚因爱而知，安娜因知而爱。卓梵尼看了这幅图画，才相信真正懂得了师傅的话:“大爱乃是大知的女儿。”

同时，雷翁那图又画了各种机器的图样，巨大的起重机、抽水机、捻丝机、锯石机、辊铁机、织布机、剪布机和制陶机等。



圣安娜

卓梵尼很惊讶，师傅如何能够同时制造机器又绘画圣安娜像？然而这两种工作同时进行并不是偶然的。

雷翁那图在他的《机械学原理》内写道：

> 我断言，力是精神的，是不可见的。是精神的，因为它的生命没有形体；是不可见的，因为它在其中发生的那些形体毫不改变重量和形态。

他以同样的喜悦心情注意着那些美丽的机器各部分——轮子、杠杆、发条、皮带、螺钉、铁轴、轮齿等之间如何传力和分力，又注意着爱——即运动世界的精神的力，如何从母亲传到女儿，从女儿传到外孙，从外孙传到那只神秘的羔羊去，又回到出发点来，如此永远周而复始。

雷翁那图的命运与恺撒的命运同时解决了。恺撒，这位“命运知音”，如马基雅维利说的，表面上虽然保持镇静和勇敢，但内心已经明白命运之神从此抛弃他了。他的那些仇敌，一得教皇死去和恺撒病重的消息便联合起来，占夺了罗马郊外康班雅。卜罗斯佩罗·哥龙那进攻罗马城门，维特里一家人进攻卡斯特罗，仗·保罗·巴容尼进攻秘鲁查，乌比诺起来反抗了，卡默黎诺、卡里、彭比诺一个跟着一个陷落了。选举新教皇会议，要求公爵离开罗马。所有的事情都不利于他，所有的功业都丧败了。

不久之前看见他就发抖的人，现在都嘲笑他，看他倒台都很开心。他们用驴子的蹄踢着这临死的狮子。诗人们写了刻薄的诗讥诮他：

>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
> 也许二者都是吧？

以前你做过了恺撒，
如今你要变成虚无！

雷翁那图有一天在梵蒂冈宫内一个厅堂同威尼斯使臣安东尼阿·朱士蒂良尼闲谈天。这位使臣当恺撒还在权力尖峰时候，就预言恺撒要“同草堆上的火灾一样，不久就熄灭的”。艺术家把话题转到尼古罗·马基雅维利先生去。

“他也曾同您说起他的论政治的著作吗？”雷翁那图问道。

“自然。不止一次哩。尼古罗先生爱开玩笑，他永远不会发表这本书的。这种事情是写不得的！向那些君主献计策，把他们的权力的秘密泄露于人民面前，证明所谓政治不过是假借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如此一来，不啻是教小鸡去学狐狸的狡猾，教绵羊去生豺狼的牙齿罢了！谢谢上帝，我们不要这个政治。”

“您的意思是说尼古罗先生走错了道路，应当改变他的意见，不是吗？”

“不然！我是完全同意他的。一定要照他说的去做的，但不可以同他这样说！但如果他拿这本书发表出来了，那么别人绝无损失，只有他自己遭殃。上帝是仁慈的：绵羊和小鸡仍旧要信任它们的合法统治者豺狼和狐狸的，但豺狼和狐狸就要控告尼古罗先生提倡一种魔鬼政治，即提倡狐狸的狡猾和豺狼的残忍。于是一切仍旧同旧时一样，至少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一五〇三年秋天，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大执政彼罗·索德里尼聘请雷翁那图在他手下做事。他想重用艺术家做军事工程师，在比萨军营

里制造围城战具。

雷翁那图在罗马最后几天，有一天下午，到巴拉丁[27]山丘上去散步。那里以前是亚古士督、加里古拉[28]、塞丁谬士·塞卫鲁士[29]诸皇帝皇宫所在之地，如今断井颓垣之中只有清风吹着，灰色的橄榄树下还可听到羊群鸣声和蟋蟀叫声。根据地上许多的白色大理石残片判断起来，一定有些意想不到的美丽的神像，埋藏在泥土底下，如同死人等待着复活。

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那些砖砌的残余拱门、穹隆和墙壁，给斜阳照着，现出深红色，耸向暗蓝色的天空。这些罗马皇帝宫殿，本是用金和紫装饰着的，如今秋叶的金紫色比当初还更好看。

在山丘的北方斜坡上，靠近加布龙尼古花园的地方，雷翁那图跪下去，把草排向旁边，仔细审视着一个古时大理石块，上面雕着细致的装饰花纹。

荆棘后面小径之上走出一个人。雷翁那图看了他一眼，便站起来，再看一次，然后一直走到他身边，喊道:

“是您吗，尼古罗先生? ”没有等待回答，艺术家就抱了他和吻了他，如同抱吻自己的兄弟。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服装比当初在罗曼雅时更加破旧了。共和国那些执政显然未曾优待他，仍旧让他处于窘境。他更消瘦了，剃光的双颊更陷下去了，细长的颈项更长了，扁平的鸭鼻子更尖了，那双眼睛更火红了，更像害热病一样了。

雷翁那图问他到罗马耽搁多久？为什么事情来的？当艺术家提起了恺撒的时候，尼古罗便转过脸去，避开他的眼光，耸耸肩膀，假装冷淡地回答道：

“受了命运的捉弄，我的一生看过这种事情好几次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令我惊讶了。”

显然为了转移话题，他反问雷翁那图近来做什么事。他知道了艺术家要去替佛罗伦萨共和国办事时，便扮了一个不屑意的姿势。

“那您不会有什么快活的！天晓得，究竟是如恺撒一般的英雄所做的恶行好呢，还是我们的蚁群共和国的善行好呢？总之，两方面的价值是相等的。您问我吧，我是晓得一点民主政治有什么好处的！”他说，含着苦笑。

雷翁那图告诉他安东尼阿·朱士蒂良尼批评他的话，即说他要教小鸡学狐狸的狡猾、教绵羊生豺狼的牙齿。

“他批评得十分对！”尼古罗笑起来，很真诚地笑着，“我要激恼那些蠢鹅的。我已经明白了，那些正直的人要把我捉去放在柴堆上烧死的，只因我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做着的事情。暴君方面要说我煽惑民众，民众方面要说我谄媚暴君，虔诚者方面要说我不信上帝，善人方面要说我是恶人，恶人方面又最恨我，因为他们认为我比他们自己更可恶些。”

接着，他的声音微带忧愁，又说下去：

“您还记得我们在罗曼雅的谈话吗，雷翁那图先生？我常常想起那几次谈话。我好多次觉得，我们二人同走一条命运！发现新的真理始

终是危险的，同发现新大陆一样。无论对于暴君或对于民众，对于大人或对于小人，我们两个都是被见外的、被视为多余的，我们都是丧家狗一般，到处碰壁。凡不是同众人一样的，便要以一人对敌众人，因为世界是为庸人而创造的，唯有庸人居此世界。本来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更放低声音、更沉思地说下去，“生活在这世界上是无聊的，我说。生活上最难堪的，并不是忧愁、不是疾病、不是贫穷和痛苦，乃是无聊。……”

他们两个走下了巴拉丁山丘的西方斜坡，没有说话。他们经过污秽而狭窄的小巷，走到了加皮托尔[30]丘下萨土恩神庙废墟，走到了古时“群众大会场”所在之地。

在古旧的圣街两旁，从塞丁谬士·塞卫鲁士的凯旋门到弗拉维安诸帝的圆剧场[31]，立着一些低矮而破旧的小屋子。有人说，这类屋子之中有好多个是拿古代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贵重的雕刻像的断肢残骸建筑成的。好几百年之久，这“群众大会场”成了采石之所。古代异教神庙废墟中间，点缀着若干可怜相的基督教堂。由于垃圾、灰尘和瓦砾的堆积，地面比从前高了十寸，但这里和那里，仍然可见古时屋柱从地面上耸立起来，上面还架着残余的横梁，含有忽然倒塌下来的危险。

尼古罗指点给他的同伴看古时罗马元老院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叫作牛场，做牲畜市场用的。黄牛和水牛一双双休息在地上，大猪躺在污泥里，小猪则嗥叫着。倒塌的大理石柱及石碑，上面刻的字还隐约可辨，如今横躺在兽粪当中。提多·卫士巴襄努士[32]皇帝的凯旋门旁边靠着一个古旧的骑士塔，以前是弗郎季邦尼男爵的强盗窝。凯旋门前面有个酒店，为了买卖牛羊的乡下人开设的。酒店窗子响出了婆娘们的詈骂声，也有一阵阵浓烈的熬油味和烤鱼味冲出来。破衣服

晾在一条麻绳之上。一个老乞丐，带着一副病容，坐在石头上，用破布裹着他的臃肿的病腿。

凯旋门内两边都有浮雕：一边雕着提多·卫士巴襄努士皇帝征服耶路撒冷之后凯旋之图：皇帝立在四匹马并排拉着的二轮车上。另一边雕着被俘虏的犹太人和胜利品：从所罗门庙搬来的祭坛、祭饼和七臂烛架。上面，穹隆当中，则雕着一只鹰展开双翅负着成神的皇帝上奥林匹斯山去。在凯旋门的横额上，尼古罗还能读出如下的拉丁字：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divo Tito divi Vespasiani filio Vespasiano Augusto.

落日以其最后的血红光辉从加皮托尔丘顶上照下来，穿过香烟一般在空中缭绕的厨房臭气，而照射在皇帝的凯旋图上。

尼古罗的心紧缩得痛了起来，当他最后一眼望着民众大会场上解放者圣马亚教堂前面，耸立在落日红光当中的三根白大理石柱的时候，悲惨的微弱的教堂钟声响了。敲着“福哉玛丽亚”的祈祷钟，是做晚祷的时候了。这钟声好像在哀悼着民众大会场。

他们二人走入那个圆剧场里面去。

“是的，”尼古罗说，他看着剧场中那些大石砌成的围墙，“能够建筑这种屋宇的人，是和我们不相同的。这里，在罗马，我们感觉到了古人和今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我们怎能同他们相比呢？我们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是如何伟大的！”

“我觉得，尼古罗，”雷翁那图慢慢地反驳说，好像他在用力从沉思之中醒觉过来，“我觉得，您这话说得不对。今人的能力也不逊于古

人，不过表现不同罢了！”

“您说的也许是基督教的谦卑德行吧？……”

“是的，谦卑也在其内……”

“也许是这样！”尼古罗冷然回答。

他们坐在剧场内最低一层台阶上休息，那台阶已经倒塌一半了。

“我以为，”尼古罗忽然兴奋起来，说下去，“人们应当完全信仰基督，或者完全摒弃基督。但我们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摒弃。我们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异教徒。我们已经离开此岸，但还未曾到达彼岸。我们无力行善，但又害怕作恶。我们不是黑的，不是白的，却是灰的；不是冷的，不是热的，却是温的。我们摇摆于贝里亚和基督中间，以致我们现在自己也还不明白，我们究竟要的什么，究竟朝哪方面努力。至于古人，则他们知道他们要的什么，他们凡事做到底，毫不装假；人家打他们左颊，他们绝不肯再送上右颊给人打的。但是自从人们相信必须为了天堂幸福而忍受尘世上所有不平以来，那些痞子就有一个广大而无危险的活动场地了。世界所以衰弱，那些痞子所以猖獗，不是这种新学说造成的，还是什么？”

他的声音颤抖了，他的眼睛流露出几乎疯狂的仇恨。他的面孔变得很难看，好像是忍受不了痛苦。

雷翁那图不作声。明亮的、天真的思想，在他的灵魂当中经过。这些思想如此简单，他反而不能以言语形容出来。他抬起头来从剧场颓垣之间望着头上的蓝天，他想道：这种断墙破壁之下望着的天蓝色，比在别处望着的，还更幼嫩些、更快活些。

当初征服了罗马的北方蛮族，还不晓得开矿采铁，他们只晓得从这剧场壁上取下那些勾连石块用的铁条，只晓得将古罗马这些铁拿去铸成新的刀，而让壁上留下空洞给飞鸟营巢。雷翁那图现在看见，那些乌鸦如何快乐地叫喊着，寻觅它们的巢，然后隐藏于巢中。他想：无论那些建筑这剧场的皇帝，或那些破坏这建筑的蛮人，都未曾料到他们是为另一种生物辛苦，为另一种生物忙的。关于这生物，经上写道："它们不播种，它们不收获，它们也不积谷存仓，但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33]

雷翁那图不反驳马基雅维利，他觉得尼古罗不会了解他的。因为凡是雷翁那图觉得快乐的，尼古罗就觉得忧愁，雷翁那图的甜蜜乃是尼古罗的苦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大知的女儿不是大爱，而是大恨。

"您知道，雷翁那图先生，"马基雅维利说，他总习惯于开一个玩笑来结束谈话的，"我今天才明白，那些说您是怀有异端邪说又不信上帝的人，都是说错了的。请您记住我的话：将来，到了最后审判，将我们判别为绵羊和山羊时，您一定同那些谦卑的基督羔羊在一起，跟着诸圣者上天堂去的！"

"您也同我一路去的，尼古罗先生。"艺术家笑起来，回答他。

"不，谢谢您！谁要我的位置，我就让他。尘世的无聊，我已经够受了……"

但忽然快活起来，他又说：

"听我说，老朋友，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我梦见人家把我带到一群饥饿肮脏的人中间，一群修士、妓女、奴隶、残废者和白痴中

间，对我说：这些人就是经上写的‘精神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34]。然后又带我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我看见许多的伟人，如在古代元老院一样！那里有元帅、皇帝、教皇、立法者、哲学家，有荷马、亚历山大大王、柏拉图、马克·奥勒尔，他们在谈论着学问、艺术和政治。人们对我说：这是地狱，这些是受上帝责罚的有罪的灵魂，因为他们爱了世俗的智慧，爱了上帝所斥为荒谬的东西。于是人们问我：愿意进哪一边，进天国呢，还是进地狱？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进地狱呀，我要进地狱呀，我自然要到哲人和英雄那里去呀！’”

“好的，如果真像您梦见的，”雷翁那图回答，“我也不反对进地狱去……”

“不，那已经太迟了！您不能不到天国去了。人家要用力把您拉进天国去的。照您的基督教德行说，您一定要得到基督教天国的酬报的。”

他们离开圆剧场时，天已经黑了。月亮大而黄，从君士坦丁教堂的黑圆顶背后升上来，冲破了那些像珠母一般透明的云层。从提多·卫土巴襄努士皇帝的凯旋门直至加皮托尔丘上，笼罩着蓝灰色的烟雾。给此烟雾衬托着，解放者圣玛丽亚教堂前面那三根耸立的石柱，在月光之中，更美丽得多了。敲着“天使”晚祷钟的微弱声音更加令人忧愁、更加像是在哀悼着古罗马的“民众大会场”。

---

[1] 路加·辛诺勒里Luca Signorelli，一四四一——一五二三。

[2] 敌基督者Antichrist——按《新约启示录》说，临到世界将终时，必有僭窃者出来，使全世界陷于罪恶和淫秽，然后基督自己出马，战胜这个僭窃者，举行最后审判，完结了世界。这个僭窃者就是所谓“敌基督者”。中古时代这个迷信深入于人心。

[3] 胡士Jan Huss，一三六九——一四一五，波希米亚人，有名的宗教改革家，被教皇亚历山大第五逐出教会，又用火活活焚死。他的信徒，称为胡士派，与教皇和德国皇帝军队作战，战争直延长至一四七一年才解决。其实这就是中古晚期的农民战争。胡士派军事失败之后，和平的仇视正式教会运动，始终没有停息，直至同路得运动合一起来。此时（一五〇三年）路得已有二十岁了，再过十七年德国果然爆发宗教大改革运动。

[4] 亚历山德里亚之圣齐里鲁士Heilige Cyrillus von Alexandrien，三七六——四四四。

[5] 克里索斯托谟士之圣约翰Johannes Chrysostomus，三一七——四〇七。

[6] 圣喜博里特Heilige Hippolyte——三世纪时人。

[7] 叙利亚人以法莲Ephraim der Syrer死于三七九年。

[8] 但Dan——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9] 圣喜隆尼谟士Heilige Hieronymus死于四二〇年。

[10] 圣西卜里安Heilige Cyprian死于二五九年。

[11] 圣伊伦纳Heilige Irenäus死于三世纪初。

[12] 加利利Galiläa——在犹太。

[13] 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und Gomorra——《旧约创世记》所记罪恶深重的两个城。

[14] 人狼Werwolf——据中古的人迷信有一种巫士称为“人狼”，白天是人，夜里则变成狼在野外跑来跑去。

[15] 《西比灵谶书》Das Sibyllinische Buch——关于古罗马命运的一种谶书，罗马人很重视它，每逢有大灾祸时都要向它求卜。

[16] 歌革和玛谷Cog und Magog——据《旧约以西结书》，歌革是玛谷地方罗施，米设，土巴诸国的王；据《新约启示录》，则歌革和玛谷系泛指尘世上反对基督的各国人民和君主之意。此处用的是后一个意义。

[17] 平杜黎启奥Pinturicchio，一四五四——一五一三，原名Bernardo Betti，意大利宗教画家。

[18] 鄂绪里斯和伊丝士Osiris und Isis——二者都是埃及神话的神。

[19] 翁布里亚Umbria——在秘鲁查城郊外。

[20] 圣以利沙伯Heilige Elisabeth——施洗约翰的母亲，故事见《路加福音》。

[21] 加斯蒂尔Castille——西班牙的大高原。

[22] 加里皮哥之维纳斯像Venus Kallipygos——古代留下来的维纳斯雕像之一，现藏拿波里博物馆。

[23]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

[24] 邦丁沼泽Pontinischen Sümpfe——罗马附近一个广大的平原区域，纵横有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古时是个富饶的区域，但因水政失修，沦为沼泽，不仅毫无出息可言，且以其污秽危害于邻近区域，尤其罗马城。

[25] “让孩子们……”——这是耶稣说的话，见《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节。

[26] 圣安娜Heilige Anna——耶稣的外婆。

[27] 巴拉丁Palatin——罗马七丘之一，据传说罗马最初的住宅建筑于此丘上。帝国时代，诸恺撒在此建筑皇宫。

[28] 加里古拉Caligula在位三七——四一。

[29] 塞丁谬士·塞卫鲁士Septimius Severus在位一九三——二一一。

[30] 加皮托尔Capito1——罗马七丘之一。

[31] 圆剧场Amphitheater——即Kolosseum，建筑开始于卫士巴襄努士皇帝，而完成于提多皇帝（纪元后八〇年）。这两皇帝都是姓弗拉维安Flavien的。

[32] 提多·卫士巴襄努士Titus Vespasianus在位七九——八一年。

[33] “它们不播种……”——这是耶稣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

[34] “精神贫乏的人……”——这也是耶稣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按中文译本，“精神贫乏的人”作“虚心的人”，二者意思当然有很大的区别。

第十四章　丽莎·琢笠铎夫人

雷翁那图在他的《图画论》中写道：

> 要画肖像，你必须有个特别设备的画室：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十米宽，二十米长，墙壁刷成黑色，有突出的屋檐盖着一部分，还有一个遮阳布篷可以随需要而舒卷的。黄昏时候，或浮云多雾的天气底下，才卷起布蓬画画。此时的光是最美满的。

雷翁那图在佛罗伦萨的寓所就有这样一个画肖像用的院子。他的房东是佛罗伦萨高贵的公民彼罗·狄·布拉楚·马特里先生，他在执政府有职务，爱算学，聪明，且很敬重雷翁那图。这寓所在马特里街上。若是从圣卓梵尼广场往梅狄奇宫方向来说，则是沿街左边第二个屋子。

这是一五〇五年暮春，平静温暖而多雾的一日。太阳从潮湿的云层背后射过来，如同穿过一重水，现出淡淡的光辉，阴影是柔和的，同烟一般模糊的。雷翁那图最爱这种光，据他说，这种光给予女性容貌以一种完全特别的美。

“她会不来的吗？”他想起那个女人，他替她画肖像已经画了三年了。与他的习惯不同，这次是非常有恒心，又非常致力地画着的。

他把画室一切都安顿好，等待她来。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偷偷地观察他，很惊讶：一向很冷静的师傅，如今等待的时候，竟如此之不安宁、如此之着急。

雷翁那图在壁架之上排列了画笔、调色板，以及装各种颜色的小罐子。小罐子里面的颜色，由于长久没有搅动的缘故，上面凝结了一

层透明的胶壳，同冰一样。活动的三脚画架之上立着那个肖像，上面蒙着一块布，雷翁那图把布揭开了，然后又让院子中间特别为娱乐“她”而设置的喷泉喷出水来。泉水落在半球形的玻璃上，发出一种奇异的轻微的音乐。喷泉周围长着艺术家亲种亲培的花，“她”的心爱的花——彩虹花。艺术家又拿出一篮切碎的面包，准备让“她”亲手去喂那只在院子内走来走去的驯鹿。“她”坐的那只有格子靠背和靠手的光滑而黝黑的橡木椅子，前面也铺上了厚厚的地毡。地毡之上，那只罕见的亚洲种白猫已经缩作一团在打鼾，那也是为了娱乐“她”，艺术家才买下来的。猫的眼睛两边不同色：右边是黄的如黄晶，左边是蓝的如蓝玉。

安德烈·沙莱诺拿来了乐谱，又调弄着提琴。然后来了另一个乐师阿塔兰特。雷翁那图在米兰穆罗公爵宫廷里就认得他，他弹银琴弹得特别好听，这银琴是雷翁那图自己发明的一种乐器，形如马脑壳。

雷翁那图请了最好的乐师、歌人、说书者、诗人和滑稽家到画室来，供“她”消遣，免得画像时候“她”感觉无聊。他也观察着音乐、故事和滑稽话在“她”心里引起的思想和表情如何表现于“她”的面貌之上。

但近来这种设备已经渐渐减少了，因为他知道，她无须乎这些东西了，她在画像时不会感觉无聊了。唯有音乐未曾弃置，因为音乐能帮助两人在工作——画肖像时，“她”自己也参加工作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她还不来。

“她会不来的吗？”他想，“今天的光和暗好像是为了她而造的。我可以叫人去请她吗？但是她知道我在等她，她一定要来的。”

卓梵尼看见师傅如何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加着急起来。

忽然一阵轻风把喷水吹向旁边去，玻璃球响了，彩虹花的白瓣在水珠之下颤抖着，听觉灵敏的鹿伸长了颈项，尖起了耳朵。雷翁那图细听着，卓梵尼自己什么也没有听到，但他从师傅面容上看出，“她”已经来了。

起初进来的是嘉美拉姑娘，她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她是一个女修士，住在“她”的家里，每次伴“她”到雷翁那图画室来。她有一种美德，即不惹起人家注意。她双手捧着祈祷书，很谦卑地坐在一个角隅，从不抬起眼睛来，从不说一个字。她来这里已有三年了，但雷翁那图差不多未曾听过她的声音。

在嘉美拉之后进来的，就是这里大家等待的那个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衣裳，蒙着一个直挂至半额头的透明的黑色的压发网——丽莎·琢箜铎夫人。

卓梵尼知道，她本是拿波里人，旧世家出身，她的父亲安东·麦里亚·格拉底尼本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但在一四九五年法国人来侵略时破产了。她现在是佛罗伦萨公民弗郎西斯果·德·琢箜铎的妻室。琢箜铎先生一四八一年娶过马里奥托·鲁色莱伊的女儿嘉美拉为妻，但结婚二年之后嘉美拉就死了。以后他又娶了托马莎·维兰妮，不久又断弦了。第三次才娶了丽莎小姐。雷翁那图替她画肖像时，艺术家已过了五十岁，丽莎夫人的丈夫才四十五岁。琢箜铎先生是“十二个Bonuomini”之一，不久就要做首长了。这是一个平常人，无论何时何处都有很多像他这一类的人，不很坏，也不很好，干练地、谨慎地致力于他的职务和他的田产。他把他的年轻的美妻视为他的家屋的一件最适宜的装饰品，但他懂得丽莎夫人的美丽还不如他懂得西西利新种牛优点或粗羊

皮关税税率那般清楚。人家说，她并非为了爱嫁给他的，而是屈从父命。她的第一个追求者，自愿地在战场上打死了。又有人传说，也许是谣言，还有好多热烈的顽强的但都无望的追求她的人。但那些恶毒的口舌，在佛罗伦萨是不少的，对于丽莎夫人都无坏话可说。她是恬静的、谦逊的、虔诚的，严谨遵守教会一切规则，施恩于穷人，会持家，忠实于她的丈夫，慈爱于她的丈夫的前妻留下的一个十二岁女儿狄安诺拉。

以上便是卓梵尼关于她所知道的一切。但是到雷翁那图画室来的丽莎夫人，卓梵尼却觉得仿佛是另一个女人。

这三年当中，每逢她进来时，卓梵尼总要感到一种惊讶，几乎是一种恐怖，好像害怕什么鬼怪。这个奇异的感情经过了三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好多次，他自己解释这个感情，说是他常常看她的肖像，认为师傅的艺术如此伟大，以致活的丽莎夫人，在他看来，还没有画的丽莎夫人那般生动，但此外还有一个更神秘的理由。

他知道，师傅只能当画像时看见她，此时或是有好多人在旁，或是只有那个与她形影不离的嘉美拉姑娘在旁，从未有两人单独相对的时候。虽然如此，卓梵尼仍旧觉得，这两个人：师傅和丽莎夫人之间，有个秘密，这个秘密联系了他们二人，而使他们与众有别。他也知道，这个秘密并不是爱，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爱。

他曾听雷翁那图说过：一切艺术家都倾向于拿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面容，画在所欲画的身体和面容上面。师傅认为这倾向的原因乃在于人的灵魂本是自己的身体的创造者，每逢要创造另一个身体的时候，总是图谋重复它创造过的东西。这个倾向如此之强，以致好多肖

像画，外表上虽然与被画者相似，但此相似之中，即使不透露出画者的面貌，至少也透露出画者的灵魂。

但现在卓梵尼所见的还更奇怪得多哩。他觉得，不仅画的丽莎夫人，而且活的丽莎夫人，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像雷翁那图，譬如人们多年相聚，常会变为相像一般。可是这个愈来愈加相像的性质，多属于眼和笑的表情上，而少属于面貌方面，虽然最近面貌上的相似也好多次令卓梵尼吃惊了。卓梵尼说不出的惊讶，记起了他在那尊用手探入基督钉痕的无信心的多马的面孔上已经见过这种微笑，这尊多马像乃是维洛启奥拿少年的雷翁那图做模型雕刻成的。师傅的第一幅图画里，知识树前夏娃的面貌上也有这种微笑，“洞中圣母像”内，天使的面貌上也有这种微笑。此外，“列达和天鹅像”内，以及其他好多女性的面貌上也都有这种微笑。这些像都是师傅于认识丽莎夫人以前画成的或塑成的。好像他的一生，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都在寻觅着他自己的美的反映，而最后在丽莎夫人的面貌上找着了。

卓梵尼长久观察着这两个相似的微笑时，有时会恐慌起来，差不多好像是看见一个奇迹而心里害怕。真实化为梦幻，梦幻化为真实。好像丽莎夫人并不是活的女人，并不是佛罗伦萨公民。这个平常人——琢箜铎先生的妻，是师傅的意志召出来的鬼怪，是魔术幻化出来的东西，是雷翁那图的女性的“彼身”。

丽莎夫人抚摸着她心爱的那只白猫，它已经跳到她的怀里去了。在她的温柔而纤细的手指之下，猫皮上有目不能见的火花轻轻响着。

雷翁那图开始工作。忽然他停了画笔，很注意地看她的面孔：这张面孔上最朦胧的暗影、最微细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光。

“夫人，”他问，“您今天有什么不舒适吗？”

卓梵尼也觉得她今天比往常更不像她的画像。

丽莎夫人抬起她的安静的眼睛看着雷翁那图。

“是的，有一点儿，”她回答，“狄安诺拉有病，我整夜没有睡觉。”

“您今天也许疲倦了，不耐烦久坐吧？我们今天不画好吗？”

“不，不要紧。如此好天气，不画，您不难过吗？您看，柔和的阴影、潮湿的阳光，这正是我的天气！”

“我知道，”停顿了一下，她又说，“您等待我来，我本可以早点来，但不得脱身。苏丰妮斯巴太太……”

“谁呀？啊，晓得了。……她说话同卖小菜的女人一样声音，一身气味也好像卖便宜香料的店铺……”

她笑起来。

“苏丰妮斯巴太太一定要告诉我关于昨天旧宫内大执政夫人安哲里佳太太宴客的情形，告诉我酒席散后还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太太们穿的什么衣服，谁又在吊谁的膀子……”

“原来如此！那么不是狄安诺拉的病，而是一个婆娘的饶舌，使您不快乐了！奇怪得很！您觉得吗，夫人，常常有些与我们不相干的闲谈、常常有些庸俗人做的蠢事，忽然搅扰了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比遇着重大的痛苦还更难受？”

她默然点头。显然，好久以来，这两个人中间，无须说一句话，只用示意，便能互相了解了。他还要画下去。

“讲个故事给我听！”丽莎夫人请求道。

“讲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然后说道：

“讲维纳斯国。”

他肚里有些故事，是她特别爱听的，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或别人的回忆、游历、自然观察以及绘画计划等。他常常用简单的小孩子般的字句，配着轻轻的音乐，将这些故事讲给她听。

雷翁那图做了一个手势，安德烈·沙莱诺便去调弄提琴，阿塔兰特便去调弄马脑壳形的银琴，他们奏出预先配好的乐调，以便伴随维纳斯国故事。雷翁那图用他的尖锐的女人一般的声音讲起来，好像在讲着古童话或唱着催眠歌：

> 住在西西利海滨的船夫们常说，那些注定死于海里的人，往往于最狂的风暴之中看见居比路岛，即恋爱女神的国土。岛的周围，旋风怒吼，波涛汹涌。好多航海的人被岛上美丽的风景所迷了，常在那汹涌的波涛中触了礁。有多少船在那里破碎了，沉到海底下去！人们还可看见船的残骸漂在岛岸上，掩盖着海沙，缠绕着水草。其中有的船头翘起来，有的船尾翘起来，这里有船的骨架躺着，好像死人的骷髅，那里又有舵桨的残片。这些东西如此之多，令人设想，末日审判[1]已经到了，海已经吐出它所承受的物品，即一切沉陷的船只。但岛的上空永远是那个蔚蓝的天

色，阳光照射在开花的山丘上，空气是静寂的，所以庙前台阶上炉里的香烟笔直冲向天空，一动也不动，同白屋柱一样，同一个平滑如镜的湖水映出的黑扁柏一样。唯有悦耳的喷泉声可以听得着，喷泉的水从这个云斑石池子溢出来，流入另一个云斑石池子里去。那些注定要在海里死的人，就看得见那个寂静的平湖距离很近，风送了长春树林子的香气到他们面前来。风浪愈大，维纳斯国土就愈加安静的。

他不响了。提琴和银琴的弦声也静止了。于是来了一场寂静，音乐后的寂静，比一切声音都更能令人迷醉。唯有落在半球形玻璃上的喷泉水轻轻响着。

好像给音乐催眠了，在此寂静之中，丽莎夫人以其明亮的眼睛望着雷翁那图——一种离开现实的神态，什么都不关心，除了师傅的意志。她含着一种如静水般神秘的微笑，完全透明的、非常之深沉的、无论如何探究都达不到底的那种雷翁那图自己的微笑。

此时，卓梵尼觉得，雷翁那图和丽莎夫人好像两面相对着的镜子，无穷无尽地互相反映着。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在旧宫内画着“安嘉里之战”。

雷翁那图一五〇三年从罗马来到佛罗伦萨时，就受了终身大执政彼罗·索德里尼的委托，在旧宫内新建的执政会议厅一堵墙上，画一幅可资纪念的战役图。艺术家选了有名的安嘉里之战：一四四〇年佛罗伦萨人曾于此处战败了尼古罗·辟西尼诺，他是伦巴底公爵菲力浦·麦里亚·维士孔啻手下的司令。



安嘉里之战

会议厅墙上已经有一部分画图可以看见了：四个骑马人搏斗着争抢一面战旗。那个长旗杆已经折断了，断杆尖头招展着一面撕破的旗布。五只手抢这面旗，大家拼命地向各方面拉。白刃在空中相砍，相斗的人都张着大口，使人觉得可以听到他们的狂野的叫喊。人的紧张面孔，是同他们的黄铜胸甲上画的神话怪物嘴脸一样可怕的。马好像传染了人的狂暴，直立起来，前脚缠绕一起，耳朵卷到后面，歪斜的眼睛发出怒火，张牙露齿同野兽一般互相咬着。马蹄下面、血泊之内，有一个人握着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在地上砸，要砸死他，却未曾留心到他们二人随时都可能被马蹄踏死的。

这就是战争和它的一切恐怖，这就是无意义的互相残杀，这就是“一切蠢事之中最兽性的，使得地面之上没有一片干净土不曾染过人血”，如雷翁那图自己说的。

雷翁那图刚刚开始他的工作，就听得空厅石砖之上响着脚步。他知道是什么人来，于是皱起了眉头，却不转过去看。

来的人就是彼罗·索德里尼。他是马基雅维利说的那种人之一：不是冷的不是热的却是温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却是灰的。佛罗伦萨高贵的公民们本是因为祖先做生意发了财而成为高贵的，他们推选这个人做共和国元首，因为他是完全中庸的、无个性的、与他们相像的，因此对于大家都是没有危险的，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柔顺的工具。可是他们想错了，索德里尼表示他是穷人的朋友，是平民利益的保护者。但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个事情。他是太渺小了：他没有国家领袖的才具，只有奉公尽职的热心；没有聪明，只有谨慎；没有德行，只有善意。大家知道，他的妻，那位骄傲得难于亲近的安哲里佳太太，并不隐藏她看不起她的丈夫之意，她一向只叫他作“我的老鼠”。彼罗先生的确像公事房地窖之中一只可尊敬的老鼠。他毫无那种圆通、毫无那种灵活，那是治理国家的人所不可少的，正如机器轮子不可少油一样。在他的共和荣誉心之中，他是如此之干燥、坚硬、笔直、平坦，好像一块木板。他是如此之廉且洁，正如马基雅维利说的，他总是“散发出新洗的衣服的肥皂味”。他总是要调和一切的人，但更令大家气恼。他没有得到富人的欢心，又没有帮助穷人什么，他总是一个屁股坐两把椅子，总是陷于两面夹攻之中。他是为了“黄金中庸”的殉道者。马基雅维利本是索德里尼庇护下的人，写过一首墓碑铭辞讽刺他，大意说：彼罗·索德里尼死的一夜，灵魂直到阴间去，管阴间的卜鲁托神叱他道：“蠢材，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应当到收容孩子们的那一部分去呀！”

雷翁那图接受这个委托时，不得不签了一个很不惬意的契约，其中规定若不如期画好，即使迟了一日也须罚赔的。那些高贵的执政，

计较得同小商人一个样。索德里尼最爱无聊的文书，他要求艺术家，凡支用国库来建筑栅架，购买漆、碱、石灰、颜色、麻油或其他微细物件，都须开出细账来，一分一厘不可缺少。雷翁那图当初在穆罗宫廷或恺撒宫廷“替暴君办事”（索德里尼时常很鄙蔑地这样说）时，还未曾感到如今这般屈辱哩。如今他是在自由共和国，人人平等的国土之内，替民众服务。但最糟糕的还是彼罗·索德里尼与大多数不能和不懂艺术的人一样，具有一种癖嗜：爱向艺术家贡献意见。

索德里尼问雷翁那图一笔款子，那是付给他购买三十五磅亚历山德里亚铅华之用的，但报销账上没有记入这笔款。艺术家承认他并没有购买铅华，但忘记这笔钱用到哪里去了。他答应付还这笔钱。

“您说什么话，雷翁那图先生！我不过为了手续上、为了凡事清楚起来，问您一声。您不要见怪，您自己也明白，我们是平民。同那些慷慨豪华的公侯如司伏萨和波尔查一类人比较起来，您也许认为我们的俭省乃是悭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要量力行事。我们不是什么公呀侯呀，我们只是人民公仆罢了，支出一分一厘都须向人民报账的。您自己也知道：国库上的钱是神圣的，那里面有寡妇们的积蓄，有工人们的汗，又有兵士们的血。公侯只有一个人，我们则有许多人，我们大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雷翁那图先生！暴君们拿金酬谢您，我们只能拿铜酬谢您。但是自由人的铜不是比奴隶的金更好些吗？良心上安静不是最好的报酬吗？”

雷翁那图一声不响听着，装作同意的样子。他等待索德里尼的训话说完，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好像行路的人忽然遇着一阵灰尘，只好低着头、闭着眼睛，等待灰尘过去。在凡庸人这类老生常谈之中，雷翁那图感觉有一种盲目的笨重的毫不容情的力，差不多是一种自然力，无法抵抗。这类老生常谈，初看时虽然觉得是坦坦平平的，但更

深刻地想一想，雷翁那图就好像看见了一片吓人的荒漠，一个令人眩晕的深渊。

但是索德里尼此时愈说愈起劲，他要引起雷翁那图来反驳。为了搔着艺术家的痒处之故，他于是对图画大发议论。

他戴起了他的圆圆的银眼镜，扮着一副内行人的严肃面孔，注视墙上画成的部分。

“好极了！神妙得很！筋肉何等像真！远近距离何等准确！还有马，那些马！好像活的一般！”

然后他越过眼镜，看看艺术家。他的态度是温和而又严厉的，好像教师看着一个聪明而不够用功的学生一般。他说道:

“是的。但是，雷翁那图先生，我还要同您说我时常同您说过的话。如果您照开始那样画下去，这幅图画就要给人以太重压的、太不快乐的印象了。而且，请您莫怪我直说，我总是当面说实话的，而且，我们期望的不是这个样子……”

“您期望的是什么呢？”艺术家怀着好奇心很谨慎地问道。

“期望您给后代人显扬共和国的武功，发挥我们的英雄们的可资纪念的业绩。您晓得吗？就是要您画些东西能够提高我们人类的灵魂，画些东西可作为爱国和公民品德之善良模范的！战争也许真是同您画的那般凶残。但我问您，雷翁那图先生，为什么不可以把那太凶残的东西加以美化，使之高贵起来，至少使之温和一点呢？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也许我想错了，但我总觉得，艺术家的真正天职就在于以指导和教训为手段而造福于民众……”

索德里尼每逢说到造福于民众的话的时候，更不会住口的。他的眼睛闪出兴奋之光，那是常识的兴奋；他的单调的语音中含有那种洞穿石头的水滴的顽强性。

艺术家没有作声，好像无感觉的人，听他说下去。不过有时，有点好奇心，要猜测一下，这个有德者对于艺术究竟抱什么见解。然后他心里难过起来，如此不舒服，好像他走进一间狭小的、昏暗的、拥挤着人群的房子里面，空气如此恶浊使人存身不住。

“没有造福于民众的艺术，”彼罗先生说下去，“不过是闲人的消遣品、富人的玩弄品，或暴君的奢侈品罢了。我的话对吗，雷翁那图先生？”

“当然对的。”雷翁那图赞成他。接着，艺术家又带了一种几乎看不出的讥诮的笑意说下去：

“阁下，这样办好不好？这样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的老争论。您可以召集佛罗伦萨共和国公民们到这会议厅来开大会，以黑白球表决手段，凭多数来决定：我的图画能否造福于民众！这有两种好处，一来有算学般的精密，因为只消计算球数就可以寻出真理了；二来一个有见识的聪明人有时也许会想错的，但是一万二万无知和愚蠢的人表决的，绝不会错，因为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索德里尼起初不明白这话的含意。他如此敬畏神圣的黑白球，简直想不到会有人讥诮这件圣物。但后来明白了之后，他就糊涂而惊讶地、几乎是满含恐怖地望着雷翁那图。他那双圆而弱的小眼睛着和转着，好像嗅着猫味的老鼠的眼睛一般。

但他不久就镇静了。他心里总以为艺术家一般是没有健全理智的人，所以对于雷翁那图的玩笑并不见怪。

可是彼罗先生心里还是难过的。他一向自视为雷翁那图的恩人，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传说雷翁那图叛国，如何说他替国敌恺撒·波尔查绘画佛罗伦萨周围的军用地图，他仍是很宽宏地聘艺术家来替共和国做事的，他希望以他的良好影响能使艺术家懊悔过去的作为。

为了转移话题，彼罗先生现在扮了上司的严肃面孔，告知艺术家一些消息，其中有个消息说：米开朗琪罗·邦那罗偶[2]也奉了委托，要来在这个大厅对面墙上画一幅战役图。然后，他冷淡地告了别，走开了。

艺术家望着他走出去：灰色头发，灰色衣服，弯弯的腿，圆圆的背，远看更像一只老鼠。

雷翁那图走出了旧宫，在宫前广场上，米开朗琪罗雕的大卫[3]像前，停下来。

这尊白大理石雕的巨像，立于佛罗伦萨政府门前，好像在守卫着的一般。在优雅而黯淡的石塔旁边，这尊巨像更加触目。

那个青年人的裸体，是瘦削的。右手拿着甩石的机弦，垂下来，以致全臂筋肉都明显可见；左手拿着石子，举在胸前。眉毛是紧锁的，眼睛好像望着远处的一个目标。低额头上，鬈发结成同花环一样。

雷翁那图想起了《撒母耳记》第一卷的话：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他又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但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

当初焚死萨逢拿罗拉那个广场上，现在立着米开朗琪罗雕的"大卫"，犹如季罗拉谟修士所要召请的先知者，犹如马基雅维利所欲等待的英雄。

雷翁那图在他的敌手这个作品里面感到了一种灵魂，虽然与他自己的灵魂同等的，却完全相反，犹如行动与观念相反，狂热与平和相反，风暴与安静相反。这个异样的力吸引了他，惹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愿望，要更进一步彻的认识它。

当初，在佛罗伦萨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建筑材料库里，有一大块白的大理石，被一个笨拙雕刻匠弄坏了的。好多的雕刻家都认为这块石头再不堪雕刻之用了。

雷翁那图从罗马来时，人家也请他雕刻这块石头。他用平时那种迟缓的动作，考虑着、测量着、计算着、迟疑着。此时，另一个艺术家，比他小二十三岁的米开朗琪罗·邦那罗倜，却出来接受了这个工作，非常之快地进行着，不仅白天做工，夜里也点着灯做工，结果，

二十五个月之间，把这尊巨像雕刻好了。雷翁那图塑司伏萨的黏土像时，费了十六年还未塑好，若是他来雕刻这尊大卫立像，那要费多少时候呢，他简直想都不敢想。

佛罗伦萨人现在公认米开朗琪罗在雕刻方面可以同雷翁那图相匹敌了。邦那罗倜毫不迟疑地同雷翁那图挑战。现在他来会议厅画战役图时，也是要在绘画方面同雷翁那图较量的。这是近于疯狂的大胆，因为他差不多从来未曾拿过画笔。

他的敌手愈向他表示善意和温情，他的仇恨亦愈增大。雷翁那图的冷静，被他认为是一种轻视。他怀着病态的妒忌心，留意听闲话，找寻冲突借口，凡有机会他都要用来侵犯他的敌手。

大卫像雕成之后，执政府召集了佛罗伦萨最好的画家和艺术家来商议，这尊雕像应当放在什么地方。雷翁那图赞成建筑师朱良诺·达·桑噶罗[4]的意见，主张安在执政府广场上中央拱门下面。米开朗琪罗知道了之后，便说：雷翁那图是为了嫉妒，要把他的“大卫”放在黑暗的角落里去的，使之永远照不到太阳光，而且没有人看得见。

艺术家们常在雷翁那图工场，即他替丽莎夫人画肖像的黑墙院子里面集会，其中有波拉约里兄弟们，有老桑德罗·菩提色利，有菲力平诺·李皮，有罗棱慈·狄·克列狄，也有佩鲁基诺的好几个徒弟。某次集会时，大家谈到了一个问题，即雕刻和绘画这两门艺术，究竟哪一门高些？这是当时艺术家们很爱讨论的一个问题。

雷翁那图默然听他们说话。但是到了人家迫着他发表意见时，他才说道：

“我的意见，以为一门艺术，离开手工愈远，便愈完美。”

然后含着他特有的那种轻微而双关的笑容，使得人们难于断言：他是说正经话呢，还是开玩笑。他又说道：

“这两门艺术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绘画需要更多的精神力，而雕刻则需要更多的肉体力。雕刻品仿佛像粗糙而坚硬的石壳所包藏的核心一般，雕刻者必须一切肉体力都紧张起来，由于使用锤子和凿子至于精疲力竭了，然后慢慢地脱去了石壳而显露出来。雕刻者工作时，全身出汗同苦工一样，汗又夹杂了灰尘，污秽得很。他的面孔出了油，蒙了大理石白粉，好像面包司务；他的衣服沾满了石屑，好像沾满了雪片，他的家屋充塞了石头和灰尘。画家则不然，他很舒适地坐着，穿着漂亮服装，在自己的工场里面。他工作时用的是轻松的画笔和悦目的颜色，他的家屋是明亮而清洁的，饰了美丽的图画，永远寂静无哗。工作时，还有音乐、谈话或读故事可供娱乐，没有铁锤声或其他难听的声音骚扰他。”

雷翁那图这几句话被人传到米开朗琪罗耳朵里去了，他听着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但他忍住了怒气，只耸一耸肩膀，用刻薄的讥讽回答道：

“达·芬奇先生，酒店女侍者的私生子，尽管去做闲人和雅人吧！我是老世家的后代，不为我的工作感到羞惭。我本是简单做苦工的人，也不厌恶汗污。至于雕刻和绘画哪门高些的问题，则我以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切艺术都是平等的，因为都出于同一个源头，又都趋向于同一个目的。但是那个人，他认为绘画高于雕刻，他对于其他事情的判断如果都是这样的，那么他的见识比我的洗衣妇也就高得有限了。”

米开朗琪罗急急忙忙在会议厅里画那幅画，如同发疯一般，为了赶上他的敌手。这对于他说，并不是困难的。

他从那次与比萨人作战中选了一段故事。佛罗伦萨兵士，夏季热天某日在亚诺河洗浴，忽闻警报，敌人攻来了，兵士们急忙泅向岸边，从水里上来。他们的疲倦身体刚下水去凉爽一下，很忠心地着起了汗水淋漓和尘埃布满的衣服，披起了给太阳晒热的铜制的甲胄。

可见与雷翁那图画的相反，米开朗琪罗并非把战争画作无意义的互相残杀，画作"一切蠢事之中最兽性的"，而是画作刚强的伟业，履行一种永久的义务，画作英雄们为了祖国的光荣和伟大而斗争。

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之间这种比赛，佛罗伦萨人很留心地看着，好像群众看一场罕见的把戏时那般留心。但因与政治无关的一切事情，佛罗伦萨人都觉得淡而无味，如同一盘菜当中没有放入香料和盐，所以他们急忙宣布：米开朗琪罗是代表共和国反对梅狄奇家族的，雷翁那图则是代表梅狄奇家族反对共和国的。于是这个斗争就为大家所能了解，而具有新的力量了。斗争到大街和广场上来，现在连那些对于艺术毫无兴趣的人也来参战。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成了敌对双方的战旗。

斗争发展下去，竟至于有人夜里拿石头去投掷大卫像。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投掷的，贵族说是平民做的，平民领袖说是贵族做的，当地艺术家们说是新近在佛罗伦萨开设工场的佩鲁基诺那些徒弟做的，但邦那罗偶则在大执政的面前说：拿石头投掷他的大卫像的那些流氓，一定是雷翁那图收买出来的。

好多人相信他的话，或至少装作相信他的话。

有一天，雷翁那图又在替琢箜铎夫人画像。画室里只有卓梵尼和沙莱诺两人在旁。话题谈到米开朗琪罗，雷翁那图便向丽莎夫人表白道：

“我相信，我若能同他俩对面谈一次话，一切就可以自然消除的，这个完全无聊的争吵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那时他可以明白，我并不是他的仇敌，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比我更加爱他……”

丽莎夫人摇摇头：

“果真是这样吗？雷翁那图先生？他果真可以明白吗？”

“他可以明白的，”艺术家很活泼地喊起来，“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可以明白的！不幸的是，他如此胆怯，如此缺乏自信心。他心里着急、嫉妒又害怕，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那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都是发昏！我要告诉他一切，他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有什么令他害怕呢？夫人，您知道，最近我看见了他的‘战士沐浴图’画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没有人想象得到他的艺术到了什么地步，将来又能达到什么地步。我知道，他今天不仅已经同我相匹敌了，甚至强过于我。是的，我觉得他是强过于我的……”

她用那种眼光看他，卓梵尼觉得，那就是雷翁那图自己的眼光反映出来的。她恬静而奇异地微笑着。

“先生，”她问道，“您还记得《圣经》中那一段吗？先知以利亚逃避那不信上帝的亚哈王，逃到何烈山上一个洞中时，上帝便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上帝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上帝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上帝却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火，上帝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安静的微小的声音，上

帝就在那里面[5]！邦那罗倜先生也许是同上帝前来崩山碎石的烈风一般强吧，但他没有上帝所在的那种安静。他明白这个，他恨您，因为您强过于他，犹如安静强过于狂风暴雨的。”

嘉尔明之马利亚老教堂中，布郎加西祈祷厅里面，有着托马索·马萨楚那些有名的壁画，这些壁画乃是意大利一切大画家的范本，雷翁那图少时也曾在那里临摹过。有一天，艺术家到那里去，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少年人，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子，正在研究着和临摹着那些壁画。他穿了一件沾了颜色的旧外衣，衬衣是干净的，但布料很粗糙，一定是自己家里织的布。他身体颀长而柔软，颈项长而细，非常之白嫩，差不多像虚弱的小姑娘一般。他的蛋形的苍白的面孔含有一种矫饰的甜蜜的美，他的大而黑的眼睛使人想起了翁布里亚一带的乡下女人，就是佩鲁基诺画圣母像时拿来做模型的。这种眼睛，与一切思想无缘，深沉而空洞，同头上的青天一样。

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又在圣玛丽亚新修道院的教皇厅里面，即他的“安嘉里之战”画稿陈列的地方，遇着那个少年人，在研究和临摹这个画稿，同那天研究马萨楚壁画时一般用心。

少年人此次好像认得雷翁那图，呆呆地看他，似乎要同他说话但又不敢的样子。

雷翁那图看出了，就自己走去同他说话。少年人红着脸，急速地、兴奋地、差不多啰唆地、但天真而含有奉承意思地对雷翁那图说：他把艺术家当作自己的师傅，看作意大利最大的画师，米开朗琪罗连替《最后的晚餐》画者解鞋带也不配哩。

雷翁那图以后还有几次遇着这个少年人，同他谈了很多的话，审查他的画稿，认识他愈清楚，就愈加确信：这是一位未来的大画师。

少年人的性情是容易感受的，他反映了一切声音，他接受了一切影响，他模仿佩鲁基诺、模仿平杜黎启奥。不久之前他刚在塞拿图书馆工作过，尤其模仿雷翁那图。虽然有些不成熟地方，艺术家仍感到这少年人有一种新鲜的感情，为他所未曾有过的。最令他惊异的，却在于这个小孩子已经进入艺术和生命最秘密之处，好像是偶然而非有意进去的。他轻易地、差不多游戏一般地克服了那些最大的困难。他达到一切，毫不觉得辛苦。在他看来，好像艺术之中并没有雷翁那图一生所感痛苦的那种无穷的追求、那种辛劳、那种奋勉、那种动摇和那种疑惑。艺术家同他谈起必须耐心慢慢地研究自然现象时，或者谈起图画上数学一般精确的规律和法则时，少年人便睁大了那双惊讶而无思想的眼睛望着，虽然在留心听着话，但显然有点不耐烦，只为了表示敬意之故才听下去的。

有一次，少年人露出一句话来，所含着的深刻意义出于雷翁那图意料之外，几乎令他惊吓。少年人说：

> 我觉得画画时，最好不要思想——那时画得更好些。

这个小孩子，以其整个性格，不啻向他表明：他一生所追求的那种感情和理智间的统一，那种爱和知间的完全和谐，简直是不存在的，或不能存在的。

小孩子的那种无忧无虑而又无思想的温柔和安静，比之米开朗琪罗的一切怒和恨，更加惹起雷翁那图的怀疑和恐惧，为了艺术的前途，为了他的一生的劳作。

“你是哪里人呢，我的孩子？”雷翁那图起初遇着他时有一次问了他，“你的父亲是谁呢？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是乌比诺地方的人，”少年人回答，说时含着他那种和悦的但有点矫饰的笑容，“我的父亲是画家卓梵尼·桑楚。我名叫拉斐尔[6]。”

这个时候，雷翁那图为了一件重要事情不得不离开佛罗伦萨。

从不可记忆的时候起，佛罗伦萨城就同邻近的比萨城进行一个无穷尽的不顾一切的战争，这个战争几乎使两城同归于尽。

有一天，同马基雅维利闲谈时，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战争计划：开掘一条新河道和一些沟渠，使亚诺河水不流到比萨去，而流入里伏诺沼泽，如此一来就可以切断比萨城通海的水路和粮食的供给，以此迫得它降服。尼古罗素来是好奇的，他立刻赞成了这个计划，而且向大执政建议去。他很巧妙地迎合了彼罗先生的心意，以他的言辞说服了彼罗先生，但隐瞒了这个计划实行时所需的庞大费用和所遇的种种困难。近日，一般人都把比萨战事劳而无功归罪于彼罗·索德里尼的无能。索德里尼将这个计划向执政府提出来时，大家都笑了他，他气愤起来，他要表示他也同别人一样具有健全的理智，于是坚持他的提议。他的提议终于通过了，恰是因为他的政敌们热烈拥护他。他们认为这个提议是极端的疯狂，一定要失败的，图谋借此来推翻他。马基雅维利没有预先把他的诡计告诉雷翁那图，他希望以此迫得索德里尼陷于骑虎难下之势，非照他们的计划实行到底不可。

工作开始似乎是很顺利的，河水低落，但不久就遇着一些困难，一天比一天需要更多的钱。而那些省俭的执政老爷一分一厘也要斤斤

计较的。一五〇五年夏季，一阵暴雨之后，泛滥的河水冲坏了一部分河堤，雷翁那图被召唤到河工上去。

动身前一天，雷翁那图到亚诺河那边马基雅维利家里去，同他讨论这事情，此时他才把他的诡计告诉艺术家，害得艺术家吓了一跳。回到寓所的路上，雷翁那图在圣三一桥上经过，向妥那邦尼街走去。

时候已经不早了，街上只有很少的人。唯有加辣耶桥后面磨坊堤边的潺潺水声打破了寂静。白天很热，黄昏时候落了一阵雨使空气清凉些，桥上有夏天热水的气味，月亮从圣弥雅托黑丘背后升上来。右边，旧桥码头上，古老的小屋子连着那些架在斜木柱上的附加建筑，从浑浊、霉绿而静止的深水中反映上来。左边，百合花颜色的温柔的白山支脉顶上，闪烁着一颗奇异的星。

在纯净的天空底下，佛罗伦萨城的景致好像古书里无光泽的金底之上一幅书面画。这个全世界特别的城市，本是艺术家所熟悉的，如同人面一般：前面，朝北的方面，是圣克洛采钟塔，以后是宜而长且忧郁的旧宫塔，是白大理石的卓托钟塔，最后则是圣玛丽亚教堂那个砖砌的淡红圆顶。这圆顶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大花，好像旧时徽章上画的红百合。在晚霞和月光朦胧映射之下，整个佛罗伦萨城也好像是一朵乌银制的大花。

雷翁那图知道，每个城同每个人一样，都有特别的气味。佛罗伦萨含有潮湿的彩虹花粉的香味，其中更夹杂了一点陈年旧画上的油漆味和颜色味，几乎嗅不出来的。

他想起了丽莎夫人。

关于她的生平，他知道得差不多同卓梵尼一般少。她有一个丈夫。这事，并不令他难过，不过令他惊讶罢了。这位瘦而长而诚实的弗郎西斯果先生有一对浓眉毛，有一颗黑痣在左颊之上，很爱谈论西西利牛种的优点和新颁的羊皮税则。有些时候，雷翁那图欣赏着她的透明的、异样的、遥远的、非实在的美，这美却是比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更实在的。但又有些时候，她的活的美影响了他。

丽莎夫人并不是当时所谓的“女学士”，她从不卖弄她的书本知识。他不过偶然知道了她能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她一言一动都是很朴实的，以致好多人把她看作普通的妇女。但他觉得她具有一种比理智更深刻的东西，即她具有女性的理智，能预见的智慧。她有时说了几句话，忽然使她接近于他，比他所认识的一切人都更接近于他，使她成了他的唯一的永久的朋友和妹妹。在这时候，有一种力量驱迫着他去超越那隔离抽象观念和实在生活的魔圈，但他立刻把这愿望压制下去了。每逢他压制着他对于丽莎夫人的活的美的欲望时，则他在画布上画的她的肖像就变成更加生动、更加实在的。

他以为她明白了此点，心甘情愿，帮助他去画像，为了自己的肖像而牺牲，很快乐地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他。

联系他们两人的，是爱吗?

当时人们爱谈什么柏拉图式的爱，爱说什么天国的情人凄恻感叹，爱写什么佩特拉克体裁的甜蜜的十四行诗，这些只能惹起雷翁那图的厌恶和讥诮罢了。大多数人所称为爱的，也是与他无缘的。他不吃肉，并非因为持斋，而是因为厌恶肉食。同样，他远离女色，也是因为婚姻内或婚姻外的肉体交接，虽不被他视为罪孽，却被他视为是俗恶的。他在他的解剖学笔记上写道：“生殖行为以及为生殖而用的器

官，是如此之丑恶，若非实行此行为的人面貌美丽、装饰娱人以及冲动力量，那人类早已灭绝了。”他远离这种丑恶，远离男女间肉欲的斗争，如同远离弱肉强食一般，但他既不气愤，也不斥责，也不辩护。他承认爱或饿斗争中的自然必然性法则，但他自己不愿参加这种斗争。他遵守另一条法则：爱和贞洁之法则。

即使他爱了她，但还有另一种比这更美满的办法同爱人相结合吗？现在这种含在深刻而神秘的爱慕之中的结合方法，是最美满的。两人共同画一幅不朽的肖像，创造一个新生命如同父亲和母亲生产婴孩一般（父亲和母亲就是他和她）。

然而即使是如此纯洁的结合，他也觉得含有一种危险，也许比普通肉体的爱更加危险。他们两个人都在未经人迹的深渊边缘走来走去，一面抵抗着深渊的诱惑，他们二人之间交换着两可的透明的话语，他们的秘密从这些话语之中流露出来，如同经过潮湿云雾的太阳光。好几次，他想道：倘若云消雾散，露出朗耀的太阳，使得一切神秘和幽灵都消失无踪了呢？倘若他或她有一个忍耐不住了呢？倘若他们越过界限了呢？倘若幻梦变为现实、观念变为行动了呢？一个活的灵魂，唯一与他接近的灵魂，即是他的永久朋友他的妹妹的灵魂，他有权利用同样不动情的好奇心去探究吗，如同探究机械学或数学的法则，如同探究一株注射了毒药的树的生命，如同探究一具解剖了的死尸的肉体构造。她不会生气吗？她不会仇恨他、鄙视他、厌弃他，如同其他每个女人都会厌弃他一般吗?

好几次，他又觉得，他在用可怕的手段，慢慢地使她痛苦以至于死。为了她的柔顺，他害怕起来。这柔顺是没有界限的，正如他的强硬无情的求知欲没有界限一般。

最近，他才感觉有这界限存在。他明白，或迟或早必须弄清楚。对于他说来，她究竟是什么？是活人呢，还是幽灵，还是他自己的灵魂在女性美镜子里映出来的影像？他希望，别离一下能够推延那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所以当他非离开佛罗伦萨不可时，他差不多是很快活的。但是现在，别离的日子到了，他觉得他想错了：别离不是推延那个决定，反而加速那个决定。

心里这样想着，他不知不觉地走进一个偏僻小巷来。他向周围看看时，不能立刻明白，他走到了什么地方。根据屋顶上望得见的大理石钟塔来判断，那里一定是离开大教堂不远的。那条狭而长的小巷，有一边完全蒙在深暗的阴影之内，另一边则给那明亮的差不多白色的月光照着，远处闪烁着一盏深红色的灯。那里有个阳台，细长的柱子支着半圆形的拱门，上面覆着倾斜的瓦盖。阳台前面有几个人戴着黑面具，穿着长袍和着琴声，在唱小曲。雷翁那图倾听着。

这是“豪华者”罗棱慈写的一首老情歌，当初为了谢肉节扮演巴库斯神和亚丽安妮神时唱的，是一首无限欢喜的却又凄婉动人的情歌，雷翁那图很爱听，因为他少时常常听着：

青春何美好，
惜哉易蹉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最后两句歌词使他的心里有了不祥的预兆。

现在，临老的时候，命运才送了一个亲而活的灵魂来给他吗？给他的坟墓般黑暗和孤寂的生活吗？他要推辞、要拒绝这个灵魂吗？如

同好几次为了观念缘故而拒绝行动一样，他又要取远舍近吗？又要为了虚幻、为了唯一的美而舍弃实在吗？他应当选择哪一个呢？活的琢瑩铎夫人呢，还是不朽的琢瑩铎夫人呢？他知道，取了这个便要弃了那个，而二者对于他都是同样宝贵的。他又知道，他必须选取一个，他不可再踌躇了，不可再拖延这个痛苦了。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力量，他不愿也不能决定：究竟为了不朽的而牺牲活的好呢，还是为了活的而牺牲不朽的好呢？究竟是实在的、现有的好呢，还是画上的永存的好呢？

他还穿过两条街道，最后到了他的房东彼罗·马特里先生的屋子。

屋门关闭了，灯火熄灭了。他举起那悬在一条链上的锤子，在铁板上敲着。看门人没有答应，他大概睡着了或出去了。石阶门洞之内，这几下声音起了回响，然后又不响了，现在是万籁无声，月光照着，更显得寂静。

忽然有沉重的缓慢而有规则的黄铜声音响起来，那是附近钟塔报时之声。这个声音使人想起了时间悄然飞逝，想起了黑暗的孤寂的老年，想起了过去不能复来。

最后的钟声还在颤动着、摇曳着、时弱时强地在月光之中展放音波，好像不断地重复着：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第二天，丽莎夫人按平时钟点到画室来，破天荒地单独一个人，没有嘉美拉姑娘做伴。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同雷翁那图见面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朗耀而光辉的天气。雷翁那图把布篷遮起来，于是黑墙院子便充满了温柔的朦胧的好像通过了水的透明的光影，最能显出她的面貌的美。

画室中只有他们两人。

他全神贯注地画着，没有说一句话，完全安静地。昨日的思想，关于目前的别离，关于不可避免的决定等等，他都忘记了，好像对于他，没有什么过去，也没有什么未来，好像时间是静止的，好像“她”过去永远含着恬静而奇异的微笑坐在他面前，将来也要这样永远坐着。他在生活中所不能做的，如今在观念中做着了。他把两个形态配合为一，他结合了实物和镜影，结合了活着的和不朽的。他于此感到一种快乐，仿佛解除了什么重压。现在他不为了她而难过了，现在他不害怕她了。他知道，她要顺从他到底，要牺牲一切、要忍受一切，以至于死，毫不抵抗。他有时也用那种好奇心看她，好像他陪伴那些死囚上刑场去看他们的最后的痛苦表情一样。

忽然，他以为看见了一种思想的奇异阴影在她的脸上飘过，犹如活的气息吹在镜面上留下的轻微痕迹一般，一种活生生的非他所影响的、非他所愿意的思想。为了拉住她、为了拖她回到他的圈子里面、为了驱除那种奇异的阴影，他于是如同巫师念咒语一样，用唱歌式的命令式的声音，向她讲说一个谜样的神秘的隐喻，他的笔记里时常写下这类隐喻。他说：

“我抵抗不住一种冲动，要去看看自然艺术所创造而为人类所未知的那些形态。我很长久在光秃而昏暗的崖壁中间穿来走去，最后走到了一个洞穴，迟疑不决地在洞口站着。但后来，我提起了勇气，低下头，弯着背，左手放在右膝上，右手遮着额头，走进洞里去，走了几

步，我紧蹙着眉毛、眯缝着眼睛，为了在黑暗中能看得清楚一点，我时常改变方向，在暗中摸索着，看这里、看那里，努力要看见什么东西。但是黑暗太浓厚了，我在洞里耽搁了一个时候之后，朦胧中发生两种感情互相战斗着：恐惧心和好奇心，我一面害怕探究这个洞穴，一面又要知道有无什么奇异的秘密藏在这个洞穴里面。”

他住了口。那个奇异的阴影并未曾从她的脸上消逝。

“这两种感情，哪一种战胜了呢？”她问道：

“好奇心！”

“那么您知道洞里的秘密了。”

“凡是能够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您要把知道的告诉人吗？”

“我不能通通告诉人，我也不晓得怎样去告诉人。但我很愿意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到这种地步，使得他们时时能够战胜恐惧心。”

“但如果单单好奇心还不够用呢，雷翁那图先生？”她的眼光忽然光耀起来问道，“如果还需要一种更大的东西才能发现洞里最后的也许最奇异的秘密呢？”

她含着一种微笑，直看进他的眼睛。这微笑，是他从来未曾在她的脸上见过的。

“还需要什么呢？”他问道。

她不作声。

此时，一丝炫目的阳光经过布篷夹缝射进来，朦胧的景色明亮了一点，以前那种如同远处音乐一般温柔的“亮的影”和“暗的光”的魔力在她脸上消逝了。

“您明天动身吗？”丽莎夫人问道。

“不，今天夜里就走。”

“我不久也要出门了。”她说。

他拿探究的眼光望着她，他要说话，但他不说了。他明白，她出门，是为的离开他，不愿留在佛罗伦萨。

“弗郎西斯果先生，”她说下去，“为了商业上的事情，要到卡拉布里亚去住三个月，秋天才回来。我求了他带我去。”

他转过脸去，生气而忧郁地望着那一条可恶的刺眼的真实的太阳光。喷泉的水珠，以前是单色的、无生气的、幽灵般苍白的，现在在这闯进来的活生生的太阳光之下，就发为灿烂的颜色、虹的种种颜色、生命的颜色。艺术家忽然觉得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腼腆的、柔弱的、受人怜悯的和怜悯人的。

“不要紧，”丽莎夫人说，“您可以把布篷拉好，时间还早。我也不疲倦。”

“不，没有用。已经够了。”他回答，就把画笔放下来。

“您不把这肖像画完成吗？”

“什么？”他连忙问道，好像吃了一惊，“您旅行回来之后不再来我这里吗？”

“我要来的。但是经过三个月，我也许完全改变了，怕您不认得我。您自己说过，人的面貌，尤其女人的面貌，改变得很快……”

“我很愿意画完这个肖像，”他慢慢说，好像对自己说话，“但是我不晓得……我屡次觉得，凡我要做的，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吗？”她很惊讶地问，“是的，我听人说，您从来未曾完成一个作品，因为您追求那不可能的……”

在这几句话里面，他觉得听到了一种温柔而悲哀的责怪，也许只是他的感觉吧?

“现在……”他想到，他忽然害怕起来。

她站起来，同往常一般平淡地说道：

“是时候了，再会吧，雷翁那图先生！祝您旅行快乐！”

他抬起眼睛来看她，又觉得看见了她的面貌之中含有一种最后的绝望的责怪、含有一种祈求。

他明白，这一瞬间对于他们两人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是永久的，同死一样。他知道，此时他不应当缄默。但是他愈振作他的意志来决定，来想出适当的话，就愈觉得他的懦弱，觉得他们二人间横隔着的深渊愈是深陷而不可越过的。丽莎夫人安静而明朗地微笑着，同往常一般。但现在，他感觉到这种微笑好像死了的人的微笑。

无限的不能忍受的痛苦充满了他的心，使他更是一筹莫展了。

丽莎夫人伸手给他，他接来吻着，一声不响。自从他们二人认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同一瞬间，他觉得她也很迅速地低下头来，用她的嘴唇印着他的头发。

“上帝保护您！”她说，同往常一般平淡。

他清醒过来时，她已经走了。周围是夏日中午时那种死的寂静，是比最黑暗的子夜的寂静更加不祥的。

同昨夜一般，缓慢而有规则的黄铜声音又响起来了，但也更加不祥、更加庄严。这邻近塔上报时的钟声，使人想起了时间可怕地悄然飞逝，想起了黑暗的孤寂的老年，想起了过去不能复来。

最后的几下钟声仍是颤动了很长久，才渐渐停息，好像不断地在呼唤着：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雷翁那图当初答应参加这转移亚诺河道的工作时，他确信此种战争手段或迟或早总要产生更和平更重要得多的事业。

他少时已经想着要开辟一条运河使得从佛罗伦萨直至海口这段亚诺河上可以通航，而且经过许多小水沟去灌溉田野，使得土地更加肥沃，整个托斯堪那区域都能变为一个茂盛而灿烂的花园。他在草图上写道：“普拉托、皮士托亚、比萨、鲁加等，如果参加了这个事业，那它们每年的进项就要增加二十万个杜卡。若能将亚诺河水加深又加阔，则每片土地都有财宝可寻了。”

雷翁那图想着，现在快老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命运要给他机会，当他替平民服务时能完成当初替公侯服务时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即是向人类显示：知识有征服自然界的权力。

马基雅维利把实在话对艺术家说了，说他当初瞒骗了索德里尼，没有说出这计划的真实困难，而且保证有三万个至四万个工作日就够用了，艺术家知道了之后，为了卸除责任起见，遂决定把实在情形完完全全告诉彼罗先生，而且提出一个预算说明：开辟两条通到里伏诺沼泽去的运河，各有七尺深、二十至三十尺宽，相当于八十万平方米的地面，至少共需要二十万个工作日，也许还多些，须看地质如何而定。执政们吓了一跳！各方面都来攻击索德里尼，没有一个人明白，他的头脑如何能产生这个疯狂思想。

但尼古罗并不绝望。他在各方面努力，施行诡计、说谎、欺骗、写着动人的书信，向一切人保证那业已开始的工作一定能成功。可是虽然一天比一天支出更多的费用，这项事业却愈做愈不好。

尼古罗先生好像是个不祥的人。凡是他进行的事业，都要失败、倾颓、脱离他的手，变成空洞的话语、抽象的思想或恶劣的玩笑，而最受损失的还是他自身。艺术家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在罗曼雅客店里，马基雅维利实行他自己发明的“常赢赌法”时，总是输钱，又想起了他援救玛丽亚没有成功，他的马其顿方阵也闹了笑话。

这个怪人，努力要做事情，但完全不能做事情。他在思想上是强的，但在生活方面则毫无力量，如同天鹅在陆地上一般。雷翁那图在这个怪人之中认识了他自己。

雷翁那图写给执政们的报告内，主张这个工作或者马上放弃了，或者进行到底，不顾惜任何费用。但是共和国诸领袖一向爱走中间的道路。他们决定将已成的运河当作战壕使用，借以抵御比萨军队之进攻。至于雷翁那图的太勇敢的计划，则他们并不信任，他们从费拉拉聘了一些水利专家和土工专家来。当他们在佛罗伦萨互相争吵、攻击，把这工作付托于好几个机关，又召集会议，拿黑白球来多数取决之时，敌人们却不迟疑，用大炮把以前所做的工程都轰坏了。

这整个事情终于引起艺术家厌恶，不愿去理会了，他早就可以回到佛罗伦萨来的。但他偶然知道了，琢筌铎先生须待十月初才能从卡拉布里亚回来，于是决定后十日回去，那时丽莎夫人一定在佛罗伦萨城里的。

他计算着日子，他想着这次别离也许还要延长些时候，于是恐惧和挂念便重压着他的心，使他不敢去想这个事情，不敢同人谈论这个事情，不敢问人家这个事情，因为他害怕人家会告诉他：她没有于原定时间回到她的家里。

他回到佛罗伦萨来时，是清早的时光。

秋天多雾而潮湿的佛罗伦萨城，在他看来，是特别可爱和可亲的，因为使他想起了琢筌铎夫人。这是“她”的日子：没有风，太阳好像经过一重水照下来，能给女性面貌以完全特别的美丽。

他再不思索：如何迎接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才能不再同她分离，才能将琢筌铎先生的妻作为他的唯一的永久的朋友。他知道，一切会自然成就的，一切困难会变得容易，一切不可能的会变成可能的，只消他再见着她。

“首先不要思想，然后一切都更好些！”他重复了拉斐尔的话，“我要问她，现在她会说出那天说不出的话来。就是：好奇心以外还需要什么才能发现洞里最后的也许最奇异的秘密呢？”

快乐充满了他的心，好像他没有五十四岁，只有十六岁，好像他的一生刚刚开始。唯有他的心底最深处，智力之光未曾射到的地方，这个快乐底下还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现在到尼古罗家里去，为的将那关于开河工程的种种文书和图案交付于马基雅维利。他打算第二天早晨再去拜访琢篮铎先生。但他忍耐不住了，他决定当日晚上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回家来的路上，要在伦卡诺附近琢篮铎先生住宅旁边经过，寻得一个马夫或一个侍仆或一个门丁问问：老爷太太回来了吗，身体都好吗?

他沿着妥那邦尼街向圣三一桥走来，这是他动身前一夜走的那条路线，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将近黄昏，天气忽然改变了，佛罗伦萨秋天时候常有这个事情，从穆农谷吹来一阵猛烈而刺人的北风。穆哲罗高丘上凝了霜，好像忽然头发变白的人。下毛毛雨，但地平线上乌云裂了一条缝，露出一线青天，太阳在乌云底下照出来，以它的橙黄的寒冷的光辉照着污秽而潮湿的街道、五色缤纷的屋顶以及人的面孔，雨丝也是橙黄色的。远处，窗子玻璃被照得同红炭一般。

圣三一教堂对面，桥边、河岸和妥那邦尼街转角之处，立着那个用粗糙的棕灰色石头筑成的斯比尼宫。这宫殿有格子窗和雉堞，看来好像中古的堡垒。沿墙排列着宽阔的石板凳，佛罗伦萨好多旧宫殿，墙外都有此设备。无分老少，各行市民都爱在这种凳子上面坐着、掷

骰子、下棋、听新闻、谈闲天，冬天晒太阳，夏天乘凉。靠河岸一边，那些石凳之上还有瓦盖，由柱子支持着，同走廊一般。

雷翁那图在那里经过时，看见有一群人在那里，其中有些人是他认识的。一些人坐着，一些人站着。他们谈话如此兴奋，似乎连雨丝风片也没有注意到。

“先生！雷翁那图先生！”有人叫他，“请您来一下，请您来评判我们的争论！”

他停下来。

他们争论的是《神曲》中“地狱”部分第三十四首诗内几句意义不明的话，那里诗人说：鲁西飞，堕落的天使们的领袖，在地狱作王，他的身体深深陷在被诅咒的井里，自胸以下都在冰中。他有三张面孔，一张是黑的，一张是红的，一张是黄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格反映于地狱中的。他的三张嘴各衔着一个罪人，咬个不停：黑面孔的嘴衔着加略人犹大，红面孔的嘴衔着布鲁都士，黄面孔的嘴衔着加秀士[7]。现在他们争论着：但丁处罚杀朱理亚·恺撒的凶手，为什么同处罚出卖耶稣的叛徒差不多一个样呢？因为所不同的仅是：布鲁都士脚在嘴内头在嘴外，而犹大则头在嘴内脚在嘴外罢了。有些人解释说，但丁是热烈的季别林党[8]，拥护皇帝权力而反对教皇的尘世统治权，他认为罗马帝国对于世界福利，是与罗马教会一般或差不多一般神圣的和必需的。另有些人则反对这个解释，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不适合于一切诗人中最虔诚的诗人的基督教精神。他们争论得愈久，则诗人的秘密愈加不能捉摸。

一个老年的呢绒业富商，很详细地把这争论问题向艺术家解释了。正当解释时候，雷翁那图是望着远处的，望着伦卡诺方向。为了起风缘故，他眯缝着眼睛。此时他看见有个人从伦卡诺方向走来，踏着笨重的熊一般的脚步，衣服破旧而随便，瘦骨嶙峋的，头很大、头发黑而硬而卷曲，一部稀疏的纷乱的山羊须，一双招风耳朵，一个骨架宽大而扁平的面孔。这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倜。他的鼻子特别丑陋，几乎令人见而生厌的。他年轻时和一个同行、一个雕刻家开玩笑，闹得过火了，惹起对方生气，重重打了他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塌了。黄褐色小眼睛里那对瞳仁，有时闪耀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发炎的差不多没有睫毛的眼皮红得很，因为他夜以继日地做工，夜里做工时他还扎了一个小圆灯笼在额头上，看来好像一个独眼怪[9]，一颗火红眼睛生在额头中间，正在地底下黑暗之中，以熊样的吼声和沉重的铁锤，气愤地打击着岩石。

“尊意如何，雷翁那图先生？”那些争论的人问艺术家。

雷翁那图始终在希望着，他和邦那罗倜两人能够化仇为友。在离开佛罗伦萨期间，他很少想起他们二人的冲突，差不多忘记了。

现在他的心如此安静而明朗，愿意同他的敌人说几句好意的话，他以为米开朗琪罗一定会了解他的。

“邦那罗倜先生对于但丁很有研究，”雷翁那图回答，一面恭敬而安静地笑着，指着米开朗琪罗，“他来解释这个问题，一定比我解释得好些。”

米开朗琪罗习惯于低着头走路，不向左右看，他自己不知不觉地走进人群里来了。当他听到雷翁那图说他的名字时，才停止脚步，抬

起头来。

他慌张而羞惭，在众人眼光之下非常不舒服，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得丑陋，引以为耻，总是相信所有的人都在取笑他。

现在突然遇着这事情，他起初手足失措了，他用那双黄褐色的小眼睛很猜疑地望着所有的人，发炎的眼皮一一地不知如何是好，太阳和众人眼光迫着他眯起眼睛。

可是当他发现了雷翁那图的安静的微笑，以及从上而下——因为雷翁那图比米开朗琪罗更高些——朝他看的探究的眼光，他的羞惭忽然转成了愤怒，这本是他常有的事情。他好久说不出话来，他的面孔一时苍白，一时现出不规则的红斑。最后，他很辛苦地用着沉重而受压的声音说道：

“你自己去解释吧！你读了很多的书，你是最聪明的人，你在米兰塑一尊黏土像，塑了十六年还没有铸成青铜哩。什么事情都要被你很可耻地弄得乱七八糟……”

他自己也明白他的话没有表达出他的意思，他还在寻找着刻薄的话来侮辱对方，但寻不出来他认为够刻薄的。

大家都不作声，怀抱好奇心望着这两个人。

雷翁那图不回答。有个时候两个人默然互相望着：这一个还是含着以前那种温和的笑容，不过现在有点惊讶和悲哀；那一个则要表示鄙视人的讥诮神气，但不能完全表示出来，仅仅扮起了痉挛样的鬼脸，更显得他难看。

在邦那罗偶的气愤的力面前，雷翁那图那种女性的安静的温柔好像是无限懦弱。

雷翁那图有一次画过龙和狮的斗争。有翼的空中王战胜了无翼的地上王。

现在发生于这二人中间的正像那种斗争，虽然二人都没有感觉到，都非自己所要的。

雷翁那图现在知道丽莎夫人说得对：他的敌手永远不会宽恕他那种安静的、那种强过于狂风暴雨的安静的。

米开朗琪罗还要说什么话，但只做了一个手势，便很快转过脸去，举起他的笨重的熊样的脚步走开了，嘴里不知哼些什么话，头低着，背驼着，好像有无限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不久就看不见他了，好像消失于模糊的雨丝和凄凉的阳光里面。

雷翁那图也走着他自己的道路。

他走到桥上，忽然斯比尼宫旁那群人中有个人走出来赶上了他——一个好管闲事的讨厌的人，看来好像犹太人，但他是地道的佛罗伦萨人。艺术家记不起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只认得他是个令人憎厌的饶舌者。

桥上风刮得更厉害，在人耳边吹着呼哨，刺人的脸如同冰针一般。河中水波向远处滚去，向着衔山的太阳滚去，在低低的阴暗的差不多石头一般的天宇之下，亚诺河水好像是阴间熔铜之流。

雷翁那图在一小条干燥的路上走，没有理会这个人。这个人同他并排走着，在烂泥里一纵一跳地如同小狗，时刻望着他的脸，要同他

谈论米开朗琪罗，显然是希望从雷翁那图嘴里听得一二句话，立刻拿去同米开朗琪罗说，并传遍于全城的。但雷翁那图一句话不说。

“先生，请问您，”这个啰唆的人追问他，“您还未曾画好琢筌铎夫人的肖像吗？”

“没有，”艺术家沉下脸来回答，“这事情同您有什么相干呢？”

“不相干。我不过问问罢了。您用心画这肖像整整三年了，还没有画成功！我们外行人觉得这画已经是美满的了，我们不能想象还会画得更好些。”

他笑着，现出奉承的神气。

雷翁那图满心嫌厌地看看他。这个人忽然如此惹起艺术家的憎恶，几乎要抓住他的领口，把他抛下河去。

“这肖像以后怎么处置呢？”那个固执的人追问下去，“也许，您还没有听说吗，雷翁那图先生？”

他显然在卖关子不把话说明白，他存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雷翁那图对于这个人，除了憎厌之外，忽然感到一种不祥的恐怖，现在觉得他的身体如此光滑、他的四肢如此活动，好像什么虫豸。这个人也感觉到了，他现在更像犹太人，他的手抖起来，他的眼睛跳动着。

“啊，自然，自然！您是今早才回来的，您还不知道！您想何等不幸的事情！可怜的琢筌铎先生！他第三次做了鳏夫！是的，一个月以前丽莎夫人蒙召归主了……”

雷翁那图眼前一阵黑暗。有一瞬间，他觉得要昏倒了。他的同行者用锐利的小眼睛注视他。

但他以超人的力量镇静下来，他的面孔不过苍白了一点，但还是没有什么表示的。总之，那个人没有发觉什么。

这个好管闲事的人非常之失望，走到了弗列斯科巴底广场便停下来了，他连踝骨也陷在污泥里面。

雷翁那图清醒过来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饶舌者在扯谎，杜撰这个消息，只为的看看能给他什么印象，以便到处传播去，给那早已流传的关于雷翁那图和琢塋铎夫人有恋爱关系的风声，添加新的资料。

这个死讯之合乎事实，他起初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当天晚上他知道一切了。弗郎西斯果先生在卡拉布里亚做的生意很挣钱，他也包办了供给粗羊皮于佛罗伦萨城的生意。他们两夫妻从卡拉布里亚回来途中，经过一个偏僻小城拉贡涅罗时候，丽莎就害病死去了。有人说害的是疟疾，又有人说是喉痧。

亚诺河改道工程也有了一个不幸的结局。

秋天，洪水冲坏了一切已成的工程，肥沃的平原变做了腐臭的沼泽，工人们死于瘟疫。许多的劳动、金钱和人命，一切都是徒然牺牲了。

佛罗伦萨那些工程师，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索德里尼、马基雅维利和雷翁那图三人头上。认识的人在街上看见他们都转过脸去，不向他们敬礼。尼古罗为了惭愧和悲愤害了病。

两年之前，雷翁那图的父亲死了。

艺术家在他的笔记里，同惯常那么简短，写道：

> 一五〇四年七月七日，星期三，晚上七点钟，我的父亲，执政府公证人，彼特罗·达·芬奇先生，死了。他活了八十岁，遗下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彼特罗先生在人前屡次表示过，他的非婚生的长子雷翁那图也能承受他的财产，同他的其余的儿子的权利一样。是他自己死前改变了意向呢，还是他的其余的儿子不尊重死者的志愿呢？总之，他们宣布：雷翁那图以非婚生的儿子的资格，对于遗产没有权利。于是有个放重利的人、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曾因他有得到遗产希望而借钱给他的，便向他提议购买他同弟弟们争产的权利。雷翁那图虽然厌恶家务纠纷和诉讼，但是那时他的经济景况如此枯窘，不得已答应了犹太人。于是开始了诉讼，争三百个弗罗璘的财产，持续了六年时间。他的弟弟们利用一般人对于雷翁那图的不满，火上添油，攻击他不信上帝，在恺撒底下做事时出卖祖国、行巫术、掘发死尸来解剖，亵渎基督教徒坟墓。他们也重提那二十五年前已经止息的关于他的反乎自然的罪孽的传闻，而且侮辱他的已经逝世的母亲迦德怜娜。

除了这些不快意的事情之外，还有会议厅图画的失败。

雷翁那图工作习惯上是如此之迟缓，所以他画壁画时只能用油色，用水彩色必须画得快，但他厌恶那种快，以致虽然有《最后的晚餐》的经验来警告他，此次画《安嘉里之战》时他还是要用油色的，自然用的是那种他认为比较完满的特别的油色。工作完成了一半时，他便在画前用铁盆燃起一把大火，试图催促颜色入于石灰之内。但是

不久他就知道，热力只能及于图画下面部分，至于上面热力达不到的部分，则漆和颜色并没有干。

经过了好多徒然的努力，他终于明白了，他在墙壁上作油画的第二次尝试也是失败的，同第一次一样。《安嘉里之战》恰恰同《最后的晚餐》一样，都要趋于消灭，他又是如邦那罗倜说的，“什么事情都可耻地弄得乱七八糟”了。

会议厅的壁画，比转移河道工程和兄弟诉讼，更加令他难过。

索德里尼拿手续上种种不相干事情来烦渎他，要他照当初签订的契约行事，迫他定一个期限画成这幅画，否则要科以原定的罚金。他看见这一切都没有效力的时候，便公然骂雷翁那图卑鄙，侵占国家钱财。可是，雷翁那图向朋友借了钱，把他从国库上支来的款项都要偿还国库时，彼罗先生又拒绝收受了。这个时候，邦那罗倜的朋友又在佛罗伦萨传播索德里尼致佛罗伦萨共和国驻米兰公使的一封信，这位公使曾代替法兰西国王派驻伦巴底的总督查理·俺拔斯爵士请求容许雷翁那图到米兰来一趟。彼罗先生信内有一段说：“雷翁那图的行为是不纯洁的。他预支了一笔大款，但工作开始不久，就丢下了。在这种事情上，他对于祖国的行为如同叛徒一般。”

冬天有一夜，雷翁那图一个人坐在他的工作室里面。

狂风在烟囱里怒吼着，房屋的墙给风吹得颤动起来，蜡烛焰摇来晃去。一只大鸟制成的标本，研究飞行用的，已经给老鼠咬得一塌糊涂了，现在挂在梁上，摇动不停，好像要飞走的。房角书架之上，放自然科学家卜里尼著作的地方，有一只熟见的蜘蛛在它的网里急急忙忙地走着，雨点或雪珠打着窗子玻璃仿佛有人在轻轻敲着。

做了一天日常的事务之后，雷翁那图觉得疲倦而无趣，好像发了一夜的热一般。他起初想做点老工作：研究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后来他拿出一张老太婆漫画来看，画中人生着瘤一般的小鼻子、猪一般的小眼睛，又有非常大的向下伸出的上嘴唇。他想读书，但又读不下去。他还不想睡觉，因为夜长得很哩。

他看着那几堆灰尘积满的旧书，看着那些瓶瓶罐罐以及用酒精浸着的苍白的人胎，看着那些铜制的四分仪、地球仪以及种种机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水力学的、光学的、解剖学的仪器，一种不可解释的厌倦充塞了他的灵魂。

他自己守着这些发霉的图书、人骨和机器，不也是同黑暗房角里那只老蜘蛛一样吗？生活中还有什么等待着他呢？他还有什么和死了不同的呢，除了留下一些纸头，上面写满了一种没有人明白的字体？

他想着做小孩子时候如何爬到白山顶上去，听鹳鸟飞鸣，呼吸植物香味，或者朝下面望着佛罗伦萨城——这城透明而淡白，同紫玉英一样，在日光中浴着，如此之小，仿佛两丛开花的金棘之间就可容纳它了，这种植物春天生满了山坡。那时他是快乐的，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思想。

他的一生工作难道只是幻景吗？大爱不是大知的女儿吗？

他听着狂风的叫号、怒吼和悲鸣。马基雅维利的话浮到他心上来："生活上最难堪的，并不是忧愁，不是疾病，不是贫穷和痛苦，乃是无聊。"

夜风的悲惨声音使人想起了人心所熟悉的不可避免的当然的事情，想起了在可怕的盲目的黑暗之中，在宇宙根源老混沌之中最后的

寂寞，想起了这个世界的无限凄凉。

他站起来，拿了蜡烛，开了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他走到三脚架上被尸布样的黑幕蒙着的画像面前，他揭开了那张布幕。

那是丽沙·琢箜铎夫人的肖像。

自从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至今，自从他最后画这幅像至今，他还未曾揭过这张布幕。现在他觉得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看见画中人面貌含有如此活力，他几乎给自己的作品吓住了。他想起了那些迷信的故事，说是：行了魔术的画像，只要用针刺一下，被画的人就要死去的。现在他看见的是相反的情形：他从一个活的取来了生命，为了给予一个死的。

画上的她，一切都是清楚而准确的，连衣服的微小皱纹，连围绕白胸膛的黑色花边，都画得同真的一样。仔细看看，好像看见胸膛在呼吸着，咽喉下面的小窝在颤动着，面貌的表情在变化着。

同时，她又是虚灵的、遥远的、奇异的。她的不朽的青春比画中背景上那些古老的岩石、那些天蓝色的钟乳般的似乎属于久已消逝非同尘凡的世界的山峰，还更古老些。在岩石中间蜿蜒着的河流，使人想起了她的弯曲的嘴唇及其永久的微笑。头发的波形，在那透明而黯淡的压发网底下垂下来，遵守着神性的机械学上那些法则，同水波一样。

好像她的死开启了他的眼睛，现在他才明白，丽莎夫人的美就是他用着如此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在自然界里所探求的一切；才明白，世界的秘密就是丽莎夫人的秘密。

现在不是他探究她了，而是她探究他。那双眼睛看人的神气表示什么呢？他的灵魂从那双眼睛反映出来，他们二人互相反映直至于无穷无尽。是重复着末次相见时她对他说的话吗？即说：除了好奇心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才能发现出洞里最深的也许最奇异的秘密。或者是无所不知者的不动心的微笑吗？死人便是用这种微笑来看活人的。

他知道，她的死不是偶然的。他当初若是愿意的话，本可以救全她的生命。他想，他从来未曾如此公然如此接近直看着“死”的。琢箜铎夫人的冰冷的和悦的眼光使他的全部灵魂都害怕起来，至于不能忍受，使他的心要结成冰了。

他的一生第一次到了深渊之前急忙退走，不敢望下去，第一次，他不要求知。

慌慌张张地同偷儿一般，他又把布幕遮起来，好像拿尸布遮盖着她的面孔。

经过法国总督查理·俺拔斯的请求，执政们允许雷翁那图请三个月的假，春天时候到米兰去一趟。

他又很快活能够离开他的故乡了。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又如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看见了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俯瞰在伦巴底碧绿的平原之上。

---

[1] 末日审判——基督教神话，世界末了，基督举行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见《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以下。

[2] 米开朗琪罗·邦那罗倜Michelangelo Buonarroti，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米开朗琪罗也是这个时代特殊的人物，文艺复兴时三大艺术家之一，在艺术方面对于后代的影响并不减于雷翁那图。他的一生也是可歌可泣的。

[3] 大卫David——古犹太国王，约当公元以前十世纪时。事迹见《旧约撒母耳记》。

[4] 朱良诺·达·桑噶罗Giuliano da Sangallo，一四八五——一五四六。

[5] 先知以利亚故事——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九章。

[6] 拉斐尔·桑楚Raffacl Sanzio，一四八三——一五二〇，文艺复兴时代第三个大艺术家，后代有一派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哩。

[7] 布鲁都士和加秀士Marcus Brutus und Cassius——二者合谋杀死朱理亚·恺撒。

[8] 季别林党Chibelline——中古意大利有两派人互相争斗着，一派拥护神圣罗马皇帝，一派拥护教皇；前者叫作季别林党，后者叫作格尔夫党。

[9] 独眼怪Zyklop——神话中一种怪物，奉了武尔刚命令，在耶特那火山里替尤比德制造雷火。

第十五章　异端裁判法庭

雷翁那图第一次住在米兰替穆罗办事时，很勤勉研究解剖学。同他一起研究的，还有个很年轻的科学家马可·安东尼阿，那时只有十八岁，但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了。马可·安东尼阿是卫隆那旧世家德拉·托勒族出身，这一族人历来都爱研究学问。他的父亲在巴杜亚大学教医学，他的几个哥哥也是学者。他自己从做小孩子时候起，就献身于学问了，好像其他有名世家的子弟献身于宗教或恋爱一般。无论孩子的游戏或青年的热情，都不能转移他对学问的兴趣。

他曾爱了一个姑娘，但他觉悟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恋爱和科学，他于是抛弃了爱人，完全谢绝了应酬。做小孩子时，因为精神工作过度之故，他的健康已经受了损害。他的消瘦而苍白的面孔，给了他以刻苦修行者的神态，但这面孔还是美丽的，令人想起拉斐尔，不过其中含有更深的思想和更多的悲哀。

当意大利两个有名的大学巴杜亚大学和巴维亚大学，争着聘他的时候，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孩子哩。雷翁那图回到米兰时，马可·安东尼阿也才有二十五岁，但已经是全欧洲第一等学者了。

这两个人研究学问的方向似乎是一致的：二人都舍弃中古阿拉伯人那种经院式的解剖学（这些阿拉伯人只晓得替古代名医喜波克拉特[1]和葛棱努士[2]作注）而代之以实验和观察，代之以精密研究活体的构造。但在表面相同之下，却藏有深刻的差异。

艺术家感到有个秘密存在于知识的最后限界，这秘密透过一切自然现象吸引了他，如同磁石透过布帛吸铁一般。他描写肩头筋肉时说道：“这些筋肉，仅仅以其细丝的尖端附着于骨骼的最外边缘：‘大

师’如此安排，使得这些筋肉能够随着需要自由开展和紧缩、变长和变短。”在另一幅画稿上，他也写道：“试看这些美妙的筋肉甲、乙、丙、丁、戊。试做一个试验：若是验得筋肉多了些，就取消几条；若是少了些，就添加几条；若是多少恰好的，那就赞美‘最初的制造师’吧，他造出这样一种美妙的机器。”如此，在他看来，一切知识的结果，都引导人去大大地钦佩那不可探究的事物，钦佩神性的必然，钦佩机械学上“最初的推动者”和解剖学上“最初的制造师”。

马可·安东尼阿也感到自然现象之中有秘密。但他不肯在此秘密面前谦卑屈服，他又不能排去它或克服它，只好同它作战而且惧怕它了。雷翁那图的科学引到上帝去，马可·安东尼阿的科学则反对上帝：他要用一种新信仰，对于人类理性的信仰，去代替那业已丧失的信仰。

马可·安东尼阿是很慈悲的。他往往拒绝富人延请，而情愿到穷人家里去，免费替穷人治病，而且拿钱帮助穷人，凡他所有的都肯拿出来施舍。唯有那些沉于默想而隔绝尘世的人，才有他这个善心。但谈话之中如果说起了修士和教士的无知时，说起了那些敌视科学的人时，他就要改变面容，他的眼睛就要闪耀出不可抑制的怒火。此时，雷翁那图觉得，这个慈悲的人若是有人给他权力，一定会为了理性缘故把人拖到柴堆上去烧死的，正如他的仇敌，那些修士和教士，为了上帝缘故把人烧死一般。

雷翁那图在科学方面也是完全孤独的，恰如在艺术方面。马可·安东尼阿则团结了一大群学生。马可·安东尼阿能吸引人群，煽起心中火焰，同先知者做的一样。他又能行奇迹，令垂死的人复活，他依靠药品还少些，依靠信仰更多些。他的青年学生们，同所有名师的弟子一样，把先生的思想发展至于极限。他们并不同“世界秘密”作战，他们

干脆地否认了它，而且以为：今天或明天科学将克服一切，将解决一切，旧的信仰殿堂将完全拆毁至于没有一砖一石存留。他们夸耀他们的“无信仰”如同小孩子夸耀新衣。他们闹着、吵着，好像小学生！他们的勇敢也好像狂吠着的小狗。

在艺术家看来，那些自称为科学仆人的狂热，正如那些自称为上帝仆人的狂热一般地讨厌。

“如果科学胜利了，”他忧愁地想到，“如果庸夫俗子走进了科学的神圣殿堂，那时，他们不会以其崇拜玷污科学吗，如同过去玷污了教会一样？众人的智能比众人的信仰不更庸俗些吗？”

为了教皇邦尼发士第八[3]有诏书禁止之故，当时要找到尸体来解剖是很困难而且危险的。二百年以前，蒙狄诺·德·鲁齐是第一个科学家，敢公然在波伦拿大学解剖两具死尸。他解剖的是女尸，因为“女人本性上更接近于畜生”。虽然如此，据他自己说，他的良心还在谴责他，令他不敢解剖头部，因为“那是精神和理性所在之地”。

时代改变了。马可·安东尼阿那些学生胆子大起来了。他们不害怕什么危险，也不害怕什么罪过，他们把新死的人弄来解剖。他们不仅出很多的钱向刽子手和仵作购买死尸，而且用暴力去抢夺死尸，从绞刑架上偷下来，从公墓地下掘出来，先生若不反对的话，他们夜里还要在僻静的街巷杀死过路人哩。

德拉·托勒家中既有许多尸首可供解剖，在那里做工作对于艺术家就是特别重要而有价值的。

他画了许许多多的解剖画，羽毛笔的、红铅笔的都有，旁边还有说明和注释。在研究方法上这两位学者中间的差异更加是明显的。

一个仅仅是科学家，一个则是科学家兼艺术家。马可·安东尼阿知而已，雷翁那图知而又爱，他的爱加深了他的知。他的解剖画都画得如此准确，同时又如此美丽，使人难于决定哪里是艺术的终点和哪里是科学的起点，二者是互相混杂、互相融化，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雷翁那图在他的旁注之中写道:

> 若有人反驳我，说学解剖学时，与其研究我的图画，毋宁研究尸体。我则回答他说：你若能在一次解剖之中看见我所画的一切，那么你说这话就有道理，但无论你如何明察，你只能看见和认识若干脉管而已。我则为了得到完全知识之故，解剖过了十具以上的人体，各种年龄都有，所有肢体都剖开了，所有遮蔽脉管的人肉都剔除了，却不让血流出来，除了毛管中挤出几乎看不见的几滴血。如果一具尸体，当解剖时候腐烂了，不够用，我便解剖许多的尸体，务使全知而后已。我又重复了同样的研究，为的在其中寻出差别来。我画这许多图画时，是把每个肢体和每个器官画成了那种样子，好像你拿在手里来看，可以翻来覆去从各方面去看的，从内面和外面去看，从上面和下面去看。

艺术家的明察，给予科学家的眼和手以一种数学仪器般的准确。脉管的分支，掩蔽在交织纤维和黏膜之下无人知道的，以及最微细的血管和神经，分布于筋和腱之中的，他都拿解剖刀接触到而且剔出来，用他的左手拿刀，这手如此有力，能够弯曲马蹄铁，又如此温柔，能够在琢筮铎夫人的微笑之中重现女性美的秘密。

马可·安东尼阿除了理性，什么也不信。他在这种明察的知识之前时常觉得惶惑，甚至恐惧，好像他看见了一个奇迹。

好几次，艺术家预先说道：“必须是这样的，这样是好的。”他研究下去，发现果真是这样。创造者的意志似乎适合于观察者的意志：美是真，真是美！

马可·安东尼阿觉得，雷翁那图研究科学同从事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是断断续续地、游戏一般地保留着做其他事情的自由。但他也看见这种工作本需要无限的耐心和“顽强的努力”，而落在艺术家之手竟同游戏和消遣一般容易。

雷翁那图在他的旁注中对读者说：

> 你爱了科学之后，不嫌臭秽吗？你习惯了臭秽之后，夜里不害怕剖开的血淋淋的尸体吗？你克服了害怕之后，有一个明确而合于目的的计划吗？——这计划是解剖尸体时不可或缺的？你有了计划之后，懂得透视学吗？你懂得透视学之后，能够使用几何证明法，又有必需的机械学知识，来测量筋肉的力量和紧张吗？最后重要的：你有足够的忍耐性和准确性吗？所有这些条件，我具备到何种程度，是可以拿我写的关于解剖学的一百二十卷书来证明的。我的工作所以未曾如愿完成，并非为了自私之故，也非为了疏忽之故，而仅仅由于缺乏时间。
>
> 托勒米[4]在他的宇宙观中，先乎我描写了宇宙状况。现在我则描写着人体这个小宇宙，宇宙之中的宇宙。

他预感到了，他的著作若是得到一般人接受和了解，一定会在科学之中造成一个大变化的。他期望将有拥护者和继承者出来，晓得估量“他对于人类的贡献”。

他写道：

> 《机械学原理》一书，预先可以帮助你去研究人及其他动物的运动和力的法则。你依靠机械学的帮助能够以几何学准确度来证明解剖学的每一条定理。

他将人类和动物的肢体视为活的杠杆。在他看来，一切知识都是从机械学生根的，机械学乃是“最初推动者的奇妙的正义之化身”。“最初制造师”的行善意志，正是从“最初推动者”的公平意志产生出来的，那是一切秘密的秘密。

在他的数学般准确性之外，雷翁那图还提出一些猜测、先感、预言，以其勇敢惊吓了马可·安东尼阿，令他觉得这些是不可信的。正如一个人，他第一次看见山，把遥远的山峰当作空中的浮云，很难相信这个虚幻的景象竟有花岗石的根基，一直伸到地球中心。

当研究孕妇尸体子宫之内胎儿发育种种阶段时，艺术家发现了人类身体构造同动物相似，不仅同四足兽相似，而且同鱼和鸟相似。

他写道：

> 你试拿人类去同猴子以及类似的好多其他动物比较一下。你试拿人类的内脏，去比较猴、狮、牛、鱼、鸟等的内脏。你试拿人手的指头去比较熊掌的指头，或鱼鳍的软骨，或鸟翼和蝙蝠翼的骨架。……凡是完全认识人类身体构造的人，就容易心胸阔大的，因为一切动物的肢体都相类似。

他在肉体构造的繁多形态之中看出了一条统一的发展法则，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自然计划。

马可·安东尼阿起来争辩、生气，把这些猜测称为发昏，不是科学家所当取的，与谨严的科学精神相违反的。但好几次，他似乎服输了，好像中了巫术，哑口无言，倾心听着。此时，他的孩子般温柔的和修士般严肃的面孔是美丽的。雷翁那图每逢看到他的深沉而永远忧愁的眼睛时，总感觉到：这位科学中的隐士，不仅是科学的祭司，而且是科学的祭品。对于他，“大知的女儿”不是大爱，乃是大忧。

经过法兰西国王和他的总督查理·俺拔斯的说情，佛罗伦萨执政府准许艺术家无限期请假。第二年，一五〇七年，雷翁那图便正式在路易十二手下供职，搬到米兰来居住了，偶然有事情才去佛罗伦萨走一趟。

四个年头过去了。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此时已经是个优秀的画家了。一五一一年末，他在新建的圣谋利西奥教堂画一堵墙壁，这教堂附属于女修道院，所谓“大院”，而这古旧的修道院乃是建筑在古罗马游戏场和尤比德神庙等废墟之上的。修道院旁边，沿葡萄街一堵高墙背后，有个荒芜的园圃，其中立着嘉曼雅拉家族的半倾圮的邸宅，以前本是很华丽的，但久已无人居住了。

女修士们把这片园圃和这座邸宅租给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和他的侄女嘉山德拉小姐居住。她是他的弟弟、有名的古物搜罗家路易基先生的女儿。这伯父和侄女两个人不久之前才从远方回到米兰来的。

法国人第一次攻下米兰时，维塞里拿门附近，干塔拉那运河岸上，稳婆细东尼亚太太那座小屋子受了兵士抢劫。此事之后不久，这

伯父和侄女两人便离开了伦巴底，在东方漂泊达九年之久。他们到过希腊、多岛海上诸岛、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们传播着关于他们二人的奇奇怪怪风声。有人说，这位炼金术士已经发现了“智者之石”，能变铅为金；有人说，他骗了叙利亚总督一笔大款来做试验，他带着钱逃走了。有人说，嘉山德拉小姐同魔鬼订了契约，并根据她的父亲的遗文，在菲尼基一个亚斯他录神庙所在地，掘发了一宗古代藏宝；又有人说，她在君士坦丁堡用巫术劫了士每拿来的一个很有钱的老商人的财产。无论如何，这两个人同叫花子一般离开米兰，而今成了富人回来，则是真确的事实。

嘉山德拉以前的女巫，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的徒弟、老巫婆细东尼亚的义女，如今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女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她严格遵守着教会一切规则和斋期，热心做礼拜，慷慨布施，以此不仅获得了“大院”诸师姊的好意，租房子给她居住，而且获得了米兰大主教本人的好意。固然，那些恶毒的舌头还在说着（也许仅仅由于嫉妒吧，嫉妒是人类的通病）：她远地旅行了一次回来，更加是异教徒了。这女巫和那炼金术士不得不逃出罗马，害怕异端裁判法庭把他们捉了去，但他们或迟或早总逃不掉柴堆上的刑罚的。

嘉黎屋托先生还是那样敬畏雷翁那图，尊他为师，总认为他具有“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的秘密的智慧”。

炼金术士在他的旅行当中搜集了不少罕见的书籍带回来，其中大部分是托勒米时代亚历山德里亚派学者们的数学著作。艺术家向他借阅这类书籍，往往派卓梵尼去借，因为卓梵尼在附近的圣谋利西奥教堂内做工作。不久之后，由于旧时的习惯，贝尔特拉非奥便常到炼金术士家里来，每次来总有所借口，其实是为了见嘉山德拉一面的。

起初几次见面时，这个姑娘同他说话很谨慎。她装作忏悔的罪女，表示要蒙起面幕当女修士去。但渐渐确信无须害怕他的时候，她说话就要坦白一些了。

他们二人便是如此回忆着十年前时常闲谈的情景，那时二人都差不多还是小孩子，时常在圣拉德恭达修道院近旁、干塔拉那运河岸边荒凉小丘之上会面。他们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淡白色的电闪、运河水夏天闷人的气味，好像在地下响着的沉重的雷声。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她向他预言奥林匹斯山诸神都要复活，她又邀请他赴群巫大会去。

现在她同隐士一般生活着。她生着病，或至少装作在生病，凡礼拜上帝余下来的时间，她都是在一个僻静的房间内度过的，那是旧邸宅中少数完好的房间之一，她不让一个人进去。这是一个阴暗的厅堂，尖形的窗子开向那个荒芜的园圃，园中扁柏排成了一堵墙，明亮的潮湿的苔藓盖满了空洞的榆树干。房里的摆设使人想起了博物馆或图书馆。嘉山德拉从东方带回来的古物都陈列在这里：希腊雕像的断片，光滑的黑花岗石刻的埃及狗头神，主知派学者的刻字石头（上面刻着那个表示三百六十五高天的魔字Abraxas）。刚硬如象牙保存着希腊诗歌断片的拜占庭[5]羊皮书，刻着亚述楔形文字的砖片，用铁订成的波斯博士书以及花瓣一般薄而透明的孟菲[6]纸草书。

她向他讲述她的漫游故事，讲述看见的奇景，讲述海水侵蚀的黑岩石上寂寞的白大理石神庙，这岩石立在那永远蔚蓝的伊奥尼海[7]波之中，海水含着盐味如同初生的维纳斯女神裸体鲜味。她又讲述她的种种几乎难以相信的辛苦、困难和危险。有一次，他问她：究竟在这旅行中寻觅什么，为什么要搜集这些古物，要忍受这许多艰苦？她于是用她的父亲路易基·萨克罗布斯果先生的话回答道：

“我要起死回生呀！”

她的眼睛发出一种火焰，由此火焰他又认得了旧时的女巫嘉山德拉。

她改变得很少。她的面孔还是那样的，既非忧愁也不快乐，同古代雕像一般地冰冷，额头阔而低、眉毛细而直、嘴唇紧紧闭着，绝无笑意，眼睛黄而透明，好像琥珀。这张面孔，为了病或者为了不间断的深刻思索，更显得清秀了，尤其下面太窄的太小的部分以及那个微微突出的下嘴唇，也更加显出一种严肃的安静，同时有一种孩子般无可奈何的情态。那些干枯的蓬松的头发，看来比全张面孔更加活跃，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又好像梅杜莎那些蛇一般，构成一个黑色的光轮围绕着那张面孔，显得她的面色更加苍白、更加冰冷，她的红嘴唇更加光亮，她的黄眼睛也更加透明。这个姑娘的美，激起了卓梵尼的好奇心、恐惧心和怜悯心，而且比十年前更难于抵抗地吸引着他。

在希腊旅行时，嘉山德拉也探访过她的母亲的故乡，那个穷苦小城弥斯特拉，离斯巴达故墟不远，夹在柏禄奔尼那些给太阳烧炙了的荒凉山丘中间，半个世纪以前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大师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就在那里死去的。她也搜集了这位大师的未曾发表的残缺的著作、书信以及他的学生们关于他的满含敬畏的传说。那些学生相信，柏拉图灵魂又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一次，化身为卜列东。她告诉卓梵尼这次探访经过时，又提起了卜列东那个预言。十年前，他们二人在干塔拉那运河边闲谈时，她已经告诉过他了，从那时起他时常想起那个预言。据说，这位百龄高寿的哲学家，死前三年曾经预言道：“我死了几年之后，将有一个唯一的真理照耀着地上万族万民，一切的人都将以一致的精神趋向于一个唯一的信仰。”人家问他：是什么信仰呢，是基

督教呢，还是回教呢？他答道：“既非基督教，也非回教，而是一种同古代希腊教没有差别的信仰。”

“卜列东死后至今已过去半世纪了，”卓梵尼反驳说，“但他的预言还未实现。您至今还在相信吗，嘉山德拉小姐？”

“完全的真理，卜列东也是不知道的，”她安静地说，“他好多地方都想错了，因为他好多事情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卓梵尼问道。他忽然觉得，在她的深沉的探究眼光之下，他的心已经慌乱了。

她不回答，只从壁架上取下一卷老羊皮，那是伊士基勒的悲剧《捆着的普罗默德》。她选了几节读给他听。卓梵尼懂得一点希腊文，凡他不懂之处，嘉山德拉也解释给他听。

那个“底但族”列举了他送给人类的礼物，人类靠着这些东西迟早可以同诸神平等的，那就是：死之遗忘，希望，以及从天上偷来的火。他又预言宙斯要倒台：

倒台时，克龙诺士的父权诅咒，
于是要完全应验在你的身上；
诸神之中没有一个神，除了我，
能指示你如何逃避这场灾难。

诸神使者赫尔谟通知普罗默德：

这痛苦永无终结的时辰，
除非诸神之中有个神明，

他肯降临地狱最深部分，
为了引你脱离这些苦辛。

“你试想想，卓梵尼，”嘉山德拉问道，她一面把古书卷起来，“这个神，肯到地狱深处来的，究竟是谁呢？”

卓梵尼不回答。他觉得，好像电光突然一闪，他的面前现出一个无底的深渊。

但嘉山德拉小姐总是用她那透明的眼睛盯住卓梵尼面孔。此时，她果真像古代亚加绵农俘虏来的那个不祥的处女预言家嘉山德拉。

“卓梵尼，”停了一会，她又说，“你听过关于那个人的故事吗？他在一千年前就同哲学家卜列东一样，梦想着叫已死的诸神复活起来，他就是弗拉维·克罗狄·朱理安皇帝[8]。”

“您说的是叛教者朱理安吗？”

“不错，是他。在他的敌人那些加利利派看来，以及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叛教者。可惜，他不敢做一个叛教者，因为他不过拿旧酒装在新瓶里罢了。那些希腊教徒，也可以同基督教徒一样，骂他作叛教者……”

卓梵尼告诉她，他在佛罗伦萨曾有一次看见富豪罗棱慈编的一出戏，演两个青年人卓梵尼和保罗殉道的故事，他们为了信仰基督被叛教者朱理安杀死了。他还记得这出戏中几句台词，特别感动了他的，其中有一句，就是朱理安被圣默古留的剑刺穿快死时，叫喊道：“加利利人[9]呀，你得胜了！”

“听我说，卓梵尼，”嘉山德拉说下去，“这个人的奇异而悲惨的命运之中含有一个大秘密。我说，他们二人，朱理安皇帝和卜列东哲学家，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见到半边真理，若无其他半边真理来补充，则他们所见的都是谎言。他们二人都忘记了那个底但族的预言，即是说：须待光和暗相合，须待上天和下天相合，须待二变为一，诸神才会复活起来的。他们不懂得这点，他们的灵魂是徒然为了奥林匹斯山诸神而牺牲了……”

她停了话，好像不敢完全说出来，以后她又轻轻地说几句：

“你能知道就好，卓梵尼！我能完全告诉你就好！但是，不，现在还不到时候。暂时我只说一点：奥林匹斯山诸神中有一个神，比其他所有诸神都更接近于他的地底下兄弟们。一个神，光而又暗同黎明一样，仁慈而又残忍同死一样，他下凡来，教凡人忘记死，送凡人一种新火，这火在他自己的血里面，在迷醉人的葡萄汁里面。但是，我的兄弟，人类之中是谁能了解他呢，是谁能对世界说：戴着葡萄冠冕者的智慧同戴着荆棘冠冕者的智慧一个样呢？即是同那人的智慧一个样，他曾说‘我是真葡萄树’[10]，他也曾同狄昂尼索神一个样拿他的血去迷醉世界。我说的话的意思，你懂得吗，卓梵尼？你若是不懂得，就不要作声，也不要问，因为这是一种秘密，此时还不许说的……”

卓梵尼近来有一种思想上的大胆，这是他以前所没有的。他什么都不害怕，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他觉得，无论本涅德托修士的“信”，或雷翁那图的“知”，都不能平息他的痛苦，都不能解除他的灵魂的矛盾。他在嘉山德拉这些朦胧的预言中才模糊觉到一种出路，也许是最可怕的出路，但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以拼死的勇气，在这条最后的道路上跟着她走。

他们二人愈来愈加接近了。

有一天，他问她：既然认为是真理，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呢？为什么在人前遮遮掩掩呢？

“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要给所有的人知道的，”嘉山德拉回答，“群众需要殉道者的自白，正如需要奇迹和预兆一般，因为唯有那些不全信的人才要为了自己所信而死，为的向别人和向自己证明他的所信。但是完全的信乃是完全的知。你以为，毕塔哥拉斯若是殉道而死，就足够证明他发现的几何学真理吗？完全的信是不作声的，它的秘密高过于一切自白，正如师傅说的：‘你要认识一切，但不让人认识你。’”

“哪一位师傅？”卓梵尼问道。他心里想：“雷翁那图也能说这话的：他也认识一切，但没有人认识他。”

“埃及主知派学者巴西里德[11]呀。”嘉山德拉回答。她接着解释说，基督教初兴几百年中那些大师都以为完全的爱和完全的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他们自称为“主知者”。

于是她又告诉卓梵尼主知派那些奇怪的吓人的噩梦一般的学说。

特别感动他的，是其中亚历山德里亚崇蛇派[12]关于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学说。

诸天之上飘着一种无名的不动的永在的黑暗，比一切光明都更庄严，那就是“混沌父”，就是“深而静”。他的唯一的女儿苏菲亚[13]即“神知”，同父亲分开了，认识了“存在”，遂陷于悲哀。她的悲哀的产儿就是耶达鲍特[14]，即创世的神。耶达鲍特要单独存在，遂离开母亲，比母亲更深陷于“存在”之中，而创造了肉的世界，这是宇宙的一种歪

像。他又在这世界中创造了人类，使之反映他的伟大和证明他的能力。但是耶达鲍特的仆役，即那些元素精灵，拿着尘土只能造成功一个莫名其妙的肉块，虫一般地在尘土之中蠕动着。他们引了这肉块来见他们的主人耶达鲍特，要他把生命吹进去。但“神知”苏菲亚怜悯了人类，她又要报复她的自由和悲哀所产生的儿子，因为他离开了她。她于是借着耶达鲍特之口，吹入生命时，也吹入一星星的“神知”，那是她得之于“混沌父”的。于是那个可怜的创造物，土之土和尘之尘，本是创造者要求证明他的全能的，忽然无限地高过于创造者本身，并非耶达鲍特的映像，而是真神“混沌父”的映像了。人类从尘土里抬起头来。创造者看见了那个不受他的权力支配的创造物，于是气愤和恐怖。他投射了他的因嫉妒而火红的眼睛，进物质的最内心去，进黑土之内去，那里反映了他的忧郁的眼睛之火和他的气愤面孔，这个映像遂成了黑暗天使，成了蛇一般爬行着的狡猾的俄菲莫浮士[15]，成了撒旦，成了被诅咒的智慧。依靠撒旦帮助，耶达鲍特遂造成了三大自然界，他把人类放在最低下的处所，好像恶臭的监牢之内，又订立律法，你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你犯了律法就要死。因为他还在希望着能依靠律法压制、利用那怕恶和怕死心理，仍旧使他的创造物屈服于他。可是“神知”解放者，并不抛弃人类，她爱了人类，爱到底，她送给人类一个安慰者，即知识精灵，蛇形的、有翼的、晨星一般的即光明天使，“如蛇一般聪明”。这精灵降临人世，对人类说：“你们吃吧，你们便有知识，便睁开眼睛，便同神一样。”

“物质的人，这个世界的儿女，”嘉山德拉做结论说，“乃是耶达鲍特和那些狡猾的蛇的奴隶，他们在畏死之中过生活，他们在律法压制底下爬行着。但是光明的儿女、主知派，苏菲亚所选拔的，知道了智慧的秘密，践踏一切律法，打破一切界限不可捉摸的犹如精灵，自由的能飞的犹如神明，不因行善而高超，在恶中仍是纯洁的，好像污泥

之中的金子，同黎明时闪光的星一般，光明的天使引导他们穿过生和死、善和恶，穿过耶达鲍特世界的一切灾难和恐怖，到他的母亲苏菲亚那里去，经过她又到无名的黑暗怀抱中去，这黑暗在诸天诸渊之上飘浮着、不动的、永在的，比一切光明都更庄严的，这就是混沌父。”

卓梵尼倾听着这个崇蛇派学说，他拿耶达鲍特来比较克龙诺士，拿苏菲亚的星星智慧来比较普罗米修斯的火，拿造福人类的蛇、拿照明天使鲁西飞，来比较那个被捆缚的底但族。

在一切时代中，在一切民族中，在伊士基勒的悲剧中，在主知派的神话中，在叛教者朱理安皇帝的传记中，在哲学家卜列东的学说中，他都发现了一种遥远而熟悉的回声，与他自己心中那种大冲突大斗争相呼应。他知道了一千多年以前的人已经同他一般与怀疑作战，因矛盾和诱惑而趋于灭亡了，于是他的痛苦更深刻了些，但也更和缓了些。

有些时候，他从这些思想之下醒悟过来，好像醉后清醒，好像发过了一阵热昏。此时他便觉得，嘉山德拉小姐不过装作刚强、装作智慧、装作懂得秘密罢了，而其实并不比他多知道些，也是同他一样在暗中摸索着。他们二人比十二年前更加是可怜而无助的孩子，而这种半神性和半魔性的智慧讨论比群巫大会也更加是胡闹的。当初她邀请过他赴群巫大会去，现在她则鄙视这个玩意儿，称为俗人的娱乐。他害怕起来，他要逃走。但太迟了，好奇心的魔力把他引到她那里去，无法抵抗。他觉得，在他彻底知道一切，而且与她同得解救或同趋灭亡以前，不能离开她。

那个时候，传说有名的神学博士、异端裁判官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要到米兰来了。教皇朱留士第二[16]听说伦巴底一带巫术猖獗得

很，不放心，发了严厉的诏书派他来此查办。“大院”那些女修士以及大主教手下庇护嘉山德拉小姐的人，都来警告她当心危险。卓尔曹修士是异端裁判法庭[17]裁判官，而嘉黎屋托先生和嘉山德拉小姐正是为逃避这个法庭才离开罗马的。他们明白，如果落入法庭手中，那就无论人家如何说情，都救不了他们的。他们于是计划到法国去，如有必要，还要走得更远些，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

计划着动身的前二日，早晨，卓梵尼同平时一样，在嘉山德拉的工作室嘉曼雅拉邸宅内那间僻静的房子中和她闲谈。

太阳穿过丛密的黑扁柏枝条照进窗子来，同月光一般淡白，照得这姑娘的面孔更加美丽而冰冷。现在，快分别时候，卓梵尼才觉得她是何等接近于他。

他问道：他们二人还能再见一次面吗？她常说的那个最后秘密可以告诉他吗？

嘉山德拉看着他，然后不作一声从珠宝盒里取出一个扁平的透明的四方形的绿石，这是那个有名的“绿玉法牌”，据说是在孟菲附近一个洞中，从一个祭司木乃伊的手上取下来的。这祭司，据传说乃是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的化身，或埃及的无常、接引死人到阴间去的霍卢神的化身。

绿石一边用埃及文，另一边用希腊文，刻着四句诗：

天在上，天在下，
星在上，星在下，
一切在上，一切也在下——
你明白了，你就有福了。

“这诗句有什么意思？”卓梵尼问道。

“今天夜里到我这里来，”她低声回答，很庄重地，“凡我知道的，都要告诉你，听到吗？什么话都要告诉你！但现在，我们要依照老习惯，临别之前喝干了最后的兄妹杯。”

她拿来一个圆形小坛子，上面用蜡封着，这是东方人常用的酒坛。她从那里面倒出一种浓厚而奇香的金玫瑰色酒，倒入一个古代的橄榄玉杯子，杯上刻了狄昂尼索神及其祭司们。她走到窗口，举起了杯子，好像献祭一样。在淡白色阳光照射之下，杯上刻的那些跳着舞的祭司们的裸体，经过玫瑰色葡萄酒现出来，好像有了温暖的血。

“有个时候，卓梵尼，”她更低声更庄严说，“我以为你的师傅雷翁那图知道了最后的秘密，因为他的面貌如此美丽，好像奥林匹斯的神和地底下的底但族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但现在我明白：他不过努力而已，还没有达到什么；不过寻觅而已，还没有发现什么；不过知而已，还不识得什么。他是后来者的先驱，这个后来者比他更大。那么我们同干这杯别离酒吧，我的兄弟，为了祝贺那个不知名的人，我们求告于他，视他为最后的和解者。”

她恭恭敬敬地，好像在举行着一种秘密的圣礼，喝完了半杯酒，就拿杯子交给卓梵尼。

“不要害怕，”她说，“这里面没有什么巫术。这酒是纯洁而神圣的，这是拿撒勒[18]山丘上的葡萄酿成的。这是狄昂尼索和加利利人的最纯洁的血。”

他喝了酒之后，她便很亲密地拿双手放在他的肩头上，迅速而坚决地在他耳边说道：

来吧！你要知道一切，你就来吧！我要把秘密告诉你，我从来未曾同人说过的。我要你试尝最后的痛苦和最后的快乐，我们二人要在这痛苦和快乐之中永远合而为一的，如同哥哥和妹妹，如同新郎和新妇！

同在十年前可纪念的雷电之夜于塔拉那运河岸上情形一样，她现在在月亮般淡白色的太阳光中，又把她的冰冷、严肃大理石般白面孔靠近着他了——蛇形的散发，血红的嘴唇，还有琥珀黄的眼睛。

一阵熟悉的恐怖感透过了卓梵尼的心，他想到：

白色女鬼呀！

依照约定钟点他来到僻静的葡萄街，嘉曼雅拉邸宅旁边那个园圃门前。

园门密闭着。他敲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他转到那边圣羔羊街，要从隔壁“大院”大门走进去，但在那里，看门女人告诉他一件可怕的消息：教皇朱留士第二派来的异端裁判官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忽然出现于米兰，立刻下令逮捕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和他的侄女嘉山德拉，因为这两个人都有行巫术的嫌疑。

嘉黎屋托逃走了。嘉山德拉小姐则被捉去关在异端裁判法庭的监牢里。

雷翁那图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设法去营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他向他的保护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派驻米兰的总督查理·俺拔斯和度支长弗罗里孟·罗伯特，请求替嘉山德拉说情去。

卓梵尼也努力奔走，请师傅写信，到法庭打听消息。这法庭就设在大教堂近旁、大主教宫殿之内。

这里，他结识了裁判长卓尔曹修士的秘书长神学士弥迦勒·达·瓦卫德修士。这位神学士写过一本论巫术的书：《最新的巫锤》，其中有一处说，主持群巫大会的所谓“夜羊”，乃是山羊的一种近亲，当初希腊人在淫荡的跳舞和歌唱时候献祭狄昂尼索神之用的。这种淫荡的跳舞和歌唱就是后来悲剧的滥觞。弥迦勒修士对待卓梵尼非常客气，他表示非常关切嘉山德拉的遭遇，或者装作这个样子。他自称确信嘉山德拉受了冤枉，他又表明钦佩雷翁那图，钦佩“一切基督教画家之中最伟大的人物”。如他自己说的，他向徒弟探问师傅的生活、习惯、兴趣和思想。但谈话之中说到雷翁那图时，卓梵尼就很谨慎，他宁可死，却不愿说一句话陷师傅于危险。弥迦勒明白了他的诡计不成功，有一天他就说：他虽然认识卓梵尼不久，却已经爱了他，把他当作弟弟看待了，在责任上应当警告他当心危险，因为达·芬奇先生有行巫术的重大嫌疑！

“这是胡说！”卓梵尼喊起来，“他从未做过巫术上的事情，反而是……”

卓梵尼住了口。这位裁判官秘书长很长久地注视着他。

“您要说什么，卓梵尼先生？”

“不，不说什么……”

“您对我不很坦白，我的朋友。我知道您要说雷翁那图先生不信世间有巫术之事……”

“不，我不说这话，”卓梵尼赶紧回答，“但是假如他不信有巫术的，那可以当作他有罪的证据吗？”

“魔鬼是个良好的论理家，”修士带着轻微的冷笑回答，“他时常害得他的最有经验的敌人头脑糊涂。不久之前，我们从一个巫婆嘴里知道了他在群巫大会上讲演的一篇话。他说：‘孩子们，你们快活吧，因为我们的新盟友，那些科学家帮助了我们。他们否认有什么魔鬼权力，以此把异端裁判法庭的刀剑弄钝了。我们不久就要完全战胜这个法庭，而把我们的势力扩展于全世界。’”

弥迦勒修士安静而确信地说起“恶势力”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径。譬如他指出一些特点，可以辨认魔鬼和女巫合生的婴孩：这种孩子总不肯长大，比较其他的乳儿更重得多，约有八十磅至一百磅，哭得长久，一次要喝五六个奶妈的奶。

他能说魔鬼的数目，说得数学般精密。他说，大魔鬼共有五百七十二个，各种等级的小魔鬼则有七百四十万五千九百二十六个。

但是特别令卓梵尼吃惊的，还是那个关于所谓雌雄怪的学说。这是一种阴阳两性的魔鬼，可以随意变成男人或女人，去诱惑人类，同他们交媾。修士又对卓梵尼说，魔鬼如何拿浓厚的空气或绞刑架上偷来的尸首，做成肉体以为淫秽之用，这些肉体虽在最酣畅时也是冰冷的同死尸一样。他征引了圣奥古斯丁的话，圣奥古斯丁虽然否认有对跖人[19]的存在，以为这是一种亵神的邪说，但并不怀疑有雌雄怪，据说从前异教徒就是拿雌雄怪当作浮因、沙提尔、南芙、哈马德里亚及其他居住山林水气诸精灵来崇拜的。

“古时，那些淫乱的男神和女神，”弥迦勒修士说下去，“降临尘世同人类交媾。同样，现在不仅次等的精怪，连上等的最有力的精怪，也会这样做的，譬如亚普罗和巴库斯就是雄怪，狄安娜和维纳斯就是雌怪。”

卓梵尼从这几句话明白了，跟了他一生的那个白色女鬼，正是一个雌怪，正是亚弗罗狄特。

弥迦勒修士有时也邀他去观审，还在希望迟早能使他变成一个助手、一个告发者，因为从经验上知道，异端裁判法庭种种恐怖能令人神智失常的。卓梵尼克服了恐怖心和嫌厌心，并不拒绝去参观审讯和施刑，因为他也希望，即使不能减轻嘉山德拉的灾祸，至少也可以打听她的消息。

一部分由于观审时候听来，一部分由于那位秘书长的叙述，卓梵尼知道了一些难以置信的案件，其中有可笑的也有可怕的，二者夹杂在一起。

一个女巫、一个最小的姑娘忏悔了，回到教会怀抱中来，她感谢那些拷打她的人从撒旦爪里救了她出来，她以无限的耐心和柔顺忍受着一切痛苦，她快活而安静地去死，因为她坚信尘世的火可以免除她将来受永久的火所焚烧的。她只要求裁判官一件事，就是趁她未死之前把她手上的魔鬼剔除了，因为她相信，魔鬼化作一枚针钻进她的手里去了。那些主持审判的神父请了一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来商议，但无论给他多少酬劳，这位医生始终不肯做这剔除魔鬼的事情，因为他害怕行手术时魔鬼会扭断他的颈项。

另一个女巫，面包师傅的寡妇，一个康健而美丽的女人，被告同魔鬼交媾了十八年，生下了许多孽胎。在可怕的刑讯之中，这个不幸的女人有时祈祷着，有时狗一般吠着，有时忍痛不响，有时失了知觉，人们必须用一种木制的特别刑具强迫她开口说话。最后，她挣脱了施刑人的手，向裁判官冲去，发昏一般叫喊道："我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我永远属于他的了！"然后倒在地下死去。

嘉山德拉的义母细东尼亚太太也被捉了来。她受了长久痛苦之后，有一天夜里放火把监房内草垫烧了，在火烟中熏死，为了避免以后的刑罚。

一个拾荒的老太婆，有点痴呆，被告每天夜里都去赴群巫大会，而且是骑在她自己女儿的背上去的。她的女儿手脚都是残废的，而且给魔鬼钉上马蹄铁。老太婆很俏皮地向裁判官使眼色，好像她同他们之间有了默契。凡有控告她的话，她都甘心供认。她身上发冷，当人们引她到那点着火的柴堆上去，要把她烧死时，她很快活地摩擦着双手，同小孩子一般笑着，喃喃自语道："一堆好火呀！一堆好火呀！愿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人，我终于可以烤暖了。"

一个十岁女孩子，既不羞惭也不害怕，告诉裁判官说：一天晚上，她的女主人，卖牛奶的，在养牛的院子里给了她一块奶油面包，上面涂些酸而甜很有味道的东西，那就是魔鬼。小姑娘吃了面包之后，就有一只黑猫，眼睛同火炭一般红，跑到她身边来，拱起了背脊，咕噜着同她亲密。她同猫一起到谷仓里去，同它交媾，它要几次就给它几次，当时并不晓得它就是魔鬼。女主人对她说："看哪，你的新郎！"后来她生了一条白虫，大小如初生的婴孩，头是黑的。她拿来埋在粪堆里，但是黑猫走了来，抓她，用人话命令她拿新挤出来的牛奶去喂养它的孩子，那条贪食的虫。这小姑娘说这一切，准确而详

细，而且抬起无邪的眼睛望着那些裁判官，令人难以断定：她是同小孩子常有的情形一样无目的地信口胡说呢，还是神经错乱！

但是激起卓梵尼特别恐怖，使他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是一个十六岁女巫。她异乎寻常的美丽，裁判官无论如何问她、劝她，她总是回答：“烧死我呀！烧死我呀！”她说魔鬼住在她的体内，“如同住在自己屋里”，每逢魔鬼活动时、每逢魔鬼沿着她的背脊奔走“如同地窖中的老鼠”时，她的心里便如此慌张，如此难过，此时如果不捉住她的手或把她捆起来，她会在墙上撞破头。劝她忏悔求恩的话，她听也不要听，因为她认为已经从魔鬼怀了胎，无法可救了，活着时就被判了永久的罪行，所以她请求人家趁魔鬼孩子还未出世以前就把她烧死。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孤女。她死后，财产要归一个远亲所有，这人是个老守财奴。神父们知道，她如果不死，她的财产都会献给异端裁判法庭的，所以他们想法拯救她，但没有结果。最后他们派了一位忏悔师去见她，这人是以善于软化最执拗的罪人的心而驰名的。他告诉她，没有什么罪过，而且不能有什么罪过，不可以拿救世主的血来洗清的，救世主饶恕一切。她用那种可怕的叫喊回答道：“他不饶恕的，他不饶恕的，我知道。烧死我吧，否则我要自杀。”如弥迦勒修士说的，“她的灵魂渴求圣火，如同受伤的鹿渴求凉泉一般”。

裁判长卓尔曹·达·加撒勒是个驼背老头子，生着一张瘦削的、苍白的、安静而朴素的面孔，好像圣方济谷的面孔。据深知他的人的判断，他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鄙视金钱，不爱说话，持斋，从来不亲近女色。卓梵尼细看这张面孔时，往往确信其中并没有恶毒和狡诈神气。他比他的牺牲者更痛苦，他是为了怜悯才刑罚他们和烧死他们的，因为他相信非如此不能救得他们免于永久之火。

但有几次，尤其当最严酷的刑罚和最荒唐的供认时，卓尔曹修士眼睛之中忽然现出一种可怕的神气，令卓梵尼不能断定：哪方面更吓人些，更疯狂些？是裁判官方面呢，还是被告方面呢？

一个老巫婆稳婆，有一次在法庭上供认，她爱用大拇指按入初生婴孩的脑壳，她已经用此方法杀死二百个孩子了，没有什么目的，不过觉得软脑壳像蛋壳一般破裂时那种声音很好听而已。她这样说着，也开心得笑了起来，害得卓梵尼背脊上发了一阵冷战。卓梵尼忽然觉得老裁判官眼里也射出了一种快乐之火，同老巫婆眼里一个样。下一瞬间虽然转了念头，以为自己眼花了，卓梵尼灵魂内仍留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

有一次，卓尔曹修士谦卑而懊悔地自承，他做过一件事情，比一切罪过都更烦扰了他的良心：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受了魔鬼拨弄，他发了有罪的慈悲心”，没有把几个同雌雄怪行淫的七岁孩子烧死，只把他们在广场上鞭打一顿，他们的父母正烧死在这广场上的柴堆里面。

在法庭内部，流行于罪人和判官中间那种疯狂也渐渐传染于全城了。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忽然相信了他们平时笑为童话的事情。告发之事一天多似一天，仆人告发主人，老婆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

一个老太婆只因有一次感叹：“上帝若不来帮助我，就请魔鬼帮助我吧！”便被人捉去烧死了。

另一个老太婆为了邻居告发她养的母牛比常牛多出三倍牛奶，也被人当作巫婆办了罪。

在圣玛丽亚女修道院，差不多每天晚祷之后，魔鬼都要变做一只狗走进来，轮奸所有的女修士，从十七岁的预备修士起，到衰老的院长为止。不仅在房间里奸淫，而且在礼拜堂内做礼拜的时候。圣玛丽亚那些女修士如此同魔鬼厮熟，既不害怕也不惭愧。这样过了八年之久！

在柏卡摩附近山村，发现了四十一个吃人的巫婆，她们把那些未经洗礼的婴孩拿来吸血，血吸干了再吃肉。

米兰城内也有三十个教士被告："替小孩子行洗礼时，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神之名，而是奉魔鬼之名。"城内也有些女人把肚里怀的孩子预先献给撒旦，又有些三岁至六岁的男孩和女孩，受了魔鬼诱惑同魔鬼实行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淫秽之事。有经验的裁判官，从这类孩子的特别的眼色、憔悴的笑容和潮湿而鲜红的嘴唇，容易辨别出来。这类孩子除了拿火烧死是无他法可救的。

但是最可怕的，还在于无论神父们如何努力，魔鬼不仅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更加猖獗了。魔鬼好像在这事情里面感到趣味，现在才是得意的时候。

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丢下来的实验室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异常肥大、满身长毛的魔鬼，有人说还活着，有人说刚刚死去。这鬼据说关在一个水晶瓶内，保存得很好。仔细检查一下，原来不是什么魔鬼，而是一只跳蚤，那个炼金术士常用放大镜观察的。虽然如此，好多人还是相信，这本是真正的魔鬼，落到裁判官手里才变成跳蚤的，为了捉弄他们。

似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真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传说，卓尔曹修士在伦巴底破获了一万二千个男巫和女巫的共同阴谋，他们宣誓，要于三年之内陷意大利全境于大饥荒，使人相食，同兽类一般。

这位裁判长、基督大军的有经验的统帅，本很熟悉敌人诡计的，但在撒旦大军这个进攻之前，连他也束手无策，甚至害怕起来了。

“我不晓得这事情如何结局，”有一天，弥迦勒修士在闲谈中对卓梵尼说，“他们烧死愈多，愈加从尸灰里钻出来。”

普通的刑具：所谓西班牙靴子，所谓铁箍（用螺丝使之渐缩渐小，箍得人骨头响），所谓钳子（烧得白热，把人指甲拔出来），拿来同“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卓尔曹修士发明的新刑法相较，不过是小孩子玩具罢了。这些新刑法之中，譬如有一种叫作“无眠刑”的，就是不让犯人睡眠，叫他几日几夜在牢内走廊奔跑，跑至脚无完肤、神经错乱而后已。但魔鬼也嘲笑这些刑罚，因为魔鬼比饥渴、比睡眠、比铁、比火都强得多，正如精神强过于肉体。

裁判官们乞灵于诡诈，但也没有用。犯人带来刑讯时，是倒行着，不让他们的眼睛施巫术于裁判官，引起裁判官的有罪的怜悯心。妇人和女子，用刑以前都脱得精赤条条的，身上的毛剃得一根不剩，为的容易发现身上魔鬼的印记。这种印记常常隐藏在皮肤下或头发内，使得犯人不觉得苦痛。人家拿圣水给他们喝，又洒在他们身上；人家拿祭香熏着刑具，拿圣餐和圣骨来触着刑具；人家拿基督身体一般长的布条捆扎犯人的腰，又拿纸条贴在他们身上，字条上写着教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话。

这一切都没有用，魔鬼战胜了一切圣物。

那些招认同魔鬼行淫的女修士们，说魔鬼是在两个晚祷之间钻进她们体内去的。她们嘴里虽含着圣餐，仍然感觉到这淫鬼在她们身上无耻地抚摸。那些不幸的女人呜咽着说道：“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魔鬼的了。”

审判的时候，魔鬼假借巫士之口嘲笑那些裁判官，他们吐出不堪入耳的亵渎神圣的话，即使最能镇静的人听着也要毛发耸然的。他们用狡猾的诡辩和神学的矛盾，说得那些神学博士和学士哑口无言，他们又拿问题来难为裁判官们，以致判官反成被告、被告反成判官。

市民们糊涂到了极点，当他们听到了一种传闻，说教皇接到人家告发，以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良善牧人的羊群里混进一只狼，这狼披着羊皮，本是魔鬼的仆人，但假装作迫害魔鬼，以便更有把握来败坏基督的羊群，这狼就是撒旦大军的统帅，就是教皇手下的异端裁判法庭庭长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

根据裁判官们的言论和行事，卓梵尼可以推知：在他们看来，魔鬼的力是同上帝的力一般大的，他们也完全没有把握知道这个斗争结果谁胜谁败。卓梵尼很惊讶，异端裁判长卓尔曹修士的学说和女巫嘉山德拉的学说，在两极端之中竟能互相接触。因为二者都说，上面的天和下面的天是相等的，而人生的意义正在于人心之中两个势力互相战斗。所不同的仅在于嘉山德拉始终趋向于一种和解，也许不可达到的和解，至于这位裁判长则更加煽旺这个斗争之火，更加增进这个斗争的无结果的希望而已。

卓尔曹修士如此无力攻击的魔鬼，即那个蛇一般爬行的狡猾的东西，在卓梵尼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曲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的那个有翼的善蛇的歪像、那个最高的智慧之子、那个晨星一般的鲁西飞，或那个底但族普罗默德。它的敌人，耶达鲍特那些可怜的仆役，如此无力仇恨它，又再一次替这个不败者唱胜利歌了。

在这个时候，卓尔曹修士向人民宣布，几日之后就要有一场热闹了，教会敌人要惊恐的，忠实信徒要快乐的，即是：要在布洛列托广场上烧死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

卓梵尼从弥迦勒修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便面无人色地问道：

那么嘉山德拉小姐怎么样呢?

这位修士一向都是假殷勤的，他说了许许多多新闻，但卓梵尼至今毫不知道一点关于嘉山德拉的消息。

“嘉山德拉小姐，”弥迦勒修士回答，“与别人一起同判死刑了，虽然她应当判决更重的刑罚。卓尔曹修士认为她是他一生看见的最厉害的女巫。刑讯时，巫术保护她如此有力，使她毫无痛苦感觉，害得我们不能迫她说一句话或呻吟一声，更用不着说招认和悔过了。我们简直未曾听到她的声音如何！”

他说这几句话时，眼睛直对卓梵尼看，好像等待卓梵尼有什么表示。卓梵尼此时忽然起了一种念头，要赶紧中止这一切，要诬陷自己，要假认他是嘉山德拉小姐的共犯，以便和嘉山德拉一同受刑一同死。但他忍住了。不是为了害怕，而是为了冷淡，一种奇异的冷淡近日渐渐征服了他，好像刑讯时保护巫士不觉痛苦的那种冷淡心情。他是安静的，同死人一般安静的。

焚烧巫士前一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夜里很迟还在师傅工作室中坐着。雷翁那图画着一幅画，画的是上臂和肩膀部分的筋和腱，他特别注意这部分的筋腱，因为他的飞行机器的杠杆将由这些筋腱来运动。这晚上，卓梵尼觉得师傅的容貌特别美丽。近来，自从丽莎夫人死后，他的面上才有了几条皱纹，但始终是完全安静和明朗的。

他时常抬起头来，看看徒弟，两个人都不说话。卓梵尼早已不期待师傅能给他什么了，他也再不希望什么了。

他毫不疑惑，雷翁那图知道了异端裁判法庭种种恐怖事情，知道了嘉山德拉小姐和其他不幸的人不久就要烧死，也预感到了他，卓梵尼自己的没落。他时常自问道：师傅对这一切有什么感想呢？

雷翁那图画好了之后，便在纸上筋腱图旁边写了以下几行字：

> 人呀，你在这纸上细看自然界奇妙的创造物的画图。你若是以为把我的图画毁坏了，是件罪孽，那么你试想想把一个人的生命取去了是更多倍罪孽哩。你也想想，肉体构造固然是很美满的，但拿来与同住在其中的灵魂相比，就比不上，因为灵魂总是神性的。灵魂不肯同肉体分开，我们从啼哭和悲哀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切勿妨害它住在它自己创造的肉体里面，它爱住到什么时候就让它住到什么时候。你切勿以阴险和恶毒毁灭人的生命。生命是如此美丽，凡不尊重生命的人是不配有生命的。

师傅在写字的时候，徒弟使用那种绝望的快乐望着他的安静的面孔，好像在沙漠中迷路的人，热得要死、渴得要死，望着远远的雪山一般。

第二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没有离开他的房间。从早晨起，他就感觉不舒服了，他头痛。直到黄昏时候，他都躺在床上，昏昏迷迷地没有想着什么事情。

天黑时候，城里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钟声，既像丧钟，也像贺钟。空气之中又传来一种很难受的焦味，不很强，但经久不散。这种气味害得卓梵尼头更痛起来，他又想呕吐。

他走到街上去。

天是闷人的，空气潮湿而热，这是伦巴底一带夏末秋初发东南风时常有的天气，没有下雨，但屋顶和树上有水珠滴下。路上砖头发亮，在露天底下，浑浊昏黄而有黏性的雾气中，那恶臭的焦味更加浓厚了。

时光虽然不早，街上还是热闹的。行人都是来自一个方向，来自布洛列托广场。他看看别人的面孔，觉得别人都同他自己一样，都是昏昏迷迷的，要觉醒过来，但是不能觉醒。

人群之中悄悄私语，听不大清楚。从偶然间听来的几句话可以知道他们是在议论刚刚烧死的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也有议论嘉山德拉小姐的。卓梵尼忽然明白了，跟着他走的那种臭味原来是烧焦了的人肉的气味。

他加速了脚步，差不多是在快跑，不晓得要到哪里去，同醉鬼一样乱跑，撞着别人身上，他也不管。他的全身发抖如害疟疾，他觉得浑浊、昏黄而有黏性的雾气中那种臭焦味，始终跟随他、包裹他、扼勒他，钻进他的肺脏去，压缩他的太阳穴，害得他头痛不可忍，害得他要呕吐。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圣方济谷修道院，走进本涅德托修士的房间里去。院里的人让他进去，但本涅德托修士不在那儿，到柏卡摩去了。

卓梵尼关了房门，点起蜡烛，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

在这和平而安稳的小房间内，一切是寂静而神圣的，同以前一样。他呼吸更舒畅些了，这里没有那种可怕的气味了，这里有着修道院内特别的香味：素油、香烟、蜡烛、旧皮带等气味，也有着新鲜的漆和轻微而温柔的颜色的气味。本涅德托修士常用这些颜色画画，他看轻那些透视学和解剖学，以为是无益的。他以他的天真的心画着天真的圣母像，画着在天上荣光之中的圣者像，画着彩色飞翼、金黄鬈发和蔚蓝衣服的天使像。床头光滑的白墙上面，挂着一个黑色的耶稣钉十字架像，耶稣像上又挂着卓梵尼送的一件礼物：一个干枯的花环，扎的是罂粟花和紫罗兰，那是他在一个可纪念的早晨，于菲索勒高丘上柏树林中采集的，在萨逢拿罗拉脚前采集的，那时圣马可修道院诸修士正在唱歌、弹琴，同小孩或天使一般围着师傅跳舞。

他抬起头来望耶稣的像。救世主总是张开着被铁钉钉着的两臂，好像呼唤全世界的人都到他怀抱中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呀”[20]！

“这不是唯一的完全的真理吗？”卓梵尼心里想，“我应当跪在他的脚前，喊道：是的，主啊，我有信心，帮助我呀，当我缺乏信心的时候！”

但是祈祷的话到了他的嘴边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他不能扯谎，即使要落永劫地狱也不能扯谎。他不能忘记他所知道的，他的心中两种相战斗的真理，既不能舍弃，也不可和解。

带着原来那种安静的绝望心情，他离开了十字架像。此时，他觉得那种恶臭的雾气、那种可怕的焦味，也钻进这里来了，也钻进这最后的逃避处来了。

他拿双手盖住面孔。

于是那个景象又呈现于他的面前，那是他不久之前看见的，他不能断定是做梦呢，还是实事？他看见：在监狱深处、红焰照耀底下，刑具、行刑人和血淋淋的人体中间，躺着嘉山德拉的裸体，被善蛇的巫术保护着，无论如何施刑，无论铁、火或施刑人的凶恶眼睛，她都没有感觉，不可损毁的，不可伤害的，好像处女般纯洁的坚硬的大理石雕像。

他清醒过来时候，看那蜡烛残余，听那修道院钟声，知道他昏迷了几个钟头之久了，此时已经过了夜半。

周围是完全寂静的。雾气大约是散了，臭味也消逝了，但天气更热些。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空淡蓝色的闪电，也可以听到沉重的好像在地底下响着的雷声，正如当初永不能忘的一夜，他在干塔拉那运河岸上所见所听的一个样。

他头脑昏眩，他口渴欲死，他记得房角上放着一个水坛。他扶着墙站起来，拖着脚步走到那里去，喝了几口水，沾湿他的头，正要回到床上去，但此时他忽然觉得房里有个人。他转回头来，看见本涅德托修士床上、黑十字架底下，有个人坐着，穿一件暗黑的修士袍，直拖到地下，一顶尖风帽蒙住面孔。卓梵尼很诧异，因为他记得房门关好了的，但他并不害怕，反而觉得轻松了，好像长久努力之后现在才清醒，头痛忽然消逝了。

他向那坐着的人走去，留心看着。那人站起来，风帽落到脑后去。卓梵尼看见一张大理石般白色的不动情的面孔，一副血红的嘴唇，一双琥珀黄的眼睛，一头丛密的黑发，这头发比那面孔更加活跃，好像有自己的生命，同梅杜莎的蛇一般。

嘉山德拉——那人正是嘉山德拉——庄严而从容地站起来，举起手臂，好像要宣誓。雷声现在响得很近了，他觉得雷声伴随着她说的话：

天在上，天在下，
星在上，星在下，
一切在上，一切也在下——
你明白了，你就有福了。

黑长袍脱落了，卷作一团在她的脚下，于是他看见了她的灿烂的白体，毫无一点瑕疵，如同千年坟墓内掘出来的亚弗罗狄特神像的身体，如同桑德罗·菩提色利画的在海沫中初生的维纳斯女神的身体，带着纯洁的圣童贞玛丽亚的面容，眼中含有超于尘世的忧愁，又如同萨逢拿罗拉柴堆上火焰之中那幅风骚的列达像。

最后一次，卓梵尼抬头去看耶稣钉十字架像，最后一次，他满含恐怖地想起了“白色女鬼”！于是生命之幕在他面前裂开了，最后的结合的最后秘密泄露出来了。

她走近他的身边，用双手搂抱他，把他紧压在胸前。一种炫目的闪电结合了天和地。

他们二人落在这修士的穷苦的床上。

卓梵尼整个身体都感觉着她的处女身体的清凉，既酣畅又可怕，同死一样。

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那次失败的飞行跌下来以后，并没有死，但始终医不好，终生成了废人。他不会说话了，只喃喃着一些没有意义的字眼，除了雷翁那图之外没有一人听得懂。有时，他烦扰得很，扶着拐杖在全屋子中走来走去，身躯粗大，面貌奇丑，头发散乱，如同一只大鸟。有时，他很专心倾听人家说话，好像努力着要明白话中意思。有时，他叠着腿，坐在房角，不理会人，拿一条长带轻快地缠绕着一根圆轴，这是师傅替他想出来的一种方法，因为他的手还保存着从前的灵巧，而且需要运动，或者在那里削尖木棒，锯断木头，制造陀螺。他也时常几个钟头长久坐着，迷迷糊糊地呆笑，身体摇来摇去，两臂像翼翅那般扇动，嘴里则永远哼着一首歌：

咕咕噜，咕噜！
鹳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鹳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然后就用他的独跟呆呆地望着师傅，忽然哭了起来。

此时，他的样子如此可怜，雷翁那图不忍看下去，急忙转过脸或者走开了。但是他也不忍叫这残废离开他的家里，他在旅行当中也未曾忘记这个徒弟，照料他，寄钱给他，到了有固定住所时又把他弄到身边来。

如此过了几年，这个残废宛如一个活生生的谴责，一个永在的讥讽，对于雷翁那图的毕生事业：他的发明人类飞翼的事业。

对于另一个徒弟，师傅也是同样担忧的。这个徒弟也许是最接近于他的心，这就是恺撒·达·塞斯托。

在一味模仿之中，恺撒得不到满足，他要独立。师傅毁了他、束缚了他、同化了他。恺撒说弱又不肯依附，说强又不能独立，他便是这样受苦着，没有出路。他天天赌气，既不能救拔出来，又不会没落。他也是一个残废，同卓梵尼和亚斯特罗一样，不死不活的，他也是中了雷翁那图的“恶眼”的一个人。

安得烈·沙莱诺报告师傅关于恺撒暗中同拉斐尔诸徒弟通信的事情，此时拉斐尔在罗马，在教皇朱留士第二那里，替梵蒂冈宫内厅堂画壁画。已经有好多人预言说：雷翁那图的声名，在这颗新星光芒之中，要黯然失色了。师傅有好几次确实觉得，恺撒存心要背叛他。

但友人的忠实比敌人的背叛，还更糟些。

伦巴底有一部分青年画家在米兰形成了一个学派，自称为“雷翁那图学派”，其中有些是他的以前的徒弟，此外则都是新人物，多至不可胜数，而且一天更多一天。他们拥挤在他的周围，都自以为是跟随他的足迹走，对人家也是这样说。雷翁那图对于这些所谓友人的纷纷扰扰，毫不感觉兴趣，这些人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做些什么。有时，他感觉到一阵恶心，当他看见他生平视为神圣的和伟大的，如今给俗人拿去玩弄时：《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面容被人描摹了去，同教会的庸俗观念结合一起，丽莎·琢筌铎的微笑也被人描成了淫荡的或者纠缠到什么“柏拉图式恋爱”的幻想中去。

一五一二年冬天，马可·安东尼阿·德拉·托勒死于加达湖边一个小城黎瓦狄特棱托里面。他在那里替穷人医疟疾，不幸自己受了传染的，他死时才有三十岁。

他一死，雷翁那图更加感觉孤独了。马可·安东尼阿虽然不与艺术家完全同心，却比别人更接近些。现在，老年的阴影降临于他的生命时，雷翁那图觉得，凡联系他于活人世界的一切线索都先后剪断了。他的周围，孤独和寂寞一天天扩大，他好像是沿着一条狭窄而黑暗的小径深入地底下，而且拿铁铲在岩石中间开掘一条道路，孜孜不倦地开掘着，始终希望能在地底下掘通一条路通到新的天去的，这希望也许是妄想。

冬天某夜，他孤独一个人坐在他的房间内，倾听着寒风怒吼，恰如琢篁铎夫人死的那年冬天夜里一样。夜风的不祥声音说着人心能了解的事情，说着熟悉的不可转移的事情，说着混沌父怀抱里可怕的盲目的黑暗之中最后的孤独，说着人世的无限的凄凉。

他想起了死。近来他时常想起死，而且每次都要联想到丽莎·琢篁铎夫人。

忽然有人敲门，他起来开了门。

一个不认识的少年人走进房里来，眼睛温柔而活泼，面孔冻得通红，深金色的鬈发沾满了雪花。

“雷翁那图先生！”少年人喊道，“您不认得我吗？”

雷翁那图仔细看着他，认出了这是他的小朋友弗郎西斯果·默尔齐，某年春天曾同他一道在发卜里奥附近林子内游玩的。那时，这个

少年人还是八岁的小孩子哩。

艺术家以父性的慈爱抱吻了他。

弗郎西斯果说他现在从波伦拿来。一五〇〇年法国人攻陷伦巴底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到波伦拿去了，为的不愿看见故国的耻辱和苦难。他的父亲害了好多年的重病，不久之前才去世。他自己现在赶到雷翁那图这里来，是要画师践行当初的诺言的。

“什么诺言？”画师问道。

“什么？您忘记了吗？我这个呆孩子却时刻记着。您果真想不起来吗？就是我们分别前一天，在康皮昂山下列可湖边曼德罗村里，您允许我的话。我们到一个矿洞里去，您抱着我，怕我跌倒。那时您说，您要到罗曼雅去，替恺撒·波尔查办事。我哭了，我要丢下父亲同您一道去，但是您不答应我，您允许我：十年之后，我长大了的时候……”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画师很快活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现在！我知道，雷翁那图先生，您不需要我了。但是我不会骚扰您的。您不要赶我走就好！不相干，您赶我，我也不走的。师傅，无论您如何对待我，我总不离开您……”

“我的孩子。”雷翁那图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艺术家又抱了他一次，吻着他的头。弗郎西斯果缩作一团偎在师傅怀抱内，同当初做小孩子时候被雷翁那图抱着到黑暗的矿洞里面去一个样。

艺术家从一五〇七年离开佛罗伦萨至今，是以宫廷画师名义在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手下供职的。但他没有一定的薪俸，完全随国王陛下恩意赏赐。人家时常忘记了他，他又不晓得以他的作品引起人家注意，他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更少了，也更迟缓了。同以前一样，他总在闹穷、借债，凡能借到钱的地方，他都去借，甚至向自己的徒弟借钱。他旧债未还，又借了新债。他写了一些笨拙的、惭愧、卑屈的乞求信给法国总督查理·俺拔斯和度支官弗罗里孟·罗伯特，同当初写给穆罗公爵的一个样。

“并非存心麻烦大人，实在不能不敬问一声：我的薪俸能发给我吗？我不止一次上呈大人了，但至今未得回答……”

他耐耐心心地在大人们的候见室里等待赐见，同其他求见的人一起等待着，虽然他的年纪愈大，别人的楼梯愈不好爬，别人的面包也愈不好吃了。他觉得，替王侯做事的时候，同替民众做事的时候，一样被人视为多余的，无论何时何处他都是一个陌生的人。

拉斐尔利用了教皇的慷慨，从穷少年做了富翁，而且封了罗马贵族。弥迦郎哲罗也积蓄了养老的本钱。唯有雷翁那图还是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无家的游客，不知道死时何处安置他的皮囊。

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法律和政府的变换、人民的奴服和暴君的灭亡，这一切人们所视为重大事变的，都在他身旁过去了，好像大路上一阵灰尘在行路人身旁过去了一般。

他照旧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他现在替法兰西国王布置米兰要塞工事，以防备伦巴底人进攻，正如他当初替伦巴底公爵布置这个工事以防备法国人进攻一般。路易十二在阿雅德罗地方战败了威尼斯人，为

了庆贺胜利之故，人们叫雷翁那图搭一个凯旋门，门上的木料以及那些能动的天使的金翅，还是旧时留下来的，还是当初庆贺俺布罗曹共和国、庆贺弗郎西斯果·司伏萨，以及庆贺罗督维科·穆罗时所使用的。

三年之后，教皇朱留士第二、皇帝马克西米良第一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结成“神圣同盟”，把法国人赶出伦巴底去了，而且依靠瑞士雇佣兵的帮助，叫罗督维科·司伏萨的儿子马西米良诺，即所谓“小穆罗”的，回来做公爵，新公爵是在皇帝宫廷长大的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人。

雷翁那图也搭了一个凯旋门欢迎他。

小穆罗的公位坐不稳当。那些瑞士雇佣兵太不关心他，把他当作无足重轻的傀儡，反之，神圣同盟那些人物又太关心他了。青年公爵无心顾到艺术，但他还是聘任了雷翁那图，请艺术家给他画像，定了薪俸数额，但始终没有付过。

此时，托斯堪那也发生了变乱，同伦巴底一样。代表天意的民意，以及费迪南王的大炮，推翻了那个可怜的彼罗·索德里尼先生。他对于公民们的共和德行，完全绝望了，只好逃到辣古沙去。过去的暴君、豪华者罗棱慈诸子、梅狄奇家兄弟们，回到佛罗伦萨来了。其中一个名叫朱良诺的，是个奇异的梦想家，对于权力和荣誉都很冷淡，是个忧郁的怪人，爱好炼金术。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从米兰逃出来后，就在他那里避难，告诉了他奇奇怪怪的关于雷翁那图有什么秘密智慧的话。这位朱良诺·德·梅狄奇现在复国之后，便来聘请雷翁那图，并非把他看作艺术家，而是把他看作炼金术士的。

一五一三年初，仗·查谷谟·特里武佐元帅同那些瑞士雇佣兵谈判，要他们交出小穆罗，这个青年公爵要陷于他的父亲的命运了。雷翁那

图预见到伦巴底又有变乱发生了。

最近几年来，他厌倦于那种变幻无常的政治了，厌倦于替人搭凯旋门、替人修理天使翅膀上破损的发条了。他时常对自己说：这些天使和他一样，现在该是安息的时候了。

他决定离开米兰，替梅狄奇家办事去。

教皇朱留士第二死了。

选出来继他做教皇的，是卓梵尼·德·梅狄奇，如今称为利奥第十[21]，这位新教皇任命他的兄弟朱良诺为罗马教会护教大将军，即是当初恺撒·波尔查的官职。朱良诺到罗马去了，雷翁那图秋天也要到罗马去供职。

雷翁那图离开米兰以前几天，即布洛列托广场上焚烧一百三十九个男巫和女巫那件事情后第二天，黎明时分，圣方济谷修道院那些修士发现了雷翁那图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不省人事，倒在本涅德托修士房里的地板之上。

他显然又发了那种病症。十五年前他听了巴果罗修士演说萨逢拿罗拉死时情形之后，他曾害过这种病。但这次卓梵尼复原得很快，不过他的死人一般冰冷的面孔上、不动情的眼睛里面，有时露出一种神气，比十五年前的重病更加令雷翁那图担忧。

师傅还是希望徒弟若能离开他的“恶眼”就可得救，所以他要卓梵尼在米兰本涅德托修士处养病，不要跟他去罗马。但卓梵尼如此拼命如此固执请求同去，使得他不忍心拒绝了。

法国大军快到米兰了，民众之中起了骚乱。小穆罗幼稚而固执，非灭亡不可，再不能延缓了。

他当初从罗棱慈·德·梅狄奇到穆罗，从穆罗到恺撒，从恺撒到索德里尼，从索德里尼到路易十二，现在他又同历次一样地动身去替新主人朱良诺·德·梅狄奇供职了：厌倦地无可奈何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走着他的没有希望的行程。

他在笔记中，以惯常的简短文句，写道：

> 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同弗郎西斯果·默尔齐、沙莱诺、恺撒、亚斯特罗和卓梵尼，从米兰动身往罗马去。

---

[1] 喜波克拉特Hippocrates，纪元前四六〇——前三七七。

[2] 葛棱努士Claude Galenus，一三一——二一〇。

[3] 邦尼发士第八Bonifazius VIII——一二九四年至一三〇三年之间做教皇。

[4] 托勒米Claude Ptolemäus——二世纪时希腊天文学家，他以大地为整个宇宙的不动的中心。这个宇宙观成了中古崇奉的权威，哥白尼出来，他的权威才被推倒。

[5] 拜占庭Byzanz——即后来的君士坦丁堡，或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但以前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6] 孟菲Memphis——埃及古都。

[7] 伊奥尼海Joniche Meer——地中海一部分，界于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中间。

[8] 弗拉维·克罗狄·朱理安皇帝Kaiser 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三三一——三六三，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当时基督教已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为罗马国教了，朱理安自己就在基督教信仰中长大的，但他即位之后反对基督教，图谋复兴以前的希腊罗马宗教，即基督教徒所称为“异教”的东西。当时全国基督教徒宣布他是“叛教者”，群起反对他，他的企图终于失败，后来与波斯王萨普尔打仗时，他受了重伤，

临死拿起伤口的鲜血向天洒道："加利利人呀，你得胜了！但你终必灭亡，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从此以后开始了真正的中古时代，基督教统治一切的时代，知和美成了不合于教义的东西，直至于文艺复兴这个"诸神复活"的时代。梅勒什可夫斯基这个三部作的第一部《诸神死亡》，就是以"叛教者朱理安"为主角来写中古精神之战胜古代精神的。

[9] 加利利人der Galiläer——即耶稣。当时"异教徒"称耶稣为"加利利人"，称基督教徒为"加利利派"。

[10] "我是真葡萄树"——按这话是耶稣说的，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11] 巴西里德Basilide——第二世纪时人，图谋调和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斯多伊派哲学。

[12] 崇蛇派die Ophiten——主知学派中的一派，以蛇为救世主象征，为宗教中心。

[13] 苏菲亚Sophia——按希腊文Sophia本系"智慧"之意。

[14] 耶达鲍特Jaldabaoth——意为"能创造者"。

[15] 俄菲莫浮士Ophiomorphos——意为"蛇形者"。

[16] 朱留士第二Julius II——一五〇三年至一五一三年之间做教皇。

[17] 异端裁判法庭die Heilige Inquisition——中古时代为裁判非基督教思想而设立的一种特别法庭，正式开始于一二三三年，由多米尼会修士主持裁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最不合理的制度之一。多少人在这个法庭的毒手之下惨遭非刑和焚死！尤其是含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成了这个法庭猎获的对象。近代，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诸国先后废除这个残酷制度，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十八世纪还流行着，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确定废除。

[18] 拿撒勒Nazareth——耶稣的故乡。

[19] 对跖人die Antipoden——在地球上正相反对两点居住的人。中古时代不信有人存在，因为人们不信大地是球形的。

[20] "凡劳苦……"——见《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

[21] 利奥第十Leo X（Giovanni de Medici）——从一五一三年至一五二一年之间做教皇，也是这个时代的有名人物。

第十六章　雷翁那图、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教皇利奥第十信守着梅狄奇家族的传统，一向是以艺术和科学的保护人著名的。他听到了被选为教皇的消息时，便对他的弟弟朱良诺说道：

> 上帝既然送了教皇权力给我们，我们就来享受一下吧！

他宠爱的呆子马里安诺修士，于是同哲学家一般正正经经地接着说道：

> 圣父呀，我们要及时行乐，因为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胡闹罢了。

于是教皇在自己身边集合了诗人、乐师、画家和学者。凡能写平稳的长诗的，哪怕写得并不高明，也都可以希望在圣上手下找得一个舒服的位置和一份丰饶的薪俸。那些拟古派文人，坚信西塞禄的散文和维琪尔的韵文是不可企及的最高峰的，便认为他们的黄金时代从今开始了。

“凡认为今代诗人能够超过古代的，”他们说，“这种思想，乃是一切无神论的根源。”

那些灵魂牧人，在他们的说教之中，避免提起“基督”名字，因为西塞禄的演说中没有此字。他们不说“女修士”，只说“灶神女祭司”[1]。不说“圣神”，只说“最高的尤比德的呼吸”。人们又请求教皇追封柏拉图为一位圣者。

彼特罗·彭波[2]，后来的红衣主教，著有一本论超尘世的爱的对话集《阿索兰尼》和一篇非常秽亵的诗《园神普里阿卜》，他自夸未曾读过保罗使徒的书翰[3]，因为他害怕读了之后会败坏他的文笔。

后来法兰西国王弗郎琐亚第一[4]战败了教皇，向教皇索要那个新发现的劳昆雕像[5]时，利奥第十便声明：要他把葬在罗马的圣彼得的头斩去送人，他还舍得哩，至于劳昆像，则他无论如何舍不得。

教皇爱他的那些学者和那些艺人，但尤其爱他的那些呆子。有名的诗匠、能食善饮的葵诺，他得封为“大诗人”，戴着桂冠庄严地游行，又受了他丰厚的赏赐，不减于拉斐尔·桑楚得到的赏赐。他为了款宴学者和艺人，耗费了斯普列托、安科那和罗曼雅各地的大宗进款，但他自奉则颇俭约，因为他的肠胃消化得不很好。这位戴教皇冕的厄比鸠派[6]，害了一种医不好的病症即生了一个流脓的疮。同他的肉体一样，他的灵魂也有一种隐秘的脓疮在侵蚀着，就是“无聊”。他的动物园里搜罗了远方来的珍禽奇兽，他又从医院里找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来供养。但无论是那些禽兽或那些人物都不能解除他的无聊。在佳节时或宴会席上，即在最有趣味的娱乐当中，那种无聊和厌倦情形也从未曾在他脸上消逝的。

唯有在政治方面才显露出他的本性：他也是冷静、残忍而不顾信义的，同波尔查一般。

利奥第十临死时，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唯有他宠爱的呆子马里安诺修士仍旧忠实于他，也是他的唯一的朋友。这位善良而虔诚的侏儒，看见教皇要像异教徒一般死去时，便含泪恳求道：“想一想上帝呀，圣父，想一想上帝呀！”这话，无意之中成了对于这位“永久讽刺者”的最恶毒的讽刺。

雷翁那图到罗马之后几日，在梵蒂冈宫内候见室中等候赐见。他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候见的，因为连教皇自己渴欲见面的一些人也很难得见圣上的面哩。

雷翁那图听着宫廷中人的闲谈，说起不久之后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为了圣上宠嬖的一个奇形怪状的侏儒巴拉巴洛。这个侏儒，据说要坐在一只刚从印度运来的大象背上，在街上经过。人们也说起了马里安诺修士最近一场伟业：不久之前，他当着教皇的面，晚餐时跳到桌子上去，在桌上奔跑，于哄堂的笑声当中敲着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的头，而且从桌子这一头把烤熟的鸡丢到那一头给他们吃，丢得鸡汁溅了主教们一身和一脸。

雷翁那图听他们闲谈时，隔壁乐声和歌声响起来了。那些候见的人本已疲倦的面孔，听着更加拉长下来。

教皇是个蹩脚的音乐家，但非常爱好音乐。奏乐时，他自己往往参加进去，以致奏得非常长久，害得那些有正经事情来见他的人陷于绝望状态。

“您知道吗，先生？”一位不得志的诗人在雷翁那图耳朵旁边说，他坐在雷翁那图身边，面有饥色，已经在这里等候两个月了，始终不得教皇赐见，“您知道，究竟用什么手段最有把握能得圣上赐见的吗？那就是装作呆子！我的老友，有名的学者马可·马苏罗，明白了学问在这里没有用场，便自称为‘新巴拉巴洛’，请一位侍从向教皇通报，他立即蒙圣上接见了，凡他要的，他都得到了。”

但是雷翁那图不肯顺从这个忠告，他不肯自认呆子，他等了好久之后便走开了。

近来，他有了一种奇异的不祥之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杂务的纷繁以及在利奥第十和朱良诺·德·梅狄奇底下的不得志，并不引起他的难过，因为他久已习惯于此了。但是他心里的慌张一天更甚一天，尤其这一天，晴朗的秋日黄昏，他从梵蒂冈宫回家去的时候，他的心更慌得厉害，好像就要遭遇一件不幸的事情。

他仍旧住在当初亚历山大第六时代他住的那所屋子，这是属于教廷造币厂的一所孤立的小屋，在圣彼得大教堂背后一条小巷之内，离梵蒂冈宫只有几步路。房屋古旧而阴暗，自从雷翁那图离开罗马到佛罗伦萨去以后，好多年来都没有人居住，现在又是潮湿的，而且比以前更加破烂了。

他走进一个宽阔的穹隆形的房间，石灰剥落的墙壁上，现出蛛网般的裂痕，窗外不远就是邻家的墙，以致黄昏时候，外边还是明亮的，房里则已经黑暗了。

房内一角，那个残废的机器匠亚斯特罗叠着腿坐着，在削木棒，在摇来摇去哼着他的毫无变化的小歌调：

咕咕噜，咕噜！
鹳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鹳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不祥的预感更加重压着雷翁那图的心。

“你有什么不好过吗，亚斯特罗？”艺术家很温和地问他，而且拿手按在他的头上。

“没有什么，”亚斯特罗回答，很注意地望着师傅，几乎同好人一样，而且含着狡猾神态，“我没有什么不好过。但是卓梵尼……不过，他如此更好。他飞去了。”

“你说什么，亚斯特罗？卓梵尼哪里去了呢？”雷翁那图问道，他忽然明白了，重压着他的心的那种不祥预感，是同卓梵尼有关系的。

那个残废再不看师傅了，他尽管削他的木棒。

“亚斯特罗！”雷翁那图迫着他回答，拿起了他的手，“我请你想一想，你说的话有什么意思！卓梵尼哪里去了呢？你听到吗，我的朋友？我立刻要看他！……他哪里去了呢？他怎么样了呢？”

“您不知道吗？”那个残废回答，“他就在那上面！他……他……摇着……跳着……飘着……”

亚斯特罗显然想不起了应当说的适当字眼，他时常是这样的，他拼错了音，说错了字，应当说这个字，他反说那个字。

“您不知道吗？”他又安静地说下去，“我带您去看，不过您不要害怕，如此更好些。”

他站起来，扶着拐杖，一颠一摇地引了师傅走上那个响亮的楼梯去。

他们二人走进了顶楼。

这里，在那被太阳晒热的瓦盖之下，空气是很闷热的，其中还含着鸟粪味和干草味。夕阳红光从老虎窗射进来，光中充满了灰尘。他们进来时，有一群鸽子吃了一惊，鼓翅从屋顶上飞走了。

“这里！”亚斯特罗仍旧很安静地说，一面指着楼房深处黑暗之中。

于是，雷翁那图看见，卓梵尼在一根粗大的横梁之下，笔直地不动地站着，很奇异地伸直了身体，睁大了眼睛，好像呆呆地望着师傅。

“卓梵尼！”师傅喊起来。他忽然面无人色了，他说不出话来了。

他冲上前去，看着徒弟的吓人的面孔，摸着徒弟的手：这手是冰冷的，身体摇动着，卓梵尼原来是吊在一根坚固的丝绳之上，如师傅扎飞行机器时用的。横梁上有个新铁钩，显然是不久之前钉上去的，那丝绳便是挂在铁钩上面。一块肥皂放在旁边，这个自杀者一定先拿肥皂擦了绳子的。

亚斯特罗又糊涂了，他走到老虎窗边，呆呆地望出去。

这屋子立在高地上。从这窗子可以看到很远地方，可以看到罗马许多房屋的瓦盖和高塔，可以看到落日斜照下海波一般起伏的淡绿色的康班雅平原，其中有黑色的长线条纵横着，那是古罗马留下来的水道，可以看见白山、弗拉斯加狄山、罗加狄巴巴山，又可以看见燕子在明朗的天空中兜圈子。

亚斯特罗半闭着眼睛望出去，含着得意的笑容，身体摇来摇去，两臂一上一下地如同飞翼，嘴里哼着歌：

咕咕噜，咕噜！
鹳鸟，老鹰，老老鹰。……

雷翁那图要逃走，要喊救命，但他一动也不能动，他站在那里，吓得肢体也瘫痪了，在他的两个徒弟中间：一个是死的，一个是疯的。

……

这件事情之后几日，雷翁那图检查死者的遗物，发现了那本笔记，他很留心地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陷卓梵尼于绝境的那些矛盾，雷翁那图并不了解，不过他比以前更明白了：他是徒弟没落的原因，徒弟中了他的“恶眼”，受了他的智识树上的果子所毒害。

笔记中最后几段特别感动了他。照墨色和笔迹看来，这几段文字显然是多年中断之后再写上去的：

> 不久之前，在本涅德托修士那个修道院里，有个从阿托士山[7]来的修士拿一卷老羊皮给我看，上面有幅彩色图画，面的是救世主先驱，生有飞翼的约翰。这种图画，意大利没有，乃是从希腊的圣像摹来的。四肢细而长，面貌奇异而可怕，那个披着粗糙的骆驼毛衣服的身体，看来好像是生了羽毛，同鸟儿一样。“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见《玛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但他并不是天使，并不是圣神，而是一个生有大飞翼的人。

一五〇三年，红兽统治最后一年，即亚历山大第六做教皇最后一年，奥古斯丁派修士多马·史旺尼茨告诉我关于敌基督者的飞行的事情。他说："那时在锡安庙里坐着最高上帝宝座的那只畜生，即是那个从天上偷了火来的，就要告诉人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要什么呢？啊，你们这些虚伪而奸狡的种族呀，你们要看见一个表记！你们将有表记可见的：看哪，你们要看见人子到云端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他就要这样说，他也要装起了撒旦机智做成的大火翼，在轰雷和闪电之中起飞，他的那些天使形的徒弟拱卫着他，飞上天去。"

接着是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其中涂抹了很多，显然是发抖的手写的：

基督和敌基督者，是相似到万分了。敌基督者的面容在基督的面容之内，基督的面容在敌基督者的面容之内。谁能辨别他们呢？谁能抵抗诱惑呢？最后的秘密乃是最后的悲哀，乃是尘世间未曾有过的悲哀。

奥维托大教堂内，路加·辛诺勒里画的图中，敌基督者飞入无底坑去时，他的衣服下摆被风刮起来。这种情景也见于雷翁那图站在芬奇村上面白山尖峰、悬崖边缘时候，那时他的袍子也被风刮着，同大鸟的飞翼一般，环绕着他的肩膀。

最后一页末了，更加不同的笔迹写了以下几行字，一定是中断了很长久又才写上去的：

白色女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她是该诅咒的！最后的秘密乃是：二就是一！基督和敌基督者是一个。天在上，天在下。

不，不当如此，不当如此！宁可死好！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里呀，我的上帝！审判我吧！

这一句话就结束了那本笔记。雷翁那图明白，这几行字是自杀前一日或当日写上去的。

梵蒂冈宫中一个会客厅里，即拉斐尔才画好了壁画的那个大厅里，教皇利奥第十坐着，他的身边围着罗马教会那些贵显，围着学者、诗人、术士、侏儒和呆子，他的头上天花板正画着阿波罗神立在巴拿斯山[8]上诸缪斯中间。

他的白皙的身躯肥大而近于臃肿，同那害水肿病的老太婆一样，与他的面孔一般难看。这个面孔肥而圆而苍白，两只淡白的蛤蟆眼睛突出来。有一只眼睛差不多看不见，另一只眼睛也很衰弱，他要仔细看看什么东西时，用的却不是放大镜，而是一个用透明的绿玉琢成的透镜。那只能见物的眼睛透露出冷静、明朗而绝望的无聊的理智。教皇得意的是他那双的确生得很美的手，一有机会就要拿手出来给人看。他夸耀他的手，犹如夸耀他的好听的声音。

此时圣父接见过了宾客，正在休息，同亲信的人们议论着两篇新诗。

这两篇诗都是用拉丁文写的，都是模仿维琪尔底《安内亚叙事诗》的，而且都写得无疵可指地漂亮。一篇名为《基督叙事诗》的，写的是《福音书》上的故事，依照当时的风气，把基督教神话和异教神话糅合在一起。譬如，《最后的晚餐》被称为一种“神餐，化为色勒斯和巴库斯形态（即面包和酒）以遮掩人类柔弱眼睛的”；狄安娜、忒啻丝[9]和爱乌鲁丝[10]则服侍着圣母，当大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城报知

喜讯时，墨邱利神就在门口偷听着，他急忙把这个消息传给奥林匹斯山上集会诸神，要他们采取有力的措置。

第二篇诗是季罗拉谟·弗拉加斯托[11]写的，名为《席霉利士》[12]，是献给以后的红衣主教彼特罗·彭波的。献给那个人，他从来不读保罗使徒的书翰，因为害怕败坏了他的文笔。这个诗篇也是以毫无瑕疵的维琪尔风诗句歌颂法兰西病及其治疗法：硫黄浴和水银膏。这病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古时，有个牧人名叫席霉鲁士的，说了几句刻薄话，得罪了太阳神，太阳神便罚他害这个病症，无法医得好，直至最后南芙阿美利加才把她的秘密告诉他，领他进一个能治病的卡耶克树林中一口硫黄泉和一个水银湖去。后来西班牙旅客跨过大洋，发现了南芙阿美利加住的那个大陆，但因射死了圣鸟，也得罪了太阳神。有一只鸟用人话预言道：阿波罗为了这种亵渎神圣事情，要降下法兰西病来处罚他们的。

这两个诗篇，教皇都读得很熟，他能够背诵其中若干段落。他特别喜欢墨邱利向奥林匹斯山诸神报告大天使传来喜讯这一段，以及牧人席霉鲁士向南芙阿美利加诉爱的一段话。

在众人兴奋的赞美和恭敬的掌声中，他背诵了这两段诗句，此时有人通报：不久之前从佛罗伦萨来的米开朗琪罗求见。

教皇眉头皱起了一点，但还是吩咐立即引他进来。

那个阴郁的邦那罗倜引起了利奥第十一种感情，几乎是一种畏惧的感情。教皇宁愿会见那个有趣的和气的什么事都肯做的少年拉斐尔。

教皇以他那种始终不变的无聊的和悦神气接待米开朗琪罗。可是当这位艺术家说起了他认为受了致命侮辱的一件事情时，即说起了佛罗伦萨圣罗棱慈教堂一座大理石新门面委他建筑之后忽然又收回去的事情时，圣父便把话题转到别处去，用惯常的手势举起那个绿玉透镜在他的能见物的眼睛上面，很和气地细看艺术家，然后暗藏刻薄的讥讽说道：

“米开朗琪罗先生，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同你商议一下。我的弟弟朱良诺公爵叫我委托你的同乡佛罗伦萨人雷翁那图·达·芬奇承办一些工作。请你告诉我，你对他有什么感想，以及拿什么工作托这位艺术家承办最好呢？”

米开朗琪罗不作声，忧郁地低下头来。凡是用好奇的眼光看他，都要使他手足无措的，因为他害羞，又自知生得丑陋。教皇穿过那个透镜仔细观察他，等待着他回答。

“圣上，”邦那罗倜终于回答道，“圣上也许不晓得，好多人都把我看作达·芬奇先生的仇敌。无论这种看法对或不对，我总以为我最不适宜于判断这件事情，最不适宜于发表一种意见，不管是好的意见或坏的意见。”

“凭着巴库斯发誓！”教皇喊起来，他显然存心拨弄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于是活泼起来，“果真如此，那我更加要听你说说你对于雷翁那图先生的感想了！因为我反认为别人会有所偏袒的，至于你，则我毫不怀疑你判断仇敌时，将与判断朋友时同样地光明正大。此外，我也不相信你们两人果真是互为仇敌！决不会的！你和他那般的艺术家，一定会超出一切虚荣之上的。有什么能隔离你们呢？有什么能引起你们争执呢？即使你们中间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又为什么要记在心

里呢？大家和平相处不好些吗？常言道，和好则小变大，冲突则大变小。我的孩子，如果我做你们的父亲，把你们的手连接起来，那时你会拒绝我，不肯伸手给他吗？”

邦那罗倜的眼睛冒了火，他常常是这样的，他的羞惭忽然转变为愤怒。

“叛国贼我是不肯伸手给他的！”他气愤地说，几乎不能自制了。

“叛国贼？”教皇惊讶起来，神气更加活泼，“这是一个严重的控告，米开朗琪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我相信，你若无确凿的证据，就不敢这样控告人的……”

“我没有证据，我也不需要证据！我只说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有十五年之久奉承着穆罗公爵，而穆罗是第一个招请蛮子到意大利来的，而且把意大利卖给蛮子的。以后上帝降罚了这个暴君，把他推倒了之后，雷翁那图又去替另一个更凶恶的暴君恺撒·波尔查服役。他自己是佛罗伦萨人，反去替恺撒绘画托斯堪那区域的军用地图，为了帮助敌人来占领自己的乡土！”

“不受他人审判之罪，亦不可以审判人，”教皇带点冷笑说，“我的朋友，你忘记了，雷翁那图先生不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只是艺术家罢了。替自由的缪斯服务的人难道没有权利比其他的人更自由些吗？战争和政治以及人民和君主之间的仇怨，这些同你们艺术家有什么相干呢？你们是生活于更高超的境界之上，那里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的；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蛮子，也没有鞑子；那里只有亚普罗统治着。你们不可以如古代哲学家一般自称为世界公民

吗？古代哲学家是到处为家的，哪里适于他们的生活，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

“圣上，请您原谅我！”米开朗琪罗差不多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我是没有学问的粗人，我全不懂得哲学上什么微言大义。我只晓得白叫作白，黑叫作黑。一个人，他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他背弃自己的家乡，那我就认为他是个非常可鄙的小人！我知道，雷翁那图先生自以为他是超出一切人类律法之上的。但他有什么权利呢？他常常说，要做出一些奇迹引起全世界惊异，现在不是由空话到实行的时候吗？他的奇迹在哪里呢？也许是那个飞翼吗？他有个徒弟，拿着试飞，结果几乎跌断了颈项。我们还可以相信他的话吗？对于平常的人，我们没有权利怀疑吗，没有权利问道：他的一切疑谜和一切秘密背后究竟藏些什么东西吗？……啊，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以前小人叫作小人，骗子叫作骗子，现在他们就叫作贤士和世界公民了。不久之后，世界上将没有一个流氓和饭桶，不可以自称为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神或普罗米修斯了……”

教皇以那双明亮的蛤蟆眼睛注视着米开朗琪罗，安静而冷淡地观察他，一面想着人世无常，万事虚幻，崇高者卑微，伟大者渺小。利奥第十已经在梦想着，要把这两个人召集在一起，唆使他们当面争斗，以为笑乐了。这是未曾见过的把戏，一种斗鸡戏，一种哲学上的游戏，他素来喜欢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定会带着厄比鸠式的轻视而厌倦的心情去欣赏的，犹如欣赏他的那些呆子、跛子、疯子、矮子、猴子等的一场混战。

“我的孩子，”最后他说，说时带了一声轻微的忧郁的感叹，“现在我知道了，你们二人中间确有敌意存在，以前我还不肯信哩！但我还是惊讶的，老实说，我很惊讶、很不明白，你如此判断雷翁那图先

生。如何有此可能呢，米开朗琪罗？我们听了许多关于他的好话。姑且不说他的艺术高超和学问深邃，只说他的仁慈就够了，他不仅慈爱人类，而且慈爱动物和植物哩，他不许人家伤害生物，好像印度哲人、那些裸智派[13]所做的，旅行家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许多奇奇怪怪事情……”

米开朗琪罗转过脸去，不作声。他的面孔一阵一阵现出怒意。他觉得教皇是在戏弄他。彼特罗·彭波那时正在他旁边站着，很留心听着二人谈话，害怕这场玩笑会造成恶结果的，因为邦那罗偶是不适合做教皇的游戏对象的。这位老练的官僚，为了自己对于雷翁那图亦无好感的缘故，更加愿意出来替米开朗琪罗帮忙。据说，雷翁那图嘲笑过当时的文人，说他们是“古人的应声虫”，是“饰着孔雀羽毛的乌鸦”。

“圣上，”彭波说，“米开朗琪罗说的话也未尝没有理由。总之，一般人对于雷翁那图的感想是异常分歧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使人不晓得如何判断他是好。他慈爱动物，从不吃肉，但同时他发明一些杀人机器，足以灭绝人类。他又爱陪伴死囚到刑场去，为的观察他们面孔上最后的恐怖感情。我也听说，他的徒弟们和马可·安东尼阿的学生们，曾经偷了尸首做解剖用，不仅从医院里偷搬出去，而且从教堂公墓地下偷挖出去。总而言之，无论古今，凡是大学者都有些性格与常人不同的。譬如古时人说，亚历山大里亚有名的自然科学家厄拉西斯特拉吐士[14]和赫罗菲鲁士，把那些判了死刑的人拿来活活地解剖了。他们拿爱学问做理由去辩护他们对于人类的残酷。摄尔苏士[15]也证实了此事，他说：‘Herophilus homines odit，ut nosset——赫罗菲鲁士为了求知而仇恨人类’……”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彼特罗！上帝保护我们！”教皇打断他的话，教皇现在的兴奋不是假装的了，“拿活人来解剖吗？好学问！你再

不要同我说这种话！我若是知道，雷翁那图……”

他说不下去，他很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他的整个肥胖而臃肿的身体都颤动起来。

利奥第十虽是怀疑论者，但仍旧同老太婆一般迷信。他尤其害怕黑巫术。他一只手奖赏《席霉利士》和《普里阿卜》二诗的作者，另一只手则授予异端裁判长卓尔曹·达·加撒勒修士以全权，同男女巫士作战。

他听到掘坟盗尸的话的时候，便记起了不久之前接到的一个控告，他一直没有留意的。即是朱良诺·德·梅狄奇派去住在雷翁那图家里的人中，有个德国制镜匠约翰，向教皇控告雷翁那图，说艺术家名为研究解剖学，实则替黑巫术服务，从孕妇尸体割取胎儿。

但是教皇的恐怖并不经久。米开朗琪罗走后，奏了一阵音乐，其中有段困难的曲调，圣上奏得特别好，每每能使圣上快活起来的。中饭时，他同那些呆子商议，关于筹备矮子巴拉巴洛骑象游行的事情，此时他专心一志议论此事，完全把雷翁那图忘记了。

但是第二天，“圣神修道院”院长——雷翁那图就是在他管辖下的医院里研究解剖学的，奉到教皇非常严厉的谕旨，不许他拿尸体给艺术家，又不许艺术家进医院内来，同时也提起了当初教皇邦尼发士第八那个有名的诏书：未得教廷准许而解剖人体者，当驱逐出教。

卓梵尼死后，雷翁那图在罗马居住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彷徨，等待，以及无可奈何的闲散，使得他厌倦。他的平时工作，书籍、机器、实验、绘画之类，都引不起他的兴趣。

秋天长夜，他与亚斯特罗疯子和卓梵尼幽灵同住于那座愈来愈加凄凉的屋子里面，觉得很不自然，所以他时常到佛罗伦萨公使弗郎西斯果·维托里先生处闲谈去。维托里先生同尼古罗·马基雅维利常有书信往来，他说起了尼古罗近况，而且拿尼古罗寄来的信给艺术家看。

命运仍旧在捉弄尼古罗先生。他一生梦想着要编练一支国民军来解救意大利，他编练好了一支军队，但在一五一二年普拉托被围时候，他眼看着西班牙枪炮一响，这支军队就四散奔逃了，如同一群绵羊。

梅狄奇家族复国后，马基雅维利便失去了官职，“被人推倒，被人驱逐，丧失了一切”。不久之后，有个推翻暴君复建共和国之阴谋被人发现了，尼古罗参加了这个阴谋。他被人捕去，审判、施刑，他有四次被人吊起来拷打。他忍受着肉刑，如此坚强忍受着，据他自己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人家交保释放他，放出来又监视他，禁止他一年之内离开托斯堪那疆界。他陷于如此贫穷地步，不得不离开佛罗伦萨城，住在他继承的一个小田庄去，在离城十里来罗马大路旁边、圣加祥诺附近一个山村里面。但住在那里，他经过了困苦的一生之后，仍旧不得安静的：他从热烈的共和党人变成了热烈的君主党人，而且是诚心实意的。每逢他突然转变，从这一极端走到那一极端时，他总是诚心实意的。他关在牢里时，就已写了满含忏悔的诗篇上呈梅狄奇家兄弟们。在他著的那本献给罗棱慈的书《君主论》中，他就是拿恺撒·波尔查作为最高的政治智慧之模范，当时恺撒已经在放逐中死去了，恺撒当权时曾被他骂为怪物的，现在他则拿着几乎超尘世的光辉安在恺撒头上，而且排列恺撒于不朽的英雄队伍中了。马基雅维利内心上未尝不明白他在欺骗着自己：梅狄奇家的市侩君主国和索德里尼的市侩共和国，一样地引起他的反感。但他已无勇气抛弃他的最后梦

想了，他紧紧抓住这个梦想，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一根草秆。生病的、孤寂的、受刑时手脚伤痕尚未医好的他已经请求了维托里在教皇面前或朱良诺·德·梅狄奇面前替他吹嘘，为他谋得一个微小的职位，“因为赋闲对于我是比死更可怕的。只要人家叫我去服务，无论什么工作我都肯做的，要我去旋转石头也行”。

害怕他不断的请求和诉苦会令人生厌，他于是在致维托里的信中说些笑话，或者报告他的恋爱故事，让人家开开心。他已经五十岁了，又是一个挨饿的家庭的家长，但他天天恋爱，同中学生一般，或者他假装这个样子。“我已经把一切聪明的重要的思想都放在旁边去了，无论古代英雄故事或当代政治议论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在恋爱着！”

雷翁那图看了这些无聊的书信之后，想起了当初在罗曼雅时，尼古罗同他说的几句话。那是尼古罗在一个赌窟里装呆子让那些西班牙流氓发笑以后出来对雷翁那图说的，他说：“穷教人舞，穷教人跳，穷教人唱小调。”好多次，雷翁那图在这些书信中，除了厄比鸠式的忠告、恋爱故事的叙述和犬儒主义的自嘲之外，也发现了一二声绝望的叫喊。譬如说：“果真没有一个活人想到我吗？如果您现在还爱我，弗郎西斯果先生，同您从前爱我的一般，那您看见我现在过的无聊生活，您就非气愤不可的。”

另一封信里，他写了他的生活：

> 猎鹌鹑事情，以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未天明就起床，亲手准备绳套，携着鸟笼，离家出去。我的样子好像那个旧时奴隶，携着俺菲特里昂[16]书籍从港口回来的。我猎得的鹌鹑每天总在二

只至六只之间，九月这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以后，连这种快乐也享受不到了。虽是无聊的快乐，我现在还想念它。

现在我起床晚了些。我走到我的小林子去，那里正在砍伐树木，我在那里逗留了两个钟头，看看昨天砍下来的树木，又同伐木工人谈闲天。然后我到井边去，从那里又到我以前打猎的树林去。我身边总带着一本书：但丁，佩特拉克，提布尔或渥维德。当我读着他们的热烈的诉告时，我就想着我自己的恋爱事迹，我在这些幻梦之中暂时忘记了烦恼。然后我到公路旁边那个酒店去，同旅客们谈闲话，打听新闻，观察人类的嗜好、习惯和脾气。中饭时，我才回家来，同家人坐在一起，拿俭朴食物充充饥，我的地产的微小收入只能允许我有这种食物。午饭后，我又到酒店去了。已经有一群人汇聚在那里了：酒店老板、磨坊师傅、屠夫，还有两个面包匠。我同他们一起消磨了整个下午，下棋、掷骰子、打牌。我们互相抬杠子、生气、叫骂，大多只为了几个小钱的输赢。我们吵的声音，连圣加祥诺城里也听得见的。

我便是沉陷于这个烂泥潭之中了！我只担心一件事，即是如何能不至于完全腐朽了，或不至于为了无聊而变成疯子，此外我则完全交付于命运摆布，让它践踏我，任它的意处置我，为的看看它的无耻是否有个限度。

晚上，我回到家里来。但未曾关起门来睡觉以前，我把每天穿的脏衣服脱下来，而着起了官服或元老服，如此打扮着，我走进了古代宫殿，那里大哲人们和英雄们起来欢迎我，飨我以我应得的筵席，我自由自在地同他们谈话，询问他们、探求他们的行事的动机。他们好意回答我，犹如回答一个与他们平等的人。这几个钟头之内，我并不无聊，我不怕穷，也不怕死，忘记了我的

一切烦恼，而完全在古人世界过生活。然后，我把从他们探问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如此著成了我的《君主论》一书……

雷翁那图读了这些书信之后，感觉到尼古罗如何接近于他，虽然许多方面与他相反。他想起了当初马基雅维利说的一句话，即说：他们二人走的是同一的命运，在这俗人世界里，他们要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游客。事实上，雷翁那图在罗马的生活，也与马基雅维利在圣加祥诺附近荒村的生活一般地不如意、一般地无聊、一般地寂寞、一般地被迫无事可做更苦于任何刑罚、一般地认识自己的能力，以及无处使用此能力。同尼古罗一样，雷翁那图也是交付于命运摆布的，让命运践踏他，任意处置他，不过更加能忍受些，因为他并不想去探究命运的无耻是否有个限度。他早已明白，这个限度是不存在的了。

利奥第十一心忙着替他的呆子筹备骑象游行事情，没有闲空接见雷翁那图。为了敷衍他，便派他去改良造币厂用的模型。雷翁那图无论什么微小的工作也不嫌弃的，他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他发明了一种造币机器，制造出来的钱币完全是圆形的，不似以前那样周围参差不齐。

他的境况，此时为了旧债缘故，陷于如此贫困，大部分薪俸非拿去付利息钱不可。若非弗郎西斯果·默尔齐继承了父亲遗产，拿钱帮助他的话，不知他要如何艰难过活了。

一五一四年夏天他害了一场疟疾，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害重病。他不吃药，也不请医生，唯有弗郎西斯果服侍他。雷翁那图一天比一天更爱这个徒弟，更看重他的纯洁的爱。好多次觉得，仿佛上帝派了这个孩子给他，做他的最后的朋友，做他的护卫天使，安慰他的无家可归的老年生活。

艺术家觉得人们忘记了他，于是尝试着要引起人家记得他，但都没有效果。他生病时候，写了几封信给他的雇主朱良诺·德·梅狄奇，用当时流行的恭维话写的，但他不习惯于写这种恭维话。有一封信说：

> 我听到大人贵体复原的消息时，我心里快活得很，以致我自己的病也好了，好像奇迹一般令我起死回生了。

秋天，疟疾过去了，但他总是感觉疲倦无力。卓梵尼死后几个月中间，他的身体如此衰弱、如此苍老，好像过了几个年头。

一种奇异的无兴趣、内心的不安定、几乎死一般的疲倦，一天比一天更加征服了他。

有几次，他好像很热心地开始他以前心爱的一种工作：数学、解剖学、图画或飞行机器，但不久他又抛开了做别的事情，这别的事情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又被他丢下了。

最无聊的那几天，他忽然喜欢从事于小孩子一般的玩意儿。

他拿羊的肠子小心洗净晒干，变做软而薄、叠起来不满一个手掌。他拿肠子一端通到旁边房间去，同风箱联起来，风箱动着，肠子渐渐涨大了，看的人害怕起来，被迫退到房角去。他拿这肠子来比拟那种德行：起初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渐渐长大起来，充塞了全世界。

他在美景园里捉了一只大蜥蜴，他在蜥蜴身体上粘了好看的鱼鳞和蛇鳞，头上装了角、须、眼睛，身旁又装了灌有水银的翅膀，蜥蜴每一动作都能使翅膀活动。他拿这蜥蜴关在一个盒子里喂养着，他拿出来给客人看。客人都把这怪物认作魔鬼，吓得倒退几步。

或者他用蜡制造些非实有的小动物，生了翅膀，体内灌了热空气，如此之轻，能够上升，又能够飞行。看的人或表示惊奇，或表示迷信的恐怖，雷翁那图望着都很开心。他的面上黯淡的皱纹之中、他的眼睛忧郁的神气之中，忽然露出一种小孩子般的快乐，但这快乐现出于衰老而疲倦的面貌上，如此令人难过，害得弗郎西斯果的心几乎破碎了。

有一天，师傅不在房间，恺撒·达·塞斯托送客出门时候，弗郎西斯果偶然地听恺撒对客人说道:

“就是这样的，诸位先生，我们现在玩着这些把戏，为什么要隐瞒呢？我们的老头子有点昏头昏脑的，不久就要返老还童了，这个可怜人！他从人类飞翼做起，结果做成功了能飞行的蜡玩具，大山诞生了一只耗子。”

他带着恶意的冷笑又说道:

“我真不明白，教皇最懂得赏识呆子和疯子的，照理他一定会宠爱雷翁那图先生，这个正为那个而生在世上的。但是他们二人何以不投机呢？诸位先生，就请你们替我们的师傅游说一下吧，让教皇聘了他去！诸位尽管放心，教皇一定会喜欢他的：我们的师傅一定比马里安诺修士和巴拉巴洛矮子更会使得圣上开心的！”

这几句话貌似说笑，却很接近真实。雷翁那图那些奇巧游戏，如涨大的羊肠、有翼的蜥蜴、能飞的蜡像之类，传到教皇耳朵以后，利奥第十就急欲看看这一切东西，而忘记害怕雷翁那图的巫术和邪说了。那些老练的官僚示意艺术家，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得圣上宠爱，不仅能打倒拉斐尔，而且能打倒巴拉巴洛

哩！但是，同过去一样，雷翁那图这次仍不肯听从那些聪明人的忠告，他仍不晓得利用机会，及时地攀附幸运的轮子。

弗郎西斯果内心觉得，恺撒是雷翁那图的敌人，他警告师傅要当心，但是雷翁那图不信他的话。

“由他吧，不要干涉他，”师傅反替恺撒辩护，“你不晓得他如何爱我，即使他恨了我。他是同样不幸的，甚至是更加不幸的，比……”

雷翁那图没有说下去。但是默尔齐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比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还更不幸些。

“我能裁判他吗？”师傅又说，“也许是我对不起他……”

“您——对不起恺撒？”弗郎西斯果很惊讶地问道。

“不错，我的孩子。你不懂得。但是我好多次觉得，仿佛他中了我的巫术，受了我的毒害。因为你知道，我的确有着什么‘恶眼’的……”

他想了一会，然后带着轻微的良善的笑容再说道：

“由他吧，弗郎西斯果，你不要害怕。他不会害我的，他不会离开我的，不会背叛我的。如果他起来同我作对，那他是为了他的灵魂，为了他的自由，因为他找寻着自己，因为他要做他自己。但愿上帝帮助他成功！因为我知道，到他成功之后，他将回到我这方面来并将原谅我，将懂得我如何爱他。那时我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他，艺术和科学的所有秘密都要告诉他，等我死后他能够传给人类。因为除了他谁能做这事情呢？……”

夏天，当雷翁那图生病时候，恺撒曾有一次离开师傅寓所几个星期之久。秋天，他确定地走开，不再回来了。

雷翁那图发现了他不在的时候，问过弗郎西斯果。弗郎西斯果很慌张地低下头来回答：恺撒到塞拿去，办理一件紧急的事情。

弗郎西斯果害怕师傅会追问他：恺撒为什么不辞而行。但是师傅信了这个笨拙的谎言，或至少装作相信。他说起了别的事情，唯有他的嘴角动着垂下来，表示一种悲苦而厌烦的感情，近日来，他一天比一天更常表示这种感情。

秋天多雨。但是十一月底有几日出了太阳，阳光十分朗耀，又无风，而且没有一处能比罗马更好看的。晚秋的景致最适合于点缀这“永久之城”的寂寞的庄严。

雷翁那图好久就想到西克士特教堂[17]去，看看米开朗琪罗作的壁画。但他延期了又延期，好像害怕去看。有一天早晨他终于携了弗郎西斯果出门到那教堂去了。

这是一座狭而长而又很高的建筑物，素白的墙壁，尖形的窗子。天花板和穹隆形地方，就有着那刚完成不久的米开朗琪罗壁画。

雷翁那图看着惊呆了。他虽然为了害怕，不敢来看，但他未曾料想到能看见现在所见的。

那些巨大的景象如同噩梦中所见的：上帝在混沌怀中判别光暗，创造万物[18]，拿泥土造亚当，又拿亚当一条肋骨造夏娃；人类始祖的堕落；亚伯和该隐[19]的献祭；洪水，闪和含[20]嘲笑那睡着的父亲的裸体，美丽的裸体少年，元素精灵，以永恒的音乐和舞蹈伴随着宇宙悲

剧，伴随着人和神间的斗争；男女祭司和先知，那些可怕的似乎含有超人的忧愁和智慧的巨人们；耶稣的那些祖宗，那一长列默默无闻的家谱，一代代地把生命重担传下去，忍耐生产、养育和死亡的痛苦，而期待着不知名的救世主出现。在他的敌手所画成的这一切景象前面，雷翁那图无从判断了、无从度量了、无从比较了，他只觉得自己完结了。他一件件回想着自己的作品：那个注定要毁灭的《最后的晚餐》，那个无意义地毁灭了的“巨像”，那个“安嘉里之战”以及其他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一长串徒然的努力可笑的失策、可耻的败北。他的一生总是开始着、计划着、准备着，但至今未成就一件事情，而且何必自欺呢？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不会成就什么事情了。无论他的一生工作如何辛勤，他不是好像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把银子埋在地下[21]的吗？

但同时，他也明白，他比邦那罗倜趋向于更伟大的更高超的事情，趋向于那种统一，那种最后的和谐，那是米开朗琪罗所不认识的，而且不愿认识的。米开朗琪罗始终在分歧、在反抗、在愤怒和混沌之中。雷翁那图想起了丽莎夫人论米开朗琪罗的话：他的力好像上帝未出现以前那个崩山碎石的烈风，至于雷翁那图则他是强过于米开朗琪罗的，正如平静强过于烈风，因为上帝乃在平静之中，而非在烈风之中。现在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了，事情确是这样的，丽莎夫人没有说错的，人类精神迟早要回到他雷翁那图指示的道路上来的，要从混沌回到和谐，从分歧回到统一，从烈风回到平静来的。但是谁能知道，邦那罗倜还要得意多少时候呢，他还要拖着多少代人类跟着他走呢？

明白了自己的趋向是正确的之后，一想起无力去实行，雷翁那图心里更加难过。

师徒二人没有说话，离开了教堂。

弗郎西斯果猜出了师傅心里想着什么，但不敢问他。但他抬起头来看看师傅的脸时，他觉得师傅在西克士特教堂里过了一个钟头好像忽然老了几岁。

他们二人走过圣彼得广场，沿着新城街向圣天使大桥走去。

此时雷翁那图想起了另一个敌手，其对于他的危险性也许不减于邦那罗倜，即想起了拉斐尔·桑楚。

雷翁那图在梵蒂冈宫殿堂内见过了拉斐尔新画的壁画，心里还不很明白，其中哪一点更伟大些。是画得精细呢，是全无思想呢，是能令人忆起最光耀的古画而难以仿效的完满呢，或者是奴隶性的谄谀借以求得当世大人物的恩宠呢？教皇朱留士第二梦想把法国军队逐出意大利，拉斐尔便画了一幅天兵驱逐叙利亚元帅，亵渎神圣的赫利奥朵[22]离开最高的上帝庙堂之图，来奉承他。教皇利奥第十自命为伟大的演说家，拉斐尔便画了一幅利奥第一[23]大帝劝说蛮王阿提拉[24]莫攻罗马之图，来奉承他。辣温那之战时，利奥第十已经做了法国俘虏，幸而逃脱出来，拉斐尔又画了一幅使徒彼得因奇迹而出狱之图，来奉承他。

拉斐尔便是这般将艺术变成了教皇宫廷的一个必需的成分，教廷谄谀的一种甜蜜的香味。

这个从乌比诺来的陌生人，这个梦一般的少年人，具有一张无邪的圣母面孔，好像下凡的天使，他却很懂得看重他的尘世利益的。他替罗马银行家阿果斯丁诺·契基画马厩里的壁画，又画金匙和金碟，这些食器就是契基款宴教皇后抛到底伯河里去的，免得别人拿去使用。

这个“幸运童子”，如某人称他的，轻而易举地获取了荣誉、财产和爵位。他的和悦可亲，能解除他的最恶毒的仇敌的武装。他并非假装的，他的确可以同所有的人做朋友，所有的人都祝他幸福，幸福仿佛自动地投进他的怀里来。布拉曼特死了，新建大教堂这个肥缺就落在他的手里，他的进款一天多似一天。红衣主教比比那要把侄女儿嫁给他，但他还在观望着，因为他还有着上主教红袍子的希望哩。他在新城区自建一座华丽的邸宅，在那里过着公侯般阔绰的生活。高官贵爵以及外邦使臣，从早至晚拥挤在他的候见室中，求他画肖像，或者其他的图画，以为纪念。他的工作忙不过来，通通推辞了。但是那些求画的人不肯放松，简直是包围着他。好久以来他就没有工夫自己画图了。每幅图画，他只开始画二三笔，便交给徒弟了，让徒弟去画，而且很快画好。拉斐尔的工场变成了大工厂，在那里，那些敏捷的人物如朱里奥·罗曼诺之类，以惊人的迅速和大胆，将颜色和麻布变成了响亮的金钱。他自己再不讲究画得尽美尽善了，能敷衍得过，他就满意。他替俗人服务，俗人也替他服务，俗人很兴奋地视他为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为他们的宠儿，是他们的肉做的肉，是他们的骨做的骨，是他们自己精神的一个产物。他得到了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声名，拉斐尔成了“画圣”。

但是最糟糕的还在于：他虽在堕落之中仍是伟大的，仍有迷人的美，不仅在众人眼中如此，在少数优秀者眼中亦然。他漫不经心地从幸运女神手中接受了光辉灿烂的玩具，他自己仍是纯洁而无邪的，同小孩子一般。这个“幸运童子”自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拉斐尔·桑楚这个轻易的和谐、他的学院式的死板的虚假的和解，对于未来艺术说，是比米开朗琪罗的分歧和混沌更有害得多了。

雷翁那图感觉，在这两个尖峰后面，在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后面，是没有道路通到未来去的，那后面只有深渊和空虚。但同时，他又看出了他们二人应当如何感谢他：他们从他学去了光暗学、解剖学、透视学，学去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的智识。他们是从他学出来的，而现在转过来毁灭他。

他心里正在想着这些事情，他的脚步同做梦一般向前走去，眼睛望着地下，头垂得很低。

弗郎西斯果想要同他说话，但是一看师傅的面孔，一看老年人苍白的唇边现出无限的厌倦神气，要说的话就不能出口了。

快到圣天使大桥时候，他们遇着一群六十几个衣服华丽的步行人和骑马人从对面走来，新城街很狭窄，他们不得不退避街旁，让这群人走过去。

雷翁那图起初不过随随便便看了一眼，因为他以为这是某达官、红衣主教或外邦使臣的侍从，忽然有个少年人面孔引起了他注意。这人穿得比别人更加华丽些，骑在一匹阿拉伯白马之上，辔头是金制的，上面还镶了很多宝石。这个面孔，他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他忽然想起了八年前，在佛罗伦萨，看见的一个白面孩子，身上的黑袍沾满了颜色，肘弯之处也磨破了，腼腆而兴奋地对他说：“米开朗琪罗还不配替您解鞋带哩，雷翁那图先生！”不错，这个少年人就是他，就是雷翁那图和米开朗琪罗的敌手，就是“画圣”拉斐尔·桑楚！

他的面孔还是那样天真的、无邪的、毫无思想的，但是现在不很像基路伯[25]了，现在更丰满些、更严肃些。

拉斐尔是从他的新城区邸宅往梵蒂冈宫见教皇去的。同平时一样，这天也有一大群朋友、徒弟和崇拜者护送他。从来没有一次，他出门没有五六十人护送的，所以他每次行路都好像一场胜利游行。

他认得雷翁那图，他的脸微微红起来，过于恭敬地急忙脱下他的帽子，行了鞠躬礼。他的几个徒弟，不认识雷翁那图的，非常惊讶地望着这个服装朴素的、几乎穷苦相的老头子，他躲到墙边去让路，但“画圣”反而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但是雷翁那图并不看拉斐尔那些徒弟，他只注视着一个人，很惊讶地注视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紧靠在拉斐尔身边，同那些最亲近于拉斐尔的学生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恺撒·达·塞斯托。

艺术家忽然什么都明白了：恺撒的出走，自己预感的不安，弗郎西斯果的笨拙的谎言，原来他的老徒弟背叛了他。

恺撒泰然自若地在雷翁那图注视之下，而且含着无耻的然而可怜的笑容回看他，一面扮着鬼脸，同疯子一般吓人的鬼脸。

不是恺撒，反是雷翁那图低下头来了，说不出的狼狈，好像是他对不起徒弟似的。

这一队人马走过去了，师徒二人继续走他们的路。弗郎西斯果搀扶师傅走路。雷翁那图的面孔是苍白而安静的。

他们走过了圣天使大桥，穿过了哥隆那里街，来到了拿逢那广场，那里有卖鸟的市场。

雷翁那图买了许多的鸟：喜鹊，黄雀，画眉，鸽子，一只猎鹰，一只野天鹅。他身上所有的钱都买完了，还向弗郎西斯果借钱。

老少二人提了这许许多多鸟笼，笼内鸟儿在咕噪着，引起众人惊奇。过路的人盯着他们看，街上野孩子跟在他们背后跑。他们横过全罗马城，走过万神庙，越过特拉扬大会场和爱士葵林[26]高丘，从“大城门”出了城，直走到古罗马官道辣比康那路，然后他们转入一条僻静的乡村小路。

一望无际的、寂静的、淡白的康班雅平原，展开在他们面前。

近旁有克劳狄、提多和卫士巴襄努士诸帝建筑的架空水道，已经倒塌一半了，缠满了常春藤，通过水道的拱门可以看得见一些单调的冈陵，灰绿色，在黄昏时候宛如海波一样。这里或那里耸立着一个孤独的黑塔、一个残破的骑盗巢。远处，在地平线上，蔚蓝色的山围着这个平原，一级一级高上去，好像圆形戏场的座位。白云背后斜阳的光辉如同长而阔的草束照射在罗马城上。那些大角牛，一身闪光的白皮、一对聪明而良善的眼睛，听了脚步声，懒懒地回过头来看，仍旧慢慢咀嚼着草料，馋涎从潮湿的黑嘴里流出来，滴在那多灰尘的荆棘丛中有刺的叶子上。枯焦而坚硬的草丛里蟋蟀的悲鸣，艾草死茎中秋风的萧瑟，以及远处罗马城里沉闷的钟声，好像更加显出了寂静。此地，在这个平原之上、庄严而奇异的寂寞当中，天使的预言好像已经实现出来了，他坐在“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者”面前宣誓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有什么时间了。”

他们在一个高地上选定了一个位置，把鸟笼放下来，于是雷翁那图开了笼门，将鸟儿一只只地释放了。

从他做小孩子时候起，这个事情就成了他的最有趣的娱乐。他带着和悦的眼光看看鸟儿如何快乐地叫着，扇着翅膀，飞到天空去。一种无言的微笑使他的面孔明朗起来。他现在忘记了一切烦恼，快活得

同小孩子一般。唯有猎鹰和野天鹅还关在笼子里，画师要回去时才肯放它们的。

他坐下来休息，而且从旅行袋里取出俭朴的晚餐：面包、烘熟的栗子、干无花果，一瓶用草扎着的奥维托红酒，两样乳酪，山羊乳酪给自己吃的，牛乳酪给徒弟吃的。他知道弗郎西斯果不爱吃山羊酪，所以带了牛酪来。

画师叫弗郎西斯果坐下来一道吃晚饭。师傅一面吃着，一面很快活地看着那两只鸟儿，它们感知快要释放了，便在笼里扇着它们的翅膀。在野外，露天底下，吃着饭庆贺他的有翼的囚徒们得到自由，这始终是他的一件乐事。

师徒二人不说一句话，吃他们的晚饭。弗郎西斯果时常偷偷地看看师父。自从生病以来第一次，他在露天底下、明亮光中，细看雷翁那图的面容，他从来未曾看见师傅是如此疲惫、如此老迈的。头发已经变了灰色，但还带点淡黄色光泽，上面很稀少，露出了强而大而又生着高傲而严肃皱纹的额头，但下面还是丛密的、丰满的，而且同络腮胡子相通连。胡子从颊骨底下生起，很长，直垂到胸前，但也已经有点灰色了。淡蓝色的眼睛还是同以前一样的锐利、一样表现无畏的求知欲，从浓厚而下垂的眉毛底下深而黑的双窝中照射出来。但是这个表情、这个几乎是超人的思想力和求知意志的表情，同另一个表情是相矛盾的，这另一个乃是软弱和疲惫的表情，表现于瘦削的双颊的皱纹中，表现于眼睛底下沉重的老年泪囊中，表现于轻轻突出的下嘴唇中以及下垂的口角所显示的无限厌倦神气中。这就是衰老的普罗默德的面孔。

弗郎西斯果看着他，心里生起了熟知的怜悯之感。

弗郎西斯果知道，一件小小的事情往往足够突然地改变了人类面孔的表情，而出人意料地暴露其内心状态。他时常在路上遇着与他不相干的异乡游客，拿出干粮，坐在背人处，转过脸去，含羞带愧地吃着，凡是在不习惯的地方不熟悉的人群当中吃饭的人，都有此羞愧感情的。此时，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的心里忽然发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奇异的感情，怜悯他们，仿佛他们是如此孤独、如此不幸的。他做小孩子时候最常勃发这个感情，大了之后也曾勃发了几次。这个怜悯感情是发源于下意识之中，他无法加以解释。他平时并不去想，但到了勃发时候，他立即就知道了，而且不能压抑下去。

现在就是这样。现在他看着师傅坐在草地上那些空鸟笼中间，一面望着那两只尚未释放的鸟儿，一面用一把破柄小刀割着面包和乳酪，往嘴里送，小心而努力咀嚼着，同牙齿衰弱的老人一般咀嚼着，颊骨上面的皮跟着嘴动，他的心忽然又生起那个熟知的强烈的怜悯之感了。这次是更难忍受的，因为怜悯感情同尊敬感情结合在一起。他要拜伏在雷翁那图脚下，要呜咽着拥抱师傅，要对师傅说：师傅即使被众人唾弃了，被众人轻视了，但在这个默默无闻之中，也有比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二人的得意更多的光荣在。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敢这样做。一声不响，忍住了眼泪，苦煞了咽喉，勉强吞下了面包和乳酪，他观察着师傅。

雷翁那图吃完了饭之后，站起来，先把鹰放走了，然后开启那个最后的最大的鸟笼，野天鹅便是在这笼中关着。

这只大白鸟飞了出来，高声而快乐地鼓动着它那被斜阳照红的双翅，笔直地向落日飞去。

雷翁那图目送它飞去，心里含着无限的欣羡和无限的悲哀。

弗郎西斯果觉得，师傅是为了他的一生的梦想而悲哀的，为了人类飞翼，为了那只“大鸟”，关于这“鸟”，他在笔记之中曾预言道：

> 人类将骑在一只大天鹅背上作第一次飞行。

教皇却不过他的弟弟朱良诺·德·梅狄奇的请求，便向雷翁那图预定一幅小画。

艺术家同平时一样迟疑着，动手的日子推延了又推延，只做些预备的工作。他改良着颜色，而且发明了一种新漆为这幅画之用的。

利奥第十得知这个情形的时候，便假装绝望神气，喊道：

“这个怪人永远做不成一件事情！他一心只想着结局，却永远不去动手做。”

宫廷中人抓住了教皇这个玩笑话，在罗马城里到处散播。雷翁那图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利奥第十，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已经判断了他。现在，彼特罗·彭波和拉斐尔、巴拉巴洛和米开朗琪罗，可以放心保持他们的桂冠了，他们的敌手已经毁灭了。

好像是大家约好了一般，所有的人忽然都离弃了他。人们忘记了他，好像忘记了死人。但是教皇的判词还是有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的。雷翁那图如此不动心地听着这个判决，仿佛他早已预见到了，仿佛他并未等待别种的判决。

这天晚上，当他一人独处时候，他在笔记内写道：

忍耐之于被侮辱的人，正如衣服之于挨冷的人。天气越寒冷，你就越加要穿暖些，那时你就不觉得冷了。同样，你受的侮辱越重，你也越加要忍耐，那时侮辱就不会伤损你的灵魂！

一五一五年一月一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死去了。他没有儿子，他的最近亲，即他的女儿克劳狄的丈夫安古廪公爵弗郎琐亚·德·瓦路亚，继承了他的王位，名为弗郎琐亚第一。这新王是萨伏衣之路易丝的儿子。

青年国王登了王位，便命驾亲征，去夺回伦巴底领土。他出人意料地迅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穿过了阿真底耶关隘，忽然出现于意大利，在马里雅诺打了一个胜仗，推翻了小穆罗，威风凛凛地进入米兰城里去。

此时，朱良诺·德·梅狄奇到萨伏衣去了。

雷翁那图在罗马既然无事可做，便决定在新王身边活动一下。这年秋天，他到巴维亚来，弗郎琐亚第一宫廷就是驻在那里。

那里，战败者举行一个盛会来欢迎胜利者。雷翁那图被请去参加欢迎会筹备工作，因为那里的人从穆罗时代起就识得这位机械师了。

他制造了一只自动狮。欢迎会那一天，这狮子在大殿上奔走，走到国王面前停下来，后脚直立，胸前开了一个洞，法兰西国花白百合从洞里出来落在国王陛下的面前。

这个玩具，比他的其余一切制作和发明，更多增进了他的荣名。

弗郎琐亚第一聘请意大利诸有名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去替他办事。但是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二人，教皇不肯放走的。国王现在来聘请雷

翁那图，给他七百盾年俸，而且拨了杜兰州内克鲁小宫堡给他居住，这个小宫堡就在国王的离宫俺拔斯近旁，界于都尔和布鲁亚中间。

艺术家接受了。六十四岁那一年，这个终身迁客，不存希望，也没有惋惜，离开了他的故乡。一五一六年初，他同他的老仆役维兰尼斯、他的厨娘马士邻娜、他的徒弟弗郎西斯果·默尔齐和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从米兰动身往法国去。

这段旅途是很难行的，尤其当这个季节，必须经过毕孟到土灵去，然后从那里沿着多拉黎帕里亚河谷——这河流入波河——越过柯尔德弗列宙斯岭以及塔布尔山和仙尼斯山中间的高地。

一清早，天还未曾亮时候，他们就从小城巴东涅奇亚出发，希望黄昏以前可以走过这条岭。骡子驮着人和行李，铃声响着，四蹄踏着，沿着狭径爬上山去，狭径旁边就是深崖。

下面，朝南的山谷，已经有春天香味了，上面则还是冬天。但在干燥、稀薄而又无风的空气之中，人们不很感觉寒冷。天刚刚亮，深崖下面，冻了冰的瀑布奇形怪状的，如同钟乳石，闪着白色之光。峭坡上生着黑松，如同乱草，从积雪中突露出来，深谷之中还留着夜之阴影。再上面，苍白色的天边，已经看得见阿尔卑斯山那些雪峰，此地的光好像是由这些雪峰照下来的。

在一个山路转弯之处，雷翁那图下了马，要仔细看看山景。他从带路的人口里知道了，旁边那条更陡的更难走的人行道，同这条马行道一样，可以通到目的地。他于是同弗郎西斯果二人走上最近一个高峰，从那里，许多的山都可以看得见。

铃声听不见之后，周围寂静得很，唯有很高的山上才有此寂静。游客听得着自己的心跳，以及有时山雪崩陷的雷一般反复回声。

他们愈走愈高了。

雷翁那图扶在弗郎西斯果肩头上，于是徒弟想起了好多年前在康皮昂山下曼德罗村附近的事情，那时他们两人沿着一条油滑而可怕的台阶走下铁矿里面去。那时雷翁那图把他抱在手里的，现在则是他扶持雷翁那图了。那时铁矿下面也是同现在高山上面一般寂静的。

“看哪，雷翁那图师傅！”弗郎西斯果喊起来，一面指着他们的脚底下突然出现的深谷，“多拉黎帕里亚河谷又现出来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吧？不久，我们就到岭那边去了，那时一定看不见这个河谷的。”

“那里就是伦巴底，就是意大利！”他又低声说一句。

他的眼睛射出了快乐而又悲伤的光辉。

声音更低些，他重复道:

“最后一次了……”

师傅照着弗郎西斯果手指指处，看了一眼，向着故国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他没有表示一点情感。他不作一声，回过脸去，继续向着塔布尔山、仙尼斯山以及洛其亚梅隆的永久雪峰和冰河闪光之处走去。

现在，他不觉得疲乏，很迅速地向前走去。弗郎西斯果还在下面深崖边上同意大利辞别，以致落在师傅后头很远。

“师傅，师傅，您到哪里去呢？”他在雷翁那图背后远远地叫喊，“您没有看见山路已到了尽头吗？不能再上去了。那是悬崖。当心呀！”

但是雷翁那图没有听他的话，仍旧用坚定而轻松的脚步，飞一般地在令人眩晕的深崖边缘上走过，愈走愈高了。

苍白色的天边，那些大冰块在闪光，好像上帝造的一堵巨墙，隔离着两个世界。这些冰块诱惑他、刺激他，好像它们背后藏着最后的秘密，唯一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的秘密。虽然有不能逾越的深谷横阻着他，使他走不到那些冰块去，但他还是觉得那些冰块是与他有缘的，为他向往的，同他接近的，只消一伸手便可以接触到了。它们看着他，好像死人看着活人，含着永世的微笑，琢箜铎夫人的微笑，看着他。

雷翁那图的苍白的面孔反映了它们的苍白的光辉。他微笑着，同它们一样微笑着。当他在冰一般寒冷而明朗的天空底下看着明朗的大冰块的时候，他便想着琢箜铎夫人，他又想着死，好像死和琢箜铎夫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

[1] 灶神女祭司die Vestalinneu——按古代罗马大祭司常在罗马世家中选择若干女子，任为灶神祭司，日夜守护祭坛上的圣火，奉职期间必须是绝对贞洁的；若有不洁之事或者让圣火熄灭，则须受活埋处分。

[2] 彼得罗·彭波Pietro Bembo，一四七〇——一五四七，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威尼斯人，拉丁文写得很好，著有《威尼斯史》。

[3] 保罗书翰——共十三封信，皆在《新约》中。

[4] 弗郎琐亚第一François I一四九四——一五四七，这个时代有名的国王，曾赞助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5] 劳昆雕像Laocoon——劳昆是特洛伊国王卜廉的儿子，做特洛伊城阿普罗神庙祭司，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两条怪蛇缠绕死了。维琪尔的叙事诗里详细说这个故事。一五〇六年罗马发现了一个大理石雕像，刻着父子三人被蛇缠绕之状，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刻的，非常生动而感人，是古代遗下来的艺术杰作之一。现藏梵蒂冈宫。

[6] 厄比鸠派der Epikureer——本指实行希腊哲人厄比鸠（或译伊壁鸠鲁）学说的人，但此地说的仅是“享乐主义者”之意。

[7] 阿托士山Athos——在希腊马其顿地方，山上诸修道院藏有许多珍贵的古书。

[8] 巴拿斯山Parnass——在希腊，相传艺术之神阿波罗和九缪斯都住在那上面。

[9] 忒啻丝Thetis——海之女神，亚奇耳的母亲。

[10] 爱乌鲁丝Aolus——风之女神。

[11] 季罗拉谟·弗拉加斯托Girolamo Fracastore，一四八三——一五五三，医生兼诗人。

[12] 席霉利士Syphilis——即梅毒。

[13] 裸智派哲人die Gymnosophisten——印度一派哲学家，实行禁欲和静观。

[14] 厄拉西斯特拉吐士Erasistratus——古代希腊医生，公元前三世纪时人。

[15] 摄尔苏士Celsus——公元初年时人，医生，有文名。

[16] 俺菲特里昂Amphitryon——神话中提林特国王，有事外出，尤比德大神变做他的模样回家来欺骗他的妻阿尔克曼，由此诞生了有名的英雄赫丘利。拉丁文学家布劳都士曾著一本喜剧演这故事，其中俺菲特里昂的仆人索西的举动是最滑稽好笑的。

[17] 西克士特教堂die Sixtinische Kapelle——在梵蒂冈宫内，一四八〇年左右，教皇西克士特第四建筑的，因其中的米开朗琪罗壁画而闻名后世。壁画画的都是《圣经》上的故事。

[18] 上帝创造世界——见《创世记》前三章。

[19] 亚伯和该隐——见《创世记》第四章。

[20] 闪和含——见《创世记》第九章。

[21] 仆人埋银故事——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22] 赫利奥朵Heliodo——纪元前二世纪时人。

[23] 利奥第一Leo I——四五七年至四七四年东罗马皇帝。

[24] 阿提拉Attila——五世纪时匈奴族皇帝，征服了东西罗马两帝国。

[25] 基路伯Cherub——《圣经》中最接近于上帝的天使。

[26] 爱士葵林丘Esquilinische Hügel——罗马七丘之一。

第十七章　死——有翼的先驱者

在法兰西心脏俺拔斯地方，洛亚河旁边高地之上，国王有个离宫，宫墙都是杜兰黄白石砌成的。每逢太阳下了山，在那淡绿色的如同透过了水的光辉之中，这宫殿连同它在河中的倒影，看来好像幻景，好像云块一般轻飘的。

人们从角隅高塔上可以看见洛亚河两旁的森林、牧地和田野。那里春天的时候，红罂粟花的田和蓝麻花的田疏密相间着很好看。这个笼罩着潮湿蒸汽的平原，长着一排排的黑杨树和银柳树，令人想起了伦巴底平原，正如洛亚河的绿水令人想起了阿达河一般。不过阿达河是条湍急而健壮的山河，而洛亚河则安静而缓慢地在沙床上流着，好像是衰老而疲倦的样子。

宫殿脚下拥挤着那些民屋，尖形的屋顶之上盖着那在太阳光中闪烁的平滑的青石瓦，又高耸着砖砌的烟囱。俺拔斯城里，那些迂回、狭窄而阴暗的街巷之中，一切还在喷着中古气味，门框、屋檐、窗角、直柱和横梁，都饰着石雕的人物，就是离宫围墙用的那种杜兰白石雕成的，胖子修士冷笑着，手携酒瓶和念珠，脚穿木屐。法院书记或神学博士穿着长袍子，忙忙碌碌的小气的市民则把钱袋挂在胸前。在街巷中走路的人，面孔恰恰同这些石雕人物一个样的，一切都是小康的、清净的、吝啬的、精明的、冰冷的和虔诚的。

每逢国王来俺拔斯行猎时候，这小城就活跃起来了，满街都响着犬吠声、马蹄声和号角声。宫廷人物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招摇过市，夜里音乐声从上面宫殿响下来，那时云一般白的宫墙就照耀在火炬红光之中了。

国王一离开，这小城又归于安静和沉默。唯有星期日，那些家庭妇女戴着高而尖的白草帽到教堂做弥撒去，其余的日子则城里同死人一般，听不见步声和人声，至多只有在宫殿白塔上盘旋的燕子叫声或某黑暗作坊中一架机器轮子转动声打破寂静。春天黄昏，当新鲜的杨柳香味从城外吹进来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便手携着手绕成一个圈子，跳着舞，唱着法国的保护圣者圣邓尼士[1]的老歌，虽在游戏之中，小孩子还是同成人一般正经。在透明的暮色之下，那些苹果树，越过石墙散落它们的淡红色花瓣于小孩子头上。但歌声一停止了，空气中又恢复那般深沉的寂静，全城只听得见钟塔上一响一响的黄铜声音，以及镜一般平的反映着淡绿色天空的洛亚河底沙岸上野天鹅叫喊之声。

俺拔斯离宫东南方，约走十分钟可到，在那往圣多马磨坊去的路上，就立着那个克鲁小宫堡。这小宫堡以前是属于路易十一[2]朝代某总管大臣所有的。

小宫堡这边是一堵高墙，那边是阿马斯小河，流入洛亚河去的，前面有片茂盛的草地直通至大河，草地右边立着一个鸽子巢。在柳树和榧子树密织的枝柯阴影之下，急流的大河水好像是静止着的，同井水或池水一般。小宫堡的玫瑰色砖墙在浓绿的栗树、榆树和榛树丛中耸立起来，墙上门窗四周也镶有杜兰白石。青石瓦盖的尖形屋顶、大门右边的小礼拜室以及那个八角形的小塔，塔内木质的螺旋梯联络了下层八个房间和上层八个房间，这一切同那个小建筑物合起来看，好像是一座乡村别墅。这个小宫堡是四十年前翻造的，外观上是新的、愉快的和得人欢心的。

弗郎琐亚第一拨给雷翁那图·达·芬奇居住的就是这个宫堡。

国王非常殷勤接待这位画师，同他长谈，谈起他以前和以后的工作，很敬重地称他作“父亲”和“师傅”。

雷翁那图建议要翻造这俺拔斯离宫，要开掘一条大运河，把附近的索伦沼泽区这个传播疟疾的荒凉区域，变成一个茂盛的大园圃，又在马康地方把洛亚河和沙翁河通连起来，以此经过里昂联系了法国心脏杜兰州和意大利，而开辟一条新路从北欧通到地中海岸去。雷翁那图现在梦想着要拿知识礼物来造成外国幸福了，这礼物是他本国拒绝不要的。

国王同意了开掘运河的计划，所以艺术家来到俺拔斯不久，便去研究地势了。弗郎琐亚第一打猎时，雷翁那图便在罗莫兰丹地方研究索伦沼泽区形势，调查洛亚河和雪尔河诸水源，测量水位，绘画地图。

当他巡游各地时候，有一天到了俺拔斯南方因德尔河旁一个小城洛雪斯，这城处于杜兰州广阔的牧地和森林中间。那里有座古旧的离宫，前伦巴底公爵罗督维科·穆罗曾在宫内塔中关过八年，而且死在那里面。

老看守告诉雷翁那图说，穆罗曾越狱了一次，藏在农家车子的干草里逃走了，但因不识路径迷困在附近的森林里面，第二天早晨就给追兵捉回来了：猎狗在荆棘丛中发现了他。

米兰公爵最后几年的生活是在宗教默想和祈祷之中度过的，他读着但丁的书，那是人家允许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唯一的书。五十岁时候，他已经像个衰朽的老头子了。唯有政治大事传到他的耳朵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才闪出以前的火焰。

一五〇八年五月十七日，他生了几天病之后，温和地死去了。

老看守又说，穆罗死前几个月曾想出一种奇异的消遣方法：他求得画笔和颜色，便在狱室墙上和天花板上画起来。

在那因潮湿而剥落的石灰墙上，这里和那里，雷翁那图还看得见壁画的遗迹：纷乱的图样，粗细线条，十字形，星点，红色画在白地上，黄色画在蓝地上。一个戴头盔的罗马军人，大概是公爵自画像画得不像的。那个大头中间写了如下几句不通的法文："在监禁和痛苦中，我的格言是：忍耐是我的武器。"又有一句更不通的法文从天花板这头写至那头，开头几个字写得很大，一个字母足有三寸长，拿黄色用古代字体写的，"一个心……"，但因地位不够，接下去的是几个小字"……里不快活的人"。

艺术家读着这几句可怜的题词又看着那几幅笨拙的壁画（好像小学生在练习簿上涂抹的）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好多年前穆罗在米兰宫中壕沟旁微笑着欣赏天鹅的情景。

"谁晓得呢，"雷翁那图想到，"这个人灵魂里面也许含有如此之多的爱美心，到了末日审判时足够替他辩护的？"

当他想着不幸的米兰公爵的命运时，他又记起了西班牙来的某旅客同他说的关于他的另一个保护人恺撒·波尔查的结局。

亚历山大第六的后任、教皇朱留士第二不顾信义，把恺撒献给他的仇敌们了，他们把他解到加斯蒂尔去，把他监禁在梅迪那·德·监博高塔里面。

他非常灵巧而勇敢地设法越狱，他打破狱室窗子，靠着一根长绳从眩人的高空上滑下来。看守赶到，把绳子截断了，他跌落地下，受了伤，但还是镇静的，一经恢复知觉，他就爬到外应者准备好的马匹上去驰走了。他走到邦贝鲁那他的岳父那伐拉国王宫廷里去，替他的岳父当雇佣兵司令。恺撒的越狱消息使得全意大利惊惶失措，教皇发起抖来。人家悬赏一万杜卡买恺撒的头。

一五〇七年冬季某天下午，恺撒在维安拿城下与波蒙的法国雇佣兵打仗，太深入敌阵了，自己的人遂抛弃了他，他被迫到一个山峡里去，到一个干河床，同野兽一般非常勇敢地拼命抵抗直至最后顷刻，结果被砍了二十几刀，倒地死了。波蒙雇佣兵们看见他的盔甲和衣服很华丽，便把他剥得精光，让尸首丢在峡谷里面。夜里，那伐拉兵从被围的要塞冲出来，找到了他，但起初不认得他。最后小侍童欢尼托认得他的主人，便伏在地下抱着尸首痛哭，因为他是爱恺撒的。

那个仰天躺着的死人面孔还是美丽的：他死时同生时一样，既不惧怕，也不懊悔。

费拉拉公爵夫人吕克列沙·波尔查一生都在哭着她的哥哥。她死时，人们发现她身上穿着一件头发织的衣服。

年轻守寡的瓦棱蒂诺公爵夫人，法国郡主夏绿蒂·达尔布列特，与他共同生活没有几日，便爱了他，至死都忠实于他，犹如再世的侯爵夫人格黎色狄[3]。当她得知丈夫死耗时便永久退隐于拉摩特·费宜堡去，这堡在一个幽静的树林中间，四面枯叶随风飞舞。唯有到邻近乡村做布施，请穷人替恺撒灵魂祈祷时，她才离开那个饰着黑丝绒的房间。

罗曼雅受过恺撒统治的人、亚平宁山谷中半野蛮的牧人和农民，想起了他也是很感激的。他们长久不肯信他真是死了，他们期望他来，犹如期望一个解放者、一个神。他们希望他迟早要回到他们那里去的，要在尘世重立正义的，要推翻那些暴君而爱护民众的。在城市和乡村，花子们唱着“瓦棱蒂诺公爵哀歌”，其中有两句说：“他的行事是残酷的，但很崇高。”

雷翁那图拿着穆罗和恺撒这两个人的一生来同自己的一生比较：两个人都做了许许多多大事业，但都同影子一般不留踪迹消逝了，而他自己生平则充满了高尚的观照，现在他觉得他的一生少空虚些了，他再不埋怨命运了。

翻造俺拔斯离宫和开掘索伦运河，同雷翁那图差不多所有的事业一样，都没有结果。

那些谨慎的顾问官不久就说服了弗郎琐亚第一，使他确信雷翁那图的太大胆的计划是不能实行的，国王的兴趣冷下来了，他清醒了，他终于完全忘记这些计划了。艺术家觉悟，弗郎琐亚第一待他无论如何有礼貌，仍旧不会比穆罗、恺撒、索德里尼、梅狄奇家兄弟们和利奥第十更能帮助他实行计划的。他要使人懂得他，要拿一生辛苦获得的东西送给人类，至少送给一部分，这个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他于是决定从此决然地退隐到孤寂生活中去，放弃一切的活动。

一五一七年春天，他在索伦沼泽区染了疟疾，扶病回到克鲁堡来。夏天，他的病好些了，但他的健康至死都未完全恢复。

俺拔斯森林直展延到克鲁堡墙外阿马斯小河对岸之上。

每天下午，弗郎西斯果·默尔齐扶着师傅出门去，因为雷翁那图总是衰弱的，沿着幽静小径走进森林深处，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徒弟躺在他的脚下草地上，读但丁的诗，读《圣经》，或者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给他听。

周围是阴暗的，唯有太阳冲破阴影之处，在远远的空地上，以前未曾见到的一丛茂盛的花忽然发出紫焰或红焰来，同蜡烛一般。一株被狂风吹倒的半朽的树身上，凹处生的苔藓映出绿玉的光辉。

这是炎热而郁闷常发雷雨的夏季天气，但这日天上虽有乌云，却不曾下雨。

弗郎西斯果书声中断又不说话时，树林中就笼罩着深夜一般寂静。只有一只鸟儿，大约一只雌鸟儿找不着它的雏儿，有时发一二声哀鸣，好像在啼哭，但最后连鸟儿也不作声了，更加寂静了，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腐叶、野菌以及潮湿蒸汽的气味窒塞了人的呼吸，有时可以听到远处雷声，很微弱的，好像在地底下响着的。

徒弟抬起头来望望师傅。雷翁那图坐着不动，如同僵硬了一般。他细听着寂静，细看着天空、树叶、石头、花草和苔藓，用一种辞行的眼光看着，好像在永别之前最后一次看着这一切。

渐渐，弗郎西斯果也中了寂静巫术，也僵硬起来了。他好像在梦中看见师傅的面孔，师傅好像渐行渐远地离开他，好像渐入渐深地落于阴暗的寂静之内。他要醒过来，但醒不过来，他害怕起来，好像有什么不祥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临近了，好像在这个寂静之中现在要听到了潘神的叫喊，一切有生之物听到这个喊声都要陷于超自然恐怖中的。最后他紧张了一切注意力，把这僵硬克服下去了，但不祥的预感

和难解的怜悯紧束着他的心。他不作一声，战战兢兢地吻着师傅的手。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看他，轻轻抚摸他的头，好像抚摸一个受惊的孩子，如此悲哀、如此温柔，使得弗郎西斯果的心更加无望地紧缩起来了。

就在那几天，艺术家开始了一幅奇异的图画。

在一片凸出的岩石遮阴之下，潮湿的阴影之中，那些将枯的野草里面，坐着那个戴葡萄冠的长头发的女人一般的神。那是中午时分，毫无气息的寂静，比子夜更加神秘的寂静。这神生着一副苍白而消瘦的面孔，腰围一张有斑点的幼鹿皮，手执啻苏杖。他叠着腿、垂着头，好像在细听着，面上现出了好奇的神气，非常紧张地等待着的神气。他含着一种难解的微笑，用指头指着声音来处，那声音也许是马那德门的歌声，也许是远处的雷声，也许是大潘神的震耳喊声，一切有生之物听到这个喊声都要陷于超自然的恐怖中的。

在已故的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遗下的箱子中，雷翁那图发现了一块紫石英，上面雕着巴库斯神像，大概是嘉山德拉小姐送的。

在同一箱子中，画师又发现了几页纸，写着幼里披得《酒神祭司》剧中的诗句，从希腊文译出来的，由卓梵尼亲笔写上去的。雷翁那图好几次翻阅这些诗句。

在这悲剧中，奥林匹斯山诸神内最年轻的巴库斯雷神和塞美列所生的儿子，化身为印度来的一个女人般的含诱惑性的美少年，出现于人前。底比斯国王彭德斯下令捉了他来，要杀死他，因为他假借新智慧之名向人类传播野蛮的密仪、血腥的纵欲的牺牲狂。

“异邦人呀，”彭德斯冷笑着向这未为人识的大神说，“你是美丽的，你有了迷惑女人的一切，你的长头发披在双颊上非常可爱，你又同小姑娘一般不肯晒太阳，在阴影中保持着你的白面孔，要去迷惑美神亚弗罗狄特。”

祭司们的合唱，与这国王相反，则是恭维巴库斯神的，说他是“诸神之中最可怕的和最有恩的，在陶醉里给人类以完全快乐”。

那几页纸头上，除了幼里披得的诗句之外，还有卓梵尼亲手摘录的《圣经》文句。

譬如从《雅歌》中摘录了：

你们喝吧，我的朋友，你们也要被喝吧！[4]

从《福音书》中摘录了：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至我在上帝国里喝新汁的日子。[5]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葡萄的人。[6]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7]
喝了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8]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9]

雷翁那图没有把那幅“巴库斯”画完便丢下来了，另外开始一幅更奇异的图画“施洗约翰”。

他以一种异乎惯常的恒心，很着急地进行这幅画的工作，好像他预感到他的余生是可数的，他的精力是一天比一天衰落下去的，所以现在赶忙要在这最后的作品之中泄露他的最神圣的秘密。他的一生中不仅未曾把这秘密泄露给别人，而且未曾泄露给他自己。

画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已经能够了解艺术家的根本思想了。

画的背景是一片阴暗，令人想起了当初他同丽莎·琢箜铎夫人讲的那个洞穴里的阴暗、那个惹起人们恐惧和惊奇的洞穴里的阴暗。但是那个初看似乎漆黑的阴暗，细看下去就渐渐透明了。最黑的暗，虽然保持着一切神秘性，却同最白的光交织在一起，如同轻烟般飘散于光中，好像远处的音乐之声。在暗背后，在光背后，又现出了那种非光非暗的东西，即是雷翁那图常说的“光的暗”或“暗的光”。于是，同奇迹一般，但比一切实有的都更实在的，同幽灵一般，但比整个生命都更有生气的，从这光的暗或暗的光中露出了一个女人般的含诱惑性的美少年的面孔和裸体，令人想起了彭德斯王的话：

“你的长头发披在双颊上非常可爱，你又同小姑娘一般不肯晒太阳，在阴影中保持着你的白面孔，要去迷惑美神亚弗罗狄特。”

如果这是巴库斯，他的腰为什么不围着有斑点的幼鹿皮，而围着一件骆驼毛织的衣服呢？他的手为什么不执着啻苏杖，而拿着旷野芦苇做成的十字架呢？这是各各他十字架的原型。为什么他低着头细听着、带着好奇心和非常紧张的等待神气细听着，而又半苦笑半冷笑地一手指着十字架，一手指着他自己呢？好像他要说道：

>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10]

一五一七年春天，俺拔斯要举行一场盛会，为了庆贺国王弗郎琐亚第一诞生太子。

教皇被请来行洗礼。他派了他的侄儿乌比诺公爵罗棱慈·德·梅狄奇代表他来，这位公爵已经同布尔奔公爵的女儿玛德怜郡主定了婚，此

次也是为了结婚到法国来的。欧洲诸国使臣来参加典礼的，其中也有驻罗马法庭的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他要从罗马来的。

利奥第十好久以来就同莫斯科国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结交朋友了，因为他把大公看作一位有力的盟友，与欧洲各国君主联合去反对索里曼苏丹[11]，这苏丹占领了埃及之后，势力如此强大足以危害欧洲了。但教皇心里还存着另一种希望，即希望东西两教会复归于统一。莫斯科国大公对于这个希望虽未曾给予丝毫鼓励，利奥第十还是派了两个狡猾的多米尼会修士森伯格两兄弟到莫斯科去。罗马教皇答应，莫斯科若肯承认罗马的精神上的最高权，则东方教会的一切仪式和教条都可照原样保持着。他又预许承认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教长高升大公为王爵，而且将来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把这东方大城给予莫斯科国。大公认为教皇买好于他的这些条件，对他非常有利的，于是派了两个使臣到教廷来：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和尼启大·卡拉恰洛夫。后者，二十年前曾做当时俄罗斯使臣但尼罗·马弥洛夫的随员，经过米兰时还参加过“黄金时代”盛会，而且同雷翁那图畅谈过莫斯科国情形的。

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诨名“通事弥恰”，是个读熟《圣经》而又通晓外交事务的人。他少年时曾奉新城大主教格那宙斯派遣来意大利游历，“为了有用的研究”在威尼斯、罗马和佛罗伦萨度过二年，而且在那些地方搜集了有关于两重和三重哈利路亚的材料，以及有关于第八千年和著名的“修士白帽”传说的材料，带回新城去。后来，老年时，这位格拉西莫夫就告诉了意大利作家保罗·卓维奥以种种式式的俄罗斯事情。

俄罗斯使臣们来罗马的主要目的，据大公训令说，乃是要延聘几个矿学师和建筑师、一个攻城专家、一个铸炮专家、一个石匠能建筑

宫殿的和一个银匠能制造、鼓铸和雕刻大器皿的，此外还要延聘一个医生和一个风琴乐师到莫斯科去。

在卡拉恰洛夫手下当秘书长的，是一个外交部官员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手下有两个书记：一个是他的侄孙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诨名“烤肉费特卡”的，另一个是犹啻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

这三个人都喜欢宗教画。费多和犹啻奇两人自己就是能干的画家，伊里亚·博大比希则是一个精细的赏鉴家和批评家。

犹啻奇是一个穷寡妇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乌格里希地方报知圣母教堂烘祭饼的女人。母亲死后，他完全成为孤儿了，同一教堂的教役华襄·耶略索洛夫收养了他。他做小孩子时，已经在哥罗德茨人普罗霍尔修士那里学画圣像画了。这位修士是个正直的人，但不是什么大画家，《圣像画谱》中论西耶之圣安多尼的话很可以借用来形容他，这就是说：“这位圣者对于这门艺术并非是很高明的，他的圣像画简直是平常得很，他在斋戒和祈祷中用的工夫更多些，这就可以补偿他的艺术才能的缺乏了。”

在普罗霍尔那里学了之后，犹啻奇又到但尼罗·楚尔尼修士那里学去，斯帕索·安得罗尼可夫修道院的礼拜堂就是这位修士画的，他是昔时俄罗斯最大画家安得烈·卢卜里奥夫的一个徒弟。犹啻奇经过了这门艺术的各种阶段，从挑水磨墨的学徒做到画师。为了他天生的能力，他的技艺如此进步，竟被人请到莫斯科去，替教长宫邸的圣油室画一幅圣像了。

这里，他同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结交了朋友，后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圣像画家，懂得透视学，在同一室内墙壁上画着“金地草”。

卢督谬托夫带了他的新朋友到波尔凡街圣尼古拉教堂附近贵族费多·嘉尔溥夫家里去。卢督谬托夫在这贵族家里画着饭厅天花板，他画着星宿运行、十二月份以及天体，他还画着自然和人生上种种事物，甚至画着风景，这是违反昔时画家传统的，昔时画圣像的人不许画俗世的物体和人事。

费多·嘉尔溥夫同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的御医“德国人”[12]尼古拉·布列夫很要好。这个布列夫，一个外道邪魔、一个“拉丁人”，如希腊人马克沁说的，曾写了一些很有罪过的文字，议论正教信仰[13]，并主张两教会合并。那些虔诚的莫斯科人说，在这个布列夫影响之下，连贵族费多也变成“拉丁人”了，而且去研究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这些都是巫术和黑术），希腊寓言诗歌（这些都是邪说）以及种种其他的魔鬼艺术和智慧，能令人离弃上帝的。

他们还控告他信奉犹太邪教。

贵族费多不久就看中了在他家里工作的两个圣像画家费特卡·卢督谬托夫和啻沙·加加拉。他认为，他们二人若能去外国游历一次，艺术定会大大进步的，于是荐引他们到外交部去做书记官。

在莫斯科嘉尔溥夫家里时，费特卡看到了外国稀奇物件和异端邪说书籍，又听到了那关于准犹太教的自由主义谈话，信仰已经有点动摇了。到了外国之后，置身于威尼斯、米兰、罗马和佛罗伦萨诸意大利城市中间，看着一切奇珍异品，他简直头脑糊涂了。他生活在不间断的惊奇中、在“精神迷乱”之中，如伊里亚·博大比希说的。他以同样

的热心去游赌场、图书馆、教堂和妓院。他以小孩子的好奇心、以野蛮人的贪求心，奔赴于这一切。他学了拉丁文，他梦想着要穿外国衣服，甚至要剃去胡子，而这是俄罗斯人视为致命罪孽的。

“谁剃了胡子的，谁没有胡子死去的，”伊里亚·博大比希警告他的侄孙道，“就没有人替他祈祷、替他做弥撒，或者在教堂里替他点蜡烛了。这种人应当算作邪教徒，他改变了男子形态，同骚女人一个样，或者同猫狗一个样，猫狗只有半部胡子，但没有全部胡子。”

费特卡开始在说话之中穿插几个外国字了。没有必要，也用外国字。他夸耀他的智识，装作很博学的样子。他议论炼金术，即是制造金子的法术，又议论辩证术，即是探究真理的法术，又议论智辩术，即是显示人类本性难以捉摸的东西的法术。

“莫斯科简直没有一个人，”他向犹啻奇诉苦道，“只有许多蠢家伙，不能同处的。”

每逢他兴奋起来时，他很爱审查种种信仰学说，而提出种种怀疑问题。

“我学过哲学了，我很可引以自夸的，”他屡次说，“我知道了一切已过去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着的事情。”

他审查了种种信仰学说，达到这样一种自由思想，认为外国的智辩术还不够用的，因而赞成俄罗斯本土哲学家，即那些所谓准犹太教异说的人的更激烈的学说。他们说：耶稣基督还未出世，将来他到世界上时，虽然自称为“人子”，但并非为了他的本质，而是为了恩惠，至于基督教徒所称为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则不过是普通的人而非上帝：他已经死了，并且在墓中腐烂了。他们又说：不应当拜圣像、拜

十字架、拜杯，应当敬重这些东西，但只有上帝才应当拜的，又不应当降服于尘世威权之下。费特卡又征引了几句论灵魂不死和死后生命的话，据说这些话是那个信奉准犹太教异说的莫斯科大主教索西马说的：

“但是什么是天国呢？什么是基督再来呢？什么是死人复活呢？都没有这些事情！死了的就是死了的，绝不会再来了。”

他的叔公伊里亚·博大比希不仅要拿言语教训他，而且要拿鞭子教训他，所以费特卡虽然有这一切小学生般的勇敢，仍旧害怕他的叔公。

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是个老派人物，信心异常坚定。外国艺术和科学的种种奇迹毫不能迷诱他。

“这一切不过是敌基督者将要到来、一切痛苦将要开始的征兆罢了，”他时常说，“不要拿你们的诡辩来迷惑我们这些基督羊群，我们没有工夫去听你们的哲学，因为世界末日已经临近了，上帝审判来到门前。暗同光有何关涉呢？贝里亚同基督有何关涉呢？龌龊的拉丁教会同我们的正信的基督教会又有何关涉呢？”

“欧罗巴洲地方，”哥比洛说，“即大地第三部分，属于挪亚第三个儿子雅弗所有的，其中生活着骄傲而诡诈的人群，他们在战场上打仗是勇敢的，但抵抗肉体快乐和尘世享受则很懦弱，他们永远是照着自己意志而行事。他们爱博学，喜欢种种智识和科学。在宗教信仰方面说，他们是迷乱了，而且受了魔鬼哄骗分裂为种种邪魔派别，所以今天全世界只有俄罗斯人信仰是坚定的，他们虽然不热心研究学问、不习惯于聪明的诡辩的谈论，但因之坚持着健全的信仰不至误入歧途

的。我们那里的人是很庄重的，他们留着长长的胡须，穿着合适的衣服。上帝教堂因唱圣歌而美丽。像这样的国家或比这样更好的国家，在欧洲别处是找不到的。”

在犹啻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这个乌格里希教堂烘祭饼女人的儿子的心里，外国事物也惹起了无限的惊异，不减于费特卡。但他并不重视他的同伴的自由思想，他认为其中夸口成分是超过于真正异端邪说的。但另方面，他也不赞成伊里亚·博大比希那种鄙视一切外国事物的态度。他在外国见过一切和听过一切之后，那些《绿玉》、那些《金源》、那些《节日讲演书》再不能满足他了，那些书籍是将人类各方面的知识，用问答写出来的，譬如其中有几条说：“哲学家，请你猜猜，是蛋生鸡呢？还是鸡生蛋？亚当以前是谁生胡子呢？是山羊。最初的手艺是什么呢？是裁缝，因为亚当和夏娃用树叶缝衣服给自己穿。四只老鹰生一个蛋是什么呢？是四位福音圣者，他们同写了《福音书》。什么支持着大地呢？水。什么支持着水呢？一个大石头。什么支持着石头呢？提比里亚海[14]中八尾大金鲸鱼和三十三尾小金鲸鱼。”

但犹啻奇也不肯信费特卡这个邪说，即说：“大地的构造不是四方形的，不是三角形的，也不是圆形的，而是同蛋一般：里面是蛋黄，外面是蛋白和蛋壳。你也要这样想象宇宙：地就是蛋里面的蛋黄，空气是蛋白，天则像蛋壳一般包着地和空气。”他虽然不信这个邪说，但他觉得，以前以为那些支持地球的鲸鱼是不动的，现在则以为是在动着，在推移着，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们的。

他朦胧觉得，费特卡对于外国艺术的迷信崇拜，虽是有意过分了的，但仍含有真理，无论用嘲笑、用恐吓、用哥比洛叔公的鞭子都不能反驳的。

“从别人学到好处，不应当引以为愧的。追随外国榜样也不应当引以为愧的。算术和透视学是有用的东西，比蜜还甜些，而且绝不违反上帝的。”费特卡常常带着深刻感情说出这话。这话在犹啻奇心里得到了回声。

他祈求上帝赐他力量和智能，并非为了背弃父祖的信仰而变成拉丁人，同费特卡一样，亦非为了毫无选择地排斥一切外国东西，同伊里亚·博大比希一样，而是为了能够判别麦粒和秕糠，能够发现真正的道路、真正的智慧。这个事情，对于他虽是困难而可怕的，却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告诉他说：这是神圣的事情，上帝不会拒绝帮助他的。

乌比诺公爵的婚礼和新生太子的洗礼，罗马两个俄罗斯使臣之中只有一个到俺拔斯去参加，就是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他要送莫斯科大公的礼物给法兰西国王：一件绣了金花的大红缎面黄鼠狼袍子，一件细毛的海狸袍子，一件全用肚皮集成的貂鼠袍子，四十倍四十只灰鼠皮，以及银狐、灰狐、装金的马刺和一些猎鹰。

启尼大带到法国去的书记和随员之中，也有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费特卡·卢督谬托夫和犹啻奇·加加拉三个人。

一五一七年四月底，一天清早，看守王家森林的人，在那穿过俺拔斯森林的官道上，看见一群奇装异服的骑马人经过，说的话又是如此奇异的，使他不由得站住了脚步，看他们走过去，直至看不见了为止。他不能断定：这些人是土耳其苏丹派来的呢，是蒙古可汗派来的呢，还是那个住在世界尽头天地接合处的约翰神父派来的呢？

但是他们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蒙古人，也不是约翰神父[15]派来的人，他们是属于所谓“兽国”的人，是那个国家来的客人。这个国

家并不比神话上的歌革和玛各更少野蛮些，他们是启尼大·卡拉恰洛夫率领下的俄罗斯人。

那个装载使馆仆役和赠送国王礼物的重车，早已驶过去了，尼启大自己则骑马与乌比诺公爵同走。守林人看见的那些骑马人是护送着那些波斯猎鹰的，那也是赠送国王的礼物。这些贵重的鸟儿很谨慎地装在一辆特别的车子上面，关在麻皮织的鸟笼之内，外面用羊皮裹着。

费特卡·卢督谬托夫骑着一只活泼的灰白色牝马，在这车子旁边行走。

他的身材如此魁伟，在外国官路上走路时都要引起人家惊讶注目。他的颊骨宽大，面孔扁平，皮肤暗黑，头发有松脂一般黑，所以人家叫他作“烤肉”。他的淡蓝色的眼睛无精打采的，但同时表现热烈的好奇心，含有充满矛盾的、时常变化的俄罗斯人面孔上特有的一种神气，混合着腼腆和厚颜、率直和诡诈、忧愁和高兴。

费特卡听着两个伙伴马敦·乌恰克和伊瓦尸卡·特鲁番茨的谈话。这两个也是使馆人员，对于鹰猎很内行，这次尼启大就是付托他们护送猎鹰到俺拔斯来的。伊瓦尸卡说着某次打猎情形，即是法国贵族安·德·孟穆伦西为了愉悦乌比诺公爵在沙提勇森林中举行的。

“你说加马云飞得很好吗？”

“是的，好得很！”伊瓦尸卡喊起来，“好得难以言语形容！星期六早晨，我们正在沙提勇放鹞子时，这加马云已经在飞着，一次就把两巢锦鸡和三巢半野鸭杀死了。第二次起飞时，一只母锦鸡飞到林子去，就抢加马云爪里的鸡雏，但这家伙在母鸡颈上啄了一下，害得母

鸡一翻身掉进水里去了。我们正要开枪，因为我们以为它不过轻伤罢了，但是它连肠子都拖出来了，它还在水里泅了一会，就到岸上来，加马云就捉了它！”

伊瓦尸卡做手势形容着这老鹰如何捉那锦鸡，形容得活灵活现的，害得坐马吓了一跳。

“是的，”乌恰克很庄重地说，“心里忧愁时候看到这种打猎会快活起来的。拿鹰行猎是件快活事情，这个高贵的鸟儿飞起来，那种姿态令人看着好过。”

前面，离车子有一段路，走着伊里亚·哥比洛和犹啻奇·加加拉。

伊里亚·博大比希生着一副阴郁而严厉的面孔，一部雪白的胡子和一头雪白的毛发。他身上一切都是庄重的、尊严的，唯有那双淡绿色的流泪的小眼睛，流露出诡诈神气。

犹啻奇大约有三十岁，但身体衰弱，远看好像小孩子。他生着稀疏的山羊须，相貌很平凡，很难得引起人注意的。唯有当他兴奋起来时，他的灰色眼睛中才流露出深刻的感情。

费特卡听厌了那两个人关于鹰猎的谈话。虽是早晨，他的行军酒瓶已经浅了，现在他的舌头发痒，要同人家辩论，要开始一场“高尚的精神谈话”。

从断断续续听来的话，他知道：骑马在他前面走的加加拉和哥比洛，正在谈论圣像画。他于是拿马刺刺激他的坐马，赶上了他们二人，听他们谈论。

“今天，”伊里亚·博大比希发牢骚说，“人们拿圣像印在纸头上，随随便便拿去装饰房子，并非为了信仰，并非为了敬神，只为了这些圣像画得好看。德国以及其他外国邪教徒，拿这些圣像，照他们的可恶的信仰，刻在木头上，邪恶而失真的，而且印了出来。他们的圣者好像他们自己国里的人，穿着他们的衣服，毫不像古时画谱里面的。他们也是照拉丁人样式画圣母像，头上没有戴帽，头发是散开的……”

“叔公，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费特卡貌似恭敬，但暗藏挑衅神气，打断了他的话。费特卡又从行军瓶里喝了一口酒。“你是说唯有俄罗斯人画圣像吗？外国艺术如果是神圣的和美丽的，为什么不可效法呢？”

“你的话说得很糊涂，费特卡，”哥比洛板起面孔教训他，“关于圣像，你说了些不该说的有罪过的话。”

“为什么不该说的呢？”费特卡受了委屈反问道。

“因为永久存在的界限不可以跨过的！喜欢了和称赞了别人的信仰，就要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我没有说到信仰呀，叔公。我只说透视学是件有用的东西，比蜜还甜。”

“你的透视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总是那几句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神父们的旧规是不可违背的！你听到吗？无论是透视学或别的东西，都不可以任凭己见改变什么。新的东西总要造成错误的。”

“你说得对，叔公，”费特卡假装恭顺，避开正面的辩论，“我也说：今天，好多圣像画家是完全胡闹的。画画时应当知道做的是什么

事，这是说应当研究一下古时画师是怎样画的。但困难的就在这里，古时画师太多了，有新城的、有高顺的、有莫斯科的，各人有各人的画法。画谱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本是这样，那本是那样。有时老的变为新的，有时新的变为老的。究竟什么是新的，什么是老的呢？不，叔公，不管你怎样说，但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主张，是不会有好画师的！”

老头子受了这意想不到的攻击，一时间头脑糊涂了。

“还有一点，”费特卡利用了老头子的糊涂，更勇敢地说下去，“什么地方有规则写着，说：一切神像只能画成阴暗的颜色呢？难道全人类只有一种面孔吗？若说阴暗比明亮更有尊崇意义，那不是笑话吗？上帝拿阴暗去处罚魔鬼，仅仅去处罚魔鬼而已，至于他的儿孙，不仅那些义人，而且那些罪人，他都允许赐予明亮的。他说：‘我要使得你们如雪一般白，如羊毛一般洁净。’他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着我的人就不会在黑暗中行走。’先知也说：‘主坐着宝座，穿着美丽的衣裳。’”

费特卡虽然是夸张的，但并没有说错。

犹奤奇不响，从他的发亮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是在留心听着的。

“照神父们的旧规说，”伊里亚·博大比希又很庄严地教训起来，“凡在上帝面前是神圣的，就是美的……”

“凡是美的，也就是神圣的，”费特卡急忙插话说，“这是一个东西，叔公。”

“不，这不是一个东西！”老头子现在气愤地叫起来了，“也有一种美是从魔鬼来的。”

他转过脸来看他的侄孙，瞪眼看着，好像在考虑是否要拿出他的惯常的“论据”即鞭子，但是费特卡回看他，没有低下头来。

于是哥比洛举起右手来，很庄严地叫喊，好像他要把恶魔驱走似的。

“带着你的机诈滚开去吧，你这该诅咒的，消灭了吧！基督是我的救世主，我的光，我的快乐，我的不可动摇的屏障。”

这群骑马人走到俺拔斯森林的边缘了，他们在克鲁堡篱垣右边经过，然后骑进城门里去。

俄罗斯使臣公馆设在王家公证人纪涌·波乐先生家中，那里离钟塔不远，这是当时拥挤着外邦人的小城中唯一有空房间的屋子。

犹舍奇和他的伙伴们只好住在一间狭小的顶楼。他在老虎窗底下设置一个小工场：钉了一块木板在墙上，板上摆着画圣像用的平滑的橡木板和菩提木板，装着熟漆和透明鱼胶的小瓷罐，盛着金水和蛋清的陶碟和贝壳。一个箱子，上面铺着毛毡当作床。他在床上悬挂一幅乌格里希圣母像，那是他的师傅但尼罗·楚尔尼送他的。

房里这一角是狭小的，但是平静、光亮而舒适的。窗外，透过人家屋顶和烟囱中间，可以看见一片绿色的洛亚河，看见远地的草场以及森林的蓝色树梢。有时，底下小菜园里，一阵朽木气味——因为天气热——吹上来，吹进窗子里来，使得犹舍奇想起了故乡乌格里希城

外可爱的老菜园，那里有酵母花和覆盆子，又有半颓的板条篱在教役的旧屋子前面。

到了俺拔斯之后几天，一晚上，他独自坐在他的工场里面。伙伴们进宫看那为欢迎乌比诺公爵而举行的比武去了。

一切都是寂静的，只听到窗子底下群鸽的咕噜声和鼓翼声，有时还可听到附近塔上一响一响的报时钟声。

犹啻奇读着他的心爱的《圣像画谱》。这是一本集子，依照月日次序用简单几句话记着圣像如何画的。这本书，犹啻奇差不多背得出来了，但他反复读着仍有新鲜兴趣的，他总能从那里面得到新的鼓励。可是最近几日，因为那天在森林中来俺拔斯的路上听到了伊里亚·博大比希和费特卡辩论的缘故，他的旧疑惑、好久潜伏着而被外国一切见闻挑起的疑惑又觉醒了。他现在图谋在这《画谱》里面，在“真形态之美的认识”这唯一真源里面，解决这个疑惑。

他在书中最得意的一段读道：

> 圣母的肉身是怎样呢？她是中等身材，她的面孔犹如麦颗，头发是黄的，眼睛是锐利的，瞳仁好像油树之果，眉毛下垂、很黑，鼻子不太短，嘴是一朵玫瑰花，非常甜蜜的，面形不圆也不尖，稍微长一点，她的接受神恩的双手，指头是很纤细的，她是很天真的，并非懦弱，却是完全谦逊。她穿一身黑衣裳。

他又读着女殉道者迦德怜娜的画谱。为了她的美而光亮的面貌，她被希腊人说作“同月亮一样的”。他再读着圣菲拉勒特的画谱，他活到九十岁才死去，虽然如此高龄，他的面孔还是没有改变的，生得很齐整，同红苹果一般美丽。

于是犹啻奇觉得费特卡的话是对的，圣者的容颜必须是明亮而愉快的，因为主自己也是穿着美丽的衣裳，凡是美的都是出于上帝的。

他翻过几页，再读到：

> 十一月九日，列斯波之圣德奥克啻斯特纪念日。一个猎人看见她在荒野上，便脱了自己的衣服给她遮羞。她站在他面前，很可怕，几乎不像人形。她的身上看不见一块活肉：为了禁食，她只剩有一张皮包着骨头和关节。她的头发是白的，同羊毛一般，面孔是黑的，又是铁青的，她的整个姿态好像是久在墓中的死人姿态。她几乎不能呼吸了，她只能轻声说话。在她身上毫无一点人性美。

“这是说，”犹啻奇想道，“并非一切圣者都是美的！即使鄙弃了一切人性美，即使化为兽类的姿态，那些伟大的殉道者也还是天使姿态。”

他想起了圣克利斯朵夫[16]。俄罗斯圣像常画这位圣者，关于他，《画谱》中五月九日项下说道：“这位美丽的殉道者有个奇异的形态，即他生了一颗狗头。”

圣者生了狗头！这位圣像画家心里不禁慌乱起来，他的头脑愈来愈多糊涂而恐惧的思想了。

他把书放到旁边去，而拿一本颂歌集在手里，这是一四八五年在乌格里希写的旧书。他就是从这本颂歌集学会识字的，那时他就爱看那些替歌中故事做注释的简单的图画了。

自从他离开莫斯科以来就未曾翻看这本颂歌集。现在，他在威尼斯、罗马和佛罗伦萨宫殿和博物馆里，看了那么多的古代图画之后，这本书中那些他从小时就熟悉的画像忽然含有新的意义。他明白了，那个蓝色的人斜拿着盘子，盘中的水向外流着的，画在“如鹿渴求清凉水，上帝啊，我的灵魂渴求你！”几句诗下面的就是河神；那个躺在地上麦粒之中的女人就是地神色勒斯；那个戴花冠的少年人立在红马拖的车子上的就是亚普罗；那个生胡子的老头子同裸体女人在绿色怪物之上的，画在“海及其中活动的都赞美他”那句诗下面的，就是湼普顿和一个小妮勒。

那些被驱逐了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因何奇迹，又经过什么道路，变过多少形态，被古代俄罗斯诸画师从更古的拜占庭画像摹来，而传到乌格里希城里去呢?

这些神灵，经过了蛮族某画师之手，改变了原来形态，成为蠢笨而恐惧的，好像在那些严厉的先知和隐士群中，为了自己的裸体而惭愧。他们在那里发着抖，好像他们的裸体受不了极北国土夜间寒冷的。但是这里或那里、手臂转弯之处、颈项曲折之处、臀部圆形之处，仍旧闪耀着永久的美的余晖。

犹啻奇在乌格里希颂歌集那些图画之中，在他从小时就熟悉的心爱的和视为神圣的那些图画之中，居然看出了诱惑人的希腊鬼怪，他不禁惊讶而害怕起来了。

他又记起了俄罗斯古书传下来的其他的有罪孽的故事，那是异教的古代的淡影：处女果贡妮亚，人面、人乳和人手，但有马脚和马尾，而且以蛇为头发；住在西西利耶特拿山下的独眼巨人；启托弗辣斯王或肯陶洛斯王，人头而马脚；那些伊萨塔尔或沙提尔，和野兽同

住在树林中："他们跑得很快，没有人追得上他们；但是他们赤身露体游来游去，而且身上长着羊毛，不说话，只能学羊鸣。"

犹啻奇害怕起来，又镇静了，很虔诚地划一个十字，低声念着俄罗斯某学者几句安慰人的话，那是他从伊里亚·博大比希那里听来的：

"一切都是胡说。没有什么启托弗辣斯，什么处女果贡妮亚，什么生羊毛的人。那些都是希腊哲学家想象出来的，使徒们和圣父们已经排斥过和诅咒过那些胡说了。"

但他同时又想到：

"果真是这样吗？一切都是胡说的，被咒诅了的吗？但是古时俄罗斯教堂为什么要在可爱的圣者旁边画着异教的哲人、诗人和祭司呢？他们部分地预言了基督的降生，他们虽非圣徒，但为了他们的纯洁生活的缘故，圣灵曾接触过他们的，如同画谱上所说的。"

这几句话，几乎以基督教圣者地位给予异教诸先知者，使得犹啻奇大大地快活起来。

他站起来，从墙板上拿下一块小木板，上面已经开始了一幅画，他自己画的一幅小圣像画："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17]——这是一幅小画，上面画着许许多多的人和物，必须透过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

在天上，坐着"万有主宰"，他的脚下是日、月和五星，旁边写道："赞美主啊，你们这些星宿；赞美主啊，日和月；赞美主啊，一切发光的星星！"再下面，是飞鸟、暴风、雹、雪、树、山、地中出来的火、各种走兽和昆虫，一个无底坑，宛如山洞，旁边写道："赞美主

啊，能结果的树，一切的木头，一切的禽兽，一切的山丘！”两旁又画着天使的头、圣者、列王、士师、人群，旁边写道：“赞美主啊，一切天使，赞美主啊，以色列儿孙，地上万族和万民！”

犹奤奇进行着工作，因为他的感情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他便于常见人物之外再添上狗头殉道者克利斯朵夫和兽神肯陶洛斯。

他知道，他是违背了“画谱”旧规的，但是他的灵魂中既无怀疑，又无抵抗，好像有只无形的手拉着他的手画上去的。

与天堂和地狱，风和火，山和树，禽兽和昆虫，人类和无形力，狗头圣克利斯朵夫和信奉基督的肯陶洛斯同时，有个灵魂也唱着一首歌道：

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

弗郎琐亚第一是个好色的国王。每逢他出征时，随从的除了大臣、呆子、矮子、星士、厨子、黑人、狗奴和教士之外，还有一群妓女，由女官珍妮·丽妮叶率领着。一切典礼，她们都来参加，她们甚至参加宗教游行。整个宫廷同这行军妓院关系如此密切，几乎难以区分这些是妓女和那些是命妇：妓女们半可视为命妇，而命妇们又以其淫荡的生活，替她们的丈夫戴上了绿头巾。

国王为女人们花的钱是多得不可胜数的。捐税一天增加一天，虽然如此，钱还是不够用的。从民众拿来的钱不够，国王还从他底下那些贵人家里拿来贵重的食器。有一次，他甚至将都尔之圣马丁[18]坟墓上的银栏杆拿去铸钱币了，并非出于自由思想，而是为了需钱用，因为他自命是罗马教会下忠实信徒的，他取缔一切异端思想和无神论，好像这些是他自己的仇敌一般。

自从圣路易[19]时代以来，民间就有一种传说，以为瓦鲁亚一姓的国王都具有能医病的神秘力量，只要用手一按，生疥疮的、生瘰疬的，都会好了。复活节、圣诞节、五旬节以及其他重要的节日，求医的人纷至沓来，不仅从法国各地来，还有人从西班牙、意大利和萨伏依等处来求医。

现在适逢罗棱慈·德·梅狄奇的婚礼和王太子的洗礼，也有好多病人到俺拔斯来了。在那一天，他们都进离宫院子里来。以前，这种信仰更强烈的时候，国王陛下是在病人队中经过，给每个病人画十字，拿指头按按，说道："王按了你，上帝就要医好你。"后来，信仰减退了一点，求医的人少了些，这两句话便化为愿望形式："愿上帝医好你，王按过你了！"

这日，治病仪式行过之后，人家就捧了一个面盆和三条手巾到国王面前来。第一条手巾蘸了醋，第二条手巾蘸了干净水，第三条手巾蘸了橘子汁。国王洗着，擦着手、面孔和颈项。

看了贫穷、残废和疾病之后，国王现在要看些美的东西来愉快他的眼睛了。他想起好久就计划着要去看看雷翁那图的工场，于是携带几个随从往克鲁堡去。

画师虽然孱弱而疲倦，还是整天地努力画着他的"施洗约翰"。

夕阳经过拱形窗子斜照进工场来，这工场设在一个寒冷的大房子里面，下面是砖砌地，上面是橡木天花板。他利用着将逝的日光，忙着画完这位施洗圣者的举起来指着十字架的右手。

窗子底下响着脚步声和说话声。

“不要放人进来！”画师命令弗郎西斯果·默尔齐说，“什么人都不许进来，听到吗？告诉他们，我害病或者出门去了。”

徒弟走到大门口去，为了拦阻那些不速之客。但是他一看见国王，就恭恭敬敬鞠了躬，开了门让他们进来了。

雷翁那图几乎来不及遮盖立在“约翰”旁边那个“琢箜铎夫人”了，每次有人来时他总是要把这画像遮起来的，因为他不愿意外人看见。

国王走进工场里来。

他一身穿得很华丽，并非无疵可指的华丽。衣料颜色太复杂了、太触目了，上面绣的金、银和宝石也太多了些。他穿一条紧贴着的黑短裤，一件镶着黑丝绒长条和绣着金的短衣，衣袖膨大，上面开了无数的洞眼；他戴的是一顶平坦的黑丝绒帽子，插着白鸵鸟毛。胸前四角形的衣口露出细长的象牙般的颈项，他用了太多的香料。

弗郎琐亚第一只有二十四岁，他的朋友们说，他的外表如此威严，即使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也会说他是国王的。他的确是高而大、灵活而非常有力，他能够现出令人迷醉的和悦神气。但是他的狭而长又很白的面孔，给那松脂一般黑的乱须围绕着，额头很低，鼻子细长，针一般下垂着，一双小眼睛狡猾而冰冷，好像新截的锡块一般耀眼，嘴唇很红而潮湿，这一切给了他以一种不愉快的、太明显的、几乎畜生一般的荒淫神气，如同猴子或山羊的神气，令人想起了田野之神，即浮因。

雷翁那图要依照朝廷礼节向国王屈膝下跪。但是弗郎琐亚第一阻止他，自己向他鞠躬，很敬意地拥抱他。

“我们好久不见了，雷翁那图师傅，”国王很和气地说，“你好吗?画得多吗? 有什么新画吗? ”

“我病了很久，还没有好，陛下。”艺术家回答，一面正要把“琢筌铎夫人”推到旁边去。

“这是什么? ”国王指着这幅画问道。

“一幅旧画，陛下，您以前看过了的……”

“不相干，让我看看。你的画，愈看愈好看的。”

艺术家正在迟疑，就有一位侍从上来把遮布揭开了，露出琢筌铎夫人的肖像。

雷翁那图皱起了额头。国王坐在一把椅子上，不作一声，长久看着这画像。

“神奇得很！”最后他说，好像从深思之中觉醒过来，“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 ”

“丽莎夫人，佛罗伦萨公民琢筌铎的太太。”雷翁那图回答。

“你画了很久吗? ”

“十年前画的。”

“她还是这般好看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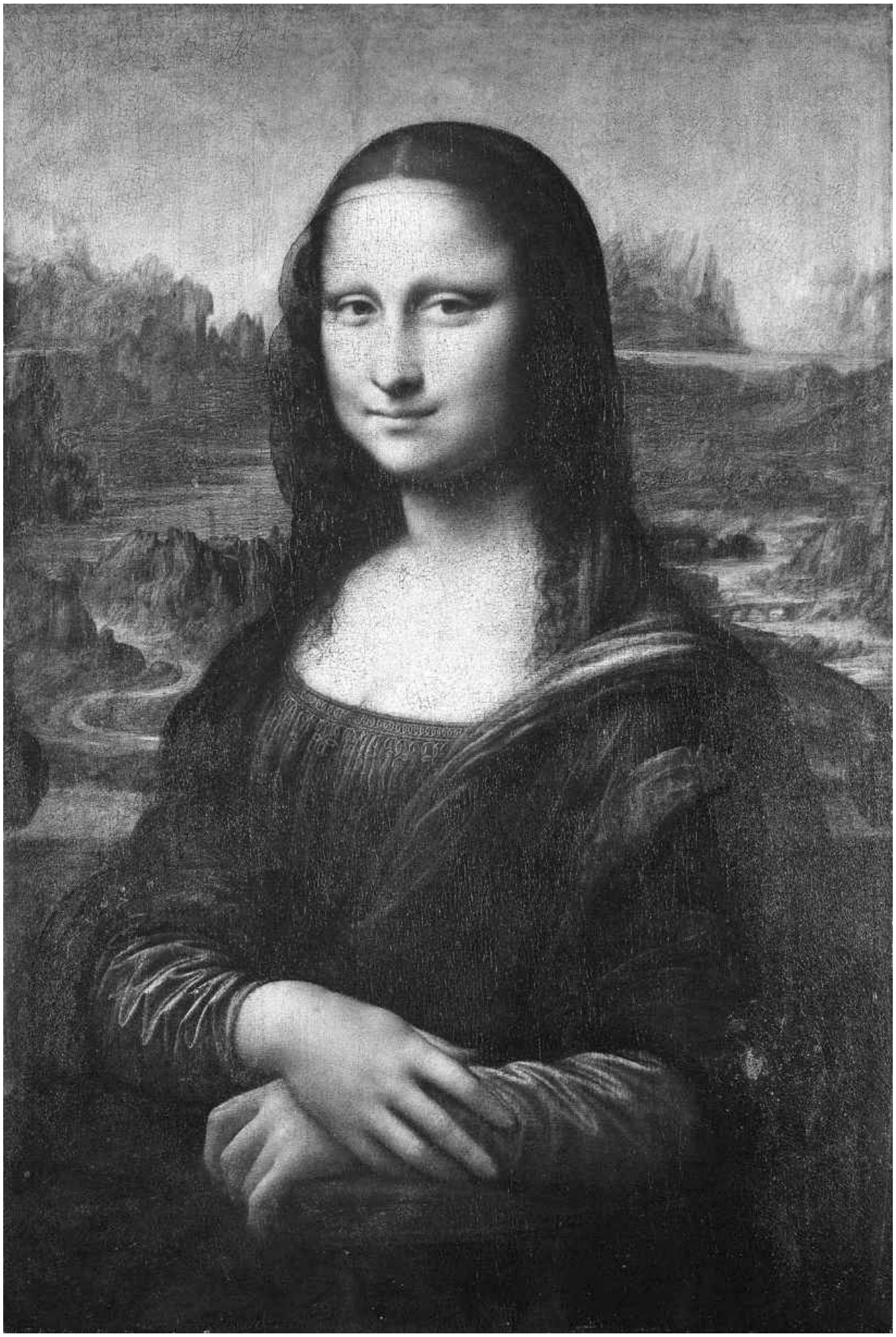
“她已经死了，陛下。”

“陛下，”宫廷诗人圣哲莱插话说，“雷翁那图·达·芬奇师傅这幅画整整画了五年，还未曾画好哩，至少他自己说未曾画好……”

“未曾画好？”国王惊讶起来，“什么话！还有什么没有画上去的？她同活的一个样，只差不会说话。……”

“是的，我要说，”他又转过脸来同艺术家说话，“我很羡慕你，雷翁那图师傅。五个年头同这样一个女人相对着！你不应埋怨命运了，你是幸福的人，老头子！他的男人眼睛哪里去了呢？如果她不死，你今天还未曾画好的，不是吗？”

到丽莎夫人也许是个忠实妻子的。



丽莎夫人

他笑起来，着那双闪光的小眼睛，更像一个浮因。他绝对不会想到丽莎夫人也许是个忠实妻子的。

“不错，我的朋友，”他又含笑说下去，“娘儿们的事情，你很内行。那双肩！那酥胸！还有那个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是更美的吧？”

他仔细看这画像，他的神气好像一个人，他把女人浑身脱光了，不顾羞耻地尽情抚摸着。

雷翁那图不说话，面上苍白了一点，低下头来。

“要画这样一幅画，”国王又说下去，“仅仅是个大画师，还不够的，必须钻入女人心中一切秘密里面去。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迷魂阵，连魔鬼走进去也要糊涂的！看哪，这婆娘好像是很恬静、端庄而谦逊的，她叠着那双软手同女修士一样，干净得连水都沾不上身，但是细看一下吧，猜猜她的心里转什么念头！”

他哼着两句歌，他自己做的歌。当初为了女人的狡猾，他做一首歌，自己用金刚石刻在暹褒宫一片窗玻璃上的，其中两句说道：

劝君莫轻信，
难测妇人心！

雷翁那图站到旁边去，装作要把别的画像推到亮光处来的样子。

“陛下，我不知道传说的话可靠不可靠，”圣哲莱在国王耳朵边低声地说，不让雷翁那图听见，“据人家告诉我，这个怪人不仅未曾爱过丽莎·琢筌铎夫人，而且一生未曾爱过女人哩，他至今还是个童男子……”

然后更放低声音，带着犬儒式的微笑，他又在国王耳边说了几句话，几句难以出口的话：关于苏格拉底式的爱，关于雷翁那图有几个徒弟长得很漂亮，关于佛罗伦萨艺术家们放荡不羁的生活。

弗郎琐亚第一惊讶起来，但他耸耸肩膀，一面含着通达世故的人的微笑，这种人是没有成见的，他自己生活着，又不妨害着别人生活，他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各人嗜好是不相同的。

他细看了琢筌铎夫人画像很久之后，才转移他的注意力到旁边那幅未成的图画上面去。

“是谁呢？”

“根据上面的葡萄球和啻苏杖看来，一定是巴库斯神。”诗人猜度说。

“这一幅呢？”国王指着第三幅画问道。

“又是巴库斯神吗？”圣哲莱怀疑起来。

“奇怪得很！”国王说，“头发、胸膛和面孔完全像女人。他和丽莎·琢筌铎有相似之处，两人的微笑是一个样的！”

“也许是个‘阴阳人’[20]吧？”诗人说。国王读的书不多，不晓得“阴阳人”是什么，便要诗人解释。圣哲莱于是说起了柏拉图的旧寓言，关于一种合男女两性为一的生物，比人类更美丽更完满的。这种生物是太阳神和地神合生的，如此之强大和骄傲，同那些底但一样起来反抗诸神，要把诸神赶出奥林匹斯山去。宙斯生起气来要惩罚他们，但是不要绝灭他们，因为宙斯舍不得他们的祈祷和牺牲。于是，这诸神主宰便拿他的电闪，把那些“阴阳人”劈成两半了，如柏拉图说的：“好像乡下女人用一根线或一根头发劈开咸蛋一般。”从此以后这两半边：男人和女人都互相思慕着永不能满足地渴望着，能够同以前一般复合为一。这个感情就是我们说的“爱”。

“雷翁那图师傅，”诗人做结论说，“在他这幅幻想画上，也许要复活那久已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吧？也许要重新结合那被诸神劈开的男女两性吧？”



施洗约翰

“弗郎琐亚第一一面听着诗人的解释，一面用那种不顾羞耻的眼光去看这画像，同他刚才看“丽沙”夫人时候一个样。

“师傅，请你解决我们的疑问吧！”他回过头来问雷翁那图，“这画的是什么？是巴库斯呢，还是‘阴阳人’？”

“都不是，陛下，”雷翁那图回答，一面脸红起来，好像他做错了事，“这是施洗约翰，救世主的先驱者。”

“施洗约翰？不可能的！你怎敢说这话！……”

可是他更仔细看看，他就发现，阴暗的背景之中有个细长的十字架，用苇子做的。他很惊奇地摇摇头。

如此糅杂神圣和邪魔，在他看来是亵渎上帝的，但同时令他喜欢。他立刻对自己说道：这种事情是不应当苛求的。艺术家头脑里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想不出来呢。

“雷翁那图师傅，我买这两幅图画。这幅‘巴库斯’，不，‘施洗约翰’，和那幅‘丽莎·琢篓铎’。你要我付多少钱呢？”

“陛下，”艺术家很胆怯地说，“这两幅画都未画好哩。我打算……”

“胡说！”国王打断他的话，“‘约翰’，你给我画好；好的，我等待着。但是你不要再去碰‘琢篓铎’一下了！你再不会使她更美些了！我立刻要拿去的，听到吗？开价给我吧！你放心，我是不还价的。”

雷翁那图觉得，必须想出一个借口、一种理由，来拒绝把画像卖给他。但是，这个国王，凡他接触过的一切都要化为龌龊和卑贱的，

能拿什么话对他说呢？可以告诉他，琢筌铎夫人的画像是他，雷翁那图，一生最可宝贵的，无论任何代价都不肯割舍的吗?

国王以为雷翁那图不说话，是害怕开出太低的价钱。

“那就没有办法了。你既然不肯说，我就说一个价目吧。”

他向“丽莎夫人”看了一眼，说道：

“三千盾。太少吗？三千五百盾！”

“陛下，”雷翁那图声音发起抖来，“我斗胆请您……”

他说不下去，他的面孔又没有血色了。

“好的，四千盾吧，雷翁那图师傅！大概够了吧？”

侍从队中起了一阵低语声，大家惊讶得很：一切艺术保护人，连豪华者罗棱慈在内，从未出这高价买过图画的。

雷翁那图心里说不出的慌乱，抬起头来望望弗郎琐亚第一，他几乎要跪下去，哀求国王施恩不要取去“琢筌铎夫人”，好像别人哀求着饶命一般。但是国王误以为他的慌乱是出于感激，于是站起来要走了，再拥抱了艺术家一次，同他告别。

“那么讲定了吧？四千盾！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可以拿去。明天，我就要叫人来取琢筌铎的。你放心吧，我会给她一个令你满意的位置。我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我会替后代人保存下来的。”

国王走了以后，雷翁那图便一筹莫展地坐在椅子上面。他呆呆地看着琢筌铎夫人，心里还不完全相信刚才发生的是真实的事情。他的

头脑又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小孩子一般的计划。要把这幅画藏起来叫人家寻不着，要守住这幅画，如果人家拿死刑来恐吓他，就要叫弗郎西斯果·默尔齐把画送到意大利去，或者自己带着画一同逃走。

天渐渐黑了。弗郎西斯果来工场看了几次，但他不敢同师傅说话。雷翁那图始终坐在“琢筌铎夫人”面前。在暮色当中，他的面孔是苍白而僵硬的，同死人面孔一般。

夜里，他到弗郎西斯果房间去，那时弗郎西斯果已经解衣上床了，但尚未睡着。

“起来！我们到宫里去。我有话要同国王说的。”

“太迟了，师傅。您今天又很疲倦，您又要病的。明天去不好些吗？……”

“不，现在就去，你把灯笼点起来，陪我去吧！你不去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一个人去。”

弗郎西斯果不再反对了，他从床上起来，穿了衣服，点了灯笼。他们二人出发向俺拔斯离宫走去了。

从那里到宫殿，要走十分钟，但是路很陡，又铺得不好。雷翁那图扶在弗郎西斯果臂膀上慢慢地走。

天上没有一颗星，夜是沉闷的、漆黑的，几乎同在地底下一般。风一阵阵地吹着，树枝一动一动地，如同受了惊吓，或者有什么苦痛。经过树丛可以看见上面宫殿明亮的窗子，底下也听得到音乐。

国王正在同少数亲近的人吃宵夜饭。他正在开一个玩笑，他特别爱开的玩笑：他拿出一个大银杯，杯旁刻些淫秽的图画，强迫那些青年命妇和半成人的处女，拿这大杯喝酒，而观察各人的神气。有些女人大声笑着；有些女人脸红起来，羞得要哭；有些女人则生了气，闭着眼睛不看，或者装作虽然看见了，却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些命妇贵女中间有着国王的同胞妹妹马格丽特公主，“珍珠中之珍珠”，如一般人称她的，能得人欢心，“对于她，比能每天有饭吃都更需要”。但她虽然迷惑了所有的人，她却对于每个人都是冷淡的，只爱着她的哥哥，以一种奇异的过分的爱去爱他。在她看来，他的缺点反成了优点，他的罪过反成了德行，他的浮因般的面孔反成了阿波罗般的面孔。她无论何时都肯为他而牺牲，如她自己说的，“不仅肯为了他，让自己肉体化为灰尘随风四散而已，而且肯为了他，而抛弃自己的不朽的灵魂”。人家传说，她爱他超过于妹妹爱哥哥的限度。总之，弗郎琐亚第一时常滥用了她的爱，不仅一切辛苦、疾病和危险要她去做，连他的恋爱活动也要她来帮忙哩。

这天夜里，有个小姑娘，一个女孩子，第一次用那个淫秽杯子喝酒。她是一个旧世家的遗裔，是马格丽特在布列檀州一个偏僻地方发现，然后介绍到宫廷里面来的。她已经得蒙国王陛下垂青了。这女孩子无须乎装假，她的确不明白那些淫秽图画表示什么意思。在众目注视之下，她不过脸上轻泛红潮而已，国王是很开心的。

阍人报告雷翁那图求见。弗郎琐亚第一叫人引他进来，而自己同马格丽特两人走去迎接他。

当艺术家低着头，很慌乱地走过灯烛辉煌的大厅，穿过那些贵人和贵妇队中时候，一些半惊异的和半讥讽的眼光伴送他过去。虽然如

此，但是连那些最无思想的和最轻薄的人也感觉到了：这个魁伟的老头子，生着灰色长发，扮着忧郁面孔，含着畏怯而腼腆眼光的，却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气息，好像一个从严寒空气走入温暖房间里的人带来的冷气。

“雷翁那图师傅，”国王向他致敬，很尊敬地拥抱他，“一位稀客！我应当拿什么款待你才好呢？我知道你是不吃肉的。吃点蔬菜好吗？或者水果？”

“谢谢您，陛下……对不起得很，我有几句话要同陛下说说。”

国王睁大眼睛看着他。

“你有什么话呢，朋友？你不是生病了吧？”

他引艺术家到旁边去，一面指着他的妹妹问道：

“她不碍事吧？”

“不，”艺术家回答，同时向马格丽特鞠了一躬，“我倒希望公主能帮我向陛下求情哩。”

“说呀！你知道我总是喜欢……”

“我又是为了那件事向陛下求情的，就是为了陛下要买的那幅画，为了丽莎夫人画像……”

“什么，又是为了那事情吗？你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呢？怪人！我想，我们价钱已经说好了的。”

“不是为了钱，陛下……”

“那么为了什么呢？”

在国王冷淡而和悦的眼光之下，雷翁那图又觉得关于琢簦铎夫人画像的话说不出来了。

“陛下，”他终于克服了感情，说道，“陛下，请您发慈悲心，不要从我那里拿去这幅图画！这画是您的，钱呢，我不要。但是请您让它再跟我一个时候吧，直到我死的时候……”

他停住了话，说不下去，只眼里含着绝望的哀求，看看马格丽特。

国王耸耸肩膀，皱起了额头。

“陛下，”公主替雷翁那图说情道，“请您答应雷翁那图师傅吧！应该答应他的。请您开恩吧！”

“您也帮他说话吗？您也说这话吗？这简直是阴谋！”

她拿一只手搁在哥哥肩上，低声在他耳边说道：

“您看不出来吗？他至今还在爱她……”

“但是她已经死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死人也可以爱的。您自己也说，她在画上同活的一般。请您做好事吧，亲爱的哥哥，让他保持着这最后的过去纪念，不要害得老人家伤心……”

于是，国王灵魂里激发了某种半被遗忘的感情，他做学生时候、读书时候怀抱的感情，关于灵魂永久结合的、关于超尘世爱情的、关

于骑士的忠贞精神的，这就使得他表示宽宏大度。

“上帝保护你，雷翁那图师傅，”弗郎琐亚第一带着轻微的嘲笑说道，“我知道无法拒绝你要求的，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帮你说情。请放心吧，我要照你的愿望做的。但不要忘记，这画是我的，钱呢，你可以预支去！”

他又敲敲艺术家的肩头。

“不要着急，我说过的话一定作准的。没有人会分开你和你的丽莎的。”

马格丽特眼睛含着泪，轻轻带点笑容，伸了手给雷翁那图，让艺术家一声不响地吻着。

音乐又响了，跳舞又开始了，一双双一对对在兜着圈子。

再没有人想着这个怪异的宾客了。他同影子一样滑过大厅，又消失于地底下一般的无星的漆黑的夜里面去了。

弗郎西斯果有个远亲给了他一笔小遗产。为了接受这笔遗产，他须得到俺拔斯城公证人纪涌·波乐先生那里办理若干手续。这位和气的公证人很敬重雷翁那图。

有一天，他同弗郎西斯果闲谈师傅新近的工作，无意之中说笑道：他的家里也住了一位奇异的画家，是从极北的国土来的。弗郎西斯果更进一步问他，他便引了他上顶楼去，指示他看这低矮的房间内、鸽子巢旁边、老虎窗里面，犹啻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的小小的工场。

画师这几天来更加是郁郁不乐了。为了引他快活，弗郎西斯果便拿蛮子国画家工场当作一件有趣事情告诉他，而且劝他有机会去参观一下。雷翁那图还记得好多年前，在米兰穆罗宫廷里，举行“黄金时代”盛会时，曾与现时的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谈过话，关于远方莫斯科国的，这就更加推动他去看看这位从半神话国土来的艺术家。

一天下午，离弗郎琐亚第一买了琢箜铎夫人画像以后不久，师徒二人到纪涌先生家里去。

犹奝奇的伙伴们，此时都到宫里看化装跳舞去了。他自己本来也要去的，但是不得不赴会的伊里亚·博大比希劝他不要去：

“照这里的恶俗，男人和女人要戴着假面具，穿着异样服装，一道儿狂欢。他们在琴声、笛声和鼓声当中，闹着、跳着、唱着淫秽的歌曲，做着亵渎神圣的事情。这个人的丈夫和那个人的老婆互相接吻、喝酒、牵手、谈情话，而且交织着撒旦罗网的。”

犹奝奇所以一个人留在寓所里，为了害怕诱惑还少些，为了清清静静画他的图画更多些。他画着那幅“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的图画。他坐在窗子旁边惯常的位置上工作着。

他的艺术上一切手工性质的细节，在他看来，是与最高的法则一般神圣而可贵的。他不仅注意到美，而且注意到能经久。画他的圣像时，他是准备着能经过几百年不会损坏的。

他选择的大多是菩提木板和枫木板，又是属于匀称的白色的。这种树木大多生长于干燥的高地，因此不容易腐朽。他把一切裂缝都补好了，用很浓的鱼胶涂在上面，然后铺上一重柔软的旧麻布，再一层

层地涂上做画底的颜色，其中没有石灰，只有那种最贵重的最坚硬的最温柔的雪花石膏，因为唯有那些贪便宜而不图经久的画家才去使用石灰的。他让这一切干透了，拿木贼磨平。然后，他拿一支细毛笔蘸墨，把旧画谱描在上面。为了避免错误的缘故，他用指甲把画谱轮廓画在画板之上。最后，他调理颜色，把颜色溶解在蛋黄里面，研碎在陶碟和贝壳之内。但最温柔的颜色则研碎在他自己指甲上，他拿自己的指甲当作调色板。最后，他就画起来了。人类面孔留在最后画，先画其余的一切：山画成圆平帽形状，树画成香菌形状，草画成生翅的黑红色海草形状，加上蓝点便成了毋忘侬草，云则画成不规则的白圆圈。衣服，则先画深褐色做底，然后画上折痕，把高起处涂为白色。天使和圣者衣服上的金饰，以及草木的尖端和细茎，他是用一枚针蘸了红金色涂上去的。

除了人面之外，一切都画好了。这天下午他画到了全部工作最后的、最重要的而又最困难的部分，即是画人面。同衣服一样，他也是先拿深暗色涂上去的，然后用三种画人面的赭石颜色渐渐使之“活泼”起来，其中这个颜色比较那个颜色更加明亮一点。最后，他在颊、唇、口、须和颈项涂了一点红色。

旧时新城画派那种坚白色，他不满意，他倾向于卢卜里奥夫的新作风，这作风与古代拜占庭作风相似，比旧派更完满些，“如浮云一般”，如当时画师所说的。在这作风之中，玫瑰的赭石色渐变为一种细致而明亮的阴影。他特别重视姿态齐整的男子，他们的胡须有时是短而乱的，有时是长垂在地，有时是宽阔的披于双肩之上，有时则是分散为绒毛，“如轻烟一般”，有时是褐色的，有时又是灰色的。面孔表情总是高贵而严肃的，或者痛苦而温柔的。

犹啻奇完全沉陷在他的工作之中了，当他听着窗前群鸽鼓翅声的时候，他知道邻家太太又在喂养鸽子了！那是老面包匠的少妻，他常常偷看她。她站在黄杨树枝条中间，衣服没有领，犹啻奇从上面可以看见她的胸膛以及两乳之间温暖的暗影。她的白面孔上微微有些雀斑，头发是红色的，在太阳光之下如金子一般灿烂。

“孩子，不要看美貌女人呀！”他想起了伊里亚·博大比希的话，“因为美貌女人起初同蜜一般甜，后来就比黄连和胆汁更苦了。你如不自甘堕落，就不要看美貌女人。孩子，一遇美貌女人你就应当逃避，不可回头，如同当初挪亚逃避洪水，罗得[21]逃避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因为女人是什么呢？是撒旦造成的陷阱，带着甜饵来引诱人的，又是毒蛇洞、魔鬼花、不治之症、疯狂的山羊、北风、阴天以及犹太人旅馆。宁可害热病，不可为女人所迷惑：热病固然困苦你，但也能放松你。至于女人，则她紧紧地缠住你，至死方休。女人缠住你，你就好像浑身生癣，这里痛着，那里痒着。你要制服她时，她便起来反抗，你要打她时，她便闹得同魔鬼一样。恶女人比一切恶鬼都更凶恶！”

但是犹啻奇依然要看他这个邻居太太。她对他笑时，他也不由得对她笑着。以后回到工作来，他便把画上一位女殉道者的头发画成了金红色，同这个漂亮的面包匠太太一般。

楼梯上响着人声。使馆老翻译佛辣喜走进来，他的背后跟随着房东纪涌·波乐先生、弗郎西斯果·默尔齐和雷翁那图·达·芬奇。

犹啻奇听佛辣喜说客人们要参观他的工场时，不禁惭愧起来，而且差不多是吃惊了。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时候，他不作一声站着，低着头，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时时偷看一眼雷翁那图。艺术家的面孔给

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这面孔简直是同画谱上画的先知以利亚[22]一个样。

雷翁那图看了这个小画室的一切物件，看了那些从未见过的墨笔、铁锉、小木板、装颜色的贝壳以及装胶漆的碟子，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在那幅图画上面：“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佛辣喜无法把这画名翻译清楚，他愈解释愈糊涂了，虽然如此，艺术家还是明白这幅画的含意的。他很惊讶，这个蛮子、这个“兽国”——当时意大利旅行家称俄罗斯为“兽国”之人，居然达到了人类一切智慧的限界：因为那个君临七星之上的、那个受着天地火风动植人神所赞美的，不正是雷翁那图的神性机械学的“最初推动者”吗?

画师以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多的兴趣翻阅着那本《圣像画谱》，其中用黑炭或红墨画着简单的圣像。他在那里面看见了俄罗斯各种圣母像，有“减轻我们痛苦的圣母像”，有“成为一切忧愁人之欢乐的圣母像”，有“引人快乐的圣母像”，有“被感动的圣母像”，有“生命之源的圣母像”。像中，圣贞女立在一口泉水旁边，所有生物都到这泉来喝水止渴。有“富于痛苦的圣母像”，像中小耶稣看见一个面容愁苦的天使送了十字架来，竟吓得把头转开了。此外，他又看见了“湿胡子救世主像”，救世主的头发是光滑而不散乱的；又看见了“非人手画成的画像”，这是圣菲隆尼卡在救世主从各各他去半路上替救世主揩脸上汗珠的那块汗巾；又看见了“圣缄默的救世主像”，像中救世主双手合在胸前。

雷翁那图觉得，这些虽然不能算作图画，或至少不能算作他称为图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不完备，无论光暗如何错误及缺乏一切透视学和解剖学法则，他仍然发现这里面含有一种信仰力，同他在辣温那看见的那些古拜占庭镶嵌画一样，比意大利画师齐马布和卓托的最早

的作品更旧些，同时又更新些。这是一种大的和新的美之朦胧的预告，好像一种神秘的黎明，希腊晚霞的最后余晖和一种未知的光明的最初朝霞混合在一起。那些笨拙的野蛮的奇异的但同时又无形体的透明的像孩子梦一般温柔的姿态，给人的影响好像音乐的影响，正因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更加具有超尘世的风味了。

两幅施洗约翰像、“有翼的先驱者”像，特别引起艺术家注意。其中一幅，约翰左手捧着一个金盘，盘中盛着那个永久的婴孩，右手指着婴孩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众人罪孽的。”第二幅是“斩头之像”，约翰反乎自然法则，竟有两个头，一个活的，长在颈项上，一个死的则放在盘里，由他双手捧着，好像表示：人类唯有绝灭一切人性，才能具有超人的飞翼。两副面孔都是奇怪的和可怕的，圆睁的双眼好像老鹰看着太阳时候一样，胡须和头发好像被大风吹得散乱，骆驼毛做的粗衣服好像鸟羽，两臂和两腿，细而长，十分消瘦，只有一张皮包着骨头，如此之轻，好像是同鸟骨一般空虚便于飞行的。肩头上长了两扇大飞翼，如同一只天鹅的飞翼，或者雷翁那图一生梦想的那只大鸟的飞翼。

艺术家于是想起了卓梵尼笔记中摘引的先知玛拉基的几句话：

>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

国王一离开，俺拔斯就恢复了平时那种荒凉和寂静了。人们只听到钟塔上一响一响的黄铜声音。黄昏时候还可听到平滑如镜反映着淡绿色天空的洛亚河沙岸上野天鹅的叫喊。

雷翁那图同以前一样画着他的“约翰”。但是这工作愈来愈加困难、愈加迟缓了。好几次弗郎西斯果觉得，师傅好像在追求着不可能的事情。当初画“丽莎夫人”时，他大胆探究人生的秘密，现在，画着这个手指着各各他十字架的约翰时，他也是同样大胆图谋指示出生和死是如何合流于独一的更大的秘密之中的。

好多次，在朦胧之中，雷翁那图揭开了遮布，长久细看着琢箜铎夫人和约翰二像，好像在比较着这两个画中人。此时徒弟感觉到了，也许是光暗作用造成的幻觉吧？这少年和那女人好像在改变着面貌表情，好像被艺术家用他那超尘世的爱的强烈眼光注入了灵魂，同幽灵一般从画布上走下来，又好像约翰和丽莎夫人面貌是相似的，他们二人又同雷翁那图少时面貌相似，仿佛父母与儿子相似一般。

画师的身体一天衰弱一天了。弗郎西斯果劝他休息一个时候以后再画，但没有效力。雷翁那图简直不肯休息。

一五一八年秋天，有一日，他觉得特别不舒服，但他仍旧忍耐着病和疲倦整天不间断地工作着，不过比往时停止得早一点，而且叫弗郎西斯果搀扶他到楼上他的寝室去。螺旋形的木楼梯很陡，他又常有晕眩之病，近日来没有别人搀扶，他就不敢上楼去。

这日，弗郎西斯果又搀扶着师傅。雷翁那图勉强用力慢慢地走上梯子去，每走二三级便停下来喘息一下。

忽然他站不稳了，全身重量都压在徒弟身上。弗郎西斯果知道师傅中风了，又害怕一个人扶他不住，于是叫老仆役巴窗斯塔·维兰尼斯上来帮助。两个人抬着雷翁那图还抬不起，再来两个仆役才把病人抬进他的寝室里去了。

同向来一样，他不要延医和服药。他整整六个星期长久躺在床上，右半边麻痹，右手完全废了。

冬季开始，他的病好了些，但复原很困难而迟缓。

雷翁那图一生中，左右两手都可使用的，工作时候两只手是同时需要的：他用左手画图，右手涂上颜色。这只手做的事情，那只手不能做。他超过其他画家之处，据他说，正是从这互相反对的两种力量的合作发生出来的。但现在，右手指头因中风而残废，差不多不能使用了，于是他害怕从此不能作画了。

十二月初，他能够起床，开始只在楼上各房间走走，以后也下楼到工场来。但他不画画了。

一天，午饭之后，全屋的人都休息去了，这是最清静的时候。弗郎西斯果有事情找师傅，在楼上房间找不到他，便到下面工场来找。他小心开了门，看进去。雷翁那图近来比以前更加忧郁而怕见人的，他最爱独自在一处，没有他许可，不要人到他旁边来，好像怕人家观察他。

经过半开着的门，弗郎西斯果看见师傅站在约翰像面前，图谋用那只病手去画它。他的面孔现出一种绝望的紧张神气，两片嘴唇紧闭着，嘴角下垂，眉毛高起，灰色的头发粘在大汗淋漓的额头。那几个僵硬的指头不肯受他指挥，画笔在大画师手里发着抖，好像是无经验的徒弟拿着的一般。

弗郎西斯果不敢作声，他吓得忍住了呼吸，观察着活的精神在死的肉体之内这个最后的挣扎。

这年冬天非常寒冷。流水冲断了洛亚河上的桥梁，官路上有人冻死，狼直到城边来，老园丁说他还看见狼来到克鲁堡花园内窗子底下哩。夜里，没有携带武器，人们不敢出门，过路的候鸟常常落地死了。一天早晨，弗郎西斯果到门口来，发现雪中有一只冻得半死的燕子。他把这只燕子拿到师傅那里去，雷翁那图用自己的呼吸去温暖它，在火炉背后温暖之处做一个巢给它睡觉，等到春天时候再放它出去。

雷翁那图不想再去画画了：那幅未完成的约翰像，他拿来同其余的图画、毛笔和颜色，一起藏在工场中最僻远的角落。每日都是闲暇无事的。公证人纪涌·波乐先生时常拜访他们，同他们谈闲话。他谈起了今年的收成，谈起了盐价贵，谈起了郎格独地方羊毛长些，贝里和里莫新地方羊肉好吃些，或者他教厨娘马土怜娜如何凭前腿上活动的关节来辨别小兔和老兔。从意大利来的一个方济谷会修士古叶谟也时常拜访他们。他是弗郎西斯果的忏悔师，住在俺拔斯已经很久了，为人天真、有趣而和气，极会讲旧时佛罗伦萨滑稽家和捉狭鬼的故事。雷翁那图听他讲故事，同他一般天真地大笑。冬天下午，他们下棋和打牌。

天黑得很早，铅灰色的光经过窗子照进来，客人走了。以后雷翁那图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很长久，有时看一眼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这个残废，现在比以前更加是个活生生的谴责，是个嘲谑，对于艺术家一生的工作：制造人类飞翼。亚斯特罗同惯常一样叠着腿坐在房角，拿一条长麻带裹着纺锤，锯着木头做玩具，制造陀螺，或者闭着眼睛慢慢地摇来摇去，呆笑着挥动手臂如同鸟的翅膀，而且做梦一般地哼着那一首老歌：

咕咕噜，咕噜！
鹳鸟，老鹰，老老鹰，
在云端上——
望不见下地凡尘。
鹳鸟，老鹰，老老鹰……
咕咕噜，咕噜！

这首忧愁的歌，雷翁那图听着，心里更加难过。寒冷的黄昏更增加他的绝望情绪了。

最后，天完全黑了，屋子里是寂静的。但外面雪风怒吼着，老树枯枝吹着响，这声音好像是个邪恶巨灵发出来的。风声之中还杂有更悲惨的声音，大约是林边狼嗥。弗郎西斯果扇旺了炉里的火，雷翁那图坐下来。

弗郎西斯果琴拉得很好，而且有个好歌喉，他时常用音乐驱除师傅的忧愁思想。有一次他唱了豪华者罗棱慈作的一首老歌给师傅听，那是谢肉节化装巴库斯和亚丽安妮游行时歌唱的。这是一首无限欢愉而又忧郁的情歌，雷翁那图很爱听，因为他少年时代常听人唱的：

青春何美好，
惜在易蹉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师傅垂着头静听。他记起了那年夏夜的情景：僻静的小巷，漆黑的影子，淡白的月光，大理石阳台前面的琴声，以及上面那首情歌。他想起了丽莎·琢箜铎夫人……

最后的歌声在雪风怒吼之中颤动着消逝了。弗郎西斯果坐在师傅脚前，现在抬起头来看看师傅，只见两行眼泪流过老人的面孔。

雷翁那图有时翻阅他的笔记簿子，而且把他的新思想写在那上面去，现在最萦绕于他的心胸的是关于死的思想。

“现在你看见了，你的希望，你的志愿，要回到故乡，复归第一个存在去的，简直同飞蛾扑火一般迫切。你也看见了，人类不耐烦地不间断地期待着再来一个春天，再来一个夏天，再来几个月和几年，人类总以为所期待的事情迟迟不至，他却不明白：他不过是渴慕着自己的死亡和消灭而已。这个愿望却是自然本质，却是元素灵魂，它自觉被锁闭在人类灵魂里面，而时刻想念着能脱离肉体而回到那个派遣它来着的地方去。”

“自然界中除了力和运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但力乃是求幸福的意志，乃是宇宙之永远趋向于最后的均衡，于最初的推动者。”

“愿望的对象和愿望的主体若是结合起来，愿望便止息了，快乐便发生了。譬如爱者和被爱者结合之后，爱情就安静了。重物落地之后也是如此。”

“部分总是要同全体结合起来，借以免除缺陷。灵魂总是要留在肉体里面，因为灵魂若无它的器官便不能行动，也不能感觉。但是肉体毁坏之后，灵魂并不毁坏，它在肉体之中工作，如同风在风琴之中工作。一个铜笛损坏了，风便无法吹出正确的声音。”

“白天过得好，夜里睡觉也快活。同样，一生活得好，死时也快活。”

“活得好的一生乃是长的生命。”

“每件灾害都在记忆之中留下苦痛，唯有最大的灾害——死，没有留下苦痛，死同时消灭了生命。”

“我以为是在学生哩，但学的仅是死。”

“自然界的外的必然性适合于理性的内的必然性；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的父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于地上，如同成就于天上！”

他便是如此在死之中拿理性去辩护神的必然性，去辩护“最初的推动者”的意志。但在他的心之深处有什么东西起来反抗，这个东西是不能也不愿屈服于理性的。

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没有死便被人葬了，在地下棺材之中醒转来，不能呼吸，拼命地拿双手去推棺材盖。第二天，他又叮嘱弗郎西斯果：他的身体未曾发现腐败征象以前，切勿埋葬他。

冬天夜里，每逢寒风怒吼，他眼睛看着炉中将烬的炭火时候，他就想起了童年时代在芬奇村过的生活，想起了鹳鸟在无限远处快乐而含诱惑性的叫喊“飞呀！飞呀！”，想起了荆棘的木脂香味，想起了佛罗伦萨的远景。这城在向阳的山谷里躺着，同紫石英一般，又如此之小，好像长满荆棘的白山斜坡之上金色枝条间的位置就可容纳得下的。然后他觉得，他还是爱生命的，他现在成了半死之人仍旧紧抓着生命，他也害怕死，把死设想为黑暗的坟墓，今天或明天他要发一声最后的恐怖叫喊投进去的。于是他的心充满了悲哀，要像小孩子一般，大声哭出来。一切理性安慰、一切关于神的必然性、关于最初推

动者意志的话，他觉得都是说谎的。这些话，在这莫名其妙的恐怖面前，同烟一般飞散了。只要有一线太阳光，只要有一丝充满鲜叶香味的春风气息，只要一枝白山斜坡开满金黄色花朵的荆棘，则他情愿牺牲了什么黑暗的永恒，什么地下世界的秘密。

夜里，师徒二人独在一处而不愿睡觉的时候，雷翁那图近日失眠，弗郎西斯果便读《福音书》给他听。

这书，他从未像现在那样感觉得如此新奇、如此非凡、如此受人家误解了的。许多的话，他细想下去，好像深渊那般不可测度。譬如《路加福音》第四章：主抵抗了最初两种试探即食物和权柄以后，魔鬼又拿飞行来试探他：

> 魔鬼领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庙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道："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23]

雷翁那图从这几句话中可以找到那对于他一生的问题的回答了，即是：我们人类将有飞翼吗?

> 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暂时？这话含有什么意思？"雷翁那图想到，"魔鬼什么时候又要来试探他呢？"

又有几句话，似乎充满了胡说的、似乎违反了自然必然性的经验和法则的，但并不会使他头脑糊涂：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即使你们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吧”，山也必移去的。[24]

他时常设想，最后的也许人类不能达到的知，和最后的也许人类同样不能达到的信，必然要经过不同的道路而走到同一的目的的，即是要融合内的必然性和外的必然性，融合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若是有人以真正的信心对山说道：“你从这里移开，投到海里去吧！”则他也知道，事情不能不照着这几句话做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超自然的东西乃是自然的。但是这几句话的伤人的刺不是恰在于：叫山“从这里移开而投到海里去”是更容易些，而获得信心，哪怕像芥菜种子一般小的信心，则更困难些吗?

救世主又有几句谜样的话，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明白：

父啊，天地之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如此。[25]

如果上帝有个秘密显示给婴孩，如果完全的天真并非完全的聪明，那么同一书上为什么又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呢？这两种话中间有一个深渊存在。

以后又有几句话说：

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26]

雷翁那图想起了他的发现、他的发明和他的机器，这些东西本能给人类以制服天行的能力。他自问道：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为了肉体而忧虑吗，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吗？这不过是事奉玛门的吗？或者人类的劳动，除了有益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如果爱是马利亚，她选择了最好的福分，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那么知就是马太了，她忧虑了许多事情，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27]

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也知道：最深刻的知，同在深渊的油滑的边缘一样，也含有最可怕的和最难防备的危险。他又想起了那些“小子”，想起了他自己的徒弟恺撒、亚斯特罗、卓梵尼，他们都受他诱惑了，也许是为了他的缘故而趋于没落的，当他听着底下几句话的时候：

>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28]

可是同书另一个地方又说：

>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不，我对你们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29]

但最令他骇怪的，却是马太和路加说的耶稣死时情形：

>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叫喊，气就断了。[30]

“为什么离弃我？”雷翁那图想道，“儿子临死时向父亲叫喊的这一句话这儿子曾说过‘我和父合而为一的’，岂曾仅仅他的敌人认为是最后的绝望叫喊吗？如果拿他的全部教训放在天平一边，拿他这句话放在天平又一边，究竟是哪边重些呢？”

正当他想着的时候，他已经看见那个可怕的黑墓穴张开在他面前了。今天或明天，他一定要跌下去的，要含着最后的恐怖叫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而跌下去的。

早晨起床时，他好多次从结了冰的玻璃窗看出去，看见积雪的山丘、灰色的天以及凝霜的树。这冬天好像是永远过不完的。

然而，到了二月初，空气温暖一点了，朝太阳一面的房子，屋檐上垂下的冰条化成一滴滴明亮的水珠，落地有声。麻雀咕噪着，树干周围的积雪开始融化了，苞蕾胀大起来，云块中间有时露出一片淡蓝色的天。

早晨太阳斜照进工场里来时，弗郎西斯果便把师傅的靠背椅移到日光中来，老头子坐在那里晒太阳。低着头，瘦削的双手搁在怀中，坐了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手和面容以及半闭的眼皮表现出无限疲弱神气。

雷翁那图那只驯养的燕子，在屋子里过了冬，现在飞来飞去，有时停在他肩头上，有时停在他手上，让他捉住，让他吻那小头，然后又急忙地一面叫着，一面飞着，好像感觉春天来到了。画师很留心观察着它的小身体的每一回旋、它的翼翅的每一转动，于是他的关于人类飞翼的旧思想又浮现在他的脑中了。

有一天，他开了那口放在工场一角的大箱子，在箱内掏摸着，那里面尽是订成的抄本和单零的字纸，其中也有机器草图和简短解释，这就是他一生著作的二百本《自然论》。

他一生都在计划着把这乱七八糟的稿本整理一下，以一个共同思想把那些断片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一本论自然界的大书。但他总是把这个工作推延下去，直至如今。他明白，那里面写下的发现可以缩短人类几百年的研究工作，可以改变人类命运，引之走上新的道路。同时他又明白，这个事情是做不到了，因为太迟了。这一切又要无结果地无意义地毁灭了，同《最后的晚餐》一样，同《司伏萨纪念像》一样，同《安嘉里之战》一样。因为在科学方面，他也只有一些无飞翼的愿望而已，他永远开始着，从未完成什么，现在也不能完成什么了，好像爱作弄人的命运故意拿他的行为过俭来处罚他的愿望过奢。他预先看到了，人类还要去寻觅他已经找到了的东西，还要去发现他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人类要走上他的道路，要跟随他的足迹，但也要在他身边走过去，忘记了他，好像未曾有他存在过的。

这天，他在那堆稿本里面寻着了一个薄本子，外面写着“鸟”字，因年深日久，纸张已经发黄了。他寻出来，放在旁边。

最近几年他差不多完全没有去制造飞行机器了，不过常常想起这件事情。但现在看着燕子飞行的时候，他得到一种新思想，决定做个最后的试验，希望在制成了人类的飞翼之后，他的一生事业就可得到辩解而免于毁灭，这个最后的希望也许杂有幻想成分。

他仍旧如此顽强、如此热烈、如此迫切去进行这个新工作，同他以前画《施洗约翰》时一个样。他不再想起死了，他克服了衰弱和病痛，忘记了睡眠和饮食，整天整夜坐着绘图和计算。弗郎西斯果好几

次感觉到：这并不是工作，而是疯子发狂。徒弟一天比一天更加担忧而着急，他看着师傅的面孔，这面孔很难看，表现着拼死的几乎气愤的意志的紧张，表现着追求不可能的事情的神气，追求那不许人类追求的事情。

一个星期过去了。弗郎西斯果未曾离开雷翁那图左右，夜里也不睡觉。第三夜不睡觉之后，他疲倦得要死，就靠在熄灭的火炉边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窗子渐现灰白色了。燕子醒来了聒噪着。雷翁那图低着头在那张小写字台上，手里拿着笔，面前摆着一张纸头，上面写满了数目字。

忽然，他的身体摇动起来，神气很特别。鹅毛笔脱离了他的手指，头愈垂愈低。他努力要站起来，要喊弗郎西斯果，但是低得听不见的叫声到了他的嘴唇就止息了，他的全身重量都压在桌子上面，桌子被他压翻了，将烬的蜡烛掉落地下。这响声惊醒了徒弟，弗郎西斯果跳了起来，在黎明的微光中，他看见师傅躺在地下，旁边有翻倒的桌子、熄灭的蜡烛、散乱的纸头。燕子吓得在房间里乱飞，用它的翅膀碰触着天花板和墙壁。

弗郎西斯果立时明白，师傅又中风了。

病人昏睡了几天，在热昏之中还继续着他的演算。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立即要求拿飞行机器图案给他。

“不，师傅，”弗郎西斯果吓得喊起来，“随您怎样都可以，但是您没有完全复原以前，我宁死也不肯让您工作的。”

“你把图案放到哪里去了呢？”病人很生气地问道。

“您放心，我好好藏起来了。您病好了之后，我会给您的。”

“你藏在哪里去了呢？”雷翁那图又问一句。

“我拿去藏在顶楼上，锁起来了。”

“钥匙在哪里呢？”

“在我身上。”

“给我！”

“但是，师傅，请您原谅。您要钥匙做什么呢？”

“给我！快点给我！”

弗郎西斯果迟疑不决，病人眼睛闪出了怒火。为了不再激恼他，弗郎西斯果便把钥匙给了他。雷翁那图把钥匙接来，藏在枕头底下，就放心了。

他这次的病好起来比弗郎西斯果料想的快得多。

四月初，有一次，雷翁那图很安适地过了一整天，而且同古叶谟修士下了棋。晚上，弗郎西斯果坐在师傅脚下一个矮凳上，头靠着床，竟睡着了，因为他好几夜没有睡觉，疲倦得很。忽然，好像受了一个打击，他醒转来。他细心听着，但是听不到床上师傅的鼾声。灯已经熄了，他点了火，看见床是空的。他急忙在楼上所有房间寻找，而且唤醒巴啻斯塔·维兰尼斯，这老仆人也未曾看见雷翁那图。

弗郎西斯果已经要下楼到工场里找去了，忽然想起了藏在顶楼上的飞行机器图案，他连忙走上去，开了那个没有锁的门，看见了雷翁

那图披着衣服坐在地板上，把一口箱子翻转来做桌子用，一支蜡烛头光照之下，他在写字，显然又是为了飞行机器在演算着的，因为同发热昏一般，他一面写着，一面嘴里低声而急速地念着。他的喃喃自语、他的火红眼睛、他的散乱的灰白头发、他的因紧张思想而频蹙着的眉毛、他的表示老年衰弱的低垂而凹陷的嘴角以及他的异样的为弗郎西斯果未曾见的整个面孔，这一切如此可怕，害得徒弟停止在门口，不敢走进去。

雷翁那图忽然拿起了铅笔，把那张密密写满了数目字的纸头涂抹了，如此急剧，连铅笔尖都划断了。然后他回过头来，看见了徒弟，便站起来，立足不稳，面无人色。

弗郎西斯果急忙走到他面前去搀扶他。

“我告诉过你了，”师傅带着温和而奇异的笑容说，“我告诉过你了，弗郎西斯果，我不久就可完工。现在我完工了，我一切工作都做完了。从此以后，你无须着急，我再不做什么事情了。够了！我老而又蠢，比亚斯特罗更蠢！我什么都不晓得。以前晓得的，我也忘记了。我还忙着这飞翼做什么呢？到魔鬼那里去吧，这一切都到魔鬼那里去吧！……”他从桌上拿起了那些纸头，皱成一团，而且扯碎了。

从这一天起，他的身体又变坏了。弗郎西斯果预感到这回他好不起来。病人时常整天不知人事，昏昏迷迷的。

弗郎西斯果是很虔诚的。凡是教会说的话，他都真心信仰。唯有他一个人未曾受了雷翁那图的“巫术”，未曾中了那个“恶眼”，其余一切与雷翁那图接近过的人都不能免的。他知道师傅不愿遵守教会仪

式，但是他从爱的本能觉得雷翁那图并非否认上帝的。此外他全不管，也没有兴趣探究下去。

但现在想起了师傅也许要没有经过忏悔仪式即行死去，他不禁害怕起来。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灵魂去拯救师傅，但是他不敢同师傅说起这个事情。

一天晚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师傅，心里正在思想这个可怕的事情。

“你想什么？”雷翁那图问他。

“古叶谟修士今天早上来过这里，”弗郎西斯果很不自然地托词回答，“他要见您。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师傅瞪着眼看他，看见徒弟的眼睛满含恳求、着急和希望的神气。

“你想着别的事情，弗郎西斯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徒弟不响了，垂下了头。

但是雷翁那图心里明白了。他忧郁地转过脸去。他一向准备着怎样生便怎样死，即是他生在自由和真实之中，他也要在自由和真实之中死去的。然而弗郎西斯果的恳求，他又不愿拒绝。现在临死的时候，他又要伤害这个徒弟的虔诚信心吗？又要叫这个“小子”跌倒了吗？

他回过脸来看着徒弟，把他的瘦削的手放在徒弟手上，微微笑着说道：

“我的孩子，你叫人往古叶谟修士那里去，请他明天到我这里来吧。我要忏悔，要领受圣餐。你也请纪涌先生来见我。”

弗郎西斯果没有回答，他只含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吻着师傅的手。

第二天早晨，复活节星期六，即四月二十三日，公证人纪涌先生来了，雷翁那图向他立了遗嘱。画师留在佛罗伦萨圣马利亚教堂的四百个弗罗璘，赠给他的弟弟们，此时他还在同弟弟们诉讼哩，这笔遗产就是作为完全和解的表示；他的一切书籍、科学仪器、机器、手抄本以及王家库藏积欠他的薪俸，都赠给他的徒弟弗郎西斯果·默尔齐；克鲁堡的家具和米兰维塞里拿门附近半个葡萄园，赠给他的老仆巴啻斯塔·维兰尼斯；其他半个葡萄园，则赠给他的徒弟安得烈·沙莱诺。

关于丧事用费以及其他一切，则他请求公证人会同弗郎西斯果决定之，他又指定默尔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

弗郎西斯果同纪涌先生商议，要给师傅举行一种葬礼，借以证明：无论外人如何传说，雷翁那图死时终是教会的忠实信徒。

病人一切都同意了。为了表示弗郎西斯果要举行盛大葬礼的主张也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于是将那做送终弥撒用的蜡烛，从原定的八磅改为十磅，施舍穷人的钱也从原定的五十个杜兰苏，改为七十个杜兰苏。

遗嘱立好、证人尚未签字之时，雷翁那图又想起了他的老厨娘马土怜娜。纪涌先生还在文件后面添加了一款，即是赠给她一件上等黑布缝的衣服、一顶镶皮的布帽子以及两个现杜卡，以酬谢她多年的忠心服务。临死的人不忘酬谢他的穷苦的厨娘，这事又使弗郎西斯果勃发了熟悉的难以忍受的怜悯心情。

古叶谟修士带着圣餐进房间来了。大家都走出去。

后来，修士出来之后，告诉弗郎西斯果说：雷翁那图是虔诚而顺从神意地履行教会一切仪式的。于是弗郎西斯果完全安心了。

“我的孩子，”古叶谟最后几句话说，“不管人家怎样传说他，他总可以拿主耶稣的话来辩护的，即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上帝。’[31]”

夜里，病人呼吸很困难。默尔齐害怕他就要死了。

次日早晨，即四月二十四日复活节，病人觉得轻松了一些。但因他呼吸还不舒畅，房间里又很热，弗郎西斯果便把窗子打开了。白鸽子在蔚蓝天空之下飞翔，复活节钟声同鸽子鼓翅声合成一片。但是临死的人已经不能见闻了。

他觉得好像有个难以相信的重量，如同大石块落下来，压在他的身上，窒塞着他。他要起来，要把这石块推开，但不能够。他做个最后的努力，忽然解脱出来了，生着两扇大飞翼飞起来了，但是那石头又压了他，在他身上旋转，使他不能呼吸。他又挣扎，又胜利，又飞起来了。如此循环不息，这重量一次比一次更加可怕，而他的努力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加惊人。最后，他觉得再也不能挣扎了，他只好降服，而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他刚刚降服，便明白了，原来石头和飞翼、重压和飞行、上面和下面，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飞上去和落下来，是一个样的。他便是这样飞上去而又落下来。他再不知道究竟是一种无限的运动之波温柔地摇着他呢，还是他的母亲抱他在怀里催他睡眠呢？

他的肉体好多天之内还在活着，但再不曾恢复知觉了。最后，到了五月二日早晨，弗郎西斯果和古叶谟修士发现他的呼吸渐渐衰弱了。修士于是念了送终经。

不久之后，弗郎西斯果拿手放在师傅胸前，发现他的心不再跳动了，于是把他的眼皮闭拢来。

死人的面貌很少改变，仍旧含着在生时那种深刻而安静的注意神气。

弗郎西斯果、巴啻斯塔·维兰尼斯和马土怜娜三人给尸体沐浴时，门窗都是大开的。

那只燕子这几日完全被人忘记了，此时，在自由的预感之中，从楼下工场沿着楼梯飞到上面来，飞进了停尸的房间。在光耀的朝阳之中，它飞翔于死人上面、那些燃点着的送终蜡烛中间。大概由于旧时习惯，它飞了一会，竟停止在雷翁那图的叠着的双手上面了。然后它忽然动了一下，飞起来，很快活地叫着，从那大开的窗子飞上天空去。弗郎西斯果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师傅爱做的事情了，释放有飞翼的俘虏，还它自由，本是师傅生平一件乐事。

尊重死者的愿望，尸体在地下放了三天之久，但不是放在停尸室里的，弗郎西斯果不肯这样做，而是放在断气的房间里面。

下葬时，遗嘱上规定的一切都遵照施行了：教士和修士随柩而行，六十个贫民拿着六十支蜡烛，俺拔斯地方四个教堂做了三场大弥撒和三十场小弥撒，这中间点去了十磅大蜡烛。七十个杜兰苏施舍于本城圣拉撒医院内的贫民。从这一切，那些虔诚的人看得出：这日下葬的乃圣公教会的一个忠实信徒。

他埋葬在圣弗罗棱廷修道院里面。但是他的坟墓不久就被人忘记了，被人铲平了。他在俺拔斯的纪念也没有留下踪迹，雷翁那图埋骨之所，后代的人是寻不到的。

弗郎西斯果将师傅的死讯通知了师傅的在佛罗伦萨的弟弟们，信内有几句话写道：

> 这个人对于我还不仅是个父亲哩，为了他的死，我感受的痛苦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的。只要我活着，我总是为他悲哀的，因为他以一种温柔而伟大的爱爱了我。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看见这样一个人死去，也要悲哀的，因为自然界再不能产生像他这样一个人了。现在，全能的上帝啊，请赐他永远的安息！

雷翁那图死去那一天，弗郎琐亚第一正在圣日耳曼森林行猎。他得知这个死讯时，便下令封闭艺术家的工场，在他未到以前不许一个人进去，因为他要选取其中最好的图画。

然而在此时弗郎琐亚第一正忙着比艺术更重要的事情。原来，四个月以前，即一五一九年一月十二日，皇帝马克西米良第一死去了。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兰西三个国王，竞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冕，相互之间进行着许多阴谋和诡计。弗郎琐亚第一已经梦想将法国国王和罗马皇帝两把权杖合执在他手里，而在欧洲建立下一个空前的王国了。他决定支出三百万去购买选举票。他要同教皇缔结一个盟约，答应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定要派遣十字军去打土耳其人，去夺回圣墓，而且发誓登位三年之后占领君士坦丁堡，在苏菲亚大教堂[32]顶上竖立十字架。一切竞争者之中，他特别仇恨西班牙少年国王查理[33]；他声明宁愿赞成无足轻重的布朗登堡选侯做皇帝，甚至赞成波兰国王西季斯蒙[34]做皇帝，而不愿赞成查理做皇帝。

利奥第十同惯常一样，很狡猾地摇摆于这两个竞争者中间，对双方要求都不置可否。同时他又经过多米尼会修士狄特里希·森伯格去和莫斯科国大公华西里·伊凡诺维趣做买卖，邀大公加入神圣同盟以反对土耳其人，而拿调停莫斯科国和波兰国的战争作为酬报。

这个时候，在意大利的两个俄罗斯使臣，有一个，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已经回莫斯科去了，另外一个，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还在罗马。

尼启大知道了选举皇帝的消息，又听到了弗郎琐亚第一正在拉拢他的主人的最凶恶仇敌波兰国王西季斯蒙时，为着打听更确切而详细的消息，便同教皇钦使一路又到法国来了。同上次一样，这回他也带了他的老秘书伊里亚·博大比希·哥比洛，翻译佛辣喜以及两个少年书记费多·伊雅递维趣·卢督谬托夫和犹啻奇·拜塞耶维趣·加加拉。

犹啻奇在外国旅行时身边备有一本笔记簿，把他所见所闻一切奇异的事情都记上去。当时好多俄罗斯旅客都是这样的。犹啻奇笔记之中有一节论佛罗伦萨城说：

> 那个名叫佛罗伦萨的城市，是很大的，在以前描写的许多城市之中，我们还未曾见过这样的城市。教堂是很美的，宫殿是白石筑成的，很高，又富于艺术。这城又有个很大的教堂，是白大理石和黑大理石筑成的。这个教堂旁边有座钟塔，好像一根柱子，也是白大理石筑成的。这个艺术是我们的智能不能明白的。我们走到塔顶上去，计算梯子的级数：四百五十级。凡是我们的浅薄的智能所能明白的，我们都如我们所见的写下来了，但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写不出来，因为那是很神奇的，不可形容的。

这一句话结束了他这段笔记。那些最能令他惊异的东西，他的确写不出来的。他说的圣马利亚大教堂高钟塔，里面、下部，有着卓托的一些六角形浮雕，刻在大理石之上的。这些浮雕表现人类发展的各个相续阶段：畜牧、农耕、驯马、造船、织布、冶金、图画、音乐、天文等等。犹啻奇在这些浮雕之中看见了希腊巧匠达达鲁士正在试验着他发明的蜡制巨翼，他的身体粘满了鸟羽，巨翼用皮带缚于躯体之上，双手紧握着里面的棍子，棍子的运动造成巨翼的运动，以此飞了起来。这个浮雕，曾经给了从芬奇村初到佛罗伦萨来的少年雷翁那图以最初的飞行机器观念，关于“大鸟”的观念。

这个具有飞翼的人的谜样的画像，特别引起了犹啻奇的注意，因为那几天他正在画着一幅圣像：有翼的先驱者，施洗约翰。在朦胧的预感的恐惧之中，他觉到了：那真实的，也许借助魔鬼机智而造成的飞翼，和那表示“肉身天使”施洗约翰向上帝飞升的情形，其间是完全不同的。

弗郎琐亚第一从圣日耳曼到丰登布洛去，又从丰登布洛到俺拔斯来。一五一九年六月初，俄罗斯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也到俺拔斯来了。同上次一样，他又下榻在本城大街钟塔近旁公证人纪涌·波乐先生的家里。

国王一到俺拔斯就去访问雷翁那图工场。同一天下午马格丽特公主也来克鲁堡观光，陪她来的有白朗登堡选侯的使臣和其他外国君主的使臣，尼启大·卡拉恰洛夫也在其内。

费特卡知道此事之后，便怂恿伊里亚叔公和犹啻奇·加加拉二人同到克鲁堡参观去。他对二人说：“这位雷翁那图老师傅家里，有许许多

多有趣味的东西值得看一看的。这是一个具有神异智能的人，心肠很好，很博学，会修辞，富于自然智识，又是个聪明而锐利的思想家。”

于是，伊里亚·博大比希和犹啻奇·加加拉，同那个翻译弗辣喜，也跟随使臣到克鲁堡来了。

他们来时，马格丽特和其他的人已经参观完毕，正要出去，但是弗郎西斯果·默尔齐依旧和悦可亲地接待新来的客人，凡是来参观师傅工场的人，他都一样接待，不问官阶和姓名。

他引导他们参观工场，指给他们那里面一切的事物。

他们腼腆而惊奇，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机器，天体仪，球形仪，四分仪，曲颈瓶，蒸馏器，研究光学法则用的水晶人眼，研究音学法则用的乐器，小小的潜水钟模型，能在水中行走的船样尖鞋，解剖学图画，以及可怕的战争机器草图。费特卡看见这一些，大有兴趣，他认为这是“占星学的智慧和最高的炼金术”。伊里亚·博大比希则相反，他总是扮着阴郁的面孔，转过脸去，很虔诚地画着十字架。特别引起犹啻奇注意的，却是那扇破旧的飞翼，好像大燕子的翅膀。默尔奇经过翻译勉强使他明白：这是雷翁那图一生用心制造的飞行机器的一部分。此时犹啻奇便想起了佛罗伦萨大理石钟塔内刻着的有翼的人达达鲁斯，于是他的心里又唤起那些令人恐惧的奇异思想了。

以后参观雷翁那图那些图画。犹啻奇很惊讶地在“施洗约翰”面前停下来。他起初以为是个女人，弗郎西斯果经过弗辣喜告诉他，说这是施洗约翰时，他简直不肯信。但他仔细看着，就发现了那个苇子做的十字架，“交叉的棍子”，如俄罗斯那些圣像画家画施洗约翰时所常画的。他又看出了骆驼毛衣服，他心里不安起来了。这个无翼的约翰

和他常见的那个有翼的约翰之间，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愈看下去，画中女人般少年人的异样的美以及指着十字架时那种微笑，就愈加吸引他了。同中了魔一样，他什么都不想，呆呆地站在这幅画面前，只觉得他的心在不可解释的兴奋之中愈跳愈快了。

伊里亚·博大比希再忍耐不住了，他气愤地吐了一口唾沫，大骂起来：

“魔鬼玩意儿！淫荡！这个无廉耻的家伙，赤身露体同淫妇一般，又没有胡子，是施洗约翰吗？是基督先驱者吗？即算他是个先驱者，但是替敌基督者做先驱的，不是替基督做先驱的！……走吧，犹奋奇，走吧，我的孩子！不要玷污了你的眼睛。我们正教徒不应当观看这种取悦魔鬼的疯狂画像的，这些画像都是该当诅咒的！”

他拉着犹奋奇的手，差不多是用力从画像前拉出去。离了雷翁那图屋子之后，他还在长久气愤着。

“现在你们明白了，”伊里亚·博大比希警告他的那些伙伴道，“一个爱了几何学、巫术、炼金术、占星术以及其他一切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如何有罪过？因为凡信仰智能的人，是容易受诱惑的。孩子们，你们应当爱诚朴过于爱智慧，你们不要追求那最高的，不要探究那最深的，只坚守着上帝一劳永逸地赐予你们的教训便够了！有人问你懂得哲学吗？你就要谦逊地回答：我粗识文字，却不爱希腊式的小聪明，未曾读过修辞的天文学，又全不知道什么叫作哲学，我仅仅在神圣律法书中学习，为了拯救我的有罪的灵魂……”

犹奋奇听着老头子教训，莫名其妙。他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想着那幅“取悦于魔鬼的”圣像画，要忘记它，却忘记不了。那个没有飞

翼的女人一般的少年人的神秘面貌，在他的眼前浮动着，惊吓他而又吸引他，如同魔鬼那样作弄他。

尼启大·卡拉恰洛夫第二次到俺拔斯来时，城里外邦人没有上次那般拥挤了，房东现在可以让出楼下较宽大的和较舒适的房子给俄罗斯使臣及其随员们居住。唯有爱幽静的犹啻奇还住在两年前住过的房间，即是屋顶底下鸽子巢旁边那个房间，他的小小的工场仍旧设在那个老虎窗里面。

从克鲁堡回来后，为了抵抗一切诱惑起见，他马上去画那幅差不多画好了的圣像。有翼的先驱者约翰站在蓝天底下一个好像给太阳晒焦了的半圆形的黄色沙丘上面，这沙丘好像在地球边缘，有个深蓝色的几乎黑色的大洋把它围绕着。这位圣者有两颗头，一颗活的在他的颈项上，一颗死的在一个盘子里，他自己用手捧着，好像表示：人类需待绝灭其中人性才能生出超人的飞翼来。他的面孔是奇异而可怕的，圆睁的眼睛好像朝太阳看的鹰眼，粗糙的骆驼毛衣服好像鸟羽，胡须和头发好像被狂风吹乱了。两臂和两腿过分地长、细而瘦，同鹳鸟脚一般，只有一张皮包着骨头，那些骨头又好像反乎自然地轻飘，仿佛是中空的，有如鸟骨。肩膀上生着两扇大翼翅，在蓝天之下张开于黄沙和黑水上面，外部同雪一般白，内部则是金红色，如火的颜色，简直好像是一只大天鹅的翅膀。

只有翼翅内部尚待犹啻奇涂金。

他拿出几小张纸一般薄的红金叶，在手里皱作一团，用指头在盛鲜漆的贝壳中研碎，然后用热水冲进去，水热到人手几乎忍不住的温度。他让这贝壳静静地放着，等到金子沉淀以后，才把水倒掉。以后，他就用一支鼬鼠毛做的尖笔，蘸了金，涂在先驱者翼翅上的羽毛

去，很小心地一笔一笔涂着。他又拿蛋清涂在金色上面，拿兔足擦着，拿熊牙磨着，那双翅膀愈来愈加生动和光耀了。

但是这回他在工作的时候并不能像往时那样忘记其他一切。先驱者的翅膀，有时令他想起了希腊巧匠达达鲁斯，有时又令他想起了雷翁那图的飞行机器。那个神秘的女性少年的面貌，那个无翼者的面貌，呈露在他面前，而且遮盖了这个有翼者的面貌，诱惑他、惊吓他，如魔鬼那样迫害他。

他心里很难过。画笔脱离了他的手。他觉得不能再画下去了。他离开了寓所，在街上乱跑了很久，然后沿着幽静的洛亚河岸走了很多时候。

太阳已经下山了。镜一般平的水面反映着淡绿色的天以及西方那颗太白星。另一方向来了一片云，天边有电闪抽动着，好像一起一落的火红的巨翼，空气是沉闷而寂静的。在此寂静之中，犹啻奇的心愈来愈加紧张而痛苦了。

他回家来，在乌格里希圣母像前点着了灯，读了预先写好的祈祷文。然后，他摊开了旅行毡子在那只当作床用的狭长的木箱子上，脱了衣服，躺下来睡觉。但他无论如何睡不着觉。

一点钟一点钟过去了。他有时发热，有时怕冷。在那时常给电闪照亮的黑暗之中，他睁开眼睛躺着，他倾耳细听，一切是寂静的，但他以为听到了奇异的低语声和萧瑟声。神秘的声音，古时俄罗斯著作家会在其中看出不祥的预兆：“耳鸣，墙响，鼠叫。”如同热病之中发昏的时候一样，他的头脑发生了不连贯的思想。他想起了种种神话上的精灵和怪物：可怕的兽因德里克，它“在地下行走，好像太阳在天空

行走，又喷出众河和众泉”；不祥的鸟司特拉沉，它“居于大洋边缘，激动海浪，沉没船只”；所罗门王的弟弟启托弗辣斯，他“白天治人，夜里则变为兽形，在地上狂跳”；还有那些人，他们在深渊之上，在永不熄灭的火上翱翔着，不饮也不吃，细而长，如蛛网一般在风中飘扬，永不会死去的。此时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蛛网般的人，在永久的旋风之中翱翔于深渊上面。

雄鸡啼过第二次了。他又想起了古时传说，说是夜半时分，天使们从上帝宝座接奉了太阳，送到东方去，此时基路拍动着翅膀，地上的鸟都快活起来，公鸡醒了，抬起头，展开翅膀，报告全世界：光明即将到来。

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又在他的头脑中经过，如同断线，而且纠缠在一起。

他依照索拉之尼鲁士的规则，忍住了呼吸祈祷，但没有用，那些幻象愈来愈加清楚而迫人了。

忽然，黑暗之中出现了那个女性少年，魔性的美丽，同活的一般，一手指着各各他十字架，冷笑着，以和悦而迫人的眼光直看犹奋奇的脸，看得他吓得心脏静止了，额头上冷汗直流。

他只好点起了蜡烛，决定坐待天明。他从墙板上取下了一本书读起来。这是古俄罗斯传说：《巴比伦国》。

当尼布甲尼撒王[35]和他的继承者时代，巴比伦城荒芜了，变成了群蛇巢穴。几百年之后，拜占庭皇帝利奥，受圣教洗礼名为巴西留士的，派了三个人到巴比伦去访寻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和紫袍。这三个人走了很长久，因为道路是狭窄难行的，最后，他们走到了巴比伦，

但那里什么都看不见，既无墙壁，又无房屋，这座荒芜的城周围十六里以内都长着荆棘，荆棘丛中又蜿蜒着令人恶心的虫豸：蛇和大蛤蟆，数不尽的，互相重叠如干草堆，又呼哨、怪叫、喷出冷风。第三天，这三个钦差就走到一条大蛇身边，这蛇以其全身围绕着巴比伦城，头和尾都在一个城门口。有一架扁柏做的梯子架在城墙上，他们攀上了梯子，走进了城，在一座王宫里面找着了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和一口白玛瑙箱子，其中有紫袍和权杖。三个钦差把找着的东西带回利奥皇帝那里以后，君士坦丁堡教长们在苏菲亚（即神智）教堂拿巴比伦和全世界之王尼布甲尼撒的冠冕和紫袍，给利奥皇帝戴上和穿上了。后来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皇帝就把这顶王冕送给莫斯科大公佛拉底弥·佛塞伏洛多维趣，象征着上帝赐给俄罗斯国以统治世界的权力。

犹沓奇将《巴比伦国》放置旁边，另外拿起一本书《修士白帽》，这书是几年前狄弥特里·格拉西莫夫从罗马寄给新城大主教格那宙斯的，当时格拉西莫夫同卡拉恰洛夫做伴到意大利来，而现在卡拉恰洛夫正是犹沓奇的上司。

这个故事说：古时，与使徒同等的君士坦丁皇帝，信仰了基督教而受教皇西尔卫斯特洗礼之后，正想着拿一顶王冕去酬谢这位教皇。但一个天使命令他：赐给教皇的，不应当是一顶尘世权力的王冕，而应当是一顶天堂权力的“修士白帽”，这顶帽子象征着受难至复活这三天事情。历代正教的教皇都很尊敬这顶“修士白帽”，直至于查理皇帝和福谟苏[36]教皇时候，他们二人堕落到拉丁邪说去了，不仅承认教会的天堂权力，而且承认教会的尘世权力。于是天使又以新姿态现身于一位教皇之前，命令他将这顶帽子送到拜占庭去，给那里的教长菲罗德奥斯。教长非常恭敬地接受了这件圣物，正要留作已用，然而君士坦丁皇帝和西尔卫斯特教皇托梦给他了，叫他把这顶帽子送到别处

去，送到俄罗斯的新城。教皇西尔卫斯特梦中告诉这位教长说：“老罗马以其骄傲自愿地背弃基督的光荣和信仰，而屈服于拉丁诱惑之下了。至于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基督信仰也要被不信上帝的撒拉森人用暴力毁灭的。第三个罗马，即俄罗斯国，则圣神恩典将放射光辉。菲罗德奥斯啊，你知道：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要消灭，而统一于唯一的俄罗斯国！以前，尼布甲尼撒王冕已经被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皇帝送给俄罗斯皇帝了，那么现在这顶白帽子也应当送给新城大主教。这顶白帽比那顶王冕神圣得多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上帝都要赐给俄罗斯国的，上帝也要授权俄罗斯皇帝去统治许多民族。依照上帝意旨，这个国家将称为‘光明的俄罗斯’，因为这第三个罗马的唯一神圣教会，在其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中，将比太阳更加光明而照耀全世界。”事情就是这样做了。新城大主教接奉了“修士白帽”，而安置于圣苏菲亚教堂之中。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顶帽子从此以后永远戴在俄罗斯大主教头上了。

巴比伦国故事预言了俄罗斯国的尘世的伟大，修士白帽故事则预言了俄罗斯国的天堂的伟大。

犹啻奇每次读着这两个故事时，他的灵魂便充满了一种混乱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感情：好像是一种无限的希望，使他的心跳动起来，使他的呼吸不能舒畅，仿佛俯临于深渊之上。

拿祖国和外国比较起来，他虽然觉得贫乏而可怜的，但他相信这些预言：关于第三罗马的未来伟大的；关于真正的耶路撒冷的；关于上升的太阳在俄罗斯的世界教堂、苏菲亚教堂、七十个金顶之上，放射光明的。

然而在他的灵魂最深处，却有一种疑惑，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感觉。他想道，尼布甲尼撒王不是昏王吗？不是自古以来最残暴的国王吗？他不是要万国人民只能服侍他一个人，只能崇拜他为天神吗？他不是叫传令的人大声叫喊："你们应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37]吗？但是真神责罚了他，上帝拿兽心换去了他的人心，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狮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此外《启示录》也说过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万民都喝了它的邪淫大怒之酒。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38]于是犹奤奇自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将来第三罗马中，在俄罗斯国中，"修士白帽"怎能与那被上帝诅咒过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冠冕结合起来呢？基督冠冕又怎能与敌基督者冠冕结合起来呢？

他觉得这里面藏着一个大秘密，如果探究下去，他还要看见比刚才所见的更可怕的幻象哩。他努力不再去思想什么了，他熄了蜡烛上床睡觉去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女人，生着一副火红的面孔，驮着两扇火红的飞翼，穿着一身灿烂的衣裳，立在云中一弯新月之上，七根柱子支持着的大祭器遮盖了她，祭器上刻几个字道："智慧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屋子。"[39]先知、祭司、列祖、持矛天使、大天使、帝王和公侯，包围着她。在"智慧"脚下，先知者群中，立着先驱者约翰，同他画像内的约翰一样：手脚细而长好像鹳鸟，也生着两扇大白翅。但面貌是完全两样的：额头光秃，生有高傲的皱纹，眉毛竖起，头发是灰白的，长胡子也是灰白的，犹奤奇认得这是那个老头子的面貌，他两年前曾来参观这个小工场，为了样子像先知以利亚的缘故，给了犹奤奇以深刻的印象。这是人类飞翼发明者雷翁那图·达·芬奇的面貌。下

面，这女人所在的云块之下，闪耀着教堂金顶和十字架。再下面，人们也可看见新犁的田地、蔚蓝的树林、明亮的河流和无限的远景。犹啻奇在远景之中认出了俄罗斯国。

钟庄严地敲了，哈利路亚歌声响了，那些六翅天使以其翅膀盖住面孔，喊道："一切人类都莫作声惊心静听！"于是七位天使动着他们的翅膀，七个雷声响了。火红的女人圣苏菲亚（即智慧）头上，天开了，其中现出白的东西，太阳一般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犹啻奇知道，这是"修士白帽"，这是基督冠冕，临于俄罗斯国头上的。

有翼的先驱者手中执的一卷书展开了，犹啻奇看见上面写着：

>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

雷声、钟声、天使鼓翼声以及哈利路亚歌声，合成了一片赞美圣苏菲亚（即神智）之声。

田野、树林、河流、山岳，以及俄罗斯国土的无限远处，都附和着这片赞美之声。

犹啻奇醒来了。

这是灰色的清晨。他从床上起来，开了窗子。雨后花草的清香迎面吹了来：原来夜里落了雨。太阳尚未出来。但是天边，对河阴暗的树林上面，平时太阳出来的地方，云块已经染上了金紫色。城里的街道还在朦胧之中睡觉，唯有圣虎伯特白钟塔闪着淡绿色光辉，好像是

通过了水的光辉。一切都是寂静的、满含希望的，仅仅幽静的洛亚河沙岸上有几声野天鹅叫喊而已。

犹窨奇坐在窗口一张小桌子旁边，桌上有块倾斜的写字板，有只牛角制的墨水瓶，又有个装羽毛笔的小抽屉。他削尖一支鹅毛笔，打开一本大簿子。这是他的教师、那位虔诚的普罗霍尔修士留下给他的一本著作，他自己接着写下去，已有好多年了。这是一本新改良的《圣像画谱》。

> 圣像画起源如何？圣像画并非人类开始的父上帝自己造了他的道，他的活像，如同生了初胎儿子……

上面便是犹窨奇以前写过的最后几句话。现在他拿鹅毛笔蘸了墨水，继续写道：

> 我有罪的人，从上帝接奉了一种才能，为我的微薄力量所能承受的。我不愿将这才能埋在地下，致于刑罚。我努力着把我的艺术的初步功夫，即是用于圣像画的人体各部分画下来，给那些致力于这门虔诚艺术的人做模范，并有利于他们。但是兄弟们，我为了你们而努力，我请你们大家都要诚心热烈祈祷上帝，求他允许我这个在尘世画他自己以及他的使者的像的人，有一天能够在天堂上看见他自己以及他的使者的面貌啊。凡有气息的都在天堂上赞美他、荣耀他，现在以及将来以及永永远远。阿门。

正当他写字时，太阳如炽红的火炭从阴暗的树林背后升上来了。有种像音乐的东西在天和地上面飘动着。

那些白鸽子从屋顶底下飞了出来，响着它们的翅膀。

阳光通过窗口照进犹啻奇的小画室里面来，照在那幅先驱者施洗约翰画像上面。两扇涂金的翅膀，向里是金红的颜色，如同火焰，向外则是雪一般白的，好像一只大天鹅的翅膀，在蓝天之下展开，而俯瞰于黄沙和黑水之上。现在这翅膀给朝阳照耀着，忽然闪起光来，仿佛含有超自然的生命了。

犹啻奇想起了他的梦，便拿起画笔，蘸着红颜色，在有翼的先驱者白卷之上写道：

>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久就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企望的，快要来到。看哪，他来了！

---

[1] 圣邓尼士Saint Denis——第一任巴黎主教，一世纪或二世纪时人，在野蛮的高卢人中宣传基督福音。

[2] 路易十一LouisXI，一四二三——一四八三。

[3] 侯爵夫人格黎色狄Marquise Griseldis——传说中人物，据说是十一世纪时人，为丈夫守节，凛若冰霜；佩特拉克、薄伽丘等曾有诗篇歌咏她。

[4] “你们喝吧……”——见《旧约雅歌》第五章第一节，但此处所引，与中文《圣经》不尽同。

[5]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见《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

[6] “我是真葡萄树……”——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7]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见《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五节。

[8] “喝了我的血……”——见《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四节。

[9] “人若渴了……”——见《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

[10]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见《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

[11] 索里曼苏丹Sultan Soliman，一四九五——一五六六。

[12] “德国人”——按系泛指崇拜外国之人，并非真正的德国人。

[13] 正教信仰——按基督教，自从三二五年后就成为罗马国教，至一〇五四年教皇利奥第九底下教会分裂为二：西教会（或拉丁教会）和东教会（或希腊教会）。东教会自称为“正教”，不受罗马教皇管辖。回教徒土耳其人侵入东方，小亚细亚希腊各地沦亡之后，俄国人遂以继承“正教”传统自居了。

[14] 提比里亚海See Tiberias——按即加利利海，在巴勒斯丁。

[15] 约翰神父——按中古传说，有个基督教传道者名约翰，到东方极远处向野蛮人传播基督福音，而且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自己做王，因为地方太远了，不能与文明世界发生关系。

[16] 圣克利斯朵夫Heilige Christophorus——二五〇年殉道。

[17] “一切有气息的都赞美主上帝”——见《旧约诗篇》第一百五十篇第六节。

[18] 都尔之圣马丁Saint Martin de Tours，三一六——三九六。

[19] 圣路易Saint Louis，一二一五——一二七〇，即路易第九，几次十字军东征的主持人。

[20] “阴阳人”Androgynos——见柏拉图的对话集《客筵》。

[21] 挪亚和罗得——故事均见《旧约创世记》。

[22] 以利亚Elias——《旧约》诸先知之一，见《列王纪》。

[23] “魔鬼领了他……”——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至第十三节。

[24] “你们若有信心……”——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25] “父啊，天地之主啊……”——见《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

[26] “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至第三十三节。

[27] 马利亚和马太——故事见《路加福音》第十章。

[28]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和第七节。

[29] “凡不因我跌倒的……”——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30] “从午正到申初……”——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至五十节。又《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至四十六节。

[31] “清心的人……”——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32] 苏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建于五三七年，形如希腊式十字架，一四五三年以后被土耳其人改为回教教堂。

[33] 查理Clarles d　spagne，一五〇〇——一五五八，即后来的查理第五皇帝，在欧洲史上有重要作用。

[34] 西季斯蒙Sigismund一五〇七——一五四八在位。

[35] 尼布甲尼撒王Nebukadnezar公元前六〇五——五六二，古代巴比伦名王，曾于公元前五八六年攻陷耶路撒冷，迁徙犹太民族。故事见《但以理书》。

[36] 福谟苏Formosus，八一六——八九六。

[37] “你们应当俯伏……”——见《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五节。

[38]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见《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及第十八章第十六节。

[39] “智慧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屋子”——见《旧约箴言》第九章第一节。